

以“聊斋”方式，创全新志怪传奇，讲述天津卫中封百年间的离怪奇闻

河神

鬼水怪谈

天下霸唱◎著

聊斋河、鬼水怪谈、水猴子、阴差鬼差、怪子鬼、人鬼情缘、孽缘——
在怪人眼中，怪事是神，在神眼中，世界不过是一场梦。

鬼吹灯

鬼吹灯 II

一部盗墓的传奇经历



天下霸唱

贼猫

天下霸唱◎作品

ZEI MAO



天 下

我的邻居妖怪

天下霸唱

谜蹤之國

天下霸唱

著



天下霸唱

《鬼吹灯》作者
精彩绝伦 震撼人心！
玄幻探险 小说界巨作
《鬼吹灯》作者
精彩绝伦 震撼人心！
玄幻探险 小说界巨作

天下霸唱◎著

鬼不语

仙逝鬼泣



死亡循环

天下霸唱

主笔中国网络文化精英
奇闻异闻行踪小虎方



鬼打墙

天下霸唱◎著

鬼打墙之
凶宅猛鬼
剥皮女尸
幽怨轮回



《天下霸唱 不能不看《鬼打墙》》
南派三叔 热情推荐
天下霸唱 盗墓处女作
唯一一部 惊悚悬疑 全纪录

死亡循环之二

门岭怪谈

天下霸唱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鬼神 鬼水怪谈

胡胡河、臭头塘站、水磨子、铁盘架沟、轿子岭、人虎炸炸、旱鞋——
这些人都食，也就食地，也就食也，世界不过是一盘棋。

鬼吹灯

鬼吹灯

天下霸唱◎作品

ZEI MAD

我的邻居
妖怪

天下霸唱

謎蹤之國

天下霸唱

鬼打墙

天下霸唱◎著

鬼不語
仙逝鬼泣

死亡循环

天下霸唱

北京中国神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00号

天下霸唱，不能不看《鬼打墙》
南派三叔 热情推荐
天下霸唱 盗墓处女作，
鬼打墙、鬼吹灯、盗墓笔记

死亡循环之二

门岭怪谈

天下霸唱

天下霸唱作品集

天下霸唱

简介

天下霸唱，本名张牧野，天津人，被称为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代表作《鬼吹灯》系列小说风靡一时，从而引起“盗墓”小说畅销盛行。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鬼吹灯》丰富饱满的想象力，成为它最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2007年，天下霸唱以280万版税获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十九名，2010年，又以420万版税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十名。

天下霸唱作品集

“天下霸唱”笔名来源于网络游戏，原名张牧野，男，34岁，天津人，学美术出身。为人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待人坦诚热情。喜欢自由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不喜欢受过多束缚，也不喜欢什么都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尤其讨厌别人在自己面前提“文化”。2010年10月上旬以总价1000万元签约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其创作的《鬼吹灯》系列风靡华语世界，是继金庸等人的武侠作品以来，在华人间传播最广的小说。天下霸唱的创作将东方神秘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元素融为一体，为类型小说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他的小说所关注的，永远是人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的思考与行动。跌宕起伏的故事，古老的传承。神秘的遗迹，兄弟间的情谊，生死无常，加之幽默精练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使他的文字构建出另外一处“江湖”。

作品列表

《鬼吹灯》系列小说

《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鬼吹灯之昆仑神宫》

《鬼吹灯II之一黄皮子坟》

《鬼吹灯II之二南海归墟》

《鬼吹灯II之三怒晴湘西》

《鬼吹灯II之四巫峡棺山》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注：南方都市报连载短篇专栏《牧野之章》，2010年10月出版合集，更名为《牧野诡事》。这是本糅合了现实和虚构、盗墓和探险的小说。故事中融入了作者亲身经历的奇闻轶事，充满了幻想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作者天下霸唱自己所言：没有这本书，就没有《鬼吹灯》。

《鬼吹灯之圣泉寻踪》（御定六壬同人作品，非原著）

《鬼吹灯之抚仙毒蛊》（御定六壬同人作品，非原著）

《鬼吹灯之山海妖冢》（御定六壬同人作品，非原著）

《谜踪之国》系列

《谜踪之国之一雾隐占婆》

《谜踪之国之二楼兰妖耳》

《谜踪之国之三神农天阹》

《谜踪之国之四幽潜重泉》

其它作品

《凶宅猛鬼》（无实体书）

《雨夜谈鬼事》

《迷航昆仑墟》（此书原名《阴森一夏》）

注：相较于《鬼吹灯》的博大雄奇，自成一家，《迷航昆仑墟》篇幅较小，故事内容却相当丰富，取裁于我们所熟悉的都市生活，书中人物所说的风趣话语，也仿佛就在耳边，活灵活现。但故事主人公以及他的朋友们所经历的故事，则出人意表，急转直下，横跨都市、梦境、幻境，集都市奇闻、时空乱谈于一体。

《贼猫》（2008年出版）

《死亡循环》（第一卷：雨夜谈鬼事，第二卷：时失高速公路）
（2010年6月出版）

《死亡循环之二：门岭怪谈》（2011年出版）

《我的邻居是妖怪》（2011年出版，短篇恐怖小说合集）

《河神：鬼水怪谈》（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

《鬼不语之仙墩鬼泣》

除上述作品之外，皆为盗版或假冒及同人作品，望各位读友明鉴，所有关于作品实体书的问题均以此为标准，请关注天下霸唱的博客。

《凶宅猛鬼》

天下霸唱早期的作品，情节紧张刺激，是喜欢恐怖小说的爱好者不可多的佳作。

第一章

我是广州人，29岁，名叫冯一西，我一直觉得这名字很奇怪，一西一西，这岂不是说要一命归西吗？以前，我问过我的父母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么个名字，老爹说：“这是你二舅给起的，他曾经是个有名气的作家。我跟你娘都没什么文化，所以生你的时候就让你二舅给你起的名字。”我又问这名字好吗？我爹就反问我：“难道不好吗？又响亮，又洋气。”不过我二舅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懂事之后也就没机会问他给我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了。

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的一家外企中找了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算混得不错，当上了部门经理，薪水比起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也交往了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女朋友，她叫韩雯娜，长得漂亮，模特身材，而且性格开朗善良。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找个好老婆，多赚些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照这么看来，这二十七八年来我的人生大概也算一帆风顺了。

可是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三衰六旺。”命运有时候真的象是在捉弄人，也许是我这些年太顺了，所以老天爷要考验考验我（也许说折磨折磨更恰当），从2004年开始，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很多恐怖而又难以想象的事情在等待着我。

2004年初，我到杭州出差。公干之余，我顺便游览了天下驰名的灵隐寺。那里因活佛济癫而闻名，数百年来香火十分旺盛，我慕名已久一直都很想去看看。那日因为贪睡，起得晚了，到灵隐寺的时候早晨的法事表演已经结束了。不过我向来不信神鬼之事，所以也没觉得有多遗憾，心想只不过没看到一场热闹而已。就随意闲逛，观看风景古迹，那寺庙与飞来峰果然气势非凡，我这么走走看看的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中午，感到肚子饿了，于是到庙外寻了间卖素斋素菜的店铺，随便点了两样菜，要了壶龙井茶，虽无酒肉，倒也吃得十分香甜。我坐的位子紧挨着临街的窗户，看见外边有个摆摊测字算命的老者，他身前的桌子上挂着一块牌子：测字十元，解签二十。我心想这旅游景点怎么也有摆摊算命的？这不是宣扬封建迷信吗。随即又一想，噢，大概也是景区的特色服务吧，特意的要制造一些古代的氛围。我一向对测字算命很感兴趣，虽然我没有迷信思想，但是觉得这门学问很深奥，测得好的人智商一定不低，便决定吃完饭后也去找那测字先生测几个字。

我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以前听过一段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十

分有趣，相声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个测字先生，测字测得很准，有三个地痞想找他的麻烦，这三个无赖都要测“猪”字，测字先生给他们测的结果分别是，老大被人请客吃饭，老二被人送一套衣服，老三被人暴打一顿。结果应验如此，三个无赖十分好奇就问先生这是何故，为何三人都测“猪”字，结果却有好有坏？先生说：这并不奇怪，你们三位都报“猪”字，这第一个猪啊，这叫肥猪拱门，养猪的主人就想猪为什么拱门呢？大概是饿了，所以给猪点吃的。第二次猪又来拱门，主人想猪吃饱了还拱门，大概是冷了，给加点草吧。第三次猪来拱门，主人就不高兴了，猪吃饱了盖暖了还拱门，这不是找打吗？我对相声中这位测字先生的急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多时吃得茶足饭饱了。就付了饭钱，径直走到测字先生面前，这位测字先生大约六十岁上下的样子，容貌清矍，身上穿的衣服也一尘不染。他见我走过来，就对我一笑，招呼我坐下。问我：“年轻人，要测字还是求签啊？”我说：“老先生，我先测个字吧。”测字先生点点头，递给我一张纸和一只笔，让我把要测的字写在上面。我想我名字里有个“一”字，这个字写法最为简单，而且“一”有第一的意思，算的结果必然不错，心里虽然明白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道理，但是还是担心测出不好的结果来，就算不迷信的人，也希望听别人说点好话。于是就提笔在纸上写了个“一”字。测字先生对着我写的这个字，面色沉重，很久没有答话。我觉得纳闷，就连声催促：“是好是坏您倒是给解释一下啊。”测字先生叹了口气：“小伙子，这个”一“字，是生的最后一笔，也是死的头一笔。一者，生未死初也。主有大凶，九死一生矣。”我一听这话，也觉得有点担心，就忙问怎么能避凶免祸。还没等那位测字先生回答，就连忙又说：“你算的准不准啊？要不然我换个字成吗？这”一“字不算，咱就没测过怎么样？”测字先生苦笑一下：“字为心画，心乱则字乱，运衰则字衰，可一而不可再，这是改变不了的。不过我看你这个字写得笔意饱满昂扬，毫无衰败之象，说明你身体健康，性格达观，这样未必便无生机，如果能谨慎言行，万事顺其自然，勿强行逆施，多行善举，凭你的造化也许能渡过此劫。”我听他这么说才算放心，我历来胆大，不信怪力乱神之事。今天听这测字先生一说，不知为什么很是害怕，不由得暗骂自己没用，再说他也许就是个跑江湖骗钱的，肯定是信口开河。怎么就叫他给唬住了。但是看那测字先生的气度举止，又丝毫不似那些街边的骗子。觉得自己找的理由不太妥当。心烦意乱之下也不想再多说别的了，交了钱之后就匆匆忙忙的回了宾馆。过了一两日，这件事便抛到脑后去了。

回到北京之后没有多久我就迷上了赌球，刚开始抱着玩玩的心态，

买了几场亚洲盘，竟然全都赢了，觉得这个可比上班轻松多了，然后人就象是着了魔一样。开始每星期都玩，但是玩的越多，输的也就越多。然而输的越多，也就越停不了手。到了后来头脑一热，辞了工作，在家里没日没夜的下注。三个多月不停的输，当我彻底明白过来我根本不可能再把输掉的钱捞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欠了庄家四十多万。我不得不把我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在加上我准备结婚时买房子的存款（这些钱里有很多是我父母给我结婚用的），全部用来还了赌债。在和庄家结了帐之后，我已经倾家荡产，身上只剩下一千多块钱。回到家之后，悔恨交加，想哭又哭不出来，啪！啪！啪！啪！自己抽了自己几个耳光。躺在床上，感觉身体象被掏空了一样，脑子里一片混乱。最后好容易心情平静了下来，整理了一下思绪：如今工作没了，钱也没了。还怎么去面对女友，她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唉，一想到她，忍不住心里一酸，又是愧疚，又是难过。还有在广州的父母，父母都是普通的医生，一辈子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读书，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知道了会有多伤心。

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给我的女朋友用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跟她提出分手，然后把手机卡拿出来扔了。揣着仅剩的一千多块钱，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和一些必须品就离开了，在崇文门火车站买了张到天津的火车票。其实我实在是舍不得韩雯娜，之所以我选择到天津去，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离得很近，想到和她离得近一些我心里便稍微舒服一点。

到了天津之后，我联系了以前大学时的同学，他是和我关系很铁的柴勇，毕业之后虽然各奔东西，我们之前仍然保持着战友加兄弟般的友谊。因为他体型很胖，我称他为：肥佬，他是天津土著人，在银行工作，已经结婚一年多了。我们见面之后，肥佬带我回到他家里把行李放下，然后请我到一家火锅店吃饭，我们喝了不少啤酒，我对哥们儿自然没什么隐瞒的，再加上这些事憋在心里很久了，正需要找个人倾诉一番。酒入愁肠，很快就醉了，等意识恢复的时候发现躺在肥佬家的床上，肥佬告诉我说他老婆这些天被他打发回娘家住了，让我就先住在这里，等他帮我找到住的地方再走。肥佬又劝我，让我给韩雯娜打电话把实情说出来，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她肯定不会责怪你的。我说：“别说了，别说了。你就给我留点尊严行吗？我要是能跟她说我早跟她说了，我赌球输得净光，哪还有脸再见她，这事要是让她知道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总之我这辈子对不起她，下辈子去给她当牛当马补偿好了。”肥佬又劝了一会儿，见我的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多说了。拿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两千五百块钱，是我这月的工资，还没交给我家的母老虎，你现在缺钱，先拿着用去。我心里感动，嘴里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肥佬性格厚道真诚，用不着跟他客气，就把钱接了过来。想说点什么，眼泪却止不住流了出来。

第二章

因为肥佬结了婚，我不能在他家里常住，我盘算着先租个房子住下，马上去找份工作。第二天，肥佬去上班，我就出去租房子。在中介中心看了几个都不合适，哪不合适？租金都太高，我给自己定的预算是三百到三百五一个月，在没确定工作之前，一定要省着过。我正在贴满租房信息的墙上翻看，忽然其中一张掉了下来，我捡起来一看，哎，这挺合适的，租金三百三一个月，十五平米，家具齐备，地点靠近第一工人文化宫，离东站不远。于是我交了信息费，要了详细的地址和房东的联系电话，和房东约好了时间，我过去看房。房东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女人，特别能说，一开嘴就跟挺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哒的说个没完。让我称她为“梅姐”梅姐热情的带我看了我想租的房子，这一带都是解放之前的老式洋楼，房子格局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小院里面带一幢小楼，有三层的和两层的，每一幢小楼里面大约住了六到八户，我打算租的那间在一楼楼道的尽头，说是楼道，其实没多长，七八步就能走到头，一楼一共四个门，房东说这栋楼的一楼只有两家人，上面也是住了两家。我问梅姐这房子的地点这么好怎么空一半没人住呢，梅姐好象没听见，只顾着掏钥匙开门。

开了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发霉的潮味。我说：“这房子有年头没人住了吧，这味儿可真够猛的啊。”梅姐说：“这房子我买了才一个月，以前一直空着，也不知道空了多久了。”我们一边说一边进了房间，在迈过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冷得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身上象是被泼了一盆冰水，但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快得就好象就根本不曾发生过。我想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受的打击太大，睡眠不足，产生了错觉，也就没多想。进屋一看间不大，我和梅姐两个人往屋里一站，就觉得空间局促。屋顶上正中是一盏兰花形吊灯，屋里也没什么家具，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老式单人床，连把椅子都没有。最里面的墙角还有个带着一面镜子的梳妆台，镜子上全是灰尘，已经脏得照不见人了。看来这以前是个女人住的房间。我觉得这间房除了脏一些潮一些之外也没什么缺点，收拾收拾完全能住。于是和梅姐商量了一下，要定下来，先付三个月的房租，梅姐说：“兄弟你先别着急呀，着嘛急了，这房子的事我得先跟你说说道道。这房啊，是我刚买的，当时我就图便宜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不干净，是处凶宅，以前死过人，所以没人愿意来这住。你大姐我也是一实在人，不能蒙你。我看你是一大小伙子，人高马大的，阳气这么足，可能也不在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才带你

来，你再考虑考虑，敢住吗？”我一想死人就死人呗，这世界上从古到今都死了都不止几千亿人了，要是真有鬼，哪还有活人能住的地方啊。死过人的地方，顶多是有些晦气，反正我已经倒霉到底儿了，无所谓了。何况这地方第一便宜，第二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找工作也方便。再者说来，我一个大男人要说不敢，岂不让梅姐这女流之辈笑话，于是把心一横说：“大姐您放心，没事，弟弟我还不信邪的，这房子我租了，不就死过人吗，我父母在医院工作，医院停尸间我都进去看过几十回了，死人我见多了。”梅姐一听乐了：“兄弟你可真能贫啊，那停尸间是随便进着玩的吗。不过既然你不怕，大姐我就放心了，以后万一有什么原故你不想住了，我按日子退给你钱。”然后梅姐又交代了一些水电之类的事项，草草写了份合同，钱契交割妥当之后，天已经黑了，

我回到肥佬家，肥佬见我这么快就找到房子，也替我高兴，说我比昨天刚到天津时精神好多了，我知道他接下来又想劝我给韩雯娜打电话，就赶紧递给他一支烟把他的话堵了回去。第二天肥佬请了假帮我收拾房子买生活用品。我们一早起来先去超市，买了些锅碗电炉方便面之类的，肥佬从他家给我搬了一套全新的铺盖和一台二十一寸的北京牌旧彩电说是给我晚上解闷。开着他的白夏利，一起来到了我租的房子楼前。我们俩正手忙脚乱的从车里往外拿东西，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跑过来问：“大哥，你们是新搬来住的吗？”我一看是个小孩，就没想理他，心说这小孩真烦人，星期二大早起来的不上学去，在这捣什么乱啊。这时从楼门里出来一个年轻女孩，约有二十岁，长得十分绣气可爱，对那个看我们搬动西的小男孩说：“小弟别淘气，快回屋里去。”小男孩一撅嘴：“不嘛，他们是新搬来的，我要帮他们搬家。”小孩的姐姐看他不听话显得有点生气，向我和肥佬点点头打个招呼，就转身进去了。我赶紧问那个小男孩：“那女的是你姐姐是吗？我听你们口音不象天津人，你们也在这楼里住吗？”我话刚说一半，脑袋后面挨了一巴掌，扭头一看是肥佬：“你小子昨天还想自杀呢，无精打采的跟个行尸走肉一样，今天一看见漂亮姑娘就又复活了，赶紧搬东西，再起花花肠子，我先替韩雯娜抽你一顿。”我挨了一巴掌，心想这小子怎么最近长脾气了，正想教育他几句，听他一提韩雯娜的名字，马上就没了脾气。一声不吭的往屋里搬东西。小男孩也帮忙搬，肥佬一进屋就捂鼻子：“这屋潮气够大的，你在这住小心得关节炎啊，等过些天我再给你找个别的地儿。这地方不是人住的。”我说：“安啦，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哪里艰苦我就要到哪里去，不会让党和人民失望的。”肥佬说：“我操，党和人民要指望你，中国早完了。”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好象党员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你什么时候混成党员了？”我说：“你骂谁呀你，你才党员呢。”我

们俩嘴上掐着，手里没停，不一会儿就把屋子从上到下彻底打扫了一遍，肥佬在最里面，拿了块布想擦梳妆台的镜子，刚一擦就觉得不对劲，用手一抹，从镜子上撕下来一大片黄纸，原来镜子的镜面上贴了一大张黄纸，纸上落满了灰尘，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因为灰太多把镜子遮住了，镜子上贴纸？把肥佬搞得莫名其妙，他骂了一句，就把纸撕下来，用抹布在镜子上乱擦一通。我看了一眼他扔在地上的那张黄纸，上面用红墨水画了很多符号，象古代的篆书，又像是甲古文，不知道在镜子上贴这东西搞什么鬼。我心想：“这他奶奶的才叫鬼画符呢，没人能认识。”一扫帚把这张破黄纸扫到土簸箕里，小男孩接过来拿到楼外的垃圾箱里倒了。十几平米的房间很小，三个人没用多久就收拾了一遍，我们就坐下来休息，肥佬从外边买了几瓶可乐分给我们喝，屋里没椅子，小男孩坐在桌子上，我跟肥佬坐在床上，三个人的体重（肥佬一个顶俩）压得那破床噶吱噶吱的响，我们边喝可乐边闲谈。通过跟那个爱帮忙的小男孩聊天，得知他叫杨宾，是安徽人，父母都去世了，跟他姐姐杨琴来天津做生意，在宾江道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也是在这租的房子，已经住了半年多。这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了，肥佬说咱们弄点吃的吧，我留杨宾一起吃饭，杨宾说还要帮他姐看店，就走了。我对肥佬讲这个孩子真不错，天生热心肠，还勤快。肥佬冲我一翻白眼说：“是个人就比你强。你还不如小孩呢，你现在连敢于面对自己的勇气都不具备。”我无话可说，不停的抽烟，真想死了算了。

肥佬见我不接他的话，也点了支烟抽起来，房间本来就不大，俩人一起抽烟，顷刻间便烟雾弥漫。肥佬好象突然想起来什么，对我说：“我刚一进门觉得这屋里潮气很大，好象有什么东西泡得发霉了，但是咱们收拾房间的时候，清理了不少灰尘，按说如果房间湿气很重，不应该有这么多落灰。”我一想还真是的。总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直没想到这个：“是啊，我看各处都很干燥，也没有什么受潮漏水的地方。”肥佬说：“柜子里看了吗，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受潮了？”我说：“柜子里能有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空的。”说着话，我就从床上下来，打开下层的柜门一看，里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杂物，肥佬一见柜子里有东西，也走过来看。我们俩把柜子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书都是些宋词元曲选辑之类的，书页并未发黄，没有什么受潮的迹象，杂物包括一把浅绿色的塑料梳子，一个搪瓷茶缸，一只没有笔尖的钢笔，一个没有字的红皮记事本等闲碎事物，从里面还钻出来两只蜘蛛，我抬脚踩死一只，另一只跑得快，钻柜子底下去了。我们看了看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就顺手堆在地上。但是柜子的上层让人大吃一惊，六枚长钉子钉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我拨起我其中之一看了看，钉子又扁又长，钉身上生

了不少铁锈，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似乎是年深日久之物。我说：“这种钉子我好象在哪见过，似乎是木匠用的，对了，这是棺材钉。”肥佬胆子小，忙说：“这屋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赶紧扔了吧，真晦气。”我说：“怕什么，钉（定）财的，大吉大利。”肥佬摇摇头说：“这玩意儿还是少碰为妙，现在都实行火葬了，怎么还会有棺材钉，我看这钉子上面全是锈，看来有年头了，说不好是哪个盗墓的从坟里搞出来的，你听我的没错。免得惹祸上身”我把其余的五枚钉子全拔了出来，肥佬把原来被钉子钉在柜内木板上的相片拿起来，我也凑过去一起看，这张照片相当大，呈方形，边长四十厘米左右。是一个女人的半身黑白照片，六枚棺材钉分别钉在照片中女人的双眼双耳鼻口。被钉过的这六个地方都是透明的窟窿，所以看不清楚照片中女人的相貌，不过，她应该比较年轻。虽然是黑白照片但是仍然能看出来她的脸上没有岁月积累出来的皱纹，脸上的皮肤平滑光洁，看来还不到三十岁，我越看照片越觉得照片里的女人离自己很近，好象她本人就在自己眼前一样，看不清五官，却感觉她很年轻很漂亮，忍不住脱口而出：“还很年轻啊。”肥佬说：“这照片怎么这么大？”我心中一沉，我和肥佬对望了一眼，同声惊呼：“是遗像。”

我们同时想到了“遗像”。肥佬吓得不轻，赶紧把“遗像”摆正，双手合什拜了两拜：“晚辈无知，得罪莫怪，得罪莫怪。”我一看笑了，我说：“哥们儿，咱帮她把钉子拔出来了，她感谢咱俩还来不及，怎么说得上是得罪她，难道你的照片被人钉起来你会觉得很爽不成？”肥佬脸色郑重，一本正经的说：“你别扯蛋，这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死者为大，拜一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正在这住的是你不是我，我怕你万一……”我见他为我担心，也不好再说别的，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把那些书本茶缸的杂物暂时都放回了柜子的下层。然后用打火机把遗像烧了。我拿着遗像点火，我本来不想再看照片中的女人，却实在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照片中女人的双眼是两个被棺材钉扎破的窟窿，窟窿应该是透明的，但是这眼上的两个窟窿显得黑沉沉的空洞而虚无，就如同是照片中女人的眼球变成了两个深深的旋涡，而且这两个旋涡死死的盯着自己。我想把眼睛移开，不打算再看了，却一点也动不了，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仿佛是被旋涡紧紧的吸住，那是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让人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不知不觉中火已经烧去了大半张照片，烧到了我的手指，我手一疼放开了照片，这才回过神来。火焰终于把照片完全吞没了，我松了口气，怕肥佬为我担心，没把刚才的事告诉他。肥佬把那六枚棺材钉放到他的手包里，说要在回去的路上扔掉，这种东西扔的越远越好。

房间基本上算是收拾完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我们俩饿坏

了，就把从超市买来的电火锅拿出来在里面煮了四五包方便面，还有泡菜和啤酒酱牛肉等食品。我喝了几口啤酒，脑海中一直浮现着“遗像”中女人双眼的空洞，挥之不去，不由得头皮发麻，于是我就问肥佬：“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存在吗？”肥佬正在吃面，听我这么说一下怔住了，想了想，说道：“这种虚幻之事，实在难说，虽然我没遇到过鬼，但是我至少信六七成。”我点点头。肥佬又反问我：“你信有鬼神这一说吗？我估计你是不信的。”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不过我更愿意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做成过试验，证明一个成年人的灵魂重量是0.32毫安。还有俄罗斯的宇航员在太空中收到从木卫一号上传来的信号，信号的内容是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聚集在那里。他们还观测到无数微弱的小段电磁信号从地球飞向木卫一号……”肥佬打断了我说的话，给我夹了一大块酱牛肉放在碗里：“你他娘的赶紧吃吧，我看你是科幻电影看多了。”我吃了一大口牛肉说：“那你他娘的就是恐怖电影看多了。”两人连吃带聊，话题越扯越远。正喝着酒，抬头一看肥佬不知道去哪了，我心想：“这小子肾虚，喝了点啤酒就要放茅，可能去厕所了，几时出去的，我倒没有注意。”我表面上虽然有说有笑，其实心中难过已极，只是不停的喝酒，忽然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死了算了……还是死了的好……”我这时已喝了不少啤酒，头脑迷糊，抬头向周围看了一眼，去哪里有人，正在纳闷，那个女声又在耳边说：“死了就没有烦恼了……死了就一死百了……死了好……死了算了……。”这声音似是温柔可亲，又似乎娇柔妩媚，感觉我整身体似乎飘飘荡荡的躺在云端，说不出的舒服。我真想按她说的去做，这时有人用力推我肩膀，我头脑清醒了许多，这一来耳畔的女声也就消失了，我揉揉眼睛一看肥佬正在关切的看着我：“你不要紧吧，心里不痛快就少喝点。”我问肥佬：“你刚才出去了没？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女人说话的声音？”肥佬说：“我哪出去了，你大概是喝高了吧？哪里有女人说话？我没听着。”我觉得头疼欲裂，对肥佬说：“是有点喝糊涂了，以后咱得少喝点。”

肥佬帮我收拾了碗筷，让我今天早些休息，明天晚上他再过来跟我商量找工作的事情。我把他送出去之后，回屋躺到床上，迷迷糊糊的也不知睡了多久，半睡半醒之间，耳边又传来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死了算了……活着没意思……死了才得解脱……。”

我睁开眼睛寻声望去，黑暗中影影绰绰的看见从地下钻出一个黄衣女子，向我冷笑着走来，边走边说：“死了算了……死了好……死了好……。”我想起身下床，身体却动弹不得。四肢不能动，但是心智清醒，知道这是传说中的勾死鬼，心中骂道：“丢你老母，看来老爷我要归位了。”我现在虽然倾家荡产，离开了恋爱四年多的女友，也愧对父母无

面目回家。但是我还不到三十岁，实在是不想就此死了。我知道只要这黄衣女鬼再喊我几声，我就再也无法收敛心神了，必死无疑。黄衣女鬼离我越来越近，面貌也依稀瞧得清楚了，它面容白净丰满，只是口鼻却一片模糊，唯独两只眼正如我白天所见相片中的那两个黑色旋涡，房间里虽然黑暗，但是这两个黑色旋涡简直比黑夜更加漆黑，是一种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如同太空黑洞一样的黑暗。在她苍白的脸色映衬下，更显得狰狞可怖。我吓坏了，我承认我当时如果不是全身僵硬，一定会尿裤子的。她似笑非笑的缓缓深出手，往我的脖子上做势要掐，就在她的手刚碰到我的脖子的时候，忽然怪叫一声，化做一团黄雾散去。我发一声喊，从床上坐起来呼呼呼的大口喘气，只见窗外阳光灿烂，耀眼生花，再看看表竟已是早晨十点了。我环顾左右，房间中一切如常，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声和心脏砰砰的跳动。难道是南柯一梦？若说是梦，梦中的情景怎能如此真切？我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这才想起来脖子上挂着一条楠木项链，这是韩雯娜去泰国旅游时给我买的礼物，项链由三十六个细小楠木数珠串联而成，数珠上微雕着全卷的。当时韩雯娜送给我的时候，说过要这是高僧开过光的护身符，希望它佑护我平安吉祥。想不到昨夜，它竟然救了我的性命，我抚摸着项链，思潮起伏，口里默念着娜娜的名字。

第三章

中午我又煮了两包方便面，吃过之后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想到这间房子处处透着古怪，再住下去非神经不可，要不要给梅姐打个电话，把房子退掉。我性格种有一种重大的缺陷，就是太过心高气傲，都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我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的。我自尊心很强，处处不想被别人看低，又自持头脑灵活身体素质出众，甚至觉得世间事没有我做不到的。若不是过于高看自己，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这个地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虽然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种种缺点，却无法克服。这时想到要找梅姐退房子，不由得又激起了我破罐破摔的傲慢之气，心想我平生从未见过鬼怪，近日来运气衰落，所以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才会出现，我要是怕了它们，真是枉为男子汉大丈夫了，不过搬家以来的这几件事说来也十分蹊跷，似是而非，缺少有力的证据能证明确实有鬼，说不定就是睡眠不足产生的幻觉。再退一万步想，就算真是闹鬼，鬼把我杀了，大不了我也变鬼，那时候我再找害死我的女鬼算帐，他奶奶的，大家都是鬼，我还怕她不成？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已经下午四点多，我既然打定主意住下去，就抖擞精神，来到我们这小楼的院子里散步，说是院子，实在是小得可怜，左手墙边有个小小的花坛右边拉了根绳子，晾着几件衣服，地上是正方的大块青砖所铺，时间久了，已磨得毫无光泽。整个小院配着这幢二层的洋式小楼，虽然破旧，却有一种文物古玩所独有的颓废之美。天津民风淳朴，楼里的居民知道我是新搬来的，都很热情，围着我问东问西，我跟他们闲聊起来，对我的四家邻居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在一楼除了我之外还有两户，我住楼道最靠里的单元104，旁边一家103没人住，依此往外是杨琴杨宾姐弟所住的102，最外边是一家三口，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女儿，这家丈夫王师傅四十来岁，下岗在家闲着，偶尔出去做点小买卖，妻子三十五六岁，是个会计，大伙都称她为王嫂，家里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小华在念小学。楼上两家，分别是一位姓沈的孤老太太。还有一家是开出租的刘师傅，两口，他和十九岁的女儿刘风彩。聊了一阵子，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各家大人都分别去做饭。我光棍一条，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饿的时候随便煮几包方便面吃就行了，所以我仍然在院里闲坐。

六点左右杨琴姐弟回来了，姐姐杨琴回家做饭，杨宾看我在院里坐着抽烟，就凑过来跟我聊天。因为杨宾不上学，又是外地人，没什么玩耍的伙伴，他见我也是外地的，而且没有大人的架子，说话挺逗，就喜

欢找我来玩。我对他也是比较有好感的，于是就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侃了一会儿，杨宾问我会不会讲故事，我说：“讲故事啊？那我太拿手了，你想听哪种故事？”杨宾想了想就说：“西哥，讲个鬼的好不好？我在老家就特别喜欢听吓人的。”我嘴里答应，心中暗骂：“这臭小子，听什么不好，非要听鬼的。这两天老爷我算是跟鬼缠上了，连讲故事都要讲鬼的，今天有必要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以后他还要让我讲这些怪力乱神。”我正盘算着要讲哪个惊悚的段子吓一吓杨宾，杨琴把饭菜端了出来，招呼我和杨宾一起吃饭。我本想拒绝，但是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这种家常菜我很长时间没吃过了，连忙假装咳嗽一声，借机把口水咽了下去。杨宾也拉着我的胳膊劝：“西哥，一起吃吧，我姐姐做的菜很好吃，来嘛，来嘛。”我假装客套了几句，便跟她们坐在院里一起吃饭。杨宾让我边吃边讲故事，杨琴听说我会讲故事也很高兴，让我快讲。我紧扒了两口饭，已经想到了一个段子，我在大学念书的经常给同学们讲段子，工作之后虽然没什么机会表现，但是当年的经验还是记得的，讲恐怖故事需要营造气氛，于是我压低声音不紧不慢的讲了出来：

我讲的这件事啊，非常悲惨，而且绝对是真的（这是我惯用的伎俩，是一种心理暗示，一个“真”字，就立刻让气氛凝重起来，听众也从放松的状态中变得认真了）。刚解放的时候，有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当警察的男人，此人姓林，他的工作是法医鉴定，所谓法医院，就是解剖尸体，勘察命案现场进行分析的工作。公安局配发给这个姓林的警察一部德国进口照相机，为什么给法医配发照相机呢？因为法医要对被害者的死尸拍照存档。姓林的法医就用这部德国相机拍了很多死尸的照片，这些死尸没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有出车祸撞死的，有被人用刀砍死的，也有从高处摔下来死亡的。就这样，林法医干这行业一干就是二十年，这部德国相机他始终舍不得换掉，因为非常好用，照出来的相片其逼真程度，让看的人以为是真的在看尸体。这部相机拍的照片早已经不计其数，但是唯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用来给活着的人拍过照。一次，林姓法医勘察一个命案现场，他带着这部相机，拍了几张有价值的照片。正在此时，公安厅的领导来现场视察工作，局长也跟来了，因为领导来得突然，没有记者采访，局长想，如此难得的机会，不跟上级合影留念实在是太遗憾了。正发愁呢，看见林法医脖子上挂着部相机，就让林法医给他和领导照张相，这是领导的命令，林法医怎么能不服从，于是调焦距，按快门，啪嗒一声，给领导和局长拍了一张。晚上回到单位，林法医洗相片，发现今天拍的照片都很正常，唯独两为领导的合影有问题，似乎是爆光的原因，整个画面黑呼呼的，两位领导面目全非，不！不是面目全非，这，这简直就是给死尸拍照时那些尸体的

面目啊！林法医大惊失色，这要是被领导看见，还不得给我穿小鞋啊。赶紧的把照片和底片销毁了。然后收拾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了。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就传来了坏消息。头一天拍照的两位领导坐在一辆车里出车祸，全给撞死了。这种情况法医肯定是要到现场的，到了现场一看，两位领导尸体的脸部扭曲变形，看来死的时候受了不少痛苦。林法医突然觉得这有点眼熟，这才想起来，与昨天相片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他想这部相机拍了无数死亡的照片，莫非是阴气太重，怨念纠结，所以产生了强烈的诅咒。想到这里不免心情沉重起来，这天下班回家之后，象往常一样看报吃饭，忽然发现自己的相机带回来了，这相机是公家的，他从来没有带回过家里，大概是今天心神不安，无意中带回家来的。唉，明天赶紧带回局里。晚上正准备睡觉，发现他老婆正在摆弄相机，林法医大惊，说：快住手，这个千万别乱动，太危险了。你刚才有没有用它给自己拍过照片？“妻子摇摇头，林法医这才放心，忽然妻子目露凶光，恶狠狠看着林法医……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把手一指正听故事听得入神的杨宾：“可是，我给你拍了一张！”把杨宾吓得两眼发直，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过了半晌，才缓过劲来，捂着胸口说：“西哥，你讲的太吓人了，好象真的发生了一样。”我讲的大半个小时，正是要这样的效果，心中得意，喜形于色。杨琴也吓得够呛：“太刺激了，心脏不好的还不被你吓死了。”然后我又讲了两个笑话，哄得她们姐弟哈哈大笑。正在这时肥佬从外边急匆匆的走进来，对我说：“你又讲段子呢？快奔三十了，还愿意玩这块。别废话了，赶紧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

且说我正在院子里给小琴姐弟讲笑话，被赶来的肥佬拉了出来，离开家走不了几步就是海河，我们俩就沿着河边散步，我是第一次看到天津海河得夜景，两岸灯火辉煌，映得河水金光闪闪，其美难以言宣，只不过我心事很多，无心赏玩。我问肥佬：“什么事这么着急，到我屋里说不行吗？还非要出来讲。”肥佬说：“我晚上真的是不想进你的房间，白天我还能壮着胆子，你那屋里诡异的很，你也要多加小心了，不行就换个地方住，别死要面子硬撑。”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就把话题扯开说：“昨天你走了之后，到晚上还真有个女鬼出来，想和我上床，我一看她长得忒不成啊，一嘴大黄板牙，就给她踢飞了。”肥佬被我逗得呵呵直笑：“你就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人，刀尖顶着胸窝子，也忘不了说些废话。”我问他：“究竟什么急事？不会就是让我换房子吧，这点破事你都说了N遍了，烦不烦呀。”原来肥佬急着找我是因为他为我找了份工作，等个两三天就能定下来，他怕我急着自己去找活干错过了面试的时间，所以特意赶来告诉我，还为我准备了一张手机电话卡，以便能及时取得

联系，我感动得不得了，肥佬说：“行了，快打住吧，这算不了什么，当年我困难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啊，咱哥们儿之见就别见外了。”肥佬又问我：“既然工作有眉目了，今后打算怎么办？是就这么混下去，还是有什么别的计划。”我说：“什么计划不计划的，现在心思太乱，长远的打算暂时还没有，先混一段时间，等把心态调整过来之后再说吧。”一看时间不早了，都晚上十点多了，我们就分道回家。

院里没有灯，只有借着楼中窗户透出来的灯光勉强看清楚路，我一进院门，正往楼门里走，一瞥眼之间只见有个穿白衣的女人蹲在院子左侧角落里一动不动，我心想这是谁呀，大半夜的蹲这撒尿。不过既然是女人小便，我也不好意思多看。但因为此事实在太过奇怪，我忍不住进楼门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回看清楚了，原来是二楼的刘师傅的女儿刘凤彩，她是个大学生，今天下午我在院子里跟她说过话，很聪明的一个女孩。我心想既然是认识的人，就别多管闲事了，可能楼里的厕所都占满了，她憋不住了在院里解手也是万不得已。我要再看她只怕有些不礼貌了。快走几步进了自己房间。我开了灯，躺在床上，摸了摸脖子上的楠木项链，随即想到了和韩雯娜相恋的时光，心中一阵甜蜜，又是一真酸楚。望着头顶天花板上的吊灯，产生了一种两世为人的感觉，几个月以前的美好生活离自己仿佛有无限遥远的距离，那一切都太美好，以至于显得很真实，美好得仿佛如梦似幻。随后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十分畅快，一个梦也没做，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伸了个懒腰，觉得精力充沛，心中的郁闷似乎也少了许多。我心想这是住在这里的第二天，什么都没发生，看来前一天被黄衣女鬼勾命的事确实是梦。这一日无话，白天出门逛了逛街，到了晚间回来，楼里出现了骚动，二楼刘师傅的女儿失踪了。

第四章

我回到楼里是晚上六点多，几位邻居正围在院子里商量着什么事，人人面色焦虑，我听大家说了几句，了解了原因，原来是刘师傅的女儿昨天晚上八点半出去给父亲买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来。刘师傅从昨天晚上一直找到现在，亲戚朋友已及刘凤彩的同学老师家都找遍了，拨她的手机也没有信号，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不到四十八小时不算失踪，不给备案。刘师傅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剩下父女俩相依为命，对这个女儿视如至宝，刘凤彩是走读的大学生，每天放学都回家，到现在竟然整整一天一夜下落不明，刘师傅如何能不着急，邻居们都纷纷安慰刘师傅，让他放宽心，说年轻人贪玩，可能忘了回家，明天是周六，早晨大家一起去找，终归是能找到的。我也劝了刘师傅几句，本来想把昨天晚上回来看见刘凤彩蹲在院子里的事告诉他，但是毕竟我刚搬来两三天，不知道其中的详情，而且黑灯瞎火的也许是我看错了，就没再多说。

我回到房间，给肥佬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一切都好。然后就煮了两包方便面吃，听说中国产的方便面里面防腐剂含量超标很多，如果经常吃，人死后尸体不会腐烂，不过我现在是掉毛的凤凰不如鸡，口袋里没多少钱，只能顿顿都吃方便面了。三口两口吃完了。开始摆弄肥佬送给我的那台二十一寸旧彩电，屋里没有有线电视的接口，我就把彩电上自带的RF射频天线接好，想试试能不能收点节目看，哪怕只有新闻联播也是好的，要不然晚上实在是太过无聊。

我正在折腾电视，杨宾跑进来说要请我去网吧打CS，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他去了。我们玩得兴起，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网吧要关大门了（天津网吧有规定晚上十二点之后一律关门），不玩通宵的纷纷结帐下机。杨宾要付钱被我拦住了，我虽然穷吧，也没堕落到要小孩请客的地步。付钱之后，二人信步走出网吧，正是初夏时节，微风吹面，空气清新，精神也为之一振。杨宾指了指前面一条胡同对我说：“西哥，这是近路，咱们从这里回去吧。”我一看这胡同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也走过，确实比绕到大街上回去近很多。这条胡同很短很窄，长度也只有十多米。两侧没有院门，都是墙壁，胡同和两端的街道成工字形，我们几步就走到了头，再往右一拐，就能到我们所住的小洋楼。快到转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拐角处放着个黑色的铁制垃圾箱，上面醒目的印着一排白色号码：9999。我想昨天经过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垃圾箱，这号码这么牛逼，如果昨天看到应该有印象啊。未曾细想，已经转过了拐角，向

右继续走，口中跟杨宾说笑了几句，还没等笑话说完就楞住了，我们面前又是一处丁字路口，右厕的拐角处赫然摆放着编码9999的黑色垃圾箱。杨宾也蒙了：“西哥，咱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怎么又是这个垃圾箱。”我故作镇静：“别管它，咱走咱的。”我们向右一拐，没走几步，又看到跟前面一样的右侧摆着编码9999垃圾箱的丁字路口，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暗叫苦。

看来这果然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我对杨宾说：“小兄弟，我最近走背字，今天晚上可能要连累你了，你怕不怕？”杨宾年纪虽小，却不肯在我面前示弱，勉强做了个笑脸说：“跟大哥在一起，不怕。”见他笑的吃力，心想毕竟他年纪太小，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我需想方设法保护他的安全，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没法向他姐姐交代。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咱们接着走，我曾经听别人说过鬼打墙的事，只要多走一会儿就能到家，放心吧。”

这次我们到了路口不在往有垃圾箱的右侧转了，改走没有垃圾箱的左侧，不过走到底的时候依然回到了丁字路的I字形胡同于横这的街道相接之处，往回走也是如此，无论走任何方向，始终离不开这条竖着的1字胡同。我情急生智对杨宾说：“咱们跳墙。”胡同两测的墙甚是低矮，我一米八的身高，翻这样的墙不成问题，杨宾个矮，我用双手垫着他的脚，向上一托，杨宾已攀住了墙头，我说：“你先跳过去，在原地等着我，别乱走。”杨宾答应一声就翻了过去。我搓搓双手正要往墙上爬，忽然听杨宾在我背后用颤抖的声音说：“西哥，我在这里。”我头皮发麻，扭头一看，样宾在我的身后。我说：“你不是跳到墙那边去了吗？怎么会在我身后？”杨宾吓得不敢：“我从墙上跳下来，就站在你身后了。”我说：“那你等着，我跳过去看看，你站在这千万别乱走，如果那边有路，我再翻回来接你。”我没废多大劲就翻上了墙头，往下一看，是个小楼的后院，虽然不是大街，却也绝对不是我和杨宾撞上鬼打墙的小胡同。我心中大喜，从墙上跳下来，落地之后大吃一惊，杨宾背对着我正抬头看着墙头，原来我和杨宾一样，从墙上跳下来之后便又回到了小胡同之中。

我们连跑带跳，能想到的招全使了，始终是离不开这条长仅十几米的小胡同，都累得浑身是汗，不得不坐下来休息。正是午夜，天高云淡，明月高悬，星月闪烁，在胡同中看却说不出来的诡异。我看了看手表，刚好零点零三分。我不禁奇怪，我们从网吧结帐出来的时候我看了时间，正好是零点，从网吧走到这条胡同也差不多需要两分钟，我们在这条胡同里转来转去，跳墙上房，折腾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怎么时间才过了两三分钟？看来这地方实在太过邪门，时间空间逻辑概念在此都

不适用了。想用手机打电话找人帮忙，又落在家里没带。真是屋漏偏逢连雨天。本来昨天还安慰自己世上无鬼，今日身临其境，也不由得我不信了。有想如果能飞就好了，又或者有把RPG（反坦克火箭筒）在墙上轰个大洞。

在胡同狭小而又压抑的空间中呆得久了，紧张与不安的感觉减轻了几分，却是越想越怒，蛮劲发作，站起身来对着黑暗的胡同一端破口大骂：“丢你老母，你个死鬼，想要你爷爷我的性命就尽管放马过来，操你奶奶的摆这种迷魂阵，你滚出来跟老子练一趟，老子还真能让你没脾气！”我以前本来是不怎么讲脏话的，最近运气太衰，内心压抑烦躁，经常想骂人发泄。杨宾看我毫无惧色大叫大骂，他也壮了胆，跟我一起对着胡同尽头的黑暗大骂，他骂的脏话有些是他安徽老家的方言，还有一部分是在天津学的脏话，我听不太懂，反正只求骂个痛快，形式重于内容。我们二人越骂胆子越大，脏话也越来越恶毒，把鬼的直系亲属都骂遍了，那全国通用的经典“三字经”也不知骂了几百回。不管我们怎么骂，也没有任何反应，似乎在黑暗中冷笑的看着我们还能骂多久。我俩骂到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创意了，只好相对苦笑，又坐了下来。虽然仍陷于困境，但是心里痛快了不少，多少也出了一些憋闷的恶气。我骂了半天只觉口干舌燥，正在想念冰镇啤酒，杨宾忽然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垃圾箱上趴着个人。”

夜色中，我顺着杨宾说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副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情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趴在胡同口的垃圾箱上正看着我们两个。我想若不过去瞧个仔细，终究不是了局，管她是人是鬼，瞧瞧再说。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楠木项链，向前走了几步，在距离垃圾箱有两步远的距离停下，杨宾也跟在我身后。距离很近，虽然天黑但是瞧得十分清楚，这个女孩好象营养不良，瘦瘦小小的很可怜，头上用黄绳扎了两个羊角小辫，脸上无任何表情，只是一双大大的眼睛神采奕奕，在晚上看来，如同两盏明亮的小灯。她趴在垃圾箱上，双手前撑，上半身抬起，冲着我和杨宾看个不停。我被她看得浑身发毛，只是被这狗日的胡同困住，好不容易见到个人，且问问她知道什么情况，再做计较。

我一咧嘴挤出点和蔼可亲的笑容，对小女孩说：“小妹子，你在这附近住是吗？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小女孩不作声，仍然盯着我看。我又问了几句，她还是不理我，我恼火起来，正要发飙。小女孩突然伸出手来招了两下，示意要我走近些。我向她走近一步停下，仍然和她保持着一步的距离，问道：“小妹子，你要跟我说什么？”小女孩又招了招手，还要让我再靠近些。

这时我已经肯定她不是鬼魅，她脸色红润，双眼炯炯有神，肯定是活人，但是这两只眼睛实在是不象人类的，也不象鬼魂，我觉得那是双猫科动物才有的眼睛。这念头在脑中一闪即过。我又向象小女孩走了一步，此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脸对脸了。

我笑着说：“让我走这么近干什么，你可别咬我，是不是爬到垃圾箱上玩下不来了，我抱你下来好不好？”小女孩开口小声对我说道：“右左右左右左右，无论背后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回头，不然就永远都出不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太小，好在夜深人静两人离得又近，我还算能听得清楚。

我问：“你也被困在这了？”小女孩不说话，点了点头，从垃圾箱上跳下来，一指丁字路口的右边，示意让我们快走。我问她：“你也和我们一起走吗？”她有点点头，表示跟我一起出去。我心想：“这小孩跟我素不相识，她的话能不能相信？不过既然知道脱困的方法，先试上一试，到时候见机行事。她要是敢骗我，这笔帐咱们就得算算。”我回头嘱咐杨宾一会儿往外走的时候，不论背后怎么样，都不能回头看。杨宾见我说的郑重其事，答应道：“我晓得了，西哥你放心，我肯定听你的。”我回过头去再找小女孩，她已不知去向。

怪事天天有，今晚特别多，我见那小女孩不知去向，心中焦躁起来，顾虑不了这许多操蛋的怪事了，只想越快离开这条胡同越好。心中默记了三遍“右左右左右左右”，把脖子上带的那条刻着全卷《南无妙法莲华心经》的楠木数珠摘下来，牢牢的缠在手上。想想还是不放心杨宾，怕他万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回头，就让他走在自己前边，嘱咐他等我说可以了，才能回头。我站在杨宾身后，问他准备好了吗，杨宾没回头答应道：“准备好了。”我比较满意他的表现，此地不宜久留，走。

按照小女孩指示的方向，杨宾在前，我在我，都到胡同尽头的丁字路口，向右转去，走到底后又向左转。转了两次左边的路又改转向右的时候，我发现胡同口右侧的垃圾像和以前的样子不同了，上面醒目的白色编码少了一个“9”。只剩下了三个“9”。接下来还要转左左右三次，看来每转一次，号码就会消失一个，四个“9”全部消失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走出去了。

我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又对杨宾嘱咐了一遍不可回头，尽量别走太快了，留神脚下，别摔倒了。不出所料，每转一个弯，胡同口垃圾箱上的号码便少了一个。

想到脱困在即，我和杨宾都忍不住兴奋起来。不多时，就走到了最后一次右转的路口，我忽然觉得两跳腿变得沉重起来，每一步都迈得很

吃力，走不出三步，腰腿酸麻，忍不住就要坐下。杨宾对我说：“西哥，我好累，歇一会儿好吗？”我说：“弟兄，坚持住，还差最后十几步了，你觉得很累，应该是幻觉。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软弱，明白吗？”这话一是劝他，二也是给自己鼓劲。我们咬紧牙关，又向前走了四五步，杨宾年纪小，身体还未长成，走到这时已经筋疲力尽，向前一跪，趴在地上大口喘气，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走到他前边，把他背起来，艰难的向胡同口一步一挨的缓缓走去。双腿就如灌了铅一样沉重，背上的杨宾也出奇的重，累得我气喘如牛。

忽听背后有女人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这声音撕心裂肺，深夜听来，让人汗毛倒竖。我觉得心跳加快，那女人的叫声太过凄惨，忍不住就要回头看一眼，心里想起来小女孩说的话：“不论背后发生什么，千万别回头，不然就永远出不去了。”我赶紧定了定神，让杨宾把眼睛闭上，堵住耳朵。不论背后的女人怎样惨叫，我也不去理会，只顾往胡同口走，背后的声音已远远不限于女人的惨叫，时而觉得后面有一辆火车向我们呼啸冲来，时而又觉得霹雳炸雷一个响过一个，时而又似乎虎啸龙吟刀剑劈风……

我背着杨宾不能用手堵住耳朵，被那些声音搞得心胆俱寒，不过我打定了主意，纵然真是有火车从后面撞过来，把我撞成肉酱，我也绝不回头，把心一横，用我们广东的话讲就是：几大就几大了（爱咋咋地）。我一步一挪，终于到了胡同口，只要再走一两步就出去了。此刻，背后突然万籁俱寂，静得出奇，杨宾也感觉到没了声音，把堵着耳朵的手放了下来。在这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忽然从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杨宾姐姐杨琴的声音：“宾~~~~宾~~~~小~~~~弟~~~~你~~~到~~~~哪~~~去~~~了~~~~”似乎是杨琴见弟弟这么晚不回家，就出来找他。杨宾最怕姐姐担心，回过头去就叫：“姐姐，我在这。”我想提醒他却已经是来不及了，大骂：“杨宾你这个大笨蛋，中计了。”

身后一股强大异常的力量，将杨宾从我的后背上向后拉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哪里还管得了回不回头。”此时杨宾已经离开了我的后背，只有一只手还搭在我的左肩上。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未转身，先抓住他在我肩头的手，然后转身一把抱住他的身体。我看见在黑暗中伸出几十只长满绿毛的大手，分别抓住了杨宾的臂腰腿，另有数支怪手抓住了我，被抓住的地方疼入骨髓，我强忍疼痛，紧紧把杨宾抱住。

几秒钟之内我们就会被这些怪手拉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一只最大的怪手向我头顶抓来，黑夜中，我看见这只巨手上长得象鹰嘴一样的指

甲，手上的鳞片在月光下泛着青光，如果被这只手抓到头顶，血肉之躯万难抵挡，人急拼命，生死关头，无暇细想，我左手抱住杨宾，右手把楠木数珠掷向欲抓我头顶的那支巨手，只听得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我和杨宾好象被榴弹炮爆炸产生的气浪冲击，双双飞出了这条胡同。

全身的骨格似乎都给摔散了架，只觉胸口气血翻滚，耳鸣不止，四仰八叉的躺在街上，好长时间也动弹不得。想想刚才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竟然活了下来，死后余生的心情，难以形容，我想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的苏联近卫军战士才能体会我的感受。

我正躺在街道上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左边裤腿里嗖的蹿出一只动物。我吓了一跳，歪过头去看腿边，是一只似猫非猫，似狐非狐的小动物，身体又长又瘦，尖鼻子尖脑袋，两只眼睛明亮如灯。原来是只黄鼠狼，我小时候在广东经常见到，后来广州市区人口越来越多，就很难见到这种小动物的踪影了。有个念头突然在我心中一闪：“这双眼睛……”黄鼠狼见我瞧它，呲溜呲溜几下就蹿了街道黑暗的角落之中。

这时杨宾也缓了过来，扑在我身上哭了起来，不知他是刚才被吓到了，还是因为我救了他而感激涕零。我拍拍他的后背对劝道：“别哭鼻子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天天跟比我大的小孩打架，打破了头也不流半点眼泪，刚才在胡同里你不是挺坚强的吗，怎么一出来就跟个妞儿似的哭哭啼啼。”杨宾眼泪鼻涕全蹭到了我的身上，他又哭了一会儿对我说：“西哥，我爹妈死的早，大人小孩都瞧不起我，除了我姐姐，就是你对最好，刚才要不是你救我，我就……我就……”话没说完，心中感动又哭了起来。

我不会哄小孩，见他哭个没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要是在以前，我早就被他哭烦了，但是一起经历了胡同中的事，生死患难，觉得他和自己的亲弟弟没什么区别。只得坐在原地，等他哭够了一起回家。

我看了看手表，零点五分，从网吧出来到现在，只过了五六分钟，胡同里那漫长的几个小时，似乎被夜晚的空气给蒸发掉了。在胡同里遇到的小女孩，莫不是黄鼠狼变的？此事实太过难以想象，想到这里我又看了看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条胡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在普通了，这种小胡同在天津随处可见，谁能想到，就在刚才，在这样一条平平静静的胡同里，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情。经历了搬家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本上完全崩溃了，这些事毫无头绪，如果仔细的想下去，脑袋可能会爆炸。想到刚才多亏了那串楠木数珠，看来我又多欠了韩雯娜一条命，下辈子想不给她做牛做马也难了。

楠木数珠已经碎成了粉末，这么重要的东西……，想到此又不免一阵心疼。

等杨宾哭得痛快了，我对他说：“今晚的事，千万别跟你姐姐说，也不要对任何人讲，能答应我吗？”杨宾懂事的点点头：“我知道，我不会乱讲的，免得让我姐姐知道了担心。”我见他很懂事理，对他一笑，甚觉欣慰。

第六章

我听到警察说在海河里发现了刘师傅的尸体，脑子里“嗡”了一声，心中祈求：“千万别是与那黄衣女鬼有什么关系。”

又想到刘师傅的女儿失踪三天，多半也已无幸，不觉黯然神伤。

把杨宾留在家里，我和杨琴跟着警察到了天津市河东分局。签了字，被一个警察引领着进了分局停尸房。我小时候在父母工作的医院中玩耍，见过不少重病不治患者的遗体，但是在公安局的停尸房认尸，尚属首次。

冷色调的墙壁和白马塞克瓷砖地板把停尸房的气氛衬托得压抑无比。带着大白口罩的法医打开冷柜，拉出一具男尸，盖着尸体的白布一扯开，我不用细看就知道确实是刘师傅，他一丝不挂静静的躺在铁板上，面目安详，就如睡着了一般。杨琴胆小不敢看，把头藏在我身后，我本想借机抱她一抱表示安慰，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实在不合时宜，只得强行忍住。

我忽然发现刘师傅的遗体在冰柜里冻得全身发白，但是脖子上有几条黑色淤痕，就象是被一双黑手狠狠的掐过留下的痕迹，甚是显眼。我想起搬家之后第一夜黄衣女鬼想掐我脖子，我因为带着护身符才得以幸免，不然那日之后躺在这里被人辨认的尸体就是我了。

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暗道：“侥幸。”正想得投入，突然背后有人猛的拍了一巴掌，有个粗犷的男声大声说：“冯，一，西！”

我一条命被他这一巴掌吓没了多半条，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个中年警察，中等身材神态豪迈，在黑色警装的衬托下显得既威武又精明干练，我越看他越觉得眼熟，正在思索自己认识的警察中有没有这么个人。那警察对我说道：“你小子不认识老哥了，当年你军训的时候可没少偷老哥的烟抽。十多年不见了，你又比以前长高了不少啊。”

我这时方才想起来，原来这位警官是我和肥佬上大学一年级参加军训时带队的指导员廖海波。他和我交情极好，一别十几年，竟然在公安局停尸房里重逢，真是惊喜交加，一把搂住他的肩膀，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廖海波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换个地方，带着我和杨琴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见廖海波警服的肩章是两杠加三个十字星徽，心想：“老哥现在不得了啊，混上了一级督察。真是替他高兴”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廖海

波见杨琴急着回家照顾弟弟，就打发一名警员开车把她送回家。十多年不见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说起从北京来到天津之后的种种事端，廖海波听罢希嘘不已，说道：“刘师傅死的确实奇怪，经法医鉴定是被人有手掐住脖子，导致死亡。但是据报案的目击者说，在北安桥上，见到刘师傅自己从桥上跳下河去，身边并无他人，而且目击此事者很多。真是难以理解。看来又是一件破不了的悬案了。”我又把黄衣女鬼的事讲了出来，廖海波大奇，但是事事确凿，也不得不信，最后廖海波对我说：“这件事，别对别人讲，明天白天我去你家找你，咱们在你住的楼里调查调查，看来此事不能由公安出面明查，但是如果真有鬼怪作祟危害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我虽然不会捉鬼，但是职责所在，既然知道了这事就不能坐视不理。我要以私人身份去查一查，务必搞他个水落石出。”我素来知道他的本事，既然有他帮忙，这事虽然棘手，我们合力，应该能搞定。心想：“如果中国警察都跟我大哥一样英明神勇，尽忠尽职，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不会这么恶劣了。”

见时间不早，廖海波开车把我送回家里就回分居继续上班去了，我进院的时候特意留心了一下左侧的墙脚，只有个花坛种着十几株菊花，这次却没看到刘凤彩的身影。一进自己的房间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肥佬给我买的两支烧鸡，我只吃了几口就放在桌上，此时只剩下两副鸡骨架，鸡骨上连一点能吃的肉都没有，啃得别提有多干净了。我心中大怒：“操你死鬼姥姥的，只听说过鬼害人，没听说过鬼偷鸡。操还是个谗鬼。”

我又骂了两句，想把鸡架子拿出去扔掉，这时候从床下钻出一个小女孩，她一双大眼睛灵活异常，正是上次在胡同里碰到的那个。

我这才明白，你奶奶的原来是黄鼠狼吃了我的烧鸡，黄鼠狼偷鸡，民间传说已久，今日一见，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我直接问她：“你是黄鼠狼变的吗？”<http://hi.baidu.com/云深无迹>

小女孩一怔，随即笑着说：“原来你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你救了我，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对不起，把你的烧鸡吃光了，不过也都怪你不好，把这么肥美的烧鸡放在桌上，人家进屋等你，馋得忍不住，就都给吃了。”说完抹了抹嘴边的油腻，笑嘻嘻的瞧着我。

我只怕鬼魂，对黄鼠狼狐狸精之类的倒不害怕，便对她说：“有你这么办事的吗，两手空空的来感谢我，还偷我的烧鸡吃。”

小女孩说：“真是小气，吃了你两只鸡就不依不饶，改天我偷些钱来

还你就是了。”

我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你真能去银行偷钱？你有大麻袋吗？我帮你找几个。”

小女孩摇头说：“银行我可不敢去，钱财多的地方怨气就重，我只能去平常居民家里给你偷个三十五十的。偷多了会破坏我的道行。”

我失望已极，不过我现在是人穷志短，就对她说：“三五十块钱也是钱，不要白不要。你可要记得给我。”

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昨夜困住我们的那条胡同，我问小女孩：“那个鬼打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人，怎么也给困在里面了？我在大悲院问了一位高僧，他却说那不是鬼打墙，就连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小女孩说：“别说是我了，不论肉身元神，就算是大罗神仙，如果进去胡同，往外边走的时候，只要受不住诱惑回头瞧上一眼，便会被带到没人知道的地方，永远出不去了。庙里的和尚不知道那里的事也并不奇怪，佛法虽说无边，但是也有不能及的地方。我听家族的长辈说起过类似这条胡同的地方，是称为“虚”，那里不在三界之内，也非五行之属，那里没有时间和空间，从来没人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又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力场。”

我说：“你这说法可就有有点科幻了，听着跟异次元黑洞似的。”

小女孩说：“我在里面困了十年，总算遇到你们两个人，幸好你有佛珠，佛力与”虚“中的力场相克相冲，我才跟你一起逃了出来。当真是惊险到极点了。我永远永远都不要再去那里玩了。”

她讲的内容我多半听不明白，就想跟她聊点别的，问她有没有漂亮的狐狸精姐姐给我介绍介绍。正要说话之时，小女孩突然象受了极大的惊吓，又象要躲避什么可怕的事物，一跃从窗口跳出去，顷刻之间无影无踪了。

我紧张起来，以为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然而一夜无事，白白吓死了我无数的脑细胞，最后干脆把心一横，几大就几大了，来天津不到一个星期，所遇到的怪事实在太多，就算是把我前半辈子经历的奇事怪事和惊险的事情统统加在一起，也比上这几天的百分之一。既来之，则安之。按那老和尚的话讲这就是“缘法”，既然躲不开避不过，不如接受现实，坦然面对。

第二天一早，廖海波就来找我，我们在房中合计了一下，廖海波

说：“既然大悲院的老师傅说刘凤彩埋在院子左侧，咱们就挖上一挖，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均是急性子，说干就干，到一楼老王家借了两把铁锹，老王听了我们要找刘凤彩的尸体也来帮忙，他怕老婆孩子害怕，就把她们打发回娘家去住。

院子左侧是一个破旧的水泥花池子，与地面连成一体，要想挖开地面，就要把花坛砸碎，那花坛的水泥十分结实，我们废了不少力气才见到花坛下的泥土，三个人轮番上阵，用铁锹一阵狂挖。

一个多小时之后，挖到大约两米半深的地方。廖海波叫道：“先别挖了，下面有东西。”他把碎土泥块拨开，赫然见到是一块朱漆木板。我说：“这象是个棺材盖子。”廖王二人也点头称是。顺着棺材盖子向四周挖去，发现这棺材大得出奇。不得不把坑的直径扩大。足足又挖了两个多小时，一口硕大的朱红棺材在坑中呈现出来，年深日久，棺材已经有些腐烂，缝隙中有不少蛆虫爬进爬出。

三人累了半日，满头是汗，廖海波说先不忙开棺，递给我和老王每人一支香烟，老王在家泡了一壶乌龙茶，大伙抽烟喝茶放松放松，一会儿打开棺材不知道里面有甚鸟鬼，需先养足精神气力，以防不测。

老王一边吸烟一边说：“我在这楼里住了十几年，没想到，院子下面埋着这么大一口棺材。这事真是吓人。还好老婆孩子不在，他们见了非吓出病来不可。”

我问老王：“咱们这楼里，有哪家是一直以来就住在这的？”

老王一指二楼靠右第一个窗户说：“就是那位姓沈的老太太，她是孤老户，眼睛瞎了，从来不下楼，她属于政府的特困救助对象，定期有居委会的人给她送粮食衣药。”

廖海波说：“等把棺材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去找沈老太太谈谈，看她知道不知道什么有关情况。”

眼看天色近午，阳光充足，三人用铁锹一撬棺材板，竟然毫不费力，原来棺材盖并没有用棺材钉钉住。廖海波抓住棺盖前端，我和老王抬住另一端，把棺盖向外移开，棺板沉重异常，一股腐臭之味直冲出来，我们秉住呼吸用力搬动，随着棺板缓缓移开，三人见到棺中的情形，都大吃一惊。

毕竟不知棺中有何异常事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章

棺材里一个压一个的叠放着三具尸体，最上面是一具面朝下的干尸，尸体中没有任何的水份，干瘪的皮包着骨格，全身赤裸。

廖海波没见过刘凤彩，我和老王却认得，她的头发在后面扎了个马尾，系发的头绳上挂着HALLOKITTY的吊件，干尸虽然和人类生前的样子相去甚远，但是从她的发型和耳环头饰上看，应该就是刘凤彩。我想到一个花朵般的女大学生，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为她感到难过，她全家只有父女两人，三日之内全都死了，这用我们广东话来讲就是夯家铲（灭门）。

廖海波和我用勾煤球炉子用的火钩子，把三具尸体拉了上来了，谁也没想到第二具尸体竟然会是住在二楼的沈老太太，她的尸体和刘凤彩不同，面目栩栩如生，身上的衣服穿的干净整洁，似乎是她自己梳洗打扮之后特意躺进来了。

我们谁也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整件事都太过匪夷所思，院子里面埋了具如此大的棺材并不奇怪，但是从地面的泥土来看，至少几十年没有挖动过，更何况上面还有一个很坚固的水泥花坛和地面连为一体，刘凤彩和沈老太太的尸体究竟是怎么进去的？当真是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既然想不明白，也只好见怪不怪了。

看到第三具尸体之时，我们三人身上都冒出了冷汗，如果说刘凤彩的尸体是悲惨，沈老太太的尸体是奇特，那么第三具尸体我想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这是一具没有皮的尸体，更奇怪的是她身上肌肉并未腐烂，肌肉的纹理和筋脉血管清晰可见，鲜活得就象是屠宰场里刚被人剥了皮的牛羊，从身体上看这应该是一具女尸，她的双手绕过沈老太太，牢牢的掐住刘凤彩干尸的脖子，长长的指甲深深的陷入刘凤彩枯萎的脖颈。她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舌头插在刘凤彩的嘴里。

廖海波掏出一把小刀，割断了舌头，看了看说：“这条舌头就是个吸管，把最上面尸体中的精血都吸干了，所以第一具尸体干枯，最底下这具吸到了不少精血，所以显得营养充足。”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这具没皮的女尸就是我见过的黄衣女鬼，除了她还有谁会这么喜欢掐别人的脖子，看来她对掐别人脖子的行为情有独衷。以前只见过她的亡灵，觉得就够吓人了，想不到尸体竟更加狰

狞恐怖。

看罢三具死尸，当真是疑云重重，眼前好象是有一层层的厚重的迷雾，无法看清楚事件的真相。最令人费解的就是与此事毫不相关的沈老太太，她一个瞎眼老太太，不招谁不惹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具大棺材中，更离奇的是，她的尸体当不当正不正的挤在另外两尸中间，黄衣女鬼的尸体双手和舌头都是绕过沈老太太和刘凤彩缠在一起，然而她又是怎么进去的？

廖海波虽然侦破经验丰富，对此也是无从着手。只能摇头苦笑。

我问廖海波如何处置这三具尸体，廖海波看着尸体说：“我让公安局用车把三具尸体拉走，检查一下，然后都火化了。”

我问：“这件事情，被你单位里的领导知道了怎么解释？”

廖海波说道：“分局局长是我岳父，他那里我亲自去解释，当然实话实说，但是官方的书面报告却不能照实写，这些事你们不用担心，我自会料理。”

一直以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跟公安说实话，会被当成神经病抓起来，又实在编不出来能解释这一系列事件的谎话。听廖海波说的这么有把握，知道他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廖海波想起还有件事情，就对我说：“这件事情还不算结束，你和老王别在这呆着，到路口的宏起顺饭庄叫一桌酒菜，你们先慢慢吃着，回头我去付钱。”

我问廖海波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廖海波一笑回答说：“我带人把尸体送回分局，然后去找你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咱们毫无头绪，唯一的线索就是沈老太太，等到晚上咱们去沈老太太家调查一番。”

廖海波留在院子里打电话找人搬运棺木，我和老王到了街边鸿起顺要了满满一桌酒菜，边吃边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我和老王吃饭喝酒，老王那厮虽然年纪一大把，却是个十足的好事之徒，他见晚上还有行动，兴奋得大呼小叫，引得饭馆里的食客和服务人员都向他投来奇怪的目光。

我正想让他低调一点，忽然手机响起。原来是肥佬怕我忘了明天要去报社上班，打来电话提醒。我对肥佬讲：“明天我不准备去报社上班了，这些天经历了很多事，我似乎成熟了许多许多，我目睹了一些人的死亡，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易逝，人的生命与广阔的天

地相比，实在是渺小的微不足道。我不止一次的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终于有所觉悟，我再也不想逃避了，等现在身边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就要回去北京直接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要去见韩雯娜，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她我爱她，不论她能否原谅我，我都坦然接受自己应该得到的结果。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懦夫了。”

肥佬听了十分高兴，说我终于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并且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今天我老婆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怀孕了，老子这回真的要当老子了。今天要在家陪老婆，明天去你那找你喝酒庆祝。”

我听到哥们儿要当爹了，自然是替他高兴。脑海中浮现出肥佬抱着个肥仔的情景，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大笑，和肥佬约好了明天晚上到我家喝酒。

我们在饭馆里等了有四个多小时，廖海波才匆匆赶来，跟她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警员，短发大眼非常俊俏，神采飞扬显得英姿飒爽。

我小声对廖海波说：“这蜜可真够飒的啊，是你的吗？”

廖海波豪爽的一笑：“哈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分配到我手下的见习警员田丽，你们称呼她小田就行了。今天回到局里，她看我们拉回去三具怪模怪样的尸体，非缠着我要来一起调查。这丫头好奇心太重，我拗不过她，就带来了。”

田丽大大方方的跟我和老王握手致意。廖海波和田丽一直在忙，中午还没来得及吃饭，就又随便新点了几个热菜。

我问廖海波：“老哥，你怎么能肯定沈老太太和那具无皮女尸有关系？也许她只不过和刘凤彩一样的遇害者。”

廖海波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中午的时候我只是凭我多年来公安侦破的经验，说她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回到局里之后，让田丽查了沈老太太以及那栋楼的档案资料。你猜我们查到了什么？”

我给廖海波满上一杯啤酒：“大哥别卖关子了，想急死兄弟啊。快说是怎么回事。”

廖海波一口折了满满一大杯啤酒说道：“沈老太太是那具无皮女尸的妹妹。”

原来经过田丽查阅档案，发现沈老太太从解放之前就在这栋楼里居住，她究竟生于何年何月，档案上含糊其词，无从知晓，田丽推断她年龄已经在七十岁以上。沈老太太有个姐姐在解放后第二年，也就是1951

年，失踪下落不明。沈老太太的丈夫也于同年死亡。当时她姐姐就住在我租的那间房中。沈老太太因为在文革期间被人指为宣扬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遭到多次迫害批斗，她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瞎的。经过法医鉴定，沈老太太和无皮女尸属于血亲，看来那无皮女尸就应该是她的姐姐没错。但是有一个重大疑点，法医鉴定她们姐妹的尸体从骨格密度上看，年龄只有三十岁。时间匆忙，还来不及再做进一步核实。

我对廖海波说：“老哥，看来只有去沈老太太房间中搜索一番，才能有进一步的线索。”

廖海波说：“正是如此，这件事关系到多条无辜的人命，定要查她个底儿掉。”

计划已定，大伙饱餐一顿，让饭馆服务员沏了两壶茶，等消了食就要开始行动。

我跟廖海波闲聊，说起空间黑洞的事，廖海波见多识广，他说他看过一本科普读物，上面有黑洞空间的介绍，为了给我详细解释，他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三维坐标，三条线分别代表“长宽高”。廖海波说这就是三维，咱们所在的空间还有一个坐标就是时间，时间是最不可能控制的能量，三维加上时间就是四维，咱们所在的次元就是由这四维所构成的。也许在咱们所在的次元之外，还有别的次元存在，但是与咱们所在的次元四维坐标数据不同，所以两个次元不能相连接，次元与次元之间的间隙，就是所谓的混沌空间。这就是所谓的黑洞。

我接过他画了座标的笔记本想仔细看，发现笔记本的前一页写满了一页不断重复的“摩斯码”。其内容是：“di-dit——di-dit——di-dit——di-dit di-dit——di-dit di-dit——di-dit”。整整一页都在不断的重复，我虽然知道这是“摩斯码”，但是却认不得“摩斯码”的内容。于是就问廖海波这是什么？是不是警察的无线电联络暗语。

廖海波说：“不是的，这记录的是我私人的信息，我自从部队专业到天津当警察以来，每次晚上十二点前后到街上巡逻，都会在对讲机中收到一个不断重复的干扰信号。十年以来从未间断。也不知道信号的来源在哪里。我觉得很是不可思议，就记在笔记本上，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研究研究。”

我感到奇怪，就问这个信号是什么含义。

廖海波摇摇头说：“很简单，我看不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就是IIIIIIIIII，每四次为一组，不断的重复，这在军事暗号中的意思就是代号9，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解读这个密码的含义就是9999。”

第八章

我听到“9999”这几个数字，耳边好像是响了四声炮一样震惊，再问廖海波还有什么情况，廖海波无奈的耸了耸肩，表示所知的情况仅限于此。廖海波看了看表对大伙说：“现在已经六点半了，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动身。”

其时正是夏季，天黑的晚，虽然已经接近晚上七点，但是天色未黑。只见暮色苍茫，笼罩着那栋小洋楼，显得平静而又古朴，但是越是平静我心中越是感到不安，总觉得前面有什么重大的危险在等待着我们四人。

我心中发慌，忍不住去看廖海波，廖海波神色自若，他的眼睛象夜空一样明朗平静深邃，我知道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参军，经历过中国南方边境线上著名的两山轮战，这种眼神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穿越了生死界限的真正勇士才会拥有。我感到在他平静的目光深处，还似乎涌动着一种对冒险和战斗的渴望。即使是天崩地裂，对他来讲也如同闲庭信步。这种职业军人的气质令我大为心折。人生一世能交往这么一个大哥，真是没有白活。想到这里，心中的不安也就消失了。

我们本以为沈老太太家的门会锁着，准备破门而入，没成想门并未上锁，只是虚掩着，一推就开，房中光线昏暗，不能视物，田丽摸到墙壁上的电灯开关，灯光一亮，四人都不由自主的：哇了一声。这房间哪里象是个孤寡老人的家。

房间虽然不大，摆设却极其奢华，除了一张床普通平常之外，分量等离子彩电，冰箱，空调，真皮沙发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两个大柜子，一个摆满了古玩书籍，另一个满满的都是名酒，我自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陪客户吃饭也喝过不少好酒，但是这个柜子中的很多酒我也是只闻其名，从未开过那个洋荤。

廖海波拿起一瓶酒看了看说：“乖乖，这老太太还是个酒鬼，这酒瓶是纯天然水晶的，单是这瓶就值一万多呢。”

老王奇道：“她是特困户，居委会的人每个月都来给沈老太太送食品补助，怎么就没发现这老婆子是个大款呢？”

廖海波说：“他们未必进来过，这房间里必有古怪，咱们仔细检查。大家都要小心谨慎。”

我和廖海波从门口向内，老王和田丽自内而外，兵分两路，在这间

不到二十米的房间中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田丽忽然叫道：“头儿，你快来看看这幅画，画得跟真的似的。”

我和廖海波闻声赶去，只见正对门的墙上挂着整面落地的窗帘，窗帘已经被田丽拉开，露出好大一副油画。画中所画正是我们所处的这间房间。画中以房门的角度取景，除了房门这一面的墙壁之外，整个房间尽收其中，油画的画工逼真已极，若不细看，还以为这画里真有房间。

田丽说：“你们看这房间墙壁上的壁灯少了一个灯泡，画上也少画了一个，完全一模一样，就好象是用相机照出来的。”

四个人都是粗人，谁也没有艺术细胞，更不要提什么美术鉴赏能力了，只是觉得画得很象，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画功就不得而知了。

老王问我：“怎么只画景，不画人物呢？画得这么惟妙惟肖，如果多画几个美女岂不是好。”

我挠了挠头皮，不知该怎么回答。众人瞧了那画半天，始终瞧不出什么端倪，看来除了画得很逼真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于是不再理会这幅油画，分头去别的地方搜查。

廖海波说：“仔细查查放书籍古董的那个柜子，看看有没有什么笔记手册之类的，也许能有些线索。”

老王对酒的兴趣远远高于书籍古玩，说：“你们查书柜，我看看这酒有什么情况。”一边说一边拿起一瓶极品尊尼或加咬开盖子就喝，喝了两口自言自语：这瓶酒没什么问题，嗯，我再尝尝别的。”

我和廖海波田丽大笑，田丽说：王师傅，洋酒劲儿大，您别喝高了，要不然我们还得给您抬回去。

老王拍拍胸口说：小田，你大叔我是海量，这酒真不错，呵呵，我再尝尝这瓶。”说完又抄起一瓶哈瑟坎坡。

我们见老王没出息，也懒得管他，把书柜上的书籍一本本的翻出来查看。

我翻了几本骂道：这都是什么破书啊。这种破书只能用来擦屁股。“

廖海波也在翻书，对我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有很多书都是古代绝版，随便拿出一本拍卖就值个几十万，我岳父喜欢收藏古籍，我跟他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过他家里收藏的那几本破书，跟这个柜子里的相比，简直是玩鹰的碰上飞行员，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他晃了晃手里拿着的一本暗黄颜色的线装薄册子说：“这本是宋代的《蕤茗录》，绝对是

真品，有多少钱都买不到，还有这些瓶瓶罐罐，很有可能也都是真货，不知道这位沈老太太是怎么搞到的。”

我听他这么说，连忙细看，但是怎么也瞧不出哪里值钱，心想现在什么破烂儿年头多了都值钱，就是人活年头多了不值钱。不是被称为糟老头子就是称为老不死的。什么世道啊这是。

我正在胡思乱想，听到身后的老王自言自语：“咱们四个人的样子，怎么被画到那幅油画上了？？？”

众人举头向油画看去，画上不知何时被人用黑色毛笔画上了四个人形，人形的构图十分简单，只有寥寥数笔勾落而成，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画中的人形就是我们四人：高瘦的是我，短发苗条的是田丽，彪悍轻捷的是廖海波，还有一个挺着啤酒肚的正是老王。

我说：“这画太邪门，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撕了它。”

廖海波拦住我：“别急，小心有陷阱。先沉住气看看。”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全神贯注的盯着油画，暗自戒备，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戒备之心也就渐渐放松了。

廖海波说：“小田盯着油画，有什么事先告诉我，不要轻举妄动，看来有人不希望咱们在房间中搜查，哼，越是这这样就越证明了我的推断没错。屋子里肯定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

说罢带着我和老王继续在房间里搜查。廖海波把床推开，看了看地板说这下面肯定有东西，我奇道：“老哥，你怎么这么确定，我看这地板上的砖都一样，没什么不同之处。”

廖海波一边用一支多功能瑞士军刀挖床下地板的一块方砖一边对我说：“我做了十多年的侦破工作，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块砖虽然和屋里其它的地板砖完全一样，但是这块砖的边缘有细微的破损，这是被人撬开过的迹象，从地砖周围的泥土来看应该有几十年没人再动过它了，咱们看看下边有什么宝贝。”

我赞叹不已：“老哥真是火眼金睛。”

廖海波三下两下就把地板砖撬开，地砖下面是个小小的凹槽，放着一个小小的黑布包裹。廖海波把它取出来打开，包里面放着一个老式铁制圆桶形罐头盒子，罐子已经生锈，里面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廖海波说：“就是这个了。看来是某人写的笔记。”老王和田丽见廖海波有所发现都围拢过看观看，廖海波翻看笔记说：“写笔记的应该是沈

老太太的丈夫，从他的笔记上看，这位老先生属于标准的学院派作风，事无大小都记述详细，有条有理。”捡紧要的内容读了一些给我们听。我们听了这笔记中的内容，都觉得离奇无比。

笔记中说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笔记主人名叫刘彦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刘彦秋正在大学教书，华北沦陷之后，刘彦秋逃难到了河南开封附近，一日在城郊挖野菜的时候，从土中挖出两名年轻女子，这两个女子自称姓沈，是亲生姐妹。刘彦秋问她们何以会身处地下，二女说是因为前一天山上塌方被压在里面，靠仅有的一点空气得以支撑至今，若无刘彦秋相救，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活活憋死。今日得君子相救，无以为报，其妹愿以身相许。刘彦秋看她们孤苦可怜，又甚懂礼数，就和沈姓妹妹结婚。二女自称是关外东北人，但是口音似乎是江浙一带。此事甚为奇怪，不知道她二人何以说谎。此后刘彦秋参加国军抗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刘彦秋携二女到了天津定居。刘彦秋某日无意中听到她们姐妹谈话，了解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真相，这两个女子竟然是宋代人，她们在南方学了一些憋宝的邪术，可以见地下墓穴宝藏，到处挖坟掘墓。在湖北一古墓中找到一本古书，里面记载种种妖术，依其法修炼，吸食处女精血，竟然已活了数百年未见衰老，但是这几百年中，已不知有多少无辜性命死在她们手中。后被龙虎山张天师派遣道士追剿，她们就隐姓埋名，嫁给刘彦秋就是利用他普通人的身份藏匿形迹。刘彦秋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二女见事情败露，恼羞成怒，就要动手除掉刘彦秋，恰逢此时龙虎山法师追踪至此，救了刘彦秋的性命。二女中的姐姐妖术最为厉害，想以术杀法师，却非法师对手，被活捉后，法师怕她用妖术转为厉鬼害人，就施以五丁破相大法，活剥其皮，埋入地下。二女中的妹妹沈老太太苦苦求饶。刘彦秋毕竟和她夫妻一场，以为她真能改过自新，也为其告饶。法师心软就未取她性命，只是把她那双会憋宝的眼睛挖掉，又挑断了她身上修炼数百年的妖脉。自此开始沈老太太就和常人一样归入天道也会逐渐衰老。然而沈老太太妖心不死，仍暗地里修习妖术。刘彦秋这时才后悔替她求饶，然而被妖术困在房中不能离开，自知命不久长，于是详录此事经过，埋于床下地板之中，盼望日后有人杀此妖人，为民除害。务使其化骨扬灰，永绝后患。

我到此时才知道，确实是因为自己和肥佬拔了棺材钉放了黄衣女鬼出来。心中懊悔不已。

廖海波说：“和我估计的基本一致，把她们的尸体火化了，彻底解决掉这两个魔鬼。越早动手越好，现在就回分局。”

老王听了毛骨悚然，见廖海波说要走，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鬼地方多

呆，马上要去开门，刚到门口，碰的一声，似乎撞在一堵透明的墙壁上，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连声呼疼。

田丽觉得奇怪，伸手去摸老王撞到的地方，吃惊的对廖海波说：“头儿，这有一堵透明的墙壁！”

我和廖海波也伸手摸去，在门前的空间中确实实的存在这一堵有形无色的透明墙，那墙非砖非铁，坚硬异常。

廖海波说：“刘彦秋在笔记中说他被妖术困在这间房里，看来咱们也着了道儿了。”

我在房间四周摸索了一圈，发现周围都是如此，四人就好比是掉进一个大大的玻璃鱼缸之中。

廖海波回头看了一眼油画对我们说：“咱们是不是被关在油画里了？”

第五章

回到家里，觉得全身都疼，衣服懒得脱脚也懒得洗了，索性一头倒在床上，自言自语：“丢你老母，先睡到明天再说。”刚想睡觉，手机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我闭着眼睛摸到手机，想看看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又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按了接听，放在耳边：“谁呀？”原来是肥佬打来的电话，安排工作的事有眉目了，明天带我去见个人，再具体谈。然后肥佬又问我现在要不要出来玩玩，到洗浴中心找个小妹按摸按摸。我心里想去，可是身体太疲倦，就对肥佬说：“我最近方便吃的太多，阳萎了，你自己去推油去吧。”然后把电话挂了，接着睡觉。

这天晚上我作了个梦：我听到院子里有个女孩在哭，我心中好奇，就出门去看，见到刘凤彩蹲在院角正哭的伤心，我正想过去问问她这两天去哪了，梦就醒了。早晨起来洗脸刷牙洗澡，看见身上全是一大道一大道青紫色的淤伤，想想昨晚的事，真有些后怕。

中午十一点左右，肥佬开车来接我，说要领我去见见他姑父，我问他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原来是家报社的文字编辑，我骂道：“你奶奶的，咱们都是学金融专业的，你让我到报社去打字，这不是要我命吗。”肥佬说：“操你祖宗，少废话，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天津全市下岗的人有上百万，这活你不干有成千上万的人削尖了脑袋想来顶替你。再说你不是挺能侃的吗？胡乱编点报纸上的内容，能有什么难度？再说了，你以为你有多重要似的，其实给你安排的版面是最最不受关注的，根本没人看，除了广告就是废话。”我想原来是那种报纸上的弱智版块，这有何难啊，就答应了肥佬。

中午在宴宾楼吃饭，见到了肥佬的姑父，一个姓孙的小老头，我们之间谈了一些关于报道方针以及相关政策之类的话题。总之，我给孙老头留下的印象很好，他让我后天，也就是星期一去报社上班，试用一个月，工资八百，转正后一千三。我虽然觉得钱太少，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于是把这份工作应承了下来。

向孙老头告辞之后，肥佬说今天要带我去玩玩，我说：“周末你不回家陪你媳妇，合适吗？”肥佬牛逼轰轰的说：“老子在家说一不二，想不回家就不回家，就算那婆娘一步一磕头的来求老子回家，老子也不理她，老子不惯她那毛病。”我说：“你他娘的就吹吧，忘了在家跪洗衣板的日子了。”后来肥佬讲了实话，原来这个周末她老婆单位组织员工去盘山旅游了。

我同肥佬商量着去哪玩，肥佬没去过什么地方，只知道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经过昨天夜里的事情，忽然变得虔诚起来，就说：“天津有什么灵验的寺庙吗？我想去上柱香，拜拜菩萨。”肥佬说：“天津寺庙很多，有名的比如大悲院，挂甲寺，蜂山药王庙，南市还有个尼姑庵，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说：“你知道的真够详细的，你信佛是吗？”肥佬说：“我是业余的信，想起来就信，想不起来就不信，有事的时候信，没事的时候就不信。我对这些庙比较熟，是因为我认识一位在大悲院修行的居士，法号叫：青莲。他儿子和我在一起工作。我们之间关系不错，偶尔见到老爷子，他总是给我们讲一些佛理因果之类的事。”我想让他引见引见这位老爷子。于是肥佬开车带我到了大悲院。从后门进去，走不多远便到了这位居士的处所。肥佬为我引见之后，双方客套一番，闲谈了几句。我听青莲居士谈吐不俗，确实是个通晓佛理的高人。自到天津之后，怪事数不胜数，心中有不少疑问，正好向他请教。

我心中首先想到的是昨晚见到的黄鼠狼，就问居士：“这黄鼠狼会变成人吗？”

青莲居士微笑摇摇头：“故老相传，世间有五通，这黄鼠狼类属五通，个别道行深的黄鼠狼能使障眼法，以及模仿人类说话。让看见的人觉得它是人形，但是并不是真能化成人形。幻术而已。而且只有一些特殊的地点和时间它们才能使用障眼法。”

我将昨夜在胡同中碰到鬼打墙迷路的情形讲了出来（我只是说道听途说，并未言明是亲身经历）居士说：“这绝非鬼拉脚，鬼砌墙。如此大的业障，鬼怪是作不出来的，但是究竟是何事物，我也闻所未闻，不知其详。

我又问何为五通？居士说：“五通者，胡，黄，白，柳，灰。胡乃狐狸，黄即是你所说的黄鼠狼，民间也称之为黄皮子，白是刺猬，柳乃是长虫（蛇），灰是老鼠。这五通虽是畜牲道，却甚通灵性，这些动物，如果活得年头多了，吐纳日月之精华，便会使用一些幻术，然而修为高低不同，有善有恶，各不相同，不能一言论之。”

我听他说的太玄，自己一时理解不了。还是先问别的事吧，我又对居士讲了我和肥佬在房中柜子里见到六枚棺材钉钉住一张女人照片的事。居士一惊，问了详细的过程。想了半晌对我们说：“我听一位已故的老友曾经说过，莫非是六丁破相之阵？那是个厉害无比的咒术，专克难以收伏感化的厉鬼妖魔，我活了六十多岁还从未见到过，其中原由不甚知晓。你们拔了这六根钉子，也是机缘巧合，不能避免，但是之后行事切记要多加小心。”

我心里早已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此刻听居士说了，更加沮丧，暗骂自己行事莽撞，搞不好黄衣女鬼就是被自己给放出来的。

我又想起来在杭州测字的事，那测字先生说我命不长久，今日何不求教居士我如何避祸免灾。我问道：“晚辈想请居士帮忙算算命，看看晚辈来日吉凶如何。”居士笑道：“佛家只讲缘法，不讲命运。人生一切业报，都是因果形成，昔时之因，成日后之果，若想多福少灾，唯有一心向善。”

我听罢若有所悟，但一时半刻也不能参悟透彻，便对居士讲了在杭州测字的经过。居士说：“佛家虽不测字，但是我有一位师兄出家前经常给人测字，百不失一。他遁入空门之后，仍偶尔小试牛刀，助人解惑。今日你二人也是有缘，正巧我师兄在隔壁，我可以带你们去测上几个字，请他指点一二，对你二人今后多少有些帮助。”

隔壁是一间禅堂，四壁雪白，清静整洁，身处其内使人心中俗念尽消。屋中已有两人，其中一个年老和尚，想必就是居士所说的师兄了。他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带着金丝边眼镜象是大公司老板打扮的男子，两人对答，原来老和尚正在为人测字。

居士向老和尚点头致意，随后让我们坐下等候。我心想正好可以瞧瞧这老和尚水平高低，就坐在一旁，仔细倾听他们的对话。

老板模样的中年人写了个茆字问婚姻如何，老和尚看了说道：“你妻子是个妓女。”

我替老和尚着急，心想：“这回可测砸了吧，说人家老婆是鸡，他不骂你才怪。”

没想到那个老板连声称准，说：“我看上了一个女人，她是做三陪小姐的，和我相识一年有余，感情很好，她愿意嫁给我，只是不知道此婚姻能否圆满，并且字理如何，还请师傅指点。”

老和尚说：“茆字花字头，柳字旁，似花非花，似柳非柳，字面都是残花败柳之象，故断之为妓。末笔从节，犹可为善，说明她对你确是真心实意，君当娶之。”老板打扮的中年男人称谢不已，告辞离去。

我和肥佬面面相觑，均想今日真不虚此行。领教了如此“神机妙算”。

我们对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说：“只因登门测字之人太多，耽误了不少参禅的功课，顾此贫僧测字，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论几人来，同行之人只可测一个字，一个字只可问一件事，日后再来亦不复再

测。不知二位哪位来测，欲测何字？”

我心中盘算：“这老和尚小气得很，只肯给测一个字，既然如此我就让他测测刘凤彩的下落，她失踪快三天了，而且在她失踪的那天夜里，我在院子里见过她，昨天晚上做梦又梦到她，虽然同她不熟，毕竟大家邻居一场，搞不好她出事也是因为我拔了镇压黄衣女鬼的棺材钉。此事无法以常理揣摩，但是终究要着落在自己身上。”我以前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事事先想自己，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凡事都先为别人着想。

但是又一想：“自己的死活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如让老和尚先测刘凤彩，然后我在把杭州测字的经过请他评估一番，这就等于测了两个字，大占便宜，还让他没有借口推脱，嘿嘿，饶是你老光头奸似鬼，也让你喝了老爷的洗脚水。”

我心里想的龌龊，表面上假装恭谨：“就请老师傅，测一个字，我想问一个女孩的去向。”老和尚说道：“不知施主所测何字？请示下。”我心想：“前一番在杭州测字的时候，我因为想要个好结果，才测的一字，没成想事与愿违。这次不能再多想后果，要随口说个字，越随意越好。”当下更不多想，口报一字：“不”。

老和尚将“不”字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说道：“不字，问女子下落，主身在地下。我把字理说与施主，不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明在地下，下面多出来的一笔在左，施主报字之时坐于贫僧之西南方，故贫僧断之，此女被埋在西南角左侧。”

我回想两次在院子中都见到刘凤彩都蹲在院子左边角落，整个楼座北朝南，进门左边果然是西南角落。心中佩服不已：“老师傅，真乃神数。”

然后又以杭州测字之事请教，老和尚之是摇头不答，似乎已经看穿了我的想法。我心里骂了十几遍：“老贼秃。”再以胡同迷路之事问之，老和尚也和同青莲居士所说相同，我见再也没什么好问的，就想告辞。不料老和尚不肯让我们走，对我和肥佬大谈佛理，生死无相，微言大义，精深奥妙，当真是口吐莲花。怎奈我跟肥佬都是俗人，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最后听明白了一些，原来他的意思是让我们二人把生死之事看开一些。老和尚侃了足足两个小时才放我们离去。

我和肥佬如遇大赦，跑出了大悲院，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肥佬约我去吃饭，我急着回去告诉刘师傅她女儿的下落。就让肥佬开车送我回家。半路上肥佬买了两只烧鸡给我，让我作为晚饭。回到家中，见二楼

的刘师傅并不在家，听杨琴说是去派出所了。我回屋之后把烧鸡放在桌上一边吃一边思索今日的所见所闻。杨宾过来找我，说是请我到他家吃饺子，我一听是饺子不由得食指大动，更何况是小琴这么可爱的女孩包的。二话不说就去了杨宾家。

吃饭的时候和杨琴聊天，我借机问了她一些关于这栋楼的事，杨琴说她们姐弟来这里住了多半年，邻里相处和睦，也未见过什么怪事。我看她屋里放着一本厚厚的《易经》。我心想看不出来，她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女孩，还研究这个。杨琴见我好奇，就说：“其实我也看不懂的，我爹去世之前，是老家省城中周易研究协会的成员，这本书是他的遗物。我也看不懂，只是觉得有纪念价值就一直带在身边。你如果懂《易经》的话，有机会给我讲讲。”

其实我对《易经》的理解，仅限于听说过这两个字，对内容是一无所知，不过想在杨琴面前卖弄一番，就说：“这个啊，我太熟了，上学时天天看。”

杨琴见我吹得没谱，就问：“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叫易经呢？”

我说：“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因为这是本讲事物变化规律的书，所以叫《易经》。”我怕杨琴再问有难度的问题，就岔开话题，给她和杨宾江了几部我看过的书。我连说带比划，口若悬河，正讲到一半，有人敲门，杨琴开门一看是两个公安，我胸中尚有许多牛逼的事物要向杨琴卖弄，见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心中大叫不爽。又暗暗担心警察是因为我在北京参与赌球来抓我的。

原来听警察说，在海河里打捞到一具尸体，尸体上的身份证是住在这里二楼的刘师傅，他家没有亲戚，女儿又失踪了，所以请邻居去辨认一下尸体。

第九章

廖海波说：“沈老太太是用这画把咱们圈起来了，咱们虽然没有进入画中，但是离不开画中所绘空间的范围。”

我仔细去看那幅油画，突然发现画中多出来的并不止我们四个人的轮廓。在画中所画的房间角落里，蹲着一个老妇人，正在用怨毒的眼光死死盯着我们看。我按照画中老妇人所在的位置转头去看房间中相同的地方，那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我对廖海波说：“老哥，你看这画中的老妇人很象死去的沈老太太，不过她双眼完好，死去的那个沈老太太眼睛是瞎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

廖海波摇摇头说：“不对，画里的就是沈老太太，咱们虽然在院中挖出她的尸体，但是她未必就是真的死了，对付这两个魔头绝对不能以常理推断。”

嘟~~~~~嘟~~~~~，房中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众人都被突然传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这大半夜的，谁会给一个孤老太太家打电话？

田丽想去接电话，手还未拿到电话机，电话的免提功能键就自动按了下去，一个沙哑的女人声音从电话中传了出来：“刘彦秋的笔记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没想到被你们这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翻了出来，笔记你们已经看过了，不过就算没看过，我也不会让你们活着离开这里。你们都得给我死在这里……啊哈哈哈哈哈哈”说罢狂笑不止。

这个声音非常刺耳，就好似用两块泡沫塑料相互磨擦一般，听在耳中让人心烦意乱，我捂住耳朵不想再听，可声音就象是在我脑子里面所发，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廖海波对我们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我们看那幅油画，画面又有了变化，画中本来蹲在房中角落的沈老太太，不知道何时，手中多了一部电话。看来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画中的沈老太太。

老王见状，忍不住骂了声：“老妖怪。”电话里的声音大怒：“无知鼠辈，竟敢出言不逊，刚才偷喝了我不少好酒，今夜就先拿你开刀……”

廖海波听沈老太太说话，知道她片刻之间就要对老王施杀手，于是

屏吸凝神准备救人。

突然间身后酒柜上的两大瓶洋酒悄无声息的狠狠砸向老王头顶，廖海波应变奇快，把老王拉向一旁，但是这两瓶酒砸的劲道太大太快，饶是廖海波拉了老王一把，仍然有一瓶砸在了他的头上，老王的脑袋立时鲜血横流，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不知他是死是活。

我吓得呆了，忽然廖海波大叫一声：“小心。”

被他一叫我回过神来，见一把菜刀，从空中向我头顶劈来。

廖海波刚才在救老王，离我太远来不及出手救援，束手无策。

菜刀来势快如闪电，我吓得两腿发软根本闪避不开，耳中猛听“扑”的一声响亮，我心想这回可真是死定了，下意识的伸手去摸自己的脑袋，想摸摸看是被砍掉了半个，还是整个都没了。

没想到一摸之下，竟然完好无损，仔细一看原来是田丽在危急之际把茶几抬起挡在我面前，菜刀正好砍在茶几上。我死里逃生，心中对田丽好生感激，心想：“不愧是我老哥的手下，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这时候酒柜中的酒瓶就象狂风暴雨般的砸向我们，我和田丽躲在茶几后面，酒瓶砸在墙上地板上，碎片四处飞溅，我们忙用衣服把头脸护住以防伤了眼睛。

廖海波在房间的另一侧，拖着昏迷不醒的老王躲在一只双人沙发背后，撕下衬衣给老王的头部做紧急包扎处理。

这时候酒瓶砸的差不多了，密度越来越小。不过这房间中的刀叉器具尚多，哪一样砸过来也不比酒瓶的威力小。

电话中继续传来沈老太太狰狞无比的怪笑，从笑声中听得出来她对自己刚才的几招的效果十分满意，气焰嚣张已极。

我喜欢吸烟，打火机一向是虽然携带，我掏出打火机对廖海波说：“老哥，我冲出去一把火烧了这老妖怪的画，把她烧成一只老烧鸡，看她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廖海波说：“别烧，搞不好画中的四个人形是咱们身上的什么东西，你烧了画不要紧，咱们搞不好也成烧鸡了。”

廖海波一生中打过仗杀过人经历了无数凶险，但是没有一次象现在这样无从下手。但是他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环视四周稍一思索，便有了对策。

他记得刚才搜查房间之时看到身后的床头柜中有一卷胶布，伸手打

开柜子把胶布掏出来，对田丽说：“小田，引开老妖怪的注意力。”

田丽见廖海波发出命令，毫不迟疑，从茶几背后站起来掏出枪对着画中的沈老太太就是一枪。

沈老太太稳操胜算，正在享受任意摆布四人的乐趣，没想到竟有人如此大胆，竟敢开枪还击。大骂：“臭丫头，你这烂枪连老鼠都打不死，焉能伤我一根毫毛，看我不碎割了你这死丫头！”

也就在这一瞬间，廖海波飞身跳到油画前面，用刀把油画中沈老太太所在的那一部分切了下来，折了两折，用胶布缠了一百多圈。

从他出手，割画，叠画，到缠上胶布，快得难以想象，行动之迅速准确匪夷所思，真如同电光石火一样。画中的沈老太太一向都是祸害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人，哪想到今天碰上这位爷的动作比鬼魅还快，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已经被胶带包得严严实实。只得在里面大叫大骂。廖海波毫不理睬，掏出打火机来就烧，只闻见一阵恶臭，灰飞烟灭。

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画，我们四个人的身形已经消失了，画中所绘的房间也慢慢消失，最终变成一片空白。我想沈老太太的妖法算是破了，心中对廖海波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哥真是神勇，兄弟的胆色和手段能及上你的一半，死也情愿。”廖海波没有任何得意之情，对我说：“今夜的情况凶险无比，我没料到世界上真有如此厉害的妖术，过于大意了，没做任何准备就冒然来这里搜查，险些连累了你们，我最后也只不过是赌上性命搏了一把，侥幸得很，若是一击不中，咱们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田丽搀起了老王，看了看他的伤口说：“只是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咱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廖海波拿上刘彦秋笔记，和我一起搀扶着老王，田丽拿着手电筒在前面开路，来到院子外边，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夜的经历惊心动魄，虽然老王受了伤，但是好在四个人都还活着。

廖海波把老王扶进警车，对我说：“这件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送老王去医院，你回去好好休息，改天我请你喝酒压惊。”

我想要一起去把老王送到医院，然后再看着廖海波把沈姓姐妹的尸体运到火葬厂烧成灰才会觉得安心，但是既然廖海波执意劝我回去休息，也只能做罢。

我回房之后躺在床上，思前想后，觉得今天又到鬼门关里转了一圈，竟然还能毫发无损，真是幸运，自己的对与死的领悟又深了一层。

又想这几次如果有一次稍有差错，不免早已身首异处，心中对父母和韩雯娜的思念之情再也不能抑制，掏出手机就给韩雯娜打了个电话，这些时候两世为人，又听到韩雯娜的声音，恍如隔世。我对她把分别以来的情况简要说了一遍，韩雯娜听后哭了半天，怪我没良心把她扔下自己跑路，说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我，一定要狠狠的罚我。我觉得我是罪有应得，要杀要刮也悉听尊便了，就问她想怎么罚我。韩雯娜想了想说要罚我带她去海南岛玩，还罚我不许花钱，费用只能由她来支付。

我感动的泣不成声，心想：“如果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就算死后打入十把层地狱也是心甘情愿。”我跟她在电话里约定后天一早坐火车回北京，她到北京站出站口接我。

压在心中最大的石头终于搬掉了，自从来到天津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放松。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屋里有人站着，心中一惊，仔细观看，肥佬和他老婆两个人满身是血站在房中，肥佬口里不停的对我说话，我听不清楚，凑过去听了半天只听清两个字：“快逃。”

我大惊失色，猛地醒来，原来是做了噩梦。看了看表是深夜十一点半。回想适才的梦境，越想越是担心，拿起电话打给肥佬，他的手机没有信号，宅电无人接听。

第十章

懦夫在死亡来临之前已经饱尝死亡的恐惧，勇士在死亡之时尽情的享受死亡的滋味

我再也睡不着了，焦急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只盼着天快点亮起来，然后马上去找肥佬。在天津这些日子里，我做了几个梦，每一个梦都与真实发生的事件有联系，难道今晚的梦？想到肥佬夫妇可能已遭不测，只觉五内俱焚，真想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他们。

这时听到身后悉悉索索的有响动，转身看去，墙角的老式梳妆台上的镜子晃了一下，我走近细看，又无异常。心中纳闷，突然从镜子中伸出一只手，紧紧的掐住我的脖子，随后从镜子中爬出一个人来，我脖子被掐住，呼吸困难，但是对面前发生的事仍然瞧得清清楚楚，爬出来掐住我脖子的正是老怨家黄衣女鬼。

黄衣女鬼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旋涡一样的黑窟窿。掐住我的脖子的那只手，并未用力，她用两只黑洞洞的窟窿对着我，一阵怪笑，狰狞无比，犹如一阵黑雾般转到我的背后，骑在我的肩上，两只手掐住我的脖子，随时都能掐死我。她似乎是要我仔细品尝恐惧为何物，两手掐住我的脖子，却不用力，只是在我肩上冷笑。

她每笑一声，我身上就多长一层鸡皮疙瘩。我的楠木佛珠已毁，心知今日必然不幸，事到临头，反而不再觉得害怕。我最牵挂的就是肥佬夫妇，便问黄衣女鬼：“你是不是把肥佬杀了？”

黄衣女鬼仰天打个哈哈，开口说道：“今夜你必死无疑，我就让你死的明白一些，不要做个糊涂鬼。不错，是我杀的，我生前被龙虎山的狗皮道人活活扒了皮，在幽暗无比的地下被钉了五十多年，如今终于得以回到世间，我要杀人，杀很多人，让你们都知道我的痛苦，我最先要杀的就是来过这楼里的人，那个死胖子到医院去接老婆，我在他的车里等着他们，等车开到一半，我显身出来活活的掐死了他们两口子，嘿嘿，那个胖子临死的时候屎尿齐流，叫得好象是宰猪一样。”

我听到肥佬确实已经死了，眼前一黑，感觉嗓子发甜，可能是要吐血。我心中的难过和愤怒把恐惧驱赶得无影无踪。我心想：“很多人因我而死，包括我最好的兄弟，今日若不能为他们报仇，就算逃得性命，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

我又问黄衣女鬼：“刘师傅父女也是你杀的吗？”

黄衣女鬼答道：“我几百年了杀人逾万，这几条贱命算得上什么，只不过你来这间房子的第一夜，我想杀你，被你脖子中的佛珠伤了元神，多亏我妹妹抓了这楼中的一个女孩给我吸食精血，恢复元神。若不是我受了伤，也容不得你活到今天。”

我见这么多人因我而死，当下心如死灰。

黄衣女鬼接着说：“你小子的这班朋友，当真是罪大恶极，竟然赶擅自挖出我的尸体，还想运去火化，我白天不能出来，险些就被尔等搓骨扬灰了，可是你没料到，我妹妹的徒弟也是警察，他把我们姐妹的尸身偷了出来，哈哈哈哈哈。”

我心中大惊，暗暗为廖海波担心。心里盘算着如何想个办法，能在我被杀之前把这消息告诉老哥，提醒他小心警察中沈老太太的徒弟。

我站起身来就往门外走，黄衣女鬼骑在我的肩膀上笑道：“你以为跑出去就能逃得小命吗？”

我说：“这间房子是你以前住的，我不想死在这里。”

黄衣女鬼只是冷笑不止。

我心中暗想需要跟他说话，引开她的注意力。于是对黄衣女鬼说：“你妹妹沈老太太，被我老哥一把火烧成了灰，你知道吗？”

黄衣女鬼说：“你们烧的那张画，是我妹妹用仙法留在画中的影子，我那老妹子仙法神通，岂是你们这几只小小老鼠能杀得了的，哼哼，真是不自量力。”

我又问黄衣女鬼：“大姐，你能不能留下我这条小命，我怕得要死，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你不用动手，可能也活不了几天了。”

黄衣女鬼说：“无论如何不会再让你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现在我不杀你，是为了仔细看看你临死前的表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着死到临头的人，紧张，憎恨，恐惧，哀怨，这些人类心中的负面能量，真是世上最美最美的艺术品。哈哈哈哈哈”

我心中大骂：“的死鬼，和你那个死妹妹一样都是这么狂妄。”

我嘴里和黄衣女鬼说话，脚下未停，越走越远，只觉得肩上的黄衣女鬼越来越重，两条腿也开始酸软发麻，每走一步都很沉重。

黄衣女鬼见我并不怎么害怕，折磨我的兴趣大打折扣，怪眼一番说道：“再走下去天都亮了，我看你也别挑三捡四了，赶上哪就是哪了，咱们不等了，现在就要掐死你。”

我又向前走了两步，口中答应：“好，咱们不等了。就是这里。”说完话我身体向后猛地转了一百八十度。

黄衣女鬼问：“你小子折腾什么？跳大神么？”

话音未落，从黑暗中伸出无数的巨大怪手，抓住了我们俩的身体，向后就拉。黄衣女鬼大惊，敖敖怪叫着想挣脱这些怪手，但是毫无反抗的余地，就如同一只黄衣小鸡一样。不到两三秒的时间就把我们抓进了无边空虚的黑暗之中。随即一切都归于平静，胡同中静悄悄的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

两天以后，在北京火车站的出站口，站着一个女孩，她焦急着等待着什么人，不停的看表，隔一段时间就拿起电话来，但是始终都打不通。她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还在那里苦苦的等候，她有一种直觉，她在等的人永远不会来了。

完

《雨夜谈鬼事》

初话:暴雨

突降暴雨，沪宁段高速路被临时关闭了，我们不得不开车绕道而行。说来也怪了，三月中旬竟然下这么大的雨，天色将晚，四周都被雨雾遮盖，能见度越来越低。看来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是赶不回去了。

臭鱼提意在路边找个地方过一夜，等天亮雨停了再走。阿豪也觉得路况太差，再开下去非出事不可。

臭鱼和我是同乡，他本名于胜兵，长得黑头黑脑粗手大脚，活脱脱便是黑鱼精转世，所以我们都称其为臭鱼。阿豪是广东人，为人精细能说会道，他的名字很有粤派特点“赖丘豪”。我们三个人在两年前合伙开了一家小规模药材公司，兄弟齐心，再加上天时地利和不错的经商人脉，生意做得很火，这日出去谈事，没成想回来的时候赶上这么大一场雨，天黑路滑，无奈之下只得就近找个地方过夜。

这时雨越下越大，根本辨不清方向，只能顺着路乱开，好不容易发现前边不远隐隐约约有几处聚在一起的灯光，把车开到近处一看，是几间平房。三人大喜，这下不用在车里过夜了，管他是旅店饭馆还是民宅，好逮也要付些钱借宿一夜。

我们冒着雨从车上下来，看见大门前挂着一块牌子：慈济堂老号药铺。臭鱼大喜：“这家还是咱们的同行。这么说来跟咱哥们儿多少有些香火之情，肯定能接待咱们住上一夜。”

阿豪过去敲门，只听里面有人答应一声把门打开，是一位老者携着一个幼童。阿豪说明来意，问可否行个方便，留我们哥儿仨过夜。

老者请我们进了客厅，他自称姓陈，陈老对我们说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今天这鬼天气十属罕见。既然你们到了这里，也是有缘。若不嫌弃，就在此间将就一夜。只是我这里只有我爷孙二人居住，没有多余的客房和床铺。三位只能在客厅里面过夜。”

我想这种情况下能有间房子不用挨淋受冻，哪里还敢奢求被褥铺盖。便对陈老说：这样就足够了，我们也不睡觉，在屋里坐上一宿就好，只求烧一壶开水解渴。

陈老给我们烧了一壶开水，泡了茶，便把我们留在客厅自己领着孙子进里屋睡觉。

前面有一大间是药房，层层叠叠尽是药柜，客厅在药店后面，面积不大，但是摆设装饰颇为清雅别致，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的红木靠椅上喝

茶聊天，臭鱼说起前两天看来的新闻，美军的阿帕契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农民用步枪打了下来，大赞人民战争的厉害之处。

阿豪颇不以为然，说道：“一架阿帕契的火力，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整整一个反坦克旅团，但是这种高精尖的设备，有一丝一毫的操作保养失误就会酿成重大事故，倒也不见得是伊拉克民兵有多厉害，只是瞎猫撞上死老鼠而已。”

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后来扯来扯去也没分出个高下。阿豪觉得无聊，便说要讲个恐怖的古案案件给我们听。

我对阿豪说：“你要是讲那瞎编乱造的，还是趁早打住，咱们这里又没有小妞儿，我和臭鱼两个大男人，听鬼故事也不觉得害怕。”

臭鱼也在旁随声符合：“就是的，你还不如讲几个荤段子来解解闷。”

阿豪说：“你们别这么说，我讲的这个事是我以前从古代公案小说里看来的，虽然未必确有其事。但是十分离奇，反正长夜漫漫，咱们又没法睡觉，讲给你们听听，也好打发时间。”

我同臭鱼听他说十分离奇，便有三分感兴趣了，我说：“平日里听的鬼故事以及看的恐怖电影多半没什么意思，只是一味的卖弄吓人，不是电视里爬出个女鬼就是从床下伸出只黑手，要不就是吃包子吃出个死人手指，简直就是无聊透顶。你要是讲吓唬人的，我便不爱听，如果离奇怪异的，尽管讲来听听。”

阿豪点上一支烟，又把我们面前的茶杯倒满茶。吸了两口烟，想了一会儿，讲了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有一个家庭，父亲早亡，只剩下母亲王氏带着十七八岁年纪的儿子。王氏靠给人缝缝洗洗赚些微薄的工钱供儿子读书，虽然日子过得寒酸，但是母慈子孝，母亲勤劳贤德，儿子用功读书，倒也苦中有乐。

王氏为了便于儿子进京赶考，便在京郊租了一所房子。里外两间，外带一个小院。

住了约有半月，这日夜里天气闷热，母子二人坐在院子里，王氏缝衣服，书生借着月光读书。忽然从大门外冲一个男人，身穿大红色的袍服，面上蒙一块油布，进得门来，一言不发，抢过儿子正在读的书本就冲进里屋。

母子俩大惊失色，以为有歹人抢劫，但是家贫如洗，哪有值得抢的东西？但是那红袍人进了里屋久久也不出来，只得硬着头皮进屋观看。

但是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家里只有里外两间小房，并无后门窗户。王氏发现里屋床下露出一角红布，那人莫非躲在床下不成？

书生抄起做为门栓用的木棍，和母亲合力把床揭开，床下却不见有人，露出的那一角红布原来是埋在床底的地下。王氏用手一探埋有红布的地面，发现仅有一层浮土，便命儿子把土刨开，看看那红布究竟是何事物。

书生只挖了片刻就挖出一个红布包裹的大木箱子，箱子被一把铜锁牢牢锁住，无法开启。书生年轻性急，用锤子把锁砸开，箱子里面金光闪闪，竟是满满一大箱金元宝。

母亲王氏大喜，认为这是上天可怜她母子二人孤苦，赐下这一大桩富贵来。只是这笔财太大太横，母子二人都不免心惊肉跳。王氏生来迷信，便从箱中拿出一锭元宝，让儿子去城里买上一个猪头，作为供品祭祀天地祖先。又把箱子按原样埋回床下。

如此折腾了一夜，此时天已将明，城门刚开，书生拿了金子，便去城里买猪头。到了城内马屠户的肉铺，见刚好宰杀了一口大肥猪，血淋淋的猪头挂在肉案钩子上。儿子拿出金元宝交于马屠户说要买猪头祭祖。

马屠户见这么一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书生拿出好大一锭元宝，觉得十分古怪。但是古代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纵然穷酸落迫，但是到哪里仍然都被劳动阶层高看一眼。马屠户虽然奇怪，但是

并没有认为他这钱来路不正。便把猪头摘下来递给他。

书生出来得匆忙，并未带东西包猪头，血淋淋的不知如何下手。马屠户见他束手无策，觉得好笑，便拿了自家用的一块油布把猪头包上。书生谢过屠户，抱了猪头便往家里赶。

那京城重地，做公的最多，有几名公差起得早，要去衙门里戍职，见一个穷秀才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油布包，神色慌张，急匆匆的在街上行走。

公人眼毒，一看此人就有事。于是过去将他拦住，喝问：“这天刚蒙蒙亮，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书生昨夜得了一大桩富贵，正自心惊，被公差一问，顿时惊得呆了，吱吱呜呜的说是赶早进城买个猪头回家祭祖。

公差见是如此老实年轻的读书人，就想放他走路。书生正要离去，一个年老的公差突然说道：“你这包裹里既然是猪头，不妨打开来让我等看看。”

书生心想猪头有什么好看，你们既然要看，就打开给你们看好了，未成想打开油布，却哪里有什么猪头，里面包的是血肉模糊的一颗人头。

一众公差大怒，稍微有些大意，险些被这厮骗过了。不由分说，将书生锁了带回俯衙。

京畿俯尹得知情由，向书生取了口供。把卖肉的马屠户和王氏都抓来讯问。

马屠户一口咬定，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书生，而且今日身体不适准备休市一日，不曾杀猪开张。

又差人把书生家中床下埋的箱子取出来，里面也没有什么金珠宝贝，上面满满的装着很多烧给死人用的纸钱纸元宝，在箱子底下是一具身穿红袍的无头男尸，男尸手中紧握一本书，正是昨晚书生在院子里读的那本。

经杵作勘验，无头男尸同书生所抱的人头系同一人。死者口鼻中满是黑血，应为中毒而死。

俯尹见此案蹊跷异常，便反复验证口供，察言观色，发现那王氏母子并不似奸诈说谎之徒，反而马屠户看似神闲气定，置身事外，却隐隐显得紧张焦急。

俯尹按口供述，盘问马屠户：“书生说用一锭金元宝向你买猪头，你说早上刚开市，没有散碎银两找钱。于是他便把金元宝留在你处，约定过两日来取买猪头剩下的银两。可有此事？”

马屠户把头连连摇头：“绝无此事，自昨晚以来小人一直在家睡觉，小人老婆可以作证。”

俯尹命办差官前去马屠家里仔细搜查，在其家肉铺中搜出一枚纸元宝。俯尹再问，马屠户无言以对，只是摇头，连呼：“冤枉”

当日办差官又从王氏家不远的河边找到一柄屠刀，杵作检验死尸，确认人头就是用此刀割下，经马屠户邻里辨认，确为马屠户所有。俯尹命给马屠户施以酷刑，马屠户承受不住，只得招认：

一月前，马屠户去城郊采购生猪，因为回来得晚了，城门关了进不了城，只得与一山西客商共同借宿于一处空宅之中。马屠户见财其意，便下毒谋害了山西客商，又用杀猪刀割下了山西客商的人头，把死尸埋在屋里床下，凶器与人头扔在房后河中。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冥冥中却有天网恢恢。

臭鱼说：“这事也真是有趣，相当于死者自己想办法报案，而且自己还给自己准备了多半箱子纸钱。以前看过京剧《乌盆记》，也是说谋财害命，受害者的尸体被碾碎做成了瓦盆，瓦盆中的冤魂求人带他去找包公告状。跟阿豪讲的故事差不多。”

我说：“这个案子我好象以前也听过，是在包公案的评书里讲的，和阿豪所说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包公最后用阴阳枕审问了受害者的亡魂，才查得水落石出。其实这种公案故事多半是后人演义出来的，为的是突出官员的英明，宣扬因果报应，好让老百姓不办坏事，也是政府愚民的一种手段，当不得真的。”

阿豪问什么是阴阳枕，我说：“传说包龙图日断阳，夜断阴。晚上睡觉枕在阴阳枕上，就可以到阴曹地府断案了。如果真是这样，能让死人开口说话，这世上也就没有悬案了。”

阿豪说：“这种奇案还是有的，只是古代办案技术手段落后，有些案件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扯上些神鬼显灵的事，以便服众。在当时怨魂显灵也是一种重要的呈堂证供。”

臭鱼说：“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凡是命案，不管过多少年，没有破不了的。”

阿豪总喜欢和臭鱼开玩笑，从不放过任何贬低臭鱼见识的机会，连

忙说：“那倒也是屁话，我还是那个观点，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不要杀人，在道德上把人约束住了。不过从古到今也不知道发生了几千万起凶杀案，看来这些与人为善价值观对人类的影响不大。人性的原则在财色的诱惑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没有结果的凶杀案多了，更有些恶人光明正大的乱杀无辜，也没见他们有什么报应。”

臭鱼问我的观点，我说：“杀了人不一定有报应的，不过我很愿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人如果没有了道德观念的束缚，连因果报应都不能相信，那这社会和地狱就没什么区别了，那就该人吃人了。”

臭鱼点头说：“听你们这么讲，我也突然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件悬案的记载，悬案就是没有结果的命案，这件公案在清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看来绝对是确有其事，不然不会流传这么广，这比阿豪那演绎小说里出来的案件真实得多，我讲给你们听听”

第二个故事

清朝的时候在山左县有个妇人，不知其名姓。有一日从娘家回来，丈夫因为有事在身，便使其弟去接嫂子。

妇人骑了一匹黑驴，弟步行在后。路过一处深山老林，妇人尿急，命弟牵驴，自己走到树林里去解手，没走几步，发现几株老松树和怪异磷峒的岩石环绕着一处荒坟，很是僻静。

妇人憋不住了，就在坟边小解，溺后束衣，发现里面穿的红裤衩没了，可是在解手时明明还在啊。

妇人大惊，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阿豪听了大笑：“清朝女人穿内裤吗？”臭鱼解释说：“我也不知女人内衣在古代怎么说，反正你们知道就行了，别太较真了。”我说：“古代人穿的那个好象叫肚兜。”阿豪臭鱼都连连点头称是。）

其弟在外边催促，妇人无奈只得放弃寻找，幸好衣服很长，不至于露了庐山真面目。出了树林骑上黑驴，匆匆而返。

回到家后，私下里把此事告诉她的丈夫，丈夫吓得面如土色对她说：“这件事你知我知，切不可再对其他人讲起。”

妇人不敢再说，但是始终不解其中缘故。

到了晚上熄灯睡觉，二人躺在床上，丈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鼾声如雷。妇人想起白天的遭遇，非常害怕，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忽然听到屋顶有物震响，声音很大，好象是一块大石落下。妇人害怕万分，连忙呼唤丈夫起来查看，但是连喊带推，丈夫始终一动不动。妇人点上灯烛观看，发现一把锋利如霜的刀插在其夫胸口，刀插得很深，拔都拔不出来。

妇人大惊，嚎淘大哭。家里人闻声赶至，发现房间门窗关闭得完好无损，都怀疑是妇人谋害亲夫。于是抓住妇人到官府告状。

官府讯问妇人，那妇人一时受惊过度，不能开口讲话。直到第二天才略微镇静了一些。妇人便把在林中丢失内裤一事禀告官府。

官府命令验看那处荒坟，只见磊磊高冢，封树俨然，没有任何挖开过的迹象。

把墓主招来质问，墓主说坟里埋的是家中的一个小女儿，年仅十一，因患病不治而亡，埋在此处已经十五年了。家里只是每年春秋时节

派人来扫墓，其余的事则一概不知。

官俯告之墓主人案情经过，要求挖坟开棺查看。

墓主坚决不肯，官俯无奈，只得强行动手挖坟。

几名衙役杵作一起动手，把棺材挖了出来，打开一看，众人无不愕然。

那棺里并没有少女遗体，却有个少年和尚，赤身裸体躺在其中，头上正盖着妇女遗失的红色内裤。胸口上插了一柄锋利匕首，血迹殷然如新。

详细走访的周围的寺庙，都说没有这个和尚，也无人报官有失踪的少年僧人。

案情重重疑难怨苦，官俯多次勘察无果，只能悬为疑案。

我正听得投入，没想到就这么没头没脑的完了。

阿豪心细，问臭鱼：“你中间说，丈夫听了老婆讲丢失红裤衩的事之后非常害怕，晚上就被杀死了，会不会这个丈夫就是杀和尚的凶手？”

臭鱼说：“这我就知道了，我看过的几本书上都没有结果，不过妇人的丈夫听了在坟边丢失内裤的事之后确实吓得面无人色，这是书上的原文，我记得很清楚，至于他为什么不觉得奇怪或者愤怒，而偏偏是吓得面如土色，这其中很值得推敲。”

我怕他推敲起来没完，连忙把臭鱼的话打断：“你们俩讲的这两件事，一个是小说演义，一个是野史志异，虽然内容离奇，却没什么新鲜的。”

阿豪问道：“那么依你说什么才算新鲜的？”

我也点了支烟，一边抽烟一边说：“我从前经历过一件极可怕的事，从来没对别人讲过，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也不会有人信。就连事后我自己回忆起来也觉得象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咱们兄弟都不是外人，今夜我就给你们哥儿俩说说这件事，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比你们俩讲的那些捕风捉影的事真实得多，毕竟我这是真人真事。”

臭鱼说：“我也不管你是真是假，先讲来听听，我们都不是小孩子，自己还分不出真假么？”

阿豪知道我一向沉着老练，轻易不讲大话，听我这么说很是好奇：“以前听故事都是道听途说，今天总算能听一件真人真事了，别卖关

子，快讲块讲。”

我说：“好，既然如此，那我就讲讲，嗯……该从哪里说起呢？”

第三个故事

我所讲的真实经历

在和臭鱼阿豪合伙做生意之前，我在一家私企打工。公司的老总叫张涛，是山东清河人，他家祖上都是卖牛杂碎的，年纪比我大个两岁左右。他早先跟了同乡的一位大哥在海南做房地产，后来海南房市崩盘，那位大哥去了缅甸开赌场，张涛卷了一部分钱自己到上海做生意。

张涛喜欢和公司里的员工称兄道弟，不喜欢别人叫他张总而要称其为“张哥”。

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人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的作风和经营策略都充满了小农思想和实用主义。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做大事的人，很小气，没眼光，缺少必要的魄力和智商，经常拖欠员工的薪水。

也不知道为什么，张涛对我很器重，从没拖欠过我的薪水，而且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都和我商量，我想总不会是因为我也姓张吧？

那天我象往常一样上班，中午的时候张涛神秘兮兮的找到我，说今天中午要请我到外边吃海鲜。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家伙肯定要找我有事，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古人云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他这种小气的人不会平白无故的请我吃海鲜，只是不知他找我想做什么，我也不理会，且吃了他的再说。”

张涛开车带我去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上很奢遮的名豪鱼翅城。

我也不问他找我吃饭所为何事，埋头只管吃喝。

张涛给我满上一杯酒说道：“老弟，咱们公司也就你是个人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脑子好使，而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向都守口如瓶，你很有前途啊。”

我嘴里塞了一大块鲍鱼，含含糊糊的答应了几声，心中盘算：“你把我抬得越高，越是要让我给你当枪使，我是何等样人，岂能被你这土老冒儿几句好话一熏就晕菜。”

张涛自己也喝了两杯，边喝边说出一件事，我听了几句，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原来张涛在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王雪菲，张涛看她的第一眼就死心踏地的爱上了她，豁出血本去追求了一年多，对方总算是答应了嫁给他。

可是最近王雪菲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有时约会的时候竟然一句话不说，总是一个人出神发呆，对年底结婚的事也不再提起。

张涛想她可能另有新欢了，不由得又急又妒。追问王雪菲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是不是和别的男人好上了？

王雪菲连表情都没有，只是抬起了头似乎是在观赏天边的浮云，对张涛的话听而不闻。

张涛对我讲了这些就不再说话，连喝了几杯闷酒。

我知道他是在等我把话接过来，然后就要我为他办事。我才不会上当，我故意说：“张哥，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既然是那种不懂得男人价值的坏女人，就随她去吧。凭你这么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又有这么慷慨轻财的器量。何愁找不到个好老婆？日后必有良缘，今日一时失意，倒也不用放在心上。”

张涛可能有点喝多了，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说：“老弟，哥哥就拿你当亲兄弟一样，不怕兄弟笑话，什么事都不瞒你，我他娘的就认准了王雪菲了，没她我不能活了。我想求兄弟你帮个忙，你下班之后，晚上悄悄的跟着王雪菲，看看她究竟是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厮会，他娘了逼的，要是真这样，我非插了那小子不可。”

我心说这不是让我当私人侦探吗，这缺德事我可不能做，连忙推辞：“张哥，这事关重大，我又没当过间谍，要是万一办砸了，那不是给您耽误事吗。”

张涛从手包里摸出厚厚的一大沓钞票塞在我手里：“现在世道艰难，开个公司实在不容易，每天晚上我都要出去和客户应酬，根本抽不出时间，所以不得不跟老弟你张这个口，务必务必，千万千万，要答应帮帮我这个忙，你一定要找点确凿的证据出来，事成之后，做哥哥另有一番酬谢。”

我心中有两个难处，其一，此时此刻这件差事是万难推托，毕竟是在人家的公司里打工，饭碗是张涛给的，他让我做的事我不肯做的话，日后也不要在他的公司里混了。

其二，即便是接了这件差事，但是如果说什么也调查不出来，在他眼里我就是无能无用之人，也不要想升职加薪了。就算调查出一些情况，找到了他未婚妻跟别人偷情的证据，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他日后也不能容我继续留在公司里做事了。

我答应帮他的忙也要被炒鱿鱼，不答应帮忙也是一样的下场。还不

如我现在就辞职了事，省得日后麻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摆地摊。凭我的本事，还怕找不到工作么？

不过我看张涛这么一个男人哭得两眼通红，而且一直以来，他为人虽然不好，但对我倒也确实不错，我若不帮他这个忙，岂不是被别人看成无情无义之人？也罢，管他炒不炒我鱿鱼，就给他当回枪使吧。

我头脑一热，就接受了张涛的委托。答应他一个月之内找到证据。于是我每天下班之后，就开车到西环一大道的鸿发家园王雪菲住处观察她的动静。

这时我感觉自己真的成了臭名远扬的狗仔队了，为了搜集一些证据，我准备了望远镜，照相机，录音机等装备，还买了一张假身份证和一张假警察工作证以备不时之需。并找朋友换了一辆旧的白色富康，这种车非常普通，停在哪都不起眼。

当我第一眼看到王雪菲的时候，我明白了张涛的感受，她比照片上更有魅力，确实是个让男人牵肠挂肚甚至连魂都被勾走的女人。她身材虽高却十分苗条，容貌极美，脸上画的韩国魔幻妆，这种妆很色彩浓重，更衬托得肤色白腻滑嫩。

张涛说她三十岁了，在我看来，她也只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真是驻颜有术，不知道用了多少名贵的美容产品。

不过她的美显得太与众不同了，也许应该说是美得与世俗的社会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受人之托，我真不想和这个女人扯上任何一点关系，因为我有种直觉，这个女人是个有很多秘密的女人，而且是个很危险的女人。任何想接近她的男人都如同是扑火的飞蛾，有去无回。

我观察了一个星期，发现王雪菲每天晚上六点半前后，就从家里出来。

她有一辆经典款的全红甲壳虫，那是张涛给她买的，不过她却一直没有开过，每次出门都是步行，或者坐公交。我在后面跟踪，看看她都去哪里，逐渐发现了一些她生活上的规律。

她每周一三五这三天，都要在晚上去黄楼镇界龙宾馆住上一晚。其余时间则是逛街买衣服，不与任何人交往说话，从没见过她有什么朋友或者熟人。

我估计那宾馆多半就是他和情人幽会的场所了。不过不晓得她为何要大老远的跑到郊县去，市里有那么多宾馆酒店却偏偏不去。

难道是怕被张涛知道？只是定了婚，又没正式结婚，应该不是因为

这个。也许是因为她一直在花张涛的钱，担心被发现私情断了财路，看来这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和王雪菲住在一起的有个十五六岁的弱智少年，整天穿得破破烂烂，拖着两条青绿色的大鼻涕在外边到处玩耍，深夜才回王雪菲家里睡觉。

我问过张涛，他说王雪菲没有亲戚，是个孤儿，也没有任何兄弟姐妹。看来是她好心收养的流浪儿。

我决定先从这个弱智身上着手，他和王雪菲整天住在一起，多多少少应该知道她的一些情况。

这天傍晚六点我等王雪菲离开家之后，在楼下找到了蹲在地上玩屠杀蚂蚁的弱智，我走过去蹲在他对面跟他一起把蚂蚁一只只的用手指碾死。

弱智见我和他一起玩，很是高兴，抹了抹鼻涕对我傻笑。

我见时机成熟了，就装作漫不经心的问他：“我是阿华，别人都叫刘德华，你叫什么名字？”

那弱智不知道我信口开河，以为我真的叫刘德华，不过他可能也不知道刘德华是谁，吸着鼻涕对我说道：“我小名好象叫宝石，别人都叫我傻宝石。”

我跟他闲扯了几句，傻宝石说话还比较有条理，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白痴型智障，只是比起同龄人笨了一些，其智力应该属于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他这是人傻心不傻。

我问道：“宝石，我看你跟一个漂亮姐姐一起住，她是你什么人啊？”

傻宝石只顾低着头杀蚂蚁，捏死十几只之后才想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哦哦，那是三姑，我没家，在街上讨饭吃，三姑看我可怜，就带我回家。”

我心中暗想王雪菲外表冷艳，想不到心地很好，看这流浪儿可怜就带回家，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只是不知她为何自称三姑？排行第三？还是有别的含义？

我问傻宝石：“你三姑有男朋友吗？”

傻宝石听不懂什么是男朋友，我给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不懂。

我继续问傻宝石：“三姑带你回家做什么？”

“给我好吃的，晚上让我和她一起睡在软床上。”傻宝石靠过来小声在我耳边说：“三姑是神仙。”

我心中觉得好笑，表面却不动声色，郑重的表示对傻宝石的话十分赞同：“三姑长得这么美，当然是仙女了。”

傻宝石见我相信他的话，十分开心，接着说道：“她是神仙，怎么会不美？每次月亮圆的时候，三姑就去楼顶脱光衣服飞到半空对着月亮跳舞。”

我听得头皮发麻，心想：“这傻小子满嘴跑火车，但是傻子是不说谎的，那是连傻子都知道的。他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呢？我在社会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他要是装傻我不可能看不出来。”

暮霭苍茫之中，我看见傻宝石两眼发直，傻呼呼的没有任何狡诈神色，绝不是在说谎骗人。

傻宝石看不说话，就自言自语：“三姑不让我说的，我给忘了，被三姑知道了我又要挨针扎了，很疼很疼的啊。”说完不停的揉自己的屁股。好象回想起来以前扎针的痛苦。

我听出他这段话里隐藏了不少信息，就问道：“三姑会打针吗？我倒不知道她曾经做过护士。”

傻宝石可能是想起王雪菲说过不让他跟别人讲自己的事，否则就折磨他，很是害怕，摇摇头不肯说。

此事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现在若不问个明白，日后不知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哄骗傻宝石：“宝石，你放心吧，你跟我说的话我绝对不跟别人讲，咱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好朋友是要掏心窝子的，这叫肝胆相照，任何事都不可以对朋友隐瞒，否则以后没人愿意做你的朋友，也不会有人陪你玩了。”

傻宝石有点动摇了，看来他很担心没人跟他一起玩。

我继续巩固战果：“我刘得华发誓，绝对不会把你跟我说的话泄露出去，否则就让刘德华永远没有鸡腿吃。你告诉我三姑怎么给你打针，我就带你去吃肯德基好不好？”

傻宝石见我发誓发得诚恳，又听到有肯德基吃，终于说了出来：“三姑肚子里有根刺，扎到人疼得要死。”说着把裤子脱了，让我看他的屁股。

傻宝石的左边屁股好象是被巨大无比的毒虫所蛰，又红又肿。

我暗暗心惊，心想：“月圆的时候脱光了衣服去楼顶跳舞？肚子里有根刺可以刺人？那是人类能做到的吗？傻子的话实在难以理解。他所说的究竟是针还是刺？那针会步会是用来静脉注射吸毒的？”

我想不出结果，又盘问傻子详情，傻子翻来覆去也只是这几句对答，而且这家伙说话太没水平，讲了一大堆，基本全是废话。看来他嘴里确实没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既然答应了傻子吃肯德基，说话当然要算数的。如果对一个傻小孩都不能守信用，那干脆不要做人了。

于是我带着傻宝石找了家肯德基让他吃了个够，并嘱咐他今天的事绝对不要泄露出去一个字。否则我也把他说的话到处传播，让他屁股上再挨几针。

傻宝石最怕打针，满口答应，并发誓说如果泄露出去，让傻宝石一辈子没有鸡腿吃。

我知道这个傻子嘴不严，稍微用点威逼利诱他就会说出去，不过我也不怕，让王雪菲去找刘德华算帐好了，我是绝不认帐的。

傻宝石的话真是云山雾罩，我越想就越是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果然还是要亲眼看看才能明白。

转天正是星期三，我估计王雪菲惯例要去界龙宾馆，便提前开车到界龙宾馆等候，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拍到几张她和情人幽会的照片。

我到宾馆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时间还早，我就在周围转了一圈，界龙宾馆的规模相当大，大门前一条林荫大道，古柏森森，清幽欲绝，整个主楼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经过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显得有些残旧。门面装修的却甚是奢华气派，地面上铺着腥腥红的地毯，大大的霓虹灯字号隔着老远就能看到。

大门对面有一家卖酒酿圆子的小吃店，我进去吃了两份，店主老夫妇十分热情，招呼的很周到，我平时虽然不经常吃甜食，但是感觉这里的酒酿圆子比城隍庙的要好吃许多。

正想再吃一份，发现王雪菲到了，我连忙汇了钞跟上去，尾随着她进了宾馆。

在宾馆前台，服务员问我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是去找个人，就问王雪菲住几号房，服务员查了一下，告诉我是三楼311。

我没乘电梯，从楼梯上了三楼，长长的走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男服务生，见我过来，就主动过来询问：“先生，您住几号房间？”

我看了他一眼，他左胸前别着个号码牌311，我想这号码真有意思，和王雪菲住的房间号一样。我掏出假警察证件对他晃了晃，答道：“我是公安，查点事，你不要多问，也别多说。明白吗？”

服务生看都不看我的假警察证件，只是盯着我的脸，就象是见到什么离奇的东西，看个没完。

我被他看得有点发毛：“看什么？没见过警察是怎么着，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服务生说：“表弟，你怎么也来了？姨夫和姨妈身体好吗？”

我被他气乐了，心想：“我家的亲戚屈指可数，哪里有什么表哥，再说这服务生年纪比我小了不少，怎么可能是表哥，真是乱认亲戚。”

311服务员又对我说：“表弟，你怎么来这里玩？就赶快走吧，这地方很乱的，不太好。”

我想他可能是认错人了，这小子既然认我做表弟，我正好将错就错利用这种关系打听一下王雪菲的事情。便没接他的话，反问道：“表哥，我跟你打听个人，住311号的大美妞儿你见过吗？她是不是经常来这过夜，她跟谁住一起？”

311说：“见过的，她在这家宾馆长期包了房，每星期都来三天，而且固定住在311，风雨无阻。她是你女朋友吗？我劝你还是离她远点，那种女人你是养不起的。”

我假装真诚无比的恳求：“我就喜欢她怎么办呢？感情这东西很怪，自己根本控制不住。表哥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这个忙，我要确定了她确实是另有情人，就死心了，以后绝不会再找她了。”

311服务生见我说的真挚，只得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谁让咱俩是亲戚，她房里确实有不少男人进进出出，我不知道哪个是她的情人。你说我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我拿出个小型录音机递给311服务生：“你借机进去收拾房间，顺便把这个东西打开，藏在房间里，千万别让她看发觉。”我又拿了两百块钱塞到他手里：“不能让表哥白忙活啊，明晚这个时候我来取，到时再给你两百。”

服务生跟我推辞了几句，见我执意要给钱，只得收了，我便告辞离开。

回去的路上我觉得今天的事实在是顺利得异乎寻常，没来由的冒出个表哥，真是又好笑又奇怪。只要那个服务生把录音机打开藏好，那么明天就能拿到王雪菲被着未婚夫偷情的证据了，这事总算是对张涛有个交代。

但是我又有种预感，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能了结，自己已经被搅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难以自拔，越陷越深。

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傻宝石的模样，也不知是何缘故，只是隐隐感到十分不安。宝石虽然傻呼呼的，但是朴实真诚，我对他印象不坏，现在的时代是个越认真越热血就越被看成是白痴的时代，社会上的人虚伪油滑，我倒喜欢傻宝石性格的真实不假。

我决定去看看傻宝石，绕了一大段路到了王雪菲住的小区。平时这个时候傻宝石都在附近玩，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三四圈却始终没见到他的踪影。

我问了小区的一个保安，保安摇头叹气：“那个傻孩子真是可怜，今天早晨被一辆拉煤的卡车压死了，人都压扁了。”说完一指路边的一个弯道：“你看，事故现场的血还没干。”

我顺着保安指的地方看去，虽然天黑，但是在路灯下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清晰可见，从这么大的一片血迹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车祸的惨状。

我心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他的死会不会是昨天我和他谈话有关？

想起傻宝石傻呵呵的笑容，心里不由得发酸。这家伙可能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没享受过真正的幸福，孤苦伶仃也不晓得他是怎么生活的。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活到现在，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容貌俊美锦衣玉食，精神和物质都极其丰富，可以尽情的享受人生。也有很多人，就连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源都极度缺乏，如过说人类的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那么冥冥之中，人格的高低贵贱痴傻美丑又是由谁来安排的？究竟有没有规则，如果有规则，这种规则是谁制定的？如果这些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我心里很不好受，胸口如被刀刺。直觉得身上燥热难耐，把西装脱了，领带扯掉，拎着衣服在街道上盲目的乱走。

走出两个路口，见前面是一家金壁辉煌的唐宋大酒楼，这时差不多

是晚上八点多，正是吃饭的时间，酒楼门前停满了各种高档汽车，门前站了两个穿旗袍的漂亮门迎接待食客，里面人头涌动交杯换盏，热闹非凡。

我想起来自己从中午到现在只吃了两份酒酿圆子，腹内十分饥饿。不过我一向对这些人多的高档酒楼没什么兴趣，只想去前面找家小馆子胡乱吃点东西。

忽然酒楼门前一阵骚动，酒楼的大堂经理拉着一个新疆小孩的耳朵把他从里面拉了出来，那大堂经理连骂带打：“小赤佬，跑来这种地方要饭，找死是不是？”

左手揪着小孩的耳朵，右手一记耳光，打得新疆小孩鼻血长流。又骂道：“你这脏兮兮的样子，给客人添恶心是不是？”说完一脚踹在小孩肚子上，把他踹到门外街上。

我平生最恨仗势欺人，持强凌弱。心想这小孩只是在里面要饭，又没偷东西，你赶他出来也就是了，何必下狠手打人。

我过去把新疆小孩扶起来，把他领到路边人少的地方，见他鼻血流个不停，我没有手帕纸巾之类的东西，就把衬衣口袋撕下来帮他堵住鼻子止血。

我上学的时候曾经去过几次新疆，我问那孩子：“你会说汉语吗？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点点头，感激的看着我说：“我嘛，阿斯满江嘛”

我笑着说：“我知道，新疆男孩的名字都要带个江，这个“江”就说明是有气质的男子汉。你是不是饿了？”从兜里拿出一百块钱给他，

阿斯满江接过钱，从身上掏出一把短刀递给我：“英吉沙小刀，送给你的嘛。”

我知道这种英吉沙是新疆男子在出门远行的时候，家里长辈都要送他一把随身短刀，表示御祝一路平安吉祥，就象是汉族的吉祥物一样，从意义上来说是十分贵重的。

我说：“这刀很贵重，我不能收，你好好留着吧。”

阿斯满江不肯，死活都要我收下，我推辞不掉，只能收了。阿斯满江说他是跟家乡的几个大一些的小孩一起来内地的，他们都去偷东西，阿斯满江的家里世代都是阿訇，不肯做有失尊严的事，但是没有钱，找不到活干，只能到处流浪要饭。

我见他可怜，又想起死掉的傻宝石和他年纪相仿，动了侧隐之心，于是拿出钱包，里面大约还有一千多现金，我只留下几十块零钱，剩下的都给了阿斯满江：“这里的生活不适合你，买火车票回家去吧，家里的妈妈还等着你呢。”

跟阿斯满江分手之后，我站起来想走回去取车回家，却发现酒楼的大堂经理在门前看着我直翻白眼，那意思好象是在说：“你这家伙，多管闲事，而且给一个新疆小崽子那么多钱，真是有病。”

他要不对我翻白眼还好说，我一看他这种势力小人的样子不由自主的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我正好要找地方吃饭，今天要不吃你个人仰马翻，姓张的就不是站着撒尿的。”

当下更不多想，迈步就进了酒楼。那大堂经理见我进来吃饭，马上换了幅面孔，陪着令人肉麻的笑容把我请进里面。

我挑了张空位坐下，服务员小妹很快就倒上茶来，把菜单递给我，并介绍说：先生来的蛮是时候的，今天刚好有新鲜的龙虾，咱们这的三吃龙虾远近闻名，南京苏州都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还有三文鱼也……”

我一摆手打断她的废话，也不看是不是喜欢吃，就指着菜单上最贵的菜点了七八个，又要了两瓶好酒。大堂经理在旁边看了，虽然觉得我举动奇怪，一个人吃饭点这么多菜，但是他看见我刚才给新疆小孩很多钱，出手大方，觉得我肯定是个有钱人，也就不去多问，自去招呼其他的食客。片刻之后佳肴美酒流水般的送了上来。

我看了那大堂经理的举动，觉得好笑：“你只看见我给那小孩一大把钱，却不知道我钱包里只剩下了五十多块零钱。”

不一会儿吃得酒足饭饱，觉得身后站着的服务员小妹十分碍事，就打个响指把她叫过来，吩咐她给我再加一份鱼头酸辣汤。

服务员小妹也是没什么经验的，没看出来我肚子撑得溜圆，哪里还喝得下汤。她转身去取汤。我一瞥眼之间，只见周围的人都各忙各的，没人注意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剩酒，心中暗道：“张某去也”抬腿就往外跑，还没等大堂经理和一众服务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已经穿过了一条马路，到了十字路口拦了一辆出租，随着出租车开动，路边的街灯不停的向后掠过，心中充满了活着穿越敌人火力封锁线的喜悦。只是吃得太多，肚子有点闹腾，心想下回跑路就不能吃这么饱了，正想着，只觉肚里翻江倒海，酒意上涌，赶紧把车窗摇开，哇哇哇的吐了一路。

此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晚上我下班之后，直接去了界龙宾馆，我那表哥果然不负所托，事情办得极其圆满，把录音机交还给我。

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的把磁带装进车里的音响中从头播放，发现录音效果不太理想。

从磁带中所录的声音听来，昨天晚上在王雪菲的房间里，的的确确还有一个男人，只是王雪菲的声音十分清楚，那男人的声音模模糊糊断断续续难以分辨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虽然不知道那男子说话的内容，但是根据王雪菲的话语推断，前半段两人一直在说话，就如同平常两个人闲聊，都是谈些琐事，无关紧要，也无非就是晚上吃的什么，新买了什么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事情。

后半段两人可能上了床，不时传出王雪菲放荡的笑声和呻吟，我正听的骨头发酥，录音带却到头了。

我想凭这盒录音作为证据，如果交给张涛，似乎欠缺了一点说服力。因为声音质量实在太差，虽然象是有个男声，但是每到他的声音就似乎受到了信号干扰，吡啦吡啦的模糊不清。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有个好朋友叫刘永利，外号“抄子”，他在电视台做调音师，他那里有很多专业的录放设备，我去找他帮忙，看看能否把这盒录音带的杂音消除掉，把原音还原出来。

提前打了个电话到抄子的单位，约了时间过去。

抄子先听了一遍磁带，笑着说：“你又想敲诈哪个富婆啊？把人家开房偷情的声音都给录下来了，你也太缺德了。”

我说：“我哪损得过你呀，你是专业人士，你要去了，就不录音了，就该现场视频直播了。那损招你又不是没用过。”

抄子嘴上跟我聊天，手中不停的忙活，把录音转到了电脑上，看了一会，突然不再说话。

我问他怎么了？

抄子说：“这录音很怪，你确定是在宾馆的房间里录的吗？那房子有多大面积？”

我也没进去过王雪菲开的311房，凭经验说：“怎么着也有二十平米吧，四星的宾馆，双人间不会太小。”

抄子说：“那就奇怪了，我不跟你说的太专业了，我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声音从人体中发出，肯定会在四周的墙壁上产生声波的反射，声波会一层一层逐渐的减弱，空间的大小决定了声波反射量的长度。你这盒录音带中的录音，从声波的反射长度上看，录音

的空间只有一只手掌大小。”

我说：“会不会是录音机藏在什么狭小的空间里录的？”

抄子摇头说：“绝对不会，如果是隔着东西录音的话，那种情况声波不是向外扩散，而且会有回声。不过这个女人的声音倒是正常的，应该是在一间十五平米以上的房间里发出的。”

我又推测：“男女两人的声音是不是后期合成的？”

抄子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两人的声音虽然不象是在一个空间里发出的，但是这段录音完全没有任何合成加工过的迹象。如果中国有人能合成这么无懈可击的录音，他早就被美国情报部门挖墙角挖走了。”

毕竟隔行如隔山，抄子虽然已经尽力用最通俗的语言描述录音的情况，我还是只听懂了一小半。我干脆就直接问他：“你能不能把这里面男声的干扰过滤掉，还原本来的真实声音？”

抄子苦笑着说：“我也算是专家了，但是这活，别说是我，就是把全世界的专家都找来，也没戏啊。”

我感到很失望，看来前一段时间的工作都白做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抄子，如果让你来解释这段录音为什么会录得这样奇怪，你怎么解释？”

抄子想了想，然后一字一句的回答道：“如果让我说，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这~个~男~人~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

抄子的话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我认为他当时之是在开玩笑，事后我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确实是随便说说，因为没有理论依据能解释。

为了进一步取得证据，我在周五晚上带着照相机在守候在界龙宾馆大门前，从晚上七点一直等到九点连王雪菲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一段熟悉的合铉响起，是《檄！帝国华击团》。看来是有人给我来电话了。我拿起手机瞄了一眼，张涛的号码。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边，站在外边接通了电话。

张涛在电话中问我最近的调查工作进展如何？

我说不是很顺利，有不少预想以外的阻力。

张涛说：“兄弟你别着急，这事确实不太容易做，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当哥哥的忘不了你的好处。”

我一听这话乐了，我说：“张哥，你看过《勇闯夺命岛》那部电影吗？”

张涛说：“没看过，怎么了？”

我说：“在电影里肖恩康纳利有一句很棒的台词：只有把事情搞砸了的人才会说我已竭尽全力了。”

张涛听了也哈哈大笑：“真有意思，那成功的人该说什么？”

我说：“成功的人什么都来不及说，因为他急着回家去操绝代佳人。”

张涛乐得喘不上来气，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连叫：“他娘了个逼的，绝了！他娘了个逼的……”他平时一激动就爱说这句。

我安慰他说：“张哥，你不用担心，我什么时候把事办砸过？上次跟你说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张涛说：“哥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对了，他娘了个逼的，王雪菲那妮子，今天约我晚上十点去界龙宾馆见面。你知道那宾馆在哪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呢。”

我说：“在郊县呢，离市区有些远，你开车一进黄楼镇就能看见，最高的楼就是。以前我也没来过，因为帮你调查你马子的事才来了几次。”

我想起最近所了解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想劝张涛暂时不要见王雪菲。

还没等把话说出去，身边路灯的灯光突然变黑。

好象是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把我罩住了，耳中听到呼呼风声作响，如同是什么会飞的庞大生物扇动翅膀鼓风，已经近在咫尺，马上就会落到我的头顶。

我来不及抬头去看，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把车门车窗全部锁上。

只听得“嘣”的一声巨响，有一个巨大物体落在了我的车顶，不断传出“噶吱嘎吱”的爪子挠动车顶的声音，车身左右摇晃，那动物似乎是想要把我的车顶掀掉。

我心中焦急，这车虽然是旧车，那也是找朋友借来了，被它把车顶揭掉了我怎么回去向哥们儿交代。赶紧发动汽车想开车逃跑。

富康后面的两个轮子已经被车顶的怪物提了起来，车轮打着空转，半米也开不出去。

插曲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三人的谈话。

臭鱼说：“什么人这么晚了还敲门？”站起来就要出去开门。

阿豪说：“你别去，你忘了，咱们是在别人家借地方休息。要开门也要等主人去开。”

陈老在里屋睡觉，听到敲门声就赶紧起来，走出去开门。随后领进来两个女子，年纪都不大，一个二十七八岁，另一个十八九岁，穿着时髦得体，长得容貌也不错。

陈老我阿豪说：“这两位姑娘和你们一样，也是因为大雨被拦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来这避避雨。”

我们站起来跟两个女人客气了几句，请她们坐下。

臭鱼平生最爱美女，一见美女就魂飞天外了。手足无措，忙前忙后的给她们倒茶让坐。

通过交谈得知，这两个女人是师范大学的老师和一个学生。老师名叫藤明月，学生叫陆雅楠。

我问藤明月：“我们抽烟，女士们不介意吧？”不等她回答，就掏出几根烟来分给臭鱼阿豪，然后递给陈老一支，用打火机给陈老点上。

陈老抽了两口，突然把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我心说：“这老头，放着美女不看，看我干什么，是不是同性恋？”我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陈老，您盯着我看什么？我长得不好么？”

陈老发现失礼，连忙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你长得很象几十年以前来过我们这个小村子的一个年轻人，想不到天下竟有这么酷似的两个人，所以失态了。”

我笑着说：“天下这么大，长得象的人还是有很多的。演国家领导人的那些特型演员不就是例子吗。”

陈老点头称是。

阿豪催我继续讲刚才说到一半的经历。

藤明月和陆雅楠见到我们在讲故事也很感兴趣，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陈老似乎也没有回去接着睡觉的意思。

我见听众越来越多，便清清嗓子，继续讲我的经历

GO ON~

我不知车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间束手无策，想找人求援，在颠簸摇晃的车里向四周看去，街上的路灯竟然全部熄灭了，一丝光亮也没有。

唯一的光源只剩下车内的仪表盘，我赶紧把车灯全部打开，希望有人看到过来帮忙。

大灯全开，仍然感觉周围越来越黑，无尽的黑暗正在逐渐的蚕食车灯的光亮。

我心胆俱寒，不过我倒不是怕死，只是在这里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实在是不能接受。随手在车内身上乱摸，想找些能打斗的工具，打开车门出去跟它搏一下。

突然在腰间摸到一把刀子，这才想起来是前天新疆小孩阿斯满江送给我的英吉沙短刀。

其实这种短刀的装饰性远远高于实用性，但是此时有胜于无，刀虽短，却是开过刃的。

有刀在手，胆色为之一壮，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周围实在太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车顶立着一团扇形的巨大黑影，我挥动短刀向它中间猛刺，在这万分危急情况之下自身激发出来的潜能超乎想象，这一刀的速度和力量连我自己都吃惊。

“噗”的一声，手中感觉象是刺进一块糟烂透了的木板。那团黑影吃痛，吱吱怪叫，越飞越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刚才这一下用力过度，手脚发软，全身虚脱，仰面朝天躺在车旁，周围的灯光又逐渐亮了起来。

我正想起身之时，走过来两名警察，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警察问道：“这车是你的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我莫名其妙的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蹲在墙角，足足晾了我三个钟头，我困得连打哈歇。心想：“我这车是借来的，又不是偷来的，凭什么抓我？”

找带我来的警察询问为什么抓我，那个警察低头写字对我不理不睬。

我心中生气，对那警察说：“你既然不理我，我就走了。”拔腿就往外走。

警察哪里想得到我这么大的胆子，说走就走。站起来一把又把我拉

了回来，对我说：“这是派出所，没事能把你带来吗？我不理你是让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事带你来，你想明白了吗？”

我知道他在诈说，瞪着眼说：“我真不知道，是你找我，又不是我找你，我哪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警察冷笑着说：“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清楚吗？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说，我要是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执法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吧。”

我撇着嘴说：“好象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改过自新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而且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警察让我给气乐了：“你别跟我扯那些用不着的，坦白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就行了。”

我有点急了，对警察说道：“我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红灯停绿灯行，一贯的尊老爱幼遵纪守法，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雷锋同志的故事》，远近谁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啊。”

警察一拍桌子：“你要是老实人社会上就没坏人了。你在饭馆里吃饭喝酒，吃完不给钱撒丫子就跑，有你这么学雷锋的吗？你自己说说这属于什么行为？”

我这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心想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起初还怕警察是因为我偷窥跟踪王雪菲，或者是购买伪造的假公安证件，携带管制刀具的事抓我。

要是因为那三条，随便哪一条都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吃霸王餐的行为相对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顶多是罚款拘留之类的处罚。

我嘻皮笑脸的跟警察解释，我是看见他们欺负小孩，我见义勇为来着，我的行为虽然不太恰当，但是动机和出发点还是好的，希望政府处罚我的时候能考虑到这一点，从轻发落。

警察说：“行了，法制社会，只重视行为造成的后果，动机只是参考因素。你签个字吧。”

我一看警察是给我开了张拘留十五天的刑票，后面备注上还写着处以罚金，并责令改正。

我也没多看，就签了字，跟警察说：“还有别的事吗？没有就赶紧把

我送分局拘留所吧，现在还不到晚上十二点，我现在赶紧进去还能算是一天。”

警察奇怪的说：“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真想得开，倒一点都不在乎。”

我斜着眼没好气的说：“我要是想不开你就不拘留我了是吗？那我就想不开一个给你看看。”

警察赶紧说：“可别，你还是想开点吧。”

我说：“好象有个伟人说过没进过监狱的人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看守所虽然比监狱差一个级别，我好赖也算是进去学习一回，蛮好的。”

一个多小时之后警察用车把我送到了分局看守所，我对拘留罚款之类的毫不在乎，把心一横，想都不去想了。

但是在进看守所的一瞬间，我想起一件事来：“糟了，忘了告诉张涛别去见王雪菲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的电话是我和张涛最后的一次通话。

被拘留的这些日子里，虽然吃了不少苦处，却也从社会的另一个特殊角度见识了一些平常的生活中无法想象到的真人真事。

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每个监号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体系。监内的犯人，按照身份不同，依次排出地位等级。最大的头头便是号长，享有不少特权。

我被关的所在是一楼甲三，整个监区是按照甲乙丙划分，甲一是女号，与甲三中间隔这一间空置的甲二。

甲三室是所谓的“小拘”。羁押的都是短期拘留的，人员结构复杂无比，有赌博的，有嫖娼的，有打架的，有卖盗版影碟的，有贴小广告的，此外还有三四个残疾聋哑人，这些哑吧清一色的是扒手。

我和阿豪也是在甲三里面认识的，他之所以被关拘留，是因为他参加朋友的婚礼，席上喝得多了，认不得回去的路，便去敲一个老太太的家门，那老太太吓得不敢开门，阿豪就用手那家的玻璃砸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了不少口子，后来有路过的人打了110，他就被关进了拘留所。事后如果不是警察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他自己根本就完全的不知道做过什么。

有些情况是我没进去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首先一个没想到的就是人太多。十几平米的地方关了四十多人，睡觉的时候一层码一层，

足足擦上三层才睡得开。

若是不幸被压在最下面一层，那就不要想睡觉了，整夜都要提防别人的臭脚伸到自己的嘴里来，为了不被活活憋死，隔几分钟就要把上面的人推开，呼吸几口空气。

早上起来更是要命，四十余人合使一把牙刷刷牙，那牙刷上红的黄的绿的五彩缤纷，让人恶心得想吐。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里面并不是整天吃窝头白菜汤，只要你有钱，基本上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包子，红烧肘子，面包夹火腿，雪糕等等应有尽有，香烟也有三五红云昆湖三种。

但是如果没钱的话，每天能吃的就只有窝头，白菜汤。其实那种白菜汤可能连汤都算不上，把整棵的大白菜随便切碎了，然后装到水桶中，倒入开水，放一把盐，撒上几滴油，就算做成了。

有个因为在大学校园里对女学生亮电把的老流氓，他看了我的拘留刑票之后，对说说：“你这事不是拘留罚款那么简单，你最少得被劳动教养一年。”

我听后大吃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老流氓说：“我活了六十多岁，在监狱里就呆了四十多年，你这刑票上写的虽然简单，其中却大有文章，除了拘留罚款之外，最后这几个字是：并责令改正。，这就说明要判劳动教养。”

我笑道：“你个死老头别吓我，判一年劳动教养不是小事，怎么着也要开庭审理吧？警察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就定下来了？”

老流氓说：“你不懂法律啊，违法的是劳教，犯罪的是判刑。违法是人民内部矛盾，犯罪是敌我关系。劳教又叫做强劳，是强制的，根本不用审判开庭，而且也不会让你缓期执行，所以有句话进来过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宁捕不劳。”

听他说得煞有其事，我不由得心下黯然。想到要劳教整整一年，也不免有些着急。

老流氓幸灾乐祸的说：“别着急了，反正才一年，也不是很长，我这次也是一年，咱俩正好做个伴。”

我听得大怒，抬手一个通天炮打掉了老流氓的两颗门牙，周围的人赶紧把我拦住，这时看守所的管教听到骚动，过来查看。问明了事情原委，把我关到了单人禁闭室。

我进了单人禁闭室后十分后悔，早知道打了人就能被关单人禁闭室，还不如早些找个人来打了，也不用在甲三室挤了这许多时日。

那日晚上，我找看守所的管教借火点了烟，一个人在黑暗的牢房中坐着抽烟，忽然铁栏杆外飘进一个人，他穿着宾馆服务员的制服，胸前识别证上有四个数字：0311。

我见界龙宾馆的0311号服务员虚虚渺渺的身影飘进了禁闭室，一真阴寒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时将初春，正是春暖花开之时，却觉得斗室之中的空气似乎可以滴水成冰，忍不住全身颤抖。

看守所的禁闭室很深很窄，宽度不足一米，人在里面横向伸不开手臂。身处其内，压抑难当，又见到如此诡异的情形，一阵阵的绝望冲向我大脑皮层之下的神经中枢。

0311背对囚室的铁门，把外边走廊中本就昏暗的灯光完全遮蔽。我想此番休矣，定是我让我这乱认来的表哥去偷录王雪菲偷情的声音，被她发现，遭了毒手，他不敢去报复王雪菲，却来找我索命。

我想张口求救，由于全身肌肉过于紧张，虽然张大了口，但只有声带振动空气的声音，硬是挤不出半个字来。

听着自己喉咙中发出的：“嗬……嗬……昂……”的怪异声音，更加重了内心恐惧的情绪。

我平时洒脱自如，生死之事也一向看得甚轻，从没象现在这么害怕。

可能是由于第一次亲眼见到鬼魂，颠覆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所以心智身体皆废。只有闭上双眼等死。

闭眼等了良久，却不见那服务员的鬼魂上来杀我，此时我已经略微恢复了一些胆子，稍稍镇定了下来。睁开眼睛去看，只见那服务员就在我面前站着，不过似乎并没有想要加害于我的举动。

我想跟对方说些什么，探明他的意图，但是刚才太过紧张，现在心中仍是极为慌乱，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

还未等我想到要说什么，0311就对我说道：表弟，过几日我就要走了，心里最记挂的就是你，前两次见你，都是来去匆匆，未及详谈，今天特意来和你告别。”

我见他确实没有歹意，就随即镇定了下来。心想绝对不能拆穿他认错人这档子事，不然他一怒之下，搞不好会对我做些什么。

0311看我不说话，以为我还在害怕，于是说道：别怕，我虽然是鬼魂，却不

会害人,更加不会伤害自己的亲人,咱们虽然是表兄弟,但是从小一起长大,比同胞兄弟关系还好,我只是想问问你这些年来过得好吗?”

我暗想对答之中千万不可露了破绽,只能避实就虚尽量说些模棱两可的废话,于是随口支应道:不算太好吧,到处打工嘛,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很是有些辛苦。”

我说这几句话的同时,脑子飞快的运转,心想在这种问答式的交谈情况下,等着他来问我,实在太被动,不如抢了他话题的先机,反客为主。

我不等0311对我前一句话做出反应,就继续说道:我说表哥,咱们兄弟多少年没见了?我都记不太清楚了,你还记得吗?”

0311说道:我当然记得了,自从1980年你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咱们就再没见过,二十年都出头了。”

我见有了些眉目,再多套出些话来,就能理直气壮的冒充这个鬼服务员的表弟了,便摸着自己的头又问道:表哥,我最近脑袋让门给夹了一下,有点不太好使了.以前的事,我要是不细想还真想不起来.你还记得当初咱们为什么分开这么久吗?我当时去了哪里?”

0311也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关切的说道:你脑袋让门夹了?那可不得了,一定要及时找医生看看.如果留下什么后遗症,很是麻烦。八零年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在一个小村子中发现了一座唐代古墓,你觉得很有学术研究价值,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份考查报告.可是你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咱们家里人去那个村子找你,结果就连你去的村子都没找到。”

我心中暗想:“这个鬼果然是个笨鬼,算不清楚年头,80年的时候我才刚三岁,人贩子给我块糖都能把我给拐走卖了,更别说去考古了,考古我还差不多。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了,看来他确实是认错人了,只不过我和他表弟长得外貌极为酷似,所以他才没有察觉。”

我担心他再盘问我考古方面的事,就赶紧跟他说些不相干的闲话,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忽然想起张涛来,便问0311有没有在宾馆里见过张涛。

0311服务员想了想,说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张涛,不过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我正想跟你说说。你如果再跟着她,早晚也要把命送在她的手里。她的老窝就在我们那,平时我们受她的胁迫,敢怒不敢言,恰好昨天,她又带回去一个男人,她吃了那个人之后,就全身被茧丝包住,动弹不得了,我们想动手除掉她,可是她身上包的茧硬如钢铁,我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奏效。于是把她装在盒子里埋在0311门前,她永远都出不来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去打开盒子去看啊。”

我想起那天夜里在宾馆门前遇袭的事，难不成她是什么虫子成了精？欲待细问详情，却见0311慢慢隐入墙壁，消失不见了。

我摸着那面墙壁发呆，只听得“噹~噹~噹~噹~”几声响亮，原来是看守所的管教用警棍敲打禁闭室的铁门：“你，法治科提审。

至于我家里人如何上下疏通打点，把我从里面捞出去的情由，不足一一细表，就此略过。

我被拘留了十四天，就给放了出去，刚进去时的种种英雄气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都被消磨得一点不剩。重新看到外边的天空，才算正经的体会了自由的意义。

我在洗浴中心泡了一通，晚上回家蒙头就睡，这一场好睡，直睡了一天两夜方才醒转。

早晨起床之后，到公司去看张涛，发现公司早已关门大吉了，员工人等也作鸟兽散，想找个人来问问情况都找不到。

张涛的人品我虽然瞧不上，但是他对我实在是不错，我决定到界龙宾馆去看看有没有他下落的线索，不管他是死是活，不看个明白，终究是不能安心。

去黄楼镇的路我在这一个月中熟得不能再熟了，此番驱车前往，自然是轻车熟路。

但是我按平时的路径兜了三个圈子，竟没找到地方。心中暗暗奇怪，可能是因为往日都是夜里来，这次白天来远处的参照物不同，导致走错了路。于是减慢车速在路边缓缓行驶，仔细的看路边建筑。

忽然发现前边路口有家卖酒酿圆子的小吃店，自己曾经在吃霸王餐那天在这家店里连吃了两碗。界龙宾馆正门前的林荫道应该就在小店对面，可是放眼望去，只见沿途古柏森森，并没有宾馆主楼的踪影。

我把车停下，走进小吃店，要了一份酒酿圆子，店中招呼客人的，却不是上次见的那对年老夫妇，而是一对中年夫妻，圆子的味道也比上次差得多了。

我问店中的老板这里对面的界龙宾馆是不是拆了？

中年老板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答道：“这里哪有什么宾馆？对面一直下去是浦东新区黄楼镇界龙公墓。”

我闻听此言差点没把口中正在吃的东西喷到对面食客的脸上，赶紧用手捂住，强行咽了下去。

老板娘在旁边接口道：“以前倒是个宾馆，二十年前一场大火烧成了一片白地，连周围的居民都烧死了不少，我们这个小店没幸免，这店是我祖传的家业，我父母也在那场火中丧了命。那真叫一个惨啊。”

老板听了老板娘的话，也回忆起往事，神色悲伤：“是啊，宾馆里一百多人和周围的不少居民都给活活烧死了，后来想在原址上再建宾馆，但是又担心死的人太多，没人敢来住，就把这块地规划成公墓了。”

我心中冰凉，直如分开六片顶阳骨，一桶雪水浇下来。

老板娘说她父母也死于那场火灾，这家店别无其他主人，我那日晚上在这吃东西，难道那年老夫妇是火场亡魂？我试探性的问了一句：“老板，你这店晚上营业吗？”

老板答道：“下午一过三点就关门了，这边人少，白天就是做些扫墓客人的生意，晚上可没有人愿意来这里闲逛，呵呵，我晚上还卖给鬼吃不成？”

我听得后脖子直起鸡皮疙瘩，一刻也不愿在此多耽，马上想要离开，上车之前，我忽然想到了在看守所禁闭室里听0311服务员说的把王雪菲关在盒子中埋在门前的事情。

我心想若不看个明白，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把恐惧二字扔到了脑后。有时候真的是很痛恨自己的好奇心，明知不该去看，但是两条腿不听使唤，迈步走进了墓园。

可能距清明节尚远，园中一个扫墓的人也没有，坟墓层层叠叠，排列得十分整齐，缓缓上升的山坡夹道中栽种了很多松柏类常青树木，白天看来依然显得格外清幽肃穆。

我看墓碑上都有编号，很容易就找到了0311，墓碑上的照片正是我见过三次的宾馆服务员。想必当年他就是死于那场大火。我们两个虽然人鬼殊途，但是乱认了一场表兄弟，心中也着实对他有些好感，下次应该带些鲜花清酒，在他墓前祭拜一下，也算对得起他了。

细看周围的环境，这里多半便是宾馆0311的门前了，他把盒子埋在哪里了呢？脚下都是红色长砖铺地，正对着墓碑的一块砖四边有些碎土，我想这多半便是埋盒子的所在。

用手轻轻一撬砖头，竟然不废吹灰之力就揭了开来。下面是个体积不大的骨灰盒，枣红色漆身，顶上是大理石的面，四周镶嵌着银制花纹装饰。

我把0311服务员告诫的不可打开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用手把盒子

上面的银栓解开，缓缓打开一条细缝，想看看王雪菲是怎么被装进这么小的盒中。

刚把盒盖开启，里面就飞出一只像是飞蛾的东西，也就是指甲盖大小，那蛾子双翅迎风，每扇一下就变大一倍，我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形。

顷刻间，飞蛾已大如伞盖，它身体黄一道黑一道，如同蜂蛹，双翅象是蝴蝶，翅膀上面的花纹图案好似花草云霞，各色缤纷，灿烂无双。虽有工于画者，也不能描其美。

那似蝶似蜂的怪物翅膀变幻莫测，图案刚刚还是山水花草，瞬间又幻化为工笔仕女图，图中美女云鬓高挽，凝眉秀目，逼真得呼之欲出，其美摄人心魄。

时而又化为宫阙重重，云雾缭绕，亭台楼阁之上雕梁画栋，其间有仙人若隐若现，令人眼花缭乱，心旌神摇。

我被它翅膀上的花纹之美所震慑，忍不住想离近观看，一时竟忘了此刻生死系于一线，想不起来要逃跑。

怪翅扇动，有一股异香蹿入我的鼻腔，我鼻中的鲜血就象自来水一样流了下来。

血流入口，舌间感到一阵咸腥，全身一震，顿时清醒了过来。

此时，我已与那怪物近在咫尺，来不及多想，用手捂住鼻子止血，转身就向后跑。

怪蝶吡吡怪叫，一展双翅，随后赶来。

我听得身后风声，知道它离我极近。心神激荡之下肾上腺素急速飙升，头脑越发清醒，心想陆军是绝对跑不过空军的，若是笔直向前狂奔，便是再有一百条性命，今天也一发断送在此了。

于是转身一闪，不跑直线，绕到宾馆服务员墓碑和它兜起了圈子。

怪蝶虽然一时奈何我不得，但是人力终究有其极限，如此绕下去，终究会力竭而止。

而且鼻中血流如注，来不及采取应急措施止血，就算不累死，只需再流上两分钟鼻血，多半也是无幸。绕了几圈之后，头脑发晕，脚下就如同踩着棉花，马上就会晕倒。

墓园中清幽寂静，绝无人踪，只是偶尔有数声鸟鸣从林间传出。我向远处的天空望了一眼，发现以前见惯了的蓝天白云竟然如此綺麗动

人，心中对生命眷恋无比，今日实在是不想命丧于此。

怪蝶追了几圈，发起狂暴急躁的性子来，不再同我转圈，腾空而起，凌空落到我的面前，双翅鼓风，产生了两股强大的气流，阻住去路。

我无法再跑，只得背靠墓碑坐在地下。

只见怪物下体之中，“噌”的一声探出一根略呈弧度的尖刺，日光照耀之下，尖刺发出金黄色的光泽，刺身上还有无数细如毛发的倒刺。

我心中一寒，傻宝石说的果然不假，我太大意了。

随着呼啸一声，尖刺冲我直刺而来。我失血太多，难以支撑，但是死到临头，求生的本能把身体中最后剩余的几分体力爆发了出来，左手猛按墓碑侧面，右手撑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把整个身体向左甩出。

那怪物来势太猛，把体内的针尖全部插入了墓碑，想拔却拔不出来了。急得它连连怪叫。

我连忙撕下一块衣服塞住鼻子，暗自庆幸，心想我这脑袋可不如石头墓碑结实，被刺中了焉有命在。

既然那怪物脱身不得，我可不能在此慢慢等你拔出刺来，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我回去就搬家到新疆去，你再想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打定主意，转身就逃，跑出五十多步，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那怪物有没有脱身。

没想到那怪物已经一动不动，身体变得枯黄，我停住脚步仔细观瞧，发现它竟然在褪皮。

我心中发起一股狠劲，心想如此良机，若不顺手宰了它，纵然自己逃得性命，它也必然继续为害一方。我此时怎么能贪生怕死，只考虑个人安危。

只是手中无有器械，却又如之奈何？环视左右，发现路边有几块山石，最小的一块约有十七八斤的份量。我何不趁其褪皮的机会将它砸个稀烂。以前打架经常用板砖拍人，这山岩虽然使着不顺手，但也将就着能用。

我抱起那块石头，走近怪物的所在，只见它就如同蝉褪一样，刚才还五颜六色的外皮枯黄焦萎，尾上的尖刺仍牢牢嵌入墓碑，腹中破了一个口子，里面黏呼呼的躯体正在挣扎着往外钻。

我大笑一声，举起石头就砸，怪物在枯皮里面的躯体疼痛得抽搐扭曲，不断有腥臭无比的墨绿色汁水冒出，也不知是它的血液还是什么。

我毫不手软，既然动手了，就绝不留情，仔仔细细的从头开始用大石头一下一下的狠狠砸它。

其实此刻我也是害怕已极，虽然一向认为自己绝对是个心狠手辣的，但是毕竟从来没杀过这么大的生物，以前顶多就是弄死几只老鼠，蟑螂之类的小东西。

只得一边砸一边说话给自己壮胆：“你还想吃我？吃了我的老板也就算了……我是什么人？能让你吃了？……我跟总理握过手……我跟总书记合过影……我……我……我我他妈的还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呢我……我让你追我……你看我不砸扁了你……”

也不知砸了多久，手中的石头终于碎成了若干块，虎口被震破了，全身都是自己的血和怪物的绿汁，衣服也被挂破了几条口子，真是狼狈不堪。

低头看看怪物，基本上已经没有形状了，能砸到的地方全砸了两遍以上。

我坐在墓碑旁大口的喘着气，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最后竟然活了下来，虽然是惨胜，但总算是把这天杀的王雪菲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我发现墓碑后面有一个类似蜂窝的三角形小土堆，用手一摸之下，原来那土堆是一种类似透明分泌物凝固之后形成的蜡状物质，上面留有一个小小的洞穴，刚好可以让一只飞蛾大小的昆虫进出。

看来这就是服务员亡灵所说的，王雪菲的老巢。

我用手把它从中间扒开，那巢建得甚是坚固，连加了三次力，才掰成两半。

里面的空间大约和骨灰盒差不多大小，阳光照耀之下，洞中的事物亮晶晶的耀眼生辉，竟然全是白金项链钻石戒指之类的珠宝，足有上百件之多。

掏出来两样拿到眼前细看，都是如假包换的真货。估计都是那怪物生前害过的男人们给它买的。

世人皆爱财，常言道人为财死。想不到这怪物也是个贪图富贵的，真可谓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潮流啊。

我喜出望外，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一趟，这些珠宝项链，我就不

客气的收下来，就算是这怪物赔偿我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刚才虽是九死一生，也不枉我受了这一番惊吓。

在物质文明的刺激之下，手上的伤口似乎也不疼了，刚刚还因为失血过多感到头昏眼花，现在也立刻变得精神焕发。

我把里面的财宝拿出来，用外衣包了个小包，拎在手中，对着宾馆服务员的墓碑拜了两拜，又回头望了一眼地上怪物的残骸。自言自语道：“良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所，洒家去也。”

随即步履蹒跚的离开了界龙公墓。

后来我用这些珠宝变卖得来的钱作为资金，同阿豪臭鱼一起做了药材生意。

一年之后无意中看到一条新闻，在本市黄楼镇界龙公墓中，管理人员发现一个埋有大量尸体残骸的洞穴，尸骸全部属于成年男性，经鉴定，大部分为东亚人种，少数为欧洲人，具保守估计，尸体数量在两百俱以上。死因及时间等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我暗自吃惊，那怪物竟已害了这么多人，想想也真后怕，就差那么一丁点，否则自己现在也上新闻了。

不过随即又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为民除害，单枪匹马的解决了这么厉害的怪物，真可谓是盖世无双的豪杰身手，比起当年的那些大侠恐怕也不遑多让。

可惜当时没有目击者和媒体现场直播，不然我名扬四海，不知道有多少美女会被我的事迹感动，主动送上门来。

唉，运气不好啊，只能继续默默无闻了。想到了莫斯科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铭言来安慰自己：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臭鱼问道：“这就完了？”

我说：“完了，你还想怎么着？”

臭鱼说：“这么一个会变大美女的大蝴蝶就让你给活活砸烂了？”

我说：“不给它拍扁了，我还留着她生崽子么？我只恨天下没有这么大的苍蝇拍，害得我很辛苦的一点一点的用石头砸。”

臭鱼说：“你可真没经济头脑，这要是活捉了，或者做成标本什么的，拉到中东去，卖给哪个喜欢搞收藏的石油大亨王子之类的人物，咱们下半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我说：“你赶紧歇了吧，就属你聪明。咱们要是倒卖这种怪物，搞不好被公安抓了，给咱们扣上个走私国家特级保动物之类的罪名，咱下半辈子就真不愁吃喝了，在监狱里面天天吃窝头去吧。”

臭鱼说：“这样的怪物怎么能算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我看比起国宝也差不多。比大熊猫值钱。”

我说：“反正在中国，稀少的东西都值钱，咱们这就一样东西多，也最不值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臭鱼说：“我当然知道了，咱们中国就是人多。”

我们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越扯越不靠谱。

藤明月和陆雅楠都捂着嘴笑，陆雅楠拿出一包巧克力分给众人，大伙腹中都有些饥饿，谢过之后，拿起来就吃。

陈老插话道：“其实那怪物不是蝴蝶，我年轻时也见过一只。”

我们忙问详情。

陈老说道：“但凡人遭横死之后，心中一股怨气难消，这股气无形无色，要多日方才散净，如果恰遇多股怨气凝聚，这股气又聚于虫巢附近，虫蚁蝶蜂之属吸收了这种怨气就会变异成精，以阳气足的成年男人为食，它们每吃一人，就要作茧褪皮进化一次，每褪一次皮，它身上的图案花纹就更加美艳一层。”

我们听了恍然大悟，忙问陈老这怪物叫什么名字。

陈老说道：“此物名为丧哭，又名尸璧，在道教典籍中多有记载，并不足为奇，乱世之时尤多。”

我对陈老说道：“丧哭？怪不得有人叫它三姑，原来是这么个三姑。”

阿豪从我讲我的经历开始就始终不发一言，仔细的听着每一句话，这时冷不丁的问了陈老一句：“老伯，你们这个村里有没有什么唐代古墓？”

陈老听了阿豪的问话，全身一震，脸上微微变色，说道：“这话从何说起？我在这村里住了六十多年，可从来没见过有什么唐代古墓。”站起身来接着说道：“你们大家慢慢聊吧，老朽年纪大了，精力不足，要去接着睡觉，失陪了。”

也不等我们回话，陈老就转身进了里屋，并把房门关上。

我和阿豪对视了一眼，觉得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可是又说不

出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臭鱼对陈老是否回去睡觉毫不在意，三两口把自己那份巧克力吃完，一看陆雅楠那份才刚吃了一小口，马上露出憨厚的笑容：“妹子，巧克力可不是这么吃的，你这吃法不对，我这当哥的不能视而不见，我来教教你吧。”

陆雅楠笑这说道：“吃巧克力还有什么方法么？啊，我知道了，你是说和室内温度有关对不对？我以前看杂志上介绍过。不过我可不是你妹妹，你长得这么黑，咱们怎么看都不象兄妹啊。”

臭鱼伸手把陆雅楠没吃完的巧克力拿过来：“又不真的是亲兄妹，咱这么称呼不是显得我没拿你当外人么。我也不是说巧克力的吃法，我是指吃巧克力时的方式。我来示范给你看看。”

说着话之间，臭鱼把敲克力全部塞进了嘴里，单手托腮做沉思状说道：“一边大口的嚼着香浓的巧克力，一边思索一下未来人生的道路，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啊。”

真可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臭鱼的脸皮比城墙拐角都要厚上三尺。众人大笑，雨夜之中原本有些压抑的气氛都烟消云散了。

藤明月还想听故事，让我再讲一个。

我有些累了，就对她说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大脑容量有限，只会讲刚才那一个故事，其余的一概不会。

陆雅楠对藤明月说：“藤老师，你给他们三个讲讲你家那幅祖传古画的故事吧，上次你给我讲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呀。有点聊斋的感觉。”

我和阿豪本来已经有些困乏了，听说有什么祖传古画，又都来了精神。

藤明月不象普通女孩那么矫揉扭捏，非常大方，有点象美国女孩那样充满活力和外向的性格，既然别人让她讲，她马上就答应了。

陆雅楠对大伙说：“你们先聊着，我去车里再取些吃的东西来，顺便打电话给家里人报个平安。”说完就起身去外边的车里拿东西。

在此期间藤明月给我们讲了她家祖传的一幅画中的故事。

第四个故事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天灾兵祸连绵不休，百姓苦不堪言。

关外宁远锦州卫一线打成了一锅粥，朝廷只得不断的增加税赋承担军费开支。

由于边饷练饷辽饷太重，百姓不堪重赋，导致内地流寇四起，所到洲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官兵无不望风披靡。

在四川，流寇杀人盈野，川人百不存一。在河南，流寇攻开封不克，隧掘开黄河放水淹城，一代名都就此永远埋于泥沙之下，从此再不复见天日。天下就象是个大火锅，到处都是水深火热。

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江浙两省，略为太平。皆为这两地属于中国之粮仓银库，崇祯皇帝的辽饷几乎全依赖这两省的税收。故此一向都驻有重兵，再加上这江南两省自古富庶，百姓还算能有口安稳饭吃。

藤家祖籍金陵城郊，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是城中属一属二的大户，家资殷富，而且世代书香门第。藤家当家的是当时的名士，名叫藤荣，家训甚严。

其子藤子季年方弱冠，生性聪颖，才思敏捷，尤善词翰。

来家登门提亲者络绎不绝，藤荣皆不允，只让藤子季专心读书。

适逢流寇大举进攻，兵甲如林，官兵虽重，也不敢断言定能御敌，周边地区的土匪趁火打劫，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冲洲撞县杀人放火。

百姓无不举家奔蹕，藤家的粮库也被乱民哄抢一空，藤荣携带眷属必难于中谷县中表亲朱某处，当地的富绅见藤荣是社会名流，于是为其全家空出几个院子居住，饮食器具供给无缺。

藤子季因客居仓促，没带什么书籍，学业暂时疏懒了下来，每天只有在村外散步解闷。

村中有王姓缝工，与藤子季对门而居，王妻三十许，风姿绝伦，不类村妇。有女名柳儿，貌美尤过其母，常随母碾米于比邻。

一日柳儿携带箕帚路过藤子季门外，粗布荆钗，殊无艳饰，然而发盘高髻，秀眉在骨。

藤子季看在眼里，不禁神为之荡，目送女远去才返身而归。

回家之后，冥想梦寐，辗转反侧。早上起来不及洗漱，就等在门

外。

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又见到柳儿在门前路过。

藤子季细看柳儿，只见裙下双足细锐如笋，益发喜爱不能自拔，矗立多时，眼睛都不会转了。

直到柳儿的母亲王氏走过来，藤子季自觉失态，方才依依不舍的反身回房。

王氏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意图，从此不让柳儿出门，所有需要出门做的活都由自己承担。

藤子季大失所望，咏忆柳诗百首，辗转思量，情思悱恻。

一日，踌躇于院中，负手听蝉。忽然足下锵然掉落一物，视之，银指环也。骇而四顾，只见柳儿在门外一边微笑，一边用手远远的指着地上的银指环，似乎是要藤子季收藏起来。

藤子季会意，马上捡起银指环藏于袖中，再抬头看柳儿，她已经去得远了。

藤子季心痒难耐，又苦于无人诉说，于是信口成诗一首：

银指环如月弯，向疑在天上，端自落人间，银指环白如雪，欲去问青娥，幽情无人问。

未过多久，流寇被官军击溃。藤荣一家准备还乡。买一巨舟，装载行李，只等来日风顺启程。

藤子季整日立于门外，想等柳儿言明爱慕之意，然而却杳无见期。

终于到了该走的时候，只听布帆翩翩作响，藤荣命家人登舟，中流击楫，片刻舟以顺风而下十于里。藤子季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恨不能肋生双翼，飞过长河。一想到此处，便觉得身轻如叶，飘呼悠到北岸，信步前行，却发现路径已经变得和从前不同。

道路两旁林木葱葱，间杂荆棘，有数栋茅屋，周围围以豆篱，寂寂无人，MS村舍？

藤子季紧走几步，来到茅屋近前，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以便询问路径。

却听屋中有嚤嚤悲泣之声，听之砰然心动，受到那哭声感应，自己也觉得哀伤愁苦。

藤子季听得哭声，于是推门而入，只见一女子红绡掩面呜呜娇啼，

自觉失礼，连忙退出门外。

方欲转身离去，忽听屋中女子说道：“庭前可是季郎？你弃我而去，为何又回来？”

藤子季细看屋中女子，正是柳儿。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坠。

柳儿从屋中出来，用红巾为藤子季擦去脸上泪水，说道：“父母之前可以婉言示意，君之亲戚朱某若为你我二人作媒，事无不成，何不归而谋之。我被母亲节制，不能轻出家门，从今而后，惟有在家中等候你来提亲的好消息。”言毕退入屋内。

藤子季想随她进去再说些话，忽听村中恶狗狂吠，大吃一惊而起，发现自己原来正躺在舟中，适才是南柯一梦。

后以梦中情形私下里告诉父母，藤荣认为缝工之女下贱，又以路途遥远，聘娶不易为由而不准其事。

藤子季见父亲态度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忧愁成疾，食不下咽。

冉冉光阴，又至春日。扶檐垂柳，丝黄欲均。

藤子季心中苦闷不乐，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云鬟雾鬓本多姿

记得相逢一笑时

转盼韶华空似梦

尤怜春柳挂情丝

写毕，倦卧睡去。诗稿被藤荣见到，发现藤子季如此没出息，勃然大怒，但是念在藤子季有病在身，就没有对他说什么。

时值清明节，游人如织，藤子季也出门散步排解相思之苦。

行至黄昏，日渐暮，人渐稀，在途中遇到一位老妇立于道旁。

老妇对藤子季凝视良久，走过来说道：“好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书生，只是见你神色忧愁，是否有何心事？不妨讲出来，老身愿效绵薄之力。”

藤子季叹息道：“确有心事，但恐姥姥无能为力。”

老妇说：“就怕你没什么心事，如果有，老身无不能为。”

藤子季听她言语奇异，就尽以实情相告。

老妇笑道：“此事有何难哉，假如今日不遇老身，则君终当忧愁成疾至死。”

藤子季连忙拜求。

老妇说道：“此去半里远，有一宅，王氏母女正寄居于其间。如果不信，可随我前去观看。”

藤子季欣然前往。行至一处茅屋数间，豆篱环绕，芳草古树，树荫闭日，显得阴森清寂。

此间景象和在船中做梦时所见毫无区别，藤子季甚觉怪异，问老妇：“我这是在梦中么？”

老妇说道：“分明是我引你前来，哪里是在做梦。”

藤子季说道：“曾梦此景，故疑之。”

老妇有些生气，说道：“真境何必多疑。”

藤子季问道：“清明时节，篱笆上的豆花为何发芽？”

老妇笑道：“书生喝醉了，请再仔细观之。”

藤子季揉揉眼睛细看，篱笆上果然并无豆花，唯细草茸茸而已。

等到进了屋子，柳儿的母亲王氏含笑出迎，对藤子季说道：“年余不见，竟已憔悴如此。”

藤子季哭诉其故。

王氏说道：“令尊自高门亭，痛绝渊好，难道我女儿真就成了道边苦李无人肯拾吗。我知道季郎心意至诚，故托俞姆引你前来一谈。若能联姻固然是好，但需令尊诚意而求，不然谓我缝工女，岂真不能占凤于清门。”

藤子季婉辞谢过，俞姆也代为说情。

王氏沉吟良久，说道：“倘若真想与我女儿成婚，当入赘于我家中，如过愿，请季郎速速离开。”

藤子季只盼和柳儿成婚，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连称愿意。

于是扫除各室，铺设床帐，俞姆为柳儿妆扮已毕，同藤子季上堂交拜，行礼成婚。

藤子季观看柳儿，艳光倍胜昔日，遂相欢悦，询问柳儿如何住在此地。

柳儿说：“妾于村外买布，被俞姥接来，不料妾母也已在此，于是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妾曾问俞姥此间是何所在，俞姥说这里名为俞氏庄园。”

如此过了一个多月，藤子季和柳儿如胶似漆，藤子季一日忽然想起，此间大事已定，当归家告之父母。常留此间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找柳儿商议此事，柳儿心意未决。

藤子季心想此处离家也不甚远，去去便回，何必斟酌不定。便自行离开，行出百余步，回首望去，却不见那几间房舍。

只有一座大坟，环以松柏。藤子季大惊之下急忙寻路还家。

到家之后，见父母因为藤子季失踪多日，相对悲泣，脸上泪痕犹未干。见藤子季回来，大喜之下询问缘故。

藤子季以实相告，父母大骇，以为遇妖，藤子季也自惊恐不已。

如此又过半月，藤荣怕藤子季再生出什么事端，于是答应找亲戚朱某做媒向王家提亲。

还未来得及写信，恰好朱某自上谷而来，藤荣诉说此事，请朱某做媒。

朱某大称怪事，说起其中情由：

自从你们从上谷反乡之后，王氏女柳儿奄奄抱病，察其意，似乎是因为思念藤子季而病。

后来病愈，出村买米，忽然失踪，遍寻不着。

过了一段时间，自行回到家中，问其故，她说出村买米之时，遇一老妇自称姓俞，邀其同行，到了一处房中，见其母王氏已先在房中。

次日，俞姓老妇带藤子季来到家中，入赘其家，居住了一月有余。

一日藤子季外出不归，王氏让柳儿同俞姥先行，自己随后就到。

于是同俞姥乘飞车至一处，俞姥令柳儿下车，说已经离家不远，让柳儿自行回家。并说自此一别，日后再无相见之日。

柳儿想要细问，只见车尘拂拂，如风飞行而去。再看周围环境，正是之前买米时所经过的道路。

乘月色至家，见其母王氏已在室中，自从柳儿失踪后从未出门。

柳儿以实情相告，举家骇异。这才明白，所遇到的并非其母，深悔为妖所误，愧怒欲死。王氏夫妇彷徨无计，便想把女儿赶紧嫁出去。然而人品如藤子季者，寥寥无几。

故托朱某前来玉成此事。

藤荣夫妇闻言大喜，备下重礼作为聘仪，择吉日完婚。

此事远近传为奇谈，就连毫无瓜葛者也都来送礼贺喜，争观新人。

藤子季同柳儿成亲之日，华服登场，见者皆惊为神仙中人。

宾客此来彼往，门庭若市，足足五日方休。

俩家深感俞姓老妇，但终不知其究竟为何许人也。

一日，藤荣醉归，天色已晚，途中遇一老妇，借宿于其家。

屋仅三盈，中堂设榻款客。睡到天色微明，老妇催促藤荣起床速归，说道：“金鸡报晓，客宜早归，此地不可久留。”

送至门外，藤荣深感其义，问其姓名。

老妇说道：“老身姓胡，借居于俞氏宅中，人疑我亦其宗派，其实非也。老身与令郎相识，有一幅画像赠送，并相烦寄一言，就说：舟中好梦，洞里良缘，皆我所赐。”

藤荣看那画像，正是老妇肖象，端的是出自名家之手，神形皆在。然而未解其话中含义，只能唯唯称是。

走出数丈，回头看去，并无人物房舍，松柏参差，环绕巨坟一座，坟前墓碑上书俞氏之墓。

这才明白，俞姥乃是住于俞坟之中的狐仙。

回家后藤氏父子出资修葺俞坟。筑墙桓，栽树木，焚香祈祷，然后再未见过俞姥。家中把她所赠的画像，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藤明月说道：“千里姻缘红线牵，然而这未必就是真的钟情，真的钟情于一个人，就是和他相对咫尺的时候，也好象隔着汪洋大海。”

阿豪听得投入，感慨道：“世间如果多了些俞姥这样的仙人，也就没那么多痴男怨女唉声叹气了。和俞姥相比那月下老儿真是无用已极。”

臭鱼说道：“回头我得去给俞姥上柱香，好好拜拜她，普天之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光棍呢，她老人家可不能退休。怎么着也得给我介绍一个什么桃儿杏儿的。”

我对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一向不感兴趣，听得气闷，心中暗想：“这些贼男女，不务正业，整日里满脑子饮食男女，都是他们这样社会还怎么进步，科技还怎么发展？尤其是藤明月的祖宗藤子季，瞧他那点出息，看见个漂亮妞儿就懵了，要搁现在，他他妈的都能入选吉尼斯傻B大全了。”

忽然想到陆雅楠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着大半夜的可别出了什么事。

藤明月也发现陆雅楠迟迟不回，很是担心，想出去找她。

臭鱼自告奋勇的说道：“这些跑腿的事，不劳女士出马，我去看看。”说完抄起一只手电筒推门出去。

也就过了五六分钟，臭鱼脸色刷白，气喘如牛的从门外跑进来。

我忙问找到陆雅楠了吗？

臭鱼结结巴巴的说：“只……只找到……一部分。”

我情急之下，跳将起来，揪住臭鱼衣服问道：“你快说清楚了，什么一部分？人在哪里？”

阿豪和藤明月也都站起身来，一齐望着臭鱼。

臭鱼喘了两口气，一边擦去脸上的雨水一边说道：“没看见整个人，只找到一条大腿和一条胳膊。好象就是那小姑娘的。”

藤明月和陆雅楠的年龄差不了几岁，名为师生，情同姐妹，闻听此言，如遭五雷轰顶，咕咚一声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臭鱼连忙把她扶到椅子上，用力晃她肩膀，藤明月只是昏迷不醒。

阿豪说：“咱们先救人要紧，陈老头家是开药铺的，可能懂些医术，我去把他叫醒来看看藤明月。”

说完推开里屋房门准备进去找陈老，却似看到什么异常事物，开门之后站在门口发愣。

我和臭鱼见他举止奇异，也过去查看，二人见到屋中情形也惊奇不已。

原来里屋并非卧室，也不见陈姓祖孙二人的踪影，四壁空空如野，什么事物也没有。

阿豪对我和臭鱼说：“我早就觉得那老儿不太对劲儿，搞不好咱们这次撞到鬼了。”

臭鱼不信邪，进里屋搜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地道之类的。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却是无功而返。

我对阿豪说：“还真他妈的活见鬼了，两个大活人进了里屋怎么就凭空消失了？”

阿豪说道：“你还记得曾经有个误认你为表弟的鬼魂吗？他说他的表

第二十多年前去一个小村子考查一座唐代古墓。此后一去不返。”

我挠挠头说道：“当然记得，那又怎样？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阿豪说：“怪就怪在此处，刚才那陈老头说二十多年前这村里来过一个年轻人，长得和你极其酷似。”

我想了想刚才谈话的情形，说道：“是有这么回事，你的意思是，那个服务员亡魂真正的表弟就是在这失踪的？”

阿豪说道：“多半就是如此，看来咱们误打误撞也走入了那个有唐代古墓的村庄了。”

臭鱼这时从里屋出来，听了我们二人的谈话，大大咧咧的说道：“管他什么鸟鬼，咱们只管找路出去就是。谁敢阻拦，惹得我发起飙来，只凭这一对拳头，也打得他粉身碎骨。”

我问臭鱼那人腿人臂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确定就是陆雅楠的？

臭鱼答道：“我出去寻她，到了她们的停车的地方，车门锁着，车内无人，我就打着手电筒在周围寻找，看见草丛里有条白生生的女人大腿，又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胳膊，看样子也是女人的，刚断下来不久，雨水冲刷之下，还能见到血迹。伤口的断面参差不齐，好象不是被刀砍的，而是被什么力量巨大的东西活活撕扯下来的。”

阿豪说：“也别说的太确定了，世上又不只有她一个女人。只是女人的胳膊大腿，还不能下结论就是陆雅楠的，咱们一起去看看再说。”

我对那二人说道：“如果那小姑娘还活着，咱们要先设法把她找到，再跑路不迟。”

阿豪说道：“对，绝不能见死不救。”

臭鱼也说：“那当然了，那小姑娘虽然只有十八九，但是不仅性格可爱，长得很丰满，那胸部……比咱们公司刘秘的大多了，不瞒你们哥俩，我还真有点喜欢她。”

阿豪怒道：“废话，我发现你他娘的就是一脑袋浆糊，你还拿谁跟刘秘比？比刘秘胸部平的，那是飞机场的跑道，是个女人就比她强。”

臭鱼自知失言，却转过头来埋怨我：“日你大爷的，都怪你，招聘这么个飞机场跑道来公司，我低头抬头的天天看见她，害得我审美标准直线下降。”

我也生气了，大声说：“不许你日我大爷，要不是她爹是税务局的头头，我他妈的用得着开那么高的工资雇一个飞机场吗。我还不是为咱们

公司的前途着想。你他奶奶的懂个鸟毛。”

我们三人斗了半天口，这才想起来藤明月还昏迷不醒。

虽然我们三个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但是平日里只会投机倒把，吃吃喝喝，根本不懂什么无器械急救。

阿豪说：“是不是得给她做做人工呼吸？一直这么休克下去，恐怕有些不好。不过我可不会做，你们俩谁会？”

臭鱼摇摇脑袋，这种事原本也是指望不上他。

其实我也不会，但是救人要紧，马上使劲回忆了一下以前看的电影中做人工呼吸的姿势。

我把藤明月的脑袋抬起来，对着她得嘴往里面吹了两口气。

阿豪在旁指点说：“好象要把鼻子捏起来。”

我想起来电影里好象确实是这么演的，于是一手捏着藤明月的鼻子，一手扶着她的头，准备接着做人工呼吸。

刚才不及多想，现在把藤明月柔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才发现她长得十分清秀漂亮，竟有出尘脱俗之感。

我心想：“我这岂不是跟她接吻一样。”一想到此处，心跳有些加速。不过我对她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向没什么好感，如果女人太聪明，男人就麻烦了。

臭鱼催促道：“快点，一会儿她就死了。”

我连忙收摄心神，问他二人应该是往里她嘴里呼气还是往外吸气？

那两块料答曰：“不知道，都试试。”

于是我嘴对嘴的往藤明月嘴里吹了两口气，然后又囁了两口。藤明月还是没醒过来，似乎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我焦躁起来，把藤明月放到桌子上，准备学电影里面的急救措施，给她做心脏按摩起搏术。

心中暗想这招如果再不灵，那便说不得，只能给她灌些屎尿了。

于是双手交叠，准备去按藤明月的胸口，正在此时，藤明月“嗯”的一声，悠悠醒转了过来。

藤明月开口第一件事就问王雅楠是不是死了。

阿豪怕她再晕过去，就安慰道：“还不确定，她应该没事，只要是还

活着，咱们几个赴汤蹈火也要把她全须全尾的救出来。”

藤明月稍感宽慰，休息了片刻，四人一同出去找陆雅楠。

臭鱼引领我们到了事发现场，大雨之中地上全是泥泞，四周一片漆黑，别说什么村庄了，除了那间慈济堂药铺，根本就看不到别的房屋。

这雨下得也怪，只是闷声不响的从半空中泼将下来，天上雷声闪电却一个也没有，而且从开始下雨直到现在这雨的节奏大小就几乎没变过。

没走多远就到了臭鱼发现人腿的地方，在瓢泼大雨中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只见草丛中白花花的一条女人大腿。

腿上无鞋无袜，也没有明显特征，确是不好分辨这到底是不是陆雅楠的腿。但是腿上没毛，脚踝纤细，应该是女人的腿没错。

我们怕藤明月再吓昏过去，没敢让她过来，藤明月就坐在她的车里避雨等候。

阿豪看着那节齐根扯断的女人大腿说道：“我倒想起以前看的《水浒传》了。”

我问道：“跟这人腿有关系吗？”

阿豪说道：“书上有一段，是武松在十字坡遇到卖人肉馒头的孙二娘，曾说了四句江湖上流传的话语：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过？肥得切做黄牛肉，瘦的却把去填河。”

臭鱼笑道：“你别乱弹了，依你的意思陈老头是开黑店的，把陆雅楠切成牛肉卖了？”

我说：“这大腿是上好的肉，怎么又被扔在这里？看来既不是被怪物吃的，也不是被人肉饭店包了馒头，似乎也不是鬼做的，鬼撕掉女人大腿没什么道理可言。”

三人一起摇头，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何缘故。

臭鱼用手电照着远处的一处草丛说：“那里好象也有条人腿。”

我和阿豪寻声望去，雨夜中能见度太低，却瞧不十分清楚，隐约间看那草中倒真象有只雪白的女人脚。

正准备走近看看，忽地里，一道巨龙般的闪电划过长空，四周一片雪亮，我们同时抬头望向天空去看那闪电，都惊得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

借着闪电的一瞬间的光芒，透过漫天的雨雾，只见天上月明似画，繁星似锦，天际的一条银河蜿蜒流转，天空中连一丝雨云也没有。

闪电犹如惊龙，转瞬即逝，天空又变得黑沉沉的，再无半点光亮，雷声隆隆中，唯有大雨依旧下个不停。

我和阿豪臭鱼都张着大嘴，任凭雨水浇透全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阿豪先开了口：“你们看到了吗？天上没有云，这大雨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废了好大力气才把嘴合拢，揉了揉颌骨问道：“确实没有云，闪电是云层的电流碰撞产生的，凭空闪电降雨，难道是超自然现象？”

臭鱼呆了半晌，说了一句：“日他大爷的。”

这事就算是让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来，只怕也未必能够解释。我们探讨了几句，毫无头绪，只得顺其自然了。

最后我们决定，尽快确定陆雅楠的生死下落，然后立马离开，一刻都不要在这鬼地方多耽搁。

三人一起走向发现另一条人腿的草丛，阿豪问臭鱼：“那条手臂你是在哪发现的？手上有没有什么手表，手链，戒指之类的饰物？”

臭鱼摇头说道：“在另一边的树下发现的，胳膊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条胳膊，干干净净的。”

说话间，便到了那片草丛，臭鱼用手电筒照射，顺着电筒的灯光，只见一条女人的腿斜斜的倒在草间。

我想过去细看，却听臭鱼叫道：“这边还有，我的娘啊，全是人腿。”

在这片蒿草的深处，横七竖八的散落着无数人腿人臂，大多数已经变成枯骨，有些开始腐烂，有些颜色发青，还有些好象刚断掉几天，尚且保持着光滑洁白的皮肤。看样子全部是女人的肢体。

臭鱼对阿豪说道：“你说的还真没错，只不过这里没有河。这些女人的胳膊腿，都被拿来填坑了。”

阿豪说道：“什么填坑？这里荒草丛生，漫洼野地，哪里有什么坑。我看这些残肢都是随意乱扔在此的。”

我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于是对他们说道：“这家黑店，大概不做人肉生意，只是卖杂碎汤的，所以把胳膊腿都当做废料扔了，只留下中间

一段身体，然后在作坊里面掏净了腔子用下水熬汤。”我想起这是间药铺，于是补充道：“对了，这药铺里的人也许要炼什么长生不老药，需要女人内脏入药也未可知啊。”

胡乱推测了一番之后，听见藤明月在汽车那边叫我们，于是就回到车边。

我们没敢把发现无数女人残肢的事告诉藤明月，只推说天太黑什么也没找到。

藤明月指着车后说道：“刚刚我一个人在车里，发现后面好象站着两个白的人，我自己不敢去看，所以喊你们过来看看。”

阿豪从车后备箱中拿出一个扳手，臭鱼不知从哪找来只一米多长杯口粗细的棍棒拎在手中，我拔出新疆男孩所送的英吉沙短刀。三人呈半弧队形，打着手电，向车后慢慢摸索着推进。

在车后不远处，确实有一瘦一胖两个白影。

我们硬着头皮走到近处，无不哑然失笑，刚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以为有什么鬼怪，原来是一个石人和一座石碑。

从远处看那瘦的白影，却原来是个汉白玉的年轻古装女子雕像，约有真人大小，造型古朴，雕工传神。

那在远处看来胖胖的白影是座巨大的石碑，由一只石头赑屃所驮，年代久远，风吹雨淋，石碑上的字已经剥落不堪，难以辨认，至于上面记载了些什么，就无从得知了。

我哈哈大笑，用手一拍那女子雕像的屁股，说道：“可吓得我不轻，原来是两个大石头。”

这一夜之中诡异压抑，心口好象被石头堵住，实在不合我平时散漫的性格。

刚才我们三个大男人疑神疑鬼，只是在远处看到两个白影，就差点自己把自己吓死，想想也实在好笑。

忽然童心发作，一跃跳上那驮碑石龟的脖子，对阿豪和臭鱼说道：“这大石头王八真是有趣，当年我在泰安岱庙也见过不少，只是没有这只巨大。”

阿豪笑道：“我说老大，你又露怯了，这哪里是石头王八，这个名叫赑屃，是龙的第六子，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

我自知理愧，却不肯认错，骑在石龟背上说道：“我说它是王八，它

就是王八，你叫它蝨鼠，它能答应你么？”

我理论不过阿豪，怕他再跟我掉书袋，不等阿豪杰说话，就用手一指臭鱼，说道：“索敌完毕，前方发现臭鱼战斗机，，目标已进入目视距离，王八一号，请求攻击，火力管制解除，王八蛋，两连射！”

臭鱼听得大怒，也跳上石龟跟我抢夺坐骑。

阿豪连忙劝阻，说此时此地如此胡闹实在太不合适，我和臭鱼哪里肯听，正打得热闹，我忽然觉得肚子奇疼，想要上厕所方便。

臭鱼说：“你就在旁边草丛里拉呗，反正天黑，谁看你呀。”

我想起杂草从里的断手断脚，不寒而栗，心想如果我正拉得兴起之际，那死人的手来抓我屁股，却如何抵挡，我还是去陈老药铺里的厕所吧。

阿豪说道：“那么你快去快回，我和臭鱼把两辆车都开到药铺门前等你，等你忙活完了，咱们就赶紧离开。至于陆雅楠嘛，就让警察去找吧，看那许多断肢，我估计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已经死了。”

我此刻已忍无可忍，三步并作两步，跑回慈济堂药铺。

房中和我们出去之前一样，静悄悄的，我跑到厕所卸载存货，心想可能是刚才坐在石头上面着凉了。

卸完货之后我推门想出去找臭鱼等人乘车离开，还未等我的手碰到门把，大门忽的开了，从外冒雨进来一个陌生女子。

那女人二十二三岁左右，容貌绝美，不似王雪菲妖怪的冷艳之美，也不类同与藤明月那么苗条清秀的文静之美，而是充满了妩媚之姿，换句话说，简直就是骚到骨子里了。

那女人对我说道：“奴家避雨至此，多有讨扰，官人可否留奴家小住一夜。”说完一笑，娇羞无限。

她的声音轻柔绵软，每说一字我的魂魄就似乎被掏走一部分。

我平时言词便给，能吹能侃，但是在此女面前，怔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盯着她被湿衣包裹的丰满曲线，不住的往下咽口水。

女人见我不答话，媚态毕现，笑着说道：“大官人，你倒是跟奴家说句话嘛。”

我想说些什么，脑中却空空如也，蕴酿了半天，只对她说出来一个字：“脱。”

女人笑得花枝乱颤，用手把我推到椅子上，说道：“官人好生性急，再这么无礼，奴家可要走了。”

她嘴里说要走，却反而向我走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膝盖上。

我哪里还顾得了许多，一手搂住她，另一只手解她衣服。

忽然觉得怀中冰冷，双腿好象被大石所压，奇疼彻骨，再看怀中所搂的，正是外边那个石头雕像。

大惊之下想要推开石像脱身，却哪里走得脱。

那石好似重有千均，我这血肉之躯万万难以抵挡，好在我坐的椅子甚是牢固，扶手和靠背撑住了几个力点，使我的双腿不至于立即被压断。

饶是如此，椅子也被大石压得噶噶作响，看来撑不了多久，随时都会被压垮。

我被压得透不过气，只能狠吸小腹，用胸腔里的最后一点气息，声嘶力竭的狂呼：老于，老赖，快来救命。我靠！”

但是重力的压迫之下，所发出的叫喊声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随着喀嚓喀嚓一声响，整个椅子齐断，石像轰然而倒，顺势而下将我砸在地上。

不知是不是被碎掉的椅子垫了一下，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石像并不象刚才沉重，压在我的大腿上，大腿上肌肉比较多，虽然疼痛，但是好在腿骨未断。

这时臭鱼等三人推门而入，见状连忙合力把石像推在一旁。

臭鱼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藤明月，她正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我暗想这可不能实话实说，绝不能在女人面前自毁形象。

于是一边揉着大腿的伤处一边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只不过把我抱那个女人的细节，改成了女人主动过来抱住我。

但是我看他们的神色，似乎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越想越怒，心想老爷的一世清名，都让这烂石头毁了，顾不上腿上的疼痛，跳起身来，在那个石像上撒了一泡尿。

藤明月赶紧转过身去，阿豪和臭鱼则哈哈大笑。

我隐隐约约看到石像上似乎有股黑气升腾而起，逐渐在空气中消散不见。

臭鱼说道：“还好我们来得及时，你还没被那石头强奸，也不算失了贞节，犯不上这么歇斯底里的。对了，我记得在外边你拍这女子石像的屁股来着，莫非你想吃这石头豆腐不成？哈哈……哈哈……”

阿豪也笑着对我说：“看这石像的造型和磨损程度，似乎有千余年的历史了，物件的年头多了就容易成精。你毛手毛脚的摸人家屁股，她是对你略施惩戒而已。要不然早把你砸死了。”

我此时无地自容，很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忙打岔，问阿豪什么时候动身离开。

阿豪收敛笑容，说道：“事不宜迟，这地方太邪，咱们早一刻离开，就少一分危险。”

臭鱼打断阿豪的话，抄起棍子来，说道：“不成，日他大爷的，咱们几时吃过这样的亏。陈老头这老猪狗虽然躲了起来，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先放一把火烧了他这药铺，再走不迟。”说完就抡起棍子乱砸屋中的家具器物。

我对臭鱼的话大感赞同，若不烧了这鬼地方，心中一口恶气实在难平。掏出打火机来也要上前动手。

我和臭鱼从小相识，他是典型的混世魔王，头脑简单的他从小就一门心思的专喜爱使枪抡棒，天天看武打电影，一直参加市体工队的业余武校习武，他本就是粗壮的人，又学了些拳脚枪棒，更是无人能敌，到处打架惹事。直到十七岁的时候，家里人怕他手重打死人，便不让他再去武校习武。现在虽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却仍然没有半点的成熟稳重，要是说起打架放火的勾当，在睡梦中也能笑出声来。

阿豪平时喜欢读书看报，比较沉稳，我的性格则有些偏激，容易冲动，经常意气用事，但是我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惟恐天下不乱。

阿豪见我们要放火，本来想阻拦，但是被我们一蹶叨，也激发了他好事的天性，张罗着四处去找引火的物品。

藤明月毕竟是师范大学的教师，见我们如此不顾后果的折腾，连忙劝阻。我们都不肯听，气得她直跺脚，空自焦急，却无理会处。

我们在屋里闹腾的正欢，忽听屋外“咚~咚~咚~咚~”一连串脚步巨响，似乎有什么巨大的动物向我们所在的药铺跑来。

那巨大的脚步声每响一下，屋中的杯碗茶壶也随着震动一下，我们心中也跟着就是一颤。

随着传来几声践踏铁皮的巨响，阿豪脸上变色，说道：“糟了，咱们的车被踩扁了。”

不过现在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汽车的安危了，四人被那巨大的脚步声所吓，不由自主的一齐向里屋退去。

药铺的房屋共有三进，最外一间是药店的铺面，其次是我们夜晚讲故事的客厅，两侧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最里面，就是陈老祖孙进去后就消失不见的“卧室”。

这房子只有正面一个出口，更无其他门窗，只不过这种奇怪的结构，我们在此之前并未发觉。

说是“卧室”，其实只有空空的四面墙壁，连家具也没有一件，更没有日光灯，就算是白天，这屋里也不会有一丝的光亮。

四个人背靠着最里面的墙壁，人人都秉住了气息，静静的听着脚步的巨响由远而进，我手中握着短刀，全身尽是冷汗。

猛听药铺前门“砰”的一声被撞了开来，随既中室客厅的房门也被撞开。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向两侧看了看阿豪他们，人人都是面如土色，就连平日里浑不吝的臭鱼，也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死死的盯着最后一道门。

忽然觉得我的手被人握住，我一摸之下，触手温软，知道是藤明月的手，那两个男人的手不会这么滑嫩。

我拍了拍藤明月的手，以示安慰，随即把她的手拿开。一会儿可能是一场殊死的搏斗，被她拉住了实在碍手碍脚，虽然这么做显得有些无情，但是我想我会尽量保护她的。

没料到，巨大的脚步声在卧室门外嘎然而止，外边除了雨声之外再无别的动静。

等了好长时间，臭鱼按捺不住，慢慢的把房门打开一条缝隙，伸出脑袋窥视外边的情况。

我见臭鱼看着门外发楞，忍不住小声问道：“臭鱼，你看见什么了？”

臭鱼似乎还没明白过来自己看到的什么，说得莫名其妙：“我……我先是看见了我自己，全身发光，然后跑过来一只黑猫……就没了。”

阿豪听得奇怪，推开臭鱼，也趴在门缝向外看，他也一动不动的看

了半天，回过头来说：“我只看见黑洞洞的一片，中间远处好象有盏灯……那是什么？”

这时，藤明月也凑过来往门外看，一边看一边说：“啊……我……我看见一块红色丝巾……还有个悬在空中的铜盒子……似乎是个青铜的棺材……没错……是棺材悬在空中。”

我越听越糊涂，心想这三个人怎么了，究竟谁看见的是真实的情形，怎么人人看得都不同？

我还是最相信自己的眼睛，把他们三个推开，也伸出脑袋往外看去。

外边一团漆黑，唯一能看见的是在离卧室门很近的对面有一片晶莹透明的水雾，就象是在空中漂浮着的一面水晶。

就象照镜子一样，我的脸投影在那片水晶之中，放出一团光芒，随即整个脸扭曲变形，越变越细，最终变成一条线，那线又绕成一个圆圈，不停的旋转，就好象是太极的图案，终于归入一片黑暗之中。

那画面也无恐怖之处，但是我还是觉得被刚才看到的情景吓坏了，好象整个灵魂被强烈的电波扫描了一遍，全身发颤，心中难过悲伤，忍不住就想放声大哭一场。

我不想再看，赶紧把门关上，大口的喘气，努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臭鱼，阿豪，藤明月三人大概也和我的感受相同，我看到他们的眼圈都红了。

但是谁也无法解释每个人看到的画面究竟有什么含义，其中的内容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正自惊疑不定，门外那巨大的脚步声又重新响起。

这声音一下子把我们从悲哀的感受中拉回现实，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只不过，这次的声音越去越远，竟然是自行离开了。

大伙松了一口气，都坐在地上想着各自的心事，许久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藤明月毕竟是女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们差了一些，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呜呜抽泣。

我心中烦闷，用短刀的刀柄一下一下的砸着地板，回想刚才看到的

圆圈是什么意思。

臭鱼比我还要烦躁，他因为姓于，绰号又叫臭鱼，所以他对猫极为反感，凭空看到了最忌讳的生物，这种心情可想而知。

阿豪忽然说道：“你们听，刚才用刀柄砸的那块地板的声音发空，下面是不是有密室地道之类的场所？陈老头和他孙子会不会藏在里面？”

藤明月打亮了手电筒，按照我刚刚敲打地板的方位照去，果然是见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地砖显得有些异常。

整个屋中的地板砖都是米字型顺这纹理排列，唯独墙角这块纹理相反，似乎是匆忙之中放得颠倒了。

我这次不再用刀柄，换用手指关节去敲击那块地板，声音空空回响，下面确实是有不小的空间。

阿豪说道：“那唐代古墓会不会就在这下面？”

我答道：“有可能，说不定刚才所见的怪事，都是这古墓里的亡魂搞鬼。”

臭鱼嘴里一边说着：“先打开看看再做道理。”一边找到了地板边缘的缝隙就要撬动。

藤明月赶紧拦住，说道：“我很害怕，不管下面有什么，咱们都不要去看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依照我的本意，绝对是想打开地板看看，如果下面真是古墓又有些值钱的陪葬品，我等岂能不顺手牵羊，发些外财？这正是有钱不赚，大逆不道，有财就发，替天行道啊。

不过既然藤明月担心，而且万一有下面真有鬼魂我们也无法应付，只能忍住对于大笔财富如饥似渴狼一般的心情，不去撬那地板。

经过刚才一番惊吓，再也没有人有心情去放火烧房了。

当下，臭鱼手持棍棒在头前开路，其余的人陆续跟在后面，一起出了药铺的前门。

豪雨瓢泼，兀自未停，到处泥泞不堪，瞧不清地上有没有脚印，却见两车的车顶都各有一个巨大的足印，那足迹只有三个脚趾，似兽非人，不知其究竟是何物。有可能陆雅楠就是被着巨大足印的制造者所害，多半已不能幸免于难了。

想到此处，全身打个冷颤，只是不知那怪兽未何没进房把我们这一伙人全部抓去吃了？

阿豪打开车门进去看了看，探出头来对我们说道：“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正在胡思乱想，听阿豪如此说话，也十分高兴，说道：“好消息？你不防慢些说，我可有好多年没听到过好消息了，好不容易有个好消息，我要享受享受。”

臭鱼却漫不经心，说道：“你别卖弄了，不就是车子没坏么？你现在能给我变出只烧鸡来，那真是好消息。”

我们正在斗口，天上又亮起一道闪电，这次我们有了心理准备，没有抬头去看天空，而是准备借着这一瞬间的光明，看看周边的环境。

我顺着我们开车来时的道路看去，一颗心如同沉到了大西洋海底的深渊之中。

只见药铺周围荒草丛生，四周全被密密匝匝的无边林海所覆盖，可以通行的公路不知去向。

这一来可非同小可，我们唯一仰仗的退路给断了。

在这么大的雨夜之中，冒然进入林海无疑自寻死路。更何况，那林中情况不明，谁知道是个什么鬼去处，说不定那巨脚怪兽正等在其中，恭候着我们这四份送上门的宵夜。

四人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药铺之中，阿豪把车中的应急箱拿了进来，藤明月在她的车里找了些吃的东西，也一并带进房中。

我把阿豪拿来的应急箱打开，里面只有一只手电筒，几节电池，两个应急莹光棒，一瓶502胶水，半卷胶带，几块创痍帖，其余的就是些修车的工具，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叹息道：“早知今日，咱们就该在车上装GPS，那就不会迷路了。”

阿豪和藤明月不停的拿手机拨打电话，想找人来救援，每个号码都可以打通，但奇怪的是全部占线。无奈之下，也只得做罢。

臭鱼忽道：“我有最后一招，咱们在这里坐着等到天亮。”

我们一听之下，无不大喜，臭鱼这招虽笨，但是可行性极高。

我低头看了看手表，发现指针指着凌晨两点整。对阿豪说道：“现在已经两点了，用不了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只要天亮起来，咱们就如同鸟上青天，鱼入大海了。”

阿豪听了我的话一脸茫然的说道：“怎么？你的表现在两点？咱们刚发现陆雅楠失踪的时候，我看了一次手表，正好是两点，后来又看了两

次，也都没有变化，还是两点，我以为是我的表停了。”

听了我们的对答，藤明月也低头看自己的表，臭鱼从来不戴手表，拿出手机来看时间显示。

最后我们终于确认了，所有的计时设备所显示的时间，都停留在了两点整。

我们综合分析了一下所面临的局面，感到形式十分严峻。

面前一共有三个选择，第一开车进入森林，但是没人能保证一定可以找到路，并且那个不知是什么的巨大怪物潜伏在外，随时可能发动袭击，失去了房间的依托，我们的安全系数几乎为零。

第二个选择，是留在房中死守，这一夜之间，似乎也只有这间药铺里面稍微安全一些。但是这里在两点钟之后好象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们能不能平安的等到天亮？甚至说天还会不会亮。这些大家心里都没个准谱。

还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去看看卧室的地板下有些什么，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解开这些如同乱麻一样的迷。但是地板下潜藏着什么危险？究竟值不值得去冒险一试？

藤明月苦苦哀求，坚持让大家等在房中，并说自从看见了水晶中的图象，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怎奈，我们这三人都是在商战中摸爬滚打惯了的人，血液中涌动着一种赌徒投机的特性，与其坐在这里干等，不如抓住那一线的机会，放手一搏。

说干就干，我因为腿疼，和藤明月一起留在客厅，阿豪臭鱼去里屋撬地板。

始料不及的是，这次的赌博行为，我们所押上的筹码，是所有人的生命。

我坐在客厅的长椅中揉着自己被石像压得又青又肿的腿，无意中看了藤明月一眼，发现她也在凝视着我，目光一撞，双方赶忙去看别处。

我心中一动，回想起刚才给她做人工呼吸的情形，发觉自己对她也不是刚见面时那么反感了，从内心深处逐渐萌发了一些亲近的感觉。

但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免有些尴尬，我想找个话题跟她聊聊，想了半天，对她说道：“你看那水晶中的图象，除了觉得可怕之外，有没有很悲伤的感觉。”

藤明月点头说道：“是的，好象内心深处，被一根针刺破了一个洞，哀伤的情感象潮水一般涌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似乎是一种……是一种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而又无能为力的悲哀。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刚才还难过的哭了半天。”

我刚才也觉得难过无比，只是不知怎么形容，确实如藤明月形容的，那绝对是一种对于自身宿命的无助感。

我问藤明月道：“你觉得咱们看到的不同图象，代表着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用抽象来表达的内容？”

藤明月说：“我也不清楚，好象都是些无意义的东西组成的画面，似乎是毫无关联，但是观之令人胆寒。你说咱们还能不能见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不论任何危机，我从不说不点泄气的言语，于是笑着安慰她说：“没问题，你命好，碰到我们这无敌三人组，我们什么没经历过啊，什么贼跳墙，火上房，劫飞机，抢银行，都见得多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这种未够班的小情况，哪里困得住咱们。”

藤明月也笑了，说道：“你们这三个人的性格作风，也当真少有。你大概就是你们这小团伙的坏头头吧？”

我听得气愤，怒道：“什么坏团伙？合着你拿我们当黑社会了啊，我不做大哥已经好多年了，想当年我”

我正和藤明月侃得起劲，阿豪在里屋招呼我们：“你们俩进来看看，我们找到一条地道。”

藤明月见我的腿肿了就扶着我进了里屋，其实我腿上虽然肿了，但是还能自行走路跑动，不过既然美女一番好意，我岂能辜负，于是装出一幅痛苦得难以支撑的表情，每走一步就假装疼得吸一口凉气。

我心中暗想：“我这演技精湛如斯，不去荷里活拿个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真是白瞎了我这个人，阿尔帕西诺那老头子能跟我比么？”

走到屋内，看到房中那块地板已被撬开，扔在一边。阿豪和臭鱼正用手电照着地面上露出的一个大洞，有一段石头台斜斜的延伸下去，洞里面霉气扑鼻，嗖嗖的往外冒着阴风，深不见底。

阿豪伸手探了探洞口的风，说道：“这不是密室，气流很强，说明另一边有出口。”

我想在藤明月面前表现表现，自然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也把手放在地道口试探，说道：“不错，确实另有出口，另外这里面虽然霉气十足，

但是既然空气流动，说明人可以进去，不会中毒窒息。”

藤明月说：“这里面霉味很大，可能是跟不停的下雨有关，说不定下面会有很多积水，咱们不知深浅，最好别轻易下去。”

我想吓吓臭鱼，对他们说道：“有水也不怕，咱们先让把臭鱼绑成粽子扔下去试试，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再下去。”

臭鱼瞪着眼说道：“本来我独自下去也不算什么，只是现在我肚子饿得瘪了没有力气，不如把剩下的食品都给我吃了，我便是死了，作个饱死鬼也好。”

阿豪说道：“藤明月的那点食物也不够给你塞牙缝的。先不忙下去，咱们到客厅旁的厨房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十几个小时没吃饭，想必大家都饿得透了。”

于是众人又重新回到客厅，再厨房里翻了一遍，发现米缸中满满的全是大米，米质并不发陈，可以食用，又另有些青菜豆付也都是新鲜的，油盐酱醋和炉灶一应俱全，只是没有酒肉。

我和臭鱼都不会做饭，只能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好在有个女人在场，阿豪给她帮忙，没用多久，就整置出一桌饭菜。

阿豪边吃边说道：“这药铺厨房中有米有菜，和寻常住家居民的生活一般不二，看来那陈老祖孙并不是鬼，不然他们弄这么多米面青菜做什么。”

臭鱼嘴里塞满了饭菜，含混不清的说道：“我早说了，这家黑店是卖人肉的，所以厨房里没有鸡肉牛肉，全是一水的青菜豆付。他们想吃肉时，便宰个活人。”

听到臭鱼如此说，藤明月想起了陆雅楠，食不下咽，又开始哭了起来。

我瞪了臭鱼一眼，心说这条烂鱼，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多时，吃饱喝足，我站起身来活动腿脚。

阿豪把手电筒集中起来，一共有三只，还有四节电池。我和阿豪各拿一只，剩下一只备用。另外把胶带和502胶水疮痍帖应急照明棒等有可能用上的物品也都随身带好。

一行人来至地道入口处，臭鱼火杂杂的便要跳下去，我一把拉住他说：“你还真想一个人下去？要去咱们四个人也要一起去。”

阿豪突然挡在大家身前，假意用手电照射地道里面，口中说道：“各

位都稳住了，咱们先瞧清楚了，要仔细的看。”同时用非常隐蔽的动作掏出笔来在自己的手中写了些什么。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我们瞧得分明，他在手上写了几个字：身后墙角有人。

臭鱼发一声喊，抡起棍子回身就砸，我见他动手，就回过头用手电照去，果然墙角的黑暗之中站着一个男童，正是陈老的孙子。

阿豪想让臭鱼手下留情，但是臭鱼身体上的反应速度比他的大脑反应快过十倍，如何来得及劝阻。

这一棍动如脱兔，奔着那小男孩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猛听啪的一声，棍子打在地板上，厚重的地砖被砸的裂了几条缝，但是那男童就如同消失在空气之中，不见踪影。

臭鱼感到纳闷，揉了揉眼睛，自言自语：“莫不是我眼花了，分明就在这里吗。”回过头来对我和阿豪说道：“我说你们别用手电照我，快照照墙角，我看那小鬼能跑到哪去，今天若不让他吃本老爷一顿棍棒，本老爷绝不罢休，喂……你们怎么还拿手电照我……日你们大爷的……再照我生气了啊。”

藤明月声音发抖，对臭鱼说道：“那小孩……趴在你背上……”

臭鱼大吃一惊，侧过头去看自己的后背，只见那小孩果然趴在背上，和他脸对着脸，露出了满口的利齿，瞪着血红的双眼，全然不似前半夜所见的那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面目狰狞无比。

臭鱼吓得扯开嗓门大叫：“哇啊啊啊啊~~~~~”

他这一叫不要紧，别说我们了，就连他身后的小鬼都吓坏了，这世界上没有比臭鱼的叫声更恐怖的声音了。

那小孩子的亡灵被臭鱼吓得大哭，哭声凄厉刺耳，随着他的哭声，我和阿豪手中的手电筒的灯泡全部碎成了粉末。

我们本来留了一支备用的电筒以防不测，此时我舍不得用，掏出一根应急荧光棒折亮了。荧光棒发出了微弱的蓝光，可以照明周围一米多的距离。

阿豪见臭鱼被小孩的亡灵纠缠住了无法脱身，急中生智，用手一指门外的方向叫道：“陈老爷子，你要把你孙子的玩具扔到哪里去？”

那小鬼果然上当，放开臭鱼，一边哭着一边去外边看他的玩具。

阿豪见计策得逞，招呼众人快下地道，我拿着荧光棒在前引路，一

马当先下了地道，其他人等也鱼贯而入，臭鱼断后，又把本已撬开扔在一旁的地板砖重新盖住头顶的入口。

顺着长满苔藓的石头台阶，不停的往下走了好一阵子，才下到了台阶的尽头。

倾斜的地道终于又变得平缓，四人紧紧的靠在一起，借着微弱的蓝色荧光在漆黑的地道中摸索着前进。

整个地道有两米多宽，两米多高，地上和墙壁上都铺着窑砖，四处都在渗水，地上溜滑，空气湿度极大，身处其中，呼吸变得愈发不畅。

臭鱼边走边说：“那一老一小两只鬼，会不会是从那古墓里出来的？打又打不到，抓又抓不住，如何对付才好？”

阿豪说道：“对付亡灵咱们只有一招可用，就是俩鸭子加一鸭子，撒丫子。”

走不多远在地道的左手边发现了一间石室，我问阿豪：“这该不会是间墓室吧？”

阿豪说道：“应该不会，这些砖都是解放后生产的制式窑砖，看来这地道也不过是几十年以内的历史。咱们进这间石室看看再说。”

这石室是从地下一大块完整的岩石中掏出来的，大小相当与药铺最里面那间“卧房”的一半。里面也无特别之处，只是要比地道里干燥许多，室中一灯如豆，摆放一张大床，上面有铺盖被褥，十分的干净整洁。另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骨灰坛，除此之外更无它物。

臭鱼想把骨灰坛砸碎了出气，被阿豪拦住，阿豪拿着骨灰坛说道：“我听人说亡魂就宿于装殓尸骸的器物中，如果砸碎了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不得超生。那老陈祖孙虽然好象是鬼，但是至少他们没对咱们做什么伤害性的举动，刚才也只是吓你一吓，没造成什么损失。在没搞清陆雅楠的失踪是否和他们有关之前，最好别把梁子结得太大，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藤明月也很认同阿豪的观点，说道：“就是说啊，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对他们二人的这种鸽派的作风非常反感，我的主张和臭鱼一样属于鹰派，对待敌人要象寒冬般严酷，即使不确定是敌人，只要察觉到对方可能构成了对己方的威胁，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当断不断，则必留后患。

不过，既然藤明月心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我刚才还在盘算着

回去以后让她做我老婆。当下只得随着他们离开了石室，继续向地道的深处走去。

随后的地道时宽时窄，蜿蜒曲折，可能是修凿时为了避开地下坚硬的岩层所至。

大约走了二十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终于来到了另一端的出口，拨开洞口的杂草，发现外边仍然是倾盆大雨，唯一的变化就是这里不再象之前那么黑得深手不见五指，隔着十几米就有一盏防雨的常明灯，方圆数里之内密密麻麻的足有数百盏之多，就好象是城市里的路灯。这灯光虽然也极为昏暗，但是对我等来说，简直就如同重见天日一般。

回首来路的出口，原来是在一个小山坡的背后，没膝的荒草把地道出口遮盖的严严实实，若不知情，绝对无法找到。

阿豪用笔在本子上画了几个参照物做标记，以防回来时找不到路。

荒野之中没有路径，只得深一脚浅一脚的缓缓前行，直奔着灯光密集的地方走去。

臭鱼眼神好，突然一指南面说道：“呵，原来你们说的那个村子是在这里。”

我们放眼南望，透过茫茫的雨雾，在死一般寂静的夜幕中隐隐约有百余栋房屋聚成一片，确是个小小的村落。

从我们所在的高地顺势向下便觅得一条道路，延道路而行，来到了村子的中央。

村子中间的广场，是一条十字路，一宽一窄的两路交叉，把整个村子分成四块，我们所来的那条路，是其中窄的那条。

全村寂静无人，就连鸡鸣犬吠都不得闻，看来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活着的生物。

我们随便推了几家的房门，门上无锁，房中却没有任何人迹，从房内的积灰蛛网来看，至少有十几年没人居住进出了。所有的房中都如同寻常农村百姓的住宅一样，家私朴实，没有特别奢华的事物。各处还都保持着生活中的迹象，有的人家中锅里甚至还有正煮了一半的饭菜，当然那些食物早就腐朽不堪了。

只是不知人和家畜都去了哪里，难道是在一夜之间，这上百个家庭全部人间蒸发了吗？

也许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大的灾难之类的突发事件，所有的人毫无准

备，就突然遭难。

就连聪明精细如同阿豪，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事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常识。然而我们几个人也不具备推论这种超自然现象的能力。

众人冒着大雨，顺着村中最宽的道路来到了村子尽头的一片建筑之中，这一带不同于其余的那些普通民居，由呈品字型的三部分组成。

中间是个二层楼高的山坡，前面立着十数座石人石碑，当前一座巨碑高近三米，人在其下站立，会产生一种压迫感。

我们走近观看石碑上的文字，发现都被人为的刮掉了。唯独左下角有几个小字没被刮掉，上面刻有：“唐贞观二十一年”的字样。

臭鱼问我：“这山坡为什么还要立碑？是不是以前是古战场，作为纪念。”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还糊涂着呢。”

阿豪用手点指石碑后面的山坡，说道：“那不是山坡，是坟丘。这就是那座唐代古墓，我本指望只是一场误会，没想到现在世态的发展，已经对咱们越来越不利了。”

我们用手遮在眉骨上挡雨，抬头仔细观看那座巨大无比的坟丘，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意。

左侧是一栋大宅，庭深院广，大门紧紧的关闭着，里面黑沉沉的很是渗人。无意中看上一眼，便会产生一种悲哀痛苦的感觉，同时无边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冲进大脑。

我们不敢再多看那大宅，转过身看对面的另一座建筑，却是一座古香古色的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建筑风格绝不同于今日的建筑，楼顶铺着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四角飞檐各筑有镇宅辟邪的神兽。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眠经楼”三个篆字，楼中隐约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

藤明月自从进了村子就紧张害怕，这时指着眠经楼说道：“看字号这里好象是藏书的，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文献记录之类的，也好知道咱们现在究竟身处何地，这样才能思索对策。”

其实，即使她不这么说，我们三人也都有此意，反正只有这三处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大的超乎寻常的坟墓是没人想去的，左侧的大宅，别说进去了，只看上一眼身上就起满了鸡皮疙瘩。也只有这象是书房的地方能去看看。

臭鱼一脚踹开大门，拿了棍子在门边乱打，里面到处是积灰，呛得

我们不停的咳嗽。

我问道：“老于，你折腾什么呢？是不是刚才吃多了想消消食？”

臭鱼答道：“我看电影里象这种地方一开门，就往外飞蝙蝠，真他奶奶的见鬼，这里却没有半只，害得我空耍了这许多气力。”

楼中屋顶挂着一盏琉璃水晶的气死风灯，不知道使的什么光源，看样子几十年来都不曾熄灭过。

上下两层都是一架一架的群书，插了不少书签，两边几案上各有文房四宝，另有一幅屏风，众人一见那屏风上的图案，无不大喜，竟然是完完整整的一张全村地图。

阿豪用笔把图中的标识道路一般不二的画在自己随身的笔记本上，说道：“这下有希望出去了。”

我和臭鱼两人看他在画地图，于是在周围乱翻，想找些值钱的事物，回去之后变卖了，也好入手一点精神损失费。

可是除了各种古籍手记之外，更无什么名贵的事物，我随手翻开一本线装书册，看见封面上写有《驱魔降鬼术》驴头山人手书。

我哈哈大笑，招呼那三人过来观看，我说：“这作者名字够侃的啊，驴头，肯定长得很难看。”

阿豪也过来说道：“是啊，要是让我选驴头和鱼头两种相貌，我宁可选鱼头。”

臭鱼不知阿豪是讽刺他，也乐着说：“哈哈，长了驴头还能出门么？整个一怪胎。”

藤明月说道：“这书名真怪，世上真有能驱魔降鬼的本事么？咱们看看，挑简单的学上几样，也好防身。”

我随手翻开一页，见这一页中夹着一个纸做的人形书签，约有三寸大小，做工极为精致，是手工镂空雕刻，纸人顶盔贯甲，手持一把宝剑，虽然只是纸做的，却显得威风凛凛，

纸人书签粘在书页上，我随手撕下纸人，扔在身后地上。

看那页上写道：“以生米投撒，可赶鬼魅，以米圈之，则魂魄可擒矣。”

我说道：“这招简单，药店厨房里有得是米，只是不知管不管用。”随后接着念道：“翻阅此书，切勿使人偶书签遇土，否则……”

正读到这里，藤明月忽然指着我们对面的墙说：“咱们只有四个人，怎么墙上有五个影子？”

我心中一沉，本能的感到身后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我才不会弱智的先抬头去看墙壁上的影子浪费宝贵的求生时机。

我直接拽住藤明月的胳膊一拉，连她一起侧身扑倒。

一把大剑喀嚓一声把我们刚才站立处的桌案连同驴头山人写的书砍成两段。我躺在地上回头看，一个巨大的金甲纸人，有两米多高，杀气腾腾的拎着一口大宝剑无声无息地站在我们身后。

那金甲纸人一击不中，反手又去砍站在另一边的阿豪，阿豪躲闪不及，腿上中招，鲜血迸流，把整条裤子都染得红了。

金甲纸人举大剑又向阿豪脑袋斩去，阿豪惊得呆了，无法躲闪，只能闭目等死。

说时迟，那时快，在此间不容发之际，臭鱼一棍架住斩向阿豪的大剑，怎奈那金甲纸人力大剑沉，虽被棍子架住了剑，仍缓缓压向阿豪的头部。

阿豪腿上受伤不轻，动弹不得，我见此情况，连忙和藤明月伸手拉住他没受伤的另一条腿，将他向下拉出两尺。

也只差了这半瞬的功夫，金甲纸人的大剑已压倒臭鱼的棍子砍在地上，那处正是刚刚阿豪的脑袋所在。

臭鱼见阿豪受伤，暴怒之下，一把扯掉上身的衣服，抡起棍子和金甲纸人战在一处。

初时臭鱼尚且有些畏惧，后来却越打越猛，口中连声呼喝，把那一套咏春棍法使得发了，呼呼生风，金甲纸人虽然厉害，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双方翻翻滚滚的展开一场大战，那书斋中的书架桌椅屏风尽数被砸得粉碎。

我见臭鱼暂时挡住了敌人，就把阿豪负在背上，也不顾腿上之前被砸得发肿疼痛，咬紧牙关，冲出了书斋。

藤明月跟在后面搀扶，一起到了大坟前的石碑下，我见阿豪伤口深可见骨，两侧的肉往外翻着，就象是小孩的大嘴，血如泉涌。来不及多想，马上把衬衣撕开，给他包扎伤处。又把剩下的破衣当做绳子狠狠的系在他大腿根处止血。

我既担心阿豪，又挂念臭鱼的安危，处理完阿豪的伤口之后对藤明

月说道：“你好好照顾阿豪，我先去帮臭鱼料理了那纸人。”不等她答话，光着膀子就返身跑回到书楼之中。

此时臭鱼与那金甲纸人战了多时，完全占不到上风，因为那纸人浑身硬如钢铁，棍子打在上面丝毫也伤它不得。

他们两个刀来棍往，旁人近不得前，我只好站在臭鱼后边给他呐喊助威，不停的支招：“老于，它下盘空虚，打它下三路！抽它脑袋，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西。”

臭鱼叫道：“哥们儿这回可真不成了，日它纸大爷的，它比坦克还结实。你快跑吧，我撑不了多久了，咱们跑出去一个算一个。”

我如何肯扔掉兄弟逃命，环顾左右，看尽是桌椅书籍，心想这纸人是纸做的，不知使了哪般法术才刀枪不如，只是不知这家伙防不防火。

于是掏出打火机来点燃了两本书，大叫：“老于快跑，我连房子一起烧了它。”

此时臭鱼豁出性命硬拼，体力渐渐不支，只剩下招架之功，根本抽不出身，只是大叫：“放火，放火。”

我怕烧起火来臭鱼逃不掉，和纸人同归于尽，便不想再放火，未成想，那房间里面极其干燥，书本遇火就着，我刚点燃的两本书，转眼就烧到了手，急忙仍在地上用脚去踩，不料根本踩不灭，顷刻间已经有两个大书架被火星点燃，烧起了熊熊大火，只须过得片刻整座书楼都会被大火焚毁。

情急之下，我捡起一把书楼中扫灰用的鸡毛掸子，从侧面披头打向那金甲纸人。

金甲纸人似乎没有思维，看见谁就打谁，见侧面有人动手，就撇开臭鱼，举剑向我砍来。我哪里是它的对手，扭头就往外跑。

臭鱼借机会缓了一口气，虚晃一招，和我一同跑出了书楼。

眼看整座楼即将被火焰吞没，金甲纸人却抢先一步出了书楼，大踏步的本向我和臭鱼。

我和臭鱼刚才一番死里逃生，精疲力竭，趴在离书楼二十几米的泥地中喘作一团。只要金甲纸人过来，我们只能任其宰割了。

谁知它越走越慢，离我们大约三四步的距离，瘫软在地，一动不动了。却原来是被大雨淋成了一堆烂纸。

我和臭鱼此时缓过劲来，走过去用脚乱踩那纸人，直踩作一堆稀泥

还不肯停。

只听藤明月在远处焦急的叫喊声响起：“你们俩快过来……阿豪昏死过去了……血止不住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从大雨中传来，我和臭鱼心里慌了，不约而同的感到，有一片不祥的阴影掠过心头。

我们连忙跑过去看阿豪的伤势，虽然用衣服包住了他腿上的伤口，仍然没能止血。阿豪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了过去，人事不省。

来不及细看，必须先找个避雨的处所，因为在这大雨之中，伤口随时有感染的可能，如果发炎化浓的话，这条腿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那处黑沉沉阴森森的大宅是不敢去的，我们只好就近找了一间普通民居破门而入，把阿豪放在房中的床上。

经过这么一折腾，阿豪又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脸上毫无血色。藤明月在房中找了一些干净的床单擦去他身上的雨水。

我把阿豪伤口上包扎的衣服解开，仔细观看伤口，那刀口只要再深半寸，恐怕连腿骨都要被砍断了，殷红的鲜血象自来水一样不停的冒出来。

只是眼下无医无药，如何才能止血？看来现在腿能不能保住不重要了，首先做的应该是止血救命。

我忽然想起一个办法，赶紧把包中的502胶水和胶带拿来。

藤明月不解其意，问要胶水何用？

我说道：“你没听说过么？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了一种应急止血剂，叫做强力止血凝胶，在战场上伤员大量出血，如果没办法止血的话，就用这种止血剂先把伤口粘上。其实我看那不过就是一种胶水。还有用木柴烧火，把伤口的肉烫得坏死也可以止血，不过现在来不及烧火了，打火机是燃气火焰有毒不能用，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再忧郁不决就来不及了。”说完就要动手粘阿豪的伤口。

藤明月急忙拦住我说道：“不行，你怎么就会胡来，这是502胶水，不是药！咱们再想别的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我怒道：“现在不粘上，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死掉，咱们又没有药品，难道就眼瞅着我兄弟流血流死么？”

阿豪躺在臭鱼怀中，昏昏沉沉的说：“别担心……就让他看着办吧，反正这条命今天也是你们救出来的，就算死了也没什么……死在自己人手里，也强于死在怪物刀下……早死我还早投胎呢。”

我骂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他妈的还充好汉，有我在，绝不能让你死在这，要死也要回去死在自己家的床上。”

没功夫再跟他们废话，一把推开藤明月，先从包里的拿出一支烟放在阿豪嘴里，给他点着了火。

臭鱼用床布在阿豪伤口上抹了几把，把周围的血擦掉，趁着里面的血还没继续流出，我就拿502薄薄的在伤口皮层上涂了一片，双手一捏，把伤口粘在一起，又用胶带在受伤的大腿处反复缠了几圈，脱下皮带死死地扎住他的大腿根。

这几个步骤做完之后，我已经全身是汗，抬起胳膊擦了擦自己额头的汗水。听臭鱼对我说道：“效果不错，阿豪还活着。”

我抬头去看阿豪，发现他疼得咧着嘴呲着牙，脑门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子。他怕我手软，硬是咬了牙强忍住疼痛一声也不吭。

我忙问他：“你感觉怎样？还疼不疼？”

阿豪勉强挤出一句话来：“太……太他妈疼了……如果你们不……不介意……我要先昏迷一会儿……”说完就疼晕了过去，那支香烟竟然还在嘴里叼着。

不知是我这套三连发的战地急救包扎术起了效果，还是他腿上的血已经流没了，总之血竟然奇迹般的止住了。而且他能感觉到疼，昏迷之后呼吸平稳，说明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臭鱼红着眼圈对我说道：“如果天亮前送到医院，还能活命，不过这条腿怕是没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把阿豪嘴里的香烟取下来，狠狠的吸了一口，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颤抖，连站都站不稳了。

见阿豪只是昏睡不醒，我和臭鱼在那房中翻出几件衣服换下身上的湿衣，顺便也给藤明月找了一套女装。

这些衣服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老款式，穿在身上觉得很变扭。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准备让阿豪稍微休息一下，等伤势稳定一点，就参照地图找路离开。

臭鱼刚才书楼里打脱了力，倒在阿豪身边呼呼大睡。

我腿上的伤也很疼痛，又想到阿豪的伤势难免继续恶化，还有当前的困境，不由得心乱如麻，坐在地上一根接一根的吸烟。

藤明月坐在我身边又开始哭了起来。我心中烦躁，心想这些人真没

一个是让人省心的，但是也只能好言安慰，说我刚才太着急了，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

藤明月摇摇头，说道：“不是因为你对我发脾气，我在担心阿豪和陆雅楠。”

我发现她总揉自己的脚踝，问她怎么了，她不肯说，我强行扒掉她的鞋子发现她的踝骨肿起一个大包，我问藤明月：“你脚崴了怎么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崴的？”

藤明月低着头说：“从书楼里跑出来是不小心踩空了，不要紧的，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然后取出挂在颈中的十字架默默祷告。

我心里更觉得愧疚，对她说：“真没想到，你原来也信耶苏啊？咱俩还是教友呢。”

藤明月看着我说道：“太好了，咱们一起来为大家祈祷好吗？”

我说我出来得匆忙没带十字架，回去之后再补上，你先替咱们大伙祈祷着。心中却暗想：“我的信仰一点都不牢固，如果由我来祈祷，会起相反的作用也说不定。”

藤明月说：“你就蒙我吧你，哪个信教的人会把十字架忘在家里？”

我心想这要再说下去，肯定会被她发现我又在胡侃了，想赶紧说些别的闲话，但是我的嘴又犯了不听大脑指挥的毛病，想都没想就说：“咱回去之后结婚吧”

藤明月没听明白：“什么？谁跟谁结婚？”

我想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干脆就挑明了吧，于是把心一横郑重的说道：“我发现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打算向你求婚，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不过象你这么好的品貌，一定有很多男人追求吧？有没有五百个男人追求你？如果只有四百个竞争者我一定能赢。”

藤明月本来心情压抑，这时倒被我逗乐了，笑着说：“嗯……跟你结婚也行，你虽然没什么文化，人品倒还不坏。不过，我们家历来有个规矩，想娶我们藤家的姑娘，先拿一百万现金的聘礼。”

这可把我吓坏了，心想这小娘子真敢狮子大开口，该不是拿我当石油大亨了吧？

藤明月看我在发呆，便说道：“看把你吓的，怕了吧？谁要你的臭钱啊。逗你玩呢”

我还没从打击中回过神来，怔怔的说道：“我能不能……付给你日元

啊？”

这时阿豪醒了过来，我才得以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和藤明月一起过去看他，他的精神比刚才好了不少，只是仍然很虚弱，他让我从包里把他的笔记本拿来。

阿豪翻到他所画的地图，说道：“还好把地图抄下来了，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出去吧，我还真不想死在这里啊。”

我让他先休息一会儿再说，阿豪坚决不肯。指着地图给我们俩讲解：“你们看，这里是咱们去过的眠经楼，这个大坟下边有条地道，那处大宅院里同样有条地道，而且这两条地道互相联接，地下的路线是用虚线标明的，下面的结构很复杂，一直通向地图的外边。这座坟下面还标明了有规模不小的地宫，中间被人特意画了一个红圈，看来是处重要的所在。”

阿豪又指着我们从药铺找到的地道出口位置说道：“咱们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这条地道在图中并未标明，看来药铺中的地道是在这地图绘制之后才挖的。这些年来还有没有别的变化咱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这张地图上来看，四周都是山地和密林，唯一有可能是出口的就是那唐代古坟后面隔着一片林带的这个山洞。”

我问道：“咱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山洞走不出去怎么办？”

阿豪说：“如果山洞走不通，那么咱们只能退回来在巨宅和巨坟的地道中任选一条了，不过这两条地道可能都很危险，咱们走错了一条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拿着地图反复看了两遍，确实如阿豪所说只有走山洞中的隧道这条路看来比较安全，也比较有希望走出去。

藤明月整理了一下剩余的装备，已经少得可怜了，只有一只手电筒，四节型号不一的电池，以及最后的一根荧光照明棒。

由于要钻山洞，我想在附近的民居中再找些可以照明的物品，但是这里的人家好象对电器十分反感，没有任何电器制品，忙乱中也忘记了可以做几只火把应急。

阿豪急于离开这是非之地，便叫醒了臭鱼，四人一共八条腿，这时却有其中三个人的四条腿受了伤，只好互相搀扶着向坟后的山洞走去。

有了地图，很容易就在坟后大山下面找到了山洞的入口。

事已至此，不管能不能出去，都要硬着头皮走一遭试试了，希望这次好运能站在我们一边。

洞口很大，洞中虽然漆黑一团，但是道路笔直，倒不难行走。

为了节省光源，我们没用手电照明，只是排成一列，在黑暗中摸索着墙壁前行。

走了一段之后，藤明月蹲下身去摸索：“说道，这洞里好象有铁轨。”

阿豪忽然指着前边叫道：“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看见过……在水晶里看到的影像就是这个！”

我抬头向前边看去，一片漆黑的中间，远远的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光点，象是灯光。手中所扶的山洞墙壁和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我大喊一声：“大伙快往回跑，是火车。”

山洞的宽度虽然并不狭窄，但是也顶多相当于一个火车头的宽度，那火车要是撞过来，四人无处可避，只能被撞成肉酱。

四人中只有臭鱼腿脚没伤，其余三人一步一挨，肯定难以逃命。

臭鱼荒了手脚，恨不能把三人作一捆抱住跑出去。

阿豪对臭鱼说：“藤明月的脚崴了，你先背她跑出去，我们俩再后面跟上，等你把她带出去，再回来抬我。”然后把唯一的手电筒塞到他手里。

臭鱼来不及多想，也不管藤明月同意不同意，把她抗在肩头就往回跑。

我折亮了荧光棒搀着阿豪，强忍着腿上钻心的疼痛一瘸一拐的往外蹭去。

身后的火车越来越近，地面的震动也越来越强烈，阿豪说道：“我明白咱们看到不同的影像是什么含义了，我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看来我的人生到此为止了，你快自己逃出去吧。”

我说：“你别废话，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阿豪哽咽着说：“答应我，你们要想办法活下去。逢年过节，别忘了给哥们儿烧点纸钱……你们唔好要唔记得我啊。”他本来跟我们在一起都讲普通话，此时心情激动，后半句又改成了家乡口音。

这时，臭鱼已把藤明月带出了山洞，又奔回来救我们。我和臭鱼想把他抬起来，阿豪死死抓住地上的铁轨不放，只是让臭鱼背上我快走。如果再多耽搁几秒钟，可能三个人谁都跑不出去了。

臭鱼无奈，只好大声哭喊着背起了我往洞外跑去。

我趴在臭鱼背上回头望去，在火车的前灯照耀下，阿豪目送我们即将跑出山洞，似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火车丝毫没有减速，碰得一声，撞出了一团粉红色的碎块。

我心中象被尖刀狠狠刺中，疼得喘不过气来。阿豪死亡的情形和他最后的笑容，如同以超慢速度播放一帧一帧的电影定格画面一样，牢牢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永别了，我的朋友

我祈求上苍多去怜悯那些在黑暗中独自哭泣的灵魂

呼啸而至的火车撞碎了阿豪，然而之时我和臭鱼还没跑出这条死亡的隧道。

前面只有一两米的距离就能出去，脖子后边凉嗖嗖的，已经能感到身后轰鸣的巨大车头带动气流的冲击。

我脑中一片空白，臭鱼负着我猛地向前一蹿，和我一起滚出了洞口。

着地一滚，正是面朝洞内，此时虽然已经出了山洞，却根本来不及向两侧闪避。洞外虽无铁轨，不过以火车的惯性，脱轨冲出的强大冲击力，也足已把我们二人撞成肉泥。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火车一出山洞就如同消失在空气之中，消失不见的只是离开山洞范围的车体，还没出洞的车身形成一个横切面。里面的乘客机械清晰可见，一片片在眼前消失。

只见洞内一层层的车体横截面不停的叠压推进，足足过了半分钟整列火车才过完消失无踪。然后四周静悄悄的，就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藤明月一瘸一拐的过来搀扶我们，我迷迷糊糊的问她：“咱们是在地球吗？”

藤明月点点头，哭着说：“你吓糊涂了是吗？”

我又转头去问臭鱼：“阿豪呢？”

臭鱼大放悲声，我这才想起了阿豪惨死的样子，急火攻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人中疼痛，睁眼一看自己在先前休息过的民宅之中，臭鱼正掐我的人中，他俩眼哭得如同烂桃一般，见我醒了过来才松了一口气，说道：“你再不醒，我就要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我没心思跟他说笑，沉默不语坐着发呆，悲从中来又恸哭起来。

这一哭感染了藤明月和臭鱼，也跟着一起又哭了半天。

直到哭得筋疲力尽，便各自躺在地上抽泣。

现在毕竟不是难过悲伤的时刻，等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三人商议，准备按照阿豪临摹下来的地图中的两条地道中选一条进去寻找出路。就算是横死在地道里面，也强过活活得困死在村中。

藤明月说：“最好别进那大宅，我连看都不想看那里一眼。”

我指着地图上画出的虚线说道：“那就只有从古墓的地宫下去了，而且这下面道路纵横，好象有几条路和那大宅相通。其实我看从哪下去都差不多。”

藤明月坚持不肯进那大宅，说宁可在古墓里被古代僵尸吃掉，也不愿意接近大宅一步，而且自称第六感很灵敏，感觉那里有一具悬在空中的铜棺。

我们又说起在水雾般的晶体中看到那些影像的事来，按阿豪临死前所说的只言片语，那种影像似乎是一种死亡的预兆，既然大家都看到了，是不是就说明所有人都活不下去了？

臭鱼说道：“日他大爷的，我最恨黑猫，我看到的还是只浑身黑毛的大老猫，如果说我命中注定死在它手上，我绝不肯那样死。你们要是看到我即将被猫害死，就提前在我脖子上割一刀，给我来个痛快的。”

我说那也未必，也许只是巧合，你们看到的都是实体，要是死亡的预兆，也有些道理可言，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旋转的圆圈，那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可能那样死？你们认为我会上吊吗？

于藤二人一齐摇头，藤明月说：“总之咱们都要小心就是，如果见到那些和影像中相同的事物，就急早避开。”

我对藤明月说道：“古墓中难免会有棺材，我走在最前边，如果看到有悬在空中的铜棺就大喊一声，你听到我喊就赶快往回跑，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

藤明月低头不语，迟迟不肯答应。

我现在心中急躁，不想和女人磨蹭，既然计议已定，就按地图上的标记，找到了古墓的墓道进入其中。

墓道每隔不远就有一盏点燃的油灯，光线虽暗，却还算可以见物，不过奇怪的是那里根本没有门，也没有任何遮拦，径直下去就是墓主的

墓室。

其中也无棺槨，一具人体骨架零散的摆放在室中的一个石台上，骨质中的水份早已挥发尽了，就连骨头都接近腐烂，有些部位已经呈现出了紫红色，似乎这尸骨还被人为的毁坏过。

尸身旁放着一把长剑，一串念珠，都早已腐朽枯烂，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才成了这样。

我们不敢多看，继续向前，后边是条向下而行的甬道，参照地图，在向前走一段就会到达地图中标出红圈的位置。

斜下而行的甬道不长，随即进入了一处大的超乎想象的洞穴，足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那洞虽然庞大，但是只有脚下一条碎石砌成的窄道可以通行，窄窄的石道两侧下陷，以下半米全是浓重的黑色雾气，无法看清黑雾中是深潭还是实地，但是可以感觉到里面似乎有不少蠕动着物体，看得人毛骨耸然。

这石道如同是在黑色湖泊中的一道桥梁，笔直通向前方，连接着巨形洞穴的另一端出口。

我们壮着胆子，走到石桥的中央，忽听走在最后的藤明月低声对我们说道：“咱们后边跟着一只黑猫。”

臭鱼最怕黑猫，不敢回头去看，便叫我转过身去看一眼，然后再把情况告诉他。

我也心中没底，突然出现的黑猫究竟是什么？我太惧怕再失去一个重要的朋友了。

我回过头去，见藤明月正用手指着身后的甬道入口处，示意让我往那边看。

在洞穴墙壁昏暗的灯光中，一只肥肥胖胖的大黑猫正趴在地上。

那黑猫体态庸肿，年纪不小，懒洋洋的在那里用两盏小灯一般的猫眼看着我们三人，和寻常家养的宠物一样，似乎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

唯一有些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少说也有二十几年的猫龄了，这种岁数在猫的世界里，相当于已过暮年的老人。

我对臭鱼说道：“没什么，一只小胖猫，很乖的样子，它的嘴再大，也咬不动你。”

臭鱼还是不敢看那只黑猫，问道：“你确定它不是什么妖怪变的吗？我怎么感到后边阴嗖嗖的？”

我说道：“要不要我走回去宰了它？”说完拔出短刀，脸上尽是凶悍之色。

自从阿豪死后，我的心好象也缺少了一部分，突然变得嗜血狠辣，一直想用冷兵器杀些活物发泄心中的痛苦。

臭鱼是个浑人，端的是不知好歹的，见我要替它杀猫，大声称谢：“太好了，我听说猫有九条命，你宰的彻底一些，你先把它开膛破肚，把肠子一节一节掏出来晒晒，再把它碎尸万段，扔到这下面去，日它猫大爷的，看它还能怎么来害本大爷。”

藤明月一把拉住我的手，焦急的说：“千万别，求你们了，你们男人怎么这么残忍？猫咪实在太可怜了。”

我的手被她温暖的手一握，忽然心中一软，紧紧握着刀柄的手也渐渐放松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老子，它要是真的对你有威胁我再动手不迟。也许你在水晶中看见的是另一只，这只真的不象坏猫。”

臭鱼点点头，说道：“好，就依你们，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我之前对你说的话？我绝不想被猫害死。到时候我希望你别手软。”

我心中一片凄凉，说道：“我要是动手杀了你，你小子是痛快了，我下半辈子就别指望睡得着了，咱们不说这些……继续向前走吧。”

石梁狭窄，我担心后面的黑猫对臭鱼不利，于是让臭鱼走在最前面，我和藤明月跟在他身后。

忽然身后的大黑猫“喵喵”的叫了一声，我急忙回头去看。

黑猫就跟在我们身后，它似乎对人类很亲近，希望我们去抱抱它，给它抓抓痒。

我想抬脚把黑猫踢下石梁，但是看到藤明月不忍的神色，稍微楞了一下。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黑猫已经跑过了我和藤明月所站立的石梁，一下子蹿到臭鱼脚下。

那黑猫似乎极喜欢臭鱼，不住的在他腿上挨蹭撒娇。

臭鱼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掉了当球踢的大胆性格，这时竟然被只胖胖的肥猫吓的动弹不得，两腿直打哆嗦。

我见黑猫并不伤人，这才放心，笑道：“老于放心，这小猫不会咬人，你看它想让你跟它玩呢。”

藤明月也觉得那猫黑亮光滑，圆头圆脑的十分可爱，蹲下去想伸手把它抱起来。

这时臭鱼发了狂一般，双眼瞪得滚圆，抬起脚狠狠踩了一脚，胖猫躲避不及，喵的一声惨叫，口吐鲜血，痛得在地上乱滚。

臭鱼不容它再叫，紧接着飞起一脚把黑猫踢下石梁，那猫在半空还未落入石梁下的黑雾之中，就被从黑雾中探出的几只干枯人爪，一把抓住。

我们无不大惊，这下面的黑雾怎么会有人？

只见黑雾中冒出无数女人的干尸，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乱撕乱咬那只黑猫，似乎都是些饿鬼一般，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片刻间就把那可恨的黑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

这些女人干尸似乎无知无觉，平时潜伏在黑雾之中，只要任何事物掉下去就凭本能去抓住抢来吃了。

更为奇特的是，没个干尸的身体上都有很多香烟粗细的黑洞，缓缓的从里边冒出一缕缕的黑雾，石梁下面这一大片的黑雾就是从干尸身上的黑洞中散发出来的。

黑雾弥漫浓重，只是停留在石梁之下半米多的距离，并不向上扩散，其内不知隐藏着多少干尸。

好在那些干尸即使伸长了手臂，也差一段距离够不到石梁，更幸运的是它们没有脑子，不会搭人梯，所以我们在石梁上还算比较安全。

我和藤明月看的发毛，臭鱼却兴高采烈，大声说：“哈哈，你们看，这死猫别说九条命了，再多九百条命也一起被这些干尸吃没了。”

藤明月捂住眼睛不忍去看，我却冷冷的注视着下面的动静，心中不为所动。

没想到，臭鱼太过得意忘形脚下一滑，从左边掉下石梁。

藤明月吓得不知所措，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我百忙之中伸手一抓，勾到了臭鱼的胳膊，被它下坠的力道一带，险些跟他一起掉下去，被坠得趴在石梁上，我手臂都快要被他坠断了。

也不愧是臭鱼，身体素质超于常人，腰上一用力，一只手勾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已经按住石梁，后背一挺，就可以跃上来。

忽然臭鱼觉得腿被人抓住，回头一看，从下面黑雾中伸出一只干尸的手爪，狠狠抓住了大腿，正在拼命往下拉扯，黑雾中又从远处蜂拥而来无数的干尸，都伸着手爪，扑向臭鱼。

那力量大得出奇，我拽不住臭鱼，也被拖得向石梁边上挪了半迟。这时藤明月吓得倒在地上，即使他和我一起拉，也无法和干尸的怪力相对抗。

臭鱼大喊：“老张，快动手，日你大爷的，活干得利落些。”

我目露凶光，“刷”的一声抽出刀来，腿上一紧，藤明月死死抱住我的腿：“千万不要，你怎么能杀自己的朋友！”

我对藤明月大喊一声：“你抓紧了，千万别撒手。”

话音未落，探出身去，一刀割断了抓住臭鱼大腿上的那只干尸手爪，我原没指望一刀就能割断，只是不能见好友死而不救，豁出性命一拼，没想到干尸的身体已经腐朽，轻轻一割就断。此时，后面的干尸陆续拥了过来，一只尸爪向我抓来，我用刀一挥，就把它砍成了两截。

这时臭鱼腿上得脱，双臂一撑石梁，就跃了上来，与藤明月一起把已经掉下去一半的我拉了起来。

干尸们见没抓到什么东西，又纷纷潜回了黑雾之中，黑雾如水，顷刻间恢复平静，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

臭鱼死中得活，心中无比激动，只是对我反反复复的说一句：“日你大爷的……日你大爷的……”

我站起身来，用短刀的刀背拍了拍他的脸，严肃的对他说：“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日我行，日我大爷就不行，我最恨别人日我大爷！你他妈再日我大爷，我就阉了你！”

臭鱼傻了，问道：“你不是没大爷吗？”

我白了他一眼，说道：“没有也不许你日，你逮谁日谁大爷这习惯很不好。”

不敢多做停留，急忙离开了这条狭窄漫长的石梁，我刚才一时充英雄，其实吓得脚也软了，走得很慢，落在了他们二人的后边。

藤明月和臭鱼进了出口，急忙紧走两步随后想赶上他们，还没进去就听藤明月在里面悲哀的哭了起来，边哭边喊：“陆~雅~楠”

我听到哭喊声，忍着腿上的伤痛，赶忙跑进了石桥另一端的出口。

刚一进去就听臭鱼对我说：“咱们都猜错了，他们不是开人肉饭店的……是人肉建筑工程队的。”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什么意思，举头观瞧，这里和前边一间地下洞穴大小相似，与硕大宽广的洞窟相比，人类显得非常渺小。

就在洞窟的右手边，石壁上有个巨大的洞口，足有一幢居民楼的纵面大小。

洞口完全被一堵墙砌得严丝合缝，搭建那堵墙的砖，全部是女人的尸体。

尸体的手足头颅全部被割掉，只剩下中间的一段躯体，就如同一块块长方形的大砖头，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难以计其数量，粗略估计最起码有几千具之多。

尸砖中间所存在的空隙，则以切碎的人头的碎骨碎肉来填满，有些碎肉上还挂着几缕女人的长发，有些缝隙非常小，竟然用人眼球去堵。整面尸墙上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黑气，缝隙间不时有鲜血流出，浓重的血腥味使得整个空间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看来我们在药铺附近荒草丛中看到的女体残肢就是来源于这些被当做砖头来码墙的女尸。

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所有的尸砖都未腐烂，不知是什么原因，依然保持着刚刚死亡时的新鲜。

我产生了一种错觉，甚至觉得尸体断口处的肉还在疼得跳动。

看到这等惨状，除了臭鱼之外，我和藤明月再也忍耐不住，趴在地上不断呕吐，最后连胆汁都快吐净了，方才停止。

藤明月趴在地上，她这一晚哭得太多，眼泪已经干了，这时却又干哭了起来。我本以为她会吓的晕倒过去，正准备给她再做一遍人工呼吸。

没想到，她竟然站了起来，跑到尸墙边上，抚摸着其中一段女尸的尸砖喃喃自语：“雅楠……你让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求求你……快活过来吧。”

我担心她受到打击太大，导致脑子受了刺激，过去把她拉了回来，问道：“你怎么知道那是陆雅楠？”

藤明月指着那块尸砖说：“她胸前有一大片红色的心形胎记，除了她那不会是别人。”说完就颓然坐倒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看了看藤明月所说的那块尸砖，确实在双乳之间有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这种胎记世上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相同的，看来之前阿豪估计的完全正确，陆雅楠早已遭了毒手了。

自从在药铺中发现陆雅楠失踪以来，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会碰上恐怖而又不可思议的危机。面对于这些毫无头绪的现象，我才发现自己蠢得可以，完完全全的束手无策，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这片空白中还用红笔写了两个大字“害怕”。

如果我们的军师阿豪还活着，他也许会想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我拿出笔记本看了看地图，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正是地图上醒目的红圈，旁边的注释只有一个字“门”。

我苦苦思索，这“门”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指被尸墙封住的巨大洞口。如果是门，那么这扇门又是通往什么地方的“门”？

再查看地图，图中这个红圈周围完全没有标注有任何别的通道，只是孤伶伶的画在那里。似乎“门”后的情况就连画图的人都不晓得，也许是有不能公诸于众的大秘密。

我们所在的山洞中，除了“门”和我们进来的入口，在旁边还画着一条一直延伸到图外的路径。

现在所有的路都行不通，最后剩下的这唯一的一条路，是仅有的一线生机。

我和臭鱼商量了一下，决定赌上三条命，走这最后一步棋。

臭鱼准备背着藤明月走，藤明月揉了揉哭得发红的眼睛，表示自己还可以走，暂时不用别人背，并对我说我腿上的伤比较重，还是让臭鱼去背我好了。

我甚感欣慰，还好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如果她又哭又闹，受了惊吓就神经崩溃，那我们可就要大伤脑筋了。

不过我也不想输给女人，这时只能顶硬上，继续充好汉了，对他二人说道：“我也不用人背，不就是砸得肿了些么，就算是断了一条腿，我来个金鸡独立，一蹦一蹦的也跳得比你们跑起来要快。”

我们正准备离开，忽然尸墙里面传来一阵沉闷的哀嚎声，但是那绝不是这个世界中任何生物所能发出的声音，整个山洞为之一震，尸墙不停的摇晃，可能随时都会倒塌。

形势万分危急，三人一刻也不敢再做停留，绝对没有任何心智正常

的人想去看那尸墙后面的事物。

沿着最后的一条通道不停的往深处走去，远远听得那“门”中的巨响已经停止，身后静悄悄的再无别的动静。

这才敢站住了脚步，停下来喘口气，然而就在此时，我们同时见到了最不想见到的情况，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和地图上完全不同，在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三条岔路……

古墓下这条阴深诡秘的地道似乎没有尽头。

地道的岔口处比较平坦干净，三个人面对岔路无奈之极，只能坐下来休息，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我从臭鱼背的包里找出剩下的半盒烟，给臭鱼发了一支，两人一边抽烟，一边发楞。

这三条路口，也许只有一条是生路，其余的两条说不定会有什么会做怪的纸人，幽灵一样的列车，就算是没有什么危险，只要再见到象刚才那么多的尸体，吓也会把人活活吓死。

人生中，随时随地的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所谓的性格就是对待选择的态度，然而有些选择是没有正确结果的。

现在我们对面的三条路口，也许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选择，如果选错了答案，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了。

我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开始觉得没什么，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伤到骨头了。我真想干脆放弃算了，既然这三条通道都有未知的危险，还是躺在这里慢慢等死比较好。

不过，一想到藤明月，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无论如何，搏到尽吧。

臭鱼对我说道：“日他大爷的，前面是三条路口，咱们又是三个人，这是不是命中注定让咱们三个分开来各走一条？”

藤明月显然是害怕一个人走：“什么命中注定？主动权还是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咱们非要一起走，谁也不能把咱们分开。”

臭鱼提议，因为我和藤明月的腿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先暂时留在原地休息，由臭鱼先分别从三条路各向前探索一段距离。

我坚决不同意让他独自去冒险，但是臭鱼很固执，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也不管，扔下我们自己先往前跑。

我又考虑到藤明月的脚踝无法走太远的路，只得答应了臭鱼的要求，嘱咐他快去快回，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千万不要逞能，赶紧往回跑。

臭鱼走后，我坐在路边靠着墙壁休息，腿上的伤痛不停的刺激着大脑，再加上体力的透支，使人想要昏睡过去。

在这里睡觉实在太危险，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决定跟藤明月谈谈。

我问道：“那件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藤明月正在想着心事，听我这么说就好奇的问道：“啊，我考虑什么？”

我给她做了点提示：“一百万日元怎么样？你还没答复我呢”

藤明月哭笑不得：“你粘上毛可能比猴还精，这一变成日元，马上就除以八了。我不要钱，我想嫁个会唱歌的人，你先唱首歌让我听听，这个考试合格了咱们再谈接下来的问题。”

我心里没底，我根本不会唱歌，还有那么一点点五音不全，但是为了娶媳妇，只能豁出去了，想起来当初臭鱼经常唱的一首酸曲，于是厚着脸皮放声唱道：“总想对你表白~我对夜生活是多么热爱~~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美女是特别豪迈~”

藤明月赶紧打断了我的抒情歌曲，笑道：“您可千万别再唱了，别把鬼招来。”

我也觉得脸上发烧，唱得自己都觉得难听，还好地道里面光线昏暗，没让她看出来，要不然没脸做人了。

藤明月说：“回去得给你办个补习班，好好学学怎么唱歌。”

我一听她这么说，觉得这事有门儿，心想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我先占点便宜再说，伸手一搂藤明月的腰，就要亲她一下。

藤明月用手推住我：“刚还一本正经的，怎么马上就开始耍流氓了？”

我怒道：“不是你在一直给我暗示吗？怎么我倒成流氓了？你还人民教师呢，也太不讲理了。”

藤明月都快气哭了：“谁给你暗示了？”

我说道：“不是暗示你干嘛总拉我手，抱我腿，还要回去给我办补习班！都办上补习班了，还不算暗示？”

藤明月说：“你这理论再哪也说不过去。我对你印象不坏，不过你不能再耍流氓了，要不然我就算你刚才的音乐考试不及格。”

我讨个没趣，暗骂着死丫头原来是泡不开的老处女。不过她最后一句话颇值得人回味啊，及格了？

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朦胧间觉得身上发冷，一阵阵的阴风吹过来。

藤明月竟然主动投怀送抱，靠在我身上。

我都来不及睁眼，就先一把搂住，没想到她竟然更进一步，主动的来吻我。

但是她嘴唇接触我的一瞬间，我猛然感到她的嘴怎么变得这么冷？那简直就是一种深不见底的阴森森的恶寒。

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悲伤怨恨的潮水无止尽的从我对面向我涌来，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和外边那大宅中的一般不二。

我努力的让自己镇静下来，狠狠推开“藤明月”，低声喝问：“你究竟是谁？”

黑暗中，对方一言不发，虽然看不见她的眼睛，仍然觉得从她眼中射出怨毒的目光，有如两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不停的搅动，无边的黑暗从心中的伤口冲了进来。

身体好似被沉重的悲伤所压迫，一动也不能动。

只要再被她看这么一两分钟，我就会彻底丧失反抗能力了。还好求生存的欲望，暂时抵挡住了黑暗的冲击波。

稍微缓得这么一缓，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心中的黑暗驱散，紧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在大腿上前后一擦，点燃了ZIPPO，我要看一看对方究竟是谁，藤明月到哪去了。

不料，ZIPPO的火焰刚刚出现，就被一股阴风吹灭。

我硬着头皮，再一次磨擦ZIPPO的火石，火焰又被阴风吹灭，我头皮发麻，一千多块钱的美国原装限定版精工工艺，独特的防风的燃料ZIPPO在这里只不过和一根小小的火柴差不多。

反复数次之后，干脆连火都打不着了。

我对面的“藤明月”，仍然一动不动的在黑暗中注视着我，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也许她想要把我活活吓死。

想到这里，我不惧反怒，太可恶了，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样被吓死更耻辱的死法了。

我正在咒骂，忽地手电灯光一闪，我看得清楚，在我对面，近在咫尺的距离，面对面站着的不是藤明月，而是一个“女人”。

不对，根本没有人，只有一袭雪白的长衣，一头乌黑的长发，脸……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身体有没有看不到，因为穿着衣服，取而代之这些部位的……是浓重的黑雾。

最醒目的，是她脖子上系的一条红色的丝巾，白衣如雪，巾红胜血，再加上如黑瀑般的长发，三色分明，更衬托得鬼气森森。

我随即想到了，藤明月在水晶中看到的启示，阿豪看到了隧道中的火车灯，结果死在了里面。藤明月看到的启示是红色丝巾和悬在空中的铜棺，会不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已经遭到不测了？

不过臭鱼看到的黑猫，他为什么能把黑猫杀死，自己毫发无伤？难道那启示，不代表死亡？

我思绪混乱，竟然忘了害怕，突然地面一阵剧烈的晃动，阵阵哀嚎从远处传来，好象那个“门”中的怪物又开始嚎叫，想冲破尸墙而出。

这时觉得腰间一紧，被一只有力的大手夹在腋下，原来是臭鱼探路回来，用手电一照，见情况危机，于是不及多想，把我大头朝下，夹起来就跑。在颠簸起伏中，我用力仰起头，去看那个白色的身影，她还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身上的黑雾正逐渐消散在空气中。

臭鱼把倒夹着我，一路狂奔，我感觉转了一百八十度之后，地势转而向上，越奔越高，黑暗中凭直觉判断方位，似乎是有条路，通向“门”所在的山洞上方。

大山洞中传来的呼嚎声也逐渐减弱。终于又归于平静。

最后终于停在一个石门前，臭鱼这一番又是用力过猛，坐在地上喘气，从包里拿出水壶，几口就喝个净光，方才能开口说话：“日你大爷的，刚才真危险，我再晚回去半分钟，你就被那女鬼强奸了。”

我问臭鱼：“这是什么地方？藤明月呢？”

臭鱼说：“我也不清楚，那三条路我走了两条，都是死路，好象刚挖了一半，我还没来得及看最左边的通道，就听见后边有令人寒毛倒竖的惨叫声，我放心不下你们，赶回来看，见到情况紧急，就抱着你从一直没走过的左侧地道逃命，藤明月在哪我没看见。还好这条最后的地道不是死路，绕了一个大弯后就逐渐向上，现在咱们的位置大约是在之前大

山洞的上方。这有个石门，咱们歇歇就进去。”

我心中明白藤明月多半已不在了，就算暂时没死，她脚上有伤，在这个如同迷宫般诡异的山洞中，恐怕也无法生存。但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暗地里期盼着她能侥幸活下来。

臭鱼倒再地上抽烟喘息，回复体力，我坐在一旁，想起阿豪和藤明月，心如刀绞，暗暗痛恨自己对朋友的死无能为力。

忽然发觉在石门里有滴水的声音传出，这滴水声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我们刚才逃的慌忙，没有留意，现在在这寂静的地道中，这声音格外的清晰。

臭鱼也感觉到了，爬起身来，和我一起用力推开了石门。那石门也不甚厚重，而且开合的次数多了，磨出好大的缝隙，稍微一用力就应声而开。

我往里面看了第一眼，心中就是一片冰凉，只有一个念头：“罢了，藤明月必死无疑了。”

石门中是个不太大的石屋，大约一百平米见方，高四米有余，对面另有一扇石门似乎是出口。中间吊着一副琉璃盏，中间燃烧着不知是什么的燃料，配合四壁上的八盏封灯，把屋中照得灯火通明。

屋中别无它物，在中央的位置上，把个造型古朴雄浑的苍然铜人像，都有真人大小，聚拢成一圈，皆呈跪姿，共同抬着一具造型奇特的铜制棺椁。

那铜棺和铜人，都长了绿色的铜痂，看来少说也有千年历史。棺下有个小孔，从中一滴一滴的流出鲜血，血刚好滴在地面上的一个玉石凹孔之中，那凹孔深不见底，不知通向何处。

这铜棺多半就是藤明月所见到的死亡启示中的影像，不过不管她是生是死，我都务必要亲眼看到。于是和臭鱼二人打开铜棺的盖子。

我们见了里面的景象，都眼前一黑，险些晕倒，实在是太惨了。

藤明月的尸体端端正正的摆在棺中，棺底有数十枚精钢尖刺，其工艺之复杂精巧，在现代社会也极其罕见，这些针刺分别插进了藤明月全身各处的血脉中，想必那些钢刺中空，再液压的作用下，逐渐把人血放尽，所以棺材下面才会不停的滴血。

而且人死之后血液凝固，如果想把血全部放出，必须是把活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强忍悲痛，想把藤明月的尸体从棺中抬出来，臭鱼拦住我说道：“你还记得那黑雾中的干尸吗？”

经他这么一说，我脑海中浮现出了在那条石梁上惊心动魄的经历，那些女性的干尸，身上有很多窟窿，从里面不停的冒出一缕缕的黑雾，那景象……

没错，那些干尸都是被活活的在这铜棺中放光了鲜血，她们身上的窟窿，就是在这里被钢刺扎的。

想到此处，不由得从骨髓里感到寒冷，全身都在颤抖，究竟是谁如此残忍？

肯定是那个穿白衣的长发恶鬼，要不把她碎尸万段，我如何能出心中这股怨气！

我拔出刀来，双眼血红，恶狠狠的挥刀在空中劈刺，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报仇”

此时，反倒是臭鱼比较冷静，劝我道：“要是金甲纸人那种怪物，咱们自是不必怕它，可是它是鬼魂，有形无质，咱们怎么杀她？”

我忽然想起一事，说道：“有了，你还记得在藏书楼里，看到驴头山人所记载的捉鬼术吗？有生米就行，可惜咱们没来得及多看几条，不过这就足够了，村子里的米都发霉了，咱们先想办法回药铺取米，然后再回来收拾这驴操狗日的死鬼！”

臭鱼大喜：“太好了，本老爷手都痒了，今天一直受他们欺负，日他大爷的不曾发市，既然知道了它们的弱点，如果还不能给阿豪藤明月他们报仇，我誓不为人！”

眼泪，已经流得太多，复仇的火焰压倒心中的苦痛，人如果有了目标，也就有了行动的方向，我们打定主意，今天就算把自己的命搭上，也要给把那些未知的敌人捎上几个垫背。

后面唯一的一条路，被那穿白衣的亡灵封锁，我们眼前唯一可以走的是对面的石门，不管怎么样，先从石门出去，再见机行事，找路径返回药铺取米。

最后的门打开了，前面又有什么危险等待着我和臭鱼？

长长的地道曲折而漫长，象是被命运之手所指引，我们终于来到了尽头。

最后的一段地道越走越窄，仅仅可以容一个人通过，如果身材稍微

高了一些，就必须弯着腰前进。

在尽头，有一段很矮的木梯，爬上去就是出口。那个出口被一块木板盖住，我用手一推没有推动，换臭鱼上去，使出蛮力，硬生生的把那木板推破，发现是在一张大床的下面。

我们前后脚的爬出来，一看四周，二人尽皆喜出望外。

原来所处的位置，正是药铺后地道中的石室床下，初次来时比较匆忙，没有发现床下别有洞天。

臭鱼发起飙来说道：“阿豪这个烂好人，要依了我早把这屋里的骨灰罐子砸的粉碎了。我看这地方根本就没好人，个顶个都该千刀万剐！”

我也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不等臭鱼出手，拿起摆在桌上的小骨灰坛，狠狠砸碎在墙上。

随着骨灰坛的破碎，从中生出一股清烟，化做一个小男孩，哇哇大哭。

我们现在手中无米，不敢跟那小鬼放对，二人一齐呐喊，破门而出，从外边的地道跑向药铺。

等到得药铺厨房的时候，二人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了，我发现腿上的伤也不疼了，想必是因为心中太过于激动，精神已经凌架于肉体之上了。

那小鬼哇哇大哭着随后跟进了厨房，臭鱼一脚踢开米缸上的盖子，两手轮流抓了大米猛向小鬼抛撒。

这招果然是有奇效，米粒击中小鬼的身体，就出现一个白洞，那小孩疼得又哭又叫，转身要逃。

我眼都红了，岂能容他逃走，用衣服兜住一大把米，在小鬼周围划了一个米圈。

我哈哈狂笑，对臭鱼说道：“老于，别太急了，慢慢折磨这小崽子，今天先拿它祭一祭咱们的朋友。”

臭鱼见困住了小鬼，也不再大把的撒米，一点一点的慢慢用米粒投他。小鬼倒在地上，口吐黑水，形状越来越虚，眼看就要魂飞魄散。

便在此时，厨房门口一个老迈的声音叫道：“二位壮士，快快住手，且听老朽说一言。”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药铺掌柜的陈老头。

我大骂：“你这老猪狗，最是可恨，老子，别跟他废话，抄家伙上！”

臭鱼打得性起，本就不想说话，抄起一大把米向陈老头撒去。

没想到，打在他身上之后，竟然全无反应。

陈老忙说：“二位爷，二位好汉，老朽是人，不是鬼怪，且住手容老朽解释，之后是杀是留奚听尊便。”

我见事情奇怪，但是仍不放心，我用为防陈老头动手发难，把短刀拔了出来，恐吓他道：“老杂毛，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先给你来个三刀六洞。”

陈老看了看他孙子，说道：“二位爷，能不能先放过我孙子，他虽然是鬼，却没做过什么坏事，我再不救他，他就要魂飞魄散了。”

臭鱼说道：“你先把今天晚上的事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还则罢了，说不清楚，别说你孙子，老爷我让你这老儿也一起魂飞魄散！”

陈老无奈，只有先行解释。

于是他讲了这雨夜之中的第五个故事……

第五个故事

隋末唐初，天下出了一位奇人，不知其来历姓氏，只因生就一副异相，容貌丑陋无比，破袍无履，脱略行迹，其头骨形状似驴，故自号驴头山人。

只因其德高望重，世人不敢直呼驴头，皆称其为山人，或曰绿仙，以避忌讳。也有传闻绿仙乃是当世一位剑仙胯下骑乘的青驴所化，然而这些传说不足为凭。

绿仙有无字天书三卷，修仙悟道，游历神州大地，可以呼风唤雨，驱神役鬼，到处降妖除魔，仙名播于天下。

贞观八年某日，绿仙参道于青石洞，弟子禀报有一贵人求见。绿仙将客迎进道观相见，来者非是旁人，乃是海内第一人的名将李靖。

李靖扶佐唐王，南征北战，却又为何得闲到此？

宾主叙礼以毕，说明来意，这才引出一场除魔大战，有分教：欲做降妖除魔事，需请通天彻地人。

原来李靖率军迎击土谷浑，在积石山一场恶战，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一举击溃其主力，并击杀土谷浑可汗。

剩余残敌退入一条山谷，唐军分精兵五千，绕至谷后，主力则在前，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鼓声大起，唐军主力蔽野而至，从正面攻入山谷，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未遇任何抵抗，谷中的敌军全部不知去向。

派出红旗探马去联络山谷后面夹击的五千唐军。结果连出六骑，尽皆有去无回。

主帅大惊，要知道，当时大唐帝国的军队，横扫中原平定四方，就连当世军事实力最强的突厥都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连颉利可汗都被生擒。

这剩下的几千吐谷浑残兵败将如何能够在眼皮子底逃脱？然而那五千精锐竟然会被这些不堪一击的吐谷浑溃兵消灭得一个不剩？

谷后是一片平野，无遮无拦，敌人不可能逃得如此无影无踪。李靖亲自率众搜索，没找到敌军及失踪的唐军，却在山谷后面的谷口处的一个大坑中，找到一只奇怪的“虫子”。

这虫有成年牛马大小，其外皮坚硬似铁，水火不能侵，全身火红，之所以说它是虫，以为它虽然体态巨大，但是长得便恰似是寻常的毛虫一样，只是无头无嘴，趴在地上全身一起一伏的似乎是在鼾睡，用刀剑戳之，它毫无反应。

李靖大奇，见这巨虫形状奇怪，便准备带回去献给太宗皇帝。吐骨浑残余兵马虽然未能全灭，又折了五千精锐，但是仍然堪称大胜，隧搬师还朝。

途中行至一处郡县，大军扎营，当地太守宴请军中将佐，李靖率各部将领进城赴宴。

宴散之后回到营地，众将本已大醉，此时全被吓得酒意全无，数万军兵驻扎的大营，凭空消失了，就连马匹帐篷，刀枪器械，包括营地后面的一座土山，也都无影无踪。

在原地上只有一个大得吓人的大坑，直径足有十余里，圆整光滑，就象是把西瓜切成两半，用勺子把瓜心一下子挖掉那样。

巨坑的中心一只大虫子正在睡觉。李靖明白了，自己的军队，都让这虫子给吃了。

如果此害不除，让它这么吃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唐的江山子民早晚都要变成它肚中的粪便。

然而此虫水火刀剑皆不能伤，如何杀掉，委实困难，最后只好求助于青石山紫烟观的绿仙。

绿仙见此事重大，自然不肯推辞，遍阅典籍，终于查出了这巨虫的来历。

夫宇宙者，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宇宙就是由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在一个宇宙之外又有无穷数量的其余宇宙存在，其中的缝隙，则全部是一片虚无混乱的混沌存在。

在太古神话时代，本没有现在咱们所在的宇宙天地，只有一片混沌，有个巨人盘古睡于混沌之中，梦醒后开天辟地，力尽而死，血液化成了江河湖海，身体化为了大地山脉，他的灵魂不灭这才又有金木水火土五位古神诞生于天地之间，其后又有女娲氏造人。

然而在混沌中诞生盘古氏之前，又先有一只以时间与空间为食的虫子，爬进了诞生盘古氏的这片混沌之中，产了几枚虫卵，随后不知去向。

这虽是神话传说，也许天地的形成并非如此，但是这几枚比上古神

话中的众神还要早无数年就诞生的虫卵，却真有其物。

在古印度的经文中记载，此虫名为“波比琉坂”，译成中文，意思就是“门”。

“门”的卵存在于世界之中慢慢的孵化了亿万年，虫卵在古印度曾经出现过两枚，被燃灯古佛以无边佛法并大慈悲力铲除，让其不能卵化为虫。

因为这种虫太可怕了，“门”孵化为虫之后，平时一直睡觉，在睡眠中偶尔会吃掉附近的小块空间，每隔十几二十年就会醒来，直到把所在的世界全部吃成黑洞，才爬向混沌之中去产卵然后继续吞噬下一个宇宙。“门”就是依靠吃能量为食。

宇宙，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空间的稳定能量造就了时间，时间是一种动态能量，不停前进的时间又提供动力维持着空间的稳定，这就是所谓的阴与阳，静与动。

李靖所抓到的“门”就是一只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幼虫，也是天下唯一一只的虫体，很不幸，这倒霉事被卫国公和绿仙遇到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件想都没想过的大难题。

虽然说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两极，比如有夜晚，就有白天，有男人，就有女人。但是这种阴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相等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平衡，比如咱们所在的世界，就是以阳这种能量为主。

所有的食物链的最末端，都是以依靠光和作用的植物。这就说明在咱们的世界中阳在明，阴在暗。阳为主，阴为辅。

“门”的口中，也就是门后，并不是它的肚子，而是连接另一个宇宙的通道，所以称其为“门”是十分合适的。

而在“门”后的异界，不同于咱们的世界，是一个阴为主导能量的时空。即使是燃灯古佛，太古众神复出，恐怕对那个异界的认知程度也为零。

绿仙请卫国公李靖先回长安，自己驾起一片七彩祥云，将“门”放在半空，以防它在梦中继续伤人，随即闭关参详对策。

三日后，绿仙带同门下弟子并各弟子家眷，离开了青石山紫烟观，择一僻静无人烟的山谷聚众而居，这个地方，四面环山，被森林围绕，与世隔绝。

绿仙决定以自己的元神进入“门”的口中，拼上自己的元神散灭，争

取和“门”同归于尽，以在“门”苏醒之前，拯救天下苍生的性命。

但是自己法力虽高，进入“门”中能否成功消灭它，实在殊难预料。于是安排下种种后着，命令门人从此不可出谷，只在此间隐居，其后历任族长，都要以铲除“门”害为首要重任。

随即造一巨坟，将“门”封印在墓室下的一个巨大山洞中，自己则在墓室中坐化。元神进入了“门”中。

因为绿仙是修行成仙的金身，元神虽已不在，肉身数百年不朽，直至民国年间，才逐渐腐烂。门人怕有朝一日师傅回来没有肉身，就未将其尸骨入棺装殓，一直摆在墓室的石床上。

然而绿仙金身进入“门”，一直没有动静，“门”安安静静的睡觉，直到二十几年之后的一天夜晚，天地变色，时空扭曲，“门”死了。

绿仙门人无不大喜，跪拜先师遗体，祝贺灭“门”成功。

但是，事情往往都会向人们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门”虽然死了，它的亡灵苏醒了过来，而且比有肉体的虫身，更加狂暴，也更有破坏性。

好在，第二任族长，也是才智卓绝之士，也准备以元神出壳的形式去镇住门的亡魂，但是他的修为远不及绿仙，能镇住多久，没有任何把握。

第二任族长凭借超凡的才智，想出了一个无奈之举，他命门人弟子，在他死后，立即从门中选出一个刚出生的女婴立为圣女，从小在她身上刺上咒文，族中职位最高的长老做为她的师傅，让她住在全村最大的宅院里。督导其背诵百万字的咒文，并教授舍身取义拯救天下众生的意义。

圣女从小到大过着于世隔绝的生活，潜心修炼，只等“门”的亡灵出现异动，就进行“放神”仪式。

因为圣女的法力还不足以元神出壳，而死后灵魂也会失去很多法力，所以必须进行“放神”仪式，这种仪式就是把圣女活着装入铜棺，用刻有咒文的钢刺慢慢放血，灵魂随着鲜血流入下面的“门”中，使其灵魂能安抚门的哀伤，每次可以维持十几或者二十几年不等。每个圣女死后，肉身也不会腐烂，被钢刺刺在身上的窟窿，会有黑雾冒出，没人理解，为什么会有黑雾出现，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痛苦所产生的。

圣女的遗体如同丧尸，无知无识，只懂得饥饿，但是族中人等不忍将这些丧尸焚毁，就把它扔在墓室后第一间山洞的石桥下面。

大唐天子后来得知此事，心中不忍，于是为圣女立石像石碑，以表彰其德行。

此后千年易过，族人遵从绿仙遗训，无不以谋划关门之策为毕生大任，然而在想出对策之前，就要不停的把无辜圣女的灵魂填进“门”的亡灵之中。

直到公元1980年出现了一场大的劫难，在这最后一次仪式中，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在零晨两点“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震动，谁也不知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一位圣女的亡魂又从“门”中爬了出来，带着强烈的怨念，变成了恶鬼，族中会法术者虽众多，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也拿她没有办法。

一夜之间，她把全村老少男女鸡鸭猪狗全扔进了“门”的亡灵口中。

得以幸免的只有两条生命，一只她生前养的黑猫，另一个就是她的爷爷陈老头，其实还有她的弟弟，也就是陈老的孙子，不过，虽然他姐姐没杀他，但是他见到了如此可怕的事，被活活吓死了。

只因陈老的孙子死在了村中，他才会有亡灵，然而那些被扔进去的人，连鬼都没的做了。

陈老因为有事外出得以幸免，回来后恶鬼的怨气似乎已经消除了一些，把自己关在大宅中，再也没有出来过。

陈老头也学过很多祖传的法术，在经楼中翻阅历代前辈留下的笔记，找到了一个应急的法子。

因为“门”后的异界，是一种以阴为主导能量的时空，所以不能让它沾染阳气，因为异性磁场相互吸引，比如阳光，不修行的男人这一类的事物，只会让“门”更加活跃。为了让“门”平静，只能用相斥的阴来压制它。

首先在村子周围布置了一个结界，不分日夜，不停的下雨。

另外还用咒文驱使夜叉杀死误入村中的女人，把尸体砌成墙，用女性尸墙的阴气封堵“门”的活动，但是这也不外乎是因鸩止渴之计。

“门”的震动越来越强烈，所需要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当然陈老头不会乱杀无辜。族中祖传有一样异宝，孽石。用孽石可以照凡人因果，以及人类本性的丑恶，只有照出一片黑气的，才会让夜叉鬼撕断她的四肢，把她砌在尸墙中。好在她们在死后才被做成墙，灵魂免去了进入异界之苦。

“门”的活跃越来越频繁猛烈，由于受到异界的侵蚀，在村子周围出

现了一个时空扭曲的旋涡，时空的扭曲范围是整个村庄，每天晚上两点，时间都会停止运行，短则十几个小时，长达数百个小时。而最强烈的时间空间扭曲的地点是村子的边缘一圈很窄的地带。

举个例子来讲，阿豪死亡的山洞就是个时空的乱流，所以会在本来没有铁轨的山洞中遇到火车，如果在时空的乱流中死亡，灵魂则会进入“门”嘴中的异界。

附录：

关于门~~~~~

绝非危言耸听，我不知道门是否真的存在于世间，这种传说在中国并不多见。

然而在中国的邻邦印度，一衣带水的日本，远隔万里的欧洲，德国，英国，都确实有拜门教派的存在。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被当做邪教，行事十分诡秘。而且不同教派对“门”的称呼不同，解释也各不相同。

印度宗教中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神灵的梦境，神的梦醒来之时，就是世界的末日。而神与神之间不同的梦境，会有联系。在梦的间隙有一种吞噬梦境的虫子，也就是波比琉坂。

日本的宗教认为：门是通往黄泉的通道，黄泉者，地狱也。这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解释。

欧洲的宗教则认为：门是让撒旦回到现实世界的通道，有朝一日，撒旦会重新回来统治世界。

美国的科学家则认为：各种宗教中所提到的门，应该是一种异次元通道，连接着不同的宇宙。

这些宗教无一例外的对门进行杀人的祭祀活动，文化背景的不同，杀人的方式也各异。

印度是需要高僧的鲜血，日本是进行五马分尸，欧洲则是用铜棺刺身体的铁处女。

本故事，乃本楼主胡编乱造是也，取材于美国科学家的设想是异次元的通道，欧洲的祭拜仪式，日本风格的村庄式聚居教团，印度的名称。而虫子的这种存在形式，驴头山人，李靖的部队失踪，则完全是本楼主瞎编出来的。

您要是问我中国的“门”在哪？我可真是不知道啊。

总之就看着玩吧。

今天的更新到此结束，无论如何都感谢各位支持到现在，别说您看累了，我都编累了，不过总算就要到最后的结局了。明天我会一口气发完，明天八段连发，怎么样？

对门的压制，千年来牺牲了几百名圣女，在八零年开始，又有数千女人被砌成了尸墙。刚开始抓误入村中的女人，到后来，数量根本达不到需要的程度，只好去村外抓。

只有一个前提，用来做尸砖盖墙的女人，她的灵魂必须是邪恶的。

唯一能判断人性善恶的宝器，是一面称为孽石的水晶，传说它是由神怜悯人类的眼泪所化。

每个人的对灵力的感应程度不同，在镜中看到的启示详细程度也不相同。心灵阴暗的人，会在镜中发射出黑暗的气息，生命力顽强的人会出现光芒，这种有光芒的人只占万分之一。

臭鱼等四个人所看到的影像，并不是死亡，而是因果的启示。不过孽石在八零年大灾祸的时候遭到破坏，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而且即使是完整的信息，也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

然而每个人看到的内容不同，包含的信息也各异，其内都暗含禅机，只能自行参悟。

除了陆雅楠之外，其余四人并非奸恶之徒，陆雅楠究竟哪里邪恶，无从得知，因为她已经死了。

陈老头想等凌晨两点之后，想办法放四个人出去，可是就在此时“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尸墙随时可能会塌，于是陈老头就去墓中查看。

没想到这四个人一通折腾，搞得天翻地覆，连眠经楼都被一把火烧了，历代先人的笔记经卷全部付之一炬，不过这也是运数使然，并不是个别人的责任。

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了，阿豪藤明月死掉了，阿豪是因为误入了时空的乱流，陈老头不知道藤明月是怎么死的，有可能是圣女的恶灵所为。另外还活着的两个人，也在孽石中看到了“果”，这种启示，在死亡即将来临之际才能见到果，不过也未必是死亡，总之是路走到了尽头的人和没有未来的人才能看到。更不幸的是“门”随时会开启，族中的人都死个精光，再没有可以填进去的圣女了。

村中虽然还有一位圣女的灵魂，不过已经被邪恶和怨念侵蚀，她的

灵魂即使进入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和臭鱼听的一片茫然，事情太过复杂，凭我们俩的大脑，暂时还理解不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陈老头应该不是坏人。

于是我们就让陈老头去救治他的孙子，我对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的惭愧，十分的抱歉，十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想问问陈老，我和臭鱼能做些什么，我们既然命中注定今晚难免一死，是不是可以死得有点价值？

陈老摇头说道：“二位爷，虽然命硬，终究是凡人，对门无能为力，咱们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只能坐下来等死了，想不到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就在今夜。”

忽然厨房的门被打开，飘进来一个身穿白衣的亡灵，和我在墓中所见的不同，她身上的黑雾已经消失了，形容憔悴，而且我感到她已经没有了那股强烈的怨念，那种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死想哭的哀伤，取而代之的一片明镜止水般的气息。

她的脸上盖着一块红色丝巾，只露出似水的双眼，开口说道：“这个世界虽然充满悲哀与残酷，不过并没有走到尽头，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

圣女的亡灵讲述了第六个故事

青窈是个孤儿，从小和爷爷一起长大，她还有个弟弟。

她不是一生下来就被立为圣女的，圣女的候选人在族中都是各大长老的血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寻常的族人想都没想过会被选中做圣女。

但是，当时被选定为圣女的婴儿夭折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从普通族人中挑选，最后选中了六岁的青窈。

从此以后，她不得和爷爷弟弟分开，一个人住进了古墓边的大宅，除了每天上眠经楼看书之外，再也没有去其余任何地方的自由。

由于她被选为圣女时的年龄已经有六岁，时间紧迫，有更多的事要进行准备。

青窈从小就很善良聪明，她有一种责任感，她虽然不知道天下苍生是些什么，但即使是只为了村中的亲人伙伴，自己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日复一日的努力背诵匠长的咒语，每天晚上被毒针在身上纹刺符录，直到她十八岁的时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只要门出现异动，随时都可以进行放神仪式。

青窈早已心如止水，对这个单调而乏味的世界没有任何留恋，她希望仪式的日期早一点到来，她会作为圣女壮烈的牺牲自己。

在某天清晨，她一如既往的去眠经楼看书，发现有一个外来的年轻人在和族长大吵大闹。

青窈好奇的在二楼注视着这一切，她从来没见过世界上有人吵架，说话这么大声。

那个年轻人的要求没有得到允许，族人把他赶出了村子。

第二天青窈在二楼发现，那个年轻人又溜了回来，拿着个本子在偷偷摸摸的记录墓前石碑的文字。

书楼古墓圣宅这一地区，只有族长和圣女可以进出，其余的族人要先得到准许，否则任何人不准进入禁地。

这个年轻人是谁？胆子很大。青窈没有管他，只是静静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整整一天，没有心思读经书。

连续两天那个年轻人都来，最后一天他看见了在楼上注视他的青

窃，年轻人在楼下和她讲话。

这个年轻人是美籍华人，来中国研究时空隧道，他发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被这里的神秘深深吸引，他经常笑，村里几乎没人会笑，青窃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笑，他还对青窃讲了很多新奇的事情，什么电视机啊，音乐轮船航天飞机猫王之类的，全是青窃连想都想象不到的事物。

转天，年轻人又来找青窃，送给她两样礼物，一条红色的丝巾，他说这和她的白衣服黑头发很相配，还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

青窃很喜欢这两样礼物，她忘了圣女的心是不允许有波动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此刻她丧失了成为圣女的资格。

当天夜里，“门”猛烈的震动，它的亡魂又活跃了起来，方圆数十里，都可以听到它悲惨的哀嚎。

放神的仪式，必须在当天夜里举行，然而族长发现了最可怕的事，圣女的心失去了神圣的平静状态。大怒之下，族长带人暗中杀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的灵魂毁灭。

青窃并不知道此事，她虽然喜欢那个年轻人，但是她不会留恋这个世界，她明白自己有必须要做的事。

沐浴更衣之后，青窃静坐在室中，静静的等候晚上的牺牲。

这时她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全身是血的身影，那个人……

仪式必须举行，下一任圣女年纪太小，达不到要求。即使青窃的灵魂不合格，也要冒险试一下。

可是青窃还有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看一眼那个人，她带着怨恨，思念，悔恨，痛苦的心情被活活装进了铜棺，她的心被黑暗笼罩了。

她的灵魂没有进入门内的异界，执念和怨恨把她留在了门与异界之间，说简单点就是门框中间。“门”这只大虫子对于死亡的悲伤与恐惧给了青窃无边的能量。

世上一分钟，门内如万年，青窃原本圣洁的心，变成了狂暴的恶灵。在“门”的震动下，这个复仇的恶鬼又爬了回来。

一番杀戮之后，她心中善良的那部分和黑暗的部分达到了平衡，互相制约，每天都在痛苦的斗争。所以她把自己留在圣宅中。

直到有一天，她见到几个人进入了村庄，其中一个人就是当年她所爱的年轻人。她心中的黑暗也开始逐渐消失，她在后边悄悄的跟着他

们，直到她看见她所爱的人对另一个女人动手动脚。

嫉妒的负面能量，再一次让黑暗遮蔽的她的心，她把那个女人扔进了铜棺，让她的灵魂随着鲜血流入异界。

随后她吻了那个她爱着的人，但是那一瞬间，她发现他们不是一个人，只是长得太像。

此时，青窈终于觉醒了，她的灵魂得到了净化，黑暗的负面能量完全消失。

她对自己在黑暗控制下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决定重新让自己的灵魂进入“门”，换取这世界二十年的平安。

我听到她果然杀了藤明月，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恨不起来，心中只是感到她太可怜了。藤明月也太可怜，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太可怜了。

臭鱼也掉下几滴眼泪，连说：“日他大爷的，太不讲人道主义了，谁规定非要用少数人换取多数人的生存？”

青窈和陈老头商量了一下使灵魂回到门中的步骤，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进行，尸墙已经压制不住门的亡灵了，只要时间一开始运转，它很可能就会破墙而出。

陈老对我们说：“二位爷，如果想留下也可以，不过你们帮不上什么忙，而且留下来是死路一条，现在整个村子都被异界侵蚀，青窈的灵魂回到异界之后，虽然会平息门的哀伤，但是整个结界之内的范围，也都会被卷进去。”

我问陈老：“如果是这样，那隔二十几年之后，门再一次震动，怎么办？”

陈老说道：“我们一族，已经尽力了，二十年后的事，就留给那个时代的人去想办法吧。”

臭鱼问道：“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四周都是时空的乱流，根本出不去。”

陈老说了一个方法：

从现实世界肯定是出不去了，不过你们二位在孽石的影像中都有白色光芒的启示，说明你们二人的生命力很强，有条路可以冒险一试，不过如果失败了，就会魂飞魄散，肉体毁灭，灵魂消失。

这条路就是以肉身的形态从阴间出去，走黄泉之途，再从阴间回到

现实世界，这样就能避开时空的乱流。

其方法是，在药铺旁边有棵柳树，我用两条红线，绑在树上，另一端绑在你们脚上，这条线可以无限延长，而且人的亡魂是看不见的，你们自己却可以看见。

柳树性最阴，你们绕着柳树顺时针转三圈，再逆时针转三圈，就会到达阴间。

然后你们到枉死城中的一个地方，找到另一棵柳树，逆时针转三圈，再顺时针转三圈，就能回到现实世界，也就是能抵达在我们村子结界的外边。

为了以策万全，你们每个人胸前背后在衣服里都挂上铜镜，铜镜可以照出亡灵死亡时的情形，饿鬼一见之下，就会被自己死时的样子吓得魂飞魄散。

务必注意的是，你们必须要赶在下一个两点之前离开阴间，否则离开时仍会卷入失控的时间旋涡中。也就是说你们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臭鱼说道：“这办法好是好，只是太麻烦，不如在这等死来得痛快，反正我们已经见到了“果”的启示，我看是死定了。”

我对臭鱼说道：“不能死在这，咱们即使之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也要试一试，咱们死了倒也干净，可是阿豪和咱们的父母，谁去给他们养老送终？”

臭鱼说道：“啊，我倒是没想到这些，看来咱们必须豁出性命冲出去了。”

我们不忍去看青窈的灵魂进入门中的惨事，于是问陈老头讨了红线铜镜，又问明了枉死城中的种种事由，最重要的是问清楚了城中柳树的所在，到时候找不着，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后，陈老头辞别我们自行去准备进行仪式，我和臭鱼装备齐整，找到药铺旁的柳树，栓好红绳，转起了圈，转到最后一圈的时候，二人觉得脚下忽然踏空。

站起身来，发现自己在一条大路中间，旁边是条奔流汹涌的大河，道路的另一测是漆黑一片，路上行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那里不远处有坐城阙，楼阁重重，大得看不到尽头。

路上的行人，哦，不是行人，应该说是路上的枉死鬼们，目光呆滞，只顾向前走。

臭鱼问我：“你说等圣女的灵魂再次进入门之内，这事是不是就算告一段落了。”

我答道：“不知道，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世界上确实是有一批英雄存在。她们很值得尊敬。”

臭鱼又问道：“这城里都是什么人？咱们能不能见到阿豪？”

我看着那城说道：“不知道，我也是头一回听说有这么个地方，从这名字上来看，枉死城里的鬼可能都是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就是说不是寿终正寝的。阿豪的灵魂被卷进了异界的旋涡。”

臭鱼笑道：“那这世上的大部人恐怕都要来这里了，现在这世界有几个能得享天年的人。”

我忽然一指前面的一个亡灵，对臭鱼说道：“我怎么看她这么眼熟？”

臭鱼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说道：“哈，陆雅楠。”

我二人紧走两步，赶上前面的陆雅楠。

陆雅楠听到后面有人叫她名字，回过头来，泪流满面，楚楚可怜。

臭鱼赶紧安慰她说：“你还好么？既然死后还有灵魂，看来死亡也不是很可怕，下辈子希望你还能长这么漂亮。”

陆雅楠只是在哭，不肯说话。

我突然想起一事，问道：“陆雅楠，你做过什么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吗？”

陆雅楠哭着说：“我……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奶奶瘫了，父母整天忙着照料奶奶，没空陪我，而且家里的钱都给奶奶看病了，我很久没买新衣服，我就把奶奶……从楼上推了下去。”

我和臭鱼见她做过这种事，都非常鄙视厌恶，但是看她哭的可怜，好象已经悔悟了。

于是臭鱼说道：“你已经付出相应的代价了，下辈子好好做人吧，你还有什么心愿吗？我们回去帮你完成。”

陆雅楠忽然倒在臭鱼怀中，趴在他肩头哭泣：“我好饿，想吃人。”

露出满口獠牙，一下子咬掉臭鱼肩头一大块肉。

附录2

关于仪式~~~~~

我发现，人类在残杀自己同类的时候，都有超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都能找到很好的借口。

祭祀，披着神圣外衣的血腥行为

还是先说印度，为了不让梵天的梦境受到干扰，教中会派七名僧侣进行苦行修业，十六年之后，他们回到寺院，选出最杰出的一个苦行僧，用锋利的贝壳，一点点挖净他的血肉骨髓，每挖掉一点肉，就扔进“门”中，用高僧的血肉和佛法，这种方式就称为放神，其意为释放原神的意思。放神仪式可以平息门的震动长达十六年。仪式之后，新选出的七名苦行僧，出门旅行修业。

欧洲方面，则同故事中描述的形式差不多，由圣女的鲜血，以及罪人的尸体砌墙来祭祀门中的恶魔，请他晚一些来毁灭世界。故事中对仪式的方法交代很清楚在此就不再详细阐述了。

约汉默示录第六章：他从门中而来，骑乘着九个头的狮子，手中利剑指向天空，表示对神的蔑视。

日本的仪式，在残忍程度也许上不及前两者，但是最为诡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认为门中的黄泉是“恨”之国，“门”会在旧历的十二月十三日打开一次，这一天被称为“祸”需要牺牲两个女人，首先举行的是“目刺仪式”，举行仪式的方法是，选出一个七岁零九个月又二十五天的女孩做为“恶鬼”。仪式的执行者会戴上“鬼面”和这个小女孩玩类似捉迷藏的游戏，这游戏叫做“引鬼”。和小女孩玩捉迷藏的人会慢慢地将小女孩引到执行仪式的地方，等小女孩一到那个地方两位神官就会抓住她的双手，再由神官将眼睛部位镶有两条尖刺的面具重重地按在小女孩的脸上，随着一声悲鸣，仪式宣告结束。仪式的目的是通过刺瞎“恶鬼”的眼睛来削除“黄泉”的怨气，而用来刺瞎小女孩的面具作为打开“黄泉”的钥匙，“门”是通往“黄泉”正门的入口。正式的仪式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中的刑罚“车裂”。在仪式中，神官将巫女放在石台上，在巫女的头和四肢分别绑上绳子，每条绳子的另一端都缠在不同的轱辘上，轱辘旁边有一个可以收紧绳子的机关。仪式开始后，家主和神官就会让绳子开始慢慢收紧，越来越紧……最后，巨大的拉力将巫女撕扯成了六块，扔进门中。

这些残忍的仪式在世界上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希望在仪式中死去的人都成佛吧

在本楼主瞎编的故事中，以欧洲的仪式过程为主。当然这种事在中国是并不存在的，特此声明。

臭鱼被咬掉一大块肉，疼得大叫，我马上想起衣服里的铜镜，扯开衣服以铜镜对准陆雅楠，随着她一声悲惨的叫声，她看到了自己被夜叉恶鬼撕掉四肢的情形。

巨大的恐惧，吓得陆雅楠的亡灵消失成一团气体，慢慢的被风吹散。

臭鱼破口大骂，我给他包扎了伤口，还好他皮糙肉厚，掉块肉也不算什么。

我们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亡灵的注意，我看见远处有几个鬼差模样的家伙，在仔细的打量我和臭鱼。

我心中暗自担心，不过那几个鬼差还是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不等对方说话，就拉住一个头领模样的中年胖鬼闲聊：“这不是首长么？您怎么有空来下面视察工作？”

那个胖鬼差都蒙了，不知道我的话什么意思，问道：“啊……你们这两个小同志是？”

我说：“您不记得我了？上次人大的工作报告您讲的可真是精彩极了，我觉得您这小嘴儿也太能侃了，听了您的报告，我还以为我生活在美国呢。”

胖鬼差可能以前还真是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显然是听惯了奉承话，马上就美得飘飘欲仙，嘴里还谦虚起来了：“哎呀……这个这个，都是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嘛，你这个小同志，不要搞什么个人崇拜嘛，咱们随时要保持先进性啊。骄傲和自大这两个坏思想，你一不小心他就跑出来做怪。”

臭鱼也不是傻子，知道此刻形式危急，被鬼差抓了可大大的不妙，也拍起了马屁：“首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您握握手，您一定得满足我这小小的愿望，要不然我吃肉都不觉得香。”

胖鬼哈哈大笑，和臭鱼连连握手，殷切的勉励臭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继续对胖鬼说：“您说美国总统也够没脑子的，他要是请您去抓拉邓，那老小子还能跑哪去啊，首长您可真是文武双全啊。”

我看差不多把他侃晕了，就说道：“首长，您工作太忙，我们不打扰了，耽误您的时间，简直是耽误人类社会的进步啊，回头见了您了。”

胖鬼糊里糊涂的和我们二人挥手告别。

我们得以脱身，找到个僻静地放哈哈大笑，臭鱼说：“这傻B，日他大爷的，他他妈的真拿他自己当领导了，哈哈哈哈哈。”

二人正得意中，忽然身上被几只手抓住，随即被绳捆锁绑，原来那几个鬼差去而复返，把我们两个捉了起来。

不由分说，被带到了城中一处所在，一名官员坐在堂上，厉声喝问：“你二人是什么人？”

臭鱼心想，都这时候了，反正要想活命就得抡圆了吹，于是大声说道：“我们二人乃是美籍华神，来你们这考察学习，交流技术。有玉皇大帝发的护照，你们竟敢无礼，待我回去，告诉你们上级有关部门，让你们这些家伙全部下岗。”

我眼前一黑，心想：“此番必死无疑了，臭鱼这个笨蛋，有你这么吹的吗，太不靠谱了。你他妈的见过玉皇大帝吗，人家两句话一问，就能把你盘倒了。”

那官员听了之后，果然大怒：“大胆狂徒，死到临头还信口开河，不用大刑，量你不招，左右，给我打！”

一声令下，拥出十多个鬼差，放翻臭鱼，抡起棍子就打，直打的臭鱼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我怕再打几下，臭鱼就要隔屁朝凉了，情急之下，也顾不上别的，张口就喊：“大人饶命啊，我们从实招来，其实……其实我们是……火星星人！”

堂上官员听到我说话，端详了半天，说到：“表弟，想不到你我二人还有相见之时啊。只不过你为何到了此处？”

我听他这么说，连忙抬头细看，原来那官员是0311，我大喜过望，这回有救了。

双方各叙别来之情，原来那日在看守所一别之后，0311心愿已了，到了阴世，由于他忠孝仁义，被任命为这城中的判官。

我记得陈老头嘱咐的时间，向0311问明了那城中柳树的位置，撒泪而别，和臭鱼急忙离开。

匆匆赶到树下，把红线系上，估计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这时被臭鱼踢下石梁而死的黑猫亡灵突然出先在臭鱼身后。

它这次恨极了臭鱼，张口就咬断了臭鱼腿上的红线，然后转身逃走。

我和臭鱼呆呆的对望着，透骨的凉意从心底传出。

臭鱼摇摇头，苦笑着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最后小河沟里翻了船，我操！”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终于要失去最后的伙伴了。

我们紧紧抱在一起，臭鱼说：“回去之后好好活着，把我和阿豪的份都活下去。”

我点点头，仍然说不出话，臭鱼的身体逐渐变成一团气体，和陆雅楠一样消失在空中。

我绕着柳树转了几圈，我的心好象已随着他们去了异界，脑中全是同伴的影子，忽然脚下踩空。

我有回到了现实世界，然而在我从地上爬起来的一瞬间，我的身体象是被一个力量吸住，向上面掉下去，我脑中忽然灵台清明透彻，我明白了启示中的旋转圆圈是什么意思了。

身体似乎被分解成无数碎片，以超越光速的速度飞行，然后在空中重组。

我猛的坐了起来，发现自己坐在药铺的客厅之中，藤明月正在给大家讲述他家祖先藤子季泡妞儿的光辉事迹，臭鱼和阿豪听得很投入。

我觉得有件重要的事要说，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指针是两点整。

已经是凌晨了啊，我越听越觉得藤明月讲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无聊，我终于把那件重要的事想了起来，问大家：“陆雅楠怎么还不回来？”

（全文完）

《门岭怪谈》

《门岭怪谈》主要讲述的是：我与阿豪、臭鱼兄弟三人，某夜经过“门岭”又一次突遇暴雨，在荒山中进入一千多年前即被废弃的村子里，遭遇了大批古屋亡魂的纠缠，那些流传已久的山阴包子、黑胡同、面馆食客等等离奇故事，原来都与门岭中碰到的湖底废村和驴头山人等一系列怪事有关……

当我们发现逃过一次劫难后，时间又回到原点，未知的死亡循环没有尽头，经历过的生死似有似无，最可怕的不是亡魂的追击，而是循环往复，不知终点的死亡之途。

引子

我和阿豪、臭鱼弟兄三个，合伙经营一家药材公司，生意做得还算不错，这天开车外出谈业务，连夜回程时途经“门岭”，突然遇到一场暴雨，受恶劣的天气所困，在雨雾中辨不清方向，只好沿路向行驶，四周漆黑一片，远远望见有几点模糊的光亮，似有灯火人家。

臭鱼便循着光亮把车开过去，山坳深处果然见到几间房屋，建筑古朴，下着雨也能闻到一阵药草的气味，好像是个药铺，就打算借个地方避雨。

我总觉得在车上忘了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那些记忆却如同陷进了漆黑的深渊，怎样也回想不起来了，此时看到这几间大屋，心中忐忑不安：“荒山野岭间怎有孤零零一处药铺？莫非有什么古怪？”

阿豪对我说：“是不是你太多心了？没准人家是专给跑长途的司机提供方便，这场雨下得太大了，再贪赶路程很容易发生事故，咱们好歹先对付一宿，等到天亮雨停再走不迟。”

臭鱼也说：“咱哥儿仨走南闯北哪没去过，还怕这是黑店不成？”说着话停车熄火，打了手电筒下去叩门，我和阿豪也随后跟下去，在门前等了好一阵，屋内却始终没人应声。

我看药铺门板未上，里面却有光亮，便道声叨扰，进内察看，发现这药铺的房屋又大又古，且极深邃，外间是药室，架着层层叠叠的木匣，往内也是如此，积满了各种药料，屋中桌椅一类的摆设大多古老陈旧，浮头落着厚厚一层灰土，似乎空置已久，并没有人家在此居住，之前从远处看到的灯光，只是屋内的几盏油灯，也不知多久没添过灯油了，灯光鬼火一般微弱暗淡，可能随时都会灭掉。

我们虽然感到有些奇怪，奈何无处过夜，又见空屋无人，索性大着胆子进去躲雨，找来几把木椅，扫掉上面的落灰坐下歇息。

阿豪向来勤勉，看那堂屋里有个煎药的火炉，当下动手点燃炉膛，要烧壶热水给大伙驱寒。

我见臭鱼在药铺柜台后翻罐子找茶叶，就说：“老鱼你穷讲究什么，坐不了几个小时还得接着赶路，有口热水喝就不错了，用得着泡茶吗？”

臭鱼振振有词：“茶馆里那位二爷怎么说的？穷讲究，穷讲究，越穷越要讲究，本来就穷，再不讲究点，那日子还能过吗？”

我说：“臭鱼哥你太懂生活了，光喝热茶可不行，等会儿我再给你找俩小姐来。”

臭鱼咧嘴笑道：“这地方哪有小姐？你有本事找俩村姑来，我就算服了你。”

我说：“村姑未必找得到，但我能给你找俩女鬼来信不信？”

臭鱼不在乎，仗着练过几年拳棒，一贯胆大气粗，号称“恨地无把恨天无环”，为什么恨地无把？因为力气太大了，力可拔山气能举鼎，地要有个把，他能把地给揭起来；又恨天上没个环，要不然他一使劲就能把天拽开个窟窿，来俩女鬼算什么？

我说你别跟这扯淡了行不行，如今混社会需要的是能赚钱，练那膀子肉还有什么用？武功再高，也挡不住枪子儿不是？

臭鱼抱怨说练膀子肉容易，赚钱却难，咱每星期都买彩票，扔进去的钱不计其数，可那大奖迟迟不来，净看别人中好几千万眼馋了。

这时壶中的水已烧得滚沸，臭鱼找到些陈年茶叶的渣子，条件所限，也没办法再穷讲究，只好对付喝了。

阿豪边往茶碗里倒水边说：“提起买彩票，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反正咱在这枯坐无聊，不如讲来给你们听听，不过这故事非常恐怖，你们俩听了可别害怕……”他说到这自己先有些紧张了，又说：“这深更半夜四下无人，不宜谈奇论怪，倘若真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引出来岂不麻烦，所以还是不讲为妙。”

我和臭鱼闻言大为好奇，要不你就干脆别和我们提这件事，如今胃口已经被吊上来了，怎能不听个结果。

此时冷雨敲窗，灯烛昏暗，深邃的大屋内，充满了诡秘怪诞的气氛，阿豪推托不过，只好给我们说出一段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名称却不叫“彩票”，而是叫做“捡来的骨头”。

阿豪讲的第一个故事：捡来的骨头

常言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大凡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别人出三分力，你出十分力，赚点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或许能得小康，而那大富大贵，多是命中注定，强求不来。

现今的人们买彩票，指望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暴富，使些小钱碰碰运气寻个刺激，并不为过，可也不乏好逸恶劳之辈，痴心妄想如梦如醉，把中大奖当做一世的指望，以至于整天不务正业，张口闭口谈论彩经，家里墙壁上挂满了k线图，吃饭时也不忘揣摩彩票那几个数字的规律，不管梦到什么当做征兆，甚至不惜触犯法度，挪用公款投注，落个妻离子散锒铛入狱的下场，这就是所谓的走火入魔。

当然这种事并非近代才有，早在明清两朝便盛行于世，那时候称为“花会”，俗称“字花”，江浙两广之地尤多。

这字花是在庙会赶集之类的热闹日子里，由庄家在祠堂街口设下彩棚，高悬彩筒三十有六，或用天上星宿、或用古时人物、或用飞禽走兽分别表示，比如用的是水浒人物，那么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等等，这天罡星三十六个好汉，分别绘像在彩筒中，一个好汉是一个字花，民众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出字花拿钱来买，实际上和买彩票投注差不多，等到开花会的日子，棚内开出哪个水浒人物，买到相应字花的民众即可赢到彩金，买得越多，赢得越多，最多者能赢至三十几倍。

清末有这么一户人家，当家的人称阿二，浑家没大号，街坊邻里呼为二姐，生有一子，年方三岁，夫妻俩在街上开了间烧饼铺子。

阿二哥家里祖传几代的手艺，打得一炉好烧饼，早晚再卖些馄饨，夫妻两个辛苦经营，每日里食客盈门，虽然发不了大财，却也衣食无忧，一年到头还能有些盈余，放出去做本生息，家道渐渐小康。

两口子本来得挺好，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开始买上了字花，怎奈久赌巨输，无可翻本，把正经的营生全荒废了，连祖上留下来的铺面房都盘给了别家。

那时民智未开，迷信之风很重，买字花的人家更是求神祷鬼，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设花会的庄家也供着本处地主山神，包括那种有名无名的仙佛，焚香上供，终日不绝。

每当开字花之前，民众们往往要在入夜时分，于神位下焚烧三四十双草鞋和香镬纸钱，这是给那些小鬼穿戴使用的，让它们到各村给人托梦，让村民们梦到转天开出的字花名目，倘若那户人家富裕，就告诉他错的，如果是个贫苦人家，则以实相告，好让他发财。

据说村民们也多半会在当晚梦到一些东西，早上起来互相转告求解，也有不肯说实话的，唯恐泄露了天机，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皱着眉头揣摩不定，更有甚者，胆敢拿着花会名单，到那深山荒冢鬼怪出没之所，寻求鬼魅指点，正是“雁飞不到处，人为利字来”，总之任何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举动，都有人尝试过了。

阿二和二姐夫妻两个，最初喜欢随机触发，倘若花会上的彩盘是生肖鸟兽，他出门看见猴就买猴，出门看见狗就买狗，如果看见地上有根绳子就买蛇。

如此买了多时，都不怎么灵验，便到梦中寻求征兆迹象，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听说某村能请神降童指点迷津，今天恰好在破庙前开坛，于是带了供品前去膜拜。

到地方一看，破庙四周已聚集了许多乡民，施术者是个会巫法的乡下老太婆，头戴白帕，手持木剑画符念咒，作法请神，嘴里边念念有词，舞弄了一番，便在烛台上将符烧化成灰，放到一碗清水里搅了几搅，随后领出一个童子，那童子涂唇画腮，身上穿的棉袄大红大绿，胖乎乎的憨态可掬。

老太婆把符水给那童子喝下，不一会儿的工夫，阴风飒然，乌云四合，那童子神昏心迷，跟抽了羊角风似的，翻着白眼口吐白沫，突然两眼射出精光，腾身高坐于台上，神态凛然，绝不似孩童模样。

阿二夫妻两个与周围的乡民，都惊得呆若木鸡，这时只听那老太婆叫道：“神道来了，还不快跪！”

民间俗传不能看神道，众人急忙趴在地上，没人敢抬头观看，就听那童子嘴里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响动，逐渐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汝等招吾前来，意欲何为？”

乡民们不知这是何方神道，大多战战兢兢不敢对应，有少数胆大的趴在地上禀告：“弟子们愿求小财，恳求尊神指点来日挂筒花会所开名目，若能得中，定当备下三牲厚礼，用以酬谢尊神。”

那神道闻言冷哼了一声，说道：“愿从汝等所请，但此乃天机，吾不宜明言，且看汝等之福，不中勿怨。”说罢抬脚将坛上装米的大碗踢倒，画下一字，随即喀喇一声响亮，童子扑倒在地，人事不省，神道竟已退

坛去了。

众人敬服，拜谢再三，也顾不上理会那童子死活，都争相挤上前去看神道所留之字，却是鸟迹蛇行，似字非字，大伙只能自行解悟，以一己之意牵强附会，各人都有个人的见解，等到开彩的时候，自然也是或中或不中。

阿二夫妻跟着神道指点，下注买了字花，空折进去许多钱财，仍是一无所获，俩人已是倾家荡产，却仍不死心，总寻思着黄河尚有澄清日，人生岂无翻身时？索性孤注一掷，向黑庄借了高利贷，准备落个大注翻本，可两口子心里也自清楚，这回再翻不了本，那就得去投河上吊了，万万不能再有差错，眼瞅着彩棚里的银子堆积如山，偏偏是闻香不到口，不禁眼内动火心中起急，蓦然间一个念头转上来，想到了一个极损阴德的古法，有道是“财迷人眼，利昏人心”，如今哪还管得了什么禁忌，毕竟一世的指望，都在其中了。

说话的若是同年生并时长，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定要上前拦住夫妻二人，让他们两口子绝了这个念头，只因动了这个邪念，竟自己把那祸害招上门来。

原来凡人预测不到那挂筒花会所开名目，请神又问不明白，那就只有问鬼了，阿二在许多年前曾听人说过一个问鬼的古法，相传极为灵验，只是过于残酷，会败坏阴德折损阳寿，从古以来无人敢用，如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没那么多顾忌可言了。

夫妻两个商议定了，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待孩子睡熟之后，胡乱吃了几碗老酒壮胆，阿二点起一盏气死风灯，让二姐提了竹篮，便趁夜深人静关闭了房门，直奔城郊天海寺。

这座寺庙早已被毁多时，断墙残垣间蒿草生得比人还高，以前这庙里的僧人行善，专门收敛无主的尸骸，比如没有家属安葬的死囚，或是沿路倒毙身份不明的路倒尸，都有僧人搭回来掩埋在寺庙周围，所以四周义冢累累，加之古树蔽空，这一带阴气格外沉重，后来寺庙毁于火灾，再也没有僧人管理义冢掩埋尸骨了，可十里八乡的民众，还是习惯把没有棺椁坟地的死人，往这片林子里抬，他们却不耐烦挖坑填土，多半是随便找个地方一扔，任由死尸喂了野狗野鸟，因此那荒坟野地间常有鬼怪出没，胆小的白天从这过都得被吓个半死，何况是深更半夜？

阿二夫妻为了翻本，借了黑庄的银子，即便是到阴曹地府，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一趟了，俩人提着灯笼走到林子深处，四顾尽是荒烟衰草，苍松僵柏枯蔓层层，其间云笼雾罩，白昼里也不见天日，真是好一

个猛恶去处。

夫妻两个依照古法，一边走一边用灯笼照视搜寻，嘴里不断向孤魂野鬼念叨着：“此处空有薄酒纸钱，却奈何无人领享，弃之殊为可惜……”

如此找寻了一阵，阿二见荒草间露出一具枯骨，大概死了许多年月了，身上衣服都快烂没了。

夫妻俩不但怕，反而急忙上前拽住枯骨，欣喜惊呼道：“深夜荒冢间何等寂寞，大哥既然在此空闲无聊，不如到寒舍小叙片刻，我夫妇自当备下美酒纸钱款待，咱都是一家人不用见外……”

说话的同时，阿二就把枯骨脖颈上的头颅拽了下来，扔进二姐所挎的篮内，又拿红布盖住。

二姐装腔作势地对阿二说：“当家的且慢，大哥下半截还躺在草丛里，为何扔下不管？”

阿二则假惺惺地答道：“你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吃酒有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身子，何况下半截累赘，我看暂且不必带了，这良宵苦短，咱横竖先请大哥到家吃了酒，回来再将尸骨配上不迟。”

深夜荒冢间再没有第三个人了，夫妻俩一问一答，却像是说给死鬼听的，说罢提着篮子急匆匆回转，进屋倒插了房门，恭恭敬敬把那枯骨的头颅取出，端端正正摆到桌子上，旁边放的无非香烛淡酒等物，都是祭祀阴魂时使用的供品。

夫妻俩各有分工，二姐忙着到灶下支锅烧水，那锅里围着一圈三十六根竹条，每条上依花会名目做了相应的记号，倒了半锅水，便开始添柴生火。

这时阿二则坐在桌前陪那头颅说话，那头颅在野外暴尸已久，皮肉即便没腐烂，也差不多该被野狗舔净了，但脸上就像干尸一样，头骨外边的皮还有几成，犹如枯腊。

阿二对那“捡骨问鬼”的古法深信不疑，一个劲儿跟桌上那死人头颅套近乎：“大哥是何方人氏？生年几何？哪年哪月下了阴世？活着的时候做何贵业？”说了半天见那死人头颅毫无反应，便又诉苦道：“大哥且听我说，小弟我和浑家近来运气不好，生意周转不开，学人家买字花捞金摸银，怎奈机缘不就，每次皆是水中捞月有去无换，到头折光了本钱，急得没出豁，只能去投河上吊了，大哥你既是地方阴灵，想必能够知闻城中转天所开字花的名目，不妨说与小弟知道，小弟若能获中，定当为

大哥选择风水宝地修坟造墓，家里还要供上大哥牌位，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趁现在无人在侧，不妨明言相告……”

阿二说到这里，便趴在桌子上，把耳朵贴近那死人头颅，仔细去听鬼话，听了半晌毫无动静，就责怪道：“大哥你可真是矜持，跟我还这么保密，咱们兄弟不该如此。”随后接着支起耳朵倾听，如此这般反复数次，始终没听到那死人头颅发出半点声音。

此刻若有旁人见到阿二的诡异举动，觉得荒诞之余，多半会感到毛骨悚然，然而阿二却认定那死人头颅是不肯开口说话，仍旧作揖下拜不停祷告。

这时二姐已在灶上将一大锅水煮得滚沸，挽着袖子由厨房冲至屋内，气急败坏地对阿二说道：“当家的你休再痴心妄想，这死鬼不识抬举，不用些手段如何能讨到消息，且看老娘来收拾它。”然后抓起那死人头颅，骂道：“死鬼死鬼，我家的酒也给你吃了，香也给你烧了，居然一个字都不肯吐露，现在便让你到热汤锅里去滚一滚，看你说是不是说！”于是拿木片塞进骷髅口内，扔到热水滚开的锅里，并继续向灶膛内添柴使火势更盛，烧得锅内热水咕嘟咕嘟作响。

阿二跟二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他蹲在锅旁不断祷告，让锅内的死人头颅行行好，尽快指示征兆，恳求道：“大哥是诚信之人，不会欺讹诓诈，肯定会暗示征兆，如若我们两口子明天打中了字花，自然要将大哥尊头用香汤沐浴，与身躯合葬一处。”

二姐插言道：“若不灵验，却要让你这死鬼身首分离，先拿这颗鸟头来下油锅。”

阿二唉声叹气地说道：“我这浑家气死孙二娘不让顾大嫂，向来是说得做得，小弟一贯惧内，她到时要拎着大哥的脑袋下油锅，小弟可是阻拦不住啊。”

夫妻两个守着锅台，连唬带吓地说着话，同时用大勺搅水，越搅速度越快，最后将锅盖盖定，熄灭了灶膛里的炉火。

依着那“捡骨问鬼”的古法所传，等到鸡鸣天亮之时，把锅盖揭开，察看锅内头颅嘴里咬住的木条，木条指向哪个记号，便去买相应的字花，如此就能打中花会陡然暴富，据说这方法甚为灵验。

阿二夫妻俩按步骤依法施为，灭了灶下的火头，心中窃喜，满以为早上定有征兆，打中花会把那堆积如山的银子都搬回家中，就连这些钱怎么花都想好了，只要中了这一注，就此再不打字花了，两口子赌咒发誓，中了之后谁再掏钱打字花，伸哪只手剁哪只手。

夫妻二人想得正好，忽见锅台边缘流出血水，俩人虽是迷信甚深，但也从未真正见过鬼怪，悬着个心揭开锅盖观看，锅中空无一物，锅底破了个大洞，那死人脑袋不见了踪影，夫妻俩相顾骇异，寻思着要出事了，把家里都找遍了，却不知那枯骨头颅跑到哪里去了，那离了腔子的脑袋也没有腿，总不能凭空飞了，要是躲在家中某处角落，如何让人睡得安稳？

惊疑不定之际，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拍门声，阿二心想：“值此夜半三更，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谁会在外边叩门？”

问了两句却无人应声，夫妻俩把心揪到了嗓子眼，不敢直接开门，屏气息声顺着门缝向外张望，其时月明星稀，照如白昼，借着月光窥觑，只见门外站着一具无头男尸，二人战栗欲死，心知是厉鬼找上门来要头了，如今后悔莫及，虽想把脑袋从窗户扔出去打发这祖宗回去，再多烧纸钱让它就此善罢甘休，可谁晓得这死鬼头颅落在何处了，只得拼命顶住屋门，不住哀告求饶。

门外抓挠敲打木门之声，响到鸡鸣破晓方才停下，早起的民众见烧饼铺掌柜家门前，倒着一具无头尸体，也都给吓得不敢，有好事者小跑着去报告官府，不多时便有公差赶来拿人，经验尸的仵作勘验，确定死者不是阿二夫妻所害，这才暂时取保回家，但那颗人头却一直下落不明。

阿二夫妻俩经过此事，几乎把魂都吓掉了，回到家中忙着请神烧香，到处张贴符篆，祈求那厉鬼千万不要再找上门来。

过了几天始终没有什么事发生，两人渐渐把心放下，打中花会赢到大笔银子之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又发愁到哪凑银子还给黑庄，在床上翻来覆去，三更天还没睡着，猛然听到孩子大哭起来，动静不太对劲，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二姐只好披上衣服起身去看，揭开小孩的被子一看，惊见那下落不明的死人脑袋，居然就在孩儿的被窝里，那孩儿两腿间的命根子，已被那死人头颅一口咬断，被子里面全是鲜血，孩儿一叫而绝，死于非命。

二姐当场就被吓得瘫倒在地，阿二看见这情形也捶胸顿足以头触墙，当夜就跳了护城河，二姐自此疯疯癫癫，嘴里胡言乱语又哭又笑，没多久便倒毙在街头，一家三口都死得十分凄惨。

阿豪说就为了打花会得银子，不惜做那不义之事，结果赔上了全家大小的性命，正所谓是“福祸无门，唯人自取”。

我和臭鱼听阿豪讲了这段故事，都觉十分稀奇，半夜里有无头僵尸

出现在门外，以及头颅在家里消失，这种吓人的段子听来确实有几分刺激，可还不能尽兴。

阿豪说：“先前提起彩票引出话头，我才想到这个故事，这空屋无人凄风夜雨的环境，实在不适合说这些事，你们还想要多恐怖才过瘾？”

我对阿豪说：“这类乡间怪谈就应该添加一些细节，比如无头僵尸敲门的时候……”

话音未落，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叩门声，我们三人正说得投入，不觉都吓了一跳。

臭鱼头脑简单，立刻伸手抓起凳子，叫道：“不好，无头僵尸在外面敲门了！”

阿豪定了定神说：“别乱讲，哪有这么巧的事，咱们又没在路上捡到死人头颅。”

我心想多半是这家主人回来了，当即问了一句是谁？屋外暴雨如注，把声音都淹没了，也许根本没有回应，我们三人不敢大意，一同起身打开屋门，却是两个冒雨而来的年轻姑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们有些似曾相识，可就是记不起在哪见过，不由得怔在那里没有说话。

臭鱼在我身后探出脑袋张望，悄声嘀咕道：“让你胡说，说好的没有，说坏的准有，这回真招来俩女鬼……”

我偷着用胳膊肘撞了撞臭鱼，示意他不要逮什么说什么，让对方听见可就不妙了。

这时阿豪问清楚了两个姑娘的来意，原来是大学学院里的师生，二十五六岁的那个叫藤明月，学生打扮年纪小一些的叫陆雅楠，也被暴雨困在途中，想到这借个地方避雨。

阿豪说：“这药铺是个无主的空屋，地方有的是，我们也是到此躲避这场大雨，只要你们不介意，尽管进来歇息。”

藤明月和陆雅楠大概是看阿豪言语稳重，不像什么坏人，况且冒着雨没法再开车找路了，她们俩人便道了谢，进到屋内。

臭鱼见来的美女不是鬼怪，顿时来了精神，招呼藤明月和陆雅楠坐下，围在火炉前喝水取暖，他倒成了这间屋子的主人，还说什么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人海茫茫能遇上即是缘分，千万别见外。

臭鱼又觉得先前的茶叶受了潮，喝到口中没有味道，便再去柜上翻

找了一通，觅得一个古香古色的铜罐子，大喜道：“这是陈年普洱，阿豪快把茶倒了，咱重新沏过。”

我们五个人坐下闲聊了几句，无非是问问彼此的情况和途中遭遇，阿豪跟她们交谈了一阵，彼此间熟悉了许多，只是话题显得有些单调。

臭鱼存心要在众人面前卖弄些见识，说起阿豪刚才讲过的故事，添油加醋给藤明月和陆雅楠叙述了一遍，然后又说这段“捡来的骨头”听着还算有那么一点点惊悚，但阿豪是个老广，习惯说白话，别看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但大老广平生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说官话，所以这故事从他嘴里说出来，恐怖效果难免大打折扣，跟评书广播还存在一定差距，至多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阿豪你说你这块砖要不抛出来，我们怎么往外掏玉呢？我这正好还有个吓死人不偿命的乡村怪谈，大伙想不想听听？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藤明月和陆雅楠对臭鱼的话题很有兴趣，她们对坐在这深邃漆黑的古屋里听鬼故事，并不感到害怕，反而都期待着臭鱼快点讲，正好可以打发漫长雨夜的无聊时间。

我暗想：“如今的女人可真不得了，可见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看岁数，鸡蛋不辨公母，胆壮不分男女，且听臭鱼怎么讲吧。”

这下臭鱼更得意了，开始眉飞色舞地在那连说带比画，他为人虽然粗莽，但说起故事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所讲的这段同样有个名目，叫做“山阴包子”。

臭鱼讲的第二个故事：山阴包子

雁门关外野人家，
不种桑榆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
三春哪得杏桃花；
六月雨遇山头雪，
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于江南人不信，
早穿皮袄午穿纱。

这首诗，道的是塞外风物，本段说话里提到的山阴县，也处在雁门关外，且说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洋鬼子、义和团，一拨接着一拨，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战乱遍及全国，无数百姓为了躲避天灾人祸，被迫拖家带口，往那人烟稀少之处逃难。

那时由捻军发动的农民起义战争，先后转战多省，持续数年之久，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带给了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沉重打击，加快了大清帝国走向末日的步伐，捻军在民间俗称捻子，闹捻子闹得最凶的时候，有大批难民涌入山阴县避难。

难民们全都是为了躲避官军跟捻军激战，被逼无奈离开故土，这其中并不都是要饭的穷人，也有不少富户，因为一旦被乱兵裹住，哪管你是什么贫富愚闲，所以没钱的要逃命，那些有钱人更不愿意留下等死。

由于逃进山阴县城的难民太多，周围的村子也都住满了人，平时这地方荒凉不毛，十天半月来不了半个外人，客栈饭馆之类的生意很难做，如今却连乡下村舍也租赁给了外来户。

当地村子里有户土地主，祖辈从外省移居至此，攒下些微薄的家产，老地主底下有三个儿子，老大三十出头，已经有了老婆；老二生得蛮牛般憨胖，被村里人呼做“包子”，二十来岁，惯会操刀，杀猪宰羊是把好手，他这岁数在乡下也该娶媳妇了，只因闹捻匪，没顾得上成家，一直耽搁至今；老三刚刚十岁，还是个不太懂事的顽童。

老地主平时省吃俭用，算盘打得精明，整个村子里数他第一抠门儿，一瞧家里的空房子都赁给了外来户，寻思多租出去一间便能多收一

份钱，又听闻官府起了数省大兵剿捻，那捻子虽凶，恐怕也挡不住几十万官军，等战乱一过，哪还有这么多人到乡下租房子住？于是就吩咐三个儿子，把剩下的房子都腾出来，举家搬到村外羊圈旁的土坯房里居住。

说是土坯房，无非是几间空出来的羊圈，上遮茅草下夯土坯，八下里漏风，前边住羊后边住人，那味道膻秽之气能把人熏个半死，可如今贪图租赁房屋的那点钱，也没那么多讲究了，心里还觉得很得意。

一家几口向来勤俭，白天老地主在家收租子算账，老大和包子割草喂猪耕地，小三出去放羊，居住条件虽然简陋，但也颇为自得，光阴迅速，转眼间过了一年。

这天老地主正在土坯房里盘腿坐着，跟俩儿子合计着要找借口涨二分租子，那一年下来，硬是能再添几口猪了，忽然小三跑进来，慌里慌张地说：“爹，可不好了，你看看咱家那羊出了大怪事了。”

老地主闻言感到很是诧异，那些羊好端端的，能出什么大事？问了小三几句，这家伙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只得亲自带着三个儿子到羊圈里去看个究竟。

这一看之下也自吃惊不小，原来羊圈里有头母羊，当天产下三个怪物，这仨东西，看身子四腿四蹄儿有尾巴也都是羊，可脖颈上的脑袋却宛如人头，双目口鼻的位置皆与人脸无异，毛发则是色呈灰白，同母羊的羊毛相似，脑袋上有角，嘴里边“哇啊哇啊”地惨叫，听上去跟小儿啼哭的声音绝无区别，这三个怪物卧在羊圈里，睁开漆黑无光的瞳孔，直勾勾地瞪视来人。

老地主上了年纪，见此异状吓得险些背过气去，活了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这等怪物，这三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儿子见老地主受惊过度，忙把他扶到屋里歇息，老地主缓过神来，忙嘱咐大儿子说：“没想到咱家竟出了这等怪物，你等可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如果让村里人知道了，那咱家……”话刚说了一半，但听屋外羊圈附近人声嘈杂，原来小三儿年少不懂事，逢人便说，乡下地方，一旦有点稀罕事，顷刻间就能传遍了，男女老少争相来看热闹，再想保守秘密也为时已晚了。

乡里风传一起，转天附近村庄的民众也纷纷赶来围观，这等奇事，谁不想先睹为快？可见了羊圈里的三个怪物，却无不骇然失色，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迷信的人普遍认为：“此地有妖怪出现，乃天降祸胎，恐非吉兆，怕是要遭兵劫！”

一时间谣言四起，搅得地方上人心不安，鸡飞狗跳，当地百姓和逃难至此的人们，开始大批迁走避祸。

自打羊圈里出了怪事，老地主举家上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有包子呆若木鸡，也不知什么缘故，吃不下睡不着，整天坐土墙底下俩眼发直。

家中的大儿子劝老地主，趁早把羊圈里那三个祸胎宰了，以免真招来天大的麻烦，老地主点头同意，等到拿了尖刀动手的时候，家里这几个爷们儿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想下手，毕竟羊圈里那三个东西长得和人一样，毕竟安分守己之家，从来没有宰过活人？即便这是妖怪，宰了之后会不会遭报应？倘若留着不杀，这三个妖怪般的东西，样子又实在吓人，也不敢在家里养着。

老地主父子商量来商量去，杀也不是留也不是，一连几日踌躇不决，好在那三个东西卧在羊圈里，由于没吃没喝，在几天之内先后毙命。

老地主吩咐家里人，把那三个半人半羊的怪物烧化，骨灰抛到边远僻静的山坳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这时赁房的人陆续都搬走了，老地主断了房租的进项，只好望天嗟叹，又带着家人搬回老屋居住，不在话下。

只说那老大已经娶了媳妇，那也是个好嚼舌头的女子，有一天入夜，两口子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说起家里的事，大媳妇就同老大说：“你知不知道咱家羊圈里的怪物是咋回事？”老大说：“听村里算命的讲那是天降祸胎。”大媳妇偷笑道：“哎呀呆子，哪有天将祸胎这等事，还不是你家兄弟惹下的事。”老大怒道：“你也不照照镜子，就你这般模样，还拿自己当潘金莲了，莫要在此搬弄是非，羊圈里的怪物关我家兄弟甚事？”大媳妇说：“你哪只眼看见老娘搬弄是非了？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又怎敢乱说？”老大奇道：“这其中到底有甚缘由，你且如实说来。”

大媳妇附在老大耳边，低声说了经过，当初老地主全家住在村外土坯房里，那房屋多处开裂，大媳妇在某个月夜，听到羊圈里母羊的声音有异，她睡眼朦胧，起身从墙壁裂缝中向外张望，发现原来是包子体壮多欲，到了岁数又没娶上媳妇，竟趁着深夜，到那羊圈里与母羊交媾，这才产下三个怪胎。

老大闻听此事大为骇异，他躲在被窝里琢磨了半天，觉得此事多半不假，立即逼着媳妇赌咒发誓，绝不往外声张，包括老爷子在内，谁也不能告诉，最好永远烂在肚子里，万一泄露出去，咱家今后还有何面目

见人？

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媳妇虽然发了誓，但她在外东家长李家短地说惯了，如何管得住自己这张嘴，还是被外人无意中听去了，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传来传去，事实往往被夸大加工，传得越来越邪乎，惹得满村风言风语，这话不免传到老地主耳朵里，把老地主气了个半死，将包子吊起来狠狠揍了一顿，随后赶出家门，只当自家从来没养过这个畜生。

包子见丑事败露，自知为人不齿，没办法留在老家了，无奈之下背井离乡，他指望一路上给人家杀猪宰羊赚个温饱，到处都在打仗，各个集市村庄多半是十室九空，只好有一顿没一顿地沿街乞讨，流落到关内的时候，已是饥寒交迫衣衫褴褛，行到一处荒废的土地庙前，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倚在山门旁歇息，却见山门上用炭条画着一只无头的鸟，包子这人心大，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竟还有闲心，看门上这鸟没脑袋十分碍眼，便捡起炭枝给那鸟添上了头。

这时附近突然蹿出几十条汉子，一看模样就不是善类，好像全是山中杀人越货的毛贼草寇，这些人围上来对着包子便拜，声称自己这伙人本是良民，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上山落草，却因无人服众，一直没有选出首领，接连抢了几处大户，都让庄丁打了出来，众人一合计，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有首领终究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便学那古时绿林人所为，在破庙山门上画了一个无头之鸟，看过往的哪个好汉添上鸟头，众人就推举他做首领，眼看包子体魄魁梧，好一身黑黢黢的五花肥肉，皆是赞叹不已，甘愿尊包子为大王，今后分赃聚义，啸聚山林，图个半世快活。

包子心知答应这伙强人还则罢了，口蹦半个不字，定会惨遭分尸灭口，况且孑然一身无处投奔，当今天下正乱，安分守己如何度日？不如占山为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哪怕最后被官军抓去，也先落得受用几时，他想到这里，当即跟那些贼寇拜为兄弟，凭着心黑手狠，从此带着一伙草寇占据山头，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渐渐为祸一方，得了个诨号“山阴包子”，闻其名，小儿不敢夜啼。

常言说“民贫则为盗，盗聚则生乱”，包子素有野心，聚了几十号草寇，竟也起了图王称霸之念，于是带着这股山贼投了捻军，思量要做一番大事出来，但捻军声势已大不如前，接连遭到朝廷大兵围剿，迅速土崩瓦解，被官兵捉去的不是砍头便是凌迟，包子的兄弟死的死逃的逃，仅剩他孤身一个，好似失林飞鸟，无一枝可栖，他知道自己官府缉拿的叛逆，让官军拿住准没好结果，便隐姓埋名，换了难民的服装落荒而

逃，逃回山阴附近，给一个村子里的屠户当了上门女婿。

当时战乱不断，赤地千里，老百姓粮食都不够吃，哪里有猪羊可宰？等那老屠户一死，包子和浑家两口子没了营生，又不甘心坐着等死，思来想去也只有那一条活路可走了，夫妻两个白天到处打听，得知哪村死了人下地入土，便在白天饱睡一天，夜里扛着锄头去刨坟。

为什么专创新坟？只因乡间穷困，死人没有什么陪葬的金银饰物，至多有身绸布衣服，而且棺木单薄，死尸腐坏得极快，若不尽快动手，那衣服都被腐尸浸臭了，怎么洗也去不掉味儿，那颜色也变了，故此以速取为宜。

包子夫妻两个，依靠刨坟撬棺扒取死人衣服，拿到城中换些小钱为生，偶尔走运，赶上死人身上有个戒指耳环，那就算得了意外之财，可以过几天有酒有肉的日子了。

旧时官府刑律，对刨棺见尸的贼人治罪极重，何况下有王法上有神灵，一般人谁敢做这等遭雷劈的勾当？可包子本是杀人如麻的草寇，他那个媳妇也是屠户出身，两口子同样胆大不信邪，把掘坟的活儿越做越顺手，再也不想改行了。

不过包子和浑家也知道难发大财，真正有金玉宝物的古墓巨冢，皆是封土深厚，凭他们俩人根本别想挖开，只能找些好挖好刨的浅坟，但乡下的迷信忌讳最多，土贼盗取阴间之物，必有一定之规，刨开坟土看见棺材，要先以香烛祭拜，然后才可以撬开棺盖，如果棺材里是女尸，那就由包子动手，如果是男尸，则由包子的媳妇动手，带着挽好的绳套，进到棺内用绳子套住死人脖颈，绳子另一端拴在自己身上，将死尸拽起来与自己对坐，再斟上一杯烧化了辟邪符篆的浑酒，嘴里念叨着：“死鬼莫怪，先让你喝一杯酒。”随即把朱砂酒灌进死人嘴里。

别看这么简单，其中的门道可也不少，乡下俗传人死之后，鬼魂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要过七七四十九天回煞，到家里走上一遍，此后才会去往阴间，要是这一缕阴魂走不掉，棺材里的身躯便有可能发生尸变，僵尸都是这么来的，另外包子夫妻专创新坟，坟里的死尸刚刚下地不久，离回煞之期尚远，所以他们认为那死人的鬼魂仍在，很容易诈尸，但那死鬼虽厉，喝了酒即无法变脸。

夫妻二人一个给死尸嘴里灌酒，另一个则问：“死鬼没钱，怎敢饮酒？”那灌酒的便说：“我看死鬼身上衣服也抵得过了，剥下来拿去换几个钱，咱们两不相欠，免得你来世要投胎还这勾心债。”说罢二人就动手扒掉死尸的衣服，若是女尸还要到头发里去摸首饰，直剥得赤条条一丝

不挂，才把坟土重新填上，卷了衣服连夜回家。

包子夫妇为了便于行事，离开村子住到荒无人烟的山里，每天昼伏夜出，偷偷摸摸地掘坟，做了好几年也无人知晓。

二人盗棺既久，也没遇上过什么怪事，胆子變得更加大了，这地方虽穷，却也出人物，适逢有在外为官者客死他乡，灵柩被官府送回老家入土，包子夫妻听得消息在道旁窥觑，只见那口棺材，锃光瓦亮走了十八道朱红大漆，乡下那些穷人拿几块糟木板子打的棺材，跟人家这个一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估摸着其中肯定有陪葬的金玉之物，这是给爷送上门来的一桩大富贵，当取不取，过后莫悔。

包子夫妻偷偷尾随送葬的队伍，看准那棺材入土的坟头，返回家来着手准备，转天睡到下午，起来在灶下煮了热乎乎一锅肉汤，两口子吃了个饱，眼瞅着天色已黑，月朗星稀，正是贼人出没的好时机，便带了全副利器，打了绑腿揣了绳索和麻袋，扛起锄头提上灯烛，捉着脚步悄然来至坟地，一直忙活到三更时分，总算挖开了坟土，棺材盖子从土里露了出来，月光下漆面泛着诡异的光芒。

两口子贪心大起，取出器械，连凿带撬，想赶紧揭开棺盖，看看里面有何宝物，正忙得满头是汗，忽然听那棺材里似乎有什么动静，凑近了仔细去听，却又寂然无声了，二人心里发毛：“刚才莫不是棺材里的死尸在动？”当下各自念了一遍金刚咒，据说无论僵尸如何厉害，听到金刚咒也就不能动了，念完之后果然再无异状。

包子夫妻念罢金刚咒，互相壮了壮胆，更加用力发掘，终于把棺材钉一根一根地撬了下来，棺材盖子也松动了，可就在这时，忽听棺盖“砰”的一声巨响，好像有什么人从里面用力向外推动，同时从缝隙里冒出一蓬红光，把包子和他媳妇都吓得坐倒在地，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心惊肉跳，等到惊魂宁定，贼心兀自不死，见那口半没在坟坑里的大棺材没了动静，就自己找借口安慰自己，适才多半是做贼心虚看花眼了，也或许是那棺材里有宝，所以放出异光。

夫妻两个发财心切，硬着头皮移开棺盖，手举灯烛向内照看，只见棺中尸体平躺，是个留着黑色短须的中年男子，闭着眼两手垂在身边，样子十分安详。

既是男尸，便由包子媳妇动手，她屏住呼吸下到棺内，拿绳子去套那死人的脖颈，由包子在后面推着，缓缓将尸体抱起。

等到都安排定了，包子媳妇正要动手斟酒，此时月光如水，洒遍了荒山，她就看跟自己面对面坐着的死人，骤然睁开双眼，目光如炬，旋

即闭眼恢复了原样，包子媳妇看得清清楚楚，顿时吓得魂魄飞荡，强行用手按住了自己的嘴，这才没叫出声来，包子在一旁也看得真切，连忙挥手示意媳妇定下神来不要慌张。

原来民间盗棺刨坟的土贼，也有心诀相传，凡是在开棺的时候遇见怪异，绝不能因为害怕而叫喊逃跑，因为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活人身上都有三昧真火，一旦被吓破了胆叫喊奔逃，阳气就会立即减弱，再也压不住鬼气了，所以夫妻二人强行忍住心中惊骇之意，急忙念诵了几遍金刚咒，只盼赶紧把酒给这死人灌下去，于是端起酒杯，战战兢兢地对死人说道：“死鬼，请饮下此杯薄酒。”

谁知这话刚刚说完，棺材里那个死人突然再次睁开眼，直直瞪着包子媳妇，僵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狞笑，说道：“好极了！”随即伸出手揪住了包子媳妇的头发，坟地间阴风顿起，黑云遮天，包子媳妇贼胆再大也吓破了，只剩下惨声惊呼。

包子见状同样魂不附体，他也顾不得媳妇了，扔下灯烛转身就跑，黑暗中不知远近，掉到一条沟里摔断了腿，就此昏迷不醒，白天有乡民从附近路过，见包子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那土贼的装束和一身黑肉，也不像安分守己的良民，便绳捆索绑抬到官府请赏。

包子醒来，发现自己身在公堂，还想混辩躲罪，可官府那些公人也不是吃素的，见这大汉异于常人，贼头贼脑，却似要犯山阴包子，那个亡命徒乃是地方上的巨贼，入过捻子做过流寇，官府缉拿多年始终未果，于是当堂取来画影图形对照，又以大刑逼供，包子见遮掩不住，只得认下所作所为，打在死囚牢里押了三天，原来国家处决反叛，向来是决不待时，不必像别的死囚一样，会集中等到秋后开刀问斩，所以很快便押赴市曹，可叹山阴包子，横行一世，到头来吃了一副。

官府也根据包子所招口供，到他夫妻刨坟盗棺的现场勘验，但那地方确有一个被挖开的坟坑，当中一口揭开盖子的空棺，锄头灯烛斧头凿子等物丢了一地，唯独不见了棺中尸体和包子媳妇，搜遍了十里八乡一无所获，终究不了了之，成为了清末的一桩悬案，稗官野史中有很多关于此案的记载，只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臭鱼每讲到惊心动魄之处，便会虚张声势，通过拟声和动作来吓唬人，加上这古屋里本就阴暗，他说到包子夫妻开棺遇到厉鬼的部分，正赶上水烧开了，阿豪揭开罐子掏茶叶，屋内忽然卷起一阵打着旋的阴风，吹得油灯忽明忽暗。

我们几个人见此情形，都感到心头“怦怦”直跳，同时起身察看，但

是未发现古屋中有漏雨透风的地方，那阵阴风也不知去向，便重新坐下喝茶，接着听臭鱼讲的这段“山阴包子”。

说到最后，陆雅楠对故事的结果颇为揪心，她问臭鱼那女子和棺材里的死人，究竟到哪去了？

臭鱼道：“那就不好说了，估计是棺中厉鬼附尸，把那土贼揪进去吃了，难说后来这尸怪躲哪去了。”

我说：“臭鱼你是专门喜欢这种又黄又暴力的段子，还反复强调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谁会相信？”

臭鱼道：“好歹是咱从书上看来的，怎么也比刚才阿豪道听途说来的事可信！”

阿豪对臭鱼说：“旧时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很多，古代称这种死后能从棺材里活过来的尸体为走影，即走尸，是能行动的僵尸之意，不过都是稗官野史里记载的东西，完全不能当真。”

臭鱼抱怨道：“你们太不仗义了，听完段子过足了瘾，非但不夸几句，还净挑毛病，那山阴包子为祸一方的时候还没我呢，我上哪去知道它是真是假？”

藤明月道：“我想既然是听故事，就没必要考证真伪，如果都是真事，那还能算故事吗？总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都被吸引了，这是值得肯定的。”

臭鱼见藤明月替他说话，大为感激，又指责我跟阿豪两人素质太低，该请藤老师给我们俩补补课，提高一下素质。

而陆雅楠听完山阴包子的故事，还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臭鱼再讲一个。

臭鱼想不出什么新词儿，推说由于刚才讲得太投入，用力过猛，情绪一时半会儿调动不上来了，他瞧外边这场雨越下越大，还不知要在这屋里呆多久，就提议不如每个人轮着讲，然后对我说：“该你顶上了，给大伙讲一段吧，关键时刻可别掉链子……”说完给我倒了杯热茶。

我总觉得这屋子里气氛诡异，没心思去讲那些胡编乱造来吓唬人的段子，见臭鱼倒了茶，便端起茶杯喝了两口，感觉又苦又涩，这辈子没喝过比这更难喝的茶了，还不如喝白开水，只好又摸出香烟点上一支，一看藤明月和陆雅楠都等着我讲故事，心想也别脱离群众了，既然大伙想听，不妨随便讲点什么，可讲什么好呢？忽然记起几年前的一段遭遇，那年夏天我开出租车的时候，曾在途中遇到过非常诡异的事情。

藤明月奇道：“我刚听阿豪说你们是做药材生意的，怎么以前你还开过出租车？”

臭鱼说：“别看我们张总年纪轻轻，风风雨雨经历的事可不少，天底下都快装不下他了，开出租车算什么？他还写过诗呢，诗是一般人写得着的吗？没多少年的人生沉淀和感悟，安敢滋出那丈二的尿去？”

藤明月和陆雅楠不知这话是否属实，但也不免对我另眼相看，对我说道：“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位诗人，都写过什么诗？”

阿豪说道：“别提作品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个诗人叫北岛，在座的这位正是他师弟——南岛。”

我说：“什么这个岛那个岛，还他妈鸟岛呢，我只不过是无名大众中的一个无名青年，你们俩别再给打岔了行不行？咱还是言归正传，给各位说说我当出租车司机时的一段经历，其实我只开过两个多月的出租车，还是没有运营许可证的黑车，其间却有一次无比离奇的遭遇……”

我讲的第三个故事：出租车历险记

日食

我虽然只是代表着无名大众的无名青年，个人经历还是比较曲折的，前两年我到南方做生意，沉迷于赌球斗鸡，把老本赔个精光，还欠下了一屁股外债，我想换个环境从头再来，于是投到张海涛的公司里做事，起初业务少，工作不算忙，考勤管理也松，可赚的钱不多，为了尽快把债务窟窿填上，便常在深夜里开着公司的车，到街上去拉黑活儿捞些外快。

普通的出租司机，必须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得手脚麻利，胆大脸皮厚，另外干这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上，所以更要嘴皮子好使，会把脉，借着套近乎的机会摸清乘客的底细，有经验的只需要几句话，就能看出对方是好人坏人，是公款报销的还是自掏腰包的，要不把这些门道掌握了，可吃不了这碗饭。

开黑车拉活儿则不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一般正规出租车不愿意去的地方才轮得到我，由于总是晚上跑活儿，又常去郊区，安全问题不得不多加考虑，所以我备了根警用甩棍防身，那时还有很多传言，说是出租车深更半夜遇到乘客，带至某地付钱走人，司机在灯下细看乘客给的钱，居然全是冥钞，那是孤魂野鬼坐出租车去投胎，这些事虽然没根没据，但让开夜车的司机听了，心里不可能不犯嘀咕，为此我把手机铃声换成了“飞杵伏魔咒”，车里也挂了开过光的平安符，那还是我特地从玉佛寺里请的。

所幸一个多月跑下来，从未遇上歹徒劫车，也没碰到过投胎的阴魂，却因此结识了一些熟客，如果他们需要用车，往往会提前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用开着车在马路上到处找活儿了。

常搭我车的客人里有位老齐，他在一家期刊杂志社负责广告，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业务员，本人比较粗俗，五短身材，鼻如悬胆，四字海口，小眯缝眼，办事不太牢靠，惯会拿嘴对付，我从没见过比他更抠门的人，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虽同我称兄道弟，却每次都找借口给我打白条，说是等凑个整数一起给，后来我才知道，由于老齐的妻子下岗没收入，而且身体不好，常年在家卧床不起，孩子又要考学，经济上很窘迫，衣服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如此一来，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让他结算车费，我不想当逼债的黄世仁，可也没有做雷锋同志的思想觉悟，这年头谁都活得不易，我总不能整天免费拉着他到处跑，自己还往

里搭油钱，所以赶上他给我打电话用车，我是能躲就躲。

那天老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想让我周末带他和杂志社的一个记者跑趟长途，回来就把欠的车费全部给我结清，我寻思老齐出差用的是单位里的公款，沿途吃住路费都可以报销，没准真会把钱结给我，我也不能放着钱不赚，当即应允下来，还托朋友帮他找了些抵账的发票。

这次跑长途，行程还算顺利，跟老齐一同公出的记者是个女孩，乌发齐肩，水汪汪的杏核眼，二十来岁模样长得很是标致，姓什么我不记得了，名字叫丽莎，估计是将lisa念白了，她十分同情老齐的家庭情况，知道老齐包黑车是为了把火车卧铺票省下，以便在报销的时候多落下点钱贴补家用，还和我商量能不能少要点车钱，可谁让我人穷志短呢，即使是美国总统来了，我该收多少钱也照样收他多少钱，咱跑活儿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对谁都一样，美女也不能搞特殊不是？

一路无话，返程的路况也好，下午三点多已经快到收费站了，谁知老齐又犯了抠门的毛病，这段公路的通行费很高，有不少跑长途的司机为了逃避缴费，就把车开下公路，从侧面的旷地多开十几公里绕过收费站，两旁都是空旷的野地，本来没有路，只因绕行的重型货车走得多了，硬是生生轧出了一条羊肠路，老齐让我也从小路绕过收费站，这样可以省下百十块钱的通行费。

我说：“为了省这么点钱咱至于吗？我可是老实孩子，从来没做过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回头让人家逮着算谁的？”

老齐脸上陪着笑说：“小张师傅什么时候变得遵纪守法了，你开黑车本身不也违法吗？钱是花起来容易赚起来难，能省一点是一点，另外我看这段路的通行费征得太重，本身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他娘了个腿儿的，咱就不应该助长这种歪风邪气……”

丽莎也劝我听老齐的绕过收费站，我没办法，只好把车开下公路，顺着前车留下的轮胎痕迹，在野地间行驶了一段距离，这时天色突然变暗，我们在车里往外看去，发现天上的日头正被一轮黑影逐渐侵蚀，我想起之前有新闻提到过，今天会有罕见的日食，后来一忙就给忘了，随着天色变暗，不知不觉间起了雾，远处的地形都看不清了，地面逐渐变得崎岖不平，走了半天不见附近有别的车辆，况且雾越来越大了，野地间到处坑坑洼洼，万一托了底那可是干瞪眼没咒念了，当即要掉转方向原路返回。

老齐兀自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这一带他闭着眼都认识，让我只管往前开就是了，很快就能绕过收费站回到原来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远

了。

我说问题是没路了，咱这就是辆破捷达，你总不能把它当成越野车来用，再说周围雾气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还能往哪走？等会儿翻车掉沟里你就踏实了。

其实老齐心里也是打鼓，他犹豫了一下，同意掉头折返，指着路让我往回开，可远处的雾越来越大，东南西北都快找不着了，在土路中行驶了很远也没到头，我记得这段路不该有这么长，只得先停下来辨别方向。

这时丽莎突然招呼我和老齐，有些吃惊地指着车外说：“那边好像有些东西在动！”

我们顺丽莎手指的方向看了看，荒野间雾气弥漫，白茫茫的半点声音也没有，哪有什么东西会动？

丽莎说：“奇怪，我明明看到有个样子很吓人的小孩，在车前出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和老齐认为只是野地里鼯鼠之类的动物，不值得大惊小怪，随即打开车门下去寻找路径。

那十一月间，荒郊野外中的天气好生严寒，我们中午贪赶路程，还没顾得上吃饭，肚子里没东西垫底，愈发抵不住寒冷，我忍着呛肺管子的冷举目打量，只见土路旁长满了枯草，荆棘丛中满目凄凉，不知是个什么地方，手机也没了信号，当时我已经有了迷路的不祥之感，只是根本想象不到，接下来遇到的东西将会是何等恐怖。

饭馆

我看时间是下午三点来钟，常言道“雾急生风”，如果雾来得急，去得必然也快，运气好的话，过不了多久便会起风，眼下无法可想，唯有捺着性子干等。

老齐见到周围雾气茫茫，同样无可奈何说道：“这雾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现在也认不清方向了，不过咱们距离公路应该不远，不妨等雾散了再走……”

我正要同老齐说话，突然发现车前有个模模糊糊的东西，看轮廓像是歪歪斜斜地站着个小孩，随着雾气的缓缓流动，那孩子的身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完全看不清楚。

我和老齐这才知道丽莎没有看错，可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地里，会是谁家的孩子？站立的姿势为什么如此诡异？

老齐胆小，脸色发白地说：“娘了个腿儿的，难不成这地方有什么鬼怪？”

我心想总不至于大白天见鬼，当即摸了摸揣在怀里防身的甩棍，大着胆子走过去看个究竟。

这时丽莎也从车上下来，跟我们一同上前察看，三人走近几步，已然看得真切，那是个斜倒在枯草中的纸皮人，做成了四五岁的童子模样，涂眉画眼红裤子绿袄，神态憨然，好像放了很多年了，已是破损不堪，却显得有几分阴森诡异。

老齐见状松了口气，骂道：“娘了个小腿儿的，谁这么缺德把纸孩子扔到野地里，想吓死活人啊。”

丽莎却没老齐那么迷信，但不免有些好奇：“这是不是烧给死人的小鬼？可也没看见附近有坟地？”

我家祖辈开过道场，对民间一些迷信的风俗和讲究略有所闻，识得这纸孩子不是上坟下地时烧的纸人，而是叫“还魂纸”，乡下有种说法，哪家小孩夭折之后，按其生前形貌做个纸孩子，每年祭日摆到村口，就能把那小鬼从阴间招上来托梦，让爹娘知道它在底下过得怎么样，缺什么少什么，几时能重新投胎，我也只是听说过以前有这类风俗，没想到现如今居然还有人摆“还魂纸”。

老齐和丽莎听完，都对我十分佩服：“以为小张师傅只是个开出租车跑活儿的，想不到懂得也这么多。”

我不愿意跟这俩人讲以前的经历，敷衍道：“你们以为黑车好开？做这个行当什么人遇不上？什么地方去不到？所以肚子里都跟杂货铺似的，咱没那三两三，也不敢上梁山，没有三把神砂，又怎敢倒反西岐？你们要是早听我的，也不会在这迷了路……”

老齐赶紧向我承认错误：“怨我怨我都怨我，等回去我让你嫂子在家摆一桌，请你跟丽莎吃饭。”

我说：“算了吧，嫂子那身体情况还能下地做饭？咳嗽起来一不留神再把自己的肺咳到锅里去，她做的饭谁敢吃啊？”

丽莎对我说道：“不能这么说话，其实你为人很好，就是嘴皮子太滑，我正好有几个拿手菜，到时候去老齐家我来做饭好了。”

老齐点头道：“早听说丽莎姑娘的手艺不俗，这回我们可有口福了。”又说烧菜的事交给丽莎，他来负责洗碗刷锅，买鱼买肉则要有劳我了。

我心里颇没好气，这也算请我吃饭？不过提到吃饭的事，我们三个人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身上又冷，只好每人啃了一包饼干充饥。

这时眼前的雾气有所减弱，我们依稀看到几十米开外有大片房舍，俨然是个村子，村头是个小饭馆，不禁喜出望外，立时想到村中吃点饭，顺便打听一下路径。

我看老齐还有几分迟疑，知道他又在心疼钱了，我向来是宁让钱吃亏不让人吃亏，就对他说：“老哥别犹豫了，想吃什么我请客。”

老齐一边解释说：“真不是抠门，我是担心乡下地方不干净，吃完容易拉肚子……”一边却急匆匆下了车，直奔着饭馆走去。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无奈只得同丽莎跟了过去，见那村子屋舍齐整古朴，显得分外沉寂，也不见有人走动，深处偶尔有鸡鸣犬吠的声音传出，才透露出些许活气。

我们知道乡下的青壮大多到外地打工赚钱，村子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妇孺，因此显得冷冷清清，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也没放在心上。

这村子规模很小，据我目测可能只有几十户人家，房舍呈半弧形分布，走进村头挂着幌子的那家小饭馆，看外屋摆着几张简陋的桌子，坐着一个身穿蓝布衣服两眼无神表情木讷的村妇，不知是不是水土缘故，这个人的脸部像是枯树皮一样全是干褶，她见有客人来先是一怔，立即在脸上挤出些僵硬的笑容，起身抹桌子搬凳子，忙前忙后地请我们三人落座。

我打量了一下店内的环境，收拾得倒是一尘不染，木门上贴着剥落大半的门神纸画，屋里除了这粗手粗脚的村妇，就没有多余的人了，角落里摆着酒瓮，后屋门口挂着绣有灶王的帘子，估计里面是厨房，此时饥肠辘辘，我顾不上打听道路，只想先填饱了肚子再作理会。

丽莎执意不肯让我破费，她说想请我和老齐吃饭，老齐是只要不用自掏腰包，就乐得闷头不语，我寻思这种乡下小饭馆，三个人敞开了吃能花多少钱？争来争去也没意思，况且这是丽莎会做事，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但丽莎从没在这种连菜单都没有的小馆子里吃过饭，还需要由我来点菜，我只好对那村妇说：“老板娘，这鬼天气冷得要命，先给我们烫壶老酒驱驱寒气，赶紧煮上三碗热汤面，多放胡椒面，还要只白切肥鸡，再把那花膏也似好牛肉，拣大块的切二斤端上来。”

那村妇说话的声音，与她脸上的神情一样生硬，但态度还不错，告诉我们这里饭馆小客人少，只能煮面条，肥鸡牛肉之类的都没预备，酒也早卖没了，除了面条，还可以给加盘熟菜。

我们亲眼所见就这条件，当然也没法再提什么要求，这么冷的天有碗热面条已经不错了。

那村妇去灶下生火煮面，我们在饭馆里坐着等候闲谈，我要了丽莎带的地图册来看，老齐则吹嘘他跑业务经常会吃这种乡下小馆子，可这家不灵，最好的是那种村镇上的散酒小店，他娘了个腿儿的，真是从老远就能闻着香味，那地方没有下酒的东西，想要吃的还得到隔壁熟肉店里买来才行。

老齐见我对他的话毫无兴致，只顾翻看地图，就问：“老弟你怎么了？怎么进来之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宁，那地图有什么不对？”

我闻言合上地图册，这里是有些不太对劲儿，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村子，不禁让我想起了“绳村”的可怕传闻，那是一个几十年前从地图上消失了的村子。

绳村

地图上找不到这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其实也不足为奇，我只不过看到那村妇去后厨烧火煮水，恐怕炉灶还没有点起来，而老齐又在说些吃喝之事，让人听在耳中抵不过腹中饥饿，于是找个话头讲了讲“绳村”的事。

老齐和丽莎听得十分好奇，从来不知道远郊有个什么“绳村”，这村名当真古怪，到底有什么来历？

我曾听一起等活儿的老司机说过一个故事，据闻解放之前，某地有个大财主，为人乐善好施，从不与人争执结怨，不过家业太大，养下的奴才众多，其中难免有个别家奴，借着主子的威风横行乡里。有一次，财主的家奴与某个老农为些小事起了口角，那奴才一贯仗势欺人，怎会把一个乡民放在眼里，说着说着飞起窝心腿，一脚正踹在老农胸口上，把那六十多岁的老汉踹得嘴角流血卧地不起。老农家人为此事鸣官告状，不想衙门口是最黑的去处，官府也忌惮那个财主在地方上的根基太深，连他的家奴都不敢得罪，所以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接到老农递上的状子之后，从上到下都觉得这官司又没搞出人命，本来也不算多大个事，于是压住了来个不理不睬，连问也懒得多问一句。老农伤得其实并不重，但是咽不下这口恶气，越想越是憋闷，他自知离死不远了，把儿子和左邻右舍都叫到跟前说：“我这把老骨头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有几句要紧的话必须给你交代清楚，等我蹬腿闭眼了，你一定别忘了在我棺材上留个窟窿，可恨那财主放纵奴才，实是欺人太甚，奈何胳膊拧不过大腿，没地方鸣冤叫屈，不过各位高邻请给做个见证，我活着报不了

仇，死了却定要从棺材里出来找他算账，倘若我儿没在那棺材上留下洞口，我可就出不来了，所以切记切记，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所嘱之事，否则我死了也闭不上眼。”老农的儿子闻言骇异莫名：“人死之后怎么能从棺材上的窟窿里出来？”然而对父命不敢有违，就跪到地上赌咒发誓，一定按照老爹的交代，在棺材上凿个洞。因为在场的人很多，这番话一传十十传百，把十里八乡都传遍了，连财主也在家听到一些风声，找来人问清了原委，得知是家奴无理，那财主是个好善积德的员外，怎肯无故结下这阴世之仇？当即亲自带上礼品，登门拜访老农，并当众责罚了那个平日里狗仗人势的家奴，然后将其扫地出门。老农本来卧床不起气息奄奄，见财主如此和善，那家奴也受到了应有的责罚，心里那口闷气忽然往上一涌，忍不住张开嘴，哇地吐出一条怪蛇，那蛇细如筷子，遍体猩红，围观之人无不大惊，忙把怪蛇当场打死，老农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能重新下地干活了，那财主事后念及此事不免冷汗直冒，想不到那一股怨恨之气，居然能借人之血肉变为怪蛇，如果先前一念之差，没把老农当一回事，那么此人呜呼哀哉以后，怪蛇必然会从棺材里钻出来找财主报复，那时横尸毙命的可就是财主自己了。

老齐和丽莎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这件事与“绳村”有什么关系，怨气化蛇听起来虽然稀奇，但也不像真事。

我解释说我这人生来八字犯冲，骇目惊心的事没少撞上，但是像这个故事，民间传说的痕迹太重，从古到今含恨而死的人多不可数，却没见哪次有怪蛇从死尸肚子里爬出来，这些乡间怪谈，基本上与《混元盒》《青石山》之类说妖讲鬼的野台子戏一个层次，我好歹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沐浴着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当然不会相信这种没凭没据的民间传说。

可此事并非凭空捏造，根据民国时期一家报纸的记者调查，证实那个老农肚子上的怪蛇，根本不是什么怨气所化，而是他养的虫，这老农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乡民，而是从绳村里迁居来的，那个绳村是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其祖辈来自门岭，代代传下近似养蛊的邪法，不明真相的外人经过这个村子，往往会被村民害死。

老齐和丽莎两人顿感骇异，问道：“你的意思……这里就是绳村？”

我说解放前那些小报专报这些耸人听闻的信息，有很多无良记者为了混稿费，故意捏造前去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最后来一句“整个村子因地陷被埋，已经彻底消失”来遮掩，别人再想追究也无从着手了。

相传那个每家每户都养蛊害人的村子，几十年前因地质灾害被埋，不过有时跑长途的司机在野外走错了路，也常会遇上一个地图上找不到

的小村子，位置和解放前消失的绳村差不多，因此谁也不敢停下，都是选择立即掉头离开，这好比很多学校里经常出现的“七个不可思议恐怖传说”，也是出租车司机们口耳相传的不可思议传说之一。

老齐听得不解，问道：“老弟你可别吓唬我们，那个绳村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说我是看这小饭馆热汤面一时半会儿端不上来，说些奇闻给你们解闷儿，那绳村早在解放前就陷进了地底，当时地面裂开一个大洞，整个村子都掉了下去，永不复见天日，现在又是白天，那些被埋在地下惨死的村民，总不可能大白天出来闹鬼，再说绳村里还有个很诡异的风俗，每家每户暗地里结绳而拜，既是用绳子结成图案供在家中祭拜，原因一直无人知晓，我进村之后可没看见有结绳的图案，所以你们尽管把心放肚子里，这地方肯定不是绳村，此处距离市区和公路都不太远，没什么可担心的。

丽莎说她以前也曾听过类似的传闻，某个村子一夜之间陷到了地下，看来此事并非虚妄，今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发掘一下相关的素材，争取做一篇深度报道，毕竟那祭拜绳子的奇风异俗极为罕见，仅仅是这个特点，已然足够吸引眼球了，她又问我：“那村子里为何家家户户结绳？会不会和村民养蛊的邪术有关？”

我见丽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想多说几句，奈何我所知仅限于此，忽然意识到进这小饭馆少说也有四五十分钟了，等了这么久，那村妇怎么还没把面煮好？

想到这我站起身来，打算到里屋催促老板娘快些煮面，谁知道刚要揭那门帘，忽见帘下冒出黑乎乎一个硕大的狗头，俩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们三人看，我没想到里屋有这般大的一条黑狗，被它吓了一跳，惊骇之余怔在当场作声不得，我并非怕狗，而是发觉眼前这条黑狗，竟是刚才进到里屋煮面的村妇。

黑狗

我并非那种自己吓唬自己的人，但是看老齐和丽莎的表情也能知道，这俩人跟我冒出来的念头一样，觉得从里屋出来的这只黑狗，是先前进去煮面的村妇所变。

那村妇和黑狗的差别当然不小，视力再不好也不至于搞混了，但这条黑狗两眼空洞，神情木讷，和那村妇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愣在原地，心里“怦怦怦怦”乱跳。

这时黑狗全身从里屋钻出来，将门帘揭开了一条缝，可以看见那村

妇正蹲在灶前生火，狗子则溜达到外屋，一声不吭地趴在角落里，吐着舌头望着我们。

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暗骂：“真他妈该死，我为什么会把黑狗看成那村妇了？”

老齐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低声嘀咕道：“娘了个狗腿儿的，这狗子怎么长得这么像老板娘？”

丽莎松了口气，对我和老齐说道：“听闻家里养的猫犬等物，与主人相处久了，样子会变得越来越像主人。”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比如性格懒散之人养的狗，也将慢慢变成一条懒狗，主子会对家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另外民间有种不太可信的说法，狗不能全身皆黑，因为黑本身是妖邪形，大概全身从头到尾皆黑的恶狗，本身也让人感到不祥。

我们胡乱找了些理由劝说自己，可再也不能像刚才那么泰然自若了，心中一旦有事，就觉得坐立不安，老齐揭开门帘往里屋看了看，我也伸着脖子往里瞧，只见那灶上一口大锅，周围堆放的木柴，多已枯腐，那村妇空自忙碌，如何生得着火？又看瓦盆中的面条也长毛变绿了，传出一股遮掩不住的发霉味道。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暗想：“这村子里的小饭馆，不知多久没开张了，米面木柴肯定放了很久没动过，难不成店主自己也不开火做饭？这些人那平日里都吃什么为生？莫非是将过往客人放倒了吃人肉？”

我告诉那两人：“这地方果是有些怪异，煮的面条绝不能吃，咱趁着天还没黑赶紧走。”

老齐和丽莎点头称是，可已经让人家下面了，现在说走就走未免有些不合适。

我摸出五十块钱放在桌子上：“只要把钱付过了，吃不吃还不是客人自己说了算？”说罢抬腿便走。

我们前脚刚出门，那黑狗好像是明白过来了，突然蹿到门口对着我们放声狂吠，叫声听起来也很是生硬，仿佛喉咙发僵，与那村妇的说话声格外相似。

老齐腿肚子打哆嗦，唯恐那黑狗追上来咬，急道：“快走快走，怕是那条狗嫌咱们给钱给得少了，想要赶上来咬。”

我心想：“真他妈的世风日下，连狗子也识得钞票大小吗？”于是握着甩棍回头指向那条黑狗，骂道：“呸，你这条势利的狗！”

那狗竟然不再追来，只在门内探出半个身子，兀自朝着我们乱吠。

老齐对我说：“兄弟真有你的，操他娘了个小腿儿的，这狗果然欠骂。”

这时丽莎说：“你看，老板娘也跟出来了……”

我再次转头一看，正在里屋生火煮面的村妇，显然是听到黑狗狂叫，也匆匆忙忙跑到门口，一边喝止黑狗，一边招呼我们回去吃面，并说有新鲜的米面，那陈腐的面食是从地窖里取出来准备扔掉的。

我记得有个“板桥三娘子”的故事，那妇人开了个烧饼店，每天夜里用妖术驱驴磨面打烧饼，白天接待过往客商，谁要吃了她店中烧饼，夜里也会变成驴子，被“板桥三娘子”当做牲口卖掉，我们经过的这个村子，纵然不是几十年前陷入地底的绳村，也必定有些古怪，还是尽早离开为妙，于是再不回头，同其余两人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着奔到车前。

不过我们很快意识到走不了，周围的雾还很浓，天色将晚，更加看不到路了，只有这个小村子附近的雾气比较少，往回开谁都没把握能找对方向，汽油也所剩不多，一旦迷了路在雾中兜圈子，没准就要在野地里过夜，白天还好说，晚上可挡不住那寒威。

大概也是鬼催的，此刻我们的侥幸心理又开始作祟，觉得或许是自己太多心了，即便不愿意吃那小饭馆里的汤面，也能在村子里借个地方过夜，人家要真是开黑店的，早已追打出来了，这不是也没出事吗？过了这村没有这店，等迷路了再想找地方过夜可就难了，世上毕竟没有卖后悔药的……

我们三人合计了几句，车里还有几瓶矿泉水和饼干，凑合着吃些可以充饥，别吃这村里的东西也就是了，只要能找个挡风的地方睡一宿，明天天亮雾散再走也就是了，无奈之下又返回了村头的小饭馆。

我难免有些尴尬，刚才做贼似的跑了，然后又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只得找借口告诉那村妇，我们有重要物品忘在车上了，因此急急忙忙地赶去取回来，想借两间干净暖和些的房子住宿。

老板娘见我们去而复返，显得喜形于色，那黑狗也跟着高兴，但脸上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怪诞神情，却让人怎么看怎么觉得不舒服，可也说不上来是哪不对劲儿，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硬着头皮跟她去看房间。

村头这家小饭馆后院，是一拉溜三间相连的房屋，老板娘说这三间

全是空屋，左边和中间的都可以住人，我和老齐住了当中一间，丽莎该住左边一间。老齐看她脸色发白，知道她是不敢一个人住，就说：“咱们也没外人，不如都在中间这屋住，这也是出于安全起见，我们哥儿俩在地上睡，你到炕上睡，好歹对付一宿，等天亮了立刻走。”丽莎稍微有些犹豫，但很快就点头同意了。

老板娘把我们引到屋内，又自去忙着烧火煮面，我们粗略打量了一番，这间屋子并不高，看起来是比较简陋的民宿，上面是老式木梁结构，主梁从上房横穿过去，抬头便可以瞧见木梁和两边的层层檩条，间壁和后墙有纸糊的窗户，屋内有土炕和整洁的被褥，也是一尘不染，但除了炕桌，几乎没有别的家具，两侧的墙壁上，分别凿穿一个方形孔穴，用于放置油灯，夜里只需点上一盏油灯，两边的屋子都能取亮，可能是长时间没有住过人，屋里也有股子潮湿的霉气。

我们收拾好了地铺，老板娘终于端来了三碗汤面和一大盘熟菜，留下黑狗把门，让我们吃饱之后尽管安心休息，如果需要热水热汤，随时可以到前屋找她。

我送走老板娘，眼看天色渐黑，村外的雾气更重了，整个村子寂然无声，如今再想走都不可能了，刚才也忘了问问那老板娘，这村子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心神不宁地关了屋门，回头时恰好瞥见房梁边缘好像有些东西，定睛再看，原来那里缠着根破旧的麻绳。

怪鼠

老齐和丽莎见我望着屋梁，两眼直勾勾地不知在看什么，也跟着抬头观望，一看之下，同样是吃惊不小。

解放前，大约是民国晚期，有个“绳村”因地陷被埋，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据说当地村民有结绳祭拜的怪异习俗，而且家家户户都掌握着近似养蛊的邪法，外人途经此地，往往会被村民害死。

我们瞧见屋梁上缠着一团麻绳，理所当然会想到关于“绳村”的可怕传闻，在雾中迷路后遇到的小村子，仅有几十户人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里是“绳村”，但村中确实存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迹象，让人感觉十分不安。

丽莎说：“这房屋年代不浅，屋梁会受潮膨胀开裂，缠上麻绳加以固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咱们没必要对此大惊小怪……”

老齐说：“你没在乡下住过，不知道这些讲究，住家屋梁上不能绑绳子，因为像是上吊用的，太不吉利了，娘了个腿儿的，我看即便这地方不是绳村，以前也肯定吊死过什么人。”

丽莎闻言有些害怕：“要不然……让老板娘给咱们换间屋？”

老齐想到门口蹲着只黑狗，要出门去前边的饭馆，必然从那黑狗面前经过，心里不免发怵：“这家总共就这么几间屋，没准换得还不如这间呢，咱勉强对付一宿算了，夜里别让油灯熄灭，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所以你们尽管放心，他娘了个小腿儿的，天塌下来，自有我老齐在前头顶着。”

我寻思如今是没地方去了，可不搞清楚究竟，夜里又怎能睡得安稳？便蹬着炕桌够到屋梁，借着油灯看见梁上果然有些裂痕，都拿铁箍和麻绳箍住了，那绳子普普通通，也不像有意结成图案，看来是我们太多心了。

我从炕桌上下来，看了看那村妇送来的汤面，可能也是油灯昏暗，反正看上去如同三碗灰色的面疙瘩，也没有滚烫的热气，用手一摸全是温的。

老齐用筷子拨了拨，抱怨道：“疙瘩汤也比它模样好些，这种东西也敢叫汤面？让人怎么吃？”

我把那三碗汤面和一盘熟菜放在墙角，告诉老齐和丽莎凡事小心为上，这村子里的东西，一律不要碰。

老齐连说：“有理有理，如果这里真是那个被埋在地下的绳村，那咱们三人很可能是在雾中迷路，无意当中走进阴间了，一旦吃了这村里冤魂所做的东西，这辈子就别想再回去。”

我看那村妇并不像当年被埋在地下的孤魂野鬼，老齐这层担心倒是多余了，只是听闻养蛊的人家里没有半点尘土，这屋子长期空置，却干净得有些可疑，不得不提防那村妇放蛊害人，所以饮食等物一概不能触碰。

丽莎不解其中缘故，她认为不该把人都往坏处去想，一行三人无非是途经此地，与那村妇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吃饭给饭钱住宿给店钱，为什么对方还要放蛊害人？

我说你这大妞儿不知世情险恶，以前我在南边听人讲养蛊的邪法，最初发自岭南酷热之地，先是收集百虫，比如蝎子蜈蚣蟾蜍蜥蜴之类，放到同一个通气的瓮中埋于地下，其间各种毒虫互相吞噬，经过一年之后开启，最后所剩一虫为蛊，如果存活下来的是蛇，此蛊即为蛇蛊，如果是蝎则为蝎蛊，谁要是养了蛊不把它放出去害人，那蛊便会反噬其主，故此这些养蛊的人家，很多是被迫放蛊害人，若想活命只能不断害人，否则自身将会死得惨不堪言，后来从中衍生出的分支众多，根据各

地水土不同，虫的种类以及生克之法也大有区别，这些个旁门左道里的东西，不能用常理判断。

根据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那个被埋在地下永不复见天日的“绳村”，村内民众多以此类邪术害人性命，那村子虽然消失了，但是近些年偶尔还会有人见到，因此一直有闹鬼的传言。

我无法确认这雾中的村子，是不是充满了冤魂恶鬼的“绳村”，在屋里跟老齐和丽莎商量了几句，脑海中有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出来，想到村子里走一圈看看究竟，前门虽有那条黑狗守着出不去，但可以从后窗钻出去。

我不管那俩人是否同意，趁着天色还没有全黑，揣上甩棍从后窗爬出屋子，看那村中房屋大半隐在浓雾当中，附近没有半个人影，我给自己壮了壮胆子，轻手轻脚走到一户人家门前，从门缝中向内张望，见到有几个村民模模糊糊的身形，正在雾中进出走动。

我见村里一切如常，先把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多半，估计因为雾大，村民都躲在家里不出门了，为了少生事端，我也不敢多做窥探，又往村子里面走了走，这村子很小，不过几十户人家，各家各户的房屋距离紧凑，很快便由村中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这时村屋中大多点起了油灯，而尽头的最大的一座房屋，我猜测那是村长之类有地位的人家，屋子里面依然黑着，似乎没人居住，屋前空地的古井上搭有架子，以粗绳悬吊着一口大铜钟，大小能罩进去两三个人，形制十分古老，铸有兽纹为饰，风吹雨淋的年头太多了，磨损得较为严重。

我心想悬挂在村子里的铜钟，可能是用于报时或召集村民，以前看那些老掉牙的国产战争电影，多有此类情形，村里一敲钟便是集合民兵去打鬼子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实物，很想过去敲两下试试，但铜钟一响，肯定会惊动村民惹来麻烦，又恐出来的时间太久，让老齐和丽莎替我担心，所以只是匆匆看了几眼，随后从原路返回村头，仍旧打那纸糊的窗户爬进去，把在村中所见对那俩人说了一遍，当然免不了加些作料，主要是突出我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这才敢飞檐走壁夜探荒村。

老齐听罢放下心来，说道：“既然没什么怪事，那咱们也别疑神疑鬼了，这地方天黑得早，大伙吃完饼干早点歇下，别耽误了明天的行程。”

我们带了几包饼干和少量矿泉水，三人胡乱吃了几块充饥，然后找根棍子顶住门，让丽莎睡在炕上，我和老齐一人头东一人头西躺到地铺上，屋里只有壁上的油灯照明，时间才六点半来钟，外面已经完全黑了

来。

屋里更为寂静，我和衣而卧，同其余两人低声聊了几句，由于旅途疲劳，老齐很快便鼾声大作，不久之后丽莎也睡着了，我却翻来覆去难以成眠，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胸前爬动，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屋内一灯如豆，就见一只长着怪脸的油蹄老鼠，从我的被子上缓缓爬了过来，这只老鼠满身黑毛，居然长着一张怪异的人脸，看面目活似这小饭馆里的老板娘所变，它无声无息地爬到我面前，好像要诉说什么秘密。

隔壁

我眼睁睁看着那长着人脸的老鼠，从被子上一直爬到我面前，全身都被恐怖占据，心中虽是万分惊骇，却连手指都动不了，喉咙和舌头也跟着发僵，发不出半点声音。

那老鼠的怪脸，很快与我近得几乎贴在一起了，鼠身黑毛在昏暗的油灯下历历可见，我更是心惊，拼命想挣扎起身或是叫醒旁边的老齐，但如同被噩梦魔住，苦于动弹不得，只好瞪眼盯着那老鼠。

这时那怪鼠作势张嘴，我以为它要口吐人言，可看到对方嘴中的两颗大牙，顿时感到事情不妙，鼠牙乃是不断生长，如果不啃噬东西磨牙，长牙就会戳穿它们自己的脑袋，看情形这老鼠是打算啃我脸上的皮肉！

我全身紧绷，又急又怕，在那怪鼠咬过来的一瞬间，猛地发出一声喊叫，立时挥着手从地铺上坐了起来，就见一只老鼠“嗖”地逃到墙角，从壁下的洞穴里溜走不见了。

老齐和丽莎两个人，也被我这一声喊给惊醒了，忙问出什么事了？

此刻我身上都让冷汗浸透了，等缓过神来，把刚才发现有只长了人脸的怪鼠，在我面前作势欲咬的事，原原本本对老齐和丽莎说了，最可怕的是那只老鼠，面容居然和村中小饭馆的老板娘一模一样，莫非那村妇是个擅会变化的妖魔？

老齐一边给自己的胸口顺气，一边对我说道：“哎哟老弟，从没听过老鼠长出人脸，哪有这么邪行的事？你是不是做噩梦了？老哥我这胆子……那是耗子尾巴长疮——有能也不多，可经不住你这么吓唬……”

丽莎惊醒之时，也看到了那只老鼠逃进墙角洞穴的一幕，她见这屋中有鼠，觉得比闹鬼还要可怕，再也不敢睡觉了，但对我所言之事，却并不相信，她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睡着之后对身边发生的事也存在

感知，倘若家中水龙头没拧紧，听到那断断续续的滴水声，多半会做遇到洪水的噩梦，你才见过饭馆中的老板娘不久，夜里睡着之后，发觉有老鼠爬到身边，在半梦半醒之间，免不了会梦到长着人脸的怪鼠来咬你。

我知道丽莎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是在睡梦中感觉到有只老鼠爬到身边，意识恍惚之际做了个噩梦，不过我这辈子见的人多了，为何没梦到别人的脸，偏梦到怪鼠长着老板娘的那张脸？

此事还有另一种可能，不知为什么，门口那条黑狗的神态举止，与小饭馆里的村妇如出一辙，甚至让人觉得黑狗是那村妇所变，而出现在屋里的老鼠，是否也与那村妇和黑狗一样，同样有种难以形容的妖邪气息？

我见这个村子里怪事迭出，绝然不是巧合，如今再找什么平安无事的理由，那便是自欺欺人了，看来是我们迷路之后，走进了早已消失在几十年前的“绳村”，接下来一定会发生更加难以置信的事情，留下来住宿也许有危险，然而天色已黑，四周雾气又大，门口还有那条黑狗守着，根本不可能逃出村子，实在是进退两难。

我心中接连转了几个念头，也是无法可想，只好对老齐说：“既然暂时无法离开，唯有先留在屋里，把门用木棍死死顶住，不等天亮雾散，谁在外叫门也不给开。”说完捧起油灯，把顶门的杠子和木闩重新检查了一遍。

老齐见状说道：“是不是有点不必要的紧张？村里要真有什么鬼怪，早把咱们仨当点心吃了，哪还等得到现在？这漫漫长夜最最难熬，不如接着睡上一会儿……”说着话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随后就想躺下睡觉。

这时丽莎听到隔壁屋中有细微响动传来，低声惊呼道：“小张师傅，还有老鼠！”

我一时走神，没留意到隔壁有动静，以为是她听错了，便随口说道：“有几只老鼠倒没什么，可以把老齐那两只汗脚上的臭袜子扒下来，塞到墙壁下的缝隙里，那些老鼠就过不来了。”

老齐平时很懂得体谅别人，知道自己有汗脚，因此衣服和鞋子都没脱，直接盖了被躺在地铺上，听到我说的话，闭着眼嘟囔道：“只怕咱这袜子呛不死老鼠，却把你们两个都呛坏了。”

此刻万籁俱寂，我正打算同老齐说话，要想个法子阻止鼠辈进屋骚扰，忽听旁边那间屋里发出“吱扭、吱扭”的怪响，虽然隔着墙壁听不真切，但的确是有些动静，也不像鼠辈触物之声，那声音断断续续，时有

时无，夜深人静之际听在耳中，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我暗自奇怪：“村头饭馆前后两进，中间隔着个小院，后面并排三间长屋，皆是无人居住，经营饭馆的村妇只说左边和中间两间可以住人，既然右边那间也是空屋，为什么不能住人？是不是那屋里有什么东西？”

这三间房屋原本贯通，当中砌了两道墙壁间隔开来，壁上凿有窗口般的窟窿，周围被油灯熏得黢黑，大小刚好能钻过脑袋，所以两边的屋子里有什么响动，我们在这也能听到声音，老齐同样听到动静从地铺上坐起，这次睡意彻底没了，满脸疑惑地问道：“那是什么声音……隔壁不是没人吗？”

我不知又是什么东西作怪，先把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下，示意老齐和丽莎尽量不要出声，然后蹑手蹑足摸到墙边，慢慢凑到洞口往隔壁张望。

右边那间也是没人住的空屋，同样打着半截土炕，几乎占去了房屋的一半，一盏昏暗的油灯摆在洞中，所谓灯下黑，墙底下和土炕远端，都是照不到的死角，即便托着把脑袋探过去，也是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而那若有若无的怪声，正是从土炕下的角落里传来。

我经常在晚上跑车，身边一直备着个便携手电筒，当即摸出来打开，对着隔壁漆黑的角落照过去，只见屋子里有个小孩的背影轮廓，正坐在墙角的木头板凳上。

老齐和丽莎忍不住好奇，跟我挤在墙边一同窥视，而隔壁屋中的那个孩子，似乎感觉到了手电筒的光束，突然在黑暗中转过脸来。

我们三人不看则可，面对面只看这一眼，吓得心脏几乎都从嘴里跳将出来，因为那孩子肥头方面，涂着腮红也遮掩不住死人般苍白的脸色，长相穿着与摆在村前招鬼的纸人是一模一样。

孩子

我们之前在村前野地里，看到一个纸扎的孩童，乡下风俗迷信，称此为“还魂纸”，人生在世，免不了生老病死，唯独小孩夭折最令爹娘痛心，以前有这么个习俗，如果谁家的孩子意外死掉，爹娘舍不得这个小孩，不知那孩子在阴间过得怎样，几时能再投胎，便将此子生前模样糊成纸人，写好生辰八字，等忌日那天摆在村口，招那小鬼回来托梦。

村前那个纸人形态惟妙惟肖，虽然仅是纸糊彩绘，但做得极为生动传神，我们一看隔壁屋的这个孩子，竟似那“还魂纸”活转过来一般，不禁毛发森竖，心跳骤然加剧。

我想这件事其实很简单，这小鬼应该是老板娘家的孩子，大概很早之前夭折，老板娘按旧时风俗扎了“还魂纸”，把小鬼从下面招了上来，而隔壁这间空屋，多半是小鬼在世时住过的地方，只是深更半夜看见鬼，让人如何不怕？

那孩子转过脸来，被电筒光束一照，有形无影，脸色犹如白纸，神情愁惨无边，所谓“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那小鬼发现我们在隔壁看它，也受了很大的惊吓，在手电筒摇动不定的光束中，身形迅速变得模糊，转眼消失不见了。

我们三人在墙壁窟窿处呆若木鸡，半晌才缓过神来，拿手电筒照遍了对面空屋的各个角落，再也不见那小孩的踪迹。

老齐骇然道：“屋里有耗子还能凑合住，娘了个小腿儿的居然有鬼，这可不能住人了，咱们快走……”他说着话抬腿便走，可忽然想起些什么，把触到顶门木杠的手又缩了回来，顿足叫道：“大大的糟糕，那条黑狗还在门口守着，那厮早看咱不顺眼了，它奶奶个腿儿的，只怕一开门便会扑上来咬人！”

我也感到开这饭馆的村妇居心不良，有意将客人关在这间屋子里，好在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吃过村中饮食。

丽莎怕上心头，可还有侥幸之念，正如老齐先前所言，如果村子里真有鬼怪，一行人早该遭遇不测了，如今不是一直安然无恙吗？这屋子里的鬼，也只不过是四五个岁的小孩，它看到隔壁有外人，便受到惊吓消失不见了，总不能就此认为那村妇意图害人。

我对丽莎说：“此事确实蹊跷，前门走不了可以翻窗出去，但正值深夜，外面的雾又大，即便逃出村子，也未必找得到路，现在没别的法子，只能守在屋里坚持到天亮，天亮之后咱们才能安全，如今就看能否撑到那个时候了。”

丽莎点了点头，看时间很快要到零点了，预计再过五六个小时便会鸡鸣破晓。

我知道这几个小时一定会极其漫长，如果稍有差错，就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日出了。

老齐焦急地说：“真恨不得把表上的时间拨快些……”他大概相信吸烟可以让人镇定，摸着口袋里的香烟和打火机，哆哆嗦嗦地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由于紧张过度，手中所拿的打火机接连几次都打不出火。

我的香烟在路上已经抽完了，找老齐要老齐说也抽完了，没想到这

家伙还存着一包，我说：“真没见过你这么鸡贼的，知不知道抽烟不发圈，死了没人抬？”说完拿过烟和打火机，给老齐点上了火。

等我想给自己嘴上那支香烟点火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钟声，沉闷的鸣响潮水般反复回荡，撕破了村中的死寂，不知是谁在撞那口大铜钟，又为何在深夜撞响？

老齐听得心惊：“深更半夜的……谁在那撞丧？”

丽莎看看手腕上的表，吃惊地说：“时间刚好是十二点。”

我稍稍一怔，点上烟对身边两人说道：“恐怕这村子里要出大事了，记住无论谁叫门都不能开……”

这话说出去还没落地，忽听有人用力叩门，发出“砰砰砰”的巨响，听得我们三人心惊肉跳，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心想这是夜半鬼上门，硬着头皮应道：“敲错门了，我们这屋没人要按摩！”

屋外却无人搭话，紧接着又有个东西在用力推门，那顶门的棍子是多半截扁担，足有鹅蛋般粗细，外面推门的力道虽大，却推不开房门，只是撞门之力越来越强，每次撞到门上，便震得屋瓦跟随摇颤。

我心中骇异无比，这是何等的怪力？突然想到那村妇和黑狗白天不能离开小饭馆，其余的村民也都躲在家中不出，难不成村里的人都是些怪物，白天一切如常，深夜时分才变回原形四处活动？

我唯恐那扁担受不住力，招呼丽莎和老齐去搬炕桌顶门，可老齐吓得惊慌失措，担心外面的东西随时会破门而入，早已抱着脑袋缩到了墙边。

这屋子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挨着墙躲到炕上，身后却是通着屋后的纸窗。

我一眼瞥见，心说不好，只顾着屋门，忘了还有窗子，乡下那纸糊的窗户根本不结实，一撞即开，急忙示意丽莎别用桌子挡门了，先堵窗子要紧，不过为时已晚，还没等我们过去，油灯光下只见窗外伸进一只大手，抓住缩在墙下的老齐向外拽去。

老齐大惊，虽然衣服后襟被扯去一大块，但是总算连滚带爬挣脱开来，他面无人色，嘴里只叫得一声苦。

我是人急拼命，寻思屋外既然都是些村民，凭某的手段未必对付不了，当即拽出甩棍，作势虚劈，告诉丽莎和老齐：“别慌，想当初哥们儿

混社会的时候，一个人滚他仨俩的也没问题，今天大不了咱就跟这村里的人玩玩探索与发现，看看是他们的脑壳硬，还是我手中这根甩棍硬。”

我本意是守住后窗，等有哪个村民爬进来，便甩棍猛砸对方脑壳，可透过被拽掉的窗框向外一张，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屋外黑压压挤着许多人，那些村民不分男女，皆是脸如枯树，一言不发，面容虽不相同，但与饭馆里的老板娘和黑狗一样，目光里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邪气，口鼻中带着淤血，好像这整个村子里的人和狗，以及一切有生之物，皆是可以行动的僵尸，身体又被同一个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所占据，让人有种面容相同的错觉，其中一个村民手上被木窗碎片戳穿，兀自浑然不觉，只顾着争相爬进屋来。

我望了望手中的短棍，自知今夜遇上的东西，绝非人力所能抗衡，有点尴尬地对老齐和丽莎道：“刚才那些话……你们就当我说。”

老齐听我这么说，知道大势已去，脸上写满了绝望，他见那许多村民都如僵尸一般，估计这屋子守不住了，而房前屋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直急得团团乱转，奈何无处可逃。

古井

自古有这几般——“饥不择食、贫不择妻、慌不择路”，我们三个人困在屋里走投无路，正应了后者，惶急之际，只好先把桌子抬到炕上，竖起来撑着墙增加高度，然后借此攀至木梁，又揭开屋瓦上了屋顶。

夜凉如水，我们身上止不住打了个寒战，趴在屋顶居高临下看去，就见屋门已被撞开，几个僵尸般的村民拥了进来，小饭馆里的村妇和那条大黑狗也在其中，正由土炕上往屋顶攀爬。

老齐体如筛糠，抖着手颤声道：“完了完了，没地方逃了，娘了个腿儿的我这么一死，我老婆肯定要改嫁，给我那娃找个后爹，可怜我那细娃，恁地命苦……”

我强作镇定，一边揭起屋瓦向底下的村民乱打，一边说：“老齐你是不是吓蒙了？我嫂子有哮喘常年卧床不起，她倒是想改嫁，问题是谁要她呀？你得好好活着，才能回去照顾她。”

老齐心知我所言不错，抹了抹脸上的鼻涕和眼泪：“老弟你别看哥哥窝囊，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养活，哥哥在家里，那他娘了个小腿儿的也好比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我一没这个家就完了，所以不能死在这，咱咱……咱赶紧从屋顶下去往村外逃吧！”

我看屋子下方雾气弥漫，隐隐约约有許多村民聚集而来，心知跳下

去死得更快，但身陷绝境，困在屋顶上也支撑不了几时，心说：“罢了，想不到我是死在此地。”

这时丽莎发现屋顶有一架长梯，就是乡下上房铺草用的那种梯子，我们好比身在茫茫大海，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看这村中房屋间距很近，便将梯子伸到邻近的对面屋顶，手足并使，一个接一个从上边爬过去，借助梯子接连爬过几处屋顶，蓦地一抬眼，面前赫然是村中最大的那座房屋，黑沉沉的轮廓在雾中半隐半现。

我心想这可不妙，再往前已经没有别的房屋了，而那些僵尸般的村民越追越近，无奈只得用梯子下了屋顶。

我们不敢进那座大屋躲藏，心慌脚急，只顾往没人的地方乱走，感觉周围雾蒙蒙的格外空旷，我先前曾来这里看过，依稀记得是片空地，正对着村屋有口古井，井是下水，在风水一说上不能正对屋门，因为这是比较犯忌讳的，会把财气冲掉，这村子虽然不大，但形势布局完全不合常理，若非是那个家家户户都会邪术的“绳村”，又怎会有如此怪异的布置？

我暗骂自己太大意了，早些发现也不至落到这般地步，据闻“绳村”养蛊害人，这整个村子里的人白天躲在家里不出，言谈举止和常人没什么两样，夜晚则变为僵尸，是不是与养蛊之事有关？看来村中一定发生过某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村民才会变成这般模样，可“绳村”不是早被埋到地底了吗？

我脑子里一个接一个的疑问纷至沓来，一路跟着那两人落荒而走，但四周已被僵尸围住，三转两绕，又到了悬挂铜钟的古井近前。

这次离得更近，看那尊大铜钟正悬挂在井口上方，带有浮雕的石砌井栏，已被磨得十分光滑，显然也是年深岁久，那铜钟里面是个木槌，绑着碗口粗细的绳子垂向井底，井中深不可测，我探身往下一看，有种对黑暗的恐惧沁入内心。

丽莎又惊又怕，急得落下泪来。老齐对她说：“如今哭出大天来也没用，只好下到井里躲一躲了……”说罢拽着丽莎的手便走。

我们三个人此时是逃生不避路，顾不上再多想什么，我嘴里衔住电筒照明，当先攀着绳索溜下井底，老齐和丽莎也急急忙忙跟了下来。

这井中上窄下阔，下方极是深邃，里面黑咕隆咚不见一物，其中有股死鱼般的浓重恶臭，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下行约有二十几米，我们脚底触到实地，才知道这是口枯井，井底

似乎是个很大的洞穴，内部潮湿幽暗，用手电筒向四周照，发现地面上尸骨堆积，我和老齐见状，心中突突直跳，大气也不敢出上一口。

这时跟在最后的丽莎，也下到了井底的洞穴，由于她没有手电筒，看不到周围的情形，脚下被一团绳子缠住，黑暗中怎么也挣脱不开。

我听到声响，把手电筒的光束拨转过来给她照明，却是地上一具枯骨，白森森的骨头上毛发还没有完全腐烂，一团头发恰好缠住了丽莎的鞋子。

地洞里漆黑阴森，丽莎又看到是死人的头发缠住了自己，如被蛇蝎所蜇，吓得惊呼一声急向后躲，被枯骨绊倒。

我和老齐忙把丽莎扶起来，见她黏糊糊的全是鲜血，估计是头部撞到了石块上，也不知伤得轻重，赶紧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检查。

此时丽莎惊魂稍定，说这不是她的血，只是在地上蹭到的，但这井底的洞穴会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尸骨？

我们三人想到这一层，皆是悚然动容，莫非这村中古井里尸骸，都是被村民抛落至此？看这许多枯骨，竟没有一具是完整的，不像是从高处跌下所致，倒像是让某个怪物吃完吐出来的……

我抬头望向上方，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到洞口，头顶更没有任何声响，到处充斥着沉寂死亡的气息，那些僵尸般的村民，也没有继续追下来，似乎只是要把我们逼到这个洞穴里，这个大洞里除了散落的无数枯骨，究竟还有什么存在？

我越想越是不安，寻思此处不宜久留，该看看周围有没有出口可以离开，当即同丽莎和老齐站起身，一步一挪，摸索着寻觅道路，忽觉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发出，听动静来的也不是一两个人。

我不敢怠慢，急忙举起手电筒循声照去，赫然照到数步开外有个长发遮面的女子，看不清脸上容貌，似乎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只她一个人从后而来，我却觉得像是有好几个人在走动，心知其中定然有些古怪，当即大着胆子喝问：“你是谁？av女优吗？”

灾祸

那女人披头散发，手电筒照在她脸上，只能看见漆黑蓬乱的长发，同时听到对方嘴里发出“咕咕嘎嘎”的怪响。

我和老齐、丽莎三人愈发心惊，绳村下的地洞千年不见天日，地上到处都是死人骨头，突然出现的这个女子，肯定不是被村民扔进古井的幸存者，另外她身上有股难以形容的妖邪之气，与我们先前见过的村

民、黑狗、老鼠完全相同，也许那些僵尸般的村民，正是把途经此地的行人，扔到古井里让这个女人吃掉。

我以前听说过一些有关“绳村”的传闻，此后也特意打听了这方面的事，加上那段亲身经历，事后也不难推测出遭遇到了什么情况，估计我们三人那时在雾中迷路，无意中进到了早已消失多年的“绳村”。

这个村子里不过几十户人家，村中代代流传着养蛊害人的风俗，好比是左邻右舍都在养蛊，唯独你家不养，那么迟早要遭不测，为了不受其害，被逼无奈也只得跟着养蛊，然而养蛊者若不以此害人，蛊会反噬其主，所以凡是不知情的外人经过村子，不论贫富善恶，都会被村民坏掉性命。

久而久之，村民们不再从事耕种田地，只通过放蛊害死过往客商，谋取财货为生，至于“绳村”里结绳祭拜的根源，则来自于村中这口枯井下地洞，相传上古时有伏羲女娲两位神祇，皆是人首蛇身，女娲炼石补天、捏土造人，伏羲参透阴阳画出八卦，也有人认为八卦是古人根据蜘蛛结网画出的图案，结绳即是结网，结绳祭拜的风俗，实际上是拜蜘蛛神，绳村地下有个大洞，年代比这个村子还要古老无数倍，祖辈遗训不准任何人接近地洞，村民谨守祖训，谁也不敢到那地洞里去，只按时扔下活物献祭。

据说“绳村”的村长，向来由最大一族的家主担当，最后一任村长是个女子，她为了服众竟冒险触犯禁忌，偷着在地洞里埋下一口大瓮，里面装有千余怪虫，妄图借着洞中积郁的阴气养出邪蛊，经过一年之后，她下到洞里取蛊，不料却遭瓮中之蛊反噬，从此再没出来，变成了一个躲在地洞里昼伏夜动的怪物，满村人畜尽受其害，犹如落在网里受其控制的傀儡，因此看上去都长得一样，村民们白天不能离开家门半步，夜里才能在村中活动，把往来之人扔到井中，供那怪物活生生地吃掉，这整个村子就像一张大网，一切都有充满怨念的丝线连接，洞中那怪物则是结网的恶魔，潜伏在黑暗处等待着吞噬落网之人。

我们在村口见到的还魂纸，是“绳村”小饭馆老板娘的孩子夭折，放置在村口招小鬼的东西，这孩子死的时候，村民还没被地洞里的怪物控制，所以每天夜里小鬼都要回家，此后其母变成了走尸般的傀儡，再也没人将还魂纸烧化，致使它许多年来一直无法投胎托生。

这些情况都是我事后推想，当时却完全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在地洞里赫然见到一个黑发遮面的女子，还当是撞见鬼了，情知不妙，脑子里顿时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脚底下抹油赶紧开溜，可慌乱中看不清路，跟其余两人撞在了一起，扑作一团滚倒在地。

我骂了一声，刚刚站起身形，忽觉眼前黑影一晃，原来那女子已经跟了过来，我一时血往上涌，想起手中还握着甩棍，便狠狠照对方被长发遮盖的脸上打去，可从侧面的黑暗中伸出两只手来，把我的腕子紧紧攥住，跟着另一条臂膀一麻，也被一只大手揪住，骨头像是要被捏断了，疼得我眼前一阵发黑，电筒和短棍全都掉落在地。

手电筒掉在地上，却没有熄灭，光束斜刺里照上来，我才发现那女子身上有四条手臂四条大腿，都比普通人长出一倍有余，此时她三只手将我揪住不放，另一只手按住了摔倒在地上的丽莎。

我看一旁的老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又苦于挣脱不开无法反抗，绝望之余只好闭目等死，谁知老齐平时胆小怯懦，却是出于生活所迫，凡事谨小慎微，也只是为了保住饭碗，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都指望他一人养活，毕竟他这岁数，倘若下岗或出了什么意外，不可能再从过头来过，这时他见到我和丽莎面临绝境，竟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勇气，跑到那女子背后，发声喊将其拦腰抱住。

不料那长发遮面的女子，脑袋忽然转过一百八十度，与身后的老齐脸对着脸，满头黑发拨在两旁，露出生有六只阴森绿眼的怪脸，张开黑洞洞的大嘴，当面一口咬来。

老齐吓得呆了，让那蜘蛛女一口咬在脸颊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咕嘟咕嘟往外冒血，疼得老齐哇哇乱叫。

那怪物见了鲜血更为饥渴，伸手去抓老齐，我趁机挣脱出来，推开丽莎，揪住那怪物的长发舍命向后扯动，手边触到一条从井上垂下来的长绳，可能是这蜘蛛女般的怪物深夜里拽动绳索，使井口的铜钟发出鸣响，催促村民把活人扔进洞中。

我在那个时候也是急红了眼，顺手拽过绳子绕到那女子脖颈上，对方被粗绳缠住，四只手都想解开绳子，但那绳子缠死了，越挣扎缠得越紧，一时顾不上身边的三个活人了。

我们三人个个面如土色，捡起落在地上的手电筒，连滚带爬地向后躲避，就听高处轰鸣不绝，那怪物用力过大，扯断了绳索，使悬在井口的铜钟掉落下来，将其迎头砸个正着，整个身子都被铜钟砸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堆，几条胳膊伸在外面，兀自抽搐不绝。

我们在不远处用手电筒照到这一幕，皆是骇然欲死，耳朵似乎也被铜钟落在洞底的巨响震坏了，脑袋里嗡嗡回荡不止，遍体麻酥，也许是这尊千年青铜钟，砸落在地洞里造成声波反复激荡，震裂了地脉的缘故，地面从中裂开，整个村子同时陷进地底。

这村子几乎是整体沉进了地洞，四周烟尘陡起，房舍多有损毁，那些没被压住的村民和恶狗，失魂落魄的走尸般到处徘徊，对眼前之事视若无睹。

我们在洞底未受损伤，我心知再不抓紧时机逃命，就要跟这村子一同被活埋了，也顾不上身上伤痛，同那两人蹬着屋顶爬上地面，好在还记得方位，在大雾中逃了一阵，已离停车的位置不远，感觉身后大地发出震颤，开裂处在缓缓合拢，民间自古有“地缩、地长”之说，比如一条山脉上有三座山峰，当中那座因地裂下陷，两旁的山峰接在了一起，谓之地陷；地长是指两座相邻的山峰，当中突然冒出一座大山，将两峰隔断。

按照迷信的说法，地缩主凶，地长主吉，实则皆为地质变动现象，这个村子陷落地底，大概也属于地缩之灾，所幸车子停在村外，没有跟着村子一同被埋，我们三人死里逃生，开上车只顾往前行，忽觉眼前雾气尽散，天色暗淡，停下车子举头一看，才觉得此刻并非深夜，日食的过程仍在持续，只不过挡住太阳的月球黑影已开始消退，日光很快驱散了地上的黑暗，时间才过了几分钟而已，公路也就在不远的地方，那个村子却没留下半点踪迹。

老齐捂着脸上流血的伤口，目瞪口呆地望着车外，我和丽莎也茫然不知所措，恍若隔世一般，末日般的日食景象让我有种错觉，日轮犹如前生出一个黑洞，某些无比巨大的神或魔，透过那黑洞窥探着人间，转眼间又一切平复如初。

恐怕谁也解释不出我们之前的遭遇，那个被恶魔占据的“绳村”，早在几十年前就因地陷被埋，我们今时今日，怎么可能还会见到那个村子，并在村中过夜遇险？是进入了被扭曲的时间隧道，直接经历了村子陷入地底的过程？还是那村中冤魂不散，化为厉鬼作祟，所见一切皆是近似海市蜃楼般的噩梦？这些事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我只知道这次不可思议的恐怖经历，很可能与当天发生的日食有关。

我在药铺古屋中给众人说了这段故事，看来效果还是不错，时值深夜，屋外又下着大雨，更加衬托了诡异气氛，足以使听者动容，闻者心惊，拿臭鱼的话来形容——够十五个人回味半个月的。

不过陆雅楠似乎特别喜欢刨根问底，总是追问后来怎样？那村子里的铜钟是哪来的？地洞里的女子到底变成了什么怪物？又是如何把整个村子的人和家畜，都变成行尸的？丽莎和老齐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说这位同学，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如果周围听众不愿意追问“后来

怎样”？我讲起来实在提不起兴致，可你这么死心眼地问个没完，那我也无从解释，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必然留有让人回味想象的广阔空间，都说透了还有什么意思？你问老齐和丽莎这两个人，可以告诉你在我们回去之后，老齐治好了伤，可脸上留下很大一块伤疤，丽莎因受惊过度，也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只是不久之后，丽莎调动到深圳工作，跟她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没办法进一步发展关系，而我也敢再开黑出租跑活儿了，这些家常事不咸不淡，又有什么好说的？

至于那“绳村”里的邪法妖术，我是完全不懂，我要懂我早就跟着练了，还用得着混社会吗？我只是作为一个亲历者，从我个人角度出发，给大伙讲述日食那天的遭遇，却没有能看透一切的佛眼，再多说只能跟臭鱼一样胡编了。

臭鱼在旁表示不满：“人家同学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几句就招出你这么多话来，而且你怎么又拿我说事？我看你这段故事才是为了耸人听闻，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出来的。”

我说：“爱信不信，反正刚才是你们非让我讲的。”

阿豪说：“绳村的事我也有所耳闻，那个村子确实因为地陷而消失了，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你们可能都不清楚。”

我说：“绳村的传闻很多，我听到的也是有限，阿豪你莫非还知道些什么？”

阿豪说“绳村”虽然地处旷野，但那一带属于门岭余脉，门岭深山的怪事最多，以前有不少进山的调查团和考古队，进去后都再也没出来，日食那一瞬间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我相信你们是在日食过程中，误入了消失前夜的“绳村”，如果当时没逃出来，那就与“绳村”里的村民一同被活埋在地下了，也当真命大得可以。

我听了阿豪这番话，隐隐觉得不安，心想：“我们这几个人此时途经门岭，被暴雨困在一座古屋里，可别碰上什么要命的东西才好。”

这时臭鱼又在没话找话，撺掇雅楠也讲个段子。

陆雅楠说藤明月是江南名门望族之后，她家祖辈留下来的奇闻轶事极多，强过你们三人的段子十倍，何不请她给咱们说个故事。

臭鱼和阿豪连连称好，我却觉得陆雅楠这话带刺儿，就他妈你们是阳春白雪，我们弟兄全是下里巴人？

藤明月倒也大方，她说：“好吧，我讲一则藤家祖辈在明末乱世的奇

遇，同样与门岭有关……”

我莫名其妙地心情不好，不想去听藤明月讲的故事，只是坐在那闭目假寐，但屋内众人的对话，还是一字一句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藤明月讲的第四个故事：黑胡同

上 屠城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在位，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关外有八旗进犯，关内则是流寇作乱，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势力最大，朝廷不断调派官兵围剿，战乱所到之处，皆是横尸遍野，血流漂杵。

当时藤家有位公子，名叫藤淮安，自幼饱读诗书，广知古今，年轻时居住在省城读书，想等世道太平了进京赶考，凭着自身的真才实学，博取一番功名光宗耀祖。

不料那一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打将过来，所部皆是黑衣黑甲，一路上势如破竹，省城官兵自然也是抵挡不住，弃了城池四处溃散，藤淮安只好混在难民中逃往附近的县城，这座县城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地，各朝各代都要加固城防，因此壕深壁厚驻有重兵，向来易守难攻。

藤淮安刚随大批百姓躲进县城，农民军随后掩杀而至，如今是叫农民军，当时则被称为流寇，因为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向来是东一头西一头，走到哪打到哪，每到一地，都不免烧杀抢掠。

流寇四面围住县城，与城里的守军一连激战了几个昼夜，双方死伤都十分惨重，城上城下积尸如山，最后流寇用火药炸塌了城墙，数千杀红了眼的贼兵蜂拥进城，不问良贱，逢人便杀，一直从白昼杀到半夜，杀得城中血流成河，街巷房屋里到处都是腹破肠流断头缺肢的死人，黑夜里月光明亮，贼兵还不肯停手，趁着月色点起灯球火把，在县城内外以及邻近乡村搜捕活人，捉住了便按在地上砍掉脑袋。

藤淮安身边的书童和家奴都被贼兵所杀，他独自一人躲在废墟角落里，以半截土墙藏身，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好不容易熬到夜里，就见两名贼兵举火提刀，从远处逐砖逐瓦地搜到这里，眼看就到他近前了，吓得藤淮安脸色发白，心知是在劫难逃了，一个劲儿地默念佛祖救命。

谁知不等那两个贼兵搜到近前，却先从废墟中找出了一个壮士，那壮士身材魁梧容貌伟岸，脸上留着连鬓络腮的黑色短须，气质英武，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他可能在流寇攻城时，被火炮打中，身上伤得不轻，也躲在残墙下边避祸。

那壮士见被贼兵发现，掏出一锭银子告饶道：“二位军爷，俺是途经此地，不期遇到战事，又被炮石打中，所以躲避在此，并非这城中官

兵，还望二位军爷刀下留情，放俺一条生路，俺这里还有几两银子，权且送给两位，用以酬谢活命之恩。”

那两个贼兵见状，先是对望了一眼，然后笑嘻嘻地接过银子，说道：“我等奉大王军令，要杀尽满城男女，怎好留你一个？不过看老兄你形貌甚是不俗，可先随我等前去拜见大王直述其情，到时候我们哥儿俩再替你求个情，定能留你一条性命。”

那壮士心想如今满城都是贼兵，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如听这二人所言，前去面见大王，当即点首同意。

两个贼兵却道：“且慢，老兄生得如此威武，想必也得过些传授，要这般让你去见大王，怎保不会行凶？”

壮士问道：“要让你两位军爷说，该当如何是好？”

两个贼兵说：“此节容易，只需将你绑了前去，大王必定不会责怪。”

壮士信之不疑，答道：“恁地，俺全凭二位军爷发落。”

两个贼兵又互相使个眼色，赔笑说道：“壮士只管放心，只管放心……”言罢走上前去，把那壮士绑了个结结实实。

所谓“当事者迷，观事者清”，藤淮安躲在附近看得真切，那大汉和两个贼兵的对话也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这两个贼兵没安好心，肯定以为这壮汉身上还有银子，却忌惮对方体魄出众，虽是受伤带创，也唯恐此人在生死关头舍命相拼，所以不敢贸然近身，只唬这壮汉去见大王，此时反绑在地，只怕要遭毒手了。

藤淮安心里替这壮士着急，却不敢出言相告，因为一露面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了，只得继续躲在墙后观看动静。

只见那壮士发觉自己被贼兵绑了个马四马倒攒蹄，也不免起了疑心，问那二人为何绑这么紧？况且手脚反绑在后，半步也挪动不得，又如何去见大王？

两名贼兵一阵狞笑，啐骂道：“你这鸟大汉休要聒噪，我家大王岂是你这等人想见就见的？如今爷爷们也不再瞒你了，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

那壮士醒悟到自己让贼兵诳了，苦于绑缚太紧挣脱不开，愤恨无比地瞪着两个贼兵叫道：“俺误信贼子之言，死也不肯瞑目！”

两个贼兵都是杀人如麻的流寇，哪将这些话语放在意下，再也不容

多说，一个举着火把踏住那壮士，另一个揪着发髻抡刀挥下，连砍了几刀，才见满腔鲜血喷溅，一颗人头滚落，可怜那壮士英雄身手，豪杰胆略，却不明不白惨死在这两个贼寇手中。

藤淮安躲在暗处看得触目惊心，就见那壮士人头滚到面前，圆睁二目直勾勾瞪视着自己，似乎是在埋怨他为什么不出手相救。

藤淮安吓得战栗欲死，用手捂着自己的嘴不敢出声，也不敢起身逃跑。

那两个贼兵在无头尸身上翻找，却没发现第二块银子，其中一个在尸体上踢了一脚，骂道：“操他娘的，原来这鸟大汉只有那一块银子，倒叫咱哥儿俩空欢喜一场。”

另一个用刀砍掉那壮士人头的贼兵，举着火把照了照自己的长刀，见刀刃卷了，便顺手扔在地上，跟着抱怨说：“今天接连砍了十七八颗人头，钢刀都卷了刃，找不到银子也不打紧，得先想法子换口好刀，否则遇上官军，你让哥哥拿拳头去打吗？”

两个贼兵你一言我一语，一边相互吹嘘自己跟八大王最久，杀得人最多，胆子最大，一边继续走在房屋废墟中到处搜寻财帛，逐渐走到那壮士人头滚落的地方。

藤淮安借着月色和火把光亮，看得更加清楚，那两个贼兵，一个獐头鼠目麻子脸，一个面相凶恶脸上有道疤痕，砍下那壮士人头的便是后者，但听那刀疤脸贼兵对同伴吹嘘道：“当年哥哥我跟随大王攻打凤阳，战况可比现在惨烈多了，一举歼灭了两万多官军，还平了皇帝老儿的祖坟，当时兄弟们砍下的无数人头，都能砌作城墙了，夜晚哥哥我在壕沟里，就拿砍掉的敌将首级垫在头下枕着睡觉，那是何等的胆气？”

麻子脸的贼兵颇不服气，说道：“哥哥用不着吓唬小弟，咱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谁还不知道谁的斤两？那斩掉的头颅又不会咬人，能有什么可怕？其实小弟常听营中老军所言，这脑袋从身上砍下来之后，也并非不会动，若是你对着那颗人头淋以热尿，它就会睁开眼瞪着你，却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刀疤脸贼兵闻听此言，用脚踏住那壮士的头颅，笑道：“这不是有个现成的死人脑袋，咱哥儿俩就对着给他解个溲，看看这鸟大汉的脑袋能不能动。”

麻子脸贼兵说：“甚好，看这鸟汉子生得恁般英雄高大，咱还以为这厮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却一样被咱兄弟砍掉了脑袋，咱就再给他洗洗脸。”

俩人商量好了，便将那颗头颅拎起来摆放端正，站到面前对着头颅解溲，热尿劈头盖脸淋将下去，两人都是哈哈大笑。

藤淮安从没想到天底下会有如此丧心败德之辈，欺人之甚莫过于此，当今世道丧乱，人都变成魔了，他闭上眼不忍再往下看。

忽听那两个贼兵发出惊呼，藤淮安心中一颤，忙睁开眼躲在土墙后观望，月光下只见地上那颗人头须眉皆动，正怒目盯视两名贼兵，眼中流出血泪，张开嘴狠狠咬着地上草石。

刀疤脸贼兵惊叫一声，转身就向后逃，慌乱中踩到瓦砾堆上栽了跟头，胸口不偏不斜扑在他先前抛掉的那口钢刀上，那柄钢刀支在乱石上，顿时将他戳了个透心凉，扑在地上蹬了几下腿，就此气绝。

另一个麻子脸贼兵也急着逃命，哪里还顾得上看刀疤脸死活，却被那壮士的无头尸体绊倒，不等挣扎起身，早被那颗头颅咬住了喉咙，徒劳地挣扎中流血而死。

此时阴风阵阵，乌云遮住了月色，藤淮安从头到尾看个满眼，不禁骇得呆了，身上颤抖起来竟把藏身的土墙碰塌了。

那壮士的头颅察觉到动静，松开贼兵喉咙，满脸是血地望向断墙，把个藤淮安吓得手不能动脚不能抬，只得束手待死。

这时恰巧又有一个贼兵举着火把经过，那是个上岁数的老者，身上也穿着黑色衣甲，同是贼兵打扮，但头上挽着道人才有的牛心发髻，面目十分和善，不像先前那些贼兵一脸凶恶，那老者见地上有颗死人头颅，正瞪着藤淮安咬牙切齿，急忙点指喝道：“咄，还不速退！”

那壮士的首级一怔，立时闭目不动，变得同其余那些被砍掉的人头一样了，虽然血肉模糊面目狰狞，却是别无异状。

那黑衣老者让藤淮安不用惊慌，二人来到墙边僻静之处，说起事情经过。

藤淮安不敢隐瞒，如实讲述了一遍，跪倒在地恳求那老者救人救到底，给指点一条生路。

那老者告诉藤淮安，他本是个做泥塑的匠人，几年前在逃难途中被流寇捉住，贼兵首领发现他有些手艺，便留在军中做些杂役，群贼皆呼其为“老塑匠”，他略通一些方外之术，擅长驱邪避鬼，只是遵从师命，轻易不得使用，适才因见情况危急，便出来相救。

老塑匠对藤淮安说：“大王下令要屠尽县城方圆数十里之人，我放你走路不难，但到处都是见人就杀的乱兵，你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

能逃得出去吗？咱爷俩儿在乱世中遇到一处也是有缘，你要想活命不难，只需依我所言行事。”

藤淮安心里明白这是遇上救星了，再次跪倒叩头答谢，恳求老塑匠指点活路，活命之恩，恩同再造，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老塑匠当即剥了麻子脸贼兵的衣服，让藤淮安换了穿在身上，冒充为老塑匠以前收的小徒弟，意外在此相见，被他拉拢入伙，倘若遇上贼兵贼将，只要如此应对，就可以保全性命。

藤淮安为了活命，被迫参加了农民军，充作一名马前卒，跟着老塑匠在营内干些杂役，他知道流寇乃是反叛，一旦被官军拿住，便是全家抄斩灭坟茔诛掉九族，遇赦不免的大罪，虽有意脱队逃回家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乱世当中前途未卜，不知今后吉凶如何。

中 凶相

转眼间冬去春来，藤淮安跟随农民军转战各地，在营中与那老塑匠相依为命，这一老一少名为师徒，情同父子，不觉过了一年之久。

藤淮安逐渐发现这老塑匠是个奇人，人是好人，心肠也善，但言谈举止间偶尔显出古怪，按说乡下一个塑泥胎造神像的年老匠人，即便会些驱鬼的方外之术，又能懂得什么古今？然而两人闲谈的时候，老塑匠不经意说起李唐以来之事，皆是历历如绘，都像他亲眼见过一般，可隋唐之前的事，就了解得比较模糊了。

藤淮安心中好奇，更以为这老塑匠非比常人，但也不敢多问，只是对其加倍敬重。

这老塑匠还有个习惯，只要是行军途中遇到千年古树，他便趁夜挖掘树下泥土，回到营中让藤淮安找来木柴，偷偷架起一口装满水的大锅，然后把挖来的泥土投到锅中，生火煮水，直到把锅里的水都煮干了，锅底只剩下一点黏糊糊的白膏，老塑匠才仔仔细细地取出来，装到一个大葫芦里，可这种白色泥膏不太好找，年积月累仅存了多半葫芦。

藤淮安大为不解，问老塑匠师傅为何挖来泥土？煮成那些白色膏泥又有什么用？

老塑匠说：“此物称白膏水，为古时留下的禁方，等到什么时候装满这个葫芦，什么时候为师就要走了，不过现在言之尚早，还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成功，你切记不可对外人提及，否则祸事不远。”

藤淮安连忙答应：“师傅放心，徒弟绝不敢声张出去。”

师徒两个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可流寇四处作乱抢掠，营中贼兵

少说有数万之众，人多了眼杂，天底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难保不被外人知晓，有一次让一个贼兵小头目撞见，他发现这老塑匠夜里用大锅煮那白色膏泥，不知在搞什么名堂，把这事跟别人一讲，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一直传到了张献忠的耳朵里。

张献忠与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是明末最大的两股流寇，前者扰乱长江流域，后者攻略黄河流域，官兵对其闻风丧胆，乃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其中张献忠尤以多谋好杀著称，多谋是心机很深，喜怒无常，对谁都不信任，好杀是指心狠手辣，他闻知营中老塑匠形迹可疑，认定是个妖人，便让部下将这师徒二人擒到帐中，打算问出底细，然后推出去砍了。

老塑匠和藤淮安毫无准备，正在营中搬草喂马，忽然闯来一群如狼似虎的贼兵，不由分说把二人绳捆索绑，拉到中军帐内。

两人倒绑双手，跪在地上，藤淮安偷眼观瞧，就见帐下兵将各持兵刃，杀气腾腾，帐中虎皮交椅上坐着一位大王，那人又高又瘦，额宽颌细，脸色发黄，一尺多长的胡须在胸前飘洒，头上戴顶红缨毡帽，背后披着玄色斗篷，鹰视狼顾，不怒自威。

藤淮安在农民军中时间不短了，却只是一个小卒，从没见过张献忠的面，可是一看这架势，也不难猜出帐中这位的身份，除了被民间称为“黄虎”的张献忠，还能是谁？想不出大王为什么突然拿下他和老塑匠，料来是凶多吉少。

果然有个头目上前陈情，向张献忠禀告原委，指责老塑匠是个妖人，在军中形迹鬼祟，其心必异，可杀不可留，应该把这师徒两个，一并推到帐前斩首，再把脑袋挂在旗杆子上示众三天。

那时好几个省持续大旱，饿殍遍野，百姓易子而食，朝廷要抵御山海关外的八旗铁甲，对内不断加税征饷，刮尽了民脂民膏也还不够，国库又哪有多余的银子赈灾，所以有人造起反来，向来一呼百应，不过这类农民起义大多是乌合之众，往往是朝起夕灭，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也是其中之一，他原本出身草莽，揭竿起义后率部转战南北，虽然渐渐成了气候，却始终对民间那些妖术心存顾忌。

以前的民众对这些迷信之事听风就是雨，昔日汉高祖斩白蛇赋大风，才打下了江山社稷，老百姓都相信汉高祖刘邦斩过白蛇，是真龙天子下凡，不管刘邦斩过白蛇的事是真是假，倘若没有这个传说，老百姓们未必会这么拥戴他，正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因此张献忠最怕营中有人散布妖言邪说，扰乱军心，他也没耐烦刨根问底追究下去，只想

立刻砍了老塑匠师徒的脑袋，来个杀一儆百，当即一挥手，命手下速将这两人推到大帐前开刀问斩。

藤淮安霎时间万念俱灰，砍下他和老塑匠两颗脑袋，在张献忠看来还不如踹死两只臭虫，哪有分辩讨饶的余地，却是命不该绝，此时义军前锋正与官兵恶战，结果中了官兵埋伏，折损了不少人马，从阵前败逃下来的几员将领，跪着爬进帐来请张献忠恕罪。

张献忠闻报勃然大怒，他好杀成性，拽出刀来要砍那几个将领，可巧张献忠的爱妾从后帐出来劝阻，这一刀挥过，竟把爱妾的人头砍了下来。

此妾貌美如仙，除了通晓音律能歌善舞，也懂些兵法，可以跨马抡刀挽弓射箭，张献忠对她格外宠爱，常令其在帐中随侍，还准许跟着谈论军情。

张献忠恼恨前锋不能取胜，反损兵挫锐，没想到自己一怒之下，却把这爱妾误杀了，阴沉的脸上立时布满了杀机，揪住跪在帐中的将领抡刀便砍。

藤淮安就跪在其中，张献忠一刀一个砍过来，眼瞅着他也要人头落地了，忽听那老塑匠开口说道：“大王是做大事的豪杰，岂不知异人当有异术，老朽不才，有禁方可以让死人活转。”

张献忠半信半疑，停下刀来不再杀人，让老塑匠设法救活他的爱妾，救得活还则罢了，救不活当寸磔而死，当年闯王高迎祥中伏被官军擒获，押解到北京城中，便死在磔刑之下，千刀万剐死得惨不可言，倘若老塑匠言语不实，他就把这师徒两人剁成肉馅，扔出去喂了野狗。

老塑匠恳求张献忠留下藤淮安做帮手，将尸身和人头置于空帐之中，以便施术救人，张献忠也都一一应允。

藤淮安万没想到老塑匠还有这等手段，起死回生之事谈何容易？毕竟这个女子身首两分，哪里还救得回来？

此刻性命悬于一线，藤淮安也不便多问，只好帮着老塑匠，把那女子的尸身与头颅接合，就见老塑匠从葫芦里倒出些白膏泥，抹到女尸脖颈上，到夜里但听这女子喉咙中发出声响，渐渐有了呼吸，转天早上，已能下地行走，又过了两天，擦去她脖子上的白色膏泥，仅留下一条极细的红痕，看得藤淮安目瞪口呆。

一时间满营哄传，都称老塑匠是神仙，纵然是扁鹊华佗再世，也未必有此本事，张献忠同样喜出望外，对这师徒两个刮目相看，不但免了

死罪，还扬言等他将来得了天下，就封老塑匠为国师。

张献忠有个亲信将领，出生入死跟随他许多年，当天攻城时被明军炮火打中，腹破肠流，抬回营中等死。张献忠让兵卒把这贼将抬到老塑匠帐内，命其再次施术救人。

藤淮安看那贼将伤得极重，肚肠子拖在外边，颜色都发青了，口鼻中出来的气多，进去的气少，随时都可能死掉，然而老塑匠却呆坐着无动于衷。

藤淮安不解地问道：“师傅，你是要先等这位将军死了，才能施展手段救他性命？”

老塑匠面带愁容，叹了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卷古册，说道：“徒儿，你我缘分已尽，临别之时，我也不再隐瞒，我本出在隋唐乱世，道号黑胡同，隐于门岭求真多年，又在深山仙村中盗得一卷奇书，从此隐姓埋名藏身在世间习练，指望炼出白膏水以成大道，平时只因道骨不足，埋没多年未曾脱体，身怀异术也从来不能施展，如今被逼无奈，使出起死回生的禁方，触了鬼神之忌，唯有遁隐荒山再不出世，我看那张献忠贪杀成性，也是天道所忌，此时虽然势大，却迟早有不测之忧，而且此人没有容人之量，稍后定会动手杀害你我二人，那时我自有理会，你不管看见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惊慌。为师别无他物，只有这卷古书，尽载神异之术，你留在身边好生收着，今后若能学得一些皮毛，也必然有用得着的地方，只是千万记住，古卷最后一页图中描绘的深山凶险异常，不要试图去找那个地方，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藤淮安听师傅言下之意，竟是后会无期，他与老塑匠相处已久，又蒙受大恩尚未报答，不由得垂下泪来，恭恭敬敬接过那卷古册放在怀中，然后拜倒于地，给师傅磕了几个头。

却说张献忠等了半天没有消息，派人过去察看，发现那贼将横尸就地，血都流尽了，老塑匠师徒则在旁边说话，根本没有动手救人。

张献忠得知此事，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命手下传来老塑匠师徒，并在帐外埋伏下刀斧手，等那二人踏进帐来，听得号令一拥而上，把这师徒两个大卸八块。

不多时，有手下把师徒两个带到帐内，张献忠假意请二人落座，问老塑匠道：“仙师因何不救我那兄弟？”

老塑匠坐在椅子上说：“八大王有所不知，凡是杀害无辜性命之辈，皆为天道难容，这等人救不活了。”

藤淮安坐在一旁，听师傅敢直言顶撞张献忠，暗想那张献忠是何等人，平白无故也会瞪起眼来宰杀活人，如今这条小命是快保不住了，他自知大事不好，手心里捏出了两把冷汗。

张献忠闻言，仰天大笑了几声，说道：“仙师何出此言？天底下多有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比之猪狗也是不如，吾杀此辈实为替天行道，只恨杀得还不够多嘞……”又冷笑道：“莫非仙师是舍不得那葫芦里的秘药？”说到这，脸往下一沉，突然拍案而起：“众儿郎何在，还不与我把这两个妖人砍了！”

事先在帐外埋伏的贼兵，包子馅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听得张献忠发出号令，便齐声呐喊，刀枪并举冲进帐来，要当场将这两人乱刃分尸，这时帐内怪风忽起，灯烛暗淡无光，藤淮安发觉自己身旁的座位上原本坐着老塑匠，此刻却有一物高踞，如黑山一座，碧目似电，盯视众人。

此物两耳上耸，遍体蒙茸，竟是一只体形无比巨大的黑狐，看样子一口就能吃下一个活人，众兵将吓得个个面如土色体似筛糠，半截身子犹如掉进冰窟窿里，把不住的寒战，只剩下一个抖字，谁也不能上前半步，等到这阵怪风过后，大帐内早已不见了老塑匠师徒二人，张献忠派兵把各处都搜遍了，也是踪迹全无。

下 老猫

藤淮安在帐中吓得魂不附体，当时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渺渺茫茫间醒转过来，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荒山之中，摸了摸怀中那卷古册还在，心中一阵怅然一阵惊恐，一步步走到山外，遇到路人一打听，才知离了张献忠大营已远，于是寻觅道路，返回故里。

事后藤淮安听到外面传言，有说老塑匠是位仙家，也有说他是个妖怪，甚至有好事的人编了老神仙传，说张献忠率领的义军里有个老头，砍掉脑袋的死人也能以术接活，就这么传来传去，几乎没有人知道原本的真相。

唯独藤淮安心里清楚，起义军中的“老塑匠”，原是隋唐时的一只黑狐，曾在门岭某个古村里，盗得一卷奇书，逃出来之后躲在世间，常年于寺庙里以塑造泥胎神像为生，想把白膏水炼药服食得个正果，一旦露出原形，它就前功尽废再也变不成人了，直到被起义军胁迫，才不得不显出真身逃遁。

藤淮安同老塑匠师徒一场，蒙其救命赐书，得以保全性命回到家乡，心里是感慨万千，却不便对任何人提及这番遭遇，途中也不敢去看

那卷古册，一路避开贼兵，有惊无险地回到家中。

藤淮安一年前在战乱中下落不明，家里人和街坊四邻都以为他早就死了，此时见他安然无恙地回来，皆是又惊又喜，邻里纷纷向其父藤员外道贺。

藤员外摆酒给藤淮安压惊，夜里宾客散去，就剩父子两个，提及这一年多的遭遇，藤淮安家训甚严，不敢对其父隐瞒，当下从贼兵如何屠城，他如何被老塑匠搭救，直到逃离义军大营的经过，了一遍。

藤员外听罢经过，惊出一身冷汗，要来那卷古册翻看，见尽是方外异术，他以为藤淮安年轻不识厉害，不管是不是出于无奈，毕竟在流寇军中一年有余，被官府知道了，全家都得被抓去砍头，连祖坟都得给刨了，还有这卷古册，是那黑狐盗来的东西，留着迟早是个祸害，当即命家人点了盆火，扔进去加以焚毁，又让藤淮安到外省亲戚家躲几年，到了那边闭起门来安心读书，不可外出半步，免得引来杀身之厄。

藤淮安见父亲烧了那卷古册，忙到火盆里抢出来，却烧得仅剩最后两页了，无奈之余，只得仔细装裱了，藏在身边做个念想。

藤员外见古书烧得仅剩最后两页了，又没什么文字，只有两幅图画，留下来没什么用，也就没再为难藤淮安，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转天便命家人，把藤淮安送到外省亲戚家去住。

那家亲戚同为江南大族，前不久在城外购得一座大宅，此宅年久失修，但规模可观，前后好几进房屋，门口一对大石狮子，显得气派非凡，只是前边是条僻静无人的冷巷，宅后是很大一片荒废的菜园，很多年没人居住，传闻古宅里不太干净，藤淮安的远亲不信那些妖邪之事，使钱购下这座老宅，打算重新翻修一遍，然后举家搬进去，偏赶上流寇作乱，只好远走避祸，家中细软金银也都带走了，剩下那些粗笨家具，就暂时存放在这座大宅里，把各层门户都上了锁，当地战乱平息之后，还没来得及搬进去。

藤员外看上这座大宅荒凉僻静，就让藤淮安借个地方读书，宅子里有现成的米灶柴厨、还有腌菜火腿，不出门也不用发愁吃喝，藤淮安在起义军中一年有余，煮饭洗衣之类的粗活不在话下，胆子更是大了不少，他想图个清静，把派去伺候的家人打发回去，独自住下来，一门心思读书阅史，再不与外人往来。

这座老宅古屋，前后分为三进，每一进宅院两侧都开有边门，通着两旁的别院，也就是跨院，书斋假山池塘之类，全设在旁边的跨院里，不一而同。

藤淮安一个人住不了多大地方，只开了后进一处偏门，那门连着书斋，书斋前则是一片荒草丛生的花圃，蓬蒿满眼，荆棘遍布，他大致收拾一番住下，这宅子虽然破败，但比他在乱军之中那段时日，条件可好得太多了，何况清静是福，难得如此，所以闭门苦读，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住了段日子，一切如常，唯独书斋里有怪事发生，这书斋里有盏油灯，夜里读书的时候，需要点上油灯照明，可藤淮安发觉这灯盏里的油用得极快，平时天一擦黑，他再看一段书也就回房歇息了，离开书斋前总是把油灯熄灭，当晚剩下半盏油，转天起来就见底了。

那时的灯油很贵，穷人根本用不起，所以才有“凿壁偷光”之事，藤淮安虽不在乎这几个油钱，可添加一次灯油至少能用上几天，如今却每天都要添加，也不免觉得麻烦，他以为是书斋里有老鼠，鼠类趁着夜深人静偷灯盗油，便养了一只老猫用来捕鼠。

谁知这老猫又馋又懒，白天睡觉晒太阳，天黑掌灯时分准保没影，怎么招呼都不见出来，也不知溜到哪去与野猫私会了，书斋里的灯油还是照样丢失，把藤淮安气得无可奈何，做了一篇《讨猫檄》，数说此猫不干正事，他胸中锦绣，才思有余，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好几千言，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可老猫也不识字，更听不懂这书呆子在那聒噪什么，该怎么偷懒还怎么偷懒。

藤淮安实在没办法，也懒得去管此猫了，任其在屋中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他自己仍旧用功读书，谁也不再理谁，彼此间倒是相安无事。

谁知那老猫顽劣得紧，有一天爬到树上掏鸟窝，结果跌落在池塘里淹死了，藤淮安摇头叹气，心道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把死猫从池塘里捞上来，埋到后边的荒菜园子。

当晚月明如昼，藤淮安的书斋里没了那只老猫，显得格外冷清寂寞，他读完书毫无睡意，便吹灭了油灯，把老塑匠留下的古书残页取出来，一个人坐在书斋前的花圃中，趁着月色端详古书的残页。

黑狐从门岭深山里盗出的古书，似乎是隐居在那山里的仙家所著，除了方外道术，也记载着很多离奇无比的山精水怪，都配有图画注解，最后剩下这两张残页，第一张是半幅金甲武士，第二页也是一幅图画，描绘着峰峦重叠的大山，深山里标记着一个红色的鱼骨符号，颇为引人注目，他反复揣摩过很多次老塑匠的话，但由于仅剩残页，终究难解其中之意，不知那是个什么标记。

藤淮安感怀过往，不觉已坐到中夜时分，一阵凉风袭身，才蓦然回

过神来，刚准备进屋睡觉，却听得园中荒草间窸窣窸窣，似乎有什么人走了过来。他心想深夜荒园除了自身之外，哪里还有外人，莫非是我洁身自好，有异人踏着月色前来拜访？转念一想：“是走千家过百户的飞贼前来行窃亦未可知……”

藤淮安担心来者不善，便躲在树后观望，但见那荒草中走出四个女子，都做丫环打扮，年纪在十七八岁上下，一路穿过书斋旁的后门，看样子是前往老宅后面的菜圃。

藤淮安暗觉好奇，这几个丫环形迹古怪，深更半夜里出来，十有八九是什么鬼怪？屋后那片菜圃早已荒废多年，她们往那边去要做什么？他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大着胆子攀上墙，想要看个究竟。

月光下看得分明，那四个女子将后宅通往菜园的大门开了条缝，径直走到藤淮安白天埋葬那只死猫的所在，挖开泥土把老猫尸体抠出来，随即拎回后院。

藤淮安越看越奇，这四个女子服饰不像当今的款式，这座古宅年代久远，听定期来送饮食的家奴所言，前朝平叛之际，乱军到处杀人劫掠，有几个丫环为了免于受辱，投到后园的深井里自杀，尸骨至今没有被人发现，也许这就是前朝的四个女鬼，仍在荒园中阴魂不散，可那老猫掉进池塘里已经死了，这几个女鬼把死猫从地下挖出来，又是意欲何为？莫非是想吃死猫的肉？

这时已至中夜，天空有云，月影变得朦胧起来，远处的景物都看不清楚了，藤淮安按捺不住好奇，继续躲在书斋旁边的老树后边偷看，但见那四个女鬼将死猫带到后园，轻轻摆到地上，其中一个女子取出一个皮灯盏，到书斋里取了藤淮安剩下的灯油，走出来放在园中照明，另外三个女子，则从荒草深处搬出一具软榻，就是那种铺着垫子被褥的躺椅。

一切准备齐全了，这四个丫环服饰的女子又搀出一个老妇人，那老妇眼皮下垂，脸上的褶子像树皮一样，老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神色木然地卧在软榻上，脸上毫无表情。

四个女子拾起死猫，一面在口中诵咒，一面给那死猫推拿四肢，就看老猫徐徐复苏，不一会工夫已能绕地行走，那老妇将猫抱在怀中，脸上显出欣喜怜爱之状，而四个女子则分跪两侧，把老妇的小鞋解下，露出的两只小脚竟是蚕茧般又尖又白，四女当即伸出舌头，俯下身贪婪地去舔那对小脚。

藤淮安看到此处，已是周身毛发竖起，心想：“这不知是些什么鬼

怪，原来之前的灯油都被它们偷去用了，此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万一弄出些声响被这老妇察觉，恐怕会把我当场吃掉……”他初时好奇心切，此刻胆怯起来，加上一动不动站立多时，脚底下难免有些打颤，拔腿想溜之际，碰到了树旁的乱草，他心里一沉，暗叫：“不好，我命休矣！”

横卧在软榻上的老妇和四个女子，果然听到了动静，立刻站起身来，这时荒园中油灯倏然熄灭，云埋月镜，藤淮安眼前一片漆黑，就觉阴风飒然，有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自己，他惊得手足俱废，先前握在手里那两页残书也掉落在地。

忽听霹雳一声，似有天雷坠地，霎时间金光刺目，藤淮安闻到一阵焦糊的气息，同时被震昏在地，醒来的时候天光已亮，就看身边一只死猫，几块发黑的残骨，还有一根顶门的木门，都被雷火烧得焦糊，老塑匠留下的最后两页残书也不见了，想来是烧成灰烬随风吹散了。

藤淮安惊愕之余，想到是那荒园古宅里顶门的木头，年久为怪，成了气候，役使枯井里的四个女鬼在深夜作祟，老塑匠那册古书残页里的金甲神灵，多半是个击妖的天雷符篆，幸亏当初留下这两张残页，今夜才得以保全性命。

藤淮安隔空向那道号黑胡同的狐仙跪拜，感念几次三番救命之恩，老宅中的妖物被雷符诛灭，其怪遂绝，后来他弃儒经商，富甲一方，家中一直供着“大仙黑胡同”的牌位，代代祭祀不绝，然而最后一张残图里描绘的崇山峻岭究竟在哪里，深山中的鱼骨标记到底暗示着什么？这个谜团至今无人能解。

众人听了藤明月的故事，均觉充满了传奇色彩，当下各抒己见，议论起“黑狐盗书”一事。

阿豪说藤公在贼兵屠城之际与黑狐相识，真可谓旷世奇缘，看这黑狐所作所为，绝对是仙非妖，一定是在深山里得了道，故此了身知命，藤公也多亏有狐仙留下的古卷残页，否则在那老宅荒园里被鬼怪所惑，定然难逃一死。

臭鱼也自称是懂行的明白人，给大伙解释道：“那古宅荒园里的妖怪，想必是没有度过劫的，妖物最惧怕的便是雷火，任何东西存在的年头多了，就不免应了物老为怪的说法，可是活得再久也终究有个限数，等那大限一到，定会有劫数相逼，如果道行够深，能躲过此劫，那就由怪成魔了。”

陆雅楠说臭鱼游戏打多了，这还带升级转职的？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一阵，话题转到黑狐在门岭深山里盗出的

古卷，里面一定还有很多惊人的秘密，只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臭鱼两眼放光，他觉得那最后一幅残页里描绘的大山，没准是处宝藏，倘若能够找到，这一世的指望可就有了，再也不用去买彩票了。

阿豪取笑臭鱼满脑子都是发财梦，不过卖金遇不上买金人，这世上的事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你心里存的指望越大越不凑巧，别忘了那句古话“富贵须从勤中得”。

臭鱼说阿豪太事儿妈了，咱这不就过过嘴瘾吗，别看咱没什么文化，可也知道句老话——贪字头上一把刀啊。

阿豪说：“有没有搞错嘛老鱼，你是够没有文化的了，色字头上一把刀好不好，贪字头上是个今。”

臭鱼自知失言，尴尬起来强词夺理，狡辩说这“色”字的上半截，也根本不是“刀”，要不然怎么看上去跟刀字颇为不同。

我一直在旁听着，对藤明月说的故事有些触动，见臭鱼又在胡搅蛮缠，便斥道：“那色字头上是把带把儿的刀，你不是想在这荒山野岭里找村姑吗，这就谓之色，我用这刀砍了你是非根，斩掉你惹祸头，你想色也没办法色了。”

臭鱼说：“你小子不是在那睡觉吗，怎么又活过来了？是你先说要找俩女鬼来的，这时候又变成我好色了？”

阿豪对藤明月和陆雅楠说：“这俩家伙就是这个样子，好起来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一转眼又要架，由他们去好了。”

藤明月并未见怪，她说：“幸好遇到你们，否则这深更半夜之际，我和雅楠在这很多年没有人住的古屋里避雨，可真是有些害怕。”

阿豪说这里已经属于门岭地界，以前确实发生过许多怪事，你刚才讲的黑狐盗书之事，正是源于此地，古卷最后那张残页里描绘的大山，会不会是门岭地图？那里有什么东西，竟让得道的黑狐也如此畏惧？

古卷残页早在明朝末年被毁，藤明月也仅是听过家中长辈提及，从未见过原图，至于门岭深山里到底有些什么险恶之处，她就不得而知了，而且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如今未必还有。

陆雅楠说：“我觉得那深山中确实有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你们是否知道轰动一时的门岭隧道惨案？”

阿豪摇了摇头：“门岭隧道惨案……那是怎么回事？”

陆雅楠说那是她父亲听到的一个故事，十分骇人听闻，经过也很是

离奇。

臭鱼说：“这可太好了，哥哥我专爱听这种段子，越离奇越刺激越好，妹子快给咱讲来听听。”

此时暴雨如注，深邃的古屋里阴森寂静，油灯昏暗如豆，气氛诡异得让人心里发毛。

陆雅楠毕竟是个女孩，她想起听来的那则怪谈，自己先有几分怕了，沉吟半晌，才给我们讲了“门岭隧道惨案”的经过。

陆雅楠讲的第五个故事：面馆里的最后一位顾客

陆雅楠讲的第五个故事：面馆里的最后一位顾客

上 吃面杀人

这是发生在陆雅楠老家的一则怪谈，说那一年有个后生要乘火车返乡，他把票上的日期看错了，提前一天就到了车站，回去的路太远，又住不起旅店，只得宿在候车室里。

那是个山中小站，小得不能再小了，白天都没几个乘客，夜里更是半个人也没有，这后生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从不信鬼怪之说，晚上拿棉大衣裹住身子，横躺在车站的长椅上，胡乱对付一夜倒是不在话下，怎奈没带干粮，晚上饿得烙饼一般，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后生躺在长椅上，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依稀梦到在馆子里吃饭，吃得别提多香了，这时似乎听到旁边有人“嘿嘿”发笑，他听到动静一下子惊醒过来，发现长椅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人，原来候车室里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的人。

后生连忙起身，这时已是后半夜了，他用手揉了揉眼仔细看去，候车室里虽然有漏下来的月光，但那人被阴影所挡，黑乎乎看不清脸，从身形轮廓上推断约有四十来岁，像个财东老板的模样，估计也是在车站候车的。

后生朝对方打量了一阵，壮着胆子问道：“你是谁？坐在那里笑啥？”

那人说：“到车站能做什么？当然也是等火车的乘客了，因见你睡觉时流下口水，嘴里吧唧吧唧动个不停，多半是梦见吃什么好东西了，这才忍不住发笑。”

后生有点不好意思，说半夜里肚子饿了，梦到吃面，热腾腾的大碗烂肉面可真叫一个香。

那人对此不以为然，笑道：“你这乡下小子，哪知道什么算是味道绝顶的面条？”

两个等火车的乘客找到了话题，就在深夜的候车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起来，说到后来，那老板模样的人，给这后生讲起了他早年间经营面馆的事情。

后生不由得听入了迷，就听那老板模样的人说道：从前我和你一

样，也是这般一个后生小子，在城里开了家面馆，店门临着街，里面只能坐下十几个客人，别看这面馆不大，地点也僻静，但那是我家祖上几代人的心血，颇有些常年的主顾。

我爹去世得早，我接手面馆的时候才二十出头，可手艺得过真传，颇是不俗，我家卖的那是响油鳝糊面，浓油赤酱，价廉物美，店前的布幌上写着“闻香下马，知味驻足”，从午后一直营业到深夜，专照顾那些迟回晚归的客人，谁吃过我煮的鳝糊面，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咱家每个碗底有个赞字，只有客人把整碗面连汤不剩全吃下去，才能露出这个赞字。

你别看我的店小，“招呼客人、迎来送往、煮面结账、生火打扫”这些活可也不少，但是那几年世道不好，天灾人祸太多，生意很是难做，我入不敷出，勉强维持着面馆，根本请不起帮手，不分大事小事，所有的活儿都是我一己担当。

有一天晚上，刮着冷飕飕的西北风，街上早早的就没人了，我还剩下最后一份鳝糊面没卖出去，寻思天色已黑，不会再有顾客了，好在剩的面也不多，刚够我自己吃的，不如今天早些闭了店门回去歇着。

我收拾了一下，正要上板，却从门外进来一个人，街上很黑，我也没看清来人是谁，做生意嘛，来的就是客，更不能放着钱不赚，把生意做屈了，所以仍和往常一样笑脸相迎，一边倒上热茶伺候一边问道：“客人吃面？正好还有最后一份，您稍坐片刻，鳝糊面马上就好……”

可是我沏上茶才发现，进来这最后一位顾客，是个外乡老客的打扮，衣衫敝旧，满面饥寒之色，比要饭的强不到哪去，我开面馆做买卖，每天迎来送往见得人多了，一瞧这位的样子，便知道一个大子儿没有。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那老客见了热茶，也顾不得烫，端起来喝了个碗底朝天，连那点还没泡开的茶叶都用舌头舔到嘴里嚼了，然后低声下气地哀求道：“面馆老板您行行好，可怜俺从外地千里迢迢过来投亲，到地方却没有着落，路上还把盘缠丢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连三天没吃过东西了，眼瞅便要活活饿死做了路倒，您就行行好，赊俺一碗面，下辈子俺做牛做马，也不忘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我叹了口气，这年月都不容易，连年大旱，乡下田地间颗粒无收，无数灾民拥进城中要饭，哪天没有几个饿死的，官面上都不管了，我开这面馆小本经营，自己糊口都难，管得了别人死活吗？不是我没善心，

你救了一个，也救不了那么多，而且这些要饭的乞丐全是这套说辞，今天给他碗面打发了，他把这事往外边一传，明天准会有成群结队的难民过来讨饭吃，这些人是最会装可怜，绝不可一时心软轻信对方言语。

何况我平时都舍不得吃自家的鳝糊面，早晚两顿饭，顿顿是干面饼子就咸菜，要把当天的面都卖出去才能勉强收支平衡，这祖上传下来的面馆，总不能败在我的手中，因此再苦再累我也咬牙顶着，今天剩下最后一份面没卖出去，我自己吃了多好？我不偷不抢不骗，从不亏欠别人的，不给这要饭的客人吃白食，也不算罪过，没必要在良心上过意不去，这家伙是可怜，问题是我要可怜他，往后我也得要饭去了。

我没办法，只好把这老客请出去，也是好言好语地说明实情：“您多包涵，咱小本生意，概不赊欠，没带钱您还是改天再来，时候不早，我这就要上板关门了。”

常言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每个人都有自尊，谁也不是生来便要饭，那老客见我撵他，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但饿得很了，看见我那碗还没下锅的面，两眼就被钉住了，腿脚挪动不得，最后咕咚给我下了跪，眼中流泪，磕着头哀求，嘴里颠过来倒过去地只有一句话：“面馆老板您菩萨心肠，面馆老板您菩萨心肠……”

我见那老客额角磕出血来，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搀扶起来：“你这么求我，还让我说什么呢？可这小面馆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碗面不能白给你吃，你先想好了是不是真要吃？”

那老客闻言感激得热泪盈眶，使劲点头说道：“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的恩德……”他饿得撑不住了，话说半截，忽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我叹息一声，半拖半拽把他扶到店内，然后揭开汤锅下面，煮得滚沸，捞出面来盛到碗里，将鳝糊过了热油，当做浇头盖到面上，再加上各种调料，端在那老客面前，对方闻得香气，顿时从昏迷中醒转过来，风卷残云一般，把一大碗鳝糊面吃了个精光，碗底舔得干干净净，饿得太久，又吃得太急，撑得他直翻白眼。

我在他吃面的时候，灭掉炉火，上板关了店门，问那老客我这手艺如何？

老客自是对我千恩万谢，说这碗面救了他一条命，苦于身上分文皆无，这辈子的无以为报了，但盼来世能报答面馆老板大恩于万一。

我说什么叫来世做牛做马不忘大恩大德？咱是做买卖的，不会算那隔世的账，事先也说了你不能白吃我这碗面。

老客一脸难色地说：“好叫面馆老板得知，我身上实实没有半件值钱的东西，眼下走投无路，往后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又饿得皮包骨头，说句笑话，就算我想把这一身血肉都交给你，只怕你也做不了几碗人肉面，若非下辈子报答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说：“你可别乱讲，我这面馆是远近皆知的老字号了，怎么敢卖人肉臊子面？再者你自己照镜子瞧瞧你这面黄肌瘦的样子，全身上下没有半点油水，下到锅里一煮便没了，我要你来做什么？实不相瞒，家父是意外坠江而亡，事后连尸体也没能找到，此乃我平生第一恨事，我看老客你的面相，颇与家父有些神似，因此要拜你为义父，你既然吃了我的鳝糊面，就必须答应此事。”

老客万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等好事，惊喜之余，即按古例受了我的叩拜换血之礼，认做义父义子，晚上闭了店一同回家，当天夜里，我趁这老客睡觉的时候，用麻绳绕了个套，缠到他脖子上，将其活活勒死在床上。

那老客死状极惨，张口吐舌，两眼充血，死不瞑目，瞪着眼张着大嘴，似乎在无声地逼问：“为什么要害死俺？”正是“只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中 埋尸变鬼

夜半三更，万籁俱寂，那个年轻后生在山中小站的候车室里，听面馆老板讲起将活人勒死的情形，认为对方是在故意吓唬人，即使是怪谈鬼事，也须合情合理才好。

若真像面馆老板所说，那要饭的身无分文，剥了全身衣服换不来半个烧饼，又贫又瘦，指不定什么时候便做了路倒尸，你舍不得给他一碗面吃，赶出店去也就罢了，却请那要饭的吃了鳝糊面，还特意认做义父，然后带到家里用绳子勒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世上怎会有这等事？

面馆老板又冷笑了几声，说道：那要饭的老客到死都没想明白，我为何要下此毒手，若非我自己说出其中缘故，你这后生晚辈自然也猜不透。

我与那要饭的老客，确实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身上也没有半件值钱的物事，我更不会把他做成烂肉面，这件事情埋根极深，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家祖辈并非一直经营面馆，顺着家谱再往上倒几代，曾出过开了天眼的风水先生，寻得一处形势极佳的风水宝穴，该穴背临高埠山岗，

前控旷野大川，称为“卧牛穴”，两侧分布着四条河流，犹如四蛇拱卫，如果把家族里的先人葬在此地，其子孙后代将会享尽荣华，富贵不可限量，所谓“背居高山前临川，东西流水护金尊；朱玄龙虎四神全，男人富贵女人贤；荣华不求自然来，后代子孙远福年；家门世代居官位，紫袍金带拜君王”。

这种宝穴可遇而不可求，我家把祖坟选在那里，果然使得家门兴旺，状元及第，百余年间出过数十科甲，成为了当时的一大豪族，结交往来的多为王公巨卿，府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当真是威风八面。

不料我家这处祖坟，却被一伙对头给盯上了，那些奸贼也是精通风水相地之道，窥觑这处“卧牛穴”很多年了，趁我家不备，竟偷着掘开坟墓，把他家先人的尸骨换了进去，从那开始吉凶易位，我家死一科甲，他家便添一科甲，我家失一亩地，他家添一亩地，此消彼长，我们家族很快就衰落了，等到醒悟过来，毁掉对头的坟棺加以报复，那卧牛穴的地气也已发泄尽了，仍想找个风水宝地重振家门，可足迹遍天下，始终寻不到一处吉壤。

到我这一代，家族衰落，人口凋零，只剩下这个小面馆赖以为生，幸好祖辈那套相形度势的风水堪舆之术，还没有失传，我家几代人一直守着这不起眼的小面馆，前边是店后边是家，纵然有更好的铺位也不肯搬走，并非是不思进取，原来这面馆虽然处在城中，却是一处难得的阴宅，若将先人尸骨埋在地下，后代同样能有一番大富贵。

面馆地下这处宝穴，称作“群鼠献宝”，祖坟选在此位，当主邪运亨通，只恨被对头挖开祖坟的衰运还没有退尽，我上边两三代人，皆遭横死暴亡，到头来尸骨无存，没有任何一位先人的遗骨可以埋进宝穴，恰似守着一座金山挨饿。

有很多人认为风水阴宅一道，皆属虚妄之理，死人埋在墓穴里，不可能荫福子孙，这是不了解堪舆之术的精髓，其实天地之间有股无影无形的气，简而言之即是阴阳之气，它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生气在地中运行，生发万物，左右着吉凶祸福；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地脉山川形势不同，聚合的生气也不一样，因此才有风水先生辨察形势，点出地脉中的龙穴，再将先人葬在风水宝地，占尽了天地之间的灵气，子孙必定福运昌隆，这是由于人之毛发精血，受之父母，血脉相通，祖坟里的尸骸得了地气，其后人自然是荫福不浅。

我深知此理，当天见了这要饭的老客，不觉动了一个念头，反正对

方福薄命苦，活在世上整天遭罪，我要不给他吃那碗面，也许转天天不亮他就冻饿而死，变成了一具无人收敛的路倒尸，无非被人用草席子裹了，拿车推去城外荒郊填了万尸坑，既然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让他吃我一碗面，死后葬在小面馆下的宝穴里，周全我一世富贵。

所以我让那老客吃了鳝糊面，又将其拜为义父，换了血认了亲，受了我的叩拜之礼，以前拜把子结为异性兄弟，要喝血酒，这认父子也要换血，两下各自割开脉门，滴血入茶，交换过来喝下去，就成了血脉相通的一家人，然后再趁老客熟睡之际，用麻绳活活勒死，让他死不见血，全尸而亡，这样死者埋到坟中，即可荫福于我。

我家经营这间小面馆多年，那个埋人的地穴早就挖好了，连夜把老客的尸体整理好，我有祖传的道术，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白，胸中有股怨气不散，没准会发生尸变，于是在死尸嘴里放了枚铜钱压口，两脚并拢拿牛筋捆住，又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放进地穴里，放尸的位置也有讲究，必然是脸朝下，后心还要背个秤砣，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我就能高枕无忧，不必担心这老客变成僵尸从坟里爬出来了。

我随即堆土砌砖，把死尸深深地加以埋葬，地面重新恢复原状，不起坟丘不竖墓碑，忙活了一番之后，又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钱，烧给地下的死人，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把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立誓说今后如有寸进，当不惜重金，请名山高僧连做三天法事，超度老客的亡魂早离阴间之苦，重入轮回，托生到大富大贵之家。

原来是人既有魂魄，魂清而魄浊，魂为鬼，魄为气，人死之后，魂魄有可能一时不散，如果死得冤屈，这股怨气滞留在尸体中，就会出现尸变，我依着道法埋了死尸，这要饭的老客应该不会再变成僵尸了，然而死者的亡魂仍是心腹之患，人生一世，开头皆是由娘胎所生，到死却有千般万般的不同，不过大多都要坠下黄泉，在阴间根据生前因果善恶，或是重新投胎做人，或是关到枉死城里，经过多少年再入轮回，最可怕的一种是厉鬼，它放弃了去阴间入轮回的机会，徘徊在生死两界的狭间，等着向仇人索命，然后落入阿鼻地狱，也称无间地狱，阴魂恶鬼到此，永不得脱。

我想那要饭的老客走投无路，与其冻饿而死，死也要做个饿死鬼，不如吃上我一碗面，到死落个肚圆，埋尸宝穴，荫福我子孙后代，我荐度他早登极乐，或是投胎到富贵之家，这样岂不两全其美？只是那老客死不闭眼，我须将这一番道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以便化解掉这股怨念。

因为我是突然动念杀人，事毕才想到时辰不好，恰逢阴年阴月阴日

阴时，正是最容易变成厉鬼的时候，所以我跪在埋尸之处，一个人念念叨叨，把前因后果和利害关系都说明了，心想这件事也就了结了，我忙了一夜，也疲倦得紧了，双膝一软坐倒在地，正要起身把焚烧纸钱留下的残灰收拾一下，忽觉一阵恶寒从身后袭来。

不等我回头去看，就觉得脖子被一双阴冷的大手掐住了，我毛发森竖，心里却是明白：“糟糕，想不到来得这般快，枉我掰开揉碎说了半天，这老客还是变成厉鬼来缠我了……”

这时，只听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我耳边传来：“面馆老板啊面馆老板，你好歹毒的心肠，不过吃了你一碗面，你就把人活活弄死，俺死得太屈了，俺这条命再如何贱，那也是俺自己的命，不是你一碗鳝糊面便能换去的，咱俩这笔账……可要算算清楚！”

我自知这等死鬼最厉，什么办法也治不住它，脖子又被厉鬼掐住，身体一动也不能动，看来怨债相偿，今天是难逃一死了，只好央求说：“老兄先前也答应吃我一碗面，来世愿做牛做马报答恩德，既然事已至此，又何必鱼死网破，你放我一条生路，等我发迹之后，一定连开三个月的水陆道场，遍请天下高僧了却这段因果。”

那厉鬼却心思狭窄，丝毫不为所动，恨恨地说道：“俺是说来世做牛做马报答，可没说这辈子立刻拿命还你，再者有句老话说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意为恶，虽恶不罚’，你事先存了害人之意，那碗面条哪还有半分恩德？俺看你这面馆老板，何止是衣冠禽兽，简直是禽兽中的豺狼，竟做下这等丧尽天良的勾当，世上绝没这么划算的买卖，俺不要什么早登极乐，也不要重入轮回投胎做人，俺心里这口怨气咽不下去，就要变成厉鬼把你掐巴死，然后拖进十八层地狱……”

我听那厉鬼说到此处，掐住我脖子的两只鬼手越来越紧，霎时间绝望、惧怕、悔恨一齐涌上心头，眼前一阵发黑。

在山中车站等车的年轻后生，听那面馆老板讲到这里，早已是心惊肉跳，战战兢兢地问道：“你……你你……你当时已被那恶鬼……弄死了？”

下 死到临头

面馆老板阴沉地笑了笑，缓缓对那年轻后生说道：不必担惊受怕，那时我和你年纪相仿，如果被那厉鬼当场掐死，现在就不可能给你讲述这段往事了。

那时我死到临头，心中极是不甘，却只能束手待毙，我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想必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脸色好看不到哪去。

不过那厉鬼却迟迟没有把我掐死，似乎是在欣赏我因恐惧而扭曲的脸，我明白对方是不想让我死得太快，趁着还能说话，忙对那厉鬼说道：“小人一念之差，坏了你的性命，如今也是追悔莫及，可你阴魂不散，再把小人弄死，也只图一时之快，同样要坠入无间地狱万劫不复，且听小人一言，既让老兄报了仇，又能超度你的阴魂投胎入世。”

那死鬼虽厉，生前却是个没什么见识的乡下人，听我这么一说，便把手放松了半分，问道：“俺倒要听听你怎么说，说得在理也就罢了，若有半句虚头巴脑的言语，俺立刻掐巴死你。”

我见事有转机，哪里还敢怠慢，赌咒发誓说：“小的把老兄尸体埋到风水宝地，本想换一场十拿九稳的富贵，那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做下了伤天害理的勾当，上有苍天，下有鬼神，此时自思自量，实是死有余辜，虽然万分对不起老兄，奈何人死不能复生，不如先留下小的这条狗命，让小的借此风水宝穴走运发财，有了钱便可做法事超度老兄阴魂，等到十二年之后，老兄再让小的偿命，到时万千罪业皆由小人一身承受，老兄报仇之后，则可托生到富贵人家享尽荣华，如此可好？”

那厉鬼大概被我的话打动了，沉默了半晌，突然狞笑起来，说道：“俺现在掐巴死你，倒便宜了你这狼心狗肺的贼杀材，俺就等你得了富贵，再来向你索命，不过你别想要什么花招，也别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俺要天天不眨眼地盯着你，俺死在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十二年后的这个时辰，便是你全家老小的死期，你会在这些年里每天每夜担惊受怕……”

那厉鬼说着话，随即放开双手，我回头看过去，就见一张满是怨念的阴郁面孔，逐渐在墙角消失不见了，耳听城中鸡鸣声此起彼伏，天已破晓。

我死中得活，趴在地上许久，惊魂才稍微平定，起身照了照镜子，发现脖颈和后背都是乌青的淤痕，越想越是后怕。

我自知那厉鬼轻信我一时之言，若干年后还会显身出来索命，那时就是我的大限，再说什么躲不过去了，而且那个阴魂无时无刻不在黑暗中盯着我，我逃也没法逃，更没办法对付它，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好歹能多活几年。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运气变得出奇的好，不管是买字花还是在赌局押宝，大注小注无有不中，面馆生意也是红红火火，连扫地都能扫出金子来，我的本钱迅速增加，先是做利放贷，又往两广贩货，干什么都是一本万利，甚至开起了钱庄、工厂，还跟英国人合股修了铁路，家里的

钱财翻着跟头往上涨，赚钱赚得自己都感觉心惊肉跳。

我心想这未必与在风水宝穴埋尸有关，多半是那厉鬼在暗中相助，保着我发邪财走邪运，我现在得到的越多，最后失去的就越多，先前我只不过经营着一家快倒闭的小面馆，现在却是一个大财东，家里金山银山，三妻四妾个个貌美如花，膝下一男一女，也都是聪慧可爱，全是我的心头肉。

一想到有朝一日，那厉鬼要找上门来，弄死我全家老少，我便茶饭不思，真正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内心没有一时半刻的安稳，几乎从没笑过，动不动唉声叹气。

家中那些娇妻美妾和两个孩儿，都以为我是为生意上的事操心，时常哄我开心，要替我分忧，我却从不敢对这些至亲至近的人吐露心声。

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数着日子等死的煎熬可太折磨人了，光阴似箭，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死期将至，这十几年间，我从没动过要逃走的念头，因为我能切实感觉得到，那双充满怨念的鬼眼，就在黑暗中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让我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久而久之心脏承受不住，必须依靠吃药维持，我虽然以重金请来高僧超度亡魂，但对方的怨念却似越积越深，随着下一轮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的临近，那恶鬼很快便要出来索命了。

眼瞅着死到临头，这是因果上的事，逃不掉躲不开，我不想在家里守着妻儿，免得那厉鬼先在我面前弄死我的家人，于是当天乘上一列长途火车，打算死在外面，这心思对谁也没有提过。

夜里列车驶入了山区，我一个人坐在包厢里，按习惯吃过药之后，便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想起了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后悔不该起意杀人，荣华富贵再也无福消受，还要连累妻儿一同送命，想到这我不住念佛，但盼着这些年做了许多场法事，没准已经消解了怨念，暗暗祷告神明，愿意倾家荡产换我妻儿的性命。

我心里一时悔恨，一时绝望，脑子里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在车厢里睡着了，忽然感到一阵奇寒袭身，遍体毛发竖起，我打个冷战，立刻睁开眼，就见从座位下的阴影中，慢慢浮现出一张阴郁的脸，眼中全是歹毒的怨憎，正是多年前在面馆中被我害死的那个老客。

我虽有心理准备，事到临头也不禁地向后缩退，但车厢狭窄，置身在死角中，没有地方可以逃避。

那厉鬼阴沉地盯着我，狞笑着说道：“面馆老板，咱俩的旧账现在就该清算了，你这奸佞小人当初害俺性命之时，可曾想过会有今天的报

应，按照先前的约定，俺先弄死你，再把你全家老少挨个掐巴死，然后就投胎转世到富贵人家去了，再让俺好好看看你死到临头那绝望的脸色……”

这时我已镇定下来，脸色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绝望？该绝望的应该是你这个死鬼，你这厮生前让我戏弄于掌股之间，死后就以为自己有长进了吗？”

那厉鬼不信此言，冷哼一声说道：“你这小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俺盯着，不管怎样你都别想活过今夜了，俺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妻子儿女，俺更不相信命在顷刻，你还能反了天！”

我冷笑着说如今不必再瞒你了，当初约定阴年阴月阴日阴时还你性命，也只是我的缓兵之计，我知道阴时所变之鬼最厉，纵然找来道法高深之士，也未必能降得住你，万一失手我全家都会立刻送命，因此这些年我每时每刻都装作惶恐不安，那是为了让你麻痹大意，以便我出其不意，其实我心里每一刻都在算计怎么除掉你，这番意图自然不能显露出来，你虽然在黑暗中盯着我，却未必真能明白我的一举一动。

我早听说门岭中有个怪物，比无间地狱还要恐怖，逢着阴年阴月阴日这全阴之时，它就会把附近的生灵阴魂一并吞下，活人的魂魄是生灵，死人的魂魄是阴魂，不论是人是鬼，此刻来到这门岭皆是有进无出，所谓钱能通神，我之前特意跟英国人合股修筑了这条铁路，途中要经过贯穿门岭深山的隧道，至于这铁路路线以及列车运行时间，我事先早已计划了很多年，你这死鬼既然到此，就永远也别想再脱身了。

那厉鬼脸上更加狰狞，怨恨无比地说道：“倘若果真如此，面馆老板你这小人同样别想出去，俺跟你一命换一命，也不亏了！”

这时列车正在经过门岭隧道，我察觉到车厢外有股无边无际的黑暗迅速逼近，心知这步棋果然没有走错，就说：“你生前不过是个穷要饭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等贱命也配拽上我来垫背？我布置之周密，心机之深刻，绝非你能看穿，也不瞒你说，我之前服下的那颗药丸，可以使人心脏骤停，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昏迷的半死状态，效用很快就会发作，等我醒来的时候，你这死鬼和列车上全部乘客的魂灵，早已经被门岭里的东西给吃掉了……”

那厉鬼也已发觉隧道里有些很可怕的东西进入了车厢，它气急败坏，不容我再多说，伸过手要扼住我的脖子，此时我服下的秘药效力发作，眼前霎时间看不到东西了，恍惚中觉得黑暗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吞没了一切声响和光亮，随后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

久，等我醒转过来，发现列车已经离开了门岭隧道，但是因为车上的人都死了，只剩下一具具尸体，因此脱轨翻了车，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找到这附近一个小站，想搭车回家与妻儿团聚，那要饭的死后所变之厉鬼，被门岭里那个不明怪物吞下，永远也奈何不得我了，虽然搭上了整列列车的乘客，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在天随人愿，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那面馆老板说到得意之处，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事迹中，说罢又喃喃自语，抱怨列车迟迟不来。

年轻后生听得胆战心惊，他曾听说过这附近出现过严重的惨祸，整列列车脱轨翻到了山沟里，所有的乘客都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幸免于难，以后又在旁边修了一条通铁路的隧道，原先那条门岭隧道就被封闭废弃了，更何况这不是近年之事，而是发生在解放以前，这山区小站到了夜间，也从来不会有列车停靠，莫非这位面馆老板从几十年前，就一直在此候车？

眼下天都快亮了，年轻后生一句话也不敢多问，任凭对方坐在那自言自语，最后那面馆老板从长椅上站起来，摇头叹气地说列车不会来了，然后走向站外。

月光微明，年轻后生看到一个似人非人没有脚的东西，转眼间消失在了门前，遥听远处鸡鸣报晓，再过不久天就亮了，他恍然醒悟过来——这位讲述自身经历的面馆老板，正是解放前那场列车事故的死鬼，他在黑灯瞎火的晚上，听这孤魂野鬼讲了一夜的鬼故事。

雨夜格外漫长，我们在古屋中各自说了一个故事，各有离奇恐怖之处，这其中最诡异的故事，还要属陆雅楠所讲的怪谈。

臭鱼凡事不求甚解，听个过瘾刺激也就够了，阿豪则喜欢刨根问底，他先前听陆雅楠提起“门岭隧道惨案”，觉得刚才讲到的列车事故，好像用惨案这个词来描述不太恰当，那面馆老板是怎么死的？又为什么许多年来始终在那里等着列车经过？

陆雅楠说由于列车里的生灵和亡魂，都让门岭深处的怪物吃掉了，也就是说列车穿行隧道的过程中，里面的乘客除了面馆老板之外，全都死掉了，列车载着数百具尸体，离开隧道继续行驶，由于没人驾驶导致脱轨翻车，事发后军警清理现场，发现车里的遇难者，在翻车前就全死掉了，瞪目张嘴，样子非常可怕，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活活吓死的，而不是死于列车脱轨的事故，结果一直悬而未破，所以传为“门岭隧道惨案”。

陆雅楠又说：“面馆老板应该是死在脱轨事故的一刻，只是他并不知道，以为自己还活着，也摆脱了索命厉鬼的纠缠，此人心机之深，才真正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也许在埋尸遇鬼约定十二年之后再偿命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借助门岭隧道解决那个厉鬼。”

藤明月证实了陆雅楠所言之事，门岭隧道在解放以前，的确发生过列车脱轨事故，那个偏僻小站里也一直存在闹鬼的传闻，说是总有个等车的乘客在深夜时分出现，天亮就不见了。

阿豪感叹说这个深夜等车的亡魂，肯定是那位面馆老板了，死鬼阴魂不散，每天重复着一件永远没结果的事，其实这就是坠入无间地狱了。

臭鱼不屑那面馆老板的为人，啐说：“活该，人有千算万算，终究没有老天爷那一算厉害，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不过话说回来了，门岭隧道里到底有什么怪物？它竟能把整列火车中乘客的生灵都吃掉，连那恶鬼也没跑出来。”

话题被臭鱼转到门岭中的不明怪物上，不过在座的几个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猜测狐仙所盗古卷最后一页上的记号，可能就是那个东西。

我一直在这间阴暗深邃的大屋里听着，不免感到身后冷飕飕的有股寒意，我以往听人讲鬼说怪，很少会有这种感觉，若非我胆气不够，那就是这个故事确实吓人。

不过自打从那阵怪风推门而入险些吹灭油灯开始，这屋子里就变得更加阴冷了，漆黑的角落里似乎多了些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喝的热茶也是冰糖葫芦蘸虾酱——不太对味，反正是坐不住了。

阿豪见我神不守舍，就说这个漫长的雨夜实是难熬，讲了这么多故事还不见天亮，你要是困乏了，可以先躺下睡一会儿。

臭鱼则取笑说：“我看陆雅楠的故事把你唬得不轻，脸都吓白了。”

我不想承认自己胆怯，故意压低声音说：“你们没察觉到吗？这屋里听故事的人可不止咱们五个……”

这话一出，轮到藤明月和陆雅楠紧张了，同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屋里除了咱们几个人，还会有谁？”

臭鱼道：“你们还真信他的，这坏家伙是变着法吓唬人呢，要说屋里还有别的，人也好鬼也好，你指出来让咱看看，咱在这候着。”

我反手指向身后，说道：“我觉得这屋里真有个不干净的东西，就在

那墙下，要看你自己去看，但我劝你一句，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不会去看。”

古屋宽阔深邃，昏暗的油灯光亮如豆，我们几个人围坐在炉前，仅能看到对面之人的脸，其余的地方都像被黑布遮蔽，我虽觉屋中阴森，却并不相信身后有鬼，这么说只是想吓唬吓唬臭鱼。

臭鱼倒是不怕，他坐在我对面，当即捧起油灯，起身往我这走了两步，阿豪和那藤明月姐俩也好奇地将目光移向我身后。

我没有回身，仍坐在那不动，心说：“瞧你们这一个个紧张兮兮的样子，还不是被我两句话就给吓住了……”

可阿豪臭鱼等人举着油灯照向我身后，都是目光发直，张着嘴瞪着眼，似乎看到了难以置信的情形，我心里也有些毛了，奇道：“你们怎么了？瞧见自己后脑勺了？”

我感到这不像是玩笑，是不是我身后真有东西？再也绷不住了，转过头向后看去，就见油灯昏暗恍惚，依稀有一张毛茸茸的怪脸，油灯却照不出它的影子，如鬼似魅，我们离得虽近，也仅能辨出轮廓而已。

亡魂讲的第六个故事：不明

我和其余四人一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三魂七魄都出了窍了，别看刚才个个能说会道，此时心胆俱裂，嘴像被胶水粘牢，呆在当场不知所措。

黑暗中不知是谁先反应过来，我觉得被人拽了一把，一下子回过神来，叫声：“我的个亲娘祖宗，吓死爷爷了！”同时跟着阿豪等人，反身逃向屋门。

屋内本就没有什么光亮，外面更是黑灯瞎火，我只顾着逃命，仓惶之际没看到屋门的位置，竟迎头撞到了墙上，砰的一声闷响，眼前金星乱飞，由于撞得太急太狠，也觉不出疼了，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臭鱼等人可能根本没发现我掉队，早已开上车逃得远了。

我脑中一阵阵发蒙，身心如被黑暗的潮水淹没，蓦地想起前事，我记得我和阿豪臭鱼，在雨夜的高速公路迷失了方向，被迫到路边一个药铺避雨，又遇到藤明月陆雅楠二人，五个人轮流讲起了怪谈鬼事，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停止了，原来这深山里有一个从唐代隐居至今的村子，村子里的大坟中，埋着一只吞吃时间的虫子，这只虫子被称为“门”，为了寻找离开村子的道路，我们五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最后时间重新回到了开始，我们如同落入无间地狱，一遍接一遍，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死亡的过程。

这时我好像听到一个苍老微弱的声音，在附近低声说着什么，我记得以前的经历，这药铺里应该有一老一少，一人一鬼，老的是药铺掌柜陈老头，还有个小孩是他孙子的亡灵。

我依然睁不开眼，忍着疼勉强出声问道：“是陈老头吗？你脸上怎么长了那么多毛？”

那个苍老的声音，有几分阴森地回应道：“小子认错人了，老道无名无姓，道号黑胡同。”

我闻言如堕五里雾中，哪个黑胡同？莫非是盗取门岭古书的狐狸？对了，这古屋虽然也陈列着许多药柜，却与我记忆中那间药铺完全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时间退回了过去，我也不该记得以前发生过什么，难道那段恐怖的经历，只是我做过的一场噩梦？怎会有这么漫长这么真实的噩梦？

我不是喜欢动脑子的人，何况脑袋被撞蒙了，稍一思索就疼得难

忍，干脆不再胡思乱想，只是不知这老狐狸意欲何为，试探着问道：“前辈，刚听说过您的事迹，想不到有缘当面拜会，真可谓是三生有幸，敢问前辈因何到此，又为何不早些现身相见？”

黑狐亡魂叹道：“此等缘分不要也罢，老道当年本是山中黑狐，因被张献忠逼得显出原形，成仙未果，只得重新遁入深山，又不幸让天雷击中，仅剩一缕阴魂未灭，骨骸被放在这间古屋之中，历年已久，适才外来的生人多，阳气重，故此不便相见。”

我听那老狐狸的骨骸在屋子里，忙说：“应当给前辈的骨骸上香行礼，但没瞧见这古屋中摆放着藏骨坛，埋在地下了不成？”说着话想要挣扎起身，可脑袋撞蒙了，眼前黑乎乎的一片，身体丝毫挪动不得。

黑狐的亡魂惨然一笑，说道：“嘿嘿，老道剩下的那点骨骸，已经让你们当成茶叶拿热水沏来喝了，却不知味道如何？”

我惊诧难言，说不出的反胃恶心，难怪茶叶味道怪怪的，没有半点茶味，原来是老狐狸残存的骨骸就在铜罐中，被臭鱼当做陈年普洱了。

我心里觉得恶心，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咱是肉烂嘴不烂：“厉害，怪不得茶水的味道带着……带着……带着几分仙气，原来……原来是前辈您的骨灰……味道怎么形容呢，管阴沟不叫阴沟那叫一个地道……”

黑狐亡魂没有再追究此事，对我说道：“你们当中姓藤的女娃子，是老道昔年徒弟的后人，因此老道不会怪罪你等，可这大穴村千百年没有生人进来了，你们也不可久留。”

我不解地问道：“大穴村？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地方？”

黑狐的亡魂拣紧要的情形告诉我，自古以来，一直有几个道徒教众居住的村子，隐藏在这群山深处，其中一个就是大穴村，村人都是驴头山人之后，多半通晓五行道术，而它则是唐时山中的一只黑狐，久在山中与村人接触，知道村中流传着一个长生不死的秘密，它生出非分之想，也欲得成大道，所以趁村人不备，盗了一部古卷逃出门岭，变做人形大隐于世，可它这时才发现那个所谓的秘密，根本无关长生不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有一个称为“门”的怪物，能够吞噬这四方上下和古往今来，唐时驴头山人元神进入“门”中，终于把“门”杀了，其徒弟徒孙造了一座古坟，后代都成了守陵人隐居深山，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古坟上层埋着驴头山人的遗骸，下层埋着“门”的尸体，但“门”死后仿佛变成了一个黑洞，需要不断以活人殉祭，才能维持它的平静。

驴头山人族中后代知道以活人殉祭，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论多少鲜血和恐惧都填不满它，所以千百年来，不断寻求彻底让“门”消失的方法，有些村民甚至走上了邪路，那尊埋在殓神村火窑里的“四面神像”，即是其中之一，到头来均以失败告终。

黑狐之前曾在屋中听了我们讲的怪谈，告诉那绳村里的住户，也是驴头山人之后，“门”的震动时常发生，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奇怪，而这个“大穴村”的年代，则比驴头山人的坟墓还要久远，从汉代即有，但是这是个没人居住的废村，据说村子里自古有个不明之物，而驴头山人的后代发现了大穴村的秘密，所以有一部分人迁居到此，想用大穴村里那个古老的秘密，让“门”彻底消失。

至于大穴村里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连这黑狐也不知详情，只听传言那是个能把“门”吃掉的妖怪，它盗取古卷后逃出门岭，依照古卷中的方术炼药服食，得以活了许多年头，不过有生即有灭，什么东西都有个限数，倘若只生不灭，即遭鬼神所忌，躲得了一时，终究躲不了一世，到后来在张献忠的大营里，它被逼无奈显出原形，刚逃到山里不久，又让天雷击中，惨遭业火焚烧，剩下的骨骼和一缕游魂，都让门岭里的村民收敛起来，带回了大穴村，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它全不清楚，直到臭鱼把藏骨罐的封条揭开，它的亡魂也将很快化为乌有。

我见这老狐狸的亡魂并无恶意，总算放下心来，就问它哪里有路可以离开此地？

黑狐亡魂说：“老道被封在罐子里不知多少年了，此时出来隐隐觉得这村中气息不对，除了你们之外，应该再没有别的活人了，想必是那些村民没能把‘门’除掉，反而又招来了什么妖怪，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吃掉了，正应了‘披麻救火，引焰烧身’这句话，你若若要留下性命，就赶紧逃到山外，千万记住这村子里没有活人……”

我恍恍惚惚听到此处，忽听屋门被人用力撞开，眼前光亮刺目，我爬起身子看过去，原来是臭鱼等人发现我掉了队，又打着手电筒返回来救我，而黑狐的亡魂就此消失无踪，屋内的油灯也在同时熄灭了。

臭鱼咋咋呼呼叫嚷道：“屋中有鬼啊，你留在这跟鬼说话不成？”随即拽着我的胳膊便往外走。

我止住臭鱼，告诉众人这古屋里确实阴魂不散，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又把那老狐狸亡魂所讲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其余四人皆是惊骇无比，陆续想起这门岭古坟里埋着一只吃时间的巨虫，由它引起的震动，使众人掉进一个恐怖的漩涡里，反复经历着死

亡，前两次的起点都在埋门村开始，这次却莫名其妙来到了“大穴村”，现在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确定，之前那一切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噩梦，还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

藤明月望空拜了两拜，感激那老狐狸死后有灵有应，给众人指点迷津。我说你回去再烧香上供不迟，当即拖了藤明月的手，急急忙忙离开古屋，同其余三人分头上了两部车，刚要发动，突然一道闪电掠过天空，霎时间亮同白昼，只见周围全是原始森林，苍茫的云雾生于其间，远处被万丈峭壁遮断，竟是置身在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并无道路可走。

此刻，时间停留在了深夜两点整，大雨滂沱，下个不停，在接连讲述了许多离奇恐怖的故事之后，我们自身也仿佛在不知不觉间，迷失在了一个去向不明的怪谈之中。

第一章 废村咒俑

上 地图

深山里的大穴村，比唐代驴头山人的坟墓更为古老，它与世隔绝两千年之久，四周的崇山峻岭都被莽莽林海覆盖，险峰幻叠，飞鸟也难以逾越。

我们被“门”卷进了死亡的时间漩涡，等到醒悟过来，才发现已经被困在这个废村之中，找不到出路了。

臭鱼性急，乱出主意说：“趁早扔下车，徒步翻山越岭往外逃。”

我摇头说：“这深山老林好生猛恶，白天进去都会迷路，况且又是半夜下着大雨，你有多大胆子，敢往里走？”

阿豪说：“车子是没法开了，贸然走进森林也等于自寻死路，我看必须先找个安稳的地方，好好合计一下怎样逃出门岭。”

我说：“正该如此，废村中的古屋应该还算安全，困在车上毕竟不是办法，咱们回去再想辙。”

我当先下了车，招呼藤明月和陆雅楠，把车内用得着的应急物品都带上，冒着大雨返回古屋。

古屋中的油灯熄灭后一片漆黑，外边暴雨如注，里面却沉寂无声，依旧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我们摸着黑回到屋里，分别把取来的物品放在桌子上，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进行清点，只有一卷胶带、三支手电筒、几节电池，以及应急的荧光信号棒，藤明月从车上拿了些饼干和巧克力。

阿豪把手电筒分给我和臭鱼，让我们尽量省着点用，然后把其余的东西都装进一个背包里，以便集中使用。

我有一柄十分锋利的英吉沙短刀，虽然属于管制刀具，却从不离身，如今正好用来防备壮胆，当即握了手电筒和短刀，将背包背在身上。

臭鱼在屋里转了转，找到一根顶门的木杠，长短粗细与齐眉棍相似，所谓齐眉棍，就是把棍棒立在身边，长度恰好从地面到持棍者的眼眉，当然这是因人而异，按照练武术的说法，这么长的棍棒使起来最是得心应手，臭鱼得些传授，专好抡枪使棒打抱不平，他本来就是浑不吝的脾气，有根齐眉棍在手，变得更加胆大气粗了。

阿豪也想找些家伙防身，东翻西找，却没有一件趁手的東西。

臭魚說：“你大爷的趕緊打住，哪怕路上遇着什麼凶險，只要有本寨主這條棍子在手，也足能應付得來，用不着你這當狗頭軍師的動手，你計劃好了咱們往哪走就成。”

藤明月和陸雅楠擔心眾人無法走出深山，還要再次陷進死亡漩渦，就像那個面館老板的亡魂，在絕望中一遍接一遍重複着毫無意義的行為，如同墜入了無間地獄。

阿豪安撫藤明月說：“事在為人，我等但行己事，莫問前程，也就對了。”

臭魚說：“這話在理，老話不是也曰過嗎，天無絕人之路，咱又沒犯下天不蓋地不載，該挨那千刀剝萬刀碎的罪過，憑什麼遭此劫難，要死也不是這麼死的。”

藤明月聽了這些話，稍稍放下心來，她說剛才看到外面的山形地勢，頗像她先祖藤淮安得到的古卷最後一頁，那果真是這裡的地图。

我為難地說：“如今困在深山廢村中，既不辨方向，也不識路徑，有地图固然是好極了，可那古卷最後一頁已經失傳多年，眼下可是指望不上它了。”

藤明月想了想，問道：“你們誰有本子和筆？”

我記得背包里有記事本和鋼筆，便取出來交給藤明月，就看她翻到記事本的空白處，用鋼筆描繪勾勒起來，山峦村庄的形勢很快呈現出來。

我們在旁看得又驚又喜，一問才知道，原來藤淮安有過目不忘之能，早將古卷最後一頁記在心中，為了不忘黑狐恩德，又憑印象重新繪了一幅，是藤氏傳家之物，一代代保存至今，藤明月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大家族，時常臨摹碑帖字畫，也曾多次見過那張古畫，所以能在記事本上畫出草圖。

那地图雖然簡單，但參照物和方位非常明確，能够使人一目了然。

阿豪舉著手電筒仔細端詳地图，有些激動地說道：“有地图就好辦多了，咱們的位置應該在這……”

我們順阿豪的指示看去，就見群山圍繞著一個村子，北面有萬丈懸崖遮擋，沒有道路可以通行，南面是險峰重疊，地图東西兩側同樣都是高山，但西側有一條隧道，看來可以進入，但不知通往什麼地方。

我们这几个人所在的古屋，处在村子西端，整个大穴村的布局为正圆形，当中是那个神秘的鱼骨图案，那应该就是黑狐嘱咐藤淮安不可接近的东西，一定存在极大的危险。

阿豪说：“这大穴村从汉代就有了，但最初的村民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座废村，千百年后才有驴头山人的后代移居到此，这个村子的名称，直白中透着几分恐怖，顾名思义，村子里肯定有个很大的洞穴，我想这鱼骨图案，有可能标记着洞穴的位置。”

我说：“这么看来再简单不过了，废村南北两边无路可走，往东走也是死路，唯有从西面穿过隧道。”

阿豪等人全部表示赞同，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大伙虽然对深山里的隧道一无所知，也无非走一步看一步，可事到如今，好比溺水之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只得竭尽全力求生，但愿那是一条生路。

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番，不再像先前那般慌乱，决定先往废村西面走，只要能够离开这片大山，也就意味着逃出生天了。

阿豪说：“穿山过去可不比寻常，咱们仅凭手电筒照明，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一旦在半路上电池耗尽，可就要人命了。”

我说：“这也容易，古屋里有油灯，应该有积存的灯油火芯，多找些能照亮的东西就是，找不到也没关系，背包里的荧光信号棒不受环境所限，可以持续照明十几个小时，要是那么久还走不出山洞隧道，也就死了心了，别想再活着出去了。”

阿豪老成持重，认为隧道里情况不明，还是主张找些备用的火烛等物，最好做几根火把，一来能够驱赶野兽，二来可以探路照明。

于是众人在屋内各处翻找，凑了三五根火把，见有蜡烛之类的东西，也一律装进背包。

这次寻得仔细，发现屋内墙壁都是巨砖砌成，那些暗青色的方砖又大又古，上面阴刻着怪兽的纹饰。

臭鱼用手电照了照，说道：“我日他大爷的，这砖真挺讲究的，居然都刻了长腿儿的蛇。”

我走近看了两眼，说道：“你别少见多怪，几时听说过有长着四肢的蛇，我看倒像蚯蚓。”

陆雅楠奇道：“蛇和蚯蚓都不会有腿，这砖上刻的图案是不是龙？”

藤明月说：“这就是龙，而且是很古老的龙，两千年前的龙还很像蛇，你们瞧，龙的周围还有云卷纹，是腾云驾雾之龙……”

阿豪说：“这可奇怪了，此地的房屋大多造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村子又处在与世隔绝的深山之中，为什么会在砖上雕刻龙的图案？”

臭鱼说：“你们这帮人真是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糊涂，这有什么可疑心的，你管它刻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呢？跟咱有什么相干？”

我对臭鱼说：“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显得挺深沉，一说话就暴露了原本无知的嘴脸，半点常识也不具备，飞龙是随便能用的吗？古代只有皇帝老儿才是真龙天子，慢说普通老百姓，即使贵为诸侯王，也不敢在砖上阴刻飞龙，除非是想造反当皇上了，倘若被官府发现，那是诛灭九族铲平祖坟的罪过。”

阿豪说：“不错，普通的村子里绝不会有龙形图案，村中房屋的古砖大得出奇，质地是沉泥陶土，这不是一般的砖，很像是皇陵用的墓砖。”

我顺着阿豪的思路想下去：“大穴村是因墓穴得名？而且是两千年前的皇陵？”

臭鱼说：“这种事你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根本不可能，既然是皇帝陵寝用的墓砖，怎么都被村民用来盖了房子？再说门岭深山里埋着哪朝哪代的君王？反正我是没听过这种事，哪段评书里都没提到过。”

两千年前的大穴村、龙纹墓砖建造的房屋、古怪的鱼骨图案、能把“门”吃掉的怪物，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其中有什么联系，眼下逃命要紧，没心思再理会这深山废村的秘密，继续在屋中搜寻。

这深邃的古屋分为三进，里面同样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石，我和阿豪、臭鱼三人做药材生意，走在屋中用手电筒到处照视，就见除了许多草药磁石，也不乏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海蛤壳、龙骨之类贵重的药材，堆放在深山里实为可惜。

藤明月和陆雅楠惊讶于我认识那么多药材，问道：“这许多药材，你每一种都能辨认出名目？”

我夸口道：“这算什么，不瞒你们俩说，我不仅认识，每种还都亲自尝过，我这辈子，两条腿儿的没吃过人，四条腿儿的没吃过凳子……”

这时走在前边的阿豪突然站住，不知他用手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了什么，吃惊地说：“老天爷，这个村子是在湖底！”

中 湖底

臭鱼在后面看不到头里的情况，自顾自地说道：“这分明是片大山，哪里有湖？真要到了湖底，大伙不全淹死变水鬼了？”

我同样不解，当即跟上前去瞧个究竟，看到阿豪站在古屋后门，手电筒照向黑暗的地面，经过雨水冲刷，土中露出一些奇形怪状的鱼骨和蚌壳残骸，个头和模样都很惊人。

那些鱼类遗骸年代古老，全都变成了化石，与地面融为一体，仅能分辨出轮廓，我们几个人终于明白了阿豪那句话的意思，在很久很久，多少万年之前，这大穴村曾是个很深的湖，湖水干涸消失之后，逐渐形成了陷在山里的一个大坑，深坑周围群山环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正是当年的湖底，所以才会见到鱼骨一类的化石。

这时我们借着天上闪过的雷电，看到了更为骇人的情形，就见眼前是个无比巨大的深坑，地形倾斜向下，村中密集的房屋层层叠叠，一圈圈绕着大坑的走势建造，上面极其开阔，越往下面越窄，黑茫茫不见其底。

我们所处的那间古屋，位于整个村子外围的最西端，下面的房屋规模相近，密密麻麻不计其数，一排比一排低，脚部与下一圈房子的屋顶平行，有些古屋已因年代久远而塌毁，但大体轮廓保留得非常完整，站在边缘看来，犹如陷进黑洞的梯田，黑漆漆的鸦雀无声，若非高处偶有雷电掠过，根本看不到这个村子惊人的全貌。

我倒吸一口冷气，巨大总该有个限度，这未免也太大了一些，想不到两千年前的村子，竟然处于枯湖留下的深坑里，至少容得下万人居住，说是城池也不为过，这地形很像漏斗，越看越深，往里面多看一眼，便觉得会被无形之力吸进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底。

我和其余几人正看得心惊肉跳，陆雅楠用手指向大坑深处说：“你们看，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们尽力睁大了眼，顺陆雅楠所指方位仔细看去，由于太深太黑，在高处只能勉强看到一个轮廓，这村子中心，也就是大坑底部，确实有个高耸的阴影，但形状模糊不清，隔着漫天的雨雾，更加难以辨认。

村子周围有几道陡峭的石阶，一直伸进漆黑的坑底，形势极险，雨水顺着石阶不停向深处流淌，瓢泼大雨下了这么长时间，并不见积水溢上来，可见这个原本是湖底的大坑深不可测，但坑底显然有个庞大怪物，看轮廓竟像是一座黑黢黢的山峰拔地而起。

我好奇心起，跟陆雅楠走到石阶上，把手在额前遮住雨水，探身往下张望，仍辨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如果“面馆里最后一位顾客”那则怪

谈属实，门岭隧道惨案那列列车中的全部生灵，便是被这古村里的东西吃掉了，这东西除了生灵之外，还能吃掉死鬼的亡魂，所以给驴头山人守陵的村民，才想让这怪物把“门”的阴魂吃掉，赶上十二年一轮的全阴时辰，从山中驶过的列车也难以幸免，然而它平时却一切如常，我们在古屋中坐了许多，真要出事早没命了，可见在远处多看几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也不敢动走下去看个究竟的念头。

这时臭鱼在我们身后问道：“看得清那是什么东西吗？”

我对臭鱼说：“天太黑了实在看不清楚，你平时总吹嘘自己胆大包天，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敢不敢跟我走下去瞧瞧？”

臭鱼逞能说：“吓唬谁呢？咱是个顶个滚钉板，还是手牵手下油锅？只要你划出条道来，本老爷一律奉陪到底，皱一皱眉头，便算不得英雄好汉。”

藤明月以为我和臭鱼要来真格的，立刻叫住我：“里面情况不明，你们俩别再往前走了。”

阿豪也跟上来说道：“这村子的布局很奇特，似乎是为了镇住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汉代和唐代之后定居于此的两批村民，全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多半都与村中这个大洞有关，咱们可别没事找事旁生枝节，赶快从隧道里逃出去才是。”

我和臭鱼本来也没那个胆子，听阿豪等人一劝，立时就坡下驴，刚要转身往村外走，却见坑洞中忽然亮起一团鬼火般的幽光，犹如地洞深处点燃了一根极大的蜡烛，又像有只鬼气森森的巨眼在黑雾中睁开。

我们都被这骇人的情形所震慑，谁也不敢发出声响，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陆雅楠怕上心来，后退时踏到台阶边缘，这条漫长陡峭的石阶十分古老，表面长了不少苔藓，大雨中格外湿滑，她立足不稳失去了重心，顿时摔倒在地。

我站在旁边，发觉陆雅楠突然滑倒，急忙伸手去拽，没想到被她带得打了个踉跄，同样立足不住，不等我叫声不好，便已同陆雅楠一样，身不由己地从石阶上滚了下去。

我顺着青石垒成的台阶不停向下滑，只觉天旋地转，仗着台阶上积满了厚厚的青苔，止住滑落的势头，才不至于身受重伤，但也摔得不轻，手肘和脚踝都擦掉了一层皮，脑袋被撞在石阶上，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全然不知身在何方。

恍惚之间，我感觉脸上黏糊糊地在流血，鲜血将两眼都遮住了，于是混着雨水抹了一把，勉强看到些光亮，咬牙忍着疼摸索过去，捡起掉在身边的手电筒，发现自己几乎滚到了石阶尽头，暴雨和深山里的湖坑地形，把稍远处的声音和光线都吞没了，电筒仅能照亮十几米的范围，往下照视仍看不到洞底，但能见到陆雅楠躺在我下面的台阶上，显然也受了伤，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我看陆雅楠低着头一步一挪要往石阶下面走，就想在后面叫住她，却听石阶底部的黑暗中脚步声响，我想不出洞底有些什么东西，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忙将手电筒照过去。

我一边用手电筒往下照，一边握住防身的短刀，随着藤明月的脸浮现在电筒光束前，我终于松了口气，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知道陆雅楠是看见同伴从坡道下过来接应，才往下走，稍一愣神的工夫，藤明月已经伸手给我，要把我从台阶上拽起来。

我手腕被藤明月滑腻如玉的手握住，不由得心中一荡，真想一直让她握着，永远也不放开，不过我有句话想问：“你和臭鱼等人刚才站在村口，也就是坑洞边缘，为何会从石阶底下走上来？”

我这句话还没问出口，隐约听到身后有人招呼我的名字，听声音正是阿豪、臭鱼、藤明月三人，我猛然惊觉，阿豪等人显然是在我和陆雅楠滚下台阶之后，匆匆跟下来救应，这时才刚刚接近，倘若这三人都在我身后，面前握住我手的人是谁？

想到这里，我头发根子立时竖了起来，就觉握住我的那只手冰冷无比，一阵恶寒直戳心肺，忙用另一只手举起电筒照过去，就见从台阶尽头的黑暗中，伸出一只布满鳞片的怪手，正捉着我向下拖动。

我霎时间魂飞天外，甩动胳膊拼命挣脱，与此同时阿豪等人已从坡道上下来，拽着我的衣领拖上一层台阶。

这一刻，我有如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腕上多了几道淤痕，身上全是冷汗，那长满鳞片的怪手也不知去向了，听到藤明月问我有没有看到陆雅楠，赶紧让臭鱼用手电筒照向坑洞深处。

此时闷雷滚动，我们借着若隐若现的闪电，看到这村子无数房屋围绕的深坑底部，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灯塔，并不是海上引导航向的灯塔，直观描述的话，这座塔的形状近似蜡烛，至少有二十多米高，上面有团鬼火般的光雾，正逐渐转为暗淡，这条漫长的台阶尽头，通着灯塔下的石窟，那里面黑咕隆咚的，不知多深。

这时藤明月用手帕帮我裹住了头上的伤口，又问我：“你和雅楠从坡

道上摔下来，怎么只剩你一个人了？你看到雅楠在哪吗？”

我对她说：“这该死的地方是坐镇妖塔，陆雅楠被塔下的东西拖进去了……”

臭鱼说：“我看这家伙是把脑袋摔蒙了，要不然怎么净说胡话？陆雅楠多半是在塔下的石窟里，救人要紧，等我去把她找出来再说。”

阿豪说：“我跟你一起过去，找到人之后立刻离开此地。”

我暗暗寻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阿豪和臭鱼既然不信我的话，我自然也跟他们一同进去，要死就死在一处，不枉兄弟一场。”

当即在藤明月的搀扶下，捂着头站起身，跟在阿豪和臭鱼身后，一并走进了灯塔下的石窟，出人意料的是那石窟很浅，只是半截圆拱形的凹洞，里面还有一道闭合的巨门，洞壁及石门上都有鱼骨图案。

我们用手电筒到处照视，灯塔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洞窟里的石门缝隙当中，有道两指多宽的裂痕，可能是年深岁久磨损而成，其中阴风不绝。

臭鱼把脸和手电筒贴在裂痕上，向石门后的洞窟里张望，不知他看见了什么情形，好半天也不动地儿。

下 壁画

我和阿豪、藤明月三人，趁机看了看石门两边的图案，其中记载着古老离奇的祭祀活动，村民们把一个女子，用长绳垂进塔下的洞穴，看来石门封住的大洞，就是村民祭祀的地点，至于祭祀的是神是怪，却不得而知了。

阿豪奇道：“古塔下一般都有地宫宝函，这灯塔下却是个祭神的诡异洞穴，陆雅楠为什么要走进洞里？”

我说：“如果不是把脑袋摔蒙了，便是被灯塔下那个怪物的障眼法了，咱们也得小心点……”阿豪点头称是，他见臭鱼趴在石门上看个不停，就问能否看到灯塔洞穴里的情况。

臭鱼说：“这灯塔底下是个大洞，站在石门外侧什么也看不清，但隐隐约约有些东西在动，没他大爷的鸟兴在此乱猜，进去瞧一眼便见分晓了。”

那塔下的石门并不坚厚，臭鱼用力一推，只听石门“嘎吱吱”作响，缓缓向两侧分开。

灯塔下的洞穴深处阴风阵阵，我们都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以前看过

那些恐怖电影中的情节，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不免越想越怕，做好了随时转身逃跑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灯塔底下只是个石壁环绕的洞穴，地上积满了尘土，墙角散落着几根枯骨，没有陆雅楠的踪影。

我们四个人屏住呼吸站在灯塔外的门洞里，提心吊胆地等了一阵，始终没有任何异动，胆子也就大了几分，移步走进去仔细察看。

我心知不管陆雅楠是死是活，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倘若没个结果，很难说服藤明月扔下她跟着我们一起逃出深山，既然灯塔底下的洞穴，已是这古村里最深的所在，那么挖地三尺，也得想法子找出些线索来。

阿豪发觉脚下并不平整，用脚拨开地面的尘土，就见洞穴底部被巨石塞住了，上面同样刻着鱼骨图案，但灯塔下的巨石厚重无比，绝非我们这几个人可以撼动。

我和阿豪蹲下身端详鱼骨图案，大穴村是上古湖沼干涸之后，留下的一个坑洞，汉代以来，开始有人在此避世而居，整个村子的布局十分诡异，屋舍全是皇帝陵寝的长砖巨瓦所建，村中围绕着一座灵灯似的高塔，塔底被堵死的深洞，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猜测在月圆的夜晚，村民们把女子作为祭品，扔进灯塔下的深洞，鱼骨图案可能是指上古留下来的某个湖神，其余的事根本无从想象，但我有个很不好的预感——再也不可能把陆雅楠找回来了。

藤明月的心里也像压着块大石头，一行人在雨夜被困深山，逐个死亡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如同在无间地狱里，反复经历着死亡，陆雅楠也许已经遭遇不测，接下来其余几人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死掉，然后……

阿豪说事情没那么简单，“门”的震动，使深山里时间掉进了一个漩涡，空间也被扭曲了，所以咱们以前相遇是在埋门村，这次则是到了门岭另一侧的大穴村，谁也不能保证还有下一次逃生的机会，因此千万不能做侥幸之想，不管最后活下来的人有几个，都要竭尽全力逃出去。

我们正在低声商量，臭鱼突然叫道：“这不是陆雅楠吗？她……她……她在这呢！”

我和阿豪、藤明月听臭鱼有所发现，都感到十分意外，进来的时候已经到处看过了，灯塔底下的洞穴被挡住了下不去，其余各处除了有一堆枯骨之外，并不存在别的东西，臭鱼在哪发现了陆雅楠？

我抬头一看，见臭鱼正用手电筒照向空空如也的墙壁，那地方连根

死人骨头都没有，怎么可能有陆雅楠？

藤明月脸上变色，忙站起身问道：“在哪里？”

我对藤明月说：“别听臭鱼在那瞎咋呼，他都成习惯了，要不给别人添点乱，就跟对不住他自己似的。”

这时阿豪吃惊地说：“不是，你们看那墙上……好像……好像真是陆雅楠……”

我闻言大奇，走到臭鱼身旁，定睛打量他手电筒的光束所照之处，原来墙上是千百年前残留下来的壁画，画幅庞大，周围的石壁和头顶上都有，描绘着茫茫云雾之间，一座城池宛如巨峰壁立，城郭中宫阙壮阔，飞檐斗拱的殿宇露出半截，周围都被白雾笼罩，气氛诡异。

紧闭的城门前，画着一具横倒在地的女尸，身上都是鲜血，看衣服和容貌，正是先前走进灯塔下洞穴的陆雅楠，可她怎么跑到壁画里去了？

我心想这座古塔中的壁画，少说存在上千年了，难道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将陆雅楠的死尸画在此？可这解释不了陆雅楠本人突然消失的怪事，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她的尸体进到壁画中去了。

藤明月等人见了这难以形容的古怪情形，也是尽皆失色，我们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该作何理会。

然而就这么一错眼，再看那幅壁画时，发现壁画不知不觉间有了变化，先前陆雅楠身上带有血迹，此刻死尸流出的血更多了，不知是不是错觉，我鼻子里好像都嗅到了一股血腥之气。

我和阿豪等人骇异万分，站在地洞中面面相觑，皆是噤若寒蝉，似乎只要我们的视线稍微移开，这壁画中的内容就会立刻出现变化。

我们几人心寒股栗，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被古塔镇住的妖怪，就是地洞中的壁画！”

臭鱼脑子一热，火撞顶梁门，当即抄起棍棒，要上前将壁画刮掉。

阿豪说：“不行，如果能将壁画刮去，千百年前那些村民早该动手了，接近它一定很危险。”

臭鱼道：“依你说该怎么办？”

阿豪说村子里的怪物咱们没法对付，留在此地迟早送命，应该按原计划往外逃，门岭中那条隧道，是唯一有可能离开大穴村的路。

我一听阿豪所言不错，就对藤明月说：“这可不是哥儿几个不仗义，

眼睁睁看着陆雅楠死于非命而置之不理，实在是这古村镇妖塔下的东西太厉害，腿上拔根汗毛都比我们腰粗，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逃出门岭再从长计议……”

藤明月却像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一直盯着壁画，眼中充满了恐惧的神色。

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循着她的目光看去，就见壁画中那座城池的大门，不知从什么时候打开了一道缝隙，城门缝隙中黑漆漆的，露出几根生有鳞片的枯细手指，黑暗中还有半只圆睁的怪眼，这个似人非人的东西，正躲在城门里窥视着我们。

我分明记得之前看这千年壁画的时候，还是城门紧闭，此刻又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变化，我不知道壁画本身即是一个怪物，还是有鬼怪躲在这壁画中，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等到城中的怪物出来，也就是我们被它吃掉的时候。

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壁画里又出现了变化，陆雅楠的尸身已被那只怪手，拖进了城门，地面只剩一摊血迹。

我感到事情不妙，不敢再看壁画，拽上藤明月，跟着阿豪和臭鱼二人，迅速离开古塔下的洞穴，通往洞底的石阶极为陡峭湿滑，下来容易上去难，大雨滂沱的深夜不仅遮挡了视线，连魂魄都好像要被这无边无际的黑潮吞没，我总觉得身后有东西追了过来，以为是心中惊惶所致，硬生生忍住没有回头去看。

我们冒着大雨爬到村口，身上早被淋成了落汤鸡，都是又冷又饿，但是顾不上喘息，按地图方位寻找，古木狼林间果然有条道路，荆棘丛生，荒草覆盖，两侧有石人石马相对而立，经过上千年风吹雨淋，大多损毁不堪。

我放慢脚步，用手电筒照着一尊石俑，奇道：“这地方越看越像是帝王陵寝，曾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葬在门岭？”

阿豪说：“没准不是皇帝，那鱼骨图案也许暗指湖神，村子里也许埋着湖神的遗骸！”

臭鱼嘀咕道：“去他二大爷的，哪有什么湖神，鱼骨不就是死鱼的意思吗？村里为什么要埋着条死鱼？反正这件事犯了我老于的忌讳，好比后汉三国的庞统庞士元，那是能跟葛亮相比的人物，到了落凤坡都不免中了埋伏死于乱箭之下，我可不想葬身在这深山野岭，劝你们也别多看了，赶快逃命要紧！”

众人心里发慌，穿过一片死寂的森林，走到山壁之下，就见那里有个很大的洞口，形同张开老虎嘴，边缘长满了伞蘑和青苔。

山壁上布满了层层波痕，这里是个远古时代的大湖，湖水消失后形成了坑洞般的盆地，以前的地貌轮廓尚在，村子位于湖底最深的地方，隧道则是与大湖相通的暗河。

我们一行人走进山洞，时间依然停留在两点，对于这条隧道能否通往门岭之外，我是毫无把握，但走到这里，距离灯塔下的恐怖壁画已远，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这才感觉身上伤痛难忍。

我正寻思要坐下来喘口气，刚走到洞壁附近，忽见手电筒光束尽头，站着个脸色幽绿的小孩。

第二章 千年封土

上坟饭

穿过门岭深山的隧道，曾是远古时代的地下暗河，后来显然也经过村民整修，地势很是齐整，此地距村中灯塔已远，我们逃到这都走不动了，看隧道口附近堆着个土台，想坐上去歇一会儿，却发现土台上站着个怪模怪样的小孩，脑袋上束着抓髻，身高不足两尺，从头到脚泛着青绿。

同样是绿，也有很多种，诸如“翠绿、碧绿、苍绿”等等，还有一种阴沉的青绿，是所谓的朱砂绿，那是器皿埋在土中常年不见天日，饱受地气侵蚀，生出近似朱砂斑的铜绿，隧道洞壁下站立的小孩，脸色就透着一股阴森的朱砂绿。

我在黑漆漆的隧道里，冷不丁瞅见这么个孩子，忙叫臭鱼等人：“这山洞里有个小鬼……”

臭鱼赶紧握住棍棒，拉开架势要打，却见那小孩始终是一动不动，他大着胆子用棍棒捅去，如触石壁。

阿豪看出端倪，告诉我们不要紧，这是山洞里的“瓦爷”，乡下很常见。

我走近看了看，那小孩确实是尊土俑，身上的彩绘因年代古老，只剩下模糊的深绿色，和地上的苔藓没有分别，不过“瓦爷”这词儿，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就问阿豪，瓦爷是不是乡下拜的土地或山神？

阿豪说也可以这么解释，可不单是指“土地、山神、河伯”之类，祠堂古庙里的泥胎塑像，坟地里的石人土俑，都被称为瓦爷。

我说：“山神土地的泥像倒是常见，这泥胎小孩是做什么用的？”

臭鱼说：“这还用得着问吗？不是求子的神道，便是代替活人殉葬的童男童女。”

这时藤明月说：“我看这土台好像是个灶头，谁会在隧道入口处生火做饭？”

我们听藤明月这么一说，才注意到那土台有窟窿，旁边堆积着一些煮汤的瓦罐，由于泥土湿苔覆盖，不仔细辨认很难发觉。

我奇道：“地灶旁边不供灶王爷，摆着个童子搞什么鬼？”

臭鱼说：“日他大爷的，阴间的小鬼最邪，趁早把这泥人砸了，免得一会儿作起怪来。”

阿豪说道：“这童子不是小鬼，还是留下来为好，等会儿我告诉你们它的来历，眼下咱们身上都湿透了，不如先在这灶下生堆火，把头发和衣服都烘干了，然后再往隧道里走。”

我被冻得脸色发青，牙关打战，估计比那泥胎童子也好看不到哪去，还不知道要在阴冷的隧道里摸索多久，才能走出去，除了皮糙肉厚的臭鱼，其余几人均已支持不住了，虽明知凶险万分，也不得不同意停下来生火取暖。

我们将从村子里带出的火把，放在土灶前拢起一堆火，被冷雨浇透的身体，渐渐有了暖意，将仅有的几块饼干和巧克力分来吃了。

这些东西平时都不够臭鱼一个人塞牙缝的，此刻充饥也是不足，奈何隧道里的灶台和瓦罐上千年没动过火了，找不到任何谷物，即便有的话，可能也早已腐朽成泥尘了。

我脚踝上蹭掉皮的地方见了骨头，苦于没有药品，只能让藤明月用她的手帕简单包扎，疼得我额头上渗出冷汗，可心里还惦记着旁边那个童子土俑，就问阿豪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来路？

臭鱼也说：“这山洞里有锅有灶，还有人形土俑，很像古墓中殉葬的事物，不过大穴村的房屋都是刻有龙纹的墓砖，显得气派非凡，这土灶和童子却十分简陋，跟皇陵可有点不太配套。”

阿豪说大穴村应该真有一座汉代古墓，不过这土俑童子，并不是陵中陪葬的东西，是给活人用的，虽然是给活人用的，但又只在埋死人的坟地附近才用得上，简而言之——这东西是在坟地里做饭用的。

我们越听越怪，坟地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所在，什么人吃饱了撑的，不在家中做饭，偏要跑到坟地里开伙？

阿豪说其实这泥胎童子我也从没见过，只是听那些老人们讲，乡下有这风俗，唤作灶王童子。

早年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坟地附近做不得饭，比方说荒山野岭乱葬岗子古战场之类的地方，多有阴魂不散，这些地方没法做饭，也不是不能做，搭起锅灶照样能把饭做熟了，但活人吃这饭的时候，那热腾腾的白米饭却没有半点香气，吃到嘴里味同嚼蜡，这是因为没有祭飨的饿鬼，已经抢先把饭气给吃掉了，凡是被鬼吃过的饭菜或点心果子，都会变得没了味道，活人吃下去也不解饱，灶王童子是专门看着饭，不让那

些饿鬼窃取，所以常在灶旁放置这种童子泥像。

藤明月说：“听阿豪这么一讲，也不觉得这泥土童子面目诡异了，原来是守着饭锅的良善之神。”

我说既然灶王童子是这么个来历，可这里是个汉代古村，又不是坟地，当年那些人何不在村中做饭，灶台和灶王童子却出现在隧道里？

阿豪说大穴村的房屋都是墓砖，没准在汉代这里曾修过皇陵，挖山造陵的工匠吃坟饭为生，自然要在这条隧道里开伙，那些守陵或造陵的人们，通常都有摆设灶王童子的习俗。

臭鱼听得若有所悟，可仍有一事不明，说白了这灶王童子就是吓唬鬼的，造陵时应该没有埋过死人，那是哪来的鬼？

阿豪说灶王童子不只是防止饿鬼来争饭气，常言道“山高有灵，水深有怪”，深山老林中历来少不了作祟的魑魅魍魉。

我知道阿豪看的书多，此类杂七杂八民间旧俗我们都不如他懂得多，这些话应该没错，可汉代所修的皇陵、村中的灯塔和壁画，还有象征着湖神的鱼骨符号，就远远超出阿豪所知所识的范畴了，好比是沉眠在古墓千年封土下的秘密，我们这几个肉眼凡胎之人站在地上，又哪里看得到深埋于土中的东西。

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个来回，也看到了那幅压在塔下的壁画，却一直没遇到真正的凶险，越是如此，越让人心里没底，想来没这么侥幸，明知道会出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我倚在洞壁上，跟阿豪等人说了一阵话，挡不住上下眼皮黏到一处，感觉自己迷迷糊糊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心里明白可能是做起了噩梦，却无法醒转。

梦中只剩我孤身一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恍恍惚惚走到一处雾茫茫的地方，分不清是昼是夜，远方也是一片模糊，更想不起来为什么来到这里，只觉饥渴难忍，这时看路旁有几间房屋，我迈步走进去，见那屋里有个老太婆，我说：“我途经此地，喉咙里渴得快冒烟了，想跟您家寻碗水喝。”那老太婆说：“天干地旱，龙王爷好久没降过雨了，河道干枯，深井见底，田地也旱得开裂了，不知渴死了多少人，实在没有水喝，家中仅有一坛藏下的老酒没舍得动，喝了能不老不死。”我说：“不老不死纯属扯淡，反正有酒就好，赶紧拿出来，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那老太婆转身进到里屋，我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她出来，手里颤巍巍端着一个大碗，说是她自家酿的陈年老酒。那屋中昏暗，我也没看清楚碗里装的是些什么，急不可待地接过来喝了一口，但觉血腥之气撞

脑，心里说不出的恶心，急忙吐在地上，问那老太婆：“这他妈的分明是血，你开黑店的不成？敢拿血当酒来糊弄我？”可我一抬眼，屋里的老太婆竟已不见，如同鬼魂一般消失在了眼前，我暗觉蹊跷，寻思是不是躲进里屋去了？不依不饶地要找对方理论，当即走进里屋，往那屋中一看，顿时惊得呆住了，就见阴暗的屋子里倒挂着一具死尸，赤身裸体，下半身的肉几乎已被刮尽了，乱蓬蓬的头发散下来把脸遮住了，看不到面目，鲜血“滴滴答答”从尸身头发上往下滴落，地上有只用来接血的木盆，旁边扔着几把带血的刀子，我这才知道刚才喝的是尸血，此时那具倒挂的死人，居然动了起来，伸出手来作势抓我，我发现那死尸抬起的胳膊前半截，赫然是生满鳞片的怪手。

我霎时间心寒股栗，险些瘫坐在地，忽觉有人推着我肩膀摇晃，猛地醒过来透出一口活气，看阿豪等人都在面前，隧道里那团篝火暗淡得快要熄灭了，才意识到刚才经历了一场恐怖的噩梦，但嘴里满是血腥，忍不住想要呕吐。

臭鱼说：“你小子往常是越到后半夜越精神，说着说着话你怎么就睡着了？”

阿豪说：“这隧道里可不是睡觉的地方，咱们把衣服烤干了就该动身了。”

藤明月问道：“看你这脸色那么难看，莫非是做了噩梦？”

我心头擂鼓般地狂跳，骇然对阿豪等人说：“我刚才不是在做噩梦，我也进到那幅壁画里去了！”

中 白蛇

此时，隧道口的火堆渐渐熄灭，我急忙起身，告诉阿豪等人快往隧道里面走。

阿豪和臭鱼、藤明月三人，虽然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我脸色突变，好似大难临头，也清楚不便多问，立即打亮手电筒，一个接一个走进隧道深处。

我在途中一边走，一边把先前的怪事说了一遍，我根据自身所遇推测，那壁画似乎是个与常世重叠的空间，如果有人在村子里睡着了，或是意外昏迷，生魂便会进入壁画，而壁画中困着一个身上有鳞似人非人的妖怪，要不是我在塔下和隧道入口处，先后两次被人推醒，早和陆雅楠一样，被壁画里的妖怪吃掉了。

阿豪等人听罢此事，也是惊骇不已，问我壁画里的妖怪到底是个什

么东西？身上有鳞……会是湖神吗？

我说：“所谓湖神多半只是某种水怪，脸长什么样我也没看清，反正是王八转长虫托生一蛤蟆，三辈子不像人的一个玩意儿。”

我们几个人边说边走，提心吊胆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大概走出半里路程，发现隧道中间发生过严重坍塌，也不知是人为还是地震造成，山洞已被泥沙堵了个严严实实。

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堵死的隧道，眼看前行无路可走，后退则是无底深渊，不约而同感到一阵绝望。

臭鱼提议掉头返回村子，再找别的道路，这隧道里漆黑潮湿，电池消耗极快，过不了多久就要没电了。

这时我发现洞壁上密密麻麻刻着无数文字，便让阿豪和藤明月过来看看，也许其中记载着什么线索，能让我们找到离开深山的道路。

阿豪看了几眼，显得有些吃惊，他说：“刻在隧道洞壁上的内容，记述着一些很离奇的东西，好像是这湖底废村以前的事，咱们身在险境，诸事不明，应该从头到尾仔细看上一遍，说不定能发现逃出门岭的途径。”

藤明月说：“手电筒很快就不能用了，怎么在黑暗中辨认石壁上记载的内容？”

臭鱼说：“背包里还有荧光信号棒吗，这玩意儿是化学冷光，能持续发光二十个小时，这都是我有先见之明，备在车里应急的家伙，眼下派上用场了。”

我闻言想起是有荧光信号棒在背包里，当下取出来两端对折，使里面的化学剂混合发生反应，碧绿的荧光登时亮了起来。

四个人接近洞壁，寻找壁上记载异事的起始，一段段看下去，越看越是心惊，在隧道里留下这些记录的年代距今并不遥远，有些事居然与“面馆老板”那则怪谈吻合，但其中讲述的事迹，却要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

自天地开辟以来，三皇五帝治世，夏侯商周轮转，五霸七雄闹春秋，直到秦王挥剑扫六合，终于一统天下，可秦始皇暴虐无比，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秦王朝的统治到了末年，已是千疮百孔，各地百姓不堪暴政，纷纷揭竿而起，先有陈胜吴广，后有西楚霸王，农民起义军如同星火燎原，秦军扑灭一股，转眼又生出一股。

秦始皇千古一帝，登基以来便在骊山大修陵墓，规模极其宏大，给

秦始皇修筑陵寝的除了几十万刑徒，还有每年从各地征调来的数万民夫，当时那些民夫中有个小头目，他第一次来到大秦的都城咸阳，和所有人一样，当场被雄伟繁华的城池惊得呆了，后来又挤在万民丛中观看秦始皇出巡，只见车马甲兵无数，浩浩荡荡的队伍簇拥着大秦皇帝，当真是威风凛凛，不禁感慨道：“大丈夫必当取而代之！”

此人正是日后的汉高祖刘邦，刘邦年轻时没什么本事，也没读过什么书，只做得一介亭长，亭长搁到现在，相当于治保主任或村长之类的头衔，地位低下，没权没势，该服徭役的时候还得服徭役。

刘邦本人又非常懒散，整天游荡无度，一不会种田，二不学经商，最不愿意吃苦干活，吃喝嫖赌倒很在行，所以这日子越过越穷，总伸手找他爹要钱。

刘邦父亲见此子不肖，很是着急上火，想不到养了这么个败家的东西，常训斥刘邦，劝他学着种田经商，总不能当一辈子啃老族，万一哪天老爹蹬腿儿归西，你要没有半点口的本事，那不迟早饿死在街头。

刘邦却把这些好言语当成耳旁风，从不放在心上，反而说：“种田经商只不过像牛马一般劳碌，岂是大丈夫所为？”

话说有那么一回，刘邦受到县令指派，带领本地一批农夫，前往骊山去修秦陵，说是带领，实际上和押解差不多，因为那时候谁都知道，到骊山去多半会被活活累死，尸骨不得还乡，大秦律法虽然严酷，可你半路上逃跑被人抓住，也无非就是一死，还不如铤而走险，万一能逃过搜捕，岂不等于捡了一条性命？所以逃役之事，屡禁不绝，刘邦除了自己要服役，去往骊山的途中，还要盯着这些普通民夫，不能让他们半道开小差跑掉。

依照大秦律法，逃役一概处以裂股之刑，也就是把人脱个精光，双手反绑，两条大腿上各拴一根粗绳，分别让两匹马牵着，行刑时二马左右交错奔跑，这人便被活活撕成两半，内脏鲜血洒落一地，极其残忍。

刘邦接了这项差事，深知其中厉害，最初也不敢怠慢，架不住手下这批民夫接二连三地逃跑，又都是乡里乡亲，甚至还沾亲带故，今天张三哀求刘邦，声称自己家里八十老母无人赡养，明天李四也来，哭诉孩子他妈走得早，家里剩下一个孤儿没人管，早晚饿死，刘邦万般无奈，只好对这些人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队伍走到芒砀山附近，刘邦才注意到只剩下一半民夫了，他寻思这样到了地方也交不了差，事到如今索性把心一横，买了酒肉分给众人，看大伙吃喝完了，便将剩下这几十个民夫的绳索松开，告诉众

人：“这些年到骊山修筑皇陵的民夫，从没人活着回来，即使不是干活累死，也得让监工鞭打致死，可见去到那就别想活命，我在路上放了你们，回去同样没法交代，干脆大伙一起逃走，各寻各的生路。”

那些民夫不敢相信，毕竟私放逃役，也要遭受裂股酷刑，但看刘邦不似假意，又听他说了原委，皆感其德，都拜倒在地，愿尊刘邦为首，誓死追随左右。

刘邦收了这些手下，心中很是高兴，可这伙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民夫，能成什么大事？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落草为寇，先混口饭吃，当今天下正乱，草莽中未必没有出头之日。

有那年轻的就捧刘邦，说刘大哥会剑法懂兵诀，为人仗义豪侠，今后肯定能做大将军，咱们跟着刘大哥准错了。

刘邦自己知道自己那两下子是什么斤两，可也爱听这话，心中暗暗得意，他为了躲避秦军，当夜带领众人进了芒砀山，不想那山里有一片大沼泽，刘邦等人不认识路，又没地图，在沼泽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很快迷失了方向，其时月光如洗，忽见荒草丛中爬出一条大白蛇，若说是蛇，那也太了一些，跟巨蟒相似，通体雪白，两眼如炬，横在众人要去的方向上就不走了。

跟随刘邦的那些民夫都吓坏了，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白蛇，以为这是个神物，不敢冲撞，全跪在地上不住给白蛇磕头。

刘邦先前多喝了点酒，那伙手下刚才拜他为首领，心里十分得意，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他是负责押送民夫，所以这些人里只有他带着兵刃，眼看白蛇拦住去路，脑袋一热拔剑在手，抢到近前挥剑斩落，一剑将那白蛇斩成了两断。

刘邦斩了白蛇，也不见有什么怪异发生，带着众人又往前行，却见前面来了个老妇，边走边哭，显得十分伤心。

众人心想深山大泽哪来的老妇？有人感到奇怪，忍不住上前询问：“老人家为何哭泣？”

老妇哭道：“我儿是白帝子，今让赤帝子斩了，看来这天下终究是让赤帝子来坐，不过等到我儿劫数满了，还要来夺赤帝子的江山。”

众人无不骇，莫非那白蛇是白帝之子？正想再问个究竟，那老妇却已渺然无踪了。

那些民夫等认定刘邦是真龙天子，今日斩白蛇而起义，久后必成大业，随着这件事越传越广，各地豪杰争相投到刘邦旗下效力，可谓群雄

归心。

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哪朝开国皇帝是自己单枪匹马把天下打下来，您别看汉高祖刘邦文不读孔孟，武不通兵机，手底下却有能人辅佐，有谁呢？文有萧何，武有韩信，还有个足智多谋的张良，这即是后世传说中的“开汉三杰”。

从此刘邦的起义军逐渐壮大，经过长达数年的战争，亡秦灭楚，奠定了大汉王朝的基业，然而那白蛇死后也不甘心，等待着时机扰乱汉家天下。

下 皇陵

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赋大风，终于开国定基，从春秋战国至今，天下一直是群雄逐鹿，战乱不断，最后总算归为一统，应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从上到下都盼着过几年太平日子。

奈何好景不长，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连秦军那么强大，也对匈奴心存畏惧，秦末时长城以北的匈奴忙着王位更替，所以对中原的威胁相对有限，等到汉高祖刘邦坐了天下，冒顿立为匈奴单于，带兵东征西讨，控制了西域诸国，并占据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东自辽东、西逾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庞大汗国，此时的匈奴对汉朝虎视眈眈，屡屡攻扰，掠夺民畜，渐成心腹大患。

汉高祖七年，刘邦御驾亲征，不料在雁门山中埋伏，来自漠北草原的四十万匈奴骑兵，进退如风，凶悍绝伦，杀得汉军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高祖皇帝经此一役，才意识到汉军根本不是匈奴骑兵的对手，只好献出和汉军尸体一样多的财宝，又将宗室之女当做公主许配给冒顿单于和亲，被迫忍辱含垢，换取时间休养生息，整顿兵甲。

传到汉武帝时期，开始重新以武力对付匈奴，汉武帝决定一劳永逸地解除北部边患，求得边疆安定，自此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汉王朝虽然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战争耗时太久，自身也是元气大伤，国力由盛转衰，给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夺了汉家天下，王莽此人非同一般，非常之人降生必有非常之象，据说王莽生下来的时候，有日夜出，这是说深更半夜，天上忽然出现了太阳，白光照耀，因此王莽自认不凡，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所杀的白蛇转世，身有九五之尊，迟早要坐龙廷。

王莽最初借着朝中和内宫的关系，当上了大司马，表现得礼贤下

士，到处抢着吃亏，让别人占便宜，以此笼络人心，朝野上下都被蒙蔽，以为王莽是个好人，由此人监国摄政，必定能够辅佐幼帝，中兴汉室。

直到王莽逐步把持了朝政，天下大权在握，才显露出上欺天子下压群臣的奸雄本色，先是屠杀汉朝的刘氏宗亲，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然后拆毁太庙，灭刘八百户，血流三千里，逼着幼主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新朝政权。

王莽窃国当上皇帝以来，从各地招揽了不少奇人异士，比如听闻有个发明家，将大鸟的羽毛黏成翅膀，装在身上能够御风飞行，王莽听后很感兴趣，就把这人招到都城，让他当众演示，还赏赐了很多金银，地方官员投其所好，一旦发现民间有这类人物，便会送到朝中面圣。

当时有个阴阳生觐见王莽，以前凡是皇帝登基，头一件事就是选取龙脉修筑陵寝，好让江山代代相传，王莽半路篡位，还没来得及找到龙脉，他见这阴阳生自称有秘而不授的阴阳之术，就问此人哪条山脉可以作为皇陵。

门岭这个地名，不是从唐代理“门”之后才这么叫，而是汉代之前已有，阴阳生说某周游天下，唯见门岭山中有深谷，洪荒以前是处大湖，如今是个险峰围绕的天坑，天坑里森林茂密，底下有暗泉生生不息，乃是一处五行倒逆之穴，正好可以作为陵寝，况且天坑里还埋着许多阴沉木，世称阴沉木者，也是洪荒之前留下的古树，以此木为槨，水土虫蚁皆不能侵，尸身装在蛟龙金匣里，放置在其中万年不朽，更得地下暗泉的生气，依某愚见，我主陛下是白帝之子转世，自下而上做了万乘之尊，舍去这门岭深山里的逆穴，其余各处都不足以为陵。

王莽闻言大喜，重赏了这位术士，即刻征调大批民夫，在门岭中挖洞造陵，效仿秦皇汉武之鼎盛气象，修筑大规模的地下宫殿，此节暂时按下不表，却说边疆烽烟又起，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中原大地到处是一片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景象，使得天下汹汹、民怨鼎沸，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揭竿起义，一时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合该汉家气数未尽，赤白帝子仍要相争，西汉末年在南阳郡出了一个刘秀，刘秀字文叔，乃是西汉皇族后裔，汉高祖九世孙。虽名为皇族后裔，但刘秀这一支属远支旁庶的一脉，尤其是到了西汉后期，刘氏皇族的子孙开枝散叶遍布天下，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余万子孙，地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秀这里，更是完全成了布衣平民。

刘秀除了顶着个皇族血统的头衔，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没什么分别，但刘秀绝非常人，毕竟是一代真龙天子，日后中兴汉室的光武帝，相传他在乡下出生的时候，有一道赤光照入室中，成年后多谋擅断，胸怀韬略，参加了反抗王莽统治的起义军，他一介布衣，部下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起义初期，还要骑牛上阵，因为没有战马。

随着起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王莽在长安城里坐不住了，调动四十二万大军，号称百万之师，以奇人巨毋霸为征讨先锋，这巨毋霸原本是山中野人，身高三米三，腰粗十围，力大无穷，三匹马拉的车都载不动他，晚上睡觉也没有床榻容得下，只能在地上枕着牛皮大鼓睡觉，吃饭的时候拿两根铁条当筷子，又能驱使虎豹一类的猛兽作战，乃是史书记载中有名的巨人，王莽把此人笼络过来镇压起义军。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刀枪如林，旌旗辐重，千里不绝，声势极盛，与农民起义军在昆阳展开恶战，昆阳位于昆水以北，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王莽大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从高处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鼓角之声闻于数百里之外，而守城的起义军只有区区万余人，诸将面对着声势滔天的新莽大军，皆有惶恐畏战之感。

当时的刘秀，仅仅是起义军若干将领之一，他认为王莽军虽然势大，但起义军占据城池，据险固守，再出奇兵袭扰，未必没有胜算，于是指挥所部人马，同王莽军展开了激烈无比的城池攻防战，战况空前惨烈。

王莽军或挖地道，或以冲车撞城，或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各种攻城战术无所不用，射入城中的乱箭如下雨一般，但城内起义军仍浴血坚守，小小的昆阳城在如此攻势下竟然多日岿然不动。

有一天夜里，刘秀趁敌军不备，带领三千精兵，组成敢死之师，直捣敌军大营，打得王莽军措手不及，此时城内已经被困多日的起义军，见王莽军中阵脚大乱，也从城内冲杀出来，杀声震天，其时正值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至，惊得王莽大军中的猛兽四处奔逃，主帅被杀，底下的兵将全都乱作一团，争相溃逃，结果被杀、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堆积如山的尸体把大河都阻塞住了。

王莽四十几万大军，在昆阳坚城之下受挫，攻城多日不下，士气大损，最后受到农民起义军的奇袭，发生了大溃退，兵败如山倒，那巨毋霸也是下落不明，多半是死在了乱军当中，剩下的残兵败将，再也无力对抗起义军，天下为之震动，整个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果然在不久之后，势如破竹的起义军一举攻陷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就此覆灭。

这些年中，王莽军与农民起义军在中原地区反复恶战，深山里的皇陵工程可一直没停，由于工程浩大，民夫人数不够，很多被充军的刑徒，也就是受王莽迫害的那些人，整家整族都被发配到山中修皇陵，男女老幼皆有。

皇陵地宫还没造好，王莽就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军队奉命把进山的隧道挖塌，闷死了无数民夫，也有少数命大没死的，全被困在了山里，这天坑周围云峰叠嶂，全是直上直下的万丈峭壁，飞鸟也难以逾越，这些幸存者为了在天坑里生存下来，用墓砖砌屋盖了村子，在与世隔绝的深山中，常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就是大穴村最初的来历。

村民们不知道外界改朝换代的情况，但从古以来，修皇陵的人大多只有死路一条，即使不在修陵过程中累死，朝廷上也不可能让这些民夫活着，以免将皇陵地宫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村民们大多没想过要挖开隧道逃出山去，就在天坑里开垦田地捕猎鸟兽为生，因地下多有鱼骨，因此村民崇信湖神。

直到有一年，天坑底部崩裂，坑底露出一个洞穴，洞中的地下暗泉幽深莫测，大概是以前那个湖下面通着海眼，随着地质变迁，山里湖泊消失了，而湖底的海眼仍在，村民们意外发现，这水里有一个十分可怕的湖神。

第三章 灯塔魔潭

上 异类

门岭天坑被险峰围绕，自古以来一直与外界隔绝，除非是胆大敏捷之辈，可以依靠长绳，从万丈绝壁上攀援而下，偶尔有敢于涉险的壮士这么做，也很少有生还者。

穿过大山的暗河隧道，以前全被淤泥碎石阻塞，修造皇陵的时候，先是动员大批民夫，一尺一尺地逐步挖掘淤泥，拓宽隧道，山里进不来牛马，全凭人力施为，其难度可想而知，最后挖通了隧道，从深坑中就地采石。

王莽兵败时预感到形势不妙，为了不使皇陵的秘密泄露，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便下旨把数万民夫引进隧道，全部闷死在其中，一来杀人灭口，二来堵住了进入深山的道路，随着光武中兴，新莽王朝覆灭，这些事情几乎没人再记得了。

修筑皇陵的民夫和工匠，大多死在了隧道里，少数命大没死的困在山里，这几千个人中，男女老少都有，众人推举年长有德者为首，通过“汲取泉水、采食野果、捕食蝙蝠飞鸟”为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子。

当时森林中有野生的蘑菇和果子，还有失足坠入深坑的兽类，不过生存条件仍很恶劣，食物匮乏导致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又有一些躲避战乱的百姓，冒死翻过悬崖进山，把种子带进此地，才得以开垦田地，耕植五谷，条件虽然艰苦，总算是有口安稳饭吃，提起山外的情形，都认为那是虎狼横行之世，因此没人动过离开村子的念头。

如此这般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村中地面崩裂，陷出一个洞穴，洞底是个地下湖，用长绳绑缚巨石沉入其中，两大捆麻绳都放尽了，却始终探不到底。

一些村民见村中有个地下湖，主张制作大网捕鱼，这样就不必为食物发愁了。

老成之辈则认为大穴村原本是皇陵地宫，村下的暗湖乃是生泉，何况此水深得出奇，没准有什么神怪，万一触犯了那个东西，咱这村子便要大祸临头了，还是把崩裂的地面原样填埋为好。

村子里的人们经过商量，决定用大石堵上裂开的洞穴，可从这一天开始，村里就陆续出现了很多怪事，每天晚上村民们都会做噩梦，梦境相差无几，皆是王莽大军再次从山外进来，把村子里的人抓住砍头，杀

得血流成河，人头满地乱滚，血水都流到坑底的深湖中，那湖里有黑乎乎的庞然巨物，在水中伸出长舌，贪婪地舔舐人血。

一连几天，全部村民都做这同一个噩梦，早上醒来，人人吓得脸色惨白，开始以为是被堵住的村口隧道里死的人太多了，不免常有阴魂出没作祟，以前曾在隧道口附近塑过灶王童子，以防那些屈死的饿鬼到村中来窃饭气，便依照古法祭鬼祷神，但夜里的噩梦依然不断。

村民们意识到这件怪事与地裂有关，打从周文王解梦开始，世人皆以梦为左右吉凶祸福之征兆，异常之梦，必主异常之事，况且村民们都做同样的噩梦，看来此事非同小可，就请村中行巫的老太婆解梦，解来解去，都觉得是不祥的凶兆，洞里可能有人所不知的怪物，应该把童男童女扔到洞中，湖神吃了童男童女，村子才能太平无事。

村民们对此深以为然，决定各家各户抓阄，选出一对童男童女，其时村人有女名叫阿袖，十八九岁的年纪，姿容曼妙，她在山里生山里长，由于深山老林中的生存环境恶劣，年轻人不论男女都要出去打猎，阿袖也自幼操练击技，学无不精，能徒步追赶狐兔，更可空手攀上峭壁采摘草药。

阿袖反对村民们的做法：“整个村子只不过有几百人，今天把两个小孩扔进洞里让湖神吃了，怎保明天没有下次，长此以往，村里的所有人都得被湖神吃掉。”

她向村民承诺，愿意冒死进入村下的地穴，探明湖神的真面目，当天带了弓箭和长矛，攀着长绳下到洞中。

（我们看到这里恍然醒悟，灯塔石壁上的浮雕，记载的并非是村民祭祀湖神之举，这就想不出村民在洞中发现怎样的东西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接着往下看。）

阿袖进入洞穴之后，村子里的人们打白天等到夜晚，都以为她有去无回了，正在摇头叹息之际，阿袖突然从洞中攀绳而出，好像受了很大惊吓，脸色非常苍白。

大伙问阿袖洞里有什么？她只说洞里的水很深，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被一阵阴风吹到身上，昏昏沉沉过了好久才醒转过来，村民们对她的话半信半疑，却也无从追究。

然而阿袖在十个月后腹高乳胀，没出嫁便生下一个孩子，身上有鱼鳞，似人非人，脸上长了四只眼，满村之人无不骇然，都离得远远的，谁也不敢上前。

过了不久，阿袖因产后无人照料而死，村民们则认为这个妖怪是她和湖神所生的后代，因为不属于人类，所以用“异类”相称，又不敢轻易杀掉，唯恐招灾惹祸，只好锁在一间刻满符咒的石屋里，隔几天给点食物，使它不至于饿死。

如此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那一年遇到大荒，田间粮食颗粒无收，飞鸟走兽踪迹断绝，村民们摘树叶挖草根为食，饿死了不少人，有人提议把关在村里的妖怪弄死，人都没东西吃了，哪有多余的口粮分给这家伙？

那专行巫鬼之事的老太婆，出来告诉村民们说：汉武帝在位时，曾遍求吃了能不老不死的人鱼肉，村子里的“异类”，很可能就是人鱼。

村民们早已饿红了眼，就差把那些饿死的人从坟里挖出来吃了，便选了几个胆大之辈，在老太婆的带领下，把那常年关在屋子里的“异类”绑住，倒吊在柱子上一刀刀割肉，每个村民都分到一块肉，胡乱刨个坑，将剩下的骨骼埋了。

这个村子里剩下的百十来人，似乎被湖神诅咒了，变成了再也不知饥饿的行尸走肉，经过上百年的岁月，村民们的肉身逐渐腐朽，魂灵却还活着，但无知无识，永远徘徊在村子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当天的行为。

门岭是因山势得名，山脉走势是一个“四”字形，又像一道大门，是崇山峻岭围绕的几个盆地，门岭天坑位于最西端。

大唐贞观年间，驴头山人将“门”埋在此地，他的徒子徒孙后裔作为守陵人，聚居在“埋门村”，那里处在东面，距离门岭天坑很远。

守着唐代古墓的人，大多是修炼方术之士，其中有人翻山越岭寻觅药草，这才发现门岭西面，居然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村子，但村中无人，只有很多不知自身已经死掉的亡魂，深坑里的洞穴中更有不为世人所知的东西。

驴头山人的门徒通晓异术，看出村下的深湖中，有商周时刻在古鼎上的一道不明黑气，相传那是天地间倒逆之气，也有说这是千年妖蟒吐纳的蜃气，能够吃鬼，平时躲在地下或水底吃人噩梦为食，凡是有它存在的地方，人们都会做相同的噩梦，活人一旦受到惊吓，三魂七魄便会离窍，这怪物专门吃人在噩梦中流露出的恐怖情绪，活人魂魄即是道门里所称的“生灵”，除非身上佩戴符咒，要不然每晚被它啃噬魂魄，人的阳气便会渐渐虚弱，临死时只剩下皮包骨头，据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即是世间出现这种黑气，汉书里称这场动乱为逢魔之时，使得乾坤颠

倒，天下大乱，为此丧命的人不计其数。

阿袖在进入洞中的时候，遇到这股倒逆的邪祟之气，感而为孕，这个东西借胎成形有了血肉之躯，却在饥荒来临之际，被村民当成长生不死的人鱼给吃了，它死前的痛苦和绝望，又化成黑气一道，使整个村子里的生灵都被怨恨吞没。

驴头山人的门徒中有个羊舌道士，也擅长五行道术，广有奇异能为，与其余的同门各持己见，以至于跟埋门村的人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村子里的“异类”可以吃鬼，便想让它吃掉“门”的阴魂，于是在村中建了一座聚魂塔，收敛异类的残骨，将其封在塔底的壁画里，让这股怨气越积越深。

那壁画称为“帝江图”，帝江是古代没有七窍的混沌之兽，壁画是用帝江死后流下的血为颜料绘制而成，里面有一混沌世界，此法原为驴头山人所传，但帝江图也困不住“门”，因为那只怪虫能在混沌中爬行，帝江图也不免被它啃出一个窟窿，所以到了羊舌道士这一代，就把这股黑气关在了帝江图壁画中。

羊舌道士更没料到，这个困在壁画里的恶魔根本无法掌控，在塔中睡着或昏迷的人，除非迅速醒转，否则都会被它拖进去吃了，平时在村子里也不安全，他悔恨不听祖师之言，最终含恨而死。

羊舌道士这一脉分支的弟子族人，在先师死后，只得把村中古塔封了，一代代定居在此，妄图找出别的办法，无奈先师留下记载秘术的古卷，被门岭中的狐狸盗走，许多神异方术没有流传下来。

每到大阴的逢魔之时，塔下的封印就会削弱，壁画中有黑气涌出来吞吃生灵，那一天村中所有的人都要出去躲避，守着古塔的人只剩下一两个了，祸胎越结越大，而“门”的震动也迟早会波及此地……

我和阿豪看到此处，皆是唏嘘不已，总算知道村中灯塔的来历了，另外在陆雅楠所讲的怪谈中，那个面馆老板祖上懂得堪舆之术，可能也是羊舌道士一族的后代，或者是听这些人提及此事，所以才能制造出门岭隧道惨案，借机摆脱了厉鬼的纠缠。

藤明月轻叹道：“这些守着古塔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驴头山人后代虽多，恐怕只有埋门村的陈老头一个还活着。”

臭鱼催促道：“我说你们先别打岔行不行，快看看石壁上有没有记载离开门岭的方法！”

可说话之间，那支荧光信号棒忽然转暗，眼前一片漆黑，面对面也

看不到人了。

我心头一震：“荧光剂在一般情况下，能持续照明十几个小时，怎么会这么快就用完了？”

中尸俑

臭鱼抱怨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想不到这几块钱一根的信号棒，这么不禁用……”

我一听就急了：“该省的地方不省，不该省的地方乱省，车里应急的信号棒和手电筒能买便宜货吗？”

阿豪提醒说：“背包里有两根信号棒，应该还剩下一根，不过手电筒也没电了，再把最后这根用掉，可就真要摸着黑走路了。”

我伸手到包里摸了摸，果然还有一根信号棒，隧道里是条死路，只有先返回村子再想办法了。

这时藤明月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触电般地往后躲避，正好撞到我身上。

我趁机将她揽在怀中上下摸索：“你怎么了？有没有伤到哪？”

藤明月又羞又急，推开我的手说道：“你……你别毛手毛脚，快用信号棒照明，隧道里好像还有别的人。”

我心想：“女人毕竟胆小，这周围的活人和孤魂野鬼，早都被壁画里的东西吃了，除了我们之外，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人？”

臭鱼和阿豪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听到动静就在一旁说：“藤老师别慌，凡事自有我们给你做主，不信还反了他了，这小子是不是趁黑占便宜耍流氓来着？”

我说：“捣乱是不是？我这可是学雷锋做好事，难道雷锋同志看见老大娘过马路摔倒了，赶过去搀扶一把，也要被人诬陷为耍流氓？”

臭鱼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人家雷锋同志可没像你似的，以做好事为借口抱住大姑娘不撒手啊。”

藤明月急得都快哭了：“你们别胡闹了，这隧道里真的有人！”

我见藤明月真是吓得狠了，就将信号棒折亮，借着荧光看了看周围。

藤明月告诉我们，先前荧光信号棒熄灭，出于对黑暗中没有方向感的恐惧，她下意识地走近洞壁寻找依托，摸索中感觉自己的手碰到了一

张人脸，那张脸上全是泥土，吓得她急忙缩手。

此刻荧光重新亮起，隧道尽头却只有潮湿阴冷的洞壁。

臭鱼拎着棍子在石壁上乱戳：“哪里有人？”

我对藤明月说：“此处洞壁并不平整，和人脸一样都有轮廓起伏，你是不是将石壁当做人脸了？”

藤明月说：“怎么会？那分明是有皮肉的一张脸，它就在这附近……”

阿豪说：“隧道里很多地方长满了厚厚的湿苔，这东西就像一层皮，应该是无意间触摸到苔藓了……”他说着话，又去看记载石壁上的内容。

隧道尽头的上下左右，全是岩壁，只有前方填满了泥土碎石，泥土从洞顶塌方处倾泻堆积至此，藤明月说那张人脸就出现在这里。

我见此处并没有长出地苔，借助荧光走近两步，猛然发现壁上真有一张面容枯槁的人脸，脸上全是泥土，完全和地皮一个颜色，远离半步也分辨不出。

阿豪见状也觉得古怪，走过来跟我们一同观看。

臭鱼以为又是洞口那塑成泥胎的童子，心下不以为意，当即举起棍子戳过去。

我想起这隧道里活埋了无数修皇陵的民夫，难道经过了两千年，这些被堵在隧道中的死尸仍然完好，随着水土流失，如今又从土层中暴露了出来？

我脑中这个念头一闪，赶紧把臭鱼拦住：“别动，这可不是瓦爷……”

可就在这时候，那枯树皮般的脸上，双眼突然睁开了，就像两个黑窟窿，手臂从土中挣扎出来，一把揪住了阿豪的肩膀，并从嘴里呵出一道尸气。

阿豪平时出主意还行，论身手敏捷远不及臭鱼，他心下着忙，一时忘了躲避。

我和臭鱼心知这僵尸埋在地下两千多年，郁积的恶气何等厉害，活人哪里承受得住？我们顾不上多想，急忙拽住阿豪，拼命向后拖动，由于用力过度，三个人一起倒在地上，隧道尽头的土层也塌落了一大块，那僵尸抓着阿豪不放，也跟着从土中扑了出来。

这僵尸埋在土里两千多年，全身上下的衣服皮肉都已枯如树皮，头

发和指甲还在生长，长得速度虽然很慢，但年深岁久，那指甲也跟爪子一样了，口中喷着腐臭的尸气，爬向倒在它身下的阿豪。

我和臭鱼仰面摔倒，被阿豪压住了，仓促之下无法起身。

我见势不好，抬脚蹬住扑下来的僵尸，臭鱼也用棍子撑住，加上阿豪一同发力，勉强抵住了僵尸的来势，将它缓缓从身前推开。

我们三人趁势起身，用棍子撑住僵尸，只觉对方力大无穷，咬牙瞪眼才能勉强顶住。

那僵尸胸口虽被棍棒顶住无法逼近，但手爪奇长，指甲抓过来扫到我臂上，立时带掉了一块皮肉。

我的鲜血从胳膊上不住滴落，只有暗中叫苦，却丝毫不敢退避，因为我听说一旦僵尸扑到身上，那又长又尖的指甲就会陷进皮肉，除非有黑驴在旁边叫，否则到死也分不开。

这时藤明月也过来相助，我们几个人同时用力，再加上臭鱼奋起神勇向前，竟把僵尸推得倒退了几步，重重撞在了土墙之上。

谁知一撞之下，立时又塌了好大一片，原来隧道上方坍塌下的泥土，本是坑杀修陵民夫的陷阱，这些年受到地下渗水的影响，土层渐渐变薄，僵尸被泥土埋了半截，陷在壁上的窟窿里挣扎不起。

我手里还握着荧光信号棒，隔着那层泥土，刚好从窟窿里照到隧道深处，就见里面黑压压全是那些屈死民夫所变的僵尸，男女老少的面目都和枯蜡一般，口中吐着黑气，争相要从隧道里爬出来。

我们眼见面前那个土窟窿，就像枉死城的大门，从里面伸着无数只手，心知大事不好，欲待要走，脚上却似被千百斤的石头压住，分毫挪动不得。

臭鱼道：“别愣着，赶紧把这窟窿给填上！”

我从骇异中缓过神来，叫道：“堵不上了，快逃……”话未说完，已有僵尸当先爬了出来。

我们不敢再犹豫了，立即转身往回跑，耳听身后土层倒塌之声不绝，数以万计的僵尸从隧道里拥了出来。

由于我们仅有一根荧光信号棒照明，腿吓得也软了，脚底下好似踩着棉花套，在这漆黑的隧道里跌跌撞撞跑不了多快。

所幸那些古尸被埋在隧道里两千年了，行动十分僵硬，才得以甩开了一段距离，放慢脚步喘几口气。

我心想出了隧道，便是深山里的村子，往那边走更是死路一条，但隧道里的僵尸太多，明知前面是无底之渊，也只能闭着眼往下跳了。

阿豪刚刚死里逃生，突然想到些什么，忙对我们说：“这些修皇陵的民夫，不是尸变那么简单，我看那石壁上最后几行记载的内容，以前给修造皇陵的民夫们下了符咒，这是汉武通西域时流传进来的胡术，那符灰放在饭食中让他们吃了，然后挖塌隧道堵在山腹之中，民夫人数虽众，但被闷在地洞里，氧气很快便会耗尽，来不及挖开出口就被活活憋死了，从此变成了陵寝地宫周围的尸俑，遇到阳气即来扑人。”

我说：“王莽到处招募能人异士，皇陵中用到这路妖邪之术也不奇怪。”

藤明月听得怕上心来：“这未免也太残忍了……”

我点头说道：“如今至多是干完活拖欠薪水，原来古代还有更狠的，干完活不但不给钱，还得把人活活弄死做成尸俑，难怪那年头这么多农民起义，全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

臭鱼焦躁地说：“你大爷的，别光顾着同情古代劳动人民了，咱现在也是水深火热走投无路了。”

我说：“没办法，我这人忧国忧民已经成习惯了，晚上做梦都是舍身炸碉堡堵枪眼……”

这时藤明月握起我的手臂，在荧光下看了看说：“你胳膊伤得这么厉害，居然还有心思磨嘴皮子。”

我胳膊上疼得难忍，额头上全是冷汗，只是强行支撑，装得若无其事，让藤明月和阿豪帮我用胶带缠在伤口上，脚下却不敢停留，又问阿豪有没有什么对策？

阿豪说：“实在是无法可想了，俗传死人历来不能见三光，我想只有……”

臭鱼：“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那他大爷的缺德带冒泡了，别说死人不想见，我都看不过眼。”

我说臭鱼你别他娘的乱打岔，什么三光政策，阿豪说的是日月星三光，星月之光属阴，死人被月光照到很容易发生尸变，但僵尸怕见日光，只要天一亮，隧道里的僵尸再多，也奈何不得咱们了。

说话之际，就走出隧道了，外面大雨如注，我们这才意识到，时间还停留在深夜两点，而隧道里的无数尸俑正在后头紧紧跟来。

我们几人相顾失色，无奈又往前行，再次走进了空无一人的村子，沿着石阶坡道下去，找了座古屋躲进去，前脚刚进古屋，那些尸俑后脚就到了，漫天风雨也挡不住尸臭在村中蔓延。

下 血海

村中古屋都是厚重坚固的皇陵墓砖搭建，僵尸咒俑虽多，也绝难破壁而入，但我们进到屋中，却发现这里根本不能容身。

原来村子里的房屋多有破损，我们慌不择路，看这间古屋石壁坚厚，便破门进去，这时才瞧见后墙早已倒塌。

我骂声“该死”，只好趁着尸俑还没围住古屋，从倒塌的墙壁跑出去。

电闪雷鸣间，我听得身后有房倒屋塌之声，匆忙中转头瞅了一眼，立时觉得头发根子爹起，只见群尸正自村外拥进来，村中一层层的房屋根本挡不住它们。

从隧道里出来的尸俑，除了活人之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东西，撞上墙壁也只顾着向前扑，村中房屋虽然是用巨大的墓砖建造，却不比埋在地下终年不见天日，损毁之处颇多，在无数尸俑的推撞下纷纷倒塌。

我们无路可走，被迫逃向村中那座鬼火隐现的古塔，这时最后一根荧光信号棒也耗尽了，摸着黑进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塔下洞穴，忽觉眼前白雾茫茫，雾中一座大门紧闭的古城，由于城墙太长，左右两端都被雾遮了看不见尽头。

我窒息地望着雾中城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由村子逃进古塔下的洞穴，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这城门好像在哪见过，不正是壁画里那座宫殿的城门吗？”

阿豪最先醒悟过来，众人刚才逃入塔下的洞穴，由于没有照明看不到东西，不知不觉走进了壁画之中，石壁上记载着帝江图里有座混沌宫殿……

臭鱼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问道：“老广你能不能说清楚点？”

阿豪说相传帝江是种像面口袋一样的东西，它的肚子里是一片混沌，不在常世之中，好比道家所言的袖里乾坤壶中日月，村子那半人半鱼的怪物，死后便是一直被困在此处。

藤明月看城门前还有陆雅楠留下的血迹，感到眼前一阵发黑，险些昏倒在地。

我赶紧扶住藤明月，对阿豪和臭鱼两人说道：“宫殿里困着那个怪物的阴魂，贸然进去等于是自投死路，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阿豪皱眉思索：“这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周围全是茫茫迷雾，恐怕根本没有安全的所在。”

臭鱼说：“凡事得往好处想，咱们现在至少摆脱了大群僵尸，宫殿里的东西再怎么可怕，也只不过一个而已……”

臭鱼这番给自己吃宽心丸的话还没说完，城门忽然开启，就见其中冒出一个一人多高的黑影，上肢奇长，裹着一阵阴风。

我心想村中女子下到地穴中，触到妖蛇吐出的黑气，从而怀了异胎，生下一个似人非人全身鱼鳞的怪物，后来饥饿的村民们把它当人鱼吃了，但也不能说这东西死了，它只是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是天地间倒逆之气积郁而成，如同一个怨念很深的阴魂，能在噩梦中吞噬生灵，进到壁画中的人，也不免被其吃掉。

我们见情势不好，只好脚底下抹油开溜，可一转头，却发现那些陵工所变的尸俑，已经出现在了身后的雾中。

我也是急中生智，同阿豪等人绕过那异物的阴魂，跑向城壁下洞开的大门，就看成群而来的尸俑，正前赴后继地被它吞下，而闷死在隧道里的民夫不下数万，这个怪物也越来越是庞大，身上浮现出一张张扭曲恐怖的人脸轮廓，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死人手脚，巨大的身躯可以轻而易举地压垮城郭。

我们躲在城门洞里看个满眼，犹如目睹到能够揭起大地投入海中的末神降临，吓得全身发抖胆都破了。

这末世之神般的巨大魔物似乎要找出路，它在雾中浑浑然地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发出惨厉的嚎叫。

众人捂上耳朵不敢去听，我看阿豪、臭鱼、藤明月的脸色都和死灰一样，估计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既然已经无路可逃，只得闭目待死。

这时云阴罩野，忽然下起一场大雨，雨水被阴风卷入城门之中，我觉得腥气触脑，用手抹了一把落在脸上的雨水，惊见手中全是鲜血，大着胆子往外一看，顿时瞪起眼张开嘴，再也合不上了。

壁画里描绘的景象，是一座宛如巨峰壁立的宫殿，周围都是茫茫云海，此时那半人半鱼的怪物几乎与这宫殿同样大了，阴影遮蔽了天空，然而它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壑般的大洞，混沌中的一切逐渐变成鲜血，像是汹涌翻滚的血海流向其中。

我推了推身边的阿豪和臭鱼，那二人看罢果然也都惊得呆了，这壁画称为帝江图，是用混沌之物的鲜血绘成，所以里面这座宫殿只能进不能出，可以将浑沌啃出一个洞来的东西，只有被称为“门”的巨虫了。

“门”的震动产生了时间漩涡，使我们在雨夜中的高速公路迷失方向，然后被卷进了门岭中的三个村子，自从我知道这件事开始，我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我们每次在门岭中迷路的经历虽然不同，但命运的结果却不会改变，无论我们怎样拼命逃跑，到头来都会被“门”吞掉。

这时那半人半鱼的怪物轰然栽倒，很快被血海淹没了多半截，转眼消失在了“门”中，我们周围也都化成了猩红的血水。

我和阿豪、臭鱼、藤明月相互拉扯着，竭尽全力在血海中挣扎，奈何身体被巨大的洪流所吞没，掉进黑洞般的漩涡里急速旋转，四个人很快就失散了，我听不到也看不到，浑浑噩噩中也不知过了多久，才逐渐恢复了知觉。

我猛然惊醒，脑海中空空如也，睁开眼就见天上有个黑洞，似乎有巨大的神或魔，正在其中窥视着人间，那黑洞边缘有一圈光痕，刺得人眼睛生疼，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天空中怎么会有黑洞出现？”

正诧异间，忽然有个人伸手遮在我面前，说道：“你别盯着日食直接看，当心把眼睛看瞎了。”

我拨开那只手，揉了揉眼，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车里，副驾驶的位置坐着业务员老齐，后座上的年轻姑娘是丽莎。

我看到车中的两个人，恍然记起我是个开黑车的，带老齐和丽莎二人跑了趟长途，返程的途中为了绕近路，驶入了一片荒野，当时恰好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日全食，日轮与月球重叠，白天突然变得像黑夜一般，我们只好停下来，在车里观看日食，我觉得自己在看到日食的一瞬间，似乎经历了一场无比漫长的噩梦，不过这个恐怖的噩梦，却没在我脑中留下半点记忆，但是我好像丢掉了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眼泪不知不觉间已在眼眶中打转，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老齐和丽莎都被我反常的举动吓傻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了？

此时月球的阴影渐渐消退，天空又亮了起来，我用衣袖在脸上胡乱抹了抹，告诉那两人说：“没什么，我见到强光就会忍不住流泪，咱们今天还要赶路，快走吧。”说罢发动车子驶回了原路。

这一路还算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怪事，但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那场完全想不起来的恐怖噩梦，必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第四章 深山奇遇

上 探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身边相识的人们，有的走了，有的来了，生活中有平淡，也有意外，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目睹日全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跟阿豪和臭鱼三人，合伙做起了药材生意，也无非是倒买倒卖。

那天签下一笔大单，我们三人心情不错，决定给自己放两天假，离开喧嚣的城市，到山里去钓鱼宿营。

一般旅游景区的人太多，风光看不到，光看黑压压的人脑袋了，我们想图个清静，便选在一处还没有开发过的森林中，先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背上睡袋、野炊和钓具，徒步走进山里，那附近没有人烟，茂密的森林中也没有路径，带有几分探险的刺激和野趣。

溪流垂钓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我和臭鱼对此并不在行，阿豪却是把好手，只用半天时间，就钓了十几尾又肥又大的鳊鱼。

阿豪事先打听过了，这山中有座小木屋，里外分成三间，以前是给旅行宿营者预备的民宿，相当于一家深山里的小旅馆，可来的人实在太少，经营不下去了，木屋就此荒废，偶尔进山的探险者，都会在这宿营，木屋虽然简陋，但好在不用携带帐篷了。

我们找到小木屋的时候天已擦黑，而且有人比我们先到了，经过交谈，得知这两个年轻姑娘是师范学院的藤明月和陆雅楠，她们是到山里观鸟，也选择在此过夜。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征得藤明月的同意，我们住在了这座无主小木屋的外间，山区防火，只有木屋里有个地灶，当下点起火来把鳊鱼烤上，也请藤明月和陆雅楠一同享用。

从溪流中钓到的野生鳊鱼，正是最为肥厚饱满的时节，阿豪的手艺也真是不赖，用树枝插了鳊鱼，放上孜然和辣椒粉上下翻烤，香气四溢，配上用溪水浸冷的啤酒，滋味果然是鲜美无比。

众人围坐在木屋里的地灶前，一边吃着烤鱼，一边交谈，不知不觉，外面天色已经大黑了。

我看见藤明月第一眼，就觉得似曾相识，可完全想不起来，就问她：“咱们是否在哪见过？”

藤明月看着我的脸凝望了一阵，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神色间却显得若有所思。

我说：“那没准是上辈子见过，以后咱俩常联系，其实观鸟之事我也略知一二，这是起源于英国的贵族运动，带着鸟类图鉴、望远镜、长焦相机等装备，在深山大泽中观察鸟类的栖息，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玩的，需要丰富的鸟类知识，你要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我养过鸽子……”

这时臭鱼插嘴道：“别套近乎了，你小子看见哪个女的都眼熟，一点新鲜招儿都没有，上辈子的事你还能记得？”他又说：“各位，咱别干吃啊，唱个歌怎么样？”

我说：“你千万别唱，就你那把破锣嗓子，小心把森林里的狼给招来。”

阿豪说那倒不必担心，这片森林里并没有伤人的野兽，不过难得这份宁静，让臭鱼大吼大叫地唱一通，可把这气氛都破坏了。

臭鱼说：“那咱也别唱了，我看深更半夜在森林中的小屋宿营，最适合讲些怪谈鬼事，问题你们敢不敢听？”

此言一出，陆雅楠立即举手赞同，请臭鱼先讲一个。

臭鱼说：“没听过大将压后阵吗？本老爷怎么能先讲呢？”他对阿豪说：“咱抛砖引玉，老广你先抛个砖，然后我这玉再出来。”

阿豪拿臭鱼没办法，只得同意，他想了想说道：“咱们既然是到山中探险，那我就讲一个关于财宝的故事好了。”

此时山风呼啸，木屋里也冷了起来，我们一听是关于财宝的事情，当然很感兴趣，立即团团围坐，等待阿豪开讲。

阿豪说讲什么怪力乱神没有意思，说书唱戏本是劝人的方，咱要说就说个有些道理的，俗话说“人不得外财不富”，却不知“外财不富命穷人”，几位坐好了，听我说这段杨六爷取宝的故事，这是个真事，一度震动天下，不信可以找以前的报纸文献查询。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说的是大清咸丰年间，有个年轻的混星子杨小六，他本家姓杨，穷苦出身，没个大号，也不知道从哪论起来排行第六，又因年小，所以认识的都以杨小六相称，后世提起来就尊称杨六爷了。

杨六爷天生一副热心肠，侠肝义胆，为人特别仗义，常常急人所

难，因为父母早亡，无以为业，只得入锅伙当了混星子。

所谓锅伙，是一帮泼皮无赖，几十条光棍凑到一块，半租半抢占据一处民宅，里面搭上通铺，再支上一口大锅，众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首的大哥就是寨主。

平时都不出门，有那些做买卖的商人或地主一类的有钱人，跟谁斗气打架，就得封好红包，拎上点心匣子时鲜果品，到锅伙里请寨主出面，寨主拿了钱，便率领手下混星子去给东主出气，也在地方上平地抠饼，抄手拿佣，到处勒索，相当于一个流氓团伙。

凡是混星子，多半都是滚刀肉，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要是舍不得自己这一百多斤，也入不了锅伙，因为混星子基本上是靠挨打吃饭，被公差捉去过热堂更是家常便饭，到公堂上最简单的是掌嘴，揪住头发左右开弓抽大耳刮子，有经验的混星子全知道这时必须把嘴张开，否则几十个嘴巴抽下来，满嘴的牙都得被打掉，挨完打还得喊：“谢老爷恩典。”

自古说官法如炉，掌嘴还是轻的，其次是用破竹片子打手心，把手绑在木墩子上，拿竹片子狠抽手掌心，十下一停，起码两百下，多者上千，直打得皮开肉绽，整个手掌都被打烂了，不打烂了那毒火闷在心里，人也活不了。

这些简单的刑罚，远不算是大刑、酷刑，诸如“打蟒鞭、压杠子、坐老虎凳、跪铁蒺藜”等等等等，最狠的要数站笼，混星子过热堂，甭管是下油锅还是滚钉板，眉头都不能皱，也不能呼疼求饶，否则就不是英雄好汉，没法在锅伙里混了。

有时把娄子捅大了，比如惹出人命，官府上门来找麻烦，寨主就要把大伙集合起来，嘴里念叨些忠义掌故，等众人听得入神之际，寨主冷不丁从袖子里拽出一根擀面杖，照人堆儿里一闷棍打下，当场将一个人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这倒霉蛋就是去顶缸的主儿，一命填一命，这样就把官司了结了，实际上毫无义气可言。

杨六爷年轻时为人仗义正直，被一伙小兄弟推为一个锅伙的寨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不做那些敲诈勒索的勾当，那时官府经常是认钱不认人，犯人上堂受责打之前，只要这案子不大，可以花点钱雇混星子上堂代为受罚，杨六爷凭着身板结实，屁股蛋子肉厚，全靠替人挨板子赚个饭钱，勉强口，所以没多久手下人都各奔东西了，锅伙里只剩六爷一个。

杨六爷这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可叹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膊上跑

得过马的一条好汉，世上却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没半个肯周济于他，只能安慰自己是生来运限不好，混得如此落寞，再过几时未必没有个亨通日子。

六爷心宽志大，混到这地步了还愿意管闲事，路见不平，必要拔刀相助，这天走到南门里，也是该着出事，就看街上有个充军的囚犯，那囚犯是当地出名的一个地痞，脖子上戴着木枷，披头散发，直眉瞪眼一脸的横肉，虽然不瘸，但故意跛着个脚，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是打了板子之后，让俩差役押解着，充往沧州，这是正要出城。

那时充军的犯人很多，先被发配到边远之地，过些时候再逃回来，花些钱把官司了结，照样横行霸道，这地痞戴了枷，一路走在街上还到处讹钱，遇上做生意的就没事找事，谁不给钱他立即躺到人家店铺门口不走了，打他他也不怕，那些做买卖的大多胆小怕事，只求息事宁人，赶紧给俩钱把这位爷打发走，而押解的差役也怕找麻烦，甚至还想分点油水，所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地痞大摇大摆地走到城门前，迎面碰上一个卖鸟的老乡，他立刻直眉瞪眼地抢步上前，把卖鸟的拦下，喝问：“这人犯了王法，要用枷锁禁着，鸟又没犯法，凭什么也用笼子关着？大爷我看不过眼，你今天不把这些鸟放了，大爷就跟你没完！”

那卖鸟的老乡苦苦哀求：“小人家里老母病重，没钱抓药，好不容易到林子里逮了几只鸟，带到城中卖几个钱回去救命，大爷您行行好高抬贵手……”

地痞不由分说，不给钱便要砸了鸟笼子，结果惹恼了路过的杨六爷，一怒之下挥拳把地痞打倒在地，不想那厮额头撞在石阶上，一命呜呼了，出了人命非同小可，杨六爷毕竟光棍一个，不像别的寨主，摊上人命官司能找手下顶罪，只好逃离了故土，专拣那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去走，吃野果草根为食，夜里就找岩穴栖身。

如此逃亡在外几个月，时值酷暑季节，杨六爷在山里越走越深，他衣衫褴褛，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瞧见有个直上直下的洞穴，洞中林萝茂密，纵横交错，他寻思山里野兽太多，很少有安稳所在，而这藤萝紧密处正可容身，先睡上几个时辰再说，于是爬下去，蜷缩在横起的古藤上假寐。

半梦半醒间，杨六爷忽然觉得身上如受火灼，忙睁开眼一看，惊见洞口有只奇形怪状的异兽，正张着嘴向他吐气，吐出来的气有如黑烟，接触到皮肤上火烧火燎般疼，霎时间毛发俱焦。

中 财宝

由于树藤遮挡，杨六爷只能看到洞穴外面那巨兽的脑袋，就见那东西头大如瓮，脸上带着鳞片，两眼猩红，身子长什么样却看不到，它也被古藤拦住，无法把头探进洞穴，就从血盆大口中喷吐黑雾，要把洞里的人逼出来。

杨六爷大吃一惊，也不知这是巨蟒还是麒麟，他翻身从树藤上滚落，折着跟头掉进了洞底，所幸这是个土穴，才得以大难不死，捡了一条性命，天昏地暗地过了很久，等他醒转过来，摸到身边有个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像人但又不是人。

杨六爷心中称奇，那时也是年轻胆大，就把这东西拖着，寻到土穴的另一端，离开了这个洞窟，到外面仔细一瞧，从土穴里拖出来的东西，竟是白乎乎一个银人，整个都是银子，有鼻子有眼，形态非常古朴，不清楚是哪朝哪代埋在地下的，至今仍未朽烂。

杨六爷贫中得宝，好似暗里得灯，心中不胜喜悦，跪到地上给老天爷磕了几个头，然后把这银人背上，觅路离开了深山。

民间风传杨六爷捡到了宝物，据说从这尊银人的身上敲下几块银子，过几天它还能自己长出来，银子越聚越多，是埋在地下的银子年久成精，这些是市井当中的传闻，反正怎么说的都有，至于是不是真有这么离奇，除了杨六爷自己，外人又上哪知道去？

总之杨六爷以在山里找到的银人做本钱，在口外做生意发了大财，几年之后衣锦还乡，娶妻生子，置办下好大家业，官面上知道六爷如今是大财东了，都上赶着来巴结他，当初那人命官司只不过打死个地痞，又没有苦主追究，使了些银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杨六爷比较迷信，认准一个道理——“举头三尺有神明，湛湛青天不可欺”，以前穷的时候，靠着替人挨板子度日，没做过败德行的事，发迹之后，更是一味地行善，不管是和尚还是老道，乃至是要饭的穷人，只要从杨府门口过，一定请进来，准备斋饭款待，临走再给点钱，广结善缘。

单说有那么一天，杨六爷听闻西城有位姓葛的奇人，此人开过天眼，精通地理，所谓“天眼通”，自古就有了，凡是有天眼的人，不用请神问鬼以卦术推算，面对面看你一眼，便知来日吉凶，据说葛先生平时在那一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一个个姓甚名谁，从哪来到哪去，他都能说得不差分毫。

某日葛先生在门首晒太阳，看一个人匆匆忙忙从街上走过来，他一

把将那人衣袖拽住，死皮赖脸地非要送人家几句话。

那人急得火撞顶梁门，拂袖甩开葛先生的手，大怒道：“你这个人好没道理，我有要事在身，急如星火，哪有工夫听你说话？”

葛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别着急，我这几句话，能省你半天工夫，救上两条人命，我看你着急忙慌的，是因你妻子病重，要赶着去请郎中到家中诊治，你要去找的那位郎中，可巧今天不在，你去了也是枉费腿脚，另外你妻子的痧气已愈，用不着再请郎中开方子抓药了，但你妻子是孕中染病，痧气虽退，却有早产之危，所以我劝你赶紧改道，尽快请位接生的稳婆回家。”

那人只是不信，推开葛先生，紧跑慢跑，赶到郎中住处，到了才发现大门紧闭，一问邻居，这郎中昨天就外出给人诊病，至今未回，想是这趟去得远了。那人无奈，只好回家，这一来一去，可就耽误了不少时间，到家得知妻子痧症退了，但动了胎气，好像有临盆之兆，他顾不上坐下歇口气，又急忙跑去请稳婆，合着又是一来一去，两趟折腾下来，最后妻子还是流产了，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他妻子妇道人家想不开，此后一病不起，搭进去一大一小两条性命，那人后悔得拿脑袋撞墙，如果起初听了葛先生的话，也不至于发生这等惨事。

一来二去，人们发现葛先生出言奇准无比，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且还会看风水，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不等你说话，他就知道你家房屋结构，开了几道门，哪道门朝哪个方向，门槛有多高，甚至院子里的水井，厨房里的灶台，这些全能瞧出来。

不过葛先生脾气古怪，也不以此为业，高兴了他就送你几句，不高兴的时候闭口不谈，随你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向来是一个大子儿不收，大概是泄露天机，恐怕会折损阳寿。

杨六爷闻听葛先生身怀异术，心中无比仰慕，便买了礼物登门拜访。

人的名，树的影，葛先生知道杨六爷不比一般，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善人，请进家中分宾主落座，喝茶叙话。

杨六爷稟性耿直，不太会客套，开门见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葛先生的眼，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最近家里不断有人得病……”

葛先生说您别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六爷您今年新置办了一套宅子，全家老小都搬了进去，对不对？

杨六爷说可不是吗，搬进新宅之后接连摆了三天流水席，问题是这

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还用得着算吗？以前有人讥讽算命先生算得准，说他能算出来紫禁城里有位皇上，皇上的媳妇叫娘娘，还能算爷仁走道就数当爹的岁数大，连脑袋长在脖子上都算得出来，莫非葛先生也是专门擅长算这些事？

葛先生说六爷您容我把话说完，您新置办的这套宅子，是前朝的蒲氏故居，两百多年来没怎么住过人，虽然转到您手里之前，整个宅邸都重新修正过，但里面还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您家中眷属得病，不用寻医问药，也不必请神供佛，回去之后，您就照我所说的做，在东厢房里有处地灶，砌这地灶的砖头，总共是一百七十九块半，把这座地灶拆掉，灶底下埋着个怪物，只要把它除去，府上也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切记，一旦从地下挖出来什么怪物，直接扔进河里就是，千万别去看它里面的东西。

杨六爷信疑各半，家里东厢房有处地灶不假，可这座老宅建于明代，宅院房屋几经翻修，唯有东厢房始终没动过，隔了这么多年，如果不把地灶拆掉，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块砖，而葛先生看也不看，就说砖头有一百七十九块半，带整带零的，真能有这么准吗？地灶下又会有什么怪物？

杨六爷心里嘀咕，先辞别了葛先生，打道回府，当天命几个家丁带上锹镐，径直来到东厢房。

这宅子又深又大，房屋也多，杨家人住不了那么多间，东厢房是整个宅邸中最偏僻所在，所以一直空着没动。

众人进到屋里，把地灶的砖一块一块地拆下来，数了数，不多不少，整整一百七十九块半。

杨六爷目瞪口呆，心里暗挑大拇指，佩服葛先生神术，又担心地灶下的怪物，不知那东西是不是常人所能应付。

不过既然葛先生说没事，众人心里也就有底了，壮着胆子挖掘地灶下的泥土，挖了没多深，就听“当”的一声，挖出一个古纹斑斓的铁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杨六爷把铁盒放到地上，仔细端详了一阵，看这铁盒外面锈迹斑驳，封存得很是牢固，那盒盖几乎锈死了，估计是当初起这座大宅的时候，埋下的一件古物，少说有两三百年了，刚才拿在手中，觉得分量不轻，里面必定有些东西，没准就是葛先生所说的怪物了，于是吩咐手下人，远远地找处臭河沟子，把这铁盒扔掉。

谁知道杨家那些下人们目光短浅，以为地灶下埋了什么稀奇古怪的

物事，寻思打开铁盒看一眼又有什么关系，万一里面装着宝贝呢？所以趁杨六爷刚一出门，这几个家人立即把铁盒撬开了。

铁盒刚一揭开，就看里面“嗖嗖”蹿出两个东西，是一只老鼠和一只麻雀，飞逸逃出东厢房，眨眼就不知去向了。

见者无不骇然，铁盒埋于地下几百年，谁都没想到里面居然还有活物，尤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鸟一鼠两个怪物，闭在铁盒中这么久还没死。

这么稍一愣神，铁盒里又有三枚铁钉激射而出，全打在撬开盒子的那个家丁脸上，当场入脑而亡。

杨六爷在前宅听得禀报，心知大事不好，匆匆赶到东厢房，一看铁盒里只剩一副空弩，原来盒中暗藏机括，一旦开启就有铁钉射出来取人性命，家人不听吩咐，擅自撬开铁盒死于非命，是自取其祸，这也就罢了，那一鸟一鼠两个怪物却是什么来历？究竟是妖是怪？逃走之后是否还有后患？

杨六爷不敢怠慢，一面安排下人把那家丁后事妥善处理，一面亲自跑到葛先生家，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请问葛先生此事主何吉凶。

葛先生摇着头叹了口气，说道：“杨六爷，您的死期不远了。”

下劫数

杨六爷心头一沉，忙道：“在下愚钝，还请葛先生明示。”

葛先生说：“这座大宅建于前明，那时造房子的木匠被主家仇人收买，在地灶里埋下两个妖物，坏掉了主家风水，那一鸟一鼠都是地下精怪，逃了之后恐怕会引起旱灾。另外您当年是在山里捡了宝贝，由此发迹，对不对？常言道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可还有句话说得更好，外财不富命穷人，其实您就是个穷命，命里不该富贵，但杨六爷您为人至忠至孝，又撞上时运，所以得了一段富贵，时运一过，还要落得家破人亡的结果，这次在屋中掘出铁盒放跑了怪物，虽然不是您有意为之，也有疏察之责，阴德上难免有所亏损，几年之内，必然有场逃不开的劫数，那时就是您的大限。”

杨六爷道：“既然是天意如此，人力岂可强求，我听天由命罢了。”

葛先生这个人的脾气很古怪，你要求着他，他未必愿意理你，杨六爷这么一说，他反倒不惜泄露天机，嘱咐道：“六爷平生多行善举，有此危难，在下不能袖手旁观，我交给您一个办法，也许躲得过这场劫数。”

杨六爷拜倒谢恩，请教葛先生如何化解凶难。

葛先生说：“命是天定，事在人为，您娶妻多时，还没得个一男半女延续香火，这是因为六爷您命里没有子嗣，不妨到天后娘娘宫里进香求子，如能讨得一个孩儿，或许可以逃过这场劫数。”

葛先生嘱咐完杨六爷这番话，就此搬家远走，再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了。

杨六爷谨记葛先生之言，一连在家斋戒沐浴了几天，择取黄道吉日，带着夫人到天后宫烧香求子，又出巨资重塑金身，果有灵感应，转过年来，杨夫人生下一个麟儿，这孩子长得别提多周正了，谁见了谁都喜欢，就像天后身边的童子投胎，杨六爷夫妻两个感恩戴德，天天烧香上供。

时光荏苒，转眼这孩子就三岁多了，当时山西直隶等华北五省，发生了连年大旱，这场空前的大旱灾，被称为“奇荒”，所有的河流水井都见底了，天上不下雨，百姓们就拼命把井往深处打，渴死的人虽然不少，大部分还勉强能活下来，唯独庄稼离了水，只有死路一条，这场持续几年的大旱，这几省的粮食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吃尽了，饿殍遍野，数百万灾民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拥到城里讨饭。

一般这时候，官府都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在城内设了许多粥厂，就是那白水煮的米汤，住到粥厂里的饥民，每天早晚可以得到半瓢稀粥，那汤水里米粒也见不到几个，但别小瞧了这一碗粥，饿得快死的时候喝上一口，就能苟延残喘，喝不上这口粥，也许当天就活活饿死，饿死的便拖到城外荒郊，扔进万人坑里喂了乌鸦野狗，别看那年头人没吃的，这些野狗可个个吃得脑满肠肥，皮毛油光锃亮。

朝廷虽然下旨开仓放粮，奈何国库空虚，再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克扣，粮食发到粥厂已经没多少了，僧多粥少，无异于杯水车薪，幸亏有那些富商大户出钱出粮，杨六爷遇上这等事，自然不甘人后，他独自包了城中最大的几个粥厂，一天舍两顿米粥，那粥不但稠，晚上还给半块饼子，不过这些粥厂不让青壮男子进来，只收容那些老弱妇孺。

其中一个大粥厂设在法海庙中，总共住了两千多人，大多数为女人和小孩，那时也顾不上什么寺规了，由于庙小人多，房屋不敷分配，只好在庙里用草席搭了很多棚子，以供这些难民居住，上面拿草席盖顶，外墙围以芦苇，那棚子搭得密密层层，一片连着一片，后面再进去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每天由和尚们负责煮粥，僧人在庭中支起几口大锅，煮好了米粥，便让饥民们排着队，依次上前领取。

杨六爷一有工夫，就抱上儿子到法海庙粥厂，看僧人给灾民们舍

粥，有时更要亲自动手。

那天起了西北风，阴晦寒冷，天色跟夜里一样，杨六爷给灾民们预备了一批棉被，也是亲力亲为，自己带着家丁送到庙中，外面天寒地冻，他本不想带儿子同去，可那小孩抱住他爹不撒手，怎么哄也不行，杨六爷心想：“这孩子也是带着善缘来的，不让他跟着去舍粥，就抱着我不放，既然是这样，带此子同去又有何妨。”便给小孩加了衣服，乘马车到了庙中。

大清早寒气凛冽，难民们早早就起来等着发粥了，杨六爷特意嘱咐僧人，今天寒风刺骨，粥里要多放米，饼子加倍。

那些饥民冻了半夜，好不容易盼到早晨，看僧人们把米下到大锅里煮，香气闻到鼻子里，饿火更加难耐，顾不得秩序，纷纷挤到前面，都想赶紧喝上这口热粥。

庙中搭满了棚屋，本已十分狭窄，这两千多饥民乱哄哄地拥挤过来，寺里的几个僧人根本阻拦不住，杨六爷让手下的家丁上去维持，才稳住局面。

这时候粥也煮好了，杨六爷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拿着瓢，要给那些饥民舍粥，可这事也怪了，这个平时不哭不闹、乖乖巧巧的小孩，突然间哇哇大哭，就像让什么东西给吓坏了一样，周围那些献殷勤的人，轮番过来又哄又抱，那孩子只是号啕大哭。

杨六爷心疼儿子，抱拳对众人说：“老几位，对不住了，今天这孩子不舒服，我得带他找郎中瞧瞧去，大伙接着忙，可别耽误了舍粥的正事。”

杨六爷说完抱上儿子，乘马车离开了法海寺，也就刚出去两条街，忽见高处烟雾弥空，原来法海寺粥厂里由于拥挤不堪，碰翻了锅灶，那周围全是草席木桩子所搭的棚屋，不仅简陋，而且易燃，见火就着，西北风刮得又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烛天，那熊熊烈焰，把整个寺庙统统吞没在了火海之中，一百多间大棚，顷刻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场巨灾事发突然，火势起得太快，灾民们顿时乱成一团，一个个蓬头赤脚，拖儿带女，夺门而走，这两千多人哭声震天，你拥我挤地抢到门前求一生路，有许多人被浓烟眯住了眼，跌倒在地挣扎不起，挤死踩死的不计其数，大都挤成了一堆，火势席卷过来，只能被活活烧死，最终一个人也没能逃掉，饥民中很多是姐弟母子之类的关系，在大火中仍是互相依倚，有的小孩把头扎在母亲怀里，有的姐姐把弟弟挡在身

下，被烧成焦炭之后保持着这种姿势，死状之惨，实在难以言说。

等外面的人把大火扑灭了，进到法海寺粥厂中一看，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寺庙内外都被烧为了焦土，地上到处是焦头烂额的死尸，余下的灰烬还没熄灭，冒着屡屡青烟，一阵阵烧炙人肉人油的恶臭，熏得人喘不上气来。

事后人们议论起来，都说两千多饥民竟无一生还，这就是老天爷要收人，赶上的一律在劫难逃，要不是杨六爷提前出来一时半刻，如今也烧成焦炭了。

杨六爷暗道侥幸，多亏自己这儿子当场哭闹，要不然真是不敢往下想了，可仔细想想，这件事也邪了，这孩子怎么偏赶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大哭大闹？他就让夫人哄这孩子，好言好语，问问当时在粥厂里是不是看见什么了？什么东西把孩子吓哭了？

那小孩很是乖巧，虽然年方三岁，说话也能说清楚，夫人问过之后，脸色发白地出来告诉杨六爷：“老爷，我跟您说了您可别怕。”

杨六爷说：“胡闹，我怕什么？你快说我那孩儿看见什么了？”

夫人说：“孩子那天在粥厂里，看见有个人往你脚脖子上绑绳子，所以才哭闹起来。”

杨六爷听完惊出一身冷汗：“粥厂里那么多人，怎么就这孩子看见有人在我脚上拴绳子？不用问也该知道，是小孩的眼净，看见鬼了，看来这场大火烧死的人，都被换命找替身的鬼盯上了，脚上拴了绳子，那还跑得掉吗？多亏被我这孩子看破了，我侥幸逃脱此劫，也全凭葛先生当年指点。”

此后的事不在话下，却说杨六爷的儿子四岁时，有天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突然仰头笑了笑，就此气绝。

杨六爷知道这孩子是天后娘娘身边的童子，投胎来救自己一命，时辰一到自然要走，养活不住，他一来伤心，二来看破了生死，散尽万贯家财，把那尊从山里捡到的银人，舍在了五台山文殊院，自己也剃度出家当了和尚，长伴青灯古佛，以此了却残生。

我听阿豪讲完这段故事，才注意到不知几时开始，深山里下起了暴雨，小木屋中也变得更加阴冷。

第五章 路口尸变

上 夜奔

天气预报虽然没有降雨，但是山里气候多变，不巧让我们遇上了这场大雨，进山的道路非常险陡，暴雨冲击下很多地方也会出现泥石流，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两天之内是别想出山了。

这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让我们几个人转天的计划彻底泡汤了，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大伙都不用急着睡了，索性围在地灶前，就阿豪所讲的故事展开讨论。

臭鱼道：“别说，刚才老广讲到小孩看见鬼在人腿上绑绳子，这段真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藤明月则有不同见解，她说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不是鬼往人腿上拴绳子，而是那些死于大火的灾民，根本看不到有鬼在他们的腿上绑绳子。

臭鱼开玩笑说：“没准咱的腿上也被绑了绳子，但是同样看不到而已，没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了。”

这废弃的木屋旅馆中，有些地方并不严实，透着阴冷的风，总让人觉得这屋里发疹，好像有鬼似的，臭鱼这句话一说，我们都下意识地摸了摸脚脖子，唯恐自己被拴了绳子。

深山旅馆中的鬼话怪谈，确实有几分恐怖，但人们多少都有好奇心，往往是越害怕越想听，我也不能免俗，不过想找个理由给自己壮胆，就说阿豪的段子很不靠谱，既然是早晨发生的事，大白天的又怎么会有死鬼出来找替身？

阿豪说杨六爷取宝以及粥厂大火，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至于那银人聚财和小孩见鬼，却不免有几分民间传说的成分。

臭鱼说大白天见鬼的事未必没有，我以前就听过一段，比阿豪说的可怕多了，你们敢不敢听？阿豪讲的故事叫“劫数”，本老爷讲的也有名目，叫……叫那个什么来着？

我说：“你是现编的吧，名字都没想好呢，到底有没有啊？”

臭鱼说：“怎么没有？本老爷这肚子里的段子太多，都卡住了，你们不得容我酝酿酝酿吗？”

藤明月和陆雅楠对臭鱼说：“没有名目也无所谓，有什么故事就赶紧

讲吧，大伙都等着听呢。”

臭鱼说名不正言不顺，要是没名没目，倒让你们以为本老爷真是临时现编，对了……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媳妇”。

我和阿豪等人都忍不住发笑，臭鱼这光棍半夜做梦都是娶媳妇，讲一段鬼事怪谈也安上这么个题目。

臭鱼绷着脸说：“不许笑，好不容易有点气氛，全被你们给破坏了，待老爷我讲出来，你们可别吓尿了裤子。”他说罢清了清嗓子，学着说书先生的模样，趁着深夜大雨，在木屋中讲了起来：

遥望红轮渐西沉，回首明月已东升。

行路君子投店家，飞行野鸟宿林下。

却说当年有个书生，寒窗苦读十年之后，到京城赶考，想博个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书生想得挺好，不过每科甲上榜的举子总共也没多少个，都如筛眼里筛出来的一般，这天底下有无数高才绝学之士，受尽了灯窗之苦，尚不能够飞黄腾达，他这穷乡僻壤出来的迂腐之辈，学识也是有限，又没什么门路可循，所以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书生名落孙山，不得不回乡继续攻读，途中免不了自伤自叹，想那京城离他家有上千里路，回去的时候只顾着怨天尤人，结果错过了宿头，眼看红轮西沉，天色将晚，旷野茫茫，四无边际。

书生正担心夜里没地方住宿，会在野地里被狼掏了，这时幸好看到路边有座大庄园，便去叩门借宿。

开门的是个员外模样的老者，书生赶紧作揖行礼：“老先生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老员外一看这书生举止斯文，心里先有了几分好感：“就问你到我这庄子里有何贵干？”

这书生也没白念这么多年书，一贯能善道，说道：“老先生容禀，晚生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回乡途中不识路径，走到这里找不着客栈了，想到您庄上借宿一晚，叨扰之处，万望海涵。”

老员外听罢缘由，说道：“这一带很偏僻，左近并无客栈，你一介读书人夜里赶路，很容易遇上强盗野兽，我这庄上有的是房屋，尽可留你住上一晚，不过后生你别称我老先生了，只叫员外即可，咱们乡下人，识不了几个大字，哪称得上是老先生呢。”

书生说：“那可不成，在家的時候，我娘就常说我们那里是穷乡僻壤，就算念了几本书，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自身见识也是不够，遇上长者一定要称老先生。”

老员外被书生捧了两句，心里也是喜悦，不仅找了间空房让书生留宿，还让老伴儿出来相见，准备了热饭热菜款待。

书生拜见了老夫人，吃过晚饭，夜里住在庄子后面的西屋，屋后是一片漫洼野地，没有人家，他走了一天的路，身上疲乏，很快就睡着了，睡到半夜时分，忽觉一阵阴气袭身，睁眼一看，后窗不知几时被风吹开了，外面云阴月暗，黑咕隆咚地什么也看不见。

书生只好起身去关窗户，窗外却突然露出一个美女，正当妙龄，杏核眼，瓜子脸，身段婀娜，若不是月宫嫦娥下凡，也是瑶台仙子转世。

那美女隔着窗户，含情脉脉地望着书生，看得书生全身麻酥酥的，心说：“孔老夫子保佑，总算让我赶上了！”

原来这书生平时也看些闲书，那些闲书里大多描写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看上了某个穷酸秀才，不顾父母阻拦，带着金银细软跟秀才私奔，也有那狐仙蛇仙恋上凡夫俗子，主动前来投怀送抱，反正天底下“士农工学商”这五等人，以读书做学问的艳遇机会最多，因此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书生被那美女迷得神魂颠倒，却没忘了斯文礼法，作揖道：“恕小生唐突，敢问小姐芳名，为何深夜前来相会？”

那美女自称名叫秀英，就在这庄中居住，由于这一带很偏僻，绝少有外人前来，何况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听庄上人说这书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她仰慕才子，才到窗外窥探，请书生千万不要告诉老员外夫妇，这种事传出去，毕竟是好说不好听。

书生寻思这美女一定是老员外的女儿，生得如此标致，胜似神仙中人，家里又有偌大的产业，能找个这样的媳妇，也不枉此生了，他心中窃喜，立刻卖弄起斯文手段，吟了两首酸诗，感叹自身际遇坎坷。

秀英深蹙蛾眉，问道：“不知相公有什么心事？”

书生说实不相瞒，家父走得早，家中只有老娘在堂，我娘很不容易，她从不烧香拜佛，但是一辈子积德行善，每天天不亮，便到江边扫螺蛳，螺蛳你见过没有？那是生长在水中的一种细小田螺，我们老家那里每天江水上涨，都会将数以千万计的螺蛳带到岸边，江水涨得急，退得也快，那些螺蛳却被留在岸边，等到天一亮，慢慢被日头晒干而死，

螺蛳这东西太小太多，没人愿意吃，所以江岸边上的螺蛳空壳累累如堤，这般日复一日，今天死掉一层，明天又死一层，我娘生下来就吃一口长斋，她老人家心肠最善，不论刮风下雨天气如何恶劣，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到江边，将那些被水冲上岸边的螺蛳，用扫帚扫回江中，当地的人们都称家母是活菩萨，以前曾有算命先生给我娘算过，她老人家本来命中无子，只因这一件善举，到四十岁得了我这一个儿子，家父又走得早，全靠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指望我用功读书，皇榜高中得个状元，可没想到奸佞当道，那些榜上有名的，全是官吏之后，我空有一身真才实学，却到处碰壁报国无门，更无颜回去面见她老人家。

秀英说：“听相公这番孝心，少不得天随人愿，迟早有飞黄腾达的一天，我愿随君左右托付终身。”

书生大喜：“古有红拂巨眼识李靖，今有秀英慧目识书生，我明天就向老员外求亲。”

秀英摇头道：“万万不可，我爹爹眼光短浅，只想把我许配富贵子弟，图个老有所依，相公虽然满腹才华，却抵不得半文铜钱，如去提亲，必被赶出家门，我这颇有些金银首饰，尽可资助你闭门攻读，不如你我二人连夜逃走，回到相公故里拜堂成亲，由我来照顾母亲大人料理家务，相公只管用功读书，待到世道清平，考取一番功名，那时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你我再到此间，对我爹娘说明缘由，图个合家团聚，却也为时不晚。”

书生心中早有私奔的念头，只是碍着面皮，一时难以启齿，没想到秀英倒先提出来了，他自是欣然同意。

秀英回去收拾了一包金银细软，告诉书生赶紧走，早上鸡叫头遍之前，必须赶到你家，否则被我爹娘派人追上来，咱俩永世不得再会。

书生嘀咕道：“鸡叫头遍之前要赶到我家？这可够呛，从这往我们家走，路程远近不说，至少还要渡过一条大河，深更半夜怎么过河？”

秀英说：“相公不需多虑，我自有办法。”当即同书生从庄后悄悄离去，一路上昏天黑地，书生感到自己被一阵风推着，走得很快，也不太费力，不久走到河边，秀英一言不发，跪在地上下拜，河面上居然漂来一艘无人的空船。

中 妖宅

书生见有空船驶来，心中不禁有些骇异，寻思是不是什么妖术邪法？不过转念一想：“多半是秀英待我之情感动了上天，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书生自我安慰，跟随秀英上了船，急匆匆往家里走，一路上不在话下，只说书生的家在村东头，村西头则住着书生的二舅。

这位二舅很不一般，得过异人传授，专会降妖捉怪，这天夜里二舅正在家睡觉，忽然出了身冷汗惊醒过来，醒来之后觉得不对劲，远处似乎有股妖气，正弥天漫地而来，他急忙披上衣服，到村头仔细观看，再掐指一算，心知是外甥把鬼怪带回家了，这东西非同小可，已经炼成了气候，恐怕没人治得住它，别说这小小的一个村子，可能整个县城里的人，都得让这祸害吃了，到时候这方圆百里之内，必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难。

二舅预感到大事不好，顾不上是几更天了，一溜小跑，抢先赶到了书生家里，这时家中只有书生的老娘。

二舅怕把老姐姐吓着，没有声张此事，只告诉老太太：“你儿子今天要往家带个媳妇，你听我一句话，不管那媳妇如何好，你记住了千万别出这间屋。”

老太太心里纳闷，儿子不是进京赶考去了吗？怎么突然带个媳妇回家？可她也知道自已这兄弟不是信口开河的人，其中一定有些缘故，当即应允下来。

二舅回家找来本《易经》，把整本书拆开，一页一页糊在这间屋的门窗上，忙活完了，天也快亮了。

这时村里的鸡还没叫头遍，书生就带着媳妇秀英进了家，一瞧二舅站在院里，便同秀英给二舅行礼，把自己如何到京城赶考，如何名落孙山，如何到庄上投宿，如何结识秀英私定终身的事，了一遍，然后要进屋给老娘磕头。

秀英看到屋子周围糊着《易经》，立即停住脚步，不敢再往屋里走了，她打量一下四周，不知这是不是二舅做的好事，暗地里咬牙切齿，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说话的工夫，村中鸡鸣声此起彼伏，天色即将破晓，二舅隐隐闻到有股尸臭，妖气都遮了眼，他也不敢去看那个秀英，只是低着头告诉书生：“自古皆是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亲，你小子谁也不告诉，就自作主张私定了终身，你娘岁数大了，这几天有些不太舒服，正在屋里躺着养病，要是现在知道你这事，非把身子气坏了不可，依我看你们俩先到我那住上两天，等你娘身体好了，你再慢慢跟她说个不迟。”

书生答应道：“二舅您的话在理，等我娘身子好了，我再让她老人家知道，到时候您可得帮我说几句好话，她老人家再看秀英如此贤惠俊

俏，准能同意这门亲事。”

二舅把书生和秀英领回家，给安排两间房屋居住，书生还没跟秀英拜过堂，当着二舅也不好意思住一间屋，秀英推说途中劳累，不想吃早饭了，要早点歇着，还特意嘱咐书生让她来做晚饭，到时请老太太出来一同吃饭，把私奔的事原原本本说给老太太知道，不该继续隐瞒下去。

书生道：“贤妻说得在理，晚上我一定禀明家母，明天咱俩就拜堂成亲洞房花烛。”

二舅等秀英进屋歇息之后，把书生带到外面，见这小子两眼色迷迷的一脸痴相，不由得十分生气，一烟袋锅子打在书生脑袋上。

书生出其不意，额头上被敲了一个大包，疼得涕泪齐流，哭道：“二舅没您这样的啊，我可是您的亲外甥啊，您也真下得了手，我这脑袋今后没法读书了……”

二舅板着脸说：“你还有脸叫疼？我且问你，知不知道你带回家的是什么祸害？”

书生茫然不解：“秀英是多好的一个媳妇，您怎么管她叫祸害？”

二舅此前已经听了书生跟秀英相会的经过，告诉书生道你小子让鬼迷了心窍，那秀英非鬼即怪，哪里是人？我看这怪物道行不浅，晚上能化成人身，鸡叫三遍则原形毕露，它见你住在那庄子里，夜晚便来吃你，却听说你母亲自胎里吃得一口长素，这等善男信女万里无一，倘若吃了这样的人，那就能成大道，所以它诳你私奔，让你把它引到家中，先吃了你的亲娘，然后包括你在内，咱这村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得让它吃掉，这不叫祸害，什么才是祸害？要不是你二舅我用辟邪的《易经》糊住那间屋子，咱这村子里早已尸横遍野了。

书生只是不信：“我从小您就爱吓唬我，我如今读过圣贤书了，怎么可能相信这一套？”

二舅道：“你小子先别说信与不信，你引进村的那个东西，鸡鸣三遍就会现出真身，不过它要等晚上跟咱全家一起吃饭，所以我料定这东西白天不会出屋，你跟我到窗户外瞧一瞧，就知道我说的是否属实了，不过不管你看见什么，都绝对不能出声，否则咱爷俩儿就没命了。”

书生见二舅的样子不像是在说笑，只得蹑手蹑脚地，走到秀英居住的屋外，用手指蘸了点唾沫，轻轻点破窗户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到近前往屋内偷看，可屋里哪有先前那个貌美如仙的女子，却见一具身上长满白毛的僵尸，穿了秀英那套衣服，正对着镜子左照右照。

书生只看了这么一眼，吓得魂都掉了，忍不住惊叫起来，好在二舅眼疾手快，看书生刚一张嘴，立刻伸手按住，这才没有惊动屋子里的尸怪。

二舅再次带书生来到村外，书生吓得抖成一团，跪在地上，哭求二舅想法子救命。

二舅说这僵尸还差一步，就要变成尸魔了，能与龙斗，现在也不得了，凭我这两下子，可降伏不了它，如果晚上不在一起吃饭，它必定起疑，所以咱爷俩只剩下一个白天，事到如今无法可想，咱赶紧准备一辆马车，带上你娘逃往他乡，有多远逃多远，再也不能回这个村子了。

书生吓破了胆，此时除了逃跑，也想不出别的主意，于是跟二舅套了一辆马车，带上老娘，拣那僻静道路，落荒而走。

一连逃了几日，到处躲躲藏藏，二舅每次回头看，都能瞧见妖气冲天，远远地尾随而来，那尸怪虽然一时找不到这一家人，但循着书生身上的气息，大致方位不会有差错，这么逃下去没个完，早晚得让它吃了。

这天傍晚走到一处古宅，二舅擅会占风望气能推会算，他站在宅子外面瞧了一阵，心中生出一个念头，把书生唤到身边说：“我估摸着那尸怪明天中午就能追上来，逃是逃不掉了，咱们三人要想活命，全指望从这古宅里借出几样东西，你今天晚上到这宅邸中借宿，须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则赶上马车带着你娘，继续往头里走，明天中午在一个十字路口等你。”

书生把二舅嘱咐的话默记在心，分手之后独个来到那古宅门前，这古宅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从外面一看毫无生气，里面就住着一个老头，那老头老得都快糊涂了，家里只有一个孙女，祖孙两个相依为命，还养了条金眼圈的哈巴狗，此外家里就没别人了。

书生没别的词，仍自称是进京赶考的落第举子，走到这里找不到客栈，想借宿一晚，还望老先生发发慈悲，让晚生不至于露宿荒郊。

那老头把书生带到屋里，找了点吃的让他吃，书生见这宅邸里杂草丛生，看样子好久没人收拾过了，堂上挂着一幅古画，上面落满了灰，早就看不出画了些什么，不过屋中摆设的家具，倒是十分考究，也不像是没钱，就问老先生怎么不雇几个家丁仆役？

那老头说以前倒是有些家奴，可都说老夫这宅子里闹鬼，谁也不敢住了，其实都是一派胡言，老夫祖辈世代在此居住，又几时见过鬼了？既然没人愿意来，老夫就跟孙女一同居住，养了条哈巴狗看家护院，倒

也难得清静，只可惜我那孙女不知怎么回事，整天晚上做噩梦，茶饭不思，瘦得都没人样了，请来许多郎中诊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书生听老头说到这里，便按照二舅的指点，说道：“小可不才，颇会些方外之术，占风望气看出老先生您这宅子里不太干净，有鬼怪的宅子就是妖宅，说句不好听的话，您孙女是被妖怪缠了！”

老头不肯相信，吹胡子瞪眼说：“要是宅中有妖怪，老夫怎么从没见过？你这后生若非骗吃骗喝的江湖术士，就给个方子，把我那孙女的病治好了，老夫定有重谢，可要没有办法，那么对不住了，你该从哪来，趁早就回哪去。”

书生说：“老先生您先别动怒，听我跟您仔细道来，您这宅子后面的菜园中，是不是有一只白公鸡？菜园旁的井里是不是还有一尾白鲤鱼？”

老头脸色有些诧异，点头道：“果然是有的，而且是打我爷爷小时候就有了，不提想不起来，一提才觉得古怪，这俩东西怎么活了这么多年？”

下尸怪

书生说：“老先生，您家中这只白公鸡，还有井里的白鲤鱼，都活得年头太多了，已经变成了两个妖怪，夜里便在房前屋后作祟，只要把这两个东西除掉，您孙女的病一定会立刻好转。”

老头为难地说：“这俩东西平时见了老夫就躲，用什么办法才能除掉？”

书生给老头出了个主意，获得准许后依法施为，在米里下了毒，撒到荒菜园中，那白公鸡见了米就来啄食，被当场毒死，又将整袋白灰投到井中，把那鲤鱼活活呛死，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两个妖怪。

不到半夜，老头的孙女便有所好转，很快就能下地走动吃东西了，老头十分高兴，取出金银要送给书生，书生推辞不受，说只想借这古宅里的两样东西。

老头慨然应允，告诉书生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书生说就借您堂屋里挂的这幅古画，还有这条举世罕见的金眼圈哈巴狗。

老头说这屋里的画，画了一只老鹰，是祖上留下来的，而这哈巴狗跟随老头多年，一直形影不离，更难得驯服听话，这古宅里有妖怪作祟，老头却始终没出事，也许就是因为这条哈巴狗跟在身边，不过之前把话说得太满，既然答应过书生了，也只得忍痛割爱。

书生说老先生您别心疼，小生借这条哈巴狗和这幅鹰画救命，过后定当完璧归赵，还给您原样送回来。

书生不敢久留，他将哈巴狗揣在怀中，仅露出一个狗头，古画卷好了夹到腋下，连夜离了古宅，赶去和二舅约定的地点。

一路上提心吊胆，脚快犹如临阵马，心慌撞倒路行人，大概越怕出事越容易出事，黑天半夜看不清道，居然走错了路，他紧赶慢赶，费了半天劲，总算找到了方向，这时天也快亮了，正急急忙忙往前走，忽听身后有脚步声响起，同时有个女子的声音叫道：“相公，你为何忍心撇下我？”

书生听这声音很熟悉，正是跟他夜奔的那个秀英，顿时吓得两腿发软，根本不敢回头观看，低着头只顾往前走。

这条路越走越荒凉，白天也是少有过往的行人，鸟兽都非常少见，到了晚间更是荒寂，书生在前面走，耳听秀英的脚步声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又开口说：“相公好狠的心肠，你我虽未拜堂成亲，你却已经许下我夫妻的名分，为什么带着母亲不辞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村里，我找你找得好苦……”

这时候天光破晓了，秀英的声音好似勾魂一般，书生硬着头皮说：“你……你分明是个从老坟里爬出来的尸怪，如今还当我不知道吗？”

秀英跟在后面说：“相公何出此言？定是二舅恨我坏了你家门风，故意捏造谣言中伤于我，我到底是良家女儿还是鬼怪，你回头一看便知，你倒是回头看我一眼。”

书生听得有些心动：“难不成当时真是看走眼了？”念及此处，身不由己地想往后身看上一眼，可鼻子里闻到尸臭正浓，他心知不好，急忙加快脚步，继续又往前走。

秀英在后恨恨地说道：“好你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君，我就不信你今日还能插翅飞了。”

书生知道这尸怪是要跟着自己，找到二舅和老娘，然后一并吃掉，所以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他心中连连叫苦，这几天担惊受怕，早已疲惫不堪，两条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只是怕得很了，脚底下一步也不敢停，跌跌撞撞行出几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就看二舅坐在马车上，正自吧嗒吧嗒抽着烟袋。

此时天将至午，晴空如洗，一轮红日高悬头顶，书生耳听跟在身后

的秀英狞笑了两声，知道这尸怪要下手了，赶紧拼命跑向路口，高声叫道：“二舅救我！”

二舅早看见书生身后是个满身白毛的僵尸，他不动声色，瞅着尸怪走到路口当中，抬手掷出一个朱砂碗，只见一道红光对着尸怪面门，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

尸怪被朱砂碗打中浑然不觉，冷哼了一声，对二舅说道：“你以为到了能散妖气的十字路口，再加上天光大亮，就能奈何得了我吗？我就当着你的面，先吃了这个小子……”

那书生惊骇欲死，走到这又累又怕，半步也挪不动了，想起二舅先前的叮嘱，见那尸怪伸手抓向自己，忙把那幅画抖开，就看这画中用工笔绘着一只老鹰，做出凌空扑击之势，神态如生，凛凛有威。

这幅画是镇宅的一幅宝画，尸怪骤然见到书生抖开古画，画中老鹰似要从中飞出来抓它的双眼，吓得发出一声怪叫，忙挥手臂挡在眼前，此时书生怀中那只金眼圈的哈巴狗，突然蹿出来，那尸怪遍体肌肤坚厚如同树皮，却被那狗撕开胸膛，一口叼出了心肝，吐在地上，进退如电，看得书生两眼一花，还没瞧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个被掏了心的僵尸，已横倒在地不能动了。

二舅赶过来，取出一个大油葫芦，对着满身白毛的僵尸倾倒下去，旋即点起火来，烈焰升腾，恶臭冲天，把这尸怪烧成了一堆黑灰，随风吹散。

他松了口气，告诉书生：“多亏那古宅里有这幅镇宅的画，还有这条伏魔宝犬，又得天时正午，借着十字路口散掉了这尸怪的妖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今后好好读书侍奉老娘，可千万别再轻信妖言被鬼怪所迷。”

书生经此一事，受惊着实不小，大病了一场，拜托二舅送还了哈巴狗和镇宅的古画，病愈后无心再求功名，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书耕田，娶了一个乡下人家的女儿为妻，妻子容貌粗陋，但任劳任怨，也很孝顺老娘和二舅，虽然粗茶淡饭，却是妻贤子孝，安安稳稳地终老此生。

臭鱼讲罢这个故事，问众人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精彩？

藤明月和陆雅楠都觉得很好，她们最喜欢听这种民间故事，鬼怪僵尸，书生美女，镇宅辟邪的古画宝犬，无不带着浓重的乡土色彩，听来十分过瘾。

阿豪说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要做梦天上会掉馅饼，

那些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不可能看上无才无德的穷酸秀才，如果真有这种事，那么这位千金小姐不是鬼怪就是疯子。

我问阿豪，你先前讲的那段杨六爷深山取宝，捡到一个银人，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莫非也是古尸变的？

阿豪说：“这可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听过一些类似的传说，说银子埋在地下久了，也会成精，能把周围的银子都聚过来，还有一种银伥，是埋银的地方死过人，一般生前都是银子的主人，比如山贼草寇分赃不均，内部火并自相残杀而亡，但人死魂不灭，也是贪恋财物，便守着埋在地下的银子不走，一旦有人过来想挖这些财宝，这些死鬼便从中作怪，把寻宝者引到死路上去，这种传说很多，内容大同小异，想那杨六爷捡到的银人，应当也是古时埋藏之物，也许只是一尊银人，也许真和传言中敲掉一块银子，过两天又能自己生出来，这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得到意外之财，未必是好事，你趁早死了心，别打这歪主意。”

臭鱼不满地说：“本老爷正在这讲尸怪，你们俩偏说什么地下埋银，跑题跑得也太远了，咱现在要聊就聊僵尸。”

我说：“你那些段子我不感兴趣，这种斗法捉妖的事，听着是够热闹，也能吓唬人，可一听就是编造出来的，缺少真实的压迫感。”

臭鱼说：“讲之前你不说，讲完了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咱这不是讲故事吗，故事哪有真的？”

我说我这就是给你提个醒，与其讲这种田间地头的乡下鬼故事，不如给藤老师说说咱们住仙鹤旅馆的那件事，那是一段想起来都让人感到窒息的恐怖遭遇。

不出所料，藤明月和陆雅楠的胃口果然被我吊了起来，追问我究竟遇到过什么怪事？

阿豪对我说：“以前没听你提到过，有什么经历不妨在此说说，让我们跟着听听也好。”

我说这件事发生在前两年，不细想还真想不起来了，平时也确实不敢想，实在是太瘁人了，现在就让臭鱼给大伙讲讲吧。

臭鱼抱怨说：“你要早提这件事，我刚才不就讲了吗，让老爷我刚才白侃那么多，酝酿的情绪都用光了，现在还是你自己讲吧，我到门口喝点水抽根烟。”

这小木屋里空间有限，当中有地灶，周围的地上铺着睡袋，抽烟虽然不用到外面，也需要挪到门边。

我见臭鱼腾出了地方，就给阿豪、藤明月、陆雅楠三人讲起了这件事，如果硬要按个题目，我这个故事可以称为“旅馆鬼话”。

陆雅楠好奇心最强，忍不住问道：“这名称像是鬼屋怪谈，是闹鬼的旅馆？还是房间里不干净？”

我说：“你听下去就清楚了，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那时臭鱼从老家过来找我，我们一起出了趟远门，没想到途中出了事。”

我看着周围听我讲述的几个同伴，莫名觉得似乎经历过这种情形，不过完全想不起来，好像全是发生在上辈子的事了，我只好抛开这个念头，全神贯注地讲起了我和臭鱼外出时遇到的那件怪事。

第六章 旅馆鬼话

翻车

臭鱼跟我是胡同里长起来的，这家伙仗着上过武校，会些枪棒拳脚，胳膊根子又粗，专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不肯安分守己，因为打架没少惹祸，问题是这年头早没大侠了，所以前两年家里人让他跟我出来做生意。

那年夏天天气正热，晚上我们到路边吃砂锅和羊肉串，我那时手头有点紧，特别缺钱，觉得生意很不好做，就跟臭鱼商量起了发财大计。

臭鱼向来是眼高于顶，总想捞把狠的，出不了什么正经主意，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一个人一夜暴富？

我吓了一跳，问道：“怎么着？你要抢银行？”

臭鱼说抢银行来钱是快，但触犯了王法，挨枪子挨得也快，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犯王法，又能发财的事吗？

我端起啤酒瓶子给臭鱼满上，说道：“你这厮虽浑，却还懂些事理，抢银行是不行，前些年咱们那不是有俩小子抢了银行吗，一个十九一个十七，都是职专里刚毕业，以为有了钱能讨女朋友欢心，居然贼胆包天抢了一家银行，哥俩儿分完贼赃，一个奔了山东，一个躲在本地，钱到手还没捂热乎呢，就让雷子给按住了，结果十九的那个被毙了，十七的那个不够岁数，可这辈子也别想再从四面墙里出来了，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法之财，都绝不能碰。”

臭鱼说：“你这厮才浑，我说得多清楚，一不犯法，二不犯歹，又能骤然暴富，下半辈子吃喝不愁，能有这种买卖吗？”

我摇头说：“这事太难了，既不想做坑蒙拐骗的勾当，又走不了撞上头彩的邪运，要本事没本事，要技术没技术，爹妈全是平头老百姓，更没有海外的富豪亲戚，能让你继承一笔遗产，凭什么指望穷人乍富？要是真有这么条道，世界上早就没那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了。”

臭鱼嘿嘿笑道：“你小子总吹自己脑袋瓜子活络，也有想不出来的办法？我今天接了一电话，你猜是谁？是咱胡同里大老冯打过来的，我觉得咱俩发财的指望，全在这里了……”

以前我们胡同里有个老冯，三十来岁不到四十，老大不小打着光棍，连个媳妇都没娶上，最大的爱好就是搬个板凳，坐在胡同里跟一群

闲人胡侃乱吹，平时喜欢听评书，听完给胡同里那些小年轻的讲，说得有来道去带鼻子带眼，还真有不少人愿意听，有时候我和臭鱼也在旁边听听。

老冯到了夏天，总穿一条大裤衩子，上身光着膀子，胡同里那些淘小子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裤衩子，臭鱼还记得有一次，大裤衩子拿着扇子，坐在院里给大伙说书，说的是秦王看上了赵国的一块玉璧，愿意拿十六座城池来换，想不到这一块玉石，竟然有这么大的价值，什么叫价值连城，这他妈就叫价值连城。

院里那些闲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听大裤衩子说书，只不过听个热闹，但也常有插嘴提问出言议论的，当时就有人表示不信。

大裤衩子说你们不懂，你们哪知道这些事，我年轻时就跟我哥哥嫂子住在云南，那地方都快到缅甸了，当地开采出来的玉料，外面全裹着一曾皮浆，至于这石头皮子里面有没有玉，在见到庐山真面目之前谁也不知道，只要解出好料来，找到石头的主儿那就发了大财了，赶上那稀有的好料，真真是无价之宝，好几个跟我一起混的哥们儿，现如今就常年在那边赌石头，一个个可都发了大财了，出入高档酒店敢说是如履平地一般，诸位高邻别看我老冯穷，但我结交的那些朋友，那都是什么情分？甭管发多大的财，见了我老冯也得尊声大哥，当年我可没少照顾他们，这不前两天我一兄弟从云南过来，还特意请我到希尔顿饭店撮了一顿大的……

大伙听到这都给老冯起哄，觉得他又在说胡话了，付之一笑作罢，可这事给臭鱼留下的印象很深，现在跟我提起来，他觉得到云南赌石头，真是个发大财的途径，虽然有风险，但这年头玩的就是刺激，心里时常惦记着，只是一时没有机会。

当天早些时候，大裤衩子给臭鱼打电话，声称自己也去云南赌石头了，这回真找着好东西了，不过身边带的钱不够，没路费回不了家，想让我跟臭鱼过去接他一趟，将来一旦从石皮子里剖出玉料卖了钱，准有我们哥儿俩一份。

我一听这事立刻明白过来了，指望赌石头发财，原本就是很不靠谱的事，大裤衩子肯定是财迷心窍，跑到云南赌石头，结果赔光了本钱，没办法只有打电话给臭鱼求救。

大裤衩子这人的缺点就是太能吹，把牛吹上去了却下不来，又死要面子，我们都是多少年的老邻居，平日里称兄道弟叫得热乎，于情于理都不能置之不理，当即跟臭鱼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啤酒，转天乘飞机到

云南接了大裤衩子。

没想到一见面，我发现大裤衩子脖子上挎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块石头，两手跟捂着宝贝似的捂着，据称这是他从边境上某个来历可疑的小贩手中重金购得，跟我们回来之后不进家门，当天就要去找个懂眼的行家给瞧瞧，可那行家住的地方是在乡下，坐长途汽车也要半夜才到。

这时天都快黑了，我和臭鱼一商量，万一大裤衩子真捡到宝贝了，半路上让贼给偷了怎么办？我们俩认为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决定跟大裤衩子同往，于是在车站附近找了家小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赶上了最后一班长途汽车。

这趟长途汽车，不是那种有卧铺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只是山里一种能坐二十多人的小巴，一个司机一个售票员，从总站里开出去的时候，稀稀落落只坐了不到一半人，途中随上随下，车内始终也没坐满，乘客倒是越来越少，看外面阴云四布，并无星斗，大概是要下雨。

我问大裤衩子说：“那位懂眼的行家，怎么住得这么偏僻？平时能有生意吗？”

大裤衩子说兄弟你不懂啊，你们哪知道这些事，这叫“死店活人开”，如果没有真本事，地段再怎么好，生意也是不行，人家这地方是偏僻，咱不是照样上赶着找上门去吗？你们俩放心，哥哥这人就一个缺点——太讲义气了，绝不会让你们哥儿俩白跟着跑一趟，今后只要跟着哥哥，准保错不了，哥哥带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开玩笑说：“老哥这后话你且留着，我们这辈子还沾得上你的光吗？”

臭鱼也说：“用不着吃香的喝辣的，只要把我们这趟的路费给报了就成了。”

大裤衩子正色道：“报销那点路费算什么，瞧不起哥哥是不是？等哥哥这个宝贝出了手，先带你们下馆子去，什么陆地牛羊海底鲜，山上走兽云中雁，河里的王八湖里的鳖，什么好咱吃什么……”

此时天色很黑，前边转弯的地方路标损坏严重，离近才发现是处弯道，有一辆装满钢筋的载重卡车迎面驶来，长途汽车上的司机准备不足，等看到的时候已经要会车了，他赶紧打轮闪避，这条公路非常狭窄，顾左顾不了右，竟把车开向了路旁的深沟。

我们俩正看大裤衩子侃得眉飞色舞，忽觉天旋地转，身子像被抛起

来之后，又重重向下坠落，这辆长途汽车带着车内的十几名乘客，一头翻进了深沟。

旅馆

我们在翻车的一瞬间失去了意识，醒来后才明白过来翻车了，好在这山沟里树木很多，车辆没有被完全撞毁。

我和臭鱼、大裤衩子三人挤在一处，身上到处都疼，脑袋也给撞蒙了，所幸伤得不重，爬到车外一看周围漆黑一片。

这山沟里没有手机信号，车上的司机和乘客，除了有几个人有擦伤，其余都无大碍，但这辆车出了事故，整个陷在沟底的树丛里，肯定是没办法再继续行驶了。

我们仨在旁边商量了一番，要等这起事故处理完了，天也该亮了，既然不想在此耽搁，就趁着司机没注意，偷着爬回山上的公路，拦辆车继续赶路。

我和臭鱼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爱管闲事，没想到这回管出事来了，当时却完全不知道，只是庆幸自己命大，大裤衩子还紧紧捂着书包不撒手。

三个人从沟里爬到坡上，沿着路一直往前走，也当真见鬼，时间不算太晚，却连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

天气又热又闷，好像憋着一场雷雨，气压很低，湿度很高，云阴月暗，没有一丝一毫的凉风，走在野地里也跟蒸桑拿似的，而且是越走越黑。

臭鱼对大裤衩子道：“衩哥，为了你包里这个宝贝，我们哥儿俩差点把命搭进去，你倒是让我们开开眼，见识见识这东西什么样？”

大裤衩子说：“兄弟，你不懂啊，你哪懂这个呀，这东西包着皮子跟平常的石头一模一样，扔地上都没人捡，有什么可看的？”

我对大裤衩子说：“如果跟平常石头一样，还至于捂这么严实？这荒郊野外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咱也不用担心露了白，你给我们瞧瞧又有何妨？”

大裤衩子顾左右而言他，说道：“我的亲弟弟们，这回车掉沟里咱都没事，咱这就叫命大啊，说到命大，你们俩知不知道古今中外有史以来，谁是天底下命最硬、死多少回也死不了的人？”

这还真把我和臭鱼给问蒙了，我们一边顺着路往前走，一边猜谁是

世界上命最硬的人。

我说是不是彭德怀元帅，当年彭总指挥志愿军在朝鲜打仗，指挥部的位置被渗透过来的敌军侦察兵发现了，紧接着就呼叫来了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整个指挥所都陷入了一片火海，要不是彭总让警卫员拽开，当时肯定就牺牲了，而且彭总戎马一生，枪林弹雨多少次出生入死，无数次跟死亡擦肩而过，这算不算命大？

臭鱼说这倒未必了，秦始皇的命也很大，遇上那么多成了名的刺客，都能安然无恙，荆轲刺秦王这就不提了，有一次秦始皇南巡，途中有力士仓海奋起千钧神力掷出大椎，这搏浪一击打碎了马车，不想秦始皇之前换乘了副车，因此躲过一死，所以说这真龙天子，命可不是一般的大。

我说这就是巧合罢了，听说有个年轻女人犯了死罪，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被执法队一枪打进后脑勺，当场撂倒在地，尸体送到火化车间准备焚烧，焚尸工正想动手把她推进炉膛，这女的突然坐起来了，抱着脑袋号啕大哭，原来人脑中间有道缝，子弹不偏不斜从缝里穿过去了，这才在火葬场里上演了诈尸的一幕，家属拼命拦着外面的人，这女的已经被执行过一回死刑了，死亡证明也开过了，怎么能再毙第二回？法理上却不通融，死刑没打死必须补枪，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执法队的人都没跟来，只能让几个法警抽签，抽着的人戴上白口罩穿上白大褂，装成医生，然后把手枪子弹顶上膛揣在口袋里，进去告诉那女的不要哭闹，躺好了给你包扎伤口，等那女的依言躺下，立刻掏出枪对准脑袋扳动扳机，随即一按按钮，把死尸送进了焚化炉，执行枪决后又活转过来，这命可够硬了，最后仍是难逃一死。

我和臭鱼搜肠刮肚，接连说了许多人，可说来说去，发觉这问题提的本身就有问题，就问大裤衩子：“依衩哥高见，谁是天下第一命硬之人？”

大裤衩子侃侃而谈：“兄弟你们俩不懂了吧，古往今来那么多人，这要一个一个地提可没个完，哥哥我单说一人，此人是俄国的一个妖僧，沙皇执政时期他以圣人自居，到处妖言惑众，把持大权，秽乱宫闱，结果惹恼了几个效忠王室的沙皇贵族，这几个贵族决定下手除掉这位妖僧，当天请他来赴宴，席间珍馐罗列，但菜里和酒里都下了剧毒，这妖僧吃肉喝酒却浑然无事，看得这些贵族呆若木鸡，没办法只得直接下手，绕到妖僧背后开了一枪，这枪打到肺部碰到了心脏，妖僧当场伏在桌上一动不动了，谁知贵族们刚把他的尸体拖到后庭，这家伙突然醒转，挣扎着要逃，又被周围的人乱枪齐发，挨了三枪横尸就地，其中还

有一枪打到了脑袋上，贵族们以为这厮此番死定了，凿开湖上的冰窟窿，准备把死尸扔进去沉到湖底，没想到妖僧仍没死绝，再次醒转过来，贵族中独有一位好汉胆子最大，见势不好，抄起凿冰窟窿的铁锹，抡圆了拍到妖僧后脑勺上，抬脚将尸体踹进冰窟窿里，这回才是彻底死了，不过转天有人在冰湖里发现妖僧的尸体，经法医解剖，确认是溺水而亡，而且至少在湖里冻了八个小时之后才真正毙命，你们说那些命硬的人，硬得过这位吗？”

我和臭鱼听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承认这套胡侃乱吹的本事，没几个人比得过胡同业余评书演播爱好者大裤衩子。

说着话，不知不觉在路上走了很远，隐隐约约看到前面一片灯光，我们正走得疲乏，心想不管是村是镇，总算是见着人家了，找个地方对付一夜，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当即循着灯光所在走了过去，就看是一座很高的楼房，周围黑茫茫的看不到还有别的房屋，门前有个牌子——“仙鹤宾馆”。

房间

我心里一阵疑惑，从没听过这一带有个什么“仙鹤宾馆”，此处如此偏僻，怎会有人过来投宿？

臭鱼说：“现在郊区开度假村的地方太多了，那是专找没人的地方开，越偏僻越高档，你得这么想，城里人出来图什么，不就图个清静吗？最有名的东郊宾馆也是好大一片园林，开个房间住一晚上得两千多呢，我看这仙鹤宾馆的楼很旧，估计贵不到哪去，咱们仨在这凑合一宿得了。”

大裤衩子说：“兄弟，哥哥身上现在真瓢底了，一个大子儿都没剩，店钱你们先给垫上，等哥哥这东西出了手，带你们俩吃席去。”

我说：“咱们之间就别提钱了，这破地方又能有多贵？不过我觉得这仙鹤宾馆气氛有些诡异，你们瞧那楼里的灯光怎么这么微弱？”

大裤衩子说：“乡下地方，到晚上大多舍不得点灯，省电嘛。”

臭鱼说：“我操他大爷的，天黑后野地里蚊虫太多，咱就别慎着喂蚊子了，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给我，我赶紧开房间去。”

我听天上闷雷滚滚，处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也顾不得再多想了，跟着大裤衩子和臭鱼进了“仙鹤宾馆”，进去的时候看到周围停放着很多车，似乎还真住了不少人，这就让我觉得踏实多了。

宾馆大堂很是宽敞，大理石地面也是一尘不染，灯光暗得睁不开

眼，各个角落里都是黑漆漆的不见光亮。

此时夜深人静，除了我们三人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整个地方完全没有别的动静，这种死寂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宾馆里站着个男服务员，由于太暗了，走到近处仍然看不清他的脸，凭感觉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说话慢条斯理不阴不阳，但服务很周到，介绍仙鹤宾馆有三个档次的房间，楼层越高价格越贵，不过剩下的只有单人间了。

我告诉宾馆服务员：“我们掐头去尾，住中间的就行，麻烦你给开三个房间。”

服务员在一个写满房间号的大本子上查了半天，说没有挨着的房间，三间分在三层。

臭鱼把身份证递过去就想登记，想尽快拿了钥匙到房间里睡觉。

此时我发现服务员那双眼，目光贼兮兮的似乎不怀好意，再仔细看却又没了，我暗暗吃惊，也不知道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我寻思这仙鹤宾馆地处荒郊野外，里面又这么阴森诡异，只怕晚上不太安全，如果三个人分开住，万一出了事，彼此间难以照应，于是以身上的钱不够为由，告诉臭鱼只开一个房间即可。

开一个房间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臭鱼就从手里的三张身份证中抽出一张，交给服务员登记。

服务员见我们只开一个房间，显得有些失望，仔仔细细将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记在本子上，拿出一个黑色的号牌，上面标注着“1114”，是11楼的14号房间。

我拿了房卡才知道电梯坏了，无奈只好爬楼梯，大堂尽头是一幅用瓷砖拼成的壁画，上面有仙鹤松柏祥云缭绕的图案，但颜色单调死板，而且色调太艳，在这黑沉沉的大堂中看来分外阴森。

每一层楼道，入口处都刷着一个暗红色的数字，用以指示楼层，11层说高不高，说低可也不低。

三个人费了挺大力气爬到11层，一边抱怨这宾馆设施陈旧，一边在黑乎乎的楼道里寻找1114房间。

房间分布在楼道两侧，每道门除了号牌不同，其余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依着序号一路找过去，来到1114房间门前。

我和臭鱼抬眼看了看房间号，骂道：“真他妈晦气，哪间房不好，偏

赶上这要要要死。刚才咱就该换一间。”

此时要换房间，还得再从11楼爬上爬下一个来回，大裤衩子走不动了，忙说：“迷信是不是？要信这套还有个完吗？住十八层都是十八层地狱，住十四层的都要死，那这一座大楼还有几层能住人？”

大裤衩子一边说一边到处打量，一看1114对面的房间，门牌号应该是1110，但第三个1掉了，只剩下“11 0”，他咧嘴笑道：“让你们哥儿俩瞧瞧，咱对门是110，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臭鱼说：“衩哥，用不着110，我这身本事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过谁呀？天是王大，我臭鱼就是他大爷的王二……”他越说越来劲，竟也忘了累，在楼道里伸胳膊踢腿比画了几下，得意地问大裤衩子：“衩哥瞧咱这两下子怎么样？”

大裤衩子一挑拇指，称赞道：“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兄弟这架势往这一摆，还真像那么回事，你说天排第一你排第二，那哥哥我就是大哥大了……”

臭鱼说：“衩哥你是摩托罗拉啊？”

臭鱼和大裤衩子在那胡扯之际，我已经把房门打开了，这门一开，感觉身上一阵阴冷，顿时打了个寒战。

宾馆大堂和楼道里也是凉飕飕的，可房间里更加阴冷，这种阴森森的寒意，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就让人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

我们三人觉得有点奇怪，这仙鹤宾馆设施陈旧，好多灯都不亮了，冷气倒给得这么足，如此也好，至少可以在这么闷热的夜晚睡个好觉。

我进到房间里，放眼一看摆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只有一张大床和一台老式电视机，连个洗澡的卫生间都没有，大概要去到走廊尽头，才会有公用设施。

臭鱼过去按开电视，电视图像也不清楚，有好多雪花，模模糊糊的节目，好像是穿着古装的一男一女在那唱戏，他按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换频道，索性关掉不看了。

我们把床上的白色被褥铺到地上，让大裤衩子睡到床上，我和臭鱼抱了枕头，各自在床铺两侧席地而卧。

这屋里愈发阴冷，一路上出的汗都没了，加之路上走得疲惫，也不想再去冲凉，可想睡觉又觉得太冷了，大裤衩子让臭鱼爬起来，把空调关小点。

臭鱼起身在周围找了找，诧异地告诉我们：“这个房间里根本没有空调！”

隔壁

自从我进了仙鹤宾馆的1114房间，就觉得寒意阴森透骨，还以为是空调冷气开得太足，也没放在心上，这时听臭鱼说房间里没装空调，不由得心头一震：“这房间里有什么东西，竟如此吓人毛骨？”

我立即起身，跟臭鱼一同仔细打量这个房间，但这1114房间并不大，墙壁上都是空的，唯有对着门的后墙，覆盖着厚厚的窗帘。

这房间里的阴冷，绝不像正常的冷气流通，而是房间本身阴气沉重，我寻思宾馆是个住宿的地方，这房间里少则一日多则几天，也不知道住过多少人了，没准以前这间1114里死过人，所以有不干净的东西，要不然怎么如此瘆人？

大裤衩子在床上说：“你们哥儿俩紧张什么，备不住是很高档的中央空调，那东西一般都装在墙壁里面不占地方，为了这么点儿事把服务员找上来，可让他笑话咱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我听大裤衩子这么一说，自己也觉得有些大惊小怪，不过仙鹤宾馆设施陈旧，即便真是中央空调，墙上不也该有通风口吗？

我心中疑惑未消，臭鱼却借这机会追问大裤衩子，想看看那帆布包里装的石头到底什么样。

大裤衩子无奈地说：“我的亲弟弟们，事到如今哥哥不能再瞒你们俩了，这东西来历可不一般，十拿九稳是个宝物了，先听哥哥给你们说道说道……”

原来大裤衩子的爷爷，解放前是位算命先生，江湖上那套金皮彩卦样样精通，平时在城门附近摆了个卦摊，算卦相面的有很多门派，门派不同，路数不同，他这一派是先说一段书，通过讲故事，把人们聚过来，然后再兜售卦术卖卜，那年头认字的人少，算命先生也替人代写书信，当时人们迷信甚深，有病不找大夫而问算命先生，因此会开几个常见的方子，也算半个郎中，反正是什么都干，赚几个钱养家口。

有一天晌午，算命先生回家吃过午饭，出来刚把卦摊摆上，还没来得及说书，就看街上过来几个人，为首的像个财主，径直走到卦摊前，要找算命先生问点吉凶。

算命先生仔细问了问经过，得知这财主姓周，本是城中的一个富户，四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儿子，古时候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财

主三代单传，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恰似千顷地里一根苗，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别提有多疼爱了，可这孩子刚满一岁，却不知何故，一出门便啼哭不止，家里人以为是得了什么病，请来无数郎中诊治，一直瞧不出个结果，急得周财主团团乱转，听闻城门外有个卦摊，那摆摊的先生颇通机数，也是有病乱投医，便找到此处，想请算命先生给断上一断，看这孩子为何一出门便哭？

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在家好好的，一出门就哭，此事果真蹊跷，鄙人不敢妄断，必须上门看过之后才有分晓。”

周财主当即把算命先生请到家里，给孩子看相摸骨，批了生辰八字，又看了宅子里的格局布置，都不见犯忌讳的地方。

算命这种事很少有人能做到未卜先知，大多需要见机推算，他没瞧出什么端倪，就抱着孩子出门到街上走了一圈，那小孩果然一出门就大哭大闹。

算命先生偷眼观察街上的情形，暗中掐指推算，心里也不禁吃惊，低着头转身往回就走。

周财主跟在旁边，对算命先生说道：“你看这不怪了吗，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切如常，能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算命先生当时没有理会周财主，抱着孩子直接回到周家，命人把门户紧紧关闭，就像怕被谁听到似的，附耳跟周财主说道：“周老爷，鄙人斗胆说一句，您家公子怕是活不长了。”

周财主闻言大惊失色：“此话怎讲？”

算命先生说您家这个小孩，一出门就啼哭不休，是因为看见了一条白狗，此狗跟这孩子前世有血海深仇没有了结，这辈子白狗应该咬死小孩，了却这段因果，只是周家上下照看得紧，它一直没有机会得手。

周财主半信半疑，忙到门外查看，果真见到一条白狗在附近徘徊，再问家人，此狗确实常在附近出没，除了找东西吃的时候，它几乎是不错眼珠地盯着周家大门，如果有人抱着小孩出门，这条白狗便悄悄尾随在后，因为那时无主的野猫野狗很多，要不是算命先生提到，谁都不会注意到此事。

周财主立刻要吩咐人去打死那条野狗，算命先生急忙阻拦，悄声嘱咐，此事绝不能声张开来，一旦被那条白狗发觉，它一定躲起来再不露面，直到等来一口咬死这孩子的机会，人在明狗在暗，如此一来将是防不胜防，另外即便是打死这条白狗，它阴魂不散，还会过来索命，那时

又该如何应付？

周财主听得额头上渗出冷汗，跪倒在地恳求算命先生想法子解救，倾家荡产也是在所不惜。

算命先生沉思良久，终于给周财主想出一个主意，扔些灌了迷药的肉包子，把这条白狗迷倒几天，趁机带着孩子举家远迁，翻山过河走得越远越好，只要此狗找不到这孩子，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周财主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狠下心来舍弃了家业，依照算命先生的指点行事，迷倒白狗之后，举家迁到云南。

那条狗醒来之后，发觉到自己上当了，发疯似的到处乱找，气得不吃不喝，过了几天终于倒毙街头。

当初算命先生给周财主指了条道，使周家香火得以延续，并没有索取任何报酬，只是声称自己一辈子给人算命批卦口，忘了祖师爷定下的规矩，说破了许多不该说的，报应到身上，不仅一世发不了财，子孙三代也得跟着受穷，因此不指望周财主用重金酬谢，只是将来自己的儿孙挨饿受穷之际，请周家念在今天这件事的情分上帮衬一把，到时候给口饭吃就成。

周财主心存感激，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周家定居云南，经营玉料发了财，富贵更胜从前，而算命先生的后人，传到大裤衩子这代，是从小就穷，有几年还曾寄住在周家，他老大不小了，高不成低不就，连个媳妇都没娶上，按他爷爷的说法，他这代也是粗茶淡饭过一辈子，可大裤衩子不信邪，偏要把这说法破了，把胡同拆迁时分的那点钱都扔进去，请周家后人帮忙找了块原石，实指望能发上一笔横财。

我、臭鱼和大裤衩子是一个胡同里的老街坊，自小就听惯了大裤衩子胡吹法螺，他向来是侃晕一个算一个，也不知这番话有多少真实成分，但从他的语气和神情来看，这一次应该是十拿九稳了，他这做大哥的发了财，我们俩不管能不能沾光，也都替他高兴，一时竟忘了这房间里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感觉，恍恍惚惚就要睡着了，忽听隔壁传出一阵“吱吱呀呀”的怪异声响。

响声

我们听大裤衩子胡侃乱吹了一通，不觉困乏起来，正要入睡，却听隔壁房间有响动传出，那声音时有时无，十分怪异，就像有枯树枝被人缓缓晃动，发出那种“吱呀……吱呀……”的响声。

仙鹤宾馆里非常安静，可以说是万籁俱寂，只是这声音格外细微，

如果不是静下心来很难察觉，可一旦快要睡着的时候，那阵古怪的声响便钻入耳中，越静越显得诡异，搅得人难以成眠。

臭鱼骂道：“操他大爷的，旁边这屋大半夜的不睡觉，练什么功呢？”

大裤衩子笑道：“兄弟你不懂了，这肯定是找小姐练活呢……”

我们好奇心起，屏住呼吸趴在墙上听了听，却只有朽木吱呀作响的声音，那动静断断续续，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听不出是人为的声响。

臭鱼用拳头砸着墙壁，对着隔壁房间高声咒骂道：“日你亲大爷的，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如此折腾了一阵，隔壁房间里的那阵古怪响动，却仍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臭鱼十分恼怒，他跳起身来撸胳膊挽袖子，一边往外走一边叫道：“你们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非得过去说道说道不可。”

我跟大裤衩子知道臭鱼这浑人平时最爱惹事，一句话说不对付就要抡拳头打架，担心他找麻烦，只好赶紧起来跟在后头。

我们三人住在1114房间，旁边是1113，两步就能走到，我向两边望了望，仙鹤宾馆阴森的走廊里一片死寂，静得出奇，虽然有很多房间，却让人觉得除了我们三个之外，整个楼层内再也没有别的住客。

臭鱼刚想叫门，谁知1113的房门根本没锁，一推就开了，他不等我说话，就已经冒冒失失地进了屋，我和大裤衩子也想看看1113房间里的怪声来源，当即抬腿走到房间内部。

我们用手机在漆黑的房间中照明，只见1113里没有半个人影，但那阴森诡秘的气氛，却与我们所住的1114房间别无二致，只是摆设要多了许多，墙角堆积着几个大箱子，使得房间显得很狭小。

大裤衩子莫名其妙：“明明听到1113房间里传出怪声，但屋中怎么没人？1113的房门没关，莫非屋里的人刚刚离开？”

臭鱼没瞧见宾馆走廊里有人过去，他觉得这房间里没人也就罢了，有人的话一定还没离开，八成是躲在哪了。

我发现1113的房间后墙上，同样挂着厚大的窗帘，寻思：“房间中的人是不是躲在窗帘后面了？这厮也真作怪，深更半夜不睡觉，躲在房间里捣鼓什么？”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拉开窗帘，可窗帘里侧并没有人，连窗户和通风

口也没有，只有一道密不透风的坚厚墙壁。

我和臭鱼、大裤衩子三个人站在墙前瞠目结舌，估计我们所住的1114房间也是如此，这仙鹤宾馆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大楼的设施陈旧不说，在不通风没有冷气的情况下，里面居然如此阴森，又哪有宾馆的房间不开窗户？这是给活人住的还是给死人住的？1113房间中来历不明的怪异声响究竟是什么？

这时我突然想起有个“仙鹤山庄”的传闻，据说门岭中的仙鹤山属背阴之地，很久以前是个刑场，后来被圈为私人田产，起了好大一座庄子，取名为仙鹤山庄。庄子里是住着主家十几口男女，以前的大户人家，三妻四妾实属寻常，这家也不例外，主人除正室之外，还纳了几个妾，但始终没得个一男半女，又不幸染上了痼疾，因为主人觉得身边只有这小妾对自己最好，一直不辞劳苦在病榻旁边服侍，其余那几个婆娘看他活不久了，早都勾了汉子寻好了退路，整日里便是盘算着如何分了田产，所以临死前把庄子和田产分为两半，一半留给他最宠爱的一个小妾，另一半让剩下的几房妻妾均分。不想主人死后，那几房妻室各自勾结了奸夫，把这小妾诬出山庄，绑到山里先奸后杀，埋尸荒山。这一切都被一个到山上打柴的庄客，无意中看个满眼，他唯恐惹祸上身，对谁都不敢吐露，但良心上也颇为不安，直到有一次回家，夜里发现有个满身带血的女鬼在身后跟着，正是那个惨死荒山的小妾。庄客吓破了胆，跪倒在地，磕头犹如捣蒜，哀求那女鬼放过自己，可对方却一声不发，只是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他回头一看，那女鬼就对他作揖，似是有事相求，等他一进宅子，或是天一亮，也就不见踪影了。庄客终于明白了，这女鬼是想拜托自己把她带进山庄报仇雪恨，因为古时山庄一进门都有影壁，上面绘着镇宅的神兽或门神，阴魂恶鬼一般进不去正门。庄客良心发现，便到绸缎庄上扯了很大一块黑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影壁墙遮了起来，又揭掉了大门上的神像图画，随后一个人返回家中，转天就听到消息，外面已传得沸沸扬扬，仅在一夜之间，山庄里上下人等，不分良贱，全部暴毙而亡，从此那女鬼再没出现过，仙鹤山庄也荒废了，向来被传为阴魂出没的凶宅，还有人说仙鹤山庄的所在，本是处大凶之地，谁住到那也得不了好。

我和臭鱼等人也都听过这件传闻，入住仙鹤宾馆的时候，已经觉得有些不对，但先前完全没想到，此刻猛然想起闹鬼的仙鹤山庄，难道这仙鹤宾馆就是那座山庄？

不过仙鹤宾馆的大楼，看起来虽然破旧，却至多是几十年前的老楼，而不是百余年前的山庄模样，如果宾馆是建在山庄旧址上，只怕这

地方也是凶多吉少。

我们三人对这处处透着诡异古怪的仙鹤宾馆，从骨子里感到发怵，心想宁肯在荒郊野地间过夜，也不能在这种鬼地方住下去了，当即转身要离开1113房间，刚走了两步，忽听身后又传出那阵“吱呀吱呀”的细微响声。

我们先前走到1113房间的墙壁前，没看到附近有什么会发出怪响的东西，而往房门走的时候，那声音却又响了起来，并且离得我们很近，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那是什么东西。

楼道

沉寂漆黑的1113房间中，那阵“吱呀……吱呀……”的响动，如同从黑暗深处剥离出来，显得格外刺耳，听上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摇晃。

我们三人听到身后发出怪声，都不由得停下脚步，握着手机那微弱的光亮，转过头望向身后，就见一双红色的鞋子，在面前来回晃动。

那竟是一个在房间中上吊的女人，她两脚离地，几乎与我们的脸部平行，吊住脖颈的绳子大概绑在里间吊灯上，随着这个女人的左右摇晃，麻绳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手机的光亮照不到高处，只能看到这女人两只脚晃来晃去。

我和臭鱼、大裤衩子骇然看着眼前的一幕，都把眼瞪得老大，只见那两只穿着红鞋的脚，突然虚空蹬了几下，绳子晃动的声音更响。

臭鱼和大裤衩子想得简单了，一看那上吊的女人两脚在动，没死绝就应该还有救，立即伸手抱住那两只脚向上托举。

我心想1113房间里绳子晃动的声音响了整晚，怎么可能有人上吊这么久还不死？再说刚才我们进到房间里，可没看到有个女人吊在屋中，这不是“吊死鬼”又是什么？

我见这仙鹤宾馆的房间里果真有鬼，急忙拦住臭鱼和大裤衩子，那俩人被我拽了一把，也先后明白过来了。

我们头也不回地逃出1113房间，重重地关上房门，充斥着诡异气息的楼道内一片死寂，除了我们三个人沉重的呼吸声，那绳子吊住死人摇晃的怪响也听不到了。

既然知道了仙鹤宾馆闹鬼，我们胆子再大也不敢继续住下去了，这时楼道里的灯全都不亮，我们三个人心惊胆战，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打算从楼梯下去离开宾馆。

我们一边走，一边回头往后看，只恐那女鬼从后面跟上来，可身后的楼道里漆黑空虚，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大裤衩子一贯是事后诸葛亮，他说俗传上吊死和被水淹死的人往往怨气很重，吊死鬼连阴曹地府都不收，必须找到替身才能脱困，也许最初在房间里吊死的不是这个女子，但第一个吊死鬼必定要找入住的房客当替身，住在这里的房客一个接一个地死掉，永远要有一个冤魂被困在1113房间里，到现在也不知死过多少人了，难怪楼道里的阴气这么重，多亏咱们发现得早，否则就要被困在那房间里上吊了。

我也感到非常后怕，但对仙鹤宾馆里闹鬼的事，我总觉得有些蹊跷，不像是吊死鬼找替身，以前听说每到雷电交加的时候，常会有人在故宫的某处墙下，看到一个身着古时衣冠的宫女，就像一个鬼影，雷电一过就消失无踪了，人们都以为深宫里有鬼魂出没，后来有科学家调查得出结论，那道宫墙的涂料里含有磁性物质，几百年前一个宫女从大墙下经过，恰好有雷电劈下，使宫女的身影被墙壁涂料中的磁质记录下来，那墙壁相当于一部大自然的录像机，以后再遇雷电接近的特殊情况，墙壁中的人影就会浮现出来，但这鬼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就像录像带里的东西，仅具形影声音而已，而那1113房间里的女鬼，要真是个抓替身的吊死鬼，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越想越觉得它只是留在房间里的一个残像。

臭鱼骂道：“操他大爷的，要这么看咱是自己吓唬自己了，这仙鹤宾馆里根本没有鬼？”

我说：“倒也不见得，这仙鹤宾馆反常的地方太多了，不是一两个房间里阴气重，而是整个宾馆都给人阴森压抑之感，不知究竟有什么古怪，但愿咱们现在离开还为时不晚。”

我说完这句话，发觉在楼道里走了很久，却还未抵达楼梯间，这楼道就像没有尽头一样，来的时候可没觉得有这么远。

臭鱼用手机照向身边的房门，骇然说道：“见鬼了，咱走了半天没动地方啊！”

我和大裤衩子心头一震，看看那道带有编号的房门，赫然是先前入住的1114房间，往前走则又经过了有女鬼上吊的1113。

大裤衩子吃一惊道：“这楼道里也有鬼啊，走不出去了！”

我对臭鱼和大裤衩子说：“别慌，可能是咱们刚才吓蒙了，在黑灯瞎火的楼道里转了向，又绕回1113房间的门前了，进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楼梯口位于楼道中间，楼梯旁的房间1111，咱们此时位于1113门

前，往前走到1111房门前，就应该能找着楼梯了，距离只不过隔着一个房间而已。”

大裤衩子和臭鱼连连点头，仙鹤宾馆里面漆黑一片，连个窗户都没有，除了找到楼梯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三人壮了壮胆，趁着手机电池还没耗尽，相互紧紧跟随，摸着墙壁往前走，经过1111的房门，出现在前方黑暗中的却不是楼梯口，而是1114的房门。

这一来我们仨心里全都毛了，楼道里这么点距离，怎么走也不可能在原地绕圈子。

臭鱼跺脚道：“不好，咱肯定是让鬼迷了，这么走下去别想找到楼梯。”

大裤衩子涕泪齐流：“哥哥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将有出头之日，想不到命会如此不好，出门遇上翻车，又投宿到闹鬼的仙鹤宾馆，住个要死的房间，难道老天爷真不容我？”

我说：“事到如今怨天尤人也于事无补，反正这楼道里就那么几个房门，咱们一个门前留一个人，我就不信这1111房间前面再冒出1114来！”

手机的电池已经快用完了，时间上也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想到一个办法，就要立刻付诸行动，大裤衩子留在1114门前，我和臭鱼走到前面，臭鱼死活不愿意留在有女鬼上吊的1113附近，我就让他站在1112门前等着。

我一个人借助手机照明，往前走至1111的房门，回头一看，身后黑漆漆的楼道里，臭鱼和大裤衩子手机的光亮依稀可见。

我深吸一口气，从1111房门前走过，本以为这次会看到楼梯口，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1114的房门。

怪物

此刻大裤衩子停留在后方的1114房门处，而我顺着楼道一直往前走，前面居然又出现了标有1114门牌的房间。

仙鹤宾馆这座充满阴森气息的大楼，如同一个怪物，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恐怖的变化。

我倒抽一口寒气，想想还记得1114房间里的布置，准备推开门看看这是不是我们入住过的1114，但这时才发觉，楼道里的全部房门都已经

推不开了。

我走回到1112门前，把那两人招呼过来，将所见之事说了一遍，臭鱼和大裤子听得面面相觑，好半天作声不得。

大裤子越想越慌：“仙鹤宾馆里必是有鬼无疑，可哥哥我就不懂了，楼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咱们到底遇上什么东西了？”

我说：“我也想不明白仙鹤宾馆里为什么发生这种怪事，我只知道咱们这次麻烦大了。”

臭鱼说：“怕有什么用，大不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说：“眼下我只剩一招了——当你解决不了麻烦的时候，只好等着麻烦来解决你。”

大裤子哭丧着脸说：“兄弟你这话还不如不说呢，哥哥我这心本来就凉了半截，听你说完全身都凉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三个人在仙鹤宾馆的楼道里找不到路，心中满是恐慌，又怕手机电池用完了，不得不暂时关掉屏幕，站在漆黑的楼道里不知所措，这时就听1114的房门发出声响，似乎正被外力推动，可楼道里完全没有光亮，距离虽然不远，却看不到1114门前到底有些什么。

我始终没见仙鹤宾馆楼道里有人，此时听到好像有人在推1114的房门，对方是人还是鬼？还是宾馆中那形容诡异的服务员？为什么想进我们先前入住的房间？

我把手机掏出来按亮了，见臭鱼和大裤子也是神色紧张，三人硬着头皮，走到1114房间的门前，只看房门正从内侧缓缓打开，原来推开门的东西是在房间里面。

仙鹤宾馆的电源全都断了，楼道里黑咕隆咚，我们看不到从房间里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但一股强烈的血臭扑鼻而来。

我站的位置最接近1114房门，借着手机的光亮，就见从中探出一个硕大的脑袋，脸上血肉模糊，辨认不出面目，只看到嘴巴大张，冲着我咬了过来。

我们三人猛然见到此物，都被吓了一跳，大裤子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和臭鱼也给绊倒了，手机掉落在地。

臭鱼一贯好勇斗狠，向来是个胆大不要命的莽撞之徒，此时害怕归害怕，但被逼到绝路上他跟谁都敢死磕，奈何手中没有家伙，慌乱中拽

下大裤衩子一直不离身的帆布包，那里面沉甸甸是块十几斤重的石头，他大吼一声：“着家伙！”拼命抡起装着石头的帆布包打过去，这一下使出了全力，耳轮中只听一声闷响，声如裂帛，楼道里再次陷入了寂静。

我趁机捡起手机照向附近，就看地面上有好大一摊污血，血迹延伸到1114房间的床下，那床底下竟有个大洞，刚才袭击我们的怪物就是从这爬上来的，谁都想不到床下会有个洞穴，如果不是我们半夜里离开了1114房间，这会儿已经被它吃掉了，可能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1114房间的门一开，仙鹤宾馆的楼道里也恢复了正常，我们顾不上多想，慌里慌张地往楼下跑，到一层发现那贼眉鼠眼的服务员还在，他见到我们从楼上走下来，显得很是吃惊，二话不说，扭头就往宾馆外面逃去。

我心想这服务员举止诡异，把我们安排在1114房间入住，摆明是想让那怪物吃了我们，这一夜担惊受怕险些送命，全拜这厮所赐，我们憋了满肚子邪火没处撒，岂能容他逃脱？

我和臭鱼一边破口大骂着，一边抡着装石头的帆布包从后面追了上去，大裤衩子则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兄弟，使不得啊，那包里的石头……”

臭鱼红了眼，哪里还听得到大裤衩子在后叫喊，堪堪追上那服务员，揪着帆布包的带子，朝着对方后脑勺狠狠砸去，那个服务员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扑倒在地，然而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鸡鸣报晓之声，东方一道曙光洒遍了荒山野岭。

我和臭鱼这才意识到竟然过了一夜，眼下天都亮了，稍一分神，再看跟前哪里还有服务员，却有一只贼头贼脑的狸猫，被砸得满头是血，匆匆钻进草丛里，转眼逃得不知去向了，回望身后也根本没有仙鹤宾馆，山坡下只有几座低矮的水泥房屋，墙上写着“仙鹤公墓骨灰存放楼”，其后是密密匝匝的坟墓，一眼望不到头。

我们俩当时的惊骇之状难以言喻，原来夜里看到的仙鹤宾馆，竟是一大片闹鬼的荒废公墓，不用问也能知道，那所谓的房间，不管是1113还是1114，其实都是骨灰存放楼里编有序号的格子，宾馆服务员则是只狸猫精，却不知它跟什么鬼怪勾结，要使障眼法把活人引进骨灰存放楼里去吃掉。

然而还有件事，更令我和臭鱼感到意外，天亮后大裤衩子也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这个人，恰似凭空消失了一般。

回去之后我们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昨晚有一辆客车翻进了山沟，

造成多人死伤，大裤衩子的尸体就在其中，如果大裤衩子当时因车祸而死，那么跟我们俩一起夜宿“仙鹤公墓”的人是谁？

直到现在，这件怪事也无法让我释然，只能认为大裤衩子的确死在车里了，不过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以至于他的鬼魂并不知道自已已经死了，心中还惦记着那块璞玉，于是这个亡魂带着石头跟我们俩经历了一夜奇遇，也正是这块没剥去石皮子的“璞玉”，在仙鹤公墓中救了我与臭鱼一命。

公墓

大裤衩子死后很久，我和臭鱼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经过多方探访，也终于明白了那天晚上的遭遇。

原来仙鹤山为门岭余脉，本身就属背阴之地，很早以前又是处决犯人的刑场，不知砍过多少头颅，行刑时死囚的人血渗到土中，使得这地方怨气极重，据说死人的尸血和怨气积郁百年，即可有影，若到千年则能成形，这种怪物名为“血祟”。

到了民国初年，这古刑场早已不复使用，人们也渐渐把那些旧事遗忘了，在此盖起一座仙鹤山庄，周围也有了耕田种地的村舍人家，但地下这股怨气不灭，变成了“血祟”作怪，使居者不得安宁，直到发生了仙鹤山庄灭门惨祸，就再也没人敢到这里定居了，山庄荒废后又被规划成了公墓，风传此处闹鬼闹得厉害，附近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失踪，所以晚上从来没人胆敢接近。

我们那天乘坐的长途汽车翻进了山沟，跟着大裤衩子的亡灵乱走，误打误撞走进了仙鹤公墓，想不到让鬼迷了，跟游魂似的在这片公墓里转悠了一夜。

仙鹤宾馆其实就是没入土的骨灰存放楼，我们在1113房间里看到上吊的女鬼，应该是正存放在1113号格子里的死者骨灰，其中还留有她死亡之时的记忆，至于仙鹤宾馆里的摆设和门前的车辆，大概是烧给死人的纸糊冥器，而那个钻进楼里的怪物，则是古刑场地下凝结的怨气所化，被臭鱼用帆布包里的石头给打散了。

大裤衩子穷了半世，从云南得来这块石头，却果真是块璞玉，璞玉就是外边包着石头皮子，相传璞玉乃岁星之精，十分的罕见，自殷商时代开始，便被认为可以驱鬼辟邪，因此才能对付仙鹤公墓里的怪物，可惜在臭鱼拎着帆布包追打那只狸猫之际，石头从包中脱落，掉了山坡，我和臭鱼根本没来得及看过这块石头的样子，那地方满山的杂草乱石，想找也找不回来了，看来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那暴富之命，璞玉

到手还没捂热乎，便在荒郊野外失落无踪了，又听说去年山里发大水，处在背阴之地的仙鹤公墓让大水淹没，成了门岭这片大山边缘的一个堰塞湖。

此时暴雨如注，我在山中小木屋里给众人讲了“仙鹤公墓”的故事，这段经历本身已是古怪离奇，况且我们几人眼下也在门岭森林中过夜，不免均有栗栗自危之感。

不知是不是因为置身于门岭深山，又提到了发生在这附近的离奇之事，我脑海深处那个恐怖无比的记忆，如同决堤的黑潮涌上心头，一次接一次的死亡经历，蓦然间历历在目。

我记得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夜，我们这五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迷失了方向，被迫来到一间药铺避雨，几个人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雨夜，轮流讲起了怪谈，然而在不知不觉之际，时间停住不再流逝了，山中的空间也被扭曲，这是因为门岭古坟中埋葬着一个吞吃时间的怪虫，佛经里称其为“波比琉坂”，大唐贞观年间被驴头山人诛灭，埋于深山古坟之中，但其阴魂不散，从唐代开始隐居在门岭中的守陵人，千百年来不断以活人殉祭的方式，维持着这只怪虫亡魂的平静，但我们进入村子的时候，那里的人几乎已经死绝了，我们这五个人在往外逃跑的过程中，相继死亡，但“门”所引发的震动，使村子陷入了一个时间的漩涡，使我们一遍接一遍重复着死亡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地底的饮血神像，以及汉代皇陵遗址的大穴村，那里有十几万被活埋的修陵民夫变成了尸俑，这些僵尸把我们逼进了封住湖神凶灵的壁画，就在这个时候，“门”发生了最后的震动，我只记得一切都被巨大无比的恐怖黑洞吞下，此后的事毫无印象。

等我恢复意识，发现自己回到了在野外目睹日全食的一刻，接下来的经历却与之前全然不同，直到我和阿豪、臭鱼三人，来到门岭森林旅行宿营，与藤明月、陆雅楠相遇，开始在这山中小屋里讲鬼故事，我讲到仙鹤公墓遇鬼的经过，那些噩梦般的记忆，才逐渐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我怀疑那只是我们受日食影响，做了一连串恐怖的噩梦，还好那些事并没有真正发生，想想如果真有能吃时间的怪虫，将我们几个人困在那个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死亡时间中，无论死掉多少次也逃不出去，那将面临何等的绝望？

但奇怪的是，臭鱼和阿豪等人也想起了这段遭遇，各自说出来加以对照，都感到事情不对，那段在门岭古村中的奇遇，在记忆中十分真实，并不像是噩梦或某种预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陆雅楠胆子虽大，此时也不免害怕起来：“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怎么可能记得这么真切？世上真的有‘门’存在吗？”

臭鱼抓着脑袋想了半晌，猛地一拍大腿，说道：“这一定是咱们上辈子的经历，死后孟婆汤灌得少了，所以还能想起来。”

阿豪沉吟道：“这个……不太可能吧……”

我说：“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咱们在深山中的那段恐怖遭遇，真的曾经发生过，只当是大伙都做过同一场噩梦罢了，除非……”

藤明月见我沒有把话说完，忍不住问道：“除非怎样？”

我说除非能够想起被“门”吞下之后发生了什么，但任凭我现在如何回想，也记不起任何事情了，可是我心里很清楚，那段记忆不是空白，而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藤明月听完我的话之后，低头苦苦思索着什么，暴雨仍是下个不停，小木屋里许久没人出声，大概每个人都在想着“门”的恐怖之处。

这时藤明月对我们说她记起了一些事情，我们五个人其实早就死在门岭深山中了，因为那漫长雨夜中的最后一个怪谈，只有藤明月一个人听到了。

第七章 驴头山人

上飞剑

自古以来，天下有释道儒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牟尼祖师立下佛教，还有孔圣建立儒教，这儒教里出圣人，佛教里出菩萨，道教里出仙家，可纵观三教，儒教中无非是些平常的凡人，佛教过于清苦，只有五行道术可学长生不死，变化无端。

单表道门中的一个人物，此人生在梁武帝在位之时，姓李名隐，家在长安城中，生来便好道术，却不得其门而入，一直没学到什么真本事，但他广闻博记，满身武艺，加上容貌不凡，性格仁厚，时常急人所难仗义疏财，上至王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诚心结交，凭着祖业殷实，并不愿为商做官劳碌度日，只在家中赋闲。

却说李隐年轻时，带着一群仆从到山中骑射，当日李隐骑在马上追逐猎物，他一手百步穿杨的好箭法，张开金雀雕弓，接连射翻了几只狐狸，命仆人抬在马上满载而归。

半路走到城外一处酒家，恰遇朔风卷来漫天铅云，纷纷扬扬降下一场大雪，李隐吩咐众人停下歇脚，趁着这场雪吃两杯酒暖暖身子，当即让店家把鹿肉用瓦罐煮熟，泥炉烫酒。

李隐是豪杰襟怀，在店中坐定了，一边饮酒一边观赏风雪，心里正自感叹，忽听店外一阵喧哗，举目一看，却是一群村民绑着一个壮士，声称抓到了山贼，要送到城中领赏，李隐见那壮士虽然被捆得五花大绑，却是长身玉立，龙眉凤目，年纪不到三十，倒像一条好汉，便让人拦住那些村民询问究竟。

村民们都识得李隐，纷纷上前禀告李大官人，说是最近有一伙贼人在附近打家劫舍，抢夺财物，其时民风尚武，村民为了防备强人，专门在村外路口处挖了陷坑捕捉贼寇，合该这贼子倒霉，群贼在夜里进村偷马，结果别的贼人都趁乱逃了，只有他连人带马掉进了陷坑，被村民拿挠钩擒下，先是狠揍了一顿，然后绳捆索绑，准备送到城中交给官府发落。

李隐深知时下法度森严，捕到贼寇不问缘由，一概斩首，这汉子被送到城里必死无疑，就问此人：“看阁下相貌堂堂，又有这般身量，为何要做草贼？”

那汉子被李隐这么一问，也自羞愧不已，垂泪说自己姓聂名正，长

于漠北，跟同伙到长安城中贩马，不想折光了本钱，一念之差上山做了草寇，如今被人擒住难逃一死，实在是追悔莫及。

李隐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这汉子虽然是山贼，却是被逼无奈，也没做过杀人害命的勾当，这般被送到城中枭首示众，未免死得太屈，于是取出一笔钱财送给那些村民，请他们放过此人，那些村民凭空得了一大笔钱，超出官府赏钱几倍，更愿意同李隐做个人情，当即将那汉子放了，自行回村去了。

聂正纳头拜倒，对李隐口称恩公，说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虽是结草衔环，也难报此大恩于万一。

此事对李隐而言无非举手之劳，并不放在意下，只劝告聂正，男子汉大丈夫为人，当直道而行，一邪不染，不能因为一时贫困，便自坠其志，埋没到草莽之中。

聂正深服其言，此后就当李隐的一个家奴，鞍前马后地追随左右。

李隐却不把聂正当奴仆看待，见此人精通骑射，有为将之才，就请来高手指点武艺兵法。

如此过了几年，李隐举荐聂正到边疆做了一个军官，临别之时又送了马匹盘缠，嘱咐聂正好自为之，这军中职位虽然低微，但凭你一身本事，到边疆上必能一刀一枪积累战功，久后图个封妻荫子，才不枉一世为人。

聂正心中感激无比，再次拜倒在地，给恩公磕了三个响头，二人就此洒泪而别。

李隐胸中韬略和骑射之术，远远胜于聂正，但他对封王拜相之事不感兴趣，依旧闲散在家。转眼冬去春来，过了十载寒暑，李隐虽是家大业大，架不住他不作营生，结交朋友花起钱来真如流水一般，所谓坐吃山空，钱财再多也有见底的时候，后来终于过不下去了，全靠那些朋友帮衬着勉强度日，但朋友多也有朋友多的好处，何况其中不乏在朝中为官的，有人就给他谋了个官职。

李隐也不好意思依靠亲朋好友过日子，只得带了老仆李忠，主仆二人轻装简行，离开长安城走马上任。

半路遇上一支征战归来的大军，李隐和老仆不敢冲撞，站在道旁观看，只见旌旗招展，刀枪如林，一位将军骑在高头骏马上，在卫队前后拥下走了过来，真个威风八面，那将军见了李隐，不禁“咦”了一声，

翻身下马，快步走到近前，纳头拜倒：“恩公，想煞小人也！”

李隐心想自己可不认识带这么多军队的武将，仔细一看才瞧出是当年所救的聂正，也不禁又惊又喜。

聂正说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恩公到城中叙谈，随即命人牵来马匹，给李隐主仆骑乘，恭恭敬敬地迎到城中将军府。

聂正当晚在府中大排宴席，款待李隐，宾主说起别来情由，俱是唏嘘感慨，原来聂正自从到了军中，便随大军征战杀伐，这些年来出生入死，因战功逐渐做了将军，带领麾下甲兵十万，刚刚平定叛乱回来，因为一直忙于征战，始终没顾得上去看望李隐。

聂正说到这里又下跪给李隐敬酒：“当年若非恩公搭救，聂正早已做了刀下之鬼，到死不过是一个山贼，哪里还有今时今日。”

李隐忙把聂正扶起：“你如今已是带甲十万的将军，我一介布衣怎敢受你跪拜，我亲眼见到你扬威于万军之中，可真替你高兴。”

聂正得知李隐也做了军官，如今是要去走马上任，心中更是欢喜，他说：“凭恩公之能，封王拜相也不为过，今后咱们同朝为官一殿称臣，彼此有个照应。”

李隐急着要去赴任，聂正苦留不放，一连住了十几天，一看实在留不住了，才装了整整一大车金银，带人亲自护送李隐出城，送出三十里方回。

聂正回到府中，径直走进后堂，把夫人窦氏唤来，说我前两年射死过一只斑斓猛虎，剥下了一张上好的虎皮，还有一匹西域番国的照夜狮子马，这几日太忙，竟忘了送给恩公，你赶紧准备好了，过两天我命人给恩公送去。

聂正的妻子窦氏，是朝中巨卿之女，聂正平步青云当了将军，除了自身战功之外，至少还有一半得益于娶了窦氏为妻。

窦氏听聂正说完，不动声色地说道：“夫君张口恩公闭口恩公，这些天金银珠玉送了无数，如今又要送虎皮和宝马，不知要送到几时方休？”

聂正说：“夫人有所不知，我那恩公非同一般，当年我落草为寇，马失前蹄掉进陷阱被擒，眼看要被人抓到长安城中斩首示众，多亏恩公李隐仗义相救，不仅救了我这条命，还教我兵法韬略弓马战术，又举荐我到边疆为军，要没有这位恩公，哪有我聂正今天？古人言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大恩大德，咱们倾家荡产肝脑涂地也不足为报，送给恩公一些金银马匹，又算得了什么？”

窦氏说夫君只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为报，却不闻大恩不报之理？

聂正闻言一愣：“大恩不报？这是哪般道理？”

窦氏说正因为李隐对你的恩太大了，你送出金山银山也偿还不了，况且今后你和李隐同朝为官，他知道你早年做过山贼，万一声张出去，被外人知道了，你这辈子前程尽毁，再也别想有翻身的时日。

聂正听到这惊出一身冷汗，觉得窦氏所言虽然不近人情，却不是没有道理，自己做过山贼的事一直深以为耻，如果让外人知道了，这将军之位必然不保。

窦氏沉下脸来低声说：“无毒不丈夫，既然报答不了这场大恩，不如除之而后快，免得留下勾心债。”

聂正当时没有说话，独自想了整整一晚，早上两眼血红，终于狠下心肠，决定除掉李隐，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觉得这事不能明着做，而且李隐身手不俗，于是精挑细选，派遣了一伙武艺高强的心腹刺客，骑上快马连夜追赶李隐。

李隐主仆带着许多金银，走到天色将晚，没见到客栈，只好在山野中的一处破庙栖身。

天刚黑下来，有个骑着一匹青驴的虬髯大汉，也来到这破庙中投宿。

李隐见对方气宇非凡，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执礼甚恭，又请那大汉一同喝酒。

那大汉也不客气，坐下来喝过酒，声称自己缺钱使用，问李隐那车上的金银能不能分给他一部分。

李隐向来不把钱物放在心上，想都没想就说：“区区身外之物，何足挂齿，说壮士如有所需，尽管自行取走。”

那大汉哈哈一笑说道：“阁下真乃慷慨君子，可某家要你这些黄白之物又有何用？”说完不再交谈，倒头就睡。

深夜时分，忽闻破庙外的古树中宿鸟惊飞，一群黑衣人手执利刃，从四面八方拥上来围住了破庙。

李隐大惊失色，他虽然会些剑术，毕竟寡不敌众，也没想到荒山野岭间有这么多强敌袭来，以为此番必死了。

谁知这时那虬髯大汉突然翻身起来，口中吐出一道剑气，李隐只见眼前长蛇似的白光掠过，旋即飞回那大汉口中，而周围那些强人的脑袋

就全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十具无头的尸体，连鲜血都没流下一滴。

中换形

李隐知道遇上了身怀异术的剑客，急忙同李忠在破庙中下拜行礼，感谢那虬髯大汉出手相救。

虬髯大汉对李隐说：“阁下可知这些强人为何而来？”

李隐心想我与人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伙强人多半是窥觊我的钱财，也有可能跟我无关，是找这虬髯剑客寻仇的，当即把这念头说了。

虬髯大汉说并非如此，阁下当年所救的聂正，已是带甲十万的将军，他在府中与其妻窦氏，安排心腹之人前来行刺，多亏某夜晚经过将军府，听到了这两口子商议毒计，要坏掉你的性命，某平生最恨忘恩负义的小人，故此赶来相救。

李隐不敢轻信：“毕竟我同聂正的交情很深，他怎么会因为妇人一言，就起心谋害我的性命？”

虬髯大汉说阁下不必疑虑，不如跟我同去当面问个清楚，当下不容分说，携了李隐的手，跨上青驴，向来路疾驰而去。

李隐暗觉心慌：“倘若聂正真有心杀我，这一去岂不是自己送死？”他心中七上八下，但听耳畔呼呼生风，不知不觉间已到了将军府。

那虬髯大汉拽住李隐，纵身越过高墙，疾如飞鸟，倏忽到了门外，就见后堂中灯烛通明，聂正和妻子两人还没安歇，仍在灯下合计着如何除掉李隐以绝后患之事。

李隐在堂外听得真切，不禁咬牙切齿，一脚踢开房门，喝道：“好个聂正，还有何面目见我！”

聂正和窦氏本就做贼心虚，突然见到李隐闯进来，还以为是厉鬼报怨，惊得抖作一团，跪在地上只顾求饶。

那虬髯大汉随即进到屋内，说道：“这等恩将仇报的奸佞小人，某却容你不得！”话声未毕，一道剑光闪过，聂正早成了无头尸体，“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窦氏见聂正死于非命，吓得体如筛糠，推说谋害李隐性命的事，皆是聂正一人所为，与她毫无关系，万望剑客留她一条活路。

虬髯大汉哪容窦氏分说，一脚踏在地上，当场割了人头，恨恨地说道：“这妇人心肠之毒举世少见，某倒要瞧瞧你的心肝到底长成什么模样！”随即扯掉衣襟，挥刀剖开胸膛，揪出血淋淋热腾腾一串肝肺肚肠，

于灯下用匕首割下一片，放进嘴中大嚼，他随割随吃，啧啧有声，须臾吃尽了羹氏心肝，冷哼一声说：“某道有何不同，也不过如此罢了。”

李隐在旁看剑客神威凛凛，诛杀奸人如蝼虫蚁，真是痛快淋漓，心中好生敬佩，又见世情冷暖，更是无心为官，遂拜虬髯大汉为师，肯求对方传授飞剑之术。

那虬髯剑客也觉李隐身具仙骨，言谈洒落，气度不俗，带他离开将军府之后，传授了飞剑异术，此术能够白昼杀人，诛妖灭怪，往来绝无踪迹，随即留下一言，说是等李隐大限之日，再来相度，随即辞别离去，又跨上青驴周游天下去了。

李隐从此痴心丹剑道术，散尽家财，在深山老林人迹难至之处烧丹练剑，剑术大成之后，那道剑气就藏在腹中，若要取何人性命，只须报上姓名及生辰八字，剑气就会化成飞蛇而出，眨眼能到千里之外，衔着那人的首级飞回来。

李隐仰仙慕道，欲求不老不死之术，常在山中避世而居，有一次找到一处荒园，周围并无人烟，就收拾了一间房屋在后园住下，是夜月明如水，银光泻地，他在月下读经，不觉入神，随后感叹：“我如此洁身自好，怎么就没有异士来拜访我呢？”

这时忽然有个身高不过寸许的小人儿，身着古衣古冠，从地下爬上了书桌，对着李隐挤眉弄眼，作揖下拜。

李隐心中好笑，不知这是什么草木之怪，也不理会那个小人儿，捧起道藏继续诵读。

那小人儿见李隐不理睬他，不免有些恼怒，就在桌子上到处乱走，他走过砚台，两脚沾满了墨汁，踩到经卷上留下一串串漆黑的足印。

李隐有些生气，用毛笔将那小人儿拨在一旁，不让他桌上捣乱。

那小人儿被毛笔拨倒在地，跌得鼻青脸肿，一边哭泣着一边掩面跑向墙壁，到墙角处就不知去向。

李隐正觉奇怪，就见墙下又走出几十个小人儿，都是寸许来高，身上穿着官衣，来到李隐面前下拜行礼，声称我国王有事相求，故派太子来请阁下，太子年幼无知，如有冒犯之处，还望阁下海涵。

李隐也觉得自己刚才有些冒失，不该把那小人儿拨到地上，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可这荒园中哪有什么国家？

那些身着官衣的小人儿说，请阁下跟我们到宫殿里面见君王，自然会有分晓。

李隐好奇心起，跟着那些小人走向墙壁，不觉自身也变得寸许高矮，穿过墙角的洞穴，一路走到荒园地底，就看到一座大城，当中是巍峨壮丽的宫殿，城门内有无数披甲持戈之士，宫殿里有一位蟒袍玉带的王者，先前那个小人儿也在旁边。

李隐没想到荒园地底，还有这样一个小人国，就按照礼法拜见了君王。

那国王也对李隐十分尊敬，告诉李隐敝国在此已经好几百年了，从不与外界相通，如今有大敌来袭，恐有亡国灭族之祸，听闻阁下是当世剑客，故此贸然相邀，恳请阁下援手，救我亿万子民。

李隐说：“大王且勿忧虑，在下自当竭尽所能……”

话刚说到一半，就听宫殿外面乱成了一团，有甲士通报大敌已到城外，李隐让太子带自己前去观看。

太子带着李隐登上城头，遥见荒园槐树根下，蠕蠕然爬出几十条硕大的壁虎，为首一只通身雪白，背后生有一块红斑，张着血盆大口，长舌一卷，就将一群小人儿吞落腹中，城外数万百姓争相奔逃，景象惨不忍睹。

李隐不敢怠慢，急忙放出飞剑，只见白光闪处，那些壁虎已然身首异处，但为首那条遍体雪白的壁虎甚为狡猾，仅被飞剑斩去半截尾巴，掉转怪躯飞也似的逃了。

李隐深知斩草除根之理，唯恐留下祸患，同太子两人在后紧紧追赶，最后追到屋里，终于用飞剑削掉了这只壁虎的脑袋。

这时李隐才发现自己是游魂出壳窍，身躯还在屋里坐着，而这壁虎似乎知道逃不过飞剑追逐，蹿到屋里在李隐的身躯上咬了一口，躯壳中了剧毒，全身皮肉乌青，竟已气绝，他这一缕无主之魂再也回不去了。

地底下的小人儿们举国相庆，深感李隐大恩大德，唯独李隐神色黯然，想不到自己练成剑术，四处斩妖除魔，求道未成，却先变作了荒园孤魂，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时也？命也？不过一想到救了这么多人，心中倒也落得坦然。

国王召见李隐，他说这大恩大德，敝国本来就无以为报，又连累李隐变成了无主游魂，更是万分的过意不去，当让王儿带阁下去取一件东西，以报大恩于万一。

李隐不知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晚被太子带到荒园之外，这时他已恢复了本身大小，太子就躲在他的耳朵里，指点他藏到一株大树

上，一轮明月缓缓升上半空，月到中天之际，山野间万籁俱寂，只见荒园外的坟窟窿里，钻出一只体形巨大的黑狐，对着明月从口中吐出一枚白丹，一会儿吐出来，一会儿吸回去。

李隐见状暗自骇异，知道黑狐炼出了仙丹，他依那小人儿指点，趁着黑狐不备，从树上飞身纵下，抓住那仙丹吞在腹中。

那黑狐被李隐的生魂夺了仙丹，不由得勃然大怒，二目瞪视如电，正欲露出凶相，却早已让飞剑斩成两截，当场一命呜呼，魂归那世去了。

却说李隐吞下狐丹，生魂得了纯阳之气，但觉身似飘叶，恍恍惚惚撞进一个躯壳，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未投人身，生魂竟落在了虬髯大汉身边那头青驴上，也正应了昔日之约。

虬髯大汉告知李隐，你一时贪生，夺了那黑狐苦炼多年的仙丹，今后须舍身入世，替万民度劫，功德泽被八荒，荣名留于万世，才不负今日之事，说罢径自去了。

李隐此时驴首人身，心中又是惶恐又是惭愧，他俯首领命，将此事牢记于心，然后埋葬了黑狐，觅路返回荒园，在园中地下挖出一个大蚂蚁窝，想必那地底下的小人国就是这窝蚂蚁了，随即将泥土重新推上，又把自己的尸身埋到园中。

此后李隐自号驴头山人，又得无字天书三卷，脱形换迹，四处修道除妖，天下皆闻其名，也收了很多弟子，门人数以万计，隋末唐初以来，开始在门岭青石洞居住，直到大唐卫国公李靖登门求见。

我们听藤明月说了这段经过，终于知道了驴头山人的来历，门岭中那几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都是驴头山人弟子门徒居住的地方，驴头山人和那个能吃时间的怪虫，都埋在门岭的老坟里，那个被驴头山人飞剑所斩的黑狐，岂不正是黑胡同的前世？想不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因果，可这些事迹藤明月又是听何人讲述？她先前曾说过在漫长雨夜中，最后的一个怪谈只有她听到了，能说出这些事情的人，除了驴头山人还有谁？莫非藤明月遇到了驴头山人？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五个人，真的早就死了吗？

下轮回

大唐卫国公李靖，年轻时与红拂出行，途中遇到一位虬髯剑客，结为至交，据说李卫公资助唐王李世民开基立业，用的钱财便是其所赠，他本人兵机韬略当世无双，也得益于虬髯剑客传授，当初分别之时，虬髯剑客留下一言，倘若李靖遇上兜天的难事，可以去寻访驴头山人，必

能得其所助。

李卫公深通韬略，最善于相形度势，自李唐起兵以来，率军南定荆扬，北清沙塞，屡战屡胜攻无不克，再大的危难也能化解，直到征讨吐谷浑之际，在深山穷谷中发现了一只怪虫，这是天地开辟前留下的一枚虫卵中生出。

朝代更替曰世，东南西北曰界，此谓之世界，如若置之不理，这只怪虫能把整个世界都吃下去，李卫公对它束手无策，无奈只好去找驴头山人求助。

驴头山人识出此虫是古籍中以梵文记载的“波比琉坂”，也即是“门”的意思，他决意舍身诛灭此虫，让弟子族人在山中造起古坟一座，坟下通往一个大洞穴，将昏昏睡去的“门”放在其中，自己则坐在墓床上，一缕元神离开躯壳，直入“门”中，此后那怪虫一直在坟中沉睡，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可过了二十几年，“门”突然死了，只是它的阴魂仍在古坟下蠢蠢欲动，使门岭周围产生了一个时间的漩涡，这漩涡随时有可能因“门”的震动而扩大，驴头山人的弟子族人，为了让这怪虫的阴魂平息，在洞中砌成了尸墙，又以活人殉祭，有些奇谋巧智之士为了除掉这个怪物，甚至想出了一些旁门左道的邪术，到头来反害自身。

这些人始终在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我们五个人因暴雨迷路，来到村子边缘的药铺之时，整个门岭深山中就只剩陈老头一个活人了，最后一个可以作为祭品的女子亡魂，虽然自愿回到“门”中，但已于事无补，“门”的震动，已经让村子周围的时间扭曲了，我们五个人在这死亡的漩涡里转了几圈，最后都被“门”形成的黑洞吞下，那一瞬间，门岭这片大山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

当时我和臭鱼、阿豪处于昏死状态，只有藤明月恢复了意识，她看四壁布满了木纹，众人好像都被卷进了一个树窟里，不知为什么连陆雅楠也在其中，树窟里还有一位驴头奇人，也就是驴头山人，他对藤明月说出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驴头山人为了阻止无限生灵受“门”涂炭，一缕真魂出窍，直入“门”中，他看到怪虫腹中是一个无始无终的黑洞，有一个长于天地未开虚空未分之时的葫芦，也落在了黑洞里，不知哪年被“门”吞到了腹中，这葫芦能容生魂，驴头山人就在其中放出飞剑，诛灭了“门”的肉身，然而“门”死后的亡魂，却已不是他的本事所能对付，而且陷在这冥冥茫茫的无穷虚空里，再也无法离开。

驴头山人在葫芦中昏睡了不知多少年月，忽然感到“门”的震动异乎

寻常，使他惊醒过来，将我们这几个人的生魂及陆雅楠的亡魂招进葫芦，至于肉身已都在黑洞里消失了，因此我们从那一刻开始就等于真正地死亡了，只是冥冥中一点元灵尚存。

驴头山人已得大道，洞悉造化始末，他告诉藤明月，现在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什么古往今来，什么天圆地方，这些都已经让“门”吃掉了，此时此刻就是轮回的尽头。

生死相续，谓之轮回，按佛教中较为直观的描述，生灵永远处于生死循环当中，循环的线路有六条，这就是六道轮回。

比如一个人从生到死，死后为鬼，再投胎转世，这算是一个轮回，也不单是人，万事万物都处在生死轮回的循环当中，这个循环有大有小，不过循环再大，也有到头的时候，所以阎浮世上，不论高低阔远，南北东西，俱有穷尽之处。

在上古传说中，天地之外是一片混沌，那混沌中有一株大树，宇宙则是这树上的一颗果实，那只被称为“门”的怪虫，最初生于那株大树之上，它能在混沌中爬行，啃吃混沌里出现的时间和空间，驴头山人诛灭的“门”，其虫卵早就存在于混沌之中，直到天地开辟，经过了亿万年，这虫卵才孵化出“门”，当它把宇宙完全吃掉的时候，便是一切轮回的穷尽之处。

但在这轮回尽头，则又会有新的轮回出现，即是“宇宙大轮回”，天地还会再次由盘古开辟，有许多人认为佛祖是经历了几万劫的修行，才得以成佛，可有史以来从古到今总共才有多少年？因此觉得那是虚妄之言，其实佛祖说的几千几万劫，是指宇宙大轮回，可普通生灵虽在轮回之中，却看不到这层大轮回。

驴头山人告诉藤明月，“门”会在混沌中爬向下一个大轮回，那又将是一场浩劫，到时我要把“门”引向混沌深处，之前若有一线之机，就把这葫芦推向洞口，你们这几个元灵会重入轮回，找到自己的归宿。

我听藤明月说到这里，心惊肉跳之余，也猜出后来发生的事了，所谓宇宙大轮回，无非是一个更大的循环，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大体上仍然一致，我们这几个人的元灵被驴头山人从“门”中推了出来，通过日食那天出现的黑洞，回到了肉身上，等于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们，凭空多了一段模糊不清的恐怖记忆，而驴头山人的真魂，则把“门”引入了混沌深处，从此一去不返了。

直至今今天在山中小屋相遇，众人那段失落的记忆才被重新拾起，可那就像过去的噩梦一样，现在没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一时间百感交

集，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时阿豪提出一个问题：“那只能够吞吃时间的虫子，真的已经不存在了吗？轮回的意义应该是一切都会重复啊，否则就不算是循环了……”

此言一出，小木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这场暴雨不期而至，来得好不突然，难道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还会再次出现？

我想到“门”出现的征兆，首先是周围的时间不再流逝，急忙看了看手表，此刻的时间刚好是深夜两点整。

附录：探寻新疆天山秘道

附录：探寻新疆天山秘道

我曾在小说里多次写到过新疆的沙漠和戈壁，神秘而又古老的西域文化，总能带给人很多灵感，去年我曾计划写一个有关新疆天山秘道的故事。

正好我在九月份有个长假，经常与我一同旅行的摄影师k君，因为他工作的报社倒闭，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难得也有充裕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去新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取材旅行。

新疆地方太大了，整个旅程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要花在路上，为了自由支配旅行的时间和空间，我和k君决定包车自由行，朋友介绍了新疆电视台的马导，据说马导长期跟随摄制组拍摄纪录片，对南疆北疆的路况以及风土人情十分熟悉，驾驶经验也很丰富，于是由k君和马导联络，确定了出发时间和大致的路线。

听说新疆一天有四季，温差变化非常大，我们的行程中又包括了雪山、森林、沙漠、戈壁、高原等诸多地形，出发前自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可拆卸防水透气的冲锋衣必不可少，至于冲锋裤、抓绒衣、围巾、手套、头灯、野炊等装备也是不在话下；为了记录下旅途中的感动，专业级别的单反相机、各种焦段的镜头、作为备机可以摄像的dc，同样是必备之物。

我们每人携带的装备，都填满了两个大号背囊，在机场托运时差一点超重被罚款，乘飞机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之后，还置办了炉头气罐、咖啡、巧克力之类补充热量的食品，事后证明，此次携带的装备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尤其是便携的小型炉头，试想越野车孤独地行驶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停车休息，在路边烧上一壶滚烫的咖啡，这将是怎样的一种life style。

九月是旅行的黄金季节，我们于九月十日傍晚飞抵乌鲁木齐，马导已在机场等候多时，这位陪伴我们新疆之旅全程的司机兼导游，是个三十来岁的回族汉子，体格粗壮，精力充沛，言谈举止处处显露出西北人的豪爽与热情，感慨起来常把“胡大咿呀”挂在嘴边。

当天到酒店住下，时间已经不早了，马导带我们到传说中的“五一夜市”吃饭，夜色阑珊的灯火下，香喷喷的抓饭、让人远远看见就忍不住流口水的椒麻鸡、架在炭火上翻烤的肉串，无不令人食指大动，我们在夜市上第一次品尝到“喀瓦斯”，口味像是加了蜂蜜的冰镇扎啤，十分令人惊艳，不过对我们诱惑最大的，还要数一位维族老汉推着小车叫卖的自制冰淇淋，五一夜市里的大排档，价格不算便宜，但是分量十足，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北民风粗犷，在新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才是正确的饮食态度。

马导推荐的行程是先北后南，新疆的地势总体可以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地”，这三条山脉由北至南依次为“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当中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吃饭时我与马导聊起了这次旅行的具体路线，他认为先北后南转一个8字形的大圈，这样路程比较顺，也基本上可以领略到整个新疆的风光，重点则放在南疆。

我考虑到喀纳斯叶变的时间，应该在九月底十月初，为了获得最佳观景效果，还是决定先游南疆，商量好了路线，转天便由乌鲁木齐出发，第一天经过交河故城、火焰山等地，抵达吐鲁番住宿，马导得知我想写一个有关“天山秘道”的故事，就在驾车途中打开了话匣子，给我们聊起了他所了解的一些传闻。

“天山秘道”仅存在于扑朔迷离的古老传说之中，史书里从来没有过明确记载，这条秘道是否存在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据说很早以前，贩卖牲畜的商人，驱赶着大批牛羊往来于南北两疆，必须翻越天山山脉，由于山势险阻，又有风雪泥石流之类的意外灾难，都会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因此商贩们往往损失惨重，那时便开始流传，有一条秘密隧道贯穿整个天山，那即是所谓的“天山秘道”。这条神秘的隧道位置极其隐蔽，内部幽长深邃，能容得下几辆大车并排通过，有人说隧道是天然所成，也有人说隧道是古时所留遗迹，但为史书所不载，这说明修建隧道的年代，比任何已知的人类历史都更为古老，凡是能找到天山秘道的商贩，就可以免去翻山越岭之险，经由山中隧道通达南北，避免了牛羊的损失，所获利润能比平时多出数倍，可掌握秘道位置的商人，大多对此事守口如瓶。

民国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都曾派探险队寻找秘道，但是调查结果

作为秘密，一直没有对外公开，直到解放初期，有一股西北军阀的残匪，为了躲避解放军的追击，穿过戈壁逃进了天山秘道，并且炸毁了隧道两端的入口，从此这千百号土匪，再没一个人从山里走出来。

这些都属于当地口耳相传的怪谈，缺乏真凭实据，不过马导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会让我们看到天山秘道的原型，作为旅途中一个吊人胃口的悬念，详细情况他暂时不肯多说。

前几天的行程单调乏味，火焰山、吐鲁番、博斯腾湖等传统景点，因为去的游客太多了，对我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不过驾车穿过一处处维族城镇，切实感受到新疆独有的人文元素和西域风情，收获也是不小。

既然是包车旅行，也不得说说新疆的限速，很多路段空旷无人，半天都没有一辆车从身边经过，我们原以为可以尽情驰骋，来了之后才知道限速四十公里，沿途有许多摄像头，交警处罚的力度也大，跑长途的本地司机，多半都要在车里安装电子狗，要不然一趟活跑下来，连交罚款都不够。

由于限速的路段众多根本开不快，也因新疆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加气站随处可见，所以当地车辆改装气罐的情况也很普遍，毕竟加气比加油的费用便宜多了，代价就是车辆自身的动力减弱，爬坡和超车的时候让人觉得使不上劲儿。

出门在外，饮食方面自然要入乡随俗，况且在路上选择的余地也不大，晚上到城镇里住下还好说，中午通常要在公路边的小饭馆速战速决，每人点上一盘过油肉拌面，再要几串烤肉，解馋又解饱，偶尔遇上有抓饭或烤包子的饭馆，还可以换换口味，但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拌面还是拌面，马导说拌面是新疆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宗的新疆人离不开拌面，一天不吃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这拌面就如同新疆人的脾气秉性，淳朴自然、简单实在。

这些小饭馆的卫生条件好不到哪去，落座后都有免费招待的热茶，据马导所言，这是种维族独有的药茶，吃面时再就两瓣大蒜，能有效预防肝炎和痢疾，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但我和k君在新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中午都这么吃，也确实没闹肚子，相比千篇一律的过油肉拌面，南疆住宿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库尔勒、库车、和田等地的四星级酒店标准间，房费才不过一二百块。

几天后，我们乘车抵达了库车县，马导说的天山秘道原型，正是位于库车县城以北七十公里的大峡谷，峡谷中不通车辆，只能徒步深入。

鬼斧神工的“库车大峡谷”，纵深将近五公里，红色泥沙岩层裂隙构成的神秘大峡谷，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山壁间波痕似海，千奇百怪壮观非凡的地貌使人触目惊心，我和k君徒步走进峡谷，地形忽宽忽窄，有些险陡逼仄的窄道，必须手脚并用攀岩爬洞，甚至侧着身子方可勉强通过，人行其中，仰望峭壁相峙，天悬一线，感到自身渺小无比，恍然有种漫步地心的错觉，极具探险味道。

我们上午花了四个小时，在大峡谷里走了一趟，虽然与我想象中的“天山秘道”存在很大区别，但身临其境，仍有大开眼界不虚此行之感，马导得知我和k君游兴未尽，下午又驾车带我们去了苏巴什古城。

那里更是游人罕至，山坡上的佛窟，是玄奘师徒西行路过此处讲经说法的遗址，考古队曾在与之临近的一座佛窟里，发现了一口彩绘木棺，棺中是一具怀孕时死亡的女尸，为什么佛寺里会葬有孕妇，也是个令人无法解答的谜团。

别看苏巴什古城只剩断壁残垣，这类神秘的佛窟却不止一处，山崖边还有一个终年闭锁的洞窟，相传任何人走到洞中，便会立时觉得胸闷心慌，若不马上离开，随时有可能窒息死亡，然而那个洞窟并不深，里面也没有什么异常之物，发生这种古怪现象的原因，至今还不得而知，所以近年来将洞窟锁了，尽量不让游人进入，免得发生意外。

新疆壮丽多彩的风光数不胜数，佛窟古城在南疆也分布着很多处，苏巴什古城遗迹在其中毫不起眼，但这里充满了神秘离奇的各种传说，让我对它印象深刻。

马导问我对库车大峡谷是否满意。我说地貌当然是很壮观，可要说这里是天山秘道的原型，不免有些牵强，因为大峡谷深处地形险恶，很难让大队牛羊通过，也并非贯穿整个天山山脉。马导笑了起来，他说早知道我不会就此满足，接下来的行程会抵达喀什，他保证在那里一定会找到我想了解的故事。

我素闻喀什乃是喀什噶尔的简称，古城疏勒，早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前，那里已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城中街巷纵横，汇集着各国商队带来的货物和奇珍异宝，如今也拥有南疆最浓厚的人文风情，但与“天山秘道”有什么关联？

我们告别了库车，继续乘车西行，抵达喀什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转天一早下起了蒙蒙细雨，在大巴扎吃早餐的时候，但见人流熙熙攘攘，其热闹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乌鲁木齐的二道桥。

这次听从了马导的建议，上午先去高台老城民居游览，远望那是一

大片密密麻麻的土灰色泥巴房子，在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的民房之间，分布着迷宫般的羊肠小道，起伏弯曲的街巷，狭窄逼仄的泥墙，仿佛低声诉说着年代的久远和时间的度量。

漫步在雨中的老城民居，见不到太多行人，只是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头上梳着许多小辫儿的维族少女，她正在古老的木板门后用羞涩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我们这几个游客，偶尔还有一两位脸蒙面纱的老妇由身边匆匆经过，一切都是那么的古老，那么的井然有序，毫不张扬，显得既陌生又亲切，恍惚间像是回到了两千年前的西域。

我和k君被这片寂静祥和的老城民居吸引，徘徊几个小时还是不想离开，直到马导提醒时间不早，中午吃过饭还要去寻访关于“天山秘道”的传说，这才到附近的艾提尕尔广场解决午饭。

广场得名于当地最大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每到礼拜时间，这里便是人如蜂聚，寺前的广场周围店铺林立，我们有幸在此品尝了正宗的喀什烤肉，这种烤肉与新疆其余地方的做法都不同，不放辣椒粉和孜然，突出了羊肉的鲜嫩，风味别具一格。

吃过午饭，马导带我们去艾提尕尔清真寺旁的老街，这条被称为“吾斯唐博依”的老街与高台老城齐名，街边全是各种各样的手工艺作坊，那些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散发着古朴的艺术气息，足以令人眼花缭乱。

街口有家二层的茶馆，建筑同样十分古旧，里面都是些喝茶聊天的维族老人，几块钱一包红茶，开水则是免费，坐在二楼临街的位置，老街上来来往来的行人和店铺尽收眼底，自身也似乎变成了老城的一部分。

马导提前在这里约了这位名叫库尔班的老爷子，几年前带一个摄制组到南疆拍纪录片，摄制组特地找了库尔班做顾问，那时马导就发现老库尔班是个活化石，肚子里装满了大漠戈壁天山南北的传说，对那些麻扎（坟墓）、石窟的往事也一无所知，所以请他来给我讲述天山秘道的故事。

与那位要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库尔班大叔同名，这也是个爽朗好客的苍髯老者，一番诚恳的交谈过后，老库尔班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天山秘道，他说据前人所言，天山中的巨大隧道一半是自然形成，一半是某个西域古国暗中开凿，那时这个古国非常富有，富到以城量金，如量黄沙，国王本想以山腹中的洞窟埋藏黄金，不料突然受到外敌入侵，只好派人把城中全部财宝带到人迹罕至的大漠，不久这古国惨遭屠灭，一场黑沙暴又将无数金银财宝都掩埋在滚滚黄沙之下，千百年后，

渐渐有人发现了天山秘道，可失落在大漠深处的财宝，却始终没人发现，据说那些带着黄金财宝逃入沙漠的人，因贪婪舍不得离开宝藏，都被真神诅咒，变成了浑身是毛长着尾巴、形状像是猴子的怪物，谁要是胆敢去沙漠里寻找黄金，便有可能遇到这些怪物，那就凶多吉少了。

库尔班大叔讲的传说，让我获益匪浅，可这毕竟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谁会相信沙漠里有形似猴子的怪物？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喀什，前往塔什库尔干，由于红旗拉普是中巴两国的边境，需要提前在乌鲁木齐办理边防证，塔县是个“风吹石头跑、一县连三国”的地方，正是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取景地，路况十分险峻，雄浑巍峨的高原雪山，以及鹰之民族塔吉克人，都让人感到十分震撼。

从塔县下来，直奔最南边的和田，和田玉闻名天下，又处在新疆最南端，北临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接与西藏交界的喀喇昆仑。

在和田夜市上吃饭的时候，马导说明天开始穿过沙漠公路，一直北上翻越胜利达坂，整个南疆的行程就结束了，到北疆主要是欣赏自然风光，比如“阿尔泰山深秋时油画般的景色、女神的眼泪赛里木湖、那拉提高山草原、寒极可可托海”等等，但是天山秘道的素材就不多了。

我认为此行收获已是不小，唯有穿过天山秘道逃进沙漠之人变成怪物的传说，未免有些太不靠谱了。

马导说曾在沙漠里见过那些怪物的人，可不是一两个了，而且这个谜团近年来已被逐渐揭开，你们也别急着问是怎么回事，明天进了沙漠再慢慢讲给你们听，运气好的话，没准还会亲眼见到。

我和k君闻言大奇，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骇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遇到毒蛇或蝎子倒有可能，难道那茫茫沙海中真有那种浑身是毛似人非人的怪物？

转天一大早，我们便由和田出发，路上越来越荒凉，终于真正进入了神秘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滚滚黄沙之下，掩埋无数古老的秘密，这片看起来毫无生命迹象的茫茫沙漠中，曾经孕育过璀璨辉煌的西域文化，在各种各样的探险故事及过往传说里，塔克拉玛干永远笼罩在恐怖的死亡面纱下，它寸草不生，鸟兽全无，所以才被称为走进出去不来的“死亡之海”。

如今因为塔里木油田的存在，引进了芦苇草网固沙护路技术，修筑了一条从轮台到民丰的沙漠公路，全长五百多公里，正是有了这条公路，我们才得以驾车纵贯塔克拉玛干，亲身领略大漠深处的风光。

越野车驶进沙漠公路之后，马导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段故事：说是八十年代初期，有四名石油勘探队员，驾驶着沙漠车在塔克拉玛干深处进行勘探，半路上车辆抛了锚，队员们顶着风沙下车修理，其中一名队员，无意间发现几百米远处，蹲着个外形很似人的怪物，像人但不是人，更像是猴子，满身长着毛，屁股后面还拖了一条尾巴。那名队员吓了一跳，忙招呼其余几个同伴，众人看得清楚，无不骇然失色，沙漠里怎么会有猴子？这时那东西似乎受到了惊吓，转身飞也似的逃了，眨眼间便消失在起伏的沙丘之下，再也不见踪影。

当时亲眼目睹过那个怪物的勘探队员们，回去把这件事一说，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认为是他们看花眼了，沙漠里绝对不可能有猴子，也有的认为或许是野人，可野人跟猴子的区别再明显不过，野人是不会有尾巴的，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看错了，沙漠中环境单调酷热，如果遇上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人的眼睛就不太可靠了。那几名当事者却不这么想，他们对自己的眼睛深信不疑，没人觉得是看见了海市蜃楼般的幻象，毕竟塔克拉玛干沙漠太大了，没准那深处真有什么未被发现的神秘生物，后来随着勘探队频繁深入沙漠，才逐渐揭开了此事的真相。

原来沙海深处，居住着一群克里雅人，这些人隐匿在沙漠腹地的克里亚绿洲，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连会发光的手电筒都没见过，此前那几名石油勘探队员遇到的情况，大概正是一个克里雅人，他当时穿着倒打毛的羊皮袄，又把放羊的鞭子插在腰上，听到沙漠车轰鸣，便躲在远处偷偷观望，在他看来，那些石油勘探队员的沙漠车，才是真正的怪物，因此吓得转身就逃，而他蓬头垢面，身上穿着皮袄插着鞭子，也被石油勘探队员们误看成了猴子。

生存在沙漠深处的克里雅人，其来历同样扑朔迷离，到底是翻越昆仑山而来的藏地古格后裔，还是两千年前神秘消失的楼兰人，至今没有定论。

我们听完马导讲着沙漠里的怪谈，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大概是沙漠深处的克里雅人，与发现天山秘道的古国完全无关，传来传去，这两者竟变成了一体，但天山秘道与克里雅人的来历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也许真正的谜底就埋藏在这些古老的传说中。

经过起伏的沙漠公路不断向前行驶，也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可怕，古时候不知有多少僧侣、马匪、商人、探险家渴死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而今时今日，每隔几公里就能看到一处护路人的小屋，整条公路的中心，已经建起了大漠驿站和两三家小型便利店，饭馆ktv发廊之类

的设施一应俱全，俨然是个服务区的模样，不过断水断电还是常有的事。

我想在沙漠驿站停留一夜，这样不仅可以一睹大漠落日，晚上还能观赏沙漠里摄人心魄的璀璨星空，谁知头一天来了很多电力施工人员，所有的床位都住满了，马导同驿站老板娘商量的许久，争取到驿站后面一间工棚，那工棚简陋无比，到处透风，所谓的床位，只是三个木头板子，又赶上停电，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好在我们都带了睡袋，天黑后用头灯照明，也完全能够应付，夜里还能用野外炊具煮咖啡。

在驿站里吃过拌面，我和k君穿过隔离带走进沙漠，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沙漠里开始起风了，当然还没到沙暴的程度，沙海里那弥漫地的风暴，能让沙漠变成沸腾的锅，越野车也难保不被掀翻，途中我们就见到一只全身光溜溜的死羊，应该是被之前的沙暴剃光了毛窒息而死。

当天下午的风力不强，但也刮得天地间一片昏黄，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风中变得诡异，地平线尽头的太阳只剩一个灰蒙蒙的轮廓，我们没能看到预想中大漠落日残阳如血，但风沙中的景象也别有一番感受，只是用围巾蒙了口鼻，脸上罩着风镜，也阻止不了细微的沙尘往身上钻，以至于嘴里头发里都是细沙，返回大漠驿站的时候，每人身上至少多了二斤沙子。

我在沙漠驿站里得知，可以乘坐特种沙漠车，进入塔克拉玛干最深处，去探寻被黄沙掩埋的古城，行程充满了刺激，有一定的危险，需要聘请专业的沙漠向导，但向导最近不在，无法成行，没能去到沙漠深处的古城，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不过完美往往意味着结束，我想此行留下些许遗憾，也有了下次再来南疆的理由。

《阴森一夏》

《阴森一夏》的出版名为《迷航昆仑墟》

这书本来创作于《鬼吹灯》之前，霸唱在创作此书其间开始了《鬼吹灯》的创作，从创作时间上讲，两者的时间略有先后，但大体相同，从本书的许多方面可以窥见《鬼吹灯》创作端倪以及霸唱的构思脉络。

相较于霸唱最初的两部作品《凶宅猛鬼》和《雨夜奇谭》来说，霸唱在这部书中开始加强对故事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并赋予其个性化的语言，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文中的主人公、老外、碟空等人的对话，东拉西盖，大巧不工，幽默而不俗套，依稀可见《鬼吹灯》中胡八一和胖子的影子。上面提到的那几条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以篇幅来说，《阴森一夏》自然远远不及《鬼吹灯》，但霸唱所特有的想象力大大充实这本书的内容，霸唱自己也说过：

“《迷航昆仑墟》才是我所有作品当中，内容最丰富、元素最庞杂、想象力最离奇的一部，并非之一。”

书中包含有惊悚、悬疑、神话、志异、科幻等各种类型小说的要素。

梦之卷 第一章

我住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一处“凶宅”。

倒不是说这屋里死过人，或者发生了什么凶杀案，而是这周围的一片地区都不太平，车祸，凶杀，跳楼服毒自杀，煤气爆炸，人口失踪，比比皆是。好象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噩运始终纠缠着这一带的居民。在这里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后面我会陆续讲的。

不过老百姓们往往是比较麻木的，他们看到别人家的天灾人祸，除了看热闹和幸灾乐祸的心理之外，很少往事件的深处去想。他们没想过，为什么这一地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这片居民楼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是七十年代晚期，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产物，那次大地震的毁灭性力量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那时候盖的楼房都是防震设计，地下打的梅花桩，“号称”能抗八级地震，是真能抗还是吹牛？不来次八级地震还真不知道。不过至少比起现在的豆腐渣建筑，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房子的质量当然是没的说，随着人口的爆炸增长，这一地区的房价翻着跟头的往上涨。而且附近还有两个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十分重要的因素，造成这一带很难拆迁重新规划。

其一，刚好在我家阳台的后面，是个森林公园，以前是植物园，专门给各机关单位栽种盆栽树苗草皮等等，据说以前城市规模还没扩大的时候，那里就是片老林子，年代有多远，我说不清楚，曾听老人们说那里是古战场。

后来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再难找出一片绿地，市领导觉得有必要保留下这片植物园，改建成森林公园，也算是个城市加上个空气净化过滤器。所以这片林子就保留了下来，但是公园的范围已经比以前的植物园小了很多。

其二，我们这片居民楼的正对面，有一片平房，也是政府特批不许拆迁的保护地区，因为这片老居民区中心，有一座很出名的城隍庙。

68年红卫兵来砸过，基本上全给拆平了。改革开放之后，在某种权利的默许下，原址上又重建了旧庙，因为有不少台商和海外人士的捐助，新庙极尽华彩美奂之能事，不仅原观尽复，而且气势规模远胜于昔日，如今已经是一处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周围的居民，如果是没有工作闲散在家的，可以去城隍庙附近做些

小买卖，是一项很不错的富业，再加上居民区附近的森林公园也是个休闲的好去处，使得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居住在黄金地段的优越感。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中，我在这里所经历的一些事件。

梦之卷 第二章

自从上次在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之后的几个月中，我的性格就变得比较抑郁了，不想多说话，总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想不起来，经常做噩梦，在我生意上的合伙人阿豪的建议下，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最后诊断的结果是，我可能患上了轻度的“昏暗症候群”，这是一种由德国科学家发现并提出的心理疾病症状，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就会感到焦虑，不安，严重的会出现幻视，幻听。

医院给我开了一些进口药，都是些安神帮助睡眠之类的，让我先吃一段时间，如果症状还没有好转，就住院接受治疗。

看完病之后，我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狗屎。

阿豪也比较同意，认为绝对是狗屎。

我的另一个朋友臭鱼说：“简直是狗屎中的狗屎。”

话虽如此说，症状还是确实存在的，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眠质量很差，没心思工作。我还是捏着鼻子吃了一些医院开的处方药，但是不见什么起色。

正好此时，我前不久认识的女朋友藤明月从南京打来电话，说她们学校现在放暑假，约我去湖南岳阳，她姑妈家里玩上几天。

我想去外地玩上几天也好，可以放松放松，也许对自己的神经衰弱有好处，于是就答应了她，第二天就坐火车到南京去找藤明月。

闲言少叙，只说我们抵达岳阳之后住到藤明月的姑妈家里，姑妈和姑父很热情，对我照顾的很周到。我跟姑父尤其谈得来，他是军人，我对军人一向是有好感的，我干脆也不见外了，直接称呼二老姑父，姑妈。住了两天，我精神好多了，吃饭也吃得下，睡觉也睡得香。

既然到了岳阳，又如何能不去洞庭湖划船？洞庭湖素有神仙洞府之称，自古以来描写这里景色传说的诗篇不计其数，李白诗云：“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诗人刘禹锡也吟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真个是处天上人间。

这日清早，我和藤明月租了只小小的鱼船，雇了一个五十余岁的船老大掌橹，纵目远望，帆影点点，湖光山色，观之不足，鱼船载着我们直往那烟波浩渺之中而去。

我提前买了鱼竿鱼饵，扬言要钓上二三十条肥鱼，就在这舟中煮

了，吃个新鲜快活。不过那日天公不肯作美，早上还是碧空一洗，不到中午就飘来几团雨云，四下里阴云一合，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我们都带雨具，藤明月避进船舱，我问船老大借了顶草帽。

我原以为他们的草帽，是那种圆锥形的斗笠，幻想着戴上那样的斗笠再披上件蓑衣，濛濛细雨之下在舟中垂钓，也颇有几分诗情画意。钓线沉波荡扁舟，鱼争芳饵上金钩。放歌不知落日斜，悠然忘却江湖愁。那种境界，八成也不过如此了。

不过这些日子的事，就没有一件是朝着我期待的方向上发展的，斗笠没有，只有黄席草帽，就是您看过农民下地干活戴的那种草帽吗？就是那种最最普通的，可能用得久了，头顶和四周还凹进去一大块。不仅能挡雨，还能接雨。

那雨也下得急，不一会儿的功夫，草帽上就积满了雨水，稍微一动脑袋就哗哗的往下淌水，可是……鱼还没钓上来半条。

藤明月在船舱里看着我的狼狈样笑着说：“喂……那位早晨还自称是老渔民的，一上午连一条鱼都没钓到呀，不知道你这种渔民是用什么养活老婆孩子的，在纸上画一条鱼给她们看了解饱吗？”

我这面子啊，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我一把摘下积满雨水的草帽，放在口边，一仰头把里面的雨水喝个净光，又戴回头顶，转头对藤明月说：“都因为你长得不好看，把鱼全吓跑了。我不来怪你也就是了，你竟然还敢多嘴？”

正在斗嘴之时，忽然手中一沉，凭力道感觉象是条大鱼咬钩了。我本是坐在船头木板上的，这时兴奋过度，跳将起来，我压根不会钓鱼，此时也来不及去看渔漂的状况，双手一抬，就想把渔杆挑起来。

谁知手中沉重异常，一抬之下竟没抬动，玻璃钢渔竿弯成了将近七十度。我怕把渔竿掰折了，便不敢再用力向上挑，顺着钩上着力的方向把鱼杆放平，心想这鱼太大，不能使蛮力硬拽，我得溜溜它，等它筋疲力尽之时，一举擒之。

随着兴奋的心情平静下来，我发现钩住的好象并不是鱼，我让藤明月找船老大借了把抄鱼的网兜，从湖一抄，抄出黑呼呼一团事物。

顾不得把鱼钩鱼线解开，就连忙拿从网兜里把那物件掏出来，黑色的是很多水草，鱼钩就是钩在水草的死结上，水草中包着一个古瓶，我用衣服擦去瓶上的淤泥，用湖水涮了涮这个古瓶，细看之下，心中狂喜，这回真得了宝贝了。

瓶体雪白晶莹，光润细腻，材质似玉非玉，瓶身上不知用什么工艺绘着极复杂的图案，山水花鸟，各种异兽，无不栩栩如生。

主体的构图是一座高山，山下绘有一位仙人，青袍长髯，神态潇洒。山上又有一处俯邸，门上有“冷香堂”三字。门前有三朵叫不出名目的异样奇花，中间最大的一朵蓝色，旁边各生有一朵红色小花。鲜花怒放，红蓝相间，悦目已极。

瓶口被一块黑色木塞堵得严严实实，又有防水的金漆粘合，没半分缝隙可以开启，不过用手一晃，感觉里面空空如也，看来应该是个空瓶。

我轻轻抚摸着瓶身，别说这瓶子材料和年代的价值了，凭我的经验，单是这瓶上的图纹，就值个十几万。实在是太不寻常了，我从来没见过有这种风格的瓶，绝不是近代的款式。回去后找个懂行的好好估个价，这趟来岳阳真是不虚此行。

这时雨过天晴，长空如碧，我得了个古瓶，没有心思再去游湖，就带了藤明月回家。在岳阳没找到能鉴定古董的师傅，看来只能回去之后再作计较了。

又住了五七日，别的闲事就不讲了，没过几天我就带着古瓶辞别了姑父姑妈回到家里。

回到我家的楼下，只看见围着我家的楼门人头攒动，黑压压的挤满了围观群众，边上又停了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一些警察出来进去的忙个不停，好象是出了什么事故。

我也是个好事之徒，见如此热闹，就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人群中几个相熟的邻居正在交头接耳的聊天，就挤了过去，跟他们打声招呼。

我问邻居老马怎么回事这么多人？

老马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在电影院工作，戴了副深度近视眼镜，对我说：“你出门刚回来，还不知道吧？咱们楼门里，一楼，就是你家楼下的老姚家，一家五口，昨天晚上全都死在家里了。”

这个消息让我听得心里发堵，平时关系都不错的邻居全家竟然都死了，我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

这时旁边的邻居闲汉孙国宾说：“昨天白天，不知从哪飞来只夜猫子，正落在老姚家门前，那双大眼就死死的盯着他家大门，怎么赶都赶不走，最后老姚急了，拿棍子把猫头鹰给活活打死，你说怪不怪，那夜

猫子被乱棍打死，直到死都没有要跑的意思，到了晚上全家就莫名其妙的死了，经常听人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事可真够邪的。”

老马摇摇头说：“也未必是夜猫子，你们晚上也应该都听见了吧？深更半夜的在楼下有人大声的喊老姚和他家里人的名字，那喊声很大，一声比一声渗人，都把我吵醒了，我还特意拉开窗帘往楼下看，楼下路灯照得雪亮，空荡荡的人影也没有半个。”

周围的众邻居都连连点头，看来晚上听到喊老姚名字的不止一人，大伙全听见了，但是谁也没看到究竟是什么人在楼下喊他。

我问老马：“姚家五口人，老姚和他老婆，两个女儿，一个十七，一个十三，再加上老姚的母亲，怎么会同时都死了？是煤气中毒？还是入室凶杀？”

老马说：“怎么会是煤气啊，这么热的天，哪家不是开门开窗的，我听派出所的民警说具体死亡原因还要等法医鉴定。早晨老姚大女儿的同学来找她一起去上学，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她见门开着，就进去看了一眼，这一眼差点把那小姑娘吓成神经病，五口人都坐在客厅一动不动，都是睁着眼死的，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天花板。”

我对老马说：“老马您可别吓唬我，他们家楼上住的就是我，他们往上看什么？”

这时居委会的刘老头插嘴说：“他们不是看你家，那是在看进了房里的勾死鬼，你们还别不信邪，平白无故的有人喊你们名字，千万别答应，那是勾魂的鬼，你一答应，它就能找到你的住处。”

孙国宾笑骂：“我说老刘头，你他妈的好逮也是居委会的，怎么到处传播封建迷信啊？”

刘老头怒道：“你这小子懂个屁，前边九号楼的胡家大嫂子，你们都知道是谁吧？”

众人都知道那是个疯婆子，于是都点点头。

刘老头接着说：“胡家当家的死得早，十年前，胡家嫂子在家做饭，听家楼下有人招呼他丈夫的名字，她一边答应一边往楼下看，结果楼下根本没人。当天就传来消息，他丈夫在车间出事故死了。”

老马说道：“好象是有这么回事，年头多了，您不提我都快忘了。”

刘老头说：“这还不算完，胡家嫂子也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八年前，跟同学到森林公园，对了……那时候还是植物园，到植物园的一个湖里去游泳，那湖虽然小，但是不是死水，底下是个锅底，谁都不知道

下面跟哪通着，平时为了安全，用浮标把深水区圈了起来，小孩去游泳都在边上玩，没人敢去深处，结果胡家大儿子和同学们一不小心把球扔到了湖中心，几个人一起游过去捡球，结果连胡家大儿子在内一下子淹死六个，当时这事全市都轰动了，所有学校都通报，三五年之内再没人敢去那里游泳。”

我们回忆了一下，的确有这件事，一点都没夸张，虽然隔的久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人们提起那个一下淹死六个人的无名小湖来都是谈虎变色。

刘老头问众人：“那孩子是我看着长起来的，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知道爹死的早娘不容易，放了学就帮家里干活，唉……太可惜了。你们知道湖里淹死人的那天，胡家嫂子听到什么了吗？”

我说：“该不会也听见有人喊她大儿子的名字吧？那可真是奇了怪了。”

刘老头掏出烟来点上一支，继续说道：“不错，她又听到有人招呼她儿子的名字，从那以后，胡家大嫂就受了点刺激，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儿子，她把小儿子当眼珠子一样看着，寸步不离，五年前的一个清晨，她又听到楼下有人招呼他小儿子的名字，这次，她学乖了，没敢答应。可是她小儿子不知道厉害，听到楼下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以为是同学找他玩，就答应了一声。出去一看，并没有任何人。小儿子回家之后拿茶杯喝水，喝得急了，一口水呛进气管，就这么给呛死了。从那以后，胡家嫂子就彻底疯了。她家同我住在一个楼里，所以这事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

个人都长吁短叹，替胡大嫂家的事感到难过，正在这时，楼门里陆续续走出来一队人，用担架抬着姚师傅全家五口的五具尸体，尸体上蒙着白布，看不出来谁是谁，一具具的都装到车上，疾驰离去。

民警找周围的住户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把封住楼门的警戒线给撤了，住在里面的居民可以进出，一楼中单的姚家门前贴满了封条。

我跟几位邻居有聊了一阵子，就起身回家。我家住在二楼，刚好是在姚家的楼上，我进屋之后把东西收拾收拾，找个妥当的地方放好在洞庭湖得到的古瓶，一时也无心去想那瓶子的事。倒了杯水，边喝边想楼下的命案。

一想到姚家五人的死尸，都坐在客厅睁着眼往上看，我就有点起鸡皮疙瘩，我正好也坐在客厅，他们看的位置该不会是我现在坐的方位吧？想到这里，不敢再坐，去到卧室躺在床上抽烟。

我父母都被我大哥接去了长沙养老，这房子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以前一个人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楼下死了这么多人，真不免有些胆战心惊。

最近玩得很累，回到家先好好睡上一觉再说，于是找出前些日子医院给开的减压助睡眠的药片服了几片，又躺回到床上，不一会儿睡意就拥了上来。

就在我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我听到屋里的地板下面碰碰碰的有响动，好象是楼下有人用棍子戳天花板，我想起来去看看怎么回事，但是药力发作，身体不听使唤，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梦之卷 第三章

当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极可怕的噩梦。

从床上下来，分不清是什么时候，四周都是黑沉沉的，我头脑一片空白，莽莽撞撞的信步前行。

也不知是怎么走的，没几步远就到了一处乱葬岗子，只见云迷月黑，悲风四起，全身毛发森森俱竖。

环视四周，皆是荒坟野地，有的棺材来不及埋葬，杂乱的摆在路旁，更有几只野狗把坟里的死人刨了出来，正在嘶咬死人的肚肠，歪歪斜斜的墓碑上落着几只乌鸦，见有人经过，扑楞楞的飞到半空，狂叫之声凄厉刺耳，深夜听来，尤为可怖。

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想赶快离开，好不容易寻得一条道路，便顺路匆匆前行。

走了一段，竟又转回那片坟场，连忙再找别的道路，不论向何方向走，最后都转回这片荒坟。

正暗自焦急，忽听有女人涕哭的声音，听声音就在左近，我寻声看去，原来有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子坐在不远处的地上，正扶着半截墓碑呜呜哭泣。

白衣女子见我走近，就止住哭声，问我：“你……是人是鬼？”

我听了大怒，说道：“我当然是人，倒是你比较可疑，你这贼婆娘是人是鬼？黑天半夜在坟地里做什么？”

白衣女子说道：“真抱歉，在这黑夜荒坟之地我实在是怕得狠了，才这么问，既然你是人非鬼，那真是太好了。”

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你认识路吗？”

白衣女子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答道：“我家离此地不远，只因晚上赶路回家，把脚扎伤了，行走不得，你如果肯背我，我就给你指点道路，这里路径繁杂，外人是认不得的。”

我低头看了看她的脚，果然鞋子下面有不少血迹，看来是踩到了什么尖锐的东西，心想她这么瘦，估计也就是八十多斤，背上她走路倒也使得。

于是就把她负在背上，背后轻飘飘的，远比预想中的份量要轻。

白衣女子趴在我的肩头，用手指点远处一片山峰，说道：“前面峰峦密处，就是我家，那山下面有条大路，你可以从那回家。”

我有点后悔，太远了，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她的吩咐，便背起她直往那山峰重叠之处前进。

从远处看来，虽然距离远了，但是只要认准了那片山峰的大方向，走过去也就是了，没想到，那道路极为曲折，山重水复，走了很久很久也到达不了，反而是越离越远。

身后背的白衣女子也不再说话，她虽然体轻，但是也有个六十来斤，我走得久了，觉得有些累，就想让她先下来，歇一下再继续赶路，我对她说话，她却没半分反应。

鼻中隐隐闻道一股腐臭的气息，我暗道不好：她可别是拉裤子了，怎么这么大的臭味？”

手上的触觉也不太对头，象是摸着一大块烂木板，我回头一看，直被吓得三魂幽幽，七魄杳杳。

背上的白衣女子不知去向，背着的是块长满了白毛的烂棺材盖子，上面爬满了蛆虫，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

我吓得大叫一声，从床上坐了起来，窗外玉兔西沉，红日初升，已是清晨。

还好是个梦，真吓死我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正要起身下床，突然觉得手中痒痒的似是有什么虫子，抬起手来一看，手中有四五条肥肥白白的蛆虫正慢慢蠕动。

急忙把手里的几条蛆扔进卫生间的马桶里面，放水冲掉。然后拼了命的洗手，都快搓出血才停下，心口还一阵阵的感到恶心，早餐是没有胃口去吃了。

一抬头发现卫生间镜子中的自己，眼圈发黑，双目有些血丝。我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我现在面对的绝不是什么“昏暗综合症”，也许真的是有“鬼”。

下楼的时候我特地留意了一楼姚家门上贴的封条，没有被损坏过的迹象，这就说明屋子里没有人，那么昨晚谁在用棍子捅他家的天花板？我靠……想想都觉得后脖子冒凉气，该不会是他们家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

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就到了公司，把从岳阳带回来的龟蛇酒、岳州

扇、君山银针茶等等礼物分给众人，随后把阿豪臭鱼带到没人的地方，把昨天晚上的梦和早上手中的蛆虫对他们俩讲了，请他们二人帮忙想点办法。

他们也不是和尚道士，一时之间也无对策。阿豪说：“不如找个神婆神汉之类的给你瞧瞧，是不是你家附近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倒不失为治标治本的好办法，只是我对哪些江湖术士不太熟悉，也不知哪个是有真本事的，哪些又是骗吃骗喝的。

阿豪说：“这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请高人就要请货真价实的，否则请个骗子来，损失钱财是小，耽误正事是大。这两天我先帮你打听打听，你自己也到处问问。”

中午吃饭，我跟他们聊起家里那只古瓶，臭鱼说知道有家古玩店，那老板以前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老头，鉴别古玩器物，从来没走过眼，不如咱们去请他瞧瞧。

我是急性子，马上就让臭鱼带我去，于是把公司的事都交给阿豪，同臭鱼回家取了古瓶，火烧火燎的赶到了古玩店。

店主姓线，是个花白胡子的精瘦老头，见我们来找他鉴定器物，分外热情，让到里屋，分宾主落坐，店里的小伙计倒上茶来，免不了一番客套，先随意聊了几句。

线老爷子自称祖宗八代都是打鼓的（当铺里柜上收东西的），解放后就没这行业了，他父亲被招聘到了故宫博物院当保管员，等退休后，他就接了班，现在也退休了，就凭着祖上传下来的知识和自己积累的经验开了这么间小店，不为挣钱，只为结交一些同道，排遣余生。

我问道：“老先生，听您这姓氏，应该是在旗的旗人，八旗子弟多是王公贵族，怎么您的祖上都在当铺里挣营生？”

线老爷子笑道：“呵呵，老朽虽是旗人，但属于是下三旗，军国大事哪有咱参和的份啊，也吃不上多少禄米，只好凭着给王爷贝勒们掌眼的这些雕虫小技出去打工，拿现在的话讲，也是工薪阶层啊。”

我见他言谈随和，甚有风度，心中多了几分信任之意，便拿出古瓶递给线老爷子说：“麻烦您给掌掌眼。”

线老爷子小心翼翼的接过，捧在手中端详起来，一言不发，反反复复看了半天，又拿出个放大镜看个没完。

我左等右等，有些焦急，就问：“线老先生，晚辈这瓶子如何呀？”

连问三遍，线老爷子才回过神来，把瓶子还给我，说道：“小老弟啊，我跟古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空活七十余岁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等神物，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珍宝，我劝你们把它献给国家吧，凡人留之不是福，反而是祸害。”

我说：“我这宝贝是祖上传下来的，不是我没那觉悟，只是捐出去未免对不住祖宗，也许以后我会捐献，不过暂时我这思想境界上一时半会儿还提高不起来，那都是以后的事。您先给我们讲讲这瓶究竟好在哪里？”

线老爷子说：“单说这瓶盖就已经是十分的不得了，这是几百年才能成材的茵陈木的树窠，也就是树芯，以前这都是皇家做棺槨的木料，能保尸身数百年不朽。这瓶子的质地，是新疆和阗仔玉，看质地绝对是极品，这么大一块完整的美玉已属极罕见了。另外这瓶身的造型和图案从风格上来看是北宋年间的，但是这瓶的做工及纹饰工艺更不寻常，不象是那个时代能做出来的，尤其是图案复杂精细，似是暗藏玄机，老朽只能说这是鬼斧神工了，按常理说这种瓶应该有一双，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老朽不才，看不出这瓶的年代出处，也不知这瓶是雌是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古瓶绝非凡物。”

梦之卷 第四章

我越听越激动，梦想中下半辈子那腐败堕落的生活都着落在这只古瓶上了。我问米老爷子：“您说这图案似乎藏有玄机，我也深有同感，依您所见，这瓶上的山水人物花鸟异兽有何讲究？”

米老爷子说：“你们仔细看这瓶，这瓶身上的构图并不符合古代美术结构的布局和原理，中国的绘画自古讲求写意，意重于形，然而您们看这画中的人物花草都和真的没有区别，几乎可以乱真，就好像是照片的效果一样，然而这座高山却又把写意发挥到了极至，森森然，巍巍然，结合的太完美了，还有这些异兽，有的隐在云端，有的藏于山林，看不清楚全貌，这里面一定有一些隐义，只是我等俗人，难以考证。”

米老爷子又反复强调说：“二位，这物件真是只应天上有，不是人间能容得下的，说不定会招来杀身之祸。你们切勿贪财，尽快捐献给博物院吧，就算想找买主都不容易，这东西有市没有价啊。前些年有个河南的农民挖地窖，挖出一个石头匣子，里面有八樽玉人，那玉色都是殷红如血的古玉，是西晋的古物，这东西一出世，天下轰动，最后这位农民还是把它献给了国家，国家也奖励了他很多钱和荣誉。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那八樽玉人我是亲眼见过的，算得上是奇珍异宝了。不过比起你们二位的这个瓶，那玉人就显然不值一提了。”

我打定了主意，米老头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献宝，一口咬定：“我这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每当我看见这瓶子就会想起我爷爷的爷爷，实在是舍不得，等我老了，让我孙子去捐献也不迟嘛。”

我怕再说下去那老头就打电话报警扣住我的宝贝，急忙和臭鱼一起辞别了米老爷子，落荒而走。

心情极好，昨天见到邻居家灭门命案以及晚上做的噩梦都忘了个精光，与臭鱼商议找阿豪出来找个酒吧喝上几杯，再找个K房唱上几句，再找个桑拿蒸上一道，最好再找个小姐……

我们边走边说，忽听身后有个男人大声喊道：“章~~~~~鱼~~~~~”

我们没意识到是在喊我们俩人，臭鱼还笑着说这卖鱼的嗓门还真不小啊。

那男子的口音很怪，全是升调，好象舌头很僵硬，他继续在我们身后喊：“章~~~~~鱼~~~~~”

臭鱼对我说：“哎，你姓张，我姓于，他是不是再喊咱俩？”

我心中一沉，想起昨天邻居们议论喊人名字勾魂的事情来，头皮一下就炸了，我对臭鱼说：“咱们快走，无论如何不要答应，可能是勾魂的恶鬼。”

二人加紧脚步，越走越快，到后来干脆在闹市中跑了起来，撞得路上行人东倒西歪。

我感觉身后也有个人追着我们跑，离得还不太远。

这时，身后男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跑得气喘吁吁，口音更怪，边跑边对我们喊：“你们……跑什么……是我啊。”

臭鱼对我说：“日他大爷的……快跑快跑……肯定是鬼……活人没有说话这么怪的。”

一路狂奔，仓慌之际不择路径，逃进了一条小巷。

我有点跑不动了，但是不敢回头，一边跑一边对身后跟着的勾魂恶鬼大骂：“我操你奶奶……你他妈的……认错人了。”

身后怪异的声音喊道：“张……你他妈……我也操你奶奶……我认不错的……你们就是……卖伟哥的皮包公司……啊啊……？”他跑得太急，后半句便说不出来了。

臭鱼也快跑不动了，喘着粗气对我说：“这鬼……把咱们的底细……呼呼……都查清了……连咱倒腾伟……哥，他全知道……咱俩今天……可能……要玩完。”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忍不大笑，停下脚步不再逃跑，转身骂道：“老外你这孙子，差点把我跟老于吓死，晚上你要不请客吃饭，我们就把你大卸八块，包成西葫芦肉的饺子。”

老外，何许人也？老外自然是洋人，他是租了我隔壁单元居住的一个外国人，好象叫皮埃尔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我一向称呼他“老外”。

老外大约三十多岁，作家，写恐怖小说，是个中国通，中文说得比臭鱼都好，他对中国文化极其着迷，常年住在中国搜集素材。平日里总与我们在一起厮混。

梦之卷 第五章

老外说话是属于洋口音的普通话，再加上他连喊带跑，所以听起来怪异无比。

我对老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卖伟哥？以后你少给我们造谣，我们是经营药材的，你满大街嚷嚷，群众们都把我们当做是伟哥专卖店的奸商了。”

老外刚才跑得太累，还没缓过来，捂着肚子弯着腰说：“甭跟哥们儿玩那猫腻，你们这两年除了伟哥还卖过什么？除了伟哥什么你们也没卖过，别以为哥们儿不知道。哦，对了，去年你们还往俄罗斯倒过保险套。”

我吃惊的对老外说：“你这洋鬼子，怎么什么都知道？你他妈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那个CIA派来我们这当间谍的？”

老外一脸无辜的表情，耸了耸肩膀：“张，你知道，哥们儿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我们法国人不关心政治，当初我们那边闹革命的时候提出的口号都是：要玫瑰，不要核蛋，要作爱，不要作战。”

臭鱼问老外：“哎，法国不是也有CIA吗？”

老外笑着说：“法国那个部门不叫CIA，简称是CLIA。”

我跟臭鱼一起摇头，没听说过这么个单位。

老外用自嘲的语气说：“就是……中央……缺乏……情报局，哈哈。”

三人一齐大笑，勾肩搭背的向平时经常去的一家“波撒多”KTV走去，边走边唱：“找点借口~找点空闲~带着小蜜~咱出去转转……”

到了波撒多，我们要了个单间，给阿豪打了个电话，让他下班之后来这取齐。臭鱼很喜欢唱民歌，而且一唱就非常投入，进去之后就吼了起来。我五音不全，老外不会唱中国歌，于是我们俩就在一旁喝啤酒谈话。

老外跟我聊起了我家楼下的姚家全家死亡的事，老外认为这事非常诡异，是个很好的题材，绝对能写个拿人的段子。

我说：“其实你就写你现在住那屋的事就够吓人的了，还用得着写别人的事吗。”

老外好奇的说：“哥们儿那屋？什么吓人了？”

我说：“啊，还真有你不知道的事啊？你是去年秋天搬来的，之前那家住户姓孟，他们家的怪事可多了去了。”

老外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连声催促：“张，你说详细一点，让哥们儿记录下来。准备好了，快说，快说。”

我把以前隔壁孟家的事情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些。

孟家四口人，也是孟师傅两口子，孟师傅在小区的垃圾转运站工作。

他妻子在北京开亚运会那年，中了风，成了瘫子。只能做在家里糊纸盒，还做些针线的活计，贴补家用。

家里还有个孟师傅的老娘，孟奶奶，她也是常年有哮喘病。孟师傅两口子还有个女儿，叫孟洁，才十六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别看年纪不大，那模样那身段，往那一站，什么巩丽啊章子仪啊，全得靠边闪。

孟师傅家的日子过的难啊，全家都指着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垃圾转运站能赚几个钱？孟师傅业余时间就接点零活，帮人修个屋顶，通个地沟什么的，一年到头没黑没白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冷冷清清的，孟师傅帮人通完下水道回家，快到家的时候，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为什么说是人影呢，因为看不清楚，就好像这人在磨沙玻璃后边似的，虚虚呼呼的。

那个人影，脸冲着墙，一动不动，孟师傅以为是贼，走过去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这一拍不要紧，就好像是摸到了一块寒冰，全身如坠冰窟。那人影也扭过头来，一张没有鼻子没有眼没有嘴的脸，冷冷的对着孟师傅。

您想啊，大晚上，在胡同里，有张没有五官的大白脸，近在咫尺的距离对着你，那是种什么感受？

孟师傅当时就被吓晕了过去，第二天早晨，有上早班的路过那条胡同，这才发现孟师傅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就赶紧给他送回家。

到家之后，孟师傅就大病了一场，连续三天高烧不退，到医院扎针吃药，好不容易把病治好了，脑子又出问题了，他谁也不认识了，不管是谁，包括家里的亲人同事邻居朋友，挨个骂。

而且口音也变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骂起人来十分恶毒。

有走南闯北到过地方多的人，说孟师傅现在的口音是吉林长春那边的方言，大伙都觉得奇怪，老孟一辈子没离开过本市，在哪学的这一嘴地道的东北话？

孟师傅的娘孟奶奶，记得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村里也出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个会算命的老头，说这种情况叫“撞克”，就是说被鬼上身了。

孟奶奶凭着对当年的记忆，模仿着当年算命先生折的纸人，自己也用黄纸照猫画虎的叠了一个相同的。然后把纸人贴在孟师傅前额，用针想扎纸人的脚，未成想，当时孟师神智不清，他一躲，这针就扎到了纸人的左眼上。

只听一声怪叫，孟师傅颓然坐倒在地，随后竟然痊愈了，身体好了，神智也恢复了正常。

按理说病好了这是好事啊，其实不然，孟家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转过天来的晚上，孟师傅的老婆，坐在床上用剪刀剪纸盒，她女儿躺在母亲身边看书，孟师傅的老婆觉得后边有个人拍了她一巴掌，全身立即打了个冷颤，手中的剪刀拿不稳，一下落在躺着看书的女儿脸上。

您说巧不巧，孟奶奶用针扎纸人的左眼，孟师傅老婆手中掉的剪刀正插在女儿孟洁的左眼上。

剪刀插在孟洁的眼珠上，直挺挺的不倒，一行黑水混着鲜血顺着孟洁的眼框流到脸上。当时孟师傅不在家，家里只有孟奶奶和他老婆，全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还好孟奶奶先回过神来，连忙到我家找我帮忙，我又叫了邻居老马，一起帮着把孟洁抬到医院。

孟洁生命没有危险，但是眼睛瞎了，医生说流出的黑水就是眼球里的液体。这时又传来噩耗，孟师傅在垃圾转运站心脏病发作，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

孟奶奶折腾了一夜，又受到儿子死亡的打击，哮喘病发作，抢救不过来，也一发死了。

紧接着，孟师傅的老婆也疯了，天天胡言乱语，一看见穿白衣服的就吓的尿裤子。

剩下这一对残疾的母女，为了生活，就把房子卖了，住到郊区的便宜地方。后来新的房东觉得房子不干净，自己不敢住，就租了出去。

我对老外说：“正好你这大鼻子傻冒儿找房住，一看这房租金还挺便宜，屁颠儿屁颠儿的就跑这住来了。”

老外问：“他家究竟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说：“听懂这方面事情的人说，孟师傅那天晚上确实是撞克了，应该找个懂行的来把鬼扎走，然后烧纸上供了事。可是孟奶奶根本是一外行，她胡乱一扎，把鬼给扎急了，人家那是来报复来了。”

老外倒是不觉得害怕，只是摇头叹息，很同情那一家人的不幸遭遇。问我要了孟家母女的现住址，说是改天要去采访采访，顺便给她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正聊着天，阿豪也到了，于是等臭鱼唱够了，大伙就出去找个地方吃饭喝酒，吃饭的时候阿豪说他打听到了一个高僧，那高僧在11路公交总站摆摊算命看风水，据说很灵，去的人太多，晚了都排不上队，让我明天抽空去那找高僧看看为什么总做噩梦。

今天难得聚在一起，喝得都有些多了，臭鱼又吐又闹酒乱，阿豪开车把臭鱼送回家。我跟老外慢慢走着回家。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月白风清，夏天的夜晚，难得这么清爽。我喝得虽然有点偏高，但是还算清醒，跟老外俩人晃晃悠悠的到了楼下，我经过一楼的姚家门前时，又看了一眼门上的封条，显然没有人进出过。

三步两步到了我们住的二楼，一抬眼冷不丁看见老外的门前站着个人，我的酒意一下就没了，全身都觉得冷嗖嗖的，汗毛倒竖。

老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问呢：“喂……你在我家门口……想找谁？”

我扯了扯老外的手，在他耳边小声说：“他就是以前住这里的孟师傅。”

梦之卷 第六章

在二楼，孟师傅的亡灵面对着以前的家门一动不动，好象并没有听见老外刚才对他说话。我见状急忙拉着老外，蹑手蹑脚的从孟师傅背后悄悄走上二楼半。

我们伏在二楼半的楼梯处，从缝隙中往下窥视他亡灵的动静。老外想拿手机拍张照片，我赶紧拦住，低声说：“你找死啊。”

过了很久，孟师傅的亡灵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下楼离开。

我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脏也随着他的离去放松下来，喝到肚子里的酒已经全随着汗水蒸发没了。心想：“孟师傅的亡灵可能是放心不下他女儿，想来探望探望，可是他大概不知道，她们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失落，这才离开。”

老外跟我商量：“怎么着？张，咱们跟着那个幽灵，看看他到哪里去，这素材太棒了。哥们儿这回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我心中暗骂老外不知道危险两字的含义，却又想纵观当今世界，我等处处难与人争，既然洋人敢去，我就贪生怕死不敢去么？今晚就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上一遭。就对老外说道：“等我先把东西放下，马上就来，不敢去的是孙子。”

回到二楼，打开自己家的房门，把我那宝贝瓶子放在家中妥善地放藏好。忽听房中地板碰碰碰不停的响，我怕耽误了时间跟不上孟师傅，不及细看，就出门招呼老外下楼。

外边月光如水，孟师傅的亡灵没走多远，正向着东面缓缓前行。它似乎很怕走在光亮处被人看到，遇到有阴影的地方，他就尽量走在阴影照不到月光的地方。只有在无遮无拦的空地，才不得不在月光下急行，我们看得分明，他在月光下，没有地上的影子。

这次我们虽然离得远了，但是都知道跟踪幽灵的危险性极高，不敢轻易说话，一声不吭，潜踪蹑足跟在后面。

这个夜晚，处处透着诡异，零点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任何行人和车辆。走了不多远，就到了一个所在，一圈高近四米的黑色院墙中有一闪黑色小门，孟师傅的亡灵推门而入。

老外小声问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摇了摇头，我不记得我家附近有这么个黑墙大院。现在回去睡觉

还来得及，但是看老外那兴奋劲儿，一点没有要回去的意思。

我问老外：“老外，你怎么不觉得害怕啊？”

老外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多难得的机会，这种灵异现象，就是要切身体会，写出来的情节才有魄力。”

我说：“你们洋人都他妈的看印第安纳琼斯看多了吧，哪根筋搭错了？”

现在不是逗闷子的时候，正在这时一大片黑云遮蔽了天上的明月，四下里顿时漆黑一团。

我们俩人借着月黑之际，溜到黑墙大院的小门前，用手一探，那门并没有关死。我推开一条门缝，看了看里面的情况，远处似乎有几点灯光，但是看不清楚。

硬着头皮跟老外进了院子，一股恶臭直蹿鼻孔，我们用手捂住鼻子，半蹲着顺着墙边向左侧灯光闪烁的地方悄悄摸去。

前进了摸约十几米，忽然几条黑影走了过来，我们不敢再有动作，趴在阴暗的角落偷眼观瞧，但是天上的那一块乌云极浓，遮得星月无光，院子深处的几点灯光又不明亮，周围的情况完全看不清楚。

隐隐约约见到十几条高大的黑影在院中走动，好象在忙着搬什么东西。从刚才进来开始，我就闻见一股浓烈的臭味，好象有什么巨大的死尸被夏天的阳光晒得腐烂了，散发着一阵阵的恶臭。这气味冲人脑子，忍不住就想呕吐。

老外想往我身边靠近两步说话，忽然脚下一软，“扑”的一声象是踩破了什么东西，老外吓了一跳，赶紧捂住自己的嘴，不敢叫出声来。

我听见他的动静，回过头来看老外，但是院子里太黑，看不清他踩了什么，我用手一摸黏呼呼的……

这时天上的那片乌云已经飘过，眼前顿时一亮，二人同时大口呕吐。

老外踩的是一具肿胀腐烂的发紫的死尸，尸气涨得象只汽球，他这一脚正踩在尸身的胸腔里，他脚上和我手上，都沾满了死尸胸腔里的墨绿色黏液。

还好大院中的黑衣人各忙各的，没人注意我和老外在墙边呕吐的声音。

我心中暗暗叫苦，后悔莫及，今晚就不该逞能跟老外来这里以身犯

险，真他妈是吃饱了撑的。

老外也终于有几分害怕了，我看见他也是肩膀微微颤抖，呼吸粗重，但是这家伙对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太大了，他藏在花池子后边，睁着一双大眼观察着院中的情形，恨不得拿个摄像机全给拍下来，方才心满意足。

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是不肯离开，只能横下心来陪着他。心中暗自祈求希望老外赶快看够了回家洗澡睡觉。

天上又有流云飘过，不过云轻月明，不再象刚才那么黑暗，我也抬起头来偷偷观看，这一看吃惊非同小可，险些又要呕吐，还好晚上吃的酒食都已吐光了，只是干呕了两下。

院中支了一口青绿色的大锅，这锅的形状又有些似古鼎，直径少说有八米开外，大锅共有三足，都如成人腰身粗细，锅里全是沸腾的滚水，下面堆满了柴草。

院中十几个黑衣男子，身高超出常人一大截，面无表情，忙碌着添柴烧火，院中满地都是成堆成堆的腐烂死尸，一时也分辨不清究竟有多少，粗略估计数量足以千计。无数的苍蝇围绕着尸堆嗡嗡乱飞。黑衣人把火烧得旺了，就搬了尸体扔入锅中。

最奇怪的事是，腐臭的死尸一经大锅烧煮，就活动起来，在锅中张牙舞爪，不断发出声声惨叫，极其痛苦，挣扎着想从锅中爬出来，锅外的黑衣人用长竿把想爬出锅的死尸又一个个的捅回去。

腐尸挣扎一番，终于被沸汤煮得稀烂，不成形状了。一众黑衣人各司其职，虽然忙碌，但是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有的负责搬尸，有的负责烧火，有的把锅里煮尸的黑水舀出来倒掉，又有数人不停的倒入清水。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的进行着，只有锅中尸体的惨叫声凄厉悲凉。

我和老外看得目瞪口呆，正没理会处，忽见先前看到的远处那几盏灯火越来越亮。再加上天上的月色，远处也能瞧得清楚，在黑墙环绕的大院深处，显出一座古代楼阁，宛然便是一坐殿堂，金壁辉煌，灯火通明。

老外小声对我说：“原来这是那城隍庙”

还没等我说话，那大殿正门大开，一众黑衣人拥出一位官员，那官员蟒袍玉带，面如冠玉，气象不凡。

我猛然想起，以前来城隍庙玩的时候，见那大殿中供奉的神像，正是与那官员一般不二。

官员巡视一圈，看了看黑衣人煮尸的情形，略微点头表示满意，然后转身回入殿内，大殿的灯光也渐渐暗了下去。

我压低声音对老外说：“老外，再不走可就出不去了，这地方太吓人了。万一被发现了，咱俩就得让人家扔锅里煮了，我可不想跟你一起当涮羊肉。”

老外纵然胆大包天，此时也不敢再看下去，与我打个手势，准备按原路返回。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是沿着墙向左侧走了二十多米，现在返身往回走，边走边把手放在墙上去摸刚才进来的那闪小门，小门和墙壁都是黑色，若不用手去摸，恐怕看不清楚。

谁知，越摸越是心凉如冰，直往来时的那片墙壁摸出去四五十米，却哪里有什么小门。

我怕是摸得粗略，错过了门，就又往回走，一点一点仔细抚摸高大的黑墙，最后彻底绝望了，墙上根本没有门。

老外这时也傻眼了，刚才的冒险精神荡然无存，连连祈祷，声音都发颤了：“圣母玛丽亚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一切的赞美和永恒的荣光都属于你们……请您告诉我……我该怎……怎么办？”

我此时只想逃出去，懒得去安慰老外，抬头看了看那面黑漆漆的墙壁，墙壁足有三四米高，就算我和老外两人搭了人梯也不一定能越过去。

这附近的院墙是出不去了，须另寻出路，我回过身来想再找别的办法，却发现一个黑衣人悄无声息的站在老外身后，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梦之卷 第七章

老外兀自不觉，还在墙边喃喃自语，满天神佛都快求遍了，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又是外国话的唠唠叨叨。

高大的黑人面无表情，更不搭话，悄然无声的伸出两只大手，分别抓向我和老外的脖子。

他动作也不甚快，但是巨大的手掌给人以压倒性的恐惧感，我们闪避不得，都被他抓小鸡似的抓住。

老外吓得一翻白眼，晕了过去。我感觉脖子上象是被套了个冰冷坚硬的铁箍，越勒越紧，呼吸困难，窒息得也即将晕过去。

这时又有一个黑衣人走过来，看了看我和老外，对先前抓我们脖子的黑衣人耳语了几句。

我感觉脖子上一松，被扔在了地上，原来其中一个黑衣人正是去世已久的孟师傅，他对我说道：“这里不能容得活人进出，天幸叫我撞上，念在咱们多年邻居的份上，就放你二人出去，你们切记日后不可对任何人提起在此见到的情况，否则于人于己都是有损无益，你二人能答应吗？”

我们捡了两条性命，就算是回去要戒酒戒色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发答应了，见只是要求不许提起此间的事物，哪里还敢不从，连声答应。

我记起孟师傅亡灵去故居的事，就把孟家母女现在的住址告诉了孟师傅，他缓缓点头，神色悲伤。

过了片刻，孟师傅说：“这里的门已经关了，今夜不会再開，你们就跳墙出去吧。”说完拎起地上的几具死尸，堆在墙边，尸体越堆越高。

我明白了他的用意，我和老外可以靠尸体做梯子爬上墙头。老外作家的天性又发作了，这时候还不忘了问孟师傅：“为什么要煮死人？”

孟师傅一边堆尸一边答道：“这些都是屈死的人，化为厉鬼纠缠在阳世，不肯安息，其实凡人生死之事皆是天意，不可逆天而行，我等奉命将那些逾期不去阴间点卯的怨魂尸骨找来，用混元鼎煮了他的遗骸，那些亡魂也就魂飞魄散不能为害了，只是当今世界煞神瘟神当道，妖云遮日，人心丧乱，枉死者不计其数，只凭区区几个鼎又哪里煮得过来这许多厉鬼。”

老外得寸进尺，没完没了的接着问：“嗯……魂飞魄散是不是就等于

灵魂被判死刑？是不是有些太不人道了？有没有宪法的依据？有些找不到尸体的又怎么处理？”

远处那座殿堂中的灯光又亮了起来，里面的官员好象又要出来查看，孟师傅的亡灵不再回答老外提出的问题，放低声音连声催促：“快走，快走，若被它看到，再也休想出去。”边说边在后边推我和老外。

我们踩着地上的尸体爬上墙头，因为天热，有些尸体可能又被水泡过，正在肿胀发烂，一踩就踩进尸体的腔子，好象在一堆烂泥中跋涉，深一脚浅一脚的废了不少力气才上了墙头。老外恶心得承受不住，满嘴国骂给自己壮胆。

忽听身后远处有人说话：“何人在墙边恬噪？速速与我拿下！”

此时命悬一线，不敢回身向后去看，二人在墙头上见墙外黑洞洞的看不清高低，但是为求活命，也顾不上跳下去会不会摔死，闭上眼睛一缩身就跳将下去。

我落在地上，心脏狂跳，感觉四肢所触绵软轻柔，睁开眼一看，原来我穿着衣服穿着鞋正趴在自家的床上，窗外曙光明媚，正是早晨。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脑中一片混乱，是梦？还是真实？昨天晚上.....

苦苦思索，把昨天的所有细节逐一整理，始终是不明究竟，难道是我回家放古瓶的时候就睡着了？

鼻中闻到一股恶臭，仔细一看，自己的手足都沾满了深绿色的液体，黏黏稠稠的尚且未干。

我赶紧跑到卫生间，洗澡换衣，把床单枕头全扔进了垃圾箱。

拿出医院开的缓解精神压力的药，吃了几片。一喝水就感觉肚子很饿，可能是在梦中，或者是现实中，我他妈的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因为呕吐得胃里没食，所以饿得难忍。

我前些日子一直不在家，冰箱里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不过桌上有半包昨天吃剩下的饼干。我拿起饼干却发现不太对劲，少了很多，仅剩的一两块，还似乎都被老鼠啃过。

他奶奶的，又闹老鼠了。我们这一片是老楼，卫生环境不太好，也曾闹过鼠患，不过后来有只大野猫在附近出没，经常捉老鼠为食，小区周围没被猫吃掉的老鼠就都销声匿迹了。想不到隔了多时，这些死不绝的老鼠又出来偷吃的。

梦之卷 第八章

我到隔壁敲开了老外的家门，一边问他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在老外冰箱里翻出吃的喝的流水价的塞进自己口中。

老外说：“哥们儿刚还纳闷呢，今天一大清早怎么也听不见鸟叫？原来皇军到哥们儿家扫荡来了，把小鸟全都吓跑了……你他妈给哥们儿留点，哥们儿也没吃早饭呢。”

老外也挤过来跟我抢夺食物，顷刻间两个人就把冰箱里所有能吃能喝的东西扫荡一空。

我吃得有点急，胃口不太舒服，倒在老外家的沙发上闭目养神，问老外：“咱们昨天晚上喝完酒回来之后的事你还记得吗？”

俩人一核对昨天晚上的事，都吃惊不小，竟然做了同样的梦，不对，那就很难说是个“梦”了。

上午赶到公司里，跟阿豪臭鱼谈了些生意上的事情，随后找个清静地方补充睡眠。一直睡下午，我叫了辆出租车，直奔11路公交总站。

我想去找阿豪说的那位高僧，这两天的噩梦太可怕了，再拖下去恐有性命之忧，就算不死，多半也要成神经病。

出租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跟我闲聊，我问他知不知道公交总站的高僧。

司机说：“是说那位和尚啊，找他算命的还真不少，我拉过好几十位都是去那找他。不过我就想明白了，和尚也能算命？还摆地摊？我认为那应该是道士做的事啊。”

说话间，车已经开到11路汽车总站附近了，我问司机：“那和尚长什么样？在哪能找到他？”

司机一指前面路口：“你看那，还真巧了，他正往这边跑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个秃子，年纪不大，顶多三十五六，长得其貌不扬，穿一身黄色的破邋沙，说是邋沙都抬举这件衣服了，脏得都看不出本色了，又缝了几块补丁，比那要饭的穿的好不到哪去。

那秃子手中拎着一个大旅行箱，在路上朝我所乘坐的出租车这边狂奔过来，身后不远有一群穿灰色制服的人紧紧追赶，看他们的制服不是城管的就是工商的。那些穿制服的边追边喊：“你小子，跑不了啦，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无照经营！还敢宣扬封建迷信！我看你能跑哪去。”

我非常讨厌城管综合执法的这类人，小商小贩摆摊占道确实不对，但是这些执法人员素质很低，都是些地痞流氓之类的，他们往往暴力执法，打着政府的旗号明抢明夺，造成了很多流血冲突。

如今眼前这位高僧的形象虽然比较让我失望，但是如此情形，岂能置之不理。于是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对那和尚大喊：“大师，快上车！”

和尚见有车接应，一个健步飞进车内。我怕司机迟疑，掏出一百块钱塞到他手里，对司机说道：“赶紧跑路。”

司机见钱眼开，口里答应：“您瞧好吧。”一给油门，车子扬长而去，混入了马路中熙熙攘攘的车流之内。

和尚对我说：“善哉，善哉。小僧全仰仗施主救应，不然被那些灰狗子捉到，免不了一番羞辱。”

我赶紧说：“大师不必客气，晚辈久闻师傅高名，如皓月当空，今日得以拜见，真是三生有幸，只是不知大师法号如何称呼？”

和尚也是糊涂，没听出来我话中的病语，只是一摆手：“小僧与施主虽是萍水相逢，然而缘分亦是非浅，日后咱们只是平辈论交，大师二字再也休提。小僧出家前是个卖盗版影碟的商贩，后来只因对官面上缺了礼数，所有货物和店面都被文化局查抄，老婆也跟人跑了，自此心念如灰遁入空门，领悟到菩提本无碟，明镜亦非碟的佛教至理，故此小僧法号“碟空”。

有病乱投医，这话一点都不假。我的精神这两天离崩溃也不太远了，既然找了个和尚，管他是真佛假佛，先拜了再说。

我请和尚到了家中，碟空说还没有吃午饭，同时腹中传出阵阵饥饿的悲鸣，想让我给弄点吃的，出家人吃饭当然是不计多寡，不计何物，然而碟空又自称修心不修口，如有酒肉最好。

于是我在楼下买了蜜制烤香鸡，酱牛肉，熏里肌，五香花生米，水爆肚，茄汁沙丁鱼，啤酒油煎包等等大批吃喝之物，同碟空一起在家中饱餐一顿。

碟空和尚一喝酒，话就开始多了起来，原来他还未真正出家，他脑袋上没头发是因为他患有遗传的脂益性脱发，从三十岁之后就掉得一根头发也没有了。他以出家人自居，是因为他软磨硬泡求一个老和尚收了他做挂名弟子。

假和尚非常健谈，更有门奇特功夫，他可以把一张嘴分做两张使用，

一张专门负责吃肉喝酒，另一张侃侃而谈，各忙各的，两下里都不耽误。

他从中美关系谈起，一直谈到巴以冲突朝核危机，其中还夹杂着阐述了他对自由价值，民主意义，种族歧视这类问题的种种看法，最后话锋一转，又谈回他前两年经营的DVD生意，碟空说：“正所谓碟即是空，空即是碟啊，碟被抄走是空，被人借走了不还也是空，买回家放久了氧化变黑也是空，过几年被蓝光淘汰掉也是空，世间万物真真只有一个空字才是真啊……”

我怕他再空下去没个完，我请和尚来是驱鬼算命的，谈这些用不着的用得着他吗？于是趁他侃得差不多告一段落，赶紧请教我这几日做的似是而非的噩梦是何缘故。

碟空摇头说：“小僧不会解梦。”

我又多了几分失望，问道：“不知师傅有何本领？”

碟空一听这话就来精神了，猛饮了半杯啤酒，说道：“小僧最得意的手段是曾在五台山上，同显通寺的主持长老学得说姻缘，便是铁石人，也说得它回心转意。”

我想这可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和尚说姻缘？那还要婚姻介绍所做什么？连忙再问：“我不问姻缘，师傅可懂得星相占卜一系列的技术活吗？”

碟空微笑点头：“这个自然会的，小僧箱中有伏羲六十四卦，每卦又各有上上，上，中上，中平，中下，下，下下七签，卦有卦数，签有签词，可解世人前因后果，旦夕祸福。”

我闻言大喜：“我这几日心烦意乱，正不知来日命运如何，快请师傅取出签来给我一解吉凶。”

碟空打开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大旅行箱，里面密密麻麻的插了无数竹签，我伸手要取，被碟空拦住，碟空说道：“施主休要性急，且听小僧慢慢道来。”

我问碟空：“这签不是随便抽的么？还请师傅指教。”

碟空四下打量了一遍我的房间，问道：“施主家里有没有养猫狗之类的动物？”

我回答说：“从来没有，我家除了厕所里偶尔有几只小强之外，再无其它动物。”

碟空这才放心，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的鸟笼，他的破衣服八面透

风，鸟放在衣服中也憋不死。鸟笼颇精致，里面有只小小的黄鸟，全身羽毛翠黄相间，毛绒绒的很可爱，小黄鸟一见光亮，就在笼中蹦蹦跳跳的十分灵动活泼。”

碟空把小黄鸟从笼中取出，抚摸着它身上的羽毛说：“小僧解签与常人不同，皆因凡人抽签，全凭一瞬的心电感应，越是心无杂念，越能心与意合，意与天合，在这种心无杂念天人合一的情况下抽到的签，才有十成的准确。但是人心能容大千世界，最是杂乱不宁，极少有人能排除干扰做到慧至心灵，所以自己抽签时灵台能达到六成透彻就属十分不易，这样未必能算得准。施主若想取签，不防喂这小黄鸟一些粟米，它就会为施主取回一签，此项也有个名目，唤作黄鸟叼帖。自古已有，不过今日多已失传，小僧有幸在恩师处学得这个本事。这黄鸟虽小，却甚有灵性，它取的签都十成十的奇准。”

这种妙法，我平生闻所未闻，不由得佩服得五体投地：“师傅真乃是世外高人，简直就是活佛在世啊，天见可怜，教我有幸请至家中，真是上辈子敲穿了一百个木鱼修来的福份。”

碟空给了我几粒小米，我把小米放在掌中，小黄鸟一点也不怕生人，见有米，马上飞到我手中吃了起来。

这时碟空把装满竹签的箱子放在对面的沙发上，小黄鸟就从我掌中飞到箱子上准备叼一支竹签。

我正瞧得惊喜，谁也没想到，突然从里屋我的床下象闪电一样蹿出一只大花猫，一口把小黄鸟叼在口中，连嚼也不嚼，囫圇个的吞进肚里。

梦之卷 第九章

这只大花猫就是在我居住的这一带居民区内游荡的野猫，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它的踪影，不知怎么跑到我得床下去了。

夏天晚上闷热，但是开了空调又吹得浑身酸疼，所以我就把窗户打开，它有可能就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我又想起早上见到桌上被老鼠啃过的饼干，说不定这猫就是追踪老鼠至此，只可怜那只小黄鸟变作它肚中的食物了。

碟空和尚“啊呀”一声大叫，又气又急，连连跺脚，浑不似之前那么有风度，如同市井之徒一般破口大骂：“好个贼猫竟敢……我操……”气急败坏，骂也骂不下去。他脱下破迦沙，出手如电，兜头罩住了野猫，野猫平时见惯了人，因为它总捉老鼠，附近的居民从没有人去伤害它，自然是不知碟空的厉害，没有躲避，一下子就被碟空用破迦沙牢牢包住。

碟空不肯善罢甘休，轮起被衣服包住的野猫，在地上猛摔猛砸，我心中感到抱歉，也不好去劝阻，碟空直到把野猫摔得全身骨骼都碎了方才住手。

我连连道歉，同他说了这野猫的来历，此事因我的大意而起，我打算赔些钱给碟空和尚。

碟空叹道：“小僧与施主一见如故，又蒙施主救助款待，绝不能要施主的钱财，虽然可惜了这只黄鸟，却是不足为贵，只要再寻一只加以训练也就是了。刚才小僧一时爆怒，犯了杀戒，恐怕小僧那恩师更是不肯给我剃度了。”

我执意要给他钱，碟空只是不肯收，我这才知道他不是贪财的人，已经铁了心要归依佛门，只等剃度之后，便要连酒肉也一齐戒了。他虽然有些神经质又贪杯话多，但是极看重义气，人品方面也并不是一无可取。

碟空说：“小僧的本事全在这一只黄鸟身上，遗憾的是近日里都不能给施主解签了，听施主所言，这两天以来深受噩梦困扰，小僧现在对此无能为力深感不安，施主如果愿意，小僧可以引领施主去见见小僧的师傅。”

我听此事又有转机，便问道：“师傅的师傅？那当然是更加厉害的高僧了，不知都会些什么手段？”

碟空颇为得意：“吾师是五台山古刹显通寺的方丈，他老人家佛法通天，除了已死的人不能救活，其余无难事耳。”

我见有如此神僧，大喜过望，便问详情：“不知那位高僧可会算命解梦捉鬼？”

碟空说：“和尚是不捉鬼只捉妖的，但是和尚可以超度亡魂，化解怨念。解梦之流都是小术，更是不足道哉，只要请得吾师出马，管保施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且刚好他老人家在本市云华寺进行佛学交流，如此缘分，真是施主的福报。”

碟空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方丈约个时间面谈，我迫不及待的拨通了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传来一个老迈的声音：“尊敬的施主您好，现在老衲外出不在，请施主听到“嘟”的一声提示音后留下语音信息，不过请不要忘记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简明是智慧的结晶。所以留言请不要太长，嘟~~~~~”

不太凑巧，老和尚出去了，不知去哪里应酬，也不知几时才回云华寺。碟空安慰我道：“且不用忧心忡忡，小僧亲自去云华寺等候，估计最多两三天吾师便可回来。”

我说：“这两天我的噩梦恐怖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头疼得象要裂开了，坦白讲，我完全没有任何把握能再经受一次噩梦的折磨。”

碟空从箱子中翻出一片白色的药片递给我，说道：“此乃吾师以佛法开过光的双鱼牌止疼片，还好并未过期，施主不堪忍受之时，可以服之，能保一夜平安。”

梦之卷 第十章

碟空说：这两三日之内，小僧便请恩师来探望施主。天色不早，小僧先告辞了。”言毕告辞离去。

我送走了他之后，皱着眉头把他那件破衣服包着的死猫连同衣服一起，扔进了楼道里的土道中。

这时的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我把心一横，想也不去想前两天晚上做的噩梦，上网看了几段新闻时事，倦意席卷而来。

我洗了个冷水澡，想清醒一下，尽量不想太早睡觉，但是眼皮沉重，再也支持不住，只得上床就寝。

想起来碟空和尚赠与的止疼片，那药片都发黄了，不知放了多久，鬼才知道过没过期。对于药片开光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有些气功大师兜售一种带功茶，茶叶上都可以带着气功大师的功力，想想都觉得可笑，这就是利用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

魔由心生，静由心起，可能碟空和尚是想让我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宽慰，我要是不吃这药片，未免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不过这药片实在太脏，如果吃下去，因为吃了脏东西而感到恶心的作用远远大于缓解噩梦压力的作用，不吃也罢。

昏昏沉沉的睡至深夜，客厅地板上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把我吵醒，我最近的神经衰弱很严重，稍微有些光亮和噪音就睡不着。

我揉了揉眼睛，心想该不会是楼下又闹鬼了吧，姚家的亡灵怎么总跟屋顶较劲？我从床上下来，想到外屋看个究竟，到底是不是楼下有什么人用棍子在捅房顶，还是我家的客厅里有什么东西发出的动静。

卧室的门没有关，我没敢轻易的进到客厅，站在卧室的内边向外窥视。这才发现，今夜房中的动静和前两天的碰碰声不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客厅中乱蹿，数量还不少。

再仔细观察，原来地板上竟然有十几只大老鼠，最小的也足有三十九号的鞋子大小，老鼠我倒不怕，但是突然在客厅里出现这么多只巨鼠也着实让人吃惊。

我转身回去想找些棍棒之类的驱走这些老鼠，但是卧室中什么家伙也没有，只有两个枕头套，是我取出来准备替换昨天被身上的绿色液体蹭脏的旧枕头套的，还没来得及换上。我顺手抄起一只，心想这正是个

口袋，我捉它两只老鼠，明天吓唬吓唬老外。

忽听客厅中的群鼠开口作人言，其中一只说道：“桌上有不少好吃的东西，好象还有半只烤香鸡。”说完猛嗅鼻子，似是在享受鸡肉传出的香味。

另一只说道：“肥鸡固然美味，只是这家主人不懂待客之道，藏在门后，手中持个袋子，欲擒吾辈，然而吾辈何等神机妙算，早已识破陷阱，偏不去吃那肥鸡。”

又有一只说道：“吾辈岂易擒哉，纵有埋伏，也视如等闲，尔等且在此等候，待本大王亲自爬到桌上取回肥鸡，同尔等分而食之，不亦快哉。”

听到群鼠商议取鸡，我越听越怒，这些老鼠欺人太甚，简直就当我不存在的啊，我非活捉几只好好教训教训它们。

一只最大的老鼠蹿到椅子上，又从椅子蹿到桌上，叼住我和碟空吃剩下的半只烤鸡，用力拉扯，想扯到桌下。

我见时机已到，从卧室门后跳将出去，用枕头套一下套住正拼命拉扯烤鸡的巨鼠，巨鼠只顾着偷鸡，躲避不及，恰好被我抓个正着。

其余的老鼠大叫不好，纷纷蹿出门外，逃得无影无踪。我把枕头套的口牢牢系了个死结。这才观察屋中的情景，原来是房门没有关紧，桌上又有吃剩的食物没来得及收拾，才引来了许多老鼠。

枕头套中被我捉住老鼠这时又口作人言央求道：“这位好汉，有事好商量，不如先放了我再说。”

我这时才想到，怎么老鼠会说人话？还是我能听懂老鼠说话？心中混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巨鼠见我不答话，大为恼火，怒道：“汝这厮好大的狗胆，不知本独目大王的威名，快快把本大王放了，然后乖乖的献出肥鸡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定让你这厮活不过今夜。”

自称独目大王的老鼠在口袋里大声恐吓威胁，我只是怕鬼，并不怕老鼠，而且非常憎恶老鼠，任它说得惊天动地，我也只是嘿嘿冷笑。

我问独目大王说：“死耗子，你猜猜我准备如何收拾你？”

独目大王说：“吾辈位列仙班，谅你不敢拿本王怎样？你若有胆，敢摔本大王乎？”

我心想这老鼠也太狂了，不给它点颜色瞧瞧，它也不明白地球为什

么是圆的。于是说道：“不敢的那是煎饼。”说完狠狠的把手中的枕头套抡圆了摔在地板上。

枕套“扑”的一声轻飘飘的落在地板上，似乎枕头套里没有东西。我急忙解开枕头套，里面空无一物。我纳闷不已，但是又无理会处，只好关紧了单元门和防盗门，回卧室睡觉。

刚躺在床上，就听房间角落有个声音狂笑不止，正是那独目大王，它笑了几声说道：“本大王是神仙中人，你一摔口袋，就借土盾逃矣，此等妙术，汝自然不知，哈哈哈哈哈，中本王妙计也。”

我从床上跳起来，用脱鞋掷向墙角，却打了个空。那独目大王已逃得没了踪影。

无奈之下，又躺回床上睡觉，谁知独目大王不肯甘休，在我屋中大闹天宫，把桌子上的碗筷一件件扔到地上。我起身去捉它，它就飞也似的跑掉。反复数次，搞得我筋疲力尽。

我暗暗叫苦，这回可惹了个大麻烦，今晚是甯想睡觉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又重新躺在床上，任那独目大王在房中折腾，只是不理。不一会儿发出鼾睡之声，假装沉沉睡去。

独目大王又搞了半天，见我没什么动静，不免觉得有些无趣，索性蹿到我的床上，来咬我的耳朵。

我正等它如此，把藏在身下的枕头套闪电一般的罩住，这只大老鼠生得极肥大，不象普通老鼠那么灵活，又没躲开，被我再次捉住。

独目大王是个比较缺心眼的家伙，依然照葫芦画瓢的先软言相求，见不起作用，就又口出狂言威胁于我，最后又问我：“汝敢再摔本大王乎？”

我说：“这次咱玩点新鲜的，高压锅你知道吗？我请大王您进去蒸道桑拿，你要好好享受，不可辜负了我的心意。”

独目大王说道：“如此也好，不如将本王从枕头套里放出来再蒸。”

我一手抓住枕头套，另一只手把口子扎牢，说：“这枕套装了你这大老鼠两回，上面肯定有很多细菌，我要连枕套一起蒸，消毒毒。”

独目大王大惊：“若真如此，吾命休矣。”

我不再同它废话，到厨房把枕套放进高压锅里倒上水，把锅放在燃起灶上，打开煤气点火。

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传来阵阵惨叫。我想到这一夜之中被它戏

弄，自言自语道：“现在才出了这口恶气。”

忍不住放声大笑，从梦中笑醒，原来自己身在床上，此时又是清晨。我这几天已经分不清梦和现实的区别了，这事没法去想，越想越乱，真是令人心乱如麻。

我走到客厅，看见满地杯盘狼藉，再去厨房观看，却见高压锅正放在燃起灶上，我心中起疑，把锅中的蒸汽放尽了，打开一看，有一枕套，里面有一硕鼠，仅有一目，已经被蒸得稀烂稀烂的。

这情形实在恶心，我又忍不住要吐，找了几块咸菜吃了才止住反胃的感觉。

我连锅带老鼠都拿到楼下扔了，正要回身上楼，只听背后有人口颂佛号：“阿弥陀佛，张施主，别来无恙否？”

我回头一看，来人正是碟空和尚，他身后另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僧，须眉俱白，生得慈眉善目，大耳垂伦，在晨光的照耀下身上似是隐隐有一层佛光笼罩，简直就是活佛一般。

梦之卷 第十一章

碟空为我引见了他的师傅，五台山显通宝殊禅院住持释明长老，我连忙把二人请至家中，献茶叙礼之后，纳头便拜，大呼：“老师傅救命。”

释明长老把我扶起来说道：“小徒碟空今早已对老衲说起施主的情由，老衲不敢耽搁，随即赶来，施主尽可安心，且把详情细细道来。”

我先讲了在洞庭湖得了个瓶子的事情，随后拿出瓶子给两个和尚观看。

释明长老拿着瓶子看了良久，还给我说道：“此瓶真神物也，瓶中奥妙无穷无尽，老衲也未知其详。”

我又说起楼下姚家一家五口，深更半夜听到有人呼唤他们的名字，转天被发现五口人做在客厅中盯着天花板，莫名其妙的全部死亡。

释明长老连称善哉：“老衲刚到这附近，就发现天空阴气怨气妖气直冲云霄，潜伏着极大的祸端，只恐轻易不能了解。至于施主所说的勾死鬼喊人名字勾魂之事，老衲略知一二，凡人身上都有三昧真火，头顶双肩各有一盏以人体阳气为源的无形灯火，气运越衰落，德行越败坏，灯火就越弱。另外受到惊吓，睡眠，动作激烈的时候灯火也会变弱，妖魔鬼怪只有在人身三昧真火最弱之时，才能侵犯。鬼魅唤人姓名同其余方式做祟一样，其实只是为了吓的人心神不宁，三昧真火熄灭，如此才能够害人性命。”

我说起这三天的噩梦，先说了第一天晚上梦见背棺材板爬山，醒来手里都是蛆虫的事情。

释明长老听罢只是摇头说道：“奇也怪也。”

我再说起第二次的噩梦，梦见去城隍庙看见黑衣人用大锅煮尸。

释明长老又只是连连摇头说道：“更是奇也怪也。”

最后我说起早晨用高压锅蒸老鼠的事，这几天似梦非梦，似实非实，真是快把人折磨疯了。

释明长老说道：“一发的奇怪了。”随后闭上双眼，手拈佛珠沉思不语。

碟空和我不敢打扰老和尚，只好静静的坐在一旁等候。

过了很长时间，释明长老睁开眼睛说道：“人间之梦，本无美梦噩梦之分，但是世人往往只看表象，其实梦境如同现实的道理一般不二，正所谓厚我者，未必不祸我也，祸我者，未必不福我也。横逆之来，以平情处之方为正途。”

我说：“老师傅，您能不能说通俗一点，晚辈读的书少，听不太明白。”

释明长老微笑着说道：“塞翁失马的典故，想必施主是知道的，那是说有个老者，养了一匹千里马，有一日，千里马跑得不知去向，老者十分难过，没想到转过天来，千里马又自行回来，另外还带回了另外一匹千里良驹。世间之事，往往都是福祸相依，因果关联，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好与坏之分，梦境也是同样的道理，梦是灵台所感，不可单以美梦，噩梦论之。”

我听得若有所思，便再请长老指点我这几个梦境的详情。

释明长老说道：“但凡人之梦，可分六类，其为：灵镜明浊偿灭。”随即一一解释。

灵：一时顿悟，日间种种疑难，梦中得的答案和灵感

镜：如其名，心为镜，心有所想，夜有所梦。

明：有预兆的梦境，但是每个人的精神强度不同，有得预兆清晰，有的则模糊不清。

浊：思绪杂乱，受外力干扰，有不净之物近身，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例如梦魇，亡魂托梦。

偿：前世业障未消，思念未了，比如经常做同一个梦。

灭：梦中魂魄元神脱离肉体，最是繁复难解，普通人轻易不会做这样的梦，否则离死期不远。

释明长老讲了梦的种种形态，又说道：“施主的梦似是而非，不象是常人所梦，老衲也参悟不透，然而观施主阳气衰弱，仅余游丝，若不尽早找出根源，不出两日，定有性命之忧。”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老和尚说的确实不假，我每做一次梦，头疼就加重一分，已经越来越难以忍耐，别说两日，就是今日恐怕都撑不过去了，我问老和尚：“长老师傅，您说我这梦和常人不同，就连您这等神僧都不知其详，那我这条小命还有救吗？”

释明说道：“施主福缘深厚，命不该绝。”然后一指身边的碟空和

尚，接着说道：“老衲这个挂名的徒弟，虽然顽劣不才，却最有佛缘，日后他的成就远胜于老衲，我佛有云：醍醐灌顶，佛之真也，颠狂离奇，佛之似也。老衲这徒弟就是全身的罗汉骨，有他相助，老衲佛力平添十倍，今天就带着碟空同施主一起，进入施主的梦中一探究竟，无论如何都要找出梦境的源头。”

梦之卷 第十二章

释明长老说：“老衲薄有小术，如有碟空相助，入人梦境如探囊去物，反手关门。”言毕请我取出纸笔，提笔在纸上写了大明咒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又倒了一杯清水，将纸烧为灰烬，溶于水中，分成三份，与我和碟空各取一份喝光。

随即念动经文，我顿时神困体乏，坐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觉得有人拍我肩膀，我睁眼一看，见长老和碟空两个和尚站在房中，拉了我的手便往外走。

我糊里糊涂的问：“咱们去哪？”

碟空说：“咱们三人，现在都在张施主你的梦中了。你是这个梦的主人，你说去哪里？”

我看了看四周，正是在我家的房中，外边光线昏暗，分不清时刻。于是打开房门，向楼下走去。

未走几步，忽听楼道里一片骚乱，有人大哭大嚎。三人定睛观看，数百只大大小小的老鼠在办丧事，花圈，灵棚，挽联等事物无不齐备。

独目大王被高压锅蒸得稀烂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破鞋盒子中，两旁挂了三条手纸，用毛笔歪歪扭扭的写了两幅挽联：沉冤待雪驾鹤西游，义薄云天永不瞑目。横幅：独目大王千古。

众鼠大放悲声，更有不少老鼠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连那还没长毛的小耗子也被母耗子叼来参加独目大王的葬礼。

碟空大怒，骂道：“孽畜竟敢如此大胆！”跑过去用脚乱踢乱踩，群鼠大乱，到处逃蹿。

释明长老止住碟空说：“这些鼠类虽然可憎，却也是修炼得道的生灵，我佛慈悲，不该是它的劫数就不可乱伤它们的性命。”

碟空连忙退在一旁，不再去追着老鼠乱踩。

我问长老：“晚辈这真是在梦中？这些老鼠是不是就是产生噩梦的根源？”

释明长老说道：“正是在梦中，只因施主阳气虚弱，所以梦中才会见到这些精灵鬼怪，梦有表里两层，咱们现在所处的是梦之表，若想进入

梦之里，施主的精神力还有所不足，待老衲助你一臂之力。”

释明长老握住我和碟空的手，念诵经文，开始念得很快，到后来越念越慢，我的眼皮也越来越重，一阵眩晕，忽然清醒无比，觉得身轻如燕。

睁眼一看，仍然在楼道之中，大大小小的老鼠在身边乱蹿，忽然怪风一卷，万象俱无，三人站在一片空白的空间之中，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上下左右。

释明长老仍然不停的念经，我觉得身体越来越轻，象一片被狂风卷起的落叶，飘飘荡荡的又如同身在云端，脑中又是一片混乱，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醒来，身处一片柔软的芳草之上，四周花香浮动，鸟语悦耳，远处高山流水，云雾缭绕，西顾残阳，颓然欲坠，竟然已是黄昏时分了。

只听碟空在我身边说道：“此间真仙境也。”

我忙问长老：“咱们是在晚辈的梦境深处吗？这地方真好象是神仙住的。”

释明长老说道：“阿弥陀佛，咱们此时正是在施主梦境的最深处，只是你二人有没有发觉，此地乃是张施主的宝瓶瓶身的图中啊。到此时此地，老衲方才明白，原来这仙瓶属阳，张施主经常接近仙瓶，自身的阳气都被这瓶子吸走了，因为阳气衰弱，所以噩梦不断，经常会在梦中见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问道：“既然如此，我是不是该把这仙瓶扔掉？不过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释明长老说道：“倒也不用，只需老衲在瓶口上面帖几字咒文，它就于主无害了。”

碟空说：“师傅，咱们既然找出了噩梦的根源，来此仙境也不容易，不如耍上几日再回去也不迟。”

释明长老苦笑着说：“咱们进来就十分不易，现在怕是轻易出不去了。而且这里处处透着诡异，虽然看似是仙境，却隐藏着无数危险，远处山巅上妖云群行，不知有些什么。”

阴森一夏

第一卷 梦之卷 完

幻之卷 第一章

有人说神仙袖中有乾坤，这瓶中也自有一世界，不仅山水花草样样俱全，天上竟也有日月星辰。

我们记起瓶上的图中在山峰之顶有一处叫做“冷香堂”的庄院，说不定那里可以找到出去的方法，于是释明长老带着我和碟空向着远处最高的山峰行去。

沿途上柳暗花明，奇异美景观之不尽，偶尔见几只梅花鹿仙鹤之类的动物在附近自在的散步。

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是见了这样的景致，心情舒畅，俗念尽消，我心想老和尚大概看错了，这样的仙境中怎么会有妖怪？就算是出不去，在这里住上一辈子也不错。

越走景色越奇，更见到了许多只有在传说中才存在的异兽，好在它们并不伤人。我的一生之中，也算是经历过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但这种在梦中才存在的世界还是头一次见到，有种大开眼界在梦中漫步的感觉，无奈的是身边没有美女相伴，只有两个和尚，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经过一棵大树的时候，树后走出一个老道，青巾青袍，手持拂尘，仙风道骨。老道见了我们三人，打个稽首：“无量天尊，有远客来访，贫道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则个。”

我们一行三人，连忙还礼，请教道士名号，并向他打听这里是何地界。

老道说：“贫道在此瓶中仙境已久，道号早就忘了，只想在这里修仙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你们若想回到俗世之中，可以到那山上去，那里也有个十分得意的所在，其间主人可以为三位指点路途。不过山下一片云雾之中，却是个猛恶的去处，你们要多加小心。”

释明长老连声称谢，碟空又问云雾之中究竟有些什么？

老道说：“究竟有些什么，贫道也没进去看过，九百多年以前，曾有一天坠异象，一个巨大的流星落在那里，本来那里以前有个村庄，村民都是三国乱世之时避战祸于此，村庄正被流星击中，玉石俱焚，男女老少没有一人幸免。”

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问老道：“道长，那里是不是闹鬼？”

老道摇头说：“这里是仙境，阳气最重，不会有鬼。只是那从天而降

的流星里面似乎有些怪物，不在天地五行的胎卵湿化之中，好在它们离不开那片雾气，贫道喜欢清静，也没进去招惹它们。”

碟空问道：“有没有路可以绕过去？”

老道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交给碟空：“想要上山，无路可绕。不过贫道善会观人面相，依贫道所见，阁下相貌不凡，上应天星之命，这本册子就赠给阁下，三位进入那片云雾之前，会先经过一片湖泊，湖中也有个道友，和贫道颇有些交情，三位向他出示这本册子作为信物，他自然会带三位过去。”

碟空大喜，说道：“除了小僧的师傅，人人都说小僧长的丑，那些俗人自然不懂天道，万万想不到小僧竟然还是天上的星星下凡，敢问道长，小僧是文曲星，还是武曲星？”

老道微笑说道：“阁下上应天丑星。”老道怕碟空尴尬，急忙取出山泉野果，分给众人食用。

山泉清澈凉爽，野果不知是什么果子，入口脆爽滑甜，象是西瓜。

我一边吃果子，一边凑到碟空身边，问老道给他的册子是什么内容，碟空拿给我观看，封皮上四个大字《风雨来记》，再翻看里面的内容，全都是象蚯蚓一样的符号，半点都看不懂。

仙境虽好，却不是久恋之所，三人千恩万谢辞别了老道，继续前行，一路上层林尽染，翠色迷人，不过道路却越来越难行走，我们拨云寻道，越岭攀藤，每前行一段，都要废很多周折，不过我们自从吃喝了老道所给的野果和山泉之后，身体轻盈，道路虽然艰难，并不觉得疲劳。

我问释明长老那天坠流星，里面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外星人？

释明长老也不知道究竟，说道：“老衲只是看出那片妖云不祥，里面的生物是些什么，可就看不透了。多亏了那位道长指点，咱们务必要小心谨慎。”

碟空说：“小僧也和张施主的看法一致，听上去，确实有些象是UFO。”

幻之卷 第二章

三人边说边走，不觉之间到了一处山丘之上，俯视坡下平野，千里在目，中间一座高山拔地而起。

以前在远处看到山下的一大片云雾无影无踪，也没见到老道提起的那一片湖泊。

碟空说道：“那老道是不是骗了咱们，白白的被他吓唬一番。哪里有什么云雾湖泊，他也真能胡编乱造。”

这时从山脚处转出一个樵夫，背着一捆山柴，全身都穿着古人的衣履，见了我们三人就问：“你们三人，从何而来？”

我不知他是何人，心想还是别跟他说的太详细了比较好，不然谁知道会有什么麻烦，于是答道：“我们是从外边来的，想去前面山上。”

樵夫卸下背后负的一捆木柴说：“既是外间来的客人，不如随我到村中稍事歇息，再走不迟。小人家中有昨日在山中猎得的鹿肉，十分新鲜，小人这就烤了鹿腿款代住客。”

碟空听的直流口水，连连称妙，这就准备跟那樵夫回家。

释明长老一把拉住碟空，问那樵夫：“这位施主，不知你家在何处？”

樵夫笑道：“老人家莫不是老眼昏花，小人就住在这处村中，三位已到了村口，怎么视而不见？”

我心起疑，举目一看，面前十几米远就是一片村落，有大小百余间民宅，村民们有的在村中闲坐，有的抗着锄头要去田间劳作，有些孩童在到处玩耍，其中鸡犬相闻，炊烟四起，一片祥和的田园风光。我揉了揉眼睛，这么近的距离，怎么刚才没看到，莫不是我眼花了。

樵夫见我们三人站着不动，就笑嘻嘻的来拉我们，连说：“客气什么，小人这里民风纯朴，自古就好客，如有客人路过，务必要尽地主之宜。”

释明长老说道：“阿弥陀佛，先前听一位道长说起，这处村庄已被天坠毁坏，怎么却又完好无损？”

樵夫还没回话，从他后边又走出一人，青袍青巾，正是先前见到的那位老道，老道笑着说：“三位莫怪，刚才贫道与三位开个玩笑，快请进村中叙谈。”同樵夫一起拉着我们就要进村。

释明长老大喝一声：“咄！孽障，岂能瞒我天目。”

随着释明长老一声大喝，一阵浓重的白雾瞬间弥漫开来，老道和樵夫软如无骨的瘫倒在地，从他们的衣服中散出两团黑雾，从浓雾深处又有一团团的黑雾朝我们飘来。

碟空大叫：“不好，咱们快往回跑。”

三人转身往回逃跑，四周都是白茫茫浓重雾气，偶尔看到其中有一团一团的人形黑雾闪现。

释明长老一边跑，一边对我们说道：“那道长没有骗咱们，是咱们走错了路，先前一片洼地难行，咱们没有直行，是绕着走的，错过了湖泊。现在咱们已经误入了那团云雾之中了，刚才所见到的都是幻觉。”

我问道：“长老师傅，那些黑雾是鬼吗？”

释明长老说：“绝不是，老衲也不知它们是什么，但是它们都有强烈的煞气，绝非善类。”

碟空说：“刚才小僧就说了，那些家伙肯定是外星生物，咱们见到的村庄和人类都是外星人搞的视觉屏障。小僧以前买盗版DVD时在电影里见得多了，它们科技发达，咱们不是对手，现在只有逃命的份了。快跑，快跑……”

还好我们只是进了那片白雾的边缘，跑了没多久就离开了这片雾气，里面的无数黑影也不再追赶。我们跑回到之前的山丘上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头望去，一片厚厚的云雾完全遮蔽了山下的平原，若想上山，除非肋生双翅。

释明长老说：“咱们不可在这附近停留，离得越……”

话未说完，从身后的云雾之中伸出一只漆黑长长的手爪，只有三个手指，一把抓住了释明长老，还没等我和碟空反应过来，就把他拉进了雾中。

第二卷 幻之卷 第三章

那一片神秘的云雾，在外边看去，就如同一大块雪白的棉花，实在太浓了，给人一种凝固的错觉。

我们已经跑出距离云雾二十几米，没想到云雾中伸出一只干枯发黄的三指怪爪，释明长老又被拉进了雾中。

释明长老的身影刚刚被云雾吞没，也就在这一瞬之间，一个巨人骑着一只怪兽犹如一阵旋风也似从我和碟空身边掠过，冲进那团云雾之中。

转瞬又拨马冲出，我们瞧得分明，不是巨人，是一只巨猿，遍体长满棕色的长毛，身高将近三米，胯下骑着一只麒麟，头生双角，鼻孔中喷出火焰，全身鳞片闪闪发光。

释明长老被巨猿横放在麒麟背上，双目紧闭，面如金纸，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

说时慢，那时快，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般的一眨眼功夫，我和碟空正惊得呆了，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那骑着麒麟的巨猿赶到身前，一手抓住一个，拎在半空。

耳中只听到巨猿一声咆哮，如雷震长空，麒麟甩开四只风火蹄，狂奔而走。顷刻间到了一处平湖之畔，巨猿把我和碟空二人扔在地上，我眼冒金星，双足软得象是面条，站立不起来。

巨猿又把释明长老从麒麟背上取下，那麒麟长嘶一声，奔入远处林中。

碟空担心师傅安危，急忙过去查看，还好长老虽然昏迷不醒，但是呼吸平稳，没有生命危险。

巨猿指了指我们三个，双手比比划划，似乎是在打手势询问我们从何而来。

我用手比划了一个瓶子的形状，示意我们从瓶子外边的世界来，然后指了指远处的山峰，告诉巨猿，我们三个，想去山顶。

巨猿摇了摇头，意思是说，没戏，上不去。然后又指了指山下的云雾，张牙舞爪的做个鬼脸。

以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在说山下有怪物，危险，没有路上山。

这时，碟空想起道士给他的书来，于是取出那本〈风雨来记〉给巨猿观看。

巨猿翻看了几页，连连点头，然后用手在自己下巴上做出抚摸胡须的动作，我和碟空大喜，也摸着自己的下巴，做出捋胡子的动作，同声说：“没错，就是那位老道长。”

巨猿翻开书本的一页给我们看，指着一行蚯蚓般的文字，我和碟空大眼瞪小眼，浑然不解它是什么意思。

巨猿不再理睬我们，转身抱起释明长老就沿着湖畔走去，我跟碟空不知所措，但是它不象是有恶意，只好跟在它身后。巨猿将我们引至一处洞穴，洞口石壁上劲书三个大字“龙骨洞”。

碟空心中有点嘀咕，小声对我说：“张施主，你看这大马猴究竟想做什么？会不会将你我二人当成宵夜吃了？”

我也心中没底，对碟空说：“我现在也有点懵了，那大腥腥已经抱了释明长老进了山洞，咱们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看看，见机行事便是。”

随即也一起迈步进了山洞，那洞空间广大，也不太深。地面上白花的一大堆动物尸骨，一节一节长长的脊椎，头骨有角，我问碟空：“这世上还真有龙这种生物不成？”

碟空说：“这里连外星人都有，相比之下有龙也不足为奇了。小僧现在感觉眼花缭乱，再多长十个脑袋也想不出这瓶中世界究竟是什么道理。”

巨猿任凭我二人再旁边胡说八道，它把洞中的龙骨一块块的全部搬到洞外，随后将〈风雨来记〉翻开，口中发出怪异的声音，似乎是在念动咒文。

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间浓云泼墨，雷声滚滚，下起瓢泼大雨。雨水淋在龙骨上，龙骨缓缓震动，一声惊雷，地上的散碎骨颌变做一条白骨巨龙。没有血肉鳞片，就象博物馆里恐龙化石一样，全是白骨。

巨猿抱住释明长老跃上老背，一挥手，示意让我和碟空也骑上来。

我们此时之有听喝的份了，于是战战兢兢的爬上白骨龙的后背。紧紧的抓住龙骨，生怕一不小心就掉下去。碟空大惊：“小僧有恐高症，您务必让它飞得低些。”我也极其害怕，心中暗骂：“连条他妈的保险带都没有。”

不容我们多想，白骨龙一声不发的腾空破云而起，在雨雾之中向那山顶飞去。

幻之卷 第四章

白骨龙好比是一架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云霄飞车，在大雨震雷的空中忽高忽低的急速飞行。

闪电就在我们左右出现，雨点打得皮肤生疼，吓得我和碟空拼命抱紧龙骨，闭起眼睛不敢往下去看。有时龙骨咯咯作响，小块的骨头不停的从骨架上掉落，我有种预感，这白森森的骨头龙可能随时都会在空中散架。

巨猿却没有半分惧色，在风雨中大声狂吼，吼声几乎压倒了雷鸣。

终于是飞到了山峰之巅，我心中暗自庆幸，还好没在半空掉下去，总算是安全到站，这下回去之后可有得吹了。

我正得意间，巨猿伸出巨手抓住我的领子，把我从龙骨上扔了下去。

我大吃一惊，怎么不等降落就直接把我扔下去？喊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摔到了地面，好在白骨龙距离山顶的地面只有五六米，饶是如此，也被摔得浑身疼痛。

我揉着身上疼痛的地方悄声咒骂巨猿太过粗鲁，这时听得半空中一人大声叫喊：“万万使不得……小僧……”话音未落，碟空也落在我的身边，疼得呲牙咧嘴。

龙背上又有一个人影落下，正是昏迷不醒的释明长老，也被巨猿从半空扔将下来。

碟空和我担心老和尚没有意识，如过大头朝下的摔下来，虽然不高，也得撞断颈椎而死。急忙过去接住，释明长老本就身材高大，虽然年纪老迈清瘦，但是从空中下坠的力量仍然不小，刚好掉在我和碟空的身上，我们被连摔带砸这一通折腾，搞得全身筋骨欲断，躺在地上，连呻吟声也发不出来。

巨猿从空中低头看了看我们，它似乎对自己的恶作剧十分满意，哈哈的连声怪笑，随即在龙背上一声长啸，又顺着来时的方向飞了回去，转眼就没了踪影。

随着白骨龙远远飞走，刮起一阵清风，天空中的阴云大雨一扫而光，暮色黄昏，玉兔东上，已经快到晚上了。

我起身查看释明长老的情况，他仍然昏迷不醒，脸色惨白，双眼朦

胧，若是未从五道将军去，定是无常二鬼催。

我对碟空说：“老师傅的情况不太好，呼吸越来越微弱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把老师傅送到医院。”

碟空也很焦急，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见有条碎石铺成的道路通向山顶一片林中，说道：“这条路似乎是人工铺成的，咱们就沿路去寻那山顶宅院的主人，他们既然在此居住，多半也有仙法，说不定可以救小僧的师傅。”

于是我和碟空背起释明长老，顺着碎石小路走向山顶的密林。经过一条林带，眼前豁然开朗，一座红墙粉壁的古朴院落出现在面前，院门紧闭，墙上匾额写有“冷香堂”三字。

我们沉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地，经历了不少波折，终归是到了这里。不过释明长老能不能得救，我们还能不能回到我们的世界去，还都是未知数，这些答案还要等见到这里的主人才能揭晓。

碟空对我说：“善哉善哉，只盼我佛慈悲，这里的主人千万不要是那大马猴一样的粗鲁莽撞才好。”

我说：“也搞不好可能这里的主人是那只大腥腥的情妇，一只母腥腥，咱们还是小点声说话吧，那些家伙能听得懂咱们的语言。被它们听到，怪罪起来，咱哥俩也真就没脾气了。”

碟空说：“张施主见识不凡，说得极有道理，大马猴们也不需使别的手段，只要再将你我二人再当做不带伞的空降兵，从空中抛下来，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我们背着释明长老，边说边走，已到了门前，我正要去叩门，忽听背后有个女子说话：“你们这三个贼秃，满口污言秽语，竟敢对我家主人不敬。”

我们转身一看，见是两个小小的红衣少女，身高只有四寸左右，约和成人的一根手指相当，眉目清秀妆扮古雅，正在气哼哼的看着我们。

碟空口打佛号：“阿弥陀佛，二位女施主，我们这里只有两个贼秃。”然后用手一指我的脑袋接着说：“另一位并不秃。”

幻之卷 第五章

这下糟了，本来我们就是有求于人，却因为我和碟空不修口德，反而先得罪了她们。

两个只有手指高矮的红衣少女对我们怒目而视，其中一个说道：“那个有头发的贼人最是可恶，我家主人在此居住多年，从来也没得罪过你，你竟然满嘴胡言乱语，说我家主人是母腥腥。”

我赶紧解释：“二位神仙小妹，你们听错了，我是说这里的主人就象是天上的星星，不是吃香蕉的那种腥腥。”

红衣少女对我的解释无动于衷，举手一挥，“嗖嗖”几声，从院中飞出十数支植物的藤蔓，都有儿臂粗细。这些藤条都象是有生命一样，径直的象我们卷来。

我急忙着地一滚，躲开缠向我的藤蔓，碟空慌乱之中没有躲开，被藤蔓卷个正着，困做一团，挣扎不得。碟空大惊，连叫：“张施主，快来救命！”

一个红衣少女说道：“这个贼秃长得很丑，看来也不是好人，先在他的秃头上撞十个大包再说。”指挥藤蔓甩动，把碟空的身体横起来，象寺庙里撞钟的木头一样朝院墙撞去。只撞得一下，刚才还大喊大叫碟空就没了动静。

完全没有想到，这两个红衣小人儿说动手就动手，毫不留情，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更不容我们辩解，我也恼怒起来，哪里还管得上还能不能从瓶中世界出去，最近我一直被噩梦纠缠，心浮气燥无处发泄，此时见到这两个红衣少女蛮横无理，心头一把无名火再也按捺不住，便动了杀机。

当下更不多想，脱下脚上穿的球鞋，用鞋底象拍苍蝇一样，照准两个红衣少女拍去，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两个小妖精拍成肉泥。

双方正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清柔动听的女声叫道：“且慢动手”。未见其人，先闻到一股似梅似兰的异香沁人心脾，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我不由自主的停下手中挥舞的球鞋，转头去看，宅院的朱漆大门缓缓打开，从中走出一个绝色的蓝衣少妇，樱口喷香，花容含笑，旷世真无其双。

我哪里见过这等美女，一时看得呆了，碟空倒在地上，闻到花香，也清醒过来，看到蓝衣女子的绝世风采，双眼冒光嘴里不停的念佛。

两个红衣少女异口同声说：“姐姐来得正好，不知哪里来的这三个贼

子好生无礼。”

蓝衣少妇微笑说道：“三位远来是客，这两个小婢不懂礼法，得罪莫怪。”

我心中的火气早就烟消云散，忙说：“哪里，哪里，这两个小美人十分可爱，我们是闹着玩，当不得真。”

蓝衣少妇说道：“世人称呼我为蓝娘子，这冷香堂正是舍下，如蒙三位不嫌，请入内堂，备下酒菜款待。”说罢举手一指，捆住碟空的藤蔓自行松脱，碟空结结巴巴的连声道谢。

当下，蓝衣少妇在前引路，我背起释明长老，碟空在后搀扶，两个红衣少女撇着嘴跟在后面，一行人都进了冷香堂。

从外边没看出来，冷香堂里面似是一整块巨石镂空雕成，里面房屋桌椅全是石头，做工精巧，宛如天成，石壁上的石纹天然形成如画，人物山水，神色生动，真是鬼斧神工。

转过影壁，行到内院，举目望时，四面云窗寂静，彩霞满阶，花草缤纷。引至一个阁子之前，推开朱户，房中迎出一个男子，年约二三十岁，形容清消，目若寒星，神色间隐隐含有一丝阴郁。他头上挽个发髻，身穿紫袍，见了我们拱手相迎。先把释明长老扶到客室床上休息，然后将我们请进堂内，摆上茶果点心。

经蓝娘子引见，这名男子正是她的丈夫，姓丁名川，字九梅。夫妻二人在此避世隐居，已经将近千年。

我和碟空也自报家门，双方又重新叙礼。我说起从瓶外世界来此的种种经过，丁川说道：“那山下的云雾确实让人着恼，只是不知它的究竟，难以对付。与二位同行的那位长老曾被捉进云中，至今昏迷不醒。我适才看过，并无大碍，这里有我家娘子自制的丹药给长老服下，静养片刻即可痊愈。”

幻之卷 第六章

丁川取出丹药给释明长老服用，释明长老的呼吸又重新趋于平稳，面色也逐渐红润，沉沉睡去，料想已无大碍。随后我们返回厅内，丁川吩咐开出酒宴，款待宾客。

我心想还是客气客气吧，于是说：“我们到此已经是多有讨扰，不用如此麻烦，有能饱肚的，随便来点简单的就行。”

丁川对我说：“自从我到了此处，就没有外客来过，在三位之前，我是最后一个进到这瓶中仙境的人，此间虽好，又有娘子相伴，但是却不胜寂寞清静，好不容易有客人到访，怎能不好生款待。”

说话间那两个手指般的红衣少女，此时都变做常人大小，摆出酒席，皆是美食美器，蓝娘子在旁相陪，丁川兴高采烈的和我们连干数杯，高谈阔论，大呼畅饮。

碟空在席间问起如何能离开瓶中仙境。

丁川说：“仙瓶同我有段奇缘，至于这瓶中仙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三位若想离开，倒也容易，只要跳入后院的一口缠缘井便可。但是凡人进来瓶中仙境很不容易，留在这里可以长生不老，三位不如也留下同丁某做个伴，不必再回尘世上再受那生离死别之苦。”

我心中暗骂：“这家伙自己有个美女老婆，就不考虑别人的生理需要。碟空师徒两个和尚也就罢了，我留在这也当和尚吗？虽然另有两个红衣少女，但是那两个小妖精忽大忽小，而且十分刁蛮，更何况双方已经结了梁子，不可不可，万万不可。”

我正自胡思乱想，只听碟空对丁川说道：“丁施主久在这里清居避世，不知外边世界的变化，当今世界，科技发达，人类可以上天入地，遨游太空宇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空前发达，小僧最喜欢看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只是此一节，就十分的割舍不得。在外边那花花世界中，人生匆匆数十载转眼即逝，虽然活得辛苦短暂，倒也精彩。我们都是贪恋红尘俗世的人，所以枉费丁施主一番美意了，我们还是回去的好，张施主必然也是此意。”

我连忙随声附和付合，不过长生不死的诱惑力也是很大的，于是我最后又补上一句：“等我们老了再来不迟。”

丁川自古已住在瓶中，听不懂碟空所说的内容，只得表示惋惜。不过丁川为人豁达，也不再多问，与我和碟空推杯换盏，各自倾心吐胆，

述说肺腑之事，三人言语投机谈得贴切，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丁川说起北宋末年，他同这瓶中仙境的一段往事，我们听得目眩神驰。

丁川，字九梅，只因在身上花绣了九朵梅花，也得了个浑号唤作“九朵梅”，祖籍东京汴梁，家境豪富，父母早亡，只有其兄长丁天将他带大。丁川生来不甚好读书，只喜欢斗鸡跑马，使枪抡棒，结识了不少市井之徒，整日喝酒打架，招摇过市。

其家宅中常有异象，夜半砖隙间有白虹冲天，后来丁川十七岁那年的夏天，丁家翻修旧房，在地下掘得一石匣，内有小宝剑一柄，剑鞘剑柄古意昂然，铜驳斑斓，剑长仅一尺，虽年代久远，仍然锋利无比，观之寒气逼人。

丁川觉得好玩，就把剑放在自己房中，一得空闲，就取出把玩不休。

一日深夜，丁川被吵醒，静夜之中，放在桌上的小宝剑自匣中鸣动不止，有白气如云。丁川颇觉奇怪，随即穿衣起床查看。

这时，有群盗窥视丁家财产，越墙而入，丁家举家慌乱不知所措。丁川抄起单刀迎敌，丁川虽然喜欢舞刀弄枪，多曾拜师，但一直不得高人传授，也缺少临敌经验，以寡敌众，立刻就落了下风，黑夜之中，忽见小宝剑从房中飞出，在院中飞舞，窸窣几声轻微的响动，群盗大乱，盗首发一声喊，率众纷纷逃遁。

丁川检视地上，小宝剑插在院子正中，地上有断发无数，看来都是被宝剑折断的盗贼头发，

至此，丁川才知此剑为宝，从此藏于室内，秘不示人。

幻之卷 第七章

此后无话，夏尽秋至，冬去春来，糊里糊涂又一年。

适逢庙会，丁家兄弟一起到街上游玩。北宋末年的东京，乃是天下第一个钱粮浩大，人口稠密，生意兴隆的去处，只见街市上人头攒动，五行八作，说书卖艺，吹拉弹唱，商贩游人摩肩接踵。

丁天比丁川大了十五岁，为人最是宽厚慈祥，若在开封府提起丁天元外，人人都要挑起大姆指称善不已。

此时，丁天带了丁川，在庙会上闲玩一回，走得口渴，正瞧见不远处有间酒楼，丁天说：“咱们兄弟两个去那酒楼之上喝几杯水酒也好。”

于是兄弟二人迈步上了酒楼二层，店中小二铺上酒水菜品，丁川最嗜饮酒，先饮了一碗，赞道：“好酒，想不到这酒楼不起眼，所卖的酒却是十分甘醇的佳酿。”

酒过三循环菜过五味之后，丁天又老调重谈，对丁川说道：“兄弟，爹娘走得早，俗话说长兄如父，我这做哥哥的话你不可不听。你今年也一十八岁了，不可再在街上和那些浪子泼皮们厮混，回头给你说门亲事，你尽管放心，为兄定为你寻个名门闺秀，品貌出众的，绝不能委屈了你。”

丁川老大的不耐烦：“哥哥再也休提什么成亲娶妻之事，倘若是觉得我在家中给你添了麻烦，我过几日搬出去住就是。”

丁天苦口婆心的规劝，丁川充耳不闻，无奈之下，只得不再提婚姻之事：“既是如此，也不勉强于你，只是你整日游手好闲也不是回事，不如我使些银钱，你学作些生意，也算是学些个将来能安身立命的营生？”

丁川一口饮干了杯中酒，豪气冲天的说道：“哥哥便是始终不知我的心意，弟只想投军建功，到边关上凭着一刀一枪，打一番事业出来，日后也好图个封妻荫子，给咱们丁家家门光宗耀祖。”

丁天不以为然：“当今天下，狼烟四起，北有大金的虎狼之师屡犯宋境，又有西夏虎视眈眈，境内反贼蜂起，血肉之躯，多捐于野。你以为军阵杀伐之事象你在街上打架那么儿戏吗？俗话说兵凶战危，君不闻古来征战几人回？咱们丁家，人丁凋零，我没有子嗣，只有你这一个兄弟，从军之事万万不可。”

丁川给兄长满了一杯酒，说道：“正所谓乱世方英雄辈出，学得文

武艺，货卖帝王家，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值此国家危难之际，理应挺身而出，岂能畏惧生死。过几日，东京殿帅府殿前都指挥使要亲自在校场选拔禁军军健，介时我便欲前去投军，我心意已决，兄长不必劝阻。”

（书中代言：禁军，是宋代军事力量的核心部分，军卒身高体重都有严格要求，按现在的度量单位来讲，就是要达到一米七七以上，方能入选，最是雄壮威武。禁军是赵氏王朝的老本，这支部队的前身，乃是宋太祖开国之时的百战劲旅，战斗力为全军之冠。其规模在不同时期也不等，最多时编制为六十余万，最少时也将近三十万。）

兄弟二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得面红耳赤。正在此时，忽听身旁有一人说道：“性命已将不保，不知大难临头，还兀自争执不休，真笑谈也。”

丁氏兄弟听得奇怪，回头去看，只见酒楼的楼梯上走上一位卦师，头带青巾身穿皂袍，容貌清矍，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自己打了一面幌子，上写：赵半仙测字解签看相摸骨看风水卜算大流运卦，不灵则分文不取。

丁川闻言大怒，对那卦师说道：“算命的，你刚才是不是在取笑于我？莫不是想领教本少爷这一对拳头的软硬？”

卦师说道：“这位官人好没道理，我自说自话，与你何干？”

丁天见来人言语奇特，颇为不凡，连忙拦阻丁川，拱手抱拳行礼：“舍弟言语无状，还望先生海涵。敝人冒昧，有一不情之请，想请这位先生同坐，敬上水酒一杯，不知可否赏脸？”

幻之卷 第八章

丁天请卦师赵半仙入座，吩咐店中伙计重置酒菜，亲自为赵半仙满上一杯，说道：“先生随意，不必拘礼。”

对饮三杯之后，丁天问道：“有劳先生，可否为舍弟摸骨看相，占卜来日运数。”

赵半仙仔细的端详了一番丁川，捻着自己的山羊胡说道：“阁下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鹰视狼顾，真乃威风八面之相也，生此面相可拜上将军。”

丁天大喜：“若真如先生所言，日后我家兄弟列土封王，出将入相，断不忘先生指点之德。”

赵半仙摇头说：“别急，在下还没说完，尚有一些不吉的言语，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丁天听到这里有些犹豫，丁川漫不在乎，说道：“但讲无妨。”

赵半仙直言道：“然而阁下之命运不济，偏生得一身煞骨，面相虽佳，奈何骨相太凶，日后劫数重重，必不能寿，定会英年早逝。”言下之意，颇为惋惜。

丁天闻言忧心忡忡，忙问：“敢请先生为舍弟指点生路，必有重谢。”随即从怀中摸出两个二十两一铤的大银放在桌上，说道：“今日出来得匆忙，只带得这些许银两，稍后回家再有重金相酬。”言毕泪如雨下，丁天一直迷信，实在是担心兄弟有个三长两短。

丁川对兄长说道：“哥哥何必如此，生死之事自有天意。只凭着这先生的一番言语，也未必当得真。若是真的命数已绝，就是咱们倾家荡产也是回天无力，假如使些银钱就能不死，那这世上的不死之人未免太多。”

赵半仙对丁川肃然起敬，说道：“阁下了身知命，远远强似那些个凡夫俗子。世人常说命运，命运。却不知命运为何物。命有命格，运有运数，就如同这杯中酒，杯就是命，杯中的酒就是运，运可变，命不可改，然而气数运数之多寡，也始终是在本命的格局之内。阁下命格太奇，对冲对煞，其实也未必近年就死，只是必然不会超过八年之限。”

丁川笑道：“先生过誉了，原来我尚有七八年阳寿，这已经是很幸运了，如果庸庸碌碌的就算再活上七八十年，也是乏味。”

丁天叹道：“七八年如何够？再过七八年，我兄弟也才二十六七岁，不到六十便不算得享天年，何幸之有？我娶妻多年，不曾有后，丁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全指望舍弟。求先生务必指点一二。”

赵半仙不答，满饮一杯，对丁天说道：“时辰不早，在下还有要事在身，不便多耽，另有一言相劝元外，此后一年之中，元外切记不可出家门半步，否则大难将至。在下这就告辞了。”说罢也不取桌上的银两，飘然下楼，口中念念有词：“天道福祸有定数，阴阳两仪四象悬，先去之人不自知，等你问时却不问……”

丁天丁川听他口中所言，似有隐意，连忙追下楼去，但见酒楼外人潮似海，哪里还寻得见赵半仙的踪影。二人茫然四顾，若有所失。

从庙会归家之后，兄弟二人谨守赵半仙的指点，丁天从此就不出门，静在家中度日，好在家财殷富，不愁生计。

丁川也担心兄长有甚闪失，于是暂时放弃了从军的念头，只在家中习武练拳，守护兄长，武艺大有进境。

然而此后诸事顺遂，并无什么灾祸。过了九个多月，在酒楼上同赵半仙的一番谈话，也就慢慢淡忘了。

这日丁川约了三五个教头去城外比拳，丁天自在家中，到得晚间睡觉之时，丁天得一异梦。

梦中有人叩门，丁天闻声开门，见有一个身穿长袍，头带异冠的年轻书生立于门外。

书生一见丁天，纳头便拜，连呼：“元外救我。”

丁天最是心善，见这书生一表非俗，心中更有好感，于是问道：“这位秀才，休要惊慌，不知你是何人？遇到什么危难？又想让我如何救你，你且细细道来。只要丁某力所能及，必不负君所托。”

幻之卷 第九章

书生拜倒在地，说道：“我是长江之中的白龙，日间应邀去黄河郎君俯上饮酒，只因贪杯，喝得口滑，大醉而归，途中困倦，化做金鳞鲤鱼睡于汴梁城边的运河之中，不幸被老渔翁所获。也是小龙命里该当有此一劫，明日免不了要在厨中被刀刷锅烹。”言毕挥泪如雨。

丁天于心不忍，问道：“不知尊神想让丁某如何相助？我定当竭尽所能。”

书生泣道：“闻君最善，故托梦求救，明日早上，城中南十字街渔市上，有金鳞金瞳巨鲤即是我所化。求仁君出资买下，放生江中，此恩永不敢忘。”

丁天欲待细问，梦却醒了，虽是南柯一梦，却颇多怪异之处。

一早起来，丁天就匆匆赶往南十字街渔市，果然见市上有一苍髯老叟，持金鳞大鲤一尾，要价极高，丁天依其价买下，放归河中。

在回家的途中，丁天猛然想起赵半仙的话来，一年之内不可出门半步，否则大难临头，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加快脚步而行，心慌意乱之际却撞到一个行人身上。

丁天看了一眼，原来那人是个年老的尼姑，老尼也不说话，只是用两道冷冰冰的目光打量了丁天一番，丁天心中并未多想，道歉之后，继续赶路。

回到家中之后，刚好丁川也从外边回来，丁天说起梦中所见和早上买鱼放生之事，兄弟二人皆惊奇不已，好在丁天出门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看来那赵半仙所言当不得真。

正自庆幸，老管家丁福来报，门外有一老尼化缘，给她米粮却不肯收，赶她她也不走，口中所言甚异。

丁氏兄弟来到门前，见一老尼站在门外，正是丁天从渔市归来时撞到的那位。丁天施了一礼，问道：“这位老师太，可是来化缘的？”

老尼不看丁天，仰头观云，淡淡的答道：“正是。”

丁天心想这老尼好生无礼，我行礼问你，你却不肯用正眼瞧我，但是丁天心地宽厚，也不介意这些枝节，又问道：“刚才管家是不是布施的粮米少了，师太莫怪，我这就让他多取些来。”

老尼姑依然毫无表情的说道：“贫尼不化粮米。”

丁天说道：“啊也，是我糊涂，原来师太是来化银钱的，如此甚好，我前几日便欲捐助金银重修观音大士的法像，正巧师太前来，我这就命人去取银两。”

老尼姑说道：“贫尼也不化银钱。”

丁天还未答话，旁边先恼了丁川，丁川对老尼说道：“我家布施的和尚尼姑成百上千，却不曾见过半个似你这般傲慢猖狂的老杀才。若要银钱粮米便要，若不肯要就快快滚开，休得在此纠缠不清。”

丁天是一心为善的男子，最信佛道，对丁川说：“兄弟不可如此，她是个出家修行的人，又不曾受用过半分，不可对她出言不逊。”转头又对老尼说道：“师太自称来此化缘，即不要粮米，也不要银钱，却又究竟想化何物？在下最爱结善缘，只要我这宅中有的，师太尽管取去便了。”

丁川火冒三丈，对兄长说道：“哥哥恁的糊涂，你我兄弟的性命也在这宅中，她如想要也给她不成？”

老尼不再望云，转头用如寒冰一般的目光盯着丁天的脸，说道：“如君所言，贫尼正是要化去你家那口镇宅神剑。”

丁天被她目光所慑，全身竟动弹不得，无法说话。

丁川怒道：“不可，此剑是我家中至爱的宝物，如何肯随便与你。你若再不走开，先教你吃我一顿好打。”

老尼嘴角上似乎露出一股轻蔑的笑容，说道：“贫尼看上的东西，还没有拿不到手的，只是明人不做暗事，故此先知会你兄弟二人。”

丁川怒极，就想上前放对，哪知脚步移动不得，口中也发不出一丝声响，木雕泥塑般的立在当地。心中暗道不妙，想必是中了老尼的妖法了。

兄弟二人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眼睛还可以使用，见老尼口中喃喃自语，似是在念诵咒语，房中飞出一道白光，正落入老尼口中。

老尼吞了白光，也不再去理会丁家兄弟，转身缓缓离开。无移时，丁川觉得身体恢复正常，急忙向老尼离去的方向追赶，却失其踪迹。

幻之卷 第十章

丁氏兄弟没追上老尼，悻悻而回，到丁川房中取出装小宝剑的石匣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宝剑不知去向，料来那道飞入老尼口中的白光正是宝剑所化。

丁天垂胸顿足，说道：“上次强盗来袭，多亏这口宝剑显灵，退去贼氛，不料今日被老尼夺去，若再有盗匪至，你我兄弟死无葬身之地矣。都怪我不听赵半仙的劝说，结果惹得祸事临门。我死不足惜，只恐连累兄弟。”

丁天劝道：“哥哥也不必担心，剑虽神异，却本就是无意间得来之物，得之不足喜，失之也不足为忧。如今我的武艺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休说是十几个草寇，就是那北国的千百金兵金将，也近我不得。有我在此，定保得哥哥平安。”

口中虽是如此说话，其实丁川心里端的没底，是夜，丁川挎了腰刀，提了熟铜棍，带了三五个家丁于院中巡视。

到了三更天，家丁们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哈欠连天。丁川嫌这些家丁没用，把他们都轰回去睡觉。自己一个人在院中，见静夜沉沉，天上好一轮明月照得四下里明亮如昼，于是脱去上衣，赤了膀子，拽起熟铜棍，拉开架势练了一趟六十四路的飞龙棍法，这套棍术创自宋太祖赵匡胤之手，当年太祖皇帝凭一条亮银盘龙棍，打遍天下八十四座军洲，创下了大宋帝国的基业。故此这路棍术在民间广为流传，习武之人无不会用。丁川去年曾得高手指点，颇得精妙要领，此时在月光下将铜棍舞成一片金光，越使越是得心应手。

正使到发处，忽听院中角落有人喝彩：“好棍法”

丁川侧头寻声望去，却见月下一个身穿白袍眉目俊雅的年轻书生，手摇纸扇笑吟吟的站在院子角落，那书生见丁川看他，于是抱拳行礼，说道：“令兄于我又救命之恩，今日特来叩谢，见兄台正在使棍，不觉看得兴起，忍不住喝出彩来，兄台切勿怪罪。”

丁川见院门紧闭，高墙横桓，心想这个文弱的秀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这秋高气爽的时节扇什么扇子？不免心中起疑，便欲上前盘问。正巧丁天闻声从房中走出，见了那书生，喜道：“尊神架临，幸甚，幸甚。”

书生见了丁天，跪倒磕头，说道：“恩公在上，请受三拜。”

丁天连忙将书生扶起，同丁天说起经过，这位书生就是日前梦到的白龙神。丁川心中有气，心想都是你这白龙自惹麻烦，偏来求我兄长救你，让我家失了护宅的宝剑。但是见那书生谈吐清雅，坦诚率直，倒也发不起火来，于是双方就于院中剪拂了，请入内堂说话。

书生取出一只古瓶，对丁氏兄弟说道：“全凭恩公仁义，才得以活命，我龙宫中自古就有一件珍奇宝瓶，特来献给恩公，略表心意，请恩公不可推辞。”

丁天接过古瓶观看，那瓶质地绝美，瓶身图画惟妙惟肖，有山石流水，花草树木，珍禽异兽，中绘有一仙人，飘然欲出，观之令人惊叹。于是对那书生说道：“这仙瓶太过贵重，我这区区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不等丁天推辞，书生就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恩公且听我说，此瓶旬神物也，我今年一百一十岁，年轻识浅，也不知这瓶的来历。只是听故老相传，此瓶中有一妙境，可以避天诛天劫，但是究竟如何进去，没人知道，想来多半只是传说，不过这古瓶货真价实的是无价之宝，恩公于我有救命之恩，无从报答，只有这古瓶相赠，方今天下苍生将有大劫，恩公兄弟二人一切保重，我这就告辞了，若有缘，日后再求相会。”随后出门而行，无声无息的消失于夜色之中。

丁天丁川二人抱着书生赠送的古瓶，痴痴的站在院中，望着书生身影消失的方向，如梦似幻。

几个月后，屈指算来已过了赵半仙所说的一年之期，始终没再发生什么。

一天晚饭之后，兄弟二人在厅中闲谈。丁川先说了些个街市上得来的见闻给兄长解闷，随后说道：“听人说大名府法华寺有位慧瞻禅师，他曾遍游海内，见多识广，畅晓禅机。哥哥最是信佛，久在家中不免气闷，不如我陪兄长去大名府走上一遭，听那高僧说些佛理也好。”

丁天这将近一年多来始终在家中闲着，心情也自有些烦闷，听了丁川的话，喜道：“此言正合我意，我也久慕那高僧的清德，总寻思要去法华寺参拜，咱们明日就动身。”

幻之卷 第十一章

丁天说道：“那龙王所赠仙瓶时说这瓶中有妙境可以避灾，只是不知其法，咱们不如带上仙瓶，到法华寺请高僧指教指教，眼见金兵指日就要大举南下，万一这汴梁城有甚闪失，你我也有个退身之处。”

丁川一拍大腿：“照啊，想那慧瞻法师乃是当世的活佛，他必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咱们再带上装小宝剑的石匣，匣上多有无人识得的古文，慧瞻法师也许能知道那老尼夺剑的原由，倘若不知道也就罢了，若是知道那老尼是何许人，我定要找她算帐。”

丁天叹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老尼姑会使法术，你休要再去招惹她。”

丁川恨恨的说：“会法术又怎样？那老杀才欺人太甚，我趁她不备之时，好逮也要砸她几棍。”

开封府和大名府相去也不甚远，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只是古代交通不发达，算来也需要五六天的路程。

大名府在河北境内，北宋向来有四京之说，也就是东京，南京，北京，西京。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在北宋时期作为陪都建设，又是军事重镇，其规模和繁华不亚于东京汴梁。

一路上免不了晓行夜宿，从东京到北京，必先渡黄河，丁氏兄弟二人同十几个客商结伴，在渡口处雇得一艘大船渡河，兄弟两个并肩站在船舷处观看黄河的水势。

渡船行得缓慢，只见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吼声隆隆，河水浩荡无边，与远处天际混成灰黄灰黄的一片，低头向下看时，河中一个旋涡接着一个旋涡，视之令人目眩。

丁天看得胸襟大畅，感慨不已，对丁川说道：“这次出门，即使见不到慧瞻禅师，也总算是见了这许多真山真水，真不枉了这几日奔波。”

丁川也被黄河奔流的气势感染，心怀爽朗，答道：“正如兄长所言，如果咱们只在家中闷坐，又岂能见到天地间如此气象。”

二人正自感叹，忽听船舷另一边有人大叫：“快看快看！海市蜃楼！海市蜃楼！”

海市这种传说中的奇观可遇不可期，不是等闲就有机缘能见到的，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得一见。听到喊声，丁氏兄弟及船上的乘客船夫无不惊喜，一齐向那边望去。一时间，人人看得目瞪口呆。

天下讲解：海市蜃楼

海市和蜃楼应该分成两个词，海市多出现于海边，蜃楼出现于大漠戈壁，以及长江大河的开阔地区，在山区出现的则被称为山市。另外也有沙市，鬼市，湖市，江市，蜃气楼等等各种说法，在本篇中不详加分析区别，只取统称“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中的景象，千奇百异并不相同，有风景，有人物，有城市，但是唯一相同的是，直到今日，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与海市蜃楼中浮现出来的景象相同的地点和人物，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即使到了现代，对于蜃楼奇观的解释，也只停留在“大气光学的折射反射现象”这种初级认知程度。

海市在中国最多见的地方是渤海和黄海相汇的胶东半岛北端“蓬莱”。

据记载当年秦始皇就亲眼目睹了一回海市蜃楼，天空浮现出海中神山，若隐若现空灵而又缥缈，其中有三位仙人手持两只古瓶，似乎里面装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所以秦始皇才坚信不移，终其余生，不辞劳苦的寻找仙山及长生不老药。

我记得近年来最壮观的一次海市蜃楼出现在杭州，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报道。

幻之卷 第十二章

黄河水流激荡形成的水雾之中浮现出难以想象的奇观，在天空中有朵白云，云上站立着一个身穿蓝衣蓝裙的女子，云鬓笼雾，腻颊凝花，其美难以言宣。只见她手持一柄蓝色纸伞，驾了祥云匆匆飞行，身后龙火雷电追逐甚急。

每当身后的雷火迫近，蓝衣女子就用手巾纸伞遮挡，龙火雷电一遇纸伞便被弹开。反复数次纸伞破碎，金龙怪爪一探，直取她的头顶。

船上的众人皆被蓝衣女子之美倾倒，见她失了屏障，无不为她担心，都齐声惊呼：“啊也”

在龙爪即将抓住她的那瞬息之间，蓝衣女子从袖中取出一物，其状如球，色泽深紫，中有闪电围绕，转身向身后投去，只见一道长长的闪电，矫若惊龙。

众人觉得眼前一闪，都被电光晃得眼睛发花，揉了揉眼再看，混浊的水浪波涛翻滚，灰蒙蒙的天空中，杳无一物。

众人良久良久的凝望天际，心中说不出的失落，只盼能再看那女子一眼，最后终见无望，各自摇头叹息。

有个商人说道：“那女子不知是何怪物，被天龙追杀。”

另一个儒生说道：“非也，此女容貌之美，天下绝无其匹，定是天上的仙女私自下凡，激怒了天庭。”

有个粗豪的汉子拿儒生开心，对他说：“我看你这穷酸是墨水喝多了，整日都做梦有仙女下凡，让你搂上一搂，亲上一亲。”

船上众人闻言大笑，儒生涨红了脸，骂道：“真……真他娘的……有辱斯文。”

丁天也加入到议论者的行列中，众人各执一词，有说那女子是妖，有说是仙，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那女子是个歌妓，自己在某地亲眼见过，结果自然免不了被其余的人取笑一番，船上的人都兴致勃勃的高谈阔论。

唯有丁川，手扶船舷，痴痴的眺望刚才出现海市蜃楼的那片天空，思潮起伏，一颗心早已随着那蓝衣女子飞到了远方。

闲言少叙，丁家兄弟沿途走走玩玩，非止一日，便到了大名府法华寺。

丁天先在大殿之中上了三柱香，又布施了纹银二百两的香资，同知客僧说明来意，肯求参见慧瞻高僧，知客僧见来者出手豪阔，不敢怠慢，急忙进去通报。

不多时，出来说道：“慧瞻禅师恭请居士进礼佛堂叙话。”

到得礼佛堂之中，二人拜见了慧瞻禅师，见那禅师年纪在五旬上下，俨然有活佛五方之态。

先听禅师讲了一回般若心经，真是精妙绝伦，半语抛开功名事，片言踢破生死关。丁天听得大喜，连连叩头。

随后各自谈些禅机，丁天便说起一年前在酒楼遇到赵半仙，随后梦见长江中的白龙神求救，又失了镇宅宝剑，以及之后白龙赠仙瓶的种种事端，取出石匣仙瓶请慧瞻观看。

慧瞻看毕，点头说道：“丁居士端的是极善的人，按理说应当福报深厚，只是古今业说之事不少，不可尽以子虚乌有视之。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若求身心安乐，需一心向善，参透生死方得解脱，不必看重福祸之事。”

丁天见慧瞻禅师禅机深奥，似是让自己不必看重生死，心中一寒，暗道：“啊呀，老天莫不是要去我了？”连忙再问究竟。

慧瞻禅师却不再言论生死，拿起那原来装小宝剑的石匣说道：“这石匣上的古字写得明白，此剑名为鱼肠，昔日专诸刺杀王僚，用的正是此剑。史书有载，该剑为欧冶大师亲自锻造，造剑时，曾借取天地灵气八百天整，剑气激发时可贯天日，如放在家中镇宅，莫说是强盗草寇，就是妖魔鬼怪也侵犯不得。贫僧估测那位老尼，乃是当世剑仙，见你身上有剑气，知你宅中藏有神剑，故以术化去。”

幻之卷 第十三章

慧瞻禅师最后说这仙瓶：“在西域听人说起过，这是昆仑山中的上古神物，不过此瓶对凡人毫无用处，只有借修为极高的仙人相助才能进那妙境，而且瓶中至阳，妖魔鬼怪和心术不正的人都是进不去的。想贫僧从六岁出家，至今已五十余载，日日精修，并无半刻松懈，即使这样也远远达不到那种修为，否则也可带同二位施主进去一游神仙妙境。福缘不到，不可强求。”

丁天终于解了心中疑难，仙境虽好，却无机缘得入，虽感惋惜，倒也无可奈何。见丁川坐在一旁的蒲团上始终一言不发，怔怔的出神。就对丁川说道：“闲弟，今日你我有缘参见禅师，极是难得，你心中有何忧愁困惑，不妨也请禅师教诲一二，终生都得以受用。”

其实丁川一直在想那蓝衣美女，对刚才兄长与禅师的对话左耳听右耳冒，浑然没有在意。这时听到兄长对自己说话，才回过神来。

丁川请教慧瞻禅师道：“小人失礼，敢问吾师一事，我自幼学得一身使弄枪棒的本领，常思投军报国，不知此去如何？”

慧瞻禅师说道：“昔日太史公论及天下勇士，说世间勇武之人可分四等，前三者是：气勇，血勇，骨勇。气勇之人可于市井之中打架殴斗，血勇之人可从军杀敌，骨勇之人已极可贵，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观丁川丁施主，当属于万中无一的神勇之人。”

丁川拜伏于地：“吾师过赞了，谅小人无德，怎敢当神勇二字。”

慧瞻禅师把丁川扶起来说道：“我遍游海内，去年曾到得金国燕云之地，金人正秣马厉兵准备南下，现在的形式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我大宋苍生免不了受这一场浩劫。丁施主在此时欲去投军，必不是贪图凭借战功封王拜将，真义士也。我有六句偈语相赠：豺狼重重困虎躯，围城百战始得还，妖氛不扫有劫难，诸行无常心胆寒，跳出金枷登无极，出入闲云满太虚。”

丁川听不懂慧瞻的偈语是何意，恭请慧瞻指点，慧瞻道：“此乃禅机，我不可明说，日后自有分晓处。”

于是丁川将这六句话念了数遍，牢牢的记在心中。

在大名府住了几日，丁川陪兄长各处都游览遍了，丁天思念家中事物，归心似箭。兄弟二人收拾行装打道回府。

离开大名府的第二天途中，两人因为贪图赶路，不仅错过了宿头，还迷失了路径，眼见红日西坠，悲风哀嚎，路上荒烟衰草，连个人影都没有。

丁天有些害怕，说道：“这荒山野岭怕是有剪径的贼人出没，咱们不如返身往回走。”

丁川把手中的熟铜棍戳在地上，笑道：“哥哥不必担心，我许久不曾与人动手，手中正自搔痒难当，还巴不得有些没长眼的强贼来剪径，管叫那些个撮鸟们有来无回。”

丁天苦劝，丁川只是不听，只好跟着丁川继续往前走。道路越走越猛恶，转过一个山坡，横恒有一石桥，桥下芦苇杂草丛生，蛙鸣蚓吹之声极凄楚，听得丁天浑身发抖，心想多亏有我兄弟在身边，若是我自己独行此处，怕是要活活吓死在这。

石桥很长，走到另一端，见有个石碑，上面写着“此去石桥铺三里”，丁川指着石碑说道：“这里过去不远便有个石桥铺，不知是村子还是堡子。”

丁天说：“有村有铺就能有路，还是兄弟见识过人，免得咱们多走了许多回头的冤枉路。”

兄弟两个继续前行，走不数里，果然是见有个村子，村旁正傍着官道，向村人询问了，村中只有一间客栈，二人走得辛苦，都困顿了，便径直投了那间丰悦客栈。丁川一进门就喊：“两间上房，切肉烫酒。”

店中的伙计说道：“客官来得不巧，今天客人太多，客房都住满了。这附近再没有别的客栈，二位要是不嫌弃，就对付着在店后的库房中打个地铺。”

幻之卷 第十五章

丁川是与生俱来的大胆，心中冷笑：“哼哼，点子来了。”躺在床上不动，右手悄悄地握住了放在枕头下的单刀刀柄。

黑暗中那奇臭的东西似乎也不敢直接上前，趴在房间的角落中静静的窥视。

想那赵半仙与慧瞻禅师都是世外的高人，他们一致的认为丁川身上有统兵大将的气质，此言非虚。丁川坐卧行走之间，身前身后自然而然的就生出百步的威风，万丈的杀气。

最后，那物虽然惧怕丁川，但是实在忍耐不住，一步一步的慢慢靠近丁川的卧床，丁川凭耳鼻所感，知道它已近在咫尺，也不起身，“刷”的抽出单刀，一招横扫千军，刀锋挥过之处犹如砍到一块烂木板。

那物仓慌而逃，只停墙脚一阵响动，就寂然无声了。

丁川不去追击，躺在床上接着睡觉，一直睡到日上三竿，听得丁天唤道：“兄弟快快起来，你看这是个什么事物。”

丁川起来观看，只见地上一大条象是什么动物舌头的红肉，断口处血迹殷然。丁川不想让兄长担心，只字不提昨夜之事，只说：“怕是店中伙计昨天在此杀猪，没有打扫干净，咱们昨日赶路疲倦，也未曾注意。”

这时店伙敲门进来，见丁氏兄弟二人完好无损，大吃一惊：“这十号房住过几十个客人，并不曾有一人能在第二天走出房间。这二位莫不是那神人。”想要问昨晚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被丁川瞪了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连忙小心伺候二人洗漱。

丁川买了十个馒头二斤牛肉当做早餐，与兄长吃得饱了，与客栈结算了银钱，便动身赶路。

上得官道，不几日就回到汴梁城中，丁天自从这一番游历，听慧瞻禅师讲了佛理，心中也不再想往日那般烦闷，每日都有说有笑，只是不肯答应丁川去投军的事情。

丁川自由双亲早亡，口中虽然经常顶撞兄长，其实对兄长最是敬爱，也不敢真使起性子来。无奈之下，只得每日里继续在市上同些狐朋狗友们耍闹。

如此过得半载，这日里天高气爽，丁天带了丁川，一起到茶楼闲

坐，遇到了丁天的一位老友绸缎庄的王掌柜，三人便就一桌坐了，喝了道茶，闲谈些世间风物。

王掌柜说道：“你们兄弟有没有听说前日王枢密家中的凶案？那可真是满城风雨啊。”

丁天摇头道：“只听说王大人家出了事，却未知其详。”

丁川道：“我却有些耳闻，王大人的千金在前天夜里被人割去了头。其余的也不大清楚。”

王掌柜左右望了望，低声说道：“那王枢秘使是当今天子的国丈，大女儿在宫中极得恩宠，他小女儿尚待字闺中，听说头天夜里还有人看见她好端端的，谁知转天早晨就发现人头被割了去。”

丁天奇道：“想那王大人是当今国丈，权势熏天，府上多有护卫，怎么竟没人发现？”

丁川道：“许不会是做奸犯科的采花淫贼所为？”

王掌柜道：“这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是哪个做的，那可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这件凶案已经震动了当今圣上，开封府发下了海捕公文，满城的拿人，说来倒也好笑，公人们四下里拿人，却还不知凶手是谁，城中的乞儿们不知被抓了几千几百个去顶差。”

三人说笑一阵，但是这事涉及当今权贵，也不敢高声议论。

丁氏兄弟从茶楼回家的路上，见路边有许多人围观，二人过去观看，却原来是一个老者卖女葬妻，衣衫褴褛的老者是个哑子，口不能言，同女儿跪在地上。他女儿十八九岁的年纪，长的桃面流丹，柳眉横翠，顾盼生波，虽然粗衣荆钗，却遮不住一身的风韵。父女二人身前有一具尸体，用草席盖了，料想就是这女子的母亲。

幻之卷 第十四章

丁川好大的不情愿，本来想好好找间上房吃了酒肉，用热汤烫了脚，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但是既然没空房也无可奈何。只得跟店中伙计去后边库房，

行到走廊中，丁川一把揪住伙计骂道：“你这厮好没道理，这不是有间上房没有人住吗？你道我没银子给你不成？”

丁天看时，果然走廊中最后一间房门上着大锁，里面黑沉沉的，确实是间空房，丁天对店伙说道：“这位小哥，你既有空闲的客房，为何不肯让我们住？你快快给我们开门收拾房间，我多给你银子就是。”

店伙赶紧做揖解释：“实不相瞒，这间是天字第十号房，盖这店的时候，下面挖破了一座老坟，那坟正在这天字十号房的下面，所以房中很不干净，算来这些年在这房中失踪的客人已经不下五六十人了，都是晚上在这房中睡觉，早上起来就失踪不见了。所以掌柜的干脆把房间封了，权当没有这间房了。”

丁川笑骂：“小厮你休要欺我，我看你这店是间黑店，有空的客房不让我们住，想把老爷们骗到仓库里，等到晚上趁黑谋财害命。当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你仔细瞧瞧老爷手中这根铜棍的粗细，凭你这身子骨能吃得几棍？”

客栈的店伙也挺生气，说道：“你这客官怎么不知好逮，张口就骂，你既不怕死强要住这间房，我就给你打开，如果出了什么事，却和我店中没有半分干系。”

店伙开了天字十号的房门，丁天丁川二人进去一看，里面极为整洁干净，也很舒适，没有半分许久不曾住过人的迹象，更是疑心店中伙计成心不让他们住这。

丁川问那店伙：“你说这间房锁了许久不曾住人，怎么连些灰尘也没有？难不成你还天天进来打扫？”

店伙答道：“这是何故，我也不知，反正不是我们这店里的人进来打扫的，这房已经一年多没人进来过了。”

丁川懒得跟他争论，扔给店伙一块银子，说道：“好酒好肉快些拿来，再煮些热汤来。”

店伙接了银子说道：“咱这店中有自酿的梨花老酒，饱肚的有牛肉肥

鸡还有好大的馒头。不知二位想吃什么？”

丁川骂道：“这厮恁地啰嗦，你只管拿上好的酒肉来就是，钱不够时，我再给你。若再多说，我敲掉你两颗门牙。”

店伙又讨个没趣，出门去端酒肉。

丁天笑着对丁川说：“只你这焦躁的脾气，多生事端，不知几时肯改。”

丁川把行李放在一旁，倒在床上说：“这些个尽是不知高低的蠢人，若不对他们横些，他便不肯用心伺候。”

说话间店伙端上酒肉热汤，他惧怕丁川，这次再不敢多嘴，只说了一句：“客官慢用。”随后出去把房门关上，这才自言自语的小声说：“这汉子也真鲁莽，我好意劝你偏不肯听，唉……”

丁川先给兄长倒了热汤洗脚，随后自己也洗了，两人肚中饥饿，狼吞虎咽的吃了个饱。

丁天想起那店伙说的话来，将信将疑，于是说道：“若是这房中真有古怪，却如何应付？”

丁川说：“有我这条熟铜棍和这口单刀，就算是阎王老子来索命也胡乱戳他几个透明窟窿。”

二人躺在床上闲谈，说起那仙瓶的事情，都为不能进瓶中仙境畅游一番感到遗憾。丁天惋惜的说：“咱们要是有些个道行就好了，可以带同家人一起去那仙境躲避兵祸。”聊着聊着，先后进入了睡梦之中。

睡至中夜，阴风吹过，丁川感到一阵恶寒，全身打个冷颤，他本就是机警的人，立即醒了过来。房中灯火已灭，暗不见物，只闻见一股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幻之卷 第十六章

丁天见那父女二人可怜，就摸出十两银子递给那老者，说道：“这些银子就请收了，快去把人发送了吧。”

那哑子女女连连磕头，丁天不愿受他们拜谢，拉了丁川就走，没想到那对父女赶到前面拦住去路，哑子老汉只跪在地上叩头，那女子给丁天施了个万福说道：“小女子家中虽然贫穷，却也有几分骨气，是个守诺如山的，既然写明了卖身葬母，又收了恩公的银子，小女子不争大小，恩公如不肯娶我，我只今日便撞死在这街上。”

丁天说道：“这却使不得，我给你父女银子，实是怜惜你们，并无二心。”

女子垂下泪来，哑子老汉在地上如捣蒜般的磕头，丁天无奈，有见她父女孤苦无依，只得应了。（在古代大户人家纳妾，实在是寻常之举，列位看官不必以今日的道德观念衡量）

随后发送了那女子的母亲，择吉日纳她为妾，把那哑子老汉也一并接入家中奉养。这女子姓云，名素秋，虽是个贫贱人家出身，名字却雅至。

丁川对此也不在意，反正家中已经有了三四个嫂嫂，也不争再多她一个。未成想，自云素秋过门之后，也不过六七天的时间，不知她使了什么手段，迷惑得丁天整日神魂颠倒，对她言听计从。而且终日作乐，消瘦得不成样子。

老管家丁福和丁川劝丁天不可沉迷酒色，此时丁天就象变了个人一样，连喝带骂，把两人赶出房去。

随后几天丁天以前的几房妻妾一个个的都得了怪病，诊治无效，相继去世。

又一日夜晚老管家丁福在后院巡视，不知被谁把头割了去。丁川是丁福看着长大的，心中难过愤恨，但是又不知是何人所为，心中就开始怀疑上了云氏父女。想找兄长攀谈，结果又被骂了出来，丁川也生起气来，自己一个人到街上饮酒，心想我不如这便去投军杀敌，也强似在家中受气，但是转念一想，兄长变成这样，绝不寻常，其中必有蹊跷，我若走了，留下兄长一人难免遭受不测，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提刀回去，杀了那云氏父女.....

丁川动了杀心，挂了雪花钢刀，杀气腾腾的直奔家中，在路上遇到

一个骑驴的老者，那老者衣装散乱，手托一只大钵，身后从者数百，全是精壮的汉子，有人打了一面破旗，上写“道接宣圣”五字。

老者见了丁川，就拦住了他的去了，问道：“这位爷台，可是要去杀人？”

丁川一怔，心想他是如何得知，便反问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老者道：“我乃黄教教主，只因见你身上染有妖气，又见你目露凶光，顾有此问。我想你家中必有妖孽，你如想去除妖，我可助你一臂之力。”

丁川推金山倒玉柱纳头就拜，说道：“求教主救我兄长。”

老者道：“事不宜迟，咱们先不叙礼，这就快去。”

一众人等到了丁宅门外，丁川只和黄教教主二人进入，直奔丁天的房间，丁川一脚踢开房门，只见丁天躺在床上，瘦得象是具骨头架子，气息全无，眼见是不活了。

丁川双眼喷火，提了单刀，到处寻找云氏父女，这时只听门外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正是哑子云老汉，手中抱满了丁家的金银之物，看样子正要卷了东西跑路。

丁川大怒，举刀就砍，云老汉也吃了一惊，见那刀来得太快，不及逃跑，忽地张开黑洞洞的如一口大锅般大小的嘴，便想吞了丁川，丁川连忙跃开闪躲。

黄教教主举起巨钵说道：“妖孽敢尔！”钵内有一道黄气射出，黄光照到云老汉身上，云老汉惊得抱头瘫倒在地。丁川赶上前去把它一刀砍做两个半个。

这一切也就发生在片刻之间，丁天还未细看，云素秋便抱着仙瓶从内堂走出，边走边问：“怎么这般吵闹？绿公公，你可全取了丁家的财物吗？我已找到了仙瓶，咱们赶紧走路，免得丁川那凶神回来撞见了……”等到了外屋见到云老汉被砍成两段，又有一个老者手托巨钵，丁川在旁拎着血淋淋的钢刀，不由惊得呆了，后边的话就说不出来。

丁川眼都红了，一晃单刀就要动手，黄教教主忙道：“且先留下活口盘问。”说完扔出巨钵，化做一口水缸般大小罩住了云素秋。随后又巨钵又变回原来大小飞回黄教教主手中。

只见云素秋已经现出原形，原来是只狐狸，头上带了血淋淋的一颗女子人头，丁川先用单刀割断了狐狸四肢的大筋，逼问：“你这妖孽为何

害我兄长？”

狐狸口作人言，苦苦哀求：“只求饶我性命，便如实相告，我与那绿公公是在荒坟里修炼成精的，平日只在客栈里谋害人命，吸髓喝血，那日见了你们兄弟谈论瓶中仙境，于是动了贪念，只因世间万物得道修炼，必要躲过天劫才能成仙成魔，我们自知劫数不远，想进仙瓶里避难。绿公公夜晚的时候，便欲在客房里吃了你们二人，没想到阁下神武，他自己反被看掉了舌头。”

丁川回头看那被砍成两截横尸就地的云老汉，此时却化为一只硕大的蟾蜍，口中果然没了半截舌头，难怪它扮成个哑子。

狐狸哀求：“如今我已经被你挑了大筋，成了废物，请念在我修炼不易，请饶我不死，日后必不敢再做伤天害理之事。”

丁川冷冷的说道：“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虽已废了四肢，我须饶你不得。”不容妖狐再说，用刀细细的碎割了它。把五脏六腑都一件件的取出来，切成肉泥方才罢休。

丁川抱起兄长的尸身痛哭，只是小弟一时犹豫，晚了半日，竟救不得兄长性命。

黄教教主劝道：“逝者已矣，这是业孽因果，好汉也不用太过伤心，尽早发送了令兄才是。”

丁川又跪倒再地，谢过黄教教主之助，说起这仙瓶之事，那白龙本是一番好意，却不料宝物被妖孽盯上，反害了丁天的性命，世间之事殊难预料，这确实是冥冥之中之自有天意。

黄教教主说道：“不知阁下日后做何打算。这瓶中仙境凭我的修为，进去易如反掌，你如想进去避世，我可助你。”

丁川道：“我兄长已经不在，便有仙境我住着也是无滋味，我想去投禁军报国，既然教主能进这仙境，这瓶就送给教主，反正我留之无用。”

黄教教主道：“其实你我二人的心意相同，我虽有仙法，却偏偏心热如火，眼见天下苍生要受倒悬之苦，绝不肯避世清修，创立这黄教就是为了济困扶危救苦救难。你如想去从军，那战阵之中非同儿戏，可以将仙瓶暂且寄放在我这里，我看你日后还有天大的劫数，介时我必再相助于你。”

丁川辞别的黄教教主，伤心之余，把妖狐和蟾蜍的碎尸并那女子的人头都一并埋在后院之中，然后买了棺椁发送了兄长，随后一想，我这

一去不知生死如何，留下这宅院何用，于是就把家宅便卖了，所得的银钱都尽数送给平日里厮混的泼皮们，众人知他欲去投军，都买来酒肉给他饯行，一连醉了数日。

丁川到殿帅府投军，只因丁天在东京名望极好，就连都指挥史也曾受过他的恩惠，见他兄弟来投军，便处处照顾丁川，在军头司开了后门，依他所愿，把他分配到常保军（部队番号），充做一个上军（一等兵，不用在脸上刺字，在手上刺），随军训练半年有余，边关告急，金兵举大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兵锋直指大名府，欲取东京汴梁，西路大军攻太原。

兵势极盛，朝廷派各路兵马抵挡，都被打得七零八落，告急的文书雪片一般的飞到汴梁。天子大惊，连忙命殿帅府调兵遣将。

丁川所在的常保军正在太原附近驻扎，被就近拨往太原防御。一场血战，迫在眉睫。

天下讲解：

北宋太原保卫战是很著名的战役，总共进行了二百多天，详细的过程不少人都应该知道，我不详细叙述了。但是本故事乃是鬼怪故事，不是历史故事，也不是军事故事，所以时间，人员，地点，部队的战斗序列都属于我按需要信口胡编，我怎么方便怎么编

幻之卷 第十七章

常保军两万余众，再加上四万厢军匆匆赶往太原助防，在离太原五十里的地方就遇到了金兵前锋，双方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只用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同时退出了战场。

这一阵，宋军折了三千余人，而金军因为主力未到，也不肯恋战。丁川第一次见识到了金兵的凶悍绝伦，那些女真蛮子皆是长枪快马强弓硬弩，头带皮裘身着铁甲，来去如风。在这种高机动的骑兵集团面前，大宋以步兵为主的军团只有原地挨打的份。

统兵的宣威将军王凜心知肚明，同游牧民族的精锐进行野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能尽快进入城中，凭借高墙深壕消耗对方的力量。为了避免被金兵主力包围在太原城外，全军都轻装疾进。

就在宋军刚进太原，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金兵主力已到了城外，西路金兵统帅万颜粘没喝带领三十万之众，号称五十万，只见旌旗蔽野，刀枪似林，把太原围得铁桶一般。

这时城中收到的最后消息是，金兵东路军已克燕京，指日就能渡过黄河攻到汴梁。如果西路金军攻陷太原，就可以同另一路金军会师，一举拿下北宋都城。现在太原军民所面临的选择只有背水一战了。

异族之间的战争，不同于一个民族内部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没有任何人性可言的，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在敌人的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

战况从一开始就极其惨烈，金兵虽然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但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金兵攻取辽国五京之时，吸取了很多经验，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攻坚战术。

金兵首先发动了锁城法，把城中的水道粮道截断。使用五十余部炮车（投石机），以斗大的炮石射击城中的防御主体“敌楼”。

“敌楼”一般采用砖木结构，一旦被炮石击中就会崩塌一块，宋兵为了保护“敌楼”就用城中居民的棉被和装慢糟糠的麻代一层层的铺到“敌楼”上减缓炮石的冲击力。

太原城外有很深的壕沟，用来防止步兵对城墙的直接冲击，金兵用一种新型武器“洞车”对壕沟进行破坏，“洞车”中见是空的，可以装上木料，一车一车的推到壕沟前，想把壕沟填平。而宋军就在城中挖了地道通往城外壕沟，等金兵填慢了木料就放火焚毁。

金兵又使用了一种大型攻城器械“鹅车”，在当时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先进装备，两侧有木轮可以在里面推同，上面贯有铁皮，里面可以容纳五十名士兵，“鹅车”直抵城下，里面的金兵用铁钎凿挖城墙。

宋军就用粗绳从城上勾拉，使“鹅车”失去重心倒下，后来绳子不够，就干脆把城内的青石台阶的巨型条石拆下，从城上将千斤巨石砸下破坏“鹅车”。

在最危险的时刻，城中连一粒粮食一滴水也没有了，弓箭擂石全部消耗殆尽，城墙被挖得千创百孔。

攻方百计进攻，守方就应对而用百计防御，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城上城下都堆满了尸体。

这一场恶战，持续了足足半年，大宋外围的援军越来越多，眼见金兵大势已去军心大乱。这时大宋朝廷竟然放弃了胜机，主动议和，写降书纳顺表，并向大金献出了和宋军尸体一样多的金银。

金兵此时补给已断，久战不下，自然对宋朝的举动喜出望外，暂时退兵，整顿军备，准备第二次南侵。

此时的丁川已因累积战功，升为正六品至果校尉了（团级干部）。经历了这一年来的血战，整天在刀枪丛中出生入死，丁川也成熟了不少，不再象以前一样的冒失急躁，他被留在太原督防。

战事虽然暂时结束了，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暂时的，金兵元气未伤，反而得了大量的金银财物，更认清了大宋王朝的软弱可欺。随时都可能再度南下，介时太原必定是守不住了。

一日，丁川正在演练部下，忽接殿帅府急召，命他速回东京听令。虽然有动向表明金兵近日又会大举南下，丁川实在不放心离开，但是军令如山，只得领了军令，星夜赶回汴梁。

幻之卷 第十八章

刚到汴梁，丁川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开封府办差官抓住绑了个结实，丁川没想明白是为了什么，自己在边关上血战百场，九死一生，并未做过半分对不起朝廷的事。何况自己是有品级的武官，要治罪也得交大理寺拿问，开封府是掌管城内公案的，跟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也许是有什么误会，于是就没反抗，心想我且任凭他们抓了，等到了堂上自有分晓。

在牢中被关了一日，水米未进，第二天被拿到开封府堂上，府尹先给他读了殿帅府的公文，革除丁川军职，交开封府查问其所犯罪行。

府尹一拍惊堂木，两旁差人都各敲水火棍喝起威武，问道：“罪人丁川你可知罪？”

丁川自然不知，结果被上了数道大刑，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几回，最后还是由府尹说出来，丁川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丁川前几年在东京故宅杀了妖狐，把那妖孽的碎尸，连同它头上带的一个女子人头，都埋在自家后院之中。那妖狐化为人形时的相貌就和它头上套的女子人头一样，黄教教主说这狐狸道行不深，所以要借了别人的头颅才能化为人形，人头中的脑髓早就没了，只有头骨外撑着一层皮肉，当时丁川也未多想，就连同那人头一起都埋了。

后来把家宅便卖了，恰好买他宅院的是当今国丈王大人的一个亲戚，这个人也是王大人府上的虞侯，他买了丁家宅子之后，家中连连闹鬼，有时候院子里有个无头女鬼哭着喊着要找自己的脑袋，这虞侯久在王大人府上，看那女子衣服身形就象是王大人家的二小姐。

于是他找了几个道士和尚驱鬼，有个道士说你这院里埋了个人头，所以冤魂总来找自己的头。

挖开花园果然找到一个骷髅头，这虞侯不敢隐瞒，如实告诉了王大人。

当年王家二小姐被杀，人头的下落一直不明，经过杵作检验，这个骷髅头正是王二小姐的。

王枢秘使认定了这宅院的前任主人丁川就是当年行凶杀死王二小姐的歹人，但是现在丁川远在太原，而且手握重兵，轻易动他不得，于是就同殿帅府合谋把他诓回东京。并上上下下打点，定要除了丁川报仇。

丁川大呼冤枉，细说了当年的经过，府尹道：“贼子胡言乱语，想假借怪力乱神之事推脱自己的罪过，你既如此说，可有何人证物证？”

丁川说城中黄教教主黄疯子可以作证。

府尹厉声道：“想那黄教蛊惑人心，意图造反，早就被清剿干净了，黄疯子本人也被梟首示众。你这凶徒竟然还与乱党有勾接，二罪并问，决不容赦，快快画押。”

丁川冤气冲天，初时不肯认供，但是又被烤打一番，心想：“若抵死不认，也不过多受几番折磨，想不到我没死在千军万马的战阵之中，最后竟然蒙冤而死。想必这次是脱不开身了，也罢了，认了就是。”

开封府依律，贼人丁川夜入民宅，意图不轨，王小姐奋起反抗，丁川逼奸不成，行凶杀人。判了个“斩决”

报到上边，又被驳回，再加一条罪名：勾接邪教，蓄意谋反，忤逆的罪过，诛九族，按律当于市曹“碎刚”。

宋代最高刑罚就是刚，常言道：舍得一身刚，皇帝拉下马。刚就是一刀一刀零割了罪犯，也有割一刀撒一些粗盐增加犯人痛苦的。

丁家没有亲属，最后都只着落在丁川一人身上。

不容丁川多辩，打入死牢之中，行刑的当天，先让丁川吃了些鱼肉酒饭，再把丁川五花大绑披红挂彩，用浆糊刷了头发，这是为了防止罪犯头发散乱，遮住了脸，监斩官无法验明正身。

押付市曹，观者如墙，那些往日相识的，还有受过丁家恩惠的都来送他。

午时三刻已到，监斩官扔下令牌，两声梆子响，一道碎锣鸣，刽子手唱起恶杀咒来。

幻之卷 第十九章

刽子手抄起器械正要动手碎刷丁川，忽然间天地变色，飞沙走石，日月无光，法场上围观的百姓大乱，数百名大汉手挺刀枪杀散了守法场的官兵，抢了丁川就走。

丁川恍惚间看到抬着自己的人中有黄教教主黄疯子，便问：“教主是人还是鬼？”

黄疯子大笑说道：“阁下真是豪胆，鬼门关走了一遭还有心思说笑，我当然是人了，前年被官府砍了的那是我用法术变的一根木桩子。我闻知好汉有难，特率众前来相救。”

这时金兵又再次南下，兵归神速，本来以为怎么也要一两个月才能打到汴梁，没想到这时就已攻到城下，守御的宋军大乱，忙于应敌，此时也管不上这些劫法场的乱匪了，众人抢出城门，落荒而走。

远远的逃到了一处僻静的山坡，回望汴梁，已经被金兵合围。黄疯子叹道：“这次金人南下的速度好快，大宋毫无准备，看来宋室确实是气数已尽了。”

经历了这一场变故，丁川心灰意冷，便求黄教主带自己去瓶中仙境隐居，再也不想理世上这些俗务了。

黄疯子带了丁川进入瓶中仙境养伤，并给他引见了早他一年就住在瓶中仙境的千年花仙。

丁川一见那花仙，正是在黄河中所见的蓝衣仙子。黄疯子说：“她虽然是千年修炼的花仙，但是也实在是个苦命的人，有个妖魔非要强行娶她为妻，她逃到我处求救，我就先让她进到这仙瓶之中避难，那个妖孽其实也是我的死敌，早晚要跟它有个了断。”

黄疯子请花仙照料丁川，自己不肯留在瓶中，还要继续在世上救民于水火之中。随后带了教众南下，这日路经洞庭湖，白日里，忽然漆黑一团，天空上有一颗流星坠落，眼见就要砸在岳阳城中，如果真要落下来，满城百姓无人能活。

情急万分，黄疯子只得把宝瓶扔在半空，他胯下的青驴本是一头老龙，他自己也骑了老龙飞到空中施展出扭转乾坤的仙术，把天坠的流星引入了瓶中世界，瓶子也就刚好落在洞庭湖中。

再后来外界的事情丁川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黄疯子的死活下落。

那颗突降到瓶中的巨大流星刚好砸在了山下的一个村子中，那村中的数百居民大半也都是成仙得道的，全被流星砸死。随后在这一地带产生了厚重的浓雾，既不消散，也不扩大，雾中诡异无比，谁也不知那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丁川说：“事情的经过也就这些了。”

碟空问道：“丁施主还没说是怎么和尊夫人结为连李的，这一节想来也是惊心动魄的，阿弥陀佛，小僧愿闻其详。”

丁川说：“此事不足为外人道哉，趁着我娘子去拿酒，我也不瞒你们二位兄弟，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怕我娘子，她一皱眉头，我腿肚子就抽筋。”

三人又喝了一通，这时红衣丫环来报，说那释明长老醒过来了。我们连忙过去探视，果然是苏醒了，释明长老咳了几声，从口鼻之中呛出一堆极细的黑色粉末。

碟空把释明长老从床上扶起来，我问道：“老师傅，您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

释明长老苦笑着说：“早晚有一天，你们也会知道，最后的时刻是很美妙的。”

我心想这老和尚八成是昏了头了，怎么尽说些个胡言乱语。

我们把他昏迷之后的事情如实相告，释明长老连连称善，说道：“我被捉进白雾之中，手足俱废，动弹不得，只觉得有无数的黑雾想钻进我的口鼻耳目之内，急忙闭住了气息，一阵昏迷就人事不知了。多亏了咱们善缘广大，屡逢奇遇，才留下了这条老命。”

释明长老虽然醒了，但是他毕竟年岁大了，这番折腾得着实不轻，我们急于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辞别了丁川夫妻。依照他们指点，纵身跃入了后院的井中。

幻之卷 完

迷之卷 第一章

宽阔十字路把这一带的城区清晰的划分成四大块，左下角绿色的森林公园占据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其上是我所住的“植园里”这一大片老式居民楼，地名取自森林公园的前身市植物园。

中间被六机动车道的交通干线所分割，右上角是这一地区历史最老的民房，全是平房，有多户聚居的大杂院，也有独门独院的自建小二楼，胡同把这一片平房分隔得如同蛛网，几乎所有临街的房子都开了铺子，经营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多以餐饮和贩卖旅游纪念品为主，其中心就是著名的城隍庙。

在这一大片平房的下面，是新建的一片小区，里面医院学校等社区必备的机构一应俱全。但是因为房价坚挺，入住的人还不太多，百分之七十的房子都空着。

凝视着这里的天空，也许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黑暗阴影笼罩着这里，最近这个阴影又多了一小块，那是一个杀人狂，森林公园和垃圾回收站都先后发现了数具女尸的残骸，这些不幸的女人无一例外的被强奸后杀，再被残忍的碎尸。公安认为这一系列的奸杀碎尸，都系同一人所为，案犯手段极其残忍，不留活口，不留线索，侦破的难度极大。

终于有一个幸存者说出了这个变态杀人狂的特征，脸没看清楚，身高没看清楚，唯一看清楚的是他戴了一顶红色棒球帽。

这件事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给这个杀人狂起了个绰号“小红帽”。而我们则更戏称其为“戴小红帽的大灰狼”，有时候小孩晚上哭着不睡，大人们就用小红帽来吓他，真是闻其名小儿不敢夜涕。

那一段时间，每到晚上，街上就变得很冷清，人们尽量白天出门，有下夜班的也都是成群结伙的行动，即使是这样，还是隔三差五的有人遇害。

夏天的午后，空气湿度极大，在房中吹空调还不如在楼下的树荫里乘凉。在我家楼下，有一排大树，浓荫匝地，是非常好的乘凉地点，去得晚了，就抢不到地方。

我自从不再每晚作噩梦之后，就变得十分嗜睡，整天都睡不醒，此时我又搬了竹躺椅躺在最大的那棵树下，听着蝉鸣打瞌睡，享受着周末难得的悠闲时光。

在我的左边的一个大马扎上，来外正抱着笔记本电脑，专心致志的

写他的恐怖小说，他很喜欢这种在树下纳凉的中国式休闲，老外的作品清一水的是把他在中国听来的段子，换汤不换药的写成小说，然后拿去法国出版，据说法国人对神秘东方的鬼故事情有独衷，所以他的小说很畅销。具体有多畅销，老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唯一清楚的就是，稿费始终不太够花。

在我的右边的躺着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孩，她是我邻居老马的女儿马淑静，我们都称她为“小马”，经常有人说人如其名这句话，不过小马和她名字中的淑静二字扯不上半点关系，她长得挺漂亮，特别喜欢HIP HOP，大热的天穿着肥大的牛仔裤和帆布球鞋也不嫌热，现在正放暑假，她躺在椅子上一边看漫画，一边带着耳机听音乐。

我迷迷糊糊的都快睡着的时候，被老外叫醒了。我闭着眼对他说：“你烦不烦啊。”

老外说：“别睡了，哥们儿这小说写完了，正想名字呢，你赶紧给哥们儿拿个主意，想个好的，回头请你去巴撒多。”

我说：“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我这初中文化程度哪想的出来小说题目。”

老外说：“那你给哥们儿参谋参谋，哥们儿自己也想了几十个题目，不知道用哪个合适。”

我极不情愿的翻过身子，对着老外，掏出烟来点上，抽了两口提神，用极大的毅力睁开眼说：“你晚上得请我去巴撒多，说了可不许不算，你说吧，都想什么名字了，我给你拿个主意。”

老外说：“哥们儿这是写一女鬼的段子……”

我说：“你就不能来点新鲜的？我记得你上次和上上次都是写的女鬼，我们中国的女鬼都他妈快让你给糟蹋光了。”

老外说：“别，别打岔行吗，严肃点啊，咱们这是探讨文学呢。你觉得如果叫《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女鬼》，这名怎么样？

我说：“不好，太做作，显得傻。”

老外说：“要不这个也不错，《女鬼象雾象雨又象风》，听着就够浪漫的。”

我说：“也不好，太不知所云了，人家读者都不知道你这是鬼，还是天气预报，赶紧换一个。”

老外说：“那就来这个《贫嘴女鬼的幸福生活》，怎么样？

我说：“这不成，太侃了，削弱了恐怖气氛。”

老外说：“怎么都不成啊，哥们儿想了一夜才想到的，要不就叫《风流女鬼纪小兰》？”

我骂道：“还他妈铁齿铜牙纪小兰呢，你能不能不拿我们国家的电视剧说事儿？回头张艺谋告你个剽窃，跑回法国你都躲不了这场官司。”

老外说：“这有张艺谋什么事？哥们儿这小说又没叫《女鬼打官司》。你再听这几个啊，一丝不挂的女鬼，淫荡女鬼风流债，寂寞女鬼没人陪，男厕所中的女鬼，喜欢一夜情的女鬼……”

旁边的小马不知什么时候把耳机摘了下来，对我们俩说：“这两天正扫黄呢，你们俩留神点，别让警察收了。”

最后我们定下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小说题目《爱你所以掐死你》，老外对这个题目很满意：“这就齐活了，哥们儿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部小说的素材了。”

我问老外：“下一个想写什么内容啊？”

老外说：“还写女鬼，将来哥们儿这就是一女鬼大全，女鬼系列，以后恐怖文学界都别提女鬼，一提写女鬼都知道哥们儿这是大师，女鬼全是哥们儿玩剩下的。”

晚上老外请我去巴撒多喝酒，小马也非要跟着去，我说你还没成年呢，不许去酒吧，老外说没事没事，你们自己不说谁管啊，都去都去，热闹热闹。

喝酒的时候老外跟我聊起了下一个故事的素材问题，说最近有点才尽了，听说来的这点破事都倒光了，实在想不出来之后还能写什么。

我说：“傻了吧你，谁让你玩了命的猛写，你就不会留下点东西，等成名了之后再写吗，现在多少作家都是出名之后都是水平一落千丈，就是因为出名之前把能写的都写尽了。”

小马说：“你可以找居委会的刘爷爷啊，他整个就是一老神棍，一肚子鬼故事。”

老外说：“没错、没错，你不说还真没想到那老爷子，你们在这坐着，我去把他拉来一块喝酒，让他给咱侃一道。”话还没说完就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就把居委会的刘老头给拉了来，酒吧里的人都看傻了：这老头，多大岁数了还泡吧？

刘老头还真是头一次来酒吧,问道:“这地方就是酒吧?怎么黑灯瞎火的,我本来眼神就不好,这要一不留神还不得把酒喝鼻子里去?”

我说:“老爷子有人请客您就别挑地方了,就是大白天的喝酒自己也看不见自己的嘴,除非您对着镜子喝。”

我们四个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了,刘老头喝了两杯,就拉开了话匣子,把他当年的那点事都倒给了老外,因为他所说的事都发生在我们住的这一片地区,所以我和小马听得也很认真。

刘老头说:“这洋酒我还真喝不惯,其实我家祖上也是给洋人当差的,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我爷爷就是英国领事馆的买办,就经常跟安德烈先生一起喝洋酒。

啊,别说那么远了,你们既然想听点怪事,那我先说一件吃饺子的事吧,那时我才十七岁,当时这一带根本没有居民区,全是没有人烟的漫洼野地,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柱子,还有一个叫黑子,我们仨人啊就在这看守木料,那年正月除夕,三个人不能回家过年,心里那个想家啊,就别提了。

回不了家也就算了,过年不吃顿饺子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柱子跑了很远的路,买回来二斤猪肉,我们这有现成的白菜和面粉,就自己动手包顿饺子吃,这就算是过了年了。

但是三个男人啊,粗手粗脚的,包起饺子来格外的慢,天已经黑透了,隐隐约约的听见城里传来一阵阵鞭炮的声音,这时我们的饺子才刚包了一半。

这时候门外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个小媳妇,穿着红棉裤红棉袄,带着一红头巾,骑着一匹白肚皮的小黑毛驴,怀里还抱着个孩子。

迷之卷 第二章

我们三个人那时候实在太年轻，才十七八岁，搁现在还是半大的孩子，也不懂什么是害怕，傻了吧叽的，一看见女的就脸红。

何况是个挺年轻挺年轻的小媳妇，她那穿着打扮和那个年代女人回娘家时穿的一样，怀里抱的孩子我看也就几个月大。

黑子就问大姐你是哪里的？这大年三十的晚上不在家里跑这来干什么？

那小媳妇说我跟丈夫回家过年，半路走散了，在荒山野岭里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看见你们这有灯光，能不能让我跟孩子暂时在你们这呆到天亮。

她说话的声音很怪，也不是口音的原因，就是声音特别奇怪，咬字不太真，她说了两遍，我们才听明白。

我们就觉得她挺可怜的，仨人一合计，这大过年的我们总不能把一个迷路的女人扔在门外不管吧，就答应她了，她进来之前把她骑的那匹小毛驴拴在门口的树上，然后就进了屋。

我说来得正好，我们正包饺子，这位大嫂可能也没吃饭，要是不嫌弃，就跟我们一起吃点。

这小媳妇就把孩子放倒床上，过来跟我们一起包饺子，她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手挺麻利，有她帮忙，没用多大功夫就把饺子包得了。

我去厨房煮饺子，黑子和柱子出去巡视木料场，防火防盗什么的，这是我们每天晚上例行的检查，等他们俩巡视完了，回来我这饺子也煮的差不多了，那就能吃了。

黑子柱子出去之后，我把饺子端到厨房，烧开了锅把饺子下到里头，这时候我趁着饺子还没熟去了趟厕所撒尿，我回来的时候一进屋发现那小媳妇不在屋里，只有她的孩子躺在床上。

我们这房是木头搭的临建，就一个门，一进门就是我们仨人睡觉的地方，炕上摆着炕桌，吃饭就在那上边。旁边还隔出来一间小屋，做为厨房，烧水做饭什么的都在那小屋里。

当时我一看那小媳妇不在，就想可能是他看我出去了，就替我进厨房盯着饺子别煮过火了。我心想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能什么活都麻烦她呢，我就紧走两步想进去把她替换出来。

也是无意之间，我瞥了一眼躺在床角的孩子，哎，这怪了，这小孩怎么没脸啊？用小花棉被包的挺严实，包的跟个包袱似的，哪有这么包的？这还不把孩子憋死？

这时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这孩子从进门也不哭也不闹的，过去一看，那包里哪有孩子啊，只有小花被包着一破枕头。

我也蒙了，这孩子怎么变枕头了？那时候就是年轻，没多想别的，就进里间的厨房想问问那小媳妇，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进去气得够呛，我一看那小媳妇背对着我，正在锅里捞饺子吃呢。吃的甬提多快了，稀里呼鲁的就往嘴里顺，她也不怕烫着。

我心里这个气啊，这人也太没出息了，我们好心好意留下你吃饭过夜，你就不能等饺子熟了人到齐了大伙一起吃吗？我就过去一拍她的肩膀说：“嘿！熟没熟啊？”

那小媳妇让我拍了一下，她一愣，回过头来看我。

我一看她那张脸，可真害怕了，您猜怎么着？她长什么样？

她围着红头巾，所以我首先看见的，是前边顶着黑呼呼圆溜溜的一个鼻子，尖鼻子尖嘴，满脸细毛，两边还有几根胡子，不是人脸。人脸没有这样的，那是谁的脸？狐狸的脸。

我吓一跳，她也吓一跳。双方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它蹭的一下就从我身边蹿过去，想往门外跑。我下意识的抄起厨房里的菜刀回手就砍了一刀。

这一刀下去，正砍到它屁股上，流了很多血，它虽然受了伤，还是叫它给跑了，这时黑子和柱子巡完夜回来，一看这屋里这是怎么了？我就把经过一说，然后三个人拿着电筒顺着血迹就追，追到半路看见地上有半条狐狸尾巴，估计是让我那一刀给砍的，随后血迹就没了。再看外边树上栓着的那匹小毛驴，原来是条木头板凳。

打那以后，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想吃饺子了，因为一吃饺子就想起来那张全是红毛的脸。

对了，我还一直不吃面条，我再给你们说说吃面条的事吧。

迷之卷 第三章

我老伴总说我不好伺候，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其实我不是挑食，我老伴胆子小，这里边的事我也没敢跟她提起过。

这事说起来那还是文革的时候，本来我是在乡下做给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我的药箱里只有三样东西，红药水，止疼片，纱布。

我就用这三样东西在郊县的几个村里给人瞧病，什么理论知识啊一概没有，全靠实践积累，瞎猫碰死耗子，反正都是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大病我看不不了，那还是得送医院。

那年月都乱了套了，一切都是颠倒的，咱们市内的医院的医生都让红卫兵拉到街上去斗了，但是医院不能没大夫管看病啊，正好有个造反派头子，我曾经给他治过脚气，他对疗效非常满意，他说你别在村里给人瞧病了，你去医院当主任吧。

他这一句话，我就进医院当医生了，这医院就在植物园的旁边，现在那建筑还保留着，但是已经荒废了，我进医院的第二天正赶上食堂吃面条，松蘑肉片的卤子，闻着就香，我打了一大盆，吃得正高兴呢，医院的护士找来了。

护士说今天有十多个军区医院的外科实习生来咱们这练解剖，我觉得挺纳闷，就问护士，怎么军医实习生上咱们这来实习？他们应该去二七二啊。

原来军区受到了冲击，医学院都给砸烂了，所以只能来这实习，这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完成，热情接待。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我刚来不知道，这些学员已经在这连续实习了一个多月了。

我赶紧三口两口吃完，带着我们那两个护士，还有一个看大门的叫黄贵来，医院各处的钥匙都归黄贵来管，黄贵来是个瘸子，三十多岁，对待文化大革命非常积极，他跟着我们去接那些学员。一见面就掏出红宝书念了段语录：“同志们，欢迎你们，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时候这都是上纲上线的，谁也不敢怠慢，那些学员有男有女，岁数都不大，也赶紧喊口号回应：“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

医院的手术室我也是第一次进去，旁边的一间本来是消毒室，最近为了放给实习生们练解剖用的尸体，临时砌了两个大水泥池子，全灌满了福尔马林，里面泡着七八具尸体，都已经泡得又白又涨了，尸体上横

七竖八的都是被学员们用手术刀刺的口子，有些练缝针的都给缝上了，还有些就翻翻着，跟小孩的嘴似的。

我一进去就赶紧捂鼻子，刚才吃的面条差点全吐出来。

王贵来满不在乎，看来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拿了个大铁钩子，指点点的给我介绍：“主任，您看这池子里的三具尸体，他们都是反革命，一堆儿枪毙的，身上让学员练的已经没好地方了，咱们就给学员们拿另一边的几具吧，这几个都是敌特，也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最近没怎么枪毙人，所以没有太完整的新鲜尸体。同学们凑和凑和练几下就得了。”

我赶紧一挥手表你看着安排吧，他就拿铁钩子勾住一具男尸的嘴，结果没拉上来，泡得时间太长，都烂了，一下把脑袋给拉掉了。

这时那些学员们不满意了，说你们这医院怎么一点也不配合革命工作呀。这福尔马林倒得太少了，尸体已经变质腐烂了，失去了教学实习的作用了。我们给你们提供的防腐液很多，都哪去了？是不是有人想挖社会主义墙角啊？好好调查调查，该抓的抓，该毙的毙，对基层同志也要加强教育。

我赶紧道歉连说好话，正说话呢，有人来报告说是有个被枪毙的女特务，枪毙了还不到一个多钟头，尸体没人认领，分给咱们医院了。大伙说那正好，既然有新鲜的咱们就不用这些已经腐烂的了，难得有这么完整新鲜的尸体，赶紧准备准备，让同志们好好练练。

不一会儿准备就绪，我也在旁边跟个孙子似的陪着，那女特务是被枪决的，子弹从后脑打进去，前面有个洞，还在流血。虽然人已经死了，但是能看出来长得还挺标致的，也就二十五六岁，我心里感叹，这么漂亮的人怎么就铁了心当特务呢？跟人民作对能有什么好下场？

我正想着呢，那些人手底下还真挺利索，三下五除二就把女尸扒个净光，扔在了台子上。

迷之卷 第四章

实习生中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大个子男生，看样子是高年级的，老师导师之类的人都被关牛棚了，所以由他来带队。

大个子看了看女尸说这材料不错，第一是年轻，身体的各个器官应该都很健康，而且死亡时间非常短，是难得的实习材料。第二身体比例很匀称，体内脂肪在百分之四以下，边说边用胶皮管子接通了冷水冲刷尸体，把女尸身上的泥污和血迹都冲掉。

实习生们都拿出笔记本和手术刀，大个子说大家都注意了，我先给同学们做个示范，下刀的力度和角度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起刀时一定要顺着肌肉纹理的走向，同时要尽量避开主要的血管。

我实在是不想接着看了，但是又怕落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罪名，只能硬着头皮在旁边陪着。大个子用手术刀从女尸的双乳中间以下三寸的地方竖着切下，这一刀还没切完，躺在手术台上的女尸猛地就坐了起来，把大伙都吓了一大跳，不由自主的纷纷往后退。

坐起来的女尸先是惊讶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开了膛的肚子，又看了看四周，好象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的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她的眼神就象是在海中仰望天空的鱼儿，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再没见过这世界上有比她更哀伤的神情，那双眼睛我到死也忘不了。

女尸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她头上和肚子上的刀口不停的呼呼往外流血，她挣扎着从手术台上爬下来，咕咚一声摔到了地上，肚肠子也从肚子里面流了出来，她好象没有感觉，拼命挣扎着往手术室外边爬，肠子拖了一地都是。

我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嘴哇哇哇的大吐，中午吃的面条和早晨的早一点不剩吐了个净光。有几个护士和女学员也吐，空间本来就不大，混杂着消毒剂、内脏破裂的血腥气、呕吐秽物的气味，一时之间熏得人连眼都睁不开。

眼看着那突然活过来的女尸就要爬出手术室了，大个子喊道：“同志们，阶级敌人借尸还魂了，我们不要被她吓倒啊同志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王贵来也喊：“没错，反动的东西你要不打她就不倒！阶级敌人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说完就拽住那女尸的脚把她拖了回来。有几个胆子大的抡起棍棒就砸女尸的脑袋，没几下她就再也不动了。

大个子他们又把女尸重新放好，准备接着练习。我实在是没法再呆下去了，找了个借口就想出去，刚到门口一不小心正踩到那些从女尸肚子里流出来的肠子，一下给滑了个跟头，全身都沾满了她白花花的肠子，怎么爬也爬不起来，那些肠子就象有生命一样把我缠住了。

多亏几个学员把我扶了起来，我到了浴室一遍又一遍的洗澡，搓得身上都快出血了，可是还是觉得自己身上有血腥味，我恨不得把我的皮都扒下去重换一层。

至于那具突然想逃跑的女尸，在那之后再没什么动静，和她的前几位同伙一样，被学员们用手术刀割了缝、缝了割的练习了半个月也开始腐烂了，最后都送火葬场烧了。

这事流传着很多种说法，有些人说是枪决时子弹打偏了，没致命，在解剖室用冷水一激就又活了过来，也有些人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神经反射，杀鸡时把鸡头斩掉，无头鸡不是还扑楞半天吗。还有些说法就更千奇百怪了，总之越传越玄，这事我虽然是亲身经历，但是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有一点，那就是我再也不想吃面条了，不管多好吃的面条，我一吃肯定就呕吐，脑子里就会有会浮现出那拖了一地的肠子缠到我身上的情形。

什么？你们问是不是僵尸？不是，不是，僵尸我是亲眼见过的。

说起那件事来，我又要提起一样食品“打边炉”。你们也没听说过？嗯……就是火锅啊。

说来也怪了，我这人生来就没口福，天天吃窝头咸菜什么事也没有，一吃好的就要撞邪。

那也是我十八九岁时候的事，和吃饺子那次隔了两年，我还是在那个木料场干活。以前城隍庙很小，周围全是乱葬岗子，是一大片坟地，后来死的人太多埋不过来，就把死人都扔到那里，因为那边总出事，后来连活人也不敢去那给死人烧纸上香了。

迷之卷 第五章

城隍庙以前香火不旺，周围全是乱坟野地，那地放的怪事多得数不清，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都有。直到后来有很多人把那片坟地平了盖了很多平房，那片地方才稍微太平一些。

有一天晚上我们木料场的几个人凑到一起吃打边炉，白天都干了一天活，很累，喝点老酒吃个火锅是大伙最大的享受了。

因为第二天是休息的日子，我们六个人喝酒喝到深夜，火锅里的炭火早就熄灭了，但是大伙谈得很起劲，谁也不想睡觉。

当时我是背对着门，柱子给我倒了一杯酒说过些天他就要辞了工回老家娶媳妇了，大家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真有些舍不得小哥儿几个。

我也舍不得柱子，端起酒杯想说几句祝福他的话，还没等开口，猛听什么后的门“碰”的一声被撞开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些人都直着眼张着嘴，对着大门发愣，他们的表情都凝固住了，似乎是见到什么极可怕的东西。

我想转头看看门外究竟进来了什么，这时柱子一把推开我，把桌子向我身后掀了过去，桌上的火锅碗筷都撒了一地，只听喀喳一声响，一双爪子穿过了桌面，那爪子手指甲长得都打卷了。

这会儿我才看清楚，从门外进来的是一具僵尸，赤身裸体全身都长着长长的绿毛，眼睛就象是两盏红灯，散发着凶恶的气息。

僵尸本来想抓背对着门口的我，多亏柱子把桌子掀起来挡住了它的爪子，要不然我哪里还能活得到今天。

屋里的人都乱了套了，但是门口被僵尸堵住，没办法只好退进里屋，僵尸也一蹦一跳的跟了进来，里屋的空间更窄，大伙抄起一跟顶门的大木棒子，顶在僵尸的肚子上，把它顶在门口。

那东西劲太大了，我们六个大小伙子都撑不住，眼瞅着它就要进来了，我急中生智，想起来以前听老一辈人说过僵尸最怕天亮最怕公鸡打鸣。

于是我就学着公鸡打鸣叫了几声，你们都看过半夜鸡叫的故事吧，那里边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些起床干活，每天深夜就去学大公鸡打鸣。想不到，我这贫农这次也当了回周扒皮。

僵尸一听见公鸡打鸣，它还真是害怕，转身就跳出门外逃走了，我

们松了口气，出去想修理被僵尸撞坏的大门，刚要动手，就有人大叫：“糟了，它又回来了。”我们回头一看，果然僵尸又蹦回来了，它好象识破了我们学鸡叫的办法，不顾一切的跳过来想咬人。

我们这回不敢再往屋里躲了，因为只有一个出口，被堵在里面只能等死了。僵尸的速度很快，我们只能绕着房子跟它转圈。

也不知跑了多久，我们这些人都累吐血了，终于熬到东方发白，天亮了，最后那僵尸抱住了一棵大树就一动不动，双手的指甲深深的陷进了树干。

这时来木料场工作的人也陆续到了，我们想把僵尸从树上拉下来烧了它，结果十多个人废了半天劲也扯不动。没办法，最后只好连树干一起锯断，架起一堆木柴把它烧了。

今天刘老头谈性很浓，讲了很多已经尘封的往事，老外算是捡着宝贝了，又是录音又是记录，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快十点钟了，我问小马：“你这么晚回家不怕你妈说你？到时候别跟你妈说是跟我们去玩了，她要问你就说去同学家玩了。”

小马说：“没事，我爸得痔疮开刀住院了，我妈到医院陪床去了，这些天家里就我一个人，你们上哪玩都得带着我。”

老外说：“小马你还是留神点吧，最近那个“小红帽”折腾得挺凶，晚上跟我们一起还行，千万别一个人出去玩，哥们儿可不想下一个故事写你的事迹。”

小马说：“嘿你个死洋鬼子，拿本大小姐当女鬼了啊？”

三人有说有笑的走进了我们住的楼门，一进去我就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猛然间发现一楼中间姚家的房门开着，门上的封条都被撕掉了，屋里传来一串似乎是女人穿着高跟鞋踩着地板走路的声音。

迷之卷 第六章

原来是虚惊一场，原来房间里面确实是有个人“姚莲”，她是姚家的亲戚，公安已经定案了，姚家一家五口不属于他杀和事故原因至死，但是具体的死亡原因还是对外界保密。

这套房子本来就属于姚莲所有，她独身一个人，就把房子借给了她哥哥，老姚是返城的知青，没有住房，所以这些年一直就住她妹妹的房子。

既然他全家都死了，房子就理所当然的归还给了姚莲，我跟姚莲也互相认识，她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有时候我倒给她所在的医院一些药品，她从中拿点回扣，我们之间有些互利的关系。

姚莲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我，因为她想把这间房继续租出去，但是工作很忙，白天抽不出时间，如果有房客来看房子，拜托我替她接待一下。我以后还指望着她做生意，当然不能推托了。不过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间房死了五个人，还租得出去吗？不隐瞒情况肯定是租不出去的吧。

送走了姚莲之后，我就想回家睡觉，老外拉住我和小马说：“这么早睡什么觉，上哥们儿那屋坐坐，哥们儿那有从老家里带来的咖啡，你们肯定没喝过法国咖啡吧？保证你喝了之后觉得星巴克那简直就是刷锅水。”

小马说：“好啊，还有别的好吃的吗？”

我说：“小马妹子，你别听洋鬼子煽呼你，他肯定没安好心，他平时怎么不请咱俩喝咖啡呢？今天这么积极主动，肯定没好事儿。”

老外不由分说，一手拽着一个，把我们俩拉进了他的房间。今天晚上的老外格外热情，把他家里的好吃的好喝的全拿出来了。

我问老外：“甭来这套，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我提前告诉你借钱没有啊，我这几天还顿顿喝粥呢。”

老外说：“哥们儿身为一名职业作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创作恐怖文学，就要走有特色的道路，要把西方普遍的恐怖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飞跃。社会实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经验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尖叫不是靠大脑想出来的，真刀真枪的体会过才能写出让读者尖叫的作品，为了追寻……”

我赶紧打断老外的话：“你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的动机我听不懂，你就直接说目的吧，你该不会是……？”

老外说：“没错，你不是有姚家的钥匙吗？今天晚上正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咱们仨进去体验一回死了五个人的凶宅是什么气氛，怎么样？”

还没等我和小马回答，老外就接着说：“当然，如果你们真不想去就算了，哥们儿这种胆色也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毕竟你们是普通老百姓啊。”

我这个人平时就特别喜欢逞能，最恨别人说我不够胆大，于是我说：“老外，你就还别叫这板，你这激将法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就不愿意在你们洋人面前跌份，要是跌在我们国人面前我也就认了，唯独不能让你们洋人来劲，不就去一楼姚家玩一趟吗？别说这点小儿科了，你说吧，咱是个顶个滚钉板，还是手牵手跳油锅？我都陪着你，谁先跑谁他妈就是孙子！”

小马说：“没错，跟他拉出去练练，咱俩非灭这死洋鬼子一道不可。”

我对小马说：“你就别去了，赶紧回家睡觉。小孩子吃完饭拉完屎就该上床睡觉。”

小马不答应，我也拿她没办法，老外拿了数码相机放大镜之类的东西，三人就下楼去了姚家。

进屋之后，把灯打开，灭门的惨剧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房间显然已经被姚莲整理过，很整齐，很干净，没有什么灰尘。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这间房子让人感觉很压抑。

我想起那几天晚上做噩梦的时候，都会听到家里的地板“碰碰碰”的乱响，自从释明長老帮我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之后，我就再没听过那种声音了。可能是阳气旺盛的情况下，对冥界的感觉就减弱了。也有可能那五个人的亡灵已经得到解脱，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迷之卷 第七章

释明长老病重，所以回五台山修养了，碟空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在十一路公交总站附近摆野摊，算命测字说媒看风水，反正只要是赚钱的什么他都干。最近一段时间城管查得比较严，碟空的动向就更神出鬼没了，我也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我想起释明长老临行时嘱托我的事情，让我帮助碟空查寻我们这一片城区灾祸的根源，他认为我们这里有很重的煞气，所以导致很多人意外的死亡和失踪。但是究竟这些灾祸的根源从何而来，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迷”。

西方人说：救一人，即救全世界，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这条小命是释明长老救的，他托付的事我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办到。其实这也是我今天晚上答应老外到一楼姚家这处“凶宅”里过夜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五口人的同时死亡绝不是什么巧合，在死亡的背后一定有只隐藏的很深的幕后黑手，不过警察已经来这屋里搜查了无数遍都无功而返，象我这种没有任何侦察经验的人，又能找到什么线索呢？果然还是没什么自信啊。

老外推了推我的肩膀：“俩眼发直想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进屋之后转了一圈，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中了，我刚才一时想得出了神，被老外一推才回过神来，我问老外：“没想什么，咱们来也来了，你这位大作家有什么感受吗？”

老外说：“真是很好的体验，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应该就是姚家五个人死亡的地方，他们当时就坐在这间客厅，盯着头上的天花板，五颗鲜活的心脏同时停止了跳动，脸上还保留着生前见到恐怖事物的表情。就象这样……”说完，就按照刚才他自己说的样子，坐在沙发上摆了个张着嘴瞪着眼死不瞑目的姿势。

小马吓坏了，紧紧的挤在我身边对老外说：“臭老外，你别吓唬人好不好？回来再把真鬼招出来。”

老外哈哈一笑说：“让你别来你偏要来，咱们来这不就是为了体验恐怖刺激的氛围吗？”

我说：“老外，你写了那么多恐怖小说了，你觉得最让人恐怖的东西是什么呢？”

老外反问：“这个问题好，比如现在咱们是三个人，咱们把屋里的灯关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在黑暗中，咱们坐的沙发上忽然多出来了一个人，咱们心里知道多了一个人，因为房中太黑看不见，所以不知道多出来的是什么人，或者说都不知道多出来的那个是人是鬼。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感到恐怖，你们说说让咱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是黑暗吗？是鬼吗？是怕这间房子吗？还是说自己在害怕自己？”

小马说：“要是黑古隆东的多出来一个，那肯定是怕鬼啊，多出来一个人倒不可怕，屋子里有鬼就让人害怕。”

我说：“我看即不是怕人，也不是怕鬼，也不是怕黑。”

老外问：“那你说是怕什么？”

我说：“咱们现代人的世界观都构筑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既然是元素就应该符合物理的定律。咱们只有三个人，门窗都关着，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多出来一个人，这种现象太不符合常识。因为不合常理，我们无法理解，所以会让人感到恐惧，我们怕的是违反物理现象的现象。”

老外说：“说的太好了，战争小说，武侠小说里面都会描写人的死亡，死的人比恐怖小说要多得多，为什么让人感觉不到恐怖，就是因为枪炮刀剑杀人符合物理规律。超越人类常识的现象才是恐怖之源。”

小马说：“你们俩说的我直犯迷糊，我还是看会儿电视吧，好象有什么超级卡拉OK女生大赛”

房里有台老北京的25寸旧彩电，时隔半个月，又被重新打开了，但是它之前的主人，却再也看不到这台电视中的节目了。

电视台正在播晚间新闻，小马想换频道，我把遥控器抢了过来，说：“先看看这段新闻，好象说的是咱们这的事。”

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的正是那个变态杀手“小红帽”的消息，经过昨天晚上警方的严密布控，终于将小红帽堵在了家里，小红帽做困兽斗，终于被警方击毙，另有两名公安干警受了轻伤。市领导亲切接见慰问了参加行动的公安干警和受伤人员，表扬了他们奋不顾身艰苦拼搏的精神，赞扬他们是为祖国经济腾飞保驾护航的人民卫士。

下一条新闻是，下周三将会出现月全蚀这种天文现象，本市的最佳观赏地点是森林公园。

随后播放的就是国际新闻，画面中也不外乎是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在伊拉克的街头巡逻，再不然就是系着花头巾的巴勒斯坦人肉炸

弹炸了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给人一种全世界都不太平的感觉。

老外说：“哎，小红帽这孙子就这么死了？真没劲，说实在的有点让哥们儿失望，哥们儿还想以他为主角攒部小说呢。”

我说：“死得好啊，省得咱们这附近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连三陪小姐晚上都不敢出门，这些天的夜生活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老外拿起数码相机来说：“哥们儿拍几张照片，看看在这凶宅中拍的照片里有没有什么灵异现象。”

小马看电视，老外拍照片，我仍然坐在沙发上想姚家五口人死亡的事情，我抬头看了看客厅中的天花板，除了灯管什么也没有。我站起身来环视四周，屋子中的大部分东西都被姚莲取走了，只剩下一些家具和老旧的电器，因为房间里的物品少，显得空空荡荡的。

然而这里并没有出现什么老外期待中的灵异现象，三个人呆到晚上十二点，都熬不住了，而且再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都上楼回家睡觉。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一直睡到中午，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因为一楼姚家的钥匙在我这里，所以想看房的人都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来租，就跟她定了下午两点。

两点的时候，来了三个年轻的女孩，我领她们到一楼看房，交谈中得知，她们三个中最漂亮的一个大眼睛女孩叫周珊珊，个子最高头发扎了个马尾显得很利落的叫杨丹，还有一个染了一头酒红色头发很苗条的叫袁萱。

她们全是外省的，在这念书，今年刚毕业，高不成低不就，都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周珊珊一直想当电影演员，杨丹想去个有个人发展空间的外企，而袁萱则比较务实，知道现在大学生不好找活干，干脆又去报了个美容美发培训学校，今后想自己开家小店。三个人里杨丹和袁萱都没男朋友，周珊珊也在毕业时跟前任男友分手了，三人都想留在城里发展，就打算一起合租一套房子，继续过女生宿舍的集体生活。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三个女孩之中杨丹是老大，另外两个都唯她的马首是瞻，杨丹觉得这房不错，挺宽敞，地点也好，出了小区就是地铁站，而且最重要的是租金很便宜。

我巴不得有三个美女住在楼下，又想昨天自己亲自在这屋里待了半天，没闹什么鬼啊怪啊之类的，看来凶宅之说全是无稽之谈，我当然不会对她们提起这里半个月前死了五个人的事情，不过这事是纸里包不住

火，她们早晚会知道。

杨丹对我说：“我们决定把房子租下来了，以后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多关照啊。”

我一拍胸口说：“妹子们放心吧，有什么事尽管说话，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热心，平时没事就愿意学个雷锋什么的，你们那马桶堵了，电灯不亮，炒菜盐放多了，都可以找我，保证分分钟给你们解决。”

周珊珊笑着问我：“你这人真有意思，你是干什么的？”

我就喜欢周珊珊这种大眼睛的女孩，没敢说我是倒卖伟哥和保险套的，我就对她说：“我是诗人，偶尔也写点散文，或者古典音乐评论之类的。”

三个女孩一起摇头说：“不象，不象。”

迷之卷 第八章

随后她们自去找姚莲付房租签合同搬家等等经过，都按下不表，单说我回家之后又睡了个午觉，梦到我的伟哥越卖越多，赚了很多钱，公司规模一天比一天大，先收购了微软，后来连索尼带松下也捎带脚给吞并了，有一天我从大奔上下来，我的秘书杨丹就走过来：“张总您辛苦了，这位周珊珊小姐是公司特意为您安排的助理。”

我一看周珊珊穿着超短裙职业装，笑盈盈的站在旁边，美丽性感而又专业，真让我心花怒放，我问杨丹：“杨秘你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就给我安排助理？助理都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杨丹说：“张总您糊涂了，助理就是专门负责陪您睡觉的啊。”

我严肃的说：“睡什么觉？真是乱弹琴，本老总可是个正派的人！不过这次就先这样吧，就这一回啊，下次不许了。还有千万别告诉藤明月，这次的人事安排一定要列为公司的商业机密。”

我话音未落，突然杨丹和周珊珊都变成了女鬼，张牙舞爪的要扑过来咬我，我一下从梦中惊醒，心中有几分甜蜜，又有几分失落，倒没觉得可怕，我觉得这种梦越多越好，于是翻个身继续睡觉，希望能接着梦到这个梦的续集。

杨丹等人搬进来之后的第一天晚上，三个人为了庆祝乔迁之喜，到麦当劳吃了一顿，回到家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轮流去卫生间洗了澡，然后坐在客厅里聊了会儿天。

袁萱拿周珊珊的长头发练卷杠，先用尖尾梳的挑针分出一片头发，再用烫发纸包住，放上发杠把头发绕着发杠卷了几圈，结果因为角度不对，卷到最后疼得周珊珊直咧嘴。

周珊珊说：“别卷了，明天我还要拍戏呢，导演要求是直发。”

袁萱问：“咱们的周大明星，演的是什么角色啊？”

还没等周珊珊说话，杨丹就笑着说：“袁萱你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吧，她拍戏的剧组就在离这不远的城隍庙拍外景，珊珊演一个女鬼的跟班，也是女鬼。”

周珊珊说：“是呀，是香港的电影，是很难得的机会，做女主角的随从至少能有几个镜头，上次国产电视剧里我演的那个女八路卫生员连正脸都没露就被敌人打死了。”

袁萱又问：“这次有台词了吗？”

周珊珊尴尬的说：“有，就对女主角喊一句“小姐快跑”，然后就被老道消灭了。”

杨丹和袁萱乐得肚子疼，最后三个人闹够了就进去睡觉，房间是两室一厅，加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三个人在最大的一间卧室里搭了个上下铺，对面放了张单人床。另一间房间做为储物室。

杨丹每天晚上都有听电台广播音乐节目的习惯，爬在床上摆弄收音机，袁萱盘着腿坐在床上看发型杂志，只有周珊珊胸大无脑，除了买衣服化妆照镜子之外也没别的业余爱好，躺下就睡。

周珊珊刚一躺下就象触电一样弹了起来，把杨丹和袁萱吓了一跳，袁萱说：“珊珊你怎么了？做噩梦了？”

杨丹说：“别瞎说，刚躺下不到两秒钟，怎么会是做噩梦，珊珊你是不是头发上有静电把自己电着了？”

周珊珊抱歉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可能是我的错觉，我继续睡了。”

第二次躺下，马上又象过电了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一边叫着一边跳到杨丹床上，声音都变了：“这屋子里……有鬼！”

杨丹说：“在哪啊？”用手摸了摸周珊珊的额头“也不烫啊。”

袁萱从上铺探出半截身子问：“你是不是拍电影太投入了，究竟怎么回事？”

周珊珊哆哆嗦嗦的指着自已那张单人床上的枕头说：“枕……枕头里……有个女鬼在哭。”

迷之卷 第九章

第二天早晨我正要去上班，见杨丹正在楼下等着我，对我讲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枕头里面的确有个女人哭泣的声音，只要把耳朵贴上就能清楚的听到。周珊珊把枕头扔进了垃圾箱，这个枕头是新买的，也许里面有些干净的东西，扔掉就好了。

杨丹好不容易安慰着周珊珊睡着了，自己睡觉的时候，梦见一张巨大的照片压在胸口，就象是被鬼压床一样，身体丝毫不能动弹，甚至想闭上眼不看那张照片都做不到。

照片上面是五个人的合影，四女一男，一个老太太，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两个女孩，似乎是一家子。这五个人全张着嘴，从口中发出模糊的语音：“救~救~我~们~！”杨丹从来没见过这些人，结果被迫一直盯着这张全家福直到天亮。

早上起来才知道，袁萱和周珊珊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下三个人心里可真发毛了，房间里肯定有鬼。

杨丹表示不想再住下去了，想找姚莲去退房，豁着按合同赔给她一个月的租金，但是姚莲的电话始终都打不通。

我说要不我帮你找个高人瞧瞧吧，杨丹说那也好，否则我们即使搬走了，也未必能彻底拜托昨天晚上的怪事，如果真能请来会捉鬼的高人，把房间里不干净的东西请走，我们也没必要搬了，还能省下不少钱，搬家最累人了。

我说：“我认识的那位高人最会捉鬼了，这世界上还没有鬼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捉鬼了，另外你们那屋住的女人太多，阴气太重，我今天晚上多带几个男的，咱们在你们那开个联谊会，大伙交个朋友吃个饭，男人一多，那些鬼吓也吓跑了。”

杨丹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了，没你帮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午的时候，我对阿豪和臭鱼说：“弟兄们，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我楼下新搬来三个漂亮妞儿，我是吃水思念挖井人，走路不忘修鞋匠，晚上我跟她们约好了一起吃饭，当然不能不带你们这两块料。”

阿豪说：“太好了，咱们又要开辟第二战场了。”

臭鱼激动得热泪盈眶：“日他大爷的，想泡妞儿的同志们，终于又有新阵地了。”

我们到十一路公交总站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找到了正在躲避综合执法的碟空和尚，和尚一听说有饭局，二话不说就跟我们走了。

我们在路上买了不少啤酒饮料和吃的东西，兴冲冲的去敲杨丹的房门，袁萱来开门，把我们迎了进去，我又出去搬啤酒，结果碰见老外带着小马从楼上下来，老外一看就急了：“你们也太不仗义了，有泡妞儿活动不叫着哥们一起上。”

我说：“不成，这回狼多肉少，你就歇了吧，下回肯定想着你。”

老外和小马不管那套，硬冲了进去，这回屋里热闹了，九个人，四男四女再加一假和尚，众人嘻嘻哈哈的从下午五点一直喝到晚上九点，都数不清楚放翻了多少个空啤酒瓶子。

房间中那从灭门之后就一直存在着的压抑阴暗的气息全部一扫而空，杨丹酒量很大，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把阿豪灌得舌头发短，坐都坐不稳了。

我一看阿豪再喝下去就该吐血了，赶紧给他解围，举起酒杯来说：“差不多了，咱们这是喝最后一杯了啊，最后这杯，为了美元和美女，干了。”

随后按照计划由碟空来做法事驱鬼，碟空掏出个铃铛，用黄纸写了几个字，口中念念有词的说了几句套话。拿出几柱香和一个小香炉，先把黄纸焚了，把香点上，让在这屋里住的三个女孩分别上香，碟空说道：“清香一柱净心田，邪魔百病不得存，香烧三遍请尊神，家宅安宁人兴旺。”

拿起松树枝在杨丹袁萱周珊珊身上扫了几下，又跳了火盆，最后碟空说道：“今日六月初九，超度此处亡魂升天，请凡是属鸡属猪属狗属羊属龙属蛇者回避煞神。”

他这一句话，屋里大部分人都出去了，我看她们都出去了，就问碟空：“你给我个实底，这屋里到底有没有鬼？”

迷之卷 第十章

碟空说：“小僧看此房并无阴气，烧香回避什么的，就是装装样子，给她们制造一些心理安慰。她们说梦见一张照片压床，照片里的五个人已经全去世了，又听到这些人的求救声，依小僧愚见，这些亡灵会不会是在下面缺钱花？咱们烧些纸钱，我念两遍往生咒也就安稳了。”

我点头说道：“果然还是高僧有见地，那些亡灵喊救命，说来就没什么道理。死都已经死了，就连遗体可能都被法医解剖N多遍了，救是肯定救不活了。正如你所分析的，必然是想索取些纸马香稞。”

我和碟空出门，提前回避的那些人都坐在树下乘凉，天很闷，星月无光，很可能要下雨了。碟空嘱咐了三个女孩明天买点纸烧了就没事了，又给了她们几张保平安的纸符。我想起前些日子碟空给我止疼片的事，不免觉得好笑，不愧是卖盗版影碟出身的啊，真能呼悠。

送他们走的时候，臭鱼扶着醉成一堆烂泥的阿豪对我说：“这几个妞儿真够味啊，你打算泡哪个？哎，对了，记得你说前两天你马子藤明月打电话来说要从南京来看你，到时候别露了马脚啊。要是真闹起来，搞不好连我们都跟着你受牵连。”

我仰天打个哈哈，左手叉腰右手一挥，模仿着国家领导人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怕，莫怕，则些年来……蒋该丝的算盘一自都四由窝们来拨动滴。”

冒牌和尚碟空一通折腾之后，三个女孩都觉得安心不少，不过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还是有些紧张，这一夜，竟然平安无事，别说鬼压床，好象连梦都没做半个。

转天早上，三个人一边吃面包一边闲谈，周珊珊说：“那位和尚真是有两把刷子，昨晚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袁萱说：“咱们还是谨慎一些吧，下午别忘了去城隍庙多买些纸钱回来烧。”

周珊珊赞成的点点头说：“是呀，一定要多烧一些，小心谨慎是永远不嫌多的。不是有那么句名人名言吗——理性的羊肠小道胜过激情的高速公路。”

杨丹问：“这句名人名言真怪，我怎么没听说过？珊珊你从哪看到的？”

周珊珊说：“就是住咱们楼上那个诗人昨晚说的啊，这句话不对吗？我觉得很有道理的。”

袁萱笑骂：“你个周大傻子，你以为他真是诗人啊？你看他那神经兮兮的样子，说话颠三倒四，我看八成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他要是写过半句诗，我就请你吃一百回麦当劳。”

周珊珊一向说不过嘴皮子利索的袁萱，只能妥协：“他是有点神经质，我看他也不象会写诗的样子，不过人还蛮热心的。”

杨丹一脸坏笑对袁萱说：“袁子你发现没有，楼上那位一看见咱们周大影星，两眼就冒光。”

周珊珊说：“老大你先别说我，你昨天怎么跟那个广东佬阿豪喝了那么多酒？你是不是也对他有意思，我看你们两个人蛮般配的。”

说笑着吃过早餐，三个人分头去忙自己的事，袁萱去了美容美发学校上课，杨丹去一家公司面试，周珊珊到城隍庙拍电影。三个人下午约好了三点半在城隍庙碰头一起买烧纸。

今天周珊珊只有一个走场子的镜头，但是因为女主角一直不在状态，等了整整一天也没轮到她那一丁点的戏份，眼看已经下午五点半了，导演一挥手说大伙辛苦了今天到此为止。周珊珊只好排队去等着卸妆，这时袁萱和杨丹早就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俩人无聊的一根接一根吃雪糕。

杨丹倚在城隍庙门前的石狮子上观赏街景，眼见游人越来越少，附近夜市里卖各种小吃的商贩正在胡同里忙碌着准备晚上的食料器具。不知为什么杨丹觉得有一丝不祥的阴影笼罩着这里。

袁萱忽然对她说：“老大，我看这个牌楼有点眼熟，好象在哪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了。”

她所说的是城隍庙前的标志性建筑物，一座汗白玉的牌楼，上面刻着“东岳大帝”四个字，传说中东岳大帝就是冥府的主宰，有位港商路过这里曾见过城隍爷显灵，所以回香港之后捐献巨款修建了现在这座牌楼。

周珊珊终于卸完了妆，过来和杨丹一起看袁萱说的牌楼，夕阳如血，晚霞似火，映得雪白的牌楼上也蒙了一抹淡淡的金光。

杨丹抬起头凝视半晌，开口说道：“这……这就是我梦中那张全家福照片中的背景啊。”

迷之卷 第十一章

“也许是那一家五口人，生前全家来城隍庙玩的时候拍了那张照片，这座庙香火很盛，在这里拍张照片留作纪念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吧。”杨丹自己安慰自己，定了定神对袁萱说：“别想那么多了，天晚了，咱们进庙里买了烧纸就快回家吧。”

庙里卖香火纸钱的这时候几乎都收摊走人了，找了个人问了一下，那人说城隍庙大殿后边有个看庙的人居住的小垮院，那里面有卖纸钱的。

杨丹三人都是外省的，虽然在这里念了几年书，但是来城隍庙还是第一次，问明了路径就按照那人的指点，找到了看庙人住的小院。

看庙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她平时就住在庙里，很少和外人接触，她容貌丑陋，很少言笑，知道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很神秘的人，她具体姓什么叫什么也没人知道，当然也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她这个看庙的老婆子。

她见是三个小姑娘想买烧纸，就进屋取出一大沓子纸钱，在杨丹付钱的时候，看庙的对她说：“你们是遇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吗？别忙着走，给城隍老爷上柱香吧，保平安的。”

杨丹她们一想也对，什么孤魂野鬼都归城隍爷管，烧个香拜一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看庙的领着三个人进了大殿，这时游客早已走光了，冷冷清清的。

只见黑沉沉的大殿上，居中有一尊泥像，塑着东岳大帝的金身，手持象牙板，腰悬九泉剑，蟒袍玉带，宝相庄严，旁边有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双手捧着生死簿伺候着。两侧一尊尊立的都是牛头、马面、判官、无常的泥像。

在看庙的老妇指点下，周珊珊先上了香，又给城隍爷磕了几个头，在木箱里投了十块钱，暗暗祈求自己和家人朋友都长命百岁，袁萱和杨丹也先后同周珊珊一样烧香、磕头、投钱。

看庙的见她们都做完了，就说：“你们再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日以及祈求的事情写在黄纸上，在殿内的香炉中烧了，这样才灵验呢。”

杨丹三人本来不太迷信，但是经历了那天晚上的鬼压床，又在这城隍庙的大殿之中被里面的气氛所感染，都变得虔诚起来，按照看庙老妇的指点，分别把各自的名字生日和求平安的事都写在一张黄纸上，折了

几折，投进香炉里烧了。

看庙的盯着她们把纸烧成了灰烬，满意的点点头，僵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毫无意义的笑容。

等到她们从庙里出来，天已经黑了，三个人还没吃晚饭，就近在夜市里找间大排档，随便吃了些沙锅和铁板鱿鱼。

吃完晚饭时间是晚上十点多，前一阵子有个绰号叫小红帽的杀人狂闹得很厉害，那些日子里周珊珊等人被吓得晚上五点以后就不敢出门了，现在小红帽已经被警察打死了，又是三个人结伴而行，在外边玩得晚一些也不在乎，从夜市出来有说有笑的慢慢往家走。

从城隍庙回她们住的那栋居民，最近的小区入口是侧面的一个小门，连接着个入口的道路很窄，一边是小区的铁栅栏，另一边是森林公园的围墙，没有商店和住户，很清静，因为森林公园那边草多，这里蚊虫也多，所以那些喜欢在仲夏夜里乘凉的居民们也不愿意到这来。

三个人在夜晚的马路上漫步，眼瞅着就快进小区的侧门了，听见身后有个嘶哑的声音大声喊：“周~珊~珊~”

周珊珊一边答应一边回头去看：“谁呀？真讨厌，喊这么大声干嘛？”

然而转头一看，身后的街道上除了路灯就是路旁一排排的柳树，哪里有半个人影。

这时在森林公园那边的墙后也有人喊：“杨丹！袁萱！”静夜之中喊声很清晰，听声音并不熟悉。

杨丹和袁萱出于本能的答应了一声，对方却又没有了任何回应，三个人非常纳闷，这大半夜的谁和咱们开这种玩笑？心中都不免有些发毛。

袁萱说：“肯定是昨天晚上来咱们家吃饭的那几个坏蛋，我就觉得他们没一个好人。大半夜的想吓唬咱们，哼，咱们也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

杨丹说：“听声音一点都不象那几个家伙，咱们刚搬过来，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别管那么多了，赶紧回家吧。”

迷之卷 第十二章

三人加快脚步往家里走，杨丹回头看了一眼，似乎有个模模糊糊的白色影子远远的跟在后边，再仔细去看，却又不见了踪影，心中嘀咕，该不会是有鬼跟在后边？

进了房门之后，杨丹把昨天碟空给她的纸符帖在了大门上，杨丹的潜意识告诉自己，绝对有必要这么做。

这种纸符袁萱和周珊珊也各有一张，杨丹让她们分别把两张符帖在卧室的门和窗户上。刚刚做完，就听见门外有个嘶哑的声音大叫：“周珊珊！杨丹！袁萱！快点给我开门！”

三个女孩吓得尖叫一声，逃进卧室，吓得全身发抖，哪里敢去开门。房中的日光灯闪了几闪，一团漆黑，停电了。

门外那人又说：“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天明，别以为在门上帖了纸符就能保全性命！”说毕冷笑几声，就此离去，门外静悄悄的再没有任何动静。

刚才在街上有人喊她们的名字，三人虽然觉得奇怪，但是并没有觉得恐慌，以为是一些无聊的家伙搞的恶作剧，但是对方竟然找上门来，现在这件事已经超出恶作剧的范畴了，这等于是女性最怕的骚扰，不过这些假设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如果真是被鬼盯上了，那就算报警也没用的。

隐隐约约的感觉晚上这件事，应该与看庙的老妇让她们把名字写在纸上烧了有关系，但是记得很清楚，写名字的纸并没给她看过，事情远远超出想象，是恶作剧？是陷阱？还是什么？百思也不得其解。

最后三个人一合计，决定不管怎么样都好，明天天亮就搬家，宁肯三个月的房租都不要了，也要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还是自己的生命最宝贵，犯不上为了舍不得那点租金在冒险留在这。

时间刚刚是晚上十点三十分，平时都是这个时间睡觉。不过今晚一想起门外喊人名字的那个“人”，谁也睡不着了，三人在房中点了一根蜡烛，都挤在杨丹的床上一起听收音机的电台广播，盼着这漫漫长夜尽早结束。

今天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强烈磁场的干扰，所有的电台节目都收不到，最后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能正常接收的频率。

节目刚刚开始，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正在介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一档互动型猜谜节目，调频1017千赫的《猜迷一百万》。我是主持人M，我先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游戏规则，今天的节目是每年一次的周年送大礼特别节目，听众朋友们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12349999，就可以在直播节目中回答谜题，每答对一题即为通过一关，凡是连过三关的朋友，将接受提示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如果完成的顺利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一百万圆人民币的巨额奖金。还在等什么？还不快拿起电话来，这么好的机会，一年仅有一次，绝对不要错过喔！”

杨丹奇怪的说：“我每天都听广播，怎么没听过这个节目，真大方，一百万的奖金。”

周珊珊对杨丹说：“老大，要不咱们也打个电话试试。”

袁萱说：“猜迷我最拿手了，要打电话就快点，晚了就打不进去了。”

杨丹拿出手机拨通了12349999，电话很顺利的接通，导播让她们稍等，等了几分钟之后，电话中传来了M的声音：“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直播间了，请问怎么称呼？”

杨丹三人一阵惊喜，这还是头一次和电台的主播直接通话，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晚上回家时受惊的心情也恢复了正常，杨丹回答说：“你好，我姓杨，我是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打的电话，她们一个姓袁，一个姓周。”

M说：“杨小姐和您的两位朋友，你们很幸运的成为今天第二条接进直播间的热线，刚才已经有一位朋友在你们之前打通了电话，可是不走运的是他只答对了两道题。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把握？三个人的智慧加起来可是很强大的能量，我有种预感，这次的奖金要归你们了，祝你们好运。每一个谜语你们都有三分钟的考虑时间，你们准备好了吗？”

迷之卷 第十三章

出人意料的是，前两个题目太简单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曾经是袁萱上高中时说到滥的，很快就答了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个字谜，比第一个稍微难了一些，但是杨丹恰好知道答案，也顺利的回答了出来。

杨丹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么轻易就答对了，和那一百万的奖金已经近在咫尺了，每个人都开始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只要再答对一道题目就可以了。袁萱甚至已经想象着每人分到三分之一的奖金，剩下的钱用来一起大吃一顿的情形了。

这时电台的主播M对杨丹三人一通夸奖：“真的很厉害，你们的状态很好，已经答对了两个问题，只要再答对第三个问题并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就可以得到一百万的特别奖金，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一鼓作气的完成第三个问题吧。”

杨丹闭着眼睛开始祈祷，第三个问题一定很难，毕竟那是一百万呀，不会那么容易就得到的。

M继续说道：“第三个题目是一个选择题，有一部经典老电影《M就是凶手》，讲述的是一个专以儿童为目标的变态连环杀人狂是如何落网的，请问这部电影是哪个国家拍摄的？四个答案：A日本B德国C美国D英国E意大利。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请在三分钟之内告诉我你们选择的答案。”

这个问题一说出来三个人就蒙了，这个电影别说看过，连听都没听说过，但是时间有限，只能赶紧商量答案。

袁萱说：“我觉得是日本的电影，日本变态最多了，肯定是。”

杨丹说：“这我可不知道了，我很少看电影，不过我觉得象是美国电影，因为M是个英文字母。”

袁萱说：“英国也使用英文，也许是英国电影，哎呀，早知道当初多看些电影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钟，M在不停的催促她们回答，周珊珊一直没有插嘴，她明白自己的水平，既不象袁萱那么心灵手巧，也不具备杨丹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杨丹说：“干脆咱们乱蒙一个，珊珊你来蒙吧，你的运气一向不

错。”

袁萱也说：“对啊，你来乱答一个，碰碰运气，要是错了也没什么，说明咱们三个没有富贵命。”

只剩下最后几秒钟了，再不回答就算是弃权，周珊珊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胡乱说了个答案，说完之后连自己都不记得刚刚回答的是什么。

M显得很激动：“没错，是德国！恭喜你们，你们选择了正确的答案，今晚的好运站在你们一边。”

三个女孩搂在一起尖叫着欢呼，周珊珊喜极而泣，趴在杨丹身上大哭，也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刚才回答问题时的心理压力过大。

由于停电，房间中只有蜡烛昏暗的光线，M的声音突然变得充满了诡异，他神秘的说：“正确的回答了三个问题，你们几乎已经摸到那一百万奖金了，不过先别急着庆祝，你们还需要最后完成一个指定的任务才算完全过关。刚才的三个问题，考验的是你们的智慧，最后的任务则是检测你们的勇气。在明天晚上十二点之前，你们要按照地址找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停尸房，在七号停尸柜里有一具无人认领的无名女尸，在她的手中有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你们按照拨通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领取一百万奖金了，医院方面已经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好了，你们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此言一出，如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刚才的兴奋化为乌有，恐惧与失望一阵阵刺激着三个女孩的大脑皮层，最后的任务对她们来讲实在太难了。

M说：“怎么？有点害怕了？呵呵，用不着这么紧张，比起巨额奖金，这点小小的恐惧又算得了什么。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幸福的生活。杨小姐，周小姐，袁小姐，请务必记住，明天带着身份证，晚上十二点之前给打那个电话，我期待着亲手把支票送到你们手上。”

迷之卷 第十四章

俗话说的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百万对于三个从南方小城市来的年轻女孩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就算上了税，每个人也能分到二十几万，钱也许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一个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女孩来说，足够改变她今后的命运。

说不定那具所谓的“停尸房女尸”只不过是电台的工作人员装扮的，毕竟这只是一档电台的广播节目，是一场秀，用三个人胆战心惊的领奖过程来取悦观众，这样推测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

经过一番商议，三人一致决定明天去第一人民医院完成这个考验，除了有些恐惧之外，这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任务，中午去应该会好一些吧，光天化日有什么好怕的。她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尽量的找一些理由来给自己壮胆。

原定第二天早晨起床，准备一下就去完成任务领取巨款，结果由于三个人兴奋过度，睡得太晚，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了。

似乎这一天的一开始就不顺利，首先是起床太晚了，其次外边下起了小雨，天空阴沉沉的，本来就闷热的天气加上下小雨，巨大的空气湿度让人呼吸都不顺畅。

袁萱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昨天傍晚的火烧云那么红，今天竟然下雨。”

从植物园里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路很远，几乎要横穿整个城市，如果不尽快出发，到那里的时间就会很晚。来不及吃饭就匆匆忙忙的出门了，本来计划是坐地铁的，没想到地铁线路检修，临时关闭了。

这时想起来忘了带身份证，又赶回家取，这一来一去又耽误了两个钟头，干脆坐出租吧，下雨天很难打到车，等了二十多分钟才拦到一辆空出租。

司机一听说是去人民医院，有点不太情愿，那间医院是在接近郊区的工业区，早就荒废了，那地方太偏了。路远不说，从市区穿过去还要时不时的堵车，好不容易赶个下雨天，谁不想多拉几趟短途的乘客？

杨丹软硬兼施，先答应多给二十块钱，又威胁要投诉他拒载，司机没办法，只好妥协，但是从不能走市中心，要是真赶上大塞车堵到中间，那时候哭都找不到调门了。从外边绕都比在中间堵车快很多。杨丹说：“绕路没关系，您看着怎么顺怎么走吧，反正越快到地方越好。”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抱怨：“三位姐姐，你们是不不知道啊，现在开出租得有多难，昨天我刚让交管局罚了100多块，这一天等于是元宵不叫元宵，整个一白玩。”

三个女孩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一百万的巨款，没心思理会他的话，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着。

司机一点也不自觉，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自顾自的侃个没完：“最近这怪事可真多，我有个邻居是公安局的法医，昨天他跟我喝酒时我听他说，他们那有一家五口的尸体，前天晚上竟然失踪了，你说怪不怪，偷死人做什么？偷了器官倒卖？那不能够啊，死了都半个多月了，还有什么器官能卖？这事都没敢对外界透露，这要让家属知道了，没个几百万甭把人家打发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反正赔钱也是公家的钱，要是我，我他妈敢找他们要一亿。”

出租司机就这么一头说话一头开车，市区的边沿地带路广人稀，车速很快，按这种速度再有半个小时就能到人民医院，不料开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车头冒出滚滚黑烟，司机不得不把车停在道边，嘴里骂骂咧咧的下车查看。

打开前盖，全是黑烟，一时也看不出来是哪的毛病，司机对杨丹一耸肩膀说：“三位姐姐，不是我不想拉你们，你们也看见了，我这老爷车不伺候了，我也不收你们钱了，正好这里公交车站不远，609的终点站就离人民医院不远，你们是不是……”

杨丹她们没办法，只好走了一大段，找到了公交车站，还好车上人不多，在公共汽车的中间找了三个连着的坐一起坐了，这一番折腾，人人都垂头丧气，有种不祥的预感，那钱不是这么好拿的。

袁萱赶紧给大伙鼓劲说：“这叫好事多磨……咯咯咯咯”忽然觉得身上一冷，象是掉进了冰窟，感觉上面一阵阵阴寒透骨的凉气不停的吹下来，她那下半句话就没说出来，上下牙关不停的哆嗦。心想这汽车里的空调怎么这么猛？抬头往上一看，吓得连喊都没喊就晕了过去。

迷之卷 第十五章

周珊珊和杨丹也感觉到了头顶上的冷风，被那风一吹肌肤上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开始以为是汽车内空调的冷风开得太大，但是越来越冷，周围的其他乘客似乎没有这种感觉，她们之外的所有人都热得汗流浹背。

心中莫名的感到一阵颤栗，头上那一阵阵阴寒彻骨的冷风究竟是？二人抬头向头上的车顶看去，只见有一个狰狞的恶鬼，后背贴着车顶，面朝下悬在她们的正上方，那鬼长身高足有一丈六，头上戴一顶白麻沙烟筒大帽，身穿白布长衫，腰中系一根白麻绳，光脚板上穿着一双多耳麻鞋，面目惶怒可畏，一幅刷白的面孔，除了嘴唇殷红如血之外，其余的耳朵鼻子都想涂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没有半分人色。

它掖下夹着通天伞，肩头抗着铁镣铐，左手持一根哭丧棒，右手抓着三张索魂票，上面的字很大，杨丹依稀觉看到那上面写着自己和袁萱和周珊珊的名字。

恶鬼的这身打扮再明显不过了，同那城隍庙大殿之中的勾魂白无常一模一样。

那无常鬼悬横在车顶，张开一张血盆大口，吐出三尺多长的大舌头，不停的朝杨丹她们身上吹出一股股阴气，每吹一口都比上一次冷上一分，三个人除了袁萱昏了过去，剩下的两人身上如淋冰水，早已寒颤不可忍耐，只消再被它吹这么一会儿，就会被活活冻死。

身体冷得就象是抱了一大块冰砖，沁入骨髓的恶寒让杨丹她们一动也不能动，别说站起来逃跑，就连发出喊声呼救都做不到，只能抬着头恐惧的望着上面。

然而周围的乘客们对这情景视若无睹，每个人都和寻常的公交乘客一样，有的看着窗外的街景，有的打着瞌睡，有的交头接耳的聊天，没有任何人看得见车顶上悬挂着的无常恶鬼，好象它是透明的，只有杨丹她们三个才能看见。

就在这紧急万分的关头，公交汽车停了下来，原来是到了中途的某一站，从下边上来二十多个年轻的军人，他们都是附近炮兵部队的解放军战士，看样子是利用假期结伴去玩。

由于当兵的人数太多，车厢里一下拥挤了起来，有五六个军人刚好站在杨丹她们面前很近的地方，形成了一堵人墙，杨丹觉得身上的恶寒

消失得无影无踪，手脚恢复了正常，三人长出一口气，瘫倒在座位上说不出话，过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谢天谢地，多亏得这一站上来这么多军人。

车顶上的勾魂无常鬼见不能得手，恨恨的瞪了她们一眼，就此慢慢消失不见了。

汽车有开了几站，军人们要下车了，杨丹等人担心那无常再次从车顶出来，于是也混杂在他们当中一起挤下了车，车外的天空阴云密布，依旧下着毛毛细雨，这种雨不急不缓的最是恼人，容易使人心情烦躁，倒不如下一场瓢泼大雨清除这闷热的天气。

由于天气和地点的原因，街道上没有什么行人。刚才在公交车上这一番死里逃生的惊吓非同小可，周珊珊越想越是后怕，于是一抽鼻子哭了起来。

杨丹和袁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安慰她，

袁萱对杨丹说：“老大，你看那里有间卖牛肉拉面的小店，咱们今天还没吃饭呢，不如去那吃点东西，现在时间才刚两点多，吃完了再去人民医院也不晚，顺便让珊珊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杨丹的肚子早就打鼓了，一看那间卖牛肉面的小店虽然不大，但是很干净，一阵阵牛肉汤的香味飘过来，说不出的诱人。

于是三人进了店，下午两点多钟，店里没有半个食客，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婶，长得很慈祥，让杨丹她们一见就觉得很亲切，好象是她们远在家乡的妈妈一样。老板娘热情的把她们让到靠窗的一张桌子坐了，三人要了三碗面条，老板娘给她们倒了三杯茶之后自去后边招呼伙计抻面。

周珊珊还在抽泣，杨丹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你想一想明天你就是款姐了，咱们远远的离开这个城市，一起到海南去旅游，你不是早就想去了吗？”哄了几句，周珊珊也就不再哭了。说话间，从里屋走出一个四十七八岁的中年男子，他一眼就看见了袁萱，他先是一楞，随后满脸喜悦的朝她走了过来。袁萱也看见了他，二人目光一碰也先是一楞，但是见他过来，却害怕得怔住了，全身都在发抖。

这正是刚离虎穴逃生去，又遇龙潭鼓浪来，毕竟不知那男子是何等样人，尽在下回分解。

迷之卷 第十六章

中年男人一把抱住袁萱：“闺女，你可想死你爹了。”他又转头去喊里屋的老板娘：“老婆，快出来看看我女儿。”

杨丹和周珊珊松了一口气，刚才见袁萱的表情还以为她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原来是见到她父亲了。但是袁萱的表情仍然十分吃惊，似乎想说什么话，但是心里太过惊慌，什么也说不出。

这时老板娘也从里面出来看袁萱，袁萱的爹对袁萱说：“孩子啊你都长这么高了，爹都快认不出来你了。我离开家五年了，在这开了个小饭馆，娶了现在这个老婆，我知道对不起你们母女，其实我心里时时刻刻的记挂着你们，你今天来了就太好了，我这就去亲自给你们做饭，你们谁也不许走。”说完就把店门关了，从里面用锁头锁住，让他老婆陪着三个女孩，自己进里屋的厨房去做饭。

杨丹对袁萱说：“袁子你爹怎么还把门锁上了？你跟他说一声咱们还有要紧事，等办完事回来再来看你爹。”

这时老板娘去柜台里给她们拿饮料喝，袁萱悄声对杨丹和周珊珊说：“我爹都死了五年了。他死的时候，尸体停在家里，刚好那天是雷雨天，炸雷一个接着一个，深夜里有一个雷劈在他的尸体上，他的尸身站起来就跑了，我们找遍了四邻八乡，都没找到。他现在怎么会在这里开店？他……他绝对不是人。”

杨丹听她这么说也吃了一惊：“咱们现在怎么办？大门都让你爹给锁上了，你说他想拿咱们怎么样？”

袁萱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家乡有个传说，雷击炸尸活过来的就会变成尸妖，如果尸妖吃了自己亲人的心肝，就算找到了替死鬼，可以长生不灭。他会不会是想……吃了咱们？”

周珊珊说：“咱们快报警吧，是110吗？”说着拿出手机就拨号，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手机半点信号都没有。

杨丹说：“我看那个大婶不象坏人，咱们求求她放咱们出去好不好？”正在低声商议，老板娘端着几瓶橙汁走了过来。

杨丹心想我们是死是活就看这老板娘了，随即对周珊珊耳语几句，周珊珊哇的一声大哭，趴在老板娘怀里：“大婶，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呜呜呜呜……”杨丹本来让她装哭恳求，结果周珊珊太过害怕，动了感情，真的哭了出来，比起她平时在摄制组当群众演员的演技逼真一百

倍。

老板娘心疼的拍了拍周珊珊的后背说：“姑娘快别哭了，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袁萱在旁边把她爹是如何如何死，如何如何乍尸失踪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和杨丹一起跪下哀求老板娘救命。

老伴娘叹了口气说道：“我也早就察觉到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他白天从不出门，我以前是个寡妇，自己开了间小饭馆，后来见他做饭的手艺好就嫁给了他，这几年我从来不敢跟他一起睡觉，晚上一靠近他就觉得身上发冷。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放出去。但是我没钥匙，咱们要等待机会。”

袁萱的爹煎炒烹炸的弄了不少菜，他显得很兴奋，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不停的给大家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众人一想到和一个死尸做在一张桌上吃饭，都觉得恐怖恶心，又哪里敢去吃他做的饭菜。

老板娘说：“当家的，你怎么没给女儿和她的同学们做个溜虾段？这菜你是最拿手的。”

袁萱会意，忙对她爹说：“是啊，爸爸，我好多年没吃过了，你就给我做一个好吗。”

袁萱的爹不知是计，就回到厨房中给女儿做溜虾段。老板娘也跟了进去对他说厨房里油烟大，天又闷热，你这衣服都脏了，先换一件干净的吧，就帮他取了一身衣服换上，顺手把他衣服口袋中的钥匙摸了出来扣在手中。袁萱的爹嘴里哼着小曲兴高采烈的忙活着做菜，并没发觉什么。

老板娘从厨房出来，赶紧用钥匙打开门上的铁锁，她自己也不敢再留在店中，与袁萱她们一起逃跑，四个人跑到街上，一颗心才算落地，毕竟现在是下午四点多，尸妖应该不敢在白天出来。

谁知身后一声怪叫：“想跑！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去！”袁萱的爹大步流星的从小饭馆中冲出来，面上笼罩着一层黑气，现出尸妖本来的面目，露出两排发青的利齿，挥动着双臂朝众人扑将过来。

杨丹叫苦不迭：“糟了，今天阴天，没有太阳。”

这地方本来就偏僻，又是雨天，街上没有行人，四人无处躲藏，女人跑得又慢，片刻就被尸妖追上，老板娘死死抱住尸妖的大腿，拼命对袁萱她们喊：“孩子们，你们快跑，别管我了。”

尸妖大怒，一手抓住老板娘的头发，另一手扭住她的脖子，使出怪

力，一下把老板娘的人头连着脊椎骨从腔子里拔了出来，张开大嘴吸食脊椎上的流下来的鲜血。

周珊珊她们三个在旁边吓得抖成一团，又伤心那位善良老板娘的惨死，双足发软，半步也挪动不得。

尸妖把老板娘的人头扔在路旁，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边的鲜血说道：“哼，你们这三个小崽子，连累得我杀了自己的老婆，怎么不跑了？跑啊，我看谁能来救你们。”

此时别说是街上没有行人，就算是有人见到了这血淋淋的场面，只怕也要被吓得远远躲开。那尸妖一真邪恶的狂笑，慢慢走向三个女孩，现在她们三个只是自己嘴边的肥肉，先吃那个大眼小姑娘的心肝，然后再吃那个高个女孩的，就把女儿留到最后吃，老子养了她十几年，今天就算是这丫头报答老子的养育之恩了，越想越是得意。

这时空寂的街道上驶过一辆警车，车上的人见到街上发生的血案，急忙停车，车轮夹带动地上的雨水，卷起一阵小小的水花，噤然停在尸妖和三个女孩中间。

警车的车窗打开，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官探出头来问杨丹怎么回事，地上的死人是谁杀的？

警车另一边的尸妖悄无声息的扑了过来，杨丹来不及说清情况，忙对那警察喊小心后边。

警察反应十分的敏捷，回头一看尸妖的面目，就知道今天遇上的不是普通罪犯，急忙把车往回倒出二十多米，一踩油门猛地撞向尸妖。

尸妖躲闪不及，被碾在车轮下面，警察毫不手软，驾着警车反复撵了十多遍，把他压成一堆肉泥。

袁萱心中不忍，扭过头去不敢再看，那毕竟是她亲爹呀。周珊珊已经被眼前的血腥吓晕了过去，杨丹扶怕她摔倒就用手扶着她，自己也觉得眼前一阵阵的眩晕，不敢去看地上的死尸。

那警察把尸妖压得烂了，就招呼杨丹等人上车，对她们说：“今天的事不管和你们有没有关系，你们都得作为目击者跟我回局里一趟，把事说清楚了。”

杨丹点点头，今天太不顺了，从出门开始到现在遇到了那么多倒霉事，要不是运气好，就算有九条命都没了，但是还是不死心那笔巨额奖金，于是跟警察商量，能不能先把她们送到人民医院领了奖再去警察局。

她本来也没指望警察能答应，只是信口一说，没想到那警察十分随和，答应了她的要求，开着警车朝第一人民医院的方向驶去。

路上警察问了她们事情的经过，杨丹从昨天听广播中奖一直到刚才遇到尸妖的事都说了一遍。

警察并不惊讶，对她们说：“你们这些女孩啊，出门就是不小心，现在的社会治安不好，前些天的小红帽连环杀人案你们听说了吗？杀了二十多个女孩，个个都是碎尸，你们知道她用什么凶器吗？”说着一手开车，另一只手从车座边上拿出一把杀猪用的剔骨尖刀，把刀递给杨丹说：“你看看这把刀，这就是他的凶器。”

杨丹听他说是那个变态杀手小红帽的凶器，吓了一跳，不敢细看，赶紧把刀还给警察。杨丹问：“我可不看，杀过人的东西有什么好看，对了，怎么那个杀人狂的刀在你手上？是不是你开枪把他击毙的？”

警察见她害怕，微微一笑说：“这真是把好刀，日本名牌“正宗一文字”，砍骨头就象是切豆付，比起用枪，我更喜欢用刀来杀人，只有用手中的刀一下接一下的插进对方的身体，从刀柄上感受到对方身体痛苦的抽搐，那样才算真正的杀人。”说完把警帽摘下，不知从哪里拿出顶红色棒球帽戴在头上。

迷之卷 第十七章

杨丹她们让警察的诡异举动吓得脸都白了，警察拍了拍头上的红色棒球帽笑着说：“你们别害怕，这帽子是我买来玩的，我跟你们开个玩笑，这里是你们要去的人民医院吗？已经到了。”

警车停在了人民医院的门前，杨丹等人都是外地人，头一次来这一地区，这里显得很荒凉，医院的建筑看样子是解放前的西洋风格，深灰色调占据了主要的建筑基色，大门前停了不少自行车和汽车，只有一个戴红箍的看车的瘸老头在收存车费。

这里远离居民区，四周都没什么行人和居民，周围是一些大型的重工业工厂，医院的存在应该是为附近的工厂职工所服务的。

杨丹一看这正是她们要来的目的地，心想总算是平安无事的到地方了，对警察连声称谢，就想要下车。

警察说：“急什么，咱们把车停在后面的停车场，警车是不能随便停的。”说话时他脸上始终保持着笑容，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笑，没有原因的笑是种很可怕的表情。

杨丹感到一阵不安，警车为什么不能随便停？这个理由也太站不住脚了吧？而且这个警察处处和别的警察不同，杀人狂的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为什么会在他手上？新闻里面不是说那个杀人狂被警方击毙了吗？难道说……”

越想越不对劲，她回头望了一眼坐在警车后排的周珊珊和袁萱，她们也满是疑惑的神色。

警察还在笑，他的笑即不是兴奋，也不是被什么幽默的事物逗得发笑，他那是一种神经质的笑，没有任何意义的笑。车子最后停在了医院的后门，警察笑嘻嘻的又拿出那把剔骨刀，一边摸着刀锋一边笑，锋利的刀口把他的手指划破了一个口子，他用嘴吸允着伤口中的鲜血，笑咪咪的望着杨丹。

这时杨丹三人再也没有怀疑了，这警察不是杀人狂，就是个疯子，错不了。但是身在车上，想跑是来不及的，最多只有周珊珊和袁萱能跑出去，杨丹只要一有动作，就会被警察的刀刺几个窟窿。

警察终于忍不住了，一手掐住杨丹的脖子，一手用刀慢慢刺进杨丹的肚子，杨丹肚子上的鲜血象泉水一样流了出来，杨丹也拼了命，忘掉了痛苦和恐惧，发疯一样拼命连咬带抓。

周珊珊和袁萱本来已经吓得要晕过去，但是见警察要杀杨丹，她们平时一向拿杨丹当亲姐姐一样，平时在学校受了欺负，都是杨丹出头给她们抱不平，所以她们都管杨丹叫老大。

现在她们也顾不上害怕了，一个打开车门跑到前边揪着警察的头发猛扯，另一个用车上的防暴警棍狠戳警察的肋骨。

警察象是丝毫感觉不出疼痛，根本不去理会另外两个女孩的攻击，他笑着把刀从杨丹肚子里拔出来，准备捅她第二刀。他好象舍不得一刀杀死对方，第一刀捅得不深，杨丹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是一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杨丹奋力反抗，车内到处都溅满了她的鲜血，她有用握住了捅向自己的第二刀，刀锋把她手指的筋骨几乎都切断了，杨丹心中慌乱眼前发黑，想放弃抵抗了。

这时“碰”的一声，警察的笑容僵住了，慢慢的倒在了车内的驾驶席上，只见袁萱手里握着一把警用的制式手枪，枪口冒出一缕轻烟。

不知道该说这三个女孩走运，还是倒霉。倒霉的事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幸运的是在最危险的时刻，袁萱摸到了警察腰中的配枪，更幸运的是这把枪是上了膛开了保险的，更更幸运的是，在狭窄的车内这一枪击中了警察的心脏，而没有伤到别人。

袁萱惊叫一声把枪扔掉，顾不上别的，急忙和周珊珊一起把杨丹扶了出来，捂住她肚子上的刀口，搀扶着她走进医院，周珊珊一边哭一边说：“幸好是在医院门口，我扶着老大往里面走，袁子你快先进去叫医生。”

袁萱站住了，脸上表情僵硬，好象是因为刚才开枪杀了人，精神崩溃了。忽然转身向外边的警车走去，捡起警察尸体上那顶红色棒球帽戴在自己头顶，又拿起那把血淋淋的剔骨尖刀，笑嘻嘻的看着周珊珊和杨丹，一步步慢慢的走向她们。她那毫无意义的笑容和警察的一样诡异。

周珊珊平时胆子最小，这时自己的两个大靠山杨丹和袁萱都出了事，一个受了重伤，虽然还没昏迷但是连话都说不出来，另一个……周珊珊想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做，鬼才知道是袁萱怎么了。杨丹虽然受了重伤，但是神智还算清醒，她赶紧对周珊珊使了个眼色，让她扶扶着自己躲进医院。周珊珊还算没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强行忍住想哭的心情，扶着杨丹进了医院的后门。

“袁萱”（我们暂时先称这个人为“袁萱”吧）笑着尾随着她们，在走到门边，准备推门的一瞬间，她的本能告诉她“危险”，这家医院太危险

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进去，对危机的预感是她在躲避警察追捕时养成的敏锐直觉，“袁萱”没进医院，微笑着转身走了。

从那一刻起，杨丹周珊珊袁萱这三个女孩下落不明。

迷之卷 完

雾之卷 第一章

连续几天都是阴雨天，雨下的很小但始终不停，空气的湿度已经接近饱和状态的极限，这种天气就是名副其实的“桑拿天”。晚上即使开了空调也睡不着，又不可能去楼下乘凉，只好约几个朋友一起在房间里聊聊天看看影碟什么的。

星期二晚上九点多，我在老外家里看DVD，这是一部大卫林奇导演的《穆赫兰道》，情节很诡异，一起看的老外和小马看不太明白，好在有碟空这位自称的业余电影评论大师负责在一旁给他们讲解。

我也稀里糊涂的看着，看得什么内容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的心思完全没放在电影上，我一直想着楼下那个大眼睛的周珊珊，已经三天没看见她和她的两个同学了，她们家的房门一直关着，晚上也不开灯，应该是出门了吧？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们是那天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我听见楼下有人喊她们的名字，我就从阳台上往下张望，见楼后面的马路上只有她们三个人，是谁在喊她们的名字？

我想起前些日子听邻居们说起楼下姚家被喊名字勾魂的事，十分的担心周珊珊她们，难道她们出事了？但愿是我多虑了。

影片中的两个女主角找到了一个盒子，秘密应该就在这个盒子中吧，然而在她打开盒盖的一瞬间，我们的房间中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小马说：“真扫兴，本来就看的我直迷糊，关键时刻还停了电，更看不懂了。都怪臭和尚，让你找个恐怖片来看，你找的这是什么破片子啊，还不如听我的看《蜘蛛侠》呢。”

碟空说：“善哉，善哉，你这个小丫头不懂得欣赏艺术。小僧一向不看不懂艺术的人多说，那叫对牛弹琴。”

小马气得想咬碟空，但是屋子里太黑，她刚站起来就绊了一脚，摔倒在地，原来老外正趴在地上翻茶几下面的蜡烛，一时间房里乱成一团，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

我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看了看，看来停电的不光是植物园里，很大的一片地区都陷入了黑暗之中，看来夏天的用电高峰使得本不完善的电力系统又瘫痪了。

老外点上了蜡烛照明，对大伙说：“这日子真没法过了，这种天气停电简直是要人的命啊。”

我说：“没错，看来这种毛毛雨的天气明天也不会变，咱们去森林公园看月全蚀的计划要泡汤了，真是什么事都不顺。”

小马说：“老外，这次停电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你冰箱里的冰棍我们替你吃了吧，要不然都化了怪可惜的。”还不等老外答应就和碟空一起去冰箱里找雪糕吃。

老外摇头叹气，也拿这些厚脸皮的家伙没办法，把家中的收音机取出来，装了两节电池，想听听有什么新闻。

可是说来也怪，所有的电台都被干扰了，播到哪个频率都是一阵强烈的噪音，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清晰的频率。

我们一边吃冰棍一边听广播，我平时几乎从不听电台的广播节目，但是这种闷热的夜晚，不做点什么实在是不好打发时间。

电台传来一个清晰的男性DJ的声音，他的嗓音很吸引人，低沉而有力，充满了磁性，如果仔细听他说话，你得心也会随着他的语言节奏起起伏伏，这应该是一位很有经验和天赋的主持人。我们全被他的声音所吸引，聚精会神的听着他的播音。

收音机中传来男主持的声音：“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互动型问答娱乐节目《猜出一百万》的主持人M，今天是我们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准备了一百万圆人民币的大礼回报给各位热心的听众，只要你拿起电话拨通12349999的热线，在直播中回答三个问题，最后再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就可以赢得一百万的巨额奖金。还等什么？快打电话吧！我们的热线是12349999。”

雾之卷 第二章

星期三，雨下得比前几天稍微大了一点，晚上将会有月全蚀的独特天文现象，相传月逢大蚀为菩萨闭眼，今天晚上就是菩萨闭眼的时刻。

我们起的很早，兴冲冲的坐着老外开的切诺基一起去人民医院。昨天晚上听广播中了奖，那三个问题简直连弱智都回答得出，这么容易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有点象是做梦。不过在中国，电台是不允许私人开的，应该不是骗子吧？

路上很顺利，第一人民医院就在我们的眼前了，这个地方很偏僻，我也是头一次来，不过碟空对这一带很熟，他说在他下海卖盗版之前，他就在这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

医院门前的瘸老头来找我们收停车的钱，我问他医院的停尸房在几楼？瘸老头说他也不清楚，让我们进去在打听。

医院外边冷冷清清的，里面更是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地板上一尘不染，显然是经常有人打扫。

我说：“怪了，怎么医院里没有人呢？门口停了那么多车，是不是都藏起来了？”

老外说：“这屋里肯定有隐藏的摄像机，想拍咱们几个出丑的镜头，也不看哥们儿是什么人，停尸房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时没事哥们儿经常去停尸房体验生活。”

我们四处转悠着想找个人问问，但是从一楼到三楼都没半个人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是不是有人恶作剧拿咱们找乐啊？让咱们白跑一趟。咱还是回去吧，别跟傻冒似的乱转了。

这时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医院二楼注射室的门口，走廊的尽头有个卫生间的标志，小马想去厕所，老外说正好哥们儿也憋不住了，咱俩一起去。

小马说：“去去去，谁跟你一起去。”

老外赶紧解释：“不是那意思，哥们儿是说各去各的，你去女厕，哥们儿去男厕。”

他们去卫生间，我和碟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候，碟空说：“张施主，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方不太对劲？”

我觉得这里除了没人之外，和别的医院没什么区别，但是我有种感

觉，这里的气氛很熟悉，好象在哪见过。

碟空说他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总之咱们得多加小心了，搞不好那奖金是什么陷阱。

我说不至于吧，咱们几个加起来也不值多少钱，谁吃饱了撑的搞这么麻烦的陷阱对付咱们？

说话间，老外从卫生间出来了，我们又等了十多分钟，小马却迟迟没有回来。

我有点担心，她要出点什么事，没法跟她爹妈交代啊，我站在女厕所的门口喊了她几声，里面没有任何动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踢开门冲了进去，碟空和老外也跟在我后边，女厕所能有多大的地方，三人进去就一目了然，里面没有半个人影。

我的心都沉到了底，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让碟空说中了，那个电台绝对有问题，这世界上果然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我问老外：“你确实看见她进女厕所了吗？她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老外说：“没错，男女卫生间是并排的，女卫生间在前边，她先进去的，然后我才走进男卫生间。这里没有别的出口了，她能到哪去呢？”

我心中一动，又问老外：“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老外说：“你怎么还耳背啊？我说我看见小马先进了女卫生间，我没看见她去别的地方。这回听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这回绝对听清楚了，我又问碟空：“你听清楚老外的话了吗？”

碟空笑着答道：“小僧也听清楚了，善哉，善哉。”

我们从卫生间里出来，碟空说咱们去找小马呢？这么瞎转也不是办法不如咱们出去报警吧，让警察来找。

老外说：“我觉得停尸房肯定在地下室之类的地方，咱们是不是往下边找找，也许她不是失踪，躲起来了跟咱们开个玩笑。”

我对碟空使了个眼色，一把勒住老外的脖子，碟空抓住他的两条胳膊，我声色俱厉的逼问老外：“你他妈的到底是谁？你把小马和老外弄哪去了？不说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雾之卷 第三章

我太熟悉老外了，他在中国这几年成天跟我们混在一起，老外有个习惯，他说话从来不自称“我”，一向自称“哥们儿”，他一说话就是哥们儿怎样怎样，哥们儿如何如何，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你就是把他脑袋拧下来，他也改不过来。

去完厕所回来的老外，一口一个“我”，他肯定有问题，我和碟空把老外摁在地上逼问，碟空说是不是这家伙被鬼魂附体了，我给他贴张符看看，说着从兜里摸出一张黄纸符贴到老外的脑门上。

老外破口大骂：“别开玩笑好不好？你们怎么对自己人这样？我算看明白了，你们俩早憋着坏想找机会祸害我，找个借口就想揍我，我他妈的跟你们拼了。”

我问碟空你这符灵不灵啊？怎么贴上了不管用？碟空说肯定没问题，小僧画符这几下子都是跟师傅释明长老学的，送他回五台山养病的路上，他老人家手把手传授的，可是怎么对老外不管用？是不是他们洋人不吃这一套？或者说是咱们误会他了，他根本没让鬼魂附体。

我说：“我看不错，别看这家伙跟老外一模一样，但是肯定不是老外本人，我扎他一刀试试。”

我掏出一把水果刀，这刀是挂在钥匙上的多功能刀，也就削个苹果什么的，不太锋利，也很短，用刀在老外的屁股上扎了一下。

忽然觉得手中一松，只剩下老外的衣服，他的身体消失不见了，医院的走廊中弥漫出一层层的白雾，一团黑雾从他的衣服中冒出，凝聚成人形。

我和碟空一声呐喊，同时扭头就跑，怪不得我们觉得这里的气氛如此熟悉，终于想起来了，绝对错不了，这地方就同那瓶中仙境的神秘云雾一样。

那云雾中的黑雾和三只手指的怪爪，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们可以幻化任意的人形和环境，专门骗人进入云雾的中央，进去就别想出来，碟空曾说那是外星人设置的视觉障碍，专门用来诱骗绑架地球人。当然碟空也是凭空猜测，没人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甚至以瓶中修炼千年的花仙和白胡子老道的丰富阅历都不知那是何物。

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逃命了，如果逃出去还有一线希望能想办法救小马和老外，要是连我们两个都被抓进云雾的深处，就真的要全军覆没

了。

身后那团人形黑雾移动的很慢，被我们远远甩开，跑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发现这里还没有白雾，然而却站慢了人，有排队挂号的，取药的，交费的的各种病人，还有很多医护人员走来走去的忙碌着，浑不似刚进来是看到的那空荡荡的大厅，难道这些人都是鬼吗？想到这里我的身体有些发抖。

人群中有个女孩跟我打招呼，我定睛一看正是周珊珊，周珊珊走过来说：“在这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也中奖了是吗？对了，你们应该去地下室的停尸房，七号停尸柜里有个电话号码，你们要打了电话才能领取奖金，快点去吧。”

我没去理睬她，心中一寒，这回完了，我等梦中情人也被这地方给骗来了，我说怎么好几天没见到她们了，面前的这个周珊珊肯定不是她本人，但是大厅里的人太多了，硬冲出去会不会被它们捉住。

不容我多想，大厅里忽然充满了白色的云雾，所有的人都软软的瘫倒在地，从衣服中飘散出一团团人形黑雾，这些黑雾慢慢聚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发出巨大刺耳的噪音，一步一步向我和碟空逼近。

楼上是老外变成的那一小团黑雾，楼梯的退路已经被堵死了，大厅也走不通，现在只能往大厅楼梯后边的地下室逃去，奇怪的是我们一进了地下室那些黑雾就并不追赶，停在门外。

我和碟空喘了口气，环视所处的环境，医院地下的这层规模也不小，长长的通道，连着若干门户，都是刷着白油漆的大铁门，都紧紧关闭着，门上标有器械储存仓库等字样，尽头处的红色字体醒目的指示着“太平间”三个大字。

雾之卷 第四章

有些事，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觉得很害怕，真正事到临头了却反而镇静了下来，至少我就是这样，现在只剩下我和碟空两个人，老外小马和周珊珊她们的生死下落都不清楚，就算我们在这地下室里大喊大叫也无济于事，有那力气不如留着想办法逃命。

我和碟空商议了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少，这种情况下不能蛮干，送死的事我们是绝对不干，但是面对必要的冒险也不能退缩，这就叫死中求活。

地下室的入口，也就是我们刚跑下来的地方，已经被那些黑雾封锁了，那边肯定是走不了。

唯一的机会就是找一找看这下边有没有其它的出口，如果没有再见机行事便了。

碟空和工商税务城管那些人打了多年的游击，他躲避追击的本领很高，经验也很丰富，不过他那些对手的素质普遍不高，都是些三流以下的水准，所以他的经验在这也多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

我们没进“太平间”，先看了看走廊中其余的铁门，但是这些铁门都关得死死的，门上挂着大锁，没有钥匙是绝对进不去的。

最后来到了“太平间”的大门前，这是唯一一扇没有上锁的门，我苦笑着对碟空说：“你看见没有，它们这是提前都安排好的，非逼着咱俩进这扇门。”

碟空说：“阿弥陀佛，咱们留在这不进去，它们肯定还有别的招把咱们赶进去，看来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一边拉动那沉重的铁门一边说：“就算是龙潭虎穴也要进去走一遭了，我觉得里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不过奇怪的是那些家伙为什么不直接把咱俩解决掉？它们完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啊。”

碟空说：“会不会和咱们两个曾经进入那瓶中仙境有关系？咱们在那也遇到过这种浓重的白色云雾，还险些把性命丢掉。”

我已经把停尸房的铁门完全拉开，这些事匪夷所思，凭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一点线索根本不可能理清头绪，了解事实的真相。

不过事到如今，只能顶硬上，进停尸房看看有什么东西了，我平时不太信宗教，这时想起一句圣经上的话：耶和华与我同在，即使我独自

穿越死神出没山谷也毫不畏惧。不过也不知道我现在开始信来不来得及。

这个太平间很大，有三四十平米的面积，除了入口这一侧，其余的三面墙都摆满了大抽屉式的铁柜，一层层的足有六七十个。

屋顶上的灯光强度很大，照得人眼睛发花，虽然是闷热的夏天，但是身处这间诡异的地下停尸房内，还是觉得阴森寒冷，浑身汗毛倒竖。

其中的一个柜子拉出来一小截，使得它在这些排列整齐的柜子中十分扎眼，拉手的正上方有一个红色阿拉伯数字“7”。

碟空说：“张施主你看，它们还生怕咱俩不识数找不到7号，特意给了提示，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说：“它们如此精心布置，绝对有所图谋，总不会是恶作剧那么简单，咱们从一开始就显处在下风，敌暗我明，太被动了。”

我们俩走到7号柜的跟前，害怕有什么机关，没有立刻打开，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没发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这停尸柜没通电，失去了冷冻的功能。

我对碟空说你还记得那电台的主持人M说的话吗？他说这7号停尸柜里有具女尸。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名堂。

碟空说：“要是美女的尸体倒也不坏，一般冻这里边都不穿衣服，张施主你自己打开看看，小僧是出家人，看光屁股的女尸不大合适，得回避一下。”

我说：“光屁股美女的尸体？那岂不是艳尸？你想得倒美，我可不敢自己先打开先睹为快，你必须在旁边陪着我。”

碟空无奈只能站在一旁，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两手一用力把7号停尸柜拉了出来。

雾之卷 第五章

我把7号停尸柜一下子全拉了出来，因为有点紧张，使的力气大了，整个抽屉式的柜子一下全拉了出来，掉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随着柜子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嘣”巨响，柜子中空空如也，别说光屁股的女尸了，就连跟女人的头发都没有。

突然四周瞬间陷入了一片白茫茫的浓重云雾之中，地下停尸房里的一切都消失不见。

我和碟空暗暗叫苦，这回又上当了，真是被那些家伙玩死了。但是云雾太浓，辨不清楚路径，不知道该从哪里逃跑，二人只得背靠背的站在一起，束手无策。

这时我觉得脚底下一软，好象踩到了什么人的身体，低口一看，地上有一具男性的死尸，我连忙招呼碟空。白色的云雾虽然浓重，但是离得近了，也能看清楚那具尸体的面目。

那尸体已经死去多时，身体的水份挥发得差不多了，干瘪枯萎，他大约有三十几岁左右的年纪，身材比普通人高大许多，穿着一身奇特的红色紧身服，最奇怪的是他的手和正常人的完全不同，胳膊很长，只有三个手指，我想起那瓶中仙境中把释明长老抓进云雾中的那只怪爪，他们果然都是一伙的，而且他们的手臂应该能随意伸缩。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和碟空对视了一眼，同时想到了一种生物：外星人？

但是又摇了摇头，应该不是，他除了身材高大并只有三个手指之外，和普通人几乎没有区别。我们印象中的外星人形象，应该是大头小身子，就象斯皮尔博格电影中的ET那样，然而这具男尸太象地球人了。

我们正自纳闷不知如何理会，只听那男尸发出声音说话，正是那个电台的主持人M：“呵呵，咱们总算是见面了，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你们，我骗你们来，只想问你们一些事。”

他突然说话，吓了我们一跳，再仔细看那尸体，他的嘴紧紧闭着，碟空说：“是腹语？”

M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是，我在尸体的手腕上。”

我们经过M的提示，在男尸的手腕上发现了一块电子表，原来声音是从这块电子表中发出的。我觉得象是置身于一部科幻电影之中，脑细

胞已经不够用了。

碟空把电子表拿起来问道：“阿弥陀佛，这表是高科技还是有亡魂附在里面？”

M说：“我是一部随身智能电脑，我的主人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具男尸，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

我对M说：“你说清楚点，你把我们骗来究竟想做什么？你们是外星人吗？我们那几个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M说：“我们不是外星人，不过也不属于你们这个世界，我们家乡也叫地球，语言文字甚至种族都完全和你们相同，一千年前，我们的地球科技与文明都发展到了顶点，一场无法解释的灾难毁灭了我们的世界，有一少部分人乘飞船逃了出来。我们探索到了太空中一个叫做“世界之果”的地方，据说在那里有创造宇宙的神灵存在，我们想去那里找神寻找答案，为什么要毁灭我们的世界。但是就在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的一瞬间，我们就掉到了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件事我也无法理解。我们的燃料耗尽了，不能再次启动飞船，没过多久我的主人就去世了。前不久我探测到一个信号，就是从你们所住的地区发射出来的，信号的来源应该就是我们的同伴，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那一地区的居民骗到这里来，他们一进入医院就已经被我做了脑波扫描，终于发现你们两个曾经见过我们的同伴，我想求你们把我带到那里去。”

我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是既然对方有求于我，就不再紧张了，我对M说：“这事倒也容易，不过我们那一百万怎么办？我们地球上早就没有雷锋了。”

碟空对M似乎很感兴趣，也插口问道：“那些黑雾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能离开白雾？”

M说：“对不起，我没有钱，不过我手上还有很多人质，包括你们的同伴，那些黑雾是由无数微小的纳米机器人所组成的，这种机器人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我们需要通过它来进行自卫，它们不能在普通的空气中行动，只有云雾的密度在能支持纳米机器人的漂浮。它们可以钻入人的身体，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把那些人质的大脑烧毁，我之所以没有对你们两个动手，是希望这件事能和平解决，杀了你们对我也没有好处。”

雾之卷 第七章

房下的大洞很深，好在我们落到的地方都是糟烂透了的木板，摔得虽疼但是没有受伤，我们这一大伙人掉下来的冲击力上又把那些木板压塌，下面是个斜坡，众人滚了几滚都摔在阴暗潮湿的一个洞穴里。

一个个哼哼叽叽的喊疼，我也被率得腰腿发酸，忍着疼掏出口袋中的打伙机照亮，我们所处的地方好像是间埋在地下的破木屋，借着亮光找到了我们散落在地上的一只手电筒，有了电筒的光亮众人心里稍微安稳了一点。

小马忽然叫道：“哎呀，袁萱姐死了。”

我用手电一照，发现袁萱一动不动的躺在角落中，头上流出鲜血，可能是摔下来的时候撞到了石头，老外过去一探他的呼吸：“没事，不是死了，她昏过去了。”

碟空说：“小心她起来行凶伤人。”说着解下裤腰带，把袁萱捆了个结实，这才给她的头部包扎止血。

我也担心袁萱醒了要杀人，就把她的刀远远的扔在一边。仔细的观看周围的环境，这里似乎是间破败的庙宇，长年埋在地下，被森林公园的地下水脉侵蚀，已经腐朽不堪，全靠一条大木梁在上面支撑，如果不想办法出去，恐怕会被活埋在里面。

老外说：“这他妈什么地儿啊？”

我摇了摇头：“在这住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听说这里有个地下的庙宇，看来上面那个园林管理所的楼建成之前这庙就已经被埋在地下了，只怕有不下几百年的历史，上面的楼房地基不牢固，木头地板受潮破裂，再加上咱们这么多人砸下来，才无意中发现，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到这里。”

碟空指了指地上的一块破匾说：“不是寺庙，是间道观，这上面写着三清观。”

堂中的神像早已烂得看不清面目，不过是寺庙也好，道观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想办法出去，我们掉下来的高度足有十七八米，虽然是个斜坡，但是坡度很陡，又湿滑朽烂，根本不可能从原路爬上去。

老外说：“哥们儿去后堂看看，有没有什么梯子之类的，咱们得想办

法爬出去啊，在这呆着算怎么回事。”

我说咱们还是一起去吧，最好别分开，于是我跟老外小马三个人一起架着昏迷不醒的袁萱，碟空打着手电开路，向黑暗的后堂走去。

后面的空间更大，远远的一片漆黑之中，有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

老外一看远出有灯光，高兴的说：“这下边还有其他人，可能是考古队之类的吧，他们那里一定有出口。”

碟空把手指放在嘴边，压低声音说：“嘘……小点声，那可能不是人。”

老外问：“不是人？难道还是鬼不成？有灯火应该是有人啊，鬼还用照亮吗？”

碟空说：“我曾经听人说过，明灯不是人，明月不独行。在一片黑暗中如果只有一盏孤独的灯光，那一定是鬼不是人。”

老外只是不信，有鬼才好，我正想做访问，说着就走了过去，老外抬着袁萱的双肩，他往前一走，我和小马两个抬袁萱腿的也只好跟着他往前走。碟空见劝说老外无效，也只能跟在后边。

一灯如豆，挂在墙壁上，灯下坐了一具尸体，那尸是个老者，头发散乱，体身穿破袍，似乎不是现代的服装，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出一阵阵臭气。

我心中暗骂真他妈的晦气，上午见了个外星人的尸体，晚上又见了具地下破庙中的腐尸。

我们走到近处，正待细看，那墙壁上的油灯灯火突然暴涨，蹿其三尺多高的火苗，把周围照得通明。

一个宏亮而苍老的声音回荡在地下庙宇之中：“尔等小辈，见了老朽尸身，为何不拜？”

雾之卷 第八章

声音的来源不是地上的那具死尸，倒似是那油灯之中发出来的，每说一字，油灯的火苗就蹿高一截，他话音一停，油灯便随即回复了正常。

老外问：“刚才是谁说话？不如现身出来见见。”

那个苍老而豪迈的声音又再次响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凭你这藩邦小儿，也配让老夫出来见你？快快磕八个响头，饶你不死。”

老外大怒：“你出来，哥们儿跟你单练，菜刀还是板儿砖你随便选……”话音未落，老外就被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撞击，重重的撞在了后边的墙壁上，那房屋在地下埋得年深日久，本已不堪重负，被他一撞，落下不少碎木泥瓦，砸得老外连声呼疼。

好在对方手下留情，没伤到他，饶是如此，老外一时也疼得站不起来。

我和碟空都是油滑的人，决不吃半点眼前亏，见此情景连忙恭身行礼：“老前辈在上，受我等一拜，那洋鬼子跟我们虽不是一路人，请前辈念在他是国际友人的份上，放他一马，他要再敢胡喷，不劳前辈出手，我们就先打得他满地找牙。”

油灯的火焰抖动：“快快请起，老夫被埋在此有多少年头，就连自己都数不清楚了，没想到竟有外人到来，你们是如何到得此处？”

碟空说了我们一行人躲避被恶灵附体的袁萱追杀，误入此间，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油灯中的声音说道：“老夫生前是黄教教主，江湖上人称黄疯子的便是。”

我猛然间想起丁川述说的往事，想不到那九百多年前的人物和我们在此相遇，真是无巧不成书。于是我象黄疯子说了我们怎样见到了丁川的种种经过。

黄疯子大笑三声：“哈哈，想不到时隔数百年，还能听到丁川兄弟的下落，世事之奇，果然是殊难预料。当年我在洞庭湖畔挡了天坠，自己也身受重伤，正想去寻丁川，不料我多年前的一个老对头找上门来，我和那魔头激战一场，一路打到此处，双方两败俱伤。我藏身的这座道观被他砸入地下，他的万年道行也被我破了。我受伤太重，肉身就此死

去，现在和你们讲话的是我的元神。”

这黄疯子是几百年前世间的仙人，必然是法力高强，不知他那对头又是何等厉害的角色竟然把他整得这么狼狈凄惨，不过这些话却不便说出来，我想既然有这高人在此，何不让他把袁萱身上的恶鬼驱除，于是开口请黄疯子帮忙。

黄疯子听了我的请求，说道：“被恶鬼附体？此事甚易，你们在我尸身上取一串念珠，挂在她的脖子上，再把她弄醒就可以了。”

我们依言而行，找到念珠挂在袁萱脖子上，掐了她的人中，袁萱嗯的一声醒了过来，睁开眼茫然的看着周围的众人，那古怪诡异的笑容不见了。

袁萱听碟空说了原由，对黄疯子千恩万谢，黄疯子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连连称奇，说道：“把那念珠烧毁了就可以了，你们说在城隍庙里烧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无常鬼竟然在白天出来索命？此事不合常理啊。”

我想起前些日子和老外同时做的那个噩梦，跟随孟师傅的亡灵去了城隍庙，里面处处透着古怪。

各方把事情的一核对，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城隍庙，虽然并不知道那庙中有什么玄机，但是隐隐感觉不妙。

黄疯子哼了一声说道：“我虽没去过城隍庙，但是此事蹊跷，若不尽快查明真相，来日必然酿成大祸，你们今日来到此处，一者是机缘巧合，二来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这件事虽然艰难，却还需着落在你们身上，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就去一趟城隍庙探查那庙的底细。”

老外刚才挨了黄疯子的教训，一直不敢说话，此时听黄疯子说让我们去城隍庙，立刻来了性质，自告奋勇的要去。

此时我和碟空也不能推托，只得应了，但是不想让那两个女孩冒险，暂时让小马和袁萱留下。

黄疯子说：“其实没什么危险，你们只须按我所说，依计而行，把我尸身上的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挖下来，潜入庙中放在大殿里面即可。至于如何进庙而不被发觉，你们只须这般如此，如此这般。”

雾之卷 第六章

事已至此，我们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了M的要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它必须先把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放了，其余那些被它骗来的人质暂时留下。而我们则带M去瓶中仙境找它的同伴，找到之后它就解除其余人质身体中的纳米机器人。

我把M这块电子表戴在手腕上，这时发现云雾已经散去，我们身处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医院，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陨石坑中。地上躺满了数百个形形色色的人，想必都是被它骗进来的。

老外、小马、周珊珊、杨丹都醒了过来，杨丹第一意识就是去看自己肚子上的伤口，竟然已经完全愈合了，只剩下醒目的刀疤，证实着那天黄昏的一场殊死恶斗。

老外一醒过来就瞪着大眼问：“怎么啦？我怎么啦？”

我说：“什么怎么拉？蹲着拉啊，有本事你站着拉一个。”

杨丹说起了袁萱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是被亡魂附体了，让碟空和尚去驱鬼就行了，要是别的状况，就没办法了。

所发生的这些事我没对他们四个人讲，因为我也不太明白，反正只要让碟空把M带到它的同伴那里，双方就各走各的，它们去哪找什么“神”，和我就没关系了。

此时下了好几天的雨已经停了，我们就和老外约定了晚上去森林公园，然后把老外小马和周杨等人送回家之后，我和碟空回到我的房中把门关上，取出仙瓶，碟空经过释明长老的指点，知道进入那仙境的法子，我们把M扔进了丁川家山下的那团云雾之中，随后回去跟丁川攀谈起来，丁川听说我们外边今天晚上有天狗吃月亮，非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但是他见老婆蓝娘子脸色一沉，丁川也就不敢出去了，我们不便久留，辞别了他们夫妻自行回去休息。

等到了晚上，我和碟空加上老外小马一起吃了饭，收拾停当，准备去森林公园晚一晚上，我问周珊珊她们去不去？她们说因为袁萱的事情而心情不太好，晚上不想出去了，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要搬走。

我只得劝了她们几句，说回头大伙一起找找袁萱，说不定就能找到她。

三更阴云埋塔顶，夜半冷月挂墙头，夏天里很少有这么凉爽的夜

晚，我们虽然没得到那一百万巨款，但是前一段时间天气闷热潮湿，难得这样月明风清的晚上出来玩，精神为之一振，其实月全蚀也没什么好看的，大伙就是找几个机会热闹热闹。

森林公园里游人如织，显得很拥挤，我们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跟他们瞎挤，小马说认识一地方，在森林公园的北边，有一幢废旧的小楼，以前是绿化园林管理局的办公室，现在里面没人了，咱们去那楼顶上玩多好啊。

老外首先同意，这主意不错，别在这跟群众们起哄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饮酒赏月。

众人到了那处小楼，都有点后悔了，太渗人了，这简直就是鬼楼的样板房，墙壁上长满了爬山虎，门窗全是破的，周围漆黑一片，瞅着就让人后脖子冒凉气。

但是谁也不肯示弱，都想充大个，四个人一齐进了楼，里面早就没有灯了，只能打着手电筒照明，进去之后没走出几步，猛听身后碰的一声，大门被死死的关上了。

众人吃了一惊，这屋里还有别人，急忙用手电筒乱照，一看角落中蹲着一个戴红色棒球帽的女孩，她正看着我们，满脸都是古怪的笑容，她不是别人，正是袁萱。

我们听杨丹详细的讲了她的事情，她现在好象被杀人狂的恶灵附体，但是万万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事情突如其来，一点准备都没有。

袁萱笑着拿出一把尖刀，一步步朝我们走来，嘴里说着：“想不到在这碰上你们了，咱们一起玩吧。”

我赶紧对碟空说：“和尚你快驱鬼啊！”

碟空搓着手说：“小僧把家伙式都忘在你家里，没带出来。”

袁萱越走越近，脸上诡异的笑容说不出的可怕，窗外月光映照在她手中的尖刀上，发出冷冷的光芒。

往日里那小红帽的恶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此时不敢反抗，一起扭头向房间深处跑去，袁萱也紧紧跟在后边追赶。

里面的木头地板年久失修，承受不住五个人的重量，咔嚓一声断裂，所有的人都掉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之中。

雾之卷 第九章

我忍住恶心，把黄疯子遗体的耳朵用刀割了下来，又用手去剜眼球。他的眼球早就已经腐烂，用力稍稍有些大，竟然给捏破了。

既然破了，那就肯定不能使了，好在他还有一只眼睛，我刚要伸手去挖另一只，黄疯子赶紧说：“你小子想让老夫变成瞎子啊？挖一只就行了，另一只老夫还要留着，捏破了也没事，照样能用。”

黄疯子又把碟空叫至近前，授了他一些口诀符咒，详细向我们询问了城隍庙的格局，黄疯子说这庙定是障眼法，若想进去需要买几瓶烈酒。随后告诉我们出去的路径，务必要小心谨慎快去快回。

依照他的指点，我和碟空老外三人又重新回到了地面，此时已是深夜，这件事一定要赶在天亮前完成，匆匆忙忙的离了森林公园，到一处超市买了五六瓶酒精浓度极高的酒鬼酒。

城隍庙门前有两只大石狮子，按黄疯子所说，碟空和尚把酒倒在石狮子头顶，过了片刻，石头狮子双眼发红，在深夜之中看来，如同两盏小红灯。

石狮眼睛一变红，周围的民房街道都陷入了一片黑暗，街上在也看不到一个行人。在夜色中一道漆黑的高墙浮现在我们面前，两只大石头狮子变做了两扇小小的黑门。若不是我们站在黑门的正前方，还真很难找到这与墙壁混为一色的门口。碟空在黄纸上画了三张黄疯子传授的隐身符，我们每人一张各自捏在手中。

碟空说：“这符只能避妖怪鬼魅的耳目，不能避活人，在破晓鸡鸣三遍之后就会失效，所以咱们手脚要利索些。”

三人虽然都是散漫的性子，但是此去凶险异常，都不敢再说笑取闹，人人面色沉重，心跳加速。捏了隐身符，推门而入。

黑墙里面的情形同上次我与老外见到的一样，数十名身材高大的黑衣人在院中忙碌着煮尸，地上是成堆成堆的腐烂尸体，臭气熏天。

我捂着鼻子对碟空说：“和尚，你看见远处那几点零星似的灯火了吗？那里应该就是城隍庙大殿的所在。”

碟空点点头：“善哉善哉，此处真乃是人间地狱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把黄教主的耳目放进那大殿之内，然后速速离开。”

虽有隐身符，但是怕惊动了院中的黑衣人，仍不敢急行，潜身于黑

暗之内行动，我觉得这条路实在太长了，猫着腰脚尖点地一点点的向前挪动，累得腰腿酸麻，好不容易到了大殿近前。

城隍庙的大殿我们以前都来玩过，此时一看，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层诡异的气氛，正门不停的有人影出来进去，我们只好从殿后的角门摸了进去。

老外压低了声音问：“把眼珠子放哪？”

碟空捂住了他的嘴，打个手势，示意先看看里面的情况。我们悄悄的爬到殿中的角落，放眼观瞧殿中的情形，只见东岳大帝的泥像塑于大堂正中，两侧的牛头马面无常判官此刻都活了起来，有的拿着血淋淋的死人大腿在撕咬，还有的在吃人的肚肠。城隍爷则面带微笑看着手下的这一切行为，旁边有小鬼端来一盘盘的黑汤送与他喝，那汤好象就是煮尸的混元鼎中所熬的黑汤，城隍爷一盆接一盆的喝着，连成称赞。

我伏在碟空耳边说：“这伙阴曹地府的家伙怎么都跟野兽一样凶残？”

碟空说：“小僧看他们都是假的，不知是哪路妖孽占了城隍庙，化做阴司的情形，他们连城隍都敢冒充，真是魔高一丈，丝毫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

我们低声商议了几句，碟空拿了黄疯子的耳朵眼睛，准备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城隍爷的座下，我说有必要这么冒险吗？放在角落里应该就可以了。碟空说还是放在座下比较稳妥，否则咱们也许还得再被黄教主支使来一趟。

殿内的妖魔鬼怪众多，群魔乱舞之际，要想接近城隍的宝座十分不易，只能一个人去，碟空让我和老外去角门外边等候，他自己看准机会行事，再出来与我们回合离开。

我和老外两人出了角门，这一带非常冷清，说话也不怕被人听见，老外刚才见了殿中群魔吃人肉的情景，害怕已极，骂道：“操他妈的，这妖怪太牛逼了，冒充了神灵在此享受香火。”

我说：“牛不牛分跟谁比，它哪有你牛逼啊，你不是号称全世界的女鬼都是你玩剩下的吗？你才是小母牛跳墙，牛逼极了。”

老外谦虚的说：“哎，哪里哪里，哥们儿可没有你牛逼，你们公司的那些保险套和伟哥都快卖到火星去了，你才是公牛抱着母牛哭，牛逼死了。”

我们俩人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些脏话壮胆，老外说完之后，见我忽然

住口不说了，就问：“你看什么呢？”

我对老外说：“咱着隐身符是不是失效了？怎么你背后有个女的盯着咱俩冷笑？”

老外赶紧回头去看，身后果然站着个老妇，老外以前来城隍庙采风的时候，好象见过她，似乎是个看庙的，老外伸了手在那看庙的老妇面前一晃说：“你看的见哥们儿吗？”

看庙的老妇不答，只是站着冷笑，老外放心了，回过头来对我说：“没事，看不见，那人脑子有病，发傻呢正。”

看庙的老妇骂道：“你们两个臭贼，死到临头，还说什么风言风语，领死吧……”

我大吃一惊，坏了，这隐身符果然失去效用了，不是说早晨鸡鸣三遍才失效吗？一直没听见鸡叫，随后一想，不对，城市里哪有活公鸡啊。

老外也吓得差点尿裤，感到腿脚发软站立不住，一下跪在了看庙的老妇面前，老妇正待发作，忽听碰的一声闷响，软软的摔倒在地，现出原形，却是只没尾巴的狐狸。

碟空手持一根棒子，恶狠狠的站在它后边，原来是碟空从大殿出来见到这狐狸精所化的看庙老妇发现了我们，于是顺手抄起一根撑门栓，一棍将它砸昏。

老外恼羞成怒，抢过碟空手中的门栓把地上的狐狸砸了个万朵桃花开，一脚把它的尸体踢到了院中黑暗的角落中。

我对碟空说：“天色将明，隐身符已经失去了作用，咱们得想个法子出去。”

碟空踌躇着说：“这倒难办，咱们怕是不能全身而退陷在此处了。”

我一指旁边的一间小屋，那里面是看庙的住的，咱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几件黑色的衣服，冒充那些煮尸的黑衣人混出去。

看庙人所住的小屋里面有很多杂物，都是纸钱香火之类的，偏偏没有黑色的衣服，最后我们找到了几个大白口罩，和一些狐狸精装成人形时戴的女人假发，我拿起假发套在口上，又戴上大白口罩，批散了头发，卷起个白床单往身上一裹，问碟空和老外这身行头怎么样？

碟空老外二人大喜，连称妙计，也学了我的样子，三个人都打扮得不人鬼不鬼的。

说实在的，这身装束能不能瞒混过关，实在难说，好在外边的黑人已经干完了活，都不知去向，我们一路到得门外，也没被人发现。

正在庆幸，忽然见黑墙上边爬下来一个人，打扮跟我们有几分相似，也穿白袍，多带了一顶白帽，手拿一只哭丧棒，看样子就是杨丹她们所说的白无常。此时虽是凌晨，但是天色仍然很黑，双方的白衣在黑暗中不免十分扎眼，对方在墙头，我们三个在墙下，打个照面，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还是碟空反应比较快，不等那白无常开口，就先说道：“这位大哥，我们都是怪物，你何人？”

白无常见了我们三个装扮得如此诡异的人也自惊奇不已，见碟空自称是怪物，就松了口气，把心放下，说道：“幸会幸会，咱们都是同道，小弟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先告辞了。”

碟空问：“这么似火烧般匆忙，不知是去做什么大事？要不要我们几个给你帮手？”

白无常说道：“实不相瞒，上头命我去杀三个女孩，一开始就没得手，后来几日始终寻不到她们的下落，今日还在再去，否则大王怪罪下来，小弟的脑袋恐怕就在肩膀上立不住了。”

雾之卷 第十章

白无常见我们问得仔细，不免有些起疑，我见他眼神闪烁，知道他可能识破了我们瞒天过海的伎俩，于是就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

我对白无常说道：“我们哥儿仨中老大的修炼境界最高，他已经离圆满不远了，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看看他的眼睛，已经变成蓝眼球了，真不是盖的啊。”说完就把身后的老外推了出来。

白无常一看那老外的眼珠子果然是蓝的，信以为真，连连恭玮，希望老外也能传授他一些修炼得精妙法门，以便早日得道。

老外哪里懂得什么妖魔鬼怪的修炼之道，刚好他身上的包里还有两瓶用剩下的酒鬼酒，于是掏了出来对白无常说：“头回见你，就觉得跟你特对脾气，这是不是就叫一见如故啊？正好哥们儿这两瓶仙酒，每喝一瓶可以凭添千年道行，就都送了给你，此酒保质期就要满了，你要想喝就赶紧喝。”

白无常哪知是计，千恩万谢的接了酒瓶，都倒入口中，那酒的酒精含量极高，他第二瓶刚喝了一半，就一头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我们三人大喜，今夜能活捉个俘虏，带回去让黄疯子盘问，城隍庙中的底细必然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于是将白无常腰中的麻绳解下，用这条绳子把他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的捆了个结实，带到了黄疯子所在的地下破庙之中。

那白无常此时已现出原形，原来是只一米多长的超大壁虎，袁萱说：“怪不得他爬到公共汽车的顶上去，原来是只壁虎，我们都险些被他害死了。”

黄疯子命我们将壁虎精踢醒，审问端的，那壁虎口作人言，初时还死撑着不肯吐露，我恼怒起来，用刀把他的尾巴一节一节割掉，边割边说：“你这尾巴不是断了还可以长吗？你的尾巴有多长？嗯？”一刀一刀的越切越靠上，快切到屁股的时候，壁虎精终于抗不住了，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

黄疯子虽然在地下困了几百年，但是料事如神，他把壁虎精所说的和他所知道的事情一结合，就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

原来那城隍庙中的魔头，非是旁人，正是黄疯子当年的老对头，二人打得两败俱伤，那魔头也被破了万年修炼的道行，一直藏在附近的坟

地之中养伤，又无意中得了一件宝物，治好了身上的重伤，但是以前的道行并未恢复，所以还不敢轻举妄动出来猖狂。他招揽了不少妖精鬼怪，等后来修筑了城隍庙后，就带着手下的妖魔们占了城隍庙。

原本在城隍庙中领受香火的东岳大帝也被他一口吞了，他自己化做城隍爷的形貌冒名顶替。他当年和黄疯子交战之时，黄疯子用法器混元钵和他相斗，不料混元钵竟被他收去了。

那魔头又使邪术，把人类的死尸装入混元钵中煮熬，尸体一经混元钵煮过，无论尸身的亡灵身在何处，都将被吸回到混元钵煮出的黑汤之中。魔头就靠喝这种由亡灵熬成的黑汤修炼妖法，日进千里。

黄疯子还有一事不明，当年他把那魔头打得几乎魂飞魄散，料想他再过一万年也不能复员，怎么却又把伤治好了？于是又详细盘问壁虎精那魔头究竟得了什么宝物能治好他的重伤？

壁虎精不敢隐瞒，说道：“大王有一只宝瓶，从不肯轻易示人，小的曾听说大王的宝瓶乃是昆仑山中西王母的神物，其性属阴，最适合妖魔鬼怪修炼妖法，若是法力高强者还能进入瓶中魔境，得以长生不老。”

我和碟空黄疯子三人听了此言无不大惊，那瓶子竟然有一对，一阴一阳。老外等人不知仙瓶的究竟，听得茫然不解，想问又不知道该怎么问。

随后壁虎精又说了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前天听大王说，他在瓶中魔境里找到一处所在，要是打通了那里，就可以使魔境和另一仙境贯通，阴阳颠倒，他将会把世界重新归入混沌之中，然后再重新开天辟地，做一回创世之神。”

雾之卷 第十一章

袁萱和小马都被我们打发回家，在丁川家中的厅堂之中，我和老外碟空并排坐了，对面坐着丁川夫妇二人，装有黄疯子元神的油灯放在正中的桌上。

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城隍庙中的那个魔头，已经筹划准备多年，用混元钵炼出一身举手抬足之间就可以翻天覆地的无边妖术，随时都可能展开行动。

这年中，他派手下到处挖掘尸体，到后来尸体不够，又冒充城隍爷拿了生死簿到处勾人性命，再命手下偷窃受害者的尸体，已不知有多少善良无辜之辈惨死在他手中。

然而我们这一方，除了蓝娘子会些仙术，碟空会画几道符录之外，剩下的全是些凡夫俗子，黄疯子已死去多年，早已不复当年之神威，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出出主意而已。

强弱之势太过悬殊，毫无胜算，碟空忽然想起一人：“阿弥陀佛，咱们不如去求山下那位道长如何？虽不知他的道号，但是见他一派仙风道骨，定然是为响当当的角色。”

其余众人闻言大喜，如同黑夜之中见到一道闪电，蓝娘子说道：“若能请到他相助，必能旗开得胜。这位道长是最早住进这仙境之中的，想来已不下万年，一定能胜过那大魔头。”

老外问道：“哥们儿听你们一口一个魔头，怎么他连个名字都没有？究竟他是人是妖？或者说是个什么物件？”

蓝娘子说道：“只因他名头太恶，想想便觉胆寒，顾此不愿提及。他是东海空桑山中得道成魔的一条黑蟒，自称“多謁暗黑魔君”，多謁是统治者之意，这个名号即是控制黑暗之王。当年我住在洛阳城中，这厮就寻上门来，要娶我为妻，多亏黄教主解救，才侥幸逃脱。在此避世数百年，想不到最后还是要与他做一个了断。”

众人想到了找山下的道长求助，不敢耽搁，立即动身。山下那片云雾还没有散去，不知道M他们怎么还没有出发去宇宙的尽头寻找众神之神。

方行至半山腰，忽然天地震荡，风云变色，雷电暴雨顷盆而至，整座山裂成两半，我们慌忙闪避，亏得众人身手够快才没掉下裂开的山缝之中，我担心黄疯子的油灯被山风吹灭了，忙用衣服遮挡。

只见裂开的山缝深不见底，一条巨大无比的黑蟒卷着黑云从中钻出，其体形之大如同一列黑色的火车，由于离得很近，清楚的看到，黑蟒身上的鳞片都是由无数个不断哭喊嚎叫的亡灵组成，一股无边无际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仙境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我们无不叫苦，没想到多竭魔君这么快就打通了瓶中的仙魔二境，这种巨大的妖魔根本无法抵挡，事到如今，只能往山下狂奔逃命。

黑蟒见到人群中的蓝娘子，眼都红了，腾在半空，卷着黑云猛扑下来，蓝娘子撑开纸伞，从散中飞出五条金龙，缠住了黑蟒恶斗。

黑蟒张开巨口，一口就将其中一条金龙咬成两段，又用尾巴卷住其余四条，一口一个将龙头咬下。

我们趁着蓝娘子用金龙缠斗黑蟒的功夫，已经逃到山脚，此时黑蟒也已追至山下，眼看着是来不及逃进M所在的那片云雾之中了。

老外大叫不好：“哥们儿要归位了。”

千钧一发之际，乌云中冲出一架白骨巨龙，龙骨背上骑着一只三米多高的巨猿，巨猿长长的毛发被狂风吹得向后甩动，显得威风凛凛，狂呼着冲向黑蟒。

黑蟒只顾着去追蓝娘子，措手不及之下，被白骨龙抓去了几片蟒鳞，趴在骨龙背上的巨猿见一击得手，手舞足蹈的在龙背上跳来跳去，大呼小叫。

黑蟒被它惹得恼了，卷起长长的躯体，猛的一弹，把白骨龙撞散了架，巨猿挥动双臂大叫着坠入山下的白色云雾之中。

我们见巨猿失利，只得一齐冲入了山下的白色云雾，正在跑着忽然见一个古代装束的人走过来说：“老朋友们，还记得我吗？我是M。”

雾之卷 第十二章

众人来不及与M用纳米机器人制造的幻想叙旧，继续往前跑，M也跟我们一起跑，边跑边问出了什么事？

我把经过简要的一说，M说：“我今天才刚把飞船修好，正想启动离开这里，你们不如先来我的船舱里避难。”

我们现在慌不则路，就同M一起跑进了一个金属舱门之中，刚要进去，巨猿不知从哪跑了过来，它显然被外边的黑鳞吓得狠了，推开众人抢先进了舱门躲了起来。因为白雾浓重，也看不清楚他的飞船什么样，只是感觉体积不小，材质很古怪，不太象是金属。

里面有两具类似M主人那样奇怪的长臂人尸体，都是女性，M说他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人已经死了，看来你们这里所谓的什么长生不死的仙境对我们不起作用。

忽然四周产生了一阵巨大的震动，碟空说：“不好，黑鳞老怪把飞船缠住了，不知这船够不够结实？”

M说：“这就知道了，他来得太快，我还来不及布置纳米视觉屏障，否则多少还可以抵挡一阵。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老外说：“快讲快讲，你可千万别告诉哥们儿咱们就坐在这等死啊。”

M说：“启动宇宙飞船，把外边那家伙带到外太空去。”

除了丁川等人不知太空为何物之外，其余的人齐声称善，当下就让M点火发动。一声轰鸣，飞船冲破了瓶中仙境，船身外的巨鳞不肯罢休，紧紧缠住船体，恨不得用身体把船卷成碎片。

还好飞船极为结实，虽然被卷得噶噶作响，并未出现立即破碎的迹象，很快就有冲破了大气层。

一进入太空，M就开动了能折叠空间的超光速飞行动力，这下缠在外边的黑鳞撑不住了，怪叫一声被卷进了黑暗宇宙的极速乱流之中，任凭他是铜头铁臂的金刚不坏之体，此时也被时空加速的能量扯成了碎片。

众人见巨恶已毙，尽皆的欢欣鼓舞，黄瘋子在油灯之中放声长笑，纠缠了上千年的死对头，总算是了结了。

这是M突然说道：“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你们要不要听？”

我说：“既然是不好的消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现在赶紧把我们送回去。”

M说：“十分抱歉，我想说的就是这件事，你们恐怕回不去了。”

就连最看得开的人，这时候恐怕也笑不出来了，大喜之后是大悲，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怪异。

我强行忍住内心的不安对M说：“别开玩笑好不好？我们为什么回不去了？”

M说：“刚才巨蟒被卷走时，把飞船的导航器扯落了，咱们无法再改变任何方向，只能向着我提前设定的目标宇宙之果前进了。”

老外问：“你能说详细点吗，我们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回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M说：“那倒不是，如果咱们能够抵达世界之果，那么就可以见到创造宇宙的最高神明，也许他可以把你们送回去。”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才稍微安心一点，虽然渺茫，但是还是有一点机会的。不过就连黄疯子也没听说过还存在着什么制造宇宙的最高神，谁能保证宇宙的尽头真的有什么宇宙之果，就算有宇宙之果，就真能见到神吗？

M见众人心灰，就讲述了他们那个地球是如何发现神的存在：

人类文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界限，就如同生活在玻璃鱼缸之中的金鱼，可以看得见玻璃外边的世界，但是永远不能抵达。

即使科技达到了文明的尽头，物质方面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前进了，惟有人类的精神领域仍然无法探测，人类的性格命运究竟都是由什么决定的，宇宙与时间的开始和尽头在哪里？

有的科学家指基因的排列是最难理解分析的结构，即使是科技达到了颠峰，在人体中仍然有十分之一的基因结构不能解读。另外时间的流逝是最难控制的能量，这两大障碍就是人类所处的玻璃鱼缸。M所在的地球上（没错，也是名叫地球的星球），终于解开了这两个元素中隐藏的秘密，然而就在答案即将揭晓的那一刻，发生了“天启”，他们的世界毁灭了。

幸存的人们在逃亡的过程中，发现导致世界毁灭的能量波动来自于宇宙深处的一个地方，暂时将这个地点命名为“宇宙之果”，幸存的几个人分别向着宇宙之果前进，想找出是否真是有神的力量控制这人类的一切。

在经历了亚空间速度的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M所说的“宇宙之果”，从船舱的窗口看去，它确实是一个象巨大坚果的物体，孤零零的悬浮在黑暗的空间中，无法想象这个东西怎么会发出毁天灭地的巨大能量，难道“神”住在里面？

飞船撞向了宇宙之果，忽然一阵巨大的波动传遍了整个船舱，宇宙之果发出刺眼的白光，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急忙闭上眼不敢再看。

过了许久，我觉得眼前的光线暗了下来，我睁开眼，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在M的飞船之中了，身处一间狭窄的房间之中，周围是雪白的墙壁，没有门也没有窗，其余的同伴也都茫然不解，环顾四周。

忽然在我们对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黑色的大字：“你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我吃了一惊，过去摸了摸那面墙壁，好象是个屏幕，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交流，就大声说：“那个.....我们想到宇宙之果寻找神，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就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请问你就是神吗？”

过了一会儿，墙上又出现了一行黑字：“神？你们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的职业是管理员。”

我们把事情的起因经过详细说了，希望这个什么管理员能给我解释清楚，我们究竟还能不能回家？

管理员的字出现在墙上，他告诉我们的事实，谁也无法接受。

事实是我和碟空老外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人，和M所在的地球，都只不过都是一种生态模拟程序，用来研究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些妖魔鬼怪，有些神仙法术，那些家伙和特意功能的拥有者一样都是钻了程序的漏洞，至于什么瓶中的仙境魔境只不过是两个程序中的病毒。我们所说的宇宙之果是程序代码的数据核，误打误撞的冲了进来，才有机会同管理员对话。

M的世界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所以被格式化了。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是不是说我们也要被？

所有人的心都象是沉入了海底，只需要管理员动动手指，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数据就会被彻底删除，管理员今天的心情好不好？他能不能网开一面放过我们？

管理员沉默了，他似乎是在想该如何处理这些让人伤脑筋的小病毒。

总算是全发完了，本来计划是写八卷的，但是最后决定见好就收

了，别太拖了。所以砍掉了一半的情节，最后只写了四卷。还有一些和这个主线故事相关的短篇，《仙猿盗瓶》《杀人狂的恶灵》《太虚真人》《要命的六频道》《110巡逻车》等等，原来准备影之卷时发的，现在暂时不想写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写了补上。故事的最后依然是灰色结局，老爷们太太们随意决定，如果心狠就把这些角色全部删除，如果心肠软就让他们回到自己的世界中继续过日子去，总之看到最后的人应该有资格做一回管理员吧，这个权利归你了。

《鬼打墙》

天下霸唱盗墓首作！《鬼吹灯》灵感发源处，天下霸唱：“没有《鬼打墙》就没有《鬼吹灯》。”

关于《鬼打墙》实体书面世作者想说的话：首先向各位一直以来关注我的作品的朋友们问个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鬼打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个故事，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处女作。它对我来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纪念价值。

古墓棺材中被剥了皮的僵尸，棺材钉下的遗像，建在古墓上的洋楼，海河中的浮尸，这一切尽在《鬼打墙》之中。

楔子

夜路走多了，难免会撞鬼。

我在出差的旅途中，意外获得了一本奇异的风水书，却因此被迫丢掉了工作，流落他乡，我租了一套廉价的房子居住，却压根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宅子的地下，竟然埋藏着恐怖的未来.....

棺材钉下的女人遗像，妖棺中被剥了皮的尸体，盗墓团伙的胆大，苗人的蛊毒迫害，扛天灯者的诡秘，边境雪山上的内幕，目睹凌迟酷刑的感觉.....接踵而来的这一切阴森恐怖都起源于这个建在古墓上的凶宅。

谜一般的凶宅，从此留给我挥之不去的噩梦.....

奇异的盗墓探险，更是给我的经历不经意间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走路，鬼打墙。当你意识到自己迷路的时候，也许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所以要切记：背后不是人，天黑莫独行。

以下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

第一章 仙皮子

我叫冯一西，我一直觉得这名字很奇怪，一西一西，这岂不是说要一命归西吗？

我问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么个名字，爸爸说："你这娃儿老是做恶梦，那年你舅舅从乡下来，拿了你的八字回去，没过多久，带了个很神的算命先儿来家里，我央着人家好好算了一把，这才专门给你改的这名字。"

我又问这名字好吗？我爸就反问我："难道不好吗？又响亮，又洋气，那个算命先儿还说和你很有缘分，改成这名儿才能保住你的小命。"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起个怪气的名字就能保住我的小命。不过倒是问明白了一件事，给我起名这半仙一样的老家伙，居住在江西的龙虎山，俗名叫张道临，一般人都称呼他张天师，给我起名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了。我暗暗记住了这一切，总要找机会去问问他。

现在我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儿，而这些麻烦事要从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谈起，这段经历，却和我的梦有联系。

梦，自然是千奇百怪的，光怪陆离。

小时候我问别人：你梦到过死人吗？那人迟疑一下，死人嘛，当然梦见过。

那么你梦见过很多死尸吗？就是好大一堆纠缠在一起，横七竖八的叠放在一个大坑里，而你就在坑边蹲着。

那人笑笑，拍拍我脑袋说我小屁孩，净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这么问是因为小时候，我好几次都做过同一个梦，一个人跑进了松树林，好大好大一片树林，阴沉沉的，树下面还老是蹲着一个老头，在地上拣那些松塔和松针，不停地摆成一个个小人形状，我按顺序往下看，就像读一本连环画一样，但是我一直没搞懂这些小人究竟在做什么，只是那老头摆的很逼真很有趣，所以每次我都看的很高兴。

那个老头很和蔼地笑笑，说："好玩吧？我来讲给你听，这些小人在干什么？"

每次都是讲到一半时候，老头就会看看天，忧心忡忡地说："唉，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讲的这些你可不要忘了啊。"

老头站起来就走，我在后面跟着，走上几步，前面就出现一个大坑，老头像没看见一样，往坑里一跳，立刻就不见了，我追过去找时，就看见坑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干枯尸体，怎么着也有几百具吧，还老老少少的啥模样都有，杂七杂八叠成一大堆，我立刻就吓哭了，梦也就醒了。

哭醒的时候，天总是蒙蒙亮，爸妈也还睡的熟，没个人来照顾我，我就只好一个人瞪眼看窗户，盼着天快点亮起来，嘴里嘟哝着念叨："没有皮……都没有皮……这么多人都没有皮……"坑里那些尸体，确实没有皮肤，每个都是这样，让我印象很深，唯独老头讲了些什么，梦一醒就忘的一干二净，啥也没记着。

我家是三线厂的工人，因为国防需要，在一九五八年时，好多军工厂都搬迁到了深山老林，据说是为了安全，所以我从小生活和读书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城市很远的山沟沟里。

厂里的子弟，混到高中毕业，是可以接班当工人的，所以我们那儿的高中，学风一直以来都不怎么样，于是爸妈就让我去县里的高中试试，看能不能考个大学，就这样，我去了县里的高中读书，离乡下老家也近，那年是一九八六年。

这县重点高中的学风就是正，可是完全不合我的习惯，特别是到了高三，千军万马都冲上了独木桥，压力极大，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忍受不了疲惫的晚自习，就独自一人溜出了校门闲逛。

我读的高中在县城的七里河，一般又叫大东关，大东关再过去，稍远一点驻扎着一个团部，我有个五叔在那做炊事员，眼看逛着逛着，我就快到团部的驻地了，那天是个月亮地，心想干脆就去五叔那凑合一晚上算了。

这时候突然发现路中间有一只白色的兔子，非常可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一时兴起，就想去抓它，谁知道我一追它就跑，我停下来兔子也停下来，一会儿功夫，我俩就跑离了大路，七拐八拐跑进了河沟，直到一栋挺新的瓦房挡在面前，跟着那白兔子进了没人的屋子里，兔子顺着一个洞跳了进去找不着了，我这才发现自己迷路了，离那团部的驻地挺远，到处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楚，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没感到害怕，只是费劲的辨别方向，想不起来自己这是钻到了哪块地头？

本来是个月亮地的夜里，这时候变的无星无月的，到处漆黑一团，我顺着来路，费了差不多半夜，才摸到了团部，还好，五叔睡得轻，我叫了几声，就起床给我开了门，我说起白兔子的事儿，五叔皱着眉头

说："这哪是小白兔啊，这就是'仙皮子'。俗话说，千年黑、万年白。你能碰到白皮子，说明你有福气。"

我赶忙问五叔啥是仙皮子？我咋没有听说过呢。

五叔拍拍我脑袋："你碰到那个是假白兔，又叫仙皮子，白的仙皮子最少见，咱这儿还从来没人碰到过，你这可是第一个，老一辈的人知道，月亮地里碰到假白兔，往往都是要发财、走好运的意思，那白兔躲进的屋里，嘿嘿，肯定有，肯定有大宝贝藏着，说了你也不懂，快点去睡吧！"

第二天一大早，五叔问明白我碰到假白兔的大致地方，就骑上单车送我回学校，路上一言不发的，弄的我满腹狐疑，到了校门口，我跳下车子，忍不住问："五叔，你咋一句话都不说呢，是不是我说的那地方不对？你要是去挖什么宝贝的话，带上我好不好？不是你说我有福气吗？"

五叔没吭气，挥手叫我快点回学校去，铁青的脸色看起来很阴沉，不过我从小就和他混的熟，一点都不怕，缠磨着要他答应我，最后五叔说道："那地方不行，你不能去，老实跟你说，那栋房子是个凶宅，根本没人敢靠近，算你小子命大，昨晚上没死在那儿，我可告诉你，往后再来团部找我，绝对不准走离大路，听着了，要不然我就揍你！"

后来，又过了三四天，我越想越觉得事情太蹊跷，我咋就会碰到这事儿呢？刚好明天是星期天，一个月就这一天可以休息，于是我早早吃了晚饭，就直奔团部找我那五叔去了。

到地方的时候五叔不在，我在门口等了老半天，才看见五叔和一个陌生人一起，骑了辆单车从外面回来，五叔看到我在门口等他，明显愣了一下，那陌生人倒是沉得住气，简单招呼了声，就拉着五叔进屋里一起喝酒。

这陌生人很怪，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不自在，穿的也不咋样，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学生都时兴穿绿军衣，大裆军裤，黄胶鞋，我穿的是白球鞋，刚买的回力牌，而这陌生人上面裹了件灰西装，配着下面的绿色大裆裤，衣服就算干净也显得很邋遢，浑身上下还透出股子臭气，不是汗臭味，而是冰凉的那种死臭味，五叔也不在意，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说着话。

后来我听明白了，原来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去那栋房子里找宝贝，我来的正是时候，顿时来了精神，死乞白赖的要跟上他们一起去。

那陌生人听五叔称呼他叫陈脸子，是十里八乡比较神秘的一个窖客，我们那的乡下，家家都挖的有红薯窖，窖客，就是挖红薯窖很内行

的人，只不过听五叔的意思，这个陈脸子窖客，不单挖窖子本事不小，还会很多别的玩意儿，当时不知道，要是现在我就会明白，这陈脸子也就是个盗墓贼！

陈脸子劝五叔带上我算了，两个大人还能看不住我这十六七的小屁孩儿？煞有介事地拍胸脯担保我坏不了事儿，五叔想着我是被仙皮子引去的，应该挺有福气，于是也就勉强同意了。

陈脸子和五叔聊了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天也黑透了，一人一个编织袋背着出了门，我换上五叔的一双黄胶鞋，跟在后面，朝我到过的那栋房子走去，顺着河沟的另一边是一串矮山坡，不紧不慢地走了二个多小时才走到头，这串矮山坡高大了许多，月光映衬下，庄严肃穆，那栋没人住的空房子就盖在河水流出来的山脚下。

我问五叔啥是仙皮子，怎么会有福气才能碰到呢？五叔说："仙皮子是咱这的土话，这东西是讲缘分的，一般都出现在大墓的周围，跟着仙皮子要么可以找到大墓的暗门，要么就能找到兵荒马乱时候的藏宝，反正碰上仙皮子都是好事儿！"

陈脸子也说："是啊，老五，干我们这行的，听说还有人专门养小白兔、大公鸡的，不过我倒还没听说过谁，有用这些东西找着什么大墓的。"

进了屋子，我们三个都感觉这房子冰凉、漆黑、大气，转了一圈几乎要迷路，陈脸子用的是火折子照亮，这玩意儿不少人都会做，但陈脸子这个质量明显要好许多，使劲吹一口，腾起的火苗不大不小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用手电筒呢？

陈脸子没理我，脸上的汗珠子顺着脑门子往下淌，低声问五叔："老五，你只说这是个凶宅，咋不说清楚呢！这么厉害的幌子，恐怕只有我师傅自来才行。你看，那房梁上！"

我和五叔抬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在房子的正梁上有五道很深的刀痕！

第二章 五鬼轧尸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如果有人在家里的屋里上吊自杀，就要在房梁上竖着砍一道痕迹，如果是在别人的屋子里上吊自杀，就要在房梁上横着砍一道痕迹，这间房子呢，以后就算是凶宅，这道刀痕也有和吊死鬼分割的含义在里头，意思是房子已经弄成凶宅了，以后就不要在屋子里闹事了。

而我们面前这粗大的房梁上，三竖两横，五道很深的刀痕张着口子，告诉我们这儿曾经吊死过三个主人和两个客人！恐怕是凶宅中的顶尖儿极品了。

到了这般田地，五叔只好问我，引我来那白兔是跳到哪儿消失不见的？听他的意思是找出那地方看看，没发财希望就早点回家，省得夜长梦多，招惹上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迟疑了一会儿，就带着他俩找到了那地方，原来是一个地洞，很普通的那种洞，除了比兔子洞大了几倍外，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陈脸子不愧是个窖客，仔细辨认了一会儿，就告诉我们这个洞肯定是人挖出来的，绝不会是天生的，执意要钻进去看看。

五叔操心我的安全，说什么也不肯下去，一时三个人僵在了洞口。

正在惊疑不定时，却传来“喵呜——”一声尖锐的猫叫，把我们三个绷紧的神经都快叫断了。

一只大黄猫蹲在屋角瞅着我们，个头颇大，五叔颤抖着声音说：“狗来富，猫来孝，猫叫没好事呀。”

陈脸子苦着脸说：“是啊是啊，狗来富，猫来孝，人要死了，身子才会发出一股子臭味，只有猫能闻到，这猫要来行孝了，总不会是应在我们身上吧？”

黑暗中，猫眼绿油油地闪着凶光，看的我们心里发毛。

五叔忍不住地问：“那现在咋办？不行咱们回去吧，我也不知道这屋子会死过这么多人，再说了，还都是吊死在这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陈脸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噢，等等，老五你看那猫的眼睛，是往上翻着还是往下翻着？我咋觉着这猫眼是往上翻着看呢？”

我仔细看了看，说老实话，还真看不出来，猫眼圆圆的不像人眼有

白眼珠子，谁知道它是看天还是看地呢？正想嘲笑一下，却听五叔叫道："西子快跑！"一把揪着我衣裳就往后扯。

陈脸子已经跑了出去，五叔在后面推着我没命地跟着，前面陈脸子手上那跳跃的红点忽然停住不动了，我和五叔终于追上了他，只见墙上嵌着一盏灯，黑色的灯！

陈脸子顿时被吓得面无人色，根本不敢去碰那黑灯，带着我们，小心翼翼地绕开黑灯，溜之大吉。

这栋旧宅子也是古怪，不知道宅子的主人出于什么目的，把房子修的曲折离奇，千门万户的连环缠绕在一起，我们费了老大力气，没命地跑了好久，才出了旧宅子，站在河沟边直喘粗气。

趁这功夫，我就问五叔："刚才我正看那猫眼时，五叔你为啥拉着我快跑呢？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

陈脸子接过话头："那个猫眼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区别很大的，这屋子邪气的很，所谓凶宅贼猫，死人憋宝。这凶宅里的猫眼往上翻，那是死人在看你还有多久阳寿，往下翻则是大吉大利，快点开挖，憋了多年的宝贝该咱们拿！刚才我是看出来那猫眼往上翻的，就知道这一趟要白跑了。更何况看见黑灯，更可怕了，幸亏咱们跑得快，啥也别说了，快回家吧！"

然后我们三个默不作声地回了五叔的屋里，天也马上就要大亮了，我们好好睡了一大觉，这件事情就一直压在我心底，接下来的高考就快要到了，繁重的复习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占得满满的，也就没有再去五叔那里玩耍，都快忘了这档子事儿了。

如愿以偿地升入了大学，还不错，北京的一个大专院校录取了我，转眼就过去了两年，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暑假里，我总觉得心里头搁了件事儿没解决，在家无聊地呆了几天，终于下定决心回老家去看看五叔。

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于是一个人买了票和爸妈打声招呼后，径自回了老家，直接去找五叔。

五叔看见我很高兴，直夸我两年不见，长成这么大个娃儿了，还考去了北京读书，了不起！

吃罢饭，我心里一直惦记那大东关的凶宅贼猫，就问五叔后来有没有什么稀奇事发生，这才知道，不甘心的陈脸子，后来又约了五叔私下去过一次，仍然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还差点把命给弄丢了。

五叔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当然是在我买了两瓶卧龙玉液外加两个小菜之后……

下面就是五叔告诉我的事情，比起那天我们三个人被吓跑的经历，更多了几分凶险。

那是一个酷热的白天，黄昏时下了阵子猛雨，雨一停，就见陈脸子来找我，还准备了不少下墓的东西。这人很犟，认死理儿，执意要再去一趟，郑重地给我讲了很多有关盗墓的窖客规矩，也很有趣，按照他说的，祖传下来的盗墓有四个门派，穿山掘岭为始祖，发丘摸金是分支。

干盗墓这一行，有些情况是非常凶险的，总的来讲，有两种情况威胁极大，一种是鸛鸛穿山甲，发丘天官印，墓里黑灯鬼打墙，说的是发丘一派的盗墓本领，都源自古代的穿山术，那些古代的盗墓者经常扮做入山修行，暗中却以盗墓为生，在山中时遇上同道中人，就用嘴吹出鸛鸛的叫声相互联络，不仅找墓本领天下无双，而且还是破开大墓机关的高手，可谓盗墓一派的全才，可惜的是后来日渐没落。其后分支出发丘一派，找墓时擅长二指发丘，被曹操授以发丘天官印，渐成一派的标志，这两派渊源极深，不约而同地认定，如果在墓里碰到黑灯，必然会遭逢鬼打墙，死无葬身之地。

另外一种凶险的情况是掘岭四海游，摸金校尉留，鸡鸣五鼓鬼上身，则指的是掘岭和摸金两派，同样历史悠久。和穿山发丘的找墓理论不同，掘岭摸金的手法也大相径庭。其中掘岭剑侠最为神秘，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剑士侠客有关，最后走上四海巡游之路，基本算脱离了盗墓这一行。而传下来的摸金门人则代代都有杰出人才，把分金定穴、金盘观山的本领发扬光大，同样到了汉末时候达到顶峰，被曹操封为摸金校尉。两派师出一门，掘岭门规上明文规定，鸡鸣五鼓或者墓中火烛熄灭，都是不可盗墓的标志，必须立即停手，否则尸变化煞，被鬼上身，将会血流成河。

陈脸子是个穿山发丘的高手，他说遇到鬼打墙比起鬼上身要严重的多，鬼上身不过是尸煞作怪，碰到灯灭就会跳出来咬人，十个墓里总有一个会出现。并非碰上就死，而鬼打墙却是必死无疑，对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力量，据他师傅说，在墙中还有非常邪恶厉害的鬼怪。

那天我们刚进了鬼宅子，就看到了曾经见过的那盏黑灯，陈脸子嘟哝这灯定是给人动过位置，一个劲摇头说今天开张不顺。

我最先发现了那个没敢下去的洞口猫着一人，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姿势很是怪异，陈脸子也算早有准备，从腰里摸出根红色丝线拿手

上，另一头拴着个小玉坠，晃晃悠悠走过去看，走了几步就回头说："这不是个活人，是个喜材。奇怪，怎会摆在屋子里？这玩意儿应该埋地下才是！"我们这儿一般把棺材叫做喜材，没人会觉得是个晦气的东西。

陈脸子仔细看过那喜材后，满头是汗："老五啊，我是咋也没想到咱会碰上这种喜材，可是来头不小，这他娘的是个蹲葬棺，上头还刻的有殓文！我认不了几个，就这水平，比我高十倍都不止，这次咱俩是要阴沟里翻船了。"

虽然不懂这喜材怎么是个蹲葬棺，但是看那模样阴森森的，是个不祥之物，我也有点害怕，只好凭感觉跟着陈脸子摸索，顺着走廊门厅翻检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道之类的东西，却突兀的出现了四个人形棺，黑黢黢的挡在四个门口里，比刚才看到那个更大了一圈，面向自己的一面上，还有两个拳头大的小黑洞，黑得异常。

陈脸子当时就吓懵了，扑通跪在了地上磕头祷告："祖师爷祖师爷，小的鬼迷心窍，惊了您老人家的清静，实在是万分万分后悔啊，求求您高抬贵手，饶过小的吧，可怜小人上有高堂，下有儿女，今后再也不敢冒犯您了！求您饶命啊！"

我当时可是听得目瞪口呆，这几口喜材有那么唬人吗？

喜材呢，也分个三六九等，我们碰到只不过是杨木套棺，就是那种九寸板的樟木或者檀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外面又套了个杨木的棺材套，按我们这厚葬的习俗来看，属于中等水平，难得的是一下出现五个，还做成人的模样，这就透出些蹊跷。

陈脸子拜了几拜，却听得隔壁不断传来咚咚的脚步声，好像很多人都在往这个方向奔跑，重重围了上来，可把我给吓得可不轻，着急的一个劲催他："老脸子别扯淡了！快他娘起来，咱们再不跑，真想死到这啊？"

陈脸子摘下脖子上挂的所有项链还有一些护身符，拿在手上，看着我："这五个喜材里各有一具尸体，采用的都是蹲葬方式，这种布局是有名的五鬼轧尸局，那五个吊死鬼是被逼死在这的，下头肯定是埋着什么大墓，只不过这大墓不是寻常意义的墓葬，最多只能算是个镇尸冢，葬在里头的家伙死后永远不安生，活不过三十岁还要祸延数代，我师傅当年可是严厉警告过我，像这样的五鬼轧尸局，碰上就死！"

周围奔跑的脚步声安静了下来，火折子也在一瞬间黯淡，黑暗中，我俩一下子冷静下来，既然知道了这是咋回事，现在就要想办法脱身了。

陈脸子低声说道："想不到居然有五鬼轧尸棺，这下头埋着的不祥之

物，闹不好是个妖怪！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为啥好几个道上的好手，都在这大东关凭空没影了，看来这儿还真是个禁地。他娘的既然左右是个死，不如挑了这马蜂窝同归于尽！老五，咱们干吧！”说到后来，陈脸子的语气已经是恶狠狠的多了许多亡命徒的狠劲。

我对这些墓葬东西比起陈脸子，懂那点儿可是差太多了，知道弄不好会把老命撂到这儿后，肠子都快悔青了。

周围的脚步声再次悄悄响起，听起来像是不少动物的蹑手蹑脚，我看看周围，黑暗中移来一盏盏绿幽幽的眼珠，那是猫眼，眨也不眨的包围着我们。

第三章 黑焰灯

猫眼跟狼眼一样，据说可以采光。一到黑夜，就会发出绿光，我听到一阵含糊的声音，那是猫的喉咙里发出的低啸。

陈脸子冷冷吩咐道："我现在要破他这个五鬼轧尸棺，成功的把握老实讲我没多少，不过就是比等死强点罢了，老五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明白？"

我当时就傻了，站在那儿，看着陈脸子从怀里掏东西，有黄裱符、小旗、几块散碎的旧玉，一一在地上摆好，还拿出把寒光闪闪的短刀，噌的一声，就割烂了手指头，逐一在这堆物件上面滴了血。

陈脸子要我做得很简单，就是拿这几块滴了血的旧玉，往每个喜材的黑洞口里塞上一块就成，我想想也不是很难，就接了过来。

陈脸子告诉我，这种不起眼的旧玉，叫做"死玉"，在识货的人看来，这种玉属于品相极差的那种烂玉，但在盗墓贼眼中这可都是宝贝，因为这些散碎的死玉，基本上都出自陈年老墓，见光前已经在地下埋了不知多少年，把墓中的尸气和阴气一股脑吸收在玉内，现在染上了人血，拿来克制喜材里头五鬼轧尸的尸气，是极好的宝贝，阴气和尸气都会被这块死玉吸附，若没有这些"死玉"，我俩当时就一命呜呼那是必然的。

准备妥当，陈脸子干巴巴地对我说："老五啊，咱俩认识时间不长，谈不上谁害谁，这次也怪我心贪，没有估计到凶宅里的危险。如果运气够好，逃得出去，那是咱命大，往后我是洗手不干了，要是咱们该死绝到这儿，你也别怨我，黄泉路上我背着你就是了。唉！"

陈脸子顿了顿接着说道："我这次破局，必定会折了阳寿，暴死当场的可能都有，这些猫我刚才注意看了一下，都不是些善类，甚至有些吃人肉的老猫，其中有些猫眼下翻的吉物，我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只能告诉你，凭我的本事，拖个一时三刻，让你逃跑还是可以的。"

我被陈脸子的悲壮语调说的很黯然，瞅着他，啥话也讲不出来。

这时候，火折子像是被谁吹了一口气，扑的一下腾起了火焰。

陈脸子大喝一声："还不快跑！"一巴掌就把我推了出去……

我冷不防被推的一个踉跄，看那最大个子的喜材，盖子似乎有点松动，冒出阴冷的气息越发凝重，强大的压力让我迈不出脚步，呼吸都觉得困难。只见陈脸子吞下一张黄裱符，捏起血浸的旧玉，一步步向阴气

冒出的地方挪去。

喜材里，一个束发男尸抬着头一动不动，皮肉干枯，色泽黝黑无比，微微张开的嘴里，哧哧冒着黑色寒气和扑鼻的尸臭，陈脸子费劲的把血玉往那干尸嘴里塞，直到旧玉完全塞进干尸嘴里，我才稍稍好受了些，赶忙去那几个喜材跟前，往里塞染了血的死玉。

还好，陈脸子的办法很对路子，喜材里刚塞进去死玉，就爆开了盖子，里头的男尸迅速萎缩，皮肤和骨骼间的肌肉像是突然融化，变成一层厚厚的黑皮贴着骨头，萎缩的一动不动，整个化成张狰狞的黑皮。说不出的一种诡异神态，很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惜我就倒霉了，喉咙里越来越难受，沙哑刺痛，似乎有不少东西，紧紧贴在喉管的管壁上，一只大手要从肚子里拼命地伸出来，后面还有无数的小手在拉扯心肺，让我根本喘不上气来，只能双手捏住脖子，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就在我掐着脖子蹬着腿争命时，却见陈脸子瘸着一条腿爬了过来，手里拖着盏黑灯，一脸疲惫。

陈脸子喃喃的好像是说："这是黑焰灯，黑焰灯.....就是这个词。黑焰灯，没错！"我现在也不太懂是啥意思，难道还有黑色的火焰不成？那还叫什么灯，照给谁看啊？

我当时也不懂是啥意思，但是自从这黑灯离近，喉咙里感觉舒服了许多，直到沙哑的感觉终于没了，高兴得一翻身爬了起来。

陈脸子拖着的是一盏黑色的灯，老式铜灯，底座是一个人跪着高举双手，顶部是一个圆碗形状的灯盏，发出暗金色的冷光，有点像自己平时使用的旱烟那么长，我当时在心里想，就是精致了许多。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盏奇怪的黑灯，我和陈脸子都不吱声了，圆形的灯碗里空无一物，连个灯芯都没有，而且整个灯的颜色太黑，黑得让人心慌，我想起陈脸子说的鬼打墙的事，更加忍不住直想逃跑。

咱们南阳，地理上来看，是位于秦岭山麓，汉水源头，自古都是豫西南的腹地。

陈脸子小声说，这黑焰灯的秘密，据说和当年的蒙古人有关，元朝时，蒙古人如狼似虎，血洗欧亚大陆，传说这黑焰灯当时可以唤醒战死的士兵，重新投入死亡战场，那不就是个战无不胜的鬼军团吗？

我可不信这一套胡说八道，陈脸子苦笑着解释，后来朱元璋赶走鞑子后，听说这黑焰灯就被刘伯温给毁了，我师傅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打

那以后，我下窖子时就很注意这老铜灯一类的物什，却没想到在这儿给碰上了。

我被陈脸子说的一愣一愣地扭头看看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仔细一瞧，差点没把我吓趴下！

原来在陈脸子的背上，不知啥时候，轻飘飘地趴了个黄衣女人，低着头，长长的黑发披散在两边，白惨惨的脸上毫无表情，两个白眼圈里，全是黑眼珠子，正眨也不眨地看着他，随着他说话和动作左右摆动，根本就没有改变视线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自己一时眼花，忍不住使劲闭上了眼睛，准备再仔细瞧瞧，而陈脸子还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背上多了个女人。

我刚闭上眼睛，就听见两声短促地尖叫，睁开眼睛时，只见陈脸子已经瘫地上了，几只老猫跳他背上对那黄衣女人又撕又咬，猝不及防，尖叫两声跌下了陈脸子的身上，立刻被黑焰灯吸了进去。

陈脸子好久才醒过来，脖子上全是黑手印，这下可给箍的不轻，恐怕再多几分钟，必死无疑！清醒过来后我陪着他喘了半天气，想想此地不宜久留，赶忙往外跑，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鬼，这下算是开了眼界。这黑焰灯恐怕真的有号令阴曹厉鬼的能力呢！

从那鬼宅子里头跑出来时，天才蒙蒙亮，后来陈脸子回去后，听说大病了一场，躺了三个多月才下地。

五叔讲完这事儿，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哈欠连天地倒头睡下，我反倒是给这一波三折的惊险事儿，刺激的半夜都睡不安生，不过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压根不信这世界上会有什么鬼怪，一直琢磨那黄衣女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刘伯温可是朱元璋的头号谋士，这五鬼轧尸局恐怕就是他的杰作，黑焰灯和黄衣女人，还有刻着殓文的蹲葬棺，莫非真的是一个镇尸冢，下头埋着什么吓人的秘密不成？

第二天我问五叔，那藏在山里头的旧宅子现在怎么样了？五叔却说，去年发大水，早淹了，现在在河底，谁也看不着……

一说两瞪眼，我就打消了去瞧瞧的念头。

回北京后忙着毕业分配的麻烦事儿，好久没和五叔再联系，这事儿也就慢慢淡忘了。

毕业后，还算差强人意，我在北京的一家外企找了份工作，同时也交往了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女朋友，她叫韩叶娜。长得很漂亮，性格开

朗善良，以我的个人条件，已经觉得相当满足了。

现在说说我个人条件吧，长相比较出众，当然不是英俊到需要去整容那种极端，而是比较瘦削。个子又高，头发飘在后脑勺上，属于那种从背后就能猜出前面长相的人，但问题就偏偏出在这里。

走在后面看见我的人，都会以为我一定是戴副近视眼镜，没几根胡子，整天熬夜，面色苍白，去电脑城闭眼就能抓一把的俗人，但走上来回头一印证，才猛然发现我根本不是这般样子。

我眼睛细长，细长到总是给人眯缝着眼的感觉，这样一来，就显得黑眼珠子特别多，再加上小时候不老实，摔跤把下巴磕的往上翻着，连累得嘴角也是往上翘起。一眼望上去，就是个正在嬉笑的家伙，黑眼珠子转转，又有点高深莫测。所以靠这副极有亲和力的微笑面孔，我的人缘不错，朋友还算不少，谈起女朋友来，更是得心应手。

认识漂亮的女朋友，让我很是开心了一段日子，可惜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三衰六旺。"那次出差去江西鹰潭公干，回来后却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说也是我自己纯属多事。

鹰潭的龙虎山，一直让我惦记着给我取名的那半仙张天师，想着过去了二十多年，他应该是快八十岁的一个老半仙了，这个从小让我糊里糊涂改名字的怪事儿，驱使我费劲地找了好几天，这都要从我鬼迷心窍地去测字开始说起。

第四章 测字先生

龙虎山这样的风景名胜地，测字打卦的人不计其数，可唯一吸引住我的就唯独这一个测字先生。大约六十岁上下的样子，面容清癯，身上穿的长褂也一尘不染，或许我就是被这古装打扮吸引了，他见我走过来，对我一笑，招呼我坐下，问我："年轻人，要测字还是求签啊？"

我说："老先生，我先测个字吧。"

测字先生点点头，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让我把要测的字写在上面。我想我还过得比较顺，不如测测女朋友，于是提笔在纸上随便写了个女朋友的名字韩叶娜中间那个叶字。测字先生一看我写了个'叶'字，就问："你这测的是一个女人吧？"

我心下暗自吃惊，点头称是，测字先生面色变得相当难看，沉吟了一下接着说道："这树叶不是大树的主干，自古红花都还要绿叶来配，所以我断定是个女人，但实在可惜，这个女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即将亡故，年轻人你可千万要节哀顺便啊！"

我不由心里偷笑，真是狗屁不通。刚才我还和女朋友通过电话，哪能这么快就死了，看来这算命佬是要把活人咒的快死才能骗钱，顿时兴趣大减，随口敷衍："那你接着断吧。"

测字先生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个繁体的'葉'字，指给我看："你看这世在草木之中，人恐怕是要早早的命丧黄泉。观此字的形状，和'棄'字'藥'字都有些相似，所以据我断来，这女人以后必然会得怪病，而且用药不当，被意外地废弃于草木之中，自生自灭，真是怪事啊！年轻人，你再写一个字来，这次我要看看这女人为什么会这样，顺便测测你的命数，一定要随意写，什么都行。"

算命佬解释一个叶字有理有据的，顿时把我给说的有点发毛，想到我名字里有个"一"字，这个字写法最为简单，而且"一"有第一的意思，算的结果必然不错，心里虽然明白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道理，但还是担心测出不好的结果来，于是就提笔在纸上写了个'一'字。

测字先生对着我写的这个字，面色沉重，很久没有答话。我觉得纳闷，就连声催促："是好是坏您倒是给解释一下啊。"

测字先生叹了口气："小伙子，这个'一'字，是生的最后一笔，也是死的头一笔。一者，生末死初也，再加上你测的叶字，犹如一叶扁舟徜徉于汪洋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主有大凶，九死一生矣。我明白你

刚测的那女人为什么会早早丧命了，实在和你是大有关系啊。”

我一听这话赶忙说：“你算的准不准啊？别净吓唬老实人呵，要不然我换个字成吗？这‘一’字不算，我名里还有个‘西’字，咱就当测这‘西’字怎么样？何况我女朋友也活得好好的，刚还通过电话呢！”

测字先生苦笑一下：“字为心声，心乱则字乱，运衰则字衰，可一而不可再，你女朋友我断她已死，自有我的道理，这是改变不了的，观你面相，目长眉细，地阁上翻，一副早夭之相，但你这两个字却写得笔意饱满昂扬，毫无衰败之象，说明你身体健康，性格达观。如果能谨言慎行，万事顺其自然，勿强行逆施，多行善举，凭你的造化也许能渡过此劫。”

我听他这么说才算放心，就忙问怎样才能让女朋友一起避过灾祸，测字先生想了很久说道：“若你名字里真有个西字，倒是一线生机。给你起名的也算个老手，一为乾元，西属幽金。你的阳身必须入于极阴多金之地，以金之力聚敛你的阳气，或许能遭逢转机，改变宿命中的缺陷。观你面相，今日之后变故迭起，将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奈何都是在生死边缘游荡，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我们龙虎山有个张道临天师，你要是有缘碰到的话，可要好好向他讨教一下，不过可惜的是这位大师我也有年头没有见过他了，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没有办法指点你。”

我历来胆大，不信怪力乱神之事，什么阳身必须入于极阴多金之地，想了又想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人，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万劫不复这类的鬼话也说的出口？说明他也许就是个跑江湖骗钱的，肯定是信口开河，自己怎能叫他给唬住了？但是看那测字先生的气度举止，又丝毫不似街边的那些骗子，居然说出了一直萦绕我心里的张天师的俗家名字，让我十分震惊。看来小时候我还真碰到过这个人，不是老爹故意糊弄我，心烦意乱之下也不想再多说别的了，交了卦钱之后就匆匆忙忙地回了宾馆。

第二天，我继续在龙虎山转悠，古悬棺一直是龙虎山旅游的看点，在仙水岩下搭建的70余米的攀登钢架下，我百无聊赖地混在人堆里留影纪念，龙虎山悬棺分布点多面广，我先后去了仙水岩、仙人峰和米仓峰等崖墓，看到了保存最完整的、带有封门板的悬棺及新的古悬棺群，但就是一直没有再听到和张天师有关的任何消息。

直到最后快要离开前的几天，我的注意力全给山崖上的悬棺吸引去了，甚至不由自主地想爬上去看看峭壁上的悬棺里是个什么情况。一时冲动下，我还真找到个没人注意的角落。憋了口气，就开始手脚并用地上爬，我的本意只是想离近了看看，瞧清楚后过个眼瘾就下来，谁知

道越爬越高，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一个人爬下去了。

正在为难的时候，是张天师救了我，出现得很突兀，让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不怎么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看来这张天师很像是一直在跟踪我，但是让我感觉糟糕的是，直到分别我也忘记了问他，为什么会给我取这个怪名字。

张天师话很少，仔细观察了我的面相一会儿，抛下一本旧书就飘然而去。我依稀听到他似乎在叹什么缘起缘灭的鬼话，但根本没有在意，因为张天师给我的这本旧书，书名叫做《天渊山水纵横秘术》。重点讲述了观山望水，机关邪术的八字秘诀，虽然并非一个装帧精美的全本，却让我一下看入迷了。

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学说历来被视为左右命运的枢纽。

什么是风水？"气乘风而散，界水则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书的中心意思说的是观风望水要"堪天道，舆地道"。深奥的内容充满玄机，提到了很多五行八卦易数之类的名词，比如说什么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什么乾、坎、艮、震、坤、兑、离、未等等，多有不解之处，对付着看只能明白个三四成。

这本书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应该算是《堪舆学》中的一个另类。它提出风水学的五大要素：龙、穴、砂、水、向，其本质必然是'气'。那些所谓的寻龙，捉穴，察砂，觅水，定向，目的都在于察寻吉气，避开煞气。

何谓'气'？气者，虚处来，实处止。民谚曰："阳宅照鞍重水，阴穴照尖重山"。说的就是阳宅看重水势，要向照马鞍形的虚缺处，以求无阻地吸纳生元之气。埋葬死人的阴宅则看重山体的龙脉之气，墓穴吸收的生气和死气有很大讲究，一般都维持尖顶，种植松柏等尖顶植物或矗立石像。至于截腰、汲阴、担枕头、角冲、天堑煞的不利地形，尽力避免。

书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讲述风水学的原理和奥秘，其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比如说："凡宅左长流水，谓之有青龙；右边饶长道，谓之白虎轩；前有浅池塘，谓之朱雀临；后方靠丘陵，谓之玄武地，为最贵地。"

"青龙宜紧不宜迫，案山要近明堂卧。"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像毕备：玄武垂首，朱雀欣舞，青龙环绕，白虎驯伏。还要求北面主龙脉要绵延不绝，南方朝案山远近呼应，左右两侧护山拱卫，中间的明堂

地势宽敞，且有流水瀑布环抱，玄武方向的山峰垂首不语，朱雀方向的山脉欣喜歌舞，左之青龙山势要起伏，右之白虎山形要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正所谓：“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

然后讲述怎么依照天上星辰、地上山岭来点穴的诀窍秘术，文字愈发艰深晦涩，看得我眼花缭乱，头晕脑涨，只好不停地向后翻查。

最后部分专门讲了伏羲八卦的潜藏秘密，分别用八个字来归纳出所谓的《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上篇核心是点穴，下篇重点在破穴。点穴八字很可能已经失传，书中介绍的很笼统，下篇破穴八字讲的很细致。怎么布阵破阵，怎么利用玄奥的阴阳杀局来左右气运命数的绝技，以及各种我都没有听说过的巫术、邪术都做了翔实的介绍。

我心想这趟还算没白跑，有这个收获也是不小，所以离开龙虎山没多久，我就回到了北京，潜心钻研这《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好些日子过去了，命运有时候真的像是在捉弄人，测字先生说的话一直像阴影一样蒙在我心头，而张天师给我的半本风水书却引来了老天爷的折磨。从一九九四年刚过二十五岁生日开始，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很多恐怖而又难以想像的事情在等待着我。

不说别的，就在此刻，六枚棺材钉，又扁又长的钉身上还生了不少铁锈，沉甸甸地摆在我面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六枚年深日久、长着铁锈的棺材钉会摆在我面前？

不是平放着，而是笔直插在一张相片上。这相片的尺寸不像我经常见到的那种，相当大，呈方形，边长差不多四十厘米，是一个女人的半身黑白照片。六枚棺材钉分别钉在照片中女人的双眼、双耳、鼻子和嘴里。被钉过的这六个地方叫那钉子挡住，看不清楚到底长的啥样，不过，应该比较年轻，因为她脸上没有多少皱纹，显得平滑光洁，肯定还不到三十岁。

黑白的半身照片！我狐疑了半晌，总觉得很熟悉在哪里见过，直到想起来是什么时，我立刻被惊得破口大骂，这他娘的是一张放大的女人遗像！

第五章 棺材钉

为什么这六枚年深日久的棺材钉会摆在我面前，说来就话长了。

做梦也想不到我这样一个清白的工薪上班族，居然和跑江湖，据说还是专干那见不得光，掉脑袋事的盗墓团伙起了冲突，都是因为那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的古书招来横祸，不知道这些亡命徒从哪里得知我有了这古书，几次三番搅闹我的生活，要夺走此书作为盗墓的绝活。直到我小试牛刀拿出学会的最简单一点'摄'字布局，竟然差点搞出了人命，弄得对方放出狠话要做掉我，书也不要了。我在单位，包括北京都实在没法待下去了。

最后我担心连累女朋友，又联想到测字先生说她死于非命都是因为我，所以只好忍痛选择了逃避。我给韩叶娜留了一封信，跟她提出分手，然后揣着仅剩的一千多块钱，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和一些必需品就离开了。但我实在是舍不得女朋友，想来想去选择去了天津，因为这两个城市离得很近，每当想到和她离得近一些，我心里便稍微舒服一点。

到了天津之后，我联系了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就是和我关系很铁的柴勇，一个出生在天津的老门老户，毕业后在中国电信工作。柴勇体形很胖，我称他为肥佬。见面之后，喝了不少啤酒，我对哥们儿自然没什么隐瞒的，再加上见识过风水秘术的威力，十分担心不可知的邪恶力量害了女朋友，也不愿意跟肥佬讲这些不怎么科学的东西，怕他笑话我胆小，只是说自己跟别人结仇，不得以跑了出来，肥佬倒是劝我给韩叶娜打电话把实情说出来。他说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她肯定会担心你的，哪里还会扯到谁连累谁的蠢话。

我说："肥佬别说了，别说了，你就给我留点尊严行吗我要是能跟她说我早跟她说了，我这次真是活见鬼，惹上了这些盗墓贼，后头的麻烦事还多着呢，哪还有脸再见她？这事要是连累到她，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总之我这辈子对不起她，下辈子去给她当牛做马补偿好了。"肥佬又劝了一会儿，见我的态度坚决，似乎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多说了。

酒入愁肠，俩人很快就醉了。等意识恢复的时候发现躺在肥佬家的床上，肥佬告诉我说他老婆这些天被他打发回娘家住了，让我就先住在这里，等他帮我找到住的地方再走。

因为肥佬结了婚，我不能在他家里常住，第二天，我就出去租房子，我给自己定的预算是一百到二百一个月，风头过去之前，一定要省着过。在中介那挑来拣去，发现一地方挺合适。租金才一百五一个月，

十五平米，家具齐备，地点靠近工人文化宫，离车站不远。

于是我交了信息费，要了详细的地址和房东的联系电话，并约好了时间，马上过去看房。刚找到地方，几乎是立刻见到了房东，一个很阴沉的老女人，叫我称呼她做梅姨。大热的天儿，还穿着件对襟老式外褂，一句多余的话也不问，漠然地带我看了我想租的房子。

这一带都是解放之前的老式洋楼，房子格局都差不多，一个小院里面带一幢小楼，有三层的和两层的，每一幢小楼里面大约住了六到八户。我打算租的那间在一楼楼道的尽头，说是楼道，其实没多长，七八步就能走到头。一楼一共四个门，老女人说这栋楼的一楼一直没人住，上面四间房子住了三家。我问她这房子的地段这么好，怎会空一半没人住呢，她却好像没听见啥也不说，也不理我，只顾着掏钥匙开门。

进屋一看空间不大，我和梅姨俩人往屋里一站，就觉得局促。

墙上横着一根灯管，也没什么家具，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老式单人床，连把椅子都没有。最里面的墙角还有个带着一面镜子的梳妆台，镜子上全是灰尘，已经脏得照不见人了。

看来这以前是个女人住的房间，我觉得这间房除了脏一些、潮一些之外也没什么缺点，收拾收拾完全能住。于是和梅姨商量了一下，要定下来，先付三个月的房租。想不到梅姨却说："这地方不干净，都说是处凶宅，死过人，你一小伙子阳气足，所以我才带你来看，你再考虑考虑，敢住吗？这话我可只说一遍，出了事情不要怪我。"

我歪着头一想，凶就凶呗，这世上从古到今都死了都不止几千亿人了，要是真有鬼，哪还有活人能住的地方啊？就算撞上不干净东西，顶多沾些晦气，反正我已经倒霉到底儿，无所谓了。何况这地方第一便宜；第二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离海河也不远，那帮歹徒找上门来我也跑得快。再者说来，我一个大男人要说不敢，岂不让梅姨这女流之辈笑话？于是把心一横说："放心，没事，这房子我租了，不就是个凶宅吗！不怕不怕，死人我见多了，打小我还在凶宅里抓过贼猫呢！"

梅姨冰冷的眼神有点复杂，缓缓说道："既然你不怕，我就放心了，要是碰到啥蹊跷事，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可以去看看。真不想住下去了，我按日子退给你钱。"然后梅姨又交代了一些水电之类的事项，草草写了份合同，钱契交割妥当之后，天已经黑了。

我回到肥佬家，肥佬见我这么快就找到房子，也替我高兴，干脆第二天请了假，帮我收拾房子买生活用品。我们一早起来先去超市，买了些锅碗电炉方便面之类的，肥佬从他家给我搬了一套全新的铺盖和一台

旧彩电说是给我晚上解闷。

肥佬开着他的白夏利，把东西和我一起拉到了我租的那地儿。我们俩正手忙脚乱地从车里往外拿东西，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跑过来问："大哥，你们是新搬来住的吗？"我一看是个小孩，就没想理他，心说这小孩真烦人，星期二大早起来的不上学去，在这捣什么乱啊。

这时从楼门里出来一个年轻女孩，约有二十岁，长得十分秀气可爱，对那个看我们搬东西的小男孩说："小弟别淘气，快回屋里去。"小男孩一撇嘴："不嘛，他们是新搬来的，我要帮他们搬家。"小孩的姐姐看他听话显得有点生气，向我和肥佬点点头打个招呼，就转身进去了。

我赶紧问那个小男孩："那女的是你姐姐是吗？我听你们口音不像天津人，你们也在这楼里住吗？"我话刚说一半，脑袋后面挨了一巴掌，扭头一看是肥佬："你小子昨天还想自杀呢，无精打采地跟个行尸走肉一样，今天一看见漂亮姑娘就又复活了，赶紧搬东西，再起花花肠子，我先替韩叶娜抽你一顿。"我挨了一巴掌，心想这小子怎么最近长脾气了，正想教育他几句，听他一提韩叶娜的名字，马上就没了脾气，一声不吭地往屋里搬东西。小男孩也帮忙搬。

肥佬一进屋就捂鼻子："这一楼屋子的潮气可真够大的，味道也太猛了吧，怪不得没人住，你在这住小心得关节炎啊，等过些天我再给你找个别的地儿。这地方不是人住的。"我说："得了吧，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哪里艰苦我就要到哪里去，不会让党和人民失望的。"肥佬说："**，党和人民要指望你，中国早完了。"我说："你小子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我们俩嘴上掐着，手里没停，不一会儿就把屋子从上到下彻底打扫了一遍。

肥佬在最里面，拿了块布想擦梳妆台的镜子，刚一擦就觉得不对劲。用手一抹，从镜子上撕下来一大片纸，原来镜子的镜面上贴了一张黄裱纸，上头落满了灰尘，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因为灰太多把镜子遮住了。

镜子上贴纸？把肥佬搞得莫名其妙，他骂了一句，就把纸撕下来，用抹布在镜子上乱擦一通。我看了一眼他扔在地上的那张黄裱纸，上面用红墨水画了很多符号，曲里拐弯像古代的篆书，人模狗样的又像是甲骨文，不知道镜子上贴这玩意搞什么鬼。我心想：这他***才叫人写字，鬼画符呢，没谁能认识。一扫帚把这张破黄纸扫到墙角里去。

扫那黄裱纸到墙角时，我和肥佬都没有意识到这间屋子的古怪就要露头了，要是知道的话，我想我俩一定后悔得要死。

十几平米的房间很小，三个人没用多久就收拾了一遍。小男孩叫杨宾，是安徽人，父母都去世了，跟他姐姐杨琴来天津做生意。在宾江道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也是在这租的房子，已经住了半年多。这时也差不多中午了，我就留杨宾一起吃饭，杨宾说还要帮他姐看店，就走了。

我对肥佬讲这个孩子真不错，天生热心肠，还勤快。肥佬冲我一翻白眼说："是个人就比你强。你还不如小孩呢，你现在连敢于面对韩叶娜的勇气都没有。"我无话可说，不停地抽烟，被他说得真想死了算了。

肥佬见我不接他话茬，也点了支烟抽起来，房间本来就不大，俩人一起抽烟，顷刻间便烟雾弥漫，呛得人眼睛生疼。

肥佬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对我说："我刚一进门觉得这屋里潮气很大，好像有什么东西泡得发霉了，还有点变味，但是咱们收拾房间的时候，清理了不少灰尘。按说如果房间湿气很重，不应该有这么多落灰的。"

我一想还真的是，总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直没想到这个："是啊，我看各处都很干燥，也没有什么受潮漏水的地方。"

肥佬瞅了瞅墙角黑糊糊的衣柜说："柜子里看了吗，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受潮了？是不是个衣柜子啊，怎么四四方方的？"

我说："柜子里能有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空的。"

说着话，我就从床上下来。打开柜子的上层不由得让人大吃一惊，六枚长钉子钉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我摸摸其中的一枚，钉得还很结实，又扁又长的钉身上生了不少铁锈，感觉应该是沉甸甸的，似乎是年深日久之物。我说："这种钉子我好像在哪见过，似乎是木匠用的，对了，这是棺材钉。"

第六章 遗像上的女人

柜子上层居然会藏着六枚棺材钉，更稀奇地是还笔直钉在一张黑白照片上面！顿时让我俩有点大眼瞪小眼的感觉。我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是绝对不敢去拔那棺材钉的，但又好奇地想看看下面钉的是啥照片，可是咋看也瞅不清楚，就顺手把那桌子拉了过来，站上去歪着脑袋一看，感觉她很年轻很漂亮，忍不住脱口而出："还很年轻啊。"肥佬着急地扯了我下去，然后费力地爬上桌子来看。桌子嘎吱一声，差点没塌了，我赶忙扶住桌子嚷嚷："哥们你悠着点，兄弟还是无产阶级呢，桌子塌了咱就得趴地上吃饭了！"

肥佬不等我牢骚完，已经爬了下来，喘着气说："这照片怎么这么大？"我心中一沉，和肥佬对望了一眼，同声惊呼："这他娘的是张遗像。"

同时想到了这照片是个"遗像"，顿时把肥佬吓得不轻，赶紧双手合十对着柜子拜了两拜："晚辈无知，得罪莫怪，得罪莫怪。"

我几乎是立刻想起了《天渊山水纵横秘术》里面'镇'字描述的'五丁破相大法'，那是书中唯一一种根本不愿详细介绍的罕见邪术，因为极其恶毒，要用施过邪术的棺材钉封住死人魂魄的五官，顿时让我为这个遗像上的女人捏了把汗，是谁和她有深仇大恨，竟然要她永世不得超生？

如果真是一个按照'五丁破相大法'布下的杀局，这房子肯定是一个凶宅毫无疑问。因为'五丁破相大法'还要活剥这遗像上女人的人皮深埋地下，再用沾染了尸毒的棺材钉封住遗像五官，镇压得这女人满腔怨毒发泄不出，只能聚在这埋尸地的周围，生生世世不能远离。自然这房子从此是住不得人了。

肥佬胆子小，拜完柜子忙说："这屋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你也赶紧拜拜，把它扔了吧！真晦气，现在都实行火葬了，怎么还会有这玩意？"

我赶忙说道："这棺材钉可千万动不得，否则咱俩小命难保。"差点就和盘托出了'五丁破相大法'的秘密。

肥佬有点迟疑地说道："这钉子上面全是锈，说不好是哪个盗墓的从坟里搞出来的。看来不少年头了，钉的位置又蹊跷得很，你最近和盗墓的团伙又不对劲，听我的没错，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免得惹祸上身。"

想了想担心肥佬被吓着，我只好安慰他说道："怕什么，钉（定）财的，大吉大利，不用拜。"肥佬脸色凝重，一本正经地说："大吉大利个

屁！你别扯蛋，这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死者为大，拜一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正在这住的是你不是我，我怕你万一……”

我见他为我担心，也不好再说别的。拉开衣柜下层的柜门一看，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杂物，书都是些线装的手抄本，还有两个很旧的红皮记事本。杂物里一包蜡烛、一小盒药丸、一个还没怎么生锈的手电筒等一些疙疙瘩瘩的物什，都用蜡纸包着。我拧开手电筒看看，一点昏黄的光线闪了一下就灭了，可能最后一点电池也报销了，我看了看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就顺手堆在地上。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把那些书本之类的杂物暂时都放回了柜子的下层。对于上面这个柜子，照肥佬的意思是买些钉子来把它给钉死，拉院子里一把火把它烧个场光地净，自然百毒不侵！但我可不敢，'五丁破相大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有找到埋在地下的女人无皮尸体，可千万不能惊动了，否则惹出什么祸事可说不准。

商量到最后，还是决定听肥佬的，先把这邪气玩意抬到外面院子里去叫梅姨来处理，反正我俩是心惊肉跳地不敢拉出去烧了！

旁边搁一这阴森森的东西，心里很是发毛，说干就干，肥佬马上走去院子里找位置放，我心里凉凉地有点害怕，却又忍不住去看那相片。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女人离自己很近，好像她本人就自己眼前一样，看不清五官，却感觉她很年轻很漂亮，遗憾的是双眼被两个棺材钉扎着，不能有个全面的印象。或许扎的时间久了，纸边有点翘，就如同照片中女人的眼球向下翻着瞅我，变成了两个深深的大黑点漩涡，而且这两个漩涡死死地盯住我不动。

给遗像上的女人这样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可不是件愉快的事情。我立刻想把眼睛移开，不打算再看了，却一点也动不了，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仿佛被那漩涡紧紧地吸住，那是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让人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我顿时手脚冰凉，皮肤麻麻的像被细针在一根根扎着，又痒又痛，脑子中除了女人白惨惨的眼珠，啥也没有了。

身上细密地出了一身冷汗，我心想没这么倒霉吧，看看被'五丁破相大法'镇压的遗像就会中招？

眼角一闪，看见肥佬从外来进来，我咬牙猛一使劲，终于把柜子门给关上了。松了口气，怕肥佬担心，没把刚才的事告诉他。肥佬没找到钉子，只好拿出一卷封箱胶，嘶拉嘶拉几下，我俩就把柜子没靠墙这几边裹了个严实。

搬这个衣柜出去时，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俩怎么抬也抬不动，累得

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肥佬摆着手不干了："不行了，我累得拾不起个儿来了，这柜子横是个铁疙瘩，哥们饿了，先吃饭，先吃饭，吃完再接着干！"

看看房间除了柜子差不多算是收拾完了，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我们俩饿坏了，就跑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泡菜、酱牛肉、方便面和啤酒以及一些食品，肥佬还没忘记买了把锋利的薄薄切菜刀，说是屋子邪气，预备着防身用。瞧见电池，我想起有手电筒还会亮，顺手也拿了一包，怕那老房子停电，又买了几个打火机。心想那蜡烛总不至于是点不着的吧？

回到家用从超市买来的电火锅拿出来，煮了四五包方便面，就着泡菜和酱牛肉，我俩趴桌上开吃。

我喝了几口啤酒，脑海中一直浮现着"遗像"中女人的双眼，挥之不去，瞟一眼旁边黑糊糊的柜子，不由得头皮发麻。于是我就问肥佬："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存在吗？"肥佬正在吃面，听我这么说，一下怔住了，想了想，说道："这种虚幻之事，实在难说，虽然我没遇到过鬼，但是我至少信六七成。"我心有同感地点点头。

肥佬又反问我："你信有鬼神这一说吗？我估计你是不信的。"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不过我更愿意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做过试验，证明一个成年人的灵魂重量是0.32毫安。还有俄罗斯的宇航员在太空中收到从木卫一上传来的信号，信号的内容是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聚集在那里。他们还观测到无数微弱的小段电磁信号从地球飞向木卫一号……"肥佬打断了我说的话，给我夹了一大块酱牛肉放在碗里："你他娘的赶紧吃吧，我看你是科幻电影看多了。"我吃了一大口牛肉说："那你他娘的就是恐怖电影看多了。"两人连吃带聊，话题越扯越远。

正喝着酒，抬头一看肥佬不知道去哪了，我心想："这小子肾虚，喝了点啤酒就要放茅，可能去厕所了，几时出去的，我倒没有注意。"我表面上虽然有说有笑，心里头还是总想着这段时间的难心事，只是不停地喝酒，忽然感到有个女人的阴冷气息在我脑后边轻轻吹了一口，然后从那柜子里传出来点声响。

我立刻抬起头来，酒醒了不少。侧耳去听，在这寂静无比的小屋子里，清楚地听到柜子里传出来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敲击声。

那声音不大，却显得甚是诡异，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难道衣柜里那被棺材钉扎住的女人，变成鬼活过来了？想到这我不

免有些紧张，没敢出声，慢慢摸过肥佬才买的锋利菜刀拿在手上，有了武器，管它什么鬼东西，都可以斗上一斗。

衣柜里突然传出来的声音把我吓得够呛，暗自骂肥佬这鸟人，就是屙黄河尿井绳也该回来了，却偏偏留我一个人在这鬼屋子里。正在这时，却有人悄无声息地拍了我一把，把正紧张的我吓得猛一哆嗦，险些用菜刀劈了过去。揉揉眼睛一看，却是肥佬这家伙放完水回来，吃惊地看着我："老冯你快把刀放下，心里不痛快就少喝点，拿把菜刀这是干嘛？"

我惊魂初定地放下菜刀，问肥佬："你刚才出去了吗？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见衣柜里的声音？"肥佬说："你大概是喝高了吧？哪里有什么声音？我没听着。"我觉得头疼欲裂，对肥佬说："是有点喝糊涂了，以后咱得少喝点。"

我总觉得自己不像是喝多听错了？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肥佬扯淡，一边竖起耳朵留神，果真那遗像上的女人要我们帮忙拔掉那棺材钉！轻轻地敲击声又传了出来！

我看着肥佬面面相觑，傻乎乎地站了半天，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屋子里变得有点凉，像是有人打开了空调，冷飕飕的。

事不宜迟，再加上酒足饭饱，奇怪地声音暂时又没影了，于是肥佬和我喘口气，抓紧时间又开始搬那柜子，可怎么抬觉得怎么不受力，折腾到最后柜子也没动，肥佬一屁股坐地下，喘道："咱俩可真够顺的，俩大老爷们抬不动个柜子，看来这柜子是长在地里了！真他娘的邪乎！"

我细细打量这柜子是咋回事，好几次明明已经动弹了，紧打紧招呼肥佬别跟我对干，结果还是莫名其妙给扳了回来，要么是这厮把劲给使反了，要么就是柜子里那遗像在使诈，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琢磨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不对，我们裹了封箱胶布的只有三面，靠墙那一面手伸不进去，就没用胶布缠，可是这会没裹胶布那面调出来冲外摆了，整个柜子掉了个面，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

第七章 五丁破相

邪门的暗红色衣柜黑糊糊立在墙角，刚打扫过的小屋这么一折腾，又显得乱七八糟，直看的我憋气，拿起菜刀，我没好气的对着柜子就劈了下去。叮当一声脆响，一刀劈下后，觉得屋子里又冷了许多，柜子似乎在释放寒气出来，吹得我浑身毛毛的，很不舒服。

肥佬也看出了蹊跷，瞧我拿着菜刀劈了一刀后有点发怔，走过来拉我离远了点低声说："老冯，这屋子是大有问题，咱还是撤，明天换一地方落脚吧，这哪是人住的屋子，分明就是给鬼呆得地方！"

我没有考虑肥佬的说话，脑子飞快地转着念头，想起来进屋时，肥佬扯破那张蒙镜子的黄裱纸，心里若明若暗有了点想法，于是问他："肥佬你擦镜子时候，扯下来那黄裱纸扔哪了？就是红墨水涂成鬼画符样子的那张，我看那黄纸肯定有点什么用处，搞不好那遗像上的人以前经常坐在镜子那，所以才用画了符的黄纸蒙住，咱再试试，实在不行就光荣的撤退拉倒。"

肥佬瞪我一眼，不满意地说道："嘴里积点德吧，要光荣你独个光荣，我可不陪你，那黄裱纸扔垃圾时我没见着，横是那小孩拿去玩了吧？"

我失望地一转身，立时怒道："肥佬你怎么红口白牙，净说瞎话？你手里拿着不就是那黄裱纸么？"

肥佬吃惊地举起手来看，顿时呆住，那张从镜子上撕下来的黄裱纸，居然真的粘在袖子上，肥佬摇摇头说道："真是怪了！我看我是中了邪了，这黄纸我扯下来后压根就没有再碰过，这算怎么回事儿？"

我没说什么，肥佬的话当然可信，看来这间破屋子，还有这个邪门的衣柜，不仅仅是那个遗像在唬人，那个歹毒阴狠的"五丁破相大法"肯定也在作祟。

鬼画符一样的黄裱纸，拿在肥佬手上微微颤抖，我抓过来一看，红墨水的颜色明晃晃的刺目，闪耀出金黄色的光泽，仔细一瞧，像是朱砂蘸了金粉画成的，曲里拐弯地认不出字迹，还真有点像我曾经买过的护身符，就是大了许多。再联想起柜子里古怪的六颗棺材钉，我有点明白，这玩意儿恐怕是个镇尸符，是为了这房子里那个被活剥了皮的可怜女人准备的，我和肥佬这次扎进了虎狼窝，怕是很难脱身了。因为风水杀局这种东西，一旦不小心惹上身，可是不会自己离开消失掉的。

拿着黄纸我直犯犹豫，相片上的女人很有可能以前曾经居住过这里，给剥了皮的尸体八成就在这一片地下的某处藏着，黄裱纸是该贴回那面镜子呢？还是贴在这衣柜上？既然是个凶宅，我已经一刻都不想多等了，房租再便宜也还是保命要紧。想了一会儿，我终于拿定主意对肥佬低声说："这鬼画符已经从镜子上撕了下来，再贴回去可能没啥用处，咱哥们就属我胆大心细，等下我拉开柜子门，把这黄符贴那遗像上去！成了就把这破柜子连遗像一把火给它烧了，不成的话咱俩就一起撒丫子跑路，只是可惜你那彩色电视机，我还没看上一眼呢！"

肥佬一开始听的不怎么明白，只是傻愣愣地点头。我又说了一遍，他才回过神来，有点感动地赶忙摆手说道："那可不行，韩叶娜多好的姑娘啊，还死心塌地等你呢。这些投机倒把的事儿，还是交给我去办吧，别忘了在学校时候，我可是一个人能打你仨呢！"

我一听也感动了，哽咽着说："肥佬你啥时候都不忘了给我死招。那行，清明时节雨纷纷，哥们一定给你多烧几张黄裱纸，也别说谁厉害了，你拉开柜子门给我守着，我非贴那遗像脑门子上不可！别的不多说，咱这就上路吧。"肥佬听我都说这份上了，自然也就点头同意。

那柜子让我俩费了半天工夫，才把有门这一面又给转了出来，又费了半天劲，才撕去裹门的胶布，我拿着黄裱纸，肥佬一手拉门，俩人一起做好了撒丫子就跑的准备。

折腾半天，差不多已经是六七点钟了，潮湿的霉味越来越呛人，小屋子里的寒气也变得更凉，我和肥佬差不多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这才发现这间一楼的屋子居然没窗户，屋里阴森森的显得很暗，我对肥佬使了一个眼色，咱等到天黑透怕是更麻烦，哥们，上路！

拉开柜子门，钉子还是钉子，遗像也没有张牙舞爪地站起来，我有点好笑，和肥佬是不是有点太悲壮了？我拿起黄裱纸，就往那遗像上面盖，薄薄的黄纸，唻拉一声，穿过了棺材钉，正正地蒙住了女人的面孔，我头也不回地撤到门边肥佬那儿，发现身后没啥异常，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肥佬蹲地上扔给我一支烟，没好气地低头埋怨："真是人吓人，吓死人，净是你扯淡，快点烧了这破东西吧，咱啥也别要了，空手撤退！"

肥佬说话的工夫，屋子里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知道肥佬埋头抽烟没看着。于是一边打量这里的情况，一边拼命回忆那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中有关'五丁破相大法'的记载，渐渐有了不少新的认识。

俗话说：龙头不埋坟，龙眼不立居。

在我看来，这老宅子的地理位置在埋尸时肯定是一处龙脉结穴的龙眠地。虽然不知道天津在古代的地形是啥样子，但我知道这'五丁破相大法'的埋尸处要求极为严格，一定要点在龙眠地的龙眼旁边。点的正了容易把埋下的尸体养成祸害，点的太偏又起不到镇压死人的作用，所以这种邪术一直非常罕见，没人使用，因为珍贵的龙脉结穴地一经发现，自己占用了还要偷笑，哪还愿意为了害人去浪费掉。

天津作为北京城的入海口，龙游四海前的栖息之地，这样的龙眠地自古万中无一，要想在这个人烟稠密的地方找到点穴地方，可以说是十分艰难。因为点穴之处必是背山面水，左有青龙山势，右有白虎山形，前有朝堂案山八方宾服，以山聚势，以水养气，方能成极佳的风水宝地。

况且拿龙眠地来作为'五丁破相大法'的埋尸处，本就被造化所忌，往往让这处地方的周围风水，剧变成四绝之地：生气不聚、戾气不出、鬼气凝结、寒气孳生。这个特殊的风水格局让人气不入，阴气不出，四面八方都断绝成为一个孤岛。

被我和肥佬这么狠打猛冲的一个胡折腾，居然拿那个镇尸符来冲撞'五丁破相大法'的外围机关，怕是走不脱干系，要好好地周旋一番才能逃出生天了。

随着我紧张地思索，面前十几平米的小屋地板上，喀嚓喀嚓的碎响声越来越密集，衣柜前的地面也逐渐塌陷，缓缓出现一个小小的深坑，圆形的坑口黑糊糊的，不断吹出潮湿地霉味，和一些死尸的朽骨臭味。

我看着自己租来的小屋变成这般模样，心里快速地转着念头，难道'五丁破相大法'被我们惊动后，真正的龙眼结穴处现身出来，被活剥了人皮的女子埋尸之地，就在这个离奇的深坑旁边？那算命佬叫我以阳身入于极阴多金之地，保命度灾的说法，莫非要应验在这个地方？

看看肥佬正忙着对那深坑拜了又拜，嘴里不住口的嘟囔着，像是和遗像上的女人辩解什么。我一时懒得搭理他，找出手电筒装好电池，顺手又揣进衣兜几个打火机。心想这'五丁破相大法'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邪术，估计我得下去走一遭了，想了想我又把那切菜刀也拿在了手上。

准备妥当，我就对肥佬说道："我也不想瞒你了，这里是有人摆下了很恶毒的风水阵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要是不破了这个局，恐怕咱俩这辈子都不得安生。肥佬你家大业大的，身体又不好，干这种险事不方便，最好快点离开这，我要下去干一场了，就当是牺牲我一个，幸福你全家吧。"

不是我生来胆子大，而是这阵子极不顺心，想到如果成功的话，可以破了糟糕的宿命，又免去女朋友的灾星，肯定就能团聚在一起，脑子一热，恨不得立刻就跳下去。等到猛然记得柜子里阴森遗像盯住我的强大力量，心里隐隐觉得有点不妥，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肥佬被我说得发呆，一时不知道咋劝我，我一笑就要跳下去，肥佬这时却伸手拉住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条楠木项链，递给我说："这是我去泰国旅游时买的，戴上这个吧，开过光的，万一碰上什么鬼东西，也可以防身。"

我接过项链看了看，这可有年头了，是个古物，有三十六个细小楠木数珠串联而成，数珠上似乎还微雕着很多小字，我对肥佬说："这项链很贵重，不像是假的，这里邪得厉害，不过不是鬼闹的，只是一个机关阵势罢了，不会有事，别担心。"说着却不肯还给他了，顺手挂在了脖子上。不过我倒是明白了我俩到现在还安然无恙的原因，以这'五丁破相大法'的厉害，我俩哪还能撕下镇尸符给贴到遗像上去，换个别人没这玩意护身，恐怕当场就吐血暴毙了。

肥佬给了我楠木项链后，想走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多年兄弟，撒下我不够地道，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坚决地退了回来，大声说道："不行，你要是有了什么意外，我岂不是要内疚一辈子，那还不如死了痛快，要下去就一起吧，毕竟天津我比你熟！"

我心中大喜，有点阴谋得逞的滋味，因为肥佬他就是想走也出不去的，'五丁破相大法'既然被惊动了，这里早被封闭起来，肥佬又没了楠木项链防身，哪能逃脱！不过要是我事先不给他这个选择，这一趟生死未卜的苦差，怪罪到我头上，那可是不妥。

第八章 盗洞惊魂

我拿出手电筒还有打火机和蜡烛，分给了肥佬一些。趴洞口往下看，似乎不深，还有阵阵寒气吹上来，圆圆的坑口只能一个人下去，于是我先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滑下去。落下去的地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泥浆，半个脚面都陷进了泥里，仔细一瞧，这坑是上头小，下面大，看起来才一人高，跳下来却有两人那么深，说深也不深，很快，就发现身体右侧原来还有一个平行的洞口，比我们滑下来这个要大的多，斜斜地往里边延伸，我一看有戏，赶忙招呼肥佬也下来。

肥佬一边嘴里嘟哝着祷告，一边跟着我爬进右边这条横道，横道的角度稍微倾斜向下，只能容一个人匍匐前进。这条横道挖得见棱见线，圆的地方那弧度弯曲得极为漂亮，两旁土壁上的半圆形铲子印，一个叠着一个极为匀称，怎么看都不像是古人的手法，我爬了一会儿，就觉的心凉，这洞怎么这么像是个盗洞？

我有个亲戚开了个收旧物的古玩店，以前工作之余闲来无事，也聊起过盗墓的事情，所以对盗洞我倒是略知一二。这打盗洞和医生看病一样也讲究个望闻问切。"望"是指的通过打望，用双眼去观望风水，寻找古墓的具体位置，这是最难的；"闻"是闻土辨质，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土质信息；"问"是套近乎，骗取信任，通过与当地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最后这个"切"，在打盗洞的手法里，有个专门的技术叫"切"，就是提前精确计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因素，然后从远处打个盗洞，这洞就笔直通到墓主的棺椁停放之处。

肥佬跟在我后面，突然伸手扯了下我的脚后跟，示意我停停，我费了老大劲扭头才转开一点身子，看到肥佬满脸是汗，心里知道他是累了，人本来就胖，压抑在这洞里，可能快晕了吧，于是我把手电筒转过来照他，想停下来问他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

肥佬看见手电筒的光线，却赶忙拿手去挡光，嘴里嚷嚷："别，别他娘照我，这洞里给这手电筒一照，白惨惨的，怪吓人的。"

我一想，这敢情没错，地洞大小仅能容一人爬行，本来就狭窄幽深，两边的土壁差不多快贴在脸上，手电筒的白光亮度很强，照在土壁上显得白惨惨的，又安静又阴森，重要的还失真，而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被映衬得愈发黑暗，那黑暗难免会让人心惊。我赶忙关掉手电筒，拿出打火机咔嚓了一下，果然，火苗的感觉没有手电的光那么刺眼，还有一丝暖意，舒服多了。

肥佬见我关掉了手电筒，松了口气问我："咱俩贸然爬这么深，万一没有足够的氧气，等会可是死路一条。再说又不知道通往哪里？这样也太危险了吧？"

我说："这倒不必担心，这盗洞是通向地面去的，肯定有空气，你没见刚才打火机的火苗很旺吗？"肥佬一怔，一时没听明白，问我："你说什么洞？盗洞？"

眼前这个洞斜着往下走，这角度恐怕就是个切洞，在外面看好了直线距离，奔着龙眠地的点穴之地一路挖来，我对挖这个盗洞的高手可是相当佩服，也是第一次知道了盗洞挖出来的土究竟运去了哪里。因为每隔一段距离，我都发现身子下头有个稍微大点的坑，里头有很多很坚实的编织袋，原来这个打洞的家伙携带了什么自己配制的特殊药水，可以把泥土凝结强化，挖出来的土装进袋子，砸实了淋上药水，立刻缩成坚实的一团，再紧紧夯入盗洞的下头，这样一来，一边挖着，一边把土砸入地下，自然不用运土出去外边摆坟头。但此时我知道短时间内和肥佬说不清，就简单地解释道："我说的是盗洞！有人从地上挖了个洞来偷这墓室，你瞧这洞挖的，百分百是个高手，铲印匀称，方的见线、圆的见弧。咱顺着洞爬，肯定有戏，放心吧肥佬，跟着红军走，前途是光明的。"

于是肥佬跟在后面我打头，继续缓慢地向前爬去，盗洞里两边的土壁被铲子拍的很结实，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阴暗压抑，往前爬了一段，越向前爬越是觉得压抑。

终于，我一头撞到了一块坚硬地石头墙上，用手摸摸，是砖头垒的，砖缝中间还嵌着生铁片，有灌石灰的痕迹。我心想，这恐怕就是金刚墙了吧。我们爬过来的洞在这堵墙面前，立刻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顺着砖墙挖了过去。看那铲子印，和我们爬过来的这个洞一样的手法，可我又有点疑惑，难道这挖洞的高手算错了角度，没有打到墓室最薄弱的后墙，而是打到了墓室前方厚有三米多的金刚墙？

这时候不容多想，我带着肥佬继续往前爬，没爬多远，突然觉得鼻子闻到一股辛辣的味道，呛得咳嗽起来，赶忙打着打火机，没有熄灭，这说明氧气还是足够的。

打火机的光亮一闪，我却发现前面有古怪，因为手电筒太聚光了，一直照在身体右边的砖墙上，而打火机的火苗立刻照出洞前面一些影子。原本空空的洞里，多了一双人的小腿，还穿着鞋，鞋底子就挡在我面前！这时候我头皮整个都炸了起来，本以为按以前高手挖的盗洞爬，很简单的一回事，竟然活见鬼了，一个大活人就在我一分神的瞬间，凭

空挡住了去路。

我顾不上许多，用脚踢了踢肥佬，小声对他说："快往回爬，这个盗洞不对劲。"

肥佬正趴在后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听到我的话，急忙蜷起身子，掉头往回爬，却苦了身体太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得用两只胳膊肘撑地，往后面倒着爬行。我俩倒着往回爬了没几米，肥佬突然停了下来，我在前边扭过头问道："怎么了哥们儿，咬咬牙坚持住，爬出去再休息，现在不是歇气的时候。"

肥佬喘着气对我说："首长啊……好像有个人挡住了我，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啊。"他脸上已吓得毫无血色，能把话说出来就算不易。

我用手电筒隔着肥佬照了照路，果然是有一个人的腿挡在洞里。我经过的时候仔细看过，并没有发现过什么暗道之类的机关，洞壁一边是平整的泥土，一边是坚硬的砖墙，也不知这人腿是从哪冒出来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办法，只好小声安慰肥佬："咱们再往前爬爬吧，你后边塞的太严实了！"肥佬已经累得喘不上气，见我刚才要他后退，这会又要向前，顿时怒道："你他娘想折腾死我啊，我爬不动了，要想再爬你得让我从你身上爬过去。"

我知道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只是隐隐猜想是不是碰上了鬼打墙。那可是绝代高手才能布出的杀局，《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上，已经指明遇到这种情况，是绝不能停下来的。

我想了很多，也腾不出工夫和肥佬解释，便连声催促："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往前，你向前爬就是了，快快，服从命令听指挥。"

肥佬听我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跟着我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一百多米的距离，一路上居然不见了那双挡路的人腿，我却突然停了下来。

面前居然出现了二个岔口，此时我就是再多长两个脑袋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仔细查看这两个岔口的盗洞，和我们爬过来的相比，活做得极为零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盗洞基本相同。这段岔路口堆了不少泥土，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积在此处的。

怎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让肥佬原地休息守候，我先爬进左

侧的盗洞中探探情况。这时洞中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有风，气流很强，看来和哪里通着，那便不用担心空气质量的问题了，我拧亮手电筒，伏身钻进了左边的洞穴。这个洞明显挖得极为仓促，窄小难行，一人爬行都有点困难。

窄小的地洞太过低矮压抑，犹如被活埋在地下一般，我凭直觉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边遇到了一双人腿，脚上的鞋子赫然就是我看过的，把整个出路完全封堵住了。

我没有灰心，当下按原路爬了回去，肥佬见我爬了回来，便问怎样，通着哪里。我把通道尽头的事大概说了一遍，很是纳闷，难以明白，这难道就是一个死胡同，那打盗洞的家伙，在地下丧失了方位感和距离感，最后死在了这里不成？最他娘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干嘛又凭空冒出来个堵路？

不敢再想，这时候最怕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钻进了右手边的盗洞，里面是否也被死尸封死，毕竟要看过才知道，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做计较。

我爬到了窄洞的尽头，果然仍是那双吓人的脚耷拉在洞里，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骂，眼见无路可走，我只得退回了盗洞的分岔口，梆梆——梆梆——不远处突然有敲击木板的声音，夹杂着一个女人压低喉咙小声的说话，很像是半夜无线电台里断断续续的刺耳声。在地下面传来越发地毛骨悚然，把我和肥佬都是惊得一愣神。

我小声说道："操你个肥佬，啥时候学会肚子说话，玩口技了，这招我服了，别装了，会吓死人的。"

肥佬也低声说："别他娘的胡扯，这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啥时见你肥爷学过女人说话。我看八成是那棺材钉下面的女人！"

我俩在黑暗中呆住了，各自都惊出一身冷汗，又过了许久，那女声和敲木板的动静却又没了，黑暗中只听到我和肥佬的粗重呼吸声。

分岔口处，突然豁亮了一下，有股子凉风吹过来，闻着满像海河水的味道，难不成还有别人在这里的另一头，打开什么暗门了？我赶忙拧亮手电筒，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一具大棺材，高高大大的堵在路中间，严严实实堵死了两边墙壁，就上面还有点空隙。

总算有了棺材，我倒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坑里摆明了就是个盗洞，没有棺材那才叫出邪！这口硕大的朱红棺材在坑中深日久之，没有棺床托着，也没有椁板包起来，就这么光秃秃地已经有些腐烂，缝隙中不少蛆虫爬进爬出。

我和肥佬精神一振，不约而同地想到大棺后面可能就有通道出去。肥佬立刻拿起那把锋利的切菜刀，累了半日想挖条路，从大棺材旁边刨出去，直刨的满头是汗，也没成功。

后来还是我提议道："干脆咱俩从上面爬过去算了！捎带着打开棺材盖瞧瞧有什么宝贝，这么大的棺材真他娘少见，怕是藏了不知多少好东西！"

肥佬喘着气说道："得了吧，这么窄的道，也就我这老司机能过去，轮到你个二八八的，准卡那，万一棺材板朽了，你掉到里面和僵尸来个亲密接触，你说我要不要钻进去拉你出来？"

肥佬说的也有道理，看一眼蛆虫爬来爬去的大棺材，我也真怕盖子不够结实，真他娘掉进去，这辈子别想睡个安生觉了，正想办法时，听到后面有点窸窸窣窣的声音由远而近，像极了一群长虫在爬过来，我顿时吓得脸都白了，平生最怕就是这种湿湿滑滑的东西，我浑身一哆嗦，忙不迭地对肥佬说："行了你个死胖子，你打头，我豁出去也要爬过去，赶紧了，后面有东西来啦！"

第九章 墓中无人

我知道肥佬虽然不怕长虫，但听那窸窸窣窣声音的滋味可极不好受，果然肥佬毫不犹豫，手忙脚乱地爬上了大棺材的盖子，又把我拉了上去，蹲在棺材头上我俩不约而同地喘了口气，一会儿万一真的掉进棺材里，还不知道里面有甚鸟鬼，需先养足精神气力，以防不测。

呼哧了两分钟，那些窸窸窣窣地声音越来越近，我拿手电筒照照，想仔细看个清楚，竟是很多毛绒绒的蜘蛛，个头也不是很大，骇人的是身上的黑色长毛，一堆堆纠缠在一起，不断地往棺材这涌来，空气中恶臭扑鼻，带着股腐尸的味道，我心里奇怪这蜘蛛大部分不都是独居的吗？怎么这里会出现这么大一堆，毛绒绒的，吃什么长这么大啊？我和肥佬不敢再拖延时间，手脚并用地顺着棺材盖子往前爬去。

真他娘的怕处有鬼，痒处有虱，掉进去的一刹那，我嘴里忍不住大骂："这见鬼的豆腐渣工程，棺材盖居然不用棺材钉钉住，这不是坑人吗！"

骂声未落，一股腐臭气息直冲进鼻腔和嘴里，立时噁得我说不出话来。

这辈子掉什么里的都有，唯独像我和肥佬这样狼狈掉进棺材里的，恐怕为数不多，至少在这之前我压根不会想到，世上会有这么大的棺材居然不用棺材钉钉住的！

臭气熏天的棺材里，到处滑溜溜的满是棺液，冰凉刺骨，一个压一个地叠放着好几具尸体，最上面是一具面朝下的尸体，摸起来皮上满是皱纹，干瘪地包着骨头，全身赤裸。我第一把摸到的就是光秃秃后脑勺，往下我是压根也不敢再摸了，哪怕是金元宝也要暂时放一放。

俗话说：山有形，龙无踪，墓深尸寒主大凶；棺无槨，尸红衣，黑气缠身命归西。说的就是和龙形有关的埋尸地里，逢到无槨大棺，本来地底深处比较保暖的尸体又冰凉彻骨的话，那就是大事不妙，逃生无望了。这样的凶地都是被高人做过法术的杀人之地，保不准那些毛手毛脚的蜘蛛已经吃掉了不少我和肥佬这样的倒霉蛋！

我脑子里萦绕着这两句话，寻思我和肥佬的处境真是很像要一命归西的情况，不由心里一阵恶寒。在棺液里扑腾着想站起来，骇的魂不附体，好不容易勉强站起身子，刚好只露出个脑袋在外边。这棺材可真够深的，那破碎的棺材盖子已经四分五裂，我和肥佬就各自扶着块稍大一

点的朽木头，喘着粗气互相瞪着眼看。

"现在怎么办？"我和肥佬几乎同时开口，却又很快闭上了嘴，棺材里腐尸的臭气熏得让人窒息，到处黑糊糊的也不知道脚底下究竟踩了什么东西。

我俩不再说话，踩着棺液里乱七八糟的尸体，一人一边晃晃悠悠地往前走，两三米的距离，竟然走了差不多十几分钟，终于走到了头，棺材另一头有些什么东西在外面，不看清楚的话，我和肥佬还是不敢往下跳。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了一眼，我和肥佬就嘴里发苦，这头竟然是个实心的土墙，一个死胡同！看起来这个朱红大棺材就是塞在胡同最里面的。如果退回去走回头路，棺材里的臭气不说，脚下踩的不知道什么人肉尸骨，还有滑溜溜的棺液，再加上棺材那头窸窸窣窣的黑毛蜘蛛等着我们，别提了，我可受不了这折磨。

好在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洞口，仅容一人爬着通过，很是狭小，就通在棺材这头的土墙上。刚才没注意，是因为洞口有点塌，这会仔细一看，我不由自主想到，这很可能又是个盗洞！

我和肥佬二话不说，顺着洞就钻了进去，那争先恐后的速度，简直就像饿死鬼投胎一样。

两声惊叫，我和肥佬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这个洞居然只是一个薄薄的土层，我和肥佬情急之下没看清楚，一脚踩空给摔了下来，手电筒左右一照，周围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

八成我俩是掉进了墓室里，潮湿的霉味和古怪的阴森感觉立时席卷了我的全身。

一时给摔的脑袋发晕，腰酸背痛站不起来，我索性躺在地上思索起这件蹊跷的事情来。

宅子里出现了'五丁破相大法'，那遗像上的女人必定给活剥了皮埋在这下边，还不会埋在龙眠地的正穴里。按照《天渊山水纵横秘术》的说法，这些是绝对不会错的！难道刚才碰到那个朱红大棺材是早先埋在这龙眠地正穴里头的正主儿？

很可能布这个阵势的人，埋那可怜的女人时，发现这龙眠地已经给人占住了，于是只好把这倒霉的墓主连棺材一起给拖了出去，扔在了外边。对了！那朱红大棺材没有棺材钉，莫非就钉在了那女人遗像上面？

但是还有些疑点想不清楚，比如那大棺材的重量必定很沉，靠一个

布阵之人的力气，绝对不可能拖出墓室，转移到那么高的盗洞里。还有就是我和肥佬在盗洞里碰到的人脚，想想肯定不是眼花，还穿着鞋子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已经站起来好奇地东张西望地肥佬叫道：“老冯！这儿就是咱们要找的正主子埋的地方吗？你别死狗样躺那不起来，就这点高度摔不散你那排骨！难道你躺在那里是要占了人家老窝来当宿营地吗？”

我揉着屁股站了起来说道：“这里边连方向我都搞不清楚，这盗洞也不像是钻到头的样子，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在这墓室中转转，能不能出去，现在我都不知道！看起来咱掉进来这段盗洞是和墓室通着，就这么一个入口的话，我怕空气滞留的时间会远超过换气的需要，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不过墓室瞧起来很大，还感觉有风，暂时倒还不用担心这些。”

一边转着，我一边对肥佬解释：“说起墓室，肥佬你就不懂了，唐墓的青砖有三四只手掌薄厚，都是铺底的墓砖，用铲子铁钎都可以启开。而明代喜欢用七辐七券墓顶，也就是七纵七横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有三米多厚，只有冥殿正中的这一小片地方是稍微薄弱的‘虚位’。”

“后来这种留下‘虚位’藏风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突破，但是留‘虚位’的传统一直给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进不去人。不过总体上来说，唐墓的坚固程度和豪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数得着的，墓道以下都有数道巨型石门，深处山中，四周又筑以厚重的石壁，那不是固若金汤所能形容的。”

肥佬听得津津有味，插口问道：“难道不用埋伏什么机关来害人吗？我看那电影上可是不少毒箭、陷阱之类的玩意啊？”

我有点庆幸地说道：“大墓的虚位之上，都有一道或数道机关，这种机关就藏于墓室的墓砖之中，一旦破了虚位的墓砖就会触发机关，有流沙、毒箭、石桩之类，还有可能落下翻板、断龙石等，把冥殿彻底封死，宁肯破了藏风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明器便宜了盗墓贼。好在我们之前进来的那个高手，已经先破掉了这些机关，给我们省了不少的事。”

肥佬擦了一把汗说道：“不错不错，出去后，我得赶紧给这位前辈烧烧香，太他娘积善行德了，实在佩服！可咱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现在要办两件事情，一个是找到那遗像上女人的尸体，这女人被活剥了皮又给‘五丁破相大法’镇压着，怪可怜的，找到后烧了，也算是做点好事，当然咱们自己也就完全摆脱了这个恶毒阵势的威胁。”我想了

想还是没有告诉肥佬，如果破不掉这凶阵，我俩也离不开这老宅子，怕他着急。"第二，咱们千辛万苦既然找到了这龙眼地的正主儿，这墓室里肯定会有些宝贝，咱们取不伤廉，随便揣两样回去，肥佬你那老夏利也就该鸟枪换炮了。"

我这样一说，果然肥佬对那做好事的就不怎么热心了，而是东张西望地专找闪闪发光的东西去打量，那副两眼放光的馋样真让我怀疑，肥佬挣了那么多钱都去哪了？

这个应该叫做墓室的地方也太简陋了，我和肥佬转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收获，都有些丧气，失望地关掉了手电蹲下休息。

我小声对肥佬说道："转了一圈，我也没瞧出来这是哪朝哪代修建的，真是怪了！地面上那么多工程居然都没挖出来这地方，墓室顶上也一点坍塌的迹象，要么就是埋的很深造的太坚固，要么就是高人用了什么手段把一些蛛丝马迹给藏了起来，让咱俩空欢喜一场。肥佬你想想，刚才咱们在洞里爬来爬去，这地面上是天津什么地段了？"

肥佬苦着脸想了半天，比比划划地想闹明白我们到底是在哪儿，无奈盗洞的角度曲里拐弯的，有时上有时下，早就糊糊涂涂不辨东西南北了，哪里能给我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对我说道："这个嘛！我估计咱还是在天津的地段呢！只是，只是对了，你租那老宅子离海河不是很远，或许咱们就在海河这一片游荡吧！"

我瞪瞪眼说道："净是废话，还老天津人呢，赶紧了，起来再转转，这地底下呆久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还就是不信咱找不着路了！"我有点烦躁地发狠。

第十章 狭路相逢

我和肥佬这次更加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仍是一筹莫展，毫无所获，带下来的手电筒老化得厉害，看什么都不清楚，再加上地宫中空气越来越浑浊，肥佬终于累了，扶着墙想喘口气休息一下，却不防那砖墙是个活的暗门，脚下一滑，差点跌了进去。

肥佬吃这一吓，蹲那儿半天喘粗气，起身时砰的一下，脑袋撞上了一个人，顿时又吓得一哆嗦，险些又栽进那暗门里面去。我站在肥佬身边，一把拽住他，才没让他一屁股坐地下。

这时被肥佬撞开的人，晃晃悠悠又弹了回来，却是一个头朝下挂在绳子上的干尸，没有胳膊，头都快挨着地面了。我们刚才在地宫里转了两大圈，都没发现空中有这么个核突的东西，怎么肥佬按一下墙壁，就来个天外飞尸呢？

肥佬定定神，借着我的手电筒光亮，已是看清了周围影影绰绰挂了不少东西，全都和刚才撞开那干尸一个模样，像是晾衣服一样倒吊着挂了好几排。

我松开拽住肥佬的手，给这诡异的场面逗乐了："怪事年年有，今年到我家！啥也别说了，咱这就开挖吧！这个埋在地下的老墓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肥佬一咧嘴，笑的比哭还难看："冯一西啊冯一西，咋逢到你就要一命归西呢！亏你还有心思去挖宝，只怕是宝贝挖的出来，咱也没命带走！"

看到不知来历的干尸群，我的心情非常奇怪得变好了许多，感觉踏实了不少，忍不住嘴上和肥佬继续辩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富贵就是要来险中求的，你别不服气，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说不定这富贵就是老天爷送咱俩的。要不你的手咋就这么邪，随便一下就按中了机关所在。我敢打赌，这个大墓里头的藏宝洞已经在向咱俩招手了。"

一边开着玩笑放松自己，我一边用眼睛四下张望，希望发现点什么闪光的东西来救驾。无奈实在是太黑，仅有的一丝亮光都像鬼火般星星点点，很难看清什么。鼻子里面净是棺材板的朽木味道，左右闻闻，面前恐怕藏了不少棺材。

倒吊着的干尸仍然微微晃悠着，我晃着手电筒，察看一下周围环境没什么异常，小心翼翼地躲着干尸，轻轻扣摸肥佬刚才按动的那个会动

的暗门。

肥佬拉住我又说道："哥们，这不对劲啊，刚才还说咱们是在闹市区的地下，这几年上头没少动工程，咋就没人发现这地方？"

我早就在考虑这问题，一边用菜刀拨开一个打扰我视线的干尸，一边给肥佬说："你别傻了，咱中国的文化那可是博大精深，要是有意意识的想藏这么一地方，我看也不是啥难事。你想啊，那死了多少年的女人遗像，包括那鬼画符都没有被人发现，还居然能在柜子里搞出动静来叫咱们拔钉子，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墓室有这么大的玄虚，唯一奇怪的是咱这方向，似乎不是直奔海河，而是向市中心走去，这他娘怎么回事？"

我拨开的干尸呼噜噜一转，却掉下来一堆东西，刚好一头搭在肥佬肩膀上。肥佬凑上去一瞧，薄薄的一整条长绳子，顿时没好气地骂道："什么鬼东西，上吊绳还随身带着！"顺手甩给我看。

我借着手电筒的亮光，看清楚手里的是什么东西，浑身毛都竖了起来，骂道："你个死肥佬！拿的是什么玩意？这分明是一长截人皮！"又扔给肥佬让他看。

肥佬吓一哆嗦，把手里的绳子甩出好远，使劲搓着手骂："少给我装大尾巴鹰，人皮能有这么长吗？"

我干巴巴地说道："你再看仔细点，这是把人吊在这儿，用小刀削苹果一样，转着圈削下来的！"我吃苹果从来削不好苹果皮，曾经练过一段时间，自是一眼认出了这是用薄刀削下来的人皮，绝不会错。

看肥佬将信将疑的，我把手电筒离近那倒挂的干尸，照给肥佬看："你看你看，这干尸两条胳膊都没有了，从胸口这开始削，削到肚脐眼停住，都是两指宽的刀痕，手艺还真不错！只是为啥要削皮呢，难道削好皮等着别人来吃不成？"

我从跳进洞里时就想好，要是遭遇不测，拼了命也要把肥佬弄出去，满心都是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念头，当然更怕肥佬一时把握不住，乱了方寸，白白送了我俩性命。所以不是我要故意吓他，一是这事确实透着邪气，不说破这玩意，会一直心里打鼓，再者是因为骤逢大变，最怕就是乱了方寸，与其背着包袱给吓死，不如先练练胆。

偷眼看肥佬，头上已经冒出虚汗，眼神都恍恍惚惚的，喃喃说道："还是不对劲，为什么这人的肚脐眼上面比下面瘦了不止一圈呢？"

这我倒没注意，正想再仔细看看，却听旁边有人阴森森地说道："不奇怪！这人是活着被剥的，剥了皮后，人还没死，好吃好喝养着，再用

盐巴给腌上，结了一层硬壳，接着再削，一直到削死……"

阴森森的声音让我大吃一惊，这肯定不是肥佬的腔调！

正想撒丫子跑路，面前伸出几根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和肥佬，我真是非常后悔，不停地在心里暗骂自己粗心大意，这下可好，子弹是不长眼的，现在是没法子逃跑了。

黑洞洞的枪口后边陆续钻出来几个人，都是从那道暗门出来，足有五六个，手里拿着强光手电一阵晃动，白色光柱在我们身前身后转来转去，好一阵子才静下来。

暗门里吹出来的凉风让我和肥佬直起鸡皮疙瘩，看来这伙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很可能就是和我作对那些盗墓团伙的人。不过想到对方不是公安机关的人，我心里有点放松，暗自打着主意和肥佬站那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片刻寂静后，对方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缓缓说道："冯一西，咱们又见面了，真是可喜可贺，你小子不是能躲吗？这会儿怎么不跑了？为这个鬼地方我可是死了两个弟兄了，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拿出我要的东西，不然，这么大的地宫，你就随便找地方入土为安吧！"

冷静的语气是从一个中年男子的嘴里发出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就知道难办，这帮人还真是找我麻烦的那帮盗墓团伙的人，想不到从北京躲到天津，居然还是给碰上了。一群亡命徒杀个把人肯定不带眨眼的，死在这里头，几百年都不会有人发现，那可实在太冤了。看来我只有装出一副还有利用价值的样子，拖延时间想办法搞清楚这帮人从哪里进来，别的什么办法眼下还谈不上。

我尽量用胸有成竹的口吻说道："这位老大，我冯一西和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一向不曾坏过你们的财路，虽然我手上有一本书你们可能有用，但那真的是个不全的旧书，写的乱七八糟都是些鬼话连篇，早就想烧了完事，既然你还有用，送给你就是。不过，你也知道，下到这地头，我怎么会带在身上呢？"

那中年男人沉吟了一下，挥手对旁边人示意道："阿正，你搜搜吧，看有啥东西没有？顺便闹明白这俩青头从哪儿进来的再说。"

我旁边一个人赶忙答应道："明白，森哥。"估计就是那个叫阿正的，哑着嗓子说道："你他妈快点靠墙蹲下来，手举高，我告诉你这枪可是上了膛的，别让我不小心打烂你脑袋！"

我一直都是个军事迷，一眼就认出这阿正手上端的枪就是那闻名已

久的恐怖分子标准装备——以色列乌兹冲锋枪，那射击速度之快可不是吹出来的，只能说是威力强大，一盒子弹扣一下扳机就能全打出去的那种。

硬硬的枪管在我肋骨上敲了一下，我两眼发黑，不由自主蹲下来举起双手。那人把我浑身上下仔细搜了一遍，有点不太相信，又去肥佬身边摸索了半天，站起来迟疑地说道："森哥，这俩青头像是来观光的，除了把菜刀和手电筒，啥也没有，真是怪事！"

那个森哥也有点惊奇，走过来蹲下来看着我说道："你小子不错嘛！一把菜刀就跑到这地头了？还说那书你想烧了完事，骗鬼的吧？"说完又摸出一根烟来给我点上，顺手也给了肥佬一根："说说吧，怎么来的？是不是那本破书上头学的本事？"

我抽了一口烟，换了副庄重的口吻说道："这位老大，森哥是吧？我觉得什么咱们应该是不打不相识，既然都到了这地方，我也不怕和你说实话，我跟肥佬的确不是来盗墓的。我那本书上是有些老迷信的风水八卦，但还没那么神，哪能和你们这全副武装的专业人士相比。这次纯粹是个意外，我是碰上了鬼打墙，跟肥佬走投无路撞到这儿的，你瞧那菜刀上标签都还没撕，刚买的一生活用品。"

森哥扑哧笑了，拍拍我肩膀，说道："小子真行，忽悠人不眨眼的，当我森哥白当的，是一大个白痴啊？"手上已经加了力道，一掌切在我脖颈上，我顿时昏昏沉沉地扶着墙趴了下去。

那森哥转向肥佬继续问道："胖子你说说吧，可千万别再拿什么鬼打墙的鬼话来忽悠我，我这人最恨被别人骗了。老实告诉你，我们在门外边可什么都听到了，不是你一巴掌打开那暗门，我们还进不来呢。来，来，再抽一根，算是谢了您了，只要你说实话，森哥我不会滥杀无辜的，你放心。"

肥佬扶住我，有点迟疑地说道："森哥，我是一粗人，别的不太懂，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儿，别的我也不敢瞎说。我跟冯一西是因为一女人的遗像下来的，上头那小屋里有一个柜子，柜子里有几根棺材钉钉住个女人的遗像，老冯也没怎么说清楚，只是说这里给人摆下什么恶毒的阵势，我俩要是不破了这阵势就不得好死。至于怎么进来的，我是跟着老冯从一个什么盗洞爬了半夜才掉这儿的。"

我见肥佬说的差不多了，也达到了我的目的，于是忍着疼说道："是五丁破相大法，那遗像上的女人给活剥了皮埋在这下边，不把她挖出来烧了，后患无穷，这可不是我忽悠你，森哥，是那书上头讲的明明白

白。"看见森哥这么冷静的一头目，我要是上来就说实话，他不起疑才怪，像这样经过肥佬来个迂回式的说出实情，不由得他不信。

那森哥对什么'五丁破相大法'倒不是很感兴趣，而是紧张地问道："盗洞？你们是从盗洞爬下来的？在哪？快带我们去瞧瞧，他娘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又赶一个背集？这里要是个空墓的话，我非宰了你俩不可！"恶狠狠地语气听得出关于盗洞的事情，让森哥真的有点急眼了。

第十一章 妖画

我继续保持住胸有成竹的语气说："森哥先别着急，那是不是个盗洞还很难说，不过我劝你不要担心这墓给人拾掇净了。盗洞里很古怪，有一口很大的棺材，是个死胡同；更吓人的是盗洞里有不少长毛的黑蜘蛛，成堆的，我和肥佬差点把命都丢扔那儿了！"

森哥有点迟疑，旁边一个老头说道："森爷，不是老朽没有提醒过你，咱犯不上冒这个险。我早就说过，海河底下的大墓透着邪，不是可挖之墓。这位姓冯的小兄弟讲的'五丁破相大法'，老朽我也听说过，那可是世间一等一的恶毒阵势，不是几辈子的深仇大恨，是不会这么做的。被压住的死者那可是永世不得超生，还祸及亲戚后代，森爷你还是听老朽的劝，咱们快点原路返回才是正理。"

那森哥烦躁地说道："金老片，你他妈再说回去的话，老子枪毙了你！把你从美国弄回来的本钱我还没赚回来呢！"

我瞅了瞅这个被叫做金老片的老头，也就五十上下，一咧嘴上下两排闪闪发光，敢情嘴里镶嵌了不少金牙，都快爆在外边了，倒真是名副其实的金老片。奇怪的是这家伙没有拿枪，啥装备都没有，背后还有个壮实的年轻人警惕地看着他。我一想，明白了，敢情这位叫做金老片的老汉是被抓来的一个老壮丁。

金老片看见我在打量他，无奈地笑了笑，不吭气了。

除了森哥、阿正、金老片和他背后的看守，还有两个人，一个也拿把乌兹冲锋枪，另一个拿把军用的山地铲，都是阴沉着脸，壮实地跟半截黑塔似的站在那儿，一瞧就不是善茬，不好对付。

森哥招呼那个拿枪的道："大刚，你和山子一起，把这些臭尸都给清理一下，周围看看有啥东西没有。记住，别乱动，有什么不妥的马上吹哨子。"两个人答应了一下，开始收拾这些挂在半空的干尸，强光手电晃悠着，向我和肥佬搜索过两遍的墓室里走去。

我对比了双方的阵势，还是放弃了抵抗的打算。就算金老片保持中立，对方还有森哥、阿正和另外一个拿枪的家伙，没有必胜把握的事还是少做为妙。

那森哥烦躁地走动，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怎么处置我和肥佬在伤脑筋。

不远处，一个哨音突然响起，然后是那个叫大刚的叫道："头儿，你

快来看看这幅画，画得跟真地似的。"

我们几个闻声赶去，只见不远处的墙上露出好大一幅画，我和肥佬那手电筒可能太差劲，居然没有看着，此时在几个强光手电的照射下，那画完全露了出来。我偷偷瞧这帮人，只见阿正和那个金老片的看守，一丝警惕也没有放松，完全注意着我们三个，我不由心里发苦，只好老老实实去看那副画。

画中描述的和我们所处这个墓室很像，角度有点像是从空中俯视，就从我和肥佬跌落那个洞口看下来，包括绘有图画这一面的墙壁，整个墓室的地形尽收其中。画的尺寸很大，若不是我和肥佬已经在这里边转了两圈，大致熟悉了 this 墓室的结构，第一眼看见的话，还会真以为这画里是有另一个房间。

森哥不愧是做头领的，瞧了瞧已经明白，说道："**！有门没窗户，画的就是这个放棺材的地方？可真他妈画得够大的，我都看不过来，阿正！你看好几个青头别捣乱，你们一起过来瞅瞅，放宝贝的地方在哪儿？看到一盏铜灯形状的马上告诉我！"

众人瞧了那画半天，始终瞧不出什么端倪，来看看去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更别提什么放置奇珍异宝的地方了。

我隔着人望过去，正好瞧见画中有图这面墙壁下站了几个人形，顿时结实地震了一吓："咱们几个人的样子，怎么被画到那幅画上了？"

众人举头立刻看过去，本来除了墓室布局的墙壁和拱门外，空荡荡的画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会已经变了，其中一面墙壁前给人用红墨水画上了几个人形，构图十分简单，只有寥寥数笔勾落而成，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画中的人形就是我们几个：高瘦的是我，两个半截黑塔样子的喽啰，彪悍的森哥，还有一个佝偻着背的正是金老片，肥佬那啤酒肚也给描的非常神似，而阿正和另一个看守因为在我 and 肥佬后边被挡住了，就只有模糊的影子在上边。

我越看越像，忍不住对森哥说道："这画太邪门，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快拿铲子毁了它。"

金老片拦住森哥说道："森爷你先别急，小心有陷阱。先沉住气看看。"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画，暗自戒备，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戒备之心也就渐渐放松了。

森哥说："大刚、山子你俩先盯着这画，有什么事先就叫，不要轻举妄动。看来有人不高兴咱们在这地宫中找宝贝，哼，越是这样就越证明了我的推断没错，那宝贝肯定就藏在这里！"

说罢森哥掏出一把黑黝黝的手枪，招呼阿正看好我们俩，带着那个马仔继续搜查。

我见阿正虽然警惕性高，但毕竟只有一个人，于是和金老片套起了近乎："这位金老师，您这把年纪，怎么会干这种活计？您老是打哪儿听说的'五丁破相大法'，要不咱俩交流交流？"

金老片看了看阿正，见阿正也是全神贯注地仔细听着，没有阻拦的意思，于是开口和我说道："这位冯爷别这么客气，我干了一辈子古董活，还没人称呼过我金老师，这名头我可受用不了，叫我老金就成了，我瞧您可真沉得住气，这模样真像我以前搭档过的一位秦爷，也是这般沉稳，老朽当年曾和秦爷结伴下过秦岭的古墓，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美国，谁知道今年这位森哥专程去美国找我，三说两劝，也怪我一时心动，就跟他回了国，此时是身不由己重操旧业。唉！别提了，要是秦爷在，该有多好。"

"这'五丁破相大法'，我还是从秦爷处听来的。他那也有本旧书，和你那《天渊山水纵横秘术》非常相似。上面说的真是非常神奇，我偶尔听秦爷讲过一点分金定穴的诀窍，都是那上边的，其中提到过这'五丁破相大法'。秦爷当时非常慎重地说，这种恶毒的邪术，可千万要少惹为妙。"金老片说了这么多话，有点疲倦地咳嗽起来。

我一听有点好奇也有点恼火："金老片，敢情这森哥找我的麻烦，也是你怂恿的吧？他怎么会知道我这里有半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呢！要知道，这书名恐怕没几个人听说过！快说！"

金老片冲口而出："不是我，是韩小姐说的，森哥打听到的，不关我……"有点尴尬地低下头不理我，一个劲咳嗽。我脑袋一嗡，又惊又怒，想不到我的女朋友竟然也牵扯了进来，肯定是自己显摆能耐，被她这个嘴巴长的家伙说出去了，总不成还真被那龙虎山的测字佬说中了？

肥佬在旁边怒目盯着金爷，估计是在恼怒这个老头子的为虎作伥，好不晓事。要不是叫阿正看守在旁边，肥佬早就已经挥着拳头打上这老头了。

森哥这时候在墓室的另一边叫："阿正，你押着他们过来，这边有情况！"

阿正押着我们一起过去，只见森哥和那个马仔蹲在地上仔细在看一

块微微凸起的青砖。见我们过来，森哥站起来对金老片说："金叔你看，这块砖有没有什么古怪？"

金老片仔细看了看："不错，这块砖的确有问题，看起来虽然和其它的青砖完全一样，但是边缘有细微的破损，这是被人撬开过的迹象。从周围的泥土来看应该有几十年没人再动过它了，咱们看看下边有什么宝贝。"

森哥一听有谱，赶忙指挥那马仔用铲子撬这块方砖，那马仔三下两下就把地砖撬开，下面是个小小的凹槽，放着一个小小的黑布包裹。取出来打开，包里面放着一个老式铜灯，旁边还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森哥一看见那老式铜灯，顿时双眼放光，哈哈狂笑道："***！真有这东西藏在这儿，黑焰灯！这下老子要发财了！"

我心里一沉，想起了我见过那黑灯，听五叔说也叫黑焰灯，赶忙轻轻问金老片："黑焰灯？这怎么回事？老金你知道吗？"

金老片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森哥就转身瞅着我冷笑，眼中凶光四射："黑焰灯，告诉你是什么你也不懂，不过你倒是该归位了，老子不需要你那什么破书了，照样能得到这宝贝，哈哈！"说完，已经掏出了枪拿在手上。

我心里一惊，莫非这黑糊糊的墓室真是我冯一西的葬身之地。那测字先生算的可真准，原来这都是命！

眼看穷凶极恶的森哥就要开枪杀了我和肥佬，呆呆站他旁边那马仔却无声无息地一软身子，一声闷响，就像破口袋掉地上一样，倒了下去。五官中流出大量的黑色血块，手脚抽搐，眼见是活不了了，最后挣几下命罢了。

我们几个都吓了一跳，尤其是森哥几乎一个箭步就跳开了那马仔身边，目光游移不定，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黑暗中，那个大刚的声音传来："头儿，快来，有情况！"

森哥大叫一声："阿正，看好他们几个，谁敢乱动，你立刻开枪杀了他们，我先过去看看什么情况。你走后边一起来。"

我看阿正的手电往森哥跑去的方向转了一下，赶忙弯腰把那笔记本揣进了怀里，然后装做若无其事，在阿正的监视下走到了那副画跟前。仔细一看，果然有情况，墙壁上的画中，除了死的那马仔趴地上不动之外，居然又多出来一个人的轮廓！

画中右下角的角落里，蹲着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用怨毒的眼光死死

盯着我们看。我按照画中那女人所在的位置转头去看身后相同的地方，那里空空荡荡地却一个人也没有

森哥招呼我们缓缓后退，不到十步的地方，砰地一声，肥佬的脑袋似乎撞在一堵透明的墙壁上，肿起了一个大包，连声呼疼。

金老片觉得奇怪，伸手去摸肥佬撞到的地方，吃惊地说道："森爷，这下麻烦了，这有一堵透明的墙壁！"

我也伸手摸去，在空中确确实实地存在一堵有形无色的透明墙，那墙非砖非铁，坚硬异常。

我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一眼画，对他们说："咱们是不是被关在画里了？"

四周摸索了一圈，发现周围都是如此，我们就好比是掉进一个大大的玻璃鱼缸之中。于是更加确定地说道："他娘的真是没错！这女人是用这画把咱们圈起来了，咱们虽然没有进入画中，但是离不开画中所绘空间的范围。哦，对了，这女人很像租房子给我的那个房东梅姨！"

第十二章 杀机一闪

我心里暗自寻思，宅子里那遗像是用照片做的，说明这女人不是一个古代老死尸，充其量应该是近现代还生活过的人。按照相机出现的年份来看，最多也就是一百五十年，这墓室的建造年代可绝不会是近现代的事儿，包括那盗洞都像是古人挖的，这他娘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还没死透的千年老妖怪？

大刚和山子听说死了个伙伴在头儿身边，兔死狐悲的都有点丧气，阴沉着脸看那副画，表情漠然，而画中右下角的女人给线条勾勒的活灵活现，夸张地瞪着眼，神情满是怨毒，仿佛恨不得一下把我们几个都弄死一样。

我瞧了一会儿，知道别的暂时都不重要，必须先解决了这副透着邪气的画才行，否则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诚挚地对那森哥说道："老大，咱们之间的恩怨，我想能否先放一边，你要那本书的话，出去后我一定双手奉上，就算是不要，我毕竟已经记得差不多了，在这个出邪的地方，恐怕只有我那点手段可以对付厉鬼，别忘了在北京时，我还按书上教的机关得罪过您的弟兄，如果您大人大量，放兄弟一马，出去后我保证拿出所有钱财给您赔不是！你看行不？"

森哥恨恨地看我一眼，对着我的枪口缓缓放了下去。我心中大喜，赶忙趁热打铁："森哥，刚才牺牲的那位兄弟，你不觉得死得很蹊跷吗？一拿出黑焰灯，就出了惨事，这边画中也有了情况，我看一定是'五丁破相大法'在捣鬼，这些事儿，还真的需要我这样的高手去处理才行！"

森哥终于被说动了，有点迟疑地回答我："那倒是，谅你也飞不上天去。不过，要是你敢玩什么花花肠子的事，我可能会让你后悔生在这世上的！阿正，给他把手电筒，看他有什么招数！"

就说话这阵工夫，墙上的画又有了变化。右下角那女人竟然在画中缓缓移动，距离那佝偻着背的金老片越来越近，我一眼看到，知道她片刻之间就要对金老片施杀手，于是屏吸凝神准备救人。

突然，头顶有东西带着风声急速坠落，在我们几个的强光手电照射下，似乎是一根巨大的尖刺笔直插了下来，正正对准金老片的脑门。我对这金老片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再加上厌恶感还不是很强，于是一脚就把金老片踢了出去，那东西几乎同时"嘭"的一声，插进了地下的青砖

里。

金老片给我踢倒在地上，吓得面无人色，紧紧靠在那无形的透明墙边喘气。

我看了看四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躲藏的掩体。灵机一动，拉着肥佬快速地靠近那副画，差不多紧紧贴着画刚站好，头顶上又唰唰落下几根锋利的尖刺。那个叫山子的正抬头想躲，不防被一根插进嘴里，钉子直直地从两腿之间穿出去把他给钉在了地上，便一声不吭地死了！

森哥和剩下的阿正、大刚还算灵活，躲过了这一波尖刺，但也是给吓得不敢，瞪着眼看我和肥佬，不过也不敢走到画这边来。

短暂地平静过后，除了大量的尖刺越来越多地坠落，顶上似乎还有什么沉重地东西在往下压，巨大的体积带着重量，森哥大骂道："冯一西你个王八蛋，不是有办法对付吗？怎么还不动手！再他妈磨蹭，大家都要变肉饼了！"

我这时也不客气了，叫道："别他妈催老子，都是你拿那个什么黑焰灯惹出来的祸，你要是不给我把刀，就等着咱们一起完蛋吧！还有，快点扔个胶布过来，我有用处！"

森哥毫不犹豫地挥手扔过来一把刀，咄的一声，刀带着一卷胶布扎进了墙上的画中。我拔出来一看，乐了，还不错，这森哥的装备都是一流的，这短刀竟然精钢打造。不过肯定不会是军用刺刀，因为刀身很宽，拿着就是个唬人的并不实用。

空中暂时没有尖刺落下来，我瞥了一眼画中那女人，现在又呆呆地蹲在角落里不动了，用手在地上抠着什么，我心头一凛，顾不得敌我矛盾不属于人民内部情况，赶忙招呼森哥小心脚底下。果然，我叫声出口，面前的地下就伸出了几只毛绒绒地干枯长爪，很像那些黑蜘蛛，一把攥住了阿正和大刚的脚脖子，森哥动作灵活，纵身一跳，没给毛爪子逮着，半空中一转身，哒哒哒哒，三个人同时开枪，打的地上青砖冒烟。

肥佬掏出了打火机，紧张得胖脸上都是汗水，对我说道："老冯，我放火烧了这妖画，把她变一老烧鸡，看她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我赶忙制止肥佬："别烧，画里头还有咱们几个人的形状，搞不好是咱们身上的什么东西，你烧了画不要紧，我就怕连咱们也一起烧死了。"

看着画，我突然有了主意，森哥和两个手下正拼命地闪避地下伸出来的黑手，一边用枪突突地乱扫，我可真怕子弹不长眼，飞到我们这边

来。正想着，忽的一声，一个东西飞了过来，我一看是那把肥佬买的菜刀，从阿正包里掉了出来，活的一样盘旋着，直奔我脑门劈了过来！

菜刀来势快如闪电，我吓得两腿发软根本闪避不开，耳中猛听“扑”的一声响亮，我心想这回可真是死定了，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脑袋，想摸摸看是被砍掉了半个，还是整个都没了。

没想到一摸之下，竟然完好无损，仔细一看原来是森哥百忙之中把背包掷了过来挡在我面前，菜刀正好砍在背包上。

我死里逃生，不由对森哥有了点好感，心想：“不愧是当头领的，说一是一，还知道照顾别人！”

不过被森哥这背包一掷，我脑子里却有了对策，赶忙喊道：“森哥！再坚持一下，对准画来一枪！”

森哥毫不迟疑，乌兹冲锋枪对着画中的右下角就是一梭子弹，差点打着我。

估计那画中的女人也是被邪术操纵着，正在让主人享受任意摆布我们的乐趣，没想到有人如此大胆，竟敢开枪还击，控制她的邪术不由放松了片刻，那女人的身形滞了一滞。

也就在这一瞬间，我一看是个机会，飞身跳到画的右下角，用刀把画中女人所在的那一部分切了下来，折了两折，用胶布缠了一百多圈。

从我出手割画，叠画，到缠上胶布，快得难以想像，行动之迅速，准确得令人匪夷所思，真如同电光石火一样。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的潜能被逼的发挥出来时，竟然这么惊人，连肥佬在旁边都大张着嘴合不拢。

画中的女人应该一向都是祸害没有抵抗能力的人，哪想到今天碰上我的动作比鬼魅还快，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已经被我用胶带包得严严实实了。

我捏着这片包的严实的画布，觉得里头有好大力气在挣脱，几乎要带着我离开地面，赶忙大喊道：“肥佬你个呆鸟，打火机呢？还不快点来烧，真要眼瞅着哥们儿完蛋啊！”

肥佬这才惊醒过来，赶忙掏出打火机来点，只闻见一阵恶臭，那包胶布在地上蹦了几蹦，灰飞烟灭。

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画，我们几个人的身形已经消失了，画中所绘的情况也慢慢褪色，最终变成一片空白的墙壁，散发出臭气和灰白的人肉颜色。仔细一瞧，那画竟是好多块人皮给针线缝在一起做的画

布，忍不住心头一阵恶寒，赶忙跳开那面墙壁。

我想这恶毒女人的妖法算是破了，如果这就是那个被棺材钉扎住的女人，本来还想救她离开，这下完全没了好感，不由痛恨自己的妇人之仁，差点连肥佬一起葬身在这里。

周围平静了下来，金老片也慢慢走过来，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哥真是神勇，兄弟的胆色和手段能及上你的一半，死也情愿，我看你这手段都快撵上那位摸金倒斗的高手秦爷了！不是你刚才救我那一脚，恐怕老朽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兄弟谢谢你了！"

我没有任何得意之情，对金老片和森哥说道："今夜的情况凶险无比，我没料到世界上真有如此厉害的妖术，过于大意了，没做任何准备就冒然来这里搜查，险些死在这里，刚才也只不过是赌上性命搏了一把，侥幸得很，若是一击不中，咱们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森哥阴着脸察看阿正和大刚的伤势，一时没有理我。

我看了看肥佬还好，没受什么伤，于是趁此机会和那个金老片又攀谈起来："听你老是提起什么秦爷，这人是谁？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那黑焰灯是怎么回事？我总觉得那灯是个不祥之物，闹不好会害了大伙的！"

金老片咧了咧嘴："说起秦爷的事儿，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年轻那阵可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份冷静，那份心机，真是一代倒斗的奇才高手！他差不多在美国待了十年，孩子都这么高了！唉，可惜了！"金老片说着用手比划了个小孩子的高度，不住摇头惋惜。

我听得怦然心动，不由好奇地问道："记得你说他手上也有本跟我那本差不多的旧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拜见一下交流交流，黑焰灯怎么回事，你还没说呢，就别卖关子了！"

金老片接着说道："这个黑焰灯，我知道的并不多，只是在美国的时候，森爷找到我，给我看他一个家传的笔记本，上面说了这么几句话：'鸛鵒穿山甲，发丘天管印，墓里黑灯鬼打墙；掘岭四海游，摸金校尉留，鸡鸣五鼓鬼上身。'我一看就乐了，因为秦爷经常念叨的跟这差不多，讲的是：'发丘印，摸金符，鸡鸣五鼓鬼上身；蹲葬棺，寒气坟，穿山掘岭绕着走。'差不多一个意思，都是盗墓四大流派的切口和一些禁忌。对了，那个笔记的主人也是姓冯，不知道和森爷是什么关系。至于这黑焰灯嘛——"

正待跟我仔细分说，那森哥走了过来，瞪了他一眼，金老片赶忙闭口不言。

森哥走到被尖刺钉在地上的山子身边，阴郁地伸手覆上了山子圆睁的双眼，扭头对我说道："唉，这一趟真是得不偿失，大刚也是不成了，阿正的伤还能有救，都是为了这黑焰灯闹的，这他妈怎么回事？惹急了老子就拿你们几个陪葬！"

我心里有气，虽然森哥刚救了我一命，可这话听着也太刺耳，除了阿正，这人也就是个光杆司令了，还这么嚣张，不由心中杀机一闪，有了其他的想法。

我把刀扔回给森哥，省得他疑心，毕竟他们俩手上还有枪，翻脸还不是时候。

我走到躺在地上的大刚身边，吓了一跳，非常眼熟，因为大刚的腿从膝盖往下都被地底伸出的黑爪子夹断了，两截带着血的人脚上套着鞋子，跟我和肥佬在盗洞里见到的诡异人脚非常相像。黑暗中，我似乎瞧见大刚的后脑勺凹陷下去一块，手边平放着一把手枪，于是趁手电晃动的空档，悄悄把那手枪塞进了裤兜。

我对这黑塔样的汉子没什么好感，于是扭头又去看那个阿正的伤势，还好，阿正估计是反应够快没给那黑爪子夹断，有点瘸的一只脚站着，也没有血流出来。我看了一眼阿正的痛苦脸色，走回森哥旁边，轻声说："森哥，阿正有状况，你看出来没有？"

第十三章 头发里的疑云

森哥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不太明白我说的话。

我见他不明白，于是扯着他走开了一点说道："大刚死的很蹊跷，双腿给夹断不应该这么快毙命。你留意没有，大刚的后脑勺上有个凹槽，像是被什么东西砸出来的，那才是致命伤。可是刚才在他身边的只有阿正和你，至于你应该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说阿正有问题。"

森哥皱着眉头低声说："这很难说，万一是大刚跌落地上时自己磕出来呢？阿正跟我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再想想，阿正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知道没有什么证据的话很难说明这件事，于是继续给他分析道："证据我当然有，你瞧阿正的眼神，不觉得冷静得过分吗？还有他头发里肯定藏了什么东西，我记得你们本来都戴着头盔的！"

森哥瞟了一眼阿正，他泰然自若地站在那儿不做声，一场生死搏斗下来，阿正确实很冷静。森哥凝神细瞧阿正的头发，影影绰绰地似乎趴着一个东西，被森哥的手电一照，又缩了回去，于是摆摆手示意我一起过去，一左一右把阿正夹在中间，森哥冷冷说道："阿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或者身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咱们多年兄弟，断不能叫你没了下场。"

阿正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说道："老大，我很好，我，我……啊！"话没说完，竟然一声惨叫，抛下枪，转身飞跑了出去。

森哥一咬牙，拔出手枪就要瞄准，我赶忙拦住他说道："别着急，森哥，我看阿正只是受了什么劫持，他头发里隐约有别的东西趴在那儿，先不要开枪，我们人已经不多了，再有损失的话，恐怕难以逃出去了。"

我看森哥有点不信，只好说道："这是我从书上学来的，'五丁破相大法'过于阴狠恶毒，葬尸之地都会有异象发生，我和肥佬先前就发现过成堆的蜘蛛纠缠在一起，阿正头发里隐约露出来两只爪子样的东西，毛绒绒的，就很像蜘蛛的脚。"

现在只剩下我、肥佬、金老片和森哥四个人了，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看着森哥脸上阴晴不定的变化，我想他应该也明白这一点，肯定正在心里作决定。

我想起刚才从大刚身边偷偷摸来的手枪还藏在我裤兜里，于是悄悄

瞄准了森哥，以防万一。

没过两分钟，森哥已经想明白了事情，缓缓说道："冯一西，金老片，还有这位胖兄，今天的事情实在出乎预料，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现在大家在一条船上，等平安出去了，我自会把关于黑焰灯的事情全讲给你们。至于我陈见森是个怎样的人也不用废话，以前多有得罪的，还望包涵。"说罢周围一拱手，掏出那把匕首又递给了我。

我示意肥佬从地上拣把枪起来，拿在手上，虽然知道肥佬对于怎么开枪压根一窍不通，但毕竟了胜于无，关键时候还有点用处。我拿着匕首对陈见森说道："森哥，咱们这是在闹市区的地下，折腾了大半夜，上头是个什么状况，还一概不知，我希望接下来咱们齐心协力，一起找路出去，至于出去后怎么做，就以后再说。你那黑焰灯要是带不走的话，还请你不要太固执，免得害了大伙性命。刚才你救了我一命，我都记下了，我冯一西也是条汉子，断不会做出背后暗箭伤人的事情。"

森哥点点头，从背包里翻出几个弹夹递给肥佬，四个人就算暂时达成了和解。

我对森哥说道："现在有三件事必须处理，一个是死去这三人的尸体，你那个马仔、大刚和山子，我看必须得清理一下，得防备着尸变化煞；第二就是金老片你们进来的路在哪里，咱们能否顺着原路退出去，也得赶紧计划一下；第三就是那个逃走的阿正，我总觉得他还有救，咱们要不要去找他？"

森哥看了看手表，无所谓地说道："阿正的事儿就不要管了，各安天命吧！这会差不多快四点了，天亮前咱们就得出去，要不然大白天一露头保准就给警察拉走。冯兄弟你拿主意怎么做吧，我听你的没意见。"

我握紧匕首走到最先死掉那个马仔的地方，竟然发现那尸体不见了。赶忙晃着手电去看两具尸体，这下真的大吃一惊，大刚和山子的尸体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刚才都处于紧张的气氛下，没人注意这几个已经死透的倒霉蛋，怎会知道尸体也长了脚，就这么不见了？

难道这鬼地宫里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别人？我联想起死去的大刚后脑勺上，那块凹陷下去的打击伤痕，心里有点发怵。

墓室空荡荡的一点陪葬器物都没有，也不是很宽广，更不是复杂的千门万户般难走，唯一担心的就是墙壁，别看都是一模一样的青砖，我只怕不少都是些可以活动的暗门，这就比较麻烦。我们只有四个人，分头行动的话很容易走散，再说那个跑开的阿正很可能就躲藏在哪个暗门后边。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肥佬他们几个，然后就问金老片："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别藏着掖着了，赶紧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森哥接口回答道："我们进来的路怕是有啥用处了，因为那条路在天亮后就是一条死路，走不得的。"

我一听奇怪了："这，这叫怎么说？只听说：天黑莫回头，背后不是人。我还真搞不懂明明白白一条路，怎么会大白天反而变成个死路呢？"

金老片苦笑着说："冯爷你听我说，这黑焰灯是传说中的一个古物，说是非常神秘，很值钱的。海河底下藏着一处水底墓穴，昨夜里天黑后，我们几个人包了一条船停在海河边上，装做是船坏了正在修，实际上我们都是潜水下到河底，找到了这个水底墓穴的入口，神不知鬼不觉钻了进去。忙了半夜也没啥收获，还有两个伙计死在了水里，那个血腥啊！我现在想起来，腿肚子都要转筋，太惨了！"

金老片瞟了一眼阴着脸的森哥，接着说道："我们几个正在撤退的路上，水底墓穴的墓道里却冒出了几个蹲葬棺，这下麻烦了，我们就像碰上了鬼打墙一般走不出去。好在老朽我发现了一条地下暗河的通道，连滚带爬地顺着水道摸了进来，一身泥水里除了摸到几个旧玉片，啥也没有。后来听到你俩说话，心焦却找不着出来的路，幸亏这位胖爷打开了暗门，咱们这才算胜利会师了。"

森哥这时也插口说道："这黑灯的事儿，说来话长，我是从我一个亲戚的手上拿到个下窖子的经历笔记，才知道的这档子事儿。几年前曾经在南阳的一个山里头露过面，我那亲戚见到过，后来他追查到这灯在天津，就无影无踪地查不下去了。今晚上是意外，本来没有想到会碰到黑焰灯的，你和肥佬没有潜水装备，就算咱们命大，走到那水底墓穴，我只怕死去那两个伙计的尸体已经浮了上去，干我们这行的，没几个忠肝义胆的还会等着咱们，那接应的船只肯定早跑了，咱们大白天浮出水面，绝对是死路一条。"

我这时算是明白了，要想出去恐怕还得从我和肥佬下来的那个盗洞打主意，不由自主望了一眼肥佬，出奇地竟然看到肥佬依然很平静。我心想肥佬这是怎么了，自打碰到森哥这伙人后，肥佬经常一言不发的，这可不像是他的脾气？

我这时没想那么多了，况且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自己哥们儿的习惯，于是简单地和森哥、金老片介绍了我们下来那条路，最后告诉他们："像这样的龙眠地，给高手排下'五丁破相大法'后，变成了一个'人气不入，阴气不出'的四绝之地，生气不聚、戾气不出、鬼气凝结、寒气孳生。这种

特殊的风水格局能培育出什么怪物来，还很难说，比如那长毛蜘蛛，我就怀疑是什么变种，还有这么多削了皮的死尸究竟做什么用处的？那个被我烧掉的画布上的女人，会不会让咱们平安离去？都是未知数。”

金老片噎着气说道：“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说的还是荒无人烟的野外，这在城市里要想准确点出穴位，恐怕没有三十年工夫是做不到的。这块龙眼地的正主究竟是哪个？我金老片倒真想开开眼界。”

一时四人无话，我和肥佬摸索着寻找我们掉下来那个洞，在青砖铺地的墓室里边走边想这个墓室的正主会是谁？

我越走越觉得肥佬表现得很可疑，以我俩的交情，他有什么事情不会不和我商量，况且我俩一直都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但他总是保持沉默。在大学时肥佬再怎么说是专门学过业余拳击的，那时他还没这么肥，以肥佬的身手几场打下来气都不喘，赢多输少，那张嘴更是叽里哇啦没停过，怎么几年不见，身手撂下了，连脾气也改了？

我装做无意识地把手电向肥佬头顶照了照，顿时吓了一跳，我的妈呀！

肥佬头发里居然也藏着东西？

我有点懵了，想起那个阿正被揭穿后大呼小叫的逃跑，顿时不敢惊动了肥佬。忍住发软的双腿，走近森哥，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有情况要单独说。

森哥也算是绝顶聪明的人，神色不变，眼角瞧都不瞧肥佬和金老片一眼，就哗啦啦打开枪机，大声说道：“且慢！休息片刻，都不许乱动！”然后和我一前一后无意地走开了几步。

我凑近森哥告诉他肥佬头发里有古怪，八成是和阿正头发里的东西一样，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吓走了肥佬，在这种险地可就算是栽定了，救都没法救。

森哥皱着眉头想了片刻，拉着我回来，无意识的靠近肥佬，摸出一根烟递了过去，招呼我也过来抽一根喘口气，金老片在旁边不知内情，插口道：“森爷，冯爷，这里空气已经很浑浊了，老朽都快透不过气来了，你们就别抽烟了，要知道我可是一直忍着烟瘾不敢抽的。”

森哥眼一瞪：“你个老杂毛别唧唧歪歪的，这里和海河通着呢，河水会不停地送风进来，别他娘打扰老子的兴头！站过一边去！”

我对金老片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站开，我们有事儿要办。

肥佬低头把烟凑上来点的时候，森哥的手掌无声无息地拍了上去，

可能有点害怕头发里藏的东西，拍的很靠近脖子，一下就把肥佬给打晕了过去！

第十四章 棺液淋浴

我瞪了一眼森哥说道："你也不轻点，打出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说归说，我心里知道刚才那一掌实在是高明，肥佬块头本来就大，一招不慎打不晕他，可能就彻底害了他，我自问我自己还拿捏不好这个分寸。

事不宜迟，我拿出匕首，蹲下来慢慢靠近肥佬，其实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对于什么毛绒绒、软绵绵的小动物一向就有种天生的恐惧感，这会儿为了好朋友的性命，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轻轻拨开肥佬的头发，赫然发现一只古怪的蜘蛛，有掌心那么大，四条毛绒绒的长腿，紧紧扣在肥佬的头皮上。长腿的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黑色很扁平的肉瘤，上头没有五官，只有两只眼，嘴巴应该也咬在肥佬的头皮上，而眼睛似睡非睡的，眼皮耷拉着，还没有意识到被我和森哥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我看的头皮发麻，这死肥佬，啥时候头皮上趴这么一个恐怖地东西，居然一声不吭的，要是就这么给带了出去，那我们可真是作孽大了！

我招呼森哥走过一边，商量下怎么办，那森哥虽然不惧真刀真枪的硬仗，但是对这种诡秘地东西很是害怕，脸色已经白的发青，忙不迭地找出头盔紧紧箍在头上。

金老片也看到了肥佬头发里那只奇异的蜘蛛，同样给吓得脸色发白极不自在。

我看了看森哥，见他耸耸肩膀也没有啥办法，不由心头焦躁，这可怎么办，我是绝不会答应把肥佬扔在这里不管的，可是怎样才能弄死那蜘蛛而不伤到肥佬呢？

我焦躁了片刻，知道对事情毫无帮助，于是苦苦思索那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里头，有没有提到过这种情况，森哥见我发呆，凑过来说道："冯兄弟你得抓紧了，天就快亮了，我那一掌也就能撑一会儿工夫，万一他醒过来时咱们还没有解决，我怕....."

听森哥这么一说，我心头灵光一闪，蜘蛛一般都是怕光的，如果有几秒钟可以让蜘蛛愣一下，就有办法把它从肥佬头皮上铲下来，再说这蜘蛛怕是已经和肥佬心意相通了，也就是说肥佬暂时不醒，那蜘蛛也暂时不会发难，对，就他妈这么办了！

但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啊，又不敢再耽搁下去，我咬咬牙，拔出匕首，招呼金老片和森哥一边一个摁住肥佬两条手臂，叮嘱他俩等下用强光手电对准蜘蛛猛照它一下，一切准备妥当，我轻轻拨开肥佬头发，贴着肥佬头皮把匕首的刀刃轻轻滑了进去，顶在黑色肉瘤的中间，微一用力，咔嚓一声，那蜘蛛的两眼瞬间睁了开来！

几乎同时，森哥和金老片两只高强光的手电同时转了过来，正正的照上这蜘蛛的两只眼睛，蜘蛛猛然暴露在强光下，四只毛绒绒的长腿一缩，就想钻进肥佬头皮里去，我哪能让它钻进去，等的就是它毛腿一缩。一瞬间，我手腕猛然发力，刀刃用劲，就把蜘蛛挑了出来，吧唧一声，摔在青砖地上，森哥一梭子弹打上去，顿时毙了这东西。

我们三个立刻松了一口气，但我马上想到为什么阿正和肥佬会被蜘蛛附身，而我们几个却没有事情？不过这会没时间考虑这些了，我扶起还在半晕的肥佬，也顾不上擦他前额上淌下来的血，赶忙向我们掉下来的那洞口走去。

墓室并不是很大，我们四个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个洞口。肥佬也清醒了过来，除了神色萎靡不振外，倒还没什么大碍。我一直留神注意着他，担心他可不要再中招了。

森哥一直左右打量那个洞口，从包里掏出一根长长的细铁链，一头带着个可以伸缩的钢爪，森哥嘴里叼着手电，试摸着想顺着那个黑洞扔上去，这可是个技术活，我压根帮不上忙，却见金老片靠近我身边，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我一捏，硬硬的，像一实心木牌，有点莫名其妙，就用目光询问金老片怎么回事？

金老片神秘地笑笑，小声说道："冯爷你身手了得，还救过老朽的命，我看你脖子上戴的项链不是凡品，极像南洋的佛珠，这位胖爷可什么都没有，所以老朽就自作主张，取出一件辟邪的宝物赠送给你，说不定就能克制那种蜘蛛不来胖爷身上捣乱，好在我预备的不少，身上还戴的有，冯爷倒是不用担心我。"

我赶忙看金老片塞我手里的东西，是一个木牌样的东西，打磨的油光锃亮，又有点像是玉石，仔细一看镶嵌了不少小玉片在上面，整个也就是烟盒的一半大小，看起来流光溢彩，上面雕刻的龙盘虎踞，就是不认得是什么东西。

金老片看我狐疑地神情，赶忙解释道："这可是个真货，有名的穿山掘岭甲！"

"穿山掘岭甲？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一边问金老

片，一边已经取下自己脖子上挂的佛珠给肥佬戴上。我看这个甲牌有个手链，估计是戴在手腕上的，于是照葫芦画瓢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心想要是没有辟邪的能力，也不能让肥佬再中招了，还是我先戴上试试吧。但有点怀疑地问道："这些事儿您老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别是忽悠我的吧？"

金老片面现尴尬，笑着说道："这些事情都是我这些年在美国田纳西州时候，跟秦爷和他太太一起吃饭时听来的。秦太的外公早年是一名不世奇才，一身本事兼修穿山术和摸金符，非常了得，可惜已经过世很久了，这枚穿山掘岭甲就是……就是……就是秦太送给我的祖传宝贝，据说是古代穿山人在墓里佩带的辟邪宝物，我这次顺手带了回国。听森哥说你获得了那本奇书后，我就寻思什么时候可以抄个副本回美国，和秦爷手上那本比照着看看，也是一件幸事嘛。我相信秦爷也一定会给你他那本书的副本，这点老朽可以打包票！"

金老片说的煞有其事，不由得我不信，顿时有了见见这位传说中的秦爷的念头，正要央着金老片给我引荐一下时，却听森哥那边，梆地一声，力道很足，钢爪可能碰巧钉上了那个红木大棺，我心里一惊，叫声不好！

已经来不及劝森哥千万不可使劲，我只好推过金老片躲过一边，因为我记得那个红木大棺已经朽的很严重，这么大力一拉，岂不是会拉个散架。想起里面那恶臭的棺液，我直想吐，可不敢给这玩意兜头一浇，那可真是生不如死。

果不其然，我就知道这家伙力气十足，也不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的？随着他手腕的一使劲，哗啦一声，那个红木大棺的一头盖板给拉了下来，很多纠缠在一起的腐烂尸体，恶臭扑鼻的棺液，伴随着一些泥土，整个都顺着洞口兜头浇了下来！

森哥压根没想到会有这么大阵仗，一时也忘记了躲避，腐烂的尸肉和黑色的棺液立时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再也忍不住地奔到个角落，蹲下大吐起来。肥佬也是够呛，虽然没有站那么近，也给溅上了不少秽物，头晕眼花地一屁股坐地下，把我俩下洞前吃的喝的那些食物都给吐了出来！

我只有看着金老片，苦笑着无话可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估计他们俩肯定是连胆汁都出来了，才停止呕吐，肥佬还好，不怎么需要换衣服，森哥就麻烦了，整个身子都是臭的，瘫在地上，只有出气的份了。

我心里偷笑，这个嚣张的家伙也有今天！不是在北京那阵子，满世界派人找我麻烦的时候了。要是早点像金老片这么好好地跟我说，下半本换来上半本，何乐而不为呢？何苦搞的我像是逃难一样跑来天津，惹出这么档子事儿？

等他们俩稳定稳定情绪之后，我就想走过去，给来两句风凉话，尤其是肥佬，这次可让我有了猛料来嘲笑他。谁知道刚走到那洞口下边，上面扑通一声，那具红木大棺简直就是贴着我后脑勺，戳了下来，可能是森哥这一下劲用得太大了，朽烂的大棺也给拽了下来，残存的尸液几乎全泼到了我身上。这些可是多年的沉淀精华物质，味道厚实的不行，几乎把我熏晕了过去，胃里翻江倒海，狼狈地也跑去肥佬身边，低头一阵猛吐。

唯独金老片毫发无损，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打着手电往上照照，高兴地说道："冯爷您可真是员福将，这么大个棺材简直就是个天然的梯子啊，这下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出去了。呵呵，本来我还担心老朽身体欠佳，等会爬不上这个洞呢，这下可省心了！"

我心里暗恨你个老不死的，别高兴太早，上头还有不少毛绒绒的黑蜘蛛等着您老呢！

第十五章 对还是错

又折腾了这么久，天都快亮了，这一夜也该划上句号了，我估计那个深长的盗洞没什么意外的话，七点前我们可以回到小屋。想到衣柜里那张还钉着六枚棺材钉的女人遗像，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一趟，似乎还有些事情没做完。

那副妖画里的女人就是租房子给我的梅姨，这一点我非常确信。那种冰冷阴森地神态非常特殊，至于假装好人给我什么高人的电话，更是不能相信了。奇怪的是，如果这个棺材钉下头的女人非常恶毒，给人这么镇压的情况下，还能找来梅姨做爪牙，又为什么不让梅姨直接拔了那棺材钉放自己出来呢？这其中必然有些不为人知的原因，那我还要不要找到这女人的尸体烧了呢？

想想以前布置阵法的高人，我心里很是不愤，这人为什么除恶不务尽，留个尾巴来害别人？要是当时直接一把火烧了，哪来这么多破事，除非这女人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妖怪，烧掉都没法解决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和肥佬就真的太冒失了。唯今之计，只有先回去，搞清楚怎么回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我和金老片站在下面稳住那大棺材，森哥跳上去看看，离洞口还有一人多高，这时那钢爪才真正派上了用场，没怎么费劲，森哥就固定好了钢爪，然后把肥佬给拽了上去。我让金老片先上，这人年纪有点大，还得我在下面帮他一把才能拽着绳子爬上去。

肥佬用手电往下面乱晃，大声叫我快点上去，而此时的我，一个人站在下面的墓室中，突然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想要顺着绳子爬上去，却抬不起腿来，豆大的汗珠子顿时顺着我的前额淌了下来，在寂静地墓室中，吧嗒吧嗒地坠落脚下的青砖上。

那个朱红的大棺材像堵墙一样竖在我面前，森哥的细铁链就顺着棺材边垂下来，我用劲全身的力气去抓，指尖离铁链只剩数寸距离，却再也伸不出去了。我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次是真的完了，我和这个墓室看来是有缘分，没那么容易离开的，厉鬼已经找上了我，可惜我还没有个后代来继承香火，真是糟蹋了这块龙眠地来葬身。

我拼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相信别人不说，肥佬是肯定不会撒下我一个人的。突然，我觉得脖子里似乎有别人的头发轻轻扫了一下，然后，就觉得有人抱住了我两条腿，凉飕飕地手又扳住我脑袋向后扭，把我整个人都向后扯去，我手脚不能动弹，脑袋给扯的向后扭了过去，正

好这时候在头顶上，有几束强光手电的光柱照了下来，让我看清楚了后边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我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了！

我身后耸身立着一只好大的黑色蜘蛛，腿上的毛很长，扫过我脖颈让我以为是别人头发的东西，就是这蜘蛛腿上的长长绒毛，抱住我腿和脖子的是蜘蛛嘴里吐出的丝，蜘蛛那丑陋的眼珠子愣愣地盯住我，嘴唇不断开阖，已经准备好享用我这顿大餐！

我啥时候受过这等惊吓，只有电影里的异形才有的东西居然抱住了我，来个亲密接触，我终于撕心裂肺地狂叫一声："我的妈呀！肥佬快来救我！"

上面的人和那蜘蛛一起被我这嗓子吓了一跳，森哥的枪立刻开火了，哒哒哒地准头极好，全都打在了蜘蛛的脑袋上。脓血四溅，我脚脖子一松，赶忙抓住了面前的细铁链子，手脚并用地拼命往上爬，爬了一半，听见森哥的声音："他娘的没子弹了！"

我没顾上理他，肥佬正伸手拽住我衣领死命往上拉，终于把我给弄了上去。我惊魂未定地浑身发软，就见那只蜘蛛居然也顺着铁链子往上爬，我赶忙推着肥佬快往前爬，就听肥佬闷哼一声，整个人朝我的方向一扑，把我又给推了下去，跟着就软软地趴了下来。

我大吃一惊，半身悬空在洞的外面，铁链子勒进了我的手里，钻心地疼痛，看不清楚肥佬出了什么事情，那只蜘蛛离我越来越近，终于把我给逼到了绝境。

处在绝境的时候，往往会有惊人的发挥，我发现自己就是这种人，我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那只手枪，祈祷里边还有子弹给我留着，森哥在时，一直没敢检查是不是把空枪，这时只好赌一把了。

蜘蛛的毛腿往下一蹲，被子弹打伤的地方汩汩地渗着黑血，整个身体却快速地跃了起来，大嘴一开直咬向我伸出的手，把我整条手臂都吞了进去，我闭着眼使劲一扣扳机，**！枪是空的！顿时脑袋一晕，彻底傻眼了。

蜘蛛的嘴里好多小牙一样的东西在吮吸我的手臂，麻酥酥地让我欲哭无泪时，却突然感觉蜘蛛的咀嚼动作停了下来，整个身子一抖一抖地把我的手臂往外吐。我想这怎么回事？赶忙用力抽回手臂，一看自己手腕上戴了个玉牌，顿时想起这是金老片给我的穿山掘岭甲，莫非这玩意有毒？

那蜘蛛已经跌落地面，蜷缩成一团在抽搐，我赶紧抓着铁链子翻身爬了上去，肥佬依然还是昏迷不醒，我摸起他的手电照照，发现和那个死掉的大刚一样，后脑勺一个小小的凹槽，往外渗着血迹。我一看大怒，这分明是森哥做的好事，忍不住大骂陈见森你个王八蛋，落井下石让老子给你作牺牲品，忘记谁说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真他娘的有道理！

无奈之下，我在前面，拖着肥佬费力地也往前爬去，挡路的大棺材被扯下去之后，我和肥佬原先进来的地方，很清楚地看到有三条岔路，我还记得左右两边的岔路都给死尸堵住了，中间这条是我们爬进来的路，不会错的！

在一个狭窄地洞里拖着一个大块头往前爬的滋味真不好受，这种高难度的工作，把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已经没有空闲的手来打手电照路了，我就这样摸黑往前拼命地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肥佬死在这里。隔一会儿摸摸他的鼻孔，一直还有气息，让我放心了一点。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正往前爬时，我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的鞋底，吓得我寒毛一炸，忙不迭地后退，那只鞋底显然也吓得不轻，死命地往后蹬我，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嘟哝："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中有十八岁小老婆，下有吃奶的孙子，您就放了我吧，定当日日给您烧高香，送纸钱！如有虚言，天诛地灭！"

我一听乐了，这不是金老片吗？

转念想到他是和森哥一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立时松开拽着肥佬的手，摸出匕首就扑了上去，压在他身上，用匕首都顶住了他后脊梁，金老片给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恶狠狠地问他："好你个金老片！居然是个背后害人的东西，那森哥呢，去了哪里？"

金老片一听是我，松了口气，赶忙求饶："冯爷你先下来，我一把年纪，肋骨都要被你压断了，我金老片虽然贪财好色，却绝对不是那种卑鄙小人，我一看森哥对肥爷下手，心知他也饶不过我，我这点本领，哪是人家的对手，抢先一步钻进盗洞就跑了，真的没和森哥在一起。"

我知道金老片也是被森哥胁迫进来的人，气昏头的情况下，很快恢复了理智。从金老片身上爬下来，继续问他："就你这老骨头，森哥能追不上你？少在我跟前玩假的！"

金老片喘着气说道："真的，我在盗洞里爬了不远，就看见一双人脚在前面挡路，赶忙爬过去，把人脚摆在我后边做成个假人，那森哥追上

来后掏出手枪，趴趴几枪全打那死尸上头，我这才逃了一条活命啊！又等了好久才掉头顺着森哥的痕迹，找到这条不是死路的洞。这把老骨头已经要散架了，又听到后边有人爬上来，没办法啊，只好趴这喘气等死呢，原来却是冯爷您哪，可千万千万不能撒下我这把老骨头啊！”

我看金老片说的像是实情，搜了他下身没有武器，也就没有再难为他，只是交代他在最后帮我推肥佬，我在前面拽，使出吃奶的力气继续往前爬。

估摸着时间过去差不多两个钟头，应该就要到了，我心里暗喜。肥佬虽然晕迷不醒，但气息还算深厚，一时半会是死不了的，于是停下来招呼金老片休息下，准备出洞。

刚喘口气，就听到寂静的洞里，前面传来一阵声响，很像是有人在拼命地爬。我赶忙打开手电一闪，只见一双脚正倒退着往后死命倒爬，我灯光一闪，这人的动作也停了下来，静悄悄的。

我看那鞋子的式样，觉得应该就是森哥无疑，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倒退着爬回来，难道前边有什么东西吓着他了？想到这里我也非常不安起来，死死盯住那双不动的脚。

对峙了好一会儿，听见一丝微弱地声音：“后面是不是冯兄弟啊，快上来救救我，我是阿森啊！”

金老片扯住我，示意我别上去，这人狡诈得很，难说是不是在玩什么把戏？

我打开手电，就见那双脚上的鞋底全是血迹，还顺着边缘不停地往外流，一抖一抖地似乎快要断气了。我就慢慢爬了过去，一看果然是森哥，正大口大口往外吐着黑血，看起来快要死了。

我这次可不会那么慈悲地去救他，于是在他身上混摸一番，看有什么伤痕或者宝贝。摸到怀里时，一个硬硬的东西，我想这莫非就是那个让他大喜的黑焰灯？正想一把拽出来，森哥竟回光返照般抓住了我的手腕，一字一顿地说道：“冯兄弟，这黑焰灯不能动，要人命的！”

我可不管那么多，随手扇了他一巴掌，掰开手指就拿出灯来，塞进怀里，森哥可能知道我不会救他，吐着血说道：“冯兄弟，是我的错，求你给我个痛快吧，我已经不成了，内脏碎了，疼死我了！”说完又是一大口血块吐了出来，手脚蜷缩起来不停地抽搐。

我这辈子还没有杀过人，也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念头，明知道如果不是自己命大，刚才必然已经给他害死。但就是这样，我还是下不了手给

他个痛快，这是对还是错？

森哥用乞求地眼神看着我手中的匕首，我微微摇摇头。只见森哥露出绝望的眼神，一大口黑血块吐了出来，我心里一软，叹口气，挥起匕首就想割断他喉咙，刀子刚刚离近，就见森哥两眼一瞪，气绝身亡！

一刹那，我呆住了，如果没这么凑巧，森哥最终难逃一死，是死于我的刀下，还是自己寿限到头，这笔帐要算在谁的头上？

短短几秒钟，我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第十六章 真相大白

金老片经过森哥的尸体时候，默默地低头祷告了点什么。我也情绪黯然，没想到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只听说过逼人造反的，没听过逼人杀人的。虽然森哥不是死在我的手上，但我已经有了杀机。当时森哥不死，我恐怕也真会割断他喉咙，难道我真的性情大变，不再是以前的冯一西了？

顺着狭窄的洞，我和金老片一前一后，拽着昏迷不醒的肥佬终于爬了出来，还是我那间小屋子，空荡荡的一个人没有，虽然没有窗户可以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但从门口透进来的光亮来瞧，应该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除了金老片还好说一点，我和肥佬一身的臭液，呛得人发晕，衣服磨得破烂不堪，满脸都是黄土，更可怖的是我那条手臂，被蜘蛛咀嚼过，变得黑糊糊地吓人，大天白日的，我也不敢出去洗洗，只好拿出件干净衣服叫金老片换上，出去打了桶水来，草草抹了下身子，然后把脏衣服都脱下来丢进那个洞里，又把床垫子抬过来堵住。

一切忙完，该死的肥佬醒过来了，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这是哪儿啊？"然后一拍后脑勺，叫声头痛，倒头就睡得鼾声大作。

我算彻底放心了，一口气上不来，浑身虚脱，和金老片他们两个人挤在床垫子上，一起睡了过去。

金老片在旁边，我总是睡不踏实，没过一会儿，我就醒了过来。

看肥佬呼吸均匀，这厮身体底子还是不错，应该没有大碍了；金老片也是睡得呼呼的，不时活动一下身子骨，这老骨头这一晚上可是遭了罪了！

我取出那个厚厚地笔记本，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来，直看得我出了一身透汗！

原来这本笔记就是我在龙虎山找到那个张天师，张道临亲笔写的。真是无巧不成书，电影里才会有的奇妙巧事，竟然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笔记中说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笔记主人名叫张道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张道临二十多岁的血气方刚一小伙子，在龙虎山学道，正逢乱世，天下兵荒马乱的，怀着独善其身不如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出山四处云游，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仗着身有法术，寻常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溃兵倒也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大江南北、黄河

上下活人无数，博得小有名气的张天师称号。

华北沦陷之后，张道临随着难民到了河南南阳附近，一日在城郊的山上挖草药时，从土中挖出一名年轻女子，这女子自称是因为前一天山上塌方被压在下面，靠仅有的一点空气得以支撑至今，若无张道临相救，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活活憋死。今日得君子相救，无以为报，愿以身相许。张道临看她孤苦可怜，又甚懂礼数，就带了她在身边，但这女子体质非常瘦弱多病，一天时间的一大半都在屋里躺着调养，不肯见人。

张道临对于这女人所说的以身相许根本无意答应，再加上治病救人的公事繁忙，见她不肯见人，只当是女人家脸皮薄，嫁人不成，羞愧一段时间自会好转，所以一直也就没有仔细盘问她，见面机会也就少了。此后张道临参加抗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张道临携此女到了天津定居。

这时腾出手来了解这女子的情况，才大吃一惊，动用龙虎山道术严刑拷问下，获悉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真相，这女子竟然是百年老尸，生前学了一些憋宝的邪术，可以看见地下墓穴宝藏，就到处挖坟掘墓。在湖北一古墓中找到一本古书，里面记载一种邪术，依其法修炼，专门剥下活人的皮肤，整张吞下，来延缓自己的衰老，已不知有多少无辜性命死在她手中。

后来到了洪武年间，朱元璋的头号谋士刘伯温摆下五鬼轧尸大阵，擒获此女，逼她服下药物处于僵死的状态，连同黑焰灯一起活埋在南阳，准备动用天地玄火整个炼化此尸，不料还没发挥作用，刘伯温就死在了朱元璋手上。

明代末年一六四四年，这女尸逃了出来，但是又被贼猫咬伤，让黑焰灯给吸住，没跑出多远就僵死在土中，三百年后，女尸恢复了很多，擒住几个喽啰为自己卖命，了解了不少当时的情况，正想搞个天翻地乱时，却碰到张道临出现，一身道术正气凛然，镇得女尸不敢妄动，又摆脱不开，就勉强撑到了现在。

张道临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知道这一切后又变得很是犹豫，毕竟追随自己多年，也一直没有再出来害人，很难说是不是真心向善，放了她又实在害怕她用邪术再次害人，最后道家除魔卫道的念头占了上风，就狠下心肠，施以‘五丁破相大法’，活剥其皮，埋入地下。

在笔记的最后，张道临写到，这件事情一直让他良心难安，一想起那女子苦苦哀求地神情，而自己居然活剥其皮！虽然是为了除魔卫道，但手段残忍，一直以来，心中非常后悔，也怨自己当时实在没有办法，

可以在瞬间产生高温灼烧此女，因为时间不够的话，还会酿成大祸。只好动用邪术，以暴治暴。埋下女尸后，想想不妥，这才写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笔记和黑焰灯一起埋于地下，盼望日后有缘人读完笔记后，找出那具没皮的尸体，烧掉她也算是让她早日超生吧！

我看完笔记只觉得脊背发凉，看看这个时间表：一六四四年女尸逃脱；三百年后身体复原碰到张道临；二十五年后我出生，张道临来给我取名字；又过了二十五年我出差龙虎山，得到张道临的《天渊山水纵横秘术》，来天津这女尸的葬身之地！

这张道临分明是又想放了那女尸，又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一个老滑头！高温？不就是火葬场那焚烧炉吗？浇上油，烈火一焚，管她什么妖，什么尸，还都不是灰飞烟灭！

唯独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按照张天师所说，这百年老尸和黑焰灯一起被埋在天津的地下已经有年头了，为什么三年多前，我会在南阳的一个破屋子里见到黑焰灯呢？难道百年老尸逃出来想回老家看看，刚巧又碰上了五叔和陈脸子？那这灯难道长了腿又带着老尸飞回了天津？又或者这黑焰灯还不止一盏？

看到这儿，我心里也隐隐约约有点明白，五叔说的趴在陈脸子背上的黄衣女鬼恐怕和百年老尸有点关系！而陈脸子和陈见森之间恐怕也有点什么关系！这一切更和我又是大有干碍之处，否则为啥连我小时候做的梦，里头都是些没有皮的尸坑，那不就被百年老尸吃掉的人吗？

敢情这一切都是老天做好的套，等着我来跳的！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大骂："好你个张道临！居然弄这么大个套来忽悠老子！**！"话没说完，肩膀上就被人轻轻一拍，吓得我一哆嗦，后面的脏话没有说出口。

扭头一看，原来金老片被我惊醒了，这老年人睡得轻，被我这么一嚷，顿时醒了。

我把笔记扔给他看，一个人点根烟生闷气去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烟也抽的没滋没味的。

金老片目光炯炯的一会就看完了笔记，合上后说道："原来这么回事！老朽看来，这有缘人必定指的就是冯爷无疑，黑焰灯除了有神奇的法术之外，真的是一个不祥之物，那陈见森不是有缘人，自然被其所害，只是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听得窝火，走到衣柜那儿，几把撕开胶布，指着里边嚷嚷："你自己来问问这位百年老尸吧！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金老片赶紧转过头不肯看，直叫："我的好冯爷，您就快点关上门吧，这种东西我可不敢沾惹，听秦爷说这'五丁破相大法'，谁见谁死啊！"

**！我更加没好气了，怎么这破事净摊在我头上了，看见金老片吓得发抖，心中不忍，也就关上柜子门，走过来坐下。

我想了想说道："金老片，这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我看你就复印一份带回美国吧，顺便问问那位秦爷有什么主意，不枉咱们相识一场。"我从那倒霉的森哥怀里摸出的黑焰灯，暂时还不想让他知道，于是压根没提。

金老片看得出很高兴，一竖大拇指直赞我没有门派之见，实在是高，跟着又迟疑地试探我："冯爷，还有件事儿，那块穿山掘岭甲，您看是不是也该还给我了，一起带回去？那玩意可是有魔力的宝贝啊！"

我一听就又来气了，敢情你这金老片是为了让我给你卖命才装作送给我的啊！顿时没好气地一挥手："得了得了，那块木头片就当是你拿来秦爷书的定金好了，哪那么多废话！"

看看也到了中午了，那杨宾要给他姐姐送饭去，外面暂时不会有其他人来，于是我叫起来肥佬，出去好好洗了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三个人出去吃饭。

天津的美食很多，可我刚来没两天完全不熟，于是肥佬开着车带着我俩，七拐八绕地去了东门外一家素菜馆。许是饿坏了肚皮，八大碗素菜一上，我们仨风卷残云一顿猛吃，坐在雅间里直喘粗气。

肥佬吃完饭，想起今天还没请假，单位有事情急着要先走，我拉住他问道："身体咋样，能吃得消吗？"肥佬拍拍脑门子说道："没事，头还有点疼，那森哥的枪托砸的还不够狠，我歇歇就没事了，你们先聊，我下班再来看你。"

我赶忙拦住肥佬说："别，你下班回家好好歇歇吧，我和金老片随便坐会儿就回去。"于是肥佬就开车先回去了。

我见金老片也吃的差不多了，于是点上烟招呼服务员沏上茶，开始聊了起来："金老片，你说你早些年曾经下过古墓，真有这事吗？"

金老片说道："老朽这一把骨头是只能跟着别人喝汤的份儿，下古墓那是全靠了秦爷和胖爷提携，十年前秦爷从西藏回来后就金盆洗手，摘符去了美国。老朽舍不得秦爷这一走见不着了，于是丢下北京城潘家园好大一份家业，跟他们一起去了美国，一晃十年过去，我还可以找他们打打麻将消磨时间，那秦爷可就顶不住了，对以前的冒险经历非常怀

念，不止一次和胖爷嘟囔着去广州，找他一个亲戚坐坐。"

我说："秦爷？胖爷？金老片你就爱乱扣高帽，这两位也没那么老吧，别的不说，我对秦爷那个书倒是最有兴趣。"

金老片笑笑："那是，秦爷大名叫做秦建军，和胖子差不多岁数，今年应该小四十了吧，不过因为当过兵，身体好，看起来那可是很年轻！像你这年龄，今年最多也就二十五六，秦建军在你这年龄正当兵呢，呵呵，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以冯爷这身手，埋没民间实在太可惜了，我回了美国之后，一定把上半本的复印件给您弄一套来，您也真应该趁年轻好好干一场！"

我瞪他一眼："好好干一场！你说的是掉脑袋的事情吧，去去去！少来这一套，冯爷我还没穷到那地步！"

第十七章 怦然心动

金老片凑上来小声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老实讲，兄弟我在美国这十年，除了打麻将消磨时间，赚那鬼子的钱，可也是——海了去了！"说着用手比划了个数钱的意思，接着说，"包括秦爷、胖爷都不缺钱，本来就不是什么花钱的主，秦爷要不是还惦记国内一些死去的战友，早就做个富家翁退休享福去了。我说这个好好干一场的意思是，那《天渊山水纵横秘术》，隐藏有惊天秘密，可以据此揭开'龙凤玉片'的难解字谜，历史上记载，这'龙凤玉片'内容艰深晦涩，包含两大历史谜题，第一就是'凤舞龙楼'的天大谜团，和秦始皇有关，第二就是'龙盘仙山'的内幕，事涉幽冥鬼道，和几大民间传说都有关系，想当年秦爷、秦太和胖爷为这'龙凤玉片'记载的秘密，可是新疆、广西、西藏、陕西、东北跑了个遍呢！"

我听得怦然心动："什么秘密！有没有这么神奇啊？"

金老片说道："这'龙凤玉片'，目前知道的只有三块，秦太姓杨，祖传下来那块是当年她父亲在西辽国黑水王墓里头找到的，解放后在陕西的古田县也出土过一块，不过因为运输机坠毁而失落了，最后一块装在玉盒里，被秦爷失落在广西南丹的融王墓中，之后没有拿出来，所以目前实际上可以看到的，只有秦太家传的那块，但是这'龙凤玉片'不能用来做墓主的陪葬品，一般都是在墓室里作为守护神存在，所以秦爷认为这'龙凤玉片'的秘文中，那个'龙盘仙山'的内幕极有可能是长生化仙，逃脱六道轮回的秘诀，但解读的方式另有他法，这就需要冯爷你的那本书来帮忙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心中隐隐觉得我拿着的黑焰灯或许也和这件事有关系。

金老片更加神秘地说道："秦爷他们当年盗过最离奇的大斗就是广西南丹九万大山中的融王墓，那可是九死一生才拣条命回来的，可惜最神秘的一个玉盒和铜镜给失落了，千辛万苦带回来十六枚黑戒指，是凌驾于所有陪葬品之上的宝贝，最后猜测是专门用来解释'龙凤玉片'的秘密工具，就像密码本一样，现在秦爷手里有了龙凤玉片密码，有了解读密码的工具指环，但是怎样把这十六枚指环按顺序编号，就必须要有你们俩这两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凑齐，才算大功告成，当年秦爷为了找这本书可是腿都跑断了也没找着，你说这事儿神奇不？这就叫缘分呐！"

我好奇地问道："什么融王墓？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金老片笑了，想了想说道："要是连你都听说过，那他们还能在美国吗？不过秦爷最近经常提起的，就是融王墓的事儿，总觉得还有不少难解之谜，为这些问题秦爷、秦太和胖爷不知道争论了多少次，都没个头绪。"

接着金老片给我讲了讲融王墓的事儿，大致意思是：在秦汉年间，古代广西有一个融国，据传国中人多会邪术，有的史学家称之为困惑的国度，记载不多，但是最为离奇的就是这个王国最后整体失踪了，直到多年以后，有个死里逃生的官员供称，那融王带着国民，远远地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最后一代融王选了处绝世的风水宝地，用邪术逼着全国人陪葬，因为那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很难被人倒了斗，但是通过这唯一的幸存者的口，绝世大墓的情形才流传出来，秦爷、秦太和胖子三人一番惊心动魄后，顺利挖开了这绝世大墓，安全返回。最离奇的，最让人不能相信的却是最后时刻，三个人居然晕了过去，后来怎么回忆都觉得跟梦儿似的，抓不着点实际。秦爷他们一致结论，这不符合融王这狠角色的作风，定是另有内情。

金老片说的话，引的我目眩神飞，好奇地情绪被勾到了最高处，满脑子都是那个陌生的融王他老人家，直到金老片说要走，我才回过神来，赶忙扯住他问道："在下头的时候，你说的那绕口令似的一段话，就是鬼打墙、鬼上身什么的，到底是啥意思？我也听说过，但一直不太明白。不急，你说完了再走。"

金老片清清喉咙对我说道："我说的是'鸛鵒穿山甲，发丘天官印，墓里黑灯鬼打墙；掘岭四海游，摸金校尉留，鸡鸣五鼓鬼上身。'那意思可多了。按照祖传的说法，盗墓有四门，穿山掘岭为始祖，发丘摸金是分支。"

这些我已经听五叔说过，和金老片说的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没再仔细听了，只不过金老片后来说，秦爷和秦太一个劲争论这个鬼打墙和鬼上身究竟哪种局面更糟，没个结论时才哈哈笑了几声。

金老片临走时，问我要手机号码，我哪里有，那种水壶手机万把块一个，贵得要命，只好留了个肥佬的办公室电话给他，金老片去银行取钱订机票时，硬塞给我二万块钱，说我正当困难时期，千万不可沉沦了，要等他的消息，这钱就当是买我下半本书的定金，我看看拾元一捆的厚厚两砖头，不好拿，就先收下一万，心想那黑屋子的确不是人住的地方，还是要换个好点的地方搬过去住。

金老片估计是直接订了回美国的票，看他乐颠颠地带走了我那本书的复印件，就知道这件事意义重大，不是故意忽悠我的。

我吃饱了也就慢慢往回走，心想天津这地头我还没有仔细逛过，干脆走着回去，路上也好想想怎么处理屋里那女人的遗像，究竟要不要放掉。

回到小屋，我也没有想好究竟该怎么做，昨夜经历了太多惊心动魄的事情，这小屋在我眼中也不再觉得可怕了，就想早些休息，躺到床上，迷迷糊糊地也不知睡了多久，半睡半醒之间，耳边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我真可怜.....求求你放我出去吧....."

我睁开眼睛循声望去，黑暗中影影绰绰地看见从地下那个坑里，钻出一个黄衣女子，四十岁左右，向我冷笑着走来，边走边说："你不放了我.....大家一起死.....死了好.....跟我走吧....."

我想起身下床，身体却动弹不得。四肢不能动，但是心智清醒，知道这就是那个被'五丁破相大法'镇压的老尸，只是瞧她如此可怖，不由心中骂道："丢你老母，看来老爷我要归位了。"

我知道只要这百年老尸再走近几步，我就再也无法收敛心神，必死无疑，就算不死，恐怕也要变成梅姨那样的小喽啰给她卖命。

黄衣女子离我越来越近，面貌也依稀瞧得清楚了。面容白净丰满，只是口鼻却一片模糊，唯独两只眼正如我所见相片中的那两个漩涡，房间里虽然黑暗，但是这两个黑色漩涡简直比黑夜更加漆黑，是一种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如同太空黑洞一样的黑暗。在她苍白的脸色映衬下，更显得狰狞可怖。

我这时才真正吓坏了，比起墓室里的蜘蛛还要可怕！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我承认我当时如果不是全身僵硬，一定会尿裤子的。她似笑非笑地缓缓伸出手，就来拉我的手腕跟她一起走，就在她的手刚碰到我的手腕的时候，忽然怪叫一声，撒手跑掉了。

我发一声喊，从床上坐起来呼呼呼地大口喘气，只见窗外阳光灿烂，耀眼生花，看看表竟已是上午十点了，我这一觉竟然从昨天下午一直睡到现在！

我环顾左右，房间中一切如常，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自己急促地喘息声和心脏砰砰砰地跳动声。难道是南柯一梦

若说是梦，梦中的情景怎能如此真切？我下意识地抬起手看自己的手腕，这才想起手腕上还戴着金老片给我的'穿山掘岭甲'，想不到短短两天，竟然两次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玩意定是真品，至少材料是一种有毒或者克制阴邪的稀有物品。我抚摸着已经褪去黑气的手腕，思潮起伏，对金老片和秦建军、秦太的经历又多了几分向往。

中午我又煮了两包方便面，吃过之后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想到这间房子处处透着古怪，再住下去非神经不可。我性格中有一种重大的缺陷，就是太过心高气傲，都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我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的，但我自尊心很强，处处不想被别人看低。又自恃头脑灵活，身体素质出众，甚至觉得世间事没有我做不到的。若不是过于高看自己，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虽然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种种弱点，却无法克服。这时想到逃跑，不由得又激起了我破罐破摔地傲慢之气，心想我平生从未见过鬼怪，近日来运气衰落，所以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才会出现，我要是怕了它们，真是枉为男子汉大丈夫了。从北京跑到天津，接着还要往哪里跑？张道临这个老杂毛，不会那么容易放我这个替死鬼跑路的。

说不定这些都是睡眠不足产生的幻觉。再退一万步想，就算真是闹鬼，鬼把我杀了，大不了我也变鬼，那时候我再找害死我的女鬼算帐，他***，大家都是鬼，我还怕她不成？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经下午四点多多了，我既然打定主意住下去，就抖擞精神，来到我们这小楼的院子里散步。说是院子，实在是小得可怜。左手墙边有个小小的花坛，右边拉了根绳子，晾着几件衣服，地上是正方的大块青砖所铺，时间久了，已磨得毫无光泽，整个小院配着这幢二层的洋式小楼，虽然破旧，却有一种文物古玩所独有的颓废之美。

天津民风淳朴，楼里的居民知道我是新搬来的，都很热情，围着我问东问西，我跟他们闲聊起来，对我楼上的三家邻居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

在一楼，我住楼道最靠里的单元，104。旁边三家都没人住。二楼最外边的201是杨琴杨宾姐弟所住。至于202则是一家三口，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儿女。这家丈夫王师傅四十来岁，下岗在家闲着，偶尔出去做点小买卖，妻子三十五六岁，是个会计，大伙都称她为王嫂，家里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小华在念小学。203的一家是开出租的刘师傅，带着自己十九岁的女儿刘凤彩。

聊了一阵子，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各家人都分别去做饭了，我光棍一条，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饿的时候随便煮几包方便面吃就行了，所以我仍然在院里闲坐。

六点左右杨琴姐弟回来了，姐姐杨琴回家做饭，杨宾看我在院里坐

着抽烟，就凑过来跟我聊天。因为杨宾不上学，又是外地人，没什么玩耍的伙伴。他见我也是外地的，而且没有大人的架子，说话挺逗，就喜欢找我来玩。我对他也是比较有好感的，于是就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起来。

侃了一会儿，杨宾问我会不会讲故事，我说："讲故事啊？那我太拿手了，你想听哪种故事？"杨宾想了想就说："西哥，讲个鬼的好不好？我在老家就特别喜欢听吓人的。"我嘴里答应，心中暗骂："这臭小子，听什么不好，非要听鬼的。这两天老爷我算是跟鬼缠上了，连讲故事都要讲鬼的，今天有必要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以后他还要让我讲这些怪力乱神。"

我正盘算着要讲哪个惊悚的段子吓一吓杨宾，杨琴把饭菜端了出来，招呼我和杨宾一起吃饭。我本想拒绝，但是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这种家常菜我很长时间没吃过了，连忙假装咳嗽一声，借机把口水咽了下去。

杨宾也拉着我的胳膊劝："西哥，一起吃吧，我姐姐做的菜很好吃，来嘛，来嘛。"我假装客套了几句，便跟她们坐在院里一起吃饭。杨宾让我边吃边讲故事，杨琴听说我会讲故事也很高兴，让我快讲。

我紧扒了两口饭，已经想到了一个段子。我在大学念书时经常给同学们讲段子，工作之后虽然没什么机会表现，但是当年的经验还是记得的，讲恐怖故事需要营造气氛，于是我压低声音不紧不慢地讲了出来。

第十八章 半夜失踪

我讲的这件事啊，非常悲惨，而且绝对是真的（这是我惯用的伎俩，是一种心理暗示。一个“真”字，就立刻让气氛凝重起来，听众也从放松的状态中变得认真了）。

刚解放的时候，有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当警察的男人，此人姓林，他的工作是法医鉴定。所谓法医院，就是解剖尸体，勘查命案现场进行分析的工作。公安局配发给这个姓林的警察一部照相机，为什么给法医配发照相机呢？因为法医要对被害者的死尸拍照存档。姓林的法医就用这部相机拍了很多死尸的照片，这些死尸没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有出车祸撞死的，有被人用刀砍死的，也有从高处摔下来死亡的。

就这样，林法医干这行业一干就是二十年，这部相机他始终舍不得换掉，因为非常好用，照出来的相片其逼真程度，让看的人以为是真的在看尸体。这部相机拍的照片早已经不计其数，但是唯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给活着的人拍过照。

一次，林姓法医勘查一个命案现场，他带着这部相机，拍了几张有价值的照片。正在此时，公安厅的领导来现场视察工作，局长也跟来了，因为领导来得突然，没有记者采访，局长想，如此难得的机会，不跟上级合影留念实在是太遗憾了。正发愁呢，看见林法医脖子上挂着部相机，就让林法医给他和领导照张相。这是领导的命令，林法医怎么能不服从，于是调焦距，按快门，咔嚓一声，给领导和局长拍了一张。

晚上回到单位，林法医洗相片，发现今天拍的照片都很正常，唯独两张给领导的合影有问题，似乎是曝光的原因，整个画面黑乎乎的，两位领导面目全非。不！不是面目全非，这，这简直就是给死尸拍照时那些尸体的面目啊！

林法医大惊失色，这要是被领导看见，还不得给我穿小鞋啊！赶紧的把照片和底片销毁了。然后收拾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了。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就传来了坏消息，头一天拍照的两位领导坐在一辆车里出车祸，全给撞死了。这种情况法医肯定是要到现场的，到了现场一看，两位领导尸体的脸部扭曲变形，看来死的时候受了不少痛苦。林法医突然觉得这有点眼熟，这才想起来，与昨天相片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

他想这部相机拍了无数死亡的照片，莫非是阴气太重，怨念纠结，所以产生了强烈地诅咒。想到这里不免心情沉重起来。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像往常一样看报吃饭。忽然发现自己的相机带回来了，这相机是公

家的，他从来没有带回过家里，大概是今天心神不安，无意中带回家来的。唉，明天赶紧带回局里。

晚上正准备睡觉，发现他老婆正在摆弄相机，林法医大惊，说："快住手，这个千万别乱动，太危险了。你刚才有没有用它给自己拍过照片？"妻子摇摇头，林法医这才放心，忽然妻子目露凶光，恶狠狠地看着林法医……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把手一指正听故事听得入神的杨宾："可是，我给你拍了一张！"把杨宾吓得两眼发直，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过了半晌，才缓过劲来，捂着胸口说："西哥，你讲得太吓人了，好像真的发生了一样。"我讲了大半个小时，正是要这样的效果，心中得意，喜形于色。

杨琴也吓得够呛："太刺激了，心脏不好的还不被你吓死了。"然后我又讲了两个笑话，哄得她们姐弟哈哈大笑。正在这时肥佬从外边急匆匆地走进来，对我说："你又讲段子呢？快奔三十了，还愿意玩这块儿。别废话了，赶紧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

离开家走不了几步就是海河，我们俩就沿着河边散步，我是第一次看到天津海河得夜景。两岸***辉煌，映得河水金光闪闪，其美难以言宣，只不过我心事很多，无心赏玩。

我问肥佬："什么事这么着急，到我屋里说不行吗？还非要出来讲。"肥佬说："我晚上真的是不想进你的房间，白天我还能壮着胆子，你那屋里诡异得很，你也要多加小心了，赶紧换个地方住，别死要面子硬撑，前天夜里搞那么一出，差点把命都丢了，亏你还能住下去。"

经过前天夜里的事情后，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往后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想把肥佬扯进来，所以和金老片说的那些话就没有告诉他，杀死森哥的事情更不能说了，于是我把话题扯开说："昨天你走了之后，到晚上还真有个女鬼出来，想和我上床，我一看她长得忒不成啊，一嘴大黄板牙，就给她踢飞了。"

肥佬被我逗得呵呵直笑："你就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人，刀尖顶着胸窝子，也忘不了说些废话。"

我问他："究竟什么急事？不会就是让我换房子吧，这点破事你都说了N遍了，烦不烦呀？"原来肥佬急着找我是因为他为我找了份工作，等个两三天就能定下来，他怕我急着自己去找活干错过了面试的时间，所以特意赶来告诉我。

我感动得不得了，肥佬说："行了，快打住吧，这算不了什么，当年

我困难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啊，咱哥们儿之间就别见外了。”肥佬又问我：“既然工作有眉目了，今后打算怎么办？是就这么混下去，还是有什么别的计划？”我说：“什么计划不计划的，现在心思太乱，长远的打算暂时还没有，先混一段时间，等把心态调整过来之后再说吧。”一看时间不早了，都晚上十点多了，我们就分道回家。

院里没有灯，只有借着楼中窗户透出来的灯光勉强看清楚路，我一进院门，正往楼门里走，一瞥眼之间只见有个穿白衣的女人蹲在院子左侧角落里一动不动，我心想这是谁呀？大半夜的蹲这撒尿。

不过既然是女人小便，我也不好意思多看，但因为此事实太过奇怪，我忍不住进楼门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回看清楚了，原来是二楼的刘师傅的女儿刘凤彩。她是个大学生，今天下午我在院子里跟她说过话，很聪明的一个女孩。我心想既然是认识的人，就别多管闲事了，可能楼里的厕所都占满了，她憋不住了在院里解手也是万不得已。我要再看她只怕有些不礼貌了。

快走几步进了自己房间。我开了灯，躺在床上，随即想到了和韩叶娜相恋的时光，心中一阵甜蜜，一阵酸楚。望着白亮亮的灯管，产生了一种两世为人的感觉，几个月以前的美好生活离自己仿佛有无限遥远的距离，那一切都太美好，以至于显得很真实，美好得仿佛如梦似幻。

随后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十分畅快，一个梦也没做，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伸了个懒腰，觉得精力充沛，心中的郁闷似乎也少了许多。我心想这是住在这里的第四天了，什么都没发生，看来前一天被百年老尸勾命的事儿确实是梦。

这一日无话，白天出门逛了逛街，到了晚间回来，楼里出现了骚动，二楼刘师傅的女儿失踪了。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几位邻居正围在院子里人人面色焦虑，我听大家说了几句，了解了原因。原来是刘师傅的女儿昨天晚上八点半出去给父亲买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来。刘师傅从昨天晚上一直找到现在，亲戚朋友以及刘凤彩的同学老师家都找遍了，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不到四十八小时不算失踪，不给备案。

刘师傅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剩下父女俩相依为命，对这个女儿视如珍宝，刘凤彩是走读的大学生，每天放学都回家，到现在竟然整整一天一夜下落不明，刘师傅如何能不着急，邻居们都纷纷安慰刘师傅，让他放宽心，说年轻人贪玩，可能忘了回家，明天是周六，早晨大家一起去找，终归是能找到的。

我也劝了刘师傅几句，本来想把昨天晚上回来看见刘凤彩蹲在院子里的事告诉他，但是毕竟我刚搬来两三天，不知道其中的详情，而且黑灯瞎火的也许是我看错了，就没再多说。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听到院子里有个女孩在哭，我心中好奇，就出门去看，见到刘凤彩蹲在院角正哭得伤心，我正想过去问问她这两天去哪了，梦就醒了。

早晨起来洗脸刷牙洗澡，想想昨晚的事，有些后怕。

中午十一点左右，肥佬开车来接我，说要领我去见见他姑父，我问他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原来是家报社的文字编辑，我骂道："你***，咱们都是学金融专业的，你让我到报社去打字，这不是要我命吗"

肥佬说："操你祖宗，少废话，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这活你不干，有成千上万的人削尖了脑袋想来顶替你。你不是挺能侃的吗？胡乱编点报纸上的内容，能有什么难度？再说了，你以为你有多重要似的，其实给你安排的版面是最最不受关注的，根本没人看，除了广告就是废话。"我想原来是那种报纸上的弱智版块，这有何难啊，就答应了肥佬。

中午在宴宾楼吃饭，见到了肥佬的姑父，一个姓孙的小老头，我们之间谈了一些关于报道方针以及相关政策之类的话题。总之，我给孙老头留下的印象很好，他让我后天，也就是星期一去报社上班，于是把这份工作应承了下来。

向孙老头告辞之后，肥佬说今天要带我去玩玩，我说："周末你不回家陪你媳妇，合适吗？"

肥佬牛逼哄哄地说："老子在家说一不二，想不回家就不回家，就算那婆娘一步一磕头地来求老子回家，老子也不理她，老子不惯她那毛病。"

我说："你他娘的就吹吧，忘了在家跪洗衣板的日子了。"后来肥佬讲了实话，原来这个周末她老婆单位组织员工去盘山旅游了。

我同肥佬商量着去哪玩，肥佬没去过什么地方，只知道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经过这几天夜里的事情，忽然变得虔诚起来，就说："天津有什么灵验的寺庙吗？我想去上柱香，拜拜菩萨。"

肥佬说："天津寺庙很多，有名的比如大悲院，挂甲寺，蜂山药王庙，南市还有个尼姑庵，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我说："你知道的真够详细的，你信佛是吗？"

肥佬说："我是业余的信，想起来就信，想不起来就不信，有事的时候信，没事的时候就不信。我对这些庙比较熟，是因为我认识一位在大悲院修行的居士，法号叫青莲，他儿子和我在一起工作，我们之间关系不错，偶尔见到老爷子，他总是给我们讲一些佛理因果之类的事。"

我想让他引见引见这位老爷子。于是肥佬开车带我到了大悲院，从后门进去，走不多远便到了这位居士的处所。

第十九章 宿命

肥佬为我引见之后，双方客套一番，闲谈了几句，我听青莲居士谈吐不俗，确实是个通晓佛理的高人。自到天津之后，怪事数不胜数，心中有不少疑问，我对居士讲了我和肥佬在房中柜子里见到六枚棺材钉钉住一张女人照片的事，却隐去了后来那一夜惊心动魄地经历，想问问他怎么解决这事，顺便验证一下我从书上学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居士一惊，问了详细的过程。想了半晌对我们说："我听一位已故的老友曾经说过，莫非是'六丁破相之阵'？那是个厉害无比的咒术，专门镇压难以收伏感化的厉鬼妖魔，我活了六十多岁还从未见到过，其中原由不甚知晓。你们碰到这六根钉子，也是机缘巧合，不能避免，但是之后行事切记要多加小心。"

我心里早已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此刻听居士说了，不禁想起来在龙虎山测字的事，那测字先生说我命不长久，今日何不求教居士，我如何避祸免灾？

我问道："晚辈想请居士帮忙算算命，看看晚辈来日吉凶如何。"

居士笑道："佛家只讲缘法，不讲命运。人生一切孽报，都是因果形成，昔时之因，成日后之果，若想多福少灾，唯有一心向善。"我听罢若有所悟，但一时半刻也不能参悟透彻，便对居士讲了在龙虎山测字的经过。

居士说："佛家虽不测字，但是我有一位师兄出家前经常给人测字，百不失一。他遁入空门之后，仍偶尔小试牛刀，助人解惑。今日你二人也是有缘，正巧我师兄在隔壁，我可以带你们去测上几个字，请他指点一二，对你二人今后多少有些帮助。"

隔壁是一间禅堂，四壁雪白，清静整洁，身处其内使人心中的俗念尽消，屋中一人，想必就是居士所说的师兄了。

我们对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说："只因登门测字之人太多，耽误了不少参禅的功课，故此贫僧测字，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论几人来，同行之人只可测一个字，一个字只可问一件事，日后再来亦不复再测。不知二位哪位来测，欲测何字？"

我心中盘算，这老和尚小气得很，只肯给测一个字，既然如此我就让他测测刘凤彩的下落，她失踪快三天了，而且在她失踪的那天夜里，我在院子里见过她，昨天晚上做梦又梦到她，虽然同她不熟，毕竟大家

邻居一场，搞不好她出事也是因为我屋里棺材钉在作怪。此事无法以常理揣摩，但是终究要着落在自己身上。

我以前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事事先想自己，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凡事都先为别人着想。但是又一想，自己的死活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如让老和尚先测刘凤彩，然后我再把龙虎山测字的经过请他评估一番，这就等于测了两个字，大占便宜，还让他没有借口推脱。嘿嘿，饶是你老光头好似鬼，也让你喝了老爷的洗脚水。

我心里想得奸诈，表面上假装恭谨："就请老师傅，测一个字，我想问一个女孩的去向。"老和尚说道："不知施主所测何字？请示下。"我心想：前一番在杭州测字的时候，我因为想要个好结果，才测的一字，没成想事与愿违。这次不能再多想后果，要随口说个字，越随意越好。当下更不多想，口报一字："不"。

老和尚将"不"字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说道："不'字，问女子下落，主身在地下。我把字理说予施主，不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明在地下，下面多出来的一笔在左，施主报字之时坐于贫僧之西南方，故贫僧断之，此女被埋在西南角左侧。"

我回想两次在院子中都见到刘凤彩蹲在院子左边角落，整个楼座北朝南，进门左手边果然是西南角落。心中佩服不已："老师傅，真乃神数。"

然后又以杭州测字之事请教，老和尚只是摇头不答，似乎已经看穿了我的想法。我心里骂了十几遍："老贼秃。"我见再也没什么好问的，就想告辞。

不料老和尚不肯让我们走，对我和肥佬大谈佛理，生死无相，微言大义，精深奥妙，当真是口吐莲花，怎奈我跟肥佬都是俗人，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最后听明白了一些，原来他的意思是专门讲给我听的，说我前途茫茫，闹不好血光之灾，惨遭横祸，最后下场尸骨无存，让我把生死之事看开一些，最好现在就皈依佛门，随他修行，才能免去灾星，老和尚侃了足足两个小时才放我们离去。我和肥佬如遇大赦，跑出了大悲院，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肥佬约我去吃饭，我急着回去告诉刘师傅她女儿的下落，就让肥佬开车送我回家，半路上肥佬买了两只烧鸡给我，让我作为晚饭。

回到家中，见二楼的刘师傅并不在家，听杨琴说是去派出所了。

我回屋之后把烧鸡放在桌上一边吃一边思索今日的所见所闻。

杨宾过来找我，说是请我到他家吃饺子，我一听是饺子不由得食欲大动，更何况是小琴这么可爱的女孩包的，二话不说就去了杨宾家。

吃饭的时候和杨琴聊天，我借机问了她一些关于这栋楼的事，杨琴说她们姐弟来这里住了多半年，邻里相处和睦，也未见过什么怪事。

我看她屋里放着一本厚厚的《易经》，我心想看不出来，她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女孩，还研究这个，杨琴见我好奇，就说："其实我也看不懂的，我爹去世之前，是老家省城中周易研究协会的成员，这本书是他的遗物。我也看不懂，只是觉得有纪念价值就一直带在身边。你如果懂《易经》的话，有机会给我讲讲。"

其实我对《易经》的理解，仅限于听说过这两个字，对内容是一无所知，不过想在杨琴面前卖弄一番，就说："这个啊，我太熟了，上学时天天看。"

杨琴见我吹得没谱，就问："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叫《易经》呢？"

我说："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因为这是本讲事物变化规律的书，所以叫《易经》。"我怕杨琴再问有难度的问题，就岔开话题，给她和杨宾讲了几部我看过的书。

我连说带比划，口若悬河，正讲到一半，有人敲门，杨琴开门一看是两个公安，我胸中尚有许多事要向杨琴卖弄，见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心中咯噔一声，暗暗担心警察会不会是因为盗墓杀人的事儿来抓我？

原来听警察说，在海河里打捞到一具尸体，尸体上的身份证是住在这里二楼的刘师傅，他家没有亲戚，女儿又失踪了，所以请邻居去辨认一下尸体。

我听到警察说在海河里发现了刘师傅的尸体，脑子里"嗡"了一声，心中祈求："千万别是与那百年老尸有什么关系。"

又想到刘师傅的女儿失踪三天，多半也已无幸，不觉黯然神伤。

把杨宾留在家里，我和杨琴跟着警察到了天津市河东分局，签了字，被一个警察引领着进了分局停尸房，我小时候在父母工作的医院中玩耍，见过不少重病不治患者的遗体，但是在公安局的停尸房认尸，尚属首次。

冷色调的墙壁和白马塞克瓷砖地板把停尸房的气氛衬托得压抑无比。带着大白口罩的法医打开冷柜，拉出一具男尸，盖着尸体的白布一扯开，我不用细看就知道确实是刘师傅，他一丝不挂静静地躺在铁板上，面目安详，就如睡着了一般。杨琴胆小不敢看，把头藏在我身后，

我本想借机抱她一抱表示安慰，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实在不合时宜，只得强行忍住。

我忽然发现刘师傅的遗体在冰柜里冻得全身发白，但是手腕上有几条黑色淤痕，就像是被一双黑手狠狠地掐过留下的痕迹，甚是显眼。

我想起那夜百年老尸来拉我手跟她一起走，我因为戴着正牌的'穿山掘岭甲'才得以幸免，不然那日之后躺在这里被人辨认的尸体就是我了。

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暗道："侥幸。"正想得投入，突然背后有人猛得拍了一巴掌，有个尖锐的女声大声说："冯、一、西！"

我一条命被这一巴掌吓没了半条，剩下那半条命也被这声音吓了个半死。

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个警察，一位干练的女警员，短发大眼非常俊俏，神采飞扬显得英姿飒爽。越看越觉得眼熟，正在思索自己认识的警察中有没有这么个人。

那警察对我说道："你不认识我了？这才两年不见，你就认不出来啦？"

我这时方才想起来，原来这位警官叫做田丽，是我和肥佬上大学时一个同学的妹妹，当年我俩还抢着给她送花，跟我和肥佬都处的不错，她那时读的是警官学校，想不到毕业两年后竟然在公安局停尸房里重逢，真是惊喜交加，忍不住一把握住她的软软小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要不是在停尸房，我一定会抱紧田丽，因为她绷紧的胸脯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女朋友韩叶娜。

田丽左右看看，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换个地方，带着我和杨琴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见田丽警服的肩章是两杠加三个十字星徽，心想这女的敢情是个工作狂，不得了啊，混上了一级督察，真是替她高兴，又有点担心她嫁不出去。我们到了她的办公室里，田丽见杨琴急着回家照顾弟弟，就打发一名警员开警车把她送回家。

俊俏丰满的女警面前，我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说起从北京来到天津之后的种种事端，田丽圆睁双眼惊奇不已，最后说道："刘师傅死的确实奇怪，经法医鉴定是被人用手掐住手腕，推下河里导致的死亡。但是据报案的目击者说，在北安桥上，见到刘师傅自己从桥上跳下河去，身边并无他人，而且目击此事者很多。真是难以理解。看来又是一件破不了的悬案了。"

我差点就把百年老尸的事儿讲了出来，后来掂量了一下轻重，只好说我测字的事情，那老和尚指点我失踪的刘凤彩埋尸地点，希望田丽带人来弄清楚。田丽对我说："这件事，别对别人讲，明天白天我去你家找你，咱们在你住的楼里调查调查，看来此事不能由公安出面明查，但是如果真有鬼怪作祟危害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我虽然不会捉鬼，但是职责所在，既然知道了这事就不能坐视不理。我要以私人身份去查一查，务必搞他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田丽读书时就身手了得，何况现在加官晋爵，既然有她帮忙，这事虽然棘手，但我们合力，应该能搞定。心想：如果中国警察都跟田丽一样英明神勇，尽忠尽职，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不会这么恶劣了。

第二十章 百年老尸

见时间不早，田丽开车把我送家里就回去了，我入院的时候特意留心了一下左侧的墙脚，只有个花坛种着十几株干枯的花，这次却没看到刘凤彩的身影。

我紧张起来，以为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然而一夜无事，白白吓死了我无数的脑细胞，最后干脆把心一横，就这样了，来天津不到一个星期，所遇到的怪事实在太多，就算是把我前半辈子经历的奇事怪事和惊险的事情统统加在一起，也比上这几天的百分之一。

既来之，则安之。按那老和尚的话讲这就是"缘法"，既然躲不开避不过，不如接受现实，坦然面对。

第二天一早，田丽就穿着便服来找我，我们在房中合计了一下，田丽说："既然大悲院的老师傅说刘凤彩埋在院子左侧，咱们就挖上一挖，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急性子，说干就干，到二楼老王家借了两把铁锹，老王听我们要找刘凤彩的尸体，也来帮忙，他怕老婆孩子害怕，就把她们打发回娘家去串门。

院子左侧是一个破旧的水泥花池子，与地面连成一体，要想挖开地面，就要把花坛砸碎，那花坛的水泥十分结实，我们废了不少力气才见到花坛下的泥土，三个人轮番上阵，用铁锹一阵狂挖。

一个多小时之后，挖到大约两米半深的地方。我眼尖，已是看到点东西，赶忙叫道："先别挖了，下面有东西。"

把碎土泥块拨开，赫然见到是一块朱漆木板。我说："这像是个棺材盖子。"二人点头称是。

顺着棺材盖子向四周挖去，发现这棺材大得出奇。不得不把坑的直径扩大。足足又挖了两个小时，一口硕大的朱红棺材在坑中呈现出来，年深日久，棺材已经有些腐烂，我强压住心头狂跳，因为这棺材和我跟肥佬掉进去的那个，形状极其相似，就连腐烂程度也差不多！

三人累了半日，满头是汗，我说先不忙开棺，递给老王香烟，老王在家泡了一壶乌龙茶，大伙抽烟喝茶放松放松，一会儿打开棺材好好干。

老王一边吸烟一边说："我在这楼里住了十几年，没想到，院子下面

埋着这么大一口棺材。这事真是吓人。还好打发老婆孩子去串门了，要不然他们见了非吓出病来不可。”

我问老王：“咱们这楼里，有哪家是一直以来就住在这里的？”

老王说：“一楼你住那个屋子，以前是一姓沈的女人，可能身体有病，从来不出门，那个梅姨定期会来看望她，你搬进来之后，我们还以为那姓沈的女人病死了呢。”

田丽说：“等把棺材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去找那个梅姨谈谈，看她知道不知道什么有关情况。”

眼看天色近午，阳光充足，三人用铁锹一撬棺材板，竟然毫不费力，原来棺材盖并没有用棺材钉钉住。我抓住棺盖前端，田丽和老王抬住另一端，把棺盖向外移开，棺板沉重异常，一股腐臭之味直冲出来，我们秉住呼吸用力搬动，随着棺板缓缓移开，三人见到棺中的情形，都大吃一惊。

棺材里一个压一个的叠放着三具尸体，尸体中没有任何的水份，干瘪的皮包着骨骼，全身赤裸。田丽没见过刘凤彩，我和老王却认得，虽然和人类生前的样子相去甚远，但她的头发在后面扎了个马尾，系发的头绳上挂着HELLOKITTY的吊件，这具干尸趴在那里看得清楚，应该就是刘凤彩。

我想到一个花朵般的女大学生，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为她感到难过，她全家只有父女两人，三日之内全都死了，真是灭门惨事。

我和老王用勾煤球炉子用的火钩子，把三具尸体拉了上来，谁也没想到第二具尸体我竟然认识，居然是梅姨，老王简直要吓傻了，田丽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她的尸体和刘凤彩不同，面目栩栩如生，身上的衣服穿得干净整洁，似乎是她自己梳洗打扮之后特意躺进来的。

我们谁也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整件事都太过匪夷所思，院子里面埋了具如此大的棺材并不奇怪，但是从地面的泥土来看，至少几十年没有挖动过，更何况上面还有一个很坚固的水泥花坛和地面连为一体，刘凤彩和梅姨的尸体究竟是怎么进去的？

但是想到几天前我还见过梅姨，从她手上租下房子的事儿，可把我吓得可不轻。当真是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既然想不明白，也只好见怪不怪了。

看到第三具尸体之时，我们三人身上都冒出了冷汗，如果说刘凤彩的尸体是悲惨，梅姨的尸体是奇特，那么第三具尸体我想只能用恐怖来

形容了。

这是一具没有皮的尸体，更奇怪的是她身上肌肉并未腐烂，肌肉的纹理和筋脉血管清晰可见，鲜活得就像是屠宰场里刚被人剥了皮的牛羊，从身体上看这应该是一具女尸。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这具没皮的女尸就是我见过那遗像上的女人，除了她还有谁？以前只见过她的照片，觉得就够吓人了，想不到尸体竟然更加狰狞恐怖。看了张道临的笔记后，生出的一点怜悯之心立时化为乌有，也难怪张道临当年那么狠的心肠，估计就是这百年老尸那活剥人皮再吃掉的邪术太过血腥残忍的缘故。

看罢三具死尸，眼前一层层厚重地迷雾，逐渐在我脑海里串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我想在场的人中只有我清楚这事儿的真相。

我问田丽如何处置这三具尸体，田丽看着尸体说："我让公安局用车把三具尸体拉走，检查一下，然后都火化了。"

我心想这还不错，正在为难怎么烧掉，想不到就这么容易解决了。疑惑地问田丽："这件事情，被你单位里的领导知道了怎么解释？"

田丽说道："当然实话实说，但是官方的书面报告却不能照实写，这些事你们不用担心，我自会料理。"

一直以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跟公安说实话，会被当成神经病抓起来，又实在编不出来能解释这一系列事件的谎话。听田丽说的这么有把握，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这百年老尸的事儿总算有了个交代，张道临那里也该放宽心了。

田丽想起还有件事情，就对我说："这件事情还不算结束，你和老王别在这待着，到路口的鸿起顺饭庄叫一桌酒菜，你们先慢慢吃着，回头我去付钱。"

我问田丽还有什么事情要办，田丽一笑回答说："我带人把尸体送回分局，然后去找你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咱们毫无头绪，唯一的线索就是你所说的那个租房子给你住的梅姨，等会咱们去你屋里调查一番。"

田丽回局子找人搬运棺木，我和老王准备到街边的宏起顺，要上满满一桌酒菜，好边吃边等，刚出门就碰到肥佬开着车来找我，原来是肥佬怕我忘了明天要去报社上班，专门买了些新衣服来提醒我，正好，三个人一起吃饭喝酒。

老王那厮虽然年纪一大把，却是个十足的好事之徒，他见晚上还有行动，兴奋得大呼小叫，引得饭馆里的食客和服务人员都向他投来奇怪

的目光。

我觉得应该低调一点，就岔开话题对肥佬讲："明天我不准备去报社上班了，这些天经历了很多事，我似乎成熟了许多，目睹一些人的死亡后，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易逝，人的生命与广阔的天地相比，实在是渺小的微不足道。我不止一次地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终于有所觉悟，我再也不想逃避了，等现在身边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就要回北京去直接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要去见韩叶娜，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她我爱她，不论她能否原谅我，我都坦然接受自己应该得到的结果。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懦夫了。"

肥佬听了十分高兴，说我终于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并且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今天我老婆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怀孕了，老子这回真的要当老子了。"

我听到哥们儿要当爹了，自然是替他高兴。脑海中浮现出肥佬抱着个肥仔的情景，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大笑，笑笑又想起我那屋子里的坑还没补上，万一田丽去了，我岂不是要变成嫌疑犯？所以我对肥佬使了个眼色，出去上厕所了。

马不停蹄，我杀回小屋，那大棺材和三具女尸已经被吊车拉走了，一个人没有，左右一瞧，正好！外边堆了不少土还没来得及填回去，我赶忙来回跑了几趟，把屋里那个洞填满，又把床拖过来压在上面，看看正好挨着那个衣柜，心想我今晚说什么也不回来睡觉了，有啥事情都明天再说。

出门前，想想忘了点啥，金老片给我那一万块钱还没动，也塞进怀里，至于黑焰灯我就犯头疼，个大不好带，爬出盗洞时可以别在腰里，现在可不行了，最后我把这灯也塞进了那衣柜里，好在这里的阵法不是谁都进的来的，再加上又是凶宅，我倒是不担心小偷来光顾。

回到饭馆，几乎是和田丽前后脚进门，肥佬他俩已经在饭馆里坐了个把小时，见到田丽进来，精神一振，小声对我说："你这蜜可真够飒的啊，你小子太不地道了！我可要告诉韩叶娜知道。"

田丽听到了这话，眼一瞪说道："好你个柴勇，几年不见居然和老冯一样装做不认得我了！"

肥佬这才认出来是田丽，忙不迭的赔礼道歉，似乎对田丽有点害怕，急匆匆地说自己吃好了要赶回去上班。

田丽大大方方的跟肥佬握手告别。见她中午还没来得及吃饭，我又随便新点了几个热菜。

我问田丽："你怎么能肯定梅姨和那具无皮女尸有关系？也许她只不过是和刘凤彩一样的遇害者罢了。"

田丽说道："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中午的时候我只是凭我多年来公安侦破的经验，说她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回到局里之后，查了梅姨以及那栋楼的档案资料。你猜我查到了什么？"

第二十一章 密码天书

我心里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对田丽的本领还有些好奇，就装做不知道，催着问道："田大督察，您别卖关子了，想急死我啊，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田丽轻轻笑了笑说道："原来那个梅姨的本名叫做张梅玉，经过查阅档案，发现她解放之前就在这栋楼里居住，她究竟生于何年何月，档案上含糊其词，无从知晓，估计她年龄已经在七十岁以上。当时还有个男的是梅姨的亲戚，名叫张道临的也住在这里。解放后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下落不明失踪了。经过法医鉴定有一个重大疑点，就是那无皮女尸从骨骼密度上看，年龄只有三十岁！时间匆忙，还来不及再做进一步核实。不过我已经安排他们取了组织样本后，尽快都烧掉，省得夜长梦多。"

田丽最后说："老冯啊，看来只有去你的房间中搜查一番，才能有进一步的线索。"我心里直冒苦水，心想我那房间可是万万进不得的，有盗洞不说，洞里还有死人的尸体，这我哪能脱的了干系？幸亏刚才做了掩饰，可这田丽也不是吃素的，能看出来吗？

但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不由得我违心的答应："正是如此，这件事关系到多条无辜的人命，定要查她个底儿掉。"

计划已定，三个人饱餐一顿，让饭馆服务员沏了两壶茶，等消了食就要开始行动。

我心里着急，很怕田丽带着老王去我的房间里搜查，看了看表对大伙说："现在已经快五点了，我看天色已经晚了，不如我们明天再去，田大督察，你看如何？"

谁知道田丽却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动身。"把我气了个干瞪眼。

天黑得晚，只见暮色苍茫，笼罩着那栋小洋楼，显得平静而又古朴，但是越是平静我心中越是感到不安，总觉得前面有什么重大的危险在等待着我们四人，面上却是丝毫不肯带出来一点。

田丽看着神情自若的我，若有所思地说道："老冯你变了。"

我一惊，以为她看出来是什么，赶忙问她怎么回事？

田丽说道："我感到在你平静的目光深处，似乎涌动着一一种对冒险和战斗的渴望，即使面前天崩地裂，你的眼睛也像夜空一样明朗平静，这

种职业气质让我非常羡慕，真想问问你这几年都干了什么，怎么养成这样的气质？我怎么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男人呢。”

我额头冒汗，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么赞过：“过奖过奖，我整个就是一俗的不能再俗的俗人，小田你这诗歌一样的形容词说出来，一套一套的，让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这么有内涵的一个伟大男性，干脆咱俩谈恋爱得了，小田你男朋友我来摆平。”

田丽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就这点毛病不好，多少年都不会变，我要给你个棍子，你能爬上王母娘娘的花园去摘桃子！慢说我还没有男朋友，就是有，你抢的走吗？”

正说着，老王他老婆来找他，说老爸病了，自己照顾不过来，要他去帮忙，老王看看我和田丽，心有不甘地跟他老婆走了，我一看正中下怀，赶忙劝田丽：“老王走了，就咱俩我怕不成事，人手太少，咱们还是明天再来，正好我也有事，要去车站接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咱就先歇一晚上，明天再掀他个底儿掉！”说完扭头就想溜之大吉。

却和一个胖子撞了个满怀，我正要开骂，发现是肥佬又来了，赶紧打眼色：“肥佬你下班不回家照顾老婆，都快当爹的人了，还这么没觉悟？”

肥佬看看我，奇怪地说道：“原来你知道去接人啊，那我还白跑了，我可真多事啊！”扭头就要走，我一把拽住他：“说什么呢，我说你这哥们，接什么人啊？我怎么不知道，难道韩叶娜她来了？”

田丽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俩，肥佬只好说：“下午，我接一个越洋长途，一听找胖爷的，闹半天才知道是金老片那伙计，他传真了一张东西给我，让我转给你，好在我是电信局工作人员，要不然这纸的传真费，可够你喝一壶的，金老片还说什么秦爷来北京了，让你注意一下，怎么没听说你啥时候还认识了一秦爷，海外朋友国际友人啊，挺够派的，不过就是听着真别扭，跟跑黑道似的，怎么，你不是去接这个人吗？”

我有苦说不出，当着田丽的面，又不好发作，心想肥佬你这孙子，啥时候变得这么没眼色啊，就算不满意我和田丽眉来眼去，也用不着当着别人的面把我给卖了啊，你是给打晕了不知道，我可为了给你报仇差点把人都杀了，万一东窗事发揪出我，说不清楚上了刑场，敢情肥佬你能替我去吃那粒花生米？

田丽已经听出了一点不对劲，这他娘的职业习惯就是不一般，伸出手就问肥佬要那叠传真纸，把我给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在心里把肥佬的

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我终于忍不住说出口："在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面前，我们的肥佬同志乖得像个小绵羊一样，田大督察回去，可一定要给我们优秀的柴勇同志，申请一枚荣誉市民的奖章戴戴，也让日后满天津的人都知道知道，知道你这孙子有多光彩！"说到后来我已经收不住口，把脏话也骂了出来，让田丽听得一愣神。

肥佬却像没听见一样，乖乖交出那叠传真纸，扭头就走，上车前却对我挤了挤眼睛。

田丽或许也是觉得人手不够，就没再坚持要去我那屋里调查，而是把传真纸递给我说道："这是你的私人物品，我不能不经同意就没收，所以要还给你。"

我高兴地伸手去接，却接了个空，原来田丽缩手回去接着说："不过，事情牵涉国际友人，想必冯同志还是非常愿意给我看看的，除非这里面有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特别是刚才肥佬同志还提到什么秦爷的，我听着可是就来了警惕性，你说，到底是不是有些违法犯罪的勾当在里面？"

我只好说道："那都是几个老朋友瞎叫着玩，没那回事儿，你随便看，随便看。"我也不知道金老片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要是涉及到古墓啦、杀人啦什么的，那我可就死定了，不过转念一想，金老片这样的老江湖，肯定明白这一点，肥佬又对我挤眼睛，说明他已经审查过了，没问题才这么做的，而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肥佬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想把田丽拖下水。

果然，田丽瞪大眼睛看了两分钟就扔给了我，说道："看来今天我要立功了，没想到你还是一个潜藏这么深的外国特务，虽然抓特务不是我们警察的强项，但我怀疑你和小楼里的命案有关系，走，这就跟我回派出所去说个清楚！"

我有点着急："我的田大神探，别，别这么快扣帽子行不行，进了你那局子，我还走的出来吗？怎么说你们都会给我整一罪名出来，就算找不着我有啥罪，羁押个十年八载的，我这大好人生不就毁了吗？祖国培养我容易吗？你想知道啥，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去换一个僻静的地方。"

田丽嘿嘿笑了一声，阴谋得逞一样带我去了一家西餐馆，人少，环境不错，我正想说：再来两根蜡烛，就当是情人约会了。

那服务生已经很知趣地带我们去了角落的情侣包厢，随即点上两根

蜡烛，安排我们入座，我只好苦笑着闭嘴不言，田丽却不以为意的直接就坐下了，烛光掩映下，脸蛋分外好看，让我心神一荡，赶忙告诫自己可不能对不起韩叶娜，胡想八想的乱来。

田丽随便叫了两杯饮料，没有人来打扰了，我就取出那一叠传真纸，细细一看，顿时头都大了，这哪是传真嘛，分明是打印机的测试页，满篇都是密密麻麻的汉字，没有段落没有标点，字与字之间还毫不连贯，看不懂金老片想告诉我什么，要么就是被肥佬这孙子忽悠了，拿一废纸来搪塞我。

田丽坐我对面，眨也不眨的盯住我，目光幽幽地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给她听，至于森哥一帮人的结局，我就多了个心眼，说他们都死在了梅姨的妖画里的那一次战斗，说完这一切，我算如释重负地狠狠喝了口饮料。

田丽的眼睛瞪得老大，目瞪口呆地听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完这一切，半晌不吭气，最后才轻轻说道："我的老天，真是好大一个鬼话，冯一西，我倒想问问你自己相信吗？"

我顿时泄了气，往椅子上一靠："我，操，说的我也有点不信。"

田丽已是回过神来，接着说道："老冯你是不是经常跟人练嘴皮子啊，这讲的还丝丝入扣，我要不是早知道你的为人，说不准还真给蒙住了，你这水平，可惜了，不去写小说真亏。"

我有点恼怒，明明白白的真事说出来别人不信，编个鬼故事忽悠人，倒能把别人说的一愣一愣，这算他娘怎么回事？

我拿起纸又看，哎，你还别说，给我发现了点什么线索，赶忙招呼服务生拿纸笔来，叫田丽稍安毋躁，且看我找出证据来。

因为我突然看见几个特别熟悉的汉字，正是《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上的字眼！基本都是破穴八字里头的关键字眼。

我明白了，莫非这纸是秦建军给我的考题？金老片不是说我俩书本凑齐，就可以破解'龙凤玉片'上的秘密，这还不算是天书吗？

我兴奋地拿起笔在纸上按照顺序勾来勾去，无奈有时候是这个顺序，有时候又不是，这十六个字出现的极不规律，有时是斜着一列，有时又跳空几个字连上，我费了半天劲，只辨认出两句连贯点可能有用的字，分别是：'广西南丹融王玉盒、北京车站小心苗人。'我倒！这些是什么玩意？

第二十二章 尸油盅

田丽看着我写出来的一行字，默默读着，也不知道看懂了多少。

我冷静下来一个个分析，广西南丹融王墓是秦建军挖过最险的大墓，听金老片说过程很有些蹊跷，现在传真里面出现这行字，说明秦建军很重视这个地方，因为秦建军在那里失落过一个很重要的玉盒，里面很可能是最后一块龙凤玉片，现在秦建军凑齐了书本，应该已经揭开了不少秘密，为了揭破全部的暗藏秘密，说不定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去那里，找回融王墓里失落的玉盒？

田丽说道："北京车站小心苗人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去北京找人，或者有人会在车站等你？但小心苗人又是指什么呢？真怪。"看得出这些字已经引起了田丽的巨大好奇心。

我想金老片为什么会这样隐晦呢？这用书本八卦来做密码，金老片不可能运用的这么熟练吧？如果是那个什么秦爷所写，他通过金老片传给我看，难道是想告诉我什么情报，又不方便见面吗？看看这张传真纸，我发现刚才拆字谜时没注意，最后小心苗人这四个字和前面的隐藏手法完全不同，明显像是临时加上去的，是不是秦爷在北京碰到了麻烦，又打电话给金老片加上去的？如果这样的话，我现在处境可就不是太妙，一不小心就被人盯上了。

或许我应该回一趟北京了。

我心里盘算了好久，最后告诉田丽说："你说的不错，我觉得我有必要回一趟北京，对了，我再次声明，我刚才讲给你的经历全都是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掺和，你万万不可去我那小屋里察看，否则'五丁破相大法'镇压下的女人逃脱出来，恐怕不只害了你一个人的性命，到时生灵涂炭，可是极为不妥。"

"我现在仅仅放了盏黑焰灯在那里，防备百年老尸跳出来害人，但还是很保险的，等我从北京回来后，估计你那烧尸的行动也差不多了，你要记住，那百年老尸一定要极快的烧成灰，才能彻底解决这事儿，我们再一起去那小屋里勘察勘察，这段时间你只要在那周围加强巡逻就好了。"

田丽瞪着眼说道："看来，我得说一声遵命了，怎么觉得挺别扭的，你是我上司呢！"

我只好苦笑着不吭气了，田丽却又不肯放过我，说道："不行，我要

和你一起去北京，我对你不放心，万一你开始就是杀人凶手，故意弄出这么个鬼话来逃之夭夭，我岂非白白放走一个坏人？”

好说歹说，我只好答应田丽，和她约好明天一起去北京的时间和地点，又聊了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外人看来我俩还真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在缠绵，越发挑起我的兴头，不知不觉喝下不少啤酒。直到田丽看表，我一看快半夜了，已没车去北京了，立刻酒醒了一大半，心知被这小丫头给算计了。明天一大早肯定要在住处或者肥佬家堵我，闹不好现在已经安排了人手盯上我了。我可不想回北京还带一个大盖帽，别人会以为我是从外地抓获的，那我在北京可不用再混了，所以从西餐馆出来，我立刻打车直奔肥佬家。

肥佬见我脸红脖子粗的不是个颜色，赶忙拉我到客厅泡上热茶，也不耽搁时间，直接告诉我：“哥们儿有些话当时没说明，金老片在电话里交代了一些事情要我告诉你，还汇了一笔美元在我这儿，不过还没有到帐，当时田丽在旁边，没法跟你细说。”

我就知道肥佬这孙子果真留了一手，不过现在跑路要紧，就催他：“你快点说金老片还有什么话，钱我这儿还有，金老片的钱到帐后，就当是我给没出世的小肥佬一个红包吧。”

肥佬推辞了一下，看我急，就直截了当地说：“金老片让我转告你，秦建军这次回大陆后本要来天津见你，因为碰上了麻烦要先去广西，有些东西留在了北京，希望你帮忙取一下，至于北京什么地方，金老片说他也不知道，传真件是秦建军起草的，最后四个字是他按吩咐加上去的，说你看得明白，要是看不明白的话就一把火烧掉，从此不要再联系了。”

我知道这是激将法，想激我跟他一起冒险，否则肯定赖掉欠我的上半本书不给我了。不过这时候就算不激将，我已经被神秘的探险经历撩拨的浑身是劲，这种破解密码，考验我的事儿，更是充满了挑战感，说什么都要回北京走一遭了，管他龙潭虎穴都要去闯一闯！

我要开肥佬的车去北京，他老婆也好说话，反正有金老片汇来的美元作保，也不怕吃亏，这女人的心眼虽然小点，看她一门心思为了自己和肥佬的家着想，我也不好说什么，拿了车钥匙就走。

高速公路刚刚修好，一个多小时的路，我开了快三个小时才到北京，这条路，质量是不错，但车道少，又全是弯道，最糟糕的还是道路外侧没有防撞护栏，一路夜驾，吓出来的汗把衣服都浸湿了好几遍。

到了北京，已经是早上了，到处热热闹闹的，我有点迷糊，秦建军

所说的北京车站指的是哪一个呢？一般来说提到北京站，指的都是东单和建国门之间的火车站。西客站还没修好，正阳门那个老前门站也不像。按道理来说，秦建军从境外到达，不把东西放到机场而是车站，说明他还是在北平停留了不少时间的，我该去哪个车站呢？

我犹豫了很久，北京站太乱，人多嘴杂，想来想去还是先到前门的老火车站碰碰运气，不行的话去潘家园旧货市场转转，看能不能搞点关于黑焰灯的资料。我把车停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东绕西绕又吃了个早餐，确定没人跟着我，一抬头，到了前门地铁口附近，已经是上午了。

正站在那发愣，身后有个人撞了我一下，然后我的裤子给人抓住了，险些把正在出神的我弄个四脚朝天，我生气地扭头一看，是一老头，很瘦，不知道怎么撞上了我，手拽着我的裤子坐在地上，把手里拿的东西都给打翻了，一看就是个练摊算命的，我肚里暗笑，怎么今年都和算命测字的人干上了，这刚到北平就送上门儿一个。

心里狐疑，这位就开工也太早了吧，用不着这么敬业啊？正胡思乱想，那算命瞎子已经开始嚷嚷："谁呀，这么不长眼呢，我王瞎子起个大早还赶一背集！唉哟，不赔我医药费门儿都没有！"

我一听明白了，敢情这位是讹人呢，得赶紧断了他的念想儿，不然人围起来就麻烦了，急中生智，我也大声说道："您这是唱的哪出儿啊？一大老爷们儿家，净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撞了我冯老瞎，还得瑟个啥，难道我瞎了，你也瞎了眼吗？"

那王瞎子一迟疑，手有点松，呸了一口嘟哝道："敢情你也是个瞎子？我这么点儿背？"

我赶忙说道："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套瓷，没用。"然后甩开王瞎子，扭头就撒丫子跑了。

走了几步，我发现自己错了方向，钻进了前门地铁口的通道，周围突然多了不少人出来，有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念叨"发票发票发票发票"；有人举一牌子上写：旅馆三十，单间；有人抱着一箱结冰的矿泉水叫卖，更多的好像不是在等车或者等人，而是四处游荡像个闲人一般，我来过这里有几百次了，但这次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人都有些不对劲。

我试着想返回地铁入口那里，却觉得自己走入一个奇怪的地方，每当我绕过一个人以为就要过去时，前面就会冒出来一个人挡路，绕过一个出现一个，就这样，小小通道里，零乱不堪的人，让我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深不见底地人的深渊。

我有点怀疑，这绝不是什么排兵布阵，如果能用无关的闲人来摆阵，这高水平也就根本没必要来害我了，大把人民币都等着他去拿。

所以这些活人肯定是中了什么邪术，自身并不知道。我抽抽鼻子，觉得周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像是臭肉味，又像是炼油味，很怪。

我盯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闲汉，看到他额头上滚落一滴汗珠，橙黄色的像是油，根本不粘布料，顺着衣服快速滑落，我吓了一跳，情不自禁摸摸自己的额头，还好，不是油，是水珠。

秦建军叫我小心苗人，我已经仔细回忆了一遍所知道的任何消息，苗人善于用蛊，怎么用？什么症状？如何破解？一概不知，只记得苗人用来放蛊的除了毒虫外，还有用尸油、头发的，我闻到的这股味道，越来越让我觉得就是尸油味，那种尸体腐败后，油脂凝结形成的，很臭。

我慌了，这么快就碰上了，我还毫无防备呢。定定神，我想既然用尸油放蛊，这人不会离得太远，《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中，只有‘破’字篇里，略微提到过一些邪术的解破，我不敢想的太多，记得书中讲到：邪，坡路，同斜。邪之为邪，出其不意也，定心观阴，间有附物伤人，一正一反坐虚位，不可离弃，获其亢，澄其虚，必血破反噬，故我辈万不可为。

虽然不太懂意思，照我理解，这下蛊的也算是阴邪之术，就有血破反噬的危险，‘破’字诀不是说要获其亢吗？很可能就是说占据施术之人的上位，怎么血破反噬我还不会，但也只能试试。

左右看来看去，如果把这些组成的深渊，看成一个周而复始转动的圆盘，或者太极图的阴阳鱼，那么中心点就是前面右侧一点，那个正在给人算命的老头所坐的位置。我慢慢移动脚步，一步步走过去，刚开始脚步非常沉重，但是离那老头越近，我越是觉得心头轻松。走到跟前一看，老头果然不是表情呆滞，一脸庄重，正在给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神吹：“你老婆是个妓女。”

我心想：“这回算砸了吧，说人家老婆是鸡，他不骂你才怪。”

没想到那个老板连声称准，说：“我看上了一个女人，她是做三陪小姐的，和我相识一年多了，感情很好，她愿意嫁给我，只是不知道此婚姻能否圆满，并且字理如何，还请师傅指点。”

算命的说道：“你从事筛网滤布的生意，所以写了一个‘筛’字让老夫来测，这不足为奇，但是你来看。”

说完算命的把那张纸片倒过来，指给那老板看：“你看你写的不够工

整，连笔颇多，从纸的背面来看，很像一个‘茆’字，花字头，柳字旁，似花非花，似柳非柳，字面都是残花败柳之象，故断之为妓。末笔从节，犹可为善，说明她对你确是真心实意，应当娶了她。”

老板打扮的中年男人称谢不已，心甘情愿地送上卦金，告辞离去。

我想我可能和测字的有缘，见到的个个都是神机妙算，中国的汉字实在是太奇妙了，搁一老外身上，那曲里拐弯的英文字母，少了多少乐趣啊。

但我的后脊背却突然痒得厉害，像是有东西在爬，让我极不舒服，心一下收缩起来，难道还是中招了，被人在身上动了什么手脚？更糟糕的是，我抬头一看，发现那个算命的老头冲着我微微一笑！

第二十三章 踏上征途

我有点发晕，神不守舍地看着老头站起身，收拾摊子往外走，对我招招手，我居然身不由己地跟着他移动了脚步。我害怕极了，大叫一声：救命！却嘴张了张，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脸上更像是被糊上一层泥巴，僵硬地连眉毛都不会动。

完了，看到老头耳垂上大大的圆孔，还有腿上穿的那裤子，宽大而且刚过膝盖，上衣对襟大褂，真他娘像一个苗人，我还嫌死得慢，凑上去给人捉！

老头带着我穿街走巷，远远相隔五步左右，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满头油汗顺颊而下，恍惚看到熟人，有女友韩叶娜的尖叫，有田丽和一个傲气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跟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一处窄巷子后，老头突然停住脚步，站那不动了，我猛然觉得身体一松，像是什么东西飞离了我的身体，然后就见老头回过身，扭曲着脸孔指着我说："你.....你....."话没说完，居然倒地上了！

我背后一阵奇痒，钻心蚀骨，正难受，突然觉得奇痒的地方给人用两根手指掐住了。一疼之下，极为舒服，我回头看去，发现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撞过自己的王瞎子，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这王瞎子居然不是真瞎，看相貌也就不到三十岁，原来刚才都是装的，那王瞎子用手使劲掐住我脊背上奇痒的那块肉，低声说道："冯一西是吧？你若不要命的话就尽管跑，老实跟你说，你已经中了邪术，我现在不帮你必然死路一条！"说完手松了一下，我立刻感觉脊背里真的有东西在死命挣脱王瞎子的手指，心知此人所言非虚，也就乖乖地不动了。

这个僻静地儿，暂时还没有人过来，王瞎子手脚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样东西，一下就扎进了我的脊背里，我痛得冷汗珠子直冒，又不好意思叫出声来，只好咬牙忍着。

王瞎子费劲地在我背上钻探，一边跟我说话："别晕，记住别晕，我可扛不动你。我叫林楠，是秦建军托人让我等你的，你小子可真够胆大的，居然想着去破蛊术。算你命大，误打误撞地带着整个邪术反噬这老头。还好，救得及时，死不了了。"

我忍不住反驳："什么误打误撞，那是我真金不怕火炼，全身都是特殊零件，刀枪不入，搁了是你，早蹬腿儿见阎王了！"

好在很快，林楠就松开了手，我扭头一看，林楠手上拿着一根猪鬃

样的东西，上头扎着一条带翅膀的肉虫，通体红肿得极为难看，湿淋淋地往下滴着橙黄色的油脂。臭得一闻就是尸油，林楠正在把这肉虫往一个小竹筒里面塞。

我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啥子玩意？哪个操蛋的东西搁我背上的！"

林楠面色凝重地伸手翻我的眼睑，看了看说道："好了，睡一觉就没事了。你的同伴一直跟着，要不要我帮你甩掉她？但是就你这水平，怎么去广西南丹啊？"

我一听愣了："你谁啊你，别以为救了我，就能发配我去那不毛之地，没得商量。再说，敢动我同伴，你也不看看自己斤两？"

林楠也愣了："你不是冯一西么？秦建军说你昨天晚上必然到这里的，还说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我等了一夜，你不光迟到，敢情还啥都不知道？"

话没说完，林楠背后，不知何时出现一人，我定睛一看，咋这么眼熟呢？却头脑一阵发晕，站不稳，直想往地上坐，勉强睁开眼睛，认出离近的那人是穿了便衣的田丽。毕竟这是个熟人，于是我放心地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我觉得躺进了房间，灯照得我刺眼，听到田丽和林楠在说什么，再次睁开眼，只有田丽紧张地瞧着我，我笑了笑，田丽居然和人一起搀着我下了床。我摆摆手不用，摇摇晃晃地跟着他们走，走啊走啊，昏沉中，恍惚又见到张床，撑不住，我一下又睡了过去。

彻底清醒过来时，脊背上痛得要命，我忍不住呻吟起来，像是睡在火车的卧铺上，外面隐隐约约还在咣当咣当地响着。

田丽就在我面前，眼圈红红地盯着我，我心头一宽，于是忍不住说道："小田，你咋这么不仗义，说好了在天津一起出发，却不等我，打你单位电话你也不在，我还以为你有啥急事不来了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儿，往后记得要提前打个招呼。"

田丽被我气乐了，瞪着眼说道："你就贫吧你，刚鬼门关上转一圈，再接着忽悠，你干脆死进去得了！火车到站你还不醒，我就准备把你扔下了！"

我装作好奇地问："那这是怎么回事？我背上咋这么疼？不是你做什么手脚了吧？还有，你劫持我上火车干嘛？这是要去哪儿，回天津不用火车这么麻烦吧，我还有车在那呢，唉哟，我的车还在老舍那停着

呢！"说着就要坐起来。

田丽按住我，似笑非笑地说道："省省吧老冯，不忽悠了？原来是开着柴勇的车来的，怎么没招呼我一起坐顺风车呢？"

我面现尴尬，一时不慎说漏了嘴，看来这娘儿们一直跟踪我，我摸摸衣兜，车钥匙已经不在，自然给她妥善地安排了，于是嘿嘿一笑，静静听她怎么说。

田丽说道："你已经昏睡几天了，那天以为你清醒了，谁知道你还在装，一上火车你就睡了，要不是林楠说你十个小时内必然彻底清醒，否则我还真要把你扔下去了！这会咱们刚过了武汉，进入广西地界还早。你可以再睡会儿。"

我插口问道："咱们还真跑广西南丹来了？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林楠呢？怎么不见了？"

田丽没理我，接着说道："我跟着你一到北京，就发现你身边总有些三不四的人在转悠，可笑你还懵头不知，后来见你奔进地道，我一时没注意，不见了你，正找你找的心焦，就看见你跟着一个穿著怪异的家伙走出来，傻乎乎的，我看你不对劲，定是那入害的，说到这儿，我觉得你这也太鬼了吧，没一句实话，居然假扮瞎子跟人对吵，那林楠可能给你弄糊涂了，才让你遭了这一劫。"

我想了想说道："那也不一定吧，那苗人一定是认识我的，不然也不会布好圈套等我进去，就算不是林楠那一搅，我也会掉进圈套的，但他没想到我居然懂得怎么坏他的事儿，才不得已现出原形，看起来我还不是完全没用！嘿嘿！说起林楠，也怨她为什么不明说，我这人在你跟前从没说过半句谎话，你这样生搬硬套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常教导你什么？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田丽说道："你就少说两句吧，听我说完别打岔，我一直跟着你，就发现那个撞了你一下的假瞎子也跟着，也就是林楠，后来那老头莫名其妙的死了，还化成了很臭的一堆烂泥，连衣服都没有剩下。"田丽皱了皱鼻子，许是想起了那肮脏地场面。

"林楠也是受人拐了几道弯所托，按照你的那秦爷所说，一直在车站附近游荡，他告诉我你是被苗人的蛊毒所害，幸好那苗人的尸油蛊还不是很高级。林楠以前去过云南，就给你解开了，把秦爷，秦爷这么拗口的称呼，留给你的一个包交了给我，还说你追着秦爷的路线，一定也会去广西南丹的。我想既然这样，就干脆打电话回单位请了假，陪你跑一趟，看看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拍拍发晕的脑袋，这越来越离奇了，我啥时候招惹一个会放蛊毒的苗人了？还居然知道我和秦爷的事儿，太可怕了！想到这里，我呆了一呆，广西南丹，广西南丹会不会是苗人的大本营？那里的融王墓厉害无比，我跑这里来，岂不是找死？

我问田丽："那林楠呢？她去了哪里？"

田丽甩过来一个包给我，打着哈欠说："他说了句什么'凤舞龙楼'，告诉我他是地质院的勘测专家，要去陕西的凤凰山考察地质，寻找矿藏，我懒得问，就叫他陪我送你上了火车，各走各路了。"

我眼睛一亮，我记得那金老片提到过这个名词，因为文绉绉的，一下就记住了，莫非秦建军这么快就解决了'凤舞龙楼'的秘密？赶忙问田丽："他去凤凰山跟谁一起？是不是秦建军叫他去的？"

田丽一瞪眼："我哪知道这么多，你当我是传话的，不过他说去凤凰山还真是秦建军告诉他的，说那里地质复杂，下头一定有大矿藏。"

我乐了，秦爷的朋友恐怕都是倒斗的高手吧，还地质工作者呢？也就只能骗骗田丽这小女孩，八成那个什么"凤舞龙楼"的秘密被秦爷揭开后，有了什么根据，凤凰山附近的下面，埋有什么惊天大墓罢了，我对这个挖墓没啥兴趣，大不了又出一套兵马俑赚点外汇罢了，也就懒得再问。

看着田丽甩过来的背包，我知道这就是秦爷给我的东西，赶忙打开。哇！里面的东西还真不少，一个小册子，我翻了翻是那《天渊山水纵横秘术》的复印件，但我此时对这个兴趣不大，接着又翻，有一份秦建军、秦太和胖子十年前一起在广西南丹融王墓的经历笔记，最后吸引我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匣子，面上粘着一张纸，看那娟秀的笔迹却是秦太所写，郑重地说匣子里有她外公传下来的一本书，是《穿山秘术》，现在正式的转赠予我，希望好好学以致用，还有那块'穿山掘岭甲'，要好生保护，有大用场的。同时又要我把小匣子带给在广州一个叫Lisa杨的人，看名字是亲戚，后面果真说这Lisa杨的中文名叫杨凌霜，而杨凌霜的父亲与秦太的父亲是亲兄弟俩，匣子很重要，一定要亲手交给杨凌霜或者他爸爸才行，最后一再拜托，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我有点丧气，里面没有提到'龙凤玉片'中龙的秘密，秦建军得到全本后，解答出了什么一点也没说，金老片说起有关黑焰灯的事情，也只字未提，我百无聊赖地拿起那本融王墓经历的笔记，翻看起来，而田丽见我不睡了，打着哈欠说："幸亏我有警官证，一路押解犯人有不少方便之处，没个人来打扰，这下我要睡会了，老冯你中毒刚好，眼睑下头的黑

点还没有完全消退，别看太久，多休息。”

我奇怪地问她：“等等，什么眼睑下头，我记得那林楠也看了我的眼睑，到底怎么回事啊？”

第二十四章 取得联系

田丽强打着精神说道："看看你自己的眼皮里头，就知道了。我也是听林楠讲的，跟你一个风格，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骗我，他说当眼睑的中间部份竖着一条直线时，基本肯定你中了邪术，要是布满了黑色小点就是被下了早期的蛊毒。你就是这样，好多黑点密密麻麻的，瞎子说你那苗人用的是蜘蛛草做蛊毒，落进去后在人体内会以惊人的速度衍生，你跟着莫名其妙发高烧，最后发狂而死！死时蜘蛛草透体而出，尸体有如稻草人般，太可怕了！至于眼睑如果是青白色微带血丝，那是健康的，而满是血丝可能是你前一晚熬夜、喝酒过度，刚哭过或得了结膜炎，都不用担心。"说完这些，已经倒头呼呼睡过去了。

我听得浑身发冷，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看来我和这北京没缘分，招惹了森哥一伙人差点做了牺牲品，这次刚回北京又中了蛊毒！对了，那苗人究竟是和秦建军有关系还是和森哥有关系，才会对付我呢？这个问题倒是需要好生想想。

恐怕秦建军已经知道了苗人跟踪的事情，否则也不会安排林楠一直不挪窝地等我，但是苗人是怎么知道这一切呢？我接到金老片的电话后，在天津耽搁了大半天，这时候秦建军应该早就下了飞机，布置好一切后，发现问题才又吩咐金老片打电话给我的，就在这短短一到两天内，苗人获悉了一切，赶到北京等我，又是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呢？

看着沉沉睡去的田丽，我不自觉地有点怀念女朋友韩叶娜，短短几天没有见面，也不知道最近怎么样了？我在北京车站中招以后，恍惚看到她被抓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回来后得赶紧打一电话问问。我把这些危险都一一引开，远离了我俩的生活，会不会也是标志着我和韩叶娜在逐渐远离，那龙虎山测字先生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我若是不离开北京的话，森哥一帮人迟早会去找她的麻烦。对了，那恶毒的苗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同伙，万一就是他们做下对韩叶娜不利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想得我头痛。

秦建军果真是个奇才，书在他的手上，牛刀小试就可以找出了凤舞龙楼的秘密，现在恐怕他已经到了融王墓，也不知道有没有帮手，我这次和田丽一起去寻找他留下的痕迹，是妥还是不妥呢？田丽又是怎么回事儿，那时候和肥佬一起在她跟前献殷勤，也没想那么多啊，这次怎么这么反常地坚决要跟着我呢？

一时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我盯着这本融王墓的笔记，慢慢看了进去，看起来应当是他老婆所写。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而且详细地记述了这次经过，看完笔记，我除了一身冷汗外，更多了许多疑惑。

那融王的绝世大墓真得很壮观，靠人力强改风水，人为的制造了一个风水宝地，护墓手段花样百出，瘴气、邪术、尸洞，一应俱全，秦爷的疑惑里提到，老融王所描绘的观湖仙山景，没有仙气缭绕，而是一座西方风格的城堡，建在高山绝顶，山下白云环绕，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眼球形的图腾，四周侍立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怎么看都有点像是阴曹地府。这总不会是老融王希望自己死后能当上十殿阎罗？真正的天宫内幕？但这天宫和我脑海中的美妙劲相差也太远了。

难道他看到的天宫并不是真的？

火车到了柳州之后，我和田丽已经疲惫不堪。由于不知道秦建军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在我的坚持下，我们在柳州休息了一天一夜，趁着这个空档，我赶紧把没花完的一万块钱存入了银行，又把秦太托我转交给她亲戚的东西，让田丽以证物的名义存在了当地的公安局，想想应该有所装扮，于是我买了一个性能不错的照相机，在背包里还装了不少的胶卷和电池。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乘车沿着十年前秦建军走过的路线，顺着铁路来到了广西西北部的南丹市，目的地就是桂北的群山万岭。那里有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山、大南山和天平山，紧靠云贵高原东麓，溶岩遍布，林木苍翠，青山连绵。

九万大山的主峰游龙山，海拔四千多米，其中的蛇河虫谷融王墓。在这么多年后已经不再是人迹罕至，那些以前经常出现的白色瘴气，随着十年前那一场恶斗，完全消失掉，一派山清水秀的环境，近几年来越来越多色彩艳丽的大蝴蝶，再次成群结队的出现。

我本来还担心路上不好走，发愁怎么去那'融王墓明堂'，谁知到了之后才知道，想那么多都是多余的，神秘莫测的秦建军早都有了安排。

十年前的彩霞客栈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更大点的两层小楼。我们抵达的时候，老板娘刚好出山去采购东西，没有回来。我在小楼转了一圈，发现有人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句话：我是司马迁，凌仙殿上见。

我一看明白了，这玩意肯定是写给我的，只是这书法也太糟糕了，歪歪扭扭不成体统，为什么是写给我的呢？因为我姓冯，这个姓氏的来历，很多人并不知道，有种说法是这样，当年司马迁入狱后，家人害怕

诛连纷纷改姓，大儿子司马临用'司'字加上一竖改姓'同'，老二司马观用'马'字加上二横改姓'冯'，我在和金老片吹牛时说过自己是司马迁的后裔，想必秦建军也知道了这回事儿，至于凌仙殿更是靠谱，笔记里不止一次提到那融王墓的明堂就叫做凌仙殿，看来秦建军已经来过这儿，搞不好还给我留有东西。

于是我和田丽安心地等老板娘回来，缸里有水，锅中有饵饼和米，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老板娘才回来。

和老板娘客套了一会儿，我就问墙上这两句话是谁写的？老板娘仰着脸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这两句话是前几天一个中年人写的，男的，写完还给我说，要是有人问，就让问的人拿牌子出来，没有牌子就算了。"

我一寻思，什么牌子啊？灵机一动，赶忙露出手腕，取下那块穿山掘岭甲，递给老板娘看，老板娘一看乐了："呵呵，一模一样，那人手上也有个这样的，给我看过，就是没你这个沉。对了，那人说你是收茶叶的大老板，他有急事要先进山去，放了个背包在我这儿，叫你拿到后赶紧去勒托森麻家，那有最好的茶叶，要是等不到你来，几天后他回来再拿走呢，来吧，跟我来。"

我和田丽一笑，不错，老秦这人挺细心的，这样找当地人联络确实很安全，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勒托森麻家的茶叶是什么意思，等一下倒是要好好问问。

老板娘从屋后拎出一个背包，哟，还蛮沉的，也不知道里面是些啥玩意儿，不敢当着老板娘的面打开，万一里面有些不尴不尬的违禁物品，岂不是穿帮，于是我赶忙接过连声称谢。

老板娘对我不检查背包，觉得我挺信任她的，挺有好感，赶忙下厨房给我们做中午饭去了。

我和田丽把背包拿回房间，一打开，果然不出所料，都是些好东西，猎刀、战术头灯、可以伸缩的钢丝绳、密封防水袋，奇怪的是里面居然有两套爬雪山用的防寒服和护目镜，我就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田丽眼睛也挺毒的，见我发呆，慢慢伸手到防寒服里一摸，就拽出一根猎枪来，枪管被锯掉了一截，保养的很不错，还有一些锃亮的子弹堆在一个小胶袋里。田丽端着枪，瞪着我："看吧，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你那位秦爷不是来找什么玉盒的，倒像是劫道的，或者又要挖什么古代墓葬，这我既然知道了，可绝不能允许！"

我也被吓了一跳，一时不知道怎么解释，低头一翻，发现秦建军还留下了一封信在里面，话说的很直白，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个表示感谢冯先生，对于仗义赠书给金老片带回美国非常感动，立刻用融王手里得到的十六枚黑玉戒指，解开了手上那块'龙凤玉片'的密文，内容非常震惊，觉得在融王墓失落那个玉盒尤其重要，不管能不能找到，都需要尝试一下，所以赶紧飞回了中国。

第二层意思是说，自己回到北京后，本想立即去天津，谁知道在朋友处验证了一个重要线索后，得知凤舞龙楼的秘密藏在陕西，很可能周公墓所在的凤凰山下有惊天秘密埋藏，那朋友又托一个叫林楠的帮忙，一来二去发现意外地被人跟踪。听朋友说这帮人很危险，怕连累你，所以匆匆自己先来了广西南丹，叫金老片打电话给你，自是希望你能够来给予帮助，现在你看到这封信，就什么也不用多说了。

第三层意思是说一定小心跟踪的那帮人，个个身怀异术，自己不敢在广西南丹逗留等着，所以先进山了，那'龙凤玉片'上说凤凰眼是一个危险的上古宝物，使用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留下无穷祸害，而讲到补救措施的下文时刚好截止没有了。推测融王墓的玉盒里，肯定会找到这个下文，这次不得已旧地重游，结合《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居然发现融王墓的背后还大有玄机，所以自己进山去找玉盒，希望我可以直接深入九万大山，找到雪山主峰上的"黑焰楼、履真阁"，不仅可以一次性解决凤凰眼的遗留祸害，闹不好登仙的可能都有，所以给你准备的雪山衣服务必带上，去找那个叫勒托森麻的人，那是自己一个老战友的弟弟，景顺族人，很可靠，会做好向导。

我看到最后乐了，登仙的可能？只听说过终南山有捷径，倒还不知道这广西南丹的十万大山里也会有？田丽凑过来看了看，摇摇头对我说道："这秦建军我看就是整个一胡说八道，我就不信这些，什么'黑焰楼、履真阁'，真会有这种地方？不会是又一个什么大墓的代号吧？"

第二十五章 扛天灯

黑焰楼？我忙拽过纸来一看，果然是这几个字，怪了，怎么那么像我藏在天津那个黑焰灯呢？没这么巧合吧，看田丽一点都不相信，我只好解释道："我说小田啊，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有些情况还未搞清楚，不要急于作决定，这样才能保证决定或决策的正确性，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对于目前咱俩碰到的一系列问题，我看可以这样嘛，一分为二，分开来看待问题。"

田丽被我说的有点发懵，猎枪一晃，止住我继续信口开河："喂喂喂，省省吧，上学时看你还蛮斯文的，怎么现在啥时候练出一个京痞子了？得，别说了，我最烦听这些紧箍咒。"

我笑笑说："小田啊，你想想咱要这么一撤，老秦可就孤军奋战了，万一不成功留下什么严重的后果，知道不？严重后果啊，万一害了这广西的大好河山，我可于心不忍。"

田丽撇撇嘴，态度有点松动："难不成你还想当个英雄？拯救万民于水火？你这么崇高吗？"

我赶忙肃容说道："别，真正的英雄都是烈士！我可不想当烈士。"

田丽噗嗤笑了，正要骂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动，走近门边悄悄一看，只见又来了一帮人，有七八个大汉，其中一个阴沉脸的瘸子像是个苗人，其他的则一色都是汉人。在柳州时我了解过，少数民族男子的着装基本都以简洁为主，最常见的就是头上包着头巾，对襟短衣，下身裤子较宽而且短，多用青蓝二色，苗族主要聚居在融水苗族自治县。

这个瘸子穿得比较花哨，我估计是一个花苗，衣服上都是刺绣，显得特别注目。而且刺绣地非常华丽，用了红、青、紫、黄等各种丝线，看起来美伦美奂，真不知道这是他的民族服装还是日常就穿这些衣服，配着阴沉的脸色，增加了很多诡异。

我对被苗人下蛊耿耿于怀，加上秦建军说过要我小心提防，所以一瞥之下，赶忙回来给田丽说："大麻烦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来的，看起来咱俩一时半会儿还真的不能撤。这地方是人家的地头，看那些大汉的背包里鼓鼓囊囊的，弄不好藏的有家伙，一个大的犯罪团伙。"

田丽嗅到了犯罪的味道，反而来了兴头，毕竟这么快升到一级警督，不是吹出来的。兴奋地神色在眼里一闪而过，我赶忙拦住她说

道："你别看了，我觉得那花苗古怪得很，别让他觉察到什么，对方人多，只可智取，再说也不一定就是歹人。"

田丽白我一眼："你当我是傻子，这地方如果不是当地人来贩茶叶，一下子来这么多外人，八成都有问题。你看咱们一路上有没有见这么多外人？我是想看看这些人面相咋样，有问题的话，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本事比起你可强了不知多少倍。"

这一会儿工夫，那些人竟然都走了，没来得及让田丽仔细观一观犯罪相，我倒是庆幸那老板娘没有冒失地叫我们下去吃饭，要不然这深山老林的，等我们一离开，一闷棍把我们黑了的可能性都有，现在至少我们在暗处，对方在明处，情况就好多了。

这帮人一走，我和田丽赶紧下来，老板娘也把饭端了上来，我们边吃边说话。

吃了一会儿，我就试探着问那老板娘："刚才那帮人干什么的？不会也是收茶叶的吧，看起来怎么鬼鬼祟祟，不像啥好人呢？"

老板娘很爽快地回答："是啊，真的不是啥好人，最近已经来过两趟了，都是这样饭也不吃，急匆匆就走，哪里是什么收茶叶的，依我看啊，八成是些扛天灯的，尤其那个花苗，听说很会用巫蛊，现在会这个的差不多都绝了，所以我是绝不敢惹的，你们也要小心点，千万别惹到了他们。"

田丽插口问道："什么叫扛天灯的？我怎么不懂这意思？"

老板娘叹口气说道："要说起这些扛天灯的，还是这十年来才出现的，以前我们这里没这么坏的人，这十多年，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了帮汉人，只听说是北京那边的一个老板组织的，和这里的一些坏的个别苗人不知道怎么就搞在了一起，带着一帮人，经常在这山里晃。要说扛天灯，是因为我们这山，又叫游龙山，无尾龙的意思。这些年在雪山顶上，有时候会黑气冲天，天上掉下来许多火石头，都落在雪山顶上，这些人就经常上去捡拾，就算拣石头，那倒不犯法，可他们每次拣完石头回来，都要把这附近的寨子折腾个遍，很多姑娘都被他们糟蹋了，还有些小孩子也被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唉，作恶得很呢！"

我很生气，脱口问道："那政府呢？还有公安武警都干什么去了？"

老板娘更不开心："政府啊，远呢，这边出事，等他们来，什么都晚了。要不我也不会早早的让孔雀出嫁，去的远远地。我这也就要走了，等几天再回来，躲躲吧，我可惹不起这些人。"

田丽有点难受地问道："那既然知道这些人坏，这周围的人没有防备吗？"

老板娘回答道："防备？我们弄不到好枪，政府不让买，歹徒有枪，政府又抓不着。我们那火药枪根本不行，再加上对方人多势众，老是抢姑娘，抓小孩，我们打不过只好躲。因为他们每次下山，肩膀上都扛了很沉的东西，很多面色都不对，像是死人一般难看。抢不到姑娘，曾经杀光过一户人家，惊动了武警，来拉网一样搜捕了几天。后来这帮人和武警一起就失踪了好几年，这俩月才又出来。因为我们习惯上管那些天上掉下来的火石头叫天灯，一来二去就称呼他们是扛天灯的，后来听那些汉人还很生气，说这名跟点天灯似的，不准我们叫，对了，点天灯什么意思？"

田丽已经气地说不出话来，我只好回答老板娘说道："点天灯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一般来说，是把犯了大罪的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层层包裹，放进油缸里浸泡一天，到了夜里，将他头下脚上穿在一根笔直的高高铁杆上，从脚上点燃，有麻布吸的油加上人体的油脂，往往烧一夜的都有，天亮才死。看他们这样没人性，真该被点天灯！"最后，我恶狠狠地骂道。

老板娘吓了一跳："点天灯这么惨呢！我的天。"

我们三个人不再言语，埋头吃饭。一时吃完，我就要老板娘告诉我们那个什么勒托森麻在哪儿，我好去找他，早早收了茶叶快点离开。

老板娘叫我先别急，收拾好饭桌，又把粮食和水缸清空，锁好门，才对我们说："你们也抓紧时间快点忙完就离开，不然等他们从山上下来，就麻烦了，我把这些吃的喝的藏好，再有来的人就知道出事了，不往里头走了，要是万一撞上扛天灯的抢钱杀人都做得出。"

老板娘把我们送出好远，指了条路就回去了，说是要去孔雀家躲几天再回来。粮食和水藏在哪儿我们也知道，走的时候照原样藏好就行，我坚持给老板娘塞了些钱，这才告别。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快黄昏了，勒托森麻的寨子里很不凑巧，正举办一起丧事，我和田丽背着包问了几个人才找着。一问，原来这勒托森麻的汉名叫徐群，三十岁左右，人很精悍，话不多，嘴里总是吧嗒吧嗒的嚼着草烟。身穿黑色的对襟短上衣、裤子又短又宽，头上包着白头巾，腰里挂着个棉麻织成的挂包和长刀。

我和田丽这才知道景顺人是景颇人的一个分支，迁居桂北后，逐渐自称是景顺人，其实保留的还全都是景颇族人的风俗习惯。我说呢，中

华大家庭，我不记得有景顺这个民族，原来是这样！

景颇人的丧礼要通宵达旦地跳舞，日子愈多，主人愈显得光荣。屋子外头跳舞的"喔热、喔热"地吼叫着，动作粗犷有力，屋内舞者随着深沉、中速的歌声和铙锣节奏绕尸起舞。

他们唱的歌声不怎么悲哀，而有点欢乐的味道，内容我们听不懂，勒托森麻解释说主要唱的是人为什么会死，再追叙死者生前的为人处事并且教育后代怎么做人、要辛勤地劳动、感激死者的养育之恩等等。

勒托森麻是个性情中人，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怕我们劳累，不习惯那场面，早早引了我俩去他那儿休息。过门口的时候告诉我："我们这儿的人，住房一般都有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家人、客人出入的；第三道门是通往晒台的；第二道门叫鬼门，专供人死后抬出和鬼出入。鬼门是禁止家人和外人出入的。你们相信万物有鬼魂吗？我们是遇到不祥之事就要祭鬼，还挺灵验的。"

我见田丽已经很累了，于是老老实实回答道："勒托森麻大哥，说真的，我不相信。"

勒托森麻眉毛一挑："哦！是吗？我在你们汉人的地方生活过，好多人都是拿鬼来吓唬别人，而自己却压根不信，呵呵，不过人各有志，我明白。你们往后就叫我老徐吧，顺口点儿。"

景颇人是个朴实好客的民族，老徐的老婆孩子在寨子里，那家人处帮忙，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好意思地收拾了一桌酒菜招待我俩，殷勤地劝我们多吃多喝，我和田丽中午没有吃饱，都是饥肠辘辘，也不客气地闷头苦吃。

第二十六章 关系微妙

我想那帮扛天灯的人暂时先不要告诉老徐，这次上山定能碰到。以田丽的身手，我们躲在暗处，说不定就能除了这一害，我还担心这伙冒出头来的人，或许和我要找的‘黑焰楼’、‘履真阁’有关系。

看看吃的差不多了，我就和老徐攀谈，游龙山好不好上，要多长时间才能上去，秦建军有没有留下什么话给他。

老徐看来在内地呆过不少时间，汉话说得不错，习惯也知道不少，这时酒喝的差不多，凑近了拉住我肩膀跟我说："小冯你上过雪山没有，看你身子骨怕是还不如你老婆呢，咱们明天一早就走，一切顺利的话，天黑时能到半山腰处露营，到顶上时候，应该是后天中午吧，路不好走，真是不明白胡大哥为什么要我带你们上去，那山顶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不过，不是胡大哥照顾我，我也不会有今天，当年我哥牺牲后，也就胡大哥来家里看过，还一直给我寄钱，真是好人啊，兄弟你放心，我老徐怎样也要把你和老婆带上去，一定完成胡大哥叫我做的事情。"

田丽被老徐一口一个你老婆说的很尴尬，加上主人盛情之下，不得已喝了一点酒，脸色愈加红润，瞪了我一眼，叫我赶紧说明，我却被这一眼瞪的心神一荡，觉得田丽穿着便装，说不出的俊俏，矮桌边蹭着她鼓鼓囊囊的胸脯，万般风情迷人，而一头短发看起来更是清爽可爱，我顿时傻傻地望着，一时呆住了，没吭气。

田丽见我这般模样，更是尴尬，可能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一扭头，也不看我了。

我回过神来，暗骂自己居然见异思迁，这许多天来，想韩叶娜的次数越来越少，真是极不应该。

我看老徐有些发困，赶忙问他："山顶有什么古怪？老徐先别睡，咱们合计合计，带些什么东西上山？"

老徐迷迷糊糊地嘟囔道："古怪的很呢，听说上头有妖怪，还有好多死人，不用带什么东西，胡大哥都准备好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别咯唧咯唧弄的太晚，明天要赶路。"

别弄得太晚，还咯唧咯唧的！什么意思嘛？这话一说，让我极度的不好意思起来。摇晃着老徐问他："我的老徐啊，你可真要命啊，我们不是夫妻，你得给我们弄两间房子呢，快，快醒醒！**，什么酒量啊，我

还没醉你倒是先睡了！”

田丽白了我一眼，起身就走，抛下句话说道：“冯一西你这下满意了，不过别担心，景颇女孩婚前有一夜情的自由，不知道现在这风俗还有没有，你可以出去试试，找地方将就一晚就是，我这楼上，你想都不要想！”自顾自上楼去，把我一个人扔下了。

我没有办法，坐在老徐家楼下，迷迷糊糊地打盹，听着远处举办丧事那家的鼓声、歌声、跳舞声，一会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想起上厕所，走出门一看，也没什么合适的地方，看到一个不高的小木桩，像是竹子搭成的，我就扶着上面圆圆的顶部，准备就地解决。

这个短木桩我摸上去时，才觉得很凉，触手冰冰的，有点像是要把我手掌都粘上去的感觉，我彻底醒了，心想怎么这么邪门？

沿着木桩往下滑，费了好大劲，我终于抽回被粘住的手掌，想饶过木桩再走远点找地方，转身却被地上一堆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趴下，借着月光仔细一瞧，地上蜷着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像是个人，又浑身长满黑毛，说是动物吧，又有点太大，看不见四条腿在哪，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

那东西被我踢了一脚后，蠕动下身子，往旁边躲了躲，我好奇地凑近了去看，真的是一个活物。只是寒气森森，不知道是不是雪山下来的稀有物种，我转了个圈，饶过去看另一面，刚一挪动身子，这黑影里竟然伸出两只手，一把掐住了我脖子，冰凉干枯的爪子勒进了我的皮里，一阵刺痛。

我惊骇得想大叫，却被掐住脖子叫不出来，手脚乱蹬，踹那个东西，又够不着距离，一会就把我掐的直翻白眼。

天上的月光白惨惨的，远处的鼓声伴随着低沉的歌声反复吟唱，我可实在不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被掐死，脑子里一直想的，竟然是可别给田丽看见，我就这么死在门外，太窝囊了！

我拼命地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拖着这堆东西靠近那木桩，伸出手死命扒住木桩顶，把那两只爪子卡在木桩上，憋着劲挣命，我甚至听见那爪子咔嚓咔嚓的碎裂声，终于，爪子有点放松，无声的松开了我，然后这个长满黑毛的东西，慢慢爬进了木桩子里头，一点点全部挤了进去，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平静下来。

我死里逃生，离那木桩子远远地瘫坐在地上低头直喘气。

树影婆娑，凉风阵阵，突然有个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把我的魂

都差点吓掉，扭头一看，是田丽穿着衬衫出来察看动静，我立刻控制不住，一把抱住田丽，带着哭腔说道："我的小田田啊，为啥每次碰到你，都被你背后拍一巴掌呢，你知道不知道，会吓死人的。我刚才差点就没命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

田丽这次出奇地没有推开我，也伸手环抱住我，把我脑袋压在胸口，轻轻摇晃着安慰："没事了，没事了，大男人不哭。"

田丽温软丰满的胸脯让我感觉很舒服，我把脑袋往里挤了又挤，不想离开，逐渐意马心猿地按捺不住，想起韩叶娜，又有点惭愧，觉得很不妥，思想斗争了好一会，终于挣扎着坐起来，不敢抬头去看田丽的眼睛。

仿佛听见田丽低低地叹了口气："这景颇人非常崇拜鬼，在门外一般都会有个鬼桩，专门给鬼居住，我在读书时，听一个少数民族的室友说过，非常忌讳去触摸鬼桩，连主人都不会碰，你不知道差点送命，唉，都是我不好，刚才不该和你生气，我听见声响下来时，正看见那鬼物钻进鬼桩去睡觉，往后，我再也不会意气用事了，原来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竟然都是真的。"

田丽伸手拉住我，低声说道："要不咱们上去休息吧，夜里风大，明天还有事儿，休息不好可不行。"

我被田丽的温婉震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没想到一向坚强冷酷的外表下，会有这么体贴的话语。上去休息？是不是说要……，我张张嘴，有点口吃地说道："我，我，不好吧，老徐说不要弄的太晚，这会都半夜了，还要……。"

田丽脸一红，骂道："冯一西，你！你一脑子坏水，我不和你说了！你想怎么死就怎么死吧。"扭头就走。

我苦笑着跟进去，眼瞧着田丽上楼，短裤包裹着丰满的身体分外诱人，忍不住小声嘀咕："我只是说这几天没洗澡，得好好洗洗才行，哪有什么不肯的意思啊。也不听我说完，真是的。"

田丽听我这样一说，身形顿了一顿，跟着就发狠地扔下来一块布毯子，再不和我说话了，我只好叹口气，终究不敢跟上楼去，草草地偎在房角睡过去。

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老徐把早已准备好的装备，重新整理成三个背包，一人一个，我们简单地吃了点，就出发了。

四千多米的雪山我可从来没爬过，尤其是处于苗疆边境的游龙山，

像这样不出名的深山，更是没有什么好路可走，田丽身体素质明显要比我好，老徐这景颇族的汉子更不用提，看来三人中属我登山本领最差。

老徐手里的长刀，已经拿了出来在前面开路，越走越带劲，大声喊道："男人不会耍长刀哟，不能出远门哈；女人不会织筒裙哟，嫁不了人哈，我们景颇的阿昌长刀，是生命之刀！我们景颇汉子，个个都是真的男子汉！"

这老徐是个耍刀能手，好走的下坡路上，经常看见他踩着轻盈灵活的步子，腕花轻快，动作流畅优美，像是跳舞一样，中午休息进餐时，我们干脆要老徐给表演一下，老徐却摆摆手说道："不行不行，我这舞的是'拳嘎'不是'摆拳嘎'，不好看的，下山后我拿了'串歌'可以给你表演下十刀舞或者'以弯弯'，那才是真的刀舞。"

看我听得糊涂，老徐又解释道："拳嘎重于实战，步法扎实，舞姿低矮，运刀砍劈有力，进退攻防和摆拳嘎不同，摆拳嘎意思是舞刀花，好看但不实用的。"

走走停停，我和田丽经过昨晚的事儿，感觉亲近了不少，也敢拉手行进了，只是田丽有时候会沉下脸若有所思，不知道想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天快黑时，有惊无险，三个人到了老徐所说的宿营地，一块大石头下面，凹陷进去一个不深的洞穴，天然的遮风挡雨，地势上还能防备猛兽，相当不错。

趁着天黑前的时辰，我们抓紧时间填饱肚子，准备明天继续攀登，听老徐说，明天的路开始要碰到真的危险，会有积雪，冰盖、冰缝，搞不好还可能碰上雪暴，所以今晚一定要休息好。我们商量下守夜的顺序，后半夜危险，自然指派给老徐守，所以没过一会，老徐就率先去睡觉了。

我叫田丽去睡觉，她不肯，山上风大温度低，看她不好意思过来我身边，我只好涎着脸跑去她旁边，偎在一起暖和。

漆黑清冷的夜里，我抱着田丽似睡非睡的柔软身体，山上太安静，我一点杂念都没有，目光炯炯地回想自己这段时间的离奇经历，和以前写字楼白领的生活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那时候虽然是个军事迷，也参加过不少户外活动，但和这比起来，就简直是小儿科了。

田丽睡梦中抱紧我，把我思绪给打断了，看着月光下的年轻女郎，我忍不住低头亲了亲田丽的额头，风吹的凉凉的，也不知道她一个女孩儿家，在局子里是怎么吩咐下属做事的，说不准外表坚强冷静，心里也

是燃烧着一把火，又想想韩叶娜，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胡思乱想好久，睡意渐渐涌上来。

直到老徐推推我，示意我去睡觉，轮到他看场子了，我这才靠着田丽，搂在一起踏实地睡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老徐推醒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好冷，看看天还漆黑着，正想问老徐怎么回事，难道有情况？老徐却示意我别出声，指给我看不远处的地方。

第二十七章 黄金尸

影影绰绰的不远处，有一堆火光，我把防寒服给田丽掖好，跟着老徐悄悄摸到外边，拿出望远镜仔细分辨。

一看之下，我不由一惊，还真的碰上了那伙子扛天灯的汉人，猎枪和长枪挎在背上大部分都在睡觉，两个可能是守夜的耐不住冷，刚点起一堆篝火在喝酒聊天。

老徐轻轻在我耳边说："这伙人刚上来，可能在路上走错了，碰到什么东西还死了个人，我一直看着他们，还好，根本没有往我们这边来的意思。游龙山上没什么猎物可打，看他们带这么多枪，肯定是前些年失踪的那帮扛天灯的人。你可千万莫要惊动了他们，回去收拾好地方，明天让他们先走。"

山里很静，夜风不是很强，隐约听到俩人似乎在商量什么事儿，我听见一个说道："老大叫我们这次做最后一次，是不是真的？"

另一个压低喉咙说："噢，老大亲自……看来是真的，这么多年都……北京那韩叶娜……这次应该……"后面听不清楚，只是我被那句北京那韩叶娜吓了一大跳，天啊，可不会是有对我女朋友做了什么手脚要害她？她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呢。难道我在北京恍惚中看到的都是真的？

老徐拉着满腹狐疑的我，悄悄退了回去，等到天快亮了，我摇醒田丽，悄悄告诉她莫要出声，有意外情况发生。

过了好久，老徐回来说："没事，已经走了，看方向不是下山回去，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也是奔那游龙山顶去了，真是奇怪，你们都要上那山顶做什么？"

我看老徐是秦建军交代过可以信赖的人，也想让那帮人走远了我们再出发，于是简短地给老徐讲，话里也是有真有假，希望他能听懂："是这么一回事儿，十年前老秦染上怪病治不好，听说游龙山里头的虫谷有药可医，于是千辛万苦地闯进去，却意外发现一座两千年前的大墓，很邪，差点跑不出来，不过最后还好，拿到了治病的药，却把记载怎么用的药方给掉在了虫谷里头，所以这次，老秦又来那个药方，因为我对这个用药方法还算有点研究，就让你带我上山，山顶有一个'黑焰楼、履真阁'，我负责找到这个地方，等老秦我们会合一起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他那不治之症。我说的还算明白不？"

老徐点点头，皱着眉毛说："原来你还是个医生？看来老秦是想拿着药方到山顶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去治，可他要是找不着那药方，或者耽搁了时间，上不到雪山顶，我们难道一直等着？"

我真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办，于是说道："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估计那‘履真阁’里说不定会有解决的办法，我还是相信他既然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咱们要小心的是前面那帮人，老秦跟我讲过他被人跟踪的事儿，我在北京也吃过亏，唯独不知道是不是这帮人在搞鬼。"

接着我又简要讲了一下在北京遭逢苗人下蛊的经过，末了总结说："我不理解的是这些人的办事效率会这么快，我刚到北京就被盯上，所以现在很难确定是不是也来了广西南丹，再加上我听到那人提起，北京韩叶娜……什么的，我担心女朋友有什么事儿，更不放心，所以老徐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咱们跟上这帮人，一起找个机会除了他们。"

老徐有点怀疑我和田丽的关系，昨夜还搂在一起，怎么今早上就说，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奇怪地看了田丽一眼，摇摇头说道："你们汉人哪，我想不明白，但是我会尽力的，为了老秦，我也要听他的计划，放心吧，不用你说，我也要干掉这帮扛天灯的坏汉人。"

田丽默不作声地整理好东西，看也不看我一眼，率先走了出去，我和老徐一愣，赶忙也出发了。

山路愈发难走，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好在老徐很熟悉这里的地形，领着我们一步步地往前走。

起风了，山顶上很快有吹落的雪粒飘下来，在这三千多米的高山上，温度变化很快，我们陆续拿出防寒的服装和护目镜，披挂整齐，应付越来越深的积雪和寒风。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和积雪与寒风作战，所幸还没有到达高处的冰层地带，我还应付的了，除了不时的气喘要求走慢点之外，没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走的慢，才没有超过前边那帮人的速度，一路上，反而可以见到他们留下的痕迹。

中午时分，老徐示意我们又到了啃干粮的地方，哆嗦着僵硬的嘴吃完这餐，天空开始下雪，气温陡然降低许多，看来前面就要上到雪线了，接着就要踏足积雪不化的寒冷峰顶地带。天气骤变，不再是柳絮棉绒一样的雪片，大颗的雪粒冰晶被寒风从地上卷起，山上也变的阴寒潮湿，风雪夹杂着冰粒抽打着我们，让我苦不堪言。

一步一挨，我跟在后面到了雪线，已经快天黑了，老徐忙着找宿营的地方，我们下了山岭，找了一个背风的雪窝子，这次可没有昨夜那么舒服，背靠的山石不够大，不时有雪粒子钻进脖子，冻的够呛，天寒

地冻中，嚼着干粮的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味同嚼蜡的难以下咽，看田丽也是差不多，皱着眉头，吃不下去。

在雪窝子里呆了一会，我耐不住，出来活动下手脚，这时风雪小了一些，到处都被白雪映衬的不是很黑，我试着想练练眼力，于是仔细观察起这山的走势。

俗语说：三年寻龙，十年点穴。中国风水的龙头都起自昆仑，北边沿着天山、阴山、燕山一路若隐若现的入与渤海后，又上岸抬头成长白山系；中间是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到了秦岭，龙头一分为二，一头向北成太行山，一头向南成大巴山、南岭、武夷山入于东海；最南边的是横断山系，在云贵高原调头南下出了国境，这三条巨龙在大地上腾挪跌宕，盘出了无数风水宝穴，古人常说，入山寻龙，意思就是上了昆仑，才能顺着龙脉一路排查寻找最好的风水。

这桂北的山脉都从云贵高原下来，我们经过两天的漫长行程，也不知走到了哪块地头，眼前这山的走势，十几座山峰环绕，似乎一般高大，而我们的方向略微偏西一点，回头望望山下，林海、山洼、水潭稀稀拉拉的点缀左右，一点也看不出龙脊和龙头的走势，换句话说，就是我没有发现这是条龙脉，这山顶如果有蹊跷的话，无外乎土木石建工程，凿山挖陵，最多把山都挖空，经过两千年的风雨剥蚀，地面的植被和石头分布都应该会露出一痕迹，可我偏偏却看不出。

左右换了几个方向，看的我有点焦躁，《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不可能是骗人的鬼话，我按照书上的口诀和方法竟然看不出龙脉，也太笨蛋了吧？

静静心，稳定下情绪，我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那融王的地宫是在虫谷的深潭里，人为改变环境，造就一个水龙晕的格局，而秦建军说这山顶大有玄虚，难道是暗示我这山没有被挖空，或者说山根本就是人为建造的？看看周围每座山峰，我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工程量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

虽然看不出大的头绪，我已经觉得这山顶确实如老秦所说，大有玄机，隐隐然潜藏着非常邪恶的气息，因为山势地势根本就不成风水，而且连一点风水的概念都没有，这就好像十道判断题非对即错，闭着眼睛瞎填也会答对几道，而我偏偏十道题全部选择错误，这就很不合常理，此处应该被人力移动过什么东西，不然绝不会这样！

记得老板娘说这山顶经常会砸落火石头，以我的看法，无外乎就是陨石流星雨，那帮扛天灯的人从山顶搬了什么东西下来而导致性情大

变？这会儿我很难想出其中到底有什么联系。

后半夜轮到老徐守夜，田丽已经在身边给我留了个位置，我带着满腹狐疑，一脑门高深莫测的想法挨着田丽睡下，远处的群山被白雪覆盖，山顶烟岚弥漫，散发出一片片的黑气，我只好寄希望于明天的行程，可以彻底揭开心中的谜团。

或许是天意吧，注定了这个夜晚将不会是一个平静的夜。进入梦乡不久，我就被弄醒了，脚下的地在抖，靠着的山石都摇摇晃晃，我第一个感觉是不是地震了！

耳边一声声闷响此起彼伏，是石头重重砸落地面的声音，紧张的老徐扯着我和田丽死命往里边躲，等我清醒过来时，心里明白我们是碰上了流星雨，这些仿佛地震的征兆都是一颗颗陨石闹出的动静，看来这就是客栈里老板娘所说的火石头，只是那些扛天灯的人怎么会知道，今晚有这样的天文异象，是他们计算出来的，还是他们搞出来的？

纷落凌乱的流星雨持续了五分钟左右结束，周围再次恢复了平静，老徐小心地探出去看了看，回来叹气道："雪崩了，幸亏咱们走的慢没有上到山顶，否则这会儿准准的给活埋掉，不过也好，明天咱们上山时倒是不用担心雪崩的问题了。"

我一听雪崩了，赶忙问老徐："那帮人呢？会不会被雪崩给吞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痕迹不是表明他们已经上去山顶了吗？"

老徐摇摇头："这谁也不会知道，雪崩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但愿这帮歹人都给活埋掉，也算老天爷帮我们除害了。不过我想没有那么简单，俗话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呢！"

此时的田丽却暗中使劲掐了我一下，我猛回头一看，只见田丽面无人色地盯住我不言不语，只是示意我看前边，老徐身后的雪地里，静静趴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我一把拽过他，老徐反应很快，转身的时候，手里已经拿出了长刀，斜斜地横在胸前。

时间一闪而过，那黑糊糊的东西仍然保持着刚被发现的姿势，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人形物体，是从不远处滚落下来的，很可能被刚才的流星雨砸出了地面，借着雪光映衬，老徐一步步走上去，田丽拿出了那支枪，戒备着那东西暴起伤人。

长刀的尖端轻轻一触，叮当一声，似乎是个金属疙瘩，老徐我们立刻长出了一口气，只要不是个活物，一切就好办，那天夜里在老徐家里，我已经被这种黑糊糊的东西吓怕了，生怕又伸出两只爪子掐住我脖子。

走近点一看，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东西是个人，不过已经死的不是一天两天了，身上服饰还是古代的战士盔甲，叩刀按剑，每一寸皮肤，连头盔、头盔下圆睁的双眼，大张的嘴巴都是泛着一层金属的光泽，让人感觉这战士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老徐拿刀轻轻一刮，露出了黄澄澄的金子颜色，竟然是黄金尸！

第二十八章 鬼门关

黄金尸！

看到雪地里黄澄澄的金子颜色，我第一个联想到了那帮扛天灯的人，原来是为了黄金，这一个黄金尸上覆盖的黄金分量相当多，如果一次刮几具尸体，把弄下来的黄金扛下山，我怕是要累趴下。

不过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难道老融王除了在山谷里造出'水龙晕'的神仙宝穴之外，还在山顶给自己留下了退路？不过也难怪，这家伙活在世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身后事儿上了，无怪乎会亡国灭种。

我对死人身上刮金子的行径没有兴趣，老徐作为景颇人非常崇拜鬼神，定要挖坑好好安葬这古尸，也由的他了，唯独田丽这时露出了人民警察的高度警惕性，手中的枪丝毫没有放下的意思，也幸亏这警惕性才救了我一命。

看老徐搬不动，我就搭把手，拖黄金尸去刚挖出来的坑里，压根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沉重，如果不是尸体的脸上，那牙齿和舌头栩栩如生，我都怀疑这古尸不过是个镀金的木像，低头仔细看那个眼珠，我想找出点证据来证明这不过是个木像。

轰的一声闷响，是田丽手中的猎枪开火，我抬头一看，一个高大的黑影跌跌撞撞的，从我身边匆匆跑开，全身挂满了毛绒绒的黑色肉球，一路上左摇右晃，不断从身上跌落雪渣碎石，我吓了一跳，却听老徐叫声："快追，别让它跑了！"

顾不得多想，我跟着老徐和田丽追过去，那东西跑的越发匆忙，身上更是不断跌落大块颗粒，原本臃肿的体态苗条了不少，很快就消失了踪影，老徐停下脚步："别追了，来不及了，跑的差不多了。"

我喘着气问老徐："这是什么东西啊，老徐快点说说。那帮歹徒要是没死的话，这一枪只怕是会被他们听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徐带着我们往回走，路上低声讲了一件事情，虽然同样发生在雪山的山顶附近，却离我们目前所在的游龙山很远。

那是流传在西藏藏民中的一件事情，在雪山上，每当黑夜时分，便会有种躲在冰下的动物爬出来，聚集在一起搜索刚死不久的尸体，它们钻进尸体的衣服里噬咬血肉，尸体就会变成白色。如果继续扑咬活的人畜会越涨越大，随后会因各种行动的消耗而萎缩；如果两三天内吃不到

活人，就会散开，钻进冰川下藏匿起来，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这种东西喜欢钻雪沟和冰坑，只在深夜出没，七百多年前，曾一度酿成大灾，死人畜无数。

我问老徐道："原来这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群？很多聚集在一起？"

老徐点头道："没错，最多时一个尸体上会附着十几个，它们吸收了尸体内的血肉，变得肥胖起来，像是整团整团的肥肉，远远看上去像是个胖乎乎的雪人，藏人管它们叫做'雪弥勒'。年头很久，都被人们逐渐遗忘了。"

我抽了口凉气，有点后怕地看着田丽说："刚才差点扑到我身上的，想必就是这个东西，要不是田丽开枪，我就死了一回了，真他娘的恐怖！"

老徐摇摇头说道："这个应该不是雪弥勒，那跑掉的黑影身上东西不是白的，而是长满黑糊糊的绒毛，几年前扛天灯的人闹得很凶，杀死了不少当地人，后来公安武警联合起来进山剿匪，结果只活着逃回了两个。据他们所说，藏地流传的雪弥勒已经在游龙山顶扎根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些雪弥勒变成浑身黑色，奇臭无比，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游龙山埋了不少这种黄金尸，被雪弥勒吞噬枯骨干肉后所引起的变异，我们当地人管这个东西叫'黑弥勒'。藏人说过，这种东西特别惧怕大盐，唯一的弱点就是只能在夜里出来，白天即使有雨雪也不敢现身，不过我并不知道变成黑弥勒后还有没有这些弱点。"

最后老徐沉重地对我说道："咱们现在只有不多的一点盐巴，黑弥勒一定会再来捣乱，那帮扛天灯的人听见枪声，也会知道咱们在后边，估计这会儿已经等着机会偷袭了，看来今晚这雪山山顶会有场好戏上演，大家也别睡觉了。"

黄金尸，黑弥勒，雪山顶上还有歹徒随时会打黑枪，我越想越觉得压抑的难受，嘴里阵阵发苦，看一眼田丽，神色凝重，攥紧枪管，比我多了许多冷静。

拿起装备，我们都觉得此处不可久留，黑弥勒受伤逃走，谁也不能保证它是不是去召集同伴，如果那帮扛天灯的派人下来解决我们，以我们的武器，是很难抵挡偷袭的。

风后暖、雪后寒，我们决定趁着这风停雪住的机会，摸黑向上攀登，打定主意要换个地方歇息过夜。

还没有走到雪崩发生的地方，冰盖和冰沟冰缝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得已只好步步为营的小心前进，仍是走不了多远，我停在一

处挡住前路的山崖边，看着前面轻轻说道："田丽，你知道什么叫做鬼门关吗？"语气平静的出奇。

田丽吓了一跳："老冯，你又怎么了，怎么突然提起这么个东西，这种地方，还是不要去想这种鬼怪为好。"

我苦笑着看看山上，一丝一缕的黑气原本都是静静游弋在山崖残壁间，这会儿已经逐渐凝结纠缠，所到之处，隐隐漂浮无数的淡淡身影，其中大多都是面目狰狞，一个个呆呆地瞧着我们，似乎在慢慢流淌、聚拢过来。

像是一个梦境，不过却是黑色的梦，我出神地看着山崖上，陨石打穿出的一个大洞，呼哧呼哧往外冒着黑气。老徐和田丽也是呆呆地看着。这个山洞出现的真不是时候，黑弥勒在后面悄悄地跟着，而我们却被山石挡住去路，更为要命的是，山石上居然有三个大字，秦篆字体，我虽然不认识篆字，但这三个字还是记得的，因为在看过的电影中不止一次出现过。

"鬼门关"！

站在这三个大字前，我们大眼瞪小眼，只有选择了沉默。

只听老徐大喝一声，挥起长刀就往我们身后重重劈落，刀光中，地上一只黑色毛球，吱吱怪叫，凌空扑了上来，像是刺猬一样，上面黑毛根根直立，下面肉乎乎的极为黏稠，也没个鼻子眼睛，全是一张张小嘴，不停开合，可以想像给咬上一口，将会有什么可怖的后果！原来这就是黑弥勒的本来面目，好在只有一只，老徐几刀就把它劈成碎片，顺着雪地钻了进去。

顾不得擦去额上的汗珠子，老徐沉声说道："此地不可久留，周围已经被黑弥勒围上了，看来我们不进山洞的话，是撑不到天亮的！"

我在背包里找来找去，摸出老秦准备的头灯和猎刀，拿在手上，好歹也算有个武器，头灯只有一个，我打头，往山洞里试探着走去。

刚进洞口，里头却传出撕声裂肺的一声惨叫，然后，痛苦的嚎叫声不断头地传到我们耳边，我忍不住拉住老徐问他："你听听，这是不是被黑弥勒咬上的声音？"

老徐困惑地摇摇头："不是，肯定不是，黑弥勒是整个扑到身上，顺着热气率先钻进嘴巴，根本不可能让人嚎叫这么长时间，这山洞里莫非还有别的东西？"

我闪眼瞧见后面的黑弥勒越聚越多，心知不可再犹豫，赶忙扯着老

徐和田丽钻进洞里，又拿出仅有的一点盐巴撒在洞口，希望多拦住黑弥勒一会，让我们能够走远一些。

山洞深处的嚎叫声慢慢低了下来，一声声若有若无，冰凉刺骨地飘过来。

走不多远，我们终于来到惨叫声发出的地方，虽然已经经历了很多恐怖的场景，但是这一刻，我还是被面前的残忍吓住了！

一个汉子，原本应该是五大三粗的汉子，直直站立着，两手并拢，被牢牢绑在一根铁条上，几个铁扣套着他的脖子、肚子和小腿，正缓缓旋转，可怖的是这人脚下，有一个圆铁盘，上面刀刃向上固定着几把尖刀，铁条每转一次，汉子都经过这尖刀，被削下一条肉丝，圆铁盘上已经堆了几堆皮肤和碎肉，仔细看的话，还有些内脏在蠕动，汉子已经被尖刀刮的剩不下什么体积了，但脑袋还在，眼眶瞪的出血，估计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切碎，却逃脱不了，活活痛死的。

我强忍着反胃和战栗，低声说道："这还是来扛天灯的，他娘的这死法，比点天灯都惨，这不就是，不就是古代的千刀万剐，那个什么凌迟吗？"

想想不对，我又加上一句："是凌迟，不过是半自动凌迟，老融王的思路还挺开阔，知道使用机械来节省人力了。"

新鲜的人血腥味扑鼻，田丽已经被吓得不轻，忍不住紧紧拽住我的胳膊，才没有跌倒，老徐更是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落入陷阱，体会这个被我形象的称为半自动凌迟的机关。

我皱皱眉，被田丽的指头掐的生疼，用头灯左右晃晃："你们俩快看，周围有东西。"

老徐不作声的从包里掏出个松油火把，刚一点燃，田丽就是一声大叫，把我吓得不轻："天啊，这人....."抓住我的胳膊，整个人都要软倒。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又一具尸体，还有点面熟，竟是昨天晚上被我和老徐见过的，那两个守夜的歹徒之一！

不过这人马上就要变成了两个，同样被固定在一根铁条上，不同的是头下脚上的倒悬，两腿被分的大开，一把大锯从上往下，顺着胯骨一路直锯，卡在了肋骨的地方，肚肠流了一地，人还没死透，脚尖一颤一颤的挣命。

我拼命站稳一点，拍着田丽说："别晕，千万别晕，老徐你也别动，

看起来这块地方遍地都是杀人的机关，触发的装置一定埋在咱们脚下的石头地里。”

火把的哔剥哔剥声，一跳一跳的，那个快要变成两半的人，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大脚指头瞬间蹬的笔直，已经无力再缩回来。

我们后边，隐约听到动物爬行的声音，我心里暗暗叫苦，成群的黑弥勒这么快就冲了过来？真的要我们三个死无葬身之地吗？

老徐突然开口说道：“冯一西，老秦到底是怎么和你说的？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咱们这可是把脑袋都提在了手上，进了鬼门关，他娘的什么狗屁鬼门关，老秦为什么现在还不露面？”

紧张的语气中透出一股子阴狠，把我吓了一跳，不由苦苦思索我到底什么时候告诉过老徐，我的全名是冯一西？

第二十九章 鬼打墙

前面有杀人的机关，后面的黑弥勒步步紧逼，旁边是古怪的令人生疑的老徐，周围听起来像是不少动物在蹑手蹑脚地靠近，我看看，只见黑暗中移来一盏盏绿幽幽的眼珠，那是猫眼，眨也不眨的包围着我们。

田丽靠在我身边，有点发抖。

我说："这是老猫的眼睛，跟狼眼一样，据说可以采光。一到黑夜，就会发出绿光，别怕，老猫是不吃人的！只是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老猫，它们吃什么呀？"我猛得想起来吃了黄金尸后变异的黑弥勒，软不拉唧的恶心人，有点害怕这些老猫是不是也是吃尸体长大的？

想想此地不宜久留，我决定暂时不回答老徐的话，疑点暂时搁在心里，脱离险境再作计较。头灯左右晃晃，到处白惨惨的。

我对老徐说："老秦在哪里，我真不知道，老徐别想那么多了，这会还要靠你脱险呢，有啥事儿，咱们安全了再说。"

老徐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失态，点点头不吭气了。

我们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脚下的动静，往前走了几步，累得满身是汗，我心想这样不是个办法，黑弥勒的速度可比我们快得多，甩不掉这些吃人的东西，压根别想走出去。

这鬼门关里头是别有洞天，走了这几步，我们就发现环境起了变化，原来这只不过是个走廊，前面有股寒风吹了进来，望过去，只见雪地泛着白光在月色里，似乎是通到露天的所在，我们不会是快要走出洞了吧！

前面不知道什么情况，难道山中有山，雪山顶是一个中空的大坑？这也太奇怪了吧！

管不了那么多，我知道老猫还有黑弥勒都在周围潜伏着，等着我们精神松懈后，好扑上来饱餐一顿。

我努力辨认着前面，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看起来这雪山顶还真有可能是个中空的大坑，像那月球上的环形山，只是上面的口子要小的多，丝丝缕缕的还有些东西，鱼网一样扯在上头，而我们就意外地穿过山腹，站在了平坦的环形山底部。

前面有一条小路，像是黑石头铺的，在雪地里很显眼，路并不长，只有二十多米，两侧啥也没有，都是墙壁，要不了多久就能走到头。

迟疑了一下，我想这条路毫无疑问是人工铺的，穿过这条路，会不会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那秦爷说的"黑焰楼、履真阁？"就算不是，也应该会有些事情发生，我闻到后面黑弥勒的气味越来越近，我赶忙招呼田丽和老徐一起走进了小路。

快到转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胡同的拐角处趴着个老猫，背上醒目地三个大白点排成个三角形标志。

未曾细想，已经转过了拐角，向右继续走，我跟田丽说："想必咱们走的是终南捷径，升仙近道，这趟伟大的任务就要划上圆满句号了，小田你说天上那么多仙女，看到我这样的凡人会怎么想？"呵呵笑了两声，可是没等笑完，我就愣住了，我们面前又是一处丁字路口，右侧的拐角处赫然趴着个老猫，背上居然有同样醒目的三个大白点。

田丽有点发蒙："别想美事了，咱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怎么这老猫那么面熟？"

我故作镇静："别管它，咱走咱的。"我们向右一拐，没走几步，又看到跟前面一样的情况，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暗叫苦。

越来越是不对头，我们明显没有发现这路的古怪就走了上来，现在看这笔直的小路充斥着邪气，地面和两边都是黑石铺砌，严丝合缝，走来走去都是这样！

老徐恼怒地低吼一声："鬼打墙，错不了，你们汉人真他娘会想，原来还真有鬼打的墙，怪不得这么笔直！这下完蛋了！咱们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我跋涉了这么长时间，快到终点时，居然发现掉进了鬼打墙的泥潭，浑身一软，靠着墙就坐了下来，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知识彻底被颠覆了，心里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打上了个问号。

老徐比较烦躁，一点也看不出像是心里有鬼的样子，照我估计，这老徐就算和那些扛天灯的不是一伙，恐怕也不会和秦爷我们一路，这个向导当的其实心怀鬼胎，只不过这会大家都在难中，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揭穿的好，何况这会看起来，他也是完全没了主意。

难道这果然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希奇的现象呢？是什么原理造成的？我想得头快要破了，也没有想起个所以然，只好对田丽说："都是我不好，这阵子一直走背运，今天可能要连累小田了，你怕不怕这鬼打墙？"

田丽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却不肯在我们面前示弱，勉强做了个笑

脸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我不怕。"

我见田丽笑得吃力，拍了拍她肩膀以示鼓励："咱们接着走，我曾经听别人说过鬼打墙的事，只要多走一会儿就能出去，放心吧。"

老徐逐渐冷静下来，这次到了路口不在往右侧转了，拉住我们改走没有走过的左侧，不过走到底的时候，依然回到了丁字路的交叉处，往回走也是如此，无论走任何方向，始终离不开这条竖着的丁字胡同。

我情急生智对他们说："咱们跳墙。"

田丽攀住墙头，又把我拽上去坐在墙头上，老徐说："你俩先跳过去，在原地等着我，别乱走，在这地方可千万别走散了。"

田丽答应一声就翻了过去，我咬咬牙跟着跳了下去。

一落地，就见老徐站在面前，搓搓双手正要往墙上爬，我赶忙叫住他："老徐，我们在这里，在你后边。"

老徐扭头一看，我和田丽面如土色的就站在他身后。顿时吓得不轻："你们不是跳到墙那边去了吗？怎么会在我身后？"

我说："我从墙上跳下来，就站在你身后了。"

老徐说："那你等着，我跳过去看看，你们站在这千万别乱走，如果那边有路，我再翻回来接你们。"

老徐没费多大劲就翻上了墙头，落地之后大吃一惊，我和田丽背对着他正抬头看着墙头，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从墙上跳下来后便又回到了小胡同之中。

我们连跑带跳，能想到的招全使了，始终是离不开这条长仅十几米的小胡同，三个人都累得浑身是汗，不得不坐下来休息。

此时的天色看起来已经快要到凌晨了，天高云淡，明月高悬，星星闪烁，在胡同中抬头向上望出去，真不知道天有多高，月亮有多远，一切都被头顶斑驳的黑影笼罩着，灰蒙蒙的，说不出的诡异感觉。

我看了看手表，刚好零点零三分，我不禁奇怪，我们走上小路的时候我看了时间，正好是零点，我们在这条小路里转来转去，跳墙上房，折腾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怎么时间才过了两三分钟？

看来这地方实在太过邪门，时间、空间、逻辑概念，在此都不适用，我一直觉得这世上是没有鬼的，今日身临其境，也不由得我不信了，心想如果能飞就好了。

我拍拍脑袋，让自己冷静一下，好好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

所谓鬼打墙，意思就是说在夜晚时分，郊外或者一个熟悉的任何地方，冷不丁发现自己在一个***里走不出去，走来走去都不行，经历过的人少，知道这事儿的人多。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上头说把一只鸟的眼睛用黑布严严实实的蒙上，然后放开它，在开阔的天空中，你会发现，它居然飞出一个圆圈做圆周运动，要是你亲自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一个空旷的环境中，完全凭自己的感觉走直线，最后你发现你走的也是一个大大的圆圈。

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结构有细微地差别。鸟的两条翅膀力量和肌肉发达程度有细微的差别，人的两条腿的长短和力量也有差别。这样的话，迈出的距离自然产生差别，比如左腿迈的步子距离长，右腿迈的距离短，积累走下来的多了，肯定是一个大大的圆圈。其他生物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能保持直线运动呢？那是因为我们用眼睛在不断定位，修正自己的方向，改正两条腿的差距，所以最后走成了直线。

好了，说到鬼打墙了，这个时候肯定就是我们三个人失去了方向感，也就是说，我们早已经迷路了。

眼睛和大脑的修正功能不存在了，或者是周围环境给我们的修正信号是假的、是混乱的，我们感觉自己在按直线走，其实是在按本能走，是在按照周围环境给出的提示走，走出来也就被环境所左右，难免会是个圆圈。

有时候在固定的地带，比如坟场，会遇到鬼打墙，这好像很神秘，其实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标志物容易混淆，到处都差不多，因为认清方向主要靠地面的标志物，当这些标志物给出了错误的信息，虽然觉的自己仍有方向感，其实也已经迷路了，当人迷路的时候，如果不停下来继续走，再加上自然产生的恐慌感觉，那么一定是本能运动，走出来是一个圆圈。

而这种错觉被一些高明的风水术士掌握，在建造帝王的陵墓的时候，会运用这个规律，人为的布置一些地面标志物，让人很容易在此迷路，感觉遇到了鬼打墙，还有个家伙更是精于此道，那就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他能用些石头，摆出一个八阵图，千军万马走进去，也转不出来，或许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人走路，鬼打墙，人写字，鬼画符，这些都是有点内在的联系。

第三十章 此地不宜久留

在胡同狭小而又压抑的空间中待得久了，紧张与不安的感觉减轻了几分，心里却是越想越怒，蛮劲发作，老徐对着黑暗的胡同一端破口大骂："操你老母，这些个死鬼，想要你爷爷的性命就尽管放马过来，操你老母，摆这种迷魂阵，滚出来跟老子练一趟，老子还真能让你没脾气！"

我不怎么会讲脏话，看老徐毫无惧色大叫大骂，也壮了壮胆子，对着胡同尽头的黑暗大骂，反正只求骂个痛快，形式重于内容，我们越骂胆子越大，脏话也越来越恶毒，把鬼的直系亲属都骂遍了。

不管怎么骂，始终没有任何反应，鬼东西们似乎在黑暗中冷笑，看着我们还能骂多久。

骂到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创意了，只好相对苦笑，又坐了下来。

我想起我研究了好久的那本《天渊风水秘术》，上面曾经提到过"鬼打墙"，甚至"八阵图"这种现象，还煞费苦心地仔细讲解分析，都怪我看到这里就嗤之以鼻，从小学会的知识先入为主，压根就不信，自然也没有努力的去学怎么摆阵破阵，如今事到临头，真他娘的后悔！

我长叹一声，清清嗓子对田丽说："我冯一西将来有了宝贝蛋儿，一定痛改前非，决不让我受到的教育悲剧在他身上重演，他在地面上画个圈，我说什么也不会告诉他这个圈是字母O或者数字零，让他自己去想出一百种可能，弄不好他就会想出来这是砸着牛顿的那个苹果！小田，你说是不是，被扼杀了自由空间的脑袋，就像我过去的二十多年一样，简直白过了！"

田丽目光复杂地瞅了我一眼，啥也没有说。

骂了这么长时间，多少也出了一些憋闷的恶气，虽然仍陷于困境，但是心里痛快了不少，我只觉口干舌燥，正想问问田丽背包里有没有水，我想弄点水来喝，田丽却忽然低声说："你们看，那老猫旁边是不是蹲着个人？"

夜色中，我顺着田丽说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幅情景，诡异地难以形容，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蹲在胡同口正看着我们几个。

老徐说："这***胡同里好不容易见到个人，且问问她知道什么情况，过去瞧个仔细，管她是人是鬼，瞧瞧再说。"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穿山掘岭甲，向前走了几步，在距离有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距离很近，月光下瞧得十分清楚。这个女孩好像营养不良，瘦瘦小小的很可怜，头上用黄绳扎了两个羊角小辫，脸上无任何表情，还发出一闪一闪的银光。

小女孩蹲在地上，双手前撑，上半身抬起，田丽可能是受不了这眼光，被看得浑身发毛，扭过脸不去看她。

我一咧嘴挤出点和蔼可亲的笑容，对小女孩说："小妹子，你在这附近住是吗？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家大人呢？"问完我就知道自己纯粹废话一堆，很是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下降了。

小女孩不作声。

我又问了几句，她还是不理，老徐恼火起来，凑近了就要拉她起来。

刚一挨到小女孩，老徐忙不迭地缩手，失惊打怪地嚷道："什么鬼东西！真晦气，这是个死小孩，他娘的，身上还抹了银粉！"

我不知道抹了银粉是什么意思，正想走上去瞧个仔细，田丽一把拉住我："不戴手套千万不能碰！有毒的，我们刑侦队有这方面的资料，你仔细看这小孩身上，都是一片片青紫色的痂块，这是水银尸痂。"

田丽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看到过的新闻报导，极个别的古墓里头，会有殉葬的童男童女，据说这些童男童女还没死的时候，从嘴里灌进去水银，还要在身体上一些比较柔软容易腐烂的地方挖洞，同样用滚烫的水银封住，活活弄死后再用水银粉抹遍全身，为的就是做成万年不腐的标本，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恐怕就是拿祖国的花骨朵儿来殉葬了。

老徐戴上手套把小孩的尸体抱了起来，小女孩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片片黑紫色斑点，这种斑块俗称"水银痂"或者"水银浸"，也有些地方称尸斑为"烂阴子""汞青"。

我低声告诉田丽："真的是水银痂，咱们内地解放前有过买小孩陪葬的事儿，活着抹上水银粉，有的地方为了让小孩死的慢，血液多流通一会儿，还有灌热桐油的，看起来这个死小孩当年死的真惨！"

我看了几眼，越来越觉得后背发凉，小女孩冰冷的脸上大睁着双眼，似乎在控诉什么不公平的天理，又似乎是认命的流露出无辜。我皱眉说道："真惨！咱们得把她带出去好好埋了，也算积德做个善事，会有好报的！只是不知道咱们出的去不！唉！"

老徐拿出一件衣服，过去盖住小女孩，左右包了一下，扛在肩膀

上，点点头说："是啊，能走出去最好，走不出去就跟这小可怜做个伴吧，一个人孤魂野鬼的滋味可不好受！"

田丽眼尖，瞧见小女孩坐的下头有字，赶忙凑过去看，只见歪歪扭扭的写着：右左左右左右，黄泉路上莫回头。

我困惑地说道："这不是小孩的笔迹，肯定是大人写的老体字，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是指引咱们出去吗？"

老徐不说话，看了又看，一指丁字路口的右边，示意让我们快走，"看来咱们不是第一个被困在这里头的，以前有人出去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带不走小女孩，所以写下了秘诀，咱们要不是突发善心，也发现不了这字，赶紧走吧！这世上的高人多了！"

我点点头，回头嘱咐田丽一会儿走的时候，不论背后怎么样，都不能回头看。田丽见我俩说得郑重其事，答应道："我晓得了，你们放心。"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们顾及不了这许多怪事了，只想尽快离开这条小黑路。

大声念了三遍"右左左右左右"，我扯过田丽走在前头，嘱咐她，等我说可以了，才能回头。然后问田丽准备好了吗，田丽点点头答应道："准备好了。"

老徐扛着死小孩，嚷嚷："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按照指示的方向，我们三个走到胡同尽头的丁字路口，向右转去，走到底后又向左转。转了两次左边的路又改转向右的时候，我发现胡同口趴着的老猫不见了。

接下来还要转左左右三次，看来我们可以走出去了。抑制住心中的激动，老徐又嘱咐了一遍我，千万不可回头，尽量别走太快，留神脚下，别摔倒了。

想到脱困在即，我忍不住兴奋起来。很快，我们三个就走到了最后一次右转的路口，忽然觉得两条腿变得沉重起来，每一步都迈得很吃力，走不出三步，腰腿酸麻，忍不住就要坐下，田丽这时候说："我怎么这么累，实在走不动了，老冯咱们歇一会儿好吗？"

我说："坚持住，万里长征还差最后几步，你觉得很累，应该是幻觉。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软弱，明白吗？"这话一是劝他，二也是给自己鼓劲。我们咬紧牙关，又向前走了两步，田丽已经筋疲力尽，向前一跪，趴在地上大口喘气，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走到她前边，把她背起来，艰难地向胡同口一步一挨地缓缓走

去，双腿就如灌了铅一样沉重，背上的田丽也出奇的重，累得我气喘如牛。

忽听背后有女人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这声音撕心裂肺，深夜听来，让人汗毛倒竖。我觉得心跳加快，那女人的叫声太过凄惨，忍不住就要回头看一眼，心里突然想起'黄泉路上莫回头'，我赶紧定了神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一步，就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冯一西，我跟你讲的小人书故事还没讲完呢，今天给你讲完好不好？"这声音让我汗毛倒竖，立刻想起小时候做过的恶梦，恶梦里那个拣松针摆小人的老头，还有那老头没有讲完的故事，忍不住就要回头看一眼。

田丽在背上用劲拍了我一巴掌："老冯你怎么了？放我下来吧，你可千万别回头，不然咱就永远出不去了。"

我心头一凛，这是幻觉！

我让田丽把眼睛闭上，用手堵住耳朵。不论背后的女人怎样惨叫，有多少熟悉的人和我搭话，我也不去理会，只顾往前走，背后的声音已远远不限于女人的惨叫，时而觉得后面有一辆火车向我们呼啸冲来，时而又觉得霹雳炸雷一个响过一个，时而又似乎是虎啸龙吟刀剑劈风……

我背着田丽不能用手堵住耳朵，被那些声音搞得心胆俱寒，不过我打定了主意，把心一横，纵然真是有火车从后面撞过来，把我撞成肉酱，我也绝不回头，一步一挪，终于走到了逃出鬼打墙的路口。

鬼打墙2 第三十一章 伤逝

我和田丽还有老徐，艰难的亦步亦趋，都是打定主意绝不回头，终于走到了逃出鬼打墙的生死关头，前面的路口已经可以看到，相信我们只要再走一两步就可以逃出生天。

此刻，背后突然万籁俱寂，静得出奇，那些幻象发出的声音统统都消失不见，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忽然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小女孩儿的清脆童音：“你们……带我妹妹……到哪……去啊？……带……上……我一起走……好不好啊……！”

似乎是老徐背上扛着那小女孩的姐姐在叫，田丽赶忙回过头答应道：“来啊，我们就要出去了，你妹妹在我们这儿。”

我想提醒她却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破口大骂：“田丽你个大笨蛋，中计了……。”

身后一股强大异常的力量，要将田丽从我的背上向后拉去，狗急跳墙，人急拼命，生死关头，我全身发凉，无暇细想，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哪里还管得了回不回头。”此时田丽已经逐渐离开了我的后背，只有一只手还抓紧了我的左肩。

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未转身，先抓住她扒在我肩头的手，然后转身一把抱住她的身体，死命往外拉。

身后已经是一片黑暗，朦胧中，我感觉似乎有很多大手，分别抓住了我的手臂和脚踝，那些被抓住的地方无一不是痛入骨髓，但我强忍疼痛，紧紧拉住田丽的身体不肯放松。□

黑暗中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我支撑了一会，就感觉到最多几秒钟之内，我和田丽就会被这些大手拉入无尽的黑暗深处，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我隐约看到一只巨大的黑手向我头顶抓来，如果被这只手抓到头顶，血肉之躯万难抵挡。

若明若暗的田丽，脸色已经被箍的发青，说不出话来，最后一根滑脱的手指，使劲抠掉了我手腕上戴的甲牌，几乎就在同时，我再也拉不住她，眼睁睁的看着田丽被黑手包裹，满脸绝望，满脸不甘心的飞向黑暗深处，而我耳边一声闷雷般的巨响，象被爆炸产生的气浪冲击，我和老徐接连飞出了这条小路。

卧在雪地里，我全身的骨骼似乎都给摔散了架，只觉胸口气血翻滚，耳鸣不止，唯一能做的就是四仰八叉的躺着。

我看了看手表，零点五分，只过了五六分钟，那困在鬼打墙中漫长的几个小时，已经被夜晚的空气给蒸发掉了。

雪地里夜风清冷，天上是月明星稀，好长时间我都看着天空动弹不得，一点一滴回想这个离奇夜晚的遭遇。

经历了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本上完全崩溃了，遭遇的这些事毫无头绪，如果仔细的想下去，我想我的脑袋可能会爆炸。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科普读物，上面说过，宇宙诞生之初，空间中分布的都是物质和反物质，这些正反物质碰到一起就共同湮灭成光子，不过这个满宇宙耀眼白光的光子时代已经过去了N多年，反物质都给消灭殆尽，我碰到这鬼打墙总不会是个漏网之鱼？

或许这胡同的地方，是称为“虚”，既不在三界之内，也非五行之属，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十分强大的力场，感觉就象科幻电影里讲过的异次元黑洞似的。这次逃出命来，恐怕和我一直戴在手腕上的穿山掘岭甲关系最大，那个宝贝已经救了我不止一次，肯定有着不同凡响的潜力，难道是和“虚”中的力场相克相冲，我才逃了出来，我苦笑着摇摇头，只有这样把想不通的事情，往那些看过的电影情节上扯，发扬下阿Q精神，我那怦怦直跳的心脏才能略微平静一下。

但是此事实太过难以想象，看看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条小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这样的小胡同在北京和天津随处可见，谁能想到，就在刚才，在这样一条平平静静的胡同里，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情。

我脑海中分明还记得田丽被拽入鬼打墙时候的神色，是那么黯然和决绝，充满了对生的渴望和对命运摆布的不甘心，最后的生死关头，一定是她拽下我手腕上的穿山掘岭甲，故意挣脱了我的手，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来保全我和老徐。

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我早已把她看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就这么失陷在鬼打墙中？我越想越难受，忍不住眼泪直往外淌，不行！我要去救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回去救她，心头反而轻松了一点，看了看被震飞出来的老徐，已经哼哼唧唧的爬了起来，也是给摔的不轻，本来扛在肩膀上那个小女孩的僵硬尸体，这会儿散落在雪地，圆睁的空洞双眼，似乎合上了一点，看起来安详了不少。

照刚才鬼打墙那强大的阵势，别说是我了，不论肉身元神，就算是

大罗神仙，如果进去胡同，往外边走的时候，只要受不住诱惑回头瞧一眼，便会被带到没人知道的地方，永远出不去，这文明社会的科学，毕竟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我对将要碰到的事情有点忧心忡忡，融王这个老家伙，在虫谷里费了老劲修造绝世好墓，妄想尸解成仙，在山顶又搞出了更离奇的大排场，连我这一向坚定的无神论者，在逃出鬼打墙后也变的十分迷茫，因为这鬼打墙我还实在想不出什么科学依据，那后面呢？会不会还有更加解释不清的难题？鬼门关这条路刚巧被陨石撞破，我们被黑弥勒逼进来到到底是福是祸？融王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条鬼门关在这里？

奔波了几天几夜，终于爬到梦想中的峰顶，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情况，站在环形山的底部，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山峰顶，方圆总有几百丈吧，实在是出人意料，那些走在我们前面扛天灯的团伙呢，这时候去了哪里？

此刻已经顾不了太多，我和老徐把那死小孩用衣服仔仔细细包了一遍，挖了个坑放进去，双手合十拜了两拜：“苦命的小女孩儿，活着没能见过你的可爱模样，也没能救下你的性命，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你也不必太过执着。人死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叫粽子。咱这会儿条件有限，没棺没材的，回去之后一定给你多烧点纸钱，还有新衣服和各种新奇玩意儿，盼你早去西方极乐净土，托生在一个好人家，我们的工作很忙，能为你做的暂时只有这些，你要做一个好孩子，听话的去吧！”

说罢把土推进坑中，几捧泥土就埋葬了苦命的小女孩，我和老徐都有些黯然。

空旷的环形山底部，没有什么显眼的建筑，除了我们刚逃出来那鬼打的墙，还孤零零的摆在那儿，眼光看的到的地方啥也没有，到处都影绰绰是投射下来的黑影，我们埋了死小孩后，黯然的情绪好久都不能消散，我就问老徐：“你不是对这里很熟悉吗？这个中空的山峰顶，难道你以前没有来过？”

老徐拍拍脑袋：“当然来过，怎么会没有来过呢？那时候我上到峰顶，和我去过别的雪山峰顶没什么两样，终年积雪、万年寒冰，还每次都是爬了好几天，筋疲力尽的下山，哪知道顶上还有这么大的埋伏！这会儿看起来，我当时上到的地方虽然无路可走，往后看又没有更高峰，但其实还不到顶，一旦翻过去就会掉到这个中空的山腹里。”

我想了想点头：“有可能，我看这环绕一圈的雪峰，极象人工堆起来的，上头挨的挺近，两边的峭壁上，似乎还有打桩的痕迹，看看地下

投射的黑影，闹不好当年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蒙起来过，只是近年被陨石击穿，才露出了原形。老徐你好好想想，那些扛天灯的人哪儿去了？”老徐皱皱眉说：“我看咱们这会儿要考虑的是那群默不作声的老猫吧，至不济也要想个对付黑弥勒的办法，这才是马上就要面对的危险，我这会都已经觉得人不是那么可怕的动物了！”回头看了一眼那鬼打的墙，老徐还是心有余悸。

我无声的笑了下，心想鬼打墙已经知道怎么走了，只要记好了右左左右左左右的走法，再加上千万别回头，反而还是我们保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是要考虑下回去救出田丽的问题了，就这么把她丢在鬼打墙里，那可是极为不妥，也不是我冯一西的风格。

就在我犹豫不定，要不要亲自掌握革命的主动权时，老徐却不合时宜的发出了一声惊叫。

鬼打墙2 第三十二章 回到起点

寂静夜里，我被这声惊叫吓了一跳，心想这人不会失心疯了吧？

看那老徐却只是一动不动的站着，月光下的面庞上满是惊骇之色，定睛仔细一瞧，只见老徐头顶上有些东西，一闪一闪的发出幽蓝的光芒，那是几道黏稠液体，正顺着头发往面颊下头流淌，流过的痕迹明显绿油油的，闹不好就有剧毒。

我沉住气叫老徐不要轻举妄动，这不象是活的东西，很象什么液体从高处滴下来，刚巧滴到老徐而已，抬头往上看，尽是些斑驳的影子，环形山的顶部以前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盖起来的，让我啥也瞧不清楚。老徐仍然一动不动的站着，瞧起来不象有什么不妥，尽管面露惊骇，却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我沉声问道：“老徐你感觉怎么样？别净知道傻站着，活动下手脚给我看。”

老徐逐渐缓过神来：“噢，还好，冰凉，只是滑腻腻的，你看得出来什么东西没有？我都不敢抬头了，这玩意，会发绿光，真他娘的邪门！”

我看着老徐慢慢走过来靠近我，突然，一种不好的兆头笼罩住我，我赶忙摆手，示意他停下别过来。因为我猛然看见在老徐身后不远的地方，那条鬼打墙的小胡同口，静静站立着一个赤脚女人，黄色的长衣服从脖子一直垂到脚面，低着头，黑色的长头发在胸口处飘啊飘的，满身鬼气，阴森森可怖。

我敢断定这个女人是刚出现的，因为我不止一次去留意那胡同口，寄希望于田丽可以逃出生天，可惜那空荡荡的胡同口一直没有人，所以这个突兀出现的女人，立刻被我发现了。

我怀疑的看着这个黄衣女人，但她就是低着头默不作声，让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田丽，而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危险冰冷气息，让我心里很不安。

周围的雪地里，再次出现了让我恐慌的东西，不错，是那些无孔不入的黑弥勒，追寻着我们几个生人的气息，终于悄悄围了上来，但是奇怪的是，这次围上来的黑弥勒不再纠集成团的抱在一起，而是匍匐在地上，象潮水一样翻腾着扑过来。

那个赤脚的黄衣女人难道真的是只鬼？就在我 and 老徐撒丫子跑路的时候，这个低着头的家伙居然轻轻的飘了起来，悬在胡同口的上方，我百忙之中叫老徐快点回头去看，就这么一晃神，我一头撞着了块软绵绵

的石头，手忙脚乱的想爬起来，却被石头给吸住了，软软的不受力，反而把我整个人都陷了进去。

老徐跟在我后头，刹车还算快，没有来个追尾事故，一把抽出长刀横在胸口处，警惕的看着我。

我却是有苦说不出，徒劳的在石头里挣扎，这见鬼的石头根本就是棉花包，到处都是软软的，我就象隔了一层薄纱看着老徐，一切都是朦朦的，老徐身后那些黑弥勒无声无息的围了个圆圈，倒是没有敢扑上来，看起来似乎对我掉进来的这个棉花包颇为忌惮。

我心中十分焦躁，本来打定主意要回去救田丽出来，却又碰上这么档子事儿，真够倒霉的！

老徐看看四周那些黑弥勒没有趁乱扑上来，稍微松了口气，拿着长刀就来割这个棉花包，想把我救出来，费了半天力。

我倒是一刹那感觉到，象是坐在个泻了气的皮球上，只听见噗嗤一下，棉花包立刻就瘪了，不少绿油油的液体溅了我一身，冰凉稀湿，好在双手按到了结实的地面，赶忙手忙脚乱的爬起来。

寂静了几秒钟的功夫，脚下的地面开始微微震动，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弥勒忙不迭的后退，我和老徐也吓了一跳，这又出来了什么厉害的怪物？居然可以吓退凶悍嗜血的黑弥勒？

说归说，我和老徐还是见机的快，尾随着黑弥勒又朝那鬼打墙的小胡同跑去，没命的原路奔回。

身后幽蓝幽蓝的光芒大盛，平地起了一股子劲风，吹的我和老徐险些趴在地上，好在只是一股子冷风，极快的吹过去后，身后传来石头坍塌的声音，似乎有东西从石壁里爬了出来。

我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怪叫一声：“完蛋啦，真他娘多虫子！”

我最怕就是这些肉乎乎的虫子，给吓的有点找不着北，拽着老徐就跑到了鬼打墙那出口处。

只见幽蓝幽蓝的光芒所到之处，尽些些浑身发出绿光的小肉虫，象小蛇一样，吐着信子，上下颚各有两只尖刺，蠕动的速度极快，一浪接着一浪，如水银泻地般席卷而来，碰到的成群黑弥勒，个个晃悠着肥胖身躯，吱吱怪叫着想钻入地下，却无一例外的被小虫吞噬，眼看就要冲到我和老徐的脚下。左右看看，无处可逃，我猛一抬头，胡同口悬在半空的赤脚黄衣女人仍然一动不动，两只白惨惨的脚丫子耷拉着，脸庞还是被头发盖着看不清楚，我一咬牙，人要死的时候都会变的胆大许多，

对老徐吼道：“老徐，咱们跳！”

老徐不明所以：“跳？跳什么？这又不是悬崖边，咱能跳到天上去？我看咱得快点躲进鬼打墙里去！”

我晃晃脑袋，把手上的东西都塞进口袋里放好，苦笑着对老徐说：“老徐你可真聪明，这么多毒蛇爬过来，咱们除了跳上半空还能怎么躲？别想了，咱抓住这女鬼的脚丫子先躲一下，我看毒蛇只是一股，过去了就完了！”

老徐给吓了一跳，难以置信的瞅着我：“你！你是说咱俩跳起来抓住这两只脚丫子？你！你不会是给吓糊涂了吧？小虫子到底是不是毒蛇咱不清楚，可这个女人飘在空中，百分百不是善类，你，你他娘的太胆大了吧！”

我怒道：“我要是胆小，也走不到这里了！快！小虫不会飞，这可是咱唯一的机会了，你说躲进鬼打墙是个好主意，可你看看这是哪？这是出口！出口知道吗？”

“咱现在从出口钻进去，要想走到入口那地方，鬼知道还是不是那个走法！要知道咱们记住的只是出来的路，反着走，我可没把握！你再不跳，连给你收尸的人都没有了！那些肉虫连黑弥勒都给吞了，何况你这么大块头！”

绿油油的小毒蛇象潮水一样马上就要冲到面前，老徐也怕了，塞起长刀，使劲一跳，和我一左一右的抓住了那赤脚黄衣女人两只光秃秃的脚丫！

绿色小虫象股潮水，席卷脚下，冲进了鬼打墙的出口，我和老徐狼狈的吊在半空，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我猛然又有了第一眼瞧见这黄衣女人时，透心凉的危险感觉，两手却给粘在脚丫子上甩不掉，只好拼命的仰头向上，想瞧瞧清楚这女人究竟是不是田丽，

老徐紧紧闭着眼睛，不敢睁眼，我知道他们景颇人对阴鬼是很崇拜的，看起来他是把这女人当成了一只鬼，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可不会那么盲从，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不怎么相信这世界有鬼的存在，最多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碰到的只是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现象罢了，怎么能扯到鬼的身上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披散着头发的女人模样，立时给吓的魂飞魄散，虽然是我一个熟人，但居然不是田丽！我颤抖着声音对老徐说：“老徐！事儿越来越邪乎了，咱抓住的这是我女朋友，我那应该在北京的女朋友——韩叶娜的脚！”

老徐又给吓了一跳，紧闭的两眼立刻睁开，瞪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抓住韩叶娜的脚，死命摇晃，大声叫道：“你到底是死是活，你到底怎么了？我是冯一西啊！”

韩叶娜苍白的面孔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头低着，让我猛的想起来她身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吊着，才这样飘在半空中？

老徐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两手被粘在了脚脖子上面甩不掉，急的干瞪眼，而这古怪的韩叶娜竟然带着我和老徐急速的往上升去。

穿行的速度极快，一个短暂的爬升之后，我一头扎进了云雾之中，然后就是快速的平行滑动，瞧这方向竟然直奔鬼打墙的来路。

本来我们是在黑夜里，月明星稀的夜晚，此刻穿行在云层上方的空间，让我很是怀疑这还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因为有金黄色的冷光毫无阻拦地照射四周，把到处都染成金黄的一片，连身侧那翻滚的乌云都变成了乌金的颜色，让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幻世界。

没有任何炙热的气息，只有冰冷的味道，到处都是刺骨寒风在猛烈地呼啸，混乱的空间乱流围绕着我们三个，巨大震动响个不停，直似两边都挤压过来，令人十分不安。

韩叶娜带着我们飞行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我看见呼啸的罡风在她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口，密密麻麻的覆满全身，伤口处虽然没有鲜血流出，但都张着口子，应该十分痛苦。

估计是韩叶娜终于支持不住，我们猛然开始下坠，耀眼金光瞬间消失，我们又回到了一片黑暗之中，下坠的速度比起上升时候快了许多，这短暂的失重感觉，让我的大脑瞬间缺血，陷入了晕迷状态，直到沉重的跌落地上，我还是半晕半迷。

过了几分钟，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穿着黄衣服的韩叶娜已经不知去向，身边坐着发怔的老徐，前面有一条小路，象是黑石头铺的，在雪地里很显眼，路并不长，只有二十多米，两侧啥也没有，都是墙壁，要不了多久就能走到头。

我忍不住嘴里喃喃说道：“转了一大圈，我们竟然又回来了……，这不就是鬼打墙的入口处吗？”

鬼打墙2 第三十三章 运尸山猫

我撑起身子，费劲的看着面前的奇景，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让我都没有时间去想一下前因后果。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田丽失陷在鬼打墙中到底是死是活？

老徐为了救我，割开那个棉花包是什么奇怪的动物？居然涌出来这么多小虫子，虽然解决了黑弥勒的威胁，但挡在路上可不是件好事儿，随时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韩叶娜又怎么回事？如果我猜的没错，她应该是被绑架到了这里，但刚才那一幕，她可不象个活人，百分百一个鬼魂的形象，难道她已经被绑架者害死了？

黄泉之下不能瞑目，救了我们后又带我们回到鬼打墙的入口处，这鬼打墙中还真有些她割舍不下的东西存在？

我一想到韩叶娜和田丽可能都已经不在人间，立刻慌起神来，这两个都是我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如果在同一个夜晚，就都魂归地府，我觉得自己也就活不下去了。

老徐站在旁边，脸上阴晴不定，不知道此刻在想着什么。

看着面前的小路，不久前还是三个人一起并肩走进，现在却只剩下我和老徐，两个人沉默的站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平静了一会儿，也想让老徐冷静下来，摆脱刚才的震惊状态，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问老徐：“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

老徐一楞之下，立刻重重的点点头：“信！我们景顺人都相信，你也看见我们的家门口，甚至还有专门给鬼留的通道，但我们并不害怕鬼，一直以来都是和睦相处。”

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告诉老徐，有关他家门口那柱子的怪事：“和睦相处？我倒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件事儿我还一直没告诉你，那天晚上在你家里喝酒，半夜我一个人走出去时，差点被一个鬼捏断了脖子，不是田丽出现的及时，恐怕我当时就挂了！这算怎么个和睦相处？”

老徐好像早就知道这回事儿，一点也不吃惊：“这个嘛，我早上起来时已经发现了，门口那木桩里头，多了一些东西，仔细瞧瞧，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半夜起身摸过那木桩子，招惹了运尸山猫，想叫醒你问问，看你睡的不错，也没受伤，事赶事儿的就给忘了！”

我疑惑的问：“运尸山猫？难道你们会什么邪术？门口那木桩子是用来养鬼的？”

老徐摇摇头说道：“是，也不完全是。我们这块地儿，天高皇帝远，古代根本就是蛮荒边境，不毛之地，正因为这样，深山老林和外头与世隔绝，流传下来不少说不清楚的风俗，比如你摸到那木桩子，在我们这儿，是有说法的，一般都称呼它是阎王柱，还有的说这是运尸山猫休息的地方，还有不可思议的黑白阎王在里头等着呢。”

我立时傻眼了：“好像阎王这个词是我们汉人的称呼？不可能你们也知道啥意思吧？”

老徐挠挠头，接着说道：“我们景顺人这一个支脉，严格讲不少风俗是和汉人差不多的，但又有些不同，我也是当兵那几年才闹明白些。”

“我们这支人都居住在这个雪山的周围，祖先应该和汉人有很大关系，山下面的最里头，有个虫谷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每隔几十年都会发作一场，就象天崩地裂一样，很多厚厚的粉末，随着飘散的瘴气，撒的到处都是，寨子里凡是不小心呼吸到粉末的，一个个发疯般跑掉不知所踪，而过不了几天，雪山顶上就会出现不少山猫，趁晚上下来，本来以为是找吃的，谁知道都象有灵性一样，围着有人失踪的竹楼打转，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习惯的在各自家的门口立下这柱子，算是给那些山猫栖身几夜，没有人不相信这些山猫就是那失踪的鬼魂。久而久之，大家习惯的称呼它们做运尸山猫。”

听到这里，我有点灵机一动的感觉，但就是有些线索没有串起来，在脑子里零散的晃悠。

那倒斗高手秦爷十年前的融王墓冒险经历，好像说过这位融王一辈子的最大件事就是修造自己的陵墓，地面的明堂弄成一座石头宫殿，地下的冥宫里更是大手笔，诡异重重，其中的壁画上描述了融王在这样的绝世风水中尸解升天，被天上仙人欢迎的场面，看来这融王一心成仙的愿望非常强烈，当这种愿望达到一定偏执时，很难讲他会不会在加上一层保险，而这层保险肯定就和面前的鬼打墙有莫大的关联！一个在虫谷深处，一个在雪山之巅，这其中会有什么联系吗？我想我已经若明若暗晓得了一点点。

我看着老徐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赶忙岔开话题：“老徐你得帮我个忙，看你是个用刀的高手，别净想着撤退，你先看能不能用你的刀刻几个字给我？”

老徐有点不明所以：“用刀刻字？我当然拿手，不过这会儿恐怕不是

时候吧？我正在想我们还是原路下山的好，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你不会是想临走了，来刻个到此一游吧？”

我笑笑说道：“哪能呢？瞧我这素质也不会那么无聊！我只想让你把右左左右左这几个字刻下来，因为我总觉得田丽还没有死，不管怎么样，我是一定要再进一次鬼打墙去救她的，我是怕自己万一受到什么迷惑，给忘记了这几个出来的关键字，那可是赔的大了。”

老徐说道：“你，你，你还要进去？那女鬼你一点都不害怕？这要再进去，我看肯定是凶多吉少，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我的犟劲冲了上来：“我说行，就一定行！我可不想把田丽就这么丢下！”

听到老徐说起那女鬼，我有了主意，怎么忘了这茬儿：“老徐你别犯傻，我早就觉得这地方邪气的很，你还真以为咱们没事，可以大摇大摆的下山回家？老实给你说，这雪山顶闹不好就是虫谷那老妖怪的另一个老巢！你看看这周围，不觉得挺象传说中的阴间吗？”

我一个人力量有限，斗不过鬼打墙实在是稀松平常，对于老徐这样的人，有点武艺，还是当地人，虽然瞧不出真面目，暂时却是绝不能放他走，他不是挺相信鬼神的吗？我再来点猛料：“我们汉人有轮回转世的传说，奈何桥、孟婆汤、三生石、鬼门关，想必你也听说过，秦大哥让你做向导，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破掉了虫谷里头那大墓，但那老妖怪招数不少，花样翻新，居然在这雪山顶上弄了个狡兔三窟，不铲除了它，迟早有一日来祸害你们，对于你的族人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不妥！你自己想想吧！”

老徐有点慌神：“那，那你从鬼打墙进去救田丽，我从墙外走过去，在出口等你总可以了吧？”

我心里暗笑，嘴上冷冷说道：“那敢情好，只要你有那本事，真的能从墙外走过去，劝你还是自己看看脚下吧！”

老徐走到墙边低头一瞧，惊呼道：“天啊！怎么会这样？”

我早已经看到墙外本来的空地上，此时万头攒动，绿色的毒蛇虫一眼忘不到边的纠缠在地面上打滚，却没有一个敢逼近我们的鬼打墙入口处，看起来真象一桥飞渡两岸，而桥下绿光一片，阴森森可怖。

等到老徐明白墙外的路不可能走过去时，面色立刻阴沉下来，掏出刀子呆呆的看着我，我突然想起来还没告诉他把字刻在哪里，赶忙把手伸进背包一阵乱摸。

包里确实没有什么小东西适合来刻字，正在我极度失望时，手指头似乎碰到个小塑料袋子，我夹出来用手捏捏，密封的小袋子里象是一堆小指环，刚打开袋子，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立刻跑出来，这味道就象是厕所里头那股腐臭，非常的味厚，把我熏的几乎要窒息。

捏着鼻子赶紧把塑料袋封住，我皱着眉头嚷道：“这什么玩意儿啊！真够臭的！”

话说了一半，我突然想起来这会不会是那本笔记本里提到过，秦爷当年从融王手指头里抠出来的黑玉指环？怎么会在这里？

老徐也是给突然散出来的奇臭给呛住了，鼻子眉毛都挤到了一起，表情极度痛苦。

鬼打墙2 第三十四章 你到底是谁？

脚下的地面却在此时出现了微微的颤动，就象那些小肉虫子，潮水般涌出来时的感觉一样，把我俩吓了一跳！我赶忙摸出那把枪，拿在手上左顾右盼。

一晃神，我突然发现老徐不见了，这下可是吃惊不小！

斑驳月光下到处都不能瞧的清爽，我也不敢乱动，心想或许这家伙撒尿去了吧？

结果又等了好久，还是不见人来。

我叹口气，感慨自己身陷绝境，身边的搭档却一个个出事儿，最后竟然剩我一个孤家寡人，看来已经来不及刻下这走出鬼打墙的秘诀了，就连我今晚命丧于此都是大有可能。

我呆了半晌，心里默念了几百遍右左右左右左右这几个字，硬着头皮就准备闯进去。

正要走，有人在后面拽了我一把，我吓的一哆嗦，掂着枪，转身就想开火，却发现竟然是老徐回来了，默不作声的现身我背后。

气的我就想端起枪，干脆一梭子突突了他。

喘了两口气，我郑重的对老徐说道：“老徐同志，大家都是革命战友，我本不该强迫你跟我一起走的，秦先生也只是说你本地人熟悉山路，又有些真本事，可以安全的把我带到山顶，现在可以说你已经完成了托付，但是不巧的我还没等到秦先生，反倒把一起来的同伴给弄丢了！”

“这就没得办法，我必须硬着头皮再往前闯一闯，前路危险重重，根据我这一路来的判断，这里极有可能和幽冥地狱有关系，这就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范畴，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更不希望无谓的牺牲，所以老徐你自己看，是自己先下山还是跟我一起走，反正是不能在这里耽搁了，太危险了！”

或许我的话语中，那份浓浓的战友情绪感动了老徐，让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总之场面出现冷场的同时，老徐身后鬼打墙的小胡同里，却无声无息的闪出了一道黑影，贴着地面往老徐的脚后跟处移动。

那黑影的形状很是古怪，就好像是、好像是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蜷缩起来，猫着腰，抬着头，两只手紧缩在自己胸口，捧着一团空气似

的，蹑手蹑脚的挪动着，很鬼祟，也很诡异，我被吓的有点发呆，眼看着要接触到老徐的身体了，长长的手指头上，尖锐的指甲都显现出来，我再也忍不住震惊，回过神猛叫一声：“老徐！小心！快闪！”

黑影顿了一顿，还是义无反顾的顺着老徐小腿滑上了后背，我瞧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一股子非常寒冷的冰凉气息，让我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阴曹地府的来客？

再看老徐，浑身关节发出咯咯吧吧的响声，黑影覆盖的地方无一例外的冒出丝丝白气，蒸腾直上，从我的角度望过去，前边还没什么异象，但很明显的，老徐身体的后半部分已经给削掉了一层，很快就要变成个薄薄的半拉子人。

老徐虽然猝不及防，却毫不慌张，一只手臂反扭过背后，牢牢的按住了黑影，另一只手臂一晃，手掌上就多了张黄裱纸，大喝一声，按在了背后的黑影上，一阵杂乱的吱吱哼哼后，扑腾起一片青烟，直到最后，火苗子象被谁吹了一口，扑的一下灭了，一切才又安静下来，而老徐背后消失掉的半拉子躯体，竟然迅速愈合，而那黑影反倒消失不见了。

我这几天已经遭遇了太多诡异的情况，看到这一切，反而冷静了下来，略微沉默几秒钟，轻轻问道：“说吧！你到底是谁？”

老徐眨巴着眼睛，突然咯咯一笑，浑身上下那些憨厚的气息立刻消失不见，沙哑着嗓子说道：“小子不错啊，有胆识！要不是这鬼东西够厉害，让我一不小心中了招，我还真想一直装下去呢！”

此时的老徐站在我面前，已经没有了丝毫掩饰，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精明气息，无所谓的晃晃肩膀说道：“我，我能是谁！你这么机灵，还没想起来？”

老徐这镇定如常的神态倒是把我搞的一呆，但脑子立刻飞快的运转起来，非常清晰的感觉就是这家伙身上有股熟悉的气味！好像冥冥中早已跟随了我许多年。

周围的空气渐渐凝重起来，老徐的脸上笑吟吟的，歪着头看我的眼神说不出的复杂。

难道是扛天灯那群歹徒中，会邪术的花苗？我想起老徐救我的数次场景，摇头否决了这个最差的选择。

或许是一直在暗中行动的秦建军？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但我们一路又没有外人，似乎他没有掩饰身份的必要时，看老徐身手也不象一个精通

风水和盗墓的高手，我苦笑着继续否决了这个对我最佳的答案。

老徐伸手在脖子上轻轻的抠摸着，看那架势似乎要剥下什么面膜，嘴里嘟哝着：“早知道你这么醒目，我还戴这劳什子做什么，唉，我是老不中用了！”

我忍不住往旁边横跨了一步，斜斜对准鬼打墙那小路的门口，暗自打定主意，一旦形势不利，我就夺路杀出这是非之地，宁肯先躲进危险的鬼打墙中去周旋一番，再想办法脱身。

随着老徐的手指缓缓移动，一张柔软轻薄的水晶面膜逐渐褪了下来，面膜下的脸孔是一个干瘦老头，眉毛很粗很黑，脸上表情阴沉沉的。

我彻底愣住了，我居然见过这老头！真他娘的古怪！这都什么事儿嘛！

我使劲揉揉眼睛，天啊，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境中，这老头竟然我从小做梦就梦到过的家伙……………。

小时候，我好几次都做过同一个梦，一个人跑进了松树林，好大好大一片树林，阴沉沉的，树下面还老是蹲着一个老头，在地上拣那些松塔和松针，不停地摆成一个个小人形状，我顺序往下看，就象读一本连环画一样，但是我一直没搞懂这些小人究竟在做什么，只是那老头摆的很逼真很有趣，所以每次我都看的很高兴。

那个老头很和蔼的笑笑，说：“好玩吧？我来讲给你听，这些小人在干什么？”

每次都是讲到一半时候，老头就会看看天，忧心忡忡的说：“唉，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讲的这些你可不要忘了啊。”

老头站起来就走，我在后面跟着，走上几步，前面就出现一个大坑，老头象没看着一样，往坑里一跳，立刻就不见了，我追过去找时，就看见坑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干枯尸体，怎么着也有几百具吧，还老老少少的啥模样都有，杂七杂八叠成一大堆，我立刻就吓哭了，梦也就醒了。

哭醒的时候，天总是蒙蒙亮，爸妈也还睡的熟，没个人来照顾我，我就只好一个人瞪眼看窗户，盼着天快点亮起来，嘴里嘟哝着念叨：“没有皮……都没有皮……这么多人都没有皮……。”坑里那些尸体，确实没有皮肤，每个都是这样，让我印象很深，唯独老头讲了些什么，梦一醒就忘的一干二净，啥也没记着。 回忆起从小就缠绕我的恶梦，我忍不住

嘴里喃喃说道：“这都哪跟哪啊？我是不是还活在人间哪？”

老头讥笑似的说道：“小子，还要不要我把故事给你讲完？从小给你摆小人，讲连环画，你倒是好，居然一醒就忘光光，到了现在这步田地，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管怎样，我还是暗自松了一口气，对老头的问话来个沉默不语，既然是友非敌，我想他迟早都会给我个答案的。

老头蹲下身子，盘膝坐到地面上，从怀里掏出一沓子闪烁金粉的黄裱纸，咬破指尖，用指尖的鲜血极快的画了许多张符咒，扔给我几张，说道：“拿着吧，下面咱俩就要开始精彩的部分了，到时候可别成为我的累赘！”

我默默接过来一看，果真是道士经常用的那种符咒，看老头刚才的动作，估计不是跑江湖混饭吃的假冒伪劣产品，我赶忙塞进口袋，盯住老头问道：“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你肯定比我清楚的多。”

老头苦笑着说道：“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咱们先进鬼打墙里头，边走边说。”

老头虽然神色阴沉黯淡，说出的话却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仪，我不由自主的想到，要想救出田丽，弄清楚韩叶娜的生死之谜，看来都需要依靠老头的本事，于是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跟着老头再次走进了鬼打墙之中。

这路又变古怪了不少，和我们几个小时前走进的场景有了不少变化，路面和两边依然都是黑石铺砌，严丝合缝，但黑石的表面却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冰凉刺骨。

老头示意我走慢点：“冯一西你慢点儿走，还记得那个出去的口诀吧，我可不是神仙，这鬼打墙的走法我一直都摸不清楚，不是你们运气好，居然跑了出来，我还真不敢进来，趁咱们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先给你讲讲这一切是咋回事儿。”

老头清清嗓子，缓缓开始说起来：“还记得你小时候做过的恶梦吗？这可不是神汉骗人的把戏，你这么多年碰到的许多事儿，包括地下那百年老尸，这很多杂七杂八的都和一盏铜灯有关，没错，就是黑焰灯，你在天津抢到的那盏灯。”

鬼打墙2 第三十五章 另有内情

“我的名字你根本没有听说过，就称呼我张三爷吧，民国初年，我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师父带我从事的行业，那时候叫做冥搭，非常神秘的一个门派，你根本不可能听说过，我这一门，不仅精通天文地理，还精研道术巫术。”

“我师父当年正是冥搭中一个最厉害的冥仙人，类似于古时的走阴客，但我们的本事可比那些单纯的走阴客要强上百倍，通俗的说吧，我们冥搭搜索古代的大墓和一些绝世的风水宝地，不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是寻找修仙之道以及可以延年益寿的宝贝，但是一直人才凋零，传到我时，师父一死，我连个师兄弟都没有，唉，别提那时候一个人东奔西走有多凄惶了！”

“我师傅有次从一个古墓里掘得了一本《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其中还有先天八卦全象的竹简，以及一些天道藏术、金盘观山、天星寻龙等等学问，但师傅说这本书夺天地之造化，肯定有伤阴鹭，会折了人的阳寿，所以看完后立刻金盆洗手，从此不再干那危险的悬事，而是专心修炼一辈子搜集来的失传道术，希望可以羽化升仙。”

“那书呢，连我都不给详细拜读，就直接一分为二，点穴半本给了阴阳眼孙老头，破穴半本给了张道临，当时还叮嘱他们不可研习，必须等到有缘人出现才能传下去，可惜这两个家伙都是不操正业，书里头修仙养生的本事一点不学，阴阳眼孙老头甚至走上歪路到处去挖坟盗墓。”

我看了一眼这位所谓的张三爷，心下盘算这老头今年多大岁数了，张道临我是在龙虎山见过的，白胡子飘飘的仙风道骨，那个孙老头我不认识，八成和秦爷手上那半本有关系。

老头似乎回答我心里的疑问：“唉，我这一把年纪，少说一百多岁了，什么狗屁羽化升仙，我现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可笑那时我拿了黑焰灯，还以为揭开了阴司的大门，飞升不可能，做个鬼仙总可以吧？”老头说到这里，看看我：“小子你别笑，中国的文化可是博大精深，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大道如海，我只取一瓢饮，很多很多身神秘的东西，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理解的，你以为钻到你梦里，是我在耸人听闻吗？那专吃活剥皮活了几百年的老尸，你可是见识了厉害的，还有鬼打墙出口悬在半空的女鬼，这都是些高明的巫术和道术，对于我来说，小儿科罢了！”

我被老头一番话说的心头剧震，这许多解释不清的东西，原来都和

古文化中的道术巫术有关系，可真够邪乎的，转念一想，又有点恼怒的喊道：“老头我和你今世无仇、往日无冤的？你为何要找上我？好好的日子给你搞的七颠八倒，要是救不出田丽和韩叶娜，你可小心着！”我晃晃手上的枪，心想这老头再厉害，恐怕也敌不过现代的火药武器。

老头呵呵一笑：“小子，还拿枪来恫吓我！你差的远了！我的本事你是根本想不到的，单单一个虚和实的关系，恐怕就够你几十年钻研的！你要是想救回自己的两个红颜知己，必须靠你自己的本事，明白吗？”“唉！其实咱俩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找上你也不是故意的，只能说你体质异常，非常适合冥搭中冥仙人的走阴路，那年我最先弄到了黑焰灯，算出这玩意要引来一个有缘人，就顺手加上了吸引他的符咒，并且封藏了我的一部分道术，方圆几百里，只有你感应到了上面的威力，所以你才会做梦，而你很有可能就是黑焰灯非常有缘分的那个人！说到这，我真想给你几巴掌，老子在梦里给你摆了无数次的小人连环画，你楞是不用心记住，隔这么多年才去龙虎山拿书！这下可好，为了应付这惊天动地的老融王，连我这准备金盆洗手的老家伙，都要亲自跑这一趟！”

“再说我也不知道阴阳眼孙老头这小娃娃，怎么找的传人，也太鲁莽，水龙晕里头的老融王，要是能动，我早都拿了凤凰眼跑了，这一阴一阳，两仪双绝的风水，哪能说动就动呢！”

老头叹口气接着说道：“我守在这山顶，等天石砸破这中空的山顶，已经好多天了，眼瞅着老融王的千年巫术一步步接近成功，可是急的够呛，今夜你们也跑到了这地方，这都是计算好的日子，你以为没有我帮忙，你们几个青头能顺利走过那鬼门关的小路啊？那可是九死一生的绝地，当时我正忙着摆阵放你们进来，哪知道一不留神给你们闯进了鬼打墙里头，害我着急半天，拼着折寿用巫术做了个符咒女鬼去探路，不过你们也算是运气好，随后居然又活着从鬼打墙里走了出来，我正想附身过去，你们扑扑腾腾的声音，又惊动了什么厉害的玩意，让我的符咒女鬼吓飞了回来，还带回你两个倒霉蛋，我一听你们说那走出鬼打墙的走法，立刻悄悄把老徐放倒，弄出鬼门关外去藏好，本想装成他继续走下去，不惊动你，却给你看出来，呵呵！”说到这里，我算是明白个大概，里头还有不少蹊跷一时脑子很乱，暂时想不起来，虽然这老头张三爷看来不是个好人呢，姑且合作吧。

老徐既然安然无恙的被他藏了起来，应该不会是骗我，暂时不用考虑了。

心里默算拐了几个弯了，我停下脚步说：“张三爷是吧！咱就快走到

头了，你还没有说为什么不能让老徐跟我们一起呢？还有那女鬼到底咋回事，为啥是我女朋友韩叶娜的模样，难道你见过她不成？”

别看张三爷年纪不小，但是瞧身子骨儿似乎不输于我，看来老家伙一辈子修炼道家养生之术颇有心得，或许吃过什么天材地宝之类的东西，居然活了这么久，还有精力折腾这诡异的事情。

出去后，我还真得请教请教，秦爷那信上还说这山顶有一个‘黑焰楼、履真阁’，再瞧老头的本事，莫非这世界上真有终南捷径？可以一步升天？

但是老头接下来说的话无情的粉碎了我的美梦。

“老徐不成，他再进鬼打墙绝对是死路一条，再说他这人也有问题，出去后我会详细讲给你听的，反正我刚才没弄死他，已经是破天荒的仁慈了！至于你，我不是说过你体质异常吗？你知道异常在哪里？”

张三爷摆脱老徐的借口不够高明，我很疑惑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混入我们当中，故意接近我，象这样的居心叵测，我必须小心，否则很容易着了道儿！

“你冯一西的体质，真是一绝，先天的体内有阴阳大循环，周转不息。而我这冥搭一门有许多绝技，也有不得违背的铁律，应该都适合你这特殊体质的修炼，比如说绝技，在地下找宝最实用的就是驭尸术和鬼画符，那些湘西吴家的赶尸、陕西赵家的套尸、河北林家的排尸都起源于我这冥搭门的驭尸术，和我们比起来却又落了下乘，因为我练的这驭尸术可以让枯骨、残尸、腐尸、断肢都暂时性的活过来，并且施法之人不用担心和尸体之间的距离太远，被驭的尸体还能有低等的智慧，而那些赶尸、套尸的就不行，又要离的近，又要不停的施法，还要鬼鬼祟祟的掩人耳目，累都累死个人！所以就有句行话就说：驭尸运财，财不露白；赶尸赶命，命如黑星。”

老头说了这么多，又看着我说：“别怕，小子，我今天给你说这么多，可没有收你入门、逼你拜师的意思，只是遗憾这很多绝技，我不说就要失传了，瞧我这年龄，说不定哪天就去见我师傅了，那可真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唉！”

我聚精会神的听着老头说话，对老头的自怨自艾，就当没听着一样的不做反应。

老头接着说：“鬼画符的学问可就更大了，这符咒的画法，似乎是个道士都会，但这里头的区别可有天渊之别，我们冥搭一门，为什么叫冥搭，就是我们擅长走阴间，一来二去，江湖上都认为我们是和冥界勾搭

一起的高手，所以我们自己干脆也称呼自己做冥搭门了！”

“依靠这独门的符咒，走阴如同回家般驾轻就熟，你见过一个例子，就是五丁破相的镇尸符，张道临这小娃娃，技术还不到家，换了是我，那么好个龙眠宝穴，我只要一道灭魂咒，管保那老尸灰飞烟灭，可惜了好地段。可惜啊，如今这宝贝的龙眠地已经很难找得到了，张道临一告诉我这事儿，就被我臭骂了三天三夜，但他已经启动了五丁破相这样的凶阵，搞的我也没办法去补救，好在你还醒目，没浪费我老人家的从小栽培。”

“你的体质真是异常，先天的就是一个走阴客的身板，只不过你身体的脉络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长成，等到这次搞完老融王的黑棺阵，你体内出现了漩涡眼，嘿嘿，那长生的好处看你小子有没有缘分拿到了！”老头的话半真半假，但我听出来的里头可是掺了不少水分，似乎他一直就是想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老头定睛看看我，摇摇头叹口气说道：“唉，可惜呀，很多宿命我也是没法改变的，小子你就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自打你受黑焰灯的影响开始做梦，我就一直推算你的命格，这些天机，咋说呢？生死边缘，看你造化了！”

鬼打墙2 第三十六章 搭肩不搭手

神神叨叨的老头一番长篇大论，把我快给说蒙了，很多新鲜的名词对他来说简直耳熟能详，我却从来没有听过，所以好奇心被勾起来，高高的吊在半空。

有时候，我也想骂自己，这，就不知道好奇心也真的可以害死人吗！

我有点傻乎乎的问道：“黑棺阵？眼漩涡？长生不老？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啊？我看你是越说越玄了，你还没说那女鬼为啥是我女朋友韩叶娜的模样呢？劳驾你快点说吧，我只关心这个！”

“你就不关心田丽能不能救出来了？”老头不怀好意的盯了我一眼，目光闪烁，却把我问的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确实的，最近我思念韩叶娜的次数是越来越少，反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着田丽，我不由自主悲哀的想到：原来我和所有的俗人一样，都是喜新厌旧的缺德鬼！

好在老头接着又说了下去：“黑棺阵，这可是有名的老牌子大凶之墓了，就连山西那些诡秘的南爬子，一旦看出来有这种阵势，别说支锅了，穴位他都不敢点！这黑棺阵可是世间第一等的邪恶凶术，说实话老头子我也很忌讳它，要不是眼看着好宝贝要被老融王就这么弄走，我决不会冒险跑到这黑天没日头的地方轻举妄动！”

“你那什么姓韩的女朋友，我倒有句题外话好心提醒你，她和田丽可是差不多的要强，你千万拿定了主意，别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我那黄衣女鬼的符咒，影射出来的纯粹是你脑海里的残留影像，你第一眼以为是韩叶娜，她的面孔自然就瞧起来象韩叶娜，你再看就会越来越象，其实本身不过一张黄纸而已！施展这道术，老头子我都要折寿的，好了好了，闲话不提，时间也差不多，我再说说我这冥搭一门最奉为金科玉律的一条铁律吧，后面你可要千万千万的别忘了，这可是关系你小命的大事！”

老头吩咐我拿出手电，把裤脚袖口都扎紧，然后清清嗓子说道：“冥搭门中，最重要的一条铁律就是：明走阴，暗行舟，切记搭肩不搭手；绕黑棺，倒黑楼，驭尸画符点额头。小子你听的懂吗？”

我只好摇摇头说不懂。

老头拿出一块不规则的青铜片，塞进了手腕的袖口里，解释说：“别问！这是我的护身符，我可是一路背着右左左右左右这几个字的口诀

的，要是想救田丽的话，咱们马上就要到地头了，那铁律我只给你解释个大概，日后你自己慢慢去理解。”

“听好了，师傅告诉我说，‘明走阴，暗行舟’，是指我们冥搭下地干活时，当然不是指去耕田割麦的，要注意周围的明暗配合，明着走阴客，背地里个个都是好水手，必须要另寻水路，因为我们搜索宝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会有水源，没有水源的枯墓和朽成飞灰的干燥藏宝洞，不是我们喜欢见到的，这需要几十年累积经验出来，你就先记在脑子里，以后再慢慢摸索怎样的水源才是有宝的水源。”

“‘切记搭肩不搭手’，意思就好理解点，是说见到冥宫暗墓里的主人，基本都是一副枯骨，找宝贝时，切忌去摸尸体的手掌骨，实在要接触尸体，一定要搭住肩膀从腋下慢慢来，否则很容易沾染墓主的怨气，把一些阴邪的东西带上地面，自己横死都算小事，往往还要祸害其他的无辜老百姓。俗话说十指连心，墓主也不例外，搭错手掌那是会炸尸的！”

我有点明白了，接口说道：“这样说来，‘绕黑棺，倒黑楼’，肯定是说见到没有腐烂的黑色棺椁要饶着走，墓室里要是碰到黑楼，不管大小都要拆了它，否则也会出事，‘驭尸画符点额头’，恐怕是说驭尸术和鬼画符必须施法在尸骨的额头上才会有效果，是这样不！我应该说的还算靠谱吧？”

老头瞪我一眼，怒道：“狗屁不通，整个一穿凿附会，还靠谱呢？靠谱个屁！绕黑棺是说那些纯黑色的素纹棺椁，没有任何人为描色，是本身就黑黝黝的黑沉木雕成，这黑沉木非常罕有，只在昆仑山中可以找到，历来就是巫术高手最喜欢的棺椁木料，对付这种东西，必须用我们冥搭特制的捆尸绳层层裹起，否则墓主的诅咒必然叨登的大发。”

“倒黑楼是说在墓室里的棺椁附近无路可走，而又碰到万中无一的黑色小楼时，这黑楼和黑棺都是出自一种护墓的方法，原理相同，只有使用驭尸术才能脱身，一定切记让那些被驭尸术控制住的墓主或者陪葬人的尸骨，跪倒在黑楼前面叩首哀告，否则任你天王老子也要当场暴毙！哼，就凭你单看字面要是能理解意思，那我们冥搭门还会有什么绝技！”我对老头的话总算是明白了不少，听起来和秦建军留给我的笔记上记述的东西，有不少区别，虽然目的一致，手法倒是花样翻新，难道古墓里真有这么古怪的蹊跷不成？

老头也说累了，扯住我示意停下，我还以为这老同志的身体真有多好呢，也不过如此。

却听老头沉声说道：“前面再有几步就到了鬼打墙的出口，我们要小心了，你要是救你那搭档田丽的话，快集中精神，做好准备吧！”

两句话说的我有点汗颜，原来对于老头身体不好的猜测都是错的，这老而不死的家伙还是有两下子的，不禁对救出田丽有多了几分把握和自信。

前面的丁字口，此时冷不丁冒出一个黑黑的大洞，黑石子铺底的路面就这么突兀的塌陷下去，无声无息的。

老头满面困惑的喃喃几句，声音一变道：“小子运气不错！看来你那搭档真的还没有死！这趟没白跑，有戏！只是奇怪了，为什么田丽被逮住这么久都没给弄死？难道鬼打墙真要变成阎王柱了？”

我听的一喜一忧，既为田丽还没有死感到高兴，又为老头所说的阎王柱觉得恐惧，听这名词就不是什么善类，恐怕比鬼打墙还要难缠，因为老徐好像也提到过这个名词，还有什么黑白阎王之类的东西。

我盯住面前的黑洞，轻声问老头：“张爷你确定是按照右左左右左右左右这口诀走到头了？刚才我们三个出去时候可没有这个东西呢？阎王柱，阎王柱又是什么鬼东西？比这鬼打墙还要厉害吗？”

老头面无表情的回答我：“我走的没错，老子干这行又不是第一次了，今晚这趟是收山之作，当然是慎之又慎，哪向你这么莽撞，仗着学了一点破穴的半本书，半瓶子醋晃荡到现在！”

“阎王柱...阎王柱...那可是通往阴间的大门，哼，讲给你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用，你那两下子不是一个档次的！说起来这阎王柱，还真的是我第一次碰到，以前只是听师傅含糊的说过一点，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物，今晚上啊！真是.....真他娘的刺激！”老头说着说着就兴奋了起来，连粗口都带了出来。

面前突兀出现的黑洞刚好挡住了我们的出路，按照计算好的路径，这个丁字口再一右转，就到了很多幻象和鬼手的最后一段路，也是田丽被鬼打墙拽回去的地方。

我对张三爷说道：“我们走出这鬼打墙，全靠一个死去很多年的小女孩儿。”然后我把我们三个在鬼打墙中碰到的事情，一一说给了他听，包括最后田丽上当被捉了回去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小孩的叫声。

但是张三爷最感兴趣的反倒是在小女孩身子下面刻的有字，嘴里喃喃了半天：“右左左右左右，黄泉路上莫回头.....莫回头.....你就只看见这两句话？还是老体字？这是哪位高人啊？不好！融王这墓可别给人

已经进去过！那就糟糕了！”

面容精瘦的张三爷，对于突然想到的可能性，明显的流露出震惊，虽然在我看起来颇有点做作，但也不便多嘴，走到那黑洞旁边，小心翼翼的往里察看，那黑洞可不是一般的黑，里头肯定有着非常宽阔的空间，因为手电筒的光柱射进去，象是被彻底吸收了一样，没有半点反射。

看着面色不善的张三爷，我也是不自觉的嘴里发苦，鬼打墙本来就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这现象里头居然又出现了变数，这个黑洞太过于宽大，简直是一庞然大物，又刚好挡在丁字路口，完全堵住了去路，不可能跳过去，从旁边绕过去的可能性也不大。要想按照正确的走法出去，就必须穿过这个黑洞，可我觉得这黑洞很可能和田丽被抓有关系，下到这黑洞里找寻出路看起来是第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想从张三爷这老半仙脸上看出一点办法，无奈，什么都没有，但我却分明觉得老头有很多事情故意瞒着我，很可能我们走过的鬼打墙已经被破掉了，前面这个黑洞就是融王真正藏宝的地方！

老头沉默了半晌，说道：“看起来，咱们还得穿过这个黑洞才行，我这一辈子除了修炼，就是在古墓里翻检长生不老的秘术，这个融王的黑棺三叠墓，我都忍了几十年没敢动，看来果真是名不虚传！咱们准备的是有点不够充分了。”

“我师傅以前给我讲了很多幽冥鬼界的故事，我一直以为是骗人的，难道融王这老家伙已经有了这么大本事，肉身葬在水龙晕里尸解成仙，这个候补的黑棺阵又打通了阴阳相隔，森罗殿中融王很可能已经注销了户口。里头埋藏那两大宝贝真被人抢先一步不成？我倒是不信。”

鬼打墙2 第三十七章 碧落黄泉

说归说，做归做，老头的话，我只能若明若暗的理解个大概，只想快点救出田丽，早日离开此地，这里实在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只有老头和秦建军这样的猛人才合适，什么人啦、鬼啦、阴啦、仙的，都没有保住自己的小命重要。

敞开着大口子的黑洞，冷漠的横在路中间，既然没有回头路可走，那就硬着头皮走到底吧，何况老头的战斗力比老徐可是高了不少一个档次，再加上秦建军已经在虫谷找那藏着秘密的玉函，打开千年谜团，也就是早晚的事儿，我冯一西今晚说什么也要把这山顶翻它个底儿掉，不然也对不起受苦受难的田丽和韩叶娜了！

我寻思这老头肚子里肯定还有不少秘密没有对我讲，单单跑到我梦里，决不止讲个小人书的故事那么简单，阴差阳错这么多年，那黑焰灯又给我藏在天津那破衣柜里不见天日。

保不准难道我能在这儿碰上什么白日飞升的奇遇？

按照老头的吩咐，我把裤腿袖口再次一一扎紧，看看老头的武器是把雪亮的短刀，我把猎枪斜背在脊梁上，学着老头的样子，在手上也拿一把短刀，小心翼翼的跟住他往黑洞走下去。

不知道黑洞里头到底到底都有些什么鬼玩意儿，我使劲抠住黑洞的石头边缘，迈进去一只脚。冷！真他娘的冷。是那种冰凉彻骨的寒意。

湿，很湿，脚丫子似乎踩在薄薄的黄泥汤子上。连空气中也湿漉漉的。

黑洞的深处，还时不时的燃起一团一团的磷火，忽明忽暗的，给我的感觉真象是我和老头在阴间的大门口探头探脑。

老头不愧是见惯了场面的一个老冥搭，手电筒的光柱一直在身边有规律的晃悠，似乎在对比什么，又象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站在原地不往前走。

我忍不住小声催促他：“嗨！老搭子，咋不走呢？”

张三爷小声回答：“小子鬼叫什么！老搭子这名是你叫的吗？不是我不走，是咱们要有目的的走，这里还真他娘的象是阴间，连地上这水都很邪门，不知道是不是黄泉水？”

黄泉水？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听到老头说黄泉水，我立刻想起了白居易这首长恨歌。

碧落，古时候道家认为东方的第一层天际，碧霞满空，叫做“碧落”，一般泛指天上的仙人府邸。黄泉则是指人死后埋葬的地穴，一直是阴曹地府的绰号。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就是找遍天堂和地府都没有看到，倒还真有点契合我此时找人的心情。

但黄泉水又是什么东西？

老头的身边，突然嗤的一声，爆出一团磷火，磷火中，突兀的映出一个黑影，把我吓的够呛，居然就是鬼打墙门口那个黑影，蹑手蹑脚的挪动着，很鬼祟，也很诡异，一个人蜷起来，猫着腰，仰着头，两只手缩在胸口，朝前伸着尖尖的指头，一根根开叉，明摆着要扑上去掐住老头的脖子。

老头浑然不觉，刚举步向前，踏出了一步，被我的惊呼吓了一跳，恼怒的回头瞪着我：“你又鬼叫什么？别他娘一惊一乍的，没给鬼逮去，老子都快被你聒噪死了！”

那个黑影在老头转身那一刻，已经消失了，我被老头骂的很惭愧，只好讪讪的说道：“可能是我眼花了，怎么又看到鬼打墙门口那黑影了！没事没事，我注意点，争取不再聒噪你了。”

老头脸上有点阴晴不定，似乎在考虑我说的话：“也罢，咱们别再踩住脚下这黄泥汤子了，给你神叨叨说的我，还真有点担心这是黄泉水了。”

黑暗中呆的久了，人的听力都会变的灵敏许多，我就是这样，短短一刹那，老头考虑的时间估计还没有三分钟，我的耳朵里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声响。

最先听到的是跑步声，什么东西拖在地上滑行的声音，接着又是一片喘气声，不是一个人在喘，而是许多人在牛喘，是那种受了巨大惊吓跑了很长的路，心脏就要跳出胸腔时，只有拼命喘气才能压住的声音。

然后就是枪声，爆豆子一般只响了几秒钟，就彻底沉寂下来。

沉寂了许久，最后传来的声音最古怪，象什么呢，我一时都没有想起来，就象是在家里烧水下面条，那水开的咯荡荡响声，要真是大锅里烧开水，照这动静来看，这锅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老头在黑暗中，象我一样，一动不动，侧耳凝神的仔细辨认着这么多声音。

这他娘的是不是山洞啊，莫非我和老头逛到了阴间的庙会？有没有这么热闹啊？

我正想开口，鼻子里就闻到了一丝奇异的香味，很古怪的香味，有点象檀香，又夹杂着臭味，立刻让我鼻子眼睛都皱到了一起。

老头突然叫道：“不好！这是黑沉木被点着的味道，咱们快走，莫要等这黑沉木给烧出明火了！”

老头不要命的向前飞奔，听脚步声是朝着那又香又臭的味道方向跑去，我赶忙跟上，只见我和老头两条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洞里杂乱的晃荡着。

跑着跑着，脚下的黄泥汤子稀薄了许多，我的脚终于告别了湿滑的难受，刚想喘口气，就扑通一声，给脚下的一个东西绊了个跟头，重重的摔在地上。

我又惊又怕，因为绊倒我的东西很明显是一个人的躯体，这种时候，这种地方，出现人的躯体，我不敢相信是一个活人，甚至怀疑是不是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之类的核突玩意？

我倒在地上手忙脚乱的爬起来，借着手电筒的光线，有意无意的看了一下地上的东西，这一看不打紧，立刻激动的双眼放光，说起话来都有点哆嗦：“张三爷！张三爷！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田丽！”

是真的，地上仰面躺着的真是田丽，手里还紧紧攥着本来戴在我手腕上那个甲牌。

我抱起毫无知觉的田丽，惊喜交加，一个大男人差点掉出眼泪来，探手伸进田丽的怀里，只剩一丝温热的气息，天可怜见，不是一具尸体，绝对有救！

看起来，田丽只是晕了过去，不是看到张三爷急匆匆的跑回来，我已经准备先给她做人工呼吸了。

老头拿着手电筒，翻开田丽的眼睑，仔细的察看着什么。我蹲在旁边，兴奋的直喘气。

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真的找到了田丽，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但这念头在我脑海里只是一晃而过，因为我已经不想再去深究了，只希望田丽快点醒来，恢复那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官模样。

老头看了很久，双眉深锁，又仔细把了把脉，很是困惑的缓缓说道：“奇怪，怎么会这样？”

老头又仔细的看了看田丽的面孔，拿着手电筒几乎是一寸寸的看，终于停留在了眼窝的地方：“哈，原来在这里，小子你那背包里有没有夹子？”

看我左掏右摸的翻包，老头急了，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不锈钢小盒子，叭的一下打开，一个小小的镊子抓在手上，就往田丽眼窝里伸去，没多大工夫，我就见老头的镊子夹着一根细长的黑针，从眼窝里头非常缓慢的被拔了出来，而我亲爱的田丽同志，随着一声剧烈的咳嗽，神志终于清醒了过来。

醒过来后的田丽，紧紧抱住我，脑袋埋在我的怀里，浑身颤抖，看的出来情绪非常激动，丝毫不亚于我。

老头在旁边等了一会，看我俩还没有想分开的意思，有点着急的催促：“你俩倒是快点啊，这要是拍电影，半天没动静，观众都该吵着要退票了，前面还大把问题要解决呢！”

我给老头说的有点面皮发红，讪讪的不好意思，轻轻松开了田丽，而田丽柔软的身躯在我怀里不甘心的扭动了一下，抬起头来问我：“这老头是谁啊？老徐呢？”

我看着田丽苍白的面孔，被手电筒的灯光映的微微发红，有点心疼的回答道：“你当时怎么那么傻，非要松开我的手，要知道咱们既然一起来，就是生死与共的搭档，肯定是要一起回去的，我怎也不会撇下你一个人的！”

田丽的面孔在灯光下，愈加发红：“不是的，我要是不松开你的手，我怕咱们都出不去，这压根就是我一个人的错，当时都快走出鬼打墙了，我根本不该回头答应那一声，都是我不好，关键时刻，忘记了那句黄泉路上莫回头的禁忌。”

看着田丽还在自责，我想还是转开话题吧：“面前这老头啊，可是大名鼎鼎的冥搭掌门人张三爷，哎，对了，你这一趟，要是抓不着什么坏人的话，就拉他回去，绝对错不了，老人家刚亲口承认自己这辈子只会盗墓，别的好事一概不做！”

老头生气了：“嗨！嗨！说什么的你这是？我哪是什么盗墓的，也不看看是谁救了你俩，看来这救人才是我做的最大坏事！别净打岔了，姑娘快点说说你被拉回鬼打墙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这小子坚持要进来鬼打墙救你，我还看不出来他有这么痴情呢！”

田丽吃惊的看着我：“老冯你是专门回来救我的？你！你！你也太冲动了吧！”

我有点尴尬的说道：“别听老头胡说八道，还是快说说你后来的经历吧，老头比我还想知道呢。长话短说，前面路还长着。”

鬼打墙2 第三十八章 紫陌红尘

田丽看了看老头，慢慢说道："当时我一看情况紧急，知道再不撒手连你们俩也难以逃脱，心里一急，正好又抠到你手腕上的甲牌，于是松开你的手，听天由命地随着那股子力量直往鬼打墙里头飞去，被拽回去的情况真是可怕之极，周围一切都凝固了，一片漆黑，一片静止，我浮在空中一动也不能动，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也不知道你们俩逃脱了没有，感觉好多触手或者绳子样的东西在我身体四周飘来飘去，心里后悔得说不出话来，都怪自己意志不坚定连累了大家。"

我赶忙拍拍她："别，别这样，大家都好好的，老徐已经在外面了，很安全，我也很好，快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了？"

田丽这时候有点激动了，声音提高了不少："后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漂浮在那儿多长时间，眼皮越来越困就快要睡着了，但我知道我不是瞌睡，而是要死掉了，我拼命喊叫，却一点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到处都是非常压抑的黑暗和寂静，然后，我就要绝望的时候，老冯你知道吗？我开始非常怀念起人世间的一切，那些拥挤的街道和人群，我的亲人和朋友，当然，其中也有你冯一西的身影，从我上学时候你给我送花开始，一直到你在雪山顶上抱住我取暖……"

田丽的声音低了不少，看得出来当时她是非常伤感："我终于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终于听到了一丝声音，那个声音很尖细，我只听到他说'快！'那儿还有一个，就在你头顶，挂在石头上的那个！'然后我就感觉腾云驾雾一样，重重地从空中落了下来。"

"我的眼睛是睁开的，四肢却一动也不会动，明明看到、听到周围的一切，却是说不出来还不能动弹，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然后我看见不少人围过来，一阵滋滋拉拉的声音后，我被人拽了出来，我终于看到了亮光，也看到自己本来被一个巨大的茧严实地包裹住了，而这些亮光都是从手电筒和火把发出来的，有个人凑过来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个早就死掉的汉人，我一看就猜出来这些家伙就是我们见过的那扛天灯的一伙，在他们的身边，还整齐地排列着一队士兵，身穿黄澄澄的铠甲，脸上也蒙着黄金的颜色，却是老徐曾经埋过的黄金尸，我想我身上没有黄金，这些人会不会把我丢在这里不管，就觉前额上一阵剧痛，有个人拿了根细长的黑针扎了进来，我很疼又叫不出来声音，心里非常恼怒，但更奇怪的是，我看见那队死了几千年的士兵竟然整齐地走了起来！而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跟在后边，连步伐和手臂摆动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老头聚精会神地听着："前额的头盖骨可是人身上最硬的地方，那家伙是扎进了你眼窝那地方，我知道这门邪术是广西柳家的针尸术，和赶尸套尸的一个道理，他们肯定是把你当成了死尸，想赶起来一起走路，但你并没有死，怎么会受针尸人的控制呢？哦，我明白了，你当时肯定是魂不附体、阴气太盛，并且人还没有摆脱鬼打墙的邪气。"

我看着田丽的前额，靠近眼窝的地方，刚才老头夹出银针那地方，圆圆的血点还若隐若现，不禁大怒道："什么他娘的针尸邪术，老子追上去一个个宰了他们，竟然敢往这里下针。小田，咱回去后得好好让我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别给扎坏了脑子。"

老头笑道："宰了他们？恐怕是轮不到你了，前面死了一地人，肯定就是那帮扛天灯的家伙，你只能希望，还剩个把漏网之鱼让你报仇了。"

田丽说起来依然心有余悸："后来的情况就更加可怕了，我像个木偶一样跟随着那队士兵往前走，前后左右都是拿着枪的坏人，突然我闻到一股香味，开始很香，很快就变得夹杂着臭味，非常的奇怪，当这香味突然转臭的时候，这伙人手里的手电筒和火把竟然一个个都熄灭了，而我就觉得浑身一阵轻松，似乎可以活动手脚了，那帮人开始使劲往一个方向跑去，黑暗中，我趁乱悄悄走开了，就觉得脑袋痛得要命，眼窝里的针使劲往脑子里头钻，把我疼得晕了过去，再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你--冯一西的脸，真是太亲切了！"

田丽的故事讲完了，老头陷入了思索中，我等不及他，拉着田丽站了起来，问她感觉怎么样，还能不能走路？田丽告诉我她没事，又问了我 and 老徐后来的情况，我只好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等我和田丽说完话，老头已经站了起来："咱们走吧，这事儿是越来越出奇了，你们跟我过来看，前面真有一口大锅，这帮人要干什么？我想这大锅肯定不是拿来烧水喝的，总不成拿来煮尸体吃？真他娘的邪门，到底是谁在这儿支了一口大锅，搞得我都有点饿了！"

站在已经被老头弄熄了火的大锅前，我和田丽一起傻眼了。

真的是好大一口锅！

但绝对不是我们用来烧饭的那种铁锅，而是类似于古代铜鼎的东西，四支拱形的支脚矗立在地上。

周围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首，有现代人装束的，也有古代武士装束的，更有些枪支弹药零零落落撒了一地。很明显，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激战，但是最终却是被灭掉的一方全部躺在了地上。

回忆起我和老头听到的声音，这一切最多发生在十几分钟前，那些

人拼命奔跑，终于跑到了大锅这里，给尾随的敌人追上后，爆发了一场几秒钟的枪战，但是双方实力实在是一边倒的不平衡，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尸横遍野。而田丽就在这些人奔跑的时候，侥幸摆脱了针尸邪术的控制，瞎摸乱撞地晕倒在地上，被我们救了起来，

老头蹲下来，仔细看那大锅下头堆放的木柴，顺着他的眼光，我想起他叫嚷过什么黑沉木的字眼，于是也留心看了一眼，这所谓的黑沉木整齐地堆在大锅下面，四四方方，一根根有一米那么长，黑黝黝的，不像烧烤过的焦炭模样，看质地，应该是很坚硬的一种木料。我歪着头看了半晌："张三爷啊，这黑沉木有什么特别的，我咋瞧不出来，一根根看着跟铁棒子似的？"

老头怒："别胡扯蛋了，这鬼木可是天大的宝贝，邪气的很，昆仑山中只有最西边的青噶贡嘎山才有，要几百年才能长成一棵，长成后的树心里，就会有这么一根黑糊糊的木芯，比金属还硬，并且这木头简直可以成长明灯，一根木芯点燃后，很多年都不会熄灭，比熬人油还要珍贵，我师傅还说阴间那哭丧棒就是用的这材料，用来打鬼，一棍子一个，灵得很！"

看老头伸手拿出两根木棍掖进怀里，我也有样学样地拿了两根，猛想起来件事儿，赶忙摆手说："对了！张三爷你真不地道！"

老头一脸错愕地看着我："怎么了这是？有话直说，别藏着掖着的寒碜人。"

我看着老头的眼睛，缓缓说道："你说的不对！我记得你讲过你已经在这儿等候了好几天，暂且不管你吃喝拉撒的杂事，这么大票人从你眼皮子底下钻进鬼打墙里，怎么没有听你告诉我？还有这黑沉木是非常宝贵的材料，我都没有在历史书上见到过记载，是黑棺和黑楼的材料，总不可能拿来烧火吧？"

老头咧嘴一笑："你倒是心细，我哪能在这个中空的山腹里头守株待兔？要不是今晚上被陨石砸破个窟窿，你以为有那么容易找到鬼门关的入口？我转悠这几天已经是弹尽粮绝，随时准备拍屁股走人了。今晚上这一大帮人比我都要先钻进去，等我跑到时，除了鬼门关里头剩下的几具尸体不好处理外，已经一个人影都没了，我比你们都懂的多，一看鬼打墙这么大阵仗，心知不妙，一筹莫展，躲一边忙活大事儿！就是专心做符咒探查鬼打墙后面的问题。"

我嘿嘿一笑："那敢情你帮我们扫清鬼门关的障碍，只是拿我们试验，让我们先进鬼打墙里头送死吧？"

老头一时没有接腔，小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我。

过了一会儿，老头估计我慢慢消了气，这才不自然地说道："你说的也太极端了，我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卑鄙，前面冲进来这么大票歹徒，要想做试验，肯定够数了，也不在乎多你们三个，再说你们死在鬼打墙里头，我又不能旁观个子丑寅卯，那我还有什么好处？"

我哼了一声："狡诈！别忘了你还说过，黄泉水！别以为我不懂这个名词。"

没错，就是黄泉水，那个让我想起两句古诗的词眼。

碧落黄泉，紫陌红尘，本就是阴阳对立、辉映有趣的两个极端。

鬼打墙2 第三十九章 鬼水人头

我这样揭穿老头，自然有我的依据。

水，这个东西，既普通又神秘，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每时每刻地接触。

我精心研读过的《天渊山水纵横秘术》，开篇明义，就讲到：……山，静寿一体，利万物之生息，却不与之争；水，上下无常，明万物之变化，亦与之变化。故曰：渊乃山水纵横之地，山从水出，水绕山生，临渊而明山水真章，孰可与天地同寿，此谓天道。

其实没那么玄乎到与天地同寿，我看真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当时生产力低下，对于山和水都是比较崇拜的，尤其对捉摸不定的水还具有相当的畏惧，在一些部落中甚至有水图腾的崇拜，现在已经不常见了，有的干脆就是一个漩涡标志，象征水的包容万物和吞噬一切的恐怖，如果真的琢磨清楚这水所拥有的真实力量，应该就可以长生不老。

老头还曾经提到过，我身体内如果出现漩涡眼，就可以得到长生不老的好处，恐怕都是和水这个字有关。

黄泉水，在《天渊山水纵横秘术》也有讲，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作者颇多忌讳，不肯明说，只是含糊道：黄泉水，藏鬼蜮之水，鬼蜮者，口生弩形横肉，含沙射人，中者必亡，黑沉木聚集处，颇多伴生，慎之。

老头肯定私下里看过这部书，这一路上虽然口不关风地露出一点头，但背后还是隐瞒了不少我不知道的东西。估计老头和他师傅，都是想成仙想疯了的人物，对于长生不老的学问，恨不得嚼碎了吞下肚子才放心，就比如这水的真实含义，他应该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幕。

老头瞧着我的眼光不再狡黠，而是变得有些凝重：“冯一西，行，脑子够使，不错，咱们很可能是碰上了黄泉这鬼水，可这鬼水里根本不是黄泉，净是些冥沙还差不多，你既然知道了，就自求多福吧，别成了老子的累赘！”

逐渐恢复过来的田丽不明所以，根本不懂黄泉水的含义，心里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们将要面临的机遇和危险更是估计不足，前进的道路上，攻击力自然大打折扣，而我们又暂时被困在了鬼打墙当中，我就尽量忍住烦躁，耐心地给她讲解了一小会，而老头则是一言不发的围着那大锅打转，还不时地丢下什么符咒之类的东西下去，不知道在算计什

么。

我对田丽说得很明白，这雪山看似自然成形，其实另有玄机，首先是土质，咱们这脚下边踩的应该就是改造过的雪山土，土质非常阴寒，土色黑而且细腻，触手有部分粘性，甚至还有点腐蚀性，火烧样的扎手，说明土的结构里化学成分经过了改造，这就使得葬尸和殉尸在腐败过程中有一定机率产生特殊的变化。

其次是地形，地脉讲究的阴阳结穴，最高档次的就是两仪双绝、阴阳交融，这里整个山势如果从空中来看，群山环绕中一个独峰兀立，峡谷处一条古怪的大河向西流淌，这座整个地形中最高的地势和极低的幽深峡谷，形成了一个飞挂的檐角，潜入地下的部分隐隐然南北大梁交错，很有些宫殿的形状，这便是风水中的幽冥宝坻--"望帝城"，处处透着阴寒凶险，乃是阴阳交界的死地，书上说进来后没有破解之法，只能靠自己随机应变。

咱们往前走的路上，很可能要面对许多未知世界的状况，如果我不幸成了光荣的英雄，你就在墓碑只刻一句话：好奇心，会害死人的。

田丽却很疲惫，没有了跟我开玩笑的精神，我有点无趣，只好告诉她，我们如果成功揭开谜团，就可以和她立地飞升，去天上做神仙眷属了。

说完，我也不敢看面色发红的田丽，立马跑过去和老头一块看那大锅。

老头伸出手指蘸了下锅中的浑水，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这是……这里头怎么这么多老砒泥？"

砒泥，这个神秘的东西我知道一点，是一种可以改造水质的矿物，不完全溶解于水，化学性质阴寒滞沉，道士常用来从水中提取阴气，将阳水改造成阴水，以供通灵所用。

老头喃喃说道："黑沉木，也是阴性树木，对地脉地气的变化最敏感，现在这几根黑沉木已经是黑得发紫，难道是说这地方没有一丝阳气？不可能！那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死的？到底什么东西杀了他们？"老头出了会神，终于跺跺脚，不情愿地去翻查那些死尸，希望可以找出死因。

我一向对死尸那是敬而远之，自然留在大锅边看那锅里的水。

奇怪，水里似乎有东西在漂，我定睛一看，吃了一惊，再也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恐惧，大叫道："他娘的什么玩意儿！这水里有个人头！"

老头的表情是吃了一惊，赶忙跑过来看，一看之下，吃惊地回过头看着我说道："这个……这个人头，怎么和你长那么像？"

蹬蹬蹬，我连退几步，我实在是早已瞧得清爽，震惊不已，浑水里一颗人头漂浮着，五官轮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那嘴角略微上翘，像是在笑的神情，可不正是我--冯一西的模样！

这事情太古怪了！

大锅里的水已经不再沸腾，一颗人头，没有头发，五官被油渍得发亮，正在里面载沉载浮地漂着。

田丽、老头还有我默默地站在四周，心里都在紧张地盘算，我知道他们心中一定在猜测：身边这个冯一西……这个家伙……究竟是人是鬼？

看着这个奇怪的人头，我想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绝不是幻觉，摸摸自己的脖子，我的大好头颅依然完整无缺地长在那儿，那么，搞鬼的必定是这口离奇出现的大锅，或许是一直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张三爷做了什么手脚？

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造成这么大的震撼呢？

如果锅中出现的人头和我毫无关系，那么在这个阴暗的地方，出现些死尸、骷髅之类的东西实在不足为奇。

我轻咳一声，慢慢说道："这个玩笑开得可不小，老头！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障眼法？做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老头表现得非常正常，正常到我都怀疑面对如此诡异，怎么可以表现的这么正常？

老头说道："不关我的事！你还看不出来？是这锅水在作怪，小子你小心点，看好你的脑袋，可别真掉进去了！"

"我呸！你他娘的嘴巴真臭！"老头的话差点没把我气得跳起来，卷卷袖子就准备开骂。

田丽拉住我："别动！你看那水里，还有别的东西呢！"

浑浊的锅内，微微颤动的人头下边，露出一一点鲜红色，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不少肉芽从人头下边的脖子位置上，不停地生长出来，似乎有知觉地摸索着变长变厚，而锅里的水就有点蒸腾出丝丝白气，白气纠缠在一起，盘踞在大锅顶上，也不消散，就这么笼罩起来。

老头轻轻拉了一下我，竖起手指示意我俩噤声，然后小心翼翼地后

退，我和田丽看他面色凝重，也不敢怠慢，跟着他，慢慢地退向石壁。

背后接触到坚硬冰凉的石壁，我们三个才略微松了一口气，老头忙不迭地从口袋里取出三张黄符，我俩学着他的样子，把黄符叠成一个三角小块，用小夹子夹在耳垂上。

刚收拾利落，大锅那边，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很慢，很轻。

然后在我们身边的石壁上，照出三个不大的黑影，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脚步，蜷起身躯，猫着腰，仰着头，两只手缩在胸口，向前一根根开叉，伸着尖尖的指头。

鬼打墙2 第四十章 危机四伏

这个身影我见过，一下就认出来了，第一次是在鬼打墙的入口，悄悄扑上老头后背；第二次是在我和老头刚钻进这个洞时，被发现在老头背后跟踪；连这一次，我已经是第三次见到了，而在这三次里，老头倒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影像。

我刚想示意老头，这东西就是扑过你后背那只，就听老头低声吩咐："快把手电灭了！别说话！"

我和田丽赶忙服从指挥，连头灯都关掉了。不远处那口大锅处，立刻黯淡了许多，只有地上还有些灯光，是那些被打死的扛天灯人散落出来的手电，斜斜照射在地上，靠着里面的电池还没有最终熄灭。

我们三个屏住呼吸，瞪大两眼看向那口大锅，因为这个时候，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那些死尸，一个个像木偶一样慢慢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大锅走去。

而那几个蜷着身子的黑影，收在胸口的爪子依然不动，但是很准确地抓住一个走过来的尸体，把尸体头朝下地推进了锅内。

锅下边，我和老头没来得及拿走的黑沉木，逐渐冒出了一丝火光，淡蓝色的火苗灼烧着锅底，水很快就像要开的样子，发出咯荡荡的声响。

头朝下被推进锅内的尸体，一经烧煮，条件反射地活动起来，伸手蹬足地乱动，还发出吱吱的声音，漫无目的地挣扎。

围着大锅站立的黑影，不停地把乱动的尸体再推进去，挣扎一番后，这些尸体逐个被化成了一堆堆烂肉，锅内的水更加浑浊，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锅都快满了，也不知道水里添加了什么化学物质，把尸体的骨头和衣物都融化掉，变得像饺子馅一样黏稠。

身边的田丽喉咙头咯咯作响，看得出来正在强忍着反胃，我也是差点就要吐出来，尤其是想到锅里边还有个酷似我模样的人头，更是忍不住鼻子眉毛和嘴巴都使劲皱在了一起。

我咬着牙暗骂："真是该死的老鬼，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叫融王了！老头，咱们现在怎么办？这些究竟是些什么鬼东西？"

黑暗中的老头，一点气息都没有，只是扭转头看向我，不知道在寻思什么。

田丽低声说道："这似乎像是一个仪式，只是我猜不出最后会怎么样？"

老头点点头，几乎立刻答应："没错，如果叫我猜，我想应该是四鬼运尸术，冯一西你瞧瞧，像不像书上说的那样？"

我低头一想，四鬼运尸？书上倒是有这种仪式，只不过说这种仪式是中原地带特有的，站在锅边搬运尸体的也不是鬼魅，而是用邪术养出来的一种山鼠或者山猫，有的还用狗獾子！个头硕大，目盲，爪子锋利无比，擅长用牙齿咬住血管，靠吮吸血液为生，有点像南方藏地的黑弥勒那么可怖，唯一不同的是这种东西不像黑弥勒那样神出鬼没，而是受豢养人的控制，就算豢养的人死掉了，这些东西也会老老实实在地继续完成主人下达的指令，直到寿终正寝。

瞧这几只山鼠，看来是吃过什么特殊的药材，已经是极为长寿了，火光映衬下的皮肤，干枯精瘦，皱在一起泛着铁黑色的色泽，爪子的尖处，甚至都有点略微弯曲，像要钩回肉里。

啊哟！不对！我突然想到什么，这老头太不地道了，四鬼运尸，不错，我越想越觉得寒毛直炸，因为这个仪式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最诡异的一件事，电影中我可经常见到，就俩字：还魂！

这口大锅，肯定就是传说中的还魂鼎，没有明火燃烧的黑沉木，连同被邪术控制的山鼠，融化这么多死尸，估计正是在悄悄地做着还魂的勾当。

今天到底是什么好日子，让那远在美国的秦建军放下一切，马不停蹄地赶来这偏僻的角落，难道就是还魂鼎大功告成的良辰吉日？

我拍拍胀大的脑袋，低低呻吟了一下，天哪！莫非我真的注定要一命归西？只是我还不肯对田丽明说，担心吓坏了她。因为按照我的推断，这一切必定和我有关，甚至于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埋伏下无数苗头，以至于今年风云突变，硬是把我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给引到了这里。

我瞧了一眼老头，越发觉得这人居心叵测，做张做智地欺骗我，目的无非是害我，但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倒是个问题。

我暗暗捏了下田丽的手，低声说道："看起来真的像是四鬼运尸的仪式，可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了，瞧我这脑筋，一紧张就啥也记不得了，张爷你想必记得清楚，快给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老头的眼睛在黑暗中亮晶晶的，我只当他是在猜测我说话的真实性，果不其然，老头清清嗓子说道："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连流星的力

度都远远大过平常，像鬼打墙这样只进不出的凶阵都出了破绽，我看是天上的日月星辰起了变化，弄这个仪式的家伙，八成要有什么大的动作，咱们碰上这个蹊跷时候，吉凶参半，看自己的造化吧，是得道升仙还是直下地狱！”

我悄悄撇撇嘴，心想：鬼才信你这糟老头的鬼话，云里雾里的没有一句实的，真看不出这老头，倒是个跑销售的人才！

我看老头倒是想自己得道升仙，而让我们替他下地狱吧！这还魂鼎熬了这么大锅人肉粥，里面的人头怎么不是他模样，反而是我冯一西的相貌，我猜都猜得出不管是不是老融王要还魂，但首先恐怕就得弄死我这个代替品，他这糟老头还真以为我是傻的？

田丽看看我，又看看老头，我估计以她的智慧，暂时还猜不出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我苦于不能向她明说，但唯一放心的是，不管发生什么，田丽必定会站在我这一边，而不是老头那一边！

所以，我开始暗暗准备，得找个机会弄死这老头，至少得撇开他，至于他给我的黄符，我是绝对不能再用！

我凑过去田丽耳边，咬咬耳朵说：“别害怕，田大警官，革命尚未成功，咱俩继续努力，事情成功后，咱俩才能好好做一回神仙眷属，你说好不好？出去后，咱俩再也不分开了！”

趁着田丽面皮微微发烫的机会，我愈加柔情无限地轻轻用舌头接触田丽的耳朵，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地卷下了田丽耳朵上那个三角形的黄符。

几乎就在一刹那，大锅边的几个黑影同时转身向我们这个角落看了过来！然后我只听到几声低低的吱吱声，大锅边，立刻空荡荡的没了人影。

老头的脸都吓白了，紧张地靠在石壁上，一动也不敢动，愤怒的眼光看向我，似乎在痛骂我为什么要弄掉田丽耳朵上夹的黄符。我把田丽挡在身后，一把揪下了耳朵上的黄符，狞笑着对老头说：“你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居然盘算着害老子，咱就看看到底谁先死吧！”

根据今年发生的这么多事情来推算，我有把握赌赢这一次，毕竟把命运交给一个不对自己说实话的老家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不远处发出幽蓝火光的锅底，还有那些躺在地上的昏黄手电，齐刷刷的一起熄灭，山洞中，顿时一片漆黑、冰凉、安静。

我紧张地绷紧了全身，除了感觉到田丽还在我身后，别的什么声音

都听不到，老头所在的位置黑乎乎的，连呼吸都没有传过来，我把从自己还有田丽耳朵上取下来的三角形黄符，悄悄地丢过老头那边去，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道术，其中有很多太过强大的功能，以老头一辈子浸淫其中的功力来衡量，我很怕一不小心就着了他的道儿。

头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扑簌簌地落下些颗粒渣子，刚好有些东西落在我的手掌上，我无意识的用手心试着捏了一下。

我日！凭感觉就知道是几只肥大的蛆虫！

真他娘的恶心死我了！立刻一扬手，扔向老头那边，拉着田丽就往后退。

随着我和田丽的后退，我听见不止我们两人的脚步声，但所有听到的杂乱声音，都是冲着老头刚才待的方向移动，我心里暗笑，六月债，还得快！给你这老半仙上点药，让你什么都不给我说！

奇怪的是，杂乱的声响过去后，居然没有出现我料想中的撕咬和惨叫声，而是很快地恢复了一片寂静，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和田丽停住脚步，望向刚刚跑开的地方，不知何时，黑暗中，悬浮着一个四方的金色汉字，放射出毫不耀眼、非常纯正柔和的金色光芒，而老头已经奇异地消失无踪了。

鬼打墙2 第四十一章 受伤

我一下就认出这是个简单的汉字--"清"。

看来这老头真不是盖的，所谓的中华道术还真是确有其事，怪不得社会上那些测字卜卦的人中，鱼龙混杂，时不时的还能碰到些有真功夫的人，这个"清"字，想必是老头用什么障眼法弄出来的道家符篆，吸引或者抵挡黑暗中的怪物，而让自己可以从容跑路。

金色汉字的光芒逐渐黯淡，我这才看清楚，围绕着那个地方，旁边趴着几只形象古怪的东西，像是广东那种赖尿虾，又有点像是大号的蚰蜒，通体乌黑，身子下面长长的脚，弓着身子趴那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我留意到一只虫子扭过头，往我这儿看了一眼，嘴的上下颚大大地一张，像是射出一支弩箭。我吓了一跳，猛地想起来这是什么玩意儿，正是那种躲在黄沙中或者黄泉水中的鬼蜮，书上说过这东西，口生弩形横肉，含沙射人，中者必亡。

生死关头，这东西不能拿科学理论来验证，牺牲了我的小命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赶忙拉着田丽就斜斜地往旁边侧跑，心想这弩箭总不会拐弯吧？

一声尖细的空气刺响，两只肥大的蛆虫擦着我的脑袋飞向石壁，拍拍两响，变成两块小肉饼落在地上，而金色汉字的光芒完全黯淡下来，周围再次恢复了一片漆黑。

既然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就总会找到对付的办法，我想起怀里还有两根黑沉木，赶忙掏出来，给了田丽一根。想想不放心，我又抽出短刀，一起拿在手上，嘴里说道："那老头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相信他，田丽你可机灵点，咱俩绝不能再失散了，地上那东西叫蜮，靠喷射东西来害人，千万别粘上了！"

黑暗中的田丽答应道："晓得了！不过这样不是个办法，咱得赶紧找出路。"

那些喷蛆打人的东西暂时没有再进攻，或许黑暗中看不到对手的影子，无法含沙射影地害人，趁这空隙，我和田丽逐渐朝那大锅的方向挪动，我感觉我还踩死了几只，一踩一个爆肚，毕剥作响。

离那大锅近了，我忽然感觉到一丝危险的味道，面前黑乎乎地兀立着一个东西，顾不得多想，我举起黑沉木，全力砸了过去，反正田丽在

我身后，不会误伤了战友。

当的一声，我手里的木棍砸到了一个金属东西，震得我胳膊发麻，这什么鬼东西呵？好大的力道，我心想要是老头窝在这儿等着害人，我这一棍子非把他砸趴下不可。

我放回黑沉木，猛地打开头灯，一道光束射向被我砸中的地方，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不是活人的脸，而是造型怪异无比、一看就是真金铸造的一张面具，眼耳鼻口都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面具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成鱼尾，显得非常丑恶狰狞。

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黄金面具的纹饰，一圈圈的全是漩涡形状，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似乎是代表眼球，里面的几层分别代表眼球的瞳孔。我这一闷棍正敲在前额上，把眼睛处可以转动的玉饰都给砸碎了，戴着面具的东西显然已经给砸晕了过去，身材绝不是老头，而是站在那锅边推尸体的山鼠其中之一。

我呆了一呆，没想到这么狰狞的老妖怪这么不经打，被我一闷棍就敲晕了，猛想起老头信口胡吹过，黑白无常那哭丧棒都是用的黑沉木材料，打鬼是一打一个准，莫非黑沉木这东西，对付阴气、尸气比较重的怪物特别有效？

初战告捷，让我有点兴奋，在这暗无天日的山洞中，我终于有了一个可防身的趁手武器，盯着被砸倒在地上的怪物，我又狠狠打了几棍子，发现它确实已经不会动了，几条黑水正从黄金面具的五官处往外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高层的精神境界，看来我还没有完全达到。不能充分估计自己仍然身处险境，就会付出代价。

我忘了鬼祟的山鼠可是不止一只，因为就在我暗自庆幸之时，在我身后的田丽痛苦地闷哼一声，把我立刻从沾沾自喜中惊醒过来。

随着头灯的光束转向田丽，我看见一只丑陋的巨大山鼠，已经佝偻着身子跃上了田丽的肩膀，弯曲开叉的长长尖指甲正抠在田丽的肩胛骨里，把田丽整个人都抠得向后仰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下田丽是要伤筋动骨了，以她的身手，被人从背后这么袭击之下而无任何还手之力，只能说明袭击者的力道是何等强大。

我又惊又怒，自己拼了命地再闯鬼打墙，就是为了救田丽出去，要是此刻功亏一篑，真气得吐血，而田丽在此情况之下，仍然没有放弃抵抗，尽力地挥动木棍，反手打在身后，发出扑扑的闷响，而山鼠却浑然

不觉的根本不躲，用尽力气地使劲往后扭田丽的肩胛骨，看着田丽的痛苦表情，我的心都要碎了。

虽然脑子里转过这许多念头，但在此刻，也就是一刹那的工夫，我挥着黑沉木已经迎了上去，佝偻着身子的山鼠竟然很害怕我的木棍，扭着田丽笨拙地想要避开我的打击。

黑暗中还隐藏有至少两只山鼠，所以我这次做足了防备，保持着高度警惕性，但田丽背上的山鼠似乎有一定智商，竟然知道拿田丽来挡我，转着***地对付我，让我哭笑不得的同时，无聊地想起了那句成语--投鼠忌器！

田丽痛苦地直翻白眼，哽咽着嗓子说："冯一西你个大笨蛋！看着我翻，看我翻....."

我听到最后，才明白田丽的意思，赶忙站好位置，目不转睛地盯着田丽动作。

只见田丽艰难的原地慢慢绕个***，借着背上向后扭的力气，两脚使劲一蹬地面，原地一个空翻，这样一来，山鼠就给猝不及防地甩在我正面，而田丽自己已是脱了力，摇摇欲坠。

这个好机会稍纵即逝，但我还是抓住了。猛一挥棍，重重捣在山鼠的脑壳上，黑沉木果真有一些说不清的阴劲，把这丑东西的半截身子都打烂了。

救下田丽的一刹那，我心里呆了一呆，觉得有点不妥，有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黑沉木拿在我手上就有效，而拿在田丽手上，打那山鼠却毫无效果？难道我是个地府来客，黑白无常的同事？

顾不得多想这些虚无缥缈的杂事，我又把山鼠狠狠打了几闷棍，确定已经死透了，这才去看软软仆倒在地上的田丽。

扳起田丽的脑袋放在怀里，我轻轻叫她："田丽.....田丽.....你怎么样？撑得住吗？咱们还没有出去呢！"

田丽眼睛已经闭上了，只有呼吸还在，我再不敢大意，解开她背上的衣服，只见白皙的肩膀上净是利爪扎的伤口，切进肉内很深，深深的伤口不停往外渗着血，还泛着黑紫色，很可能是中了什么毒。

我欲哭无泪地捶捶自己脑袋，这他娘都是些什么事嘛？怎么会这样？

我把田丽拦腰抱起，无意识向洞的深处走去，要是田丽就这么丧命于此，看来我真是八字不好，接二连三地拖累别人无辜横死，还都是自

己喜欢的女人。生不逢时也好，一命归西也罢，不如早死早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跌进了又一个山洞，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比刚才的山洞还要空旷，还要阴寒潮湿，四周的角落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冷色光源，把到处都映衬得一片幽蓝。

我茫然地抱着田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各个方向借着微光看过去，都是散落一地的棺材，非常老旧的棺木，不少的盖子都被打开了，横七竖八地摊在地上，唯一有规律的就是，所有棺材没有一个是重叠起来的。

棺木之间的空隙，或立或躺地摆放着不少陶瓮，个别已经打碎的瓮里，露出干枯的骨架，连同棺木和骨瓮，我估计至少有上千具，场面很是壮观。

怀里的田丽越来越沉重，除了呼吸还算正常，再没有别生命迹象，我也越来越焦躁，尽量沿着棺木之间的空隙往里走去。

折腾了大半夜，我累得够呛，也不知道外边天亮了没有，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只觉得眼皮发黏，直想睡过去。

无奈的我走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地方，放下田丽，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凶悍的山鼠就目前来说，还有两只没有解决，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隐患！

一直没有露脸的老头又躲去了什么地方？

这鬼打墙尽头的破山洞到底通向哪里？

还魂鼎里的人头肉粥是否正在变化？

我冯一西还有没有命出去？

太多的未知数最终都指向一个症结所在，就是老融王设置这么多情况的目的何在？

在我心中，还有更加隐秘的一个担忧，就是我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一个晚上的遭遇，有很多都不能拿幸运来解释，因为有些危险实实在在地主动绕过了我，身边的人却没有避开，我都不敢继续往可怕的深处去想，因为我接受不了这样的假设。

鬼打墙2 第四十二章 呼风唤雨

迷迷糊糊的直想睡着，冷不丁我发现右前方的棺材盖上坐了个人，低着头，一动不动，两手放在小腹处，两腿交叠在一起，身上穿的衣服在磷火中显得特别注目，影影绰绰的很熟悉。我拿出短刀和黑沉木棍，慢慢站起来，死盯住这个默不作声的汉子。

站起来后，我马上认出了这个人是谁。一身衣服上都是刺绣，而且刺绣得非常华丽，用了红、青、紫、黄等各种丝线，此刻在幽蓝光芒的闪烁下，像极了一条五彩斑斓的花蛇盘成团卧在那儿。

这家伙分明是我和田丽还没有上山前，在老板娘的客栈里歇脚刚巧碰到的扛天灯队伍里，那个像是领导模样的花苗汉子！

此刻这个家伙低头坐在那里，手里应该还拿了个什么东西，听老板娘说他很会用巫蛊，我就增加了不少戒备，想来这家伙在手下全都死光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逃脱生天，说明和老头一样，必定有些过人的保命手段。

头灯的白光刚一照过去，我就知道自己多虑了，原本精瘦的汉子已经膨胀成一个胖子，脑袋上的头发眉毛还有衣服都是湿漉漉的，面皮泡得发白，眼眶和嘴巴的地方是陷进去的黑窟窿，狰狞可怖，而且黑窟窿里都在缓缓地往外流着沙子和水，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家伙绝对是被淹死的！

可是一个淹死的人怎么能自己爬起来坐到棺材盖上呢？照这泡胀的程度来看，也不像是短时间能够达到的效果，这么一个安静的山洞里，又是哪来的水让他淹死呢？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给自己壮胆，也想看能否惊动点什么。

短短半分钟后，我的头顶上居然开始往下滴水，冰凉湿滑，我吓了一跳，赶忙抱起田丽躲开了一些，一不小心踢翻了一个骨瓮，当啷一声，在寂静的山洞里特别刺耳。

这下可好，头顶上居然哗啦啦下起了小雨！滴在我身上，除了滑腻之外，还有些古怪的味道，我看看怀里的田丽，脸色居然转好一些，变得红润，呼吸也有力了。

我心里一动，莫非这水和声响有什么关系？

难道这水可以解去田丽中的山鼠巫毒？

我拣起一块破碎的骨瓮陶片，试探着扔向不远的另一个棺材，一声闷响后片刻工夫，那个棺材的上方，落了足有两分钟水滴，看来有戏！

我想起路上和老徐辩论过的一件事情，老徐说在广西群山掩映的大山深处，有一处神圣的地方，一直是景顺族人的朝拜之地，他们称之为炼心谷。只要不怕艰难险阻到达那个地方，拜神数日，虔诚的人便可在谷中呼风唤雨，回来后诸事顺利，健康长寿。我当时一听，就马上联想起傈僳族呼风唤雨的听命湖秘密。

傈僳族居住在云南的怒江州，深入高黎贡山的地方有一个听命湖，只要来到这个湖边，大声喊叫，湖边就会飘来一阵云雾，然后开始下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圣地。

后来科学家研究解读了这个秘密，就是说听命湖的环境清洁、单纯，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容易受到声波扰动影响，由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山区，四周高山闭合，常年水气充足，局部气象维持一种不稳定的临界状态，群山环绕中的呼喊声被山峦放大，达到了扰动空气的作用，使听命湖上空的气流碰撞，所以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下雨，而根本不是什么神仙显灵。

我告诉老徐，在很多人迹罕至、人类活动较少的地方，原生态往往保持得最好，那些地方没有空气的污染，没有环境的破坏，甚至还保留有很多不被人类所认知的奇异现象。

我还听说过惊马槽的现象，能发出战马嘶鸣、金戈铁马的声音，你老徐孤陋寡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罢了。

此刻，这个空旷的山洞，想来也是维持在一个变化的临界状态，水气和温度都被巧妙地封锁在一个闭合的空间，不仅有利于尸体的防腐，还在水气中人为地加了某些秘方，净化土壤，防止虫蚁侵扰，而山鼠携带的巫毒，很可能也在净化之列！

想到这里，我赶忙找了个结实点的棺木，双手合十祷告了两句：敬爱的先辈同志，我冯一西急于救我女朋友的命，劳驾您挪个窝儿，有什么不满意得罪的地方，都请记在我的身上，可千万别去吓唬我的心肝女朋友啊！我答应你，用完之后，一定在这里给你挑个更好更大的棺材，这个这个嘛，伏惟尚飨！

祷告完毕，我就拎着尸骨的双脚，把他给拽了出来，然后把田丽端正地往里一摆，坐好姿势后，我大喊一嗓子：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掉头就赶忙跑开了几步。

几乎我刚跑开，田丽头顶的石壁上立刻凝聚了一大片水渍，哗啦啦

地落下来，几分钟工夫就把那棺木给填满了一小半。我不由心中暗喜，自鸣得意，一转眼，突然看到那个扛天灯的花苗，大叫一声不好，水如果可以解毒，怎么这***歹徒会被淹死？

这事儿绝没这么便宜，说不定另有玄机！

一想到水里可能另有古怪，我赶忙跑过去，抱起田丽就要把她拽出来，此时她头顶石壁上的水滴已经停了，本人居然清醒了过来，面色也不再发黑，把我高兴得大喜若狂。

虽然不敢说山鼠的巫毒已经完全解除，但至少她应该保住了小命，就算有一点虚弱的后遗症，以她长期锻炼的身体素质来看，根本不在话下。

我一手搀起田丽，半拖半抱的把她揽在怀里，这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把我折磨得傻乎乎的，就知道喜极而泣。

田丽也紧靠在我怀里，颤抖着身躯抽泣，我抚摸着田丽的头发说："好了，好了，都快过去了，田丽你可不要笑话我，看到你晕过去，我抱着你走进来时，连寻死的心情都有了！我也没想到自己的情操已经高尚到为了美好的感情可以殉情的地步，真是老天有眼，让你一个晚上，两次回到了我身边，这下你该相信我就是你命中的真龙天子了吧！咱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田丽被我说得破涕而笑："老冯你就不能正经点，都这个时候还跟我贫嘴！不过可是你说的，咱们出去后，说啥也不准你乱跑了！"

在这样的险境中，鼻子里到处闻的都是朽骨味道，连说笑也变得干巴巴的，很快我和田丽就冷静下来，要为离开这个鬼地方真真切切地想想办法了。

我和田丽简要地分析下目前的情况："本来咱俩事不关己的，结果这一路从天津到北京，又从北京跑到这么个不毛之地，根源是那位美国回来的盗墓高手，他一路指引也好，引诱也罢，让咱们走到了这一步，从他特意留给我的笔记来看，这一次他是为了寻找一个上次失落的玉函，对他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咱俩无从得知，但从结果来看，除了咱俩，还有死在这儿的一帮歹徒，很可能连同我以前的朋友韩叶娜，都被卷了进来，尤其是最后露头的这位张三爷，竟然和我从小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偶然也好，必然也好，此时此地，我出现在这个地方，肯定是被人安排好的，自从我在龙虎山拿到那半本书之后，一切就快速地铺开了进程，好像一明一暗两条主线同时交错在了这个鬼地方，田丽，你根据你的专业知识，分析分析这么个情况，说明了什么？是一

场阴谋，还是我冯一西纯属偶然的经历了这么一场事儿？”田丽出神地想着，眉头紧锁：“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张三爷和秦建军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有你为什么会在北京被人谋杀？至于咱们在这雪山碰到的不可思议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应该就不是咱们考虑的重点，咱们还是想想为什么有人要针对你布局，搞这么大个阴谋呢？”

我苦笑着说：“我是问你，你倒好，又扔出来这么多问题，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千万别问我，我脑袋里早成一盆浆糊了，真的感觉自己是一颗棋子，连谁和谁在下棋都猜不出，真是可悲！”

我长叹口气说道：“现在，除了你，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包括那秦建军，保不准也是下棋的人之一，不去想他了，这一夜真累，我是又困又饿，人仰马翻，要不你望下风，我先睡会儿？”

田丽一副气得发笑的样子：“冯一西你还真好意思！现在居然想撂挑子，躺倒挨锤了？省省吧，快起来，去看看坐在那儿的家伙手里藏的是什么。咱还好多活要干呢，至少抓伤我的怪物还没死绝，可别给盯上了。对了！你为什么觉得那张三爷有问题，我怎么没看出来，要知道对付这些特务分子，我可应该比你拿手得多，不会是你看走了眼吧？我很怀疑那老头是一个真好人来的！”

我无奈地站起身，瞧瞧那胀大的花苗汉子尸体说道：“还不是为了那白日梦的成仙得道！死老头一辈子都挖坟掘墓，对于成仙的执著，那是病入膏肓，没得救了，哼！以为我不知道四鬼运尸的目的，那大锅根本就是还魂鼎，我看他八成是要拿我做祭品，拿我这个从小培养的精英分子来做还魂鼎的药引，去达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幸亏冯爷我见机得快，没有中了这个貌似忠厚的老头的奸计！”

鬼打墙2 第四十三章 熊龙丹

田丽摇摇头说道：“我看也不一定，老头是有些真工夫的！我还记得你说这里是风水中的幽冥宝坻——“望帝城”，乃是阴阳交界的凶地，你看老头来去自如，还真的救下了我的性命，说不定你是误解了别人，唉，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个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可怎生是好？”

我撇撇嘴说道：“哟，我说田丽哪！你就放宽你的慈悲心肠吧，那老头肯定死不了，对敌人怜悯，可是对自己人的残酷，我都忘记这那个谁说的真理了，你别不信，我对这些被人算计的阴谋，那是有着特别敏感的直觉，我相信老头这会儿肯定在四下找我们，咱们得赶在他找着之前，把这融王的老窝掀他个底儿掉！”

我抽出短刀，慢慢摸近那胀大的尸体，心想：这家伙死的真蹊跷，居然活活被淹死，他不知道跑吗？想着想着，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家伙一死，扛天灯的歹徒应该全军覆没了，我可上哪去找韩叶娜的下落呢？总不成我看到听到的是幻觉不成？韩叶娜还好好的在北京活着？不可能吧？

一走神，我的脚丫子噗嗤一声，踩进了一个软不拉叽的地方，低头一看，我日！

地上躺着一具更加肥大肿胀的、没有脑袋的尸体，我这一脚居然踢进了尸体的腔子里，尸液扑唧一声，给挤了出来，臭气熏天，看我今晚这倒霉的！

田丽跟在我后边，幸亏地上的破棺材太多，她没有和我并肩走，要不然这一脚黏液，她又该吐上半天了，哎！不对，这么个老旧的地方，怎么会有新鲜的尸体呢？这没头的家伙又是哪个倒霉蛋？老融王把雪山搞的这么隐秘，怎么会来这么多观光客，真邪门啊！

我悻悻的抽出脚丫子，使劲在地上蹭蹭，招呼田丽小心点，咱绕过去那边，这个腐尸肿胀的太大，几乎把棺材之间的路都堵死了。

挤着鼻子的田丽跟着我，终于靠近了那个坐在棺材盖子上的尸体，身上穿的衣服被烂肉撑的紧绷绷的，两个胀大的眼珠都快爆了出来，手掌放在肚子上，我仔细看了半晌，才看出来死尸的掌心中捏着的是一个皮质小口袋，黑色的，里头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是啥。

我小心的用短刀把小口袋挑出来，拉着田丽就远远的走开，拍了拍

巴掌，片刻后，头顶的石壁上哗啦啦冲下数道水柱，把我从头到脚冲了个干净，倒真是挺方便的，遗憾的就是水太凉，冻的我浑身发颤，不过就这样，比起刚才那满身尸臭味还是舒服了不少。

打开皮质的小口袋，里面有一块玉，是一块颜色幽蓝的古玉。

黄金有价玉无价，我虽然不是什么鉴定文物的专家，可也看出这块古玉的做工和质料非常上乘，雕刻手法古朴雄浑，简单线条勾勒出一个动物的形状，龙身龙爪，奇怪的是刻了个熊头，中心盘绕在一个圆形的珠子上。

我呆呆的看着珠子，想不出来这个奇怪的熊头龙身的动物是什么东西，田丽在旁边也是不明所以。

我捏起珠子放在掌心，仔细一瞧，珠子的核心部分似乎有一只血红色的小鸟在翩翩起舞，我赶忙叫田丽一起来瞧，田丽却什么也看不到，我就突然感受到一股暖意从肚子里直升头顶，那是一种特别熟悉的、难以名状、充满怨恨的感觉，我大吃了一惊，难道这颗珠子有自己的灵魂？听说价值连城的古玉都有自己的玉灵？可为什么这块古玉自己会觉得这么熟悉？这是为什么？

田丽看着我脸色非常不好，关心的问我：“冯一西？你，你怎么了，表情怎么这么古怪？”

我皱了一下眉毛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心里头有点感觉，似乎这块古玉以前和我有什么瓜葛？”看着玉石还有个丝线，我就随手把它戴在了手腕上。

我心头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不由担忧的看着田丽说：“田丽，我想问问你，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措词，但我还是想实话告诉你，如果我碰到一些事情，逼不得已抛下你一个人在这里，你，你会不会怪我？”说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鬼使神差的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田丽瞪大了双眼，很是惊讶的看着我：“冯一西！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我这许多天来……难道在你的心中，就没有我的一点位置吗？这不可能，你一定是在和我开玩笑！”说到最后，田丽忍不住双肩耸动，强自压抑住喉咙里的哽咽，就快要哭出声来。

我有点慌神，赶忙扶住田丽：“别，田丽，别哭，我说错了，对不起！我只是，唉，我只是心里有很不好的预感，你不要怪我了，千万别往心里去！”田丽不依不饶的问道：“那你，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到底是什么不好的预感？不过你刚才的问题，我可以明白的回答你，如果，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还是相信你有自己的苦衷，真的，我不会怪你的。”

田丽低下头，声音越发细微：“你知道吗？咱们第一次分开，就是我一个人被抓回鬼打墙时，心里几乎已经绝望了，当时你如果不回来救我，我一点也不会埋怨你的，可是，你，你居然真的回来救我，从那时起，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永远和你呆在一起，不管用什么手段，至于你心里是否还有别的女人，是否还有别的想法，我都不会计较，也不会在乎的……。”

我眼眶不由自主的湿润了，只好拍拍她的肩膀：“田丽，你，你，你真傻。”

游目四顾，这个洞中之洞是别有洞天，乱七八糟的满地破烂棺材板，仔细瞧瞧，似乎有点什么规律，所有的被掀开盖子的，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我很快就发现这个方向就在洞的中央，那里隐隐约约还立有一块石碑。

我精神一震，挽住田丽的手说道：“我们去中间那里瞧瞧，我好像发现点什么东西？”

小心的绕着破棺材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和田丽才来到不算很远的那石碑处，却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黑色石碑，碑座简单的雕刻着熊、黑、狮、虎四种动物，背后是一具高大的棺材，同样被掀开了盖子，但是光线实在太暗，我弯下腰也看不清楚，石碑上到底刻的是什么。

田丽默默的拖过几块破碎的棺材板，问我：“要不咱们点个火吧，看你浑身湿淋淋的，我真怕你冻着。顺便也能看清楚石碑上刻的是什么。”

火苗升起后，洞中顿时豁亮起来，石碑顶部浮现出三个古汉字标题小字，我看了半天，终于认了出来，忍不住心里一阵发凉，缓缓读道：“碎……魂……碑……。”

似乎有某种魔力一样，我的声音并不大，但周围的空气都有点凝固。

我冷笑一声：“这老融王净弄这些玄虚，幸亏咱们生在现代，不然又被他吓了一跳。”

田丽却郑重的摇摇头说道：“那可不一定，冯一西，千万别太早下结论，咱们还是抓紧看看石碑上到底刻了些什么吧，这可要看你的本事了，古文字不是我的强项。”

我无奈的说道：“唉，好像这也不是我的强项啊。”说归说，我还是

蹲下来仔细一个个去辨认石碑上的古字。

制造这个石碑的人就是古融国的大祭师，叙述的文字意思非常简练：大将军郑可，融王麾下第一猛将，为国家开疆拓土，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掳掠来大量金银财宝和男女奴隶，不料竟然意图谋反，所幸被融王觉察，擒获处死，被一起挫骨扬灰的还有一名敌国女将军，叫做赵珊，此碎魂碑为了二人魂魄永世不能作祟，特地制作的镇压之物。

田丽在旁边听着我的翻译，骇然的问道：“想不到古代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巫术，这世界上真的有人魂魄可以镇压吗？”

我也是心情极度震惊：“看起来是真的有魂魄，至少融王和大祭师是相信的，不知道这将军和赵珊一起犯下了什么大事，被挫骨扬灰不说，还永世不能超生，我离的近，几乎可以感觉到石碑里怨气冲天，只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石碑存放在雪山里，因为这里可是老融王费尽心血建造的地方，绝对不会单纯的仅仅为镇压魂魄所设。”

这时候，石碑的背后发出一串响声，还有一个人的呻吟声，把我和田丽吓了一跳，在这里停留这么久，根本没有想到石碑后和棺材的空隙处居然藏的有人。

田丽反应极快，把烧着的木板照过去的同时，已经抽出短刀逼近了声音发出的地方，低声说道：“谁在那里装神弄鬼，快点出来！”

鬼打墙2 第四十四章 碎魂碑

我绕过另一边，顺着光亮一瞧，不由呆了一呆，石碑后蜷缩着一个精瘦的汉子，穿戴打扮和我们刚发现那死去的花苗一样，五彩斑斓！

难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扛天灯首领？

我摆手示意田丽不用太过紧张，这家伙已经是半死的人了，浑身斑斑血迹，说不定随时会断气。

把这半死的家伙拖出来后，我蹲下来察看 he 受了什么样的伤，田丽则警惕的左右看护着。

花苗受的伤极重，是被一把很宽的刀刃割开腹部，血都快流光了，我看了几眼，就确定的对田丽说：“这人没得救了，必死无疑。”

花苗睁开昏沉的眼睛，很低的声音说道：“不错，我很快就要死了，你就是冯一西吧？我赵诚早已是久仰大名了！”

听到这家伙流利的汉语，我突然想起我在北京的女朋友韩叶娜，忙不迭的赶紧问他：“你可先别死，快点告诉我，你们在北京到底为什么要杀我？还有我那女朋友韩叶娜在哪里？”

这个叫赵诚的汉子也是颇为硬骨头，肚子都快被切开了，还是忍着疼痛苦笑一声说：“这，这就说来话长了，我反正终于要解脱了，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好了，只求你别打断我，等我说完后，给我个痛快！”

我不由自主的点点头，田丽也凑了过来。

赵诚突然看到我手腕上的古玉，吃惊道：“熊龙丹！你竟然拿到了熊龙丹！”

我看了看手腕，想起来当时随手把它戴在了手腕上，于是无所谓地说道：“不就是一块玉石嘛！换了是我，才不会为了这个牺牲性命，再说我看过了，玉石并不纯，里头还有个小鸟样的杂质。”

赵诚被我的话吓坏了：“小鸟！你看到了小鸟，这是真的？不可能吧？那可是熊龙丹内孕育的凤凰胎啊！”

心神激动的赵诚强撑起来打量我，很快躺倒在地：“这就是了，真的是你！也难怪如此。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你可知道这熊龙丹的来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这块古玉雕刻的是一种上古神兽，叫做熊龙，是轩辕黄帝曾经使用过的神物，当年黄帝先后率兵与神农氏后代和炎帝部落连年征战，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乾坤战而伤血，阴阳俱伤，

这块熊龙丹传说就是那次大战后结成的龙丹，有着神奇的力量。”

“熊龙丹给了生命体自创造、自应变的能力，凤凰眼则是给了生命自繁殖的能力。‘自创造’、‘自繁殖’、‘自应变’是生命的主要特性，上古时代，任何生命体都必须具备这三种缺一不可的条件才能存活下来，也可以说，没了熊龙丹和凤凰眼赋予的这三种能力，任何生命都将失去继续存在着的条件。”

我出神的接口说道：“你说的这些我也也知道一点，追随轩辕黄帝作战的熊、黑、貔、貅等，都是黄帝联盟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名称，黄帝本姓公孙，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为中原民族的祖先，这块熊龙丹想必就是黄帝部落的图腾崇拜之物。有不少学者坚信世界的文明源于中国龙，如《老子》所说：‘水几于道’，坎卦、坤卦，昭示生命的起源，幽显万物演化的内涵。只是为什么熊龙丹内会有凤凰胎呢？”

赵诚喘着气说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熊龙丹内的凤凰胎的，你可以看到，是因为……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这帮人在北京有一个共同的首领，我从来没见过，据她所说，只要能看到熊龙丹内的凤凰胎，就是和她大有缘分的人，也是她要找的人。而她找这个人，已经找了很多年，至少我父亲那一辈，终生都在为她奔波，说到这里，冯兄弟，我真的很抱歉，你的女朋友韩叶娜，的确碰到了麻烦事儿，不过不是我们做的，是听命于首领的另外一支人所做，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来到雪山之后，她就失踪了，再也没有人看到她。”

我被气的目瞪口呆：“来了雪山？不是你们做的，难道她会自己跑来这里？分明是你们绑架了她！”

赵诚赶忙分辨：“不是绑架，是我们首领专门的拜访过她，不知道在饭桌上交谈些什么，她就执意要来雪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想我都快死的人了，还骗你做什么？”

赵诚紧接着说：“别打断我，我快撑不住了。首领只是让我们在雪山等一个人、在暗中保护这雪山，而我和我的手下，这么多年在这雪山因为黄金的缘故，作孽不少，我经常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残忍感到后悔，直到今夜例行巡山，发现这个山洞，一时忍不住好奇，带着所有弟兄，进了这石洞一查究竟，可惜……我们终究还是全都死了……。你可有看到这碎魂碑上的话，我之前一直都在怀疑，直到看了碎魂碑上的话才确信我的怀疑都是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首领，很可能就是这上面提到的敌军将领赵珊，你说是不是很奇怪？这么多年因果报应，我作恶多端，死在了这碎魂碑下，真的是报应……冯一西，你过来，我还有一个秘密要问你……。”

我呆呆的凑近赵诚，只听到一声低语：“你，你到底是不是融王大将军郑可的转世轮回？.....要小心呵，小心那女人.....”

不等我再问他什么，赵诚已经没了呼吸，软软的耷拉下脑袋，仆倒在地。

我对赵诚临死的话震惊不已，尤其是他居然问我是不是郑可的时候，充满了期盼和渴望，我可不信这世界上有阴曹地府、转世轮回的无稽之谈，只是被接二连三的事情，颠覆的头都发蒙，还有他说的小心那女人，到底指的是哪个女人？首领？韩叶娜？还是田丽？因为和我有关的只有这三个女人。

对于赵诚的尸体，我和田丽都没有去管，毕竟非亲非故，是敌非友，这人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再说我们要是出不去，也不见得会有人来把我们入土为安。

但是田丽神情似乎很异样，在赵诚讲了那么多之后，可能预感到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变的落落寡欢，无精打采的。

难道她也怀疑我不是正常人，而是那该死的融王大将军？此生此世的目的还仅仅是去追寻那个赵珊的踪迹？

火苗熄灭之后，山洞中恢复了一片黑暗，只有碎魂碑里发出若有若无的呜咽声。

我偏过头问田丽：“田丽你，你想信世界上有轮回转世的事情吗？”

田丽斩钉截铁的回答我：“是的，我相信！”

说话的语气非常干脆，但接下来的话就让我非常吃惊了：“对于我们处在昼夜生死之中的人来说，三世轮回的道理，是很难彻底明白的。通过现代的科研调查，西方国家许许多多的‘死亡经验报告’和‘前生记忆事例’，已经论证了轮回的真实性。我有段时期对这种现象非常好奇，仔细的看过了许多专业论文，结论就是生命现象虽然千差万别，转世轮回却并非可以完全否定的。”

“站在现实的我的角度来看，如果周围一切可以算是‘真的存在’，那么，轮回也应该象昨天、今天、明天一样的存在。生命好比一条河流，有上游、中游和下游，这条河弯弯曲曲，昼夜往复，最终百川归海，再变回雨雪回归大陆，形成河流的源头，循环不息。”

“在河流的任何地方投下任何东西，这些东西就会随着河流往下游移动，或者沉没在原地不动，常人只能见到河流的表面，而不会明白河流中哪些是现在投下去的东西，哪些是过去就投下去的，更不能分辨出沉

在河底的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所以，相信三世轮回和因果循环，就是相信生命本身的一种规律。因为生命的内涵要远远多于生命的表面：短暂的表面里有着永恒的内在；无序的表面里有着规律的内在。这些都能够现实的生命中深深地感受到。”

我被田丽的话给吓到了：“田丽你，你可真够博学多才的，我怎么就一直没发现？原来你说起道理也是一套一套的，真是京片子、卫嘴子、大明府的狗腿子，党和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咋就没把你教育成无神论者呢？唉，真是失败的教育，我可真是替你感到很痛心！”

田丽撇撇嘴：“得了吧，老冯，咱又不是三岁小孩，中国可是几千年的老国了，祖上比咱聪明的人多如牛毛，我这叫研究国学，才能找出其中不对的地方，你可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就象我一样，如果不是为了破解你天津老宅子里那破事儿，能跑到这地方吗？”

“再说我要是不跑到这地方，又怎能认清你的真实面目，你居然……居然还不错……。”田丽说完已经拉住了我的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沉浸在田丽为了解释轮回所做的河流比喻里，突然想到自己，忍不住问田丽：“要是这赵诚所讲的话是真的，我真的是什么融王大将军郑可的转世之身，为何我自己什么也想不起来呢？

鬼打墙2 第四十五章 初现端倪

田丽摇摇头：“这个，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又不是什么专家，不过我很担心你，要是你真的是融王大将军郑可，而这个地方可是老融王布置的，你的处境倒是不妙的很，我倒真好奇那融王麾下第一猛将，怎么会要谋反？莫非那个叫什么赵珊的敌国女将和他有了什么瓜田李下？”

我被田丽充满醋味的问话彻底逗乐了：“哈哈，你个女人，可真能忽悠人，都哪跟哪的事儿啊？你也能编排到一起！”

田丽很严肃的对我说：“哎，我说老冯，这事儿可不是空穴来风，你没听那赵诚说，他们在北京的首领就是赵珊………不对，怎么他们都姓赵？”

我快被田丽气的要暴走了：“打住！打住！我说打住！这没根没梢的胡乱猜测，你可别当真了！瞧被你说的，还真象有那么回事儿似的？”

田丽不依不饶，只是语气变的有点伤感：“怪不得你刚才问我，如果你逼不得已抛下我在这里，我会不会怪你呢，原来你早就有了预感，这，这叫我可怎么办？”

我怪叫一声：“还人鬼情未了呢！你都要把我气糊涂了！我说你这人什么都好，怎么满脑子封建糟粕，得！我应承你，我决不离开你，咱俩一定可以、一起逃出、这该死的鬼打墙，好不？别提这茬了，再说我可真要发火了！”

一时两人无话，黑暗中静静的握着手，体会这短暂的安宁。

几分钟后，田丽小声嘀咕道：“老冯你发现没有？怎么这会好像比刚才冷了许多？咱俩大声说话，也不见这石壁上再下雨了，难道环境又有了什么大的变化？”

我正在思考另一个奇怪的问题：“田丽我有种感觉，现在这地方和咱们第一次进鬼打墙的感觉很不一样，第一次进来时，好多地方都感觉脚底轻飘飘的，听彼此说话也有点空洞，不象现在，脚下很明显是实实在在的土地，还碰到这许多尸体和活人，会不会这鬼打墙咱们第二次进来时，已经被破开了？”

田丽拉住我的手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确是明明白白被拉回了鬼打墙里头，我还看到你和老徐被炸飞了出去，再醒来就已经是身处这个大洞了，对了，你和老徐出去后看到什么了？”

我困惑的说道：“当时我和老徐出了鬼打墙后，周围是一片雪地，头顶象有个盖子扣着，隐约可以感觉到月亮和星星，我和老徐当时猜想，这定是雪山山顶的一个环形山，人工修建的，建好后又用别的材料把顶给扣了起来。”

“按道理讲，这鬼打墙最后的末端，突兀出现个上次没有的大坑挡住去路，会不会阵式受了外力破坏，比如陨石、风雪什么的，刚巧今晚消失力量，所以除了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观光客，一个个赶集一样进来？”

田丽有点动心了：“那好啊！我们快快找出路吧？咱们钻进来，最大可能是继续往山腹挺进，如果前面没有路了，咱们就退着走，肯定可以出去的。”

后退？我倒是觉得后面的危险远远大过前面。

乱七八糟的山洞中，烂棺材堆积的到处都是，我和田丽打开头灯和手电，七拐八绕走的发晕，居然又回到了最先发现熊龙丹的地方，那个坐在棺材盖上的尸体依然保持着那姿态，垂着头，抄着手。

唯一奇怪的是尸体表面正在逐渐的结出一层淡绿色的晶体，呈现出条纹状的惨碧色，在灯光下时隐时现，我和田丽刚走近想去瞧个清爽，尸体就象被打碎的雕像一样，化成了一堆粉末，骇的我和田丽赶忙停下，只见粉末中蠕动着一条条的绿色小蛇，每条都只有一尺多长，浑身不停的往外渗透出绿色液体，把沾在身上的粉末立刻冲刷掉，然后四散蠕动着游走。

直觉告诉我，这些小蛇必定含有剧毒，蠕动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绿色黏液痕迹，非常象我和老徐逃出鬼打墙后，碰到的绿色肉虫，那潮水般的肉虫当时个头比这小了几百倍，已经吞噬了成百只黑弥勒，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小蛇分明就是那种东西长大后的形状，要是没毒才叫出邪事。

一堆小蛇游散后，我和田丽松了口气，难道这些小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益虫？

小心翼翼的拉着田丽朝碎魂碑的方向退去，我还在留意可别不看脚下，再一脚踩进死尸的腔子里，那感觉实在太恶心了！

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倒霉的我还是一脚又踩到了那个恶心的地方。

连田丽都忍不住笑了：“老冯你可真够笨的，居然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说你好呢？”

我恨恨的踢踢脚，在地上使劲擦鞋底子。

田丽却有点好奇的问道：“这个尸体好奇怪哦，你说是比我们早进来一点的那帮人，腐烂的也太快了吧，要是古代葬这儿的话，早应该成枯骨了，尤其是你看他穿的衣服，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古代的，怎么好象是一种什么皮子？”

我看了看尸体，也是看不出为什么会这么蹊跷，只好安慰田丽：“说不定这位就是在鬼打墙中找到出路那人，把小女孩放在刻的口诀上头，救了我们，自己一个人一直跑到这儿的，虽然看不出他怎么死的，但是瞧这脖颈的断裂模样，应该是被什么东西一刀砍死的。”

田丽摇摇头说道：“难说，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那个高人，哎！对了，老冯你去翻翻口袋，看有什么东西？”

我苦着脸看着肿胀的死尸，又没有推脱的借口，总不能让一个女人去干这种脏活粗活吧？

只好俯下身子，一边嘴里嘀咕道：“打扰打扰了，有道是搭肩不搭手，所以兄弟我就当你是这里墓主，按最高规格的接待礼仪来招呼，千万莫怪，咱就从你肩膀开始吧，千千万万别介意啊。”

田丽站旁边叫我：“哎，我说老冯你嘀咕啥子呢？快着点啊，要是证明这个家伙就是从鬼打墙中逃出来的人，不就说明咱们肯定是在鬼打墙外边了？我都紧张死了，你搭着人家肩膀干嘛？我看你应该先摸口袋呢！”

我没理田丽，专心的抬起一边快要粘在地上的肩膀，顺着胳膊，头灯的光就照到了皮衣的口袋，我试探着伸进去一只手掏摸，可真他娘够臭的，这股子臭味非常的浓厚，竟然是尸体内部被捂着的腐烂尸气，一下冲了出来，慌的我赶忙低头躲避那股黑气。

田丽叫道：“老冯快点快点，不好了，好多那个小蛇正往这边游过来！别摸了，咱们快逃！”

我强忍住要吐的喉咙，再次伸手进去，做贼一样的只感觉指尖摸到什么东西，就赶忙拽了出来，忙不迭往怀里一塞，跟着田丽就跑。

后面果真有几十条那种绿色小蛇正尾随着我们，我益发慌神，蛇这种软体动物，我相信我比田丽都要害怕。

不知不觉，我们又跑到了石碑那儿，喘气喘的我一屁股坐倒，也难怪，一夜了，又累又饿还渴，该死的鬼打墙里，又好象是个混乱的时间，但我知道我的胃和我的嘴，是不会欺骗我的脑子的。

碎魂碑下，那具我和田丽都没管的尸体，此时业已成了粉末，看来那些绿色的小蛇很有可能是长期使用巫毒的会蛊之人死后，由身体里头释放出来的毒物，因为我刚才摸的那具尸体还好好的没有碎成粉末。

只见地上一个圆圆的黑洞，而碎魂碑的一角也微微上翘，难道这具尸体里头的小蛇都钻进了地下？

尾随跟来的小蛇停在一米远的地方，弓起了身子，竖着蛇头，蛇信子已经伸出来到处乱嗅，有个别的已经把身子象弹簧一样往后压去，看起来马上就要蜂拥而上，凌空扑向我和田丽。

当时在天津老宅下头，我从出手、割画、叠画、到缠上胶布，行动之迅速准确匪夷所思，真如同电光石火一样，一个人的潜能被逼的发挥出来时，竟然那么惊人，可能到了生死关头，不管是谁都可以激发出一些潜力，我想我就是这样。

咔嚓——，我和田丽几乎同时挥动了手中的短刀，两条一尺长的小蛇被劈成两截，飞出老远在地上蠕动，这两条小蛇都是扑向田丽的，再看没有跃起来的小蛇，也都是虎视眈眈的向着田丽，作势欲扑。

随着手腕的翻动，我鼻子里闻到一股淡淡的雄黄味，莫非我手腕上戴的熊龙丹可以克制毒蛇？

不管了，试一试吧，我赶忙和田丽站在一起，同时把手腕上的熊龙丹在田丽的胳膊腿上都使劲蹭了蹭。

小蛇越聚越多，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绿油油的一片惨碧。

田丽紧张的叫道：“老冯，快想想，咱们这样不是个办法！”

“啊——”我痛的一声惨叫，却是一条悍不畏死的小蛇，趁机扑上了我的后背，一口咬在我的肩膀上，疼的我眼前一黑，几乎栽倒在地。

蛇头叮在我的肩膀上，只有身子在外边不停扭动，田丽用短刀把它割成两截，，费了好大劲又把蛇头剥了出来，而我肩膀上已经一片鲜红，麻木的没有了感觉。

鬼打墙2 第四十六章 谜云深处

不远处传来一阵声响，有什么东西一路冲来，不停的踢开棺材板，跌跌撞撞的直向我们的方向奔来！

我顿时万念俱灰，叹口气，紧紧握住田丽的手，万千感慨，无路可逃。

那个声音到了身边，我才认出来，竟然是被我搭着肩膀，摸走了口袋里东西的那个死尸，此时摇摇晃晃的站在对面，人高马大，还顺着身上的皮衣往下流着一道道的尸体黏液。

田丽眼尖，悄声对我说：“老冯你看，这家伙的额头上，是不是贴着个东西？”

我强忍着疼痛，仔细一瞧，可不是，一片小小的黄符，正紧紧嵌在死尸的额头中央，而头颅已经断了一半，歪在肩膀上，眼睛里空洞洞的，什么表情都没有，痴痴呆呆的瞧着前方。

死尸踏入了毒蛇中，引起一片骚动，有几条毒蛇翻滚着露出了白花花的腹部，看的我直恶心，那死尸却不管这些，双手抓起了一条条毒蛇塞入口中，吧唧吧唧的大嚼。

一个尖细的声音，传了过来，却是在我的身后：“小子，你的命还挺大，居然到现在都没死！还是乖乖的躺下吧！”是那老头张三爷的声音。

但是我已经舌尖都是麻木的，神智虽然清醒，却根本说不出话来，只听得田丽带着哭腔的喊道：“老爷子你快救救冯一西吧！你看他就快死了，整个人都黑了。”

田丽一只手穿过我的腋窝，扶住了我，我才没有摔倒在地，低头看自己的手，已经全变黑了，皮肤肿胀的透明，我想这小蛇真的毒性猛烈，看来我脸上也应该是这般模样了。

张三爷苦笑着说：“我，我都是自身难保，不是靠着驭尸术，我根本就撑不到这儿来！”

又听张三爷的叫声：“熊龙丹！你手上戴的是不是熊龙丹？冯一西你快拿过来给我看看，传说这东西可以解百毒的，你怎么不把它吞下去！”

我心里暗骂：真他娘废话，你要是从棺材里摸出一个玉石，你他娘敢吞吗？天知道是不是死尸用来塞住什么地方的！

但田丽已经不管不顾的取下我手腕上的熊龙丹，幸好听从了我的

话，没有递给老头看，而是直接硬塞进了我的口中，熊龙丹带着一股檀香味，软软的融化一般，我用最后的力气，用舌根抗拒着熊龙丹滚下喉咙，而是把它含在嘴里，就是这样，那股清凉的气味已经不容置疑的流遍全身，而我胀的发木的脑袋也终于有了一丝知觉，看来的确是解毒的灵药。

等我恢复气力时，熊龙丹在口中已经变成了一颗珍珠大小，我吐在手掌心，弯下腰忍不住一阵大吐，不是熊龙丹有臭味，而是我想起这肯定是从棺材里摸出的陪葬品，保不准是死尸拿来做什么屁塞之类用途的东西，就挡不住的恶心。

我虚弱的骂道：“田丽同志！我的好同志，你怎么可以这样？让我吃这样的东西！还有你个死老头子，你可小心点，别落在我手里，瞧你那一脸坏笑，就知道没安好心！”

此时那被老头用驭尸术控制的死尸，已经吃掉了不少毒蛇，又远远追逐几条逃窜的毒蛇，跑入了黑暗之中，碎魂碑周围，剩下我们三个人喘着粗气。

老头第一个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才看到老头的脖子上一直渗着血，看起来也是受了什么重伤。

而我大病初愈一样浑身没有力气，说话都费力，只好也瘫在了地上。

老头招呼田丽：“看来就你还没什么事儿，我这里有些黄符，你快拿过去撒在咱们周围，咱们都要在这里休息下，不能再被什么东西打扰了。”

田丽接过黄符，都是那种画着曲里拐弯文字的血符，知道老头还是有一套真本事的，自然不敢怠慢，以碎魂碑为圆心，一张张把黄符扔在我们周围，走回来又拉住我的手，一脸关切之色。

老头冷笑道：“你小子运气真正的好，居然弄到了熊龙丹，要知道轩辕黄帝的部落名称就是有熊氏，这熊龙丹更是传说中被黄帝部落祭拜过的神物，只听说有两颗，后来失落到南方大泽之地，实际上早都是失传的宝贝。”

老头从口袋中掏出一把药丸，红的黑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看也不看都塞进口中，嘎嘣嘎嘣嚼着，嘟哝道：“打了一辈子雁，临到头却被大雁啄了眼，我没来由趟这混水，真想想不到竟然把老命都搭上了！”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我，看他肚子一起一伏，就知道是道家的什么吐纳功夫，应该是在拼命疗伤。

我瘫在地上，感觉好了不少，渐渐有了力气，我心里一动，从死尸口袋里摸出的东西，还没有仔细的瞧瞧，不如趁着这会儿安全，拿出来看看。

我从怀里取出来一看，是一块叠成四方块的皮子，打开来上面有字有画，我递给田丽让她看，我自己的眼神还在花的突突跳，根本看不清楚上头是啥。

田丽接过去，看了看说道：“老冯！这是地图啊，你瞧，这里有南宁到雪山的路线走法，还画的有雪山、山顶上的洞，栈道……还有鬼打墙！这黑色的直线一定是鬼打墙！从半山腰直到后山的捷径！啊，旁边还注的有字：此路须小紫姐妹俩破解……这是啥意思？”

“让我再看看，鬼打墙通向哪里？这后面画的是……象个大殿，还有……还有，哦这些长方形摆的整整齐齐的肯定是棺材了，后面，后面还有……啊！没了，图画到这里没有了。”

田丽沮丧的坐下发呆，把那块皮子翻来覆去的研究：“哈，这背面还有这么多字！这人书法可真够烂的！写的什么啊……一九四〇年九月……还有一九四一年四月……怎么象是日记呢！”

我气力恢复了大半，闭着眼睛对田丽说道：“你拣有用的读一读，这里头肯定不少秘密！”

田丽答应一声，就开始读给我听。

“一九四〇年十月……今天是被困在地下的第三十天了，周围一切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到处一片死寂，我开始发疯一样翻检所有的、有疑问的棺材，我不信，我不信这一切会是这样的结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两个月过去了，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一切就快到头了！能吃的我都吃了，能喝的我也都喝了！这里连只老鼠都没有，一个活的东西都没，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算个活人，我很辛苦，我真的想自杀！但是一想到她承受的苦楚，在孤单中一个人足足寻觅了两千年，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天啊！我费尽心血找到的熊龙丹，竟然无法救我的命，更别让我找到出去的路了！老国王的地宫被我捣了个稀巴烂，哼，什么黑焰楼、履真阁，在我眼里还不是一堆废柴！你个老暴君，居然敢杀死她！看我先把你挫骨扬灰！但是我受伤了，老国王还是有两下子的。”

“这里还有最后一篇，写的挺长……一九四一年四月……整整八个月

了，我知道我活不过今天，他或者她，依然没有出现的征兆，这地下牢笼，难道我要悄无声息的一个人死在这儿？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写下来，让后人知道这世界上，也曾经有我林鹞子这一号人！”

“我叫林道锦，是江湖上有名的侠盗，朋友送我一个外号叫林鹞子，过了这个冬天，我就二十六岁了，这么可悲的无声无息死在这里，是我最不愿意得到的下场，但我仍然没有后悔！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传奇故事，我认为值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就是叫做赵珊！”

田丽读到这里，吃惊的抬起头看着我：“赵珊！是不是碎魂碑上那个人！”

当我听到这人已经毁掉了融王的地宫和尸首，还把什么黑焰楼、履真阁统统拆掉的时候，心里非常失落，好像这一番吃苦受累，到头却发现是一场空的那种失落。

我掩饰不住内心极度的震惊，甚至隐隐然有点盼望这个赵珊就是碎魂碑上提到过的那个人，不由催促田丽快点读下去。

接下来，我听到田丽的嗓音有点哽咽，好像在暗自抽泣。

而那一直打坐疗伤的张三爷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睛，若有所思的和我一起凝神听着。

身后那浓黑色的碎魂碑无声无息的散发出一道道气息，在我没有觉察的情况下，直冲入我的脑海，让我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哀伤和怨恨，似乎触动到内心深处那一块软软的地方，针扎一样疼痛，点点滴滴的生死记忆拼命翻腾，想要冲出来，但又虚无缥缈，让我抓不住点实在的。

鬼打墙2 第四十七章 执着

“年初的时候，我做了一票买卖，一切完事后，我碰到了赵珊，当时她正被一小队日军包围在一个小山头上，而我从破庙地下钻上来时，她沉静的端坐在破庙唯一的蒲团上，一点惊慌都没有，衣服破破的，却收拾的很干净，对于突然出现的我，连点惊慌都没有，一扬手，一块石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上，我躺在地上，看到她双手各拿着一把薄刀，叹口气，站起来就向门外走了出去，我的腿被打伤了，只好挣扎着爬到门口，就看见包围破庙的一小队日军，都已经被杀了个干净，差不多一百多人没个全尸，我那时侯还不知道她叫赵珊，看她本领如此高强，不由自主的挣扎着趴地上就磕头，求她收下我做徒弟。”

“我还记得她很伤感的看着我，也没有说话，随手丢下一颗药丸，吩咐我自己治伤，跟着就飘然而去，我不甘心，一路问着，一路尾追着，奇怪的是，她每到个地方，都必定要四处询问，有被她问过的人告诉我，她拿的是一张画像，上面有一个金盔男子叩刀按剑，虽然她是很期待的眼神，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迎接她的全都是失望，就这样，我跟着她锲而不舍的转了大半个中国，好在她武艺高强，一直没有受到伤害，最后，我跟着她回到了北京，看的出，她很失望，北京也是她的最后目的地。”

田丽已经泪流满面，我也是极不平静，一个女人，兵荒马乱的岁月竟然如此执着，一次次碰壁都没有让她回头，仅凭一幅画像就跑遍大江南北，估计她寻找的就是和她一起被融王所杀的大将军郑可，还是田丽猜的对，郑可和赵珊的死，应该是两人之间有了私情所致。而我对写下这些文字的林鹞子，也若明若暗的猜到了他为什么会毫不后悔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确，赵珊的真情和苦楚，一定感动了这个汉子。

田丽稍稍平抑下伤感，接着往下读道：“我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是她的亲戚还是丈夫？但她的执着和坚强，四处奔波大半年风尘仆仆，却毫不气馁。还有她眉宇间那种淡淡的绝望，深深的眷恋，已经刻在了我心里，让我只希望为她做点什么！在北京，我日夜守候在她的门口，不为别的，只求她亲手把那个画像给我，亲口告诉我她要找的是什么人，哪怕赴汤蹈火，我也绝不后悔。”

“最后，她见到了我，给了我张画像，又画了幅地图给我，淡淡的告诉我，她叫赵珊，要找一个叫做郑可的男人，自己的命是被郑可救下的，却连累他被人害死，自己心目中，早已把郑可当成了自己的男

人……很多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找到他……我知道了熊龙丹在这世界上共有两颗，赵珊是依靠其中一颗，保住了自己没有魂飞魄散，苦苦寻觅这个男人，也知道了这个男人迟早会回到地图上所标明的融王墓……于是我在最后实在找不到这个男人的情况下，按照地图上的路线，来到了这里，希望可以帮助赵珊取得什么珍贵的情报……危险的鬼门关，我失去了并肩战斗的拍档……诡异的鬼打墙，吞噬了跟我出生入死的小紫姐妹俩，虽然以生命尝试出鬼打墙的走法，我却带不出小紫姐妹俩的尸体！我在小紫的身下刻上脱困的走法，只希望后来的人可以帮我让小紫安眠！”

“终于来到这老融王的黑焰楼，我多么盼望可以找到郑可，亲手把这副肖像交给他，告诉他有个女孩为了找到他，已经苦苦守候了很多年……在融王的履真阁中，我看到碎魂碑，我才终于明白了一切，这一个寻觅竟然是跨越了两千年之久！可惜，我出不去了，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属于融王那颗熊龙丹我也吞下在喉咙中，可以保持我的尸体没那么快腐烂，并且……郑可啊郑可，你真是好福气……我羡慕你，但我却并不后悔！”

日记读到这里嘎然而止，没有了下文，而田丽已经压抑不住的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自己和郑可究竟有没有关系，但这个五十年前的日记，同样让我感动的不能自己。

这林鹞子死后五十多年，我和田丽、老徐又踏入了鬼打墙，一时心软决定带走那苦命的小女孩出去好生安葬，这才发现林鹞子当年拿生命换来的脱困走法，依靠的也正是冥冥中的天意。

扛天灯的人因为赵珊的指点，闯了进来，但他们兵强马壮，直杀到融王的黑焰楼、履真阁，才发现林鹞子的尸体有异样，于是砍下他的头颅，从喉咙中摸走了熊龙丹，却不知道林鹞子为了预防这样的残忍歹徒，也设下了害人的机关，赵诚两个人为了这融王的熊龙丹相继毙命，危机陷阱已经被分别承受，最后我渔翁得利，熊龙丹顺利的落在我的手上。

这也就是我两次踩进林鹞子无头腔子的缘故，冥冥中想必他感觉到我是个好人的吧，所以两次来绊住我的脚。

良久，张三爷轻轻叹口气，意兴阑珊：“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冯一西，你还要不要再听个故事？”

我不由自主点点头，心里隐隐觉得张三爷的故事，必定和我有着莫

大的关系。

张三爷的声音低沉了下来：“冯一西，你知道黑焰灯、还魂鼎、履真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儿吗？说起来就话长了。但我居然想不到林鸽子这家伙居然把融王老巢都已经给拆了，咱们现在呆的地方就是履真阁中黑棺阵的现场。这一切得先从融王这个老家伙说起。”

“我最先知道有融王这个大墓的存在，是从我师父那得到的情况，熊龙丹和凤凰眼这两大异宝，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在使用上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据说墓主的尸体必须一分为二，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这两大天材异宝，凤凰眼秉承天地阳气，依靠绝世水龙晕才能和墓主的阳世融合在一起；熊龙丹属阴性，需要借助望帝城这样的壮观地势，依靠阴阳交界处鬼打墙的可怕，为墓主的尸解升天，在阴曹地府做好准备。一旦二者舍弃其中之一，都会阴阳失调，彻底颠覆两仪风水的平衡，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关于融王当年的事情，就带有不少神话色彩，咱们只能根据目前的证据来推断当年，我想那融王依靠武力得到熊龙丹，并不知道大将军郑可抢回来的是两颗，更没有想到将军苦苦恋上敌国女将赵珊，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私自赠予一枚熊龙丹给她，融王察觉时，赵珊已经吞下一枚，融王并不知道自己夺回的并不是世上唯一的熊龙丹，杀了郑可和赵珊后，融王的祭师可能发觉了什么，但不敢告诉残暴的国王，害怕泄密牵连到自己，只好使用巫术碎魂碑，把郑可和赵珊的魂魄拘押或者镇压在此地。现在看来，想必这熊龙丹最大的作用就是逃避阴曹地府的纠缠，所以吞了熊龙丹的赵珊，可以轻而易举的重回红尘人间，而郑可却灰飞烟灭，被抹去了所有的记忆。”

张三爷看看我，目光闪烁，终于又开口说道：“我为了弄走融王的熊龙丹和凤凰眼，足足准备了大半辈子时间。冯一西，我承认对你一开始就没安好心，算你警觉的快，那个还魂鼎前趁机突然逃跑，打乱了我的计划，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不是自己的决不可强求，万事都要讲个缘分，我和融王都是一样的人，辛辛苦苦的白费心机，为别人作嫁衣裳。”

听了这么多秘密，这会儿心情最不好的应该是田丽，接二连三的内幕被揭开，估计她已经对我的身份极度怀疑，这不怪她，甚至我自己都有点怀疑，难道真的有幽冥轮回？

所有这一切真的是三生注定？

郑可和赵珊的感情纠葛，两千年后要做个了断？

我还想赵珊会不会怨恨郑可，领兵屠杀自己的族人，帮助残暴融王灭掉自己的国家？

如果这样，那什么都还会出现变数。

老头受的伤也是不轻，也不知道他招惹了什么厉害的怪物，看他脖子上简单包扎过的伤口仍在渗血，那两只山鼠命丧他手想必是一定的，结合他的悲观语气，我想他很可能也会撑不过今晚，而命丧此地。

鬼打墙2 第四十八章 真情流露

老头脸上泛起一层潮红，轻咳几声接着说道：“唉，后悔不听师傅教诲，终于要受这血光之灾！冯一西你知道吗？大概五十多年前，见过赵珊的人有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她真的很美，不是那种俗世的美，而是支撑她寻找自己爱人的坚强精神，完完全全呈现出在气质上，十分出众，糅合了苍白、柔弱、高贵、绝望于一身的武艺超群女子身上，美的令人震撼！当年林道锦和赵珊在江湖上的风头很盛，为人都是侠肝义胆，为国杀掉了不少汉奸和日军，在民间和江湖上的口碑极好，后来两人齐齐失踪，无人知道下落，世间很多人都以为两人结下什么姻缘，只有我坚信那永不可能，我见过的赵珊，那种坚贞毅力不能用海枯石烂来衡量，简直是生生世世的一个死结。”

“我刺探出赵珊要找的人叫做郑可后，多方打听搜索历史记载，终于知道了这郑可是古代广西边陲小国融王麾下的猛将，跟着又洞晓了熊龙丹和凤凰眼的秘密，几乎立刻就想来广西挖出这两样宝贝，但师傅夜观天象，精研命局后告诫我，找不到郑可这个人，决不能轻易动融王的老巢，所以我又辗转去寻找黑焰灯，让师傅在上边布下符咒，可以影响到郑可的转世魂魄，让他做梦梦到我，在梦里，我把郑可和赵珊的一切都演绎成连环画，可你却一直不能明白，不能恢复郑可的记忆，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我按兵不动直到十年前，有人意外的从融王水龙晕中盗走凤凰眼，我才惊觉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否则熊龙丹失去克制，老融王必定狂性大发。哪里知道熊龙丹在五十年前就给林鹞子破掉了。”

张三爷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什么手法来害我，单只他亲口证明我就是融王麾下猛将——郑可的说法，已经极大的震惊了我。

田丽终于泪流满面，无声的抽泣着，原来我那时鬼使神差的问她，如果我不得已留下她一个人，会不会怪我时，都是真实的预感。

我非常头晕，脑海里涌现出许多场景，那是金戈铁马，驰骋沙场，跃马挥刀时的杀气，那是生死离别，充满绝望，无奈赴死的怨恨。这些记忆挥之不去，深深根植在我的脑海深处，让我无所适从，但这一切太过于玄虚，不得不让我很是怀疑，其中有没有阴谋的成分！

老头接着说道：“那还魂鼎里实际是准备让郑可还魂的，我一发现这是融王当年准备好的法器之一，就立刻想到需要把你推入鼎中，让郑可的魂魄加上你的精血，就定然可以塑造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大将军郑可，

而我就可以得到完全失去禁制和诅咒的熊龙丹，至于那凤凰眼，已经和融王合为一体，反而对我的修炼作用不是很大，想不到当我偷偷的在还魂鼎中丢下符咒后，被你的直觉所发现，坏了好事儿逃之夭夭，留下我独自面对两只狂性大发的山鼠，我杀了他们后，筋疲力尽不说，还受了巫毒的伤，熊龙丹也被你用了，倒是我要自作自受，真他娘的不值！”

老头喘气喘的更加粗重，已经丝豪不再掩饰最先对我采取的阴谋。这人不安好心，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我却没了怀恨之心，只是充满怜悯的瞧着他。

老头自嘲的笑道：“枉我虚活百年，仍然勘不透这生死轮回、红尘蝼蚁，只想凭借上古宝贝使自己永生不死，却不知我修炼的道之一门，讲究的就是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之大道，想当年我师傅那样的本事，已经学究天人、笔参造化，都仅仅延年益寿罢了，而不愿去逆天行事，到了尘归尘、土归土的一日，欣然赴死，那是何等的胸襟，唉，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明白的实在太晚了，冯一西，你还会不会恨我？”

我点点头说道：“张三爷，圣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想必包含你现在理解的道理，你虽然大半辈子妄想成仙，终究没有做成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到死幡然顿悟，也是一件幸事。至于我个人，你都快死的人，有什么恩怨，自是可以撂开手了，如果这世界真有生死轮回，我冯一西相信老天爷不会惩罚你的，你就放心吧！”

老头若有所思的也点点头说道：“那既然如此，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去了，看来我和师傅当年的眼光都没错，你真是两千年前郑可将军的转世之身。但你要留意的是，老融王的黑焰楼和履真阁已经被毁，碎魂碑上的黑棺阵也被林鹞子破掉，那林鹞子不是郑可，所以他吞下熊龙丹依然不免一死，你就不同，如果你吞下手中的熊龙丹，望帝城的风水必然被破开，但这样一来，碎魂碑、鬼打墙都将不复存在，而郑可的记忆也会累加到你的脑海，究竟是利是弊，老头子已经参详不透，希望你好自为之吧，哈哈，我终于可以放下这个心结，去见我的祖师爷了。冯一西，田丽，咱们来世有缘再见吧！”

老头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渺不可闻，安详的端坐在地上，奄然物化。

我和田丽心中都是感慨万千，风风雨雨这一路，我目睹了几次发生在身边的死亡，从天津地下的盗贼头目森哥开始，北京车站对我下蛊的不知名苗人，雪山鬼门关中惨死的扛天灯团伙，鬼打墙里那个苦命的小女孩想来是姐妹两人，跟着林鹞子一起却最终没能逃出，还有墓室里两个死后变蛇的花苗，再到林鹞子、张三爷无一都是不得善终，剩下韩叶

娜和景颇汉子徐群，却也落得个生死下落不明，我和田丽更是几次站在死亡的悬崖边上，差点再也不见天日，雪山下虫谷里的秦建军想来也是踏入了生死莫测之地，一个人苦苦挣扎，万料不到，我竟然会是其中主角，整个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我才不会相信这些转世轮回的鬼话，既然林鹞子已经把融王的老巢，捣了个稀巴烂，我和田丽自是没有耽搁下去的必要，尽快觅得出路，早早下山才是正理。

田丽痴痴的望着我：“八个月…………。”

我一灵醒：“什么八个月？”旋即明白，田丽说的是五十年前，林鹞子一个人在这黑暗墓室里，苦苦求活了八个月的事情，最后依然不甘心的横死，却也最终未能寻得出路。

八个月……那段日子想必是非常痛苦的等死，难道我和田丽也要重蹈林鹞子的覆辙？

我手心里的熊龙丹，被我攥的发热，照老头所讲，我如果吞下熊龙丹，就会破去碎魂碑的诅咒，更是连整个望帝城的风水都会被破解开，那样的话，逃出生天也不是不可能。但这样做的话……我偷偷看一眼田丽，她依然是泪痕未干，非常的伤心。

这丫头，哪里还有点女警官的风采，相逢天津时的英姿飒爽，变的踪影皆无，整个一幽怨的小女子形象，我心里一动，那天晚上在天津的西餐馆，我和田丽谈笑风生之时，怎么没有看出来，其实田丽对我早已经情根深种，连我上大学时候给她送花的细节都历历在目，鬼打墙里为了救我性命，甘愿自己赴死，这样一个情深爱重的女子，我冯一西可坚决不能负了她！

我拉起田丽的手，缓缓说道：“田大警官，张三爷的话想必你也听到了，不过你放心，这熊龙丹我是决计不会吞下的，一旦我有了郑可将军的记忆，我怕就会辜负了你，咱们还是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里还有什么破绽，可以让我们平安出去，再说了，生死轮回的事情太玄虚，那是靠不住的。”

田丽抬起头，清亮的眼神盯着我：“冯一西你这样说，我实在高兴的紧，我真怕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如果要丢下我，那我还不如当时就死在鬼打墙里，不要知道这么多事情的好，那时我可是一心祝愿你能逃脱性命，死了也是甘心的。”

田丽终于又哭了起来：“但是现在，你就别说笑了，当年林鹞子前辈可是找了八个月，甚至把融王的一切都砸烂，也没能找到出去的方法，

咱们没有他那么好的本事，唯一的指望就是你吞下熊龙丹，可以破解诅咒逃出生天，就算是你变成郑可得到他的记忆，完全的忘记了我，我……我……我也不会后悔的，我真的不想你就这么死在这里，那赵珊姑娘……赵珊姑娘已经苦苦找了你两千年，我实在不如她那么执着……可是我怎么一想起赵珊，就直想哭呢？”

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紧紧拉住田丽的手，熊龙丹在我俩的手掌心被攥的汗津津的，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听张三爷讲，林鹞子当年在江湖上挺有名气，要知道五十年前的雪山之巅，可不象今天晚上这样，有老天爷相助，拿陨石击穿环形山壁，以他的身手，接连闯过鬼门关和鬼打墙，最后直捣融王老巢，这份本事，自是比我和田丽不知道高出了多少。

若是林鹞子困守八个月最终身死的话，我和田丽应该断无生理，但世间事偏偏都有奇迹，我有了熊龙丹作为最后的翻身底线，在墓室里寻找逃生线索自是多了许多沉稳和冷静。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碎魂碑这个唯一还没有被林鹞子破坏的上古遗物。

田丽经过一段的真情告白后，心情也平静了不少，默默的注意着我的举动。

我瞧瞧张三爷逐渐变凉的尸体，暗暗打着主意，不如去摸摸这老家伙的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鬼打墙2 第四十九章 煮碑

说做就做，我自然也是遵循他所讲搭肩不搭手的摸法，率先从肩膀处开始摸起，我倒，老家伙身上的东西可真是很寒酸，净是些符咒法器之类的东西，我是既看不懂也不会用，只有些火折子和炸药，我看还有点用处。

草草把张三爷怀里的东西一裹，塞进怀里，我就开始绕着碎魂碑打主意，这玩意儿下头雕刻着熊、黑、狮、虎四种动物，通体都是黑色的某种硬玉，字是阴文灌了朱砂，发着暗红的色泽，也就一米多高，基座好像被人撬过，但没有撬动，应该在土里边还有一些东西连着石碑。

左右看看没什么趁手的工具，我想起了黑沉木，短短的挺合用，正当撬杠来用。

一点点沿着基座使劲撬这石碑，田丽和我都感觉到石碑正在渐渐倾斜，更加感觉到石碑下头就象冰山一角一样，还潜伏着庞大体积和庞大重量的未知物。

撬了半天，石碑看着倾斜，还离倒塌有太多的距离，田丽又老话重提：“老冯啊，我看你还是吞下那熊龙丹算了，我想林鹞子当年必定也撬过这石碑，他都没有成功，说明这石碑定有古怪，咱们这样蛮干我看恐怕不行。”

我正在生闷气，于是没好气的沉下脸训斥她：“你这叫什么话！他林鹞子不行，不见得我冯一西就不行，你别净添乱了，乖乖的呆一边去！”

田丽默默的走开了点，仍然盯着我的举动。

我又绕着石碑走了两圈，心中有了主意，我用短刀在石碑的一角挖了个洞，掏出張三爷剩下的炸药，一鼓脑塞了进去，撕下一截布条，招呼田丽再让开些，晃晃火折子就准备来个定向爆破。

轰隆一声，烟雾弥漫，老头的炸药硬是了得，居然把石碑从基座处整齐的炸断两截，而石碑下面则塌下去一个大坑，里头尽是些尸骨和骷髅，乱七八糟的搅在一起，我想就是神仙下凡，这会也分不清哪些是郑可和赵珊的遗骸了。

田丽的眼神一向好使，我还呛的有些发晕时，她已经叫了出来：“快看！骨头下边有东西！”

我定睛一看，骨头下边确实有东西，蒸发出一片白雾，寒气森森

的，用手电照照，应该是好大一个冰块，里头冷冻了不少圆球样的珠子，黑白分明。

我看清楚里头是什么东西后，忍不住叫了一声晦气，他娘的尽些人眼珠子，给挖了出来聚在一起，用冰给冻上，嵌在骷髅的最下层。

我心里一动，想起来融王在虫谷的墓，有个祭师把自己葬在大树中，被秦建军破掉后，浮现出一只石头椒图，身上驮着镇陵谱，还有祭师被挖出了舌头吊在明堂的屋顶上，无外乎都是些巫术，和这碎魂碑应该同出一辙，原理是相通的，但我记得秦建军好像说过这些巫术在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威力已经大不如前，树棺中的祭师依靠剥了皮的大蛇吸收血液维持对虫谷外围风水的改造，明堂上的祭师甚至没有什么攻击力，如果不是胖子舔了一下祭师的舌头，根本就没有事情发生。

碎魂碑既然也是融王的巫师所立，使用的诅咒方法也应该都差不多，只要我和田丽足够小心，不去触动其中的机关，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黑色的碎魂碑到底是什么材料制成？我很好奇，掏出短刀，我轻轻的在石碑上刮擦，这材料有点象是一种黑玉，质地坚硬无比，但又绝不是玉石雕成，因为它有很强的柔韧性，有些地方用手按下去，还是软的。

碎魂碑炸断后一会儿工夫，满地的烂棺材都开始微微颤动，还有些翻滚着在地上乱动，我和田丽非常吃惊，紧张的盯着周围。

墓室地面的中央，突然左右裂开了一条大缝，卡嚓嚓的断裂声，不规则的在耳边接连响起，无数棺材、骨瓮，顺着倾斜的地面翻滚着，坠入缝隙里，缝隙下面迸射出碧绿幽蓝的冷色光芒，显得一切都那么诡异。

我的心里直往下沉，怎么感觉就象是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一样，我可不敢跑去缝隙旁边向下看，生怕看到的是无数冤魂厉鬼，还有被林鹞子锉骨扬灰的老融王，那可极为不妙。

田丽拉住我，颤抖的声音对我说：“老冯，是不是碎魂碑里聚集的魂魄都被放出来了！咱们怎么办？”

我怒道：“怎么可能！要是那样的话，咱俩不早都被撕碎了，这都是些封建迷信，你就别往那些地方去联想了！”

地面的倾斜幅度越来越大，头顶上也开始不断的掉下些石头和祭祀用的器物，我试着拖了一下碎魂碑，竟然不是很重，刚才从张三爷身上

撕下的布条还没用完，我就把把碎魂碑牢牢的用布条一裹，拽在手上，不想让它也掉进缝隙里面去。

裂缝的宽度逐渐加大，竟然是要把墓室里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才甘心，我叫声不好，一手拽着田丽，一手扯起石碑就往高处跑。

跑到高处，我忍不住望向裂缝里边，我很好奇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看之下，目瞪口呆，裂缝里散发着碧绿幽蓝光芒的竟然是一条大河，汹涌的向着一个方向奔流，上头掉下来的无数棺材石头等杂物，几乎立刻就沉入河底，没有一个东西漂浮在水面。

我想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慌忙四处寻找有没有出路，而头上的穹顶却不时的砸落东西下来，让我忙于躲避，很是狼狈。

田丽跟着我也是一筹莫展，眼见脚下的地面逐渐在升起，斜度越来越大，我们几乎很快就要滚落下去，头顶轰隆一声大震，一条石梁落了下来，几个翻滚后，刚好一头卡在这个倾斜的地面上，另一头不知道通向哪里？但瞧角度很是笔直，我想石梁应该暂时不会再坠入深渊，而是两头都担在了正在翘起来的地面上。

此刻顾不了那么多，我和田丽费劲的拽着石碑爬上了一人多宽的石梁。

没有爬出去多远，身后的穹顶就轰隆一声整个砸了下来，尘土飞扬，那死去的张三爷还有林鹞子等人都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穹顶落下来后，一阵清凉的气息涌了进来，竟然有漫天的星光洒下来，我和田丽惊喜莫名，难道穹顶上头就是雪山之巅？

但很快我和田丽就失望了，这个穹顶是用石梁等乱七八糟的材料凌空搭在一个深渊里，上下都是悬空，只用粗大的石梁插进悬崖固定，上面虽然有星光闪烁，但周围峭壁可不是只有几十米高，而是不知道有几百千丈，下头的墓室还在轰隆隆直往深渊里滚落，我和田丽手脚并用的顺着石梁拼命往前爬，借着星光，隐约看的到石梁的另一头是插在峭壁上的一个黑洞里，那里，很可能就是我和田丽逃出去的关键所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田丽虽然都是受过伤的人，此时逃命要紧，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攀爬技巧，我竟然还拖着那石碑一直没有松手，最后安全的和田丽一起站在了峭壁上，直到踩上这个人工凿出的石洞，我和田丽才长出了一口气，知道从死亡边缘又拣回了一条性命。

紧紧抱住田丽，温热柔软的身躯，竟然丝毫没有让我想入非非，想起某人说过：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人类的本能就是保命而不是繁殖

了。

我心有余悸的望向那曾经救了我们，刚刚走过的石梁已经变的更加倾斜，一头正逐渐下滑，看来这个搭在两边峭壁中间的大型石头建筑，很快就将彻底消失，彻底沉入深渊底下的汹涌河流里，这河流，鬼气森森，我是侯怕的很。

要想顺着峭壁爬上去，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就是长上翅膀恐怕都有危险，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凡人，连特种兵的本事都没有。

松开怀抱里的田丽，我轻轻安慰她：“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这不还是安全呢，没事儿，很快咱就会出去的了，至少咱们比林鹞子强的多，咱有炸药，把融王的老巢都给炸塌了！”

田丽慢慢平静了下来，看到我还拽着那石碑不丢手，又好气又好笑的骂我：“冯一西，你不是这么财迷吧？要这玩意儿有啥用？”

我笑笑没有搭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石碑没有那么简单，定然还有秘密在里面没有被发掘出来，不管好歹，反正又不是很重，我是要再拖着它一会儿了。

前方，我看了看觉得很熟悉，可不是嘛！原来这里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那口大锅还在那摆着，里头的人肉粥凝固成一个皮冻样的东西，中间还夹杂着几张张三爷丢进去的黄符。

我绕着大锅走了两圈，脑海里突然有了个主意，不如我们来煮碑！

还魂鼎是用来复苏死去的亡魂，这碎魂碑里，按道理应该拘押的有郑可和赵珊的魂魄，鼎里头还有老头丢下的符咒，如果拿来复活郑可的话，我想绝对会有些反映，现在身处险地，我只希望把动静搞的越大越好！

鬼打墙2 第五十章 吞丹

碎魂碑丢进了锅里，无声无息的沉进了锅底，我用火折子点燃了下头的黑沉木，看看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火苗逐渐变大，那股奇异的香味弥漫出来，幽蓝的火苗灼烧着还魂鼎的底部，我拉起田丽赶忙躲远了一些。

咯荡荡的水开声响了好久，还魂鼎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肉粥还是肉粥，碎魂碑象是被融化了一样，再也没有冒个泡儿给我看。

我却多了个心眼，地上还散落有不少枪支弹药，我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当然没有田丽在行，只好示意她挑选一下，看有什么合用的没有，田丽一番紧张的拣选后，一手拿了一支微型冲锋枪，满满的弹匣也有五六个，看我苦笑的脸色，就知道我不会用，只好塞给我一支压上子弹的冲锋枪防身，扣扳机我想我还是会的，但是一直不敢把枪口抬起来，生怕走火伤了自己人。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鬼打墙出口处，不知什么原因塌陷出来的大洞，直接通向融王的老巢，我想我们从老巢出来，如果通过这一截黑暗中的路，就会走上鬼打墙的出口处，能否顺利按照口诀穿过鬼打墙，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然也不会在这里煮这块石碑，目的自然还是希望胡乱出牌，把水搅浑，引起一些全新的变数，好来个浑水摸鱼。

等了好久，那还魂鼎内依然没有丝毫动静，我和田丽都有点沉不住气了。

小心翼翼的走过去，向鼎内张望，暗红色的血肉粥已经变成铁黑色，更加黏稠，也更加腥臭。

黑雾缭绕，白光闪烁，终于有了动静，我正要闪开，就见鼎内伸出一只大手，长满黑毛，干骨嶙峋，直抓向我的脑袋，我吓了一跳，这东西可不是有毒那么简单的。

蹬蹬蹬连退几步，我才定下神来。

还魂鼎上方，缭绕的白光黑雾渐渐浓厚，其中又闪现出一幅全新的场景，让我一眼看去，就如雷击般的目瞪口呆。

那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极象埃及的金字塔，一道长长的阶梯从塔底通向最高处，站在顶上向下望去，白云袅袅，这塔连同山石泥土，竟是漂浮在半空，正是大雪纷飞的时节，塔顶排列着一队队的羽林士兵，

叩刀按剑，神色肃穆，还有一队刀斧手押解着大约百十人的俘虏，正从塔底向上攀登。

塔顶中央的镶金椅子上，端坐一人身穿国王装束，是个黑色的矮胖子，双眼眯缝着不知道在想什么，身边站立数人，看装束很象中原的道士，麻衣高冠，双手笼在宽宽的袍袖中，其中还有一个红衣女巫特别显眼，细长的脸庞上双眼泛白，竟是个瞽目的瞎子。

国王对面放着一口青铜大鼎，我留神一看，和面前的还魂鼎极其相似，不由心中暗喜，看来这象是一段历史的重放，其中必然牵涉碎魂碑的主角，那被融王处决的郑可和赵珊。

再看田丽，也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一幕骇人的场景。

一个英武的将军大约二十五六岁，头发散乱着，身上还有一层皮质内甲，双手反绑，双脚已经被斩去，蒙面绑在一根青铜柱上，旁边的另外一根青铜柱上绑着一个黑发女子，红衣红裤，腰上系着一圈宽宽的金色腰带，脚踏战靴，应该还没有受到酷刑的折磨，这女子正费力的转动脖颈，扭向那个男的，极力想要看清楚男人的模样，眼光中尽是绝望的苦楚。

那麻衣高冠的祭师突然沉声喝道：“郑将军！你的族人连同敌将的族人，正被押解上来，此时你还不交出望帝城的密室，难道真想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所有族人都被杀掉才能甘心吗？我劝你一人伏法，大王说了，可保你家人无事！”

郑可的声音非常镇静：“凤凰眼和熊龙丹我都已经交给了大王，望帝城的密室无论我给不给，你都不会放过我的家人，生死由命，我已经看透了，就是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队刀斧手押解的俘虏终于登上了塔顶，只见黑胖子端坐不动，只是简单的摆摆手，旁边的祭师立刻高叫道：“行——刑——”

两个刀斧手在塔顶把一个男的俘虏面向苍天，仰面按在地上，一人拿来两只青铜制成的圆筒，水杯样大小，按在俘虏的眼睛上不动，又过来一人拿出把小锤子蹲下身，在圆筒顶上使劲一敲，圆筒下部立刻砸进俘虏的眼眶，一声惨叫，两只溜圆的眼球从圆筒顶端蹦了出来，看到这里，田丽一声惊叫，我也浑身发麻，直骂这老融王居然这么残酷，以虐杀为乐，但为了看清楚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强忍着脊背发凉，继续往下看，田丽已经背转脸，紧紧攥住我的手，不敢再看。

从圆筒顶端弹跳出来的眼球，被投入塔顶的大鼎中，事情还不算完，行过刑的两人没有走开，其中一人拿出一把钳子样的东西，伸进俘

虏嘴中，另一人则举起了把锋利的小刀，全神贯注的注意着，那钳子从俘虏口中扯出一条长长的舌头，被拉的变形，很长很红，已经夹的到处是血，举刀的人略微停顿，一刀挥下，一截长长的舌头也飞进了大鼎中，配合的极为熟练，应该是经常做这样惨绝人寰的刑罚所致，祭师微微皱眉，黑胖子却神色不动，非常坦然。

俘虏的眼球和舌头都被除去，即将断气，刀斧手这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面向阶梯跪下，一斧砍下了头颅，然后用劲一脚，把头颅踢下了阶梯，骨骨碌碌的一路滚了下去，失去头颅的尸体立刻被投入了大鼎中烧煮。

真他娘的惨！我看的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样的刑罚每个都不同，有的被摘去内脏，有的被除掉五官，花样翻新，更有一个被头朝下的举起来，双腿叉开，被大锯从中一直锯到胸腔才断气，那被绑在铜柱上的男将军就是被擒获的猛将郑可，仰望苍天，喃喃低语，没了丝毫锐气，旁边的女子眼神空洞洞的，泪却早已流干。

大约半个小时，这郑可和赵珊的族人，已经全部虐杀殆尽，看来融王就要对郑可和赵珊下手了。

那祭师还不甘心，又对郑可叫道：“你以为你有机会做鬼吗？这铜鼎内我们六大祭师已经共同施法，要把你这叛将和敌将一起炼化成碎魂碑，永镇望帝城，你此时交出望帝城的密室，还有一线生机，快说，你交还是不交？大王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我心中暗暗记下‘望帝城的密室’这几个字，看来这是融王未能得到的一个关键所在。

望帝城我知道是一种地形地脉，两仪双绝，阴阳交融，天然一个飞挂檐角，南北大梁交错潜入地下，很有些宫殿的形状，是风水中的幽冥宝坻，处处透着阴寒凶险，更是传说中阴阳交界的死地，没想到还有密室一说，看来古人流传下来的记载也有颇多谬误之处。

那郑可虽然没了将军的锐气，却也很是坚强，不理祭师，而是扭头看向那白衣女子说道：“赵珊姑娘，我本意是想救你的族人，谁知道事与愿违，我郑可万死都不足以抵消罪过，咱们来世再相逢吧！愚兄要先走一步了！”

我这时终于看清楚赵珊的容貌，算不上绝色女子，五官都比较匀称，只是两眼之间的距离分的很开，眼睛也很大，当眼光直视过来的时候，显得非常深情，你就好像被许多只眼睛盯住，所有肮脏的念头都无

所遁形，只留下一片清澈的脑海。

赵珊的声音很沙哑：“郑将军，我的族人和你没有关系，融王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只是你的全家老小，连你都是因我而死，赵珊此生无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来世定当结草衔环，以死相守。”说罢垂首，再次的潸然泪下。

端坐中央的黑胖子终于站起身来，摆手示意卫兵除去郑可蒙面的头罩，踱着步子斟酌字眼。

我却被这一幕给惊呆了，那郑可和我的容貌惟妙惟肖，根本就是一个长相，此时的田丽也看清楚了这一幕，终于低呼一声，软倒在我怀里。

黑胖子融王停下脚步，回头冷笑道：“郑将军，你在本王麾下，南征北战，立下无数功劳，本王也一向待你不薄，你若是对此女子有意，只要向本王恳求，本王必定将她赐你为奴，你这却又是何必，连累这许多无辜性命，何况那望帝城的密室于你而言，是毫无用处。本王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你若为本王解开疑惑，本王就给你个痛快。”

那被揭去头罩的郑可双目紧闭，看都不看融王一眼。

黑胖子终于不耐烦了，挥手直接命令道：“行——刑——。”

刀斧手把郑可和赵珊从铜柱上解下来，拖到塔的中央，可怜郑可一世猛将，双脚被斩去后，竟然无法站着受死，就这么屈辱的被融王杀戮，赵珊受的伤却不严重，在郑可被杀时，竟然痛叫一声：“郑——将——军——。”挣脱了束缚，跃下高塔消失在云雾中不知所踪，那几个押解她的兵士，面如土色，一个个不敢跪下求饶，而是互相看了看，也相继跳下高塔自杀……………。

不知何时，我手心又捏住了那熊龙丹，按照林鹞子所记载的日记，融王是不知道熊龙丹有两颗的，一颗被赵珊服下，一颗随葬在融王老巢，我手心这一颗就是属于融王那一颗。

我这时候非常冲动，一脑门心思想吞下熊龙丹，看是否能得到郑可将军的记忆，也好搞清楚望帝城的密室，究竟包含有什么关键，竟然让郑可抵死不说！

鬼打墙2 第五十一章 我又是谁

临刑前的一夜，我在牢笼中低声吟道……

……玉容雪肌，红颜为我初开，眼前金戈铁马，俱做细雨飞花，觅得碧水轻舟，为留江山一笑……三生相聚，三世有约，仙子远游兮，别魂飞扬，情万世而永相随……不期相遇兮，关山无月，痛今生已共碧空……。

想不到郑可和赵珊用情极专，在望帝城的密室中定然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两个敌国对手化干戈为玉帛，并且情到深处，无法割舍，只可惜我一想起望帝城的密室这个名字，就头痛欲裂，无法明白究竟。

……………。

纠缠在往事中很久，我听到一个女子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哭声，带着无奈：“你是郑将军吗？那你还是冯一西吗？你倒是说话啊？我是田丽，还记得我吗？”

我睁开眼，周围的空中悬浮着许多无头的尸体，一具具定格在空中不动，我知道这些都是当年我和赵珊的族人，无辜惨死后，又被拘押了两千年之久不得超生，满腹怨气的逃脱出来，立刻发现了当年的始作俑者——郑可。

而此时的我，浑身上下都被一层黄光笼罩，吞下熊龙丹后，我不仅有了郑可将军的所有记忆，整个身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冯一西的所有经历也是清晰可见，一刹那，我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不等我解释，空中的尸体在田丽的冲锋枪下，俱成飞灰，纷落如雨。

融王也曾经吞下过熊龙丹，为什么没有羽化成仙？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因为赵珊吞下那枚，已经和融王得到的这枚彼此融合，这上古神物，竟是依靠两人的鲜血有了记忆，只能属于这一对付出鲜血的敌国情侣。

笼罩我周身的黄光渐渐消失，我无力的委顿在地上，郑可记忆中，寻找融王复仇的满腔愿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消失无踪，只盼能尽快找到赵珊，了却这一段千年情缘。

田丽呆呆的看着我，再次泪流满面，眼中的冯一西竟然是另一个女

子的挚爱，而那一个女子更是苦苦寻觅了两千年，这两千年的孤单寂寞都没有磨灭她的记忆和真情，自己又该怎么办？怎么身处其中？

我站起身，默默扶住田丽的肩膀，点点头说道：“田丽，我还是冯一西，我没有变，虽然脑海里多了另一个人的记忆，但那都是前生往事的事情，你我都知道，有些事儿，是不可强求的，强求也没有好处，咱们还是尽快出去吧。”

我是郑可还是冯一西？我应该继续完成郑可的未了情缘，还是继续过我冯一西的日子？

我不知道，完全没有计划。

我只知道今后的日子，我将不会再普普通通，或许，这就是龙虎山那算命先生所讲的宿命！

还魂鼎爆裂后，我和田丽很轻易就找到了路，那是当初我和张三爷一起闯进的，鬼打墙尽处的山洞。

山洞外，初升的朝阳，从环形山顶的缝隙间直射而下，鬼打墙已经恢复成一条普通的山间小路，不平凡的离奇遭遇，竟然只有短短的一夜时间。

而我和田丽，都有种隔世为人的心态。

毫不迟疑的钻出山洞，我和田丽站在了环形山的底部，夜里看起来陡峭的石壁，现在借着日光才看出来，用的是巨石堆砌而成，极象烧砖的窑子，下头大，上头小，最高处的雪山之巅，被横竖几道巨大的原木在上面搭了个穹顶，鬼打墙的小路，用的一种带有浮力的黑石搭建，此刻已经死蛇一样顺着被陨石击穿的峭壁，垂了下来，怎也让人不敢相信，这毫不出奇的东西，昨夜怎会有那么大的魔力？

日光下，环形山的底部凹凸不平，有些圆土包高高鼓起，在其中一个的顶上，我和田丽看见了一个熟人。

老徐的头上肿了起来，还简单的包裹着布条。

我和田丽都是手持冲锋枪，一身泥水，斑斑血渍。

看到我们后，老徐立刻飞快的朝我们跑来，我悄悄对田丽说：“老徐是被张三爷打晕后，弄到鬼门关外藏匿起来的，张三爷还说老徐这人有问题，再进鬼打墙必死无疑，我看咱俩都小心点，你那枪别上保险，随时都会有用处。”

老徐跑到跟前后，眯缝着双眼看我们，那表情丝毫没有做作的感

觉，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冯一西，田丽，你们可算是出来了，平安就好，平安就好。我一直稀里糊涂的，睁开眼已经大天亮了，山腹里不停的发出巨响，我都吓坏了，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鬼打墙2 第五十二章 返京

我疲惫的说道：“我们一切还好，里头倒是很热闹，死了很多，那些扛天灯的歹徒死光了，打伤你的人也死了，只有我和田丽逃了出来，那什么融王的黑焰楼和履真阁也早被别人给毁掉了，我们什么也没得到，真他娘累死我了，我没事，只是田丽恐怕饿了个半死。咱们还要多久才能下到山脚？”

老徐听说里头死了很多，眉头微微一皱，但没再细问什么，而是翻开背包找东西，翻来翻去只剩下几块大饼，我和田丽就着雪水啃了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不过还好，这一番休息，体力都恢复了不少。

太阳渐渐升起，我们三个顺着失去巫术控制的鬼门关，钻出了山腹，温暖的感觉立刻变成了寒风刺骨，山顶到处白雪皑皑，亮的刺眼，一切和昨夜都差不多，我想唯一实质变化的，恐怕就是我了，说实在话，我此刻的心情，比之前更加茫然，究竟何去何从，完全没有主意，只有一点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思念赵珊，就连这种思念的情绪，我也只能苦笑着告诉自己，是郑可的情绪非常思念赵珊。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和风雪搏斗中下山，天近黄昏时分，我们又干嚼了几块大饼，就寻找宿营的地方，可能是归心似箭吧，这一天竟走了一半的路程，算来明日中午，我们三人就可以到达雪山脚下，这一夜将是我们在雪山所呆的最后一夜，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觉。

体内的熊龙丹除了带给我郑可的记忆之外，好像还有不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这可不象上古神物的风格，何况赵珊都可以算作长生不死的人物，除非她的记忆在转世轮回中没有被抹杀，不停的重生，不停的寻找。

老徐的表现中规中矩，无可挑剔，让我很是怀疑张三爷的判断，再想起我和田丽一起上山时，夜间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的温馨场面，现在却再也没有那份心境，我就愈发的难以入睡。

因为没有了扛天灯团伙的威胁，老徐一直朦胧着打盹儿，没有再轮流守夜，听着外边的寒风短暂的停歇下来，我和田丽在黑暗中目光炯炯，似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我轻咳一声，站起身来，田丽跟着我默默的起身，走开宿营地没两步，我拉住田丽的手，没有一丝嬉皮笑脸的神态，缓缓说道：“田丽，你能不能告诉我，回到北京后，我到底应该不应该去找赵珊，这一段千年

情缘，究竟怎样了结才好？我真的，真的没有主意。”

风雪暂停的天上，隐隐露出清淡的月光，田丽的眼睛在月光下笼上一层雾气，也是缓缓低声说道：“这要问你自己，在心里头是不是还很思念赵珊，你今后的日子打算怎么过？是不是也象赵珊一样长生不老？”

我苦笑着说：“长生不老？怎么可能，我要是眼瞧这身边好友一个接一个的生老病死，而自己却永生不死，这种滋味恐怕会让我发疯的，除非我离群索居，一个人躲去深山老林，可那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再说我总感觉到熊龙丹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神奇，至少我目前除了恢复郑可的记忆外，并无太多变化，至于那望帝城的密室，我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郑可竟象是把这个天大的隐情密封在他的记忆深处一样，无法读取！”

田丽神情凄楚，摇摇头说道：“就算你这枚熊龙丹被融王破坏掉原有的功效，那赵珊可是吞下了另一枚完整的熊龙丹，两千年岁月流逝，她却永不变心的苦苦找你，我怕你还是会回到她身边，毕竟这份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至于我，我看我还是回天津做我的警察好了，就算是白白认识你一场。”说的田丽神色愈加黯然，又要忍不住低头抽泣。

我也无法解开这个死结，只好走上去把田丽拥在怀中，轻轻的安慰她。

一抬头，田丽的身后，突兀的出现一个黑影，把我吓了一跳，收起了满腔柔情蜜意，一把将田丽扯到了我的身后，盯着那个黑影，仔细的警惕着。

半晌，黑影一动不动，我看清这个黑影是一个站立姿态的女人，埋在冰雪中，八成早已死透，田丽忍不住说道：“老冯，这女人可能是上次雪崩被活埋的苦命人，咱们还是挖她出来，好生安葬了吧，毕竟咱们可以平安回家了，她却永远也回不到家了，就当做做善事，反正我回去也是睡不着。”

我点点头，就动手挖这个女人出来。

雪崩后的雪粒还算松散，没有冻成磁实的冰块，半个多小时后，我和田丽就清理出一个人形的通道，足够拖这个女尸出来。

月光照射进浅浅的雪洞，我也看清了女尸的容貌，立刻泪水盈眶，说不出话来。

田丽以为是我们认识的什么人，凑过来一看，女尸长得很漂亮，穿着现代人的服装，衣衫单薄，双手环抱着肩膀，低着头尽量的想缩在怀

中取暖，身后靠着一块大石头，分明是活生生冻死，然后又被雪崩的雪粒覆盖，才这么站立着没有倒下。

田丽奇怪的看了一眼我，有点猜到了这女人是谁。

肯定不是赵珊，田丽见过赵珊的模样，见过一次就不会忘怀，赵珊双眼分的很开，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那么这个女人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不错，这个女尸是我在北京的女朋友韩叶娜。

看着她单薄的衣衫，我仿佛看到她抱着肩膀，簌簌发抖的蜷缩在山石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就这么活生生冻死的惨状，终于我忍不住心头气血翻涌，哇——的喷出一口鲜血，一跤坐倒在雪地里。

田丽怜悯的拍着我的后背，想要安慰我，却根本无从说起。

我摆摆手说道：“算了，我在龙虎山测字问过她的吉凶，算命先生当时断言，韩叶娜以后必然意外的给废弃于草木之中，自生自灭，犹如一叶扁舟徜徉于汪洋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主有大凶，九死一生，想不到这算命的嘴真毒，就算我故意躲开北京，远离韩叶娜，她却仍然没有逃脱宿命的安排，不过说到底，还是我害了她。”

田丽低声说道：“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这雪山？我好像记得那个赵诚说过，他们的首领赵珊拜访过韩叶娜，交谈些什么后，她就执意要来雪山，会不会和赵珊有关？或者就是那赵诚故意推托，因为他毕竟不算个好人。”

我神情落寞，无所谓的说道：“人都死了，还能说什么，算了吧，就算咱们再怎么，也救不回韩叶娜的性命。咱们把她包裹一下，看能否带下山去，也好给她父母一个交代。”

回到宿营地，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老徐又失踪了，还带走了他的背包，雪地里只看到两行脚印，疯狂的奔下山去，真是祸不单行，明日的下山之路，我和田丽只有自己摸索了。

这一夜，我见到了太多惊心动魄的死亡和酷刑，心灵都有些麻木，对命运的不公平淡漠了许多，看着韩叶娜的尸身，我第一次感觉到无可奈何，也无力去改变什么。

向导不见了，也未必不是好事，但韩叶娜的尸身就成了问题，我考虑再三后对田丽说道：“这雪山除掉融王的诅咒后，也算一个不错的安眠之地，既然她来了这里，就让她长眠在这雪山之中吧，我想单凭咱俩，是没有办法运她回北京安葬了。”

田丽流着泪点点头：“到时，我会给你作证的。”

默默的把韩叶娜的尸身摆好，在雪地里挖了个坑，堆起一个坟头，我俩心里都是极其难受，却也只好就这样把她安葬。

后半夜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和田丽只是彼此紧紧拥抱着。

这平静夜晚过去后，明日、后日、将来，实在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数，一切都是茫然。

天亮了，值得庆幸的是风停雪住，下山的道路上再没有碰上什么波折，我和田丽简单的用山泉水清洗了一下之后，就顺利的回到了山脚下，也没有心情再去那景颇汉子徐群的寨子，我俩直接找回出发前的彩霞客栈，老板娘还没回来，但是我们知道粮食和水藏在哪儿，所以我和田丽自己动手，没滋没味的吃了一顿热饭菜后，梳洗一番，早早上床休息。

半夜我被鬼打墙中的噩梦惊醒，感到十分口渴，出来找水喝的时候，意外发现田丽也没有睡着，蜷缩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一个人暗暗流泪。

看到我出来，田丽直接扑了过来，紧紧抱住我，哭着说道：“冯一西，我不想忘记你，也不能忘记你，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可是回北京后，你还会不会记得我？会不会来找我.....我真是后悔，为什么我没有死在鬼打墙中，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么多事情！你说！你说啊.....！”

抱着田丽柔软的身躯，看着她哭红的双眼，抬起头的眼神里，盛载的尽是无奈和痛苦，我再也忍不住，对着田丽的双唇，深深的吻了下去。

田丽冰凉的嘴唇被我暖热，而我的脑海里却传来一个声音：“郑将军，是不是你？真的是你吗？我已经感觉到你重回人间，我真高兴，等了 you 两千年，皇天没有辜负我的诚心，让我终于等到了你！”

听到赵珊的平静声音，怀里抱着田丽，但我的心直往下沉去，空荡荡的。

鬼打墙2 第五十三章 千年重逢

在柳州的银行，取出我没花完的一万块钱，又让田丽从当地公安局，取回秦太托我转交给她亲戚的小匣子，两人一时也还不想分开，就一起去了广州，找那个叫做Lisa杨、杨凌霄的人。

秦建军就一直没有消息，到底他在虫谷有没有找到那个玉函，那个重大的危险有没有被破解，我都丧失了继续追查的兴趣，这一番广西雪山上的出生入死，都是受我严重的好奇心驱使，结果搞的物是人非，韩叶娜也没有摆脱宿命的安排，让我实在没有继续冒险的勇气，况且北京城里的赵珊，还在继续那个千年的等候，这一切种种缘由，促使我想尽快的回到北京，至于田丽，我更是不想就此离开她。

到了广州后，田丽凭借警官的身份，查到了杨凌霄的地址，这女孩原来是国安局的特工，和秦太一样拥有冒险的性格，但她父亲说她并不在家，而是放假去了西安，已经好些日子了，也没个电话可以联系，我只好按照秦太的吩咐，把那小匣子留给她父亲，就告辞了出来。

广州城的街头，我和田丽犹豫许久，终于去买了返回的车票。

田丽本来也想和我一起去北京，但是被我拦住了，我坚持让她到天津就下车，因为北京城的赵珊，还有望帝城的密室，让我感觉还有深深的危险，我实在不愿意看到田丽再受到什么伤害。

白云变幻，世事无常，转了一个大圈后，我冯一西又回到了北京城。

我早早在广州就给肥佬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我天津租住的老宅里，把黑焰灯拿到北京来接我。

肥佬倒也爽快，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

下了火车已经是黄昏，见到肥佬，我开心极了，人哪，只有生离死别之后，才回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哥们见面没啥说的，我俩直接开去一家饭馆吃饭。

包房里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跟肥佬眉飞色舞的神侃，以我那水平，没影的事儿尚且还能编出三分，更何况亲身经历的九死一生，我添油加醋，一会儿天马行空，一会儿大闹地府，把肥佬整的晕乎乎的，辨不清东南西北，唯独韩叶娜、田丽、赵珊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到鬼打墙的玄虚之处，肥佬惊奇的瞪大两眼，赶忙叫我等等，找

服务员要来纸笔，非要把那右左左右左右，黄泉路上莫回头的走法记下来，一边嘟哝：“老冯，你真他娘的好运气，鬼打墙都能逃命，那天我喝多了，闹了好大个笑话，我说我是碰上了鬼打墙，硬是没人相信，早知道有这口诀，我也不至于出那么大个丑。”

我一听肥佬出丑，立刻来了兴趣，赶忙问他出了啥事：“怕什么，肥佬快说来听听，俗话说，抽一辈子烟，烧一辈子手，喝一辈子酒，出一辈子丑，没啥不好意思的，快说！”

肥佬嘟哝着说：“有次哥们几个同事去饭店吃饭，你知道，我一喝了啤酒，就老想去厕所，当时我回来后告诉他们说，这家饭馆的生意太好了，连厕所里都摆着两桌有人吃饭，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奇怪的时候，一伙人冲了过来，揪起我就要开练，我们不想打这没来头的架，就问他们，又没惹着你们，干嘛二话不说就开练？你知道人家咋说：我们吃饭吃得好好的，可这胖子跑到我们包房里撒了泡尿，掉头就走。”

听到这里，我笑的肚子疼，差点滚到地上。后头不用问，肥佬肯定借口说自己碰上鬼打墙了，不小心尿错了地方，人家不信，双方大战一场云云。

笑过之后，我和肥佬又干了几杯，我知道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

沉吟了一会儿，我放下酒杯，对肥佬说道：“知道么？韩叶娜死了…………。”

肥佬一怔：“哪个？你说谁？韩叶娜？不可能吧，老冯你可别瞎扯蛋，好端端背后咒人死，我万分替你不齿，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从小我就用拳头教育过许多无知小儿……。”

看我脸色不象是开玩笑，肥佬住了嘴，默默的喝了一大杯啤酒。

“你跟她家里说了吗……是怎么死的？”肥佬问我。

我苦笑着说：“没人，她家里一直没人听电话，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和她家人说，这事儿不是一般的出奇，根本解释不清！韩叶娜被绑架到雪山后，不知道怎的，逃了出来，却遭逢雪崩，冻死了…………。”

肥佬不说话了，一个人默默喝了几杯啤酒。

我又说道：“田丽，那个女警官你还记得吗？咱们上学时，一起追求过那个。”

肥佬吓了一跳，怒目相向的骂我：“不会吧，不会她也死了吧？你他妈是不是人来的，连个妞儿都保不住！”

没想到肥佬反应这么大，我只好继续苦笑着说道：“不是不是，田丽好好的没出啥事，OK？这会儿应该都到家了，我是说，田丽爱上了我，我一想也没啥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也就成全了她的心愿……。”

肥佬更加来气：“就你丫的德性，还成全别人心愿，操！整个一花心大萝卜，北京有韩叶娜不说，天津你还去招惹田丽小姑娘，真不是个东西！”

我被他说到痛处，一想起韩叶娜就难受，只好低头大口的喝酒。

包房里显得寂静无比，我和肥佬一时都没话说，酒也差不多了，俩人一喝两瞪眼，直想找人打上一架。

这时候，包房的门开了，一个人静静走了进来，坐在我的身边，肥佬醉眼朦胧的说：“行了，小姑娘，我们虽然喝不动了，但还没叫你买单呢，去去去，别捣乱。”

我抬起头，立刻认出坐在我身边的是赵珊姑娘，那分清丽脱俗的气质，立刻让我酒醒了大半，脑海里郑可的记忆，更是汹涌澎湃，不能控制。

我设想了一百种和赵珊重逢的镜头，却没有想到给她留下的是这个初次的印象。

赵珊紧紧拉住我的手，满眼期待，都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肥佬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姑娘，不是进来买单的服务员，再看我和她的表情，立刻呆住了，只知道傻乎乎的问我：“老冯，哎，我说老冯，这位又是谁？说你花心大萝卜看来说亏了你，你分明早都该升级为情圣了，还是该叫你狗熊掰玉米？”

我和赵珊都没有理肥佬，只是静静望着，万千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心中的震撼。

赵珊姑娘比起我在融王老巢见到的幻影，变了许多，眉宇间充满疲惫和心酸，紧抿的嘴唇增添了许多坚毅和风霜，唯独两眼之间的距离依然没变，分的开开的，还是那么心神清澈，婉约可爱。

肥佬的酒彻底醒了，眼睁睁的看着我和赵珊，执手相泣。

我对赵珊说道：“不哭不哭，咱们这不都好好的吗？我是从林鸽子那儿，才知道你走遍中国，苦苦找了我两千年，都是我不好，没能早早转世轮回，让你受苦了。”

肥佬咕咚一声，倒在桌子上，估计是酒喝多了，后劲这会儿翻了上

来，这小子成天不服我酒量，这次不服可不行。

赵珊站起来，紧紧攥住我的手，好像生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不见。

走出饭馆，我和赵珊并肩走在街上，脑海里对赵珊的刻骨铭心感觉，越来越深，或许这其中也有熊龙丹的作用，但我却只想就这样一直手拉手，永远的走下去。

披星戴月，穿街过巷，我和赵珊来到了一处旧宅前的门口。

赵珊笑盈盈的叫我闭上眼睛，我左右看看，还好没什么人，于是依言闭上了眼睛。

赵珊拉住我的手，一阵腾云驾雾，我俩一起飞进了旧宅的院子里，踏入大厅，我睁开眼睛，就见一副肖像悬挂在中堂，上面有一个金盔男子叩刀按剑，却是我的模样，也是那郑可将军的模样。

我问赵珊：“这里就是你的家，住的好吗？”

赵珊摇摇头：“不好，一点都不好，每天我都坐在你的肖像面前，祈求上苍让你快点出现，可是直到今天，才又握住了你的手，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是不是在梦境中。”

赵珊拉起我的手，轻轻覆盖在脸上，双颊晕红，紧紧闭了两眼，一副女儿家的迷醉神态。

我心神震荡，郑可的记忆在内心呼喊：赵珊，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这是咱俩的宿命，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分开。

良久之后，我揽起赵珊，轻轻问她：“那日，你跃下高塔，后来怎么样了？难道因为熊龙丹，你两千年来永生不死？”

赵珊低声回答道：“是的，也不完全是，那日，看见你慷慨赴死，我只想随了你去，不愿独自活在这世上受苦，不料我象是有翅膀一样，跌下到半空，就飞走了，等我醒来后，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是个汉朝的什么皇帝在位，融国还有红雀国都成了过眼烟云，消失无踪，大仇既然无法得报，我的生存目的就变成了你……”

“无奈之下，我去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因为我想你不管在哪个年代，都不会是个平庸之辈，只要你有斩露头角的一日，我在京城总有和你重逢的一天，就这样，我每逢盛世就定居都城，逢到乱世，就四处游荡，希望找到你，担心你在乱世受了什么伤害……”

“四十多年前，我定居在了北京城等你，那时侯，我就感觉到，快要

等到心爱的人了.....我不停的变换住所，甚至杀过人来顶替我的身份，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但这副画，不管搬去哪里，我都要挂在中堂，日夜祈求，我想我这个人，就是为了你而活在这个世上，两千年等不到你，我就会再等两千年，直到天荒地老.....”

鬼打墙2 第五十四章 消失的密室

赵珊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渺不可闻，这份痴情深深震动了我，浑忘却自己身处何方？

又这样依偎了好久，赵珊低声问我：“我是该叫你郑将军，还是冯一西呢？不管你是什么名字，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在望帝城的密室中，那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突然一阵头昏，呻吟着对赵珊说道：“为什么我一听到这个望帝城的密室，就总是头痛难忍？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密室发生的事情，这怎么回事儿，赵珊你知道吗？”

赵珊充满疑惑的说道：“望帝城的密室，当时你……。怎么，这段记忆你什么都没有留下？”

我苦笑着说：“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赵珊，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进过学校，学过什么现代的科学技术？”

赵珊骄傲的说道：“当然，我学习可是最好的，我已经拿了一堆博士学士的证书了，只不过这几年没有再念书了，因为我预感你就快要回来了，所以一直都在恶补历史，生怕见到你后，不明白你的生活，没了共同语言，还有，我几乎把《道藏》、《万法归宗》这类的书读了个遍，希望可以找出让你早日回来的方法。”

赵珊又狡黠的眨眨眼睛：“至于望帝城的密室，我也有了新的线索，不过不告诉你，等我们成亲时候……我再告诉你！”说完，赵珊就脸色通红的跑了开去。

我赶忙追过去，只见赵珊在楼梯口左右一晃，就不见了。

这丫头！我只好苦笑，唉，技不如人受欺负啊。

旧宅子里头收拾的很干净，到处也没有蜘蛛网之类的尘迹，赵珊很明显的是一个人生活，厨房干干净净，没有生火做饭的迹象，家具也很简单，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清苦，不食人间烟火。

短短一会儿相处的时间，赵珊的风采深深折服了我，再加上潜意识中郑可的眷恋，我很快已经不能自拔，不由自主追着赵珊的脚步，我向宅后走去，。

赵珊在卧室门口站着，笑吟吟的看着我，已经换上了一身绛红色罗裙，上面披着一个白色的坎肩，我追过来开玩笑的问道：“赵珊你换衣服

真的好快，是不是天上的仙子都这样，念声咒语就自动换成自己喜爱的衣服？”

赵珊笑着说：“哪能呢，我又不是仙子，除了当年的武功没有忘掉之外，其他和常人一个样，我也会受伤，也会生老病死，只是每次来到这个世上，我都保留有赵珊的相貌和记忆，知道自己是为了等你而活着，我要是活了两千年都没有死，岂不是成了老妖怪？你还会要我吗？”

我奇怪的问道：“那五十年前，林鹞子怎么就见过你呢？”

赵珊轻笑道：“当年，我给了林鹞子一些找你的资料之后，又等了你十年没有等到，想想那一世我已经找了几十年，你应该不会出现，所以我就……就……就自杀死了，现在的我，年龄可是只有二十多岁。”

我被吓了一跳：“什么？当你找不到我时，就自杀死了？你……你不是经常这样？两千年来，你……你到底受了多少苦楚？”

赵珊低下头说道：“也没有啦，不是每一世我找不到你都会自杀死的，因为我一向见不得人世间的惨事儿，所以找你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做些好事，积累功德，上次我离开世界后，没有立刻轮回转世，中间少了二十年，我一直在发疯的找你，生怕万一你去了广西的融王墓找我，就派了很多人在那里等你，想不到我的预感都是真的，真的在这一世可以再次和你相聚！”

我这才明白，看来熊龙丹的作用，更多的是保留记忆，就象奈何桥上不喝那碗孟婆汤一样。

不过这样也不是荒诞之谈，而是极有可能，熊龙丹是上古神物，可能内含什么特殊的元素，和人体融合一起后，储存了人脑中的相关记忆信息，在这个人死后，熊龙丹就会在各处飘荡，有合适的新生婴儿出现时，就直接融入这婴儿体内，把此前多少世的记忆释放出来，并且再次开始存储新的记忆，按照记忆逐渐改造婴儿的容貌，应该也是熊龙丹特有的本领。

看来，我这一世的记忆也将永远储存在熊龙丹中，在天地间不生不灭，这具躯体死亡后，我就会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载体，虽然不是真的永生不死，但实质上已经差不多，想起田丽和韩叶娜，我又一阵心痛，难道今后千世万世的记忆中，都要有这个痛楚？

我拉住赵珊的手，把她抱在怀里，低声问她：“你就不怕等你找到我时，我已经爱上其他女孩？还有，我以前有个叫韩叶娜的朋友，你是不是见过？”

赵珊温存的说道：“我不怕，我一点都不怕，如果我找到你时，你已经爱上别的女孩，我就去抢，抢不到，我就抢了你去找那熊龙丹，恢复你的记忆，还是不行，我就等，毕竟我活的长。至于韩叶娜，这个人是谁啊？是不是我要和她抢？”

我有点不明白：“韩叶娜已经死了，是个意外，我奇怪的是，如果别人吞下熊龙丹，会不会也得到郑可的记忆？”

赵珊又笑了：“不可能，当年在望帝城的密室，熊龙丹已经被迫滴血认主，抹掉了之前的记忆，其他人就是得到熊龙丹也根本不可能留住它，只有融王这恶棍，硬是靠着巫术把熊龙丹禁锢在雪山之巅。你不是熊龙丹随意找到的人，而是千真万确的郑可真身，五十年前，林鹞子破坏掉融王那个碎魂碑的一部分巫术后，你的真灵就飞出了雪山之巅，没有熊龙丹，你无法转世，因为一旦转世就会失去记忆，所以又等了差不多快三十年，当年融王的黑焰灯现世后，你才暂时把记忆封存在黑焰灯中，转世为冯一西，张三就是你挑选的帮手，注定这一世要帮冯一西取得熊龙丹，恢复真身。”

我摇摇头，喃喃道：“真的很复杂，想不到这一切，前因即是后果，后果也即是前因，环环相扣，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循环，只是我们这一世重逢后，会不会下一世又要去互相寻找？那也太麻烦了吧？”

赵珊眨眨眼：“不会，两枚熊龙丹彼此有感应的，你还记得你刚下雪山，我就感应到你的存在，当时我说的话你就听得到，我想反正已经等了两千年，你迟早会回来，所以也不在乎这两天，才没有去广西找你。再说呢，咱们现在在一起，就可以再去打开那望帝城中消失的密室，这次呢，就是我带你啦。”

我一楞神，这熊龙丹彼此感应的力量也太强了吧，万一我正在做什么都被感应到，那岂不是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有关田丽的事情，我还是说清楚的好，免得以后有误会。

我喃喃的对赵珊说道：“赵珊姑娘，有件事儿我还是需要告诉你，我和一个女孩有了纯真的感情，我不想欺骗你，这姑娘叫做田丽，这次就是她和我一起去的广西那雪山之巅，她也知道了你的事情，我……我……我真不知道怎样跟你开口……只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赵珊不以为意的说道：“知道了，我早都有心理准备，大丈夫血洒疆场，家里娶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当年你不也是那样，家里有了妻室还要欺负我……不过还好，我必定比别人活的长，而且永远都不会失去你。”

我只有苦笑，齐人之福不是那么好享的。

望帝城中消失的密室，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我抱起赵珊笑道：“欺负你？怎么个欺负法？我们去登记结婚先，来个盛大的婚礼，往后每一世都举办一次世纪婚礼，你说好不好？”

赵珊闭着眼低声说道：“嗯，好……我还要告诉你，我每一世都省吃俭用，努力当好管家，积攒下不少钱，这么多年已经是个非常有钱的人了，当然，我没有存进银行，都换成黄金藏了起来，郑大将军，你喜欢吗？你可要答应我，婚礼那天，你可一定要让我永远记住，记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好久好久……。”

静静的夜，月凉如水，赵珊倚靠在我怀里，娓娓诉说有关望帝城里密室的事情……。

那日，在红雀王城附近，你追着我，跑入了深山老林，我没能从你的大营盗回熊龙丹，反而被卫兵刺伤，在深山老林里没有多久，我就迷了路，但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所以我拼命躲避，两日两夜后，我终于支撑不住，想着干脆自杀，也不能被你活捉了去。

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座村寨，我以为是哪个部落的栖息地，挣扎着跑进去才知道，我竟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甘若鬼城，我们红雀国人都知道在密林深处，有一个鬼城，全部是岩石雕刻而成，有村庄、道路、作坊、宫殿，甚至还有河流湖泊，有的人说那是一个人间仙境，有的人说那是地府鬼城，总之里面没有一个活人。

我现在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是一种岩溶地形，只不过被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刻画过，极似人间城市而已，可当时哪里知道，我在城里转了几圈就迷路了，一个人跑到最大的宫殿建筑里，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

鬼打墙2 第五十五章 第三个版本

天黑了，我昏昏沉沉的发现附近有人说话，于是本能的躲藏起来，只听见两个人一前一后进进了宫殿的大门，寒气和湿气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声，笼罩了整个大殿，还带来一种让我非常危险的感觉。

两人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来了后，站在大殿上，四处张望，到处乱嗅，我只看出装束是融国武士的服饰，于是我不敢吭气，不知道外边是否还有军队驻扎，屏住呼吸，尽力掩盖自己的气息。

最终，两人还是发现了我曾经来过的痕迹，先后包抄着朝我躲藏的地方围拢过来，我知道难逃一死，就冲出来和他们打了起来。

你知道我的青雀刀法在红雀国的将军中，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但在这两人的包围下，我竟然打了不到三十招就被制住，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我见实在抵挡不过，举刀就要自刎，宁肯死也不愿被俘受辱。

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郑将军你，从外面冲进来，不出三招，就挥刀砍死了这两个人，我举刀冷冷的看着你，以为你还是要抓我回去，不想你只看看我，问我受伤了没有，还扔下食物和饮水以及治伤的药，叫我继续跑，说是不愿趁人之危，要光明正大的俘获我，还无耻的要我做你的妻子，我又羞又怒，挥刀就来砍你，你却不闪不避，让我嚟嚟两刀，在胸口划个很深的十字，满身鲜血。

我一时心软，没有再砍几刀杀死你，而是拿了地上的东西就走，把你一个人扔在了那儿。

走出大殿没几步，身后就是咔嚓咔嚓的霹雳声，整个大殿里电光闪烁，我吓了一跳，有点犹豫，就问你风一样从后面冲上来，把我扑倒在地上，我气坏了，一脚踢你滚出去好远。

此时，一片弧形的刀光从我原本站立的地方飞了过去，险险劈中，我死里逃生，才知道你是要救我，就这样，把我刚刚激起来的杀心又弄没了。

身后的大殿里，异变频生，电光闪烁后，又是巨石打击地面的声音。

你虽然是敌人，却是个磊落的汉子，我不想让你就这么死掉，于是过去想扶你起来走，你却不让我扶，还叫我快走，不走就来不及了，我

很生气的说：不要你管，我爱做什么便做什么，从不在乎，你想死我也不拦着，刀就在这里，你这便抹了脖子吧！

你却眼都红了，挣扎过来，真要拿刀自刎。

我就好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个坚强的将军要寻死觅活的。

哼！我偏不让你如愿。

我把你拖过差不多十米远，大殿里也安静了不少，我就仔细看你的伤势，还好，都是些皮肉伤。

你这厮却趁我给你看伤的时候，紧紧攥住我的手不松。

赵珊听我听的专注，白了我一眼说道：“其实我当时心里甜滋滋的，我们红雀国的女子，自小就崇拜英雄，你可是远近闻名的少年将军，我都私下打听过多好你的事儿，要不是这次彼此争战，我当时便答允了你，跟你走了。”

你却满嘴花言巧语，说这次出兵攻打红雀王国，你是一百个不情愿的，还说回去后，定然向融王求情，放了我和我的族人，从此解甲归田，带了我遨游天涯。

我一个傻乎乎的女子被你哄骗的一楞一楞，就这么信了你的甜言蜜语……。

后来，你面色凝重的告诉我，在大殿里杀的那两个都不是人，是融王手下大祭师的傀儡刀手，自己以前见过，是用符咒召出死去的武士，淬炼而成，只怕大祭师已经赶了过来，形势就很不妙，我们一起逃脱是没问题，恐怕家人和族人就危险了，但当时不杀又没有办法，傀儡刀手的刀法非常诡异，不了解秘密的人，根本不是对手，为今之计，只有就此销声匿迹的逃亡天涯，才能确保家人和族人不受株连。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自是全心全意的想跟你走，虽然不放心族人，却知道露面后，你的族人恐怕难保性命，只好听从你的，对那两具傀儡刀手毁尸灭迹后，就准备跟你一起亡命天涯。

这时候，甘若鬼城里的各种建筑起了变化，望帝城的形象显现出来，对了，望帝城的密室，这个词还是你告诉我的，说什么望帝城是阴阳交界的死地，幽冥宝坻，融王一辈子寻找凤凰眼和熊龙丹，就是为了尸解成仙，而拥有了望帝城的密室，就会事半功倍，不等尸解立地飞升。

甘若鬼城的确不同凡响，不仅仅是一堆空建筑那么简单，你包扎好

伤口后，就轻车熟路的带我游逛，好像是你经常来过的地方一样，我好奇的问你为什么，你却故作神秘的不肯告诉我。

后来来到一个所在，到处影影绰绰的都是人，你紧紧拉住我的手，俩人肩并肩的在人群里穿梭，直到你使劲捏了我一下，告诉我注意前面的两人，我都傻了，哪里想到这甘若鬼城里头会有这许多人，深夜还出来溜达，八成不是人类，而都是些鬼！

我傻傻的跟着你走，跟着前边两个毫不出众的人走，其中一个还回头看了看我们，又继续谈笑着往前走，我不敢问你，因为你面色铁青，呼吸紧张，满手心是汗，想必情况十分危急。

人越走越少了，你使劲一拉我叫道：快！跟上！我就感觉腾云驾雾的一样，随着你到了一个奇怪的所在，那是一间石室，灰白色的墙，灰白色的地板，灰白色的一张石案，连石椅也是奇怪的灰白色，三面都是实心的墙壁，只有一面很深很宽阔，不知道通向哪里。

你就端坐在那张椅子上，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石案后边的黑暗。

案上一灯如豆，案后却空无一物。

我正在奇怪你干什么，你就猛然站起身来，大叫道：不！决不！我宁死也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黑暗中走来两人，一男一女，俱是身穿黑衣，满面惊异之色，那男的拱手说道：既然不肯相让，那就请立誓吧！

你傲然答到：要想我郑可立誓，你俩还不够分量，去，叫城主来见我！

我还是一头雾水，只是悲哀的想到，你肯定瞒着我不少事儿，但又给自己打气，你必定有自己的苦衷，我只是一个女子，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赵珊面上表情似喜似悲，看着窗外的斑驳树影，握住我的手说道：“要是当时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是决不会答应你立誓的，可机缘巧合，一切就这么走了过来，现在回想，真不知道当时的决定是对是错？”

那一男一女闻言却面色大变，惊叫道：莫非你要立下天罗誓言？

我只记得你当时面色坚决的重重点头，那一男一女立刻面色恭谨，退步走了出去，我竟然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我问你这是在做什么，你拍拍我的手支支吾吾说道：当年师傅告诉我，甘若鬼城中，忌讳刀伤，因为甘若鬼城中毒虫无数，无孔不入，却

又天性嗜血，被毒虫叮咬的伤者，在日出后必然魂飞魄散！当你在我胸口划下十字刀痕，我就知道这事儿要坏了，不过，我跟着想到，这甘若鬼城一向和望帝城有密道相通，既然要魂飞魄散，我还不如寻到密室，那里埋藏有永生不死的秘密，自然，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就是这密室。

我却不信，那你还要立誓？到底是什么重誓，需要城主亲临？

你却不自然的摇摇头，不肯告诉我。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被人打晕了过去，现在想来，八成是你做的好事！

清醒时，只记得你抓紧我肩膀高兴的说：好了，小红雀儿，办成了，咱俩再也不会分开了！

你看我生气了，就又哄我说道：甘若鬼城的城主和师傅是好友，他已经答应将这密室赠送与我，我在密室中，也找到了摆脱城中毒虫的草药，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去了，从此遨游天涯，再没得什么拘束！

我被你说的转怒为喜，飘飘然的就跟你走了。

不料，出来后已经天色大亮，甘若鬼城又恢复了寂静阴森的空旷情景，你的手心攥着我们红雀王国的熊龙丹，连我都不知道，熊龙丹竟然有两颗，而你就喜滋滋的看着我，眉宇间尽是喜悦之情。

那庞大的密室则原地消失在空气中，没了踪影。

你开心的紧紧抱住我，却不知道此地已经被融王的祭师领兵团团围住，一场生死激战后，咱俩都被逮住，就在被卫兵绑起前的一刻，你悄悄塞了一枚熊龙丹给我，满眼泪水的叫我快点吞下去。我不知道你的神色会那么悲痛，反而安慰你说，我们来生一定会再见的。而你就愈加沉默，不发一言。

赵珊讲到这里，埋头我怀里轻轻啜泣，我告诉她，后边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别哭，我最爱的人。

这个全新的往事，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和林鹞子以及张三爷讲过的都不同，也更有太多的疑点，比如说，我在密室中，究竟不肯答应什么？最后到底有没有立下什么誓言？为什么要把赵珊打晕？密室赠与我后，我把它放去了哪里？甘若鬼城到底存在与否？我居然还有个师傅.....

亲身经历又被全新的演绎一番，赵珊所讲的这一切，也可以说，是关于我身世来历的第三个版本。

鬼打墙2 第五十六章 扑朔迷离

轻轻啜泣的赵珊终于呼吸均匀的睡了过去，睡梦中也是紧紧抓住我的手。

我却目光炯炯的望着天花板，毫无睡意，不停搜索记忆深处，想要找出困扰我的问题答案，却一无所获。记忆深处有一块地方，被牢牢的封闭住，让我这个主人也无可奈何，看来第一世的郑可，脑子里真有太多的秘密。

胡思乱想一夜，搂着赵珊就这么睡到天亮，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温馨。

我起床后，发现赵珊早已起身，我笑笑对她说道：“走，我们出去转转，遍游名山大川，也尝尝神仙眷属的滋味。”

提起神仙眷属这句话，我马上联想到在雪山之巅和田丽开的玩笑，不由心里一疼，怔怔的说不出下文。

赵珊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的说道：“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我都忘记我已经吃不吃都能过了，你还不行，熊龙丹没完全吸收呢，要不，我带你去北京找好吃的？我可是打明朝起就在这儿住了，比你熟。”

我强笑道：“没什么，我不饿，我只是想起了田丽，还有那个密室，你说我会把它放在哪里？那么大的一个房子！我不可能随手带在身上的。”

赵珊摇摇头说道：“这我可不知道，你心眼鬼的很，咱们相聚的日子也远远少于分离的日子，我是更加知道了。”

看看我的脸色，赵珊又小心的说道：“田丽那女子，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会不会欺负我的？这么多年我都没结交过一个朋友，你要是放不下，不如把她娶回家来，我也多个伴儿，行吗？”

我苦笑道：“这是在现代，法律不会允许的，再说，田丽的性子和你很象，都是刚强的那一种，我还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呢，咱就别操心了，至少我知道，我是决不会辜负你的。放心吧。”

我想想还是岔开话题吧，于是我对赵珊说道：“我总觉得我不止是郑可这么简单，好象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发掘出来，你想呢，我的师傅会是谁？二十多岁的年龄，就可以做到融王麾下的大将军，怎么会甘若鬼城那么熟悉，城主又是何人？我这生生世世到底是不是为了掩盖什么真

相呢？”

赵珊看着我说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咱得找找那个消失的密室？”

我点点头：“我想是应该找找，要是不找的话，我总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宝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斩落下来，因为我真想不起来我在密室里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城主会把密室赠送给我？万一其中有什么阴谋，我不小心给抹掉了记忆，那可是万劫不复了，要是再和你分开，出现什么变故，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的起！”

“那个密室里边，肯定有很多答案，我还记得融王对这个密室非常珍贵，必欲得到而后快，以他的性格，这密室只能对成仙得道大有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窥得先机，从此不再受那轮回之苦，跳出三界外，不在红尘中，岂不是一件万幸之事！”我越想越觉得，我和赵珊必须找到消失的密室，否则，眼前的幸福也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

赵珊两手托腮，静静的看着我吃早餐，我可不象她那么小气，二话不说取出钱，就买了部小车来开，当然不是那种非常扎眼的名车。为了生活质量的提升，这些钱还是应该花的。

想不到赵珊也是驾车高手，根本没有我来开的机会，我俩漫无目的的顺着公路开出了城市，逐渐来到了郊外。

此时正是初秋时节，天高气爽，燥热刚刚离开没几天，开着新车，和心爱的人一起郊游，这份轻松感觉，我冯一西这辈子还没有尝试过。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交谈，都在倾诉心曲，都在享受重聚的欢乐，好的如胶似漆。

只不过那个消失的密室确实是我欢乐中的一道阴影，一不小心就会显露出来，当年郑可甚至是郑可的前生，确实做了极大的手脚，让我这个取得记忆的真灵，得不到完整的全部计划，而必须依靠自己去发掘。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和赵珊在郊区终于累了。

回去的路上，我也有了点想法，我想起五十年前，林鹞子在融王老巢大肆破坏的时候，郑可的真灵就离开了那里，曾经把一部分记忆保存在黑焰灯中，而这黑焰灯又是融王曾经拥有之物，我暗暗点头，不如就从这黑焰灯入手，再好好查它个底儿掉！

想到这里，我对意犹未尽的赵珊说道：“你看，我这人还真是重色轻友，有了你，把兄弟都忘记了，我叫肥佬来北京，是要他把我放天津那黑焰灯给带来，谁知道一见到你，把这茬儿给忘了个一干二净，恐怕肥

佬这会儿找不到我，早早打道回府了，我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入手的就只有这黑焰灯。那广西融王的家里，已经不剩什么有用的东西了，美国回来的秦建军不是无能之辈，有他弥补我留下的漏洞，已经足够，所以咱们还真的去一趟天津呢。”

想到天津，我脑海中，浮现出那英姿飒爽的女警官田丽，几天不见，我还真有点想她呢！

赵珊使劲拍下我脑袋，把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我吓一哆嗦，就象刚刚想要出轨的丈夫被妻子捉了个现行一样，非常狼狈。

赵珊努努嘴说道了：“看，前边，这好像不是回北京的路了，北京周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保证不会走错路，来的时候，我绝对是从这里走的，只是现在，路变了，变宽了，也没有别的车辆和行人了，就咱们两人一车，闷着头使劲往前开。”

我吩咐赵珊停车靠在路边，问她有没有什么刀随身带着防身用，赵珊却回答我说，早都不用那玩意儿了，现在都是这个，说完抽出几只枪，哗哗啦啦极为熟练的几下动作，就压好了子弹，随手递给我一支，看的我直发呆，这赵珊学习新事物的适应性还真强！

不过这样也好，有了枪在手上，胆子都壮了好多。

下了车，车前车后一片漆黑，就连车头的大灯都照射不远，就被浓厚的黑暗所吞没，车灯的光柱里，阵阵雾气飘过，显得安静而又阴森。

我也看出来这决不会是回北京的路，郊区不可能有这么宽的路，市区不可能就我们一台车，毕竟现在还早，午夜都还不到。

我回到车上，让赵珊坐去后座，手枪随时准备好开火，我熄掉大灯，因为黑暗中太显眼了，一加油，我们就在路上飞驰，路很宽，但我估计两边什么也不会有，因为这是不正常的一条路！

鬼打墙2 第五十七章 杀

飞驰了好久，赵珊握着武器的手都有点酸了，为了减少凝重的压力，我就故意问她：“赵珊你有没有开过枪？看不出来你，学习新事物这么快？那你的青雀刀法忘记没有？”

赵珊回答我道：“我，我杀人很多的，看见不平事，我就控制不住的想杀人，有很多时候我就用枪，当年战乱时期，我满世界找你时，可没少杀日本兵，那青雀刀法，你忘了，熊龙丹对我们第一世的记忆特别清晰，我甚至在襁褓中，就熟悉了刀法。”

当年赵珊当将军时，对付敌人那是不会手软的，和我差不多，坚信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部属的残酷，甚至杀戮降兵的脾气都差不多，我笑笑说道：“这么多年，那你是不是也学会了唱歌跳舞，来一只我听听，好久没有听你唱过歌曲了，印象里，在甘若鬼城那一夜，咱俩肩并肩的在路上走时，好像听你哼过歌曲，很好听的。”

赵珊笑嘻嘻的说道：“是啊，我很喜欢唱歌跳舞，现在流行的交谊舞我都学会了，不过我不好意思，每次都变成男的，才敢去邀请女孩一起跳，但我更喜欢独舞，这都是我为了等你，打发无聊时间，唯一的娱乐了，来，给你唱首歌听，可不准笑我，我还是喜欢古时候的词牌歌曲。”

赵珊轻轻的唱了起来——山涧斜入玉龙潭，独步秋色罗裙寒，云是衣裳花是魂，影芊芊，舞翩翩，三尺青锋碧血染。

寻寻觅觅人如兰，淡淡云烟绕山岚，惟有深深情何堪，两千载，泪涟涟，何时相逢五岳间。

这是一首天仙子，赵珊唱的极为动情，把自己的等待和苦恼都表达了出来，千份柔情、万般痴情，全都糅合进歌声中，让我好久都在回味两千载、泪涟涟的痛楚，随口低低吟道：天上人间，今夜共婵娟……………。

我一走神，差点撞上路中间匍匐的一个黑影，猛打方向盘，开着的车咯噔一声，冲进了路边的杂草中，顾不上那些花花草草的性命，我赶忙下车，手握枪支，靠近那人形的黑影。

越近我越是心凉，这黑影穿着的衣服非常熟悉，等我看清楚时，把枪往怀里一塞，就气急败坏的跑上去，着急的扳过黑影的肩膀，我的天，真的是昨天还在一起喝酒的肥佬，此刻遍体伤痕，一丝活人的气息都没！

我想起在天津的那天晚上，肥佬高兴的对我说，他就要当爸爸了，顿时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痛骂自己不是个东西，叫他来北京，却害的他再也回不到家，留下孤儿寡母在天津，可该如何生活？

赵珊看看情况不对，也赶忙跑了过来，瞧清楚是我的朋友肥佬时，顿时也惊呆了，不过很快就从我手上接过肥佬，仔细的把脉，皱着眉头对我说：“别伤心了，人还没死呢，只是气息微弱，失血过多，昏过去而已，咱得赶紧送他去医院抢救，时间长了人就没救了。”

我一听大喜，赶紧过去把车往回开，赵珊则是伸出双掌，抵在肥佬的后心上，应该是在用气功暂时的急救。

等我把车开过来，七手八脚的要把肥佬搬上车，肥佬竟然回过来一口气，看着我说：“老冯，你让我带过来那灯，给人抢走了，不过我没招供，你在哪里，我也确实不知道你在哪里，他们人很多，找的你很急，小心……。”

我安慰他说道：“你小子从小没当成过英勇的地下党员，这次也是真的不知道我在哪，要不然恐怕还是会招出来，看你受的伤，这帮丫的手还真毒！放心吧，我这就给你报仇雪恨！”

把肥佬在车上安置好，我又灌了小半杯红酒给他，算是暂时沉沉睡去了，不过，我们不能尽快送他去医院的话，还是凶多吉少。

车却开不动了，车灯照到的地方，已经围上来不少人，刀枪剑戟，木棍铁叉，拿啥武器的都有，穿的破破烂烂，满脸痴呆之色，默不作声的直往车上爬。

我急了，叫赵珊来开车，我拿起手枪，就开始一个个瞄准了射击，赵珊呼的一声，把油门踩到底，直撞倒了好几个人，才算平稳下来。

出了包围圈，赵珊心有余悸的问我：“这些是什么啊？怎么看表情都不象活人呢？”

我沉声答道：“这些是祭师淬炼的傀儡兵，没啥知觉的，但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一大群？这条路，他娘的到底通向哪里？”说到最后，看着肥佬受的伤，我有点急眼了。

赵珊见我生气，也不敢多嘴，专心把车开的飞快。

我冷静下来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傀儡兵会出现在现代？是冲着那黑焰灯还是我来的？背后到底谁指使的？

前方的车灯下，又出现了一群傀儡兵，和刚才碰到那些一样，只是大部分蹲在地，低着头上掏摸什么，我看过去，原来是被我打死那几个

正被分尸吃掉，我立刻想到，这他娘又转回来了，不由暗暗生气，我怎么老是和鬼打墙过不去呢？

我吩咐赵珊停车别开了，省点汽油有用，又向赵珊要了几支上好子弹的手枪，拿在手上就下了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杀光这帮人！没有思想意识的东西，抓活的都没用！

杀——。

劈里啪啦一阵枪声，我杀了个痛快，每发子弹都准确击中眉心，彻底摧毁了邪术控制的核心，直杀的场光地净，我才觉得出了口恶气，当年被虐杀时的痛苦，也终于宣泄出来一点点。

最后一个傀儡兵倒下后，我见到了那盏黑焰灯，也并没有被BOSS级的首领看护，就那么静静搁在地上，底座一个人跪着高举双手，双手里捧一个圆碗形状的灯盏，通体暗金色的冷光。

灯已经被点燃，冒出的幽蓝烛光，照着周围不大的一块地方，方圆内竟无一个被我打死的尸体，看来有古怪！

我握紧枪支，慢慢靠近黑焰灯，一股吸力越来越强大，拉扯着我朝灯的中央奔去。

我赶忙对着黑焰灯的底座就是乱枪齐射，把它打了个底朝天。

灯一灭，那股吸力就消失了，看来周围的人都是猝不及防被点燃的黑焰灯吞噬掉了。

我轻轻用手指头触摸灯座上跪着的那铜人，心中竟然涌出一股熟悉的感觉，铜人的双眼，里面黑的不见底，点点星光闪烁，看不透的鸿蒙浩大，竟似是当年郑可的真灵故意留下的记忆。

我心头惕然，闭起了双眼，只觉一股浩大渊博的神识，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汹涌澎湃的冲击脑海，浩淼的星空和璀璨的银河，在黑暗中奔涌爆发，一片光芒刺眼，金光、黄光、紫光、蓝光映射的五彩缤纷。

太古时代的信息，愈来愈清晰，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想去看清自己的今生来世，还有这个世界的起源和归宿，天生万物的奥妙所在，但实在太多太多的信息如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吸收这么多庞大莫名的神识，我只好尽一切所能，捕捉这永生难得的机缘，记得多少算多少，想必日后自有分明之时。

鬼打墙2 第五十八章 众人皆醉

我长笑一声，心下了然，所谓的密室不过太古时代的一段记忆，可以洞悉生命和世界的起源，作为阴阳交界处望帝城的珍藏，不无道理。

那消失的密室其实被我藏在了黑焰灯里，此刻回归我的脑海，黑焰灯也失去了所有的魔力，变回了一盏普通的铜灯。

我若有所思的走回车上，当年，融王的祭师领兵擒获郑可之时，已经知道了望帝城的密室就在我的手上，竟然派遣了一队傀儡兵潜伏于我的记忆中，等我记忆恢复，得到密室所在的位置，立刻出手抢夺，却没有想到，郑可早已知道祭师会这么做，干脆自己率先把这段记忆严密的封存起来，再次揭开却是两千年后，厉害的傀儡兵在现代武器下毫无还手之力，领兵的首领又稀里糊涂的被黑焰灯吞噬，这一切前因后果，当年郑可竟然全都计算精确，让我越发坚信自己的来头不小。

赵珊和我默默的开车前进，周围已经恢复了原状，二十分钟后，我们就把肥佬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肥佬入院后，我一直在思索郑可这么做的目的，同时一点点吸收那太古时代的信息，这些记忆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内容庞杂繁复，从整个时空的形成到日月星辰的诞生，一一描述，从地球上一片寂灭毫无生命开始，一直到树木河流，飞禽走兽，人类一统地球为止，非常详尽，内中牵涉无数起源和归宿，相当的晦涩难懂。

肥佬在医院却是一睡不醒，让我非常着急，后来医生告诉我，肥佬被人残酷的虐待过，大脑中更是受到创伤，其中脑干偏后的地方新生了一个肿瘤，目前不好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我现在已经不缺钱了，就让医生给了肥佬最好的病房和最好的医药，然后回来寻赵珊想办法，那天晚上看赵珊把脉也挺熟练的，又在世上活了这么久，久病成医，有个好的治疗办法也说不定。

赵珊的情绪非常低落，缓缓告诉我道：“我怀疑你那朋友醒不过来的原因，还是和咱们有很大关系，当时我给他把脉时，就觉得脉息不对，有些我完全陌生的东西顺着血脉游走，我想可能和甘若鬼城有关系！”

“甘若鬼城？”我皱皱眉头，当年在甘若鬼城里发生的事情，我依然没有完全回忆起来，这郑可心机深沉，埋藏的好深，把这一段仍然潜藏在我脑海深处，如果肥佬的病和甘若鬼城有关系，事情可是有点不好办，难道是傀儡兵抓到他时，携带的什么鬼物侵蚀了进去？

我和赵珊一起左右讨论，依然没有个结果，在她的记忆中，对甘若鬼城的认识和郑可完全是两个档次，根本帮不上忙。

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医院打电话来说肥佬醒了，叫我快点过去。

我和赵珊赶忙一起开车跑到医院，医生说这位柴同志醒来后，嘴里只是嘟哝了几个字，还叫一个郑同志的名字，我以为你们认识，就打电话给你了，这会刚刚睡下，咱们最好别惊动他。

肥佬大名叫柴勇，我怕赵珊不知道，就小声给她解释。

果然，医生说肥佬嘟哝的字是：甘若、甘若，那个郑同志却是冯一西的另一个身份——郑可的大名，一切都不出赵珊所料。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田丽开车带着肥佬的老婆也从天津过来了。

我看气氛有点尴尬，就提议大伙都出去回避下，让肥佬的老婆在这里陪陪，给人家点私人空间。

出来房间后，我又掏高价请了两个特别护士，一个照顾肥佬，一个照顾肥佬怀孕的老婆。

剩下我和赵珊还有田丽三个人，站在车前，不晓得去哪里好。

我看看两女，呆呆的不知道说什么，赵珊乖巧的意识到这个田丽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个女人，除了偷偷瞪眼好奇的打量田丽之外，一时也忘记了主动寒暄。

最后还是我们的田大警官提议：“老冯，不如咱们都去喝一杯吧，反正我今天也没有穿警服。没关系的。”

出了东直门，在东直门外大街上右拐，朝着体育场的方向走，有个梧桐树下酒吧，我们三个人就奔了那里去，我看赵珊今天穿的是浅红色的运动裤，头发随意的披在肩膀上，田丽穿的也挺普通，紧身牛仔褲，不约而同的是，两人上半身都穿的紧身黑色短袖T恤，走在一起，很是养眼。

坐在外边的大树下，我们三个都是静静的打量对方，一杯杯喝着啤酒，在那雪山之巅，田丽就非常佩服赵珊的坚强，对她这么多年的苦苦寻觅满是同情，但总是把她归类为一个古代女子，而此时看到的赵珊，除了眼睛分的挺开外，和一个现代人完全没有区别，时尚而且靓丽。

我看田丽对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眉头紧锁，神色逐渐黯然，直到啤酒一杯杯洒入愁肠，才逐渐放松了拘谨，开始好奇的问赵珊这么

多年的生活细节。

赵珊却是没有戒心，很热心的有问必答，见多识广而且语言风趣，不时把田丽逗的咯咯直笑，很快，两人就越来越亲近，甚至于当我的面开始咬耳朵了，还不时瞟一眼正襟危坐的我。

我心里当然知道赵珊打的什么主意，第一次和她提到田丽时，她就不在乎我娶了田丽回家，心情很是放的开，也难怪，一个人若是可以实质意义上的永生不死，又有什么不能看的开呢，否则，赵珊早就支撑不到今天，只是那每一世的亲情就会让她负担过重。

看着她俩在咬耳朵，我的脑子却飘到了甘若鬼城的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郑可如此小心谨慎，莫非和消失的密室相同，一旦释放这段记忆出来，就会引来傀儡兵一样的麻烦？

肥佬患上了很奇怪的脑瘤，只有唯一的可能是和甘若鬼城相关，因为别的所有线索至此都有了交代，连同郑可和赵珊安排在世上互相寻觅的人员，也都一个个完成了任务，惟独剩下甘若鬼城这个谜底还没有揭开。

按赵珊的说法，我当时为了保密，甚至不惜把她弄晕过去，那郑可究竟不答应的是什么？所谓的誓言是否和我不肯答应的事情有关？我来试着猜猜这个过程吧。

假设我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要求甘若鬼城的城主帮助，而对方却提出了条件，这条件我不能接受，对方却依然帮助了我，只是要求我立下一个所谓的天罗誓言，原因何在？这件事情有何为难之处？

更加奇怪的是我居然还有一个师傅，而且和甘若城主是好友，我想这所谓的好友恐怕是个双关的词语，慢说这些本领高强的人是不是仙人，单只一个心思细密就决定了好友的说法肯定是个双刃剑！

我居然还有个师傅？这人会是谁？怎么我的脑海里没有丝毫印象？是熊龙丹上一世的宿主吗？为什么会被迫抹掉了记忆，这意思是不是说一个永生不死的人，也终将会灰飞烟灭，消失无踪？

越想越出神，思绪飘上了漫天神佛，我开始认真的想象自己会是天上的哪个神仙下凡，是玉帝老儿？还是元始天尊？还是别处散仙高人？

嘿嘿，我越想越乐，一个人笑出声来，再一想，亲爱的战友肥佬兄弟，此时还躺在医院中昏迷不醒，怀孕的太太一个人垂泪的景象，不由痛骂自己一句：真他娘的扯淡！

赶忙收回我越想越远的记忆，一看面前的两女，巧笑嫣然，红晕上

脸，个个俏丽非凡，登时瞧的我痴了。

月上林梢的时候，我把酣然如醉的两女扶上了车，满腹心事的返回住所，众人皆醉之时，我的脑海中自然浮现不少香艳的画面.....

鬼打墙2 第五十九章 惊变

回到住所，好辛苦把她们两个弄进卧室，我在床边走来走去，脑海里不停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回头却发现田丽和赵珊，竟然睁着亮晶晶的双眼，饶有兴趣的看着我。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我睡别的房间，她俩住在一起。

午夜时分，半梦半醒之间，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浩淼星空，眼前都是灿烂星河在打转，非常壮观美丽，我这才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和力量的微薄。

一只硕大无比的金翅大鹏鸟，载着我向那银河深处，星空的终点，流星一样飞过去。

我发现在此刻离开的时候，内心深处最眷恋的竟然不是赵珊，也不是田丽，而是不清楚的一种情绪，是另一个女子的身影，让我很是惊讶而且茫然，我不停的问自己，难道我最爱的不是赵珊，也不是田丽？这是怎么回事？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睡了多久，我不停的尝试接触心底的那一块被封闭的记忆，这记忆里面，似乎可以揭开我的一切疑惑，还有目前碰到的所有问题。

但是这记忆被封闭的异常牢固，我百般努力仍然没有效果，我轻叹一口气，放弃了努力，心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万一打开这封闭的记忆，跳出比傀儡兵更厉害的东西，那我可是得不偿失。

这时耳边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子幽幽的声音：“你在找什么？是不是在找我？要知道被天罗誓言封闭的记忆，可是从来没人能够从外边打开的。我不找你，你却终于想到了我，你说这是天意吗？”

我下意识的问她：“你是哪个？我到底许下了什么天罗誓言？拜托你说清楚点。”

那个女子声音说道：“你真不记得我了？我就那么惹你讨厌吗？我是甘若，甘若，你想想，想的起来吗？当年你定要放弃永生，做回一个普通人，但你可知道我有多么难受，就算是对着一棵树，一万年下来，也会有感情，而我们相处了多少个万年，你却依然要离开我？”

我一激灵，坐起身问道：“甘若？城主？你刚才说什么相处万年？我，我是谁？你在哪里？快点出来。”

女子声音更加惆怅：“原来，原来你真的全不记得，那我们相见还有什么意义？”

我没好气的说道：“别说万年，就是千年百年，日夜相对，谁都会腻烦的，要知道缘起时珍惜，情尽处放手，才是每个人的本性所在。”

又过了好久，这个叫做甘若的女子叹口气说道：“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有一个我，那时，你怎么不说这样的话，缘起时珍惜，情尽处放手，哼，说的好轻松……。我倒想知道你会怎样放手？”

女子再没有说话，我也不知不觉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屋里有人站着，心中一惊，仔细观看，肥佬和他老婆两个人满身是血站在房中，肥佬口里不停的对我说话，我听不清楚，凑过去听了半天只听清两个字：“快逃！”

我大惊失色，猛地醒来，原来是做了噩梦。看了看表是凌晨四点，回想适才的梦境，越想越是担心，拿起电话打去肥佬的医院，却无人接听。

我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和我有关系，会不会是梦境中的甘若怀恨在心，依靠郑可立下的天罗誓言，害死了我最亲近的朋友。

想到这里，我再也睡不着了，肥佬夫妇可能已遭不测，只觉五内俱焚，真想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他们，我焦急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只盼着甘若可以再次出声，让我可以问个明白。

天很快就要亮了，我终于忍不住叫道：“甘若，出来，快点出来告诉我，你是不是把肥佬杀了？”

过了好久，只听那个女子的声音，还是没有一丝感情，却是幽幽的说道：“不错，是我杀的，你想怎么样？我付出了数万年的情感，却无情的被人抛弃，除了你，别人的性命对我而言，都是蝼蚁一般，不会放在心上。”

听到肥佬确实已经死了，我眼前一黑，感觉嗓子发甜，可能是要吐血。

我心中的难过和愤怒把恐惧驱赶得无影无踪。我心想：“我最好的兄弟为我而死，爱我的姑娘也为我被活活冻死，今日若不能为他们报仇，就算逃得性命，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

那个女子甘若继续说道：“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轻易的杀死你，我要看你喜欢哪个，就从哪个杀起，先杀远的，再杀近的，总要让你为了抛弃我的缘故，生生世世的付出代价！我明天就要先去杀了田丽，让你痛

苦几年，等你平静后，我会再去杀了赵珊，怎么样，我这么安排你有什么异议，要不要把次序换换？”

这个甘若的本领看来不是我所能抵挡的，听见她要对田丽和赵珊下手，我有点慌神，因为我已经受不起接二连三的攻击了。

我沉声问道：“你为何不能出来见我？你究竟要什么条件，才会放手？”

甘若的语气永远都是那么幽幽的，我知道这是一种对所有生命都很冷漠的原因，或许我拼命抹掉自己的记忆，就是因为反感她对生命的漠视，为了忘掉和她一起的日子，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永生！

而甘若却采用了什么办法，成功的追踪到了我。

现在，我最后的武器就是脑海中那个还没有被打开的记忆，因为我记得郑可是个非常聪明细致的人，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局面，不然也不会在记忆深处留下这块地方。

甘若幽幽的叹口气说道：“你不用想了，我和你在一起已经数万年眷属，早就生死与共，你宁肯放弃永生而毁掉自己，却连累了我，把我害的生不如死，现在，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复仇。”

甘若的声音除了幽幽的之外，居然奇迹一样增加了怨毒的情绪：“不错，我要复仇，你还不抓紧时间去和田丽话别，因为明天，她就要死！”

生死关头，我逐渐冷静了下来，仔细回忆这个甘若所说一切有无破绽，看起来，我是丝毫没有办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甘若是什么样的物体，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报复，当然，我也需要弄清楚肥佬夫妻是不是真的死了，是怎么死的？

时间不多了，我驱车前去医院，已经等不到天亮。

赶到医院时，天才蒙蒙亮，初秋还是有点丝丝的凉意，我却浑身冒汗，紧张的攥住拳头，走向肥佬所住的病房。

医院到处静悄悄的，血腥味扑鼻，顺着楼梯和值班室往里走，发现所有值班护士和医生都已被害，血流满地，我顿时手脚冰凉，这甘若竟然这么冷血，为了杀一个人竟然把所有周围的人都杀死，这样来看，肥佬夫妇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离开了这个人世。

我一个人来到静悄悄的病房，扑入眼帘的果真是一片惨状，肥佬和他怀孕的妻子都仰面躺在地上，满身是血，双眼圆睁，不甘心不屈服的看着天花板。

我傻傻的走近尸体，想看看肥佬夫妇是怎么死的。

鬼打墙2 第六十章 此恨绵绵（终）

只见肥佬的尸体上，除了没有凝固的鲜血之外，还有其他的東西，在脖子后面的地上，有一堆灰黑色的粉末，我捻起一点，很细腻，可以断定这东西不是房间本来就有的，而是凶手留下的东西。

我把粉末捻在手上，放在鼻子上闻，有一股淡淡的矿石冶炼后的味道，我心里一动，对着窗户一看，指头肚上闪闪发光，这是一种金属粉末！

我查看了其他的死尸，无一例外，个个都是七窍流血，浑身稀软，脖子后面一堆金属粉末。

灰黑色的金属粉末，出现在死者的脖子后面！

我记得，或者说郑可的记忆里记得，上古时候，在一个光明与黑暗连年征战的年代，世间百姓，纳入两个阵营彼此杀戮，血流飘杵，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战斗，永远没有治疗伤势的时间，无数人惨死，无数人得不到救治而在痛苦中呻吟呼号。

这时候，有一群刺客，掌握了巫术不被对方发觉的秘法，他们化身为无形的黑影，向对方频频攻击，使用的巫术非常奇特，可以让敌人突然感觉到数十倍甚至数千倍于自己体重的重力，仿佛千钧大山一样瞬间被压垮，七窍流血，内脏粉碎，只是每次行动完毕，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些灰黑色的金属粉末，飞灰一样。

刺客们无恶不作，谁给的钱多就听谁的，终于引起了公愤，混战的军队联手绞杀了这群刺客，从此，这种极其厉害的，可以突然增大重力而把对方压垮的巫术就失传了。

而郑可的记忆里却知晓这个秘密，虽然不懂修炼的方法，却明白这种手段的弱点，就是说施法之人，不能有实质的本体，那些死去的游魂或者被禁锢的真灵，才能修炼使用，而且距离有严格限制，游魂尸体或者真灵的被禁锢地，不能距离目标太远！

我全都明白了，甘若就是被禁锢在我体内的真灵，是郑可不惜抹去自己的所有记忆，拼命想要躲开的恋人，却不料自己又喜欢了另外一个女孩赵珊，在甘若鬼城的密室，郑可立下天罗誓言，重新赋予熊龙丹记忆，并暗算了甘若，把她拘押在记忆内的一个空间，没想到郑可为了赵珊的性命，被融王杀人夺丹，意外的封闭在雪山之巅两千年之久！

五十年前，因为暗恋赵珊的林鹞子闯入融王墓，无意释放出了郑可

的真灵，甘若也随之逃脱樊笼，郑可无法，只好把自己的记忆转移到熊龙丹内，而把甘若转移进了黑焰灯里，我得到熊龙丹后，在未能完全吸收的情况下，又擅自接触黑焰灯，把其中的记忆收归体内，更探索出郑可最爱的女人除了赵珊和田丽外，竟然另有其人，这已经足以破开天罗誓言对甘若真灵的禁锢，让她可以轻易现身复仇。

既然甘若现在只是没有本体的真灵，并且还被禁锢在我体内，所以我只要远离赵珊、田丽还有所有我爱的以及爱我的人，就很可能让她们躲过劫难！

面对疯狂想要报复的甘若，我立即开车赶往天津火车站，从北京到天津，我一路狂飙，只希望离赵珊和田丽越远越好，我到了天津火车站，买下去南方最远的车票，坐在候车室里，静静等待出发的那一刻。

我不会和甘若同归于尽，因为我有爱我的女人，还有我爱的女人永远在等我，但为了她们的安全，我只有选择离开，直到我可以击败甘若，摆脱甘若，我就会回来！

但是我忍不住我的思念，就要发车前，我打了个电话给赵珊。

这样一言不发的离开，我想不出倔强的赵珊会不会发疯。

赵珊一看见我的区号是天津的，立刻敏感的选择了沉默。

我告诉赵珊我必须一个人离开一段时间，有件非常重要，事关两人生死的大事必须处理。

赵珊哭了，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告诉她，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电话里传来揪心的啜泣声，赵珊知道这次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我。

我对赵珊说：“我爱你，我很爱你，生生世世，你都是我的女人。”

不忍心再听电话那头的抽泣声，我挂上电话，大步走上南下的火车。

一天以后，在天津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站着一个女孩，她穿着紧身牛仔裤，和黑色的短袖T恤，傻傻站在那儿，嘴里喃喃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对我说你爱我，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说，你还会回来吗？”

女孩隔一段时间就拿起电话来，但是始终都不知道打去哪里。

她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还在那里苦苦的等候。

她有一种直觉，她所爱的人永远不会来了。

（全文完）

《贼猫》

内容简介

清末，太平军为乱，孤儿张小辫误入年久失修的前朝贵妃墓，遇奇人、得奇书、历奇险，习得一套相猫辨狗的不传之秘。原本只想发财求福的张小辫从此被卷入滔滔历史洪流，破解“造畜”谜团，率领“雁营”大战太平军……每每涉险，都有一只灵猫相助。这些深藏不露的贼猫真如它们的主人“林中老鬼”所言能将张小辫推向一场烜天赫地的大富贵，还是背后隐藏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大阴谋？

悬疑：步步紧扣的故事，扣人心弦！

传奇：跌宕起伏的情节，神秘莫测的人物命运

全国都市主流媒体推荐、连载，全国电台小说连播。

中国古代真有相猫辨狗之术么？

古墓派鼻祖天下霸唱自《鬼吹灯》大结局后再出新书，居然讲的是相猫辨狗的传奇故事，小说定名为《贼猫》，在他笔下出现的诸多猫猫狗狗，如绝鸡种金玉奴灶上懒等，都显得来历不凡；而传说中的相猫奇术，如用手抓住猫咪后颈，好的猫咪即会四肢连长尾都会蜷曲成球，而懒猫则四肢乍开，徒自嘶叫。听上去更是似通非通，不知出处何在。

众人皆知中国古有伯乐识千里马，近年来宠物之风大兴，但是却是西洋人流行的那种血统纯正的纯种名品，猫有波斯暹罗短尾折耳三花，狗有贵宾比熊娃娃京叭，但是中国传统的相猫辨狗之术，却极少听闻。这是否是天下霸唱本人口滑笔快，编造杜撰出来的？

其实我国养猫养狗的历史长而久矣，也曾遗留下来无数的养宠秘诀。中国至盛世唐朝才开始普遍驯养家猫，并已经形成了具地方特色的不同品种，唐代古籍中就有海州猫、射阳猫、简州猫等记载。且说清代有一好猫人，名字叫做黄汉，博采古今猫事，特纂《猫苑》一书，分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门，是一本相当有趣的猫类百科全书，此书算是汇编，其中内容条目引用最为频繁的，莫过于当时民间流传的《相猫经》。

《相猫经》自猫的头面、耳朵、眼睛、鼻、须等颜面处说起，说到颈项、腰、脚、爪、尾，乃至毛色、品种，无一挂漏。比如说猫咪头面要圆。面会长会食鸡，所以说，“面长鸡种绝”眼要具金钱的颜色。最忌带泪和眼中有黑痕，所以说，“金眼夜明灯”。眼有黑痕的是懒相。如此一

说，不胜枚举，而其中有关猫的名物故事，更是云山雾罩，通灵非凡。

相狗的书现在流传不多，但从民间流传的相狗经、相狗歌来看，中国人玩狗也玩得深了去了。不比那西洋的血统流传一说历史短，文化薄。

《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一向旁学杂收，他也曾是爱猫之人，无益中发现中国古代的相猫辨狗之术，即大感兴趣，几经揣摩，便在创作《鬼吹灯二》的同时，宕开一笔，大写中国失传已久的猫狗经。

相猫辨狗之术已属传奇，手握奇术之人的离奇冒险，人生际遇的转折变幻，则更是天下霸唱自创作《鬼吹灯》以来一贯的拿手好戏。

欲知这一番相猫辨狗之术能造就怎样的传奇，请看《贼猫》。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一话 狗碰头

话说当年有个金棺村，为什么叫这名呢？只因自古以来，皇帝的棺槨叫“梓宫”，贵妃的棺槨则称“金棺”。传说当年有位贵妃生前受宠，但得罪了太后，被赐银铃金挂，也就是拿绳给活活勒死了。由于这位贵妃死得冤枉，太后和皇帝晚上一闭眼就看见她身穿红裙前来索命，为了安抚她的亡灵，就远远地修了座墓，将这贵妃的尸骨埋了进去。

在下葬之前，贵妃的金棺被攒停在了这村中的一座古寺之中，后来连村子带寺庙都改了名，村叫金棺村，寺叫金棺寺。但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楚了。那屈死的贵妃埋香地下千百年，丘垄早平，已经没人知道这座古墓究竟在什么地方了。只有这金棺村的村名，以及村中那座破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倒塌的破庙为证，残砖败瓦似乎在默默述说着过去的岁月里的确有有这么一段往事。

到了清朝末年，爆发了席卷大半个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是广东人，这场农民起义又起自粤东桂西，也就是两广之地，所以在当时也被称为“粤寇之乱”。

战乱持续了将近二十年，金棺村一带的百姓深受其苦，官军与义军之间各有攻守，杀伐甚重。战事过后，往往尸体遍野，大部分尸体都没人处理，附近的老百姓就算想埋也埋不过来，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数血肉之躯就这么扔在荒郊野外，任凭乌鸦和野狗随便啃啄。

吃死人的不仅是野狗和乌鸦，就连村中人家所养的家狗和猪也跟着一起吃。经常啃吃死人的猪绝不同于一般的猪，这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啃过死人的猪肥得吓人，毛光皮亮，就连看人的眼神都冒着凶光。这些猪虽然肥，但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可一辈子都不敢再吃猪肉了，而且看见别人吃猪肉自己就忍不住想吐。

金棺村里有个孤儿，姓张，排行第三，两个姐姐都早早夭折了，他自称张三。也不知他大号叫做什么，因为头发天生又稀又黄，到了十五六岁，这辫子仍是留不起来，只好用草绳随便扎了个狗尾似的小辫，凡是识得他的人，都以“张小辫”相称。

张小辫穷得连半间房子都没有，平时就住在金棺寺那座破庙里。他推倒了庙中的泥塑神像，铺些乱草睡在泥台上，白天到各家各户帮忙挑几桶水，干点杂活什么的，干完了活讨口饭吃。他也曾跟棺材铺的师傅当过学徒，还拜过算卦的老道为师。但由于年景不好，师傅都快活不下去了，哪还养得了徒弟，所以这几样营生他都没学到底。有时候生活艰

难，他一连几天都没东西吃，就只好到了晚上靠偷鸡摸狗充饥。他知道自己家道中落前，祖上曾是京城里的大官，内心深处仍拿自己当爷，对自己偷鸡深以为耻。可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混口饭吃谈何容易，饿急了就什么都顾不上，还管什么出身门庭。

近年天灾人祸不断，村里的粮食不如往年那般富裕，连讨口吃的都不大容易。这天夜里，张小辫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横躺在神坛上跷着二郎腿，望着从破屋顶上漏将下来的月光，心里琢磨着得弄点什么吃的充饥，不然实在挨不过去了。这些年来他最拿手的就是偷鸡，村里养鸡的人多，隔三差五地偷上一两只，这么多回从来没失过手。从不失手并非走运，只因他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独门的偷鸡绝技。

打定主意，张小辫就借着月黑风高，摸到了村中王寡妇母女的院子外边。这家没男人也没养狗，门墙又低，而且张小辫对各家鸡窝的位置了如指掌，没费什么力气就翻过墙头，发现鸡窝里的老母鸡睡得正熟。

张小辫看得明白，但他没有直接探手去抓，而是悄悄把手伸进鸡窝里，施展独门绝技，轻轻地去搔那老母鸡的腹部。不管是有人偷鸡还是黄鼠狼钻鸡窝，窝里的鸡必定会扑腾鸣叫，那样主人就会被惊动起来。可张小辫自有他的办法，只轻轻搔得几下，鸡窝里的老母鸡不仅没扑腾乱叫，反而露出一副惬意的神态，似很享受有人替它搔痒。

张小辫心中窃喜，只要第一下没失手，这只鸡就算是偷到手了。看着那母鸡，他心中发狠：“我不能白伺候你，等会儿到破庙里拔鸡毛的时候，你就没这么舒服了。”他心中高兴，手底下也没闲着，一只手不断替那老母鸡解痒，另一只手揭掉鸡窝顶棚，打算把老母鸡从上边抱出来。可大概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偷鸡了，手艺生疏，也可能是连饿了好几顿，反正手底下发虚，竟然把老母鸡抱到鸡窝顶的时候，一个没抱住，将它摔在了地上。

老母鸡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地正惬意间，忽然啪嚓掉了下来，立时从美梦中惊醒了。它大概也明白这是有贼偷鸡，哪肯甘休，爹着鸡翅扑腾了起来，闹得动静很大，果然惊动了家中的主人。就听窗户里的王寡妇骂道：“哪个小贼又到老娘门上偷鸡，肯定是住棺材庙那挨千刀的张小辫。老娘就剩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了，你也不肯放过……”说话声中就见纸窗一抬，一个尿盆从屋内飞了出来。

张小辫见黑糊糊一物从屋里掷出，急忙低头躲闪，那尿盆本就没有准头，当的一声砸在了院墙上，臭液哗啦四溅。他心道不妙，想不到三爷名声在外，那王寡妇一听母鸡扑腾就知道是三爷在此，而且兜头将一个又臊又臭的尿盆打将下来，被她拿住了少不得一顿好打，好汉不吃眼

前亏，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想到这，张小辫不敢怠慢，翻身跳出院墙，耳中还听得院中王寡妇的叫骂声不断，似乎在招呼她的女儿小凤去邻居家借狗追贼。张小辫心中暗骂：“好你个王寡妇，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此言果是不假。偷你只鸡又没得手，犯得上赶尽杀绝吗？等将来三爷发了迹，赔你个紫金尿盆……”

虽然嘴上不服软，但毕竟做贼心虚。四邻家中有养狗的，这时也都被王寡妇那盞尿盆打在墙上的动静惊了起来，一时之间到处鸡鸣狗叫，整个村子乱成一片，人们都以为是山贼进来劫村了。这回娄子捅大了，张小辫知道必须得出去避两天，否则人人知道他夜宿金棺庙，一旦被堵到那破庙里，可就插翅难逃了，于是在夜色中一路狂奔，逃出了村子。

最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住脚步，村里的人声狗吠都已远不可闻，张小辫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连呼哧带喘举目四望，想看看跑到了什么地方。只见月冷星稀，枯树荒草，草丛间坟丘起伏，石碑嶙峋，刚才慌不择路，却是逃进了村后的坟茔之中。

这片坟地据说是块风水宝地，而且此地无主，十里八乡死了人都往这埋，无数坟丘是一个紧挨着一个，封土新鲜光洁的是近年新坟，长满了荒草的老坟更是多得数不清。前些时候有数股粤寇在这一带出没，跟官兵恶战了几场，才刚刚退去，战场上积尸数千。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发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疫情，所以最近这周围的百姓死得比以往多出许多，这片坟地也随之添了许多坟丘。家境稍微富裕的都有碑有棺，那些穷苦人家就没那么走运了，临死混上口薄棺就不错了，或者干脆直接拿麻席一卷胡乱刨坑埋了，坟包也小得可怜，至于石碑更是能省就省，或是插块木牌树枝代替。那些没有了记号的新坟，很快就成了无主的孤坟。

到了晚上，乌云遮月的时候，坟地里鬼火闪动，偶尔有一两只野猫从草间蹿出，还有些不知道是鬼哭还是狼嚎的怪异响动，不时从坟地深处传来，听得人肌肤起栗。

张小辫一向胆大包天，反正是贱命一条，活着也是吃苦受罪，扔在哪不是扔，所以他向来豁得出去，从不忌鬼避神，要没有这种胆量，又如何敢一个人晚上住在那神佛狰狞的破庙之中。不过一看自己跑到了这片坟地，他心里还真有点打怵，赶紧对四周的墓碑坟丘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大哥大姐，小人张三不敢造次，无心惊扰，得罪勿怪，得罪勿怪……”

说着话他转身就要离去，正在这时，忽听身后的一个坟丘里面传来一阵嘭、嘭、嘭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是有人在使劲撞木板门。不过这乱坟茔子里哪有人家的门户，这声音必定是在撞棺材盖子。

正值中夜，四下里静得出奇，显得这撞棺材盖子的声音格外惊心动魄。张小辫觉得自己脑袋后边拖着的小辫子都竖起来了，但他并没有立刻逃跑。刚才他跑过了劲喘个不停，加上肚里又没食，实在是迈不开腿了，当下用衣袖抹了抹鼻涕，打量着四周的坟茔，心想这是哪路死鬼跟你家三爷做耍？三爷不是给你们作过揖了吗，怎么还不依不饶的，想吓得三爷磕头求饶不成？

可那坟中撞击棺材的声音越来越大，张小辫猜想许不是有盗墓掘冢之辈在撬棺材？定要看看是什么作怪。要是真有挖坟掘墓的，三爷就吓他一吓，给他来个贼喊捉贼，卷了他的赃物，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

他三两步转到坟后，只见这是一座无主新坟，土丘下被人掏了个大窟窿，那嘭、嘭、嘭的怪声，正是从那窟窿深处发出来的。他刚走到近前，就听那坟侧的窟窿里一阵巨响，一张满面流血、红毛丛生的大脸从窟窿里探了出来。那张脸的脑门上生了一个椭圆形的大肉瘤，吐着鲜红的舌头，嘴边牙齿上还挂着血迹，双眼凶光四射，恶狠狠地盯着张小辫。

张小辫心中叫苦，怎么就没想起来是这个东西！现在想起来也晚了，只好转身落荒而逃。

原来早年间的野狗和现代野狗大不同，有些野狗的种类在解放后社会稳定下来就逐渐绝迹了。乱世之中人命如同草芥，因为死的人太多，暴尸于荒野的情形到处都有，所以吃死人的东西也就多了。乡下山野间有种专吃死人的野狗，能闻着死人的臭味在坟上刨洞，刨到棺材了，就用脑袋撞破棺材挡板，然后把棺中死尸拖出来吃肚肠子。这种野狗体形巨大，生性凶残，吃多了死人的肠子它就不想再吃别的东西了，有时候碰上落单势孤的活人，也往往直接扑过去咬死。长着血瘤的野狗常年吃死人肉，身上尸气重，牙齿带有尸毒，被它咬到了就别想活。它的特征是脑袋上长了一个血红的大瘤子，这瘤子比铁锤都硬。穷人的廉价薄棺，最好的不过是“三寸柏木板”，棺板被这狗头撞不了几下就能撞穿。这种简易的棺材有个俗名就叫“狗碰头”，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死者家人买了副“狗碰头”回去，将死者尸体盛殓下葬了，家人也就算尽到心了，然后棺材里这位您就等着喂野狗吧。可在当时，就连这种三寸板的“狗碰头”还都供不应求。

这正是：“人无伤犬心，狗有屠人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二话 猫哭坟

书接前文，说的是张小辫半夜偷鸡不成，误走荒坟，不料惊动了一只正在掏死人的野狗。那只野狗掏了座新坟，刚刚撞开了棺板，咬得棺中死尸开膛破肚，正要往外拖拽肚肠，忽听背后有动静，立刻打坟中钻了出来。它也是饥火中烧，加之又刚舔了些人肉尸血，此时一见单个孤丁堵着洞口，那双布满红丝的狗眼顿时凶光毕露，“嗷”的一嗓子从坟墓里蹿了出来，奔着来人便咬。

张小辫一看大事不好，叫了声：“有种的别追来……”话音未落，扭头便跑，本来明明跑不动了，但惊慌之下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撒开两条腿飞似的就在坟地里跑开了。他心知肚明，要是一直这么跑下去，不出十步就得让那野狗扑住扯出肠子，灵机一动，脚下疾停，躲开背后野狗扑咬之势，斜刺里跑向坟地深处，借着墓碑闪躲逃避。

野狗猛扑了一空，不禁恼羞成怒，随即一拨狗头，抖了抖脑门上那颗血红的大肉瘤，也是一头斜撞出去，紧追着张小辫乱咬。张小辫在坟丘和墓碑之间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钻，坟茔间地势高低错落，挡住了野狗狂追的去路。这一人一狗就围着几座坟墓兜开了圈子，那野狗虽是凶猛凶残，眼看到嘴的活肉，却一时难以扑住。

最后这野狗终于明白过味儿来了，它不再跟张小辫在坟茔地里乱钻，而是一个虎跳，跃上一座高大的坟头，想要居高临下，直接跳下去吃人，这就叫“狗急跳墙”。其实就算它不这么干，那位张三爷也快跑不动了，他此刻吁吁气喘，胸膛都好似要炸了开来。

但狗急跳墙，人急也能生智，张小辫眼见自己陷入绝境，这厮胆子倒也真大，将生死置之度外，干脆弯腰蹲在地上不再逃了。自古兵不厌诈，三爷这招也绝非是匹夫之勇。

在乡下走夜路，难免会遇到豺狼野狗，老百姓们在吸取了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防身之道，有句话说得好：“狗怕弯腰，狼怕捣鼓。”

豺狼野狗再怎么凶残，也自有它的弱点，狼的疑心最重，如果一个人晚上遇狼，难免胆战心惊，可要转身一跑，十有八九就被狼追上吃了。倘若当时能够沉得住气，假装对恶狼视而不见，在口袋里东翻西翻，做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动作，那狼就不敢轻易过来咬你，它疑心你这是设计要收拾它。而野狗就怕人弯腰，它担心人一弯腰，是打算捡棒子打它；甭管多凶恶的狗，天生就对棍棒有种极强的畏惧之意。

叫花子都带打狗棒，正是出于此因。

可也该着张小辫走背字，他大概偷鸡摸狗的事做多了，时常显得贼眉鼠眼，身上正气不足，此时把腰弯了假装要捡棍棒打狗，那野狗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从坟丘上顺势跃下，重重扑到了张小辫身上。

张小辫叫了一声命苦，还以为自己要丧身在此，没想到他身后坟丘土垄下有个裂缝，缝隙宽大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口，那洞口都被荒蒿乱草掩盖了，即使走到近前也是看不分明，此刻他被那恶犬一扑倒地，连人带狗都落进了坟窟。

那坟地土垄下的裂缝虽深，颈口处却是好生狭窄。张小辫身子骨单薄，顺着裂缝斜刺里滚了下去，可那野狗常年吃死人肚肠，生得似马驹牛犊般壮大，硬生生卡在窄处，揉做了一团，进退不得。

张小辫捡了条命，也顾不得身上摔得疼痛，此时落在地缝深处，四周皆是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他使劲揉了揉眼睛，望见远处忽明忽暗的似有灯光，于是打点精神摸将过去。

无多时，土垄岩层已尽，他摸至一道寒气逼人的石壁，触手所感石壁之砖奇大，凛冽之气透人骨髓。那壁上裂开一缝，穿过缝隙便能见到壁后是间石殿，墙上钉了一盏命灯如豆，明暗恍惚，张小辫哪知其中厉害，见有灯光，便从墙缝间挤身而入，待看冥殿中情形，更是觉得诧异莫名。

但见那石殿命灯下摆着享桌，享桌是种青石棺床，其上停着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年纪约莫十八九岁，身上殓凶衣嵌金戴银好是阔绰。看服色绝非近代之人，可这年轻女子云鬓雪脂，眉目清丽脱俗，又哪里像是故去千百年的死人。张小辫害怕归害怕，不过眼下生计没有着落，正穷得揭不开锅，见命灯下珠光宝气，如何能不动心。

殿内还摆有许多造型诡异的纸人纸马，死者身旁更有一池碧水晶莹清澈。张小辫刚才逃得口干舌燥，当下用手掬了几捧水喝了个痛快，只觉甘甜胜于仙露，不过仙露到底什么滋味他却从没尝过。喝完水，脑子就灵活了些许，他心想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命苦之人是怕穷不怕死，于是狠一狠心，凑到女尸近前，拔金钗、褪玉镯、拽香鞋……把值钱的东西全扒取了下来，又脱下那女子一件殓服打了个包裹，边忙边对那女尸说话给自己壮胆：“看你这小娘子穿金戴玉，生前想必是位受用过的贵人，小人却是生来命苦，早已三月不知肉味。而今生计无着，不得不借小娘子些零碎事物换些米面粮油为生，还望小娘子莫怪，日后若让小人有所出头的时日，再来烧纸上的香还你些人情……”

正当张小辫掠取金玉之时，忽听石殿角落里一声猫叫，连忙转头一看，只见从那没有灯光的黑处爬出一只大花猫。出人意料的是，那花猫竟作人声悲鸣哀号，哭得凄风惨雨。张小辫见过出殡的哭孝子，这只花猫怎么就如同是在给死者哭坟吊丧，这老猫岂不是成了妖怪吗？

那只大花猫对张小辫视若无睹，瞪着两盏红灯般的眼睛悲哀哭号。猫哭之声在这寂静的地下格外凄厉刺耳，张小辫不免从心底里生出一股厌恶之情。这老猫也来装神弄鬼，他心中不由得动了杀机。

想到这，他趁那花猫不备，用裹着金银之物的殓服突然将其按住，只觉那大花猫挣扎了几下，就被活活憋死了。张小辫心想现在饿得走回金棺村都走不动了，三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吃了你这成精的老猫祭祭五脏庙，看看到底是你这鬼猫的道行大，还是你家三爷道行深。

张小辫胆大包天，仗着以前跟老道学过画符捉鬼，半点也不把幽冥之事放在心上。他把这好大一只花猫剥皮开膛，胡乱收拾一番，拔下石壁上的命灯，在殿中找些纸马香镬拢起堆火来，就将那猫肉在火上翻翻回回地烧烤。不承想手艺不济，却把那猫肉烧焦了，外边黑糊糊地烧成了一层黑炭。但张小辫饿得紧了，饥不择食，闻了闻还挺香，也不觉得有多糊，张口就想去咬那烤猫。忽然一双冰冷如钩的手从背后掐住了他的脖子，就听背后有个阴森森的声音在问：“小厮，可见我宫里的花皮猫去了哪里？嗯……你这短命小鬼烤的是什么东西？”

张小辫惊得魂不附体，胆子再大也撑不住了，想画符念咒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随口应道：“没……没见，这烤的是……是烤鸡。”只觉身后一股凉气吹来，他全身战栗，汗毛孔都好似结出一层冰霜，背后那女子的声音再次逼问道：“烤鸡怎么会有四条腿？”张小辫兀自硬着头皮辩道：“三爷烤的这是两只鸡，两只烤鸡四条腿……”

有分教：“阎罗殿上充好汉，怨魂缠腿怎得脱？”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三话 凤尸

且说张小辫懵懵糟糟闯入一座古墓，见有一只老猫哭坟，便以为是妖，当即下手害了那猫性命，剥了猫皮在火上细细地烤，不想惹出墓中屈死的厉鬼前来寻猫。张小辫被那鬼从身后掐住脖子逼问情由，他兀自强辩烧糊的这物是鸡非猫。

身后那鬼如何肯信，钢爪般也似的一双冰冷大手，恶狠狠地锁住他的哽嗓咽喉。张小辫只觉颈中吃紧，赶忙去掰那鬼手，但他身单力薄，又饿了数日，哪里挣脱得开，顿时翻起白眼吐出舌头，正是无常二鬼索命来，哪管你阳世难割舍。眼瞅着张小辫被掐得三魂七魄离壳，就要去到那枉死城中做个怨魂。

正在生死相分之际，忽闻霹雳一声，石殿内飞沙走石，身后石墙被土炮从外打破了一个窟窿，张小辫被烟尘碎土一呛，涕泪横流，耳朵震得嗡嗡轰鸣，脖子上的鬼手也就此消失无踪。但听得被土炮打破的砖墙后有人声响动，张小辫立时翻倒在地装死。他飘零江湖日久，也好个急智，明白这是有贼人前来盗墓，若被他们撞见多余的活人在这石殿里，自己必被贼寇害了性命，事急从权，只好躺在石墙破损的瓦砾堆中纹丝不动。这几年兵祸横生，到处都是死人，横死惨死无人收尸者屡见不鲜，所以他装起死人来几可乱真。

所谓无巧不成书，还真就让张小辫给猜着了，原来是有两个盗墓贼，早就打听得金棺村坟茔地下有前朝古墓，踩盘子认泥痕，反复勘验之后挖掘盗洞。盗墓是暗地里偷摸之道，半分急切不得，非只是三两日的工夫，只在夜晚才肯勾当，直用了半月有余，方始发至墓砖。

今夜三更，两个贼人携带工具再次潜入盗洞，以土炮破了墓墙，见冥殿中命灯仍亮着，料定殿中并无瘴疠之气，当即拢烛而入。其中一贼身披蓑草长衣，当先进了石殿。他见盗洞口躺着个皮包骨头的少年，灰头土脸面目难辨，且一动不动是个死人，那贼禁不住奇道：“咦……这贵妃娘娘的金棺墓里，却也有个殉葬的接引童子，不过这童儿怎地恁般大了？人殉的童儿不都是十龄以下为佳？”

他身后那贼却催道：“是殉死的小太监亦未可知。贤弟也休要多问，这冥殿中最忌好奇二字，快取了明器回去，时辰若早时，还能连夜到城里观花楼找个小相好亲热亲热。”

两个盗墓贼发财心切，自是没心思仔细打量装死的张小辫，先绕殿一周，见后壁有个被地震震开的裂缝，成年人钻不进来，并未在意，随

后径直来到棺床前，见并无棺槨，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素衣无饰直挺挺躺在其上。二贼见此情形都惊诧莫名，惊的是这女尸保存如此完好，竟似活人入睡，稍不留意就能惊醒了。人死不朽不枯，一是怨念难消，二是已成僵人，三是死得不明不白，沉冤待雪，不知这贵妃却是有何古怪？诧的是一无棺槨，二无明器。相传当年有纸棺纸衣的薄葬之人，也许年久纸棺纸槨都已消解尽了，但没有殉葬的明器着实令人恼怒，费了这么大劲，难不成空手而回？

张小辫躺在地上听到那两个贼人破口大骂，心想：“二贼有所不知，那一包金银首饰都被你家三爷卷包收了，正压在身下，你们既然扑了个空，就别赖在此地不走，快走快走快走……”他之所以如此盼着那两个贼人速速离开，实是装死装得太久，在碎石尘土里全身生疼，想大口喘气也是不敢，再难坚持下去了。

可有道是贼不走空，那二贼怎肯甘休，俩人一瞧贵妃身上还有几件衣服，当下协力用绳索套了凤尸，将衣衫一件件尽数除了。可怜那贵妃含恨而死，埋香地下尚未化去形骸，到头来又被两个贼人剥得精赤条条，身上连一丝线头也没剩下。

二贼裹了贵妃的衣服，又自尸身上抠取了适才张小辫没拿的屁塞和口含，正待离去，但见到脱了个溜光的凤尸，真是好端端一床美色，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死人，不由得全身燥热，淫心大盛，生起了奸尸的邪恶念头。二人往常盗掘古墓，从没发过什么大财，见到棺材中的那些死人，无不又臭又烂，或是朽得仅剩几块骨头，但这贵妃是什么人？那是皇上才能睡的女人，今夜天赐良机，何不尝尝当皇帝老儿究竟是什么滋味？

越想越觉得全身发热口干舌燥，俩人随手掬了几捧玉池中的清水，想让清凉之意压一压心头欲火。毕竟奸尸这事从没干过，不过酒气财色四面墙，不是神仙跳不出，艳尸摆在眼前，喝了凉水也不济事，反倒把淫心撩拨得旺了。万事都有个开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犹豫什么。

秀才见面讲书，屠户见面说猪，俩盗墓的贼人在一起能商量什么好事？俩贼人互相壮了壮胆，为了防止凤尸诈了，用麻绳先把它脖子吊住，双手扎了，随后二贼奸笑着爬上棺床，要图一番皇帝老儿般的风流快活……

张小辫躺在殿角正撑得难耐，听那俩盗墓贼嘻嘻笑着去奸那凤尸，心中也是有些好奇，可不敢轻举妄动，唯恐惊动了那俩贼。但听得片刻，这墓室中竟然没了动静，那对盗墓贼就好像突然消失了，他不禁又

惊又疑，又苦等了好一阵子，石殿里仍没动静，这才悄悄侧过头偷眼观瞧。只见两个贼人趴在贵妃赤裸的凤尸旁，各自提了一把尖刀，互相刺入对方胸膛，脸上还都保持着僵硬的淫笑，血流满地，竟已死去多时。

书中暗表，冥殿里的“金池玉液”，正是一个索命的机关，寻常之辈，怎知它的厉害之处？如饮此水，必癫狂至死，被怨魂缠身。

张小辫哪知其中缘故，但坐起来一看地上却无烤糊的老猫，也猜到了一两分，那鬼水不能轻易就饮，饮后有恶鬼缠身。他大吃一惊，一激灵从地上跳起身来，想要抄起那包明器夺路而逃，不料伸手一探，没有摸到明器，却摸到了毛茸茸一堆活物，殿中命灯恍惚欲灭，一声阴森的猫叫从他身后传来。

这正是：“不进阴曹地府门，哪知活人多舒服。”毕竟不知金棺坟又出何等变故，且留下次分说。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四话 林中老鬼

张小辫摸得毛茸茸的一只老猫，只听那猫叫声凄惨悲厉犹如鬼判催命，不禁暗骂一声：“石头发芽，公鸡下蛋，许是前世不修？怎的天底下的怪事都叫三爷撞上了。我日你死猫的先人，休要冤魂不散再来缠我……”心中虽是骂个不休，实则惊惧已极，三魂悠悠着地滚，七魄渺渺满天飞，恨不得脚下生风赶紧开溜，但是连惊带吓，加上腹中五脏庙久未享受供奉，虽是想逃，却只有心无力。

心神恍惚之际，张三爷就感觉一只大花猫爬上了自己的头顶，他以为这猫是鬼变的，又哪里敢去动它分毫，任凭那花猫在自己头顶肩膀之间，蹿上跳下地遛了几个来回。

张小辫暗骂死猫欺人太甚，偏又发作不得，就在这时候，墓室角落中蓦地站起一个人来。这屈死贵妃的金棺墓中，四个角落阴晦积郁，暗不见物，张小辫何曾想到那里会藏得有人，而且此人定是在自己和两个盗墓贼之前进来的，天知道来者是人是鬼，惊奇骇异，全然不知该做什么理会，只好呆坐在原地看那人意欲何为。他陷入眼下这般境地，接下来不管是死是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只见那人身材瘦小，佝偻着身子，看样子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身穿一袭破旧不堪的灰色布袍，脸上遮了块黑布，也瞧不出他有多大岁数，只露出两只精光闪闪的眼睛，怎么看都不像是活人。

张小辫看了这人长相，心道不好，怪不得贵妃小娘子没有棺材，尸体直挺挺地擗在床上，原来那棺材板修炼成精了，变做个干瘦老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赶这当口出来，怕是要去三爷。

可从墙角走出来的那个精瘦老头，并没有理会张小辫，他径直走到墓床前对着凤尸行了一礼，随后给墙上那盏命灯添了些灯油，把墓室中的情形照得更加明亮，随后又去那两个倒霉的盗墓贼尸体怀中摸索了一番，搜到一包干粮。

老头捧了干粮，这才颤颤悠悠地走到张小辫面前，把干粮面饼扔在他面前，然后一言不发地瞪着张小辫仔细打量。他那对精光闪现的眸子，好像能看透人的骨髓血脉，瞧得张小辫肌肤起栗，全身都不自在。

张小辫头上顶着只猫，看了看对面的老头，又瞧了瞧扔在地上的干粮，不禁饥火中烧。他人穷志短，这老棺材精把干粮放在这里，八成就是让张三爷吃的，人在矮檐下又怎好不低头，他赶紧伸手抓过面饼，胡

乱往嘴里塞着，那饼子干得都打裂了，但张小辫知道古墓里的泉水活人不能随便喝，于是翻着白眼硬往肚里咽。

他一面狼吞虎咽，一面以“人莫与命争”来开解自己。看来三爷眼下还要再艰难困顿些个时日，俗话说“莫欺少年穷”，这人若年少，便是来日方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不定哪天就轮到张三爷时来运转，到时候天天大块吃肉……

张小辫也不顾那老头盯着他看，只顾填饱肚子，可忽然想到：“糟糕，老棺材成精那是要吃人喝血的，难不成它瞧我身子单薄瘦弱，便要先喂得我肥胖了再吃？”想到此节，他神色愕然，看着面前那蒙着脸的老者，嘴里含着几大块干面饼，硬是不敢再继续咀嚼了。

那老头忽然对张小辫说：“后生且休要惊慌，你可知老夫我是何许人也？”他说话的声音犹如锯木头一般，说不出的诡异古怪。

张小辫一看棺材精开口说话，心想若能套上交情，此事八成还有转机。他常年流落四方，目睹世上现状，多少知道些世态炎凉的道理，阿谀奉承那套也都明白，见人就说人话，遇鬼需说鬼话，加上他言语便给，嘴皮子好使，此时听那老头一问，赶紧使劲咽下口中食物，答道：“小人张三，虽不知老前辈是何许人也，不过义气之情见于眉宇，想来定是当今世上的一方豪杰……”

那老头闻言，已然明了张小辫不知他的来历，当即点了点头，引着张小辫来到一面墓墙边，用衣袖抹去墙上灰尘，露出大片古彩斑斑的壁画。画上是数不清的猫，花猫、白猫、黑猫……或憨睡，或嬉戏，或扑捉鸟雀，猫的种类姿态五花八门，虽是神态各异，却无不栩栩如生，原来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百猫图。

张小辫暗自吐了吐舌头，敢情贵妃小娘子在宫里养过这许多老猫？死后也要将它们画在墓中相伴，但不知这老头到底是何居心，让三爷观看这群猫图想做什么？

心下正自狐疑，就听那老者在他身后低声说道：“想办法数清画中究竟有多少只猫，若数错一只，你这辈子就要跟我一样留在金棺墓里，永远都别想重见天日了。”

张小辫闻听此言大惊失色，他向来知道幽冥之事绝非虚妄之说，何况刚刚这墓中闹鬼他是亲身经历，事到如今也不由得不信了，难道这老者同样被墓中怨魂困住脱身不得？

那老头木雕泥塑般丝毫不动生色，蒙住的脸上仅露出两只无神的眼睛，见张小辫惊得蔫呆呆不知所措，只好对他说出一番话来，让他得知

其中根苗。

原来金棺坟中的贵妃，生前嗜好养猫，爱猫成癖，常蓄佳猫过百，并给它们精制小床榻及锦绣帷帐等诸多玩物。仗着皇帝对她的宠爱，她俨然将戒备森严的禁中大内，当做了猫园猫圃。然而她养的这些猫皆是珍品，屡显灵异，结果惊了太后，她也被逼银铃吊挂而死。

贵妃含恨而死，被葬在金棺坟中，太后狠毒，又将她养的百余只猫，无论良贱尽数绞死埋在墓室金井之下。金井中一股清泉，皆为死猫怨气所化，有误饮此泉之辈，则必见厉鬼。刚才算是张小辫命大，被盗墓贼的土炮震昏了片刻，否则此时早已到森罗殿上标名挂号去了。

张小辫听到此处险些落下泪来，哽咽着对那老头说道：“想小人张三怎么地如此命蹇？被恶狗所逐误入此地，又不曾伤损了贵妃娘娘的凤尸分毫，竟会鬼催般喝了几口泉水，惹来祸事上身……想来这位老前辈也是同样遭遇。前辈都未曾数清墙上绘了多少只猫，小人年轻识浅，恐怕更没指望了……敢问前辈高名大姓，仙乡何处？又怎会对金棺坟中的掌故，所知如此周详？”他盼着跟那老头同病相连，万一自己出不去了要在古墓中过活，还指望那老头能给些照应，于是连忙套近乎，但他心中尚有三分疑虑，说到最后不免要探探对方的口风。

那老头似乎已有些不耐烦了，冷哼了一声，说道：“老夫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活得年头多了，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如今世上识得老夫的，都以林中老鬼相称。我在这金棺坟里苦候了多年，没日没夜不分黑白地为贵妃娘娘守陵，只为等来一个能数清百猫迷魂图的福大命大之人……”说到这，老者锯木头般地干笑两声，似是不怀好意地盯住张小辫：“嘿嘿……就不知这人会不会是你张三？”

张小辫大吃一惊，眼见墓室中命灯昏黄、鬼气迷漫，越发觉得这蒙着脸的老头不是活人，何况连他自己都自称是什么“林中老鬼”，只怕唤作“墓中老鬼”才更恰当。这老鬼既非盗墓贼，也不是像自己这般“一身撞开是非门”误入此地，听他言下之意，已在墓中等了不知有多少年月，鬼知道究竟是有何图谋？往深处想想，不免令人觉得头发根发爹。

想到此处，张小辫有心想逃，口中应付道：“原来老先生是在等人，小的我尚有要事在身，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娘等着抓药，可就恕不奉陪了……”说着话脚下生风转身便逃，忽觉背上衣襟一紧，已被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老头一把揪住，拎小鸡似的将他掣到墓墙前：“天亮前若是数不清楚，可休怪老夫无情。”

张小辫被捏得痛入骨髓，这时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只有任

人摆布，被逼着去数《百猫迷魂图》。初时只是走马观花地粗略一看，此时定了定神再细加分辨，只见墓墙上的群猫分布有致，其中似是大有名堂。

往日里，张小辫所见之猫，大多长得不怎么招人待见。当时养猫为嬉都是京中王公贵族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一只没有杂毛的纯白狮猫或波斯大猫等佳品，往往在京城里要价极昂；而在寻常州府的乡间坊里，则多是些脏兮兮的贼猫野猫，即便偶有家猫也是毛色灰暗，品相不佳。

反观金棺坟里的百猫图，上半部分尽是猫中佳品，面圆齿锐，体丰神定，黑者如乌云盖雪，白者如银钩玉瓶，虎纹斑斓者如同团滚绣球。而中部所绘之猫略次，越是接近墙根，壁画上的猫越是低劣。

最底部是四只一模一样的精瘦小猫，唯独目光炯炯，不失神采。这四只小猫像是一胎所产，张小辫记得在金棺村里曾见到有只野猫一胎同产四猫，村中有懂猫的老人看过后说，猫以每胎少生为贵，一贵、二笨、三贱，一胎所产四猫，唤作“抬轿子”，分文不值，而且也活不长久，必定早夭。

张小辫看到此处，心下寻思：“想必是皇帝老子伤心他这美貌妃子惨遭横死，寻了巧手匠人将她养的猫都绘在金棺坟中相伴。从图中所观，那贵妃小娘子生前倒是不分贵贱，什么猫都养，可眼下三爷的小命，却还不如四只抬轿的小猫，稍有大意就要被那老鬼去了。你们这些猫祖猫仙若是在天有灵，务必要保佑三爷别出差错，今后若还有命在，必使钱请和尚法师来做道场周全你们早日升天。”

他一边暗地里祈祷，一边细数壁画上所绘群猫，反反复复数了六七遍，越数越是头晕眼花，好像百猫图中的猫都是活的，看似一动不动，实则东躲西藏，一眼盯不住，画中就起了变化，每数一遭，数目都是不同，数来数去只知画中之猫约略有百十来只，但到底有多少只，却根本数不出来。

张小辫越发心慌，六神无主地还想再数，却听身后墓室里响声有异，急忙回头一望，只见那死而不化的贵妃尸身虽然未动，但它双手指甲突然暴长，僵硬的指节正“嘎嘎”作响……

始终站在张小辫身后盯着他的老头，也听见响动，冷冰冰地看了一眼凤尸，自言自语道：“那两个蠢贼既有挖坟掘墓的手段，就不知僵尸的压口之物拿不得吗？掏去了口含还想奸尸，真是找死……”随后抬手揪住张小辫的肩膀，逼问道：“今夜时辰不善，切莫惊动了正主儿，快说墓墙上有多少只猫？”

有道是：“片言能惹塌天祸，语不三思莫出口。”生死一线，谁又敢信口雌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五话 瓮冢山

且说一老一少两个，在古墓中反身看那贵妃的凤尸，早被那对意图奸尸的盗墓贼缚住了，尸体骨节作响，却十分令人心慌。那老头翻出压口的玉含重新纳入贵妃口中，再次催着张小辫快些数猫，时辰等不得人。

张小辫在那老者催逼之下，生出一股急智，眼见图中群猫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环合排比，暗呈九宫之势，哪里是什么百猫图，分明是道镇墓压胜的符篆。他曾跟随一位云游扯卦的老道为徒，识得些画符念咒骗取钱财的术士伎俩，九宫八卦早看得熟了，认出壁画中暗藏符门，心中先有了些计较，定睛再看时，才瞧出此图厉害，恐怕图中藏符是用以镇压墓中邪祟，一旦道破玄机，解开此符，却不知会惹出什么弥天大祸？

但张小辫此刻被逼不过，只求保住小命要紧，指着墓墙上的百猫图道：“这百猫图实际上是镇墓的古咒，十阳之下乃余孤，七相八壮九为玄，按九宫图中五雷总摄之势排列，小人斗胆以此度测，图中之猫共计一百二十有四……”说完赶紧去看那老者的反应，暗中担心蒙错了数目，立刻就要命丧当场。

只见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蒙面老者，露出的两眼中枯无神采，丝毫没有喜怒之色，若不是还能开口说话，张小辫准会以为那是具刚从泥土中刨出来的干尸。等了半晌，那老者才缓缓点了点头，将掐住张小辫脖子的手放开，对他说出一番话来。

林中老鬼自称能推会算，推算出在误闯金棺坟的人中，会有一个能数清百猫图的奇人。此人不仅命大，而且造化极大，命中注定要有巨万之富，所以在古墓中苦等多年想要成全他一场，如今终于把张小辫等来了，这正是：万事天注定，浮生空自忙。

张小辫闻听此言，心想：“这都让三爷蒙上了？看来该着是我时来运转，竟然命中注定有此际遇。”不过他这些年极贫极苦，步步不着，处处难依，虽常以人生功名富贵都有天数来劝慰自己，但也不免怀疑这辈子能否还有飞黄腾达的时日，向上的心早已有些冷了。何况在古墓中遇到的这个老头，处处透着古怪诡异，他说的话让人如何能信？

林中老鬼见张小辫目瞪口呆，便又道：“试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争名逐利？其中又有多少人命有命无福，该他富的不富、该他贵的不贵，你张三虽是一身黄金骨，但无高人指点迷津也是枉然。若能信得过老夫，愿意周全你一世大富大贵。老夫别无所求，只是与你有缘，不忍看你抱

着黄金碗做叫花子，故此点拨你一场，也好种些善因。”

张小辫想做财主的心思早有多时，听到此处，先是信了七分，纳头拜倒，连称：“多谢老前辈成全。若真能让小人有住黄金屋、娶颜如玉的福分，生生世世也不敢忘此大恩大德，定给您老人家建座生祠，月月烧香、年年上供。”

林中老鬼干笑几声：“张三啊张三，老夫可不贪图你小子造的生祠，你想要黄金屋、颜如玉，嘿嘿……这又有何难，你且休要性急，人生在世须有一技傍身，才能立身处世，否则即便是家中财过北斗，也早晚会有坐吃山空的日子。今夜老夫先授你一套秘术，你一生无穷无尽的财爻①都在其中了。”

张小辫欣喜欲狂，赶紧又给那老头磕了几个响头。林中老鬼当下就在古墓中授了一套奇术予他，这是套什么奇术？尽些些“分猫辨狗、识鱼认鸟”的秘要诀窍。乾坤中的星土云物变化无穷，万人有万张脸面，千人有千般性格，所以自古有算命看相的；天地间分布着山川河流，动静之理、风水之道，所以也有那相地相水看阴阳宅的；日月轮转星辰变幻，天象能昭示吉凶，所以也有星官相识天星推断福祸，可从未听说有将相猫相狗之术聚于一道的方技。

列位看官有所不知，世上万种生灵，世人往往管中窥豹，只识得其一斑。虽也知道“雀衔书、犬识字、鹦鹉能言、猩猩善醉”，那些都是善通人性的灵物，却不懂纵然普通如鸡犬猫鼠之辈中，也时常会藏有凤麟异属的神俊之物。

比如马匹之中向来有优劣之别，至者乃千里良驹，可怎样才能从中辨出玉花骝、云烟豹？老鼠中有丧门灰、棺材嘴；猫鼬中又有碧啸烟、焦足虎……林中老鬼就传授了张小辫这么一套分辨猫狗虫鱼的《云物通载》异术，先是细细分说一遍，然后连图册带口诀一并都给了他。

张小辫满以为会学一套点石成金、化铅为银的发财秘术，谁知竟只是些猫狗之道，既不当吃，又不顶穿，不由得好生恼怒，八成是让这老棺材精给骗了，凭空欢喜了一场，可也不敢在嘴上明说，只得唯唯诺诺地暂且学了。

随后那形如枯木的林中老鬼，又让张小辫将贵妃娘娘身上的金玉首饰，从包裹中一一取出来，给凤尸重新穿戴齐整。他告诉张小辫：“非是不肯给你这些金玉之物，只是你这副破衣烂衫的模样，拿了大内皇宫之物，进到省城也无处销赃，没的被城中做公的捕快拿了，问你个盗发古墓的罪责。”说罢只将两个盗墓贼子身上的干粮和散碎银钱，裹起来给张

小辫随身带上。

张小辫眼见丢个西瓜捡了芝麻，心中一百个不情愿，磨磨蹭蹭地将首饰珠宝物归原主。

书中代言，这世上之事，都有个机缘因果，绝没有无因无由的起处，任你翻来覆去、倒横竖直，都脱不开前因后果。那林中老鬼与张小辫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又不曾亏欠他，为何愿以秘术相授？原来确是有他不可告人的非分妄意图谋，非是要种善因，实乃深埋祸机，十句话中倒有八句是虚，只把贪图富贵的张小辫蒙在鼓里，不过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等安置妥了凤尸身上诸般殓服首饰，林中老鬼便将张小辫带到墓道前，用枯柴般的声音说道：“老夫也知你眼下生计无着，不过只须依我指点，再忍上几天，把那星土云物之道仔细揣摩，眼看着就能时来运转。离金棺村不远有座荒山，名为瓮冢山，一两天之内此地必有大雷雨，雨住后村里人都要上山，届时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切记、切记！现在时辰不早，坟茔地中不宜久留，你我就此作别，今后你有马高镫短的时日，老夫一定再来相助，保你荣华富贵，平步青云。”

张小辫欲待再问，却被那老头从背后一推，踉跄着出了盗墓贼挖掘的盗洞，到得外边回视身后，正在乱葬岗内一株歪脖子老树底下。这时遥听金棺村中鸡鸣四起，东方白矣。

张小辫失魂落魄地摸回村中古寺，想起自己在那渺渺茫茫连做梦也梦不到的古墓里，撞上一番没头没脑的遭遇，可见福祸无门，并不由人计较。他连夜未睡，困得紧了，又吃了一场惊吓，神困体虚，倒在佛龕里睡了个天昏地暗。

不知过了多久，忽地里雷声大作，老天爷好一番行云布雨，大雨震雷，直下了一昼夜方止。方圆几十里内山洪陡涨，但金棺村里的百姓却是人人面有喜色。原来农作物历来有个春种秋收的时令，在当地有句民谚，神仙难过二八月，这时节正是地里青黄不接的日子，加上战祸连年，田亩禾垄早就荒了大半，就算往日里的富足之家，如今也大多没有隔夜之粮，普通的百姓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断炊实属寻常。但离村不远的瓮冢山里，有几道淤泥河，每当暴雨之后，山上便有许多大虾蟆为了躲避洪水，都从淤泥河里逃上山坡。

当地人说的“虾蟆”，就是咱们所说的蛤蟆。淤泥河中的蛤蟆，借着水草丰厚，都生得又肥又大。雨后大群蛤蟆窜上山坡，正是村民们解决粮食的大好时机。一个人拎几个麻袋上山，随手去抓蛤蟆，一天下来，

能装满几大口袋，家中吃不了这许多，便趁着蛤蟆兀自鲜活，尚未憋闷而死的时候，运到城里换些油盐茶叶。城中酒楼饭馆里有讲究的做法，放在沙锅里用花雕煨了，文火慢炖，加入冬菇、火腿、笋片等物相佐，整治得香熏可口、五味调和，专给那些使得起钱的达官贵人享用，也算是道上册在谱的名菜。

这日大雨过后，天刚放晴，村中各家各户就纷纷遣出人丁，结伴进山抓蛤蟆，就连王寡妇也顾不上追查偷鸡的贼人了，赶忙给她女儿小凤准备麻袋、干粮，让她到瓮冢山上多捉蛤蟆。同去的一干人等，无非是村里相熟的刘二、李四、孙大麻子，张小辫自然也混在其中。

一路赶去，到了瓮冢山，好座大荒山，只因山体臃肿，形如葬人的瓮棺，是以得名。村民里年岁大的，便赶着驴车在山口等候，其余手脚灵敏的，都各携麻袋木棍，寻着能落脚的野径攀上荒山。

张小辫并无心思跟着村民们捉蛤蟆，他只是寻思着古墓中那老头嘱咐的事情，如今下雨上山的事情无不一一应验，看来此番离发财暴富已不远了，心中窃喜，攀藤附葛走上山来。

瓮冢山是片荒山野岭，山势十分平缓，但山下荒草蔓延，没有路径可走。张小辫仗着腿脚利落，在乱草中走得极快，正行得起劲，忽然耳朵被人扯住，剧疼之下，咧着嘴停下脚步，转身一看，却是王寡妇家的小凤。

小凤倒竖柳眉，揪住张小辫的耳朵，叫道：“张小辫，是你这小贼常在我家偷鸡吧，害得我娘险些被你气得中了风。要帮我捉五麻袋虾蟆，才肯饶你。”

张小辫大怒，小凤这丫头片子，怎的同你那寡妇老娘一般泼辣蛮横，张三爷到你家偷鸡又不曾失手被你们母女当场拿住，现在却来凭空栽赃，真是岂有此理。可他刚要发作，小凤手上忽然加劲，狠狠扭他耳朵，把张小辫疼得哇哇大叫，想要挣扎，又怕被小凤把耳朵撕破，毁了他大富大贵的福相。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连声答应：“怜你家中只有母女两个，又没半个男丁，今天帮你捉五大麻袋虾蟆便是……”

小凤知道这张三只是嘴皮子上伶俐，掉过头去就不认账，便招呼村中同来的其余伙伴，让张小辫在众人面前答应了，这才放手。张小辫还打算暂时在金棺村里混些时日，自然不肯被人看做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之徒，只好自认倒霉，没来由地给小凤家当了短工，不免在心中暗自发狠，将来发了大财之后，就使钱把小凤买走，卖到青楼里接客，那时才让你知道三爷的厉害。

他胡思乱想之下，早已被小凤捉着，同数十个村民一同上到山坡。这里荒草渐稀，大伙用手中棍子在地上乱拨，将那些伏着的蛤蟆都惊动起来，霎时间，成千上万的大蛤蟆逃窜开来，颇为壮观，看得人眼也花了。众人见竟有如此多的蛤蟆，往年绝无这等景象，当下无不喜出望外，口中呼喝叫嚷着分头去捉。

四下里的蛤蟆都是蠢物，漫山遍野地乱蹦乱窜，被众人像捡石头似的一只只轻易拿住了，扔进麻袋里面，装满了便一袋袋拖下山去，交给看管驴车的人装载捆绑起来。赶到后来，山上的蛤蟆都被赶入了山坳，村民们捉蛤蟆捉得兴起，但一到山坳处，却都停下脚步，虽是有不甘，却都不敢再往里面走了。

村民中为首的孙大麻子，指着山坳对大伙说：“眼前那片去处，便是瓮冢山里的美人坑，地势险要，向来人迹难至，故老相传，说里面藏了个妖怪，常常要吃活人脑髓，我等切莫再往前走半步了。”

张小辫心中却早有计较，正要去美人坑里走上一遭，听孙大麻子说要回转去，那如何使得？急忙撺掇众人：“山坳里淤泥河是积水积泥之地，正是虾蟆最多处。大麻脸兀是不知，就休要胡说涣散人心，美人坑里……自然是有美人，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等有几十号人，又何惧之有？”

小凤奇道：“张三你怎知那里有什么美貌的娘子？我听我娘说过，那坑里只是有个吃人心肝的僵尸美人……”

张小辫唯恐被小凤坏了大事，不等她把话说完，便急忙按住她的嘴，招呼众人道：“只捉了百十麻袋，如何够分？想多捉虾蟆的好汉子，都跟我进去。”说罢背起绳索口袋，拽着小凤，抬足便向着荒山深处行去。

正是：“只缘山中有猛虎，故此扮做采樵人。”欲知张小辫等人在山中有哪般奇遇，且留下次分说。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六话 僵尸美人

张小辫攥掇众人一同进深山里捉蛤蟆。金棺村里的人们见了山中蛤蟆极多，眼下正在闹粮荒，好多家都已揭不开锅了，众人贪心起处，便是十万金刚也降压不住，早把那美人坑里闹僵尸的传说，丢到爪哇国里去了，纷纷收拾家伙，要跟随张小辫进山坳里寻找淤泥河的源头。

张小辫是村里人尽皆知的“张大胆”。他平素里一个人住在破庙里，根本忌鬼神，加上言语便给，凡是游侠作耍的事端，向来少不得他，在村里同辈人中，人缘颇为不错。一以来捉蛤蟆的村民，大多都是村里同年生、并时长的年纪相仿之辈，其中的孙大麻子，生得最是高大魁梧，会些个枪棒拳脚，为人忠厚憨直，所以众人向来以他为首，想不到他此番被张小辫抢了风头，心中愤愤不平，当下便虎了大麻脸，拎着条杆棒，拦住众人去路。

张小辫惯会见风使舵，自知若来硬的，绝不是孙大麻子这等糙人的对手，急忙转头对众人说道：“咱们村中的大麻脸兄长，身手是如此英雄，举止是恁般贤明，有他这样擎天的好汉跟咱们同去捉虾蟆，真乃如虎添翼，天塌下来也不怕了。”

孙大麻子听张小辫说自己是“英雄身手，贤明举止”，心中好生受用，也真就拿自己当根葱了，顿时咧开大嘴傻笑起来，说道：“三弟言之有理，深山里面纵有凶险，只要俺有这条棒子在手，料也无妨。不过现在日已过午，我等忙了半日，还未曾祭过五脏庙，不如下山埋锅造饭，等吃饱喝足了，再到美人坑里去捉虾蟆，赶在天黑前回转了去。”

众人忙碌许久，也都饿了，闻言齐声称是，匆匆回到山脚，看守驴车的村民们，早将带来的锅灶埋下，又把各家带来的一些萝卜土豆切成大块，连同清水倾入锅中，胡乱兑些调味的野草香料，缓缓烧得半沸。

候到捉蛤蟆的人都下山来了，才添加火柴，煮得锅中水滚沸起来，将那些活生生的肥大蛤蟆，并不宰杀洗剥，趁着活蹦乱跳猛性不消，直接抛进滚烫的水里，不等它们跳出锅来，就用锅盖压住。这时就听蛤蟆们在锅中挣扎扑腾不休，须臾之间，热水滚开起来，锅里异香扑鼻，揭盖看时，被活活煮熟的蛤蟆，每只都是张口瞪目，紧紧抱住一块土豆或萝卜。盖因蛤蟆在锅里被水火煎熬，死前痛不可忍，有万般苦楚，只好拼命抱住了土豆萝卜，至死不放。

乡间吃煮蛤蟆，惯常都使这般残忍的法子。将热腾腾的熟蛤蟆拎出锅来，连同它怀中的土豆萝卜一起啃吃，味道鲜美胜似肥鸡。近年来一

直没有大雨水，又逢地里青黄不接，平常一天两顿饭，连土豆萝卜都不能管饱。村民们久未开荤，闻得肉香，都不禁食指大动，当即狼吞虎咽吃了个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愚民们将暴雨后到山上捉蛤蟆的举动，视为丰收节庆的日子一般，却不知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先不说冥冥中有没有“今生你吃蛤蟆，来世蛤蟆吃你”的往复因果，眼下就有一场塌天大祸已是迫在眉睫，众村民现在只顾大快朵颐，兀不知自身早就在劫难逃。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等人饱餐一顿，个个吃得肚圆，回味良久，都觉人生在世，如果能常常吃上一锅煮蛤蟆，也真不枉活这一遭了，看看天色正好，摩拳擦掌再次上山，要将躲进山坳里的蛤蟆捉尽。

瓮冢山的后山更是荒凉，山洪过后，大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淤泥河主道，其余的几条山沟就没水了，如今山坳里满是淤泥，混合着齐膝高的烂草，一步一滑，几无落脚之地。众人艰难跋涉，转过山坳，眼前豁然有个大泥坑，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坑”了。据说烂泥里有具成精的僵尸，虽是红日当头的时辰，但人们站到了荒山深坑之侧，仍是觉得阴气森森，腥臭扑鼻。

只见坑中有许多被山洪冲击后留下的烂泥，数不清的大小蛤蟆，层层叠叠堆在里面，怕不下数万之众，日头光照之下，密密麻麻地充在眼里，使人看得头皮子好一阵发麻。孙大麻子等人无不大喜，这回可真来着了，他们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只担心麻袋数量不够，擒了后装不得这许多蛤蟆。

众人当即一声招呼，就在泥坑边散开，各自用长竿和棍子驱赶蛤蟆，坑中顿时一阵大乱，蛤蟆们不知畏人，受到惊动后夺路逃窜出来，便被人捉了扔进麻袋。几十人同时动手，顷刻间就已捉了上千只蛤蟆。

无数蛤蟆散去之后，众人就陆续将麻袋搬出山去，由于捉得蛤蟆太多，一两次怕是搬运不完，孙大麻子只好带了几个人留下守候，张小辫趁机跟着留下，在四周找了几圈，终于发现泥坑边缘露出一片石壁。

壁上有古砖甚巨，工整平滑，看样子像是城墙隧道之类。张小辫见了心中暗喜，急忙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等人，一并过去看个究竟。石壁中间是座倒塌的石门，足有丈许宽，石门后的洞口，正在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里面潮湿湿、冷森森的黑暗难辨，奈何都不曾带着寸磷火石，没办法取亮照明。

小凤心中栗六，不想多惹事端，猜测道：“这洞中许不会是僵尸老妖的藏身之地？快用石头堵上才妥当。”

张小辫胡言捏造道：“你们也该知道，我张家祖上是京里的锦衣卫军官，了解不少前朝秘闻的底细，今日便给你们泄个实底。这个所在非同小可，明末巨寇张献忠曾在此藏宝，里面的宝货价值巨万，后来被乾隆年间的白莲教匪挖去起事，闹得天下震动。如今只留下这个石洞，要是没有暴雨引得山洪冲动，原也不易得见，不知那里面是不是还剩下些没被盗去的行货，若让咱们有幸拾得几件，恰好是一桩天上掉下来的财爻。”

孙大麻子等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金棺村，哪里听得出张小辫这厮是信口开河，当即信以为真。孙大麻子对众人道：“前些时日，村中来了个聒目的卦师，俺用一个大钱向他扯了一卦，问问财气兴衰。那卦师说俺孙大麻子最近财爻大动，正是要交一路时运，想不到应在此处了！”

众人好奇心起，又闻财起意，便由孙大麻子带头，将手中长竿探进石洞戳了几下，想要探探深浅，不料棍子前边触到了软绵绵的一团事物，似是戳在了什么人的身上。忽然从洞里发出怪异的声响，好像有人在里面咳嗽，孙大麻子吓得手中一软，险些将长竿掉落，却听洞中的咳声竟是愈来愈烈。

张小辫听到洞中有咳声甚剧，也是吃了一惊。怎的到了此处，却与林中老鬼所言不符？他可没说洞里会有活物，难道那老棺材板心怀不轨，想要诈张三爷来此送死？心下疑窦丛生，一时也吃不准了。

众人在旁都道：“定是有僵尸在洞中藏了，快扔下装蛤蟆的袋子一发逃命去吧。”可那孙大麻子此时却偏偏不怕了，挠了挠头，说道：“僵尸岂会作咳？俺常闻老刺猬惯会在黑处学人咳嗽，定是有只老刺猬躲在里面。”

他自恃力勇，又有心要在众人面前卖弄些“英雄的身手、贤明的举动”，瞪了豹子眼，绷起麻虎脸，便再去探看洞中情形，以便穷尽其异。可刚到洞口，蓦地里一声闷响如雷，从漆黑潮湿的洞内，接连跃出百十只大青蛙，从众人身边连蹦带跳地蹿了过去。

张小辫等人都被吓了一跳，见只是青蛙，就抡起棍棒，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打，顿时在棍下砸扁了几只，将其余那些青蛙驱散开来。混乱中忽听小凤惊叫一声，连着退了数步，一跤坐倒在泥中，被吓得战栗不住。原来洞中竟探出个斗大的蛙头来，朝着小凤怒目瞪视而鸣。

最后出现的这只大青蛙，体大有如磨盘，背上颜色已由碧绿转为深黄，生着许多黑色的圆斑，乍一看去，还以为是千百只眼睛。巨蛙挺着雪白的肚腹，虎视眈眈地蹲伏在石门前，口中“咕咕咯咯”作响，如同皮

鼓轰鸣。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伙人，只怕吃人心肝的僵尸，平时经常捉蛙捕蛤，怎会惧怕蛤蟆青蛙这些东西？但见这青蛙大得有异，知道此非常蛙，恐怕杀之招祸，就打算用竿子将它赶开，不料长竿击处，都被巨蛙用前肢格开。它后足蹬在洞口石壁上撑据，任凭竿子不断攒刺，兀自不肯退让半步。

这一来众人更觉有异，好像巨蛙守着石门不让众人进去，洞中八成真有什么巨寇埋藏的金珠宝货，于是争相击之。巨蛙渐渐抵挡不住，怒瞪双目，忽地张口吐出血红的长舌，去如流星般快，把坐在地上的小凤纤腰卷个正着，猛地向后一拖。几十斤重的大姑娘落在它口中，恰似卷食飞蝗蚊虫般轻易，倏然间缩身入洞，躲进了黑处。

众人骇然失色，虽然村中的王寡妇刻薄无比，又兼蛮恶成性名声不好，可她家毕竟只有小凤一个女儿，与张小辫等人又是自幼在一起玩耍的同伴，怎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巨蛙拖进洞里吃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见势不妙，急忙掣起身形，在洞口处做一声喊，一起打将进去夺人。

张小辫头脑一热，撞进了腥臭潮湿的山洞里，黑暗中目不能视，只好和孙大麻子两人不管不顾地随手乱抓，岂知刚抬起手来，就摸到一头女子的秀发，摸到脸上时冷冰冰的不知生死。张小辫赶紧使出力气，揪着那头发，舍命往洞外拽去，洞外还有其余的同伴相帮，看他钻出半个身子，就一齐动手协助，把张小辫从石门中扯了出来。

张小辫一见光亮，赶紧坐起来看去，这才发现手里揪住的女人，哪里是小凤，却是从洞里倒拖出一具身着前朝衣装的女子僵尸。那明代女尸周身上下如木雕泥塑一般僵硬，虽是全身裹着绿苔泥水，但死不瞑目的容颜尚能辨认，看起来颇为秀丽端正。头上挽着快被扯散了的双鬟，只是下巴不翼而飞，上嘴唇下边是黑漆漆一个大窟窿，豁然将脸孔拉得长了许多，说不出的狰狞可怖。身上服饰已都被潮气浸得朽烂，荒芜的野草丛间有阵阵山风吹过，衣衫瞬间就化为布条碎片，在风中飘散消失。

其余的人皆是惊骇欲死，叫苦不迭，要是王寡妇家的小凤被巨蛙吃在洞里，想来命该如此，也没奈何了，可张小辫逞能进去救人，却拖出来一具形貌如此恐怖的古尸，看来瓮冢山里有僵尸的传说确实不虚，此番谁也别想活了。

张小辫更是张大了嘴，好半天都没合拢来，浑忘了孙大麻子和小凤还在洞里生死未卜，只是直勾勾盯着那没下巴的僵尸，脑中只剩一个念

头：“那林中老鬼料事如神，僵尸美人果真藏在瓮冢山里。张三爷一生一世吃穿不尽的荣华富贵，都着落在这美人身上了。”

正所谓：“命衰时黄金褪色，运旺处干尸生辉。”欲知张小辫、孙大麻子等人福祸如何，留待下次再说。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七话 雨蛙

张小辫从洞中拖出一具没有下巴的女尸，周围同来捉蛤蟆的人们见了，尽皆惊得魂不附体，全身上下颤个不住。在乡下最是盛行那些“鬼狐尸怪”的野谈，愚民愚众见此情形如何能不害怕？这伙人当即连滚带爬，飞也似的逃了个精光。

深山里就只剩下张小辫抱着僵尸发愣，在他眼中，这古尸正是一场烜天赫地的富贵。想不到张三爷这百年穷神，竟也能“脱穷胎、换贵骨”，眼下终于要有番大请大受的光景了。

此时忽听蛤蟆坑的洞中一阵混乱，孙大麻子正拽着小凤从里边爬将出来，洞内那只巨蛙咬住了他手中杆棒牢牢不放。两下里各自较住力气，都不肯有半分放松。

那孙大麻子确是有膀子没处豁的傻力气，只见他一手夹了小凤，一手倒拖了棒子，使个猛虎硬爬山的弓字步，出死力向洞外挪动，额头上青筋都突了起来，却不知撒手扔掉棒子甩落巨蛙，看张小辫正在洞外泥地上坐着发呆，便赶紧招呼他过来相助。

张小辫被他一喊，随即回过神来。他脑筋热了，便上前同孙大麻子一齐用力，竟将那蛙从洞里拽了出来，二人见巨蛙咬住木棒死不松口，两腮更是接连鼓动鸣响，瞪目视人，显得神情极是愤怒。看其形状绝非常蛙，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胆子虽壮，却也不敢轻易动手加害。

俩人见旁边就是淤泥沟，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当下横着胆子，顺势将那巨蛙拖到泥沟旁，在后边连推带踹，把遍体黄绿斑斑的老蛙推落沟内。淤泥沟中两侧都是烂泥，中间还有山洪过后留下的积水河道，只见那蛙被推进烂泥中，忽地放开木棍，鼓着腮呱呱大叫几声，一蹿就是数丈开外，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道里。等飞溅的水花落下来，早已在水里不见了那蛙的踪影。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累得呼呼直喘，心说总算打发走了这位虾蟆祖宗，再看看四周，同来的村民们已逃得一个不剩了。小凤虽没碍，却也惊得“顶门上失去三魂，脚底下丢掉七魄”，坐在洞边牙齿捉对儿厮打，口中是一个字也说不出。荒山野岭里残阳西下，就只剩得这三个人了。

孙大麻子抱怨先逃的那伙人不讲义气，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平日在村中都是称兄道弟地厮混在一处，可当真有人遇着些个危难

困厄，需要有兄弟们来帮衬时，却无一个小子肯出来同担风险，惹得孙大麻子好一肚皮鸟气，扬言等回了金棺村再收拾他们。他又对张小辫说：“还是俺三弟最有义气，说话做事俱是一身正直胆略，从不去学那小家小户的腔派，只有这样的好汉子，才能见得些真实阵势。”

张小辫脸皮厚得锥子都锥不透，对此毫不谦逊，正要自吹自擂，同时对孙大麻子吹嘘一番豪杰的见解，却见山里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一阵风过处，天昏地黑，半空里几道闪电矫似惊龙，雷声隆隆响起，震荡了四野，雨水瓢泼落下。这瓮冢山北高南低，一落暴雨就会引发山洪，山坳河道里顷刻注满了雨水，浊流顺着山势滚滚涌动，山洪奔腾，咆哮之声如雷。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大雨山洪来得好快，不由得脸上变色，急忙拖了小凤退入蛙洞里躲雨。这时小凤也终于还了阳，想起适才的经过，仍是心有余悸。

再看洞外暴雨如注，山洪陡涨，把出山的道路都淹没了，三人叫苦不迭。山里常有蛙神司掌雨水的传说，刚刚怕是惊动了雨蛙，惹出这场洪水。瓮冢山地域近年干旱，裂地百里，以前却常有山洪发生，洪水出了山就分入各条河道，幸好从来威胁不到田亩民居。

唯独苦了张小辫三人，都被暴雨困在山上，不等洪水过净了，就没办法出山。看这场雨水恰似天河倾覆，不下上一整夜怕是不会止歇，只得拣处高燥的所在，夜宿在山洞之中，等明天雨停了再离山回村。

张小辫猛然想起那具女尸还在洞外，连忙冒雨出去，连拖带拽地把女尸搬入洞内。孙大麻子和小凤都看不懂他的举动，这女尸下巴也没了，奇形怪状的好生狰狞，将它放在洞里这一夜难免提心吊胆，便问张小辫：“你留这死人做什么？不如也推到河里去来得妥当，否则半夜里电闪雷鸣，惹得它诈尸起来扑人，可不得了……”

张小辫自然难以答应，不过倘若以实情相告，想想换作自己也未必能够信服，好在他扯惯了大谎，便又顺口胡编：“麻子哥，小凤姐，你们别看我张三孤苦伶仃，眼下连几块容身的破砖烂瓦都没有，可张三自小也读过几行书，好赖还知道些礼义廉耻的道理。想这女尸一直藏在山洞里，并不曾招惹过旁人，若不是咱们到此捉虾蟆，它就不会暴尸荒野。于情于理都是咱们惊扰了这位先人，如何能再为了一己之私，将这尸体抛进河里被洪水冲走？再说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在上，你们真以为满天神佛都是没有眼睛的吗？这等欺心之事是万万做不得的，要做你两个自己去做，可别算我的份。”

那孙大麻子是个实心眼儿的粗人，而小凤更是乡下丫头，长这么大不曾见过什么世面，哪经得住张小辫连蒙带唬，顿时他俩都信以为真，幸得有张小辫这等明事理的人在旁，否则定要铸下大错。他二人不住口地念了几遍“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恭恭敬敬地把女尸摆到洞中。但尸身上的衣衫早已朽烂，又被大雨淋了一阵，看上去颇为不雅，最要命的是女尸没下巴的那张脸，虽然洞中昏黑，可只要一想那副脸孔无遮无拦地就在近前，还是忍不住心中发毛。无奈之下，孙大麻子只好把装虾蟆的麻袋子给尸体套上两条，这才觉得心中略微安稳了些。

张小辫暗中好笑，装模作样地帮孙大麻子给女尸套上麻袋，顺手在洞里乱摸，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货，口里还叨咕着：“钱是阳间的钱，物是人间的物，先借些来用用，大不了将来等小凤到了下边之后，再让她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可张小辫找了半天，满洞都是青蛙留下的黏液，腥臭污秽，哪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只得罢了这念头，扯了几条麻袋片铺在地下，躺在上面听着洞外风急雨骤，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想着林中老鬼指点的各处细节。在深山里奔忙了一天，他也当真累得很了，不多时便沉沉入睡。

孙大麻子和小凤不像张小辫，他二人从没住过破庙荒山一类的地方，在这又臭又湿的山洞里难以成眠，而且只要一闭眼，不是梦到那没嘴的女僵尸，就是梦见村中的亲人邻居一个个全身是血站在自己面前。二人一次次从梦中惊醒，身上都被冷汗浸透了。

心惊肉跳之下，他们自己也知多半是什么不祥之兆，苦苦挨到天明云开雨住，收拾起那份抓心挠肝的焦躁情状，待到山洪稍退，就要匆匆忙忙觅路下山。

张小辫趁机说既然赶着回去，也不可将这女尸抛下，理应抬回金棺坟的乱葬岗中埋了，哪怕是给它卷条草席，这也是积阴德的善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孙大麻子和小凤发了一夜噩梦，正是心中虚得没底，见有积阴德的善事，当然更无二话，便和张小辫抬了女尸，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泥涉水，径从山上下来。一路回转，等走到村口就觉不对，到处都是死人，血腥之气冲天扑面，只见整座村庄都被乱兵毁了，横尸遍地，满目疮痍。

原来数股粤寇潜至，围攻灵州城甚急，但灵州重地守御森严，一时环城急攻不下，四处援军蜂起赶来会战。有各地增援灵州城防的官兵团

勇，也有前去并力拔城的粤寇，好几路兵马在夜间疾进，不期撞到了一处，激战殃及了金棺村。血战过后，已将这村子夷为了平地。当时大多数村民们正在夜中熟睡，还有些人商议着进山去寻失踪的孙大麻子和小凤等人，忽听刀兵铙炮之声大作，开门想逃时，却早被四面八方拥来的乱军裹住，满村男女老幼，不曾走脱了一个。

张小辫三人因遇山洪被阻隔在山上，是以免于此难。他们若同进山捉虾蟆的村民一同归来，也已横遭兵祸多时了。眼见亲朋乡邻死了个尽绝，房屋田地一发毁了，孙大麻子和小凤当场眼前发黑晕倒在地。

张小辫也愣了半天，心想我佛慈悲，要不是得那墓中的老神仙指点三爷一场，便有十条性命怕也躲不过此劫。只见满村的死尸多半正被乌鸦野狗争食，这情形惨不忍睹，看了几眼便觉得后脊梁直冒寒气，转头一看孙大麻子和小凤昏倒在地，赶紧过去摇醒了他们。他们两个醒过来后抢天喊地地大放悲声，直哭得“满天星宿都落泪，乾坤日月也叹息”。

等到哭得筋疲力尽了，这才想起来要收殓亲属遗骸，拿着砖头木棍驱赶野狗乌鸦。但死人太多，最后也只找到王寡妇和孙大麻子的一个妹妹，在附近刨个坑将尸首埋了，其余的人实在是埋不过来，只能任凭野狗啃成白骨。两人又在坟前大哭了一场。

张小辫抬头看了看日影，见日头已经偏了，留在这化做一片废墟的金棺村里，终究不是道理。大战过后，附近的贼盗响马多半会趁乱在晚上出没洗劫，纵然是家园故土，也非是久恋之所了，就问孙大麻子和小凤今后有何打算。

孙大麻子说：“虽在外省有几门远亲，但早都没了来往，眼下真个是无家无业了。好在身上气力过人，又会些枪棒拳脚，有从军杀贼之志，说不定能在刀枪丛里挣些个功名利禄出来，恢复俺老孙家的门户。”他又劝张小辫也同去投军。如今正逢天下大乱，灵州城里每日都在募集团勇，即便做不成军官，至少也能混口饭吃，总好过流落四乡乞讨为生。

张小辫心想：“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最近粤寇锐气正盛，扑灭了一股，又冒出两股。朝廷调来的大队官军都难以遏制，一场场恶战下来，无论谁胜谁败，双方都是死伤累累，难不成张三爷傻到去给他们冲头阵、垫刀头吗？”便即摇了摇头，不肯答应。

孙大麻子劝张小辫同去投军不果，又见那边小凤还在呜呜哭个不停，就对她道：“小凤妹子，不知你打算投奔何处？想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如何在路上行走？咱们乡里乡亲的同村住着，俺和张三愿意先送你过去。”

张小辫不等小凤说话，就插口道：“她能有什么去处？还不就是去投灵州城里，王寡妇生前曾有些老相好的，要是他们念些旧日情分，说不定就肯收留了她女儿。”

小凤闻言哭得又险些背过气去，大骂张三这短命小贼是缺德带冒烟了。她外边再无亲人，要是去城里投奔那些趋利附势之徒，肯定会被卖进青楼为娼，赶上在这种乱世投胎做人，实在没什么滋味，还不如自己了断了，跟娘一起埋在坟里，也胜似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上苦熬。

张小辫虽听小凤骂他，却并未像往常一般动怒，心中有些惻然。他深知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的苦楚，眼见孙大麻子和小凤二人，在一夜之间竟也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不禁很是同情他们，心想：“当今的世道出去做乞丐讨饭都不容易，这两个又不会偷鸡摸狗的手段，任由他们自投生路，必定是一个死在乱军之中，另一个不是饿死就是被拐进娼馆。张三爷眼看着就要置办下雁飞不过的田宅、贼搬不空的家产，何不接济他们些许？想那孙大麻子膀大腰圆，正好可以给三爷做个看宅护院的保镖，小凤嘛……生火、烧饭、扫地、洗衣、砍柴、喂狗，此等粗活自然都要交给她做，做不完就不给她饭吃。他奶奶个爪爬子的，不将她卖到窑子里去，三爷就已经是大人有大量的菩萨心肠了。”

想到此处，张小辫便把他在金棺坟里，如何撞见贼人盗墓，又是如何遇到林中老鬼，被他逼着数猫的情由通说了一遍：“那林中老鬼神机妙算，若没他老人家的点拨，我等必然躲不过昨夜的刀兵之劫。他还说张三爷命里注定，要有场财过北斗的通天荣华，故此特意指点出一条大富大贵的路途。三爷平生最是心善，专肯扶持好人，念咱们同乡一场，你二人要是愿意出力帮我得了这场富贵，当可共享其成。”

孙大麻子初时想去充做团勇，实属无奈之举，谁不知道兵凶战危的艰险。此时闻听张小辫所言，前后加以印证，自己这条性命果然是捡回来的，况且前不久算卦的时候，卦师也曾算出他孙大麻子财爻正旺，至此更是深信不疑，抱拳道：“全仗贤弟提携则个，但不知究竟是哪条大富大贵的通天路途？”

张小辫指着那装在麻袋里的女尸，故弄玄虚地说道：“富贵都在其中了，不过天机不可泄露，你们也不要多问，只管放仔细些，随我前去见机行事便了。”

有分教：“路上青龙白虎同行，此去吉凶全然难料。”欲知三人命运怎样，且听下回分说。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八话 灵州城

且说金棺村在一夜之间毁于兵祸，孙大麻子和小凤虽得幸免，却都是家破人亡、飘零无依，心中方寸早已乱了，值此水深火热之乱世，哪里才有生计可寻？

忽听张小辫愿意带着他们去寻一场大富大贵，简直犹如死囚临刑时接着一纸九重恩赦，好不庆幸，当下对张小辫之言从骨子里信从了。孙大麻子更是感激涕零：“常听俺爹说，世上的人最愿意锦上添花，绝少人肯去雪中送炭。俺这辈子能结识到如此义气的兄弟，也真不枉人生一世了。”

张小辫心知此时此地不便多说，便对他二人道：“要求那场富贵，尚有几件大事要做，眼看日头往西坠了，咱们切莫延误，早早动身上路才是。”说罢让孙大麻子和小凤抹去泪水，三人强打着精神在死人堆里翻找了一些吃食财物，裹将起来带在身上，以充路资之用。

张小辫又说接下来首要之事，就是把僵尸美人偷偷运进灵州城里。孙大麻子心想，既然此乃得道仙人专为周济贫苦才泄露的天机，我辈世俗中人拙知愚见，谁又参悟得透其中道理？干脆不去多想，只管照做就好，反正张小辫得了真传指点，他怎么说就怎么是了。

于是一同动起手来，把那具没有下巴的僵尸美人套在麻袋里藏了，寻得一辆没套牲口的空驴车装载，由孙大麻子在前倒拖了木车，张小辫和小凤在后帮忙推着，沿着道路走上村后山坡，至此不由得同时停下脚步，又回首看了看残垣断壁的昔日故里，方才强忍着悲伤洒泪离去。

离村不久，就听得前面人喊马嘶，轰隆隆的军旅之声逐渐逼近，似有大军经过。三人大吃一惊，急忙伏在山梁后偷眼观瞧。

血染般的残阳之下，只见一队队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正在从灵州城方向败退。鏖战之后的军卒，个个血染征衣，刀矛之上还有血迹未干，旗帜袍服上满是烟火熏灼之痕。逶迤而行的队伍见头不见尾，长枪如林，弯刀似草，密密麻麻遮蔽了山野，大军过处，踏得地动山摇，天地间都化做了一片浓重腥红的血色。

直到天色黑得透了，山下的人马才陆续过尽，远处都是无数支火把组成的条条火龙，还在不断向西移动。张小辫等人遥遥望见粤寇终于去得远了，不禁暗暗咂舌，他们长这么大都不曾见过如此大队的人马。

三人看那贼势极盛，虽败不乱，不久定会卷土重来，不知灵州城还

能守到几时，又恐撞上乱军山贼，哪里还敢去走大路，专拣些荒山野径而行，各村各寨早已是十处空了九处，沿路走去，更无半点人烟灯火。

摸着黑推车走到天色微明，慌乱中不辨东西南北，正不知走到了何处，忽见前面林中横七竖八倒着许多死尸，足有数百具之多。看服色都是附近村庄的百姓，恐怕也是逃难时撞见乱军惨遭屠戮。张小辫三人已是惊弓之鸟，在荒山里见到大批身首异处、肚破肠流的尸体，不免相顾骇然，只想尽快绕路离开。

不料只远远地看了几眼，竟觉得那些死尸有异，原来每具尸体不论男女老少，皆被褪去了裤子，下身裸露朝天，两腿间血肉模糊，显然是被人用刀割过。其状惨不可言，小凤赶紧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

孙大麻子也看得心中跳成了一团，低声问张小辫道：“我说三弟，难不成粤寇杀了人后……还要割去命根子不成？为何连女子阴户也给割去了？手段竟如此残忍，这天底下幽有神诛、明有王法，如此作为就不怕遭天谴吗……”

张小辫在外闯荡过几年，见识远比孙大麻子广博，壮着胆子向林子里张了几眼，已猜出个大概，故作老成地吁道：“此等作为，不像是寻常贼寇的手段，听我那驾鹤西游的老道师傅说过，世间曾有一门修炼金刚禅的邪教，这个教门诡秘无比，却是男女都有习它的。这伙人是专割死人那话儿的，男尸去势、女尸去幽，男女配成一副，再加上汞砂异草，就是一味丹药了，服之能成大道。官府拿到炼此邪术之徒都要在市曹千刀活剐，却始终屡禁不止。看此情形，可能又有奸人趁此战乱偷做那种无德的勾当了。这些死尸身上刀痕宛然如新，只怕那伙强人并未去远，若被他们撞见，免不了要遭其毒手，咱们三十六策，还是赶快走为上策。”

孙大麻子闻言面如土色，吐了吐舌头：“俺的娘，死人身上的败肉也吃得？”连忙同张小辫拉了驴车，拽着小凤往密林深处逃去。

又走了半晌，抬眼看时，林外是座大山，竟是转回了先前捉虾蟆的瓮冢山。头天夜里一场暴雨山洪，又赶出了许多虾蟆，漫山遍野地乱蹦乱跳。

张小辫正发愁怎么把僵尸运到灵州城里，见了山上无数虾蟆，双眼一转，顿时计上心来，哈哈一笑，叫道：“不怕没来运，就怕运才来！”立刻让小凤看住驴车，他和孙大麻子两人挽起裤管衣袖，跋泥涉浆地爬到山上，捉了满满一麻袋活蹦乱跳的大虾蟆回来，这才找准了路径直奔灵州而行。

一行三人凄凄惶惶，饥啃干粮，渴饮山泉，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挨到灵州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土地庙歇了脚。先由张小辫到城门处探上一探，看看能否入城。这座灵州城规模浩大，兵多粮广，地处水陆要冲，士农工商五行八作极众，城内颇多繁华所在，乃是鱼龙变化之乡，更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城防坚固无比，内外两道城墙，四门各设炮台，筑有坚固的敌楼箭塔，此时城头上剑拔弩张，戒备格外森严。

自粤寇来犯，就是起心要打这座城池，早在灵州附近形成合围之势，水路交通都已隔绝，有许多行商和难民都避在城内，远遁不得。前两天守军击溃了攻城的粤寇，料定贼兵新败，其主力又缺少粮草接济，短时之内必然不会再来，便趁着白昼开了半道城门，使百姓往来通行，只是各门都有把总亲自督率兵勇，严格盘查出入之人。但不知是何缘故，进去的还好说，出城之人，却无不被门军从头到脚搜个仔细。

张小辫躲在城外偷眼看了个遍，心中有了底，估摸着能混进城去，便匆匆回去找到孙大麻子和小凤，把僵尸美人身上涂满了烂泥，和上百只大虾蟆塞进同一个麻袋里，推在空驴车上。三人探头探脑地混在入城的贩夫之间，慢慢走向城门。

孙大麻子和张小辫都是胆大妄为之辈，此事既然横下心来要做，只要把脑袋当做白捡来的一般也就罢了。可小凤却是提心吊胆，越接近城门越是觉得脚软，心想：“这毕竟是藏着具前朝古尸入城，万一把门的兵勇有些眼明手快的，难免被其识破被当场拿住，我一个姑娘家，又没什么见识，如何经得起公门中三推六问的千般锻炼？”

又想：“更何况就算被带到衙门里遭了大刑，也不知如何招供，这些勾当都是张三那厮的鬼主意，天知道他千方百计地要把僵尸运到城里想做什么……”她心中虚到了极点，身形脚步也都不稳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此时即便想回转了去，也都已来不及了。驴车上鼓鼓囊囊的麻袋和这三人虚头巴脑的模样，早已引起了守城兵勇的注意。领队的军官凶神恶煞般握住腰刀点手喝问：“你三个都给老子站下了，进城想做什么？麻袋里又装了些什么？”

张小辫见状暗暗叫苦：“此番真被王寡妇的贱女儿害死了。”亏他好生急智，又有一副泼胆，急忙伸手架住小凤胳膊，堆着满脸无辜对那走过来的几名团勇拜道：“军爷辛苦，小的们给军爷请安了。我等都是瓮冢山附近的百姓，昨天趁着雨水大，便到山中捉了许多虾蟆，恰逢小人的姐姐染了风寒病，眼见是病入膏肓不能活了，就想进城将这些鲜活虾蟆换些诊金，带我家姐姐去郎中处把个脉，讨几帖药来治病，还望军爷通融则个。”

说着话，张小辫手中悄悄使劲，用力去捏小凤的手臂，小凤正自魂不附体，脸色苍白全身发抖，额上都是冷汗，又兼臂上吃痛，忍不住咬着嘴唇蹙起眉头，果然是一副病体憔悴的模样。

那些把守城门的兵勇，上上下下打量了张小辫三人一番，看他们都只十六七岁的年纪，破衣烂衫，直如乞儿一般，并不像是粤寇派来的探子，又伸手在麻袋上按了几按，提刀拨开麻袋口来看了一看，里面腥气扑鼻，确是活生生的虾蟆。

张小辫担心再被翻下去露了马脚，就偷着对孙大麻子连使眼色，那孙大麻子虽是心直，终究不是傻子，也知此事做不来耍的，连忙从麻袋里抓出一只肥大的虾蟆，臭烘烘的半死不活，举在手里要递与其中的军官：“官长老爷杀贼杀得辛苦，吃了虾蟆补身，滋阴壮阳，上下通气……”

那带队的旗人军官立刻捂着鼻子挥了挥手：“好腌臢的奴才，当真不懂好歹，谁他妈要你的臭虾蟆，弄脏了爷的官服，就拿你的人头来赔。别堵着城门啰唆了，快滚快滚……”说着在孙大麻子屁股上踢了一脚，骂声：“聒噪！”便把三人放入了城中不再理会，自行带着手下挨个去搜查盘问出城的百姓。

张小辫这三人，恰似漏网之鱼，慌里慌张地混入城中。大战刚过，民居城墙上皆是弹痕，由此可见日前战况之激烈程度，但老百姓还是要维持生计互通有无，买卖铺户多半照常开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有来有往。

张小辫担心城中人多眼杂坏了大事，不敢在人多处行走，只找没人的小巷子走。七转八绕行过几条穷街陋巷，前路却被高墙封死，是条死路，两边都无门户，路径狭窄，驴车掉转不得，三人又惊又累，只得暂且坐在巷子里歇歇腿脚。

孙大麻子正想问张小辫冒死将古尸运进城里究竟是要做什么勾当，还没等开口动问，就见两边墙头上有黑影晃动，他还以为是有贼偷逾墙而走，忙捏着拳头跳起身来，定睛看时，立时出了一身冷汗：“进了猫巷不成？哪里来的这许多猫？”

原来墙头巷角处，不知几时钻出几百只野猫来，一只只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眯着猫眼围着张小辫他们打转，不知怀着什么鬼胎，神色极是不善。

书中暗表：这座灵州城是处古城，已历千年，自唐代以来，多产花猫，故又有“猫儿城”的别名。城中流浪无主的野猫极多，盘街踞巷，数

以万计，城中至今还有旧时猫祠古迹，颇多灵验，所以虽然常有野猫偷鱼窃肉，当地的居民却无人敢去开罪那些猫爷猫奶。

张小辫见状也知不妙，忙低声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快把麻袋里的女尸拖出来喂猫啊！”那两个听得此言都怔在当场，没口地叫冤：“千辛万苦把那僵尸美人偷运入灵州城来，一路上担了多少风险，受了多少惊吓，竟是要喂这群贼猫？”

有道是：“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也深。”毕竟不知林中老鬼吩咐张小辫进城意欲何为，且听下回分说。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一话 金玉奴

话说张小辫这三人，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带着僵尸美人混入了灵州城，结果刚一进城，就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迷了路。谁承想这条荒僻幽暗的老街旧巷，竟有一大群野猫盘踞，三人顿时被群猫团团围住，别看一两只猫不吓人，可一旦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那情形也着实教人心惊。

灵州这座猫儿城里，最是盛产花猫。所谓花猫，身上皮毛并非五颜六色，那些黑白相间，又或是黄白相间的杂色之猫，皆属花皮，倘若有遍体一色之猫，则必定是从城外来的，城内之猫，绝无纯粹一色的皮毛。

此事在当地无人不知，张小辫多次进过灵州城，故此知道一二。他晓得这条全是野猫的巷子在这城里叫做猫儿巷，挡住去路的那堵高墙，想必就是传说中极具灵异的猫仙祠后墙了。附近百姓不供狐仙、白仙，却专喜欢去求猫仙爷保佑自家添福、添寿、添人丁，遇到大事小情，必到祠中祈求许愿。这也是本处风俗使然，常常都有人把鱼肉馒头扔到祠后巷中喂猫，以求善果，灵州城里的和尚道士都不如野猫们受人待见。

久而久之，那些无家无主满城流浪的馋猫、懒猫，就逐渐聚集在猫仙祠周围，平时睡懒觉晒太阳，醒了就去吃那些善男信女供神用的鱼肉果子。这些猫大都被愚夫愚妇们给惯坏了，结果满城当中，再无一只花猫肯在夜里去捉老鼠，所以灵州城里除了猫多，老鼠更多，鼠患已然有成灾之势。

可常言道“世事有一兴，则必有一衰”，近年来天灾连着兵祸，人心丧乱，世风不古，大多数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就愁那晚上的，有几个还顾得上孝敬它们这些猫爷猫奶？祠庙道观里的香火，都已惨淡得今非昔比了。

这只苦了古祠堂里这群好吃懒做的大小馋猫，一个个饿得眼珠子发蓝，伏墙卧檐喵喵惨叫，好不容易见有三个人推了辆驴车进来，便以为又有善人前来烧香许愿。按惯例，稍后免不了要发上一番利市，让它们这伙猫仙爷的重子重孙们饱餐一顿。

奈何那三个家伙太不懂事，进来了半天，干坐着不动，也不见取出什么糕饼肉脯来，群猫不由得好生着恼，心头起火、口中流涎，攢着脚步朝驴车越逼越近。

张小辫心中八百多个转轴，油滑灵光，见机何等之快，眼瞅着大群野猫来者不善，又想起平时在城里听到的传说，就知道十有八九，这伙馋猫都是来索要吃喝的。此时若不把它们打发了，一旦闹出什么动静，必被城中巡逻的团勇发现，他这三人藏带着一具古尸入城，即便不被官府当做粤寇的细作，也得被看成挖坟穴陵的盗贼。到时候被揪到衙门里过回热堂，就算张三爷满身是嘴，怕也辩白不清了。

心念一动，立刻想到麻袋中那些大虾蟆，忙不迭地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他本想说：快把驴车上的虾蟆拿出来喂猫！但脑子里只惦着能换下半世大富大贵的僵尸美人，情急之下竟说成了：快把驴车上的女尸拖出来喂猫啊！

孙大麻子和小凤还以为要用僵尸喂猫。僵尸的肉叫“闷香”，据说世上还真有人吃过，却没听说猫儿也吃僵尸，何况担着天大干系把僵尸美人运到城里，都是听了张小辫的花言巧语，实不知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心慌意乱之下，都呆呆地愣在当场，不知该当如何理会才好。

张小辫见这两个笨货不济事了，急得跳起脚来。还得三爷亲自动手，他蹿上驴车掀开麻袋，将那些闷得半死不活的肥大虾蟆抖在巷中。群猫闻得有腥，顿时眼中放光，龇起猫牙呼啦啦向上一拥，按住了虾蟆乱啃乱咬。

趁着群猫大吃虾蟆，张小辫把那僵尸重新套上麻袋，让孙大麻子扛在肩头，拽了小凤就往巷外溜去，驴车也不要了。他们唯恐踩到那些闷头吃蛤蟆的野猫，只得捉起脚步，贴着墙边而行，刚走了几步，就见猫群里走出一只黄白斑斓的猫来，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三人。

张小辫等人心知古怪，忍不住多看了那只花猫两眼，只见那花猫不比寻常野猫，年齿也不算大，皮毛光滑，双眼炯炯，极有神采，举止气度都显得雍容不凡，看起来竟是这群野猫的首领。

张小辫猛然想起那套观猫辨狗的法子，仔细一看，此猫双耳浑圆，异于常猫，应是古籍有载的“金玉奴”，黄斑如真金，白斑似美玉，自汉代有猫以来，便是世间稀罕的品种。他人穷志短，不由自主动了邪念，心想：“倘若把这金玉奴贩到京城，那些嗜玩的贝勒王爷们少不了有识货之人，说不定能……”

张小辫脑袋里正在打歪主意，却见猫群中的那只金玉奴，忽然抬起头来，眯着猫眼嘴角上翘，竟是冲他三人微微一笑。这一笑险些吓得张小辫等人魂飞魄扬，盖因从古到今，普天下之猫绝无笑颜，谁要是看过

猫子会笑，那可真教撞见妖物了。

张小辫看见那猫笑得诡异，顿时想起先前在金棺坟里数猫的遭遇，心中打了个突，再也不敢朝那金玉奴瞧上一眼，脚底下生风，一溜烟似的逃出了窄巷。

孙大麻子和小凤也都吃了一惊，跟在张小辫后面逃了出来。三人转过一条巷，到了一处有人行走的街角，方才停住脚步，呼哧呼哧喘作了一团，心中多是惊慌，半晌做不得声。

孙大麻子把扛在肩头的僵尸美人放到地上，喘了片刻，问张小辫道：“邪门了，俺长这么大，平日里家猫野猫见过无数，可从没见过有猫儿能笑。听说猫不会笑，是因它们脸上没有喜筋，刚才所见，定是古祠中的妖怪无疑了，须请个法师收服它才是，免得日久为祸，害了无辜性命。”

小凤却说：“想必是猫祠中久无香火供奉，咱们喂了野猫许多虾蟆，让它们不至挨饿，猫仙爷心中高兴，这才显出灵异。小三你说是不是这样？”

张小辫道：“你们没见过世面，又懂得什么了？这世上的猫虽是到处皆有，愚俗之人自以为熟识了，却并不真正知道它们的底细。三爷我可不是吓唬你二人，别说猫会笑了，它们还能背地里偷说人语。无论是黑猫白猫还是花猫，皆可口出人言，只不过这些举动犯忌，故不肯说，唯有在避人耳目之处才做。”

小凤和孙大麻子皆是摇头不信：“你说的是鹦鹉，却不是猫，谁个见过猫儿能口吐人言？”

张小辫故弄玄虚地低声说道：“有一古法，可逼迫猫儿当着人面说话，你得先抓来一只牡猫，于满月之时把它锁在镜前……”

孙大麻子是个直心眼，没见过的便以为多是妄言，不等张小辫说完，已是老大不耐烦了，只顾着问他偷运古尸进城，究竟所为何来，为此吃了不少惊吓，若再不坦言相告，可有些不仗义了。

张小辫被问得紧了，又思量暂且不可将实情全盘托出，只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念过两年私塾，说起话来半文半俗，再加上嘴皮子好使，一番话倒真说得入情入理，直听得孙大麻子和小凤连连点头。

只听张小辫随口胡诌道：“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你们看这城内南来北往的，有多少穿着绫罗绸缎之辈，与咱们一般都是安眉带眼。我等也不比旁人少了些什么，为何他们吃得饱着得暖，而咱们却

要家破人亡，穷得身无分文衣不遮身？你二人祖上怎样我是不知，但想我张家祖上，三代无犯法之男，六代无再嫁之女，最是积德行善的好心人家。难不成传到张三爷这代便要整日忍饥挨饿，到处受别人三般两样的冷落，如此岂不是老天爷无眼？却不然，有道是‘人善人欺天不欺’，原来就真有一心广济穷苦的神仙，要救我等出苦海得荣华，这才在古墓中指点了三爷一条金银成山的路途，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命是天注定，事在人作为。那一生一世吃不穷花不尽的大富贵，又怎会得来全不费工夫？其中必定要担些风险，遇些波折，否则人人可为，世上便再也没有穷汉了。”

张小辫又把林中老鬼嘱咐之事，掐头去尾地吐露了一些，说是偷运女尸入城，是要寻得一间“松鹤堂”的老字号铺户。倘若真找到这处所在，那金山银山也差不多就在眼前了，至于松鹤堂是做什么生意的，又是在城中什么地方？张小辫就不得而知了。

孙大麻子和小凤恍然大悟，三人找僻静地方一商量，猜测那僵尸美人是件瓮冢山里的古物，松鹤堂则是个收售古董玩器的铺子，单听这字号也是古香古色的，想来多半该是如此了，却苦于不知这店铺开在哪条大街。

好在鼻子底下有嘴，便分头出去打听，谁知找到城里人一问古玩铺松鹤堂，个个都是摇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如今天下盗贼蜂起，除了北京城，哪里还有贩古的？以前的古玩铺子多是关门大吉了，最后只有一个在城中寺庙挂单的和尚，告诉张小辫等人：“灵州城绝无松鹤堂古玩铺，不过却有家松鹤堂药铺老字号，就在城北青石街，街上全是青石板铺就，最大的一家店铺就是，离着几百步远就能看见他家招牌，极是显眼。”

张小辫三人面面相觑，先前想差了，八成就是那家名为松鹤堂的药铺了，难不成药铺里收购古尸合药饵？如此可是犯禁的勾当，心中不禁忐忑起来，但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且去了再说，大不了撒腿就逃。

当下横了心，绕小巷子躲过城中巡逻的团勇，到得青石街，果然有偌大一个药铺，离得老远就闻得药草香气扑鼻。但见那老铺门前，高挂金字招牌，招牌上有“松鹤堂”三个大字龙飞凤舞，内衬“悬壶济世”的古匾，三层两楹的楼阁好不气派。

药铺店门大开，堂内堂外洒扫得一尘不染，进进出出的人流络绎不绝。一层是抓药的地方，排着一架架高耸如墙的明漆药柜，柜上除了正副扎柜，还有许多伙计学徒忙前忙后，边厢的大屏风前，另有一套桌椅，一个专门坐堂诊脉写方子的白胡子郎中，坐在那正给病人把脉。

张小辫见药铺里的人多，哪敢轻易进去，在街角隐蔽处躲到将至掌灯时分，眼看松鹤堂里开始上板关门了，又瞅见左近没有团勇官兵经过，这才让小凤独个等在外边，他和孙大麻子抬了僵尸美人，快步溜到门前。

松鹤堂内的伙计正在忙碌，看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突然跑了过来，还以为是讨饭的乞儿，就横眉瞪眼地倒攥了鸡毛掸子打将出来，要将他们赶开。

张小辫忙抱拳扯谎道：“我们是贩珍异药材的，有件行货要拿与你家掌柜瞧瞧。”

谁知那伙计是做惯了势力腔眼的学徒，眼孔最小，怎会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等破落之人放在眼里，举着鸡毛掸子骂道：“你们两个没眼的龟孙子是从哪来的？竟敢在松鹤堂门前聒噪。爷爷手中的这件行货，先拿来与你瞧瞧！”说着话，就把手中鸡毛掸子没头没脑地狠狠抽打过去。

孙大麻子平日专好弄拳使棍，多少有两下子把势，又兼血气方刚，怎肯吃他乱打，抬手抄住那伙计手腕，绷着脸怒道：“俺是来贩药材的，又不是偷城劫寨的响马贼，怎好不问青红皂白地让你打？须教你这厮知道俺拳头的厉害……”

那伙计被孙大麻子捏得腕子疼痛，杀猪般叫了起来，惊动了店内诸人，立即有几人拎着门闩、扫帚、条凳冲将出来相助，张小辫叫声：“苦也，阎王好求，小鬼难缠，还没等见着掌柜的，就要先被擒住了，此番定要被扭送到公堂上乱棍打死，也不知小凤那丫头有没有良心来为我二人收尸。”

孙大麻子也是火往上撞，拉开架势就要上前厮打，不料此时却惊动了松鹤堂里的铁掌柜。书中代言，这铁掌柜，是灵州当地出了名的吝啬奸商，一文不使，两文不用，钱物大秤进小秤出，多要他一文大钱，直如挑他一根大筋，又生得一双斗鸡眼，故此得了个诨号“铁公鸡”。

铁公鸡跟官面上素有勾结。他是唯利是图的贪婪小人，千方百计把城中同行挤对得关门大吉，如今满城经营药材的大小商号都是姓铁，又趁着天灾人祸疫病横生的机会，大发横财。平民百姓正受倒悬之苦，有小病都自行忍了撑着，到这来讨方子买药的，都是急等着救命之人，任凭他铁公鸡漫天要价，也只好认了。在他这几帖中药上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穷人，已不可计数了。

越是如此刻薄奸猾的商人，越是逐利的先锋，听到门外吵闹，出来一问，才知道是有两个人声称有珍异药材想要出售，而店中伙计看他们

衣衫破烂，便看做了是两个没三没四到此耍闲的。铁公鸡本拿着架子，一脸冷淡的神态，听到“珍异药材”四字，顿时眼珠子一转，那对斗鸡眼刚好落在了张小辫带来的麻袋上，立即露出一丝奸笑。

虽然那麻袋脏兮兮的几乎都和地皮一色了，但里面鼓鼓囊囊，好似装着什么东西。铁公鸡白手起家，最初发财，就是凭借无意间得了几株成形的老参。他知道那些山民虽然贫困，可常在深山老林里谋生，掘得奇花异草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此一节绝不可以貌取人。管这两个小厮贩的是真药假药，拿出来看看也不亏本，倘若是两个骗子，再命人棍棒相加不迟。

这念头一动，铁公鸡就喝退了手下的一众伙计，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命人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请到内堂叙话。

铁公鸡带着心腹账房先生，引着张小辫二人到得堂中，命其余的人都在门外候着，进去关上门来自行坐下，连杯热茶都不招呼，便斜着眼盯着那大麻袋，对张小辫道：“还愣着干什么呀？这里边装的是什么货色？赶紧打开来看看吧。”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是心中打鼓，但此时是有进无退了，硬着头皮扯开麻袋，露出里面赤身裸体没有下巴的一具女尸来，说道：“您老请过目……”

那账房先生站得离麻袋最近，他是个老花眼，初时还没瞧清楚，奇道“好大一株人参”，忙举起单片花镜来凑近了细观，一看之下惊得把镜片都扔到了半空：“娘的娘我的姥姥哦，是……是僵尸！”随即叫道，“定是从古坟里刨出来的，好晦气！掌柜的，我这就吩咐伙计们拿绳子，把这两个挖坟穴陵的贼子捆绑了送到衙门发落！”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大事不好，正要转身破门而逃，却见那铁公鸡并未如那账房先生一般大惊小怪，反而脸上神色变幻不定，忽地站起身来扒开麻袋，上上下下看了看那古尸的体态面容。他虽是昧心的奸狡小人，但医药之道却是通晓精熟，多记得古方，是个识货的行家，看罢点头道：“这是前朝的美人孟呀，你两个如实说，究竟是从何处得来此物？”

张小辫哪懂什么是美人孟，只好一口咬定，是从自家后院里掘出来的，并不知晓来历。村里有博物之人说这是名贵药材，所以才大老远地抬到城里，久闻松鹤堂字号响亮，仁心仁术，童叟无欺……

不等张小辫说完，铁公鸡便“哼”地冷笑一声，笑骂：“一派胡言，瓮冢山附近都是穷乡僻壤，鸟不拉屎的荒凉地界，除了坟头就是坟头，哪

会有什么珍贵药材？这分明就是一具前朝古尸。不过此虽是一件传古的奇物，但值不得什么银钱，灵州地面上除我之外，再没第二个人能识得它。你们能找上门来，也是机巧不过的缘分，所以我就不加隐瞒了，旁的都不提了，不防就此还你们一个公道价钱，谈得拢了，好教你二人得知此物来历……”

孙大麻子还以为铁公鸡肯出大笔银子，心中大喜，也顾不得听他开价，当即就要应允。此时张小辫脑中一闪，想起林中老鬼所说之言：“把古尸运到松鹤堂中，不管他开出多少价钱，都绝不可要，切莫为蝇头小利动心，只讨了他松鹤堂后院的那只黑猫回去便可。埋在灵州城里的金山银山，没有此猫便取不得分毫，松鹤堂里养的黑猫，就是开启灵州秘宝的一把钥匙。”

这正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只言片语，暗藏玄机，信与不信，命从此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二话 美人孟

且说孙大麻子正要就地要价，把那具僵尸卖与松鹤堂药铺掌柜铁公鸡，却被张小辫当场拦了下来，没让他开口要钱。

张小辫嘻嘻一笑，对铁公鸡说道：“我家这大麻脸兄弟一身顽赖皮肉，掌柜的千万别把他的话说当真，小人们每每听说松鹤堂布医施药，以种种善举广济世间的穷人，今日侥幸得了这名贵的美……美……美人孟，正所谓物归其主，理应拱手献上，又怎敢问铁掌柜要钱。”

铁公鸡是十足吝啬之辈，从不肯轻用一厘一毫的银钱，正筹算着要想个法子谋害掉二人性命，空手得了他们这件“美人孟”，便是一个大钱也不打算给的，此时听张小辫说不要银钱，不觉奇怪万分，他以己度人，越想越是不解，思量着天底下怎会有这等不使本钱的生意？既不开价求财，定是另有所图。

张小辫道：“铁掌柜果然料事如神，您老公平买卖童叟无欺，自是不肯平白收货，可小人们脸皮再厚，也不能昧着良心伸手接您的银子，只好斗胆求取贵宅一件物事。”

铁公鸡眉头一蹙，狠狠盯着张小辫道：“要钱要物还不都是一回事？你们用不着跟本掌柜兜圈子，有话在此直说，有屁滚到外边去放，想要什么不妨明说。”

张小辫的谎言瞎话张口就来，想也不用去想，当即捏造出一番说辞来，声称在老家瓮冢山一带鼠患成灾，鼠夹鼠药也灭不尽那许多硕鼠，现如今正值战乱，百姓们大多食不裹腹，仅有的粮食，还要整天提防被老鼠偷啃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自古以来，猫鼠便是天敌，居家防鼠多是养猫护宅，但此城方圆数百里的猫儿，皆是灵州花猫，它们都借了老祖宗猫仙爷所留的荫福，一贯好吃懒做，从来不肯捕鼠。

张小辫说他多曾听闻，在松鹤堂药铺后院，养了一只黑猫，通体滚碳绸缎般的乌黑，精神非凡，擅能捕鼠，而且终日不倦，民谚有云“好狗护三邻，佳猫镇三宅”，这黑猫绝不是本地所产花猫之辈可比，他兄妹三人为了清除村中硕鼠之灾，才冒死将“美人孟”带入城内，想以此物换了那只黑猫回去。

原来铁公鸡自家宅中，这些年被老鼠闹得伤神，确实是养了一只黑猫，本意是想让它逮耗子，谁知此猫只爱吃鸟雀，每日里爬树上房去掏

鸟窝，从不会在厨房廊下招摇横行的老鼠。

那黑猫的举动，常常气得铁公鸡翻白了他那对母狗眼，后来找到会相猫的术士一看，才知这黑猫从两眼到猫尾巴尖当中藏有一条金线，只有在星月清光之下方可得见，乃是《猫谱》中有名有号的“月影乌瞳金丝虎”，正因有此金线相贯，所以这黑猫并不是纯色一体的黑猫，而是一只正宗的两色灵州花猫。

铁公鸡自打知道此事以后，早就有心打发了这只不中用的黑猫，这时见张小辫愿意用“美人孟”换猫，不免正中下怀，只要是不掏自家腰包使钱，他铁掌柜又何乐而不为？惟恐张小辫变卦反悔，当即便立了契约，命帐房先生到后院去抱了黑猫出来交换。

孙大麻子见状，急得额上青筋突突跳动，把张小辫扯在一旁道：“老三你怎地如此糊涂了？有道是好男不养猫，好女不养狗，男子养猫不免消减阳刚之气，而女子养犬则添厉气而少柔顺，为何咱们放着现成的真金白银不要，却偏偏讨他药铺里的黑猫？”

可是如今张小辫满身的精神命脉，一发倾注在松鹤堂后院的黑猫之上，认定要得大富大贵，须是忍得这一时刻，岂能象孙大麻子似的受穷等不到天亮？这时候更是心硬如铁，莫说是孙大麻子，纵然观士音菩萨下凡，也劝不得他回头了。

此时帐房先生早已将后院里的黑猫抱了出来，张小辫急忙把眼看去，只见那小黑猫虽是满身疲懒之态，显得不甚机灵，但若以高明的相猫之法细观此猫，自可辨其出众之处。

何以见得此猫出众？有赞为证，真乃“乌龙入眼穿金线，黑云罩体似墨染；爪藏锋锐能翻瓦，尾分七节会掉风”，是灵州花猫中极为罕见的“金丝虎”。

张小辫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之情，从帐房先生手中接过了黑猫，使出相猫的手段，揪猫耳朵、拽猫尾巴、捏猫骨、数猫坎。他鬼迷心窍，自认为得了此猫，灵州城中那桩奢遮的富贵，定是非他莫属了，却不敢在铁公鸡面前显山露水，只是没口子的称谢不已，假意要带这黑猫回村去捉老鼠，说着话便要辞别离去。

铁公鸡拿黑猫换了美人，也倒是件不费本钱力气的美事。他有心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回乡后，再多寻几件此等的行货偷运进城，所以并不急于送客，竟然破例命人斟上一壶“高沫”款待，并对他二人说起这美人孟的来历。

一说之下，满座皆惊，你道为何吃惊？原来美人孟是前朝所留，并

非本朝之物。这前朝便是明代，说起这明朝，自打洪武皇帝开国定基以来，一度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传至明朝后期，合该是朱家气数将尽，圣听闭塞，不用贤能，有许多奸臣宦官趁机掌权得势。

朝中的宦官阉党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由于这些人都是没有子孙的绝户，所以挥霍受用起来变本加厉，格外丧心病狂。为了满足他们畸形病态的精神需求，发明出了许多穷奢极欲的享乐方式，美人孟便是其中之一。

何为美人孟？顾名思义，这是一件用活人做的痰盂。从使钱买来的奴婢中，选那年轻貌美的，令她终日跪在房中伺候，什么时候听主子一咳嗽，美人立刻张开樱桃小口，接住从主子嘴里吐出去的浓痰，强忍着恶心咽进肚里，这就叫美人孟。

当时的豪族富户对此举争相效仿，谁家权势熏天财大气粗，谁家就要摆个活生生的美人做孟。那“美人孟”越是光鲜漂亮，越能显得主人身份显赫，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阉党失势，才逐渐废除。

铁公鸡虽然人品卑劣，可他识得历代方物，知道瓮冢山里曾经有前朝的墓葬，明末清初之际被贼人盗发过。他一看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背来的女尸，形态非常奇异，跪地仰首还没下巴，料想是临死前用器械把嘴撬开所致，便估计是墓中陪葬的美人孟。

最近几年，铁公鸡正千方百计收集生前含恨屈死的古尸，见了美人孟，正如苍蝇集腥、恶犬见血一般，但他并非想用僵尸肉制药，而是和张小辫一样心怀鬼胎，表面开药铺，私底下另有许多不能见人的隐秘勾当，怎肯轻易把自家底细和盘托出？他说到后来便有所隐瞒，只告诉他二人：“美人孟其实是具前朝古尸，盗发损毁皆为刑律所禁，咱们寻常百姓要它更是无用。可本掌柜懂得古方，正好要用其肉入药救人，甘愿替你们两个担了这天大的干系。你们切记守口如瓶，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否则免不了要吃官司。”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终于知道了美人孟是件什么东西，心下一阵悚栗，好生作呕，对铁公鸡后边那些话，都听得有几分恍恍惚惚，并未上心。

铁公鸡又唠叨了一阵，无外乎是些兜圈子的车轱辘话，张小辫支应了几句。他得了灵州黑猫，不想再在松鹤堂里久留，抱着黑猫又要告辞，临走前向铁公鸡打听了一件事情：“听说灵州城以前有户姓娄的大贵人，娄家的宅子里种了许多槐树，有个别名叫槐园。自打娄家衰败之后，槐园也随着荒废了，想跟您打听打听这座宅子现在还有没有？”

铁公鸡闻言一怔：“娄家后人穷困潦倒，早已将祖宅转卖，槐园如今是我铁家的产业了。你这穷小子打听此地想做什么？”

张小辫只记得林中老鬼嘱咐的事情，是先用瓮冢山里的古尸换猫，然后再到槐园中寻宝，却不曾想到娄氏槐园已然换了主家。他灵机一动，借着铁公鸡的话头说：“眼瞅着天色全黑，城门都已关了，城中又要宵禁戒严，小的们在此无亲无故，只想寻个破庙荒宅对付一夜，挨到天明再做理会。想起听人说起过有座槐园荒宅古旧破败，这才动了念头前去，不承想竟然是您铁掌柜的产业。”

槐园是处古宅，亭廊院落精致典雅，内部多有石、泉、花、木组成的园林景观作为点缀，在当地极具盛名。铁公鸡前几年看中了槐园，巧取豪夺占了此宅，谁想那宅中闹鬼，根本容不得活人居住，偌大的宅院荒废至今。

铁公鸡处处都想占人便宜，他翻了翻眼珠子，心想那槐园凶宅空着也是空着，这几年连打更守夜的都不敢从边上过，更别提再转手倒卖给哪个倒霉鬼了。还不如让张小辫这伙不知情的外来人进去住一住，要是他们命大没死在里边，凶宅的恶名自然是不攻自破，万一被厉鬼索了命去，也只不过是件无头公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死几个穷小子又算得了什么大事。打定了主意，便大大方方地取出一串钥匙来丢在桌上说：“各道城门早就闭了，掌灯后即便在破庙旧祠周围，也常有兵勇巡逻，如果遇到流民乞丐，多是不分良贱好坏地拿住，先是要当做细作严刑拷问一番，随后轻则丢进深牢大狱，重则当堂毙在杖下。别看灵州城虽大，却哪有容人留宿的去处。唯有我铁家在城南的槐园大宅，是个人去楼空的荒废所在，里面没甚值钱物事，只是常年无人打扫，有些……有些个不太干净，你们要是不嫌弃，倒是可以在里边将就过夜。”

张小辫闻言，连忙抓起钥匙道：“不嫌不嫌，我们一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倘若在夜里没头没脑地被官军抓住下狱，岂不冤杀了我等安分守己之人，恐怕死后也没处叫这撞天的屈。”他表面上是对铁公鸡一番千恩万谢，心中却偷笑：“别看你铁掌柜奸似鬼，今日却成了张爷爷发财登天的垫脚石，现下是一石二鸟，正好带着黑猫进槐园寻宝。”

张小辫心里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好，但他毕竟没有未卜先知的法子。如果身边真有个能掐会算之人，知道他在槐园中会遇到什么事端，此时肯定要把他拦腰抱住，舍命阻拦。只因他不去则可，这一去就要闯出一场塌天的大祸，直教灵州城里血流成河，城郊野外又添无数坟丘。

欲知槐园凶宅详情如何，留待下回分说。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三话 仙祠佚事

话说世间造化变移，兴衰起伏，沧海可以变为桑田，这人活一辈子，他究竟是贫贱还是富贵？从来就没个定数。所以常有许多心怀不足的人，巴盼着撞上一注横财陡然暴富，却不知天底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倒不如安分守己，随缘度日，图个清静平安。

张小辫偏偏就有些短薄见识，专爱做些小便宜勾当，他发财心切，换取了药铺中的黑猫之后，自以为得计，只道好事全教他一个人赶上了，急于想去“槐园”寻宝，哪还管得了是什么凶宅鬼宅，接了钥匙在手，谢过铁公鸡留宿之恩，便推说天色晚了，和孙大麻子两人匆匆告辞离开。

灵州城在入夜后，便严禁百姓们出门走动，大街小巷里，都有一队队官兵团勇往来巡防。当时城中守军不足，各家各户都要抽丁助防，铁家有一个老仆，被调去充做了老军，专司打更报时，此人熟知城中地形，可以避过夜间盘查，受铁掌柜吩咐，就由他引着张小辫等人前往槐园。

先不说铁公鸡如何处置那具僵尸，单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抱上黑猫，到药铺外边接了小凤，三人慌里慌张地跟在巡夜老军身后，在夜色中穿街绕巷而行。张小辫嘴皮子油滑，胡乱搭上几句话，就与那老军熟络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老军随了主家的姓氏，姓铁名忠，从他祖上八代开始数，全是灵州本地人。

铁忠老汉五十来岁，言不惊人，貌不动众，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仆役，他穿了一件破旧褴褛的号坎，手里提着灯笼，身上挂着铜锣和梆子，边走边么喝：“平安无事喽……小心火烛呦……”

众人走到一条黑漆漆的巷子中，看似快到地方了，铁忠老汉却忽然停下脚步，告诉张小辫三人：“不是我吓唬你们，灵州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槐园中确实有厉鬼出没，不知害掉了多少人的性命，四邻街坊无不惧怕这座凶宅，早都搬了一空，这一带除了野猫和老鼠，再没别的活物出没。到了夜间，就连巡逻的团勇们都不敢从周围经过，老汉我说句不中听的，你们几个后生，万一今夜撞上鬼死在槐园里，想找个给你们收尸的人都难。若是听我良言相劝，就趁早去投别的宿处。”

张小辫满不在乎，根本没把他的话说进耳朵里，心想三爷有个浑号唤作“张大胆”，可不是平空搏来的虚名，这些年破庙荒祠没少住过，怎么会怕城里的一处宅院？就对铁忠老汉说：“多谢您老人家好心指点，可

是这深更半夜的，城中哪还有别的地方能容我等落脚？小人张三又是个破落户，鬼神不收的贱命一条，所以胆气极壮，随他千妖百怪，我是绝不怕的。”

孙大麻子专爱听这些卖弄豪杰事物的大话，当下也说道：“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我辈大丈夫，气吞湖海，一向是行得正、坐得端，胸中又有得是胆量，世间即便真有鬼物，按道理也该是它怕我们。”

小凤自打进城以来，始终担惊受怕，但乡下丫头，也没什么见识，遇到生人时开口说话都难，她看眼前这一片街巷宅院，全是悄无人声，而且黑压压的没有灯火，不由得胆寒起来，正想劝众人别去凶宅，这时忽听得身后屋顶上发出“喵呜”一声猫叫，好不耸人毛骨，吓得小凤险些瘫坐在地，幸亏被铁忠老汉扶住。

张小辫左右一打量，黑夜中却难辨野猫踪迹，只见周围街巷院墙颇有些眼熟，猛然想起来，原来此地正在先前到过的“猫儿巷”附近。

铁忠老汉对小凤说：“莫怕，城里野猫多，尤其是在猫仙祠左近，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夜宿凶宅，绝不是作耍可以了帐的事。奈何我一介打更巡夜的，口中讲不出什么真实道理，看来是劝不住你们，但眼下正好路此间，总该进仙祠去给猫仙爷磕几个头，让他老人家保佑你们一夜平安。”

灵州有拜猫仙爷的古风，张小辫这三人十分信服，也为了壮些胆色，当下齐声称是，顺路进了古祠，见那堂中神龛里有尊泥塑的神像，青袍长髯，慈眉善目，是个饱学儒者的模样，看神位不是别个，正是在当地屡显灵异的“猫仙爷”。

张小辫等人虽然久闻猫仙爷的大名，却不知这些古迹的来历出处，也从没进仙祠里烧过香，还以为大仙是只得道的老猫。此时一见，不免觉得诧异，但不敢怠慢，恭恭敬敬跪地磕头，在神位前许愿道“小人们都是善男信女，求大仙爷务必保佑弟子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今后如有寸进，能得些小富小贵，肯定不忘买些咸鱼馒头布施庙中野猫；倘若是猫仙爷开恩，能保佑弟子们有场大富贵，那就要给您老重塑金身、造寺建塔，心意至真至诚，还求仙爷灵验感应。”

拜罢了猫仙爷，张小辫心中好奇，想问个究竟，就跟铁忠老汉打听起来：“小人们一向只听说猫仙是灵州城里的神明，却不知大仙爷得道的这段事迹，到底是出在什么人家？又是怎的起头，怎的了结？”

铁忠老汉自幼就把猫仙当作菩萨佛祖一般来信，见张小辫等人竟不知大仙来历，便责怪道：“你们这些只顾吃闲饭找闲事的光棍没头鬼，空

在祠中拜了一回，怎么连猫仙爷他老人家的事也不清楚？”

铁老汉随即讲起经过来，传说都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早在那时候灵州城里就以猫多闻名，在城外有“鄙雷寺”古刹，乃是南北朝时期所建，多次毁于战火，但事后又都被重建修筑，规模是越来越大，寺中历代都有高僧住持，香火极盛。

曾有一位高僧法号“昙真”，这老和尚活了一百多岁，虽年事已衰，但畅晓佛理禅机，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讲经说法时妙语无边，有如口吐莲花，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士农百姓，都将其视为鄙雷寺里的活佛，昙真老和尚不理俗务，每天只在庙堂里焚香诵经。

鄙雷寺庙前有个放生池，当地百姓称其为“鄙雷塘”，是个千年不枯的古潭，绿水幽深，不论天气如何炎热，鄙雷塘附近也是凉意森森。凡是大一点的寺庙里都有放生池，里面养着龟鱼之属，放生池一来有佛法好生之意，二来池中蓄水可以防火，池塘的大小则取决于寺庙规模。常有灵州城里的大猫小猫们来到池前看鱼，猫不会水，它们看着池塘里的游鱼，只能图个水边凉爽，空流馋涎过过瘾，所以鄙雷寺前多有野猫出没，寺中僧人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又因庙里的和尚们都吃素，故此附近的野猫只在鄙雷塘前游荡，极少进寺，唯有一只满身生赖起疮的老猫，一连数年，整天整夜地徘徊在这座寺庙里。

扫地的小和尚心善，见到这老猫，就寻些草药给它治疗身上的赖疮，谁知药不对症，猫疮更加窥烂流脓，变得腥臭无比，不用草药倒还好些，那小和尚也就只好不敢再管它了。

这天早上，昙真老和尚在佛堂前讲罢了南无妙法，唤过扫地的小和尚，对他点手指了指伏在对面墙檐上的赖疮老猫，说道：“此物不可再留，你行个方便，替它寻个了断之处去罢。”这意思就是让小和尚找个地方，把老猫宰了，而且还吩咐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料理干净，死猫尸体可以埋在后山密林。

扫地小和尚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师傅一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今天这是怎么了？那老猫虽然肮脏邋遢，却不曾惹出祸事，出家人最戒杀生，如何对它下得去手？想要再问端睨，昙真老和尚却闭上双目入了定。

师命难违，小和尚不敢多言，爬到墙上捉了老猫下来，想用手掐死它或是棍棒打死，可都下不了手，最后想来想去，就将老猫抱到放生池边，打算将它扔进水里溺死，犹豫再三，仍然狠不下心肠，他是胎里

素，蝼蚁也不肯踩死一只，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佛门静地，岂容杀生害命？”就偷着把猫撵到寺外，见它去得远了，方才回去复命。

等到昙真法师出了定，就在佛堂上召来小和尚，把那老猫之事相问。小和尚谎称已将老猫淹死在鄙雷塘中了。昙真法师斥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当着佛祖的面怎敢口出虚言？”

小和尚大惊，忙在佛前叩头称罪不已，昙真法师道：“你速去捉了那只老猫回来，倘若天亮前还不能将它打发了，你我师徒都要凭添一场孽业……”随后念出四句偈语来，说是“世间万物藏因果，大海浮萍有偶然；生死来去君莫怨，电光石火梦中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四话 闹宅童子

且说扫地的小和尚领了法旨，匆匆出了山门，一直找到后半夜，总算寻得了那只癞疮老猫，将它抱至鄙雷塘边，叹道：“叵耐①你这业畜不晓事，不知怎的得罪了老禅师，却要着落在小僧身上，今夜不得不结果了你的性命，这就念经超度你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随即硬起心肠，将老猫投入潭中溺死，又捞出死猫尸体，埋在了后山密林，这才回转寺庙，向昙真长老复命。

常言道“入门休问枯荣事，观看颜色便得知”。昙真长老一看小和尚的神色，就知他已将事办妥。他见此时天光大亮了，就问小和尚是如何将猫了断，当时是否天色未明？

扫地的小和尚破了杀戒，心中多是恍恍惚惚的，隐约记得淹死老猫之时，似乎是东方刚动，城门也还未开，当着昙真长老面前，不敢再有什么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昙真长老听罢，心想“看来此乃天意，人力不可强求了”。此前只因禅机不可明言，难以对扫地小和尚直说，所以不能如实相告。原来佛家讲个因果循环，那只满身癞疮的老猫虽是坠在畜生道里，但它生来带有道行。每到鄙雷寺中有僧人焚香诵经，敲木鱼的声音一响，老猫必定闻声而至，伏在堂前檐下聆听经文。

昙真长老慧眼相看，知道此猫是一身道骨，成不了佛，但佛道众生，皆是眷属，它听经多年，早晚会有一段善果，只不过还要投胎在人间有些作为才能得大道。正值头天夜里，灵州城有位产妇临盆，胎儿横生倒长，产妇性命垂危，眼瞅着就要呜呼哀哉一尸两命了。接生婆和乳医束手无策，空自焦急。

外人不明就里，只有昙真长老一人清楚，此猫不死，彼妇不产。这才命小和尚与那老猫行个方便，但是未承想，阴错阳差地误了时辰，如今只能看这老猫自己的造化了。

当天早上果然有谭员外家喜得贵子，取名为“百徵”。谭家是灵州城中有名的书香门第，到了谭公子这代，已是人丁不旺，千顷地里只有他一根苗。谁知这小伙子自生下来起，就全身生疮，遍求名医也难以治愈。好在此人生来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年轻时有意考取功名，但他学问虽然到了，福气却不到，任凭胸中锦绣，笔走龙蛇，总是没有登科之命，每次皆是名落孙山，好在家产殷厚，不必为生计担忧。

谭公子有一个怪癖，他平生酷爱养猫，各种《猫经》、《猫谱》从不离手，还常常花大价钱，从两粤之地请人过来相猫。他在功名场上屡试不中，心意渐渐淡薄了，此后更是将全部精神命脉，都倾注在了养猫这一件事上。他散尽家财，整日与群猫为伍。

灵州自古便有老猫能通人言的传说，谭公子逢猫就问：“汝能言否？”看到屋顶有野猫经过，也要追着问：“瓦上郎君留步，你可能通人语？”可不论家猫、野猫，向来没有一只肯理睬谭公子。他的这些怪异举止，被邻居家人看在眼里，也多以为谭公子是失心疯魔不可救药了。

有一年谭公子在城郊野外闲走，遇到一只形态罕见的四耳花猫，正伏在树杈上呼呼大睡。此猫全身酒气冲天，似乎是刚从什么地方偷酒喝过，醉卧在此。谭公子擅能相猫，一眼就瞧出此猫绝然非凡，似乎是只脱化来的四耳仙猫，不知何以如此。他看得好奇，就坐在树下想要看个究竟，直等到夕阳西下，那只四耳猫方才醒了酒，对树下的谭公子看也不看，打个哈欠溜下树来，摇摇摆摆地径自去了。

谭公子跟在四耳猫身后进了深山，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外人都道此人早已死了。谁知谭公子在山里却有一场奇遇，至于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却极少有人知道。只知他从山里出来之后，身边就带着一只四耳花猫，时常呼朋引类，聚集大群野猫招摇过市，沿街叫卖“猫儿药”，号称能治百病。

世人多将他看做疯子，谁肯吃他的野药？但也有些行讨的乞丐，病入膏肓却无钱看病，只好拿他的猫儿药来吃，总强过活活等死做了“路倒”。谁知竟然是药到病除，被他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活人无算，一时间声名大著，远近相闻。

那一年灵州城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土焦田裂，河港枯竭，不仅河里没水，水井也多是枯的。百姓们为了取水，把井打到十几丈深，都见不到一丝潮气，天空上一轮红日炎炎相照，毒火相逼，不知渴死了多少穷苦人，酷暑更使尸瘟蔓延。原本的富贵盛地、繁华之乡，在旱灾中几乎变为了一座死城。

满城的官吏百姓，都聚集在龙王庙前祈雨，那庙里虽然供养着五湖四海的行雨龙王，却没一个显灵落雨。这时谭公子带着群猫来到龙王庙前，告诉众人，龙王庙大殿梁柱中生有“火蚕”，吸干了地脉中的水气，若不拆毁庙堂，旱情便不会缓解。

灵州军民虽是求雨若渴，却哪敢做此亵渎神明之举，谭公子之言触了众怒，被逐出城去。当夜，城中龙王庙发生大火，被烧了个片瓦无

存。有人见到是几只野猫推翻了庙中的灯台，引起火头，料来也是出于谭公子的指使，正要将他绑到衙门里问罪，谁知蓦地里一声惊雷，四野阴云聚合，从空中降下一场甘霖。

众人这才知道旱祸果真起自龙王庙，先前是错怪好人了，此后更是将谭公子视做活神仙一般。灵州城内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人人争服谭家猫儿药，以求延年益寿、家门平安。除却行医施药之外，还有人问他休咎祸福，所问之事，无不奇中。又过了数年，谭公子带着四耳猫离开灵州城出外云游，最后不知所终。

灵州百姓都说他得道成仙去了，就在城里建造仙祠供养灵州花猫。自打猫仙祠建成后，香火旺盛，数百年不衰，常常都显出许多灵异，当地拜猫之风从此兴起，因此留下这段逸事至今。猫仙古迹，真真假假，奇奇怪怪，当世罕闻，各地少见，虽是说来好听，却未必都是属实，传说中涉及了“释、道、儒”三教六众，也是本地民风使然。

老军铁忠对此深信不疑，他指着巷子深处说：“槐园老宅就是在龙王庙旧址上所建，向来是处凶宅鬼府。你们前去过夜，务必多加小心，但盼着猫仙爷显灵，保佑你等平安无事。我是年老胆薄，不敢再往前边相送了，咱们就此别过。”说罢，他借了一只灯笼给张小辫三人，就佝偻着身子转身离去了。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是有些泼皮胆量、泼皮手段的人，满脑子想着到槐园中发笔横财，根本不肯将铁忠的话放在心上，带上小凤和黑猫，提着灯笼放开脚步，径直来到槐园门前，取出钥匙开了大锁。只见里面好大一座园子，门第森严，屋宇连绵，虽非天上神仙府，也是人间富贵家。

天黑后的槐园中静夜沉沉，四周皆是悄然无声，唯见头顶明月高悬，脚下银光泻地，园中的庭廊水榭、楼台花木，在月影之中看起来显得分外清冷凄凉。张小辫到得此处，心中也自打鼓，林中老鬼只说带黑猫进这凶宅，就能挖出金山银山，其余细节却未做交代。不知究竟要如何作为才能取了那桩富贵。此行是凶是吉，还要全看张三爷自己的造化。

眼见这座槐园楼阁院落众多，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只得先打开正堂屋门落脚。但见楼中蛛网闭户，灰尘满布，是个久无人登的所在。房里的家具摆设，早被搬了一空，三人找个角落，胡乱收拾扫抹了一番，就在屋中分吃剩下的几块干粮，想要先填了肚子，再到园中各处巡视。

白天奔波多时，三人都已饿得很了，此时狼吞虎咽，谁也顾不上说

话，正吃着半截，就听后宅里传来一阵孩童啼哭之声。哭声凄惨飘忽，时远时近，那黑猫极是警觉，它原本蜷伏在地，此刻听到响声，猫耳朵一动，噌地蹿了起来，猫眼充血。它如临大敌，显得十分惧怕。

张小辫听得真切，又是出乎意料，不免又惊又奇，险些被嘴里的干粮一口噎死。他翻着白眼好不容易才强咽下去，暗骂一声作怪了，在这荒园废宅里，怎会有小孩哭泣？

小凤被那阵揪人心肺的哭声所吓，惊道：“莫非是凶宅里有小鬼作祟？”张小辫抱起黑猫来，对小凤说道：“怕什么？黑猫、白狗专能辟邪。纵然是厉鬼，也要惧怕它们几分。听这哭声有异，也说不定是园中埋藏的银子成精了。”

孙大麻子说：“世上之所以会有鬼魅妖邪之物，多是因为人心不平。所谓一正压百邪，倘若问心无愧，就算真是闹鬼又有什么可怕？”说话声中，他便抄起杆棒在手，壮起一身虎胆，当先循着哭声找向后院。

后院是片荒废园林，种有数百株刺槐，如今这些槐树多半都已枯死了。枯树在月光下枝杈戟张，犹如一片片狰狞的鬼影。满院子全是没膝深的荒草，草窠墙缝中没有任何蛙鸣蚓叫之声。一派死寂中，只有那断断续续的小孩啼哭声，不时从草木深处传来。

早年间曾有许多埋银化物的传说，说是大户人家深宅大院，地下常会藏有隐秘的银窖，埋下许多金银财宝，以防后世子孙坐吃山空。但是把银子埋得年头太久了，物老生变，就会变化成人形作祟，民间称之为“银魄”。张小辫财迷心窍，认准了凶宅藏银、荒园埋宝，思量着那哭声定是积银之兆，挑起灯笼，放开脚步拨草折枝，径向槐树丛中走去。

孙大麻子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糙人，仗着会些拳脚，抡着杆棒同张小辫并肩上前，正待打它个“棒开方舒五内愤，棍发助得一身威”。谁知拨开面前一片枯枝败叶，却见到古槐丛中竟有一座两层的木楼，碧瓦朱漆，楼阁玲珑，门窗却都不全，显得破败颓废。小儿啼哭之声正是从此楼中传出。

三人在楼前站定了脚步，耳听哭声甚近，触人心神，皆是又惊又疑，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闯进去看个究竟，就见楼中黑暗处，有团白花花的影子在缓缓蠕动，恰好是月光照不到的所在，看不清是个什么事物。

有道是财迷人眼色乱心，张三爷是穷神转世，眼里只认得一个财字，哪里晓得此间厉害，问声：“谁家孩儿死得苦恼，在此哭闹不休？”举着灯笼往前一照，三人都借着灯光看得真真切切，不看万事皆

休，一眼看见了，顿时惊得心酥脚麻，不知自家身子是横是竖了。

原来黑洞洞的楼阁中，哪里有什么银精银魄，只趴着一个白白胖胖的童子，仅有八九个月大，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在脖子上吊了个长命银锁。那童子正自号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它见灯笼晃动，立即转悲为喜，竟然“咯咯咯”地怪笑起来，一阵风似的朝着楼口爬将过来，须臾之间便已到了张小辫三人面前。

有道是：“娄氏槐园藏凶灵，三更半夜索命急。”欲知张小辫等人在槐园中有哪些险恶遭遇，且留待下回分说。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五话 筷子楼

有道是“从来人死魂不散，何况死得有冤屈”。且说正值深更半夜，却从槐园孤楼中爬出一个头扎红绳、颈挂银锁的童子，张小辫三人好生吃惊，目瞪口呆地怔在当场，魂魄都从躯壳中蹿蹦出来，不知飞往哪里去了。

这时那黑猫似乎也有感应，突然“喵呜呜”叫了几声，黑夜里一对猫眼精光暴增，闪烁如炬。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正没摆布处，听到旁边猫叫，直如雪水兜头泼身，当即回过神来，心道娄氏槐园果然是个极凶险的所在，若被屈死的小鬼缠上，恐怕这辈子再无翻身出头之日。

灵州当地是十里不同乡、五里不同俗，但黑猫辟邪驱鬼的风俗却是自古已有，无人不知。张小辫念及此节，正想把黑猫扔出去抵挡，一不做二不休，这叫做先打后商量。可是却见眼前一花，那全身光溜溜的孩子从面前一闪而过，转瞬间踪迹全无。楼堂深处黑漆漆的暗不见物，竟不知躲去了什么地方。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又惊又奇，不知是什么直娘狗日的邪祟事物如此作怪，凶宅里还真有鬼魅不成？但他们心中认定在槐园中埋着金银财宝，正在兴头上，人住马不住，如何肯善罢甘休？当下挑起灯笼，要壮着胆子去楼中一探究竟。

小凤可没他俩这等泼皮的胆识，见楼中闹起鬼来，先自慌了手脚，加上终日里担惊受怕，又不曾吃过什么正经东西，身子极是虚弱，顿时一头栽倒，人事不省了。

孙大麻子是个仗义的人，见小凤倒地不醒，赶紧回身把她架住，招呼张小辫道：“三弟，小凤这妮子吃不起惊吓，再不管她可就要出人命了。”

张小辫跺足骂道：“这寡妇偷汉养出的贼妮子，专坏三爷的好事！”但他见槐园中凄风凜冽，怨气弥天，心中不禁发毛，独自一人万万不敢涉险进楼，只好和孙大麻子抬了小凤，一道烟似的往门外便跑。

谁想这一跑就成了热地上的蝼蚁——半刻也立脚不住。但见天上已是黑云遮月，四下里阴风飒然，那荒废寂静的槐园之中，枯枝乱杈摇晃作响，深夜听来，好似有无数小孩子躲在各处角落里不住啼哭。偌大的一座娄氏废园，竟没半个安稳去处，只得夺路出了大门，直逃至街首的猫仙祠才停下脚步。

夜深后，这古祠中常有大群野猫聚集。野猫们伏在梁檐屋瓦上，好奇地打量着三个不速之客。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搭着手，把小凤抬到积满灰尘的供桌上，又是掐捏人中，又是顺气活血，好一番忙活，才算把她救得醒转过来。

小凤仍是面无人色，刚醒来就哭道：“你们两个都被鬼迷了心窍了？那座大宅子里也不知出过什么血案，使得阴魂缠绕不散，竟至显出如此凶相来。如今留下性命逃出来便好，千万别再回去找什么金银财宝了。”

孙大麻子说道：“看来阴魂厉鬼果真是有的，而且那小孩子死得煞是不平，恐怕也没个亲人得知，使它至今不得超度，说不定有什么滔天大变千古奇冤在内。既然令我等撞见了，自然要还它一个清平公道，岂能袖手旁观？小凤妹子你是个女子，不必担这样的风险，只须留在此地等候，待俺同张三弟再去探个究竟。”

张小辫虽比那二人小了一两岁，但论起看景生情、随机应变的见识和急智，却远远胜过同辈许多，常有些自作聪明的念头。他此时细细回想，除了在孤楼中见到一个童子，槐园中好似还有许多小鬼夜哭，动静极不寻常。若说凶宅中闹鬼，那也是在情理之内，但槐树丛中死了这么多小孩，可就显得大有古怪了。

按道门里的讲头，童子闹宅乃是家破人亡的兆头，不过槐园之事大有蹊跷。张小辫幼年时曾随一位老道云游卖卜，自小耳闻目染，知道许多方外之言，又对金棺墓中遇仙之事深信不疑，连做梦都想在槐园中得上一注横财。

灵州是有千年历史的繁华古城，自古便有许多奢遮的富商大户，因为在旧社会，许多财主都有埋金藏银的习惯，所以老宅埋钱的传说数不胜数。金银埋在地下年头多了，就会结成精怪，所谓物有其主，也只有遇到真正有命收这笔钱财的人，才会显出灵异。

据传在前朝永乐年间，灵州城里也有一座闹鬼的荒宅。有个外省来的落第秀才，身家贫寒落魄，又无从投奔，整天只能依靠替人写信为生。一天天降暴雨，穷秀才无意中躲进鬼宅。他初到此地，自然不知厉害，见房舍齐整，就夜宿于此。

谁知到了晚上屋里就开始闹鬼，床头的蜡烛无缘无故就亮了起来，从门缝里钻进一群满身素服的小人儿，身高尚且不足一寸，男男女女皆有，前呼后拥地抬了一口小棺材，敲锣打鼓地边哭边行，正从秀才床头经过。

那秀才见状惊得呆了，不知是什么怪物，只得侧卧在床上不敢稍

动。却见一众出殡发丧的小人儿走到床头，忽然停下脚步止住悲声，一个个挤眉弄眼，凑到一处嘀咕起来。秀才听在耳中，好像是他们在问：“今天这屋里怎么有生气？”

秀才正自惊骇莫名，忽见人丛中走出一个披麻戴孝的小妇人，虽只盈盈寸许，但浓妆艳抹，身态婀娜，打扮得花枝招展。谁知她爬到床上，也不问青红皂白，当即指着秀才鼻子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句句歹毒。

秀才向来文弱，虽然莫名其妙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却根本不敢还口，只顾求饶讨命。一众小人都上前来，七嘴八舌地放出狠话，声称这仙宅岂是凡夫俗子能随便进出的所在，非要把秀才生吞活剥了才算解气。

在秀才苦苦哀求之下，才有人说：“想活着回去原也不难，只是我家主子日前驾鹤西游了，现在发送的灵柩在此，你这穷酸到棺前磕几个响头，再喊两声好听顺耳的称呼，逗得咱家主母一笑，就先饶了你的性命，只痛打一回账，权且寄存你这颗驴头在颈上。”

秀才见有活路，哪敢不遵，当即起身对着小棺材恭恭敬敬地磕头，口称：“大仙爷爷。”

一众戴孝的小人儿似乎有意刁难，连连摇头道：“咱家本就是神仙，大仙的称呼虽然尊贵，却一向听得腻了，没什么新鲜。”

秀才唯恐它们反悔了要生吞活剥自己，赶紧又改口拜道：“贤大王灵柩在上，受小人一拜。”

发丧的小人儿们顿时大怒：“称大王绝然不妥，大王之尊尚不如大仙，你这穷酸敢欺吾辈无知？”

正所谓“运倒奴欺主，时衰鬼弄人”。那秀才一向是窝窝囊囊逆来顺受，被别人欺辱时从不敢说半个不字，只好再次告饶道：“列位仙家恕罪则个，小可实在想不出别的称呼了，难道……难道竟要称万岁爷才合心意？”

那些穷凶极恶的小人儿们仍然不依不饶，纷纷说：“万岁爷是皇上的称呼，吾等位列仙班，怎会喜欢俗世君王的名号。看你这厮倒不像是个不可救药的*虫，如今教你一个乖，不妨尊我家主子一声至圣至贤老夫子。”

这回轮到秀才生气了，原来他读书读得迂腐了，不懂世故高低，只知尊师重道，把圣贤书看得比自家性命要重万倍，先前苟且求饶也就罢

了，一群妖物怎敢妄充儒道圣贤？他闻听此言，当时就火撞顶梁门，心中动了无名之怒，一跳蹦起多高，脱下鞋子擎在手里，骂道：“我日你们先人，真真是有辱斯文！”喝骂声中抬手抡起破鞋来，往着人堆儿里便砸，把棺材灵幡多打散了，那位为首的主母，当场被烂鞋底子拍作了一团肉饼。

那些抬棺哭丧的小人儿大惊失色，同时奔向门缝往外逃窜。秀才恼得很了，莫道老实人好欺负，把老实人逼急了更可怕。只见这秀才真似困水蛟龙遇云雨，狰狞虎豹露爪牙，发疯一般追在后面只顾打，直赶到厨房灶间，就见那些小人儿，都钻进一口水缸的裂缝里不见了踪影。

秀才打得顺了手，就势砸破水缸，却见缸底早已漏了，缸内空然无物，只接着下边藏的一个地窖，里面装满了金元宝。再回刚才睡觉的房间去看，也多是黄白之物，这才晓得是金银之魄物老成精作怪。他记得孔子曾曰“物老为怪”，自己每每难解其意，原来真有此理的。看来古人诚不欺我，合该他命中容得下横财，也算物遇其主，最后竟借此得以暴富。

这件事在灵州城里广为流传。张小辫此时说将出来，只道那槐园中出现的异状，多半同属此类，也是埋了什么财帛，却不知是何等珍异宝货，竟能化为童子模样在夜间出没，再不赶去将它掘出来，怕是早晚便要成仙成魔，可就再也无迹可寻了。

孙大麻子性急，恨不得立刻探明真相，张小辫更是受穷等不到天亮的脾气，二人都觉得小凤是天生贫贱之命，命薄之人纳不得大财，就将她独自一个留在庙中等候，然后收拾灯火，把正同野猫们厮耍的月影金丝虎捉在身边，两人一猫再次回去槐园寻藏掘宝。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狠下心肠甩脱了包袱。估摸着快到四更天了，天亮后铁掌柜必然要来收钥匙，容不得再多耽搁，真是“心急忙似箭，足底快如风”，二人当下一溜小跑着回到槐园旧宅门前，按原路找到后宅树丛中的孤楼。那楼中此时是鸦雀无声，也不见半个人影。

二人一前一后提灯摸进楼中，就觉落足处不太对劲，像是有什么东西硌脚，按下灯笼来一看，就见房中地上散落着许多筷子。这些筷子杂乱无章，不仅有新有旧，更是根根不同，连双成对的都找不出来。有平民百姓家粗糙简朴的，也有那富绅大户家精制考究的，只粗略一看，就有犀角的、乌木的、竹子的、象牙的、包银的种种材质。

张小辫心下惊疑起来，槐园中怎有这许多乱箭般的百家筷子？一时不得要领，只是隐约觉得不妙，便举灯笼在周围照看。这时忽听得身后

有一阵小孩子的哭泣之声，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全没料到，不禁有些吃惊，急忙循声去看身后，一看更是惊奇。原来门后角落里有个地洞，洞口宽可容人，里面深不见底，把手往近前一探，冷飕飕的阴风袭人，哭声就从洞中断断续续地传将上来。

张小辫紧紧抱住黑猫凑到洞口向底下张望，这孤楼中格外黑暗，若不走到近处，就不会轻易发现门后地上有个大窟窿。黑猫到了洞前越发显得不安，猫尾巴上的绒毛都竖了起来，“呜呜”低叫着想挣脱下来远远逃开。张孙二人却未留心于此，反倒在想：“先前那光屁股的小孩儿，可能就钻到地洞里去了，此间究竟是个什么所在？”又寻思：“男儿若无富贵志，空负堂堂七尺身，如今说不得了，这里边就是森罗阎魔的鬼殿，也要先进去探它一遭再做道理。”

他们这等穷怕了的人，以为有桩富贵近在眼前，那就如同是苍蝇逐臭，心里动了大火，还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生死”二字早已置之度外了，立即循着哭声，提灯钻进洞中，却不知这一去，竟是“自找吊客凶神难，身陷丧门白虎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六话 猫儿眼

书接上文，话续前言，说的是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俩家伙，都是胆大顽赖的游侠之徒，向来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见楼内地面上有个黑洞洞的大窟窿，便以为是找到了槐园中埋藏金银珠宝的密室暗道，忍不住心中窃喜，哪还管它什么七长八短三七二十一，当下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挑着灯笼摸进了地洞。

地洞下果然是处宽阔曲折的暗道，遍地都是碎土烂泥，还有许多到处散落的筷子，周围又有无数大小各异的洞穴交错相连，洞壁上凹凸不平，走势高低起伏，忽宽忽窄，挖掘得甚是粗糙简陋，毫无章法可言。

张小辫见槐园下边有如此一处迷宫般的所在，不禁暗暗咂舌，低声对孙大麻子说：“多半是姜家老宅底下埋藏的珍宝年头太久，才使得它成精成怪，变成了光屁股童子在这楼根里乱刨乱钻。听我以前的老道师傅说过，那一千载的枸杞根须能变做小狗，长了一万年的人参可化为女子，却不知槐园里究竟藏了何等奢遮的宝物，竟能有这般灵异？要是能教咱们兄弟找出来，你我二人可就是当今灵州城里的邓通和沈万三了。”

孙大麻子喜道：“邓通和沈万三可不得了，俺也多次听说过他们两家财过北斗，乃是富甲天下闻名四方的古人。咱只要能及得上沈老爷家底的一半，每天都有烧鸡和猪蹄子啃，就该心满意足了。”

张小辫笑道：“麻子你这真是寒酸的见识，只晓得啃烧鸡啃猪脚。咱们要是能有沈万三的一半家业，便是让你整日龙肝凤胆的大吃，也花销不尽那许多钱财。”

别看孙大麻子大字不识几个，但他和张小辫平时喜欢跟着草台班子听书看戏，没事自己还喜欢哼哼两句，一肚子民间小唱本。当时的地方戏文里，有一出戏叫《招财进宝》，演起来很是热闹，表的是各朝各代的降世财神，凡是逢年过节或是喜庆摆设，需要找彩头的场合，都会请戏班子来演这出戏文。

那邓通是汉代的人物，曾被皇帝封赏铜山，可以自行采铜铸钱，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说的就是此人铸钱之地。沈万三则是元末明初时期的江南巨富，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建都，都要向沈老爷借钱造城，真正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大财主。

这两位古人，历来被老百姓看做是财神爷投胎转世下凡尘，要是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被视为发财致富的偶像了。所以即便是孙大麻子和

张小辫这等无家可归到处乱撞的穷小子，也对邓沈二公在戏文评弹中的演义事迹耳熟能详。他们连做梦都想当一回同样的豪富人家，却不知那邓通、沈万三两人，到最后都是没得着好结果的。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各念了几遍“猫仙爷和各路财神老爷们保佑弟子大富大贵……”当下抖擞精神就要寻宝，奈何楼根暗道里的洞口极多，看得人眼花缭乱，一时竟不知该向哪里寻找，正没举措之际，隐隐听到深处有孩儿啼哭之声。二人听到动静，赶紧矮身钻洞，循着哭声向前找去。

张小辫虽然财迷心窍，但他毕竟是偷鸡摸狗的老手，端的有些个贼智和贼见识，晓得要给自己留下后路以备脱身溜撤。他见槐园下边的暗道错综复杂，就先将那只黑猫揣在自己怀里，让孙大麻子用短棒挑了灯笼在前开路，他则跟在后头，手掌和膝盖撑着地，边爬边把地上散落的筷子收拢起来，顺手铺排成一字长蛇之形当做路标，以防回来时找不到路困死在地底。

那只黑猫的胆子不大，不知被什么东西吓得瑟瑟发抖，似乎预感到大祸临头，此时蜷缩在张小辫怀中一声不出，仅露出两个精光闪烁的猫眼，惊恐地盯着四周。

张小辫暗自抱怨从药铺中换来的这黑猫没用。《云物通载》遍述世间万种生灵，正所谓猫有猫谱、犬有犬经，其中的《猫谱》一篇里写得十分清楚，古时灵州产黑猫极佳，名为“月影乌瞳金丝猫”。这种黑猫金丝穿眼，全身柔若无骨、轻如御风，能够翻瓦跃墙，是爬壁上树、捕蝶捉雀的能手，更可以入户进宅偷金窃玉。此猫行动之际，敏捷轻盈如风，即便是光天化日里在众人面前来来去去，人们也仅见其影，不见其形。

但灵州城有拜猫仙的风俗已久，所以当地的猫儿，不论家猫、野猫，尽是又馋又懒。张小辫千辛万苦找来的这只黑猫，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懒猫。虽然身为罕见的纯种月影乌瞳金丝猫，但它祖宗早在几百年前著称于世的那套本领，到它这早已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些爬树捉雀儿的微末能耐。

张小辫还记得前些天在金棺坟贵妃墓里，林中老鬼曾嘱咐他道：“你想到槐园凶宅里取桩大富贵，必须先到的松鹤堂里，用僵尸美人换来他家养的那只月影乌瞳金丝猫。没有此猫相助，槐园中所藏的金山银山就拿不到一厘一毫，切记，切记。”这些话早被张小辫当做圣旨箴言一般，牢牢印在脑中，在睡梦中尚且不忘反复念叨。如今黑猫和槐园里的暗道都找着了，但林中老鬼当初却没明说究竟如何用黑猫取宝。

张小辫心想，所谓天机不可明言，即便是遇到仙人指路，他们给凡人指出来的道路，也多是在云里雾里，还要靠自己参悟破解才能领会。他胸中见识毕竟有限，连日里搜肠刮肚，也只推想出八成是要用黑猫的“猫儿眼”辟妖克邪。此猫虽然懒散，取宝时也未必没有它的用武之地，眼下尚未探明槐园地下究竟藏了什么事，自然不肯轻易放黑猫逃回去。

他心中胡思乱想，在狭窄的暗道里钻出数丈，忽听前边水流轻响。孙大麻子也停了下来，原来洞穴走势虽然逐渐宽阔起来，延伸到一处大空洞里，但前边有条深不可测的阴河拦住了去路。槐园中造有大片景致巧妙的亭廊水榭、楼台殿阁，如今园内的几座水池泉眼虽已干涸了，但地下水脉尚存，而那孩儿的呜呜啼哭之声，就从阴河对面的黑暗处传来。

地底洞窟的暗河两侧阴风凛然，小孩的哭声断断续续，好像离得并不太远。张小辫长这么大，从没听过如此凄惨的哭声，听起来喉咙多半都哭破流血了，心下不禁发虚，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就朝着对面的黑暗处骂道：“操你们祖宗十八代，可听过你家张三爷张大胆的名头？想是你们这些金精银魄有了几分道行，竟然知道今晚要被三爷挖回去，就躲在黑处鬼哭神号地吓人，却不知你家张三爷是铁石心肠的狠角色，岂能怕了你们这点小动静。”说罢他就伸手去揪怀中黑猫的尾巴，想让黑猫在此处叫唤几声，把那些金银财宝变异出的妖物吓回原形。

孙大麻子心中正直，见不得天下有不平之事，听到哭声泣血，显得好生可怜，不像是有意吓人的动静，便拦住张小辫说：“不对啊，三弟你仔细听听，这分明是小孩子在哭，莫非真有鬼魂诉冤？要托咱们替它洗刷生前冤屈……”

张小辫道：“一两岁大的小孩儿能有什么冤情？肯定是有什麼珍宝聚住了天地间的五行灵气，又躲在地下千年百年，才炼成了孩童之形。这会儿子趁它道行不深，还只会啼哭爬行，正可抓住它换桩富贵回来，否则再等些年，让它得了大道，咱们哪里还寻得到它的踪迹？”

孙大麻子摇头不信：“这小孩也许是被人抛弃饿死在地洞里的……”他一琢磨推测得不对，又说，“可是颈中挂着银锁，也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那多半是被谋夺他家产的奸人偷拐到这里害死的，自然是有满腔怨恨。想不到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平的事，真教人气炸了胸膛，总之你我兄弟二人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本就是個不信邪的莽撞人，自道“身正不怕影子歪，脚正不怕鞋歪”，而且深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叫门”之理，所以向来不惧鬼怪，这时犯了牛脾气，把麻虎脸一

绷，硬说那小孩的哭声是鬼魂申诉冤屈。

张小辫嘴皮子虽然滑溜，却也说不过他，心想：“不管它是鬼是怪，还是什么宝物成精，反正都得等到近前才能看个清楚，此刻同孙大傻子在这掰扯不清又有何用？”当下也不再多说了，见阴河水深难涉，二人只好想办法绕路过去。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打算找个水流狭窄的地方，然后纵身跳过去，当下沿着河水又走出数丈，就觉脚下筷子越来越多，借灯笼的光亮往四周一照，凹凸起伏的地面上，同样散落着许多杂乱无章的筷子。

木筷、竹筷都是居家过日子最寻常不过的事物，寻常到什么地步呢？就好比有飞贼走千家过百户，行偷窃的勾当，一天误入了一户穷人家，发现四壁陡然、缸中无米，根本没有东西可偷，但贼不走空的规矩不能坏了，只好抽几根炕席里的烂稻草偷走。即便如此，梁上君子们都绝不会去拿人家碗柜里的筷子，因为干稻草能保暖，凑多了还可换钱换物，却从没听说有人肯出钱，来买穷人家用过多年的几根破烂筷子。

洞窟里的筷子各式各样，显然不是一家之物，乱箭般的也不知有几千几万支，谁会吃饱了撑的把这些筷子拿到地洞里？张小辫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其中名堂，只好见怪不怪。他又向前探了几步，却见地洞深处的水面上，横跨着一座桥梁。

那桥通体都用筷子搭成，虽然筷子有长有短，材料新旧各不相同，但粘合得甚是坚固平整，桥面微成拱行，宽不足两尺。挑起灯笼来照向筷子桥对面，原来黑暗处还藏有一座城门楼子，也是全部用筷子拼造而成，显得极不工整，可是形神兼备，也有城门、城楼，那敌楼上竟然还留有数十处观敌的箭窗，两侧都是由无数筷子搭建的城墙。

这座筷子城和城前的筷子桥，远比真正的城楼桥梁微小得多。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提住一口气踩着筷子桥，能够勉强过河通行，但到了城楼下，才发现那城门根本就不是给人走的，城门洞比起狗洞来也大不了多少。

筷子城城门大开，只闻一股股刺鼻的腥风从中飘出，异臭扑面触脑。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赶紧扯块衣襟，裹住口鼻，遮掩了呼吸，再看那无数筷子搭建的城楼子底下，遍地都是残骨狼藉，都被啃得稀碎干净，白花花的没剩半丝皮肉，分不清是人骨还是兽骨。二人心下大惊：“娄氏槐园底下究竟是个什么所在？怎会有如此奇怪的一座城子？筷子城里住的又是哪个？”

此事完全出乎意料，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然胆大，也不敢立刻轻举

妄动，屏住呼吸趴在城门洞前，偷眼向里边张望。只见那筷子城中灯火通明，一排排屋宇连绵不绝，全是用五花八门的筷子搭成的房屋建筑，阴森的道路又宽又深，可城中的楼阁房舍都是小门小户，虽和人间无异，却也只有猫儿能住，那小孩的哇哇大哭之声就从中不断发出。不祥的哭泣声诡异莫名，听得这二人一猫的全身皮肤上，都立刻结出一片片毛栗子来。筷子城中的情形非同小可。

这正是：“听来惊破英雄胆，看去吓残壮士心。”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七话 清蒸活人

上一回正说到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夜探槐园的地下暗道，在洞窟深处发现了一座全部用筷子搭造的城门楼子，他们心中惊疑不定，便拿衣服遮掩了口鼻，哈着个腰，蹲在筷子城的城门洞前，偷眼窥探那城中的动静。

张小辫裹在怀中的那只黑猫，虽然胆小，却也好奇地探出脑袋来，一对猫眼滴溜溜乱转，同它的两个主子一起，打量着筷子城里的情形。

只见那城中街巷房舍的格局，都与灵州城没什么区别，只是尺寸极其微小，活像小孩子玩家家酒的摆设。也不知使用了人间的多少筷子，才搭造出了这座筷子城。

再看城中街市上，更是一派灯火阑珊的景象，在街头巷尾点了许多蜡烛，灯光朦胧恍惚，照得层层叠叠的筷子楼阁分外阴森，烛光中就见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老鼠，在高低错落的房舍门窗之间爬进爬出。

因为本地花猫从不捕鼠，使得灵州地区的鼠患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始终难以根治。虽然群鼠常常在灵州城中招摇过市，但是出于天性，它们仍是有几分怕人怕猫，可这座筷子城里的大群老鼠，却一个个目露凶光，根本不把城门处的二人一猫放在眼里。有许多明目张胆的硕鼠，就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眼前来来回回地爬动。

张小辫看得直吐舌头，抡起手来赶开了身前的几只大老鼠，暗道：“哪来的这许多大耗子，莫非是进了灵州耗子的老窝？”

常言道“天上没云不下雨，世间无理不成事”，在乡下多有老鼠嫁女、老鼠出殡的民间传说，但谁又曾亲眼见过？耗子们怎么可能做出人的举动来？一想到群鼠竟然偷窃了千家万户的筷子，在地洞中筑造城池，并且在里面学着人的模样起居过活，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皆是不寒而栗，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岂有此理。

张小辫心说这世道可真是天下大乱了，难不成老鼠们也要学着粤寇的样子起兵造反——在地洞子中自立一个朝廷？可老鼠只是搬仓窃粮之物，哪会有筑造城池的心智？看情形多半是天地间反常之兆，不知又要有什么大灾难降临了，乱世之中保身为上，等三爷得上一注横财，就赶紧卷了金银远远躲开才是。

这时孙大麻子忍不住惊呼一声，指着城中对张小辫叫道：“三弟你快往里边瞧，耗子们可不是只偷筷子，你瞧你瞧……它们竟然还偷小孩

子。这群大耗子成精了！”

张小辫往前一张，果然在正对着城门的一条街巷当中，有那么数百只大老鼠，乌泱乌泱地聚做一团，正托着一个全身光溜溜的小孩往深处挪动。那小孩哇哇大哭，手脚乱蹬着不停挣扎。

那群偷小孩的老鼠当中，为首有一只老耗子，全身皮毛斑秃泛白，眯着一双狡黠异常的小眼睛，不时爬到小孩身上，用它的老鼠尾巴尖挠那小孩的痒。光屁股小孩大概只有一岁左右，时而大哭大闹，时而又被鼠尾搔得呾呀而笑，想必群鼠正是用这种手段止住哭闹声，把小孩子从别人家中偷运至此。

张小辫看得明白，不胜惊奇，低声骂道：“这群死不绝的鼠辈，怎把你家三爷偷鸡的手艺都学去了！”

孙大麻子对张小辫道：“听说灵州城总丢小孩，常常闹得满城风雨，都道拍花子的手段厉害。俺还以为是街中的谣传，原来祸根却在这槐园底下的‘筷子城’里。那个不知是谁家的孩儿，被群鼠们偷进了城中哪里还能活命，咱俩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才是。”

张小辫虽不知群鼠偷来小孩想做什么，但料来不是好事，以他的性子，头一件是好利，其次就是好事，平时见着个风吹草动，就立刻削尖脑袋钻了进去凑些热闹，又常自夸胆识过人，性喜任侠，凡是路见不平，锄强扶弱的勾当，就没有他张小辫不想掺和的。此时他激于一时意气用事，要充英雄好汉，便把到槐园里寻求大富贵的事端撂在了脑后，打算钻进城门洞里，去救那被老鼠偷拐来的小孩。

谁知筷子城的城门洞太过狭窄，张小辫身子骨虽然瘦小，却也钻不得，眼睁睁看着群鼠将小孩越带越远，很快消失在了城内，不多时连哭闹之声也全都没有了。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见失了先机，便想用蛮力拆掉城门楼子破墙而入。谁知那些筷子间都用鳔胶粘得牢了，虽不比砖石坚固，可只凭他们两个，手中又没有锹镐之类的利器，要拆毁推倒却也十分费力。

张小辫心中焦躁，猛然一拍自己脑门，心道：“可真是急得糊涂了，何不翻城进去？”想到这里，他急忙挑灯去照城头，只见整座筷子城都藏在地洞里，城墙与上边的岩层间果然留有一大块缝隙。

张小辫拽起孙大麻子，向上打个手势，当下里二人手脚并用，攀着半人多高的筷子墙翻入城中。落脚处“吱吱”几声惨叫，俩人提起灯笼低头看看脚下，原来一窝刚离娘胎的小耗子都被他们两人的鞋底子踏作了肉饼，血肉模糊烂成一团。张小辫赶紧抬脚把鞋子在旁边的筷子墙上

蹭了几蹭，口中叫道：“莫怪莫怪，要怪也只能怪母耗子没把你们生对地方。”

孙大麻子也抡棒子在地上乱敲，把四周的老鼠都驱散赶开，二人在城中放眼打量。群鼠盘踞的“筷子城”里，每幢房屋楼阁中都躲着几只老鼠，满坑满谷的难以计数，低矮的房舍似是绵延无际，星星点点燃着不知多少灯台和残蜡，可深远处烛光微弱，看不清筷子城究竟有多大规模。

两人一时不知该向哪里去找那个被群鼠偷去的小孩，只好往着城池深处屋宇密集的地方而行。张小辫发现躲在怀中的黑猫吓得全身颤抖，不免心觉古怪。群鼠偷筷子筑城已是物性反常的天下奇闻，想不到连灵州的猫儿都惧怕老鼠，这老鼠城里莫非还有什么凶险尚未显露不成？如此境界，不得不仔细提防些个，可别让三爷“吃不成羊肉惹身膻”，到头来不但没能发财暴富，反倒折了老本，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想到此处，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二人在两侧筷子房舍林立的狭窄街市中朝前走了几步，忽然迎面一阵阴风吹至，随风飘来一股异香，味道浓浓厚厚，与地洞里阴冷腥秽的气息截然不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用衣服遮了口鼻，仍是挡不住香气冲入脑中，两人同时把蒙面的衣襟放下，猛用鼻子嗅了两嗅：“似乎是炖肉的香气啊，可炖的什么肉这么香？牛肉还是狗肉？”

他们俩许久未曾动过正荤，连那炖牛肉究竟是什么味道都快忘掉了，腹中正是匮乏时节，闻到城中肉香扑鼻，不禁被勾得食指大动，连忙吞了吞口水，用破袖子抹去嘴角流下来的馋涎，不知不觉就举步朝着前边肉香最浓处走去。

转了两个弯子，就来到一座高大异常的筷子楼前。这座楼阁高约一丈开外，搭建在十字街心，周围的房屋都比它矮许多，楼中灯火全无。用筷子拼凑成的门窗紧紧闭着，楼门前边的街上摆着好大一口蒸锅，锅底是个下陷的灶坑，也不知那锅里装的什么，从虚掩的锅盖缝隙里，呼呼地往外冒着热气。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只用鼻子一闻，便已知道满城飘散的肉香正是来自这口锅中，心想：“这是谁在炖肉？难道筷子城里除了大群老鼠，竟然还有别的人居住？”锅中肉香难以抵挡，二人也顾不上多想，看四周除了老鼠就是老鼠，再没别的异状，就紧走几步来到蒸锅近前。

张小辫把鼻子凑在锅前，深深嗅了一嗅，眉飞色舞地赞道：“好香好香！众所周知，在灵州城里，最有名的馆子是八仙楼，可八仙楼的厨子

虽然惯做南北大菜，却也未必整治得出如此一锅好肉。”说着话忍不住就伸手去揭锅盖。管它是谁家的锅，先吃个痛快再说。

孙大麻子拦住他说：“咱们都是清白汉子，岂能吃这没来路的東西？”

张小辫道：“咱们兄弟自然是明人不做暗事，虽然不知究竟是谁在筷子城里居住，可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他边说边在身上一通乱摸。在金棺村被兵火毁掉之后，他们曾在废墟和死人堆里，找了些干粮和盘缠，此时还剩下两枚老钱，就顺手掏出一枚来摆在灶旁，对孙大麻子道：“现下给过钱了，又如何说？”

孙大麻子嘴上虽然用强，但肚子里咕咕作响，口水早已流下半尺多长，也不问一个老钱能值什么，咧着大嘴叫道：“既然如此，自是再没什么好说……”话音未落，就迫不及待地用棍子挑开锅盖，想同张小辫二人大快朵颐。

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忍腹中饥饿，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被锅中肉香吸引，把别的事情统统扔在了脑后，等把锅盖揭开来，拨散热腾腾的白汽看去，只往锅里瞧了这一眼，二人就险些把肚子里隔年的饭食都呕出来。原来那锅里蒸熟了光溜溜的四个肥嫩小孩，看样子都只一两岁大，全是童男童女。

正所谓“难躲的是债，怕见的是怪”，孙大麻子长这么大，仗着胆壮心直，又有一身武艺，从没真正怕过什么，这回可是真从心底里怕了，寒意透骨，从顶阳骨直凉到了脚底板，吓得他赶紧一缩手把锅盖子扔回去：“俺的娘啊，这是清蒸活人！谁敢吃？”

张小辫心道：“别看锅里的东西又能当菜又能当饭，可绝不是给活人吃的，多半是槐园凶宅里藏着些不得了的东西，多年来修炼成精，竟能役使群鼠到城里去偷小孩子。咱爷们儿身上纵有些奢遮的手段，恐怕也不是它的手，趁着正主儿还没现身，再不逃命，更待何时？”对孙大麻子使个眼色，两人当下就想脚底抹油开溜，但此时再想逃出筷子城，却已经来不及了。

这正是：“飞蛾扑火谁相救，釜底穷鱼怎逃生？”欲知后事如何，且留下回分说。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八话 怪僧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误入筷子城，发现这城中古怪颇多，在一座筷子楼前的大锅里，竟然蒸熟了四个白花花的大胖小子，小衣服小鞋扔了一地，吓得二人魂魄飞扬，这才觉得锅中热腾腾的肉香格外恶心，险些将苦胆都呕了出来。

两人正要逃出城去，却听筷子楼后哐唧唧一阵锁链声响，似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蠢蠢蠕动，自远而近，来得好快。锅灶四周聚集的大群老鼠，也纷纷躲入街道两侧的房舍之中。

张小辫常做偷鸡吊狗的勾当，贼智向来机敏，见状不妙，立刻吹熄了手中提的灯笼，同孙大麻子两人俯身藏在一排低矮的楼阁后面。那些用各种筷子搭造的房屋高低错落，恰好遮住了他们的身形，又可以从间隙中偷眼窥探前边街上的动静。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知道眼下生死攸关，容不得做耍了，虽然屏住呼吸潜伏不动，但仍止不住心脏怦怦地狂跳，同时更有几分好奇，想看看是谁躲在筷子城里吃孩子肉。

此时那城中的老鼠们，也都在探头缩脑地向外张望着。四下里一时寂然无声，随着铁链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就从那座筷子楼后爬出黑糊糊一团事物，附近烛光昏暗，也看不十分真切，好半天都没瞧出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张小辫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去看，原来在那零星星的残烛灯影笼罩下，出现了一个身裹鼠皮的怪人，身前身后如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许多大老鼠。那人秃着头，额头上边有戒疤的痕迹，看来像是个僧人。

这僧人生得好似肉碾子一般，胖得连脖子都没了，一颗倒三角形的大秃脑袋上，只有头顶有一络头发，扎成了一个童子般的发髻儿，胡乱缠着几圈红线绳，从后脑勺看整个儿就像颗大鸭儿梨，却又像个道童，一张肥肥白白的大脸上小鼻子小眼，五官全都挤作了一堆儿，要不是在灯底下看去还有几分人模样，活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大白耗子。

那和尚身裹一件倒打毛的火鼠皮袄，破破烂烂不知在地洞里钻了多少年月，皮毛都已磨得又秃又平了，里面则只挂了条极肥极宽的大红肚兜，上面绣着鲜艳活泼的鸳鸯戏水。也不知这人是怎么保养的，全身肌肤光润洁白，吹弹可破，好似能滴下水来。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是个胖大的僧人，提着的心先放下了一半，但

看那僧人装束举止都格外诡异，僧不像僧，道不像道，又想到锅中的几个小孩，不免惧意又增，寻思这和尚多半是哪方妖物所化，莫非专吃人肉？灵州地面上多有“老鼠和尚吃人”的传说，未知真假，难道正是应在此间？

正诧异之际，就见那穿火鼠皮的僧人已爬到了筷子楼前，停下来趴在地上气喘吁吁。他似乎常年不见天日，身上裸露出的皮肉，白得没有半点血色。他身后像老鼠尾巴似的拖挂着几百条小孩子戴的长命锁，有铜的也有银的，稍微一动就哐啷哐啷地跟着乱响。

那人歇了好一阵子，缓缓起身，嘴里叽叽咕咕地念念有词，像是在学鼠叫般自言自语，同时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打开筷子楼的楼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藏在暗处偷眼张望，一看筷子楼中的事物，竟是一团珠光宝气，晃得人眼前发花，什么金锭银锭、玉石玛瑙，在那座楼中塞得满满当当。

这时恰有一群老鼠搬运银子过来。张小辫曾亲眼见过老鼠偷鸡蛋的情形：一只老鼠仰面倒地，用四个爪子把鸡蛋抱在怀中，别的老鼠衔住它的尾巴拖拽，如此一来，便可把鸡蛋运回鼠穴。此刻看在眼里，原来筷子城里的大群老鼠，正是用这法子偷运金银，将一锭锭大银送至楼下，都由那僧人拾起来纳入筷子楼里。

张小辫见财起意，便觉口干舌燥，看得心里动火，眼珠子发蓝，心想那林中老鬼果然没骗三爷，槐园里真有好一桩奢遮的富贵，只是如何才能取到手中？眼见现下时机未到，只得先行忍耐，继续躲在房舍后面静观其变。

那地洞里的僧人似乎能驱役老鼠，筷子城中的大小老鼠，无不听他指挥，一趟趟地往返奔走，不断运来银子和竹筷。那人每捡起一块银子，便在脸上反复摩擦，叽叽地偷笑一阵，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进筷子楼里。那张怪脸上的神态极是贪婪可憎。

不久搬完了银子，重新关上楼门，又全神贯注地拿筷子堆砌楼阁。那人大概不会行走，只能和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样手足着地。过了好一阵子，他用手揉了揉肚子，似乎觉得有些饿了，便爬到蒸锅前，用鼻子猛嗅肉香，脸上喜动颜色，嘴边垂下一串馋涎。

那人揭开锅盖，从中拽出一个蒸熟的小孩，倒拎在手里看了看，随即扯胳膊拽大腿，把骨肉都扔在地上。四周的老鼠们纷纷从房舍中钻出来，扑过去争相夺食，那人咯咯怪笑了两声，把手中剩下的小孩脑壳捧住吸吮汁水。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看得又是惊恐又是恶心，只好闭了眼不再去窥探，可那吸溜的嚼脑浆子声，以及群鼠噉噉喀喀啃咬人肉的响动，仍是不住地钻进二人耳朵里来。

张小辫只好用手去堵自己的耳朵，不料他躲得时间太久，又是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腿脚血脉不畅，四肢多已麻木了，一抬手便使身体失去了重心，竟向前扑倒在地。他怀中藏的那只黑猫，本是吓得蜷成一团，这时正好被他拿压了一下，吃不住疼，立刻发出喵呜一声惨叫。

正在分吃死孩子的群鼠忽然听到猫叫，都是一怔，无数双鼠目齐刷刷盯了过来。那身裹火鼠皮袄不僧不道的怪人，也缓缓抬起头来，脸上神色木然，嘴角边挂着肉汁，两只小眼睛不住向四周打量。

张小辫暗暗叫苦：“乖乖不得了，这回泄露了踪迹，多半也得被抓到锅里活活清蒸了。老天爷不开眼，怎的偏让张三爷如此命蹇？”

孙大麻子见被破了行藏，仗着血勇之气，还欲做困兽之斗，握起手中棍棒想要上前放对，谁知那身穿火鼠袄的僧人，在喉头里发出咕咕咯咯一阵轻响，筷子城里的无数巨鼠倾巢而出，同时涌向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的藏身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

常言道得好，“好汉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耗子多了啃死猫”，那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大量老鼠环攻过来，岂是孙大麻子能招架得住的？

那妖僧见有生人进了筷子城，显得怒不可遏，不待群鼠围拢，便噌的一下当先蹿到近前。他那一身的肥肉足有两百多斤，压得房倒屋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就觉腥风扑面，气为之窒，还来不及挣扎反抗，便已被攒倒在地。

张小辫自知命在顷刻，便将怀中的黑猫揪住，想投出去来个声东击西，以便趁机脱身。可那黑猫早吓坏了，缩在他怀里不肯出来。

张小辫没抓到猫尾巴，情急之下，两手各揪住一只猫耳朵，硬生生将黑猫拽起挡在身前。揪猫耳朵本是古代相猫术的一种手法，据说判断一只猫的筋骨如何，可以揪住两只猫耳把其拎在半空，如是善能捕鼠的佳猫，它耳朵吃疼，就会缩起四个猫爪，猫尾巴卷上头顶，全身团成一个毛球，以此来减轻耳部的疼痛；反之如是懒猫，一旦被人揪住耳朵提起，则只能四爪乱蹬，龇牙咧嘴地惨叫，像这种猫就追不上老鼠。

讲到这插一句，有道是“说三国离不开诸葛亮，讲赵云离不开长坂坡”，咱们这回话本的名目是《贼猫》，《贼猫》必然离不开传古便有的相猫、纵猫之术。此乃咱们这部书的“书胆”，可这都是后话，暂且按下

不表。

先说张小辫慌乱之中揪住黑猫的两只耳朵，将它拎到半空。那黑猫是家养之猫，比猫儿巷里的野猫更为懒散，借着猫仙爷的荫福，一直在灵州城里活得无忧无虑。虽有一身月影乌瞳金丝猫的上佳筋骨，却从未捉过老鼠偷过金银，平日只是上树登檐，以追捕鸟雀为戏，饿了就溜进厨房偷鱼偷馒头，此时一双耳朵受疼，便想学它老祖宗那套缩爪卷尾的法子，却奈何争气不来，猫尾巴刚卷到一半已到极限，四只猫爪更是只能在身前乱蹬乱挠。

恰好那僧人爬到张小辫跟前，冷不防凭空冒出一只黑猫来，正与他脸贴着脸，人眼猫眼四目相对，猫爪子全都挠在他的脸上，立刻抓得鲜血淋漓。那僧人本就容貌丑陋，满脸是血更是显得狰狞无比。他是吃惊不小，那黑猫更是害怕。灵州所产之猫，平时好端端的也就罢了，可它们一旦心觉恐怖，惧怕到了极点，双眼便会迅速充血变红，在月影乌瞳金丝猫那喵呜的惨叫声中，一双猫儿眼顿时变得血红血红，直如暗夜中的两盏红灯一般。

不到生死存亡地，哪得猫眼显奇踪？只因那怪僧被黑猫这双血眼一看，才使得“马上摔死英雄汉，河里淹死会水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九话 八仙楼

且说那只名贵异常的月影乌瞳金丝猫惊骇至极，被张小辫揪着猫耳朵拎在半空，恰好与那怪僧脸贴着脸，四目相对之际，两只猫儿眼充起血来，周身毛发森森俱竖，犹如被厉鬼所凭，与平日里判若两猫。

那能够驱役群鼠的怪僧，突然被一对充血的猫眼逼视，也自受惊不小，他猝不及防之下，猛然尖叫一声，仰面向后就倒。

也合该是猫鼠物性相克，加上此人天生惧怕黑猫，只见那怪僧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短小粗壮的四肢不住抽搐，竟似发了羊癫一般，胸肺间的一口气息再也转不回来。

孙大麻子趁机从地上翻身跃起，抡起手中棍棒迎头砸落。他是虎力熊心之辈，一条棒子使得发了，卷得劲风呼啸，照着怪僧头顶砸个正着，直打得血肉横飞，将其当场毙在了棍下。

筷子城中的大群老鼠失了主子，顿时犹如大梦初醒，不待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动手，便已争先恐后地逃出城去，四下里鼠洞甚多，眨眼间就已逃了个干干净净。

张小辫惊魂初定，忙把黑猫抱在怀里，对孙大麻子说道：“此番真是造化了，全仗猫仙爷爷显灵保佑；也幸亏三爷急中生智，拿黑猫破了妖僧的邪术；又有麻子兄一身英雄的手段、豪杰的见识相助，才得以将这老鼠和尚了账。”

孙大麻子抹了抹脸上进溅的血水，对张小辫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头有满天神佛，当中有官道王法，底下还有阎罗鬼判，怎能全都是睁眼瞎？这老鼠和尚偷拐人家小孩来吃，实是天理难容，却原来不经打，俺只一棍子便结果了这厮的狗命，实在是太过便宜此贼了，就应该活捉了解送到衙门里发落，一场碎刚是免不了他的。”

张小辫道：“这厮死在此地，总算是报应不爽了。咱们兄弟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筷子城中所藏的金银财宝，多已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三爷从金棺坟遇鬼时起，千难万难，受了多少挫折，吃了多少惊吓，最后总算是得了正果，从今往后的日子苦尽甘来，就只剩吃香喝辣穿金戴银的受用了……”说到得意处，不禁忘乎所以，却不知世间之事，向来反复无常，命里得来非分内，终有一日要偿还。

二人想起这怪僧刚才吃清蒸活人的恶心情状，兀自有些恨意难消，又在那老鼠和尚的尸身上踢了几脚，随后摩拳擦掌来到筷子楼前。那楼

中银积如山，端的是动人眼目。两个人四只手，如何搬得过来这许多银子，稍一商量，张小辫脑瓜一转，便想了个歪点子出来：估计这会子天快亮了，不如暂且回去，向铁掌柜交还了槐园的钥匙，同他扯个谎，说这凶宅里实是闹鬼闹得厉害，根本没敢进去过夜，然后等到晚上，推了驴车到后园门口，翻墙进来搬运银子。这条街根本没人居住，如此行事方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稳妥之策。

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先裹了沉甸甸的一包银子带在身上，钻地洞从原路返回，又把槐园里的暗道口遮盖了。等都忙活完了，天上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到了猫仙祠找到小凤，三人给猫仙爷重新叩了几个响头，就在巷口等候打更寻夜的老军铁忠。

小凤独自在破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半夜，又听二人添油加醋地说起槐园中老鼠筑城，偷小孩煮来分食的种种诡异之事，不免更是心惊肉跳。三人都猜测不出那个能驱使群鼠偷银的怪僧究竟是什么来历。

按张小辫以前的性子，肯定会心存好奇，忍不住要搅些事端出来，但此一时彼一时，只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现在张三爷的身价不同了，有钱人的命最是金贵，岂能再去涉险闯祸？如今那桩一等一的大富贵已然到手，此时该做的，只是想办法把大批银子带出城去远走高飞才是正理，再不肯旁生枝节。

三人在巷口嘀咕了许久，先商量今夜如何来运银子，又商量钱到手了如何花用，直商量到张小辫愿和孙大麻子要将这桩财富二八分账。因为张小辫在金棺坟幸遇林中老鬼，得了仙家的指点，才知灵州城槐园里埋着银钱。按理说这桩富贵都是张小辫一人的命中横财，可张小辫自称仗义，也承孙大麻子出力不小，便分给他两成。

孙大麻子感激不尽，对张小辫千恩万谢：“生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中，每天能有口饱饭吃就心满意足了。承蒙贤弟不弃，周全了俺孙大麻子一场，今后愿意给张家牵马坠镫，贤弟但有哪厢使用，俺是全凭差遣，水火不辞。”

张小辫就爱听别人讲他义气，但对小凤却始终心有不满，一文钱也不想分给这拖后腿的乡下丫头。不过念在都是乡里乡亲，就让她今后给张三爷当个听使唤的下人，苦活累活都交给小凤来做，一天早晚两顿饭。逢年过节的时候，要是赶上三爷心气儿顺了，备不住一高兴还打赏她两件小花褂子穿。

小凤被他气得大哭了一场，越想越是委屈，这真是“得意的狐狸强似虎，败翎的凤凰不如鸡”，以前在金棺村里，谁将这偷鸡吊狗的张三小贼

看在眼里。他一个没父没母的野孩子，还不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谁知今日此人摇身一变成了财主，连孙大麻子都成了他的狗腿子，自己却是家破人亡无依无靠，将来只得忍气吞声地伺候张三爷了。

张小辫此前被王寡妇这对贼母女欺负得很了，如今才算出了这口恶气，正要让小凤给自己捶背捏腿，却忽然担心起来：“不好了，看天上日头出得比山高，为何打更的铁忠还不来拿钥匙？那老儿莫不是当做咱们已经死了？”

张小辫三人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铁忠老汉来取槐园的钥匙，只好亲自到松鹤堂药铺去还钥匙。谁知到了药铺前，发现店门上着板，都快晌午了也没开业，向店中伙计一打听，才知道早上起来就不见了铁掌柜的人影，铁家的老仆铁忠也一直没回来，松鹤堂药铺里乱做了一团，正忙着四处找人，店里的生意只好停了。

店里的伙计和查柜们议论纷纷，都说铁掌柜一向习惯在家守财，入夜后足不出户，现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好生蹊跷，便有人主张去衙门报官。也有人认为可能铁掌柜夜里去寻哪个小相好的，宿醉未归，用不着大惊小怪，为此事报官不妥，众人人多嘴杂，乱糟糟的不得要领。

张小辫心中隐隐觉得不妙，铁公鸡好好在家待着，怎的就突然无影无踪下落不明了？许不是与他收了瓮冢山的僵尸美人有关？但此事隐情极深，张小辫根本不清楚铁公鸡要美人孟意欲何为，他便是猜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究竟，只好不去理会，打算入夜后就去槐园搬运银子。

三人计议已定，就到街上估衣铺里买了几套新衣服，又到熟食铺里称了十几斤酱肉，回到猫仙祠，把身上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换了，将面饼卷肉吃了个饱，剩下的酱肉都分给庙里的野猫们吃了，随即躲在神龛后边，倒头便睡。

本想睡到晚上动手，可身上有钱了烧得难受，翻来覆去如睡针毡，只觉这一天过得异样漫长，太阳迟迟不肯落山，张小辫恨不得学做古时后羿，张弓搭箭，一箭将那天上的太阳射将下来，最后实在耐不住性子了，便对孙大麻子他们说：“闲日难熬，反正咱们现在有的是银子，与其在庙里枯坐，不如让三爷带你们去八仙楼吃回大菜，吃饱喝足了，晚上好做活。”

孙大麻子和小凤连声称好，他们早就听过灵州八仙楼的名头，方圆几百里之内，谁不知那是城里最大最奢遮的酒楼。灵州是处千古繁华的名城，八仙楼也是几百年的老招牌老字号了，去那吃酒用饭的，多是达官贵人和南来北往的富商巨贾，他们乡下穷人哪里有福消受？连做梦都

梦不到八仙楼里有什么山珍海味。

三个人动了馋虫，也都想去顺便开开眼界，自然说走就走，于是带着黑猫，一路打听着前往八仙楼。那八仙楼位于城南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这条街的两边酒肆茶舍林立，灵州经商贩货之流最多，尽是些富室大户，虽然城外打着仗，此地依然是笙歌处处、热闹非凡。

张小辫耳朵尖，路上听到茶馆里有说书的声音，脚底下就挪不动了，看看天色尚早，去八仙楼吃饭还不是时候，就带着孙大麻子和小凤进了茶馆，点了上好的茶水点心，学着有钱人的模样，坐下喝茶听书。

馆中说书的先生，正讲着《水浒传》。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最喜欢听这套书，尤其是喜欢听打虎好汉武二郎的事迹，要是拿现在的话说，这俩人都是武松和燕青等好汉的“超级铁杆粉丝”。他们听到张都监陷害武松，英雄落难这一段，就气得咬牙切齿，拍桌子砸板凳；等听到武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仇人满门良贱杀得一个不剩，又同时抚掌称快，没口子地大声喝彩。

等听够了书，也快到饭口的时辰了，三人就直奔八仙楼，还没到门口，就已闻到楼中一阵阵酒肉混合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三人谁也没进过这么气派的酒楼，但囊中有钱，胆气就壮，迈步进去，立刻就有跑堂的伙计过来招呼。

那伙计专与客人打交道，看一个大麻脸和一个乡下丫头低着头四处乱看，好像眼睛都不够用了，而另一个小厮则是满脸泼皮无赖相，就知道多半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鬼，但又看三人虽是蓬头垢面，身上衣服却也整齐光鲜，不太像是要饭的乞丐，心想这时生意正好客人众多，犯不上连打带骂地将他们赶出去，吃过饭若是没钱结账，剥了他们身上这几件衣服也抵得过了。

于是那伙计招呼张小辫等人落了座，他是店大欺客，半没好气地问三位客官想吃些什么，又说咱这八仙楼可不卖阳春面的。

孙大麻子和小凤没进过大饭庄，他们自惭形秽，只顾四处打量，被跑堂的伙计问起，也不知该吃什么。只有张小辫是财大气粗，拍案骂道：“操你奶奶的，敢欺三爷囊中无钱是怎么着？三爷要吃清汤寡水的阳春素面岂能上你这店里来？”说着拍出两锭大银子，大咧咧地说：“今天三爷做东，请两个朋友吃饭，你个没带眼的力巴子，还不快给三爷报报你家店里都有什么拿手好菜。”

大凡做惯了迎来送往的店伙，多是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那伙计听张小辫开口就骂，正想动怒，却又见了银子，满腔火气顿消，立刻换了

一副嘴脸，眯着眉眼赔笑道：“是是，您老教训的是，小子确是有眼无珠，还请贵客多多海涵。咱这八仙楼里，请的都是各地名厨，专做诸路南北大菜，号称千古名城第一楼。甭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长的、水里游的，想吃什么有什么，那真是应有尽有，且听小子给三位报上菜名。”

自古道是“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汉”，既然吃饭的有银子，那开店的绝没替他省钱的道理，只见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斟茶倒水，然后站在旁边唱起一路路菜牌。

张小辫等人多没听过，也不知那些南北大菜都是什么，等把那伙计耍弄够了，最后才告诉他三爷吃饭从不问价钱，只管将八仙楼里拿手的好菜，掂配着上来十几道就是。不多时那跑堂的就将酒菜流水介传送上来，七大碟子八大碗，把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灵州八仙楼的菜肴名不虚传，果然是色香味俱全。

张小辫三人撸胳膊挽袖子，举箸运气，正待放开手脚一通大吃海喝，但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忽听得八仙楼外一声呐喊，暴雷也似闯入几十名公差。这伙人行似虎、动如狼，进到酒楼中踢翻了几张桌案，更是不由分说，如鹰拿雀一般，将张小辫、孙大麻子、小凤三人按倒在地，抖出绳索来，捆成了四马倒全蹄。

张小辫大惊失色，忙叫道：“上下牌爷们高抬贵手，小人是进城来贩虾蟆的，并非粤寇的细作，可是拿错人了？”孙大麻子也叫道：“天大的冤枉！我等俱是良民！”

其中一个做公的捕快闻言大怒，抡起手来，左右开弓，各抽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十几个耳光，打得二人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口鼻中都流下血来，牙齿也掉了几枚。

孙大麻子还想叫冤，却见那伙公人中为首的一位牌头点手喝骂道：“你们这三个杀刷不尽的贼人还敢多言？趁早闭了嘴，老老实实地跟爷爷们回去见官，还可少受些皮肉之苦。一场天字号的官司，够你们打得过了。”

这正是：“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真如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十话 造畜

上回说到张小辫三人在八仙楼中要酒要菜，正得意间，却闯进来一群如狼似虎的公差，不由分说，就将他们拿翻在地。一旁的那只黑猫见机不好，嘴里叼住桌上一条糖醋鲤鱼，一阵风也似的逃出门外，遁入了街巷深处。

众公差自不理睬那偷鱼的猫子，当场搜出白花花一包银子，公差里为首的牌头骂道：“天杀的贼徒，此乃朝廷押在藩库的银锭，如今人赃并获，还有什么话说？”当即便命手下人等，将张小辫、孙大麻子和小凤三人绳捆索绑，押回去打入牢中，听候官家发落。

张小辫本以为林中老鬼指点给自己的一场富贵，乃是桩无主之财，从来没去琢磨筷子城中的大批银两究竟是什么来历。他这辈子，连散碎银子也没经过手，又不识得铸在藩库银锭上的花押，哪料到会惹上这么一场弥天大祸？直到被做公的牌头一语点破，才如大梦初醒，追悔莫及，自道这次实是引火烧身万劫不复了，真好似“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雪水来”，万念俱灰之余，还不忘在心中骂遍了林中老鬼的祖宗八代。

列位看官听说，原来灵州城地处水路要冲，又是南北商贾钱货往来集散之地，从清初便设有藩库，江南两省的税银钱粮，全都押在这座库中，到得限数再一并送往京城。灵州藩库所在的街巷，名为银房街，居住的多是银匠。

原来税银收缴上来时，多是以毫、厘、钱、两为计的散银，等取到了藩库中，还要再行熔铸聚合。由于江南富庶，钱多粮广，收取上来的各项税赋，乃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故此防卫格外森严，库中墙壁都是内外双层，造得坚厚异常，称作“虎墙”，并且铜门铁户、数重关锁，派有专门的库兵看管把守。

自太平军从粤东桂西两地起事，席卷北上，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灵州城以南的各处重镇，尽数被粤寇陷落。几路兵马对灵州形成了合围包夹之势，藩库里押存的大批税银还没来得及运走，也同当地军民一并被粤寇困在城里。

灵州城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壕深墙高，固若金汤，而且城中商贾众多，他们不惜血本，出钱出粮帮着朝廷募集团勇；城里又有许多洋枪洋炮，火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非常先进精良，所以太平军接连打了数次，却始终未能得手。但太平军的首领们，也知道灵州城中设有藩库，

库中积银无算，虽是前几阵折损了不少人马，仍是欲得之而后快，随时都会再次卷土重来。

灵州藩库里的银子太多，难免动人眼目，不仅是大股的粤寇意欲相夺，更有许多飞贼大盗，也想趁着战乱从中捞上一票，这些人或是三五成群，或是独来独往，踪迹飘忽不定，最是难以防范。官府为了保住库银，派兵日夜巡逻防卫，银房街里的明哨暗岗下了无数。乱世要用重典，一旦抓着了意图盗银的贼人，立刻凌迟枭首，杀一儆百，决不宽容。

可纵然是如此看护，最近这库中银子仍是不断失窃，奇的是虎墙高耸，铁锁俨然，并不知是哪路贼人，又是使的什么手段神通，竟能在重兵把守之下，把白花花的银子偷出藩库，还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线索。

库银失窃非同小可，官府红了眼睛，凡是出城的，一律严加盘查，防止贼人运赃出城，并且下了死限，命捕盗衙门里的一众差役，在限期内缉拿贼人追缴赃物，否则便用全家老小抵罪。自古从来都说“官匪是一家”，寻捕官与城中的贼偷强盗向来多有勾结，公家擅能养贼，所以耳目最广，凡是地面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没有他们打探不出来的。而且做公的眼睛最毒，让他们找寻为奸做贼之辈，便如同是仙鹤寻蛇穴，远远的占其风、望其气就能查知。

谁知多方打探下去，这桩天字一号的大案，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得胡乱抓了些草贼充数，虽是逼着屈打成招了，却仍在不断丢失库银，如何交得了差？

众差人正急得没处豁，捕盗衙门中的牌头忽然得着了一些风声，说是在沽衣铺里，有人用大锭银子买衣服，那银块底部正铸有灵州藩库的记印，线火子看得明白，再也不会差的。牌头当即撒出眼线，命手下在街上秘密寻访跟踪，最后在八仙楼里，将全伙贼人一举擒获。

灵州本来是个直隶州，但是因为附近城镇都被粤寇攻陷，本省几位大员的脑袋多已搬了家，加之战时平乱所需，所以各道各司，乃至提督衙门和巡抚衙门这些全省的中枢机关，也都临时设在城中，现在的灵州城是督抚同城，并由治地内幸存下来的一众官吏们，协助巡抚马天锡，就地筹备钱粮，募集团勇守城。藩库失窃之事早就惊动了朝廷，巡抚马大人闻听拿到了飞贼，不敢稍有怠慢，当即传令连夜升堂，要亲自会同有司审问案情。

就见堂上灯火通明，诸般刑具陈列，衙鼓咚咚作响，差吏肃排两边，真是“胜似生死阎王殿，不输吓魂东岳台”。张小辫等三人跪在地

上，看了这般阵势，早已惊得面如土色体如筛糠了，这正是“有翅膀的，你腾空飞上天；有爪子的，你刨地钻进洞。既无飞天遁地术，休惹官司到公堂”。

张小辫心知这回的事闹大了，事到如今只好竭力澄清，他惯会见风使舵顺口扯谎，也不等马大人动问，忙呼道：“不劳烦大刑伺候，爷爷青天神鉴，小人们不打自招。”

那马大人城府极深，为人阴狠果断，素来以折狱问案出名，知道凡是重大之狱，都需要三推六问，详细审辨。他见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的形貌，便知是市井间游侠惹闲的顽赖泼皮，想那库银被窃，捕盗衙门多日里遍查无果，竟没一丝踪迹，如此手段，必不是等闲小可之贼能为。而堂下所跪的这三个人，看年纪都不过十六七岁，其中还有一个姑娘，只凭他们几个小角色，怎做得下如此遮天大案？但库银又确实是从他们身上搜出，看来其中必有曲折，须是察言观色明辨秋毫，问他们一个水落石出。当下一拍惊堂木，在灯下详细推问起来。

张小辫好不乖觉，问一答十，满脸无辜地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衙门里的规矩他是知道的，要先说名姓出身，可张小辫、孙大麻子三人都是乡下的光棍没头鬼，又有什么大号了？那小凤随她娘王寡妇的姓氏，就唤作王小凤；孙大麻子是家中老大，自小就满脸麻子，所以得了这么个诨号，从来没有大名。

张小辫祖籍并非是在金棺村，而是有些来历的世家，祖上曾做过京官，后来败了家流落至此。他是自幼就识得礼法，名字本是有的，只是那时年纪尚小，多已记不得了，现在细细回想，好像是叫做张什么贤，贤是圣贤书的贤，却不是管闲事的闲，中间那个字记不清了。后来流落江南，也不知是从哪论的，在金棺村里被排做了是“官老三”，叔叔大爷们见了就是“小三”，同辈之间称兄道弟的，无不以“三哥、三弟”来称呼他。

张小辫先把自己说得守法重道、知书识礼，并称将来还打算寒窗苦读，考取一场功名，图个光宗耀祖，也好为朝廷出力，为非作歹偷鸡摸狗之事是从不肯做的。可怎奈刀兵无眼，战火无情，使得金棺村毁于一旦，这才不得不和孙大麻子、小凤二人背井离乡，平时只好在山里捉些虾蟆，进城换些柴米度日。

只因最近鼠患猖獗，恰好前些天在山里挖到了一些稀罕的药材，就拿到灵州松鹤堂换了只擅能捕鼠的黑猫，想带它回去看家镇鼠。但当时天色已晚，城门已经关了，又担心露宿街头被巡城的团勇当成细作，便向铁公鸡铁掌柜借了他家的槐园空宅过夜。

马大人听到这点了点头道：“嗯……槐园曾是娄氏老宅，早已空废多时了，据说宅中闹鬼，是个不干净的去处。”

张小辫道：“大人真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子的好官，连这等小事也了如指掌，那座槐园中果然是闹鬼闹得厉害。”随后将他们在槐园中，如何如何遇到老鼠偷运小孩，如何如何在地窖里发现筷子城，如何如何看见一个怪僧拿锅子活活煮了小孩来吃，他又是如何如何用黑猫吓得那怪僧抽了羊癫，才得以为民除害的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才说在筷子楼里找到大笔银子，并不知道是官府之物，自己这三人只不过是想得点小便宜，就随手拿了几块来花用，至于在金棺坟遇着林中老鬼，以及在瓮冢山里挖出僵尸的事情，则是只字未提。

马大人又分别审问另外两人，孙大麻子和小凤对整件事情并不完全知情，说起来前后多不囫囵，但大体也如张小辫所言。

马大人问到此处不禁暗暗吃惊，饶是他胸中渊博，遍通刑狱，也没料到库银一案竟然牵扯出这等异事。灵州城近年来常常有小孩丢失，始终没能破案，眼下粤寇大兵围城，官府哪还顾得上去抓拍花的拐子，想不到却与库银失窃有关，连忙派人到槐园之中搜查，并到松鹤堂拘来铁公鸡对证。

松鹤堂药铺的铁掌柜下落不明，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哪里带得到堂上？只把店中的伙计账房等人拿来盘问，果然都与张小辫交代的毫无出入。然而一众做公的差役捕快赶到槐园，从地窖下去找到筷子城，发现失窃的库银果然都在其中，更有许多民间的金饰珠玉等物，而且那和尚头上中了一棍，却只是昏死过去，并没有断气，当即被拿到堂上。

马大人深知案情重大，不敢怠慢，会同了驻防灵州的旗人官员，继续挑灯夜审。那和尚过了一道热堂，却抵死不认，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过非同一般，认下了就得受一场碎剐凌迟的极刑，还不如在堂上熬刑而死，倒还来得痛快些个。

马大人先命人打了老鼠和尚二十大板，见其冥顽不化，只称自己是云游化缘的和尚，便逼问道：“好个贼子，果然是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想来杀人放火的勾当，正是你这等野僧的手段。现今刀兵四起，民不聊生，哪里有余粮斋僧，况且出家人吃斋念佛，以清贫淡薄为本，怎养得出你这一身肥厚的膏脂？必是吃人肉吃出来的，此等奸狡的恶贼，还敢在本官面前花言巧语？如此大罪，以为搪塞得过吗？”那老鼠和尚兀自浑辩道：“善哉善哉，只因我佛慈悲，贫僧是越饿越肥。”马大人知道此贼

是想熬刑，心想：“本官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铜铸铁打的罗汉。”便喝令左右施以酷刑，却不可坏了老鼠和尚的性命。

官府中的刑吏是干什么吃的，自有对付这等恶贼的手段，也不对他用水火酷刑，只把他周身上下剥个精光，拿块污糟的黑布蒙住双眼，提在柱子上倒吊起来，再用滚热的蜡油慢慢滴他脚心，此法有个名目，唤做“步步生莲”。脚心穴道密集，是人体敏锐异常的所在，三五滴蜡油下去，足底尽是一片片紫泡，嘶喊出来的惨叫已全然不是人声，任你是金刚罗汉也熬受不得。

那和尚果然吃不住此刑，不得不招出口供。原来世上有一伙妖邪之徒，专会切割死人器官，合以五行药石，烧成丹头服食，称此法为金刚禅，练到高深处，须食胎男童子一百六，可成大道，这和尚就是此辈中人。

由于这伙人行事诡异，手段神秘，而且总带着各种生灵畜养在身边驱役，大到猪马牛羊，小到蝼蚁昆虫，无所不有。民间的百姓们不知其详，往往越传越邪，都说这是“造畜”，就是指有人会妖术，能用药把人变成牲畜，借此拐卖人口牟取暴利。其实练金刚禅的人，主要是把死人肉烧炼药饵，喂给百兽生灵吞吃，那些个虫兽吃上瘾了，就会受制药者的驱使奴役。

以往的太平之日，守文的时节，找不到太多无主的死尸，所以就偷坟掘墓，挖出新入土的死人割肉剔骨，才能练此邪法。如今有粤寇作乱，各地盗贼纷起，战事过后，到处都是无主尸骸暴于荒野，所以这门都快灭绝了的邪术，竟又得以死灰复燃。

这和尚俗家姓潘，人称“潘和尚”。他生来愚蠢，不识一字，不知为什么，身上竟有种筑楼搭塔的怪癖，出家后杀师烧庙，现今是个无主的野僧，以前就常做些个拐卖小孩的勾当，长得形同肥大的白鼠，故此又被呼为老鼠和尚。他常常学那两岁孩童的举动装疯卖傻，一直就在灵州等地作案，后来习起了金刚禅，学会了控鼠的手段，就躲在槐园这座空宅里闭关修炼。他役使大群老鼠，从藩库里往外偷运银子，官兵们做梦也想不到，银子竟然都从老鼠洞里出去了。

老鼠和尚丝毫不将官府放在眼里，虽被拿到公堂之上受了大刑，仍然神态狂傲。说自己虽然失手被拿，不过是一时大意，着了别人的诡计，大不了就是一死，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城里城外还有许多同伙，捕盗衙门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那些造畜仙法，藩库里的银子早晚还得被偷走拿去孝敬祖师爷。

马大人勃然大怒，他同旗人图海提督商议道：“普天下最可恶的便是习练邪术的妖人，自古剑侠专诛其人。史书上说早从五代年间便已绝迹了，其实在我朝至今仍有余孽未除，以提督大人之意，该当如何处置这厮？”

图海提督虽是统辖军务的高官，但除了官场上钩心斗角的本事，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才能，实是个昏庸无能之辈。他连夜听审，困乏已极，正自打着瞌睡，被马大人一问，连忙打了个哈欠，吸了吸鼻烟提神，又欠起半个屁股向北拱手抱拳说道：“咱们大清国隆福齐天，当今的皇上更是英明神武，岂容世上有这等小丑施恶行凶？既然拿住了，还多问什么，趁早按律处决了就是，到时候咱去看他一场大出红差，也好取些乐子。”

巡抚马大人立刻迎合道：“本官也正有此意，这老鼠和尚虽只一介跳梁小丑，不足以惊动圣听，但做下的案子却着实不小，法理难容。而且其身怀妖术，还有善于造畜的同党未能收捕，倘若打入死牢里时日久了，恐其施展手段，挣开禁锢反狱逃脱，又或绝食自尽逃避极刑大律，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在三日内押付市曹，当众千剐万碎、挫骨扬灰，以宣我朝法度。”

灵州城槐园奇案暂且告一段落，常言道“不计今朝祸福，哪知他日吉凶”，尚不知张小辫等人被官府如何发落；更不知林中老鬼为何指点他们做这一番奇异之事，其中究竟有何惊人的图谋？

有分教：“乱世不肯存公道，天降劫难动灾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第三卷《神獒》分说。

第三卷 神獒 第一话 谭道人

话说那巡抚马大人，为官的心机最深，胸怀韬略，腹有良谋，而且眼光不凡，高瞻远瞩，做起事来当机立断，他惟恐夜长梦多，详加推审之后，便决定尽快处决了“老鼠和尚”，当即命手下将此贼挑断手筋脚筋，拿铁锁串了琵琶骨，戴上重枷打在死囚牢里，由牢禁狱卒们好吃好喝的喂养着，并且严密封锁消息，等到三天后押付市曹碎剐零迟。

然后马大人又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带入后堂，先让人给他们松了绑缚，用过压惊的酒饭，再次当面细细盘问。原来这马大人善于识人，深知天底下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有各的用途。既使是在鸡鸣狗盗之徒中，也往往都有可堪大用的奇材。

马大人在得知张小辫懂得相猫古术之时，便猛然想起一件事来，灵州自古就有拜猫仙的风俗，但很多人说不出猫仙爷的来历，纵有知道的，所传也多为道听途说，未必全然属实。他家祖辈未发迹时，曾在前朝做过响马，多与天下盗贼相通，所以知道此事的根由。

其实当年的“猫仙爷”，并非是什么神仙道士，此人只不过是古代一位能够飞檐走壁的神偷，那神偷是灵州世家出身，常把一只四耳花猫带在身边，专门偷窃为富不仁之辈，把所获之物救济贫苦穷困，其手段高明已极，多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出的神异妙术，往来绝无踪迹，连捕盗的军官也拿他无可奈何。

这神偷本家姓谭，平时在街上只充做走街串巷卖野药的破衣道士，所以人称“谭道人”，他自幼懂得“相猫”之术，到各处偷金窃银，全凭身边的四耳花猫，此猫机灵非凡，擅能攀壁过墙。古时候的大户富室，无不院深墙高，除了看家护院的家丁，还会养着恶犬，一旦听得些许人声动静，就会狂吠扑咬，可这都奈何不得“谭道人”。

“谭道人”行窃并非是独来独往，他的同伙向来不少，乃是灵州群贼的首领，群贼多是在夜间出没，穿着夜行衣，鞋底里垫着草灰，走路绝无声响，脸上还要蒙了面，嘴里衔枚，免得出声说话。

如此潜行至作案的大宅之外，先自伏在墙根里悄然不动，由“谭道人”抓住四耳花猫的后颈，对准了墙头用力抛出，那贼猫轻盈矫捷无比，一撞上墙壁，就能伸出猫爪，无声无息的悬挂于壁上，随后借着力，曲身弓背，一跃蹿过高墙。

那四耳花猫进到院子里，就会先将护宅的恶犬骗到一边，诳它吃了

迷魂药，药翻了恶狗之后，花猫便会潜到后门，用猫爪子拨去门栓，放外边的群贼进来行窃，“谭道人”就凭着此法做下了许多大案，无往不利。

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谭道人”与洞庭湖的盗贼魁首喝酒，俩人喝多了打起赌来，那盗魁说谭公神术是人所共知，天下谁不佩服？盗取世上宝物只如探囊一般。可你本事再大，有一样东西却未必偷得到手，据说在宫中大内，有藩国进贡来的一枚“夜光宝珠”，大如龙眼，精气灿然，夜里灭了灯烛，此珠可以光照百步开外，乃是皇家至爱的宝物，向来由太后亲自收藏，连皇帝都不知道它放在哪里，谭公若能施展手段，取了这颗明珠让我等开开眼界，咱们五湖四海的响马盗贼，都应尊谭公一声“盗中魁星”。

其实这只不过是个酒后说笑的话头，可“谭道人”最是要强好胜，偏要与洞庭湖盗魁争这口气，跟谁也没打招呼，就独自带了四耳花猫前往皇宫，恰好赶上元宵灯节，皇帝陪着太后出宫来观灯，百姓们挤做了人山人海，争相一睹龙颜，“谭道人”就藏身在万民当中，与四耳花猫看清了老太后的相貌，但想那大内禁地，守卫何等森严？“谭道人”的胆子再怎么大，也不敢进去盗宝，只好给他的“四耳神仙猫”拜倒磕头，求它务必进宫盗出夜明珠，给灵州群贼争些脸面回来。

那四耳花猫心有九窍，是最通灵性猫子，能懂得主人心意，它猫眼一眨，便已闪身出了落脚的客栈，一连几日内在宫中探路，认明了太后起居行止的规律，也不知这猫是怎么想出的鬼点子，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先找地方偷了支花炮叼在嘴里，然后趁夜色越墙潜入皇宫，寻到太后的寝宫，窥探那老太后刚刚入睡，外边捧灯的宫娥们也打上瞌睡了，它就顺着抱柱悄然溜下，将那花炮放到宫灯旁引燃了，然后躲入暗处潜伏不动。

静夜深宫里，就听炮竹“嘣”的一声巨响，吓的太后老娘娘和宫女们魂飞天外，连滚带爬的纷纷躲藏，也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乱子，还道是有人行刺，又或是天降异象，震雷击宫，慌慌忙忙的呼唤侍卫羽林前来护卫。

老太后百忙之际仍没忘了她那颗“夜明珠”，忙让宫娥们将她搀到凤榻下，从暗格中取出宝匣，打开来看去，顿时现出满室精光，才晓得“夜明珠”并没有随着天雷飞化归天，太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稍稍安心下来。

谁知那四耳花猫躲在柱后看得清楚，它动如快箭离弦，从暗处一扑上前，将太后手中的“夜明珠”抢在口里含住了，随即翻身逃窜，真个

是“来去如风雨，出没似闪电”，只在倏忽之间，便已逃得无影无踪，殿中只剩下目瞪口呆的太后和一群宫女。

四耳花猫躲路逃脱，它却不太识得皇宫路径，只顾翻墙越殿的奔着一个方向逃窜，宫中侍卫虽多，却都在忙着保驾搜寻刺客，谁会想到要去捉一只野猫？

这回也是该着出事，四耳花猫误走误撞，竟来到了皇帝的寝殿外边，当时世上盛行“方术”，在御驾前的侍卫当中，就有一个精通“剑术”的高手在内，那人瞅见离身边不远的墙头上，正一个黑影蹿动，奇快如风，而且还裹着一道精光，似是只大花猫口含“夜明珠”，知道事有古怪，便放出飞剑击杀。

饶是那“四耳神仙猫”机敏警觉，察觉到金风不善，躲避得极快，也不免被宝剑削去了一只猫耳和半片头皮，受伤着实不轻，顿时血流如注，幸得此猫矫捷轻灵，才舍命狂奔得脱。

“谭道人”并不通猫语，无法听四耳花猫讲述经过，只是事后探听到宫中失窃的情形，推测得知，不免对此事追悔莫及，他和四耳花猫如兄似弟，多年来彼此之间没有形迹可分，自己受浮名所累，为着一时意气用事，非要盗取皇宫重宝，却险些因此坏了四耳花猫的生命，现在想来，要那些虚空的浮名何用之有？

于是“谭道人”也不去与洞庭湖的盗魁相见，随手把四耳花猫偷来的“夜明珠”投入江中，他为了躲避官府追拿，收拾起手段再不使用，只靠贩卖能治疑难杂症的“猫儿药”度日，不久后，更是隐埋了姓名，远走江湖云游四海，最后再也不知所踪。

灵州百姓们感念“谭道人”劫富济贫的恩德，就造了祠堂供奉，只因官家戒盗，不能明说祠中供的是当年的神偷“谭道人”，便皆称其为“猫仙爷”，后来才渐渐形成拜猫仙的风俗，祠中时常都显出许多灵验来，各种野闻佚事也随之越来越多，传来传去往往难辨真伪了。

马大人常对“谭道人”的事迹欣羡不已，感叹古术奇异，竟能控猫为盗，残唐五代时有“红线盗盒”之事，至今被称做神妙无双之技，想来也不过如此神通罢了。只可惜当年官府里无人识得这番异术，就任其流落进盗贼之流中去了，否则收做公家之用，把这一番本事用于为间做谍，偷营劫寨，必定能建立些大功劳出来。

马大人极有野心，想趁着粤寇之乱，显些真实的本领出来，以便得到朝廷的赏识重用，他生性坚忍，向来通晓兵机，这一年多来在灵州主持经营团练乡勇，着实同粤寇恶战了几场，双方互有胜败，渐渐使他深

感孤掌难鸣，所以不分高低贵贱，到处网罗能人异士收为己用。

而且在槐园里捕获“老鼠和尚”之后，才发现“灵州”附近竟有造畜的奸徒活动，看样子要图谋不谗，想偷窃朝廷的库银。这伙人行踪诡秘，手段更是奇异，绝难以常法追查。所以马大人就想收买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一是看重他们有“相形辨物”的本事，二是看这俩人满身泼皮气质，怎么瞧也不象官府做公的，又兼言语便给，为人灵活机敏，无论是派其刺探情报还是跟踪盯梢，都容易掩人耳目。所以要保举他们破例先到捕盗衙门做个“牌头”，再拨一伙眼明手快的公差，随时听候他们两人调用，专门缉捕老鼠和尚的一众同党。

张小辫能得活命，已是满口的念佛不止了，万没想到这场天大的官司，不仅与自己再没一丝牵涉，更得到官家抬举，可以做个捕盗拿贼的“牌头”，可这在往日里也就罢了，但是现在正是天下大乱，贼寇横行的时节，慢说什么官家的王法了，就连那封疆的大吏，也有被贼人砍去了脑袋的，自己这点本事岂能顶用？夹在黑白两道里可不是好受的，稍有闪失就得搭上这条小命。

但张小辫看这马大人也是位心狠手辣的人物，哪敢不从他的意思？暗暗盘算着，不如权且应了差事，瞅个机会溜出城去，这教“天地纷扰战争时，恰似英雄一盘棋”，其中的输赢成败，不知要耗费多少无辜性命，张三爷是穷怕了只图富贵，可从不参与什么英雄的事业，也绝不想当做官府的走狗和棋子。

马大人看出他的意思，知道这俩小子皆是市井出身的草莽之辈，只有晓以忠义，或是许以重利，才能够笼络得住，便对二人说，以往国家任用贤能，最看重着科举出身，除此之外，任凭你有什么奢遮的手段，也是一概不用，只此一个门槛之下，就不知埋没了多少奇谋巧智之士。可如今粤寇做乱，朝廷正值用人之际，你们都是有些本领的，何必自甘落入平庸凡俗之中，到头来与草木同朽。世上虽有屠龙的宝剑射雕的弓，可也需有人使用才得施展，你们俩算是命里遇着贵人了，本官慧眼识珠，见你们果是有些胆识的，可以提拔起来酌宜使用，故此愿意抬举携带你们一场，只要能将造畜的妖邪之徒一网打尽，绝不吝惜重金犒赏。

孙大麻子生性耿直，喜的是说强夸胜，自称好汉，他听马大人所言正是触着了豪杰襟怀，当即跪拜下去，“造畜”之贼天理难容，既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举动，俺孙大麻子凭爷吩咐，愿出死力擒贼。

张小辫却心想“也不知你这老大人是慧眼识珠，还是牛眼识草，为何偏偏看中张三爷相猫的本事？但此时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先想办法

谋了官家的重赏，到时候看情形不好，三爷再抽身溜撒不迟”，打定了主意，当下便跟着孙大麻子一同领了差事。

这正是“要图平贼定寇事，预备擒龙伏虎人”，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说。

第三卷 神契 第二话 一千三百刀

且说巡抚大人安排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在灵州城里做了捕盗的“牌头”，又把小凤收留在府里，表面上是念她孤苦，让她服侍马夫人暂做个使唤丫头，实则是当做人质，以防张小辫二人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张小辫精滑透顶，如何看不出来这个用意？心中暗骂马大人看似慈眉善目，却实是老谋深算，肯定是想“以贼治贼”，利用“相物”之术，来对付“造畜”的邪法，可小凤又值得什么斤两？只等三爷我寻得几注财帛，趁早找个机会卷了钱远走高飞才是。

孙大麻子却另有一番见识，还以为马大人识得好汉，有意抬举重用他们，就劝张小辫道：“俺常自思量着，咱们兄弟本是何等样人？打生下来便是粗茶淡饭的过日，即便手边有了金银也不知如何使用，发财后反倒觉得全身都不自在。又担心槐园筷子城里藏的银子实在太多，你我骤然得了如此大的富贵，只恐天理不容。到最后果然生出事来，惊动了官府，惹来一场官司上身。不过到头来虽然富贵成空，却幸而因祸得福，受马大人的赏识做了牌头，咱们必当尽心竭力图效犬马之劳，不可再生非份之想了。”

张小辫并不理会他这番道理，俗话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又道是“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在衙门口里听差的“三班四快”，从来都是拆剥人家的祖师，捕快牌头正是那“三班四快”中的一快，这等差事虽然有些油水可捞，死后却是没有面目去见自家列祖列宗的，哪有什么兴头认真去做？但眼下城外刀兵四起，想逃也难以逃远，只好充做捕盗的“牌头”，权且混它几日再做道理。

有话即长，无话便短，转眼就到了设法场处决“潘和尚”的日子，从一早起来，监牢中的狱卒们，就按“发送红差”的惯例，给“潘和尚”披红挂绿，全身上下揩抹干净，并在两腮上画了胭脂，于死牢中摆下四大碗“鸡、鸭、鱼、肉”，并预备了一坛子水酒，劝他吃饱喝足了动身上路。

“老鼠和尚”下狱时已被挑断了大筋，虽是变成了一个废人，却一直还盘算着如何砸牢反狱逃将出去，万没料到这么快就上法场，自知今天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极刑之苦，索性把心横了，放开肚皮，吃了最后一顿“断头饭”。

这时便有官差前来提人，将“潘和尚”从深牢大狱中起出，打入囚笼木车，由两百多名团勇押解着游街示众，一众兵丁横眉立目，杀气腾

腾，个个都是“弓上弦、刀出鞘”，一阵阵敲打碎锣破鼓开道的喧闹声中，推动着囚车，缓缓来至城中十字街心。

此时“灵州城”里的许多百姓，都已听闻拿到了盗窃库银的“巨贼”，而且此贼还偷拐小孩，这些年在附近丢失的孩子，多半都被此贼煮来吃了，实该千刀万剐。

满城中人，无不对其切齿痛恨，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眼看今日正午就要处以极刑了，自然是奔走相传，尽来观看，来得人实在太多，城墙也似的砌将起来，搅做了人山人海，连四周楼阁房顶的瓦檐上都站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如何收拾这专吃人肉的恶贼。

临着街心的一处高楼，是座二层的阁子，视野最为开阔，被设为了监斩台，由带兵镇守灵州藩库节制军务的图海提督，与那位总领团练的马大人共同监斩，为防有歹人来劫法场，或是有粤寇趁乱偷城，便派兵戒严封锁了各道城门，又调数营精锐团勇，各执犀利火器，暗藏在法场附近随时听令，真个是“伏下快弩射猛虎，沿江撒网捉蛟龙”。

古代处决犯人，行刑的“法场”向来都选在街口市心，有意让民众围观，为了让大伙知晓官家法度森严，不敢轻易犯禁，但事与愿违，处决犯人的活动，往往都被当成了最大的“热闹”来看，端的是鲜活生动，远比听书看戏要来得刺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那些年月，官府使用的“酷刑重典”远远多于往日，一到开设法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人就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有好些个泼皮闲汉，不辞起五更爬半夜之苦，就为了抢到个极近的好位置看得真切，又有几个真正将朝廷的“王法刑律”放在心上？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做了公差，被派到法场刑台下看押“老鼠和尚”，一众团勇公差把用刑的木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但四周的百姓太多，任凭抽打喝骂，仍是争相挤到前边来看，一时间人挨人人挤人，拥得水泄不通，被挤坏的人们哭爹叫娘，整个街心乱做一片。

张小辫前天从“猫仙祠”的野猫当中，把那只偷溜的黑猫找了回来，本想今日借着做公之便看回热闹，谁知和孙大麻子被挤在囚车旁，竟是一动都不能动，那黑猫也被挤得无处容身，只好蹲在了张小辫的帽子顶上去看热闹。

张小辫见马大人等官员都在楼上端坐，不禁觉得心中煞是不平，心想若不是三爷使出手段，官府如何拿得到“老鼠和尚”？可如今风光都被旁人占了，满城百姓谁知三爷的功劳？又想“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这捕盗的牌头无品无级，比起芝麻绿豆也还不如，蝼蚁一般的脚色，有什么

稀罕？倘若三爷朝一日发了迹，做个封疆的大吏，才不枉在公门中走这一遭”。

他正胡思乱想的做白日梦，就听四周的人群忽然炸开来一般，暴雷也似的喧哗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正不知为着什么，他急忙寻声看去，原来是灵州城的刽子手“刘五爷”带着四个手下来了，那刘五爷从祖上六代起，就全是公门里吃红饭的，传下来的手艺非同小可，是刑部亲点的刽子，以前一直在京城听差，这两年告老还乡，才被调回了灵州原籍。

巨贼以妖术偷盗“藩库”库银，以及驱鼠吃人子嗣，乃是震动天下的大案，所以今天处决“老鼠和尚”，官府特意请了已经封刀的刘五爷出山，据说刘五爷得过真传，手艺十分了得的，不管是砍头斩首，还是剜胆摘心，在他刀下动起刑来都好似“行云流水”一般。

只有犯了滔天大罪或是身份不凡的刑徒，刑部才能请出他老人家掌刀执法，即便当年在京城里，也是等闲难得一见，今日竟要在家乡父老面前施展手段，围观之辈自然止不住喧哗起来，那刘五爷在灵州百姓眼中，就象是位成了名的戏子一般，自他迈步登上刑台，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要引得台下发出一片喝彩声来。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也曾听过刘五爷“刑部刽子手”的赫赫大名，连忙掂起脚尖，伸着脖子去看，只见那刘五爷六十多岁的年纪，生得体魄魁梧，豹头环眼，阔口裂腮，颌下髯丛如猬，胡须虽已半白了，但精神矍铄饱满，脑门子油亮油亮的，一席短衣襟小打扮，身上连肩搭背，系着白练也似的一条围裙，目光中凛然有股杀气，不怒自威，恰似那杀生的修罗魔君在世。

刘五爷的围裙也不是一般的東西，乃是先皇御赐之物，寻常行刑的刽子，向来是光着膀子，或是穿了号坎甲马，再系条屠户般的黑围裙，可刘五爷手艺不凡，不管是断首凌迟，还是剥皮摘心，身上刀上从来不见一个血点，刀是祖传的宝刀，身上是皇上赏赐的白腰，如此装扮，正是为了显出自身艺业过人，使见者皆惊。

再看刘五爷的四个徒弟，活脱是四大金钢投胎下凡，刀砍斧剁般的一边高矮，显得好不齐整，全是膀大腰圆虎力熊心的彪形大汉，油光光的大辫子打了团结盘在头顶，身上的红边灰底号坎敞开一半，袒胸挺肚，把胸口黑杂杂的一大片护心毛露在外边。

这爷儿五个，满面的杀气，目光所到之处，打量到谁身上，谁就得打个寒颤，冷汗淋漓，那真是“直教胆小惊欲死，纵是石人也流汗”，围

观的众人都不免暗自庆幸：“幸亏今天上法场受刑的不是我们。”

刘五爷带着四个徒弟，上了半人多高的木台，先对着楼上监斩的官员抱拳行礼，随后对父老乡亲们施了一躬，他也是有心要卖弄些个手段，让徒弟们当着众人的面。取出携带的几个大皮囊，打开整顿起来，里面无非是砍腰的“鬼头刀”、斩首的“剃魂斧”、剥皮的“搬利刃”、掏心的“剜肠剑”，还有各种“带钩、带刺、麻花拧转儿”的刑刀法刃，都是寻常百姓叫不出名目的器械，琳琅满目，足足有不下百余件之多，在日光下一阵阵泛着寒光。

这时已有刑吏验明罪犯正身，然后宣读罪状，按律断了番和尚一个“刚”字，此等妖魔匪类，若不处以千零万碎之极刑，委实难平民愤，故此要请“刑部刽子手”刘五爷割满一千三百刀，待到午时三刻，听得三声号炮为令，就要动法刀行刑。

围观的百姓顿时满场哗然，众人一来是恨极了“潘和尚”，二来听说要割一千三百刀，乃是地方上前所未见的大刑，正要看刘五爷行刑如何施展手段，底下的人群中对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这回可算是来了，咱就等着开眼吧，一般凌迟碎剐，只不过一百二十刀，要割满一千三百刀才让犯人断气，可不是寻常的手艺能做到的，当今世上，除了刑部刘五爷，谁还有这等本领？”

有的人稍稍有些见识，听了此话便摇头说：“这个却不然了，凌迟碎剐为本朝最酷之刑，平时难得一见，但现在正是平寇定乱之时，一旦捉到了发逆反贼，无不用此极刑处决，所以这几年咱们见碎割活人也见得多了。可你发现没有，越是那精壮结实的汉子越是能劲得住多割几刀，饶是如此，二百刀下去也仅剩一具血肉模糊的骨头架子了。而那肥胖之辈，则根本无从下刀，一刀下去不免连皮带膏的扯下一堆，象老鼠和尚这贼厮生得如此肥头大耳，能割够他二三百刀已是大手段了，想刚足一千三百刀却又谈何容易，恐怕刘五爷一世英名，临老却要栽在咱这灵州法场上了。”

张小辫被挤在台前，听那几人议论不休，便讥讽他们毫无见识，对众闲汉夸口吹嘘道：“一千三百刀算得什么？在前朝中，割满三四千刀的大刑也是有的，北京城里的刑部刽子手个个身怀绝技，都是世代传授下来的神妙手段，外人绝难得知，三爷当年在京亲眼见过刑部刽子们练刀，原来要先从最大的大牲口上身上练起，割牛割马割骡子，最后越练越小，刀数却是不减，直练到鸡犬鸭鹅老鼠兔子才能出师。”

众人初次听闻，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有些短浅之人只顾称赞，想不到这位牌头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见识阅历；有些人则认为张小辫之

言纯属无稽之谈，牲口肉多体粗，岂能和犯人相提并论？再者刑部刽子手的本事再大，又怎么可能在老鼠身上割几千刀？这“碎剐凌迟”的极刑又不是剁肉馅子，要割满一千三百刀，必须每一刀割下一块皮肉，而且在剐至最后一刀之前，犯人是绝不能断气的，否则刽子手与犯人同罪，差了多少刀都要着落在自己身上。

众人乱遭遭的正自议论不休，就听“咚隆”一声号炮响起，眼见午时三刻将至，这正是“阎王下了勾魂状，无常二鬼索命来。”毕竟不知“刑部刽子手”刘五爷，如何碎剐“老鼠和尚”整整一千三百刀，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卷 神龛 第三话 凌迟

自古怨债相偿，杀人的填命，欠债的还钱，多是因果上的事情，说他一年也说不过来那许多，那些个遭受官司刑狱之苦的，也都是由此而生，计较不得。但听得一声号炮响过，眼看午时三刻将至，刘五爷让他的四个徒弟充做副手，先将“潘和尚”从台下囚车里起出，绑到法场行刑的木台之上，那刑台当中有个“金”字形的木头架子，糙木铁环上边乌黑的血迹斑驳，都是以前用刑时所留。

刽子手们一言不发，动手把“潘和尚”绑定了，三下五除二，就剥净了人犯身上的囚服，随后就捧着刑具刀候在一旁听命，这时第二声号炮响过，法场四周围观之人，都知道在转眼之间，便要把这恶贼千零万碎，大多注目观看，嘈杂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许多。

刘五爷请“监斩官”在名牌上勾了红叉，反身走到“潘和尚”身边，按惯例抱拳说道：“今天是刘五来送潘爷上路，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刽子手掌刑执法，无非是被上差下派，推辞不得，等会儿万一有照顾不周全的地方，还请潘爷多多担待。”

“潘和尚”落到了这个地步，早已万念如灰，但在法场上众目睽睽，他还要硬充好汉，嘴角子一阵阵抽动，表情诡异的狞笑道：“久闻刑部刽子手刘五爷大名，不想竟死在您老的刀下，也算是本法师的造化，本法师临刑别无所求，只求您老用刑时手底下利索些，给咱来个痛快了断，我死后走在黄泉路上，也忘不了念着您老的好处……”

刘五爷连眼皮子也不眨，冷冰冰地说道：“古有圣贤立纲常，今有王法大如天，潘爷惹下的是弥天大罪，身上有又背着百十条人命，最后怨魂缠腿被官府拿获，才被断了个碎剐凌迟的极刑，今天这一千三百刀，可是一刀也少不了的，咱们劝你不妨想开些，在阳世多受些零碎之苦，到阴曹里却能早得解脱，趁着第三声号炮未响，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尽管留下。”

“潘和尚”想到要被碎割一千三百刀之苦，不由得心寒胆碎，心中怨毒发作起来，沉默半晌才说：“本法师生来慈悲，最喜欢哄耍小孩子为戏，自从修炼金钢禅以来，食过胎男童子一百五十有余，此乃度他们前往西天极乐大善举，眼看着便能成就正道，得一个出有入无的法身，谁知竟被一班小贼撞破了法相，使我落到了官府手中，挑筋穿骨吃了好一番折磨，今日又要使出歹毒手段，让本法师受尽零割碎剐之苦……”

“潘和尚”越说越恨，继续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就算到了阴世，也必

化为厉鬼，找你们一个个的索命报仇，刘五爷你是专给官家掌刀的鹰犬，操你奶奶的，你与马天锡那狗官坏过多少好汉的性命？你们通通不得好死，爷爷早晚从阴间回来找你们索命！”

刘五爷发过无数红差，以往那些死囚服法之时，或是对刽子手软言相求，或是骂不绝口，又或是默然不语，更有受惊不过，在法场上屎尿齐流之辈，他多是见得惯了，丝毫不以为意，当下任其破口大骂，也不同“潘和尚”再说什么。

周遭围观的百姓却大为恼火，都说如今真是没有王法了，这“老鼠和尚”罪大恶极，此等丑类死到临头之时，竟然还敢口出狂言？真是个挨千刀的贼杀才。更有许多家里丢失小孩的，一发对其恨得入骨，纷纷捡起烂菜石子投向法场，有领队的军官赶紧指挥团勇把持局面，以防乱民蜂拥上来搅了刽子手行刑。

此时又有许多“苦主”，纷纷挤到前边，偷着把钱塞与法场附近的公差，他们要等动刑之后，讨买几片“潘和尚”的碎肉，这里边也不光是被贼人拐去小孩的“苦主”，还有许多家患有病人的，因为早年间有种说法，凡是法场上出红差，犯人身上的血肉都能做药引治病，监刑的公差们往往可以趁机捞点油水，只不过不敢明面交易。

正乱得不可开交之际，就听“咚隆隆”一声号炮作响，“刑部刽子手”刘五爷见午时三刻已至，当即动手行刑，先是副手取出一条漆黑的网子，当场抖将开来，缠在潘和尚的左臂之上，这黑网可不是普通的鱼网，乃是前朝刽子所传之物，通体以人发混合蚕丝编就，专在凌迟碎刷的刀数过多时用于“量肉”，只见那黑网的网丝勒入皮肉之中，便会留下一大片铜钱大小的血印。

刘五爷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叫声：“看法刀了”，便伸手从皮囊当中，拽出泼风也似的两把快刀，这两口法刀，一长一短，皆有名号，长者过尺，唤做“尺青”；短者过寸，唤做“寸青”，从由北宋年间流传至今日，据说当年曾用来碎刷过江南巨寇“方腊”，真是“白刃似水，寒气逼人”，果然有“吹毛断发”之锋。在此“大小二青”两口利刃之下，剔割过的好汉之多，实是难计其数。任你是含冤负屈的忠臣义士，还是恶贯满盈的乱党贼子，被绑在法场上见了这两口快刀，都不免心中慄惕，魂魄俱无。

刘五爷手中拎了长短两柄快刀，口念“恶杀咒”，咒起刀落，按着勒出的血印子一刀刀割下，那“潘和尚”吃过许多童子，养得周身肥胖，细皮嫩肉，受割不过，疼得尖叫惨呼，刘五爷更不理睬，短刃一割，长刃一挑，便取下柳叶似的一片皮肉，直把“二青”使得发了，但见他出手如

风，一片刀光闪动之际，不消一个时辰，就已将“潘和尚”肥大壮硕的身躯刮了个遍。

旁边相帮的四个刽子，一路数着刀数，法场刑台上血肉淋漓，“灵州城”里的人们，多是初次见识“刑部刽子手”用刀，谁也没想到天下会有如此快刀，又有如此干净利落的割法，直教人无法思量，尽皆看得犹如木雕泥塑般目瞪口呆，诺大个街心里，只闻刽子下刀、贼人惨叫，除此之外，十字街上鸦雀无声，围观的百姓中有那些胆小的，竟被吓得尿了裤子。

做“刽子手”就是凭宰杀活人吃饭，这“刑部刽子手”刘五爷，果然是手艺了得，他自十七岁艺成出师以来，就开始在法场上掌刀执法，四十年来经他手底下发送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真正是“杀人如麻”，行刑的经验尤为丰富。

此次碎刮“老鼠和尚”不比寻常用刑，必须要割满整整一千三百刀，所以刘五爷深知下刀要即快且准，刀子底下不能拖泥带水，否则就先把犯人活活疼杀了，更要避开人体血脉，而且此贼肥胖长大，不似寻常皮肉精壮之辈，血脉经络格外难寻，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使出了浑身解术。

那“潘和尚”也当真悍恶，身上被割了一个痛快，嘴上是一边惨叫狂嚎，一边骂不绝口，尽些言语极为阴毒的诅咒，但声音越来越弱，等刮到一千两百余刀的时候，“潘和尚”已是体无完肤，舌头、鼻子、耳朵尽被刮去，全身上下只剩两只大眼珠子能动，兀自贼溜溜的来回乱转，盯着“刽子手”的刀锋看个不住。

刘五爷是“手出山岳动、刀落鬼神惊”，前六百刀唤作“鱼鳞刮”，刀削面似的把周身上下削去了一层，中间四百刀是“剜肉刮”，最后三百刀也有个名目，称为“剔魂刮”，堪堪数到“一千二百九十九刀”，刮得“潘和尚”只剩一具骨架了，刘五爷的“恶杀咒”也恰好念完，忽然停下身子，收起刀不占血的“二青”，在手中换过一柄带环的牛耳尖刀，请过监刑的官吏上前来验刑。

此时“潘和尚”的眼皮已被割去，连眼珠子都不能动了，目光如同死灰，不知是不是还没断气，那监刑的官吏捧着一个罐子，从中抓出白花一把大盐粒子，对着“潘和尚”撒去，只见“潘和尚”一对眼珠子疼得猛然一转，显然还未死绝。

刘五爷立刻手起刀落，牛耳尖刀一刀下去，只是一戳一剜，便已挑出一颗血淋淋颤微微的人心，恰是一千三百刀整，法场四周围观之人轰

然喝彩，都赞刘五爷好奢遮的手段，连在楼上监斩的马大人和图海提督，也各自暗挑大拇指称道不已。

刘五爷身上果然不见半个血点，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在如雷般的喝彩声中团团作揖，随后走下台来，众人无不拱手相贺，真如众星捧月一般，周围又不断有富商大户送上酒肉花红，这是要借刑部刽子手身上的杀气，给自家图个驱邪避凶的彩头。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在旁边看得大为心折，都觉得刘五爷如此威风，凭得是真手艺真本领，咱们兄弟几时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耀武扬威一番？这时就见刘五爷的四个徒弟，七手把脚将“潘和尚”所剩残骸剔剥了，“五脏六腑”尽数掏拽出来，摆开来挂在刑台的几根木桩子上，又把骨头残骸全都砸为碎片。

有些外来的围观者初次看刑，不知缘故，就问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请教二位牌头，怎地刚完了贼寇，还要砸碎骨骸？有没有什么说道？”

张小辫趁机吹嘘说：“凌迟乃是最酷的极刑，若非遇着大奸巨恶，也轻易不动如此重典，不仅千刀万剐，按律更是连尸骨都不得入敛，碾砸碎了之后还要引火焚化，搓骨扬灰。实不相瞒，此贼正是张三爷拼着性命亲自擒拿到的，诸位却不知他的厉害，这老鼠和尚有妖术在身，不将其碎尸万段毁形灭骸了，也难保他弄出个什么邪法，又要还魂了出来害人……”

正说话的时候，蓦地里刮起一阵阴风，四下里飞砂走石，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瞬间就变得愁云笼罩，“灵州城”里的百姓们如临大祸，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哭爹叫娘声中争相奔蹿逃命，真个是“天昏地暗无光彩，鬼哭神嚎黑雾迷”。毕竟不知这阵阴风中是否有恶鬼出没，且留下回再说。

第三卷 神龛 第四话 神龛

正说到“潘和尚”被押到法场吃了一副，千零万碎割净了皮肉之后，刽子手又将他的“五脏六腑”掏拽出来，摆弄着一件件挂在木桩之上，正待引火焚化，却凭空刮起一阵阴风，一时间失了日色，灵州城中飞砂走石，天昏地黑。

众人见状无不大乱，南街上的人们纷纷躲入临街铺面，给市心里闪出一条道路，在其余的三条路口中，看热闹的百姓仍是挤成人墙不肯退场。

张小辫以前并非常进“灵州城”里走动，没见过决囚的场面，还以为碾碎骨骸加以焚烧，就算完解了差事，但看南街上的人们忽然闪开道路，一个个秉气吞声，抻眉瞪眼的张望着什么，显然都知道今天这场“凌迟极刑”还不算完，后头还有热闹可看，他忍不住好奇起来，就近向旁边的一位老公差打听究竟。

那公差知道张小辫是巡抚大人亲点来的，正要有心结交，便压低了声音道：“张牌头有所不知，咱们灵州城设法场决囚，到最后并不象外地一般烧化死囚遗骸，只把骨头碾碎，剩下的血肉内脏，则历都来要留给城外的饿狗分吃，你瞧这满城愁云惨雾，定是乱葬岭万尸坟里的神龛也进城了，谁个不要命了，还敢高声喧哗？”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闻言一怔，齐声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刽子手们把那些心肝肚肠都挂在木桩子上，竟是要给城外的狗子们发番利市！”

说中代言：自古便是“人死之后，入土为安”，棺材木料越是厚实坚密，死者在地下就越得安稳，否则虫吃鼠啃，雨水相浸，说不尽有多少苦处，其中最倒霉的，还要属死后下了葬，却当晚就被狗子扒开坟土，一头撞破棺板，趁热拖出来吃了。

但许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棺材，临死能有个草席子卷了就不错，小户人家也只能置办三寸柏木板的“狗碰头”。乱世之中天灾人祸，大部分老百姓都没东西可吃，流窜于乡间野地里的饿狗就更多了，遇到打完仗，这些饿狗就到战场上掏吃死伤的军卒和马匹，一个个养得膘肥体壮，凶悍异常，成群结队的出没于乱葬岗中，那些个“薄棺浅埋”的穷苦百姓，死后多被躲在坟地里的饿狗们挖出来吃个精光，种种惨状述说不尽。

灵州附近战事不断，激战过后，处处都有肚破肠流身首异处的死

人，古代圣贤曾说：“收敛无主尸骸，覆以黄土，乃仁者所为。”可眼下这世道人心不古，哪有人肯去收尸掩骨？而且死的人太多，也根本埋不过来。

只有官府出面，派下些赏钱，让民夫们在附近收敛尸骸，都运往“万尸坟”丢弃，就在“灵州城”南门外，距城数里有好大一片荒山野岭，据说春秋战国的时候，此地曾是个“铸剑”的山谷，但年代太远，古时的地名已经无法考证了，也不见留下什么遗迹古物，只在山中有条深沟，战乱以前，凡是死在牢狱里的囚犯，都会被弃尸其中，久而久之，得了“万尸坟”这么一个俗称。

最近这几年，死人多得无处掩埋，官府便指定把“万尸坟”专做填埋无主尸体之处，不论是死于疫病灾害，还是死在刀枪之下，只要是无人收敛的尸骸，不问身份来历，一发扔进“万尸坟”中填了丘壑，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坑中究竟有多少死尸，那一片山阙深处，真是杂草丛生白骨嶙嶙，狐兔出没孤魂夜哭，从来无人敢近。

流窜在附近的野犬恶狗，竟把“万尸坟”当作了粮仓，千百只野狗成群结队，争抢坑中尸骸，为此往往引发内斗，互相间打得你死我活，被咬死的狗子，立刻就被同伙啃成一堆白骨，所以荒山里的野狗数目总在几百头左右，对活人还无大害。

直到有一年，不知从哪来了一头巨犬，体大如驴，吠声近似牛鸣，神威凛凛，俨然有王者之态，此犬悍恶绝伦，竟成了“万尸坟”大群野狗的首领，到处闯村扒坟，棺材中的死人，甚至落单的活人，还有村舍城池中的牲口，没有它们不敢吃的，而且数目越聚越多，渐渐形成了地方上的一桩大害。

但愚民无知，都道此犬神骏异常，不是等闲的世间俗物，多半是灌口二郎真君驾前“哮天犬”下凡，故此皆以“神獒”呼之，谁也没有胆量触犯，也不知上任按察史是怎么琢磨的，自己想了个办法出来，号称“以贼人换良人”，竟然与野狗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凡是城中处决人犯，在死囚被正法之后，一律不许其家属收敛，尸骨血肉就地留下，给“万尸坟”的野狗们发送利市，任其舔血噬骨，使此辈不要再伤害无辜的平民百姓。

从那时开始，只要“灵州城”里一设法场，那“神獒”便有灵验感应，它能在荒山穷谷中，远远嗅到数里之外用刑的血腥气息，随即就会带着大群野狗呼啸入城，又据说野狗们吃的人多了，群狗之后总有无数孤魂野鬼相随，带得所到之处阴风阵阵。

所以城里的人们大多知道惯例如此，见到半空里尸气冲天，就知道

定是南门已开，把“神獒”放进来了，急忙闪出街道，躲在一边继续观看，果然过不多时，便从南街上闯来一群饿狗，约有数十头之众，将一条凶猛狰狞的巨犬簇拥在当中。

张小辫虽是初次见到“神獒”，但他略得了些相猫辨狗的诀窍，一看之下已知此犬不凡，在《云物通载——犬经》一篇当中，把世间的狗按照体形大小，粗分为三类：最大者为“獒”，普通中常者为“犬”，体态小的才称作“狗”，这是从古就有的说法，可现今世上常将“犬”与“狗”浑同，却不知两者有别。

那条被民间称为“神獒”的恶犬，比拉磨的驴子也小不了多少，身上有数片天生的“血斑”，行动之际如同被一团团火云围绕，只此一节，便可断定，并非是真獒，而属于犬类中体形最近于獒的品种，应该是从漠北草原上来的“靶子犬”，可以屠狮灭虎追杀群狼，性情最是凶猛无比，不知江南之地为何会有此神异之物？

张小辫却没往深了去想，只顾着同众人一起看热闹，只见那伙全身腥臭的群狗，视周围的人群有如无物，大摇大摆的径自来至法场刑台，一众野狗饿犬见了满台血腥狼籍，登时从口中滴落大串馋涎，一个个吐着腥红的舌头喘着粗气，却都在台下摇尾趴伏，谁也不敢抢在首领之前去吞吃“老鼠和尚”的尸骸。

那“神獒”躯体虽然巨大，却格外灵动敏捷，它好似肋生双翅，离得几十步开外，竟呼地一声从空中掠过，直蹿到台上，一口咬住摆在木桩上的“人心”，三嚼两咽便吞入腹中，随即低头舔血，那死囚“潘和尚”好生肥胖，被碎剐之后，木板上遍地尽是油膏鲜血，“神獒”一条大舌头能有两尺多长，一舔过去就是一大片，嘴里“唏哈”有声，神态怡然，把南街的大群野狗们馋得没抓没挠。

待那“神獒”舔咂得心满意足了，昂首几声狂噪，声如牛鸣，震动了乾坤，此时台下的饿狗们听得噪声，就如接了圣旨一般，一哄而上，抢了肚肠碎肉来吃，有的趴在地上舔血，有的几只扯住一根肠子互相争夺，饿犬们吃得兴起，个个呲牙低噪，目露凶光。

四周围观的百姓和兵勇，看得俱是心旌神摇，但并无不忍之情，世风日下的时节，人心丧乱，越是血腥残酷，越是看得津津有味，甚至许多人还有幸灾乐祸之意，只有个别明白道理的，暗中连连嗟叹：“也不知咱国朝造了什么孽，让世人遭受如此酷罚？看来天下大乱难定，早晚还有祸事降临。”

也就是不到一盏茶的功夫，法场上的血肉内脏，连带那些被刽子手

碾碎的骨头，便已被野狗们舔吃得一千二净，连半点渣滓都没剩下，群犬却仍然围着“神獒”徘徊不去，虎视眈眈地盯着四周的军民。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看得呆了，就听一旁那老公差惊道：“不好了，这群饿狗没吃饱，看来是要……”话因未落，就见法场上的“神獒”猛然蹿下，一下扑倒了站在人群中的“刑部刽子手”刘五爷，还没等众人看清楚怎么回事，那“靶子犬”早已掏出了刘五爷的满腔心肺肚肠，它身后的野狗们四出如箭，狂吠声中扑进人群里乱嘶乱咬。

灵州军民人等一下子就炸了锅，都想躲避逃命，但人挤人、人挨人，哪有腾挪闪展的余地，但见四下里血肉横飞，顷刻间已有百余人横尸就地，挤撞踩踏当中更不知伤了多少。

那图海提督在楼上见了这血肉横飞的惨状，心胆俱废，惊得连忙按住顶戴钻到了桌下，巡抚马大人还算得上是临机镇定，他早就有心废除旧例，却始终未能得便，眼看酿成了大祸，再后悔可为时已晚了，拍案大骂道：“反了！反了！左右与我听命，凡是城中野狗，一概格杀勿论！”

那法场上咬死刘五爷的“神獒”吞了几口活人鲜血，心意更是狰狞欲狂，它似乎也懂得街角楼阁上都是当官的，纵身踏住挤做一团的军民，先是伏腰埋首，随即用尽全力，激射而起，腾身飞蹿上了半空，这“靶子犬”矫捷绝伦，堪比插翅的熊狮虎豹，连数丈高的围墙也能纵身跃过，二层的楼阁哪里放得在它眼中？瞪起血红的双眼，在空中盯住马大人直扑过去。

马天锡大惊，万没想到恶犬竟想刺杀朝廷命官，极端骇异之下，不禁也是脸上变色，幸得他早有准备，随从的数十名亲兵卫士都藏了火器在身，立刻抬起一排火枪射出，有道是“神仙难躲一溜烟”，满拟将那“神獒”毙在当场，谁知这此犬敏锐无比，更是识得火器犀利，它身凌半空，竟能使用腰腹之力，凭空拔起身形，倏然蹿出数丈之高，一举跃上了二层楼阁的房顶，踏翻了许多瓦片，它再不多做停留，一路飞檐过壁而去，还不等枪声硝烟散尽，便早已逃遁得无影无踪了，这正是“鳌鱼脱了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第三卷第五话小猫耳朵”分解。

第三卷 神獒 第五话 小猫耳朵

话说“荒葬谷万尸坟”内的大群野狗，进城来搅乱了灵州法场，咬死咬伤军民无数，最后全部被兵勇们就地格杀，混战之后，十字街心遍地都是死人死狗，可怜这座富贵名城繁华盛地，今日变做了鬼哭神嚎修罗场。

巡抚马大人在楼上看得分明，不免大发雷霆，调兵关了城门，又派团勇逐街逐巷捕杀“神獒”，可不久有人来报，已看见那恶犬跃城而出逃入荒山了。

马大人连忙聚众商议，他对众官吏说：“叵耐这业畜好生凶恶，而且似是有备而来，竟想行刺朝庭命官，定是被造畜邪术所控，若不尽早剿除，他日必成大患。”

“图海提督”在灵州却并无实权，只是充个虚职，实际上是做为朝庭派下来的监军，况且此人是个平庸无能之辈，他刚才见了那“神獒”眨眼间就咬死了刑部刽子手，又暴然蹿上楼阁行凶，在一排火枪轰击之下，竟能毫发无损地腾空跃上楼顶逃脱，真如“天犬”一般，不免吓得心慌意乱，只推托道此事全凭马大人做主了。

马天锡本也没指望他这酒囊饭袋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当下便让众人出谋划策，有慕僚称：“城外的野狗多是结伙游荡，白天并无定所，只在日暮以后，才会聚于荒山穷谷之地，不如派遣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官，带上一哨人马，多携火器，于晚间潜入万尸坑，将其彻底剿灭。”

另一慕僚说道：“野狗虽多，却不足为虑，兵家有言——擒贼先擒王，首先要设法除掉那为首的恶犬才是。但此犬被民间呼为神獒，绝非等闲的野狗恶犬可以相提并论，不仅生得青面獠牙，十分凶恶，而且机警敏锐，蹿跃之际竟能直上城头，若不是《西游记》里的妖怪出现，便是《封神传》中的天兽下凡，纵然多派勇夫，恐怕也不能与之对敌。”

马大人点头道：“言之有理，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是好？眼下若有良策，尽可直言，也好为本官分忧。”

那慕僚常常自称广闻博见，但自投到马大人门下以来，却迟迟未能献出什么良策，今天恰是用得着了，立刻进言道：“小的曾听一些洋人讲过，在那西洋英夷之国，也有许多恶犬横行，故此当地有种风俗盛行，男子中凡称绅士者，出门上街时，手中必执一根棍棒，称为文明棍，专做驱狗之用，街上的野狗一见此棒，便远远逃开不敢近前，只因狗子们

生性恶棒，乃造物之先天习性。”

一旁的众人听了此言都说：“英夷果然全是荒生在海上潘邦蛮子，向来不曾被王道开化，别看他们船坚炮利，但那些什么绅士上街还要拿根棍子打狗，却不知在我大清国朝当中，撵狗的文明棍向来是讨饭花子们才肯用的，不过狗子确有厌恶棍棒之性，哪怕是再凶悍的野犬，一见了棍棒，便先自馁了三分，应当给灵州军民多备短棍，以防恶犬再来害人性命。”

众人纷纷献策，但说来说去，并无一计可行，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有探子来报，说粤寇大军分做数股前来打城，这回来得隐蔽突然，现在前锋已距城不到三十里了。马大人忙问来的有多少贼兵？探子禀道：“唯见漫山遍野席卷而至，刀枪如林，兵甲如云，难计其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不提突然闻得粤寇发兵打城，“灵州城”里是如何如何调兵遣将锁城防御，单说张小辫被法场周围奔逃的人流裹住，身不由己的跟着跑到一阵，也不知孙大麻子和身边那只黑猫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独自一个到得一条窄街上，此时也辨不得东西南北了，暗自庆幸混乱中没被恶犬咬到，看看左右无人，便就地坐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的台阶上呼呼喘气。

张小辫心想本以为城中安稳些，想不到也是如此的不太平，这回野狗们突然发狂，咬死了无数百姓，街上尽是横死暴亡之人，不如赶紧去寻了孙大麻子，一同离了是非之地，逃奔京城去谋条财路为好。心中正打着算盘，忽听墙头有猫叫声，抬头一看，却是那只“月影乌瞳金丝猫”，张小辫站起来对那黑猫说道：“馋猫，又要去哪里厮耍？倒教你家三爷一场好找，可想随张三爷到京城里见识见识……”

张小辫话未说完，忽觉脑袋后边的辫子被人揪住，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骂道：“没有王法了，谁他奶奶的吃了熊心老虎胆，敢扯张牌头的辫子？”

只听身后一阵锯木头般的干笑响起：“嘿嘿，如今做了张牌头了，可还记得故人否？”张小辫一听之下，已然知道正是当初在金棺坟里遇到的“林中老鬼”，急忙改口道：“小子哪敢忘记老先生的大恩大德。”

张小辫感到辫子被人松开，便整了整衣帽，回身施礼，只见那林中老鬼身着一领宽衣大袍，服色古旧破烂，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的装束，脸上仍是蒙着帕子，只露出两只枯槁的眼睛，哪里象是一个活人？只听他开口问道：“张牌头，老夫曾点拨过你一场大富贵，可取得了？”

张小辫本来恼恨这老儿指点的富贵虽有，却是官家的“库银”，害得

自己“羊肉不吃惹身膻”，跟着受了许多连累，但见林中老鬼的气色，真个三分不象人，七分好象鬼，哪里敢出言不逊自讨苦吃，只好苦着脸，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又说：“老先生指点得虽好，奈何小子命里纳不下大财，贼偷落得贼还，银子到手还没捂热乎，就被一众公差在街上拿下了。”

林中老鬼道：“与你一同从金棺村逃难出来的两人，一个是草头太岁，倒能助你些力气，另一个却是丧门白虎星君，你将那丫头带在身边，如何能够发迹？看来也是你命中不该发在此处，才引得凶星欺主，但你也不必为之烦恼，老夫平生阅人多矣，然天下命相运数之佳者，尚且无人能出张牌头之右，日后必定还有你的造化。”

张小辫一听自己今后还能发迹，顿时喜出望外，俗话说得好“酒能红人脸，钱可迷人心”，他此刻根本就顾不上去想——林中老鬼所言是否属实，又到底有些什么居心？立刻纳身拜倒，恳求高人算看自身造物。

林中老鬼也不说话，将张小辫拽起，带着他七拐八绕，来到了猫儿巷后的“猫仙祠”中，到了这是四外无人的清静之所，才问道：“张三，你且与老夫说说，你平生志向如何？”

张小辫不好意思直接说“除了钱财别无他求”，便厚着脸皮答道：“您老别看小子只是个在市井间耍闲的光棍，烧火嫌长，栓门又短，怎么看都不象擎天架海的栋梁，但我也素来胸怀大志，也常……常想做些个英雄豪杰的事业。”

林中老鬼冷笑着问道：“你倒说来，什么是英雄豪杰？”张小辫道：“自古以来，凡是英雄豪杰，必然不事生产劳役，绝不能给别人当牛做马，手段须是慷慨爽快，从不以财物为心，行走四方，挥金如土，结交到好朋友的时候不惜仗义疏财，立大志，成大举，使美名广为流传，如此方是真英雄真豪杰了。”其实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想做大事，首先身上必须得有钱，有道是“人无财助精神减，手中缺钱应对难”。

“林中老鬼”点头道：“嗯……果然是英雄未有俗胸中，虽有些挥霍无度之意，略显不合天道，可这也正是豪杰襟怀的不羁之处，但你错过了桃园库银，最近这几年重财旺运已空，想得大富贵实是难于登天……”

张小辫闻言大惊，忙说：“小子也不奢望有吕纯阳吕祖师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更不敢巴盼能撞大运拾得个聚宝盆，只求有铜山、金穴般的一世富贵，便是心满意足，天天都要烧高香拜猫仙了。”

林中老鬼道：“想那铜山、金穴皆是富可敌国的财驳，你自身未必能

得，不过你在财运之上虽然低落了，却恰好有将星当头，应了武运亨通之兆，若能依了老夫之言行事，一年之内，你必然能做上统兵的军官，到时候老夫再指点你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照样威风富贵。”

张小辫听得此言，觉得全身上下的骨头都轻了几两，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有如此好命，多半是老家的祖坟冒青烟了，这年头有势就是有钱，如果真能做了统兵的大将，光宗耀祖恢复老张家的门第，自是不在话下，不求能做到总兵提督那么大的官，只要能得个将军，就已经威风得紧了，忙请教今后如何行事？

林中老鬼说：“天下大治之兆，是地气从北而南，如今乱自南方所生，则主天下将乱，正是建功立业的良机，若是赶赶上你的时运，休说是三四品的武官，只怕连那封疆大吏也不难做得。如今在城南荒山穷谷之中，有条漠北神獒聚了大群野狗为害，城中官兵虽众，却难以将其扑杀。若不除此大患，上至灵州督抚，下至合城军民，必定人人寝食难安。张牌头你要想飞黄腾达，必先夺下这件头功。”

张小辫听得咋舌不下，今日亲眼见识了“神獒”凶猛非凡，连“刑部刽子手”刘五爷那等人物，都被其当场开膛破肚了，况且此兽行走如飞，诡变莫测，慢说是火枪刀矛，即便是设套下毒也必能被其识破，满城官兵都奈何它不得，我张小辫哪有手段对付？前几天虽然用黑猫破了“老鼠和尚”的邪法，那只不过恰好是遇着物性相克，可从没听说过天底下有猫能降狗的异事。

林中老鬼却不理会张小辫，自行从怀中摸出一包东西，里面裹的都是干鱼、肉脯，撕碎了随手抛落在庙堂地上，猫儿巷里的野猫们闻得咸腥，立刻从四面八方聚了进来。

张小辫不知“林中老鬼”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不敢多问，只好蹲在墙角看着，待到林中老鬼把群猫喂得饱了，才告诉张小辫说：“要借它们祖师爷身边的几件东西来用，不先给点好处，它们岂肯甘休？”

张小辫更觉好奇，听马巡抚马大人讲，那位“猫仙爷”原本是灵州城里赫赫有名的通天大盗，后来因他盗了皇宫里的“夜明珠”，担心被官家缉拿，便隐姓埋名遁隐江湖了，这庙里如何会有他身边的事物？

林中老鬼把神龛下的几块青砖撬开，竟从中露出一口木箱，看起来古香古色，成色陈旧，肯定已沉埋了许多年月，打开来之后，里面只是一套飞贼穿着的“夜行衣”，他见了这些东西，又是一阵阴沉沉的冷笑，随即对张小辫道：“这就是当年猫仙爷穿的行头，名为“黑蝉”，不仅轻如无物，而且能避刀枪，遇火不燃，触水能浮，是件不可多得的宝物，但

更难得的，还要属他压箱底的小猫耳朵，有了这套行头，你今夜只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擒杀那漠北凶獒，也不过是如同探囊取物，反手关门一般轻而易举。”这正是“谋成月里擒玉兔，计就日中捉金鸦”。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三卷 神燹 第六话 剑炉（上）

话说当年的猫仙“谭道人”，自隐遁世外之后便四处云游，有一年曾重回灵州故地，竟在城中见到了自己的“生祠”，他自叹有何德何能，敢当得如此香火？临走时把他当年所用的全套行头，都藏在了祠中神龛之下。

这都是多少朝多少代以前的旧事了，却不知“林中老鬼”何以对此了如指掌，张小辨只道这老儿定是个稀奇的人物，庆幸自己遇着了“真仙”，他是如贫得宝，如暗得灯，忙请教如何去对付荒葬岭的“神燹”，若真能立此功劳，今后何愁没有扬眉吐气、飞黄腾达的时节？正是：“不强敌分生死，哪得行踪露潜藏？待到四海闻名日，那回方表是男儿。”

林中老鬼将猫仙爷的夜行衣让张小辨穿了，又从箱底取出一个面具，那面具上的图案勾画得形如猫脸，头顶还嵌着两个猫耳朵，触手柔软异常，林中老鬼道：“此物唤做猫儿脸，出自波斯国极西之地，专能遮掩生人气息，只要戴上这个面具，那些深山老林裡的狐兔野犬见了你，也只当你是过路的野猫。”说罢将“猫儿脸”面具给张小辨罩了，并授以奇策，让他独自带着黑猫，前往荒葬岭擒杀神燹，随后又交代给他请多今后的行止，吩咐他务必牢记在心。

张小辨只觉林中老鬼之计匪疑所思到了极点，未必真能做到，正待再问，就听外边鼓声如雷，他急忙出庙细听，吃一惊道：“啊呀，这是灵州城裡擂鼓聚兵，想是要打大仗了。”再回身之际，却已不见了林中老鬼的身影，只有满堂的野猫正被战鼓声惊的四处躲藏。

张小辨站在原地愣了半天，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黑衣行头，知道刚才的事绝非是在做梦，他心想：“如今兵临城下，灵州城裡虽然兵多粮足，却一直孤悬无援，不知还能守到几时，反正城破了也是一死，不如就依林中老鬼所言，豁出去博场荣华富贵在身。”

俗语说得好：“自从受了卖糖的奸商骗，今后再也不信口甜人。”但张小辨眼光浅，并未吃过一堑长出一智，他却觉得：“反正除了三爷自己这条小命，再无别的身外之物，倘若趁着时运做成了，便是捡来的天大便宜。”真是人心不足，尚未得陇，便已望蜀，从此打定了主意，再不疑心有什麼山高水低，收拾得齐整了，便带了“月影乌瞳金丝虎”匆匆赶回衙中点卯。

走在半路上，便撞见孙大麻子找了过来，张小辨在“槐园库银”一事上吃了大亏，这回便不敢张扬，与他简短说了别来情由，二人迳自求见

马大人，当面请命去“荒葬岭”剿杀野狗，为地方上除去大害。

别看马天锡是个文官，但这一年多来，他招募团练守城有功，皇上曾下旨嘉奖，据说可能不久便会升他的官，所以治地的军政防务都由他一手掌握，直接受两江总督辖制，此时粤寇兵临城下，可能明天一早就要打城，马天锡自然忙的不可开交，不断调遣团勇，分拨火器，把别的事情都暂且放在一边了。

只是那图海提督放不下此事，他白天在法场上被神吓破了胆，前来打城的粤寇虽多，毕竟有城牆壕沟挡着，量那些乌合之众也难成大事，可荒葬岭的恶犬如鬼似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潜入城中，趁人不备一口咬将过来，又想起刘五爷被开膛破肚的一幕惨状，不由得胆战心惊，片刻也坐不安閒，不住催促马大人快想对策。

正这时候张小辫前来请命，马天锡大喜，讚道：“本官总算没看错人，张牌头真壮士也，不知如何施为，又要带多少人马？”张小辫道：“小的承恩相抬爱，始终无以为报，如能有机会给马大人分忧解难，即便是刀山火海，也不敢推辞，这回不用动一兵一卒，只求孙大麻子留在城头接应即可，小人自有本事应付荒葬岭的野狗。”

马大人见他虽然说得口滑，但看神色间胸有成竹，他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便点首说道：“如此举动，没有十二分胆智绝难做到，看来美玉向来藏在顽石之中，倘若单以衣貌出身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这张牌头果然不是等閒之辈，本官就依你所言，调一班公差到城头接应，事成之后，必有重赏。”说罢命人取来一柄短刀，乃是古代刽子手传下的“寸青”，刘五爷死后便被收入官库，此时给了张小辫，让他带着防身，又给了进出城防的腰牌，使他便宜行事。

但别的官吏幕僚，以及那旗人图海提督，却都觉得张小辫这小子能有什麼真手段？不过是有些个泼皮胆气而已，此事谈何容易？好比是在老虎口中讨脆骨，到大象嘴裡拔生牙，都不是好惹的，纵然横着胆子去了，也只不过是白白送命。

这时天已擦黑了，张小辫告辞出来，招呼孙大麻子和一班公差，一同到了南城，城外大敌当前，城门绝不敢开，只好在城头上用大竹篮吊人下去。

张小辫见城头上站得密密麻麻的，全是灵州团勇，正自不断地搬运滚木擂石、灰瓶弓箭，又摆开了许多臼炮火器，一尊尊劈山炮和一排排抬枪不计其数，真可谓是：“杀气迷空乾坤暗，遍地征云宇宙昏。”他从未见过这等阵仗，不禁暗自心惊，脚底下发软，有点后悔刚才在官家面

前逞能夸强了，可现在打退堂鼓也晚了，只好把全身上下收拾紧衬俐落了，准备等天彻底黑下来以后，便出城行事，这才要“拚身入虎穴，冒险探豺狼”。

张小辫心道：“胆小不得将军做，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谁让咱自打生下来就没财没势呢？更没有本事做别样的营生，也不甘出苦力气做活度日，再不捨得把自家的小命当本钱来博，如何能够出人头地？”想到此处便横下心来，把身着的“夜行衣”紧了紧，腿上用青带子打了绑腿，脚下穿了一双多耳麻鞋，又随身裹了水粮和一小袋石灰，将“寸青”短刀别在后腰，随后在城头上同那黑猫饱餐了一顿。

孙大麻子对张小辫的举动好生钦佩，有意要结伴同去，若有什麼高低，两人好歹能得有个照应，张小辫拦住他说：“看这阵势，粤寇明天拂晓就得前来打城，你这大麻脸不留在城头上，回来时有谁肯接我上来？”孙大麻子点头称是，并嘱咐张小辫一定要在天亮前回来，否则必被打城的粤寇裹住，死在乱军当中。

此刻黑云遮住了明月，正是潜行的良机，张小辫坐在吊篮裡下了城，抬眼看看四周，就把那黑猫揣在自己的怀裡，藉着几点朦胧星光，直奔城南的“荒葬岭”而行。

这片山阙离城虽近，但山中沟壑极深，是个极野的去处，除却抛尸的民夫，绝少有人接近，太平军也不会取道山谷，以几次都是从两边迂迴过来。

张小辫走不多久，就已来到山谷前边，他一向草栖露宿得多了，深夜独荒山倒不怎麼放在意下，但见四周荒草长得比人都高，乱草野藤之间丘塚累累，坟丘间不时有野狗游荡，他按照“林中老鬼”的指点，把面具罩在脸上，果然没遇到什麼凶险，办明了方向穿过大片荒坟，一路下到山谷深处，发觉脚下全是死人的白骨，四周一团团磷火忽明忽灭，月光从浓云缝隙中漏洒下来，照得两侧巨石狰狞兀突，放眼看去好一片荒坟野岭：“山峦起伏多怪样，乱石横陈断野径，林深苍阴栖猛兽，悬崖陡壁心胆寒。”真个是“八方无客过，四季少人行”，走在其中，恰似自投阴曹地府鬼门关。

纵然张小辫胆大，也不禁愈来愈觉心惊肉跳，只好边走边和那黑猫说话壮胆：“常听说灵州的家猫不比野猫，最是嫌贫爱富奸懒馋猾，可咱们这回进山擒杀靶子犬，还要全凭猫兄你的本事，只要成了大事，我就天天给你买鱼鲜解馋。别看你家三爷现在穷的叮噹响，想当年淮阴候韩信未遇之时，曾受过跨下之辱，秦国蒙在没当将军之前，不是也如张三爷这般天天窝在破庙裡栖身过夜？所以人活一世，命中的穷通富贵要看到

头，眼前的不算，你可不能猫眼看人低...”

张小辫唠叨了半天，把话多是说给自己听了，顺着深谷而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峭壁底部，借着月光看见山根裡刻着两个大字，笔画像是水裡的“蝌蚪”一样弯弯曲曲，他虽识得些文字，却哪裡认识古篆，只是听“林中老鬼”所言，“荒葬岭万尸谷”裡曾是古时候铸剑的所在，山谷底下刻有“剑炉”二字，料来正是此地了。

原来古时多有“名剑”，非是现在的寻常刀剑可比，凡是其中的锋利之属，到水底可断蛟龙，在陆地上能剖象腿，比较有名的诸如什麼“太师、龙泉、白虹、紫电、干将、莫邪、渔肠、巨阙”等等，皆有各自的出处和事蹟。

这山中自古出产五金之精，确实曾是春秋战国时，剑师铸造利刃之处，直至宝剑铸成后，山中精气消散，才变成了荒废阴晦之地，在刻着“剑炉”二字的山壁旁边，有个山洞，正是当年铸剑石炉的古蹟，张小辫找到洞口，吹亮了随身带的火筒子，把身前道路照亮，着石壁往前走了十几步，就见山谷峭壁夹峙着一座大石殿，底部陷下一截，半嵌在山壁岩根裡，露了片石顶在山谷中。

这石殿极高极广，从后到前，按照“天地人”分为三进，石门内砌着一口塌了半壁的巨大砖炉，足有半间民房的规模，张小辫心道：“此间是个铸剑的炉子了，人字炉壁口虽然狭窄，但裡面还算宽敞，且鑽进去躲上一躲，待那靶子犬来了之后再做计较。”谁知刚挤了半个身子进去，却见那炉膛裡边竟然挂着个上吊的死人，死者脸上白惨惨地瞪目吐舌，两脚悬空，在面前晃来晃去，张小辫毫无防备，乍一见到这件打秋千的事物，不由得吃了一惊，被吓得半死。这正是：“富贵荣华人皆羨，生死玄机有谁知？”却不知张小辫在“剑炉”中有哪些奇遇，又能否需计擒杀“神獒”，且听《贼猫》下回分说。

第三卷 神契 第七话 剑炉（下）

且说春秋战国时铸剑的“剑炉”，实际上应称“剑室”，殿内分做天地人三间，并有内外两层，外边围着耐火的窑砖，裡面就如民宅一般，同样有铜梁石柱，内设取火锻造的“内炉”，那天炉出火，地炉聚精，人炉必须有活人以命“殉剑”，在这座炉中，便有个剑师吊颈而亡，一缕英魂归入了剑气之中，空剩个躯壳悬了千年。

张小辫哪知这些缘故，撞着剑炉中有个打秋千的吊死鬼，着实受了老大惊吓，当即就想缩身逃开，但手捧火筒子的亮光一晃，瞥见那吊死鬼身下，还倒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张小辫眼尖，一看却是个脸熟的，非是旁人，正是松鹤堂铁掌柜家的老僕 - 老军铁忠。

张小辫眼珠子转了两转，心想：“自打那天夜晚借宿槐园，铁掌柜和铁忠便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活不见尸，想不到铁忠老汉竟在此处，这事情蹊跷了，此人又是朴实良善之辈，三爷我怎可袖手旁观？”他稍一犹豫，就再次矮身鑽过炉口，进到炉堂内对那吊死鬼抱拳道：“阴阳相隔，互不侵扰，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随后张小辫凑到铁忠老汉身边，伸手一探心窝，发觉还是热的，但全身血肉模糊，伤得极重，还发着高烧，嘴唇迸裂，真是“身如五鼓街山月，命似三更油灯尽”，眼见是活不久了。

张小辫掰开铁忠老汉的牙关，把随身带的一葫芦清水给他灌了几口。那铁忠老汉饮得凉水，啊呀一声缓过气来，神智也渐渐清醒了些，恰似“寒谷遇得乍暖之春，死灰又有复燃之色”，但矇矓中刚一睁眼，看见张小辫头上戴的猫脸面具，还以为山裡的狸猫成了精，险些给当场吓死。

张小辫赶紧把面罩推到头顶，问他何以落到如此地步？铁忠老汉见的正张小辫，虽觉万分诧异，却没了惊骇畏惧之意，趁着迴光返照心中明白，就强打精神，对他说起了来荒葬岭运尸的经过。

原来那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刚进灵州，就把从瓮塚山裡运来的女尸带到松鹤堂药铺，换取了铁掌柜养在自家后院的黑猫，那铁掌柜是个识货的，从不做亏本的生意，他认得这僵尸是前朝的“美人孟”，由于生前死的冤屈，故而形骸不化，是黑市上难求的珍异之物。

在最近几年，江南出现了许多修炼“造畜”邪术的妖人，趁着天灾人祸，做了许多天理难容的勾当，这伙人到处割取死人器官，把“男阳、女

阴”凑成一副，即可配成药饵。随着邪术愈炼愈深，到后来就需要僵尸和活胎童子，凡是含冤不朽的死尸，以及偷抢拐带来的小孩，还有产妇腹中的胎儿，乃至生产后的胎盘紫河车，都是此辈急求之物。

自古“战”、“荒”相连，一打完仗便是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收，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不计其数，新死的人到处都是，但几百年前的古尸首童子胎男，可就十分地难得了，于是就有人暗中偷挖盗拐来了，再转手贩卖给“造畜”之徒，从中牟取暴利，笑贫不笑娼的年月，赚这些丧良心的钱又算得了什麼？

铁公鸡虽然家大业大，但生性吝啬刻薄，对钱财求之无厌，他做的又是药材生意，对各路各码头的门道都熟，识得些穴陵挖坟的贼人，所以私下裡做起了收购僵尸肉的生意，每当行货到手之后，就由他亲自带出城去卖掉。

这些勾当都是暗中做的，连铁公鸡家中至亲至信的人都不得而知，只不过他身单力薄，独自一个人做不来，便每次都要带着自家的老奴铁忠。

铁忠老汉初时并不知道究竟，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不免看出些端倪，他为人朴实忠厚，这遭雷劈的勾当如何敢做？劝主家罢手，免得惹祸上身，咱们药铺有那麼大的买卖，何苦担惊受怕做这等黑了心肝的生意？

但那铁公鸡眼孔最小，只认得一个“利”字，虽然赚下了偌大家产，但把一文铜钱看得胜过身家性命，除了赚起钱来不择手段，对自家人也刻薄吝啬至极，每天早晨在床上一睁眼，便先自恨恨流泪不已，感到胸中恶气难平，恨什麼呢？只恨这天上日月星辰来回转，昨天吃过了饭，今天醒来却要吃饭，什麼钱都能省，虽独一日两餐不得不吃。

到了吃饭的时候，全家人每吃一口糙米饭，便抬头看一眼咸鱼，只看这一眼就能立刻咸到心窝子裡去，然后赶紧往嘴裡扒两口饭，这一年到头的菜钱算是省下了，直至大年三十的年除夕晚上，才把这挂了整整一年的咸鱼摘下来，拿水拔去盐分，由全家老少分而食之，年初一早上人人咳得都像是要变“燕宝福”。

此事在旧社会并非罕见，只因这些“守财奴”们，深知钱财来得实在太不容易，每一个“大子儿”都是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抠出来的，所以除了暴发户，大多数富户都极其吝啬的，把钱财二字看的大过了天。他们多认为钱财最是具有灵性，唯有对其宝惜备至，钱财才会甘心跟着他走，倘若是拿钱不放在心上，这手接来那手去，必然要触怒财钱老爷，岂肯再把钱送到他这裡来？故此不吝不富，只要是吝啬的人家，一定都是富

户。

像铁公鸡这等人，就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人家，整日裡算计着怎样有进无出，却应了“有命赚钱没福消受”那句老话了，只要是有利可图，把自家老父切开来卖也心甘情愿，怎会把家僕铁忠的话放在心上？

铁忠祖上世代为僕，以往对主家吩咐下来的事情，绝不敢说半个不字，他劝了铁公鸡两回无果，愁得整宿睡不着觉，正不知所措之际，掌柜的又招呼他晚上干活，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二人在密室裡把“美人盂”剔剥了，碎骨拿到炉中烧化，只把尸皮尸肉，还有那女尸脑壳装到一个皮口袋裡，趁着无人知觉，翻牆离开药铺，铁公鸡先前拿几副假药买通了一伙巡城的团勇，打开了灵州城的水门溜出来，在月黑风高中一路赶奔荒葬岭。

铁公鸡对此地道路不熟，但他也知道山谷裡全是野狗，不敢冒然进去，取了个白灯笼打在手裡，站在山前等了良久，就见山谷裡出来一隻秃尾老狗，这狗似乎是个领路的“线火子”，望了望山前的两个人，便转过身摇头摆尾地往裡去了。

铁公鸡赶紧让铁忠背起装满尸块的皮囊，跟着秃尾狗进了山谷，愈行愈深，最后到了一个洞窟前，只见有条全身白毛的哈巴狗，趴在地上守着一口钱箱，裡面全是金条银锭，不仅有咱们国朝的纹银，更有许多海外才有的“金洋钱”。

铁掌柜还是初次到这荒葬岭来交易，只听牵线的说“白爷”要看货，他还道和以前一样是与某人做生意，谁知山谷中不见半个人影，莫非此狗便是白爷？铁公鸡心想：“我管你是人是狗，有钱即是爷了。”于是当着白毛哈巴狗的面把皮囊打开，取出“美人盂”的头颅摆在地上。

那白毛哈巴狗到近前来嗅了几嗅，便用狗爪子从箱中拨出两根金条出来，铁公鸡连连作揖：“谢白爷打赏。”然后走上两步把金条捡起来揣在怀中。

铁忠老汉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形，真是可煞作怪了，世间哪会有这等事？不禁担心是遇着山裡的妖物了，忙扯着铁掌柜的衣袖，劝他拿了钱就赶紧回去，谁知铁公鸡见了钱就动火，况且看这山中无人，只有条白毛哈巴狗看着一大箱金银，尤其是那些金洋钱，金灿灿的好不晃人眼目，一股贪念在肚肠裡辗转了几番，就涌上来再也按捺不住，有心把钱箱子据为己有。

铁公鸡刚捡了一石头在手，想要绕到背后砸死那白狗，却突然间从山上跃下一头巨犬，竟有驴子般大，背上生满了血斑，裹着一阵阴风扑

将下来，牠将铁公鸡放翻在地，就如同是“出林恶虎啖羔羊、半空皂雕追紫燕”一般，哪容铁公鸡有半分挣扎，眨眼间便已从胸膛裡掏出血淋淋一颗人心。

可怜铁公鸡巴前算后，一辈子省吃俭用，忧烦操劳，使尽了心机，最后却落得个如此下场，真不知他“到头把命丧，辛苦为谁甜”？铁忠老汉在旁看得呆了，他曾多次在城裡处决死囚的法场上，亲眼看过这头巨犬，被民间百姓呼为“神獒”的便是，心裡着了慌，直顾着逃命，不料一脚踩空，翻着跟头落进了剑炉石屋。

铁忠滚落进来就把腿摔断了，身上被石头划得鲜血直流，侥幸鑽进“剑炉”，挡住了狭窄的炉膛口，才得以留下性命，他打更巡夜的时候，身上会带些乾粮和水，便藉此维持，勉强活到现在，已是寸步难行，堪堪废命，自己心裡也清楚，肯定是活不了多久了，临蹬腿闭眼之前没别的挂念，只恳求张小辫行个方便，务必给铁掌柜家裡人带个讯息回去，好让他们知道掌柜的没了，连尸首也被狗子们啃淨了，赶紧请和尚法师给做个水陆道场超渡亡魂，再置既个衣冠塚，免得让主家做了孤魂野鬼。

铁忠老汉双眼目光渐渐涣散，等他断断续续交代完了，已然是气若游丝，终于一口气转不过来，当着张小辫的面呜呼哀哉了。

张小辫暗自心惊：“没想到松鹤堂药铺的铁掌柜，竟和造畜的妖邪之辈有勾结，另外林中老鬼可没交代荒葬岭中，有个什麼看守钱箱的白毛哈巴狗，那擒杀神獒的勾当到底行得不行得？”脑中胡思乱想了一阵，便对着铁忠的尸体拜了两拜：“铁老军你如在天有灵，可得保佑张三爷平安回去，否则你和铁掌柜可就含恨沉冤，死得不明不白了。”

就在这时，忽听山谷中大群野狗一阵狂吠，声音由远而近，来得好快，张小辫心知有异，急忙吹灭了火筒子，顺着剑炉石壁爬到石屋高处，借着月色偷眼观看山中动静，只见那群荒葬岭中的野狗们，不知是从哪片坟茔堆裡捧出一窝狐狸，共是三大一小，其中一条老狐狸，把个小狐狸叼在嘴裡，正自没命价地狂奔逃命，据说世间万物，除人之外，唯有狐狸最灵，故有狐魅之称，纵然是机警迅捷的猎犬，也难以轻易捕捉到牠们，谁知竟会被野狗们追得走投无路，直投荒葬岭山谷中的绝路逃来，正是：“说出事蹟惊天地，道破行踪震古今。”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三卷 神燧 第八话 星星盏

且说张小辫同那黑猫躲在剑炉石殿上，探出脑袋来，偷眼窥探“荒葬岭”中的动静，此时天上的星星差不多都出齐了，借着清冷的星辉月光，只见大群野狗在狂吠声中，正将一窝狐狸赶入绝路。

山中成群结伙的野狗们，专门在坟茔地裡撞棺材扒坟，拖拽出尚未腐烂的死人尸体充飢，平夕也会捕捉荒坟野地裡的狐兔之属来吃，牠们知道母狐狸身上有条臭腺，遇到危险时会和黄鼠狼一样放出臭气，被称作“狐烟”。

这股烟色作浓绿，不属黄鼠狼子的屁那麼恶臭，却有迷乱神智的作用，狗鼻子最灵敏，一旦将“狐烟”吸到鼻子裡，轻则五感俱废，在狂奔中一脑袋撞在石头上，不免头破血流、骨断筋折；重则立刻口吐白沫，倒地抽搐不已，最后心丧神迷，变成一条疯狗。

因此才说狐狸精善能迷人的传说，并不完全都是空穴来风的迷信观念，荒葬岭的野狗们似乎深知狐性，在后边赶得虽急，却始终把那窝狐狸放出一段距离，不给他们有机会放出“狐烟”，只是将其撵至山谷深处，待到对方筋疲力尽了，才会一蜂拥上来一举成擒。

这窝狐狸中为首的是条老狐，看起来已有百年之寿，全身通红似火，前额上有一块白斑，乍一看就好像长了三隻眼睛。牠嘴裡叼着条小狐狸，带着另外两狐一路狂奔，屡屡使出诡计，想要摆脱野狗的追击，奈何这是老天爷降下的大劫相逼，始终未能得逞，眼看着气力衰竭，前边又被石壁拦住了去路，自知气数已尽，只好停下来闭目待死。

野狗们见群狐已然是插翅难飞，便在山谷裡将牠们紧紧围住，只是有龇牙咧嘴地不住狂吠，却并不急于上前撕咬，就如同猫捉耗子一样，先要三擒三纵，在吃掉之前尽情耍弄猎物。

几隻大小狐狸被吓得全身发抖，悲悲切切的流下眼泪，而那三眼老狐似乎不甘心引颈就戮，从口中吐出一枚红丸，晶莹圆润，如珠似玉，此狐以前曾机缘巧遇，在深山中服食过一株千年灵芝，又躲进坟地裡藏了多年，每晚对月吐纳炼气，竟然得了狐玉在身，此物实有起死回生之效，牠如今已是走投无路，便想以玉换命。

有道是“犬有犬宝，牛有牛黄”，老狐体内的石子便是狐玉了，那些野狗子虽然俱是乌合之众，却也识得狐玉实乃珍异之物，吞到肚子裡少说都能添几十年寿数，真是个个眼馋，正想拥上前去争抢，就听深夜裡

一声牛鸣般的嚎叫，嚎声激烈昂扬，势动苍穹，不禁吓得大群野狗们全身颤了三颤，哆哆嗦嗦地夹着尾巴齐向后退。

只见一头体大如驴的巨犬，一道黑烟似地从山上下到谷中，正是荒葬岭的“神獒”，这靶子犬纵身一跃，就到了三眼老狐面前，一回吞了“狐玉”，转身就把两条大狐狸当场按住咬死，掏出两颗心肝来吃了，就着死狐腔子中还热乎，又“咕咚咕咚”饮起了鲜血。

此时三眼老狐在旁看个满眼，身上又被溅了许多鲜血，吓得体如筛糠，直到猛然省悟过来，那神獒已经饶了自己和小狐狸的性命，牠死中得活，赶紧叼起牠的狐子狐孙，头也不回地狂逃而去，转眼间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等那神獒喝够了狐血，才把两具狐尸留给其余的野狗享用，不过僧多粥少，不消片刻，野狗们便把两个死狐狸，连皮带毛啃了个乾乾淨淨，其余没吃饱的也不敢抱怨，只好再去附近的坟场裡刨死人逮兔子。

那神獒两眼目光如炬，一边用舌头舔着自己嘴角上挂着的狐血，一边阔步向剑炉行来，这炉间中尚有许多铸剑时所留的精铁，牠常将此地作为巢穴，以养体内暴戾之气。

张小辫躲在剑炉石殿的房顶上把经过看了满眼，不觉已吓出一身冷汗，心知这“靶子犬”在漠北草原上，是可以搏杀豺狼虎豹的凶兽，怎敢把牠来等閒廝窥？但眼见神獒进了“剑炉”石屋，果然如林中老鬼所言一致，暗道：“正是张三爷的时运来了，这恶犬今夜即然进了此地，就算是三头六臂生双翅，也定让你有来无回。”当即横心竖胆，同那黑猫两个伏在石梁上，蹑足潜踪，悄悄向石殿后面爬去。

神獒吃了两头狐狸的心肝，又吞了老狐的玉丹，那都是至热之物，不免觉得胸腹间燥火大动，要回破石殿裡寻个避风的所在歇息一阵。牠是何等敏锐？不消抬头去看，已知殿顶石梁间有些异常动静，占风辨气便已知道，多半是两个过路的野猫，尚且不够给自己塞牙缝的，便也不去理会，迳自来到后殿，伏在天字炉前静卧。

张小辫在石梁上攒行了一阵，也来到后殿屋顶，这裡石牆半塌，天空中皎洁如水的月光，从殿顶豁口处漏将下来，映得银霜满地，借着月光一看，那神獒就卧在炉旁的一座石台上歇息，在牠头顶的屋梁上，悬着三个青铜灯盏，每一个都有脸盆般大小，上面扣着铜盖，分别饰有星斗纹路，铜质久经风吹雨打，都已显得斑驳苍绿不堪。

这三个灯盏可非比寻常，名为“星星盏”，乃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古物，是当年给诸侯王铸剑的时候，用来保存剑炉中火种的铜灯。要造锋

利绝伦的宝剑，除了要有手段高超的铸剑匠师，以及深山中五金之精的材料，还必须有“天火烧炉”，而不能随便用人世间的凡火，非得如此，剑成后才能蕴有龙吟虎啸般的凛然剑气。

但取天火的时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等到有雷电劈中了千年古树，才能借到真正的“天火”，火种，石殿中吊挂着的“星星盏”，正是当时用于储存天火的铜灯。

历经了千年沧桑，到得今时今日，那铜灯裡的火早已熄灭掉了，但盏内的灯油还在，这星星盏点燃的时候，分为三个部份，一是青铜油灯，二是灯芯，三是铜灯裡面的灯油，灯芯是个捻子，大部分都浸在灯油中，此时灰尘久积，星星盏上盖满了尘土，早将灯口封堵住了。

张小辫伏在梁上看了一阵，就伸手去捉那黑猫，想要按林中老鬼之计擒杀神獒，由于他身上着了猫仙爷的行头，黑猫自然视他为同类，还以为是要作耍，“喵呜”叫了一声，“嗖”地从石梁蹿上了屋顶。

张小辫一手抓个空，暗骂一声：“贼猫，逃得恁般快。”他想上屋顶上把黑猫捉回来，但身在极高的石梁上，望望下边都觉得眼晕，勉强挪到此处，已觉得手脚痠麻，更何况人不比猫，怎敢在梁柱屋顶间任意登高攀爬。

眼下在荒葬岭的剑炉当中，要是没有这隻“月影乌瞳金丝虎”，张小辫便难以成事，他看了一眼梁下，嚥了一口唾沫，大着胆子在石梁上站起身来，想将那黑猫重新捉下来，奈何胳膊没那麽长，掂着脚尖虚空抓了几下也搆不到。

张小辫心下大急，额头上冷汗更多，只好低声央求道：“猫二爷，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你快快下来，休要坏了三爷的大计....”

可那黑猫蹲在屋顶的缺口旁，一边用舌头舔着猫爪子，一面在自己脸上抹来持去，显得好不攸閒，两隻黄金般的猫眼在月光下精光四射，似乎是有意与张小辫作耍，任你死求活告，就是不肯下来。

张小辫在梁上动作稍大了些，他比不得真猫来去无声，不免扫落了许多塌灰，从上边落下殿中，那神獒正俯在石台上养神，耳听那两隻野猫在殿顶闹得动静愈来愈是厉害，又被许多灰土落在了头顶，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生吞活剥了牠们，可是腹中的狐丹是大补之物，一团燥热尚未化去，神情有些疲倦，始终昏昏欲睡，又自持身份，不屑于亲自去捉两隻野猫，所以暗自隐忍不发，低吼声中龇了龇獠牙以示警告，便继续打起盹来。

这一下险些将张小辫吓得魂魄出壳，急忙蜷作一团刺蝟般伏在梁

上，连口大气也不敢出，只剩下心裡“怦怦”一通狂跳，他深知这“靶子犬”神异非凡，天罗地网都罩不住牠，只要使其感觉到稍微有一点不对劲，自己立刻就会被其撕成碎片。

那黑猫本就胆小，也被吓得不轻，全身猫毛倒竖，当即就想开溜，张小辫暗自叫苦不迭，唯恐牠就此逃了，赶紧从怀中摸出一个鱼肉馒头，将手举在半空，想引那馋猫下来。

全身漆黑的“月影乌瞳金丝虎”，与别的猫在习性上没什麼两样，除了胆小好奇之外，最喜欢偷鱼吃腥，见了鱼肉馒头，顿时从嘴角淌下一串口水，两隻黄金色的猫瞳盯在鱼肉馒头上看得直了。

张小辫见这伎俩得逞，暗骂了一声：“死馋猫，回头教你好看。”就把手中的馒头向下晃了一晃，谁知那黑猫是骨子裡惧怕靶子犬，虽然目光紧跟着鱼肉馒头来回移动，却硬是不肯把身子向下挪动分毫。张小辫不免更是心急，又把举着鱼肉馒头的手向高处抬了抬，不料他在梁上伏得久了，使得全身血脉不畅，就觉得指头尖一麻，竟将馒头失手掉落，不偏不斜，恰好落到“神獒”的脑袋上砸了一个正着，惹得那靶子犬“嗷”的一声恶吼，狂怒之下翻身跃起，像条离弦的快箭般，猛朝着石梁上扑来。惊得张小辫面如土色，暗叫：“糟糕！张三爷今天晚上要归位！”这正是：“凭君胸中有妙策，难防今夜祸一场。”却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说。

第三卷 神燹 第九话 偷灯盗油

话说张小辨躲在石梁上，正设法把黑猫从房顶上引下来，不料却失手将鱼肉馒头掉了下去，惹得那靶子犬狂怒起来，捲着一股阴风，从地上腾身蹿到半空，要把梁上的野猫扑下来撕成碎片。

那神燹的来势凌厉迅猛，张小辨大惊失色，他想躲都来不及了，只好闭目等死，谁知就在靶子犬还未扑至石梁的一瞬间，却听得殿顶“轰隆”一声，塌下一堆碎砖败瓦，一股烟尘陡然而起。

原来是那黑猫蹲在屋顶上，看张小辨手中的鱼肉馒头看得入了眼，身子向下探得太过，竟是踏在虚空之处，碰掉了几块碎砖和一片灰尘，牠也翻着跟头滑落下来。

靶子犬见机奇怪，牠身在半空，忽见灰尘碎瓦自上落下，便凌空一个转折闪在一旁，硕大的身躯飘叶般落在地上，随即仰起头来观看殿顶动静，月影之下双目如电，凶芒毕露，显得怒不可遏。

张小辨以为自己这会早见阎王爷去了，没想到没被神燹咬中，反倒是身上落了许多灰尘，急忙屏住呼吸，挥动手臂驱赶烟尘，这时就听得殿中铜链晃动，睁开眼睛往下张，只见那黑猫并没有直接从屋顶摔到地下，牠仗着身体轻灵敏捷，拿前边两隻猫爪子扒在星星盏边缘上，下边两条猫腿凭空乱蹬，把青铜星星盏坠得似秋千般来回打晃。

“星星盏铜灯”被用索链吊在半空，那黑猫好不容易才攀到了灯盖上，牠战战兢兢探头向下一望，见靶子犬虎视眈眈地正抬头盯着上边，吓得立刻又把脑袋缩了回去，黑猫将身子蜷缩在悬空的铜灯盏上无路可逃，饶是牠善于攀牆爬树，也没得施展。

此时一人一猫一犬，一个躲在石梁上胆颤心惊，一个趴在铜灯上心惊胆颤，还有一个守在殿内怒目瞪视，恰好分处在剑炉石殿的“上中下”三处，却谁也没有轻举妄动，只剩下“星星盏铜灯”嘎吱吱地来回摇晃。

张小辨和黑猫没敢动，多是因为心中惊骇欲死，而那靶子犬一动不动，却得显得格外异常，一反牠平日裡“嗜血贪杀”的常性，你道这是为何？

原来事有奇巧，那储存“天火”的铜灯盏被黑猫一阵扑抓，积压在上面的灰尘掉了大片，立时从灯口裡传出一阵异香，犬类嗅觉灵敏，一嗅之下就发觉大不寻常，铜灯裡的灯油胜过香油百倍，不免一时疑心起

来。

张小辫借着月光看得清楚，暗道一声：“猫仙爷显灵了，张三爷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常言道“时来弱草胜春花，运至泥土变黄金”，看来时运一到挡都挡不住，也该着是这“神獒”杀业太重，命中注定要丧身至此，接下来就看“月影乌瞳金丝虎”的油灯上如何施展了。

只见那黑猫想蹿上石梁逃掉，奈何无从攀爬，牠想跃下地面，却见那神獒不住盯着牠龇牙低吼，不由得心慌意乱，又怕又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片刻也立脚不住，只好在星星盏上不住打转。

最后牠看到三个铜灯盏在半空一字排开，最边上那盏铜灯旁边，紧临着一堵有缺口的破牆，正可从中逃出“剑炉”，可星星盏之间离得甚远，无法直接蹿跃过去。

有道是“狗急了跳牆，猫急了上房”，这时候只求生路，哪还管他行得不行得，黑猫在铜灯上用力摇晃，只盼着离另一个星星盏愈来愈好，牠使出了全力，摇得油灯剧烈地来回摆动。

折腾得正欢，忽听底下的靶子犬好似牛鸣般低嚎了一声，惊得那高下猫四个猫爪子一齐发软，顿时趴在摇晃不定的铜灯上，岂料晃得太厉害，身子一打滑就往灯下凉落，黑猫“喵呜呜”一声惨叫，所幸扒住了灯口边缘，牠唯恐掉下去被神獒咬死，竖着尾巴，几个猫爪子紧向上蹬，这一来不要紧，坠得那铜灯不再摇晃了，反倒是在半空打了个斜，铜盏中的灯油立刻从中淌下。

那千年灯油细腻香滑，为世间罕有，引得靶子犬不由自主地张开嘴伸出长舌，在“星星盏”下接着灯油来舔，牠当晚活吃了狐狸心肝，一团燥火正炽，舔了几口灯油，不仅满口留香，更觉滑爽舒畅了许多。

这时候黑猫猫爪子碰到灯油，顿时从铜盏上滑脱了，直直落向地面，神獒正吃得兴起，却突然断了供给，不免心中发怒，也不等黑猫落地，就在半空裡一口将牠衔住，牙关上不曾用力，一甩头便又把黑猫抛上星星盏，瞪目低吼，逼迫那野猫再依前法施为。

那黑猫捡了条命，哪裡还敢不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在星星盏上一阵折腾，将铜盏中的灯油一点点倾倒下来，神獒自在下面伸着舌头接住，不曾错过半滴，舔了好一个舒服畅快。

神獒虽然警觉狡猾，可哪裡会想到野猫敢给自己下套，又加上正值心火大燥，所以难免一时大意了，牠把灯油吃得口滑，也不问多少，只顾要吃，不料那灯油虽然非药非毒，却不能多吞，俗话说：“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吃多了就得吊膀跑肚子，即便是硕大凶恶的巨犬，蹿上三

泡稀屎之后，也会全身绵软无力，变得还不如一头绵羊。

这神獒尚未来得及跑肚子蹿稀，先自被油闷了心，东西南北多已认不得了，牠隐隐觉得不妙，在地上打了两个转，愈发糊涂了，晕晕沉沉地一头撞在牆上，能撞棺材板的狗头坚硬无比，一脑袋便将破牆撞塌了半壁，就势卧地不起，嘴角拖着长长的馋涎，鼾声如牛，竟然昏睡起来。

张小辫躲在石梁上，看见黑猫撞倒了靶子犬，忍不住心头一阵狂喜，但还不敢大意，随手摸到两块碎石，从高处投在牠身上，那神獒满肚子灯油，心神昏愤迷惑，纵然是泰山崩在近前也浑然不觉了。

张小辫大喜，骂道：“饶是你这恶狗奸滑似鬼，也教你吃了张三爷的洗脚水。”随即从殿中石柱上溜下来，壮着胆子在靶子犬身上踢了两脚，见果然睡得如同死狗一般了，嘿嘿一笑，叫声：“这是一报还一报，你就别怪张三爷心黑手狠了。”须知“容情趁早别下手，下手岂能再容情”？当下伸手从身上拽出“寸青”短刀，将神獒那颗狗头活生生切割下来，血淋淋地用石灰掩埋，裹在几层厚油纸中，外边则用块破布捲了，打个扣子当包袱缚在背后。

张小辫刚想抽身离开，但想起来还有些事要在天亮前做完，眼看时辰不早了，赶紧着手行事，他常在山野中走，识得许多野菜野草，他看剑炉附近生长几丛“七步断肠草”，这是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毒草，就顺手摘了，再将没头的靶子犬尸体切割剔剥，从肚肠内掏出了那枚狐丹，贴身而藏，随后连狗血都一发收拾了，都堆在地炉当中。

整个荒葬岭石殿分作三进，中间的地炉形如大鼎，底下有火眼火膛，山中又有得是枯树枝，他匆匆忙忙收了几捆，用火点了些乾柴，从后殿取了些山泉，连同几大丛七步断肠草，熬起了一大锅香肉汤。

虽然张小辫手脚俐落，也足足忙活了一个多时辰，最后见那大锅中的肉汤已经一阵阵冒了出来，知道大事已定，急忙带着黑猫躲回殿顶。

不多时，在荒葬岭附近游荡的大群野狗们，便被肉汤的香味引了过来，牠们都知道石殿是神獒的巢穴，山中野狗无不忌惮牠神威凶猛，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但肉香愈来愈浓，更是教牠们难以抵挡。

终于有两条贪嘴不要命的野狗熬不住了，横下心来鑽进了石殿，群狗见有带头的，哪还顾得了许多，立刻流着口水在后蜂拥而入，互相间你争我夺，把地炉中的肉汤吃了个涓滴无存，又各自把了块肉骨头就地埋头乱啃。

七步断肠草的药性一发，凡是吃过肉喝过汤的野狗，顿时都被药翻

在地，真好似“一块火烧着心肝，万把枪儼刺肚腹”，疼得偏地打滚，还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死了个尽绝。

张小辫眼见大功告成，心裡却是恍惚如梦，他以前偷鸡吊狗的事做多了，杀几条野狗的勾当自然并不放在意下，只是感叹林中老鬼真有未卜先知之能，看来张三爷时来运转的造化到了，可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不过是百十条野狗，一想到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峥嵘时节，还不知要连累多少人跟着捨身丧命，难免有些心虚，那就不知是福是祸了。

第四卷 塔王 第一话 惊天动地

自打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大禹治水以来，世上经过了“夏、商、周”上古三代，随后是诸侯国割据，五霸七雄闹春秋，才引出了秦王挥剑扫六合，又使得楚汉相争夺天下....这其间也说不尽有多少改朝换代的兴衰变迁，直至明末八旗铁甲入关，一举踏平南北，定鼎了中原，满洲天子在北京坐了龙庭，免不了一番励精图治，好让老百姓们休养生息，其间也曾有过“康干盛世”，一度海内无事。

可是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外忧内患接踵而至，朝廷对内是横征暴敛，残酷镇压，对外则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逼得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彻底撼动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太平天国起义从粤西爆发，迅速席卷了大半个天下，当时世上无事日久，兵甲懈怠，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早已不能和当初八旗入关之时相提并论，由“八旗”和“绿营”组成的正规军久疏战阵，根本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争，皇帝不得不下旨 - 由各地官吏主持招募团勇，筹建新军，以此御敌平乱。

其实早在当年镇压“白莲教”的时候，朝廷就早已感觉到力不从心，经此开始大举兴办团练，用官府控制下的地方武装取代官兵作战，像清末比较有名的几支新军，诸如“湘军、淮军、楚军”等等，皆是藉着团练出身，营中兵勇或是父子兄弟，或为同乡同族，怎么打都打不散，所以战斗力极强。

单说那马天锡，本是区区一个知府，就因为组建团练平寇有功，才被朝廷破例升为巡抚，他不仅深通为官之道，更是满腹韬略兵机，其家又出身于当地根基深厚的名门望族，实有呼风唤雨的能为，但他在朝中却没有什么依靠，要放在太平岁月守文的时节里，可并非是有真本事就能够平步青云担当重任，像马天锡这种在朝中没有门路的官吏，顶而头也就能混上个臬司、藩司，至于巡抚、总督之类的大吏，可就连想都不敢想了。

恰好有粤寇作乱，马天锡施展才干的机会也就随之而来了，他亲自找来许多富商巨贾，晓以利害，让他们出钱出粮出丁，组建团练协助官军守城。

那些豪商巨富都是世辈经营，唯恐粤寇一到毁了自家基业，所以拚着倾家荡产，不惜血本地支援官府，当兵吃粮的人从来不少，更何况打

着官家的旗号，只要有粮饷，就可以迅速募集到大批团勇。

凭藉着灵州城里边钱粮充足，而且城防坚固，地势险要，与粤寇恶战经年，大小数十仗，非但没有丢失城池，反而牵制了几股粤寇主力，灵州团勇也逐渐成为了一支善战的劲旅。

皇上对此大为赏识，破格升了马天锡的官，让他总领治地内的军政事务，可马天锡心里跟明镜似的，常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朝廷上许给的“顶戴花翎”只不过是空口大愿。要想图个封侯拜相，关键还是得靠自己的实力，在尽力结交朝中权贵的同时，还要趁着眼下平乱之机，大举扩充团勇，手底下的军队愈多，将来升官的资本就愈多。

所以在马天锡手中，除了赏握着各大商贾支援的团练之外，还招安了几股人多势众的向马和水盗，并且利用关系暗中和洋人交易，购买了许多犀利的西洋火器，把个灵州城守备得好似铜梆铁底一般。

太平军接连打了灵州数次，都因为城高壕深，所以屡攻不克，如之军中粮草接济不足，也没办法持久围困，但此番卷土重来，大有志在必得之势，等到天刚破晓，一队队太平军便从四面八方聚集，先是放了一阵炮石，随后大队人马铺天盖地的向城墙扑来。

灵州城里的守军，早已剑拔弩张地等了一夜，见粤寇蜂拥而来，声势极壮，真是旌旗蔽野，刀枪如林，但城中团勇多是久经沙场，此刻并未急于应战，各营全都偃旗息鼓，静静伏在堞口后边一动不动。

城底下有三条壕沟，两边的沟里都插满了尖木桩子，当中一条深壕最宽，里面住满了污水，每条壕沟之间，都结着阻挡冲击力的鹿角刀栅。冲在最前边的太平军很快就到了沟前，被迫停下来拔去拦路的栅栏，还要再用竹梯搭桥，顿时有无数兵卒被沟障阻住，乱哄哄地在城下挤作了一团。

这时就听城头上一通梆子急响，伏在城上的团勇齐声发喊，把一排排抬枪和劈山炮打将下来，一时间硝烟弥漫，铅丸激射，那些挤在城下的太平军被打得血肉横飞，你推我挤乱成了一片，有许多人在混乱中掉进了壕沟，不是被木桩戳死，便是落在污水里淹死，中枪带伤折足断臂的更是不计其数，血呼呼倒在地上大声惨呼，但太平军前仆后继，仍然是不顾生死地拥上冲击城壁。

守军随即又放下擂木滚石，那些擂木上都嵌满了铜片铁钉，滚落下去一碾就接出一溜“血胡同”，只用城墙附近狼烟火炮轰响不断，强弓硬弩射得好似狂风骤雨，直杀得尸积如山沟渠满，血流成河映红了天，这

场恶战，从拂晓打到正午，太平军死伤累累被迫暂时停下攻势，留下数千具尸体收兵后撤。

马大人在城上举着单筒“千里眼”看了一阵，发现粤寇败而不乱，在附近聚拢人马安营扎寨，把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看起来竟然是要持久困城，心中不免隐隐担忧起来。

那位“图海提督”听报说粤寇在城下大败，被官军杀死无数，立刻顶着顶灰贯甲上城来观看战果，他全身戎装披挂，前后簇拥着几十名亲兵护卫，还专门有两个家奴给他扛着大刀，当然这口刀从没有人看见提督大人用过，纯属是增添虎威的一副摆设，等他到了城头之后，已被身上厚重的盔甲累得气喘吁吁。

马大人一看这位爷台来了，赶紧命人搬了把太师椅来，请图海提督在城楼上坐了督阵，图海将军看到太平军在城下尸横遍野，心中颇为满意，扶正了头盔，咧着大嘴哈哈一笑，对众人说道：“当今圣天子在位，咱们的皇上是何等地英明神武？这些不自量力的发逆反贼无异是以卵击石，能兴得起什么风浪？我看也不用朝廷起大兵来剿，只须如此几阵下来，此辈丑类就已被咱们斩尽杀绝了。”

马大人赶紧迎合，先说皇上乃是真龙下凡，确实英明盖世，神鉴无双，又赞图海提督是皇上手下的福将，但他心下却不以为然，眼见这一仗虽然杀伤贼寇无数，但胜得格外蹊跷。粤寇最是悍恶狡猾，要是都像这般前来送死，早就被官军扫平镇伏了，也不至有今日的气候。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先前被打死在城下的，应该都是些被粤寇掳来的流民和俘虏，敌军的主力却未受什么折损，只怕真正的恶战还在后头。

此时有若干小股太平军到城下骂阵，这也是古代的一种“心理战”，不外乎骂那些“清妖”都是关外深山老林里成了精的妖魔鬼怪，占了汉室山河，乱我大好中华，又让大伙都在脑袋后面留上一条“猪尾巴”，谁不留就要杀谁的头，真他妈没了天理了，这等妖孽竟然还敢诬蔑我天朝的天兵天将是造反的贼寇，却不知古时仓颉造字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造反”二字的，这都是官家自己捏造出来骗老百姓的，总教大伙蒙在鼓里受他们欺压，“清妖”没入关之前，不也是被咱们骂作满洲鞑子吗？劝你们不可违背天道助纣为虐再给清廷当什么奴才了，赶快幡然省悟，把城里的“当官的”全都绑出来献到阵前，跟着咱们的洪天王杀尽清妖，共用太平盛世。

城中对此早有准备，也有先前拟好的骂词，专叫那些嗓门大的兵勇与粤寇对骂，无非是骂你这班专信什么“一竖一横”的发逆丑类，从来不尊先贤古圣，为首的那个贼寇为伪王，将自己打份得跟个西洋和尚一

般，不过是介跳梁小丑而已，本来明明是我国朝子民，却胆敢蛊惑人心，妄自充做西洋神仙的儿孙，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得了，如今竟还扬眉袖手地大言什么天道，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天道是个什么东西，今天你等死伤惨重，想必已经领教了官军的雷霆手段，何苦再做此大逆不道的勾当？要知道回头是岸，劝尔等不如早日改邪归正，赶紧把一干伪王伪帅捆起来献到城下，官府念你们一时误信匪类妖言，必定不予追究，给了赏银就将你们发送回乡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等朝廷大兵一到，天威之下你们个个都是诛灭九族的罪过。

双方开始时还都有劝降之意，但始终没人敢投降献俘，灵州城已经挡了太平军多时，经过一场场恶战之后，两边互有死伤，都对敌军恨之入骨，各自明白谁落在对方手里都得了不了好，任其说得天花乱坠也无动于衷。

骂到后来，就干脆变成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尽是一些市井乡间的粗俗脏话，极尽歹毒诅咒之能事，直到红日西斜，那一阵阵南腔北调，此起彼伏的叫骂声也未停止。马大人心中愈发不安，总觉得粤寇似乎有意掩盖什么举动，他带着亲随，仔细在城头上巡视了一回，吩咐各营小心戒备，多准备火箭灯笼等一应远近照明之物，防止粤寇入夜后趁着天黑前来偷城。

正在这时，马大人突然发现城下有些异状，他察觉到城南一片茂密的草木，显得有些精神委顿，但若非是仔细加以辨别，轻易也难发现，愈看愈是奇怪，豁然间省悟过来，心底惊呼道：“险些就被瞒过了，粤寇军中向来有掘子营，肯定从这天晚上就开始掘地穴土了，这是想在地道里暗中埋设炸药轰塌城墙，大概只等天色一黑就要破城”，他这个念头尚未转完，就听到一声恰似撼地雷鸣般的轰然巨响，震得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才是“天翻地覆何日定，龙争虎斗几时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二话 云幻雾化

话说自古两军交锋，向来是兵不厌诈，太平军中的“掘子营”，昨晚趁着夜色挖开了一条地道，白天佯攻了半日，下午又不断遣兵骂阵，要引官兵出城决战，实则都是虚晃一枪，暗中早已把地道挖得又深又阔，并往裡边运送了大量火药，打算等到入夜后点燃引线，一举炸毁灵州城坚固高大的城牆。

但灵州城裡也有高人安排，把城防布置得如同铜牆铁壁一般，而且知道太平军惯用“穴地炸城”的伎俩，故事先有所防范，在城根前的地下暗藏了许多“五雷开花炮”，太平军对此没有丝毫防范，果然有军卒无意中触发了“暗炮”的炮信，并且引爆了已方运入地道的火药，当场就有一千多人被炸为了齑粉，纵有侥幸没死的，也都给崩塌的土石埋在了地下。

由于暗道中的火药实在太多，爆破的威力非同小可，震得城基都跟着颤了三颤，又摇了三摇，南城中距离城牆较近的房屋也被震倒了一片，压死了许多灵州军民。

这时集结在南门外的粤寇，趁着城上守军混乱，在一阵阵鼓角声中调动大军，举着密密层层的重盾，架起云梯向灵州城猛攻而来。

城上守备的团勇仍是用“劈山炮、抬枪、火统、弓箭、灰瓶、榴木”相击，但这股“太平军”都是粤西老营裡的精锐之师，从南到北身经百战，不是拂晓时攻的乌合之众可比，早把高大厚重的皮盾藤牌结成阵势，将头顶遮得密不透风，盾牌上多是包有铜皮，挡住了狂风骤雨般袭来的矢石枪弹。

官军只好不断用“劈山炮”和虎蹲臼炮”轰击，虽然也杀伤了许多敌人，但那些太平军来得好快，犹如一股股腥红色的飓风，先锋营奋不顾身地抢到前边，用沙袋填平了深壕，后边的大军一队接一队涌过深壕，攻到了火炮射击不到的城根死角裡，随即竖起“云梯”，争先恐后攀向城头。

当先爬城的太平军兵卒，都是些身手矫捷不输猿猴的少年之辈，个个精瘦黝黑，矢石敢当先，生死全不惧，攀梯登城如覆平地，只要他们上了城头，形成与敌军短兵相接的混战，这灵州城多半就守不住了。

城下的无数太平军将士，见那先锋营顷刻间就上了城头，都道是破城在即，顿时士气大振，发了狂似地举着刀枪呐喊起来：“进城杀尽清

妖!杀尽清妖享太平!”喊杀声好似山呼海啸，吞没了一切。

马天锡虽懂兵法，毕竟不是武将，先前被地底的爆炸声炸震的遍体酥麻，由身边的随从们抬到城楼裡，缓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此时听得城头上一片大乱，急忙起身从箭孔中向外张望，一看这阵势他就知道攻城的是寇精锐，灵州团勇虽然凭藉火器犀利，捨生忘死地与敌军恶战，但已失了先机，眼瞅着就挡不住了。

马天锡确实是个临危不乱的帅才，他急忙命人在城楼上挑起一串红灯笼，这是以红灯为号，告知各营团勇，要同时使用“殒水”御敌，这正是：“运筹帷幄元帅事，冲锋陷阵将士功。”

灵州城是座千年古城，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在城牆后设有多处“藏兵洞”，马知府头天晚上就已安排了许多兵丁，在藏兵洞裡搭起炉灶大锅，烧沸了一锅锅的“殒水”，这“殒水”是用热油混合以“粪便、石灰”加以熬製，煮熟了无数来回，此时正自烧得滚开，用木桶装了，自女牆后一桶桶递上城牆，再从城头上整桶整桶地泼洒下去。

厚盾重牌虽能挡住檣木滚石，却挡不到有质无形的流质，人体肌肤只要沾上滚烫的殒水，立时就会生出一大片燎炮，迅速溃烂流脓，噬肌腐骨，直至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倘若是手足被烫伤，还可以让同伴及时用刀斧斩断肢体保存性命，可一旦是身躯和头颅碰到个一星半点，连神仙下凡华佗再世也救不回来了，最是歹毒无比。

城上守军泼下滚沸的殒水，立时烫死烫伤了无数太平军，已攀云梯上的也纷纷惨叫着翻落下来，涌下城下的部队也乱了阵脚，死在殒水下的不计其数，大队人马不得不向后退却，灵州团勇趁机在城头用火器轰击，又使太平军留下一大片尸体。

马大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慈眉善目，实则一向心狠手辣，是个贪杀的阴险性子，眼见城下尸积如山，他连眉头也不曾皱得半下，只是暗恨此时好不容易打得寇主力溃不成军，却没有大队官兵在周边劫杀，否则定可将其一举扑灭，成就一场不世的奇功。

至于太平军在灵州城下遭受重创溃败之后，城中军民是如何休整戒备的，自然不在话下，单说张小辫裹了神槊的狗头，在当天拂晓时分从“荒葬岭”回来，恰好遇到粤寇打城，他见势不好，急忙调头躲进了山沟，只听灵州城的方向杀声震天，也不知战况如何，不敢轻举妄动，直等到黄昏了，见到大批太平军溃退下来，枪炮声也渐渐没了，他才敢在入夜后潜回城下。

整日的激战过后，灵州城各门紧闭，张小辫摸着黑来到城门前，见

城下的死尸是一层压着一层，中枪带箭的、缺胳膊没脑袋的、肚破肠流的...怎麼死的都有，连壕沟裡全给填满了，野猪野鼠争相而食，不免看得他怵目惊心，急忙把枝响射到半空，让城头的人放下竹筐来接应。

那孙大麻子在城头上苦等了一天一夜，其餘的公差早逃散了，但即便是同太平军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始终留在城牆上，唯恐错过了张小辫的信号，眼看天都大黑了，还以为张小辫必是死于乱军之中了，正想找个由头出城去寻他尸体，却在这时听到响箭破风，赶紧放下竹筐把张小辫接了上来，世人的交情大多是“利”字当头，黄金不多交不深，不图利的也多半只是口头交情、酒肉朋友，但他二人是一同逃离出来的生死患难之交，自非寻常可比，此时见对方脸上全是血污，却幸好都还活着，各自欣喜不已。

张小辫同孙大麻子稍稍整顿衣衫，便一同前去拜见巡抚马大人，粤寇大军溃退后，在几十里外收拢兵甲，此时仍然紧紧围困着灵州城，马大人也没敢歇着，一直忙着清点伤亡，以及向各处部署调遣兵勇，听闻张小辫从荒葬岭回来了，未知此去成败如何，急忙传他们进来。

张小辫施过了礼，把背上的包袱解开，让众人观看那颗狗头，并把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他知道凭自己的口舌瞒不过马大人，不敢信口雌黄，此去的经过多是如实说了，唯独没提及“林中老鬼”隻言片语。

其时堂上聚集着许多官吏，大伙在碎剐潘和尚的刑场上，都是亲眼见过荒葬岭神龛是何等凶恶，想不到竟会被张小辫这小子独自擒杀，不免全都咋舌不下，谁也不敢相信这事会是真的。

只有马大人显得喜出望外，他抚掌称快，赞叹“相猫”之术果然不是等闲的手段，竟能驱使猫子盗灯偷油，迷倒了神龛，这招“逢强智取”，真是匪夷所思。至此更是对张小辫另眼相看，他又告诉众人以前有个比喻，说是居住在海裡的老鳖见了海天广阔，就欺负井底之蛙最多只见过巴掌大的天，牠却不知道佛祖前的金翅大鹏鸟，只在一展翅之间，便能够飞到了天涯尽头，所以才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海水难以斗量，凡人不可貌相，须知：“韩侯、蒙正这些古代的大人物，早先也有困顿不遇的时节，休要将肉眼俗眉，来看待英雄踪迹。”

众官吏紧连连称是，这“张牌头”深藏不露，果然是有些真本事的，又都藉机称赞马大人是慧眼识英雄，能够广辨天下奇人异士，选拔人材更是不拘一格，吾辈望尘莫及，今天先是大破粤寇，又为灵州城除去一桩大害，实在可喜可贺，圣上闻知必然重用，看大人荣升之期指日可待了。

马大人当下嘉勉了张小辫一番，赏了许多钱物，让他暂且回去好好歇息，张小辫终于在人前显了些手段，虽还算不上扬眉吐气，仍不免暗自得意，只道自己是困龙遇水，离大请大受的发迹光景已不远了，张三爷生来就不是凡夫俗子，不博他一番远乡异域尽皆知闻的高名流传不朽，就太对不起咱身上这点本事了，古人说凤栖于梧，龙跃于渊，物有所归，人各有命，岂是做白日梦的妄想？

张小辫志得意满，领受了赏银，同孙大麻子回到宿处，吃足了酒肉，也不管天南地北了，倒头便睡，接连做了一夜升官发财的美梦，正睡得如同身在云端，梦中只觉天高地广无拘无碍，却忽然被两个做公的从床上硬生生揪了起来，说是马大人要他火速前去听令。

原来灵州城裡出了一件奇事，头天傍晚粤寇在外外炸塌了地道，虽然没有损坏城牆，但南城边上的一片房舍被震塌了几处，清理废墟的时候，扒开碎石乱瓦，见地下被震开一条大缝，不断往外喷涌了许多白茫茫的云雾，初时也未见怎样，可随着白雾愈来愈浓，那云气凝聚变幻，久久不散，逐渐形成了一座古塔的影子，虽然只是轮廓，但一十六层的八角玲珑宝顶，每一层都真切异常，甚至连坦簷崩毁之处，也尽是清晰可辨。

白雾幻化成的古塔高上青天，大逾常制，从地底缓缓升起，就那麼一动不动地浮在空中，此时红日高悬，浮云淨扫，四周碧空无际，如镜如洗，唯有那团形如高塔的云雾聚而不散，显得奇诡难言，城中纵有见多识广之辈，也不知何以有此异象。

连城外的太平军也全都看得目瞪口呆，人人遥相观望，个个心下骇异，还以为是城裡的“清妖”使出了什麼邪法，只得暂时罢了攻城的念头。灵州城裡也是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的说是震开了什麼“妖洞、鬼府”，有的说那是地底怪蟒吐雾，众说纷纷之下却谁也不敢下去探明真相，还有人给巡抚马大上出谋献策，说这“云中塔影”来得古怪，不知到底主何吉凶，料其根源必在地下，咱们府衙裡做公的有三班四快，其中顶属张牌头艺高人胆大，出了众的眼明手快，而且更是怀有异术在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何不就此遣他下去一探究竟。这正是：“水底丢针水中寻，海裡失宝海中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三话 古塔之王

先说本回开话的垫场词，有边是：“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倘若连头也不点，一生清静乐逍遥。”这是说人生在世，有数不尽的烦恼辛苦，都是自己找寻来的，正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所以劝诸位，任凭阁下胸中是如何广博，也轻易不要在人前卖弄手段，免得招惹来无穷无尽的是是非非。

只因张小辨先前在荒葬岭设计弄死了靶子犬，回来后对众人好一番夸耀，吹嘘了许多自家的得意手段。他毕竟年轻浅薄沉不住气，更不知道公门裡的规矩，结果等于是把自己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如今灵州城裡显出“云雾幻化”的异象，众官吏自然要推举张牌头去探探究究是何物作怪。

张小辨和孙大麻子稀里糊涂的被传到南门，尚不知是有哪桩天样大火样急的事体，等马大人将他们招至身边，便指点着面前那团形如古塔的白色浓雾说起原由。

据闻灵州城在几百年前曾有座宝塔，壮伟辉煌，高可入云，被视为天下群塔之王，塔中又常有精怪藏纳，屡屡发生一些耸人听闻的异事。

其中最希奇的，还要属“塔见”奇观，传说要在一甲子中才仅出现五次，以往每隔十二年，灵州城附近的山上就会升起白雾，日光照到上面，便随即显现出无数古塔的影子，云中的塔影大小不一，倏忽万状，前边一座消失隐去了，下一座才会紧接着出现。

塔影最多的一次，只在半个时辰之内，就陆续出现六十四座宝塔的身影，传说那是数百里之内的各处名塔有灵，都在按期前来朝见“塔王”。

后来这座灵州古塔毁于战火，从此不再复存于世，成了一件连本地人也大多没听过的旧时传说，马大人通晓许多地方志，所以知道在前朝时，确实曾有这等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但是虽有明文记载，其中提及的原理却不足为信，这种现象就如同“山海幻市”，因为“塔王”高的出奇，一旦有日光将灵州古塔的塔影投射在云层上，随着空中聚集的云气变幻不定，所以塔影也随之变化，才产生了民间盛传的“塔见”异象。

眼下的事情却不比以往了，前天粤寇炸城未遂，反倒把城中几处相连的房屋给震塌了，恰好就是当年的塔王旧址所在，那废墟底下裂开了一条地缝，从中有茫茫白雾升腾而上，云雾似乎是有形有质，浮在半空

凝幻为高塔形状，久久不见有消散的迹象。

马天锡对张小辫说：“这座云雾高塔约有一十六层，与古时被毁的“塔王”形制一般不二，就好似当年那座古塔的“塔灵”显圣，此等反常异状，理不可晓，使得满城军民人人惶恐，人心危骇之际，流传讹言，纷纷不一，现在又正值粤寇围城相攻，万事大意不得，本官想找几个明手快，胆识出众的好汉，去那云雾下的地洞裡追根溯源一探究竟。

张小辫精明油滑，不等把话听完，已然心下明瞭，事到如今，万难推托，非得着落在自己头上不可，与其等马大人点将下来，还不如三爷充回好汉，主动挺身而出，于是连忙上前请命。

张小辫此前在猫仙祠裡，第二次遇到林中老鬼之时，又得了许多指点。当时林中老鬼曾告诉张小辫，要想飞黄腾达，必须甘冒奇险，在灵州城做下来几件常人不能为的大事，所谓“出生入死无他求，只图英名四海传”，只要有了名头，将来才能有机会封侯拜相，若是前行怕狼后行怕虎，一辈子畏头畏尾，缩手缩脚，只能永远做一介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

这几件举动，事关张小辫一世荣华富贵的成败兴衰，第一件便是到荒葬岭擒杀“神獒”，如今此事已经做成了，那颗獒头已连夜被官家悬挂在街头示众；而第二件事，正是与古时的“塔王”有关，也绝非是等閒小可的勾当，好在“林中老鬼”交代好大致脉络，剩下的就得凭他自己相机行事了。

张小辫当下禀告马大人，这个涌出白雾的地洞，以前的的确是“灵州塔王寺”旧址，古塔毁坏后，地底的塔基至今还在，不过这座塔底下并没有地宫，而是有口深井，井底藏着口“风雨钟”，是件青铜铸造的传古之物，每当风雨来临之际，风雨钟便能够喑然自鸣，屡验不爽，当年一直供在寺庙裡享受香火，后来塔王寺裡的僧人们为避兵祸，就将此物藏在了塔底，现在白雾幻化凝聚，乃是井中有宝气蚀天，不出两日，就能自行消散尽了。

马大人闻言称奇不已，万万想不到张小辫这个专在街上寻些空头事来做的游侠之辈，竟能如此博古通今，据典籍所载，风雨钟是确有其物，可塔王寺早已毁了几百年，谁会知道有东西藏在塔底的古井裡边？

张小辫不敢说出林中老鬼洩露天机，只谎称小子自幼勤奋好学，多曾拜过名师，得过高人传授，俗话说“井淘三遍好吃水，人从三师技艺高”，不单只学过“相猫”之术，更随一位老道长学过“憋宝”，通晓天下种种宝物的出处来历，以及取宝的不同手段。

马大人听出他言过其实，对此将信将疑，但又见他言之有物，想必自有手段应对，于是表面上不露声色，只微微点头称讚道：“张牌头真奇人也。”随即问他：“你可敢带些手下到井底，把那风雨钟打捞出来让本官开开眼界？”

张小辫禀道：“恩相有所不知，这口井底的水中，还有两尾金鳞鲤鱼，专门守着“风雨钟”，不容旁人近前，牠们活得久了，已然成了些气候，寻常的兵勇进去了，也只能枉自送命，小的不才，愿和孙牌头两人，于上几十隻灵州花猫下井，拚着九死一生，定能设法取出“风雨钟”，在明天天亮之时，献到恩相当前。”

马大人说道：“好胆识，但现在不比以往，正是平乱之时，咱们军中无戏言，倘若你能做成此事，本官以后必然抬举重用于你。”随即吩咐下去，派兵把守四周，閒杂人等不得近前。又拨了一哨团勇，专听张牌头调遣，然后便自行带人去巡视城防了。

张小辫当众夸下了海口，心裡却顶多只有三分把握，听马大人话裡话外的意思，竟是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了，做成了万事皆好，做不成就得提头来见，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求猫仙爷务必灵应则个，好教张三爷马到成功。

张小辫找人买来些麵饼馒头，带在身上迳自前往猫仙祠，他和孙大麻子两人来到庙中，先给猫仙爷叩了几个头，上了两柱香，就地坐下来收拾整顿。

孙大麻子对张小辫单枪匹马取了神龕的首级之事，已自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见他应了马大人吩咐的事，不知他又有什麼妙计，心下老大稀罕，一时未敢骤然说破，此时才问起来要如何行事。有道是“官无三日急，倒有七日宽”，一天一夜之内取出风雨钟是否有些操之过急？按理该当从长计议，还是去讨一个不拘时日的活限为好。

张小辫心裡虽然没底，表面却装做了坦然自若、不以为意的模样，也不对孙大麻子明言，只是吹嘘道：“想想以前在金棺村的时候，那些个乡下的愚夫愚妇，谁肯把咱们正眼相看？不过当日穷困失意，乃贤士之常，却不知咱们兄弟是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时来运到时，皆显出为将为相之材，除了颠倒乾坤，什麼事是做不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统统不在话下。”

张小辫逞了一番口舌之快，说要养精蓄锐，先自倒头大睡起来，直至天色渐晚，养足了精神气力，吃些乾粮填饱肚子，起身穿起猫仙爷留下的“黑蝉”夜行衣，脑袋上顶了“猫儿脸”，他让孙大麻子也赶紧收拾俐

落了，带上绳索、哨棒、灯烛等一应之物。

此时天色大黑，猫仙祠中的野猫已经愈聚愈多，张小辫经常带在身边的“月影乌瞳金丝虎”也混在其中，灵州花猫中以“金玉奴”为首领，除了那些散处在各条街巷中的家猫，几乎都已云集至此，只见群猫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凶的善的、美的丑的、馋的懒的、公的母的、大的小的”，几乎什麼模样的都有，一时观之不尽。

张小辫背过“猫谱”，一看之下，就知道庙中野猫多是产于灵州的名品，诸如什麼“长面罗汉、千文钱、过桥金、薄耳将军、绝鸡种、圆尾虎、灶上懒、睡神炉、夜明灯、毛毯子……”虽然各有形态习性，都属品相极佳的花猫。

张小辫对着群猫团团作了一揖，口中说道：“小人张三，向来最尊猫仙爷爷，今天要有劳诸位猫爷猫奶，摆出猫儿阵来相助一臂之力，事关重大，万望帮衬扶持则个。”说完从怀中取出那枚“狐玉”，托在掌中，放到金玉奴面前给牠看了一眼，狐玉属阳，猫眼属阴，应了物性相吸之理，群猫难免对此物大为好奇，纷纷围拢过来看个不住。

张小辫见时机到了，对孙大麻子使了个眼色，手中攥住那块狐玉，二人跳出圈外，快步朝门外走去，野猫们怔了一怔，却都还想再看那狐玉究竟是个什麼东西，便在金玉奴的带领下从后尾随而来，队伍拖拖拉拉，足有一条街长，在清冷的月色之下，数百隻野猫缓缓向着塔王寺古井逶迤而行。这正是：“刚在山中擒凶神，又去井底钓金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四话 风雨钟

天下金乌玉兔轮转，地下古往今来变迁，凡是有了本事在身的人，无非上中下三条出路，上者是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为朝廷出力，图一番封妻荫子的高官厚禄；中者能凭着自身艺业养家糊口，虽然劳烦辛苦，却也能够安身立命；下者就是流落进草莽当中去了，只能做些个没有王法的勾当，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无粮同饿，有肉同吃，所谓的“分赃聚义”。

但为何许多有大手段的人物，一辈子活得勉勉强强，终日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反倒还不如那些平庸无能之辈？只因同样一世为人，机缘命运却是千差万别。所谓“高才命穷、庸才运通”，此身的贫富贵贱，向来是论命不论才的，不管你胸中是如何的才高志广，倘若该着你命里用不上的，终究没处施展手段。

张小辫跟林中老鬼学了一套“相猫”的法子，本以为多是些鸡鸣狗盗般的雕虫小技，灵州城里的野猫家猫，个个慵懒狡猾，既盖不成瓦房，又蒸不熟米饭，三爷挨饿受冻时能指望它们顶得上什么用场？却没料想时运一到，无中也能生出有来，自然遇到番大请大受的机缘，他竟然凭着灵州野猫相助，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正是：“谁说猫无道，猫道也有踪；更兼多奇异，从来胜庸俗。”

话说当天夜里头顶一轮皓月当空，映得澄辉万里，上下一碧，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引了一大群野猫，穿街过巷而行，迤自来到“塔王寺”旧址跟前。此时城中早已宵禁，家家关门闭户，街上冷冷清空的空无一人，只是偶尔有几队巡防的灵州团勇，持着刀枪往来戒备。

倒塌的民房废墟中，地面上裂开了一条深沟，里面雾气浓重，在外边看不出是深是浅，四周把守着一哨兵勇，都举着火把灯笼。张小辫向他们要了两盏灯笼，跟孙大麻子各自提在手中，带着野猫们一头钻进了浓雾之中。

此处在好几百年以前，曾是一座高塔埋在地下的塔基，地底尚有砖石夯土可见，最深处藏着一口深井，由于塔基开裂，并不需要从井眼垂绳进下去，二人摸索着崩塌的砖墙往下走，就觉阴冷潮湿之气渐重，井壁上到处都是继漉漉的水雾。

塔王寺古井口窄腹大，井底是个天然石洞，井眼下方正对着一处深潭，潭水深不可测。原来天下之渊，共分作“三十六脉、七十二眼”，皆是极深极幽的“潭、井、渊、泉”。这口古井正是其中之一，西接八百里

洞庭湖，东边则联着浩瀚无际的汪洋大海。

在早年间，大约是唐朝的时候，灵州城方圆数百里内，常有灾荒出现，不是炎赤田裂，便是洪水泛滥，十年里头，往往有九年都是灾年，以至斗米千钱，民不聊生。朝廷认为肯定是在灵州城的千年古井当中，有条老龙兴妖作怪，于是请来高僧镇伏，并且下旨建了一座寺庙，又在井上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塔，用香火供养着一尊“风雨钟”，祈求风调雨顺。

那风雨钟能预知风雨阴晴，乃是塔王寺里的镇寺之宝。据传早在禹治水之时，多有鬼神相助，一次在深山里疏通河道的时候，遇到黑雾弥漫，白昼里伸手不见五指。幸亏有一头大野猪口衔明珠作为前导，不断将附近涌出的云雾吸入嘴里，才使得禹王带着大伙在黑雾中伐通了河道。其实那颗明珠是块罕见的莹光矿石，能够吞聚云雨，风雨钟上正是嵌铸了此物，所以时常在塔王寺上空显山异云象。

有道是：“世间好景难久长，彩云易散琉璃碎。”到后来改朝换代，刀兵四起，灵州城也免不了饱受战火摧残。塔王寺里的高僧担心风雨钟毁于战乱，就将它偷偷藏在了塔王下的古井里，又恐贼人盗宝，便把青铜钟锁在了两尾“鼉鱼”身上。

鼉鱼并非中土之物，原是由一位印度僧侣，从“婆罗甘孜国”携带而来的两栖异种，存活的寿命能比老龟还要长，它们形如金鳞鲤鱼，背上有硬壳如甲，在水中力大无穷，要是有人妄想盗取风雨钟，即便不是被鼉鱼咬死在水里，也会惊得它们拖拽着铜钟遁入深水，几十上百年里不复出现。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摸到水潭边，举着灯笼四下里一照，只见那水面平滑如镜，也不甚宽阔，却比普通的井水大得多了，约有四张八仙桌子大小，一大团白雾从水面飘涌上去，愈到高处愈多，井底水潭四周并没有雾气，那井壁和洞穴中有无数尊大大小小的石佛，宝相千变万化，妙态庄严。

那伙以金玉奴为首的野猫们，也在后边相继跟了进来，它们整日都在灵州城里游荡厮耍，从穷街陋巷，到朱门大户，乃至“玳瑁梁间、鸳鸯楼头、画阁之中、绣屏之内、城里城外”，没有一处不是它们往来惯熟的，却向来不曾到过塔王寺古井，此刻见这井底的藏仲洞里石怪水异，都感觉大为好奇，聚在一处瞪大了眼睛四处打量。

张小辫指着水潭中白雾涌动之处，对孙大麻子说：“水中这个所在，便是藏着风雨钟的地方了，若有手段取出此物，何愁换不来顶戴花翎的

高官厚禄……”

孙大麻子吃惊地说：“俺说张三，想来这是何等隐秘的事体，你又是从哪里知道得如此详尽？再者说来，那风雨钟是灵州重宝，向来司掌着方圆百里之内的风调雨顺，咱们岂敢轻易惊动它？莫非你又撞见了金棺坟里的老鬼？别忘了咱们先前在槐园惹祸上身，还都是由此而起，俺劝你可再也别听信他的妖言了，那厮未必是安的什么好心。”

张小辫随口遮掩道：“金棺坟一片荒冢，哪里有什么老鬼？三爷这是自家传下来的憋宝相猫之术，不过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故此以前没在金棺村里施展过，如今井底的风雨铜钟聚住了云雾，显出塔灵异象，搅得满城军民人心不安，咱们兄弟怎可袖手旁观？”又说这古井里藏的风雨钟，只不过是件能聚集云雾的古物，岂是当真管得了什么风调雨顺？咱们灵州自古就是猫多朝多，诸如什么“塔王寺、金棺寺、龙王庙、猫仙祠……”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把上下九十九重天的神仙佛道都供遍了，但逢上灾年，还不是照样该旱的旱，该涝的涝，风雨钟何曾起到过半点用处？要不是当年的猫仙谭道人除掉了火蚕，哪里还能有灵州城今天的繁华规模？所以说天底下的事情，向来应当是“在德不在险、在仁不在物”，如果世人没做出那分德行来，纵然有宝也无灵。

孙大麻子是个直肚肠的实心眼，听罢怔了一怔，迟疑道：“这等？”又想了想，终于觉得有点开窍了，随即点头说：“嗯……果然有理，别看俺有一身恨天无把，恨地无环的莽撞力气，可要说起见识机智，还是三弟更胜一筹，依你说，此事该当如何理会？”

张小辫道：“井底的水潭深得直通海眼，又有成了精的老鱼藏在其中，要是冒然过去，多半要被水怪拖到龙宫里充做龙王爷的上门女婿，据说龙女绝非花容月貌，可个个都是药叉修罗的撮鸟模样，若真如此，三爷岂不尴尬？幸好咱们把灵州猫王金玉奴引到了塔王寺古井里，你我兄弟只躲在一旁等着坐收渔人之利也就是了，且看野猫们如何施展。”

孙大麻子可想不出几只野猫能济得甚事，对此半信半疑，只好耐着性子，同张小辫攀到井壁上的一个佛龕里，挑了两盏灯笼，望前照着那片深冷寂静的深潭，这正是：“安排扑鼻芳香饵，静待金鲩上钩来。”

再说灵州野猫最喜鱼腥，自古就有在水边观鱼的习惯，加之最近几年来，当地天灾兵祸相连，早已无人再去猫仙祠供奉鱼鲜，即便是臭鱼烂虾，也等闲难得一见，此刻见了井底游鱼，免不了要凑近前去回眼瘾。

谁知群猫刚到潭边，就见水花突然一分，从中涌出一个大鱼头来，

那鱼体态奇异，鳞甲灿然，瞳子大如大碗公，吓得野猫们大惊失色，急忙四散躲避，其中有只“灶上懒”最为笨拙，虽然侥幸没被拖入水里，但它躲得稍稍慢了半步，竟被那怪鱼一跃之力，撞得横飞了出去，直落在石佛丛中，懒猫折脱了一条猫腿儿，惨叫不迭。

鼉鱼平时以吃潭中的“鱼、蛙、龟、蛇”为生，更擅能拖拽野狗野猫入水吞食，此时一击未中，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便隐入水底静伏不动。

灵州野猫们领教了厉害，再也不敢靠近水边半步，那只全身锦绣的金玉奴，是城中野猫的首领，它带着大小群猫，凑过去看了看那只摔断了腿的“灶上懒”，神态甚是怜惜，见伤了同伴又都有些恼火，不肯就此善罢甘休。

群猫嘀嘀咕咕地似乎是商量了一阵，那支灶上懒便拖着那条瘸腿，一步一步挪蹭到井壁旁，顺势依贴在墙上，也不知它是使什么法子，自己挨着石壁跳了几跳，虽然疼得嗷嗷直叫，但竟然把骨头重新接合了。

其余的野猫见灶上懒腿骨没有什么大碍，就分头跑出井外，一瞬间散了个一干二净，张小辫也不清楚这伙野猫究竟会做出什么名堂，和孙大麻子在井底苦等了一个多时辰，正以为野猫们一去不复返了，却见群猫带回了一头肥大异常的老猫，那老猫胖得出奇，分量怕有不下几十斤重，周身上下长毛邈邈，把耳鼻双眼都给遮住了，这猫脏兮兮的，稍微一碰就劈里啪啦往下蹦“活物儿”，行动起来也格外迟缓。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看得暗暗好奇，想不出野猫们是从哪里请来的这位“爷台”，但张小辫能够相猫，心知别看这只老猫虽然肮脏邈邈，但它须毛俱长，毛为白褐两色，胡须分作金黑，头圆爪短，体胖如同葫芦，吞江吸海，遇水不沉，乃是隋唐时的名品古种，世上多呼为“渡水葫芦猫”的便是，此猫非同小可，事迹之奇盖世无双，倘若讲出来，真正是：“古往今来未曾有，开天辟地头一回。”欲知后事如何，且留下回分说。

第四卷 塔王 第五话 渡水葫芦猫

常言道得好：“五个手指头尚且不是一般长短。”可见普天下的人，虽然都是两肩膀顶着一个脑袋，但若比起“美丑善恶、高矮胖瘦、文武技艺”却实在是万般差异，从不能一概而论。

人是如此，猫也一样，譬如猫能捕鼠，那就好比是人会张口吃饭，是牠身上与生俱来的本事，不足为奇，普天底下的家猫野猫，除了捕鼠爬树，更是根据其品相种类不同，也自是有千支万派的能为，哪能够一模一样？

所以有的猫擅能捕鼠镇宅，有的猫则专门会些偷食摸雀之道，更有许多罕见罕闻的奇异能为，不在本回话下，本回单表在隋唐年间，唐王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有一天他单骑探营，结果暴露了行踪，遭遇大队敌军追杀，逃到黄河边上，眼看着走投无路，就要被生擒活捉了，但他是真龙天子，免不了有百灵相护，正在千钧一髮的紧要关头，就见黄河裡有一隻形如葫芦的大花猫，随波逐流起起伏伏，从上游漂了下来。

唐王李世民情急之下落到水裡，两手揪住猫尾巴，挣扎着游到对岸，终于摆脱了敌兵的追击，事后连他自己都觉奇怪，世上怎麽会有能渡河的猫？便以此事询问部下，唐王驾前有个徐茂功，是个广识方物的奇人，他先说此乃我主“吉人自有天相”，然后讲起有种“渡水葫芦猫”。

这种葫芦猫，说是猫，其实不是猫，体形比常猫大出许多倍，应该是深山裡的一种“狸猫”，体态浑圆，尾长毛长，习性反常，能够潜渡长江大河，在水裡靠着捉小鱼小虾为食，牠可以七天七夜都不上岸。

灵州城的野猫们，在塔王寺古井裡吃了亏，倘若在平时也只索要罢了，毕竟野猫没办法下水捉鱼，可那深潭中的“金鳞鼉鱼”是婆罗国的珍异生灵，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群猫嗅到了鱼腥，便再也按捺不住，打定主意要吃这两条井底金鳞。

野猫们见那水中鼉鱼厉害，端的是难以对付，群猫中为首的金玉奴最为精明多智，也不知牠们是怎麽商量盘算的，竟出去找来了“渡水葫芦猫”相助。

就见那葫芦猫拖着笨拙的身躯，一摇一摆地来到水潭边，牠并没有直接渡水，而是找了一块极阴极湿的地方，用爪子拨开地上砖石，这井底下终年阴晦潮湿，养肥了许多蜈蚣、蜘蛛一类的毒虫，红黑斑斓，奇毒无比，发觉到失了藏身所在，便纷纷游走出来，对那隻胖大的“渡水葫

芦猫”乱鑽乱咬。

原来葫芦猫皮糙肉厚，耐得住剧毒，牠被蜈蚣蝎子咬中，便开始从头到尾虚肿起来，而那些毒虫在吐毒之后则翻滚扭动着死在附近，看得躲在一旁的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髌兮兮的葫芦猫全身受尽毒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就哼哼唧唧地爬到潭边，将牠那条长得奇异的猫尾巴浸入水中，猫的威风全在尾巴上，登房上树更是要凭着猫尾掉风，以便掌握平衡，有的大户人家养猫只作观赏之用，并不需要牠们捕鼠，为了防止牠到处乱蹿，便特意将猫尾裁去一截，那猫就会变得老实乖巧，再也翻不了天了。

“渡水葫芦猫”的猫尾分做九节，按“猫谱”上来讲，猫尾贵长，尾节贵短，就是说猫尾巴愈长，而且摆动的频率愈高，这隻猫就愈敏捷，能够捕鼠不倦，可葫芦猫这条大猫尾巴又粗又圆，是个贪懒贪睡之尾，沉到水裡就如同是条船舵一般。

水中那两个“金鳞老鼉”，守着风雨钟，活得年头久远了，都是有些个道行在身的，等閒的渔网钩饵自是不会被牠们在眼裡，可忽然见那水中有条猫尾巴，都不知那究竟是个什麼物事，有些像水蛇，可显得太过笨拙了些，若说是水草之类的，又为何有股奇异的腥味？

一对鼉鱼虽是疑心正盛，但抵不住腥，赴水游到近前，一口咬住渡水葫芦猫的尾巴，那葫芦猫刚被毒虫螫了一通，皮肉间都是毒质。鼉鱼体内同样有七个毒囊，遇毒后自然而然也要运毒抵御，两条老鱼咬住猫尾不放，不多时竟已吐淨了“鼉毒”，老鼉吞噬有剧毒的水蛇水蛛，才会每隔数十年才能结出一个毒囊，是牠自身精气所在，散尽鼉毒后，不由得全身虚软脱力，半分也动弹不得。

葫芦猫趁机使出怪力，用尾巴将两条老鼉拖拽上岸，其餘的野猫红着眼睛一哄而上，团团围在四周，但那两条老鼉自知落入险境，使尽最后的力气，调头摆尾就想逃回水中，但鱼背上的锁链被葫芦猫胖大的身躯死死压住，真是“肥猪拱入屠户门，自投死路命难逃”，只得任凭野猫一片片扯脱鱼鳞，露出血淋淋的鲜活肉身。

灵州野猫如风捲残云一般，把那两条金鳞鼉鱼吃了一个痛快，果然是鲜活味美，野猫们个个心满意足，早把那枚奇怪的“狐玉”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下簇拥着“金玉奴”和那隻“渡水葫芦猫”，喵喵呜叫了几声，摇摇摆摆地迳自去了。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闪身从石佛后边鑽出来，在地上死鱼残骸裡找到链子，合力拖动，缓缓将水中的风雨钟拽上岸来，见那铜钟只不过尺许

长短，遍体青绿，蚀透了朱砂水银之色，铸满了饕餮鱼龙波浪的纹路，从中渗出缕缕轻烟薄雾，好似祥云缭绕。

张小辫用指节试敲一下，声音冷然动听，晓得正是那件宝物，心中好生得意，哈哈一笑，对孙大麻子道：“果然是灵州重宝，竟是如此晃人眼目，看来这都是猫仙爷爷保佑，才能有咱们的造化机缘，不如此裹了风雨钟逃出城去，下半世哪裡还用得着发愁吃喝穿戴？”

孙大麻子赶紧劝他道：“三弟你可千万别打邪念头，此宝岂是寻常人家收得住的？还是尽早献给官府，倒是兄弟你的一场功劳。”

大凡为人处事，且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常会做些不计后果的勾当出来，幸亏此时天下扰乱，赋役繁重，没有人肯出钱来买青铜古物，所以张小辫只得罢了这个念头，又寻思着只要把相猫之术学得精熟了，要聚来天下奇珍异宝也只如探囊取物一般，张小爷是宰相器量，何必目光短浅只在乎这一尊风雨钟。

此时铜钟出水，从井口中喷涌升腾的白雾渐渐消散，全都在高空聚成了积雨云，一时间乌云压顶，雷声翻滚隆隆闷响不绝，但还没有下雨，只是遮蔽了冷月孤星，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招来在上边候命的一哨灵州团勇，让他们裹了风雨钟，直接抬回去交给知府马大人发落。

众团勇都是灵州本地人，这几天以来，亲眼见到张小辫屡立奇功，张小辫又专会夸口，上吹天，下吹地，中间吹空气，哪怕芝麻大点儿的事情，只要放到了他嘴里一说，也变得惊天动地翻江倒海，加上言语便给，口若悬河，那些没影子的事，都能够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所以团勇和公差们无不佩服于他，都讚叹张牌头果然是手段了得，如此奇才伟略，可堪大用，将来必定被朝廷提拔封赏，到时候可别忘了照应兄弟们些许。

说着话这就来到了马大人府门前，虽然正是后半夜，但粤寇围城甚紧，全城戒备森严，马大人是外鬆内紧，夜裡根本睡不安稳，闻报后就吩咐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到后堂相见。

那小凤在马府做丫环，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她见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已当上灵州捕盗衙门的牌头，也不禁替他们欢喜，但马大人急着要问话，无法容她过多叙谈，只得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伺候着。

马天锡看过了风雨钟，更是对张小辫刮目相看，真想不到此人办事如此得力，千难万难只如等閒，于是也不隐瞒，把实情告诉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本官要这风雨钟无用，只是镇守灵州的富察图海提督苦求此物，此人是上三旗出身，家族在朝中党羽满布，称得上是有根基有脚

力，他到此地赴任，全家亲眷也都带在城中，老图海有个女儿，向来视作掌上明珠一般，所以名字叫做富察明珠，现今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可惜她自从来到灵州之后，就生了一种怪病，到处医治无果，据说有个名医给过一个秘方，需要把风雨钟接够了雨水，再烧热了用来洗澡，才能痊愈，正苦于遍寻不着，如今幸得你们从塔王寺古井裡捞出此物，老图海知道这件事以后，少不了要有番重酬厚赏，到时候本官也会趁机抬举你们。”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急忙拜谢，不过张小辫脑袋裡却另有盘算，“林中的老鬼”在猫仙祠指点了他几件大事，如果都做成了，自然是平步青云。那几件事一是去荒葬岭擒杀“神獒”，二是引着群猫在塔王寺古井裡捞出“风雨钟”，这些事情一件紧连着一件，件件都有关联，而今这第三件事，就是要缉拿造畜邪教的教主“白塔真人”。

于是张小辫禀告马大人，富察明珠小姐的病症不在药引，而是源于提督府裡躲藏着妖邪鬼祟之物，若不尽早剿除，恐怕将要为祸无穷。这正是：“双手撒开金线网，从中钓出是非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说。

第四卷 塔王 第六话 府中五异

话说张小辫先取了靶子犬的首级，又从塔王寺古井里打捞出风雨钟，自以为得计，对那林中老鬼的言语更是深信不疑，接下来就打算剿除隐藏在灵州城的造畜邪教，倘若把这件大事做成了，离着飞黄腾达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此时虽然有大股粤寇围城，但灵州城防壁垒森严，城内兵多粮广，即便粤寇构筑壕沟围困，也足能够坚守个一年半载，而且灵州团勇和官军的火器十分犀利，倘若粤寇举兵强攻，无异于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所以不足为虑。

唯一让马大人深感不安的，就是躲藏在城中造畜的妖邪之辈，这伙人行踪诡秘，始终对藩库里的库银垂涎三尺，加上官府先前将“老鼠和尚”凌迟正法了，落网的贼子难免怀恨在心想要趁机报复，荒葬岭的野狗搅乱法场之事，多半就是被造畜之术所控，竟然妄图行刺朝廷命官，看来一日不将此辈彻底铲除，城中的军民官员，便是一日寝食难安，事关平乱大局，实是一等一的要紧。

马天锡如今对张小辫的本事倚若长城，信之无疑，但事情牵连重大，不得不详细推问。张小辫现在的底气足了，凭着胸中见识倒也应对自如，自称家传师学，得了许多本事在身，承蒙老大人赏识，故此倾心竭力，愿效结草衔环之报。这几天以来不辞劳苦风险，在各处细细明察暗访，终于打探到了一些端倪。

原来造畜之徒，专食人肝人脑，胎男、僵人都是他们口中的药饵，此辈多拜古塔为祖师，如今的教主道号唤作“白塔真人”，多年以来深藏不露，不知他的俗家来历，更无人知道他的相貌如何。

其实此前“林中老鬼”只告诉张小辫，那白塔真人藏身在提督府里，带着风雨钟前去，便可逼他显身出来，至于详情究竟如何，则没有一一指明，届时还要相机行事，张小辫只好捏造了许多藉口，又想说服拿自己这颗脑袋来担保，但转念一想可别把弓拉的太满了，万一出了岔子，张三爷这颗脑袋岂不是没了？

于是他只说暗地里寻踪辨迹，发现那白塔真人多半就躲在图海提督的府邸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住这个为首的妖道，何愁不能将他的徒子徒孙一网打尽。

马天锡心想那老图海虽然官高职显，却是个不顶用的酒囊饭袋，我

不得不处处容让奉承于他，可这灵州城天高皇帝远，实际上还不是本官想怎样就怎样，如今战局正紧，剿除白塔真人之事不容稍有闪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马大人当机立断，调集了许多团勇，暗中把提督府团团围住，并且吩咐下去，不论里边出来什么人，甚至是钻出来一只老鼠飞出来一只鸟雀，都一概格杀勿论，随后带着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等几名亲随，连夜抬了风雨钟，前去拜访图海提督。

那图海提督虽是武官，但养尊处优惯了，现在是一不能骑马，二不能射箭，自从粤寇攻城以来，每天晚上都得躲在地窖里才睡得着，此刻正搂着两个小妾睡得鼾声如雷，闻报说马大人深夜求见，图海提督以为有什么大事发生，慌忙起身到前堂相见。

图海提督虽是在旗的贵胄，但是在公务上，他对马天锡一向是言听计从，反正守城杀贼的功劳一大半要记在自己名下，乐得做个甩手掌柜，又寻思马大人星夜之时找上门来，定是有十万火急的要事，故此不敢怠慢。

宾主双方叙过了礼，马大人并没有直接说要进来抓捕贼寇，毕竟白塔道人藏在提督府里的事情，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只是说：“张孙两位牌头从古井中打捞出了风雨钟，下官听闻明珠小姐染疾在身，需要此物接雨水做药引，所以心急如火，赶紧带人送到府上，深夜前来讨扰，还望将军恕罪则个。”

图海闻言大喜，对此事千恩万谢，连说：“马兄真是太见外了，这是在咱自己家里，理应以兄弟相称，还提什么上官下官的。”随即命管家收了风雨钟，又吩咐摆酒设宴，款待马大人和张孙二位牌头。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长这么大，从没上过正经席面，何况是与上官同席，虽然夜间准备仓促，可在桌上摆设出来的，还尽是些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山珍海味，真如贫人获至宝、寒士入仙境，算是开了大荤了，于是只顾埋头吃喝，把旁事都先抛在脑后了。

马天锡藉机同图海提督攀谈起来，二人推杯换盏，先说了些军务，随后把话头绕到明珠小姐的病症上，那图海是武将出身，生性粗略，对汉人的传统礼法并不看重，而且酒量不大，三杯酒下肚就把实话说出了。

他年老无子，就明珠小姐这一个宝贝疙瘩，捧在手里拍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自从到灵州赴任以来，便是家宅不宁，家眷多有怪病缠身，提督府里总有怪异之事，没少请了和尚道士来看，始终瞧不出什么名堂，入乡随俗供了猫仙爷的神位也不管用，思量着这是一处凶宅，正

打算挪动挪动，换个府邸。

马大人奇道：“怪哉，提督府以前是个好生兴旺的所在，不曾听说是什么凶宅，但不知府上都有什么怪事？”

图海提督说：“家中最蹊跷诡异的有五件事，一是提督府偌大的宅院，前中后三进，两侧各带一片跨院，大小不下百余间房舍，却从来不曾有半只鸟雀出现，不仅树上没有鸟巢，宅院上空也从不曾有鸟雀飞过，灵州城里这么多野猫，唯独不来提督府附近出没。”

马大人心下称奇，口中却道：“想来是它们不敢冒犯提督虎威，尚且不足为怪。”

图海提督咧开大嘴哈哈一笑，自嘲道：“老子有个狗屁虎威，这要不算奇的也就罢了，第二件却更是怪异，光天化日里说出来都觉得毛骨悚然，每到阴天下雨，提督府堂前就会现出一个女子身形，雨下得愈大愈清楚，天晴即没。

“第三件是在灶房，在月明星稀的夜里，总有人看到房中有黑物出没，那东西没有头面手足，全身湿淋淋的大如磨盘，第四件是在后宅，总是听到叩门声甚急，可开门一看，门外连个鬼影都没有，最后受扰不过，就在那道门外砌了砖墙，可深更半夜敲门之事依然发生。

“第五件就是怪病，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听到房里有人低声耳语，那声音像是念经念咒，可房中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这被梦魇住的情形，在医道中可能是失魂症，明珠小姐就深受缠扰，整天整夜地胆颤心惊。”

图海提督叹道：“如今困守灵州，想搬家也没合适的地方可，幸得捕盗衙门里有能人，有了风雨钟，提督府中得了离魂症的人早晚都能治愈。”

马大人说：“这些事情果然怪异了，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提督大人如何能安心为朝廷效力？不过也不必挂怀于心，做兄弟的既然知道了，定当想方设法，为图海老哥排忧解难。”

图海提督觉得马大人是个文官，虽然通晓兵法谋略，可镇宅之事应属方术一道，隔行如隔山，他不肯轻信，摇头道：“且看马兄高才，谈何容易。”

马大人有心要抬举张小辫，就对图海提督说：“本府捕盗衙门里的张孙两位牌头，都是有胆有智有手段的人物，这位张牌头，得过高人传授，通晓相猫憋宝之术，更是熟知诸路乡谈风物，而孙牌头一身虎胆，

最搞相扑厮杀。剿除荒葬岭‘神燹’，打捞塔王寺古井下的奇宝‘风雨钟’，都得他二人出力不小。”

图海提督斜眼看了看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半信半疑地说：“这两个小子真有如此本事？若真如此，你们可能查出我府中为何有这许多怪事？”

马大人示意让张小辫上前说明原由，张小辫赶紧用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他心中早有计较，把提督府中的五件事情一一分说，灵州城是座千年古城，经历过许多朝代，又是鱼龙变化之地，所以古旧遗迹最多，阴雨天时堂前地面上显出女子身形，那是因为早在前朝，曾有人把成形的老山参埋在了下边。

那厨间的水缸底下，压着一只老蚌，每到月明之时它就要吞吐黑气，而后门屡有异常动静，是因为门栓作怪，那根当做门栓的木头，原是一株万年老桂树的根须，桂树逢阴气而动，所以显出异状，府上没有鸟雀野猫经过，多是由于它们惧怕这几件东西，可以把门栓当做木柴，劈了烧火，并将风雨钟当做锅鼎，架在火上烹煮蚌肉和山参，给府中上下人等喝了，足能够安神压惊，提督府就再也不会再有怪事出现了。

图海提督见张小辫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信了大半，连忙命管家一一照办，果如其言，但还有一件怪事未解，却是何故？

张小辫说：“请恕小人斗胆，听到人语而不见人影，正是因为提督府中隐藏着‘白塔真人’，要不尽早将他揪出来，恐怕后患无穷。”随即又说明了“造畜”邪术的种种厉害之处。

图海提督闻听此言，吓得七分酒意散去六分，可府上都是从北京带出来的家眷奴仆，跟随自己多年，从来未发现里边有个什么道士，这妖道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许不是隐埋了姓名改头换面？如此神不知鬼不觉，更不知有何图谋，本提督怕是在睡梦中也会被割了头去，他愈想愈是胆寒，急传上下人等，按名册清点，不分高低贵贱，有一个算一个，都立刻召集到后院里。

此刻正值夜深人静，提督府里的人们多半都在睡觉，莫名其妙的被召集到院子里，人人都觉得惶恐不安，可那是主子图海将军发了话，谁也不敢抱怨，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聚齐了全家上下一百多口，院中灯火通明，鸦雀无声。

马大人事先已与图海提督商议定了，在将军府抓捕白塔真人一事，须是瞒上不瞒下，万万不能声张出去，一旦拿到了点子，就派人秘密押送到死囚大牢，暗中审问处决，绝不能公诸于世，轻则败坏了女眷的名节，重则万一惊动了朝廷，可谁也担当不起窝藏贼寇的罪名。

张小辫趁这个空子，到猫仙祠找了他那只“月影乌瞳金丝虎”来，黑猫眼明胆小，机敏异常，只要那白塔真人在它面前经过，此猫必然生出感应。

府外已调遣重兵围得水泄不通，马大人和图海两位大员，亲自带着一伙眼明手快的公人，各藏兵刃火器，洞开了一间厢房，假借服用参汤去病为由，让提督府内的上下人等，挨个从廊前经过，到时候用黑猫认明正身，听得摔杯为号，便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当场将其拿下。这正是：“正邪难从表面分，疑神疑鬼更疑人。”毕竟不知张小辫能否擒获“白塔真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七话 白塔真人

话说图海提督府中，除了他的正房偏房三妻四妾，还有许多奴婢杂役，上上下下一百多人，更无一个遗漏，凡是有鼻子有腿带活气儿的，全都聚到后堂的院落中，又在廊下用老桂树根引火，煮化了蚌肉山参，让全家老小挨着个地过来喝汤。

马天锡带着张小辫等人藏在房中偷眼观看，每走过去一个人，图海提督就在旁低声告诉马大人，这是谁谁谁，是亲眷也好，是门房的僕人也好，都把身份来历说明了，转眼间就排查过了一遍，可从始至终，并没发现其中混藏着什麼可疑的人。

张小辫见那黑猫无动于衷，不免有些尴尬了，看看马大人和图海提督脸色铁青，更是自觉不妙，但林中老鬼既然说了白塔真人就躲在提督府中，岂能有误？看来未必是混在家眷僕人裡，或许同那潘和尚一样，在园子裡挖了暗道藏身亦未可知。

张小辫正想找藉口推託遮掩，却听马大人询问图海提督：“府上的人可都出来了？怎不见明珠小姐？”图海提督说：“我那孩儿知书达礼品貌端正，怎麼可能是邪教的白塔真人？她只带着两个丫环在后宅居住，如今世道太乱，所以向来不曾出过家门，也不见外客。”

马天锡是推案折狱的祖师，素有“马王爷”的浑号，是说他断案时恰似有三隻眼睛，心思细密异常，从不肯有一丝一毫的疏漏，更知道如果今天拿不到白塔真人，一是打草惊蛇，往后再想剿除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二来自已带人把提督府查了个遍，找不出什麼真凭实据来可不是了局。于是劝说图海把明珠小姐和她的两个丫环请出来，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狡兔尚需三窟，此事关系提督全家安危，万万大意不得。

图海提督无奈，心想“暂且任你‘马王爷’可劲儿折腾，到最后咱们再来算总帐不迟。”当下便命人带小姐来园中喝参汤安神。

众人候了一阵，就见明珠小姐被一个丫环搀扶着款款而来，先请了回安，就去服用参汤，那蚌肉极老，与千年山参吊汤，味道格外浓烈辛苦，比药汤子还要难喝数倍，明珠小姐捏着鼻子喝了半碗，剩下多半碗都给丫环喝了。

张小辫初次看到明珠小姐，见她眉似远中，明含秋水，真是个沉鱼落雁的容貌，就算不是姑射真人下凡，也是月宫裡的广寒宫仙子转世，想不到图海提督这个老灰物，竟会有如此周正的女儿，张三爷若能讨了

她做老婆，也不枉我为人一世了，心中不免动了歪念头，一时看得出了神。

谁知这时他怀中抱着的黑猫突然蜷缩起来，吓得全身瑟瑟发抖，唯有两隻猫眼精光闪动，张小辫猛然一惊：“难道明珠这小妮子就是精通造畜邪术的白塔真人？”

张小辫并不知道白塔真人的相貌特徵，更不知此人是男是女，但据说早在嘉靖年间，各省就有缉拿这巨寇的海捕公文，却始终追捕不到，从没有人亲眼见过真身，明珠小姐是年方二八的佳人，她怎麼可能是成名多年的白塔真人？难不成那妖道修炼得能够移形换貌了？

但“造畜”之辈身上邪气凝聚，身边总有无数冤魂纠缠，所以“月影乌瞳金丝虎”生出感应，惊得毛髮森森俱竖，恨不得赶紧远远逃开，或是找个地缝鑽进去躲藏，这情形就和在“筷子城”裡遇到吃小孩的潘和尚一模一样。

明珠小姐身边是个服侍她的贴身丫环，年纪也只在十五六岁，模样乖乖巧巧的，同样是从小入府为奴，并非来历不明之辈，张小辫等人全是肉眼凡胎，主事的马天锡虽然老练毒辣，却也没有火眼金睛，根本辨认不出她们哪个是白塔真人。

官府剿灭了多年，都未能彻底剷除造畜妖邪，白塔真人好响的名头，非是等閒小可的贼寇可比，众人如箭在弦，暗中蓄势待发，只等马大人摔杯为号。

马大人心中不免有些犹豫，手握茶盏踌躇难决，示意张小辫快想办法认明真身，张小辫六神无主，只得悄悄揪住黑猫耳朵，让牠不要乱动，这二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怎麼可能是妖邪之辈？万一认错了可是难以收场。

那黑猫虽然耳朵吃疼，但怕得狠了，叫也不敢叫出声来，张小辫心中称奇，再次抬头向廊外窥探，只见明珠小姐和她的丫环正向回走，可“月影乌瞳金丝虎”却兀自体如筛糠，惊得颤抖不已，显然是有什麽能够吓死猫的东西，正从后宅接近。

张小辫急忙打个手势，让众人切莫轻举妄动，正点子才刚刚出来，这时就见另有一个大手大脚的粗笨丫环，怀中抱了一条白毛哈巴狗，迺到廊下来喝参汤，明珠小姐身边有两个丫环，这个是给小姐抱狗的粗使丫头。

张小辫看那黑猫一对金瞳充起血来，心知只有野猫感到极度恐惧的时候才会如此，忽又想起先前在荒葬岭剑炉中，遇到奄奄一息的铁忠老

汉，铁忠临死前曾说过一件事情，松鹤堂药铺的掌柜铁公鸡，暗地裡把僵尸带到荒山，卖给了一条白毛哈巴狗，结果枉送了性命，难道那条被铁公鸡称为白爷的哈巴狗就是白塔真人？

张小辫见机好快，这条白毛哈巴狗即便不是白塔真人，也多半和那妖道脱不开干係，该当是牠的劫数到了，倘若不是这笨丫头抱狗出来喝汤，险些就被牠瞒过去了。

马知府见张小辫点头示意，随即摔碎了手中茶盏，那条白毛哈巴狗一对眼睛贼溜溜地乱转，经过廊下时似乎就已经感到了潜伏的危机，正当满腹狐疑之际，忽听房中“啪嚓”一声响亮，动静极是不善，牠如惊弓之鸟，挣脱了那丫头的怀抱，蹿到地上就逃。

四下裡埋伏的公人，如狼似虎般同时拥将出来，但众人多以为是要擒拿那个粗使丫头，谁去理会一条白毛哈巴狗，就任其从身边溜走了，幸亏有孙大麻子听到张小辫的招呼，他眼疾手快，叫声：“着傢伙吧你！”一棍子扫个正着，把那哈巴狗打得在半空翻了一个筋斗，口吐血沫滚倒在地，张小辫赶上去抖开绳索将牠捆成一团。

那抱狗丫头被捕快按翻在地，早已吓得尿了裤子，嘴裡连话也说不囫圇了，图海提督莫名其妙，也没见那白塔真人现身，怎地胡乱绑了我一个粗使丫环和一条白毛哈巴狗？

马大人喝令手下不须粗鲁，免得惊扰无辜，借了提督府一间密室，挑灯夜审，谁知不审不要紧，三推六问之下，竟然牵扯出一件惊天奇案。

原来那抱狗的丫头却是毫无干涉的，灵州黑猫所畏惧之物，仅有那条白毛哈巴狗而已，但历来审案都是问人要口供，如何才能从一条狗子的口中，追问出白塔真人的下落？

虽然马天锡擅于推断重大之狱，当此情形也是无计可施，只好在密室中掌起了灯，找了些相关的人过来问话，主要是套问提督府裡这条白毛哈巴狗的来历，才知这条狗子还是当年在北京城裡买的，一向驯服乖巧，善解主人心意，从不曾有过什麼异常举动。

此时密室裡只剩图海提督、马巡抚，以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个牌头，那白狗被孙大麻子一棍打得吐了血，给锁在密室角落裡老实地趴着，埋着头不住在舔自己的伤口，眼中全是惊怖之情。

图海提督心中颇为不满，心想：“马王爷不知犯了什麼糊涂，竟然在深更半夜裡听信张小辫的鬼话，把我全家上下折腾不轻，最后却捉了条不相干的狗子来，这狗怎麼可能是白塔真人？如此作耍，岂不是来捋着本

提督的虎鬚来寻乐子？”不由得就想当场发飙动怒。

还没等图海说话，忽听马大人猛地一拍桌案，骂声贼子恁地狡诈，叫左右准备动刑，用钢针蘸了热粪刺牠腹部。

图海提督还以为马大人这是下不来台了，竟要对白毛哈巴狗用刑，心中更是不以为然，何况你打狗还得首主人呢！便阻拦说：“此狗平日裡甚是驯服，从不乱吠乱叫，所以家裡人都十分喜爱于牠，你们何苦偏要跟牠过不去？”

马大人说：“提督有所不知，在本官看来，此狗实在反常至极，断定牠根本就不是狗子。”说罢又命左右立刻上刑，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领了个喏，撸胳膊挽袖子火杂杂地就要上前动手，却见锁在牆角的那条白毛哈巴狗腾地人立而起，随即伏在地上，叩头如同捣蒜，而且口中人言：“上官神鉴，既被识破行藏，自知是躲不得了，再不敢有些许欺瞒，只求免动酷刑。”声音尖细刺耳，听牠话中之意，竟是惧怕用刑，当堂求饶起来。

图海提督被吓得目瞪口呆，怎麼府裡真养了如此一个妖怪？马大人面沉似水，命左右牌头挑断了那白狗大筋，提到近前来推问口供。

那白毛哈巴狗自知落到官府手裡得不了好，忍疼被割断了大筋，两眼中全是怨毒之色，但惧怕受刑，只好如实招供，自认就是“白塔真人”，早在北宋末年的时候，灵州城就有“造畜”的勾当，那时候是以拐卖人口为主，其手段五花八门，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出来的，有一路跑江湖卖艺的，以杂耍杂戏为生，其中就有专门驯狗的把戏，耍狗卖艺的全是老头，但是他们所养的狗子其实都不是真狗，而是招卖来的童子。

世人不知其底细，都觉得那伙人有造畜妖术，能把小孩妇女变成狗子拐带贩卖，传得神乎其技，谈之色变，其实不然，那是贼子们先从乡下，用迷魂药拍来四五岁的小孩，拐带到家裡，宰杀一隻和这小孩体形差不多大小的狗子，剥了整张狗皮，趁热裹到这孩子身上，狗皮最紧，血淋淋地裹在人身上也再也剥不下来，再用各种手段加以折磨，强迫那披了狗皮的小孩，每时每刻都要模仿狗子的举动，如若稍有不从，就活活打死，弃尸荒野。

待那孩子驯服了，就带着他出街当做耍狗的卖艺，毕竟人类要比狗子机灵，不论是翻牌识字，还是跳圈、作揖、翻跟头，都不需要去刻意训练，所以常常能聚引观众，获利颇为丰厚，但被狗皮裹住的小孩全身都被热血烫伤，而且身体生长发育不得，从数九隆冬到三伏酷暑就这一身狗皮子，遍体都是冻疮热疹，最多维持一年半载，就得活活困死在狗

皮子裡，其状慘不可言。

造畜邪术兴起的那个年月，正值金人南侵，打破东京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使得天下纷乱，国破山河碎，官司正法形同虚设，人命犹如草芥一般，根本不把一条性命当一回事，随随便便放在手裡折磨死了，也只当是掐死个蝨子，全然不放在心上。这正是“宁做太平安乐犬，莫为乱世苦命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八话 批麻烤剥皮问

且说官家施展霹雳手段，一举拿住了藏在提督府裡的白塔真人，押到密室中严刑逼问，哪容他想不招？

那白塔真人自知气数尽了，又惧怕被官府酷刑折磨，只得吐露实情，说起了“造畜”一脉的起源经过，据民间风传，所谓造畜之邪术，多是指一伙身怀异术的妖人，将妇女孩童迷惑了，让他们吞吃符水，将活人变做猪、驴、牛、羊一类的牲口，偷拐了躯赶到市集上贩卖谋利，但皆属以讹传讹的虚妄之说。

其实早在宋室南渡之际，正值天下动荡，灾荒相连，飢民遍野，大姑娘插了草标卖的价钱，还值不得半头毛驴子，当时有些跑江湖卖艺的心术不正，使出百般昧心取利之法，拐带了童男童女，剥了狗皮猴子裹在小孩身上，再用各种手段加以折磨驯服，逼迫他们演练诸般杂戏，害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

那些老百姓们不晓得内情，看街上耍猴戏的好不伶俐乖巧，都道耍艺人使得好手段，却不知这伙人在私底下做的，全是些没天理的勾当。

直而后来世道逐渐安稳，官府才开始搜捕造畜之辈，一旦落网，必以极刑处置，酷刑重典的高压之下，使其一度销声匿迹。可每逢战乱天灾，人心丧乱，世风不古，“造畜”之事便往往得以死灰复燃，渐渐成了气候，拜“古塔”为祖师，自称“塔教”，割取死人的男阳女阴配药，一旦炼成了迷心药饵，大至牛马鲸象，小到虫鼠蛇蚁，都能听其所用，塔教中的妖邪之辈，多是潜伏各地隐姓埋名，驱使这牲畜作奸犯科，公家屡禁难绝。

这白塔真人早在白莲教举事之时，便已成名，各处州府县城裡都有缉拿此贼的“海捕公文”，他生具异相，是个天生的侏儒，三寸钉的身材，面目更是可憎，自幼被家人视作“怪物”，遗弃在荒山野岭，任其自生自灭，他命大没死，依靠山泉野果为生，反而与世隔绝苟活了数年，后来在深山裡遇到了塔教异人，得授异书，学了异术在身，从此出山为非作歹，并且收纳了许多门徒弟子，做了塔教之主，自号“白塔真人”。

但是由于白塔真人身形相貌特殊，平日裡不出门走动也就罢了，只要一出门去，必然被眼明的捕快公差识破行藏，当场擒获了问罪，哪容逍遥法外至今？幸得他天生擅学狗嚎，时常能够假做了狗子，爬牆跃壁，快捷如飞，所以他狠下心来，依照宋时古法，活剥了一条白毛哈巴狗的

狗皮，血淋淋地黏在自己身上，自此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好端端的一条白狗，形貌举动酷肖无差，完全可以乱真。

白塔真人虽然势力不小，俨然有草头天子之态，但那只是趁朝廷忙着镇压白莲教，无暇顾及此辈，在白莲教被剿灭之后，各地缉拿反贼的风头甚紧，塔教也逐渐冰消云散，残党餘众深深地藏匿在民间。

有道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白塔真人假做了狗子，躲到深宅豪门之中，那些公差海捕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又能上哪裡找他？

到得粤寇之乱席卷江南，白塔真人便找机会混入图海将军府中，跟着图海全家老小一同回到灵州城，他勾结旧日餘党，打算趁乱劫取藩库的大批官银，在白塔真人的门徒当中，要算老鼠和尚行事最为诡秘，潘和尚带着群鼠躲在槐园裡挖掘地道，暗中偷窃库银，眼看即将大功告成，谁料不知怎麼走露了风声，使得潘和尚被官府捕获，押到街心，活活吃了一副。

这件事气得白塔真人以头触牆，对官府鹰犬更是阴恨不已，但他并不清楚潘和尚究竟是如何失手，故此不敢轻易露面，只是暗中引来荒葬岭的靶子犬，将灵州法场搅乱血洗了一回，算是替徒儿报仇雪恨了。

谁知此事尚未了结，靶子犬的狗头就已被官府悬在城内示众了，白塔真人接连失了左膀右臂，不免暗暗心惊，知道这肯定是有高人跟自己过不去，否则就凭灵州官兵，根本捕杀不了凶残无比的神獒，幸亏是自己躲在提督府裡深藏不出，否则此刻多半也被官家擒获正法了。

白塔真人阴险狡猾，疑心最重，愈想愈觉得提督府裡也未必安全，正思量着要出城躲避，但灵州城被粤寇团团围住，城门全都闭了，连隻飞鸟也逃不出去，于是就想躲到穷街陋巷的空屋裡去，眼下这年月，兵荒马乱，地方上多有逃亡之屋，谁会在意空房旧宅裡的野狗，那倒是个最为稳妥的去处。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听到有人送了风雨钟来提督府，白塔真人在深山裡练出来的都是贼功夫，什麼叫“贼功夫”？自然是起五更爬半夜练就的，鸡司晨，犬守夜，耳音嗅觉最是灵敏，哪怕有些许异常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感应，所以一嗅嗅着了青铜气息，情知提督府来了宝物，心中不觉动了贪念，便从犬舍裡鑽了出来，缠着抱狗丫头又挨又蹭，似是能通人性想讨汤水来喝，那抱狗丫头无奈，只好抱了他来到廊下。

原来造畜的“塔教”，皆是拜古塔为祖师神明，深信世间有“塔灵”存

在，当年灵州城裡有座高耸入云的古塔，被称为“万塔之王”，这座八角宝塔虽然早已坍塌毁坏了，但塔底的古井裡，还藏有一尊能聚风雨的铜钟，古物有灵，拢住了千年宝塔的龙气，故此这伙人都将灵州城视为圣地，当作了塔教的老巢。

白塔真人这些年来，苦寻风雨钟无果，突然闻得此物显身，自然欣喜若狂，不料一着棋差，大意失荆州，到得廊下方觉势头不对，但还没来得及脱身躲藏，就被张小辫那隻“月影乌瞳金丝虎”识破，给做公的当场拿住，否则隐忍不出，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他思前想后仍觉莫名奇妙，自道这都是鬼使神差，命中注定大限催逼，因果上的事情不是由人计较出来的。

马天锡在以前当知府的时候，就曾经亲自断过造畜之案，见到有歹人把小孩蒙了猴皮，又用铁索拴了打锣戏耍，那猴子遇到马知府的轿子经过，便当街拦住，跪地流泪叩头，马大人心中知有异，连人带猴都锁了带回衙门，才审出其中端倪，此刻在密室中看出白毛哈巴狗形态诡异，识破了他的行藏，便假意出言恫吓，果然吓得此贼伏地招供，看来随你贼巧伎俩，能有千变万化，须是瞒不过公门老手，这正是：“局中早有一招先，任你诈伪到头输。”

此时白塔真人已被挑断了大筋，成了手足俱废之人，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了，自料在劫难逃，不得不把实情交待出来，身为塔教教主，落到官府手裡，根本别想活命，只求上官心怀仁念，千万别用酷刑折磨，自知惹下滔天大罪，肯定是有死无生了，务请看在交代了“塔教”渊源，以及数十年来法身修炼不易的分上，别动刀刀斧锯，好歹留个囫圇尸首，来世当牛做马不敢忘报。

马大人愈听愈恨，此等丑类，在世上横行为祸日久，自以为能逍遥法外，不知做下了多少恶事，一旦被拘到公堂，便原形毕露，才知道求饶乞怜，看来自知死罪难逃，想不受极刑也可，快把“塔教”残党一一供出，若有半点隐瞒不实，定不轻饶。

谁知白塔真人竟对此事抵死不招，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用长针蘸了粪水，一针接一针地狠戳他身上柔软细嫩之处，把那白塔真人疼得惨呼哀嚎，口中尽骂些阴毒无比的诅咒：“你们这班朝廷的鹰爪只会为虎作伥，胆敢如此祸害本真人得道的法身，我咒你们个个不得好死……”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皆是心狠胆硬之辈，又最是憎恨“造畜”的妖邪之徒，见那白塔真人狰狞悍恶，硬熬着酷刑不肯伏法招供，更是心头动火，骂道：“操你奶奶的还敢嘴硬，看爷爷如何戳烂你的舌头再刺你的眼珠子。”用针时丝毫不手软，直扎得白塔真人的一身狗皮子上体无完肤，

然后又要用针去戳他的舌头眼睛。

马大人在旁看得明白，知道白塔真人虽然惧刑，却更惧怕招出同党，想必其背后还有个极厉害的人物，倘若再继续用刑，就先把他活活疼杀了，于是喝令左右停了粪针，低声同图海提督商量了几句。那图海提督也不是善主儿，他告诉马大人这件事切莫传扬出去，就在密室中结束了这厮的性命最好，随后出了个阴毒的点子。

马大人闻言点头同意，吩咐了张小辫几句，让他们依照提督大人的意思，了结了白塔真人的性命，然后毁尸灭迹，就自行陪同图海提督离了密室。

张小辫等马大人离开之后，让孙大麻子出去准备一应事物，密室裡就剩下他独自一人，他盯着白塔真人嘿嘿一阵冷笑，骂道：“狗贼，明年的此时便是你的祭日了，张三爷明人不做暗事，临死教你死个明白，别到阴世裡再做糊涂鬼，槐园中的老鼠和尚与荒葬岭神龛，都是折在三爷手中。”

白塔真人虽知必死无疑，但万万没想到连今夜都过不得了，惊道：“潘和尚先被押了三天才绑到市心碎剐，怎地连夜就要去了我？”随即又咬牙切齿地说道：“想某横行世上数十年，却不料最后糊裡糊涂地栽到你这小贼手中，吾死也不能瞑目。”

白塔真人临刑之际难免心寒胆颤，愈想愈怕，口也软了，又央求道：“还望张牌头念在我法身修炼不易，更是以此丑态在世间偷生多年，不如使我走得从官些个，留具囟囟尸首也好。”说罢涕泪齐流，告诉张小辫在何地何地，埋了一匣子金洋钱，只要成全则个，钱匣子裡的东西就全是你张牌头的。

张小辫一面暗中记下藏着金洋钱的所在，一面在口中说道：“想那些金洋钱多是不义之财，三爷自然是照单收了，难道跟你这狗贼还有什麼客气的不成？不过你现在所求之事跟我说却是无用，刚才图海提督已有过交代，不容你死得爽快便宜，咱们做公的受上官支配，凡事身不由己，恐怕张三爷是周全你不得了，咱能做的最多是赶上清明节多烧些纸钱，荐渡你在冥府裡少受些苦楚。”

白塔真人没料到图海提督已有了吩咐，不免心惊肉跳，问道：“不知他们想要如何处置本真人？是要开膛摘心还是要碎剐零割？又或是车裂腰斩？”

这时就见孙大麻子回转了来，他手中拎了一个木桶，裡面所熬都是滚沸的鱼鳔，另外带着两个剪碎的麻袋子，张小辫指着那些事物

道：“官家有命，念在你摇尾乞怜的分上，不以刀刃相加，只要给你做一番披麻烤，剥皮问，据说当年岳武穆蒙冤之时，就曾受过此刑，不过你这丑类恶贯满盈，是自作孽不可活，如今要被天道诛灭，岂能与岳爷相提并论，赶快闭上你的鸟嘴领死罢。”

白塔真人气量狭窄，而且色厉胆薄，识得那“披麻剥皮”之刑，又知道这种极刑最是残酷不过，听得此言顿时急怒攻心，惊骇之余，“哇”地呕出一口黑血，咳了两声，气极败坏地骂道：“想我在提督府躲了多时，并不曾危害他家中老小，图海狗官何以恁地歹毒！你们使如此阴狠的手段害我性命不要紧，本真人死后必要放出血咒，教灵州城变做尸山血海，人畜不留！”这正是：“世人尽说天高远，谁识报应在眼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卷 塔王 第九话 雁营

话说那白塔真人曾经躲在暗处，亲眼目睹了刑部刽子手在十字街心碎剐潘和尚，只觉极刑之酷无以复加。所以他落到官府手中之后，只求速死，恳求官家不要零割碎剐，留下他一具完整法身。一来他是惧怕酷刑之苦，二来在当时人们迷信传统的观念中，如果此生犯了大罪，在法场上被碎尸万段了，即使下辈子赶去投胎，也只能变做无数蛆虫蚊蝇，任凭世人拍打踩踏，那就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白塔真人本是个行踪震动天下的人，不料阴沟裡翻了船，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擒了，又挑断大筋，百般折磨，眼看就要屈死在密室裡了，不住苦苦哀求上官，千万别以刀锯相加，他的意思是最好服毒，或是拿根麻绳来勒死。

但那马大人和图海提督都是心黑手狠的人物，不用霜刃也不能轻饶了这个重犯，天底下没有那麼便宜的事，便交代左右用“鱼鳔披麻”伺候，随后就离开密室去巡视城防了。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领了命，要亲手结果这恶贼的性命，当下用刀剃去白塔真人遍体犬毛，把他周身上下收拾得光溜溜的，好似白羊一般，又将那麻袋子割成细条，一条条蘸了滚胶，趁热搭在白塔真人身上，顷刻间就从头到尾粘了数百条碎麻袋子。

此刻白塔真人已被吓得全身颤抖，屎尿齐流，再也扛不住了，只好把餘党所藏之处一一供出，再无丝毫隐瞒，求上下宽鬆些个，容本真人死得痛快点。

孙大麻子骂道：“俺见了你这贼撮乌便没好气，果然与那老鼠和尚都是一路货，身上全没有半点胆魄，害死在你手裡的无辜性命不计其数，惹下如此大罪也只拿一条命来填，就算粉身碎骨也是你的便宜，如今死到临头，你伸出脖子等死也就是了，何苦还要如此出丑。”

张小辫也在旁讥笑道：“真人法身虽是尊贵，但这披麻剥皮之刑却难熬的紧，不得立时便死，我等又不是技艺嫺熟的刽子，如今初次做这勾当，手底下难免生疏，不管是轻是重了，还望真人多多包涵。”

白塔真人恨得咬碎了牙齿，对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说：“天下欺人之甚者，莫过如此了，本真人做了厉鬼也忍不下这口恶气，你两个小贼又以为自己是什麼好脚色了？都他妈是朝廷的鹰爪子，为何自抢以来贼氛炽然，屡剿不绝？只因官匪一家，猫鼠一窝，捕盗者皆为盗贼，不过是成王

败寇而已，你们使如此阴狠的手段祸害本真人得道法身，晚上还想睡得安稳吗？”

张小辫听那白塔真人愈说愈是怨毒，便对他骂声：“聒噪，爷爷们今天要替天行道，这就打发你个狗贼上路，趁早去酆都枉死城中标名挂号。”说罢和孙大麻子俯下身子，鼓著个腮，一口接一口地往那白塔真人身上吹著凉气。

原来这“披麻剥皮”的大刑向来不入正典，本是南宋时流传下来的一种逼供酷刑，到后来也多曾用於暗中处决囚犯，先是把麻布条蘸上热胶，黏在囚犯赤裸的皮肉上，鱼鳔之性最黏，黏住了就别想分开，待到凉乾之后，倒拽麻布条，一扯之下，就能连皮带肉撕下一块，所以也称“披麻烤、扒皮问”，即便是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也万难熬得住这种毒刑，真可谓：“直教铁汉把魂销，纵是狂夫也失色。”

那白塔真人全身披满了麻布条，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朝他吹了一阵气，看看鱼鳔热胶差不多都已凉了，估摸著用刑的时辰差不多了，就先试探著揪住白塔真人背上一片麻布，往逆向狠狠一拽，只听“嗤喇”一声响，硬生生撕下一片皮肉，血点子溅了一地，疼得“白塔真人”杀猪般叫，擂天槌地价地呼痛。

白塔真人身上虽是裹了一层狗子皮，可这数十年来，狗皮子早已与自身皮肉连为了一体，再也分离不得，被麻胶一带就撕下一縷肉来，顿时疼彻了心肺，自知甘此死法太过惨酷，连忙想要再次出言讨饶，但剧痛之下，口舌多已不听使用了。

张小辫拎著拽下来的麻布条子看了看，果然是血肉相连，便顺手抛在一边，更是不容白塔真人再作分说，他突然冒出坏水，奇道：“咦……三爷好像听见空中鼓乐鸣动，想必是仙人打开了大门，这就要接真人回去了，如此的好事，须是耽误不得。”说著就与孙大麻子一齐动手，将麻布条子扯了一个痛快，撕不到一半麻袋片子，就已将白塔真人活活疼死了。

用刑过后，密室中遍地血肉狼籍，细看那狗皮子裡裹的，赫然是具畸形的人骨，张小辫请提督府的管家来验了刑，才拢了堆暗火焚尸灭迹，至於官府如何照所取口供秘密佈置，到处缉拿漏网的塔教餘孽，自不必说。图海提督府上窝藏了妖道，当然不能声张出去，只是全家上下难免受了些惊吓，要在打退粤寇之后，请戏班子来唱几齣“三英战吕布、尉迟恭单鞭夺槊、千里走单骑”之类演武镇宅的戏文，这些事自然不在话下。

书中有交代，可叹这位白塔真人，在深山裡苦修多年，得了异术在身，最后却得了这么个结果，死得惨不堪言，没什么好计较的，只能说：“万事劝人休作恶，举头三尺有神明。作恶倘若无报应，世上岂不人食人？”

大概因为白塔真人作恶多端，劫数到了，老天都要收他，自然难逃身死命丧，於情於理确是如此，可是话虽这么说，此人毕竟是塔教首脑，官府追捕了他几十年都没见踪影，除了潜踪深藏，更会许多“造畜”的手段，还有荒葬岭的“神燹”，以及躲在槐园筷子城裡吃小孩的潘和尚，这些妖人恶兽，有哪一个易与的？怎地通天的本事不得施展，就全都折在张小辫手裡？

想来张小辫也只不过是半通非通地学了点相猫之术，怎麼就能凭著大运误打误撞，举手投足之间就把这些巨奸大恶一一剷除，归根到底还是得了“林中老鬼”暗中指拨。

那林中老鬼不言则可，言出则必定应验如神，道破了许多玄机，凡是经他布置，必有可观。

张小辫还以为自己时运来了，祖坟上添了座没影没形的“荐福碑”，早晚就要发迹，故此命中才有贵人相助，得遇到林中老鬼指点迷津，要不了多久，张三爷便已是经裘肥马载高轩，指挥万众躬山前，何等地威风荣耀？却不想仕途沉迷，实是无边的苦海，哪得逍遥自在，头上的顶戴花翎红缨子，又不知要用多少鲜血染透。

更想不到世上绝无如此便宜的好事，常言道得好——“得便宜处失便宜”，祸根凶神早已深埋，只不过还不到他张三爷发还的时候，要问“盐从哪咸？醋打哪酸？”那金棺坟裡的“林中老鬼”究竟是什麼来歷？如此扶持张小辫又到底有什麼图谋？

可这些事别说张小辫蒙在鼓裡，就连“提督府白塔真人、筷子城老鼠和尚、荒葬岭靛子犬”这一干赔上性命的妖人恶畜，也是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恐怕他们直到过了奈何桥落进了枉死城，也不知自己其实是死在了林中老鬼的算计之下。

至於林中老鬼之事，全是后边的话头，日久自明，现在暂且不表，单说当今世上内忧外患，盗贼草寇多如牛毛，灵州城内虽然兵精粮足，但被粤寇团团围困，几场恶斗之后，不免人心惶恐，张小辫剿杀塔教妖邪一事虽然做得隐秘，奈何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日便是满城皆知，他名头在外，大有能声。

这人的名，树的影，传来传去，众人都以为张牌头是有大手段的人

物，每每见了他便是“牌头长、牌头短”，就如称那些富户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等閒出去吃茶喝酒，店家也不肯要他使钱。

张小辫心中暗自得意，连走路都快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他感念林中老鬼的恩德，却在城中苦寻不著此人，又常常想起多得灵州野猫相助，得空就买些熟肉鱼头当做猫食，拿去“猫仙祠”裡给野猫们食用，故此满城之中，连人带猫，无不念著他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家猫野猫被他餵熟了，更是出入相随，行影不离，招之即来，呼之即去。

这天马大人在城头上点阅了灵州团勇，然后传来张小辫，说起张牌头手段不凡，别看年纪轻轻，却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轻而易举的剷除了盘据在城中多年的塔教妖孽，深得本官和图海提督赏识，如此人物放在捕盗衙门中岂不大材小用，必当破格举荐出来，推举到军中报效朝廷，如此才能得以施展真实本领，今日先调拨到团练中充做营官，管领一营团勇。

当时清廷满人八旗兵和汉军绿营兵，多是因为年久不用，军纪弛废，士卒懈怠，再也不得昔日横扫天下之锋，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事，只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马队东征西讨，除了拱卫京畿重地，还要四处镇压农民起义，此刻朝廷紊乱，天下动荡不安，这支人马虽然精锐，却往往扑灭了东面，又西又生出乱来，也自是疲於招架，而守卫京城的大军又不能轻易调动，只好命各地自组民团，眼下灵州城裡有许多民团，多是就地招募聚集，这裡边不免鱼龙混杂，更有许多招安来的响马草寇，其中有一营的字号称为“雁营”，营中皆为同乡同族的“雁户”，最是驍勇善战，衝锋陷阵，恬不惧死，但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其营官在前天守城御敌的血战中，被粤寇弹丸贯脑而亡，所以营头之职暂时空缺。

马大人深感雁营士卒悍劲，又都是响马子出身，难以被官军掌握，唯恐其生出乱子来，所以思量著要派个心腹的人统领此营，可图海提督却认为雁营中的兵勇都是满身贼骨头，屡屡在城中闹事，可能暗中还有杀官造反之意，根本不能留，留下来必成大患，应该尽快想办法除了此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图海就提议让张小辫辖带此营，表面上是提拔於他，其实用心阴险狠毒，是打算安排一个去处，让张小辫和雁营有去无回。谁料想，只因这一去，才引出一场恶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光无。有分教：“千军万马似潮来，尸满城郭血满壕。”

第五卷 雁营 第一话 雁排李四

有道是“耕牛无宿草，仓鼠有餘粮”，拉犁耕田的黃牛一生辛勤劳苦，却连果腹的草料都未必够吃，临到老更要受一刀之苦，还不如那些窃粮搬仓的鼠类，吃着精粮，养得肥胖安逸。人世之中，往往也是如此，真正任劳任怨出力气做事的，未必讨得到什麼好处。马大人不知耗费了多少心机，筹募团练守城御敌，但那个酒囊饭袋般的旗人提督老图海，却唯恐马大人在灵州城拥兵自重，处心积虑地剪除此人羽翼，首先就是要除掉雁营。

这雁营之中皆为“雁户”出身，也就是以打雁为生的“雁民”，在灵州城西有好大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被称为“黄天荡”，水草茂密无边，不知覆着多少里数，那些南来北往的大雁途经此地，多会在黄天荡落脚，雁乃守信之物，每到迁徙之期，天空中雁阵翩翩，一队连着一队，漫天皆是，观之不尽。

世上打猎的猎户，无非是挖陷阱下套子，或是用弓弩、火统击射猎物，如能依法施展出这些手段，要打什麼熊黑虎豹，或是狐狸黄狼，自然不在话下，却唯独是打雁最难，俗话说宁吃飞禽一口，莫吃走兽一隻，野雁乃是禽中之冠，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哪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为五常。

说雁有仁心，是因为一队雁阵当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不能凭藉自己的能力打食为生，其餘的壮年大雁，绝不会弃之不顾，养其老送其终，此为仁者之心。

大雁不仅有仁，更有情义，雌雁雄雁相配，向来是从一而终，不论是雌雁死或是雄雁亡，剩下落单的一隻孤雁，到死也不会再找到的伴侣，这是其情义过人之处。

天空中的雁阵，飞行时或为“一”字，或是“人”字，从头到尾依长幼之序而排，称作“雁序”，阵头都是由老雁引领，壮雁飞得再快，也不会赶超到老雁前边，这是其礼让恭谦之意。

雁为最难猎获之物，是因为大雁有智，落地歇息之际，群雁中会有“孤雁”放哨警戒，所谓“犬为地厌、雁为天厌、豕为水厌”，这三种生灵最是敏锐机警，一有什麼风吹草动，群雁就会立刻飞到空中躲避，所以不论是猎户还是野兽，都很难轻易接近地上的雁群。

雁之信，则是指野雁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迁动，从不

爽期，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这“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即便至圣至贤的人也未必能够做足，所以依靠猎雁为生的雁户，无不敬重野雁品行。

雁户猎雁的器械称为“雁排”，是在一个渡水木筏子上铺设排枪，先把排子隐藏在芦苇荡深处，然后再由身手矫健的雁民，身披蓑衣，头插雁翎，寻着雁踪，偷偷潜行到雁群栖息之地，约是离着一箭之地便不能再接近了，否则必然惊走雁群。

雁户们潜伏至深夜，看那月冷星稀之际，便突然点起一枝火把，雁群中哨戒的孤雁好不警觉，立刻振翅示警，也就在这同时，雁户急忙把火把浸到水中熄灭了，继续稍无声息地隐蔽不动，那些大雁从睡梦中惊醒，正要展翅腾空逃命，却发现四野茫茫，一片寂静，不免怀疑是那孤雁误报，便嘈杂着责备了牠一阵，随后放下心来继续歇息。

雁户们躲在四周，听得群雁逐渐安静下来，已然熟睡，就再次点起火头，孤雁尽忠尽职，立刻再次报警，而雁户们仍是熄灭火把，如此反覆几回，雁群都被搅得心神俱疲，牠们长途迁徙，本就疲惫不堪，又被孤雁一而再，再而三地惊搅起来，而芦苇荡中哪有什么险情？最后终于恼火起来，活活将那孤雁啄死。

却不知如此一来，正是中了雁户的诡计，一是失了放哨的孤雁，再者三番两次地惊搅，早已是困乏难挡，警惕性放低了许多，雁户们趁此机会，牵动排枪四下合围，待到那些野雁发觉大事不好，从睡梦中猛然惊醒过来，再想逃脱已经晚了，都放雁排的射程罩住，大多难逃中弹身亡的厄运，这个猎雁的法子，唤作“打孤雁”。

雁户们依靠猎雁过活，也只勉强糊口，常被官府盘剥压榨，赶上离乱岁月，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其中便有许多人仗着身手敏捷，藏身在芦苇荡裡，劫杀过往的客商，做些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勾当，也算是绿林响马中的一路。

后来这伙人都被马知府招了安，都被编为灵州团勇，号称“雁营”，如今营管阵亡，图海将军就推举张小辫去统辖此营，因为图海暗觉张小辫查出将军府裡藏着妖道，让他自己十分地下不来台，以恐此人日后成为马天锡的左膀右臂，心中自是阴恨起来，打算找个机会要一举除掉这些心腹之患，这正是：“朝中奸党横行日，天下英雄失意时。”

张小辫却还道这是上官抬举，他哪裡晓得官场上明争暗斗的险恶之处，于是带着孙大麻子和黑猫，大摇大摆地前去应职，想想那雁营裡，少说也有八九百号兵勇，如今都要听张三爷的号令调遣，真是得意非

凡。

雁营中的老营管死后，营中以其子“雁排李四”为首，这李四不过二十几岁，是雁民出身的闹银响马，擅能扎排使统，故此得了个绰号，唤为“雁排李四”，又素有神手之称，手中火器百发百中，他还有个自小相依为命的妹子“雁铃儿”，虽然生得眉目秀豔，体态绰约，却是个巾帼不让鬚眉的女儿家，胜过“水浒”扈三娘，不让“西游”罗刹女，除了能征惯战，更有百步穿杨的手段，随身一张雁头弯弓，七十二枝雁翎箭，向来是箭不虚发，发必应弦，此时也作了男装，跟随在营中征战。

雁排李四早就觉得充为团勇给官府卖命，虽然出生入死，却不似官军那般有粮有饷，远不如在黄天荡裡杀人越货来得痛快，何苦屈身小就，终日受人懊恼，靠吃着顺气丸才能度日？正思量着要带兵反出城去，到时候天是王大，老子就是王二，管你什麼清军、太平军，只要胆敢进得黄天荡，便随着爷的性子，一发杀个痛快。

正这时，忽闻灵州捕盗衙门的张牌头要来统领雁营，雁排李四是足踏风云，气冲牛斗的傲骨之人，最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心想：“久闻张牌头大名，听得耳朵也快起茧子了，既有机缘，何不会上一会，看看他是否果真是个出众的好汉子，然后再走却也不晚。”当下出来相迎。

谁知双方一照面，雁排李四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瞧那张小辫猴里猴气的一脸泼皮相，歪戴帽子斜瞪着眼，小号官服穿在身上都显得肥大，肩膀上还架着一隻黑猫，只有旁边那个麻子脸的，倒是生的虎背熊腰，只看那身量步法，料来也是得过些传授的壮士。

但灵州自古就有拜猫仙的风俗，雁民们也尊猫仙爷爷，一见张小辫肩头蹲着隻黑猫，雁排李四等人便不敢太多看轻于他，当即上前抱拳行礼，可心中却是有些尴尬，不太相信就凭这个泼皮般的小子，怎有本事剿杀潘和尚和白塔真人那伙巨寇？

张小辫惯会见什麼人说什麼话，又得林中老鬼指点，知道雁营之中多是草莽之辈，便也抱拳拱手，直接就问李四等人：“诸位好汉，以前可都是啸聚山林的响马？”

雁排李四和雁铃儿等人闻言吃了一惊，“雁营”如今是受了朝廷招安的团勇，官家早就表示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不知他又提这话是什麼意思？莫非官府变了心意，要去了我等不成？想到此节，不禁个个戒备起来，悄悄将手按在了腰刀的刀柄上，只等潜伏的官军蜂拥上来，就亮出傢伙拚他个鱼死网破。

谁知张小辫却大言侃侃地说：“想我张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响马盗，当

年在绿林之中，那也是有字号有踪迹的人物，自古以来，响马多为明盗，遇到过往的客商大户，先是放出一枝响箭为号，这才显身出来拦住去路，并要念动劫山赞子说：“此山为爷开，此树是爷栽，要想打此过，十个驮子留九个，牙崩半个说不字，嘿嘿，一刀一个草裡埋。”这就叫明目张胆，连马颈上也要繫着铃铛，走到哪响到哪，如此方才算得上是梁山本色的明盗响马了，绝不是寻常的草寇毛贼之流可比，世人愚眼俗眼，哪识得咱们“响马子”的来历，更不知咱这绿林义气，就不是那些龌龊儿男能学得来的，诸位既然是响马出身，想必都是慷慨洒脱的当世英雄，让小弟有幸得遇，实是三生有幸。”

张小辫前两天曾和孙大麻子暗中掘藏，找出了白塔真人生前埋在城内的一匣子金洋钱，他信从林中老鬼之言，唯恐聚多了钱物招来祸端自毁前程，在没做上高官之前，不敢再动贪念，此刻只好忍痛割爱，把金洋钱全部带到营中，当场分给众人，以表结纳之心。

古人言：“士为知己者死”，张小辫这几句话果真是说入了巷，满满一匣金洋钱更是动人眼目，那雁排李四等人俱是豪杰的襟怀，草莽的性情，一听之下无不动容，都觉得先不论“张营官”本事如何，单只这番器量，以及仗义疏财的手段，也称得上是宰相之材了，能够说出这等言语，绝非凡品，此时虽然只是个雁营营官，想来日后必成大事，而且同为绿林一脉所出，我等将来如能跟随在侧，怎不得他些好处受用？于是尽皆心服，当场推金山倒玉柱，呼啦啦拜倒了一片，为首的李四说道：“虽然我等多是出身于尘埃之中，却也颇知英雄典故，曾见古今事蹟，晓得世间义气二字最重，如蒙张三哥不弃，愿先就此结纳了，今后同生共死，荣损相连，不论刀山火海枪林箭雨，永远追随左右。”

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当时的民团兵勇当中，多有拉帮结伙拜把子的风气，若不用此，便难以在军中立足，这也该着是他们前世的缘份，命中天数近合，一见之下，都觉意气相投，愿意拜把子结为生死兄弟，择日不如撞日，雁营众人当即就撮土为炉，插草为香，张小辫、孙大麻子、雁排李四、雁铃儿以及雁户出身的哨官，一同跪在地，双手抱拳，用大拇指指向自己心口，当着那隻黑猫，对天盟誓，念起“插香令”来，其令曰：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万众齐志，名标青史；

江湖一把，功业千秋；香火在手，歃血为盟。”

张小辫幸得林中老鬼点破了自身命数，只用三言两语，便凭空得了一班好汉以性命相交，真乃如虎添翼，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此一来，何愁大计不成？这正是：“逢山必要先开道，遇水还得早架桥。”却不

知张三爷率领着雁营何去何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二话 说书人

且说这座灵州城，从古就以出产花猫闻名，故此得了一个俗称，唤作“猫子城”，虽是个繁华锦绣的富贵之地，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连年不断的战乱和灾荒，一边是官府催征盘剥，另一边又是贼寇四处洗劫，附近的十里八乡，多已被搜刮得民尽财穷。

那些个指靠着捕渔猎雁为主的“雁户”，大多没有养家糊口的活路，纷纷落草为寇，但一打起仗来就是赤地千里，荒效野地中除了成群结队出逃的难民，哪有什麼走货的客商富户经过，再也无处去杀富济贫。雁户们无非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是按照从古传下的旧例，想当官 - 杀人放火受招安，在全伙被收编为团勇之后为国出力，随着官府征剿贼寇；再者就是加入太平军揭竿造反。总之投到哪裡都躲不开冲锋陷阵，要怪只怪自家没赶上好时候，身为社会最底层的雁民，又是生逢乱世，不是刀下死，就是枪前亡。

仔细权衡起来，毕竟这第一条路有粮有饷，又是名正言顺，而第二条路则是诛灭九族的不赦之罪，另外太平军是拜上帝的，与灵州拜猫仙的风俗水火不同炉，普通民众根本接受不了这个观念，结果雁户们经过商议，青壮之辈就随着首领“老雁头”，一同投了官府，在战阵之中拿命换些钱粮，装养族中的老弱妇孺。

老雁头死后，雁营裡群龙无首，缺粮短饷，这伙人本是黄天荡裡的响马子出身，又不免时时恐惧官府猜疑，正打算譁变了反出城去，却在此时马大人派张小辫来做营官。

张小辫使出手段，结之以财，纳之以心，雁营裡的草莽之辈果然感激不已，都愿意追随效命，众人按照绿林规矩设香结盟，虽然只是插野草做香，酌清泉为酒，但这古礼是先贤所留，传到后世，万古馨香不朽，念罢了“插香令”后，各道生辰八字，序过长幼，皇天后土，猫仙爷爷在上，一个头磕在地上，歃血为誓，结成了生死兄弟。

那些开帮立会的绿林响马，向来是以湖南洞庭湖贼巢中的“盗魁”为尊，在入伙插香时，都要念颂一篇“常胜赞赋”为证，当时就连绿营官军中的兵将，都暗暗效仿此例，更别说是团练这种地方武装了，所以才说官匪本是一家，何以见得？且听结义颂子：

“雁字营裡传号令，有缘兄弟听分明；今逢吉日开黄道，我等结义来荒郊；探得名山修金楼，地势巍峨气象高；南北英雄齐聚会，到来都是大英豪；正副营官先请到，十二哨头把名标；命人巡山去望风，有无奸

细听蹊跷；

再把盟坛塔筑好，以凭结义认同胞；香焚头把纪周期，羊左当年订此交；

留下千秋香一把，后人结义胜同胞；香焚二把敬桃园，万古义气尚凛然；

歃血盟咒何以似，乌牛白马祭苍天；香焚三把为梁山，兄弟论交把命换；

吾辈今朝来结义，同心心德效古人。”

这是说结义要学古人一样，做到金石不换、生死不移的才好，古代人交结友，最重的是个然诺，不像当世的人们，只知道口头结交，起先有酒有肉时，如胶似漆，到后来遇到困难就反目无情。

同营之人按照古例，拜成了把子，自是欢喜无限，虽然按年纪来论，张小辫排不到众人头裡，但他身为雁营营官，众人都是尊他，即便是比他岁数大的，也称他为三哥，张小辫也就稀里糊涂地认了，与大伙称兄道弟，摆开酒肉来拚了一醉。

原来自打张小辫从塔王古井中起出风雨钟，灵州上空的塔云翻滚，真是云生四野，雾涌八方，使得连日裡暴雨如注，那雨下得就好似“悬河倒海”一般，河道皆满，淹没了不知多少低洼沟壑，灵州城地势较高，才未被水淹，而正在城外围困的太平军粮草不足，本是加以挖掘壕沟困城，实际上仍是准备穴开地道炸城而入，大雨一连下了几日，火药多是受潮无法使用，眼看军中粮草也已耗尽，再也无力拔城，只好聚拢部队，准备撤围而去。

巡抚马天锡在城头上看出粤寇动向，明知贼寇接连折了几阵，加上没有粮草，退得必定慌乱，要是能有大队官兵在週边拦截，灵州城裡的团勇趁机出城相攻，来个内外夹击，必定能杀他个片甲不回，奈河江南数省都已陷落，周围根本没有别的官军可以调动。

马大人也清楚，正是因为灵州城孤掌难鸣，粤寇是想来就来，所以退兵时必定疏于防范，于是就盘算都要派数营精锐，绕出去在路上伏击，但提督老图海却是死活不肯同意，灵州兵勇有限，仅够固守坚城，绝不能轻易出动一兵一卒与粤寇大军野战，否则城防必然不稳，如果贪功丢了灵州，朝廷责怪下来可是万万吃罪不起。

但图海提督随后又说：“抚标和旗兵不能轻动，但长毛鬚逆的气焰恁般嚣张，官兵任其从容彻走，岂不是助长贼势？依本提督之见，咱们灵州

的雁营骁勇善战，咱们不妨就调遣此营出去截杀长毛。”

马天锡心知图海不仅心胸狭窄，更是贪赃枉法唯利是图，常常以各种名目，到处搜刮财帛中饱私囊，实是肥得流油，他以有曾派人把几大车财物运回北京，半路上却都教雁户中的响马子给劫去了，所以他对这伙人怀恨在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有心除之而后快。

自古道：“卵不击石，蛇不斗龙”以这区区一营兵勇，如何对付数万之众的大股粤寇？马天锡本待不允，但转念一想：“现在不能得罪图海这老匹夫，而且如何能做到出其不意，胜败之数还未可知。”当下筹划一番，命雁营多携火器，今天放假一天，好酒好肉饱餐一顿，到得晚间，让他们在夜裡藉着雨雾从水门出城，然后绕到黄天荡裡潜伏藏纳，等粤寇经过之时趁乱截杀。

雁营上下得了号令，皆知来日必然有场恶战，但雁户多是悍勇之辈，从来无惧生死，吃饱喝足以后，各自忙着整顿器械，只有李四等人，兀自陪着张小辫喝酒未散，孙大麻子和李四都是豪杰器量，拚起酒来接连乾了数碗，都是一饮而尽，又藉着酒兴谈论起武艺，二人各自不服，当场伸胳膊递腿比试起来。

张小辫量浅，他是“三杯竹叶穿心过，两团桃花上脸来”，只吃了两三碗酒，便已是东倒西歪，坐也坐不稳了，可身边的雁铃儿和几个哨官还在不住劝酒，尤其是雁铃儿，千杯不醉的海量，举杯推给张小辫道：“三哥，今天好兴头，不妨再多吃一碗。”

张小辫眼花耳热，舌头都短了半截，自知再喝下去三爷就要归位了，赶紧抬手推开送到面前的酒碗，但他喝多了手底下没准，竟然一把推到了雁铃儿的胸前，一触之下感觉不是太对，便随手抓住，使劲捏了几捏，迷迷糊糊地奇道：“看贤弟的身量也....也不.....也不肥胖，为何.....为何长了如此一对好奶？”

那雁铃儿又惊又羞，臊得满脸通红，赶紧把张小辫的手从身上推开，当即柳眉倒竖，“唰”地拔出腰刀，这正是：“蛾眉变作蝉娟刃，要杀席上轻薄人。”一旁的两名哨官见势头不对，立刻站起身把她拦下，雁排李四也知道自已这妹子杀人如麻，伸手五枝令，捲手就要命，她是瞪眼就宰活人，急忙和孙大麻子停下手来，大叫道：“我的小姑娘奶奶，今天是咱们雁营结义的大日子，怎能动刀动枪，妳竟敢对三哥无礼，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当兄长的放在眼中了？快给我把刀收起来了！”

张小辫原本的十分酒意，早被眼前这口亮晃晃的利刃吓得醒了一半多，再定睛仔细一看雁铃儿，方才赫然省悟，暗道一声惭愧，竟没分辨

出这少年是个女扮男装的美貌小娘子，绿林中最忌“戏嫂欺妹”，这是三刀六眼的罪过，真被人家当场剁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埋怨的，饶是他张三爷刚刚还自夸英雄了得，此刻也被吓得气也不敢出，屁也不敢放了。

雁排李四见这场面不尴不尬的岂是了局，连忙打个圆场，他说：“早就风闻，在灵州城裡有个希奇古怪的说书先生，能讲诸般“袍带公案”类的大书，凡是经由他口中说来，果是好听，更能卜算吉凶祸福的兴衰运数，咱们雁营今天晚上就要出城杀敌，兵凶战危，生死难料，看现在天色尚早，既然喝过了酒，我等不如去街上閒耍一回，听那说书先生讲几段故事，再问问他雁营此去征战，钝利究竟如何。”

张小辫求之不得，赶紧说正合心意，当下随着众人一同前往，这正是“要知古往今来事，须问高明远见人。”

此时粤寇围城，城中家家关门闭户，茶馆裡早已经没人去了，只好到说书人的家裡去寻他，一行人转街过巷，最后来到一座精洁雅致的小院跟前，上前叩开了门，便有一个童子出来询问来意，张小辫等人说明要找说书的先生讲古，付过了茶资，就被引到堂中，众人分职位高低在两边客位依次落坐。

不多时那说书人出来相见，只见这位先生，不过四十来岁，颌下留着短鬚，是个白淨面皮，体态削瘦，他自称以说书讲古为生，偶尔给人算命，也一向都是阴阳有准，但从来不用四柱五行，更不须推演卜算，只须察言观色，就能知道来都的进退生死，别人问他从哪学来的这等本事，他却只推说是博古方可通今，讲古讲得多了，自然能够明白世间造物的兴废之理。

雁营潜出城外伏击粤寇是军机密事，自不能轻易洩露，另外张小辫自恃有林中老鬼指点，怎会信一个说书人说些有的没的，只是既然来了閒耍，也不能不讨个彩头，所以就直接问那说书人，倘若我雁营临阵作战，兵甲钝利如何？也就是问问他胜败徵兆。

谁知那说书人一见张小辫，竟然吃了一惊，当堂怔了半晌，脸上更是变了颜色，道声：“失礼了，在下万不敢在列位官老爷面前卖弄见识。”说罢就要端茶送客。

雁排李四是响马子的脾气，点火就着，哪受得住一介市井说书之人的如此怠慢，闻言勃然大怒，“啪”地拍案而起，拽出刀来骂道：“恁般不识抬举？你这厮虽不长进，却也是有两个耳朵的人，难道就没听说过咱们营官 - 灵州张牌头的赫赫大名？且看爷爷割了你这两只没用的耳朵！”

那说书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也是个极倔的性子，神色傲

然，“嘿”的一声冷笑，只道：“自家从来不肯说虚妄之语，但张营官的事情非同一般，说不得，不敢说，说了必死，眼下倘若用强相逼，那麼是杀是刚悉听尊便，死得倒还俐落些。”

正是：“只因算尽人间事，惹得杀身祸一场。”毕竟不知这位“说书人”窥破了哪些端倪，其中又有多大的祸端，才让他抵死不肯明言，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三话 撒豆罗刹江

上回正说到众人想要卜算雁营的前程运数，谁知那说书先生非但不肯明言，反而几句话惹恼了雁排李四，李四当即拔出刀来，就要削他一对耳朵，孙大麻子却是耿直之辈，不肯以强凌弱，赶紧在旁劝阻。

雁铃儿也听得不耐烦了，从位上站起身来，对张小辫说：“三哥，这厮言语不知进退，怕不是个良善之人，休要与他一般见识，咱们回营去了。”

张小辫心裡同样是不怎麼痛快，自己解嘲道：“三爷以前有位老道师傅，就是在江湖上卖卜算命多年的金点大行家，你们这些招摇撞骗的门道儿，瞒得了旁人，却瞒不了你家张三爷。常言讲得好，有卦口，没粮斗，若信卜，卖了屋。”说罢哈哈一笑，起身迈步就走。

书中代言，这位说书先生，也不是个平庸之辈，自幼熟读经典，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若论起他的才华来，就连那古时的大儒苏东坡、白乐天之流也不肯放在眼裡，真正是胸怀万卷，笔扫千军，辩才无对，文采无双，更擅谈人命数，言下从无落空，但他念及世道衰颓，无心功名，退居在灵州城，只凭着卖卜讲古度日。

他瞧出张小辫命数蹊跷，只是不敢直言道破，本想把他们打发走了了事，但此人生来便是心高气傲，此时见张小辫走得洒脱，心想：“若是让他们如此走了，其本事岂不真要被人视为江湖伎俩？”于是叫道：“且慢，还望诸位军爷息怒，既然来了，不妨先听在下讲段罕闻的旧事，消遣了再走不迟。”

张小辫等人本就是来听“讲古”的，为了图个酒后的消遣，看那说书人言语客气下来，便消了无名之火，回转身重新落座，孙大麻子兴致勃勃，咧着大嘴笑道：“不知先生要给咱们讲哪段大书？可会讲武松武大郎大闹飞云浦？俺祖上是山东清河县人氏，最喜欢听这些梁山好汉的事蹟。”

雁排李四则说：“那些短打的听来总不尽兴，倒不如说一回精忠岳武穆朱仙镇大破金兵，或是说说大明英烈、燕王扫北，这些书才打得热闹。”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乱点，正不知要听些什麼，却听那说书人开言道：“列位军爷，咱自今日既不讲史书袍带，也不讲公案短打，只伺候列位爷台一段民间流传下来的奇异说话，这个说话的名目，唤作——《撒豆罗刹江》。”

众人都道：“这可希奇了，从未听过甚麽撒豆罗刹江，想那江水裡也能种豆子不成？不知罗刹江是在哪裡？此事又究竟是个什麼来历？只听这个名目，想必应该是水路上的事蹟了？我等愿闻其详。”

只见那说书的先生整整衣襟，清清嗓音，“咄”地一拍醒木，教听者收敛了心神，才将这《撒豆罗刹江》的说话娓娓道来，抑扬顿挫，张弛合度，讲起来有疾有徐，果是引人入胜，他先是唱了一套入话的定场词，诗云：

“怒气雄声出海门，舟人云是子胥魂；天排雪浪晴雷吼，地拥银山万马奔；上应天轮分晦朔，下临宇宙定朝昏；吴征越战今何在？一曲渔歌过晚村。”

这首古诗，单赞的是钱塘江潮，此潮涨落之势浩大无极，风波险恶凶猛，常常吞落军民，翻覆了过往船隻，所以那钱塘江自古便得了个“罗刹江”的别称。

话说我国朝初年，就在这罗刹江畔，曾有一户贫苦人家，当家的汉子，姓黄名衫字颢年，同妻子两个，养着全家的爷娘子女，开了间磨豆的磨坊，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勉强地度日，家中从不曾有隔夜之粮，吃了上顿发愁下顿。

在早些年，黄家本是地方上的大户，修道积善的人家，造桥铺路屡有善举，正不知是从哪裡触怒了神灵，家业传到黄颢年这辈，竟衰落的不成样子，夫妻两个每日哀叹，求天求地地祷告，不知这苦日子还要挨到几时，要不要家裡上边有老，下边有小，真打算手挽着手，一同投到罗刹江裡寻个了断才休。

有这么一天，黄颢年在磨坊裡给人家磨了一袋豆子，那坊中没有拉磨的驴子，只能用人力推磨，出了满身汗水，累个半死，收工时天色已经晚了，正待要关门回家，却见不知从哪裡来了一位老客。

那老客个子不高，小鼻子小眼，水桶般的身材，穿着一件白色的湖绸长袍，装束诡异非常，在黑夜裡煞是显眼，他迳自来到磨房的门前，满脸堆着笑，与黄颢年深深打了一个问寻。

黄颢年回了一礼：“不知远客到此有何见教？”那老客道：“正要有事相求，故此讨扰贵人。”原来他带了一船货物回乡，行至罗刹江裡，遇到了大风浪，满船的舟子和帮工，都被捲入了水中，这老客侥幸保住了船隻货物，奈何没了舟夫水手，船搁在浅滩上进退不得，此地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故此想请黄颢年帮个忙，替他看守一夜船隻货物，等他到城裡雇来帮手，早上再行启航，当然也不能让黄颢年白忙活，届时愿

以一成货物相谢。

黄颢年虽然穷困，却是个急公好义的男子，见不得别个有难，何况还有好处可分，当下应允了：“这等小事，何难之有，远客只管自去，晚生在此替你看管货物，绝无闪失。”

那老客再三称谢，叮嘱黄颢年飞万别使货物丢失，即便我转天不能回来，我家后人早晚也会来取，然后匆匆离开，连夜赶到成中雇佣帮工去了，黄颢年就连家也不回了，独自忍着饥饿劳累，到江畔拢了堆火，坐在地上守着船隻。

到了后半夜，家中妻子放心不下，提着灯笼来寻，黄颢年与她说明原由，妻子也说：“这是急人之难，行善的事，岂可疏忽。”当下两人轮流看守。

不料接连守了三天三夜，仍不见那老客回来，黄颢年虽然不肯失信，又到城裡去找，四处打听遍了，都没有得到下落。

黄颢年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同妻子一商量，说不定那位老客倒楣走背字儿，遇到哪路强人害掉了性命，只是这船货物如何处置？既然其中有咱们的一成，何不到船舱裡看看究竟是些什麼，然后再做计较。

夫妻二人打定主意进了船舱，一看满舱都是黄豆，不下千斤，而且颗粒饱满，黄颢年轻营了数年磨坊，从未见过这种上好的豆子，当下拿出大秤，自取了一百餘斤，回到坊间磨了豆浆，没想到这些豆子做成的豆浆，飘香四溢，口感醇厚，喝了一回想二回，在市上口耳相传，很快就卖个精光。

黄颢年夫妻两个把生意做得顺手了，看又过了数日，还是不见那老客踪影，就决定再从船舱裡取些豆子，大不了日后主家寻来，连本带利一併偿还给他，如此一来二去，还不出两个月，就把船裡的千斤黄豆取了一空。

黄家藉此发了一笔外财，真应了一顺百顺那句古话，黄颢年本就是商贾人出身，手中有本钱了，本钱周转经营，自此赶趁时运，不出几年就把家业赚得偌大，置办了广厦良田，家中奴僕成群，一日比一日兴旺。

黄颢年时常感念当年那位老客，要是没有他那船豆子，哪有咱们黄家今日的光景，他愈想愈觉得此事不同寻常，有时与妻子说起来，都道那老客形貌装束奇异，未必是凡间的人物，料来是五通五显之类的神灵，看我黄家一门善男信女，特意显出神通相助，看来咱们应当修祠建庙，每年多做几回道场，感谢上苍之德。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第五个年头上，黄颢年只要晚上一闭眼，就会梦到有人砸门，开门看时，见一伙凶神恶煞般的人直闯进来，这伙人个个相貌丑陋狰狞，皆是身穿白袍，头戴古冠，对着黄颢年连骂带打毫不客气，口口声声说黄家欠了他譬老太爷一大笔钱，并且拿出一个帐簿来，一行行指给黄颢年看，那帐簿上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某日，黄家用老太爷船上的豆子赚了多少多少钱，又在某年某月某日，用这笔钱做了什麼什麼生意，赚了多少多少利润，你这傢伙闷声发大财，还以为天大的便宜都教你佔了，如今还帐的时候到了，快快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黄颢年每天都会从这个怪梦之中惊醒，醒来之后就看见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全是伤痕，吓得他魂不附体，茶饭不思，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自己心裡明白肯定是惹了大祸了，赶紧请来一位能看祸福的居士，询问此事吉凶。

那位居士擅谈因果，听罢了始末，告诉黄颢年道：“阁下果然是惹了因果上的事，你命中本无富贵，但你夫妻不甘贫困，天天在家中对天对地诉苦不休，结果反被那罗刹江裡的邪魔外道听见了，假意前来点化于你，骗你拿了水府中的东西，现在连本带利都得还回去，那五通五显多是山妖水怪，从来不会有善心感应，既有所施，必有所取，个宿债相偿，谁也救不了你，要是你家产不够的话，恐怕就得拿全家人性命去填。”

黄颢年被人一语点破，情知大事不好，唯恐祸及家中老幼，自然是不敢怠慢，匆忙备了整整十船上好的豆子，又有猪牛羊三牲等许多供品，行船到罗刹江中，同妻子两个跪在船头焚香叩头，将带来的所有物事全部倾入江中，就看那浊水翻翻滚腾，从江裡涌出无数大鱼，张开大口争相吞食。

黄颢年暗自念声“阿弥陀佛”，总算是发还了这场宿债，正自侥幸间，忽遇狂风大作，水底老龙惊，半空厉鬼哭，“罗刹江”中巨浪排空，压顶而来，一下就打翻了江面上所有的船隻，使船上之人尽数葬身鱼腹，江水泛滥之灾，又吞没了黄家所在的村镇，可叹黄颢年不肯守命自安，虽得了几年富贵，却赔上了满门性命，真教“凭君纵有千钧力，命裡安排动不得。”

这回《撒豆罗刹江》的说话，虽是半真半假，却又无假不成真，只为劝那些怨天恨命之辈，休要眼光浅、口头轻，指天叫地地胡言乱语，更不可贪图非分得来之物。须知道“富贵只是五更春梦，功名好似一片浮云，到头来万事皆空。”

这位说书先生对张小辫等人讲古，真正是“说话仅凭三寸舌，称出世上深与浅；醉翁之意不在酒，只盼点醒梦中人。”果然指中了要害，听得张小辫冷汗淋漓，坐立不安，却不知他张三爷能否晓得苦海无边，早早回头，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四话 三眼狐

且说“雁营”出战在即，张小辫酒后带着手下哨官们听个说书人“讲古”，讲的是一段《撒豆罗刹江》的说话。

原来那说书先生看出张小辫命数奇特，知道他惹了大祸在身，而且还要连累灵州城裡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都得跟着一发死个尽绝，就算是鸡犬猫狗也留不来一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他也不敢直言相告，故此託借当年的一段故事加以点拨，但说书人讲的事情，与张小辫所遇之事肯定是不相干的，只有其中的道理相通。

所谓“书不在厚，有味则馨；言不在多，有理则重”你要问“说书人”讲的这个理是什麼理？他正是想告诉张小辫：“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随你小子现在使尽英雄，早晚有一天宿债相偿，凶神恶鬼必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再后悔可来不及了。”

可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张小辫虽然隐隐听出些意思，心中也觉得颇不安稳，但他骨子裡认定自己绝非凡夫俗子，荣华富贵、飞黄腾达多是张三爷命中注定所得，哪裡肯信这说书人乱嚼舌头。

张小辫眼珠子转了两转，又想生死总有命，富贵都在天，反正张三爷本就是穷光棍一条，无非凭着偷鸡吊狗的手段，勉强度日过活，想来能有今日光景，也合着“否极泰来”之理，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在世是混水的鱼，受用一天，就得一天的便宜。

说书先生偷眼相观，见那张小辫仍旧是一副全然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知道对牛弹琴了，心中只是冷笑，抱拳拱手尊诸位：“今日有幸伺候列位爷台一段说话，也算是咱们有缘，咱这说书之人，只不过是凭着耍嘴皮子赚钱糊口，无非讲些个风月，谈些个异闻，图个好听罢了，自然做不得真，其中如有疏漏怠慢之处，还望官长老爷们海涵，奈何这良辰短暂，美景易逝，再长的故事终有个了局的时候。”说罢他就推说时辰已经不早了，命侍童送客。

雁排李四和孙大麻子等人，更是没听出这段说话的玄机，只顾听个新鲜热闹，虽然未能尽兴，也只索罢了，都称谢道：“先生讲的果是稀奇，我等今后定当再来讨教。”当下拱手作别，随着张小辫回到营中。

这些天来暴雨不断，灵州附近的几处江堤都被冲开了口子，一时间洪水暴涨，吞没了好多村庄道路，巡抚马天锡虽是本省的封疆大吏，但还在官府手中控制的地盘非常有限，周围各处多被粤寇攻陷，眼见贼势

之盛难以遏制，幸好天降骤雨，引动山洪发作，被大水淹死的贼人不计其数，使得围困灵州城的数万粤寇失了后援，加上粮草供给不上，等到雨停洪落之际，必定撤围。

马天锡看这两天的暴雨小了许多，察形观势，断定太平军肯定会暂时放弃攻城，等他们流窜到别处大肆劫掠一番，补充足了粮草兵源，才会再次捲土重来，眼下四周的道路都被洪水破坏，如果没有水师接应，这么多太平军想后撤，只能经过南边的黄天荡。

所以马大人调遣“雁营”趁夜从水门出城，埋伏在太平军的必经之路上，杀他个措手不及，虽然不可能尽数歼灭，至少能重挫粤寇锐气，使其闻风丧胆、心存忌惮，短期之内不敢再犯灵州，这样一来官府才有时间整顿军备，招练新勇，巩固城防。

张小辫看看天黑雨住，就率“雁营”团勇焚起大香，一同拜了猫仙牌位，叩求猫仙爷爷灵验感应，慈悲无边，保佑“雁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随即整装结束，教这近千名团勇，各自背负了火药铅丸，带着抬枪火统，开了城下水门，乘着舢板潜出城去。

此时乌云压顶，四下裡黑得如同锅底，城外到处都是粤寇，雁营不敢用半点灯火，全仗着雁民们常年在夜晚狩猎，目力自是不凡，摸黑把一艘艘舢板划入河道，绕着水路直奔黄天荡而行，真是神也不知，鬼也不觉。

张小辫虽然充做军官，却是半点不懂战阵厮杀之道，好在身边的雁排李四和雁铃儿等人，皆是身经百战之辈，“雁营”响马以前经常与围剿的官兵厮杀，也同地方上的民团作过战，到后来又打太平军，也不知做过多少杀人放火的勾当，而且黄天荡是“雁营”的老巢，到了其中就能佔尽天时地利，就算太平军有十万之众，也能在荡中杀他个人仰马翻。

舢板行了一夜，到了转天，早已雨住雷收，张小辫等人坐在船头四下打望，但见那天地间仍是隐晦无边，水面上漂的一片片全是浮尸，有道是：“人动杀机，物能感知，而天动杀机，人莫能知。”当时天下纷乱，遍地都有杀生害命之举，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动了杀念，单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这十几年的时间裡，因为灾荒战乱而死的人口，就有将近七千餘万，您数数那时候整个大清国总共才多少人？战事最激烈的这几个省真是十室九空，人烟灭绝，行出数十里，也不见半个活人，即便那些没被洪水淹没的村镇田舍，也多是房倒屋塌，空空荡荡，连鸡鸣犬吠声都听不到，各处都是一派死气沉重的气氛。

张小辫做了雁营营官，心下原本极是得意，但在舢板上看到天灾兵

祸的大劫之下，满目尽是凄凉影象，忽觉值此乱世，即便真能搬迹了，也难快活受用，便对众人说：“我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雁营捨生忘死，拚着性命平寇杀敌，不为别个，只为了早日国泰民安，让天下百姓再不受这离乱之苦。”

雁排李四和孙大麻子、雁铃儿等人闻言齐声称是，心中尽皆叹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却不知张小辫心裡正在思量着：“若非是民丰物足的太平盛世，张三爷空有家财万贯，也没处花销享乐，身居高官还得替上下排忧解难，所谓“将军铁甲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如此整日地奔波劳碌耗费心血，那能有什麼兴头？”

雁铃儿见张小辫身边有隻黑猫，那黑猫虽是疲懒，却生了两隻黄金眼睛，顾盼之际好生灵动，但此猫只与张小辫一人相熟，从不和旁人接近，她好奇心起，就问道：“三哥，听说你在灵州城做捕盗牌头的时候，活捉潘和尚、白塔真人一千巨寇，全凭城中的猫子暗中相助，可否真有此事？”

张小辫早就有心卖弄些豪杰的物事，此刻被雁铃儿一问，恰是揉到了痒处，便说道：“咱和野猫天生就是有缘，提起灵州城裡那些家猫野猫之事，实是稀罕得紧，怎麼个稀罕？真教开天闢地稀得见，从古到今罕得闻，昨天那个说书先生大言不惭，还敢号称什麼—褒贬忠奸评善恶，纵横捭阖论古今，他也不过是能说几套老掉牙的古旧大书罢了，连个老猫能言的说话都不会讲，可恨那厮更是有眼无珠，不识咱们当世的英雄好汉，他要是肯跟在三爷身边做个师爷，保管他这辈十能见些真世面，单是咱灵州野猫的事蹟，也足够他编几个拿手的段子出来。”

张小辫乘在舢板上随军而行，眼见四野茫茫，还远远未到黄天荡，便顺口答应，趁机对身边的几个人侃起“猫经”，说是咱们灵州花猫，多为汉代的胡种，最具灵性神通，至少有两百多种名品，非是外地的普通猫子可比，别看牠们整天东游西荡只知耍閒，其实这人世间的事情，就没有牠们不晓得的，不仅能够感应吉凶祸福，更有许多奇异能为。

你看那些灵州之猫，无不是两色相间，凡属此类，都擅于调配“猫儿药”，早年的猫仙谭道人，就曾走街串巷，售卖猫儿药济世救人，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但这猫儿药只有野猫能配，就连谭道人都不知全部秘方，他虽精通猫道，却也没办法掌握千变万化的猫儿药。

原来在灵州城内外，生长着许多草药，如果哪隻野猫被蛇蝎咬了，或是受了什麼别的创伤，牠都会自行去衔来几株药草，混合了服食，用以拔毒疗伤，这就是所谓的“猫儿药”，治起病来万试万灵，但这配方随着季节时令变化，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野猫们是怎麼配药的，那可真是起

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张小辫正说到兴头上，雁铃儿等人也都听得入了神，忽听一声“雁哨”响亮，众人心中一凛，情知有变，还以为在途中遇到流寇，却不知来了多少敌人，纷纷在船上举起抬枪，却见从远处的水面漂过来一件物事。

水面上那东西随波逐流，起起伏伏愈来愈近，顷刻间离得雁营舢板就只一箭之地了，众人方才看得清楚，却是一只体形极巨的老狐狸，身上跨着一颗大窝瓜浮水而来，那老狐额前顶着个白斑，乍一看就好像是有三只眼睛，牠挤眉弄眼地骑在瓜瓢上，遇到“雁营”这数十艘舢板和一排排抬枪弓箭，竟然丝毫不惊慌，直将众人视如无物。

雁营兵勇虽然骁勇善战，却多是迷信鬼神之辈，见这三眼老狐骑着窝瓜渡水，而且不知避人，物性反常，多半是成了精的妖物，见着牠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杀之也恐不祥，所以空举着排枪，谁也不敢动手击杀。

雁排李四见那老狐神态鬼祟，知其来者不善，必是有些古怪的，发狠道：“叵耐你这孽畜来得不是时候，看某结束了你的性命……”他担心用火枪动静太大，探臂膀把背后的雁头弯弓摘下，搭上一枝白尾雁翎箭，便要抬手射去，张小辫急忙拦下，说道：“四哥且住，这三眼老狐怕是冲着我来，不可轻易坏了牠的性命。”这正是：“劝君不可结怨仇，结得怨仇深似海。”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说。

第五卷 雁营 第五话 黄天荡

且说风雨钟凝聚的云气引得江洪爆发，城郊四野低洼之处，都被大水淹没，雁营的舢板队离了灵州城，隐匿了行踪，从水路奔着黄天荡而行，途中满目所见，尽是洪荒浩劫过后的凄凉景象。

谁知行到半途，忽然遇到一只三眼老狐，那老狐胯下骑着个窝瓜，远远地渡水过来，转眼间就到了众人身边，雁排李四见这老狐行迹诡异，不知主何吉凶，当下动了杀机，张弓搭箭就要将其一举射杀。

张小辫在舢板上看得亲切，想起自己先前曾在荒葬岭见过此狐，当时牠被野狗追得走投无路，被迫吐丹逃生，随后张小辫诱杀靶子犬的时候，顺手从恶犬腹中剖出了“狐玉”，这枚玉丹是那老狐吞吐日月精华多年所得，岂肯轻易失却？它此时渡水前来，多半是想向张小辫讨回狐玉。

张小辫虽然是个好管闲事的祖宗，专撞没头祸的太岁，但眼下军情紧迫，当务之急是要去黄天荡设伏，他一生荣华富贵的成败都系于此战，哪敢掉以轻心，自然不肯为了一枚狐玉旁生枝节，念及此处，赶紧拦住雁排李四的弓箭，说那是狐仙也未可知，大凡物之异常者，绝不可轻易加害，否则必然招灾引祸，不妨留牠一条生路。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救了一条赤练红蛇，从而登基坐了江山，医圣孙思邈年轻时治过井底的老龙，才有幸得授四卷奇书，从此医术大进，可见凡是“非常之物”，大多有其灵性，倘若不曾为祸人间，都不应该随便坏了牠们的性命，积德者遇福，种祸者埋怨，冥冥之中因果关连，往往都有吉凶报应跟在后头。

雁排李四听得分明，奇道：“原来如此。”只得把“雁头弯弓”收了，就见张小辫从怀中摸出狐玉，放在当中一招，那老狐遥相望见，也似是有灵有识，牠本来躲在荒山穷谷之地，大水一到，山里边有无数走兽都被淹死，这老狐为躲洪荒，才骑着窝瓜浮水避祸，侥幸得以逃脱性命，也不知挣扎多少时日，没想到天数偶然，机缘凑巧，竟然遇着雁营取回了玉丹，真是“水中失宝宝再回，海底捞针针已得”，那狐待到近前，一口衔了玉珠吞落腹中，随后再也不向雁营众人多看一眼，自以狐尾拨水，乘在瓜上去得远了，不多时转入一片山坡背后，不见了踪影。

人心之中的善恶，原本只在一念之间，不管是在暗室之内，还是造次之间，一动恶念，凶鬼便至，反过来也是，倘若你善意萌生，自然就有福神跟随，张小辫难得生出一念之仁，让雁排李四放过了三眼老狐，自以为是积德行善的举动了，却未能辨明妖邪善恶，此事究竟是吉是

凶，还留着一段后话要说，眼下暂且不表。

雁营舢板队又行出十余里，遥看前方水面浩大，丛丛生长的芦苇渐行渐密，总算是进入黄天荡地界，船到荡中，四望无际，一阵阵朔风吹过，惊得散碎芦絮漫天飘飞，灰蒙蒙的天空中，偶尔有几只离群的孤雁哀哀而过，也不知是投奔何方，正是：“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雁阵比人轻。”

雁排李四为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指点地势：“这片荡子本是片半涸的湖沼，历来都是野雁南北迁徙的地经之地，北近大江，南压六州，覆着不知多少里数，形势果是险恶，荡中更有无数水鼠衔草洁泥筑成的天然堤坝，形如三环套月，鼠辈造化奇绝，能够调节湖水涨落，所以不管外边有多大的洪水经过，荡子里的水位也不会变化，一年到头，总是半泥水水，雁民自古就在这黄天荡里捕鱼猎雁为生，识得各处坑洼沼泽和水面深浅。”

围攻灵州的太平军没有水师接应，如今断了粮草供给，只能从陆路向南彻退，但是附近的官道多被洪水毁坏，太平军连日激战，始终打不下灵州城，再拖下去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所以他们不得不从黄天荡中的水鼠堤上南逃。

身为雁营营官的张三爷，可对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之事一窍不通，想那粤寇来势极大，自己这边只不过一营弟兄，往多了说还不足千人，相差十分悬殊，大战来临之际，不免有些担心难以应对。

好在雁排李四曾随老雁头久经战阵，只因他们雁民雁户多为响马出身，虽然被收编成了灵州团勇后屡立战功，却仍有一世洗刷不掉的案底，始终难以取得官府的信任，但他与营官张小辫结为了异姓兄弟，自然要竭尽所能相助，他泰然自若地说：“三哥不必忧虑，兵来将挡，水来土埋，这段长毛中的精锐不过十之一二，其都是裹卷而来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何况这黄天荡是雁营老巢，水路错综复杂，外人绝难识得，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管教那些粤寇有来无回，来一个咱宰一个，来两个咱杀一双，我只愁他人马来得不够多。”

雁排李四说完，抬手命众团勇停住舢板，营中每个兵勇都带着一枝“雁哨”，这哨是用野雁脑壳打穿了制造而成，吹响了呜呜咽咽，曲声极尽哀愁凄苦，还可模仿雁鸣雁啼，此刻同时吹动来，四野皆闻。

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个外行，不知为何满营都吹雁哨，正待要问，就见周围的芦苇水巷深处，忽然涌出无数竹排，排上之辈，多是头插雁翎，身披蓑衣的猎户打扮，而手中所持，尽是杀人的利器，无非是土

铕、竹标、渔叉、梭标、雁翎刀。

原来当初老雁头为了在乱世中谋条生路，带着许多雁民去灵州做了团勇，但荡子里仍然留下了不少雁户，这些人里边虽然不乏老弱妇孺，但真要全伙出来，其中能够提刀杀人的，也跑有不下两千之众，至今还是在黄天荡里做些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有肉同吃、无粮同饿的勾当。

雁营兵勇都是黄天荡的子弟，双方相见，俱是欢喜，大伙闻听老雁头阵亡的消息，念其往日恩情，不免尽皆哀叹，咬牙切齿地要为“老首领”报仇雪恨，待到悲愤之情稍止，雁排李四便为一众雁民响马们引见张小辫，李四说：“张三哥是个义气过人，手段慷慨的好汉，荒葬岭神龛、筷子城老鼠和尚、躲藏在提督府的白塔真人，都被三爷亲自擒杀，真是为民除害，人皆称快，不仅如此，这位张三爷更学了一身猫仙谭道人留下的本领，深得巡抚大人的赏识，如今咱雁营兄弟们都是追随着他杀贼立功。”

雁排李四是老雁头之后，论起武艺见识来，他更是数千雁户里一等一的好汉，那些雁民听他是如此说的，无不信以为真，都争着过来与张小辫结拜。

张小辫暗道一声：“惭愧，想我张三也能得有今日的名头？”当下厚着脸皮对众雁民说道：“也不知前世烧了多少高香，使得这辈子能结交到这么多兄弟，真不枉小弟我为人一世了。我张三是个一刀两断的性子，从不学那黏皮带骨、拐弯抹角的腔调，今日前来，正是要在这黄天荡里与粤寇厮杀一场，还望各位好汉鼎力相助。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与其自甘埋没在尘埃草莽之中，何不轰轰烈烈做回好汉，若能立下一场平寇定乱的不世奇功，必能千秋万古，传颂不朽，也好让后世知道天底下曾有咱自雁营的字号。”

张小辫更知雁民都是穷苦出身，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这伙人单单晓以大义，说什么忠君爱国、青史留名的空头话可不顶用，于是又信口胡编说：“自从粤寇作乱以来，从南到北往州撞府，席卷了不知多少金银财帛在身，这些非分所得，可比过往的贩货行商之辈肥得多了。而且据说这寇的首脑，曾是个有名的大海盗，在海上劫过不少的洋人货船，身上有大把的金洋钱在，另外想必那些做过海盗海匪的人物，也必定寻过龙宫宝藏，所获之物自然都是奇珍异宝，珠是夜光珠，玉是盈尺璧。现在朝廷不分大事小情，无不以平贼定寇为先，只求各地尽早剿灭粤寇，而那些长毛的贼赃所得，谁有本事有胆子拿了，就他奶奶算是谁的，往后官家绝不追究。

先前张小辫曾给雁营兵勇们分过一些金洋钱，“金洋钱”是民间的称

呼，其实就是异域海外的金币，虽然在大清国里不能正式流通，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又铸造得格外精致考究，谁见了谁不喜爱？所以往往要价极昂，远远超出了金洋钱本身的市值，雁民们听了粤寇身边携有金银财宝这些消息，果然群情振奋，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杀敌。

另外雁排李四还与周边的一些马惯有勾结，安排人传飞雁令去，把附近能加集来的响马子都找来，眼下战乱连着天灾，各处都没了活路，见有这能发横财的勾当，都肯铤而走险，一天之内就聚集了三五千人马，水旱两路分为数队，各有雁营中的哨官统辖，又预备下土铳土炮，多削竹枪乱箭，乘在雁排上到处埋伏。

等到第二天天刚破晓，就有探子来报，已经望见太平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而来，军卒密密麻麻犹如蝼蚁一般，队伍铺天盖地，见头不见到尾，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马，雁排李四命各队人马分散到芦苇荡里隐藏行迹，听得雁哨为号，便一齐出来厮杀，眼见一场血战在即，这正是：“杀气横空红白冷，征尘遍地白云寒。”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六话 猫喊

话说雁营近千名团勇，会合了许多响马子，在黄天荡中设伏，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杀人阵势，这些人多是猎雁叉鱼之辈出身，惯于施展埋伏手段，那片荡子里又是水草横生，芦苇茂密异常，满目萧萧，遮蔽了潜藏的险恶杀机，水野之间荒荒冷冷，静得出奇，在外边根本看不出有丝毫异常。

到了拂晓时分，草尖上晨露未消，芦苇深处的水洼子里一缕缕薄雾缥缈，眼看太平军就要进入黄天荡了，张小辫急忙让雁排李四留下调遣兵勇，准备伏击粤寇，他则带着黑猫，由孙大麻子和雁铃儿两个哨官跟随，三人撑了一架渡水雁排，前往水沼最深处的“雁冢”。

那雁冢本是黄天荡里的一座土丘，后来被水淹没，据说以前南北过往迁徙的候鸟群中，常有许多年老力衰，或是途中伤病难愈的，它们自知永远也飞不到目的地了，只好自行苦撑到雁冢上慢慢等死，直到断气之前都会抬头望天，眼睁睁看着翱翔天际的同类，从来没人知道 - 为什么那些将死的候鸟野雁，都会停留在雁冢上。但雁民们自古崇敬义气，延续古时旧例，从来不肯加害降落到雁冢附近的候鸟。

而关于雁冢，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当然就连雁民中最年老的猎户，也讲不太清楚他的年代来历，只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说大概是唐朝末年，在五代十国那会儿，有个将军被人害死在此地，荡中的雁民们怜惜他死得壮烈，就在雁冢上盖了座低矮简陋的土地庙，把将军尸骨藏在其中，岁岁烧香，年年叩拜。

即便是冷庙泥神，受得香火多了，也少不得灵动起来，何况土地庙里的尸骸，是个含冤负屈的武将，不知是不是那英灵长存不减，自从雁冢上有了这座“将军庙”，土丘就开始下陷，最终沉到水面以下，随后天兆反常，有无数水鼠衔石投草，围着雁冢构筑起了一圈圈的堤坝，竟然绵延数十里之长，将各条流入黄天荡中的水系疏导贯通，养得荡子里水草丰足，旱涝不侵。

只是打这开始，芦苇荡子里常有阴风黑雾涌动，使得天地变色，水路迷失，这些天地间的反常异象时有时无，从来没有一定之规可循，雁民说那是雁冢里的将军怨气未散，只要一刮阴风，就预示这世上要有刀兵水火，洪荒疫病之灾。

以前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按照年头从外省买来穷人家的孩子，童男童女凑成一对，收拾齐整打扮好了之后，活活投到雁冢周围的水域里

淹死喂鱼，以求水底神灵息怒，保佑一方太平无事，可始终也没见真起到什么作用，甭管愚民愚众怎么供奉，战乱天灾该来的是照样会来，所以此地的香火渐渐荒疏了，直明朝末年，这个残忍的风俗才算彻底废除。

张小辫记得当初在“猫仙祠”中，第二次遇到林中老鬼，曾被告知自己眼下将星当头，在这乱世当中能够武运亨通，只要依照林中老鬼的安排布置行事，无论是平寇还是杀贼，战则必胜，攻则必克，要想在黄天荡中取胜，就得用黑猫将雁冢里的将军尸骸引出来，其中若有丝毫差错，雁营就有全军覆没之险。

俗话说：“便宜都是套人的网，说话尽是陷人的坑。”这话是一点不假，可张小辫却鬼迷了心窍，竟把林中老鬼之言都当作了金科玉律，当真是言听计从，自然是认定了成败全都在此一举，于是急匆匆赶奔雁冢，正是：“心忙似箭犹嫌缓，排走如飞尚道迟。”

引路的雁铃儿，自幼生长在黄天荡里，各处水路最是熟悉不过，撑着雁排渡水而行，穿过密密匝匝的芦苇丛，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带到一片开阔的水面，只见这苇丛深处，水平似镜，烟波浩渺，幽深莫测。

雁铃儿下竿停了雁排，告诉张小辫道：“三哥，此处便是雁冢了，那座将军庙就沉在水里，底下常有吸人的漩涡卷动，水性深浅难测，这许多年来，从来没有谁敢下去探过究竟。”

张小辫不太擅长水性，最多会两下子狗刨般的手段，到了水上，禁不住心下栗六，嘴上却硬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雁营都是好汉子，做事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人言都不计较，信什么鬼神之说？小的们只管放亮了招子，且看三爷如何把那埋骨水底的将军请出来见面。”

孙大麻子历来不惧鬼神，却唯独敬重古时先贤英烈，此刻与粤寇恶战在即，他也搞不明白张小辫为何突然要做这等怪事，闻言急忙劝阻道：“俺的爷，此事可由不得你使着性子胡来，想来那位将军老爷，也偕个有英灵感应的水府郎君，你怎好轻易惊动？”

张小辫道：“倘若水中真有英灵，理当助我雁营平寇杀贼。”说完命雁铃儿把排子撑到坝边，那坝上都是拳头大小的窟窿，被水鼠钻得密布无间，贯穿相连，水鼠这东西有点像是水獭子，同样地牙齿锋锐，能啃倒千年古树，擅于筑坝围堤，但这黄天荡里的水鼠，在民间俗称水耗子或阴鼠精，与水狸、河狸等物并非同类，喜欢阴冷潮湿之所，生性残忍狡猾，可以入水拖了大鱼上岸，又或是咬死栖于芦苇丛中的水鸟野雁为食，其中的硕鼠甚至能够搏杀老猫，它们在这片荡子里，趁着水中阴气

愈聚愈多，数量难以估计，只有灵州花猫才能镇伏。

张小辫按照林中老鬼所授的“相猫之术”，把“月影乌瞳金丝虎”推到水鼠洞前，猫的性子是闻腥即动，虽然灵州花猫从不捕鼠，但造物相克，它嗅得水鼠洞窟里的阴腥气息，还是忍不住“喊”出声来。

可能有看官要问，怎么是“喊”出声来？原来猫叫之声自古分为数等，凡是猫子，都以能“喊”为贵，比如恋灶畏寒之类的懒猫叫声是“唤”，而最威猛的则称为“猫喊”，那猫子喊非同小可，真个是：“响到九天云皆散，声入深泉游鱼惊。”

《猫经》里有言，说是：“眼带金线者，声如狮虎，镇宅卧厅堂，虽睡鼠也亡。”而水里的阴鼠精最为惧怕“猫喊”，正是闻声即逃，恐慌的情绪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蔓延开来，那些躲藏在堤坝洞穴里的水耗子们，都以为是大祸临头，就见那母的衔着小的，公的拖着老的，从各个洞窟里蜂拥而出，潮水也似地在堤上望外乱窜。

张小辫等人都没料到几声猫叫会惹出这么大动静，看那无数皮光毛滑、锋牙利齿的水耗子夺路狂奔，一道道浊流般地在面面涌过，仿佛是天地倾覆的末日即将来临，三人心下也自不胜骇异，真教人头皮子发麻，雁铃儿连忙把排子划向水中，只求离得愈远愈好。

水耗子数目多得惊人，狭长的“鼠坝”上根本挤不下它们，就有许多被迫掉进了水里，那些阴鼠生来便能够涉水，落水的群鼠挣扎游走，一时间把寂静的水面搅得开锅也似。

忽然从水面陷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吸水漩涡，水鼠们离得稍近，便为卷入其中，这一来使得水耗子更加惊慌，雁铃儿叫道：“不好，多半是潜伏在黄天荡水底的‘弥洞陵鱼’。她识得此物厉害，知道水面上是待不得了，就把雁排驶到附近的一块高地上，这地方本是株古木折断后残留下来的树根，勉强可以落脚。

三人前脚踏上老树根，后脚雁排就被打翻了，只见水波分开，从中露出一个水怪般的大鱼，见头见不到尾，鱼头足比那大号的磨盘还大着三圈，鱼首生得酷似人脸，皮色如石，嘴巴大得惊人，张口吸水，不断吞吃身边挤成一团的阴鼠。

世上万物依照天道回圈，有道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荡子里聚集的水耗子极多，自然也有专吃水鼠的弥洞陵鱼，所谓“弥洞”，取的是吸水之意，此鱼是个石性，整年整年地伏在水底一动也不动，但这时水面上群鼠云集，嘈乱异常，才引得它现身出来，连带得水底泥沙涌起，都跟着翻上了水面。

孙大麻子不识得弥洞陵鱼，还道真是水上郎君所化之物，不由得看得呆了，而雁铃儿识得这陵鱼吸水之势能吞牛马，她也不知张小辫如此行事，究竟是意欲为何，只好问道：“三哥，大队粤寇转眼就到，你现在竟要捉鱼吗？”

张小辫却最是疲懒不过之辈，即便身在险境，也不忘图个嘴上快活，信口就说：“妹子有所不知，你三哥家里还有个八十岁的老娘在堂，全指望捉住这水底的弥洞陵鱼回去，好卖来养那八十岁的老娘....”

雁铃儿闻言甚为感动，心想：“我这位雁营营官张三哥，不仅足智多谋，手段慷慨，义气过人，更难得的是为人至亲至孝，出来征战都不忘奉养家里那“八十岁的老娘”，俗话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现今世风不古，能够如此真乃难能可贵。”自此对他更是敬爱。

可张小辫尚未说完，就那那陵鱼忽然摇尾拨鳞，竟从弥洞般的大嘴里吐出一具大骷髅来，那骷髅好不硕大，虽然全身皮肉尽消，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饶是如此，也要比身材魁梧的孙大麻子高出半截，周身上下顶盔贯甲，盔是日月飞虎盔，甲是锁子百叶连环甲，兽头护肩，铜镜护心，牛筋皮索为绦（么么），内衬鹦鹉绿的滚绣战袍，不知为何缘故，那一副戎装结束，竟依然鲜艳如新。

张小辫伏在树根上看得分明，心道：“真是猫仙爷爷显灵，总算把这位“爷台”从水里请了出来。”它埋骨水底千年，果然是因为年深岁久，形炼成大气候了，却不知现形后究竟要怎样作怪？这正是“白云本是无心物，反被清风引出来”。欲知这具将军白骨，如何能助雁营平寇杀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七话 血战

话说那黄天荡里水路纵横，覆着万顷芦苇，地广人稀，历来便是绿林中好汉出没的所在，前临剪径道，背靠杀人岗，不知屈死过多少行人，所以荡子里阴气极重。

书里有段交代，当年的雁冢将军坟沉到水下之后，庙祠崩毁，尸骸被那弥洞陵鱼吞下，但那是古时英烈遗骨，披挂着避火渡水的护体宝甲，使得一股无质无形、氤氲恹恹的英风锐气凝而不散，落在鱼腹中虽然皮肉消腐已尽，但白骨盔甲依然不朽不化。

雁冢水底的弥洞陵鱼贪婪无比，只顾着吞吸落水的大群阴鼠，奈何腹腔中有具骷髅堵着，难以吞个痛快，只得把肚子里的物事倒呕出来，就见黑水滚滚翻涌，从弥洞中冒出一具顶盔贯甲的大骷髅来，白森森、水淋淋，骷髅头的两个眼窝深陷，好似两个无神的黑洞一般直视天空，被宝甲托着，浮在水面上忽起忽落。

当初在猫仙祠里，林中老鬼曾告诉张小辫：“只要你在水面上见着了白骨将军，雁营必能大破粤寇。”其余的细节则一概未说。

张小辫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他虽然先前对此事深信无疑，事到临头却也难免在心中忐忑起来，暗自骂道：“娘的娘是臭脚老婆养的，看雁冢里的这具大骷髅，虽然生前威风八面，现如今可只是一堆无知无识的白骨，怎能指望它去上阵厮杀？林中老鬼那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可别一时犯了糊涂掐算不准，支给我一记昏招儿，连累得张三爷把小命都搭进去。”

正自胡思乱想，蓦地里一阵阴风透骨，这阵阴风非比寻常，吹动地獄门前土，卷起酆都山下尘，霎时间刮得天地变色，雾气皆散，张小辫三人全身打个冷颤，再看水面时，就见弥洞陵鱼与那白骨将军都已沉回了水底，只剩下大群水耗子在堤下夺路奔逃。

雁铃儿看雾气散了，不敢怠慢，急忙拖回翻倒在水面上的排子，载着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躲入芦苇丛中，会合了埋伏在附近的雁营团勇。

张小辫伏在雁排上，心中兀自狐疑不止，实在想不出那葬身水底的骷髅将军能有何作为，他却不知道，原来那骷髅身上披挂的宝甲，是套久经战阵的古物，其中沉积的煞气极重，千年来不见天日，一旦出世，顷刻间就引得阴风拂动，吹得万千芦絮随风摆摇，把笼罩在黄天荡里的薄雾都卷散了，待得煞气散尽，那具宝甲也自支离破碎，再次与骷髅白

骨没人了雁冢的水底。

您别看这阵风来得容易去得快，可在兵家成败之事上，却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想来古诗有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年后汉三国，赤壁矶头一场大战，要是没有“泥鳅造洞”引发东风，什么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也只落得奇谋无用，倘若武侯借不来东风，哪能有后来的火烧连营？所以有篇赞子，单赞这天底下风的好处，其赞曰：“风、风、风、东西南北风，无影又无踪；收拾乾坤尘埃净，移阴现日更有功；擒杨花，催败柳，江河能把扁舟送；拥白云，出山峰，轻摆花枝树稍动，钻窗入帘去，烛影又摇红。”

雁冢水底的宝甲引出了一阵阴风，与雁营在黄天荡设伏又有什么相干？原来太平军起兵攻打灵州城，师久无功，又逢四周洪水陡涨，断了粮草补给，使得军中人心慌乱，只好趁着雨停洪落匆匆撤兵。

可官道被洪水冲毁了大半，许多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唯一可容大军通过的去处，只有黄天荡了，大队歹平军偃旗息鼓，连夜撤退，从山路上逶迤下行，相次到了荡边，队伍已多不齐整，一步懒似一步，拂晓时就见那荡子里薄雾弥漫，静得出奇。

太平军中统兵的首领，是久经沙场之人，熟识兵机，疑心也重，能够通过占风望气，来相形度势，他虽然知道灵州周边没有大队官兵，但到得近前，看出那黄天荡的雾气里，隐隐有杀机浮现，料来此地险恶，一时未敢轻入，正要派出探子另觅道路。

却在这时，忽见从荡子里逃出许多水鼠，就从身边掠过，往着野地里乱蹿，而天地间又是疾风卷动，扫净了荡中雾气，那太平军的首领看得明白，反倒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深知水鼠习性，水耗子惧人，见人就钻洞，既然遍野逃窜，那黄天荡里肯定没有伏兵，只是物性反了时令而已，再说雾尘消散，进去就不会担心迷失道路，就算里边藏着些个毛贼草寇，量也不敢冲撞我大队军马，除非他们活腻歪了。

再加上连夜行军，士卒疲惫松懈，如此一来，太平军也就大意了，连探路的前哨都不曾派遣，一队接着一队蜂拥而来，从各道鼠堤上进入了芦苇丛深处，密密麻麻的军卒犹如一条条长蛇，见头见不到尾，穿过黄天荡，缓缓向南移动。

中军行到深处，正自慌慌而走，就听得一声雁哨凄厉，长长的呼啸声，撕破了隐晦的天空，哨音未落，已从四面八方的芦苇丛里，冒出无数雁排，上面架着土铳土炮，更有许多团勇使用抬枪，朝着堤上毫无防备的太平军攒射起来。

一时间枪炮之声大作，震耳欲聋，荡子里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太平军猝不及防，做梦也想不到荡子里能有清兵，看情形绝不是小股人马，芦苇深处的雁排忽隐忽现，不知来了多少官军。

而且太平军行军时，摆出的是几条一字长蛇阵，突然被打到七寸上，不得不仓促应战，各队人马之间，难以互相接应，首尾也不能相顾，兵卒心中多是惶恐，混乱之下突然接敌，在狭窄的水鼠堤上你拥我挤，根本辗转不开，人撞人，自相践踏，马撞马，尸横遍地，大队人瞄一乱，十杆抬枪里放不响一杆。

但那“雁营”早已埋伏准备了多时，正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排火枪轰过去，太平军就倒下一片尸体，眼见死的人多，一具具尸体不断滚落水中，把湖水都染作了赤红。

这支围攻灵州城的太平军，大多是被裹来的俘虏和乱民，十成之中，倒有七成多是乌合之众，遇着恶战一打就散，他们不知荡子里的深浅，数万人马都涌向没有官军截杀的沼泽地，也有慌不择路地纷纷跳水逃窜，带队的官长喝止无用，只好提刀砍了几个逃兵，但此时兵败如山倒，又哪里遏止得住。

雁营备了许多丈许长的竹枪，这种竹枪又长又利，即使对方想欣身近战也构不着，一排排攒刺过来也根本无法抵挡，团勇们见粤寇阵势大乱，便从后赶杀过去，举着竹枪到处乱刺，把落水的太平军都刺死在水里，其余陷到沼泽里的更是不计其数，死尸填满了水面。

唯有行到雁冢附近的太平军中军，都是来自粤西老营的精锐，而且太平军里为首的将领也清楚，要是不能在荡子里杀条血路冲出去，这支兵马就会全军覆没，所以不顾死伤惨重，指挥着在排枪轰击下幸存的兵卒，把那些中枪伤亡的同伴堆成掩体，抵挡住芦苇丛中不断射来的弹丸，并且火铳弓箭还击，就地死守不退。

埋伏在四周的团勇、雁民、响马子，杀散了大队粤寇之后，发现整个黄天荡里就剩下雁冢一带还在激战，便以雁哨相互联络，各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雁营虽然骁勇善战，但遇到太平军精锐之部，也难轻易占到上风，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只见刀枪并举，剑戟纵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枪，头断身开，挡着剑，喉穿气绝，中着戟，腹破流红，直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正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没输赢。”

张小辫在灵州城里多次见过战阵厮杀，都无眼前这般惨烈，眼见自己雁营里的弟兄们死伤无数，也不禁咬牙切齿，两眼通红，正在两军难

分上下之时，众人远远地见粤寇阵中，有一个身材魁梧之人，连鬓络腮胡子，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骑着高头大马，穿了一身锦绣黄袍，身上带着宝剑和洋枪，指挥若定，周围有数十名军士举着盾牌将他护卫其中，看他那装束气魄皆是不凡，料来是个为首的草头伪王。

雁铃儿久和粤寇作战，能识得伪王服色，点手指道：“此贼必是统兵的占天侯。”说罢挽开雁头弓，搭上雁翎箭，开弓好似满月，箭去犹如流星，口里叫个“着”字，“嗖”地的枝冷箭射出，正好穿过盾牌缝隙，把那占天侯射得翻身落马，摔倒在地，太平军顿时一阵大乱，知道主帅阵亡，再也无心恋战了。

雁排李四见粤寇军中首脑中箭落马，知道时机已到，呜呜吹动雁哨，雁营团勇们听得号令，都拔出雁翎刀在手，蜂拥着冲上前去，翻过堆成山丘般的尸体，舍身撞入人群里挥刀乱剁。

雁户所用的“雁翎刀”，身长柄短，背厚刃薄，最适合阵前斩削，在近战之中尤其能发挥长处，只见凡是长刀挥过之处，就是一颗颗人头落地，整腔整腔的鲜血喷溅，真可谓当者披靡，孙大麻子也杀红了眼，在人丛中一眼瞥见那占天侯中箭带伤，倒在地上挣扎着想要起身，就抡着朴刀上前，杀散了持盾护卫的太平军，打算一刀削下那占天侯的人头。

谁知占天侯身边常带着一个容貌绝美的侍童，那厮在混乱中倒地装死，趁孙大麻子不备，朝他身上一剑刺去，孙大麻子虽是武艺清熟，临阵厮杀的经验却不老道，他贪功心切，只顾着要杀占天侯，不曾提防别个，猛然间只觉后心一凉，已被利刃穿胸而过，当场血如泉涌，竟教那侍童坏了性命，可叹“瓦罐不离井上破，为将难免刀下亡。”

雁排李子恰好在旁边看个满眼，但乱军之中事发突然，想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他与孙大麻子是结拜兄弟，兄弟死如断手足，不由得怒火攻心，眼前一阵阵发黑，断喝声中抬起手来，把雁翎刀劈将过去，只一刀就剁翻了占天侯的侍童，抬脚踢开尸体，又待再去剁那为首的占天侯。

却不料那太平占天侯虽然带箭负伤，却是悍勇出众，仍要作困兽之斗，他倒在死人堆里，还握了柄短铳在手不放，看见有人过来就一枪轰出，不偏不倚，恰好打在雁排李四头上，立时鲜血飞溅，翻身栽倒，这正是：“阴间平添枉死鬼，阳世不见少年人。”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卷 雁营 第八话 赏孤令

且说雁营与太平军在黄天荡里一场恶战，真杀得“人头滚滚如瓜落，尸积重重似阜山”，雁排李四在混战之中直取敌首占天侯，不料中了冷枪，饶是他机敏过人，躲避的极快，奈何离得太近，竟被铅丸铁沙射瞎了一只眼睛，倘若再偏个半毫一厘，恐怕就得当场被铅弹射穿了脑袋。

雁排李也当真悍勇，不顾自己眼眶里血肉模糊，侧地后翻身便起，发狂了一般，挺着雁翎刀合身扑上，一把揪住那占天侯披散的头发，硬生生从地上拎起来，夹在腋下勒住颈项，在阵前将其生擒活捉。

其余的太平军见大势已去，顿时四散溃退，丢盔弃甲，争相逃命，走不及的纷纷弃械投降，雁营团勇杀顺了手，根本不肯留俘，追赶上去逐一剿杀，抡着刀，看见活的就砍，撞见动的就杀，这场恶战，直打到黄昏薄暮才停，荡子里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雁营派人飞驰灵州城报捷，剩下的大队人马都留下收治伤者，归殓尸骸，从古到今，兵凶战危，有道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一举击溃了大股粤寇，还活捉了贼酋占天侯，但到最后清点下来，已方营中的“团勇、雁户、各路响马子”也死伤了不下两千多人。

雁排李四坏了一只招子，满面都是鲜血，所幸弹丸没有入脑，有随军的郎中赶来，用能化五金的水银，化去嵌在他眼窝里的铅子，才算保住一条性命。

张小辫在旁，看见身受重伤的雁排李四，与横尸就地的孙大麻子，当时就想要嚎啕痛哭一场，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来，心里边都凉透了，要多后悔有多后悔：“要是早知道林中老鬼指点的这场荣华富贵，是要搭上自己手足兄弟的性命，三爷我宁可不要也罢，孙大麻子与我豆过命的交情，当初二人一同从金棺村里逃难串来，向来是互相照应帮衬，如兄似弟，后来大伙拜把子结成生死兄弟，只盼着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同享荣华，共分富贵，想不到今天竟已人鬼殊途了。”

以前张小辫没少看过生死之事，可那都是与自己不相干的，见得多了，心也木了，直到此刻真正折损了手足兄弟，方才知生离死别之苦，一场仗打下来，原本好端端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心里如何能是滋？他便有心弃了雁营营官之职，打算远远逃开为上，可又一寻思，值此天下大乱之际，世上哪还有什么太平的去处？现今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倘若不是奔着这一条道跑到黑，孙大麻子岂不白死了？他脑中胡思乱想的，好半天也没个定夺。

雁铃儿为兄长裹扎了伤口，二人就过来劝解张小辫，毕竟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而且人死不能复生，但是经过今日一战，咱们雁营必定名扬天下，这些兄弟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与其献俘邀功，不如就此将那贼酋开膛摘心，祭奠阵亡兄弟们的在天之灵。张小辫心神恍惚，点头道：“全凭四哥作主。”

这时暮色低垂，黄天荡里凄风凛冽，笼罩着愁云惨雾，“雁字营”的一众团勇们，早已把尸骸收拢掩埋，坟前草草地设了灵棚牌位，雁排李四命手下人，将那被俘的“占天侯”，捆成五花大绑，带到灵位跟前。

那占天侯肩上的箭簇尚未拔出，伤口处的鲜血不断滴落，跪倒在雁排李四面前，乞命道：“告壮士，饶我性命则个……”

雁排李四拔了钢刀在手，冷冷地指着一排排灵位道：“饶你这厮性命不难，你只须让我这许多兄弟点头应允。”说罢手起刀落，一点清风过处，占天侯一颗人头落地，满腔的鲜血冲天，雁排李四又让在旁站立听命的两个刀斧手，上前挖出人心，就于那灵棚下祭饗了。

雁营中的阵亡之人，多是黄天荡雁民的父兄子弟，设灵之时哭声震天，有妻子哭丈夫的，有老娘哭儿子的，也有那兄弟哭手足的，按照绿林旧例，有哨官抛撒纸钱，念颂“赏孤令”。

令曰：“山遥遥、水迢迢，两座明天搭座桥；端起连浆带水饭，又拿香镬并纸钱；高声叫住众英魂，黄泉路上停一停；站住脚步莫回头，听我赏孤把话传；当日有缘结金兰，恩义可比日月辉；恩深似海恩无底，义重如山义更高；同来吃粮把兵当，共赴沙场血染袍，为兄弟命丧黄泉，阴阳相隔难相见，冥钱烧纸虽不多，还望英贤来领受，愿你等早升天界，佑我等福寿绵绵，今生不得重聚首，来世还当效桃园。”

开罢了令咒，众人在一片悠悠鸣动的雁哨声中，焚化发送了灵位，当夜就在荡子里宿了营，转天接着军令，雁营要返回灵州城，那些前来助战的雁户和各路响马，都在战场上的死人堆里剥取了许多财帛，有的人得着钱物，就辞别了自行回去，更有不少野心大的响马草寇，不把生死当做一回事情，只想趁着战乱接着发财，便投奔到雁营之中充为团勇。

如此一来，雁营出城时不过近千人的队伍，经黄天荡一战又折损了许多弟兄，但收兵回去的时候倒反多了一倍有余，于是就在半路上重新结纳整顿了，入伙必须插香立誓，这是当时民团里的一种风气，只有结成生死兄弟，相互之间才能以性命相托，无非是设下插香堂，排令开山。

以营官张小辫和雁排李四为首，底下的哨官和团勇，都依次排开，放令道：“东山的汉子西山来，鸟为食来人为财，蝴蝶只为采花死，赵老儿伴着珠光亡。有缘兄弟到山堂，管你登台不登台，先设三十六把金交椅，次摆七十二条银板凳，龙归龙位，虎归虎位，有位的入位，没位的站排。”

天下的盗贼响马虽然散布四方，但从汉时有绿林军赤眉军造反以来，也自行结成一党，在各地遥相呼应，各朝各代均有盗中魁首作为统领，那盗魁也称“总瓢把子”，占据着八百里洞庭湖，洞庭湖万山环列，连着三江，司掌着天下形势，历来就是盗贼的老巢，黄天荡里的雁户响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脉分支而已。

由于这回进雁营入伙的多是外人，必须由雁排李四，亲自拿“套口”问过新进团勇：“今日午时开山门，众位兄弟听真切，九道安了生死路，哪个敢进这山门？不是能人莫入门，不做兄弟你别来，身家不清早早走，底子不足早回头，冒充行家赶紧走，查出来了要人头，不是为兄情面冷，今日山中正凶险，上四排兄弟犯了令，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四排兄弟犯了令，三刀六眼定不饶。”

入伙之人听清了规矩，则要各自报清身份来路，也都得拿切口套词来讲，比如说“耳听兄长把我唤，整顿衣冠来参见，今与众兄幸相逢，实是前生信有缘，众兄有胆又有识，个个都是有名人，怜我愚笨是后进，言语不周望海涵，某地就是生我的丝，某乡某村那是我家园，某年某月我母有难，某月某日我就下了凡，某山某寨插了香，今日结义投雁营，入营自当遵号令，吃咒赌誓表心迹，上不敬兄把头断，下不爱弟挖心肝，如不敬兄不爱弟，让我短命落黄泉。”

营官还要问：“有何凭证？”后进就答道：“以裁香为凭。”这时要把手里的草香折断，表示倘若有违此言，就如这炷香一般，落个一刀两断的下场。

雁排李四把能留的人都留下，根底不清的则一律打发回去，重新清点营中团勇，共计两千二百出头，实力扩充了一多半，自是欢喜庆幸，只有张小辫心下犯着嘀咕，眼见兵马愈来愈多，这可是仗要愈大愈大的兆头，大概死的人也会愈来愈多，照这么打下去，还不知要死伤多少手足兄弟，张三爷眼下走的这条路，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尽头？料来多想也于事无补，听天由命罢了。当即整顿队伍，回城听命。

雁营在黄天荡大破粤寇之事，果然震动了天下，京城里的皇上听得捷报，喜动龙颜，谓我国朝中兴在望，当即亲提御笔，写了“忠勇雁营”四字，让兵部破例给张小辫加了参将之职，别看是正三品的武官，也

拿着朝廷的俸禄，但实际上却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还是让他做他的营官，另外作为封赏，今后营中的团勇皆加双饷。

图海提督本想藉着太平军的刀子，除掉灵州雁营，谁想得了这么个结束，反倒成全了此辈，又觉得张小辫和雁排李四的手段了得，在城中又是死党众多，要逼得他们紧了，恐怕生出别般大乱子来，也只好暂且衔恨隐忍在心，而且调遣雁营截击粤寇正是他出的主意，当然免不了奏报朝廷给自己邀功请赏，这些事情都按下不表。

只说时光易逝，寒来暑往，过完了秋冬，又到了春夏之交，张小辫蒙受巡抚大人赏识，充做了雁营营官，他虽不懂战阵杀伐之道，但手下的雁排李四等人，多是当今世上骁勇善战的将材，更肯为他用命，统率着雁营团勇，接连不断地与粤寇交战，到处攻城拔寨，收复了灵州城附近的好几处重镇。

这一天雁营回来休整队伍，张小辫寻了个空，独自来到“猫仙祠”里，那些野猫们见有熟人来了，都拥到祠中与他厮耍。

张小辫喂那些野猫们吃了些东西，便翘起二郎腿倚倒在神龛上，这半年多来，他经历了无数杀伐之事，蓦然间生出一阵感慨，当初做梦都想求一场荣华富贵，可天底下刀兵四起，也不知张三爷何年何月才能有顿安稳饭吃？早知道作人辛苦，先前投胎的时候，还不如求那轮转阎王给三爷托生成个灵州野猫，倒落的逍遥快活，强似整日出生入死，无休无止。

正恁般烦恼，忽听有个枯柴般的声音冷冷说道：“兀呀，故人别来无恙否？”张小辫心中一惊，忙从神龛上跳起身来，抬眼看时，已见猫仙祠里多了一人，那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灰袍，就好像是从古墓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古旧服饰，又蒙着个面，只露出两只毫无生气的眼睛，不是旁人，正是以够指点祸福吉凶的“林中老鬼”。

张小辫半年不见此人，想不到今天竟自己找上门来了，正有些紧要的话想问他，连忙唱个大喏，谁知还来不及多作叙谈，却听那林中老鬼突然开口道：“张三爷，你大祸临头，性命都将不保了，还有心思在此闲耍！”这正是：“你自闭门家中坐，难防祸从天上来。”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一话 长面罗汉

世上历来有种旧说，所谓“事不过三”，张小辫在猫仙祠第三次遇林中老鬼，可与前两回的境遇大不相同了，那老鬼见面就说：“张三爷近日要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性命难保。”

张小辫这将近一年多来，久在军营战阵之中出没，随着雁营剿过塔教，打过太平军，经得多见得广了，遇事已不如从前那么慌慌张张、毛手毛脚，但他得有今日光景，全凭林中老鬼暗中点拨，知道此人有神鬼难测之机，不言则已，言则必中，见他如此一说，岂有不信之理。

张小辫脑中一转，心想：“当初你这个老儿可是亲口许下，若是张三爷真有马高蹬短的时日，则必来帮衬扶持，岂能说过了不算？”于是忙对林中老鬼说道：“小子当年饥寒交迫生计无着，幸得老先生不弃，三番两次指点迷津，否则早就成了路倒喂了野狗，现在连尸骨也剩不下了，还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再指点小子一条生路，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林中老鬼仿佛是个死人般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言说道：“老夫早就说过，看你张三爷的气色极高，必主大富大贵，才有意在暗中扶持于你。但须知上天有好生之德，你雁字营杀人太多，惹得凶星犯主，所以命里注定要有一场大劫，可只要躲过了此劫，你今天飞黄腾达再无障碍，功名利禄不求自得，扫地也扫出金锭子来，可这天罗地网的劫数连神仙也算不出来，怕是不那么好躲，真要该着你死，纵有一千条性命也就此休了。”

张小辫大惊失色，咕咚跪倒在地涕泪齐流，恳求林中老鬼务必相救则个，张三爷前边十几年穷困潦倒，度日如年，水里火里扑腾了多时，好不容易熬出点头绪了，可还没等到安稳受用，就要如数被老天爷收走了，真是“早知富贵生前定，悔却从前枉用心”。

林中老鬼道：“暂且不必如此惊慌，老夫既然当年跟你说了，要周全你一世荣华富贵，遇此大劫临头之际，自然不肯袖手旁观，古人言物有一变，人有千变，若要不变，除非三尺盖面。只要张三爷你依着老夫之言行事，不管是天诛还是地劫，皆可如履坦途，必保万无一失。”

林中老鬼说完，就从祠堂中的许多野猫当中，拣出一只大花猫来，并从怀中取出一个火漆封存的竹筒子，都交给张小辫，问他：“可识得此猫？”

张小辫也不知林中老鬼是何用意，用眼一打量看那只大野猫，只见它一身锦绣也似的花纹，生得呆头呆脑，憨里憨气，而且尾长爪短，猫脸奇大，额上顶个“丰”字。张小辫学过《云物通载》里的猫谱、猫经，如何能不认得，便答道：“按照猫相之说，此猫名为长面罗汉的便是，好像是个从来不会开口的哑子猫。”

林中老鬼道：“这猫儿确是唤作长面罗汉，生来就是个佛陀的性子，金童耳、玉女腰、仙人背，虽然驯服木讷，但它并非是不会叫唤的哑子猫，只是愚民无知，认定此猫妨主，是个降祸的太岁，耗气的鹤神，所到之处，总有灾殃出现。其实不然，它是能见凶相征兆，开口必主不祥，故此轻易不肯开口，从今日开始，你要时时刻刻将它带着身边，形影相随，寸步不离，什么时候你听到长面罗汉开口，也就是你命中劫数来临之兆，到时候你须立即打开竹筒，这竹筒中自有回天之术，务必依照其中指引行事，切不可有丝毫怠慢，否则你张三爷必死无疑。”

林中老鬼又告诉张小辫：“日月有盈亏，星辰有失度，为人岂无兴衰？老夫虽然深知此理，又看出凶兆已近在眼前了，但天机最巧，天意难料，却也说不准这劫数究竟是几时来，又是如何来，故在竹筒子里留下回天保命之策，如今老夫所能帮衬于你的，仅此而已，到头来能不能留下小命，就看你张三爷自己的造化了，咱们之间的缘份到此也就尽了，今日一别，此后再无重逢的时日，所谓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三爷你就好自为之吧。”说罢扬长而去，迳自转入猫儿巷中不知去向了。

张小辫听了个一字不漏，真教人心惊肉跳，自知此劫厉害，怕是避不过去，难免惶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低头看见身前伏着一只长面罗汉猫，自己手中又握着个函封牢固的竹筒子，里面沉甸甸的，触之有铜声，似乎装着几件细小金属器物，这才明白刚才经历的真真切切，绝非南柯一梦，忙朝林中老鬼离去的方向拜了几拜，心中空落落的若有所失。

张小辫想到自己在“金棺坟遇仙、瓮冢山挖出僵尸、松鹤堂药铺换猫、槐园掘藏、筷子城撞着老鼠和尚、荒葬岭擒杀靶子犬、从古井中打捞青铜风雨钟、提督府捉拿白塔真人、黄天荡大破粤寇”，这种种离奇绝险的经历，算来都与林中老鬼脱不开干系。

俗话说得好：“幸灾乐祸千有人，替人分忧半个无。”这世上冷眼看热闹的人，向来是要多少有多少，可一旦你有了难处，要寻个能在关键时刻提携帮衬一把的人，却总是找不出半个，张三爷命中能遇到林中老鬼相助，已然是福份不浅了，有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等奇人异士的踪迹也正该如此。

张小辫胡思乱想了一阵，又将林中老鬼最后留下的话语仔细揣摩了几遍，虽然不得要领，却也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索性横下心来，揣了那枚竹筒，抱起罗汉猫，迳自回到营中。

自此以后，一连数日，张小辫只在营中守着“长面罗汉猫”，这一人一猫，朝夕相对，寸步不离，他不知究竟祸从何来，整日整日地提心吊胆，唯恐此猫忽然开口，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可那罗汉猫一如常态，始终不见有丝毫异状。

这一天晚间，张小辫在营中凭几而坐，长面罗汉猫就伏在他身前桌上睡得正香，忽闻飞檄传至，急如星火，原来有官军与粤寇在雷州激战，上锋要调遣灵州连夜驰援，接令后一更擂鼓聚兵，二更点将出城，片刻不得延误。

那军令如山，张小辫自然不敢有违，又思量着与其在城中苦等劫数来临，实在太过煎熬，倘若三爷命中真有一场大劫，须是避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躲了霹雳，也躲不开雷公，但人挪活，树挪死，倒不如随军出去见机行事，当即便同雁排李四等人聚拢本营团勇，收拾披挂齐整了，列队开拔，二更前离了灵州城，从官道上往西进发。

“雁营”的兵勇足有二千之众，营中以“雁户”为主，另有许多投效的绿林响马，若论阵前厮杀之事，历来是灵州诸营之冠，但雁营杀贼再多，应得的封赏也都被老图海那种欺军误国，冒滥居功的贪官污吏抢占了，恰似鹬蚌相争，到头来反被渔人得利。

张小辫和雁排李四等人，眼看着仗愈打愈大，自己这伙兄弟们在阵前出生入死，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总是没分，心下难免都有愤愤不平之意，甚至曾经打算山上落草，但赶上这种荒废年头，就连杀人越货的响马子，都是没处去杀富济贫的，山贼们连日发不得市，最终揭不开锅饿死的也有，要是不来当兵吃粮，绝没有别般生路可寻。

这时刚得回城休整，又奉命前往雷州驰援，人在矮檐下，怎得不低头？军令一到，恰似星急火急，只好匆匆忙忙连夜赶路，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里夜里了，正是急不辨路，待雁营走到天亮时分，前边被一片岭子拦住了去路，仔细看那绵延起伏的山脉，真是：“高峰千丈冲霄汉，瀑布飞帘百尺悬；山峦起伏多怪样，乱石横陈少人行。苍阴蔽日藏猛兽，悬崖陡壁心胆寒。野草闲花铺满地，古藤荆棘把路拦。”

雁排李四骑在马上，手搭凉棚看了多时，就提起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峰，对张小办说道：“看这山势果是雄勇，却不知是个什么去处？”

张小辫正自魂不守舍，冷不丁被人问起，才连忙抬眼打量，发现竟

离以前金棺坟不远，他是向来识得这片山岭的，便答道：“此地唤作青螺岭，险峻非凡，过了岭子即算离了灵州地界，要去雷州，只好取山路穿岭而过，否则咱们兄弟还要多绕上一天的路程。”雁排李四：“兄弟们赶了一夜，没耐烦绕路转山，既然如此，穿岭而过就是。”当下带队进山。

青螺岭群山环绕，当中抱着一块盆地，自古便有个偏僻的镇子，称为“青螺镇”，雁营的队伍经山路进来，翻过了岭子，就已望见山坳深处，一片片苍松翠柏，古木盘龙，树丛掩映之中青砖碧瓦，屋宇连绵，赫然是个古镇模样。

雁营本打算避开青螺镇，直接穿岭过去，但山里的天气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凉风一起，转眼间吹动乌云，遮得昏天蔽日，云层中霹雳滚滚，眼看着风雨就下，雁铃儿对张小辫说：“听天上的雷声响得不善，看来这阵暴雨必然不小，雨中的山路陡峭湿滑，恐有意外发生，咱们全营走了整整一夜，都疲乏得紧了，不如先到青螺镇里稍事休息，避到雨住了再走不迟。”

张小辫也正有此意，他向来偷懒耍滑惯了，眼下虽然军情紧急，但回头只要推说“途中遇到暴雨难以前行”也就是了，便说道：“妹子所言极是，看来这有智的妇人，果然是胜过男子。”招呼左右道：“弟兄们，都随三爷到镇中歇脚去也。”说罢便告之各哨哨官，指挥着雁营掉转行军方向，迳投隐在深山中的青螺镇而行。却不料这一去，竟是：“猪羊拱进了屠户门，一步步自投死路来”毕竟不知青螺镇里究竟藏有什么古怪凶险，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二话 方良牛

且说山中雷雨将至，张小辨就命雁营的两千多兵勇，都到青螺镇里避雨，但一旁的雁排李四是个常在厮扑丛里行走的，最是敏锐机警，他在高处下望，看那古镇里寂静异常，毫无人烟踪迹，想来那些居民因为战乱天灾，早都逃得一空了，可是深山古镇里边又黑又冷，阴气森森，怎么看都不是个善地。

雁排李四心念一动，就告诉张小辨说：“这青螺镇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咱们都到古镇中安营歇息倒不打紧，可万一附近有粤寇出没，肯定会趁着风雨交加，居高临下地攻打过来，到时候‘雁营’难免要吃大亏，却不如把大队人马都留在岭子上，只带一部兵勇前往镇里探明情形，如此上下分兵，就可以形成相互照应的犄角之势。”

张小辨不想冒着风雨随大军留在岭子上睡帐幕，就派前哨探路，又带着雁排李四兄弟和一队团勇，直奔山中的青螺镇而来，渐行渐近，却不见镇中有半个人影，天上密云不雨，四周愈来愈是阴暗，除了滚滚闷雷作响之外，偌大个古镇，竟然空荡荡的连鸡鸣犬吠也听不到。

只因当时天下大乱，官司王法形同虚设，无论是造反的贼寇，还是清廷的官兵、团勇，都和山贼土匪没什么两样，在营时饮酒吃肉，出路时抢劫金银，杀人放火之类的勾当更是家常便饭，不管是到什么地方，百姓们无不望风而逃，地方上十室九空。

所以雁铃儿等人虽然那镇中空寂，一处处死气沉重，却也并不感到太过意外，知道镇子上纵然有些逃不开的老弱妇孺，此时见了清军，也早都关门闭户躲了起来，于是让跟随的团勇们各持刀矛抬枪，紧紧护在营官两侧，仔细提防戒备。

张小辨随军而行，他根本不去理会青螺镇中的动静，自顾盯着那长面罗汉猫，只要此猫不曾开口，天塌下来也砸不到张三爷半根毫毛，可一旦它见着凶兆开口出声，自己这条小命也就快到头了，却不知能否躲得过去。

张小辨外边戎装披挂了，内穿能避水火的黑蝉轻甲，暗藏了利刃火枪，他虽然外松内紧，仍是难免流露出心神不宁忽喜忽忧的模样，跟在身边的雁排李四看个满眼，就出言相询说：“咱们雁营兄弟多是响马盗贼出身，时时都被官府防备猜忌，而那些粤寇也是恨咱们入骨，不过三哥不必挂怀，只要教兄弟们还有一口气在，管他来的是明枪还是暗箭，都能替三哥挡了。”

张小辫知道雁排李四义气过人，但林中老鬼之事诡异难言，无法如实相告，便推说并非是担心自身安危，只是一进青螺镇，就想起以前的旧事来了，虽然时隔数年之久，可回想起来，至今恨得牙根儿发痒。

雁排李四和雁铃儿听得此言，心中更觉奇怪，不知是件什么旧事？其实这话倒不是张小辫信口胡编的，原来灵州是千年繁华之地，鱼龙变化之乡，自古以来便有“七绝”之称，头一件极有名的，当属云中塔影，以前塔王寺高入云霄，每到城外远山雾气凝聚，日影照射之下，就会出现群塔来朝的异象，民间有“塔市”之称，向来与登州海市齐名，不过随着灵州塔王毁于战火，塔市奇景早已经不可复见了。

其次是灵州城里的猫仙祠，想国朝上下，大江南北，关内关外，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拜猫为仙的奇风异俗，也只有灵州才有，故此才称得上是一绝。

这灵州七绝有的是指古迹，有的是风俗，各不相同，其中最后一绝，指的是“青螺烧饼”，在灵州地界边缘的青螺古镇，出产上好的五香牛肉，以及牛油酥麻烧饼，把烧饼夹了牛肉，合在一起吃更不得了，那可真叫回味无穷，镇子里有许多烧饼铺子，各家都有独特的民间手艺和祖传秘方。

头两年张小辫还未发迹之时，曾到过“青螺镇”里偷鸡摸狗，他嘴馋了想从烧饼铺里顺点吃的，结果被人家揪着辫子当场抓住，人赃并获，不但烧饼没吃成，还吃了一顿好打，至今回想起来，还是耿耿于怀。可他对雁排李四和雁铃儿就不能这么说了，三爷可丢不起那分人，只说当年英雄末路，穷困潦倒，途经此地遇到有个烧饼铺子，有看那老板子做烧饼的手艺，确实是得过些传授的，于是对他好说好求，想要讨几个烧饼回去，好养活家里那八十岁的老娘，谁想那做烧饼的吝啬无比，又是狗眼看人低的小人器量，非但不肯施舍，反倒举拳就打，三爷的肋骨也被他踢断几根，到现在只要赶上天阴雨湿，骨头缝里就疼得难挨。

雁排李四听得恼火：“这厮实是欺人太甚，要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哥你可还记得是哪个烧饼铺子？待兄弟们寻上门去，先杀他全家良贱，再放把大火，烧他一个干干净净，片瓦不留，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张小辫故作洒脱道：“时过境迁，还理会那些旧事做甚？只是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四处流落，忍饥受饿，总以为将来发迹了，就可以衣食无忧，终日地逍遥快活。可到了今时今日，虽是一身混入公门，正三品的顶戴花翎扣在脑袋上了，再也不用为了吃穿用度发愁，谁知却又有了许多以前连想也想不到的苦处，看来人生在世，活这一辈子，真是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

众人说着话就到了青螺镇街心，这古镇当中是个千年古刹，当年繁华鼎盛的时候，也是在灵州境内有名的一座庙宇，唤做“瓦罐寺”，里面供的是城隍老爷，如今早也已荒废多时了，只见庙门颓败，堂上泥塑的“小鬼、判官、牛头、马面”，一个个东倒西歪，缺胳膊少脑袋。

正在这时，半天里一个霹雳炸雷响起，震得古刹屋瓦颤动，满天布乌云，电闪又雷鸣，狂风发怒吼，大雨就来临。初是濛濛细雨，继而如倾盆覆瓮，恰似翻江倒海之势，雨雾蔽野太空迷。檐前垂瀑布，陆地把舟行，街市涌波涛，屋舍泡洪流。河道条条溢，溪港处处通，须臾暴雨如注，顷刻悬河注海。

雁排李四急忙带这众人避入瓦罐寺，行军打仗之辈没那么多忌讳，到了庙堂里席地而坐，看这雨势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就命营中团勇烧水造饭。

张小辫心里有事恍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焦躁间，他见庙里还有后殿，想要图个清静，便信步走去，雁排李四兄妹恐他遇到刺客，形影不离地跟在左右，三人带着几个亲随，从廊下转到得后殿门前，忽听从门里传来“嗡”一声牛鸣，不禁觉得古怪，这镇子里的百姓早就逃了一空，哪里还会有牛？何况又是在这座荒废的古刹之中？

张小辫道：“这牛多半是哪个酒肉和尚偷来养在此地的，在破庙里杀生吃肉，正是野僧的本事，既被三爷撞上了，正好给营中兄弟们炖锅牛肉，岂不强似啃那些粗硬干粮。”说着抬脚踢开殿门，往内一看，只见殿内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满地积尘，遍挂蛛网，神龛里五道神君的泥像，早已没了面目，门口的柱子上栓了一头青牛，角落里还搭着锅灶面板，锅里是生牛肉，旁边的箩筐里堆满了烧饼，看这摆设，倒似是个屠牛打烧饼的铺子。

这种铺子往常在青螺里里再是寻常不过，可不知为何藏在寺庙里，而且更奇怪的是屋中停了一口油亮漆黑的棺材，张小辫等人都觉诧异，因为莫非是棺材里的僵尸成了精，在这开了间铺子宰牛炖肉打烧饼？

雁排李四出身绿林，胆智超群，从军以来杀人如麻，出生入死都不放在心上，哪里会在乎这些怪事，他冷哼了一声，就叫左右上前，把那头青牛牵出来，就地宰剥了吃肉。

张小辫学过鬼仙所传的《云物通载》之术，不仅能够相猫辨狗，连各种牛马也都识得，要论起名马良驹，往往价值巨万，其中的名目，无非是“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干草黄、火焰驹、青鬃兽，白龙驹、玉顶骥”之类，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古时候伯乐就懂得“相马”，这些个事

体，倒也不在话下。

但要说起这“相牛”之术，想来其中只不过青牛、黄牛、水牛之分，体形虽巨，却多是用来耕田拉犁，“相牛”岂不是有名无实的屠龙之术？其实牛中也有吉凶丑恶之粉，张小辫看见屋里拴的青牛极是怪异，原来凡是温顺健硕之牛，必定是“歧胡横长，膺庭欲广”，也就是要额宽、角长，但这头无主的青牛，却是毛少骨多，舌冷蹄高，额底珠泉处都是旋毛，睫乱角偏，怎么看都是个触人的“鬼相”。

那青牛看见有人进来了，就昂起首来，目露凶光，打着响鼻不断低鸣，雁排李四动了杀机，对张小辫说说：“三哥，李某见得牛马多了，可从没看过这等不知死的孽畜，此牛可杀不可留。”

张小辫也奇道：“据说老牛常鸣，多半是腹中有宝之兆。”说着走上前去，伸手摸了摸牛背，想看看此牛究竟是衰末之牛，还是正值健年，凡是青牛，三岁生两齿，四岁生四齿，五岁生六齿，其后每一年，便接脊骨一节，不料刚把手放到牛背上，却触到一片片肉鳞，张小辫心下猛然一紧，才知道眼前这青牛根本就不是牛，他急忙低头去看地上跟在身后的“长面罗汉猫”，那猫正自张口欲叫，这真是：“千惊万吓心俱碎，肠断魂销胆亦飞。”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说。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三话 蛇母

在旧时的民间传说里，牛为通冥通天之物，阴司里就有吃鬼的牛头恶神，名为“方良”，在阳世间也有种体生肉鳞的怪牛，此牛专吃人肉，它可以驱鬼起尸，令死者自解其衣，脱光了之后才上去啃吃，驱鬼起尸之事虽然未必真有，但美身鬼相的“方良牛”生性反常，穷凶极恶，不食草而食腐，自汉代以来，就是早已绝踪灭迹之物。

张小辫识得此牛，或许是塔教余孽所留亦未可知，心中顿生厌恶之情，正焦躁间，忽见那“长面罗汉猫”张开口来，顿时惊得头顶上飞去三魂，脚底下走掉七魄，慌得脑中只剩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打开竹筒，按照其中所藏的“回天之策”救回自己这条小命。

可他刚要拆开封着竹筒的火漆，却见那罗汉猫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并未作声，张小辫知是虚惊一场，觉得脚都有点软了，重新揣好竹筒，抬手在猫头上敲一个“爆栗儿”，随后就喝令左右，把瓦罐寺后殿的这头青牛牵出去宰了，但肉不能吃，抽筋扒皮，牛尸大卸八块，用牛皮裹住，找个猪槽装了，然后挖地埋藏。

几名亲随答应一声，就要上前动手捆绑那牛，就听屋里的棺材盖子“嘎吱吱”响了一声，外边大雨如注，炸雷不断，众人吃了一惊，还道是有尸起之事发生，纷纷拽出腰刀来，护在张小辫身前。

雁排李四骂了一声，抬脚踹开棺盖，提刀便刹，谁知棺内却躲着个披麻穿孝的女子，叫道：“军爷不须粗鲁，奴家还是活人。”说话声中已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给雁营众人道个万福，自称是本地人氏，出身于书香门弟，奈何生来命蹇，嫁与了青螺镇烧饼铺的赵六为妻，夫妻两个起早贪黑，辛苦经营烧饼铺子，虽然只够度日，倒也过得安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赵六被贼寇所杀，连铺子也一并毁了，没了安身之所，只好搬到荒废的瓦罐寺后殿孀居，打些牛油烧饼，托人到镇外贩卖，换了钱粮为生，独自伴着放置亡夫衣物的空棺守灵至今。

那孀妇又说：“这青螺镇里的人大多逃难去了，镇子里只剩下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之辈，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大伙早都成了惊弓之鸟，远远望见有许多人马在岭子上出没，便急忙卷了家当躲避起来，我一个妇道人家，慌不择路，就藏进空棺材里。如今举家产业，仅剩这一头青牛，听见军爷们要将此牛牵出去杀了，故此惊出声来。”

雁排李四见这女子妖妖娆娆的，形迹十分诡异，便逼问她道：“咱们雁营都是官军，又不是山贼草寇，兵甲旗号甚是鲜明，你们这些贱民都

不带眼睛吗？看见官军为何躲藏，莫非暗地里敢与贼寇相通？”

那孀妇低着头，轻声细语地求告道：“军爷切莫见怪，咱们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赶上这么乱的年头，不管是山里来的还是水上走的，可都是惹不起的，猛然见山里来了这许多手持刀枪的兵勇，怎能不慌？”

雁排李四见她对答如流，处处遮掩得滴水不漏，话中竟没破绽可寻，但如此镇定自若，哪里像个守寡独居的孀妇，这番鬼话瞒瞒旁人也就罢了，又怎瞒得过雁营的四爷，心想：“我若现在一刀剁翻了你，却坏了雁字营的名头，四爷倒要看看你如何兴风作浪。”于是假意理会了，收起出鞘的“秋水雁翎刀”，冷眼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雁铃儿和其余几名亲随，也都是心明眼尖的人，知道这小寡妇果是蹊跷，不免暗自提防起来，此时就见那赵氏孀妇两手捧起一钵烧饼，缓缓递上前来，要请雁营的诸位军爷享用。

雁营众人剑拔弩张，只要那孀妇胆敢轻举妄动，就能当场将其乱刀分尸，而张小辫看罗汉猫并未开口，自知劫数未到，暂且不会有什么凶险，胆气也随即壮了几分，就问道：“小娘子这烧饼，可是青螺牛肉馅的？”

那孀妇道：“先夫传下的手艺，是上好的拆骨牛肉馅料。”说着就将青螺烧饼捧到众人眼前。

张小辫看到烧饼中的肉色黑紫，连皮带骨剥得稀烂，全不似牛肉成色，虽然酱汁浓重，却盖不住隐隐约约的一股尸臭，他偷看一看脚旁的“长面罗汉猫”，那只斑斑如画的大花猫，正自蜷伏在地上，蹙眉瞪目，颇有厌烦之意，凡是通灵之猫，最憎恶吃死尸腐肉的东西，张小辫见了罗汉猫的神态，已知烧饼馅是人肉作的。

张三爷断定那妇人必是漏网的塔教余孽，正要喝令手下发难，岂料那始终低着头的孀妇忽然抬起脸来，露出一张厚施重粉的惨白面孔，两眼含恨，似是要流出血来，张开口吐出一条长舌，舌尖分为两叉，“嘶嘶”作响，竟像是毒蛇吐芯一般，直奔张小辫激射而来。

好在雁营众人早有防范，雁排李四最是眼明手快，怎能容她刺杀营官，骂声“妖妇”，一刀挥去，说时迟那时快，雁翎刀早剁在她肩胛骨上，砍翻在地，抬脚踩住，其余的团勇蜂拥上前来，当场捆作了五花大绑。

塔教不过是会些造畜的邪术，专做偷尸盗骨，拐卖童男童女之类见不得光的勾当，撞在雁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那孀妇虽然有些诡异手段，但得分碰上的是谁，雁排李四岂是易举之辈？她既然失手被擒，肩头

又伤可及骨，疼得实在是熬不住了，自是和其同党一样丑态毕露，不断开口讨饶。

张小辫也不命人给她裹伤，只教人拿刀子挑去她舌上的惯囊，然后就地加以盘问：“如今你落在雁营手中，趁早绝了活命的念头，按理就该一刀一刀碎割了你，但小娘子如此青春貌美，三爷怎会忍心加害，只要你如实招来，怎么什么都好商量。”

那孀妇见大势已去，只好和盘托出，原来这孀妇是塔教中的“蛇母”，自从教主“白塔真人”被官府处决之后，整个教门都被彻底剿灭，蛇母躲在青螺镇瓦罐寺里，从死尸身上割肉，打成肉馅，裹在烧饼里贩卖，置了一具空棺材作为教主灵位，暗地里发誓要报仇雪恨，但多次潜入灵州行刺，都因为戒备森严，没能得手。

今天一早，她看见官军进了镇子，本想远远逃开，但仇人相见，份外眼明，远远瞧见了雁营的旗号，自道真是冤家路窄，看来不是冤家不聚头，一狠心就躲入棺中等待机会，可事先准备不足，上来就已经失了先机，只好冒死动手，想要拚个同归于尽，最终还是难以得逞，自知躲不过一死，只求留个囫囵尸首。

雁排李四和雁铃儿都道，倘若派兵将蛇母押解回去献给官府，此辈身怀邪术，恐怕走在路上不大稳妥，塔教的妖人丑类作恶多端，杀一个少一个，所谓“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斩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发”，如今落在咱们手里，还留她作甚？就地打发了便是。

张小辫心想：“看来塔教余孽已把三爷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不把这伙人彻底剿除，我今后睡都睡不安稳，这卖烧饼的小寡妇阴险妖媚，肯定做过白塔真人的姘头，为她那老相好的报仇心切，既然擒住了，理应趁早除去，免得夜长梦多留下后患。”于是命团勇取块脏布过来，蒙在那蛇母脸上，用麻绳吊颈，把她活活勒死在廊下，发后拢起火来焚化尸体。

雁营曾经受命在灵州城大举杀塔教教众，凡是捉住了可疑之辈，不用问青红皂白，一律就地处决，杀的人也不计其数了，动手弄死这寡妇，就如同捻死了一只臭虫。

张小辫随即带人搜查瓦罐寺后殿，见那棺材底下，都是腐烂的死人残肢，那锅灶中煮的，连人肝人脑也有。

雁营众人捂着口鼻，把腐臭的尸肉都搬到廊下焚毁，又遣了几个粗壮剽悍的团勇，拿着解骨尖刀在手，捆翻了殿内所拴的青牛，在大雨中屠剥起来。

那“方良牛”常被饲以尸肉，性情极是凶恶，但它鼻环被扣住了就挣脱不得，被雁营团勇们放翻在地，用利刃割开了脖颈血脉，鲜血决堤般涌了出来，它临死前挣扎欲起，圆睁着二目，向天长鸣，最后这声牛鸣沉闷剧烈，穿透了重重雨雾，伴着天上翻滚的霹雳，在青螺山中反覆回响。

这时也不知是由于震地的雷声，还是惊天的牛鸣，引得整座千年古刹的地底下，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回应，殿顶上的瓦片都跟着颤了几颤，山墙木柱“嘎吱吱”地摇晃不休，动静极不寻常，使得满营皆惊，就好像是瓦罐寺下边埋压着什么庞然巨物，受了牛鸣吸引，将要破土而出。张小辫预感到事情不妙，虽然还没见到罗汉猫开口，却也不免有些慌了手脚，他抬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方良牛，心感猛然一动，想起一件要命的事情来，叫得一声“不好”，这回怕是中了塔教的诡计了。

看来流年不利，倒楣事都教三爷赶上了，这人要走了“背”字儿，真是连喝口凉水都要塞牙，时运一旦衰退起来，就好比是遇着了“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月霜”。毕竟不知瓦罐寺中究竟有哪般惊天动地的怪事发生，且留下回分解。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四话 青螺镇

张小辫猛然想起一事，当初在提督府密室之中，夜审白塔真人，使出酷刑折磨逼供，问出了许多塔教邪徒藏匿的所在。造畜放蛊一类的诡异勾当，早在唐代就已有了雏形，结成教门之后，又从南宋流传至今，这伙人始终都尊灵州古塔为通天神明，其始因到现在几乎不可考证了。

后来督抚衙门根据白塔真人搭供的线索，派出大批公人，到处搜捕造畜的妖邪之流，曾查获了几张教众们烧香供奉的图书，那些画中都有一座黑塔，塔影朦胧歪斜，不可细辨，那座怪异的黑塔底下，还有一头啃吃死人的青牛，在牛背上盘着一条五花蛇。

这幅画描绘的内容十分离奇古怪，谁也说不清书中藏有什么隐晦之意，只知道塔教信徒将其视为“教祖”的真身，绘成影像，代代焚香膜拜。

张小辫虽然也见过此画，但时间久了，就逐渐淡忘了，加上张三爷眼下是泥菩萨过河，正不知自身如何避祸渡劫，哪有闲功夫思量这些不相干的事情，直到他在古刹瓦罐寺中杀了蛇母与那青牛，又发觉大雄宝殿地下出现异状，这才念及前事，心想：“难不成那幅塔教教祖的画像中，所描绘的地方正是青螺镇？如今地动山摇，莫非是‘黑塔’要现出真身了？”

拴在殿前的马匹都受了惊，急欲挣脱缰绳逃遁，雁营众人自是查觉到了势头不对，各提刀枪从殿内出来，此时大雨倾盆，古刹瓦罐寺里的积水成渠，雨水都已经没过了脚面。前殿后殿之间是个铺设青砖神道的庭院，就见那神道间的积水深处，有几条宽大的裂沟，好像是早年间闹旱灾的时候，平地拔开的裂子，里面深不见底，不管有多少雨水淌入其中，也灌注不满。

就见从那裂开的水沟中，忽地探出车轮般大的一只巨蛙，全身碧绿，背上黄边黑纹贯顶，犹如一片漆黑的塔影，怒瞪其目，闪烁如电，鼓动两腮，从阔口中射出一条长舌，直接探入牛尸的腹中，翻探搅动之际，早将一枚拳头大小的牛黄掏出，收舌吞入口中。

灵州自古多蛙，尤其是附近的瓮冢山上有大量野虾蟆，那虾蟆也叫“鳞蛙”，是席上的珍馐美味，张小辫早先在山里挖掘僵尸的时候，曾在山洞中遇过一只“雨蛙”，可跟瓦罐寺里这只狰狞硕大的巨蛙一比，雨蛙也算不得希奇了，自是看得咋舌不下，雁营里其余的哨官团勇，也从来没有见过此物，尽皆骇异莫名，一时之间目瞪口呆，竟都忘了使用手

上的火器弓箭。

此时从地底涌出数千蛙属，种类不同，钜细混杂，难以尽数辨别，只粗略一看，其中就有“土蛤、紫蛙、金蛙、蟾蜍、虾蟆”等等，大的如同大碗公，或如量米之斗，小的不过拇指一般，群蛙冒着瓢泼大雨，从地下洞穴里爬至神道，砌墙也似地聚拢起来，将为首的巨蛙托在高处，鼓腮齐鸣，凄厉的蛙鸣蚓吹之声传遍四野。

书中暗表，此事还真就被张小辫猜着了，灵州百姓大多拜的是猫仙，而造畜的教众视古塔为尊，不过这塔可不是土木石头搭建的，而是青螺中里生存着一种奇形怪状之蛙，这是种依靠穴地食尸为生的地蛙，此蛙背上有斑酷似塔纹，它们实际上是山蛤的一种，因其群聚之时犹如黑塔蠕动，故此在民间超渡阴魂的水陆道场当中，又称其为“冥塔”。

山蛤平时不见天日，一旦从地下出来，必然成群结队地砌拢堆积，似乎是想爬上天空，这就如同群狼嚎月，是其生性使然，据说如果天底下将有改朝换代的巨变，或是天翻地覆的大灾难，才会有地蛙聚塔的异象出现，当年南宋灭亡之前，临安城里就出现了“群蛙结阵游城”的怪事，而且各门皆有，三日始散，没过几年蒙古铁骑南下，就彻底灭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所以说这是绝恶的征兆。

而塔教表面上是拜塔为仙，实际上拜的是蛙仙，这种视蛙为青神的风俗，最早源于苗裔，冥蛙是食腐尸的祖帆，所以造畜之辈都尊此蛙为仙，塔教的蛇母畜养方良青牛，就是为了等到牛腹中结出宝来，宰杀了投到地洞里祭祀青神，以免山蛤从地下逃窜出来，使得世间灾难蔓延，是种罕见的奇风异俗，在苗裔中从古就有，可传到明清两代，当初为善的念头早就没了，塔教至今仍然保持埋藏牛宝的举动，却是意欲为祸作乱。

张小辫虽然对此事的细节无从知晓，但他看到瓦罐寺中群蛙筑塔，也知道这是天下大乱，难以平复的征兆，自己连做梦都想着的清平盛世恐怕是没指望了，心头无名火起，高声叫个“杀”字，四周的雁营团勇早已张弓搭箭，听得营官号令，当即发箭如雨，照着高处的山蛤攒射过去。

灵州自古就有吃虾蟆的习俗，当地民谚称“大虾蟆有酥在背”，这个“酥”是指巨蛙老蛤背上有毒腺，不可食用的意思，那车轮般大的山蛤背上斑纹如画，中箭后腐液飞溅，有几名团勇躲避不及，手背和面颊上沾到了些许，顿时被剧毒噬骨入脑，惨叫着翻身倒在雨中水，只滚得几滚，便没了声息。

雁营团勇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锐卒，见后殿前边的庭园局促，便大发喊声斗纷纷退让，那山蛤是庞然蠢物，中了几箭浑如不觉，从蛙群堆积的塔丘上爬落下来，撞开殿墙后门，钻入大雄宝殿。

张小辫刚刚带兵从四面围住正殿，那山蛤就撞破了墙壁，顶风冒雨，莽莽撞撞地冲到街上，巨蛙口中以气吁人，凡是碰到的团勇，便被这股腥臭的阴气迷闷在地，雁营虽是人多势众，竟然也拦它不住。

雁排李四冷眼相看，知道山蛤虽然凶恶残忍，但却是个蠢物，竟然爬入镇子的街巷之中，房屋错落阻隔，稍减其势，当可以力治之，于是让雁铃儿带几名亲随护卫营官，他自己则纵身上马，指挥手下团勇分头登房上树，遥据屋顶树冠，向下放箭射击，随即鞭马狂驰，其行和风，迤自穿过门墙倒塌的殿堂，紧紧追在山蛤背后。

山蛤落在街心，刚转过一处街角，身上就被乱箭射成了刺猬，它也慌了起来，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可四面八方射下来的箭雨愈来愈密，最后只好退到一间民房里，可那房墙古旧破败，不胜重压，被山蛤一撞就塌了半壁。

倒塌的墙壁将山蛤盖住，只能露出半个头来，山蛤挺起前肢，刚想从废墟中起身，就被雁排李四带着十几名团勇从后赶至，乱刀砍去，剁下半个蛤头，雨中冲得鲜血遍地横流，有人过去踢了踢那死不闭眼的蛤头，只觉重如磨盘，怕是有不下数十斤的重量。

雁排李四用马匹拖了那颗血淋淋的山蛤脑袋，回来向张小辫覆命，说：“此蛤腐臭如尸，并非常物，万没想到这座青螺镇，竟会是塔教的老巢，多亏雁营弟兄们身手了得，又事先有些防备，否则还真难对付此辈。”

张小辫赶紧抱拳称赞道：“四哥是常山赵子龙转世，百万雄兵也视如无物，料理这伙塔教的妖邪丑类哪在话下，如今塔教上下都被官府斩尽杀绝了，再也不是为患，只是山蛤筑塔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离乱荒诞的世道还不知几时才算完，看来今后的仗会愈打愈大，咱们雁营算是有得打了。”

雁排李四闻听此言，也不免神色黯然，正要命营中团勇在青螺镇里各处搜查，忽听远处号角呜呜鸣动，镇外的山岭杀声震天，这时有团勇一路奔过来禀报，说在岭上遭遇了大股粤寇，雨天火器难以发射，雁营只好凭藉地势，以强弓硬弩御敌，但粤寇来得不少，又趁着雨势来袭，占了天时，照这么打下去胜负难定。

雁排李四和张小辫听得军情有变，急忙带人回到后殿，雁排李四把

几个哨官聚集起来，以黑炭草草画出青螺岭地形，又在地上摆了个柴枝石子，代替两军之间的兵力部署，藉此交代众哨官：岭子上正是狂风暴雨，倘若在此时拚死突围，咱们雁营就得在半路上被粤寇杀散了个个击破，如今别无出路，只好固守待援，各哨团勇应当据住何处御敌，又如何如何攻守进退，如何如何相互接应支援，众人听了长官布置，就随着雁排李四急匆匆奔出去，分头冒着大雨率部迎战。

古刹瓦罐寺后殿里，就只剩下张小辫和雁铃儿等几个护卫，张小辫一屁股坐在棺材板子上，心中暗自咒骂：“不知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先是暴雨如倾阻了路途，落脚落在这荒凉古镇的破庙之中，又遇到刺客行凶，见了山蛤筑塔的恶兆，现在更与大腿粤寇遭遇，怎么这些要命的事情都赶到今天了？”

可转念一想：“张三爷毕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身边有得是生死相交的弟兄，量那些塔教粤寇之流虽狠，又能奈我何？只要这长面罗汉猫未曾开口，三爷我就能事事逢凶化吉，处处遇难成祥。”

张小辫又想起林中老鬼说过，只要自己能躲过命中这场大劫，别说是三、四品的顶戴花翎，将来就是一品的大员也取如坦途，荣华富贵举手可得，可有道是“在劫难逃”，这场天大的劫数究竟从何而生？到时候真能躲得过去吗？

雁铃儿站在张小辫身旁，手持雁头弯弓，弦上扣着三枝快箭，只等万一有粤寇打入瓦罐寺，就发出连珠快箭射杀，她见张小辫的神色忽喜忽忧，以前多临战阵，从未见他如此心神不定，就劝三哥休要忧虑，雁营是百战劲旅，眼下虽然陷入重围，也足可以固守三五天，再说此地距离灵州城不算远，大雨一停，援兵必然赶到，到时里应外合，还不杀这股粤寇一个片甲无回。

张小辫可不想在雁铃儿面前自堕威风，强打着精神，硬充作谈笑自若的模样，说是“凤凰没毛飞不远，虎无爪牙难发威”，我张三爷率领雁营转战南北，幸得有四哥和六妹在身边，这就如同是凤得羽翎，虎添爪牙，咱们雁营是横扫千军的虎狼之师，岂会把粤寇捻匪这等乌合之众放在眼中，只是心下时常....时常为了乱世难定而深感焦虑，又难免要惦念家中那八十岁的老娘。

张小辫说顺了嘴，正待对着雁铃儿继续夸口而谈，可忽见那只卧在地上的罗汉猫，“嗖”地一下蹿到棺盖上，双眼精光闪烁，脸冲脸，面对面，紧盯着张小辫“喵呜呜”地叫了一声。

只这一声猫叫，就吓得张小辫魂飞天外了，口中“啊呀”一声大叫，

一个跟头向后翻下棺材，四仰八叉地重重摔在地上，他顾不得爬起来，就先忙不迭地去掏藏在怀中的竹筒子，想要看看林中老鬼留在其中的“回天之策”，究竟是个什么法子，谁知伸手在怀中一摸，却是摸了一空，那回天之策竟然不翼而飞了。有分教：“造化自有乾坤定，命里安排动不得。”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五话 回天

俗传"猫有猫语、犬有犬言"，凡是物有灵性者，皆有心念感应，据说蛇能吸蛙，蛙就一动不动默然待死，猛猫伏鼠，鼠也不敢躲避，在古时候的观念里，就认为这是由于心念震'曝'之故，而野猫又是诸般灵物之首，猫中的"长面罗汉"，虽是满身憨懒气质，却能感知主子的生死吉凶，它平时如同哑猫一般闷不作声，但是不开口则可，开口必然"妨主"。

张小辫在灵州城厮混得久了，城中野猫都视其为主，就在瓦罐寺这座千年古刹的后殿里，那长面罗汉猫突然盯着张小辫叫了一声，吓得张小辫一个跟头翻在地上，急忙伸手入怀，去摸林中老鬼留给他的救命之策。

谁知一摸摸了一空，三爷脑袋里"嗡"地一下就炸开了，心道："遭糕，张三爷这回算是真要归位了，这一路上奔波辗转，谁知道那竹筒丢在哪里去了？干不该，万不该，就不该从灵州城里出来，早知落到今日这般地步，还不如一直躲在猫仙祠里，不错眼珠地盯着那竹筒子，可三爷我也没有来卜先知的法儿，谁知道这老猫早不叫晚不叫，偏赶到这节骨眼儿上给三爷来这么一嗓子。"

雁铃儿看张小辫刚刚还谈笑自若，可这时突然栽倒在地，脸色的神色也都变了，忙将他扶起来，询问究竟。

张小辫怔怔地道："这老猫能知主子生死，它开口一叫，三爷就要死到临头，恐怕是过不去今天了。"他又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太亏，几番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混上个正三品的参将之职，可这官位还没坐热呼就要死于非命，愈想愈是不值，不由得垂下泪来。

雁铃儿劝解道尸"三哥，有咱们雁营两千多兄弟在此，谁个不要命了，敢来动你一根毫毛？再说老猫怎会知大生死，从来说贫好断，贱好断，只有寿数难断，就连灵州城里算卦奇验的陈半仙，也难以断人阳寿，这只大花猫又不是阎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怎么能够开口就定人生死时辰，这般有准？"

张小辫抹着满脸的鼻涕和眼泪说道："妹子你可不知，常言道得好一金风未动蝉先晓，暗送无常死不知。这长面罗汉猫是通灵之物，按那传古的《描谱》所说，只要它开口出声，其主必难活命，绝无反转的余地。只可惜咱们今生有缘结为异姓兄妹，还没聚够呢，这就又要生离死别了... .."

他哑咽着说了一半，自知今日之劫是万万躲不过去了，想起还有些话需要赶紧交代，就狠下心肠说道："他奶奶的混帐乌鳖羔子，三爷就死了，一死百了，又他娘有什么大不了的，可临走之前还有个托付，将来赶上清明冬至，妹子可别忘了给你三哥和孙大麻子多烧些纸钱，我们兄弟今生在阳世上做了半世穷神，死了可不想再作那枉死城中的饿鬼。还有马大人府上有个小凤，那也算是我的半个同乡，你想着就别她接出来，别让她再作奴牌听人使唤了。"

张小辫说到这里，连自己都觉得佩服自己，心中更觉煞是不平，暗想："我这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旧时患难之交，可见张三爷最是心善的人，这等好人要是说死就死，老天爷岂不是瞎了眼睛？"

雁铃儿见张小辫说得煞有介事，不由得信了几分，但还是出言宽慰道："三哥，你别说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好端端地如何说死就死，就算今天粤寇打进青螺镇来，我等拚着性命不要，也得保着你杀条血路突围出去。"

张小辫深知雁营之众精锐绝伦，营中雁排李四等军官更是指挥有方，青螺岭上粤寇来得虽多，却来必真能打得进来，此节根本不必担心，而且自己全身披挂戎装，里边还套着能避水火的"黑蝉"轻甲，怀揣短枪，腰悬长刀，从头到脚顶盔贯甲，绝没半点破绽可寻，就算是迎面被洋枪洋炮轰到，都不会立时毙命，守在身边的雁铃儿，也有百步穿杨的手段，只要有她一张雁头弯弓，和七十二枝雁翎快箭在手，谁也别想接近三爷百步之内。

按说如此布置，称得上"稳妥"二字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岂不知天意难测，那生死命数绝非常人所能预料的，倘若真是命里该着要死，随你上天入地的本事，横竖是躲不过去，说不定吃饭时也会噎死，喝水时也能呛死，就连诸葛亮那么大的本事，称得上烛照古今算无遗策，他料到自己命数将尽，才摆出七星灯借寿，最后还不是遇着魏延闯帐，一脚踢翻了灯盏，使得诸葛武侯"星殒五丈原"，可见时可变，运可变，唯有命数难变，难于上青天。这正是："阎王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天明？"

话说这人生在世，不管是贫富贵贱，还是圣贤愚俗，有一生就有一死，等大限一到，生死簿上勾了姓名，难免要两腿一蹬，呜呼哀哉。即使你贵为当朝天子洲身居万万人之二有金山银山之富可敌国的家私，也买不来命外的一日之寿，所有怕有何用？

只是天下最残酷之事，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死期，张小辫年纪轻轻，眼前的花花世界，日后的锦绣前程，岂肯甘心就死，自然是六神无主，惊慌失措，难以走得从容。

雁铃儿也是替他焦急，难道这罗汉猫真有意般灵验？它对着主子开口出声，主子就必会死于非命？其中就没有半分反转的余地了？

张小辫丧气道："你三哥我本来命不该绝，先前曾在描仙祠里遇到异人，得了一道回天保命的奇策，只等这老猫对着三爷开口，我依着其中安排行事，就可渡劫避祸，谁知我时时刻刻贴肉藏在身边，眼下该用看它时，竟而失落无踪了，这岂不是天亡我也？看来老天真要收我这条小命了。"

雁铃儿心细如发，提醒张小辫道："三哥，既是你随身藏纳的紧要事物，怎会轻易丢失？适才咱们刚进这后殿，我看你在手中摆弄一个竹筒，莫非就是那筒子？"有道是"当事者迷，旁事者清"，张小辫被人一语点破，恍然省悟过来，抬手一拍自己脑门："可不是吗，起先撞见方良午之时，瞧见那懒猫望天打个哈欠，吓得三爷以为是它要开口叫唤，就伸手从怀中摸出了竹筒，然后..."他将前事在脑中转了几转，料想必然是当时遇到蛇母行刺，自己慌了手脚，没有将竹筒子重新藏入怀中，天幸没有失落在途中，只要出不了瓦罐寺后殿，不愁寻它不着。

张小辫重新见到一线生机，不待说完，便赶忙同雁铃儿提着灯烛，在殿门廊下各处找寻，果然发现那竹筒子掉在角落里了，火漆封得牢固，尚未脱落，想是先前雁营团勇们捕杀从地底冒出的群蛙之际，在混乱中碰撞滚落到这里。

张小辫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心中一颗石头落地，止不住狂喜起来，一面不住口地称赞雁铃儿，一面手忙脚乱地拆开竹筒，见那里面竟是九只小巧的铜猫，古纹斑斓，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旧物，此外赫然有张图画，配着几行字迹，举在灯下细首了几番，二人都是又惊又奇，张大了口，半天也合不拢来，依照此图行事，果真可以躲避这场生死大劫吗？

原来这图中所绘的情形，是九只花猫，围着一个人形，张小辫熟知《猫经》，识得这幅画里画的，是灵州城里古时流传的一则传说，据说猫有九命，除却自身本命之外，尚有"灵城、木官、天玉、地奥、兔师、发微、见金、定火"八命，多能渡劫挡灾，可是一命只过一劫，而且其中唯独没有水命，所以俗传老猫·俱水。

在当年灵州猫仙祠香火鼎盛的时候，如果有人得了重病难愈，就备下丰厚供品，宰杀猪牛羊鸡鸭鹅，共是三牲三禽，到祠中求猫仙爷借命，那时的善男信女无不深信此道，遇着刀兵水火的劫难，就家家户户悬挂"九猫图"，以求猫仙爷保着全家老幼平平安安，不遭横死暴亡，到了明末，这种事描供猫的风俗逐渐没落，虽然时至今日，民间普遍还拜猫

仙，却无人再信，"问猫借命"之说了。

画旁注释大体是说：雁营营官张小辫命中要有一场大劫数，躲过去了就是云开雾散，荣华富贵指日可待；躲不过去就是死于非命，荣华富贵全成过眼云烟。有道是："人的命，天注定。"该当水里死的，必不在火中亡，可到最后究竟是水里死，还是火中亡，只有天知地知，人莫能知。

"长面罗汉猫"生来就是佛陀的良善性子，更具慧眼，能看吉凶因果，可以通过观察世人颜面气色，感知主子的生死祸福，它只有看见自己主子印堂间死气缠绕，才会开口出声，这是其心伤哀叹之意，谁要是听了此猫开口，谁就是死到临头了，必定看不见第二天的日头，此事万试万灵，不爽毫厘，以前就常有高僧，养着罗汉狮子猫在佛堂里，以便知道自己圆寂之期。

可林中老兔看出张小辫不比别人，天生是个猫主的命格，命局中的变数奇绝，或是极贵，或是极贱，总能够躲劫避灾，自身的造化也大，眼下虽然行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即将有无边的劫难临头，可是只要能在命中生出变数来，也许有机会渡劫得生，扭转乾坤。这正是："路至尽头重开径，水到穷时再发渊。"毕竟不知张三爷能否真有回天之命，且看《贼猫》下回分解。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六话 凉变

话说林中老兔为张小辨留下了扭转乾坤的回天之策，这个法子可邪了，只待罗汉猫对着主子开口出声，劫数也就到眼前了，此时一定要回避风雨，怎么躲？有宅的进宅，没宅的进洞，不管是寺庙道观，或是民房客栈，赶紧进去把门关上，等到第二天天光一亮，这场要命的劫数就算躲过去了。

倘若落在荒郊野岭，身边没有房屋瓦舍，就想办法钻山洞子，钻树窟窿，总之要藏在“仰不见天”之地，躲进去之后，不管外边山崩地裂，还是房倒屋塌，纵然有天大的动静，也要不闻不问，只管坐住了不动，不到时辰绝对不能出来，否则横祸立现，当场就会死于非命，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你这条小命。

这九只铜铸的小猫，是唐代皇宫大内里司掌时辰的古老器物，“九猫换命图”中描绘的描子，都是依此铜猫为原形，端的灵验非凡，那描儿眼里嵌有荧石，亮若曙星，能随着日月轮转，会在夜里依次产生明暗变换之异，等到来日天亮之时，九对描儿眼都会变得黯淡无光，那时就说明劫数已过，今后的荣华富贵，不求自来，高官厚禄，唾手可得。

张小辨把那竹筒里的物事，反复看了三五个来回，他是死中得活，真好比是“月被云遮重露彩，花遭霜打又逢春”，心想自打出了灵州城，一路上赶前赶后，阴差阳错，恰好落脚在这瓦罐寺千年古刹之中，看来张三爷果然是命不该绝，只消在此间躲到天明，何难之有？即便有皇帝老儿下旨来传，三爷也要横了心肠一步不挪。

张小辨是市井间的泼皮光棍出身，除却一条性命之外，再无别般牵挂，他顽赖的性子发作起来，抗旨不遵的事情也是真敢做的，心中打定了主意，就把后殿的空棺摆好，当做一条案子，案上点了灯烛，又将那九只铜猫，按照大小模样，依次放在灯下。

随后张小辨席地而坐，周身上下披挂整齐，洋枪短刀就放在手边，守着九只荧石铜猫，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苦挨起来，这时天还没黑，但青螺岭里狂风骤雨，虽是在白昼里，却如同暗夜一般，风雨交作之声虽然猛烈，仍然掩盖不住古镇外边的杀声阵阵。

有许多传递军情的团勇，走马灯似地赶来飞报，原来青螺镇四周环山，只则两条道路可通岭外，雁营事先扼险据守，太平军本想趁着雨势偷袭瑞营，结果都被打退下去，双方互有死伤，有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两军在风雨中以白刃相搏，杀得分不清敌我了。

张小辫借机充了好汉，命手下都出去助战，并且告知全营，说自古道“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只偷生”，张三爷就留在青螺镇中，半步不退，与全营兄弟共存亡，要是打退了粤寇，大伙一同回去请功邀赏，银子和妹子要多少有多少，倘若被粤寇杀败，咱就精忠报国，豁出去不要性命了，拚一个够本，拚两赚一个，当初雁营的弟兄们都曾结义为盟，说好了同生死、共富贵，今天就应了前誓，死也要死在一处，埋也要埋到一起。

张小辫说罢，就命雁铃儿把随身携带的酒肉取出，摆出一幅“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架势，他神色自若，坐在棺材板子前，背后依着庙里的泥神塑像，自斟自饮起来，竟像是对四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充耳不闻，那些在他身边的团勇见了，无不钦服，赞叹营官高义出人，今时罕有，哪晓得他还另藏了一幅肚肠在心里，只是觉得张大人如此胆魄气度，视贼兵犹如无物，真显出了几分“月黑风高英雄胆，杀人放火壮士心”的绿林本色，我等在阵前交战，怎敢不用命杀敌。

却不知张小辫心里正自，谎得打鼓，他是想借着酒劲儿以壮胆气，又盼着喝多了昏昏沉沉睡上一夜，等醒来满天的乌云也都散了，有道是“饮得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可心中没底，酒喝下去也都穿肠而过了，反倒是愈喝脸色愈白，满头冷汗淋漓，连半分醉意也是没有，以前只道是光阴迅速，容颜易老，谁想眼下的光阴，会是急般难熬。

张小辫自在棺材上饮酒，扔了块肉脯在地上，要与那长面罗汉猫吃，可罗汉猫却显得焦躁不安，她不饮不食，对地上的肉脯看也不看一眼，描尾来回摆个不停，时不时地呜呜哀叫。

雁铃儿奇道：“天底下哪有不食荤腥的猫儿，这罗汉猫可真怪了，她似是在担心什么？青螺镇瓦罐寺里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张小辫也有同感：“今天的雨也下得邪了，倾盆倒海般地下个不停，先前地底的群蛙蜂拥而出，也是个极为反常的征兆，不过青螺岭地势独特，周围三十里并无江河，故此从来不曾遭山洪侵害，想来还不至于有大水冲中镇中。

正说着话，一道闪电掠过，映得殿中雪亮雪亮，跟着就是炸雷霹雳之声响起，震得屋瓦梁柱都跟都颤动，一时间电闪雷鸣，就好象在半空中，擦着头皮子滚动，张小辫和雁铃儿都抬头向上观瞧，见殿顶是个穿心独梁的结构，古刹年久失修，在震雷暴雨之中，好像随时都会轰然倒塌。

雁铃儿听这雷声响得不善，担心殿阁被雷火击中，就劝张小辫到别处躲避，可张小辫认准了林中老兔之言，抵死也不肯挪窝，眼看着已经入夜了，现在出去肯定要功亏一篑，这天象虽然反常，但只要不离开瓦罐寺后殿半步，穿心梁砸下来也落不到三爷头上，再说身上穿着官服，还会惧怕闪电霹雳不成？宁三爷是铁路打成的心性，今夜索性就拿身家性命当作乾坤一掷，不等到那九尊铜猫的猫儿眼都灭了，绝不走出后殿，是死是活都认了，所谓“世事变化不定，英雄能屈能伸”，胳膊虽粗，却拧不过大腿，凡人别跟老天爷过不去，到底是生是死，只好听天公任意摆布了。

张小辫虽然口上用强，也不免暗中忐忑，思量平生所为，绝没犯过该遭电击的罪过，自从受了督抚大人提拔，为官从军以来，披星戴月，早起晚眠，从没有半日清闲，带着雁营一众兄弟出生入死，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摸着良心想想，虽然从来没做像什么“斋僧布施、盖塔造寺、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之类的大善举，但张三爷自己也没做过真教人皱眉切齿的缺德事，在自己手底下了结的几条性命，无不是大奸巨恶之辈，要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糟蹋良女”这些天怒神怨的恶行，可是没有半点瓜葛，张三爷满腔子都是仁义心肠，专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不得别个受难，见了就必要出手相助，倘若今日果真躲劫不过，身遭横死暴亡，兀得不屈煞我了。

张小辫又怕自己是。“前生注定今生案，天数难逃大限催”，那冥冥之中的事，谁能猜想得到？他被那一个接一个的炸雷，吓得心惊肉跳，但自道张三爷以前混得好不落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在寒窑破庙里容身，若不是得遇林中老兔，哪有今时今日的作为？眼下只当这条小命是捡来的罢了。

想到这里，张小辫狠下心来，端起海碗来，“咕咚咚”灌了两口烧刀子，耳根子发热，胆气顿生，再不去理会响彻云霄的霹雳雷鸣，这阵炸雷声刚刚从头顶响过，就听殿堂神凳里一阵耸动，似乎在暗中有个什么物事，正自寒寒牢牢地移动。

雁铃儿发觉有异，回过头去就是一箭射出，随后举灯察看原来殿后有尊执着《生死簿》的判官泥像，脑袋都已没了，一只比猫子小不了多少的老鼠，被“雁翎箭”射个对穿，活活钉死在了泥簿的册页上，鲜血滴落地面，染红了好大一片。

张小辫见是老鼠，就放下心来，称赞道：“六妹真不愧是我雁营第一神手，看来这硕鼠...”。他语音未落，就见从那神晃、殿柱、墙缝、屋梁间，钻出无数虫鼠蛇蝎，其中连少见的黑头蜈蚣和夹板子也有，也不知

这些东西平时都藏在哪里，更不知此刻是为了哪般，她们就好像预感到大祸临头一样，没头没脑地只顾往殿外逃窜，把那长面罗汉猫也给吓得，不轻，避之唯恐不及，立刻腾起身形，无声无息地跃上棺材。

张小辫和雁铃儿两人也都，慌了手脚，手拨脚踢，总算把殿内的虫鼠蛇蚁都赶散了，说着话就已是后半夜了，天上雷声渐收，山里的大雨也止住不下了，由于战况险恶，驻守在瓦罐寺里的兵勇都被派去助战，偌大庙宇中只剩二人一猫，除了殿外偶尔有几声蛙鸣，四周再也没有半点响动，静得连根头发落在地上都能听得真真切切。

二人听不到岭子上的交战之声，心知雁营多半已经杀退了粤寇，这一阵又不知折了多少兄弟，雁铃儿黯然不语，张小辫见到窗外的天光隐隐放亮，耳中隐隐听得金鸡唱晓，不觉竟已到了黎明时分，急忙去看九尊铜铸的小猫，发现侧山良里嘟的萤石色泽如灰，都变得黯淡无光了。

张小辫自道捡回了性命，虽然吃了些惊恐，却终归是死里逃生了，脑中的这根弦子都快绷断了，至此方才长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都说人是苦虫，看来这话是半点不假，活人只有享不了的福，却没有受不住的罪，这一夜过得好不艰难，总算是被三爷熬到头了。”他也惦念着雁营里的一众兄弟，心里翻翻滚滚的感慨万端，也说不上是喜是忧，他伸了一个懒腰，收起洋枪和寸青短刀，张口吹熄了棺材上的蜡烛，随后抱起那长面罗汉猫，叫上雁铃儿，一脚踢开房门走到外边。

可张小辫刚刚走到庭中，就猛然发觉事有蹊跷，‘隐惚之状荡然无存，心里边也清醒过来了，这天色何曾亮了？外边浓云墨染，天黑得跟锅底似的，几乎是伸手不能见掌。

张小辫全身如触寒冰，颤了一个不住，刹时间三魂缥缈，七魄幽沉，嘴里叫声：“见鬼了”他知道劫数还根本未来过，急忙抓住雁铃儿的手，转身就往回跑，不料刚一回头，就发现在身后的黑暗中，悄然而无声的戳着一个人影，距离近得几乎是脸贴着脸了，那身影如鬼似魅，绝然不是活人，好似阴魂附体般紧跟在背后，半点生气也无，若不是张小辫冷然转身向后，哪里能够亲眼得见。如此一来，可就把他回天保命的退路给断了，这正是：“屋漏偏谨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毕竟不知瓦罐寺中究竟生出什么变故，且听《贼猫》下回分解。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七话 截妖寺

且说那瓦罐寺荒废了几百年，等閒怕是只有孤魂野鬼才来投宿，一向多有古怪，张小辨分明听得鸡叫，又见到殿外天光已亮，还以为三爷命裡的这场劫数躲过去了，他惦念营中的兄弟，急於离开瓦罐寺，恨不得三步併作两步挪了，谁知出了后殿，抬眼一看，就觉情形不对，估摸著也就三更刚过，还不到四更天，

他慌了手脚，赶紧转身要逃。

没想到身后黑濛濛地戳著一个人影，正是黑灯瞎火之际，张小辨和雁铃儿也瞧不清楚别的，只是离得极近，看见对方那张脸毛绒绒的不似人形，两个眸子裡闪过一抹诡异的寒芒，就算他二人胆子再大，也不禁被吓得魂飞天外，腿肚子都转筋了。

张小辨惊骇莫名，忽见面前有阵精光吞吐不定，定睛一看，却原来有隻老狐狸，学作人模人样站在殿门前，那狐狸神态鬼祟，额间有块白斑，

看著有几分相熟，正是自己当初在荒葬岭遇到的“三眼狐”。

那三眼狐口中含著珠玉，身前咬死了一隻金冠紫翎的大公鸡，牠正对著张小辨挤眉弄眼。张小辨这才知道，原来是这老狐弄丹，欺得铜猫荧石失了光彩，又不知从哪偷来了一隻大公鸡，竟在深夜裡作出了一场“天亮鸡鸣”的鬼戏。

张小辨虽不知这老狐打的是什麼主意，但自己的大事可都教牠败坏了，他火撞顶梁门，从怀中掏出洋枪，就想将三眼狐当场射杀，可正在这时，就听得头上天崩地摧般的一阵巨响，声如裂帛，震得人耳鼓齐鸣。

张小辨和雁铃儿两人，以及那三眼老狐和长面罗汉猫，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惊得呆了，一同抬头上望，在那阴雨密布漆黑一片的

天际，不知何时裂开了一条血红的缝隙，随著阵阵不断的雷声，就见东南有一大星，亮如明月，夹杂著幽蓝色的烈焰，从空中一震而坠，正落到瓦罐寺后殿，轰的一声巨响，将那座飞簷斗拱的殿阁砸了一个粉碎。

张小辨和雁铃儿两人站在殿前，见了天坠异象，都已是面如土色，脑中再无半点念头了，就觉有股怪风吹至，灼热酷烈异常，身不由已地被热流冲出几个跟头，好半天也爬不起来。

天有星坠之象，在古代向来被視為凶兆，那三眼老狐与罗汉猫似也识得厉害，也各自抱头鼠窜，一溜烟似地跑了，转瞬间就已逃得无影无踪。

天坠之处随即燃起了熊熊大火，映照得天地间一片赤红，地上虽是积水成渠，却仍然阻不住火势蔓延，把千年古刹瓦罐寺的梁柱木阁都引著了，初时只如萤火，次时彷彿灯光，愈烧愈大，变作千盆鮫油焰，化成万炉烧天火，简直是五通神推倒了火葫芦，宋无忌放翻了赤骡子，这场大火烧的，泻烛浇油般的烟飞火猛，就如同是“周郎赤壁施妙策，项王纵火烧阿房”。

张小辨盔歪甲斜，连水带泥滚了满身，多亏雁铃儿拖著他逃到庙外，回身望望冲天的烈焰，二人皆是害怕不已，倘若适才没有

离开后殿，此刻早已被天坠压成齏（ji古同“齏”。）粉了。

两人都觉心惊胆寒，据说天崩地陷之类的灾难之前，往往会有许多妖异的先兆，诸如猫鼠蛇蚁一类的生灵，也远比世人的感应敏锐，怪不得青螺镇古刹裡面的万物反常，地底墙洞裡的山蛤和老鼠都要争相逃命，原来竟有大星坠於此地。

张小辨思量著自己能活到现在，恐怕是那老狐狸活得久了，能够灵通感应，故意将三爷从瓦罐寺裡引出，报答了此前在“荒葬岭擒杀神獒”，以及“黄天荡裡水上还珠”的恩德，看来连畜牲都知道有恩必报，可比那些忘恩负义的世人强过百倍了。

但是张小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瓦罐寺裡如此兄险，為何“林中老鬼”為三爷如此布置？说什麼回天保命的奇策？所谓“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那林中老鬼到底是安的什麼心？他一时间心乱如麻，也想不出什麼头绪了，正自恍惚之际，雁排李四已带大队团勇赶到镇中，原来“雁营”恶战了

一天一夜，終於杀退了围攻而来的粤寇，正在岭子上休整的时候，见到有大流星下落，坠地有声，雁营与太平军上万人看得心惊胆寒。

雁排李四唯恐张小辨与雁铃儿被天坠砸死，急忙一路奔下岭来，见各人俱是安然无恙，才算安下心来，他告诉众人说：“此地不可久留，这回粤寇来得太多，一旦对青螺岭形成合围，倘若没有大队官军在外接应，咱们想走可就走不脱了，趁著狂风暴雨停歇，又有天坠异象出现，使得粤寇军心慌乱，得赶紧收拢队伍衝出山外。”

张小辨险些被天坠吓破了胆，只道是撞上了姜子牙的老婆扫帚星君，还不知接下来要有哪些祸端，好汉不吃眼前亏，自不敢在此多耽

了，忙说：“正该如此。”当下率众拔营起寨，从岭下的山口杀将出去，打破一条血路，丢盔弃甲，偃旗息鼓，匆匆退回了灵州城，不在话下。

只说星霜屡改，岁月频迁，自从天坠青螺镇瓦罐寺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们重建家园，以为星陨不祥，便聚众在焚毁的古刹废墟前，动手挖掘星石，打算挪到别处的山洞裡加以埋藏。

众人发现陨石穿地数尺，竟把殿内的地面砸出一个大窟窿来，等清理开倒塌的残砖败瓦，看那洞中有一黑石，表面疙瘩凹凸不平，有微热留存亘久，半像是铁，半像是铜，分辨不出是种什麼物质，权其重，不下数百斤，若以铲斧劈磨，就会火光四射，坚如生铁，根本分解不开。

由官家出面，徵集军民壮夫，用牛牵马引，使出了种种手段，更费了许多力气，好不容易才把陨石从坑裡拖拽出来，再看那坑内，却有一具焦臭的尸骸，办认残缺不全的尸骨，竟似猫骨，多半是个狸猫之属，只不过大得

出奇，不类常猫，已被陨石烧灼得面目不存，若非是藏在地底最深处，恐怕连焦炭般的残骸都留不下半点。

当时的愚民愚众，认为天坠就和雷劈一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更不会没来由地击杀世间生灵，这肯定是什麼妖邪躲在“瓦罐寺”裡，此辈生前不知造下过多大的孽业，受了鬼神对忌，竟至有星坠相击，看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瓦罐寺荒废了多年，还能显出如此灵异，果然是佛天甚近，报应从来不虚，欺心瞒天的勾当是作不得的。

於是就有那些专门好出头的大户人家，诚心诚意，出了大笔银钱，购买砖石木料，聘请巧手工匠，在废墟旧址上，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因有天坠击妖，故将“瓦罐寺”的旧名，改称为“截妖寺”，并且造了一座偏殿，单独供奉“陨石”，后来延续了过往的千年香火，又渐渐兴旺起来，每到庙会或是菩萨降诞的时节，方圆数百里内的善男信女，便会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这些风闻传得极广，张小辫在灵州城也多曾听说，却始终不知其中原委，自己劝慰自己“不应当以一时失势，就自堕其志”，又混了几时，到后来见也无其他异状出现，索性就不再多想了，他这是“只因上岸身安稳，忘却从前落水时”。

雁营从青螺岭退下来不久，便又有飞檄传至，张小辫赶紧接了令，初时还以为是要调兵继续征剿粤寇，但这回的事情非同小可，原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朝廷急调各地精兵进京“勤王”，巡抚大人亲点了驍勇善战的灵州“雁营”北上。

“雁营”不敢怠慢，立刻整顿兵甲动身，谁知刚要出城，又传来消息，朝廷已和洋人议和了，各路人马继续就地征剿粤寇，不必进京勤王护驾了，张小辫闻讯松了口气，便在营中与众兄弟商古谈今，最后说起那英法联军能有什麼本事，只不过几千人马，就竟然能打到北京，要是咱们“雁营”去了，还不一刀剁了“夷酋”的脑袋回来下酒，忽有部下来报：“有位说书先生要来求见营官。”

张小辫一听，立刻想起了血战黄天荡以前，带著众人到城中听书的事情，那时孙大麻子尚未身亡，兄弟们相聚一堂，是何等地畅快？既是勾起旧事，自然免不了一声叹息，他心知那“说书先生”是个有极见识的人，应该以礼待之，便命手下把此人请了进来，一见面就招呼道：“先生先生，你来得正好，叵耐这閒日难过，快给我等讲些古往今来的奇闻异事。”

那先生先对众人施了一礼，笑道：“张三爷，不知想教在下伺候哪段说话？”张小辫道：“公案史书类的说话无非就那几般，早就听得厌烦了，先生今日不如说说我们雁营的事蹟。”他异想天开，竟打算教那说书先生临时胡编一段，单讲皇帝在紫禁城中，得知灵州“雁营”平寇定乱，真有百战百胜的手段，便在金鑾殿上设下御酒，传“忠勇雁营”全伙进京，供皇上御前校阅，到时京城裡万人空巷，不分男女老幼，尽皆争相来看，只见“雁字营”盔明甲亮，绕行九门之后，再从演武楼前经过，那“短刀手、长枪手，弓弩手、藤牌手”，一行行一列列，队伍齐整森严，真是兵如云，将如雨，军容肃穆，阵势威武。

众哨官闻言都是哈哈大笑，齐声喝采，喧声如雷，那说书先生却听得冷汗直冒，心道：“这小子可真敢夸口，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是先说正事紧要。”便告诉张小辫道：“在下此来，正有件异事要说与三爷得知，但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便张扬出去，只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就罢了。”

张小辫早知这说书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当下摒退左右，又思量“隔墙犹如耳，窗外岂无人”，便压低了声音问道：“早看出先生是个有远见卓识的非凡人物，今日特意到此，却不知有何见教？”

那说书先生也低声道：“张三爷，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可曾识得金棺坟裡的林中老鬼？”

张小辫暗自心惊，他向来口风甚紧，除了早已在阵前殒命的孙大麻子之外，此事并没有再对谁吐露过分毫，想不到这说书人竟会知道，既然教他说破了“海底眼”，想必也是局中之人，何况正有许多疑惑未解，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当下不再隐瞒，点头认了，又问：“先生何以得

知？”

那说书先生道：“这事说来话就长了，山自青青水自流，要想知道其中的原由，且听在下从头道来，灵州城外的荒山野岭裡，有座埋香掩骨的旧时墓塚，民间俗称其為金棺坟，此墓非同小可，倘若讲开来，真正是 - 话到迷雾寒千古，语出阴风透九霄。”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留下回分说。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八话 猫奴

那说书先生晓得前因后果，就在营中为张小辫讲出一件事来，说起金棺坟古冢的来历，原来坟中埋葬的贵妃娘娘，生前能歌善舞，容颜绝美，有倾国倾城之姿，皇宫内苑的三千粉黛，都及不上她，故此深受皇帝宠爱。

这贵妃专喜欢畜养珍异之猫，凡是世间的名贵佳猫，她都要想方设法得到，单是常跟在身边的狮猫就不下十余只，群猫中有只两色妖瞳的波斯狮子猫最为名贵，更是与贵妃形影不离左右。

谁知有一天正在御花园赏花，妖眼狮子猫瞧见有白蝶在花间飞舞徘徊，便扑跃追逐，一路离了大内，从此不知去向，遍寻无果，使得贵妃娘娘终日垂泪，茶饭不思，害了好一场大病，把皇上急得团团乱转。

有些朝中大臣为了讨好贵妃，特意从民间收罗来千百只波斯狮子猫，可这些狮猫都不对娘娘的心思，又有大臣不惜重金，教那能工巧匠，费尽心思，造了与真猫大小无异的一只纯金狮猫，神态憨然慵懒，两只猫儿眼各嵌异色宝石，像极了当初那猫，装在精美玉匣里盛了，献入宫中，才哄得贵妃转悲为喜，由此可见她当年确是荣宠无边。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猫是通灵之物，群猫聚集的地方，难免有些怪事出来，终于惊着了当朝的太后，就有许多失宠的嫔妃趁机进言，所谓“欲加其罪，何患为词”，谎说那贵妃整天与群猫私语，她肯定是古墓中的狸猫成了精，进宫来用妖法迷住皇上，致使朝政荒疏，如此下去必然断送了江山社稷。

太后久在深宫，养了满腹的阴狠性子，随便找个由头，就吊取了贵妃性命，皇帝事后得知，虽然懊恼无及，却也发作不得了，他伤心爱妃惨死，就下旨送其还乡安葬，先在“金棺寺”里停棺三年，等到造好了“金棺坟”才正式下葬掩埋。

贵妃以前养在宫中的群猫，连同饲猫猫奴，也都被逐了出来，猫奴们感念旧主恩德，就带着大群猫子，远迁到灵州城里居住，为贵妃的金棺坟守墓，繁衍生息至今，所以灵州城里的野猫格外多，而且皆是品相俱佳之猫，使灵州得了个“猫儿城”的别称，倘若究其根柢，那金棺坟才是源头。

当年的猫奴都是越人，懂得相猫之道，在灵州驱使群猫守墓的时候，曾择了些门人弟子，授以古术，历来都有猫主，后来名动天下的“猫

仙”谭道人，正是此脉传人，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谭道人熟知世间万物，广有奇异能为，但他因不控猫入宫盗取夜明珠一案事发，隐埋了姓名，改头换面，云游四海去了，终于不知其下落所踪。

谭道人的一身本事，都录入了一部《云物通载》当中，传到后世，灵州城的猫主就是“林中老鬼”了，此人无名无姓，只得一个道号在身，不仅承接了“猫奴、猫盗”所留衣钵，自身更有离奇际遇，他擅能以猫打卦，看干象遍知天文，观地理明识风水，深晓五星，决吉凶祸福如神，秘谈三命，断成败兴衰似见。

但这“林中老鬼”早年间心术不正，意图要猫儿药练就金丹，用之点石成金，服之长生不老，故此入了塔教，吃了不少童男童女，做下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一日入山寻药，遇了暴雨，竟被天雷击中，周身半毁，烧没了面目示人，躲在金棺坟里一藏就是十几年。

他是道门中人，明白自己虽然避过了雷劫，但也丢了半条性命，又知他那“造畜”的所作所为，还要再受天谴，这一场大劫要是躲不过去，只能落得个化作荒烟衰草的结果，终归难成正道，便深藏形迹，一直不敢在世上露面。

如今想得大道，只用有当年“猫奴”传下的法子，找个造化大的人来同自己换命，于是他在古墓中苦等了多年，总算是等来了能数清《百猫迷魂图》的张小辫，这张小辫天生是个造化奇大的猫子命，格局随着时运起落，可贵可贱。

林中老鬼便自称“鬼蜮”，要结善缘为名，传了张小辫几件“相猫”的本事，又唬他有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可求，在暗中点拨指引，借了张小辫的手将塔教连根剿除。

林中老鬼是灵州群猫之主，他见那“长面罗汉猫”屡有异状，自知劫数将至，只等此猫开口出声，就是他命丧之时了，这时候张小辫也把这段因果宿债差不多都填满了，林中老鬼就想借张小辫这三品武官，来替自己挡过天劫。

林中老鬼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此身出有入无，非止一城一地之祸，却不想人算不及天算，也合该着张小辫命不该绝，竟在瓦罐寺古刹当中，被三眼老狐引出来躲过一死，那林中老鬼虽然推测如神，但他欺心瞒天，最终也是棋差一着，事到临头回天乏术，被天坠陨石，击得粉身碎骨，又遭业火烧化了残骸。

看来那长面罗汉猫开口出声，其主果然必遭横死，只不过“猫主”不是张小辫，而是林中老鬼，此事阴错阳差，却也正应了“天意难违”之

语。

张小辫先前也曾隐隐猜到了一些端倪，这时听了此事前因后果，知道多半都是真的，必定不是眼前这说书人胡乱捏造来的，事后想想也觉脊背发凉，要不是得那老狐相救，张三爷早就给别人充作替死鬼了，恐怕到死还都被蒙在鼓里，但不知为何，他对林中老鬼，也并无太多怨恨之意，听说此人已经在天坠时死在瓦罐寺了，心下反倒有些难过。而且张小辫总算知道了自己根本没有“富贵不可限量”之命，虽是如此，却也落得一个轻快，正是“一朝识破因果事，月自明兮鹤自翔”，他问那说书先生道：“想来此事埋根极深，不知你这位只会说书讲古的先生，却是从何得知得如此周全？”

那说书先生诚惶诚恐地答道：“说来惭愧，在下与林中老鬼皆属金棺坟猫奴一脉，虽然彼此之间有许多年不相往来，但看到张三爷在灵州城的种种作为，就知道必定是此人在背后指点，只是那林中老鬼是在下的前辈，又是个料事如神的人物，手段厉害得紧，满城的野猫都是他的耳目，所以当初不敢明言道破，唯恐得罪了他，引火烧身。”

张小辫心里恼火，暗骂这说书先生真是臭脚婆娘养的，便说：“现在连黄瓜菜也都凉了，说来又有何益？”

那说书人忽然给张小辫下拜道：“林中老鬼已经死在了瓦罐寺，如今三爷你就是灵州城群猫之主了，相猫憋宝之术亦正亦邪，唯看何人用之，善用则善，恶用则恶，在下不才，今后愿意追随张三爷左右，做个雁营中的师爷。”

张小辫闻言大喜过望：“军旅之中，向来枯燥寂寞，咱们雁营里倘若有了先生这等人物，在一起谈讲讲讲，今后还有甚么难过的日子？”可转念一想，又觉此人虽是胸藏锦绣，博古通今，但三爷这“雁营”也不是他想来就来的所在，出谋划策的本事究竟如何，还得试试才行，于是又对他说：“上水泊梁山入伙还得先纳个‘投名状’，你这先生想做‘师爷’，得先替三爷去提督府当回‘说客’，要是能说得老图海把他的女儿下嫁给张三爷，才算是你的能耐。”

那说书先生见张小辫命数离奇，才有心想跟随左右照看于他，当下笑道：“何难之有。”随即讲出一个计策来，原来在灵州城猫儿巷的野猫里，有只小巧的花猫，周身都是铜钱般的花纹，唤作“千文钱”，古称“喜钱儿”，按照相猫之说，这只猫最能向人讨好，牠跟在谁的身边，谁就会格外招人喜欢，带上此猫上门提亲，还不等开口说话，这门亲事就已经先成了三分，另外那老图海迷信命禄，只要这先生给张小辫伪造一张极贵的命格，再加上他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不愁此事不成。

张小辫本来只是想难为这个说书先生，没想到娶亲之事竟然被他说得易如探囊，不觉喜动颜色，急忙就要起身到猫儿巷里去捉“千文钱”，先教老图海那狗官晓得他些手段。

谁知那说书先生又道：“如今这世上大乱未定，正值朝廷用兵之际，眼看各路官军都要南下征剿粤寇，值此天地失常的时节，还暂且不宜谈婚论嫁，此事应当徐图后计。”

张小辫心想：“这可倒好，三爷我是‘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也罢，反正是好饭不怕晚，既然有此良策，又何必急在一时。”于是召来营中兄弟，暗中开了香堂，让这“说书先生”插香入伙，立下盟誓大咒，其中经过自不必说。

那“说书人”入营不出三日，果然如其所言，雁营要奉命南下进剿，看来官军与粤寇之间，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张小辫经那先生指点，在离开灵州城开拔之际，带了几只“得胜猫”在身边，率领着雁营兵勇，会合了大队官军，浩浩荡荡而行。

此后数年，雁营跟着大军转战南北，扫平了粤寇，征尘未洗，便又北上围剿捻匪，直到随着左师的楚军挥师西进，一举收复新疆全境，才得以功成身退，其间辗转万里，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更有许多奇踪异迹，却不在本回话内，这正是：“海深能容蛟龙隐，天高可使凤凰游。”到此，暂且告一段落。

（全本）

后记

《贼猫》这个故事，我是从2007年夏天就开始写了，直到2008年五一劳动节才结束。虽然全文篇幅不长，但当时除了工作之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写《鬼吹灯》，所以通常都是十天半个月才有时间写一小段《贼猫》，写到最后大约是二十万字，历时将近一年。

在写《贼猫》的过程中，我时常都会问自己——“究竟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以及“究竟怎样才算是正确的道路？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偶然还是必然？”所以可能在《贼猫》这个故事里，也会或多或少，流露出我的这些疑惑。

我觉得人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地图的迷宫，起点是出生，终点是死亡。因为在人的一生之中，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无数选择，似乎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而当你停下脚步回首来路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人生迷宫中错综复杂的岔路虽然多得数不清，但绝没有回头路可走，从起点走到终点，只会有唯一的一条道路。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不论是自己选择的道路，还是别人指点的道路，都未必就是正确的道路，不走到最后，谁都无法预料，我想这条道路就是所谓的“命运之路”。

《贼猫》里的张小辫也是如此，他在金棺坟古墓中遇到奇人异士，被指点了一条荣华富贵之路，事实上他是被人当做了度劫挡灾的替死鬼。但是就连料事如神的“林中老鬼”，最终也没办法摆脱“命运的重力”。

还有雁营中的兵勇，他们是绿林草寇出身，心目中并不存在任何“忠君报国”的概念，之所以舍生忘死地为了张小辫卖命，只不过一是为了有钱有粮；二是张小辫是巡抚大人的亲信。在乱世之中，个人的命运是渺小并且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附在更大的命运中，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贼猫》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在赌上性命，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血腥之路。

以上是我在创作《贼猫》期间的一些个人想法，接下来要说的是故事本身，首先是故事中的语言。《贼猫》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所以选择了近似评书的白话叙述。因为我始终都认为，时代背景不同的故事，就要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果在古代的故事中，出现许多近现代才有的语言，就会使人感到很别扭，至少我个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例如张小辫说：“你这个美眉虽然可爱，但是很黄很暴力。”这就明

显太不合适了，倒不如写成张小辫说：“此女胆色非凡，杀人不眨眼睛，胜过须眉男子。”

以前曾经有过做导演的愿望，但估计我这辈子是没戏了，只好通过创作不同题材的故事，来满足自己当初那个小小的愿望。电影大师库布里克所执导的电影，有科幻题材的《2001太空漫游》，也有战争题材的《全金属外壳》，几乎每一部的类型和风格都不相同，但无一例外的成为了后世的经典之作。我想导演是通过镜头来为观众讲述故事的，而作者则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讲故事，一个作者也应该有能力驾驭不同类型的故事，虽然我不是专业作家，但我个人也很希望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有着不同感受的作品。目前为止我的全部作品中，《贼猫》的语感是最令我感到满意的。

再说《贼猫》的故事风格，草莽传奇的色彩非常浓重，虽然里面的许多人物看起来市侩泼皮，又有许多很有趣的野猫，但就整体来说，《贼猫》并不能算是一个轻松诙谐的故事。正值兵荒马乱人心败坏的时节，清兵和太平军打起仗来，常常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官府使用的酷刑也非常残忍，而满城的野猫虽然看似与张小辫亲近，实际上却都是暗中监视他一举一动的眼线，恐怕张小辫事后想起来，他自己也会觉得心里发凉。

《贼猫》中涉及了许多与猫相关的内容，还是常常会被读者朋友问到，这些内容是否有其原型？相猫之事，在广东地区确实存在，世上至今仍有《猫经》流传，但《贼猫》里面提到的各种灵州野猫，诸如进入皇宫大内偷窃夜明珠的四耳神仙猫、月影乌瞳金丝猫、长面罗汉猫、渡水葫芦猫，以及还没机会出场的干文钱和得胜猫等等，就都是小说家言了，我姑妄言之，您姑且听之，大可以把它当做是波斯猫的一个分支来加以想象。

在《贼猫》这个故事当中，除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以外，还是有许多事物，都是有出处可寻的，并非全盘虚构，这些可以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发掘，我在后记中就不多说了，只讲几个与《贼猫》背景接近的野史传说。

一是鞑子犬和狗碰头，这些凶恶的野狗，都是确有其物的。鞑子犬大概灭绝的较早，在清代之后就见不到有关记载了，而撞棺材板吃死人的野狗，直到几十年前，都还有人亲眼见过，额前有个血红的肉瘤，经常在荒凉的城郊和偏僻的乡村出没，到了近些年也不多见了。

二是造畜之事，俗传造畜为妖术，可以把人变为牛马猪羊进行贩卖，有许多相关的文字记载，其中最著名的一篇，要属蒲松龄先生的

《聊斋志异》，这应该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古时候未必真有此术；我在《贼猫》中描写的人贩子，活生生剥下狗皮或猴皮，将拐骗来的幼童裹住，逼训其翻跟头、钻火圈，以充做耍猴戏狗的在街头卖艺来骗取钱财，这种事情确是事实，虽然并不属于造畜一类的传说，但我认为这些事更符合“造畜”二字的原型，只不过从未做过考证，不知道两者是否属于同一回事。

第三说一说关于猫的民间传说。众所周知，猫在埃及被视为神明，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拜猫仙的习俗，古时曾有动物八仙和五大家的传说，老鼠是其中一家，却始终没有猫的一席之地，但在东方，不仅是中国，包括日本、泰国等地，都将猫视为神秘的灵物，比如“老猫会讲人话，但因为犯忌而不敢说”之类，都可以当做很有趣的故事来看。《贼猫》的篇幅有限，无法再多写关于野猫的传说逸事了，以后有机会，还会再多讲一些。另外古时关于陨石坠落、塔市山影之类的记载，在此就不多作赘述了。

记得有很多读者问我《贼猫》里的张小辫，与《鬼吹灯》里提到的摸金校尉张三链子，同样的不留真名，同样以张三爷自居，又同样曾随左帅到新疆征战，是否为同一人？

我想在这里，应该有必要解释一下，《贼猫》并非《鬼吹灯》前传，整个故事与摸金盗墓没有任何关系，目前《贼猫》在灵州城发生的这部分故事，从张小辫偷鸡不成，夜走金棺坟古墓开始，直到说书人前来入伙投效，雁营南下征战为止，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今后如果有机会，当然还可以再写雁营进京追捕塔教余孽，在陕西血战捻军的猴子阵，以及开赴回疆大漠作战的种种事迹。至于是张小辫究竟是不是摸金校尉张三链子，这个猜测的空间先给大伙留下。

说到这里，有必要感谢喜欢《贼猫》这个故事的读者朋友们，这其中虽然有见过的，大多数我都没见过，可是我时常都会感受到你们所带给我的认同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关心，祝你们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特别要提出感谢的，是为本书绘制插图与封面的文那，谢谢你给《贼猫》画了这么多精美的图画，最后还有负责校阅审读的各位编辑老师，在下错别字比较多，标点符号基本处于乱用的水平，辛苦你们了。

张牧野（天下霸唱）

2008年5月2日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天下霸唱四年苦心写作，全解“鬼吹灯”未解之谜！这是一本糅合了现实与虚构，盗墓与探险的小说。故事中融入了作者亲身经历的奇闻轶事，充满了幻想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在书中收入29幅精美诡奇的插图，和故事情节相辅相成，每一幅都由天下霸唱亲自构思场景，“鬼吹灯”系列暗藏秘密尽在图中！在新的盗墓故事中，马王爷、老北风、费无忌三人合伙盗墓，不料老北风和费无忌莫名丧命于墓穴之中，马王爷出墓之后，也神情诡异，留下一段神秘的话让子孙照做，之后溘然而逝。当马家子孙葬了马王爷之后，马王爷的昔日好友前来拜访，却发现马王爷之死另有隐情……多重人物多重故事，绝对引人入胜！

这本书是完善《鬼吹灯》系列的重要环节，揭秘了大量该系列中读者感兴趣的疑点，对整个《鬼吹灯》系列而言意义重大。可以说，这本书能够给之前留下的诸多问题作出很好的解释，是《鬼吹灯》的揭秘书。这是本糅合了现实和虚构、盗墓和探险的小说。故事中融入了作者亲身经历的奇闻轶事，充满了幻想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作者天下霸唱自己所说：“没有这本书，就没有《鬼吹灯》。”

第一章 墓中寻龙 盗墓

武昌起义隆隆的枪炮声，使中国终于挣脱了封建帝制的沉重枷锁，进入了一个各种新锐思潮与遗风陋习激烈冲撞的大时代。民国初年的社会局势尤其混乱，不仅各路军阀之间的战事频繁，而且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北旱南涝”灾情，使得许多省份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灾民，为了能有口饭吃，更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当起了土匪响马，或去做倒卖人口、走私烟土、贩运军火一类缺德到底的勾当。这正是“十年干戈天地老，四海苍生痛哭深”。

常言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只有黄澄澄的大黄鱼（金条）才是硬通货。但在盗墓者的眼中，如此时局之下，国家的法律已形同虚设，正是盗掘古墓、窃取秘器的大好时机。有经验的盗墓老手，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等到有朝一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古董价格必会看涨，届时再把所盗之物出手，便可轻轻松松地发上一笔横财。

盗墓贼“马王爷”和他的两个老伙计——老北风、费无忌，就是瞅准了眼下的机会，打算趁着淤泥河附近军阀交战，附近村县老百姓逃得十室九空之机，动手盗掘河畔的一处无名古墓。

马王爷本名叫马连城，只因盗墓经验丰富，做过不少大手笔的勾当，而且眼功极高，甚至有人传说他生了三只眼，不管地下有什么古墓，不论藏得多深，他只瞧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端倪，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绰号。然而对马王爷的本领比较熟悉之人，自然都知道他并非生有什么三只眼睛，只尊称其为“观山马爷”。

马王爷盯上淤泥河边这座古墓不是一两天了，地点就在离河边不远的一片密林之中。时移物换，丘陵渐平，那古墓的地面封土堆和石碑等标记早已消失多年，不是行家根本就发现不了。如果拨开那些枯黄的乱草，在半尺多厚的异色泥下，便可以瞧见一块块奇大无比的墓砖，墓砖的缝隙间铸有铁水加固，要想短时间挖开盗洞，就必须使用土炮炸出缺口。

只是这附近离官道不远，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但却是赶场的必经之路，昔日里人来车往难有机会下手，即使在夜里用土炮炸那墓墙，也有可能惊动民团或保安队。所以马王爷虽然早就踩过几遍点儿了，却迟迟未敢轻举妄动。当前的战乱却使得这里突然变得人迹罕至，这对马王爷等人来讲那真是天赐的机缘，他立刻会合了另外两个盗墓老手——善

使火药术的“老北风”，与身大力不亏的开棺好手“费无忌”，为了掩人耳目，三人都装作道人打扮，带上一干应用器械，牵了几头用来驮东西的骡马，昼伏夜行来至淤泥河畔。

“淤泥河”之所以得名，是由于这河中是半水半泥，也不管是涝是旱，这条河始终都有这么多烂泥。近年来河水流量逐渐变少，原本一条数丈宽的河流，又被淤泥分割成若干段，只有在雨水最大的时候，才偶尔连成一片。河床则全是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有那些不明究竟的外地人，路过的时候想在河边喝口水、洗把脸什么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果一脚踩到草下的泥潭，往往就陷在淤泥中丢了性命，谁也说不清这淤泥河陷死过多少人。只是这条河由于死人太多，除了河道最中间极窄一段的水质还算说得过去，大部分河道中一年四季都流着黑水，散发着一股股强烈的腐臭。

马王爷他们到达淤泥河边之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暮色黄昏。由于事先已经多次看过地形，马王爷和老北风等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古墓那铜浇铁灌的砖墙掘了出来。老北风一马当先，在硕大的墓砖上用手指敲敲打打，勘察下手的位置。马王爷同费无忌二人都蹲在一旁等候，马王爷神色悠闲地吸着旱烟袋，而费无忌则神情专注地盯着老北风脸上的表情变化，有几分担心携带的土炮药量不够。

老北风不慌不忙地探明了砖层的薄厚，对马王爷和费无忌说道：“两位老哥，这寿穴造得好个石椁铁壁，恁般结实坚固，咱们虽然带的火药不多，但我估量着若用土炮落力打它最薄弱之处，就算撬不开也差不多了。”

马王爷听罢，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吩咐道：“这淤泥河附近的人早就跑光了，动静闹得再大也不打紧，只是需把药量掐算得恰到好处，别损伤了寿穴中值钱的器物便是。”

马王爷是这伙人中的首领，他发了话之后，老北风才敢动手，三下五除二便安装了土炮的药引，土炮轰然炸响，别看是土制炸药，但配比高明，爆炸的威力着实不小，直炸得土石横飞、浓烟升腾。老北风早年间在北洋火器局做过火药师，这些年来跟随着马王爷盗过不少古墓，土炮破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待烟雾散去之后，只见这座无名古墓被来了个大揭顶，已经给崩出好大一个缺口。

土炮打出的缺口，位置刚好在墓道铜门的顶端，绕过了最为坚固的铜门铁壁，可墓墙露出的缺口后并不是墓道，里面竖着一块青条石墓碑，三人不免有些奇怪，盗了这么多年的墓，还没见过谁家的墓碑放在坟墓内部，这唱的又是哪出戏？于是并肩走到近前定睛观瞧，都忍不住

想要看看这无名古墓里藏着的石碑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那墓碑又扁又长，造得甚是奇特，石头便是普通的大青石，上边顶端雕了一个鬼头，当中歪歪斜斜地刻着一行大字，笔画怪异潦草，透着阵阵邪气。

这三人中只有费无忌是不识字的粗人，老北风虽然识得一些常用字，但加上认错的白字，最多也就认得几百个字，稍微复杂些的文字便不认得，对于石碑篆刻更是一窍不通。他们俩看起这块墓里的石碑来，跟看天书差不多，连半个字也读不出来，只好请教马王爷这碑上究竟写得些什么文字。马王爷博古通今，自然是难不倒他，青石上的一行字迹虽然奇特，却并非古篆之类繁杂艰难的碑文，稍加辨认就已读出，当下便在心中默念了一遍。

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马王爷竟然觉得心底里突然生出一阵寒意，这青石上刻的一行字是：“诸敢发吾丘者必遭恶咒坠万劫而不复之地。”原来这是一块古代墓主用于恐吓盗墓者的诅咒石，也就是墓主发下毒咒，谁敢掘这座坟，墓主即使死后千年在冥冥之中，也必诅咒盗墓者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见此石碑者——死。

自古以来，从有厚葬之风开始，世间便无不发之冢，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很少有贵族愿意纸衣瓦棺。既然不能薄葬，便只有想尽办法反盗墓，除了机关疑冢之外，诅咒震慑也是一个常用的办法。马王爷以前也曾见过类似的，但盗墓之人既然敢做这穿梭于阴阳界之间的行当，便早已将鬼神诅咒置之度外了，他对于这种毒咒早已习以为常，根本就不在乎。然而这次不知为什么，竟然感到一阵心慌意乱，说不定这无名古墓中真会有什么古怪。

好在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座墓至少是宋代以前的，虽然整体规模不大，但那些墓砖却大得罕见，墓主人的来头一定不小，里面陪葬的金玉珍宝少不了，别再疑神疑鬼耽误了正事。想到这儿，马王爷已经为自己打消了那些疑虑，他定了定神，故作镇定地指着青石碑告诉另外两个同伙：“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啊！石上所刻乃是墓主先贤的高名。”马王爷没对老北风和费无忌说实话，心想反正他们二人也不认得碑上写了些什么，与其让他们担惊受怕，还不如就说这青石是块墓碑，免得干活的时候大伙心里发虚。

老北风和费无忌向来对马王爷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听马王爷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大悟，看那青条石形状虽然古怪，敢情也就是块刻着墓主人名字的石碑，这还得说是马爷，不但认得碑上的怪字，而且说出话来还出口成章，不得不让人在心里赞叹。马老爷还是百年才出一位的相

地大师，跟着马爷观山盗墓，简直比抢银号都过瘾，不仅能财源广进，而且还长学问、长见识，不愧是我等的良师益友。

马王爷隐隐约约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历来不是疑神疑鬼之人，何况现在古墓砖墙已经炸塌了，到了嘴边的肥肉岂有不吃之理？但这种不祥的预感还是使他有几分不安，只想尽快收工回府，于是对老北风二人一摆手：“得了吧二位，咱们老三位加起来少说都有一百六七十岁了，你们也甭捧我了，赶紧收拾停当，到这寿穴中勾当一番，把活做得利利索索的可比什么都强。”

老北风和费无忌齐声称是，方今天下正值乱世，趁着老胳膊老腿还能动，抓紧时机狠狠地干上几票，但盼着此墓中金玉满堂，让咱们今天来个开门红。当下三人就在那墓前，用老酒擦了擦手脸，取出朱砂来用水化开，当做颜料用毛笔沾染，各自在脸上画了一张血红狰狞的脸谱，并在头顶上扎了一块蓝色方巾。

马王爷他们的装束打扮看似神秘诡异，其实这一举一动里面很有讲究，盗墓之人虽然不信邪，却不能不避邪。身穿道袍头顶蓝巾，左手戴个银指环，脸上画个红脸谱，这扮相叫做“魁星踢斗”。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古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灵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也就是贪狼星，传说贪狼星君相貌奇丑，突面而獠牙，民间视之为司管文运之星，而马王爷这些盗墓者认为贪狼星君能挡煞克邪，如果能请得魁星天官上身，别说墓中发生尸变，古尸忽起扑人之类的险恶状况，即便是有具千年尸王，也尽可以一脚将其踏住。

片刻之间，这三人便已准备就绪，进入墓门之前要先燃起一炷“寻龙香”，马王爷用嘴对着香头轻轻吹了一口，橘红色的香火被他吹得越发明亮。“寻龙香”对地下封闭环境中产生的毒气非常敏感，一遇毒雾尸毒等阴晦之气立灭。

可就在他们要迈步进去的那一瞬间，树林里忽然刮起一阵阴风，那股风夹杂着一股刺鼻的膻腥，马王爷感觉有个什么东西从他脚边“嗖”的一下窜进了古墓。老北风和费无忌也感觉到了，但实在是太快了，三人谁也没看清楚刚才钻进墓中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费无忌以前曾在绿林中当过响马，平生杀人如麻，这三人中就属他胆子最壮。他见此情形立刻拽出驳壳枪，对准墓中连开数枪。枪声过后，墓中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也不知刚刚蹿进墓中的那东西是不是被子弹击中了。

马王爷在心里骂了一句，这次怎么总觉得有点不顺？老子这辈子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可别在阴沟里翻了船。他见费无忌还想接着开枪，便拦住说道：“别浪费子弹了，我看那东西八成是被土炮惊动了蹿出来的，不是老鼠就是只老狐狸，这胡灰也是两大仙家，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别再跟它纠缠下去了。”虽然事先已经探明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但为了保险起见，马王爷还是让老北风在墓道口望风，他带着费无忌进去干活。

费无忌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进古墓搬金取玉，当下就用将一盏马灯挂在撬镐前端，用一只手举了，另一只手拎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与马王爷一前一后钻进了墓室。

这座墓面积不大，可能是照搬了墓主生前住宅的一部分，前后只有两进，都以极大的墓砖垒砌，棺材应该停放在最深处。墓室四壁冷森森的，墙角旮旯都生满了绿苔，泛着股呛人的潮气。一看里面的情状，马王爷不由得先是一阵失望，看样子这墓中曾经有大量积水，几乎所有贵重的陪葬品都被水浸得朽烂了，但一抬眼，却见一口漆都掉光了的大棺材，被几个铜环吊在室中。

古墓的设计者也往往考虑到了地下渗水的威胁，一般都是利用排水沟，或者设置宫床，提高棺槨的位置，或者干脆直接用铜环铁链把棺材吊起来，这座墓便是使用的最后一种方法来防止水浸。马王爷和费无忌见这口棺材还算完整，顿时来了兴致，二人踩着青砖宫床，撬动棺盖。

费无忌两膀一晃有蛮牛般的力气，撬个棺材还不跟玩儿似的，嘎嘣嘎嘣数声，他已撬掉几枚生满锈迹的大棺材钉。为了躲避棺中郁积的尸气，俩人先退开数尺，转到棺材顶端，在远处用锹头将棺盖向下推开一截。在漆黑的墓室中，两个盗墓贼屏住呼吸，提着照明的马灯，贪婪地向棺中望去，但那棺中的情形，却让人目瞪口呆，半晌都摸不着头脑。

费无忌一脸茫然，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问马王爷道：“马老爷，这是有水没有鱼啊？”他说的这是一句“避口”，也就是道上的黑话，古墓是死者的领地，活人进去盗墓为了让自己安心，硬是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忌讳，“避口”便是口头上的忌讳，最忌说诸如“死、尸、阴、冥、逃、坟、墓”之类的字眼，认为这些字太不吉利，在交谈的时候都要尽量绕开。“棺材”二字发音同“官财”，所以并不需要避口，如果说棺材里有水没有鱼，那就是指棺中只有陪葬品而没有尸骨。

其实就算费无忌不说，马王爷也已经看到了，纵然是他见多识广，却也不知道这棺中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这口大棺材虽然受墓中潮气所侵，但棺盖的钉子在刚刚被撬开之前，都是完好无损的。棺中摆着数十

件陪葬的明器，这至少说明这里没被其他人盗过，既有陪葬品那可以断言绝不可能是疑冢，但棺中却为何没有墓主人的尸骸？难道是经过了千百年时光的消磨，腐烂得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半点，可从种种迹象来看又不太像是尸解消散了。

联想到墓道口那写着毒咒的石碑，还有从他们脚边突然间钻进墓中的那个东西，马王爷心里也开始打鼓了，但面对着一棺金玉之物，这个老盗墓贼一时间利欲熏心，他咬了咬后槽牙对费无忌说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管他这许多做甚？拿！拿完了放把火烧了这口棺材，然后立马走返。”

费无忌答应一声，按以往的惯例，他立刻走到棺材另一端去想把棺材盖子整个扯落。这时候马王爷那两只眼死死盯着棺中亮闪闪的金锭玉璧，不等费无忌将棺盖彻底拉开，便纵身跃入棺中，把一件件陪葬的金玉珠宝都装进蛇皮口袋。按说马王爷江湖人称“观山马爷”，他祖传的盗墓手艺，几十年中掘了不少古墓，颇见过些世面，而且在绿林道上也很有交情，家中置办下良田千顷，开着十几家买卖商号，在当地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豪族。可马王爷这人偏偏在钱财上不太开眼，不是说他眼神不好，就像中国乡间那些普通的土财主一样，见钱眼开，让钱给迷了眼，胃口越来越大，水涨船高，赚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过话说回来了，要是不贪图暴利，谁又愿意冒险去做盗墓贼这种暗无天日的危险职业？可见财迷人眼色乱心，心智一昏，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了，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

棺中珠光宝气的奇珍异宝，正是得其所哉，马王爷心花怒放，一张老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蹲在棺材里出手如电随拿随装，可正在此时，他忽然觉得墓室中有点不太对劲……好像除了自己尚在动作之外，四周全都静止了一般，竟然听不到同伙费无忌的呼吸声了。

马王爷大奇，费无忌那家伙干什么去了？他刚刚不是在搬棺材盖子吗？可棺材盖子被拉开一半便停住不动，现在还在那儿悬着，费无忌却已人影不见。马王爷低声召唤：“老铁……老铁你还在吗？”但墓室中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没有半点回应。马王爷心知不好，不过毕竟是老江湖了，临危不乱，身子一晃从棺中翻出，落地之时，一把顶上膛的驳壳枪已经抄在了手中。

这一瞬间马王爷首先想到的是费无忌和老北风合伙反水，盗墓贼内部起内讧，为了钱财自相残杀的事太多了，也许那两个家伙想把自己活埋在墓里……这个念头才刚刚浮现，马王爷便发现棺材下的宫床上躺着

两具血淋淋的尸体，虽然尸体全身血肉模糊，但借着马灯的光亮，马王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

两具尸体中光头的那个绝对是费无忌，而那个佝偻着身子的罗锅，自然是土炮手老北风，这二人的外貌特征都十分有特点，用眼睛一扫便已认出。马王爷只觉全身毛发俱竖，他无法想象刚刚在棺中攫取宝物的一瞬间，这墓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竟然包括在外边放风的老北风在内，两个大活人死得无声无息，而且死状如此之惨。

马王爷知道今天遇上大麻烦了，抬脚想往外逃，而就在这时候，四周黑暗的角落中传来“窸窸窣窣”一片如同有大群老鼠触物之声，俄而，那声音愈发剧烈，潮湿的空气中增加了腥臭的烂鱼气味。而且从方向上来判断，退路已经被封上了。马王爷急中生智，反身再次跃进那口悬掉着的棺材里，双手一拉棺盖，把自己装进了棺中。

这么做并不是自寻死路，而是马王爷祖传的绝招，故老相传，如果墓中有怨魂僵尸，只有躲进棺材里，并将棺材盖子拉上，断了它回老窝的退路，子不见午、午不见子，用不了多半天，僵尸病气尽散，他也就安全了。直接向外闯也不是不行，但天晓得那贪狼星君是否能随请随到，至少眼下这么做要比面对面同古尸斗上一场稳妥得多。

马王爷像具尸体般躺在棺材里，无论从外边看起来体积多么大的棺槨，一旦置身其中，把棺材盖子扣上，也会觉得里面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压抑了。但马王爷这会儿工夫顾不上去考虑这里舒服不舒服了，放慢了呼吸，支棱着耳朵去听外边的动静。

可这棺木厚实，听了半晌也听不到什么，马王爷在心中打定主意：“本老夫子今天跟你耗上了，歇够了再出去，且看你能在外边能撑到几时。”正寻思着脱身之策，却突然觉得腿上被一只手死死抓住了，腿骨都快被捏碎了。先前他和费无忌，扯开一截棺材盖子，却尚未来得及整个揭掉，难道下半截棺材里藏着什么东西？还是刚才见到老北风和费无忌尸身之时，有什么东西趁机先躲了进去？在迫切的求生欲望下，马王爷想要挣扎着摆脱，但却发现全身肌肉僵硬，已是丝毫动弹不得，只能惊恐地睁着两只眼睛，任由黑暗将他慢慢吞噬。

到最后马王爷神志开始模糊不清了，恍惚中好像有个嘶哑的嗓音问了他一些事情，他只觉得那声音根本不像是人在说话，迷迷糊糊地过了许久，突然全身一振，如同从梦魇中醒来，手足终于又能动了，马王爷如遇大赦，哪里还敢在看棺中有什么东西，推掉棺材盖子，他连滚带爬地从棺里爬出来，跌跌撞撞地冲出墓道。

回到家的时候，马王爷好像整个变了个人，家里人觉得老太爷口音很怪，八成是赶路的时候伤风了，也就没有多想。儿孙弟子们赶紧过来请安，问起这次去淤泥河盗墓的经过，马王爷便简略地说出了一遍，随后一句话也不再多说，一连数日闭门不出，任何亲戚朋友一概不见，只在厅中自斟自饮，一喝多了就胡言乱语：“大头鬼、小头鬼，吊死鬼、淹死鬼，屈死鬼、怨死鬼……来来，喝！喝！”好像在招呼许多孤魂野鬼跟他一同饮酒。这诡异无比的举动，把家中的女眷们吓得个个面无人色，老爷这是怎么了？莫不是鬼迷了心窍？但马王爷平日里在家作威作福，说一不二，大伙心里嘀咕，积威之下却是谁也不敢言明。

马家是个大家族，家财万贯，除了做盗墓的勾当，也和绿林道有许多勾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分家，家中重要事务都是马王爷一个人说了算。家里人见老爷如此，担心他年岁大了有什么闪失，请了几位郎中来给他诊病，但都被马王爷骂了出去。

正当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适逢天阴如晦，马王爷突然一反常态，把家族中的男女老少统统召集到厅堂之中，看架势是要开个家族会议。高墙深院的马宅正厅陈设典雅、富丽堂皇，古朴的檀木门框窗棂上都嵌以黑色大理石作为装饰，堂内附庸风雅地挂着“诗书传家，孝悌为本”之类的题字，处处都显示出马家财大气粗的显赫门第。但由于家中有不少装饰品都是从古墓中掘出来的，使得马宅在气派中又平添了几分阴森之气，家中一些胆小的丫鬟仆妇，到了掌灯的时辰，就轻易不敢再在院中随便走动，她们都觉得这院子里发疹。

马家众人听的老太爷发话，都不敢怠慢，按辈分顺序肃立两厢，恭候马王爷训示。当地的乡俗重男轻女，包括几位姨奶奶，不管什么时候都只有“依倒明柱，站破方砖”的份儿，这次能让她们参与实属罕见，所以家中的女眷不论辈分都站在最后。外边虽然阴天，但堂内没有掌灯，马王爷坐在太师椅上，大伙甚至看不清他的脸，既然他不开口说话，别人自然也都不敢吭声，可心里边又都有点犯嘀咕，不知道老爷今天又抽哪门子风？召集了这么多人还不让点灯。

人都到齐之后又过了好一阵子，马王爷这才开言，先是一声长叹：“唉……我夜里梦到一只黑猫挠门，看来我这把老骨头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按说都这把年纪了，该享的福也都享了，该遭的罪也都遭了，天年已尽，虽死无妨。怎奈我死之后，咱们马家气数便尽，偌大的个家业旦夕之间就要败掉了，一想到留下你们这班子孙在世上受苦受难，我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大伙听的一头雾水，现在马家有多少八路进财的生意，就算老爷子

一命归西，大伙什么都不干坐吃山空，留下这么大的家业，也足够吃上个几十年，怎么老爷竟说这家业眼瞅着就要败了？只听马王爷又说：“我问问你们，咱们马家有今天兴旺的气象，这一切都是从何得来？”

马王爷的几个儿子纷纷抢着回答，有的说：“我看马家能有今日，主要是依靠咱们家积德行善、仗义疏财，三湘四水中的黑白两道，哪个没得过咱们的好处？可谓是朋友遍天下，做起生意来路子自然就广，这才使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还有的说：“非也，我看自然是因为咱们家有祖宗传下来的《观山寻龙赋》，所以咱们湘阴马家才被称为观山马，当今世上若是说起观山马，盗墓行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也有的说：“不对，《观山寻龙赋》纵然神妙无双，但也是需高手才能领悟使用，现在咱湘阴马家富甲一方，人丁兴旺，这全都是您老人家辛辛苦苦经营而来，您老真是孩儿们的楷模。”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说得兴起，却听马王爷那半死不活的声音再次响起：“放屁！都他妈别说了，你们这帮饭桶没一个说得对路！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咱们家能有今天，全是祖坟埋得好！可风水轮流转，运数一尽，马家后代难免要女病男囚、子孙死绝，而且是诸房皆凶、盲聋哑、瘟疫暴夭……”

《观山寻龙赋》中的“观山”，实际上就是盗墓的意思，“山”即是“坟墓”的意思，坟墓也称“山宅”。其实坟和墓还是有区别的，在古代，埋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在湘黔地区的盗墓者口中，就都并用了，一律称“坟”，阴要忌讳，所以阴宅、坟地，都叫做“山宅”，“观山宅”就是挖掘坟墓的意思。马家祖上以《观山寻龙赋》发家，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举家上下自然都对风水数术极为迷信，听了马王爷这么一番话，顿时人人哑口无言，终于有了些大难临头的觉悟。恐慌之余，赶忙请问马王爷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有人道：“反正咱们马家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有钱就能通神，有人便可成事，只要您说出个章程来，咱们无论如何都想办法做到。”

马王爷说：“办法也不是没有，对于马家祖坟气数将尽，我早有预料，所以踏遍千山万水，终于又物色到了一处吉壤，可以作为我百年之后藏真之所，只要我死后你们把我埋进去，马家还能有中兴之日……”

众人闻听此言，慌乱之情稍有所缓，心下都暗地里埋怨马王爷何不早说，原来老爷子运筹帷幄早有准备，害得大伙儿虚惊一场。可还没等大伙儿定下神来，马王爷便又泼了一盆冷水：“先别忙着高兴，这块阴宅

宝地，其实就是咱们马宅正堂，也就是我现在坐着的太师椅下。这里左右开阔，并有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富贵不断。不论阴宅阳宅，此地都是上佳之所。如今我寿数不过三日，此乃命中注定，你们也不用费心请医求药，更不必太过伤心，一切皆按葬制打点便了。只是此穴虽妙亦奇，不合常理，我走之后就怕你们不能按我的吩咐来下葬，要是有半点差错，这块阴宅就什么用都不顶了，还得照样家破人亡。”

马家几个儿子知道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忙赌咒发誓，绝对唯命是从。于是马王爷详加指点，必须在他死后当天立即下葬，正确的地点就是太师椅下，穴地八尺而葬，而且务必要“裸尸倒植”，也就是尸体不能穿衣服，也不用棺槨，大头朝下直接埋到地下八尺深的所在，首下足上，面朝东南，然后再填土掩埋。这之后的四十九天里，马宅既不准出又不准进，任何客人来吊丧都不能应门，七七四十九日之后，把宅子拆了改为祠堂，这些细节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能有。“你们要是能听遗命行事就用此穴眼，否则万万不可使用，吉凶只在一线之间，其中有天渊之别。”

把一切后事安排好之后，不出三天，马王爷果然猝死在太师椅上，马家众人悲痛之余不敢怠慢，赶忙按老爷临终前的吩咐，在正堂太师椅下穴地八尺，但在下葬的时候，大伙都觉得把老爷光着腚埋进去有些不妥，这成何体统啊？《葬经》上可从来没有这种礼制。虽然老爷生前说得严重，但他自打从淤泥河回来之后，行为十分反常，说出来的话也未必当得真。但大多数人觉得，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为了家门兴旺，还是按老爷子说的照做妥当。结果商量来商量去，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尸体上裹了一层白帛，这才倒竖进穴中掩埋。

然后马家闭门谢客，回绝了一切前来吊丧的人，紧锁前后宅门，在一段时期内断绝了与外界来往，然而就在七七四十九天将满未满之际，还是出了件要命的祸事。

马家全家都谨遵马王爷遗嘱，在他死后秘不发丧，于堂中穴地八尺倒葬，然后连日闭门不出。眼瞅着七七四十九天就到日子了，却在前一天的晚上来了伙人。其实这些人也不是外人，都是马王爷的外戚和故交，只因马王爷寿辰将至，他们都是来给老太爷拜寿的。

由于马王爷去世的消息被瞒得很紧，所以这些人毫不知情，没想到来至马宅，只见大门紧闭，宅中也不是没人，可任凭怎么叫门，里面硬是没半点动静。再接着砸门，里面这才有人回应，说现在不方便接待外客，而且说出来的原因也很难让人信服。

来拜寿的这帮人也都是绿林中人，说白了就是土匪，或者被称为山

贼响马子的那一路人，警惕性很高，一看这情形就立刻起了疑心，感觉这事不大对，搞不好是山匪血洗了马宅，或者出了什么别的异样变故。当时世道太乱，黑道上的仇杀报复都如家常便饭。这伙人都得过马王爷的好处，还指着他生财呢，当然不肯袖手旁观。这伙江洋大盗一贯是枪不离身，纷纷从衣服中拽出藏着的密雷艮、左轮、快制驳壳等短家伙，想进去一探究竟。马家深宅大院，大伙只好搭起人梯往院子里跳。

马家院墙虽高且厚，但毕竟不是炮楼，哪里挡得住这些响马？然而进去一看，发现马宅中一切如常，没有横尸满堂的景象，但全家大小批麻戴孝，而且唯独不知马王爷在哪儿，再追问究竟，马家众人如实托出，听得这些响马目瞪口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头回听说还有这种葬俗。来的这些人其中有个老土匪头子罗歪嘴“罗司令”，他跟马王爷是年轻时一个头磕在地下的结拜兄弟，几十年过命的交情，听明白来龙去脉之后，罗司令立刻就火了，抬手“啪”地给了马家大儿子一个耳光，教训道：“他娘的你知道为什么抽你吗？你爹走了竟然敢不告诉我，这是你第一个罪过：第二，葬不以礼，这一条可以算是大不孝的罪过，要不是念在我那大哥刚走不久，单凭这两桩罪过，现在就可以他娘的一枪把你给崩了。让大伙说说，天底下哪有这般裸身倒葬自己亲爹的？还敢披麻戴孝充孝子？这其中许是有何图谋不成？”

罗歪嘴硬说马家几个儿子为了分家产，图害了马王爷，嚷嚷着要把马王爷的尸身从土中掘出，看看究竟是怎么死的，然后再重新隆重下葬。那罗歪嘴是叔伯辈的长辈，马家长子挨了打也白挨，根本不敢顶撞他，心里就甭提多委屈了。旧社会最重孝道，谁也担不起谋害自己亲爹的罪过呀，而且罗司令手里拎着枪，一边教训这些人，一边举着手枪对众人比比画画、指指点点，谁不知道这位罗爷是“伸手五支令，卷手就要命”的老土匪头子，脾气一上来看谁不顺眼立刻就能给谁钉几个血窟窿，这种情况下谁又敢说个“不”字。

马家众人本就对马王爷临终的吩咐存有几许疑虑，再加上罗司令的再三催逼，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众人请到堂屋，找来铁锹锄头，由马家大儿子先向灵位磕头，向先父在天之灵禀明缘由，然后才动手掘地。

马宅中有不少都是盗掘古墓的高手，八尺深的填土，在这帮人的手底下根本不算回事，没多大工夫，就挖到了底，最后还剩下这么数寸的距离便可以看到马王爷尸体的双脚了，因为是头下脚上，所以最靠近地面的应该是马王爷的双脚，罗司令连忙吩咐众人手底下轻点，别戳坏了马王爷的尸首。

听了罗司令的吩咐，动手掘土的几个人赶紧答应，手中不敢再随便

使劲，速度就缓了下来，突然间也不知是谁惊叫一声：“哎哟！马老爷的脚还在动！”这么一惊一乍的，把其余几个人都吓得扔掉手中的家伙，像被火燎了屁股一般从土坑中蹿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众人慌了神，在场的这些人，除了盗墓的就是土匪山贼，即便是给活人扒皮抽筋，也都视作等闲，可在那个年代，对于迷信事物这种先天形成的恐惧心理根深蒂固，他们最怕的就是僵尸。众人均想，那马王爷的尸体埋进土中四十多天，未烂也就罢了，现在竟然动了起来，一准是变了僵尸。当地关于僵尸的民间传说实在太多了，虽然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但人人都可以讲出一大串相关的传闻，比如一男一女两僵尸是怎么野合的，那僵尸又是怎么突然坐起来扑人的，怎么掏人心肝饮人骨髓，又是怎么刀枪不入的，尸体突然的抖动自然是不由得他们不怕。

罗司令往坑中一看，也觉骇异万分，坑中的土里，露出一截被白色丝网裹缠着的东西。那物正自一蹿一蹿地向上蠕动，似乎是在土中埋得难受，努力挣扎着想要破土而出，由于被那些白布包得甚紧，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看形状绝不像是尸首的双足。

罗司令虽然也是害怕，但他毕竟是湘阴地区出了名的悍匪，一辈子杀人如麻，见过无数残酷恐怖的怪异事端，这伙人里就属他贼胆包天。此刻他见众人慌了神，争先恐后的都想从房中逃出去，连忙对着房顶连开数枪，枪声一响，其余的人才纷纷停了下来，罗司令对他们说道：“诸位，都听我说，咱们这有几十条快枪，没什么好怕的。我的拜把兄弟马老爷死得不明不白，今天不管下面有什么东西，老子都要挖出来看个清楚，谁要是再大惊小怪的妖言惑众，可别怪我罗歪嘴的枪子儿翻脸不认人！”

罗司令身为湘阴匪首，向来杀人不眨眼，一贯以心狠手辣服众，他几句话一出口，自然而然就带着一种发号施令的气势，很快就把局势稳定了下来。罗司令先吩咐大伙准备制僵尸的墨斗和朱砂，然后把四周的门户全部洞开，让外边的日光照射进来，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这才用枪顶着两个手下的小喽啰，硬逼着他们下到坑中，尽破马王爷所葬之穴，将那用白帛裹缠，尚不停挣扎蠕动的尸体完完整整地给挖了出来。

众人提心吊胆地凑到近前一看，不免更是惊奇，按马家之人所说，马王爷是脱光了身子，只裹一层白帛下葬，但挖出来的这个东西，虽然外边裹着数匝白帛，可不论怎么看，那形状也不是人形。足足胀大了两倍有余，那些裹尸用的帛锦，已经被撑成了丝线状，乍一看去，就像是

裹了密密层层白色蜘蛛网。一股股的腥臭从中散发出来，众人心下疑惑不解，莫非是白帛裹得太多，尸体下葬后腐烂膨胀，尸气不散，才产生这种异状，这白花花的尸裹微微颤动，可能就是尸气在其中流转造成的，刚才确是少见多怪了。

罗司令捏着鼻子，走到更近的距离观看，便立刻发现不对，绝对不是尸解的胀气，那些蛛网般的帛丝缝隙间，露出许多鳞片，尸体再怎么变化，也不可能生出鳞片，看这样子，竟像是被帛丝缚住了一尾怪鱼，但是地下怎么会有鱼，而马王爷的尸体却又到哪里去了？

这下子众人更是六神无主，就连见多识广的罗司令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该如何理会，这件事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过了没一会儿，那被白帛裹住的尸体便逐渐不再动了，罗司令甚至有点后悔了，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马王爷的尸体挖出来，说不定就要惹出什么大祸了，但事到如今，只好强打精神，他让手下人壮着胆子把白帛剪掉，看看里面裹的到底是何物。

马王爷的几个儿子也是奇怪不已，急于想看看马王爷的尸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等旁人动手，就赶忙找来剪刀，七手八脚地连剪带扯，揭开裹尸帛，待看到其中一大团乌黑的事物，众人都禁不住惊呼一声，那白帛中所裹的，既不是马王爷的尸首，也不是什么怪鱼，而是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超出了众人常识的一个……“东西”。

面对那一大团生满黑鳞模糊不可辨认的“尸块”，罗司令突然想起自己手下有位军师——瘸了一条腿的“花蛤蟆”，此人祖上是仵作出身，仵作就是验尸官，家学渊源，他家那套堪尸验骨的本领在省里是很有口碑的，正好这次下山“花蛤蟆”也跟在身边，于是便把他叫到前边，让他过去瞧瞧这白帛里裹着的尸块到底是个什么，是不是就是马王爷尸身所化？

“花蛤蟆”不太情愿，但把头的話怎敢不听，也只能领命行事，战战兢兢地蹲下身检验尸体。他平生虽与各种怪异的尸首打过交道，却也没见过马王爷这样死后肿胀全身生出鳞片的诡异情状，用竹签轻轻拨开几片黑鳞，越看越是觉得匪夷所思。

罗司令早已按捺不住性子，连珠炮般地催问：“我说蛤蟆，你他妈究竟看明白没有？”

“花蛤蟆”听“把头”问得甚急，只好擦了擦满头的冷汗，指着尸体头顶对罗司令颤声说道：“罗把头，我说出来怕您不信，这个……连我也不敢断言，我看马老爷八成是要化龙了。”“花蛤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他看到那尸首上除了遍体生鳞，而且大约位于头顶的地方，还绽出一个坚硬的肉瘤，分明就是龙角的雏形，鳞角悉备，不是尸体要化龙又是什么？

众人听闻此言又是一阵大乱，低声议论起来：“看来马王爷观山指迷的本事真不是吹出来的，这堂屋太师椅下端的确是处藏真之穴，把死人埋下去竟然能够化为黑龙，不过现在此穴被破，龙也死了，马家祖坟的风水气运算是完了……”

罗司令对“花蛤蟆”的话不置可否，只是连连摇头，他不太信死者化龙这些荒诞之事，虽说龙这东西人人都知道，可又有几人亲眼见过？正疑惑间，只听有人叫道：“对不对，这不是龙，只有一个短角，应该是惯居淤泥烂土中的鲛鳖。”

一言点醒梦中人，大伙这才恍然大悟，确实极像是鲛鳖，那是当地阴水臭泥中所产，壳上生有鳞片的一种老鳖，很多富户喜欢用其煲汤，据说能滋阴壮阳，但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鲛鳖，而且也想不明白马王爷怎么变成了这样。有人就猜疑是成了精的老鳖附在马王爷身上，想借马宅的风水穴躲避雷火天劫，但冥冥中自有天意，四十九天不到就被人从土中掘了出来。

也有不少人认为不是鲛鳖成精，他们猜测马王爷一生最善奇术，一定是在生前有非分之想，可没积下那份德行，却想死后能成大道，终归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没能化龙，其术虽精妙，但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来被帛丝所缚挣脱不得；二来又在白昼被人从地下掘出，终于难逃劫数。

反正说什么的人都有，真相如何难以定论，最后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把这东西一把火烧个干净是最好的办法。为了不让这事传扬出去，就在院中点火焚烧，烧到最后剩下一大堆鳞片怎么烧也烧不化，便找来器械捣碎，把所有的灰烬渣滓都远远找几处乱坟岗子抛掉。

马家仍旧在堂屋里又为马王爷重修了处衣冠冢，还期望着日后家中能够人丁兴旺、财源茂盛，可也许那场焚烧妖物的大火，烧掉了马家的兴旺之气，在马王爷死后不到两年时间，马家的家境便一落千丈，从此衰败了。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厉种

《谜踪之国3神农天匭》里有个吃死人肉的“老蛇”，其原形来自解放以前，河南开封附近的一个怪人。此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形貌伟岸，筋骨虬结，身材恰似半截铁塔，面相极为凶恶，颧骨凸出，眼窝深陷，两眼已盲。他每天都在街上摆摊为生，往往顶着布伞，竖起一根旗幡，那旗幡上画有一只巨鼠，他自己抱着个大木箱坐到下边，那些过往的贩夫走卒老幼妇孺，见此人举止奇异，忍不住都会停步观看，瞧瞧此人是变戏法还是卖野药。

这壮汉摆摊却不卖东西，也不会耍戏法，他是善食生鼠，也就是吃活的大老鼠，观者赏他一枚老钱，他就吃上一口生鼠肉，若给得钱多，就捉来巨鼠，直接放到嘴里，当众咬食，只听鼠类在他嘴中吱吱惨叫，鲜血顺着他嘴角往下流淌，那情形很是残忍，胆小的都捂上眼不敢去看。他所携带的木箱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巴掌大小的活鼠。谁要抓来蜥蜴、蜈蚣，只要肯给钱，他也愿意当面吃下肚去。

大伙都以为这汉子是吃毒虫老鼠吃多了，致使两眼失明，然而只有少数本地人才知道，这汉子眼盲与食鼠无关，而是吃人吃的。

据说此人平生最嗜之物，就是小孩。那时候他血气方刚，住在哥哥嫂子家里，哥哥有个儿子，年方三岁，白皙肥嫩，非常招人喜爱，这人佯装呵护幼侄，夜里带着小孩同睡，转天早上起来，床上却只剩他自己了，哥哥一看被褥中沾染血迹，还有许多残存的头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自己这兄弟自小就喜欢吃活物，家人除了呵斥几句，谁也没太当回事儿，没想到这厮丧心病狂，现在竟吃起活人了。当哥哥的也知道自己这兄弟体魄出众，难以力敌，因此没有声张，趁其不备，拿生石灰投到他眼中，然后抡起菜刀就剁。谁知这厮两眼都被石灰烧瞎了，但还悍勇绝伦，居然抢过刀来，劈死了兄嫂全家，然后逃至外省避难。等大清国倒了，天下改换了朝代，他才重新回到开封，由于废了一对眼睛，只能依靠在街头食活鼠度日。

街上围观的人们听说了真相，无不切齿痛骂，那汉子却没半分悔意，声称两岁小孩之肉鲜嫩无比，世间任何山珍海味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小孩的肉有种天然香气，世人所谓“乳香”是也。他每次接近小孩，一闻到这股乳香，都会忍不住馋涎欲滴，吃过这世间至味，搭上两个眼珠子又算得了什么？说罢咧嘴大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吓得观者相顾失色，再也不敢多言，或许这个人就属于天生厉种，其行为不能

用常理解释。

第一章 墓中寻龙 驴头狼

《谜踪之国3神农天阹》中，主人公探险的地点在神农架，那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处在鄂西腹地，又恰好位于北纬30度地带，围绕着这一纬度，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谜团，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以及壮观的金字塔、百慕大魔鬼黑洞，全都出现在北纬30度。

自古有神农四宝之说，被称为“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文王一根笔、七叶一枝花”。那是指神农架林海茫茫，古木参天蔽日，生长着许多珍异药草，甚至溪水都有药性。每当春雷过后，下到山溪里舀起一碗水，便能治疗跌打、风湿，头顶一颗珠能治头疼，文王一根笔能表热解毒，七叶一枝花更是具有奇效，堪称“疑难杂症一把抓”。所谓“七叶一枝花”，顾名思义是一种草本植物，其特征是有七片叶子，在山里随处可见，诸如阴寒热毒之类的症状药到病除，相传乃是神农老祖所留，山区那些抓不起药的穷苦人，便以此物救命。

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里，更有无数珍禽异兽出没，除了恐怖的野人传说，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生物。相传这种怪物驴头狼身，当地山民将其称为“驴头狼”，身形和驴子差不多大小，头部很像驴，却长着四条狼一般的利爪，尾巴又粗又长，行走如飞，生性凶猛残忍。在找不到食物时就伤害牲畜，甚至吃人，单想想“驴首狼身”的模样也足够可怕，那些相关传说，更像笼罩在深山里的迷雾，面目模糊诡异，令人望而生畏。

据说在六十年代初期，还曾有猎人在山里打到过驴头狼，可惜尸体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所有关于驴头狼的传说，仅存在于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上，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它的存在。

这些传说听似荒诞，可往深处想想，却又合乎情理，有考察古生物的科学认为：驴头狼的外形特征，与上新世的史前生物“沙犷”非常接近，但由于神农架的特殊地理和生态环境，动、植物群类非常丰富，与“沙犷”一起生活在上新世的动物如金丝猴、苏门羚等，在别的众多地区都已绝迹了，但在神农架却依然生存着。因此我们也就同样有理由认为，可能有少数残存的“沙犷”也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存了下来，仍然栖息在人迹罕见的深山密林之中。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地底世界

我在长篇探险小说《谜踪之国》中，设定了一个核心秘密，其背景源自前苏联的“地球望远镜计划”。顾名思义，人类设制造了天文望远镜，可以通过它用肉眼来窥探宇宙星空，但人的眼睛却不能穿透地面，因为向脚底下探索要远难于向头顶上探索。人类已经可以到达太阳系的边沿，但很难打出超过三千米深的深井，所以才将穿透地层的深渊称为“地球望远镜”，意指直通地心的洞穴。

该计划的原型是早在六十年代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这两大阵营，受到冷战思维支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到无休无止的备战竞争当中，军事科研也以近乎畸形的速度突飞猛进，双方竭尽所能开发各种战略资源。当时苏联国土的南部和东部幅员辽阔，环绕着山岳地带，天然洞窟和矿井极多。为了比美国更早掌握地底蕴藏的丰富资源，以及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未知世界，苏联人选择了贝加尔湖中一个无人荒岛为基地，动用重型钻探机械设备，秘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这一工程耗时将近二十年，他们挖出的洞穴，垂直深度达到一万两千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已知洞窟。因为涉及高度军事机密，所以“地球望远镜”计划始终都在绝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内幕。

关于苏联科学家通过地球望远镜发现了什么，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传说，内容非常离奇恐怖，有种说法是深度钻探挖掘到一万两千米左右，就再也挖不下去了。虽然钻头的熔点几乎等于太阳表面的温度，可有时候把钻头放下去，拉出来的却只剩下钢丝绳，而且钻井中传出来了奇怪的声音。电台里会收到大量从地底发出的诡异噪音，那简直像是恶魔的怪叫，没人能理解这些来自深渊的信息，也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现场人员都以为他们挖通了地狱。随着深度的增加，难以置信的奇怪现象越来越多，最后因为各种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这项工程被迫冻结。

据说美国宇航员，也在外太空接收过与之类似的“幽灵电波”，近年来被科学家证实是宇宙微波辐射，如同电视机里出现的雪花，或是电台中的噪音干扰。从遥远的过去到无尽的未来，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电磁波，或许地底深渊里的可怕现象同样是电磁作用，不过这些情况还有待于科学家继续探索。至于小说《谜踪之国》中，那个深埋在地心的秘密又是什么，也留到小说里再作分解。

第一章 墓中寻龙 人狗互食

以前在《贼猫》里讲过这么一段，说是打完仗往往殍尸遍野，大部分尸体都没人处理，无数血肉之躯就这么扔在荒郊野外，任凭乌鸦和野狗随便啃啄。吃死人的不仅是野狗和乌鸦，就连村中人家所养的狗和猪也跟着一道吃。经常啃吃死人的猪绝不同于一般的猪，这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啃过死人的猪肥得吓人，毛光皮亮，就连看人的眼神都冒着凶光。这些猪虽然肥，但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可一辈子都不敢再吃猪肉了，而且看见别人吃猪肉自己就忍不住想吐。

虽然这是故事里的描述，但也不是完全虚构，老话说得好“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那个时代发生的真实事件，远比小说里残酷得多。

早在五十年前的香港，倒提着一只鸡在马路上走，都会被控“虐待畜生”之罪受到责罚“人之初，性本善”是没错的，但是自相残杀之事还是有的，虽然是极少数，但这“极少数”的残酷行为，却能让人类的文明失去光彩。下面就讲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朝时候，有位知县姓刘名海，因嫌知县一职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倾尽家财，疏通高官，又买到一个知府的官位。他去高州上任后不久，还没顾得上搜刮民脂民膏，便遇上广西贼寇入境，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众皆携家带着，逃避贼寇。

难民们逃到高州城外时，请求城门人通报知府大人进城避难。哪知这个知府刘海，却认为贼兵大至，城内没有多余的粮食给难民吃，竟然下令紧闭城门，拒不收纳一人一畜。任凭无数难民在城外苦苦哀求，他都充耳不闻，坐视不理。此后贼寇尾随跟至，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眼见城门紧闭，门外众多百姓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哀求打开城门，便明白了个中缘由，于是肆无忌惮地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哭喊声不绝于耳。而那知府刘海，却端坐在城中，装作无事一般。

后来贼寇退去，只见城外血流成河，积尸数里，引来了很多野狗食之。没过多长时间，那些野狗们都已吃得又大又肥。这位知府刘大人，又以城中粮食不足为由，命手下出城抓捕野狗，捡选其中肥大者，宰杀烹煮了让军民人等食用。那时，高州城内的百姓们都说“城里人食狗，城外狗食人！”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康小八

《谜踪之国》里提到的绿林盗贼康小八，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清代光绪年间，土匪盗贼特别猖獗，其间尤其以当时北京城的康八、康九两兄弟最为有名。

那时在城东，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一带，有一对兄弟，因为穷苦出身没个名号，兄长称做康八，弟叫做康九，哥俩都以偷盗为业。兄弟二人纠集了一些当时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组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组织，专门对旅客、行商进行敲诈勒索，毒害一方。这兄弟俩不止偷盗行窃，还特别好色，据说那时在路上见到一个稍微有些姿色的妇女，这伙人就尾随其身后，只要趁人不备，就会绑到隐蔽处将其奸污，或者绑回去做了压寨夫人。如遇到更漂亮的，也一样绑回山上，然后再将先前所抢来的妇女用绳子勒死。

兄长康八早年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出身，认识他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康小八”。因其厌恶了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活，所以自己弄了辆骡车，专门运载京津两地行人、货物，赚点运费糊口。但一段时间下来，每日入不敷出，连基本的饭钱也挣不到，所以铤而走险，收钱替主顾报仇杀人，又因惧怕官府知道后抓其正法，才干脆逃到山里落草为盗。

做了盗贼后的康八害怕官府缉拿，常常更改自己的姓名，变换着装衣束，出没于京津两地为非作歹。有一天，他行至天津，忽然想变换一下容貌。见不远处有一理发店刚刚开张，便一头走了进去。师傅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康八，甚是热情。准备工作就绪后，师傅拿起剃刀为康八剃发，和照顾别的顾客一样，边剃边与康八闲聊。

师傅问：“客人是从哪里来的？”康八回答：“从北京来。”师傅又问道：“客人要是从北京来的话，可曾听说过康小八这个人吗？听说他是个匪盗，凶残之极，弄得行商和旅客都不敢两地通行。虽然朝廷下令要抓其正法，但是捕头派出去若干，也搜查了好一阵，就是抓不着。你说这小子狡猾不狡猾？”

康八装作没听见一样，继续闭着眼剃发。等到剃好了头，康八起身对师傅说：“今天我身上带的钱不够，你跟我取，我就住在不远处。”师傅点头应允后跟着康八出了门。俩人走到一个曲折隐蔽的小巷中时，康八突然转身掏出洋枪对着剃发师傅，冷冷地问道：“你也知道康小八？你看我像康小八吗？”师傅立刻明白，原来见到了真人，吓得呼救的

力气都没了，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求饶。康八坏笑一声，开枪打死了剃发师傅，转头扬长而去。康八虽然狡诈凶悍，但坏事做绝，到头来也终究难逃法网，被五城练勇拿住，刖在了菜市口。

第一章 墓中寻龙 猫城

猫是一种十分神秘，又非常有趣的动物，自古驯兽里唯独没有驯猫，它们与人类的距离，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众所周知，猫在古埃及被视为神明，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拜猫仙的习俗。古时曾有动物八仙和五大家的传说，老鼠是其中一家，却始终没有猫的一席之地。但在东方，不仅是中国，包括日本、泰国等地，都将猫视为神秘的灵物，比如“老猫会讲人话，但因为犯忌而不敢说”之类，都可当做很有趣的故事来看。

我在《贼猫》里描写了一座灵州城，地处水陆要冲，热闹繁华，还是大群野猫聚集的“猫城”，因为城里的人都喜欢猫，甚至是崇拜猫仙爷。曾有很多读者问我灵州城的原形，是不是苏州城？其实灵州城的地理位置虽在江南，但其本身的背景和猫仙之说，都是完全架空虚构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猫城”。我最近到厦门鼓浪屿，发现岛上有许多人家养猫，还有的商家用猫做宣传，也有出售一些与猫相关的精美纪念品，不过还没到那种每走一步都能看见猫的程度。

真正名副其实的“猫城”，位于马来西亚古晋。“古晋”在马来西亚语中的意思就是“猫”，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当地人从不养狗，但家家户户都要养猫，这里除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屋和人猿，最出名的居民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猫了，在沙捞越河两岸，至今还留存着古老的猫形浮雕壁画，近代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如果不算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里的古埃及，古晋大概就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崇拜猫的城市了，这里甚至还有“猫博物馆”，再加上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留下了大量欧陆风格的建筑，这些奇妙的文化和古老的传说，使古晋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距离古晋城区很远的山里，还有座古寺，幽静偏僻，隔绝外界尘俗，去到那里的游客也少，寺庙中常年居住着很多猫，它们既非四处游荡的野猫，也非寺里特意养的家猫，而是属于两者之间，而且跟寺中的和尚混得很熟，每当有游客到来，和尚就会用饼干招呼群猫过来，表演钻圈的把戏，但那些猫对饼干没什么兴趣，却往往为了钻圈的先后顺序打成一团。后来游客走了，和尚有些寂寞，猫咪们也懒得继续打架，便又爬到墙上晒太阳去了。

第一章 墓中寻龙 怒晴鸡

《鬼吹灯之怒晴湘西》的冒险地点在湖南，实际上这个故事里出现的怒晴鸡，其原型来自河南的民间传说。

据说很多年以前，在嵩山一带，每逢春天惊蛰时分，住在山里的居民夜里常常会看见两道红光围绕在少室山巅，一条大约六七尺长，另一条大约四五尺长，蜿蜒起伏，就好似两条火龙一样。到了天明，报晓鸡打鸣之后，就会逐渐消失了。只要春天一过，到了初秋季节，这两条红光便不会再出现，很多看到的人都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在这少室山下居住着一户山民，其家中养有一只雄鸡，这只鸡体形高大，身材魁梧，其相貌颇有气势，足有十多斤重，所产之卵全都光滑圆润，而且假以时日孵化，无有不活，主人一直视其为宝贝，并且称呼它为“老雄”，养了十余年，一直不肯宰杀。有一年初春季节，又到了这老雄产卵之时，但谁知此次这老雄产了数十只蛋，到最后仅存活了一只雄性鸡崽，其余的尽数夭亡，主人看后，每日垂头丧气，以为此事乃不祥之兆。这天，忽然有一位番邦模样之人来到了这户山民家中，看到了老雄与那只雏鸡，转头便问主人这两只鸡是否肯卖。主人正在因之前的事情而犯愁，认为是这老雄已经年老无用了，所以就随口说了句：“客人如果出得重金买之，我岂能不卖？”那客人问道：“这两只鸡你想卖多少价钱？”主人回应：“五百就够了。”客人听后面露喜悦之色，立即应允了下来。主人起初想找那客人索要五百个铜钱，但见其面露喜悦之色，便立即明白自己索要的价钱低了，于是急忙改口说道：“我所说的五百，乃是五百两纹银，并非五百铜钱。”客人听其这样说后，沉思了许久，说道：“既已如此，我答应你便是。五百两纹银的价钱我不会吝惜，但是你可再反悔！”主人听后大喜过望，答：“你若拿得五百两纹银前来，我誓不反悔。”客人甚是高兴，次日便带了五百两纹银前来，付给了这户山民。

主人见其果真带了银两前来，喜形于色，收好银两后便立即打开笼子，将两只鸡交付在了客人手中。客人接过鸡时，主人拉住其衣袖，笑着问道：“我起初只是想戏弄一下贵客，没想到你果真携重金前来，敢问一句，你买这两只鸡所谓何用？”客人笑着回答：“尊翁执意要问，我只如实相告。”

那客人说道：“你在这少室山下居住，可曾见过这山巅之上有两道红光？”主人疑惑地看着他点了点头。客人继续道：“那两道红光乃是两只

蜈蚣精，一父一子，若再过百年，其子长成，必为一方禽兽，到那时必定残害生灵，为祸一方，你不但一家难保，就算我们这些外乡人，也要受其牵连，所以实为大患，不得不除。如今那只小蜈蚣精，尚为年少，不成气候，其父老矣，而且势单力孤，还不敢公然横行肆虐，唯有这两只鸡可以制伏它们。老雄体壮，不足为虑，但其幼雏年纪尚轻，若是每日将稀世珍物作为饲料喂之，便可迅速丰满其毛羽，壮其体力。听说这幼雏乃是数十只卵中仅存一枚，可想而知其精气独钟，难怪其余之卵尽数夭亡啊。”主人听罢这一番话，整个人傻愣在了那里，随即问道：“你说这两只鸡可制伏那蜈蚣精，但这两只鸡乃普通家禽，没有特异之处啊！”客人微微一笑：“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普通家养之鸡，皆为眼皮上掩，这两只鸡则恰恰相反，此目名为怒睛，此鸡实为凤种。”说罢，客人便带着这两只鸡由山路走了。

过了一段时日，一天客人带着这两只鸡来看望主人，主人见那只幼雏已然长大，无论体形还是姿态，居然都和老雄十分相似。客人住下后每日给雄鸡饲以精食，直到某天暮色微降，少室山上又浮现出那两道红光，客人看到后满脸喜悦地招呼主人从屋中走出，“那妖怪又出来了！我带凤种去制伏它。”说完携鸡便往门外走。主人随后跟上，想去看个究竟，被客人拦住了脚步。“山顶之处妖气凝重，你乃一介山民，不知其中厉害，倘若中了剧毒，性命万难保全。”客人说完，转身上山去了。主人听了客人之语，留在家中抬头看着山巅，仔细观察所发生的事情。

过了二更时分，主人看到少室山上那两道红光好似燃烧起来一般，其红愈发鲜艳，瞬间变得像两股擎天闪电一样时闪时烁，一会儿蹿向东南，一会儿蹿到西北，有时上下起伏，有时宛然缠绕，分分合合，若即若离。一会儿变成一个圆环的形状围于山顶，一会儿变成一根木棒模样笔直伸缩，或像雄鹰盘旋一样围转，或像鱼跃龙门一样激奋，时而旋转着慢慢停了下来，时而穿行着骤然停止，其形亦迷亦幻，虚实不定。

主人为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这时忽然见其中那段较短的红光一阵剧烈的上下翻腾，好似要挣脱束缚一样，然后变为笔直的一条光柱，倾斜着疾驰而下，半明半灭，落入山中，顿时山上冒出一道五色光芒，瞬间消逝无踪。主人心中窃喜，心想必定是那妖怪已被歼灭。再抬头观望，见还有一道红光飘于山顶，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知此乃老妖之气，看起来已经气渐低迷，估计是要落荒而逃了。果不其然，一会儿工夫，另一道红光就好似一片惨落的树叶，在空中任由狂风摧残，萧瑟飘荡，慢慢地堕入山中荒地处。到此，两道红光都以悉数灭绝。

清晨时分，东方渐渐亮了起来，主人知两妖已除，早就备好了饭食准备接待客人。这时见客人左臂抱着两只鸡，右手提着一段树条缓缓地走入屋内，树条上穿着两只蜈蚣，一大一小。主人迎上前去说道：“知道你大功告成，所以特意备下饭食为你祝贺。”客人却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两妖虽除，可惜这两只鸡也身受重伤，命不久矣。”主人听后，立刻走上前去，观望两鸡。只见那只小鸡，浑身羽毛脱落殆尽，唯一一息尚存，老雄也遍体鳞伤，精神沮丧。又观那两只蜈蚣，大的长约六尺有余，左钳已经脱落，脚足还有一两只在慢慢蠕动，小的那只也有五尺多长，双钳全被摘下，足已没大半，身体就像枯木一样僵硬。主人抬头询问：“这两妖既然以除，你还抓来做什么？”客人答：“这两只蜈蚣虽为妖精，但其身体发出红光，道行终究不浅。若用其躯壳制成刀剑之鞘，也可值千金。”说完，便把两只鸡递到主人手上，语气诚恳地嘱咐道：“这一战两鸡出力过甚，小鸡不过十日，老鸡不过半年，皆会死去，因其有功于人，所以死后一定要将之好生埋葬。另外，两鸡与妖激战之时，也都身受剧毒，切记绝不可食用，切记！切记！”说完便转头休息去了。

次日一早，客人与主人辞行，又给了二百两黄金以示谢意，然后用一个木匣装上两只蜈蚣，负在背上而去。不久这两只雄鸡果真如那客人所言，先后脱羽死亡，主人也遵照嘱托，将两只怒晴鸡好生埋葬。埋有雄鸡的山峰耸立至今，唤作“金鸡岭”。

第一章 墓中寻龙 黄妖

《鬼吹灯之怒晴湘西》中古狸碑老猫洗肠一段，读来极尽惊悚诡异，此事也并非是完全虚构，在自然界的动物之中，有着数不清的凶猛野兽。它们一直维持着自古不变的食物链体系，依靠残食比自己弱小的动物为生。然后古语有云：“弱为强所制，不在形巨细。”这是说有些飞禽走兽，相互间彼此克制，被称为“天敌”。书里描写的狸子，体形和猫的大小相似，却能捕猫而食，再怎么机敏灵巧的猫遇上它，也毫无反抗余地，所以说此物是猫类的天敌。

猫是种得天独厚的生灵，传说它有九条命，天敌少之又少，而专门吃猫的这种生物，现在很可能已经灭绝了，据说它体形如猫，头大鼻尖，耳朵竖立，且身体发黄，乍看之下好似狐狸。所以见过的人都误称其为“狸子”。又因其腰间长有一圈金黄色的毛发，很是显眼，所以也有的叫它“黄妖”。在古时则将它称谓“白狐子”，是道门里的妖怪，还有的说法认为这种生物实为犬科，体形接近黄鼠狼一样大小，双目滚圆，炯炯有神。

相传黄妖的饮食习惯也颇为奇怪，它既不食林间草木，也不吃各类飞禽走兽，唯独对一种食物情有独钟，那就是家养之猫。黄妖的捕食手段更是堪称古怪，要不然名字里怎么带了个“妖”字呢？它从不会自己去围抓捕猎，而是通过释放一种类似催眠效果的气息，或说是继续愤怒之情，以袭家猫精神之虚，家猫会自行随之而去，任其活生生的寸磔而食，根本不会挣扎反抗。

据曾经目睹过黄妖吃猫的人所言，那黄妖常会在有人居住的村边出没，每到月明星稀之夜，便从乱坟岗子上下来，到村中寻找家猫。如有家猫遇见黄妖，便会浑身战栗，吓得不敢出声，想逃也迈不开腿，只能绝望地跟着黄妖离开村子，走到有溪水流淌的所在。然后那猫就会在黄妖的注视下，像口渴难忍似的不停饮水，喝完吐出，吐完再喝，以此反复数次，直到将腹中五脏全部洗净，嘴角流着血水，仰面朝天地躺地上。

这时黄妖才会挤眉弄眼地缓缓走过去，先用舌头将猫从头到尾舔遍，猫毛被它所舔，会自然而然地迅速脱落，它再伸出爪子在猫肚皮上来回抓挠，随即划破肚皮将肠子一节节拖出来吃掉，还要饮血食肉，最终只剩下几块残骸才肯罢休。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关东军地下要塞

胡八一初出道时被困野人沟金代将军墓，正走投无路，误入了一处与地下古墓相邻的“关东军地下要塞”，其规模之大难以估量。东北边境地区的日军地下要塞，是真实存在着的，而且不止一处两处，关于这种日本人修建的地下军事设施，有一些已经被发现，开辟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展览馆，还有一些已经在战争时期被毁，更大一部分却还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山区，至今未被发现。

小说中的地下军事要塞规模庞大，而实际上真的有那么大吗？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军事要塞——黑龙江虎林县虎头永固性地下军事要塞，中心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6公里。在此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共有大小十余处要塞，由猛虎山、虎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五个阵地组成。正是由于虎头要塞的分布范围广、工事规模大、军事设施全、防御坚固、攻击力强，又处在扼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咽喉要道，日本关东军将其吹嘘为永久要塞，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不过这座要塞的下场也和西方的马其诺防线一样，被人迂回包抄了老窝，徒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备而不用。

迄今为止，在东北发现的日本关东军地下要塞，以及弹药物资，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曾将大量地下仓库和军事设施封存隐蔽。

日军的弹药武器在战败后藏匿得极深，关于此类的事迹不胜枚举，据说在八路军刚进东北的时候，到处收集日军残留的武器，但是收获不大，有一次几名战士在一条河畔，发现一座大坟，坟前立着个墓碑，上写：战马之墓。底下署名是一个日本军官的名字。看样子是关东军留下的，大伙也没太留意，但侦察连的连长却觉得这座坟很不对劲，这么大的坟堆里面得埋多少匹马？于是带人将战马坟挖开，结果往里边一看，坟中全是被拆散了的火炮，重新组装起来就可以使用，原来这是日军撤退时所藏的一批武器。在大兴安岭林区也隐藏着许多地下要塞，有种传闻，据说前些年大兴安岭的火灾，就是由于关东军地下军火库爆炸引发的。这些传闻虽然荒诞不经，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小说中那种地下要塞，是完全存在的。

至于《鬼吹灯》中描写的地下要塞位于中蒙边境，现实中这里尚未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要塞，但在关东军对苏联采取的战略防御体系中，中蒙边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守满不守蒙，等于守河不守滩。在草

原的边缘设立秘密要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尸香魔芋

胡八一一行人等进入精绝古城的遗迹之后，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安葬精绝女王棺椁的地宫入口。棺椁悬挂在一个无底大洞之上，棺木是由罕见的昆仑神木制成。如果按现代家居装修的说法来说，这基本没有雕琢痕迹的棺木，属于原色风格。正是这样珍贵的昆仑神木，才使妖艳的“尸香魔芋”永不枯萎。昆仑神木是虚构的产物，是一种即使砍断也不会枯萎的树木。类似神树的传说在很早就有相关记载，扶桑、榑木、若木这三大神树，是中国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著述中记载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最出名的三种，其中若木又名“昆仑若木”，它可以看做是昆仑神树的原型。

生长在昆仑神木上的“尸香魔芋”大概是勾起网友们对《鬼吹灯》中提到的各种神奇生物发生浓厚兴趣的第一号，因为这个故事中“尸香魔芋”的原型根本就不难找出，也就是同它一字之差的“尸臭魔芋”，学名泰坦魔芋花(TitanArum)，原产地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因为它会散发尸体腐烂的恶臭，吸引苍蝇和以吃腐肉为生的甲虫前来授粉，所以又俗称为“尸花”，“尸臭魔芋”是一种世界上最大的花，造型像个大水桶，有着类似马铃薯一样的根茎。和那种同样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花，无茎无叶只有花瓣的大王花外貌不尽相同，但都是奇臭无比。这股子据说类似鲜牛粪或是腐肉的臭味是为了吸引嗜食腐肉的昆虫前来传粉，植物也要传宗接代嘛！

网络上有人指出“尸臭魔芋”便是“尸香魔芋”的后裔，这就有点过于牵强。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从没有过“尸香魔芋”，也没有过“尸香魔芋”守护所罗门王陵墓的传说。书中所谓的“尸香魔芋”不会发臭，却会另埋于根茎下的尸体产生异香，而这种能传播数十米的异香，会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使人脑产生幻觉，它曾是所罗门王的守墓者，利用死亡幻觉，杀死了无数妄想接近所罗门王宝藏的盗贼。这些都是我虚构出来的。虽然“尸臭魔芋”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会制造幻象，有些植物、真菌虽然的确会产生致幻物质，例如一些可以加工成神经性毒品的植物如罂粟、大麻之类，还有云南那边的美味牛肝菌，吃多了就会看见有小人在眼前跳舞，但直至今日，尚未发现能在人脑中制造如此强力幻象的品种。

第一章 墓中寻龙 鱼骨庙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中，胡八一等人听了陕西农民李春来的说法，奔赴陕西“铲地皮”，在黄河边好不容易搭上一艘机动船渡河，却没能成想船只撞上了“铁头龙王鱼”，差点没掉河里喂了鱼，后来他们一打听，原来这种大鱼以前也出现过，还曾有人花钱买了大鱼的骨骼，建了一座“鱼骨庙”。

这是书中的小说情节，而事实上“鱼骨庙”在天津邓岑子、山东日照、浙江甚至越南等沿海诸地均有出现过。天津邓岑子的鱼骨庙甚至传说有康熙皇帝的御赐对联：

百年鱼骨为梁架，千年龟髓附至尊。

意思是说这鱼骨庙的房梁檩架为鱼骨所造，庙中神像底座为千年龟壳。不过此庙在清朝道光年间因鱼骨断裂而塌毁了，倒是山东日照的鱼骨庙保存至今，并留下了非常完整的民间传说。

山东日照这个地方在青岛西南，靠近古黄河出海口，因有淡水相济，一直是渔业重地。传说早年间海里潮信经常失序，不时有惊涛骇浪、狂风暴雨，桅折舱漏、船覆人亡之事一年甚于一年，渔民一出海，全家人的心就悬到嗓子眼上。有一天大潮时，在海口外的海滩上漂上来一尾大鱼，双眼已没，是两条小鱼送上来的。奇怪的是，那两条小鱼一送上来就掉头回游，把大鱼孤零零地撇在海滩上，再也没有回来，就跟出公差似的。更怪的是海水从此涨不到那里，连日太阳也像出火一样的毒，连渴带晒，大鱼最后干死在海滩上。也就在当天夜里，周围村的人忽然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梦，梦里龙王爷告诉大家：那条大鱼经常兴风作浪、吞食渔民，触犯天条，依律摘除双眼、赐死海边，向当地百姓赔肉还骨，以昭天德、安民心。

第二天一大早，那些在海难中失去亲人们的人们半信半疑地秘走相谈，一传十、十传百，终于大起胆来，持刀背筐，涌上海滩，揭鳞割肉。为报答龙王的厚恩大德，示龙威、警百鱼，当地渔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大鱼落浅的海滩西边岭坡上用鱼骨盖起一单间小庙，骨为檩，鳞为瓦。庙中只供龙王一像，取名为“鱼骨庙”。

照这传说中的说法，搁浅的大鱼应该是鲸鱼，以几米长的鱼骨为梁，这种长度也只有鲸骨可用。我国沿海鲸鱼搁浅的新闻虽然不像南半球澳洲鲸鱼经年累月成批冲上海滩那么多，但隔个把年总能听到一两起。

第一章 墓中寻龙 黑驴蹄子

胡八一和胖子的首次摸金之旅，起因是两个穷急了眼的家伙在大金牙的怂恿下，终于决定要去倒斗发财了，二人凑钱买了火车票，路上做梦都在数钱，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目标——大辽太后之墓已经不能下手了。不过听屯子中的老猎人说起了大兴安岭的野人沟，这使他们茅塞顿开。

兴安岭的故事多得说不完，除了人熊和人参娃娃，以及游荡在山林中的猎鹿人之外，关于野人沟那些神秘的传说似乎也是其中之一。而实际上，大兴安岭并没有野人沟，也完全没有“野人沟”的地名，这些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不过在这次摸金的行程中，还是有许多东西有真实出处的，比如说黑驴蹄子。

许多人都觉得摸金校尉的装备中，最具神奇色彩的便是“黑驴蹄子”，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是本书的常客，却从来没派上过什么用场，扔出去似乎还不如石头好使。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说法，“黑驴蹄子”可以克制僵尸，所以凡是去倒斗的摸金校尉，都要带上几枚“黑驴蹄子”，宁可备而不用，也不能用而不备，这就叫做有备无患。尸变的原理有很多，其中最受认可的是生物电的作用，“将黑驴蹄子”塞入僵尸口中便能对付尸变，大概是起到一种类似屏蔽器的作用。要在阴暗狭窄的古墓中对准僵尸的嘴塞进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心理素质不仅要稳定，而且要眼疾手快，否则可能塞进僵尸嘴中的不是“黑驴蹄子”，而是自己的手指了。

“黑驴蹄子”倒不完全是我凭空虚构出来的，黑驴可以驱邪的传说流传甚广，东北地区的江湖术士，降妖捉怪，尤其是对付千年尸魔，多半离不开此物。关于“黑驴蹄子”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有位农妇在田间劳作，无意中一脚踏破了一个古瓦罐，脚上立刻生出一个脓包，臭不可近，疼得死去活来，问医用药多不见效。眼看就要一命归西去了，正好有位道人善看病诊脉，知道她这是撞克了，便命这农妇的丈夫尽快去捡黑狗屎，要以干燥色白者为佳。又取“黑驴蹄子”，混合黑狗屎，点火焚烧，以其烟熏灼农妇脚踝上的患处，脓包上立即破了一个小孔，从中流出清水半盆，混杂着一团团黑色的长头发，细数之共一十九络，自此患处痊愈。后来我就把它改头换面写在《鬼吹灯之昆仑神宫》那一集里了。

第一章 墓中寻龙 火瓢虫

在《鬼吹灯》里提到过许多神奇的生物，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胡八一在昆仑山当兵时所遇见的火瓢虫。后来在《昆仑神宫》那一集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达普”。这种瓢虫形状很像常见的七星瓢虫，但身体是半透明的，内部似乎有股暗色的火焰在隐隐流动，一旦与任何生命体接触，就会引出大量温度极高的烈火，直到将与之接触的生命体彻底烧死，方才熄灭，那种蓝色的火焰，仿佛能把人的灵魂烧成灰烬，西藏轮回宗称之为“无量业火”。在现实世界中当真有如此可怕的火虫吗？

在青藏公路沿线，有许多关于昆仑山中人体自燃现象的传说，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川藏公路横跨昆仑山，而且还要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四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险峻的一条公路。解放军战士某甲和某乙，开着一辆军用解放大卡车，给部队输送一车紧急物资，途中经过川藏公路昆仑山一段。当时正是深夜，下着鹅毛大雪，为了保证安全，车开得很慢，在漆黑溜滑的盘山公路上前进。眼瞅着再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目的地了，想到这儿，俩人都松了一口气，在雪夜的川藏公路上行车，实在是太危险了，还好没出什么事。

两个人正在庆幸，忽然有一团蓝色的火球撞到了车窗上，正在开车的战士某甲，下意识地一踩刹车。车轮虽然装了大铁链子防滑，但是这一下还是使整个大卡车斜着滑了出去，斜撞在了路边，最后边的一个车轮卡在了悬崖上。下边就是万丈悬崖，没有别的车辆牵引，这辆车是拉不上来了，车上装的重要物资，也因为车身倾斜而散落了一部分。幸运的是两个战士没有受伤，他们下车察看，发现地上有一团蓝色火球，正逐渐熄灭，他们凑到近前，见是只红色透明的小虫子。这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活动的虫子？某甲取出一个空水壶把虫子装了进去，准备带回去给战友们看看。随后两人一商量，决定某乙步行去兵站求援，某甲留下看守物资。天亮的时候，某乙带着人来帮忙，发现卡车仍然斜挂在悬崖边上，地上的军用物资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但是某甲已经死在驾驶室里了，他的身体被烧成了灰烬，但是他周围的物品，没有任何被火烧的迹象，他装虫子的水壶里面空空如也，那只奇怪的虫子，已经不知去向。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昆虫热，有一队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到昆仑山去搜集珍稀昆虫标本。在昆仑山的深处有一个山谷，里面一年四季百花盛开，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就连谷中的泉水也芳冽清甜，整条山谷犹如世外桃源。这

些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捉到了不少奇形怪状的虫子，足足逗留了两三天，才心满意足地准备收队离开，却发现队伍中少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在这里失踪可不是闹着玩的，大伙不敢怠慢，立刻开始在附近寻找他们两人，他们应该不会独自走出山谷，大伙不停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可空山寂寂，没有任何回应。

反复搜寻无果，两个大活人竟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队员们无可奈何，只好向附近的驻军求援，在解放军的协助下，终于在山谷最深处的一道岩缝中，发现了齐刷刷的四条半截人腿，膝盖以上的部分，全部被烧成了灰烬，如果不是岩缝中背风，山风一过，这些细微的灰烬便都会随风散去，留不下半点痕迹。

通过剩下的腿部残肢可以辨认出这正是那两个失踪的学生，看来他们已经遭遇了不测，他们在这里究竟遇到了什么？经过法医判断，他们都是被火焚致死，但即使是火葬场的焚化炉也难将人体彻底烧成如此细的灰烬，要烧到这种程度，至少要达到华氏三千度的超高温。三千度是什么概念？连铝合金都能熔化，即便是这样也要持续燃烧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死者烧得连骨头渣子都成了细灰，而现场除了人体被烧的灰烬之外，没有任何起火的迹象，最奇怪的是两名遇害者的四条断腿，都完好无损，没有被火烧灼的痕迹，只是在断面上，有不少受热流出来的脂肪油膏。

只能推测这两名不幸的遇难者，是在一瞬间被神秘的烈焰烧成了灰，而那火焰很快就熄灭了，他们两人进入岩缝，很可能是想在里面找寻昆虫制作标本，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烧死了他们？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人体*？不过人体*现象一直是人类未解之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不过昆仑山附近的人体自燃传说，都会涉及昆虫，也许真的有这样一种古怪的七星瓢虫，具有某种神秘的生物能，可以引发灵魂深处的业火焚烧。

第一章 墓中寻龙 潘家园

《鬼吹灯》里，胡八一和王胖子走上摸金之路，皆因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遇到大金牙，后来胡八一和胖子也在潘家园落了脚，做起了生意，可以说潘家园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而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市场的，这个情节被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演义化了。

真实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位于北京三环路的东南角，其雏形起源于1992年上半年。当时一些当地下岗职工，在现址西南马路边的坡上摆摊，把家里的旧家具、旧电器等旧货拿来卖。几个摊，几十个摊，市场就慢慢形成了，并正式定名为潘家园旧货市场。定名“旧货市场”明显是经过考虑的，“古玩”、“文物”太惹眼，“工艺品”又不说明问题，“旧货”的含义就宽泛多了，各种古玩行的杂项都可以囊括其中，而且现在已经不再局限于此，就连“*”时期的一些时代产物，以及各种民族工艺品也都有人经营。现如今您就看吧，像什么仿古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陶瓷、中外钱币、竹木牙雕、佛教信物、“*”遗物、毛主席像章、革命样板戏的海报、各种连环画小人书、明清或现代名人的真假字画，历代的陶器、各种真伪的古玉、造假的青铜器，古旧钟表老首饰，五花八门的各种旧货，足能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如今老外们来北京，除了登长城、吃烤鸭之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逛一逛潘家园旧货市场，各国来京的洋人喜欢来淘宝，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

大金牙什么玩意儿都倒腾，做的是“杂项”，并不局限于金石玉器，他称自己的生意为“古玩行”，这个行当里，行话术语是最基本的沟通手段，从介绍、点评、讨价还价、买卖成交，都有着自成一体的用语套口。如果连这些都不明白，就别指望能在潘家园混出名堂来，除了这些行话切口，还有许多规矩讲究。例如，一件买卖双方要交易一件明器，得先让人看看货啊，于是卖方就要把明器拿出来。但是您别着急，明器不能过手，不能直接递到想看货的人手中，必须先由卖方自己将明器摆在桌子上，这时候想看货的买家才能伸手从桌上拿起来观看。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东西掉到地上损坏了，可以分清楚是谁的责任，尤其是瓷器、玉器，千万不能直接过手。倒卖古董的港商明叔和大金牙都是古玩行的人，所以都知道这规矩。

像这些都是约定俗成，是不成文的规定，比起这些行规，更专业的

是术语，要是外行听起来，简直就像听天书似的，比如翡翠叫“绿头”，玉器叫“石头”，字画叫“纸片”，复制品叫“下蛋”，卖给外国人叫“洋庄”，卖给国内的叫“本庄”，换东西叫“打仗”，收到了好东西叫“吃仙丹”，做第一笔生意叫“开冲”，到外地收古玩叫“铲地皮”，仿制品做得不高明叫“判眼”，诸如此类，说都说过不来，简直可以出一本字典了。

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行家与行家交易时说的，如果碰上不懂这些行话的买主，那就是“菜头”，如果菜头要问的话也都有很圆滑的套话应付，若是问这件东西是哪个朝代的，他就会告诉你这是“明式”，而不说是明朝，问货从哪儿来的，标准答案是“山西侯马”，潘家园中的假货一般都是这种说辞。

古玩行里的行话术语，也是由清末那个时代产生的，然而时至今日，有些古老的行话已不再适用，便逐渐被淘汰出去，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很少，大多都是近代产生的新术语，同以前的行话比起来，有很大差异。

比如行话中同样一个名词和动词，在不同的年代或者不同的区域，或许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称外出收古玩的为“铲地皮”，也有的称他们为“游击队”，假货还叫做“高老八”或者“高八爷”，而且为了避免露白（“白”是钱财的意思）被别人眼红盯上，在说明价格的时候，都是百分之一，说一块钱，实际上就是一百块钱，一百元即是一万元。

现在总有专家给古玩鉴定价值，其实古玩的价值是很难说的，有市无价或者有钱无市的情况很普遍。一件东西，卖家说值多少钱不行，没人买它就不值钱，只有在买家认可的前提下，它才有这个价值。而且古玩真伪难辨，做假的实在是太多了，就连专家也可能有看走眼的情况，京派语言通常叫做“懵买懵卖”，说白了就是“隔着口袋买猫”。

总之潘家园旧货市场，就是这样一个给买卖双方施展眼力、财力和魄力，斗智、斗口、斗心理，极富戏剧色彩的自由市场。就在这个市场中，发生过许多听起来十分传奇的故事，也有许多珍品由此得以浮出水面，有空的话去这里逛一逛，说不定会捡个漏，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也许就让您给赶上了。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在《鬼吹灯》中，胡八一的摸金理论，全来自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据传此本书出自清朝摸金高人张三链子之手。

世上当真有这本摸金校尉所写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吗？很遗憾，因为事先已经说了，小说中的摸金校尉便是一个虚构的设定，所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自然也是作者凭空虚构出来的，就连类似的书都不存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本书，也绝对没有过这十六字风水的传说，不过有一个十六字算命先生的传说，却与风水相去甚远，在这里简单地讲一下。

相传当年有一家姓王的豪族，家中有位千金小姐，某年游至一荒园中，拾得谷穗一枝，这谷穗生得好生奇怪，是从地下一具死人枯骨中生长出来的，上面仅结了一粒饱满异常的谷籽，闻之芳香扑鼻。王小姐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将那谷粒吃了下去。她回家之后，忽有感应，从此怀有身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便产下一子。这个孩子因为没有父亲，只好随母姓王名禅，成年之后便进山学道，自号鬼谷子，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后人称之为王禅老祖，此人不仅能推算万事因果，还能演算日月星辰的变化，称得上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通常算命先生为人算命，都是批八字，而鬼谷子则批十六字，故此又得了个别名“十六字算命先生”，但鬼谷子批命图没有流传下来，而且这段故事只是民间流传着的一个传说。

真正的鬼谷子是确有其人的，他活跃于战国时代，以乡里族姓王，而不知其名，因住于鬼谷，遂以鬼谷先生称之。战国时著名的风云人物张仪、苏秦都拜在鬼谷子门下习纵横之学，并精通相术及兵法，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孙臆也是鬼谷先生的弟子鬼谷先生周游列国，在世数百年，最后不知其所终。又有一种比较近似神话的传说：鬼谷先生名利，或为蜎，号玄微子，亦系秦、汉之师，与二郎真君交往至厚，位列仙班，奉为王禅老祖。后世流传的有关他的图画，最有名的是被称为中国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瓷器“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这件价值连城的元代瓷罐现在流失在美国。“鬼谷下山图”中的鬼谷先生相貌慈祥，如同元朝平话中所说的坐二虎车下山，实则拉车的是一虎一豹，这就显出与其他道佛居士绝不相同的仙风道骨，令人肃然起敬。

第一章 墓中寻龙 地理簠

《鬼吹灯之巫峡棺山》最后面有一个外传叫“金点”，实际上是主角胡八一祖父胡国华给人算命“看风水”相地的故事，书中写此类通过术数为他人占卜吉凶来糊口的，因为这种事技术含量比较高，所以往往被尊称为“金点”。这其实是我的揣测，照评书大师连阔如老先生的说法，“金点”是江湖艺人管算卦相面的总称，如同一种群名词似的。

这些金点先生们也分好坏，最高境界莫过于通晓江湖金点十三簠。这些算命的金点先生，说话都隐含机锋，处处给人下套，这个套儿，行话就叫簠头儿。今天先不说别的，就单表一下这十三簠的首簠：地理簠。

什么叫地理簠呢，其实就是金点先生套问算命的人家乡何在。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每个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产能耐，甚至可以通过四处的奔走延伸出特殊的职业来：山西、陕西的走西口，山东、河北的下关东，福建、广东的下南洋，四川、云南、贵州的走下江这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往细里说，旧时北京干果子铺的上下人等，多是山西文水人；粮行里头，则基本上山西榆次人的天下；山东章邱县的人，旧时则有两个出路，一是去瑞蚨祥等祥字号的绸缎庄做伙计；二是去打铁，反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亲戚朋友推荐，出来进去都是熟人，干别的活儿的也有，但少。假设算命的金点先生懂得这个，有山东章邱县的人来算命，就知道他少不了这两个去处，再一瞅他衣饰整洁，是个买卖铺伙计的模样，就恭喜他说“您该入商界”，这不就正对上簠头儿嘛。对方准能佩服这算命先生，是有功夫的，这算命打卦的钱也就顺理成章地掏出来了。

话说这江湖金点地理簠虽然说的是旧时事，但其中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比方说现在北京城里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的北漂，广东各地多湖南、江西的外来工，这大家生活里遇得着的。北京城里开成都小吃的多是重庆开县人，深圳广州街上开桂林米粉店的多是广西钦州人，这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但是我说出这个，可不是教人算命骗钱来着，就当是个谈资，和人聊天扯闲篇的时候说说乐呵乐呵。

第一章 墓中寻龙 蝎子倒爬城

《谜踪之国》的男主角司马灰和胡八一最大的不同之处，大概就是他出身旧家，不仅更加通晓江湖规矩，而且身上还带着功夫。

司马灰的家传功夫就叫“蝎子倒爬城”，能够倒立起来，头顶向下，双膝弯曲，用脚尖钩住岩缝，张开双手交替支撑重心，犹如一只倒立的壁虎，贴在壁上游走而行，故称“蝎子倒爬城”。

据说“蝎子爬”本是民间杂技中的一门，中国最有名的杂技之乡河北吴桥，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几样绝活，近几年的春节晚会，也都有来自吴桥的杂技表演，亦可证明所言不虚。前不久在吴桥附近出土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墓中壁画上就描绘了“肚皮顶碗、蝎子爬、火流星”等古老的杂技项目，这说明此类绝技自古已有，历史非常悠久。

虽然在近几百年的杂技项目中，古代绝技“蝎子爬”早已失传，但在旧时的军队里，却得以将其继承并且保留了下来。在军中会使这套本领的，大多是受朝廷招安的绿林盗贼，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大八义》、《小八义》中，神偷赵华阳、阮英均以此绝技作案。据说就在民国年间，燕子李三还在济南的城墙上玩过这么一手，许多老年人亲眼目睹过。

不过我写的时候还真没想过现在还能有会这种功夫的人在，我那本书刚到编辑手里，编辑就很兴奋地告诉我，网上名博萨苏就写过“蝎子倒爬城”的故事，那篇博客的名字叫《蜘蛛大侠黄象明》，这位黄大侠乃是萨苏的中学同学，从小到大就脚上头下地爬房头蹿屋脊，老萨他们都见惯了。不曾想，那天黄象明在数百人的面前，头下脚上地施展蝎子倒爬城绝技爬上三楼房顶救人，最精彩之处，楼上要自杀那主儿一看有人要上来扔下一东西，黄大侠不慌不忙，手脚用力，钩住砖缝，蝎子一样向右平移三尺，接着又是三尺，虽然惊险却是应对自如，楼下喝彩声如雷，这一段听着都让人神往。

第一章 墓中寻龙 鳖宝

天津卫的老故事里，南蛮子憋宝非常常见，尤以天津开埠成立租界后为多。那个时候来了许多外地客商，勤恳务实，凡事精打细算，逐渐发了大财，而天津卫本地人却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思进取，看别人赚钱却又眼红，也想不明白自家的生意为什么不如外来户，怎么钱财都让外地人赚走了？便往往将责任归咎于是那些外来的商人，说是这伙南蛮子会憋宝，施术摄去了秘宝，才使得天津卫这一片土地灵气枯竭，害掉了此地风水。

这种故事其他地方也有传闻，流传已久，上岁数的人大多知道。据说西域胡商与江西土人擅用方术，天下之宝，无所不识，然而这两者却有所不同，江西术人是在地窖子里开地眼，小孩生下来就不叫他见了天日，一直在地下生存，《鬼吹灯》里提到的陈瞎子和港商明叔的干女儿阿香的眼睛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憋宝的做法是再施与秘术传授，日久这小孩就能看见种种埋藏的宝物；西域胡人则是在身上养血珠，所谓血珠，即是江底老鳖体内结出的肉瘤，大如丸球，不甚光泽，所以旧时也称此法为“鳖宝”。一般是用刀在自己胳膊上挖个口子，将鳖宝埋在肉里，待到伤口愈合，再遇找宝物便能有所感应。

有着铁齿铜牙的纪晓岚甚至还有个鳖宝的故事：说是纪家太夫人喜欢喝鳖汤，杀鳖的时候都要冷不防一脚踩住鳖背，趁这东西伸头之时一刀剁下鳖头，结果那天出了奇事，鳖头剁下后从脖腔里跑出来一个寸把长的小人儿，围着那鳖跑了几圈又跑回脖腔里了，厨子好奇剖开鳖身一看，小人已死。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其实那小人就名叫“鳖宝”，谁要是得到了它，把自己的胳膊用刀切个口子，把鳖宝放进去用血脉养它，这人从此以后就能看见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并把它挖掘出来。可不久以后鳖宝就会吸尽这人的血脉，令他血尽而亡，然后子孙就能把鳖宝从他的胳膊里取出，再放到自己的身体里，如此往复可以致大富。那厨子听说后，又气又悔，恨自己怎么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放过了。纪家的太夫人于是劝他说：“那东西是怪物，用了会把命丢了，到时候就算找到了金山银山又能怎么样？快别想了。”可惜厨子到最后还是想不开，给活活气死了。

第一章 墓中寻龙 筷子桥

我在《贼猫》里曾提到一座深埋地下的筷子城，整座城楼全以日常所见的木筷、竹筷搭成，虽然形制颇小，但具体而微，有城门、城楼，两侧都是由无数筷子搭建的城墙，那敌楼上竟然还留有数十处观敌的箭窗。城门前护城河上还架有一座筷子桥，通体都用筷子搭成，虽然筷子有长有短，材料新旧各不相同，但黏合得甚是坚固平整，桥面微成拱形，宽不足两尺，但也足以让人踏桥而过。

以筷子这一平常所见所用的平凡事物，搭建成也是日常所见的城池、桥梁，就显得这城中更加诡异非凡了，这只不过是行文时的一个手段，要说起出处和关联也是相当有趣的。

早年间北京天桥最为兴盛的时候，三教九流云集，金皮彩挂齐全，讲究的是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本事，要不怎么管卖艺挣钱叫平地抠饼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种地不行商，单凭这绝活本事就能让看热闹的人把钱掏出来，好让他们买大饼糊口。有个保定府的江湖艺人，也不见他卖艺，也不见他卖药，甚至也不见他吆喝拉场子。他就是见早儿就来，找一片地方，就拿着成百上千双的筷子搭建城池楼阁，每天不重样，煞是出奇，是他独一份儿的买卖，还真有人照顾他的场子，每天都来看他搭筷子楼，并扔下几个钱。不过这江湖艺人全凭筷子横搭竖构搭建的城楼，还不像我书中所写的筷子城中那座筷子桥，是以胶黏合而成的；你想想，如果用胶把筷子黏合成城池楼阁回头怎么拆下来啊，那不是砸了自己的买卖吗？

不过呢，真有不用胶黏合不用钉子构造的木桥，话说英国最著名的学府剑桥大学有座数学桥，就是牛顿利用数学和力学原理设计建造的，整座木桥上既没有用胶黏合，也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就能架于河上供人行行走往来于两岸之间，堪称奇迹。后来，好奇的学生把它拆下来，想看个究竟。谁知拆下来容易，恢复原貌就难了。无论学生们用什么方法，就是恢复不了原样，连校方也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用钉子固定，才重新将木桥架起来，只是这木桥的大小形制，就远大于我书中所提的“筷子桥”了。

第二章 镜里乾坤 抚仙湖下的僵尸村

阿计是广州人，毕业后做了个小报的编外记者，也是业余作家，专门创作纪实文学，却始终没找到什么太好的题材，赚的稿费刚够糊口，加上年纪轻轻，名气更是谈不上，十次有八次会被退稿，但他本人却很热爱这个行业，觉得能够记录事实真相，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那一年阿计到云南采风，在抚仙湖附近的山道上，搭了辆载货的卡车，途中跟司机天南地北地闲聊。

那个司机徐师傅是个热心肠的话唠，特别好管闲事，得知阿计是个作家，就问他怎么不写写抚仙湖，这里的怪事可太多了，讲上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阿计说：“我写的都是纪实文学，不是那种胡编乱造的小说，怎么可能随便听一耳朵就写？”好比前几年气功热，有的作家就在书里写道“某位气功大师，少年时在深山迷路，看到树杈上坐着个白胡子老头，胡子好几尺长，一直垂到地下，那老头看这孩子骨骼清奇，便授予天书四卷，出山之后就成为了大师”，这不明显是胡扯吗？居然也敢标榜为“纪实文学”？不过牢骚归牢骚，阿计常到山区收集素材，听司机师傅提到抚仙湖，他还是很感兴趣，就递了支烟询问详情，想知道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古怪离奇的事情。

司机徐师傅的老家就在抚仙湖边，便在车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从地图上看，抚仙湖的形状像个葫芦，南北宽大，中间窄小，北边水最深，都知道深，却不知道有多深。据说前清年间，有人把麻绳捆在铁牛上往下沉，一船的绳索都放完了还没探到底。老人们常讲“深山有灵，深水有怪”，这抚仙湖深不可测，通着海眼，里面自然有怪。当地凡是上岁数的人都知道，解放前湖里曾经捉到过僵尸。也有人说那东西是水里的猴子，但为什么没有尾巴？那模样就跟水鬼一样，体生白毛寸余，似人非人，有鼻子有眼，满身腥臭，身上有很多肉虫，用网捞起来抬到村子里的时候这东西还活着，整夜呜呜哀嚎惨叫，村子里的狗听到那声音，全都吓得夹着尾巴打战。村民以为此物不祥，是沉在湖底的僵尸所化，就拿乱棒打死喂狗了，谁都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怪物。那年月真是愚昧无知，如今要是能逮到个活的，可就值大钱了。

阿计听得入了神，首先觉得十分诡异，其次又深感惋惜，如果司机所言属实，村民们在抚仙湖里捉到的水怪，倘若能留下活体，绝对是震动天下的大新闻，这很可能是种早已灭绝的深水动物，似乎比在神农架

发现野人更为离奇，水怪被村民打死了实在是个天大的遗憾，但有没有留下尸骨呢？

阿计寻思，这件事毕竟隔了几十年，留下遗骸的希望非常渺茫，而且从未见诸报端，想必什么都没留下，因此只是随便问了一句，谁知司机给出的答案却出乎意料：“那个从湖里捉到僵尸的村子，当天晚上便整个消失了，现在连地图上都找不到了。”

阿计十分奇怪：“整个村子都消失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徐师傅说在湖里捉到水怪的那个村子叫“猛狗村”，因为村中自古多出恶狗，体形比周围的狗大出许多，性情十分凶猛，最适合当猎犬。据未经考证的说法，这都是当年蒙古大军打进云南，从漠北草原上带过来的犬种，不是本地的土狗。

由此可知，这“猛狗村”是抚仙湖附近存在了好几百年的古村，村民的迷信思想很深，一直流传着湖底有僵尸的传说，所以把那水怪乱棍打死，结果当天晚上发生了地震，整个村子都陷到了湖里，满村男女老幼几十口人，没能逃出一个，只有个别外出的人幸免于难，等附近的人们听到消息赶去看怪物的时候，村子早已陷入湖底，现在连地图上都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因此，风传村民打死的水怪可能不是僵尸，而是湖里的神，导致全村遭了天谴。

阿计被徐师傅的讲述深深吸引，虽然也怀疑徐师傅是信口开河，但回去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当时有很多朋友劝阿计，写稿子没什么前途，养家糊口都难，恐怕连老婆都讨不到，不如趁早回到广州，凑点钱买辆雅马哈摩托，摆个鱼档做个体户，收入颇为可观。阿计也知道自己前途渺茫，理想抱负毕竟不能当饭吃，不免动了做个体户的心思，但他一直放不下在车上听来的传闻，决定再写最后一篇报道，然后就回广州摆鱼档，于是稍作准备，前去抚仙湖调查取材。

阿计先到县档案馆查阅了县志和大量资料，得知抚仙湖属于断层溶蚀湖泊，从远古时代开始就经常发生地震，周边不断塌陷被湖水淹没，相传湖底有座古城，少说也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至于具体是哪朝哪代沉入湖中的遗迹，迄今为止还没有定论。县志还记载每当大雾弥漫之际，湖中会出现耀眼的白光，由于县志属于信史，所以这些事还是比较可信的。

阿计查阅资料期间住在县城招待所里，无意间打听到了一些情况，前几年有空军某部一架飞机经过抚仙湖，仪表突然失灵，飞机直接坠入湖中，为了搜索飞机残骸和驾驶员遗体，部队动用了大型潜水设备。飞

机残骸虽然没找到，但使用深水潜望设备的时候，却发现抚仙湖下一个极深的大洞中，似乎有房屋建筑，里面有不计其数的死人，那些尸体身上白糊糊的，不腐不坏，随着暗流前后晃动，就如同许多人在漆黑阴冷的湖底行走。

这件事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也许仅是田间地头流传的小道消息，谣言居多。不过阿计知道，前几年确实有架空军飞机失控坠入抚仙湖，至今也没有找到残骸，这倒不是凭空捏造，而潜水员发现湖底有许多僵尸，更是与村民在湖中捉到水怪的情形吻合，虽然未必全部属实，但会出现这种谣言，其中必定有些蹊跷。

阿计接连查询了几天资料，只找到几条民国年间猛狗村因地震陷入湖底的记载，但都没提到村民在湖里发现僵尸的事。关于地震的情况也皆是语焉不详，那时毕竟消息闭塞，外边又在打仗，大概是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期间，抚仙湖远在云南，比起国共两党在淮海战场上千军万马的较量，这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陷入湖底，就当时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能在县志或报纸上提到几句，已属难得。眼下找到的这些记录，根本不够写一篇报道，最为难的是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仅凭一些民间传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阿计没办法，只好去找那位司机老徐。老徐因赌钱输了很多，正是手风不顺，正想找个偏僻地方忍几天，一听阿计想调查猛狗村的事情，就自愿充当向导，只要阿计肯付些劳务费，他可以带路，到那个村子陷入湖底的地方走一趟。

阿计说酬劳好商量，但是当年的猛狗村整个陷入了湖底，咱们不会潜水，又没有任何装备，即使再去原地调查，也只能看到湖水茫茫，这抚仙湖深不可测，空军飞机掉进去都没处打捞，除了水就是水，能有什么好看？如今最理想的，是能走访几位当时的目击者，亲耳听听他们的讲述。

老徐告诉阿计这就不太可能了，猛狗村陷在抚仙湖里，距今已有好几十年，当时只有一个幸存者，她本人是个神婆，见到村民们打死了僵尸，吓得屁滚尿流，没命般地逃出村外，这才把消息带到外边，夜里村子附近就发生了地震，其余的人全是从这个幸存的村民口中听闻，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如今那个村民早就死了，死人又怎能从地下爬出来给你讲述？眼下还活着的人，大多是口耳相传，和他说的没什么分别。

阿计听罢很是泄气，合着说了这么多，当年全村只有一个幸存者，想那整个村子陷到湖底是多大的灾难？没准这位幸存者遭受的打击太大，吓得神志不清，逮什么说什么，怎能当真？何况此人本身就是一

个神婆，专以从事迷信活动为生，擅长妖言惑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这些话，就更不可信了。

老徐说那个年代的人们思想虽不开化，却也不至于如此偏听偏信，大伙之所以会相信，是因为的确有真凭实据，1949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溃退，有一支部队经云南往缅甸逃窜，当时有位法国的摄影师随军报道，他跟部队经过抚仙湖，无意中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有些不得了的东西，谁都解释不了。

阿计听得晕头转向，如果从时间上推算，村子因地震陷入抚仙湖的时候，正值淮海战役期间，时间应该是1948年年底至1949年年初，而国民党军队溃退至缅甸，则是1949年底的事。地震和拍摄照片的时间几乎隔了整整一年，这位法国摄影师，又能用照相机记录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老徐说，计同志，你别总以为我是信口开河，也不要乱猜了，不是讲眼见为实嘛，咱们现在过去瞧瞧，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

阿计半信半疑，跟老徐来到县城一户人家里，户主是个中学历史老师，也是老徐在县城里的亲戚，喜欢收集各种文献资料，家中存了不少解放前的旧报纸，档案馆里也未必能查得到。老徐让亲戚翻箱倒柜找出一份报纸，指着其中一页，请阿计仔细看看这条新闻。

阿计看那报纸上有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拍得本就不怎么清楚，再用油墨印到报纸上，隔得年头多了，报纸已呈深黄色，细节几乎都看不到了。他端详了许久，勉强看出照片里是个村子，村口有块石碑，字迹难以辨认，石碑旁倒着一个身首异处的死人，而在这死尸跟前，有个男子背向站立，手中似乎拎着什么东西，不远处有株枯树，周围全是一片模糊。

阿计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又去看旁边的新闻稿，但报纸保存条件不好，很多字都看不清楚，眼看天色不早，就告辞出来，找了个小食店吃晚饭，同时请教老徐，报纸上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徐二两白酒下肚，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住了，内容当然大多是听他那个教师亲戚所讲，他说这张照片拍的场景，正是发生地震前一刻的猛狗村，凡是以前去过那个村子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阿计更是茫然：“徐师傅，你莫非是酒后胡言？先前还说法国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那个村子已因地震，陷到抚仙湖底将近一年了，怎么如今又说是地震发生前的一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司机老徐文化程度有限，加上喝了酒舌头发短，连比画带说，解释

了足有两个小时，阿计才逐渐听出一些头绪。

原来1949年年底，国民党某部溃退至此，有个随军报道战事新闻的法国记者，跟着一同经过抚仙湖，当时湖里突然涌出大团浓雾，雾中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幻象，村舍人家历历在目，法国人连忙取出照相机，按下快门拍了一张照片，随后怪风忽起，浓雾迅速退散，再看可就看不到了。当时刊发新闻的报纸，也不知道雾中隐现的村子具体是什么地方，所以报纸上只称抚仙湖出现了罕见的奇观，近似于海市蜃楼一般，历史上曾有多次记载，但被人用照相机直接记录下来，迄今为止还属首例。

然而当地人看到这张照片，都认出是猛狗村，那个村子里不过几十户人家，石碑前横倒的死人，就是从湖里捞到的僵尸，最初的照片还算清晰，能看到僵尸的样子。

报纸上的照片模糊不清，原件更是没处找了，但这个发现，仍然让阿计感到十分震惊，他非常想知道猛狗村陷入湖底之前都发生了什么，更想收集更多素材，至此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决定跟老徐到抚仙湖走一趟，进行实地取材调查，争取掌握第一手材料。

随着地质断层溶蚀扩大，湖岸不断向后推移，解放前那个小村子本就偏僻，又被湖水淹没了很多年，因此老徐也只知道个大致位置。

那一带交通不便，二人不辞艰苦，随身带了些干粮，有车搭车，没车步行，翻山越岭来到抚仙湖北端，从岸边的山上向下一望，只见湖面辽阔，碧波万顷，水天浑为一色，墨绿色的湖水就像一幅巨大的绒毯，一直铺到遥远的天际，远处山体截面上，还保存着当年地震遗留下来的痕迹。

老徐熟悉地面，在芦苇丛里拖出一条被丢弃的木槽船，这种船就是在大木头上掏出前后两个槽子，极其简易，可以供两个人坐在上边，划到湖中捕鱼，他说当年陷湖的位置，就在这一带了，可以载阿计到那个村子沉没的位置看看。

阿计正有此意，拎着背包上了老徐的船，待到舟行至湖面，就见抚仙湖水质清澈，能见度可达80~10米，探头俯视水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底五彩缤纷的鹅卵石，以及身姿摇曳的深绿色水草，群山环抱的湖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绿宝石般凝重华美的光泽。他不禁由衷赞叹，抚仙湖不愧是滇中高原上一块异彩纷呈的碧玉，恍惚中又有种错觉——这不就是海吗？

小船行出里许，湖水已深得发蓝，老徐说：“阿计同志，咱们今天运

气不错，老天爷没刮风，否则湖神就要变脸了。”

阿计说：“此事我也听过，一遇风暴，这平静的抚仙湖就变成恶魔了，它会泛起狂澜，把一波接一波的浪涌推向沙滩，形成惊涛拍岸的壮观场面，气势不逊大海，可见这深湖之下，确实蕴藏着某种恐怖无比的力量，也不知这几千年以来，神秘的抚仙湖吞噬过多少生命？现在虽是青天白日，但我只要一想到整个村子沉在湖下，那么多人们都做了水下之鬼，这身上就不免有些发冷。”

徐师傅自吹自擂地说：“抚仙湖的地形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有我老徐给你保驾护航，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就好了。”

阿计点了点头，又问：“咱们距离村子陷落的位置还有多远？”

老徐把手往周围一指，说道：“具体在哪儿可找不着了，总之就是这一片，没准就在咱们的船底下……”

一句话还没说完，远处的湖面上忽然升出一团浓雾，有若垂天之云，天色迅速暗了下来，老徐脸上失色道：“变天了，咱们赶紧掉头回去。”

谁知这天气变得比孩子脸都快，船只顷刻间已被漫天大雾笼罩，能见度不足数米，就听四周水波翻涌，竟似开了锅一般。

老徐和阿计心头怦怦乱跳，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均想：“该不会是沉在湖底的村子浮上来了？”等二人壮着胆子向周围望去，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却比预想中的更为可怕。

湖里有无数青鱼，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密密麻麻，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这还仅仅是眼前所能看到的，看不到的雾中可能还有更多，阿计和老徐趴在起伏的船上看得头皮发麻，这些青鱼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有巴掌大，大者长度接近一米五。

老徐从来没见过个头这么大的青鱼。这种青鱼生长缓慢，体形越大所处水域越深，轻易不会上浮，因此很难捕捉，现在这数以万计的青鱼群，大概都是从深水里游出来的，而且寻常只有死鱼才会翻着白肚皮浮出水面，今天遇上鱼群结队而出，个个都是活的，而且是鱼腹朝上浮出水面，这情形骇人之极，看得老徐目瞪口呆。

阿计来此之前，曾在途中听老徐说过抚仙湖里的种种怪事，其中有一件，便是青鱼结阵。每年5~8月，湖面上经常会有数万尾大小不等的青鱼，列队环游组成鱼阵，场面壮观，神秘诱人。关于这种现象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大致是说千年以前发生过地陷，有古之大城被湖水淹没，某

代滇王随着城池沉尸湖底，尸身化为了一条大鱼，被困在城中找不到出口，每年这抚仙湖里的鱼群，都要成群结队前来参拜，因为那些青鱼，也是淹死在湖里的古滇人化身。当然如果用科学解释则更为合理，数万条鱼聚集在一处，从高空俯视，就像有个巨大的水怪在湖中游动，常言说大鱼吃小鱼，大规模鱼群在其他水族看来，就是一条超级大鱼，鱼群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自身遭受侵袭。

所以阿计看到这情景，还以为是目睹了鱼阵，只是在茫茫雾中，陡然见到这许多大小不等的鱼浮出水面，未免有些诡异，让人心里发慌，似乎将会有不祥之事发生。

老徐告诉阿计：“这可都是深水鱼，它们突然翻着肚皮浮到湖面，乱糟糟的不像鱼阵，此时过于反常，我许多年来从没见过这种现象，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要出什么大事了，政府一再告诫群众，人民的生命安全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次要，咱们还是赶快回去为好。”

阿计也有隐隐不安之感，当下抄起船桨，跟着老徐一同划水掉转船头，可是湖面都被雾气覆盖，失去了远处的参照物，又没有指南针可以定位，哪里还辨得清方向？两人胡乱划了一阵，累得手臂酸麻，却似在雾中反复兜着圈子，始终没离开原地，也分不出白昼黑夜，而抚仙湖里的鱼群则很快潜入了深水，开阔的湖面一片寂然，眼前除了雾还是雾。

两人心里打鼓，突如其来的一大雾和翻着白肚的鱼群，都是天地失常之兆，由于不知原因，各种可怕的念头不免在脑中接踵而至。老徐甚至想到是湖底的村子闹鬼，作祟把船困住了，那些浸死鬼们随时都可能爬上来吃人。阿计对老徐说：“哪有这么邪的事？咱们在雾中迷失方向并不要紧，这种雾来得快去得也快，眼下应该镇定下来保存体力，等到大雾散掉再继续划船。”老徐说：“雾急了生风，大雾散开之后一定会出现风浪，到那时处境更加危险，所以不能停下来喘息。”正在商量脱困之策，却听迷雾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尖叫，那声音惨厉得难以形容，听得两人毛骨悚然。

二人相顾失色，听这惨叫声离此并不算远，但迷雾障眼，看不到远处的情况。阿计下意识地握紧了船桨，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这时船只忽然一阵，雾中出现了陆地。

老徐喜道：“靠岸了！”阿计虽感到情况有些不对，但脚下踏到实地，总比置身于深不可测的开阔湖面上稳妥，当即跟老徐弃船登岸。

大雾弥漫，难辨方向，两人穿过一片茂密的芦苇丛，一路向前摸索，不久来到一个土坡上，那里有株枯死的歪脖子树，毫无生气的枝干张

牙舞爪，迷雾中看来显得有几分狰狞，树上全是窟窿，躯干已经空了。

两人惊魂稍定，都感到有些疲惫，也不敢在雾中乱走，就地坐在枯树旁休息，抽着烟等待迷雾消散。

阿计吸了几口烟，低声问老徐：“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是什么东西在这附近怪叫？”

老徐说：“听是听到了，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今天这事真是邪了，湖上先是忽然起了大雾，又有深水鱼群出现，兆头很是不好，咱们等这场雾散掉，就得赶紧找路离开。”

说话间，就听那株枯树后有脚步声响起，两人起身过去察看，却见是个年轻女子，约有二十来岁，相貌长得还算周正。

老徐正愁找不到路，看到有人经过，连忙上前询问。谁知那女人脸色阴沉，只看了二人一眼就低下头，加快脚步继续赶路，嘴里好像在咕哝着什么受天谴、遭报应之类的话。

老徐讨了个没趣，骂道：“哪来的村姑，居然听不懂人话？”

阿计望着那女子的身影消失在雾中，发现她经过的地方是条乡间羊肠小路，地势崎岖，坑洼不平，路旁有块石碑，上面布满了苍苔，看起来很是古老，石碑上赫然刻着三个大字：猛狗村。

阿计和老徐不看则已，看清石碑上的地名，立时惊出一身冷汗，感觉心脏都被揪到了嗓子眼。

老徐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不是看错了，他吃惊地对阿计说：“这村子在几十年前就沉到湖底了，咱们难道在做噩梦？”

阿计同样骇异，猛狗村在解放前因地震沉到了抚仙湖下，如今这石碑竟然出现在了岸上，难道是湖底的村子受地质变动影响，重新露出了水面？不过转念一想，就觉得并非如此，他曾在云南丽江地震时前去采访，知道地震发生前，都会有反常现象出现，此前突然涌出的大雾，还有数以万计翻着肚皮上浮的鱼群，岂不正是抚仙湖将要发生地震的征兆？

阿计推测：或许他和老徐两个人，是走进了地震湖陷之前一刻的猛狗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几十年前那场灭顶之灾。刚才匆匆离开的那个年轻女子，很可能就目睹村民们杀死湖神，而选择逃离村子的唯一幸存者。

阿计越看这石碑枯树，越觉得像那照片里的场面，先前那声惨叫，肯定是村民杀死怪物时发出的，“猛狗村”随时都会因地震陷入湖底，他

好奇心向来很重，自己也知道自已迟早会因此遇上大麻烦，正所谓“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但还是忍不住向前走了几步，只见村舍房屋从雾中浮现出了轮廓，里面却看不到半个人影。

老徐一看阿计还敢往前走，忙说：“你不要命了？咱们快往外逃，也许从雾里逃出去就没事了。”随即扯着阿计就撤，走不数步，忽见石碑后探出血淋淋一个狗头，那不是寻常的土狗，属于蒙古草原上的獒种，个头大得出奇，它吐出猩红的舌头，两眼*目露凶光，扑过来冲着老徐就咬。

老徐吓得愣住了，不知躲闪，腿上先被咬了一口，伤得不轻，一屁股坐倒在地，幸亏阿计素有胆气，他手里还握着那条木桨，见恶狗扑向老徐，便抡起木桨，从半空横扫过去，狠狠击在坚硬的狗头上。耳听“砰”的一声，震得阿计虎口发麻，手中鹅蛋般粗细的木桨齐柄折断，那恶狗七窍流血滚到一旁，但它翻身就起，当头挨了一计闷棍竟似浑然不觉，摇头摆尾，龇出满口獠牙，再次扑了上来。阿计手疾眼快，把手里剩下的半截船桨当做木矛，对着那恶狗的血盆大口用力戳去，尖锐的木棍从狗嘴里穿头而过，鲜血喷了阿计一脸，谁知那恶狗仍未死绝，嘴里插着半截船桨，摇摇晃晃地还想起来伤人。

阿计和老徐惊骇的同时，更感到无比诧异，村子里的狗为何如此反常？发狂一般不问青红皂白地见人就咬，而且那眼神也不对劲，两人此刻赤手空拳，再也不敢同那恶狗纠缠，附近又没处闪避，加上老徐腿上伤重难以走远，因此慌不择路，逃进了猛狗村。

两人见村子里到处都是血迹，雾中有几条大狗正在撕咬一个小孩，肚肠子拖了满地。二人心里愈发惊恐，看这情形，应该是村民们从湖里抓到了什么怪物，村民将它乱棒打死之后让村里的狗来吃，结果那些猛狗吃了死尸，突然变得狂性大发，把整个村子里的人全给咬死了，这多半与那怪物体内的虫子有关。

阿计见村子里发狂的恶狗太多，在村头遇上一条已是应付不了，让它们一齐扑上来更无从抵挡，就同老徐撞开一户人家，倒插了门闩，又推箱移柜堵上门窗，老徐见房中墙上除了螺蚌空壳，还挂着柄打猎的土铳，就摘下来用于防身，阿计则拎了立在屋脚的一根短柄铁锹，这时屋外传出抓挠撞击门板的声音。

阿计心知村舍简陋，无论如何都挡不住那些体大如驴的恶犬，皆是暗暗叫苦，但至此已经无路可退，只得同老徐握紧手中的家伙，准备殊死一搏，这时脚底突然摇动起来，屋瓦摇颤，两人面如土色：“地震了！”

地震的时间持续得很短，震级也不高，但村中房舍古旧，许多地方的墙壁都在震中崩裂，阿计和老徐所处的房屋，后面山墙塌了半壁，好在墙体是往后倒，否则就把这两个人直接埋到屋里了，不过碎砖乱瓦和灰尘落下来，还是将他们砸得不轻。

二人在混乱的烟尘中看到后墙崩塌，均想刚才的地震还不至于使村子陷到湖底，毁灭性的陆沉式地震一定还在后头，此时不逃，更待何时？当下不顾身上疼痛，挣扎起来忍着刺鼻的灰尘，从断墙缺口爬到屋外。

两人面临绝境，只得豁出命去求生，跌跌撞撞逃到村口石碑附近，茫茫迷雾正在逐渐散开。阿计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鼓励老徐坚持住，离开这个村子就安全了，但并未得到回应，他转头看去，却见老徐两眼滴血，张开大嘴就朝自己咬了过来。阿计一看老徐变成了活尸，心中惊骇之状难以形容，连忙伸手将对方推开，但臂上一疼，竟被撕下一块肉来，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袖。他惊慌失措，不得不转身逃开，而那活尸般的老徐跟在后边紧追不舍。

阿计寻思那所谓的“湖神”，不知是抚仙湖里的什么怪物，村里的恶狗吃了它的死尸，就开始攻击村民；老徐被恶狗咬中，也变成了只会吃人的行尸走肉。想不到变得如此之快，他无可奈何，自己再不下死手就被活尸吃了，一狠心用尽全力抡起铁锹，锋利的铁锹挥在老徐脑袋上，齐着下巴切去了半截脑壳，活尸“咕咚”一声扑倒在地。

这时地动山摇，使整个村子沉到湖底的地震终于发生了，猛狗村下面是个存在了上万年的溶蚀空洞，地表十分脆弱，遇到强烈地震，村子立时整体陷入空洞。

在村子下沉的一瞬间，周围的雾中有奇光发出，阿计此时还有逃生的机会，但他手拎铁锹，转身望向村子，心中一片雪亮，那张法国摄影师拍到的照片中，有一个村民的背影，还有横倒在地上的僵尸。那村民不是别人，而是阿计自己，身首异处的僵尸则是司机老徐。阿计手臂受伤，知道逃出去也会变成行尸走肉，霎时间心如死灰，绝望之余放弃了逃生的念头，低着头走向了开始沉入抚仙湖的村子，这一刻定格在了1948年年底。

据说抚仙湖下有一具古滇王的僵尸，南疆多有蓄蛊养虫之术，相传滇王体内有蛊虫，所以才在深湖中沉尸千年而不朽，这种蛊虫会使人互相咬噬，一传十十传百，变成活尸。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年日军侵华，有一架满载毒气炸弹的轰炸机掉进了抚仙湖，很多年后机舱破裂，使湖底出现了变异生物，总之那湖深有怪，各种流言飞语都有，加上以前确实

发生过地震湖陷村子被淹的事件，这才出现了“抚仙湖下有个僵尸村”的传说。

第二章 镜里乾坤 妖术

唐朝初年，观察使王即王大人，受皇帝委派，携带官银前往湖南监督某项工程，半路经过长沙，由于天色已晚，便停留在县令陈公府中休息。陈公见上级领导赏脸住在自己家里，自然要热烈欢迎，安排高档酒宴款待，又命下人收拾好一间大房子，请王即在此休息，欲将官银另行安放，派兵严加把守。

王即此次奉皇命出行，一路上押送官银格外谨慎，耳闻近几年长沙出现神偷飞贼，此贼行窃手段高明，至今已有十几家大户被盗，官府至今没有线索破案，丢失金银足有万两之多。因此婉言谢绝了陈公酒宴，只请地方上提供简单的工作餐，也不喝酒，四菜一汤能充饥就行了，然后亲自在房中守着官银睡觉。

时值酷暑，天气格外闷热，到了晚上，王大人躺在床上只觉气息不畅，辗转反侧而久久不能入眠，直到三更时分，耳听得房梁之上像是有什么东西啄击木头，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声音非常细微。王大人在夜深人静时仔细去听，才得以洞察，他心知是有贼人窥觑官银，立刻起身呵斥，只听轰隆一声，一个东西从房梁上面掉落了下来，顶板裂了个斗大的窟窿，仔细一看原来是只老鼠，不过此鼠亦有不同，不仅身形硕大，而且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而行。

王大人素有胆识，看这情形怪异，就立即从床边摸到一根棍棒打了过去，仓促之际没有打中。老鼠见势不好准备溜之大吉，王大人却手疾眼快，拿起枕边随身的印匣又向老鼠砸去，那巨鼠行动敏捷，竟在间不容发之际闪身避过，未曾想大印破匣而出，正巧击中巨鼠的头部，它应声倒地，在地上滚了两圈，令人想不到的是鼠皮居然掉落一旁，底下竟然是一个*裸的男子。

王大人被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吓得不轻，大声高呼唤来守备在外的官兵，这男子被大印砸昏了，卧地不起，众官兵如鹰拿雀，蜂拥而上将此贼人擒住。陈县令闻讯也赶到一看究竟，这一看不打紧，令他想想不到的是，这名披着鼠皮的飞贼，居然是自己熟识的乡绅余某。余某也算是此地的大户人家，家中积蓄颇丰，有地有房，妻妾成群，无论是赈灾捐款还是修庙铺路，余某都出手阔绰，不知为何还会做如此勾当。

等上官到齐了，立刻挑灯审讯余某。起初余某还妄图抵赖狡辩，但王大人有铁面之称，最擅长折狱问案，当场下令对贼人施以大刑，这一用刑余某熬不住了，只得乖乖地交代缘由，哀求上官手下留情。原来这

几年，他所持有的钱财全部都是贼赃，行窃不下数十次，而且数额庞大，之所以不被发现能全身而退，全仗仗他会使得旁门之法，利用鼠皮作案。这鼠皮的来历，还要从他来长沙之前说起。

余某自幼家贫，父亲因身染寒疾亡故，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破门改嫁，改嫁后他随母亲住到继父家里。继父以开米铺为生，虽不是有钱人家，但生活也还算过得去，起初继父对他还算不错，自从有了自己的骨肉，便对余某越来越差，竟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卷了套铺盖将他扫地出门。

余某无处投奔，亲娘对此也没有过问，这使得他异常伤心，在集市里要饭，到处被人欺负。有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河边，回忆起这些事情，越想越伤心，真打算投河一死了之，恰巧被一路过的道人相救。随之询问余某轻生缘由，余某没有隐瞒，从头到尾如实讲出，道人一笑说道：“铜臭足乃困人，但此等小事何必轻生，只要你拜在我门下，为师传你些本事，保你今后锦衣玉食富贵无忧。”余某以为自己遇到了仙家，急忙叩头拜师。

道人将余某带到其家中，在柜子里取出了一个口袋对余某说：“里面装的都是本领，你伸手进去摸一个出来，摸出哪样我便传你哪样。”余某伸进手去，感觉里面放的都是一卷卷类似于皮囊之物，层层叠叠放在一起，他随手取出一件，却是张老鼠皮，他茫然不解，正想询问究竟。却听道人道：“我传你几句咒语，你便可钻进这鼠皮里，旁人看到你只会认为是只大老鼠，此后无论何处，都可随你出入。”道人随即传授余某咒语，以符咒顶皮步罡向北斗叩首，默念咒语二十四遍，向地一滚，身体就裹入鼠皮当中，还有一个皮囊挂在身边，可以将偷来的财物藏于此处，再念一遍咒语就可将鼠皮解脱，还回人形。余某遇了异人，得了异术，出山后不到几年，就用此法行窃致富。

王大人暗暗称奇，又问贼人在此次败露之前，可曾有失手之事？余某答道：“此术神异莫测，只是在两年前碰到一个同门，才被对方窥破，其余均无败露。”这还是两年之前，余某见到一名打扮高贵的客商携带银两颇多，就动了行窃之念，当他披了鼠皮样正想动手之时，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一只大猫，余某马上施法脱开鼠皮逃生，哪曾想那只猫就地一滚就变成了人形，抬脚将余某踩住。原来对方是他的一个同门，但法术道行高深很多，他不用任何皮囊就可随意变换，他念同门的香火之情，就放掉余某，并告诫余某不要再做类似的事，否则得不了好下场，余某受惊不小，从那时开始一直没有行窃。

今夜是因为余某打算给捐两个儿子捐官，需要银子在朝中作疏通之

用，苦于家中银两不足，迫于无奈只好铤而走险，没想到被飞印打到脑袋，以致败露现形被官府擒获。

第二章 镜里乾坤 废园之怪

清朝咸丰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时被称为“洪杨之乱”，因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战乱规模空前，波及了很多省份，死的人实在太多了，除了那些个打仗阵亡的，还有被乱兵山匪屠杀的、死于疫病饥荒的各种情况。据统计，这段时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亿计，整个大清国少说减少了一半人口。

当时有位姓丁名盛的商贾，四十来岁正当壮年。其家原住杭州，祖宅被兵火焚毁，等到乱事平复，他重新在苏州置了一座废园，准备携带亲眷定居下来过日子。

苏州城的园子最多，全是前朝富户所留，相传丁家所买的废园，也是某巨室的遗宅。早在发匪作乱之前，这处废园就闹鬼闹得很凶，常有怪异之事发生，一直空弃至今，战乱之时更是死了很多人，加上年久失修，从内到外，都甚是破败荒废。

丁盛就是贪图便宜，才买下来这座废园。推开园门进去一看，只见天井间尸骸纵横，被砍下来的头颅数以百计；那假山竹树之间，到处都是腐骨烂肉，臭得出奇；后园有个小池塘，积满了腐烂的落叶，池塘里的水色呈猩红，黏腻如膏，看一眼能让人恶心得三天吃不下饭。丁家既购此园，为了省钱，没有雇人干活，全家男女老幼一齐动手，逐步清理修整。

邻家有位老者，也是乱后重归故里，他见丁盛举家迁入废园，便好心劝告，此园绝不能住，园中之人往往无故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乱前已被视为凶宅，连杀人不眨眼的发匪也不敢住。

丁盛历来胆大，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死的遇不上鬼怪也得死，不该死的撞见鬼怪也死不了，因此根本不把邻居的话当回事，等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家人搬进去居住。

丁家搬入废园，当天没发生什么变故，只是夜深人静之后，池塘里有怪声传出，听着就像鸭子“嘎嘎”乱叫，声音凄厉，悚人毛骨。等到天光放亮，这怪声就没了，转天发现家中蓄养的鸭鹅鸡禽，意外少了几只。

一连三天，每天夜里都听得鸡吵鹅叫，声音显得极其惊恐，听得人头皮子发麻，到早上必然丢失几只鸭鹅，家中上下人等无不恐慌，不知这废园里藏着什么鬼怪，纷纷劝说丁盛赶紧搬家。

丁盛把脑袋一摇，训斥道：“无非是野狸拖鸡，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有个仆人战战兢兢地说道：“老爷您没听邻舍讲吗，废园里常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试想野狸拖得去鸡，可拖得去人吗？”

丁盛闻言大怒，对众人道：“咱们丁家以前是财大气粗，但因发匪作乱，家财早被劫掠一空，祖宅也遭战火焚毁，如今只剩下当初逃难时带的一些钱物。全家这么多张嘴要吃要喝，加上穿戴用度，日常开销，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能置办下这座废园，殊为不易，有了住所，咱们才能安顿下来，再用余下的钱将本图利，做些生意谋求生计，岂可轻易更改预算？况且凡是世上凶宅鬼屋，往往作怪于一时，人住得久了，阳气既能冲压阴气，这就叫邪不压正，咱丁家满门善男信女，违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从没出过男盗女娼的事，我不信镇不住这座废园。即使真要转手变卖，至少也得等到一两年之后，咱们现在刚买下来就急着要卖，岂不是明告诉别人此园有鬼吗？哪个吃饱了撑的，愿意用重金来买鬼宅？”

当夜阴云密布，怪声又起，丁盛壮着胆子，挎上宝剑，提了灯笼循声找去，一路绕到后园池塘附近，然而他找到东边，声音就从西边响起；他找到北面，声音又从南面传来，扰攘多时，未见分晓，三更时分，忽见池塘水面上伸出一只白森森的大手，露出一尺多长，似乎作势招人下水。

其时夜色深暗，灯烛忽明忽暗，丁盛站得远了，也看得不太真切，连忙揉了揉眼睛想要仔细看看，却见那只白手伸出一丈有余，竟冲着他抓了过来。丁盛虽然胆大，遇上这种情形也吓得全身发抖，仗着腿底下利索，掉头就往回逃，他跑到假山背后，再探头向后观瞧，眼前却是夜雾茫茫，一无所见。他心惊胆战，匆匆回到房中和衣而卧，想起池塘里那只怪手，不禁又惊又疑，辗转难眠。

丁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正自忐忑不安之际，只听那怪声再次传来，鸭鹅吵嚷之声，惨厉动人心魄，所有的人都被惊醒了，举家大骇。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废园重新恢复了寂静，仆人四处察看，发现家中养了多年的一只大白鹅不见了，池塘上漂着几根鹅毛，推测白鹅是让水怪攫去吃了。

丁盛想起昨晚经历，兀自不寒而栗，不得不决定搬出废园，但全家好几十口人，行李器具颇多，也不是说搬立刻就能搬的，只捡紧要器物收拾，直忙到天黑还没完，准备再凑合一夜，天亮就立刻迁走。

不料早上刚要出门，丁盛发现自己五岁的独生爱子不见了。这小孩聪明乖巧，最得老爷宠爱。少爷这一失踪，使得全家上下乱成了一锅粥，众人在废园中四处寻找，喉咙都喊破了，却没有半分回应，最后看到池塘水面上浮出一只小鞋，正是少爷当日所穿。

丁盛见爱子也遭不测，不免悲痛欲绝。丁夫人当场要投水自尽，被丫鬟婆子们舍命拉扯劝阻才没跳进去。丁盛越想越恨，命人花重金请来苏州城里的水龙队，把池塘里的水彻底抽空，要看看水下究竟有什么怪物作祟。

有钱能使鬼推磨，城里的水龙队听得丁老爷有吩咐，当即全伙出动，园中架设水龙不易，便以大桶排水，上百人一齐忙活，日头出到头顶的时候，废园池塘里的水就快要见底了，只见在残存的淤泥黑水中，有个白色之物，形状像是人手，却比人手大得多了。

水龙队里有个壮汉，先前跟随九帅剿过发匪，湘军炸开城墙打进天京的时候，他是最先冲进去的团勇之一，历来胆大包天，不信鬼神，此时有心请赏，便自告奋勇，站出来说：“池塘里的残水虽已不深，但要彻底排干抽空，至少还要两三个时辰，不如让某下到塘中，将那水怪擒出，交给丁老爷发落。”

丁盛一听，连声赞好：“如果壮士能生擒此怪，丁家愿出十金犒赏。”

那汉子谢过赏，便解开衣服，凸出浑身筋骨，把辫子盘到额顶，口中衔起一柄开了刃的牛耳钢刀，赤着膀子下到池中。这时池塘里的淤泥黑水仍然深可没膝，他刚进水，还没等站稳立定脚跟，水中那条白森森的怪手就已逐人而至，竟伸出一丈有余。搁现在讲，三尺一米，一丈大约是十尺，确是长得惊人。那汉子没想到如此厉害，也是准备不足，被吓得骇然变色，惊呼了一声，连忙逃避躲闪，可陷在泥泞中动弹不得。怪手愈追愈疾，这一百几十斤的精壮汉子，被它齐腰卷住，就跟拖鸡拽鹅般毫不费力，而且越缠越紧。

幸好池边有几个人拿着渔叉，纷纷攒刺下来，怪手被迫缩回水中，众人乘机将壮汉从池底拽上。那汉子面无人色，好不容易惊魂稍定，说起是适才经过，声称那怪手不见身体，但觉其手臂奇长无尽，皮肤滑如海带，腥臭无比，一旦接近，就使人忍不住张嘴作呕。

如此一来，众人再也不敢掉以轻心，用大桶继续排水，随着塘水逐渐变浅，那只白糊糊的怪手也渐渐缩短，直到水干见底，就看有个肉柱生于池底石板缝隙间，状若人手，坚韧非常，刀斧不能损伤，其身生有

稀疏的黑毛，表面血筋缕缕，一遇水就开始活动，池底枯骨累累，腥秽撞脑。

丁老爷伤心爱子惨死，让家人用木炭堆积，焚烧这只怪手，烧到天黑才终于焦枯为灰，楚臭气传至数里开外，然而这废园之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始终也没人能够说清。

第二章 镜里乾坤 尸变

浙江省有座城隍山，由山下城隍庙而得名，形势绝佳，历来禁止棺葬，不许任何人到山上修坟造墓。因为据风水先生说，城隍山是条龙脉，如果安葬先人，其后代必出真命天子，所以官府禁令极严。

满清雍正年间，钦天监望气官禀告皇帝，说吴越之间当出真主，不过解释不出原因。雍正皇帝性喜猜疑，也深通风水形势，推测此乃城隍山埋尸之故，便下了密旨，命两江总督酌宜处置。

两江总督为封疆大吏，总揽江浙两省军政大权，每天都是日理万机，忙得马不停蹄，但接到雍正皇帝的密旨，绝不敢有丝毫怠慢，赶紧调遣五百兵勇，由他亲自指挥，在城隍山连续搜寻了十天，始终没发现山里有坟墓的迹象。

其时正值酷暑，总督大人没完成皇上的密旨，心里又急又躁，加上连日疲惫，就带兵在山谷里稍事休整，恍惚中遇到一位老者。

这老者仙风道骨，不同凡俗，径直走过来说：“大人心中所想之事，老夫已知，你不必忧愁，要想解决这件大事，要等明日午时，城隍庙前会有一人经过，穿绿衣戴绿帽……”

两江总督大为奇怪，稍微一怔，后面的几句话便没有听到，忽然一阵清风拂面，他猛然惊醒，才知刚是荒山一梦，不免暗自诧异，寻思这怪梦来得蹊跷，可仔细想想那老者之言，又甚为荒谬，试想天底下有谁会穿绿衣戴绿帽？

两江总督虽然不信，但此刻无法可想，唯有等到转日，看看这个怪梦是否能够应验。于是转过天来，总督大人身着便服，带了几个亲随，来到山下城隍庙，眼瞅着时辰到了，果然有个人从庙前经过，就见来者是个乞丐，脑袋上顶着荷叶，身上披着荷衣，他是借此物遮挡似火的骄阳。

总督喜出望外，立刻命随从将乞丐邀进庙堂，好言好语详细地询问情由。那乞丐不知两江总督身份，只以为对方是位贵人，便哭诉说家父今年春天病故，奈何贫穷无以为葬，只得在城隍山上找了个土坑，推尸入坑，以浅土掩埋，连块墓碑都没竖。

总督称要做善事，资助乞丐造坟葬父，当即让此人领路，找到埋尸之处，由兵勇们掘地抛尸骸，却看土下死者僵而不化，尸身已生出鳞片，两手弯曲有如龙形。总督大人忙下令将这具发生尸变的尸体烧化，

骨灰移至铁棺封存，迁坟到百里之外，又赏了乞丐两千铜钱。那乞丐领了赏钱，欢天喜地地去了，可能他永远也想不到，要是自己不说出先父尸体埋在什么地点，满清江山早晚就是他的了。

第二章 镜里乾坤 兵家秘诀

春秋时“鬼谷子”，世称王禅老祖，曾观天地开辟，知万物之造化，见阴阳之终始，有通天彻地之能，兼顾数术学问，古往今来无人能及。

当时诸侯纷争，天下不安，正值英雄豪杰建功立业之秋，有孙臆、庞涓、苏秦、张仪四人，先后拜师于鬼谷子门下，求其传授“兵家秘诀”，以平乱世。

鬼谷子告诉四个徒弟，兵家秘诀分为“权谋、形势、技巧”三篇，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然而势不相容，因此不能兼顾，只需精通其中一篇，武能安邦，文可治国。

四个弟子不知三篇兵家秘诀有何分别，都曾请教师傅，愿闻其详。

鬼谷子便说：

形势者——善知天时、地利、人和，以此权衡天下形势，度量各方短长，令其或纵或横，或南或北，或东或西，或反或复，或联合，或对抗，使天下形势握于股掌之中。

权谋者——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以此审情定机，图取制胜之道，拥力而避战，交言而弭兵，不战而屈人，阴谋阳谋，方略圆略，揣情摩意，纵横捭阖，无往而不利。

技巧者——“攻杀占守，布阵行军，奇门数术，六韬三略，观象望气，言谈辩论”为技巧。学得此篇，当知兵无定策，策无定形，终能穷通变化，鬼神莫测。

四个弟子听罢，心中各有所想。苏秦出身农家，自幼刻苦好学，胸怀大志，请鬼谷子传授“形势”；张仪乃魏国贵族之后，心机深刻，有为相之才，愿学“权谋”；孙臆、庞涓都想拜为上将军，统兵横行天下，建立盖世奇功，因此想学“技巧”。

鬼谷子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根据四人短长，分别加以传授。

不过兵家秘诀实为四篇，除了“权谋、技巧、形势”之外，尚有“阴阳”一篇，相传其中包含隐形藏体之术，混天移地之法，能呼风唤雨，撒豆为兵，斩草为马，为鬼神所忌，不能泄露于世。

其实兵家秘诀中的阴阳篇，是利用上古三式，从数学的高度抽象模拟了天地万物，演测宇宙间阴阳消长、交替变化的过程，并将其最大限度地用于战争之中，使之产生巨大威力，如果让它流传于世，恐有大乱

难定，天下百姓尽受荼毒。

所以鬼谷子将兵家秘诀中的阴阳篇，分别藏匿于“权谋、技巧、形势”三篇之内，传与四个弟子，让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生克循环，使天下不致受制于一人。

从此兵家三大流派出世，彼此在乱世中互为厮杀，表面上看，是权谋克技巧，技巧克形势，形势克权谋。可一旦有人领悟到任意一篇秘诀内的阴阳变化之理，就将生克易位，翦伏群雄，将相持不下的混乱时局归于一统。

庞涓嫉贤妒能、心胸狭窄，与孙臆二虎相争，终于惨死在马陵道，而孙臆则在齐国成就了功名，著书立说，使兵家技巧广为流传；苏秦出山后居赵国相位，提出“合纵抗秦”之说，并兼六国相印，以形势之利压制强秦，一时间威风八面；直至张仪做了秦国大夫，推行权谋之术，远交近攻，使苏秦的“合纵”坦荡无存，也为秦国最后统一国家奠定了雄厚基础。春秋争霸的历史，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三大兵家流派的明争暗斗也才刚刚开始。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豪强并起，有官宦世家公子，沛国谯郡人，姓曹名操字孟德，生而颖悟，倜傥不凡，少年时有机变之才，然而性喜任侠，游荡无度，不修品行学业，众皆谓之难成大器。

某日，一位苍髯老叟漫步街前，恰见曹操鲜衣怒马，骑从如云，拥簇过市。老叟目送而去，惊呼：“真国器也，安天下者必为此人，吾当教之！”当即登门求见曹操之父曹崇，当面说明来意，自称为“通玄真人”，曾于春秋古冢中窥得竹简天书，此乃兵家不传之秘，得者翻手成云，覆手为雨，因于街中视曹操气宇不凡，故此愿倾囊相授。

曹崇见这老叟容貌奇古、谈吐非俗，不敢怠慢，转日就命曹操拜其为师，并嘱之：“自今以往，唯师命是听。”

从此老叟与曹操独处一室，却并不谈经讲史，而是循循善诱，如有弓箭，即以技射教之；如有管弦，即以音律教之，随其所欲，引今证古加以开导，虽然事近嬉戏，而智识渐开，不出数年，已能熟诵群经诸史，又据其稟性授以兵法权谋，曹操尽测其蕴。

后值世事动荡，天下将乱，各方招募披甲持戈之士。曹操素有野心，自知精熟兵家权谋，足以带甲百万，与天下群雄争锋，急于到军前建功，又恐恩师再将“兵家秘诀”转授他人，成己之敌，便暗图窥得阴阳奥妙之后下毒加害。那老叟看出曹操用心不善，自恨养虎成患，当即翩然离去，从此不知所终。

曹操悔之无及，但木已成舟，也只好出仕为官，并在*黄巾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迅速从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脱颖而出，逐次歼灭北方各个割据势力，平定了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曹操占据江陵，统率八十三万人马水陆并进，欲图统一南北，与孙刘联军对峙于赤壁，大战一触即发。

赤壁之战，双方实力悬殊，以孙刘数万联军，难挡百万曹军雷霆之锋。但深谋远虑的曹操却感到处境极其不利，在营中昼夜难安：一来北兵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爆发疫情，士卒多有死者；二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有后患未除；三是刚刚占据的荆州士民听命于曹军，也只是暂时受兵势所迫，而非诚心归服。此数者皆为用兵之大忌，而孙刘联军虽然仅有数万之众，却凭借天险地势扼守，诸葛亮、周瑜之辈，尤为精通兵家形势技巧，尚能以寡敌众，如果曹军不能一战成功，恐怕将会陷入腹背受敌之绝境。

所谓“一着棋错，满盘皆输”。曹操虽然多谋善断，当此局面也不禁束手无策，迟迟不敢挥师南下，眼看隆冬已近，军中粮草接济不上，兵士已无厮杀之心，形势对曹军更为不利。

且说曹操置身危局，心中焦躁烦恼，食不甘味，一日亲自率众前往江边勘察敌情，忽然大雨骤至，波浪汹涌，水流犹如滚汤一般紧急，江中沉沉浮浮似有两条蛟龙相争，不时有血水涌出，曹操见状甚觉古怪，指之询问究竟。

曹操部下立刻找来知情的当地土人，禀告道：“此非江中之蛟，而是两只巨鼉。那江鼉生来性独，只因窥此处江底洞穴渊深，都欲据此为巢，故而时时相争，数十年来难分上下，每次都是两败俱伤。”

曹操闻言默然不语，他麾下猛将如云，个个带着诛龙斩虎之威，皆有力敌万夫之勇，众将见曹操面有愁容，就纷纷上前请命道：“丞相勿虑，容我等下水斩此妖孽！”随即搭一艘战船入水，乱箭齐射，江鼉见有敌来袭，竟然不再争斗，同时掉头撞击战船。

曹操窥觑江面良久，蓦地生出一计。兵家权谋之道，讲求审情定机，揣情摩意，不难看出这二鼉为争一穴互相缠斗，不死不休，遇着外敌时又能结阵以求自保，正同孙刘联军一般，古人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如今赤壁之战难操必胜之券，荆州定而未稳，不如暂且收兵，留下荆州为饵，使孙刘两家反目成仇，令其自相残杀消耗实力，待到我军踏平西北，再来扫荡江南，岂不如踏平地一般？

曹操当即决定，要舍去一时之浮名，建立不世之奇功，于是主动露

出败象，自行焚烧大营平息疫情，同时收兵北退。

孙刘联军趁势追击，但曹军有虎豹骑精锐断后，实力未受重创，天下由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蜀吴两方没能识破曹操的诡计，果然因为争夺荆州失和，而曹操却利用这一时机，西征击溃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又消灭了汉中张鲁，对西蜀和东吴构成了战略压制，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

孙权用计夺取荆州，害死了关羽，刘备兴兵*东吴为关羽报仇，结果被火烧连营兵败亏输，病死于白帝城，东吴也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不得不向曹操称臣。

曹操利用兵家权谋之术，彻底驾驭了天下形势，眼看大局已定，不免目空海内，但他还不想废献帝自立，声称：“纵然天命在我，我也只愿意做周文王。”只是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年的老叟已另觅传人司马懿，并授以阴阳权谋之道。此人擅长韬光养晦，在曹*后屡次进献巨谋奇策，灭蜀平吴，成为了全盘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曹魏江山终于落入了司马氏囊中，从此三分归晋，“兵家秘诀”也暂时在历史大轮回中销声匿迹。

元朝末年，官府统治黑暗*，终于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各地百姓不堪残暴压榨，纷纷揭竿而起，群雄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

当时有名士施耐庵，生而好学，博古通今，他痛恨元帝残暴，常年游走四方，联络各地义军，谋划抗元大业。

某日，施耐庵被元兵追捕，独自逃入深山，结果迷失道路，环视四周，所见尽是危石奇峰，绝无人迹，心里甚是惶恐，莽莽撞撞地走了半天，途中见有一个少年乞丐饿倒于路边，眼看就要饿死了。

施耐庵心地仁厚，便将身边仅有的半块干粮给他喂下。那乞丐跪地感谢救命之恩，然后与施耐庵二人结伴寻找出山的路径。走到深夜里，发现山林中有座破庙，两人身上又饿又冷，凄惶之际，只好栖身在破庙泥胎中过夜。

施耐庵刚刚睡着，忽听庙里窸窸窣窣有脚步声响起，他以为是元兵追至此地，大气也不敢出，从泥胎缝隙里偷眼观瞧，就见两位赤瞳黄衫客，正在灯烛下对弈，身后各有侍童数人，执意甚恭。

施耐庵担心惹祸上身，不敢露面，继续藏在泥胎中窥探，却听那两位黄衫客纵论古今得失成败，言辞古意昂然，高谈阔论，无不尽中机宜，再看棋局间往来纵横，似乎暗合兵法，神妙无方，常人难测其奥。

施耐庵大为叹服，知道是遇到了世外高人，连忙从泥胎中爬将出来，拜见那二位黄衫客，恳请收纳为徒，传授兵法古术，用以匡扶天下。

那两个黄衫客见状并不惊讶，当即请施耐庵落座，他们自称其祖辈乃是春秋战国时鬼谷子门下，历代隐居于此山，有许多年不见外人了，而今有人误入山中，也是机缘难得，看来天下大变在即，合该兵家出世定乱，于是取出一捆竹简，告之施耐庵：“此乃兵家秘诀，分为形势、技巧、权谋三篇，内合阴阳术数，蕴涵天地形势变化，暗藏扭转乾坤之机，如能领悟其中一篇奥妙，当有九五之尊。”

施耐庵忙说：“我一介布衣，从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求能够辅佐贤明圣主，推翻元人*，以解天下苍生倒悬之苦。”

那两个黄衫客闻言怪笑了几声，当场将竹简尽数相授，施耐庵再次拜倒叩谢，随后在灯下翻阅“兵家秘诀”，越看越是入迷，浑然忘却了身外之事。

蓦地里一阵山风将庙门推开，顿时寒意袭人，施耐庵周身打了个寒战，等他抬起头来，却不见了那些人的踪影，此时天色破晓，晨雾只见有一群长臂苍猿，正自穿林越涧而去，为首两头巨猿都是赤瞳黄背，空山沉寂，猿声转瞬间已在数里之外了。

施耐庵心中惊疑不定，站在破庙中茫然若失，还没回过神来，忽然脑后被人狠狠打了一记闷棍，当即昏倒在地，等醒来之后，发现脑袋上满是鲜血，“兵家秘诀”不翼而飞，而那个躲在泥胎中的少年乞丐，也早已不知所终。

施耐庵心知是那乞丐恩将仇报，趁己不备，盗走了竹简兵书，未成想世间竟有如此狼子野心之辈，不由得追悔莫及，却也无可奈何。好在施耐庵已将“兵家秘诀”尽数记在脑中，当下匆匆忙忙离了荒山野岭，后来他怀抱宏远，投奔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帐下，充为军中幕僚，谋划了许多攻城夺地的奇计妙策。却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此后心灰意冷，浪迹江湖，许多年后他才知道，当初自己在深山里搭救的少年乞丐，正是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原来濠州有个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幼时名为朱重八，靠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元顺帝四年淮北蝗灾，赤地千里，百姓易子而食。十六岁的朱元璋孤苦无依，成了一个流落乡野的乞丐。

有一次朱元璋饿倒于深山，被救后不思报答，反而恩将仇报盗走

了“兵家秘诀”，以为从此就能当上皇帝，可竹简上面字迹古朴，难以辨识，就揣在怀中，回到市上请人解读，不过文意深奥，朱元璋大字认不了几个，哪里读得明白？留下来既不当吃也不当穿，还不如换几个钱饱餐一顿，但他想到如今天下动荡，正值英雄豪杰建功立业之秋，大丈夫岂可不动一念，这“兵家秘诀”迟早会有用武之地，于是藏带在身，秘不示人。

此后朱元璋到黄觉寺出家当了和尚，每日带上木鱼、瓦钵，到处游方化缘，终于找机会投奔义军，并以战功连续升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听闻刘基刘伯温，有文经武纬之才，就想请其出山，共谋大业，为了表示诚意，不惜以部分“兵家秘诀”相授。

刘伯温深感其德，从此充为军师，追随左右，屡次献出奇谋良策，使义军取襄阳，收滁州，平芜湖，克太平，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两岸，诛灭张士诚、陈友谅，然后挥师北上，直取大都，将元顺帝逐回漠北，终于建立了不世之功。

朱元璋出身草莽，空以徒手夺取天下，从一介放牛童当上了开国的太祖皇帝，自然对那些用兵如神精通谋略的开国元勋深为忌憚，唯恐朝中有人起兵造反，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但最使朱元璋感到不安的，还是当年救他的那位恩公，他十分后悔当初行凶时做贼心虚，手底下有些发软，致使留下了隐患。

朱元璋担心竹简兵书落入别人手中，早已将竹简付之一炬，可一想到世间还有某个人掌握着“兵家秘诀”，便寝食难安。但他并不知道施耐庵的身份姓名，时隔多年，也无法再按当年的形貌缉拿此人，于是暗中颁下密旨，命各地严加搜捕“兵家秘诀”的传人。

却说施耐庵浪迹天涯，多年隐居不出，因感时政衰败，作《江湖豪客传》寄托心意。不料此书被洪武皇帝看到，惹得龙颜大怒，认定是宣讲谋逆做乱之道，就勒令地方官员，将施耐庵问罪下狱。

施耐庵的门生罗贯中，早年间有志图王，也曾投奔张士诚及刘福通参加起义军，但未遇明主，都没能得到重用，只得遁隐江南，以撰写戏曲平话为生。在施耐庵下狱后，罗贯中求到刘伯温府上，望他念在旧日相识的份儿上设法相救。刘伯温当即上书请命，又劝施耐庵在狱中将《江湖豪客传》改为《忠义水浒传》，在八十回本之后另加四十回，专讲以宋江为首的草莽豪杰受了招安，报效朝廷，为国尽忠，才使得施耐庵免于死。

施耐庵此时已经知道了朱元璋的身份，料想那洪武皇帝为人阴狠，

又惯于猜忌，不愿像唐太宗一般与功臣同始同终，就算那些开过元勋们想要急流勇退，恐怕也难得善终，今后朝廷中必然还有一场血腥浩劫，但大局已定，他身为一介草民，终无回天之力，只把“兵家秘诀”转授给罗贯中，嘱咐他妥善收藏，万误失落，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随后郁郁而终。

不出施耐庵所料，洪武皇帝果然开始大肆杀戮功臣，前后有四万多文臣武将遇害，军中为之一空，更不允许“兵家秘诀”留在世间。罗贯中暗恨朱元璋残暴狠毒，立誓让“兵家秘诀”流传后世，但朝廷上法度森严，明写兵书无异于自寻死路，况且也没有书商胆敢出版印制。

罗贯中心生一计，穷其毕生精力，将神妙无比的“兵家秘诀”分解开来，以明朝开国战例为素材，全部写入《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借用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为背景，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书中褒刘贬曹，寄托了罗贯中师徒对仁君的向往，以及对奸雄的切齿痛恨。

这部暗藏“兵家秘诀”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终于在嘉靖元年刊印出版，自此脍炙人口，广为传播，改编成评书戏曲的段落不计其数，却一直没有任何人察觉到被罗贯中隐匿在书中的“军事密码”，也正是由于这篇密码的存在，彻底颠覆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

转眼间时移物换，到了明朝末年，已是朝纲败坏，各地流寇蜂起，冲州撞府，势如席卷，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攻明，八旗铁甲横扫辽东，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大厦将倾的危难关头，天启皇帝授袁崇焕山海监军之职，筑宁远城，凭借壁垒坚固和红夷大炮，重挫八旗精锐。

袁崇焕认为八旗彪悍，来去如风，十分善于野战，但攻城战术有限，北骑尤惧大炮轰击，一遇坚城重炮便无可奈何，所以明军应当凭借火器，守而后战，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可为取胜之道。他采用这一战术，先后取得了两次宁远大捷，预计数年之内即可收复辽东。

但这时候袁崇焕受到朝中奸党弹劾，不得不称病请辞，他回到北京叩见皇帝谢恩，心中不免感慨万千。返乡前无意获悉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相传古时有“兵家秘诀”，神鬼不测其机，幽冥难穷其幻，罗贯中临终前留下一部手书原稿，比坊间刊印书籍，多出了一个关于汉代“传国玉玺”的古怪谜语，原来真正的“兵家秘诀”，都被他用暗语写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后汉三国时期，各路诸侯*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

的孙坚，在井中得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凡是涉及传国玉玺的段落，都与他生前留下的谜语有关，谜语的答案即是解读“兵家秘诀”的方法。此时关外女真与闯贼都在暗中寻找这份手稿。

袁崇焕急忙写表上疏，禀告皇帝，女真八旗虽然狡猾悍勇，却不懂兵法中的诡变之道，所以明军扬长避短，凭坚城大炮可以稳中求胜，倒也不足为患。但坊间流传“话本三分”，详细描写了三国前后一百多年间的战争，这些具体的战役和战斗——“或是陈师百万，正面决战；或是小股设伏，暗中偷袭；或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或一鼓作气，连续作战；或水淹、或火烧；或寡不敌众，或以少胜多；或先胜后败、或反败为胜；有将计就计，于中取事；有乍降投顺，内外夹击；有嫉斩谋士，也有七擒七纵、恩威并施；有空城退敌，有气杀统帅”。其中所藏之兵机权谋，何止千变万化，其手稿中更可能暗埋春秋战国时传下的“兵家秘诀”，若为关外女真所窥，实乃与虎添翼，恐怕终将成为我大*腹之患，恳请圣上明察严防。

此时朝政紊乱，奸党横行，袁崇焕的奏折并未受到重视，几番明争暗夺之后，罗贯中的手稿终于落入盛京，随即被范文程破解了其中的秘密。皇太极正愁统兵的旗主贝勒们不懂汉学兵法，他知道昔日太祖皇帝在大明总兵李成梁府中为奴之时，就常读“三分”，后来在行军布阵中获益匪浅，但也仅得皮毛而已，今得体制之道，何愁大明不灭？当即命范文程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更作详细分解，用做兵书，皇太极终于得其所助，使用反奸计，让崇祯自毁长城，除掉辽东督师袁崇焕，扫平了八旗入关的最大阻碍。

此后满清铁骑入关，定鼎燕京，八旗席卷南北，削藩平叛，出兵西北，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功业泽被后世，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转眼间又是风云变幻，世事几度起落浮沉，然而关于“兵家秘诀”的传奇，却连清宫最机密的档案里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它仍旧默默地沉睡在《三国演义》之中，等待着一个将要改变时代的伟人把它唤醒。

第二章 镜里乾坤 深山惊魂

康熙年间，吴三桂兴兵造反，云南与外省连接的几条道路，都因战乱而被封锁，许多外地人受困无法返乡，当时有潮州客商张氏兄弟三人，为了逃出云南，决定穿过蒙乐山，奈何不识路径，在深山里步行了十余天，一直没找到路，饥寒交迫之际，只好采草根充饥，饮露水解渴。

这天兄弟三人一大早动身探路，沿途披荆斩棘，中午累得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歇脚，忽然有狂风从西边袭来，远处的风声犹如海潮江涛，轰轰作响。三人大惊，起身跑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观望，只见远处有一头野牛，通体黝黑，顶着三颗牛头，体形大得出奇，正朝这边狂奔过来，所过之处的植物均被踏为平地。兄弟三人见状不妙，急忙向后跑远。

拼命逃窜了许久，眼看天色将黑，在那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越走越迷，弟兄三个正在沮丧之时，老大忽然指着前方树下，对身旁两位兄弟说：“前方大树下好像有户人家，咱们今晚不用露宿荒野了。”兄弟三个精神大振，忘记了疲劳飞奔而去。

老大来到屋前轻轻叩门，从屋中出来一男子，说来也奇怪，这男子真是伟丈夫，身材比常人高出半截，而且脖子上居然长了三颗头颅，面目黝黑，说话时三口齐开，乡音浓重，能听出来是中州人士。兄弟三人暗觉骇异，但既然敲开了屋门，也只有向对方说明来意，三头人听罢来者遭遇，甚为同情，就将他们请进屋来，那兄弟三个连连拜谢。

三头人进屋后，呼唤他的妹子为客人烧菜煮饭，其妹闻声从里屋走了出来，居然也是三头女子，她看了看张氏三兄弟，惋惜地对她兄长说道：“这三位客人只有大哥可以长寿，其余两位兄弟不免会遇难啊。”三兄弟不解为何出此言语，但也没敢作声。吃过了晚饭，一夜无话转天三头人折了树枝给了他们说：“用此树枝应对太阳的影子而行，可当指南针辨别方位，你们往山外走，途中肯定会经过一座荒废的寺庙，那座庙可以宿人，但庙中有一口铜钟，切记不可撞击使它发出鸣响。”

张氏兄弟三人千恩万谢，告辞了那对兄妹继续赶路，几天后果然在途中遇到一座古庙，看牌匾是“波若寺”，三人进到庙中准备过夜，脚步声惊起寺内的大群乌鸦，它们飞起来四处盘旋鼓噪。

老二觉得鸦鸣不祥，就拿起石子向天上的乌鸦投去，乌鸦没打到，石子落下来却意外击响了铜钟，钟声“嗡嗡”回响，震彻了山野。这时不

知从哪里窜出两只夜叉，抓住老二、老三活生生地撕成点心吃了，随后又要来捉老大，此时忽听海潮江涛之声汹涌而至，老大本来闭目等死了，听到声音不对睁眼一看，原来是先前所遇的那条硕大黑牛，从外冲进来与夜叉搏斗，夜叉不敌仓皇逃走，黑牛也跑进深山不知去向了，老大这才得以脱身，寻思那黑牛应该是山神之类，他含泪收拾了两个兄弟的尸体，独自一人辗转多日，终于返回了故里。

第二章 镜里乾坤 义犬救主

京城中有位常公子，虽是男儿之身，长相却清秀不逊于美女，他皮肤白净细滑，讲话也是柔声细语，倘若不看穿着打扮，与女子真是别无两样。这位常公子平时非常酷爱养狗，身边有条爱犬取名“花儿”，终日与常公子出入相随，食则同桌，寝则同榻。

这一年春天，万物复苏，正是赏花的最好时节，某日天气晴朗，碧空万里，常公子携爱犬出门游山赏花，一时贪看春色，竟然忘了回程的时间，直到日暮西山，沿途行人逐渐稀少，一人一犬才赶忙往回走。

回来的路上，遇到三个闲汉坐在路旁饮酒，一看便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常公子携犬经过，三人上前拦截，起初他们以为常公子乃女扮男装，就口里不干不净地加以调戏，最初只是拉扯拉扯衣服，一看常公子并没怎么反抗，就变本加厉上前亲吻。常公子又急又羞，拼命遮挡，但他这斯文公子，哪里有力气拒挡，只好大喊道：“我乃男子，身非女人。”三个恶人起初一愣，随后大笑：“就是有如此美貌的相公，兄弟几个更要快活快活，同你唱一出《*花》。”花儿见状对其三人嗷嗷直叫，扑上前来撕咬，那三人勃然大怒，举起一块大石向花儿砸去，大石击中了狗头，当场脑浆迸裂，惨死于树下。

三个恶棍们更加肆无忌惮，将衣带解下捆住常公子的手脚，随后剥去下衣，两个人踩住他的后背压倒在地，另一人退下自己的裤子准备进行*。这时忽从树下蹿出一条癞皮狗，由背后一口咬在那恶棍的裤裆里，立刻血流满地，那人疼不可忍，惨叫着满地打滚，其余两人看情况不对，赶忙抬起同伴仓皇逃窜。

随后有行人路过此地，发现常公子倒地不起，就给他穿好衣服送回家中。常公子回家后大病了一场，心里悲痛万分，一来身为男子遇上这种倒霉事，碍于面子没法报官，再者爱犬花儿也因忠于主人惨遭非命。他心感花儿有情有义，转过天来到树下将尸骨收回，立冢安碑供奉。晚上梦到花儿前来探望，拜在床前，花儿说：“奴多年来蒙受主人宠爱，始终无以为报，遇到歹人行凶时挺身救助，却死于非命，只好附魂在豆腐店的癞皮狗身上，终于咬死为首的贼人，虽死也可瞑目。”说完它悲鸣两声，缓缓离去。

转日常公子来到卖豆腐的店里，店中果然趴着条癞皮狗，听店主说：“此狗已奄奄一息，又病又老，从来不咬人，昨日从外面回来，却是满口鲜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常公子又找人去打探那恶人的消息，得

知那人还没等被同伙抬回家，就因伤重一命呜呼了。

第二章 镜里乾坤 槐树庙

从前在京城广安门外，通向卢沟桥的大道边，长着一棵硕大的古槐树。据说此树在金元时代就有，大树枝繁叶茂，树干有两抱粗细，不过树老心空，离地一人高的地方有个窟窿，里面居然有一间小庙，此庙旗杆、山门、大殿、经楼样样俱全，全用天然木料建造，故此人们都叫它槐树庙。

此庙来历出自清朝末年，当时有位老汉在城外开了间饼铺，货真价实，买卖还算不错，他膝下仅有一女，取名秀兰，年方二八。由于老伴很早去世，老汉是独自将女儿拉扯长大，虽然不是大户人家，但秀兰贤良淑德，十分聪慧美丽，早早地许配了一户好人家，只待择日过门成亲。

有一天恰是白云观庙会，秀兰发愿要给亡母做些功德，也想烧炷平安香，以佑全家没灾没病。老汉就雇了头毛驴让秀兰骑在上面，自己牵着驴子直奔白云观。出门不远就碰上了一伙凶神恶煞的官军，牵头的骑着匹高头大马，跟随其左右的牵狗架鹰，此等人便是*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胜保，他曾在河南延津将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凌迟处死，此刻是到永定河边射兔子。

老百姓见了这伙人吓得仓皇而逃，人群拥挤之时惊到了秀兰骑的毛驴，一下子小毛驴撞到了胜保的马，胜保顿时大怒，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貌美的姑娘，满腔火气顿时烟消云散，他盯着秀兰“嘿嘿”淫笑，老人知道不好，赶紧牵住毛驴掉头就往家跑。

胜保见这秀兰模样标致，立刻带着手下跟去饼铺提亲，要纳秀兰为妾。老汉自然不肯答应，但胜保身为统兵的大将，弄死个把草民简直比捏死只蚂蚁还省事，他要挟恐吓如不嫁女便烧铺抓人，撒下数十两银子当聘礼，随即转身离去。

胜保走后父女二人抱头痛哭，老人心一横，便让邻居匆忙请来亲家，将女儿匆忙嫁出。老人也打算收拾东西去投亲，不成想还没出门，胜保的花轿就到了，吓得老汉从窗后跳出去逃命，正巧被官兵看到，老汉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黑夜里不辨方向，只顾沿途往前跑了，老汉年老体衰，跑了一阵就跑不动了，他瞅见道边是棵大槐树，树干里有个窟窿可以藏身，这也是求生心切，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竟爬到树上钻了进去。他躲在里面暗自祈祷，希望树神可保佑父女两个躲过此劫，如能躲过此劫，一定来给槐树修庙谢恩。这时候胜保的手下已经追到了附

近，见那树洞有些可疑，正想攀上去搜查，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闪电一齐袭来，一道道炸雷震得他们心惊肉跳，只得草草收兵回去复命。

转过天老汉安然离去，胜保也因得罪了朝廷，被赐自尽而死，事后老汉回到家里，一直没忘了许愿修庙之事，只是工程浩大无力而为，后来他终于想到个方法，找来能工巧匠在树洞中修了一座精美的木质小庙，称为“槐树庙”。

第二章 镜里乾坤 蛇胎

在山东有一名门望族蔡氏，兄弟四人家大业大，但四人已纳入妻室数年均无所出。不仅如此，没过几年老大、老二和老四相继病逝，这继后香火的重任就落在了老三的身上，但老三媳妇长久也没有怀孕的迹象，如此下去这可愁坏了老三。

老三求子心切四处寻访，什么土方妙丹都尝试过，钱没少花但也不见起色。恰巧一日，老三在集市得一古书，书上记载着各种旁门偏方，也有生子的偏方。书中道：不孕之妇身佩三年大蛇皮方可开枝散叶，但蛇皮须片鳞不伤才有其效。他便出重金令人四下寻找。不久便有人献上六尺大蛇皮，蛇皮映日通明，首尾完好且片鳞无伤。老三得此完好蛇皮，喜笑颜开，马上令人以红缎做成了个套袋，命其妻缠绕于腰腹之间。

起初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就是觉得缠绕之处微微瘙痒，但没过多久肚子的隆起逐日剧增，其妻也觉如身负五石。不许时日便产下一个如笆斗大小的胎胞，胎胞紫红色外皮极软，而且有一股很难闻的腥臭之味。产婆剖开胎胞并没有见到小孩，只见有形色像紫葡萄一样的物体，叠加黏连于其中，剖开每一个葡萄状物体，都能看到里面有条小蛇，黄纹斑斓像是鳞背的颜色。家人见后都很害怕，老三命人将胎胞带到山中丢弃，产妇却全然不知。

转过来其妻又怀有身孕，但没想到这次产出的和去年并无两样，依然还是斑纹如鳞的小蛇，只是这次产下的紫葡萄状物体少了些许，其妻自己看了一眼，便吓得晕死过去。就这样第四年又有了身孕，家人都觉得会和前几次一样，大家对于产出胎胞小蛇厌恶到了极点。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产出的却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众人转恐为喜。因为屡产怪胎，老三经常到普门观去祈福，故此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普佑”。

普佑出生后毒疮甚多，眼、耳、鼻口以及头部、四肢无时无日不患毒疮，孩子身受其痛且父母非常伤心。普佑慢慢地长大，他天资聪慧绝伦，读书过目不忘，记性和悟性均异于同龄孩童，但很可惜普佑十二岁终因毒疮严重而身亡，老三也已过不惑之年，丧子之痛无以言表，大病了一场，从此蔡氏便断了子嗣。

如果老三不给其妻使用这种旁门之术，也未必没有儿孙，只是求子心切，妄信野书招来蛊毒纠缠。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韩舍龙

有一山西汾阳人士，其名韩舍龙，家里穷得连自己所住的房屋都没有，只得在城中一破庙楼上佣工维持生计。韩舍龙有着一身的力气，干活没得说，而且心肠也很好。

有一天他去城中办事，回来的时候天色将晚，遇见寺门外躺着一个老道，那老道年岁已高，双眼微闭，奄奄一息，还剩下半*气。韩舍龙走到近前询问，原来老道是去往前镇看望女儿，途经于此，身染疾病不能前行。他二话没说将老道背上楼去，对老道细心照顾，就像是对待自己父亲一样，每日三餐无论再忙也未曾落下。大概三个月过去了，老道的身体已无大碍，他被韩舍龙仁义所感，把其唤至面前说道：“你连一素昧平生之人都可如此厚待，可见你为人善良，为了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我求道多年，一身皆空，平生仅有一颗宝丹，吃了它就能变得力大无穷，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现在我将它送给你，但七十年后终得归还于我，切记，待你富贵之后不可从官，否则会折掉一半阳寿。”说完老人从嘴中吐出一只如拳头般大的小羊，送到韩舍龙面前。韩舍龙见此羊除了身材比平常的羊要小，其余均无两样，也看不出是何等珍贵。他推辞不过，应老道之命正要纳入口中吞食，小羊便一跃自己顺喉中而下。老道趁他不注意。以掌击其后脑，韩舍龙眼前一黑，当即晕倒在地。

待他醒来之后，发现老道已经不见了踪影，小羊下肚后只觉浑身气血旺盛，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而后韩舍龙干活更加有力，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也没事，锄头在他手中轻如稻草，更没想到好运随之而来，不久雇主召见他任命他为工长。为了能使自己的工具发挥更大效力，韩舍龙自己买来铁料另铸器具用来耕地，所铸器具非一般人能拿得动，而他用起来异常顺手。他一日所耕地的数量，要比其他人耕种的十倍还要多，但每日必食米三斗食量也大得惊人。雇主见他身魁力大而且非常勤快老实，更是喜爱有佳，委以重任。

一日，雇主命他出外买煤五十斤，在返回的途中，车子经过一个陡峭的土坂，骡马失足，整个车子马上就要倾倒，韩舍龙见状在后将车子一把压住，牵住车子缓缓而下，且面不改色心不跳。雇主得知此事，连连称赞他神勇过人，并说，韩大个从此以后不必再干农活，随着镖行押镖去吧。

韩舍龙押的第一趟镖，是运送一批布料至都中，哪曾想第一次押镖就碰到山贼，两位保镖与山贼奋死抵抗而惨遭杀害，韩舍龙手中并没利

刃，只得到路边使出浑身力气，将一颗枣树连根拔起来挥*打，竟以此将山贼击退。事后更加博得雇主的赏识，从而升职为镖头，手下管着几个跟班听其差遣。

苦于没有兵刃顺手，韩舍龙又找来生铁，自己铸了一根铁棍。他使用铁棍毫无章法套路，也没人教授他武功，只懂得用蛮力乱挥，别看没有招式，但他力大无穷，加上那条铁棍沉重无比，真正是沾上就死挨着就亡，所以江湖上送他绰号“韩铁棍”，打遍一十三省没有对手，这就叫“一力降十会”。

绿林盗贼们知道是韩铁棍所押的镖，就绝对不敢拦截，据说韩舍龙习惯将铁棍放在镖车后面，普通的人根本拿不起来，而他单手拎棍，犹如无物。

某次韩铁棍押镖至京师，到地方找了客栈住下，脚跟还没站稳，就听得外面有人要找他，出来一看，原来也是一位习武之人，此人长身玉立，气质不凡，可是韩铁棍并不认识他。来访之人自称白二，乃是山东人氏。白二不等韩铁棍开口，便自己报明来意，他行了一礼说道：“听闻韩镖头擅用重棍，今日白某不请自来，正是想见识见识韩镖头这根重棍。”韩铁棍抱拳还礼，一指车后说道：“铁棍在车后，白兄可随意观瞧。”

白二来到车后，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拿起铁棍，对韩舍龙说道：“不知道阁下用此重棍伤了多少人命，我慕名而来，也是希望韩镖头用这铁棍与我较量一下，如果真能伤我分毫，我愿甘拜下风。”

韩铁棍摇摇头道：“我与你并未结怨，又素不相识，为何非要以兵刃相见，兄台只是为了试探我的力量，不如我弯曲一指，如果兄台能将此指扳直，我就此洗手归田，今后不再押镖。”韩铁棍说罢弯曲手指，白二见对方划出道了，自然也不示弱，二人当场将手钩住较力。

韩舍龙趁白二力竭之际，乘势提力将对方摔倒在地。白二输得心服口服，起身拜道：“我乃山东响马之首，所到从未遇过敌手，没想到今日拜在韩镖头手下，今后山东境内任你往来。”言毕转身离去。此后韩铁棍经过山东，如在自家后院行走，名头越来越响，得到的酬金也越来越多，还有人请他做武官带兵，但他思念故土，辞掉了镖局的差事回到老家。

韩铁棍在家乡购置了田地，将铁棍放在家中摆放，后来膝下有两个孩子，务农至七十岁时，气力依然不减壮年，有一天他在田中看麦子，忽然有一只山羊不知从何而来，韩铁棍得知此处常有胡羊出没，便起身

追赶。山羊到一枯井纵身跃下，他也随之而下，正想抓住山羊向上抛出井外，忽然半空一道白气将山羊吸入云中。韩舍龙一屁股坐在地上，但是并没无大碍，只是突然感到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豁然明白原来是仙人将宝丹收了回去。而后他又活了二十年，至九十寿终，铁棍依然供在韩家祠堂。

第二章 镜里乾坤 两头人

天津有个地方叫“南市”，解放前鱼龙混杂，在街头耍把式卖艺的很多，三十年代出现过乞丐，曾经轰动一时，现在上年纪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

其实要饭的乞丐哪都有，因为以前的叫花子流落四方，或是拖带幼小儿女，或是身体残疾，将身上的苦楚当街展示，以博路人同情，诸如缺胳膊断腿，以及身上的浓疮伤疤，都是他们行讨的资本。

俗语说：“当过三年叫花子，给个皇帝都不换”。有些人天生就好逸恶劳，不愿从事生产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没什么文化，扁担横地上不知道念个一，觉得当乞丐吃闲饭，天为被地做床，最是适宜不过，这类乞丐也不值得人们同情。但也有许多人则真正是残疾贫苦，生计无着，只好上街行讨。

不过当时出现在南市的乞丐却很“奇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当街袒露胸腹，胸腹前生有一个小孩的头颅，手足眼耳鼻口无不具备，但一直闭着眼皮，要是把眼皮拨开来看，里面白蒙蒙的没有眼珠子，嘴里也没有呼吸，手足软而无骨，有乳头没肚脐，下身应该有的东西也一样不短，只是多半身子都嵌在那少年胸腹中，根本没有内脏，等于是两头一体，谁看了都觉得触目惊心，既是同情又感到古怪。

那少年自述是乡下来的，与其兄连身双生，谁要是肯给点钱，多少不计，他就会解开衣服让人看看怀中的畸形兄长。这小子走街串巷，常年以此为生，别看年纪不大，却已经跑过好几个大省城了，甚至还打算攒够了钱，去见识见识“大上海”。

路上的好心人多，见其可怜，纷纷解囊相助。还有人问那少年：“你怀中那人怎么是你兄长？”那少年说：“先出娘胎的自然为兄，去年他还能说话，别人碰他也有反应，不过今年以来，任凭你怎么呼唤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有些好事的小报记者还对此进行了报道，说这并不是奇事，而是奇形，可见天生为人者，亦偶有变幻莫测之处。那时有个专跑水旱两路码头，唱野台子戏的戏班，班主想以此为噱头谋利赚钱，就将他拐骗走了，又怕这少年逃跑，便给他服了迷药，然后到处展览。

第二章 镜里乾坤 分尸案

当年在湖南湘西，发生过一件很蹊跷的命案。湘西那地方自古就是“山多、洞多、匪多、枪多”，山贼土匪多如牛毛，路上行走的客商，孤身坐在山里边歇个脚，都会被人从背后放倒，用刀子割了头去。

那时有个布商独自去外地办货，家里不放心，算着临近回来的日子，就派管家带了两个伙计，去数十里外的小镇上相迎。那镇子地僻山深，周围土匪也多，却是回城的必经之地，镇中只有一个大车店，没单间，全都是二十几间一房的对头通铺。管家来的时候也巧了，他到了客店一打听，得知东主昨天晚上就宿在店内，眼看日头出得老高了，早该出来结店钱了，可眼瞅着从客房里鱼贯出来十八个人，惟独不见布商的身影。

管家到房中一看，四壁全是空的，哪里还有人在，他暗觉事情不妙，急忙去找大车店的店主核实，一查房册，白纸黑字写得分明，昨夜住在房中的是一十九人，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怎会无端少了一个大活人？

管家情急之下，拼命拦住了正要出门的那些客人，说我们东家昨夜明明住在店里，怎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落不明了？难保这店是家黑店，暗中谋害过往客商的性命财物。当时街上有侦缉队巡逻，见闹得动静不小，就将店里的人全抓回去严加审讯。

本来采访局只想趁乱敲点钱财，不料一搜那十八个与布商同住一室的客人，竟发现每人都带着一包人肉。刑讯威逼之下，那些客人只有招供认罪，交代了案情经过。原来这十八人都是土匪，在路上见布商行囊饱满，就想在僻静处劫杀了谋他财帛，但尾随了一路，始终没找到机会下手。最后跟到镇中，土匪们都假作互不相识，买通了店里伙计，与那布商共宿一室，入夜后待那布商睡熟，就用被子将其兜头盖住，把人活活闷死，然后乱刃分尸，切成一十八块，又都用石灰和油布裹了，不见半点血迹。每人一块分别带在身上，打算离开客店后，扔在山里喂了鸟兽，那就绝对不留任何痕迹了。

可这伙土匪还没来得及离开客栈，却被布商家里管事的一闹，使得这案子败露了出来，都让官府五花大绑地捆了，送到省城里游街示众砍头示众，这件碎尸案在当时社会上震动不小，在法场上围观用刑的百姓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长蛇显身

缅甸山区自古便有崇信蛇神之风，当地土人大多亲眼目睹过“长蛇显身”的灵异现象，说起来无不绘声绘色，神乎其神。

据说每当有大的灾难来临之前，悬崖绝壁上就会出现数十米长的一条黑蛇，蛇身如烟似雾，朦胧模糊。最奇怪的是，那条黑蛇竟然钉在笔直的峭壁上一动不动，仿佛是一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岩画，平时是完全看不到的，这是长蛇显出灵异告诉人们应该赶快逃走躲避灾祸。

那峭壁上出现的黑色蛇形，既不是描绘怪蟒图腾的壁画，也并非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物。如果不知其中缘故，谁都难以想象得到，留存于缅甸古老传说中的“长蛇显身”，竟会是一幅具有生命的神秘图像，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岩壁上的蛇形黑影，根本就不是长蛇，而是在丛林里成群迁移的“红蚁”。缅甸北部地势环合，四周绵延起伏的山脉，大多为太古时期“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气候终年恒定不变，通常的热带风暴难以波及影响此地，除非有来自印度洋的大规模热带风团。在恶劣的气候来临之际，缅北山区也将受到狂风暴雨的侵袭，骤雨会使平静低洼的河道都会变为湍急迅猛的洪流。

由于反常闷热的气候，会使深山老林里的生物提前有所察觉，因此有数以千万计的红蚁，将巢穴迁移到高处，以避免蚁巢遭受灭顶之灾的厄运。原始丛林中的红蚁数量多得惊人，虽然名为红蚁，但周身乌黑，仅尾部带有一点朱红，体型最大的接近人指，小者也如米粒一般，密密麻麻地聚为队列爬壁而上。

深山密林中生存的“红蚁”，又称“信蚁”，它们可以在觅食或行军的区域留下“信息素”，每次远距离迁移都有固定路线，等到天气好转，便要原路返回崖底，重新修造被暴雨冲毁的巢穴。

人们站在远处望见，自然会将其视作“长蛇”。也许早在千百年前，就曾经有人目睹过这一神秘的自然现象，所以才会留下这些令人难以琢磨的离奇传说。在自然界不仅是小小的蚂蚁，很多生物的感知能力，都远比人类甚至科学仪器还要敏锐，比如地震前常有家犬夜吠，或是鱼群翻坑，就都属于此类现象。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野狗

世间的狗按照体形大小，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最大者为“獒”，普通中常者为“犬”，体态小的才称作“狗”，这是从古就有的说法，可现今世上常将“犬”与“狗”浑同，却不知两者有别。

早年间有种吃死尸的野狗，模样非常丑恶凶悍，到解放后社会稳定下来就逐渐绝迹了。但乱世之中人命如同草芥，因为死的人太多，暴尸于野的情形到处都有，所以吃死人的东西也就多了。乡下山野间有种专吃死人的野狗，能闻着死人的臭味在坟上刨洞，刨到棺材了，就用脑袋撞破棺材挡板，然后把棺中死尸拖出来吃肚子。

这种野狗体形巨大凶残，吃多了死人的肠子它就不想再吃别的东西了，有时候碰上落单势孤的活人，也往往直接扑过去咬死，长着血瘤的野狗常年吃死人肉，身上尸气重，牙齿带有尸毒，被它咬到了就别想活，它的特征是脑袋上长了一个血红的大瘤子，这瘤子比铁锤都硬，穷人的廉价薄棺，最好的不过是“三寸柏木板”，棺板被这狗头撞不了几下就能撞穿，这种简易的棺材有个俗名就叫“狗碰头”，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死者家人买了副“狗碰头”回去，将死者尸体盛敛下葬了，家人也算尽到心了，然后棺材里这位您就等着喂野狗吧，可在当时，就连这种三寸板的“狗碰头”棺材还都供不应求。

那个年代在荒野中走夜路，特别是一个人落单的时候，难免会遇到此类豺狼野狗，老百姓们在吸取了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防身之道，有句话说得好：“狗怕弯腰，狼怕捣咕。”

这话怎么讲呢？原来豺狼野狗再怎么凶残，也毕竟是兽类，都有它们各自的弱点，狼的疑心最重，如果一个人在晚上遇狼，难免胆战心惊，可你要转身一跑，那十有八九就得被狼追上吃了，倘若当时能够沉得住气，假装对恶狼视而不见，在口袋里东翻西翻，做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动作，那狼就不敢轻易过来咬你，它疑心你这是设计要收拾它；而野狗也不例外，野狗就怕人弯腰，它担心人一弯腰，是打算捡棒子打狗，甭管多么凶恶的狗，天生就对棍棒有种极强的畏惧之意，叫花子都带打狗棒，正是出于此因。

第二章 镜里乾坤 人熊

东北深山老林里流传最多，也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黑瞎子；二是黄鼠狼；三是放山挖人参。

这回先说黑瞎子，黑瞎子就是黑熊。熊的种类很多，最可怕的是人熊，实际上人熊的学名，称做“羆”（pí），毛主席诗词中也有名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

与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羆”的遍体毛色呈现黄白，它不仅脖子长，后肢也比普通的黑瞎子较高，力大无穷，一人粗细的老树说拔起来就能给拔起来，遇到人便人立而起穷追猛扑，而且姿态五官似人，性猛力强，可以掠取牛马而食，所以叫做“人熊”。

经验非常丰富的老猎人轻易也不敢招惹人熊，更别说打主意去狩猎人熊了，但人熊并非捉不得，只是要冒的风险极大，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就会把命搭上，因为这种猛兽膘肥体壮、皮糙肉厚，即使被弹丸洞胸穿腹，血流肠出，它尚且能够掘出泥土松脂塞住伤口，继而奋力伤人致命，所以即使猎手枪法精湛，火器犀利，也绝难以力取之。

有言道：“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自古以来，有许多猎人们猎杀人熊的传说，大多是以智取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约略是说那人熊喜欢以千年大树的树洞为穴，空树洞里气热熏蒸，冰雪消融，人熊吃饱了就坐在其中。猎人们找到熊洞，就从树洞处投入木块，人熊性蠢，见有木块落下，就会伸手接住，垫坐在屁股底下，随着木块越投越多，人熊便随捡随垫，越坐越高，待到入熊坐的位置与树洞口平行的时候，猎人们瞅准机会，以开山大斧猛斩其头，或从古树的缝隙中以矛攒刺毙之。

据说以前曾有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他有一次进山打狍子，无意间在山中遇到人熊渡河，便潜伏起来窥视。过河的是一只巨大的母人熊，带着两只小人熊，母人熊先把一只崽子顶在头上赴水渡河，游上岸后它怕小人熊乱跑，就用大石头把熊崽子压住，然后掉头回去接另外一只熊崽子。潜伏着的猎人趁此机会把被石头压住的小人熊捉走了，母人熊暴怒如雷，在河对岸把另一只小熊崽子拉住两条腿一撕两半，却忘了追赶，其生性之既猛且蠢，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鬼屋算命

“金点”一般在旧社会归属江相派，江代表江湖，相代表文。“绿林为将，金点为相”，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回讲个金点算命的真事。

却说当年在保定府，有个鬼屋凶宅，里面邪得厉害，一直没人敢住，至于究竟怎么闹鬼，也没人亲眼见过，反正街上都这么传。

某天有个外地来的金点先生，道号玄机子，带着三妻四妾和十几个徒弟，很高调地举家搬到鬼屋里居住，还在门前挂上一个木牌，上写“玄机子在此候教”七个大字。那意思就是要在本地摆摊算命，并声称前知八百年，后知五百载，专能谈人祸福，观形貌知吉凶，闻履声知进退，卦金收一个至一千个大洋不等，因人而异，如果不准则分文不取。

不想惹恼了城里的一个人物，这位爷非同小可，乃是督军的大公子，平日里鲜衣怒马、从者如云，专好抱打不平、管些闲事。此人从来不信江湖伎俩，听手下说了玄机子在鬼屋算命，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时拍案大骂：“不知哪里来的妖道，敢在保定府妖言惑众？”

大公子起心要拆玄机子的台，于是就找了伙狐朋狗友，事先编排了身份和说辞，又让手下人冒充成他的表兄弟，成群结队地找到玄机子门上算命，只要这江湖骗子说错了一句，立刻砸了他的招牌，胖揍一顿赶出城外。

有道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玄机子不知轻重，也没按规矩拜山，得罪了城里的一霸，还能有好果子吃吗？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玄机子真能未卜先知，他不言则可，言则必中，别说大公子这伙狐朋狗友编造的身份了，连大公子屁股上有颗痣都给算了出来，随后狮子大开口，索要卦金一千大洋。

大公子知道是遇着活神仙了，哪敢造次，老老实实地付了钱，这件事轰动全城，达官贵人争相前来请卦问卜，没出半个月，玄机子就收了数万光洋，发了一大笔横财，从此远走高飞，再也不来了。

您瞧这事不是神了吗，其实无非是“金点”行当里的一门骗术，不知情的觉得神乎其神，但把窗户纸捅破了也很简单，原来大公子身边的狐朋狗友里，就有一个人是玄机子的徒弟，提前设好了局让他往里跳，那能有个算不出来的吗？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逆水行尸

再说个金点先生聚财的事。

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黄河更是连年泛滥，老百姓们都没活路了，就有当地乡绅聚集起来商议，打算在这黄河边上修座龙王庙，保佑这一方风调雨顺。

这时不知从哪儿来了位跑江湖的算命老者，告诉众人说：“尔等真乃愚昧无知，黄河两岸不知造过多少庙宇，供奉着五湖四海的行雨龙王，可该旱的旱，该涝的涝，黎民百姓还不是年年跟着遭殃，这是什么缘故？只因那庙里摆的都是泥胎，任你烧香上供，它又怎能显出灵验？如今听我一言，明天正午时分，这黄河里就有仙家路过，机缘难得，可遇而不可求，到时请各位都来观看。”

众人半信半疑，不知黄河里会有什么仙家，或许是有大鱼出没，多数人都认为这算命老者是信口雌黄，不想理会。但好事之徒从来不少，很快就将这个信息传遍了十里八乡，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全都特意赶来观看，岸边围观的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城墙也似砌拢起来，挤得水泄不通。

大伙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候着，黄河里浊流滚滚，却不见半点动静，眼看日头出到了晌午，人们不禁议论纷纷，都以为上了江湖骗子的恶当，而这时眼尖的人就看到下游出现了两个小黑点，当时那人群就炸了锅，都往前挤想看个究竟，就见两具童男童女的尸首，从头到脚穿着古时衣冠，在黄河中逆着水流漂了过来，当时目睹这逆水行尸的民众，也不知有几千几万，纷纷跪地膜拜。

此时那算命先生站出来，用钩竿子把浮尸拖到岸边，当众焚化，然后混入泥中，塑了两尊“和合二仙”的泥胎，就地起庙供奉，老百姓们都道这回遇着了真仙，唯恐落于人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些善男信女当场就撺下金银首饰，请那算命老者主持修造庙宇。

其实这件事也是金点行当里的骗术，所谓“障眼法”的便是。黄河里漂下来的两具浮尸，是那算命先生从外地拐带来的乞儿，喂养得肥胖了就给害死，再拿戏班子里的行头装扮上，以蜡封存，并在河底藏了缆绳，上游有人用绞盘倒拖，才显出“逆水行尸”的奇观。这伙人利用了民间的迷信心理，趁机大肆敛财，一举暴富。

第二章 镜里乾坤 注水碗

“障眼法”在古时候也被称为幻术，这里面的名堂可不浅，向来都是金点行当里传内不传外的秘密，只有遇到大买卖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

旧中国的大上海是灯红酒绿，花花世界，却说十里洋场中有个富商，凭借跟洋人跑船贩货起家，一辈子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创下偌大家业，临死前嘱咐儿子：“你从小养尊处优，不知世情险恶，我走之后，就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吃利息，今生今世当可衣食无忧，可千万别惦着做什么生意，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本不是那块料。”

拿现在的话来说，有钱人家的子弟是“富二代”，当时则叫“二世祖”，听了他爹的遗言，反正有的是钱，也不考虑什么营生，但染上了赌瘾，输了不少钱，手头吃紧，就想动银行里的存款，把先父临终前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奈何不懂生意经，不知道做什么来钱快，听朋友说有个算命的陈半仙，凡是得过他老人家指点之人，没有不发达的。

二世祖开始也未轻信，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找到陈半仙，想问问做什么生意能够发财。那陈半仙掐指一算：“看公子确有富贵之姿，但眼下将有一场大灾，眼看着家底都要保不住了，还想发财？”说罢取出一个空碗来，摆在桌上让二世祖往里看。

二世祖两眼一眨不眨，只看那碗中空空如也，很是不以为然，不料陈半仙又提起一个水壶，向那碗中注水，这时水碗中出现了异象。二世祖看到自己的身影就在碗中，身后有座金山，两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正在门外向里窥探，随着水面越升越高，碗中的影像很快化为乌有。

二世祖大惊，哪里还有半点疑惑，忙请陈半仙相救，把全部财产都从银行里提出来，放在陈半仙指定的地方藏起来，准备等劫数过去再取回，可转天就被陈半仙卷走了，二世祖这才明白自己中了局落了套。

这就是“障眼法”了，只要碗底装个琉璃镜，压住提前绘好的透明影画，往里面注水注到一定高度，自然能看到光学折射的虚影。此类利用化学和光学现象的伎俩，就是金点行当里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咱们今后有机会再说。

第二章 镜里乾坤 鹿哨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所以清朝中前期的皇帝都喜欢打猎，后期那几位由于朝纲败坏，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多半没这份心思了，若是康熙乾隆在位之际，几乎每年都得到木兰打秋围。

据说乾隆皇帝御前有个随从，曾是白山黑水间的猎户，除了弓箭射得准，更有一身“鹿哨”的绝技。“鹿哨”，是一种模仿野兽发声的特殊技巧，相传早年间是由采药人所发明。在深山老林里采药的人，大多善识药草物性，能够攀爬峭壁危崖，但这只是末等手艺，要想找到罕见的珍贵草药，除了胆大不要命，还得有足够的运气。运气这东西最是不可琢磨，采到千年灵芝万年山参的概率，可能比现在中彩票特等奖的概率还低，而上等采药人皆有独门秘术，“鹿哨”便是其中一项几近失传的神秘技艺。

如果采药人会吹“鹿哨”，他就不用冒险攀爬悬崖峭壁，也不必指望那份不靠谱的运气了。因为原始森林中生存着成群结队的麋鹿，那为首的“鹿王”体形比牯牛还要壮硕，生有骨钉般的鹿角，枝杈纵横，锋利坚硬，山里的大兽见了它也得避让三分。它生性奇淫，每逢春末夏初，它都要在一天之内，先后同百余头母鹿交配，最后精尽垂死，卧倒在地呦呦长鸣。这种鹿鸣相当于一个求救信号，深山里的母鹿听到之后，便会立刻衔着灵芝赶来，别看采药的人苦苦寻觅不到“千年灵芝”。深山老林里的鹿群却总能找着，等那鹿王吞下灵芝，用不了多少时间，它就又能腾奔蹿跃恢复如初了。由此可见千年灵芝神异奇妙之处，谁能找到这么一株，就能换来一世富贵。

那些擅长“哨鹿”的猎户，便掐算着时日，比鹿王交配早一天两天进山，事先做好伪装，在头上戴顶鹿角帽，穿一件鹿皮袄，怀中裹根铁棒，躲到森林中模仿鹿鸣，引得母鹿衔来灵芝，然后打闷棍放倒母鹿，剥皮刮肉再取走灵芝草。不过学这种声音得天赋，一万个人里未必有一个人能够模仿得像。

倘若不走运，撞上凶猛无比的鹿王，拿弓箭土铳也未必对付得了，就得拼命逃向林木茂密之处，因为鹿角最怕密林，倘若被藤萝枝杈缠住动弹不得，它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第二章 镜里乾坤 悬案

许多年都破不了案件称为悬案，据说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妇人，某天从娘家回来，她丈夫因为有事在身，便让自己的亲弟弟去接嫂子。那妇人骑了一匹黑驴，弟步行在后。路过一处深山老林，妇人尿急，命小叔子牵驴，自己走到树林里去解手，没走几步，发现几株老松树和怪异嶙峋的岩石环绕着一处荒坟。

妇人憋不住了，就在坟边小解，溺后束衣，发现里面穿的红肚兜忽然没了，她大惊失色，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叔子在外边催促，妇人无奈只得放弃寻找，幸好衣服很长，不至于露了庐山真面目。出了树林骑上黑驴，匆匆而返。

回到家后，她私下里把此事告诉她的丈夫，丈夫吓得面如土色对她说：“这件事你知我知，切不可再对其他人讲起。”妇人不敢再说，但是始终不解其中缘故。到了晚上熄灯睡觉，二人躺在床上，丈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鼾声如雷。妇人想起白天的遭遇，非常害怕，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忽然听到屋顶有物震响，好像有一块大石落下，妇人害怕万分，连忙呼唤丈夫起来查看，但是连喊带推，丈夫始终一动不动。妇人点上灯烛观看，发现一把锋利如霜的刀插在其夫胸口，刀插得很深，拔都拔不出来。

妇人大惊，嚎啕大哭。家里人闻声赶至，发现房间门窗关闭得完好无损，都怀疑是妇人谋害亲夫。于是抓住妇人到官府告状。官府讯问妇人，那妇人一时受惊过度，不能开口讲话。直到第二天才略微镇静了一些，便把在林中所遇禀告官府。

官府命令验看那处荒坟，只见磊磊高冢，封树俨然，没有任何挖开过的迹象，把墓主招来质问，墓主说坟里埋的是家中的一个小女儿，年仅十一，因患病不治而亡，埋在此处已经十五年了。

官府告之墓主人案情经过，要求挖坟开棺查看。墓主坚决不肯，官府无奈，只得强行动手挖坟。几名衙役佯作一起动手，把棺材挖了出来，打开一看，众人无不愕然。那棺里并没有少女遗体，却有个少年和尚，赤身裸体躺在其中，头上正盖着妇女遗失的红肚兜。胸口上插了一柄锋利匕首，血迹殷然如新。

详细走访周围的寺庙，都说没有这个和尚，也无人报官有失踪的少年僧人。案情重重疑难怨苦，官府多次勘察无果，只能悬为疑案。

第三章 云中古都 灵猕盗宝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江湖上出了个江洋大盗，姓郁，排行第四，人称郁四爷，绰号“飞天蜘蛛”。此人本领高强，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其手下党徒甚众，积案如山，官府拿他毫无办法，各地盗贼作案劫得金银财帛，自己留下七成，余下的三成都要拿去献给郁四爷，到他晚年的时候，已经积蓄了一座金山。

郁四爷思付自己年事已高，这些年所得贼赃十世也花销不尽，应该急流勇退，以求得个善终，就决定在做寿那天金盆洗手，不再做这杀人越货的勾当了，于是广撒英雄帖，邀请各地的亲朋好友前来观礼，并放出话去，希望大伙都采捧场，如有接到帖子不来的，那就是不给他郁四面子，当与天下英雄共弃之。

那些江湖后进，既不敢违背总瓢把子的意思，又想长些见识，自是改然前往，到了郁四爷金盆洗手的那一天，果然是宾客盈门，来者全是三山五岳的豪杰，水旱两路的英雄。主家大摆宴席，从厅堂到两廊，总共铺设了一百多桌，也不知放倒了多少只牛羊，打开了多少坛美酒。

群盗依序列而坐，大多是燕领虎额的好汉，唯有上首末席坐着一只猕猴，那猴脸体形甚巨，红如血，一双火眼金睛，遍体黑毛，唯独头顶溜光，好像剃度出家的僧侣一般，而且两个耳朵都被割掉了，脑侧只剩两个黑窟窿，它竟然也会拿筷子夹菜，喝酒的时候，还能与旁人推杯换盏。

在座的群盗见此猴举止奇异，都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开席之后，众人开始了大吃大喝，也就顾不上理会那只猕猴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个年长的老贼提议，说这次各地英雄齐至，席上满是好酒好菜，实属难得的盛会，奈何狂饮寡欢，没有下酒的东西，咱们绿林中人性情粗鲁，也不耐烦学那文人行酒令，不如各述得意事迹，讲到或勇武或奇异，凡是常人所不能为者，我等当共浮一大白以贺之。

此言一出，群盗齐声称赞，于是依照次序开始叙述，等轮到那猴子的时候，巨猴瞪起金睛举目四顾，好像也要说说自己的事迹，奈何不会说话，急得它抓耳挠腮。

这时郁四爷出言说道：“此猴与我半兄半友，今当盛会，我不能昧其勋烈，想郁某膝下仅有一女，早已许配他人，金盆洗手后我要同这位猴

兄遁隐山林，与俗世再无瓜葛，因此我要替它述说平生事迹，使之名传后世。”

郁四爷说自己少年时，曾随一位老道在峨眉山学艺。师傅所传的刀枪拳棒，只亲自演示一遍，郁四爷学过即忘。幸好深山里有一只猕猴，常在旁厮耍，看了老道传授的技艺，即可心领神会、过目不忘，还能捡起树枝模仿。郁四爷便每天带些果子、糕饼喂猴，跟其学习师授武艺。寒来暑往，这一人一猴日渐相熟，混得如兄似弟。

后来郁四爷成下山，勾结了一群绿林好汉，专行劫富济贫的事业，凡是遇到那高墙深宅的巨富之家，就蒙面持刀趁夜潜至，先派猕猴蹑上墙头，此猴疾阵飞隼，翻入人家后镊手镊脚地拨去门闩，将群盗放进来大肆洗劫，纵横数省，无往而不利。

平时郁四爷出入各地，都扮作耍猴的遮掩身份，有时住在客栈里，不等他指挥号令，那猕猴便在天黑后自行出外偷盗，每次回来都是手握金银、口衔宝珠。郁四爷必须取出果子、美酒搞赏，猕猴才把珠宝交给他，然后抵足而眠，虽在寒冬腊月，这猴子身上也如一团炭火。

有一次，郁四爷独自出去办事，途中行于旷野，恰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眼看天色阴晦异常，忽然北风怒号，气温骤降，大雪漫天落下，雪花都大如手掌一般，竟出现了百年罕遇的雪灾，风雪几天几夜不停，郁四爷在山谷中被风雪困住，身体都给冻僵了；多亏那猕猴赶来接应，才把他带出山谷。

日子一久，郁四爷有灵猴助盗之事，开始流传出去，官府的鹰犬闻得讯息，就在各处路口暗藏眼线，专盯着耍猴的江湖艺人，终于在济南府将郁四爷擒获，打入深牢大狱，准备讯明处决正法。那灵猴机警，遭官军围捕时漏网逃脱，它找到郁四爷的绿林同伙。那些强盗见猕猴孤身前来，急得上蹿下跳比比画画，就猜到是郁四爷出事了。他们立刻召集各处豪杰，得猕猴相助，混入济南府，天黑后到处纵火，趁着守军大乱，砸牢反狱把郁四爷救了出来。

郁四爷述说这些事迹的时候，四座寂然无声，及闻“风雪逃灾、黑夜劫狱”之事，群雄轰然喝彩，举起酒碗相贺，猕猴也连饮数杯，婆娑起舞。

郁四爷却说：“吾适才所述，还属常人力所能为，不足以显示灵猴异绩，诸位看没看到此猴额顶秃了一大片，两耳也被利器割去？我把这件事迹讲出来，才真能让天下英雄钦服。”

郁四爷说起了这件事情的经过，那时圣祖康熙还在位，有西域藩国

进贡了一颗夜明珠，大如龙眼，精气粲然，黑夜里熄灭灯烛，从匣中取出此珠，其光芒可以在十步之内看清人的毛发。圣祖视为异宝，交给了宠妃岫云，嘱咐妥善收藏。

某次郁四爷到九华山，见了几个绿林道上朋友，众人谈及此珠，皆有欣羡之意，奈何深宫大内，戒备森严，谁有本事和胆量进去盗宝？

不成想这番话被那灵猕听到，它目光闪烁，若有所思，后来路过京城，竟然趁着夜黑风高，独自潜入紫禁城，在寝宫里四处翻箱倒柜，想盗走明珠，结果惊动了宫女，只好趁乱溜了出来，皇妃发觉有飞贼意图不轨，就将珠匣藏在床塌之下，十几名宫女轮值盯着，视线片刻不离，又请皇上调集了许多武艺高强的侍卫，埋伏在四周守护。

这灵猕也当真是贼胆包天，并不甘心失手，等几天风声过了，它再次夜闯大内，这回事先偷了个炮竹。灵猕穿梁越柱溜进寝殿，凑到宫灯下用火烛引燃了炮竹，那些宫女和皇姐正在睡觉，蓦地一声巨响，顿时将众人都惊醒了，她们不知出了什么变故，还以为是震雷击宫，群雌粥粥，乱作一团。

皇姐吓得花容失色，却还惦记着藏在床下的珠子，赶紧从暗阁里取出，打开匣子一看宝珠还在，并未随天雷化去，这才悄悄放下心来。谁知那灵猕躲在暗处窥得真切，突然蹿出来，从皇姐手中抢走了宝珠，还没等皇姐和宫女们回过神来，就已夺路逃出。

当时的大内侍卫中有个奇人异士，擅使独门暗器血滴子，夜里巡视到附近，听到一声炸响，急忙过来察看，忽见一只遍体黑毛的巨猴从殿阁上跃过，就立刻放出血滴子击杀。

血滴子这种暗器，用途近似残唐五代年间的“飞剑”，样子很像一个精钢鸟笼，带有锁链，放出去的时候快速旋转，会发出“呜呜”怪叫之声，里面则是许多牙齿一样的利刃，如果套在人脑袋上，“咔嚓”一声便会将人头和身体分离，向来百不失一。

灵猕仗着身手矫捷、轻如飞鸟，侥幸逃过一劫，但两个耳朵和额顶头皮，都被血滴子削掉了，它血流满面，吞珠入口，跳进护城河里才得以逃脱。

郁四爷事后听到坊间传闻，又见灵猕头上重伤带回宝珠，才知道它夜闯深宫，而宫人讳言此事，也没有大肆搜捕。但郁四爷得了宝珠，终无大用，想出手变卖，又没人肯出巨资购买，最后就将此珠施舍于嵩山白鹤观，因为那道观中有座古塔，巍然高出云表，除了猕猴，本事再大的飞贼也爬不上去，所以将宝珠安放在塔顶。

第三章 云中古都 老祖宗

天津乡下，大约离城十里左右，有座杜公庙，这是延用旧时地名，民国初年已找不到庙宇遗址了，也不知供的是哪位杜公，只留下这么个地名。周围数里，皆为桑园，园旁有几间茅屋，住着个做小买卖的温州人，当地人都称此屋为温州草棚子。后来这茅屋中的温州人突然失踪，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反正是个外来人，平时跟左邻右舍接触不多，这个人没了就没了，从来没人过问，毕竟是民不举官不究，下边没人揭发，上边乐得糊涂。

取而代之，茅屋里住进了个丐妇，也就是个乞讨要饭为生的老太婆，估摸着年纪得有七八十了，满脸皱纹，口音含混，不知从何方而来。她住在空置的茅屋里，每天捡几根柴火，到园中偷些菜，再向人家讨要些残羹剩饭和破烂衣物，以此度日。

这丐妇眼神也不太好，双目深陷，犹如不能见物，每次出门都要扶着墙壁或摸着树，行路时颤颤巍巍，摇头不止，经常自言自语，在嘴里念诵佛号，特别喜欢哄小孩，遇到孩子就给些糖豆，自称是“老祖宗”，非常慈善和蔼，当地的人们可怜其孤苦无依，也就对其偷菜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某天，一位姓孙的乡绅家中，走失了一个五岁爱子，家里人到处都找遍了，一直不见踪影，随后当地丢失的小孩越来越多，大伙就以为是有拐带人口的人贩子，联名报到官府上，官府查了很久也没头绪，胡乱抓了几个外来的游民盲流，屈打成招顶了罪，可人口失踪的事仍在持续发生，案件悬而难决，搞得人心惶惶。

那时侯穿便衣侦察办案的部门，俗称“采访局”。当中有个姓胡的探长，他报告局长，本地拐带人口的案件，恐系“老祖宗”所为。因为胡探长无意中见到，“老祖宗”提的竹篮里，有一只小孩的绣鞋，被用来当做吃潮烟的荷包。如今吃潮烟的少见了，以前除了吸的纸烟、旱烟，还有种烟膏，可以抹到嘴里直接咀嚼，这就叫“吃潮烟”。局长不敢怠慢，忙命胡探长带领几个采访局的便衣队员，暗中跟踪“老祖宗”，看其所作所为有什么反常之处，尽量找出确凿证据，一有发现，立刻缉拿归案。

胡探长领命，挑了几个精明能干的得力手下，布控在茅屋附近，他亲自潜踪盯梢。这天就看老祖宗和往常一样出门，一路在田圃中偷瓜窃菜，偷到的蔬菜，都放到左手挽的大竹篮子里，每路过人家，便哀声乞讨，中午就在桑园附近休息。伸手在盖着粗布的篮子里掏了半天，摸到

一个破旧的洋铁罐子，揭开盖子，捏出几根小孩手指头，放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连骨头都不吐，看得胡探长和几个便衣汗毛竖起：“这老婆子是人吗？”

采访局的便衣担心暴露行踪，不敢离得太近，远远窥见那老妇手中的洋铁罐子，除了小孩手指，还有很多蠕动的黑色活物，无外乎蚂蚱、地狗、蚰蜒一类，嚼完了手指，又抓出一条大壁虎，放入嘴中，就听那壁虎“吱喳”之声不绝于耳，“老祖宗”边嚼边在脸上显出甘美回味的神情，并拾取地上苦草为佐料。

胡探长看得心惊肉跳，可离得有些远了，也不敢确定此人吃的就是小孩手指，没准那东西是陈皮梅牛肉干。但这妖妇行迹鬼祟可疑是不必说了，倘若任其将洋铁罐子里的东西吃光，可就没有证据了，想到这立刻跳出来，喝道：“老贼婆，如此贼头贼脑，躲躲闪闪，却在此偷吃什么东西？”

老妇没有防备，不禁吃了一惊，旋即镇定下来，连连念诵佛号，声称自己今天没讨到饭，饿得顶不住了，不得不吞几条壁虎充饥，并向采访局的便衣们乞食果腹。

便衣们翻看老妇手中的洋铁罐子，除了蚂蚱、壁虎，已经没有小孩手指了，估计刚才都被她吃光了。胡探长办案多年，经验很丰富，遇事也十分果决，命令手下抓住老妇，盯紧些别让她跑了，带到其所居茅屋中搜查，必有所获。

于是押着老妇来到茅屋草棚内，只见屋中有很多小棺材板，还有不少小孩衣服、鞋子、长命锁等物，地下埋了无数吃剩下的蛇皮、龟壳、死人骨头，此外屋角还有一口瓦缸，上面压着石头，揭开一看，其中竟是三个小孩脑袋，混以蛇鼠肉及辣椒、萝卜等物腌制。纵然是胡探长等人办过很多血淋淋的命案，见此情形也感觉到惨不忍睹，当即禀明上官，将老妇拘押在牢中审讯。

谁知这老妇被官府拿住之后，只是咬牙切齿，任凭上官如何逼问，她始终是一言不发。剥掉衣衫严刑拷打，也仍旧闷不吭声。最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其面容老迈枯槁，身上的皮肤却格外雪白细嫩，竟与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子无异，拿鞭子抽上去，留下一道道血印，不多时便又平复如初，不知是不是吃小孩吃多了，练就了返老还童的邪法。官府动用了各种酷刑，一连过了几遍堂，竟没问出一句口供，最后只好定了个谋财害命之罪，五花大绑游街半日，下午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并且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以前提到过河南开封的“厉种”，与这老祖宗十分相似，应该属于同一类人，不知道是天生异质，还是后天练成了妖术邪法。

第三章 云中古都 太湖志异

有言道“太湖八百里，鱼虾捉不尽”。本回话内，单表大清顺治年间，某个渔人为了奉养老母，在这太湖边上盖了两间茅屋，每天天不亮，他就驾着一叶扁舟，到湖上捕捉鱼虾。

这一年江河大旱，湖水变浅了很多，渔人心眼儿活络，别人仍是驾船到湖上撒网，他则独自来到岸边，沿着湖岸摸索，捡拾了不少螺蚌，还顺便捉了些鱼，收获颇丰，都装到竹篓里拖回家中。不知不觉天色已黑，他赶紧到厨下张灯煮酒、烹螺烩鲤，整治好了饭菜请老娘一同饮食，娘儿俩边吃边唠些家常。

渔母说：“儿啊，你现下二十好几了，也该说门亲事，你瞅哪家的姑娘合适？”

渔人叹道：“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枉我一表人才，自幼勤奋好学，加上错别字足足识得五七个大字，而且粗通音律，这在打渔的人里也算得上是有文化了。奈何咱们家钱少房小，一天不出去撒网一天就得挨饿，有哪家不长眼的姑娘愿意嫁过来？”

渔母说：“你也是眼界太高，条件能不能放低点？”

渔人说：“儿虽贫穷，志气却不短浅，宁吃仙桃一口，不啃烂杏一筐，真要是找个猪不叼、狗不啃的蠢媳妇，那我还不如打一辈子光棍呢！”

正说着话，隐约听到屋外有人抽泣，那哭声时断时续，很是凄惨，老太太心慌起来，放下碗筷说：“我的儿，你听没听到外边有些动静？快出去看看，三更半夜的，究竟是何人啼哭？”

渔人手捧灯烛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娘啊，您是年老耳聋，这空山无人，深夜里哪会有人啼哭？只是装在鱼篓里的螺蚌吐涎之声而已。”母子两个吃完晚饭，各自吹灯就寝。

夜里渔母做了个怪梦，恍惚中见到一个女子，眉清目秀，身上披着一件白斗篷，下拜泣诉道：“我潜身水府，修道一百余年，从不为害于世人，昨日因湖枯水竭，偶然栖息浅滩，被令郎拾取，等到天明，不免有破身之惨，还望您慈悲垂怜，放我一条生路，倘得偷生，必图厚报。”渔母诧异莫名，再想询问详情，却蓦然惊醒，这才发觉是南柯一梦。

此时东方已白，渔母匆忙唤醒儿子，讲述了一遍梦中经过。那渔人本想早上起来，吃完了早饭，就把那些螺蚌拿到集市上贩卖换钱，一听

老娘这梦做得蹊跷，寻思没准是水族成精，托梦求救，身披白斗篷的女子一定就是成形的蚌精。

渔人喜出望外，立刻告诉老娘：“儿久闻湖蚌成精，身上必然藏有大珠，剖蚌取珠可得巨富，这真是老天爷开眼，竟赐下如此富贵，今后咱们娘儿俩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受那风吹日晒的操船拽网之苦了。”

渔母犹豫迟疑：“我看那姑娘相貌俊美、举止斯文，又向我把托梦求救，为娘实不忍心看她在刀下惨死，你要是不想放了她，让她给你当个媳妇也行。”

渔人急道：“我的亲娘，您真是老糊涂了，千万别被它的妖言所蛊惑，人妖岂可为伍？那生下来的孩儿会是什么怪物？再说这妖精在湖底修炼了一百多年，我才二十来岁，岁数也不般配啊！待我抠出珠子，把这茅屋渔船换成广厦巨舰，还愁娶不到美貌媳妇吗？”他越想越是得意，当即取出尖刀，放在石上反复磨砺，这就要剖蚌取珠。

渔母年老心慈，思量那蚌精修炼不易，以此致富，于心难安，但见儿子心意已决，便假意应允，让儿子先吃早饭，然后剖蚌求珠。渔人一想也对，眼下天色刚明，阴阳初分，此时取出来的珠子必定晦暗无光，当即去灶下点火，煮了些隔夜的剩饭充饥。渔母趁这工夫，到屋外鱼篓里摸出体形最巨的白蚌，抛到湖心放了生。

渔人吃罢早饭，拿着盆和板凳出来，准备取到剖蚌，他打开鱼篓察看时，发现少了一只巨蚌，心知是老娘做的好事，顿足埋怨道：“娘亲一时疏忽，竟被那蚌精所骗，平时说您老糊涂了您还不爱听，我这当儿子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辞风波之险，到湖上撑船撒网，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从不敢有半分懈怠，然而所得仅够果腹，咱家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好不容易盼得宝物入网，今后衣食无忧了，老娘您却自弃富贵，试想那蚌精除却一身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咱家？它定然食言逃命，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您儿子我正当壮年，长得又这么英俊高大，只因钱少房小，至今未曾婚娶，估计这辈子再难有出头之日了，您这当娘的也不免跟着我吃苦受累，难道您只心疼那湖蚌，却不心疼我这亲生骨肉？”说完蹲在地上，抱头抽泣。

渔母看儿子涕泪齐下，也甚觉惭愧懊悔，心中揣揣不安。渔人抱怨了半天，但他为人还算孝顺，也不能跟老娘再说什么了，只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堵了闷气，整天不饮不食，想起千金空逝，送到嘴边的肥肉没了，明天还要起个大早，驾船到湖上捕鱼捉虾，后天大后天乃至下半辈子都得这样，此等生涯真是毫无趣味，他怅然不乐，到晚上和衣而卧，恍恍惚惚做了一个怪梦。

那个披着白斗篷的女子托梦现身，渔人不依不饶，连叫：“妖精，还我富贵！”那女子对渔人施以万福，说道：“我以一时贪生，使郎君母子懊悔，然而我曾许诺重金报答，一定多于你昨日所失，今后君须每日四更前后，驾船往湖中鼃头渚一带，穿梭勿停，如见巨螺浮出水面，可潜踪急取，此物喜逐光亮，畏惧石灰，你要准备好铜镜和石灰、铁珠，先以铜镜映射月光，将它引至船边，再投石灰使其不致逃遁，有大螺珠藏在其顶盖之下，你取了珠子，然后一定要把铁珠塞入螺内，仍纵之回归湖底，不要伤害它的性命，如此万金可得，勿忘我之所嘱，切记切记。”

渔人醒来之后，将此梦告之老娘，母子俱是大喜，从这起每天夜里三更起身，驾船大湖，一连很多天，非但一无所获，那湖风却又凛冽，吹得人皮肤开裂，把渔人冻病了卧床不起，往常捕捉鱼虾的正业都给耽搁了，所幸有老娘到湖边摸蚌挖螺，才算勉强糊口，得宝之心渐懈，渔人明白自己是被蚌精骗了，他暗自发狠：“迟早要把这妖怪寸寸碎斫，否则难出我心头恶气。”

冬去春来，不觉到了夏季，渔人渐渐将蚌精之事抛诸脑后，仍旧每天到湖上撒网捕鱼，跟老娘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某天暴雨如倾，渔人船小，只好泊在湖心一个岛屿上，等骤雨停歇，云开月霁，已是深夜三更，他怕老娘惦念自己，就趁着月色驾船回家，划到半途，忽见月光在湖中辉映，却不是明月倒影，原来有个巨螺，正在水中沉沉浮浮，对月弄珠，过了一阵就沉到湖底，不见了踪影，渔人没带石灰、铜镜，懊悔万分。

渔人至此方知那蚌精所言属实，此后苦心侦伺，逐步摸清了巨螺出没的地点和规律，苦于没个帮手，就带上老娘，母子两个夜里住到船上，等待时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又见那巨螺从湖底浮出。渔人忙把铜镜对向明月，将巨螺从水中吸引到船边，投下石灰将其捉住，只见螺壳紧闭，便把它塞进了鱼篓，得意忘形之际头脑发昏，只顾着回家取珠，竟忘了蚌精托梦所嘱。

这湖上本是风平浪静，蓦地湖风习习，水波渐兴，小船在湖中摇摇晃晃回旋打转，任凭渔人母子竭力划桨，小船就是不动地方。风是越来越大，波涌大作，船只就似风中飘叶，哪经得住这么摇晃，一个浪头打过来，母子二人翻船落水。渔人自幼生在太湖边上，仗着水性精熟，且神志未乱，拖着老娘挣扎游上水面，侥幸攀到一块船板才捡回了性命。

未几，风定云开，恰有一艘小船经过，母子二人高声呼唤，被救到船上，舟行如飞，眨眼间就到了湖心岛边，渔人隐约中见到划船的是个女子，好像正是梦中所见之人，等他惊魂平复，揉了揉眼睛再看，惜已

幻化无踪，只有那小船还在，而这条船就是自己刚才翻掉的船。他和渔母怅然若梦，再看那鱼篓中的巨螺，早已不知去向，母子相对嗟叹，都说人不得外财不富，奈何外财不富命穷人，无价之宝已拿到手里，却又得而复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辈子就是钱少房小的命了。

此事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相信确有其事，后来到了民国年间，湖中某个岛上有幢别墅，位置偏僻，主人想转售却无人问津，他灵机一动，利用当地传说，拉电线在后院里装了个灯泡，到夜里就让它闪烁几下，然后借故安排一位富商夜航太湖，那富商早听说过这湖里有巨螺对月弄珠，忽见那漆黑一片的岛上有阵阵微光，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重宝，赶紧找主人出大价钱买下别墅，举家搬到岛上抓那螺怪蚌精，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章 云中古都 凶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几句闲词道罢，却说杭州旧时为南宋都城，湖光山色，天下无双，江南寺庙最多，除了城外飞来峰灵隐寺香火最盛，城里还有一座天承古寺，寺旁是好大一片宅邸，以泉石花木等园景著称，主家位极人臣，显赫一时，但后来获罪被诛，落得满门抄斩，此后宅邸几易其主，居者皆不得安宁，数十年后已是荆棘杂草丛生，蓬蒿没人，墙壁坍塌，变成了无主的荒宅。

当时有个姓易的儒生，闲游路过此地，听闻此宅当年曾为宰相故居，就请隔壁一位看花叟引路，到荒宅破园中瞻仰怀古，逐次看了楼阁遗迹，不免感慨万千，一路行到后宅，见池畔杂草中有块形状奇特的石头，重不过数十斤，结构灵奇，大小不一的孔窍多达百余个，表面黏满了枯苔，色如铁锈。

儒生对这块石头爱不释手，看上去可能是块太湖石，这种奇石讲究的是“瘦、皱、漏、透”，窟窿皱褶越多，越有观赏价值，便打算带回去做成盆景，届时邀请宾朋好友赏玩，没准还能被贵人相中，售以高价。

看花叟见儒生想把石头带走，忙告诉他说：“此为凶石，留之不祥，你还是赶紧扔下它为妙。”

儒生摇头不信，觉得老叟只不过是摆弄花草的匠人，斗大的大字也认识不了一筐，根本不懂欣赏奇石，何况一块石头，怎有吉凶之分，更谈不上关乎人事。

儒生有意卖弄见识，就对着看花叟侃侃而谈，声称我们读书人可以在石头中看到天地的缩影，这是凭借眼前的景物，仰观俯察，发现山林丘壑，而神游物外，寄托情怀。你瞧这奇石呈现出的山岳和洞穴，是归隐山林的象征或出世的寄托，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道家或禅宗的观念；石身坚润的质地和敲击发出的清越之音，则是儒家道德精神的化身。

看花叟沉下脸来说：“后生休逞口舌之快，老朽虽不及你读的书多，但常年住在这附近，阅此宅兴衰久矣，如今年老体衰，更是与世无争，怎会用虚言证你？你且少安毋躁，先把石头倒置在墙下，然后退开十步，仔细看看此石是何形状。”

儒生将信将疑，放下石头，后退了十步，定睛观瞧，石上除了孔窍

众多，也看不出有什么怪异之状，笑斥老叟做耍了，这玩笑开得很没意思。

看花叟却说道：“你再退十步看看。”

儒生见看花叟神色郑重，不像是在说笑，只好再退开十步，心里暗骂道：“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可等他举目往那块石头上一看，顿时惊得面如土色。

儒生退到二十步开外，看清石头上呈现出的轮廓形状，心中骇异万分，想不到这块石头竟如此可怕，他噤若寒蝉，半晌做声不得，好一阵才问出一句话来：“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看花叟对儒生说：“却要问问你自己，刚才究竟瞧见了什么？”

儒生定了定神，奇道：“我看那石头上孔窍密布，却像许多张死人脸一般，面目历历可辨，莫非这些洞穴都是骷髅骨上的窟窿？”

看花叟点头称是，这块石头，乃是很多骷髅头骨黏结而成，死人头颅堆积在地下，历时千年，枯骨逐渐黏化为石，与其说是石，倒不如说是骨，或称骨石恰当，不知是从哪个万人坑里掏出来的，跟传统观赏石十分相似。尽管体量较小，但孔窍洞穴很多，能够小中见大，而且质地非常坚密，皮壳苍老滋润。若在近处观瞧，俨然是块通透的灵石，不仅形瘦皱多、风骨嶙峋，也极俱出尘之姿，纹路犹如闲云流转，意趣孤逸幽深，但只有站在远处仔细端详，才会分辨出死人的骷髅形状，它又哪里是什么太湖石了。

看花叟又说，这东西还有个奇异之处，谁家收藏了此石，它就能预兆宅中凶相，如果要死人了，孔窍中必有血泪流出，如折幼丁，则流污水。这宅邸最初的主人对此物很是迷信，他购得骨石之际，正值富贵鼎盛，放在宅中观察征兆，意外发现石窍滴血，不久老太爷亡故，大伙以为凶兆已验，便放下心来。谁知三天之后，骨石诸窍各穴一同出血，漫溢不止，家里连男带女上百口人，总不可能一齐死掉，因此皆不知是何妖异，谁知过了没几天，主家受奸臣陷害，被污蔑暗图谋反，结果朝廷降罪下来，也不分良贱，把这满门男女老少，总计一百多口，全部押到街心开刀问斩。此后宅邸几易其主，每换一个主人，骨石便显出凶兆，每家都得了不好。

看花叟说：“这些事，都是老朽历年来亲眼所见，实在是邪得厉害，不可不谓之奇异，可见不是石能预示吉凶，而是这块石头能给人带来厄运，我见你年纪轻轻，是个一表人才的读书相公，今后前途不可限量，不忍隐瞒不说，故此如实相告，劝你这后生不要引火烧身。”

儒生听罢大惊，哪里还敢把这块石头带回家去，就地弃于池中，对那看花叟千恩万谢，这正是“闻言早觅回头岸，免却风波一场灾”。

第三章 云中古都 分水箭

天津地处九河下稍，河道很多，其中有个地方叫三岔河口，据说早在清朝的时候，河水岔开之处，分为黄、蓝、白三色，各色河水泾渭分明，颜色丝毫不混，算是地方上的一大奇观。

雍正午间，津郊有个种瓜的老翁，他的瓜地里长了个很奇怪的瓜，长白异常。一天有位南方客商经过瓜田，向老翁求购此瓜。老翁觉得这瓜长得老了，不适合食用，打算留着做种，所以不愿意卖给旁人。

谁知那南方人却出高价，表示非买不可，老翁越不答应对方出价也就越高。老翁感到十分奇怪，就要问个缘由，否则给多少钱也不卖。那客商迫不得已说出实情，原来三岔河口内有“分水箭”，才使众流经此汇海而直下，此宝价值连城，但河内有老龙看守，必须以奇门古术摄之才能盗取，因此要骑瓜下水，方可降伏老龙。

老翁听了很感兴趣，说卖给你瓜也可以，但是取分水箭时，我得跟你一同前往，这辈子能见此宝，死也瞑目。客商无奈，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天夜里，二人聚于河边，客商嘱咐道：“我给你赤、绿、黑、白、紫五色旗，等我下水后，就会有巨手从水中伸出，到时候手是什么颜色，你就向河中抛什么颜色的旗子。切记勿惊勿恐，我得此宝之后，必当重谢。”

此刻，夜近子时，月明如昼，客商和老翁驾着小船来至河心，那客商披发赤足，投瓜于水中，跨之而下，转瞬间无影无踪。没过多久，就见波浪翻滚，一巨手破水而出，其大如斗，颜色赤红如血，老翁赶紧把赤旗投下，数刻后又出一黑色巨手，随即见水波汹涌，几乎高出了河岸，把小船冲得漂荡欲翻。那老翁害怕起来，心里变了主意，他寻思：“分水箭乃神器重宝，镇河一方，倘若被这客商盗走了，恐怕就要闹大水了，我这祸可惹大了。”

这时河中又伸出一只白色大手，老翁心里正自犹豫不决，竟然误将绿旗投下，随即波浪更壮，小船摇摆不定，他更是慌乱，急忙划船至岸，再看河中水立如山、震响如雷，过了许久才平静如初，那客商的死尸浮上水面，早已身首异处，顺流而下。老翁没敢声张，自行返回瓜园。此后三岔河口里的水再也没有颜色之分，变得与寻常河水毫无区别了。

第三章 云中古都 狗王

人体内有会长结石，动物体内也偶有结石，但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常将动物身体里生长的结石视为奇珍异宝。好多年前，在山东日照，有家人养了条狗。这条狗遍体溜黑，惟独两只耳朵是白的，它从来不叫不吠，非常驯服，整天就在主人家门口趴着。

说来可也怪了，自从这家人养了此狗，不满数年，门户兴旺，邪害不生，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原来他们家中养的这条狗有些来历，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狗王，《犬经》上有赞为证：“黑犬白耳是狗王，主人得它无忧愁；谁家养得这般狗，金满楼台玉满堂。”

忽一日，有几个满面虬髯的西域商人经过，其中一位胡商瞧见街上趴着条狗，就急忙过去仔细打量起来，看后惊呼一声：“天下至宝，不知谁家养的！”他见附近有家店铺，就去向店中掌柜打听，然后寻上门去，找到主人说：“弟有一言冒犯，敢问此犬可卖否”

主人笑道：“它是有家有主的狗，如何肯卖。”

那胡商死活赖着不走，说是只要主人开出价钱，无论多少，他都拿出真金白银如数奉上。

主人不耐烦了，想打发这胡商快走，就随口说了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价钱。

谁知那胡商一听甚觉气愤，说你看不起我们西域胡人还是瞧不起这条狗？怎么把价钱开得这么低？我们愿意付这个数目十倍的价钱，而且我只要狗腹中的东西，取完之后这条狗还原样还你。

狗主人一来好奇，二来贪图重金，也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双方把钱财交付清楚，画了契约之后，主家就问那胡商：“这狗肚子里的东西，怎么会值这么多钱？”

那胡商十分得意地笑道：“大漠戈壁中习惯称湖泊为海子，在西域大漠里就有片海子，那深不见底的海水下都是无价之宝，但湖水没有任何浮力，潜下去探宝的人都会被淹死在其中。而这狗王体内有块石头唤作狗宝，只要取出狗宝，就能带着它入海取宝，并且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

胡商说完就喂给那条狗一颗药丸，不久，那狗从口中吐出一块淡黄色的石头，胡商大喜，握着石头扬长而去。此后那条狗就又开始吠叫，与普通的家犬再没什么两样，而主人家也从此衰败，变得大不如前了。

第三章 云中古都 灵禽演剧

马戏又称戏马，起源于古罗马竞技场，现在以驯兽表演居多，主要以狮虎、熊、象一类的庞然大物为主，犬、猴之类小兽也有，但不是压轴的戏码。其实野兽本身都有灵性，掌握它们的习性之后，就能逐渐加以驯服。

这类技艺在中国汉代已有，到了唐代，表演水准达到颠峰，其中的“透剑门伎”尤为精彩，就是在地上倒插刀剑，间隔分成几级，有如房椽，寒光闪闪，使人望而却步，表演者驾乘小马，奔腾跳跃，飘忽而过，人马无伤，使人叹为观止。

不过“透剑门伎”是给贵族看的，普通老百姓难得一见，旧时有很多民间艺人，也能耍诸般奇异戏法，用以取悦民众，其中有些人擅长调教禽虫，实属罕见手段，似乎也有某种秘术，至今失传已久。

有一种唤作“乌龟叠宝塔”，是有七只大小不等的乌龟，听戏者击鼓为令，由大到小依次爬到桌面上，然后最大的伏定不动，比它小一号的爬到它背上，直至七龟重叠宛如宝塔，一个个跟着鼓点声伸腿瞪目，形态颇为滑稽，观者无不喝彩叫好。

另有一种名为“蛤蟆说法”，戏者画地为圈，打开一个木头匣子，就从里面跳出一只大蛤蟆，其后又有九只小蛤蟆，排成一行与大蛤蟆相对蹲坐。只要为首的大蛤蟆鸣一声，对面那排小蛤蟆便跟着鼓腮鸣动，还能做出点首施礼的动作。

再一种是“蚂蚁角武”，训练黄黑两种蚂蚁，双方各以体形最大者为将军，插旗为号，分别排兵布阵，完全依古时战法——“闻鼓而进，鸣金则退”。那民间艺人击打第一通鼓，黄白两群蚂蚁便摆开阵势；击第二通鼓，两方就开始交战厮杀，鸣金敲锣后立即停止交战；再击鼓分兵归营；四通鼓列队入巢。

据说最绝的一种成为“灵禽演剧”，以蜡嘴雀穿上纸衣纸帽作为傀儡，由耍把戏的人口中唱曲引导，蜡嘴雀就会模仿戏子的举动，一会儿做出跪拜起立的姿态，一会儿衔着小旗龙腾起舞，奇变百出。蜡嘴雀又叫“梧桐”或“铜嘴”，这种鸟叫声好听、洪亮。“斑翅、白翅、黑翅”等三种蜡嘴雀，在经过训练后可以学会叼吻、打弹等技艺。如今在北方的春节庙会上依然可以看到这些表演，却没有古时候“灵禽演剧”那般奇幻莫测。

第三章 云中古都 偏方

都说“偏方治大病”，其实大病不能耽误，还是得找大医院较为稳妥；不过民间有些土方子，却能治一些大医院看不好的疑难杂症。

在民国年间，鱼龙混杂的“三不管地界”有个土郎中，天生是个侏儒，人称“周矧子”，他肚子里就有很多秘方。头疼脑热之类的症状，给多少钱他也不治，只管西医、中医都没办法的怪病，而且万试万灵，那些年声名鹊起，关于他的传说都神了，至今隔了这么多年，很难再去判断那些传说是真是假。

据说有个家财巨万的富商，刚到四十岁就开始谢顶了，最后脑袋顶上秃得油光锃亮，搁现在管这叫“脂溢性脱发”，头发和头皮经常出油的人，便容易掉发。但这位商人的情况比较严重，而且经常需要交际应酬，又刚娶了个很年轻的大姑娘做妻，秃了顶未免显得老迈，毕竟正值壮年，所以心有不甘，到处求医问药，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始终不见效果。

有一回经人介绍，富商找到了周矧子，声称只要能让脑袋顶上再长出头发来，不惜以千金相谢。

周矧子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还可以治，但方子太怪，煎出药来就怕老爷您自居身份不肯依法施为。

富商闻言大喜，都到这种地步了哪还顾得了身份，只要先生给拿出方子来，再怪的药也敢用。

周矧子也没写药方，当场拿了富商一笔钱，带着他到南市，南市就是老天津卫的“三不管”，那时候是最热闹的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周矧子在人群里挤进挤出，专找头发又浓又密的行人，另外还得是戴帽子的，尤其是那些不太讲卫生，脑袋上的帽子戴好几年也没洗过，摘下来一看里边有层泥，泛着油光，凡是遇到这样的人，周矧子就用高价买他戴的帽子，一下午就收了上百顶。

然后让人把帽子都搬到富商府上，在院子里塔了炉灶，支起一口大铁锅，烧水煮这些帽子，三大锅水煎成一碗，让富商往脑袋顶上抹，期间不许洗头，连抹七无就能见效。

那富商一看这碗药汤子漆黑漆黑的，带着一股难闻的怪味，越想越觉得恶心，但为了治好秃顶，只能强忍着抹到脑袋顶上，连着七天不敢出门见客，这七天里头皮奇痒难忍，烂出一层疮来，待到疮势愈合，果

真重新长出了乌黑的头发。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铃铛阁

周矧子摆摊的地方是个街角，自己在身后墙上写了两行大字——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据其所言，这“袖里乾坤大”。是广罗万象、包治百病；而“壶中日月长”则是暗指有起死回生、延年益寿之术。

可谁也不知道他那些稀奇古怪的药方从何而来，偶尔酒后话多，他就自称年轻的时候夜归迷路，走进了一片坟地，听那老坟里有些响动，大着胆子走过去一看，你猜瞧见什么了？原来是只狐狸在坟包上打洞，它从棺材里抠出一本古书，然后对着月光逐页翻看，一面看还一面挤眉弄眼地“嘿嘿”发笑，他头发根子当时就竖起来了，寻思这不是撞上妖怪了吗？可咱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火壮胆就粗，哪能让它给镇唬住了？拿块石头扔过去把狐狸打跑了，然后找书来一看，里面都是些起死回生的金石方术，从那以后就自学成才了。这番话多半是故弄玄虚，但说到医术精绝，找周矧子瞧过病的人无不钦服。

当时有座“铃铛阁”，在天津卫三宝里占着一宝，始建于明代，最初是稽古寺的藏经阁，清代改为书院，常年无人居住，历年既久，故不免时有怪事发生，都说那地方闹鬼。可有个浑星子不信邪，跟人打赌比谁胆大，就夜里爬上铃铛阁睡了一宿，转天早上走下来鼻子里就血流不止，西医、中医求了一圈，用什么办法都止不住血，最后被人抬着找到南市的周矧子。

周矧子问明情况，再看对方这气息奄奄的瘦弱模样，就知道是脑袋里有异物，那“铃铛阁”是座木楼，古木容易生虫，其中有种虫叫蛭蜒，类似蜈蚣而细，夜里等人睡着了，便会钻进人耳或鼻子，爬入脑中啃噬脑髓，看情形浑星子必定是被蛭蜒钻进了脑袋，倘若迟来片刻命就没了，得灌下猫尿才能解救。

周矧子赶紧让人在街上抓了只野猫，用生姜擦猫耳，能急取猫尿，灌下去之后就听浑星子一阵咳嗽，从喉中探出一条筷子粗细的蛭蜒，周身红色血艳，极其骇人。周矧子钳起蛭蜒收入瓶中，如释重负地说：“幸亏此物是雄，若是雌物，散子于脑中，那就彻底没救了。”

那胆大的浑星子命是保住了，可脑血已枯，从此成了一个痴傻。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铜镜

在古代众多法宝中，铜镜的驱邪能力是最强的。古人之所以长期使用铜镜，因为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铜镜的法力从何而来，古人的种种解释多与其制作者相联系。

秦汉时期，世人普遍认为铜镜可以镇压僵尸，因为当时的人对着镜子是要“正容”，看看自己的表情是否庄重严肃，衣服帽子是不是穿戴得整齐，要是穿戴歪斜了，就要赶紧正过来，所以铜镜是“正”的代表，一正能压百邪，另外镜也代表“阳”，是白天的象征，是对“阴”的震慑之力。

据说秦王扫六合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六国秘器，其中有八面古镜，照骨镜只是其中之一，相传这面铜镜能照视人身骨骼脉络，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在位之时南巡，途中见到有人在海边打捞到一具浮尸，这具男尸是个老者，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容貌不俗，鬚长过胸，肌肤白润，肉坚如铁，穿着上古之王者衣漂浮在海里也不知有多久了，更不知其来历死因，但看起来依然面色如生，没有什么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迹象，一阵海风吹来，古尸须眉悉皆飞动，和活人一般无二。

秦始皇以为这古尸是海中仙人的遗蜕，应当祭祀供奉起来，以求仙人赐不死药，但其他人则持相反的看法。秦始皇向来迷信修仙炼丹之说，他手下有许多方士，方士们都认为这是古之僵尸，乃妖物所化，一定是从南海的海眼里浮出来的，见之已属不祥，谈何祭拜求药？然后又说了这件事在什么时候曾出现过，象征着什么什么样的预兆，应该如何如何处理才是妥善之道。

在秦代做方士混饭吃并不容易，古代人大多都比较朴实，稍微能言会道，即被视为有才辩之能，想做皇上的顾问首要本领就是能侃，把死的都能给侃活了，秦始皇本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但架不住这帮人说得跟真的似的，加上他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深信不疑，担心海眼中浮出僵尸会有亡国之兆，既然不能加之薪火刀斧，唯有穴地藏纳，于是命三万刑徒凿穿一座荒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压在僵尸上镇山，并请出秦王八镜中的“秦王照骨镜”嵌于兽头，最后封山而归。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送尸术

湘西有三大古谜，最有名的当属送尸术，也叫赶尸。赶尸匠收学徒，务必要三个条件，一是胆大；二是长相丑陋；三是一辈子不婚娶。

据当地土人讲，“送尸术”今称“赶尸”，在古代则被称为“驱水术”，行内的暗语叫做“一碗水”，因为在真正送尸的过程中，其方术全凭一碗清水，而且必两人同行，才有效用。两人一前一后，一名送尸匠在前打着布幡，以方术引导；另一人平端一碗清水走在最后，不管这一趟送多少死尸，那些死尸都走在队伍中间，由送尸匠前后夹持而行。

两名送尸匠一称“执幡的”，一称“捧水的”。在这一行中，捧水的是最重要的角色，走一段就要在水碗中加一道符咒：“开通天庭，使人长生，三魂七魄，回神返婴，三魂居左，七魄在右，静听神命，也察不祥，行亦无人见，坐亦无人知，急急如律令！”这道符务必要湘西的“辰州符”，换了别家道门的符咒，则完全不起作用。

只要捧水的手中水碗不倾泼破裂，尸体就能不倒。在送尸过程中，死尸与活人无异，但不能言，其行路姿态也仅与活人微异，完全跟着执幡的人行动，执幡的走死人就走，执幡的人停死人也停。这种送尸队，在明代末年湘西地区简直太常见了，湘谚有云：“三人住店，二人吃饭。”就指的是送尸人。

送尸队快到死人故乡的前一天，死者必托梦给家人，其家便立即将棺木敛服整治齐备。尸体一到家，便会立在棺前，捧水的将水一泼，尸体会立即倒入棺中，这时候就需要赶紧给死者收敛下葬，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坏之形，如果已死了一个月了，立刻就会现出正常人死亡一个月后的腐烂程度。

不过这“一碗水”都是早年间的东西了，到了乾隆之时已逐渐失传，因此知道些名堂的人，也大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失传的原因大概就是太过保密，会这门秘术的人越来越少，最摸底的人也只不过仅仅知道这么个大概。

后值清末乱世，不少人为了谋求暴利，把贵州生产的鸦片贩运到湖南，便打起了走尸送水的主意，借着民间对送尸的恐惧，利用其作为掩护，倒腾烟土军火，他们虽然利用送尸做掩护，但还是尽量把死者送归故里，只不过更加故弄玄虚，以便掩人耳目。

第三章 云中古都 炸果子盗宝

天津有个地方叫“铃铛阁”，地处天津市的红桥区。据历史记载，铃铛阁始建于明代，阁楼顶部的屋脊悬挂着百余个铜铃，故名“铃铛阁”，每当风动铜铃，便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叮当声，这声音能传遍四面城。

清朝末年，有个外地来的男子，年纪四十岁上下，终日无所事事，混迹于各个古玩商铺之间，想象着某日若能逮着个不打眼的好物件，低价买了来，高价卖了去，赚些银两，便可衣食无忧一阵子了。但是他在行市中转悠了些时日，也一直没有淘换到个中意的物件。

这日，他走在大街上时，无意间抬头看见了这阁楼上的铃铛，便心发歹念，琢磨着这铃铛阁乃明代始建，那上面的铃铛也必定为前朝之物，应该价格不菲。如能卸下来卖了，换成真金白银，也能逍遥快活些日子了。碍于地处街心闹市，周围眼目众多，没法直接下手，于是此人心生一计，凑了凑手中的现钱，着手准备起来。

转天，这男子拿着面和油，又买了些木架、锅灶、炭火之类的东西，在阁楼下摆了个炸果子卖早点的摊子，北京是叫油条，天津管这叫“炸果子”。他终日在此叫卖，不管有没有主顾，总是要炸一大堆果子，刮风下雨的日子则歇业不出。时间一长，炸果子时所散发出的油烟随气流向上飘浮，阁楼上的铃铛表面便蒙了一层油泥，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油，反正暗黄色的油渍足有半指来厚。

自此，铃铛间相互碰撞的声音变得沉闷，少了那股子悦耳动听的脆生劲儿，谁听了谁都别扭，纷纷责怪那炸果子的人，都说这人太不像话了，炸的果子赛过铁条，卖不出去，还把周围熏得都是油烟。当时还没有综合执法，无照经营也没人管理，大伙只能是口头上谴责。

那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自愿找到铃铛阁附近居民，他以清理油污为名，在众人监督下上了阁楼，使出“狸猫换太子”的手段，把沾满油渍的铃铛拆卸下来逐个擦拭，又将擦好的铃铛重新挂回原位。其实换上铃铛，全是事先准备好的便宜货，他晚上悄悄将真铃铛擦洗干净，连夜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打那开始，换上去的假铃铛就再也没响过，人们方才醒悟过来：“这是憋宝的贼人，把天津卫的宝贝给憋走了。”

铃铛阁的铃铛没了，空剩个楼名，解放后改成铃铛阁中学，据说八九十年代翻修操场的时候，还从地底下刨出过驮碑的赑屃(bìxì)。

第三章 云中古都 无锡太爷

清朝嘉庆年间，齐白石的老家湖南湘潭有一位怪人。这个人姓张，最初是无锡的一个知县，故此被称为无锡张太爷。由于他做人正派，刚直不阿，又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办事勤勉认真，逐步升迁一直官至大理寺卿。后来为了一个平民百姓出头得罪了某位王爷，因为他不肯向权贵妥协，索性卷着铺盖卷回老家卖菜了。

张太爷眼里不揉沙子，他在无锡做县太爷的时候，脾气就是出了名的不好，有一次上级大官在府中请客，邀来各级领导一同就座。并请来了一个在当时红得发紫的女戏子唱戏助兴。席间在座的各个要员为了给这个大官捧场，纷纷掏出红包赠与那戏子。那戏子唱罢，下台卸妆之后，马上出来向诸位要员敬酒表示感谢。敬酒之时，大伙都夸奖戏子唱得好。一路下来，唯独敬到张太爷跟前，他捋了捋胡子说道：“看不惯你这副模样，你不如去找个大花面来敬酒，看我连干他三杯。”张老爷的话，把在座的各个要员都吓了一跳，那位请客的大官也感觉面子挂不住了，脸拉得老长，但他还以为张老爷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朝中有更大的势力撑腰，也没敢发作。

张太爷还有个爱好，很喜欢谈论鬼怪，经常会讲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出来，甚至说自己的左眼能在白昼看见鬼，不但能看见，并且还敢打鬼，声称见了鬼根本不用惧怕，你和他打就是了。有人好奇，便问他打不过怎么办？张太爷却说：“打不过？大不了就和它一样了呗。”有一次他坐轿出门，行至大街上时，忽然哈哈大笑。随从们大为纳闷儿，就问他笑什么。张老爷说：“刚才路上见街边有一大肚鬼，长不足三尺，肚子大的像个圆桶，正半躺半坐在那儿休息。不巧碰上一个醉汉步履蹒跚而来，一脚踢在了它肚子上。那大肚鬼顿时坐起，捂着肚子满地打滚。醉汉扶它起来后，只见它肚子被踢之处虽然凹了进去，但它眼球却凸了出来，所以好笑。”随从问罢回头张望，也没看到张老爷说的那幕情景。

据张老爷所言：人死后几年，变作的鬼会越缩越小，但是富贵之人就不一样。而且鬼这东西最为势利，见人穿着上等模样，就摇尾乞怜、膜拜作揖。见衣衫褴褛之人，便会上前去，或是惊吓，或戏弄于他。

我想这位张太爷并非真能见鬼，很可能只是对那种附庸铜臭之风予以谴责，但他的描述非常具有想象力。

第三章 云中古都 张海鬼

海底深渊里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这种问题的答案，一直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不倦所探寻的课题。从古至今，海洋爱好者、探险家以及科学家，都在用各自领域的知识和手段，探索着这些谜一样的领域。但到现在，还是有一些未解之谜尚待解答。

人类自己也对“大海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就像詹姆斯·卡梅隆那部经典电影《深渊》里展示的，在一望无际的大海深处，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存在。

这些毕竟都是外国人的想象，中国古代有一个被称为“张海鬼”的奇人，常年在海边生活，练就了一身水下的好本领，并且长有一对鱼眼，能够在水中见物。据说此人能够在水中侍上几日几夜，所以人送绰号“海鬼”。这个张海鬼不仅水下本领了得，而且还会些拳脚功夫，时常带着短刃潜入海中与鲸鲨搏斗，将其杀死后，拖着尾巴游回岸上，见者无不叹服。

张海鬼常常对人说起自己在海中见到的景物，据他所言：大海之中有山，有平地，也有深谷。在海里借助阳光的照射看去，海水沸腾翻涌，与江河湖泊大不相同。最深处常会有种巨大的黑色生物出现，或是探一下头，或是摇一下尾巴，出没无常，很是神秘。不但人类看不清楚，就算是鲸鱼蛟龙，也不敢从中游过。游到千尺以下，会看见有好几处裂开的石缝，从缝隙中喷出的水就好像烧沸了一样，各种生物和鱼类都不敢靠近，那个水的温度比温泉还要热上好几百倍。不仅如此，海中也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生物链存在。有些体型较小的鱼类会时而浅游，时而浮出水面，而鲸蛟之类的只会在深海处起伏游荡，伺机猎取它们为食，那幅景象就好像人世一样——深山之中有泉眼从岩壁中喷涌而出，而且各路鸟兽也都居于山林丛中，其中猛虎恶豹，猎杀其他较小走兽为食。

这张海鬼还到过当时普陀以东数十里的一片深海，见海水湍急，且有旋涡。水质清澈软滑，各种鱼类都不敢靠近旋涡地带，纷纷绕游而行。海中可见一片长约十余里，宽约数里的森林，跟陆地之上非常相似，只不过那些树木都是半透明状，犹如玳瑁一般。

据说有一次，张海鬼潜到海中，隐约可见那海藻森林下方有十余块齐整的大石砖，每个都有五六尺高，用手触摸，石面上凹凸不平，像是古篆碑刻，便以为是水中的石碑，但也无法探明真相。另外在海藻和玳

瑯玕森林深处，栖息着很多巨蟹，游进去的生物皆怕被它们吞噬，所以都不敢轻易靠近。相传自古以来，凡是凶恶残暴的怪物，大多生活在幽深的海沟里，有时会浮上水面猎食，不久又潜回水底。若是与鲸鲨蛟龙遭遇，往往会有番生死搏斗，结局或死或逃，或两败俱伤。

有一日，张海鬼见海上鱼群纷纷惊恐的向外游走，正不解缘由之时，见一庞然大物从海中游出。此物足有二三十尺长，鳞甲遍体，其头似牛头一般大小，而且长有胡须。经过之处，所有生物不分大小，一概吞入腹中，极为恐怖。只见这怪物游进瑯玕森林之时，忽然窜出数十只巨蟹，像结阵法一样将其团团围住，而后群起而攻之。那怪物瞬间即被蟹群截成几段，但每一段还在水中跳动不已。张海鬼见罢小心游近，胡乱抓了一块便转头迅速游回岸上。上岸后定睛一看，原来是那怪物的一根胡须。只见此须足有七尺多长，像婴儿臂弯一样大小，胡须末梢尖锐无比好似镰钩，如同无名指一般粗细。张海鬼拿着那怪物的胡须给常人看，人人均不知道此为何物。

后来张海鬼在南沙一片深海中得到一物，此物为圆形，质地好似水晶一般光亮，球体发出红光可照数十步之远。放在水中，各种鱼类均纷纷游出水面将此物团团围住，就好像要与之搏斗一般。张海鬼觉得此物不祥，便扔进海里，随即游来一条大鱼将这东西吞下，众鱼群见状，立即尾随簇拥着那条大鱼游走了。

海中虾蟹，有的好像鲸鱼一样大小。其中以蟹最为凶猛，若真遇到巨型海蟹，就算是蚊龙鲸鲵也敌不过它。潮水在海中，会分成数股流向，各类鱼群都会找到自己最适应的水流进行栖息，从不越界一步。并且都以海底和海面的深浅程度作为界限，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如遇到其他种类误进或恶意前来，则必受族群围攻。海中鱼类之大，有的超过百尺之长，大珊瑚有数百尺之高。初次下到海中的人见了，肯定会感到惊奇万分，久而久之熟悉了海中规律所在，即便遭遇险情，只要按其规律避让，也就会平安无事了。

第三章 云中古都 感应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沿海城市几乎都有租界的存在，在那时的天津塘沽，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有一个姓王的男子在塘沽教书，因早年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略懂些英文。这事被当地的一个商贾知道后，便亲自跑到这姓王的家里，高薪聘请其到自己府中给他做翻译，好与洋人通商。

过了些时日，商贾见这王姓男子逐渐每日不进三餐，日渐消瘦，便问起缘由。男子回答，自己原不是本地人，是从老家扬州而来，到此地教书育人。早年先父过世，现家中还有一老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所以每每牵挂之时便难过不已，茶饭不思。商贾听罢，因还需要他在身边为其做翻译，便不想放他回去。于是抓起男子手臂，让其随之出门，说自己知道一法，可让其一解思乡之愁。男子甚是疑惑，便半信半疑地跟商贾去了。

两人来到岸边，见一荷兰大船停在此处。商贾让男子稍等片刻，只身上了大船。不久，下来两个荷兰人，其中一人端着一个瓷盆，瓷盆之中盛着满满一盆淡黄色的水。两人来到男子面前，其中一人告诉男子，将脸伸进水中，张开眼睛仔细观看。那男子看着瓷盆，很是纳闷，但他心想这人应该不会加害于我，就把头埋进水中，张开了眼睛。没想到，男子在水中竟然看见了日日想念的扬州老家，而且看到了自己的家中，母亲身体无恙，坐在院中正在做针线活。就在这时，母亲慢慢抬起头来，好像看到了自己。四目相望之时，男子憋不住气了，从水中把头抬了起来。

这时商贾从旁边递来毛巾，问男子怎样，母亲身体可好。男子一边擦脸回应着“很好，很好”，一边对刚才的事情感到惊奇不已。回到商贾家中，男子精神逐渐恢复，尽心尽力为商贾做事，生意也越来越好。

年关之时，商贾给了这男子一笔钱，让其回家看看母亲。男子感谢之后，便动身回到了扬州老家。见到母亲后，男子与母亲在院中闲聊，母亲说，在儿子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说出来怕人笑自己老糊涂了：一日她正在给儿子缝衣服的时候，忽然看见儿子的脸出现在院子里的树上，而且活灵活现。男子一愣，然后微微一笑。母亲说道“瞧，你果然笑话我了。”

按旧时所载，此事或为西洋催眠或心电感应之术，不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可信之处。世上都说母子连心，也许这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

牵挂。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镇海眼

以前，在天津城东头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收了个“团圆媳妇”。所谓“团圆媳妇”就是童养媳，这家人对待童养媳非常狠，不仅不给吃饱、不给穿暖，还逼着她每天干很多重活，院子里有几口大水缸，没水了就让童养媳去挑，如果挑不满就是一通毒打。

有一个冬天的清晨，时至腊月天寒地冻，童养媳还是和往常一样，穿着单薄的衣服到河边去挑水，却不曾想，河面上的水都冻上了，童养媳费了半天的劲却怎么也凿不开冰眼，她见挑不出水来，不禁焦急地在河边哭起来。

正在这时候，有位骑马的人经过河边，看到一个农衫单薄的女孩在河边哭泣，就过来询问缘由。童养媳带着泪将来龙去脉一一道出。骑马的人听罢点了点头，从怀中拿出了一把一尺来长的小马鞭交给了童养媳，对她说：“我把这个给你，当你需要挑水的时候，你就把马鞭在桶里晃一晃，桶里的水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要千万注意，这是个宝物，不能让别人看见，如果泄露了便有麻烦。”童养媳接过了马鞭，在桶里晃了晃，水真的就满了，她立刻跪在地上给骑马人磕头，可抬起头想道谢的时候，那人早就没了踪影，这才明白是遇见了仙家。

从此以后，童养媳每天早上挑着水桶出门，走不远处就用马鞭在水桶里晃一晃，然后把盛满的水挑回家去，如此就轻松多了。可后来时间一久，婆婆发觉她挑水的速度快了很多，不免起了疑心。有一天早上，看童养媳挑着水桶出门了，婆婆见状便尾随其后，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童养媳刚拿出马鞭在桶里一晃，婆婆突然从她身后窜出来大声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童养媳心无防备，被婆婆一叫，顿时慌了神，手一松便把马鞭掉在了桶里，顿时桶里不断涌出水来，就像海眼一样，没多久整条街都是水了，水势一个劲地往上涨，婆婆吓得尖叫着拼命逃跑，童养媳却没有跑，她知道惹了大祸，就向桶里探身寻找马鞭，却一无所获，她只得转身坐在了水桶上，说来也真奇怪，大水紧跟着就不再涌出，童养媳却也立刻断了气。

童养媳的故事几经传诵，人们便把她奉为了解救天津的娘娘，给她塑了像还修了一个娘娘宫，传说她底下坐的就是“海眼”，永远不能离开，否则大水就会淹了天津卫，当然这个故事仅是天后得道的众多版本之一。

第三章 云中古都 祖师殿

关外深山里有座废寺，有一天来了个老道，在山下收了个道童做徒弟，并且募缘修建了一座祖师殿。那段门前峰峦密布，尽是怪木异草，经常能看见有两个小孩在山门外戏耍。老道每次碰见了，就会随手给那俩孩子一些糕饼、果子，时间一久，相互间也就渐渐熟悉了。但那两个小孩子，却从不敢进殿门一步。

如此过了数年，始终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老道从山下带回来几枚鲜桃，顺手摆在殿内香案上，他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困，便坐在殿内扶着桌案沉沉睡去。

这时一个小孩在门外扒着门缝往里看，忍不住悄悄溜进殿内偷吃，谁知那老道突然大喝了一声，跳起身来，伸手抓住那小孩，狠狠夹在腋下冲到后殿积香棚，手忙脚乱地将那小孩衣服剥个精光，用水洗净了，活生生地扔到一口大锅里，上边盖上木盖，并且压了一块大石头。

老道又叫来徒弟小道士，命他在灶下添柴生火，千万不能断火，也不能开锅看里边的东西，然后这老道就跑去沐浴更衣，祭拜神明。小道士心想出家之人，应该以行善为本才对，怎么能如此残忍要吃人肉？只怕师傅是要修炼哪路邪法了。他耳听那小孩在锅里挣扎哭号，心中愈发不忍，想揭开锅盖放生，但又担心师傅吃不到人肉，就要拿自己开刀。

随着火头越烧越旺，锅内逐渐变得寂然无声，想来已经把那小儿煮死了。小道士担心锅里的水烧干了，微微揭开一点锅盖，正要往里看看，忽听“嘣”的一声，那小孩钻出来就逃得没影了。

老道士正好抱着一个药罐子赶回来，见其情形，忙带着徒弟追出门外，结果遍寻无踪，只得挥泪长叹：“蠢徒儿，你坏我大事了！我居此深山数年，就为了这株千年人参，如果合药服食，能得长生。看来也是我命中福分不够，升仙无望。不过那锅里的汤水和小孩的衣服，都还留着，炼成丹药吃下去，也可得上寿，而且百病不生。”说完，师徒两个赶紧回到殿中。

可当他们回来寻找衣服的时候，发现已失其所在，而锅中的水，却早被一条秃毛野狗喝得涸滴无存了，老道士大失所望，一病不起郁郁而终。那条野狗则遍体生出黑毛，细润光亮绝伦，从此入山不返。山上只剩下了那个小道士，守着空荡荡的祖师殿，后来他穷困潦倒，无以为计，便被迫落草为寇当土匪去了。

第三章 云中古都 桃杯

据闻明清之时，在现在的东北长春一带，有一个姓韩的道人。此人本出生在一个衣冠之家，后来曾任当地的捕官一职。在他中年的时候，曾遇到过一奇人，两人见面甚是投缘，便终日吃住在一起，好似亲兄弟一般。那奇人每日为其讲经说道，足有月余，后来他毅然辞去官职，投身道家，专心修道。

有一年秋末时分，刚刚下过一场秋雨，韩道人独自一人行于山间，忽见山下河流之中有一片大叶顺流而下，韩道人起初还没有太过在意，但随即从河流上游处又漂来数片大叶，而且几片叶子之间有一大桃，个头好似鼎般大小。漂流而下之时，正巧被河中礁石挡住，卡在河边不远处。韩道人见状，加快脚步跑到河边，慢慢地将大桃抱上了岸来。他抱着大桃仔细观看，桃子表面柔软红润，而且桃香扑鼻，沁人心脾，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常见的。韩道人知道这桃乃是世间罕有之物，转头捞起一片河中大叶，将桃包好后抱在怀里，准备上山拜祭了祖师再行食用。

道人揣了桃子爬到山顶一高绝处，将大桃摆放在一个正中位置，拜祭了一番后，使用刀将其切开，取出桃核，把桃核一分为二后拿出核仁放入嘴中吞下，核仁入口时，韩道人顿时感觉味道犹如酥蜜一样甘甜美味。他又看那两半的桃核，每一半都好像酒杯一样，而且其量足有一勺许。于是韩道人收拾好剩下的桃肉，拿着两半的桃核下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自此此后每日他都以此桃充饥。后来吃完桃肉后，韩道人常年吸风饮露，或是辟谷，最多吃些野果，再也没碰过五谷杂粮，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样貌仍像四十岁的人一样年轻。

其间，韩道人用那两片桃杯饮用山泉之时，杯中有了泉水，桃核即刻变得红润如新，好像刚刚从桃中取出时一样，酒中也带着一股浓浓的桃香，甚是惊奇。后来，这一对桃杯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八十年代的时候，东北长春的一户尹姓人家中，便有这么一对桃杯，用之盛酒，普通的烧锅也胜于陈年佳酿，据说这曾是大内皇宫里的物件，至于是不是韩道人所用的那一对桃杯，那就无法考证了。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鱼行祖师

天津菜的前身是鲁菜，尤以河海两鲜见长，当年天津卫的鱼虾产业，被称做鱼虾行，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慢慢的演变成为海货行。吃这碗饭的人，都习惯供奉一个祖师爷。据说海货行祖师姓张，但名字已经失传了，此行业里的人都称呼他为“邈邈张”。要说起这邈邈张的来历，那可就话长了，而且极富民间传说色彩。

话说在清代道光年间的时候，邈邈张还是一介庶民，每天他都会在当时天津城北门外一个叫乐壶洞的集市售卖鱼虾，但收入甚是微薄，只不过勉强维持生计。这是因为邈邈张为人懒散，每天到市集的时间都特别晚，等别的商户都已经卖完了自己的货物，他才姗姗赶到，所以他的鱼虾总是卖得很少，赚来的钱也只够下次进货之用，于是悄然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早点起来入市卖货。

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邈邈张还没等天亮，就早早起来赶到了市集上面，到市集后，他发现市集上一个人都没有，才后悔自己起得太早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放下手中的担子，等待天明开市。就在这时候，忽然发现在不远处有一人躺在地上，邈邈张以为是具路倒尸，就点了一盏风灯，壮着胆子走过去，上前一一看，原来是位老者，还带着些许活气，好像很快就要被冻死了。

邈邈张见状，立刻把老者背到北大关桥下，生起一堆火，借着桥洞子躲避寒风。那老者便渐渐苏醒，知道原来是这邈邈张救了自己，就从身上拿出了一颗红丸相赠，以示酬谢，然后起身一瘸一拐的走了。

邈邈张接过这颗红丸后没有太过在意，随手便放进了随身的布袋当中。时值深冬，有一次邈邈张的鱼都被冻死了，忽然他随身的布袋破了一个洞，那颗红丸落进了放鱼的木盆之中，顿时盆中冰融雪化，冻死之鱼都活了过来，并且每条都活蹦乱跳。他见此情景不禁大喜过望。从那以后的每天，都会以低价买来很多死鱼回来，再用红丸将鱼变活，然后带到市上卖掉，借此富有了起来。

时间一长，同行业里的人们终于知道了邈邈张的这个手段，都想把这颗红丸偷了去据为己有。邈邈张逐渐感觉到此事不妙，也担心被人强取豪夺，竟一狠心将红丸吞入腹中，从此去向不明，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时之间，海货行里传言四起，纷纷说邈邈张是有道骨的人，而那个瘸腿老者便是八仙中的铁拐李，特来度他。因此，大伙把邈邈张立为

行业中的祖师，希望他保佑同行生意兴隆。至今，他的香火仍不绝。

第三章 云中古都 鬼戏

传说，渭河边上有一位放羊的羊倌在山上放羊，忽然山中发生了地震，有头羊受惊逃入了一个黑漆漆的山洞。羊都是东家的，比起羊倌的命来，羊更值钱，真要是丢了，倾家荡产也赔不起。羊倌不顾个人安危，急忙追进山洞找羊。

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羊倌眼前豁然一亮，竟然来到了一处灯火通明的大山洞里，眼前黑压压的站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民间杂耍艺人，正在卖力地表演各自的绝活。更远处有座气象森严的宫殿，然而那边却没有半个人影，显得阴气沉沉。羊倌没见过什么世面，除了放羊也没做过别的，又憨又傻，他并没有察觉到这里诡异的气氛，那些艺人们个个面无表情，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观众，只有千百个艺人在自顾自的表演杂技。羊倌看得好奇，傻乎乎地看着面前正在表演的皮影戏，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他浑然忘记进山有多久了，也忘了他想找的那头羊。那演皮影的艺人是个老者，老者冷冰冰的眼神对着羊倌打量了许久，突然停下手中影戏对他低声喝道“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快走！”

羊倌被老艺人说得如梦方醒，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跌跌撞撞地往外就跑，跑到外边再回头看时，那山洞已经不见了。后来回去对乡邻们把经过一说，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就讲，这种事隔几十年便会有人撞上过一回，跟中了魔障似的，说在山洞里看成百上千的艺人在表演杂耍，这大概跟秦陵以大批民间艺人殉葬的事有关。

据说秦始皇驾崩之后，为了让他在死后也能和生前一般享乐，在皇帝出大行之礼的那天，官府以重赏骗来了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让他们在皇陵的地宫里演出，然后突然将地宫封死，那些艺人也都被活埋在里面做了屈死鬼，每到晚上就重复着生前的举动，不止一次有人在山里看到过这样的“鬼戏”。

当然这只是一则民间的传说，在此提及，给《鬼吹灯》小说中的故事提供一点参考。小说开篇，胡八一和王胖子下乡插队，在东北牛心山九龙罩玉莲的大辽太后墓中所见到的皮影戏就是这么一种来历。关于“鬼戏”的传说很多很多，版本也多有不同，其共同点就是当事者全是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深山穷谷，空气不得流通的区域，光影和气流会产生一些使人迷惑的幻境，在里面见到什么也不足为奇。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盒饭

我很喜欢坐火车的原因，主要是可以接触很多旅客，漫长的旅途中也会遇到许多人和事，这样才有真正出门旅行的感觉。当然火车上的食品，也是旅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我一直对车厢内的流动贩卖车、列车餐车，以及沿途站台上出售的食物充满了好奇。

迄今为止，我个人感觉口味最佳的“移动餐厅”，还是从普陀山开往上海的夜航慢船，可惜是轮船而不是火车。印象比较差的餐车，应该是天津到上海的城际列车，听列车员都有天津口音，速冻的狗不理包子没热透，里面还带着冰茬儿就给你端上来了，餐车厨师炒菜的手艺也不灵。

记得前两年，我乘一趟慢车，长途硬座，对面的乘客是个老头，这老头身量大概一米二左右，娃娃脸，满面红光，总是笑模样，俩眼特别亮，还穿一身旧军装，皮带扎外边，脑袋上戴了顶绿军帽，让人觉得他就像是深山刚修炼出来似的，又感觉再多颗红五星他就是潘东子了。

这老头自称姓刘，所以我就称呼他“老刘”，他先是给坐在旁边的一个南京姑娘看手相算命，然后又问我要烟抽，晚上我请他吃了一份盒饭，这趟列车上卖的盒饭，都是在餐车现炒，四元钱一份，里面有半盒米饭，另外半盒的配菜还算比较丰富，包括芹菜、豆付、豆角、粉丝，还有两片肉，运气好的话或许能见到三片肉。

坐在老刘旁边的南京姑娘是个学生，她晚上也是吃盒饭，可她运气不太好，盒饭里只有一片肉，豆角还都是夹生的，甚至其中还有一条白白胖胖的小肉虫子，她当时就没食欲了，想把盒饭倒掉。

老刘却二话没说，抄过来又吃了一份，连肉虫子都吃了，还告诉我们米虫子和菜虫子很干净，又不脏，有什么不能吃的？他说自己年轻时做赤脚医生，赶上荒年，饿得熬不住了，真是有什么吃什么，山里人就挖虫子吃。那时候人们都饿红眼了，凡是逮住的活物没有不敢吃的，真闹出不了少人命，有些人直接生吞，肚子里很容易长出“草爬子”，临死的时候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只有腹部特别肿大，如果用刀割开，就能发现里面都是喝血的草爬子，草爬子脑袋上都有吸盘，钻到肉里就不出来，除非烟熏火燎。

幸亏那时有位老中医，用以前留传的土方子救了好多这类病人，就是调毒药给人灌下去，不过这毒药的用量很难掌握，必须根据每个人的

体质决定具体下多少药，如果剂量稍微用大了，就先把人给毒死了。

在火车上听完老刘讲的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尽量吃熟食比较好，毕竟茹毛饮血，是上古之风，然而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水火相济而食。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灵异游戏

前一段时间，我和公司一个新来的同事出差，由于很仓促，买不到飞机票了，只好坐火车，在列车上跟周围的人闲聊，听对面卧铺的一位乘客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这位乘客老家在云南省，是临近澜沧江的山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许多佤族小孩都到山下一株老榕树下玩游戏。他们玩的游戏很特殊，如果在现代，恐怕会让人联想起《骇客帝国(动画版)》，那里边就有一段情节，是一群孩子发现了一个“灵异房间”，人可以在里面体验类似“太空漂浮”一样的失重现象。而那些佤族小孩玩的似乎就是这种游戏，他们轮流盘着腿坐到树下，不一会儿整个身体就开始凌空而起，忽悠悠地往高出升，几个起落之后才会缓缓降下。

孩子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以为好玩，感觉像当了把神仙似的，可有大人路过的时候都给吓坏了，光天化日的这不是见鬼了吗？于是连打带骂，把小孩们都轰回家去了，不过山里的孩子都很顽皮，他们在没有大人注意的时候，还是会偷偷跑去老树底下玩“升仙”的游戏，直到后来起了山火，把老树林子都烧秃了，这个“诡异”的游戏才算告一段落。

因为山区的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又有些迷信思想，遇上怪事也不敢过分探寻，事情过去后就更没人再去追究了，所以这个游戏的“真相”至今无人发现。

只是这位乘客另外还讲到，那株老树一直都很邪门，如果天上有野鸟飞过，就会折着跟头往下掉。

我不敢肯定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毕竟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仅能猜测其中的原因，那一带常有蟒蛇出没，那株老榕树的树窟窿里恰好栖有巨蟒，它困在树中多年深日久，挣脱不出，只能探出蟒首吸气，以老鼠鸟雀为食。这条巨蟒见树下有小孩，便生出吃人的念头，才使树下的孩子腾空升起，如果不是它最终气力不足，或许就要有某个孩子葬身在蟒腹之中了。不过在《狂蟒之灾》那样级别的好莱坞电影里，都没有出现能够隔空吸人的巨蟒。我想如果这个传闻属实，树中一定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才对，但并不是每一个“谜”，都有机会找到答案。

第四章 如是我闻 胡子

我父母都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小时候跟他们去东北大兴安岭，常听当地人说以前这山里有“胡子”。胡子就是胡匪，也是东北地区老百姓对土匪的一种称呼，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土匪在深山老林中活动，常年不刮胡子，致使满脸胡子拉碴，他们自成一体，与其余各地的土匪响马并不相同，胡匪们都拜十八罗汉为图腾祖师。

十八罗汉是佛道合一的化身，但胡匪所拜的十八罗汉并没有宗教背景，他们将一个小小的铜和尚装在布袋里，挂在胸前做护身符，俗称“布袋和尚”。据说当年有一母所生的十八个兄弟，离开老娘出门谋生，回来后，娘问他们在外边见了什么、想做些什么营生糊口。这十八兄弟说，别的也没什么，只是世上穷人苦，富人乐；穷人劳累，富人安逸；穷人命贱，富人命贵，难道都是先天的定数？想来天下三百六十行都已有了，唯独没有个“杀富济贫”的，孩儿们愿意做这勾当，同心协力劫取富人的钱财粮食分给苦汉子们，让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图个替天行道的快活。

于是这十八个兄弟就辞别老娘，进山做了杀富济贫的土匪，后世胡匪们用铜造的小和尚来代表这十八兄弟，一是为了铭记兄弟间的义气不能忘记；二是要效仿前人替天行道的举动，遵照祖师爷留下的“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行规。不过这种古时的“胡风”早就不复存在了，解放前的东北，匪患极其严重。

东北土匪真正成了危害一方的情况，是由日俄战争后俄军兵败向北溃散引起的。那些大鼻子一边逃窜，一面烧杀掠夺，沿途散落了大量军火，搅得天下大乱，随之而来出现了许多为求活路落草为寇的土匪，有道是“遍地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随后的岁月中，东北三省的统治者换得好像走马灯一样，大鼻子俄国人、小鼻子日本人、再加上什么大帅、少帅、委员长，无不将这些胡匪视为心腹之患，但怎么剿也剿不尽，反而有越剿越多的趋势，只好采取招安的办法将其收编。但仍有不少软硬不吃的，只要你是官面上的就跟你打，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甚至是苏联红军，只要从山头底下路过，就出来敲你一家伙，也有招安后又不服管再次反水上山的。

所谓土匪就是土生土长的匪徒，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不仅人熟，地面也熟。那些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生得比人还高、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不摸底的人一进去就会立刻被“海蚊子”叮成干尸，还有沼泽、雪

谷、黑瞎子沟，都是胡匪藏身摆脱追兵的“宝地”，他们跟正规军一打就散，逃进入迹罕至的老林子里躲藏起来，等风声一过又重新聚集，剿不胜剿，历朝历代都拿胡匪没有办法。

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局进行土地改革之时，东北胡匪已有成灾之势，几乎每县都至少有三两千名胡匪，几十人或上千人聚为一绺，各有字号山头，他们有一套黑话、行规、手势、仪式，而且心狠手辣来去如风。

一股土匪不管有多少“崽子”，就算被全部消灭干净了，只要匪首还活着，就有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的可能。而那些成了名的胡匪头子，个个都是“穿山甲、海冬青”，冰天雪地中逃进深山，他可以扒开雪窝子，掏刺猬、捉老鼠，找木耳松籽来充饥。在没人知道的山沟里，还有胡匪隐藏的密营，里面储存着粮食弹药，所以即便剿匪的部队多达数万人，可一旦撤到茫茫无边的林海雪原中追捕残匪，就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了，常常无功而返。

有些土匪头子是猎户出身，格外熟悉原始森林中的环境，擅长跟踪猎物 and 掩盖足迹，而且又会一套迷信的把戏，号称推八门，也就是耍纸牌，每到一处，把布袋和尚摆出来拜上一拜，然后摆出八张倒扣的纸牌，翻开纸牌，有生字的一张，就是他逃跑的方向，这种方法不仅令人难以琢磨其逃跑路线和规律，而且还能利用其手下弟兄的迷信思想，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左右。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林蛙

我曾听一位客户讲他老家五六十年代度荒年的经历。他说农作物历来有个春种秋收的时令，乡下有句民谚道得好：“神仙难过二八月。”那时节正是地里青黄不接的日子，老百姓们靠山吃山，便时常去山里捉“虾蟆”，山沟子里有几道淤泥河，每当暴雨之后，山上便有许多大虾蟆为了躲避洪水，都从淤泥河里逃上山坡。

当地人说的“虾蟆”，就是咱们所说的“蛤蟆”，淤泥河中的蛤蟆，因着水草丰厚，都生得又肥又大，雨后大群蛤蟆蹿上山坡，正是村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大好时机，一个人拎几条麻袋上山，随手去抓蛤蟆，一天下来，能装满几大口袋，家中吃不了这许多，便趁着蛤蟆兀自鲜活、尚未憋闷而死的时候，运到城里换些油盐茶叶。城中酒楼饭馆里有讲究的做法，放在砂锅里用花雕煨了，文火慢炖，加入冬菇、火腿、笋片等物相佐，整得香熏可口、五味调和，专给那些使得起钱的达官贵人享用，也算是道上册在谱的名菜。

普通人家只不过是用水煮得滚沸，那些活生生的肥大蛤蟆，也就不用宰杀洗剥，趁着活蹦乱跳猛性不消，直接抛进滚烫的水里，不等它们跳出锅来，就用锅盖压住。这时就听蛤蟆们在锅中挣扎扑腾不休，须臾之间，热水滚开起来，锅里异香扑鼻，揭盖看时，被活活煮熟的蛤蟆，每只都是张口瞪目，紧紧抱住一块土豆或萝卜，盖因蛤蟆在锅里被水火煎熬，死前痛不可忍，有万般的苦楚，只好拼命抱住了土豆或萝卜，至死不放。

乡间吃煮蛤蟆，惯常都使这般残忍的法子，将热腾腾的死蛤蟆拎出锅来，连同它怀中的土豆萝卜一起啃吃，味道鲜美胜似肥鸡。

当时我并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毕竟从没听说过蛤蟆可以这么吃，下锅时不洗不涮，连内脏都不去，吃完了能不得病吗？

直到前年春节，我坐火车去大连，在车厢里听两个大学生聊天，其中一个家里就承包了一条河，每次下过雨，全家老少都会拎着重水桶去捉蛤蟆，吃法也同我那位客户朋友说的很接近，这是他们当地的一项重要副业，一年到头能够增加不少额外收入。我觉得很好奇，就向他详细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一种“林蛙”，营养价值很高，可以出口到日本等地。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眼力

听我家里的长辈讲，我们家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最为兴旺发达，这里边也有一段很传奇的创业故事。

我祖上是个包工头，土木工程都能做，手艺很精湛，但实际上手底下只有十几个工人，因为这个行当竞争非常激烈，又身处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背景，揽不到大活儿，只能起五更爬半夜，零敲碎打修修补补，赚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也是整天啃窝头咸菜度日。

当时天津卫的租借地很多，到处都是领事馆租借地，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从罗曼式到拜占庭式，中世纪的南欧风格、19世纪的折衷主义风格，可谓万国风格，无所不包。

有一次，英国营盘里挂出个告示，原来是修铁路的时候要在山里打条隧道，英国人决定公开招标，凡是社会上的施工队，都可以参加投标，怎么投标呢，就是估计一下整个工程的费用和周期，拿出一套具体方案来，英国人看哪个合适，这项工程就包给哪家。

谁不想赚英国人的钱？一是英国人开的价码高，二是没听说英国人有拖欠工资的习惯，于是各方施工队争相赶来投标。

张记自知竞争不过人家，也没存太大指望，只是想跟着长长见识，队里有个老师傅，跟着到现场一看，觉得那山有些古怪，回来就跟掌柜的说这工程可以包，然后就投了标。

英国人看所有工程队提出的方案和计划，都差不多，惟独张记的投标书，费用和周期仅是别家的五分之一，就将工程包给了张记施工队，其余那些家都挺不服，也不相信费用和时间能压缩到这种限度，大伙就等着看热闹吧，看看张记究竟怎么折腾。

原来张记的老师傅懂得地理形势，实地勘测时，拿眼一看那山体结构，就知道是座“沙板山”，外边是石头壳子，里面全是沙土，要凿条隧道还不简单？以别家估算的费用和周期五分之一，已经是往高处说了，因此很快竣工，而且活儿干得很漂亮，英国人大为赞叹，以后就算认准张记了，大小工程不再对外招标了。

张记也就是由此起家，当时还特意打造了两把太师椅，用来纪念这件事，一直保留了许多年，我小时候曾亲眼看过这对椅子，对其深沉典雅的质地记忆犹新，后来因为我家一个亲戚欠了债，只好忍痛割爱把这对太师椅让给了别人，估计要是留到现在，那可值老鼻子钱了。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拔鸡眼

游医指的是流动的土郎中，没有固定的诊所，全套家当就一个破木箱子，里面有些瓶瓶罐罐，再挑面幌子，上写“家有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之类的字样。

江湖游医从古就有，直到现在也能见到，因为现在医疗体系完善，江湖游医那套骗人的土方子逐渐没人信了，所以这类人只能做些“小活儿”，诸如点个痣、拔个鸡眼什么的，表面上看着很简单，里面的水却不浅。

我家附近就有一位游医，常年摆个摊子，最拿手的绝活就是“拔鸡眼”，卫生不卫生先不提了，据说手艺倒还不错，另外大医院里对拔鸡眼一类的小手术不太重视，没人愿意做，因此他不愁没有主顾。

游医收费也不高，有个主顾来了一寻价，他便说：“不管是点瘡子还是拔鸡眼，都是一个三块钱，肉刺一根十块钱，早几年一块钱，更早的时候还便宜，以前报纸还五毛钱一份呢，现在可都是一块钱一份了，水涨船高嘛，没办法的事。”

主顾一听是这么个道理，再说三块钱确实不贵，到医院里去挂个号至少也得三块钱啊，就坐下来脱了鞋袜，让那游医拔除脚底的鸡眼。

所谓“鸡眼”，是由长期摩擦或受压引起的角质层增厚，有角质中心核尖端深入皮内，基底露于外面。如果鸡眼尖端压迫神经末梢，会使行走时感觉疼痛。说白了就是脚底下生出一个圆锥形肉垫，一走路就会觉得很疼，就像穿了双不合脚的鞋子，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鞋小裤裆短，谁难受谁自己清楚，可没长过的人，还真难想象这种感觉。

那游医果然使得好手段，抹了些药水，一刀就剝下一个鸡眼，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也不会使人感到疼。

最后一数剝出来二十多个，一个三块钱也得六七十块钱了，但那主顾落得脚下轻松，摸出钞票欣然付账。

不料那游医却说，且慢，六十块钱您可走不了。他不紧不慢地数了数，张口便要四千块钱，吓得那主顾险些心肌梗塞，脚底下不疼了，心疼。

原因是鸡眼和瘡子都分公母，母的里面有许多肉刺，不拔的话越长越多，拔除了能永绝后患，一根肉刺十块钱，拔掉一个母鸡眼，少说一百块。

其实根本没这么回事，游医用的药水可以腐化角质层，本来是一个肉垫，被药水侵蚀之后，就变出几百根粉红色的肉刺，他就指着赚这份黑钱，而且告到哪里也都有理，事先说好了一根肉刺十块钱的，知内情的人，到这儿只能吃哑巴亏了。

第四章 如是我闻 同时出现

小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放假，放假不仅可以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还可以整天在外面跑外面玩，对于在平房里长大的我来说，那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有四个不错的小伙伴，年纪也都差不多，到了晚上，大家特别喜欢一起坐在院子里讲鬼故事，常常吓得不敢回家，也特别喜欢一起坐公交车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玩。

那一次，我们四个人约好了一起到天津大学去玩，因为听说那里有很多老教学楼，小孩子的想法总是很天真，打算去那儿探探险。一大早起了，大家准备了点面包和水坐车去了天大。天大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湖，周围有很多平房，住的都是学校的职工子弟。我们在湖边戏耍了一番后就跑到天大九楼后面的一幢教学楼去玩，时间大约是下午5点半，天已经渐渐黑了。有个教学楼的楼道没有灯，里面漆黑一片。我们想比比谁的胆子大，就制定规则一口气跑到楼顶，然后打开楼顶的窗户向下示意已经到了后再跑下来。谁的胆子小谁就要负担回去的车费，大家都表示赞同，但令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几个小伙伴轮流来，第一个胆子最大的跑到4楼然后打开窗户向我们招了招手，然后很快地下来了。我是第二个，同样也只跑到4楼，我们俩理由都一样，5楼实在太吓人了，上面竖着一个铁栅栏而且很黑，没人敢上去。第三个小伙伴虽然动作慢，但他居然跑到了5楼也招了手然后跑了下来。最奇怪的就是第四个，他跑进去没多久后就到了5楼，然后在5楼冲我们招手。这个时候出现了这辈子难以忘怀的画面，那个小伙伴又从2楼打开窗户也向我们招了招手，当我们正在纳闷的时候又接着去看5楼，此时的5楼已经没人了。我们明明记得那张脸那手都是他，等于是5楼和2楼同时有人招手。他下来后我们追问他，他说天黑了很害怕就跑到了2楼，5楼根本没有上去。这事把大伙吓得可不轻，直到现在也不知道5楼招手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愿是我们看错了。

第四章 如是我闻 黄大仙

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经常在一起玩，后来他进了部队，开始了军营的生活，这让我非常羡慕。

春节的时候，大家还都是一样相聚在一起庆祝新年，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所以再见面都会聊一聊生活工作上的事情，他通常给我讲一些部队上的事。有一次讲了一个比较离奇的事情，使我印象很深。

他驻扎在某团的野战部队，操练模枪射击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能赶上演习，也是让他们兴奋的一件事。有一次由于部队搞军事大演练，需要在演练场地挖掘一些壕沟来进行对抗，表哥接到了这个命令，并派出他们连队执行这项任务。在部队中流行着一句口号，不仅要有过硬的军事技能，在生活中也要做一个强者。所以在部队里除了军事训练外，这些体力活战士们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次给的任务期限是3天，壕沟必须挖好。控制的第一天很顺利，到了第二天的清早，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忽听一声叫喊，只见一个小战士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原来他挖到了一个黄鼠狼的窝，而且用工兵铲将一只母黄鼠狼拦腰切断，黄鼠狼当场断气。小战士操着浓郁的山东口音哆哆嗦嗦地嘟囔着说，黄鼠狼在他们老家是大仙，这下惹到了黄大仙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旁边的班长不停地安慰他，可这小战士还是感到很恐慌，就在紧张的氛围中度过了剩下的两天，但一直很平稳，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回到驻地后的晚上，班长回来换班站岗，接下来该是那个小战士执勤，班长回来叫醒了他示意该他去上岗，然后倒头就睡下了，没过多久，小战士突然跑回来叫醒班长，说又该他去站岗了，班长和他说了半天他也不理睬，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而且眼神发直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班长觉得不对劲，就把大家都叫了起来。

这时候小战士开始发狂，胡乱地摔打吵闹，大家把他绑起来，拼命地摇晃试图让他清醒，却没有任何作用，随后小战士的声音眼神也变了，居然说要为死去的母黄鼠狼报仇，接下来便倒地不起，被战友们送到了医院。经过几日的休息，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再度询问起当时的情况时，小战士却已全然不知。医生说是他精神太过紧张，导致自己出现幻象支配自己身体做某些事情，所谓失魂落魄，是梦游的一种症状。

第四章 如是我闻 吊坠

2006年公司组织我们到云南旅游，坐长途大巴车从泸沽湖前往丽江，前天下了一夜的雨，路况很恶劣。

司机开车前让我和一个女同事调换位置，说是第一排不能让女人坐，因为途中会很惊险。我当时没太理解司机的意思，等上了盘山公路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趟车坐下来算是正经体会了一把心惊肉跳的感觉，想起来至今仍然感到后怕。

这段路线都是崇山峻岭的悬崖峭壁间穿行，往下看金沙江细得像条线一样，有些地方云雾很浓，弯道都是死角，如果对面有车过来，不到眼前都看不见。

偏巧开我们这趟车的司机是第一次跑这条路线，他好像比我还紧张，为了提神就跟我瞎聊，说他爷爷那辈儿信道，是什么道门里的人，册上还有道号，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按旧时习惯跟道门里认过一位师傅，但这种形式只是名分上的师徒，师傅也不传授什么功课，只送给徒弟一样东西，为的是趋吉避凶、平安长命。

司机在道门里认的师傅，给了他一个“老钱儿”挂坠，那是一枚清朝的旧铜钱，上面铸有“康熙通宝”四个字，铜钱上拿红蓝两色的丝线串成吊坠，挂到脖子上一辈子不许离身，相当于一个护身符。

据说这种挂坠的老钱，并不是普通的铜钱，而是放在死人嘴里的压口钱，专能镇邪挡灾，司机戴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摘下来过。普通人该有个什么病什么灾的，他好像也从来没免过，不过也没发过大，这回新买了辆中巴跑旅游长途，还就赶上下雨起大雾，原本六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十二个小时能开到地方就不错了。

司机正发着牢骚，中巴就开到了一处弯道上，不料前边有个山体滑坡，路边的防护栏也都坏了，地面上全是细碎的石子，等发现的时候再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车子打着横甩出了公路，幸亏撞在了一颗歪脖子树上，一半的轱辘都悬空了，底下就是深涧，吓得司机脸都白了，真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个来回。

到丽江之后那司机告诉我，不管这次侥幸脱险是不是意外，他都决定以后不再跑长途车了，因为在汽车险些坠崖的一瞬间，他身上的挂坠无缘无故裂成了两半，也许这枚老钱护身符并非灵验，但它起的心理暗示作用，终究无可替代。

第四章 如是我闻 包子铺

我上小学那会儿成绩不太好，当时的老师习惯用成绩来区分学生，很容易分成两种——好学生和坏学生，成绩好的孩子满身优点，成绩不好那就全是缺点了，连上课时咳嗽一声也是罪过，随便找个理由就不让你中午回家，留堂不仅要挨训，还得替老师排队打饭。

我们班主任姓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家庭妇女，她喜欢吃包子。小学没有食堂离学校不远有个红星包子铺，热腾腾的肉包子三毛钱一两，馄饨一毛钱一碗，穆老师一般吃三两包子、一碗馄饨。我有个同学的母亲在红星包子铺工作，所以他中午经常被留堂，忍着饿去给班主任走后门插队买包子。

后来不知从哪儿冒出个传说，说那家包子铺在解放前生意一直特别好，刚蒸熟的热包子香气能飘好几条街，吃一个想两个，每天食客盈门，赶上饭点儿都能把脑袋挤扁了，只是这周围经常有人口失踪，以小孩和女人居多，但警察一直破不了案。

某次一个老公安到包子铺吃饭，从包子馅里吃出一小块骨头，肉馅里有脆骨没剔干净，也是常有的事，可那老公安觉得嘴里这块碎骨又扁又平，格外的齐整光滑，不像是碎骨，倒像是一枚牙齿。他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很恶心，赶紧把骨头吐了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哪儿是什么猪牙，分明是颗人牙！

老公安经验丰富，没有立刻声张打草惊蛇，而是悄悄把牙藏在口袋里，回到公安局带了警犬和刑侦专家前来，果然在包子铺后院挖出大量死人的白骨以及衣服、鞋子。

包子铺的老板和老板娘都被抓了起来，经过审讯交代出实情，原来他们家祖上就开包子铺，由于竞争很激烈，起早贪黑地忙碌下来，也只是惨淡经营，还常有无法开张的时候。直到有一年闹灾，实在找不到肉，便到坟地里割刚死的人的肉来做包子，不成想广受好评，这么多年一直使用这种秘方，实在找不着死人就只好偷拐小孩。最后这两口子都被枪毙了，从此包子铺转为国营，但生意仍旧很好，包子的味道这些年就从没变过，还是整天排队。

后来这个传说被穆老师知道了，于是她再也不吃红星包子铺的包子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吃饭了，我很怀疑“人肉包子”是我那个同学编出来的谣言，但那小子好像不是这么有头脑的人。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瓷器

前两天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我们认识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有亲自登门拜访过，毕竟现在都不太好意思上门打扰，有事情搞个聚会到饭店就好了，简单而且方便。这次去他家不单单是为了认门，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宝贝。他酷爱传统文化，京剧、京胡、瓷器等。特别是瓷器更是他的最爱，没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聊聊这方面的鉴赏以及历史，虽然我不太懂行但也乐在其中。他有一个自己的书房，屋子里的陈设很雅致，一面墙都展示着瓷器，而且展示柜也是古典家具。泡上一壶茶，听着淡淡的古筝演奏，气氛好极了。在众多青花瓷器中，我看到了几个不一样的瓷器，是红色的，按照玩瓷器的行话来说就是红釉瓷器，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一下。

红釉瓷器创烧于元代末年。当时红釉瓷器本身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个偶然所得。元代是蒙古族统治时期，蒙古族尚蓝尚白，所以才有了大名鼎鼎的青花瓷。当时在烧制瓷器的时候，因为偶然间釉中铜元素的比例增加，使得烧出的瓷器釉色呈黑红色，这一现象被古人发现后，开始有意在釉中加入了铜，使釉色呈红色。到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的烧制技法日趋成熟，尤其到了宣德时期，红釉瓷器的发展达到了巅峰。但奇怪的是，宣德以后，红釉瓷器就迅速减少，以致销声匿迹了，其原因还不得而知，总之在明代后两百多年里极少能见到红釉瓷器。到了清代康熙时期，由于国力强大，开始复烧红釉瓷器。康熙时期的红釉瓷器实际上仿制宣德时期的红釉，但出窑后的效果和宣德红釉不一样。这一时期的品种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

颜色釉瓷器历来是瓷器的小品种，即使在国力强盛的康熙时期也是如此，明清两朝，青花瓷才是瓷器里的霸主，颜色釉只有在国力强盛时期才能烧制。比如，元代、永宣时期、康乾盛世以及当代。因为颜色釉，尤其是红釉瓷器的报废率太高，所以制作成本太高。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保证一窑之内不出烧坏的。

我随手拿起了一个红釉瓷器，其红恰似鲜血。他指着这个红釉瓷器和我说：“知道吗，这种红就叫霁红，有野史记载这种霁红也称祭红，顾名思义是专为祭祀烧制，因为在窑中发现了人的骨头。所以有个传说，这种祭红需要用处女的鲜血，再加上特定的温度才可以烧而成，故此有一股阴气。”听后我打了一个寒战，马上放下不敢再碰，他却笑了笑：“这只是个传说，并无事实验证。”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沉香

我有个朋友家里做“沉香”生意，跟他接触多了，才知道这行当里的门道真是太深了。货源主要来自海南黎峒的沉香树，这种树的叶子有些像冬青，每当树叶发黄则结香，根据它形成过程大致可归结为四种，分别是“熟结、生结、脱落、虫漏”。

一块沉香，其脂是在完全自然中因腐朽凝结聚集而成，称为熟结；因沉香树被刀斧砍伐受伤，流出膏脂凝结而成的称为生结；因木头自己腐朽后而凝结成的沉香称为脱落；因虫蛀食，其膏脂凝结而成的称为虫漏。

不过沉香树中国已不多见，现越南、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还有。由于十分稀少，形成不易，古代记载的“沉”，如今有其名而无其物，目前越南的奇楠沉为最上等沉香，但数量极少。

沉里面最上等的是“黄沉”，也叫“铁骨沉”，非常名贵。如果从土里取出的铁骨沉，带着黑泥质地坚密，并且能够沉于水中，价格则贵上三倍。“生沉”和“飞沉”也都是上品，不过最难得的沉香还要属“鸭头绿”，那是古树被大蚂蚁营巢筑穴，蚁食石蜜树脂，遗渍香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逐渐生成的沉香，凝而见润，是上品中上品。

关于海南地区盛产品质上乘的沉香，古籍中很早就有记载。古人讲究熏香沐浴，享受沉浸在这种异香氤氲中的惬意与雅致，曾被贬居海南的苏东坡就曾赞叹沉香木：“金坚玉润，鹤骨龙筋，膏液内足。”

宋代的时候，海南沉香由朝廷贡品逐渐成为商品，过度开采之势愈演愈烈，东西是越少越值钱，所以有“一片万钱”之说。按其结成情况不同一般可分为六类：“土沉”、“水沉”、“倒架”、“蚁沉”、“活沉”、“白木”，开始所讲的“鸭头绿”就是“蚁沉”，它神秘而奇异的香味，集结着干百年天地之灵气，有的馥郁、有的幽婉、有的温醇、有的清扬，不一而同。

据我这个朋友讲，前几年有人出售一张清代的宫廷龙床，这张床可不得了，足足使用了三吨沉香木，雕有五十五条活灵活现的青龙，传闻是某个太监从皇宫里偷运出来，后来由爱新觉罗的后裔收藏，辗转卖给了莆田的一位老板，如今再出售，开价五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古玩专家们认为五亿的价格一点不多，它的实际价值应该在二十亿左右。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斗鸡

我有一段时间迷上了“斗鸡”，头半年连败多次之后，我开始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特意从天津跑到广东番禺，在当地买回来一只专业的斗鸡，因为番禺产的鸡最是勇猛好斗，我买的这只鸡就很厉害，毛竖而短，头坚而小，足直而大，身疏而长，目深且皮厚，行动起来徐步盯视，刚毅而不妄动，从里到外透着一股骁勇善战的英风锐气，我给它起了个代号叫“F22”，美国空军重型战斗机。

我待“F22”可不薄，整天给它好吃好喝，天刚蒙蒙亮就把“F22”架在肩膀上到公园溜早，不过这可不是为了显摆，主要还是以训练为主。我的办法是搭成一个草墩子，让“F22”站在草墩上金鸡独立，这是为了练耐力、爪力和稳定性；再把米放在比鸡头高的地方，使“F22”啄米的时候不断耸翼扑高，反复练习可以使它弹跳力变强，头竖嘴利所向披靡；另外把鸡冠子裁得尽量窄小，尾羽翎毛能不要就不要，这都是避免厮杀时被敌鸡啄咬受伤，临阵之际也易于盘旋。

经过我的精心调饲了两个多月，很快“F22”就可以上阵了，我们那个圈子里的常胜将军，是一只叫做“黄飞鸿”的大公鸡，它的主子是赵主任，五十来岁，心宽体胖，周围认识不认识的一提“赵主任”都知道是他，具体哪个单位的就不知道了。

我去了广东之后，才知道赵主任斗鸡时胜率极高，是因为他用到了《左传》里记载的“芥肩金距”，“芥肩”是将芥末辣粉，抹在鸡翅膀根部，那大公鸡两翅下烧灼难忍，就会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格外生猛凌厉，而且扑击之时还有可能用芥粉迷住对方的鸡；“金距”则是在鸡爪子里嵌进极薄的金属，能够增加杀伤力，一挥一扫就能刺伤鸡颈动脉，甚至直接断头，说白了这就叫“作弊”。

我对赵主任的作弊行为非常反感，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别玩，早就有心灭之。这回“F22”也真替我露脸，原定要斗三个回合，只一个照面就把“黄飞鸿”啄了个半死，围观的人都看呆了。

这临阵死斗，胜负一见分晓，生死即可定夺，斗败之鸡元气大伤，即使没死也终生不敢再斗，只能宰杀供人食用，赵主任当时就傻眼了，手捧血淋淋的败鸡欲哭无泪：“飞鸿……你刚才为嘛不用无影脚啊？”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白狸

天津意大利风情街现在是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地方曾经辉煌过，也没落过许多岁月，前清时这块地方为意大利租界，道路两旁都是一幢幢意大利式的洋楼别墅。解放后，这块地方作为居民区保留了下来，但是因为年久失修，许多别墅早已破烂不堪。再加上每一栋的居民少则两三户，多则四五家，人多手杂，爱护设施者又寥寥无几。所以建筑内也漆黑一片，破破烂烂。

十年前，我有个朋友住在民族路上的一栋洋楼里，他住的房间位于二楼左手靠近角落的位置，房屋正正方方。起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还是很让人满意的，但就在那年冬天，他经历了一件毕生难忘的情。

那年冬天是个暖冬，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气温却不是太低。晚上他回到家，吃过晚饭，正和母亲坐在床头看着电视，忽然，家里养的小狗冲着门的方向狂吠起来，那叫声近乎疯狂。他一边召唤着小狗住口，一边十分纳闷儿。因为他家这条小狗，特别听话，性情也十分温顺，从不乱吼乱叫，哪怕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都会一声不吭地趴在门边，支棱着耳朵听着。但是今天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而且他和母亲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人上楼的脚步声。

他正在琢磨的时候，只见小狗忽然停止了吠叫，夹着尾巴向后踱步，退到他的腿后，双眼紧紧盯门口。这时，床边的窗帘“呼”的一声飘了起来。他越琢磨越觉得事儿不对劲，大冬天的，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怎么窗帘会自己飘起来？他顺手抄起手电筒，准备出门去看个究竟。

打开房门向外张望，楼梯间一片漆黑，楼梯的照明坏了有段时间了，也没有人来修理，所以楼上楼下的住户一直是打着手电或摸着黑进出。他望向楼梯位置，一个朦胧的身影好像蹲在暗处，背对着楼道。我这朋友以为是有贼，大声问道：“谁啊？”那人却像没听见似的。他打开手电，朝那人站的地方照去，忽然一只白狐狸从楼梯蹿了出来，瞬间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这位朋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跑回屋后一句话没说，蒙头就睡。但是后来一直浑身无力，打不起精神，就这样持续了一周左右，才渐渐好转。

左邻右舍都认为他见到的是只大白猫，城市里怎么会有狐狸呢？可他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看错，现在那片地方已被重新修建，他现在和我们提起这件事情，还会显得心有余悸。

第四章 如是我闻 吞魂记

我平时从不饮酒，因为我对酒精过敏，只喝一口啤酒也会全身通红，有时严重了还要去医院输液。记得小时候我家楼上住着一个老太太，看上去约六七十岁了。身材不高，体型稍胖，见人总是笑咪咪的，而且还会很亲切地主动跟你打招呼。因为她姓杨，所以我们都称呼她为杨奶奶。一次我去杨奶奶家替她干活，干完后口渴难忍，险些把一瓶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白酒误当成白水喝下，幸亏杨奶奶从屋外进来及时阻止，否则我就麻烦了。

说到这些，我就记起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早年间有一户官宦人家，家中历代为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这家人当的都是大官，所以财宝无数，虽然说不上富可敌国，但也算得上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家。那时有钱人府里都是雇佣一些丫鬟来服侍自己，可这家的老爷却偏偏有一癖好，专门雇佣或从人贩子那里，买一些12—14岁的男童伺候自己，这个事也被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没有人不对他的做法感到好奇的。

有一天，这老爷唤侍童进屋给他捏腿，捏着捏着这老爷便不知不觉睡着了。半梦半醒之际忽见一团巴掌大小的白物从嘴而出，飘忽往上。老爷以为是自己的魂魄出窍，惊恐不已，便立刻一把抓住，张开巴塞了进去，想咽回腹中。这时他猛然醒来，才知自己原来是做了一个梦，但喉咙处疼痛难忍，便大喊起来：“给我拿水来！”妻子闻听，立刻取水进来，见老爷捂着喉咙，冷汗已浸湿衣裳。这老爷见妻子拿水跑到床边，一把抢过茶碗一饮而尽，喝完不禁惊叹道：“好可怕的梦啊！”

这时侍童却躲在一角，“呜呜”地哭起来。妻子见状，便走上前去问侍童为何哭泣，是不是闯祸了，侍童抹了抹眼泪，才委屈地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给老爷捏腿时，见老爷不知不觉睡着了，就想偷个小懒。从怀中拿出了自己的宠物，一只南京白鼠放在床上玩耍。谁知刚刚放出，这南京鼠遍体白毛如锦，生性极是活跃，立刻高兴地满床乱跑，极其活跃。当跑到老爷枕边时，忽然被老爷一把抓住，张口吞了下去。侍童以为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啼哭起来。坐在一旁的老爷听完侍童所说，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松了口气：“原来是只南京鼠，我还以把自己的魂魄吞下去了。”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摸瓜

在我的同辈当中，很多人的父母都经历过上山下乡，也就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属于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区别。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任务。我父亲就是参加了这样的生产建设兵团，每每回忆起来他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茶余饭后我最喜欢听他念叨这些事，其中一个摸瓜的故事让我尤为记忆深刻。

父亲说他插队的兵团在北大荒，刚到兵团的日子特别不习惯，因为地处偏远，业余生活也是很枯燥的，不仅仅每天的工作很辛苦，一旦到了农忙的时候，就连队部的“八大员”（会计、出纳、统计、文书、教员、保管员、代销员和司务长）都得下大田。当然司务长专门负责送饭。夏锄就必须挑烈日当空的大晴天，被刨出根的杂草经过暴晒才不会死而复生，那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一字排开，每人一垄，挥动锄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有时直到晌午，才能到达地头。一天下来能把人累散了架，身上全部零件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所以吃过晚饭大家都尽早入睡。

当时睡的都是通铺，所谓通铺就是从房子的一边到另一边支上架子，然后把木板拼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床，大家各自把行李放在上面，晚上打开来睡觉，人是一个挨着一个。农忙开始工作强度大，到了晚上大家很快就沉沉地睡下了。

唯独一个姓刘的小同志是个别分子，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大家睡下后起来，挨个摸一摸脑袋，轻轻地弹一下，开始大伙以为是开玩笑，没有多加理会，但是久而久之，也不免对他有意见了。有一次晚上回来后，一个同志就和他讲：“小刘你晚上能不能老实点，不要再捣乱影响别人休息了。”小刘抓了抓头发，脸色分外茫然，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众人都感到疑惑，就当面把事情说了出来，又听了小刘晚上的回忆，结果都给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小刘说每天晚上他都做梦在家乡的田地里收西瓜，摸一摸、弹一下，如果熟了就用镰刀把西瓜割下来，奇怪几日检查都没有熟透的西瓜。这一下把大家都吓到了，好在他没觉得成熟，不然一场凶杀案就在梦游中发生了。

第四章 如是我闻 厦门的怪坡

逢年过节最让人感到头疼的事，就是各种应酬和聚会。如果选择外出旅游，一来可以放松心情；二来也是逃避应酬的好借口，所以我每年春节放假都会找个地方待上几天，可这段时间同样是旅游高峰，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想寻个清静去处是没指望了。

2010年春节我去了厦门，早就听说厦门很美，我一直想象着蓝天白云下鼓浪屿的各种古老建筑，还有极具闽南特色的风味小吃，用句电视里的骚词儿，那真是——“身未动，心已远”。没想到我去的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是阴雨连绵，夜里尤其寒冷，这种又湿又冷的感觉和北方的冬天还不一样，让我有些吃不消了，只好猫在宾馆里睡觉，时差都给睡颠倒了。后来得知有个温泉，就和朋友到那儿泡温泉驱赶寒气，打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路上跟司机师傅瞎聊，听他说厦门有个“怪坡”，上坡像下坡，下坡却像上坡，我对此早有耳闻，又难得有这机会，就让他带我们过去瞧瞧。

那是条很不起眼的路，呈南北走向，也没有多宽，长度大约在一百米左右，下坡是个Y字形的路口，很突兀地摆着块大石头，深夜里十分冷清。司机师傅特意将车子熄火，那车子果然开始向上坡方向滑行，我从车上下下来发现有种重心倾斜的感觉，但不太明显，徒步往下坡方向行走会比较吃力，反之则轻松了许多，我把一瓶绿茶倒在地，液体立刻流向高处。

据开车的司机说，这条路没修之前也没什么特别，修路施工的时候，才有人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现象。经过公路局的测量人员勘察，初步估计应该是视觉错觉，与周边的参照物有关。这位司机师傅却相信是和磁场有关，因为他以前拉过一对夫妇，那女的体质不好，到这就得头晕，一分钟也不想多留。而路旁那块大石头好像也挺有名，很多游客到这来跟它合影留念，可为什么有这块石头却谁也讲不清楚，要说是路边的雕塑真不太像，按司机的说法这段路太怪，要放块石头镇邪，有点“泰山石敢当”的意思在内，至于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那块岩石似乎比怪坡还要神秘，是一个谜中之谜。

我在《龙岭迷窟》里描写过一段上去下不来的“悬魂梯”，也是利用错觉，使人陷入迷途，此类传闻更是听过不少，不当我真正站在厦门怪坡上，亲自感受到了怪坡之怪，还是觉得非常吃惊。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显灵

小时候我随父母住在一片平房区中。每天出门，周围的邻居都会很热情地跟你打招呼，非常亲切，和现在住在楼房之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如今很难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的意思了。虽然住在平房的时候可以拉近邻里之间的关系，但那时却总会传出一些发生在平房里的怪事。记得有一年，我家邻居王奶奶家中就出了件事。

王奶奶家一共有四口人，她自己 and 两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因为很早的时候，王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就相继离开了人世，所以这三个孩子就变成了孤儿，一直由王奶奶独自抚养着。那时这一家四口住在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平房中，屋外的墙上挂着王奶奶儿子和儿媳的照片，屋内为睡房。每晚睡觉，王奶奶和孙女睡一床上，两个孙子睡一床上，中间拉上一道布帘以作隔断。

王奶奶的这三个孙辈的年龄都非常相近，上下差不了一二岁，其中孙女是大姐，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二十刚出头的样子。但是这个小弟整日游手好闲，而且常常酗酒。每次喝醉后，就会在外惹是生非，欺负弱小，或回家后对着王奶奶大吼大叫。王奶奶年事已高，每日提心吊胆，而且一肚子的委屈无人诉说，终于有一天病倒了。

在王奶奶生病后的一天晚上，她和孙女正在熟睡，忽听屋外有阵响声，王奶奶便起身朝屋外观看。借着月光，她看见有一人影正在屋外来回踱步，而且期间还不时地发出叹息之声。王奶奶立刻大喝一声“谁啊？”只见那人影慢慢扭动身体，背朝王奶奶站住了。王奶奶仔细一看，那身影原来正是自己死去儿子的身影，顿时眼泪滚出眼眶，说道：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你就放心吧。但唯独最小的还不懂事，每次喝酒他都会惹事。我年纪大了，也管不了了。要是再这样下去，非要吃了官司不可啊。说完后，那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黑暗中。王奶奶擦干眼泪，躺下后整晚都没有睡着。

两日后，那小弟在外喝得醉醺醺的正往家走，路过一条小巷时，忽然窜出两个黑影，把他一顿好打，那小弟迷迷糊糊抱头鼠窜，一溜烟地跑回了家。到家后，全家人看见他浑身衣衫碎破，满背的淤青紫肿，躺在地上连声叫疼。王奶奶见状立刻跑到了儿子儿媳相片前拜祭。从这以后，那小弟再也没有喝过酒。

第四章 如是我闻 掩骨会

在天津市的红桥区，有一处叫“掩骨会”的地方。我家的老房子就坐落在其附近，那一带也是我小时候和伙伴们经常去玩耍的乐园。在记忆中，掩骨会曾经是一个商贩云集的大市场，至少有两家副食店，还有点心铺和酱货店，每天天亮，便会有无数的商贩在那里摆摊做买卖，而前去购物的人也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场面相当热闹。

但以前的掩骨会可不是这样的。清朝那时候，掩骨会一带还在天津卫城外，非常偏僻，是个贫苦百姓用来埋葬亡人用的“乱葬岗”。因当时穷人生活贫苦，丧事办得简单，都是用一些劣质棺木或苇席裹尸的手法，加上掩埋不深，所以时常会招来一些野狗扒棺，争食尸体的事情时有发生，以至于白骨遍地，惨不忍睹。赶上灾年冻饿毙命的路倒尸，更是屡见不鲜。

乾隆年间，有位道人路经此处，见此地尸骨遍地，不由得心生怜悯，自行将外露的尸骨收集到了一处，合并埋了。后来，他还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起名“掩骨会”，专门负责掩埋无人收敛的尸骨，这也就是如今的丧葬行业早期雏形。时过不久，此处修建了一座“掩骨塔”，好用以给那些穷苦百姓来此祭奠已故亲人之用。但因塔的周围荒凉空旷，又没人居住，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就变为刑场了。

因掩骨会自古就是掩埋尸体、处死犯人的地方，所以自打我记事开始，周围的邻居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掩骨会的奇闻异事，其中有一件事情，老人们常常会说起，用以吓唬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小孩。

说是解放前有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有一天他生意出奇的好，从早上出门，客人就一直络绎不绝，整天他都没有停下脚步歇歇，直到很晚才收工回家。途中路过掩骨会，周围黑灯瞎火，车夫心里不禁有些嘀咕，忽听背后有人招呼：“拉胶皮的！”当时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车夫就拿起挂在黄包车前的马灯回头张望。但一眼看去，别说人了，连个鬼影都没有，他没敢应声，转过头继续赶路。可刚走了两步，又听见那个声音响了起来：“拉胶皮的，把你的马灯借我用一下。”车夫听到这句话，终于把悬着的心放下，头也没回，很不耐烦地说：“你若坐车，我可以拉你。但你要我这车灯干什么？”只听那人答道：“这地方太黑了，你把车灯借我照个亮，我得把我的脑袋找回来。”

第四章 如是我闻 相猫辨狗之术

记得小时候，我家里的老人，给我讲过天津卫很多好玩的事儿，有人玩蝓蝓、玩鸟、玩蝓蝓，这些东西在咱们普通人眼里都一样，但是在玩家眼里却千差万别。比如，十三陵有一种蝓蝓叫蟹壳青，是专门进贡给皇上的，一只蟹壳青的价格等同于和它一样体积的黄金。听说当年还有人和同仁堂的乐家子弟赛蝓蝓输得倾家荡产的。当时我就想，这些动物怎么区分呢？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这段记忆在我写《贼猫》时影响到了我。我开始写的时候，写第一章不知道第二章要写什么，起初想写破案，后来就写成了一本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书。

众人皆知中国古有伯乐识千里马，近年来宠物之风大兴，但是却是西洋人流行的那种血统纯正的纯种名品，猫有波斯暹罗短尾折耳三花，狗有贵宾比熊吉娃娃京巴，但是中国传统的相猫辨狗之术，却极少听闻。相狗的书现在流传不多，但从民间流传的《相狗经》、《相狗歌》来看，中国人玩狗也玩得深了去了。不比那西洋的血统流传一说历史短、文化薄。

单说相猫，清朝时就有人编撰了《猫苑》一书，分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门，是一本相当有趣的猫类百科全书，此书算是汇编，其中内容条目引用最为频繁的，莫过于当年民间流传的《相猫经》。

《相猫经》自猫的头面、耳朵、眼睛、鼻、须等颜面处说起，说到颈项、腰、脚、爪、尾，乃至毛色、品种，无一挂漏。比如说猫咪头面要圆，面会长食鸡，所以说“面长鸡种绝”。眼要具金钱的颜色，最忌带泪和眼中有黑痕，所以说“金眼夜明灯”。眼有黑痕的是懒相。如此一说，不胜枚举，而其中有关猫的名物故事，诸如伸手拎猫后颈处，缩成一团的是好猫，张着四肢乱叫的是懒猫；好猫一往墙上扔，就会在墙上贴几秒钟；一只好猫可以护六家院子，不进一只老鼠等，这种种说法我都将它们写进了《贼猫》一书，让人知道中国古代的小玩意儿也能玩出大花样来。

特别收录篇 升官发财

棺材，一般来说都是忌讳的物件，因此有人按谐音喻为升官发财，在心理上博得个安慰。

我小说里棺材出现不少，只是《鬼吹灯》里的胡八一和王胖子，在出道未久就遭遇了“升官发财”的最高境界——精绝女王的昆仑神棺，令

后面所出的棺材小字辈们显得每况愈下。

昆仑神棺的材料是昆仑神木，据古书上说昆仑神木又称通天之木，远古的时候，天上的神与人间的人是相互来往的，而昆仑神木就是天上和人间的天梯。可能是因为神木上沾了仙气吧，即使只有一段昆仑神木，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存放在昆仑神木做成的棺材中，可以万年不朽。据说秦始皇就特别想要一款这样的棺材而求之不得，难道他早知道自己会死在出巡途中、尸体臭在车上要用臭咸鱼来掩盖这么一个凄惨下场吗？

昆仑神棺不过是一个传说，阴沉木棺材可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了。阴沉木其实就是远古时期的百年、千年名贵古木，因突如其来的地震等变化被深埋于江河湖泊的古河床泥沙之下，或是缺氧的阴暗地层中，既似木化石又保留有木质特征，否则怎么用刀锯开解做成棺材板呢？

阴沉木做成的棺材万年不腐不朽、不怕虫蛀，这才是封建帝王们真正能够享受到的棺木*。远的不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皇帝瘾只过了八十三天就一命呜呼，但死后下葬用的一口棺材就是阴沉木做的，这是清朝后几位皇帝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但是袁世凯的那口棺材据说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独幅的整料，尚未算得圆满。因为做棺材向来讲究用独幅，意思是棺材面的棺盖、棺底以及四帮等六幅木料全从一块木料上开解出来。民间常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这个乌木就是指的阴沉木，可见这种木料有多么名贵，袁世凯集倾国之力也没睡上独幅的阴沉木棺材，待遇其实还比不上《鬼吹灯之云南虫谷》里僻处一隅的草头天子云南献王。献王睡上独幅的阴沉木棺材可谓是地利之便，四川、云南一带本就是阴沉木的出产之地，出土量远较阴沉木以往的产地青海龙羊峡、三峡奉节一带居多；后者这两处因处于人烟密集之地，早已挖掘殆尽；而云南近些年阴沉木的出土和大宗交易新闻不断，甚至还有一条近几年出土的一块云南万年阴沉木酷似中国地图的新闻。

特别收录篇 落霞栖牛图

在《鬼吹灯之昆仑神宫》中，港商明叔为了要得到胡八一手中的秦代法家神镜以镇取冰川水晶尸，曾经拿出过杨贵妃口中含过的玉鱼，还有一幅宋代古画《落霞栖牛图》要和胡八一交换。杨贵妃口中含过的玉鱼虽然也是个稀罕物儿，但是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奇怪的是那幅《落霞栖牛图》中画着的在树下吃草的老牛，白天乖乖地在树下吃草，晚上便会回到牛栏中安然而卧。

据说《落霞栖牛图》这幅画儿最早是由南唐后主李煜为救小周后免遭受辱，而将此画献给了宋太宗赵光义。但宋太宗做事极为毒辣，他这

皇位就是斧声烛影害了亲哥来得不明不白，此刻更是要美人更要名画，一服牵机药索性把李煜给毒死了，这才安安生生地拥有美人坐观名画。不过名画的变色之秘还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问遍南唐降人也没有一个知道，文武百官也是不知其究竟而无言以对。

后来有一个名叫赞宁的和尚向宋太宗讲出了这幅《落霞栖牛图》之中的奥秘。此图是在牛栏内外各画一头牛，树下吃草的那头牛是沃焦山石磨色画的，只能白天看见。而牛栏里安卧的牛则是海南珠脂画的，只能晚上看见。宋太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遍寻天下寻来海南珠脂和沃焦山石磨色，作为宫中秘药，对外秘而不宣。

这种宫廷秘宝中的奥秘，大多已经失传，对初次见到的外人而言，更是瞠目不知以对。

我去过山西临汾浮山，当地博物馆中有一颗著名的圣中佛珠，据说是慈禧太后当年从北京逃难出来经过此地，当地一官员侍候得老太太很舒服就此赏赐给他的，原来也是宫中秘宝。

这颗佛珠由赭色琉璃制成，珠上有一小孔，一头大，一头小。有一回有人无意从小孔的一端向里望去，发现里面有一尊大佛端坐于宽敞明亮的大厅内，项戴佛珠，手提念珠，若对着太阳光凝视佛像，更觉得满堂生辉，云雾缭绕，如入仙境。大厅墙上还挂有一方书法，上书“圣中佛”三个大字。这是此佛珠名字的来历，但为什么这颗佛珠会有如此神奇之处，来历是否真如传说中所说，就无人知晓了。

特别收录篇 放山

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是百草之王、中药之首，历来在关东三宝里占着第一位。山区将人参俗称为“棒槌”，管进深山老林采挖野山参的行当称为“放山”。一般春、夏、秋三季都可以放山，直到下枯霜为止。

放山人在近千年采挖山参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民间习俗，包括“暗语、技术、禁忌、工具”等。根据人参生长年代划分为“三花儿、巴掌、二角子、灯台子、四匹叶、五匹叶、六匹叶”，最大的是八匹叶。八匹叶人参主茎长两层叶子，称二层楼；每层四个杈的是四匹叶，两层四匹叶相加成为“两层楼八匹叶”，极其罕见。五匹叶以上即为“大棒槌”。

想去挖大棒槌，首先要拉帮，也就是进山之前组织帮伙，这事都由“把头”负责。把头是一伙放山人的首领。能当把头的人，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懂山规，讲仁义，有挖参技术，会观山景，能够看出哪座山

会生长人参，进山后不会迷路。

有了队伍就能进山了，不过进山也要选黄道吉日，一般为初三、初六、初九或初八、十八、二十八。进山后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祭拜山神爷老把头孙良。用三块石头搭成老爷府，在老爷府前祷告，祈求保佑。然后选择背风向阳的山坡搭地炆子，也就是简易的窝棚，再用木杆支架苦树皮防雨，里面铺上草和狗子皮，作为在山里过夜住宿的地方。晚间在窝棚前点起火堆，驱赶蚊虫，防止野兽，去潮气暖身以及为迷路的人指示方向。烧的柴火要顺着摆放，一般由把头点火。放山人每天从这里出发去不同的山林挖参。

到山里寻找人参的过程在行话里叫“压山”，又称开山、巡山、压趟子、撒目草，名目很多。压山之前先由把头“观山景”，选定去哪片山林，这是对山形山势和树木植被的仔细观察，判断哪里会生长人参。有时候把头会根据晚上做的梦决定压山的地点，此时众人只管跟随，不能点破。

压山时帮伙人员要分工“排棍儿”，把头为头棍儿，中间的人称腰棍儿，排在最外边的称边棍儿，边棍儿也要有丰富的放山经验。放山人拿索宝棍，按照排棍儿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不放过一块砖的距离，拔草缓行，寻找人参。讲究“宁落一座山，不落一块砖”。

压山时不准乱喊话，看见东西喊出来就得拿着，即使看见蛇也不例外，怕分心和迷路。压山时头棍和边棍边走边“打拐子”，将细树枝折断成90度作为记号，以避免重复搜寻。

按把头和边棍所指的方向拐弯是“打拐子”，遇到林子太密了，几步之外可能彼此看不见，又不许乱喊，因此要用索宝棍敲击树干的办法彼此联系，称为“叫棍儿”，敲一下树干，每人依次回敲一声，既示意自己的位置，又示意继续压山。

休息抽烟时索宝棍要搂在怀里立着，防止人参跑了；绝对不准坐树墩，传说树墩是山神爷老把头的座位；烟口袋没烟了，不能说“没有”，怕不吉利，拍拍烟口袋，别人会送烟；不准打瞌睡，打瞌睡容易“麻达山”，也就是迷路。另外压山时还有个忌讳，不准拉屎撒尿，是怕冲撞了山神老把头。

如果途中遇到了蛇可是个好兆头，因为蛇是“钱串子”，预示着即将开眼儿；遇到老虎也主大吉大利，放山人也称老虎为山神爷；走过的地方没发现人参，如果把头认为这个地方能有人参，就返回再找，叫“翻趟

子”。放山人把干鹿角、干狍子角叫“干找”，见到不吉利，预示着白忙活。放山人抽烟称“拿火”，休息称“拿蹲儿”，吃饭称“拿饭”，睡觉称“拿觉”，改变住处称“拿房子”，意思都是为了拿到人参。挖到人参称“撮住了米口袋”，“没开眼儿”也称“没撮住米口袋”，做饭的称“端锅的”。

发现人参叫“开眼儿”，要大喊：“棒槌！”这叫喊山。把头要问：“什么货？”这叫接山。发现人参者得如实回答几匹叶。当发现人参者回答五匹叶或六匹叶时，大伙会一齐喊：“快当！快当！”这在东北话中的意思是顺利，也有祝贺的意思。

发现人参者立即敲两下树干，把索宝棍插在人参旁边。因其有功，此时可休息抽烟。把头也要抽烟歇气定神儿，准备“抬棒槌”。如果看花了眼，喊了山却发现不是大棒槌，叫“诈山”。喊诈山要么回枪子，要么给山神爷老把头磕头谢罪，继续压山。有时几天没开眼儿，为振奋精神，故意喊山，叫“喊空山”。放山人对二角子情有独钟。二角子是开山的钥匙，预示能拿到大棒槌。发现二角子要烧香磕头致谢。压山第一次开眼儿如果是四匹叶，发现人参者接山时只能答“棒槌”，因为“四”不好听。

压山找到人参之后，接下来还要挖参，俗称“抬棒槌”。首先用棒槌锁锁住棒槌——两头拴着大钱的红线绳，大钱上的年号越吉利越好，红绳中间绕在人参的主茎上，两头大钱分别搭在插在地上的索宝棍和树枝上，以便防止棒槌跑掉，因为地形复杂，参草难辨，转眼不见，有时再找很难，然后大伙跪在人参前，或塔建老爷府，以草代香，磕头拜谢山神爷老把头，再打火堆驱赶蚊虫，由把头开始挖参。

挖棒槌是很复杂的细活儿，用手扒去棒槌周围的乱草树叶，开出盘子，用“快当锯”锯断棒槌周边的树根，不能用斧子砍，树根有弹性会震坏棒槌。细树根用剪子剪断。用“快当签”仔细拔除棒槌周围的泥土，直到棒槌全部根须露出，任何细小的根须都不能挖断。清理出每根须子都要随时用原来的土掩埋，以防失去水分。抬棒槌所用的时间与棒槌生长的大小和环境有关，有时抬一苗棒槌需要几天的时间。

人参挖出后，要“打参包子”。揭一块新鲜的苔藓铺好，放上一些原来的土，把人参裹住，包上树皮，用树皮腰子捆好。苔藓柔软、潮湿、不易干燥，用来包裹人参，利于保鲜。

抬出棒槌后，要“砍兆头”，继续压山发现五匹叶为首的成片人参，或是六匹叶为首的成片人参也要砍兆头，在人参附近红松树上用刀、斧距地面一索宝棍高的位置面向人参方向削去一块树皮，在光滑的树干左侧按帮伙人数刻横杠，右侧按抬出人参的匹数刻横杠。然后给兆头“洗

脸”，所谓洗脸就是用火烧去兆头四周的松油，为了保护兆头几十年后也能看清，因此放山人往往能在许多年前的老兆头前找到人参。

放山人自觉遵守一条重要的行规：“抬大留小”。小棒槌不挖，即使是遇到成堆成片的棒槌，小的也要留下，待其长大留给后人。放山人更讲究互助，放山挖到人参，卖的钱帮伙成员不分老幼一律平分。抬棒槌时遇到别的帮伙，就要见面有份儿。如果两帮都是单人，那就见面分一半儿。帮伙之间不争山场，讲究先来后到。发现已经有人在这座山了，就赶紧转移到另外的山场。

放山人的经历大多充满了此类传奇色彩，而且从采参专用的器具、放山场地的勘测、森林中方向的辨别，到环境保护意识，不少方面都体现了科学原理。

特别收录篇 字王

测字也称拆字，最早的时候叫相字，与相面算卦一样，跑江湖的先生摆个摊子，若有主顾来了，就随便说个字，先生将这个字写到纸上，据此决断吉凶。凡是以此技糊口的江湖人，都有口诀，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口诀，高明与否在于能否随机应变，有此则神，离此则庸。

以前杭州有位姓苏的老先生，每天在街上摆摊测字，测一个字收一百文铜钱，等赚够六百文，能维持一天的吃喝开销，就立刻收摊，来晚的人给的钱再多，他也一概不算，颇有周文王演卦之古风。

某天有个当兵的，一大早就来摊上测字，想问问终生，他写了一个“棋”字。老先生看罢，当场就给他断了几句，棋字有象棋、围棋，凡是围棋之子，是越下越多；而象棋之子，则是越下越少，多则吉，少则危。

当兵的问：“您说我这个棋是围棋还是象棋？”

老先生说：“棋字是个木字旁，从木不从石，应该是象棋，所以你家人口恐怕日益凋零。”

当兵的点头称是，但所答非所问，他是想问问自己今后的命运如何。

老先生说：“看阁下装束，乃行伍中人，是象棋中所谓的‘卒’，卒在本界只能行一步，渡河之后则是纵横皆可行，照此理言之，外出方可得志，你应当到外省闯荡闯荡。”

当兵的问道：“先生是说我离家出去，就能发达显赫？”

老先生说：“卒子渡河之后，也仅能一步一挪，纵然外出得志，亦是

难得大志。”

有一次，有一个商人写了个“茹”字，问婚姻之事。

老先生说：“这个字不好，你瞧茹字，是花字的上半截，又是柳字的右半边，花也不全柳也不全，这叫残花败柳，看来你要娶的这个女子，多半来自风月场所。”

商人说：“您真是神数，我元配夫人前些年亡故，一直没有续弦，这两年跟一个青楼女子好上了，我倒不嫌弃她的出身，打算替她赎身出来娶为正室，先生您看看这个女子能不能娶？”

老先生说：“茹字也有春来生机复苏之兆，这女子从良后应该可以旺夫。”

据说凡是苏老先生测字，事后十个里边能有九个应验，真是令人心服口服，所以名声远播南北，民间尊其为“字王”，但他测字的方法与江湖上各派相法口诀截然不同，好像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平生也不收徒弟，等他死后这路测字之术很快就失传了。

特别收录篇 照妖镜

“照妖镜”的传说由来已久，按《西游记》里的说法，不管是什么妖怪化成人形，拿此镜一照便会原形毕露，可唯独照不出“六耳猕猴”。因为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又有五虫，乃蠃、鳞、毛、羽、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蠃、非鳞、非毛、非羽、非昆。那“六耳猕猴”即是其中之一。

这类古镜照妖的传说，主要源于古人认为铜镜具有神明妙用，首先在于它能“观照妖魅原形”。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唯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大概就是“照妖镜”了。

顺此思路，“照妖镜”又有了更广的应用范围，比如古代武将甲冑的后背或前胸部位，多嵌有一块“护心镜”，一方面是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再比如，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的民居建筑风俗，在中国许多地区盛行，甚至直到今天，这类具有镇邪驱怪意义的古镜，还常常出现在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只不过镜子的材料已由熟铜变成了玻璃。

此外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新娘穿着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在花轿进入婆家大门前，还要由专职人员用铜镜在轿厢内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一遍；用作合晋的洞房里，一面大铜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器物。此外，铜镜也被使用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人们将其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的四角，这些安排均出于辟邪的需要。旧时宅居因朝向不吉，如两屋大门相对、门对烟囱等，便在门楣间或窗户上方悬挂一面镜子避邪，期待妖魔鬼怪见此镜躲避，住户逢凶化吉。俗称此镜为“照妖镜”。

解放前的商人，大多特别迷信风水灵学，他们在风水先生指出的“死门”方向，即阴气最重之处的对面，一般要立一个奇妙的宝塔状建筑物，其顶焊有八面八方照妖镜，名曰“昭日塔”，此举是为聚集八方阳气镇压阴恶凶灵，只要能镇住邪气，往往不惜成本的，这可能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

特别收录篇 皇姑坟

说起这皇姑坟，在北京、沈阳、天津、陕西、石家庄等地，都有此类地名，而天津这座皇姑坟有别于其他几座，它位于西郊一个叫小稍口的地方，坟里埋的是一名“草根皇姑”。

清朝乾隆年间，皇帝经常南巡多次下江南微服私访体恤民生。有一年乾隆南巡返京，坐船行至天津西郊，坐船久了觉得闷得慌，想下船看看这一带的风景，又觉得大队人马不便，就决定换上便衣找了大臣刘墉陪同，二人打扮成商人模样离船上岸。

正是初秋时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谷物丰足，声声鸟鸣划过晴空，乾隆皇帝看得如痴如醉，久居深宫哪知乡农田间的美啊！不知不觉走了许久，肚子开始咕咕叫，嗓子也开始冒烟，二人又累又饿，想找家客栈吃些东西，荒郊之处什么也没有，正巧迎面走来一位姑娘，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上面罩着布，正从里面冒着热气，二人直咽口水。只见姑娘走到地头一棵大树下拿出一个枣饽饽给一位花甲老人食用，老人转过头，见有两个人的眼睛死盯着地看着饽饽，笑了笑说：“想必二位先生也是饿了，如果不嫌弃过来也吃一口吧！”

这下说到了乾隆的心里，二人谢过老人便吃起来，也许是饿极了，觉得枣饽饽和绿豆汤实在美味，为了答谢老人一饭之恩，乾隆将自己随身用的扇子送给了老人，并允诺如果遇到有困难，就到北京找他他一定竭力相助。

转眼间老人的女儿到婚嫁之龄，与其青梅竹马的书生就在那时金榜

题名中了状元，之后就开始嫌贫爱富想要悔婚，姑娘终日茶不思饭不想且日渐消瘦，最后老人无奈只得上京寻求萍水相逢的商人相助。

老人到京之后，无处寻觅当年留下扇子的商人，只得拿着扇子在京城里游走，已近绝望之时没想到被出宫办事的太监看见他手中之物，向前询问才知一二，便把他带进了皇宫面见了乾隆。老人受宠若惊，将女儿婚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乾隆，哪成想乾隆一旨诏告天下，将老人的女儿认作了干妹妹，并赐婚于书生，书生得知消息后，竟受不了如此大福，一激动便一命呜呼了。姑娘得知书生死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也自尽身亡。本玉成美事，没想到竟酿其祸，最后乾隆皇帝把此女以皇姑身份安葬于天津小稍口处，后人提起此事都觉得甚是悲惨、凄美。

特别收录篇 偷人头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入中国浙江，到了次年突然撤退，驻守南方的清军统帅虚报战功，向清廷报捷称“收复失地”，于是将军、参将都都被加官晋爵、论功行赏，但当地人口耳相传的事实，却另有隐情。

据闻当时地方上有个姓舒的县令，某日在军中巡视，忽听围场外有人正在吵闹，动静极大，他便走出去想看个究竟。刚出大门，见几个士卒带着一个男子，一边咒骂一边拳脚相加着往荒地里走，那人被绳索五花大绑，披头散发，一副邋遢模样。

舒大人立刻叫住士卒，走上前去询问事情端倪。士卒称刚在军中巡视，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于是上前盘查。那人果然不敢应对，转过身翻墙就跑，矫捷如同猿猴，谁知他跑出没多远，身上癫痫发作抖成一团，这才被士卒抓住。经过搜寻，发现此人怀中有两袋军粮白米，所以断定此人是个窃贼，盗窃军粮是要就地正法的罪过，便不由分说要拉到荒地砍头。

舒大人定睛一看这男子，有些面熟，原来正是宁波一个屡犯窃案的飞贼。此人往来无形，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要不是突然发病，凭几个当兵的别想将其拿住。舒大人爱惜人才，寻思与其将这飞贼砍了，不如让他将功赎罪。便说道：“你为偷受死，不如为偷而生。本官将你放了回去，给你份差事，如何？”那飞贼茫然不解。舒大人继续言道：“你回去使出浑身解数，偷来一颗‘黑头’（印度卒首级），赏钱百文，偷一个‘白头’（英国军官首级）来，加赏一倍，你看如？”那飞贼当即叩头应允。

后来此人越偷越多，技法也越来越神，据说街上两三个巡逻的洋兵，他从后边跟上去三下五除二，便把洋兵的头颅全部割下，拿去领了赏银。英军人人自危，四处风声鹤唳。相传当时英军指挥官接到的每日

死亡人数通知，有时几人，有时甚至是十几人。洋兵洋将吓破了胆子，随即率领其属下，登舟远去了。

后来听说，原来当时清军驻扎在绍兴，不敢与英军正面接战，正在束手无策之际，遇到了这个有见识的县官，想出了“以贼制寇”之策。至今为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为什么突然从浙江撤兵，史料上的记录全是含糊其辞。而这个“飞贼”的事迹究竟是真是假，也就无法得知了。

特别收录篇 算命先生的秘本

算命看相属于封建迷信，大部分人不会相信，可有些人则认为这里面真有灵验的，未必都是江湖骗子，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算命这种事完全不信。我觉得旧社会中国没有心理医生，但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命运中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着重要选择，以及“家庭、学业、仕途、前程、生意”各个方面的压力，很多时候会陷入纠结与彷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茶饭不思、寝不安席，现在可以找心理医生进行疏导，以前就只能找算命先生指点迷津了。那为什么有些算命先生能够料事如神？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法子？

解放前江湖上有个很有名的“大师爷”，专以摆摊算命为业，日进斗金。据说看得很准，十个主顾进来，出去的时候有九个半心服口服，当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就特意请他看过相，解放后破除迷信，这门行当没法做了，但家承师传的秘本仍然得以保留。

这个所谓的“秘本”不是册子，而是一套口传心授的要诀，从头到尾不过几百个字，却把“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各色人等的意图欲望”全给分析透了，还告诉你怎么通过人们的言谈举止、衣着神色，去观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使对方吐露自己的身世家底。凡此种，都是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多少代算命先生的经验积累，在“秘本”中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加以总结，里面还使用了大量江湖黑话，如果没有师傅亲自指点，外行人即使偷听到了也根本搞不明白。

金点行当里的算命先生掌握了这套“秘本”，基本上就有半仙的水平了。就像魔术师都有职业操守，不会向观众透露魔术究竟是怎么变的，因为观众知道了秘密就没人愿意花钱看表演了。算命先生也将“秘本”视作饭碗，知道一旦泄露出去，就等于砸了饭碗，所以传承方式极其严格。不过“秘本”虽然重要，却只是理论，现实中如何运用，则另有一套“军马”，意指“有组织、有层次地发言和发问”，也是施展“秘本”内容的关键。

特别收录篇 鱼阵

在洞庭湖边居住的渔民家中，几乎每家每户都蓄养鸬鹚，民间俗称其“乌鬼”。其中嘴弯曲好似钩子的为最好品种，以往这样的一只乌鬼甚至可以卖到五十两黄金。那时，渔民们都用乌鬼下湖捕鱼，一只乌鬼嘴中可衔数斤重的小鱼，若是四五只乌鬼一同下水，便可衔得数十乃至数百斤的小鱼，然后轻轻松松地带回水面，工作效率颇高。

乌鬼下水捕鱼之前，渔民们都会把绳子捆在它们的脖子上，然后放入水中，等待片刻再拽出水面，从乌鬼嘴中倒出所捕之鱼。若非事先将其脖子捆住，乌鬼就会把捕到的鱼全都吞大腹中，吃饱后它就无论如何也不肯下水了。

相传年末岁暮之时，正是渔民们大量捕鱼的时候，他们纷纷放乌鬼下湖，但是接连几日，竟然半条鱼都没有捕到，渔民都感觉到很是奇怪。其中有的水性比较好的渔民亲自下水探查，才得知原来湖中鱼群已结为一座鱼城。

所谓鱼城，又称鱼阵，就是大鱼相互咬衔着尾巴，一层层地游走在外围，众多的小鱼群游在其中，然后又有体型颇大的鱼群，相互衔尾游在它们上面，就好像一个锅盖一样，把小鱼群盖住。它们众志成城，没有一条鱼偏离自己的位置，看上去这座鱼城就好似牢不可破、坚固无比的样子。渔民们得知此事后，纷纷商议对策，但都无计可施。

最后有人提议，在宜昌有位老渔翁，他家养有一只乌鬼，矫捷伶俐，而且非常聪明，被称为“鬼帅”，要是能把它请来，破此鱼城易如反掌。众渔民听后，即刻派人带着重金前往，找老渔翁借“鬼帅”一用，并且约定，如若破了鱼城，还有重谢。

老渔翁得知此事后，满口应允了下来，没过几天便带着鬼帅来到湖边。渔民们纷纷上来观看这只鬼帅。只见其枭目鹰喙、雕翎鹤爪，真乃神物一般，随即宰杀家畜，设坛祭拜湖神。一番仪式过后，老渔翁便放这鬼帅入湖，渔民们随之前往，观其战技。

这鬼帅游到鱼城后，先是在周围游了两三圈，观察巡视，忽见大鱼衔尾之处有一空隙可乘，于是猛冲过去，以嘴破开鱼群，然后摇身直下冲入小鱼群中，四下横乱啄食。小鱼慌张，全都向外游走奔逃，鬼帅来势凶猛，大鱼也难以坚持下去，随即散了开来，鱼城顷刻之间便被瓦解。渔民们看鬼帅得胜后，立刻游回岸上，放各家乌鬼入湖，一鼓作气捕了个满载而归。

特别收录篇 两骑木驴

明、清两代刑法尤其残酷，这是要让人们打算犯事之前，得在心里仔细掂量掂量，有没有胆量触犯王法？倘若舍不得自己这一百多斤肉，趁早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别起歹念。

当时女犯受到的惩罚尤为严重。在对女子使用酷刑里面，最可怕的就是“骑木驴”了。比如，有某个女犯因奸情杀人，按照清朝的律法肯定要以极刑论处，但在受死之前，还得把女犯的衣服都剥了精光，骑在一个用木头制作，形状好似驴马一样的木桩上，由差役押着、铜锣手敲响器在前面开道，绕经四城游走一遍，这在当时被称做游四门。

据说同治末年，天津卫有一个姓毛的才女，名叫毛艳玉，不仅能诗善画，而且相貌美艳无比，很多达官贵人都想打她的主意。可毛艳玉眼光太高，看不上那些凡夫俗子，竟同一个家境贫寒的书生相好，没想到被毛母发现了此事。毛艳玉见此事败露，为了不让母亲把丑事张扬出去，于是狠心下毒，弄死了自己的母亲。最后此事便被人知晓，告上了官府。

在公堂之上审讯之时，毛艳玉自行提笔书写供状，语句不俗、字体华丽，而且官员审问她的时候，她也是应对从容，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让在场旁听的众人无不为其惋惜，都说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世间罕有，奈何犯下了人命案子，按大清刑律，必然是死罪难逃。审案的官员怜惜其满腹才华，就断了个秋后绞刑，不过照样得先骑木驴游四门。临刑当天，来看热闹的人不计其数，把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谁料这毛艳玉命不当绝，骑完了木驴之后，刽子手刚要把她绞死，便突然传来消息——光绪皇帝登基即位，大赦天下。此女竟得以被赦出狱，民间一时传为奇谈。

而在毛艳玉被押在死囚牢里的时候，她结识了狱吏的公子，那公子垂涎其美貌已经许久，而且在狱中时，也不时对她照顾有加。毛艳玉对此一直心怀感激，被赦出狱之后，公子便想纳她为妾，她也愿以身相许。谁知狱吏却因此女曾杀害自己母亲为由，极力反对阻挠。

毛艳玉一气之下，便唆使那公子亲手弑父，不料事情很快败露，她又被官府拿获。这回是二罪并罚，罪在不赦之列，被判处了极刑。行刑之前，依旧按律重骑木驴游了一遍四门，这件事空前绝后，简直是奇闻中的奇闻。

特别收录篇 石赞青计擒飞毛腿

清末曾经有个绿林大盗，名为“林五”。此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贼子生来脚心处就长有一寸多长的黑毛，可以日行五百里，都快赶上

宝马良驹了，所以人送匪号“飞毛腿”。

林五凭着与生俱来的独到天赋，能够一跃数丈高，翻越高楼广厦，如履平地。虽然此贼祸害百姓、案积如山，但因本领出众，官府也无计可施。据说林五虽然不识水性，但是渡河从不用船，徒步就可抵达对岸，见过之人都说他似燕子戏水般行水面之上，所以又称呼他为“燕尾子”。在诸多的杂记野史当中，都曾提到过他的事迹，但唯独此贼在天津卫被官府拿获之事，未曾被人知晓。

当时在天津的邻郊静海县有一县令，名叫丁朝贵，丁县令家中有个女儿，年方二八，生得国色天香、美貌无比。在一次出门观看迎神赛会的时候，不巧被这林五撞见。林五惊艳此女美貌，不免心生歹念，当晚潜入县衙，欲行非礼。哪知这女子性情刚烈，誓死不从，以头撞墙而死。林五见美事不成，便在窃得一些珠宝之后扬长而去。丁县令因爱女心切，撒下天罗地网围捕林五，林五知道案子作大了，本处不宜久留，于是便逃离了静海县来到了天津。

那时在天津府有个官员叫石赞青，此人才高智广，一众手下也均为能人异士，善断奇案冤狱。有一次，石赞青前往一个叫谒龙亭的地方调查一起偷盗案件，被偷之物乃是为了进贡朝廷的一颗宝珠。他即刻派出捕役调查，寻访之后得知是那大盗林五所为，但因其行踪诡异而不得拿获。石赞青与手下商议之后，决定暂缓围捕。林五知道捕役们都已撤去，便在天津侯家后落脚，那时在一个叫枇杷门巷的地方，经常会看到这贼子的踪迹。

到了林五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体态发福，衣锦华丽，俨然一副富家公子的模样，每日生活奢华，挥金如土。有次他遇到一个南方商人，此人虽来自南方，但一口京腔京韵。两人见面后一见如故，随即拜为兄弟，终日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一天晚上，林五喝得大醉，被南方商人留宿于家中，到了深夜时分，那商人忽唤随从进入屋中，将林五五花大绑起来，剪掉了他脚心黑毛，用条麻袋装了。后来林五酒醒，才知道那些随从乃是官府的捕役，而那南方商人正是石赞青的师爷，自己正是中了官府的计谋。林五落网被擒，有司翻阅其所犯案件，竟达数百件之多，当即奏明朝廷，石赞青官升一级。林五则被押赴静海县处决。

特别收录篇 活佛升天

当年有个富家公子，喜欢到处拈花惹草，又通些文墨，因此常以风流儒生自居。有一年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公子到山中一座庙中上香，以祈求自己登科高中。行完礼走出殿外，信步漫游，忽然看见两名美妇从身边经过。公子看得两眼放光，心中动火，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后。那

两名美妇也发现有人在后跟随，一边以袖掩面，一边脚步加快地往殿后走去，三转两绕走进了寺后僧众所居的禅房。

这公子跟到禅房前心生疑虑，暗想：“定是这寺院中的和尚不守清规戒律，从山下找了这些妇女上山来做些污秽之事。我乃圣贤子弟，对此有伤风化的事情怎能听之任之。”于是他愤然推开大门。却没想到禅房中不仅看到那两名女子，而且还看有一群和尚，个个手持凶刃，面目狰狞，正在做着分赃聚义的勾当，那公子吓得呆了，顿时瘫坐在了地上。

原来那些和尚都是漏网的山匪，为躲避官府通缉，剃了头发化作僧人模样，在这寺庙中藏匿踪迹，先前两个美妇也是匪首的妻子。他们见被外人撞破，当即一拥而上把那公子捆个结实，抬进屋来商议怎么处置。有人说，要把这公子杀了扔到山涧里喂狼。充做住持的匪首却说：“权且留他活命，好生养在积香厨下，今后我自有用处。”众匪齐声应诺，将公子幽禁在寺内。

从这以后，山匪每天都给公子好吃好喝，但是饭菜之中不放盐，而且都是些油腻食物。日子一久，这位公子便被喂得肥白异常，身体近乎废人，话都不会说了。

匪首见时机成熟，就把公子抬到了寺外，声称此乃寺中活佛，今日大彻大悟，要坐焚升天。前来拜佛的善男信女闻听此言，无不信以为真，纷纷顶礼膜拜，捐助的香火银两不计其数。

谁知新上任的按察使刘大人赶巧经过，在万民丛中看出了某些可疑之处。按察使大人暗自琢磨：“若是活佛升天，该是何等喜乐？怎么这肥白僧人面容悲戚，脸上还挂着泪水？看来此事必有蹊跷。”当下命人先把活佛从柴堆上抬下，连同寺内僧众，一并带到堂上挨个盘问，那公子口不能言，就用手指蘸墨，将事情来龙去脉写在地上。按察使得知始末，立刻派人前往寺庙之中，抓住了为首的山匪，并且告之：“活佛传下法旨，今日要住持替他升天。”随后不由分说，便把那匪首绑在柴堆上活活烧死了。

特别收录篇 鲁班庙蜈蚣吐丹

以前有一个村庄，所居者多为木工匠人，所以也有人称这个村子为“木匠村”。村外山上建有一座鲁班庙。平日里，村中老幼都会前去拜祭，而且每家每户，都会放上一些供品，以示虔诚，这个习俗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可有一年的盛夏时节，接连几天，庙里频频发生供品不翼而飞的奇怪事情，只要是当天放上的糕饼鱼肉，转天早上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起初村民议论，都认为是深夜时分有乞丐或野兽进入庙堂之中，偷偷地把供品吃掉了，所以商定以后每晚都安排一个人前去当值，守候供奉之物不被偷食。但连续两天，村民早上到庙堂观看，不仅供品照样消失不见，就连安排当值的人，也像人间蒸发一样不知去向。村里一时间人心惶惶，都以为是祖师爷发怒了，收了东西不算还要收人，多半是大凶之兆。于是宰杀牛羊，祭拜神明。

到了第三天夜里，轮到村里一个年轻木匠前去当值夜班，木匠的妻子怕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转天不见踪影，所以极力反对，不让其前往。但这年轻木匠素有胆智，自己想了个对策，让妻子不必挂怀。当晚他从家中拉出一口大木箱，孤身一人前往庙堂，事先把木箱的外皮处钻了两个小孔，然后把木箱安置在了庙堂正中，自己躲藏到箱子里，再合上箱盖从小孔中往外窥探看庙内动静。

木匠等了许久，就在箱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约到了三更时分，外面忽然起了一阵狂风，大雨倾盆而下，声势十分骇人。木匠被声音惊醒，急忙从箱盖里向外张望，这时一道闪电，映得庙堂间亮如白昼，就见有条硕大的蜈蚣，自梁上蜿蜒而下。那蜈蚣身形能有常人大小，背上生有六翅，张牙舞爪，极是狰狞可怕。

木匠暗中观察，发现那蜈蚣爬到龛台前，将供奉之物一扫而空，随即对着鲁班祖师的画像，慢慢抬起前身，张口吐出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丹，然后又吸入腹中，如此反复不停。

木匠心知此丹为蜈蚣体内精气凝结，便瞅准时机，趁其不备，从木箱中一跃而出，劈手夺过红丹，转身逃回来，把箱盖从内侧紧紧锁死。那蜈蚣旋即追来，围在木箱之外抓挠敲打。木匠纵然胆大，此刻也吓得心惊肉跳，躲在箱子里蜷缩身体，两手堵住耳朵不敢出声。一直坚持到破晓时分，木匠听箱外动静越来越小，到后来一片寂然，才壮着胆子打开箱盖，发现那条几乎成了精的大蜈蚣，兀自缠绕着木箱没放，但一动不动，早已毙命多时。

特别收录篇 犬量床

古时候，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犬无八年，鸡不六载”。意思是指普通百姓家中所养家犬，过了八年便须放归荒山野岭，任其自生自灭。所饲养的家鸡，过了六年就要宰杀吃掉。否则日子一久，家畜便会熟知人的行为习性而模仿，心中必有所感，难免会有妖异之事发生。以前这样的传说层出不穷，《鬼吹灯之怒晴湘西》里提到了“鸡不六载”的故事。而“犬无八年”之事，可以在清代笔记志怪中找到出处。

话说昔时有位木匠，因其木艺高超、手工精湛，颇得口碑，远近之人都来找他为家中打造床柜器具。有一天来了一个雇主，请这个木匠为自己的女儿打造一套家具，作为嫁妆陪嫁，双方谈拢了价钱，木匠便随雇主来到了家中，他看主家庭院深广，知道吃住条件会相对不错，心里暗自窃喜。

这主家院子里养着一条大黑狗，此狗体型奇大，双目深沉锐利，浑身黑毛柔顺亮丽。木匠见此犬高壮，心里有些打怵，就多看了几眼。雇主见木匠怕狗，就说：“此乃我看家之犬，在这里已有八九年，向来驯服，并不伤人，师傅不必担心。”说完招呼下人，打扫出一间大屋给木匠作为住处。

木匠住进大屋之后，每天起早贪黑，精心打造家具。雇主见木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因其名声远播，技艺颇佳，所以每日三餐，都会嘱咐厨房，为木匠单开小灶，多做肉食，以补体力。

按农村里的习惯，每天把饭菜准备完毕，都会把饭菜放于竹篮当中，然后用绳子悬在木梁上，以防被耗子偷吃了，等到木匠忙活完了，进屋来解开绳索放下竹篮就能吃喝了。这样持续了几天，好景不长，一天傍晚，木匠收工回来，发现篮中碗碟还在，却都是空的。估计是那雇主财迷，每日三餐好饭好菜让他心疼了，所以故意不放饭食，为的是减免些银两的开销。

木匠越想越是生气，最后愤然前往，想要讨个公道。但是他找下人和雇主间询问了一番，结果都说没有这回事，怠慢了谁也不能怠慢手艺人，饭食起初都已放好，绝没有减免克扣之事。木匠吃了个哑巴亏，只得忍了口气回到屋中，可接下来的几天，晚上收工回来，竹篮中仍然没有饭菜。木匠暗中打定主意，要躲起来看看主家到底有没有按时送饭。

木匠疑心雇主因财迷而免去了他的饮食，就在一天晚饭之前，藏在屋外树丛后偷眼观瞧。果然看见有个女仆把饭菜端来，放到竹篮里吊在梁上关门离开。木匠打消了疑虑，正打算从树后出来进屋吃饭，忽然发现那条大黑狗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它像人一般立起，用爪子推开房门后走进屋中。

木匠心知事有蹊跷，没有惊动它，继续留在原地偷看，见那只黑狗进屋后，先环视一周，确定没人后，它把桌子旁边的一个木凳推到了竹篮下方，然后起身跳到了木凳上面，前腿抬起，好像人一样站了起来。它用前爪抓住竹篮，把头伸到篮中，顷刻间就把饭菜吃了个干净。吃饱后跳回到地上，把木凳轻轻推回原处，然后溜溜达达地出大屋，掩上房门离去。无迹

木匠见此情景才恍然大悟，于是气愤不已，立刻跑到了雇主那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雇主听后还不太相信，认为这木匠说谎，是想借故加菜。木匠见雇主不信，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便让雇主跟自己一同去找那黑狗。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那黑狗窝边，就见那只黑狗正卧在窝中酣睡，嘴边还残有其偷吃时遗留的残羹剩饭，主人顿时火冒三丈，随即命人把那黑狗打出家门，此事才算平息。

原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了，眼看工期即将结束，木匠忙碌了一天很是疲惫，晚上倒在床上熟睡，半梦半醒间就感到身边有物体触碰自己，他还当是闹耗子了，悄悄睁开眼睛观看，没想到只见那只黑狗口中拖着一根竹竿，正在自己身边来回比画，行迹十分鬼祟。

木匠不知这黑狗意欲何为，又恐其暴起伤人，惊恐之余也不敢吭声，只好继续装睡。过了一会儿，那黑狗摆弄完毕又溜出房门。木匠好奇心起，悄悄起身从后跟去，想要看个究竟，他寻着踪迹来到一片荒野，只见那黑狗把竹竿丢到了一个坑之中，作出一番比对长短的诡异举动，好像觉得坑的尺寸不够，就用爪子继续刨挖。

木匠看到这番情景，心里还琢磨这狗刨个坑要埋什么东西？忽然想到黑狗用竹竿丈量自己身体之事，顿时吓得一身冷汗，险些瘫坐在地，万没想到这畜生竟有如此心机，只因自己把它偷吃饭菜的事情告诉了雇主，使其被打出宅门，无家可归，所以怀恨在心，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咬死自己，事先挖好了坑掩埋尸体。木匠赶紧一溜烟地跑了回去，将此事全盘说出。雇主听完也同样骇异，忙吩咐几个下人带上棍棒刀枪，随着木匠赶去荒郊，将那仍在挖坑的黑狗乱棍打死。

特别收录篇 王恭厂大爆炸

北方一到冬天气就干燥得很，穿衣服不留神都会被静电打到，有时候还挺疼的。家里小猫突然间炸了毛，这也是静电的作用。静电这东西可大可小，明朝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当权的年代，北京城里曾经发过一场大灾，死伤近两万人，毁房上万间，就是静电、地震、火药和气体爆炸几方合力而成之效，史称“王恭厂大爆炸”。

据说当时这场大爆炸可真把魏忠贤给惊着了，两个小太监在他跟前被殿角掉下来的蹲兽给砸死了。那位爱好做木工的天启皇帝从殿里跑出来的时候，腿都软了，身边也没啥人，就一个侍卫挟着他赶紧往其他地方躲，这位侍卫的脑袋也被宫殿顶上掉下来的东西砸了个脑浆迸裂。紫禁城内修宫殿的几千木匠被一股脑地从脚手架上给震了下来，摔成了肉饼。

更奇的事情还在城外，有大木头直接飞到密云，东城石驸马大街几千斤重的石狮子被甩到南城宣武门外。长安街一带，掉下来无数的半拉脑袋，有的还有半截额头，有着带着一截鼻子，内城北门德胜门外掉下来的则胳膊、腿居多。北郊昌平、南苑附近掉下来的则是银钱衣物等轻巧物件，西山上也挂了许多衣服。与此对应的是，城内有许多尸体或是幸免于难的人身上赤身裸体。离北京城有一百八十里之遥的天津蓟县，居然从地下挖出两个人来，还活着，一问和做梦似的，言说来自于京城。

爆炸中心的王恭厂是当时储存火药的地方，更是惨不忍睹。照书上的说法，十几里范围内“几成齑粉”。不过以当时黑火药的威力，估计还比不上现代的爆竹作坊，爆炸中心这样不足为奇，稍远一些地方那些奇怪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王恭厂大爆炸和印度摩亨达佐罗死丘事件、俄罗斯通古斯大爆炸一起并称为三大自然之谜。但死丘事件虽然能检测出超高的核当量，毕竟发生于3500年前，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地方人迹罕至，更是难以得出结论。王恭厂大爆炸则发生于明末京师之地，诸多汇集于此的文人墨客以各种形式报道并记载下了种种爆炸发生前后的异常现象，有些虽然荒诞不经，有些更是顾左右而言他，但仍为现代学者们研究留下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虽然当时的记载以王恭厂大爆炸后的奇闻奇事为主，但是爆炸之前也还是有记录的。在爆炸的前几天，前门楼子上莫名其妙地多了好多萤火虫一样的亮点，在爆炸发生之前突然汇集为车轮状，向西南而去。最奇的莫过于东城的火神庙，半夜里突然响起了音乐声，一番鼓钹之类的响器，又一番丝竹之声的细乐，循环往复地放了三遍，管庙的人吓坏了，赶紧推门去看，门刚开一个大火球就摇摇晃晃地冲了出来，在众人眼前腾空而上，直奔西南而去。没有多久，就天摇地动，轰然炸响。或许是因为有火神示警的缘故，所以后来天启皇帝虽然将主管火药库的工部尚书、在这次大爆炸中失去了两条胳膊的倒霉蛋儿撤了职，但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承认这是天灾。

有地震学者力证这些火球、火轮都是静电所形成的球状闪电，都是地震来临前大气静电场气流湍动引起的。甚至当时出现的音乐声也不是管庙的人为了推脱责任而凭空捏造，地声、地光和静电一样都是地震前的异样先兆，声音肯定是有的，描述得那么细致估计是当时文人的添油加醋。

地震学者们还大胆揣测，当时的地壳活动已经使得宣武门附近的王

恭厂地区地下可燃性气体溢出，地震来临时地壳断裂引发静电现象，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火球、火轮从东城直向西南而去，点燃了那些已经聚集在地面之上的可燃性气体，既而引发火药库爆炸。当时地中仍然屡有霹雳震声不绝，烟尘扶摇而上，可见在大爆炸的过程当中还从地下爆出来相当多的气体。强大的气体冲击波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既造成了几千斤的石狮子飞到城外，大木头飞到百里开外的密云，又造成了爆炸中心区以外的城市部分民众衣物尽失，全身赤裸这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此次北京城有史以来的特大灾难，是由地震、火药、可燃气体静电爆炸合力形成的旷古静电奇灾，奇就奇在它规模之大，奇就奇在几种平时都难得一见的因素绞在一起。平时就是打打手的小小静电，发作起来竟有如此威力，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得到吧？

特别收录篇 海中采珠

珍珠产自深海之中的蚌类身上，国内众多的海域之中，唯独广东新安县一个叫做“九龙洋”的地方，产珍珠最多。某客商曾经询问当地人“为何此地多产珍珠？”当地人说九龙洋中海螺最多，珍珠都是从捕到的海螺中剖取。海螺品种可分为珍珠螺、马甲螺、青口螺等，其实它们都属于蚌类。

清代嘉庆年间，九龙洋出过一位姓余的商户，他在海边弄了个采集珍珠的大船。出海前夕，余老板招募了一批在当地以采珠为生的“蛋人”，询问他们采集之法。采珠人回答道：“珍珠都产于外洋海水的最深之处，海里生长许多铁树，有的高一二尺，有的则高七八尺，每一棵铁树的叶子都好像瓜子一样尖而细长，树的枝干粗糙稠密，铁树离开海水即死，只要将它拖出水面，用不了几天的工夫，那树叶就自行脱落。在海底铁树的周围，一般都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很多铁树都是依附着那些石头生长。而成形的老蚌，基本上全长在那些铁树上。我们采珠人下水，或拨出整棵铁树，或从铁树上拾取老蚌，出水后再把蚌壳剖开取出珍珠。但是蚌内有没有珍珠，或是珍珠的质量好坏，则是无法预知的。”

余老板听罢不住地点头，又问采珠的过程。采珠人告诉他，虽然采集过程看似简单，但是也有凶险存在。在有珠的海域，往往会有一些大鱼潜伏游戈，若是不将其杀死，入水者必定会被其吞噬。

余老板大为奇怪，急忙讨教杀鱼的办法。采珠人说：“我们入水之前，先要准备一个大西瓜，用锅灶把其蒸煮熟透，然后把瓜顶切去一片，取出瓜瓢，再趁热放入大块的生石灰，把西瓜内部填满。填完了生石灰，还要将切去的那片瓜皮，重新扣在原处，用竹钉钉紧。等游到产

珠的那片海域，把西瓜丢进水中。那些巨鱼看见西瓜，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吞入腹中，过不了多长时间，大鱼就会被杀死而浮出水面。因为瓜皮虽然被水浸泡变冷，但是瓜内温度还极高，加上石灰遇水就会发热膨胀，所以鱼类吞下不久，便会立即死亡。用这种方法杀鱼的效率很高，海面很快就浮满了死鱼。什么时候将瓜投入海里，却不再有鱼浮出水面了，那就是将铁树附近的大鱼都杀干净了，这才可以入水采珠。但在真正下海之前，还要先用冷水把全身浸泡一遍，为的是不让身体散发热气，否则入水后，被别的地方的巨鱼闻到活人气味，它们也会追寻着游来。”

余老板听罢，连声感叹：“好凶险！”

特别收录篇 白蝙蝠

据传民国年间，雁荡山一带经常有小孩失踪，老百姓以为是有“拍花子”拐卖小孩，都不敢轻易让孩子们出门玩耍，谁知附近的小孩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失踪，使得家家关门闭户，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村里来了个腰系白绦的老者，他说小孩都被“药叉饿鬼”吃了，那饿鬼吃了许多小孩，就要化成人形投胎了，方圆百里内的大肚子孕妇，都有可能怀的“鬼胎”，如今没办法了，只有拿药堕胎，死胎都要扔到山里。

常说“心怀鬼胎”，而孕妇肚子里怀的是什么鬼胎呢？原来旧时没出嫁的女子受邪魔外祟侵扰，未婚而孕，或是丈夫早已亡故，寡妇却忽然有了身孕，那即是怀上鬼胎了。这鬼胎要是不治，等它长成了形，生下来指不定会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无非是种遮羞的说法。

解放前的人们都迷信思想严重，不免对此事信以为真，愚民愚众们从者无数，到处逼着孕妇喝药堕胎，又把打下来的死胎，全部扔进一处山沟，害掉了许多无辜性命。

后来有个猎户，平时以砍柴射猎度日，某天他在山里追赶一只白兔，迷路钻进了一处山洞，发现洞中白骨森森，正惊慌失措之际，见洞穴深处白影闪动，他当即以手中猎叉击刺，如中败革，上前察看，才知道居然刺死了一只灰白色的老蝙蝠，从那以后附近再没丢过小孩。

有人说这只老蝙蝠是混沌初分时，天地间一股恶气所化，专要吃人，又化为老者在市上妖言惑众，骗老百姓用药堕胎，扔进山里供养它，若再修炼百年，躯体由白转为赤金，那金钢罗汉也降伏不住它了。肯定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显灵，让兔子引着猎户进洞，为黎民百姓除了此害，可见佛天甚近，真是救苦救难，否则若无佛法周全，凭他一

个山里的猎户，怎么有本事杀得了那洞中的千年老妖？

这位猎户得了白蝙蝠尸体，其事迹被广为传播，当即便有几个洋人来使钱买了回去，制成标本放在了自然博物馆中，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这种传说八成都是虚构的，可能猎户捕到基因发生突变的白化蝙蝠，转卖到外国人手中制成标本是真，其余的皆不可考证了，多半是在田间地头传来传去，越传越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特别收录篇 落洞

湘西三大古谜，分别是“赶尸、巫蛊、落洞”，其中以“赶尸”和“巫蛊”流传最广，谁都听说过几段，唯有“落洞”知道的人就少了。

要单从字面上理解，“落洞”似乎是指人掉进山洞了，其实并非如此，不是人掉进山洞了，确切地说应该是魂掉进山洞了，而且只有女子才能“落洞”。苗语的一种叫法是“抓顶帕略”；另一种叫法是“了滚巴”。“抓顶帕略”意思是“天崩地裂”，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平地陷下去，与周围隔开；二是指心灵与外界隔绝，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湘西地方洞多林深，所以土人对洞穴有种很原始的崇拜，认为万物有灵，任何自然物背后都有一个超自然的灵的存在，所谓“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河有河神”，而幽暗神秘的洞，一定有着“洞神”存在。

当地有种“探洞找金脉”的行业，比挖坟掘宝还要神秘，千百年来演绎出了无数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湘西山区以溶洞为多，溶洞属于喀斯特地貌，地下洞穴都是被水流切割侵蚀而成，结构比毛细血管还要复杂，跟迷宫一样幽深难测。凡是到洞中探寻金脉，都要在开启洞穴前祭祖山神，此事必须由金洞的洞主来主持，最关键的环节是念“开山启动咒”。这种古咒代代相传，但只能单传，不能让金客们都知道，一伙金客只有一个头儿，只有这个头儿才知道开启山洞的咒话，如果同一伙人中有两人知道咒语，那必定会分为两伙。咒语大致是：“东南西北众碾神，指点弟子造金碾；海里龙王送仙水，西天佛祖赐碾柱；梅山兄弟抬岩来，鲁班师傅分墨斗；山有山神、洞有洞神，山神洞神七十二路神仙，关照弟子洞煞不犯、山煞不犯，七十二煞天煞、地煞、水煞、火煞、土煞，煞煞不犯……”

女子是不敢进山找金脉的，因为在偏远的湘西地区，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神秘洞穴，从而形成无数的溶洞和天坑，山洞因其惯有的黑暗、幽深、潮湿而显得更为诡怪，每当山风掠过，仿佛能听到冥冥中传来洞神的呼唤。如果一个年轻女孩进山后突然进入痴迷状态，那多半是被洞神

的幻象所迷，说白了就是魂儿掉了。

落洞的女孩子十有八九必死无疑，偶尔也有能活着回来的，但也会变得痴癫，活不了多久就会死去，她的魂灵仿佛已被洞神勾去了。这女孩子的父母遇上此事也无可奈何，只能将其喜爱之物作为陪葬，放在洞口焚烧，算是为女儿办了个体面的葬礼。

特别收录篇 诱人殉葬

用活人给死人殉葬，是中国古代一项残忍野蛮的制度，秦汉以前有所收敛，往往代之以木桶、陶俑。秦汉以后就很少有人殉葬了。

不过根据有关野史记载，人殉之风直到明代还没有彻底消除。明太祖首开先例，明英宗结束了殉葬制度，后清代皇太极、顺治时期都存在殉葬，直到康熙时期才结束了殉葬制度。朱元璋死后曾有很多妃嫔殉葬，葬在哪里却是未解之谜。不过明代的殉葬制度比秦汉以前的多了一层欺骗色彩。对于被殉葬的妃嫔宫女，朝廷从精神上给予褒奖。明孝陵的殉葬妃嫔，都得到了在孝陵殿内设置的一个“龕”，供后人祭祖。

最早诱人殉葬之事，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吴王阖闾。阖闾有个女儿，他溺爱无比，要星星不给月亮，宠得没边了。

某天有民众献上一条罕见的白鲤，阖闾大喜，吩咐烹为鱼羹，自己先吃了一半，然后就把剩下的拿给女儿。

谁知女儿见吴王这般对待自己，居然立刻大发脾气：“父王把剩下的一半鱼给我吃，这是侮辱我，这样活在世间真没意思。”随即在房中上吊自尽了。

吴王闻讯十分悲痛，便在国都城门外，修建了一个巨大的陵寝，用于厚葬女儿之用。当时吴王命人在墓中开挖池塘，大举修建地宫，而且用上好的石料雕刻上花纹，作为女儿的棺槨，又在墓中放了很多金鼎玉器、珍珠玛瑙、绫罗绸缎作为女儿的陪葬之物。

举行葬礼的当天，吴王请了很多舞者走在大街上，并且还叫人抓来数只白鹤放在其中。舞者与白鹤在街上相映成趣，翩翩起舞，引来了很多百姓驻足观看。殊不知，吴王阴谋诡计才刚刚开始。

过了一阵，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吴王悄悄命人在舞者队伍前面领路，将队伍及百姓引向女儿的陵寝。沿途观看舞鹤的百姓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一边与舞鹤队伍高兴地手舞足蹈，一边沿路跟随行进，不知不觉走进了吴王女儿的地宫。

队伍末尾刚刚进入墓道，吴王突然叫人启动机关，放下了万斤石

门，把队伍里的人以及百姓通通掩埋在了墓道里面，任凭他们怎样哭喊哀求，一律置之不理。无数活人连同白鹤一起闷死在了墓中，做了他女儿的殉葬品，后来此事被人知晓，举国上下无不切齿痛恨。

特别收录篇 地窖

民国初年，传闻山西平遥一带发现了一片墓葬群，而且大多数都是王公贵族的墓穴。各路贼人闻风而至，都准备在此地大干一票。其中有两个外来的土贼也混在其中，想趁这大好时机，捞上一笔。

这两个土贼刚刚来到当地，就立刻找了一个偏僻的村子落脚，随即便与村里人聊天搭讪，好打听附近有没有大型墓穴可掏。村里人说：“离村不远处好像有一处墓穴，不过不知道葬的是何人。只知道来过几拨盗墓贼，进去后就全都没再出来过。人们都说他们是被那墓里所葬之人的鬼魂拿了去，所以就没有人再敢近前半步。”两个土贼听罢，当即决定去看上一看。

一天傍晚，两个土贼来到了村里人所说的墓冢位置，找了没多会儿工夫，便在一个小坡后面发现了一个盗洞。两人大喜过望，立刻钻了进去。没爬多远，就摸到有砖挡住了去路，其中一个贼人用手抚摸砖面，感觉到上面凹凸有致，乃是刻着花纹的古砖，他立刻便明白了，这是一座古代大墓，里面肯定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两个土贼爬出盗洞，随即又犯起愁来。因为他们想用炸药炸开石壁，又不知道炸药的分量比重，害怕炸塌了洞穴前功尽弃。无奈之下，两人决定等到白天，再找别的途径入墓。

转天一早，两个土贼来到附近察看，见墓穴不远处有户人家正在做饭，就走了过去。其中一人走到门口，见屋外有一个存放甘薯的地窖极深，而且方向正是指着墓穴所在，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伙。两人商量了一番，便决定买下这户房屋，用以掩饰盗墓行径之用。双方谈妥了价钱，屋主搬离住处后，当天晚上，两个贼人便从地窖进入，开始向古墓的位置挖掘盗洞。

但他们爬进去后，越挖越黑，不但找不到先前摸到的石壁，反而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就在两人想倒退回去时，却怎么爬也爬不到出口，最后两人都被活生生地憋死在了洞里面。知道此事的人都说，这两个土贼也是被墓中鬼魂拿了命去。

其实人们有所不知，地窖里贮存的甘薯和我们人类一样，全是由很小的细胞组成。甘薯被贮存时细胞还在存活，它们也会呼吸，而且它们吸进的是氧气，呼出的也是二氧化碳。在封闭的地窖中，氧气很快就会

被甘薯吸尽，而它们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也会越来越多。人如果突然进去，由于里面氧气逐渐减少，时间长了，就会被闷死在地窖中。但是之前提到的几伙盗墓贼，他们是不是也因为这种原因而死在了墓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特别收录篇 隐人蛇

当年雁荡山里有个樵夫，常到深山老林中砍柴采药，遇到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

这樵夫年轻的时候初次进山，觉得周边的树木多是初长新成，即便砍回去也卖不了几个钱，因此裹上干粮，独自一人走进山林深处，寻找一些高大苍健的老树砍伐。

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洞穴跟前，洞口处布满了各种动物的尸体及枯骨。樵夫见状，暗觉头皮子发麻，满身冒出冷汗，心想：“这说不好是这山中猛兽的巢穴。我不可逗留，必须尽快离开，否则不免丧命于此。”他想到这儿刚要转头，忽听洞穴里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一条大蛇从里面爬了出来。

只见此蛇足有两米多长，蛇身有如粗壮的树干一般大小，双目赤红，全身鳞片泛着青铜色，一眼看去，就好似铜铸的一般。樵夫骤然看见大蛇，顿时吓得坐在地上，全身不住地发抖。大蛇也双目注视着他，吐着舌头慢慢向他靠近。樵夫一边后退，一边暗自琢磨：“此时与其坐以待毙，被它吃了，不如舍命一搏，没准还能拼出一条生路。”于是他握紧手中利斧。鼓足勇气扑了上去，与那条大蛇缠斗在一处。

樵夫抓住蛇头，紧闭双眼，挥舞着斧头乱挥乱砍，这就叫“乱拳打死老师傅”，经过一番恶斗，樵夫竟侥幸将大蛇劈成了两段，而他自己也受了伤。樵夫走到旁边靠着石头坐下，看着长蛇的尸体，无意中发现此蛇竟然长着脚足，从前到后共有四只，样子颇为奇怪。他心念一动，打算把这怪蛇带出山里，给村里人看看，说不定还能换些米面。他随即起身砍断了一棵树木，把两段蛇身缠绕在树枝上捆好，扛在肩上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山林。

正走在半路上，迎面撞见一帮巡山的官差，樵夫急忙跑上前去说道：“我在山中杀死了这条大蛇，蛇身竟有四足！”

不想那些差官们脸色骇异，好像听到了樵夫的声音，面对面却看不到他在哪里，纷纷喊道：“你在哪里？出来让我们看看。”

樵夫一惊，说道：“我就在你们面前，怎么你们看不见我？”随即把蛇丢在地上。这时，樵夫的身形才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后来樵夫同巡山的差役们一起回到了村中，众人听他们诉说事情经过，皆是大为吃惊。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说道：“此蛇生时不能自隐其形，死后乃能隐人之形，并且身上长有四足，定是这山中的妖物，不能存留。”于是樵夫就与村里人一起，把这条大蛇拖出村子，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特别收录篇 安土鬼城

在中国古代的木工行业内，有一种叫鲁班锁的技艺，俗称也叫榫鑿(sǔnmóu)。那时建造亭台楼阁，会此技艺的木工会把建筑用的木材两端以及中间挖出凹槽，或者打出凸缘，再把这些木料一块块按照图纸上各个部位的需要，错落有致地拼接组装起来，就好像搭积木一样层层累加，把建筑搭建而成。整幢建筑不用一枚铁钉固定，依然可以坚固无比，屹立不倒。只可惜如今这种绝技早就已经失传，代替它的是钢筋水泥、石块砖瓦。

那时，邻国日本的木工也同样用此法搭造建筑，只不过叫法不一样而已。用此技艺搭建而成的建筑，首屈一指的当属日本战国时期，一代枭雄织田信长的住所“安土城”。

这座安土城位于日本滋贺县的安土，整座城修建在一个海拔一百多米的山顶之上，从上到下一共七层，总共六十五米高。城下修建了一条宽阔大道，道路两旁建有民居、寺庙和武将的住所。由于织田信长生平十分喜欢西洋的天主教，所以在城楼顶端建造了一处阁楼，织田信长亲自为其取名为“天主台”。整座城多为木质结构，而且是以榫鑿形式搭建而成，不曾用过一钉一铆。

据说当时，织田信长曾在全国选拔筑城的建筑师，各路优秀的工匠都前来竞选，最后，织田信长则选用了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工匠建筑安土城。本来预先计算，建筑此城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但织田信长硬是要把时间缩短，改为三年建成。在这三年之中，为建造安土城共花费了一千多亿两黄金，动用了一百多万名工匠，用掉了四万多棵木材，主梁木材树龄高达两千五百年之久。但建成后，织田信长只在里边居住了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遭遇了本能寺之变，死在了他乡，安土城也遭大火焚毁。日本历史上第一名城从此烟消云散。

但对于安土城的消失，日本民间还存在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相传织田信长攻打毛利、武田、上杉等各路豪杰时，肆意杀戮，积怨甚多，被其杀死的冤魂不计其数。所以在其建成安土城后，所有的冤魂集结于此，诅咒织田信长本人及这座豪华壮丽的名城，最终不仅带走了织田信长，也把这座安土城在一夜之间变得踪影全无。以至于直到今天，

还有人把这座消失不见的日本古代名城，视为“鬼城”。

特别收录篇 乾坤袋

算卦的都是江湖手段，历来伪多真少，但必须通过一些方法，让人们觉得神妙无比，才会心甘情愿地掏钱上当。

据说旧时有一位算命先生，人称“冯半仙”，每天在大街上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笔、铜钱、竹签等物用以占卜。他有时候是真按照生辰八字、周易八卦来推算你的运程，但一般不准。神验的则必然是用了某些手段，这位冯半仙主要通过“乾坤袋”来算命。

用这种方法行骗的人，会在摊子旁边摆上一个麻布口袋，里面鼓鼓囊囊也不知装了什么，如有人前来问卦，他会先听其口音，推断此人来自何处。然后观察体貌特征、籍贯年龄、穿着举止，推断来者家境贫富，是念书或是行商。如果是衣衫褴褛没什么油水，冯半仙就会找借口将其打发走。

如果遇到有钱的主顾，冯半仙就会故弄玄虚地说：“人皆有命，造化穷通，冥冥之中全是定数。阁下的命早在我这乾坤袋里装下了，如若不信，咱们可以当场验证。”

怎么验呢？就是让来者把自己的生辰八字、籍贯行业都写在一张纸上，写完后交给冯半仙，他拿起来从头到尾念上一遍，期间还会说一些大伙听得懂或听不懂的话。待其念诵完毕，随手把布袋打开，从里面摸出一张纸签请来者观看。

纸签上写的内容，诸如生辰八字、家里几口男女、有无子嗣之类的，都与那人先前所写完全一致，要看纸签反面的运势，则要收卦金了，卦金因人而异，从无定数，贵有贵价，贱有贱价。冯半仙道：“您是贵人，至少十个大洋。”

那人不懂其中名堂，以为真是遇上活神仙了，任凭索要多少银两，都会不吝照付，请冯半仙往下批卦。

其实冯半仙的“乾坤袋”，乃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障眼法。在那麻布口袋当中，往往装着一个侏儒童子。他在念诵主顾所写的生辰八字之时，袋子中的侏儒会以速记的方法抄录在其纸上，期间算命人或点评，或说一些行业内的黑话，暗中告知袋子中的侏儒，他就会按照冯半仙所说，胡乱编写一些运程灾祸等。

等到冯半仙那张纸读完，袋子中的侏儒也按照他的意思把所谓的“命纸”写成了。冯半仙把手伸入布袋里，拿出这张临时攒录好的“命纸”让主

顾比对，如果有丝毫不一样的，那才真是奇了怪了。

其实此种手段也不容易，首先要找一个既要能速记，又要字写得好看，而且认识字还要多的侏儒童子做徒弟。倘若找位斗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半文盲，那算命先生念着半截，乾坤袋中突然出声叫道：“师傅先别念了，前边的我还没记住呢，另外……某某字怎么写？”这算命先生的摊子非让人砸了不可。

特别收录篇 破烂王

废品回收站的大垃圾堆，可是处名副其实的“宝山”，经常有成群结伙的人，拎着叉子在上面乱翻，但这些人大多不懂眼，拣出来的东西多属于“回收再利用”的范畴，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废品堆里翻出来的东西，还真有那惊天动地的国宝，其中不乏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当然现在是没有了，这些事都集中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以“文革”和大炼钢铁时期最多。

当初随着北京奥运城建规划的实施，很多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也开始搬迁，大批早期的文件、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被当做垃圾处理掉，其实这些东西也都值钱，可一般人谁能鉴别出来？那时有位姓赵的破烂王，他是京城最大的旧货买主之一，文化底子很深，很幸运地赶上了这一时期，经他手淘出来的东西，就有周恩来的亲笔国书、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写的申请信、日本731部队的细菌实验报告、被茅以升亲手炸掉的钱塘江大桥的蓝图、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稿、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写的对联……

记得以前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个叫“邋遢乔二”的老爷子，当年常在潘家园混的人，多半听过他的名头。乔二爷是收破烂发的财，四九城里收废品的没人不知道他，据说他是南方人，生下来的时候赶上打仗，家里带着他在一个被盗空的坟洞里，躲了足有十多天，从那以后他那双眼睛就跟夜猫子一样，一到黑地方就冒光，变成了无宝不识的贼眼。

他早年生活窘困，就凭这双贼眼在成吨成吨的废品破烂中，一样样地拣出不少宝贝，这些宝贝都是文物，大多是“文革”时期失散在民间的，或是收藏者去世后，没来得及对后人有所交代，当时普通老百姓在观念上还不重视旧货，大伙都喜欢日本原装和美国进口，好多价格不菲的古董，都跟破报纸、旧书本和坛坛罐罐的破烂一起处理掉了。

乔二爷凭着家传长眼的本事，从回收来的破杂志中，发现了一幅乾隆御笔的扇面，从那以后他算是摸着门道了，专到老门老户老宅院扎堆

的老城区转悠，收着了值钱的玩意儿，就到潘家园、琉璃厂之类的地方出手。那些古物贩子见他屡屡出手不凡，都以为乔二爷是“倒斗”的手艺人，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西贝货满街都是，真正的玩意儿，除了瞎猫碰死耗子赶上了，就只有“摸金校尉”手里才有，古玩贩子们后来才知道，敢情这位乔二爷，平时就是一收破烂的，等到大伙都明白了其中的猫儿腻，从废品里淘金的日子也就算是到头了。

特别收录篇 警目巨贼

清咸丰年间，京城有巨贼出没，此人偷盗之术近乎通神，专窃富室大户，积下无数重案，那些富贵之家，无一不是坚壁高墙、重门叠户，可一旦被贼人盯上，宅中所藏的金银珠宝就会不翼而飞。

官府缉拿虽严，窃贼却依然猖獗，毫无收敛。衙门里派出大批差役办案，但是到处探访无果，始终找不到可以破案的蛛丝马迹。

捕盗衙门里有个姓范的办差官，是专司探访贼踪的捕头，由于窃案接连发生。某天范捕头又为此事受到上司责罚，估计年底的奖金彻底泡汤了，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他闷闷不乐，信步走到兵马司胡同旁的一个小店饮酒遣怀。

其时彤云密布，大雪纷飞，范捕头要了两个小菜，烫上一壶老酒，坐在店中看着雪景自斟自饮。那天色犹如铅灰一般肃杀，他酒入愁肠，心生感慨，不由地哼唱了几句戏文：“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

这时就看有个盲目老者，手持一条很长的木杖探路，步履蹒跚地从街前走过。范捕头见这盲叟要走进一条巷子，那是条没有门户的塞巷，他也是好心，忙在店中叫道：“老头儿走错路了，这巷子是条死胡同。”盲叟闻言点了点头，应声从别的道路离开了。

范捕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饮尽了杯中残酒，正想回家，却见那盲叟又绕了回来，看样子还打算走进那条死巷。范捕头再次出言告诫，盲叟应诺如前，仍从旧路离去。范捕头向来精明谨慎，他觉得这盲叟行无迹有些可疑，就继续留在店中想看个究竟，但守了一整天，也没见此人露面。

若是糊涂人，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偏巧范捕头是位明白人，转天他仍在原地蹲守，果然发现那盲叟又在街上现身，持杖走进死巷。范捕头这回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尾随其后，要瞧瞧这老儿到底想干什么。

那巷子尽头是某富商宅邸的后墙，只见那盲叟走到墙下，先是伸手摸索墙壁，然后用木杖测量墙槽高度，待到摸清了地形，就把木杖放到

旁边，解开裤带在墙角撒尿。

范捕头看得分明，见了这盲叟的举动，断定此人是个翻墙跃脊的飞贼，说不定京师最近发生的窃案皆是其所为，他暗中合计着可以先窃其杖，次击其人，独自拿住这个老贼，于是趁那老头撒尿的工夫，蹑手蹑脚走过去想把木杖偷走，谁知他两手一抓那棍木杖，竟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盲叟所持之杖，系以生铁铸就，重达百余斤，只是外层涂了漆皮，看着像是木制，任凭范捕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移不动它分毫。

那盲叟听到响动，发觉到情况有变，立即寻到铁杖握在手里，返身奔走而出。范捕头骇然呆在当场，等到回过神来追出去，早已不见了那盲叟的踪影，他明白此贼必有异术在身，恐怕难以力制，所以没敢禀报官府，免得自找麻烦。

次日，有富商到衙门投状报案，自称夜间门户不开，家中财宝已失，范捕头核实地点，知道必定是盲叟所为，于是暗中查访。后在骡马市见到那盲叟点杖而行，范捕头跟踪到一个偏僻之处，看看左右无人，当下上前叫道：“先生的所作所为已被人发觉，还想装作若无其事吗？”

那盲叟冷笑道：“既被发觉，且听其发落。”随即伸出手来将范捕头拽住，带到一个酒肆中对饮，问其姓氏居址，以及管辖的地段。

范捕头对这老贼心存忌惮，无不如实相告，坦言说自己和捕盗衙门里的众兄弟，也无非是混口饭吃，奈何凡事都受上官指派，处处身不由己，如今京师窃案频发，这天子脚下，首善之地，不是外省可比，因此朝廷下了大限破案，实在是逼得太紧，先生如此手段，天下都能吃遍，何不先到江南苏杭之地走上一遭，给京城里的兄弟们留条活路。

盲叟听罢，对范捕头说道：“既蒙阁下相告，非厚赠无以为报，但此地不是谈心之所，明天你到陶然亭下等我，我还有些紧要之事说给你听，幸勿爽约。”双方约定清楚，就此拱手作别。

“陶然亭”是北京南城的一个地名，就在现在的火车南站附近，发展到如今也都是高楼广厦、人烟稠密了，以前却荒凉无比，尽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子，最为偏僻不过。

范捕头转天起了个大早，来到陶然亭等候盲叟，至夜也不见此人前来赴约，这才明白是被对方涮了。范捕头暗恨起来：“我这好心好意全被那老贼当驴肝肺了，你说你涮羊肉片还能蘸着芝麻酱吃，涮我一个当差的有什么用？”

真所谓“冤家路窄”，过来三五天，范捕头又在街上遇到了盲叟，他上前责问对方，那天为何爽约？

盲叟却说：“我当天等你不来，只好自己找上门去，听得你夫妻二人酣眠熟睡，因此未敢惊动，所有要言以及酬谢之物，皆已放在你家床榻之下，你要是不相信，回家一验便知。”

范捕头愕然心惊，匆匆回到家里，果然见床下插着一柄利刃，旁边放着一个袋子，里面有十根金条，还有一封密函，他揭函诵读信中内容，但觉冷气侵肌、透胆生寒。

盲叟在信中写道：“老夫行径既被汝窥破，本该杀汝灭口，但念及尚无深仇大恨，不想多造杀业，所以留下金条十根，酬报未宣之惠。今后休问此事，彼此互不相侵，你若心生歹念妄想，当以此利刃为鉴。”

范捕头又惧又恨，从此对这些事守口如瓶，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可是京城里被盗的人家越来越多，官府怪罪捕盗衙门办案不利，杖毙了许多差役。

此时有江南两省的饷银运抵户部，那银子都被打成元宝，十二个装成一鞘，这即是古时所称的“皇杠”，当晚还没来得及清点入库，都堆积在户部大堂上，四周派人守御，早上开门一看少了两鞘，上官为之震怒，密招五城练勇和九门差役捕贼，兵勇还没调来就又丢了两鞘响银。

差役们禀告上官，绿林之中历来有两等贼人，分别是“钻天”和“入地”。“钻天的”能够翻墙过壁，穿天窗爬烟囱，专窃富室大户；“入地的”则是挖地掏洞，做些穴墓掘宝之事。如今库银失窃，与京师今年发生的窃案相同，必是飞檐走壁之人所为，须于高处节制，倘若只把住前后门户，根本防不住贼人偷盗。

众官差和兵勇当即分成数队，房前屋后到处埋伏，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范捕头也在其中，跟着一伙人各持器械，守在附近屋顶上等候贼人现身。当晚月黑风高，忽见一盲叟胯下骑着铁杖，左右两臂各夹一鞘库银，形如鬼魅般从月下飞过墙头。

众差役见之无不大骇，一愣神的工夫，老叟已从伏兵身边飞过。屋顶有个差役擅使铜鞭，当即抡鞭击去。铜鞭打在铁杖上立时折成两截，那差役也被震碎了五脏，口中鲜血狂喷，翻身从屋顶栽下。另有一名差役手持双铜，也在旁奋力阻截，一铜打在对方手臂上，使那盲叟遭铜伤坠地，差役自己则被掉落的铁杖压断了两腿。

范捕头自从上次遇到盲叟，推测此贼有使妖术邪法，就每天都把妻子的天葵布带在身上以防不测，天葵即是女人的月经，与黑狗血同为秽

物，据说能破妖法，此时他见盲叟跌落在地，放手丢掉银鞘，拾起铁杖欲遁，心想：“再不出手更待何时？”于是投出天葵布，正罩在盲叟头上。那叟仓皇不知所措，被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的兵勇一举擒获。

经过严刑审讯，盲叟对京中大案悉认不讳，但被问及同党下落，则至死不招，官府又问其两眼何以致盲？这老贼声称：“因欲为盗，故自剜双目，使见者不疑，否则早就被办差官拿住了。”不久后这盲叟就被押赴菜市口处以极刑，至今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来历。

特别收录篇 山蝎子

湘黔交界之地山势险阻、人迹罕至，覆盖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各种神秘离奇的传说最多。据闻深山老林中最能要人性命的是妖精鬼怪，都是些活了百年的老狸子，千年的蝎子、长虫，诸如什么古鹤、怪鹿也有。

这些传说虽然近乎荒诞，但也确实有很多罕见罕闻的东西，曾听一些当年参加过剿匪战斗的老人们说过，那时解放军追土匪追到大山深处，只见森林中浓荫蔽日，老树狰狞的枝干横空斜出，杂草丛中那一座座古老的石人、石兽、墓碑，还有不知是人是兽的森森白骨都在其间若隐若现，虽是光天化日，走到山里也会觉得不寒而栗。

深山里最致命的便是山蝎子，有不少解放军战士中毒牺牲，后来通过当地采药人的指点，部队才掌握了山蝎子的习性，有效避免了伤亡。

原来蝎子喜欢栖息于山坡石砾中、落叶下、坡地缝隙、树皮内以及墙缝、土穴、荒地阴暗处，而山里的蝎子不比寻常。它们的外形更接近“黑琵琶”，山蝎子的繁殖期都是阴月阴日，这时候它们尤其喜欢往棺材里钻，是棺中死尸中的尸毒气息能使它发狂，那时候山蝎子是最危险、最凶残的。在湘黔交界看守义庄的人都知道这一规律，所以赶上阴年阴月，都会在屋中所有的角落缝隙处撒上大量花椒，花椒能克蝎子毒，是它天生的克星，只要有花椒，蝎子就不敢往里面钻了。

据说以前山谷里有块光滑平整的大青石，生满了绿苔，赶路的人路过此地，都乐得坐在上面歇脚，图个凉爽，但任何人坐完回家后就会暴毙，尸体全身乌青，一直查不出原因，久而久之，谁都不敢再往那儿坐了。某年有个贩货的后生，背着一大袋子花椒穿山而行，他是外地人不知厉害，途中走累了就卧在青石上打个盹儿，醒来后发现麻袋旁全是死蝎子，都有巴掌大小，他出去将此事说给山民们听，众人才知道那块巨石下藏了无数山蝎子，以前死的那些人都是隔着石板中了蝎毒，若非这后生背了一袋子花椒，此刻也做了屈死的阴世之鬼了。

山里还流传着一句民谚：“蝎子从小没有娘。”是说出蝎子一辈子，只下一窝小蝎子，由后背爆开两层，小蝎子都从老蝎子背里爬出来，而且小蝎子的数量刚好是三十六只，绝不会多出一只；或少掉一只，在民间另有一种说法，说这山蝎子是属骨牌的，骨牌便恰好是三十六张，蝎子与骨牌一样是上应天数，刚巧对应三十六天罡星宿。

另外也有说“山蝎子逢单见单，逢双必见一双”。日子是按阴历算的，双日子必定是成双结对地出没，其实这都是对蝎子习性认知有误，就不足为信了。

特别收录篇 褪壳龟

褪壳龟顾名思义，就是没了壳的龟，关于此物也有不少民间怪谈。只说在扬州有户人家，家中所养的鸡、鸭、犬、猪等家畜，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死掉，人们无不称怪，却没理会过，只好听之任之。某天有个乞丐，路过这家门前，就站在那儿看着这户宅院，看了许久后问那家主人：“家中是否有家畜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掉？”主人如实回答，并请教究竟。乞丐说：“此妖物作祟，我有术可破之。如果能侥幸成功，也不要其余的酬劳，给我打一葫芦酒喝便可。”主人欣然允诺。

乞丐随即跟着主人，到宅中各处察看，走到厨房的时候，看见有一口大水缸。乞丐似有所悟，他瞪视了良久，告诉主人宅中古怪都与这水缸有关。

主人听其所言，买来猪肉一方，清汤煮到半熟，拿铁钩子从中穿过，系了长绳绕到柱子上。将熟肉放到水瓮旁边，退到隔壁悄悄窥探。没过多久，就看见水缸底下爬出一个东西，那物闻得肉香，便探首而出，张开血口去咬，结果被钩子钩穿了嘴，痛不可忍，急忙缩首欲逃，但绳子拴拴在柱上绑得牢固，一时间不能挣脱。

乞丐立刻进去，将水缸下的怪物缚住，令主人观看，那活物遍体深绿，长得像只大壁虎似的，竟有一尺半长，观者无不大骇，谁都认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乞丐说：“此物俗名褪壳龟，也叫日蜥，多亏被我遇见，此物化尚未久，还能轻易制伏；倘若再过一年半载，它就能变化吃人了，那时已非人力可治，您家中满门男女都得被吃掉。”

主人大惊失色，记起以前确实养过一只大龟，已亡去多年，寻思此物也许与之有关，就提起来询问乞丐。

乞丐点头称是，接下来便按照主人所说去寻觅遗壳，果然在鸡窝里找到了。据推测是那龟无意中爬进鸡窝，被卡在了其中，龟猛力向前，

竟脱壳而出。

乞丐又告诉主人：“此壳为化骨妙药，能去死肌腐骨，当妥善收藏。”随即要来菜刀，将日蜥剁为肉泥，凡是地上血迹，一律铲刮清除，盛在瓦罐里，拿到荒山深埋，因为褪壳龟的血是剧毒，碰到谁的皮肤，那人就会化为清水，发作得很快，子不见午，午不见子。

主人一一遵循，事毕之后，摆出酒饭款待乞丐，又酬谢了十贯铜钱，从此家门安宁，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特别收录篇 听地

代王公贵族最怕的事，便是死后被人从墓中掘出形骸，再被盗墓贼抠肠撬嘴掠取珠玉。大概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了，所以古墓常以其诡秘得以保存，据说元代流行的做法，是墓室故意偏离古墓的正规布局，使盗墓者难以用传统的“天鹅下蛋”之法，直接揭顶入内取宝，除非是运气好，否则把整座山挖成筛子，也未必能穴出墓室所在。

历代盗墓之术，其实不单有辨别山形地脉，还可观泥痕、观土质、观水流、观草色，更有嗅土、听地、问天打甲之术，若用此法，百不失一。

原来自汉唐以来，盗墓之风愈演愈烈，有世代相传的盗墓贼，将盗墓掘冢的经验逐渐积累完善，总结归纳出不少法门。例如观泥痕、草色之术，如果见庄稼地里，有某片庄稼与周围的农作物相比格外有异，或较周遭庄稼茂密或稀疏、或高或矮，则必有古冢藏于地下，茂盛稠密者为汉唐之墓，稀疏低矮者为宋明之墓。盖汉唐多用膏泥，而宋代之后多用墓砖之原因。这就是一个秘诀，有些盗墓贼便以这类方法找出过许多巨冢，掘出古代秘器从而一夜暴富。

不过元朝古墓不合常理，就如同元代贵族古尸口中多半含有剧毒之物“驻颜散”，这在其余的各朝各代中都不得见。元墓葬俗也是独树一帜，一律深埋不树，观泥痕草色之术在这里是派不上用场了，而且没有多年积累的经验，便有可观之处也观之不出。

有经验的盗墓老手，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眼睛和鼻子了，而是用耳朵去听，他们往往能听出古墓在地下的具体位置，但使用这个法子，必须要趁风雨大作、雷声如炸之时，其余的时候都不灵验。

外人不知其中底细，以为凡是古墓必有异象，故将此术传得神乎其神，然而实际上是在无论是听雨还是听雷，都是对于自然环境变化加以延伸的一种利用。比如，想找元代古墓十有八九是在脚下，可盗墓贼根本不知其规模布局，想要穴地而入，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如果得了天

时，这时候来场大雷雨，那么以竹筒听地，雷声从地下传导，听其回响之轻重缓急、沉闷顿挫、远近高低，便可将地下情形听得一清二楚。倘若候了多日，既无风雨也无雷，再有经验的土贼，也只能空自着急没有咒念。

特别收录篇 毒树

武侠小说和评书传奇里，常会讲到各种毒药，涂抹在兵刃暗器上，毒性厉害的可以见血封喉，沾上就死碰着就亡，尤以“鹤顶红”为百毒之王，其实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毒药，也都是毒性猛恶，一旦中了毒就无可解救。

比如东北兴安岭山区有种野蜂，它们一旦受到惊动便会倾巢而出，群蜂汹涌飞舞之际，望去犹如云雾飘动，蔚为壮观，大群野蜂振翅之声在林间鸣动鼓噪，即使是山里熊狮虎豹一类的大兽，听到这动静也要远远避开。

此类野蜂会产“蜂溺”。“蜂溺”一词是方术家所言，实则并非是“溺”，也许是野蜂的一种分泌物，透明而无臭。一只野蜂最多可分泌出一滴眼泪大小的“蜂溺”，而且只有在蜂巢起火之时，野蜂才会有“蜂溺”产生。

“蜂溺”本来无毒，但如果用野胡葱汁与之混合，就能制为“巫毒”。涂于箭簇，以之刺狸子，狸子走一步而死；以后用此箭射熊，熊中箭后同样也走一步即死，倘若狸子走两步而死，熊也同样走两步而死。其中原理外人难窥奥妙，现在这些土人巫毒已经失传很久了。

另外还有一种古怪的毒液产自广西，这种毒药系用毒蛇的毒液调制，并且还要混合一种毒树的汁液才能炼成，一滴就足以令人通身溃烂而死。作为炼制这种毒药主要原料的树汁，是一种名为“撒树”的树汁，“撒”在苗语里是“汉人”的意思，这种树是出产在广西边境深山中的。苗人所用的毒箭，箭簇上所敷的“见血封喉”的毒药，就是用撒树汁熬成的。苗山并没有撒树，他们要用重金向汉人购入，但汉人却始终不懂撒树的毒性。

直到雍正年间，广西巡抚才遣人深入苗山，探明了这种剧毒的制作方法。原来广西诸苗之中，以獐苗之弩最毒，弩箭上涂的毒药有两种，一种是草药，另一种是蛇药。草药虽然毒性猛烈，但熬成两个月之后，就会失去药效不在灵验。而熬成了蛇药，可以使用数十年之久。

不过单用蛇汁，其药只能使人溃烂，中毒后仍有治蛇之药可以救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为“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射中人兽身体，

剧毒会随血液迅速流遍全身，纵是华陀再世也难解救。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此树产于广西泅城土府，自古罕见稀有，极为难得，苗山里的猎人暗中买回去制成蛇药，其价贵如黄金，一向被苗民视为至宝。

特别收录篇 鬼庙

从前，在河北与山东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因为是两省交界，所以过往的人特别多。村头有一间破庙，因为这个村子没有客栈，凡是经过此地的外地人，几乎都会借宿在此休息。有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借宿于此，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转天早上人们却发现他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嘴里还不停地：“有鬼、有鬼。”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消息很快传开，闹得村子里沸沸扬扬，此后这座庙就没有人来住了，闹鬼的事情就这么传了下去。

某日，一个秀才从这里经过，见天色已晚，他便想在此地过夜，四下寻找都没有找到客栈，于是他来到了村头的这间破庙，刚要迈进庙门就被一位过路的老大爷叫住了。老大爷摆摆手对秀才说：“年轻人，这里可不能住啊！”秀才一脸疑惑：“此庙一无损坏二无人家，为何不可住？”老大爷说：“前两年出了命案，然后此庙终日有鬼缠绕，进去住宿的人必死啊！”秀才摇了摇头对老大爷说：“感谢您相劝，我乃读书之人，不信鬼神之说，我尽管住于此地，也好一探究竟。”

秀才不顾老大爷的劝告，毅然住在了破庙里，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点上一支蜡烛拿起书，窗外不时吹进风来，烛光摇曳，秀才虽然不信鬼神，但不免还是有些害怕。就在这时。贡台上突然传来了“叽里咕噜”的声音，而且贡台还在不停地摇动，声音越来越大，像是要从此处变出来什么东西。秀才刚想起身向外跑，转过头又想起来和老大爷说话时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也觉得如果跑出去读书人的颜面便会荡然无存，碍于面子，他鼓起勇气，向贡台处走去一探究竟。借助微弱的烛光，他赫然发现，在贡台上发出声响的居然是群老鼠。但秀才不解，何来如此大之声响呢？原来老鼠个个体型庞大，在老鼠的尾部都有一个将近拳头般大小的疙瘩，一动起来便会发出这种恐怖的声音。

转过天来，村民们听说在庙里住了个秀才，都觉得会凶多吉少，一大早聚集而来，发现秀才依然在读书，都很不明白地询问他。秀才让村民拿来铁铲见鼠洞就挖，果然挖出不少体型庞大且尾部有疙瘩的老鼠，它们一跑起来就会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原来老鼠偷油吃的时候把蜡沾在尾巴上，一跑又滚上了泥土，日子久了就成了这样，这便成了“闹鬼”的源头。

特别收录篇 大铜佛

抗日时期，位于老天津卫东南角草场庵地带有一座居士林，值得一提的，居士林里有一尊铜质的佛像，高约五米，相貌慈祥。佛像前设立了香炉，供人们烧香供奉，香火很是旺盛。人们口口相传，只要在铜佛前拜一拜、摸一摸，身上疾病便烟消云散，久而久之，铜佛其身光亮耀眼。至于铜佛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

从前此地爆发了一场瘟疫，横尸无数惨不忍睹，临近的大夫纷纷前来一起救治百姓，疫情仍无法控制，恰巧一位路过此地的高僧一语道破，高僧说：“这并不是普通的瘟疫，而是瘟神作祟，如若控制住疫情需铸造一尊硕大佛像方可压住此劫。”

随后百姓们找来了附近铸造铜像的高手，准备铸造一尊通体金黄的大铜佛像。可自打铸造开始就非常不顺利，连着几次都白白地浪费了准备好的铁水，这可让这些师傅们急坏了，本来材料就紧张，这样浪费最后肯定失败。原料所剩无几时，只见铁水在炉中翻腾，取样几次大家都摇头，眼看就要失败了，高僧恍然悟出了些什么，纵身跳向炉内，霎时间炉火升腾，铁水翻滚，老铜匠心中震动，发出呼号“铸！”果然铸出了一尊通体金黄的铜佛。

佛像铸好后，疫情得到了控制，大家都说是高僧自己与佛像融为一体解救了百姓，大家就为铜佛设了香炉供奉。此后也有匪徒打铜佛的主意，但是一旦前来偷盗便头痛不止，有的当场晕倒被官府抓了起来。

不久，日军侵略到了天津，为了扩充制造军械，他们不停地搜刮一切有用的金属。日军发现了这座大铜佛，一心想霸为己用，无奈一来日本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虽然是军事行动，多少他们对于佛坛圣地有所顾忌；二来他们也想使用亲民政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和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便想了一个计策，谎称要将大铜佛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修建宽敞的殿堂以供奉。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谁都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是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阻止他们，众人都期盼着大铜佛可以像传说那样抵挡匪徒。到了日军前来迁移大铜佛的日子，来了很多百姓围观，当日军利用绳索铁链牵拉的时候，大铜佛不知从哪里溢出了鲜红的液体，恰似鲜血涌出，动手的日军各个倒地抱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这下百姓们欢呼起来，日军不得已才停止霸占大铜佛的念头。

特别收录篇 天力击鼓

康熙年间，天津城里有一闲人姓赵，家中排行老二，故此大家都叫

他赵二，年幼时家境富足衣食无忧，从小饱读诗书，自视清高。壮年之时一场祸事，家道中落。其虽学富五车写得一手好字却游手好闲，没有了清高的资本却练就了一副厚脸皮。整天蹭吃蹭喝，但凡酒家商铺一见此人，便像驱赶瘟神一样四下哄散。每次被人驱赶他便放下狂言：“我终有一日可成锦缎玉封之人，到时候求我也不来。”

这天官员们得知康熙皇帝南巡途经天津的消息，这下可让天津的官员们大费周章，绞尽脑汁，如何迎驾才可博康熙皇帝龙颜一悦？

有一官员提议，北门外有一大鼓，是件古物，据说只有赋天力者方可鸣其真响，真响有万人齐贺之声。凡人只可鸣其原声。逢跨年之时才击此鼓庆贺，但从未听过其真响。何不在城内张贴告示，寻觅些力大之人来试一试。

凡能比跨年击鼓时声响大的，赏银。如能击出惊人之声，不仅有机会面圣，而且还赏金赏地。告示一出，引来了十里八乡的壮汉们，无不膀大腰圆、虎背熊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鸣惊人。

众人来到大鼓之前排起队伍，等待官员吩咐前去击鼓，赵二排在最后，大家看见他这等样貌都笑他不自量力，反正赵二平日里招人取笑已成习惯也不以为然。众人一个接一个地去击鼓都连连失败，到了最后一个就是赵二，官员们眉头紧锁，看他样貌又弱岂能击出惊人之声？已无人来，便死马当活马医了。

赵二来到鼓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大鼓，偶然间发现在大鼓的边缘有一个“启”字，虽然已无颜色但字的样貌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在字下面有一个拨动的机关，赵二随之拨动，鼓内传出了一声响动，随后赵二抡起鼓槌使出浑身力气敲击大鼓，果然大鼓声响似万人齐鸣，把前来的官员们都吓了一跳，谁曾想此人便是传说中赋天力之人啊！

不久康熙皇帝途经天津，天津举办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欢迎仪式，待最后赵二击起大鼓，鼓声连连如万人齐贺，康熙也为鼓声之大震惊，侍知其缘由后便龙颜大悦，赏赐赵二黄马褂及黄金万两。此后赵二便在天津城里成了赫赫有名之人。谁曾想他哪里有什么天力，只是在击鼓之人里只有他识字而已。

特别收录篇 三打大脚裤

李鸿章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督职时期，在津为其效力的亲信皆为安徽子弟兵，包青头布、穿紫操衣，裤脚宽二尺有余，老百姓俗称“大裤脚”。

这些来自安徽的子弟兵依仗着李鸿章的名声，欺压天津百姓，调戏

良家妇女，老百姓们苦不堪言。但是混混儿却从不惧怕。市井之人都是地头蛇，所以这些大脚裤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有一个守城的哨官名叫尤常胜，几年来东征西战，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兵熬到了哨官，也有了些积蓄，眼看到适婚年龄却无妻可寻，这次到了天津也算安顿下来，便萌生娶妻之意。

城边有一农家，住着一个寡妇田氏，因离城门较近，一来二去也算熟悉了，攀谈之中得知其有一女，现在亲戚家，恰巧也到了出嫁之龄，这下可把尤常胜高兴坏了，随之讨好便下了礼金，就等着姑娘回来择日完婚了。

到了娶妻之日，尤常胜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自己抱得美人归，草草地打发了宾客便一睹娘子之貌。哪成想其妻样貌丑陋、体型肥硕。尤常胜非常生气，便诬陷此女并不是贞节之身想休了她。

此女有一族兄田如豹，从小练得一身武功，也是横霸一方的混混儿，听说此事后，便来到他家将尤常胜痛打一顿。虽然尤常胜也是武行但毕竟不是他的对手，被打得鼻青脸肿。此后同僚安占得知此事恼火不已，觉得丢了面子，找来了同营的武显准备一起教训田如豹。

他们和尤常胜设下圈套，让他对妻子说：“如果你兄来此探视我，我便不计前嫌；如若不然，待我伤愈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妻子听后就跑去向她母亲哭诉此事，田氏寡妇觉得不妙，就哀求田如豹使其前往探望，希望能化解此事。

田如豹应约而来，安占藏在屋门后，武显藏在外面的草垛之中。刚一进门，安占使用棍子朝着田如豹的脑袋打去，田如豹身手敏捷一个转身将棍子握在自己手中，用力一棒将安占打晕在地。得胜后大笑一声转身出门，他哪曾知道还有武显埋伏在周围。刚出门时有些内急，便向房后的茅厕处方便，忽然见草垛里探出头来，武显由于害怕撒腿就跑，还没跑出去就让田如豹抓了回来，将他按在粪坑里，搞得狼狈不堪。

大脚裤三次都被田如豹暴打，断了寻仇的念头了。老百姓听后都大声称快。后来他们便得出一句话“发匪易平，天津混混儿难办”。

特别收录篇 案中案

清朝光绪年初期，天津南城一带多为水沟荒地，空地分文不值，从外地来到天津谋生的、逃难的都聚集在此地，盖起房子随便占用，也无人过问。

有一个姓董的山东人，带着七个人来到了此地，其自称七人都是家

中族兄，家中发了饥荒来到这里逃难。到后不久便找了一块荒地盖起间茅草屋子，这些人住在此，每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相貌，按理说应该已婚有子，既为逃难却不见他们携妻幼老小一同而来，几个男人相依为命，而且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才轮换着到东城去买饭、买酒，让人觉得十分可疑，不过这几个人相貌和善，傻头傻脑，浑身黑黝黝的，毫无歹相，一看就是种地干活的。居民们也就没人怀疑了。

一日下午，董大汉提壶外出，打算去买些热水泡茶，来到田家开的杂货店，拿出一文钱对田掌柜的说：“来一包叶子。”当时买茶叶需要在很远的城外才有，所以杂货店才代为零售，茶叶末一文钱一包，名为“满天飞”。不过天津可不管茶叶叫“叶子”，抽烟的烟叶才叫“叶子”，烟叶也分四种叶子、锭子、杂洋、兰花，碾成碎末也弄成一包。田掌柜按照天津的说法把烟叶卖给了董大汉。他哪知这是烟叶，接过叶子放在壶中，喝了起来。周围的人笑成了一团，水的味道也不一样，这时董大汉才察觉不对，便以为田掌柜欺负外地人，转身走进店里，挥拳将田掌柜痛打一顿扬长而去。

店后不足五十步有一家打铁的铺子，打铁汉姓何，身大力足，从小练就一身功夫，大家都叫他何如牛。他不喜欢外地人，自从姓董的占了荒地还盖了房子一直都心里不快，听说他们打了田掌柜后大怒，来到董大汉的住处叫骂，哪成想其八人飞身外出，身着夜行衣手持刃器，没说话上前就厮打起来。何大牛功夫了得，八人都不是他对手，反而让他一一擒住，身受重伤。何大牛实在觉得这八人有些蹊跷，就扭送至衙门。这一送不要紧，在严厉审讯下他们招了实话，原来他们在山东是帮悍匪，打家劫舍，此次出逃是因为截船杀人后暴露了身份，才潜逃于此，为了这一桩小事竟落得官府手中。何如牛也因擒贼有功得到了衙门的奖赏，原本是一桩斗殴，误打误撞地揪出了案中案。

特别收录篇 顶罪

替人顶罪蹲苦窑的事情，我们经常能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黑道中人，大哥犯事需要小弟来顶罪，每次大哥都会说：“出狱之日就是你当大哥之时。”何曾有几成了大哥？其实不全是黑道中人喜欢用这种手法，晚清时期，外国人在中国遭到杀害，晚清政府为了平息外国人的愤怒，找不到凶手，常常就会愚使百姓顶罪。

在天津的三岔河口处有一所教堂，老百姓都称其为望海楼教堂。这所教堂早年间是法国传教士所建，传教所用，还会收留被遗弃的孩子成立孤儿院，为眼睛失明的孩子成立盲人学校，做了不少好事。那个时

候，老百姓思想封闭，认为只要是反对外国人就算是爱国，总觉得外国人没有好心眼。

传教士中有两名女教士，懂些医术，经常会到穷苦人家去给他们看病，愚昧的人们就以为他们去从病人身上取东西来配药。教堂建成不久，城乡内外发生了拐卖孩子的事情，不知道是有人造谣还是真有其事，老百姓们集结成群去教堂闹事，哪成想这一闹不要紧，发现了一大帮失明的孩子，老百姓们就以为这就是被拐的孩子，眼睛被挖了去，一怒之下，烧了教堂，杀了十八名传教士。当时另一名女教士在外行医，但也未躲过此劫。

此事一发引起了极大轰动，法兰西对此十分不满，要清政府给个说法，吓得慈禧忙让钦差大臣到天津处理此事。焚烧的痕迹还在，但凶手却不知道是谁，钦差担心会被降罪，便让总兵为其寻找顶罪的好汉。在天津“顶罪”这种现象很常见，都是大户人家犯事找混混儿顶罪，他们会付给顶罪者家人一大笔钱，但这些都罪不致死，也是在后来，顶罪的出狱后变成富翁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总兵找来了十八个木匠为其顶罪，每人家中可得顶凶金二百两。但当钦差下令，杀人偿命的时候，十八个人都傻了。暗地钦差便游说他们说：“顶罪的都是英雄好汉，且杀人偿命中外皆知，中国如无人偿命，外国人会笑话中国无英雄，天津是个出英雄的地方，岂能因为贪生怕死失去嘉名。”十几人被骗，都称愿以死护国之尊严。

在行刑的时候，十几人说笑自若，从容就死，法兰西也就此平息了。钦差办妥慈禧交给的任务大受封赏，加官晋爵。但这十八个人无一是含冤而死啊！

特别收录篇 如出一辙

是非争端起因无几，财情二者不过如此。在《水浒传》中有一百零八将，我想能让人们记忆深刻的也不过十几位，其中武松和武大郎算是大家熟知的，武松高大威猛、身手不凡，武大郎身材矮小、唯唯诺诺，武松为其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与潘金莲，最后惹得官司逼上梁山。当然这些都是杜撰，但是在天津，却有与武松、武大郎相似之人之事，但此事的起因却是为了钱财。

乾隆年间，天津有兄弟二人沈仲德、沈仲顺，仲德身材高大威猛，能骑善射，一身好武艺，于乾隆五十九年武举。其兄沈仲顺是个做生意的，身材矮小，视钱如命十分吝啬，凡是被别人欺免，只要是不丢钱财，从不与人计较。仲德有情有义被大家以武二哥相称，仲顺自然被大家称为武大。

仲顺为人吝啬加之头脑灵光，在天津城也算是个有钱的主，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仲顺在一次做生意的时候得到了一块美玉，此玉色泽丰韵、洁白无暇，其料型完整且浑然天成，是件稀缺的古件，仲顺一直对此喜爱有加，视为瑰宝。

城中有一富豪也是爱玉之人，他的这种喜爱已经到了极端，但凡谁家有好玉，他都会想尽办法将其据为己有，手段阴损。有十几人就专门为他打听这些消息。

富豪听说仲顺手中有一珍宝美玉，每日处心积虑如何把玉弄到手，他知道仲顺吝啬贪财，献出了一个合伙做生意的办法。那个时候做茶叶生意并不是谁都做得来，一来风险高；二来渠道窄但利润颇丰。富豪托人找到了仲顺打算一起贩运茶叶，起初仲顺也心存疑虑，但在富豪的吹捧诱惑下冲昏了头答应下此事。

回到家中，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猛然想到原来富豪是打美玉的主意。转日向富豪提出撤资的请求，谁知他不但不答应，还要仲顺将美玉送出以抵违约的代价，仲顺哪里肯，富豪就令其手下一路追打讨要，邻家的小孩见状跑去找仲德。仲德此时正在靶场射箭，闻得此事飞奔而至，见其兄已被打得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鲜血一地。一怒之下拉弓就射，结果将追打的十几名鹰犬射死七人，其余仓皇而逃。

仲顺不曾想被打得一命呜呼，仲德将家中事务打理好后，带上兵刃来到富豪宅中寻仇，杀死富豪火烧宅院之后，隐踪匿迹，再也没有露过面，老百姓们纷纷猜测，或许这沈仲德也效仿梁山好汉，上山当了草寇。

特别收录篇 瓜园埋尸

炎炎夏日，西瓜算是最好的解暑水果之一。从前各地都有关于西瓜的比赛，到了西瓜收获的季节，在集市上招募参赛的瓜农，看看谁家的西瓜不仅大还要体态圆润，不仅外形要好还要将瓜切开品食，优胜者会得到重金奖赏。不过不是每次的比赛都会皆大欢喜，就在一次西瓜的比赛中却牵出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

七月正值夏暑之时，骄阳似火，别说在外面走了，就是侍着不动都会大汗淋漓。有一个商人从外地返乡途中经过一片瓜地，此时他又累又渴，便在瓜地旁边的大树下坐了下来，拿出水囊喝点水，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一不小心将自己的钱袋露在了外面，就是这一不小心，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瓜田里有一个看瓜的瓜农，身材瘦小，浑身黑黝黝，一看便是个务

农之人。但这瓜农可不简单，曾经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恶霸，几年前因强抢民女、掠夺钱财被官府通缉，事情败露后他隐姓埋名来到瓜田给雇主看瓜，这一过就是几年。过惯了纸醉金迷、酒肉佳肴的日子，这种辛苦的生活他自然不甘心，但也没办法。

平时瓜田来人不多，偶尔路过的人也都是穷苦百姓。这天正好他走出棚屋小解，看到了树下休息的商人，见他睡得正熟，刚要转身向回走，忽然灵光一现仔细观察，此人衣着整洁打扮体面，肯定不是穷苦百姓，那饱满的钱袋露在外面，此番景象让这瓜农起了歹心。

瓜农走向前，摇了摇商人说：“这位兄台，日渐西落想必你是赶路回乡吧？”商人醒来见有人来询，便起身：“正是如此，没曾想这一睡竟然睡了这么长的时间。”瓜农暗自窃喜：“前面须穿过一片树林才有一村，想必你到达之时早已家家闭户，且夜路危险，如兄台不嫌弃，可到我棚屋休息一晚，吃些便饭，明日赶路也不迟。”商人也见如此便欣然答应并连声道谢。

这瓜农做事谨慎，须了解一番后再动手，饭后二人便攀谈起来。瓜农以前也算见过世面，自然和商人聊得很投机。开始商人还有些拘谨，后来打消了顾虑，瓜农也了解了商人仅此为商，也无其他背景，便伺机动手。他谎称到后面的瓜地里摘个西瓜来消暑，转身进了屋，从棚屋中取出刀来，趁商人不注意从背后猛砍几下下去，商人猝不及防，当场死在了瓜棚前。

瓜农谋害了商人性命，将其随身钱财以及值钱的东西搜罗一空，然后就在棚屋后的瓜地挖了一个深坑，把商人的尸体扔进去掩埋，清理好后连夜逃窜，消失了踪影。

过了几日，雇主到瓜地里去巡查，却怎么也找不见了瓜农的踪影，雇主以为瓜农厌倦了这单调乏味的日子而另寻他路，但仍觉得不事先告之，令他十分恼怒，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看管瓜地。这一年西瓜的收成并不好。

转过年，雇主自己看管瓜田有了明显的起色，西瓜得了丰收，但在众多的西瓜之中，棚屋后的一个西瓜格外大，体态丰满圆润，色泽也好。雇主感到很奇怪，按常理，棚屋后接触阳光最少，怎么会长出如此硕大的西瓜。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去参加西瓜比赛，说不定能拿个奖赏，此后对这个西瓜更加悉心照料。

到了西瓜比赛的日子，他割下西瓜，小心翼翼地抱到集市上去比赛，但凡见此瓜者都称赞这次的头奖得主非它莫属。经过轮番筛选，此

瓜进入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就是切开品食，大家都翘首以待。不料这一刀下去，硕大的西瓜分切两半，鲜红的液体一喷而出，但显现出的并不是鲜红的果肉，而是血肉模糊的肉泥。这下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马上有人报了官，官府将雇主押送公堂审问，但雇主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将瓜的接种和收割说了一遍，官府人员岂能相信？便和雇主一起来到了瓜地。

到了瓜地找到那根藤，的确是刚割下不久，办案的官员也对棚屋后能长出大瓜而不解，但此官员经验丰富，想了想或许和这土下之物有关，唤人来要向下挖地一看究竟。挖了不久，商人的尸体显现，奇怪的是尸身未腐，面目表情狰狞，而那条大瓜的瓜藤竟然是从商人的口中生长出来，此乃怨念而生替之伸冤啊！雇主看后吓得半死，哪知自己看瓜这些时日一直守在一个死人旁边，惊恐之余他将雇佣瓜农以及瓜农无故消失的事情禀明了官府，这才得以洗脱干系。经他描述，官府确定瓜农就是被通缉的匪人，雇主也连连后怕，自责引狼入室。

过了没多久榜文招贴出来，此匪人瓜农终于被捕，择日将处于极刑。到了行刑之日来了许多乡亲围观，大快人心，如不是有这场赛瓜之会，那商人的冤屈又有谁能知晓？

特别收录篇 接引童子

常听老人说起古墓里有“接引童子”，在墓中捧着长生烛，跪在棺槨前接仙引圣。据说凡是接引童子，都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八字要阴年阴月，活着的时候灌进水银，做成跪地拜伏状，低头闭目，神态十分祥和，灯芯则安在肚脐处，长长地探出一截“接引童子”的肚子与身后的铜柱连为一体，以前在铜柱和人皮里面可能都储满了油脂，能够通过肚脐，一滴滴地流淌出来，可使长生烛千年不熄。

不过有这么多古墓出土，从没看过里面还亮着灯火，被当做长生烛的接引童子，更是没有发现过，大概也是从活人殉葬之事中衍生出来的传说。

在希腊的考古工作者，曾经在雅典的遗迹中，发现一口祭祖用的水井，井底堆满了金币，还有许多人类尸骨的残骸，那都是被人扔下来摔死的，因为古希腊人相信，将财宝和活人扔进井中，是一种对神灵的供奉。

另有一个关于木桩钉着干尸的传说，它的真实性就难以考证了。据说在明代有个盗墓贼老八，他一生盗过无数古墓，曾经在苏州盗墓的时候，掘得一座大墓，墓道有数层高大的圆拱石门，门前立满了石柱，柱

上都用铜链锁着死尸，个个面目如生，但是用手一碰，便化为灰烬。

人殉中最残酷之事，莫过于用童男童女殉葬，与接引童子的形式差不多，但确有其事。这种风俗在明代之前都很普遍，洪武之后就不多见了，可见时代距离现代越近，那成仙不死的梦想，越被世人认为渺茫无望。

在山西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就曾经发现过用一对童男童女殉葬的古墓。据专家推测，此墓为宋元时期的古墓。这是一座保存相当完整的古墓，向南留一半圆形拱门，两名殉葬的童男童女侍奉于墓室门外两侧，脑门中各钉有一枚铁钉。弓身步入墓室的内门，可见地板由方砖砌成，室内一尘不染。墓室正面的土坑上横躺着三具尸骨，一男居中，两女分居两侧，为墓室主人及其妻妾。左右两侧室壁上各有雕划精致的窗户及虚掩的侧门，拱门右侧镶有一突出的灯盏。

殉葬的童男童女，由于体内注满水银，所以尸体千年不朽，但也绝对谈不上面目栩栩如生，实际上几乎只剩下一层硬皮了，五官也都塌陷萎缩，而且死得很惨，表情自然也不会舒展安详，那模样应该是很难看的。

特别收录篇 隋炀帝造迷楼

自古以来，如有奇人问世必然会天降异象。据说“隋炀帝”杨广出生的当天晚上，本来皓月当空，澄澈如镜。当深宫中传来一声婴孩啼哭声之时，突然雷声大作，刹那天昏地暗、倾盆雨注。

父亲隋文帝杨坚给他取名杨广，乳名阿摩。这小孩生得一副好面相，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眼闪星辉，极受文帝的宠爱。他生性聪明好学、才智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本领，却脾气暴躁极为要强，稍不如意就大打出手。宫人皆饱受其苦，但因杨广文武兼备，颇受文帝喜爱，大伙都是敢怒不敢言。

隋炀帝即位后，国号大业，单从这国号里，就不难看出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炀帝在位时三征高句丽、开凿南北大运河、造迷楼玉苑，结果劳民伤财，给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但他开拓疆土安定西域，同样建立了许多丰功伟业，从这方面来说，也算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国君，因此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始终是褒贬不一。

不喜欢隋炀帝的人，常批评他喜欢女色，后宫佳丽三千还觉得不够，到了晚年更是变本加厉。相传当时有个发明家，给隋炀帝设计了一座楼阁，把图纸拿给他看，隋炀帝展卷一览，顿时龙颜大悦，立即命有司准备砖瓦木料，征集役夫数万，开始动工，足足用了三年才造成。

这座楼可真不得了，高可数重，雕梁画栋，玉栏朱轩，金碧辉煌，设有千门万户，藏纳幽房曲室无数，互相连通，从里到外装饰着各种奇珍异宝，金龙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放出瑞彩霞光，昼夜通明，楼中更有四顶宝帐，分别是“散春愁、醉忘归、夜酥香、延秋月”，可以说是“工巧至极，自古未有”，所花费用几乎使国库为之一空。皇帝瞧上哪几个美女，就把她们带到楼中，住上个把月也不想出来，这座楼阁建成之后，若有人误入其中，到死也走不出来，隋炀帝大喜，请左右曰：“叫真仙游走此楼，也会自迷，可称此楼为‘迷楼’。”

隋炀帝手下的发明家，又发明了“如意车”和“御童女车”，车辆中装有机关，可以一动不动地困住女子手足，放在迷楼里供皇帝用以试处女。

这些所作所为，终使民怨渐深，内外离心，导致发生了逼宫事件。他受用一世，到头自缢而亡，连个像样的正式棺材都没有，由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那个地方后来改叫雷塘，离着扬州不远。

特别收录篇 黄鼬拟人

民间普遍流传着“五通”之说，即是可以通灵的五种仙家，五大家也叫“五大仙”，分别是：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灰仙(老鼠)，民间俗称“狐黄白柳灰”。

对此类妖仙的崇拜，多半是由于它们在城镇农村人口稠密处比较常见，这回就讲一个关于黄仙的怪事。

“黄仙”当然就是黄鼠狼了，话说早年间在某个城市中，住着一位大官，其府邸虽说不上豪华，但也颇为气派。府中侍女家丁，也有十人之多。大官本人为人正直、性情温和。在管理下人时十分公正，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因此府里的仆从们都愿意伺候这位老爷。

有一天晚上，全府的男女都已经用过晚饭，各自回屋熄灯休息了。后院的厨子也灭了灶火，正准备睡觉的时候，忽听窗外传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声音：“今晚我没吃饱，快给我下碗面条充饥，做完了放在堂屋桌上即可。”厨子急忙起身朝声音方向看去，隔着窗户，他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门外，其身形穿着之轮廓，与老爷颇为相似，听声音也是。厨子以为是老爷晚饭没有吃饱，叫他做碗面条以当消夜之用，自是不敢怠慢，赶紧起床生火拉风箱，同时烧水揉面，忙活了好一阵才把面条做好了。

厨子把面条端到堂屋，也没看见老爷在那儿等候。当时他没有多想，放下面条便回屋睡觉去了。转天一早他来到厅堂上想收拾碗筷，没

想到那碗面条，连同碗筷一起都消失不见了。厨子心想：“定是哪个丫鬟手脚麻利，一大清早就已经收拾完毕了。”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这天开始，老爷每隔两三天，就会深夜跑到后院，隔着门窗要厨子做消夜，而且是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变着花样的要他做好吃的，把这厨子折腾得够呛。

时间一久，这厨子便熬不住了，他苦闷道：“每天从早到晚，府中上下三餐都由我来蒸煮。怎么到了深更半夜，还要折腾我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冤，于是就找了一个时机，向老爷问起了此事。但他没有直言不讳，而是很委婉地问道：“老爷您近来是不是公事繁忙，操劳过度，以至于每隔两三天，就要在晚上吃顿消夜？”老爷听罢，一头的雾水，奇道：“哪有此事？这些时日我甚为困乏，熄灯后就在房中熟睡，什么时候让你为我准备过消夜？”

厨子一惊，暗想：“莫非是我碰到鬼了？”

厨子不敢隐瞒，把夜晚遇见老爷人影，并且为其做消夜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老爷听了也感到非常古怪，知道自家宅中有异，非妖即鬼，当下让厨子夜里在后院睡觉，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夜晚，老爷洗漱更衣完躺在床上，闭眼假寐。不一会儿，就听墙角处“窸窸窣窣”发出一阵轻响。他微微睁开一只眼睛往墙角看去，此时月光如同水银铺地，房中纤毫毕现，就见几只黄鼠狼从暗处爬了出来。

这几只黄鼠狼有大有小，最大的从头到尾足有一尺余长，小的身长也有七八寸之多。它们通体长着淡黄色的毛发，尖嘴竖耳，两颗黑豆般的眼睛贼溜溜乱转。

那些黄鼠狼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中间，贼眉鼠眼地左右瞧了一番，见老爷躺在床上，好像熟睡了似的，便相继慢慢地来至更衣架前。这时尾随在后的那只小黄鼠狼，迅速从后面爬到了那只大的背上，体型稍大的那只下面抬起前爪，逐渐挺直腰板，小的那只也慢慢随其身体弧度，而往前爬行，以后腿踩在较大那只黄鼠狼的肩膀上，缓缓直立着站了起来，其余那几只也互相效仿，在屋里叠起了罗汉。

老爷躺在床上，一边偷目观看，一边暗自惊讶：“没想到这区区的几只黄鼠狼，竟然能做出如此举动，就好像杂技艺人叠罗汉一样摞在一起，它们到底想干什么？”这老爷万万没有想到，让他吃惊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那几只黄鼠狼摞在一起，同样站直了身体，高度恰好与衣架平齐，上面那只小的伸出前爪，偷偷摸摸从衣架上取下老爷的长袍，蒙到众黄

鼠狼身上，又把顶冠摘了下来，用前爪拖着，扣在自己头上，一众黄鼬叠着罗汉，摇摇晃晃地接近房门，侧身挪出了卧室。

看到这里，老爷已经是冷汗淋漓，但为了弄清这黄鼠狼究竟为何作怪，也只好悄悄起身，尾随在其后走出了房门，辗转来到了后院，却见它们走到厨子卧房跟前，上面那只小的竟然开口做声吐出人言，喝令厨子起来烧饭。

老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厨子所说的怪事，竟是这几个小妖在作怪。他顿时火冒三丈，脱下脚上的一只鞋，犬喝了一声，朝它们丢了过去。那几只黄鼠狼被鞋击中，立刻跌散开来，丢下顶冠及长袍，一溜烟地跑没影了。从此之后，府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怪事。

特别收录篇 妖怪

说起五大仙家里的狐仙，奇闻怪事实是数不胜数，早在夏朝开始，民间就有大禹治水时曾娶九尾白狐为妻的传说，说明了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已开始崇拜狐狸了。以往的迷信观念中，普遍认为狐狸有灵性，能作祟作妖，也能成仙，故有狐魅之称。旧时，天津建有三太爷庙，天后宫中也有胡三太爷的塑像，常有信徒前去进香朝拜。

解放前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曾经有一座伐木场。这座伐木场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其地处偏僻，场院四周没有半户人家。白天，伐木工人全都进山伐木。到了夜晚，则返回场中，吃饭睡觉。就这样经过了数年，一直循规蹈矩，平安无事，不曾发生过一件怪事。

有一年除夕夜，伐木工们都要准备回家过年。按照往年惯例，每逢春节，林场中都要留下一人看守，以免发生火情，这次也不例外。大伙抽签选出一个工人，让他今年留在场中，看场查夜。

大年三十夜里，留守的工人坐在屋中十分无聊，合计着要给自己做顿饺子吃，也好应和下过年的气氛。他从厨房拿来肉、菜和白面，在屋中忙活起来。一边做，一边哼着小曲来打发心中的寂寞。就在这工人包饺子正包着起劲的时候，忽然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转头问道：“谁啊？”门外没人吱声。

工人心里不免嘀咕：“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一户人家，而且工友们也都回家过年了，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前来，怎么会有敲门声呢？”他从屋内拿出一把伐木斧，立在墙边防身，这才走上前去开门察看，原来门口站着一个小媳妇，身上红棉袄、红棉裤，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还牵着头小毛驴。

这小媳妇戴着一块大头巾遮住面容，又因站在屋外，没有一丝光

亮，所以看不清她的模样。

工人心存疑惑，问道：“你是谁啊？这大过年的，怎么一个人在山里？”

那小媳妇怯生生地答道：“我们家住在山外，本来跟丈夫要回娘家过年的。路过这片山路，没想到与丈夫走散了，在山里转了一天，却又迷失了路径，深更半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跟孩子都是又冷又饿，走到这边看见有光亮，知道肯定有人居住，所以过来想到你这借地方歇个脚，求你发发慈悲收留一夜，别让我们被狼吃了。”工人也是个热心肠，就打消顾虑，把这小媳妇让进了屋。

工人让这小媳妇进屋，在床上坐稳，说道：“山里晚上不安全，经常有野兽出没。你和孩子先在这里踏踏实实住一晚上，等到明天天亮再出去找你丈夫，没准儿他已经先到你娘家了。”他边说，边继续包着饺子，“正好，你现在又累又饿。留下一起吃饺子吧，也算是过年了。”

工人把小媳妇安顿好了，又将包好的饺子端进厨房，下进锅里。他刚把锅盖盖上，突然想起来，自己光顾着吃饺子，还没有去查夜巡视木料，于是急忙披上棉衣，匆匆忙忙跑出了门外。

等他巡视完毕回到屋中，发现那小媳妇竟然不见了踪影，床上只留下那个襁褓中的婴儿。工人见状火上心头，心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当妈的？把孩子丢在这里不管，自己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会儿看见她，非要好好说她两句不可。”他一边动气，一边往厨房走。刚走到门口，就发现那个小媳妇正在灶前，打开锅盖捞饺子吃呢。工人大喊一声：“饺子还没熟呢，你就不怕噎着？”喝问声中，快步走上前去。

这时那小媳妇听见响动，猛然回过头，在灶膛火光的照耀下，显露出一张毛茸茸的怪脸，鼻尖利齿，还长着胡须。

工人吓得真魂都冒了，定睛一看，原来这小媳妇竟是一只狐狸，挤眉弄眼地盯着自己，嘴上还叼着半个饺子。工人毕竟在山中伐木多年，练就了一身的胆量，见此情形不禁怒从心头起，顺手抄起墙上的利斧，高举过头照着狐狸精狠狠劈去。

那狐狸见斧头呼啸落下，吓得连忙抛下饺子，从工人身边蹿过逃到了门外。这时斧子也落在地上，没砍到狐狸身体，只将它的尾巴斩掉了一半，血流满地。再看狐狸“嗖”一下早已逃远了，地上只剩下棉衣棉裤和那块头巾。

工人这时才意识到，那狐狸一定是把这些衣服偷来穿在身上，趁夜晚看不清长相，前来骗饺子吃。他越想越觉得可恨，索性开门从后追

赶，但夜深人静，雪原茫茫，又上哪儿追去？他咬牙切齿地返回屋中，一看那孩子还裹着小被躺在床上，不过也没有什么孩子，那襁褓里裹的其实是条大金鱼，而拴在门口的那只小毛驴，也已经变成了一条四脚长凳了。

过完了年，工友们和林场主事陆续回来，工人便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众人知道。众人听了，都感到难以置信。不过从这以后的每年春节，都没有人胆敢一个人留下来看守林场了。

特别收录篇 老鼠嫁女

老鼠是五大仙家之中的灰家，在动物八仙里排行第八，所以也称“灰八爷”。民间对老鼠的崇拜，是因为它昼伏夜出活动于黑暗之中，令人莫测其踪迹，因而被认为有很高的智慧而被神化。还有的将其视为“仓神”，在农村填仓节时祭祀。另有认为老鼠能预知未来，会算卦，也能使人致富，故又将其视为财神，希求它在黑暗中为主人家运来财宝，民间还把鼠的世界想象同人间一样，年画题材里便有“老鼠嫁女”，此类故事在剪纸或皮影戏中也常能见到，下面咱就说说这段掌故。

每年正月初十日是“石头节”，取“十”与“石”同音之意，这一天忌动石器，不搬石头，又因墙基用石头垒砌，老鼠又多生活在墙角窟窿里的缘故，所以民间也传说当天是“老鼠娶媳妇的日子”，按旧例要用谷面作蒸食，称为“十子团”，夜晚灭灯前，放置于墙角土穴等处给老鼠吃。

据闻在民国初年，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无河不枯，一向富庶的苏南地区也是赤地千里，又值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使得民不聊生，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有个姓华的商家，眼见时局动荡，世道衰退，无心经营，便停了买卖，带着家仆由城里迁回祖籍居住。

乡下的祖屋虽是前后三进，两边带着跨院的大宅子，但常年没人居住，许多地方年久失修，有的墙体都开裂了，一时无法入住，于是华家主乃就在村中赁了几套房暂时住下，准备等时局稳定下来，再将祖宅重新修葺。

有天夜里主人正在睡觉，看守祖宅的家仆赶来禀报，说是宅中有怪事发生，主人立刻起身赶去察看，就见后宅阁楼里灯火通明，里面乱哄哄的十分吵闹。

主人很是惊奇，阁楼空置多年，里面怎么会有人呢？当即从墙缝里向那窥探，只见阁楼中有无数小人，身高盈尺，都在那忙活着搬东西，一队队川流往来，好像正在收拾房子。

主人看罢多时，心中骇异无比，知道阁楼里的东西非鬼即怪，他也

不敢惊动，白天打开阁楼进去察看，那楼中却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找到。

可是到了转天夜里，阁楼里又有怪声传来，主人再次隔墙观瞧，就看其中张灯结彩，红烛耀眼，那些小人吹吹打打，簇拥着一顶花轿，新娘在轿子里呜呜哭泣，显然是舍不得离开娘家，后面还跟着另一顶轿子，轿中坐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那是送女儿过门的母亲，周围跟着许多丫鬟侍女，喧嚣的队伍走入墙壁，渐渐消失不见了。

过了些天，到晚上又听阁楼里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主人偷眼看去，发现那刚过门的小媳妇已经抱上了一个大胖小子，又过几日，那小孩又拜一个尖嘴先生为师，开始读书写字。那时的人们迷信思想严重，主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眼瞅着自家祖宅被妖怪占据，却不敢贸然惊动，唯恐打蛇不成，反被蛇咬。

某天主人正坐在门前发愁呢，恰巧有个老道经过，那道人身材低矮、肥黑多须、苍髯庞眉，以至于看不清面目长相，身后背着把桃木宝剑，形容举止都十分奇特，他来在主人门前打个揖首：“无量天尊，贫道这厢有礼了。”

主人赶忙还礼：“敢问道长从何而来，到此穷乡僻壤有何贵干？”

老道说：“贫道向来只在龙虎山修炼五行道术，却广有神机，只须慧目一观，即可洞察千里之外，因见贵宅中有妖物出没，故此赶来除魔卫道，整顿乾坤。”

主人大喜，立刻请老道回家吃饭，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夜里那老道提了桃木剑，赤足披发，同主人径直来到后宅阁楼门前，大声喝道：“何方妖孽胆敢在此作祟，本真人到此，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喝骂声申，一脚踢门而入。

那阁楼中的一众小人儿见老道来了，都是大吃一惊，顿时学作鸟兽散，四散向墙缝洞穴里逃窜。

老道至此不容分说，嘴里念念有词，凶神恶煞般用桃木剑就地乱戳，他剑下绝不走空，每剑戳出，便会刺中一个尺许高的小人儿。小人儿们中剑后，便直挺挺横尸在地，被老道随手从地上捡起来扔进一个大麻袋里，不到半盏茶的工夫，那条麻袋就装满了，看分量约有百十斤重，这回阁楼里算是彻底清静了。

主人和旁观的邻居，都看得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不住口地称赞：“好个仙长，恁般了得！”

老道捋须大笑，显得十分得意，他将口袋拴上扔在地上，把两眼珠子一转说道：“贫道从千里之外的龙虎山远路到此，能够降伏妖怪，全仗诸路仙家相助，哪几路仙家？乃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七耀星君、南斗星君、上洞八仙、四灵二十八宿……”如此说了一长串各洞神仙的名讳，声称主家和各乡邻应该大摆宴席，多准备肥鸡熟鸭以及上等佳酿、果子糕饼，由他带回去祭祖神明，否则那些仙家怪罪下来，可是谁也担当不起。

众人一听这话不免有些疑惑，如今天下大旱，老百姓们有口饱饭吃都不容易，哪有肥鸡美酒可以敬神？何况道家讲究清心寡欲，无为而为，借这机会狮子大开口索取酒肉，真不像修道之士所为。

谁知那老道翻脸比翻书还快，认为众乡民怠慢仙家，立时拉下脸来，解开绑住麻袋口的绳子，就地一抖落，有无数大老鼠“稀里哗啦”从里面钻出来，其中还有只尖嘴老鸱，都蹿到乡民家中到处啃咬，把很多衣服木器都啃坏了。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这些全是老道使的障眼法，阁楼里的小人儿是老鼠所变，教书先生则是个尖嘴老鸱，这老道可能也是什么妖怪，只因到处都闹饥荒，这些东西竟跑到村子里骗食来了。

村里的愚民愚众，大多是老实已交的农民，一个大字也不认识，遇上这种事谁也不敢出头，只好让主人带头作揖求饶，承诺转日在村中摆酒赔罪，另备肥鸡糕饼，请各路仙家息怒，如此方才作罢。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打开了准备用来度荒的粮窖，各家各户凑了些酒肉，等那老道带着一群小人儿如期而至，狼吞虎咽地将酒席一扫而空，老道喝得大醉，临走把乡民拿来的肥鸡和糕点负在背上，摇摇晃晃地去了。

华姓主人的儿子年轻气盛、素有胆识，他眼见四邻受自家连累，把度荒的粮食都搭进去了，还不知要饿死多少无辜百姓，不禁暗中愤恨，寻思：“那老道来历不明，虽然知道村中有粮窖，却不会搬运挪移之术，否则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了，看来至多会些障眼幻化的邪法，我当设法为民除害。”于是趁那老道喝得迷迷糊糊，在装糕饼的袋子底下垫了个石灰包，又扎了个小孔，等老道回去的时候，石灰就一点点从孔中漏出，断断续续地撒了一路。

少主人约了几个胆大的伙伴，点起灯球火把，跟着地面的石灰线寻去，最终找到一座荒山野岭间的坟墓，看石灰的痕迹直通到坟墓窿里，料定那老道藏身在这座古墓当中，当即找了几捆干茅草，燃起浓烟往洞

子里灌，然后堵住了洞口，天亮后招呼村中青壮年，带着锄镐铁锹赶来相助。

众人掘开古墓，就见墓道里伏着一只大耗子，个头比老猫都大，体肥肢短，估计就是那妖道的原形，它喝醉后已经被浓烟活活熏死了，村民们将巨鼠拖出去烧成了焦炭，又挫骨扬灰，永绝后患。

特别收录篇 造畜

早年间跑江湖卖艺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真有一些看家本领、盖世绝活，让你看的目瞪口呆、心服口服。然而还有一些，是打着卖艺的旗号，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坑蒙拐骗，从而达到其骗钱的目的。

民国以前，还是皇帝老儿稳坐金銮殿的时候，具体哪个朝代可说不清了，某县城有位县太爷前来上任。其轿队正走在大街之上，前边铜锣开道，后面两人高举“回避”、“肃静”两块路牌，气势十分威武。

这时，忽然从两旁人群之中窜出一条黑狗拦住了轿队。衙役见状，立刻大喝驱赶。但怎么叱喝，黑狗都卧在道路中央一动不动。突然，从人群中又跑出来一个披头散发之人，手握一棍木棒朝黑狗打去，边打边叫喊道：“让你跑！让你跑！”县太爷听到轿外的吵闹声，走出轿子观看，刚走到队伍前面，黑狗顿时跑上前来，一把将县太爷的大腿抱住，任凭那人和衙役怎么打骂，都不松开两只前爪。县太爷看此事奇怪，便下令将那人与狗一同带回了县衙，准备升堂询问一番。

大堂之上，那打狗之人说自己乃是一个江湖卖艺的，正在训犬时，不料一时疏忽，让狗跑了出来。所以立刻尾随在后，想把这狗抓了回去。就在这人把话刚刚讲完，卧在一旁的黑狗突然张嘴说出了人话。大堂之上，众人哗然。

黑狗自称是被恶徒拐骗的孩童，原来这孩子几岁大的时候，就被人贩子偷拐，卖到跑江湖驯狗耍猴的艺人手里。

艺人买了小孩，先把一条黑狗杀死，再把整张狗皮剥取下来，趁热裹在小孩的身上。因狗皮上鲜血滚烫，那孩子的皮肤便与狗皮黏在了一起。

时间一久，这狗皮便与人身肌肤相连，而小孩被狗皮裹住，从此难以成长发育，至多能活两三年，因为乱世里人命不值钱，买个拐来的孩子比买条狗都便宜，况且训小孩钻圈作揖，远比驯狗驯猴容易得多，出去卖艺能赚大钱，正好借此诈骗钱财。民间俗传此法为“造畜”，不知底细的人，常以讹传讹，说这是用妖术把活人变成牛马牲口贩卖。

今日这小孩听闻县太爷前来上任，趁跑江湖的艺人不备逃到此处鸣冤求救，恳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使他脱离无边苦海。

县太爷闻言拍案而起，命令差役们将那卖艺之人抓起来审问，一讯而服，当堂打入死牢，择日斩首示众。

特别收录篇 宝镜降妖

据说四千多年以前，黄帝曾经锻铸过十五面古镜。这十五面古镜之上，都刻有四象八卦及十二辰位。而且每个古镜背面，都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圣兽围在四方，中间位置伏着一只麒麟。

十五面古镜按照镜面横向宽度区分大小，最大的一面，横径有一尺五寸，然后依次向下排列，最小的横径只有一寸之长。传闻这十五面古镜，每一面都具有降妖除魔的作用。后来遗落世间，全都不知去向，只有几个怪谈流传至今。

唐代的时候，长安城中住着一户富商，无意中得到一面古老的铜镜，他把这面古镜放置在自己屋中，打算每天出门前在镜前整理衣冠一番，无非是附庸风雅，演习斯文模样。

这天富商和往常一样，正在镜前端照，忽然听见门外一声脆响，他猛地一惊，回过头去观看，只见一个侍女瘫坐在门外，地上散落着摔碎的茶杯碎片。

富商觉得很奇怪，怎么无缘无故摔倒了？他想要把侍女扶起来，谁知刚走出门口，侍女便勉强起身，双膝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一边磕一边说道：“老爷，这个房间中奴婢不敢进来，屋内这古镜只要照我一下，我就会当场死去。”

富商对她说的话极为不解，于是问道：“府内奴仆来我屋中，行走镜前都平安无事，为何唯独你会死去？而且见你模样也不像是我府内之人，你到底是谁？”侍女回答：“奴婢刚刚进府不到半日，原先居住在城外，后来被一贼人拐骗至此，卖到府上做了女仆。”富商听罢，从屋内拿出宝镜对着侍女说道：“那你为何会惧怕此镜？难道你是妖怪不成？”侍女见富商把古镜对着自己，立刻向后退了数步，把头紧紧贴在地上，不敢直视镜面，而且浑身瑟瑟发抖。富商见她这般模样，便越发地怀疑起来，随即加紧盘问。

侍女无奈，只好说出了实情：“奴婢其实是城外古松之下的一只千年老狸，如果被这宝镜一照，就会打回原形，一命呜呼。请老爷先把宝镜收起，容我慢慢讲来。”

富商又是惊奇又是骇异，他犹豫了片刻，寻思：“这妖狐惧怕我手中宝镜，且听她有何说辞，言罢我再制伏她也不迟。”他暗中把古镜握在身后，准备如有不测，便取出来制住这千年古狸。

侍女说道：“奴婢修炼千年才得人形。起初刚为人形之时，一日路经河边，不慎失足落入河中，幸而被一农户所救。他们不但救我性命，还让我在其家中调养身体，供我吃穿，就好像亲生父母一般。待我身体痊愈，便拜了他们做义父义母。但没过多久，我便被一贼人拐骗，带进了城中。那贼人不仅对我又打又骂，还将我卖到了府中为奴。老爷手中所持宝镜乃是黄帝所铸，当年黄帝共铸了十五面降妖除魔的宝镜，从古遗落各地深山古墓，皆已不知去向。看老爷手中宝镜的形制，应该是其中的第九面。我若被此镜一照，定会被打回原形，死于非命。”

富商听得心软了，可仍不敢大意，继续问道：“你既是千年古狸，变化人形入世，难道不会害人吗？”

侍女回答说：“我已经幻化为人形，只想好好做人，不做那些为非作歹之事。而且先前义父义母教诲，要知仁义、行德善，至今铭记于心。但狸化为人，乃是违背天道，逆类而存，为神明所不容。我自知罪孽深重，当以死赎罪。”

富商见其说出这般话，更是心生怜悯，说道：“既然你已坦诚相告，我也不好为难你。今日放你一条生路，速速离去吧！”

侍女言道：“多谢老爷不杀之恩，虽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但适才奴婢已经被宝镜照破，命不久矣，而且变化为人的这段时日，也已经习惯了人间的生活，不愿再变回原形死于荒野了。请老爷把宝镜收回屋内，我只想在余下的时间里，饮酒起舞，尽一生之欢，则死而无憾了。”

富商迟疑了片刻，说道：“我将宝镜放回屋中，你岂不是可以趁此机会逃之夭夭了吗？”侍女笑道：“老爷先前不是已经放我逃生去了吗，我既然已经回绝了老爷，便不会再趁此机会逃走。而且奴婢刚才已说，宝镜已然将我照破，命不久矣，逃跑又有何用？只想尽情欢愉一番，享尽人生之乐再以死赎罪。”

富商见侍女心意已决，便回屋把古镜放了起来，又在厅堂之上摆设宴席，叫来了几个胆大的朋友共同作陪。席间，那侍女与众人畅饮一番，喝得酩酊大醉。只见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堂前，翩然起舞，边舞边放声而歌。在座众人随着她的曲调同声应和，宾主皆是如痴如醉。侍女舞罢一曲，跪在地上又向宾主拜了三拜，突然变回狸身，倦伏在地而死。

又道旧时江南一带，有一个毗陵县，其县令家里收藏着一面祖传宝

镜。传闻这面古镜，镜面纹路有如水波一般，而且有“除妖辟邪、解人疾病”之奇能。

一天夜里，县令正在房中熟睡，忽然听卧室外传来一阵女子的哭泣声。他连忙穿上衣服，下床出外巡视。走到厅堂，他突然发现，原来这哭泣声，是从宝镜之中传出来的。就在他感到吃惊的同时，镜子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影。这女子相貌秀美，身穿一件红色长服，头插一只金色玉簪，缓缓从镜中走出。

县令见这女子从镜中走了出来，吓得后退数步，问道：“你何人？为何会从镜中而出？”

那女子说道：“你不必害怕，我乃是这镜中精灵，名叫赤夕。只因县城之外，有一村落被妖怪所害，全村老小都命在旦夕。我忧心众生惨死，故而哭泣。”

县令听罢此言，甚是疑惑，便问道：“据我所知，县城周边百姓，全都丰衣足食，平安无事，哪里有什么妖怪作祟？”

女子说道：“此村在离县不远五十里处。村中有一株千年枣树，足有数丈之宽。树内居住着一条怪蟒。此蟒身上具有奇毒，居于树中天长日久，树上所结果实皆被其腐蚀。村中百姓不知怪蟒所在，争相摘枣食之。吃完自会身中剧毒，纵然华陀再世，也不能治愈，唯有一死而已。如今我在你面前显露原形，就是想让你持我而去，救百姓于苦难，设法诛杀怪蟒，以绝妖孽。”

县令闻言大惊：“请问仙子，下官该当如何去做？”

镜中女子说：“你只需将古镜带在身边，怪蟒就不会加害于你。见到身中剧毒的村民，你只要将镜面对其腹部照去，不消片刻，所中之毒便会化解。待你把村中百姓身上剧毒全都清除完毕，就把古镜悬在那棵千年枣树之上，等一夜过后，再去将古镜取下，届时我自会将怪蟒诛杀。”

县令听完女子所说，即刻俯首作揖，答应了此事。女子见县令已经应允，便转过头去，陷入铜镜消失不见了。

这时县令猛然惊醒，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刚才是做了一个梦，但梦中所见就如亲身经历一般。他坐在床上思虑了很久，决定按照梦中女子所说，带上古镜前去那片村落看看。转天清早，他早早起身穿戴整齐，叫了几名县吏随行，带上古镜便出发了。

按照镜中女子的吩咐，县令等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村落。进村之后，县令见村中一片荒凉，人迹稀落。每家每户之中，少则一人中

毒，多则举家老小全部中毒。村民们躺在床上，一个个面无人色，眼窝向内深陷、口鼻内都是黑紫色的淤血，简直和僵尸一个模样。

村子里的惨状使县令触目惊心，他赶紧取出古镜，按照那女子所教的办法，逐个为村民们化解体内之毒。忙碌了整整一天，村民们渐渐苏醒过来转危为安，而且每个人的体肤都恢复了原有的血色，不见了刚看见时的铁青一般。

村民们慢慢恢复了体力，纷纷对着县令说道：“适才看见老爷走进屋中，从身上取出一轮明月相照。月光所照之处，好似清泉抚体，冷彻脾脏。”就这洋到了晚上，村子里中毒的居民，都被县令用古镜所救。

这时，县令想起那女子曾经说过，等救活了村中百姓，还要设法诛杀大树里的怪蟒，他问明枣树方位，当即前去将古镜悬挂在树上。由于天色已黑，他不便折返回城，所以就在村中暂时住了下来。

时至深夜时分，忽听外面雷声如炸，不绝于耳，县令急忙起身从窗外望去。只见窗外暴风骤起，大雨瓢泼，从天上劈下了一道道闪电围在枣树周围，忽上忽下，忽明忽暗，就好像要把那棵枣树从中击穿了一样，满村皆骇。

等到天明，大伙壮着胆子出门观看，赫然发现有一条大蟒倒在树边。这条怪蟒浑身紫色鳞甲，阳光一照，泛出异彩光亮。青绿色的三角形蟒头上，长着一对白玉一般的角，头顶处清晰可见一个“王”字。蟒身伤口无数，血流不止，触之不动，气早绝矣。

县令立即命令手下人和一众村民，把巨蟒拖出村子，点起火堆加以焚烧，腥臭传达数十里开外。

县令又把古镜从树上取下，忽然看见这枣树中间已经被雷电劈出了一个洞，就命村民把树挖开，发现这洞穴自地下而出，延伸至树心部位，入地颇深，难测其底；洞中还有大蟒爬行过的痕迹。他随即命人把枣树连根砍去，又用泥土把洞穴填平夯实，自此，便在没有出现蟒蛇为祸村民的事情。

据传毗陵县令家中的古镜，也是黄帝所铸的十五面铜镜其中之一，后来某一天风雨大作，镜在匣中呜呜而鸣，县令打开木匣察看，就见一道白光射出来，转瞬间消失在了半空，只剩下那木头匣子空空如也了。

特别收录篇 琴师奇遇

“净琉璃”是日本古代的一种曲艺方式，唱歌的人手执三弦琴，一边弹奏，一边说唱，曲调深沉凝重、委婉动听。

以前有位行走于各地卖艺的盲眼琴师，弹唱净琉璃数十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擅长的是古曲《源平合战》。

某天琴师路经偏僻的“衣川馆”，山里下起了大雨，他只好夜宿古刹，忽然有一匹快马飞至，招呼琴师去为主公演唱。

琴师见有生意，连忙收拾家伙，牵着马尾跟来人进山。他眼盲看不见东西，就感觉道路崎岖，走出很远很远，到了一座大屋里，周围好像坐满了人，气氛肃穆沉静。琴师不敢怠慢，调好了琴弦开腔作歌，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唱起了《源平合战》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段“上洛勤王”。

周围听者甚众，但自始至终，皆是一声不发，也没人鼓掌喝彩。一曲弹罢，听到有人轻声啜泣，也有人深深哀叹，主人显然也被琴师高超的技艺打动，吩咐手下重赏琴师，然后将其送回古刹。

从这天开始，琴师每晚都被人带到大屋中弹唱“净琉璃”，他贪图酬资丰厚，也不计较路途艰难，索性就在古刹里住了下来，把得到的赏金交给和尚，请和尚代办饮食。

古刹里隐居着一位高僧，他看到琴师拿出来的钱都是古币，十分贵重罕见，又见其脸上阴气很深，面容一天天消瘦，就知道琴师是遇上鬼了，于是暗中跟随，想一窥究竟。

当晚高僧发现琴师独自一个人，摸索着走到深山里的一处窟宅前，弹奏三弦琴唱起古曲，周围血雾弥漫，遍地尸骸，站立着数百名身穿古代羽织铠甲的古代武士。他们个个身插战旗，甲冑上钉满了羽箭，脸色悲愤。为首端坐着一个身穿赤红铠甲将军，目射神光，威风凛凛，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净琉璃”。

高僧暗暗吃惊，琴师演奏的古曲《源平合战》，是讲述平安时代著名武士源义经的征战生涯。源义经生前被尊为战神，而这“衣川馆”正是当年他横刀自裁之地，其麾下众武士也都惨死在此，看来这许多阴魂仍未走入黄泉往生，而是被怨念束缚在“衣川馆”。

高僧当时没敢声张，等琴师回去后才如实相告。琴师闻言回思前事，知道所言不虚，吓得他魂不附体，恳求高僧救命。高僧在古刹外贴满《南无妙法莲华心经》挡鬼，又念诵往生镇魂之咒，那些含恨而死的阴魂才不再为祟。

“源义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也是深受百姓所爱戴的传统英雄之一，而且由于其生涯富有传奇与悲剧的色彩，在许多故事、戏剧中都有关于他的描述。根据在大山祇神社中供奉着源义经的甲冑，有人推估出

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五左右。

特别收录篇 换鼻子

如今的山东省莱州市，是根据唐朝时此地的莱州府而得名。那时莱州府内有位姓徐的府尹。徐府尹虽说是一介文士出身，却体魄挺拔，俨然有鹤立鸡群之姿。美中不足的是脸上生了一副塌鼻梁，而且鼻孔朝天，所以常常受到别人的耻笑，他自己也为这难看的鼻子而苦恼不已。

有一次，皇上召他进宫面圣，当他们行至武陵时，天色已黑。徐府尹传下令去，要是不远处在一个驿站落脚休息，明日清晨再起程赶路。

这时，身后的一个士卒来到徐府尹跟前，放低了声音禀报道：“府尹大人有所不知，传言这武陵驿站之中经常有妖怪往来，路经此处的官员将领，全都不敢进站居住。如今府尹大人到此，最好也别再站内过夜。此处再往前行几十里，还有另外一家驿站。我等不如星夜呈，等到了那处驿站再休息也不迟。”

徐府尹历来不信鬼神，听后很是不以为然，当即吩咐众人入住驿站，他吃过晚饭，就推开房门，独自进屋休息去了。

长夜过半，徐府尹还没完全入睡，朦胧之间听见屋里有脚步响起，他微微睁开双眼，看见有个人朝他走来。那人一身青色长袍，面色苍白，手中还提着一个竹篮。徐府尹仔细往那竹篮里看去，竟发现里面装着满满一篮子的人鼻。

那人走到徐府尹身前，大声说道：“你是何人，竟敢睡在我的住处！”徐府尹急忙坐起，退到床脚处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那人见徐府尹不答，竟慢慢走上床来，用手托起徐府尹的脸仔细详，自言自语般说道：“看面相倒不是个薄命之人，但这鼻子又塌又翻，实在与尊容不配。来来来……且让我给你换个鼻子。”话音刚落，只见那人转头把竹篮放下，伸手在篮中仔细地挑拣，拿起来一放下，再拿起一个又放下，似乎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拿出一个，喜道：“就是它了！”随即将手按在徐府尹鼻子之上。

徐府尹立时感觉到脸上一阵强烈的灼痛感，眨眼间，自己的鼻子便被那人取了下来丢进篮中，他骇然失色，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那人把挑选好的鼻子放到徐府尹脸上，并且用手指在面部揉按，然后满意地笑道：“好一副吏部尚书的面相。”

这时徐府尹猛地惊醒，才知刚才乃是做了南柯一梦，他用双手抚摸

自己的鼻子，突然大吃一惊，原来的塌鼻梁翻鼻孔，竟已变得高挺端正。而且鼻子周围，也没有任何刀口伤疤。后来徐府尹进宫面圣，皇上见其一表人才，果然封他做了吏部尚书。

特别收录篇 大胆布商

当年有座大宅，主人做生意亏了本，只好将宅子转卖他人，可不管是谁住到这大宅里，皆会遇到许多反常之事，胆小吓死的都有，大家便认为这是座鬼宅，自此再让也没有人敢往里面住了。

直到有个外地来的布商想寻寓所，他素来胆大不惧妖邪，见这老宅价格便宜，就买下来准备让举家老小搬来居住，但他也闻宅中闹鬼，就孤身一人先住进去，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宅院年久失修，已经墙皮剥落，院子里杂草丛生，堂内梁柱横七竖八，结满了蜘蛛网，到处都是黑沉沉、阴森森。

布商收拾出一间卧房，带了柄短刀独居其中，果然每天深夜，都会听到堂屋里有声音发出，但当他推开堂屋的大门进去察看，那里面就立刻变得寂然无声了，一连几日，始终不知怪从何来。

布商为了解开其中缘故，便在天黑之前躲到堂屋房梁上，准备一窥究竟，当晚月明星稀，借着从破损屋顶处透下的苍白月光，屋内家具画幅黑簇簇的露出些轮廓。

大约到了三更天，就听堂内窸窣窸窣有些动静，他屏气敛声，静卧在梁上向下俯窥，只见有个身高过丈的人从壁中走出，那人宽袍高帽，衣冠都是黄色。

布商这才感到事情不妙，心想凭自己的身板，被那黄衣人捉住多半就当点心吃了，吓得他大气也不敢出上一口，像死人一样趴在梁上，只听那黄衣人开口问道：“细腰，屋子里为何有生人气息？”随即就听角落里有个锯木头般的声音回话：“没看见有外人进来。”那黄衣人闻言不再说话，身形缓缓隐入墙壁消失不见了。

接着又有一个青衣人和一个白衣人，装束都与先前的黄衣人相同，陆续从堂中出现，也都对着墙角问细腰，这屋中为何会有生人气息？

布商好奇心起，大着胆子探出脑袋，想看看那细腰的模样，但屋角漆黑一片，什么东西也看不到。

不久之后，月影西移，一切恢复了原状，堂中寂静异常，没有丝毫动静，布商又惊又奇，怀疑自己刚才趴在梁上睡着了，见到听到的都是梦中所历，他满腹疑惑中从房梁间爬下来，忍不住走到墙角，学着那些

高冠古袍之人的语气和腔调问道：“细腰？”那墙角果然有人应声，但屋内漆黑，根本看不到是谁。

布商强行克制着内心的害怕，壮着胆子继续问那细腰：“刚才穿黄袍的人是谁，它从何而来？”

细腰答道：“是金子，埋在西屋壁下。”

布商暗自称奇，再次问道：“白衣人和青衣人是谁？”

细腰说：“白衣人是银子，埋在东屋廊下；青衣人是铜钱，埋在井边五步。”

布商听在耳中记在心里，又问细腰：“你何人？”

细腰如实答道：“是个洗衣棒槌，就在这墙角。”

布商还想再问，却已是天方破晓，有鸡鸣声远远传来，屋子里重新陷入寂静，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布商待到天亮之后，立刻找来家眷和伙计，带上铲子、锄头，到宅中各处发掘，果然从西屋壁下刨出五百斤黄澄澄的金子，在东屋廊下挖到五百斤银锭，又于井边五步发现了几个大钱瓮，里面所藏的铜钱不计其数，而那墙角下果然有根古代捣衣服的木棒，头大腰细，形制颇为怪异。

布商将这根木头棒子投入灶中焚化为灰，金银钱物则据为己有，从此陡然暴富，而那老宅里也不再有任何怪事发生了。自古道“小富由勤，大富由命”，这话诚然不假，可见“物有所归，人各有命”，是那布商命中该当发迹，才镇得住这笔横财。

特别收录篇 藏魂坛

具体是哪朝哪代说不清了，估计可能是前清的事，那时村子里有个阍姓人家，夫妻两个以种田砍柴度日，粗茶淡饭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老两口子非常恩爱，为人厚道本分，日子倒也过得适宜。

夫妻二人膝下只有一子，这孩子天生耳大，耳垂又肥又厚，老两口子十分欢喜，总说：“咱家这孩子生就佛相，将来必福寿无穷。”于是给小孩起了个乳名叫“福耳”。

可后来有位看相的先生瞧见，却说：“这孩子耳大无福，双耳要厚而有轮方为贵人，耳厚福厚，耳薄福薄，耳要大，又要圆，又圆又大是英贤；两耳削平，奔劳一世；两耳贴脑，富贵到老；对面不见耳，则是巨富巨贵之相。”

按那江湖上流传的相法，这意思就是人的耳廓不能向前探着招风，须是平贴后脑才能有福，正所谓“两耳招风，买地祖宗”，因此以前迷信的人家，刚生下小孩，都要紧盯着孩子睡觉时不能把耳廓压向脸颊，免得睡成卖尽祖宗田产的招风耳，等孩子逐渐养成后压耳的习惯，也就不再管他了。

那先生看“福耳”的面相，是双耳上薄下厚，两边都往前支着，就说这是逆子之相，再想改也来不及了。

阚氏夫妻哪里肯信，一顿扫帚将看相的先生赶走了，此后对福耳更加溺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活都不让干，这小子长大成人之后，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学会了耍钱嫖娼，把他爹气得吐血而亡。

福耳不但不思悔改，反倒变本加厉，把家里的田产变卖挥霍了，又去偷鸡摸狗，一次被人告上了衙门，他逃到山里躲避，途中撞见一伙养蛊的黑苗，就此跟去湘黔交界混饭吃，几年后回归故里，到家不说孝顺老娘，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他若瞧上哪家的姑娘媳妇，光天化日里就敢进去施暴，谁拦着就拿刀捅谁，比那山贼草寇还要凶狠猖狂。

想来王法当前，哪容他如此作恶，果然惊动了官府，派差役将福耳抓起来过了热堂，他对自己所犯之事供认不讳，被讯明正法，押到街心砍掉了脑袋，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没想到行刑之后的第二天，此人又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依然四处作恶。

官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再次将其擒获正法，可不管福耳的脑袋被砍掉了多少回，这个人都能再次出现，活蹦乱跳地好像根本没死过，百姓无不大骇，不知此人是什么怪物，任其为非作歹，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最后福耳的老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大义灭亲，到衙门里禀告官府，说此子从黔湘深山里学了妖术，在家里床底下埋了个“藏魂坛”，肉身虽然在刑场上被斩首示众，但他过不了多久就能从坛子里再长出来。

官府闻之将信将疑，立刻命人到其家中挖掘，果真刨出一个黑漆漆的坛子，形状就像骨灰罐似的，当场敲碎砸毁，再把福耳押赴刑场碎刷凌迟，挫骨扬灰，自此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妖人死而复生的事了。

特别收录篇 聚宝盆

以前在地方戏文里，有一出戏叫“招财进宝”，演起来很是热闹，表的是各朝各代的降世财神。凡是逢年过节，或是喜庆摆设，需要找彩头的场合，都会请戏班子来演这出戏文。

民间最敬的两位财神，一个汉时的邓通；另一个是周庄的沈万三。邓通曾被皇帝封赏铜山，可以自行采铜铸钱，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说的就是此人铸钱之地；沈万三则是元末明初时期的“江南巨富”，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建都，都要向沈老爷借钱造城，真正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大财主。这两位古人，来被老百姓看做是“财神爷”投胎转世下凡尘，要是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被视为发财致富的“偶像”了。

据说这沈万三可不得了，是天上财星下凡，“左脚生金、右脚生银”，家中财帛通天，富可敌国，哪来的这么多钱呢？是他还没发迹之时，路过湖边见到乡人捕蛙，就地剖蛙取肠，血腥满地。沈万三见状不忍，出钱把剩下的几百只蛙都买了下来，扔回湖中放生。某天晚上他再次路过湖边，听群蛙动鼓噪，从湖底拥一古鼎而出，往那鼎中扔进一块金子，就立即变成两块，沈万三因一时善念得此古鼎，日后盈千累万之资，皆为其中所生。

后来朱元璋准备在南京建都，并决定扩建应天城，把它建得非常有气派。但由于战事频繁，开支浩大，根本没钱修城墙。豪富沈万三答应负责修筑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还有廓房、街道、桥梁、水关和署邸等相关工程。他不仅是一流的营造匠师，还整天在工地上督促度，检查质量。尽管一些“检校”常去工地制造事端，捞取油水，沈万三却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完成。可这样做，恰恰大驳了皇帝的面子。此后他又向朱元璋提出，打算以自己的百万两黄金，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终于让明太祖龙颜大怒。于是他被籍没家，发配充军云南边陲。

沈家被明太祖朱元璋查抄的时候，从地窖里搜出这尊古鼎，问以刘基刘伯温，刘基曰：“此乃聚宝鼎是也。”后世俗传为“聚宝盆”。

当然这无非是民间传说，实际上沈万三是擅长资本运作的大商人，今后要去周庄旅游，可别忘了品尝一下当地的名菜“万三肘子”、“万三蹄”，据说那都是根据沈老爷家里流传下来的菜谱，以秘方配置调料蒸焖而成，皮润肉酥，入口即化。

特别收录篇 憋金咒

中国自古有很多被人遗忘了的“银窖”和“钱库”，由于战乱年代，兵匪横行，埋金藏银是为免招抢掠。太平时期，埋金藏银者也不一而足，其动机往往各不相同，贪婪聚财而生性吝啬者最多。到了宋代，则信奉“掘藏得金”，习惯把大量钱币埋入地下，想给后人一个喜。其实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宋时铜贵而金贱。

地下埋的金银多了，也衍生出不少古怪诡异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富豪家中库银存得太久，打开库门后白银都化为白鸟飞去之事，可见民间一直相信金银有灵的说法。

苗人中，有很少的一批人以采金掘银为生，被称做“金苗”，他们常常以数人为一伙，在深山中以极其诡秘的方法，寻找深埋地下的金银矿脉。不仅是矿藏，湘西兵匪之祸颇多，以前有许多土司，把整罐整坛的金银埋在山中，金苗利用奇门古术，往往也能将之找到。

金苗使用的所谓“方术”，也可以称为“法术”，实际上这个“法”的意思就是“方法”，是使用“术”的“方法”，是包括符咒、诀语、字号、卦歌、道具、秘方诸多法门在内的总称。每一伙金苗中都有一个首领，被视为“金头”，只有金头掌握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方术“憋金咒”。

深埋地下的金银财宝，年头多了，便得精气灵性，这套憋金的古代迷咒，就是专门用于将金魂银魄从地下逼出，然后用针扎住它，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地下宝藏。可要是没有金头的迷咒使金银之魂归位，挖出来的全部金银会腐烂得如黑泥朽木，毫无价值，土人谓之“金银粪”。

古代金苗头领的迷咒，会的人本就十分有限，而且由于太过保密，至今已经失传了数百年，世上无人再通此道，只是学方术之人大都知道几百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套神秘的符咒。他们还知道金银之魂各有不同，但银魄都是小脚白鞋的老年女子，民间称其为“白老太太”，在五行中白色代表金，是金银财宝的象征。

苗疆山区经常有些低矮的屋棚，里面供着“土地菩萨”，仕也包括“土地奶、家宅、祭桥、水井”诸神祇，土地菩萨在苗语里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如果是穿白衣的司土地菩萨，那多半就是土财神“白老太太”了。

特别收录篇 乾坤大挪移

说起我看过最具有想象力的故事，是在唐代的时候，有个商人去长安做生意，卖掉货物之后买了一只鹅，装在笼子里背在身上独自回乡，半路遇到一个书生。那书生正坐在树下休息，见商人来了就起身行礼。书生声称自己走不惯长路，脚底都打了血泡，实在是走不动了，恳请商人行行好，让他钻到竹笼里带上一段。商人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就说：“这竹笼才多大的地方，何况已经装了只鹅，你要是钻得进来，捎你一段也是无妨。”没想到那书生一低头竟钻入了笼中，和那只鹅在一起并不显得拥挤，而且分量好像也没增加。商人暗自惊奇，奈何说出去的话

收不回来，只得背上竹笼继续赶路。

中午的时候停下休息，那书生从笼中钻出来，说：“蒙君相助，无以为报，请您饮上几杯薄酒，万勿推辞。”商人奇道：“此处没有人烟，你两手空空，怎么请我饮酒？”书生笑而不答，忽然张开嘴，从嘴里吐出一个食盒，里面装满了美味珍馐，又吐出一壶佳酿和两个酒杯，与商人席地而作，一边饮酒一边击节而歌。

书生还觉得不够尽兴，要让自己最宠爱的姬妾出来跳舞，于是张开口，从中吐出一个窈窕婀娜的美女，让她跳舞助酒兴。商人没见过如此佳人，不禁看得傻了，也忘了喝酒，而那书生兴高采烈，多喝了几杯，竟醉卧在地，怎么招呼都不醒转。那个美女见状，就上前对商人说：“奴婢有个相好的郎君，想趁此良机将他召来相见，还望阁下高抬贵手，不要声张出去，否则被主人知道，我必然难逃一死。”商人讷讷地点了点头，就见美女也轻启朱唇，吐出一个虬髯大汉，二人低声私语了几句，就走到树后共尽云雨之欢。

正忙活到一半，醉卧的书生忽然伸了个懒腰，好像将要醒转，那个美女大惊失色，一口将虬髯大汉吞下，然后就忙着整顿衣衫。这时书生从地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对商人深施一礼：“小生酒后失态，万勿见怪。”说罢张口吞下美人与酒壶食盒，起身作别，径自走进了深山，从此不见踪影。

这是一种典型的乾坤挪移幻术，神奇古怪到了极致，即使有也不是中土之术，应该是从印度西域流传而来，唐时西域已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题材。

特别收录篇 黄河中的神

黄河虽是浊浪滔天，但河里的水族向来不少，也有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在迷信的说法里，那其中也住着水府郎君，有很多人目击过河神之类的异象，可能是某种大鱼。

以前的官府严格控制盐税，所以有些人被迫铤而走险，利用黄河水路贩运私盐，那是要用一种夹舱船，舱底有夹板，把私盐藏到里面，以此避免盘查，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法子瞒得了一年两年，却瞒不了十年八载，巡河的官差虽然知道，但拿了些好处之后也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盐枭都是亡命徒，逼急了真敢杀官造反，正所谓“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在黄河上贩运私盐的船帮，除了要给巡河的兵勇官差好处，起航时还得祭祀河神，把整袋子的盐投入河中，祈求水府郎君保着行船平安，

别遇上大风大浪。

却说有这么一艘夹舱船，以前没来过这段河道，初走黄河贩运私盐。那船老大以前就是个心黑手狠的土匪，为人十分吝啬。有船夫劝他给河神献祭，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把盐扔进河中一袋，只撒了把大盐粒子。

当夜船帮在青铜峡前留宿，夜里突然来了一个老者，头戴绿疙瘩帽刺儿，平时人们头上帽子的帽刺儿都是红的，而这位老者头上偏偏戴了个绿的，显得十分扎眼。那老者手中端着个瓢，想找船老大讨一瓢咸盐。

船老大认为贩运私盐明犯王法，那是提着脑袋混饭吃的行当，却不是开粥场行善事的，做买卖讲的是以本图利，被官府盘剥是没办法的事，如何肯平施舍给不相干的人，于是连哄带赶把老者赶走。

船帮里少掌柜的心善，见那老者可怜，便掏出钱问船老大买了一瓢咸盐给那老者，老者千恩万谢地去了。转天继续开船前行，一路到了青铜峡，上游突然发起大水，浊浪排空而至，霎时间失了日色，天昏地暗，众人正忙着稳定船身，忽听有人喊了一嗓子“龙王爷亮翅了”。

大伙赶紧举目观瞧，就见黑压压的一个庞然巨物，露着山丘般的脊背，从黄河中冒了出来，原来那是一只巨鼉，足有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那么大。巨鼉冲着夹舱船直接撞来，最后把整条船给顶翻了才算完，整船的货物全沉到了河里，然而船上的人一个没死，都被河水卷上了岸，后来人们都说这多亏了少掌柜施舍了一瓢大盐，河神祖宗才开恩放了他们。

特别收录篇 成祖找墓

古时候的皇帝，只要一登基，就开始张罗自己死后地宫的事情。修皇家坟墓可不是那么简单，需要风水好、气派，还要防盗，皇帝在位多少年就要修多长时间，总之工程浩大，劳民伤财。这明成祖却是为自己的墓穴忙前忙后，比较少见的亲力亲为的皇帝。在为墓穴选择地方的时候还发生过有趣的小故事。

明成祖为了能使自己的江山长久，对墓穴风水极其看重，与军师刘伯温多次出行，从东到西，又从南到北，最后在北京西庄的钱粮口看见一块平川之地，刘伯温观其势推断顺其直走肯定有风水佳地，果不然此地三面环山，坐北朝南。刘伯温大赞：“此处南端，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左青龙，右白虎，而吾王脚下之地乃是卧龙窝。”明成祖听后极为高兴。刘伯温又说：“如此大好风水之地，恐怕此地已有墓碑。成祖则不

以为然：“普天之下，均是王土。”刘伯温听后便不再多言。

向回走时，天色已晚，刘伯温便与明成祖决定找个地方住一夜，二人向南走去，忽听敲锣打鼓好生热闹，那时与现在不同，迎娶都在晚上。明成祖对刘伯温说：“有迎娶之日今天必是好日子啊！”刘伯温掐指一算，今日乃五鬼之日啊。说着就看一顶轿子过来，二人急忙向轿子追赶，只见轿子前面打灯，后面吹打，忽忽闪闪走得很慢，抬轿人也觉得奇怪好像不是自己在走而是在飘，待刘伯温二人追上时已到村口，不知不觉又恢复了正常。他们便随轿子来到了办喜事的家中，明成祖觉得应该沾沾喜气，与刘伯温走了进去，院内宾客众多，喜气洋洋，到账房先生处每人以五十两随礼，这可慌了记账的先生，急忙跑去向东家汇报了这事，东家早已忙得乱哄哄哪里还顾得上，只得告诉记账先生好生对待吃住全管。依照东家的意思，给二人单独开了酒宴，记账先生陪着喝了两杯，刘伯温便问：“这婚日是谁所选？你可知这是什么日子？”记账先生答：“此乃教书姚先生所选，先生是远近有名的智者，选的日子肯定错了，一会儿待二位吃好，我带二位到姚先生那里，想必您都是远道而来，舟车劳顿，那里环境清幽适合休息。”二人连忙道谢。

酒足饭饱，二人随记账先生来到姚先生的住处，记账先生走后，姚先生泡上两杯茶，一杯先给明成祖，另一杯给了刘伯温，刘伯温顿时明白此人有些本事，知道先君后臣之礼，想必已经知道他们二人的身份。

刘伯温喝了一口茶便询问姚先生：“先生多少弟子？”

姚先生答：“不多不多，二十八位。”

二十八宿，刘伯温暗自明白，又问：“先生可懂阴阳八卦？”

姚先生答：“粗粗浅浅，略懂皮毛而已。”

明成祖开口便问：“那你可知今日乃是五鬼之日，为何为其选今日成亲？”

姚先生笑了笑说：“此二人不仅日子犯五鬼，命里也犯五鬼啊！”

按照迷信的说法，犯两个五鬼可不得了，加之明成祖更加迷信极为不解，又问：“明知日子犯五鬼，人也犯五鬼，为什么不好言相劝，而使其凶上加凶呢？”

姚先生连忙说：“其实早已化解，五鬼且怕龙虎，龙虎一到五鬼全消。”

明成祖听后心中一悦，皇帝以真龙天子相封，刘伯温乃军师，其一员虎将，姚先生之言不正说此二人嘛。明成祖又故意一问：“龙在何处，

虎在何处啊？”姚先生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明成祖大悦：“原来先生早已知我二人身份，果真名不虚传啊！”姚先生自知时机已到便跪下叩拜。

刘伯温看在眼里，也知此人有些本领，便说：“先生既然已知我二人身份，想必也知道我们来此之目的，您有这身本领何不为国效力，如今皇上选择墓地乃是件大事，您给瞧瞧这龙脉吧。”姚先生拱手以礼答应下此事。

说完，姚先生便起身带二人向外走去，此时外边一片漆黑。别说选墓穴，就连辨路都困难。可姚先生却轻车熟路，貌似已知二人心思，恰巧来到卧龙窝。刘伯温对此人也刮目相看。

地点已定，明成祖回去后就派人动工了，姚先生也向明成祖道出此处有一民碑，虽然风水极佳，但皇室占用民家旧坟不太好。明成祖却说：“是宝地必皇室为先，不用管新旧。”就这样将墓碑挖了出来搬到了远处，此墓碑之主姓康。

姚先生见明成祖非心中明主，便远走他方。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出家为僧，分说不一。至于后来，老百姓们都说这明成祖姓朱，搬走了姓康的碑，同音字“猪”离开了“糠”那不是越长越瘦？修了皇陵后，接下来的就一个比一个小，家道再也发不起来了。当然这只听途说的野史，不知是否真有一事。

特别收录篇 古代中国的“地心游记”

由于我出身于地质勘探家庭，工作后又常到矿区出差，所以往往对地下世界的探险故事情有独钟。科幻小说家凡尔纳，在我心目中有着伟大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用其独到的文笔和深邃的科学眼力，写就了二十多部科幻小说，其中我最喜欢的当属他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品《地心游记》。

这个故事讲述一位教授在某册古老的书籍里，偶然得到了一张羊皮纸，从而发现前人曾到过地心旅行。教授决心也开始同样的旅行。他和侄子从汉堡出发，到冰岛请了一位向导，探险队按照前人的指引，由冰岛的一个火山口下降，途中历尽艰险和种种奇观，经历迷路、缺水、史前生物等种种险情，也得到了地下海、史前人骨骼等惊世的发现，经过三个月的旅行，最后回到了地面。

中国古代也常有这类离奇惊险的传说，据说在唐代贞观年间，洛阳附近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有个村子陷入了地下，全村只有一个叫王原的人活着逃了出来，此人的经历堪称“中国版地心漫游”。

据说这个王原通玄修道，是个修真炼气的人，地裂村陷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睡觉，初陷时整个村子还算完好，村民们尚能大声呼救，彼此相闻，但落入深泉之际，满村的男女鸡犬就全部淹死了，只有王原擅长形练之术，能够浮海不死，他坠下地底千丈，被水流带到一个空旷无极的地底世界，忽见有怪蟒探首而下，口中流出黑色黏液，垂挂如柱，吓得他急忙绕路逃开。

王原顺着地底洞窟前行，赫然见到几座宫阙连绵的古之大城，居住在城中的人都身高过丈。有个巨人听闻王原的遭遇，给他指点了一条生路。王原按其指点，又行出不知多少里数，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摸到地下有细细软软的都是尘土，但有股糠米的香气，他饥饿难耐，抓起几把就往嘴里塞，吃下去甚为香甜，果然能够解饱，他借此为生得以活命，在地下走了三年才出来。

回来后将这番经历说给一位见闻广博的老道。那老道听罢告诉王原，地底的古城一共有九座，都在昆仑山下，称为九馆，城中身材高大的巨人是地仙。黑色黏液是黄河下老龙所吐之涎，吃了可以不老不死，至于尘土则是龙涎风化形成的泥，吃得再多也只是充饥罢了。

特别收录篇 路边的瓜棚

我有个铁哥们儿，跟我是地质队大院里从小玩到大的交情，他毕业后仍在地勘部门工作，一年到头没有几天不在野外，大山、沙漠、森林到处都去，外人也许很羡慕这种工作，实际上很艰苦，也非常枯燥，连媳妇儿都不太好找。

去年春节的时候见到他，他跟我说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正是夏天，他开着越野车到内蒙出差，地点是在赤峰周围，行到途中车子的空调坏了，散发着毒火的太阳，把人烤得口干舌燥、头昏脑胀，只好停在路边等天黑了再走。

路边恰好是大片大片的瓜田，乡下偏僻之处，过往的车辆极少，所以不像大城市里商业化严重，连喘口气都快收钱了，农村的民风仍然十分淳朴。

当地瓜田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主人家往往搭起一处茅棚，摆几张矮桌板凳供过路之人歇脚。正是骄阳似火、挥汗如雨的日子，路上走得口渴困乏之人，便到瓜田茅棚中乘凉吃瓜，只要你打声招呼，主人则分文不取，不管吃多少都不要钱，但许吃不许拿，带走就得按价付款，而且吃瓜之后要把瓜籽儿留下，人家瓜农留着要当种子。

我这哥们儿跟几个同路之人，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吃瓜歇脚，坐在浓

荫下听着蝉鸣，吃几块脆沙瓤的西瓜，又解渴又消暑，别提多舒服、多放松了，比之坐在空调房里喝冰镇饮料，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趣味，没真正去过瓜田的人，永远想象不出这种亲近田野的感觉。

主人见瓜田里有个大西瓜长得肥美可爱，怕是快要熟透了，便掐秧取瓜，抱进瓜棚给众人食用。谁知把这大西瓜摆到桌上，举起西瓜刀刚要切瓜，那瓜竟似变活了一般，从矮桌上滚落于地，往地势高的田埂边滚了过去。

众人无不大奇，在瓜棚主人的率领下，赶将上去把那西瓜按住，手起刀落，“咔嚓”一声切做两半，这才发现瓜中的瓜瓤早已没了，只见一条一指宽的大蜈蚣盘在瓜皮里面。众人看时，瓜中所藏的蜈蚣已被西瓜刀切成三截，蜈蚣腹中有小指甲盖般大小的结石十余枚，灰蒙蒙的没有任何光泽后来听到有人说那东西叫做“蜈蚣珠”，是蜈蚣体内的结石，可以避热毒治痛风，十分后悔当初没找瓜棚老褪耻一枚。

特别收录篇 雄鼠卵

我几年前去内蒙古办事，途中经过草原，住到当地牧人的帐篷里，瞧见那户牧民家中，摆放着一个小碗，里面倒满了清水，浸泡着两颗小石子，都是白花的椭圆形状，比鹌鹑蛋还小着两圈，上面有整齐的紫色斑点。我父母在地质队工作，各种矿石切片我都看腻了，但从没见过这种石子，看摆放的方式显得很郑重，应该十分珍贵，我不免好奇心起，就跟牧民打听这是什么石头。

牧民主人说这是很多年以前留下来的、解放前萨满用过的雄鼠卵，值钱不值钱不清楚，只是留得年头多了，一直没舍得扔。

我恍然大悟，原来雄鼠卵就是这样的，今天算是见着实物了，以前我听家里的老人们讲过，那时我还觉得纳闷儿，公耗子怎么可能有卵？好像连母耗子也不会有吧？实际上，爬虫走兽腹中的结石，在旧社会统称为“内丹”，但各自还有各自的名目，这枚“雄鼠卵”，就是老鼠的内丹。

后来我特意翻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古书中记载着，用“雄鼠卵”山中致雷雨颇有奇效，此是自然造化所钟之奇，难以常理论测。比如凡是雄鼠所产结石，其上都有天然生成的符文，这在《本草纲目》上都有明确的记载，非是妖妄流传之言。又比如百岁老刺猬腋下会生有镜印，猪羊的结石上生出印篆，也都各自有其异效。

易法有云——阴阳合而后有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听说这法子原是汉朝时传下来的匈奴法，以净水一盆浸泡特殊石，反复

淘洗不断，密持咒语良久，即会降雨。石子名为鲜筴，最大的有鸡蛋大小，最小的如同豆粒，这些石子全是地上走兽及五虫腹中所产，其中以牛、马二宝最妙，也最为难得，后来此术流传至中土，虽然不知咒言，但照此方以水浸石，也可致雨。

牛有黄在胆、犬有墨在肾，牛的结石叫做牛黄，生在胆囊之中；犬的结石生在肾脏，叫做“犬墨”。另外马之宝、驼之黄、鹿角之玉、兜角之通天，都是此类事物，功效作用各异，举不胜举，药中之贵，莫复过此。

盖因走兽之丹，乃吸取日月之精华，年深日久所得，日月之精也既是天地间阴阳之气，以清水浸润摩擦混合，正是经卷典籍中所言的“阴阳合而后有雨”，故此能使云雨聚合、雷电激荡。

特别收录篇 骗婚

天下骗术无奇不有，大部分的骗子都是抓住了大家贪图小便宜的心理，骗去些钱财，但是今天要说的，却是我听过最骇人听闻的骗术，而且真切地发生在我朋友身上，不仅钱财受到损失，而且心理和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这位朋友也算事业小有所成、社会经验丰富的青年才俊。早年高中毕业后，毅然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和亲戚一起远赴边境做起生意。早年做边贸生意还是不错的，十几年的光景，当重返故里之时，也算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了。谁曾想久经社会之人却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回来不久他就认识了一个漂亮姑娘，俩人一见钟情，看到他事业、爱情全部顺风顺水，我们这些相识的兄弟都为他感到高兴。在他们交往半年后，就登记结婚了，虽然半年的时间不足以考验一段感情，但是对于三十好几的人来说，结婚也等于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

筹备婚礼的时候，女方很是慷慨，在如今这个房、车至上的社会，女方主动提出不需要买房子，缘由就是，第一，女方家是三室一厅的大房子；第二，岳父常年不回家在外公干；第三，岳母孤单方便照顾。看起来是件很温馨的事情，没曾想这就是陷阱的开始。

不买房子了起码要装修，家电家具哪还好意思让女方出。装修、添补家具家电，这就三十几万花了出去，这样还不算，礼金方面自然也不能薄了，女方一下子要走了二十万，汽车登记的也是女方姓名。在结婚方面，女方要求不摆酒席，出门子不从妈妈家走等很不符合常理的要求。本来开始也不能理解，但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自然所有顾虑就全被打消了。

双喜临门本应高高兴兴，没成想孩子并没有到预产期就早产出世，却在发育不良加上胎位不正的情况下，女方执意顺产，仅一小时就顺产出生，但孩子多处骨折，没过三天就夭折了。最后女方又一次要求将婴儿火化而非入土安葬。一切在悲痛中结束后，女方关起了大门借言缘分已尽便要离婚。此时他才恍然大悟，一切所做只为毁尸灭迹，但为时已晚，孩子在之前的检查中都很正常，后期的检查就不让他陪同而去，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对胎儿动了手脚，不买房、不摆酒只要钱，都是暗中蓄谋已久的计划，最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女子，居然会拿自己腹中胎儿当做骗钱的工具。

特别收录篇 寻找圣泉

在这些年的旅行中，喀纳斯是给我留下记忆最深刻的地方，不仅仅有美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年去喀纳斯的时候已是初秋，游历湖区后我们便决定在此多停留些日子，湖区附近有武警招待所，这个地方一般是不对外开放，我们也是误打误撞，不过好在人少，还是可以住的，湖区夜晚很冷且很静，睡觉的时候，盖了两层被子，日照很充足也暖和得多。当地的居民经常会给武警官兵送来很多干果，然后他们就把干果放在招待所院子里晒，偶尔凑过去拿一些吃，当然他们也会主动邀请你去品尝。我喜欢和当地的居民聊天，不仅能听来很多风土民情，在聊天中还会有不大不小的意外收获。

住在招待所附近的一户居民，祖孙三代，爷爷非常热情好客，我们和他聊天。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拿出了很多自制的食物来招待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讲起他小时候的喀纳斯，最重要的是他提起了“圣泉”这个地方。老人家的描述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寻找圣泉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

圣泉是当地人非常信奉的一处泉眼，经常会有人步行前去朝拜、许愿。为了节省时间，老人家把他家的马借给我，还让他的孙子给我充当向导。小孩子名叫艾尔肯，因为他头发卷卷的，所以我喜欢叫他毛毛。策马扬鞭一路飞驰，翻山越岭，周围的景色起起伏伏，穿过沼泽地的时候，马的姿态时而上仰、时而下冲，着实让我捏了把冷汗。离圣泉不远的地方，马已经不能通过了，前面横七竖八长着奇怪的枝干，说来也奇怪，穿过怪树林临近圣泉处，树木挺拔，中间闪出一条路，豁然开朗，却并非人工铺设。

圣泉是一处直径大概半米左右的泉眼，水极其清澈，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你发出声音的时候，泉眼里的水会打出浪花，晶莹剔透。随着声

音频率的增加，水花也会加快或减慢，很是神奇。在当地人的眼中此处泉眼是神圣的，周围的树上也挂满了人们许愿的小牌牌。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忽然周围林子中发出了声响，毛毛说此地有大熊会出没，二话没说上马返程。

后来在和别人讲述旅行故事的时候，寻找圣泉的经历经常会作为我的一个保留节目，每次都能讲得津津有味。

特别收录篇 麝香

旅途中最能消磨时光的方法就是和车上同行的人聊天，一来比较长见识；二来如果恰巧遇到旅行目的地的当地人还能多了解些那里的风土人情。有一次，在去青海的路途中，一起同行的恰巧是一个藏族的小伙子，汉语讲得不错，人也开朗，更奇特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香气，经询问才得知原来他身上包里带的就是麝香，以前经常听说麝香是一种材，没想到还有此等特殊的气味，经他介绍我才得知麝香的由来。

麝香来自于一种叫“麝”的动物身上，其形状像鹿而小，后肢明显长于前肢，雌雄头上均无角；四肢趾端的蹄窄而尖，侧蹄特别长。

经验丰富的捕麝高手，只要看见它遗落的毛发便可以辨认出来山上有什么野兽。如果有麝的山，其香味奇特。凡荒山深壑有三种香味，其一是毒瘴之味；其二是草药之味；其三就是麝香之味。寒瘴不香，热瘴微香，毒瘴最香，瘴越毒香气则越浓烈。野花山药其香气氤氲而有味，闻起来清神干爽。麝香之味从远处闻起来香气浓烈略带腥味，时有时无，若即若离。如果临近麝的洞穴，其腥味更加难闻，按照它的腥味寻找肯定能找到，百无一失。

麝香分为几种。麝脐容易腐烂，经常会流血，待到天晴之时必须仰在草地露出麝的脐暴晒，脐眼凸出，异常腥臭，待蚊蝇前来啄食之时突然缩入，小虫被碾成粉末，一日数次脂渐凝厚，此种称为草头麝。药材常用的品种则是吸入蜂蝎、蜈蚣这类的毒虫，脐有朱红点，此种称为红头麝，这样的很是少见。但最为珍贵的则是蛇头麝，毒蛇吸吮其脐，麝被惊痛用力地吸缩狂奔，蛇身盘结，用不了多久蛇头和身子便断开，蛇头腐烂在其脐内。脐内有双红珠，是为蛇眼，如若得到用于合药香味久经不散，治毒症非常有效果。

他还告诉我，以前听他爷爷说，那时候猎麝采麝香并不容易，因为麝这种动物非常有灵性，而且善于奔走，如果让它发现了追捕的猎人，它会很快自己吃掉分泌出来的麝香，所以熟练的捕麝高手，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埋伏在其周围，声东击西，让它无暇顾及。如果受伤了被人追

捕它便倒地哀鸣遮掩其脐或是四脚紧抱。并不是捕到所有的麝都会有麝香，所以麝香很是珍贵。

后记 讲故事的人

“如果家中突然发生火灾，你只来得及带上一件物品逃生，会是什么东西？”记得曾被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然而我当时想了许久，都没有找到确切答案，似乎我家里根本没有什么收藏品和传家宝。考虑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电脑硬盘”，因为里面装着“存稿”。大概对于一个作者而言，最重要的身外之物，就是尚未完成的“稿件”了，一旦损毁丢失，说心疼吐血都是轻的，恐怕跳楼卧轨也干得出来。就像没有顶着炎炎烈日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过的人，永远无法真正体会粮食来之不易；没有写作经历的人，也很难想象其中的艰难。

这几年写作的体会，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痛苦”，感觉前半辈子都没这么苦过。从2005年10月份，我开始写《凶宅猛鬼》至今，将近五年的时间，眨眼就过没了，出版的实体书也有十几本，好几百万字，偶尔也能有些成就感，但仔细回想起来，留下最多最深刻的印象还是“痛苦”。

之所以说我写作的过程“痛苦”，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个人的性格与能力，都不适合从事专业写作。首先不能忍受孤独，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更达不到心无旁骛的专注境界；其次不是科班出身，没受过系统培训，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引。

在2005年年底，我看到公司里有个女孩整天上网看小说连载，就问她要了网址，发现原来网上有很多人，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内容五花八门，题材广泛，路子很野，水平则是参差不齐，与我印象中摆在新华书店里的小说，有很大区别。其中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网络连载中与读者形成的互动氛围，我喜欢热闹，哪人多就往哪扎，时下流行的东西都有兴趣尝试试试，所以当时就动了心，打算混进去玩几天，也没想过要有什么追求。

谁知这种网络连载的形式，看似轻松愉快，其实将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每天连载的内容，字数虽然不多，却完全属于现炒现卖，都是即兴发挥，在没有故事大纲的情况下，“灵感、逻辑、创造力、精神状态、叙事节奏”差一点都不行，已经发出去的部分即成定局，再也无法修改，我想写的故事类型又必须充满悬念和张力，稍有疏漏就无法自圆其说。

那时候也从没想过，要把自己放网上的作品出版实体书，因为我很

清楚，各行各业都会有相应的规则，而我的作品很可能达不到审查要求，面临的困难会成倍增加，后来与出版商签了合同，才知道果如先前所料。

不过这一写就没收住，除了周末和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每天都用半天时间，写三千字左右的故事，就像是写日记一样，成了我这几年一成不变的习惯，从业余写作转变成了半职业写作，有人问我是不是想改行当作家或网络写手，我回答不是，并没有考虑过把写作当职业，顶多算个“票友”。

在此透露一些秘密，我此前听过几条关于大师级作家的传闻：“一、真正的大师都不是亲自动手写作，而是通过口述，由助理在旁边打字记录，所以只要躺在摇椅上动动嘴就好了，科学家也承认——躺着会比坐着更能调动想象力。二、名家身边，都有个智囊般的秘书负责提供信息，可以随便问她世界上古往今来所有的事。三、说什么每天熬夜工作，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赚到钱就会立刻跑去娱乐场所，所以才有很重的黑眼圈。四、以采风或寻找素材为借口，到各地旅行，并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这其中到底有几项是真实的呢？嘿嘿，不告诉你。

我想如果真能享受这些待遇，那么把写作当成终生职业来奋斗也不错，可直到我真正接触过许多大师之后，终于知道现实与传闻相去甚何止十万八千里，写作确实是件非常孤独的事情，也许只有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并且完全沉浸到故事当中，才能享受这种寂寞。

我写过的《谜踪之国》《鬼吹灯》《贼猫》《死亡循环》等小说，涉及的时代背景各异，从北宋、清末、民国直至现代几乎都有，尝试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不同的地域和年代特征，是件有趣的事情，而冒险题材，则是我比较偏爱的类型，不过这类故事悬念强，情节惊险刺激，却也存在着很大的瓶颈，大致就是“一群人，深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遇到一些神秘的现象，随后揭开谜底，幸存者逃出生天”的模式化套路，这是类型化作品客观存在的瓶颈，看多了或写多了都会产生厌倦情绪，而且中国不是好莱坞，读者和观众都对“解释悬念”的接受范围有个尺度，包括我个人，也很不喜欢那类将一切超自然现象，都解释为外星人或鬼怪作祟。闹鬼太迷信，外星人太遥远，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就连长生不死和时空穿越之说，都显得幼稚，没有真实感。如何能在狭窄的瓶颈之中，写出不落俗套的内容，将出入意料的天大悬念，解释得合情合理，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和灵感，注重细节描写，逻辑清晰，这个目标不难实现，我感觉单是在写作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人物的“对话”，

文字与电影画面不同，观众看电影，一看人物出场，不用开口，已经能直观感受到角色的相貌和气质，可书里的角色不行，不论怎么强调外表，没有符合他性格特征的话语，就很难使其跃然纸上。如果我一天写作四个小时，大约是三千字左右，也许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两千九百字，其余不到百十来字的篇幅，都是从角色口中说出的语言，却往往需要花费几个小时。从内到外，是我习惯刻画人物的方式，也是常常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之处，有时候一句话反复改个几十遍都不满意，真是急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安。

另外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心理障碍无法克服，就是难以接受编辑对我作品的删改，手机钱包丢了我都不太在乎，曾经在一星期之内，家里的X360接连坏了两部，我眼也没眨，可是如果我发现出版的实体书中少了一两句话，或者被改掉了几个词，就会耿耿于怀，我至今对自己的作品出版后，在哪一页被删改了哪个词哪句话，都记得一清二楚，恨不得找上门去刨根问底。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具有双重人格，可我又不是双子座，总之这大概不是一种好现象。

眼看着写过的文字已经印成了一册册图书，码起来能有半人多高，有时候在机场等飞机，瞧见候机楼的书店里卖我的作品，心里就觉得跟做梦似的，倒不是觉得出几本书是件多了不起的事，而是自己纳闷自己是怎么坚持写下来的？为什么我一起写作过程就是痛苦和折磨，全是倒不完的苦水，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远远超出了我预计，却为何连续不断地码了几千字都没半途而废？

我一度深信这是金钱的力量，是出版商付给我版税我才有动力，但往深处想想，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从事金融期货行业，整天跟钱打交道，如果我能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买游艇倒不敢奢望，买车买房娶媳妇生娃却肯定不是问题，可是我发现我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麻木和懈怠，甚至对赚钱都失去了应有的欲望。

究竟是什么维持了我对写作的这份“热情”？我一直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真正的答案，可脑子里只是模模糊糊有个影子，始终说不清楚。去年春节放假，我出门旅行，途中和别的游客闲聊，话题是“最老的职业”。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最早的职业是什么？据说现在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娼妓”。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十分意外，我本来以为会是“猎人”，正要和他们接着侃下去，可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会不会是“讲故事的人”？

大概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童年时代，一边围坐在火炉前，一边听长辈讲故事的难忘经历。越是那种神秘古老的旧事，就越是听津津

有味。虽然有些害怕，更多的却是好奇，总是急切地想要追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直到讲故事的长辈说：“今天太晚了，就讲到这里为止，赶快上床睡觉。”但我们却仍是舍不得离开：“求求您了，再讲一点吧。”

这种情景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年代，就连那些裹在襁褓中还不能说话的婴儿，似乎也能听懂简单的故事。大概讲故事与听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也许从洪荒时代起，出去打猎摘果子的猿人，晚上回到洞穴里就会象这样对小猿人讲述白天的经历。不过考古学家都无法证明，谁是世界上第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比人类文明的起源还要难以考证。我更是没有办法证实“讲故事的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但我相信，这个职业一定足够古老。

如果宽泛些看，写小说的作者、拍电影的导演等，都是这种古老职业的继承者，可能我在骨子里，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虽然写作时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很多，但最终将自己的故事完成，并且传递给读者，从中收获到的那份“感动”，绝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

《鬼吹灯》

《鬼吹灯》是一部中国大陆的网络小说，主要内容是盗墓寻宝，作者为天下霸唱。第一部包括四卷，分别是《精绝古城》、《龙岭迷窟》、《云南虫谷》和《昆仑神宫》。随后作者继续创作第二部，内容涉及陈瞎子和鹧鸪哨之盗墓往事。第二部包括四卷，分别是《黄皮子坟》、《南海归墟》、《怒晴湘西》和《巫峡棺山》，全八卷简体中文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但对原书中部分“封建迷信”、“恐怖灵异”的内容进行删改。

鬼吹灯是一个系列形式的文字冒险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脉搏，寻找那些失落在大地上的一处处龙楼宝殿，沙漠、雪山、森林、峡谷、急流、草原、鲜为人知的神秘动植物，危机四伏的陷阱，步步惊心，环环紧扣，超越极限与想象力的挑战，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揭开一层层远古的神秘面纱。

小说中作者首创历史上四大盗墓门派——摸金、卸岭、发丘、搬山，其中摸金是技术含量最高，规矩最多的门派。“人点烛，鬼吹灯”是传说中摸金派的不传之秘，意为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须速速退出，不可取一物。相传这是祖师爷所定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传承，不得破。有谚为证：发丘印，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人点蜡，鬼吹灯，勘舆倒斗觅星峰；水银痣，养明器，龙楼宝殿去无数；窖沉棺，青铜椁，八字不硬莫近前。

主要人物

胡八一（胡说胡有理）

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概括就是敢造反，总能找到理由说服自己和别人，红卫兵、知青、工兵、野战军、个体户、掌握寻龙诀的摸金校尉，一腔剩勇。（原名：胡建军 后因为在幼儿园时全班叫建军太多而改为胡八一）

胖子王凯旋（只信任胡司令一人）

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既然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不牛逼怎么行？狂妄靠的是实力，牛逼凭的是魄力，这就是喧哗上等性格比较二，认钱不认人，枪法第一，将门之后高干子弟，除了怕高别的都不在乎，不仅具备完善的斗争理论，更可贵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乐

于斗争。

Shirley杨（信仰上帝）

美籍华裔，卓越但不高傲，美国海军学院毕业，放弃从军改做摄影师，支持民主党，继承了家族中密而不传的搬山分甲术。

明叔雷显明（破产的投机港商）

祖上拜十三须花瓷猫，以背尸翻窰子起家，又在南洋跑船致富，继承了民间散盗的一切优良传统，专业从事不法勾当，座右铭是不赌不知时运高。

大金牙（最喜欢古玉）

传统市侩，满身老旧习气，潘家园旧货商人之王，跟老胡胖子同是老插，由于身体素质不好，所以在内心深处比较推崇和信任胡八一，希望能跟着他发财。

陈瞎子（算命者）

祖上是湖南湘阴显赫一时的世家，到他这代已经做了三代卸岭盗魁，生的一双夜眼，民国期间做过三湘四水显赫一时的卸岭盗魁，后去云南献王墓的时候死了不少兄弟并毁了一对招子。从此退隐，以算命为生。平生忌讳之事，就是见到社区红袖章大妈。

丁思甜（胡八一和胖子的红卫兵战友）

唱歌跳舞文艺全能，内蒙古草原插队，心地单纯善良，崇拜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原名：丁乐乐后在忆苦思甜时期改为丁思甜）（死于白灾）

阮黑（航海经验丰富的船老大）

越南籍华人，反VC者，流落海岛打渔为生，朴实可靠，识风信，知水性，洞悉海底地型。（被虎鲸咬死）

古猜（龙户）

古代置人后代，在海中来去自如，彪悍绝伦，最善赴水采珠，周身纹有“透海阵”。

鹧鸪哨（最后的搬山道人）

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嫉恶如仇，黑夜的宠儿，身手超凡脱俗。Shirley杨的外祖父。后拜了坐长老为师学习摸金校尉的手艺.因其擅长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人送外号鹧鸪哨。

阿香（明叔的干女儿）

科学教的牺牲品，孤苦无依，缺乏主见，拥有佛经上所描述的本能的双眼。

张赢川（胡八一的师兄）

甘于平凡，貌不惊人，穷通易学，推天道明人事，《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作者张三链子的后代。

初一（昆仑山的向导）

沉稳干练，打狼好手，刀不离身酒不离口的藏族汉子。（和昆仑山白狼王同归于尽）

英子（鄂伦春族向导）

性格火辣，倔强直爽，游荡在山林中的猎鹿人，精于养獐。

安力满（维族老向导）

总是以胡大的旨意为借口，逃跑起来毫不迟疑，沙漠里的老狐狸和活地图。

老羊皮（接收丁思甜插队落户的牧羊人）

秦腔与马头琴之达人，迷信思想严重，平时沉默寡言，拥有一肚子的苦水和秘密，五千年沧桑写了满脸。与兄弟杨二蛋曾做过倒斗的生意。（死的离奇诡异，死后尸体被雷击中）

封学武（孙教授）

化名孙学武，表面看是苦干实干派，其真实身份是观山太保的后人，一辈子没自在过，连个能说心腹的朋友也没有，唯一可信任的，也仅仅是藏在棺材峡的那头巴山猿。

销器儿李（老掌柜李树国）

蜂窝山，七十二行里的手艺人，专门制作个人销器儿的工匠，手艺技术高超，是解放前有名的高手，黑白两道无不相识。曾按照金算盘留下的图谱和合金比例的秘方制造出一把金刚伞。后中日战争爆发，逃难入川，又化了一个假名，开间店铺买卖杂货，实际上还是想做老本行。

陈教授（学院派）

慈祥和蔼，学识渊博，对年轻人总是寄予厚望，痴迷考察文物古迹，拥有极强钻研精神的工作狂，一度由于受到打击过重导致精神失常。

张三爷（清末盗墓行里的老夫子）

一人挂三符，人称张三链子，真名不详。阅人无数，生平积案无数，而官府不敢动也。本身也经历了无数此的磨砺，深通风水之术，写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详细记载着张三爷生平所学。门下党徒众多，家财不计，更广交无数达官贵族，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

张三爷有四个徒弟，分别为金算盘，铁磨头，阴阳眼孙国辅，和日后出家了的了尘长老，个个身手不凡。

天下霸唱新书《贼猫》中的张小辫，据传便是张三链子年轻之时。

掰武（崇拜同行大金牙）

在海岛黑市上经营酒馆和青头货的华裔残疾商人，祖上曾在前清水师营听差，海事通吃，无差别交易者。

特别名词

尸煞：上尸体身的恶鬼。

倒斗：盗墓。

倒腾：同倒斗。

元良：对盗墓同行的尊称。

粽子：发生“尸变”的尸体。也指墓里的尸体保存的比较完好，没有腐烂。

大粽子：身上或身边有财宝的尸体。也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

干粽子：墓里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肉粽子：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多。

摸金符：摸金校尉的护身符，由穿山甲的爪子做成，有辟邪的神力，是无价之宝。

换用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沟在蒿腊中七七四十九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八百天，一寸多长，乌黑靛亮，坚硬无比，符身携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有护身之用，是正版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

摸金校尉：四大盗墓行业中的一种（摸金校尉、发丘天官、搬山道人、卸岭力士），以会看风水著称，书中主人公就是一个摸金校尉。

龙楼宝殿：超大型古墓。

精绝古国：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消失多年的城邦。

尸香魔芋：传说中守护所罗门宝藏的魔鬼花，人接近会因产生幻觉从而自相残杀。

鼈尘珠：商代第三十二代君主武丁在崩塌的山峰中找到的一只染满黄金浸的玉石眼球，又称凤凰胆，传说具有神秘力量。方言指说谎或欺骗某人。

司天鱼：是搬山道人用于航海的独门方法，由于司天鱼只会把内丹球顶向东边，从而指引方向。被成为“抬头不见北斗星，低头能望见司天鱼。”

魁星踢斗：搬山道人的绝技之一，专用于卸去僵尸大椎。

发丘天官：又名发丘灵官，与摸金校尉相似，盗墓门派之一。

卸岭力士：人多势众，亦匪亦盗，盗墓门派之一。

搬山道人：行事诡秘，盗墓门派之一，所做只为求取“丹珠”不为财物。

观山太保：少数人组成的不为人知的盗墓门派，起源于明代。

文化背景

摸金符

用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沟在嵩腊中七七四十九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八百天，一寸多长，乌黑靛亮，坚硬无比，符身携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有护身之用，是正版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

泰坦魔芋花

泰坦魔芋花 (Titan Arum)，也称为“尸花”，它还有更形象的一个名字“尸臭魔芋”。此花生长于苏门答腊群岛，花龄为 150 年左右，成花预计可以高达 1.8 米左右，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花。它有着类似马铃薯一样的根茎。等到花冠展开后，呈红紫色的花朵将持续开放几天的时间，散发出的尸臭味也会急剧增加。当花朵凋落后，这株植物就又一次进入了休眠期。而它散发出的像臭袜子或是腐烂尸体的味道，是想吸引苍蝇和以吃腐肉为生的甲虫前来授粉。它非常艳丽，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美，然而这种美得出奇的花朵确实是生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在依然还有存在于世界之中。

而它遥远的祖先“尸香魔芋”，早已灭绝千年之久，这种魔鬼之花，

用它妖艳的颜色，诡异的清香，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由幻相所组成的陷阱，引诱着人们走向死亡。传说“尸香魔芋花”就是守护索罗门王宝藏的恶鬼。

悬魂梯

将胡八一、胖子、大金牙三人困于西周幽灵古墓的古代高超设计，有人称其原理应该类似于世间各地都有的“怪坡现象”，但也有人提出应该是一个类似于蝴蝶形状的巧妙设计，但是又让人觉得更像是大师埃舍尔的一幅作品。

鬼母击钵图

虚构的鬼母击钵图的原型是西藏镇魔图。

关于西藏地形是女魔仰卧之形的传说还要追溯到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吐蕃当时正是佛法初兴之时，它从多方面吸收外来的佛教文化。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先后同藏王松赞干布联姻，分别从本国带来释迦牟尼佛像等佛物进藏就是吐蕃当时接受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寺庙是安置佛像、传播佛教思想的主要地方，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治叶倡条无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在宫前修建寺庙不成，于是以重金礼请唐文成公主为其推测建寺地址。据说“文成公主依据中原的《八十种五行算观察法》来细推观察，而知道雪域西藏的地形，俨若罗刹魔女仰卧的形状”。而且进一步勘察得知，拉萨卧塘湖即女魔的心血，三山乃魔女的心窍和脉络、绕木齐(小昭寺)为龙神所居，鲁浦(药王山东崖下的查拉鲁浦)为黑恶龙栖息地，达瓦泽独干毒树下是鬼魅及非人所居处，东南的一处地熬，状如大象上阵等等。于是先调理拉萨及其附近的风水，镇住女魔的心血要害，在布达拉宫山上已修建了王宫，镇了女魔的心骨。尼纪赤尊依照文成公主的推算。以山羊驼山，填平卧塘湖，在其上建大昭寺，供奉佛像。经过综合治理，使拉萨具足了八吉祥之相。然后着手在卫藏四茹修建镇魔十二寺，以镇女魔四肢关节，普称镇压女魔膨体的十二神庙，据说这是制状女魔的十二不移之钉。

人面蜘蛛

《鬼吹灯》人面蜘蛛主要隶属于deinopidae妖面蛛科和thomisidae蟹蛛科。一般来讲，所有的蜘蛛都有毒性，但是这种人面蜘蛛的毒性并不大，对人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想要饲养人面蜘蛛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对于如何饲养这种人面蜘蛛，专家介绍，只要是在保湿的环境之下就可以了，其他并没有特殊的要求，一般来讲，这种人面蜘蛛应该是吃果蝇的。

黑鳞鲛人

所谓的黑鳞鲛人就是美人鱼。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人鱼的尸骨了，美国海军还曾捉到过一条活的。据说海中鲛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要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东海鲛人其性最淫，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纵横交错，深不可知，它们在附近海域放出声色，吸引过往海船客商，遇害者全被吃得骨头也剩不下。有人捉到活的黑鳞鲛人，将其宰杀晾干，灌入它的油膏，制成长生烛，价值金珠三千。

鬼吹灯I之《精绝古城》

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脉搏，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迥异庸俗，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历史的神秘面纱正一层层地被揭开……

胡八一上山下乡来到中蒙边境的岗岗营子，带上了家中仅存的一本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闲来无事将书中文字背得滚瓜烂熟。之后参军到西藏，遇上雪崩掉落一条巨大的地沟当中，胡八一利用自己懂得的墓葬秘术逃得不死。复员后，胡八一和好友胖子一起加入了一支前往新疆考古的考古队。一行人历经万险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精绝古城遗址，进入了地下“鬼洞”。洞中机关重重、陷阱不断，这神秘的鬼洞似乎在一位先知的掌控之中……

引子

盗墓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盗墓是一门技术，一门进行破坏的技术。古代贵族们建造坟墓的时候，一定是想方设法的防止被盗，故此无所不用其极，在墓中设置种种机关暗器，消息埋伏，有巨石、流沙、毒箭、毒虫、陷坑等等数不胜数。到了明代，受到西洋奇技淫巧的影响，一些大墓甚至用到了西洋的八宝转心机关，尤其是清代的帝陵，堪称集数千年防盗技术于一体的杰作，大军阀孙殿英想挖开东陵用里面的财宝充当军饷，起大批军队，连挖带炸用了五六天才得手，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盗墓贼的课题就是千方百计的破解这些机关，进入墓中探宝。不过在现代，比起如何挖开古墓更困难的是寻找古墓，地面上有封土堆和石碑之类明显建筑的大墓早就被人发掘得差不多了，如果要找那些年深日深藏于地下，又没有任何地上标记的古墓，那就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特殊工具了，铁钎、洛阳铲、竹钉，钻地龙，探阴爪，黑折子等工具都应运而生，还有一些高手不依赖工具，有的通过寻找古代文献中的线索寻找古墓，还有极少数的一些人掌握秘术，可以通过解读山川河流的脉象，用看风水的本领找墓穴，我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类的，在我的盗墓生涯中踏遍了各地，其间经历了很多诡异离奇的事迹，若是一件件的表白出来，足以让观者惊心，闻者咋舌，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非比寻常。

这诸般事迹须从我祖父留下来的一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讲起，这本残书，下半本不知何故，被人硬生生的扯了去，只留下这上卷风水秘术篇，书中所述，多半都是解读墓葬的风水格局之类的独门秘术……

第一章 白纸人

我的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四十多间宅子，其间也曾出过一些当官的和经商的，捐过前清的粮台、槽运的帮办。

民谚有云：“富不过三代。”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家里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

到了民国年间，传到我祖父这一代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先是分了家，胡国华也分到了不少家产，足够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可是他偏偏不肯学好，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先是沉迷赌博，后来又抽上了福寿膏（大烟），把万贯家财败了个精光。

胡国华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到最后穷得身上连一个大子儿都没有了。人要是犯了烟瘾，就抓心挠肝的无法忍受，但是没钱谁让你抽啊？昔日里有钱的时候，烟馆里的老板伙计见了他都是胡爷长，胡爷短的，招呼得殷勤周到，可是一但你身无分文了，他们就拿你当臭要饭的，连哄带赶，驱之不及。

人要穷疯了，廉耻道德这些观念就不重要了，胡国华想了个办法，去找舅舅骗点钱。胡国华的舅舅知道他是败家子大烟鬼，平时一文钱都不肯给他，但是这次胡国华骗舅舅说要娶媳妇，让舅舅给凑点钱。

舅舅一听感动得老泪纵横，这个不肖的外甥总算是办件正事，要是娶个贤惠的媳妇好好管管他，收收他的心，说不定日后就能学好了。

于是给他拿了二十块大洋，嘱咐他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千万别再沾染那些福寿膏了，过几天得空，还要亲自去胡国华家看看外甥媳妇。

胡国华鬼主意最多，为了应付舅舅，他回家之后到村里找了个扎纸人纸马的匠人，就是烧给死人的那种。这个扎纸师傅手艺很高明，只要手你说得出来的东西，他都能做的惟妙惟肖。

他按要求给胡国华扎了个白纸糊裱的纸女人，又用水彩给纸人画上了眉眼鼻子、衣服头发，在远处一看，嘿，真就跟个活人似的。

胡国华把纸人抗到家里，放在里屋的炕上，用被子把纸人盖了，心里想的挺好，等过几天舅舅来了，就推说我媳妇病了，躺在床上不能见客，让他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想到得意处，忍不住哼起了小曲，溜哒进城抽大烟去了。

没过几天，舅舅就上门了，买了一些花布点心之类的来看外甥媳妇，胡国华就按照预先想好的说词推脱，说媳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让舅舅在们口揭开帘看了一眼就把帘放下来了。

舅舅不愿意了，噢，你小子就这么应付你亲娘舅啊？不行，今天必须得见见新媳妇，生病了我掏钱给新媳妇请郎中瞧病。

胡国华就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拦越显得有问题，舅舅更家疑心，两下里争执起来。正在此时，里屋门帘撩开了，出来一个女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胡国华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不就是我找人糊的纸人吗？它怎么活了？

女人对舅舅施了一礼说近日身体不好，刚才没出来迎接舅舅，失礼之处还请恕罪，现在突然又觉得身子大好了，今天就留舅舅在家吃顿饭，说完就转身进去做饭。

胡国华的舅舅一看乐坏了，这外甥媳妇多贤惠，又生得旺夫的好相貌，我那死去的妹子泉下有知，看见他儿子娶了这么好的媳妇也得高兴啊。舅舅一高兴又给了胡国华十块大洋。

胡国华呆在当场，心里慌乱，也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害怕，时间过的很快，一转眼就到了晚上，白纸人做了一桌饭菜，舅舅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但是胡国华却无心吃喝，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女人，就觉得心里跟吃了只苍蝇似的恶心。她的脸很白，一点血色没有，脸上的红润都是用胭脂抹上的。

舅舅老眼昏花，也没觉得那女人有什么不对头，七八杯老酒下肚就喝得伶仃大醉，胡国华借了辆驴车，把他送回家中。

回去的路上，越想越觉得害怕，干脆也不回家了，去城里的花柳巷中过了一夜，连抽带嫖把舅舅刚给的十个大洋都使光了。

最后又因为没钱付帐被赶了出来，无处可去，只能硬着头皮回家。到家一看屋里黑着灯，那个白纸人一动不动的躺在自己的床上，蒙着被子，之前的好象一切根本就没发生过。

胡国华一想留着她晚上再变成活人怎么办，不如我一把火烧了它干净。把白纸人抗到院子里，取出火摺子，就想动手烧了纸人，这时纸人忽然开口说话：“你个死没良心的，我好心好意帮你，却想烧了我！”

胡国华吓了一跳，深更半夜中只听那白纸糊的女人继续说：“我是看你可怜，你虽然吃喝嫖赌，但是心地还不算坏，我想嫁给你，你愿意吗？”

胡国华拼命的摇头，问那纸人你到底是妖还是鬼？白纸人说我当然是鬼，只是暂时附在这纸人身上，不过你个穷棒子还别嫌弃我，我生前

很富有，陪葬的金银首饰够你抽十辈子大烟的，你岂不闻富死鬼强似穷命人百倍？

一提到钱胡国华就有些心动，因为最近实在太穷了，就连衣服都给当光了，不过他可不想有命取财无命花钱，他曾经听老人们讲起过女鬼勾汉子的事，一来二去就把男人的阳气吸光了，那些被鬼缠上的男人，最后都只剩下一副干皮包着的骨头架子。于是他对纸人说：“就算是你真心对我好，我也不能娶你，毕竟咱们是人鬼殊途，阴阳阻隔，这样做有违天道。”

白纸人说你既然如此铁石心肠，我也不勉强你，不过将来早晚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你记住了，如果你的日子真到了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到十三里铺的荒坟来找我，在那片坟地的最中间有座没有墓碑的孤坟，里面的棺材就是我尸身所在，棺中有得是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那些财物就尽管随意拿去花用。

说完，白纸人就一动不动了，胡国华壮着胆子，点了把火将白纸人烧成了灰烬。

后来有几次穷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去十三里铺挖坟，但是到最后还是忍住了，东借西凑的把日子混了下来。两年以后他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终于去了那片坟地，不过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

第二章 鼠友

这年的春节发生了很多事，胡国华扎个纸人骗他舅舅钱的事情终于败露了，舅舅生气上火，一病不起，没出三天就撒手归西了。

胡家的亲戚朋友都象防贼似的防着他，别说借给他钱了，就连剩饭都不让他蹭一口。胡国华把家中最后的一对檀木箱子卖了两块银洋，这箱子是他母亲的嫁妆，一直想留个念想，没舍得典当。但是烟瘾发做，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这两块钱买了一小块福寿膏，赶回家中就迫不及待的点上烟泡倒在床上，猛吸了两口，身体轻飘飘的如在云端。

此刻他感觉自己快活似神仙，平日里那些被人瞧不起，辱骂，欺负的遭遇都不重要了。又吸了两口，忽然发现自己的破床上还趴着个黑呼呼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床角上趴着一只大老鼠，这老鼠的岁数一定小不了，胡子都变白了，体型跟猫差不多大，它正在旁边吸着胡国华烟枪里冒出的烟雾，好象它也晓得这福寿膏的好处，嗅着鼻子贪婪的享受。

胡国华觉得有趣，对大老鼠说：“你这家伙也有烟瘾？看来跟我是同道中人。”说完自己抽了一口，用嘴向那老鼠喷云吐雾，老鼠好象知道他没有恶意，也不惧怕他，抬起头来接纳喷向它的烟雾。过了半晌，似乎是过足了瘾，缓缓的爬着离开。

如此数日，这只大老鼠每天都来同胡国华一起吸烟，胡国华到处被人轻贱，周围没有半个朋友，对这只老鼠惺惺相惜颇有好感，有时候老鼠来得晚一点，胡国华就忍着烟瘾等它。

但是好景不长，胡国华家里就剩下一张床和四面墙了，再也没有钱去买烟土，他愁闷无策，叹息的对老鼠说：“老鼠啊老鼠，今天我囊罄粮绝，可再没钱买福寿膏了，恐不能与你常吸此味。”言毕唏嘘不已。

老鼠听了他说话，双目炯炯闪烁，若有所思，反身离去。天黑的时候，老鼠叼回来一枚银元放在胡国华枕边，胡国华惊喜交加，连夜就进城买了一块福寿膏，回来后就灯下点烧了，大肆吞吐，和老鼠一起痛快淋漓的吸了个饱。

第二天老鼠又叼来三枚银元，胡国华乐得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起来以前念私塾时学的一个典故，就对老鼠说：“知管仲者，鲍牙是也，君知我贫寒而厚施于我，真是我的知己啊，如不嫌弃，咱们就结为金兰兄弟。”从此与这只老鼠称兄道弟，呼其为“鼠兄”，饮食与共，一起抽大烟，还在床上给它用棉絮摆了个窝，让老鼠也睡在床上。

人鼠相安，不亚于莫逆之交，老鼠每天都出去叼回来银元，少则一二枚，多则三五枚，从此胡国华衣食无忧。多年以后我的祖父回忆起来，总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这么过了多半年，胡国华渐渐富裕了起来，但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发财遇好友，倒霉碰小人，也该着胡国华是穷命，他就被一个小人给盯上了。

村里有个无赖叫王二杠子，他和胡国华不一样，胡国华至少曾经富裕过，怎么说也当过二十多年的“胡大少爷”。

王二杠子就没那么好的命了，从他家祖上八辈到他这代，都没穿过一条不露腩的裤子，他看胡国华家业败了，幸灾乐祸，有事没事的就对胡国华打骂侮辱，欺负欺负当年的胡大少爷，给自己心里找点平衡。

最近他觉得很奇怪，胡国华这穷小子也没做什么营生，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了，他家亲戚也死的差不多了，怎么天天在家抽大烟？他这买烟土的钱都是从哪来的？说不定这小子做了贼，我不如悄悄地盯着他，等他偷东西的时候抓了他扭送到官府，换几块大洋的赏钱也好。

可是盯了一段时间发现胡国华除了偶尔进城买些粮食和烟土之外，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也从不跟任何人来往。越是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王二杠子就越是心疼。

有天胡国华出去买吃的东西，王二杠子趁机翻墙头进了他家，翻箱倒柜的想找找胡国华究竟有什么秘密。突然发现床上有只大老鼠正在睡觉，王二杠子顺手把老鼠抓起来扔到炉子上正在烧的一壶水里，然后把壶盖压上，心想等胡国华回家喝水，我在旁边看个乐子。

还没等王二杠子出去，胡国华就回来了，正好把他堵到屋里，胡国华一看壶里的大老鼠，已经给活活烫死了，顿时红了眼睛，抄起菜刀就砍，王二杠子被砍了十几刀，好在胡国华是个大烟鬼，手上无力，王二杠子虽然中了不少刀，却没受致命伤，他全身是血的逃到保安队求救，保安队的队长是当地一个军阀的亲戚，当时正在请这个军阀喝酒，队长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就持刀行凶，没有王法了吗？赶紧命几个手下把胡国华五花大绑的捆了来。

胡国华被押到堂前，保安队长厉声喝问，为何持刀行凶要杀王二杠子？

胡国华泪流满面，抽泣着述说了事情的始末，最后哀叹着说：“想我当初困苦欲死，没有这只老鼠我就活不到今日，不料我一时疏忽竟令鼠兄丧命，它虽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九泉之下负此良友，情何以堪，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砍伤了王二杠子，该杀该罚都听凭发落，只求长官容我回家安葬了我的鼠兄，就是死也瞑目了。”

还没等保安队长发话，旁边那个军阀就感叹不已的对胡国华说道：“他奶奶的，不忘恩是仁，不负心是义，对老鼠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我念你仁义，又看你无依无靠，日后就随我从军做个副官吧。”

枪杆子就是政权，乱世之中，带兵的人说的话就是王法，军阀头子吩咐手下，把那个王二杠子用鞭子抽一顿给胡国华出气，又放了胡国华回家安葬老鼠，胡国华用木盒盛殓了老鼠的尸体，挖个坑埋了，哭了半日，就去投奔了那个军阀头子。

常言说得好：饿时吃糠甜如蜜，饱时吃蜜都不甜。人到了穷苦潦倒之时，别人就是给他一碗粥、一块饼也会感恩戴德，何况老鼠赠送给胡国华那么多的钱财，当然老鼠的钱也都是偷来的。圣人说渴死不饮盗泉之水，不过那是至圣至贤之人的品德标准，古人尚且难以做到，何况胡国华这样的庸人呢？以前听说在房中吸烟，时间久了屋内的苍蝇老鼠也会上瘾，此言非虚。

第三章 荒坟凶尸

从那以后胡国华就当兵了，甚得重用，然而在那个时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拉上百十人的队伍就能割据一方，今天你灭了我，明天他又收拾了你，没有几个势力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胡国华所追随的这个军阀势力本来就不大，不出一年就在抢地盘的战斗中被另一路军阀打得七零八落，部队死的死、逃的逃，提拔胡国华的那位军阀头领也在混战中饮弹身亡。

兵败之后，胡国华跑回了老家，这时他家里的破房子早就塌了，又逃得匆忙，身上没有带钱，连续两天没吃过饭了，烟瘾又发作起来，无法可想，只好把手枪卖给了土匪，换了一些烟土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他一寻思，这么下去不是事啊，这点粮食和大烟顶多够支撑三五天的，吃光抽净了之后该怎么办？这时他想起了那个附在白纸女人身上的亡魂说的话来，等到穷得过不下去了，就去十三里铺的荒坟中找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她说那里边有她陪葬的金银首饰。

此时的胡国华当过兵打过仗，胆子比以前大多了，胡国华在军队里曾经听个老兵油子说过很多盗墓的事，盗墓在民间又叫“倒斗”，能发横财，但是抓着了也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没敢在白天行动，把心一横，在一个毛月亮的晚上点了盏风灯，抗了把铁锹，就去了十三里铺的坟地。

（那位看观问了，什么是毛月亮？就是天上没云，但是月光却不明亮，很朦胧。当然现代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气象现象，学名叫做月晕，表示要变天刮大风了，可是那个年代的农村里谁懂这些科学的解释？有些地方的乡下人就管这种月亮叫长毛毛的月亮，还有人说这种月色昏暗的夜晚，是孤魂夜鬼最爱出来转悠的时刻。）

等到了地方，他先喝了身上带的半斤烧酒，以壮胆色。这天夜里，月冷星寒，阴风嗖嗖的刮着，坟堆里飘荡着一片片磷火，不时有几声叽叽吱吱的怪鸟叫声响起，手中的风灯忽明忽暗，似乎随时都可能熄灭。

胡国华这时候虽然刚喝了酒，还是被这鬼地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回可好，那半斤烧刀子算是白喝了，全顺着汗毛孔出去了。

好在这是一片野坟，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附近完全没有人烟，大喊大叫也不怕被人听见，胡国华唱了几段山歌给自己壮胆，但是会的歌不多，没唱几句就没词了，干脆唱开了平日里最熟悉的“五更相思调”和“十八摸”。

胡国华硬着头皮战战兢兢的到了这一大片坟地中央，那里果然是有一座无碑的孤坟，在这一片荒坟野地之中，这座坟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这座坟除了没有墓碑之外，更奇怪的这坟的棺材没在封土堆下面，而是立着插在坟丘上，露出多半截子。棺材很新，锃明瓦亮的走了十八道朱漆，在残月的辉映下，泛着诡异的光芒。

胡国华心中有些嘀咕，这棺材怎么这样摆着？真他娘的怪了，怕是有个什么名堂。不过来都来了，不打开看看岂不是白走这一遭？没钱买吃的饿死是一死，没钱抽大烟犯了烟瘾憋死也是一死，那样还不如让鬼掐死来得痛快，老子这辈子净受窝囊气了，他奶奶的，今天就豁出去了，一条道走到黑。

打定了主意，抡起铁锹把埋着棺材下半截的封土挖开，整个棺材就呈现在了眼前，胡国华是个大烟鬼，体力很差，挖了点土已经累得喘作一团。他没急着开棺，坐在地上掏出身上带的芙蓉膏往鼻子里吸了一点。

大脑受到鸦片的刺激，神经也亢奋了起来，一咬牙站起身，用铁锹撬开了棺材盖子，里面的尸体赫然是个美女，面目栩栩如生，只是脸上的粉擦得很厚，两边脸蛋子上用红胭脂抹了两大块，在白粉底子的衬托下显得象是贴了两帖红膏药，她身上凤冠霞披，大红丝绸的吉祥袍，竟然是一身新娘子的妆扮。

这具女尸绝不是两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个脸盘子女人，而且那个纸人是两年前让他来挖墓，过了这么久，就算当时那女尸刚入殓，到这两年之后也该腐烂了呀，难不成她变成了僵尸？

但是此时，胡国华早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的眼睛里只剩下那棺中女尸身上的首饰，这些金银宝石在风灯的光线下诱人的闪烁着，还有放在她身旁陪葬的那些用红纸包成一筒一筒的银元，并有许多的金条，简直数都数不清。

这回可发了大财了，胡国华伸手就去撸女尸手上配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刚把手伸出去，那棺中的女尸突然手臂一翻，抓住了他的手腕，力量奇大，钢钩一般的长指甲，有一寸多陷入胡国华手腕上的肉里，挣脱不得。胡国华被她抓得痛彻心肺，又疼又怕，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女尸睁开双眼，从二目之中射出两道阴森森的寒光，胡国华被她目光所触，冷得全身打颤，就象掉进了冰窟窿，连呼吸都冒出了白气。

女尸冷笑一声说道：“你小子果然是个财迷心窍的，象你这种下贱之

辈只要有钱是不是什么事都肯做？我看你长了心肝无用，我先替你收起来吧。”

胡国华一听对方想要自己的心脏，那如何使得，急忙道：“不可……不可……”女尸不容他多言，扯去他的衣服，用长长的指甲当胸一划，一颗鲜活的人心从胡国华的胸膛里蹦了出来，女尸伸手抓住，血淋淋的一口吞到嘴中，嚼也不嚼就囫圇个儿的咽了下去。

胡国华大吃一惊，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口上有个伤疤，也不觉得疼痛，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模糊，心中空空如也，想不起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趴在地上对那女尸连连磕头。

女尸坐在那口竖着的棺材顶端，冷冷的对胡国华说道：“你现在做了我的傀儡，我不会亏待你，一定会给你荣华富贵，你替我引八八六十四个女子到这处坟地，让我吃了她们的心肝，若出了半点差错，就先要了你的狗命。”

此时胡国华哪里敢不听她吩咐，书中代言，原来那女尸是个百年尸魔，她自己被为了躲避劫数，暂时离不开这片藏身的坟地，就设计骗胡国华这样见钱眼开之徒来挖坟，再威逼利诱的让他去抓来无辜女子供她活吃人心，待她吃满了六十四颗女子的心肝之后，就算神仙下界也受她不得了。

胡国华屁滚尿流的离开了十三里铺坟地，刚才被吓得屎尿齐流，回去之后先偷了邻居家晾晒的一条裤子换上。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我自己连个老婆都没有，可上哪里给这妖怪去找女人，又想到自己好象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那怪物取走了，究竟是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反正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到女人送给她吃，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可如何是好？

脑中胡思乱想，忽然手中摸到刚才换下来那条臭裤子口袋里的两根大金条，正是那女尸主子赏给他的，胡国华眉头一皱，想出一个馊主意来，唉，为了活命，只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一想到良心二字，就觉得怪怪的，不过现在想不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缺德就缺德吧。

第二天一早，先到县城里把金条兑成现大洋，找了间烟馆吸了个痛快，又花了十块现大洋，在一个穷山沟的村子里买了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民国初年，虽然明令禁止人口买卖，但是老百姓穷得活不下去了，卖儿卖女的事屡见不鲜，政府也禁止不住，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买走了这大姑娘，在路上，胡国华告诉她自己是买了她回去当媳妇

的，让她不用担心，咱俩回去好好过日子，你跟了我，日后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金的戴银的。大姑娘名叫小翠，乡下女子脸皮儿薄，红着脸也不敢抬头看他，一声不吭的任凭他带着走路。胡国华就牵了头小毛驴，驮着小翠，当夜趁着月黑风高，直奔那十三里铺的荒坟。

山路崎岖难行，胡国华怕误了时辰，加紧赶路，途中迎面遇到一位姓孙的风水先生，这位孙先生是全省有名的法师，他天生的阴阳眼，不仅能看风水算命，而且还会遁甲五行的奇术。

孙先生一见胡国华，就发现他面上隐隐约约笼罩着一层黑气，掐指一算，真是大吃一惊。急忙拦住他问道：“这位爷台，这么匆忙是赶着去做什么？”

胡国华不耐烦的说我有急事，你别挡着路。孙先生突然厉声喝道：“我只问你这行尸走肉一句话，你的心肝哪去了？”

此言一出，胡国华如遭当头棒喝，急忙跪倒在起，拜求孙先生救命。

孙先生把他搀扶起来：“你虽然德行败坏，但是并无大过，你须晓得回头是岸，让我救你不难，不过你要先拜我为师，并且戒了烟瘾。”

胡国华听他说要让自己戒掉大烟，那还不如要了自己的小命呢，不过仔细衡量，还是性命比烟土来得重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先求他救我摆脱了那女尸的纠缠，日后趁他不备，我接着吸我的芙蓉膏去，还怕他发现不成？心中盘算已定，就在山路上给孙先生磕了八个头，行了拜师之礼。

然后诸事由孙先生安排妥当，吩咐胡国华依计而行，自己则远远的跟在后边保护。

月至中天之时，胡国华带着小翠，赶到了十三里铺荒坟，那女尸早就等候多时，骂了胡国华几句，迫不及待的把小翠抓起来，伸出利爪掏出她的心肝，吞了下去，女尸忽然怪叫一声，一把将小翠的尸身扯成碎片，此时小翠已经现出原形，原来孙先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假小翠也是个纸人，真的小翠早就被孙先生留在别的地方了。

女尸所吃的心脏是个装在纸人里的黑驴蹄子，此物最是僻邪，尤其克制发生尸变的僵尸之类妖怪（盗墓的分若干流派，江南一带的盗墓贼干活的时候怀中要装上两只黑驴蹄子，此法出自茅山秘术，其中情由容日后再说，在此不做详细交代）。那魔头吃了黑驴蹄子，知道着了对方的道了，狂怒之下也想把胡国华撕成碎片，可是胡国华早就远远躲开，女尸仰天长嚎，身上的衣服一件件的化为灰烬，肉体都变成血水，没过

多久只剩下一副白森森的骨架倒在地上。

孙先生在远处瞧得清楚，急匆匆地赶将过来，在骨架中找出一枚鸡卵大小的赤红色丹丸，命胡国华吃了下去，胡国华的心肝总算是又回到老地方了。

两人合力把地上的白骨装进那口大红棺材，刚要把棺材盖上，冷不丁那骷髅头跃了起来，张开大口向孙先生吐出一股黑雾，孙先生有些大意，这一下是猝不及防，被喷个正着，只觉一阵阴寒的尸气呛得胸口气血翻涌。但是他久经险恶，此刻丝毫不慌乱，用力一推把那棺板合上，取出长钉钉得死死的，又用墨斗在棺材上纵横交错的弹满了墨线，墨线如同围棋棋盘的格子一样形成一张黑色大网，把棺材封得严严实实。

孙先生方才中了僵尸的阴气，受伤不轻，这一番忙碌之后，坐在地上动弹不得，于是让胡国华堆些枯柴，把那口朱漆大棺焚毁。胡国华遵命而行，点了把火将棺材付之一炬，火焰熊熊升腾，一股股的黑烟冒了出来，臭不可闻，最后终于都烧成了一堆灰烬。

胡国华这才想起，那棺中还有许多金银珠宝，跺脚叹息，悔之晚矣，只好搀扶着师傅孙先生，接了小翠，一同到了孙先生家中居住。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此后孙先生用秘方治好了胡国华的烟瘾，传授他一些看风水测字的本领，胡国华在县城里摆个小摊，替人测个字看看相，赚些小钱，娶了小翠为妻，他感念师傅的救命之恩，从此安分守己，日子过的一天天好了起来。

然而孙先生自从那次被尸气喷中，尸毒寒气透骨，就一直没能痊愈，过了几年就一命归西了。

临终前，孙先生把胡国华招至身前，说道：“你我师徒一场，只是为师并未来得及传授你什么真实本领，我这里有本古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此书是残本，只有半卷，只是些看风水寻墓穴的小术，你就留在身边做个纪念吧。”说完之后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此于世长辞。

胡国华安葬了师傅，无事之时就研习孙先生留给他的这本残书，日积月累，也窥得些许奥妙，在县里到处给有钱人选些墓地佳穴，逐渐有了些名气，家产也慢慢的富裕了起来。

小翠给胡国华生了个儿子，取名胡云宣，胡云宣在十七岁的时候，到省城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年轻人性格活跃不受拘束，同时又接触了

一些革命思潮的冲击，全身热血沸腾，天天晚上做梦都在参加革命暴动，于是离家出走，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

此后胡云宣参了军，一直到建国时，淮河战役之时，已经当上三野六纵的某团团长，渡江战役之后随部队南下，把家也安在了南方。

再后来就有了我，我生得时间很巧，正赶上八一建军节，父亲就给我起名叫胡建军，结果上幼儿园的时候一看一个班里就七八个叫建军的，重名的太多了，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胡八一”。

我祖父胡国华说：“这名改得好，单和（胡）八万一简。”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家里受到了冲击，首先是三野野司的那些头头脑脑先倒台，再逐渐牵扯了下来，又加上我父母出身不太好，他和我娘两口子都被隔离审查了，祖父也被拉出去当牛鬼蛇神批斗游街，他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的劲不住折腾，没斗两回就去逝了。他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为人选墓地，自己临终还是给火葬的，世事就是这么的无常。

我家里一共被抄了三遍，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祖父生前喜欢收藏古董，这些古玩不是被砸就是被抄，一件也没保全。最后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本我祖父留下的残书，他让我把书用油布包了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上才得以幸免。

文革时的年轻人毕业之后有三个选择，一是参军，这是最好的去处，一是锻炼人，二是将来转业了能分配工作。其次是留在城里当工人，这也不错，可以赚工资。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没门路，没关系，或者家里受到冲击的，这些年轻人只能上山下乡去插队。

你要说我选第四条路，哪都不去，我就跟家呆着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当时没有闲人这么一说，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都有用处。你要在家呆着居委会的、学校的、知青办的就天天走马灯似的来动员你，不过有些人坚持到了最后，就不去插队，你能把我怎么着？最后这样的人也就都留在城里还给安排工作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说不清楚，越活越糊涂，永远也不知道规则是什么，而潜规则又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当时我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这种家庭出身的想参军是肯定没指望了，留在城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不插队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一想插队就插队吧，我就当是广阔天地炼红心了，反正是离开家，要插就插得越远越好。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选择去云南新疆插队，我选择了去内蒙，跟

我一样的还有我一哥们儿王凯旋，他比平常人白一些，胖一些，所以外号叫胖子，我们插队去的地方叫岗岗营子，这地名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过，直到他们告诉我是去这岗岗营子的那一刻，我才刚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个地方。

坐火车离开家的时候，没人来送我们，比起那些去部队参军的热烈欢送场面，我们这些知青离家的情景有些凄惨悲壮。我随身只带了那本藏在公共厕所房顶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我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只不过这是我家里唯一一样保留下来的东西，我想带在身上，等到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好。

第四章 大山里的古墓

虽说是内蒙，其实离黑龙江不远，都快到外蒙边境了。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满蒙两族。如果没去过岗岗营子，你永远也想不出来那地方多艰苦，我们这一拨知青总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周围全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无无际的原始森林，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这里根本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了，点个油灯都属于干部待遇了，在这地方使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

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是头一次吃到，这附近的山比较富，山货很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不饱饭，后来回城后听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他们那才真叫苦呢，这几年就压根没见过一粒象样的粮食。

知青的活不太重，因为这地方靠山吃山，农作物种的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轮流去田里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啃了，所以每天晚上得有一两个人住在庄稼地里过夜。

山里的庄稼不是象华北平原那样的千里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地平就在哪开一块田。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这天夜里正赶上我和胖子搭伴，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事，回去睡觉得了。

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距离草棚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呼呼的白影，我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确实不是看花眼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我那时候不信有鬼，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我捡了条木棍想把它赶跑。

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事物，而且还在微微晃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象是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它又为什么会动？天太黑，我又没有煤油灯照明，分辨不出那是何物。

我虽然不怕鬼怪，但是面对未知的事物时，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畏惧的心理，不敢抡棍子直接去打，我手中的这根棍子，其实就是从地里随手捡来的粗树枝，我用树枝轻轻捅了捅那堆白生生的东西，很软……突然在黑暗中听见胖子大叫：“啊……干什么？胡八一！你用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

一场虚惊，原来是胖子白天吃了不干净的果子，晚上闹肚子，蹲在

那里放茅，黑夜里就他的大白屁股显眼。

第二天早上，胖子不依不饶的要我对他进行补偿，自称昨晚让我吓死了一百多万脑细胞，我说就你那大脑，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吗？我跟你都是穷光棍，接受了最高指示来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你想让我拿什么补偿你？我可跟你提前说，做为你亲密的革命战友，我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穿的这最后一条裤子了，你总不会要我拿这条裤子补偿你吧？

胖子满脸坏笑着说那倒不用，我昨天在团山子那片老林里见到一个非常大的蜂窝，你跟我一起去把蜂窝捅了，咱们弄点蜂蜜冲水喝，还可以用蜂蜜跟燕子她爹换兔子肉吃。

燕子是个姑娘的名字，她爹是村里有名的老猎人，我和胖子都住在她家里的知青点，她们父女两个经常进山打猎，时不时的请我们吃野味，我们一直觉得总吃人家的好东西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实在太穷，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请燕子父女。

胖子发现了一个大蜂窝，我们就决定弄些蜂蜜回来送给燕子，俩人都是急脾气，说干就干，以前在城里我和胖子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捅个蜂窝不算什么，比这厉害十倍的勾当也是经常耍的。

我怕迷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这是条半大的小狗，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燕子给小狗起了个名字叫栗子黄，还一直没舍得带它出去打猎，见我们要去团山子玩，就把狗借给了我们。

团山子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由于没有路，翻山越岭走了半日才到，这片林子极大，村里的人曾警告过我们不要进去，说里面有人熊出没，我们见过村中有个只有半边脸的男人，小时候就在这里遇到了人熊，好在燕子她爹及时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把他救了下来。但是那孩子的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人熊的舌头上全是倒生的肉刺，一舔就舔掉了一大片肉，他的左脸没有眼睛耳朵，鼻子和嘴也是歪的。都四十多岁了，还讨不到老婆，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都要流眼泪的。

我们虽然胆大，也不敢冒然进入原始森林，胖子所说的那个蜂巢是他跟村里人来采松籽油时，在森林边缘发现的，蜂巢在林子外边靠近一条小溪的大树上。

不过出乎预料之外的是，这蜂窝太大了，比我们以前捅过的那些加起来还要大，从远处看，就象是树上挂了一头没有四肢的小牛犊子，里面黑压压的巨大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声震耳欲聋。

我说小胖你他妈的就坑我吧，这是蜂窝吗？这简直就是一大颗马蜂原子弹啊，这要捅炸了还得了？胖子说没错，要是普通的蜂窝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自己就顺手解决了，怎么样？你还敢不敢干？

我说这算什么，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连帝国主义的飞机坦克咱都不怕，能怕几只小蜜蜂？全是他奶奶的纸老虎，干他娘的，今天咱们吃定蜂蜜了。

话虽如此说，却不能蛮干，稍有失误就会被马蜂活活蛰死，这种蜂如此巨大，肯定是有毒的，不用多，挨这么一两下就完了。刚好旁边有条小河，这就叫天助我也，我先拿出一块饼子掰了两块，喂栗子黄吃了，让它远远的跑开。然后各自把带来的军大衣穿上，戴了狗皮帽子扎了围脖，戴上手套，帽子前面遮了一块找女知青借的透明沙巾，检查全身都没有半点露出皮肉的地方之后，让胖子找了两枝空心的苇子，一人一棵，准备等会儿跳到河里躲避蜂群攻击时用来呼吸。

准备停当之后，我们俩象两只臃肿的狗熊一样，一步三晃的来到树下，我手拿一团冬籽草和火柴蓄势待发，胖子拿个长长的杆子数着：“一，二，三。”数到三就用长杆猛捅蜂巢和树干连接的部分，没捅到四五下，巨大的蜂窝叭嗒一下落到树下，里面的无数大马蜂立刻就炸了营一样飞出来，在天空中形成一大片黑雾，嗡嗡嗡的笼罩在我们头顶。

我事先准备的比较充分，不管蜂群的攻击，用火柴点着了冬籽草，放在蜂窝旁的下风口，从里面飞出来的巨蜂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感，到处乱飞，我和胖子又用泥土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以防形成烧山大火。

此时那些没被烟熏到的马蜂已经认清了目标，纷纷扑向我们，我感觉头上就象下冰雹一样啪啪啪的乱响，不敢再做停留，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那溪水不深，只有不到一米的深度，我们一个猛子扎到了底，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我一手按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被水流冲走，另一只手取出苇子呼吸。

过了许久才露出头来，发现蜂群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烟熏晕了过去，已经没有危险了，此时虽是盛夏，山中的溪流却冷，我全身已经被溪水冻得全身发抖，好不容易才爬上岸，躺在石头上大口喘气，头上的阳光晒得全身发暖，说不出的舒服。

不一会儿胖子也撑不住了，晃晃悠悠的爬上岸来，刚爬一半，他忽然哎呦一声，猛的抬起手臂，手上不知被什么扎了个大口子，鲜血直

流。

我赶忙有下到溪中去扶他，胖子一边紧握住伤口一边说：“你小心点，这河里好象有只破碗，他妈的扎死我了。”

这附近根本没有人居住，怎么会有破碗，我好奇心起，脱个净光，赤着膀子潜进溪中摸索，在胖子被扎的地方，摸出半个破瓷碗，看那碗的款式和青蓝色的花纹，倒有几分象以前我祖父所收藏的那种北宋青花瓷。

祖父的那些古玩字画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红卫兵给砸了，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玩的残片，还真有点亲切感，不过这东西对我来讲跟没什么用，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的扔进了树林里。

胖子也把湿透了的衣服扒个精光，胡乱包了包手上的口子，又跳进溪中，我们俩洗了个澡，然后把衣服鞋袜一件件的晾在溪边的鹅卵石上，我打声呼哨，招呼栗子黄回来。

只见栗子黄从远处跑了回来，嘴里还叼了只肥大的灰色野兔，不知这只倒霉的兔子是怎么搞的，竟然会撞到栗子黄这只还在实习期的猎犬口中的，我一见有野兔，大喜之下抱着栗子黄在地上滚了几圈，真是条好狗，我从蜂巢上掰了一大块沾满蜂蜜的蜂房奖励它。

胖子说：“回去咱们也找人要几只小狗养着，以后天天都有兔子肉吃了。”

我说：“你想得倒美，山里有多少兔子也架不住你这大槽儿狠吃。先别说废话了，我还真有点饿了，你赶紧把兔子收拾收拾，我去捡柴生火。”

胖子在溪边把兔子洗剥干净，我抱了捆干松枝点起了一堆篝火，把剥了皮的野兔抹上厚厚的一层蜂蜜，架在火堆上烧烤。不一会儿，蜜制烤兔肉的香味就在空气中飘散开了，我把兔头切下来喂狗，剩下的兔肉一劈两半和胖子吃了个痛快。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差点连自己的手指也一起吞下去，虽然没有油盐调味，但是抹了野生蜂蜜再用松枝烤出来的野兔肉，别有一番天然风味，在城市里一辈子也想象不到世上会有这种好吃的东西。知青的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乐，我们被社会赶到了边远的山区，失去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在城里得不到的东西，看来人生中有些事，恐怕是不能用得与失去衡量的。

吃饱之后，眼见天色不早，衣服也干的差不多了，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两人一前一后的抬了，高唱着革命歌曲回村：“天大地大~不如我们大家决心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的恩情亲。”这才真是鞭

敲金蹬响，齐唱凯歌还。唯一不太协调的就是在我们嘹亮的革命歌声中还夹杂着栗子黄兴奋的狗叫声，这使我觉得有点象电影里面鬼子进村的气氛。

回到屯子里一看，人少了一大半，我就问燕子：“燕子你爹他们都到哪去了？”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查干哈河发大水，林场的木头都被泡了，中午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去那边帮忙搬木头了，支书让俺转告你们，好好看庄稼，别闯祸，他们要七八天才能回来。”

我最不喜欢听别人不让我闯祸的话，就好象我天生就是到处闯祸的人似的，于是对燕子说：“支书喝酒喝糊涂了吧？我们能闯什么祸？我们可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燕子笑着说你们还不惹祸呀？打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了之后，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不下蛋了。

我们一起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只剩下我和胖子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派去林场干活，觉得很幸运，把蜂蜜控进罐子里，足足装了十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晚上给你们整猪肉炒蜂房。

一说到吃胖子就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下午刚吃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猪肉炒蜂房，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烤的兔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肉香把人熊引出来咋整呀。

我们听她这么说才想起来，还真是太危险了，幸亏今天人熊可能是在睡觉才没闻见烤肉的香味。我一边帮燕子生火一边说了胖子在溪水中被破碗扎破手的事，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瓷碗？

燕子说那一点都不新鲜，咱村里姑娘出嫁，哪家都有几个瓶瓶罐罐的做陪嫁，都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河里还能捞古董？燕子也从床底下翻出两个瓷瓶让我看：“不是河里长的，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咱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都在喇嘛沟的牛心山，听老人们讲那山是埋了也不辽国金国的哪个太后的墓穴，里面陪葬的好东西老鼻子去了，好多人都想去找那个墓，但是不是没找着，就是进了喇嘛沟就出不来了，喇嘛沟那林子老密了，我爹就曾经看见过沟里有野人出没，还有些人说那牛心山里闹鬼，反正这年年是没人敢再去了。”

说话间已经夜幕降临，燕子把饭菜作得了，胖子去叫另外两个女知青来吃饭，结果刚去就和其中一个叫王娟的一同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我忙问他们出什么事了？

王娟喘了半天才说清楚，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个女知青田晓萌家里来信，说是她母亲得哮喘住院了，病得还挺严重。田晓萌听人说喇嘛沟里长得菩萨果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从早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天黑也没回来。

我脑门子青筋都跳起来多高，这田晓萌也太冒失了，那地方全是原始森林，连村里有经验的猎人也不敢随便去，她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去了？

王娟哭着说我拦不住她呀，咱们赶紧去找她吧，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呀。

可是眼下村里的劳动力都去了林场，剩下的人是老的老小的小，要去找人只能我和胖子去了，燕子也带上栗子黄和猎枪跟我们一道去，留下王娟在村里看庄稼。

在山里有狗就不怕迷路，我们不敢耽搁，点着火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山，深山老林里根本没有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田晓萌自己一个女孩怎么敢单身一人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她可能是急糊涂了，谁的亲娘病了不着急啊。

因为天黑，又要让狗追踪气味，栗子黄没受过专业的追踪训练，经常跟丢了，还要掉回头去重找。所以我们走得很慢，以前四五个小时的路，走了整整一夜，东方出现了曙光，大森林中的晨风吹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面：“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牛心山。”

我和胖子向西边看去，被茫茫林海所覆盖着的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山峰，整个山就如同牛心的形状，九条白练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村民们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布里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就在山内，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始终没人找得到入口。

我见了这座壮观的山峰突然有一种感觉，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山我好象在哪见过。心念一动，终于想起来平时闲着翻看我祖父留下的那本破书时看到的一段记载，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穴，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是九龙取水，把山丘分割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对了，好象是叫什么“九龙罩玉莲”。

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是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罩玉莲的格局。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义，发音也同久，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布的水流量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那是蛇。

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做“洛神辇”，按书中所说，最适合的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如果安葬了男子，其家族就要倒大霉了。

这时我心中隐隐约约有种感觉，我祖父的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四旧，书中的内容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回去之后还要再好好读一读。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风水术有什么实用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岂是祖坟埋得好不好所能左右的。

燕子指着牛心山前的山谷说：“这就是有名的喇嘛沟，传说里面有野人，到了晚上还闹鬼。”

胖子望了望山谷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皱着眉头说：“田晓萌要是进了喇嘛沟肯定会迷路，咱们只有三个人一条狗，想找她可真是有点不容易。”

我看她们俩有点泄气，就为他们打气说：“共产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就算它倒霉，我要活捉它几只，带到北京去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见了一定很惊讶。”

胖子和我不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血液里天生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成份，他听了我说，也来精神了，摩拳擦掌的准备进沟。

只有燕子忧心忡忡，她作为本地人，从小到大，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传说，自然就有一种先天养成的畏惧心理。不过现在救人要紧，只能把那些抛在脑后了。

三人先坐下来吃了些干粮，整点装备，我们一共有两杆猎枪，这两支枪是燕子和她爹打猎时用的，一把是三套筒，另一把是鄂伦春人常用的抬杆子，这两种枪都很落后，全是前膛装填的火药枪，近距离杀伤力很大，但是射击三十五米开外的目标，威力和精度便难以保证，也就打个野兔狍子之类的还算好使。

我六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解放军的制式长短枪械我用得很熟，但是这种前膛燧发猎枪，我一点都没有把握能控制住，胖子和我的经验差不多，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拿了一

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之好，三人就一头扎进了喇嘛沟的密林之中。

在喇嘛沟里，比起传说中的野人和山鬼，最真实而又直接的威胁来自于人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立行走，故得此名，人熊体积庞大皮糙肉厚，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

在林子里走了大半日，牛心山上九道大瀑布的流水声轰隆隆的越来越大，眼瞅着喇嘛沟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快到牛心山脚下了。

人熊野人都没碰到，更没见到田晓萌的踪影，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象也寻不到田晓萌的气味了，唉，这可咋整啊？要是找不到她，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骂死。

我也累得够戗，拿起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对他们两个人说：“田晓萌许不会是人熊给吃了？再不然也有可能是被野人抓去做了压寨夫人。”

我们正在一边休息一边闲扯，忽听栗子黄冲着密林深处狂叫了起来，猎犬都是血统优良的好狗，它们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绝不会如此狂叫。

我问燕子：“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有什么野兽？”

燕子脸色惨白：“快上树，是人熊。”

我一听说是人熊，急忙三下两下爬上了一棵大树，低头一看，燕子正在用力托着胖子的屁股，胖子不会爬树，吃力的抱着树干一点点的往上蹭。我赶紧又从树上溜了下来，和燕子一起托胖子的屁股，胖子好不容易爬上了最低的一个大树叉，满头大汗的趴在上面说：“我……这树他妈的……太高了！”

栗子黄的叫声越来越急，还没等我和燕子爬上树，就见树丛中钻出一只浑身黑毛的人熊，它见了活人，立即兴奋起来，人立着咆哮如雷。

燕子长年跟她爹在山里打猎，经验极其丰富，来不及多想，抬起猎枪对着人熊就放了一枪，碰的一声火光飞溅，弹丸正中人熊的肚子。

由于距离很近，而且人熊的腹部最是柔软，这一枪在它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鲜血和肚肠同时流了出来。人熊受了伤，恼怒无比，用大熊掌把自己的肠子塞了回去，然后狂暴的扑向燕子，燕子的猎枪不能连

发，身后都是树木荆棘无处可逃，只能闭眼等死。

救人要紧，我顾不上多想，急忙举枪瞄准人熊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里手有点发抖，一咬牙扣动板机，轰的一声，抬牙子猎枪巨大的后座力差点把我镬了个跟头，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是火枪的杀伤力不够还是我射得偏了，虽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却只是打瞎了它的一只眼睛。

这一枪虽不致命，却把燕子救了，人熊瞎了一只眼，满脸都是鲜血，眼眶上还挂着半个眼珠子，它变得更加疯狂，丢下燕子不管，径直朝我扑来。

这时栗子黄从后面猛咬人熊的后腿，人熊扭过头去要抓栗子黄，栗子黄很机警，见人熊转身，便远远跑开，对人熊呲着牙挑衅。

就这么缓得一缓，我和燕子都抓住了这救命的十几秒钟时间，分别爬上了大树。

人熊受伤也不轻，肚子被打穿，流出来一大截，还瞎了一只眼睛，它在山中连老虎都怕它三分，哪吃过这么大的亏，想去抓栗子黄，但是又没有猎犬跑得快，想要去咬那三个人，那些家伙又都爬上了大树。在树下转了几圈，虽有一肚子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

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熊急得直转圈，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喊：“小胖，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瞎转悠什么呢？你劝劝它，别想不开了。”

胖子不是怕人熊而是怕高，拿现代的词来说他可能是有点恐高症，趴在树叉上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挤兑他，也不肯吃亏，跟我对骂起来：“胡八一，你他妈的就缺德吧你，下边这位哪是我二大爷啊，你看清楚了再说，那不是你媳妇吗？”

我哈哈大笑，指着下面的人熊对胖子说：“噢，看错了，原来这是你老姨，我可不给你当姨夫。”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果投我，但是两只手都紧紧抱着树杈，生怕一松手就掉下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只能冲我干瞪眼。

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加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笑容就僵住了，树下的人熊正不顾一切的爬上我所在的这棵大树。

它虽然笨重，但是力量奇大，又受了重伤，疼痛已经让它完全失去了理智，在它眼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一条狗，瞪着一只血红的熊眼，大

熊掌上的肉牢牢扒住树干，庞大的身躯每一蹿就爬上来一米多高的距离。我心中暗骂：“谁他娘的告诉我狗熊不会爬树？这不是坑我吗。”

在山里有句老猎手叮嘱年轻猎人的话：宁斗猛虎，不斗疯熊。因为受伤而完全发疯了的人熊，其破坏力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我大惊失色，哪里还有心思跟胖子开玩笑，心中不停的盘算着怎样脱身。

这时燕子给我提了个醒：“快……快装铁沙，打它的另一只眼！”

我这才想起来背在身后的猎枪，连骂自己没用，又往大树顶端爬了一段，解下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武装带栓在一枝足能承受我体重的大树杈上，用一只手抓着猎枪挂住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装填火药，我把牛角筒里剩下的多半筒火药都装进了抬牙子的枪管。

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燕子和胖子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装填猎枪上的动作上，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

装完火药之后是压铁沙，用铁通子把火药和铁沙用力杵实，我的鼻洼鬓角全是汗水，这种猎枪真麻烦，破枪真是要了命了，在东北的大森林中，有多少猎手是因为没有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时候我要是能有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就算再来它个两三只人熊也不在话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只手枪也好。

就在我完成装铁沙火药，并替换完火绒火石的那一刻，人熊的爪子已经够到了我的脚，我连忙缩脚，顺势把枪口倒转向下，正对着人熊的脑袋开了一枪，这一枪因为火药放得太多，烟火升腾，把我的脸熏的一片祛黑。

火枪是凭借火药喷射的力量激发铁沙，但是角度太低使得压在枪筒里的铁沙松动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另外由于是单手抵近射击，后面没有支撑点，如此近的距离还是打得偏了，没击中它的头部，只是把人熊的肩膀打得血肉模糊，人熊从十几米高的树上掉了下去，沉重的砸在地上，地上都是极深的枯枝败叶，再加上它皮肉厚实，从高处跌下并没有对它造成多大伤害。

人熊爬了起来，这次它不再爬树，象一辆重型坦克一样，嗷嗷怪叫着用肥大的躯体猛撞大树，震动得树上的松叶松果雨点般的纷纷落下。

还好我用武装带把胳膊挂住，才不至于被震下去，我有点担心这棵大树不够粗壮结实，再被人熊撞几下就会齐根折断，想不到今日我就要死在深山老林之中了，死到临头，不能丢了面子，得拿出点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劲头来，让胖子燕子好好看看我老胡绝不是孬种。于是扯开喉咙

对燕子胖子二人喊道：“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对不住了战友们，我先走一步，给你们到那边占座了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革命导师说的，我一定替你们转达。”

胖子在十几米外的另一颗大树上对我喊：“老胡同志，你放心去吧，革命事业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到了老马那边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啊，听说他们总吃土豆炖牛肉，你吃的习惯吗？”

我回答道：“咱干革命的什么时候挑过食？小胖同志，革命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啊，红旗卷翻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天下剩余的三分之二受苦大众，都要靠你们去解放了，我就天天吃土豆烧牛肉去了。”

燕子急得哭了出来：“这都啥时候了，你们俩还有闲心扯犊子，赶快想点办法啊。”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之时，人熊却不再用身体撞击大树，停了下来，坐在地上呼呼喘粗气。原来人熊流了很多血，又不不停的折腾，它虽然蛮力惊人，也有用尽的时候，这回它从狂暴中冷静了下来，学了个乖，以逸待劳，坐在树下跟我们耗上了。

栗子黄也见识了人熊的厉害，不敢再靠近人熊嘶咬，远远的蹲在一边，它也很饿，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实诚，不肯自己去找吃的。燕子心疼自己的狗，打个口哨让栗子黄自己去找东西吃，栗子黄这才离开。

三个人趴在树上商议对策，但是思前想后，实在是没什么可行的办法，现在下树硬拼，凭着手中的老式火枪，无疑自寻死路，村里的大部分人都不在，也别想指望有人来救援。为了不掉下树去，只好各自用裤带把身体牢牢缚在树干上，看看最后谁能耗过谁吧。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僵局，这种情况对在树上的三个人最为不利，刚才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熊搏斗，已经耗尽了我們大部分力气，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我们三人都是两天一夜没有合眼，白天只吃了几个棒子面饼子，又饿又困，怕是到不了明天早晨，就得饿昏过去掉下大树。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一句主席诗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过山下没有旌旗在望，只有人熊守候。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不知不觉我昏昏沉沉的趴在树干上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胃中饥饿难耐，一阵阵的发疼，就醒了过来，只见天空上繁星密布，残月如勾，已经到了深夜时分。整个森林中都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一看，树下的人熊已经不在在了，不知它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树枝浓密，我看不清燕子和胖子还在不在树上，就放开喉咙大

喊：“燕子！小胖！你们还在树上吗？”

连问了几遍，喊声在中夜的山谷间回荡，那二人却没有半点回应。我虽然胆大，但是一想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之中，不禁有些发毛。心想这两个家伙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把我忘了，走的时候竟然不叫我。

我在树上又喊了两声，还是没有动静，我焦躁起来环顾四周，发现前面不远有一片灯火闪烁的地方，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有人居住？他们两个是不是也看到灯光，到那边找人去了？

黑夜之中辨不清东南西北，只听水流轰鸣，举头找准了北极星的方位，看来那片灯光应该是来自于牛心山方向，我从树上溜了下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向那片灯火走去。

我开始幻想那片灯光的主人是住在山里的老猎人，长着白胡子，很慈祥，热情而又好客，看到我这样在森林中迷路的知识青年，一定会热情款待，先给我冲杯热茶，再烤只鹿腿来给我吃……越想肚子越饿，用衣袖抹了抹嘴角流出来的口水。

边想吃的边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前，山洞深处灯火辉煌，很奇怪，刚才明明看着那些灯光不远，这时却又变成在山洞深处了，莫不是我饿得眼花了。

我在幻想中烤鹿肉的巨大诱惑驱使下走进了山洞，三步并作两步行到了漆黑阴暗而又漫长的山洞尽头，发现山腹中空间广大，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忽见对面有五六个年前女孩正在有说有笑的并肩行走，现在分明是夏天，她们却穿着奢华的皮裘，式样古典，似乎不是今人服饰，只有其中一个身穿应季的蓝色卡吉布服装，她头上扎了两个麻花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帆布挎包，哎，那不正是田晓萌吗？

没错，绝对是田晓萌，她是苏州来的知青，我和胖子是福建的，随说大家都是南方人，但是彼此并不算太熟。主要是因为我和胖子太淘，总惹祸，一般老实文静的姑娘们也不敢亲近我们两个。

不过在这奇怪的山洞中见到熟人，心里多多少少就有了底。我紧走两步对田晓萌喊道：“小田，你怎么跑这来了？有吃的东西吗？”

田晓萌扭头一看是我，就朝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走近。我走了过去对她说：“你在这玩的倒痛快了，我们为了找你差点让人熊给吃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我饿得都前心贴后背了。”

田晓萌说：“太对不起了，都是我不好，我进喇嘛沟采药迷了路，被这几位好心的姐姐救了，她们这一会儿还要演皮影戏，你来的正好，咱们一起看了再回去。”随即给我引见了她身边的几个年轻女子，她们说话都是当地的口音，谈吐很有礼貌，还给我拿了一些鹿肉干吃，招呼我一齐去看戏。

我跟着她们向里面走去，只见广大的山洞正中有座城子，楼阁壮丽，灯火通明，四周各种古玩玉器堆积如山。

在城门前搭建好了纸灯白布，后边坐了十几个司掌锣鼓锁钹的乐师，前面设有一张古香古色的长桌，桌上茶器茗盏，全都十分的精美，另有一个红色大玛瑙托盘中堆满了瓜果点心。

桌前设有三张椅子，先前那几名身穿貂裘的女子请我和田晓萌分别做在左右，居中的椅子虚设，似乎尚有一位重要人物要来。

田晓萌见只有三个座位，其余的人都站在后边，就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想要推辞。我又累又饿，也顾不上客套了，反正人民的江山人民坐，既然有座位，谁坐不一样，于是大咧咧的坐了，抓起面前的食品就吃。

可能是饿得狠了，食物虽然精美，却没半分滋味，都如同嚼蜡一般，吃了几口，越想越是觉得古怪。

这时有两个少女搀扶着一个衣着华贵白发笼钟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出，坐到中央的位子上。

我和田晓萌都站起来向主人问好，见了那老太太的样子，我心中更觉得怪异，现在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有地主婆？

老太太冲我们俩点了点头，就居中坐下，一言不发的等着看戏。

身后站立服侍的年轻女子一拍手，戏班子里的乐师傀儡师听见号令，一齐卖力演出，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器乐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近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剧目。

不过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受到波及，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哪里还有人敢再演绎。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此得以一见，这种表演在那个文化生活为零的时代里，真是太吸引人了，我光顾着看戏，完全忘了其他的事情。

皮影戏所演的各出大戏都是极有精彩的剧目，先演了一出《太宗梦

游广寒宫》，又开始演《狄青夜夺昆仑关》。

戏台上刀光剑影，兵来将往，精彩纷呈，再加上鼓乐催动起来，令观者不由得连声喝彩。我看得心旌神摇，口中干渴，就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喝水，无意间看了身旁的老太太一样，只见她也正自看得眉开眼笑，边看边取桌上的果脯点心食用，咀嚼食物的样子十分古怪，两腮鼓动如同老猿猴，一囓一囓的。

我奶奶年老之后也没有牙，但是吃动西绝不是这样子啊，这老太太是人是猴？心中一乱，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茶杯这一摔破了不要紧，那老太太的脑袋也随之掉在了地上，她的人头还盯着皮影戏观看，口中兀自咀嚼不休。

老太太手下的侍女急忙赶到近前把她的人头恭恭敬敬的捧了起来，又给她按到身上。

我心中知道这是遇上鬼了，一把拉起田晓萌就向山洞外边跑，一片漆黑之中跌跌撞撞的冲出了山洞，耳中听得轰隆巨响不绝，大地不停的震动，身后的山洞闭合成一块巨大的石壁，倘若再晚出来半分钟，就不免被活活夹死在山壁之中。

外边天色已经大亮，我拉着田晓萌跑到山下的溪边，忽然觉得肚中奇痛无比，疼得我额头直冒冷汗，不禁蹲下身去，看来她们给我吃的东西有问题，记得听我祖父讲过鬼请人吃东西的故事，鬼怪们用石头、青蛙、蛆虫变作美食骗人吃和，不知我刚才吃的是什么鬼鸟，越想越恶心，忍不住大口呕吐。

痛苦中依稀见前边走来两个人，前边的那个姑娘有些眼熟，原来是燕子，我见到她才感到安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那天燕子和胖子一直在树上呆到天亮，树下的人熊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只是到处都找不见我的踪影，最后在河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和田晓萌。

我这三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发了四十几度的高烧，胖子跑了百十里地的山路请来县里的医生给我治病，我体格健壮，总算是醒了过来，而田晓萌始终没有意识，只好通知她的亲属把她接回家去治疗了，至于后来她怎么样了，我们都不太清楚。

我把我的遭遇和燕子的爹讲了，他告诉我说，我遇到的可能是“鬼市”，又名“鬼戏”，山里有个传说，那位太后死的时候，活埋了很多民间诸班杂耍的艺人做陪葬，昔日里，有些人就曾经在牛心山看过和我相同的事情。

不过这些事在我的记忆中模模糊糊，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太敢确定真的曾经发生过。

我的知青生活只过了多半年，不算很长，但是留下的回忆终生都不会磨灭，69年春节轮到我回家探亲，我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第五章 康巴昆仑不冻泉

那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线上部署了三个集团军群总数一百多万的军队，中国的近邻印度也和中国的边防部队不断的发生摩擦，岛上的国军见此情形觉得有机可乘，摩拳擦掌的准备反攻回来，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也进入了应战状态。

中国政府的高层感受到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不断进行战略部署上的重新调整，军队扩编，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群众们积极进行防核防化防空袭的三防演练。

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地主，他的成份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是迟早的事，这时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入伍。

我爹的战友陈叔叔是军分区的总参谋长，当年第九兵团入朝参战，冰天雪的盖马高原，十几万志愿军合围了美军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美军航空兵投掷的大量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把深夜的天空都照成了白昼，冒着美军钢铁弹幕所组成的火力屏障，志愿军象潮水一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在那场残酷的战役中我爹冒着零下四十几度的低温，把身受重伤的陈叔叔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到了救护所的时候，两人的身体被身上的血水冻在了一起，护士用剪刀剪破了皮肉才分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不能用生死之交四个字来衡量，而且我父母的历史问题也快要解决了，现在安排老战友的儿子参军，对一个分区参谋长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养成走后门的习惯就是在部队里最先开始的。

陈叔叔问我想当什么兵种的兵，我说想当空军，听说飞行员伙食好。陈叔叔笑着给了我一个脑镗儿：“战斗机哪有那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好好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到军区机关来工作。”我说回机关工作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层部队，办公室呆不惯。

想回岗岗营子和小胖燕子他们告别，但是时间上不允许，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自己去部队当了兵，留下好朋友在山沟里插队，怎么说也有点不能同患难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我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在山里当知青有多舒服。

我被征兵办安排到了一只即将换装为装甲师的部队中，没想到阴差

阳错，刚在新兵训练营苦熬了三个月，中央军委一纸命令，这支部队就被调往了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口六十二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成工程兵部队。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弹药储备的，战略隐蔽的等等，全军几乎没有不挖洞的部队，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部队由业余挖洞，转变成职业挖洞，我们的任务是一级机密，要在昆仑山的深处建设一座庞大的地下战备设施，虽然没有明确的告诉士兵们这个设施的用途，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能猜得到吧。部队中有保密条例，所以大伙平时从不谈论这件事。也有传闻说完成了这次的工程任务，我们还要被编回到野战军的序列中去。

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是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变质岩构成，我们师从上到下，除了会挖战壕之外，对土木工程施工一无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指导工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分队率先向南经过“不冻泉”进入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是去寻找适合施工的隐蔽地点。

“不冻泉”位于昆仑河北岸，又名昆仑泉，花岗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的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不封冻，谁也不知道泉眼下面通着哪里。上级传达了纪律，命令士兵不许在这里洗澡，因为当地藏民视“不冻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解放的时候，进藏大军途径此地，那时候还没有发布这些规定，有三名战士在泉里洗澡，都给淹死在了泉眼里，死因据说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他们的墓就安在离这不远的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站也设在那里。

终于进入了昆仑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的脸都憋得发紫，目光也变得模糊，在我们的眼中似乎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的千丘万壑，如同一条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巨龙。而我们这支十多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中显得还比不上一只小小的蚂蚁。

我在行军的路上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书上曾说昆仑群峰五千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中从太古时代起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藏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王格萨尔王的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起伏的群山之中。

（在古藏俗中，天葬并不是最高待遇，最高规格是塔葬）

第六章 一百张美女皮

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有两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弃车之后在山里行进了整整两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帐篷休息，铅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降临。

那四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戴着眼镜的知识份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还远没有适应高原的恶劣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听那声音都让人替他们的小身子骨担心。

领队的连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三个人忙着给他们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越会觉得缺氧。

士兵们身体强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天五公里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微适应了缺氧的环境，用特制的白煤球燃料点燃了营火，战士们围在一起取暖，吃煮得半熟的挂面和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水烧不开，挂面只能煮成半熟。

和我混得比较熟的几个战友是东北黑龙江的“大个子”，藏区入伍的藏族兵“尕娃”，年龄只有十六岁的吉林通信兵“小林”。我们几个三口两口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吃一顿饭所使的力气，简直都超过了在平原上的武装越野行军。

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道：“胡哥，你是城里参军的，知道的事多，给俺们讲几个故事听呗？”

大个子也随声符合：“哎呀我说老胡，太稀罕听你唠了，贼拉带劲，反正一会儿还得整哈玩意儿班务会，也不能提前休息，先给同志们唠一段呗。”

尕娃汉话说说的不利索，但是能听明白，也想说什么，张了半天嘴，楞是没想起来该怎么说，干脆只对我一挥手，我估计他那意思大概是，你讲吧，我也听听。

我吐着舌头说：“空气这么稀薄，你们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头？得了，既然同志们想听，我就先白话一段，等会儿开班务会时班长给我穿小鞋，你们可得给我帮忙说情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班长看我不太顺眼，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跟小媳妇似的在部队熬了五年才当上个小小的班长，他特别看不惯我这种高干子弟的“后门兵”。班里一开会他就让我发言，抓住我发言中

的漏洞就批评我一大通，几乎都形成固定的规律了，把我给气的呀，就别提了。

但是我讲点什么好呢？我看过的书加起来不到十本，其中毛选四本，语录一本，字典一本，《红日》算一本，《青年近卫军》也算一本。可是这些都给他们讲没了，还有本《风水秘术》我想他们也听不明白。

我搜肠刮肚的，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时从田晓萌借来看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传说手抄本，这本手抄本的内容以梅花党的事迹为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段一百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印象特别的深。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一辆由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上，女大学生赵萍萍回南京探亲就是搭乘的这趟列车，坐在他对面的乘客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两人有意无意之间就聊了起来，赵萍萍被这位年轻军官的风度和谈吐倾倒了，在交谈中还得知他家庭环境很好，受过高等教育，赵萍萍甚至开始幻想着自己嫁给对方。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就抵达了南京站，军官请赵萍萍到火车站附近的饭馆里坐一坐，吃饭的时候军官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拿出一封信，托付赵萍萍帮忙送到他在南京的家里，因为他自己有紧急任务要先赶回部队，所以先不能回家了。赵萍萍毫不犹豫的答应了，随后二人依依不舍的分别。

第二天赵萍萍去军官的家里送信，接待她的是一位老妇人，老妇人把信取出来读了一遍，然后热情的把赵萍萍请到家中，给她倒了杯茶。赵萍萍喝了几口茶，和老妇人闲谈几句，突然感觉眼前金星乱转，一头晕倒在地。一桶冰凉刺骨的冷水浇醒了赵萍萍，她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被绑在一条剥人橙上，墙壁上挂满了人皮。周围站着几个人，正是那老妇人和她手下的几名彪形大汉。她把那封信拿到赵萍萍眼前让她看，信上只有一句话：“送来第一百张美女皮，敬请查收。”老妇人冷笑着说道：“你死到临头了，让你死个明白，我们都是潜伏的特务，剥女人的人皮是为了在里面装填炸药，一共要准备一百张人皮，今天终于凑够数了。”说着取出一把刹利刀交给其中一个手下，让他动手活剥赵萍萍的皮，刹利刀是专门剥皮用的特制刀，那大汉用刀在赵萍萍头顶一割，在她的惨叫声中……

我刚说到兴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都别说咧，都别说咧。胡八一，你又在胡编乱造咧，现在咱们班开班务讨论会咧，你那小嘴儿不是喜欢说吗，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中不中咧？”

第七章 大冰川

我站起身来一个立正，学着班长的口音回答他道：“不中，不中，咋又是俺咧？轮也该轮到拉木措那个尕娃子说一回咧，人人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咧。”

二班长说：“小胡同志，咋就你怪话多咧？俺让你不要学俺说话，俺是班长，俺让你说你就说咧，不要谈啥绝对平均主义中不中咧？”

我看了看周围的几个战友，他们一个个都一本正经的坐着等我发言，尕娃趁班长不主意，还冲我吐了吐舌头，这几块料，太不仗义了。现在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报告班长，今天咱们讨论什么内容？你还没说呢，你不说让我们怎么发言？”

这时指导员走了过来，指导员李健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是很斯文的一个人，是十多年的老兵，他对待官兵很好，没什么架子，走过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在开会呢？我也来听一听。”

二班长赶紧给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摆摆手说你们继续，别因为我别影响了你们的讨论。

二班长水平很低，见指导员在旁边就显得特别紧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唱歌比较简单，于是就对士兵们说：“同志们，俺们一起唱个革命的歌子来鼓舞斗志，中不中咧？”

战士们异口同声的答道：“肿”。指导员听得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赶紧假装咳嗽两声进行掩饰。

二班长却没听出来有什么可笑的，一脸严肃的把双手举起来，做出音乐指挥的动作：“同志们，我先起个头啊，二呀嘛二郎山，预备，唱。”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要闯一闯，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来飘，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天空的雪越下越大，十几名战士的合唱声回荡在昆仑山漫天飘飞的白雪之中，也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了军歌的雄壮，还是军人们的歌声点缀了昆仑山的苍凉寂寞，一时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中的几名工程师也都被歌声吸引，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处无尽的山峰思潮起伏。

最后指导员给大家讲了几句话：“我和你们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到昆仑山，这里的条件确实是非常艰苦，环境非常恶劣，我们面临的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的同志哥，咱们不是普通的部队啊，咱们连的称号是“拼刺英雄连”，这个荣誉是六连的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

无论如何都不能给这面旗帜摸黑，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咱们，是对咱们六连巨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军人作风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同志们，大家有没有决心？”

我们一齐答道：“有”

指导员满意的点点头继续说道：“今天早点休息，咱们小分队明天就要过大冰川了，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好了，解散。”

进山的第三天早晨，小分队抵达了大冰川，传说这附近有一个极低洼的小型盆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那处盆地。由于是机密任务，所以不能找当地的向导带路（其实也没有人认识路），只能凭着制作粗糙的军用地图，在乱草一样的等高线中寻找目的地。

大冰川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落差极大，坡度很陡峭，最高处海拔超过六千米，积雪万年不化，中见一段最长，全是镜子面一样溜滑的寒冰，冰层厚度达到了上百米，最下边又低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象裂痕一般深深的陷进大地，这里地气偏暖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绿色植物带，在最低的地方，高原反应也减轻了，要是想继续往昆仑山的深处走，就必须经过大冰川下的山谷。

出发前工程师曾警告大家，在冰川下边行军不能发出任何太大的声音，否则引起山顶的雪崩，就得被活埋在下边。

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故，在从冰川上下到山谷里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工程师失足跌下了冰川，我们在冰川下面的绿洲中，找到了他摔得稀烂的尸体。女地质勘探员洛宁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见此惨状，忍不住就想放声大哭。

一个姓王的地质专家赶紧用手把她的嘴捂上，小声说：“别哭出声来。”

洛宁把头深深埋的在王工怀里，痛苦的抽泣着。指导员带头摘下了帽子，向同伴的遗体默哀告别，随后我和尕娃两人把他的尸体收拾到一起，装在一个袋子中掩埋。这位工程师和我们在一起不到三天，我只知道他是北京的，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他的名字，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

大个子用兵铲轻轻的挖掘地上的泥土，挖了没几下，忽然从他挖的土坑中，飞出来一个蓝色的大火球，个头有篮球大小，在半空盘旋两圈，一下子就冲进了人群里，小分队的成员们急忙纷纷闪避。

火球落在地上，蓝色的火焰逐渐熄灭，原来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全身都象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晶莹剔透，可以通过它那透

明的甲壳，依稀看到里面的半透明内脏，其中似乎隐隐有火焰在流动，看上去说不出的神秘诡异。

大伙对望了一眼，都想问这是什么虫子？但是谁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大概是尚未发现的物种，王工好奇的靠了过去，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激动的用两只手指把象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捏了起来，小心翼翼的仔细观看，然而就在此时，他手指和瓢虫接触的地方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燃，顷刻间，雄雄烈焰就吞没了他全身。

王工的全身都被蓝色的火焰吞噬，皮肤上瞬间起满了一层大燎泡，随即又被烧烂，鼻梁上的近视镜烧变了形掉在地上，他也痛苦的倒在地上扭曲挣扎。

我们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他被火魔焚烧的惨叫声响彻山谷，听得所有人都不寒而栗，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咽气。

有人想用铲子铲土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但是他全身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属于深度烧伤，就算暂时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在这缺医少药的昆仑山深处，怕是也挨不过一两个小时，那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这种活人被火焚烧的情景太过残酷，洛宁不敢再看，把头扭了过去，她的表情凝固住了，捂着耳朵，张着嘴，也不知道她是想哭还是想喊。年龄最小的小林也吓坏了，躲在大个子身后，全身抖成一团。

二班长掏出手枪想帮助他结束痛苦，实在是不忍心看他这么受罪，而且再由着他喊叫下去，非引起雪崩不可。

指导员按住了二班长正在拉枪栓的手，对他低声说道：“不能开枪，用刺刀，让我来。”

山顶有数万吨的积雪悬在大冰川之上，任何一点响动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唯一能帮到王工的，就是给他的心口窝上来一刺刀，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去。

刻不容缓，指导员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了刺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轻轻说了声对不住了同志哥，一闭眼把军刺插进了王工的心脏，王工终于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倒在地上不在动弹，而他身上的火焰还在继续燃烧。

指导员刚想把刺刀从他心口抽出来，那股妖异的蓝色火焰猛地一亮，竟然顺着刺刀，从步枪的枪身传了上来。

火焰传导的速度实在太快，甚至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人们还没

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指导员的全身就已经被蓝色的烈焰吞噬了。

指导员也和王工一样，痛苦的挣扎着惨叫着，大家平时都太了解指导员了，他绝对是个硬汉子，虽然外表文弱，但是他的忍耐力和毅力都够得上最优秀的职业军人标准，不知道被那种怪火焚烧是何等惨烈的痛苦，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悲鸣。

二班长含着眼泪举起了手枪，现在管不了是否会引起雪崩了，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指导员再受苦了，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全身是火的指导员忽然开口说道：“我命令……你们谁都不许开枪……快带同志们离开这里……”

指导员身上的痛苦虽然难以承受，但是神智还保持着清醒，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惨叫可能会引起雪崩，为了不再发出声音，他反转烧得通红的刺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过了许久许久，他的身体被烧成了一堆细细的灰烬。

小分队中剩下的成员们，痛苦的注视着这壮烈悲惨的一幕，每个人都紧紧的握着拳，咬着牙，想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有些人的嘴唇都被自己咬破了。

山谷里静静的没有半点声音，头顶湛蓝的天空映在大冰川的冰面上，让人有种错觉，这世界上似乎是有两个相同的天空，分不清楚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仙境一样的瑰丽美景，却充满了诡异恐怖的气氛。

地上有两堆灰烬，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都是活生生的，现在却变成了小小的一堆灰烬，烧得连骨头渣滓都没有剩下。如果不是有人目睹了这一切的经过，谁能相信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忽然从王工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中，飞出一个蓝色的火球，它面对着众人悬停在半空，似乎是在选择下一个目标，它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它的攻击范围以内，任何人都没把握能逃得脱。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振动声，应该是这只古怪瓢虫抖动翅膀飞行所发出的声音。

现在小分队的已经失去了三个人，都是最主要的成员，做为领队的指导员，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剩下的两名工程师，一位是测绘员洛宁，还有一位是上海地勘院的刘工，看来这次的任务是无法完成了。

指导员不在了，让士兵们心里少了主心鼓，但是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这团妖异的蓝色火球时，心中都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宁愿被雪崩活埋，也绝不想被这鬼东西活活的烧成灰。”

有几名沉不住气的战士已经举枪瞄准了半空中的瓢虫，二班长突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说道：“同志们，指导员牺牲咧，现在俺是队长咧！俺命令你们全都得给俺活着回去中不中咧？”

我明白了二班长想做什么，他是想牺牲自己给其他人撤离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我拉住他的胳膊哽咽道：“不中，你又不是党员，凭啥你去咧？要去俺去。”

二班长一把推开我的手：“你个小胡，你连团员都不是咧，俺让你别学俺说话，你咋个就不听咧。”话音未落，他已经头也不回地冲向了那团悬在空中的火球。

第八章 雪崩

二班长刚冲出去两步就停了下来，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那只散发着火焰气息的古怪瓢虫，由一只分身成了三只，每一只都同原来的那只大小一样。

三个蓝色火球中的一个直扑二班长，另外的两个象闪电一样钻进了人群，包括二班长在内，还有炊事员老赵，通讯员小林三个人被火球击中，全身都燃烧了起来，他们同时发出了惨烈的叫声，在地上扭动挣扎，想滚动压灭身上的大火。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刚才面对火球的时候，士兵们紧张过度，已经全部把枪械的保险栓打开，弹仓中满满的子弹都顶上了膛。

通信兵小林当时才只有十六岁，他缺乏指导员和二班长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恶魔般的烈火烧去了他的理智。在被烈焰嘶咬的痛苦下，使得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走火了“塔噹~塔噹~塔噹~塔噹~”，沉重的枪声中，有三名战友被他射出的流弹击中，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事情向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了，指导员宁可自杀也不肯让我们开枪，可最后还是有人开了枪。被奇怪的火虫攻击虽然可怕，但是还比不上枪声引起的雪崩恐怖，雪崩发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小分队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活不了。在大冰川下的山谷，大喊大叫也许只有三成的概率引发雪崩，但是枪声，百分之二百的会带来最可怕的后果。

见到神智不清的小林步枪走火，流弹乱飞误杀了三个战友。我来不及多想，一咬牙关，端起手中的步枪三个点射，击倒了在火中痛苦挣扎的小林，二班长，老赵。

步枪子弹的出膛声在山谷中回响，由于山谷的宽度很狭窄，再加上大冰川镜面一样的冰壁，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音箱，枪声，喊叫声，哭泣声在山谷中击起一波又一波的回声，久久不绝。

我还没有从亲手射杀自己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神智变得模糊起来，忽然觉得头上一凉，才回过神来，用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片雪花落在我的额头。

当时天气晴朗，太阳挂在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时候不可能下雪。我一摸到雪花，当时心里就咯噔一沉，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雪崩了。”

这时在三个死去战友还在燃烧的尸体上，各飞起一个蓝色火球，此时此刻已经不用再对开枪有所顾及了，杂娃的枪法是小分队成员中最准

的，他端起步枪，瞄也不瞄，抬手就是三枪，每一枪都正中火球的中心，里面的瓢虫远没有子弹的口径大，虫身整个都给子弹打没了，火焰也随之消失。

经过这一番短暂而又残酷的冲突，我们班八个士兵，加上二班长指导员一共十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大个子，尕娃三个士兵，再有就是刘工和洛宁两个知识分子。

头顶上落下的雪沫越来越多，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整个山谷都在震动，我抬起头向上望了一眼，上面的雪板卷起了风暴，就像是白色的大海啸，铺天盖地的滚向我们所在的山谷。

大个子拉了我一把，叫道：“老胡！妈拉个巴子的，都这时候了你还没看啥玩意儿啊，赶紧撘吧！”

我们的位置是处于山谷中间，雪崩落下的积雪肯定会把整个山谷都填平，根本就没地方可跑，但是到了这生死关头，人类总是会出于本能的要做最后一次挣扎。

洛宁早已被吓得昏倒在地，大个子把她抗到肩膀上，我和尕娃两个人连拉带拽的拖着刘工，往大冰川的对面跑去，指望着能在雪崩落下来之前，爬到对面稍微高一些的山坡上，去争取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们也没有扔掉手中的枪，枪是军人生命的一部分，扔掉枪就意味着扔掉了军人的荣誉。但是别的东西都顾不上了，各种设备都扔掉不管，想把身上的背包解开扔掉，但是匆忙之中也来不及了，五个幸存者互相拉扯着狂奔。

那雪崩来得实在太快，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山谷被积雪崩塌翻滚的能量所震动，一时间地动山摇。

我以前听人说起过雪崩的情形，但是万万没有想象到，天地间竟有如此威力的银色巨浪，这一下人人心如死灰，就算再多长两条腿也跑不脱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雪崩所引发的猛烈震动，使我们面前陡峭的山坡上，裂开了一个倾斜向下的大缝。

空中席卷而来的雪暴已至，众人来不得多想，奋力冲进了山石中裂开的缝隙，裂缝下的坡度很陡，没想到下边有这么大的落差，做一堆摔了下去，滚了几滚跌在一个大洞底部。

随后，一块巨大的雪板从后滚将下来，把山缝堵了个严丝合缝，激起了无数雪沫，呛得五个人不断猛烈的咳嗽。头顶轰隆隆轰隆隆响了良

久才平静下来，听这一阵响动，上面已不知盖了多少万顿积雪。

黑暗中不能辨物，众人死里逃生，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开口说话，满嘴的东北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大个子，大个子问道：“还能喘气的吱个声儿，老胡，尕娃子，刘工，洛工，你们都在吗？”

我感觉全身都快摔散了架，疼得暂时说不出话来，只哼哼了两声，表示我还活着。

尕娃答应一声，掏出手电筒，照了照四周，洛宁目光呆滞的坐在地上，好象没怎么受伤，刘工倒在他旁边，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他的左腿小腿骨摔断了，白生生的半截骨头露在外面。

第九章 九层妖楼

我们跌进的这个山缝，又窄又深，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之外都是漆黑的一片，受到能见度的限制，不知道远处是什么地形。

大个子用手探了探刘工的鼻息，一抖落手说：“完了完了，气儿都没了。”

我爬过去一摸刘工的颈动脉，确实是死了，心跳都没了，于是叹了口气，对大个子说：“咱们把刘工埋了吧。”

我取出工兵铲想挖坑，尕娃在一旁把我拦住，指了指地下：“虫子，火。”

尕娃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在山谷中就是因为想挖坑埋掉摔死的工程师，结果挖出只魔鬼一样的瓢虫，小分队一共十四个人，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之内就死了十个，看来这里的土地不能随便挖掘，天晓得下面还有什么鬼东西。

我有种直觉，那种古怪的虫子，不是什么神秘生物那么简单，它烧着两个人之后，就由一只分裂成了三只，这只是巧合吗？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但是总不能让同伴的尸体就这么摆在外边，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了。我用手电筒照明，尕娃和大个子在附近捡了些碎石块盖在刘工的尸体上，算是给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石头坟墓。

在这个过程中，洛宁始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静静的注视着刘工的石头墓，最后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如决堤潮水般释放了出来。

我想劝劝她，但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被她的哭声触动，也是鼻子发酸，心如刀绞，想起昨天晚上，小分队还围在营火前高唱军歌，那嘹亮的歌声似乎还回响在耳边，然而今天大部分战友都永远永远长眠在了昆仑山的大冰川下。

我扶着洛宁站起来，一起为刘工和其他战友们默哀。那时候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引用毛选，我带头念道：“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其余的三个人也同声应和：“头上山下，风展红旗过大关。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随后众人举起右拳宣誓：“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战友们，同志们，

请放心走吧，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有些人的死重如泰山，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你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踏着你们用鲜血染红的足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我们工农兵。”

当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从来都没参加过战友的追悼会，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记得别人开会时都这么说，在那种情况下，也没什么合适不合适之分了。

许久许久，众人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好在都是轻伤，不影响行动。随便吃了几口压缩饼干，聚拢在一起，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从被雪板压住的山谷出去是不可能的，我估计整个山谷可能都被雪崩填平了，现在只能另找出口。

尔娃拍了拍自己身上空空的子弹袋，示意子弹不多了，我们进山的时候由于要携带很多装备，所以弹药配备都是最低限量，每人只有三个步枪弹匣，毕竟不是战斗任务，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土匪，所以提前考虑的有些大意了。雪崩的时候又扔掉了一部分弹药，现在每人只剩下平均二十发左右的子弹，总共还有两枚手榴弹。地下应该没什么野兽，子弹多了也没有用，够防身的就行了。

干粮是一点都没有了，能吃的刚才都吃了，必须想办法在两天之内找到出口，否则饿也会活活饿死在这地下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洛宁身上竟然还有一个指北针。

山隙的深度超乎想象，向南走了一段之后就走到了尽头，大地的裂缝翻转向北，凭感觉象是走到了大冰川的下面。

我们在黑暗中向前走了十几个小时，越走地势就越低，地下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洛宁用气压表测了一下，气压的数据换算成海拔高度，竟然只有四百多米，跟四川差不多，远远低于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再这么走下去，怕是要走到地心了。

最后地势终于平缓了下来，耳中听见水流声湍急，似乎不远处有条地下大河。我见不再有下坡路，就以手电四处探照，想看看有没有向上走的路，忽然发现手电筒照出去的光芒，在岩壁上产生了很多微弱的反光，象照在无数镜子的碎片上一样。

洛宁惊呼一声：“是云母！”

其余三人听她说什么云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听他语气很惊恐，以为是出了什么紧急状况，急忙把洛宁挡在身后，以最快的速度从背上摘下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哗啦哗啦几下拉开枪栓，准备射击。

洛宁奇道：“你们做什么？”

我一边持枪戒备一边问洛宁：“什么母的公的？在哪？”

洛宁说：“不是动物，我是说这周围都是结晶体，云母和水晶通常生长在同一地层中，啊，果然也有水晶。”

洛宁虽然主要负责的是地图测绘工作，但是经常同地质勘探队一起工作，对于地矿知识也知道不少，我们周围出现的象玻璃薄片一样的结晶体，是一种单斜晶系的结晶，只有在太古双质岩层中才能出现，河北的地下蕴藏量很大，但是这里的云母颜色极深，呈大六方柱形。品质远远超过内地河北灵寿县所产，从云母颜色的深度这点上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深得难以想象了。

洛宁被周围罕见的大云母所吸引，看看这块又看看那块，我随手捡起一小块看了看，也瞧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希奇。

这时忽然听大个子对尕娃喊：“拉木措你干啥呢？赶紧起来。”

我用手电一照，见尕娃正在地上按藏民的方式磕头，整个身体都趴在地上，这小子干什么呢？给谁磕头？我又照了照他前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地下竟然耸立着一座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木塔，塔身上星星点点的有无数红色闪光，借着那些微弱的闪光观看，木塔的基座有将近两百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了塔身，一共分为九层，每一层都堆满了身穿奇特古装的干枯骨骼，男女老少皆有，每棵大木的木身上都刻满了藏族的秘文，这是坟墓吗？规模如此巨大，是谁在地下修建的？

我过去把正在地上磕头的尕娃拉了起来：“虽然我党我军尊重民族政策，你个尕娃子也是藏族人，但是你穿着军装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不要玩那套唯心主义的哩格楞，不许别搞宗教迷信这一套。”

大个子在旁边笑道：“行啊老胡，这家这小词儿整的，有当指导员的潜质啊。”

洛宁一直在看云母，听到我们三个争吵，也过来走到近处观看。

我对大个子摇了摇手让他别打岔，继续问尕娃：“这是什么塔？上面写的字你认识吗？”

尕娃一个劲儿的摇头。

我说：“这娃子，不认识你磕什么头啊，看见这么多尸骨，就把你吓傻了？”

尕娃满脸都是惊慌的神色，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胡这尕熊，哦让你把哦来说，偏把哦来拉，拉拉拉多斯，九……九层妖楼。”

他前半句我没听明白，后边四个字听得清楚，什么九层妖楼？干什么用的？不就是埋死人的吗？

还没等尕娃说话，洛宁就从塔边聂手聂脚地跑了回来，对我们做个不要出声的手势，她指着身后的塔对我们悄声说，千万别出声惊动了它们。

我见她神色郑重，知道可能有麻烦了，但是不知她所指何物，于是压低声音问：“惊动了什么？塔中的死人？”

洛宁极其紧张的说：“不是，是那种带火瓢虫，都在死尸身上睡觉，多得数不清。”

听了洛宁的话，我才察觉到，那座木塔上密密麻麻的红色闪光，原来都是那种透明瓢虫身上发出来的。

虽然说我身上多少具备那么一些革命军人大无畏的气概，但是一想起那种古怪的瓢虫，心里就觉得恐慌。这种超越常识的生物太难对付了，山谷中那惨烈的一幕恐给我留下的恐惧感太强烈了。

我打个手势，四个人悄无声息的向来路退了回去。还没走出几步，尕娃脚下忽然踩空，跌入了一条沟中。

这条沟很隐蔽，又和我们行进的路线平行，所以来的时候我们都没发现。那沟虽然只有一米多深，尕娃还是被摔得闷哼了一声，我赶紧跳下去扶他，见尕娃正捂着脚，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

这时洛宁和大个子也分别下到沟里，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尕娃的叫上被一根尖锐的白骨刺中，连鞋带脚被串了个透明窟窿，血流如注。沟里满地都是层层叠叠的各种动物白骨，数量太多，难以估算。看样子这条沟应该是牛、马、羊、狗之类的动物殉葬坑。

为了不惊动附近木塔中的瓢虫，大个子用手捂住尕娃的嘴，不让他叫出声，我一把拔出了插在他脚上的白骨，洛宁用随身急救包中的云南白药洒在他伤口处，又拿出白绷带帮他包扎上止血。

我手上沾满了尕娃腿上的血，随手在自己的军装上胡乱抹了几把，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座牛马殉葬坑挖得好生古怪，不是方形圆形，而是挖成长长的沟形，长沟直通那座安放尸体的木塔，这种形状正

好和《风水秘术》中提到的一种名为“慑”的布局相似，如果真是完全一样，那么在平行的位置上还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同的殉葬沟。

两条殉葬沟相互平行夹住木塔结构的坟墓，构成二龙吸珠之势，照这么推断旁边的那条沟应该是墓中主人生前所用的一些器物。只是不知道这两条殉葬沟是人工的，还是天然形成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附近河水流动声很大，从河水激流的声音上判断，是在西北方，也就是九层妖楼的后边，有一条地下河，因为龙是离不开水的。

如果真是我预想的这样，那么这个地下世界的地图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了，只不过需要找到另一条殉葬沟才能证实我的推断。

大个子推了我的肩膀一把：“老胡，整啥事儿呢？”

我刚才想得神，被他一推这才回过神来，我问洛宁：“洛工，你能估算出来咱们现在的位置吗？大概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

洛宁用指北针参照着地图计算了一下，沉吟片刻说道：“咱们在地下是一直不停的朝北走了十几个小时，按照咱们的速度推测，早就过了头上的大冰川，应该快出昆仑山了。”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这时候要是往回走，只能回到被雪崩覆盖住的山缝，如果我估计的没错，咱们沿着地下河走，应该可以有路出去。但是这么做就要冒险穿从九层妖楼的下面经过，这是个死中求活的方案。

四个人合计了一番，觉得这么做虽然充满了危险，但是值得冒险一试，不过我决定先去旁边找到另一条殉葬沟证实一下。

行动前，我问尕娃，到底什么是九层妖楼？

尕娃汉语说得很吃力，讲了半天我终于听明白了一部分，在他的老家血渭，也有一座和这座九层妖楼完全一样的遗迹，相传这种“九层妖楼”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一族陵寝的殡葬形式，魔国灭亡的时候，那座墓已被英雄王格萨尔王摧毁，在藏地高原只剩下一堆烂木头架子，以及牧民口中传承下来的叙事诗歌，在世世代代歌颂着格萨尔王象太阳一般无与伦比的武勋。

藏族牧民经过这些遗迹的时候，都要顶礼膜拜，吟唱史诗。这倒不是惧怕魔国君王的陵墓，而是为了表达对格萨尔王的尊崇。尕娃还说了些宗教方面的事，我就听不明白了，那种鬼火一样的虫子是不是墓中的安息的亡灵也就不得而知。

我把洛宁等三个人留在原地，自己匍匐前进，在与牛马殉葬沟隔了一百多米的地方，果然是还有另一条殉葬沟，里面都是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古蒙古族文木牍、彩绘木片及金饰、木碟、木翅，木鸟兽、铜器，粮食和大量丝绸等陪葬物品。

看来我推断的没有错，九层妖楼后面的地下河肯定与外界相联，于是潜回动物殉葬沟招呼另外三人行动。

我当先开道，大个子端着枪在我身后，其次是尕娃，他脚上的刺上不轻，洛宁在后边扶着他行走。

九层妖楼的规模很大，地下空洞本来极为广阔，但是塔楼和两边的大片云母把向北去的道路近乎堵死了，两侧只有很窄的地方勉强可以通行。

我们提心吊胆的从木塔下经过，见到塔中那些闪烁着火焰气息的瓢虫，觉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塔下两百米的路程中，每一步的距离都显得那么遥远。

好不容易蹭过九层妖楼，向前走了不到两百步，忽然脚下一软，象是踩到了什么巨大的动物，我用手电筒一照，在我脚下是一只从来没见过的巨大爬行动物，它吐着长长的舌头，肤色和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样子有点象是巨蜥，外形又很象鳄鱼，但是没有那么粗糙的表皮，而且前吻没有蜥蜴那么尖锐，长得比较圆，舌头象蛇一样，又红又长，前面分个叉，全身皮肤漆黑，长满了大块的白色圆斑，单从外貌上形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只有条长尾巴的超大型青蛙。

我这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比较怕这种恶心的东西，吓得我一下缩到了大个子身后，大个子也看见了这只奇特的动物，他的感受可能和我差不多，也吓了一跳，可能军人唯一可以依赖的伙伴就是步枪，他出于本能的反应举枪就打，啪啪啪一个点射，那只爬行动物扭动了几下，就此死去。

这时走在最后的洛宁走了过来，看了看地上的动物死尸，吁了口气对我们说：“这是生活在地底的蝶螈，吃昆虫和蜉蝣为生，不伤人。”

我倒不心疼打死一只动物，我担心的是大个子冒冒失失的开枪，会不会惊醒塔中的虫子，他娘的，人要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九层妖楼”里的瓢虫显然是被枪声惊动，无数盏明灯一般的蓝色火球亮了起来。

整个地下空间都被火光映成了蓝色，木塔也被点燃了，火势越烧越大，几百团火球朝我们扑了过来，这么大的火，我们却感不到一丝热

气，反而觉得寒气逼人，牙关打颤。

大个子见状不妙，掏出武装带上插着的两枚手榴弹就要拉弦扔过去炸那些火球，我赶紧一把按住他的手：“扔一颗，给咱们留下一颗光荣弹，我可不想让那鬼火烧死。”

第十章 地下湖

我们的这种木柄手榴弹是步兵的制式装备，由三个部分组成，上边用铁皮包成圆柱形，下面是一个木制的握柄。引发后，通过里面的炸药激发铁皮碎片杀伤敌人，威力并不是很强。

大个子留下一枚手榴弹，我拿过另一枚，见有不少火球已经从冲了过来，就拔下导火索，把木柄哧哧冒出白烟的手榴弹投了出去。

手榴弹炸出一团白烟，飞在前面的十几团蓝色火球被爆炸的弹片击中，纷纷坠落在地上熄灭，但是更多的火球继续从后面蜂拥而至。

洛宁在前，其余三人垫后，用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边撤边打，每人二十几发子弹，没过两分钟就打了个精光。

想对付那些诡异瓢虫形成的蓝色火球，只能用枪射击，同它们稍有接触，就会引火焚身。没有子弹的步枪，还不如烧火棍好使。

大个子扔掉步枪，掏出了最后一棵手榴弹，对我喊道：“老胡，是时候了，整不整？”

我和洛宁架扶着尕娃，四个人围成一圈，把大个子手中拿的手榴弹包在中间，我盯着眼前的手榴弹，只要大个子一拉弦，几秒钟之后就会玉石俱焚，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这种时候我不准备想太多别的事情，一是那些火球已经越来越近，没时间多想，其次是因为我担心想太多生离死别的事会让自己变得软弱，我一直想做杨根思那样的特级战斗英雄，不过没死在战场上，反而不明不白的在昆仑山底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的是不太甘心，我把心一横，就要让大个子引爆手榴弹。

洛宁本来已经紧紧的闭上眼睛等死，她忽然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站起来拉住我们：“你们听这水流声这么响，这里离地下河很近，咱们快跳到河里去。”

刚才只顾着开枪射击，之后又准备用手榴弹自杀，早把地下河的事扔在了脑后，忙乱中也没听到那隆隆水流之声，听洛宁这么一说，才想到还有生路，如果能提前跳进河水之中，那些火球虽然厉害，倒也奈何我们不得了。

说时迟，那时快，数千团蓝色的火球已经近在咫尺，四个幸存者求生心切，拼命向水流轰鸣处奔跑。

听那水声，也只有十几米远的距离，我们跑不出几步，经过地下空

洞的尽头转弯的地方，眼前出现了一个大瀑布，瀑布下面有个规模不小的天然地下湖。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后心一热，抓心挠肝似的疼，想必是火球已经撞到了我的后背，只要沾上一个小火星，火焰马上就会吞没全身，这生死关头，哪里还来得及多想，纵身一跃就跳下了湖中。

混乱中只见大个子等三人身上也被烧着了，狂叫着先后跃进湖里。我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身上的蓝色火焰也随即被湖水熄灭。

水火不融，其余的飞虫似乎知道湖水的厉害，只在离湖面两三米的地方徘徊，不敢冲下来攻击。

我从水中露出脑袋换气，发现大个子也冒了出来，唯独不见洛宁和嘎娃两人的踪影，我担心他们不识水性，溺在湖中，深吸一口气准备再次潜入水中救他们，这时洛宁已经托着尕娃从湖中浮了上来。

原来尕娃一辈子都没游过泳，跳到湖里之后就被水呛晕了过去，洛宁刚好看见，就潜入湖中把他救了上来，好在溺水的时间不长，尕娃咳了几口水，又清醒了过来。

西藏风俗不准下湖洗澡游泳，尕娃口中唠唠叨叨的念经，请求佛祖恕罪。

湖面上空被无数火球的火光照得亮如白昼，四个人聚拢在一起，当时虽然时值初春，却觉得这地下水并不寒冷，反而感觉身上有微微暖意，是处受地热作用形成的温水湖。

大个子骂道：“妈拉个巴子，枪没了，沉到湖底下去了。”

我提醒他说：“咱们都没子弹了，要枪也没有用了，现在咱们赶紧想个办法找路离开，你把脑袋放低些，小心那些虫子冲下来。”

大个子不相信那些浑身是火的虫子能冲进湖里，咧着大嘴傻笑，很快他的笑容就僵住了，数千团闪着蓝光的火球正逐渐聚集，形成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焰，呼的一声冲将下来，他赶紧又钻回湖水之中。

我吸了口气正想下去，见旁边的尕娃惊得呆了，他又天生惧怕湖水，不敢潜入湖中躲避，我只得强行把他的头按进水里，倒拽着他的臂膀向深处游去。

大火球直径达到了几十米，一触碰到湖面，就激发得水气蒸腾。火球虽大，湖水更广，那些瓢虫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手段不能奏效，纷纷淹死在了水中。

湖底本来一片昏暗，但是被上边的火光映照，勉强能看清水下十几米的环境，水深处有无数大鱼在缓缓游动，这些鱼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大鱼须子极长，酷似大马哈鱼，由于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眼睛已经退化了，只剩两个白点。

我被这些大鱼奇怪的样子吓了一跳，吃了几口水，再看尕娃也手足乱蹬，已经闭不住气了，想挣扎着游上去换气，刚好湖底突然暗了下来，我估计那些虫子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拉着尕娃游上了湖面。

湖面上漂浮着一层瓢虫的死尸，没有了火光，到处都是黑沉沉的一片，我对大个子喊道：“大个子，你那还有手电筒吗？”

大个子答道：“都整丢了，啥也没剩下，这回咱就摸黑走吧。”

忽的眼前一亮，洛宁也从湖中冒了出来，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她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军用拐型电筒：“我身上带的最后两只了，还好一直装在兜里，没掉进湖底。”

众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岸，都觉得又累又饿，再也没精力行动了，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真是铁打的，怕是也撑不住了。

大个子又跳进湖里用刺刀插了一条鱼回来，胡乱刮了刮鱼鳞，切成数片，我先尝了一口，生鱼味的味道还行，不太腥，只是微微有些发苦，多嚼几口就觉得很香。

只有尕娃说出大天来也不肯吃，部队也有民族纪律，不许在西藏吃鱼，但是我一想昆仑山是在青海和西藏两省交界，按位置说我们还算是在青海这边，而且青海回民比藏民还要多，所以在这吃鱼不算犯纪律。其实就算这时候真犯纪律也顾不上了，已经饿得眼珠子发蓝，特殊情况就只能特殊对待了。

三个人狼吞虎咽的生吃了一条大鱼，觉得还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大个子又游进湖里摸鱼，洛宁查看尕娃脚上的伤口，我在湖边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瀑布的水流这么大，这个湖应该有地方分流。

大瀑布的落差有数十米，据洛宁估计，我们面前的这条水系，应该是雅鲁藏布江的地下支流，而且地下深处可能还有火山，所以湖水才会发暖。

我拿着洛宁的拐型手电筒，找到了一个地下湖的缺口，湖水顺着这处缺口流了出去，这条水路是个七八米高的山洞，下边完全被水淹没，

没有路可走，想前行的话，只能从水里游出去。

我回到洛宁身边，把看到的情况对她讲了，洛宁的地图和指北针都丢了，只能凭直觉推测，她多年从事测绘工作，经验丰富，她估计我们的位置离不冻泉的已经不远了，不冻泉即便在严冬也不结冰，说明地下有熔岩，问题是从哪里可以回到地面，一直在地下走来走去的也不是办法，现在可行的方案也只有沿着河走了，因为只有在有河道的地方才不会是死路。

大个子也垂头丧气的回来了，他这次没抓到鱼。我们不想再做停留，三个水性好的人把尕娃架在中间，顺着水流的方向，朝这条地洞的远处游去。

这条地下河的河面虽然不宽，但是下面的潜流力量很大，借着水流的冲击，半漂半游的并不费力，只是这条隧道太长，水温也比刚才高了不少，鼻中所闻，全是硫磺的气息，身处水中，仍然觉得口干舌燥。

大个子有些焦躁，边游边抱怨：“咱这次可能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了，怎么游了这么久还不到头？这地方水流这么急，连个能站住脚歇气的地方都没有。不如折返游回去得了。”

我批评大个子道：“你早干什么去了？都游出来了这么远了才问红旗还能打多久。是不是对咱们的革命是否能取得最后胜利怀有疑问？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你就开始动摇了？你给我咬牙坚持住。”

大个子狡辩道：“咋能这么说呢？我这不是想给革命保留点力量吗，照你这么瞎整，给革命造成了损失算谁的？”

我们的话刚说了一半，洛宁惊呼一声：“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好像是……水怪。”

我也听见了后边的水中有异常响动，回头用手电一照，后边水花翻滚，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水中迅速接近过来，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不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都把军刺抽了出来，凝神备战。

第十一章 霸王蝶螈

河面下潜流和暗涌的力量越来越大，根本停不下来，身不由己的被河水冲得继续向前，后面那只巨大的怪物也如影随行般的跟在后边。

它的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中，卷起一波一波的水花，河道的山洞中太黑，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从声音上判断，它的体形少说也有七八米长。

暗河的最后一段，水流更急，我们四个人怕被冲散了，紧紧的抱成一团，在河中打着转跌下一个洞口。

下面是一条极大的地下暗河，河里水温很高，有无数条象我们刚才所经过的河道相同的支流，从山壁中喷出，象一条条大水笼头一样，汇流进了下边这条主河道，两侧还有很多凸起的石孔，不断冒出白色的高温气体，有些石缝中还有一些暗红色的岩浆，看来这里大概就是洛宁所说的地下火山带了。

河水温度太高，我们在激流中拼命挣扎着爬上河边一块巨大的岩石，发觉就连这石头都是温热的，由于附近有熔岩的火光可以照明，我就把手电筒关掉了，节省一点宝贵的电池，我问他们几个：“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刚才在后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好大的个头。”

大个子和洛宁都没看清楚，同时摇了摇头，尕娃最惨了，喝了一肚子的河水，肚皮撑得滚圆，一张嘴说话，还没出声就先吐了好几口水，他一边揉着肚子一边说：“哦见那尕熊，跟在咱们后边，掉落河中央了。”

为了以防万一，大个子握着军刺，站起身来查看附近河中的情况：“啥水怪？啥也没有啊。”说完话他转身就要回来，忽然从河中伸出一条血红色的大舌头，有两米多长，一卷就卷住了大个子的双腿，把他放翻在地，拉向河中。

多亏尕娃眼疾手快，用刺刀狠狠的扎在那条大舌头上，那怪物舌头吃疼，松开大个子，瞪着两盏红灯似的怪眼，从河中爬了出来。

它的样子同先前被大个子开枪击毙的那只蝶螈一模一样，头象青蛙，身体象没皮的鳄鱼。只不过这只蝶螈太大太大了，竟然有十几米长，身上的皮肤闪着七彩的鳞光，大尾巴一甩，凶恶无比的注视着众人。

我忙问洛宁：“洛工你是确定它不伤人吗？这只怎么这么大？”

洛宁脸色惨白，颤抖着说：“我……我是说上一只……这……这只是……霸王蝶螈，侵略性很强……在冰河时期就……已经灭绝了，想不

到这里还有。”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与世隔绝的特殊环境中，竟然存在着太古时代就早已灭绝的猛兽。

蝾螈这类地下生物都是冷血动物，过高的地热使得我们面前这只霸王蝾螈变得极其狂暴，而且尕娃又在它舌头上扎了一刀，嘴里的血腥味让它产生了强烈的攻击性，更何况，我们开枪打死的那只蝾螈，也不知是不是它的子孙亲戚，总之这梁子算是结下来，双方得在这拼一个鱼死网破。

我使个眼色，大个子和尕娃会意，分别包抄霸王蝾螈的两侧，三人战斗小组形成夹击之势。

霸王蝾螈呼呼乱叫，对三人张牙舞爪，还不等我们动手，它用巨大的尾巴一扫，就把尕娃放翻在地，卷住尕娃，张开血盆大口就咬，蝾螈的嘴里本来没有牙齿，但是这只霸王蝾螈的巨口中上下各有三排利齿，这要是让它咬上一口，哪里还能有命在。

我和大个子两人见情势紧急，猛扑过去，两个人合力，一上一下掰住了霸王蝾螈的大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这一口咬下去，否则尕娃脑袋就没了。

只要是和宗教无关，尕娃马上就变得神勇无比，腰部以下虽然被霸王蝾螈的尾巴卷住，手上却不停，见这只怪物皮糙肉厚，不惧水火，只好用刺刀在它口中猛戳。

霸王蝾螈口中受伤，又惊又怒，使出怪力身子打个挺儿，把身上的三个人甩脱在地，这家伙的力量奇大，我被它甩到一块石头上，撞得气血翻涌，眼前金星乱冒，大个子落进了河中，不过马上又爬回了岸上，浑身都冒着白色蒸汽，被河水烫得嗷嗷直叫。

只凭三把刺刀想跟这只庞大的霸王蝾螈搏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四个人发一声喊，一齐落荒而走，霸王蝾螈在后紧追不舍。

地下全是火山岩和火山灰，踏上去又软又滑，跑起来十分吃力。为了能甩掉后面这只大怪物，我们踩着河谷边的火山岩向陡峭处爬去，手足并用越爬越高，我正爬了一半，就听到大个子对我大喊大叫，让我小心。我低头向下看了一眼，霸王蝾螈就象条大蜥蜴一样游走在山壁上，尾随而来，距离我已经不到三米远，它那条长长的舌头，都快舔到我的屁股了。我想跳下去逃生，但是爬得太高了，没把握能跳到河里，要是稍有差错，摔在石头上可就惨了，我大骂一声，腾下一只手拔出刺刀，准备做困兽斗，就是死了也要拉上这只怪物垫背。

其余的三个人也看到霸王蝶螈马上就要追上我了，可是山壁的坡度太陡，不可能赶得及过来帮忙，都咬着牙瞪着眼的干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第十二章 地震

洛宁突然想到了什么，趴在石壁上对我大喊：“小胡同志，光荣弹！”

其余的人同时想到了，对呀，我们还剩下一颗手榴弹，一直都没有使用，此刻就装在大个子的武装带里，中国制造的制式木柄手榴弹都是防水的，有些在青海湖驻防的士兵经常用手榴弹在湖中炸鱼，刚才虽然众人都落入水里，但是手榴弹应该不会受潮。多亏了洛宁的提醒。

大个子掏出了手榴弹：“老胡，接住了。”从斜上方向我抛了过来。

我连忙把刺刀横叼在口中，用右手一抄，接住了手榴弹，用大姆指推掉保险盖，张口扔掉刺刀，咬住拉环，手榴弹的导火索被引燃，哧的冒出白烟。

我向下瞅准了霸王蝾螈的大嘴，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霸王蝾螈哪里知道手榴弹是何物，见黑呼呼的飞了过来，按它平时猎食的习惯，用长舌一卷吞进口中，碰的一声闷响，手榴弹在它口中爆炸，霸王蝾螈身体上的表皮虽然坚硬，但是口腔里的皮肉很软，这一下把它脑袋从里到外炸了个稀烂，掉落到石壁下面，庞大的躯体扭了几扭，翻着白肚子死在了河边的岩石上。

我长出一口气，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了，刚才也没觉出害怕，这时候却手足发软，往下看一眼就觉得头晕。

忽然山壁一阵剧烈的晃动，地下河的河水暴涨，空气中全是硫磺的气息，一股股的热浪从下面冲了上来。

河床下的火山开始活动了，事出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了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坐下喘了几口气，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火山岩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可能会倒塌。

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看情况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种倒喇叭烟囱形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也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震动。

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就得变成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杂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

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是什么东西？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

洛宁惊喜交加：“是天空！是天空啊！”

地下火山的震动产生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没见过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了，是蓝的还是白的？

我对其余的人说道：“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为了新中国，前进！”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出生天的希望，平地里生出无穷的力量，拽开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的顺着斜坡往上爬。

下面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振得闭合上，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四十五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

越往上火山岩越碎，有的就象沙子一样，很难立足，爬上来三尺，又掉回去两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也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刨，五六百米的高度，就好象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艰难，在所有的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地面上，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班的“不冻泉”兵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

洛宁体力不行，尕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串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她们拉住。

地震越来越猛，这道一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尕娃只能紧紧抓住带子，受到地下震动的影响，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也爬不上来。

我和大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时尕娃放开了带子，在下面用力托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扯，一下就把她从裂缝中拉了上来。

等我想再把带子扔下去救尕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来，大地又合拢在了一起，尕娃被活活的挤在了中间。

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的挖着地面的沙石……

三天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慰问：“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的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道路上再立新功啊。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

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还还……还……”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尕娃、指导员、二班长，这个“好”字憋在了胸口，始终是说不出来。

第十三章 离开部队

正如丘吉尔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的深处施工，由于环境太恶劣，使得工程进度超乎预想以外的缓慢，三年之中，有几十名指战员在工地上牺牲，然而我们建设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时候，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的战略部署，重新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昆仑山里的工程被停了下来，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都又编回了野战军的战斗序列，隶属于兰州军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军营的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艰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的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十年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部队是一个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我在军营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不需要再象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念毛主席语录了，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

这天上午，我刚从营部开会回来，通讯员小刘就气喘吁吁的跑过来：“报告连长，今天有一个排的新兵来报道，但是指导员去军区学习，所以请你去给新兵们讲革命，讲传统。”

讲革命，讲传统，其实就是给新兵们讲讲连队的历史。对于这些我实在是门外汉，但是好逮我现在也是一连之长，指导员又不在家，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我带着这三十多个新兵进了连队的荣誉陈列室，指着一面绣有拼刺英雄连字样的锦旗告诉他们，这是在淮海战役中，咱们六连的前辈们取得的荣誉，这个称号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我把那次惨烈的战斗经过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我们六连是如何如何刺刀见红，又如何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刺刀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整团的疯狂进攻，光荣的完成了上级布置的阻击任务。

然后我又指着玻璃柜中一口黑呼呼的破铁锅对新兵们讲述：“同志们，你们可不要小看这口破锅哟，当年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咱们六连的革命前辈们，就是吃了用这口破锅烧出来的猪肉炖粉条子之后，去战

场上杀敌立功的。你们看，这锅上的裂缝，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的炮火给炸裂的，至今，它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英雄们的事迹和反动派的兽行。”

我所能讲的也就这些了，毕竟我不是专业负责抓思想工作的，不过我自认为讲的还算不错，蒙这些新兵蛋子绰绰有余。

我让新兵们解散去食堂吃饭，自己和小刘一起走在他们后边，我问小刘：“刚才本连长讲革命讲传统，讲的水平怎么样？”

小刘说：“哎呀，连长，讲的贼好啊，听得俺直流哈喇子，咱们连啥时候学习革命先烈，改善改善伙食，也吃回猪肉炖粉条子啊？”

我咽了咽口水，弹了小刘一个脑镚儿：“革命传统半点都没听到，光他娘的听见猪肉炖粉条子了，快去给我到食堂打饭去，今天食堂好象吃包子，去晚了就都让那些新兵蛋子抢没了。我命令你，跑步前进。”

小刘答应一声，甩开大步猛冲向食堂，我忽然想起来最重要的一句话忘了嘱咐他了，赶紧在后边喊了一句：“给我挑几个馅大的啊！”

我躺在床上，一边吃包子，一边看着我家里刚寄来的信，家里一切都好，没提到什么重要的事。看了两遍就把信放在一边，拿起我家祖传的那本残书，前些年那几次经历，让我对风水这门学问产生了很大兴趣，有空就取出来翻阅。

由于这本书中提到了很多五行八卦易数之类的名词，比如说什么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什么乾、坎、艮、震、坤、兑、离、未等等，多有不解之处，这些年我找了不少相关的书籍翻看，虽然文化程度有限，还是能对付着看明白了三四成。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十六字，分别是指：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懾、镇、遁、物、化、阴、阳、空。

这本书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只是里面的内容很深奥，伏羲八卦的六十四变，其实应该是十六卦，传到殷商时期，因为这十六卦泄露天机，被神明抹去了其中的一半，就连剩下的这八卦的卦数都不全。不过能懂得一二分的人，就已经极厉害了，想那诸葛亮，略知一二，就能保着刘备运筹帷幄，鼎足天下，刘伯温只会解三分，便辅佐朱洪武建下大明四百年的基业。但是这些我就不信了，真能有这么邪呼吗？

唯一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有讲风水五行墓葬布局结构的半本，另外

半本阴阳八卦太极之数从传到我祖父手中的时候，就一直没有。残本读起来，有些内容不连贯，而且文字晦涩难懂，难以窥其深义。我想如果是全本的话，理解起来应该更容易。

忽然一阵三长三短的集合号声响起，划破了军营中宁静的空气，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肯定是出事了，平白无故的绝不会在大白天全营紧急集合。”我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全塞进嘴里，从床上弹起来冲出门外。

一列列纵队整齐的排开，我见到不只是我们营在集合，整个团都集结了起来。象我这种下级军官没有资格了解是什么行动，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份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火车站待命，跟着兄弟部队一起出发。

人过一万，如山似海，在军用火车站，挤满了上万名士兵，从远处看就如同一片绿色的潮水，看样子整个师都出动了，在当时一个师都调动起来那不得了啊，象我们这种主力师编制是非常庞大的，下属三个步兵团，另外配备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再加上师部的机关后勤部队，差不多能有两万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究竟是去做什么？应该不会是去救灾吧，最近没听说这附近哪里受灾了啊。

我们稀里糊涂的被铁罐子车一直拉到了云南边境，这时候大伙才明白，这是要打仗啊，当时好多人就哭了……

与此同时，正在访美的邓小平在白宫语出惊人：“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喽。”并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大规模集结。

2月17日凌晨，17个师的二十二万解放军全线出击，一直打到谅山，3月4日中国宣布撤军。

我的连是主力师的尖刀连，首当其冲，十天的战斗下来伤亡过半，再一次行军中，我们遭到了越南特工的伏击，他们利用抱小孩的妇女作为掩护，把炸药包扔进了我们的装甲运兵车，我手下的八个战士，都被炸死在了装甲车里。当时我眼就红了，打死三个，还活捉了剩下一老一小两个越南民兵。

他们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越南老头，和一个二十多岁的越南女人，看样子他们是父女二人。有个部下告诉我说，这个女的把炸药包伪装成抱在怀里的婴儿，经过装甲车的时候就把炸药包扔了进去。绝对看不错，就是她干的。

我最怕的事就是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面前，一怒之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忘得一干二净。我让人拿了个炸药包绑在越南女人的屁股底下，让她坐了土飞机。又把那老头捆个结实，从

悬崖上扔进了雷区。

这件事严重违反了部队的纪律，甚至惊动了司令部的许总。要不是我家里在军区有很深的背景，早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我的军事生涯被迫就此结束，拿着一纸复员令，回到了老家。

第十四章 生意

战斗接近了尾声，零星的枪声仍然此起彼伏，阵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战壕里横七竖八的堆满了尸体。

坑道中大约还有六七个残存的越军，我带着人把所有的出口都封锁了，我在坑道口对里面大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

其余的士兵也跟着一起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越南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当时的一线战斗部队都要配发了一本战地手册，里面有一些用汉字注明读音的常用越南语，比如：刚呆乃来，意思是举起手来，不库呆一乃来，意思是举着手不许动。这些都是俘虏敌人和劝降时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宣传我军政策的，对越南老百姓讲的，其实在越南北方，民族众多，越南官方语言，还不如汉语流行得广，大部分越南军人都讲汉语。）

被团团包围的越南人，在坑道深处以一梭子子弹作出了回答。

我把钢盔扔在地上，大骂道：“操他小狗日的祖宗，还不肯让老子活捉。”转过头对站在我身后的战士们发出命令：“集束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齐干他小狗日的。”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是对付在坑道掩体中顽抗之敌的最有效手段，先用大量的手榴弹压制，再用火焰喷射器进行剿杀。

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扔进了坑道，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之后，中国士兵们用火焰喷射器抵住洞口猛喷。

烟火和焦臭的人肉味熏得人睁不开眼，我拎着冲锋枪带头进了坑道，我要亲眼看看这几个小瘦鸡一样的越南崽子被烧成什么样了

坑道中，十多具焦糊的越军尸体散落在里面，这时候已经分不清是被炸死的还是烧死的。

我在最里边发现了一大捆还没有爆炸的集束手榴弹，我赶紧带着战士们想往外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声沉闷的爆炸，我的身体被冲击的气浪震倒，双眼一片漆黑，感觉眼前被糊上了一层泥，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拼命的用手乱抓，心里说不出的恐慌，这时我的手腕被人抓住，有个人对我说：“同志，快醒醒，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睁开眼看了看四周，两名列车乘务员和满车厢的旅客都在盯着我看，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我这才明白，刚才是在做梦，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对刚才的噩梦还心有余悸。

想不到坐着火车回家都能做梦，这回脸可丢光了。我尴尬的对大伙笑了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笑得最难看的一次，还好没有镜子，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

乘务员见我醒了，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到终点站了，准备准备下车吧。我点点头，拎着自己的行李挤到了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做在行李包上，点了支烟猛吸几口，脑子里还牵挂着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

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就别提有多变扭了，走路也不会走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呢？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了回来，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

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子那关蒙混过去。

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吓了一跳，这些年根本没在外边吃过饭了，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六块钱，看来我这三千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五百份鱼香肉丝的。

我点了两碗米饭和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给我什么油闷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气哼哼的转身去给我端菜。

我不愿意跟她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十年兵，流过汗流过血，出生入死，就值五百份鱼香肉丝，想到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

这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很是时髦，就多看了两眼。

那个人也看见了我，冲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的对面。

我心想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不去，非过来跟我挤什么，是不是流氓想找我的麻烦？操你奶奶的，正搔到我的痒处，我憋着口气，还正想找人打一架，不过看他的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大蛤蟆镜遮住，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

我心说这词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

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

我一竖大拇指答道：“找不着媳妇给急的。”

“那怎么又白了？”

“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

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

胖子激动的快哭了：“老胡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件，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个倒爷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呆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按三中全会的说法，全国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了，但是我却觉得我们俩还生活在解放前，被剥削被压迫，吃不饱穿不暖。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嘻皮笑脸的对她

说：“哎呦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白惠张艾佳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毛主席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象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抱怨的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过几天咱奔西安吧。

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说，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操，工商的来扫荡了，赶紧跑。”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

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毛主席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象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研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蚰蚰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就基本上什么都有。

第十五章 古玩市场

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带在身上，这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就是那个匪首贴身带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象，造型古朴怪异，上面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象是地图，又象是文字，不知道实际上是干什么用的。

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里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年代，我却瞧不出来。

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的，能别卖就别卖了，咱也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在不行我找家里要钱呗，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太补发了好多工资。

我们俩见路边有个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了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

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面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了的火烧，一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

我这碗辣子放的太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吐着舌头哈气。

胖子吃了两口对我说：“老胡，这几年本想带你出来发财的，没想到现在全国经济都搞活了，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不象我刚开始练摊儿的那时候，全北京也不超过三份卖流行歌曲磁带的。真是有点连累你了，你爹是退休前已经是师长了，享受副市级干部待遇，你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

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子说：“兄弟，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啊，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满脑子想不了别的，全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咱们现在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做点小买卖，还能把心思岔开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

在部队那么多年，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舞士气了，我安慰胖子：“咱们现在也不算苦了，这不是还有卤煮可吃吗，想当年我在昆仑山里，那他娘的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师长一看这还行，赶紧给大伙包顿饺子，改善伙食。那饺子吃的，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倒有得是，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饺子都是夹生的，里面的肉馅都是红的。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道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啊，那几年就没吃过熟的东西，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跟铁皮似的。你还记得红岩里怎么说的吗？革命胜利的前夜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就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庐山不让上，咱就上井冈山，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

我把录音机打开，俩个大喇叭顿时放出了音乐。

由于录音机比较破烂，音质很差，再优美的歌曲从里边播出来也都跟敲破锣一样。

但是我和胖子并不觉得难听，反正比我们俩唱的好听了，胖子经过我那一番深入浅出的思想工作，心情也开朗了起来，随着音乐的节奏掂着小腿，扯开嗓子叫卖：“瞧一瞧，看一看啊，港台原版，砍胳膊切腿大甩卖，赔本儿赚么喝了啊……”

过往的行人和周围做生意摆摊的全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旁边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男人，他走过来对我们打个招呼，一笑嘴中就露出一颗大金牙，大金牙掏出烟来，给我们俩发了一圈。

我接过烟来一看：“呦，档次不低啊，美国烟，万宝路。”

大金牙一边给我点烟一边说：“二位爷，在潘家园旧物市场卖流行歌曲，可着这四九城都没第三个人能想得出来，您二位真是头一份。”

我吸了一大口烟，从鼻子里喷出两道白色烟雾，这美国烟就是有劲，我抬头对大金牙说：“您甭拿这话挤兑我们，我们哥儿俩是为了躲工商局的，无意中跑到这里，歇会儿就走。”

结果双方一盘道，赶情还不是外人，大金牙家在海南岛，他爹那辈是解放军南下时住过去的。家里的底根儿都是三野的，一说你老家是哪的哪的，家里的长辈是几纵几纵的，哪个师哪个团的，关系都不算远。

不过大金牙的爹不是什么干部，他爹是个民间倒斗的手艺人，后来让国军抓了壮丁，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又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他本人一直就在部队里当炊事员。在朝鲜战场上把腿给冻坏了，落下个终身瘫痪，改革开放之后，从海南搬到了北京，收点古董玩器做些生意。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说的好听，什么倒斗的手艺人，不就是个挖

坟掘墓的贼吗，这些别人听不出来，但我从小是被我祖父带大的，这些事他没少给我讲。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再往深处一论，我问大金牙：“您家老爷子当年做过摸金校尉，有没有摸出什么大粽子来？”（大粽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就象山里的土匪之间谈话也不能直接说自己杀人放火，都有一套黑话切口，粽子是指墓里的尸体保存的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干粽子是指墓里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多）

大金牙一听这话，立刻对我肃然起敬，非要请我和胖子去东四吃涮羊肉，顺便详谈。于是三个人就各自收拾东西，一起奔了东四。

第十六章 大金牙

东四的一家火锅店里，坐满了食客，火锅中的水气弥漫，推杯换盏么五喝六之声不绝于耳。

我们捡个角落处的空桌坐了，大金牙连连给我倒酒，我心想这家伙是想把我灌醉了套我的瓷啊，于是赶紧拦住他：“金爷，这二锅头劲儿太猛，我量浅还是来啤的好了。”

边吃边谈，话题就说到了倒斗的事上，大金牙咧开嘴，用指尖敲了敲自己的那颗金牙对我们说：“二位爷上眼，这颗金牙，就是我在潘家园收来的，从墓里挖出来的前明佛琅金，在粽子嘴里拔下来的。我没舍得卖，把自己牙拔下来换上了。”

这人也真是的，吃饭时候说这个，还让不让人吃了，舍不得花钱你直接说多好，他说的那个实在是越想越让人觉得恶心，我赶紧把话题岔开，跟他谈些别的事情。

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我们随便聊了一些看风水墓穴的门道，又说些当年在昆仑山当工兵的事迹，听得大金牙啧啧称奇，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金牙的爹被国民党抓壮丁之前，是跟一位湖南姓蔡的倒斗高手学徒，对挖坟掘墓的勾当所知甚多，但是对于那些寻穴的本事就没学会。因为他师傅蔡先生本身也不懂风水之术，民国十二年之后，洛阳农民李鸭子才发明了洛阳铲。在此之前，洛阳铲还没流行开来，他们这一派主要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程度，都忌烟酒辛辣之物。

用铁钎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拿鼻子闻，铁钎从地下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时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其实和用洛阳铲打土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用鼻子闻，一个是用眼睛瞧。洛阳铲带上来的土，可以察看地下土壤的成份，如果有什么瓷片，木片，布片，金银铜铁锡汞铅，包括夯土，砖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地下有墓穴的证明，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推测地下古墓的年代和布局结构。

不过闻土这手艺传到大金牙这里就失传了，他爹双腿残疾，他从小又有先天性哮喘，就不再去摸金校尉了。一般干这行的，都见过不少真东西，凭着这点眼力，做起了古玩的生意。

我开玩笑的说您祖上这手艺潮了点，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说过一些倒

斗的事情，真正的高手，没有用铁钎洛阳铲的，那都是笨招，有本事的人走到一处，拿眼一看，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古墓，埋在什么位置，什么结构，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来。凡是风水绝佳之所，必有大墓，能埋在里边的，生前都不是一般人，这种墓里边全是宝贝。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效果就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

大金牙听我说的天花乱坠，对我更是推崇：“胡爷，我算服了，常言怎么说的来着，朝闻道夕死可矣，听了您这一番高论，我算是没白活这么大岁数。向您这种既懂风水术，又当过工兵，了解土木工程作业的人才，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有您这本事要不做摸金校尉可惜了。”

我摇摇头说：“那种缺德的事，我不打算干，我刚说的那些都是听我祖父讲的，他老人家当年也做过摸金校尉，结果碰上了大粽子，差点把命搭上。”

大金牙说这风险肯定是有的，揣上几个黑驴蹄子也就不怕了，而且正所谓盗亦有道，倒斗的名声是不好，那都是因为一些下三滥的毛贼败坏的，他们跟本就不是这行里的人，不懂得规矩，到处破坏性的乱搞，那能不招人恨吗。倒斗的历史要追述起来，恐怕不下三千多年了，当年三国时曹操手下有支部队，专门挖掘古墓里的财物以充军饷，咱们这才有了摸金校尉的别称。

传至解放前，这行里边共分东南西北四个门派，到了八十年代，人材凋零，已经只剩下几个人，仅存的几个人也都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的那些小辈，都是些个乡下的闲汉，一帮一伙成群结队的去挖坟掘墓。哪里懂得什么行内两不一取，三香三拜吹灯摸金的规矩，唉，多少好东西都毁在他们手上了。

大金牙感叹了一阵，又对我们说道：“我长年在潘家园倒腾玩意儿，您二位将来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负责给你们联络买家，你们亲自去谈，谈成了给我点提成就行。”

胖子一直忙着吃喝，这时候吃到八成饱了，忽然想起点什么，把身上那块玉取出来让大金牙给鉴定鉴定，看值多少钱。

大金牙看了看，又放在鼻子边上闻了几下：“胖爷，您这块可是好玉啊，至少不下千年历史了，嗯……有可能还要早，应该是唐代以前的。这上边的文字不是汉文，是什么我也瞧不出来，肯定能值不少钱，不过在没判断出具体价值之前，您最好还是留着别出手，不然可能就亏大

了。您这块玉是在哪得来的？”

胖子说起他家的历史就来了兴致：“要说来历，那可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块玉是我爹参加黄麻暴动时候的老战友送的，我爹的那位老战友是野司的一号大首长，带部队进新疆的时候，他的部队和一股土匪遭遇了，这帮土匪也是找死，解放军的一号首长身边的警卫团能是吃干饭的吗？不到五六分钟，就把那百十号土匪消灭光了，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土匪头子身上发现了这块玉，一号首长把它当成纪念品送给了我爹。这块玉再往前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一直喝酒喝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分手，临别之时，大金牙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弯勾似的東西，这东西有一寸多长，乌黑甑亮，坚硬无比，还刻着两个篆字，看形状象是“摸金”二字，这物件儿年代久远，象是个古物，一端被打了个孔，穿有红色丝线，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作装饰品。大金牙说：“咱们哥们儿真是一见如故，这两个是穿山甲的爪子做的护身符，给你们二位留个念想，有空就来潘家园找我，青山不改，绿水常流，咱们后会有期。”

第十七章 计划

我和胖子回到了我们在崇文门附近租的一间小平房里，酒喝得太多，晕晕乎乎的一直睡到转天中午。

醒来之后躺在床上，盯着又低又矮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盗墓这行当，对我来说其实不算陌生，我有把握找到一些大型的陵墓，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我一点都不在乎有没有钱，但是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现在的我又太需要钱了。

我父母都由国家养着，我没有家庭负担，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但是我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兄弟们怎么办，他们的爹妈谁去奉养照料？看病吃药的费用，还有他们的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凭着那点抚恤金还不够喝西北风的。

在战场上，好象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有理由绝对不可以死，最后的幸存者却是我，我这条命是很多战友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现在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了。

这时候胖子也醒了，揉了揉眼睛，见我正盯着房顶子发愣，就对我说：“老胡，你想什么呢？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昨天大金牙的话让你心动了是不是？我心里也痒痒，咱哥儿俩到底怎么着啊？我就等你一句话了。”

我拿出大金牙送的那枚护身符：“胖子你别拿那孙子当什么好人，他也是做生意的，无利不早起。这掘子爪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所佩带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能随便送给咱们？他是看上咱俩的本事了，想从中得点好处。”

胖子急了：“我操，早看丫不象好鸟了，一会儿我去潘家园，给丫那颗大金牙掰下来扔茅坑里。”

话虽如此说，但是我们俩一合计，觉得还是应该互相利用，暂时别跟他闹翻了，我性格上的缺点是太冲动，做事不太考虑后果，觉得盗墓这条路可行，毛主席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这就是辩证法。

那些帝王将相的墓中有无数财宝，但是能说这些好东西就属于墓主人吗？还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剥削来的，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怎么能让它们永远陪着那些枯骨沉睡在地下。要做就做大的，那些民间的墓葬也没意思，多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取老百姓的东西损阴德。

我曾听我祖父讲过摸金校尉的规矩，和盗墓贼大有不同，盗墓贼都是胡乱挖，胡乱拿，事做得绝，管你什么忠臣良将，什么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的，有谁是誰，没半点规矩可言，就算有也都是农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摸金校尉们干活，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只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覆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的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

因为传说有些墓里是有鬼的，至于这些鬼为什么不入轮回，千百年中一直留在墓穴内，那就不好说了，很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死后还天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儿，也就别硬抢他的东西了。

最后我和胖子决定，干他娘的，做定摸金校尉了，什么受不受良心谴责，咱们就当良心让狗吃了，不对，吃了一半，嗯……也不对。不妨换个角度看，现在是八十年代，不是都提倡奉献吗？现在也该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王公贵族们奉献奉献了。不过这些死鬼觉悟很低，别指望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这种事，我们就带劳了，打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秋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战略方向确定了，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怎么实施还得再仔细商量。

在盗墓之风最盛行的河南，湖南，陕西这三个地方，大墓不太容易找了，而且人多的地方做事不方便，还要以种庄稼盖房子等行为做掩护，要干最好就去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

要是说起在深山老林中，我所见过的大墓，排在头一位的肯定是牛心山的那座，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还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以我现在的阅历判断，那座墓应该是北宋之前的，盛唐时期，多是时兴以山为陵，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初期，南宋以后，国力渐弱，再也没有哪个皇家的陵墓敢做那么浩大的工程了。

胖子问我你不是说牛心山里闹鬼吗？能不能找个不闹鬼的搞一下，咱们对付狗熊野人倒也没什么，遇上鬼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我说第一这世界上没有鬼，我上次跟你说的可能是我产生的幻觉，

第二咱们这是初次行动，不一定非要动手开山，你还记得燕子他们屯子里好多人家都有古董吗，咱们去收上几个回来卖了，就省得费劲拔力的折腾了。

当天，我们二人分头准备，胖子去把剩下的录音带都处理掉，我则去旧货市场买一些必备的工具，手电，手套，口罩，蜡烛，绳索，水壶，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买到了两把德制工兵铲，我把工兵铲拿在手里，感觉就象是见了老朋友一样。

这种工兵铲是德国二战时期装备山地突击师的，被苏联缴获了很多，中苏友好时期，有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境内。德制工兵铲很轻便，可以折叠了挂在腰上，而且钢口极佳，别说挖土挖岩，就算到了危险的时候，抡起来还可以当兵器用，一下就能削掉敌人半个脑袋。

唯一遗憾的是没买到防毒面具，当年全国搞三防的时候，民间也配发了不少六零式防毒面具，在旧物市场偶尔能看到卖的，今天不凑巧没买到，只能以后再说了。此外还缺一些东西，那些都可以等到了岗岗营子再准备。

总共花了一千五百多，主要是那两把铲子太贵了，六百一把，价儿咬死了，划不下来。最后我身上只剩下六块钱了，这可糟了，没钱买火车票了！

多亏胖子那把录音带甩了个精光，又把我们租的房子退了，三轮卖了，这就差不多够来回的路费了。连夜去买了火车票，我当年离开那里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十几年没回去了，一想到又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乡亲们，我们俩都有点激动。

第十八章 黑风口野人沟

列车是转天下午两点发车，我们激动的一夜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一百五，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

我一想这不行啊，咱们十几年没回去了，空着两手去见乡亲们，太不合适了，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

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

我说你还是留着吧，你他娘的别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那点东西，卖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肠子悔青了。

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鹰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时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当时市面上能值二百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孙子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还赞助了我们一百块钱，并约定我们找到的东西，由他来联络买主。

八十年代，三百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两三个月的奢侈生活，是一笔很可观的钱。用这三百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蜜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换成了全国粮票。

两天两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进山走一天一夜的山路。

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一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人都要负重一百多斤，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

多亏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是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

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又跑回村里，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人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十二三岁的丫头，是我离开以后才出生的，她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变扭了。

我问会计：“怎么屯子里没见年轻的男人们？”

会计回答说：“屯子里的劳力们都跟考古队干活去了，那不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吗，虽然跟俺们这噶离得十万八千里，但是跟俺们这嘎属于一条地震带，这一地震把喇嘛沟牛心山整个给震裂了，里面有座整的跟

宫殿似的大墓，俺们屯子里好些胆大的都进去搬东西，那家伙，好东西老鼻子去了，结果不知咋整的，惊动了县政府，考古队跟着就来了。说这是大辽萧太后的陵寝，还把大伙家里的好东西全给整走了，一件都没留下。然后考古队的跟牛心山那噶登也不整啥伍的，好象是说那山下面还有好多好东西可挖。把屯子里的劳力们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力管吃管喝一天还给三块钱。这不都整好几年了，也没整利索，不少人还搁那干活呢。”

我跟胖子一听这话差点没吐血，真是敢上我们哥儿俩烧香，连佛爷都掉腚。

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分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那一座。

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大伙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的，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哎呀，老胡胖子，你们可想死俺们了，怎么一走这么多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呢。”燕子她爹把我们俩紧紧抱住：“你们俩个小兔崽子，一走就没影儿了，这回不住个两三年，谁都不许走。”

我跟胖子全哭了，胖子在这住了六七年，我只住了一年，但是山里人朴实，你在这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一样对待。这里还是以前那样，一点都没变，没有电，没有公路，这里有不少人一辈子没见过电灯，我心里越想越难过，琢磨着等有了钱，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公路，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这时村里的老支书被人搀扶着也走了过来，还没到跟前就大声说：“主席的娃们又回来了？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文化大革命整的咋样了？”

我听着都纳闷儿，主席他老人家现在好不好？我上哪知道去。我赶到前边扶着老支书的胳膊说：“他老人家好着呢，天天都躺在纪念馆里，大伙谁想他了，买张票就能进去看看他老人家。噢，对了，文化大革命早结束了，现在小平同志正领着咱大伙整改革开放这一块呢。”

老支书好象没听见我说什么，扯着脖子大声问：“啥？小明同志是整啥的？”

燕子在旁边告诉我：“你别听他说了，也不知道咋整的，他七三年就聋了，啥也听不清楚了，还老犯糊涂。”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在老支书耳边大声说：“支书啊，

我给您带了好多吃的，一会儿给您送过去，您慢慢吃啊。”

众人边说边走，就进了屯子，老支书还在后边大喊：“孩子们，你们回去向他老人家汇报俺们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咋整就咋整。”

晚上，燕子家的炕桌上摆满了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一个大沙锅里煮着酸菜粉条白肉，燕子的丈夫以前跟我们也是很熟的，他去牛心山干活没回来，暂时见不到。

燕子的爹跟我们一起喝酒说话，我就说到牛心山那座古墓的事情，顺便问他这大山里还有没有古代贵族的墓葬。

自古以来，山里人一直认为盗墓就是一项创收的副业，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北方是这样，南方湘西一带就拿抢劫杀人当副业，山民白天为农，晚上为匪，躲在林子里，专杀过往的外地客商，从不留活口。这是千百年的生存环境所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山恶水就吃古墓，吃过路的活人。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挖。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王法管不到这里，虽然这道理在法律上没人能说得通，但事实是这些在深山老林里都很正常。这附近的古墓大多年代太久，沧海桑田，早就没有了明显的标记，要不然早都被山民们挖光了。

燕子她爹说很久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这屯子里也出过几个年轻的业余“盗墓贼”，当时还不知道牛心山有墓，他们去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挖坟掘金，结果不知碰上了什么，全部都有去无回，燕子的二叔就是其中之一。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燕子她爹知道大概的方位，但是一直没敢去过。

说起往事，就让老人陷入了回忆之中，点上了亚布力老烟袋，叭哒叭哒抽了几口，沉思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道：“你们想找古墓，这附近除了牛心山就没有了，故老相传，从这向北经团山子进山，五天路程，在中蒙边境的黑风口有一条野人沟，传说那片全是大金王公贵族的坟墓，不过那地方人迹罕至，还有野人出没，你们有胆子去吗？”

野人沟的名字当初我也听说过，不过并没听说那里有古墓，上一拨的盗墓贼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害，别说我不知道，燕子她爹不知道，整个屯子里也没人清楚。

深山来林里，危险的东西太多了，各种野生猛兽，甚至天气变化自然环境都可能要了人的性命，要是碰上大烟泡，给捂到里面，就算是大罗神仙也逃不出来。

我们去意坚决，燕子她爹也阻拦不住，屯子里没有人真正去过黑风

口野人沟，只知道大概的方位。因为那里快到边境了，也没有人烟，屯子里的人就算进山打猎或者采山货都到不了那么远。再加上燕子她爹上了年纪，患上了老寒腿，已经不能进山了，燕子当时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也不能出远门。屯子里的青壮年都在喇嘛沟干活，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燕子她爹说：“我不亲自带你们去始终是不放心，其实野人沟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野人，关键是地形复杂，一到冬天就刮白毛风，进去容易迷路。不过现在是初秋，这一节就不用担心了，你们要去，一定要多带好狗，还要找个好向导，咱们屯子这几年养了几条獒犬，这次都给你们带上。”

獒并不是单指藏獒，在东北管体型庞大的猛犬就叫做獒犬，和藏獒还不完全一样。

在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的猎手牧民，由于受到狼群和黑熊这些野兽的威胁，凭普通的猎狗很难应付，便从西藏学来了养獒的法子养獒犬。俗话说九狗一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面就能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产下九条小狗，把这九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窖子里，不给吃喝，让它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撕成碎片。

屯子里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五条最好的猎犬，全交给了我们，燕子她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向导“英子”。

英子才刚十九岁，是少见的鄂伦春族，在这个屯子里，年轻一辈的猎人中，没有人比英子更出色，她是大山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别看她岁数小，从小就跟她爹在林子里打猎，老林子里的事情没有她不清楚的，村里这三条獒犬，有两条是她亲手养的。

出发前，我又让燕子帮忙准备了一些东西，鸟笼子，糯米，黑驴蹄子，撬棍，一大桶醋，烧酒。

等都收拾停当，燕子她爹千叮咛万嘱咐，实在找不到就别勉强了，快去快回，一直把我们送进团山子他才回去。

对于找古墓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能到了野人沟，没有古墓也就罢了，倘若真有，我肯定能找到。关于盗墓的事，我从书上学了一部分知识，还有大部分都是以前听祖父讲的，我祖父胡国华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他手下有些士兵，曾经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部下，参与过挖掘多次大型盗墓行动，经验丰富，我祖父的所知所闻，多是听他们所

言。

历来盗墓就分为民、官两种，官盗都是明火执仗的干，专挑帝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是官盗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掘子军摸金校尉等只不过是把官盗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了。民间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专门找一些贵族王侯坟墓，小一点的就瞧不上眼。

而盗墓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古墓，这就是一门极深的学问，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替，兴废变化，帝王陵墓的建造和选位都不太一样。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覆斗式的墓葬，覆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象是把量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楞见线，最顶端是个小小的正方形平台，有些象是埃及的金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人能推测出来了。

唐代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世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

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兵祸接连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

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有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吸取了前朝的防盗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都异常坚固，最是难以下手。

说到底，不管哪朝哪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求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

这种墓葬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蒙古、回纥，土蕃，金齿，乌孙，鲜卑，畚民，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陵寝的格局纷纷效仿中原的形式，但是多半都只得其皮毛而已。可以说，只要懂得观看天下山川大河的脉向，隐藏得再深的古墓也能轻而易举的找到。

再往前走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英子带着八条大狗在前边开路，胖子牵了匹矮马驮着帐篷等等物资装备，我拎着猎枪走在后边，一行人就进入了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

胖子一边走一边问前边的英子：“大妹子，野人沟的野人到底是怎么

回事啊？野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见过没有？”

英子回头说道：“俺也知不道啥是野人，听俺爹说这些年好多人都见过，但是没人捉过活的，死的也没见到过尸首，见过的也说不清楚是个啥样。”

我在后边笑道：“胖子，你可真他娘的没文化，顾名思义，野人就是野生的人，以后好好学习啊。知道什么是野生的人吗？就是在野地里生的，可能是树上结的，也可能是地里长的，反正就不是人工的。”

野人是很神秘的，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我在部队里就曾经听说过，据说有个解放军战士曾经在神农架开枪打死过一个野人，野人的尸体掉下了万丈悬崖，到最后也没弄清那野人到底是人，还是只长毛的大猴子。几乎所有见过野人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野人身高体壮，遍体生满了细长的黑色毛发。”

听英子给我们讲，黑风口的那条野人沟，以前不叫野人沟，叫做“死人沟”，再往前更古老的时候，也不叫死人沟，是叫做“捧月沟”。历来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大破金兵主力，尸积如山，蒙古人把死者都扔进了沟里，整条山谷都快被填满了，所以当地人就称这里是“死人沟”，再后来有人在这条山谷附近看见了野人，传来传去，死人沟的名字就被野人沟代替了。

野人没什么可怕的，野人再厉害能比得上獒犬吗？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野人不知道在市场上能卖什么价？但是随即一想，这么做不太人道，还是别打活物的主意了，还是把心思放在挖古墓上是真格的。

由于带着马匹，不能爬坡度太陡的山，遇到大山就要绕行，这一路行来格外缓慢，好在秋天的原始森林，景色绚丽，漫山遍野的红黄树叶，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尔见到林子深出跑出一只两只的山鸡、野兔、狍子、树獭、獐子，英子就纵狗去追，到了晚上宿营，采些山里的草蘑香料，燃起营火烧烤，我和胖子都大饱口福，这些天就没吃过重样的野味。

在这大山里行路，如果没有带猎狗，就只能睡在树上，我们带了三只巨獒再加上五只大猎狗，这种力量，在森林中几乎没有对手，除非是碰上三只以上的人熊，英子说獒是人熊的克星，林子里的人熊听见獒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的躲开，所以晚上睡觉我们都睡在帐篷了，忠实的猎犬们在帐篷周围放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些狗比人可靠多了。

英子的脾气比燕子年轻的时候可冲多了，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

椒，走什么路线，吃什么东西，这些都得听她的，谁让她是向导呢，那些狗也都听她的，我虽然当惯了连长，在她这也只能忍下来当普通一兵了。

不过英子确实有两下子，打猎、寻路、找泉水、分辨山里蘑菇有没有毒，在深山里怎么去找木耳、蘑菇、榛子、都柿，党参，五味子等等，简直就没有她不懂的，而且在山里有些动物，我都叫不上名来，平生从未见过，英子却都能说出来，这是什么什么动物，在什么什么环境里生活，以什么什么为食，用什么陷阱可以活捉，我跟胖子听得大眼瞪小眼，只能说两个字：服了。

她们鄂伦春人，都是天生的猎手，鄂伦春这三个字是官方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也并不太准确，有时候他们也自称“鄂而春”或者“俄乐春”。意思是指在林海山岭中游荡的猎鹿之人。他们长年在小兴安岭的林海之中游荡，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中国刚解放的时候，鄂伦春人全部人口还剩下不到一千人，政府让他们从生存环境恶劣的深山老林里出来，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族人对祖先过的那种游猎生活，有一种近乎神化般的崇拜和向往，他们信奉萨满，崇拜大自然，虽然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还是要经常性性的进山打猎。

沿途无话，咱们书说简短，众人晓行夜宿，在原始森林中行了六七日，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黑风口的森林密度之大难以形容，深处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全是红松，落叶松，桦树，白杨等耐寒树种，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层盖一层，走一步陷一下。人还好办，就是马的自重很大，经常陷住了动不了，我们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连拉带拽，就这么走一段推一段的蹭着前进。

也不知最下面的有多少年月了，腐烂的枝叶和陷在里面而死的野兽，发出一阵阵腐臭的味道。这种恶臭又混合着红松和野花的香味，闻起来怪怪的，不太好闻，但是闻多了之后让人感觉还有点上瘾。

到了黑风口，剩下的事就是我的了，我们找到了一条山谷，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野人沟，这里的外貌没什么奇特之处，没有喇嘛沟那么猛恶，但是这是只直观的感觉，英子说看起来谷里肯定有大烟泡，务必要看清楚了再下去，陷到大烟泡里可就出不来了，要想下到野人沟里，每人必须准备一根大木头棍子探路，下边的落叶太深，比沼泽地还厉害，幸好现在不是雨季，否则别想下去。

野人沟属于大兴安岭山脉的余脉，两边的山势平缓，整个山谷的走向为南北走向，东西两侧都是山丘，最中间的地方终年受到日照的时间很短，显得阴气沉沉，谷中积满了枯烂的树叶荒草，除了些低矮稀疏的

灌木，没有生长什么树木，出了山谷树木更稀，原始森林到此为止，再向前两百多里就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

其时已近黄昏，血红的夕阳挂在天边，我们登上了山坡，放眼眺望，只见红日欲坠，天际全是大片大片的红云，整个天空都象被浓重的油彩所染，森林覆盖的绵延群山，远处没有尽头的大草原都在视野中变得朦胧起来，真是苍山如海，残阳似血。

胖子见此美景心怀大畅：“老胡，这景太美了，咱这趟没白来。”

我最记挂的就是野人沟里的古墓，对照《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仔细观看谷中地形，又取出罗盘辨识八卦方位，心中暗道：“总算是他娘的找对地方了，这谷里必有贵族的古墓。”

野人沟，原名“捧月沟”，这里地势稳重雄浑，有气吞万象之感，一端是草原，另一端和大兴安岭相连，外蒙大草原就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捧月沟就似是汇流入海的一条大江。

虽然这里的风水气派还不足以埋葬帝王，但是埋个王爷万户大将军之类的大官，那是绰绰有余了，等到月上中天之时，月光就会为我们指出古墓的方位。

天色渐晚，太阳逐渐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大森林即将被阴影吞没，这里之所以曾经被称为“捧月沟”，是因为月亮升至山谷正上空的时候，仰面躺在山谷的最深处抬头去看天空，视觉的余光会产生一种错觉，两侧最高的山丘象是两条巨大的臂膀，伸向天空的明月。此处穴中的死者取的是日月精璞瑞气，在我那本祖传风水书中“天”字一章有详细解释，有些字面上的内容虽然看不明白，但是结合实地观察也不难推测个八九不离十。

如果野人沟里没有那么厚的枯叶烂草覆盖着，直接就可以找到最中间的位置，可是现在只有等到晚上月亮升起来，才可以根据天上的月亮方位进行参照，下到谷底的最深处寻找古墓。主要还是我们人力有限，干活的时候不能有偏差，否则那工程量可就太大了。

现在距离中夜为时尚早，我们把帐篷扎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面，将矮马栓在树上，给它喂了草料，点了篝火烧水吃饭，今天晚上的野味是猎狗们捕来的一只小鹿，这鹿的样子有些怪，身上有梅花斑，体形不大，长得很不均匀，后腿粗得异乎寻常，大耳朵没有角，应该是只雌的。

英子见猎狗们拖来这只怪鹿，急忙赶上前去，把鹿身翻过来检视死鹿的腹部，怪鹿的肚子上血迹殷然，英子又把鹿嘴掰开，象是要寻找什

么东西，最后终于没有找到，气得她狠狠的在鹿身上踢了两脚，又对那些大猎狗们骂道：“这些熊玩意儿，整天就知道吃，啥也指不上你们这，你们几个今天谁也不许吃饭”

胖子在一旁瞧得奇怪，便问英子：“大妹子，你找什么呢？”

英子一边抽出尖刀给鹿剥皮，一边回答胖子的问题：“胖哥，你没见过这种动物吧，这是麝，母麝的肚脐里有麝香，哎呀妈呀老值钱了，不过这东西贼极了，一瞅见有人要抓它，先一口咬掉自己的肚脐，嚼个稀烂，妈拉个巴子这几条狗太熊，它们的动作再快点就能得到一块麝香了。”

胖子听了之后，靠着一棵大树坐下，低着头弯着腰，向自己的肚子上一下一下的使劲。

我一拍他的脑袋：“你他娘的想什么呢，你以为你是鹿啊，自己能拿嘴够得着自己肚脐儿，再说你肚脐儿里全是泥，不值钱。”

胖子急了：“胡掰你，我后背有些痒，在树上蹭两下，你才是想咬自己的肚脐儿！”

我们俩斗了几句嘴，就分头收拾东西，我去捡干柴，胖子去帮英子烤肉，我们只烤了麝的一条后腿就足够吃了，麝的内脏都喂了那五条大猎犬，英子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还说不给这几条狗吃晚饭，现在又怕它们不够吃。

另外三条巨獒都高傲的蹲在远处，根本不拿正眼去看那些抢吃动物肚肠的普通猎犬，英子把麝的两条前腿分给两只獒犬，还有一只后腿给了体形最大的一只叫虎子的巨獒。

三个人围着篝火吃烤肉，英子给了我们每人一把小刀和一个盐岩制成的小碗，鹿腿就架在火上翻转着烧烤，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下来，在碗中一擦就有了咸味，这顿饭吃得很快，我光想着沟里的古墓，也没吃出来麝的肉味与普通的鹿肉有什么区别。

吃完之后，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天上的云流速很快，这说明晚上要起大风了，眼见时候差不多了，就把猎狗都留下看守营地，我们三人各自持着木棍猎枪下到了野人沟里。

我们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先用木棍狠插前面的地面，看看有没有大烟泡。野人沟下面的情况比我们预先设想的要好很多，虽然有些地方的落叶都没了大腿，但是没有形成大烟泡（枯叶被雨水浸泡腐烂而形成的沼泽），看来要想挖古墓，还得先把盖在墓穴上的落叶清理掉。

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又取出罗盘对比，环视山谷的两侧，最后终于把位置确定了下来，这条山谷里可能有很多古墓，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也是最有身份的贵族，他的墓就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

插了一根木棒留在这里做记号，今天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养足了气力明天一早就来动手挖掘，这深山老林的，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其他人，没必要偷偷摸摸的晚上干活。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给胖子讲盗墓的事，既然干了这行，就应该多了解这些事情，不能光凭力气傻挖，从我们进山起，我就在不停的给他讲。

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大约发生在三千年前，那是周朝，三皇五帝，夏商周的那个周朝，周朝这一时期也分为东周西周两朝，就是封神演义里凤鸣岐山，姜太公等人扶佐的那个王朝，有八百多年的基业，在那个时代里，共记载了两次重大的盗墓事件，一次是周幽王的墓被盗，还有一次是商汤墓被盗，幽王墓里发现了两具全身赤裸栩栩如生的青年男女尸体，把盗墓贼吓得扭头就跑，而汤王墓里掘出一块大乌龟的壳子，上面刻满了甲骨文。

胖子说：“老胡你别跟我扯这用不着的，你就说墓里有没有鬼？有鬼咱们怎么对付？还有上次你说的那个什么鬼吹灯，我听着怎么那么邪乎呢？”

英子说：“啥鬼吹灯啊？是俺们东北说的烟泡鬼吹灯吗？”

我说：“不是东北的那个，是摸金校尉们的一种迷信行为，其实也不一定没用，墓室里的空气质量不好，如果蜡烛点不着，人进去肯定会中毒而死，这些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再说古墓里怎么可能有鬼？那都是迷信传说，就算有咱们也不用担心，我都准备好了黑驴蹄子，糯米之类辟邪的东西了，总之一句话，盗墓就别信邪，要是怕鬼就别盗墓。”

胖子恍然大悟：“噢，闹了半天，你让燕子准备这些东西是为了避邪啊，我还以为你牛逼哄哄的不怕鬼呢，对了，那醋和鸟笼子是干什么用的？”

我刚要回答，忽听山坡上传来一阵阵猎犬的狂吠，三人都是心中一沉，心想该不会是有什么野人野兽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不过那里有三只巨獒，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应该敢来惹麻烦，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猎狗们乱叫？急忙紧走两步赶回山坡之上。

回到帐篷旁边，一幅血淋淋的场景出现在面前，栓在树上的矮马不知被什么猛兽撕咬，整个肚子都破开了，肚肠流了一地，矮马还没断

气，倒在地上不断抽搐，眼见是不活了。

猎狗们围在矮马周围冲着矮马狂叫，好象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叫声中充满了不安的躁动。

按常理说，马和狗是好朋友，矮马的肚肠绝不是狗咬的，那会是什么野兽做的？三头巨獒五只猎犬环绕在左右，竟然没有抓到行凶的野兽？

环视四周，哪里有什么野兽的踪影，唯有空山寂寂，夜风吹得林中树叶沙沙乱响，我们握着猎枪的手心里全已经是冷汗。

马嘴里吐着血沫，鼻孔里还冒着白气，肚肠虽然流了一地，却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英子对准马头开了一枪，结束了它临死前的痛苦。

我忽然发现马的肠子在动，不是出于生理反应的那种抽动，而象是被什么东西拉向地下，拉扯矮马内脏的东西就躲在马尸的下面。

我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英子也都见到了，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脑中均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

身处野人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腹吗？也许它是用了武器，不过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是野人了？看来是野人所为的设想不能成立。

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地上的内脏都被扯到了马尸底下去了，下面的情况被马的躯体遮挡完全看不到。

得先把马的尸体移开，我掂了掂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起我十几年前在喇嘛沟打熊用的抬牙子可先进多了，不过这种运动气步枪口径太小，难以对大型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不过在这种场合，有胜于无，毕竟比烧火棍强多了。

有枪有狗，大伙心里多少有了些底，于是三人合力推开马匹的尸体，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

洞有一个小水桶那么粗的直径，成年人想钻进去不太可能，矮马的肚肠就是被什么东西拖进了洞里，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洞被草盖住了，谁也没有发现，见这附近草长，就把马拴在了这里。在我们下山谷里寻找古墓的时候，洞里的家伙突然袭击，撕开了马的肚子，猎狗们虽然凶悍绝伦，但是洞口被马尸遮住，急得乱叫，却无可奈何。

我用手电向洞里照了照，黑洞洞的，不知有多深，看看洞壁上的痕迹，做了三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洞不是人工的，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挖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

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撕破矮马的腹部，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真就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对这样的动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它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看似平静，风景优美，实则暗藏凶险，难怪几十年前来这盗墓的那一队人有来无回，不知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凶残的怪兽。

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天明，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五条猎狗，到山谷下面去挖墓，英子带着三只巨獒，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三只巨獒更凶猛，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尽快赶去支援。

单说胖子引着五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人作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

我取出两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一把扔给胖子：“小胖，活干得麻利点，这里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越早挖到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公路。”

胖子往自己手上吐了两口唾沫：“看胖爷我的。”

德制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戳起一大块枯枝落叶形成的淤泥。

野人沟的山谷里虽然没什么树，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积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六七米深，终于见到了泥土，我用手抓起一把，土很细，颗粒分明，没有块状的土疙瘩，用舌尖尝了一下，有点发甜，没错，这就是封土堆，下面四五米就是墓室。

快挖到墓室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有些墓里是有防盗机关的，北宋辽金时期的古墓不象唐代以前，唐代以前都是落石、暗弩等机关，北宋时期防盗技术相对成熟起来，尤其是一些贵族墓葬，不可做能象帝王墓那么大的工程，动员的人力也有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里面的东西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否则也配不上这块风水宝地。

象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火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受到外力的进入，这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

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墓主拼个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破坏，这种机关只在北宋末年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后来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顶也就随之被取代了。

这种小小机关瞒不到我，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所以挖到封土对我们就开始转向深侧面挖掘，两个人干得热火朝天，也不知道什么是累了，有在侧面挖了足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

不经意间天已经大亮了，英子回来说附近什么也没找到，她先去林子里打猎准备午饭了，等吃的弄好了派条狗来叫我们。

英子走后我们俩接着干活，最后在侧面挖到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边只有一个白印出现。

胖子大骂：“我操，这怎么还有水泥？早知道咱们提前带点炸药来了，这他妈的怎么挖啊。”

我说：“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是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墓室的四周也不会被建造者忽略，这种土是用当时的宫廷秘方调配的，里面混合了一些糯米汁，还有童子尿什么乱七八糟的，比他娘的现代的混凝土都结实。这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手中。”

我把那一大桶醋搬了过来，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淋到夯土层上，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墓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调配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克一物，到时候再挖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

依法而行，果不其然，眼见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二人正得意间，忽听林中传来一声枪响，惊得树上的鸟群都飞了起来。

胖子急道：“我大妹子开的枪！”

我拎起工兵铲和猎枪：“咱们快去看看。”

二人顾不上身体的劳累，甩开双腿，一步一陷的在落叶层上疾行。

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赶去，五条大狗也紧紧跟在后边，向林中跑了一段，忽然见到英子带了三头巨獒朝我们奔了过来。

见她没事，我才把提着的心放下：“大妹子，是你开枪吗？发现什么了吗？”

英子脸色刷白，跑得气喘吁吁：“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我在前

边那旮瘩发现几个窝棚，进去一看吧，老吓人了，全是死人，黑呼呼的都烂了，我开头没瞅清楚，还以为是野人呢，就放了一枪，最后到底是啥人的尸体我也没看清楚。”

我这才明白，别看英子虎了吧几的，原来也有弱点，她最怕死尸，还以为她在森林里天不怕地不怕呢。

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盖了窝棚就说明他们是住在这里，那些死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

还是过去看看吧，说不定还能找到点线索，我心中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里失踪的那批盗墓者有关系。

英子引领我们到了她发现的那几个窝棚处，这些窝棚做工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也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搭建在大树上面，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在近处很难发现。

我们爬进了其中一个窝棚，见里面有不少兽皮，在角落处果然有三具尸体，尸体由于过度的腐烂而呈现黑色，肌肉几乎烂没了，皮肤干瘪，眼眶和鼻孔里时不时的有蛆虫蚂蚁爬进爬出。我心想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野人沟的那些野人吧。

胖子凑到跟前看了两眼，对我说：“老胡，我说怎么野人沟里见不到野人呢，原来都已经老死了。”

我点头说道：“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有穿衣服的野人呢？我怎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眼熟呢？”

死尸身上都穿着尼子大衣，穿的年头多了，估计得有几十年之久，都已破烂肮脏得不成样子，但是从款式上看，总让人觉得好象在哪见过。

我发现最里边的那具尸体衣服领子上似乎有一个金属的东西，我把它摘了下来，抹去上面的污渍，象是个军服上的领花，但是绝不是中国军队的。

这时胖子也找到一样东西，从角落里摸到一把战刀，那刀已经很多年没拔出来过了，他使了好大力气，最后“噌”的一声把刀抽了出来，这刀的钢口极好，隔了这么多年，仍然光可鉴人，看来主人生前对这把刀非常爱惜，肯定时不时的擦拭。

我一看这刀就明白了，他娘的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就是这几个日本鬼子啊。

胖子却想不通，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不是都回国了吗？这些小鬼子怎么没走？

我说这也不奇怪，你对历史上的事知道的太少，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本质，胖子说你别废话，赶紧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我的推测，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的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把号称日军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打得土崩瓦解，有些鬼子被打散了，流落到森林深处，不敢出去，又与外界失去了联络，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情，所以就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直到老死在了这里。

有的人在这见到了几个疑神疑鬼躲躲藏藏的日本鬼子，他们的衣服早就脏得不成样子，在森林里住着也不刮胡子，那不就把他们当成野人了吗。

其实我也是凭空推断，真正的原因怎么回事，除非这几个鬼子活过来自己交代，否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经过我这么一说，胖子英子俩人就能理解了。

英子说：“小日本子指定是迷路了，别看这是森林边缘，但是往北全是大草原，还有大泥掉子（一种全是泥的沼泽），北边根本走不出去，往南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最有经验的老猎人都别想走出去，真是活该。”

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翻着半截我突然想到，四十年代末来这盗墓的那些人会不会是碰上日本鬼子，被杀害了？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他们也想不到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能碰到日本鬼子。

正想着，忽然从一个军用随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写的都是日文，纸张发黄，上面的字迹尚可辨认，不过三个人中没人懂日语，好在里面有不少汉字，只好和书汉读，只看日文中的汉字，不过日文汉字和中文意思相去甚远，有些意思甚至相反，（举个例子，比如日文汉字中“留守”这个词，和汉字字面的意思就背道而驰，是“外出”的意思）即使是这样，把这些词连起来，还是差不多能看明白一半，再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的推测，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机械化部队击溃，并木少佐带剩余的一个小队的士兵（关东军甲种师团中，一个小队的编制规模为120—200名士兵），逃往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在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汇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玉碎报效天皇。结果快抵达的时候

踩破了大烟泡，唯一的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和带路的向导掉进去淹死了，剩下的人始终没找到秘密要塞的入口，想往回走又迷了路，也没有通讯器材，只好在深山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三十几年，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的人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死了。

我把笔记本扔在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了，山谷里的墓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快腐烂没了。胖子说这刀可归我了，当年我家里有好几把佐官刀，文革时都给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呢。我劝他说这是管制刀具，你带不上火车，等回了北京去旧物市场看看有没有，给你买把新的。

我们三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干的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切了几下，墓墙上就被破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面空间还不小，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一米多的落差，胖子大喜，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你不要命了。去，抓几只麻雀去，先把麻雀装鸟笼子里，放进墓里测测空气质量再说。”

在林子里的麻雀很好抓，不想人口密集的地方，都精了，用最简单的陷阱，撒几粒小米，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见麻雀进到锅下边吃米，一拉绳把支锅的木头拽倒，锅扣下来，就算抓住了。

一次就抓了三只，我先把其中一只装进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抽了两支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了上来，一看那小麻雀翻着白眼，已经不行了。

此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里面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先膨胀，充满尸气，随后皮肉内脏才由内而外开始腐烂，墓室里虽然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空环境，但是如果不通风的话，里面腐尸的臭气还是会憋在其中，就算隔了几百年也不会散尽，就算没有尸气，只有几百年不曾流动过的空气，也会形成对人体有害的毒气，人一旦吸入这种有毒气体，轻则头昏脑胀，重则中毒身亡，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否则在这一环节上，半点大意不得。

看来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被山风吹净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夜没睡，今天又干了不少活，都很疲倦了，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次动手，最好能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一实践，还真不算难，当然这 also 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这处墓穴几乎完全照搬

北宋的形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工匠所筑，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很难搭出来，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面。

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担心晚上再被那地下洞穴里的怪物袭击，急于早些取了东西走人，于是带上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里。

这次仍然先放了麻雀进去，见麻雀被取出来后仍然活蹦乱跳，看来已经没问题了，我同胖子二人喝了几口烧酒，以壮胆色。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里挂上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

英子见状拉急忙住我说：“带我也进去看看呗，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古墓里是啥样呢。”

我说：“古墓里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和陪葬品，有什么可看的，其实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从来都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怎么现在又不怕了？”

英子好奇心很强，看我和胖子搞得挺神秘的，更是心痒，非要进去不可，我一想，反正这荒山野岭的，也不用人放风（盗墓贼很少一个人单干，一般都是三人一组，一个挖土的，因为坑外不能堆土，所以还有一个专门去散土，另有一个在远处放风），让她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给英子也找了副口罩带上，嘱咐了她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气，万一乍了尸那可是麻烦得紧，虽然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从几千年前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小心无大过，一切都按老例儿来就是了。

胖子早就焦躁起来：“胡八一，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你要不敢下去，让胖爷我自己去，你们就等着数钱吧。”

我说去你娘的，你下去连棺槨可能都找不着，得了，咱也别拌嘴了，天都快黑了，赶紧干活。

墓墙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将近一米多高的距离，用不着绳索，直接就能下去，我脚一落地，心中也不由得有些紧张，总算进来了。

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三十平米见方，看样子是按照活人宅院的设计，有主室、后室、两间耳室。我们进来的位置刚好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槨就停在主室正中央。

没有墓床，主室中间挖了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槨就放在坑中，半截露在上边，这是个墓中墓。

主室角落里堆着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有明显的钝器敲击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这些就不愿去理会了。

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胡哥，你看这墙上还有画呢。”

我用手电往英子所说的墓墙上照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随久，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墓室，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

胖子赞叹道：“看来这墓里的死人在古代可能还是个画家。”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吗，在唐宋年间，王侯墓中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生平的重大事迹，咱们且看看这里埋的是什麼人物。

壁画一共八幅，我们顺序看了一遍，这些画有的画着在林中射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的场面，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绘有封侯的场景，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

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劫掠了大笔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反正也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三人先在墓室里转了一遭，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有四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追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只蜡烛，三人一起来到主室的棺槨前，有枣没枣就看这一杆子了。

墓主的棺槨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面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古怪，这应该是和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我摸了摸棺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材，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混得再次的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地里。

棺木中的极品是荫沉木的树窠，也就是树芯，一棵荫沉木从生长到成材，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荫沉木的树窠里面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就是乳木，椴红木，千年柏木，树芯越厚越有价值，第一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是不

生虫子，能有效的防止蛆虫蚂蚁咬噬，不象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蛀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身让虫子吃，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槨木料都有严格要求。

我们面前的这具棺槨在木料，虽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极奢遮了，我用工兵铲插进棺板的缝隙中，用力撬动，没想到钉得牢固，连加了两次力都没撬开。

胖子也抽出家伙上来帮忙，两人合力，棺槨发出“嘎吱吱吱”的响声，终于撬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都撬了起来。

这墓中很干燥，特殊材料制成的墓墙防水性很好，头上的琉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的灰尘不少，这一动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咳嗽，回去说什么也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

胖子想去推开棺材盖子，我突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你猜这棺材里有什么？”

胖子说：“我哪知道啊，反正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能换人民币……还能换全国粮票。”

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两个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各种办法，那棺材却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结果那棺材盖自动开了一条缝……从里面伸出来一条长满绿毛的胳膊……”

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轻，一下躲在胖子后边：“胡哥，你可别瞎扯了，也不看这是啥地方，想吓死人啊。”

胖子知道我要吓唬他，他除了有恐高症之外，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跟别的小孩打架，就属他手黑，此时胖子面无惧色，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英子大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就是想吓唬我，也不看胖爷是谁，他妈的我怕过什么啊我，你让他接着说。”

我接着说道：“那条长满绿毛的胳膊，手指甲有三寸多长，一把抓住了念《大悲咒》的那个胖盗墓贼，将他拉进了棺材中，棺板随即合拢起来，只听里面传来一声声的惨叫，吓得另外一个盗墓贼扭头就跑……”

胖子咧着嘴干笑了几声，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心里也犯嘀咕了，但是硬要充好汉，走上前去和我一起推动棺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一下把棺板整个推到了地上，棺槨中的事物一览无余。

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面，他尸体中的水份已经蒸发光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得比较完好（向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湿尸是属于极罕见的，千里无一），五官虽然塌陷，眼睛鼻子都变成了黑色凹洞，但是面目仍然依稀可辨，约有四五十岁左右，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镶蓝边的金丝绣袍，脚穿踏云靴，双手放在胸前。

英子从胖子身后伸出头往里面看了一眼，惊叫一声：“哎呀妈呀，老吓人了。”赶紧把视线移开，不敢再看。

她这么一叫，我头皮也跟着发麻，但是棺槨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硬着头皮上吧，我双手合什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我们缺衣少食，迫不得已，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得罪勿怪了，反正您早已经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就去哪了，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大用，我们盗亦有道，取走之后，必定将大部分用于修桥铺路改善人民生活，学习雷锋好榜样，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

我还有半段词没来得及说，胖子却早已按捺不住，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别把尸身碰坏了。”

胖子哪里肯听，自打进了墓室就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几个破旧的坛坛罐罐之外，就是陪葬的人畜遗骸，废了这么大周折，就看墓主的棺中有什么好东西了。

我见劝他也没用，干脆我也别废口舌了，跟他一起翻看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仍然是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懂，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的想找几块古玉出来，顺手把瓷器都扔在一旁，天见可怜，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来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两只象蝴蝶又非蝴蝶的蛾子形状。

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可能是翡翠的，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握在手里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回去还得让大金牙这行家鉴定鉴定，联络个港商台胞什么的卖出去。

胖子觉得不太满意，想去掰开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差不多就行了，事别做的太绝了，给人家留下点，我们又把棺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都放回原处。

取完东西，又把棺材盖子抬起来重新盖好，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没有空手而回，我对他们说道：“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出去，把墓墙给补好了就打道回府。”说完转身就想要出去，却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的熄灭了

胖子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的全身上下也都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再跟他们谈论盗墓的时候，把鬼吹灯的现象渲染得那么恐怖。

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槨，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钉上了，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不成？

站在我身旁的英子最怕死尸和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忙按住她的手说：“不能摘口罩，你想干什么？”

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她的肩膀说：“别怕，还不到那时候，再说狗也没办法咬鬼啊。”

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老胡，你买的蜡烛是多少钱一支的？”

蜡烛是我在北京买了带来的，价钱是多少，我买东西的时候还真没太在意，可能是二分钱一根的吧。

胖子抱怨道：“你就不会买五毛钱一支的吗，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买便宜货。”

我挠挠头说：“那下次我买进口的，美国日本德国的哪个贵我买哪个，不过现在蜡烛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咱们是不是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放回去？”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这么几件东西，现在要全都放回去，我和胖子心里都不大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一白丸（玩）了吗。

胖子浑不吝，认为就算真有鬼出来，便一顿铲子拍得他满地找牙，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天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来个鬼把胖爷练趴下，否则门儿都没有。

英子觉得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降妖捉鬼的法术，万一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谁都甭想活着从墓里

出去。

我还没说话，他们两个就先争执起来，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折衷的办法，把蜡烛重新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那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都留下。也许刚才蜡烛熄灭，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面子上可也有点挂不住了。

胖子一拍大腿：“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先放个小件的瓷器回去，老胡你去再把蜡烛点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

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可能我是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的摸金校尉们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掐我不可，真是愧对祖师爷了，不过现在是改革开放，我们都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能固守那些传统死板的规矩，经济要搞活，思想也要搞活，思想不搞活，经济怎么能搞活？

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点亮，这时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瓶放在了棺槨上边，他图省事，懒得再搬开棺材盖子，直接给摆到了棺板上，走回来对我说：“这回没问题了，这蜡烛不是没灭吗，咱是不是该演沙家浜第六幕了？”

我忽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紧张之余，听了胖子说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反问道：“什么他娘的第六幕？”

胖子给了我一个脑锛儿：“想什么呢？沙家浜第六幕——撤退啊！”

我没心思理会他的话，对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指了指地上的蜡烛小声说：“这蜡烛的火苗……怎么是他娘的绿色的？”

那火焰正发出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光照得人脸上都发青了，胖子和英子俩人也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噗”的熄灭了。

我心知不好，真是太不走运，头一次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一手一个拉起胖子英子二人的胳膊，向着盗洞就跑，无论如何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给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

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闪避，先是“呼”的一声，被胖

子放在棺盖上的水纹瓷瓶从我们头上飞过，撞在盗洞的边缘上碎成无数粉末，随后又是“碰”的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有盗洞的墓墙上。

墓墙是用北宋宫廷秘方调配的夯土层，硬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扔出，平平的嵌进了墓墙里，出口被封死了，要想用工兵铲挖破棺板还需废一番力气，不是片刻之功。

把棺板拍进墓墙，这得多大的劲儿啊，这要是慢了一点，被撞到脑袋上，焉有命在？胖子虽然胆大，此刻也吓得心惊肉跳：“老胡，你快去跟他商量商量，东西咱再多给他留几件，翻脸动起手来对谁都不好……毕竟是以和为贵嘛。”

第一次就出师不利，我心中无明火起，又犯了老毛病，变得冲动起来，转过身去把英子挡在后边，一手摸出怀中的黑驴蹄子，一手拎用工兵铲对胖子说道：“商量个屁，门都给咱堵死了，摆明了是想让咱们留下来陪葬，今天这对古玉胡爷我还就拿定了，操他奶奶的看谁狠，抄家伙上！跟这驴操狗日出来的死鬼拼了。”

此时主室内没了盖子的棺槨已经整个竖了起来，里面的古尸原本酱紫色的干皮上，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

我见状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刚才拉开架式要过去拼命的劲头消了一半，以前曾听说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凶黑凶，还听传说里有带毒的尸妖是长绿毛的，这长红毛的却是什么？

这次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的一个墓，避开上面的机关也就是了，没想到在里面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们的猎枪没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们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倚若长城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它斗上一斗了。

不过那黑驴蹄子必须塞进大粽子的嘴里才能起作用，而且我也只是听说过，是否真的有效不敢保证。

只见那古尸就连脸上也生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大猿猴，两臂一振，从棺槨中跳了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只三两下就跳到我们面前，伸出十根钢刀似的利爪猛扑过来。

万万想不到大粽子的动作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也无暇多想，斗室之中，没有周旋的余地，只有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是相同的想法，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先拍扁了它再说，二人发一声喊，抡起工

兵铲劈头盖脸的砸向红毛古尸。

古尸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工兵铲象两片树叶般被狂风吹上半空，噹噹两声插进了墓室的琉璃顶，上面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也能断定，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会塌。

那西域火龙油非同小可，一旦泼将下来，墓室中就会玉石俱焚，这个墓算是毁定了，要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内解决战斗，不过赤手空拳谈何容易。

众人失了器械，手中虽有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却不敢冒然使用，这大粽子太过猛恶，只怕还没把黑驴蹄子塞进他的嘴里，自己反而先被它抓成碎片了，事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古尸的扑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去。

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看不清脚下，就在离后室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哎呦一声扑倒在地。

那红毛尸怪已经如影随行的扑了上来，发出一声象夜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过誓，绝不让我的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前边，此刻见胖子性命之在呼吸之间，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一脚，正踹中怪尸的胸口，这一腿如中钢板，疼得我直吸凉气，腿骨好悬没折了。

红毛尸怪受到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旋即恶狠狠探出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尸怪，一个前滚翻从它腋下滚过，避开了它的利爪，这时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尸怪形成了一三角形把我堵在中间，如果给它机会让它再转过身来扑我，就万难以抵挡。

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已不知做过多少次了，越是面临绝境越是需要冷静，这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蛮力，刀枪不入，又不是鬼，我怕它个球。当下更不多想，纵身一跃跳到了红毛尸怪的背上，鼻中所闻全是腥臭之气，多亏戴着口罩，不然还没动手，就先就被它熏晕了。

没了手电筒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见，那红毛尸怪四肢僵硬，不能反手来抓我，只是不停的甩动身体，想把我甩掉。

我一只手牢牢搂住红毛尸怪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黑驴蹄子往它嘴里就塞，在它脸上胡乱搥了半天，也没找到它的嘴在哪，自己反而被它甩得头晕眼花，眼前金星乱闪，暗道不妙，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

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俩人嘴中叼着手电筒照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出来的大狼牙棒冲了过来，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毛尸怪的背上跳了下来。

那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室见到过它和其余的一些兵器、盔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

这些兵器虽已长了青绿色铜花（年代久远被空气侵蚀生成的化合物），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尖刃伤敌，纯粹是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砸击对方，胖子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抬起狼牙棒，把狼牙棒当做寺庙里撞钟的钟锤，猛撞红毛尸怪的前胸，这数十斤分量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人的助跑，冲击力着实不小，哐的把红毛尸怪撞翻在地。

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喘气，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剧烈的心跳声。

我在旁边赞道：“好样的，没想到你们俩竟然这么大的力气，回去给你们记一功……”

话音刚落，那红毛尸怪的身体竟然象是装了弹簧一样，又从地上弹了起来，我破口大骂：“我操，真他娘的是蒸不熟，煮不烂啊，胖子，再给它狠狠的来一下，这回对准了脑袋撞。”

胖子也发起飙来，这回他不用英子帮手，独自运起蛮力举起钉钉狼牙棒猛撞红毛尸怪，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毛尸怪向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的飞进了后室，胖子也被掀了个屁股墩儿，双手虎口震裂，全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

我心念一动，工兵铲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墓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尸怪，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广大，有又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如何施展得开。

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个人逃入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我下去之后用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狼牙棒被尸怪的巨大力量甩出，把后室的墓墙撞出好大一洞来，怎么会不是坑而

是洞，难道这后边还有隔段？曾经听说过有些古墓里面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

墓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里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

我正自惊奇，那红毛尸怪已挟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哪敢怠慢，倒转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板，怎料这尸怪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它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半空翻了一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墓墙。

这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墓墙后边的密室之中，竖起狼牙棒准备接着再斗。

红毛尸怪却不再追赶，只是在后室中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了之外，他们都没受什么伤，回思刚才在墓室中的一连串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真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转了两圈。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抓住胖子的手：“你怎么没戴手套！什么时候摘下来的？”

胖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开棺的时候出了一手的汗，我就把手套摘了。”

我大骂道：“你他娘的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触摸古墓里的古尸必须戴手套，搞不好就是因为你光着两只手乱摸，才惹得红毛大粽子乍了尸。”

胖子铁嘴钢牙不肯认错：“你胡掰吧你就，那古尸又不是地雷，摸摸就炸啊？不许你陷害忠良。”

英子在旁劝道：“你们俩可别掐了，你们看看这墙上咋还有字呢？这写的是啥啊？”

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光线向墙壁上看去，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面写着“满蒙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一排大字。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关东军的秘密要塞？”想不到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挖开了，若不是狼牙棒被尸怪猛撞到墓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事要塞了。

尚未来得及细看，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壁轰然倒塌，红

毛怪尸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面跳了出来。

胖子大骂：“我操，属他妈狗皮膏药的，还粘上了。”说罢抓起狼牙棒就想过去放对。

我急忙拦住他说：“别跟它死磕，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三人捉一空，望里就跑，地下要塞的通道极宽广，地面都是水泥的，里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通道又长又宽，没遮没拦，那红毛尸怪来得又极快，顷刻已跳至众人身后。

我想把黑驴蹄子扔出去阻它一阻，伸手在身上乱摸，忽然摸到口袋里还有不少糯米，听说古代摸金校尉们进古墓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尸气可以用来拔毒，不知道对僵尸有没有效，我今天就试一下，不过那红毛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太像僵尸。

只觉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中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红毛尸怪，这一大把糯米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尽数落在了尸怪的脸上，它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跳将过来。

此时我们已经跑到了地下要塞的通道尽头，格纳库（仓库）半开着的大铁门就在面前，想是那些关东军撤退得非常匆忙，铁门没有上锁，但是三十几年没有开合，轴承都快锈死了，我们三个跑进仓库，各自咬牙瞪眼，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终于赶在尸怪进来之前把这道厚重的铁门关了起来。

尸怪就算真是铜头铁臂也进不来了，就连它的撞门声在里面都听不到，这种军事设施的仓库大门，都是防爆炸冲击波的设计，在铁板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那尸怪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的高爆炸弹威力大，这我们在这里算是暂时安全了，不过怎么出去还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着实不小，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发现，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面整个都被掏空建成了地下要塞了。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倾尽了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的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满洲，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是成了日本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别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防御工事，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

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境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也是理所当然。

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面进攻，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

建造这么大规模的地下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中国劳工的血汗，很有可能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再完工后把修建要塞的劳工都处决了。格纳库里的物资隔了三十多年，有一部分保存的还算完好，说不定还有大型发电设备，鬼子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如果能想办法回去，就让乡亲们组织马队来拉战利品。

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轻，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破口大骂外边的僵尸。

我说那可能不是僵尸，黑驴蹄子糯米对它都不管用，再说僵尸的事咱们也听过不少了，僵尸在陕西最多，那边明代之前的风俗是人死之后先暴晒十六天，等彻底晒烂了再入殓，就是为了防止死者变僵尸，我在兰州当兵的时候还亲眼看过从地里挖出来的长黑毛的僵尸，听人说还有长白毛的，另外墓里有毒虫的，埋在里变的尸体可能会变绿，但是这种红毛的，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

英子给胖子包扎完了双手，插口道：“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僵尸啊，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那是尸煞啊。”

“尸煞”？我和胖子都没听过，让英子再说详细一点，什么是尸煞？

英子以前曾听她族里的老人们说起过，在很久以前，满族还不叫满族，还叫女真的时候，他们的族中有一种巫术，撞煞你们听说过吧，在入殓的时候，给死者嘴里放一张烧成灰的符咒，死者把最珍贵的东西握在手里，如果有盗墓的来偷，死尸就会被煞附体，全身长出硬毛，刀枪不入，非把盗墓的掐死才算完。请的煞不同，尸体长出的毛的颜色也不同，以前当故事听的，今天亲眼目睹，才知道世上还真有这种可怕的事。

胖子摸出从古尸手中抠出来的两块玉璧：“就不还它，想要回去也行，拿两万块钱来，没钱粮票也行，哎……老胡你看这玉怎么回事？”

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却已经变作了淡黄色，这

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来还得继续学习。

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我站起身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咱们到里边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最好能有辆坦克，开出去把那尸煞压成肉饼。”

第十九章 关东军地下要塞

胖子问我：“你有军事常识没有？这里边不可能有坦克。”

我说：“有没有咱先进去看看，其实就是真有坦克恐怕也开不了，这都快四十年了，这么久的时间，就算是天天做保养也早就该报废了。”

格纳库里边的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出口。

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是种防渗水的构造，用手电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和一道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

没走多远，就在墙壁上看到一幅要塞平面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主要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淋浴室，兵舍，休息室，粮秣库，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隐蔽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

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了下来，我以前当过工程兵，也曾经在昆仑山参加修建过军事设施，此刻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了，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三十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六十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三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一体，我们从金国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入的地下通道，正是这三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只有三条通道相联，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一边的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外一端。

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来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故意把要塞的出口破坏掉，否则还只能从古墓那边才能回去，也可以试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晚在山坡上的事，马匹被一只地下洞穴里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处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借以栖身？如果那个洞真是通风口的话，就别指望从那爬出去了，洞太窄。

我把想法对英子和胖子俩人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怎么出去。

胖子说：“哎，老胡，你要不提我还真给忘了，袭击咱们马匹的怪物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了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就会碰上它，得先想点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

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坏了，咱还得从古墓的盗洞里爬出去，那就得跟尸煞再一次的正面冲突了，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每人拿上几样，最好能找着日军的田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尸煞正合适。”

格纳库里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物资，由于要塞的构造独特，使得这里空气比较干燥，有些物资保存得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里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

一拉溜的铁架子上码放着不少装有枪械的木箱，没有机枪，一水儿的都是有坂式步枪，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八大盖儿”，或者“三八式”。墙边还有几门六零炮，但是附近一发炮弹也没有。

胖子撬开一个装步枪的木箱，抓起其中的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道：“老胡，这枪还能使，全是没拆封的新枪，机械部分都上着油，还没装过子弹。”

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我把友坂式步枪举起来瞄了瞄，又扔了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只有五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弹太慢，后坐力还特别大，我用不惯。”

英子问道：“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式的枪，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甭搭理他，他在部队天天都玩半自动武器，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尸煞，咱俩就在他后边站着，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边说边从最下层找出一只弹药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被手电的光芒映得闪着黄澄澄的金光，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从他会走路就开始给他玩枪，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使枪的行家了，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胖子以前虽然从来没用过友坂式步枪，但是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见有弹药，就拿起子弹熟练的压进枪里，顺手一扣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

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上了膛的枪，你就别他娘的瞎瞄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同志的，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不喜欢用

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三十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三四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很容易伤到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内部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钢板铁板，就会产生毫无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就先把自已人给料理了。”

胖子拍了拍胸脯自信的对我说道：“就咱这枪法，还不是咱吹啊，这么多年了，你是应该知道的，百步穿杨，骑马打灯都跟玩似的，怎么可能打偏了打到钢板上？不信咱一会儿在你脑袋上摆个鸡蛋试试……”

我打断了他的话，越说越没谱了，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当靶子的，咱别斗闷子了行不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用，我总觉得这种步枪不是事儿，毕竟是被淘汰了多年的武器，步枪年头多了非常容易走火，当年我在越南前线的时候，有个帮忙运送支前物资的民工，他偷了我们缴获越南民兵的一把老式德国造，结果爬山的时候走了火，正好把我们团的一个副团长脑袋打开了花，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田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绘有膏药旗的木箱中翻出十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份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夹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夹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制枪托。

英子问我：“胡哥，这是啥枪啊？咋这造型呢？是歪把子吗？”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栓，又把弹夹拔下来看了看：“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战争后期才装备部队，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才装备的，这枪可比三八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发生故障也顶多就是卡壳，不会走后门和走火，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拿把冲锋枪防身。”

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弄，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装填子弹。

我哼着小曲把子弹一发一发的压进弹夹，现在我的心情很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市了，自打离了部队就再也没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五六式的感觉，手心都痒痒。我正在得意之时，英子忽然一拍我的肩膀低声说道：“胡哥，我好象……瞅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小孩？怎么可能，这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藏得如此之深，怎么会突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子来？

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英子持着手电筒蹲在我对面，她是无意

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扭过头去，用手电四下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通道，一片漆黑，安静得出奇，哪里有半个小孩的踪影，我问英子：“哪有什么小孩？你虎了吧叽的是不是眼花了？”

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封建迷信意识很强，此刻吓得脸色都变了：“我真没瞎咧咧，真的……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跑过去了，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家就蹿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啊？”

追问英子详情，她却说不清楚，只说是恍惚间只见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即过，好象是个小女孩，不过也不敢肯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没瞧清楚，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那小孩跑过去的方向，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

通道离我不过两米远，这么寂静的地方跑过去一个小孩，我不可能听不见，如此无声无息的，除非它是鬼魅，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几十年没人进来了，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当下提议，多绕些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

英子最怕鬼神，点头同意：“多爬十里坡，都好过撞上鬼砌墙。”

胖子不以为然：“老胡，我发现你现在变了，自打你从部队复员之后，就不象以前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了，畏缩不前可不向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英子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我跟你讲，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走不动了，我就从近路过去。想当年咱们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说你怕过什么？那些年除了毛主席，你说咱服过谁？”

我一时语塞，好象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

我对胖子说：“咱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比不得从前了，咱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好勇斗狠，看谁不顺眼就揍谁，可那是个荒唐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

胖子说：“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里，你战斗过，冲锋过，我真他妈看

不得你现在这种吓吓叽叽的样子，你还记得你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笔记本上写的那首长诗吗？”

那个笔记本可能早被我擦屁股了，而且那些年胖子送给我很多笔记本，因为他老妈是后勤机关的干部，家里有得是各种笔记本，我实在记不起来有什么长诗了。

胖子见我想不起来，便说道：“我背几句你听听。”胖子的普通话很标准，他人胖底气也足，朗诵起来，还真有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意思，只听他朗声说道：

公园里一起“打游击”，课堂里一起把书念。咸阳路上“破四旧”，井冈山一起大串联。

在埋葬帝修反的前夕，向那世界进军之前！收音机旁，我们仔细地倾听着，国防部宣战令一字一言……

在胖子慷慨激昂的念出第一句之后，我就立刻想了起来，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题目叫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勇士致敬》，当年在红卫兵中广为流传，我们太熟悉这首诗了，在我们俩当红卫兵的时候，何止曾一起朗诵过百遍千遍，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韵律，最亲切的词语，最年轻的壮丽梦想……，我的心情激动起来，忘记了身在何处，忍不住攥紧拳头，和他一同齐声朗诵：

……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战斗的渴望，传遍每一根血管。

父辈的热情鼓舞，激动了我们的心弦，我们是军人的后代，要驰骋在战火硝烟。

在这消灭最后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俩编在同一个班。

我们的友谊从那里开始，早已无法计算，只知道它，比山高，比路远。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个面包，分舐一把咸盐。

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共盖着同一条军毯。

一字字，一行行，领袖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我们学习了一遍又一遍。

红旗下，怀着对党的赤诚，献身的热望。

我们紧握枪，高举拳，立下钢铁的誓言：我们愿，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冲天的炮火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三百米防线，

冲锋枪向剥削者，倾吐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你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水，跨进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原，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踏着《国际歌》的颤点，冲杀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哭墙，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比萨的灯火，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炊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都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个浴血的南征北战。

就这样，我们的不可战胜的队伍，紧紧跟着红太阳，一往无前。

听：五洲兄弟的呼声，如滚滚洪流怒浪滔天。

看：四海奴隶的义旗，如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啊，世界一片红啊！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升起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喂，伙伴，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世界朋友狂欢解放的前景，苏联老红军寄托希望的双眼。”

“记得！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就在今天！”

军号吹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风向前。

一手是绿叶，一手是毒箭，这整整横行了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被抛进熊熊火焰……

英子见我们俩说个没完，也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等得不耐烦起来，打断我们的话说：“说啥呢你们？还整得劲儿劲儿的，咋说起来还没完了？现在时候不早了，不管从哪条路走咱都该动身了，你们俩愿意说等出去再说行不？”

胖子拎起百式冲锋枪，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夹，表情坚毅，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吧。”

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垫后，三人成一路纵队，

走向了英子说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向上的路，走出一百多米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

通道越来越窄，而且湿度也比下面大了不少，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象是被活埋的压抑感。

三个人的距离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突然停了下来，他突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背上，英子被他撞得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在后边把英子扶住，我问胖子：“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停下来不继续走？”

胖子转身叫道：“快往回跑！”他好象在前边见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音都变了，刚才的那番豪情壮志已经烟消云散。

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边的两个人，手电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四五阶楼梯上是处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他究竟见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便准备向后倒退。

与此同时，我忽然感到后背上被几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一股冰冷电流的电击，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腾的向前一跃，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大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人，一并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三个人都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尽头的空洞。

我被莫名其妙的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人身上，全冻得牙关打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若说是无意中碰到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

万幸的是三支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只电筒的光线一看，我这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石室，到处都是绿苔，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形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普通蝙蝠，抱着双翅密密麻麻的挂在壁上，它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纷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獠牙，看得人头皮发麻。

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尖爪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样的大蝙蝠，它们的学名叫

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最是嗜血，也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洞窟中，夜间出没扑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十几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

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多猪脸大蝙蝠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做了老巢，它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孔做出口，确实没有比这里更安全舒适的巢穴了。

有几只猪脸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了下来，我挣扎着想爬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一脚，地上全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残骸，腥臭扑鼻，又粘又滑，蝙蝠粪又叫“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得一二两已是十分的不易，此刻见到却说不出的让人厌恶。

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手指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从反应过来，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曳光，把整个石洞照得忽明忽暗，枪声和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一起。

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掉到地上的，其余的如同一团团黑云，有些从我们头顶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

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根本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的从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

这时候心里上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不敢睁眼，用一只手护住头脸，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凭空乱打，两条腿拼命的蹬踹，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

也不知过了多久，洞中渐渐安静了下来，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我摸到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刚要出声询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

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无声息的朝我头顶扑来，它可能是这洞中一众蝙蝠的首领，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此刻后发至人，双翅一展，墙为之满。

我手中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难以抵挡，它距离我近在咫尺，猪一般的脸上，层层皱褶、硬毛、獠牙都看得清清楚楚，眼看就要被大蝙蝠咬到，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钉在猪脸大蝙蝠的身上，大蝙蝠落在地上扑楞了几下，当即死了。

却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情况紧急，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救了我一命，我长出了一口气，看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没有其余隐藏起来的蝙蝠了。

我身上被抓破了几个口子，鲜血进流，英子和胖子也受了些轻伤，但是都不严重，英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给我包扎。

我身上的伤疼得厉害，不停的咒骂，老子当年在前线，那仗打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儿皮肉，今天倒让这几只畜牲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真疼。

胖子问我：“老胡，我他妈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推了进来？”

我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看我后背，有没有电糊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一照：“哎呀妈呀，胡哥，你这是咋整的？不象是电的啊。”

胖子也凑到我身后看了一眼：“你是被电着了？你后背是个黑色的手印，嗯……这手掌很小，象是小孩的。”

真他娘的活见鬼了，敢情我们仨是让那小鬼推进这蝙蝠洞的？别让我看见它，看见它，我把它皮扒了。

胖子正要跟我说话，他手中的手电筒却掉在了地上：“我的娘啊，老胡，英子，在格纳库里你们说我还不相信，刚才……我也看见个小孩跑了过去。”

我和英子急忙拿起手电筒四处照射，除了蝙蝠粪便和蝙蝠尸体之外，哪有什么小孩。

胖子指天发誓：“就他妈的从你们后边跑过去了，骗你们我是孙子啊，就……就往里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是个小小子，穿一身绿，五六岁，脸特白……不象活人。”

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在这地下要塞看到了小孩，怎么偏偏我没看到？不过我被后的那个小孩手印，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个男孩，英子却说在格纳库看见的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还是这地下要塞里边开幼儿园了？

我们稍微收拾一下，站起身来，给冲锋枪装上新的弹夹，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那小崽子，就跑这里边去了。”说完用枪托刮开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面露出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用深红色油

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立入禁止”

“立~入~禁~止~”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又对我们说：“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就是说不许站着进去，想进就躺着进，这里指定是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道：“啥？躺着进？原来是装死人的呀，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过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吧。”

我用手指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有个很大的凹槽，里面有内六角形的镢纹，这应该是有个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会自动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面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里也有同样的设施。”

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真是难于上青天，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

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不容小觑，即使是放在自然环境中，时隔多年，也照样能致人死命，我对这扇门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是正经事。

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更是心痒难耐，和英子俩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踢两脚，大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式。俩人嘴里还叨咕：“这里边有啥好东西啊？哎呀，看着太闹心了。”

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自行对照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猪脸大蝙蝠盘据的石洞中寻找出口，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

可是找来找去，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崩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时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

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顶壁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通风孔，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内部，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在下边干

瞪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孔大了一圈，小日本真是精明，怕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内部，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我把胖子英子叫了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要不就直接拿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尸煞干掉，不能就在里边这么干耗，咱身上没带干粮，也没发现鬼子要塞里边有食品，在这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了。

事情明摆着，这地下要塞的纵深很大，有几十公里，从这个出口走到另一个出口需要很多时间，而且找其他的出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日本人不会好心好意的留下一个出口，既然炸塌了一个，其余的肯定也都炸了。

英子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尸体：“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玩意儿，全是肉。”

胖子连忙摇头：“要吃你们吃，我饿死也不吃，这太他妈恶心了，我估计肉都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对了，老胡，你说这铁门里会不会就是出口？应该有这种可能吧，咱想办法把它打开看看。”

我想了想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只绘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不过很难精确定位，并不能肯定这门后是通道。其实要打开这道门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手。”

英子在旁说：“回格纳库那噶哒正好整几件衣服换换，你瞅咱仨身上的埋汰劲儿的，都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了。”

经她这一提醒，我们才发现，三个人都脏得不象样了，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

我们便又反回了下层的格纳库，路很近，只有数百米的距离，在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军服和大衣换上，把脸上的泥污血渍胡乱抹了抹，每人还找了顶钢盔扣在头上。

英子长得本来就俊，穿上军装更增添俏丽，胖子在旁边喝彩道：“嘿，大妹子，你穿上日本军装，整个就是一川岛芳子啊。”

英子不知道川岛芳子是何许人也，以为胖子在夸她，还很受用，我告诉英子：“他是说你象日本女间谍。”

英子闻言，柳眉倒竖，胖子赶紧说道：“说错了，说错了，我应该说看见英子穿军装拿枪的小造型，就能联到毛主席的那首诗来，曙光初照

演兵场，飒爽英姿五尺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在旁笑道：“胖子最近快成诗人了，动不动就要朗诵上两句，你们看咱现在这一身的穿着打扮，真跟日本鬼子一样了，这让我想起我爹的一位老战友讲的事来了，那时候我还小呢，我那位叔叔同是跟我爹在山东当八路，抗战胜利的时候，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从胶东半岛坐船去东北接收胜利果实，我爹晕船去不了，当时别提多后悔了，因为听说东北全是洋落，那好东西海了去了，后来听我这叔叔说，他们到了东北之后，捡了老鼻子日本货了，他们整个一个团，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一队要饭的叫花子没多大区别，后来他们从老毛子手里接管了一个关东军的仓库，全团的人都换装了，除了旗子还是中国的之外，剩下的从衣服到鞋还有武器，全是日本的，跟关东军一模一样，东北的老百姓们从远处一看他们，扭头就跑，还以为鬼子又打回来了，我觉得咱现在也多少有点当年革命先辈们捡洋落的感觉。”

说着话我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这回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抓紧时间行动吧。”

三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抗着百式冲锋枪，顺原路返回，我依然垫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我嘴上没问，但是心里捕风捉影，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

我心中暗想：“胖子说那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这小鬼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事吗？还是他另有多图？他娘的，老子这刚好还剩下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小鬼要是敢找麻烦，定让它整顿而来，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不出俺老胡的手段。”

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不多时，就第二次来到了有“气密门”的石洞之中。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都戴上了钢盔和防毒面具，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我开门之前让英子抓了一把糯米准备抛撒，并让胖子端着冲锋枪瞄准，要是门内有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了他再说。另外还嘱咐胖子，和我配合起来，轮流射击，不留下装填弹匣的间隙。

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将冲锋枪背在肩上，把六角扳手扣住门上的螺纹用力转动，这道秘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锈得死死的。

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扳手差点被我掰折了，终于听到“嘎吱吱吱吱”一通响，门下的三排气槽“哧”的一声，气密门内填进了空气，铁门咯嘣咔咔咔.....

气密门中的气槽注满了空气，厚重的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端起冲锋枪和手电筒对准门口，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

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辨物，手电筒的光线照射进去，便被门内的黑暗吞没掉了。

我对英子打个手势，英子会意，把手中的一大把糯米，天女散花一般抛进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只听见防毒面具中自己粗重的呼吸。

看来是我们多虑了，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还没怎么样呢，自己就先把自己吓得半死。

最后胖子按捺不住，一马当先，进了密室，我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

密室的面积大约有四十平米见方，孤零零的一间，除了气密门之外，再无其余的出口。

里面装的既不是细菌武器，也不是化学武器，进来之前，我几乎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唯独没想到，房间里装的是十几口大棺材，这些棺材零乱的堆放在密室内，棺木年深日久，有的已经腐烂了，有大有小，工艺款式都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一口超大的石棺，其中最奢华的是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还散落着无数陶片瓷片。

我回头望了望胖子他们，他们俩都冲我摇摇头，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俩满脸茫然的神色。

胖子问我道：“老胡，怎么回事？这他妈的倒好象是博物馆，哪来的这么多棺材？”

我思索了片刻，其实这件事也不难推测，只是我们先入为主，没想到这些。

野人沟本来就是金辽时期的古墓群，关东军修建这座隐秘的地下要塞，特别是两边要塞中相联的三条通道，刚好横穿野人沟的山谷，施工的时候，一定在里面挖出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里的陪葬品，以及金辽古代贵族的棺槨，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宝贝，他们把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全部用半真空的密室存放了起来，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时只把陪葬的古董卷包会了，剩下这些棺材就一直留在了这里。

胖子说道：“日本人倒会顺手牵羊，什么都没给咱剩下，咱看看棺材里面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也不枉辛苦了这一趟。”说罢用脚踹开一具大棺的棺板，那棺材盖子本来早就被日本人撬开，并未重新钉上，一踹之

下，就把棺材盖子踢在一旁。

英子不敢过来看：“我还是到门口等你俩吧，我顺便盯着点，别让人把咱都关这里边。”说完，就走到了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守住大门。

我对门口的英子说：“还是我大妹子机警，这事我都没想到，真是白当这么多年兵了，这门只能从外边开，咱们要是都被关在这间密室里，恐怕连哭都找不着调儿门了。”

胖子只顾在棺材里乱翻，边翻边骂：“我操，全是骨头渣子，日本鬼子真他妈缺德，走到哪都玩三光政策啊，连个囫囵个儿的罐子都没给咱留下。”

连翻三四口棺木都是如此，气得胖子骂个不停，又去推金丝楠木的朱漆棺材。

我没太注意那些普通的棺材，我的视线一直被那具硕大的石棺吸引，直觉告诉我，那里边有东西……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忽然有种冲动，必须把这具石棺打开看看，我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二人合力去推上边的石板，那石板厚重异常，推了半天只推开一条细缝。

胖子喘着粗气摆了摆手：“不行了……先歇会儿，太沉了……肚子里没食儿推不动啊。”

我肚子里也饿得咕咕直叫，这一用力，更是眼冒金星，只得做下来休息，我们把防毒面具摘了，各自点了支香烟。

胖子吐了个烟圈儿：“老胡你说古代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整这么个石头棺材，我还是头回看见有人用石头当棺材。”

我抚摸着石板说：“这可不是棺材，这叫石槨，棺槨，棺槨，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肯定是一高干，说不定是个王爷。”

胖子挠挠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还真他妈复杂，同样都是埋在野人沟里，咱们挖的那个将军墓跟这石头棺材里边的主儿相比，谁的官大？”

我摇头道：“不知道，这可就不太好说了，咱们都不太懂历史，不过金辽元这几百年间，北方的游牧民族空前强大，他们都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我估计应该是重武轻文，所以有可能是武功最高的贵族，才给埋在这片风水宝地的正穴上，其余埋在这附近的贵族，也许陪葬品比将军

墓里的还要丰厚。墓主人生前的爱好不一同，陪葬品肯定也有所不同。就拿咱们挖的那个古墓来说，墓主是一介武夫，没什么高雅的品味和艺术欣赏情趣，所以他的墓中物品多是马匹兵器。”

胖子道：“其实那些马肯定都是千里良驹，要是活的可就值大钱，不过现在只剩下马骨了，估计卖给废品回收站，人家都不要。还好他还有两块玉璧，否则咱就白忙活了，这两块玉璧回去让大金牙找个下家，怎么也对付了万儿八千的。”

说话间烟就抽完了，我们俩重新戴上防毒面具，卯足了劲再次推动大石板，英子也过来帮忙，终于把石板挪在了一旁，石椁里面露出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仍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呈圆弧的盖子，都足有半人多高。

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溜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皆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的，用以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二十八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用了什么秘密法门，千百年后色彩依旧艳丽如新，真教人叹为观止。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华美气派的棺木，若不是亲眼得见，哪会想得到世上竟然有这种艺术品一样的巨大棺材。

胖子大喜：“就算里边没东西，咱把棺材抗回去卖了，也能大赚一笔。”挽起袖子就把棺板推开了来。

连英子也忍不住想看看这口大棺中有什么东西，三人凑在一起，用手电照射棺内，那棺中所铺锦缎早已腐朽不堪，恐怕一碰就变成灰烬了，层层朽烂的锦缎其上平卧着一具骨架，时隔千年，衣服、皮肉早已烂得尽了，只有头骨保存得略微完整一些，张着大口，露出两排黑漆漆的烂牙，身体上的骨骼有很大一部分分解在了空气中，若是不看那头骨，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具人形的遗骸。

英子用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巨棺的边缘，吓得她一声大叫：“哎呀妈呀，就是这小孩。”

只见棺材两头，各立有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光屁股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面目栩栩如生，男孩头上扎了个冲天辫，女孩的头发挽了两个髻，这发式绝非近代的款式，倒象是壁画中的古人一般，莫非是殉葬道君的童男童女？棺中主人都已经快烂没了，这童男童女又何以保存得如此完好？

“这两小崽子，八成是假人，做得跟真的似的。”胖子边说边要用手

去捏巨棺中的小孩：“胖爷今天倒要瞧瞧，还他妈成精了不成？”

我一把按住胖子的手：“不戴手套千万别碰，这不是假人，可能有毒，你们仔细看这俩小孩身上，都是一片片青紫色的痍块，这是水银痍。”

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的祖父胡国华，曾经因为看病，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住过一段时间的院。在此期间，刚好赶上医院附近要修一座名叫“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了一座古墓，他也曾从医院里偷跑出来去瞧热闹，进地宫里看了一通。

那古墓据说是明代一个王爷的，绕着古墓周围一圈都是黑水，地宫的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部分，门口吊着千斤闸，从闸门进去，首先是一间“明殿”（冥殿），按墓主生前家中堂屋的布置，有各种家具摆设，这些器物称为“明器”（冥器）。

再往里，中间的墓室，称为“寝殿”，是摆放棺槨的地方，这座古墓是合葬墓，而且非常特殊的是，墓主夫妇，也就是王爷和王妃的棺材，都用大铁链子、大铜环和铜锁，吊在寝殿半空。

其后是“配殿”，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

另外没隔几天，在海淀也出土了一座元代古墓，这两座墓中都有殉葬的童男童女，出土的时候与活人一模一样，只是元代的那座墓中出土的童男女，身上的衣服一碰就成灰了。

后来我祖父把这两件事当故事给我讲过，他说这些童男童女都是活着的时候，除了口服水银之外，在头顶、后背、脚心等处还要挖洞，满满的灌进水银，死后再用水银粉抹遍全身，就象做成了标本一样，历经万年，皮肉也不腐烂，这种技术远比古埃及的木乃伊要先进得多，不过两种文明的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也有很大差异，而且用灌水银的办法保持尸体的外貌，必须要用活人，死人血液不流通，没法往里灌，所以这种技术从来没用在任何墓主身上。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恐怕就是用活人来殉葬了，胖子戴上手套把其中一个小孩的尸体抱了出来，仔细检查，果然在头上顶，后背，足底等处，发现了几个窟窿，这些尸体上的洞，已经被巧手匠人，以火漆封住，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一片片黑紫色痍点，陪葬的人或者金银玉器经常会涂抹水银粉，时间久了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了就变成黑紫色，这种痍块俗称“水银痍”或者“水银浸”，也有些地方称尸痍为“烂阴子”，“汞青”。

胖子显然有点紧张，他故作镇定，吁了口气说道：“以前看过鲁迅写

的小说，就有骨董上生水银浸的描写，看来那老哥还不是瞎写的，确有其事。”

英子问道：“这也太可怜了，胡哥，你说这童男童女，咋还不给他们穿上衣服呢？我记得先前看见跑过去的那个小孩穿着衣服啊，难道是鬼魂吗？”

我告诉她：“是不是鬼魂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不是这俩小孩不穿衣服，陪葬的童男童女，肯定都着盛装，过了快一千年，到了这会儿，那衣服早就烂没了，这都过了多少年了，这口巨棺恐怕是元代的，关东军把这口大棺材挖出来打开的那一刻，衣服一见空气就变成灰尘了。”

本来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但有些时候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又不得不信，胖子和英子在通道中看到小孩的身影，和棺中殉葬的这对童男童女一模一样，还有我后背的手印，这里边的事实在超出人类认知的范畴了。也许可以用第六感应，预感等等来进行解释，总之这些已经全部属于超自然现象了，凭我们的见识，也就仅仅窥探到这神秘莫测的未知世界一点点影子。

不过这俩小孩的亡灵把我们引到这里，究竟有什么企图？看情形，又不象是有什么恶意。

英子说：“兴许是想让咱把他俩的尸体埋了吧，不是常说入土为安吗？要不咱就帮帮他们吧，多可怜啊。”

胖子点头赞同：“我是只想发财不想管闲七杂八的事，但是这回情况特殊，咱行行好，把他们带出去挖个坑好好安葬了，别在这赤身裸体的戳着了，他们都给墓主站了千年的岗了，该休息了。”

尸体里都是水银，烧也烧不掉，唯有挖个坑埋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但愿世界上少一些这样的惨剧。

当下不多耽搁，我和胖子脱下身上穿的关东军大衣，分别把童男童女包在里边，系个扣背在身上，灌满水银的尸体份量死沉死沉的，多亏是小孩，如果是大人，一个人背还真够呛。

胖子见未得到值钱的财宝，心里多少有些不太痛快，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棺材全烧了，我和英子急忙劝阻，他也只得罢休。

我们回到石洞中商议如何出去，此时人人都是饥渴难耐，可恨得是地下要塞中，无粮无水，又没有炸药炮弹，想要回到地面上，只有将军墓的盗洞一条路可走，但是一想到那尸煞的怪力，着实让人头疼，吃饱

喝足了也未必是它的对手，更何况现下已经饿得手足发软。

三人对望了一眼，心中的想法都差不多，地上有十几只死蝙蝠，事到如今，也只能拿这些家伙祭祭五脏庙了。

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一旦饿急了，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英子说她小时候就跟她爷爷在深山老林的洞子里吃过蝙蝠，那一年起了山火，又赶上罕见的饥荒，山里大一些的动物都跑没了影，人们就吃地鼠，吃蝙蝠，吃蝗虫，吃草飞机，蝙蝠的筋和脆骨是很好吃的，有嚼头。

石洞中的这些猪脸大蝙蝠，瘦骨嶙峋，长得太过狰狞凶恶，活脱儿就象一只只吸血恶魔的干尸，对它们的肉好吃这一说法，我和胖子持保留意见的态度。

但为了生存，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想生火烧烤就得回格纳库，那里有很多木箱可以做柴火，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但是吃用棺木烧火烤出来的肉，这事多少有些不能让人接受。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的绳索，挑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栓住脚爪，系成一串，拖了就走，这其中也包括那只超大的蝙蝠王。

回到格纳库后，把那包着童男童女的大衣放在一旁，英子取出短刀切掉蝙蝠丑陋的脑袋，没有肉的爪子，又开膛破肚，把猪脸大蝙蝠腹中一陀陀青灰色的肠子，以及多余的内脏都扔掉，最后胡乱剥了剥皮。

我找了一大堆木箱，用脚踹成木板了，又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拿火柴点燃木屑引火，胖子在旁协助，蹲在地上，卷起手来吹气助长火势。

又寻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挑住蝙蝠，架在火上烧烤，胖子皱着眉头，很不情愿吃这种东西。

英子劝道：“不难吃，你别想着这是蝙蝠，多嚼几下，就跟羊肉一个味儿了。”

我倒不在乎，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部队在陕西演习拉练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狸鼠等各种老鼠，味道都差不多，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确实跟羊肉差不多，不过蝙蝠肉还真没吃过。

猪脸大蝙蝠是温血动物，没有太多脂肪，不宜久烤，看肉色变熟之后，我先尝了一口，肩膀的肉很脆，里面有不少肉筋和脆骨，绝没有羊肉那么好吃，但的确很有嚼头。

胖子见我吃了，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觉得相当满意，当下风卷残云般吃了一只，意犹未尽，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穿在刺刀上烧烤。

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滴下一串黏黏的，亮晶晶的液体，正好落在胖子脸上，胖子吃得兴起，见脸上湿漉漉的，随即用手一抹，奇道：“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都流到老子头上来了。”

胖子吃得口滑，从顶壁上滴落的粘液，刚好落在他的脸上，胖子没头没脑的脱口大骂：“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都流到老子头上来了。”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话问得不对劲。

地下要塞里只有三个人，我和英子都坐在他对面，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口水流到他头上去。

三个人都觉得奇怪，同时抬头向上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流下的汁液？以弹药箱碎木板燃起的火堆，将周围照得通明，火光所不及的远处，依然是一片寂寞的漆黑。

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火光与黑暗交接的地方，探出一张极大的人脸，那脸比普通人的大出一倍以上，白得象是抹了面粉，没有丝毫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鹰勾鼻子，一对血红的怪眼，紧紧盯着胖子手中的烤蝙蝠肉，嘴唇又厚又大，生长得向前突出，张着黑洞洞的大嘴，血红的舌头有半截挂在嘴边，口水都快流成河了，一滴一串的从上面流下来。

那张脸的主人，脖子很长，皮肤又黑又硬，由于地下格纳库的顶棚很高，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中，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他似乎对我们吃的烤蝙蝠肉很感兴趣，想要扑下来抢夺，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迟迟犹豫不决。

不过看样子，烤肉的香味对他诱惑太大，已经按捺不住，随时都要从倒悬着的房顶跳下来。

这究竟是人是怪？我们三个抬起头这么一看，都是又惊又奇，我虽然不知那东西的来头，却看出来他是想吃烤蝙蝠肉。

我们一共从石洞中带出来五只大蝙蝠，英子同我各吃了半只，胖子一个人吃了一整只，还剩下三只，胖子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分成三份，将其中一份用步枪的刺刀串了，正架在火上翻烤。

这只猪脸蝙蝠王也不知活了几百年了，体积大得吓人，不算翅膀，单是躯体就如同五六岁的孩子般大小，分量着实不轻，我们用来烤肉的

火堆不大，即使将蝙蝠王分成三份，也只能同时烤其中之一，所以只有胖子手中的蝙蝠肉是八成熟，其余剩下的都是没在火上烤过的死蝙蝠。

不过在此间不容发之际，哪里还顾得多想，我见胖子被头上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吓得呆了，急忙一把夺过他手中串着烤蝙蝠肉的刺刀，举起来在那张怪脸前转了半圈，用力丢在一旁。

我使的力气大了，反倒没有丢远，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落在英子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没等英子回头去看，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从屋顶跃了下来，只扑过去，一口将烤蝙蝠王叼在嘴里，嚼都没嚼就吞了下去。

借着火光，我们瞧得清清楚楚，原来那动物不是人，它的脸就象狒狒一样，酷似人面，脖子极长，身体的大小和形状象是狗熊，但是没有狗熊那么笨拙，相对来说，它的身材显得稍扁，后肢呈弓形，又短又粗，前肢又长得出奇，行动的时候，可以扒住墙壁的缝隙，悬挂在上边，瞧它的动作，在平地倒不如在墙壁上爬行来得自如。

英子从没见过这种动物，我和胖子曾经在博物馆看过它的图片，它一露出全貌，我们立刻想了起来，是“草原大地懒”，没错，就是这东西。

它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地下洞窟中，主要分布在南美、非洲、外蒙、的大草原上，同样是地懒，草原大地懒不同于生活在丛林中的丛林地懒，与它的远亲树懒差别更大，草原大地懒更多的继承了地懒的祖先“冰河大地懒”的特性，体型格外的大，主要以肉食为生，很少在阳光下活动，最喜欢捕食大蝙蝠，大地鼠，蟒蛇等生活在地下的动物。

草原大地懒的猎食方式是以静治动，很少会主动出击，它们静静的隐藏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有时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在身边经过，这才突然闪电般的伸出大嘴，一口吃掉对方。

刚建国的时候，非洲兄弟国家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但是它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没过多久就死了，我和胖子以及一些同学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与我们胜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带我们到处乱转，在动物园见过装草原大地懒的巨大笼子，笼中的草原大地懒已经死了，只剩下空空的笼子，我们看见一座庞大的空笼子，还有几分奇怪，就特意多看了几眼，笼子上有它的介绍和图片。

时隔多年，这件事我们都还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万万没想到，在关东军的地下要塞中碰上这么一只，还是这么大只的。

想必它是追踪猪脸大蝙蝠来到此间，这要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记数，

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巢穴，就不下上千只，要塞纵深几十公里，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

它皮糙肉厚，在皮肤下面有许多小骨片，就像穿了许多盔甲一样，成年以后它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

凶恶的猪脸大蝙蝠爪子锐利，虽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撕破牛羊肚皮，却伤不到草原大地懒，就算在它身上抓几下，对它来说也是不疼不痒，这里没有它的天敌，又有无数只猪脸大蝙蝠可供捕杀，正是得其所哉。

不过，不知道草原大地懒这么大的体形是如何进入要塞的，有可能地震或者山体塌方，导致地下要塞出现了一些大的裂口，它就是从那里爬进要塞内部觅食的，如果找到那个入口，我们应该也可以从那里出去。

从房顶上跳下来的草原大地懒吃了烤蝙蝠肉，伸出长长的舌头添了几圈嘴边，显然这么一块肉，填不满他的胃口，而且勾起了它旺盛的食欲，盯着我们三人，不知在打什么主意。在地下世界，它就是国王，它偶尔也会主动出击捕食，每当它行动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东西能拦得住它。

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几转，地下要塞的地形，以及对付野生猛兽，这些事对我而言有点陌生，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冲锋枪就在手边，但是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很有限，草原大地懒的骨皮足以抵挡，别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把它惹得恼怒起来，却没把握能够脱身。

日军的友坂式步枪，穿透力很枪，应该能干掉草原大地懒，只是我们只拿了几把刺刀，先前装填了子弹的两支步枪都放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必须有人引开草原大地懒的注意，我才能跑过去拿步枪，这么一来一往，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草原大地懒离我们的位置太近了……

连想几个念头，都没有什么把握，这时胖子站在原地，小声对我说：“老胡，我记得这东西只吃温血和冷血动物，不吃人，依我看没事。”说用脚轻轻的把死蝙蝠踢向草原大地懒，那意思是，这都给你，赶紧一边吃去，别找我们的麻烦。

谁知那草原大地懒，瞧都不瞧一眼死蝙蝠，反倒是对着我们不住的流口水。

胖子转过头来问我：“怎么它不吃蝙蝠，总盯着咱们看，好象不怀好意啊。”

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说话，紧紧注视着草原大地懒的一举一动，只要它有攻击的企图，那我只能先抢在它前边，捡起地上的冲锋枪，给它来一梭子了。

英子说道：“咱们都吃了不少烤蝙蝠肉，它大概是……把咱们当做蝙蝠……”

她的话音未落，那只草原大地懒，已经忍受不住烤蝙蝠肉的香味，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过来，凡是野生动物，均以生肉为食，因为它们天生就没吃过熟肉，一旦吃过一口，熟肉的滋味对它们来讲，就是最大的诱惑了。

我发现它行动迟缓，觉得不一定跟它搏斗，还是跑吧，我招呼另外两人一声，三人转身便跑，刚奔出两步，却在此时，脚下被一件硬物绊倒，这一脚把我跌的，膝盖险些摔碎了，连胖子英子也同时摔倒在地。

我暗自奇怪，什么东西绊的我？倒地的同时，向地面上瞥了一眼，地面平整，哪里有什么能绊倒人的物事，心念一动：“光想着逃跑，那对童男女的尸体却忘了带上，莫不是鬼绊脚？”

草原大地懒大概从来都没见过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它闻到三个人身上烤蝙蝠肉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当做了蝙蝠，只是它暂时还不能接受长成这样的蝙蝠，而且也惧怕火光，不敢轻易向前，正在盘算着怎么把这几个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见到我们三人摔倒在地，“噌”的就蹿了过来。

它的后肢又粗又壮，一跃就跳到了胖子身前，可能它觉得这只这只肉多，就准备先拿胖子打打牙祭。

胖子见状只好拼命挣扎，双手在地上乱抓，想找件武器，正好地上有把烤蝙蝠用的刺刀，胖子顺手抄了起来，一刀刺在草原大地懒的手臂上，直末至柄。

那刀烤得时间久了，就象是只通红的铁条，刺中草原大地懒后，鼻中只闻到一股焦胡的恶臭，那只草原大地懒在地下洞窟中横行无敌，哪吃过这种亏，又疼又怒，却不敢再咬胖子，缓缓向后退了几步，伺机再动。

灼热的刺刀捅过一刀之后，温度立刻减了下来，草原大地懒的鲜血使刀身上面丝丝的冒着白气，胖子刚才一击得手，全凭着刺刀的温度，否则根本扎不动它。

我利用胖子击退草原大地懒的间隙，和英子一人一个，把那装有童

男女的军大衣包裹背到身上，但愿这两个小鬼不要再捣乱了。

背上殉葬童的尸体，我又弯腰把冲锋枪拿在手中，明知这种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远远不足以击毙草原大地懒，但是关键时刻也指望用它抵挡一二。

还没等我拉开枪栓，在我身后的墙壁上，突然探出一只爪子，直奔我头顶拍来，那爪子来得太快，劲头迅猛，我来不及低头，只好用手中的冲锋枪遮挡，被拿只爪子一扫，拿捏不住，冲锋枪脱手飞了出去，远远的落在了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之中。

原来不知不觉之中，墙壁上又爬下来四只草原大地懒，两大两小，那最小的也跟成人差不多大，很显然，它们也和先前那只一样，都受了烤蝙蝠肉香味的吸引，前来捕食。

五只草原大地懒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吃掉。

我们唯一的依托只剩下那堆火了，三人背靠背贴在一起，胖子拿了把刺刀，英子拿着冲锋枪，只有我赤手空拳。

木片燃起的火堆眼瞅着越来越暗，过不了片刻就会熄灭，真要等到那时候，我们就是草原大地懒的盘中餐了，想到这里不禁暗暗叫苦：“一只就够他娘的不好对付了，现在可倒好，盘据在这要塞中的草原大地懒，整个家族都出动了，身陷绝境，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再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从火堆中抓起一根燃烧的木条，向拦住去路的草原大地懒中身形最小的那只挥去，它果然受惊，被火把吓得缩在一旁，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

木条的火焰本来就不大，一挥起来险些熄灭，我们不敢多耽，一并冲了出去，几只流着口水的草原大地懒稍一犹豫，就一同扑上了上。

英子手中的冲锋枪射出了一串串子弹，当头的草原大地懒被子弹击中，身体上飞溅起血花，但是它们浑身都是厚皮老茧，子弹虽然打进了身体，却射不进身体内部的骨甲，反倒是惹怒了它们，步步紧逼，非要把这三个人吃到嘴里方才罢休。

我们三人只有英子一个人有冲锋枪，每到她换弹匣的时候，我和胖子就挥舞燃火的木条阻拦草原大地懒，不让它们有机会接近。且战且退，由于突围的方向比较盲目，距离放置武器的地方越来越原，反倒是退到了格纳库的大铁门边上。

铁门外边就是尸煞，我们本想吃饱喝足之后，仔细谋划一番再想办

法从铁门外的通道出去，但是草原大地懒的突然袭击，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仓促之下退到了这里，木条的火焰越来越弱，最后只剩下烧得祛黑的木条，头上只有几点火星，子弹也不多了。

草原大地懒体形巨大，几只挤在一起，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被它们的爪子拍一下，最轻也是骨断筋折，草原大地懒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我们都被压制在铁门前，毫无进退回旋的余地，

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和胖子把手中带着火星的木条对草原大地懒扔了过去，英子以百式冲锋枪扫射，用最后的战力把这几只草原大地懒逼得后退几步，胖子转身把背后原本关死的铁门推开，我掏出黑驴蹄子向外就砸。

没想到那尸煞却没在门前，我们无暇细想，陆续退入了铁门后的通道，胖子刚想把大铁门关上，之时没内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撞铁门，草原大地懒重达几吨的蛮力，端的是非同小可，三人拼尽全力想把铁门推上，却说什么也做不到。

忽然一真阴风扑面而来，我急忙躲闪，原来那被煞神附体的金国将军古尸，始终没有离开门前，一直就在这周围转悠，尸煞没有智商，死后被巫师下了符咒，象僵尸一样，只是一味的见活人就扑。

尸煞说来就来，而且悄无声息的如同疾风闪电一般，若不是我身经百战，有很多临敌经验，早已被它扑倒，我滚倒在地，正要起来躲闪，铁门已被撞开，一只最大的草原大地懒当先蹿了出来。

草原大地懒利用它粗壮的后肢，就象只大青蛙一样，从门中跃出，刚好把那尸煞撞倒，尸煞倒在地上，它身体不能打弯，随即弹了起来，十只钢刀一样的手指插进了草原大地懒的胸口。

草原大地懒怪叫一声，张口就咬，另外几只大大小小的草原大地懒也先后从格纳库中拥了出来，它们看见同伴受伤，便纷纷去撕咬尸煞。

一只最小的草原大地懒被尸煞活活扯掉了脑袋，尸煞身上也被两只草原大地懒咬住，双方怪力不相上下，一时间，双方竟然纠缠在了一起，顷刻间，墙壁、地面、铁门上，都溅满了草原大地懒大片大片的鲜血，碎肉横飞，同时尸煞的手臂被咬掉了一只。

我们见了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暗暗心惊，倘若那尸煞同草原大地懒前后夹击，那这三个人就难免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的误打误撞，竟无意中起到了引得二虎相争的局面，真是侥幸了。

机不可失，我们背着那对童男女的尸身，向着古墓后室墓墙的破洞

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此等狼狈不堪的情形，不必细表。

墓墙倒塌的大洞，仍然和我们先前逃出来的时候一样，先前从这里逃了出去，此番又逃了回来，整整兜了一个大圈，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得到，平白惹上这许多麻烦，还添了这两具灌满水银的童尸，真教人哭笑不得，不过那地下要塞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却有不少服装器械，可能在某地还能找到几台简易发电机，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屯子里的人，也不枉我们在地下要塞中出生入死的折腾了这许多时间。

只要能爬出盗洞外的竖井就可以了，这时所有人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人急拼命，狗急跳墙，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能激发人类的潜能，英子用冲锋枪扫射封住盗洞的棺板，整整两梭子，打得木屑横飞，棺材盖子本来就是嵌到墙上的，子弹把中间打得烂了，胖子跑起来，用肩膀一下就把棺板撞成两段，盗洞又露了出来，我先把英子推上竖井，随后和胖子把身上背的童男女尸首托了上去，英子在上边接住，又伸手把我拉了上来。

最后剩下胖子，因为我们俩需要在竖井上拉他，他才爬得上来，胖子正要向上爬，两只混身是血的草原大地懒已经冲进了墓室，它们变得疯狂无比，咆哮如雷，可能它们的家庭其余成员全被尸煞杀了，那尸煞纵然厉害，多半也抵挡不住草原大地懒这种体形巨大的猛兽，被咬成了碎片。

剩下这两只全身是伤的草原大地懒，红了眼睛，猛追不舍，一路跟着我们闯进了墓室，胖子回头一看，脸上面色，急忙往竖井上爬，越急就越是爬不下来，草原大地懒，已经冲到盗洞前，幸亏盗洞对它们来说实在太窄了，钻不出来，它们用大爪子不停的刨土，想扩大盗洞，好从里边爬出来，我见形势紧急，拎起英子的冲锋扔给胖子，胖子会意，先开了几枪迫退挤在盗洞口的草原大地懒，立即对准墓室顶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一通扫射，顶上的琉璃瓦破裂，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泼将下来，整间坟墓包括两只草原大地懒，都被火龙油引燃的烈火吞没。

同时我和英子用尽最后的力量把胖子从竖井中拽了出来，饶是如此，胖子的裤子也被从盗洞里喷出的火焰烧着了一大片，他不断拍打屁股上的火焰，疼得杀猪般的惨叫，英子赶紧拿水壶泼灭了他屁股上的火，裤子已经被烧得露了腚。

猎狗们忠实的蹲在旁边，看着从洞中爬上来的三位主人，天已正午，阳光耀眼生花，我揉了揉眼睛，与那阴暗的地下要塞相比，真是恍如隔世啊。

胖子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把从墓中得到的两块玉璧举起来对着眼光观看，忍不住又诗性大发，又朗诵了几句世界大战长诗中的名句：

战火已经熄灭，硝烟已经驱散。

太阳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和暖；

天空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蓝；

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甜。

我和英子看着胖子的举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您见过捂着屁股朗诵的诗人吗？不过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笑容很快僵住了……

第二十章 蛾身螭纹双鬬壁

山谷尽头的森林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雷声，“轰隆隆轰隆隆”，正是晌晴白日的中午，长空如洗，未见乌云，怎么突然打起雷了？众人心中都是一沉，好不容易从古墓中爬了出来，却又是什么作怪？

再仔细用耳朵分辨，还不太象打雷，那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什么巨大的野兽，远远的朝山谷中奔来，脚步沉重，再加上奔跑中躯体不停撞击树木，乍一听显得象是绵延不断的雷声，这起中还夹杂着几声犬吠。

我听见狗叫，这才发现山谷中的狗少了三条，只有五条大猎狗趴在地上，另外三只巨獒不见踪影，刚才心力憔悴，没顾得上去看那些猎犬，可能我们久去不归，猎狗们自发的轮流去猎食了，巨獒驱赶的什么野兽跑起来这么大动静？

英子仔细听了一会儿，笑着说没事，是在赶野猪，咱们都去山坡上瞧热闹吧，等一下就能整野猪肉吃了。

我们爬上半山坡，就已经看见森林中的大树，一棵棵的被撞断，山谷中的猎狗们也趴不住了，它们一声不发的成扇形散开，要在山谷中堵住野猪的去路。

只见谷口一棵红松喀嚓折断，从树后撞出一只大野猪，要不是这只野猪没有长长的鼻子，我差点把它看成是头半大的大象，它足有上千斤的份量，鬃毛又黑又长，嘴两边的獠牙向上弯弯着，跟两把匕首一样，这对獠牙既是骄傲的雄性象征，也标志着它就是森林中的野猪王，它膘肥体圆，四肢又短又粗，撒开四蹄，旋风般的一头扎进山谷。

在大野猪的身后，三只巨獒不紧不慢的追逐着，既不猛扑猛咬，也不离得太远，一前三后，都跑进了野人沟。

野猪身上的皮比起犀牛皮来，也不逊色，它在森林中闲着没事，就把肥大的身子在松树上蹭，一是解痒痒，二来还把松脂都沾在身上，不怕蚊虫叮咬，夏天，深山老林中的蚊子大得象小鸟，山里有句话是：三个蚊子一盘菜。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老黄牛都架不住山中大蚊子的叮咬，唯独野猪不怕蚊子，它的皮就是一层铁甲，谁也咬不动它。两只獠牙和自身的巨大体重，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绝对是攻守兼备，山里的老虎人熊金钱豹都对它无从下口。

然而猎人们训练的巨獒，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獒犬的体形跟小牛犊子一样，不过比起这只大野猪来，还是显得块头小，这三只巨獒是

想把野猪撵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因为在森林中全是大树，施展不开，而且野猪冲起来简直就是坦克。

野人沟山谷中落叶层极深，大野猪还没跑到一半，就因为自重太大，四肢全陷进了落叶中，三只大獒犬围在它周围，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消耗野猪的体力和锐气，另外五条大猎狗也包在外围，这种情况下，它们不敢插手和獒犬争功，只有在一旁充当小喽啰呐喊助威的份。

大野猪又气又急，蠢笨的在落叶层中挣扎，使出全力向上一跃，竟然从中拔出四肢，向上蹿了起来。

巨獒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在野猪跃到最高点的同时，三只巨獒中最大的那只，也猛然跳起，跟出了膛的炮弹一般撞向大野猪，这一撞用的力度和角度恰到好处，把野猪撞翻了过去，肚皮朝上，落在了又深又软的枯枝烂叶上。

在旁伺机等候的另外两只大獒，不给野猪翻身起来的机会，扑上去对大野猪肚皮狠狠撕咬，肚子和屁眼是野猪唯一的罩门，这里一暴露给敌人它就完了，更何况是狮子一样凶狠迅捷的獒犬，还不到三四秒钟，野猪的肠子肚子心肝肺就都被掏了出来。

我们三人见野猪完蛋了，就从山坡上慢慢走下来，胖子和我说这三只巨獒，竟然如此默契，还懂得利用地形运用战术，忍不住想去拍拍獒犬门的脑袋，以示嘉奖，嘻皮笑脸的招呼它们过来。

没想到獒犬和猎狗们绕过我们俩人，都围到英子身边，英子拿出肉干，喂给它们，大狗们见主人高兴，也都摇着尾巴讨好。

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摇头叹道：“他娘的，咱俩的热脸贴上了狗的凉屁股。”

胖子气哼哼的说：“老胡你记得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吗？他说：呸，这帮势力的狗。狗这东西就这德性，狗眼看人低，狗脸不认人，他妈的，咱俩不跟它们一般见识。”

胖子回帐篷那边取了刀子镐头和猎枪回到谷中，他帮英子切割野猪，我背着猎枪带了两条大狗，去山坡下找块地方，把那对童男女埋了，免得他俩又找咱的麻烦。

英子说：“胡哥你饿不饿？先整两口吃的再走呗。”

我说：“不用了，好饭不怕晚，我就往后饿饿吧，别等到了晚上再埋死人，那可有点渗人了。”

我让两条大狗拖着黄尼子军大衣包裹的童尸，在面向大草原的山

口处，挖了个深坑，我的工兵铲丢在了古墓中，用镐头挖很废力，太阳偏西，才挖了一米多深，已经把我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里不停的打鼓。

我看了看这个一米多深的坑，心想这就差不多了，小孩嘛，埋那么深也没用，他们身体里灌的全是水银，也不用担心虫吃鼠咬。

于是我把那两个小孩从军大衣包裹中取出来，又用两件军大衣重新工工整整的包了一遍，并排放在坑里，双手合什拜了两拜：“两位古代小朋友，很遗憾你们没有生活在文明民主到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社会的关爱你们都没享受到，不过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你们也不必太过执着。命有终会有，命无须忘怀，万般难计较，都在命中来。人死之后，当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是僵尸，咱这条件有限，没有棺材来安放你们，也没有香火祭拜你们，我回去之后一定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希望你们早去西方极乐净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可不是好孩子。”

说罢和两条大狗一起把土推进坑中，几捧泥土就埋葬了两个苦命的童男童女，回首眺望远方，只见残阳似血，心中感慨万千。

时候已经不早了，英子在远处招呼我回去，当下带着猎狗回到了我们宿营的山坡，胖子搬来一块大石，把猪脸大蝙蝠飞出来偷袭马匹的通风孔堵个严严实实，火上翻烤着的野猪肉，还有猪下水和磨菇木耳煮的一锅汤，松香混合着肉香直扑人脸，我迫不及待的冲过去，用刀割下一块肉塞进嘴里。

吃完饭后，我们喝着英子煮的茶砖，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去，失去了驮行李的马匹，想回岗岗营子还真不那么容易，锅碗帐篷都没法搬动，我们一路上猎杀的动物皮子没法携带，那损失实在太大了，最后英子想了个办法，让两条狗回去送信，叫屯子里的人组织马队来挖关东军的要塞，这里那么多好东西不搬出来不都瞎了么，而且狗是最好的向导，它们可以给屯子里的人带路，咱们就先在这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等大伙来了，一起搬够了好东西再回去。

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胖子对这些事不太上心，他又把那两块玉璧取出来观看，我骂道：“你他娘的真没出息，受穷等不了天亮，这两块玉你别揣着了，一天看一百多遍，你也不怕给它看没了，以后放我这保存。”

胖子把玉璧举在我的眼前，满脸都是惊疑的神色：“老胡，这是咱从古墓里整出来的那块吗？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自从在墓中得了这双玉璧，我就从未来得及细看。胖子大惊小怪的

递给我：“这颜色怎么又变了？”我伸手将那两块玉璧接过来细看。

两块玉璧都雕刻成类似飞蛾的形状，须眉俱全，活灵活现，璧身上有一些古怪动物的纹饰，这种动物应该不是真实中存在的，胖胖的，身体有几分象很瘦的狮子，又象是没鳞的蛟龙，还有几只爪子和一条卷曲的大尾巴，总之这种纹很怪异，也许不是动物，是云或波浪之类的饰纹。

璧身花纹的工艺，不如造型上的雕工精致，只是寥寥几划勾勒而成，不过虽然粗糙，倒也有种简朴而传神的感觉，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美。

还真他娘的怪了，记得刚从古墓的棺中取出来之时，这双玉璧颜色深绿，然而在关东军要塞里面看的时候，它色泽呈淡黄。

此时的颜色却是深黄深黄，一天之内颜色变了好几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难道说这世上有种变色玉？我们对古玩一窍不通，看来只有回北京找倒腾古玩的大金牙给长长眼了。

说起来这次倒斗的行动，真是不太顺利，一路辛苦不说，首先野人沟中上上之穴的古墓是座将军墓，没想到里边陪葬品少得可怜，唯一可能值点钱的，也就是这双玉璧了，为了拿出来差点把三个人的小命都搭进去，真是挟山超海都不足以喻其难，临渊履冰也难以形其险。要是鉴定的结果不值多少钱，那我真得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了。

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贵族的古墓不一定都有大批贵重的殉葬品，必须得多了解古墓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背景，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多掌握古玩鉴赏的知识，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贼不走空。

胖子倒是显得信心很足，跟我打赌说这对玉璧最起码也能值个三两万，搞不好还是个国宝，那咱就不卖给港商台胞了，咱直接献给故宫博物院，政府一高兴，奖励咱俩十万八万还不跟玩似的，在北京再给分套房子，还让咱戴上大红花上全国各地去做报告演讲，到时候咱什么煽情就讲什么，一讲完了，那些在台下听得热泪盈眶的女大学生，就跑上来献花，献情书。

我说你别做梦了，还让你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不给咱俩发土窑里蹲着去就不错了。不过如果真如胖子所言，能换个三五万块钱，那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们东奔西走的卖录音带，一年下来，顶多就混个三四千块，赶上生意不好的年月，除去吃喝住宿的费用，基本上都赚不到钱。

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吃饱喝足之后跟胖子英子闲扯了几句，倒头

就睡，反正有猎狗们放哨，也不用担心野兽袭击，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在梦中我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阵地上空全是我手下弟兄们的脸，每一张脸都很年轻，他们只有脸没有身体，这些脸都在不停的流血，慢慢的向天空飞去，我在地上哭着喊着想抓住他们，但是手脚不停使唤，一下也动不了……

晚上什么情况也没发生，那些地下的大蝙蝠不知都蹿去了哪里，周围全无它们的踪迹，可能受了枪声的惊吓，去寻找新的洞穴安家了。

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英子已经派了三条猎狗回去送信，每一条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个小皮囊，里面是胖子写的字条，上面写明可让屯子里的人多带人马工具，最好能点炸药来，来野人沟挖关东军的洋落。

中午吃了些野猪肉，带着猎狗把帐篷资重都搬到山谷入口附近，找个背风的大山石，在下面架了帐篷，这里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等屯子里的人来了，会很容易找到我们。

随后英子带狗去林子里摘野菜，我掘些土石埋了个灶头，把锅摆上烧起了开水，我们带的有些面粉，由胖子动手，包了一顿臻蘑野猪肉馅儿的饺子，用来庆祝我们初战告捷，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三个人没出什么意外，还多少有些收获，尤其是关东军要塞里物资众多，对屯子里乡亲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为这也值得喝两杯。

就这么每天纵狗打猎，连续过了十余日，我觉得我都快变成山里的猎人了，屯子里的人们终于来了，总共四十多人，由支书和会计两人带队，因为男人们都去牛心山打工了，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妇女姑娘和半大的孩子，屯子里的马匹不多，总共不超过十匹，他们听说有大批洋落，怕马不够，又把骡子毛驴都拉了来，再加上各家人自带的猎狗，闹闹哄哄的进了黑风口。

大伙马上就想动手，我说大家这一路跋山涉水，多有辛苦，不如咱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养足了力气再干，另外咱们不能瞎整，我当过工程兵，我毛遂自荐，给大伙分配一下任务，咱们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别跟乌合之众似的瞎整。

人群乱噪噪的，又兴奋，又觉得好玩，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把我说话的声音都淹没了，谁也没听清楚，最后还得是支书出面大喊一通：“都别吵吵了，都别吵吵了，全都听俺大侄儿的，他说的话，就是俺说的话，也就是组织上的话，咱们这次能捡小鬼子的洋落儿，多亏了俺这俩大侄儿和英子这丫头啊，他们咋说，咱们就咋整。”

我又把话说了一遍，让大伙都去架帐篷支锅，吃饭休息，然后跟书

记和会计一商量，没有炸药，想挖开地下要塞也不算太难，可以从将军墓那边动手，那离要塞的通道距离很近，有五个人，用不了半天，就可以把塌陷的墓室挖通。但是要塞里可能有野兽，这方面大伙要做好准备，生活在地下的动物都怕火，要多点火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进去之后，谁也不能私自行动，里面的军火都不能拿，只拿生活上需要的物资，例如军大衣，日本大头鞋，毯子，发电机，电缆电线这一类的，有多少咱搬多少，搬完了再把要塞埋上，不能走露消息，要不然咱这些东西都得交公。

支书拍着胸脯保证：“大侄儿，这你尽管放心，只要这些人都拿了东西，那嘴那都老严实了，因为大伙以前都吃过亏，地震那年不少人都进牛心山捡宝贝去了，那不都让文物局的一来就都给整走了吗，这回可都学精了，拿枪顶着脑门子也没人说了，再说咱那屯子太僻静，一年到都也来不了一个外人，这回咱就整个闷声发大财。”

当晚埋锅造饭，安营歇息，转天早上起来，我把四十多个大嫂子大姑娘半大小子们分成四组，第一组都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他们由英子带领，去山里打猎，另一组则相反，全是岁数最大的，她们由会计带领留在营地给大伙烧饭，我和胖子各带一组年轻力壮的，轮流去挖烧塌的将军墓，由支书指挥全局。

屯子里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工具，锹镐铲子，甚至有人还带来了几把完全用不上的锄头，我又把我这一组的十个人，分成两拨，一拨挖掘塌方的封土琉璃瓦，另一拨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土石，工程进展得有条不紊。

这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片乌云，霹雳闪电骤然而至，下起大冰雹来，众人乱了套，为了躲避冰雹，都向谷口的帐篷跑去。

回到营地，会计一点人数，除了进山打猎的那一队之外，还少了三个……

野外的天气说变就变，这场冰雹来得太快，冰雹砸死过人和动物的事不是没有过，所以大伙一看下起来雹子，都用一切可以利用到的东西，遮住头顶往回跑，慌乱之中，难免有人跑错了方向。

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传说中的“大烟泡”，自从我们来了野人沟之后，处处小心谨慎，却并未发现谷中有大烟泡，这几天也慢慢的有些大意了。要是万一不小心，让大烟泡给捂到里面，那就连神仙也出不来了。

我对支书说：“支书，咱们清点一下，看看究竟是少了哪三个人，是

哪一组的，这样咱就能推测出她们的活动位置，然后我带几个人去找找看。”

支书道：“哎呀，还是我大侄儿这小脑瓜好使，我急得都眼前直发黑，一出啥事我脑子就不好使，赶紧让会计侄儿查查，缺了哪仨人。”

人群们从躲避冰雹的慌乱中平静了下来，这时冰雹也停了，这场雹子下的虽急，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刮起一阵阵大风来，把天上的乌云吹散了，山风呼呼的嚎叫，吹得野人沟中的落叶漫天飞舞，天气突然之间就变凉了。

会计一个帐篷一个帐篷的清点，最后过来对我和支书汇报：“叔啊，三个人是百灵，桂兰这俩丫头片子，还有老王家的二儿媳妇，这可咋整，咱赶紧带狗找去吧。”

这三个人是胖子那一组的，由于还没轮到她们干活，就在沟里东边两个，西边三个的扎堆儿唠嗑，变天的时候大伙都顾着往回跑，谁也没注意她们。

支书说：“这三块料，说了不带她们来，非要来，来了这不就添乱吗，胡大侄儿，你看咋整？要不咱们一起去找找？”

我说：“刚才这一通雹子加大雨点子来得太猛，她们可能是跑到哪避雨去了，去的人不能太多，多了也没用，别回头人没找着，又走丢了几个，那就更麻烦了，我带四五个腿脚利索惯走山路的人去找，我在这野人沟住了半个月，地形很熟，你们不用着急，就安心留在营地等着吧，天气凉了，让嫂子们给大伙熬些姜汤驱驱寒。”

支书一拍大腿：“就是这么地了！”

我和胖子又带了五个猎户出身，平日里川山越岭惯走的人，从野人沟中心的古墓处找起，大部分的猎狗都被英子她们带进山里打猎了，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和肉食，用来供应将近五十人吃饭，打猎的那一队，狗少了不够用。

还要留下几只狗看守营地，防止野兽来袭击，我们只带了三条狗，它们中只有一只是猎狗，其余两只是看家的看家大黄狗。

南北走向的野人沟，北边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我们的营地也设在这边，南面，连接着绵延起伏的大山和原始森林，此时正刮着大风，呼呼的灌进野人沟，我们是顺着风，狗的鼻子在这时候也不太灵光了。

我带领着搜索队边找边喊，一直走到野人沟南端的出口，这里的树木已经很密了，全是白桦树和落叶松，除了我们这些人的喊声走路声和

猎狗们发出的吠声之外，只有呼呼的风声，我感觉这里有些不同寻常，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些阴森森，似乎这片林子没有任何动物和鸟类，就连森林中最常见的小松鼠都没有，让人心情很压抑。

三只巨獒曾经从这里赶出来一只大野猪，因为这片林子很静，我们从来没到这边打过猎，我正有些犹豫，忽然猎狗叫了起来。

我放开猎狗，它箭一样蹿了出去，其实众人紧紧跟在后边，在一棵大松树下找到了三个失踪的女人，百灵和桂兰两个姑娘正抱着老王家的二儿媳妇不知所措，见我们来了赶紧招呼我们帮忙救人，她们早就听见了我们的喊声，由于是逆风，她们的声音我们始终没听到。

老王家的二儿媳妇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用手指试了一下她的鼻息：“没事，呼吸平稳，不是中毒，有可能是吓昏过去了，回营地歇会儿就能醒过来，你们怎么跑到这来了，是不是碰上野兽了？”

百灵说了经过，在等着干活的时候，她们三个人就在野人沟里闲聊，女人们的话题，也无非就是哪个小伙儿长得贼带劲，哪家的姑娘长得黑之类的，正唠得起劲，原本晴朗的天空阴云密布，连给人抬头看看天色的时间都没有，就下起了大冰雹，她们三个家里没有猎手，都是务农为业，从没进过深山，缺少经验，着急忙慌的躲避，也不知怎么就蹿（跑）反了方向，奔南边下来了。

桂兰又补充说老王家的二儿媳妇岁数比她们俩大几岁，她们都管她叫二嫂子，平时在屯子里关系处的就不错，当时她们俩跟着二嫂子蹿，开始的时候，光顾着低着头捂着脑袋，没看周围的情况，但是后来越蹿越觉得不对，等冰雹停了，仔细一看，周围全是树，除了她们三个，连个人影都没有，密集的大树如同伞盖，遮天蔽日，山风吹得落叶象雪片一样飘，甭提多吓人了，她就问二嫂子是不是蹿错方向了，要不赶紧往回蹿吧。

二嫂子也觉得奇怪，说刚才天色忽然一黑，看见老些人往这边蹿，几乎全是男人，长什么样也没看清楚，当时让冰雹砸得都晕了，没多想，就随着这些人蹿，蹿到最后，除了她这两个妹子，周围什么人都没有了，这才感觉有点害怕。

忽然，她们发现一棵老树底下蹲着一圈人，足有好几百号，全是男人，撅着屁股蹲在那，一排一排的，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这些人是整啥的？她们听说过山里有人参、合手乌、灵芝，都是最值钱的名贵药材，特别是人参，有很多名称，又叫神草、地精、天狗、棒槌，这东西都长在深山里，数百年的老天狗，那就成精了，能变大胖小子，也能变

大姑娘，要是进山的人遇到极品老山参，这时候绝不能声张说我看见人参了，只能跟同伴说我看见“二角子”、“灯台子”、“三花巴掌”，这是黑话，否则人参精一听见有人看见她，就借地遁踪了，必须悄悄的拿红线系个扣，等到晚上它睡着了再来挖，挖之前还要先祭拜山神，吃斋沐浴，用红布包住挖出来的人参才能拿回家去。

这些人蹲在那一动不动的，是不是在挖人参？怎么又那么多人参？好奇心起，就想过去看看，百灵和桂兰胆小，拦着她不让去，她不听，自己走过去一拍蹲在地上那人的肩膀：“大哥，整啥呢？”

结果也不知道她瞅见啥了，一声惨叫就晕倒在地，百灵她们俩赶紧过去搀扶，这时蹲在树下的那些男人都消失不见了，就好象凭空蒸发在了森林的空气中。

百灵对我说：“胡哥，然后你们就蹊来了，可吓死俺们了，大白天见了鬼了，那老些人……都跟那猫着，也不知道是整啥的……一眨眼就全没了。”

我招呼胖子，和我一起到百灵所说的地方看了一眼，满地落叶，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就要到深秋了，白桦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响成一片，哪有什么几百号人蹲在地上？我们俩边走边找，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必须尽快查明，不能让这些事威胁到大伙。

没走几步，胖子脚下一绊摔了个马趴，骂骂咧咧的爬起来，以为是根树根绊的他，用手一摸不太象树根，拿到眼前一瞧，立刻扔了：“我的妈呀，人大腿。”

我听他说的奇怪，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原来是半截人类手臂的臂骨，再到胖子摔倒的地方察看，土中还伸出小半截骨头，可能是胖子一腿趟上，把从土中伸出来的这条臂骨踢断了。

我派了两个人先送百灵她们回去，带领剩下的几个人用猎枪的前叉子挖开泥土，没挖几下，土中就露出了大量人骨，胖子问我道：“我的天，这么多？难道是修建关东军地下要塞的那些劳工，都让关东军杀了，埋在这林子里的万人坑中，刚才桂兰她们仨见的那些是鬼？”

一阵透骨的山风吹过，寒意渐浓，挖土的几个人都觉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一具具骨架埋叠压着在泥土中，我们只挖开了落叶层下的一小块地方，就已经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骨了，人骨上可以看见明显的虐杀痕迹，肋骨、颈椎、头骨上的刀痕，清晰可见，还有不少与身体脱离的骷髅头散落其中，显然是被人用刀斩下来的。

关于黑风口的传说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金末元初，蒙古人大破金兵主力的那次著名战役，数十万金兵，尸体堆成了山，蒙古人打扫战场时，把他们的尸体草草地扔进了野人沟，据说整条山谷都给填平了，作为古战场至今将近千年，那些金兵金将的死尸，早已腐朽化为了泥土空气。

树林中累累的白骨，应该不会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金元黑风口大战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此地进行的大型战役，一直到后来关东军秘密驻防，就再没听说过有别的战斗发生。

想来想去，也只有一种可能，列宁同志曾经说：“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此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胖子觉得树林中大量人骨，都是关东军杀害的中国劳工，这个假设，完全符合列宁同志的准则。

但是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胖子在树下走路的时候，被一条臂骨绊倒，这才发现了土中埋葬的大批遗骸。不过怎么会有一具骨架的手臂，从泥土中伸出来半截？

这事实是在有点兀突，如果当年关东军掩埋尸体的时候，就透露出来一只手臂，那这里埋的死尸早就被野兽挖出来吃没了，难道是……它故意从土中伸出来绊了胖子一下，好让我们发现他们？想到这觉得有点发毛，我不敢再往深处去想，招呼众人把挖开的泥土，重新填了回去，就匆匆忙忙地回营，找支书地商议对策。

匆匆赶回山谷另一端的营地，见英子她们一队也从山中打完猎回来了，虽然遇到了冰雹，但是仍然猎到了数只狍子狗熊野獐，足够人和猎犬们吃上三四顿了。

有几个年纪大的妇女正忙碌着烧饭，其余的有些在休息，有些围在帐篷里看望老王家二儿媳妇，我进了帐篷，见她已经醒了过来，喝了几口热姜汤，正在给支书等人讲她在树林中的遭遇：“俺离近了一看吧……哎呀，你们猜是咋回事？……猜的出来吗？俺跟你们说吧，它是这么回事……哎呀那家伙……说了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老吓人了”

支书不耐烦的催促她：“你在这说评书唱京戏水泊梁山小五义是咋地？你别扯那用不着的，猜啥猜呀？你就直接捡那有用的说。”

老王家二儿媳妇是个十分泼辣的女人，白了支书一眼：“干啥呀？这不说着呐，别打岔行不？俺刚说到哪来着？噢……对了，你们猜咋回事？它是这么回事，俺看前边蹲着一圈人，那身上造的，一个比一个埋汰，俺就纳闷啊，就想过去看看是咋回事啊，开始以为他们是挖山参的

老客，结果离近一瞅不是，都在给一棵大树磕头？你说给大树磕啥头啊？它树还能是菩萨咋的？俺就拿手一拍其中一个人的后脊梁，想问问他这都是干啥的，结果你猜怎么着？”

支书急了：“你说你这个人，哎呀，可急死我了，王家老二怎么娶你这么个娘们儿……哎呀，我都替他发愁，说话太废劲了你，让王家老二回去削你……”

我怕这俩人越说越戗，就对英子使个眼色，英子会意赶紧把话头岔开，拉住老王家二儿媳妇的手：“嫂子，你说啊，后来到底咋样了？你瞅见啥了？”

老王家的二儿媳妇对英子说：“哎呀，他不是蹲着吗，一转过身来，妈呀，他没有脑袋……再后来我一害怕就晕过去了，再再后来一醒过来，就发现在这帐篷里，百灵正喂我喝汤，再再再后来我就开始跟你们讲是咋回事咋回事，咋个来龙去脉……”

女人们怕鬼，周围的人听她这么一说，都开始嘀咕了起来，支书赶紧站起来说：“啥神啊鬼的，咱们现在都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浸泡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阳光下，这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谁也不兴瞎说。”

我把支书从帐篷里来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在林中的所见所闻都跟他说了。

支书听后，垂下泪来：“咱们屯子当年没少让小鬼子抓劳工，一个也没回来，我二叔就是给鬼子抓去的，后来听有些人说，他被关东军送到日本本土北海道挖煤去了，也有人说他是跟大批劳工一起被送到大兴安岭修工事去了，到底去哪了，到现在也没个准信儿，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奶奶俩眼都哭瞎了，就盼着他回来，盼到死都没盼到。埋在林子里的那些尸骨当中，兴许就有咱屯子里的乡亲啊，就算没有，那也都是咱中国人，凭良心说咱可不能不管呐，再者说，万一这些人的怨气太重，阴魂不散的出来，还不把大伙都吓个好逮的，咱也没法捡洋落了，大侄儿啊，你说咱是不是把他们都挖出来重新安葬了？”

我劝了他几句，这种情况，凭咱们的能力做不了什么，平顶山也发现了一处侵华日军留下的万人坑，要把里面的尸骨一具具的找全了，重新安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好多尸骨已经支离破碎身首异处，胡拼乱凑，把这人的脑袋和那人的身子接到一起，这对死难者来说也是很很不尊重的做法。另外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捡关东军的洋落，总不能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吧，我的意思是，咱整些个香火酒肉去林子里祭拜一番，日后咱们给他们立座纪念碑什么的。

支书用袖子抹了一把鼻涕眼泪应道：“对，就是这么地了，等回了屯子，再整几个旗里的喇嘛，念经超度超度伍的，让他们早日安息。”

以前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直到最近，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定不存在的，一个猎人，上山打猎，整整一天什么都没打到，这不能断定是山里没有野兽。人生在世，所见所闻与天地相比，不过渺小得微不足道，还是应该对那些未知的世界多一分敬畏之心。就算是没有鬼魅做祟，林中那些死者的遗骸也都值得我们同情，无论从哪方面看，也有必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经过老王家二儿媳这件事，屯子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些疑神疑鬼了，这地方真是邪门，什么都有，不能在黑风口长时间的耽搁下去，说不准还得出什么事。

吃过午饭，我让胖子继续带着两组人，去挖关东军的要塞，争取晚上之前挖出一条通道来，会计依然留在营地，带几个老娘们儿，给大伙准备晚饭，看守骡马物资，我和英子支书，又挑选了几个胆子大的，带上几壶酒，这些酒都是屯子里的烧锅自己整出来的，又带了些肉脯之类的吃食，去野人沟南端的树林中祭奠那些劳工的亡魂。

这时风已经停了，林子里静悄悄的，我们把酒肉摆在地上，没有香，就插了几根烟卷，支书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许愿发誓，小鬼子早就给打跑了，回去一定要给你们请喇嘛超度亡魂，还要立纪念碑。

我这才发现，其实屯子里这些人，就属支书最迷信，他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我在一旁抽烟等候，忽然发觉对这林中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这里的树木并不茂盛，与原始森林的参天大树相比差了很多，另外最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有几棵干枯的老槐树，中蒙边境的森林，多半都是松树和桦树，几乎就没有槐树，就连东北常见的刺槐也没有。

槐树的属性最阴，从树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木加一个鬼，如果槐树枯死，更是阴上加阴。《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十六字，其中之一是“镇”，陵墓周围绝不能有枯死的槐柳楸之类树种，否则死者的亡魂就会受阴气纠缠，被钉在死槐树周围数里之内，哪都去不了，古代有些人，杀了仇家之后，就把仇人尸首埋在枯死的槐树之旁，让仇家死后也不得超生。

我急忙清点了一下这周围的槐树，都是枯死的，总共七棵，按北斗扫尾之数排列，不知是天然生长的，还是日本人里面有懂阴阳术的能人，难怪老王家二儿媳看见那些人的阴魂都跑到树下蹲着，肯定是这些魂魄想借着天地变色之机，想逃出这片林子，但终究是没有逃掉。

我对支书说明了原委，咱赶紧带人把这几棵枯死的槐树砍了吧。

支书雷厉风行的指挥大伙动手，众人说干就干，虽然没有顺手的器械砍树，但那几棵槐树，本已枯死，正是催枯拉朽，并不费力。

只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七棵老槐树砍倒，支书非常满意，又把带来的酒都洒在土中，排下些野果山杏，鹿肉兔肉等等，静立默哀，我和英子等人挖了几条防火沟，点起一把火，将那些槐树烧掉。

烈焰飞腾，枯木发出爆裂的古怪声音，从中冒起一团团黑烟，这种烟雾，臭气熏天，难以抵挡，人们都用手捂住了鼻子，远远站开，只有火星飞溅出防火沟，才走过去扑灭。

在森林中点火，非同儿戏，搞不好就会引发一场燎原的山火，半点也马虎不得，大家提心吊胆的守候在旁，直到最后烧没了，又用泥土把灰烬掩埋，以防死灰复燃。

一场忙碌，到傍晚才结束，我们回到野人沟中的时候，胖子他们已经把地下要塞挖开了，众人赶回营地，看老王家二儿媳妇也已经没有大碍了，肉也吃得路也走得，于是大伙吃饱喝足养精蓄锐。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点起了松油火把，二十多人，牵着几匹骡马，从将军墓的墓墙扩建出来的通道，进入了地下要塞，格纳库铁门处，打斗的痕迹历历在目，那具古尸已经被撕碎了，另又几只草原大地懒的尸体，血迹干成了暗红色，此时再次见到这些东西，仍不免有些毛骨悚然。

这里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而且带有大量火把，松油的火把，燃烧时间长，而且不易被风吹灭，即使地下要塞中还有什么猛恶的动物，见了火光也不敢出来侵犯。

支书见有如此众多的日军物资，远远超出了他先前最乐观的估计，喜出望外，连忙招呼大伙捡洋落，把一捆捆的军大衣，鞋子，防雨布，干电池，野战饭盒装到骡马背上，陆续往外搬运。

深山里的屯子，最缺的就是这些工业制品，当下人人争先，个个奋勇，喊着号子，彼此招呼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大跃进的时代一样。

我和英子又领着几个人往通道的另一侧搜索，从地图上看，那边还有处更大的仓库，按图所骥，并不难寻。

仓库的大门关得很紧，找了匹马才拉开，进去之后大伙都看傻了眼，一排挨一排，全是火炮，象什么山炮，野炮，91式榴弹炮，六零炮，大大小小的迫击炮，还有堆积如山弹药箱，望都望不到头。

看来这些炮都是准备运动战的时候用的，日军的全部军队，可以分成六个部分，包括本土军，也就是驻扎在日本四岛，包括它的殖民地台湾朝鲜在内的部队，这些军队，称为本土军。

另外还有中国派遣军，也就是侵略到中国内地的部队，还有南方军，即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作战的部队，再加上海军空军，以及驻扎在满蒙的关东军，总共有这六大军区。

其中以关东军最受天皇和大本营的宠爱，号称精锐之中的精锐，日本人把中国的东三省，看得比自己的土地都宝贵，第一战略纵深大，第二物资丰富，森林矿产多得难以计算，第三还可以自上而下，随时冲击关内。早在很久以前，日本就有个著名的田中奏折，其中就表明了对中国的东北垂涎三尺，直到二战时期，又冒出个田中构想，即使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满洲的重视程度。

所以关东军的物资装备，在日本陆军各部队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惟有海军的联合舰队能跟其有一比，不过这些军国主义的野心，早已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成了笑谈，我们跟关东军就不用客气了，当初他们也没跟咱客气过，大伙撸胳膊挽袖子，嚷嚷着要都搬回去。

我让他们小心火把，不要离弹药箱太近，这要是引爆了，谁也甭想跑，都得给活埋在这，无数的火炮后边，更多的大木箱子，上面印着鹿岛重工的红色钢印，撬开一看，都是小型发电机，但是没法抬，这玩意太沉了，马匹根本驮不动。只能慢慢拆卸散了，分着往回拿。

地下要塞中的物资，一直搬了整整一天，才刚弄出来不到几分之一，会计忙着点数，这回可发了，这咱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卖钱，这老些，那能值老了钱了。

吃晚饭的时候，支书找到我，他合计了一下，这么搬下去没个完，马队也驮不了这么多东西，现在已经快到深秋季节了，要是留下一队人看守，另一队回屯子去送东西，山路难行，这么一来一往需要半个多月，整不了两次，大雪就封山了，不如咱们把要塞的入口先埋起来，大伙都回屯子，等来年开了春，再回来接着整。

我一想也是，从北京出来快一个多月了，总在山里呆着也不是事，我们倒斗倒出来的物件也得回去找大金牙出手，于是同意了支书的意见，下次再来，我和胖子就不可能跟他们再来了，于是我托付支书，明年开了春来黑风口，给那对殉葬的童男女烧些纸钱。另外切记切记，地下要塞中的军火不要动，那不是咱老百姓能用的。

支书问明了情由，把事情一口应承了下来，说回屯子之后找喇嘛念

经，顺便也把那俩小孩捎上，一起超度了。

为了转天就能出发，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夜没睡，连夜把东西装点好，等到都忙完了，太阳也升了起来，好在这个晚上，虽然忙乱，却再没出什么事端。

一路无话，回到岗岗营子，屯子里就象过年一样，家里人把在牛心山干活的男人们也都叫了回来，家家都是猪肉炖粉条子。

晚上，我和胖子盘着腿，坐在燕子家的炕上，陪燕子他爹喝酒，刚喝了没几杯，就听见外边有人大喊大叫，就连屯子里的猎犬们也都跟着叫了起来，我的直觉再一次告诉我，出事了，而且这事还肯定小不了。

我们到门外一看，见支书正挨家挨户的砸门，把人们都叫了出来：“可了不得了，牛心山山体塌方，把考古队都给闷在里边了，大伙快带上工具去救人吧。”

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了解清楚，原来牛心山里面的古墓地宫，挖了一层又出现一层，考古不象盗墓那么直接，那么省事，考古队挖开一层清理一层，既耗时又费力，同时还要清理周围的车马坑、殉葬坑等配葬坑。一直挖到地下七层，考古人员才挖到盛殓太后的棺椁。

中国对于古墓的发掘政策是保护性的，就是从不主动去发掘，只有施工、地震、盗墓等因素威胁到古墓的存在，才会派出考古人员去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

喇嘛沟牛心山的辽代古墓就属于这种性质，地震导致山裂，露出了里面的地宫，几年间，随着考古工作队的发掘，已经出土文物三千余件，最后一层地宫的神秘面纱，也即将揭开。

然而就在刚挖开第七层地宫的时候，屯子里捡洋落的人们回了岗岗营子，大家为了庆祝，就让人去叫在考古现场打工的那些家人，他们找到管事的一说想请几天假，平时工程进度的时间非常紧迫，人手也不够，除了逢年过节，根本不批假，那天正好也是鬼使神差，地宫已经发掘到了最后一层，没什么大活了，管事的就准了大伙的假，只留下考古工作队的十几个人清理第七层地宫。

屯子里打工的人们，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塌方，地震那年，山裂是自下而上，山顶的瀑布也从那时候干涸了，山体裂开的部分，也许是空心的山体，开裂后承受不住压力和向外扩散的张力，也许是和工作队在山里挖的太深有关，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塌方事故，把当时还在里面清理墓主棺椁的十一名考古队员埋在了里面。

这件事隔了多半日才传到岗岗营子，我们只知道是山塌了，闷住了不少人，从这到喇嘛沟要走半天的路程，明知去了也赶不急救人，但是却不能怠慢，毕竟埋在下面的那些人，都是组织上派下来工作的同志。

支书一面张罗着组织人马，一面派人去通知旗里的医疗站，我和胖子也加入了进去，在牛心山挖了两天两夜，大伙算是彻底死心了，旗里的领导也赶来了，这一看指定没救了，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遇难者的尸体挖出来安葬。

这事多少还有些蹊跷，山体早不塌晚不塌，偏偏是屯子里的人们请假走了之后才塌，大部分人都幸免于难，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谁又能说得清楚。

于是留下五十多人继续在山上慢慢挖，其余的老幼妇女都回了屯子，这一耽搁，又是三四天，我不想再多做逗留，辞别了众人，同胖子一起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北京。

我们下了火车，哪都没去，直奔潘家园，大金牙还是以前那样，长得俗不可耐，一身市侩气，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他在潘家园是属于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大行家。

大金牙一看我们俩来了，赶紧把手头的生意放下，问长问短：“二位爷，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都快把我想死了。”

胖子当时就想掏出那两块玉璧给他瞧瞧，究竟值几个钱，这事一直就困扰着我们俩，今天总算能知道个底了。

大金牙急忙冲我们使个眼色，示意不让我们把东西拿出来：“咱们还是奔东四吧，上次涮羊肉那馆子不错，很清静，这潘家园鱼龙混杂，人多，眼也多，可不是讲话的所在，明器在这露不得。二位稍等片刻，我把手头这笔生意料理料理咱就走。”

大金牙所说的“明器”，是行话，前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冥器的同意词，这个“明”并不是指明代的古董，是专指陪葬品，就如同“古董”，“古玩”这些词，这都是为了掩人耳目，说着也好听，其实这些词的出处都同“倒斗”有关系，再早的时候就叫“骨董”，“骨玩”，都是指前朝留下来的物件说的。

说话间，大金牙就把一个清代早期的“冰箱”加上一件“雍正官窑款霁虹小茶壶”倒出了手，买家是个老外，带着个中国翻译，其实这种东西，不算什么，都是小打小闹的玩意儿，具体他卖了多少钱，我们没看见，不过我估计这老外八成是挨了狠宰了。

做完了这笔生意，大金牙数着钞票：“三天不开张，今天开张了够我吃三年，这帮傻逼洋人，买两件假货还跟得了宝似的，回去哭去吧您呐。”数完钱，转过头来又对我说：“庚子年那会儿，八国联军进北京，可没少从咱这划拉好东西，爷今天也算替天行道了，胡爷，您说是这么个理儿不是？”

我和胖子现在求他办事，当然得顺着他说了，连忙挑起大姆指赞道：“古有霍元甲比武打败俄国大力士，如今有金爷巧取洋人的不义之财，为国争光啊真是，高，实在是高。”

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就再一次去了初次相谈时的那家小饭馆，大金牙可能今天赚了不少，再加上被我们俩捧得有掉飘飘然，一边喝酒一边还来了两句京剧的念白：“好洋奴，我手持钢鞭将你打，哇呀呀呀呀。”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不是吃饭的正点，饭馆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角落里的这一桌，服务员趴在柜台上打磕睡，还有两个负责点火锅的伙计，蹲在门前侃蛋儿，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三个。

于是我让胖子把玉璧取出来，给大金牙长眼，顺便把这趟东北之行的大概经过，捡紧要的说了一些，大金牙瞧得很仔细，时不时的还拿到鼻子前边闻闻，又用舌尖舔舔，问了我们一些那处古墓的详情。

大金牙说：“这古物鉴定，我是略知皮毛，都是本家祖传的手艺，今天就给二位爷现丑了，这一物既来，就如中医把脉，也有望闻问切之说，尤其是明器，因为明器不同一般古物，家传的收藏品，经常有人把玩抚摸，时间久了，物件表面都有光泽，明器都是倒斗倒出来的，一直埋在古墓之中，这古墓也有新斗、旧斗、水斗、脏斗、陈斗之说。首先是望，看看这款式做工，形状色泽。其次是闻，这对明器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南边有人造假，把赝品泡在屎尿坑中做旧，但是那颜色是旧了，味道可就不一样了，那味道比死人的屁塞（古尸肛门里塞的古玉，防止尸气泄露导致尸体腐烂）来也臭得多，做得外观上古旧是古旧了，但这一闻就能闻出来，瞒不过行家的鼻子。再者是问，这物件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处没有，倒斗的人自然会把从哪个斗里倒出来的一一说明，我就可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破绽，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判断这物件的真假和价值，最后就是用手去感觉了，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从我手中过的古董不计其数，我这双手啊，跟心是连着的，真正的古董，就是宝贝啊，它不管大小轻重，用手一掂一摸一捏，就能感觉出份量来，这份量不是指物件的实际重量说的，古物自身都有灵性，也有一种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假货造得再象，这种感觉也造不出来。”

胖子说：“我的爷啊，您说这么多，我一句没听明白，您快说说，我们这两件明器，值多少钱？”

大金牙哈哈一笑：“胖爷着急了，我刚才是啰唆了，我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们二位将来能多学点古玩鉴定的知识，那古代大墓中的陪葬品，哪个不是成百上千件，不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学问，将来也不好下手不是吗。我现在就说说这两块明器，它们的名字我可说不出来，咱们姑且给它们起上一个，从外观上，咱们可以称其为：蛾身螭纹双鬃壁。至于它的价值嘛……”

古玩这东西，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不象白糖，煤球，该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古董玩器的价值随意性很强，只要有买主儿，买主儿认这东西，它就值钱。否则东西再好，没人买，有价无市，它也是一文不值。

这两件明器，我给估个底价，单就它们自身的价值来说，在国内值四五万块钱之间，当然再海外肯定远远高于这个价值，不过咱们现在国内就是这种行市。咱们卖的时候，有适当的买主儿，还可以开更高的价钱，这就不好说了，得看当时的情况。

大金牙说他以前有个相熟的同行，也是在潘家园做买卖，丫倒腾的东西都是些瓦当，箭簇，老钱儿，图章，笔墨，造象，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这哥们儿不练这块了，丫去新疆倒腾干尸了，现在发大财了。

胖子奇道：“我操，那干尸不就是粽子吗？那还能值钱？”

大金牙说：“非也，在咱们眼里是那粽子操性的干尸，可是到了国外，那就成宝贝了，再北京成交价，明代之前的，一律两万，弄出国去就值十万，美子。您想啊，老外不就是喜欢看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吗，在洋人眼中，咱们东方古国，充满了神秘色彩，比如在纽约自然博物馆，打出个广告，今日展出神秘东方美女木乃伊，这能不轰动？这股干尸热，都是由去年楼兰小河墓葬群出土的楼兰女尸引起的。就算在咱们国内，随便找地方展览展览，都得排队参观，这就叫商机啊。”

我和胖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道道，真是话不说透，灯不拨不明，再加上得知这两块玉璧价值五万左右，都觉得满意，虎口拔牙弄出来的，毕竟没白费力气。

我又问道：“金爷，您说我们这明器，叫什么什么什么璧来着？怎么这么饶嘴？”

大金牙给我满上一杯啤酒：“别急啊，今天咱们这时间有得是，听我

慢慢道来，这叫蛾身螭纹双夔壁，再咱们古玩行里有这么个规矩，一件玩意儿，没有官方的名称，就一律按其特点来命名。”

就如同那个著名的国宝级文物曾侯乙编钟，这件乐器以前肯定不叫这个名，但是具体叫做什么，在咱们现代，已经难以考证了，于是考古的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乐器的种类给它按上这么一个名字。

这蛾身螭纹双夔壁，这名称就已经把它的特点都表述出来了，蛾身，它的造型象是一对飞蛾，这是从一个金国将军墓里倒出来的，这种飞蛾在古代，是一种舍身勇士的象征，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飞蛾扑火，有去无回，明知是死，依然慷慨从容的往火里扎。

当然咱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因为蛾子看不见，见亮就扑，不过古代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种大飞蛾的精神极为推崇，用飞蛾的造型制作一些配饰，给立下战功有武勋的人配带，是一种荣耀。

你们再看这上边的花纹，也有个名目，这是“螭纹”，既象狮子的头，又象是虎的身体，其实都不是，螭是一种龙，这种龙没有头上的双角，刻上螭纹的器物，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前不久在云南沐家山，挖开了一座明代王爷墓，可能你们听评书都听过《大明英烈》，那朱元璋手下有一员大将，姓沐，叫沐英，那回出土的就是沐英沐王爷的墓，里面出土了一对“翡翠双螭壁”跟您二位这回倒出来的蛾身螭纹双夔壁类似，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勋章，军功章之类的东西。

咱再说这双，顾名思义，就是一对，这里边也有讲究，这种配饰是挂在头盔两侧的，所以必须是一对，只有一只，就不值钱了。

什么是“夔”呢，这是指它的制作工艺而言，另外这对蛾身螭纹双夔壁的价值，主要来自它的历史价值，和欣赏价值，其本身的材料并不足为贵，这是种产自外高加索地区的“乾黄变色珉”，其实不是玉，当然如果硬要把它归入玉类之中，也不是不可以，乾黄现在是很值钱的，不过这对璧的材料不是上品，上品十二个时辰会分别变化十二种不同的颜色。

嗯，这边上有字，撰书，是人名，叫“郭子蟄”，看来这对璧的主人就是他，此人好象是金国晚期的元帅左都监，在守城的时候，凭一把硬弓，射杀了两百多蒙古兵将，勇武过人，最后是力战身亡，也算是那么一号人物，传说金主用十万两黄金，从蒙古人手中换回了他的尸体。

我感觉就象听天书似的，能听明白的地方也有，但是不多，胖子干脆就不听了，把牛百叶，羊肉片，鸡片，青菜、蘑菇一盘盘的顺进火锅中，这些天吃烤肉都吃反了胃，今天可逮着回涮羊肉，甩开腮帮子，就

一个字“吃”。

我问大金牙最近古董市场上什么东西的行市比较火，能卖大价钱。

大金牙说道：“洋人管咱们国家就叫瓷器，可以说瓷器在古玩市场交易中永远是最火的，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所产的瓷器，就连现代的先进工艺都不能比拟，比方说成化瓷您听说过吗，尤其是成化瓷里的彩器，那是最牛逼的，都不用大了，就跟三岁小孩的小鸡鸡似的那么一丁点，拿到潘家园，就值十万块，都不带讲价的。您刚说在中蒙边境黑风口的古墓中有很多瓷器陶器，可惜都没倒出来，那些应该是北宋晚期的，真是可惜了，我说句您不爱听的，您别介意，您这次算是看走眼了，那些您没倒出来的坛坛罐罐，价值远在这对蛾身螭纹双鬲壁之上啊。所以说您二位这眼力，还得多学学，找机会吧，下回等我去乡下收东西的时候，您也跟我去一趟，瞧瞧这里边的门道，将来一趟活下来，少说也能对付个几百万。”

我连连称是，对大金牙说道：“我还真有这意思，现在有个比较大胆的构想，下次我们准备倒个大斗，一次解决问题，发丘摸金这行当，在深山老林中做事比不得内地，风险太大，就算再多有几条命，也架不住这么折腾，我准备找个顶级风水宝穴中的大墓下手，不过这事不是儿戏，事前我需要做万全的准备，否则恐怕应付不来。”

大金牙问道：“胡爷，你真想搞回大的？目标选好了没有？”

我说：“没有，我就是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那种在偏远地区的大墓是极难找的，而且我现在跟个农民似的，除了会看风水找穴寻脉之外，对历史考古价值鉴定之类的事俩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选择目标上非常盲目，也不是想急于在最近就动手，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了，这种短期行为的勾当，不能再干了。不过这话还得两说着，虽然这趟去东北没倒出什么大件儿，但是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金，可以算是一次倒斗的演习吧。”

大金牙说：“听您这么一说，我倒冷不丁想起来一件事来，这个新疆啊……”

第二十一章去新疆的考古队

原来大金牙正好认识一个北京市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他们之间也经常进行横向的交流，近期出了一件事，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形是这样的。

在文革十年中被迫中断的考古保护文物等活动，在改革开放之后，再度重新展开了，最近三年，是一个考古的高峰期，大量的古墓和遗迹纷纷浮出水面。

古玩收藏交流交易也极度火爆，各种大大小小的盗墓团伙闻风而动，见了土堆就挖，尤其以陕西河南湖南等地为甚，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从新疆楼兰小河墓葬群被发现以来，人们好象才猛然醒悟，新疆的大沙漠之中，曾经的辉煌无比的丝绸之路，孔雀河沿岸的西域三十六国，胡狐、楼兰、米兰、尼雅、轮台、蒲类、姑墨、西夜……冒险者的乐园，不知多少财宝与繁荣被茫茫黄沙所覆盖着。

一时间，无数探险队，考古队，盗墓贼争先恐后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宝，这是继十九世纪初沙漠探险热之后的第二次探险热潮，但是这片大沙漠对大多数经验不足的探险家来讲，正如著名的瑞典籍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的解释一样，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死亡之海，由此得名。

对新疆古墓遗迹的保护，迫在眉睫，然而官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遗迹，进行发掘保护，大批的考古人员都在河南争分夺秒的发掘已经被盗墓或施工损毁的古墓。

大金牙认识的这位教授，长期研究西域文化，对新疆的古墓被破坏事件，忧心忡忡，一直找领导申请，希望亲自带队去沙漠，针对这些遗迹，做一次现场评估，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发掘或者进行保护。

上级则以经费不足为借口，一再推拖，其实经费是其次，主要是因为最近在沙漠里出事的人实在太多了，担心教授他们去了出点什么以外，中国的官场经过文革的洗礼，现在有种潜规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犯错就是立大功，升官发财是迟早的事。

直到近日，有一位美籍华人出面，对教授的考古队提供全部资金的支持，这才得以成行，目前这只考古探险队还在进行前期准备，他们还需要找一个有丰富沙漠生存经验领队，此外还缺一位懂风水观星之术的

能人，因为考古队员大多是啃书本的书呆子，没有领队，进了沙漠就肯定出不来了，没有懂得天星风水的高人，凭他们也找不到遗迹古墓之类的所在。

找这种人谈何容易，有些人来应征，多半是欺世盗名之辈，双方一谈，就露了怯，所以教授也拜托大金牙在民间找找这样的能人。

大金牙问我想不想去，那美国人出的价可相当高了，并且可以去沙漠里瞧瞧，到底有没有什么大墓，就当踩趟盘子，日后行动也好有个参考。

我说：“这个机会不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我们从来没跟考古人员打过交道，如果我们能一起去的话，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沙漠我倒是去过，以前部队曾经两次进入沙漠深处进行军事演习，领队是领队，要想进沙漠，还必须要找个当地的好向导，另外天星风水我懂，只要天上有星星，我可以带着他们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只是，我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为什么出钱赞助咱们中国的探险活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美国人不是雷锋，美国人很务实，最看重实际利益，没有好处的事，他们是不会做的。”

大金说：“这事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是非常了解，只知道个大概，出资的这位美国人，是个女的，华人，她爹是华尔街的大亨，平时很喜欢探险考古之类的活动，去年，她爹跟她的未婚夫，以及一批中国探险家，一起去新疆探险，她爹好象对什么精绝文化特别感兴趣，他们那次去就是为了寻找那座隐藏在沙海腹地的精绝古城，结果去了就没回来，一个人也没回来，当地的驻军出动了飞机去找，最后也没找到，一点线索都没有。她继承了家里的大笔遗产，恐怕对她父亲的事不太死心，这次出资赞助，有可能也是想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再去找一找她的亲人，她虽然是美国人，毕竟是华裔，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人死之后，得埋在故乡啊，扔在沙漠里风吹日晒的，远在家中的亲人，也不安宁。”

我们三人一直喝到晚上方散，约定了由大金牙去联络买家，并把我们的介绍给即将出发的考古队组织者陈教授，我们能不能加入进去，还需要和陈教授面谈。

两天之后，大金牙带我们去了天津，在天津沈阳道，有个小小的古玩门市，店主是个三十几岁的白净女人，我们都称呼她为“韩姐”，韩姐是一个香港大老板包养的情妇，那位老板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几大古玩收藏家之一，在天津给韩姐开这么个铺面，一是为了给她的乏味生活找点事做，二是可以收购古玩明器。

韩姐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女人，但是她对古玩鉴定有极高的造诣，看了我们的明器之后，她很大方的付了六万：“现在的行情，顶多是五万，多付你们一万，是希望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好东西，请你们还拿到这来。”

我把厚厚的钞票接在手中，心情激动，手都有些颤抖，我暗骂自己没出息：“老胡啊老胡，你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你参加的时候激动过吗？坦率的说当时激动过，但是没现在这么激动。好逮你也算是大森林里爬过树，昆仑山上挖过坑，对越反击开过枪的人，怎么今天激动得连钱都拿不住了？唉，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啊，没办法，你可以不尊重金钱，但是没钱，就不能给山里的乡亲们拉电线，就不能给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们改善生活，钱太伟大了，出生入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

回去之后，我把钱分成了四份，一份给英子，一份给了胖子，还有一份给支书，给大伙分分，剩下一份，留着购买装备，以及下次行动的费用。

胖子没要自己的那份，他说这次的钱说少不少，但是说多也不多，给岗岗营子修路肯定是不够，咱们一分就剩不下多少了，听说老胡你连队里有好多乡下的烈属，家里人口多，虽然有政府的补助，但是生活非常困难，甚至有的老娘，儿子牺牲了，她都没钱买车票去云南，看看自己儿子的墓。听你说了这事，我眼睛就发酸，心里很不舒服，你干脆把我这份寄给那些烈属和受伤残废的兄弟们吧，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是我爹死的早，我没那个机会了，老胡你就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吧，以后咱们钱多了再分给我也不迟。

说起这事，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拍拍胖子的肩膀：“行啊，现在觉悟越来越高了。以后赚钱的机会会有得是，这回咱们争取去新疆，赚美国人的钱。”

休息了几天，大金牙就来通知，说约了考古队的陈教授见面，带我和胖子去了陈教授办公的地方，教授岁数不小了，我一见面就不免替他担心，这把老骨头还想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与陈教授一起的，还有他的助手郝爱国，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头发乱得象鸡窝，一看就缺少待人接物的经验，他的深度近视眼镜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拥有严谨务实刻苦钻研的求学态度，并且不太重视自己形象的人。他这种人文革时候有不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知识新风潮等崭新价值观的流行，这样老派儿的人已经不多了。

郝爱国认真的打量了我们一番，也不客套，开门见山的说道：“两位同志，你们的来意我们已经知道了，想必我们考古队的要求你们也是知道的，这次是破格中的破格，例外中的例外，我们需要的是人材，你们两位是有沙漠生存探险的经验，还是懂星宿风水学？这个半点不能马虎，如果你们没有这方面的本领，我们一概不会走后门。”说完看了大金牙一眼：“看谁的面子也不行。”

陈教授觉得郝爱国说话太直了，他跟大金牙的父亲也很熟，经常向他们请教一些古玩鉴赏的问题，不愿意把关系闹得太僵，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打圆场，请我们落坐，闲聊了几句，问了我 and 胖子的一些事，听完之后微笑点头：“不简单啊，当过解放军的连长，还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而且去过沙漠，真是难得啊，当我们这些书呆子的领队，那实在是绰绰有余了。沙漠中的遗迹和古墓，大多数都掩埋在黄沙之下，孔雀河古道早已干涸难以寻觅，如果不懂天星风水术，恐怕是找不到的，不知这风水学你们二人懂不懂？”

我知道这种天星风水又名天穹青囊术，是《阴阳风水秘术》中天字卷，最晦涩难懂的一章，我从来没实际用到过，不过，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吹了，我挠了挠头皮答道：“老先生，不是我吹牛啊，对于这个星盘月刻风水术，我是熟门熟路，不过这得从何说起呢……”

为了得到这份以美金支付的工作，我把肚子里的存货都倒了出来，希望能把他们侃倒，侃蒙，多亏了我祖传的那本秘书，初时郝爱国看我年纪轻轻，以为我是大金牙的亲戚，走后门来他们这混饭吃，我说了几句，头头是道，他也不免对我刮目相看，在一旁聚精会神的倾听。

这个风水嘛，被称为地学之最，风水之地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藏风之地，得水之所。这个《葬书》中讲的好啊：“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后世又将风水学无限扩大化了，不仅仅限于墓葬的地脉穴位，而逐渐引伸为堪舆之术，堪舆者，天地也，说白了就是分析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

但是今天我只向在座的教授和老师，说一说风水术中的一个分支“天星风水”，古代帝王贵族，对死后之事非常看重，生前享受到的待遇，死后也要继续拥有，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天下兴亡，都发于龙脉，所以陵墓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的概述过，他说：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这无疑是对帝陵择地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描述，但是他只说了一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也要日月星辰。

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经常观看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吉凶，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去，八万四千里，人之心肾相去，八寸四分，人体金木水火土，上应五天星元，又有二十四星对应天下山川地理，星有美恶，地有吉凶。

凡是上吉之壤，必定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而以星云流转来定穴的青乌之术，便是风水中最难掌握的天星风水。

天有二十四宿，日有二十四时，年有二十四节气，故风水也有二十四向，二十四位，哪二十四？其为：天皇、天罡、天官、天苑、天市、天厨、天榭、天汉、天垒、天辅，天廐、天鬼、天乙、少微、天汉、天关、天帝、南极、天马、天屏、太乙、太微。

能看懂这些星星的吉凶排列，再通过罗盘定位，就能找到我们想要找的地方，不过这种天星风水流派甚多，各有章法，其中也不乏相互矛盾的，浩瀚沙海中的古迹，时隔千年，能有百分之二三的机会找到就不错了。

陈教授听到此处，高兴得站起来说道：“胡同志说的太好了，老天爷开眼啊，总算是给我们派来你这么个人材。在新疆的大沙漠中，时隔千年，甚至几千年，沧海桑田，以前的绿洲和城市都变成了茫茫沙海，山脉河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如果想找到那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依靠天星风水之术，是最简洁有效的途径了。我宣布，你们两位，从现在起，正式加入我们的考古工作组了。”

郝爱国也过来和我们热情的握手，对刚才的不近人情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种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文革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蹲土窑，蹲傻了，不太会说话，请不要在意。”

我暗自庆幸：“嘿嘿，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再往下说非露了马脚不可，天星风水难得无法想象，我是看不太明白的，不过想必你们这批戴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劲不住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就得往回跑，另外我夸大其词，把找到遗迹的概率说得极低，找不到的话，那就不是我不懂天星风水的责任了，但是我们的工钱，可一分都不能少。”

我正想的得意，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陈教授连忙为我们引见：“这位杨小姐就是咱们这此活动经费的出资者，她也随同咱们一起

去，你们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啊。”

我做绅士状，跟她握手致意，我想对方既然是美国人，我得跟人家说英文啊，你好怎么说来着？好象是：“哈……哈……哈漏。”

杨小姐微微一笑：“胡先生，我会说中文，咱们还是用中国话交谈吧。你今后叫我Shirley杨就可以了。”没想到她的普通话说得得很好，没有半点美国口音，至于美国口音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没那个概念，反正觉得她和中国人没区别。

Shirley杨又和胖子握了握手，然后提出一个疑问，王凯旋先生（胖子）是和胡先生一起来的，胡先生的本事很大，指挥过部队，还懂天星风水术，不过，王先生有什么本事，我们还没领教过。这次去沙漠探险，事关重大，我们不需要没有独特技能的人。

我没想到美国人说话这么直接，大伙都一齐看着胖子，我赶紧替他说道：“沙漠里不太平，我这位朋友，枪法好。”

胖子见那美国女人瞧不起自己，把嘴一撇，气哼哼的说：“新疆算什么，当年老爷我去新疆沙漠剿过匪，在尼雅绿洲杀的土匪屁滚尿流，还亲手打死了匪首，你们瞧瞧，这就是战利品。”说罢，掏出了那块玉佩在大伙眼前一晃：“见识过吗你们？”这块玉佩是他爹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胖子小时候送给他的礼物，是他在新疆尼雅绿洲中，从消灭掉的一股土匪手中所得。

我在旁边直咧嘴，心想这个白痴，说个瞎话都说不圆，你把你爹那辈的英雄事迹都安自己头上了，还他娘的去新疆剿匪，剿匪那会儿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说你吃过新疆羊肉串还差不多。事到如今，看来我只能耍赖了，如果不带胖子去，我也不去，估计他们最后只能妥协。

然而却没人反驳，陈教授和Shirley杨的目光都被胖子手中的玉佩所吸引，胖子拿着玉佩的手到哪，他们的目光就跟到哪，连眼睛都舍不得不眨一下。

Shirley杨本来不同意胖子参加考古队，不过自从见到了胖子的玉佩之后，她就毫不犹豫的答应给我们俩，每人一万美金的报酬，如果能找到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再多付一倍。不过这笔钱要等到我们从新疆回来之后才能兑现。

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上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浸淫西域古文化研究，长达数十年，Shirley杨的父亲和他是好

友，Shirley杨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也是半个专家，所以他们二人一看这块玉就瞧出门道来了。

陈教授认为这块玉至少有一千五百年至两千年的历史，上面刻的文字是鬼洞文，鬼洞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据敦煌出土的一些典籍上记载，精绝国的女王，就是鬼洞族人，而玉上的十个鬼洞文字，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陈教授和Shirley杨的父亲都是痴迷西域文化，精绝这座曾经繁荣华美的城市，可以说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翘楚，鼎盛时期，在西域罕有其匹，后来国中好象出了一场大灾难，女王死了，从那以后这座古城就消失不见了。

昔日的荣光已被黄沙掩埋，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文献中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第一美人，她就象天上的太阳，她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

Shirley杨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五个人组成的探险队，携带着顶尖装备，进入沙海深处，却一去不回。

这次行动，一者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察，二者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五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

Shirley杨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能宰她多少美金。我们加入了这支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的探险队，我混上了领队，胖子混上了副队长，去沙漠的事，就这样敲定了。

西行的列车，飞驰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我和胖子在卧铺车厢里睡得天昏地暗，我们的第一站是西安，在那里要同陈教授的几个学生会合，然后是乌鲁木齐，探险队的装备将会直接托运到那里。

郝爱国一进来，就让胖子的臭脚丫子熏得差点摔倒，他把我推醒：“胡同志，醒醒，醒醒，教授找你商量点事，过来一下吧。”

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都睡糊涂了，披上衣服跟随郝爱国去到了隔壁。

陈教授和Shirley杨正在看地图，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郝爱国给我倒了杯热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

陈教授说：“咱们明天早上就能到西安了，接上我的三个学生，人员就算都到齐了，你是咱们的队长，想提前跟你商量一下路线的问题。”

Shirley杨也在旁说道：“是的，胡先生，我和教授商量了，计划从博

斯腾湖出发，向南寻找古孔雀河河道，然后，经古孔雀河河道进入沙漠深处，沿兹独暗河南下，寻找精绝古城遗迹，我们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心中觉得好笑，这些知识分子和有钱人，纸上谈兵异想天开，你们这么走等于是沙漠戈壁中兜圈子，哪有人敢在沙漠里走Z字型路线，就算不渴死饿死晒死，到最后也得累死，不过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属于钱多了烧的，吃饱了撑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得哭着喊着回去，所以什么路线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就行了。

我对Shirley杨说：“杨大小姐，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的，掌柜的干活，我们的，苦力的干活。”

话一出口，我也有点后悔，俗话说的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人家花钱雇了我，我当然得尽到本份，于是我对他们讲，关于路线的事宜，必须等到了新疆之后，找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向导，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再决定，现在说有点为时尚早，找向导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众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各自休息去了，这次在火车上的谈话之后，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入沙漠没几天就得跑回来。

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员叶亦心。

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人抵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钢，他是进疆部队三五九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维族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钢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

老人的名字叫“艾斯海提·艾买提”，但是他的这个名字，已经没人喊了，人们都称他为“安力满”，意为沙漠中的活地图。

安力满老汉叼着烟袋，把头摇个不停：“不行不行的，现在嘛是风季，进沙漠嘛，胡大他老人家，那是要怪罪下来的嘛。”

我们软磨硬泡，我让陈教授出示了文件，我对他说明我们是国家派下来工作的干部，地方上的同志必须要配合，安力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把你的骆驼和毛驴都没收，让你做不成生意。

Shirley杨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

双倍的价钱买下来，等从沙漠中回来，这些牲口还是你的，钱也是你的。

安力满老汉无奈，只得应了下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汽车嘛不要开，胡大不喜欢机器嘛，骆驼嘛多多的带，胡大喜欢骆驼。”

在这个环节上，我和安力满老汉的意见一致，骆驼在沙漠中比汽车要可靠得多，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名，不仅是一种具备运载能力的动物，它们有很多从远古祖先那里遗留下来的技能，可以躲避沙漠风暴，流沙等自然界的威胁，也可以不吃不喝的在烈日下负重前行，宽厚肥大的脚掌，着力面积很大，不会轻易的陷入沙中，年老而又经验丰富的骆驼，会在茫茫荒沙中领着主人找到水源，在晚上，警觉的骆驼还能起到哨兵的作用，在狼群等野兽趁黑偷袭的时候提示主人。

安力满老汉挑选了二十峰骆驼，出发的那一天，把我们的装备物资都装到驼背上，再带上大量的豆饼和盐巴，胖子边帮他搬东西边问：“老爷子，咱在沙漠里就吃豆饼和盐巴？这不他妈的越吃越口渴吗？”

安力满老汉大笑：“哎呀我的乌力安江（壮实的朋友），这个嘛，你要吃也是可以的，不过胡大认为这些嘛，还是应该留给骆驼吃嘛。”

安力满老汉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的季节，是沙漠中最危险的时候，从博斯腾湖到西夜城遗迹，这先前一段路，有沙漠也有戈壁滩，幸好有孔雀河的古河道相联，还不难辨认，但是想再往深处走，能不能找到兹独暗河，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

我们这支九个人组成的小队，与其说是考古队，倒不如说是古时候的驼队，食物的携带量，大约够维持不到一个月，清水足够使用十几天，在半路的几处绿洲以及地下暗河，还可以再补充食用水。另外还有几大皮口袋酸奶汤，在沙漠中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喝上一口解渴，能顶过十口清水。再加上探险队的各种器材设备，使得每峰骆驼的负重量都很大，行进的时候，人员只能靠两条腿，走一半路，骑着骆驼走一半路。

行程的第一段路线是从博斯腾湖向西南出发，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直到找到向南的古河道，博斯腾可译为站立之意，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三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古代也称这个湖为鱼海，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淡水吞吐湖，孔雀河就是从这里发源，流向塔克拉玛干的深处，在我们经过湖边的时候，放眼眺望，广阔深远的蓝色湖水让人目眩，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仿佛已行至天地尽头的错觉。

动身之后头两天，教授的三个学生兴致极高，他们都很年轻，是平

生头一次进入沙漠，觉得既新鲜又好玩，一会儿学着安力满老汉指挥骆驼的口哨声，一会儿又你追我赶的打闹，唱歌。

我心里也跃跃欲试，恨不得跟他们一起折腾折腾，不过我身为考古队的领队，还是得严肃一点才是，想到着，我直了直骑在骆驼背上的身子，尽量使自己的形象坚毅英明一些。

初始的这一段路程，按照安力满老汉的话说，根本不算是沙漠，孔雀河的这一段古河道，是河流改道前就存在的，有些地段的河床并未完全干涸，周围的沙子也很浅，到处都有零星的小型湖泊和海子，水面上偶尔还游动着一小群红嘴鸥和赤嘴潜鸭，沿着孔雀河的河弯，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绿洲，生长着沙枣，胡杨和一些灌木。

等过了这条河弯就算是真正进入沙漠了，孔雀河改道向东南，往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我们则向着西南行进，进入“黑沙漠”，安力满老人说黑沙漠是胡大（真主、安拉）惩罚贪婪的异教徒而产生的，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它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一枚金币，也会在黑沙漠中迷失路径，被风沙用远的埋在里面，再也别想出来了。

这是一片流动性大沙漠，大风吹动沙丘，地貌一天一个样，没有任何特征，古河道早就不见踪影了，多亏有了安力满，那些被黄沙埋住大半截，只露半个屋顶的古堡、房屋、塔楼，被狂风吹成倾斜，与地面呈三十度夹角的胡杨，沙漠中几株小小的梭梭(植物名)，都逃不过安力满老汉的眼睛，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串成了一条线，它告诉我们，孔雀河的古河道曾经从这里经过，在这条消失不见的古河道尽头，就是那座传说中被胡大遗弃的精绝古城。

在沙漠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千年的胡杨，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会相信沙漠中也有树，每一棵树都向一条苍劲的飞龙，所有的树枝都歪歪斜斜的伸向东方，好象这条龙在沙漠中奔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生历经了上千年，早已枯死，树干被风沙吹得都快平贴到地上，但是它仍然没倒下。

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映红了天边的云团，大漠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沙丘，笼罩上了一层霞光，干枯的胡杨和波纹状的金沙，都被映成了金红色，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种景色，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Shirley杨赞叹道：“沙漠太美了，上帝啊，你

们看那棵胡杨，简直就是一条沙漠中金色的神龙。”取出相机，连接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

在大家都被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力满老汉盯着东边的朝阳出神，脸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

安力满老汉点点头，隔了半晌才开口说道：“是的嘛，天上的云在流血，胡大嘛，大概生气了，这沙漠嘛，又要起风了嘛。”

我笑道：“我就姓胡，胡大也姓胡是不是？我们老胡家的人，脾气可好了，从来不爱生气。”

安力满老汉气得一把山羊胡子都吹了起来：“胡大嘛怎么姓胡呢？你这么样的说，胡大是要生气的嘛。今天晚上黑沙漠嘛就要起很大很大的风了，咱们白天就不休息了嘛，赶快向前走。”

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了，前边是西夜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力满老汗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夜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

我听他这么说，知道这事不是闹着玩的，这里离西夜古城的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整一夜，大伙都累坏了，那几个老弱妇孺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

我跳上骆驼背想招呼大伙快走，却见安力满老汉慢慢悠悠的，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一张毯子，不紧不慢地铺在黄沙上，跪在上面，双眼微闭，神色虔诚，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自己的脸，大声念道：“阿拉呼啊嘛。”

他这是在向真主祷告啊，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我见他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说晚上要起大风暴的事没有多严重，也就随之放松了下来，便去和胖子、Shirley杨等人一起观看大漠的美景。

谁想到安力满祷告完了，之后，就象变了个人，身体好象拧满了发条，三下两下卷起毯子，弹簧一般的蹿上骆驼，打个长长的口哨：“噢呦呦呦.....快快的跑嘛，跑晚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的炼狱了。”催动胯下的大骆驼，当先跑了起来。

我大骂一声：“这他娘的死老头子。”这么紧急的情况，他刚才还有

闲心慢吞吞的祷告，现在又跑得这么快，当下招呼众人动身。

骆驼们也感到了天空中传来的危险信号，象发疯了一样，甩开四只大蹄在沙漠中狂奔，平时坐着骆驼行走，晃晃悠悠觉得挺有趣，但是它一旦跑起来，就颠簸得厉害，我们紧紧趴在骆驼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就掉了下来。

奔跑的驼队在大漠中疾行，扬起的黄沙卷起一条黄色的巨龙，大伙都把风镜戴在眼上，用头巾遮着了鼻子和嘴，我左右看了看，越发觉得情形不对，骆驼们已经失控了，瞪着眼喘着粗气跟随着安力满老汉的大骆驼，跑得向旋风一样，看来事情比我预想的底线还要紧急危险，

我最担心的是有成员被骆驼甩下来，想喊前边的安力满慢一些，却根本来不及张嘴，也没办法张嘴，一张口就灌进一嘴的沙子。

我只能不停的左顾右盼，数着驼峰上的人数，一直跑到中午，饶是骆驼们矫健善走，这时也累得大汗淋漓，不得不缓了下来，还好没人掉队。

安力满让大家赶紧趁这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夜城的遗迹下面，可以找到古孔雀河的地下水脉，清水在那里将进行重新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一养脚力，好在离得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就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大伙取出馕和干肉，胡乱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

陈教授虽然年岁不小，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年纪最轻的女学生叶亦心，哇哇哇吐了几口，他们俩只喝了点水，什么也吃不下去。

最要命的是郝爱国，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掉了，什么也瞧不清楚，急得团团乱转，多亏研究生萨帝鹏也是近视眼，他有一副备用的近视镜，他们的度数差不多，解了郝爱国的燃眉之急。

Shirley杨和另一个大高个学员楚健倒没什么，特别是Shirley杨，也许是她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遗传有关，也有可能是她在美国长大有关系，她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身体素质也很好，一夜未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她如何疲惫，依旧神采奕奕，忙着帮安力满老汉给骆驼背上的物资加固。

一真微风吹过沙丘，卷起一缕缕细沙，远处的天际，渐渐变成一片暗黄色，安力满老汉大叫：“信风来啦，不要再歇了嘛，真主保佑，咱们

这么多人，快快逃命去嘛。”

考古队的成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爬上骆驼，此时已顾不得骆驼体力了，吆喝着催动骆驼奔跑。

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象一瞬间就暗了下来，那风来的太快，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

风越刮越凶，狂沙肆虐，到处是一片暗黄色，我看不清是谁掉队了，不过骆驼刚下沙丘才百十米，现在回去找人还来得及。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美国的杨大小姐，她要没了，我们的钱就泡汤了，不过随即我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刚才的想法有点自私了，她们美国人的命固然金贵，我们中国人的命也不是拿咸盐粒子换来的，不能让任何人掉队。

在我身边就是胖子，也是我唯一能辨认出来的人，我想跟他说话，但是风沙很猛，张不开嘴，我骑在骆驼上打着手势对他比划，让他截停跑在前边的安里满老汉。

就这么一耽搁，二十峰大骆驼又跑出数十米远，我来不及确认胖子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一翻身从狂奔的骆驼背上翻了下来。

骆驼们踩在沙漠中的足印，已经被风沙吹得模糊了，马上就会消失，我往来时的方向顶着风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象纸片一样，每一步都身不由己，随时会被狂风卷走，耳中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到。

踉踉跄跄地跑出将近两百米，最后在我们刚才休整的沙丘梁上，找到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人的身体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半，不知是死是活，我急忙赶过去，把他从黄沙里拉了出来。

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颠了下来。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了过去。

这时的风沙虽然猛恶，但我知道，这只是沙漠大风暴的前奏，真正猛烈暴风，随时可能到来，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他负在背上，转身一看，刚被我踩出一串足印还能辨认，老天爷保佑，胖子务必要拦住安力满那个贪生怕死的老家伙啊。

我想背着陈教授走下沙丘，没想到背后的风太大，迈出第一步就没立住脚，俩人一堆儿滚下来沙坡，昏黄的风沙中，有人把我扶了起来，

原来胖子搞懂了我的意思，用刀猛扎骆驼屁股，赶上前边的安力满，把他从驼峰上扑了下来，驼群见头驼停了，其余的也都停住脚步，只有屁股受伤的那只，发了疯似的朝前奔去，马上消失在了茫茫风沙之中。

也就是多亏了他们没跑出太远，不然根本找不回来，这功夫谁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打手势，能领会就领会了，看不明白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

但是骆驼们好象吓坏了，都不会跑了，任凭安力满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排成一溜，蹲在原地，把头埋进沙里。

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象是罪人接受惩罚一样。安力满说这些都是被胡大的黑风沙吓坏了的骆驼，它们知道马上黑风沙就会来，跑也没有有用，干脆就跪在地上等死了。

这种情况突然出现，我们束手无策，难道都等着被黄沙活埋吗？那滋味可不太好受。正当一筹莫展之时，Shirley杨一拉我的胳膊，指着西边，示意让我们看那边。

只见在漫天的风沙中，一个巨大的白影朝我们跑来，离得已经近了，但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这种小口径运动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用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团白影上，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象是人。

白色的影子象魔鬼一样，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的骆驼，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黄沙中分外醒目。

“野骆驼！”认识这种骆驼的几个人心中同时叫了一声。

寻常的骆驼与野骆驼除了体形大小有差别之外，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们饲养的骆驼背上有两个驼峰，而野骆驼背上只有一个。

隔着风镜，我仿佛就能看见安力满老汉那双眼睛放出了光芒，那是一道死中得活的喜悦之光，安力满兴奋得挥动双臂赞美真神安拉，跪在地上的骆驼们也好象受到某种召唤，把埋进沙子里的头又抬了起来。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凭直觉理解出它们的举动，我们还有求生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了，它是这沙漠中的动物，应该知道哪里可以躲避胡大的黑风沙。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个手势，让大伙爬上驼背，跟着前边的白骆驼跑。

骆驼们低着头，跑得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使出剩下的全部体力，紧紧跟这前边的白骆驼，转过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里忽然拔高，白骆驼的身影一闪，只一蹿便不见了。

我暗道不妙，它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见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楚天空和大地了，再过一两分钟，吞噬生命的黑色沙暴就要来了。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坐骑下的骆驼纷纷转向，绕过了这块高耸的沙山，我向左右一看，那块沙山竟然有一段残破的城墙，下面有个夯土的大堡垒，原来这里是一座小小的古城遗迹。

大部分建筑都被黄沙埋住了一多半，有的房屋已经倒塌，只有那段坚固的城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不知有多少年月了，早已变成了和沙漠一样的颜色，从远处看，只会认为是座大沙丘，不从侧面转进来，永远也不会发现这座古堡。

那峰全身雪白的野骆驼原来是跑进了这里避难，只不过古城的断壁残垣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它跑到哪去了。

城墙就象是道高高的防沙墙，若能能否凭借它挡住这次罕见的大沙暴，用安力满老汉的话讲：“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嘛。”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地方躲藏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

考古队的队员们此劫后余生，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黄，还是一脸的沙尘，众人下了骆驼，安力满指挥骆驼们在墙边趴好，随后带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间大屋的破房顶下去。

古城虽然有城墙遮挡风沙，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这么多年来仍然有大量的沙子被风吹进城中，破损的房屋中，地上积满了细沙，足有两米多厚。

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可能是类似衙门或者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纵然是这样，仍得猫着腰，稍稍一抬头，就会撞到上面的木梁。

叶亦心郝爱国等体格不好的人，进去就躺在地上，拿出水壶就喝，其余的人帮手把陈教授扶了进来，他神智已经恢复，只是双腿发软，胖子长出一口大气：“咱们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安力满进屋之后，立刻跪倒在地，黑地狱来的魔鬼刮起了黑沙暴，感谢胡大，感谢他派来吉祥的白骆驼，救我们远离灾祸的噩梦，安力满老汉说单峰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成吉思汗西夏王李元昊等

人，都有白骆驼，不过那些都是两个驼峰的，虽然罕见，但并不算神奇。

如果队伍中哪怕有一个胡大不喜欢的人，咱们都不会见到白骆驼，看来咱们这些人是被真主眷顾的虔诚信徒，从此以后彼此要象亲兄弟一样，打断骨头连着筋，安力满拍着胸口保证：“如果再有危险，再也不会先瞥下大家，自己逃命了。”

我心中暗骂：“他奶奶的，敢情你这老头，先前就没拿我们当回事，我说一出事你他娘的就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说话间，外边的大沙暴已经来了，狂风怒嚎，刮得天摇地动，我们在古城遗迹里也不免心惊，万一被风沙把房子的出口埋住，还不得活活憋死？于是我安排萨帝鹏、胖子、楚健三个人，轮流盯着屋定上的破洞，一有什么情况，就赶快通知大伙跑出去，不过大伙都心知肚明，要是风暴移动沙漠，前边的城墙被吞没了，我们就算跑出去，也只不过是换个方被活埋而已。

房外墙下长满了沙蒿子，这是一种干草，我探出身去随手后拔了一些，取出固体燃料，点了一小堆火，给大伙取暖。

黑漆漆的古屋，被火光照亮了，叶亦心突然跳了起来，头一下撞到了房梁，她差点被磕晕过去，房梁上落下无数细沙，底下的人都没戴眼镜，面不了被迷了眼睛。

大伙一边揉眼睛，一边问叶亦心怎么了？发什么神经。

我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什么都瞧不见，耳中只听叶亦心颤抖的声音叫道：“右边墙角躺着具死尸！”

“死尸？”郝爱国边揉眼睛边问：“你个小叶，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咱们考古的还怕死尸吗？”

叶亦心的眼睛也进了沙子，捂着撞到屋梁的头顶道歉：“对不起，郝老师，我……我就是没想到这屋里会有死人，思想准备不充分……对不起对不起。”

我听说过一个秘方，迷了眼，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大口唾沫，迷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不少眼泪，但是已经能睁开了。

睁开眼一看，就吓了我一跳，原来我刚才那口唾沫，刚好吐在了Shirley杨的头顶，她是个爱干净的人，就算是在沙漠中日夜兼程，也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她被沙土迷了眼，正在不停的揉眼睛，混乱之中

没有注意到自己头顶上被人吐了口唾沫。

我只好装做没这么回事了，急忙从便携地质包里取出手电筒，往墙边查看，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多久了，只剩下一副白骨，被风吹进来的黄沙埋住了一小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是吓人的，怪不得吓得叶亦心跳那么高。

这时其余的人，也陆续睁开了眼睛，拿出水壶，用清水为几个迷眼迷得严重的人冲洗，我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没什么，就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等咱们吃些东西，稍稍休息一会儿，挖个坑给他埋了就是。

考古队的成员，除了安力满老汉，都是经常跟古尸打交道的，也没有人害怕，只是对这具人骨死在这里多少有点疑惑，沙漠中的死者很少会腐烂，多半都是被自然风干成了木乃伊，可是这副白骨身上半点皮肉都没有，说不定是让沙狼给吃光了。

安力满认为这并不奇怪，那峰白骆驼不是跑进来躲避大沙暴吗，咱们多亏了跟着它才幸免于难，这片沙漠不同与有楼兰遗迹雅丹奇观的半沙漠半戈壁，人们进这西边的黑沙漠，只敢从孔雀河古河道的线路，一点都不敢偏离，凭咱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这座城堡的废墟，但是沙漠中的动物们就不一样了，这座废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房断墙后边，说不定藏着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上正在刮大沙暴，地上的动物们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之后，也许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时候是狼就该呲出牙，是黄羊的就该伸出头上的角了。

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叶亦心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安力满也担心躲在破城墙后边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间大屋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人也和他一起出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都搬进来。

他们三个带上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了出去。过了吸两根香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我操，这风刮的，要不是我们三个人互相拉着，都能给我们刮到天上去了，不过那老爷子没蒙咱，我们路过一堵破墙的时候，那后边藏着六七只黄羊，等会儿风小点，我拿枪去打两只，咱们吃顿新鲜肉，这几天都是肉干，吃得也烦了。”

安力满闻听此言，表示坚决不同意：“不可以不可以，你一开枪的

嘛，那个枪声嘛，就把藏在城里的野兽都嘛，都吓跑了，它们就会跑出去，都会被活活埋在魔鬼的黑沙暴里的嘛，咱们和那些动物们一样的嘛，都是胡大开恩，才能来这里躲藏嘛，你不可以这么样的。”

胖子说：“得了得了，您赶紧打住，我不就这么一说吗，招出您这么多话来，我接着吃肉干行不行？胡大他老人家不会连肉干都不让咱吃吧？”说罢从包里取出肉干和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喝。

在大沙漠中亡命奔逃了多半日，现在被沙暴困在这无名古城的废墟中，除了胖子和安力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属大岁数大，在沙漠里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才好，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陈教授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

Shirley杨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坐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楚健去屋顶破洞旁放哨以外，也都关切的围在教授身边。

陈教授好象已恢复了过来，喝了口酒，苦笑道：“想想以前在野外工作，后来被关在牛棚里三年多，又到劳改农场开山挖石头，什么罪没遭过啊，也都挺过来了，如今老喽，不中用了，唉，今天多亏了胡老弟了，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非得让沙暴活埋了不可。”

我安慰了他几句，说我不能白拿杨大小姐那份美金，这些都是我份内的事，您老要是觉得身体不适，咱们尽早回去，还来得及，过了西夜古城，那就是黑沙漠的中心地带了，环境比这要残酷得多，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陈教授摇头，表示坚决要走下去，大伙不用担心，这种罕见的大沙暴百年不遇，不会经常有的，咱们既然躲过了，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正要再劝他几句，Shirley杨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道：“胡先生，以前我觉得你做考古队的领队，实在是有点太年轻，还很担心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这个队长的人选非你莫属。有件事还需要你帮忙，咱们领教了大自然的威力，队员们的士气受到了不小的挫折，我希望你能给大伙打打气，让大家振作起来。”

这倒是个难题，不过掌柜的发了话，我只能照办了，大伙围在一起吃饭，我对大家说：“那个……同志们，咱们现在的气氛有点沉闷啊，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咱们一起唱首歌好不好？”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我们什么时候成军人了？我军的优良传统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这重时候，这种场合唱歌？一时谁也没反应过来。

我心想坏了，又犯糊涂了，怎么把在连队那套拿出来了，于是赶紧改口道：“不是不是，那什么，咱们聊聊天得了，我给你们大伙汇报汇报我在前线打仗的一件小事。”

大伙一听我要讲故事，都有了兴趣，围得更紧了一些，边吃东西边听我说：“有一次，我们连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强行攻占306高地，高地上有几个越南人的火力点，他们配置的位置非常好，相互依托又是死角，我军的炮火不能直接消灭掉他们，只能让步兵硬攻，我带的那个连是六连，我们连攻了三次，都没成功，牺牲了七个，还有十多人受了伤，我们连是全师有名的英雄连，从来没打过这么窝囊仗，战士们非常沮丧，打不起精神来，我正着急呢，忽然团长打来个电话，在电话里把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说你们连行不行？不行把位置让开，把英雄连的称号让出来，团里再派别的连队上。我一听这哪行啊，把电话挂了，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对战士们说。刚才中央军委给我打电话了，说邓大爷知道了咱们六连在前线的事迹了，老爷子说六连真是好样的，一定能把阵地拿下来。士兵们一听，什么？邓大爷都知道咱们连了？那咱可不能给他丢这脸，当时就来了劲头，上去一个冲锋就把阵地给拿了下来。”

考古队的众人听到这里，都觉得有点激动，纷纷开口询问在前线打仗详细的情况。

我对大伙说：“同志们，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是能阻拦我们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要能战胜自己的恐惧，只要咱们克服掉自己的弱点，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我的一番带动之下，先前那番压抑沉闷的气氛，终于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外边的大沙暴虽然猛烈，这些人却不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

吃完东西之后，轮到萨帝鹏去接替楚健放哨，我和胖子去收拾墙角那具遇难者的人骨，就那样把它摆在那，屋里的人也不太舒服，睡觉前，先把这具人骨埋了比较好。

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不可能埋到外边去，就能就地挖开沙子，挖了没几下，工兵铲就碰到了石头，我觉得有些古怪，这屋子很高，几百上千年吹进来的黄沙，堆积的越来越高，这些沙子少说也有两三尺厚，怎么才挖了几下就是石头。

拨开沙土观看，那石头黑乎乎的，往两侧再挖几下，却没有石头，郝爱国等人见了，也凑过来帮忙，一齐动手，挖了半米多深，细细的黄沙中，竟露出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

我们只挖出了它的头部，这石像完全是用黑色的石头雕成，上面没有任何其它的颜色。

大小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那么大，眼睛是橄榄形，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显得不大协调，比例占的太大了，头顶没有冠帽，只挽了个平簪，表情非常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既象是庙里贡奉的神像，也象是一些大型陵寝山道上的石人，不过从石像在这间大屋中的位置判断，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点亮了一盏气灯，给他们照明，陈教授看了看，对郝爱国说：“你看看这个石像，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见过？”

郝爱国戴上近视镜，仔细端详：“啊，还真是的，新疆出土过一处干棺坟，那墓中也有和这一模一样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异于常人，这应该是叫巨瞳石像。”

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瞳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可考证，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个石人的雕像就供奉在香宫里面。

但是后来又过了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的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瞳石人像，这就推翻了那种假设，又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个确切的说法，成了考古史上众多不解之谜中的一个。

考古队中的几个学生从没见过巨瞳石像，掏出笔来在本子上又记又画，商量着要把下面的沙子挖光，看看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换了个地方，挖开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骨埋了，他身上没有衣服和任何能证明他身份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唉，好好的在家呆着多少，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呢，就在此安息吧。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有越来越猛的势头，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一夜。

除了放哨的萨鹏之外，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搓了搓脚躺进睡袋休息了，这是跟安力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放哨的萨帝鹏，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

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突然有野兽突然蹿进来

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接着往沙漠深处走，真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的陷阱。

沙漠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很平静，无风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象是被金黄色的丝缎所覆盖，可是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吞没了无数人和动物的流沙，瞬息万变的风沙，各种沙漠中的动植物，都是一个威胁着探险队安全的因素，说不好就得出什么意外，今天遇到大沙暴，而队员们没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

我想得出了神，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也不知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透了，风声还是那么大，象是无数魔鬼在哭嚎，不时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这风再不停，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

这时我发现Shirley杨醒了，她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她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她交谈，主要是因为她跟胖子俩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太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她说话，说钱了她扣我们点钱，那也够我们受的。

出于礼貌，我跟她打个招呼，Shirley杨走过来问我：“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个小时。”

我说不用了，等会儿我叫胖子替我的岗，我让她再去接着休息，她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跟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了起来。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她，为什么非要找那座古城，也许那座城市早就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从来没人见过，她父亲和那几位探险家，未必是死在那座古城里了，在沙漠中什么危险都可能遇到，想找到那些迷路的遇难者遗体可真是太难了，而且这片黑沙漠里还存在着很多解不开的迷团，我曾经看过一些小报，上面说有三个探险家，也是来这里探险，然后失踪了，隔了很久以后，人们在沙漠的边缘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这三具尸体都是脱水死亡的，奇怪的是他们的水壶里还装着多半胡的饮用水。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们人类对沙漠的了解太少了，沙漠中的动植物种类很多，有些都是属于未经发现的物种。咱们尽力找也就是了，就算找不到，也不用太过自责。

Shirley杨点点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父亲他们找到了精绝古城，因为自从他在沙漠里失踪之后，我不止一次的梦到一个黑漆漆的大洞，洞口悬着一具大棺材，棺上刻满了鬼洞文，还缠了很多大铁链，棺材上面还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它是什么，每次都是极力想看清楚，那棺材上的究竟是什么，可是一到那时

候，我的梦就醒了，这半年多以来，我几乎每一晚都梦到同样的情景，我相信这是我父亲给我托的梦，那棺木一定是精绝女王的。”

我心想怎么美国人也这么迷信，还信托梦的事，但是看她神色郑重，也不敢说出反驳她的话来，只是安慰了她几句，差开话题，问她那精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Shirley杨说：“我父亲和陈教授是多年的好友，他们年轻时是同学，都很痴迷西域古文化，四八年，我父亲和家里人去了美国，文革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中国，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买下了一批文物，都是十九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们在新疆沙漠里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雅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由一些线索上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雅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市，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雅的北面，兹独暗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才冒险组织探险队进入沙漠的。他一生都被精绝的鬼洞文化所深深吸引，关于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并不多。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其实现在看只不过是一些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若干城市，一个小城也以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还混杂了其他少数民族，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亡之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了，是毁于自然灾害，还是毁于战争，都无从得知，就象是这个国家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塔克拉玛干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了出来，他的神智已经彻底不丧失了，但是相机里的几张照片和日记本，却证实了精绝古城的存在。

后来也有人曾经想按这条线索去寻找，可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直到最近这三四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

Shirley杨取出一个小包给我看，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和一本写满英文的古旧日记簿，照片的画面非常模糊，隐隐约约还可以辨别出来，照片拍摄到的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城市，中间立着一座塔，细节上几乎都看不清楚。

我问Shirley杨这难道就是……，Shirley杨说道：“是的，这是我父亲从英国买回来的，这就是那位曾经亲自到过精绝古城的探险家，华特先生的日记和照片，这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过日记中只写到他们在兹独暗河的下游，见到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进去探险，之后就没有

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最后仅剩一个神智失常的人幸存了下来。”

我跟她聊着聊着，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汽灯照亮的墙角处，那座被挖出来一个大脑袋的巨瞳石人像，它的眼睛好象动了一下，我一天两夜没合眼了，莫非看花了眼不成？

第二十二章 西夜古城遗迹

自从中午遭遇到猛烈的黑沙暴，我们追着白骆驼，闯进了这沙海中无名小城的废墟，我就觉得这座破城从里到外，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看不清那面纱下是不是隐藏着危险，所以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大家都休息了，我也不敢稍有懈怠。

突然见到石像的眼睛动了一下，虽然离得稍远，屋内灯光又暗，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巨瞳石人像旁查看。

挂在房梁上的汽灯，被灌进破屋里的狂风吹得摇晃不定，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漆黑的石人像好似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头部，下面全埋在黄沙之中。

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汽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

我见只是只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到地上，踏上一脚，耳中只听嘎吧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蚂蚁可硬得多了。

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透风，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爬进来的，Shirley杨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有只蚂蚁，让我踩死了。

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醒，让他去放哨，随后往火堆里添了些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旺一些，把汽灯熄了，便钻进睡袋睡觉。

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九点多，外边的沙暴刮了整整一夜，兀自未停，只是比起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

古城遗迹又有一大截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沙，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漠之中，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也不意味着是永远被埋住，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沙漠，随着狂风移动沙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重见天日。

郝爱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大伙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力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的骆驼。

我从包里取出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些考古方面的经验。

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外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

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看来他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对于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就会快很多。

没过多一会儿，学生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次见这种巨瞳石人像，这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体上雕刻了很多花纹，似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不过随着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暗号，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身上，也许是和祭祀行为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历史记录等相关的资料，完全没有，到现在这些也只不过是推测而已。

萨帝鹏在旁听了教授的讲解，请教道：“教授，这种石人的造型和常人差别很大，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古代有种崇拜外星人的宗教，他们见过外星人之后，就认为他们是天神，于是制造了一些这样的石人出来膜拜，这些石人身上的符号，是一种外星语言。”

郝爱国立即批评他：“小萨你平时学习起来就很不用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不要把脑筋用到歪处，怎么连外星人都搞出来了？对待历史，对待考古，要严肃。”

陈教授没有生气，反而露出慈祥的笑容：“有想象力不是坏事，年轻人，思路活跃，是很好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点都不矛盾嘛，不过，我们考古，研究历史，就是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大胆的假设，谨慎的求证。想象力要建立在现实的依据之上，缺乏依据的想象力是不牢靠的。咱们就拿这巨瞳石像来说吧，古代人喜欢通过天文现象来判断吉凶祸福，每当夜晚，他们眺望星空，会不会希望自己的眼睛看得更远一些呢？在制造石像的时候，会不会把这种愿望加入进去？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四川的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些造像，眼睛长长的延伸出去，保守的说，这极有可能寄托了一种古人对探索欲望的表达。”

我听到此处，也不禁叹服，还是教授有水平，不拿大道理压人，比起陈教授的境界，郝爱国就差太多了。

陈教授继续说：“你所说的外星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并不是一提到外星人，就意味着外国小说中虚构的科学幻想，其实最早对外星人的记载，还是出现在咱们中国古代的笔记和壁画中，早在七千五百年前，贺兰山的原始部落壁画中，就出现了身穿太空服的宇航员形象，他们一个大圆盘中走出，周围的动物和居民四散奔逃，这些恐怕不是当初的人类能靠想象力能想象出来的，那应该是一幅记录发生重大灾难和事件的，记录性质的壁画。类似的情况在周夏时期的鼎器，以及一些古籍中都有记载……”

这时安力满冒着风沙从屋顶的破洞中跳了回来，告诉众人沙暴就快过去了，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放晴，全凭真主保佑，沙子已经快吞没外边的城墙了，如果再多刮两个小时，咱们今天就要被活埋在这了。

本来众人还有些担心，虽然见风势小了，却不知什么时候能停，有了安力满这番话，就彻底把悬着的心放下了，学生们专心的听陈教授讲课，我在火堆上煮了壶茶，准备让大家喝完了就动身上路。

茶刚刚煮沸，围着巨瞳石人像的几个人突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的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有的人喊：“哎呦！这边也有！”

我急忙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一个大包，就象喷泉一样拥出无数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紧。

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窝，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了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绝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

安力满只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跑，胖子等人还想用工兵铲去拍，就在这一瞬间，蚂蚁已经多到无从下手的地步了。

Shirley杨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去过的地方多，见闻也广，只听她焦急地对众人喊道：“大伙快从屋顶爬出去，这是沙漠行军蚁，走慢一点就要被啃成骨头架子了。”

数以万计的沙漠行军蚁，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地下还源源不断的爬出更多，不仅是地下，房梁上，墙壁里，到处都在往外爬。陈教授叶亦心几个人被这骇人的情形惊得双脚软了，哪里还走得了半步。

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就连我和胖子这样的，都觉得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屋中原来那具人骨，就是它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力满这老家伙又是自己先逃了出去，他娘的，这个老油条，看见危险就跑，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

来不及去咒骂安力满这个臭老头，眼看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蚁，我一脚踢翻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固态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即就被烧焦，稍稍阻住了沙漠行军蚁的前进势头。

那些沙漠行军蚁数目太多，而且毫不迟疑的冲向火墙，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只是迟早的事。

利用这一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李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边的风沙已很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鬣晰在古城的废墟中乱蹿，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地方都冒出一片片的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些，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

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蚁酸，成千上万只一齐咬噬，就是大象也承受不住，一些沙狼和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它们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这城中的沙漠行军蚁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爬上来的行军蚁扫落。

远处的城墙下，安力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胖子：“打他帽子。”

胖子举起步枪，毫不迟疑的对准安力满扣动扳机，“啪”的一声，安力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屋顶上的人。

我对他大喊：“老头，你要是敢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胡大肯定没意见。”

安力满连连摆手，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小牛犊子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是只蚁后，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

击，惊动了藏在巢穴深处的蚁后，它们正准备迁移。

见了蚁后的这等声势，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Shirley杨叫道：“擒贼先擒王，快开枪干掉它。”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汽步枪，急得直跺脚：“这枪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啊。”话虽然这么说，还是开了枪，把弹仓中剩余的子弹，全射向了蚁后。

我摘下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了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做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

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把那巨大的蚁后身体包围，蚁后吃痛，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越滚火烧得越大，这种压缩燃料，只有一点就能燃烧十几分钟，何况这多半桶，足有一公斤左右，火越烧越大，四周的沙漠行军蚁都炸了营，奋不顾身的冲向蚁后，希望凭借数量，将火焰扑灭。

我见机会来了，对大伙一招手，拎着工兵铲当先跳下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大个子楚健背了陈教授，郝爱国叶亦心等人互相搀扶着，胖子断后，一行人都从突破口冲了出去。

这时候安力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群控制住了，大伙都爬上了骆驼，催动驼队向城外跑，身边不时有各种野兽蹿过，平时碰上都是你死我活的，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了，全都拼了命的奔逃。

驼队奔出数百米，我回头看去，古城破败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无数的沙漠行军蚁，翻翻滚滚的跟开了锅的红黑色海水一样，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不过只要没被这大队蚁群包围，就没有危险了。

安力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栓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们啃成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并不是自己先逃命。

胖子不信，用大姆指指着背上的步枪：“你甭跟我说，以后要解释，跟我这支枪解释。”

安力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也不能凭就认定他是抛下众人独自逃跑，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我不愿意就此和他闹翻，于是拦住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

我对安力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胡大会惩罚他的。”

安力满连声称是：“赞美安拉，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嘛，都是顶好顶好的朋友和兄弟嘛，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嘛。”

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的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等待着咱们，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

我们离西夜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挂在半空，在沙漠里行路，最重要的是保持自身有足够的水份，白天赶路原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夜城就可以补充清水，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

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西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象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色的黄沙，而我们这九个人十九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太过渺小，其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中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

大漠茫茫，没有边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滩的探险家，也许只有那样孤独的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真正的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是不打算那么干，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

萨帝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边让Shirley杨说沙漠行军蚁的事情，Shirley杨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只是见过沙漠行军蚁洗劫过的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

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能力和火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

他们边走边说，脚下的沙丘忽高忽低，起伏的程度前所未有，安力满说这些密集的沙丘下都是被黄沙吞没的古代城市，他引领众人走上最高的一个大沙山，指着南面告诉大家，那里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夜古城的遗址了。

我举起望远镜，向南方望去，沙海腹地的一片绿洲，尽收眼底。

沙漠中的绿洲，就象是装点黄金盘子上的绿宝石，远远看去，一座黑色的城池遗迹矗立其中。

西夜城的遗址保存的相当完好，这座城的年代也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火，从那以后，就被遗弃至今，十九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里，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都劫

掠一空。

沙漠中只剩下这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河古河道，到此为止，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里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补给点。

驼队下了大沙山，缓缓向着绿洲前进，安力满和我商议，到了西夜城多歇两天再进黑沙漠，进去了就不容易回头了，这些天骆驼们受了惊吓，又驮着大批物资，非得好好养足了脚力才能再次出发。

此言正合我意，我巴不得多停几天，好找借口劝考古队打倒回府，也别找什么精绝古城了，就在附近挖俩坑，转悠转悠得了，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再往沙漠深处走，早晚要出大事，到那时，恐怕就不会象先前几次那么幸运了。

我放慢骆驼的脚步，和陈教授并骑而行，我对他说道：“教授，咱们进了西夜城，休息个三五天，五六天再出发怎么样？安力满说骆驼们都累坏了，要不让他们歇够了，咱们就得改开11号了。”

陈教授听得不解，问道：“什么……11号？怎么开？”

我说：“教授您怎么连11号都不知道，就是拿两条腿走路啊。”说罢我用两个手指模仿两条腿走路的样子：“这不就是11号吗？”

陈教授大笑：“胡老弟你啊你，哪来的这么多新鲜词？真有意思，好吧，咱们就在里边好好修整几天，我也正想好好考察考察这座名城的遗迹。”

在沙山上看离绿洲不远，却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城墙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有些地方已经蹉陷风化，，损毁的十分严重，只有当中的主城造得颇为坚固，还依稀可见当年辉煌的气象，一些油井工人，探险队，地质勘探队，路过此处，都是在主城中留宿，用石头把门挡住，就不用担心狼群的袭击。

自从七十年代中期，内蒙新疆西藏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狼活动，大规模的狼群已经完全绝迹了，只剩下些三五成群，或是独自行动的孤狼，都不足为患。

何况我们人多，又带着枪，自然不用担心有狼，正值风季，这里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别的人来，便在主城中找了间宽敞的屋子，点燃营火，吃饭煮茶。

我和安力满两人找到城中的古井，据说几千年来，这口井就没干涸过，安力满说这是胡大的神迹，我对此不置可否，用皮桶打上来一桶井

水，井很深，放了几十米的长绳才听见落水声，拎出来之后我先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直沁入心脾，在沙漠中被毒太阳晒的火气顿时消失，心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把十九峰骆驼都安置在井旁，一一饮得饱了，又取出盐巴豆饼给它们吃，随后拎起两大桶井水回到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

这些人都累透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半块饼，吃着半截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

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水烫脚，然后把脚上的泡，都挑破了。

这一切都忙完了，我才睡觉，昏昏沉沉的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疲劳的身体，终于恢复了过来，晚上大伙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

胖子口若悬河，给众人讲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象着沙漠啊，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打只黄羊吃一口，都吃出一嘴沙粒子，特别是大小兴安岭，什么好吃的都有，自古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棒打狍子瓢舀鱼，山鸡飞进饭锅里。你们能想象得出来猎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吗？

几个学生阅历浅，都让胖子侃傻了，萨帝鹏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好奇的问道：“王大哥，什么是棒打狍子？用棍子打吗？”

胖子说：“眼镜儿啊，看你挺好学，就告诉告诉你，就是说你走在大山里，拿根棒子，随手一抡，就砸死只狍子，在河里用瓢，瞎捞都能捞到大肥鱼，这就是说物产丰富啊。”

Shirley杨哼了一声，对胖子所言不屑一顾：“沙漠也有沙漠的好处，沙漠中动植物的种类并不比森林中的少，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处于盆地的最低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森林里除了野鹿狗熊还有什么？”

我怕他们俩打起来，赶紧说屋里有女士，我们哥儿俩出去抽跟烟去。边说边把胖子拉到外边。

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照得大地一片银光，我给胖子点上支烟，劝他多让着点Shirley杨，胖子说我当然不能跟她一般见识，她们美国人不懂事，咱不能不懂啊，何况又是个女流之辈，要是个男的，早给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了。

我笑道：“没错没错，你是什么人啊，撒泡尿都能把洋灰地面滋出个大坑来，你可得务必得大人有大量，别把Shirley杨脑袋揪下来，要不咱

那工钱找谁要去，两万美子，那不是小数目。”

说笑了几句，我抬起头吐了个烟圈，只见天空中巨门星、左辅星、右弼星，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形，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现，好一组乾甲轸辉金吉星。

以前从来没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混些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风水秘术中天字卷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我连忙跑回屋去，拿了罗盘，有登上城楼的顶端，对照天空的星宿，这处吉星笼罩之地，就在城中的古井处，这是我第一次实践天星风水，心里没底，不过多半不会看错，我家这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不是俗物，那么就是说在地下水脉附近，必定会有古墓？墓葬倒是有抱水这么一说，不过这是否离得也太近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发现，我得把这件事告诉考古队，最好他们在这发现点什么，有所收获，大概就不会非要进黑沙漠了。

陈教授大喜，带着学生们兴冲冲的赶到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井的井栏和绞索都是后来重新装的，以前的早就不知在何时毁坏了。

安力满拦住众人说：“这个嘛是圣井嘛，胡大是不允许凡人下去的嘛。”

郝爱国把安力满拉到一旁，给他大谈考古的政策，发掘古墓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样才能把这笔文化财富留给人民，现在新疆盗墓事件屡见不鲜，连外国人都来偷着挖，要是政府不出面保护，这些宝贵的东西都要流失了。

我和Shirley杨商量了一下，井很深，可以做个双扣安全锁，把人吊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

那只能是我下去了，下面虽然有水脉，还是不敢大意，戴上了防毒面具，手电，哨子，工兵铲，匕首，暗中藏了黑驴蹄子和摸金符，伸手试了试绳索的坚固程度，商量好联络的办法，如果用手电筒向上晃三圈，上边的人看见了就会停住不再放绳，第二次向上晃手电筒，就是让往上拉，为了预防发生意外，还带着哨子，如果看不见手电筒的光线，就用哨声来联络。

这时安力满已经被郝爱国做通了思想工作，楚健胖子再加上他，三个人给我往下放绳子，我一点点的从井口降了下去。

这时正是晚上，除了手电筒的光线，四周全是一团漆黑，抬头也看不清楚井口的所在，越降越深，沙漠中的夜晚气温很低，再加上井中的湿度大，让人感觉从骨子里往外的冷。

井壁溜滑，难以落脚，据说这口古井的年代比去年西夜城还要久远得多，是先有这口井，后来才有的西夜城，忽然一股凉风吹来，我急忙用手电筒去照，见那井壁上有一道石门。

我对准头顶，又吹哨子又晃手电筒，这里离井口还不算远，只有十五六米深，只要大声说话，上面的人就能听见，他们接到信号，马上停止再放绳子，我刚好悬在石门靠下一点的地方。

冷风就是从石门的缝隙中吹出来的，我用手一推，感觉石门很厚，没有石锁石拴，缝隙虽然大，却推不动，需要用撬棍才能打开。

我见进不去，就发出第二次信号，让他们把我拉了上去，我把井下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奇怪，这也许不是陵墓，是条暗道之类的，天下哪有陵墓修在井边，还留条这么诡秘的通道呢？”

胖子自告奋勇：“管他是什么，乱猜也没意思，咱们进去一看便知，你们把我弄下去，我去撬开石门。”

我说：“算了吧，要下去还是我拿着撬棍下去，胖子你太沉，万一把绳子坠断了，我们还得下井里捞你去。”

这次我们做了一条绳梯，这样石门开了之后，谁想下去就可以从绳梯爬下去，最后决定下去的人包陈教授、Shirley杨、萨帝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面。

仍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经常开合，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没开启过，在绳梯上使不上力，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了一番力气。

石门后是砖石结构的甬道，宽敞工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面的Shirley杨他们下来，一个一个把那三人拉进了甬道。

Shirley杨分给众人一种药片，说能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面走就万无一失了。

四人向里面走了大约五十来米，一连经过两道石门，最后一道门密封得很紧，石门上浮雕着不知名的异兽，门缝上贴着死兽皮，用平铲把兽皮一块块的切掉，才得以把门打开。

走到尽头，就进入了一间宽敞干燥的石室，长宽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米，高三米，四个人站在里面一点都不显得局促拥挤。

这空间虽然宽敞，气氛却决不轻松，地上累累白骨，都找不着能下脚的地方，看那些骨头都是些动物的，极其松散，一踩就碎，四周立着几十根木头柱子，上面绑着一具具风干的人类尸骨，看体型全是壮年男子。

我和陈教授Shirley杨三人都久经历炼，只是觉得这地方诡秘，没觉得害怕，只有萨帝鹏见到这么多干尸，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教授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一步也不敢远离。

Shirley杨看了看那些干尸，叹道：“真惨啊，都是殉葬的奴隶或囚徒之类的人吧，实在太野蛮了。”

陈教授对众人说道：“看来这里是间举行祭祀重要死者的所在，这是古时蒲墨的风俗，这些个人都是罪犯，绑在沙漠中活活渴死，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到这里，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身上，咱们找找看，这里应该有间墓室。”

我们转了一圈，四处查看，四面都是石壁，敲击了几下，后面显然是实心的，不会有什么别的空间。

还是Shirley杨心细，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我把地上的碎骨头都拨开，地面上露出一块也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两端还有两个拉环。

我招呼萨帝鹏帮我把石板拉起来，见他全身抖成一团，忍不住好笑，便让他顺原路回去，免得再这里吓尿了裤，顺便把郝爱国换下来，他一定对这诡异的墓穴感兴趣。

萨帝鹏象得了大赦，匆匆忙忙的跑了回去，陈教授又好气又好笑：“唉，这个孩子，胆子太小，不是干考古的材料啊。”

我和Shirley杨合力拉开地上的石板，随后扔进去一支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大的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和内地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没有任何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方方正正的，倒像是口大箱子。

这种墓穴和棺木的形式别说我没见过，以陈教授之渊博，都瞧不出个究竟，这恐怕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代少数民族墓葬形式，很大程度上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但是弄得似是而非，加入了很多他们自身的东西，实在是罕见已极。

这时郝爱国带着楚健赶来了，他一见这里的情景，激动得俩眼冒光，戴上防毒面具，第一个跳了下去，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后脑勺都快乐开花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严肃古板的人，想不到此时他象个孩

子，他现在就差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了。

我们也陆续下到底层的墓室，一看周围，都忍不住“啊”了一声，墓室的四壁，全是精美绝伦的彩色壁画。

陈教授看到其中一副，也激动得够呛：“这……这画里记载的事，和精绝国有关啊。”

我最想看的东​​西是值钱的陪葬品，这口棺材不小，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好东西，虽然当着教授他们不能拿走，但是也能开开眼，我现在感觉是个贵族的墓就比那黑风口那座将军墓奢华。

但是陈教授在看墓室的壁画，并没理会中间的棺木，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只听陈教授给郝爱国他们讲评这些壁画。

这前面几副画说明墓主生前是姑墨的王子，姑墨是精绝的属国，倍受欺压，每年都献去了大批的财宝和牛羊奴隶，他曾经去向精绝女王请求给他的臣民自由，一连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女王的面。

这副画大概是说他不甘心，勇敢的王子是太阳战神的化身，他独自潜入精绝想刺杀邪恶的女王，却发现一个大秘密。

我听着听着也被教授的话吸引，我很好奇那究竟是什么秘密？走过去和Shirley杨等人一起倾听教授的解说。

陈教授走到下一幅壁画旁，仔细看了良久：“这个意思可就很古怪了，你们看这画上王子躲在角落里窥探，精绝女王的脸，在所有的壁画中，都是蒙着面纱，这张画中女王只有背影，她一只手揭起了面纱，对面的一个人，好象是奴隶之类的，就变成了一团影子……消失了？”

我听得糊涂，正想细问，却听Shirley杨说道：“这女王是个……妖怪。”

“妖怪？”陈教授闻言稍稍愣了一下，随即对Shirley说道：“有意思，说说你的想法。”

Shirley杨指这壁画说道：“画这壁画的画师绘画技艺很高，构图华丽而又传神，叙述的是蒲墨国王子生平的重大事迹，虽然没有文字的注释，但是特征非常鲜明，我们可以通过壁画得到直观的感受，清楚的了解画中的事件和人物。”

我一边听她对壁画的解析一边仔细观看，确实如她所言，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建筑、神态都惟妙惟肖，如果对西域文化有所了解，可以通过画中的这些信息，大致掌握画中所记录的事件背景。

只听Shirley杨继续说道：“教授您刚才所说的这副壁画，是所有壁画中最难理解的一幅，画中女王揭开了始终罩在脸上的面纱，她对面的一个人物，就变成了虚线，这所有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变成了虚线，只画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从这个仅有的轮廓上，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身份……，只能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刺客之类的人，是女王想要除掉的一个敌人。”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口问了一句：“杨大小姐，你的意思是……画中这个人见了女王的脸，就此消失了？”

Shirley杨说：“胡先生说的差不多，倘若用我的话来解释，我会说成是女王的眼睛看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摇头苦笑：“大活人？看一眼就没了？消失了？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实不相瞒我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陈教授似乎可以理解了Shirley杨的意思，示意让她接着说下去。

Shirley杨说：“我虽然只是推测，却并非凭空而谈，家父生前喜欢读一本叫做《大唐西域记》的书，是唐代高僧玄奘所著，我也曾看过数遍，书中记载了很多古西域的传说，有些是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真实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沙漠女王的传说，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城市，城中居住着一个来自地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统治征服了其他的周边小国，经过数百年后，王位传至最后一任女王，传说这位女王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回不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里，恐怕只要那些失踪的人自己才知道。女王采取高压统治，她要所有邻国的百姓，都把她当做真神贡奉，所有反抗的人一律活活的剥皮处死，也许是她的举动触怒了真主，女王没折腾几年就身患奇疾，一命呜呼了。”

那些奴隶们最怕的就是女王，她一死，奴隶们和周边受女王欺压的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血洗了女王的王城，联军准备要毁坏女王的陵墓，就在此时天地变色，可怕的风沙将王城和联军一起吞没，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使得王城再次重见天日，有些旅人经过那里，他们只要是拿了城中任意一点财物，就会引发沙漠风暴，烟云骤起，道路迷失，拿了女王财宝的人永远也无法离开。

但是这个传说中神秘的王城，邪恶的女王，以及年代背景等等信息，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今日在此见到墓中的壁画，对照那个远古的传说，两者竟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让人觉得那不仅是个传说，也许

在尘封的历史中，真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

Shirley杨让众人看接下来的几副壁画：“我们之所以敢肯定，画中的女王就是精绝女王，是由于精绝人特殊的服饰，还有精绝独特的建筑物，装饰品，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教授，胡先生，你们再看后边的几幅壁画，更加证明了我推论的可靠，这几幅壁画表达的意思很明白，王子行刺没有成功，他回国后继续谋划怎么样除掉女王，这时王子遇到了一位遥远国度来的占卜师，占卜师让王子将特制的慢性毒药藏进金羊羔肉中，然后进贡给女王。果然过了不久传来女王暴猝的消息。而同时，王子也因为操劳过度，过早的去世了，他和他心爱的妻子合葬在一起。占卜师设计了一个陵墓，把他们安葬在圣井的祭坛下边。”

原来是先有上面的祭坛，然后才修的这间墓室，而这壁画中记载的事件，与那个书中的传说丝丝入扣，陈教授见Shirley杨虽然是摄影师，但是毕竟出身考古世家，家学渊源，老同学有女如此，甚觉欣慰，这时想起那位失踪在沙漠深处的老友，又不由得老泪纵横。

Shirley杨对教授说：“您多保重身体，别太难过了，这次咱们收获不小，对精绝遗迹的了解有了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我相信不久之后，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精绝古城，先父在天有灵，也能瞑目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本想找到个古墓，让他们就此掉头回去，没想到事与愿违，看这情形，再劝他们也没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假装看不见了。

我忽然想起Shirley杨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便问道：“杨大小姐，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时说起过，女王是西域第一美女，别的女人在她面前，就如同星星见到了太阳般黯然失色，怎么又说她是个妖怪？她倘若真是妖怪，咱们去找她的墓穴，岂不是送死吗？”

Shirley杨说道：“这些事都是传说，加上咱们的推论，并不一定能够肯定就是事实，考古就是这样，传说，记载，出土的古物，再加上学者的推测，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的接近真实，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还原。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一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现象，在古代就会被夸大成妖魔鬼怪或者神迹，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些现象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神和恶魔，而是科学的探索领域还不够广泛，再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能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不解之谜的答案。”

我又问道：“那么精绝国女王用眼睛可以把人变没了，这件事在科学

与文明都很发达的今天，咱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Shirley杨说：“胡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在美国肯萨斯洲的特殊现象与病理研究中心，曾经出现了一位奇特的患者，这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他从小就有一种特异功能，长时间凝视一个直径小于五公分的物体，这件物体就会消失，如同蒸发在空气中一样。邻居们把这个男孩视为异类，说他是妖怪。他的父母也深受困扰，所以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治好。”

这可奇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中国的事我知道的都不多，更别说美国的异闻了，这种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听上去和那妖怪女王如出一辙，最后这小孩被治好了吗？

Shirley杨说：“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脑电波异于常人，他的脑神经和视觉神经产生出一种搬运能量，这种能量连接着一个虚数空间（无法探知的空间），这种特异功能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是三十亿分之一，最后有一位研究人员找出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磁性头盔套在小男孩的头上，一年之后，他的特异功能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军方曾经计划把这个小孩秘密的送到军事研究所里，但是这事败露了，在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军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有些嘀咕，那传说中的邪恶女王，只怕不是那个美国小孩那么简单，死我倒不怕，倘若我们真的找到女王的古墓，万一被她变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那便如何是好？反正先走一步看一步吧，真有危险，我就使用强硬手段把他们带回来，谁敢不服从命令？他娘的，我就不信了，这几个知识分子的胳膊还拧得过我老胡的大腿不成，还反了他们了。

这一番长谈，浪费了不少时间，周围的壁画都研究完了，我请示陈教授，棺材里面的东西，咱还看吗？

第二十三章 黑沙漠

陈教授连连摇头：“开不得，蒲墨王子夫妻合葬的这口棺木，是国宝啊，咱们现在没有条件，环境也不合适，一旦打开就会破坏密封的棺木和里面的物品。咱们此行的目的是向上级提交评估报告，申请发掘，或者对这些古代文明遗产给予应有的保护。回去让爱国带着楚建他们把记录做好就行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

看来我是没机会看看这棺里有什么好东西了，明知道教授说的有理，仍然免不了有些失望，当下和他们一起爬回了上一层的祭祀间。

祭祀间的石门上原本封着很多兽皮，都被我用平铲切碎了，陈教授

说这些都是牛羊的皮，为了保持祭祀间的干燥，隔绝圣井的水气，古代蒲墨人把活的牲口带进祭祀间宰杀，之后马上把刚剥下来还带着热血的兽皮，贴在石门的缝隙上，而牛羊的肉和内葬则切割干净，只流下骨头，石门直到下一次祭典才会再次开启。这种宰杀牲畜剥皮剔骨，木桩绑干尸的诡异仪式，是为了保持圣井的水源，让它永不干涸，古代沙漠中的人们认为生命的灵魂来自神圣的水，这和达尔文的生命起源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们不可能再用那些兽皮来封住石门，除了骆驼这周围没有大型动物，但是十九峰骆驼对我们而言，格外的珍贵，自是不能剥骆驼皮封门，只是用数层胶带贴住。

考古队在西夜城休整了三天，便向南出发，终于进入了当地人称为“黑沙漠”的沙海，这里再也见不到沙漠中的胡杨，也没有高低起伏的沙山，四周的沙丘落差都差不多，象一个个扁扁的馒头，无边无际，在地面上，向任何角度看，都是同样的景色，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

我问安力满以前有没有进过这片沙漠？

安力满老汉苦笑道：“这是黄沙的地狱嘛，连胡大他老人家都不愿意来的嘛，我嘛，也只是少少的来过一次，这不就是现在这一次的嘛。要不是你们的干部老爷，和胡大宠爱的白骆驼嘛，我是死一百次也不会来的嘛。”

抱怨归抱怨，安力满被人们称做沙漠中的活地图，绝非浪得虚名，他对沙漠的熟悉，就如同女人摆弄锅碗瓢盆，他虽然也是平生头一遭进入这片禁忌的黑沙漠，但是用他那只沙狐般的眼睛，硬是能发现那些沙窝中的梭草，沙蒿等植物，他就是跟着这些植物的踪迹，以及他长年在沙漠中摸爬滚打的经验，才能带领考古队前进。

沙漠中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水系，但是塔里木河等水系，很多都渗进了沙中，表面上寸草不生的沙漠，在深深的地下，也许就是奔流汹涌暗河。

一些专门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就凭借着地下水脉那一点点上升到沙漠表面的水气，顽强的生存着。其实这里除了少量的植物，也有许多动物，不过多半都是在阴冷的夜晚才出来觅食。

在汉代包括更早的时候，塔克拉玛干被称为“古老的家园”，当时这一地区沙化程度并不严重，河流还没有渗入地下，到处都有绿洲和城镇、戍堡、佛寺、驿站，无数的商队携带着丝绸香料茶叶往来于此，直到元代，那位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还随商队经过这里前往中原。

中国到了明代的时候，横垮欧亚的奥斯曼帝国崛起，战争阻挡住了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商业贸易，那个时代，是属于海洋的时代，航海家们开辟了新航线，往来贸易的主要路线由陆地转向了大海，这个伟大的时代又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

再加上沙漠侵蚀日益严重，生存环境的恶劣，沙漠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就此彻底衰败，昔日的繁荣与辉煌都被天神带走了。

黑沙漠是最早被众神遗弃之地，这里的文明到晋代就停止了，传说中胡大的愤怒，吞没了异教徒的城池，一直到今天，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

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天空刮得微黄，不过风沙不大，又刚好遮蔽了太阳，可以在白天赶路。

Shirley杨用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本，边走边和安力满商量行进的路线，笔记本上记载离开西夜城，那些探险家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大批石头坟墓，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进行挖掘，所以在笔记中绘制了详细的路线。

安力满的经验加上Shirley杨的笔记本，虽然无法精确的定位，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晚上宿营时安力满找到了一片凸地，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把骆驼安顿下来，随后在沙丘背风的一面，点了火取暖。

这一天走得十分辛苦，主要还是因为风沙，虽然风不大，但是刮得人心烦意乱，安力满唠唠叨叨的说现在是风季，在黑沙漠平均两天就有一次这种天气，没有风的时候，恶毒的太阳会吸干旅人身上最后一滴水份。

胖子说：“热点好，出汗能减肥，太阳晒晒，倒也痛快，只是这么不停的刮风，路上连话都说不了，实在气闷。”

安力满说你懂什么，这里才是黑沙漠的边缘，再走五天才算进入深处，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认识一些进去过的朋友，他们都是从黑沙漠走回来的幸存者。

黑沙漠的可怕之处，不是陷人的流沙子，也不是能把汽车啃个净光的噬金蚁，也不是黑风暴，传说在深处有一片梦幻之地，人们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湖泊、河流、美女、神兽、雪山、绿洲，那些又渴又累的人自然是奔着那些美景拼命的走啊走，可是直到渴死累死，都走不到。其实那都是魔鬼布置的陷阱，引诱人们去死在里边。不过胡大会保佑咱

们的，阿拉胡阿嘛。

Shirley杨说：“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不知究竟的人，的确容易被迷惑。”

正说话间，叶亦心过来把Shirley杨拉到一边，俩人悄声嘀咕了几句，Shirley杨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去那座沙丘后边有点事。”

我知道可能是叶亦心要去方便，她胆子小不敢自己去，要拽着Shirley杨陪她。便对她俩点点头，嘱咐道：“带着手电筒和哨子，有事就使劲吹哨子，快去快回。”

Shirley杨答应一声就和叶亦心手牵手的走向不远处一座沙丘后边。

胖子问我还有酒吗？

我说没了，就算带上一桶白酒也架不住你这么喝，喝几口热水赶紧睡觉吧，过个五六天要是找不到水源，到那时候，连每人每天的饮水配给量都要减少了。

这么说只是吓唬吓唬胖子，就算找不到沙漠中的暗河，我也有办法保证所，让有人都能有最低限度的饮用水。

不过那是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很麻烦，但是的确管用，我当兵的时候学到过荒漠求生术。没有水，在沙漠里是死路一条，人体的三分之二都是水，失去百分之五的水份就会产生脱水症状。

安力满最初死活不肯进黑沙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黑沙漠没有淡水，地下虽然有暗河，但是根本挖不了那么深，从梭梭这种沙漠荒草的根处往下挖，三五米之下，只有湿沙和咸水，越喝越渴。

这种方法安力满也懂，我跟他反复研究过这种办法的可行性，私下里约定，走到连梭梭都不长的地方，就绝不再往前走半步了，他这才同意。

在军队接受过沙漠求生训练的人都学过，新疆的沙漠中较浅处，多是矿物含量较多的咸盐水，在沙漠植物根颈处向下挖，可以挖到湿沙和咸水，通过简易的阳光蒸发、过滤处理后，就可以得到少量淡水，虽然少，确足够维持人的生命。

这时风沙稍稍大了一些，对面沙丘后一阵尖锐的哨声传了过来，众人都是一惊，随手抄起工兵铲、步枪奔向事发地点。好在离得极近，只有不到两百步的距离，三步并做两步，顷刻即到。

第二十四章 石头墓

只见叶亦心有一半身子陷在沙中，她不断的挣扎，Shirley杨正抓住她的手臂，拼命往外拖她。

忙乱中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

我们顺着地上的足印冲上前去，不顾一切的拉住叶亦心准备救她，有几个人来不及找绳索，便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想套住她的胳膊。

没想到也没使多大力气，就把叶亦心从沙中拖了出来，看那样子倒不是流沙，叶亦心吓坏了扑在Shirley杨怀中哭泣。

大伙问她们怎么回事？是不是流沙？

Shirley杨边安慰叶亦心边对众人说道：“我们刚走到沙丘后面，叶亦心就一脚踩空，整个身子陷下去一半，我就赶紧拉住她，随即吹哨子求援，不过似乎不是流沙，流沙吞人速度快吸力大，倘若真是流沙，凭我的力气根本就拖不住她，而且她落下去一半之后，就停住了，好象下边是实心的，要不然你们闻讯赶来，中间耽搁这十几秒，要从流沙里救人已经晚了。”

叶亦心也回过神来，抹着眼泪说：“我好象在沙子下边踩到了一块石板，石板下有一段是空的，被我一踩就塌下去了。

Shirley杨奇道：“难道是那些石头坟墓？咱们去瞧瞧。”

我们用铲子挖了几下适才陷住叶亦心的地方，不算厚的一层黄沙下，与沙丘的坡度平行，赫然露出一面倾斜的石墙，石墙上被人用炸药炸出一个大洞。

看来炸开的时间不久，也就是最近这几天的事，风沙将破洞的洞口薄薄的遮住了一层，叶亦心就是踩到这个破洞边的碎石陷了进去。

众人望着那石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分明就是个石头墓啊，难道已经被盗了？

我仔细查看洞口的碎石，和爆炸冲击的方位，精确的小型定向爆破，我做了那么多年工兵，自认为对炸药的熟悉程度，和背毛选差不多，要让我来爆破这石头古墓，顶天也就是这种水平了。

这是充分了解岩体的耐破性，爆炸只是把石壁炸塌，碎石向外扩散，丝毫没有损坏石墓的内部。

看炸药的威力，绝不是民用炸药。离开部队的好几年，难道现在连现役解放军也倒斗了？肯定不是，也许是偷来的炸药。而且在这种茫茫无边的大沙漠，倒斗的人是怎么找到这些古墓的？这附近地形地貌完全

一样，难道这世上除了我这个半吊子水平的，还真有其它会看天星风术的倒斗高手？

对沙丘的清理面积越来越大，这是一面槌形的石墙，除了被爆破的这面，其余的部分都深埋在黄沙之下。

这是一座魏晋时期典型的石头墓，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麻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夜遗迹附近十分常见，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埋在黄沙下面，露出外边的黑色尖顶，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子塔，在石墓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

现在这些石墓已经被沙漠彻底覆盖，很难寻觅其踪影了，陈教授估计可能是和前几天的那次大沙暴有关，大风使这座石墓露出了一部分，没想到那些盗墓贼来得好快，考古队还是来晚了一步。

新疆的古墓和遗迹，在历史上遭到最大的一次洗劫是在二战之前，十九世纪早期，塔克拉玛干东部的楼兰，南面边缘的尼雅，那些地方的文物几乎都被抢光了，现在盗墓贼们都把爪子伸向了西南的黑沙漠一带，这里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却是盗墓贼的乐土。

这一路上我们已经见到了若干处被偷盗损坏的古墓，难怪陈教授如此焦急，拼了老命也要进沙漠，如果再不制止这一带的盗墓活动，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什么都剩不下来。

墓穴的破洞里黑呼呼的，我和陈教授郝爱国等人打着手电筒进去查看，墓室相当于一间小平房大小，里面散落着四五口木棺，棺板都被撬坏，丢在一旁，到处都被翻得一片狼籍。

看那些棺木，有大有小，似乎是一处合葬墓，棺里的古尸只剩下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长发多辫，只有头部保存比较完好，身体都已破碎，其余的料想都被盗墓贼搬走了。

新疆沙漠中的古墓，与财宝价值相等的，就是墓中的干尸，我听陈教授讲过，古尸分为带有水份的湿尸，如马王堆女尸，还有蜡尸，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过的尸体，冻尸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鞣尸则类似于僵尸，其余的还有象标本一样的灌尸、醋尸等等。

干尸中也分为若干种，有用石灰或木炭等干燥剂放在棺木中，形成的干尸，也有象古埃及用特殊防腐处理技术，人工制造的木乃伊。

而新疆的干尸则完全是在一个高温，干燥，无菌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种干尸，年代稍微久远的，就相当值钱，海外一些博物馆、

展览馆、收藏家们争相高价收购。

陈教授见这处石墓中的其余干尸都被盗了，而且破坏得一塌糊涂，止不住唉声叹气，只好让几个学生把墓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整理，看看还能不能抢救出什么来。

我担心教授太激动，身体承受不住，就劝早点休息，陈教授又嘱咐了郝爱国几句，让他带人把石墓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就由胖子送他回营地休息了。

第二天风还是没停，就这么不紧不慢的刮着，考古队出发的时候，陈教授找到我，他说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天，也许有一队盗墓贼已经早于咱们进入了黑沙漠深处，咱们不能耽搁，最好能赶上去抓住他们。”

我随便应付了几句，心想可他娘的千万别碰上，同行是冤家，何况盗这处石头墓的那帮家伙，有军用炸药，说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得大打出手，我倒是不在乎，问题是这些考古队的知识分子，万一出现了死伤，这责任可就太大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茫茫沙漠，两队人要想碰上，谈何容易，要不是我们昨天见这座沙丘是这附近最高的一处，也不会在那宿营，就更加不会误打误撞遇到那被盗的石墓，哪还有第二次这么巧的事，也许那些家伙偷完干尸就回去了。

随后的这十几天里，考古队在黑沙漠中越走越深，最后失去了兹独暗河的踪迹，连续几天都在原地兜开了圈子，兹独在古维语中的意思是“影子”，这条地下河就象是影子一样，无法捕捉，安力满老汉的眼睛都瞪红了，最后一抖手，彻底没办法了，看来胡大只允许咱们走到这里。

众人人困马乏，谁也走不动了，这几天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太阳挂在天上的时间格外的长，为了节约饮用水，队员们白天就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支起防雨帆布，吸着地上的凉气，借以保持身体的水份，只有晚上和早晨才行路，一半路骑骆驼，一半路开11号。

再往前走，粮食和水都不够了，如果一两天之内再不走回头路，往回走的时候，就得宰骆驼吃了。

我看着这些疲惫已极、嘴唇暴裂的人们，知道差不多到极限了，眼见太阳升了起来，温度越来越高，便让大家挖坑休息。

安顿好后，Shirley杨找到我和安力满，商量路线的事。

Shirley杨说：“胡队长，安力满老先生，在我那本英国探险家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那位英国探险家也是在黑沙漠深处失去了兹独暗河的踪迹，在这一片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中，两座巨大的黑色磁山迎着夕阳的余辉相对而立，如同两位身批黑甲的远古武士，沉默地守护着古老的秘密，穿过象大门一样的山谷，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出现在眼前。”

第二十五章 扎格拉玛山谷

“磁山？”这两天我的机械手表不是停，就是走得时快时慢，我还以为是廉价手表质量不行，在沙漠里坏掉了，莫非咱们就在那两座磁山附近？

安力满也想起听人说去过，黑沙漠腹地，有一红一白两座扎格拉玛神山，传说是埋葬着先圣的两座神山。

Shirley杨又说：“如果沙漠中真的有这样两座山，那么兹独暗河有可能在地下，被磁山截流，离地面的距离太深，所以咱们就找不到了，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都用在寻找暗河的踪迹上，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说的没错，磁山应该就在附近了，胡先生，今天晚上就要再次用到你天星风水术的本事了，别忘了，咱们先前说过的，找到精绝古城，酬金多付一倍。”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精绝城的信心，听她如此说，只好晚上一试，倘若能找到那扎格拉玛山，我的酬劳就会增加到两万美子，找不到我们就必须要打道回府了。

说实话，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盼着找到精绝古城，听过那精绝女王的故事之后，一个神秘而又妖艳的形象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沙漠的深处，象是有一道无形的魔力吸引着我，不知道陈教授、Shirley杨、以及那些一去不回的探险队，他们是不是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这天白天，格外的漫长，我恨不得用枪把天上的太阳打掉，把沙坑挖了很深很深，却一丝凉气都感觉不到。

虽然坑上支着厚厚的帆布，人躲在阴影里，身体躺在沙窝中，仍然感觉象是被放在烤炉里，身体单薄的叶亦心可能被晒糊涂了，睡着睡着说起了胡话。

大伙担心她是在发高烧，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跟沙子一样热，根本无法分清是不是再发高烧，怎么推她，她也不醒。

我们的水还有一些，够用五天左右，另外还剩下两袋子酸奶汤，那是留在最后时刻用的，此时也没什么舍不得了，我取出一袋，让Shirley杨喂她喝了几口，又给她服了一些药。

叶亦心喝过药后，渐渐安静了下来，却仍然昏迷不醒，大概是患上急性脱水症了，这可麻烦了，我对陈教授等人说了现在考古队面临的情况。

也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路是今天晚上就动身往回走，回去的路

上，最后几天要吃骆驼肉，喝咸沙窝子水，开11号，即使这样做，也不能保证叶亦心的生命安全。

另一条路是硬着头皮，继续找精绝城，如果城里有水源，她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

陈教授说咱们面临的困难很大，考古事业虽然需要献身精神，但是叶亦心这么年轻，咱们要对她的生命负责，第一条路虽然稳妥，但是没补给到足够的清水，回去的路将十分艰难。第二条路比较冒险，但是咱们已经来到扎格拉玛附近了，有六成的把握找到精绝，这些古城都应该有地下水脉，不过两千年过去了，水脉有没有干涸改道，都未可知。现在何去何从，咱们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观点吧。

胖子首先说道：“我这腰围都瘦了整整两圈了，咱们要是再向沙漠深处走，以后你们干脆叫我瘦子算了，我提议，一刻也不多停，太阳一落下去，咱们就往回走，说不定回去还能剩下小半条命。”

郝爱国萨帝朋二人比较稳重，也赞成往回走。

相比之下，认为找到精绝城这办法虽然冒险，却值得一试的人更多一些，毕竟大家付出这么大的艰辛和代价，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也希望能在古城的遗迹中找到清水，救叶亦心的命，回去的路上喝咸沙窝子水，身体健康的人也勉为其难，何况她病得这么严重，向回走，就等于宣判了她的死刑。

我和Shirley杨，楚健，教授都是这种观点，除了叶亦心昏迷不醒之外，只剩下安力满老汉没表态了，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脸上。

如果他的观点是往回走，那么我们就刚好是四对四，不过安力满是向导，在这件事上他的决定是很有份量的。

我对安力满老汉说道：“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你的话关系到叶亦心的性命，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安力满老汉叼着烟袋，眯起眼睛望了望天上的太阳，开口说道：“我嘛，当然是听胡大的旨意嘛，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胡大会指引咱们的嘛。”

我指了指天空：“那您倒是赶紧问问啊，胡大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安力满把老烟袋敲了敲，插回到腰间，取去那块破毯子，一脸虔诚的开始祈祷，把双手掌心向内，对着自己的脸，念诵古兰经的经文，脸上的表情虔诚而庄严，浑不似平日里那副市侩狡猾的样子。

他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的什么意思，越等他越念不完，

胖子等得焦躁，便问道：“我说老爷子，还有完没完啊？”

安力满睁开眼睛，笑道：“胡大嘛，已经给了咱们启示了嘛。”说罢取出一枚五分钱硬币，给大伙看了看，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前进，画的一面则按原路返回，请这里年纪最长的陈教授抛到天上去，落下来的结果，便是胡大的旨意。

众人哭笑不得，敢情胡大就这么传达旨意？陈教授接过硬币高高的抛到半空，所有的人都抬头看那枚硬币，阳光耀眼夺目，但见硬币从空中落下，立着插进了沙中。

便是抛十万次也未必有这么凑巧，安力满连连摇头，满脸尽是沮丧的神色，忘记了这里是被胡大抛弃的黑沙漠了，胡大怎么可能给咱们指点路途呢。

我们正挠头称奇，却听Shirley杨指着远处叫道：“上帝啊，那里就是拉格扎玛山？”

沙漠中空旷无比，千里在目，只见她手指的方向，正对着陈教授抛硬币落下的方向，天地尽头处，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只是离得远了，不仔细看根本瞧不清楚。

我们急忙取出望远镜，调整焦距观看，一道黑色的山脉，在万里黄沙中犹如一条静止的黑龙，山脉从中截断，中间有个山口，这一些特征都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记载的一致。

去年Shirley杨的父亲，带着一支探险队，就是凭着这些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曾见到过这座神山，如果他们曾经到过这里，那么遇到了什么呢？是什么使他们一去不回？

想到这里，我在烈日下竟然感到了一丝寒意，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欢欣鼓舞的气氛冲淡了，我们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在最后时刻找到了进入精绝古国的大门。

不过安力满曾经说过，黑沙漠中有一片梦幻之地，在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那些奇景都是把人引向死亡深渊的幻象，我们见到的那两座神山，是真实的吗？

随即一想，应该不会，首先沙漠中的幻象都是光线的折射而产生的，那些景观千奇百怪，大多是并不存在于沙漠中的景色，而那黑色的山脉，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过，应该是绝对真实的。

既然离精绝古城不远了，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出发前往，不过我们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多办都是推论和搜集的一些相关传说，唯一可

靠一点的证据，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究竟能否找到精绝古城，甚至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座古城都很难说，也许一切都是一些人以讹传讹，传说往往都是这么来的。

在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好象就有这种感觉。

那王城的遗迹是否没有再次被黄沙埋没？城中能不能找到水源？埋葬精绝女王的古墓是在城中？还是另在它处？城中真的有堆积如山的财宝吗？那个妖怪女王究竟是什么？她死了之后还会对外人构成威胁吗？Shirley杨的父亲等人是不是真的死在精绝的古城之中？能找到他们的遗体吗？那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城中遇到了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傍晚时分，考古队向着扎格拉玛出发了。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瞅准了方向，直走到后半夜才来到山口，其时月光如水，沙漠好似一片寂静的大海，就在这沙的海洋之中，扎格拉玛山山势起伏，通体都是黑色的石头，越近瞧得越是醒目。

说是山，不如说是两块超大的黑色石头更为恰当，这两块巨石直径都在几十公里左右，只在沙海中露出浅浅的一条脊背，更大的部分都埋在地下，也许在下边，两块巨石本身就是连为一体，而山口可能只不过是巨石上的一个裂缝而已。

这种黑色的石头中含有磁铁，平均含量虽然不高，却足以影响到测定方位的精密仪器，我们也感觉到身上带的金属物品，逐渐变得沉重起来。

月光照在黑色的石头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山口里面黑咕隆东的，除了昏迷不醒的叶亦心之外，所有的人都从骆驼背上下来步行，我提醒大家把招子都放亮点，在这魔鬼的嘴中行路，万万大意不得。

我和安力满在前，胖子楚健断后，Shirley杨等人在中间照顾叶亦心，队伍排成一行纵队，缓缓进入了山谷。

这山被古代人视为神山，传说埋葬这两位先圣，这多半是神话传说，但是从风水方面来看，这里也真算得上是占尽形势，气吞万象，黑色的山体，便是两条把关的黑龙，山上能埋先圣是虚，倘若山后果真有那精绝女王的陵寝，却是一点都不出人意料。

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彻底沙化后，沙漠的整体正在

逐渐南移，这才把原本埋在黄沙深处的神山重新露出。

月过中天，南北走向的山谷中更是黑得深手不见五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越是往前走，心中越是忐忑不安，出了山谷，真的能找到精绝古城吗？找到了古城，那城中的水源还有没有？最担心的就是叶亦心的病情，她的急性脱水症，必须要用大量干净的冷盐水治疗，假如三天之内还找不到水源，她这条命算是要扔在沙漠中了。

我们的表早就停了，不知究竟走了多少时间，凭直觉估计，再过一会儿天应该快要亮了，而这时骆驼们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情绪明显的焦躁不安。

安力满老汉连忙又吹口哨又吆喝，使出浑身解术让群驼镇静下来，他的这十九峰骆驼，都是身强体壮百里挑一的公驼，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天，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四周本来就黑，加上这些骆驼一闹，更是增加了队员们心中的恐惧，Shirley杨担心叶亦心被骆驼甩下来，忙和郝爱国一起把她从驼背上抱了下来。

我招呼胖子过来，让他辛苦一些，先背着叶亦心，这山谷诡异得紧，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不可耽搁，尽快出去才是。

胖子倒挺乐意，一是叶亦心本就没多少份量，自打进了沙漠，日晒缺水，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另外背个大美妞儿，也不是什么坏事，他象背小孩似的把叶亦心负在背上，连连催促前边的安力满快走。

然而任凭安力满怎么驱赶，那些骆驼死活不肯向前走上半步，安力满老汉也开始疑神疑鬼，又开始念叨，怕是胡大不肯让咱们再向前走了，赶紧退回去才是。

眼看就要出谷了，其余的人如何肯原路退回，一时队伍乱成一团，Shirley杨对我说：“莫不是前边有什么东西，吓得骆驼们不肯前行，先扔个冷烟火过去照一照，看清楚了再做道理。”

我在前边答应一声，取出一枝照明用的冷烟火，拍亮了扔向前边，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小段，两侧是漆黑的山石，地上是厚厚的黄沙，空山寂寂连棵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当下我向前走上几步，投出第二枚照明烟火，眼前一亮，远处的地上坐着一个人，我们走过去看，只见那人身穿白袍，头上扎着防沙的头巾，背上背有背囊，一动不动，原来是个死人。

众人尽皆吃了一惊，在沙漠中遇到死人或者干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这具尸体却是与众不同，死者是个男子，嘴上遮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瞪视着天空，死不瞑目，也许是死得太快，还来不及闭眼。

死亡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就在几天之内，他露在外边的皮肤只是稍稍干枯，最古怪的地方是他的皮肉发青，在烟火的照射下，泛出丝丝蓝光。

有几个人想围过来看，被我挡住，这人的死法太过怪异，千万不要接近，楚健忽然叫道：“胡大哥，你瞧，这还有另一个死尸。”

我头皮稍稍有点发麻，接连两具死尸，会不会还有更多？随手又扔出几个冷烟火，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果然不止两具尸体，全边的地上，横倒竖卧着四具男尸。

这些死者装束相同，死法也是一样，都是惊恐的瞪着双眼，死得怪模怪样。地上还散落着几支苏式AK47和一些背包。

我抽出工兵铲当做武器防身，走过去捡起其中一支一看，子弹是上了膛的，他娘的奇了怪了，这些是什么人？在新疆有些偷猎者都是使用国外的雷明顿，或者是从部队里搞出来的五六式，怎么会有苏制的AK？难道他们就是盗石墓的那批盗墓贼？

我又打开其中一个背包，里面有不少标有俄文的军用黄色炸药，估计这些军火都是从阿富汗流进新疆境内的，被这些盗墓贼收购了来炸沙漠中的古墓也不奇怪，只是这些武装到了牙齿的家伙怎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山谷里了？

我用枪管挑起坐在地上那具男尸脸上的头巾，只见他长着大嘴，似乎死前正在拼命的呼喊，我不想多看，不管怎么样，赶快离来这条坟山的山谷才是上策。那些炸药也许以后用得上，我把装炸药的背囊拎了起来，准备要让大伙离开。

这时郝爱国却从队伍中走了出来：“这些人是不是盗墓贼无关紧要，咱们不能让他们暴尸于此，把他们抬到谷外埋了吧。我一看见暴尸荒野的人，就想起跟我一起发配到土窑劳改的那些人了，那些同志死的可怜啊，连个卷尸的破草席子都没有，唉，我最见不得这些……”他一边唠嗑着一边去搬那坐在地上的男尸。

我这时真的急了，大骂着过去阻止他：“你这臭书呆子，真他妈不知好歹，千万别动这些死人！”

但是为时已晚，从那具男尸的口中，突然窜出一条怪蛇，那蛇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头顶上有个黑色肉冠，约有三十厘米长短，蛇身一

弹，便直扑向郝爱国面门。

郝爱国眼神不好，就算眼神好，以他的反应也躲闪不及，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我救人心切，来不及多想，把手中的工兵铲抡起来一剁，把蛇斩成两截。

郝爱国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颤抖，勉强冲我笑了笑：“太……太危险了，多亏了……”

话刚说了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蛇头猛地弹了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的快箭，一口死死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为两截，便放松了下来，哪想到这一来猝不及防，根本不及出手救他。

郝爱国的脸僵住了，喉咙里咕咕响了几声，想要说话又说不出来，皮肤瞬间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就此死去。

这下众人全惊呆了，陈教授眼前一黑晕倒在地，我尚未来得及替郝爱国难过，忽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侧头一看，一只同样的怪蛇不知何时游上了我的肩头，丝丝的吐着信子，全身肌肉微微向后收缩，张开蛇口弓起前身，正准备动口咬我，这怪蛇的动作太快，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掉的。

队伍里只有胖子会打枪，可是他正背着叶亦心，手中没有拿枪，这一番变故实在突然，其余的人也都毫无准备，我心中如被泼了一盆冰水，他娘的，想不到我老胡今日就死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早上的太阳了。

第二十六章 最后一站

我知道毒蛇准备攻击的姿态，就是蛇身上仰，随后蛇头向前一弹，用毒牙咬中猎物，我的脖子和脸全暴露在它的攻击范围之内，避无可避，想挡也来不及。

正准备闭目等死，忽然“咔嚓”一道白光，漆黑的山谷中被照得雪亮，那条怪蛇本已经扑向我的脖颈，半路被那道耀眼的白光一闪，吓了一跳，竟然从我肩头滑落。

这一切也就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不等那蛇落地，挥起手中的工兵铲下砸，把蛇头拍了个稀扁，碎烂的蛇头中流出不少墨色的黑汁，我连忙向后退可几步，暗叫一声侥幸，这蛇的毒性好生了得，倘若被它咬中，蛇毒顷刻就会传遍全身血液，必是有死无生。

举目一看，原来那道救命的白光，来自于Shirley杨那部照相机的闪光灯，她一向是与相机形影不离，随走随拍，想不到我这条性命，竟是凭她手中相机的闪光灯救下的，多亏了她反应快，否则俺老胡现在已经去见胡大了。

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谁知道这谷中还有没有那两条怪蛇的同类，有什么事还是出了山口再说，于是一挥手，招呼众人赶快前进。

这时骆驼们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都从燥乱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楚健萨帝鹏等人把昏倒的叶亦心、陈教授，以及郝爱国的尸体都搬上了驼背。

安力满吹着口哨引导驼队前进，一行人借着冷烟火和手电筒的亮光，急匆匆出了扎格拉玛漆黑的山谷。

一直走到山口外的空旷处，这才停下，把郝爱国的尸身放到地上，天还没亮，星月无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郝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眼镜后面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全身发青，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更增添了几分凄惨与诡异。

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的冷风一激，清醒了过来，挣扎着扑到郝爱国的尸体上泣不成声，我把教授扶了起来，人死不能复生，想劝他节哀，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

我和郝爱国相处了快一个月，平时喜欢开玩笑管他叫“老古董”，很喜欢他那直来直去，快言快语的性格，今日却……，想到这里忍不住心中发酸，哪还劝得了旁人。

其余的人也各自黯然落泪，这时候，远方的天边裂开了一条暗红色

的缝隙，太阳终于要出来了，我们不由自主的都向东方望去。

那光芒慢慢又转为玫瑰色，血红色，最后化做万道金光，太阳的弧顶露了出来，这一刻，无边的沙海象是变成了上帝熔炉中所融化的黄金。

就在这如黄金熔浆般的沙漠中，一座庞大的城市展现在众人面前，无数断壁残垣，砖木土石的各种房屋建筑，城中塔楼敌楼无数，最突出的，是一座已经倾斜了的黑色石塔，静静的耸立在城中。

与Shirley杨手中那张黑白照片的场景，完全一样，时隔两千年，精绝古城的遗迹，果真还存在于沙漠的最深处。

这座精绝城的规模，足可以居住五六万人，当年如楼兰等名城，鼎盛时期，也不过是一两万人的居民，三千余人的军队。

城市大体已经毁坏，埋在沙漠中不下千年，有些部分很难分清是沙丘还是堡垒，大多数塔楼都已经坍塌风化，饶是如此，也能够想象出当年的壮观雄伟。

这里有巨大的磁场，飞机之类的工具很难飞临上空，又地处沙漠腹地，估计很少有人能找到这里，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多少探险者和迷路的人们，曾经来到过这传说中的古城，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陈教授把郝爱国躺在地上的尸体，扶了起来，颤抖地指着精绝古城，用嘶哑的嗓音说道：“你看看啊……你不是一直想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城吗……你快睁眼看看，咱们终于找到了。”

我心道不好，老头子伤心过度，是不是神智不清了？忙过去把陈教授从郝爱国身边拉开：“教授，郝老师已经走了，让他安息吧。可惜他最后都没看到这座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古城，他的心愿还要靠您来完成，您可千万要振作一些。”

Shirley杨和几个学生也过来劝慰，我便把教授交给他们，心中觉得对郝爱国的死过意不去，又对Shirley杨心存感激，便对Shirley杨说：“刚才救命之恩，我就不言谢了，算我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是一码，咱们已经到了精绝，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两万美子。”

胖子一听说到了钱，赶紧凑过来补充道：“一人两万，一共四万美子，现金结算。”

Shirley杨白了我们俩一眼，咬了咬嘴唇说：“你们放心，钱一分都少不了，回去之后马上给你们。”

我心想刚才提钱的事确实不太合适，当时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口不择言说错了话，还是赶紧把话岔开为好，但是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张口结舌的顾左右而言他：“那个……城市……规模不小……”

Shirley杨盯着我的脸说：“经过这些时日的接触，我看你们两个都是身手非俗，经历也是不凡，想不到你们就认识钱，看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没有错。我劝你们一句，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我无话可说，胖子接口道：“杨大小姐，你是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下，你爹又是华尔街的巨头，我想你吃饭肯定没用过粮票，小时候肯定也没经历过节粮度荒，所以你不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价值观。还有你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生活的教育我们，穷人没有生活，穷人活着只是生存。反正这些道理，跟你们有钱人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今天我是实在忍不住了，你要是不爱听，就算我没说，咱们现在找到精绝城了，接下来怎么办，您尽管吩咐。”

胖子刚开始说得理直气壮，说到后边想起来Shirley杨是掌柜的干活，担心把她说急了不给钱，话锋一转，又变成了苦力的干活。

我对她说道：“郝老师的事……我已经尽力了，对不起。”

Shirley杨冲我点点头，不再理睬胖子，拿出水壶喂陈教授和叶亦心喝水，陈教授被郝爱国的死刺激得不清，喝了些清水方才渐渐好转，众人商量了几句，决定把郝爱国埋在山口的沙漠中，他毕生的追求就是研究西域文化，葬在这里，永远陪伴着这座神秘的古城，想必他也一定希望我们这样做。

我们在黄沙中深深的挖了个坑，用毯子卷起他的尸体，就地掩埋了，最后我把一支工兵铲倒插在他的坟前，算是给郝爱国留下个墓碑吧。

剩下的八个人，肃立在郝爱国的坟前默哀良久，这才离去。

逝者已去，我们还要救活着的人，必须马上进城寻找水源，否则第二个被埋在沙漠里的人，就是患有严重脱水症的叶亦心了。

当下众人收拾装备，便准备出发进城，终于抵达目的地了，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要是再有人出现意外，就算这笔钱我赚到手了，又如何花得出去。

见大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问Shirley杨是否可以动身了？

出发在即，Shirley杨有些激动，身体微微抖动，不过看不出来她是害怕，是紧张，还是兴奋，只见她取出一个十字架低声祷告：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让我躺在青青草地之上，引领我走在静静的河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以他的名义引导我正义的道路，尽管我漫步在死亡峡谷的阴影之中，却不会惧怕任何魔鬼，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在安慰着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设下宴席，你用油脂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满杯溢，一生一世，必有慈惠恩爱追随于我，我必将住在耶和华的圣殿之中，直到永远，阿门。

随后平静地对我们说道：“咱们走吧。”

第二十七章 黑塔

谁知安力满老汉却忽然变了卦，把头摇得跟卜楞鼓似的，说什么也不肯进精绝古城的遗迹，他说在沙漠里死了同伴，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郝爱国是被魔鬼的使者毒蛇咬死的，出现头上长着黑色肉瘤的毒蛇，说明胡大把这片沙漠遗弃给魔鬼的传说，是真实的。

安力满宗教意识很强，没有胡大庇护的场所，就是宰了他，他也不会去的，我们无奈，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下，让他在山口扎下营地，看管骆驼和资重。

我本想让胖子也留下来盯着他，万一这老头临阵脱逃，把我们晾在这……，他跑了不要紧，没有骆驼，我们就要一路开着11号回去，这11号能在沙漠中开多远，实在难说。

又转念一想，安力满应该不会独自逃跑，毕竟一路走到现在，何况他做向导的那份工钱还没拿到手，那不是小数目，足够他后半生衣食无忧。

不过我因为太大意，吃过不少次亏了，这时必须多长个心眼儿，于是我一把拉住安力满老汉的手问道：“老爷子，胡大怎么惩罚说谎和背信弃义的人？”

安力满道：“这个嘛，会让他家的钱嘛变成沙子，连他的盐巴嘛，也一起边成沙子的嘛，最后活活饿死的嘛，向死在黑沙漠里一个样的嘛，死后也要下到热沙地狱，遭受一千八百种折磨的嘛。”

我见他说的郑重，便把心放下了，宗教信仰牢固的人有个优点，怕死后受罪，所以不敢做太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

这下进入古城的只有七个人了，其中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叶亦心，由楚健背着她，剩下五个人要携带一些器材和武器，再加上食物和水壶，每个人身上的负重都不小。

在部队里有一句名言：是兵不是兵，身上四十斤。就是说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行军的时候，身上最少是四十斤的装备，还有些人要携带机枪、火焰喷射器或者反坦克装备之类的步兵重武器，那就更沉了。

我在野战军混了十年，背上大量装备，我倒不觉得什么，陈教授他们可吃不消了，最后不得不尽量轻装，进入了我们的最后目的地“精绝古城”。

从山口到古城距离很近，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城门前，那城门早就坍塌得不成样子，城前的壕沟内也被黄沙填平了，我们从城墙残破处进

入城内，四周的废墟中一片死寂。

这和我先前想象的差距可太大了，不由得大失所望，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坍塌，就是破败，在远处看觉得还行，颇有些规模气势，到跟前进里面一看，什么都没有，全是沙子和烂木头，碎石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

只有若干残破不堪，上面朱漆早已剥落的巨大木柱，房梁，还能窥得几分昔日城中豪华的气象。

我们想进城门口的几间破屋里瞧瞧，却发现破房子虽然大半露在沙漠外边，而屋中的黄沙却是堆到房顶。

传说这座城曾经毁于战火，联军攻进了王宫，就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黑沙暴把精绝国连同城中的居民军队，无差别的一起埋在了黄沙深处。直到十九世纪，沙漠的移动才使它重见天日。

在现场看来，基本上和那传说吻合，只是并没有见到干尸，想必都埋在沙子里了。

我瞧得索然无味，然而陈教授他们，却好象对古城中的所有事物都感兴趣，就连一堵破墙都能看半天。

我只得提醒他们，叶亦心这小姑娘还病着呢，救人是最要紧的事，看来这城中居民区都被黄沙填满了，连口水井都找不到，咱们不如到王宫里看看，那里说不定有水源。

陈教授一拍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救小叶要紧，咱们快去王宫，这沙漠中的王国，都是修在地下河接近地面的地方，有的地宫里就有河流经过，王宫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

众人在废墟中寻着方向，前往古城的中部，胖子对我说：“老胡，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我最想吃哈密瓜和马奶子葡萄，有块西瓜也行啊，唉……不说了，越说越渴，嗓子都他妈冒烟儿了，找到地下河我得先跳下去洗个澡。”

我对胖子说道：“这精绝女王生前的生活很奢侈，肯定经常享用冰凉的地下河水中，浸泡出来的冰镇西瓜，不过那西瓜就算保存到现在，多半变成西瓜石了，葡萄可能也变葡萄干了。”

胖子抱怨道：“这他妈鸟不拉屎的地方，真想象不出以前还有人居住，下回别说给两万美子了，金山银山堆到我眼前，老子也不进沙漠了，这世界上的死法，最难受的肯定就是活活渴死。”

一提到死，我就想起了郝爱国，被那怪蛇咬死，虽然死得快，却不

知临死时有多痛苦，那蛇的模样也怪，头上有个黑色肉瘤，里面全是黑水，砍成两段还能飞起伤人，这种蛇连Shirley杨也没见过，不知这城中有没有。

我们七个人在废墟中觅路前行，遇到崩塌陷落的地方就绕道而行，走了很久才来到古城的中部，这里的街道相当宽阔，虽然黄沙遍布，街道的格局脉络仍然可以瞧得出来。

然而这附近除了那座倾斜的黑塔，却并没有其它的大型建筑，别说王宫了，连间象样的民房都不存在，一道道尽是风化了的土墙。

陈教授说这里的王宫可能建在地下，城中沙子太多，咱们到黑塔上，从高处观看，看能不能发现地宫的入口。

那塔下的基座和多半个拱形石门都被埋在沙中，这黑塔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共有六层之高，稍微有些倾斜，依然十分坚固。除了建筑材料十分罕见，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橄榄形石球。

陈教授戴上老花镜，仰起头来看了半天，又用望远镜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对呀，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

我想问他没想到什么，陈教授却一矮身，钻进了塔门，他似乎是急于想去证实什么，我们连忙在后边跟上。

塔中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刻着奇特的鬼洞文，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那倒并无特别之处。

第二层，是个石人象，于常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中。第三层竟然是我们躲避沙暴时，在无名小城中所见到的“巨瞳石人像”。

陈教授在黑塔的第三层停下脚步对我们说：“看来我推测的没错，各地出土的那些巨瞳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绝国，材料就是那扎格拉玛的黑色石头。”

萨帝鹏问道：“教授，那这塔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每一层都有个雕像？”

陈教授说：“我推测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地位的，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牲畜，如果没猜错，地下应该还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饿鬼。第二层是普通人，包括西域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高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就是这巨瞳的人像，刚才我看了，塔顶的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巨瞳石人和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这个民族对眼睛的崇拜，咱们快上去瞧瞧，在精绝国地位更高的是什么。”

胖子说：“这连我这水平的都能猜出来，我敢打赌，上面肯定是女王

的雕像。”说着抢先上了第四层。

我紧跟在后，上去一看，却出乎意料之外，这层中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盾牌，头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象是内地寺庙中的怒目金钢，石像后脑也有个黑球，与扎格拉玛山中的怪蛇一样。

这功夫陈教授等人也陆续上来，见了这怪异造型的石像，啧啧称奇：“这似乎是王国的守护神啊，头上也有个眼睛形状的黑球，看来鬼洞人真的相信眼睛是一切力量的来源，守护神的地位还在女王之下，看来精绝女王确实被神化了，走，咱们再去第五层看看是不是那女王的雕像。”

第二十八章 眼睛

正要上行，叶亦心被塔楼上的晨风一吹，忽然清醒了过来，Shirley杨取出水壶喂她喝了些清水，她仍然十分虚弱，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现在是让人放心多了，她的脱水症还是十分明显，不过暂时不用担心她的性命了，既然醒过来了，那么一两天之内用大量冷盐水治疗妥当，便无大碍了。

我们都急于知道塔上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顺便寻找古城地宫的入口，便扶着她一起前往黑塔的第五层。

我在走上黑塔第五层的短暂过程中，想过各种可能，唯独没想到第五层空无一物，就连石像的底座也没有，只是墙壁上的密文，更加多了。

我问陈教授：“这层是不是被破坏了？或者被盗了？”

陈教授略一迟疑，说道：“这不好说，看看上边一层才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名堂。”

这黑塔里的石像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沿塔中台阶上到顶层，这最高层的塔中矗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座上端坐着一个女子雕像，服饰华美，脸部刻成带着面纱的样子，看不到她的容貌，不过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石像与蒲墨王子古墓壁画上描绘的精绝女王完全一样，这四女王的全身石像。

众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那女王究竟长的什么模样。

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便问他们：“这女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何连雕像也不以真面目示人？”

胖子答道：“依我看就是故弄悬虚，什么西域第一美人，多半是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否则至于这么藏着掖着怕人看吗，不过这身段还真说的过去，盘子不成，条子倒还顺溜。”

我说你嘴里积点德，这都死了两千年的人了，你还看人家身条好坏，你看这城中的事物，与那些传说是何等相似，万一这女王真是个妖怪，保不准就从哪蹦出来咬你一口，咱都别瞎猜了，还是听听教授怎么说吧。

陈教授自从上了黑塔的第六层，就始终没开口说话，一直在将这些线索在脑中串联，这时思索的差不多了，听我们出言相询，便讲道：“先前我说过，这石塔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有明显的等级特征，有高到低，便是由贵而贱。精绝国的国民主要由鬼洞族组成，这个民族

早已灭绝，目前没有出土过他们中的任何一具遗骨，所以无法推断这个种族的起源与背景，咱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发现就是这个种族以眼睛为图腾，这绝对是对古西域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有了这个依据，很多困扰学者们多年的谜题，都将迎刃而解。”

胖子又问道：“那这第五层为什么是空的？”

我忽然想到我们在蒲墨王子的古墓中，听Shirley杨所说的那番话来，忍不住脱口道：“虚数空间。”

陈教授微微点了点头，说道：“正是，在守护神之上，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好象她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塔顶上还有一个眼睛形状的图腾，这说明女王的力量也来自于她的眼睛。”

听到此处，众人心中难免有些发毛，难道这世界上当真存在这么一种超出人类常识的空间？而那女王又能通过眼睛控制那个异界，她岂不是就是个妖怪，还好她已经死了。

陈教授看出众人都些担心，便继续说道：“你们用不着紧张，古代统治者多是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这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想中原的那些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授命于天，可实际上呢？是不过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已。这女王从不露出面目，装神弄鬼，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些古迹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极高的价值，这座石塔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见黑塔中除了石像再无它物，便从塔上俯瞰全城，只见整座精绝城都和沙漠中的黄沙混为一色，古城废墟的轮廓，也是一个巨大眼睛的形状。

陈教授看罢，问我道：“胡老弟，你对风水的见解颇为高明，你看这城的风水如何？”

我心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寻找王宫中的水源，这老头子怎么又考我，难道教授认为那女王的古墓就在王宫的下面不成，便仔细观看周遭的地理形势。

我指着北面的扎格拉玛双山说道：“教授您看，那黑色山脉，多象是一条沙漠中的黑龙，只可以中间断开了，一条龙变做两条蛇，以我的愚见，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工开凿而成，山中开出来的石料，可能都被用做了城中黑塔和石人的原料。古时帝王，都是从一登基，便立即开始为自己百年之后准备陵墓，这座古城如果真有地下水脉，和这扎格拉玛遥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之势，想必那精绝女王也是位才智卓绝的奇人，知

道黑龙不吉，便发动人力，把这条黑龙斩断钉住，让它永远守护着自己的陵墓，这座城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宝穴，如果女王的陵墓真在城中，那规模一定不小，所以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教授您说她的王宫在地下，我觉得古墓也在地下，那未免有些局促了。”

陈教授赞道：“果然高见，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地下，不过不是挤在一起，有可能是分为三层，地上这层是城堡，地下一层是王宫，最深处，便是精绝女王的陵寝，精绝国力强大，驱使着周边小国的十万奴隶，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的开出一条山谷，这地下王宫和陵墓的工程虽大，却也做得出来。”

传说曾经不止一次的有探险家到过这座古城，但是黄沙不断被风移动，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他们中也可能有人进入过地宫，不过无法证实，自然也瞧不出来，那些人是从哪里进入地宫的。

置身精绝国古城之中，明知王城就在脚下，却找不到入口，端的是让人心急如焚，我们在塔上一条街一条街，一座破屋一座破屋的看，终于在城中发现了一所高出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上面也是遮着一层黄沙，不仔细瞧，还真不容易发现。

看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我们匆匆赶到近前，这建筑似乎是间神庙，也是由扎格拉玛黑石筑成，石门造成一张巨兽张着的大嘴，门口堆积了大量黄沙，我和胖子挖开一条通道，众人带上防毒面具，用冷烟火照明前进。

石殿十分宏大，有二八一十六根巨形石柱，只是门前被黄沙堵住，里面没有沙子。

殿内最深处的地板上，供奉这一只玉制眼球，玉石中还有天然形成的红丝，蓝色的瞳孔，层次分明，几可乱真。

我看得咋舌不已，乖乖，这个东西一定价值连城，便是只看上一看，摸上一摸，也不枉出生入死进了一趟沙漠，真是个神器，若不亲眼得见，哪想得到世上有这等宝物。

胖子按捺不住，想把玉石眼球搬下来装进背包，拿知连使了几次力，那眼球就如在地板上生了根，纹丝不动。

陈教授怕胖子力蛮，毁了这古代神物，连忙把他拉开，让他不可乱动，Shirley杨发现玉石眼球上有个凹槽，形状奇特，倒与胖子的玉佩十分相似，便对胖子说：“把你那块家传玉佩装在上面试试，这好象是个机关。”

胖子大喜，从怀中摸出自己的玉佩，把旁人都推在一边，自己动手把玉佩插在玉石眼球的凹槽上：“这要是能对得上，那这大眼球就是老子的了，谁抢跟谁急，别怪老子不客气了，他奶奶的，这真是个好东西，老胡，这回咱他妈真发了。”

第二十九章 柱之神殿

除了我之外，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想什么呢？

我心里滴咕：“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了我们是干摸金发丘这行当的，那可大事不妙。”忙伸手给胖子来了个脖溜儿：“哪他娘的那么多废话，少说两句也没人拿你当哑巴。”

胖子自知失言，也就闭了口不再说话，好在脸上都戴着双过滤盒式防毒面具，神殿里又黑，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

陈教授和他的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我最担心的就是被Shirley杨识破，她脑子比我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反应也快，稍稍露出些马脚就瞒不过她，也许她早就看出来我和胖子是倒斗的手艺人，只是没说出来而已，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于是不再多想，帮胖子把玉佩装在玉石眼球上。

玉石眼球瞳仁朝上，正对着天花板，正上方的凹槽似乎与胖子那块玉吻合，将玉石变换了几次方向，终于对正，“咔”的一声卡了进去，玉眼球一晃，滚离了先前固定住的位置，地上光秃秃的，也不知刚刚是什么机关的力量把玉眼固定在那里。

我抱起玉眼球，把它交在陈教授手中，请他观看。

Shirley杨折亮一根荧光管为陈教授照明，让他瞧得更清楚些，陈教授取出方大镜，翻过来倒过去揣摩了两三分钟，不断摇头：“这个……我瞧不出来是做什么的，不过这玉眼有人头这么大，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两千年前，人工技术也不可能造出来。”

精绝国的鬼洞文明太过神秘，陈教授等人穷尽过去几十年的心血，也没掌握到多少资料，只是对一些鬼洞文字符号和历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推测出这是个以眼睛为图腾进行精神崇拜的民族，还是到了黑塔之后才做的判断，这一时三刻，自然无法解释这神秘的玉眼是何物。

目前可以认定的，这有十六根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既然精绝国视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在神殿中供奉一个眼球，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为什么这玉眼上有个凹槽，把胖子的玉佩装上去，完全吻合，而且一装上，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玉眼就自然脱落，这些事就无法理解了。

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佩的来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得有丝毫隐瞒，也不可夸大其词，务必实事求是。

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平时吹牛侃大山，基本都不走脑子了，赶上什么吹什么，来新疆之前，他还曾经对教授等人说，这块玉是他以前去新疆打土匪时得到的。当时众人一笑置之，谁也没有当真，只是看这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洞文，这才同意让他加入考古队，一同去新疆。

现在被追问起来，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也就不敢瞎吹，他对这块玉的来历所知也是十分有限，于是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原来胖子的父亲早在十五岁，黄麻暴动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有一位战友，解放战争后期，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已经天各一方，一个在一野，一个在三野，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胖子他爹的这位战友，在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曾带部队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尼雅，途中遭遇了一股百余人的土匪。

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各种武装势力的散兵游勇，及大批土匪、盗马贼等等，多如牛毛，所以解放军和土匪发生遭遇战，实属平常，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伙土匪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在一个黑胡子匪首的死尸上，搜到了这块玉佩。

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都无从得知，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上面刻了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之外，也无甚特异之处，就没当回事。

后来这位首长听说老战友得了个大胖小子，就托人把这块无意中得来的玉当做礼物，送了过去。

后来二月逆流之后，胖子的父母受到冲击，先后去世，在新疆的那位首长也因病辞世，当时胖子才十五六岁，正是四六不懂的年龄，最后家里的遗物只剩下这块古玉，就当宝贝似的保留了下来，对于这块玉石的由来，他所知道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了。

陈教授听了之后叹息道：“可惜这些人都不在了，这块精绝玉又几经易手，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了……”言毕唏嘘不已，对于无法了解这玉眼球的奥秘感到不胜惋惜。

Shirley杨把玉眼从教授手中接过来观看，她全神贯注看得极细致，我见她自从进了精绝古城后，都没怎么说过话，心想她可能是因为见到这座古城后，始终没发现她父亲的踪影，所以才忧心忡忡，她父亲那几位探险家失踪了一年有余，他们是否抵达了这里都极难说，而且这里地处山口，风大沙暴也多，整座城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风沙埋进

沙漠，埋了又被下一次风吹得露出来，我们这次能找到，可以说是极幸运了，这茫茫大漠，要找小小的一只探险队，如同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她始终抱有一线希望，总要见到尸体才会安心，在精绝古城中探索得越深入，她心中的失落感可能就越强烈。

在山谷中，我曾被她救过一命，我希望有机会能为她做些什么，此时见她对这只玉眼球感兴趣，心想只可惜那块古玉是胖子的东西，要是我的就送给她也不妨。

这时还没等Shirley杨看完，胖子便有些舍不得了，伸手去要，Shirley杨捧着玉眼的手向后一缩，对胖子说：“你急什么，我看完自然还你。”

胖子说：“别废话，这玉是我们家的，让你一洋人看起来没完算是怎么回事？我怕你瞧眼里拔不出来了。”说着把手抓到玉眼上就往回夺。

我见状急忙劝阻：“你们俩别抢，别抢，给我这当队长的点面子行不行，我做主，先让杨小姐……看五分钟。”

我怕胖子和Shirley杨争执起来摔坏了这玉眼球，就边说边伸手去按他们俩的手中的玉眼球，没成想，他们两个见我插手，都不想争抢了，一齐放了手。

我只伸出一只手，还是从上边按住的，那玉眼又圆又大，滑不留手，一个拿捏不住，玉石眼球重重的掉在地上，啪嚓一声，摔成了八瓣。

众人大眼瞪小眼，陈教授全身哆嗦着指着我：“你……你你你……”你了半天，愣是气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我百口莫辩，连连摇手：“我不是……我是……我这不也是一番好心吗，没想到……他娘的怎么这么不结实？”边说边伸手去捡那地上的玉石碎片，心中暗暗祷告，最好能粘起来还原，否则他们让我赔偿，这是无价之宝，就是把我拆零散卖了，也赔不起。

当时真是有点急糊涂了，脑子也懵了，忘了具体是向胡大，上帝，毛主席，还是向佛祖祈祷了，可能是由于没有固定的信仰，导致祈祷的效果不太显著，玉眼自重不轻，加上地面的石砖坚硬，有些地方摔成了碎沫，我在地上划拉了半天，也没把碎片找全。

胖子说：“行了老胡，摔了就他妈的摔了，别捡了。”说着就去拽我胳膊，想拉着我站起来。

我蹲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加上心中着急，背后地质包里的装备又

沉，被胖子一拉，立足不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无意间一抬头，见微弱的光线中，神殿的房顶上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正盯着我们看。

进来的时候我们曾粗略的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上边黑乎乎的也没细瞧，谁也没注意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大一只有活动的眼球。

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照，这神殿虽高，顶上的范围也应该在我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内，谁知手电筒一照到上面，光柱就象是被黑暗吞没了一般，除了那只巨大满布红丝的眼球，屋顶其余的地方一团漆黑，什么也瞧不见。

其余的六个人也都见到了头顶那只巨大的怪眼，众人心道不妙，怕那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都纷纷向后退开。

只见那只巨眼在半空中转了一转，便顺势落在地上，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这东西虽然象是只眼球，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冷不丁一看，不把它看成眼球才怪。

胖子见了这古怪异常的肉球，心中一慌，便把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手上，准备开枪射击，我连忙按住他的胳膊：“别轻举妄动……”

还未等我们想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巨眼般的肉球突然“噗”的裂开，里面流出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怪蛇，这些怪蛇同我们在扎格拉玛山见到的一样，都是全身黑鳞，身长不过数十厘米，头顶长着一个黑色肉瘤。

一堆堆的怪蛇蠕动在一起，身上满是粘呼呼的透明液体，好象刚从卵中孵出来一样，说不出的令人恶心，众人瞧的头皮发麻，情不自禁地又退后了几步。

我们曾在黑塔中见到一座蛇身人首的守护神雕像，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圆球，当时陈教授推测这黑球是个眼睛，难怪在山谷中Shirley杨在紧急关头，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瘤，即便不是眼睛，也对光源极为敏感。

山谷中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不知名的怪蛇，凭借强健的身体，可以弹在半空中飞行数米，而且毒性奇猛，一旦被咬到，根本来不及抢救，马上就会送命。

这时哪刚耽搁，我和胖子挡在众人前边，趁这些黑蛇还纠缠在一起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射杀，它们的生命力极强，只剩下一个脑袋仍可伤

人，我边开枪边招呼楚健，把固体燃料倒上去，点火彻底烧死他们。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它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玉石眼球有关？或者那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了出来？不管是什么，以后在看见这种玉石眼球，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了。

我让众人检视四周，惟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从何而来。

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果然是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十六根巨形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六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六边形，起中五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饿鬼、羊首、胡人、巨瞳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

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座，一试之下，原来下面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就可以旋转。

教授说看来这间都是大石柱的建筑，是间用于祭礼的神殿没错了，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场所，柱底六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

这些石柱每四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式的法器，不排除还另有其它法器的可能性。至于这件法器怎么流落到外边去的，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国的神殿，也许是两千年前，那些为了反抗精绝女王统治的奴隶，偷窃了出去，都无从得知了。

可以推断，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对象。

Shirley杨问道：“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与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找看好吗？现在小叶身体不好，必须尽快找到地宫里的水脉才行。”

陈教授说：“老朽可以打保票，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不过既然是暗道，这神殿规模又如此之大，咱们一时三刻哪里找得到呢。”

胖子插口道：“二位掌柜的，俗话说的好啊，拿人钱财，与人解难，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和老胡有多大本事，咱这不是有这么多苏联的黄色炸药吗，您几位出去歇会，我炸条通道出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咱的手段。”

陈教授急忙摆手：“不可胡来，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都是犯罪。”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在胸中，找条暗道何难之有，于是对他们说道：“我看这神殿的十六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十六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倒暗合巨门之数，汉代古墓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的，先前在黑塔上观看这古城周遭形势，果然是占尽地利，可见那精绝女王也是个通晓玄学的高人，不妨由我来试试，用分金定穴之术找一找神殿中的通道，也许能够找到暗道，不过这方法我也是初学乍练，到时候万一找不着，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众人听罢，都表示赞同，静候在旁观看，我迈步走至神殿中央，观看四周的石柱，其实这种透地十六龙柱的排列，不算太难，也无非是安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走反复走了几个来回，心中暗暗计算。

这透地十六龙，其实就是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透蛇飘忽，突然南北。这十六条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才是真正的龙。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着实费了一番头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四块地砖之上。

用小型地质锤敲了敲，其中三个是实的，只有一块发出空空的回声，这块两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除非用炸药，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就是机关，不知道现在这机关还灵不灵。

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手放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槽，万一转错了反向，触发了什么机关，可就大势休矣，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先把空的那一边，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使劲顺时针转动五格，反向转一格，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然后反方向转动两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胖子说：“老胡你当我不识数啊，当初上学时我成绩可比你好多了。别废话了，转吧。”

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五步，阴从其一，开转。”

二人使出力气，转动六方石槽，转一格便一齐数一下，转动完最后一格，只听噶嘣嘣一通响声，地面上的石砖陷了下去，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

第三十章 天砖秘道

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石修筑的石阶，斜斜的通向下面，手电筒的照射距离有限，再深处便看不到了。

胖子挥手把在神殿门口等候的五个人招呼了进来，众人见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金定穴法赞不绝口。

这时天已过午，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和点水吃几口干粮，这条暗道还不知要走多远，准备充分了再进去。

吃干粮的时候，萨帝鹏好奇的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也太准了。

我对他说：“一看那十六根大石柱的排列便知，这暗道的布置是古时传下来的巨门阵法，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数术都是由洛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这里面的奥秘可深了去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块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两千年，机括依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易数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那她肯定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

初时我们担心暗道里有机关，下行的时候小心翼翼，格外的谨慎，各自拉开了距离缓缓而行，待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五米，高三米左右的甬道。

甬道四周不再是漆黑的石头，都由西域天砖（古西域建城墙用的长方形淡黄色土砖，由夯土、牛粪、凉沙等混合在一起，干燥坚固，历久而不裂）堆砌，头顶砌成圆拱形，壁上尽是古怪鲜艳的壁画。

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绘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之后也没用过多少次。

这条甬道的环境非常封闭，空气不流通，壁画的色彩如新，没有丝毫剥落，使陈教授等人看得激动不已。

陈教授说远在十九世纪前期，被外国探险家发现的那些新疆古城遗

迹中，也有大量壁画，几乎全部是宗教题材为主的，可惜那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了国外，想不到这里竟然还能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而且又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古老最神秘的精绝壁画，这足以震惊整个世界。

我听教授如此说，就想到那女王是妖怪的传说，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壁画中找出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是打着手电一幅幅的观看那些壁画。

然而所有的俑道壁画中，完全没有精绝女王的身影，画中的内容都是表现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石眼球放出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来一只巨眼般的肉卵。

有的画着无数黑色怪蛇从肉卵中爬出，噬咬着几个被绑住的奴隶，奴隶们痛苦的挣扎。

还有的画着黑色的山峰，山上爬满了黑蛇，周围群兽都跪倒在地，向山上的怪蛇磕头。

这些场景中有些我们曾经见到过，在此对照壁画上描绘的情形，更加证实了陈教授的判断，这种头上长个黑色眼球的怪蛇，一直被精绝人视为守护神兽般的存在，他们懂得如何召唤驱使这些蛇兽，还经常用活人对蛇兽献祭，想不到精绝古国埋在沙海下千年之久，这些怪蛇竟然还存在于世间。

我们边走边看，在最后一幅画前停住了脚步，这幅壁画上是一个巨大的洞窟，一道细长的阶梯，绕着洞壁盘旋向下。

Shirley杨对陈教授说：“您看这个洞窟和鬼洞族名称的由来，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陈教授说：“很有可能，看这洞壁上螺旋一般的楼梯，小得象条细线，和这个大洞完全不成比例，这么个直上直下的大地洞，绝不是人力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

我记得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多想，认为纯粹是古带人扯蛋，现在看了壁画，心中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古城的深处，就真有这么个大洞。

胖子笑道：“世界上要真有这么个大洞，岂不是通到地球的另一端了，以后要想出国省事了，甭坐飞机，直接从这个大地洞里跳下去，不一会儿就到美国了。”

Shirley杨对胖子的胡言乱语听而不闻，又问陈教授：“鬼洞族的巨瞳石人像，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如果真来自于地下的黑暗世界，那就可以解释他们对眼睛的推崇了。”

陈教授说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巨大的洞窟，就是鬼洞文明中一再出现的异界，也就是你所说的虚数空间，这很可能是一个实体，古时候，鬼洞人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洞窟，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地下洞穴，竭尽所能，又无法下到洞窟的底部一窥究竟。古人崇尚自然界的力量，他们也许就将这个巨大的洞窟当做神迹，进行膜拜祭奠，他们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加发达，能够看清洞底的情况，有少数人自称自己的眼睛能看到洞底的世界，他们就被受尊崇，成为了部族的统治者或者神职人员，由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眼睛，所以就把眼睛视为力量的来源。”

胖子听了教授的话，大为心折，竖起大拇指赞道：“行啊，老爷子，就凭一幅画您就瞧出这么多名堂来，还侃得头头是道，说的跟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您要是去练摊儿，准能侃晕一大片，卖什么火什么。”

陈教授没心情跟他说笑，随便应付道：“我也只是主观上的推测，做不得准的，咱们出了暗道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大洞穴，还是要眼见为实。”

不知为什么，我一听他们讲地下洞穴，就想起在昆仑山地底，见到九层妖楼的往事，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深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中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此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也不差那个地洞了。

我对教授说：“千金之躯，不坐危堂。你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必要去冒险，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之后，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您写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有关部分，剩下的事以后让政府来解决就好了。”

陈教授摇了摇头，却没说话，他毕生都想一探鬼洞文明的奥秘，已经到了这里，心痒难耐，如何肯答应，况且Shirley杨也一直认为她父亲的那只探险队，曾经到过精绝古城，不找到最后她不会甘休，他们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的。

我无奈之余，只得跟着他们继续向前走，心想反正我已做到仁至义尽，该说的都说了，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我也问心无愧了。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只有一根石柱，没有任何门

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条死路，只是为了绘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而已？

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道：“老胡，这回你还有招吗？没招就上炸药吧。”

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还有点别的吗，动动脑子，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

这根孤零零立在天砖甬道里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十六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六边雕像，空着的一边，正对着尽头处那堵窄墙。

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十六龙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盘。

第三十一章 地宫

“龙气入穴，阳只一经方敛，阴非五分不展”，以“撼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先将前在神殿中，转动石盘的顺序颠倒了做一遍。

我们把那石盘最后一格转完，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等鱼贯而出。

众人来到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四周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已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气象，果真是到了地宫之中了。

我们身处的似乎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之后，这道暗墙修的极精巧，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是个暗门。

终于是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仔细看看这里，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都是玉石，天花顶上的灯盏炼子也朽烂断裂了，掉在地上，各处角落中还有几只沙鼠在爬动，看来这里空气流通，除了一些玉石制品外，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等物都被空气侵蚀损坏得极其严重。

对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然地宫中有流动的空气，那就说明和地下水脉相通，叶亦心这条小命算是捡回来了。

忧的是地宫中的古物毁坏得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之下便成为齑粉，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斑的盔甲兵器，诸如触角式弧形剑、鹤嘴巨斧、弧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盾弯刀的主人连骨头都没了，仔细找也许还可以找到几个残缺的骷髅头。

年代太过久远，空气侵蚀腐烂的原因是一个，还有不知这里几时开始，钻进来很多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它们给啃没了。

正殿中保存最好的就属这个玉石王座了，玉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山云雾，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洁白的玉石，再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一屁股坐在玉座之上，拍着扶手说：“也就这个还值点钱了，剩下的直接联络收破烂的往废品回收站送吧。”

我心想这孙子在哪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Shirley杨她们笑话，便对胖子说道：“我说王凯旋同志，这座可是封建王朝的剥削阶级坐的位置，你别忘了你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你坐在那里，你的原则和立场还要不要了。”

胖子大笑：“得了吧老胡，还装政委呢？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要立场，你说这玉石宝座能值一百万美金吗？……哎，这个头忒大了点，不拆散了还真不好往回搬。”

我接着对胖子说：“你先别想它怎么往回搬了，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这玉座是精绝女王生前坐的，说不定她的亡灵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几千年来，又寂寞又孤独，正好你在这坐，说不定就让那女王瞅见了，她肯定觉得，嘿，这大胖子真不错啊，浑身上下这么多肥肉，得了，留下当精绝国倒插门的女婿算了，没事啃两口磨磨牙。”

这番话倒没把胖子吓着，叶亦心本来已经不在昏迷，勉强能走，Shirley杨一直扶着她，听我一说精绝女王的幽灵还在这地宫里，叶亦心双眼一翻又被吓晕了过去。

Shirley杨急得直跺脚：“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不快来帮忙。”

我跟胖子见又惹了祸，也不敢再斗嘴了，过去把叶亦心抬起来，放在胖子背上，让他背着，胖子刚才少说了一句，觉得不太上算，口中还接着嘟囔：“倒插门的女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乡下的寡妇啊，女王的丈夫，那应该叫……叫什么来着？好象不应该叫附马吧？”

Shirley杨见胖子还唠叨，气得忍不住说：“叫太监。”

要不是考古队中死了个郝爱国，气氛很压抑，这时候笑实在是不合时宜，我强行忍住，和众人一起在宽广的地宫中搜索，寻找有水源的地方。

精绝古国地下的王宫，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大，只有正殿颇具规模，两侧的配殿都比较简陋，前殿的大门和石阶都被沙子封得死死的，靠进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这说明以前也曾经有人进到过这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多做有几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被黄沙埋没。

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后殿，这里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里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干涸了，一行人边走边看，Shirley

忽道：“你们听，是不是有流水声？”

我支起耳朵倾听，果然在不远处水声潺潺，看那方位是在寝殿后边，当下众人加快脚步，寻着水声来到殿后的一个山洞之中。

山洞地势极低，向下走了很深，来到一座球场般大小的天然石洞之中，这里虽是天然，但是显然是经过人工的修整，地面十分平整，在洞中有一片小小的地下湖，湖中隆起一块凸地，如同一个湖心小岛，只有十平方米大小，平湖如镜，环绕在四周。

我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给的水量，别说是在沙漠中了，寻常时一天只喝这么点水也够受的，这时见到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通。

Shirley杨拦住众人：“这水源已经废弃多年，也不知是死水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和两千年前的一样，西域地下的硝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先看看再说。”

我就近处一看，见那湖水中有数尾五彩小鱼游动，便笑道：“多滤了，这湖中有鱼，深处肯定有泉眼，是活水，不会有毒的。”

此言一出，其余的几个人再也顾不上什么，抢至湖边大口大口地喝水，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觉得没喝够，直到一动就从嘴里往外流水，方才罢休。

叶亦心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清水，Shirley杨用食盐和了一壶水，一点点的给她服用。我们水喝得太多，都动弹不得，只能就地休息。

我从来没觉得水象现在这么好喝，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这时四周都安静了下来，我好象听到远处还有水流的声音，看来这地宫中的水脉还不止这一处。我们喝水的这个小小湖泊，非常安静，在后殿中听到的水流声，是来自更远处的那个水源，那应该是条流量很大的地下河，说不定就是绕过扎格拉玛山的兹独暗河。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忽听Shirley杨“咦”了一声，声音中充满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问她怎么回事，Shirley杨用手指着湖心的凸地，示意让我看那边。

陈教授等人也纷纷从地上坐了起来，众人顺着Shirley杨所指的方向看去，见到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情景。

湖中凸地上，不知何时，已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螭磷虫，足有上万只之多，它们的身体逐渐变成灰白色，一只只的从外壳中蠕动着

爬出，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荧光，闪闪发光，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飞到天上。

便在此时，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蹿进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毫不犹豫的跳进湖中，赴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凸地，贪婪的抓住刚褪壳的虫子，不断送进口中吃掉，风卷残云，片刻就吃了个精光。

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一定经常在此聚餐，否则怎会如此熟练，想到这里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大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又原封不动的吐了出来。

第三十二章 暗河

群鼠吃得饱饱的，便纷纷游回岸上，四散去了。

楚健捡起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慢的大老鼠，我把他拦住，我们家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它们去也就是了。

胖子骂道：“老胡你他妈的这就叫姑息养奸，原来这水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所在，可他妈恶心死我了，刚才那一通猛喝，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老鼠毛。”

我说：“别提了行不行，越想越他娘的恶心，咱别在这呆着了，换个地方。”

这里的水我们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里别无它路，只有一条通道，流水声就是从通道的另一端传过来的。

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也越来越潮湿，这条通道的两边有不少人工开凿的石室，都装这铁栅栏，上着大锁，里面有不少刑具，看样子是用来关押囚犯的，现在都成了老鼠窝了，地上黑呼呼的尽是老鼠粪。

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行出数百米远，终于见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洞口，这就是在沙海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未干涸过的兹独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里木河合流。

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河水流量多大，都无法从出沙漠，进入大海，这些沙漠的内陆河以及地下暗河，最终都会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

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山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石桥相连，桥身也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头筑成，飞架在兹独河汹涌的水流之上。

黑桥另一端的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子吊起来一半，下面还垫了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那洞内，深不可测，不知是个什么所在。

陈教授吃了一惊：“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想必是有人曾经进来过，这闸门如此厚重，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最深之处，极有可能这里面便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

古代西域诸国，经常把王室成员的墓葬设在城中，而不是象中原汉

人那样，开山为陵，依岭修墓，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夜古城已经领教过了，那蒲墨王子的古墓，就建在旧城圣井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

只是众人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以前也曾有探险队到过这地宫，这洞窟又不隐蔽，肯定被前人发现过，莫非是进入女王陵寝的人，都死在了里面？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难道壁画中的巨型洞窟也在里面？

我请示陈教授的意思，进去还是不去？

陈教授毫不犹豫的说：“进！我必须要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有没有遭到盗窃和破坏，如果不看上一眼，我死不瞑目，这把老骨头如果被埋在里边，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你们这些孩子还都年轻啊，你们都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Shirley杨正在给她的照相机装新胶卷，头都没抬，说道：“我自然也会去。”她说得轻描淡写，似乎她完全没想过是否要进入精绝女王的古墓，而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去的问题。

我一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她们两个若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便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

胖子一听不愿意了：“这托儿所阿姨的活怎么都归我了？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要去我跟你们一起去，要不咱谁都别进去。你们放心，那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

楚健萨帝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也可以给大伙帮帮忙。

这一来人人都要去，那剩下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亦心怎么办？叶亦心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些力气，对众人说：“你们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身体没问题，我和大家一起进去。”

我一看这可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啊，何况还尽是些老弱妇儒，也就大个子楚健还能帮我们点忙。

我对众人说：“要不这么着吧，我先一个人进去看看，如果里面没什么危险，咱们再一起进去。要是我进去超过四五个小时还不出来，你们就别等我了，千万不要再进这古墓，赶快离开这里。”

胖子说：“不成，要去咱俩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

我拍拍胖子的肩膀：“我一个人就行了，我命大没问题，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还得把大伙安全的带出去呢。”

Shirley杨说：“行了，别说的这么悲壮了，我跟你一起去。”

我以为我听错了：“你和我一起去？别开玩笑，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我怕照顾不了你。”

Shirley杨说：“还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正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进女王的古墓冒险。”说着她把楚健手中的运动步枪拿了过来，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看到子弹是装满的，就一推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她这两下子看得我暗地里吐了吐舌头，敢情也是位使枪的行家，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我们俩各自忙着收拾应用的装备，胖子悄悄对我说：“哎老胡，我觉得她最近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儿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这才哪到哪就开始粘上了？”

我笑骂：“我看你他娘的才是眼神不好，我都没看出来，你就看出来了？我对她不感兴趣，太强势的女人咱可不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去一美国妞儿，还不得把我大卸八块了。”

胖子说：“你有这觉悟就好，我真怕你找个这样的媳妇儿，她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就牛逼哄哄的谁也瞧不起，他妈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小皮鞋噶噶响，资产阶级臭思想。你可千万要顶住糖衣炮弹的攻势啊。”

我把在山谷中捡盗墓贼洋落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都背在身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手中握了一会儿：“恳请祖师爷保佑吧。”

这时Shirley杨也收拾完了，她问我能否瞧出这墓的内部结构来，我说：“这种城下墓我闻所未闻，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面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察形势、觅星峰、辨水源、测方位、定穴场、究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构造，但是这墓在城下，这样的古墓，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墓门前有桥有水，不和风水理论，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蛇，它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

Shirley杨点了点头，当先走过石桥，我紧紧跟在后边，在另外五个人的目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色石桥，从千斤闸下钻了进去。

第三十三章 宝藏

闸门后是条向下的狭长坡道，坡度极陡，Shirley杨扔下去一支冷烟火，滚了许久方才到头，在冷烟火停住的地方，它的光线已经小得瞧不清楚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这真是墓道，未免也太长了，附近没有尸体，如果这条坡道有机埋伏，那么以前曾经进来过的那些人，一定会留下些什么痕迹。

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敢稍有大意，走错一步都有可能粉身碎骨，我边走边仔细观看周围的环境，似乎有点不太对劲，但是究竟哪里不对劲，却想不起来。

Shirley杨对我说：“你有没有看出来，这里没有老鼠的踪影。”

我点点头，说道：“正是，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里闸门半开，又有石桥相连，那地宫里的老鼠如次众多，怎么这里半只也看不到？……不单是看不到老鼠，地上连老鼠屎和老鼠毛都没有。难道那些老鼠凭这它们动物的本能，感觉到这里是一处充满危险的禁地？”

Shirley杨却没有答话，又向下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对我说：“你不可以讲实话，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

我万没想到她回有此一问，一时语塞，不知道怎样回答，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我这事极是机密，她是如何得知？

Shirley杨见我说话，便说道：“我也只是猜的，突然想到了便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对自己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倒真有些象是做盗墓行当的。”

我心中暗骂：“臭女人，原来是乱猜，差点把我心脏病吓出来。”

表面上我却故作平静，对Shirley杨说：“我这是家传的本领，我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岔开，避免再和她谈风水盗墓一类的事情。

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行，四周空

间异常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瞳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

前面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二十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细看这平台四周，又完全不象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

Shirley杨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在她被安葬之后，精绝人就把与这里连接的部分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

我笑道：“那正好，咱们就此回去……”话未说完，就见Shirley杨取出三枚冷烟火，分别扔下平台，她是想看看下面有多深。

我们两人趴到平台边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三十来米。

借着烟火的光亮，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器皿、珍珠宝石、鎏骨玉髓，我惊道：“他娘的，原来这些好东西都在这里了，看来盛敛精绝女王的棺椁一定也在下边。只是无路下去。”

这时Shirley杨在平台的一端找到了一条绳梯，绳梯挂在和平台长在一起的一块大石上，从平台的侧面垂了下去，两端都扣着老式安全锁。

Shirley杨说：“这可能是以前来过的探险家们留下的，绳梯虽然坚固，毕竟年头多了，咱们先回去石桥那边取咱们自己带的绳梯。”

我说：“这样做当然是简单，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下边有这么多玉器珠宝，为什么先前到过这里的那些探险家没有把它们带走，那些外国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好听点是探险家，说不好听了就是来咱们中国偷东西的贼，要知道，贼不走空。”

Shirley杨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绝不会入宝山空手而归，之所以这些财宝原封不动的放在这里，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

我说：“没错，就是这意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越复杂。你还记得安力满说过黑沙漠中有个古老的诅咒吗？无论是谁，拿了黑沙漠中的财宝，他就会同这些财宝一起，永远的被埋在黑沙漠里。”

Shirley杨说：“这个传说在大唐西域记里面也有记载，那座被埋在黑沙漠中的城叫做竭罗迦来，我觉得这个诅咒不是问题，陈教授他们都是

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你可得看好了他。”

我怒道：“你这话怎么说的，和着我们俩长得就象贼？我告诉你我们人穷志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里的東西不能动，我那哥们儿就绝对不会拿。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这八国里有你们美国吧？你们有什么资格觉得我们象贼？”

Shirley杨气得脸都白了：“这么说你看我倒象贼了？”

我一想她怎么说也救过我，我刚才的话确实有些过火了，只好忍着性子陪了个不是，二人便又顺着原路返回，这次谁都不再说话，气氛沉闷得吓人。

陈教授等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们终于返回，忙问详情，我在暗河中打了一壶水，边喝边把下面的情况描述了一遍，Shirley杨又补充了一部分。

陈教授和他的学生听说下边果然别有洞天，胖子闻听下边有大批的陪葬品，都喜不自胜，哪里还等得了，立刻就动身进了古墓的闸门。

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我摸了摸那道千斤闸，这他娘的要是掉下来，可谁也出不来了，不过有这么多炸药，也不用担心了，想到此处，便觉安心不少，一低头，走进了墓道。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狗屁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Shirley杨抓住把柄，咱得给国人争光啊。

胖子说：“老胡你就放心吧，咱好赖也是条汉子，不能跌这份，这回不管是有什么，我一个老鼠毛都拿。”他想了又补上一句：“要拿就等下回来了再拿。”

绳梯放好之后，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个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

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里死一般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连只小小的虫蚁也没有，附近岩壁上钉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灯奴的形状，灯奴双膝跪倒手托宝盖，盖内的灯油早已烧干，这些铜灯一盏挨一盏，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随便拿出去一盏到市面上，凭这工艺，这年代，这出处，这历史，绝对值大钱。

站在大堆的财宝之上，心旌神摇，要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定力还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看那些好东西，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吹响哨子，上面等候信号的人陆续从绳梯上攀爬而下。

每一个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精绝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陈教授都无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哪一件都是价值不菲。

胖子看得两只眼睛发直，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伸手就去抓最近处的一只玉酒壶。

第三十四章 神木

我赶紧把胖子拉住，小声对他说：“你他娘的说话怎么跟放屁似的，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的東西吗。”

胖子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真他妈怪了，刚刚我这支手不停使唤了，我心里说别动别动，却偏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我说：“别找借口了，我看你就是主观上见财起意，别在这站着，赶紧往前走。”说完我转头看了看Shirley杨，她正和楚健忙着搀扶从绳梯上爬下来的教授，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

我问楚健：“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亦心吗？”

楚健说：“大哥，我想看看这下边的古墓，就看一眼我就回去。”

不仅是他，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迫不及待想要看看精绝女王的棺槨，传说得神乎其神，虽然可能有危险，但是到了这里，谁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些专门做考古的人。

陈教授刚从绳梯上爬下来，累得气喘吁吁，对我说：“让他们看看吧，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长长见识也是好的，不管那女王曾经有多厉害，现在她已经死去两千年了，她统治的国家，也在她死后被奴隶们攻陷，应该不会有什麼危险的，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千万不要损坏这里的任何物品。”

我一想也是，反正那女王死了，就算她有什麼妖法也施展不得了，以前那些在这古墓中遇到危险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些珍宝迷了心智，所以永远都走不出去了，看来这些陪葬品就是最大的陷阱，只有尽量不去看，才能克制住自己贪欲。

精绝女王一生有这么多的传说，权倾西域，到头来还不免一死，可见世事如棋局局新，从来兴废由天定，任她多大本领，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

这时叶亦心也在萨帝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样子难道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

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舍得用的强力照明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是一种总重量达八公斤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型氙灯，

纯铂镍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达2.5公里，这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使用，所以我们一直没舍得用，现在该它登场了。

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灯后的电池仓，深度近视眼萨帝鹏好奇的去看灯口，Shirley杨把他拉开：“小心点，这灯光线太强，一百米之内，能导致人眼暴盲，别在前面看。”

我三下两下装好了强光探照灯，让大伙都站到探照灯后边，打开开关，一道凝固般的光柱照了出去，四下里一扫，就周围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这确实是扎格拉玛山的底部，头顶和四周都是黑色的山石，堆满陪葬珠宝的地方是一处断崖，断涯上除了这些殉葬品之外，还有无数高大的巨瞳石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大洞。

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绘完全一样，直径在一千米左右，绝不是人工能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被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

用强光探照灯照下去，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匝，便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的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且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看下去，说不定心神一乱，就会身不由己的跳下去。

Shirley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从此而来，鬼洞……鬼洞……下面连着哪里呢？”

我见了这么大的一个洞穴，心里也冒出一丝寒意：“鬼洞说不定是连着地狱，他娘的，看着真让人眼晕啊。”

陈教授说：“哎，胡老弟你也是当过兵的人，怎么还信鬼神之说，我看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的造化，正所谓鬼斧神工啊，两千年前的古人一定把它当做神迹了。”

我正要跟教授说这世界上有些事，不能以绝对唯物主义论看待，至少我曾经有过一些无法用科学理论解释的遭遇。还没等我说出来，就被胖子打断了。

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大呼小叫地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

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木头直径有两米多，象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这一截，没有经过任何加

工，树干上的枝叉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

圆木树干上捆了十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的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口小肚粗，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它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的包住那段木头。

我大吃一惊：“这木头……是昆仑神树啊，曾听我祖父说过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荫陈木的树窠，还有一种极品中的神品木料，极少有人见过，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树，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存放在昆仑神木中，可以万年不朽。难道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中。”

Shirley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树制成的棺槨，古籍中说这树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槨，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好生了得，恐怕历史上再没有人比她的棺槨更贵重了。”

众人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情绪，便要动身过去仔细观看，陈教授想拦住众人，他似乎有要紧的话说，结果情急之下，脚底踩到一块碎石，扭伤了脚脖子。

我们只得又回去把教授扶起来，他这一下崴得不轻，再也无法行走，只能坐在地上说话：“千万不可轻易过去破坏了那些东西，你们难道没看见棺木上那朵奇花吗？”

胖子说道：“陈老爷子你说那是朵花吗？长得这么怪，我还以为是超大的芋头，这棺上怎么会长植物？莫非把那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她就发芽开花了不成？”

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踝说：“没错，确实象，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做什么？叫做尸香魔芋，是极珍惜的植物，世上恐怕只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

“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Shirley杨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

陈教授说：“我当年研究古西域文明，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和史料中看到过，尸香魔芋本生长于后月田国，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中，据说能保持尸体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古西域文明具有

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传说和史实混为一体，非常不好区分，我本以为这是上古传说，不足为信。”

Shirley杨看了看远处石梁上的奇花，又问教授：“既然是如此神奇的花卉，您为何又说它很危险呢？”

陈教授说：“我适才所说，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尸香魔芋中付有恶鬼，它一旦长成之后，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了。难得有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古魔花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里。”

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神奇诡异的棺木和恶鬼之花，便对陈教授说：“这可奇了，在这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中，也没有光和作用，还能生长植物，这些神秘的东西同那女王的身份果真十分吻合，都是些不符合自然界法则的怪物。”

第三十五章 尸香魔芋

远远闻到一股清香扑鼻，这魔花是否有毒？一般有毒的植物和动物，都是色彩鲜艳，看这尸香魔芋红叶绿花，颜色都象是滴下水来一样鲜艳，说不定真的有毒，我想到这，赶紧让众人把防毒面具戴上。

胖子说：“我看这花不象有毒，有毒的东西个头都小，这么大只，根个大桶一样，我觉得是只食人花。”

Shirley杨道：“不会是食人花，这附近连只蚂蚁都没有，如果这花靠吞吃动物为生，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树制成的棺木一定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份。”

胖子哼了一声说道：“管它是什么鬼鸟，我给它来几枪，打烂了它，那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然后咱们过去瞧瞧那西域第一美人儿的粽子，究竟长什么样。”

陈教授说：“万万不可，咱们宁可不过去，也不能毁坏这株珍惜的尸香魔芋。”

我转动探照灯，照射棺椁四周，好让教授等人瞧得清楚一些，却在灯光下发现石梁的边缘上刻着很多文字，密密匝匝的都是鬼洞文，字符足有数百个之多，这一发现非同小可，整座古城，包括神殿和地宫，很少有文字，多是以壁画来记事，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洞文，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了，没想到这石梁上有如此之多的鬼洞文。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符号，古代壁画代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这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

陈教授忙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那些字体刻的很大，不用离近了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记录，Shirley杨也在用相机拍照。

只有我和胖子没什么事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里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着，等他们干完了收工。

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也就到此为止了，收获不能说不小，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完好的壁画，就够全世界考古界震惊两年了，何况还有这个无底大洞，再加上昆仑神木的棺椁，上古奇花尸香魔芋，哪一个都够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好长时间，我们现在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想开棺椁看看那西域第一美人是不可能了，前些天在圣井中见到蒲墨王子的

棺材，陈教授就明确的禁止我们开棺，这些行动大概要上报领导审批，然后才能做，我是没机会看到了。

可惜郝爱国死在山谷里了，否则他看到这些，不知道会有多激动，想到这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我当时能出手快一点……，算了，这世界上哪那么多如果啊，他娘的，如果当初我不让手下把那几个越南特工干掉，说不定我现在都当营长了，往事历历在目，越想心情越是难以平静。

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老胡你看那俩小子这是干什么去？”

我从乱麻般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放眼一看，只见楚建和萨帝鹏二人已经走上了石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石梁去动女王的棺槨吗？我忙问是怎么回事。

陈教授说：“没事，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见积了很多灰，把字都遮蔽了，他们过去把灰扫开就回来，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的。”

我想把那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文意义重大，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碰坏了就麻烦了，楚健他们会用毛刷一点点的清理掉灰尘和碎土，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能做完。”

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一向很准，肯定会出事，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去了？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没什么危险，但是接近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能再等了，必须赶紧把楚健他们俩叫回来。

我刚要开口喊他们二人，却为时已晚，只见一前一后走在石梁中间的两个学生，后边的萨帝鹏忽然一弯腰，捡起一块山石，赶上两步恶狠狠的砸在前边的楚健头上，楚健哼都没哼一声，身子一歪，落入了石梁下的无底深洞。

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突然，谁也来不及阻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帝鹏扭过头扯掉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笑容说不出的邪恶诡异，然后一转身，快步走向石梁尽头的棺槨，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头上的鲜血象决堤的潮水般流了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扑倒在精绝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

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萨帝鹏怎么了？一向斯

文木纳的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鬼，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旁边？

我叫道：“糟了，这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付体了，胖子快抄黑驴蹄子，他好象还没死，要救人还来得及。”

陈教授见一瞬间自己的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那个头破血流，倒在石梁的尽头，一动不动，也不知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实在难以接受，急火攻心，一头晕倒在地，叶亦心赶紧扶住教授，她也吓坏了，除了哭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我心想救人要紧，就算石梁上真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一边让胖子和Shirley杨两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自己头上，心想管它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僻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尸香魔芋有毒，我戴上防毒面具，也不惧它。

我来不及多想，迈步便上了石梁，这石梁宽有三米，悬在那无底深洞的上空，往下一望，便觉浑身寒毛倒竖。

我刚走出一半，忽听背后有脚步声，我回头看过去，却是胖子和Shirley杨二人跟了上来，我问他们：“你们不去照顾教授，跟着我做什么。”

胖子说：“这石梁上也不知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萨帝鹏吃力，咱们一起抬了他速速退回去，免得再出意外。”

我心想时间紧急，倘若再多说两句，萨帝鹏失血过多便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

这回离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尸香魔芋妖艳异常，那花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得人心惊动魄，我想起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还管它什么世间稀有，便破口骂道：“操他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挥动手中的工兵铲，对准尸香魔芋一通乱砍，砍得那巨花一团稀烂，流出不少黑色液体，方才住手。

Shirley杨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也来不及阻止，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

我说：“正是，快给萨帝鹏止血。”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抬回去救治。

胖子伸手一摸萨帝鹏的颈动脉，叹道：“别忙活了，完了，没脉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

我气急败坏的一掌拍在棺木上：“他娘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还不得把家里人活活疼死。”

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萨帝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象触电一样突然坐了起来，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槨说：“她.....她活.....了.....”

我和Shirley杨及胖子三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摸萨帝鹏已经没脉了，怎么突然坐了起来，乍尸不成？

我下意识的在兜中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帝鹏说完话，双腿一蹬，又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这回象是真的死了。

第三十六章 死亡

刚刚萨帝鹏突然活过来说了一句话，他指着棺槨说什么她还活着，这棺里的“她”，不就是指精绝国的女王吗？那妖怪女王又复活了不成？

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胖子和Shirley杨也不不知所措，三个人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

是祸便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槨打开了，这摆明了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枪瞄准女王的棺槨，我紧紧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出来。

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圈，女王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石梁狭窄，施展不开，如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

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之外，那棺木却再无任何动静，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女王的棺木有什么动静，先从石梁上退回去再做计较。

其二是以进为退，直接上去把棺板打开，无论里面是什么怪物，就用工兵铲、黑驴蹄子、突击步枪去招呼她。

我的头脑中马上做出了判断，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这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帝鹏和楚健离奇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力量，正在伺机而动，它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

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遭到突然袭击，根本无处可避，这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了，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

我看了看胖子和Shirley杨，三人心意相同，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发生，却已经形了成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棺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应对。

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Shirley杨，让她准备随时开枪射击，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盖推开。

由于棺上缠着几道人臂粗细的铁链，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隙，也是在前端。

我压制住内心不安的情绪，和胖子一起数着一二三，用力推动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象新的一样，如果不是它自己移开一条细缝，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哪里是棺盖。

棺盖并没有多重，用了七分力，便被我们俩推开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中是什么气味，只见一具身穿玉衣的女尸，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

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边，看不清尸骨保留的程度如何。

这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我心中暗骂：“她娘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蒙着脸。”

胖子问我道：“老胡，你说楚健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棺中搞的鬼吗？他妈的，把她的面具揭掉，看看她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

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来揭开她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她嘴里去，她便真是妖怪，也教她先吃咱一记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罢握了黑驴蹄子在手，做势准备要塞进女尸口中。

胖子挽了挽袖子，探出一只手，“噌”地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

精绝女王的脸露了出来，黑发如云，秀眉入鬓，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而外，都跟活人一般不二。

在此之前，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过这位女王究竟长什么样，或胖或瘦？或金发碧眼？或高鼻深目？但是让我想一百万次，我也不会想到女王原来长得是这样……

我和胖子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想到，这女王竟然长的同Shirley杨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转头想看看站在身后的Shirley杨是什么反应，谁知转头一看，先前端着枪站在后边掩护我们的Shirley杨踪迹全无。

难道这棺里的尸体不是女王，而就是Shirley杨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绝望刺激着大脑的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不解，多种复杂的情绪，同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象是案板上的肉，是煮

是炖，是炒是炸，全由不得自己了，完全的被玩弄于掌股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什么。

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一股阴风，好象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想“来得好。”举起工兵铲回手猛劈，感觉砍中了一个人，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鲜血喷溅，咕咚一下倒在地上，眼见是不活了。

我呆在现场，我究竟做了什么？怎么这么冒失，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砍死了，这一瞬间心如死灰，这回可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几十年的交情，被我一铲子削掉了脑袋。

只剩下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也许我这条命早在昆仑山和云南前线的时候，就该送掉了，也免得我误杀了自己最重要的同伴，就算我死了，到得那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胖子。

我万念俱废，头疼得象是要裂开一样，只觉得从头到脚如坠冰窟，只有一死了之，从腰间拔出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一咬牙就刺了下去。

刀尖碰到皮肉的一瞬间，耳中突然听见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

四周忽然间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是谁开的枪？我心神恍惚，越琢磨越不对劲，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的名字：“老胡，快回来，快往回跑。”

这声音象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他娘的莫不是中了妖法？

想到这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全身一震，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槨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芋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打了开来，露出中间的花蕊，象个雷达一样的对着我。

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Shirley杨，他们急得蹦起多高，正拼命喊我，他们没死吗？

胖子拎着枪大叫：“老胡，你他妈的神经了，快回来啊。”

我无暇细想，甩开脚步，奔了回来，一把扯掉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口中的鲜血吐了出来，这时候我头脑才恢复正常。

我问胖子他们我刚才究竟怎么了？胖子说：“我操，你他妈的差点把

我吓死啊，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帝鹏吗，你刚走到石梁的中间，忽然回头，也不知道你怎么了，跟梦游似的，抡着工兵铲一通乱砸，然后又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你也听不见，然后你拿着匕首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又不赶趟了，只好开了两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落。你小子是不是失心疯了？还是被鬼付体了？”

我回头望了望那道狭长的石梁，这时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刚才经历的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芋制造出来的幻觉，他娘的，它是想引我自杀。

第三十七章 爆炸

尸香魔芋，我想它不仅是通过它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它的颜色，只要靠近了看一眼便会产生幻觉。

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便是最厉害的守墓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芋夺去五感，自己被自己头头脑中的记忆杀死。

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巨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芋所控制的范围，一但踏上尸梁，就会产生幻觉。

想必以前曾到过这里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楚健、萨帝鹏一样死的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还好Shirley杨多长了个心眼，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恶狠狠的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芋打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打出一个，更没有任何反映，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得做罢。

萨帝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都是，看来已经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是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

我同Shirley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昏迷不醒，叶亦心在他身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般，让人无从着手。

胖子说：“老胡，我倒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魔花。”

我问他：“那尸香魔芋恁地厉害，你能有什么办法？”

胖子说：“虽然厉害，却不算难对付，它不过是干扰视听，把接近它的人诱向死亡，你们过去的时候都带了防毒面具，仍然着了它的道儿，这说明它并不是只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至人死地，用眼睛看它一看，就会被它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不去看，把眼睛蒙上，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拔了如何？”

我说：“也好，你快快蒙了眼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僚阵呐喊助威。”

Shirley杨道：“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芋的资料之外，咱们大家都对它一无所知，你们又怎么能肯定尸香魔芋是通过五感来催眠

的呢，这魔鬼之花实在太过邪门，万一判断失误，很可能就要死在石梁之上。”

胖子说：“要依你这么说，就把萨帝鹏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抹油，立马开溜？”

我说：“就算是走了，也不能便宜那尸香魔芋，咱们这不是有这么多黄色炸药吗，我去把石梁炸短，让那魔花摔到地洞深处去。”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正自争执不下，忽见远处萨帝鹏的身体，好象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石梁那边的情况。

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时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提高，以光柱照准远处的萨帝鹏。

萨帝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被什么东西拖拽，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正待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两闪，就此熄灭，也不知是接触不良还是熄灭了，整个山洞中立刻陷入一团漆黑之中。

现在正是紧关节要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起来，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电池拿来。

胖子说：“设备用电池了，探照灯的两套备用电池都在骆驼队那里，咱们进城时候装备太沉，你不是让大伙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

Shirley杨打亮了一只冷烟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也会让人感到心安，但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帝鹏拖走的？这个大洞里还有其它的生物？

黑暗中只听那个无底深渊的石壁上，悉悉索索响成一片，这声音不大，象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

我想起那些令人不寒而立的怪蛇，急忙让胖子快去背起陈教授，不管那洞里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冷烟火的照明时间有限，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陈教授，Shirley杨拉着双腿发软的叶亦心，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

这时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Shirley杨举起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喀嚓喀嚓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无数黑鳞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十几厘

米长，最大的将近一米，头上都顶着个黑色肉瘤，有得显然已经发育成熟，那大肉瘤已长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眼球。

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敏感，被闪光灯一照，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成千成万，又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堆积纠缠在一起，来时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无法逼它们闪出一条道路。

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蛇群，却是个因鸠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能源耗尽，都不免被被蛇咬死。

黑蛇越来越多，我们进城时携带的一桶凝固燃料，在神殿中就用光了，现在无计可施，只有一步步的后退。

四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目毛万分危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远的山体叫道：“这边有个小山洞，先进去避避再说。”

我回头一看，原来不是洞，只是山腹中年深日旧裂开的一条山隙，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里面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得退到里面支撑一时，然后再另图良策。

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和叶亦心，快速退进了山体的缝隙之中，这里上边窄下边宽，里面还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下仅有一厘米左右的宽度，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到地缝中去。

Shirley杨的心理素质极好，身处绝境也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中便有了计较，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挡住蛇群的冲击。”

这时有几条黑蛇已经爬了进来，正准备飞起来咬人，Shirley杨按动相机快门，黑蛇被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闪躲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洞外。

我想起郝爱国死亡是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毒蛇咬死，急忙取出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用量，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随手插上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面那条横向的山体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退了几步，与Shirley杨等人挤在一个转弯处。

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

话还没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和爆炸的气浪一起冲了进来，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象是被人用重拳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声，什么也听不见了。

胖子对我张着嘴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着，我一字一字的对他大喊：“炸~药~好~象~放~的~多~了~点！你~们~没~事~吧？”这话也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声来，距离爆破点太近，山隙中又十分的拢音，我得耳膜都被冲倒了，自己扯着脖子喊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第三十八章 裂缝

烟雾灰尘弥漫，地上全是爆破产生的黑色碎石，我探出身去，用手电筒照了照爆破过后的山缝，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外边的黑蛇进不来，我们想从原路出去也不太简单。

周围的四个人，胖子的情况还算好，只是手上被碎石擦破了几条血痕，陈教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叶亦心被气浪一冲，胸前憋了口气，也晕了过去。

我伸手一探叶亦心的鼻息，糟糕，没有呼吸了，我暗道不妙，她本就身体单薄，被爆炸冲击波一冲一呛，闭住了气息，需要赶紧抢救。

这时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个清醒的人，耳朵都暂时震聋了，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所以不能用语言交流。

我打着手势让Shirley杨快给叶亦心做人工呼吸，忽见Shirley杨鼻子里流出血来，赶紧提醒她止血。

Shirley杨随手扯了块衣服塞住流血的鼻子，用血在自己手心写了几个字，又指了指叶亦心，我用手电一照Shirley杨的手心，见她手中写着“CPR”

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是说叶亦心没救了？便冲她摇了摇头。

Shirley杨见我搞不懂，只能不顾自己还在流血不止的鼻子，低下头，双手按住叶亦心胸口，用力往下压。

我这才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给叶亦心做人工心脏起搏按摩，我正要接手，叶亦心轻哼一声，一口气倒了上来，不断的干咳，我赶紧让胖子拿水壶给她喝几口水。

Shirley杨见叶亦心好转过来，边抬起头，按住自己的耳骨，把自己鼻子的血止住。

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个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外壳的某处。

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形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导致山体裂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刚才黄色炸药的爆炸力，冲击到山体，对着些原本微小的裂缝产生了挤压，压力越变越大，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虽然暂时听不见声音，但是能感觉到山体的震动，头顶原本窄小

的裂缝，渐渐扩大，无数碎岩落了下来，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碎石块，一边招呼其余的几个人赶快离开，山体内部的缝隙越来越大，山裂中落下的石块也越来越多，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斜上爬，每爬出一段，身后就被碎石填满，如果稍做停留不被砸死，也得被活埋，只得咬着牙豁出命互相拉扯着，继续往相对安全的地方爬去。

深一脚浅一脚，连自己都不知道爬出去多远，手上被锋锐的碎石扎得血肉模糊，一个个呼吸急促，感觉一颗心脏都快从口中跳出来了，又渴又累，还背着昏迷不醒的陈教授和体力不支的叶亦心，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再也挪不动腿脚，干脆把眼一闭，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

没想到这时山体内部裂缝的扩散停止住了，身后一米多远的距离全被埋住，我们倒在原地喘着气，想喝水又有点舍不得。

隔了半晌，胖子开口说道：“老胡，咱他妈的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

我看着周围黑漆漆的山石说：“我看也都差不多，就算暂时还活着，可能也就快死了。”

胖子可能累脱了力，神智有点不清醒，又对旁边的Shirley杨说：“杨大小姐，我提前跟你告别了，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点卯，你就的去见你的上帝了，你道远，一路保重啊。”

Shirley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哎……我能听见了。”

我张了张嘴，上下活动活动颌骨，虽然还有点耳鸣，但是已经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众人清点了一下水壶及装备，我的水壶混乱中不知道掉哪去了，叶亦心进城时昏迷不醒，身上没带水壶，其余的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壶水。

我说：“虽然现实可能不大容易接受，但是我还是得跟你们说说，咱们现在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这里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剩下的炸药也弄丢了，凭咱们自己的力量恐怕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死的死伤的伤，外边仅剩下一个安力满老头，那老家伙太滑头，说不定见形势不妙，自己就先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了。”

胖子说：“既然如此，多想也没用，现在嗓子冒烟，还剩下两壶水，分分喝了再说别的。”

我把水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叶亦心和陈教授，另一半我们三人分开喝了。

Shirley杨只喝了两口，便咽不下去，沉吟片刻说：“如果咱们真的会死在这里，我想这都是我的过错，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找什么精绝古城，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更不会连累了这许多人，我实在是……”

我一摆说打断她的话：“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跟胖子俩人是自作自受，要不是贪图你那四万美子，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绝境。而且陈教授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就算你不出资赞助，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来寻找这精绝的遗迹。”

说到这，我忽然想起曾听Shirley杨说过一件事，她以前曾经不断梦到过那个鬼洞，甚至连女王棺槨上的铁链都梦到了，而且她还说在梦中曾隐约见到棺木上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始终看不清是什么，那不正是棺上生长着的地狱之花尸香魔芋吗？

她当时说的时候，说她认为这是她那位失踪的探险家父亲给他托的梦，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十分的蹊跷，难道Shirley杨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于是我便出言相询。

Shirley杨摇了摇头说：“以前好象是有个声音不停的呼唤着我，让我来这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可是当我亲眼见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之后，我才知道，我父亲所在的探险队，从来都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了。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未来过的地方，我就想明白了。”

胖子奇道：“还有这等事？说不定你上辈子是精绝国的女王，此刻故地重游……”

他话音未落，山体中又传来一阵阵开裂传导的声音，看来刚才头一番余势未消，又要来上一次，这时我们歇了一段时间，死到临头，自然是不甘心等死，只见前方裂开一条大缝，手电的光柱往里一扫，似是看见那里面竟然坐着个人。

此时山裂产生的大小碎石，雨点也似滚落下来，不及细看，见有路就先撞进去再说，Shirley杨打着手电照亮开路，胖子背起陈教授，我倒拖着叶亦心，都闪身进了前面刚刚裂开的石缝。

尚未瞧清楚是处什么地方，先觉得呼吸不畅，里面灰尘极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们急忙取出防毒面具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山岩滚落下来，挡住了入口。

我见来路断了，便回过头来观看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米面积的正方型石屋，地面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灰扑扑的十分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精密，上面雕刻了数幅石画，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光顾着看那奇特的石匣，没注意到石匣两边还盘腿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处的时候突然用手电照到，三人吃了一惊，手中的电筒落在地上，石室中顿时漆黑一团，只听胖子大叫：“两只粽子！”

第三十九章 暗语

黑暗中Shirley杨取出了备用电筒，一照之下，见盘腿坐在石匣边的两个人，原来是两具干瘪的尸骸。

一老一少，遗骸都已经化为了深褐色，老者下颌上的胡须还依稀可辨，身上裹着羊皮，另一具看上去是个幼童，他们都是盘膝而坐，似乎是在看守着这只古怪的石头匣子。

我看清楚之后，吁了一口气，对胖子说：“以后别动不动就提粽子，吓死人不偿命啊，这两个分明已经快成化石了，少说死了有几千年了，他娘的这里原来是个墓室。”

Shirley杨瞪了我一眼，怒道：“好你个老胡，还想瞒我？你们两个家伙分明就是盗墓贼。”

我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好，我们没说走嘴啊？难道她一个美国人连“粽子”都听得懂？还好陈教授昏迷不醒，没有听到，另外的叶亦心好象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对话。

我急忙辩解：“不是跟你说了么，我就是业余爱好研究风水星相，不是盗墓贼，你以后不要凭空污人清白，我和胖子的名声都好得很，早在老家便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厚生。我是一老兵，胖子当年在他们单位，也是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什么的。”

胖子听我一着急把最后一句说错了，急忙纠正，顺便想把话题引开：“别听来胡说的，他他妈的才是三八红旗手呢，我是青年突击队，惭愧惭愧，都是党和人民培养得好啊，你们看这石头匣子倒也古怪，这是装什么东西的？”

Shirley杨并不接我们的话，突然说道：“定盘子挂千金，海子卦响。勾抓踢杆子倒斗灌大顶元良，月招子远彩包不上。”

她的话旁人听不懂，我却听的明明白白，这是倒斗的“唇典”，因为我们这行，都是不能见光的勾当，就象黑道上有黑道上的暗语一样，黑道上拐卖女人叫开条子，走私货叫做背青，贩小孩叫搬石头，小偷叫佛爷等等，我们盗墓就称为倒斗，都各有各的行规隐语，便于同行之间相互交流，民国那时候我祖父专门给人寻阴宅找宝穴，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水大家之一，也结识过一位相熟的摸金校尉，对这里面的门道简直是熟门熟路，说起倒斗的唇典比说我们老家话都熟。

Shirley杨刚对我所说的几句唇典，大概的意思是：“你心眼坏了，嘴上不说实话，看你就是个手脚利索的盗墓大行家，这种事瞒不过我的双

眼。”

我被她突然一问，没有细想，一般被同行称为高手，都要自我谦虚一下，于是脱口就答道：“无有元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元良，在何方分过山甲，拆解得几道丘门？”

Shirley杨接道：“一江水有两岸景，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鹧子解丘门，多曾登宝殿，无处觅龙楼。”

套口一对，我自己又惊又悔，他娘的，这回算着了这美国妞儿的道了，这不等于承认自己就是倒斗的盗墓贼了吗，不过倒也奇了怪了，这些倒斗唇典的大段套口，在解放前都没多少人懂，解放后基本上算是失传了，象大金牙他爹那种干过多年倒斗的半职业盗墓贼，所闻所知也只不过是几个名词而已，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些切口，竟然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美籍女人之口，如果不是面对面亲耳所闻，又如何能信，难道竟然遇到同行？

而且听她唇典所说，她也是祖传的本事，只是空有手艺，却不懂看风水认穴辨脉之术，不行，这事决不能承认，我还是接着装傻算了，于是我说道：“这几句诗是我们小学时学的课文，想不到美国小学的教材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Shirley杨见我胡搅蛮缠抵死不认，只得说：“算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回去，我希望能和你认真谈一次。”

我如遇大赦，忙站起身来在四周寻找出路，暗地里盘算：“要是能回去，定让你找不到我，哼哼，大不了我回老家去，不在北京混了。”可是随即又一想：“不成，她还没给我们钱呢，这事实实在是棘手了……她究竟有什么企图呢？不会是真象胖子所说，看上俺老胡了吧，再不然她是打算检举揭发，不能够吧，难道她祖上，当真也是摸金校尉不成？那倒跟我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我正胡思乱想之际，胖子和Shirley杨已经在这间小小的墓室中转了数圈，头上脚小，身前身后，尽是漆黑的山石，有的地方有几条裂缝，都是太小，找不到出路。

这时陈教授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他神智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谁也不认识，我们无医无药，对他无可奈何，只能任凭他疯疯颠颠的折腾。

最后我们的目光落到了两具干尸中间的大石箱子上，不过这里面就算有什么陪葬的宝贝，对我们这些将死之人来说，也是毫无用处了。

胖子拍了拍石匣说：“这个小墓室不知埋得是哪两个穷鬼，除了身上的羊皮，连件象样的陪葬品都没有，这里面估计也没什么好东西。”

Shirley杨仔细看着石匣上刻画着的图形，忽然抬头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曾说过的大唐西域记吗，里面曾经提到过扎格拉玛山。”

我说：“记得，好象还说是座神山，埋着两位先圣，不过不可能是这一老一少两位吧，这墓室如此简陋，也不符合先圣的身份。”我本想接着说我看很多古代大墓，这石头山山腹中的墓穴，根本不合风水学的理论，山下有个凶穴，上边怎么能再葬人。不过这话要是说出去难免暴露了我的身份，于是只说了一半，后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Shirley杨说：“这墓室里埋葬的不是先圣，这个小孩是先圣的徒弟或者儿子一类的人，被称为先知，这位老者是他的仆人。”

我奇道：“你是如何知道的？难道这石匣子雕的图形是这么说的吗？那上面还有什么内容吗？”

Shirley杨招呼我和胖子一起看那石匣：“这石头匣子上雕刻的几十幅图案，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构图很简单，符号的特征非常明显，我想我能看懂一部分。”

我越听越奇：“预言了什么？有没有说这石室的暗道在哪里？”

Shirley杨摇头道：“没有，这预言好象也不是很准，先知说他死后，一直没有任何人来到这间墓室，直到某一天，有四个人无意中打开了这只石匣……”

胖子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咱们一共五个人啊，难道陈教授疯了就不算是人了吗？可见这先知料事不准，多半也是个欺世盗名的神棍之流。”

我盯着其余的四个人说道：“倘若先知不是骗子，这个预言，可能不是在说咱们这些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咱们这里有一个不是人。”

第四十章 古老的预言

胖子没听明白，问道：“什么不是人？什么不是人？不是人，难道还是妖怪不成？”

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这不就是这么一说吗，咱们这些人在一起快一个月了，朝夕相处，谁是什么人还不了解吗。这小孩先知净扯蛋，古代人愚昧落后，咱们什么没见过，这些鬼画符般的图形还能当真事看？”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没这么想，这时候我得多长个心眼儿，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根本无法预料，这位先知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不是应对在我们几个人身上，他娘的，那只有老天爷知道。想到此处，摸了一只黑驴蹄子在手，预防万一。

我又问Shirley杨：“你有没有瞧错？上面原本画了五个人形，这年代久了也许剥落了一部分，只剩下四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

Shirley杨指着石匣上的雕刻让我们看：“这石匣保存的还算完好，没有剥落的痕迹，这明明是四个人，你们看，这代表人的符号十分简单，上边一个圆圈就是脑袋，几条细线便是身体四肢，这不刚好是四个人吗。”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如Shirley杨所说，她又让我看石匣上刻着的前几副图形，这些图案十分简单，连我都能一目了然，第一副图是一个小孩用手指着天空，地上有不少人在四处躲避，那些躲避的人大概是些普通老百姓之类的。

第二副、第三副图分别刻着一股龙卷风，把房屋吹倒了不少，先前躲避起来的人们，都安全的躲过了天灾，他们围在小孩身前膜拜，看来这小孩可以预言天灾人祸。

石匣上的第四副图，刻画着小孩站在两个成年人身边，地上跪着一个老者，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了极点，表现老者只不过是代表头部的圆圈下面，廖廖数笔画了一把胡子，构图虽然简单，却更容易让人理解。

图中的两个成年人明显高出普通人一大截，而且在雕刻工艺上也是十分细腻，不象刻画普通人那么草，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先圣了，跪在地上的老者明显是他们的仆从，石室中这名老者的遗骸应该就是他了。

看来Shirley杨说的完全正确，这石匣的主人是具有预言能力的幼童，我一路看将下去，一幅幅石画，都是些显示这个小孩子预言家功绩

的。

看到最后一幅的时候，脖子上真有点冒凉气了，这幅石画中，那一老一少坐在石匣子旁边，墓室内站立着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图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是高矮胖瘦，还是男女老幼，一概看不出来，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正在动手把石匣打开。

这是石匣上的最后一幅石画了，后边再也没有，这石匣子里究竟藏有什么秘密？最重要的是石匣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上面还封着牛皮漆。

我又回头看了看其余的四个人，Shirley杨正搀扶着痴痴傻笑的陈教授，叶亦心昏迷了过去，胸口一起一伏的节奏很快，没有医药给她救治，胖子坐在地上无奈的看着她摇头。

没错啊，绝对是五个人，如果这预言真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石画上却画着四个人，我脑子里在飞速的旋转，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遍，却半点头绪也没有。

难道五人当中真有一个不是人，而是被鬼怪恶魔所控制了，甚至象胖子所说，Shirley杨是精绝女王转世，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很可笑，什么投胎转世之说，我根本不信。

那么这误差是否出在这古老的预言上呢？我问Shirley杨这先知先圣是什么朝代的人？

Shirley杨说：“按《大唐西域记》中所说，古西域的先圣，应该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在中原正是夏商时期，那是古西域的第一次文明时期，比起西域三十六国的年代，早了大约一千年。”

我算了一下，暗自吃惊，想不到这么久远啊，那就更不能把这些刻在石头匣子上的预言当真了，这上面也没有其余的预言石画了，也许先知当时糊涂了，少画了一个人，再精确的计算都难免出现误差，何况这种穿越了几千年的预言呢。

我又问Shirley杨，能不能从石匣外的石画预言中，看出来咱们打开石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Shirley杨摇头道：“没有多余的提示了，不过咱们被困在这巴掌大小的地方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有打开石匣子看上一看，先知既然预知到咱们回无意中来到这里，说不定会指点咱们如何出去。”

胖子等得焦躁，大咧咧的走过来，把我和Shirley杨推到一旁，说道：“你们两个研究了半天，什么结果也没研究出来，这么大点的一个小

屁孩，能他妈预言个头啊，你们瞧我的，不就是一破匣子吗，也没上锁……对了，他不是预言说四个人中的一个伸手打开石匣吗，咱就跟他叫上这板了，老胡，过来伸把手，咱俩一起动手。”说着就要动手拉开石匣的盖子。

几乎与此同时，昏迷不醒的叶亦心，忽然抽搐了一下，双腿一蹬，一动不动了。

我们再也顾不上那石头匣子，急忙过去看她，一试脉搏，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了，她本来就缓有急性脱水症，一路奔波，又在扎格拉玛山的鬼洞中折腾的不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能坚持着活到现在，已经十分不易，只是我们没想到她偏在此时油尽灯枯，死的这么突然。

三人一时相对无言，Shirley杨搂着叶亦心的尸体，落下泪来，我叹了口气，刚想安慰她两句，却见一直疯疯颠颠，咧着嘴傻笑的陈教授从地上站了起来，走到石匣跟前，一伸手就拉开了盖子。

我们三人目瞪口呆，这一切竟然和那先知在石匣上的预言完全相同，进来的时候是五个人，有一个人突然死了，随后一个人动手打开了石匣，经常有人形容诸葛亮料事如神，神机妙算，我想孔明老先生也没这么准啊，这种预言的准确程度简直可怕。

Shirley杨怕神智不清的陈教授再惹出什么乱子，忙把他的衣袖拉住，让他坐在地上休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亲叔叔和亲侄女，这时Shirley杨见陈教授又疯又傻，心中一酸，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我知道Shirley杨是个极争强好胜的人，从不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今天当着我的和胖子的面，接连两次落泪，实在是伤心到了极点，今天她承受的压力确实太大了，我也不知该如何劝她，只好任凭她坐在陈教授旁边抽泣。

我和胖子俩人走到被教授打开的石匣前，看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这石匣的两扇柜门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封口的牛皮漆也随之脱落。

只见里面又是两道小小的石门，石门上同样也贴着牛皮漆，上面还刻划着三副石画，这三副画看得我直冒冷汗，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胖子看了两眼，没看明白，便问我：“这画上画是什么？老胡你不是被石头画吓着了吧？”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对胖子说道：“这画上也是先知的预言……”

胖子忙问：“预言是什么内容？有没有说咱们怎么才能离开这鬼地方？”

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狂跳，低声对胖子说：“预言中说，开启第二层石匣的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恶鬼……”

第四十一章 盘问

石匣第二层中的三幅石画是这样的，第一幅画着四个人站在打开的石匣前，这四个人中的三个人，都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形。

然而其中一个，头上长了一只眼睛，代表脑袋的圆中画了两颗蛇牙，再加上四肢，分明便是黑塔第四层中的精绝守护神，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恶鬼更恰当。

这个人形只过多刻了几划，硬是看的我头皮发麻，我，胖子，陈教授，Shirley杨，现在只有这四个幸存者，这四个人谁是恶鬼？

第二第三幅石画并列在一起，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三个人加上一个头上长眼的恶鬼，一同打开了石匣，这时恶鬼会突然袭击，掏出其余三个人的内脏。

第二种情况是，恶鬼倒在地上，身首分离，已经被杀掉了，三个人打开了第二层石匣，墓室中出现了一条通道，可以逃出生天了。

这么说先知给了我们提示，让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这道题目未免也太难了，我和胖子是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了谁也不行，陈教授为人和善，更是待我不薄，Shirley杨救过我的命，不论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恶鬼，我都下不去手。

如果之前不知道先知预言的真假，我可能还不会害怕，但是这位已经死去几千年的先知，他的预言精确得让人无话可说，那么我们当中就真的有一个人是恶鬼了？

不管他是被恶灵付体也好，还是一直伪装成普通人的魔鬼，这已经是现成的事实了，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第二层石匣必定会开启，不除掉隐藏着恶鬼，我们都得死在这里陪葬。

谁是……恶鬼呢？不可能是我，我看了看胖子，眼睛是观察一个人最直接的渠道，眼神是很难伪装的，他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来，还和以前一样，对什么都满不在乎，那眼神就好像是在说：老子天下第一，谁不服就揍谁，当然也不可能是胖子了，那么既然不是我们两个，难道……

我偷眼看了看身后，Shirley杨和陈教授，Shirley杨也正注视着我，我不敢和她目光相对，连忙假装看别处。

Shirley杨见我和胖子看了打开的石匣后一直在嘀嘀咕咕，便问道：“老胡，石匣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冲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会意，连忙假装坐在地上歇息，刚好把打开的石匣挡住，不让Shirley杨看到。

我得先想办法稳住他们，想出对策之后再动手，我对Shirley杨说：“石匣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

Shirley杨问了一句就不再说话，坐在一旁取出水壶，想让陈教授喝两口，陈教授已经彻底疯了，谁都不认识，一挥手把水壶打翻在地上，跺着脚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仅存的小半壶清水，Shirley杨急忙去把水壶捡起来，这回小半壶水，又撒了一多半。

胖子在我耳边问我：“怎么办？要不要把他们两个都……”

我止住他的话头：“别，还没弄清楚之前，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对了，咱俩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

胖子说：“那当然了，咱俩怎么回事咱自己还不清楚吗，我看那美国妞儿的嫌疑最大。”

我说：“我觉得咱还是得走个过场，要不然一会儿动起手来，免得让杨小姐和陈教授挑咱们的理。”

胖子说：“他妈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什么理不理的，直接放翻了他们俩，挨个审查审查，审不出来就大刑伺候，再审不出来就……”单掌向下一挥，做了个砍人的手势。

我一听胖子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忽然想起一条计策，那恶鬼定然是从精绝国跑出来的，不管它怎么伪装，它都没经历过文革吧，这些妖魔鬼怪也不搞政治学习，不看报纸新闻，他们伪装成人的模样，对外边的事物不一定了解。

于是我对胖子说：“你刚才能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足能证明你不是恶鬼了，现在你考考我，我也证明一下我自己，然后再问他们俩。”

胖子挠挠头：“那你就念句主席诗词吧。”

我想都没想就念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胖子道：“没错，你绝不是恶鬼。”

Shirley杨何等聪明，见我和胖子不停的小声商议，就明白可能有什么问题，当下站起身朝我们走了过来：“你们两个究竟在说什么？还要背

地里说？”

我和胖子从地上跳将起来，喝道：“站住，再走过来我们不客气了？”

Shirley杨一怔，问道：“你们怎么了？发什么神经？”

胖子道：“没什么，就想听你唱首歌，你唱个《林总命令往下传》来听听。”

Shirley杨更是茫然不解，这是什么场合，刚死了那么多同伴，又身陷绝境，哪有心思唱歌，更何况唱什么《林总命令往下传》，简直是不知所云。

我心中也觉得胖子让她唱的这首歌有点偏了，让一美国妞儿唱解放战争时期的歌，她肯定不知道，但是能考他什么呢？现在美国总统是谁？那他娘的连我都不敢确定。

我掏出黑驴蹄子连哄带骗的对Shirley杨说：“你先别问这么多了，你啃一口这个，然后拿去给陈教授啃一口，就只管照我说的做，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Shirley杨有些生气了：“连你也神经了？这驴蹄子是用来辟邪驱魔的，我不吃，你拿开。”

她越是不吃越是显得可疑，我对胖子使个眼色，胖子不由分说，过去就把Shirley杨按倒在地，解下皮带把她捆了个四马倒全蹄，Shirley杨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咬牙切齿的说：“胡八一，你是不是看我揭穿了你倒斗的勾当，就想杀我灭口……你们俩快把我放了。”

陈教授在一旁看得兴高采烈，哈哈大笑，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看了陈教授一眼，心中极是难过，多有学问的一位长者，落得这种下场，不过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等先弄清楚Shirley杨的事再做理会。

我硬起心肠，对Shirley杨说：“你究竟是不是精绝女王？”

Shirley杨怒道：“死老胡，你胡说什么！”

我冷冷的说：“我看你就象是被那妖怪女王付体，再不然就是她转世投胎，否则你怎么能在梦中见到鬼洞中的情形，还有你一个美国妞儿，怎么知道我们倒斗的唇典？”

胖子早就看Shirley杨有点不顺眼，这时候终于逮着机会了，拔出匕首，猛插在地上：“老胡你把她交给我了，她知道咱俩是倒斗的，这事并不奇怪，这妖怪肯定会读心术，问她也没有用，给她脸蛋儿上划两刀再

问，看她招是不招。”说罢就要动手。

我看Shirley杨竭力忍着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不看胖子的匕首，却盯着我看，我心中一软，想起在扎格拉玛山谷中被她所救之后，曾对我欠她一条命，这时候如何能对她下毒手。

我连忙阻止胖子：“且慢，还是先跟她交代一下咱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她若还是顽抗到底，再给她上手段也不迟。”

胖子说：“其实我也不忍心花了这么个漂亮妞儿的脸蛋儿，不过这妖怪诡计多端，咱要小心被她的美色所诱惑。”

Shirley杨越听越气，险些背过气去，再也绷不住，流出泪来，只听她哽咽着说：“我为何梦到鬼洞中的情形，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懂你们倒斗的唇典，是因为我外公在出国前也是干这行当的，我都是听他给我讲的，这事我本来想以后找机会和你谈的……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两个家伙要杀要刮，尽管动手，我……我算是看错人了。”

胖子冷哼了一声道：“花言巧语，装得够无辜的啊，你就编吧你，老胡你表个态，怎么处理？”

我拿出黑驴蹄子放在Shirley杨嘴边：“你咬一口，只要你咬一口，我马上放了你。”

Shirley杨说：“你……你快杀了我，否则我今后饶不了你，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我见她不肯咬黑驴蹄子，便从胖子手中把匕首拿过来，这时我心中有个声音在问自己，倘若她真是恶鬼，我下得了手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可是不动手杀死我们四人中的那个恶鬼，大伙都得死在这小小的墓室中，他娘的，干脆大伙一起死了算了。

正在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时，陈教授呵呵傻笑着站起来，手舞足蹈的又发起疯来了，我怕他去打开第二层石匣，便伸手拉住他。

陈教授大笑着喊：“花啊，真美，红的绿的，我找着的……呵呵呵”

我看着他疯颠颠的样子，听他说什么花，这种疯子，我在哪见过？不对，不是见过，是听说过，那个幸存的英国探险家……我脑中一团团乱麻般的思绪，猛然被无形的手扯出了一个线头，这个线头很细小，但还是被我捕捉住了。

“尸香魔芋”……难道我们还没有摆脱它制造出的幻觉陷阱吗？“尸香魔芋”这朵来自地狱中的魔鬼之花，我们还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它正在引诱着我们自相残杀……

第四十二章 真与假

真实与幻觉，如何去区分？倘若这间石室与先知石匣中的预言，都是尸香魔芋制造出来的幻象，这幻象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我的大脑有点应付不了这种复杂的问题，要是Shirley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就好了，我和胖子的脑袋加在一起，也顶不上她半个。

不过我认为“尸香魔芋”制造幻觉让我们几个自相残杀，也只不过是推测，那魔花实在厉害，在鬼洞石梁上的一幕，让我至今触目惊心，但是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认定先知的预言是陷阱。

胖子见我又走神了，就推了推我：“怎么了老胡，最近你怎么总俩眼发直？这美国妮子咱还收拾不收拾了？”

我让胖子看住陈教授，俯下身来问Shirley杨：“你说你外公在去美国之前，也是做倒斗的，空口无凭，让我如何信你？”

Shirley杨盯着我恨恨的说：“臭贼，你爱信不信……我脖子上挂着我外公的遗物，你一看便知。”

“遗物？”难不成是一枚摸金符不成？我果然见她脖颈上挂着两根项链，伸手拉出来一看，一条是个十字架，另一条果然是川山甲爪子制成的“摸金符”。

这东西在世上极是隐秘，盗墓者也不是人人都有，甚至大部分盗墓者都不曾见过此物，物件因人而分贵贱，这摸金符本身的价值，并不算贵重，掉在地上，可能捡破烂的都懒得捡，但是对于代代相传的盗墓者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它象征着一种资历。

我把Shirley杨的摸金符拿起来仔细端详，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她的这枚摸金符一比，大金牙送给我和胖子的那两枚简直就不能要了。

Shirley杨的摸金符一看便知是后汉时期的古物，符上的“摸金”两个篆字，笔划苍劲雄朴，古意昂然，是用川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制成，象黑水晶一样微微透明，年代虽久，半点磨损的痕迹也无，爪根锁着一圈金线，通身刻着避邪的飞虎纹。

而我和胖子的那两枚，跟这个一比较，真假立辨，明显是人工做旧的，选料工艺也不能相提并论。他娘的，大金牙这孙子，拿假货蒙我们啊，我说怎么从来就没管过用呢。

我把Shirley杨的摸金符拿在手中看了良久，有点爱不释手，舍不得

放下，真不想还她了。

Shirley杨叫道：“快还我，想害命也就罢了，还想一并谋财不成？”

我把摸金符又挂回Shirley杨的脖子：“既然你外公也是倒斗的，你又如何必一口一个管我们叫做臭贼，你这不是连你外公也一并骂了，这么对付你，也是事出有因。”便把在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预言，原原本本的告诉了Shirley杨，最后对她说：“这一切也许是尸香魔芋制造出的死亡幻觉，但是在没确定之前暂时还不能放了你。”

Shirley杨听了之后，面色稍稍缓和：“那你就快想些办法，你以为被你们绑着很舒服吗，回头让你也尝尝这滋味。”

我站起身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盯着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这预言不是幻觉，而是真的，那么如果不杀掉一个人就打开第二层石匣，恶鬼马上就会现身杀死其所有人，我感觉现在比踩着地雷还难受，踩上地雷大不了把自己炸死，这个预言是真还是假，关系到四条人命，委实难以抉择。

陈教授疯了，Shirley杨又有点让人怀疑，我只好和胖子商量，我把我的推断都告诉了他，明知道他不可能帮上什么忙，但还是希望找个人分担一下肩头的压力。

胖子听后点了点头：“噢，是他妈这么回事，我明白了，你是担心咱们还处在那狗尾巴花造出的假象当中，你早跟我说啊，这么屁大点事，我立马给你解决了。”

我奇道：“你能分辨出来？此事非同儿戏，可不能闹着玩啊，一着棋错，咱们就满盘皆输。”

胖子没说话，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出手很快，我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正着，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正要发做，却听胖子问道：“怎么样？疼是不疼？”

我揉了揉脸：“他娘的，儿子打老子，反了你了，还疼不疼，我打你一巴掌你试试就知道疼不疼了。”话一说完，马上想到，对了，要是能感觉到疼痛，那就不是身处幻觉之中，看来我们并没有被那尸香魔芋所控制。

我转回身想再去逼问Shirley杨，一瞥眼只见石匣第二层上的石画产生了变化，我连忙过去细看，却见那三副石画慢慢模糊，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空白的一道小石匣，石匣上有盖子，封着牛皮漆，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

再看第一层石匣，完全没有变化，一幅幅都是先知的预言，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地一层石匣的石画。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有真有假？我把胖子拉过来，让他看第二层石匣上有什么，胖子说不就还是那三幅石画吗？

我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再看看，还有石画吗？”

胖子捂着脸说：“哎……这……现在没有了，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活见鬼了，我看看这里边是他妈什么东西。”说完伸手就把第二层石匣拉开。

我惊道：“你手也太快了，让你看一眼，没让你干别的。”然而第二层石匣打开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四个人都好端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情。

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芋”控制住了视觉，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制造幻觉。

当时我想冲过石梁营救萨帝鹏，就落入了它的幻觉陷阱，随后胖子和Shirley杨把我救了回来，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尸香魔芋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全部张开，正对着我们。

从那时候起尸香魔芋的幻觉范围就扩大了，我们的探照灯熄灭之后，就出现了很多黑蛇，按当时的状况判断，我们五个人，两个走动不得，在群蛇的围攻下，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这实在是奇迹，现在看来，那些蛇应该都是虚假的幻相。

尸香魔芋制造出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是想把我们逼进山体的裂缝中，自己把自己活埋在里面，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逃进了先知的墓穴。

这石魔花虽然厉害，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其极限，离我们太远，已经无法制造太强大的幻相，于是它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画，诱惑我们自相残杀。

而且尸香魔芋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觉，只要你看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惑，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

即使最后活下来一两个人，也会因为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而精神崩溃，那么精绝女王的秘密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真他娘的歹毒啊。

这时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匣中的东西取了出来，是一本羊皮制成的

古书，我估计先知的启示，还有失落的精绝古国，以及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了。

第四十三章 沉默的启示

我正欲瞧瞧羊皮册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Shirley杨还被绑着摺在地上，便把羊皮册先放下，准备给她解开，虽然她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件事蹊跷异常，但是她应该不会被恶灵付体，或者妖怪女王转世，这么对待她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Shirley杨被绑翻在地，脸上曾了不少灰土，再加上她的眼泪，跟唱京剧的大花脸差不多了，她见我靠近便生气的说：“死老胡，快把我解开。”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她说了一遍，一咬牙，打了Shirley杨一个耳光，然后把捆住她双手的皮带解开。

我说：“我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你打还我就是了，打几个随便。”说完侧过头去，等着Shirley杨动手抽我耳光，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估计她不打掉我两颗门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想到Shirley杨擦了擦脸上的灰尘，却没动手打我，只说：“现在我不想你计较，这笔帐以后再算，先想办法脱身要紧。”

Shirley杨取出随身携带袋里的一个小盒，里面是个小小药丸，打开后在自己鼻子前吸了一下，又递给我两片，让我和胖子也分别闻一闻。

Shirley杨说：“这是一种高浓提炼的酒精臭耆，气味强烈，能够通过鼻黏膜刺激大脑神经前叶，使人头脑保持清醒，可以用来辅助戒毒，抵消毒瘾，国外探险家去野外都会带上几粒，以防万一，在饥饿疲劳的极限，可以刺激脑神经，不至于昏迷，但是短时间内不宜多用，否则会产生强烈的负作用，至于对魔花的幻觉管不管用，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尸香魔芋是通过五感来使人产生幻觉，而这些幻像都来自于大脑中枢，Shirley杨的这种刺激性药物，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克制幻觉的作用。

我给了胖子一粒，自己也打开，马上对准鼻孔一吸，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冲进了鼻腔，呛得我连声咳嗽，不过随即觉得原本发沉的头脑，轻松了许多，十分舒服。

我说：“有这种好东西，为何不早些拿出来用，在石梁上给我们几粒，早就把那株妖花连根拔了，也不至于现在被埋在这里，进退两难。”

Shirley杨道：“当时你从石梁上跑回来，说出原由，我们才知道尸香魔芋会使上了石梁的人产生幻觉，随后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的幻象，另外我

看那尸象魔芋不会这么简单，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若是离得太近，我想这种药物也不会起太大作用。”

进入先圣墓穴的五个人，只有陈叶二人神智不清，一个是受了刺激，另一个是昏迷不醒，现在叶亦心已经死了，陈教授疯疯颠颠的，他不会被尸香魔芋所迷惑了，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精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他肯定也是见到了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导致。

而陈教授则是由于在一天之内，心情大起大落，先是伤心助手郝爱国之死，又在精绝遗迹中找到一个又一个惊喜的重大发现，突然又见到他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这么大喜大悲对人的神经打击是非常大的，更何况他年事已高，最后终于神经崩溃，彻底疯了。

想到这些，我表情沉重的点点头，对Shirley杨说道：“那死人花当真了得，还好咱们之间亲密团结，才不至中了它的离间之计，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现在想想，也真后怕，不过总算胡大和先圣保佑，没有酿成大错。”

Shirley杨忽然把脸一沉，道：“胡八一，你也太奸滑了，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你不仅骗我，不同我讲实话，还怀疑我是……是什么妖怪，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你知道被你们两个坏蛋象绑牲口一样绑住，等着你们审问宰杀是什么感受吗？”

我捂着脑袋说：“唉呦，不好，我头又疼了，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胖子你快拿那本先圣的羊皮册子给杨大小姐看看，有没有什么脱困的良策。”说完借机溜到陈教授旁边，不敢再和Shirley杨说话。

还好Shirley杨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见我溜开，也就不再追究，端起先圣的羊皮古册一页页的观看。

我暗暗叫苦，以她的个性，以后须饶我不过，今天的事做绝了，又死了那么多人，我和胖子那笔辛苦钱算是又泡汤了，他奶奶的，俺老胡怎么如此命苦，喝口凉水都塞牙。

我又好奇那本古册中有什么内容，见Shirley杨的神色一脸郑重，瞧不出是喜是忧，先圣既然能预见到我们回来他的墓穴，并且打开石匣，那么他一定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我再也按捺不住，出声相询：“小孩子先圣的书中是什么内容？”

Shirley杨手捧羊皮古册，边看边说：“都是先圣画的图画，似乎有很多关于鬼洞的内容。”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但是又不好催促Shirley杨，只能耐着性子听她说话。

Shirley杨说：“从头看才能搞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最后的图画未必能够解读出来，这开头的部分是讲古西域有座神山，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扎格拉玛山，这座山四周河道密布，动植物繁多，这里居住这四个部落……”

我跟胖子对望了一眼，心想这美国妮子还要从头讲开始，真够急人的，我们俩心急如焚，想赶紧知道如何才能离开这窄小压抑的墓室，却都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急得坐立不安。

只听Shirley杨继续说：“好景不长，人们在扎格拉玛山中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没有人能下到洞底，所有的人都想搞清楚洞中是个什么世界，四个部落中有一位大祭司，他命人造了一只玉石眼球，希望能通过真神的力量，来看清这个无底洞是吉祥的还是邪恶的，随着一次大型的祭典，不但没有看清楚无底洞下有什么东西，反而招惹得灾难开始降临，首先是大祭司双眼暴盲，死于非命，随后附近出现了一种威胁人畜安全的怪蛇，这种蛇的数量很多，它们头上的长着一只怪眼，毒性猛烈，害死了无数人畜。四个部落推举出两位被真神眷顾的圣者，带着部族中的勇士，杀死了母蛇，这是一只长着人首蛇身，并有四肢的怪物，它会孵出眼球一样的卵，每只卵可以产生数百条怪蛇，如果任其繁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胖子听到这里，都惊奇不已：“乖乖，古代还真有这么种长人头的怪蛇啊，还好咱们没遇到，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Shirley杨说：“想必先圣除蛇是确有其事，不过人首蛇身的蛇兽却未必便真有，古代人通常都会对重要事件进行过度的神化渲染，就象中国的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也许只不过是部族之间数百人的械斗，但是在古代的记载中，就被描画成了波澜壮阔，甚至连众神百兽都加入进去的超级大战。”

我竖起大姆指赞道：“果然是高见，不知后事如何？可否尽快解惑？”

Shirley杨白了我一眼，接着说道：“蛇兽被扫荡干净，先圣把群蛇的尸体扔进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洞，圣者同过神喻得知，这个洞窟是一个灾祸之洞，而玉石眼球已经开启了灾祸的大门。在这之后，其中一个部落里诞生了先知，也就是这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小孩。嗯……再接下来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部族中的先圣死后，就被埋葬在了

扎格拉玛山，先知通过仪式能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圣埋葬在这里，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圣和真神赐与的。”

总算是到正题了，我仔细听着Shirley杨的话，能不能从这鬼地方出去，就看先知是怎样预言的了，生存与死亡的答案即将揭晓，我的心跳稍微有些加快了。

Shirley杨道：“别这么紧张，刚才我翻了一遍，后边好象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扎格拉玛，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你们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就在全神贯注之时，忽见陈教授瞪起双眼指着Shirley杨手中的羊皮古册说：“千万不要看后边的内容。”

第四十四章 撞邪

陈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尖锐刺耳，墓室内本就狭窄，更显得他的声音凄厉异常，我和胖子三人心下都是疑惑不解，教授疯了倒也罢了，怎么突然之间连声音都改变了？

我连连晃动陈教授的肩膀，想让他清醒一点，谁知他的喊声越来越大，挥舞着双臂：“不要出去，不要出去。”边喊边拼命的拉扯我的胳膊。

我担心陈教授疯疯颠颠的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安全的举动，便让胖子过来帮忙，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按倒在地。

Shirley杨怕我们俩弄伤了教授，急忙过来阻止，哪知陈教授见她过来，忽然伸出手臂，夺过Shirley杨手中的羊皮古册，扯掉最后一页，张口便咬。

那几千年前的羊皮何等古旧，自然是咬不动，陈教授却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的把羊皮塞进嘴里狂嚼不止。

陈教授自从在石梁上受了刺激之后，就是又痴又傻，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芋花幻觉控制的，难道是被恶灵付体了？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里逃生？

胖子把教授嘴中的古羊皮扯了出来，羊皮倒没事，陈教授的口中已满是鲜血，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只好把他暂时捆起来。

我最关心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有没有损坏，倘若有逃出生天的方法，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要是被陈教授嚼坏了，那倒也难办。

最后一页羊皮册上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却没有任何图案符号之类的内容，一片空白。

我对Shirley杨说：“糟了，先知的预言让陈老爷子舔没了。”

Shirley杨道：“你别担心，先知的羊皮册最后一页，本就什么内容也没有。”

我对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后悔，今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处处不顺，搞得我心浮气燥，说什么也冷静不下来，总觉得这墓室里有什么地方不对。

不过先知的预言精确无比，他自然也会料到疯了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所以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看来我们在这石室中的一举一动，都早已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多想也是没用，干脆就横下心来，顺

其自然好了。

我和胖子夹着陈教授坐下，让Shirley杨接着刚才的内容讲下去，陈教授被我们俩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只是不停的挣扎，却不再喊叫了。

Shirley杨继续讲解羊皮册中的预言：“先知预言在他死后八百年，他的部族早已为了躲避灾难，迁徙到了遥远的东方，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部落来自西边的沙漠，他们在山中发现了鬼洞，部族中的巫师宣称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这个部族便是精绝国的前身，精绝女王长了一双能看到阴间的鬼眼，她掌握了用玉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用此征服了周边的十余个邻国，他们这些异教徒的暴行激怒了真神，真神把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域都交给了魔鬼，沙漠吞没了他们的城市，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畜以及鬼洞中黑蛇的恶灵，都将被深深的埋入地下。”

胖子焦躁起来，再也忍耐不住，催促Shirley杨快说后边的内容，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也是好的。

Shirley杨说：“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启示了……启示中预示，会有四的幸存者因为山体崩裂而进入墓室，其中的一个人是先圣部族中的后裔……”

我奇道：“后裔？是不是就是指拥有以前那个远古部族的血统，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我想还是你的可能性最大，否则我和胖子怎么没有梦到过鬼洞呢？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那个部族的预感能力，提前见到了将来你注定会去的地方。”

胖子也赞同的说：“没错，那绝对就是杨大小姐了，老胡咱俩以前没注意，她的鼻子有点鹰勾，眼睛也稍微有点发蓝，咱还当她在美国呆时间长了就那样，现在看起来，她还是继承了她祖先的血统，打根儿上就不是中国人。”

我怕胖子说话太冲，又把Shirley杨惹急了，忙道：“这身世还真够离奇的，不过你怎么又姓杨呢？”

Shirley杨有点无法接受这件事，摇头道：“不知道，我家中历代都是华人，也许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缘，我外公的鹰勾鼻子就比较明显……不管先知启示录中所说的后裔是谁，现在都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后边的启示中显示，先圣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但是千万不要将羊皮册子掉落在地上，羊皮册掉在地上之时，便是沙暴开始之时，届时黄沙将再次吞没精绝古城和扎格拉玛神山，而神山这一次被沙海掩埋，将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赶紧提醒Shirley杨：“那可千万别让这羊皮册子落到地上，否则会立刻刮起大沙暴，咱们还没等离开，便连同这神山一起埋入地下了。再后边还有什么内容？”

Shirley杨道：“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后边没有了，先圣会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你看看先圣遗骸上有没有什么线索。”

Shirley杨知道这本羊皮册就象个定时炸弹，在没离开扎格拉玛山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和地面接触，否则先知的预言中的大沙暴就会发生，于是把身上的便携包打开，准备把羊皮册装进去，以策万一。

我们刚刚把话说完，原本被我和胖子二人夹在中间的陈教授，突然生出一股怪力，怪叫着挣脱开来，冲向Shirley杨，只听他高声尖叫着：“永远也别想离开！”

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叫声震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喊叫的声音刺耳，这时候听得分明，陈教授凄厉的叫声，与刚刚死去的叶亦心好象。

趁着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陈教授已经把Shirley杨手中的羊皮册打落，可以把整座城市和神山都吞没的大沙暴立刻就要来了……

第四十五章 脱出

陈教授突然出手，把先知的羊皮古册夺过来，往地上便摔，我们想要伸手阻止，却为时已晚，根本来不及了。

事出突然，只能以奇招应变，是生是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抬脚便踢向即将垂直落在地上的羊皮册，把它象个皮球一样横向踢了出去。

羊皮册被我踢出去的方向刚好是胖子站的位置，胖子也不敢怠慢，奈何羊皮册的飞行轨迹太低，也来不及弯下腰去接，只得也用脚踢开，不敢让它落地。

那墓室内本就狭窄低矮，这两下好似耍杂技一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能是由于肾上腺素的原因，这几秒钟的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胖子这一脚把羊皮古册踢了起来，斜斜的向上，直奔Shirley杨面门飞来，眼看Shirley杨就要伸手接住，陈教授突然一身手，赶在她前面抓住了羊皮册子，顺势就要再次往地上摔落。”

此时只见一个宽大的人影揉身直上，把陈教授扑倒在地，原来是胖子见形势不妙，使出被视为禁忌的终极绝技“重型肉盾”，一下扑倒了陈教授。

我也连忙赶到近前，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本能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落在地上。

Shirley杨一把推开胖子：“教授都多大岁数了，你想把他砸死啊，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让你偿命。”说着便给被胖子压得嘴歪眼斜的陈教授推宫过血，胖子这一身肥肉，好悬没要了老头子的命。

我把羊皮册小心翼翼的装进自己腰间挂的便携袋中，随后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你们有没有发觉，这陈老爷子十分古怪？我听他说话，怎么有几分象是叶亦心？”

胖子说：“是啊，莫不是被那小妞的亡魂缠上了？这妮子死得委屈，怕咱们都走了没人给她做伴，就想留下咱们，说起来倒也可怜。”

我骂道：“去你奶奶的，人鬼殊途，她生前是咱们的同伴，现在已经死了又想拉咱们做伴，这是一种小女人自私自利的想法，不值得同情，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

Shirley杨道：“你们别胡说，这世界上哪有鬼，一定是教授受了太大的刺激，神智不清，所以导致行为失常，倘若有鬼怎么不上咱们三个的

身？偏偏要找陈教授？”

我说：“这你有所不知，现在情况紧急，咱们也不便细讲，日后我给你说说我过去的一些经历，以前我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后来发现有很多事是说不清的，咱们三个不容易见到鬼，是因为身上都带着驱鬼辟邪的东西，我这有个黑驴蹄子，胖子身上也有，你脖子上挂着正宗的摸金符，陈教授却没这些东西，再加上他神智不清，身上三昧真火不旺，所以容易被侵犯。不信你把我这只黑驴蹄子塞进陈教授的嘴里，究竟是不是冤魂付体，一试便知。”

Shirley杨说什么也不肯：“这是人吃的东西吗，要吃黑驴蹄子你自己吃。”

我心想反正我们的工钱也不指望要了，现在关键是能活着出去，任何一个疏忽，都是隐患，必须得用黑驴蹄子试试陈教授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他的表现，决不是失心疯了那么简单。

我不顾Shirley杨的阻拦，硬是把黑驴蹄子塞进陈教授口中，陈教授这时已经不在是先前那种恶狠狠的表情，又恢复了痴傻的状态，见那黑驴蹄子送到嘴边，张口便咬，一边咬着一边傻笑。

Shirley杨怒道：“你是不是把教授折腾死才肯罢休？快把黑驴蹄子拿开。”我赶紧把黑驴蹄子取了出来，看来是我多心了。

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想起先知的启示，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便围在先知的遗骸前仔仔细细的查看，惟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

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图画、文字、胖子急不可耐，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仍然是什么也没有。

先知的遗骸呈坐姿，盘腿而坐，一只手搭在石匣旁，另一只手平放在膝前，甚至连个指示的手势都没有，身上除了腐朽成粉末的衣服，裹了一张羊皮之外，更无一物。

我又遍寻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道之类的东西，然而这墓室是在石山中掏出来的，四壁都是顽石，个别地方有些细小的裂缝，伸手一试，能感觉到一丝丝凉风，看来这墓室离山顶也不远了，刚才山体内部张力传导产生的压力，使得墓室裂开了不少细小的缝隙，但是没有炸药和工具，想在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的道路，简直是势比登天还难。

这间墓室唯一的入口，就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裂缝，那里曾经有道石

门，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在躲避落下的无数碎石，外边的墓道根本没有仔细看，山体内的破裂，使我们逃生的山隙和墓道连在了一起，然而这条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想回去找墓道出去是绝不可能的。

三人急得团团乱转，忽然脚下阵晃动，耳中只听一阵细微的破裂声从山体中传出，那声音越来越响，地面的震动也随之加剧，看来爆炸导致的山体内部张力传导，经过前两次一次比一次大的开裂之后，压力继续累加，马上就会发生第三次山裂，难道先知的启示就对应在此处？

一阵强烈的晃动，墓室中喀喇喀喇，裂出三条大缝，一条在地面上，另外两条一左一右，刚好在墓室的两侧，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

胖子骂道：“他妈的，三选一啊，这小孩先知玩咱们，咱们一人走一边吧，出去一个也好过都被埋在这山里。”

Shirley杨指着先知的尸骨说：“先知已经给咱们指明道路了！”她声音颤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我和胖子低头一看，地上裂开的大缝使石匣陷了进去一半，先知的尸骨也歪在一旁，右手的手指刚好指着墓室左侧裂开的大裂缝。

我们连忙跪下磕头，感谢先知先圣的保佑，这时从墓室上边落下的碎石块越来越大，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了。

我让胖子抗起陈教授，我和Shirley杨抬上叶亦心，从墓室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没行出几步，一阵白光耀眼生花，头上出现了久违的天空。

这里距离山顶不过数米的落差，但是山体震动的非常猛烈，山石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脚下尽是碎石，一步一滑，落足十分艰难。

胖子蹲下身去，Shirley杨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了上去，又照葫芦画瓢把陈教授也弄了上去。

我让胖子先上去，然后扔下根绳子，好把叶亦心的尸体拉上去，不能就这么把她永远埋在山中，胖子爬起来比较吃力，我在底下托，Shirley杨在上边拽，废了好大力气才爬了上去。

这时我身后的石壁哐的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回头想后边一看，只见身后的山体，正在向后塌陷，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了两半，鬼洞上巨大的圆弧顶壁承受不住如此多的裂痕，正不断的塌落，把安放女王棺木的石梁，连同尸香魔芋，以及无数的财宝、巨瞳石人像，都砸落进了无底的鬼洞，鬼洞中正流出一股股的黑水，掉进去的东西立刻便被黑水

淹没，黑色的山体，漆黑的洞穴，身后的大地象是魔鬼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吞噬着山腹中的一切。

山崩地陷的威力使人目为之眩，我一只手紧紧抓住石壁，另一只手抱住叶亦心的尸体，不敢稍动，惟恐也随着身后崩塌的山体落下鬼洞之中。

胖子在上边焦急的大喊：“老胡快爬上来，别管那小妞儿的尸体了，现在顾不上死人了！”

我本想怎么着也得把叶亦心的尸体带出去，这时抱着这死尸的左手已经又酸又麻，看来要是不放手，我也得跟着叶亦心掉下去，只好松开了手臂，没成想尸体的胳膊挂在了我的便携袋上，被叶亦心几十斤的份量往下一坠，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先知的羊皮启示录打着滚，同叶亦心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

第四十六章 末日

我眼睁睁的看着羊皮册落到山下，心中懊恼不已，先知的预言很明确，羊皮册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我手足并用往山顶上爬，忽听背后一个凄厉的女子哭泣声，在我耳畔响起，这声音似有似无，在山石的崩塌声中几不可闻，却有直指人心。

听声音似乎就是叶亦心那小姑娘的，我的身体忽然发沉，有个力量在把我向下拉扯，企图要把我拉到山下去。

我寒毛倒竖，果然是有鬼啊，这时沙漠中的太阳已经有一半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我身处的地方正在山体的阴影中，四周又尽是黑石，这一刻真象是摸到了地狱的大门。

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但是脚下立足的山石已经崩塌，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扒住山体，无法回头去看，不过即使能回头，我也不想看，说不定一害怕手上抓不牢，就得掉进下面的鬼洞了。

我想要竭力抑制着不去听那哭声，耳边的哭泣声却越来越凄楚，一声声的刺中人心，听的我心中发酸，身体愈发沉重，忍不住就想松手。

胖子和Shirley杨在山顶见我昏昏沉沉的不太对头，想伸手把我拽上来，又距离稍远够不到，眼见山体的裂痕扩张，整座山转眼就会蹋陷，手边没有绳索，只好解下腰带垂了下来。

我被上边的两个人一招呼，犹如三伏天被泼了一桶凉水，全身一振，清醒了过来，耳边的哭声消失，身后拉扯的力量也随即不见了，当下不敢多耽，拉住胖子的皮带，爬上了山顶。

大漠中的落日已经变得模糊，一阵阵夹带着细沙的微风刮过，天地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安力满老汉以前曾经说过，这种风是黑沙暴即将到来的信号，先知预言中扎格拉玛末日终于来临了。

我和胖子架起陈教授，老头子这时候已经没反应了，象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你拉着他，他就跟你走，也不知道累，但是不能停步，一停下，他就坐地上怎么拽不站起来了。

只能这么拖着，拽着，往山下跑，靠近精绝古城的那一面山体已经完全崩塌，那半截中空的巨大山体，刚好盖在鬼洞上边，把洞口永远的封堵住了，我们下山的这一边是扎格拉玛山谷的入口，我们本想下来之后，就穿过山谷去汇合安力满的驼队，虽然沙暴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

骆驼的话，仅凭着11号也跑不出去。

没想到刚一下到山下，便听山谷中蹄声攒动，安力满老汉神色慌张，正大声么喝着，驱赶骆驼往外跑。

胖子大骂：“老头儿，你他妈的跟胡大发的誓都是放屁啊。”

安力满也没想到我们会出现在山谷的入口，连忙说道：“赞美真主，看来咱们能在这里相遇，一定是胡大的安排嘛。”

我们也顾不上跟他多说，把陈教授抬上骆驼，也各自找了一匹爬上去，安力满还追着问其余的人到哪去了。

我说：“别提了，都没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哪能躲避大沙暴？你就快带大伙往那边跑。”

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这次刮的是风柱，风眼好象就是山中的鬼洞，风力正在逐渐加强，脸上被沙子刮的生疼，安力满老汉也没想到这场大沙暴竟然来得如此快，先前半点征兆也没有，这里除了扎格拉玛和精绝古城的遗迹之外，茫茫大漠，哪里有躲避的地方，不过既然是风柱，离风眼越远便越安全，认准了方向一直跑就对了，能不能逃出去，那就要看胡大他老人家的心情了。

安力满老汉打了声长长的胡哨，把一盏气灯挑起来做信号，骑着头驼当先引路，带着驼队向西奔逃。

刚开始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声响，似是鬼哭狼嚎，又似是大海扬波，瞬间狂风大作，裹夹着沙尘的强风铺天盖地，加之天黑，能见度低到了极点，虽然用头巾遮住了嘴，仍然觉得有无数沙石灌进耳鼻。

跑出很大一段距离之后，骆驼们渐渐不听指挥了，安力满让驼队停了下来，这时候谁说什么已经全听不到了，他打了几个手势，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

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驼队就要跑散了，队伍一旦散开，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现在只好原地筑起防沙墙，人躲在骆驼中间，剩下要做的就只有向胡大祷告了。

我对他点点头，表示了解了，队伍集结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让 Shirley 杨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就地躲避沙暴。

我和胖子拼了命的铲沙子，安力满老汉安置完骆驼也过来帮忙，在骆驼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蒙上，防止它们受惊逃蹿，众人也各自裹上毯子围在一起。

好在已经离开了风眼，沙暴边缘地带的风沙已经如此厉害，在风眼附近说不定会把人撕成碎片。

安力满的骆驼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时候围在一起，便不再惊慌，它们被沙子掩埋住一部分，就抖动身体，向上挪动一点，不至于被沙子彻底埋住。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风沙才渐渐平息，我们这一夜不停的挖防沙墙，早已筋疲力尽，见沙暴已过，这才敢站起来抬头向外看，周围都是波浪一样起伏的沙丘，黄沙被风吹出一条条凝固住的波纹，周围全部都是同样的景色。

精绝古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女王的棺槨，尸香魔芋，先知与先圣的墓穴，连同古代那些不为人知的无数秘密，还有郝爱国，叶亦心，楚建，萨帝鹏，都永远埋在了黄沙的深处。

陈教授也从毯子中探出脑袋，看着天空傻笑，Shirley杨过去把陈教授头上的沙子抚去，安力满跪在地上祈祷，感谢胡大的仁慈，胖子把所有的行囊翻开找水，最后一无所获，冲我一摊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太阳，在半空中缓缓上升，逐渐散发出毒辣的热量，肆意掠夺着人体的水份。

我也无奈的摇了摇头，光顾着逃命，根本没想起来水的事，而且早在七天前，就越过了安全返回点，现在想回去，谈何容易，去往兹独暗河的通道也被彻底埋住了，凭我们这么几个人不可能挖开，一滴水也没有，在沙漠中恐怕坚持不了一天，喝咸沙窝子水和骆驼血也不是办法，一想到活活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便觉得还不如在鬼洞中死了来得痛快。

第四十七章 回家

在沙漠中没有水，就象活人被抽干了血，众人都是一筹莫展，坐在原地发呆。

忽听安力满“嗷”的一声大叫：“胡大的使者。”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以为是又渴又饿，眼睛花了，赶紧揉了揉眼睛仔细去看。

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夜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峰白骆驼，它正悠闲的在沙丘上散步，慢慢朝西方走去。

安力满老汉激动无比，话都说不利索了，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跟着胡大的使者，一定可以找到水。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上次还说进沙漠的旅人见到白骆驼，便会一路平安吉祥，现在又说什么沙漠中的诅咒消失了，不过此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跟着白骆驼也许真能找到水。

当下赶紧把群驼整队，跟在白骆驼的后边，那峰高大的白骆驼，在烈日下走得不紧不慢，直走了三四个小时，转过一道长长的沙梁，果然出现了一处极小的水洼。

水洼四周长着一些沙柃，水不算清澈，可能含有少量矿物质，动物可以直接喝，但是人不直接能饮用。

骆驼都迫不及待的去喝水，Shirley杨找了些消毒片，先把水装进过滤器中过滤，再加入消毒片，这才分给众人饮用。

这处水洼可能是兹独暗河的支流，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来一部分。

安力满却说这就是诅咒消失最好的证明，在以前，这片沙漠根本没有露在地表的水，这个水洼子绝对是胡大的神迹。

在水洼边生了堆火，烤了几个馕吃，我没把最后爬上山顶时，后背好象让鬼拉住的事告诉他们，这件事似真似幻，让他娘的尸香魔芋折腾的，我都分不清真假了，别说最后这件事，包括整个在精绝古城以及鬼洞中的经历，真实虚幻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了。

我和胖子谈论起来在扎格拉玛山的遭遇，简直就象是一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噩梦，胖子说：“这狗尾巴花真他妈厉害，说不定咱们根本就没进过精绝古城，这一切都是那鬼花造出的幻相。”

始终没怎么说话的Shirley杨插口说道：“不是，现在脱离了险境再回过头去仔细想想，尸香魔芋幻相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它只能利用已经存在于咱们脑海中的记忆，却不能够造出咱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女王的棺槨，鬼洞，先知的墓室，预言，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黑蛇咱们先前也见到过，引诱咱们自相残杀的预言石画，第一层石匣上的是真实的，因为咱们看过了第一层的预言，所以尸香魔芋才能在第二层石匣上造出幻相。”

我对Shirley杨说：“真实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不敢肯定，所以一直都没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不是商量一下怎么走出沙漠？”

Shirley杨说：“这就要劳烦安力满老爷爷了，他是沙漠中的活地图，咱们不防先听听他的意见。”

安力满见老板发了话，便用手在沙子上画了几下，这一片是咱们现在大致的位置，往南走是尼雅遗迹，距离很远，全是沙漠，咱们补充了足够的水也不一定能走到尼雅，向东是罗布泊，中间是沙漠另一边是无边的戈壁滩，向北是咱们来的方向，也就是西夜城的方向，但是咱们深入沙漠腹地，要走回去也不容易。

现在看来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好走，唯一剩下西面，一直向西是塔里木河，那是一条沙漠中最大的内陆河，从咱们现在的位置出发，走得快的话，大约用十天就可以到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三河交汇处。到了那里就好办了，再补充一次清水，继续向西再走上六七天，就离阿克苏不远了，那附近有部队，还有油田，可以请求他们的帮助。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水补充足了，差不多可以维持十天，食品还有一些，在沙漠里水比吃的重要，实在没东西吃了还可以吃骆驼。

把沙窝里的水一点点过滤储备起来，就足足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才按计划动身出发，一路上免不了饥餐渴饮，少不了风吹日晒、晓宿夜行，终于在第十二天走到了塔里木河，随后继续西行，在第三天遇到了进沙漠打黄羊的油田工人，当时陈教授仅剩一口气了。

从沙漠深处死里逃生一步步走出来的心情，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所能轻易理解的，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家喝水，不管多大的杯，总是一口气喝得一滴不剩。

后来回到北京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Shirley杨，她也许是忙着找医生为陈教授治病，也许是在料理那些遇难者的后事，这次考古队又死了不少人，有关部门当然是要调查的，我怕被人查出来是摸金校尉，

就尽量避重就轻，说的不尽不实，进入沙漠去考古，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系数，但是一下子死了四个人，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还疯了一个教授，在当时也算是一次重大事件了。

说话休繁，且说有一天胖子找了俩甜妞儿去跳舞，让我也一起去，我前些天整晚整晚的做噩梦，头很疼，就没跟他们一起去，独自躺在床上，忽然一阵敲门声，我答应一声从床上起来，心中暗骂，姥姥的，大概又有人来调查情况。

开门一看，却原来是多日不见的Shirley杨，我赶紧把她请进屋里，问她怎么找来这的，Shirley杨说是大金牙给的地址。

我奇道：“你认识大金牙？”

Shirley杨说：“就算是认识吧，不是很熟，以前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古董，和他做过一些生意，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今天来找你是为了把你和胖子的钱给你们，过两天我准备接陈教授出国治病，这期间我还要查一些事，咱们暂时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我原本都不指望了，现在一听她说要给钱，实是意外之喜，表面上还得假装客气：“要回国了？陈老爷子病好些了吗？我正想去瞧瞧他。您看您还提钱的事，这多不合适，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净给您添乱来着，你们美国人也不富裕啊，真是的，是给现金吗？”

Shirley杨把钱放在桌上：“钱是要付的，事先已经说好了，不过……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我心想不好，这妮子怕是要报复我吧，也许又要老掏我的老底，心中寻思对策，顺口敷衍：“您能有什么事求我？看来有钱人也有烦恼啊，总不会是想让我帮着您花钱吧？”

Shirley杨说：“你我家中的长辈，算得上是同行，当初我外公金盆洗手，不再做倒斗的营生，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

我听到此处，就觉得心气儿不太顺，美国妞儿想让我投到她门下，以后跟她混，好逮俺老胡也是当过连长的，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出息，更何况是求着女人，那往后岂不更是要处处顺着她，那样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打断了她的话：“好意，心领了，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摸金校尉这行当是不太好，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这就叫辩证唯物主义。既然你知道了我是做倒斗的，有些事我也不瞒你了，我是有原则有立

场的，被保护起来以及被发现了的古墓，我绝不碰，深山老林中有得是无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里面埋着数不尽的珍宝，这些东西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它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另外自然环境的变化侵蚀，也对那些无人发现的古墓构成了极大威胁，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Shirley杨见我振振有词，无奈的说：“好了，我一番好意劝你回头是岸，想不到你还挺有理，倒斗倒得理直气壮，天下恐怕再没第二个你这么能狡辩的人了，你既然如此有骨气，我倒真不免对你刮目相看，刚才的话算我没说，这笔钱想必你是不肯要了……”

我连忙把手按到装钱的纸袋上：“且慢，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就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计算利息。”

（陈教授、无底鬼洞、Shirley杨以及她的身世之迷，先圣部落的去向，在云南篇中将继续华丽展开）

鬼吹灯I之 《龙岭迷窟》

一只出自陕西乡间的绣花鞋，引领摸金校尉进入一座废弃的唐代大墓，没想墓中套墓，西周的幽灵冢切断了所有的退路。悬魂梯是地狱的通道，还是无限的黑洞？

从精绝古城逃生的人背上都长了一个眼球形的印记，果真是几百年前的魔鬼诅咒显灵？唯一了解秘密的考古专家孙教授一见这个印记惊恐万状，只道：天机不可泄露……

第一章 香鞋

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张的数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我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也发懵。

胖子干脆不数了，点上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能说这钱是借的，可倒好，还得还那美国妮子利息，我看不如咱俩撤吧，撤回南方老家，让她永远找不着，急死她。”

我说：“你太没出息，这点小钱算什么，将来我带你倒出几件行货，随便换换，也够还她的钱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点本钱，有了钱咱们才能不担心明天吃什么，有经费了，才可以买一些好的装备，现在开始咱就重打补丁另开张，好好准备准备，我一定要倒个大斗。”

我们俩一合计，深山老林里隐藏着的古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找着呢，这些钱虽然多，但也怕坐吃山空。

胖子是个比较有生意头脑的人，他觉得大金牙那买卖不错，倒腾古玩绝对是一个暴利行业，尤其是卖给老外，不过现在常来中国的老外们也学精了，不太好骗，但是只要真有好东西，也不愁他们舍不得花钱。

胖子说：“老胡你说咱俩投点资开个店铺怎么样？收点古玩明器去卖，说不定干好了就省得倒斗了，倒斗虽然来钱快，但是真他妈不容易做。”

我点头道：“这主意真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的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了，可以从小处做起，顺便学些个古董鉴定的知识。”

于是就到处找铺面，始终没有合适的地方，后来一想也甭找铺子了，先弄点东西在潘家园摆地摊吧，潘家园的特点就是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非常贵重的明器比较少见，那都是私下里去交易，很少摆在市面上卖。

我们一开始经大金牙指点，就在郊区收点前清的盆碗坛罐、老钱儿、鼻烟壶、老怀表之类的小件儿，拿回来在古玩市场上买。

可能我这辈子不是做买卖的命，眼光不准，收东西的时候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收来了，收来了值钱点的东西，自己又瞧不准，当普通的物件给卖了，一直也没怎么赚着钱，反而还赔了不少。

不过我们这些小玩意儿收来的时候，都没花太多的钱，亏了些钱也不算什么，主要是练练眼力，长些学问，在潘家园混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这行当里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深了，甚至比风水还要复杂，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学会的。

话说这一日，快到晌午了，古玩市场显得有点冷清，没有太多的人，我跟胖子大金牙围在一起打跑得快。

正打得来劲，忽然前边来了个人，站在我们摊位前边转悠来转悠去的不走，胖子以为是要看玩意儿的，就问：“怎么着，这位爷，您瞧点什么？”

那人吞吞吐吐的说道：“甚也不瞧，你这收不收古董？”

我举头打量了一番，见那来人三十六七岁的样子，紫红色的皮肤，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穿得土里土气，拎着一个破皮包，一嘴的黄土高坡口音。

我心想这人能有什么古董，跟大金牙对望了一眼，大金牙是行家，虽然这个老乡其貌不扬，土得掉渣，却没敢小瞧他，于是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稳住他，问明白了再说。

我掏出烟来递给这位老乡一支，给他点上烟，请他坐下说话。

老乡显然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捂着破皮包，什么也不说。

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会是倒斗的吧，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或者他这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问道：“老哥，来来，别客气，抽烟啊，这可是云烟，您怎么称呼？”

老乡说：“叫个李春来。”他可能是坐不习惯马扎，把马扎推开，蹲在地上，他一蹲着就显得放松多了，抽烟的动作也利索了一些。

大金牙和胖子俩人假装继续打牌，这行就是这样，谈的时候不能人多，一来这是规矩，二来怕把主顾吓走，一般想出手古董的人，都比较紧张，怕被人盯上抢了。

我一边抽烟一边微笑着问道：“原来您是贵姓李啊，看您年纪比我大，我称您一声哥，春来哥，您刚问我们收不收古董，怎么着，您有明器想出手？”

李春来不解：“甚明器？”

我一看原来是一菜头啊，于是直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想出手？能不能让我瞧瞧。”

李春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饿有只鞋，你们能给多少钱？”

我一听气得够呛，你那破鞋还想卖钱，他娘的倒帖钱恐怕都没人愿

意要，不说随即一想，这里边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便耐着性子问：“什么鞋？谁的鞋？”

李春来见我为人比较和善，胆子也大了一点，便把皮包拉开一条细缝，让我往里边看，我抻着脖子一瞧，李春来的破皮包里有只古代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

李春来没等我细看，就赶紧把破皮包拉上了，就好象我多看一眼，那只鞋就飞了似的。

我说您至于吗，您拿出来让我看看，我还没看清楚呢，这鞋您从哪弄来的？

李春来说：“老板，你想要就说个价钱，别的就甚也别管勒。”

我说：“春来哥，您得让我拿到手里瞧瞧啊，不瞧清楚了怎么开价？”我又压低声音说：“您是不是怕这人多眼杂？要不我请您去前边馆子里，吃整个肉丸的羊肉馅儿饺子，我经常去那个饺子馆里谈生意，清静得很，到时候我看要真是个好玩意儿，价钱咱们好商量，您看行不行？”

李春来一听说吃羊肉馅儿的饺子，馋得咽了口唾沫：“好得很，咱们就不要在这日头底下晒暖暖了，有甚事，等吃过了酸汤水饺再谈。”

第二章 旱尸

我对大金牙和胖子使个眼色，便带着李春来去了邻街的一间饺子馆，这间羊肉饺子馆在附近小有名气，店主夫妇都是忠厚本份的生意人，包的饺子馅儿大饱满，风味别具一格，不仅实惠，环境也非常整洁。

此时将近晌午，马上就快到饭口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来这吃饭，跟店主两口子很熟，打个招呼，饺子馆的老板娘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后的库房，给我们支了张桌子，摆上椅子和碗筷，就去外边忙活生意。

这地方是我专门谈生意的单间，仓库里除了一包包的面粉就没别的东西了，每次吃完饭，我都不让店主找零钱，算是单间费了。

我对李春来说：“春来老哥，您瞧这地方够不够清静，该给我看看那只小花鞋了吧？”

李春来早被外边飘进来的水饺香味把魂勾走了，对我的话充耳不闻，迫不及待的等着开吃。

我见状也无可奈何，惟有苦笑，我推了推他的胳膊说：“别着急，一会儿煮熟了老板娘就给咱们端进来，您这只鞋要是能卖个好价钱，天天吃整个肉丸儿的羊肉水饺也没问题了。”

李春来被我一推才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等换了钱，还要娶个婆姨生娃。”

我笑道：“您还没娶媳妇儿呢？我也没娶，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等你有钱了可以娶个米脂的婆姨，你们那边不是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吗，您跟我说说这米脂的婆姨好在哪呢？”

李春来对我已经不象先前那么拘束，听我问起，便回答说：“哎，那米脂的婆姨，就似是那红格盈盈的窗花花，要是能娶上个米脂的婆姨，就甚个都妥勒。”

说话间，老板娘就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了上来，又拿进来两瓶啤酒，李春来顾不上再说话，把水饺一个接一个，流水价的送进口中。

我一看冲他这架式，这二斤水饺不见得够，赶紧又让老板娘再煮二斤，随后给李春来面前的小碟里倒了些醋，对他说：“春来老哥，这附近没有你们那边人喜欢吃的酸汤水饺，你就凑和吃点这个，这有醋，再喝点啤酒。”

李春来嘴里塞了好几个饺子，只顾着埋头吃喝，不再说话了，我等他吃的差不多了，这才和他谈那只绣鞋的事。

李春来这时候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从破皮包里取出那只绣鞋让我看。

这一段时间，我没少接触古董明器，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我把绣鞋拿在手中观看，这只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得象是笋尖，绿缎子打底儿，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

从外观及绣花图案上看是明代的東西，陕西女人裹小脚的不多，如果有也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这鞋的工艺相当讲究。

要是大金牙在这，他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知道这鞋的来历，我却没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吃不太准，看这成色和做工倒不象是仿造的，这种三寸金莲的绣花香底鞋，是热门货，很有收藏价值。

我问李春来这鞋从何而来，李春来也不隐瞒，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他们那个地方，十年九旱，而且今年赶上了大旱，天上一个雨星子也没有，村民们逼的没招了就想了就偷着点歪歪道儿。

“打旱骨桩”民间又称为打旱魃，解放前中原地区多有人用，河南、山东、陕西几省的偏远地区，都有这种习俗。

李春来他们村里为了求雨，什么招都用遍了，村里有个会算卦的瞎子，瞎子说这就是旱魃闹的，必须打了旱魃才会下雨。

大伙就问他哪有旱魃，瞎子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这时候有个放羊的娃子说他放羊的时候，在村东头早就荒废的坟地里，看见一个全身绿色的小孩，跑进了一口无主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村里早就没人往那片坟地葬人了，而且这口破棺材不知为什么，至今还没入土。

会算卦的瞎子一听，就一口咬定旱魃就躲在这口棺材里，村民们一商议，就准备动手把棺材打开，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旱魃。

村长一听不同意，说这瞎子是胡说八道，瞎子也来脾气了，跟村长打了赌，要是在那口无主破棺中找不到旱魃，以后就让瞎子的儿子给村长家放一年的羊。

结果村民们就一齐到了东边的荒坟，没有一个人说的出这口棺材是哪来的，这片坟地也很少有人来，既然是无名无主的，那就免去了许多

周折，大伙说干就干，动手把棺材盖子就给揭开了。

棺材盖一打开，只闻见一股腥臭，如同大堆的臭鱼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产生的气味，要多难闻就有多难闻。

有几个胆大的和那不怕死的，捏着鼻子，凑都跟前，再一看里边都吓了一跳，棺中躺着一具女尸，身上的衣服首饰保存得非常完好，都跟新的一样，但是看那穿戴，都绝非近代所有，这是具古尸。

服饰虽然完好如新，但是尸体已经干瘪，肌肉皮肤象枯树皮一样。

就在女尸的头顶，蹲着一只全身长满绿毛的小怪物，赤身裸体，只有七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

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之后，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妖怪就是旱魃，必须马上打死它，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它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可就难了。

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棺外，用锤子砸死，然后再用鞭子抽打，奇怪的是这只怪物也不流血，一挨鞭子，它身上冒出许多黑气，最后抽打得烂了，再也没有黑气冒出，这才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

这时天色已暮，村民们问瞎子那棺中的女尸如何处置？瞎子说要是留着早晚必为祸患，趁早让人一起烧了才好，里面的东西谁都不要拿。

开始众人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棺中的尸体不是近代的，又有许多金银饰品，烧了岂不可惜。

正在村民们还在犹豫不决之时，天上乌云渐浓，隐隐有雷声传出，看来很快就要下大雨了，大伙欢呼雀跃，对瞎子说的话也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奉若神明。

瞎子既然说必须把棺材烧掉，那就必须烧掉，最后村长决定让李春来留下点火烧棺，李春来是个窝囊人，平时村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候虽然害怕，但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

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棺材烧掉，他匆匆忙忙的抱来几捆干柴，胡乱堆在棺材下边，点上一把火，烧了起来。

李春来蹲在旁边盯着，他是条穷光棍，都快四十了还没钱娶婆姨，这时候想着棺木里的金银，忍不住有些心动，可惜刚才没敢拿，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想拿也拿不到了，烧糊了不知道还值不值钱。

李春来正在感到无比的惋惜，忽然白光闪动，天空中接连打了三四

个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立时把烧了一半的火焰浇灭了。

第三章 子母凶

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七上八下，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烧坏棺材里的东西，要想拿出来就得趁现在了。

不过村里其余的人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有很多事要准备，现在这荒郊野地，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一想起棺中那具古怪的女尸，还真有几分发怵。

但是又想到拿金银首饰换了钱，就可以娶个大屁股的婆姨，光棍汉李春来就不再犹豫不决了，双手举起锄头，用锄头去顶破棺材的盖子，那破棺材本已被火烧过，此时推开棺板并不废力，没顶几下，就把破棺板推在一旁。

刚才村民们开棺的时候，李春来只是挤在人堆里往里瞧了两眼，没敢细看，这时候为了把女尸身上值钱的首饰撸下来几件，不得不装着胆子去看。

棺里的恶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被火烧过，再加上雨淋，尸臭、潮湿、焦糊等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难闻，虽然天上下着雨，也压不住这棺中的怪味。

李春来被熏得脑仁儿发疼，捏着鼻子强忍着，往那已经被少糊了的棺材中看了一眼，这不看还好，这一看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嘴哇哇吐了一通。

眼瞅着雨越下越大，天色已晚，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看准了女尸手腕上的一只金丝镯子，刚要伸手去摘，忽然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好悬没尿了裤子，以为是打雷打得，附近坟地的死人乍了尸，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僵尸，没想到这回真碰上了。

结果回头一看，来的不是僵尸，原来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架子，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再加上他脾气不好，打起人来手上没轻没重，所以平时村里很少有人敢惹他。

马大胆先前看到棺中女尸有几件首饰，便动了贼心，想据为己有，当时人多，未得其便，又见村长命李春来把棺材烧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回家之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马大胆一看，这真乃是天助我

也，说不定那棺材暂时还没烧毁，当下趁着没人注意，便溜了回来。

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窝囊废多说，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件的剥下，打了个小包，哼着酸曲正准备离开，却见李春来正蹲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他。

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拿出一只从女尸脚上扒下来的鞋，算是给李春来的封口费。

李春来拿着这一只鞋，心里别提多窝火了，可是又不敢得罪马大胆，只好忍气吞生的应了，这时棺材已经被雨淋湿了，想烧也烧不掉，两个人就一起动手，在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埋了进去。

回到村里，告诉村长和瞎子，已经按他们的吩咐，把棺材连同尸体一并烧了，瞎子点点头，满意的说：“那就好啊，我以前听师傅说起过打旱骨桩的事情，新入土下葬的尸体，若是埋的位置不善，就会变成僵尸，僵尸又容易变做旱魃，这旱灾都是旱魃闹的，我瞎子虽然看不见，心里却明白得很，听你们一说那棺材和里面的尸首，便知不同寻常，说不定这古尸死的时候怀着孩子，埋到地下才生出来，那孩子被活埋了，如何能活，自然也是死了，小孩子变的旱魃更是猛恶，这一对母子都变做了僵尸，便叫做子母凶，极是厉害，现在烧成了灰，她们就不能害人了。”

李春来越听心里越是嘀咕，但是又担心说出实情被村长责罚，只好吱唔应付了几句，便自行回家睡觉。

晚上躺在自家炕上，翻来覆去也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那女尸和她的儿子来掐自己脖子，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雨一夜未停，快到早上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急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马大胆在他家里，连同他的婆姨，和两个娃，一家四口，都让人给开了膛，肚子肠子流的满地都是，四颗人心都不翼而飞。

李春来心道不妙，马大胆全家的心肝，八成都让那女尸给嚼了，说不定今天晚上那女尸就来找掏我了，这可如何是好，他本就胆小，越想越怕，后背发凉，再也兜不住，一泡尿全尿在了自己的裤裆之中。

这时村民们发现在马大胆家旁边的一堆干草里，有一具全身赤裸的女尸，这女尸面色红润如生，双手指甲极长，跟那钢钩一样，最奇特的是女尸的双脚，不是寻常农家女子的大脚板，而是古代裹足妇女的三寸

小脚，这双小脚还长满了绒毛，十分坚硬，要光看下边，会以为是什么动物的蹄子。

李春来马大胆二人昨夜挖坑埋掉的棺中女尸，是全身干瘪发紫，而这具女尸却象是刚死的，她嘴边还挂着血迹，难道是吃了活人的心肝才变成这般模样？

村里发生了灭门惨祸这等大事，惊动了公安机关，把村里的人过筛子似的盘问了数遍，但是这件事太邪性，再加上村长和瞎子组织众人打旱骨桩，是属于大搞迷信活动，村民们谁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算知道也没法说，说了也没人信，说不好还得把自己搭进去，最后警察也没办法，把那具小脚女尸运回去检验，封存现场，这事暂时成了悬案。

村长私下里骂过几次李春来，让他切记不要声张，就把这事烂到肚子里头，李春来别看平时挺蔫儿，心里还是比较有主意的，他也没把自己藏了只绣鞋的事告诉任何人，反正那女尸就算是僵尸也让警察抬走解剖去了，马大胆也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就都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

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娶婆姨的钱全指望着一只鞋了，陕西盗墓成风，文物交易极为火爆，村里经常来一些外地人收老东西，李春来胆子小，又为了掩人耳目，一直没敢出手。

直到有一天，李春来在邻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跑运输，他就说了一筐好话，搭了顺风车跟着到了北京，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有收古董的，就问着道路找来，说起来也算是有缘，头一次开口就找到了我。

李春来外表朴实懦弱，身上却隐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狡黠，他喝了不少啤酒，喝得脸红脖子粗，借着酒劲儿，把这只绣鞋的来历说了一遍，有些地方一带而过，言语匮乏，有些地方说的词不达意，我倒是听明白了八九成。

我对李春来说：“您这鞋的来历还真可以说有些曲折，刚才我瞧了瞧，这只檀木底儿香绣鞋还算不错，要说几百年前的绣鞋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不多见，我以前经手过几双，那缎子面儿都成树皮了，不过……”

李春来担心我说这只鞋不值钱，显得非常紧张，忙问：“老板，这鞋鞋究竟值几个钱？”

我做无奈状，囁着牙花子说：“老哥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倒也值

些钱，可这只有一只……”

第四章 十万古墓

以当时的行市来看，这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的小脚绣花鞋，在很多民俗爱好者以及搞收藏的玩家眼中，是件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的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

我问李春来能不能把另一只也搞来，这一只显得有点单，古玩行讲的就是个全，东西越是成套的完整的越值钱，有时一件两件的不起眼，要是能凑齐全套，价钱就能折着跟头往上涨。

李春来面露难色，另一只绣鞋早不知道哪去了，就这一只还掖着藏着才拿到北京来的。

我说：“这么着吧，我呢，跟您交个实底，我对农民兄弟特别有好感，当年我爹就是为了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才毅然放弃学业投入革命事业的，他老人家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咳咳，咱就不提他了，就连中国革命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可以拍着胸口说，决不会看你是农村来的就蒙你，这只鞋在市面上卖好了，能卖六七百，再多就不容易了，老哥您要是愿意，这只鞋六百我收了，就算咱交个朋友，以后您还有什么好玩意儿，就直接拿我这来，怎么样？”

李春来吃惊的说：“啥？六百？没听错吧。”

我说：“怎么？嫌少？再给你加五十。”

李春来连连摇头：“不少，不少，当初我以为最多也就值三百。”

我当时就付给了他六百五，李春来把钱数了十多遍，严严实实的藏在身上，我让他小心点，喝了这么多酒，别再不小心把钱丢了。

随后我又跟李春来聊了不少他们老家的事，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以北的甘源沟，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附近有个龙翔县，多山多岭，据说在以前是一片国葬区，那古墓多得数都数不清。

龙翔县的古墓多到什么程度呢？一亩地大的地方，就有六七座墓，这还都是明面上的，深处还有更多。

从里边挖出来的唐代粉彩制品，一件就能卖到上万元，当地好多农民家里都有几件，就是靠从田里挖出来的东西发家致富了，从民国那会儿，就有好多文物贩子都去收购，象模象样的都已经被收的差不多了。

过了黄河往南是秦岭，听说那边大墓更多，就是不好找，好找的都给扒没了，有一座最出名的汉墓，墓上光盗洞就让人打了二百八十多

个，这些盗洞从古到今的都有。

那边也流出来很多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不过具体是什么，李春来就说不清楚了，这些事他也只是听来的。

看看天色不早，李春来的酒劲儿也过去了，就起身告辞，临走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他家做客，我又跟他客套了半天，这才把他送走。

回到古玩市场，胖子和大金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回来，便忙问收着什么好东西了？

我把绣鞋拿给他们看，胖子大骂：“这老冒儿跟抱着狗头金似的，和着闹了半天，就拿来这么只鞋啊？”

大金牙说：“哎，这鞋做的多讲究，胡爷多少银子收的？”

我把价钱说了，大金牙连声称好：“胡爷这段时间眼力真见长，这只绣鞋卖两千块钱一点问题没有。”

我挺后悔：“这怎么话说的，要知道能卖这么多，我就多给那老哥点钱了，我还以为就值个六七百块，还是看走眼了。”

大金牙说：“今儿个是星期一，星期一买卖稀，我看咱们仨也别跟这耗着了，好久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我说二位，咱收拾收拾奔东四吧。”

胖子说：“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我这两天正好也馋这个，您说怎么就吃不腻呢？”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那间馆子，刚刚下午四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儿侃大山去了。

我掏出烟来给大金牙和胖子点上，问大金牙道：“金爷，您给我们哥儿俩说说，这鞋值钱值在什么地方了？”

大金牙把那只绣鞋拿过来说：“这鞋可不是一般人的，您瞧见没有，这是牡丹花，自唐代以来，世人皆以牡丹为贵，一般的普通百姓虽然也有在鞋上绣牡丹的，但肯定不象这样，镶得起金线，另外您再瞧，这花芯上还嵌有六颗小珠子，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这整体的艺术价值就上去了，最主要的是这只鞋的主人，那老哥是陕西过来的，陕西民风朴实，自古民间不尚裹脚的习俗，我估计这鞋子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外省调去的官员家眷，或者是大户豪门嫁过去的贵妇，总之非富即贵啊，所以这鞋很有收藏价值，我在市场上说两千，是没敢声张，依我看最少值六千，要是有一对，那价格就能再翻四五翻。”

我和胖子吐了吐舌头，真没想到能这么值钱，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回头一定要去一趟陕西，再给李春来补一部分钱，要不然他太吃亏了。

边吃边谈，不经意间，话题就说到了陕西一带的古墓上去了。

大金牙说：“我虽然没亲自去过陕西，但是听一些去那边收过玩意儿的同行讲起过，八百里秦川文武盛地，三秦之地水土深厚，地下埋的好东西，数都数不清，仅仅龙翔一县，就将近有不下十万座古墓，有些地方，土下一座古墓压着一座古墓，文化层多达数层，秦岭大巴山一带，传说也有不少大墓。我就想着，有机会一定得去一趟，收点好东西，就算收不着，开开眼也是好的，可是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机会去。”

我说：“我刚才还想着什么时候得空去一趟，要不咱们一起去玩一次，顺便收点玩意儿，你跟我们俩去，咱们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三人一拍即合，便商量着几时动身启程，我早听说秦岭龙脉众多，想去实地勘察一番，最好能找个大斗倒了，也好还了那美国妮子的高利贷，背着债的日子真不好受。

不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准备到那边之后看看再说，所以也没打算带什么装备，只随身带工兵铲，狼眼手电，简易防毒口罩等几样东西，便足够了，再多带些现金，希望能收几件宝贝回来。

大金牙说：“那边挖出来的东西，都是地下交易，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了，外人很难插手，咱们要想收着值钱的东西，就得去最偏远的地方，没有也就罢了，若有便定能大赚一笔。”

胖子突然想起一事，对我们说道：“咱是不是得多带黑驴蹄子，听说那边僵尸最多。”

我说：“随身戴上几个也好，有备无患，不过咱们不是去那边倒斗，主要是出去玩一玩，收些玩意儿回来，不用担心遇上大粽子。”

大金牙说道：“胡爷，您是瞧风水的大行家，您说那里多出黑凶白凶，这一现象，在风水学的角度上做何解释？”

我说：“凶也可以说是指僵尸，黑白则分别指不同的尸变，自古有养尸地之说，不过那些我就不懂了，既然咱们聊到这了，我就从风水的角度侃一道。”

外篇附录附上一个真实的事件

川藏公路横跨昆仑山，而且还要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四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险峻的一条公路。

解放军战士某甲和某乙，开着一辆军用解放大卡车，给部队输送一车紧急物资，途中经过川藏公路昆仑山一段。

当时正是深夜，下着鹅毛大雪，为了保证安全，车速开得很慢，在漆黑溜滑的盘山公路上前进。

再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目的地了，想到这，俩人都松了一口气，在雪夜的川藏公路上行车，实在是太危险了，还好没出什么事。

两个人正在庆幸，忽然有一团蓝色的火球撞到了车窗上，正在开车的战士某甲，下意识的一踩刹车，车轮虽然装了大铁链子防滑，但是这一下还是使整个大卡车斜着滑了出去，斜撞在了路边，最后边的一个车轮子卡在了悬崖上。

下边就是万丈悬崖，没有别的车辆牵引，这辆车是拉不上来了，车上装的重要物资，也因为倾斜而散落了一地。

还好两个战士没有受伤，下车查看，发现地上有一团蓝色火球，正逐渐熄灭，他们凑到近前，见是只红色透明的小虫子，这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活动的虫子？

某甲取出一个空水壶把虫子装了进去，准备带回去给战友们看看。

随后两人一商量，决定某乙步行去兵站求援，某甲留下看守物资。

天亮的时候，某乙带着人来帮忙，发现卡车仍然斜挂在悬崖边上，地上的军用物资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但是某甲已经死在驾驶室了，他的身体被烧成了灰烬，但是他周围的物品，没有任何被火烧的迹象，他装虫子的水壶里面空空如也，那只奇怪的虫子，已经不知去向。

外篇附录 一些相关名词解释

两不一取

盗墓贼要始终秉承“两不一取”的行规，即不毁墓主尸骨，不坏陵墓结构，只取最有价值的陪藏品，且不全拿走，最后要留下两件。正所谓“盗亦有道”，盗墓者这种看上去颇为蹊跷的行规，大概是为了给其损阴丧德德行径，保留最后一份弥足珍贵的自我安慰吧。

外篇现实世界中的恶鬼之花

泰坦魔芋花（Titan Arum），又称为“尸花”，它还有更形象的一个名字“尸臭魔芋”。此花生长与苏门答腊群岛，花龄为150年左右，成花预计可以高达1.8米左右，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花。它有着类似马铃薯一样的根茎。等到花冠展开后，呈红紫色的花朵将持续开放几天的时间，散

发出的尸臭味也会急剧增加。当花朵凋落后，这株植物就又一次进入了休眠期。而它散发出的像臭袜子或是腐烂尸体的味道，是想吸引苍蝇和以吃腐肉为生的甲虫前来授粉。它非常艳丽，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美，然而这种美得出奇的花朵确实是生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在依然还有存在于世界之中。

而它遥远的祖先“尸香魔芋”，早已灭绝千年之久，这种魔鬼之花，用它妖艳的颜色，诡异的清香，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由幻相所组成的陷阱，引诱着人们走向死亡，传说中“尸香魔芋花”就是守护索罗门王宝藏的恶鬼。

外篇关于倒斗唇典的解说，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在故事中，胡八一和Shirley杨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Shirley杨：“定盘子挂千金，海子卦响。勾抓踢杆子倒斗灌大顶元良，月招子远彩包不上。”

胡八一：“无有元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元良，在何方分过山甲，拆解得几道丘门？”

Shirley杨：“一江水有两岸景，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鹧子解丘门，多曾登宝殿，无处觅龙楼。”

这些倒斗的“暗语”有一小部分和江湖黑话基本相同，但是又自成一体，很有特点。

下面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这些暗语的具体含意，因为以后的故事中会经常出现这些词，可以作为一些参考。

Shirley杨：“定盘子（心）挂千金（歪了），海子（嘴）卦响（胡说八道）。勾抓踢杆子（手脚利索）倒斗（盗墓）灌大顶（职业技能高）元良（尊称，多用来称呼同行，可作多种意思表达，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前辈，兄长，阁下等等，总之就是十分给面子的称谓），月（二，两只，两个）招子（眼睛）远彩（瞧得清楚，眼光好）包不上（不会被骗）。”

胡八一：“无有（不敢当）元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套口，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敢问这位顶上元良，在何方分过山甲（都是在哪盗墓？活动范围在什么地方？），拆解得几道丘门？（最拿手的是破解什么朝代的古墓机关）

Shirley杨：“一江水有两岸景（套口，意思是指虽然各在一方，相距甚远，却毕竟都是同行），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手艺)，鸛鵒（各处都去，也做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之意）分山甲，鸛子（从古至今，也做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之意）解丘门，多曾登宝殿，无处觅龙楼（套口，不懂风水，自己找不到龙楼宝殿，即使经过古墓也未必能发现，只能做针尖活，必须知道准确的目标才能倒。龙楼，高耸入云的山峰为龙楼，宝殿，雄伟平整的山岭为宝殿，龙楼宝殿合在一起，就是特指陪葬品奢华的超大型古墓）。”

第五章 渡河

要说起僵尸来，那历史可就长了，咱们倒斗行内称僵尸为大粽子，也不是随随便便按上的名字，话说这人死之后，入土为安，入土不安，既成僵尸。

一个安葬死人的风水佳穴，不仅能让死者安眠，更可以荫福子孙后代，使的家族人丁兴旺，生意红火，家宅安宁。

但是有的地方不适合葬人，葬了死人，那死者便不得安宁，更会祸害旁人，“入土不安”可分为这么两种情况。

一者是山凶水恶，形势混乱，这样的地方非常不适合埋人，一旦埋了祖先，其家必乱，轻则妻女淫邪，灾舍焚仓，重则女病男囚，子孙死绝。

第二种情况不会祸及其家子孙后代，只会使死者不宁，尸首千百年不朽，成为僵尸，遗祸无穷，当然这不是防腐处理的技术好，而是和墓穴的位置环境有关系。

在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两点是“形”与“势”，“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山形，“势”是指这处地形山形呈现出的状态。

“形”与“势”一旦相逆，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埋在土中的尸体不腐而成僵尸，便是最典型的现象。

胖子笑道：“这个真有意思，好象还真有那么点理论依据，挺象那么回事。”

大金牙不象胖子似的拿这些当笑话听，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问了些细节，感叹道：“这风水好的地方，还真不好找，但凡是形势理气诸吉兼备的好地方，也都被人占光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多少朝多少代，把皇帝老儿们凑到一起，怕是能编个加强连了，再加上皇亲过戚，有多少条龙脉也不够埋的呀。”

我给大金牙解释，龙脉在中国有无数条，但是能埋人的龙脉不多，寻龙诀有云：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脾气秉性，才能相貌，都不一样。

这龙脉也是如此，比那龙生九子的不同，还要复杂得多，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做是昆仑的分支。

这些分出来的枝枝杈杈，都可以看做是一条条独立的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的“形”，以天下之大，龙形之脉不可胜

数，然而根据“形”与“势”的不同，这些龙脉，或凶或吉，或祥或恶，都大有不同。

从形上看确是龙脉，然而从势上分析，便有沉龙、潜龙、飞龙、腾龙、翔龙、群龙、回龙、出洋龙、归龙、卧龙、死龙、隐龙等等之分。

只有那种形如巨鼎盖大地，势如巨浪裹天下的吉脉龙头，才能安葬王者，再差一个级别的可作千乘之葬，其余的虽然也属龙脉，就不太适合葬王宫贵族了，有些凶龙甚至连埋普通人都不适合。

大金牙又问道：“此中奥妙真是无穷无尽，胡爷您说这龙脉真的管用吗？想那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的秦陵风水形势一定是极好的，为何只传到秦二世就改朝换代了？”

我说：“这龙脉形势只是一方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要是硬用风水的原理来说的话，也可以解释，民间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这大山大川，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来于自然，便要顺其自然，修建大规模的陵寝，一定会用大量人力，开山掘岭，不可不谓极尽当世之能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比如地震，洪水，河流改道，山崩地裂等等，这些对“形”与“势”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的格局，当时是上吉之壤，以后怎么样谁能知道，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吉穴就变凶穴了，这造化弄人，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

三人连吃带喝，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饭馆里的食客逐渐多了起来，来这种地方吃涮羊肉的人，都是图个热闹，吃个气氛，食客一多就显得比较乱。

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便约定暂时不去古玩市场做生意了，准备两天，然后一道去陕西收古玩。

由于这次去，虽然是去偏远的县城村镇，但毕竟不是去深山老林，所以也没过多的准备，携带的东西尽量从简，三人坐火车抵达了西安。

上次跟陈教授等人来的匆忙，不到一日便走，这回没什么任务，纯属观光，游览了几处象碑林、大雁塔、钟鼓楼之类的名胜古迹。

如此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先去李春来的老家，但是在西安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黄灾，南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南下。

于是又坐长途汽车向南，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个小时，又开了一段，司机把车停到黄河边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去古田就要先渡河，前边的渡口还很远，现在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也没船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是比较窄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可以在这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船，运气好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过河住店睡觉了。”

我一想也好，免得到了前边渡口天黑了不能过河，还得多耽误一日，于是就和胖子大金牙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

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这地方太他妈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

还离河岸老远，便听得水声如雷，到得近前，三人都是一震，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没想到这段河面如此宽阔，浊浪滔天，河水好象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着向东流淌，不知以前有没有渡口，就算是有，现下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

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黄河的景象，这时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的单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有点发抖。

胖子取出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我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食物拿出来吃，边吃边骂那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嫌咱们仨太闹，没到地方就给咱们骗下来了，这他妈的哪有船能过河啊。

我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也禁不住发愁，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使羊皮筏子渡河，可这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羊皮筏子了。

眼下只好在雨中苦等，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稍退，时辰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飘飞，被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一起的战友们，只见河水愈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压抑烦躁，忍不住扯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一声。

自己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出去了心里痛快。

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子，把手拢在口边大喊大叫，三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闷之情减少了许多，没一会儿，三人就折了两瓶白酒。

胖子可能有点喝多了，借着酒劲说：“老胡，现在到了黄河边上了，咱是不是得唱两段信天游的酸曲啊？”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你一个胖娃懂个甚勒，憋得很，不放羊你唱甚酸曲，你听我给你吼两嗓子秦腔。”

胖子终于逮到了我的把柄，不失时机的挤兑我：“老胡你懂个六啊你，在这唱什么秦腔，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信天游吗？这可是在折的，到什么山头，就要唱什么曲。”

我怒道：“你哪攒来的那么多臭词？什么喝黄河水，这水你敢喝啊？我他娘的就知道才饮长沙自来水，又食武昌塔麻鱼。”

大金牙连忙做和事佬：“一人唱一句，谁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反正这地方没人，算不上扰民。”

胖子大咧咧的说道：“我先唱两句泪蛋蛋沙窝窝，你们哥儿俩听听，听舒服了给哥们儿来个好。”

我问道：“你没喝多吧？”

胖子却不理会有没有人爱听，拿着空酒瓶子当麦克峰放在嘴边，刚要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得远处马达声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而来。

我们三个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

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这里没办法停船，我们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盼到一条船过来，如何肯放过它，否则在冷雨中还不知要等多久。

胖子掏出一把钞票，举着钱对船上的人挥动手臂，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前方有道河湾，水势平缓，波澜不惊，船老大把船停了下来。

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船是艘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水大，若不是情况紧急，也不会冒险出来。

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说好了多给双倍的钱，把我们送到对岸古田县附近下船。

船舱里都是机器部件，没有地方，我们三个只好坐在甲板上，总算是找了艘船，过河之后找个旅店，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吃碗热呼呼的乔麦面，好好休息休息，刚才河边蹲了两个小时，可冻得着实不轻。

河水湍急，很快就行出很远，我们想得正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象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跟胖子商量吃什么好，这一震动我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天上的雨也不再是斜风细雨，天上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如瓢泼般倾泻下来，船老大赶忙过去查看船头，看究竟撞上了什么东西。

这河水正深之处，应该不会有礁石，又是顺流而下，竟然撞上如此巨大的物体，实属异常。

船老大刚在船头张了一眼，那船身紧接着又是一歪，众人紧紧拉住船梆，惟恐顺势掉进河中，船体连续晃动，河水泼将进来，人人都喝了一嘴的黄泥汤子。

我在岸边时河了不少酒，这时候头晕脑涨，被河水一泼，清醒了一些，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出来，说不出的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他是开船的，被吓成这样，船怎么办。

我想把他拉起来，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站起来，脸上尽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你怎么了？河中有什么东西？”

体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河神老爷显圣了，怕是要收咱这条船啊。”

第六章 激流

大金牙晕船，早已吐得一塌糊涂，抱着船上的缆绳动弹不得，船好象被河中的什么事物挡住，河水虽然湍急，这船却硬是开不出去。

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会翻，我想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和胖子俩人先前在河边喝得有点多，此时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来，就是脚底下跟踩了棉花套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一步也没走出去。

这时船在大河中被水流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对面，身体撑在船弦上，这一下把胖子的酒意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去，那船体又是一震，又把胖子甩了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倘若是条木船，只这般撞得两次便要散架了。

我紧紧拉住缆绳和大金牙，百忙之中问胖子，河里是什么东西？瞧清楚了没有？

胖子大骂着说：“操他奶奶，没看太清楚，黑呼呼的跟卡车那么大，象是只大老鳖。”

不管河里是什么鬼东西，再他娘的让它撞几下，船非翻了不可，我对胖子叫道：“抄家伙，干他娘的！”

胖子喊道：“你还没醒酒呢？哪有家伙可使啊。”

我确实有点喝懵了，还一直想找冲锋枪，被胖子一说才反应过来，这回在内地，什么武器都没带。

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淋得湿透了，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叫：“拿工兵铲，管它是王八还是鱼，剁狗日的。”

胖子不象我还没醒过酒来，头脑还算清醒，知道必须得采取点保护措施，抓住缆绳在我腰上缠了两圈，我的酒劲儿也消了八成，趁着此时船身稍稳，两步蹿到被撞击的左舷，探出脑袋往河里看。

这时天色已黑，又下着大雨，河中一片漆黑，借着乌云中闪电的光亮，隐隐约约就瞧见混浊的河水中，有一个跟一座小山似的东西，一半露出水面，大部分都隐在河中，能见度有限，也瞧不出是个什么，就看见那东西，只觉得象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之类的，分辨不清。

河中那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朝我们的船身撞来，我紧紧扒住船上的缆绳，瞅那东西游近，便抡着工兵铲切了下去，但是工兵

铲太短，根本打不到。

随着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了出去，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河中，多亏胖子扯住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中。

这回我的酒全醒了，身上冒了一身冷汗，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立不住，撞到原本缩成一团的船老大身上，我趁机对船老大说：“现在船身打横，快想办法让船绕过去，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

船老大是个极迷信的人，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身，本打算闭眼等死，我一提他的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儿子还在舱中，反正都是一死，为了儿子，就拼上这条命了，当下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掌舵。

船老大摇摇晃晃的刚站起身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不好，又过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有时露出来的部分跟一辆解放卡车大小，正围着船打转，想要一下把船撞翻。

这时也来不及细看，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操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

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钢管出来，当做标枪使用，对着河中的那物，接二连三的投了出去。

黑暗之中，也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效果如何，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之后，再也寻不见那怪物的踪迹了，想是被驱走了。

天上的雨又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脸色刷白，大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腾得死去活来，幸好没犯哮喘病，毗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

有些事不能认死理儿，得尽量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把钱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旅行袋里。

刚才的情况虽然紧急突然，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中，没落到河里去，做生意的人，就这一点好，舍命不舍财，天塌下来，也把钱包看得牢牢的。

我跟大金牙说，一会儿到了地方，赶紧找家旅店洗个热水澡，要不然非生病不可。

船老大的儿子在船仓里撞破了头，血流不止，必须赶紧送去医院，前边不远便是古田县城，准备在那里靠岸，我抬头一望，黑暗阴晦的远处，果然是有些零星的灯光，那里便是我们要去的古田小县城了。

然而船上的情况刚刚稳定下来，突然船体又被巨大的力量撞击了一下，这回的力量比前几次都大，又是突如其来，我们促不及防，都摔在地上。

船身倾斜，胖子伸手拽住了缆绳，我和大金牙分别抱住了他的腰带和大腿，胖子大叫：“别……别他妈拽我裤子……”

话未说完，船体又倾向另一边，我想去取船舱中的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非常厉害，根本爬不起来，别说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现在脑袋没被撞破都已经是奇迹了。

船身在滚滚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仓中到处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得透了，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那是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拼了命的把船开向古田县的码头。

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弯，船一转到河弯中，在河中追击着我们不放的东西，便停止不前了。

前边的几处灯火越来越亮，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码头边上，我们把脚踏在地上才惊魂稍定，胖子取出钱来，按先前谈好的价钱，又多付了一些给船老大，船老大与码头上的工人相熟，找了几个帮手帮忙，急匆匆的把他儿子送进县城里的医院。

古田历史可以追述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产物，这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县城的规模也小，很少有外来人。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人如同三只落汤鸡一般，找人打听了一下路径，就近找了家招待所，去的时候还真巧了，这招待所每天只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淋浴，这功夫还剩下半个小时。

胡乱冲了个热水澡，三个人这才算是还阳，问招待所的服务员，有什么吃的东西卖么？服务员说只有面条，于是我们要了几碗面条，多放辣椒，吃得出了一身大汗。

正吃着半截，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搭话，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

我一听这老头的口音，不象是西北人，于是跟他随便谈了几句，这

老头姓刘，老家在北京通县，在古田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

老刘问我们怎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跟从锅里刚捞上来的似的。

我把我们在黄河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这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厉害，是鱼还是鳖也没瞧清楚，或者还是个什么别的动物，从来没听说过黄河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多亏这小船结实，要是木船，我们现在恐怕都得掉到水里灌黄汤去了。

老刘头说：“这个我也曾经见过，跑船的就说这是河神，今年这不是水大吗，水势一涨这河里的怪东西就多，我在这黄河边上生活了半辈子，那时候还没解放，我才不到十五岁，当时亲眼瞧见过这东西，曾经有人抓过活的，你们要真想看，我告诉你们个地方，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

第七章 传说

我心念一动，我们三人初来乍道，人生地不熟，想在这县城附近收些古玩，谈何容易。这老刘头在古田住了好几十年，听他言谈话语之中，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何不让他给我们多说一些当地的事，诸如出土过什么古墓古玩之类的，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十分有用。

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卖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风物。

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又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当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胖子见又要跑腿，极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套干净衣服，到外边的小店里买回来两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回来。

外边的雨稀稀沥沥，兀自未停，众人在房间中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话本来就多，这两杯白酒下肚，鼻子头便红了，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了。

大金牙请教老刘头：“刘师傅，刚才您说我们在黄河中遇到的东西，您亲眼见过，那究竟是个什么？是王八成精吗？”

老刘头摇头道：“不是王八精，其实就是条大鱼啊，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管这鱼叫铁头龙王，跑船的都迷信，说它是河神变的，平时也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才出来。”

胖子道：“您说的可真够悬乎的啊，那这条鱼得多大个啊？”

老刘头道：“多大个？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当年我在河边看见过一回，那年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加上这古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搁浅了，那时候还没解放，好多迷信的人，想去把龙王爷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都在河边烧香祷告，那真是人山人海啊，盛况空前，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见的。”

我问道：“刘师傅，您说说这鱼长什么样？”

老刘头说：“这大鱼啊，身上有七层青鳞，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要硬，光是鱼头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大个。”

我和胖子等人连声称奇，那不跟小型鲸鱼差不多了，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这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便又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还是吃了？

老刘头笑道：“不是鲸鱼，不过这么大的鱼十分少见，平时根本没

有，隔几十年也不见得能见到一回，简直都快成精了，有迷信的就说它是龙王爷变的，要不怎么给起这么个名呢，听说在就算是捕到都要放生，那肉又硬又老，谁敢吃啊。当时这铁头龙王就死在了岸上，那些天正赶上天热，跟下火似的，没一天就开始烂了，臭气熏天，隔着多少里都能闻着那臭味，这种情况很容易让附近的人得瘟疫，结果大伙一商量，就把鱼肉切下来，用火烧了，剩下一副鱼骨架子撂到河岸上。”

大金牙听到此处，叹息道：“唉，可惜了，要是现在能把这种怪鱼的骨头弄到博物馆里，做成标本，一定很多人参观。”

老刘头说：“可不说是吗，不过那时候谁都没那胆子，怕龙王爷降罪下来，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水灾。”

我问道：“刘师傅，您刚才跟我们说，有个地方可以看铁头龙王鱼，指的是这条吗？难道过了这么多年，这鱼的骨头架子还保存着？还个那河岸上撂着呢？”

老刘头说：“没错，不过不在河岸上，当时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发生瘟疫，把鱼肉和内脏都焚烧了祭河神，然后正要商量怎么处理这副鱼骨，这时候就来了个外省人，此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也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出了一些钱，在离我们这不远的龙岭，修了一座鱼骨庙。”

大金牙问：“鱼骨庙？这在天津地面也曾有过，是不是就是以鱼骨做梁，鱼头做门，贡奉河神用的？”

老刘头说：“天津也有？那倒没听说过了，不过确实跟你说的差不多，那位外省的商人自称也是经常出海过河，免不了经常乘船，所以就掏钱修了这么座鱼骨庙，这庙规模不大，连个院子都没有，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当做房架子，大鱼的头骨是庙门，就一间神殿，贡了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有些人得病或者赶上天旱，都去鱼骨庙里上香许愿，说来倒也好笑，真够邪门的，一次都没灵验过，要是去鱼骨庙求雨，那是不求还好，越求越旱，所以没过多久，就断了香火，了，那位出资修庙的商人，也从此再没出现过。”

我问道：“鱼骨庙现在还在？”

老刘头点头道：“是，不过都荒废许久了，龙王爷的泥像没过两年就塌了，有人说是那位出钱修庙的商人心不诚，或者做过什么缺大德的事情，龙王爷不愿意受他的香火，再加上鱼骨庙建在龙岭山凹里头，道路艰难，一来二去的根本没人再去那座鱼骨庙了，不少人甚至都把这事忘在脑后了，当年文革，连红卫兵都没想起来要去砸鱼骨庙，其实就算去

砸，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和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

胖子笑骂：“有他妈什么好看的，今天我们仨人都差点成了鱼食，不看也罢。”

大金牙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天休息好了，去龙岭看看鱼骨庙，说不定这么大一架鱼骨可以卖钱，最起码能卖给自然博物馆，把我们这路费钱报销了。

我们又连连给老刘头劝酒，问他这附近有没有出土过什么古董古墓。

老刘头喝得醉眼朦胧，说话舌头都有点大，不过酒后吐真言，着实吐出了一些当地的秘闻。

古田前一段时间被水冲出了几座古墓，都是宋代的，不过都不是什么贵族墓葬，除了几具快烂没了的骨头，只有些破瓶子烂罐子。

这里出土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有一年干旱，这一段黄河都快见底了，清淤的时候，从泥里挖出来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把上边的锈迹去掉，发现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溜金的，至今好象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子是做什么用的。

有人说是唐代镇妖的，也有人说是祭河的，后来是拉到哪个博物馆，还是大炼钢铁给熔了，就不得而知了。

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都梦见三个白胡子老头，哭求着放过他们，这事越传越悬，好多人都说这三个老头就是河中的铁猴精。

那年春节，家里有属猴的人，都穿红裤头，扎红腰带，怕被那三只铁猴精报复，结果最后这附近也没出什么大事，当然也有几个走背字倒邪霉的，不过那也都是他们自找的。

黄河里面沉着很多古怪的东西，这些事我们都听说过，河东博物馆里陈列的黄河铁牛，就是震河用的，当年明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一具独眼石人，那时候正闹李闯，有童谣说是什么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只是传说，并不足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稀烂的河泥中，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

不过我们对什么铁猴、铁牛、石人之类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和遗迹，谁手里有古董想要出手。

老刘头想了想说，原来你们是倒腾古玩的，你们若是早几年来，能

有很大收获，现在早都被收的差不多多，不光是民间的古玩商来收，government也收，一年收十多遍，再多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收啊。

前几年开始，古田附近接二连三的出现盗墓的情况，好多当地人都参与了，到了秋天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是盗洞，走路不下心就容易掉进去，城外古墓集中的地方，都快挖成筛子了。

老刘头说，咱们话赶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听人说过，我姑且一说，你们姑且一听，我曾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龙岭里头有座唐代古墓，相传规模极大，这两年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始终也没人能找到，龙岭那片山岭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没有都两说着，毕竟这种事都是打多少年前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未必便真有其事。

第八章 筹划

从老刘头的话中，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点东西，解放前有位商人出资在龙岭修建龙骨庙，贡奉龙王爷，这本身就有点奇怪，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

听老刘头所说，鱼骨庙的规模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亩小庙，何必费上如些周折，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适合建造庙宇？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再加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中一阵冷笑，他娘的，搞不好那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同行，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提成人耳目，在庙下挖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还要如此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随即一起，是了，想降那墓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之工便可将通道挖进冥殿之中，他定是瞄准了方位，但是觉得需时颇长，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难免被当地人碰上，会起疑心，便修了座鱼骨庙，地庙中暗挖地道，就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高招啊。

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岭走上一遭，才能确定，不知道那位假扮商人的摸金校尉，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墓，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龙岭鱼骨庙看上一看。我又问到老刘头去龙岭的详细路径，当地的地形地貌。

老刘头说：“鱼骨庙在龙岭边上。你们要去看看那庙倒也罢了，切记不可往龙岭深处走，那道岭地势险恶非常，有许多地方都是陷空地洞，在外边根本瞧不出来。表面都是土壳子，一踩就塌，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据说地下都是融洞，迷路总总，极尽曲折复杂。当地人管那些洞叫龙岭迷窟，比迷宫还难走。更可怕地是那迷窟里边闹鬼，听我一句劝，万万不可进去。”

老刘头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五名地质队的工作人员，走龙岭的溶洞中勘察，结果集体失踪，县里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他们在龙岭上遇上了鬼砌墙，这不到现在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吗，这件事都过去两年多了。

我连声称谢，说：“我们就是去鱼骨庙瞧个新鲜，瞧瞧那铁头龙王的骨头，龙岭那片荒山野岭我们去做什么，您尽管放心就是。”

刘老头喝得大醉而归，我把房门关上，同胖子与大金牙二人秘密商议，定要去龙岭迷窟走上一遭。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好东西，就算古墓已

经被盗，说不定在附近的村落中，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那样也不算白来了陕西一趟。

胖子问我：“老胡，这回有几成把握？咱可别再像上次去野人沟似地，累没少受，力没少出，差点陪上几条性命，结果就搞回来两块破瓦当子，连玉都不是。”我说：“这次也没什么把握，只不过好容易得知龙岭中有座大墓，至今无人找到，我听着就心痒难耐，说不定老天爷开眼，就让咱们做上回大买卖，那就能把那美国妞儿的钱还了，免得我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龙岭的古期刊否能保存至今，还得两说着，据我估计，解放前那位出钱修鱼骨庙地商人，极有可能就是个倒斗的高手，他修鱼骨庙便是为了挖地产进入龙岭古墓的地宫中，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准备，到那看一看再说。”

大金牙听说要到倒斗，也很兴奋，他眼红这行当很久，但是每到大师傅天就犯哮喘，从来都没有真正参加过倒斗，而且他生意上往来地那些盗墓贼，都是些个在农村乱挖乱掘的毛贼，挖出来地也没什么太好的东西，大金牙恨不得自己出亲自出马干上一回大活，但始终没有机会，这时正是夏末，他的哮喘病是一种过敏性哮喘，这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更是有恃无恐。

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冥殿，正好留在外边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边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个人接应一下。当下我进行了一些部署，这趟出门本来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在这龙岭里面可能会有唐代大墓，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

在地产山洞里行动，还必须有足够的照明装备，我们这里有三只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三十米，光线凝聚力极强，甚至可以做为防身武器，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照他们地眼睛，可以使对主瞬间失去视力。狼眼手电是shinley杨等人去新疆沙漠中的时候，由shinley杨提供的先进装备，她回国时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照单全收了，反正也经欠了她那么多钱，甚至被她在蛇口救过一次，至今还欠她一条命，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也不算什么。

最头疼的是没带防毒面具，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田小城可不容易找防毒面具，以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有古老的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鸟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就是用蜡

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张单子，让胖子在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来，买不来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胖子很可能买烧鹅回来。

还需要蜡烛，绳子，消防钩，手套，罐头，肉干，白酒，再看看邮局有没有附近的详细地图，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暂时就这些了。胖子问道：“没处买枪去啊，没枪怎么办？我没枪在手，胆子就不够壮。”

我说：“这附近没什么野兽，根本用不着枪，就算碰上了拿工兵铲对付就足够了，你当这是深山老林啊，要在边境或是偏远地区，可以找偷猎的买枪，在内地可不容易搞到枪械，再说要枪也没用，咱们只是这么计划的，计划赶不上变化，说不定龙岭迷窟中的古墓早就被人掏光了。”

大金牙点头道：“胡爷说的是，听老刘头说龙岭地下多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质结构多有地震带，要是真有唐代大墓，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做完全的准备，但是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我突然想起来，陕西养尸地极多，万一碰上粽子如何是好，这事说起来就想揍大金牙，拿两枚伪造的摸金符蒙我们，好几次险些把命搭上。大金牙见说起这件事，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胡爷胖爷，你们可千万别生气，我当时也不知道，当年我们家老爷子，就是戴的这种摸金符，也没出过什么事。依我看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一直拿我给你们当真货，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没信心了，只头咱们想办法收两枚真的来，这钱算我的。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只要下功夫，还是能收来的。”

我笑着说：“那就有劳金爷给上点心，给我们哥儿俩弄两枚真的来，说实话，不戴着这个东西干倒斗，心里还真是没底，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

最后我说：“得了，咱们也甭怕那些邪的歪的，一般有大墓的地方风水都差不了，出僵尸的可能性太低了，多余操那份心。三人筹划已定，便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饮了几杯，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胖子和大金牙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我找到老刘头，进一步的了解龙岭迷窟的一些相关情况。

但是老刘头说来说去，还是昨夜说的那些事，这一地区关于龙岭迷窟的传说很多，却尽是些捕风捉影不尽不实的内容，极少有确切的信

息，其它的人也都是如此，一说起龙岭迷窟都有点谈虎色变，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除非近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我见再也问不是什么，便就些做罢，又在古田歇了一日，我们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这才是：一脚踏进生死路，两手推开是非门。

第九章 盘蛇坡

龙岭往大处说，是秦岭的余脉，往小处说，就是一片破碎曲折的土岗，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而且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雨水和大风切割的支离破碎，有无数的深沟，还有些地方外边是土壳子，但是一啃就破，里面都是陷空洞。

看着两个山丘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从这边走到那边，极有可能要绕上半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名不见经传，甚至连统一的名称都没有，古田县城附近的人管这片山叫龙岭，然而在龙岭附近居住的村民们，又管这一地区叫做“盘蛇坡”。

“盘蛇坡”远没有“龙岭”这个名号有气势，但是用以形容这里的地形地貌，比后者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早上九点离开的古田县城，能做车的路段就坐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开“11路”，一路打听到了“龙岭”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

龙岭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大约有二十来户人家，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现在天色已晚，想找鱼骨庙不太容易了，山咱难行，别在一不留神掉沟里，那可就他娘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干脆晚上先在村里借宿一夜，有什么事等到明天早晨再说。

我们就近找了村口的一户人家，跟主人说明来意，出门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不能行个方便，借宿一夜。我们不住可以付点钱。这户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见我们三人身上背的大包小裹，还带着两只活蹦乱跳地大白鹅，便有些疑惑，也不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

胖子赶紧堆笑着脸跟人家说：“大爷大妈，我们是去看望以前在部队的战友。路过此地，错过了宿头，您瞧我们这也是出门在外。很不容易，谁能出门也不把房子带着不是吗，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间房，让我们哥仨儿对付一宿。这二十块钱您拿着。”

说完之后，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掏出钱来塞给老两口。老夫妇见我们也不像什么坏人，便欣然应允，给我们腾出一间屋来，里面好象有几年没人居住了，炕是冷的，要是现烧火，还得倒一天的黑烟，我跟他们说不用烧炕了，有个避风的地方就成，然后麻烦他们老两口给我们弄些吃的。

胖子见院中有水桶和扁担，便对我说：“老胡，快去打两大桶水来。”我说道：“打水干什么？你水壶里不是有水吗？”

胖子说：“你们解放军住到老乡家里。不都得把老乡家的水缸灌满

了，然后还要扫院子，修房顶子。”我对胖子说：“就他妈你废话多，有对这又不熟，我哪知道水井在哪，黑灯瞎火的我出去再转了向，回不来怎么办，还有，一会我找他们打听打听这附近地情况，你别话太多了，能少说就他娘的少说两句，别忘了言多语失。”

正说着话，老夫妇二人就给我们炒了两个鸡蛋，弄了两个锅盔，端进了屋中。我连声称谢，边吃边跟主要套近乎，问起这间屋以前是谁住的？没想到一问这话，老头老太太都落泪了，这间屋本是他们独生儿子住的，十年前，他们儿子进“盘蛇坡”找家里走丢地一只羊羔，结果就再也没回来，村里找了三四天，连尸首都没见着，想必是掉进土壳子陷空洞，落进山内的迷窟里了，唯一的一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连着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他，这些年，就靠同村的乡亲亲助才勉强度日。

我和胖子等人听了，都觉得心酸，又多拿了些钱送给他们，老两口千恩万谢，连说碰上好人了。我又问了些“龙岭”的情况，老夫妇却都说“盘蛇坡”没有什么唐代古墓，只听老一辈儿的人提起过说有座西周的大墓，而且这座墓闹鬼闹的厉害，甚至大白天都有人在破上碰到鬼砌墙，在沟底坡上迷了路，运气好的碰上人能救回来，运气不好的，就活活困死在里面了。

当地人们称这一带为“盘蛇坡”就是说道路复杂，容易迷路的意思，而“龙岭迷窟”则是指山中的洞穴，纵横交错，那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大迷宫。至于鱼骨庙的旧址，确实还有，不过荒废了好多年了，出了村转过两道山梁有条深沟，“鱼骨庙”就在那条沟的尽头，当年建庙的时候，出钱的商人说那是处风水位，修龙王庙必保得风调雨顺。

没想到修了庙之后，也没什么改变，老天爷想下雨就下雨，不想下雨就给你旱上几年，烧香上供根本没有用，所以那庙的香火就断了，很少有人再去。我说：“我们只是在过黄河的时候，险些被龙王爷把船揭翻了，所以比较好奇，想去鱼骨庙看看铁头龙王鱼的骨头。”老夫妇两口说你们想去鱼骨庙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深处走，连本村土生土长的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

我点头称谢，这时也吃的差不多了，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中端出去，走在院中，大金牙突然低声对我说：“胡爷，这院里有好东西啊。”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金牙伸手指了指院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是块碑，有年头了。”我没说话，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帮忙收拾完了碗筷，老夫妇两口回房睡觉，我们三人围在院中假装抽烟闲聊，偷偷观看大金牙所说的石碑。

要不是大金牙眼贼，我们根本不会发现，这块长方形的石碑磨损得

十分严重，中间刻了几道深深的石槽，看那样子，可能是用来拴牲口的。石碑只有一半，碑顶还有半个残缺的兽头，碑上的文字花纹早都没了，没有这半个兽头，也瞧不出这是块石碑。

胖子问大金牙：“这就是您说的好东西，我看以前可能还值钱，现在这样，也就是块大石头了，你们瞧瞧，这上边的东西都磨平了，这用了多少年了。”大金牙抽着烟说：“胖爷，我到不是说这石碑值钱，这块残碑现在肯定不值钱了，就剩下半个兽头，连研究价值可能都不存在了，有点可惜，但是您别忘了，我们家祖上也是干倒斗的，我之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也不是一点理由没有，就冲这块残碑上的半个兽头，我就敢断定，这龙岭中一定有座唐代古墓，但是具体位置嘛，明天咱们就得瞧胡爷的手段了。”

我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兽头，对大金牙说道：“你是说这块墓碑？”大金牙说道：“就算是墓碑吧，这碑上的兽头虽然残了，但是我还能瞧出来，这只兽叫乐螭，唐代国力强盛，都把陵墓修在山中，以山为陵，地面上也有一些相应的设施，竖一些石碑石像，石骆驼，之类的，做为拱卫陵寝的象征，这乐螭就是一种专趴在石碑上的吉兽，传说它是西天的灵兽，声音好听，如同仙乐，以此推断，这石碑上应该是歌功颂德之类的内容，陵寝前十八里，每隔一里便有一对，乐螭是第二对石碑。”

我说：“金爷，别看你不通风水，但是你对古代历史文化的造诣，我是望尘莫及，咱们别在院里说了，回屋商量商量去。”我们回到屋中继续谋划，现在已经到了龙岭边上了，从现在的线索看来，这里有古墓是肯定的，不过这墓窖是大唐的还是西周的，倒有几分矛盾。要是从墓碑上看，是唐代大墓毫无疑问，也符合在古田县城招待所中老刘头所言，但是当地的村民怎么说这山里是西周的古墓？大金牙问我：“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一条风水宝脉之中，有许多处穴位可以设陵？”我说：“那到也是有的，不过整整一条地脉不可能都是好地方，各处穴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最好的位置，往往只够修一座墓。不过，也不排除两朝的古墓都看上一个穴位的可能。”我让胖子和大金牙今晚好好养精蓄锐，明日一早，管他是“龙岭”也好，还是“盘蛇坡”也好，咱们到地方好好瞧瞧，另外这村里说不定也有不少没被人发现的古董，回来的时候再多到当地老乡家里瞧瞧。”盘蛇坡既然有唐代的镇陵石碑，那么看来山岭中有座大墓，是毫无疑问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找出来，然而这件事似乎并不难，如果我猜测的没错，那个建鱼骨庙的商人，肯定是位摸金校尉，他吃肉，我们喝点汤也行，从他打的盗洞进去，省时又省力，我们总算是赶上这一单好买卖了。

第十章 鱼骨庙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东西前往村后的“龙岭”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的简单，直线距离可能很短，真正走起来的时候，可着实不易，昨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这时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道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土原、土梁、土峁、土沟耸立在四周。

这里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把原本绵延起伏的山岭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的沟深得吓人。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呜呜作响，象是厉鬼哀嚎，山梁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痣。

我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锤在一条山沟中找到了“鱼骨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破，我们听说过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提前有些风摩一时准备，没成想到实地一看，这座破庙，破得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厢西厢，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鱼的头骨，那鱼嘴便是庙门。

胖子拿工兵铲敲了敲，铛铛做响，这骨头还真够硬的，我们仔细观看，见这鱼头骨决然不同寻常的鱼骨。虽然没有了皮肉，仍然让人觉得狗犴丑陋，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鱼，不是鲸鱼也不是普通地河鱼，大得吓人，使人不敢多观。

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哪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尘土蛛网，不过在里面，却看不出房梁是由鱼骨所搭建的。估计鱼骨都封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面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

看见进来人了吓得嗖嗖乱窜。我们没悻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耽，这破庙可能随时会塌。来阵大风，说不定就把房顶掀没了。在庙门前，大金牙说这种鱼骨建的龙王庙，在沿海地区有几座，在内地确实不常见，民国时斯天津静海有这么一座，也是大鱼死在岸上，有善人出钱用鱼骨盖了龙王庙，香火极盛，后来那座庙在七十年代初毁了。后来就再没见过。我看了看“鱼骨庙”在这山沟中的地形，笑道“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扯了烧火。”

胖子问道：“这地方不挺好的吗？我风刮的呼呼的，风水地风是有了，嗯……就他妈有点缺水，再有条小河，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我说：“建寺修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

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必是星峰垒落，明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可见过在沟里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地山沟里啊，正所谓是：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入相。”大金牙问道：“胡爷，你刚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是说山谷中修庙不好吗？”

我点头道：“是的，你看这些沟沟壑壑，似龙行蛇走，怎奈四周山岭贫瘠，无帐无护，都不成事势，加之有深陷山中，阴气也重，如果说这山岭植被茂密，还稍微好一点，那叫帐中隐隐仙带飞，隐护深厚主兴旺，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说的原理，别说是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所以说我断定这庙修得有问题，一定是摸金校卫们用来掩护倒斗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出所料。”

胖子说道：“要是掩人耳目，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搭间草棚也就够用了，再说这条沟里哪有人，顶多偶尔来个放羊的，听村里人说，过了这道梁便是龙岭迷窟，里面邪性的很，平时根本没法去，所以到这放羊的恐怕也不多。”我说：“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外地人出钱给当地修龙王庙，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行为反常，有些莫名其妙，好好的在山沟里盖哪门子房屋呢？这就容易被人怀疑了，不如说这里是风水位，盖间庙宇，这样才有欺骗性，以前还有假装种庄稼地的，种上青沙帐再干活，都是一个宗旨，不让别人知道。”

大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看看那龙岭的形势，才能得进一步判断古墓地的位置，以及在此修庙的原因，我估计古墓离鱼骨庙距离不会太远，否则打地产的工程量未免太大。

现在终于到了龙岭坡下，我最担心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龙岭中有没有大墓，现在看来，答案应该是绝对肯定地。第二件事，这座墓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不过就算是这龙岭的古墓已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做的活，说不定没掏空，还能留下几样。摸金校尉的行规很严，倒开一个斗，只能拿上一两件东西，多了便是要坏了规矩，看这位修鱼骨庙的高人，既然能在龙岭找到很多人都找不到的大墓，一定是个老手。越是老手高手，越看重这些规矩，有时候甚至把行规看得比命都重要，不过这些优良传统现在恐怕没人不在乎了，现在的民盗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基

本上到哪都执行三光政策。

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看现地道的位置，看来藏得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到，甚至有可能在哪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给彻底封死了。大金牙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沟里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的看能瞧得分明。

大金牙平时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已经累得不轻了，要再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吃不消，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嘱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别被砸到里头。

我自己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爬了上去，没用多久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象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一道道皱纹，高低错落，地形非常的复杂。陕西地貌总的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西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平原。而这一带由于秦岭山势的延续，出现了罕见的一片低山丘陵，这些山脊都不太高，如果从高处看，可能看觉得像是大地的一块伤疤。我手搭凉棚，仔细分辨面前一道道山岭的形状，龙岭果真是名不虚传，地脉纵横，枝干并起，寻龙诀有言：大山大川百十条，龙楼宝殿去元数。这龙岭之中便有一座隐藏得极深的“龙楼宝殿”，形势依随，聚众环合，这些绵延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楼宝殿”呈现出来的势。这里的龙“势”不是那种可以埋葬帝王的“势”，皇帝陵的“势”需要稳而健，象那种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凭高拒深、雄于天下的地方才有，龙岭呈现出来的“势”则是卧居深远，安尔停蓄之“势”。如些形势可葬国亲，例如皇后、太后、公主、新王一类的皇室近亲，葬在这里，可使帝室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势”已经被自然环境破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地表破碎，已经不复当年之气象。虽然如此，但是一眼便能看出来，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梁下边，就是一座受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梁山沟，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看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受风雨侵蚀是最近这一两百年的事，虽然时间不长，但着实厉害，我推测，传说中的那片溶洞当然是形成已久，相必是风洞在上，古墓在中，溶洞在下的罕见格局，从附近村庄中发现的石碑，还有从这里原有的风水形势看来，这古墓的规模小不了，里面的明器一定是堆积如山。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座唐代古墓，定在这山腹之中。

第十一章 陷空

我站在山脊上，瞄准了山川行止地伏的气脉，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标明了距离文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两个正围着鱼骨端找盗洞，我把手指放在嘴中，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着响亮的口哨。胖子二人听见声音，抬头对我耸了耸肩膀，示意还没找到盗洞的入口，随后便低头继续搜索，把鱼骨庙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又一遍。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了，很难接原路下去，四处一看，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蹋落了一大块，从那里下去，会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侧面，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下行，这段土坡仍然很难立足，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足，便跃了过去。

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有两步，脚下突然一陷，下半身瞬间落了下去，我暗道不妙，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的人说这盘蛇坡尽是这种陷人洞，我本以为这边缘地带还算安全，想不到大意了，这时候我的腰部已经整个陷落在土洞中了，我心中明白，这时候各万不能挣扎，这里的地质结构与沙漠的流沙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就是沙子少，细土多，越是挣扎用力，想自己爬出来，越是陷落得快。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等待救援，如果独自一人，就只好等死了。

我陷进土壳子一大截之后，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动作，连口大气也不敢喘。惟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去一截，倘若一过胸口，那就麻烦大了。我两手轻轻撑住。保持身体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钟，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了。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哨子，放在嘴边准备吹哨子招呼胖子过来帮忙。不过吹哨子便要胸腹用力。我现在处在一种微妙的力量平衡之中，身体不敢稍动，否则这块土坡随时可能坍塌，把我活埋进里边，当然也不一定陷落下去就必定被活埋，下面也许是大形溶洞，更倒霉地是落进去半截，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活活憋死。那滋味可着实难受。

这个想法在我脑中一转，我还是决定吹哨子，否则等胖子他们俩想起我来，他娘的黄瓜菜都闷了。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赶快来援，否则俺老胡这回真要归位了，大风大浪没少经历，实在不愿意就这么死在这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胸腹稍微一动，身体呼鲁一下，又陷进去一块，刚好挤住胸口，呼吸越来越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不用担到头顶，土这胸口就能憋死了。

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两只手伸在外边，明明憋得难受，却又不敢挣扎，这一刻是考验一个人的忍耐力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闷得快要窒息了，就全力用胳膊撑着往外爬，那样做死的更快。对我现在的处境来说，一秒钟比一年还要漫长，操他奶奶的，死胖子怎么还不赶过来，倘若他们没听见哨声，那我就交代到这了。

正当我忍住呼吸，胡思乱想之际，见胖子和大金牙俩人，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了上来。他们一见我的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了过来，胖子边跑边解身上携带的绳锁，他还背着竹筐，里面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突然地加速吓得大声叫着。胖子和大金牙怕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靠得太近，在十几步开外站住，把绳子扔了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把强索在手上挽了两扣。

双方一齐用力，把我从土壳子里拉了出来，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踩塌，山坡上露出一个大洞，碎土不断落了进去。我大口喘着粗气，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倒在头上，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回头看了看身后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不敢多想。

胖子给我点了根烟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不同以往，以前是生死就在一瞬间，来不及害怕，这回则是死神一步步慢慢逼近，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折磨人的神经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了两魂六魄，足足过了二十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回来。大金牙和胖子见我的脸色刷白，也不敢说话，过了半晌看我眼神不再发直，便问我怎么样了？我点了点头，让胖子把白酒拿来，喝了几口酒，这才算彻底恢复。

我们三人去看刚才我踩踏的土洞，大金牙问道：“这会不会是个盗洞？”我说：“不会，盗洞边缘没有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岭下的溶洞规模着实不小。”

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有座大墓，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约有一公里左右。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以及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一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只是多费些时日而已。

胖子问道：“这人吃饱了撑的啊，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位置，怎么还跑这么远打洞？”我对胖子说道：“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相形度地，元胜于你，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推测那是因为想从下边进入地

宫。”大金牙说：“噢？从下边进去》莫不是因为这座墓四周修得太过坚固结实，无从下手，只好从底下上去？我听说这招叫顶宫。”我说：“应该是这样，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冠绝天下，陵墓一定得极为坚固，地宫都是用大石堆砌，铸铁长条加固，很难破墓墙而入。不过古墓修得再如何铜墙铁壁，也不是无缝的鸡蛋，任何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中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半点用处。”胖子问道：“就是留个后门？”我说：“不是，形止气方蓄，为了保持风水位的形与势，与风水宝地因定不变，陵墓的堂局不可周秘，需要气聚而有融，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后殿便是融气之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边，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条后路，偷偷的修条秘道，这种秘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

不过这种工匠们都自己偷建的逃手秘道，是完全没有风水学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格局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私留生道的事却始终无法禁止。所以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探明天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我们三人稍稍商量了一下，觉得值得花费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上一趟，因为这座墓所有的位置非常特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能发现这里有墓的，一事实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不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就算是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便摸上两样，也收获非浅。

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首选，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行，其次龙岭上有陷人的土壳子，在岭中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刚刚就碰上一回，险些憋死在里边，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危险。当下计议已定，便回头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日，一直没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不靠山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从外观上极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讲太重要，我做出的一切推论，其前提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筑。我忽然灵机一动，招呼胖子和大金牙：“咱们看看以前摆龙王爷泥像的神坛，如果有盗洞，极有可能在神坛下藏着。”胖子边走边说：“老胡，你今天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别光想着明器，再找不着盗洞，咱们就把这破庙整个拆了。”

第十二章 盗洞

鱼骨庙的房顶，在山风中微微摇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慌，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破败不堪，却十分坚固，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鱼骨有关。庙中的龙王泥像，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上面的部分早不知道哪去了，神坛的底座是一珊瑚盘的造型，也是用泥做的，上面的颜色已经褪没了，显得挺难看。

据我估计如果庙中有盗洞，很有可能便在这泥坛下边，胖子问我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

我们把身上的东西放在地上，挽起袖子和胖子用力搬动神坛，神坛上的泥块被我们俩掰下来不少，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泥像纹丝不动。我心想这么蛮干不管用，那会不会是有什么机关啊？胖子却不管什么机关，爆脾气上来，抡起工兵铲去砸那神坛，神坛虽然是泥做的，但是非常坚硬，胖子又切又砸，累出一身汗，才砸掉一半，下面露出白生生的石头茬子。

这说明神坛下没有通道，我们白忙活了半天，心中都不免有些气馁。大金牙一直在旁帮忙，胖子砸神坛的时候他远远站开，以防被飞溅的泥石周中，他突然说道：“胡爷，胖爷，你们瞧瞧这神坛后面是不是有暗道，也许是修在了侧面，不是咱们相像中直上直下的地产。”

经大金牙一提醒。我伏下身看那神坛的后面，神坛有半人多高，是长方形，位于庙堂深处，后边地空隙狭小，只容一人经过。我先前在后边看过。以为是和神坛连成一体泥胎，另外我先入为主，一直认为地道入口应该是在地面上。所以始终没想到这一点。这时仔细观察，用手敲敲神坛的背面，想不到我一敲之下。发出空空的回声，而且凭手感得知。

外边的一层泥中，是一层厚厚的木板。我抬脚就踹，咔咔几声，神坛背面，露出一个地洞，木板一揭开，原来这盗洞果真是神坛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地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精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根本就瞧不出来。

我对大金牙说：“行啊金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大金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说道：“我也是顺口一说，没想到还真蒙胧上了，看来今天咱们运气不错，能大捞一把了。”我们三人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急急忙忙的把东西都搬到洞口后边，我打开狼眼手电筒向里

照了照，洞口地直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胖子爬进去也有富裕，但是他这体形在里面转不了身，倘若半路上想退回来，还得脚朝前倒着往回爬。

我脱口赞道：“真是绝顶手侧面，小胖，金爷，你们瞧这洞挖的，见楞见线，贺地地方跟他娘的那贺规画的似的，还有洞壁上的铲印，一个挨一个，甭提多匀称了。”大金牙是个世家出身，也是识得些本领的，也连志赞好，唯独胖子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胖子抱着两只大白鹅说道：“该这两块料上了吧，让它们做探路尖兵。”

我说：“且不忙这一时，盗洞常年封闭，先散散里面的秽气，然后再放只鹅下去探路，咱们折腾了大半日，先吃点喝点再说。”胖子又把那只只鹅装回了筐里，取出牛肉干和白酒，反正这龙王庙是假的，我们也用不着顾忌许多，三个就坐在神坛上吃喝。

我们边吃边商量进盗洞的事，大金牙一直有个疑惑，这山体中既然是空地，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在鱼骨庙挖地道呢？找个山洞挖进去岂不是好。

我说不然，这里虽然有喀斯特溶洞地貌，而且分布很广，规模不小，但是从咱们打探到的情报来分析，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地人管这里叫做“龙岭”也好，“蛇盘坡”也好，地名并不重要，只不过都是形容这里的地形复杂。最重要的一点，知道这里的人几乎都说这山里的深洞是迷宫，龙岭迷窟之名，就是从这来的，所以我认为这片溶洞，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大洞，而是支离破碎，有大有小，有些地方的山体是实的，有些又是空的，有些洞深浅长短不一，而又互相连接，错综复杂，所以掉进去的人就不容易走出来了。

盖鱼骨庙的这位摸金校尉，既然能够在一片破了势的山岭中准确的找到古墓方位，他一定有常人及不得之处，相形度势的本领极为了得。这个盗洞是斜着下去的，盗墓中不是有门技术叫“切”吗，就是提前精确计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因素，然后从远处打个盗洞，这洞就笔直通到墓主的棺槨停放之处。咱们眼前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倾斜向下，恐怕就是个切洞，只要看好了直线距离，就算盗洞打了一半，打进了溶洞中，也可以按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继续奔着地宫挖掘。不至于被陷到龙岭迷窟中迷了方向。

我对挖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这附近通到古墓地宫中最最佳的黄金路线，可惜没赶在同一年代里，不能和那位前辈交流心得经验。三人吃了些酒肉，又抽了几支香烟，估计洞中的秽气已经放掉了大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盗洞的长度，实在太长。气

前我让胖子买两只大鹅，我想用绳子拴住鹅腿，赶进盗洞中试探空气的质量，但是没想到这洞这么深。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溶洞四通八达，里面还会有水，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呼吸问题了，如果是个实洞，那咱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蓄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浓度……”大金牙说：“这却十分危险，没有足够的防止呼吸中毒措施，咱们不可冒然进去，既然已找到了盗洞，不如先封起来，等准备万全，再来动手，这古墓又不会自己长腿跑了。”我说：“这倒不必担心，我在前面开路，戴上简易防毒口罩，走一段就在洞中插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空气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那时马上退回来就是，另外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它们走在前边，若见这两只大鹅打蔫，也立刻退回来便是，再说我这几副简易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的防毒面具，也应该够凑和着应付一阵了。”

大金牙见我说的如此稳妥，便也心动起来，非要跟我们一起进地宫看看，干这行的就是有这毛病，你要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也就罢了，一量知道了，而且又在左近，若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别说大金牙这等俗人，想那大学者郭沫若就曾和一些考古学者，多次联名上书总理，要求打开唐太宗的乾陵，说得冠冕堂皇，说是担心乾陵刚好建在地震带上，一量地震里面的文物便都毁了，其实是这帮学者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地宫里的东西，都干了一辈子这工作了，做的年头越多，好厅心越重，一想到唐太宗陪葬品中的王曦之真迹，便心急如火燎再也按捺不住，最后总理给他们的批复是：十年之内不动。这帮人这才死心。

所以我很理解大金牙的心情，做古玩行的要是能进大墓的地宫中看一看，那回去之后便有谈资了，身份都能提升一两个档次。连唐代皇室王陵的地宫都进去看过，毕竟进去过，给客户侃的时候，才能说的头头是道，再怎么听说怎么编，也不如身临其境的体验来得具体。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便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鹅爬进盗洞。我紧随在后，手中擎了一只点燃的蜡烛，大金牙跟在最后，三个缓慢的向先爬行，盗洞里面每隔一侧面就有固定用的木架，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阴暗压抑，往前爬了一侧面，觉得眼睛被辣了一下，我急忙点了只蜡烛，没有熄灭，这说明空气质量还空话继续前进。越向前爬行越是觉得压抑，我正爬着，大金牙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他，见大金牙满脸是汗，喘着粗气，我知道他是累了，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着继续往前爬，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

第十三章 岔口

又赶上一回鬼吹灯？没这么邪门吧，再说我们还在还在漫长的盗洞中爬行，距离古墓的地宫尚远，我摸了摸嘴上的简易防毒口罩，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和动作使蜡烛熄灭的。会不会是盗洞中有气流通过，我摘下了手套，在四周试了试，也没觉出有什么强烈的气流，且不管它，再点上试试。我划了跟火柴，想再点蜡烛，却发现面前的地上空空如也，原本插在地上的蜡烛不知去向了，这时候我的头皮整个都乍了起来，本以为按以前的盗洞进地宫，易如探囊取物，这回可真活见鬼了，就在面前的蜡烛，就在我一分神思索的瞬间，凭空消失了。

我伸手摸了摸原来插蜡烛的地方，角手坚硬，却是块平整的石板，这石板是从哪出来的？我顾不上许多，扯上防毒口罩，拍了拍胖子的腿对他说：“快往回爬，这个盗洞不对劲。”大金牙正趴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听到我的话，急忙蜷起身子，掉痞砂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得倒拖着栓两只大鹅的绳子，用两只胳膊肘撑地，往后面倒着爬行。我们掉转方向往回爬了没有五米，前边的大金睡突然停了下来，我在后边问道：“怎么了金爷，咬兄弟牙坚持住，爬出去再休息，再在不是歇气的时候。”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胡爷……前边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啊。”他脸上已吓得毫无血色。能把话说不来算不易。

我用狼眼隔着大金牙照了照盗洞前边的去路，果然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过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我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冒出来的，齐刷刷挡在面前。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办法。只好对大金牙打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面推胖子。让他往前爬。

胖子不知所以，见一会儿往前一会往后。大怒道：“老胡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啊，我爬不动了，要想再爬你从我身上爬过去。”我知道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但绝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能和胖子解释，便连声催促：“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往前，你向前爬就是了。快快，服从命令听指挥。”胖子听我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使不再抱怨。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许了将近两百多米距离，突然停了下来。

我以为他也累了，相休息一下，我却听胖子在前边对我说：“我操，老胡，这前边三个洞，咱们往哪个洞里钻？”“三个洞？”历来盗洞都是一条，从来没听说过有岔路之说，此时我就是再多长出个脑袋也想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我让胖子爬进正前方的盗洞中，把贫路口的位置给我腾出来，以便让我查看这三个相联盗洞情形，我来到中间，大金牙也跟着爬了进来，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我示意他别担心，先在这歇歇，等我明白了这三个盗洞的究意再做计较。

我仔细查看前边的三个盗洞学三个盗洞和我们钻进来的这个，如同是一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得从容不迫。然而另外两边，却显得极为凌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盗洞基本相同。这段洞中堆了大量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积在此处的。

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出资修鱼骨庙的那位前辈挖的，难道他打通盗洞之后，到地宫里取了宝贝，退路使被石门封死，回不去了，于是从两边打了洞想逃出去？这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在原地休息守候，我在腰上系了长绳，先爬进左侧的盗洞中探探情况，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吹响哨子，让胖子二人把我让回来。我刚盗钻进去，大金牙掉住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佛护身符来，递给我说：“胡爷，戴上这个吧，开过光的，万一碰上什么脏东西也可以防身。”

我接过金费来看看，这可有年头了，是个古物，我对大金牙说：“这金佛很贵重，还是留着你们俩防身吧，盗洞邪的厉害，不过好象不是鬼闹的，也许是咱们没见过的某种机关，我到两边的洞中去侦察一下，不会有事，别担心。”大金牙已不象刚才那么惊慌，咧嘴一笑，把手伸进衣领，掏出来二十多个挂件，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大金牙对我说道：“我这还一堆呢，全是开过光的，来他妈多少脏东西也不怕。”

我心想怪不得这孙子非要进地宫，一点都不怕，原来有这些宝贝做后台，对他说道：“没错，怕鬼不倒斗，倒斗不怕鬼，我只不过担心咱们遇到了超越常识的东西，那样才是难办，不过眼下还不能确定，待我去这边的洞中看看再说。”说着便接过了大金牙给我的金佛，挂在项上，暗地里想：“这段时间我接触古物不少，眼力也非比从前，我看这只开光金佛不像假的，他娘的，先不还他了，上回他送给我和胖子的两枚摸金符，惹得祖师爷不爽，那种假货无胜于有，不戴可能都比戴假的好，等大金牙给我们淘换来真的摸金符再还他，这个就先算是押金了。”

这段洞中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有风，气流很强，看来和哪里通着，那便不用担心空气质量的问题了，我交代胖子还是按照以前几个的联络暗号。胖子和大金牙留在原地休息，我向左侧探路，中间连着绳子，不至

于迷路，如果哪一方遇到情况，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过吹哨子来传递信息。

都交代妥当，我戴上防毒口罩，用狼眼照明，伏身钻进了左边的洞穴，这个洞明显挖得极为仓促，窄小难行，仅仅能容一人爬行，要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在这里很容易会因为太过低矮压抑，犹如被活埋在地下一般，导致精神崩溃。

我担心洞穴深处空气不畅，本不敢多做停留，毕竟防毒口罩只能保护口鼻不吸入有害气体，而眼睛耳朵却无遮拦，如果有阴雾瘴气之类的有毒气体，都是走五观通七窍，眼睛暴露在外，也会中毒。窄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和距离感，凭直觉也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边又遇到了一堵厚重的石板，这面石板之厚无法估算，和周围的泥土似乎长成了一体，不是后来埋进去的，其大小也无从确认，整个出路完全被封堵住了。

盗洞的尽头，忽然扩大，显然先前那人想从下边或是四掘路出去，四周都挖了很深，但那块大石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想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是不可能的事。我被困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虽怪，却并没有心灰，当下按原路爬了回去，胖子大金牙见我爬了回来，便问怎样？通着哪里？我把通道尽头的事大概说了一启蒙，三人都是纳闷，难以明白，难道这巨大的石板是天然生在土里的不成？却又生得如此工整，以人工修凿这生达几吨的石板也是极难。最他妈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怎么也没发现这道石板，回去的时候才凭空冒出来？传说古墓中机关众多，也不会这么厉害，不，不能说厉害，只能说奇怪。

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两个洞，一个是向下的盗洞，另一个和我刚才进去的窄洞差不多，我估计里面的情形和刚进去的窄洞大致相同，也是石板挡道，绕无可绕。不过我这人不到黄河不死心，他娘的，不话有点不太吉利，这里离黄河不远，岂不是要死心了？那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可以这是倒斗的盗洞，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是自然会有棺槨，这回真是到绝对了，黄河棺槨都齐了。不敢再想，这时候最怕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稍稍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钻进了右手边的盗洞，里面是否也被大石封死，毕竟要看过才知道，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做计较。

第十四章 冥殿

我用“狼眼”仔细照了照盗洞尽头的石墙，和左边的盗洞不同，些外被人顺着石墙向个挖掘，看来被石墙困在盗洞里的人，在无路可遁的情况下选择了最困难的办法。鱼骨庙盗洞本是在山沟之中，倾斜向下，串过山丘和山丘中的天然溶洞，如果从盗洞中向上挖个竖井逃生，直线距离是最长的，工程量也是最大的，而且这片山体受自然界的侵蚀，山体内各疮百孔，很容易塌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出些下策。我抬头向上瞧了瞧，但是只看了一眼，便毛底死心了，不面不到十几米的地方，也被大石封住，这些凭空冒出来的大石板，科就象个巨大的石头棺材，把周边都包了个严严实实，困在里面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眼见无路可走，我只得退回了盗洞的分岔口，把情况对大金牙和胖子讲了，我和胖子久历险境，眼下处境虽然诡异，我们也没觉得太过紧张。

大金牙见我们没有慌乱，也相对镇静下来，人类是种奇怪的动物，恐慌是人群中传播最快的病毒，但只要大多数人保持冷静，就等于建立了一道阻止恐慌蔓延的防火墙。这份的恐慌只会影响判断力的准确，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自己，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只是搞不清楚那诡异的石墙是怎么冒出来的，只要能找到一点头绪，就能找到出口，不会活活困死在这。

大金牙自责的说：“唉，都怪我猎奇心太重，非要跟你们俩一起进来，如果我留在上面放风，也好的在外有个接应，现在咱们三个都困在此间，这却如何是好啊。”

我安慰他道：“金爷你不用太紧张，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说就算你留在外边。也无济于事，那大石板怕有千斤之重，除非用炸药，否则别想打开。”

大金牙见我镇定自若，便问道：“胡爷如此轻松。莫不是有脱身之计？不防告诉我们，让我也好安心，实不相瞒，我现在吓得都尿裤子了，也就是强撑着。”我自嘲的笑道：“哪有他娘的什么脱身之计，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老天爷真要收咱们，在黄河里就收了，哪里还用等于现在，我看咱们命不该绝。一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

胖子说：“我宁可掉在黄河里灌黄汤子，也不愿意跟老鼠一样憋死在洞里。”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你们别慌，这四条盗洞，三条都被档住。还有一条应该是通向古墓的冥殿之中，另外看这周围的情况，建鱼骨庙打盗洞的那位摸金校尉，不一定也是在进了冥殿回来后才被困住，

咱们现在还没见到他的尸骨，说不定他已经在别的地方找路出去了，究竟如何，还得进那冥殿中瞧瞧才有分晓。”

胖子大金牙二人听了我的话，一齐称是，这条盗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才到冥殿，事不宜迟，进那古墓的冥殿之中看个究竟再说。当下便仍然是胖子牵着两只鹅打头，我和大金牙在后，钻进了前方的盗洞，我边在洞中爬行边在心中暗骂：“他娘的，我们今天倒霉就倒霉在这个盗洞上了，本来以为是几十年前摸金高手趟出来的地道，肯定是万无一失，哪想到这样一条盗洞中却有这许多鬼名堂，太他娘的托大了，这次要是还能出去，一定要长个记性，再也不能如何莽撞了。”

其实做事冲动，是我性格中一个重大缺点，自己心知肚明却又偏偏改不掉，我这种性格只适合在部队当个下级军官，实在不适合做摸金校尉，古墓中凶险异常，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几乎第一次都有可能存在危险，“谨慎”应该是摸金行当最不能缺少的一条底线。我突然想到，如果shinley杨在这，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冒冒失失的，一股脑的全钻进盗洞，可惜她是有钱人，这辈子都犯不上跟老鼠一样在盗洞里钻来钻去。也不知道她现在在美国怎么样了，陈教受的精神病有没有治好。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胖子在前叫道：“老胡，这里要穿过溶洞了。”我耳中听到滴水声，急忙爬到前边，见胖子已经钻出盗洞，我也跟着钻了出去，用狼眼一扫，见落脚处是堆的碎土，可能是前人挖两侧盗洞的时候，打出来的土。这时大金牙也跟着钻了出来，我们四周查看，发现这里处在山体内一个窄洞里面，并不是什么溶洞，水滴声顺着洞穴从远处传来，看来那边才是传说中的龙岭迷窟。盗洞穿过这处窄洞在对面以和先前完全相同的角度延伸着，大金牙指着水滴声的方向说：“你们听，那边是不是有很大的溶洞？为什么那个建鱼骨庙的人不想办法从溶洞中找路，却费这么大力气挖洞？”

我对大金牙道：“这附近的人都管那些溶洞叫迷宫，在里边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如何能轻易找到出路，不过咱们既然没看到那位前辈的遗体，说不定他就是见从盗洞中脱困无望，使走进了迷窟之中，如果是那样能不能出去使不好说了。”胖子说道：“管他那么多做什么，这盗洞不是还没钻到头吗，我看咱们还是先进冥殿中一探，如果实在没发财考虑从这边走。”

我说：“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从来没看你这么积极主动过，你肯定是想着去冥殿中摸宝贝，不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咱们要是出不去，要那些宝贝有什么用。”胖子说道：“我这是用战略的眼光看待问题，你想啊，能不能出去，现在咱都不知道，但是古墓冥殿中有明器，这是明

摆着的事，咱们管他能不能出去，先摸了明器，揣到兜里，然后再想办法出去，如果能出去那就发了，如果出不去呢，揣着值钱的明器死了，也好过临死还是个穷光蛋。”

我摆摆手打断胖子的话：“行了，别说了，我一句话招出你这一大堆话来，省点力气想办法脱困行不行？咱们就按你说的，先进冥殿。”胖子把两只大白鹅赶进洞中，我就想钻进去，我急忙把他拉住，让他和大金牙都戴上简易防毒口罩，随时单间两只鹅的动静，前边一段盗洞和山中的漏口地带相连，远处又似乎有溶洞，所以空气质量不成问题，但是这最后一侧面盗洞，是和古墓的冥殿相通，我估计最后还有段上上的咱，从冥殿的下边上去，古墓中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出口，那么空气滞留的时间会远超过换气的时间，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我们戴上防毒口罩，把毛巾用水壶中的水浸湿了，围在脖子上，大金牙也给了胖子一个观音大士的玉件，我刚给了大金牙一把伞兵刀防身。三人稍做准备，使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盗洞，这段盗洞极短，向前爬了五十多米，便转而向上，又十余米，果然穿过一片青砖。唐墓的青砖有三四只手掌薄厚，都是铺底的墓砖，用铲子铁钎都可以启开，这种墓砖之前铺在冥殿的底下，一律都是宇航局不透风，只有冥殿正中的这一小片地方是稍微薄弱的虚位。

后来自元代开始，这种留下“虚位”藏风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突破，但是留“虚位”的传统至清代仍然保留，只是改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进不去人。不过总体上来说，唐墓的坚固程度，以及豪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数得着的，羡慕以下都有数道巨型石门，深处山中，四周又筑以厚重的石壁，那不是因若金汤所能形容的。

唐墓的虚位之上，都有一道或数道机关，这种机关就茂于冥殿的墓砖之中，一但破了虚位的墓砖就会触发机关，按唐墓的布置，有流沙、窝弩，石桩之类，还有可能落下翻板，把冥殿彻底封死，宁可破了藏风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明器便宜了盗墓贼。有我们之前，这道机关已经被先进来的摸金校尉破掉了，所以我们就省了不少的事，不用再为那些机关多费手脚了。

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放进上头顶的盗洞口，让它们在冥殿中试试空气质量，我们伏在盗洞中等候，我不停的在想堵住盗洞四周的石墙，简直就是突然出现在空气之中，从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机关，难道是鬼砌墙？可是传说中的鬼砌墙绝不是这个样子，这古墓中究竟有什么古怪？墓主又是谁？那位摸金的前辈有没有逃出去？这时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拉

了回来，见没什么异常，就示意跟着他钻出去，三人来到了冥殿，这古墓的冥殿规模着实不小，足有两百平米，我们用狼眼照明，四下一看，这地方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大金牙忍不住问道：“冥殿中……怎么没有棺椁？”

第十五章 内藏智

冥殿的用途从古代开始至今就没有任何变化，是安放墓主棺槨的地方，葬经上写的明白，冥殿又名慈宁堂，是陵墓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合葬也好，独葬也罢，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敛之服，安睡于棺中，外边再盖上槨，即使墓主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槨之内，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冠履，放在棺槨中入葬。总之，可以没有尸体，但是棺槨无论如何都是在寝殿之中，而且历代摸金校尉拆了丘门倒斗，都绝不会把棺槨也给倒出去，再说这盗洞空间有限，就管棺槨不大，也不可能从这条盗洞倒出去。

我的世界观一一次被颠覆了，我就是他娘的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其中的名堂，难道这墓主的棺槨变成水气蒸发在这冥殿之中了不成？三人都各自吃惊不小，大金牙脑瓜儿活络，站在我身后提醒道：“胡爷，您瞧瞧这冥殿，除了没有棺槨，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

我打着狼眼，把冥殿上下左右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冥殿不仅仅是没有棺槨，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地上空荡荡的，别说陪葬品了，连块多余的石头都没有。然而看这冥殿的规模结构，都是一等一的唐代王公大墓，建筑结构下方上圆，下边四四方方，见楞见角，平衡工整，上面的形状好象蒙古包的顶棚，呈穹庐状，这叫做天圆地方。同当时人们的宇宙世界是完全相同的。

冥殿的地上分别有六个石架，这些石架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放，但是我和大金牙都知道，那是放置祭六方用的琮圭璋琥璜六种玉的，是皇室成员才有的待遇。冥殿四面墙壁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些打底的壁画，都是白描，还没有进行上色。画的是日月星辰，主要的则是十三名宫女，这些宫女一个个都肥肥胖胖，展现了一副唐代宫廷生活的绘图。

所有壁画都只打了个底，没有上色，我从没见过这种壁画，便询问大金牙，以大金牙浸淫古董几十年的经验，他也许会瞧出这是什么意思。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当真奇了，从这壁画上看，这古墓中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重要的人物，而且还是女性。说不定是个贵妃或是长公主之类的，但是这壁画……”

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吟不语，知道他是吃不准，便问道：“壁画没完工？画了个开头就停了？”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道：“是啊，这就是没完工啊，不过这也未免太不合常规了……不是不合常规，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皇室陵墓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修，甚是罕见，即使宫

中发生变故，墓主成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或者意图谋反什么的被赐死，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死后仍然会按其待遇规格下葬，因为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才配得上，皇帝们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宫帟庙堂之中的内幕多半不会轻易传出去，把该弄死的弄死就完了，然后该怎么埋还怎么埋。

我见在这戳着也瞧不出什么名堂，便取出一只蜡烛，在冥殿东南脚点了，蜡烛的光芒虽然微弱，但是火苗笔直，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我看了看蜡烛心中稍感安心，招呼大鑫牙和胖子去前殿瞧瞧。为了节省能源，我们只开了一只手电筒，好在墓室中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踩到什么，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从冥殿的石门穿过，来到了前殿。

中国古代陵寝布置，最看重冥殿，前殿次之，前殿的按照传统叫做“事死如事生”，前朝有制，就是这么一直传承下来，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规模而已。墓主生前住的地方什么样，前殿就是什么样，如果墓主生前住于宫庭之中，前殿也必须建造得和真实的宫殿一样，当然除了皇帝老儿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地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的，盖上一座宫殿，配得上那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并没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最多也就是找个王公贵族的墓。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来一件东西都能尺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我的计划是在深山老林中找到几座，把钱赚够了就完了。

今天是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盗洞，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事前万万没想到冥殿里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办法出去。三人一进前殿，又都被震了一下，只见前殿规模更大，但是楼阁殿堂都只修筑了一半，便停了工程，一直至今。

前殿确实是造得同古时宫阙一样，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盖完，只是大置搭了个架子，地宫吕的石门已经封死，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砌成，缝处灌以铁汁，以甲蛋组细的铁条加固，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泉眼中仍然呼呼的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就是俗称的棺村涌啊，在风水位的墓中，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真是极品了，龙脉亦需依托形势，我初时在外

边看这古墓的风水，觉得虽然是条龙脉，但是已经被风雨侵蚀，把山体的形势破了，原本的吉龙变做了毫无帐护的贱龙，然而现在看来，这里的形势是罕见的内藏胥，穴中有个泉眼，然而这泉眼的水流永远是那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器储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这种内藏胥极适合埋葬女子，子孙必受其荫福。

大金牙说道：“噢，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涌？我听说过，没见过，那这么看来这处风水位的形势完好，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里面的工程只做了一半？而且墓主也未入敛？”我说道：“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样，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

胖子说道：“我看倒也不怪，说不定赶上当时打仗，或者什么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所以这么大工程的陵墓就建不下去了。”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我说道：“绝对不会，陵墓修了一半停工，改换地点，这于主大不吉，而且选穴位的人都要诛九族，首先这处宝穴在风水角度上来看绝对没有问题，藏而不露，很难被盗墓者发现，而且还是罕见的内藏胥，不会是因为另有佳地而放弃了这座盖了一半的陵墓，也不可能是由于战乱灾祸，那样的话不会把地宫封死，这里面什么都没装，应该不是防范摸金倒头的。”

大金牙也赞成我的观点：“没错，从墓墙和石门封锁情况来看，停工后走得并不匆忙，而是从容不迫的关闭了地宫，以后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就是不小的工程，而且这道石门外边，少说还有另外四道同样规模的大石门。”然后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什么放弃了呢？应该是有某个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猜想不透。

看来建鱼骨庙做伪装，打了盗洞切进冥殿的那位前辈，也是和我们一样，被一座空墓给骗了，这里没有发现他的尸体，说不定他已经觅路出去了。我们在前殿毫无收获，只好按路返回，最后在后殿和两厢的配殿瞧上一眼，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就只能回到盗洞，进入那迷宫一样的龙岭迷窟找路离开了。三人边走边说，我觉得这墓诡异得不同寻常，有太多不符合情理的地方了，我对他们说：“由于盗墓之风自古便存，故有疑冢之说，但是这座唐代古墓绝不是什么疑冢，这里边……”说话音已走回冥殿，我话刚说着半截，突然被胖子打断，大金牙也把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禁声的手势，我抬头一看，只见冥殿东西角，在蜡烛的灯影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第十六章 灯影

蜡烛的灯影在冥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映得墙角处忽明忽暗，灯影的边缘出现一张巨大而又惨白的脸，他的身体则隐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中。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站在连接前殿与冥殿的石门处，冥殿面积甚广，我的狼眼手电照不到那里，由于离得远，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辩，鬼气森森。我们刚进冥殿之时，曾仔细彻底的看遍了冥殿中的每一个角落，当时冥殿之中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上没上色的绘画，壁画中所绘都是些体态丰满的宫女，绝没有这张脸，虽然距离比较远，我们无法看清，隔着蜡烛出现在角落中的那张脸，究竟是谁的。

双方对峙半晌，对方毫无动静，胖子压低声音问我：“老胡，我看对面那家伙不是善茬，这里不宜久留，咱撤吧。”我也低声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轻举妄动，先弄清楚他是人是鬼再说。”

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冥殿中没有棺槨，自然也不会有粽子，有可能对方是趁我们在前殿的时候，从盗洞里钻出来的，这盗洞不是谁都敢钻的，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摸金校尉。想到摸金校尉，我立时便想到那位修庙的前辈，难道……他还没有死？又或者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他的亡灵？

要是鬼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玉观音护身，而且倘若对方真是摸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说不定能指点我们出去。不管对方是人还是鬼，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就象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想到这里。

我便对东南角的那人大声说道：“黑折探龙抬宝盖，搬山启丘有洞天，星罗忽然开。北斗秉烛光。”我这几句话说得极客气，大概意思是说都是摸金这口锅里混饭吃的，既然撞到一起，必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是后来的，不敢掠人之美，行个方便，这就走。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三百六十行，就是指世上的各种营生，人生在世。必须有一技傍身，才能立足于社会之中，凭本事挣口饭吃，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这三百六十行之外。还有外八行，属于另类，就是不在正经营生之列，不属工农兵学商之属，这外八行其中就有摸金倒斗一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就连要饭花子，都有个乞丐的帮主管辖控制着，倒斗这种机密又富有神秘色彩的行当，规矩更多，比如一个墓，拆开丘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绝不允许一个摸金校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最多只准进去一

次，出来一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自家后院，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讲究，不胜枚举。

其中有一条，就是同行与同行这间，两路人看上了一道丘门，都想来搬山，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后面来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挑选。因为摸金校尉戒规森严，不同与普通的盗墓贼，一座古墓只取一两件东西便住了，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都十分丰富，所以互相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一座墓仅取一两件东西，这规矩的由来，一是避免做的活太大，命里容不下这种大桩富贵，免得引火烧身。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下古墓再多，也有掘完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自己发了团，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

这就是专业摸金校尉同盗墓贼最大的不同，盗墓贼们往往因为一两件明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也不晓得明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时曹操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实中郎将校尉等军阶是曹操所设，然而摸金与发丘的名号，以及搬山、卸岭都是秦末汉初之时，便已经存在于世间的四个倒斗门派，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世人多不知晓，史书上也无记载，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卸岭三门都已失传，就此断绝，只剩下摸金一门。

摸金一门中并非是需要有师傅传授便算弟子，它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并以摸金一门的手法规矩行事，比如说拆了丘门后要点燃蜡烛摸金，那就皆是同门，象这种从虚位切入冥殿的盗洞，便只有摸金校尉中的高手才做得到，这些事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从沙漠回来的路上，从shinley杨口中得知。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郑重的安葬掩埋也就是了。

我说完之后，便等对方回应，一般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人也是倒斗的行家，我给足了对方面子，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亡灵，应该也不会为难我们。然而等了半天，对方没有半点回应，蜡烛已经燃烧了一多半，在冥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仍然和先前一样漠然，好似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

我心想别再不是行里的人，听不懂我的唇语，当下又用白话大声重说了一遍，结果对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这下我们可都有点发毛了，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志的沉默，不知道戎芦里究竟卖得什么药，如果想多冥殿中离开，就必须走走冥殿蹭的盗洞入口，但是灯影后的那位，直勾勾

的瞧着我们，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我们也吃不准对方的意图，不敢冒然过去。我心念一转，该不会这张脸不是摸金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那到难办了，冲着冥殿东西角喊道：“喂……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是路过这里，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份之想。”

胖子见对方仍然没有动静，也焦躁起来，喊道：“我们这就要从哪来回哪去了，你再不说话，我们就当你默许了，到时候别后悔啊……”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们说道：“我说胡爷胖爷，那边的莫不是墙上壁画上画的人物，咱们没瞧清楚，这蜡烛光线影影绰绰的，我看到真容易看花了眼睛。”他这么一说，我们俩心里更没底了，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他娘的，要困真如此，那我们这面子可栽大了，这几分钟差点让自己给吓死，可是确实不象是画，这冥殿，包括整个这座古墓，都邪的厉害，我们刚进冥殿确实是什么都没发现，但是进那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也难保这冥殿中不会凭空里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倒底是人？是鬼？是妖？还是如大金牙猜测的，就是墓壁上的绘画？

我把先前看过的那些冥殿壁画，默默在脑中过了一遍，那些画都是身穿当时流行胡服的肥胖宫女，绝对没有对面那个模精人影的图案。眼看着地上的蜡烛就要燃到尽头了，这时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我暗上拔了伞兵刀在手，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可以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人悬在半空，就可以使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伞绳，这刀很短小精悍，刀柄长刀刃短，非常锋利，戴在身上十分方便，我们这次来陕西，是在内地，没敢戴匕首，所以我们随身戴了几柄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只手握着一尊金佛，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眼色，一齐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大金牙牵着。

三人成倒三角队形，我和胖子在前，大金牙牵着鹅，举着手电在后，一步步缓缓走向东南角的蜡烛。每走一步我握着伞兵刀的手中便多出一些冷汗，这时候我也说不出是害怕还是紧张，我甚至期望对方是只粽子，跳出来跟我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这么不言不语鬼气森森的立在黑暗角落中，比长了毛会扑人的粽子还他娘渗人。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范围之时，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噗的冒了一缕青烟，悄然熄灭。随着蜡烛的熄灭，灯影身的那张人脸，立刻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第十七章 樟异

蜡烛一灭，出于本能，我的身上也感到一阵寒意，不过我随即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物理现象，蜡烛烧到头了，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烧到头了还亮着那才真的有鬼呢。”这时候只听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后边有情况，急忙拉开架式回头看去，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面无人色。

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把“鬼吹灯”描绘的如同噩梦一般，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此时，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熄灭，和如何不怕，只吓得抖成一团。我把手中的伞兵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了起来，安慰他道：“你怎么了金爷？没事，这不是有我和胖子在吗，有我们俩人在这，少不了你一根汗毛，别害怕。”

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到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什么异常动静，吁了口气：“惭愧惭愧，我……我倒不是……害怕，我一想起……我那……一家老小，还全指望我一个人养活，我就有点……那……”。我冲大金牙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一只蜡烛，三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那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范围。原来隔着蜡烛，始终立在冥殿东西角的，根本是不什么人。

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有脸，出人意料的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这石椁极大，我敢发誓，我们从盗洞刚钻进冥殿的时候。冥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椁，它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

好像是从空气中突然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以及后面的大金牙，见冥殿中忽然多出一个巨型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又往前走了几步，靠近石椁观看。这石椁约有三点五米长。一点七高，通体是用大石制成，除去石椁地底部之外，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扶雕着一个巨大人脸，整个石椁都是一种灰色，给人一种凝重的观感。这人脸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得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面，却给人一种怪诞而又冷艳的感觉。初时我们在冥殿与前殿的通道口。

远远的隔着蜡烛看见这张石脸，烛光恍惚，并未看出来那是张石头雕刻的人面，也没见到黑暗中的这具大石椁。此刻瞧得清楚了，反而觉得这石椁上的人面，远比什么幽灵，僵尸之类的脸要可怕，因为对那些事物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冒出这么个东西。

胖子对我说：“老胡，这他妈是个什么鬼东西？我看这工艺好象有年头了，莫非成精了不成？否则怎么能突然出现在地上，要说咱们记错了壁画上的图案，倒还有可能，但是这么个大石头，咱们刚进来把这冥殿瞧得多仔细，可楞是没看见，那不是活见鬼了吗？”

我对胖子说：“别乱讲，这好象是具盛敛棺木的石槨，这座古墓实在是处处透着古怪，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钻出来的。”我又问身后的大金牙：“金爷，您见多识广，可否瞧得出这石槨的名堂？”一直躲在我和胖子身后的大金牙说道：“胡爷，我看这石槨象是商周时期的。”说着用狼眼照到石槨的底部说：“你们瞧这上还有西周时期的滚雷纹，我敢拿脑袋担保，唐代绝没有这种东西。”

我虽然做了一段时间古玩生意，但都是捣腾些明清时期的玩意儿，对唐代之前的东西接触的还不是很多，从未见过殷商西周时期的东西。听大金牙说这石槨是西周时期的，我觉得这可就更加奇怪了。对大金牙说道：“如果我没记错，咱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一座唐代古墓的冥殿之中吗？唐代的古墓中，怎么会有西周的石槨？”

大金牙说：“嗯……别说您了，这会儿我也开始糊涂了，咱们在这座古墓中转了一大圈，瞧这墓室地宫的构造，还有那些肥胖宫女的壁画，除了唐代的大墓，哪还有这般排场，这等工艺，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槨的的确确不是唐代的東西。”

胖子对我们说道：“行了，不可能记错了，要记错也不可能三个人都记错了，我看这石……什么的槨，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在这冥殿里呆的浑身不舒服，咱们赶快想办法找条道离开这得了，它爱是哪朝的是哪朝的，跟咱们没关系。”

我说：“不对，我看这石槨的石料，同封住盗洞入口的大石板极为相似，而且它们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要是想找路出去，就必须得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金牙说：“胡爷啊，我也觉得还是不看为妙，咱们不能从盗洞的入口回去，不是还可以走中间溶洞那边吗，我想先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便是从溶洞学窟那边离开的，虽然传说那里是个大迷宫，可咱们这不是有指南针吗，不用太担心迷路。”

我点头道：“我知道，除了指南针，还有糯米和长绳，这些都可以用来做路标，不过那片溶洞未知深浅，恐怕想出去也不大容易，我最担心的是那条路也冒也这些石墙石槨之类的古怪东西，他娘的，这些西周的东西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呢？我说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一件事，在盘蛇坡旁的小村庄里，留咱们过夜的那老两口，曾经说过，这山里没有唐陵，而是相传有座西周的古墓，这具人面石槨又确实是西周的物件，难道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唐陵，而是西周的古墓，既然是这样那些唐代壁画和唐代陵寝的布局又怎样解释？想得头都疼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些事即使有再多的倒斗经验，也无法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完全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唐代弃陵怎么会冒出西周的人面石椁……

大金牙仍然是提心吊胆的，他这个人一向胆子不小，他是金钱至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不算太迷信，从来都不相信鬼神之说，倘若让他在金钱和神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就算让他选一百次，他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金钱，毕竟干古玩行，尤其是倒腾明器，不能太迷信，大金牙在脖子上挂一些金佛玉观音，也只是为了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然而此刻，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大金牙也含糊了，忍不住问我：“那盗洞之中突然出现的石墙，会不会是……鬼打墙？”我刚想到了一点头绪，还没有理清楚，被大金牙的话把思绪打断了，便对他说：“鬼打墙？鬼打墙咱可没遇到过，不过听说都是鬼迷心窍一般，在原地兜圈子，那盗洞中虽然凭空冒出一堵石墙，应该和鬼打墙是两码事吧。”

胖子在旁边催促道：“老胡，快点行不行，你要说咱现在就撤，那就别跟这站着了，你要是觉得有必要看看这人面石箱子是什么东西，那咱俩就想办法把它给撬开。”我暂没回答胖子的问话，小心翼翼的伸手推了推人面石椁，石椁里面楔了石棒，盖得严丝合缝，就算拿铁条也不容易撬开，再说万一里面只有粽子，放出来也不好对付，我又看了看石椁上那张怪异的人面，觉得还是不动为妙。本来我们只是想进来捡点便宜，便宜没捡着也就罢了，尽量不要多生事端，只要能有条路出去便好，权衡利弊，我觉得还是对这古怪的人面石椁视而不见比较好。

我打定主意，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管这人面石椁了，咱们还是按原路返回，大不了从龙岭迷窟中转出去，再呆下去，没准这里再出现什么变化。大金牙早有此意，巴不得离这石椁远远的，当下三人转身便走，大金牙牵着两只大鹅，当先跳进了冥殿中央的盗洞中，胖子随后也跳了下去，我回头看了一眼冥殿东南角的蜡烛，双手撑着盗洞的两边，跳下盗洞。这一侧面盗洞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探得明白，盗洞的走势角度是，四十五度倾斜面，直通冥殿正中，我们在盗洞中向斜下方爬行，爬着爬着，每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儿，原来倾斜的盗洞怎么变成了平地？我们用手电四处一扫，都是目瞪口呆，我们竟然爬在一处墓室的地面上，四周都是古怪奇异的人脸岩画，根本就不是先前的那条盗洞。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想问：“这究竟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

第十八章 脸

望着身处的古怪墓室四周，就连一向什么都不丰乎的胖子开始害怕了，胖子问我：“老胡这是什么地方？”我看了他一眼，说疲乏：“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从古墓冥殿正中的盗洞跳下来，应该是一个不太高的竖井，连接着下面倾斜的盗洞，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大金牙嚼着牙花子说道：“那还有错吗，冥殿地面上就这么一个盗洞，就在正中的虚位上，旁边应该是墓主的棺槨，咱们在冥殿里整整转了三圈，除了盗洞之外，地面上又哪里有其它的通道。这可……真是撞上鬼打墙了。”

我对他们二人摆了摆手，现在疑神疑鬼没有用，而且这绝不是鬼砌墙那么简单，唐代古墓的冥殿里出现了四周的石槨，难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墓室，也是西周的？看那墓墙上的岩画，尽是一些表情怪异的人脸，这间狭窄的墓室，或者说是墓道什么的，肯定同冥殿中的人面石槨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进入唐墓冥殿之后，就为了节省能源，三中手电筒，只开着大金牙的一只，这时候大金牙把手电筒交给了我，我在原地点燃了一只蜡烛，打着手电观察附近的环境。

我们所在的应该是一条墓道，两侧绘满红色古岩画的墓道，那引起图画的笔画颜色，殷红似血，鲜艳如新，如果这条墓道是西周时期的，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这些岩画顶多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不仅是岩画，包括砌成墓道的岩石，没有年代久远的剥落痕迹，虽然不象是刚刚完工，却也绝非几千年以前就建成的样子。有些地方还露着灰色的石茬儿。

墓道宽约数米，其两端都笔直的延伸下去，望不见尽头。墓砖都是巨大的岩石，古朴凝重，不似唐墓地豪华精致。却另有一番厚重沉稳的王者之气。大金牙知道我熟悉历代古墓的配置布局，便出言问我这条墓道的详情。我摇了摇头，对大金牙说：“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如果咱们在冥殿中发现的那具石槨，确实如你所说，是西周的古物，那么这条墓道也极有可能与那石槨是配套的，都是西周的东西，尤其是这墓墙上所绘的图案，有许多与那石槨相似之处。”胖子说道：“我敢打赌，绝对是一码子事儿，他娘的。那张大脸，看一眼就能记一辈子，那似笑非笑，冷漠诡异的表情。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我对胖子说：“小胖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看不仔细，咱们在冥殿中所见的石槨，上面共有五张石雕的人脸，表情都是一样的，你再仔细

瞧瞧这墓道中的岩画，表情却没那么单一。”墓墙岩画上所表现的，是一张张略微扭曲的人脸，并不都是如冥殿中石椁上那样，石椁上的五张脸皆是面无表情，冷漠中透出一丝怪诞，而墓墙上的每一张人脸，都略有不同，有喜、有忧、有哀、有怒、有惊、有伤，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表情，都和正常人不同。

胖子借着蜡烛的光亮，看了几张墓墙上的人脸，对我和大金牙说道：“老胡，我仔细一看，觉得这些脸怎么那么不对劲儿呢，不管是什么表情，都……怎么说呢，我心里明白哪不对劲，但是形容不出来，这些脸的表情都透着股那么……那么……”我也看出来了那些脸的异样之处，见胖子憋不出来，便替他说了出来：“都那么假，显得不真证，不管是喜是怒，都显得假，象是装出来的，而不是由心而生。”

我这么一说，大金牙和胖子都表示赞同，胖子说道：“没错，就是假，老胡还是你眼毒啊，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不过肚子里词儿太多，卡住了，一时没想起来。”大金牙说：“确实是这么回事，笑都透着奸邪，怒中透着嘲弄，咱们这些做生意的平时与客人讲价，就得装真诚，装掏心窝子，我觉得咱们当时那表情就够假了，但是这与墓墙上所绘的人脸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表情中透露出来的假模假样的神态……跟本……跟本就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大金牙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心中感到一阵寒意，望着那些壁画上的人脸，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就想不出来，什么人的表情会是这么古怪？”

唱戏的戏子也没有这样的脸啊，我觉得咱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与这些脸有一定的关系，可是……这些脸象征着什么呢？”我虽然经常标榜自己是正宗的摸金校尉，却只对看风水寻龙脉觅宝殿这方面的事情在行，其实是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学，对历朝历代的墓穴布置十分熟悉，但是涉及到一些文化因素，历史背景，文物鉴定，则都是一知半解，就算是一知半解，还多半都是凭自己推测乱猜，没有半点根基。

我现在遇到的这些巨脸石椁，以及墓墙上这许多古怪表情的人脸岩画，我除了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之外，一无所知，这方面我远远不如大金牙，虽然他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至少还有着浸淫古玩界多年的经验。我对大金牙和胖子说道：“小胖，金爷，我看这古墓中匪夷所思之事甚多，咱们这么乱走乱转的不是办法，要是这么乱闯，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异状，现在咱们必须想些对策。”

胖子问道：“老胡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要有就快说，别卖官子行不行，我也不瞒你，我他娘的现在真有点害怕了。”我知道胖子不是轻言

恐慌之人，他要说出害怕俩字，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无从着手，虽然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神经已经快被折磨崩溃了。

于是我对胖子说：“我眼下还没想到什么办法，找出应对之策的前提，是取决于咱们先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就好象在战场上打仗，咱们遭了埋伏，我明敌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余地。因为咱们不知道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情况。”

胖子无奈的说道：“现在咱们三个，就象是三只落在别人手中的小老鼠，被人摆布得晕头转向，却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下回不带武器炸药，我决不再进古墓了。”我苦笑道：“要是咱们还能有次回再说吧。”

我又问大金牙：“金爷，我看咱们现在虽然处在一个古怪的环境中，但是暂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要理清头绪，逃出去不是问题。你毕竟没有白白倒腾这么多年明器，能瞧出哪人面石椁是西周的东西，你能具体说一下吗，咱们分析分析，说不定就能想出点办法来。”

大金牙这时候反倒没有象胖子那么紧张，他和胖子不同，胖子是不怕狼虫虎豹粽子僵尸，只怕那些不着力处的事物，说简单点就是怕动脑子，大金牙最怕那种直接的威胁，这唐代古墓中虽然凭空冒出来不少西周的东西，只是古怪得紧，并不十分的要命，或者说成……并不立刻直接要命，所以大金牙虽然也感到紧张恐惧，但是暂还可以应付这种精神上的压力。

此时大金牙听了我的问话，稍稍想了想，便对我说道：“胡爷你也是知道是，咱们在北京倒腾的玩意儿，普通的就明清两朝的居多，再往以前的，价值就高了，都是私下交易，不敢拿到古玩市场上转手，到唐宁的明器，在咱这行里，那就已经是极品了，再往唐宁以前的老祖宗物件，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国宝了，倒买倒卖都是要掉头的，我做这行这么久，最古的只不过经手几件唐代的小件。”

我见大金牙净说些个用不着的，便又问了一遍：“这么说你也吃不准那人面石椁是四西的东西？”大金牙说道：“我当然是没经手过那么古老的冥器，这种西周石椁，要说值钱吗，可以说就是价值连城啊，问题是没人敢买，要是卖给洋人，咱们就是通敌叛国的罪名，所以对咱们来说它其实是一文不什，我虽然没倒腾过西周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为了长学问，长眼力，我经常看这方面的书，也总去参加博物馆，提高业务能力，对这些古物，我也算是半个专家，这石椁是西周的东西，这我是不会瞧走眼的，关于这点我可以打保票，以人面做为器物装饰的，在殷商时期曾经盛极一时，很多重要的礼器，都会见到人面的雕刻。”

我奇道：“你刚不是说那人周石椁是西周的吗，我如果没记错，殷商应该是在西周之前，这石椁究竟是西周的还是殷商的？”大金牙说道：“我的爷，您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啊，这种装饰，盛于殷商，一直到三国时期都还在一些重要场合器物上用到，但是时代不同，它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咱们见的那具石椁，便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你可知道那是什么特点吗？”

第十九章 石阶

我对大金牙说道：“金爷您这不是寒惨我吗，我要是知道有什么特点，我还用请教您啊？”

大金牙说道：“哎哟，您瞧我这嘴，习惯成自然了，怎么说都是倒腾古玩的那一套说辞，故作姿态，故作高深，好把买主侃晕了，侃服了。”

胖子在旁说道：“就是，老金你也真是的够可以的，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这场合，唯谁都别侃大山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打实的说。”

大金牙连连称是，但接着我们刚才的谈话继续说道：“我不是做考古口的，要说别的我也不敢这么肯定，但是这西周人面的特点十分明显，我曾经在洛阳博物馆看过简介，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敢断言那人面石椁就是西周的。”

西周人面雕刻装饰的最大特点，在于面部线条流畅顺滑，没有性别特征，只有耳朵大于常人，但是从面部上瞧不出男女老少，并且中国历代惟有西周崇尚雷纹，在冥殿中看那石椁底部，一民支层的尽是雷纹的装饰，可以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反观西周之前，殷商时期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不乏配有西部雕刻或者纹式图案的，但是都显得苍劲古朴有余，顺滑流畅不足，而且性别特征明显，蚕眉圆眼，大鼻阔口者为男子，这是取材于皇帝四面传说，汉代之后的的人面纹饰，以及雕刻，面部特征更为明显，男子的脸上有胡须。

我听了大金牙的话。明白了他地意思，从殷商开始，便有人脸的雕刻铸造工艺，唯独到了西周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无性别脸部造型，之后的审美和工艺又回归了先前的确良风格，我问大金牙：“为什么单单是西周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大金牙表示那就不清楚了，得找专家问去。他虽然能看出来石椁上的脸部雕刻，属于西周的工艺造型，却说不清雕刻这种诡异的石脸。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所产生的。

我问大金牙：“黄帝四面传说是指地什么？”

这个传说流传甚广，大部分研究历史和早期古董的都略知一二，大金牙答道：“顾名思义，就是说黄帝有四张脸，前后左右，各长一个，分别注视着不同的方向，另外还有一说，是指黄帝派出四个使者，视察四方。”

我说道：“原来如此，不过这好象与冥殿中地石椁扯不上关系。那石椁上有五张人脸，椁盖上有一张朝着上方，会不会那张脸孔的造型，是和墓主有关？”

我知道问也是白问，我们三人现在都如坠五里雾中，辨不清东南西北，从大金牙的话来推断，并不一定能够确认，那具石椁与这些古怪墓墙属于西周时期的产物。

大金牙见我半信半疑，便补充了几句：“如果这附近能找到一些鼎器。或者刻有铭文的什么地方，那便能进一步确认了。”

胖子问道：“老金你还懂铭文？平时没听你说起过，想不到你这么大学问，看你这发型跟你肚子里的学问不太匹配。真是人不可貌相。”

大金牙留的大背头，每天都摸很多发油，一直被胖子取笑，此时见胖子又拿发型说事，才想起自己的头型半天没打理了，赶紧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把头发往后抹了抹，呲着金牙说：“懂可不敢当，不过如果找到铭文，我瞧上一眼，倒还能看出来是不是西周的。”

三人商议了半天，也没商议出个什么子丑寅戌来，眼前地墓道，两边都可以通行，但是不知道连接着哪里，头上有个缺口，上面便是停放人脸巨椁的冥殿。

我对大金牙和胖子说道：“咱们现在地处境很尴尬，以至于是跟本搞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过如果这条墓道真是大金牙所说的西周建筑，那我倒是可以判断出这里的大至格局，商周的古墓没有大唐那么奢华，但是规模比较大，垒大石分大殿而建，而且是分为若干层，不是平面结构，咱们刚进盗洞，就被一堵大石墙挡住，那道又厚又大的石墙，很可能是西周古墓的外墙，距离主墓有一段距离，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就突然冒出来的，他娘的，这回要想出去，还真是难了。”

胖子说道：“老胡，我看你也别想了，这事不是咱能想明白的，本来我觉得咱们三个人的组合，基本上什么古墓都能摆平了，要技术有你地技术，要经验有老金的经验，要力量，我不是吹，我最起码能顶你们俩吧……”

大金牙插口说道：“技术经验与力量，咱们都不缺，但是我觉得缺少头脑。”

胖子说：“老金你没听说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咱们三人不比臭皮匠强多了吗？”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看技术经验还有体力，咱们都不缺，但是

咱们还缺一位女神，一位幸运女神，咱们的运气太差了，回去得想办法转转运，咱也别跟这磨蹭了，越想越他娘的糊涂，如果是西周地古墓结构，这最下边一层的墓道是通向配葬坑的，不会有出口，我看还是先回到上一层的冥殿，再找找盗洞的出口。”

胖子说道：“且慢，陪葬坑里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宝贝，不如顺路先去捎上两件再回去找盗洞不迟，空手而回不是咱的作风，否则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大金牙说道：“还是算了吧胖爷，您那膀子肉厚不知道累，我这两条腿都灌了铅了，咱还是别没事找事，按胡爷说的，回去找盗洞才不失为上策，再说这地方如此古怪。谁敢保证这条墓道里没有什么陷阱机关，到时候咱后勤部悔都来不及了。”

胖子见我和大金牙都执意要爬回上层，无奈之下，只好牵了两只鹅跟我们一起行动，突然说道：“哎，我说，咱是不是得把那古头棺材撬开，看看那里边的死人，是不是长了一张那么古怪的脸？说不定有个面具之类地。要是金的可就值钱了。”

金和大金牙谁也没搭理他，这种情况下那有那份心情，我托住大金牙，把他推上了墓道上的冥殿，我和胖子也先后爬了上去。

第二十章 野为雁

胖子说疲乏：“鬼打墙咱们都不怕，还怕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尽管说吧，就算是死了，咱们好歹也当个明白鬼，糊涂鬼至阎王爷那都不收。”我对胖子大金牙说道：“我害怕你们俩理解不了，其实我也只是根据咱们遇到的这些现象作出的判断，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我说出来你们两看看有没有道理。”

胖子和大金牙等着我把我想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我没包着说，反而先问了大金牙一个问题：“金爷，咱们在蛇盘坡旁的小村子里，见到的一座残缺不全的石碑，还有在冥殿中见到的宫女壁画，以及前殿中那座设计宏丽的地宫，都实打实的便是唐代的，这一点咱们绝不会看走眼对不对？”

大金牙点头称是：“没错，绝对绝对都是唐代的東西，那工艺，那结构，还有那壁画上的人物，服装，要不是唐代的我把自己的俩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不过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得到大金牙的确认，没等他说完，便接口说道：“可是偏偏在这唐代的古墓中，冒出了西周的石椁，绘有西周岩画的墓道，盗洞半截的地方，还凭膏药冒出了西周古墓的外墙。”

大金牙和胖子异口同声的说道：“是啊，这不是活见鬼了吗？”我说：“咱还别不信邪，说不定这回就是见了鬼了，不过这鬼可能比较特殊。”

大金牙说：“特殊？胡爷您是说这墓主的鬼？是唐代的还是西周的？”我摆了摆手：“都不是，也许我用词不准。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说鬼也确实不太恰当，因为我听不少人说起过，这不是什么迷信理论，属于一种特殊物理现象，还有不少专家学者专门研究这种现象。暂还没有专有的名词，我想也许用幽灵来称呼它更合适。”

胖子问道：“鬼和幽灵不是一回事吗？老胡你到底说的是谁的幽灵？”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谁的幽灵？我看是一座西周古墓的幽灵，不是人死后变的鬼魂亡灵的那种幽灵。而是这西周的古墓本身就是一个幽灵，这个摸金行当中传说的幽灵冢，依附在这座唐代弃陵之上的西周幽灵冢。”

大金牙也听明白了几分。越想觉得越对，连连点头。大金牙说道：“传说中有幽灵楼，幽灵船，还有幽灵塔，幽灵车，说不定咱们碰上的还真就是一处幽灵墓。”

胖子却是越听越糊涂，便问我和大金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

说点让人容易懂的话。大金牙对胖子说道：“我做了这么多年古玩生意，我深信一个道理，这精致的玩意儿之中，汇聚了巧手匠人的无数心血。年代久远了，就有了灵性，或者说有了灵魂，这件玩意儿一旦毁坏了。不存在于世了，也许它本身的灵魂还在，就象有些豪华游轮，明明已经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多年了，可偶尔还有船员在海上见到这条船，它依旧航行在海面上，也许船员看到的只是那条船的幽灵。”

胖子说道：“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我刚看那石椁的时候，就曾说过也许是这物件年头多了，就他妈成精了，你们俩也真是的，我那时候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你们楞没反应过来，我跟你们俩笨蛋真是没脾气了。”

大金牙说：“听胡爷一提这事，我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从湖南来北京丰台办事，在丰台住在了新园招待所，当时他开的房间号是303，那天太晚了，晚上十二点多钟，他困得都快睁不开眼，迷迷糊糊的就奔三楼了，上了楼梯一看迎面就是303，一看门还没关，也没多想，推门就进去了，一看桌上还有杯热水，拿起来喝了两口，倒在床上就睡，第二天早上，被人叫醒了，发现自己正睡在三楼的楼梯上。”

胖子问道：“老金你是说你那位亲戚，也遇上了幽灵楼了？”大金牙说：“是啊，招待所里的服务器就问他为什么睡在楼梯上，他把经过一说，开始以为自己是梦游呢，一看303室的门是锁着的，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没动，铺盖也没打开，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走了，后来又去丰台，还住新园招待所，闲聊的时候听说这座新园招待所曾经失火烧毁过，后来又接原样重新建的，除了规模上扩大了一些，其余的都没什么变化，连门牌号都一模一样，每年都出现这么几次客人明明进了房间，早晨睡在外面的情况，但是也没有什么伤亡意外事故之类的发生，所以没引起重视，大伙也从不把这当回事。我曾经听我这位亲戚说起过，纯粹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所说的，我始终没太在意，现在看来，咱们也是遇上这种幽灵墓了。”

大金牙又对我说：“还是胡爷见机得快，你瞧我都吓晕了头了，现在刚回过神来，脑袋里是一团乱麻，就算是让我想破了头，一个脑袋想出俩脑袋，也根本想不到这些。”

我说：“惭愧，我也是逼急了才想到这一步的，我现在脑袋也疼着呢，所有的情况我都想遍了，觉得咱们应该就是遇上幽灵冢子，否则怎么可能会有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古墓。”两朝两代，都看上了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情况当然有，尤其是这种内藏智的形势，真可谓是宝脉佳穴，

极为难求。想通了这最关键的一点，其余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龙岭这处内藏胥的宝穴，很可能在西周的时候就被人相中，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唐代那么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但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自打有了人类那一天起，便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西周的某位王族，死后被埋在这里。用人面石椁盛敛，墓穴的构造就和我们见到的差不多，外围筑以巨大的外墙。里面分为三层，在最底下一层放置大批的陪葬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应以牛马动物和器物为主，中间一层放装敛墓主的人脸石椁。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即使有几件墓主随身携带的重要陪葬品，也都应该随墓主尸体装在石椁之中，第三层就是连接嵌道的入口，我们现在所在的石阶，便位于上中两层之间的位置。这位装敛在人脸石椁中的墓主人，本可以在此安息千年，但是在唐代之前的某一时期，出于某种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战乱，也许是因为盗墓，甚至也有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这座墓被彻底的毁坏了。

后来到了唐代。为皇家相形度地的风水高手，也看中了龙岭中的这块内藏胥的宝穴，于是为了皇室中的某位重要女子成员，在此地开山修陵。然而陵墓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这处内藏胥，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使用过，皇室陵寝工程的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一是劳民伤财，已经使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打了水漂，再者接陵碍主。

比起这些，更不祥的是一穴两墓，即使先前的古墓已经不存在了，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将选脉指穴的风水师诛九族，也是无法挽回，多半是督办个修建陵墓的官员与风水师，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便互相串通，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蒙蔽皇帝，让皇帝老儿再掏钱到别处重修一座新的陵寝。

我们遇到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人面石椁，带有岩画的墓墙，以及封堵住盗洞的巨石，原本在盗洞中放置蜡烛的位置，也被一块巨石取代，这一切都是那座早已被毁掉的西周古墓，是那座古墓的幽灵突然间冒了出来。大金牙听了我的分析，十分赞同，但是有一件事联系不起来：“既然这里存在这一座早已被彻底毁掉的幽灵冢，为什么唐陵都快建完了才发现，而咱们一进盗洞，这幽灵冢就突然冒出来了？这未免也太巧了吧？”大金牙说的是一个难点，这点想不能，我们的猜测就不成立，就算再不走运，也不可能如此之巧，平时没有，或者说是有时无的“冢之幽灵”偏偏我们前脚进来，它后脚就冒出来。

按理说，所谓的“幽灵冢”虽然摸得到，看得见，但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特体残存在世界上的某种力场，并不是始终都有，而且是一部分

一部分的梯次出现，最后能出现多少，是整座西周的大墓都呈现出来，还是只有半座，或是更少，这些还无从得知。

我对大金牙说道：“这里是龙脉的龙头，又是内藏智，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藏风聚气，这座西周大墓乘以生气，气行地中，又因地之势，聚于其内，是谓全气，气是六合太初之清气，化而生乎天地万物者，乃万物之源，此气即太初清气的形态之一。古墓建在这种顶级宝地，便染有灵气，所以毁坏之后，虽已失其形，却仍容于穴内的气脉之中，这是这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座幽灵冢是为什么这时候出现，换句话说，它是不是平时没有，而是我们触动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才让它突然出现。”

大金牙对我说：“胡爷，照你所说，从咱们所见的种种迹象表明，西周古墓被毁后，这里一共来过三拨人，其中两拨是包括咱们在内的摸金校尉，这两拨人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却都遇到了这座幽灵冢，而且还都被困其中，另外最早还有一批，肯定是建造唐墓的那些人，他们自然是大队人马，把大唐皇家的陵墓建到这种程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们都快把墓修完了，才发现这里有幽灵冢，之前的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开始没发现？”我点头道：“是啊。不管先后，肯定是做了什么特殊的行为，把幽灵冢引了出来，可咱们也没做什么啊，刚在盗洞中爬了没一半，身后的石墙就突然冒出来把路堵死了。”

大金牙苦苦思索：“这座西周古墓必是被人彻底捣毁了。连一砖一石都没有留下，修建唐墓的人以为这里只不过是个巨大的天然山洞，既风水位。又省去一些掏山的麻烦，他们那些人肯定是后来才发现了幽灵冢，还有在鱼骨庙打盗洞的摸金校尉。包括咱们三个，肯定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才把幽灵冢引发出来，但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呢？”

我对大金牙说：“你也别着急，既然已经有了头绪，我想只要找出根由，便有可能让幽灵冢消失，建造唐陵以及在鱼骨庙打盗洞的人，可能在发现幽灵冢后，曾经都想到了这一次，所以他们能够离开，咱们也好好想想。”胖子说道：“依我看。可以使用排除法，古代人能做的，咱们也能做的，这些应该首先考虑。一些现在化的东西，古代人不可能有，所以可以排除掉，不用多费脑子去想。”

我没想到胖子也有这么理智的时候：“行啊小胖，我还以为你这草包就知道吃喝，竟然还能想出排除法？”胖子笑道：“这还不都是饿的，我觉得如果人一旦饿急了，脑子就灵光，反正我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脑子最不好使的时候。”大金牙说道：“还可以把范围圈得更窄一点，修唐墓的人是在工程快结束时发现幽灵冢的，咱们则是刚进盗洞便被困住。”

胖子说道：“就你们俩这水平还摸金倒斗呢，真是猪脑子，我再给你们提个醒，古代人也使，咱们也使，那还能有什么，这不明摆着吗，蜡烛啊。”“蜡烛？”我也想到了，不过应该不是蜡烛，难道古代人在山洞里施工，不点灯火吗？蜡烛多多少少随时随地会用到吧？虽然不知道唐代建造陵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绝不可能在工程快结束的时候才用到蜡烛，应该是另有其它原因。不过蜡烛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是不是唐代有某种传统，在修建大型陵寝之时，开始不可以点蜡烛？这样根本不和常理，不会有这么古怪的规定。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定，我那本祖传残书中就一定会有记载。

正当我们思前想后，一样一样排除的时候，忽然胖子牵的两只大白鹅互相打了起来，胖子骂道：“他奶奶的，你们两只扁毛畜牧闹什么，一会儿老爷就把他们俩烤来吃了。”

两只大鹅吵得甚凶，毫不理睬胖子的威胁。胖子瞧的有趣，笑着对我和大金牙说：“老胡老金，你们瞧见过没有，咱只见过壮举鸡，这回来一场斗鹅，原来鹅也这么好斗。”我见胖子牵着的两只大白鹅，如同黑夜中划过一道闪电，对胖子说：“鹅……鹅……”胖子说道：“鹅鹅鹅，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我说：“不是不是，我是说我怎么没想到鹅呢，你们可知道在古墓地宫即将完工的时候，要做什么吗？他们要宰三牲祭天，缚三禽献地。”

大金牙失声道：“啊，胡爷，你是说是咱们带的两只鹅把幽灵冢引出来的？”我说：“是啊，我他娘的怎么就没想到这上呢，我想在鱼骨庙打盗洞的摸金校尉，在盗洞挖到地宫之后，为了试探冥殿中的空气质量，一定也是用咱们倒斗行的老办法，以活禽探气，他带着鸡鸭鹅一类的禽类进去，这才被幽灵冢困住。”

在古代修造陵墓的时候，在地宫构造完毕之后，都要在墓中，宰杀猪牛羊三牲，捆缚三禽于地，为的是请走古墓附近的生灵，请上天赐给此地平安，使墓主安息不打扰。这种说法叫做：“三牲通天，三禽达地。”猪头牛头羊头同时贡奉，是十分隆重的，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苍，三禽则是献祭给居住于地上的神灵。禽畜可使真穴余气所结，所以陪葬坑中必葬禽畜顺星宫理地脉。

大金牙说道：“野为雁，家有鹅，野雁驯养，便成了鹅，三禽之中的鹅，是三禽中最具有灵性的，传说鹅能见鬼，说不定就是因为咱们无意中带鹅进盗洞，惊动了这座西周的幽灵冢。”我抓起一只大白鹅，取出伞兵刀，管它是不是，把两只鹅都宰了一试便知，举起刀就要动手割鹅劲的气管。大金牙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接住我的手：“可别，胡爷，

我突然想到，咱们错了。”

第二十一章 二十三层台阶

我们绞尽脑汁才想到，古代建墓在玄宫完成的时候要冥牲畜，祭天礼地，以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肯定是由于我们带了白鹅这种有灵性的动物进墓，才惊动了这座万中无一的幽灵冢，所以当时就准备动手宰掉两只大白鹅，没想到大金牙突然阻拦，不让我对白鹅下刀子。

胖子见大金牙不让我们宰鹅，便问道：“老金，你怎么又变卦了？刚不是都说好了吗？”

大金牙让我暂时把手中的伞兵刀放下，对我和胖子说道：“胡爷，胖爷，你们别见怪，刚才我冷不丁的想起来，有一件事，觉得似乎极为不妥。”

我对大金牙说道：“我就是这脾气，想起来什么，脑子一热，便不管不顾的先做了再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你尽管讲来。”

大金牙说道：“是这样，我想想该怎么说啊，一着急还真有点犯糊涂，我得把语言组织组织。”

我和胖子在这里古墓中困的久了，虽然不象刚开始的时候，被那幽灵冢折腾得晕头转向，十分的紧张无助，却渐渐开始焦躁不安，想要尽快离开这里，好不容易想出个办法，正欲动手，却突然被大金牙挡了下来，一肚子邪火，又发作不得，只好奈下性子来，听大金牙说话。

大金牙想了想说道：“我约略想了一下，如果真如咱们所料。咱们三人现在是被一座西周的幽灵冢困住了，而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之所以会冒出来，有可能是因为咱们带了三禽中的活鹅，鹅有灵性，又最是警觉，这才把幽灵冢惊动起来……”

胖子听得不耐烦了，对大金牙说道：“老金，你罗里罗索的讲了这么多。究竟想说什么？”

我让胖子不要再打断大金牙说话，先听大金牙把话讲完，真要能够逃出去，也不争这一时三刻的早晚。

大金牙接着说道：“咱们如果把两只鹅宰杀了，这古墓中没有了禽畜。也许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便会隐去，不过不知道你们二位想过没有，咱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位置，这条没有尽头的石阶，正是幽灵冢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里本不应该存在，是属于那座早已被毁掉的西周古墓的一部分，在幽灵冢出现之前，这里也许是山腹中的土石，也有可能是一处山洞。”

我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大金牙的意思：“你是说咱们如果再这里宰

了两只鹅，万一幽灵冢立刻消失，咱们就会落在唐代古墓地外边，从而再一次被困住。甚至有被活埋的危险。”

大金牙点头道：“对，我就是这意思，另外你们有没有想过，西周古墓的幽灵，似乎不是全部，它只有一部分，而且与唐代古墓重叠在了一起，这条石阶便是幽灵冢的边缘，没有明显的界限，也许它的边界。可能还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只不过咱们无法知道他是正在扩张，还是在收缩，如果咱们宰了两只大白鹅。万一……”

经过大金牙的提醒，我方知其中厉害，险些又落入另一个更加恐怖而又难以琢磨的境地，我对大金牙说道：“金爷说的是，咱们应当先想法子回到唐墓的冥殿，在冥殿或者盗洞口附近，确定好了安全的位置，然后再杀掉这两只惹祸的大鹅。”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条石头台阶，每二十三阶便特环一次，反反复复，似乎是无穷无尽，一旦走上这条石阶，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走不到尽头。

我同大金牙和胖子二人又商议了几句，却想不出什么眉目，总不能闭着眼往下滚吧，那样的话，恐怕就会如同胖子所说的那种情况，滚到外边的世界都实现四个现代化了，我们也许都滚不到头。

这条看似平平常常的西周古墓石阶，实在是比什么黑凶白凶还难对付，倘若是倒斗摸到粽子，大不了豁出性命与它恶斗一场，见个生死高低，可以这大石条搭成的台阶，打也打不得，砸也砸不动，站在原地不动不是办法，往下走又走不到头，无力感充耳不闻实着全身，我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恐怖。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大金牙想到了一个别办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有病乱投医，姑且一试，我们三人首先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每隔二十三阶，便有一阶的边缘有个月牙形缺损，我们一边数着一边向下走，数了整整五段。

确认无误之后，按照商量好的办法，三人各持一只蜡烛，我先选定一处有月牙形缺口的石站定，把蜡烛点亮，然后同胖子继续往下走，以还能看见我站立处蜡烛的光亮为准，第二个人停下点燃蜡烛，随后第三个人继续往下走。

这个方案的前题条件是石阶不能太长，如果只有二十三阶，而我们在保持互相目视距离的情况下，又能超出这二十三阶台阶的长度，那就有机会走向台阶下的冥殿了。

然而我们三人一试之下，发现这个方案根本不可行，当然这是由于

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条没有上下尽头地古墓石阶，不仅是无限循环，而且在石阶的范围内，似乎格外的漆黑，这种黑不是没有光线的那种普通黑暗，而是头上脚下，身前身后，似乎都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黑雾。

即使点上蜡烛，最多也只能在五六条大石阶的范围内看到，超过这一距离，蜡烛的光线就被黑暗吞噬掉了，这种黑暗让我想起了新疆的鬼洞，想不到那恶梦一样的黑暗，又一次在龙岭的古墓中遇到，想到这，身体就忍不住发抖，好象死在新疆的那些同伴，正躲在黑暗角落中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由于见到蜡烛光亮的距离，仅仅只有六层石阶，就连三十五米照明距离的狼手电，也是只能照明到六级台阶的距离，一超过六级台阶，便是一片漆黑，不仅照不到远处，远处的人也看不见手电和蜡烛的光亮。

我们又只有三个人，三个人只能如此探索出去十二阶的距离，而这条西周古墓的石阶最少有二十三阶以上的长度，所以我们这样做，无法取得任何的突破。

我们三人无奈之余，又聚拢在一处，点了只蜡烛，把手电筒全部关闭，胖子取出水壶喝了几口，好象想灌个水饱，结果越喝肚子越饿，连声咒骂这驴日的大石条台阶。

我闻着不对，胖子的水壶里一股酒气，我问胖子道：“你是不是把水壶里灌上白酒了？你奶奶的，让你带水你偏带酒，喝多了还得我们抬你出去。”

胖子避重就轻，对我说不待道：“老胡，这时候喝口酒不是壮胆吗，要不这么着你看怎么样，咱们还是按先前那样，你和老金俩人没隔六层石阶便点一只蜡烛等着，我豁出去了，一直跑下去……”

我否定了胖子的计划：“你这种匹夫之勇，最是无用，你这么干等于白白送死，咱们之间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联系，三个人在一起还有逃生的希望，一落千丈旦散开，失去了互相的依托，各自面临的处境就会国中倍困难，当年我在部队，军事训练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能分散，分散意味着崩溃与瓦解，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都不允许选择分散突破性围。”

胖子对我说道：“打住吧你，现在还没到走投无路？我看现在简直就是上天无孔不入路，入地无门，再说分散也不见得就是崩溃瓦解，那叫保存革命火种。”

我怒道：“你在这种鬼地方保存个屁比火种，一遇到困难就作鸟兽

散，那是游击作风。”

大金牙怕我们俩吵起来，连忙劝解：“二位爷，二位爷，现在不是探讨军事理论的时候，咱们确实不应该分散突围，再说分散突围也得有围可突啊，咱们现在……唉……算了，我看不起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落了单。”

物理学的定律，在这条西周古墓台阶上似乎失去了作用，我叹了口气，便想坐在石阶上休息，一坐之下被腰间的东西隔了一下，我伸手一摸，原来是带在腰上的长绳，我惊喜交加，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有了，我怎么没想到绳子呢，操他娘的，都说狗急跳墙，人急生智，咱们是越急越糊涂，自乱阵脚，咱们身上带的绳索，加起来足有几百米，这二十三阶石阶再长，也够用量上他娘的七八圈了。”

在这条没头没尾的古墓石阶上，长长的绳索简直就如同救命的稻草，胖子和大金牙大喜，连忙动手帮忙，三人借着蜡烛的光线，把身上携带的长绳，用牙拴连接在一起。

我看了看连接在一起的绳梭，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这么长的绳索无论如何都够用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马上行动。”

当下由胖子站在原地，点燃一只蜡烛，把绳索牢牢的系在腰间，胖子站的位置正好是一阶有月牙形缺口的石阶，以这层有特殊标记的石阶作为参照物，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是否能行得通，我殊无把握，反正好与不行就看这最后一招了，我刚要动身，却突然被胖子拉住。

第二十二章 悬魂梯

胖子拉住我的胳膊：“老胡，万一绳子断了怎么办？我看还是别去了，现在还不到英勇就义的时候，你别逞能。”

我对胖子说道：“这话我跟你说还差不多，你在上面留守也要多加小心，如果绳子在半路突然断了，你千万别往回扯，就让绳子保持原状，否则你把绳子扯走，我可就摸不回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又嘱咐胖子道：“小胖，你站在这可千万不要移动，我和大金牙从这下去，如果走出这狗娘养的石阶，就用绳子把你拉出去。”

胖子说道：“没问题，你们俩尽管放心，有什么危险，你们就吹哨子，我一只胳膊就能把你们俩拉回来。”

只要三人之间连接着的绳索，能够超过二十三层台阶的距离，就应该能破解掉这特环往复的鬼台阶，想到脱困在即，我们三人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胖子留在原地，我和大金牙拉着绳索向下。

我每向下行一阶台阶，便回头看看胖子怕在位置的蜡烛光亮，在下到第六层石阶之时，我让大金牙留下，这样大金牙也能留在胖子的视线范围之内，多少能有个照应，毕竟大金牙平时整日都是养尊处优好中秘好喝的，没经过多少这种生死修关的磨难，如果让他看不见同伴，很可能会民地致他紧张过度，做出一此不理智的举动。

这是从胖子处算起的向下第六层台阶，大金牙噗燃了蜡烛，检查了一下缚在腰间的绳索。便把剩余的绳索都交到我手中，留在第六层台阶处静候。

我对大金牙说道：“我下去之后会一直沿着台阶走到底，如果能够走出这二十三阶石阶，我就扯动三下绳索。你就通知上面的胖子，在同胖子汇合之后，顺着绳索走下来。”

大金牙对我说道：“胡爷尽管放心，我虽然不中用，但是这性命修关的事还必须半点也不会马虎大意地，我就留在此处。恭候你的好消息。”

我见他说的牢靠，便点了点头，手中捧着一圈圈的绳索，继续沿着石头台阶下行，每走一步，便放出一点绳索。

在我下到距离胖子十二阶距离的时候，我看了看手中的一大捆绳索，虽然明知够用，还是下意识地算了算距离。二十三层石阶，二十三减十二，只剩下一少半的距离，绳子足够用的。

我默默数着脚下台阶的确良层数，只要超过二十三阶就可以回到冥殿了。真的可以回到冥殿吗？这时候好象突然又变得没有把握了。

眼前是一片无尽的漆黑，越往下去，我的心跳就越快，是怕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过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而行。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阶上竟然又出现了那个月牙形的记号。可是下边的台阶还没有尽头，真是活见鬼了，我硬着头皮继续走，怎么着也得走到没有绳子为止。

手中的绳子越来越短。我心中发毛，准备就此返回，不想再往下走了，这时我忽然见到台阶下面出现了一点光亮，我快步向下，离得越近越是吃惊，我下面站着一个人，宽阔地背影背对着我，脚下点着一只蜡烛，我在上面看到的光亮就是这只蜡烛发出的微弱光芒。

那人分明就是应该在我上面的胖子，他正掂着个脚，不断向下张望，我看清楚了确实是胖子，一瞬间心灰已极，看来这个办法又是不行，只好走过去，一拍胖子后背：“行了，别看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胖子毫无防备，纵是胆大，也是吓了一跳，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我急忙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但是他实在太胖，我虽然抓到了他的袖子，却没拉住他，只扯下了一截衣袖。

好在他身手也是敏捷，只滚下两层石阶，便就此停下，抬头向上一看，见我竟然从后边出来，也是吃惊不小，问道：“老胡，你他妈怎么从上边下来了？养活孩子不叫养活孩子，叫吓人啊，哎呀我的娘的，真他妈吓死人不偿命，你倒是言语一声啊。”

我对胖子说：“你也别一惊一乍的，又不是大姑娘小孩子，你皮糙肉厚的，吓一吓还能吓坏了不成。”

我坐在台阶上，解下腰间的绳索对胖子说道：“没戏，看来咱们判断得一点没错，这段台阶是幽灵冢边缘的混沌地带，空间定理在这条台阶上是不存在的，赶紧把老金拉上来，咱们再另做打算吧。”

胖子拉扯绳索，把大金牙扯了上来，把前因后果对他讲了一遍，大金牙听罢也是垂头丧气，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虽然常言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是咱们还没到沮丧的时候，真丰还没饿的动不了劲，赶紧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折没有，倘若再过几个小时，饿得走动不得，就真得闭眼等死了。”

一提到饿字，胖子饥火中烧，抓起地上一只大鹅的脖子说道：“那倒

也不至于，要是实在没咒念了，咱们还有两只烧鹅可吃，即然你和老金说不能在这楼梯上杀鹅，咱们可以先吃一只，留下一只等到了冥殿之中再杀。”

我对胖子说道：“咱们没有柴火，在这里怎么吃？难道你吃生地不成？”

胖子抹了抹嘴角流出的口水，说道：“生吃有什么不成？古代人还不是吃生肉吗，真饿急了还管他是生是熟。”

我说：“原始人才吃生肉，茹毛饮血，你还是在咬牙坚持坚持，如果咱们再离不开，你再生吃也不晚，其实现在距离你在鱼骨庙中吃的那一顿，还不到六七个小时。”

在一旁的大金牙哭丧着脸对我说道：“胡爷，咱们这回是不是真要玩完了？这上天入地的法子都想遍了，就是离不开这鬼打墙的二十几层台阶，这可真蛤到了邪霉了。”

我想宽慰胖子和大金牙几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其中实我现在也是心烦意乱，也十分需要别人说几句宽心话，这驴日的二十三阶台阶，真是耍了命了。

“二十三，二十三。”这个数字，好象再哪见过，我伸手摸了摸石阶上的月牙槽，好象只身在茫茫大海中挣扎的时候，突然抓到了一块漂浮的木板。

胖子又想跟我商量怎么吃这两只鹅的事，我怕他打断我的思路，不等他开口，边对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继续绞尽脑汗搜索记忆中的信息。

我想明白之后一拍大腿，吓了大金牙和胖子一跳，我对他们两人说道：“操他奶奶的，咱们都让这鬼台阶给蒙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鬼打墙，也不是什么幽灵冢边缘的混沌地带。这他娘的是西周古墓中的一个机关，一个以易数设计的诡异陷阱。”

当年在部队开始，我就一直结合家传秘书的残卷研究周易，盖刚初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生人分东位西位乃两仪之说，分东四位西四位乃四象之说，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乃八卦之说，是皆天地大道造化自然之理。

那时候我只是拿这些来消磨军营中单调乏味的时光，由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其中的一个字是“遁”字一卷中，皆为古墓中的机关陷阱，中国自古推崇易数，所以古墓的布局都离不开此道，我曾经详细研

究过，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二十三层的石阶，学名应该叫做“悬魂梯”，这种设计原理是上已失传千年，有不少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沉迷此道，有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数字催眠法，故意留下一一种标记或者数字信息迷惑行者，而数学家则认为，这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数字模型，看着只有一道楼梯，实际上四通八达，月牙形的记号就是个陷阱，记号其实是在台阶上逐步偏离，再加上这些台阶和石壁，可能都涂抹了一种以远古秘方调配，吸收光线的涂料，更让人难以辨认方向，一旦留意这些信息，就会使人产生逻辑判断上的失误，以为走的是直线，实际上不知不觉就走上岔路，在岔路上大兜圈子，到最后完全丧失方向感，台阶的落差很小，可能就是为了让人产生高低落差的错觉而设计的。

就象三国之一时的八阵图，几块石头都可以困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时那才中人剩有八字，便已如此的繁复奥妙，何况西周之时，世间尚存十六字，那更是神鬼莫测。

这种在现代看来复杂无比的“悬魂梯”，早在西周时期，那个最流行推卦演数的时代，统治阶级完全控制掌握着这些秘密，不亚于现在的顶级国家机密。

悬魂梯也未必都是二十三阶，但是可以根据这个数字推衍走出去的步数，想不到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之中，竟然还有这种厉害的陷阱，如果盗墓贼不解此道，误入此石阶之中，必被困死无疑，不过此番正搔到我的痒处，今天便让胖子和大金牙见识我的手段。

第二十三章 宽度

我顾不上同大金牙和胖子细讲其中奥妙，只告诉他们跟着我做就是了，当下按《十六安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安卷所述原理，象模象样的以糯米摆八卦，用二十三换子午，推算步数，但是这易经八卦何等艰难，我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虽然知道一些原理，却根本算不出来。

我脑袋都算大了好几圈，越算越糊涂，看来我真不是这块料，心中焦躁，根本静不下心来，这时候也没人能帮忙，胖子那个家伙数钱还行，大金牙虽然做生意精明，数术却非他所长。

最后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干脆咱也别费这脑筋了，既然知道这悬魂梯的原理就是利用高低落差的变化，以特殊的参照物让咱们绕圈，就容易应付了，我看咱们笨有笨招，还是直接往下滚得了。”胖子说：“老胡你刚不是挺有把握能推算出来吗？怎么这会儿又改主意了，是不是脑筋不够用了？我早说要滚下去，不过这万一要滚不到头怎么办？你能保证滚下去就肯定能行？”

我对胖子说道：“是啊，你不是刚才也打算滚下去吗？过了这么一会儿就又动摇了？滚下去才是胜利，听我的没错。”不过话一脱口，我自己就立刻丧失了信心，这条西周幽灵冢的悬魂梯，角度十分诡异，这条路也不可行。

这时我们身边的蜡烛又燃到了头，在古田买的这种小蜡烛，最多也就能燃烧一个多小时，大金牙怕黑，赶紧又找出一只蜡烛想重新点上，这时却忽然说道：“哎，胡爷，我又想起一件事来。”

胖子说道：“老金你怎么总来这手，有什么事一次性的说出来，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大金牙说：“我今天实在是吓懵了，现在这脑子才刚缓过来没多久，我以前听我们家老爷子说过这种机关，不过不太一样，那是一种直道，跟迷宫一样，站在里连怎么看都是一条道，其实七扭八拐的画圆圈，我还认识一个老头，他不是倒斗的，不过他有本祖传的隋代《神工谱》，我想买过来，他没出手，但是我见过这本书，那上面提到过这种地宫迷道，上面还有张图，画的就跟那几个阿拉伯数字的8缠在一起似的，知道那种迷道跟咱们现在所处的悬魂梯是否一样？”

我对大金牙说道：“那种迷道我也知道，与这的原理类似，不过每一个地方都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大小形式都有变化，必须得会推演卦数才能出去，可是问题是咱们算不清楚。”

大金牙说道：“悬魂梯我没听说过，不过我听那老头说，这种勾魂迷道在周朝之后便很少有人用了，因为破解的方法非常简单，根本困不住人。”

我和胖子听他这么说，都不留意倾听大金牙的话语，这么复杂的迷道，如何破解？

大金牙说道：“其实说破了一点都不难，这种地方就是用参照物搞鬼，隔一段距离，总是似有意，似无意地弄个记号出来，一旦留意这些记号，就会被引入偏离正确方向的歧途，台阶修的角度又异于平常，模楞稍微往下倾斜，而且有的地方平，有的地方高，这就分散了对角度变化的注意力，对重量感和平衡感的变化不易察觉，反而闭着眼瞎走倒容易走出去。”

胖子对大金牙说：“哎哟，真他妈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咱们蒙了眼睛往下走，不去数台阶数，也不去看记号，说不定就能撞出去。”

我却觉得这种办法绝不可行，大金牙所说的，是个更蠢笨的办法，虽然这种悬魂梯主要是利用能见度来迷惑人，但是台阶的高低落差也极有奥妙，凭感觉走绝对不行，这座悬魂梯的规模我们还不清楚，天晓得鬼知道它的长度总共有多长，而且我们在悬魂梯上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上上下下也不知有多少来回了，闭着眼睛往下走，驴年马月能走出去

但是他娘的怎么就没办法了呢？想到恼火处，忍不住用拳头一砸旁边的石壁，猛然间想到，对了这种悬魂梯只是用来对付单打独斗的盗墓贼，我们这有三个人，无法利用长度，可以利用宽度啊。

我把想到的办法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他二人连连点头，这倒真是个办法，由于这台阶宽度有十几米，一个人在中间，只顾着找地上的月牙标记，身处一片漆黑之中，如此一来就看不到两侧的石壁，不知不觉就被那标记引得偏离方向，进入叉路，如果紧贴着一侧的墙壁走，也不是事，那样也会被8字形的路径卷进去，更加没有方向感了。

但是如果三个人都点了蜡烛，横向一字排开，其中两个人贴着两侧的石壁中间保持一定的可视安全距离，每走下一阶就互相联络一下，这么慢慢走下去，见到岔路就把整条台阶都做上记号，用上几个小时，哪里还有走不出去之理。

于是我们三个依计而行，用纸笔画了张草图，把每一层台阶都标在图中如果遇到岔路，就做明标记，先用糯米，没了糯米就用烟，果然向下走了没有多远，就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叉路，我们便在整条台阶上，用

糯米和烟头做下明显的记号，在图中记录清楚，然后继续前行，如此不断走走停停，记录的地图越来越大，果然纵横交错，最厉害的一段地方，是两旋涡交汇在一起。

这道悬魂梯是利用了天然的山洞巧妙设计，其实并不算大，如果是大队人马，悬魂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只有一两个人，无法顾及悬魂梯的宽度，就很容易的深陷其中，除非身上带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每隔一层石阶，都满满当当的点一排蜡烛，否则只想着找台阶上的月牙形标记，那就是有死无生越陷越深了，另外石阶的用料十分坚硬，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在上面另行制作记号。

石阶虽然是灰色的，但是明显被涂抹了一种秘料，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亮的效果，想到中国古代人的聪慧才智，实在教人叹为观止，不服不行。

其实这种秘方，秘料之类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室贵族所垄断，不是用在修桥铺路这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上，而是都用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或者用来设计拱卫皇室的陵墓，在那个时候，这些秘密从来就都是少数人的特权。

从规划上推断，我们把地图绘制了五分之二左右，这时候脚下终于再也没有台阶了，我们已经回到了冥殿之中，那只人面石椁仍然静静的在冥殿的东南角落。

我看了看表，我们足足在悬魂梯上折腾了四个半小时，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了，从早上九点吃了最后一顿饭，就再也没吃什么东西，肚子饿得溜瘪，本以为进了盗洞，在冥殿中摸了明器便走，谁能想到起这许多波折，还遇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幽灵冢。

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我痛下决心，以后万万不能再做这种没有万全准备的事了，虽说善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倒斗这行当里，明显不太适合用这一套，打仗凭借的是勇气与智慧，而倒斗发丘，更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验，完美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充分的准备，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冥殿的地面正中的墓砖被启开堆在一旁，那里正是我们进来的盗洞，先前发现盗洞下边，已经变成了西周幽灵冢古墓底层，是通往殉葬沟的墓道。

冥殿四周尽是一片漆黑，我出于习惯，在冥殿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带进古墓的最后一支了，蜡烛细小的火苗笔直的

在燃烧，给鬼气森森的古墓地下宫殿中带来一片细小的光亮，光亮虽小，却能让人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

三人望着地上的蜡烛，长出了一口气，劫后余生，心中得意已极，不由得相对大笑，我跟大金牙和胖子说道：“怎么样，到最后还是看俺老胡的本事吧，这种小地方，哪里困得住咱们。”

胖子说道：“我和老金的功劳那也是大大的，没我们俩你自己一个人，走得起来吗你，这才哪到哪，你就开始自膨胀了。”

我哈哈大笑，然而笑着笑着，却宛然感觉到少了点什么，笑不下去了。一直牵着的两只大白鹅跑哪去了？我刚才急着离开悬魂梯，匆忙中没有留意，我问胖子：“不是让你牵着它们俩吗，怎么没了？是不是忘在悬魂梯上了？”

胖子指天发誓：“绝对绝对牵回到冥殿这里来了，刚才一高兴，就松手了，他妈的这一转眼的功夫，跑哪去了？应该不会跑太远，咱们快分头找找，跑远了可就不好捉了。

两只跑没了的大白鹅，如果是在冥殿中，就已经极不好找了，要是跑到规模宏大楼阁壮丽的前殿，那就更没处找了，关键是我们人少，而且没有大型照明设备，摸着黑上哪找去。

没有鹅就无摆脱幽灵冢的围困，这冥殿那么在，能跑到哪去呢，我们刚要四下里寻找，忽听人面石槿中传来一阵古怪的声响，这声音在空荡寂静的地宫中突然出现，刺得人耳骨疼痛。

第二十四章 失踪

那石椁旁传来的声音，象是夜猫子在叫，听得我三人头皮发麻，按理说幽灵冢里不该有粽子，因为这具石椁只是个念体，本身早就不存在于世了，椁中主人的尸骨也早就没有了，那么这声音究竟是……？

而且这声音象是什么动物在拼命挣扎，是那两只鹅吗？不对，应该不会是鹅叫声，鹅叫声绝不是这样，这声音太难听了，好象是气和被卡住，沉闷而又姜厉。

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本来不想多生事端，只想早早宰了两只鹅，让这座西周的幽灵冢消失掉，以便尽早脱身，但是事与愿违，两只大白鹅跑得不见了踪影，那本不应该存在于世的西周石椁，突然又发出古怪的声音，只好提心吊胆的过去看个究竟。

我们从“悬魂梯”下来，距离石椁不远，大约只有十五六步的距离，三人各抄了家伙在手，我握着伞兵刀，大金牙一手攥着金佛，一手捏着黑驴蹄子，胖子则拎着工兵铲，慢慢的靠向石椁。

胖子走在前边，边走边自己给自己壮胆说：“肯定是那两只鹅捣乱，等会儿抓到它们，老子要它们好看。”

三人壮着胆子包抄到石椁后边，却见石椁后边空无一物，原本那姜惨的叫声也停了下来，刚才那声音明明就是从这里传来的，怎么忽然又没有了？我骂道：“他娘的，却又做怪。”

胖子拍了拍石椁说道：“声音是不是从这石头箱子里传出来的？既然这西周古墓能以幽灵的状态存在，说不定连同这石箱里长了毛的粽子也能一起活了。”

大金牙说道：“您真是爷啊，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让你吓得，心脏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大金牙念着佛，想把手中的挂件拿在眼前看上一看，以壮胆色。却发现手中攥的不是翡翠观音，而是鎏金的如来像，敢忙又念上几遍佛号。

我对胖子说道：“刚才那声音倒不象是从石椁中传出来地，我分明是听到从石椁后边发出的声音，再说这……”

我刚说了个“这”字。忽然面前白光一闪，落下一个东西，刚好掉在石椁上。我吓得赶紧往后跳开，仔细一看，原来是跑丢的那两只鹅其中之一，它落到石椁盖子的人面上，并未受伤，乍着两只大翅膀，在石椁上晃晃悠悠的走动，不知道它是怎么从墓顶上突然落了下来，又是怎么上去的。

我们三人心中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面有什么东西？”由于一直觉得声音来自下面。手电的光柱压得都甚低，一想到上面有东西。便同时举起手电向上照射。

唐墓冥殿，天圆地方，上面穹庐一般地墓顶上布满昭示吉祥的星辰，并没有什么异常，只不过是有些地方起了变化，冥殿顶壁的边缘出现了一道道幽灵冢的石墙，这种二墓合一的奇观，恐怕当世见过的人不超过三个了。

我们见上面并无异状，便把石槨上的大白鹅捉了，可是另外一只仍然是不见踪影。只剩下这一只鹅如何使得，当下在冥殿中四处寻找，却仍是不见踪影，这唐墓极大。但是冥殿就有百余平米，但是这还没有完工，完工时应在这冥殿正中再修一石层，整个冥殿呈回字型，专门用来摆放墓主棺槨，外围则是用来放置重要的陪葬品。

现在冥殿两旁还没有修筑配殿，后面的后殿也未动工，只出现了一条幽灵冢的“悬魂梯”，前面的范围更大，筑有地宫，地宫前还有水池，想必完工时要修造成御花园一般。

我们只有三人，照明设备匮乏，想在这么大的地方要找只活蹦乱跳的大鹅，虽不能说是大海捞针，却也差不多了。

一想到这座古墓中的种种诡异之处，我便一刻不想多耽，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既然只抓住一只，可千万别让这只再跑了，咱们也不要管另一只鹅了，先把这只宰了，把鹅血淋到盗洞的出口，看看管不管用，不管用再去捉另一只。”

胖子把鹅拎到盗洞口，抽出伞兵刀，对准大白鹅的气管一割，将鹅身反转着抓在半空，鹅血顺着气管泊泊流下，大鹅不断的扭动，奈何胖子抓得甚牢，直把鹅血放净放才把鹅扔在一旁。

大金牙问我道：“胡爷，这真能管用吗？”

我对大金牙说道：“管不管用也就这最后一招了，毕闾能想到的全都想到了，应该不会氏，我去看看有没有变化。对了，也不知这鹅血是否能辟邪，咱们往脸上抹一些。”

我抹了一脸的鹅血走到盗洞口前，用狼眼照了一照，下面原本完全变成墓道的地方，已经消失不见了，洞中满是泥土，正是先前的盗洞。

不知是歪打正着，误打误撞，还是怎么样，总之盗洞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的手电电池已经快要耗尽，已经没有其余的备用电池和蜡烛了，三个人争分夺秒地跳进了墓道的竖井之中。

这次是我在前边开路，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这回咱们就别停了，让金爷跟在我后边，胖子在最后，要是金爷半路爬不动了，胖子你推也得把他推到外边，这事你负责了。”

胖子问道：“这么着急忙慌地做什么，一点一点往外蹭不行吗，反正这盗洞都出来了。”

我对胖子说：“你懂什么，咱们只宰了一只鹅，另一只不知道跑哪去了，说不定这幽灵冢一会儿还得冒出来，要出去就得趁现在，如果半路再被困住，咱就他娘的直接拿脑袋撞墙算了。”

我不想再多说了，招呼一声，钻进了前面的盗洞之中，大金牙和胖子跟在后面，每人之间保持着两米左右距离。

我打着手电，在盗洞中匍匐前进，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部队训练的情景，一想到这些我赶紧晃晃脑袋，尽量不去想那些不相关的事情，现在要做的是赶紧从盗洞里钻出去，这里头等大事。

爬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回头看了看跟在我身后的大金牙，他累得连喘带喘，但是为了尽早离开这条盗洞，咬紧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跟在我边不远的地方。

盗洞已经彻底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心中暗暗好奇，关键是先前那两只鹅不太对劲，我们推测应是这两只大活鹅，惊动了幽灵冢，使它出现在原本是唐墓的地方，应该把两只鹅都宰了，才会让幽灵冢渐渐消失，怎么只宰了一只鹅，就恢复原貌了，难不成另外一只鹅已经死了？

想起我们所宰杀的那只鹅，突然从墓顶落在石椁上，还有先前那古怪的声音，越想越是头脑皮发麻，当下更不多想，继续顺着盗洞往外爬。

又沿盗洞向前爬行了二十几米的距离，水没声渐渐响起，看来行到一半的距离了，前边便是盗洞的截面，我爬到洞口，从上跳了下来，等大金牙也爬到洞口，我把他接了下来。

大金牙汗如雨下，汗珠子顺着脸滴滴嗒嗒的往下淌，喘着粗气对我说道：“实……实在……是不……不行了……这……两年……虚得厉害……得先喘口气。”

我看大金牙确实是不行了，刚才拼上老命，爬得这么快，已经到极限了，这盗洞中我也不能背着，便只好让他坐下来歇一歇。

我对大金牙说道：“金爷你先稍微休息一下，尽量深呼吸，等胖子爬出来了，咱们还是不能停，必须马上接着往外爬，等到了外边，你愿意

怎么歇就怎么歇，敞开了好好歇几天，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一会儿你还得咬咬牙，坚持坚持。”

大金牙已经说不出话了，张着大嘴，费力的点了点头，我又去看还没爬出盗洞的胖子，只见胖子还差二十几米才能爬出来，他体型肥胖，爬动起来比较吃力，所以落在了后边。

看来胖子爬出来还需要点时间，我对这座古墓以及盗洞有种毛骨耸然的感觉，最担心的就是最后一段盗洞中的石墙是否还在，不爬到那里看上一眼终究是不能安心。

我走到另一边的盗洞口，举起狼眼往里边查看，盗洞这一段是被山体内部的空隙截断，这里民各于积岩地貌，近代以来，受自然界影响较为严重，山体缝隙很多，这段缝隙连接着山体最下面的溶洞，深不可测，如果这前面仍然有石墙挡路，我们就只好下到溶洞中寻找出路了。

我正向盗洞之中张望，只听胖子在身后说：“老胡看什么呢，大金牙是不是先钻进去了，赶紧的吧，咱俩也进去，快爬到外边就得了，这他妈鬼地方，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了。”

我回头一看，见胖子站在我身后，大金牙却不见了，我赶紧问胖子：“金爷呢？你没看见他？”

胖子说：“怎么？他没钻进去？我爬出来就看见你一个人啊。”

这时山洞不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我急忙用狼眼照了过去，想看看大金牙是否在那边，不照则可，一照是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一个人站在山洞之中，一张大脸没半点人色，他的这张脸，同西周石椁上那张诡异怪诞的脸如出一辙。

第二十五章 巢穴

这张面具一般的巨脸足有脸盆大小，隐藏在山洞黑暗的溶洞中，看不到他的身体，手电的照明范围只能勉强照到对方的脸孔，那怪诞冷异的表情，与西周幽灵冢里的人面石椁完全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这张脸不是石头的雕刻，也不是什么画在墓道中的岩画，在我和胖子手电光柱的照射下，忽然产生了变化，嘴角上翘，微微一笑，两只眼睛也同时合上，弯成了半圆形的缝，我这一生之中，从没见过这么诡异得难以形容的笑容。

我跟胖子见了这张怪脸，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但是随即想到，大金牙哪去了？是否被这个长了鬼脸的家伙捉去了？还是已经死了？大金牙虽是个十足的奸商，但是并无大恶，况且同我们两人颇有渊源，总不能顾着自己逃命，就这么把他扔下不管。

不管怎样，大金牙的失踪，肯定与这张突然出现的鬼脸有关系，说不定我们在冥殿中，那只大鹅不知去向，也是这家伙搞的鬼。

我和胖子心念相同，同时抽出家伙，我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握着刀子，向那张鬼脸抢上几步，忽然听到脚下传来几声古怪的叫声。

漆黑的洞穴就象是个酒瓶子口，盗洞的截面就在瓶径的位置，那声音以及那张鬼气森森的“脸”，都在洞穴的深处，我用“狼眼”寻着声音的来源照射过去，所听到的古怪叫声，正是倒在地上的大金牙发出的，他横倒在洞穴中，被数条亮晶晶地白丝缠住手脚。喉咙上也被缠了一圈，勒住了脖子，虽然不至于窒息憋死，却已经无法言语。

大金牙惊得面无人色，见我和胖子赶了过来，拼命张着大嘴想要呼救，奈何脖子被缠得甚紧，喉咙里直传出“噫噫啊啊”的声音。这声音混杂着大金牙的恐慌，简直就不象是人声，难怪听上去如此奇怪。

我无暇细想大金牙究竟是怎么被搞成这个样子的，和胖子快步赶到近前，想去救助堪堪废命的大金牙，没想到这时头顶上悉悉唆唆一阵响动，大金牙突然身体腾在半空，象是被人提了起来。

我急忙举起“狼眼”向山洞上边照去，手电筒的光柱正好照在那张怪模怪样的人脸上。它正悬在头顶，俯视着我们冷笑，这张怪脸面部微微抽搐，每动一下，大金牙就被从地上拉起一块。

我吃惊不小。这他娘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鬼脸高高地挂在洞穴上边，这处洞穴越往里边空间越大，此处虽然距离同盗洞交叉的地方不远，却已极高，上面漆黑一团，瞧不太清楚，我对胖子一挥手。胖子想

都没想，便把工兵铲收起，用伞兵刀把缠在大金牙身上的粘丝挑断，横吊在半空中的大金牙身上得脱，掉在地上，我赶紧把他扶了起来，问道：“金爷，你怎么样？还能走路吗？”

大金牙脖子被勒得都快翻白眼了，艰难的摇了摇头，此番惊吓过度。不仅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手脚发软，也全不听使唤了。

胖子盯着上面的鬼脸，骂道：“我操。这么多粘丝，难道是只蜘蛛精不成？”说罢也不管那鬼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抬手就把工兵铲当做标枪，对准目标，抡圆了膀子飞了上去。

工兵铲菱形的铲尖正插进头顶那张鬼面，只见怪异的巨脸下边，突然亮起两排横着的红灯，上大下小，各有四盏，如同血红地八只眼睛一般。

一只黑呼呼的庞然大物，从洞顶掉砸落下来，我见势不妙，急忙拖着大金牙向旁边避让，一个漆黑的东西刚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我这次离它不足半米，用“狼眼”一扫，便把它的真面目瞧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只巨大地人面蜘蛛，通体祛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生成一张人脸的样子，五官轮廓皆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张人脸形的花纹跟洗脸盆的大小一样，蜘蛛的体积更大出数倍，八条怪腿上长满了绒毛。

这种大蜘蛛我在昆仑山见到过，背上生有如此酷似人脸花纹的极为罕见，当年当兵的时候，在昆仑山地一条大峡谷中施工，先是有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失踪，随后在峡谷的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士兵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用步枪和铁撬，把巢里的三只大蜘蛛尽数消灭，最后在蜘蛛巢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他被蛛丝裹得象木乃伊一样，身体已经被吸成了枯树皮。

当是曾听随部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说起过蜘蛛吃人地惨状，这种黑色的巨型人面蜘蛛，属于蜘蛛中一个罕见的分支，有个别名，收做黑睡蚤。它虽然能象普通蜘蛛一样吐丝，但是不会结网，黑睡蚤所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大，却不具备足够地韧度和耐火等特点，普通蜘蛛具有丝耐火、有强大的弹性，耐切割，强度是钢丝的四倍，但是黑睡蚤不具备这些特点，它从不结网，只通过蛛丝的数量多，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

它的下颌有个毒囊，里面储存着大量毒素，一旦用蛛丝捕到猎物，便随即注入毒素，最可怕的是人体在中了这种毒素之后，只是肌肉僵

硬，动弹不得，意识却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包括疼痛的感觉也仍然存在。

不过更可怕的是，蜘蛛在对猎物注入麻痹毒素的同时，还会同时注入一种消化液，使猎物活活的被融化，供其吸食，当时我和部队中的战友们，听得不寒而栗，这种死法，太恐怖了。

过去的记忆向闪电般在我脑中划过，此时只和那只巨大的人面黑腿蜂只相距半米。这么近的距离，在“狼眼”地光柱中，每一跟黑毛的都看得格外清楚，忍不住头皮发麻，不等这只刚摔落下来的黑腿蜂有所行动，我便立刻用手中的伞兵刀向它刺去。

一刀直进，触手如中牛革，伞兵刀又短。没伤到这只人面黑腿蜂，却把它扎得惊了，一转身，便朝我扑了过来，我知道黑腿蜂的八条怪腿，是一种震动感应器，伞兵刀长度不够，无法给它造成伤害，于是举刀横划。刚好割到黑腿蜂的前肢上，那伞兵刀十分锋利，二指粗细的绳索反复割得几下，也能割断。

黑腿蜂的腿部最是敏感，捕捉猎物。全凭蜘蛛脚去感应动静，这刀虽然把人面蜘蛛黑腿蜂地腿割断，却使它疼得向后一缩。

插在它背上的工兵铲也掉落在地，胖子伸手把工兵铲拾起，大叫不好：“老胡咱他妈的真掉进盘丝洞了。”边叫边疯了一样用工兵铲乱砸那巨蛛的身体。

黑腿蜂吃疼，飞快的向洞穴深处退去，胖子砍得发了性，想要追杀过去。我急忙叫道：“别追了，快背上大金牙，咱们离开这。”

胖子听我喊他，便退了回来，伸手想要去搀扶瘫在地上的大金牙，忽然脚下一软，踩到一个东西，胖子低头一看：“哎，这不是咱们跑丢的那只鹅吗？原来是蜘蛛精给吸干了。”

我扶着大金牙站了起来，对胖子说道：“你就别管那鹅死活了。快帮我背人，幸亏咱们离开盗洞不远，这山洞里面深不可测，我原以为是溶洞，现在看来可能都是蜘蛛窝，咱们赶紧往回走，从盗洞钻出去，陷到下面那些迷宫般的山洞里，想要脱身可就难了……”

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忽然觉得腿上一紧，随即站立不稳，被拉倒在地，胖子和大金牙二人也是如此，我们三个几乎同时摔倒。

随即我们三个人被一股巨大地力量拖动，对方似乎想要把我们拉进洞穴深处，我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由于身体不停被拖动，挣扎了几次，都没有做到，发现腿上被一条儿臂粗细的蜘蛛丝裹住，刚刚那只被

胖子打跑的黑肿蚤，绝对没有这么粗的蜘蛛丝，难道洞中还有一只更巨大？能拖动三个人，我的老天爷，那得是多大一只。

想到这我更是拼命的挣扎，想把缠在腿上的蜘蛛丝弄断，从腰间拔出伞兵刀，想要去割断蜘蛛丝，没想到刚一抬头，正赶上这段洞穴变得低矮，一头正撞在垂下的石头上，差点把鼻梁骨撞断，我鼻血长流，疼得直吸凉气，但是越急越是束手无策。

我们三人在曲曲折折的山洞中，被拖出好远，后背的衣服全都划破了，身上一道道的尽是血痕，我心中大惊，怕是要把我们抓回老巢里，用毒素麻痹，然后储存个三五天，再慢慢享用不成？一想到那种惨状，一股股地寒意便直冲头顶。

胖子自重比较大，他被拖了这一大段距离，开始也是惊慌失措，这时候冷静下来，随手抱住身边经过的一只石柱，暂时定住身体，从地上坐了起来，拔出工兵铲，三四下剁断了缠在腿上的蜘蛛丝，也不顾身上的疼痛，追到我身边，伸手把我拉住，随即也把缠在我腿上的蜘蛛丝斩断，我大骂着坐起身来，用衣袖擦去满脸的鼻血，然后用伞兵刀割去腿上粘乎乎的蜘蛛丝，胖子又想去救大金牙，却见他已经被拖出二十几米，正挥舞着双手，大呼小叫的挣扎。

我和胖子两个人，只剩下胖子手中的一只“狼眼”手电，再没有任何照明的装备，只见大金牙被越拖越远，再不赶过去就晚了。

我和胖子来不及再权衡利弊，当下咬紧牙关，忍着身上地疼痛，撒开腿追了上去，胖子手电的光柱随着跑动剧烈晃动，刚跑到大金牙身边，忽然胖子手中的“狼眼”闪了两闪，就此熄灭，没电了。

第二十六章 摸金符

眼见就要追上被人面蜘蛛黑腿蚤拖走的大金牙，没想到我们唯一的光源——胖子的“狼眼”手电筒，偏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池。

四周立刻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心中清楚，这时候只要稍有耽搁，大金牙就会被拖进蜘蛛巢的深处，再也救不了他了，那种被毒素麻痹融化后慢慢吸食的惨状，如同置身于阿鼻地狱中的痛苦……

我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衣服扒了下来，衣服的后襟都在地上被磨破了，顺手用力扯了几扯，就撕开了来，三下两下把衣袖褪掉，从胖子手中接过还有半壶酒的水壶，胡乱洒在衣服上，用打火机把衣服点燃，我身上穿的是78式军装，这种衣服燃烧后容易粘在皮肤上，所以作战的时候部队仍然配发65式及65改，这些军装只要想穿，在北京可以买到全新的。

因为要钻盗洞，我们都特意找了几件结实的衣服，当时我就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想不到这时候派上用场，我点燃了衣服，很快燃烧起来，我担心粘在手上烧伤自己，不敢怠慢，把这一团衣服，像火球一样扔到前面。

借着忽明忽暗的火花，只见大金牙正被扯进一个三角形的洞中，火光很快又要熄灭，我看清了方位，和胖子边向前跑，边脱衣服，把身上能烧的全部都点着了扔出去照明。

眼见大金牙就要被拖进三角形的洞口，我紧跑两步扑了过去，死死拽住大金牙的胳膊，把他往回拉，胖子也随后感到，割断了缠住大金牙的蜘蛛丝，这时大金牙只差两米左右距离，便要拖进那个三角形洞穴了。

再看大金牙，他已经被山洞中的石头磕得鼻青脸肿，身上全是血迹，不过他还保持着神智，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心想这洞八成就是蜘蛛老巢，必须得赶紧离开，以免再受攻击，我和胖子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烧下去就该光屁股了，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拽了不知道有多远。路径早已迷失难辨，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先摸着黑远远逃开再做计较。

我正想和胖子把大金牙抬走，还没等动劲儿，突然从对面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几条蜘蛛丝。这种蜘蛛丝前端像张印度抛饼，贴在身上就甩不掉，而且速度极快，我们三人躲闪不及，都被粘住。胖子想用工兵铲去挡，想不到工兵铲也被蜘蛛丝缠住，胖子拿捏不住，工兵铲脱手落在

地上。想弯腰去捡，身体却被粘住，动弹不得。

如果身上穿着衣服倒还好一些，赤身裸体的被蜘蛛丝粘上，一时半刻根本无法脱身，三人缠做一堆，被慢慢的拖进那三角形洞口。

又粗又粘的蜘蛛丝越缠越紧，七八条拧成一股，洞中的黑睡蚤还继续往外喷着蜘蛛丝。看来不等进洞，我们就要被裹成人肉粽子了。

我慌乱中想起手中还握着打火机，急忙拨动火石，用打火机的火焰去烧缠绕身体的蜘蛛丝，老天爷保佑，也算是我们命不该绝，亏得这种黑睡蚤的蜘蛛丝不像普通蛛丝具有耐火性，顷刻间烧断了两三条，我的身体虽然还粘满了粘乎乎的粘丝，却已经脱离了蜘蛛丝拖拽力量的控制。

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大金牙和胖子又被向洞口拽过去一米，我若想继续用打火机烧断蜘蛛丝救人，恐怕只来得及救一个人了，却来不及再救另一个。

我急中生智，把大金牙的裤子拽了下来，大金牙的皮带早在我们追他的时候，就被拖断了，裤子也磨得露了腓，一扯就扯下半条。

我用他的裤子堵住洞口，再用打火机点燃裤子，想烧断拧成一大股的所有蜘蛛丝，想不到裤子刚冒出几个火星，整个三角形的洞口就同时燃烧了起来，而且那火势越烧越大，越烧越旺。

一瞬间，整个洞穴都被火焰映得通明，洞口中喷射出得蜘蛛丝也都被烧断。我连忙把大金牙和胖子向后拖开，三人各自动手把身上的蛛丝甩掉。

这时好像半座山洞都被点燃了，熊熊大火中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那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建筑物，完全以木头大建而成，可能为了保持木料的坚固程度，混合了松脂牛油等物质，涂抹在了木头上。

这座木制建筑，约有七八间民房大小，不知道建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木头所搭建的建筑四周，全是一具具被黑睡蚤吸干了的尸骸，有人的也有动物的，被黑睡蚤吸食尽了身体中的所有水分，相当于对尸体做了一次脱水处理，虽然那些尸骸外边被黑睡蚤的蛛丝包裹住，还是能见到他们脸上痛苦扭曲的表情，都保持着生前被慢慢折磨死的惨状。

随着木头燃烧倒塌，只见火场中有三个巨大的火球在扭动挣扎，过了一会儿就慢慢不动，不知道是被烧死，还是被倒塌的木石砸死，渐渐变成了焦炭。

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惊魂未定，想要远远地跑开，脚下却不停使唤，只好就地坐下，见了这场大火，都不免相顾失色，这个大木与大石组成地建筑物是个什么所在？怎么黑睡蚤把这里当作了老巢？

胖子忽然指着火堆中对我和大金牙说道：“老胡，老金，你们俩看那，有张人脸。”

我和大金牙寻着胖子所说地地方看去，果然在大火中出现了一张巨大人脸，比黑睡蚤后背上花纹形成地人脸还要大出数倍，更大出石椁上雕刻的人脸。

大火中的这张脸被火光映照，使得它原本就怪诞的表情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张巨脸位于建筑的正中，随着四周被烧毁倒塌，从中露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青铜鼎，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面。

胖子问道：“老胡，这也是那驴日的幽灵冢的一部分吗？”

我要了摇头，对胖子说道：“应该不是，可能是古代人把这种残忍的人面黑睡蚤，当作神的化身来崇拜，特意在它们的老巢处建了这么个神庙，用来供奉，那时候那人不当人，指不定拿了多少奴隶，给这些黑睡蚤打了牙祭。今天咱们把它们的老巢捣毁了，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那座西周的幽灵墓，多半和这座供着人面鼎的祭坛有着某种联系。

有可能是西周的那座古墓被毁掉之多后，由于这里地处山洞深处，极其隐蔽，所以保存了下来。但是这些事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恐怕只有研究西周断代史的人，才多少知道一二。

我对胖子说：“现在咱们别讨论这些没用的事，你有没有受伤，咱俩吧大金牙背起来，尽快离开此地，说不定还有没死的黑睡蚤，倘若袭击过来，咱们现在全身上下就剩下裤衩了，根本无法对付。”

胖子说道：“现在走了岂不可惜，等火势灭了，想办法把那铜鼎弄出去，这东西要能搬回北京，估计能换几座楼。”说完又推了推大金牙：“老金，怎么样？缓过来了吗？大金牙连惊带吓，又被山石撞了若干下，怔怔地盯着火堆发楞，背胖子推了两推，才回过神来说道：“啊也，胖爷，胡爷，想不到咱们兄弟三人，又在……阴间相会了，这……这地方是哪？现在已经过了奈何桥了吗？”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你迷糊了？这还没死呢，死不了就得接着活受罪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发财了，前边那神庙里有个人面鼎……。哎哟，这东西烧不糊吧？”说完站起身来，想走到近处看看。

我躺在地上对胖子叫道：“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现在连衣服都

没了，光着个屁股还惦记哲那对废铜烂铁。”

胖子两眼冒光，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但是那火势极旺，向前走了几步，便受不了灼热的气息，只好退了回来，一脚踩到一具被黑睡蚤吸食过的死人身上，立足不稳，摔了个正着，扑到那具干尸上。

干尸也不知死了有多久了，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双眼的位置只剩下两个黑窟窿，胖子扑在干尸身上，想要挣扎着爬起来。

胖子手忙脚乱地打算把干尸推开，却无意中从干尸地脖子上扯下一件东西，胖子据的手中多了一样东西，便举起来观看，发现那物件像是个动物地爪子，在火光下亮晶晶地，漆黑透明，底下还镶嵌着一圈金线，胖子转过头来对我说道：“老胡，你瞧这是不是模金符？”说完又在死人身上摸了模：“哎，这还有一大包好东西……”

第二十七章 百宝囊

胖子边说边从干尸怀中掏出一个锦制的袋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抖在地上，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大金牙倒在地上，双眼直勾勾的，明显是惊吓过度，还没回过魂来，我全身又酸又疼都快散了架，虽然担心附近还有其余的人面巨蛛，却没办法立刻离开，见胖子突然从附近的一具干尸身上找到一枚摸金符，便让他扔过来给我瞧一瞧。

胖子忙着翻看干尸怀中的事物，随手把那枚“摸金符”扔到我面前，我捡起来拿在手中细看，“摸金符”漆黑透明，在火光映照下闪着润泽的光芒，前端锋利尖锐，锥围形的下端，镶嵌着数拈金线，帛成“透地纹”的样式，符身携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拿在手中，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

这绝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摸金符”，用川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沟在嵩腊中七七四十九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八百年，是正版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这种真正的“摸金符”我只见过shlneey杨有一枚，大金牙曾经给过我和胖子两枚伪造的，和真货一比，真假立辨。

这枚“摸金符”是那具干尸身上所戴，难道说他便是修鱼骨庙打盗洞的前辈，想必他也被困在幽灵冢里，进退无路，最后也发现了活禽的秘密，想从盗洞退回去半路上却和我们一样，被那只巨蛛伏击，而他孤身一人，一旦中了招，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最后不明不白的惨死在这里。想到此处，心中甚觉难过。

做倒斗摸金这行当，虽然容易暴富，但是财富与风险是并存的。古墓中危险实在太多。除了那些人为设置的机关埋伏，更有些无法预料的险恶之处。很多被发掘的大墓中，都伴有盗墓贼的尸骨，其中不乏一些毛贼自相残杀，但是也有不少摸金校尉惨死其中，那些死法，都十足的古怪诡异，有的竟然是在开棺摸金时。被墓顶掉落的石块砸死，有些死在古墓中的盗墓贼身上，没有一丝外伤的迹象，也不是中毒身亡，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怎么死的，恐怕只有死者自己才清楚。

胖子捧着一包东西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道：“老胡，想他妈什么呢，你快看看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都是那干尸身上的。”

我接过胖子递来的事物，一件一件的查看，这只布袋象是只百宝囊，尽是些零碎的东西。有七八支蜡烛，两只压成一叠的纸灯，这几支蜡烛对我们来说可抵万金，我们现在除了个打火机，再没有任何多余的

照明工具了，我让胖子把蜡烛纸灯收好，等会儿从山洞往外走，全指望这点东西了。

百宝囊中还有几节德国老工干电池，但是没有手电筒，另外有三粒红色的小小药丸，我见了这几粒药丸，心中吃了一惊，这莫非是古代摸金校尉调配的秘药，古墓中有尸毒，从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人相传有一整套秘方，研制赤丹，进古墓倒斗之前服用一粒，可以中和古墓中的尸毒，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不起作用，只有在开棺摸金，和尸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用来防止尸毒侵体，因为古代不像现代，现代的防毒面可以连眼睛也一并保护了，但是古代的防护措施比较落后，蒙得再严实，两只眼睛是必须露出来的，如果棺椁密封得比较好，墓主在棺中尸解，尸气就留在棺中，这种尸毒走五官通七窍，对人体伤害极大。

但是仅限于化解尸毒，对尸毒之外的其他有害气体，还是要另用其他方法解决，比如开喇叭（给墓中通风），探气（让活动物先进古墓）等等。

但是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自身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果长期服用，会导致自身骨质密度降低，虽然对人体影响并不十分大，但也是有损无益，不到非用不可，则尽量不用。

这种红色的药丸，名为“赤丹”，又称为“红衄妙心丸”，具体是用什么原料调配的，早已失传，这主要是和防毒面具的产生有关系，有些摸金老手还是习惯开棺时先在口中含上一粒“红衄妙心丸”，然后再动手摸金。

百宝囊中还有几件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简易罗盘，这是定位用的，还有一块炭石，这种东西在中药里又名“地霜”或为“北地率珠”，其性为“㇗、苦、大温、无毒。”这是为了预防古墓内空气质量差，导致头疼错迷。这种情况下用硝石碎沫，吸入鼻腔一点，即可缓解，与shcneeey杨的酒精臭鳃作用相似。

我看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装有一段细长的钢丝，一柄三寸多长的小刀，一小瓶云南白药，一瓶片脑，还有一样我最熟悉的，是百宝囊中的黑驴蹄子，再就是一卷墨线，墨线和黑驴蹄子都是用来对付尸变的。

胖子问我道：“怎么样老胡，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值钱的吗？”

我摇头道：“没有值钱的东西，不过有几样东西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中，可以遥想到当年一位摸金校尉的风采，这位肯定蝗要鱼骨库存盗洞的那位前辈，跟咱们行事相同，算得上是同门，可惜惨死在此，算来怕不下三十余载了，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再让他暴尸于，你把他

的贵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保佑咱们能顺利离开此地，他这些东西，也给一起烧了。”

胖子说道：“也好，我这就给他火化了，不过咱们今天烧死了这几只人面巨蛛，算是给他报仇雪恨了，所以这兜子里的物件，算是给咱们的答谢好了，说不定拿回北京，在古玩市场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对胖子说：“这么做也不是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这枚摸金符，水火不侵，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也需要这东西，就不客气了，剩下的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有几粒红套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咱们根本用不上，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它的主人一起去吧。”

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觉得性味索然，那干尸本就剩多少分量，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增值住干尸便走，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将摸金校尉的干尸扔进了火场边缘。

我转了转脖子，感觉身上的擦伤撞伤依旧疼痛，但是手足已经能够活动自如了，便推了推身旁的大多牙，问他伤势如何？还能不能走动。

大金牙身上的伤和我差不多，主要是擦伤，头上撞的也不轻，半清醒半迷糊的点了上嘬头，稍微活动活动颌骨，便疼得直吸凉气。

我把胖子招呼回来，三人商议如何离开这座洞穴，被那巨蛛拖出很远，而且凭感觉不是直线，七扭八拐，完全失去了方向，现在只知道我们是在龙岭众多丘陵中某一处的地下，搞不清具体在什么位置，听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积肥岩结构的山体空洞，比较干燥，如此看来，这里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型地貌。

民间传说多半是搏风捉影，这里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巨蛛的老巢有关，失踪的人和羊都被拖进这里吃了，而不是什么陷在迷宫般的洞窟中活活困死。

我们现在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神庙中供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或者记录重大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祇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联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巨蛛，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一座神庙，贡养着一窝人面巨蛛，后来他的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巨蛛了，它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庙中的这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倘若再出来一两只，就足以要了我们三个的小命。

这时火势已弱，借着火光，可以隐约见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

肯定是要选一条路走，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既然巨蛛要外出觅食，那么附近一定有条出口。

我让胖子点了一只蜡烛，三人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把蜡烛放在洞口，我看了看蜡烛的火苗，笔直上升，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这个洞是死路，没有气流在流动，咱们再看看下一个洞口。”

说完我和大金牙转身离开，胖子却在原地不肯动，我回头问胖子：“你走不走？”

胖子指着洞穴的入口对我们说：“老胡，你拿鼻子闻闻，这里是什么味道？很奇怪。”

第二十八章 气味

我忙着寻找有气流通过的洞口，没注意有什么气味，见胖子站在洞口猛嗅鼻子，便问道：“什么味？这山洞里的味可能是巨蛛拉的屎，另使劲闻，小心中毒”

胖子对我和大金牙招了招手：“不是，你们俩过来闻一下，真他妈香，我闻着怎么就跟他妈巧克力似的。”

“巧克力？”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那不争气的肚子立刻“咕咕咕”响了起来，这山洞里怎么会有巧克力，我听得莫名其妙，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碌碌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巧克力”也来了精神，两眼冒光，我本不想过去，但双腿却不听指挥，没出息的朝洞口走了几步。

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哪有什么巧克力，我对胖子说：“你饿疯了？是不是那边神庙巧木燃烧的焦糊味道？”

胖子说道：“怎么会？你靠近点，离洞口越近这种香味越浓，嗯……又香又甜，我操，这里边是不是长了棵奶油巧克力树，走咱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

大金牙也闻到了，连连点头：“没错没错，真是巧克力，胡爷你快闻闻看，就是从这洞里散发出来的。”

我听大金牙也如此说，觉得古怪，便走近两步，在洞口前用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牛奶混合着可可的香甜之气，直冲脑门，闻了这股奇妙的味道，身上的伤口似乎也不怎么疼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筋骨欲酥，四肢百骸都觉得舒服，禁不住赞叹道：“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好闻，这味道……简直就象……就象他娘的天使之吻。”

三人再也按捺不住，举着蜡烛走进了这个黑漆漆的山洞，这洞极是狭窄，高仅两米，宽有三四米，洞穴里面的岩石奇形怪状。都似老树盘根一般，卷曲凹凸。

胖子象条肥大的猫狗一样，在前头边走边用鼻子猛嗅，寻找那股奇妙芳香的源头，忽然用手一指洞中的一块岩石：“就是从这传出来的。”说完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恨不得扑上去咬几口。

我把蜡烛放在岩石的边上，和大金牙胖子一起观看。这块大石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象是裹了层皮浆，有几块露出来的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石上布满了碎裂的缤纷花纹，凝腻通透，被烛光一照，石中的纹理似是在隐隐流转，浓郁的芳香就是从这块石头上发出来的。

胖子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把手指放在自己鼻边一嗅，对我和大金牙说道：“老胡老金，用手指一碰，连手指都变巧克力了。这东西能吃吗？”

我没见过这种奇妙的石头，摇头不解：“我当年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坑，各种古怪的岩石没少见过，我看这象是块树干的化石，应该不能吃。”

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而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忽然激动的说：“胡爷，咱们这会可真发了啊，你看这许不是那闻香玉？”

胖子没听过这词，问大金牙道：“什么？那不是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的吗？”

大金牙对胖子说道：“胖爷，您说的那是唱豫剧的常香玉，我说这块石头，是闻香玉，又叫金香玉，这可是个宝贝啊。”

我问大金牙：“金香玉，我听人说过有眼不识金香玉，千金难求金香玉，原来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道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之独特，绝不输给任何一位大姑娘。”

不知是这闻香玉奇妙气味的作用，还是见钱眼开，原本萎靡不振的大金牙，这时候变的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道：“这东西是皇家秘宝，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里倒出来过，最早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所以很少有人识得，此物妙用无穷，越是干燥的环境，它的香气越浓郁，曾有诗赞之：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宫造物难思议，妙到无穷孰审详。我以前也收过一块，就是别人从斗里倒出来的，不过小得可怜，跟这块没得比……”

胖子听说这是个宝贝，忙问大金牙：“老金这么大一块，能值多少钱？”

大金牙说道：“闻香玉的原石越大越值钱，这外皮也是极珍贵的一种药材，我估摸着，这么大一块，而且看这质地，绝对算得上品了，最起码也能换辆进口小汽车吧。”

我对大金牙说道：“金爷，此处离那摆方青铜鼎的神庙很近，这块闻香玉，莫不是件明器？”

大金牙想了想，对我说道：“不象，我看这就是块天然的原石，如果不是外皮肃落了一小部分，咱们也根本闻不到，你看这窄洞中也丝毫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地上其余的石头，盘盘陀陀，象是树根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化石。”

我说：“看来这是无主之物，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它抬回去，没想到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运气不好碰上座空墓，半件明器都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爷开眼，终不教咱们白忙一场，这回受了许多惊吓，也不算吃亏了。”

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弯下腰想把这块闻香玉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道：“别这么抱，得找点东西给它包起来，种们要是棉布就好了。”

我四下一扫，我和胖子身上赤条条的，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的裤子被我扯掉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穿了的上衣。

我们只剩下几支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什么化石。

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我便把蜡烛装在纸灯里，让大金牙把破烂的外衣脱了，将就着把闻香玉包住，由胖子抱了，从这条狭窄的山洞中退了出来。

回到外边的大洞之时，只见那贡奉人面青铜鼎的神庙已经彻底烧毁，废墟的焦炭中，还闪动着一些零星的暗火。

黑暗中再也看不清四周的形势，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刚才始终没有别的巨蛛再出来，却不能就此断定它们都死绝了，也许它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吓跑了，现在火势一灭，很可能还会出来，咱们再不可多做耽搁，尽快找路离开。”

胖子说道：“只可惜了那口鼎，青铜的应该烧不坏，咱们回去吃饱喝足，带上家伙再来把它搬回去，倒了这么多回斗一件明器也带不回去，这面子上面不好看。”

大金牙对胖子说道：“胖爷，那东西我看您还是死了心吧，人面大鼎怕不下千斤之重，咱们三人赤手空拳，如何搬得动，再说咱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呀，这种东西是国宝不是凡人卖得起的，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让它继续在原地摆着吧，咱们得了这么大一块闻香玉，已经是笔横财了，还是别再多生事端为好。”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一个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什么古董明器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细帐，鼎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钱再多也是快烫手的山芋，有命取财，无福消受，赚的钱再多，到头来那也是一单赔掉老本儿的生意，绝对不划算，所以胖子纵然心不甘，情不愿，却也只好就此做罢。

我们三人凭借着刚才的记忆，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来到下一个洞口，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并住呼吸，从纸灯中取出小半截蜡烛，对准洞口试探气流。

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在洞口，蜡烛的火苗，便立刻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的歪了下去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亮，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太明显的气流，但是蜡烛火苗的倾斜，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相连，后边也是处极大的空间，说不定是那些巨蛛外出猫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动，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

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边引路，胖子和大金牙两人抬着“闻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进去，可能那“闻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确有奇效，我们虽然仍是十分饥饿，但是却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三人得了宝贝，都是不胜喜悦，只得从山洞中钻出去，便要大肆庆祝一番。

这条山洞极尽曲折，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狭窄处仅容一人通行，走到后来，山洞更是蜿蜒陡峭，全是四五十度角的斜坡。

我在山洞中走着走着，忽然感觉一股凉嗖嗖的寒风，迎面吹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招呼胖子大金牙二人加快脚步，好象快到出口了，又向前行不多远，果然眼闰亮，赫然便蛤上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人便赤裸着身体爬了出去，刚到洞外，我身后的胖子就突然对我说：“老胡，你后背上……怎么长了一张人脸？”

第二十九章 龙骨

我见终于钻出了山洞，正想欢呼，却听胖子说我背上长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似一桶刺骨的冰水，兜头泼下，我心中凉了半截，急忙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我就问胖子：“你他娘的胡说什么？什么我后背长人脸？长哪了？谁的脸？你别吓唬我，我最近可正神经衰弱呢。”

胖子拉过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我吓唬你做什么，你让老金瞅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大金牙把抱在怀中的“闻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里呆得时间长了，看不太清楚，便促手揉了揉眼睛，站在我身后看我的后背：“嗯……哎？胡爷，你后背两块肩胛骨上，确实有个巴掌大小，象是胎记一样……比较模糊……这是张人脸吗？好象更象……更象只眼睛。”

“什么？我后背长了只眼睛？”我头皮都乍了起来，一提到眼睛，首先相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恶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一般的可怕非误用，我弯过手臂，摸了摸自己的后背，什么都没感觉到，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

大金牙对我说道：“就是个圆形的暗红色浅印，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象是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准确，应该说象眼球，而不象眼睛，没有眼皮和眼睫毛。”

我又问胖子：“小胖，刚才你不是说象人脸吗？怎么金爷又说象眼球？”

胖子在我身后说道：“老胡，刚才我脑子里光想着那幽灵冢里的人面，突然瞧见你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张脸了。现在仔细来看。你还别说……这真有些象是咱们在精绝古城中，所见过的这种眼球造型。”

胖子和大金牙越说我越是心慌。这肯定不是什么胎记，我自己有没有胎记，我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后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最着急的是没有镜子，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后背。

这时大金牙突然叫道：“胖爷，你背后也有个跟胡爷一样的胎记，你们俩快看看我后背有没有？”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子左侧背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痕迹，确实是象胎记一样，模模糊糊地，线条并不清晰，大小也就

是成人手掌那么大，有几分象是眼球的形状，但是并不能够确定，那种象是於血般暗红的颜色，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额外扎眼。

而大金牙背后光溜溜的，除了磨破的地方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下我和胖子全傻眼了，这绝不是什么巧合，看来也不是在和大金牙一起的时候，弄出来的。十有八刀，是和那趟去新疆鬼洞的经历有关系，难道我们那趟探险的幸存者，都被那深不见底的鬼洞诅咒了？

我记得前两天刚到古田，我们在黄河中遇险，全身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那时候……好象还没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红印，那也就是说这是这一两天刚出现的，会不会不是和鬼洞有关，而是在这龙岭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但是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

胖子对我说道：“老胡你也别多想了，把心放宽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疼又不痒，回去洗澡的时候，找个搓澡的使劲搓搓，说不定就没了，咱们这回得了个宝贝，应该高兴才是，哎……你们瞧这地方是哪？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呢？”

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靠知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慌乱，没顾得上看看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记得这洞口十分狭窄，都是崩塌隐落的黄土，这时听胖子说看这附近很眼熟，便举目一望，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咱们转了半天，无巧不成书，咱们又他娘的兜回来了。”

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时，我爬上山背观看附近的风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塌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隐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拉了出来，那处土坡隐落，变成了一个洞穴，我们还曾以往里边看了看，认为是连接着地下溶洞的山体缝隙，现在看来。这里竟然是和供奉人面青铜鼎的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的，在洞中绕了半天，最后还是从这个无意中踩塌的洞口爬出来。

我们的行李等物，都放在前面不远处的鱼骨庙，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这山沟里碰上的大姑娘小媳妇，非把我们一人当流氓不可。

我知道这种事多想也是没用，但是背上突然出现的暗红色痕迹，使我们的这次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不痛快，关键是不知道，背后这片痕迹，究竟是什么东西，回去得先找个医生瞧瞧，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长在身上就是觉得格外别扭。

山沟里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闻香玉原石，快步赶回鱼骨庙，离开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东西还完好无损的藏在龙王爷神坛后边，三人各自找出衣服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不管怎么说，这块金香玉算是到手了，回北京一出手，就不是小数目。

大金牙吃饱喝足，抚摸着闻香玉的原石，一时间志得意满，不由自主的唱道：“我一不是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翻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

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背后的红色痕迹，便拾不起兴致，只是闷不吭声的喝酒。

我心中隐隐觉得不妙，这种好象眼球一样的印痕，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后背变得十分沉重。

大金牙见状，便劝我说道：“胡他你也都是豁达之人，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回去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实在不行手术割掉这块皮肤，好就好在不是很大，看样子也不深，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好是先找找中医，也许吃两副药便消了。”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我们俩这又不是皮肤病，找医生有什么用，要是找医生，还不如自己拿烟头烫掉……”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今天还没死，先喝个痛快，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胖子拿酒瓶跟我碰了一下，一仰脖，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口气喝了一个干净：“咱们才刚刚发财，这条命可是得在意味着点，后半生还指望好好享受享受。”

吃饱喝足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蛇盘坡下的村子，又在村中借宿了一夜，转天回到古田，准备渡黄河北上，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后天渡口才能走船。

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才能到，那还不如就在古田县城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在县里转转，也许还能捡点漏，收几件明器。

于是我们依然住在了上次的那音质如待所，不过这回招待所的人都快住满了，很多人都是等着渡河的，古田是个小地方，招待所和旅馆只有这么两三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们只好住进了一楼的通铺。

通铺能睡八个人，我们三人去了之后，总共睡了五个个，还空着三个位置，我们不太放心把闻香玉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到柜上，只好里三层

外三层的裹了，轮流在房中看着，出门就抱着。

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闻香玉，我去招待所后院的浴室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

我跟他打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田县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中医，会不会看皮肤病。

刘老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医术，治疗牛皮癣一绝，随后又关切的问我是否病了？哪不舒服？

我当时准备去洗澡，只穿了件衬衣，就把扣子解开两个，让刘老头看了看我的后背，说后边长了个疥子，想找医生瞧瞧。

刘老头看后，大吃一惊，对我说道：“老弟，你这个是怎么弄的？我看这不像皮脰病，这像於血一样的红痕，形状十分的象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字我还见过。”

我问道：“什么？我背后这是个字吗？您能看出来什么字？”

刘老头说：“那是八零年，我们县翻盖一所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挖出来过一些奇怪动物骨头，当时被老百姓哄抢一空，随后考古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就把骨头全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招待所，他们回收的时候，我看见骨甲上有这个字，还不只一次。”

第三十章 天机

我听到此处，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洗澡了，便把老刘头拉到招待所的食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说一说经过。

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和层次十分象是个眼球，那形状象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打碎的玉眼，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shinley杨多半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这时听刘老头说这不是眼球，而是个字，我如何不急，掏出香烟给刘老头点上一支，这时候招待所食堂已经封灶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无事，就把这件事的经过讲了一遍。

其实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当时考古队的老家住在古田县这间招待所，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此事也十分重视，把招待所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员一概不得入内。

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是个好事之人，平时给考古队队员们做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门，人家干活，他就跟着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了他，知道这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偷东西或者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看。

这次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和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收上来的都残缺不全，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与时间进行修复。

法这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有一个巨大的龟甲最为完整，这副龟甲足足有一线八仙桌大小，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片龟甲之时，刘老头刚好在旁见到。那上边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象眼球一样地符号。

刘老头别的不认识，只觉得这眼球的符号十分醒目。一看就知道是个眼球。就问那位正在做整理工作的考古队员，这符号是不是代表眼球。那位考古队员告诉他道：“不是，这是个类似于甲骨文地古代文字，不是眼球……”

话没说完，就被工作组地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制止，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时降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刘老头心想我一个做饭的伙夫，关心你这国家机密做什么，也就不再打听了，但是越想越觉得好奇，这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对外界说的国家机密？是不是虚张声势蒙我老头，但是人家既然要遵守保密条例，不欢迎多打听，不问就是了。

但是自从那块大龟甲被收回来之后。我们这招待所就三天两头的走水（失火），搞得人人不得安宁。

从那又过了没几天，考古队看骨甲收得差不多了，又觉得这里火灾隐患比较大。于是就收拾东西走人，把骨甲都装在大木箱子里，足足装了一辆大卡车，后来的事可就邪性了，据说想空运回北京，结果军用飞机在半路上坠毁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了地骨甲，都烧没了。

整个十五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了下来，他是由于把工作手帕忘在了县城招待所，匆匆忙忙的起回来取工作笔记，就没赶上那趟飞机。

孙教授在古田县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就坐地上起不来了，还是我带着几个同事给他送到卫生院，可以说我算是半个他的救命恩人，后来凡是孙教授来古田附近工作，都要来看看我，跟我喝上两盅，但是我一问他那些骨甲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孙教授就避而不答，他只是劝我说那些字都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以后最后都不要再去打听了，反正都已经毁掉了，然后每次他都叹息说，恨不能这辈子压根没见过那些字。这不是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疤，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来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这可不是什么皮肤病，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反问刘老头道：“刘师傅，合着您也不知道这字是什么意思？”

刘老头哈哈一乐，故作神秘地对我说道：“老弟，不过有人知道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位孙教授现在刚好住在你的楼上，他每年都要来古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让你赶上了嘛。”

我一把握住刘老头的手，迫不及待的说：“刘师傅，您可真是活菩萨啊，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可一定得给我引见引见这位孙教授。”

刘老头拍着胸口打保票，引见没问题，不过姓孙地老小子，嘴特严，他肯不肯对你讲，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跟他说了，你背上长的这块疤，这么特殊，说不定他就能告诉你。

我让刘老头在食堂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孙教授，我先回到房中把事情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一遍。

由胖子留在房中继续看守闻香玉原石，我让大金牙跟我一起去，他经商多年，言辞便给，对待社交活动远比我更有经验。

我们二人换了身衣服，就到招待所食堂找到刘老头，我对刘老头说道：“刘师傅，我们空着手增有昧不太合适，但是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些点心水果也不容易……”

刘老头说：“用不着，瞧我面子，但是你们不是倒腾古玩的吗，记住了啊，这件事千万别在孙教授面前提，他这人脾气不好，最不喜欢做你们这行的。”

我和大金牙立刻表示，对此事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说我们是来古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似的红癍，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空间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三人商议已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请进了房中。

孙教授约有将近六十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黝黑，脊背有点罗锅，这大概是和他长年蹲在探方里工作有关系，孙教授满脸全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疏疏落落的剩下一圈，还合不得剃光了，梳了个一面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老，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也没戴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区别。

他同我认识的陈教授相比，虽然都是教授，便不是一个类型，差别很大，陈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是坐办公室的那种斯文教授，而这位隆孙的教授，大概是属于那种长期实践与第一线的务实派。

孙教授听我说了经过，又对着我后背的淤痕看了半天，连称奇怪，我问孙教授，我背后长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有没有生命危险。

孙教授说：“这确实极象一个符号，前两年古田出土的骨甲中，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副龟甲，上面刻了一百一十二个字，象甲骨文，但并非是非是甲骨文，这个酷似眼球的符号，在那一百一十二字中反复出现了七遍。

我和胖子两人的北后，都长出这么个眼球一样的暗红色癍块，虽然跟刘老头来拜访孙教授，但是纯属有病乱投医，本对刘老头的话半信半疑，此时见孙教授也说这块红癍的形状，象是个上古文字，连忙请教孙教授，这到底是个什么字？

孙教授摇了摇头，说道：“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痕迹，与出土的古文

也仅仅是像而已，但是绝没有什么关系，那批文物两年前坠机的时候，但尽数毁了，这世界上巧合的事物很多，有些豆子还能够生长得酷似人头，但是豆子和人头之前，除了相似之外，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我和大金牙软磨硬泡，种种好话全都说遍了，就想问一问那些刻在龟甲上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只要知道了详情，它们其中有没有联系，我自己心中就有数了。

孙教授只是不肯多吐露半字，说到最后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你们也不要在我面前装了，你们两位一身的土腥味，我常年在基层工作，我闭着眼都知道你们俩个是做什么的，有这种味道的人只有三种，一种是农民，另外两种不是盗墓的，就是倒卖古董的。说实话我看你们不象是农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弄来个的这个字，伪装成身上的红痣，想来套我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做梦了，我只对你们再说最后两句话，第一，你们不要无理取闹，这些古字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任何普通人没有权利知道。第二，属于我个人对你们的一点忠告，千万不要企图接近这些文字中的信息，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任何与这些字产生关系的人，都会引来灾祸。

第三十一章 秘密

孙教授说完，就站起身来把我们往门外退，我心想这老头挺奇怪，刚进来时不说的好好的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听他刚开岂说话的意思，象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了，但是后来不知从哪里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变得声色俱厉，说不定以为我们俩是骗子，是想来他这蒙事的。

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孙用人撵，肯定是站起来自己就走，但是这次非同小可，说不定就是性命修关的大事，而且除了我和胖子之外，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与Shirley杨的生死。

我对孙教授说道：“教授，教授您也听我说最后一句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来我们身上有土怪气，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俩真不是倒腾文物的，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北京的陈久仁，教授您听说过没有？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

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久仁的名字，微微一怔，问道：“老陈？你是说你们二人，是在他的考古队里工作的？”

我连忙点头称是：“是啊，我想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考古圈里，一提您二老的大名，那谁听谁不得震一跟头……”

陈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你小子不要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斤两，自己清楚，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他们两个回避一下。”

我一听孙教授说话的意思，好象有门儿，但让大金牙和刘老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孙教授秘谈。

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插好，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我就把我是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简单的说了一些。

孙教授听轩。叹息一声说道：“我和老陈是老相识了。沙漠的那次事故，我也有所耳闻，唉，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就算不错了，我想去北京探望他，却听说他去美国治病了，也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当年老陈于我有恩。你既然是他的熟人，有些事我也就不再瞒你了。”

我等的就是孙教授这句话，忙问道：“我觉得我背上突然长出地这片瘀痕，象极了一个眼球，与我们在沙漠深处见到的精绝古城有关，精绝国鬼洞族那些人，都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是中了某种诅咒，但是

又听说这不是眼球，而是个字。所以想请您说一说，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个死过七八回的人了。我个人地安危，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便是他老人家。”

孙教授对我说道：“不是我不肯告诉你，这些事实是在不能说，让你知道了反而对你无益，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背后长得这块印记，绝不是什么诅咒之类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民说管放心就是。”

我越听越着急，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这句话让我心理负担减小了不少，可是越是不能说我越是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更何况这个字都长到我身上来了。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孙教授只好对我吐露了一些：

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的古迹，是古文字方面地专家，擅长破解翻译古代秘文。

古时仓颉造字，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蛮荒历史，使文字中蕴藏了大量信息，包罗着大自然中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共有平去直八四种读音。

然而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共有八种读音，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不过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的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获悉的重大事件。

后世出地一些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但是始终无人识得，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种歪曲，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面前，你也是看不懂，孙教授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地天书打交道，但是进展始终不大，可以说步步维艰，穷其心智，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直到一九七八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阉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毁坏，墓室也腐烂蹋隐，大部分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腐蚀。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腐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数术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

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作为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李淳风，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 and 盗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

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

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未见过椁民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的打开棺板夹层，里面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有油布和赤漆裹着一件东西，赫然便是一个白玉无暇的玉盒，玉盒遍体鎏金跟银，石盒上刻着有翼灵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扣是纯金打造。

由于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所以这么多年来，能够躲过盗墓贼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

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唐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赏赐给李淳风地。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棺板夹层中，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组的大本营。

在以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某种龟甲），上面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金板不大。四角造成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铸有很多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面的字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迷文金板”。

于是就请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板的秘密，孙教授接到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中，开始的废寝忘食的工作。

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多次。上面的古字，闭着眼睛也能记得，但是却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其含意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

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越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地难题也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但是这道障碍实在太大了。

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字，但是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因为有些与“天书”一同出土的古文字，很容易就能解读，经碳14检验同属于殷商时期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绝不是什

么史前文明的遗存。

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反复推敲研究，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迷”，通过对照李淳风墓中出土的“兽角迷文金板”，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肌上的记录，是一种加密文字。

早在唐代李淳风就已经破解了这种古代加密文字，为了表彰他地功勋，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李淳风，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

其这天书很简单，是用最四种秘声的音标注释，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地人，才能够理解文字的内容。

而李淳风是从《八经注疏详考》中获得灵感，从而找到方法洞晓天机，破解天书之迷。孙教授从这块“兽角迷文金板”的启发中参悟到如何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很多信息令人目瞪口呆，不少已有定论的历史，也都将被改写。

考虑到各种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做了如下指示：持慎重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

孙教授对我说道：“你背后的这个痕迹，说蛤上古代的加秘文字，并不恰当，这个字并不是天书中的字，我也是在古田出土的龟甲才见到这个答号，它象征着某件特殊的事物，当时的人对其还没有准确的词来形容，我想称其为图言，更为合适，图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我还不清楚，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在古田出土的龙甲，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录，由于刚刚出土，时间紧迫，我也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在这运回去的途中，军用飞机就失事坠毁了，那些秘密恐怕永远都无人知晓了。”

我问孙教授：“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您没留个拓片之类的盲目记录吗？虽说您认为我背上长的不是什么咒之类的标记，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事太蹊跷，若不知道详情，我终究是不能安心。您就跟我说说，那篇记协在骨甲的文字中，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是不是和新疆的鬼洞有关系？我向毛主席保证，绝不泄秘半个字。”

孙教授神经质的突然站起身来：“不能说，一旦说出来就会惊天动地。”

第三十二章 从前的从前

这几天连续闷势，坐着不动都一身身的出汗，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雨下的都冒了烟，终于给燥热的城市降了降温。

雨后的番家园古无市场热闹非凡，由于天气的原因，在家忍了好几天的业余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们，纷纷赶来淘换玩意儿。

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胖子正在跟一对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妻，推销我们的那只乡鞋，胖子对那俩老外说道：“怎么样？您拿鼻子闻闻这鞋里边，跟我你们美国的梦露一个味儿，这就是我们中国明朝梦露穿的香鞋，名……名妓你们懂不懂？”

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妻，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乡鞋很感兴趣，胖子借机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两万，这份钱把俩老外吓得扭头便走，经常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懂得讨价还价，胖子见这对外国夫妻也不懂侃价，就知道他们是头一回来中国，于是赶紧把他们拦回来，声称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给他们的个折。

我坐在一旁抽着烟，对古玩市场中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从陕西回来之后一我到医院去检查过，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病也没有检查出来。

而且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最近财源滚滚，生意做的很红火，我们从陕西抱回来的闻香玉原石，卖了个做梦都应该笑醒的好价钱，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明器，几乎每一笔，利润都是翻数倍的。然而一想到孙教授的话，就觉得背后压了一卒大山，喘不过撒线每想到这些就忧心忡忡。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来。

那个可恶的。伪善的孙教授，死活不肯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含意。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的技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但是我又不能用强，硬逼着他说出来。

古田出土的那批龙骨虽然毁坏了，但是孙教授肯定事先留了底，怎么才能想个法子，再去趟陕西找他要过来看看。只要我能确定背上的印记，与精绝国鬼洞的眼球无关，那样我才能放民主，可是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一提到鬼洞这两个字，孙教授就象发了疯一样，以至于我后来再也不民了对他换洞那个地方了。

孙教授越是隐瞒推搪，我觉得越是与精绝的鬼洞有关系，要是不搞清楚了，早晚要出大事。既然明着要孙教授不肯给我，那说不得，我就

得上点手段了，总不能这么背着个眼球一样的区班过一辈子。

夏天是个容易打磕睡的季节。我本来做在凉椅上看着东西，以防被佛爷（小偷）顺走几样，但是脑中胡思乱想，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做了一连串奇怪的梦，刚开始，我梦见我娶了个哑巴姑娘做老婆，她比比划划的告诉我，要我带她去看电影，我们也不知怎么，就到了电影院，没买票就进去了，那场电影演的没头没尾，也看不出哪跟中妹子作了爆炸就是山体塌方，演着演着，我和我的哑吧老婆发现电影院变成了一个山洞，山洞中朦朦胧胧，好象有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我大惊失色，忙告诉我那哑吧老婆，不好，这地方是沙漠深处的“无底鬼洞”，咱们快跑，我的哑吧老婆却无动于衷，猛然把我推进了鬼洞，我掉进了鬼洞深处，见那洞底有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我……

忽然鼻子一凉，象是被人捏住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见一个似乎是很熟悉的身影站在我面前，那人正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我一睁眼刚好和她的目光对上，我本来梦见一只可怕的巨大眼睛，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突然见到一个人在看自己，吓了一跳，差点从凉椅上翻下来。

定睛一看，Shirley杨正站在面前，胖子和大金牙两人在旁边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胖子大笑道：“老胡，做白日梦呢吧？口水都他妈流下来了，一准是做梦娶媳妇呢。”

大金牙对我说道：“胡爷醒了，这不杨小姐从美国刚赶过来吗，说是找你有急事。”

Shirley杨递给我一条手帕：“这么才几天不见，又添毛病了？口水都流成河了，快擦擦。”

我没接她的手帕，用袖子在嘴边一抹，然后用力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这才臆臆怔怔的对Shirley杨说：“你的眼睛……哎，对了！”我这时候睡意已经完全消失，突然想到背后眼球形状的红斑，连忙对Shirley杨说道：“对了，我这几天正想着怎么找你，有些紧要的事要和你讲。”

Shirley杨对我说道：“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这里太吵闹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谈吧。”

我赶紧从凉椅上站起来，让胖子和大金牙继续照顾生意，Shirley杨来到了古玩市场附近的一处龙潭公园。

龙潭公园当时还没改建，规模不大，即便是工假日，游人也并不多，Shirley杨指着湖边清静处的一条石凳说：“这里很好，咱们在这坐下

说话。”

我对Shirley杨说：“一般搞对象压马路的才坐这里，你要是不避嫌，我倒是也没什么，这小地方真不错，约会正合适。”

Shirley杨是美国生美国长，虽然长期生活在华人社区，却不太理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问道：“什么？你是说恋爱中的情侣才被允许坐在湖边？”

我心想两国文化背景差别太大，这要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便说道：“人民的江山人民坐，这公园里的长橙谁坐不是坐，咱俩就甭管那套了。”说着就坐了下去。

我问Shirley杨：“陈教授的病好了吗？”

Shirley杨在我身边坐下，叹了口气说：“教授还在美国进行治疗，他受的刺激太大，治疗状况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我听陈教授的病情仍未好转，心中也是难过，又同Shirley杨闲聊了几句，就说到了正事上，当然不是让我还钱的事，和我所料一样是为了背上突然出现的眼球状红痣。

不仅是我和胖子，Shirley杨和陈教授的身上，也出现了这种古怪的东西，那趟新疆之行，总共活下来五个人，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个维族向导，沙漠中的老狐狸安力满，他身上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红痣？

Shirley杨说：“在安力满老爷爷的身上，不会出现，因为他没见过鬼洞，我想这种印记一定是和鬼洞族的眼球有着某种联系。”

关于那个神秘的种族，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晓了，但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那个不知通向哪里的“鬼洞”，都已经被永远的埋在黄沙之下，再也不会重见天日。

我把在陕西古田，从孙教授那里了解到的一些事，都对Shirley杨讲了，也许她可以从中作出某种程序的判断，这个符号究竟是不是鬼洞带给我们的诅咒？

Shirley杨听了之后说道：“孙教授……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孙耀祖？他的名字在西方考古界都很有威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文字破解专家，擅长解读古代符号，古代暗号，以及古代加密图形信息，我读过他的书，知道他和陈教授是朋友，但是没接触过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罗泰普法佬王的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只雕刻了很多象形符号的权杖，很多专家都无法判断符号的含义，有一位认识孙耀祖的法国专家写信给他求助，得到了孙教授的宝贵建议，最后判断出这

只权杖，就是古埃及传说中刻满阴间文字的黄泉之杖，这一发现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孙教授便四海闻名。如果他说这种符号不是眼睛，而是某种象征性的图言，我想那一定果有道理的。”

我暗暗乍舌，想不到孙教授那古怪的脾气，农民一样的打扮，却是这么有身份的人，海水果然不可斗量啊，我问Shirley杨：“我觉得这个是符号也好，是文字也罢，最重要的是它是吉是凶？与精绝国那个该死的遗迹有没有什么关系？”

Shirley杨说：“这件事我在美国已经找到一些眉目了，你还记得在扎格拉玛山中的先知默示录吗？上面提到咱们四个幸存者中，有一个是先知族人的后裔，那个人确实是我，我外公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他走的很突然，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贵宪兵，其中有本笔记，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默示录的真实性。”

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象恶梦一样的换洞，避之惟恐不及，它却偏象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了身上，我们是否被精绝古国所谓咒了？那座古城连同整个扎格拉玛，不是都被已经黄沙永久的掩埋了吗？

Shirley杨说道：“不是诅咒，但比诅咒还要麻烦，扎格拉玛……，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听。”

第三十三章 搬山道人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色的山岭本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真的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之意，也有人解释作“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查到其中的奥秘。

在远古的时代，那个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姑且称之为“扎格拉玛部落”，部落中的族人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在扎格拉玛山与世无争的生活了不知多少年，直到人们无意中在山腹里，发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族中的巫师告诉众人，在古老的东方，有一只金色的玉石巨眼，可以看清鬼洞的真相，于是他们就模仿着造了一只同样的玉石眼睛，用来祭拜“鬼洞”，从那一刻起恶运便降临到这个部族之中。

在那以后扎格拉玛部落，便被真抛弃，灾祸不断，族中作为领袖的圣者认为，这必是和“鬼洞”有关，灾祸的大门一旦开启，再想关上可就难了，为了躲避这些可怕的灾祸，不得不放弃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向着遥远的东方迁移，逐渐融入了中原的文明之中。

所谓的“灾祸”是什么呢？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病毒，一种通地眼睛感染上的病毒，凡是亲眼见过鬼洞的人，过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上就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癍块，终生无法消除。

生出这种红癍的人，在四十岁之后，身体血液中的铁元素，会农渐减少，人的血流之所以是红色的，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如果血液中的铁慢慢消失。血液就会农渐粘稠，供应在脑的氧气也会降低，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死亡之时，血液已经变成了黄色。

这一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十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生有红癍，却依旧会患上铁缺乏症，最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呈煞费苦心去由于他们并不是象后来的精绝国人，只有少数神职人员见过鬼洞，而是部族中的大部分人都亲眼看到过鬼洞，所以他们只好背井离乡。

迁移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经过几代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离鬼洞的距离越远，发病的时间就越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症状都始终存在，一代人接一代人，临死之时都苦不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的痛苦。

为了找到破解这种痛苦的办法，部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尽了办不。多少年之后到了宋朝，终于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在黄河下游的淤泥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该鼎为商代中期产物。

此鼎深腹凹底，下有四足，威武凝重，并铸有精美的蝉纹，鼎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对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强大程度，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事物，另外用来赏赐诸侯贵族功臣的物品，也经常以青铜为代表，领受恩赏的人，为了记录这重大的荣耀，回去后会命人以领受的青铜为原料，筑造器物来纪念这些当时的重大事件。

亿格拉玛部族的后人们，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件记录着重大事件的青铜鼎，当年商代第三十二代君主武丁，曾经得到一只染满黄金浸的玉石眼球，据说这只玉石眼球是由一座崩塌的山峰中找到，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赤袍。

商王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是黄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珍贵，将其命名为甕尘珠，于是命人铸鼎纪念，青铜鼎上的铭文记录仅限于此，再也没有任保多余的信息。（甕尘珠、避尘珠、赤丹，是自古多次出现在史书中的中国三大神珠，其中甕尘珠是类似玉的神秘材料制成，相传为黄帝祭天所得，传说后来被用来为汉武帝陪葬，后茂陵被农民破坏，至今下落不明，避尘珠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物质，该珠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时由于发生了恶性哄抢事件，就此失踪。赤丹则最据传奇性，传说该丹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之神效，始终为宫迁秘藏，失落于北宋末年。）

所格拉玛部落的后人，有不少擅长占眩，他们通过占眩，认为这只染满黄金浸的古玉眼球，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祭祀鬼洞，才能抵消以前族中巫师制造那枚玉眼窥探鬼洞秘宓民惹出的灾祸。这枚曾经被武丁拥有过的古玉，在战乱中几经易手，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被埋在某个王室贵族的古墓地宫中，成为了陪葬品，但是占眩的范围有限，无法知道确切的位置。

此时的扎格拉玛部落，已经由迁徙至内地时的五千人，锐减为千余人，他们早已被汉文明同化，连姓氏也随汉化，为了摆脱恶疾的枷锁，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在古墓中寻找甕尘珠，这些人，成为了当时四大盗墓体系的一个分支。

自古职业盗墓者，按行事手段不同，分为四个派系，发丘、摸金、搬山、卸岭，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多半学的是“搬山分甲术”，平时用道士的身份伪装，以“搬山道人”自居。

“搬山道人”与“摸金校尉”有很大的不同，从称谓上便可以看出来，“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盗墓，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而“摸金”则更注重技术环节。

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人”们，在此后的岁月中，也不知找遍了多少古墓，线索断了续，续了断……

在这种筑篱式的搜索中，毫尘珠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明间的推移“搬山术”日渐式微，人才凋零。到了民国年间，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搬山道人”，此人是江浙一带最有名的盗墓贼，只因为使得好口技，天下一绝，故此人送绰号“鹧鸪哨”。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只以“鹧鸪哨”称呼。会使轻功，最擅长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并且枪法如神，不仅在倒斗行，即使在绿林之中，也有好大的名头号。

“鹧鸪哨”遵照祖宗的遗训，根据那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到处追查毫尘珠的下落，最后把目标着落在西夏国的某个藏宝洞里。传说那个藏宝洞距离废戏的古西夏黑水城不远，原是作为西夏国鞭个重臣修建的陵墓，然而西夏国最后被蒙古人屠灭，当时那位王公大臣还没有来得及入敛，就将宫迁内的重要珍宝，都藏在了里面，有可能毫尘珠也在其中，但是地面没有任何封土等牲，极为难寻。

“鹧鸪哨”这种“搬山道人”，不懂风水星相。在技术上来讲是不可能找到藏宝洞的，这时他的族人，已经所存无多，再找不到毫尘珠。这个古老的部族血脉很可能就此此灭绝了，眼见自己的族人临死之时的怪状，“鹧鸪哨”不得不求助于擅长风水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

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发丘、摸金、搬山、卸岭这四大派系，几乎都断了香火，还懂“搬山术”这套内容，可能就只剩下“鹧鸪哨”一个人，发丘、卸岭更是早在多少朝之前主不存在了。

而当时做“摸金校尉”的人也不多了，屈指算来，全国都不超过十位，那个年代，从事盗墓活动的，更多的是来自军阀统率的“官盗”，或者是民间的“散盗”。

“鹧鸪哨”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位已经出家当和尚的摸金校尉，求他传授分金定穴的秘术，这个和尚法号上“了”下“尘”，了尘长老曾经也是个摸金校尉，倒过很多大斗，晚年看破红尘，出家为僧。

了尘法师劝告“鹧鸪哨”说：“世事无弗了，人皆自烦恼，我佛最自在，一笑而已矣，施主怎么就看不开呢，老僧当年做过摸金校尉，虽然所得之物，大都是用之于民，然而老来静坐思量，心中实难安稳，让那

些珍贵的明器重见天日，这世上又会因此，多生出多少明争暗斗的腥风血雨，明器这种东西，不管是自己受用了，还是变卖行善，都不是好事，总之这倒斗的行当，都造孽太深……”

“鹧鸪哨”无奈之下，把实情托出，了尘法师听了原由，便动了善念，准备将“摸金”地行规手段都传授给鹧鸪哨，但是按规矩，鹧鸪哨先要立一个投命状，才能授他摸金符。

历来倒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不管动机如何，都不能够曝光，所以行规是半点马虎不得，了尘法师告诉鹧鸪哨：“我在此出家之时，曾经看到这附近有座古墓，还没有被人倒过斗，地点在寺外山下，西北十里，有片荒山野岭，那里有块半截的无字石碑，其下有座南宋时期的古墓，外部地特征只剩那半截残碑，石碑下是个墓道，那座墓地处偏僻，始终没被盗过，但是的穴位选得不好，型如断剑。你按我所说，今夜到那墓中取墓主一套大殓之服来，作为你的投命状，能否顺利取回，就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门手艺了。”

随后了尘法师给了鹧鸪哨一套家伙，都是“摸金校尉”的用品，并嘱咐他切记，摸金行内的诸般规矩，“摸金”是倒斗中最注重技术性的一个流派，而且渊源最久，很多行内通用的唇典套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口中流传开来的，举个例子，现今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的手艺人，但是为什么管盗墓叫做“倒斗”？恐怕很多人都说不上来，这个词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校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描绘。中国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中的，多半上面都有封土堆，以秦陵为例，封土堆的形状就恰似一个量米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明器地宫都在斗中，取出明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斗翻过开拿开，所以叫倒斗。

诸如此类典故，以及种种禁忌讲究，鹧鸪哨以前闻所未闻，搬山道人可没这么多名堂。听了了尘长老的讲解，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了尘长老最后再三叮咛的，就是倒倒斗时的行规。要在墓室东南角点上蜡烛，灯亮便开棺摸金，倘若灯灭则速退，另外不可取多余的东西，不可破坏棺槨，一间墓室只可进出一个来回，离开时要尽量把盗洞回填……

“鹧鸪哨”当天夜里，独自一人找到了那块南宋古墓的残碑，这时天色正晚，天空阴云浮动，月亮在团团乌云中时隐时现，夜风吹动树林中的枯枝败叶，似是鬼器这神嚎。

“鹧鸪哨”这会不再使用自己的“搬山分甲术”，而是依照了尘法师的指点，以摸金校尉的手法打出了一条直达墓室的盗洞。

当下准备了墨斗，捆尸索、探阴爪、蜡烛、软尸香、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吃了一粒避尸气的“红套妙心丸”，将一把德国二十响镜面匣子枪的机头拨开。插在腰间，又用湿布蒙住口鼻。

那了尘长老说这墓穴形势混乱，风逆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膛，在这种标准的凶穴，说不定会酿出尸变，不过“鹧鸪哨”身经百战。再凶险的古墓也不在话下，那些古墓种的精灵鬼怪，粽子阴煞，黑凶白凶，这几年曾经干掉了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鹧鸪哨”心想：“这回是了尘长老考验自己的胆色和手段，绝不能坠了鹧鸪哨三个字在倒斗行内响当当的字号。”于是做好了准备，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朦胧的月亮，提着马灯，深吸一口气，钻进了盗洞。

“鹧鸪哨”凭着敏捷的身手，不多时便钻进了主墓室，这座墓规模不大，高度也十分有限，显得分外压抑，地上堆了不少明器，“鹧鸪哨”对那些琐碎的陪葬之物看也不看，进去之后，便找准墓室东南角，点燃了一只蜡烛，转身看了看墓主的棺槨，发现这里没有槨，只有棺，是一具铜金棺，整个棺材都是铜的，在“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这种棺材还是初次见到，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墓主乍尸而特制的，之所以用这样的铜角金棺来盛敛，很可能是因为墓主下葬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尸变的迹象。

不过“鹧鸪哨”艺高人胆大，用探阴爪启开沉重的棺盖，只见棺中是个女子，面目如生，也就三十岁上下，是个贵妇模样，两肋微鼓，这说明她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头上插满了金银手饰。

身上盖着一层乡被，从上半身看，女尸身穿九套大殓之服，只扒她最外边的一套下来，回去便有交代，“鹧鸪哨”翻身跃进棺中，取出捆尸索，在自己身上缠了两遭，于胸口处打个结，另一端做成一个类似上吊用的绳圈，套住女尸的脖子。

“鹧鸪哨”闭住呼吸趴在棺中，和女尸脸对着脸，在棺中点了一块软尸香，软尸香可以迅速把发硬的尸体熏软，顺手就放在南宋女尸的脸侧，向后坐到棺中女尸腿上，调整好捆尸索的长度，一抬头挺直腰杆，由于受到脖子上捆尸索的牵引，女尸也同时随着他坐了起来。

（摸金校尉用捆尸索一端套在自己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拴住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可以腾下手来，去脱尸体身上的衣服，由于摸金校尉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后，就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索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脖颈，这样才能保持水平。后来此术流至民盗之中，但是未得其详，用的绳子是普通的绳

子，绳上没有墨，而且民盗也没搞清楚捆尸索的系法，自己这边不是缠在胸前，而也是和尸体那端一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有不少人就因为方法不当，糊里糊涂的殁在这上边。）

“鹧鸪哨”用捆尸索把女尸扯了起来，刚要动手解开女尸穿在最外边的敛服，忽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回头一看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火苗，被风吹得飘飘忽忽，似乎随时都会熄灭，“鹧鸪哨”此刻和女尸被捆尸索拴在一起，见那蜡烛即将熄灭，暗道一声“糟糕”。看来这套“大归敛服”是拿不到了，然而对面的女尸忽然一张嘴，从紧闭的口中掉落出一个黑紫色的珠子。

第三十四章 野猫

鹧鸪哨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女尸，女尸的脸上正在慢慢地长出一层极细的白色绒毛，看来只要墓室东南角的蜡烛一灭，这尸体要变成白凶了，不过纵然真的发生尸变，自己这“捆尸索”也尽可以克制于她。

不过按照“摸金校尉”的行规，蜡烛灭了就不可以再取墓室中的任何明器，鹧鸪哨十五岁便开始做“搬山道人”，十二年来久历艰险，遇上了不知多少难以想象的复杂场面，这时候如果就此罢手，自是可以全身而退，然而知难而返，不是他行事的作风。

鹧鸪哨的打算是既不能让蜡烛灭了，也不能给这古尸尸变的机会，女尸身上穿的大殓之服（寿衣）也必须扒下来给了坐长老带回去，若不如是，也显不出自己的手段。

鹧鸪哨瞄了一眼女尸口中掉落的深紫色珠子，便知道大概是用朱砂同紫玉混合的丹丸，这是种崂山术里为了不让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定尸丹”，中国古代的贵族极少愿意火葬，如果死后有将要尸变迹象，便请道士用丹药制住，依旧入土殓葬，但是这些事除了死者的家属知道，绝不对外吐露半句。

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火苗不知被哪里出现的阴风吹得忽明忽暗，几秒钟之内就会熄灭，鹧鸪哨坐在女尸身上，左手一抻捆尸索，那女尸被软尸香熏得久了，脖颈受到拉扯，立即头向后仰，张开了嘴。

鹧鸪哨用右手立刻捡起掉落在棺中的“定尸丹”，塞进了女尸口中，抬脚撑住女尸的肚腹，再次扯动捆尸索，把女尸头部扯得向下一低，闭上了嘴，那枚“定尸丹”便再次留在了她的口中。

随后鹧鸪哨腾出右手抽出腰间的匣子枪，回手便是一枪，“啪”的一声，将墓室中的一面瓦当打落在地。这间墓室是砖木结构，为了保护木椁，修建之时在木椁处都覆以圆柱形的瓦当，瓦当被子弹击中，有一大块掉落在地上，刚好落在蜡烛附近，被上面的风一带，蜡烛只呼的一闪，竟然没有熄灭。这一枪角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半截空心圆柱形状的瓦当如同防风的套桶刚好遮住了蜡烛的东南两侧，东侧是墓道入口，这样一来就把外边吹进来的气流尽数挡住，只要不把瓦当吹倒，蜡烛就不会熄灭。

鹧鸪哨由于要扯着捆尸索，左手不敢稍离，又怕蜡烛随时会灭掉，这才兵行险招，凭借着超凡脱俗的身手，开枪打落瓦当遮风。

只要蜡烛不灭，就不算破了“摸金校尉”的规矩，即使真的发生尸

变，也要倾尽全力把这具南宋女尸身上的殓服取到手。

这时天色已经不早，必须赶在金鸡报晓前离开，“摸金校尉”的各种禁忌规矩极多，“鸡鸣不摸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什么替天行道也好，为民取财扶危济贫也好，盗墓贼终究是盗墓贼，倒斗是绝对不能见光的行当，倘若坏了规矩，天亮的时候还留在墓室之中，那连祖师爷都保佑不了。

此时坐了坐长老虽然传了鹧鸪哨种种行规及手法，并给了他一整套的摸金器械，但是并没有授他最重要的摸金符，如果不戴摸金符而以“摸金校尉”的手段去倒斗是十分具有危险性的，假如这样仍然能从古墓中倒出明器，才有资格取得摸金符。

打盗洞通入墓室便已用了很多时间，迟则生变，越快把殓服倒出来越好。鹧鸪哨估摸着时间所剩无几了，便摆了个魁星踢斗的姿势坐在南宋女尸腿上，用脚和胸前的捆尸索固定主棺中的南宋女尸，让她保持坐姿，伸手去解罩在她最外层的殓服。

忽然鹧鸪哨觉得脖子一痒，似乎有个毛绒绒的东西趴在自己肩头，饶是胆大，也觉得全身寒毛倒竖，急忙保持着身不动、膀不摇的姿势，扭回头去看自己肩膀上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见有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不知何时从盗洞中悄无声息的溜进了墓室，此刻正趴在鹧鸪哨的肩头用两只大猫眼恶狠狠的同鹧鸪哨对视。

鹧鸪哨暗骂一声“晦气”，倒斗的不管那一门都最忌讳在墓室中遇见猫、狐、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尤其是野猫。传说猫身上有某种神秘的生物电，如果活猫碰到死尸，是最容易激起尸变的。

这只不请自来的大野猫一点都不怕陌生人，它趴在鹧鸪哨的肩头同鹧鸪哨对视了一下便低头向棺中张望，它似乎对棺中那些摆放在女尸身旁的明器极感兴趣，那些金光闪闪的器物在它眼中如同具有无比吸引力的玩物，随时都可能扑进棺中。

鹧鸪哨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他担心这只野猫从自己肩头跳进棺材里，一旦让它碰到女尸，即便是女尸口中含着“定尸丸”，也必定会引发尸变，真要是变做了白凶，自己虽然不惧，但是一来动静闹得大了，说不定会把蜡烛碰灭，二来时间不多，恐怕来不及取女尸的殓服回去拿给了坐长老了，“鸡鸣不摸金”的行规同“灯灭不摸金”的规矩一样，都是“摸金校尉”必须遵循的铁则。

虽然凭鹧鸪哨的身手即使坏了这些摸金行规取走这套殓服是易如探囊取物，但是道上的人最看重信义承诺，把这些规则看得比性命还要来

得金贵，鹧鸪哨这样的高手更是十分珍惜。倒斗的名头本就好说不好听，如果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规则，那么就会沦落成民间散盗一样的毛贼。

说时迟，那时快，这些想法在鹧鸪哨的脑中也只以转念，更不容他多想，那只条纹斑斓的大野猫再也抵受不住明器亮晶晶的诱惑，一躬身就要从鹧鸪哨的肩头跃将下去。

鹧鸪哨想伸手抓住这只大野猫，但是惟恐身体一动惊动于它，反而会碰到南宋女尸，这时眼瞅着野猫就要跳进棺内，急中生智，连忙轻轻的吹了一声口哨。

鹧鸪哨这绰号的由来便是因为他会使诸般口技模仿各种动物机器人声，学什么像什么，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这功夫为了吸引野猫注意力，撮起嘴来轻吹两声口哨，然后模仿起猫的叫声，喵~喵~叫了几下。

那只准备跳进棺材里的大野猫果然被同类的叫声吸引，耳朵一耸，在鹧鸪哨肩头寻找猫叫声的来源，野猫大概也感到奇怪，没看见有别的猫？躲在哪里？听声音好象还就在附近。

鹧鸪哨一看这只大野猫中计便盘算着如何能够将它引离棺材，只要有这么一丁点时间把女尸的殓服扒下来便可大功告成，那时候这只臭猫愿意去棺材里玩便随它去好了，但是如何才能把它暂时引走呢？

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又轻轻的学了两声鸟叫，野猫可能有几天没吃饭了，听见鸟叫便觉得食指大动，终于发现那鸟叫声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发出来的，这个人脸上还蒙了块布，这黑布下面定有古怪，说不定藏着只小麻雀。

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顿时饿得眼睛发蓝，抬起猫爪一下下的去抓鹧鸪哨蒙在嘴上的黑布，鹧鸪哨心中窃喜，暗骂：“该死的笨猫，蠢到家了。”

鹧鸪哨利用大野猫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遮嘴用的黑布上的机会用手悄悄的抓住棺中陪葬的一件明器，那是一只纯金的金丝镯子，为了不惊动野猫，他保持胳膊不动，只用大拇指一弹，将那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盗洞。

金丝镯子在半空中划出一条抛物线掉落在墓室后的盗洞口附近，墓室里始终静悄悄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那镯子一落地，果然引起了野猫注意，鹧鸪哨这时也不再使用口技，野猫以为那只小麻雀趁自己不注意跑到后边去了，“喵喵”一叫，追着声音跳进了盗洞，想去捕食。

鹪鹩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野猫刚一跳离自己的肩头便立刻掏出二十响带快慢机的德国镜面匣子枪想要回身开枪把那只大野猫打死，以免它再跳上来捣乱。却不料回头一望，身后的墓室中除了初时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竟又钻进来七八只大大小小的野猫，有一只离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极近，只要随便一碰，瓦当就会压灭蜡烛。

鹪鹩的额头涔涔冒出冷汗，大风大浪不知经过多少遭，想不到这小小的墓室中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情况，难道是刚才自己做的口技引起了附近野猫们的注意？猫的耳音最灵，听到洞中传来麻雀的叫声便都钻进来想要饱餐一顿。

天色随时会亮，这可如何是好？

第三十五章 鸡鸣灯灭不摸金

按往常的经验，野猫这种动物生性多疑，很少会主动从盗洞钻进古墓，鹧鸪哨望着身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野猫哭笑不得，今夜这是怎么了，按倒葫芦又起来瓢，想不到从这古墓中摸一套殓服，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今夜竟然生出这许多波折。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用贯绝天下的口技引开了一只野猫，却招来了更多的大批野猫。

凭鹧鸪哨那套百步穿杨的枪法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掉进入墓室中的野猫，但是稍有差池，奔窜或者受伤的野猫很可能会把蜡烛碰灭。

如果在“鸡鸣灯灭”前拿不到这套殓服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了，想到部族中的人临死前苦不堪言的惨状，鹧鸪哨便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挡不住自己。当下一咬牙，这种情况就不能求稳，必须以快制快，在那些该死的野猫惹出事端之前便把女尸的殓服扒下来。

鹧鸪哨出手如电，将女尸身体固定住之后将她的殓服搭袪扯掉，用脚抬起女尸的左臂，想把殓服的袖子从女尸胳膊上褪下来，然而刚一动手，忽见两只野猫跳上了铜角金棺的棺槨，那野猫为何不怕人呢？只因长期从事倒斗活动的人身上阴气重阳气弱，再加上一袭黑衣、身手轻盈，又服食了抑制呼吸心脉、化解尸毒的“红套妙心丸”，所以在动物眼中这种盗墓贼和死人差不多，野猫们觉得死人并不存在危险。

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被金角铜棺那黄澄澄的颜色所吸引，纵身跃了上来，两只野猫互相在打架，你冲我呲呲猫牙，我给你一猫爪子，两只野猫翻翻滚滚的同时掉进棺中。

眼看野猫就要碰到古尸了。此时女尸口中含住“定尸丹”，尸身上的白毛已经减退，恢复如初。但是如果被野猫碰到肯定立刻就会发生尸变。鹧鸪哨心里十分清楚，一旦尸变，那白凶极是猛恶，不是一时三刻所能制得住的。估计再过小半柱香的功夫，就该金鸡报晓了，虽然金鸡一鸣，白凶也发作不得，但是女尸身上这套殓服是无论如何都取不下来了。

这也就是鹧鸪哨的身手，在野猫碰到女尸之前的一瞬间，鹧鸪哨扯动捆尸索，一挺腰杆儿，腾空而起，从金角铜棺中向左边跳了出去，把那南宋女尸也一并从金角铜棺中扯出，一人一尸都落在墓室的地面上。

这时已经有三四只野猫都进了棺材里，在金角铜棺中互相追逐着嬉戏，鹧鸪哨暗道真是险过剃头。既然已离了金角铜棺更不敢耽搁，把女

尸从自己身上推起来，仍是抬脚架起女尸的胳膊想把女尸的殓服扒下来，然而借着忽明忽暗的烛光，发现那女尸的嘴不知什么时候又张开了，大概是由于带着女尸从金角铜棺中跳出来动作幅度太大，又把女尸的嘴颠开了。

只见那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绒毛，就如同食物变质发霉生出的白毛一样，眼看着越来越长，张开的尸口对着鹧鸪哨喷出一团黑雾。鹧鸪哨心中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好浓的尸气，若不是事先服了“红蚕妙心丸”，被这尸气一熏，立刻就会中尸毒身亡。

对于古尸黑雾一般的尸气，鹧鸪哨不敢大意，低头避让，只见原本含在南宋女尸口中的深紫色“定尸丹”正落在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旁。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如果不管不顾的继续扒她身上的殓服，女尸被活人一碰，一秒钟之内就会变为白凶。鹧鸪哨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殓服的手松开，不管怎么说，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先把这粒“定尸丹”给女尸塞回去。

于是鹧鸪哨着地一滚，他与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索连在一起，那具正在慢慢长出白色细毛的南宋女尸也被鹧鸪哨扯着拖向墓室东南角。

墓室的东南角在整座墓室中处照明的死角。现在墓室中的光源一共有两处，一处是挂在金角铜棺盖子上的马灯，另一处便是被瓦当半遮住的蜡烛，瓦当与金角铜棺形成的阴影交汇在墓室的东南角落，而那粒“定尸丹”就刚好落在光与暗的交界线上，随着烛光摇曳时而瞧得见，时而又被黑暗吞没。

鹧鸪哨滚到近前伸手去拿地上的“定尸丹”，忽然从光线死角的阴影中窜出一只大猫，正是最初进墓室捣乱的那只野猫，那猫可能饿得很了，见什么想吃什么，张口便咬地上的“定尸丹”。

鹧鸪哨对这只野猫恨得牙根儿痒痒，但是这时候伸手取“定尸丹”已经晚了，情急之下只好故技重施，以天下第一的口技学了两声老鼠叫。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稍稍一愣神，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鹧鸪哨，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怎么与平常的老鼠长得不一样，所以没有立即扑上来。

鹧鸪哨趁着野猫一怔的时机用手抄起地上的“定尸丹”顺手塞进南宋女尸口中，跟着飞出一脚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的踢了出去。这一脚何等凌厉，加之无声无息，那野猫猝不及防，只把它踢得一头撞在墓室墙上，骨断筋折，脑袋碎成了数瓣，哼都没哼一声便一命呜呼了。

鹧鸪哨踢死了大野猫却心中暗道：“非是要取你性命，只是你这馋猫

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大事，留你不得，你成佛吧。”（成佛，在道门的人称“死亡”为成佛，是升天的意思，并不是庙里的那种佛，有解脱之意。）

鹧鸪哨有掐心思点儿的功夫（掐心思点儿，能够掌握极精确的生物钟；掐，算；点儿，钟点），凭直觉这么一算，附近村落的大公鸡不出半枝纸烟的时间就会啼鸣报晓，再也等不得了，当下一扯捆尸索把南宋女尸拽起。

南宋女尸罩在最外边的殓服已经完全解开，只剩下两只衣袖。女尸身穿九套殓服，衣服套得非常紧，但是只要顺着殓服及身体的走势，使用的手法得当，用不了费太大力气便可以全扒下来。

鹧鸪哨扶正女尸的尸体准备把她的尸身转过去，这样不用抬死尸的胳膊，只要从她背后顺势一扯就算完活了。

然而还没等鹧鸪哨把南宋女尸转过去就觉得一阵阵腥风浮动。钻进墓室的其余野猫都听到了刚才有老鼠的叫声，而且那老鼠叫是从鹧鸪哨身上发出来的，野猫们都饿得久了，此刻听到老鼠叫声便纷纷窜向鹧鸪哨，要在他身上找找老鼠在哪。

十几只大小野猫同时扑了上来，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它们同时解决，鹧鸪哨心中一片冰凉：“罢了，看来天意如此，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

但是这种气馁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逝，野猫们来得快，鹧鸪哨的口技更快，先前听那些野猫们的叫声已经完全可以模仿了，鹧鸪哨学着野猫的叫声：“喵~~~嗷~~~喵~~~嗷~~~”

野猫们哪想得到鹧鸪哨有这种本事，本来在他身上有老鼠叫，这会儿又有野猫的叫声，一时搞不清状况。野猫本就生性多疑，一时都停住不前，瞪着猫眼盯住鹧鸪哨。

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中就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散发出充满野性而又诡诈的光芒，鹧鸪哨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了过来，用捆尸索定住女尸，扯她身上的殓服。

几乎在这同时，饥饿的野猫们也打定了主意，好象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都是可以吃的东西，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也要咬上一口再说。一只只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箭，骤然扑至。

鹧鸪哨也知道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最后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最后几秒钟的短暂时间。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必须

同时做到：第一，不能让野猫们碰到南宋女尸激起尸变；第二，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碰熄了墓室中的蜡烛；第三，要赶在金鸡报晓前扒下南宋女尸的殓服，绝不能打破“鸡鸣吹灯不摸金”的规矩。

鹧鸪哨向后退了一步，踏住脚下的瓦当，用脚把瓦当踢向扑在最前边的野猫。激射而出的瓦当刚好打在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野猫“嗷”的一声惨叫，滚在一边。

这时鹧鸪哨也抱着南宋女尸倒地避过了从半空扑过来的两只野猫，顺手抓起地上的蜡烛，右手擎着蜡烛用蜡烛的火苗烧断自己胸前的捆尸索，左手抓住南宋女尸殓服的后襟。鹧鸪哨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将女尸身上的殓服扯了下来。

这一下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鹧鸪哨一手抓着殓服，一手举着的蜡烛也已熄灭，远处的金鸡报晓声同时随着风传进盗洞之中。

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墓室中十数只疯了一般的野猫同时扑到南宋女尸身上乱咬……

第三十六章 黑水城

鸡鸣灯灭，敛服拿到手，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很难判断哪个先哪个后，鹧鸪哨把蒙在嘴上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饿的野猫们，都趴在南宋女尸的身上乱抓乱咬，还有数只，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嘶咬着先前撞死的野猫尸体，鹧鸪哨看的暗暗心惊，这些哪里像是猫，分明就是一群饿着肚子的厉鬼。

狗和猪饿极了都会吃死人肉，此时鸡鸣三遍，已经不会再发生尸变了，这古墓中的女尸嘴中含着“定尸丸”，受到药物的克制，把尸毒都积存在尸体内部，没有向外扩散，所以女尸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些饿猫们吃了她的肉，肯定会中尸毒而死。

鹧鸪哨心想如此也好，这具南宋的女尸，尸毒郁积，多亏“定尸丸”与“铜角金棺”压制住她，如果让她继续深埋古墓，迟早酿成大害，为祸一方，让这些该死的野猫把她吃个干净，最后同归于尽，倒也省去许多麻烦。

于是鹧鸪哨把取到的敛服叠好，提了棺板上的马灯，从盗洞中钻了出去，此刻虽已鸡鸣，天色却仍然黑的厉害，鹧鸪哨趁黑把盗洞回填，将野猫以及古墓中的一切都封在里边，又把那半截无字石碑放回原位，再一看，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

这才回转“无苦寺”，见到了尘长老，将敛服奉上，将一夜中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一遍，最后对了尘长老说道：“鸡鸣灯灭的同时，才把古尸的敛服拿到手中，已经无法分辨哪般在前，哪般在后，不敢断言没有破了行规，想必弟子无缘得吾师传授。日后如得不死，定再来聆听吾师禅理，弟子现下尚有要事在身，这便告辞了。”

了尘长老也曾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曾师摸金校尉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顶尖人物，听鹧鸪哨这番话，如何不省得他的意思。想那鹧鸪哨也是倒斗行里数得着的人物，他这么说是以退为进。

了尘长老看着跪在地上的鹧鸪哨，这让了尘长老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几乎和现在的鹧鸪哨一模一样。

了尘长老自从听了鹧鸪哨做“搬山道人”的缘由，便已打定主意，一者因为救人出苦海，乃是佛门宗旨，既然知道了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便无袖手旁观的道理。再者是爱惜他身手了得，为人坦荡，并没有隐瞒灯灭鸡鸣时才扒到敛服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里，当真是难能可贵。自己者一身分金定穴的密术，尽可传授与他。

了尘长老把鹧鸪哨从地上扶起来，对他说道：“快快请起，虽然在鸡鸣灯灭之后，才摸得敛服，也并不算坏了摸金行规，祖师爷只是说鸡鸣灯灭之后才不可摸金，可没说过同时二字。”

鹧鸪哨闻听此言，心中不胜欢喜，纳头便拜，要行拜师之礼：“承蒙吾师不弃，收录门墙，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

了尘长老急忙拦住：“不必行此大礼！摸金校尉自古以来便只有同行之说，从无师徒之承，不象那搬山卸岭由师传徒代代相传。凡是用摸金校尉得手段倒斗，遵守摸金校尉的行规，便算是同行。老衲传你这些秘术，那是咱们二人的缘分，但也只是与你有同门之宜，没有师傅之名分。”

鹧鸪哨虽然受到了尘长老的阻拦，仍然坚持行了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尘长老教诲。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这次倒斗摸得殓服的经过甚为满意，稍后便把那南宋女尸的殓服焚化了，念几遍往生咒令尸变者往生极乐。

了尘长老只是觉得鹧鸪哨一脚踢死野猫做得狠了些，不管怎么说这事做得绝了点，便对鹧鸪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与人动手都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别把事情做到赶尽杀绝，这样做也是给自己积些阴福。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尘长老出家以后变得有些婆婆妈妈，弄死只猫也值得这么小题大做，鹧鸪哨对此颇不以为然：“想某平生杀人如麻，踢死个把碍事的野猫又算得什么。”但是也不好出言反驳，只好奈下性子来听了尘老大讲因果。

好不容易等了尘长老口吐莲花般的禅理告一段落，这才把摸金校尉的行规手段、禁忌避讳，以及各种传承又对鹧鸪哨一一细说了一遍，上次说得简略，这次则是不厌其详逐条逐条的解说透彻：

做倒斗的人，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半人半鬼，在普通人都安然入梦的黑夜里才进古墓摸金。一天打不完盗洞可以分做十天，但是有一条，一旦进了墓室，在鸡鸣之后便不能再碰棺槨，因为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世界的法则，鸡鸣之后的世界属于阳，黑衣的阴在这时候必须回避，这就叫“阳人上路，阴人回避，鸡鸣不摸金”。金鸡报晓后的世界不再属于盗墓者，如果破了规矩，祖师爷必定降罪。对于这些事必须相信，否则真就会有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

摸金校尉进入古墓玄宫之后，开棺前必须要在东南角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一是防止玄宫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一条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默认契约。蜡烛灭了说明这玄宫中的

明器拿不得，如果硬要拿也不是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就自己担着，只要八字够硬，尽可以在灯灭之后把明器带出来，但是那样做是极危险的，可以说九死一生。倒斗摸金是求财取明器的，不是挖绝户坟的，世界上有大批明器的古墓所在皆有，犯不上拿自己的性命死磕，所以这条被摸金校尉最为看重的“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最好能够谨守。还有这蜡烛火苗的明与灭可以预测是否会发生尸变以及墓里下的一些恶毒符咒，故此说蜡烛的光亮便是摸金校尉的命也不为过。倒斗必须点蜡烛是摸金校尉与其余盗墓者最大的不同。

了尘长老把所有的行规手段、唇典套口、特殊器械的用法全部解说详明，鹧鸪哨一一牢记在心，从这以后便要告别“搬山道人”的身份，改做摸金校尉了。

了尘长老从怀中取出两枚摸金符对鹧鸪哨说道：“此符乃千年古物，学得摸金校尉的手段顶多算半个摸金校尉，只有戴了摸金符才算正宗的摸金校尉。这两枚摸金符是老衲与当年的一位同行的，我二人曾经倒过不少大斗，可惜二十年前他在洛阳的一处古墓里中的擎柩丧魂钉机关，唉……那陈年旧事不提也罢，老衲这枚摸金符从此便归你所有，只盼你日后倒斗摸金都不可破坏行规，能够对得起咱们摸金校尉的字号。”

鹧鸪哨急忙用双手接过“摸金符”，恭恭敬敬的戴在自己脖颈上，贴肉藏好，再次倒地拜谢了尘长老。

了尘长老详细问了鹧鸪哨一些事情，都是那个古老部落与鬼洞、鼍尘珠之间的种种羁绊，然后又问了一些关于西夏国藏宝洞的情况。

听鹧鸪哨说明之后，了尘长老缓缓点头：“那鼍尘珠的事迹老衲也曾听过一些，相传鼍尘珠又名凤凰胆，有说为黄帝仙化之时所留，有说得之于地下千丈之处，是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玉，亦有说是凤凰灵气所结，种种传说莫衷一是。其形状酷似人的眼球，乃是世间第一奇珍，当年陪葬于茂陵，后来赤眉军大肆发掘，茂陵中的物品就此散落于民间，想不到最后却落到西夏王室手中。”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道：“弟子族中亲眷多为鬼洞恶咒所缠，临死之时都苦不可言。祖上代代相传此祸都是由于当年族中大祭酒并不知道鼍尘珠为何物，只是通过神谕知道用一块眼球形状的古玉可以洞悉鬼洞详情，于是自造了个假鼍尘珠窥视鬼洞中的秘密，才引发了这无穷之灾。后来族人迁移至中原才了解到世间有此神物，只有找到真正的鼍尘珠才能设法消解鬼洞之灾，自此族中人人都以寻找鼍尘珠为任，穷尽无数心血始终一无所获。弟子年前获悉在宋代这鼍尘珠曾经辗转流入西夏，当年蒙古人也曾大肆搜索西夏王室宝藏，但是那些宫廷重宝被藏得极为隐

蔽，终未叫蒙古人找到。传说西夏有一名城黑水城，后被弃为死城，黑水城附近有处寺庙名为黑水河通天大佛寺，寺庙原本是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当时西夏有位通天晓地的大臣名为野利仁容，是野利仁容之后，他夜晚路经黑水城，在城头巡视，见距城十里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便大兴土木将那里改建为通天大佛寺，希望自己死后能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臣为李姓王朝所杀，建于寺下的陵墓就始终空着。再后来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就成为了弃城。末代献宗李德旺在国破之时命人将王宫中的奇珍异宝都藏进了黑水城附近的那座空坟，毫尘珠极有可能也在其中。那里的地面建筑早已毁坏，埋葬至今，若不以分金定穴秘术，根本无法找到准确的位置。

了尘长老听罢对鹧鸪哨说道：“黑水城位于黄河与贺兰山夹持之间，头枕青山，足踏玉带，端的是块风水宝地。西夏贵族陵寝吸收了秦汉李唐几朝墓葬之长，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再加上西夏人信奉佛法，受佛教影响极深，同时又具有党向人的民族特点，所以说在陵墓构造上别具一格，后人难以窥其奥秘。就如同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一撇一捺都象是中原文字，却又比之更为繁杂。”

鹧鸪哨应道：“正是如此！若干年前曾有大批洋人勾结马贼盗掠黑水城古物，共挖出七座佛塔，掠走塔中珍品无数，其中便有很多用西夏文写成的文献典籍，说不定其中会有关于毫尘珠的记载，只可惜都已流落海外，无法寻查了。倘若能找到西夏典籍中对黑水通天大佛寺中墓穴的方位记载，倒也省去许多周折。”

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说道：“西夏文失传已久，令人无从解读，即使有明确记载也没办法译出。不过有三星辉映、紫气冲天的地方应该是一处龙楼宝殿，以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即便地上没有痕迹也能正确无误的找到那处古墓藏宝洞。”

分金定穴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也是最难的一项，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才可据日月星辰来查看地脉支干。若想学分金定穴，必先从最基础的风水术逐渐学起。风水之术繁杂奥妙，非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掌握，少说也要学上五六个年头。

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心急如焚，便决定先同他一起到贺兰山下的黑水城走一趟，把那毫尘珠拿到手再慢慢传授他分金定穴秘术。

鹧鸪哨见了尘长老欲出马相助，感激不已。二人稍作准备便动身出发。了尘长老是出家人，途中仍是做云游化缘的僧侣装扮，鹧鸪哨一直都充作道士，但一僧一道同行难免惹人注目，于是鹧鸪哨换了俗家的服

饰一路上对了坐长老小心服侍。

从浙江到贺兰山何止山高水远，好在那了坐长老当年也是寻龙倒斗的高手，虽然年迈，但是腿脚依然利索。这一天到了黄羊湾便准备弃车换舟，乘坐渡船进入黄河，拟定在五香堡下船，那里距离贺兰山下的黑水城便不远了。

在黄羊湾等船的时候，遥望远处黄河曲折流转如同一条玉带，观之令人荡气回肠。了坐长老与鹧鸪哨闲谈当地风物人情顺便讲述了一段当年在此地的经历。

当年了坐长老还没出家，是摸金校尉中拔尖的人物，有个绰号唤作“飞天獒”，到各地倒斗摸金。有一次要过青铜峡去北面的百零八塔，当地人都传说这黄河的河神是极灵验的，过往的船只必须把货物扔进河中一些才能顺利过去。

可是了坐长老当年搭乘的那条船是贩煮土的私船，以前没来过这段河道。船老大更是一介盐枭，为人十分吝啬，有船夫劝他给河神献祭，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把煮土扔进河中一袋，只撒了把大盐粒子。

当夜在青铜峡前的一段留宿来了一个头戴绿疙瘩帽刺儿的老者，平时人们头上帽子的帽刺儿都是红的，而这位老者头上偏偏戴了个绿的，显得十分扎眼。老者手中端着个瓢，想找船老大讨一瓢煮土，那煮土是非常贵重的香料，船老大如何肯平白给他，就连哄带赶把老者赶走。

了坐老年轻的时候便是心善，见那老者可怜便掏出钱问船老大买了一瓢煮土。这煮土可以用来代替石灰垫棺材底，干燥而有持久的异香，当时了坐长老也没问那老者要煮土做什么，就送给戴绿疙瘩帽刺儿的老头一瓢，老者千恩万谢的去了。

转天继续开船前行，到了青铜峡可不得了了，从河中突然冒出一只巨鼋，跟七八间房子连在一起那么大。那巨鼋冲着船就来了，最后把整条船给顶翻了才算完，整船的货物全沉到了河里。然而船上的人一个没死，都被河水卷上了岸，后来人们都说这多亏了坐长老施舍了那瓢煮土，河神祖宗才开恩放了他们。

鹧鸪哨听罢也是心惊，任你多大本事，在这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中也施展不得。可见为人处事须留有余地。忽然想起一事，便问了坐长老：“弟子听人说在江河湖海之上乘船有很多忌讳，比如不能说翻、覆、沉之类的字眼，一旦说了船就会出事。这水上行舟的诸般禁忌讲究，要细数起来恐怕也不比摸金校尉的少几条。”

了坐长老正要回答，忽然等船的人群纷纷涌向前边，船已开了过

来，于是二人住口不谈，鹪鹩哨搀扶着了尘长老随着人群上了船。

这时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河面上无风无浪，船行得极是平稳。船上乘客很多，鹪鹩哨与了尘长老不喜热闹，捡人少的地方一边凭栏观看黄河沿岸的风景，一边指点风水形势，也甚为自得。

正说话间，鹪鹩哨忽然压低声音对了尘长老说道：“这船上有鬼。”

第三十七章 神父

鹧鸪哨所指是船上的几个洋人。他偷眼看了多时，觉得这几个洋人行迹可疑，而且身上都藏着枪，行李中有几把洋铲和铁钎绳索，聚在一起嘀嘀咕咕。

最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人不象鹧鸪哨平时接触过的那些。他认识一些外国人，也懂得他们的部分语言，但是船上的这几个洋人既不象古板拘谨的英国人，不象严肃的德国人，也不象散漫的美国人。这些大鼻子亚麻色头发的洋人全身透着一股流氓气，很奇怪，究竟是哪国人？鹧鸪哨又看了两眼，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大鼻子老俄。

鹧鸪哨觉得这些俄国人有可能是去黑水城挖古董的。俄国国内发生革命之后，很多人从国内流亡出来，其后代就一直混迹于中国，不承认自己是苏联人，而以俄流索人自居，净是做些不法的买卖。

了尘长老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自然是懂得鹧鸪哨言下之意，示意鹧鸪哨不可轻举妄动：“咱们做的都是机密之事，须避人耳目，尽量不要多生事端。”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道：“待弟子过去打探明白，这些洋鬼子倘若也是去黑水城盗宝，那离咱们的目标很近，未免碍手碍脚，找个没人地方顺手把他们做掉，省得留下后患。”

不等了尘长老劝阻，鹧鸪哨就挤进入群到那些俄国人附近偷听他们的谈话。原来这批人一共有六个，五个俄国人，一个美国人。

五个俄国人都是流亡在中国的沙俄后裔，做倒卖军火的生意，听说黑水城曾经出土过大批文物，觉得有利可图，准备去碰碰运气，偷偷挖几箱回来。

美国人是三四十岁的神父，前几年曾经到宁青等地传教，旅途中到过黑水城的遗址。神父在中国转了一圈，准备再次去银川等地宣传信上帝得永生，这件事无意中对路上遇到的这五个俄国人提起，那些俄国人就趁机说想去那里做生意，让神父顺便带他们也去黑水城看看。

很少有人会骗神职人员，所以神父也不知是计。他们六人之间语言不通，俄国人不会说英语，美国人不会讲俄语，好在双方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都能讲中文，互相之间就用中文沟通。

鹧鸪哨听了几句，只听那些人十句话有三句是在说黑水城。那美国神父不知道这些人是想去挖文物，把自己在黑水城所见所闻事无大小都说了出来，说那里的佛塔半截埋在地下，里面有大批的佛像，个个镶金

嵌银，造型精美；还有些佛像是用象牙和古玉雕刻的，美仑美奂，那种神奇的工艺简直只有上帝的双手才可以制作出来。

五个俄国人听得直流口水，掏出伏特加灌了几口，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黑水城，把那些珍贵的文物都挖到手，换成大批烟土、女人、枪支弹药，还有伏特加。

鹧鸪哨听了之后心中冷笑，他也曾去过黑水城找过通天大佛寺，所以对那里的遗址十分熟悉。其实这些大鼻子们不知道，早在十九世纪初欧洲就兴起了一次中国探险热潮，黑水城的文物大多在那时候被盗掘光了。现在城池的遗址中只剩下一些泥塑的造像和瓦当，而且多半残破不堪，那美国神父又不懂文物鉴赏，看到一些彩色的泥像便信口开河的说是象牙古玉制成的，这帮俄国人还就信以为真了。

但是转念一想，不对，把泥石的造像看做是镶金嵌玉的珍宝那得是什么眼神？那美国神父再没眼光也不可能看出这么大的误差来，难道他误打误撞找到了通天大佛寺不成？听美国神父言语中的描述，还真有几分象是处理在地下的寺院。

鹧鸪哨想到此处顿觉事情不对，想要再继续偷听他们谈话，忽然之间船身一晃，整艘巨大的渡船在河中打了个横，船上的百余名乘客都是站立不稳，随着船身东倒西歪，一时间哭爹叫娘的呼痛之声乱成一片。

鹧鸪哨担心了坐长老，顾不得那些洋人，在混乱的人群中快步抢到了坐长老身边。了坐长老对他说道：“不好，怕是遇上水里的东西了。”

这时候只见原本平静的河水像突然间开了锅一样翻滚起来，船身在河中心打起了转，船上的船夫乘客都乱做一团，船老大跟变戏法似的取出一只猪头扔进河中，又摆出一盘烧鸡，点上几柱香，跪在甲板上对着河中连连磕头。

但是船老大的举动没有起任何作用，这船就横在河里打转，说什么也开不动了。船老大忽然灵机一动，给船上的乘客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老少爷们儿们，太太夫人，大娘大姐们，是不是哪位说了舟子上犯忌讳的话了，龙王爷这回可当了真了，要不应了龙王爷，咱们谁也别想活啊……到底是哪位说了什么话了？别拉上大伙一块死行不行？我这给您磕头了。”说完在甲板上把头磕得咚咚山响。

众人见船四周的河水都立起了巨大的水墙，人人惊得脸上变色，即便是有人在船上说了什么说不得的话，这当口也没处找去啊。

正在不知所措之时，有个商人指着一个怀抱小孩的女人喊道：“是她……是她……就是她说的，我听见了。”

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也随着众人一同看去，只见那商人一把扯住一个抱着个三四岁孩子的妇女说：“她这娃一个劲儿的哭，这女子被娃哭得烦了，说娃要再哭就把娃扔进河里去。”

商人这么一说，周围的几个人也纷纷表示确有此事，果然是这个女人，她的孩子自上船之后就哇哇大哭，女人哄了半天，越哄哭得越响，周围的人都觉得烦躁，女人一生气就吓唬小孩：再哭就给你扔河里喂鱼。吓唬完了也不管用，那孩子还是大哭大闹。也就在这时候，船开始在河中打转，开不动了，那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这些厉害。此时见船上众人都盯着她怀中的孩子，也吓得坐在甲板上大哭起来。

船老大给那女人跪下：“大妹子啊，你怎么敢在船上说这种没有高低的言语！现在再说什么也晚了，你这话让龙王爷听见了，龙王爷等着你把娃扔下河里呢，你要不扔，咱们这船人可就全完了，你就行行好吧。”说完就动手去抢那女人抱在怀里的孩子。

那孩子是那女人的亲生骨肉，她如何舍得，一边哭着一边拼命护住小孩，抵死不肯撒手。但是船老大是常年跑船的粗壮汉子，一个女人哪里抢得过他，只好求助周围的乘客。

船上的乘客人人面如死灰，都对此无动于衷，大伙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孩子要不扔到河里，谁也甭想活，还是自己的性命要紧。这孩子虽然可怜，但是要怪也只能怪他娘，谁让她在船上胡言乱语，当真是咎由自取。一时间，众人纷纷回避，没人过去阻拦。

了尘长老见那船老大要把三四岁的孩子扔进河中，心中不忍，就想同鹧鸪哨出面阻止，这时从人群中抢出一人拦住船老大，鹧鸪哨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美国神父。

美国神父举着圣经说：“船长，以上帝的名义，我必须阻止你。”

若是旁人伸手阻拦，早被船老大一拳打倒，船老大见是个洋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但是船身在河中打转，随时可能会翻，便瞪着眼对美国神父说：“你别管，这娃不扔进河里，龙王爷就得把咱们连人带船都收了，到时候你那个黑本本也救不了你的命。”

美国神父却待分说，被一个红鼻子矮胖的俄国人把他拉开：“托马斯神父你别多闲事，这些古老东方的神秘规矩很古怪，他们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好了，反正只是个中国小孩，否则这条船真有可能翻掉。”

美国神父怒道：“安德烈先生，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只有魔鬼才会认为把儿童扔进河里喂鱼是正确的。”

船老大趁着美国神父和那个叫做安德烈的俄国人互相争执不下的机会，抬脚踹倒女人，把那个小孩抛到船下，女人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了尘长老大惊，想出言让鹧鸪哨救人却已经晚了，鹧鸪哨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是事到临头终究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没等别人看清是怎么回事，鹧鸪哨已经取出飞虎爪掷了出去。

飞虎爪是精钢打造，前边如同虎爪，关节可松可紧，后边坠着长索，可以远距离抓取东西。鹧鸪哨用飞虎爪抓住掉落到半截的小孩，一抖手又把他提了上来。

船上的人们看得目瞪口呆，鹧鸪哨刚把小孩抱起来，那些俄国人用五只黑洞洞的左轮手枪一齐对准了鹧鸪哨的头。

河里的波涛更急，船上的人都被转得头晕眼花，看来这船随时会翻。一众俄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国，都知道船老大所言不虚，要不把孩子扔进河里喂王八，这船就别想动地方，这时见鹧鸪哨把已经扔下去的小孩又拉了回来都忍不住掏出枪想解决掉这个横生枝节的家伙。

五个俄国人刚要开枪，忽听一阵机枪声传来，众人吓得一缩脖子，四处张望，心想是谁开枪？

鹧鸪哨用口技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把小孩抛向了身后的了尘长老，同时从衣服里抽出两只德国镜面匣子，在大腿上蹭开机头，“啪啪啪啪”，子弹旋风般的横扫过去，五个俄国人纷纷中弹，倒在血泊之中。

船上的人们都看得呆了，一个个面如土色，一瞬间杀了五个人，速度快枪法准也还罢了，那一身的杀气，杀这么多人连眼都不眨，真跟罗刹恶鬼一样。鹧鸪哨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动手把那五个俄国人的尸体都扔进了河里。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神鬼怕恶人，五个俄国人的尸体一落入河中，那船竟然不再打转，又可以动了，原本开了锅似的河水也慢慢平息下来。鹧鸪哨让船老大立刻靠北岸停船。

船老大惊魂未定，哪里敢不依从，带着众船夫在河流平缓处停泊，放下跳板。

了尘长老已经把小孩还给了那女子，叮嘱她再不可胡言乱语，否则下次就没那么好运气了。鹧鸪哨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五个人这事大发了，非同小可，必须离开大道赶快往人烟稀少处走。临下船的时候把那美国神父也带了下去，万一碰上军警，这个美国人可以当做做人质；而且美国神父和那五个俄国人是同伙，五个俄国人被扔进黄河里毁尸灭迹

了，官面上的人找不到他们的同伙，也不好着手追查。

鹧鸪哨同了坐长老胁持着美国神父落荒而走，好在这里已经离贺兰山不远，陆路走三四天便到，而且地广人稀，不容易撞到什么人。

美国神父托马斯开始以为自己被两个杀人犯绑架了，不住口的对他们宣扬上帝的仁慈，劝他们改邪归正，尤其是那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想不到这么大岁数了还做绑票的勾当，不如改信上帝，信上帝得永生。

走了整整三天，托马斯发现这两家伙不象是绑架自己，他们不停的往北走好象要赶去什么地方，动机不明，便出口询问，要把自己带到哪去？

鹧鸪哨告诉美国神父托马斯：“你被那些俄国人骗了，看他们携带的大批工具就知道是想去黑水城盗掘文物，他们听你曾去过黑水城，而且见过那里的财宝，就想让你引路，到了目的地之后肯定会杀你灭口，我这是救了你，你尽可宽心，我并非滥杀无辜之人，等我们到黑水城办一件事，然后就放你走路，现在不能放你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美国神父对鹧鸪哨说道：“快枪手先生，你拔枪的速度快得像闪电，真是超级潇洒，我也发现那些俄国人有些不对劲，他们说是要去开矿做生意，原来是想挖中国的文物，不过现在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

鹧鸪哨问那美国神父，让他把在黑水城遗迹见到佛寺的情形说一遍。

美国神父托马斯反问道：“怎么？你们也想挖文物？”

鹧鸪哨对这位神父并不太反感，于是对他说：“我需要找一件重要的东西，他关系到我族中很多人的生死，这些事十分机密，我就不能再多对你讲了。”

美国神父说道：“OK，我相信你的话。前几年我到黑水城遗址，走在附近的时候踩到了流沙，当时我以为受到主的召唤要去见上帝了，没想到掉进了一间佛堂里，那里有好多珍贵鲜艳的佛像，因为要赶着去传教，没有多看就爬出来走了；现在再去也找不到了，不过那个地方离黑水城的遗址很近，大约有六七公里左右。”

美国神父的话印证了鹧鸪哨的情报准确，而且看来黑水城通天大佛寺被埋藏得并不太深，只要找准位置，很容易就可以挖条盗洞进去。

传说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供着一尊巨大的卧佛，佛下的墓穴修了一座玄殿，准备用来葬人，后来被用做秘藏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鹧鸪哨这

次的目标就在那里。

黑水城的遗址并不难找，地面上有明显的残破建筑，一座座佛塔都在默默无闻的记录着这里当年的辉煌壮观。鹪鹩哨与了尘长老再加上美国神父托马斯三个人抵达黑水城的时候已将近黄昏，远处贺兰山灰色的轮廓依稀可辨。

矗立在暮色苍茫中的黑水城遗址显得死一般寂静，似乎死神扼杀了这里所有生物的呼吸，荒凉寂静的气氛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西夏一代重镇。

了尘长老是个和尚，鹪鹩哨曾经一直扮做在道门的道人，美国人托马斯是个神父，这一僧一道加一个神父要去黑水城附近寻找西夏人的藏宝洞，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实在是一队奇怪的组合。

在黑水城附近，三个人静静等候着清冷的月光撒向大地，这里是西北高原，空气稀薄，天上繁星闪烁，数量和亮度都比平原高出许多倍。

了尘长老抬头观看天星，取出罗盘，分金定穴。天空中巨门、贪狼、禄镰三星劫穴，均以端正无破，辅星正穴如真，吉中带贵，惟独缺少缠护，地上的穴象为蜻蜓点水穴，片刻之间便已找准方位。

了尘长老测罢方位，带同鹪鹩哨与美国神父借着如水的月光前往该处，指着地上一处说道：“通天大睡佛寺中的大堆宝殿就在此处，不过……这里好象埋了只独眼龙。”

第三十八章 通天大佛寺

鹧鸪哨不懂风水秘术，所以没听明白了尘长老的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便出言询问什么是“独眼龙”。

了尘长老看了看天上的月光说道：“此处地下确实是贺兰山分出的支脉，端的是条潜行神龙，但是体形小得异乎寻常，并且只有龙头一处穴眼可以聚气藏风，故名为独眼龙，或称蜻蜓点水。紫气三星，若其形秀丽清新则主为忠义士夫，其形若高雄威武则主兵权尊重。紫气如树最忌枝脚奔窜、山型（奇欠）斜崎岖、面部臃肿、山头破碎，凡此种均为恶形，葬之多生逆伦犯上之辈。由于黑水河改道，这穴的形式早已破了，龙头上的这处宝眼反而成了个毒瘤，如果里面葬了人便应了后者，着实麻烦得紧。”说罢指了指天上如钩的冷月，接着说道：“你再看那月色，咱们今天出门没看黄历，不料今夜正是月值大破，逢月大破，菩萨都要闭眼。”

鹧鸪哨艺高胆更大，再加上族中寻找了千年的毫尘珠有可能就在脚下的通天大佛寺中，哪里还能忍耐到明天再动手，便对了尘长老说道：“传说这通天大佛寺下是座空坟，既然是无主空墓，弟子以为也不必以常情度之，待弟子以旋风铲打开盗洞取了东西便回，咱们小心谨慎则个就是，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了尘长老一想也对，确实是多虑了，这座墓被西夏人当做了藏宝洞，既然没有主家（墓里没有死人）便可以不用常理，什么灯灭鸡鸣不摸金，什么三取三不取、九挖九不挖，都不用考虑了。于是点头同意。

鹧鸪哨从包裹中取出一根空心铜棍，铜棍中空，里面装有机括，棍身已经被人用手磨得发亮，也不知有多久远的历史了；又拿出九片精钢打造的波浪叶，似九片花瓣一般插在铜棍前端。铜棍前边有专门的插槽锁簧，钢叶一插进去就立刻被锁簧牢牢的固定住。最后鹧鸪哨又在铜棍后装了一个摇杆，就组成了一把打盗洞的利器“旋风铲”。这种工具可伸可缩，开洞的直径也能够自行调整扩大缩小。

鹧鸪哨转动旋风铲，在地下打洞，让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把旋风铲带出来的沙土移开。美国神父托马斯无奈，一边干活一边抱怨：“不是事先说好到地方就把我放了吗？想不到你们还给我安排了这么多小节目，要知道在西方神父是上帝的仆人，神职人员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

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也听不明白这美国人唠唠叨叨的说些什么，所以也不去理睬他，全神贯注的用旋风铲打洞。过了约摸一袋烟的功夫，旋

风铲就碰到了通天大佛寺宝殿上的屋瓦，全是大片的青鳞琉璃瓦，边缘的瓦当上雕刻这罗汉像，非是寻常屋瓦可比，一看就知道是一座大型寺庙的主要建筑。

因为那美国神父托马斯以前路过这里的时候，曾经踩踏了某处佛堂陷了进去，所以这么快就打通倒也不出鹧鸪哨的预料，心中却忍不住一阵喜悦。

鹧鸪哨在沙窝子里把青鳞琉璃瓦揭起了十几片扔到外边，用绳子垂下马灯，只见一层层木梁下面正是辉煌壮丽的大雄宝殿。“大雄”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道德法力的尊称，意思是说佛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无边的法力，能够降伏“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等四魔。鹧鸪哨的马灯看不清远处，只能瞧见正下方就是殿内主像“三身佛”。按佛教教义，佛有法身、报身、应身三身，也称三化身佛，即中尊为法身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卢舍那佛、右尊为应身释迦牟尼佛。三身佛前有铁铸包泥接引佛像相对而立，两侧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坐像。

西夏佛法昌盛，料来这大殿规模不会小到哪去，鹧鸪哨对了坐长老点点头，示意可以下去了。鹧鸪哨一向独来独往，本想自己一个人独自下去，了坐长老担心藏宝洞里有机关陷阱，并且有暗道暗门之类的障碍物。对付那些东西原本就是摸金校尉们的拿手好戏，便要同鹧鸪哨一同下去，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于是二人各自服了一粒“串心集百草丸”，用一壶“擎天露”送下，这些都是防止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产生昏迷的秘药；再把摸金符挂在腕中，以黑布遮脸，穿了水火鞋，带上一应工具，就要动身下去。

鹧鸪哨忽然想起那个美国神父还戳在一旁，那托马斯神父虽然不象坏人，但是自己和了坐长老下去干活，上面留个洋人是不太稳妥的；他要万一有什么歹意却也麻烦，倒不如把这厮也带下去，他若乖乖听话也就罢了，否则就让这洋人去滚这藏宝洞中的机关。

鹧鸪哨心中计较已定便把美国神父扯了过来，准备给他也吃些秘药，好带他进藏宝洞。托马斯神父死活也不肯吃，认为鹧鸪哨要给他吃东方的神秘毒药，连忙捂住嘴；鹧鸪哨哪管他怎么想，用手指一戳神父的肋骨，美国神父痛得一张嘴，便被鹧鸪哨把丸子塞进了口中，他想要吐已经吐不出来了，只好无奈的对着天空说：“噢，仁慈的主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鹧鸪哨不由分说便把美国神父托马斯推到佛殿屋顶的破洞中，取出飞虎爪要把他先垂下去。托马斯神父大吃一惊，这些野蛮的东方人给自

已吃了毒药还不算完，还要搞出什么古怪花样？是要活埋不成？

了尘长老在旁劝道：“这位洋和尚你尽管放心，老衲与你都是出家人，我佛大慈大悲，咱们出家人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罩罩灯，自然是不会加害与你。只是我们做的事情机密，不能走露半点风声，所以请你同走一遭。事成之后，一定放你回去。”

托马斯神父听了尘长老这么说稍觉安心，心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和尚也算是神职人员，没听过神职人员搞谋杀的，于是让鹧鸪哨用飞虎爪把他从破洞中坠进佛殿。

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也随后下到大雄宝殿之中，亮起马灯四下里一照，果然是一座雄伟华美的佛殿。殿中供奉的佛祖法身上全是宝石，金碧辉煌，高座与莲花台上宝相庄严，殿内四周用三十六根大柱支撑，极为牢固。

了尘长老见了佛祖宝相立即跪倒叩头，念颂佛号。鹧鸪哨以前是个假道士，现在穿着俗家的服装，也跪倒磕头，祈求佛祖显灵保佑族人脱离无边的苦海，心中极是诚恳。

二人礼毕站起来四周查看，见前殿已经坍塌了，根本过不去，两侧的配殿都是供着无数罗汉像，其中一边也塌落了多半间，那些罗汉像无不精美奢华，用料装饰皆是一等一的考究，每一尊都价值不菲，可见当年西夏国力之强，佛教之兴盛发达。

只是这些佛像同鹧鸪哨等人平时在各处寺庙中见到的有些不同，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同，就是觉得造型上有些古怪。

了尘长老告诉鹧鸪哨：“西夏人以党项族为主，党项人起源于藏地，后来辅佐唐王开疆拓土着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被赐国姓李。他们毕竟是少数民族，而且藏传佛教受印度的影响比内地要大许多，这些佛像穿着皆是唐装，形象上更接近于佛教发源地的原始形态，不象内地寺庙中的佛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所以看起来有些许出入。”

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一致认为西夏国的藏宝洞应该就在离大雄宝殿不远的地方，甚至有可能就在大雄宝殿之中。因为庙下修了座墓，既然是墓穴，当然要修在风水位上；这条脉的穴位很小，所以范围上应该可以圈定在大殿附近。

美国神父托马斯跟着鹧鸪哨在殿中乱转，越看越觉得奇怪，怎么在这毫不起眼的地方，他们随便一挖就能挖出一座庙宇。而且刚才在偏殿看了两眼，里面那些精美的罗汉造像似曾相识，好象前几年自己掉进去的洞窟就是那里，那是无意中进去的，隔了几年如果再想回去找肯

定找不到，这个老和尚怎么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就找得这么准确，这东方世界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到这些，托马斯神父心中便对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二人多了几分敬畏之意，不敢再多嘴多舌的废话了。

三人就通天大佛寺的大雄宝殿中转了两圈，几乎每一块砖瓦都翻遍了，却没有发现什么藏宝洞的入口。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道：“正殿之中未见异状，不妨去后殿找找。”

了尘长老点头道：“既然已经进来了就不要心急，从前到后细细的寻找。这里名为通天大睡佛寺，可见后殿供的是尊卧佛，咱们这就过去看看。”

连接后殿的通道中彩绘着宋代的礼佛图，图中多以莲花点缀，观之令人清静无虑，出凡超尘，一洗心中的世俗之念。

鹧鸪哨近来常和了尘长老在一起，听了不少佛理，心中那股戾气少了许多，此刻身处这地下佛堂圣地忽然产生了一种很累的感觉，一时间心中对倒斗的勾当有种说不出的厌倦，只希望这次能够顺顺当当的找到鼍尘珠了却大事，日后就随了尘长老在古刹中清修渡此余生最好。

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鹧鸪哨心中比谁都清楚，这时候万万不能有一丝松懈怠慢，眼下要集中全部精力找到西夏藏宝洞的入口。

这般边走边想就行至后殿，果然不出了尘长老所料，后殿更是宏伟，一座由七宝装点的巨大石佛横睡在殿中。

一般的大型卧佛都是依山势而修，有的是整个起伏的山峰经过加工，更有天然生成的佛态；其大矗天接地，其小又可纳于芥子之内——其大无比，其小无内，无不表示了佛法的无边境界。

然而后殿中的这尊巨大睡佛比起那些以山脉修成的可就小得多了，但是和一米多高的常人相比又显得太大了，其身长足有五十余米，大耳垂伦，安睡于莲台之上。

睡佛殿中两侧各有一个青瓷巨缸，里面满是已经凝结为固体的“鼍龙涎膏”，这种灯油可以连续燃烧百余年不灭，供奉给佛祖的长明琉璃盏也是用这种灯油，但是现在早就油尽灯枯了。

睡佛殿中还有许多石碑，刻的全是繁杂无比的西夏文，应该都是些佛教典故之类的碑文。鹧鸪哨前后转了个遍，最后把目光落在大睡佛身上，对了尘长老说道：“这睡佛姿势不对，弟子认为其中必有古怪。”

了尘长老看罢多时，也觉得睡佛有问题，说道：“嗯……你也瞧出来

了，不愧是搬山分甲的高手。这佛头是个机关，看来那藏宝洞的秘道就连在这佛头上了，这机关的构造一时之间还瞧不明白，动它的时候小心会有危险。”

鹧鸪哨领了个喏，双手合十对睡佛拜了两拜，然后飞身跳上佛坛。只见那睡佛的嘴唇上有条不太明显的缝隙，似乎可以开合，若不是摸金搬山的高手根本不会留意到这处细节。

佛口中很可能就是通道的入口，而且一旦触发就会有飞刀暗箭之类的伤人机关。鹧鸪哨仔细端详了一遍就已经对这道机关了如指掌了，入口处应该没有什么暗器，只不过是一个套桶式的通道接口。于是招呼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两人扳动莲花坛中间一层的花瓣。

猛听“喀嚓喀”几声闷响，睡佛的巨大佛口缓缓张开，睡佛是面朝大门，佛口中垂直的露出一个竖井。竖井壁上安有悬梯，可以从梯子上攀援向下。

托马斯神父看得莫名其妙，连连赞叹太神奇了，这回不用鹧鸪哨动手就主动要爬进竖井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名堂。

鹧鸪哨知道这藏宝洞原本是处西夏重臣的坟墓，后来掩藏了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要是埋死人的地方也就罢了，墓室内放了这么重要的珍宝必定有极厉害的机关，让美国神父先进去等于让他去送死。这位神父为人不错，鹧鸪哨不忍让他就此死在墓道之中，便把他拦在身后，让他跟着自己，了尘长老断后，按这个顺序下去。

西夏古墓具有特殊性，几乎没什么盗墓者接触过，里面的情况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其受汉文化影响深远，只好进去之后凭经验走一步看一步了。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是分丘破甲的行家里手，有他在前边开路，步步为营，必不会有什么差错。

鹧鸪哨为了探测下面的气流，将马灯交与了尘长老，自己把磷筒装在金刚伞上。金刚伞是摸金校尉用来抵御墓中暗器的盾牌，通体钢骨铁叶，再强劲的机弩也无法穿透。磷筒是一种探测空气质量与照明合二为一的装置，拿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以看做是一种生物光，就像萤火虫，还有一些发光的海洋生物。磷筒里面是用死人骨头磨成粉，配上火绒红艾草的碎沫，点燃之后发出蓝色的幽冷光芒，装满了可以维持半个时辰。

鹧鸪哨以磷光筒照明，下面用飞虎爪坠着金刚伞护身，沿着梯子慢慢下行，不多久便觉得胸口憋闷，看来这下边是处封闭的空间，若不是用了秘药，一定会窒息昏迷摔下去跌死。

鹧鸪哨抬头问上面的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怎么样，是否需要先上去等下面换够了气再下来，那二人示意无事，这种情况还在忍受范围之内，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就接着下到底吧。

鹧鸪哨等人向竖井下爬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一支烟三五分钟，一盏茶为十到十五分钟，一顿饭为二十到三十分钟）就下到了底。

竖井下四周都是冷森森的石墙，非常干燥，鹧鸪哨举着磷光筒一转，想看看周围的状况，忽然对面悄无声息的转出一位金盔金甲的武士，横眉立目，也不搭话，双手抡举锋利的开山大斧对准鹧鸪哨兜头便剁。

第三十九章 白骨

鹧鸪哨应变神速，在竖井中见忽然有一位金甲武士举着开山大斧要劈自己，立刻大叫一声，身体向后弹出，贴在了身后的石壁上，同时撑开了金刚伞护住头脸，二十响的镜面匣子也从腰间抽了出来，枪身向前一送，利用拿金刚伞的左手蹭开机头，摆出一个攻守兼备的姿势，用枪口对准的对面的金甲武士。

鹧鸪哨刚才因何要大叫一声，盖因外家功夫练到一定程度，如果做激烈的运动，就会身不由己的从口中发出特异声响，这是和人体呼吸有关，如果不喊出来就容易受到内伤，并不是因为害怕得大喊大叫。

但是鹧鸪哨孔这一嗓子不要紧，把还没爬下梯子的神父托玛斯吓了一跳，脚下一滑，从梯子上掉了下来。

鹧鸪哨听头上风声一响，知道有人掉下来了，急忙一举金刚伞，把掉下来的美国神父托了一下，好在距离并不太高，托玛斯神父被金刚伞圆弧形的伞顶一带，才落到地上，虽然摔得腰腿疼痛，但是并不大碍。

与此同时，鹧鸪哨也借着蓝幽幽的磷光，瞧清楚了那位手举开山大斧的金甲武士，原来是一场虚惊，那武士是画在石墙上的僻邪彩画，不过这幅画实在太逼真了，色彩也鲜夺目，那武士身型和常人相似，面容凶恶，须眉抗张，身穿金甲头戴金盔。威武无比，而且画师的工艺精湛到了极点，金甲武士的动作充满了张力，虽然是静止的壁画，画中的那种魄力之强呼之欲出，冷眼一看，真就似随时会从画破壁而出。

这时了尘长老也从竖井中爬了下来，看了那武士壁画也连连称绝，了尘张来与鹧鸪哨二人，仔细看了看那壁画上武士的特征。可以断定这位金甲将军是当年秦国的一员大将，名为“瓮仲”，神勇绝伦，传说连神鬼都畏惧于他，唐代开始，大型的贵族陵墓第一道墓墙

上都有“瓮仲”将军的画像，就像门神的作用一样，守护陵墓地安全。

但是这种暴露在陵墓主体最外边地彩色画像，很容易受到空气的剥蚀，年代久了，一见空气画中的色彩就会挥发，而且鹧鸪哨等盗墓者，倒斗的时候多半是从古墓的底部或者侧面进入，很少会经过阵面墓门。所以对这位传说中的守墓将军“瓮仲”也只是听说过。今日才是第一次看到，便不免多看了几眼。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道：“师傅，这西夏人的墓穴果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连古代秦国的将军都给照搬过来，看来这画有守墓将军的墙

壁。应该就是通天大佛寺的古墓石门，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是玄门了。

了尘长老举起马灯，看了看那面画有“瓮仲”的石墙，点头道：“墙上有横九纵七的门钉，确实座墓门... ..”了尘长老话音未落，只见那石门上的金甲翁仲闪了两闪，就此消失。

托玛斯神父进了这阴森可怖的地道，正自神经紧张，忽见在马灯的灯光下，墙上的金甲武士忽然在眼皮底下没了，大惊失色，连连在胸口划着十字。

了尘长老对托玛斯神父说：“洋和尚不必惊慌，这里空气逐渐流通，那些画上的油彩都挥发没了，并非鬼神作怪”。

托玛斯神父惊魂未定，只觉得这地方处处都透着神秘诡异的气息，就连全知全能的上帝大概都不知道这石门后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今天被这两个中国人硬带进来，可真是倒霉透了，说不定这地下的世界是通往撒旦的领地，又或者里面有什么狼人，吸血鬼，僵尸一类的，托玛斯虽然是神父，而且信仰坚定，但是始终该不了面对黑暗的恐惧感，他心里也经常自责，认为大概还是自己的信仰不牢固，今天这次遭遇也许是上帝对自己的一次锻炼，一定要想方设法战胜自己畏惧的黑暗，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是很难在短时候内克服的。

鹧鸪哨没空去理会那美国神父此刻复杂的心情，仔细察看了一下古墓的玄门，知道这是一道流沙门，这种墓门的设计原理十分巧妙，墓门后有大量的沙子，安葬墓主之后，从外边把石门关上，石门下有轨道，石门关闭的时候，带动门后机关，就会有大量沙子流出，自动回填门后的墓道，用流沙的力量把石门顶死，整条墓道中也被流沙堆满，这样在回填墓道的同时，也给墓门加上了道保险，石门虽然不厚，却再也不可能从外边推开不过随即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就是石门下的缝隙，没有散漏出来的沙子，因为玄门不管做得多巧妙精密，门下由于要留条滑轨，所以必定有一点缝隙，流沙门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少量的细沙在缝隙里被挤出来。

这是没有细沙的情况，很明显的说明门后的流沙机关没有激活，如果说是按照死者入葬的情况，这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墓里没有葬人，里面全是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

西夏人准备将来复国之后，还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所以不能把墓门彻底封死。

这就省去了学多手脚，不用再打盗洞进去，直接推开石门就能从墓

道进入墓室的藏宝洞，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三人，一齐用力推动玄门。

那玄门并没有封死，而且门后的流沙机关被人为的关闭了，虽然石门沉重，但这石门并不是帝陵中那种千斤巨门。只不过是贵族墓中墓道口的一层屏障，也只不过几百斤的力道。

三人还未使出全力，就把石门推开了一道缝隙，其宽窄可以容得一人进出。

鹧鸪哨举着金刚伞当先进了玄门，随即射出一只火灵子，火光一闪，把整条墓道瞧了个清楚，之间两侧的蓄沙池中根本就没有装沙，里面空空如也。墓道地面上的墓砖铺得平平整整，

鹧鸪哨知道墓道越是这样平整有序，越是暗藏危机，里面很可能有暗箭，飞刀，毒烟一类机关埋伏。

了尘长老也在后边嘱咐鹧鸪哨要加倍提防，流沙门没有封死，有可能因为西夏人急于奔命，匆忙中无暇顾及，反正这大佛寺已经被恶化的自然环境吞噬，地面没有标记，不知道究竟的人根本找不到，也有可能是个陷阱，令进入玄门的盗墓贼产生松懈的情绪，俗话说玄门好进，玄道夺命。有些玄门虽然厚重巨大，后面有石球流沙封堵，但那些都是笨功夫，只要有足够的外力介入，就可以打开，真正的机关暗器第一是在墓室中，其次就是墓道，这两个都是盗墓贼必经的地点。

鹧鸪哨自然是不敢大意，毕竟从没有进过西夏人的墓穴，凝神秉气，踩着墓砖前行，墓道长度约有二十三丈，尽头处又是一道大门。

这道门附近的情况非比寻常，那门又高又宽，造成像城门一样的圆拱型，占据了整个墓道的截面，大门整体都是用白色美玉雕成，没有任何花纹，上面刻着很多西夏文，鹧鸪哨等人虽然不认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推想应该是某种佛教经文，玉门上横着一道铜梁，正中挂着一把巨锁，没有开锁的，门后面一定就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

奇怪的是，正面的白玉门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拱形圆洞，看样子很深，鹧鸪哨包括了尘长老从来没有见过墓道中有这种形式的洞穴，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大小完全一样，对称的修在两侧的圆洞是人工的，修砌得十分坚固，四壁的地板平滑如镜，高宽都是丈许，绝非匆忙所为，应该是当初设计整座陵墓之时便预先设计的，与陵墓是一个整体。

凭了尘长老的经验判断，这可能是道机关，同鹧鸪哨分析了一下，鹧鸪哨对了尘长老道：“玉门上有把铜锁，弟子善会拆锁，只恐怕一旦铜锁被破坏，会引发机关埋伏... ..”

了尘长老一摆手，说道：“老衲看来这锁开不得，玉门上安装一把铜锁，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能进到墓室之前的人，怎会被这区区一把铜锁拦住，传说北宋有连芯锁，你且看看这锁身是否同玉门连在一起，一动这把锁肯定会有毒烟这类的机关启动。”

鹧鸪哨没敢去动锁身，小心翼翼的反复看了看，果然铜锁与玉门上的铜梁连为一体，别说开锁，一碰这锁就会引发某种机关，被射在门前，鹧鸪哨看到此处不由得直冒冷汗，自己一向小心谨慎，今日不知为何心急如火，若不是了尘长老识破机关，此刻早已横尸就地了。

了尘长老此刻已经看出端倪，对鹧鸪哨说道：“看来玉门就是个幌子，别看用料这么精美，但是是一道假门，绝对不能破门而入，两侧的拱洞肯定也有机关，这座西夏古墓规模不大，却布置精气，若想进墓室只有从墓道的下边进去了，西夏人再怎么古灵精怪，也脱不开风水五行阴阳理论的影响，这条墓道的理论只不过是利用了四门四相，照猫画虎，咱门头脚上的石板肯定是活动的，可以从下边进入墓室，如果不出所料，应该是唯一的入口。”

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吩咐，将墓道下的墓砖一块块启下来，果然露出好大一个洞口，直通玉门后的墓室，这西夏人的雕虫小技，确实瞒不过了尘长老这位倒斗老元老的法眼。

仍然由鹧鸪哨撑着金刚伞在前面开路，三人从地道钻进了墓室，地道中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像是个黑色的蜂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借着磷光筒瞧了瞧，似石似玉，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都觉得还是被碰为好，从侧面慢慢的蹭过去。一进去墓室都觉得眼前一亮，六丈宽的墓室中珠光宝气，堆成小山一样的各种珍宝，在磷筒的蓝光中显得异样纷纷炫目，其中最显眼的，是正中间一株嵌满各种宝石的珊瑚树，宫廷大内的秘宝，果真不是俗物，另外无数经卷典籍，大大小小的箱子，西夏皇宫里那点好东西可能都在这里呢。

美国神父托玛斯瞧得两只眼睛都直了，跟了尘长老商量，能否拿出一两样，随便一件东西就可以在外面建几所教会学堂，给流浪的孩子们找个吃饭上学信教的去处。

了尘长老对美国神父说道：“如此善举有何不可，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国宝，惊动不得，老衲出家之前也有些家产，如果想建学堂，老衲可以亲囊相助，反正出家人四大皆空，留着那些黄白之物也没有用处。”

鹧鸪哨只对毫尘珠挂心，别的奇珍异宝虽然精美，在他眼里只如草扎纸糊一般，踩踏着遍地珠宝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下脚步，转头对身

后的了尘长老说到“糟了，这藏宝洞中有个死人。”

之前判断这座空墓里不会由死人，忽然听鹧鸪哨这么说，了尘长老也吃了一惊，快步走到前边观看，只见墓室角落有一具白生生的人骨，那骨架比常人高大许多，白骨手中抓着一串钥匙，身后摆着一尊漆黑的千手佛，非石非玉，磷光简照在上面，一点光芒也没有，与前面的白骨相映，更是显得黑白分明，令人不寒而栗。

了尘长老见了这等情形，心中一沉：“大事不好，今夜月逢大破，菩萨闭眼，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如果这西夏藏宝洞中有阴魂未散，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更奇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千手千眼的黑佛？”

第四十章 黑佛

鹧鸪哨见到那具死人白骨，便有种不祥的预感，听了了尘长老语气沉重，知道非同小可，便问了尘长老什么是菩萨闭眼？

了尘长老说道：“月有七十二破，今夜适值大破，出凶偿邪，传说这种天时，地面上阳气微弱，太阴星当头，最是容易有怪事发生，倒斗的哪有人敢在这种时候入墓摸金，老衲初时以为这是座无主的空墓，想不到里面竟然有具尸骨，更邪的是白骨后面的千眼黑佛，这尊黑佛不是寻常之物，墓中若有隐藏的邪灵，咱们的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在今晚都派不上用场，咱们快退。”

鹧鸪哨虽然不舍，但是也知其中厉害，当下便不多言，同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一起，转身要从玉门下的地道回去。

三人转身向后撤退，后队变做了前队，美国神父托马斯就走在了最前边，托马斯神父见那二人要出去，实在是求之不得，立马找到地道口，点亮了鹧鸪哨先前给他的一支蜡烛照明，要跑进去跑路。

走在第二位的了尘长老大叫一声：“不好。”伸手拉住托马斯神父的衣领，把他扯了回来，只见地道中忽然喷出一团浓黑的黑雾，要是了尘长老动作稍微慢上半拍，托马斯神父必然被那黑雾碰到，只要晚一步，大概现在虔诚的神父，已经去见他的上帝了。

鹧鸪哨与了尘长老都知道这是古墓中的毒烟。唯一的通道都设置有如此歹毒的机关，可见西夏人之阴狠狡诈，不知道三人中是谁碰到了机括，这才激活了毒烟机关，多亏得了尘长老虽然老迈，但经验及其丰富，这才救了托马斯神父的命。

这种黑色毒烟可能是用千足虫的毒汁熬制，浓而不散，就像凝固的黑色液体。黑雾从地道中越喷越多。鹧鸪哨等三人都服了克毒的秘药，“摸金校尉”的秘药多半是用来对付尸毒所制，对付这么浓的毒烟，能不能有什么效用，殊不可知。

眼见浓烈的黑色毒烟来的迅猛，三人不敢大意，只好退向墓室中有人骨的角落，但是这里无遮无拦，退了几步就到了尽头，如何才能想办法挡住毒烟，不让其进入古墓后室。

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对于没有退路并不担心，身上带着旋风铲，大不了可以反打盗洞出去，但是挡不住毒烟。一时片刻便会横尸就地。

纵然是以鹧鸪哨的机智与了尘长老的经验，也束手无策，若是普通的毒烟只需要闭住呼吸，借着红蚕妙心丸的药力，硬冲出去即可，然而

这黑色毒烟之浓前所未见。三人自从进了墓道便小心谨慎，不可能触发什么机关，谁也想不通这些黑烟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

身后就是墓室的石壁，鹧鸪哨等三人后背贴住墙壁，任你有多大的本领，在这里也无路可退，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黑色浓烟慢慢迫了过来。

托马斯神父见了这等骇人的毒雾，惊得脸如死灰，一时间也忘了祈求上帝保佑，鹧鸪哨在旁边推了推托马斯神父的肩膀问道：“喂，拜上帝教的洋和尚，现在火烧眉毛，你主子怎么不来救你？”

托马斯神父这时候才想起来自己是个神职人员，强做镇定的说道：“全能的天父大概正在忙其他的事情，顾不上来救我，不过我相信我死后必定会上天堂，活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后能上天堂，信上帝得永生。”

鹧鸪哨冷笑道：“哼哼，原来你家主子这么忙，我看既然他忙不过来，说明他不太称职，那还不如让一只猴子来做上帝，猴子的精力是很充沛的。”

托马斯神父听鹧鸪哨说上帝还不如猴子，立即勃然大怒，刚要出言相向，却听鹧鸪哨接着说道：“洋和尚，你要是现在肯归依我佛，不再去信那狗屁上帝，我就有办法让你不死，如果你不答应，最多一分钟，毒雾就会蔓延到这里，除非你不是血肉之躯，否则最多一分钟左右，你就会被毒烟熏得七窍流血而死。”

托马斯神父说道：“现在死到临头，你还能如此镇定，我对你表示敬佩，不过也请你尊重我的信仰……不过不过，信菩萨真的可以活下去吗？你该不是在骗我？”

了尘长老也已经发现了毒烟的关键所在，听鹧鸪哨言下之意，他应该也想出脱身之策了，了尘长老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鹧鸪哨还有心思和那美国神父开玩笑，也不由得佩服他的胆色。

原来鹧鸪哨眼眼前边已经完全被黑雾覆盖，下意识的贴住墙壁，感觉身边一凉，碰到一物，侧头一看，却是墓室壁上的一个灯盏，这位置应该是在棺椁顶上，悬着的长明灯。

如今墓里没有棺椁，只是在壁上嵌着一盏空灯，鹧鸪哨和了尘长老的眼是干什么使的，一眼就看出这灯的位置有问题，依照常规，长明灯都是在三尺三寸三的位置，而这盏灯的高度显然低了一块，也就是低了那么半寸，灯台的角度稍稍向下倾斜，这肯定是个暗墙的机关，只要把灯台向上推动，整座墓墙就会翻转，打开藏在后室中的密室，密室修的极为隐蔽，这地方又名“插阁”，那里是用来放墓主最重要的陪葬品，

即使古墓遭到盗墓贼盗窃，这密室中的明器也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

鹧鸪哨胆大包天，间不容发之时，仍然出言吓了吓那洋神父，见他宁死不屈，不肯舍弃上帝改信佛祖，倒也佩服他的虔诚，心中颇有些过意不去，前边墓室中的黑雾越来越浓，鹧鸪哨也不敢过于托大，抬手抓住长明灯，向上一推，那盏嵌在墙壁上的长明灯果然应手而动，耳中只听咯噔一串闷响，三人背后贴住的墙壁向后转了过去。石壁上的尘土飞扬，落得众人头上全是灰土。

墙后是一间仅有两丈宽高的古墓“插阁子”，带有机关的活动墙一转，把那千手黑佛，与倒在墙边的白骨都一并带了进来，这间“插阁子”不像外边墓室中有那么多珍奇珠宝，只有一只上了锁的箱子。

鹧鸪哨顾不上细看，便把墓室地转启掉两块，把下面的泥土抹到机关墙的缝隙上，以防外边的黑色毒烟从墙缝进来，而且发现这道“插阁子”地下的土质相对来讲比较松软，有把握一个时辰之内反打盗洞出去，这里的空气维持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成问题。

了尘长老倒了一辈子斗，对于这种狭窄的墓室一点都不陌生，见鹧鸪哨一刻不停，马上用旋风铲开始反打盗洞，于是手捻佛珠，便盘膝坐下静思。

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一静一动正各行其事，谁也不说话，便忍不住问了尘长老：“你有没有发现，外边的黑色雾气里有东西。我看好像不太像毒气。”

了尘长老闭目不语，过了片刻才缓缓睁开眼睛，对托马斯神父说道：“怎么，你也看见了？”

托马斯神父点头道：“我最后被翻板门转进来的那一刻，离黑烟很近了，看那黑烟里面好像是有一个人形，特别像是尊佛像，那究竟是……”

鹧鸪哨正在埋头反打盗洞，听了托马斯神父和了尘长老的话，也忍不住抬起头来，在墙壁转进插阁子的一瞬间，他也看到了黑雾中的那种异像。

了尘长老想了想，指着靠墙的那尊多手黑佛造像，说道：“那黑佛传说是古汝怯供奉的邪神，专司操控支配黑暗，信封暗黑佛的邪教早在唐末，就已经被官府剿灭，想不到西夏宫廷中还藏了一尊暗黑佛造像，这尊黑佛的原料有可能是古波斯的腐玉，传说这种腐玉是很罕见的一种怪石，有个玉名，却不是玉，任何人畜一旦触碰到腐玉，顷刻间就会全身皮肉内脏都化为脓水，只剩下一幅骨架，死者的亡灵就会付到暗黑佛上，从而阴魂不散。”

鹧鸪哨看了看那幅白森森的人骨，对了尘长老说道：“看来这具白骨，生前可能是个忠心的侍卫，自己选择留在藏宝洞中，触摸腐玉而死，守护着洞中的宝物，咱们三人遇到突如其来的黑色浓烟，也许根本不是毒烟，而是……”不说下去，大伙也都明白什么意思。

了尘长老让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前往不可让自己的皮肤接触到黑佛造像，赶紧打穿盗洞离开，若真有黑佛邪灵作祟，这区区一间插阁须挡它不住，了尘长老想起来那具人骨手中抓着一串钥匙，便顺手取下，插阁子里有个箱子，说不定里面就是“毫尘珠”，这串钥匙是不是有一把是开这口箱子的？不妨开个试试。

了尘长老点亮了蜡烛，在这“插阁子”里也用不着寻什么东南角落了，只要能有些许光亮便好，拿起钥匙一试之下果不其然，其中一把钥匙刚好可以打开箱子上的锁头，鹧鸪哨的盗洞已经反打出去一丈有余，上来散土的时候见了尘长老把箱子打开了，也忍不住要看看里面是否有毫尘珠，便停下手中的旋风铲，与了尘长老一起揭开箱子，然而箱中只有一块刻满异文的龟甲。

鹧鸪哨满心热望，虽然心理上有所准备，仍然禁不住失落已极，似乎是被三九天当头淋了一盆冰水，从头到脚都寒透了，楞在当场，觉得嗓子眼一甜，哇的吐出一口鲜血，全喷在龟甲之上。

了尘老大惊，知道鹧鸪哨这个人心太热，事太繁，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对事物格外执着，心情大起大落就容易呕血，担心鹧鸪哨会晕倒在地，连忙与托马斯神父一同伸手把他扶住。

却在此时，了尘长老发现，墙边上那尊黑佛，全身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全都张了开来，黑佛身上的数百只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三个闯入藏宝洞的盗墓者，散发出邪恶怨毒的气息。

第四十一章 虫玉

那黑佛说是千手千眼，实际上只是名目，并不是造像上当真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腐玉制成的黑佛造像高如常人，背后有数十只或持异型法器或掐指诀的手臂。造像全身有百余只眼睛，原本都是闭合着的，这时突然睁开了来；那些眼睛没有瞳仁，却象有生命一般纷纷不停地蠕动。

托马斯神父被黑佛身上无数蛆虫一样的眼睛吓得手足无措，忙问了尘长老：“这……这是什么？这些眼睛什么时候睁开的？这是眼睛还是虫子？”

了尘长老虽然见多识广，但是那腐玉与黑佛从未亲眼见过，只是听前辈们提起过世间有这么两样东西，而且绝迹已久，那些前辈也不知道其中究竟，所讲述的内容十分有限，难道这黑佛中当真有死者不散的亡灵吗？否则黑佛怎么象有生命一样……

只见黑佛造像的数百只怪眼中冒出已股股浓得象凝固的黑色雾气，这些黑雾在插阁子中凝聚为一体，借着蜡烛闪烁的光芒，可以看到黑雾的轮廓象是一尊模模糊糊的黑佛造像。

这时候刚吐过血的鹧鸪哨也回复了神智，见了这恐怖的黑雾，与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都是一般的吃惊。古墓中奇怪诡秘的事物一向不少，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见过很多很难有什么再让他感到惊奇的事物，然而这黑雾实属出人意料，要不是亲眼见到，哪里会相信世上有如此邪门的事情。

托马斯神父觉得那就是恶灵，取出一瓶圣水，拨开瓶盖，抬手泼向黑雾。那股泼墨般的黑雾原本移动得十分缓慢，见有水泼来，黑雾突然迅捷任何的由中间裂开一个大洞；托马斯神父的圣水都泼了个空，穿过黑雾中的大洞落在了墓室的地上；黑雾中裂开的大洞刚好在佛像轮廓的中间，好像是黑佛张开了黑洞洞的狰狞大口，在无声的对着三个人咆哮。

鹧鸪哨见黑雾好象惧怕托马斯神父的圣水，便让托马斯神父再泼一些，托马斯神父耸了耸肩说道：“没了，就这么半瓶。”

了尘老手持佛珠说道：“洋和尚的手段倒也得了，原来这邪雾惧怕法器，看来大破之刻已过，歪魔邪道安能奈我何，且看老衲来收它。”说完把手中的佛珠串绳扯断，将佛珠劈头盖脸的砸向黑雾。

没想到这次那浓重异常的黑雾没有任何反应，被佛珠砸中浑如不

觉，继续缓缓向前推进。了尘长老暗自纳闷：“这当真怪了！难道我佛无边法力竟然不如西洋圣水？唉，这……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啊。”

鹧鸪哨见了尘长老发呆，连忙拉了他一把，三人被黑雾所迫不得不向后退避。这种黑雾自腐玉中放出，碰上它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象那具白骨架子一样，全身皮肉内脏即刻腐烂，化为脓水，只剩一副骨架；另一种可能是那黑雾就是了尘长老所说的其中有阴魂作祟，一碰到生人即被恶灵所缠。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惨不可言，身后已经退到了墙角，再无任何退路，望着缓缓逼近的黑雾，鹧鸪哨心知大限已到，对了尘长老说道：“弟子今日拖累恩师，百死莫赎。”

了尘长老刚要对鹧鸪哨说些精妙佛理以表示自己对生死之事早已超然，却发现面前不远处象堵墙一样的黑雾不是奔着自己三人来的，而是扑向了另一边墙角的蜡烛而去，摸金校尉对蜡烛有种本能的反应，心中打了个突：“这些黑雾为什么移向蜡烛……”

鹧鸪哨也发现了这一情况：“黑雾……”

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与鹧鸪哨几乎异口同声的说道：“蜡烛！”

初进古墓之时，鹧鸪哨用的是金钢伞上的磷光筒照明，磷光散发的是蓝光，是一种冷光源，没有任何温度，所以自从进了古墓一直到见到黑佛与那副白骨都没发生什么异常。只是想退回去的时候，原本走在最后的托马斯神父就变成走在最前面的人，他当时点燃了鹧鸪哨给他的蜡烛照路，突然从玉门下的地道中冒出黑雾。众人被黑雾逼进插阁子躲避，直到了尘长老点了蜡烛照明打开箱子，那尊多手多目黑佛就突然出现变化，佛身上睁开眼睛，冒出一股股的黑烟。

没错，一定是温度，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这些黑雾便象是扑火的飞蛾一般被蜡烛的温度引了出来。一定是墓室中的空气达到一定温度它才会出现，而且必须是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如果不点蜡烛火把之类的，这种黑雾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些黑雾似乎是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一旦被火焰的高温唤醒，就会把墓室中所有超过物质温度的目标都消灭才会平息。

黑雾果然是先以地面的蜡烛为目标。浓重的黑色雾气看似无形、实则 有质，顷刻间蜡烛的火苗就被黑雾吞没，墓室中立即漆黑一团。

鹧鸪哨等人见此情景，知道黑佛中散出的黑雾在吞没蜡烛之后立刻就会寻找温度此于蜡烛的目标，那肯定就是插阁子中的三个活人。

（书中代言：腐玉，又名蠃玉，或名虫玉，产自阿富汗某山谷，是种很奇怪的东西。这种虫玉本身有很多种古怪的特性，一直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物质，极为罕见。古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奇石是有某种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只要在虫玉附近燃烧火焰从中就会散发出大量浓重得如同凝固在一起的黑色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被腐蚀成为脓水。并不是了尘长老听说的那样一触摸腐玉人体就会化为脓水，而必须先由高温引出黑雾，黑雾才会对附近的物质产生腐蚀作用，虫玉本身并没有这种效果。

古代曾有一个邪教利用虫玉中散发出的黑雾会形成一个模糊的多臂人形轮廓这一特点，将那个人头的轮廓具像化，造成暗黑佛像，宣称黑暗终将取代光明，吸纳了大批信徒，后来此教遭到彻底剿灭。从那以后本就十分罕见的虫玉也一度随之从世间消失，直到近代1986年才在一次联合考古活动中，在土耳其卡曼卡雷霍尤克遗迹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在古代文献记录中才存在的奇石，至于这尊黑佛为什么会出现在卡曼卡雷霍尤克遗迹已不可考证，只能判断有可能石古代流传到那里的。

腐玉的秘密在十九世纪末被美国科学家破解，其实这种神秘的窗户纸一捅即破，就是类似于中国的冬虫夏草；所谓冬虫夏草是真菌冬虫夏草寄生于蝙蝠蛾幼虫体上的子座与幼虫尸体的复合物，正如其名，当天为虫，夏天为草；而蠃石则是常温如石似玉，有火焰引发高温就会变成虫，一大团聚集在一起的黑色虫子极为细小，单个的蠃用肉眼勉强可以分辨，大批聚集在一起就很像黑色的浓烟。平时处于一种僵死状态，大批的蠃虫尸体叠压在一起就好象黑色的玉石，外壳内部的虫尸在感应到附近空气温度的急剧变化会有一个加速蜕变的过程，脱去白色的尸皮，聚集在一起飞出来。这些破茧而出的蠃虫会通过不断死亡来分泌出大量具有腐蚀性的液体吞噬附近所有高温的物体，包括火焰都可以被虫尸的液体熄灭。

在某种程度上讲，虫玉可以说是很犀利的陵墓守护者，从石中出现的无数蠃虫，形成一张虫帐，足可以覆盖整个墓室的面积。

当然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两个人都是迷信思想十分严重的摸金校尉，第一次见到传说得很邪得虫玉，加上那个时代还从没有破解虫玉之谜，所以在他们看来眼前这种现象一定就是有恶灵作祟。）

鹧鸪哨等三人已经识破了黑雾会优先攻击温度高的目标，为了引开这团黑雾，随手点燃了几支蜡烛，那黑雾被蜡烛的热量引到墙角，墙角与古墓插阁子中的翻板墙露出一大块间隙。

了尘长老等人进古墓之前吃了“红奁妙心丸”，这种秘药可以降低人

体温和延缓人体呼吸节奏，所以黑雾在被蜡烛的温度吸引之时不会轻易察觉这三个活人。鹧鸪哨见眼下反打盗洞是来不及了，只好贴着墙壁避过黑雾准备从插阁子中回到主墓室，引开那里的黑色鬼雾，从玉门下的通道出去。

了尘长老临出去的时候顺手把箱子里的异文龙骨拿到手中，龙骨上刻了很多古怪符号，有不少符号形状就像毫尘珠，说不定那枚“凤凰胆”毫尘珠的下落终会着落在这块异文龙骨之上；这块龙骨骨甲藏在插阁子里如此隐蔽，一定有它的价值。

这时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已经推动翻墙上的长明灯机关，招呼了尘长老快走。了尘长老连忙赶上，机关墙咔咔一转，却在半截停住了，好象是哪里卡死了，一时腹背受敌、进退无路。

第四十二章 鬼雾

机关墙就这么不当不正的停在半路，主室中那团正在打转的黑雾立刻有了目标，像一面长有五官的黑墙压向三人；插阁子中的黑雾也已经吞没了蜡烛，尾随而至；来去的道路都被堵死，前后两大团黑雾对三人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耳中之听前后传来一阵细密的躁动声，了尘长老急道：“快点蜡烛引开黑佛的恶灵。”鹧鸪哨伸手一摸百宝囊，叫苦不迭，三人身上带着的蜡烛全用光了。

这时，两边浓重的黑雾已经渐渐逼近，稍稍碰上一点大概就会变成墙角那具骨架的样子。鹧鸪哨忽然目露凶光，心里起了杀机，想把美国神父托马斯踢出去，然后踩在这洋和尚身上跃向玉门下的地道。

了尘长老见鹧鸪哨顶梁上青筋跳动，知道他起了杀心想拿托马斯垫路，连忙按住鹧鸪哨的手臂：“万万不可，难道你忘了老衲一再的劝告你了吗？倒斗损阴德，手下须留情……”

鹧鸪哨本来心意似铁，但是这些时日追随在了尘长老之侧，听了尘长老灌输禅机，对自己过往的所作所为也有所顿悟，这时见了尘长老劝解，心下立时软了，再也狠不下心来杀人，说道：“罢了，此番真是折了。”

但是鹧鸪哨几乎是他们族中剩下的唯一一个能有所作为的人，实在不甘心就此死在墓室里化为白骨。可是面临的局面实属绝境，前后都被鬼气森森的黑雾包夹，如果点火引开其中一团黑雾，势必被另一团吞噬。面前的墓室空间很高，黑雾高度在从地面起三尺左右，上面还有大片空隙，不过若想越过去，除非肋生双翅。

有些人遇到危险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保护，比如闭上双眼、用手抱着头什么的，这样做就和鸵鸟遇到危险就把脑袋扎进地下一样，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另有些人越是到生死关头，脑子转得越比平时快数倍，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

鹧鸪哨想起墓室正中有一株高大的珊瑚宝树，可以用飞虎爪抓住珊瑚树的树冠从黑雾上边荡过去。飞虎爪的链子当然足够结实，慢说是三人，便是有十个八个的成人也坠不断这条索链。不过最担心那珊瑚宝树没有那么结实，承受不住三个人的重量。倘若只有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身法，便是棵枯枝也足能拽着飞虎爪荡过去；但是要再带上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实在是没有半点把握，半路上珊瑚树断了可就得全军尽没了。

这当口也容不得再细想了，鹧鸪哨对准珊瑚宝树掷出飞虎爪，爪头

抓住珊瑚宝树最高的枝干上缠了几匝，伸手一试，已经牢牢抓住。鹧鸪哨知道了尘长老早已看破生死关，若不带上托马斯神父，了尘长老便是死也不会先行逃命。而且刻不容缓，也来不及一个一个的拽着飞虎爪荡过去逃生，只有赌上性命，三个人同时过去。

鹧鸪哨拽紧飞虎爪，让了尘长老同托马斯神父也各伸一只手抓住索链，另一只手抱住鹧鸪哨的腰。鹧鸪哨让他们尽量把腿抬高，别碰到下边的黑雾，还未等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答话，便大喊一声：“去也。”手上使劲，借着抓住珊瑚宝树的飞虎爪绳索，跃离了卡在半路的机关门。

三人双脚刚一离地，身后的两团黑雾就已经在下面合拢在了一起。托马斯神父吓得闭起了眼睛，想念一句上帝保佑，但是牙齿打颤，半个子也吐不出来，拼了命的把双腿抬高，避开下面的黑色鬼雾，心中只想要是这绳索在半路不断，绝对是上帝的神迹。

鹧鸪哨身在半空，初时还担心珊瑚宝树不够结实，但是凭飞虎爪上传来的着力感发现足能应付三个人的重量；但是这也几乎就是极限了，再加上一点重量，非断不可。

只要跃过脚下这一大片黑雾，前边就是玉门下的地道。三人悬在半空，见即将摆脱黑色鬼雾的围困都不禁全身振奋。眼看就要拽着飞虎爪荡到一半的距离了，忽然三人都觉得身前一紧，似乎有什么东西趴在大腿上，冷冰冰，阴嗖嗖，而且很硬。托马斯神父不敢睁眼，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二人知道脚下有东西，都在半空中回头一望，只见原本在墙角边那具白骨不知何时抱住了了尘长老的大腿。这一惊非同小可，连了尘长老这样的高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白骨吓了一跳，免不了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概是刚才被黑雾逼得进退维谷，都挤在一起拽着飞虎爪从机关门那里荡开的时候，了尘长老一脚踩中了白骨的胸腔，把它的肋骨踩断，别住了脚踝，悬在半空把脚蜷起来，把那具人骨也带到半空，这才感觉到不对。

鹧鸪哨的轻身功夫是从还没记事时就开始练的，师傅把他装在一个抹满油的大缸里，让他自己想方设法往外爬，随着身体长大，油缸的大小也逐渐增加。了尘长老是老牌的摸金校尉，也是自幼便学轻功身法。他们这种轻功全仗着提住一口气，这口气一旦提不住就完了。

鹧鸪哨此刻与了尘长老见了腿上挂着的白骨，胸腹间一震，这口气说什么再也提不住了，身体立即变得沉重，珊瑚宝树的树枝承受不住他

们的重量，喀嚓一声断了开来。

三人失去依凭，立刻与脚下的白骨一起落在地上，比较走运的是已经躲过了大部分黑雾。三人做一团滚在了黑色鬼雾的边缘。鹧鸪哨刚一落地，马上使出鲤鱼打挺跃起身来，抓住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急向后边躲避。

鹧鸪哨觉得自己左手上麻痒难当，左手已经被黑色鬼雾碰到。他不知道鬼雾中的蠃虫原理——蠃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的物体立刻会死亡，死亡后马上就变成一种腐蚀液，虫尸的腐蚀液与被其腐蚀的物体融合，立刻会再生出新的蠃虫继续侵蚀附近的高温物体，数量永远不会减少。

鹧鸪哨以为是中了恶鬼邪神的毒素，抬手一看，整只左手都只剩白森森的指骨，手臂上的肌肉也在慢慢被融化，痛得抓心挠肝；他见再任由其蔓延下去自己整个身体都要变成白骨，而且一旦越过胳膊再想办法也晚了；但是现在黑雾近在咫尺，如果不立刻离开，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的包围圈中。

鹧鸪哨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托马斯神父与了尘长老向后拖开，见了尘长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心中焦急。眼见那些黑色鬼雾又觅到他们的踪影，重新凝聚在一起慢慢逼近；也亏得这些鬼雾速度不快，否则即便是有九条命的猫此刻也玩完了。

托马斯神父忽然大叫一声，跳将起来，伸手在自己身上乱摸，他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任何地方接触过鬼雾。托马斯神父看到鹧鸪哨的左手已经化为了白骨，了尘长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大概是从半空跌下来撞到了什么地方，昏迷了过去，连忙帮鹧鸪哨抬着了尘长老往玉门下的地道退却。

鹧鸪哨手臂上的伤势很重，痛得额头上全是黄豆大小的汗珠。手臂上的皮肉已经烂至肘关节，之时候只好用那毒蛇噬腕、壮士断臂的办法了。但是眼下即便想砍掉自己的胳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三个人这一折腾，动作激烈，身体的温度明显增高，眼瞅着黑雾快到眼前了，鹧鸪哨只好用右手取出德国二十响镜面匣子对准墓室角落的黑佛一个长射，五发枪弹都钉在了黑佛身上，然后立刻把刚刚射击过的匣子枪扔向墓室角落。

浓重的黑色鬼雾都被枪口的温度吸引，转向扑了过去，鹧鸪哨已经痛得快昏迷过去了，对托马斯神父说了一声：“快走。”

二人抬起了尘长老跳下了地道，地道中有一块悬在中间的黑石，进

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明白了，地道里冒出的那团鬼雾就是从这块腐玉的原石中冒出来的，肯定是托马斯神父在地道口点蜡烛使它感应到空气燃烧才放出鬼雾。

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从腐玉旁蹭了过去，一出地道，鹧鸪哨立刻让托马斯神父把地道口封上，防止那些鬼雾追出来；然后在口中咬下一块衣襟，紧紧扎在臂上血脉处，用旋风铲的精钢铲叶对着自己胳膊一旋，把被鬼雾咬噬的半条胳膊全切了下去。虽然扎住血脉，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胳膊断面冒了出来，还来不及止血，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流了这么多血而昏死过去，了尘长老自从墓室中就昏迷不醒，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好无损，果然信上帝是正途；不能见死不救，先想办法把他们两个中国人弄到外边去再说。刚要动手拖拽鹧鸪哨，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恐怖的情形——鹧鸪哨自己割掉的那多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全部化为脓水，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从那脓水中飞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小黑点，在墓道中盘旋。

第四十三章 清零

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的黑色颗粒吓得灵魂都快出窍了，在磷光筒蓝幽幽的光线下，这些黑色颗粒若隐若现，似乎想要慢慢聚集成一团。托马斯神父知道，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

怎样才能对付“魔鬼的呼吸”？圣经上好象写了，用圣水？圣饼？还是用十字架？糟糕，这时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现在死了也没脸去见天父，必须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

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这狗娘养的“魔鬼的呼吸”喜欢温度高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蜡烛之类的道具了，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

上帝保佑，这些“魔鬼的呼吸”并不太多，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到——它们好象惧怕圣水之类的液体，可是身上没有水壶，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撒尿的话又恐怕尿液是有温度的，一时间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没有什么用处。

面对着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托马斯神父心急如焚，这时只听身后有人轻哼了一声，转头一看却是鹧鸪哨苏醒了过来，急忙去扶住他，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得话也说不出。

鹧鸪哨刚才是痛晕了过去，流了不少血，面色惨白，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胳膊上的血流光了之后就不再大量流血；要是等着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帮忙，此刻早已死了多时了。

鹧鸪哨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神智就恢复了七八分，见白玉拱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雾正寻着人血的温度要向自己逼近过来，连忙取出另一把枪，拨开机头，对准玉门上的铜锁就是一枪。

先前的坐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玉门上的铜锁是连芯锁，一旦受到外力接触引发了里面的机关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中放出暗器。这种门洞形的机关大敞四开，不会是小型暗器，以鹧鸪哨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机括。目前只有借助外力赌上一把了。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烟，那就大家同归于尽；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它们挡住在洞口的鬼雾。好不容易逃到这里，终不能最后眼睁睁的被这碰不得摸不得的鬼雾害死在这墓道里。

子弹击中铜锁触动了连芯锁中的机关，只听两侧的门洞中轰隆隆巨响震耳欲聋，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了出来；沙子里面明显有很多

红色的颗粒，是毒沙。

说时迟，那时快，从鹧鸪哨开枪击中铜锁到两侧的洞中喷涌出大量挨上就死、沾着就亡的毒沙，总共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片鬼雾完全被毒沙埋住。毒沙越喷越多。如果这时候是站在玉门前开锁的人，任你是三头六臂也必定闪躲不及，一瞬间就会被两道毒沙冲倒，活活的埋在下边。

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拽着了尘长老拼命往墓道外边跑，也无暇去顾及身后的情况；只听见流沙激烈的倾泻，两个门洞中间都堆满了，还听得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跑出了墓门，在竖井中站定，这才有机会喘口气。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臂处，多半截胳膊算是没了，以后也别想再倒斗了。想到这里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急忙又吞下了两粒“红蚕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

鹧鸪哨最为挂心的便是了尘长老的伤势，人家是为了自己才大老远跑到贺兰山下，这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罪过可就大了。于是与托马斯神父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

托马斯神父托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想到用手一扶了尘长老的后背见满手都是血迹，惊叫一声：“啊呀……是血……老和尚受伤了。”

从墓室到竖井，三人一路奔逃，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里；这时候才看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下挂着的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其中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得极深，九成九是救不得了。

鹧鸪哨心想自己左手都没了，这辈子恐怕别想再倒斗了，就算知道毫尘珠在哪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呼吸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哽咽着张不开嘴，只是咬住嘴唇，全身颤抖。

了尘长老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你须谨记，绝不可以再随便开杀戒，倒斗损阴德……手下须留情……老衲……老衲这便去了。”说完之后，一口气倒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

鹧鸪哨跪倒在地，不停的给了尘长老尸身磕头，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他拉了起来。这竖井不是久留之地，二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身爬回通天大佛寺的宝殿之内，就于佛祖宝相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身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

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在黄河两岸、山陕之地勾当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异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无人能够识得其中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当时的世界恰逢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的帮助，把亲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来，不理世事。

扎格拉玛人本来在四十岁后身体就会逐渐衰弱，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减少，十余年后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为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都在最后选择了自杀。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得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平均时间向后推迟了二十年。

随后的中国战火连结，再想找“凤凰胆”毫尘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没什么能担当大任之人。鹧鸪哨心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百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也就完了。

这些事后来被shirley杨的父亲杨玄威知晓了。杨玄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决定展开行动。由于龙骨上的密文无法破解，想寻找毫尘珠是十分渺茫的。杨玄威年轻时就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他研究的范围是汉唐时期，也就是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的这一个阶段。西域早在四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扎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一支，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也是有着四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所以杨玄威对扎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所知有限，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重要线索，而且杨玄威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

当时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了第二波沙漠科考热潮，借着这场东风，杨玄威顺利的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没想到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从此一去不返。随后，shirley杨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参加了陈教授及他的助手、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在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在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深处，终于见到了无底的鬼洞。

第四十四章 决意

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就不说了，剩下口气活着走出来的也就那么地了；最惨的人肯定是陈教授，受到太大的刺激，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在当时shirley杨还不知道自己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如此多深深纠缠的羁绊。

从沙漠中回来后shirley杨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没过多久，两人背后便都长出了眼球形状红色淤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都对此束手无策。Shirley杨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默示录中得知自己有可能是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得越多，越明白无底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目前对无底鬼洞的了解甚至还不到冰山一角。

Shirley杨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便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异文龙骨，上面的异文无人能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符号。那种特殊的形状让人一目了然，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还有长在背后的深红色痕迹，都是一模一样。

这块异文龙骨一定是记载有关毫尘珠的重要记录，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内容，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毫尘珠，否则shirley杨，胖子，还有我，将来临死的时候就免不了受那种血液凝固变黄的折磨。而精神崩溃了的陈教授身上，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天晓得那老头子能撑多久。

打从陕西回来以后，我始终寝食不安，就是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从shirley杨口中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和那该死的无底鬼洞有关，心中反而塌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可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后才会发作，那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就好了。不过陈教授怎么办？难道就看着老头子这么死掉不成？

有些时候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宿命的牵引。恰好我在不久前曾在古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的，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因为这项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外公开。我把这些事也详详细细的对shirley杨说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也是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不是问题。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斗，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毫尘珠倒出来？这可不是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说那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也是半点把握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太多，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性命，那可就有得不偿失了。

Shirley杨见我在走神，以为我心中对找毫尘珠有所顾虑，便问我道：“怎么？你害怕了？我只想等有了线索之后请你把我带到地方，进去倒斗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打断了她的话：“怎么着？小看人是不是，真是笑话，你也不打听打听，胡爷我还能有害怕的时候？那个，越南人你知道吧？怎么样？别看又黑又瘦跟小瘦鸡似的，但是够厉害的吧，把你们美国人都练跑了，结果还不是让我给办了。当年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可是大军的前部正印急先锋，要不是中央军委拦着我，我就把河内都给占了。算了，反正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我吹牛，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我绝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我说完拉着shirley杨要离开公园的长椅。

Shirley杨问我要去哪，我对她说：“咱俩都跟这侃一下午了，现在天色也不早了，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撬开，然后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Shirley杨叹了口气，对我说道：“你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是什么，这些事哪有这么简单，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是不是怕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

我对shirley杨说：“其实……怎么跟你这洋妞儿说呢，中国人有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解释。别听孙教授对我连吓唬带诈唬，没那么邪乎，以我察言观色的经验来判断，姓孙的老棺材瓢子一定是被上级领导办了。”

Shirley杨摇头不解：“什么办了？”

这些事要让我对shirley杨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我想了想对她说道：“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在中国有某位权威人士说 $1+1=3$ ，后来孙教授求证出来一个结果是 $1+1$ 应该 $=2$ ，但是就由于先说 $1+1=3$ 的那位爷是权威人士，所以即使他是错的，也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孙教授可能从龙骨天书中发现了某些颠覆性的内容，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所以被领导下了禁口令，不许对任何人说。因此他才会像现在这么怪僻，我看多半是他娘被憋的有点愤世嫉俗了。”

我心中的打算是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若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毫

尘珠的线索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多半也是与扎格拉玛先人们占卜的那样，终归是要着落在某个大墓里埋着。我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倒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没处施展，岂不付诸流水，白白可惜了。

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正好还可以还了欠shirley杨的人情债。其实就算不欠她的人情，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加上她救过我的命，冲着这些我也不能不帮她和陈教授的忙。

等找到毫尘珠，我就不要了。那个物件不是俗物，不是凡人可以消受的。但是这次行动可不是考古了，是名副其实的倒斗。现在我用钱的地方很多，如果倒斗的过程中遇到别的明器，到时候俺老胡可就再也不客气了，好坏也要顺上它两样。

我打定主意，对shirley杨说道：“咱们现在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也少不了要他帮忙。正好我们请你吃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对了，你有外汇吗？先给我换点，在那吃饭人民币不管用。”

我带着shirley杨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一枪打的洋庄，卖出去五六块绿头带判眼。最近生意真是不错，照这么倒腾下去，过不了几天，我们又要奔陕西“铲地皮”了。

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一道奔了建国饭店。席间我把shirley杨的事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她去找毫尘珠。

大金牙听明白之后对我说道：“胡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要依我看，不去找没准还能多活几年。现在咱们在潘家园的生意太火了，犯不上撇家舍业的再去倒斗，古墓里可有粽子啊。”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老金啊，这个斗还是要倒的。咱得摸回几样能压箱子底的明器来，这样做起买卖来底气才足，让那些大主顾不敢小觑了咱们。你尽管放心老金，你身子骨不行，抗不住折腾，不会让你去倒斗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是真有粽子，老子就代表人民枪毙了它。”

我也学着邓大人的四川口音对大金牙说道：“是啊老金，不要怕打破这些个坛坛罐罐，也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今天之所以放弃这个地方，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嘛。”

大金牙听罢，呲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一乐，对我们说道：“行，我算服了二位爷了，拿得起放得下，轻生死重情谊，真是汉子。其实也不光是我，现在在潘家园一提您二位，哪个不竖大拇指？都知道是潘家园有名的惯卖香油货，不缴银税，许进不许出，有来无往的硬汉。”

胖子边吃边搓脚丫子，听大金牙称赞我们，连连点头，听到后来觉得不对劲，便问道：“老金，你是夸我们呢，还是骂我们呢？我怎么听着不对呢？”

大金牙急忙对胖子说道：“愚兄可没这个意思……”

我见shirley杨在一旁低头不语，满面愁容，容颜之间很是憔悴，我知道她是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一块说不了正事儿，说着说着就侃开了，于是赶紧对胖子、大金牙说道：“好了好了，咱们也该说些正经事了。我把咱们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这是高级饭店，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点礼貌，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成何体统。”

胖子漫不经心的对我说道：“搓脚气搓得心里头舒服啊。再说我爹当年就喜欢一边搓脚丫子一边吃饭抽烟，这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今天改革开放了，我们更应该把他发扬光大，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

我对胖子说：“你没看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现在这可是外交场合，我他娘的真懒得管你了，你就块上不了台面的料。”

Shirley杨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秀眉微蹙，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牙安静下来，同shirley杨详细的商议了一番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毫尘珠。

别看胖子平时浑不吝，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要说起找宝贝摸明器的勾当，他现在比我都来劲。当然也怪不得他，眼睁睁这是真来钱，既然是去倒斗，不管能不能找到毫尘珠，那古墓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是少不了的，所以现在胖子也认真起来了。

大金牙更是格外热心，又不用他去倒斗，但是既然参与进来了，明器少不了他一份。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倒斗需要的器材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了大半天，最后决定要找毫尘珠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异文龙骨入手；拿着拓片到陕西去找孙教授，死活也要套出来这异文龙骨中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然后与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相结合；以此为线索继续追查，一旦有了确切的目标，就该开始行动了。

去陕西古田越快越好，由shirley杨和我两个人去，明天就立刻动身，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这块异文龙骨查他个底儿掉。由于胖子有

恐高症，坐不了飞机，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同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

Shirley杨把了坐长老遗留下来的摸金符给了我，我喜出望外，这回倒起斗来心中便有底了；而且现在三个人每人一枚正宗的摸金符，看来上天注定要我们三人要同心合胆，结伙去倒斗了。

另外shirley杨还把她外公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来了，包括金钢伞、捆尸索、探阴爪、旋风铲、寻龙烟、风云裹、软尸香、摸尸手套、北地玄珠、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水火鞋等，还有摸金校尉制造各种秘药的配方。

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中依靠经验与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中的宝贝，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亲眼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狼眼手电筒、战术指北针、伞兵刀、潜水表、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睡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索安全栓……应该说不管去哪，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可以再进行补充。

工兵铲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二战时期装备德军山地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陆军的制式也可以。

伞兵刀只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着很顺手，因为各种伞兵刀性能与造型都有差距，割东西或者近战防身还得是苏联106近卫空降师的伞兵刀用着最顺手。

有了这些半工具半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问题。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常常是由于轻敌——倒斗这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送掉。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谜城，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虽然野人沟的墓只是个落魄将军，精绝古城那次有考古队的人跟着，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可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经验。

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某种特权阶级的人生终止符，对于古人来讲意义非常。古墓里面往往除了铜棺铁槨，还要储水积沙，处处都是机关，更有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所以事前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众人商议已定，各自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我跟shirley杨一起兼程赶到了西安，然后怀着迫切的心情搭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

工作组驻扎的古田县，却没想到在古田县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田县招待所。

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田，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文物，他要是不在县城，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那想找他可就很难了，没想到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步就不顺利。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时，碰见了招待所食堂的老熟人，老刘头，他告诉我们在古田县城附近的石桥店某间棺材铺里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还不到半天，这件事整个古田县都哄传遍了。孙教授现在带着人去看现场了，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至于棺材铺中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你们去了一看便知。

第四十五章 石碑店

老刘头说孙教授他们也就刚去了半天，石碑店离古田县城并不远，但是那地方很背，没去过的人不一定能找到，我找个人带你们去吧。于是喊过来街上一个约有十岁大小的憨娃，那是他孙子，平时跟父母在河南，每年学校放暑假都到古田县来玩。石碑店离县城很近，这小子经常去那边玩。

刘老头招呼那小孩：“二小，别耍了，带你叔和你姨去趟石碑店，他们要寻那位考古队的孙教授。”

二小的脑袋剃了个瓜皮头，可能刚跟别的小孩打完架，身上全都是土，拖着一行都快流成河的青鼻涕；见刘老头让他给我们带路，就引着我和shirley杨二人去石碑店。

到石碑店的路果然十分难行，尽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二小告诉我们说离得不远，就是路不好走，走过前边最高的那个山坡就到了。

Shirley杨见这孩子身上太脏，看不过去，便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鼻涕，和颜悦色的问道：“你叫二小？姓什么？”

二小抹了抹鼻涕答道：“小名叫二小，姓个王，王二小。”

我一听这小孩的名字有意思，便同他开玩笑说：“你这娃叫王二小？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当鬼子引进伏击圈吧？”

王二小傻呼呼的对我说：“叔啊，啥是伏击圈？对咧，那女子是你啥人哩？咋长得恁好看？”

我偷眼一看shirley杨走在了后边，便悄声告诉二小：“什么好看不好看？你这小屁孩儿，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她是我老婆，脾气不好，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她。”

Shirley杨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声音小，还是被她顺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问道：“老胡你刚说别惹谁？”

我赶紧拍了拍王二小的头，对shirley杨说：“我刚说这小鬼很顽皮，这么丁点小就知道花姑娘好看的干活。现在的这帮小孩啊，别提了，没几个当初跟我小时候似的，从小就那么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我话音未落，突然从山坡后转出一个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村壮汉，腰里扎了条皮带，手里拎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站住！甚花姑娘的干活？你们是不是日本人？”

我被他吓了一跳，虽然这是山沟里，但是这光天化日难道还有剪径

的强人不成？赶忙把二小与shirley杨挡在身后，对那汉子说道：“老乡，别误会，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头扎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啥八路军嘛，我看你们不象是好人。”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说这里被民兵戒严了，不许进。

我心想这没灾没战的戒哪门子严，再说没听说民兵拿木头棍子戒严这么一说，这孙子疯了是怎么着。于是挽起袖子，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

我正要过去放对，却想不到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排排长的乡民竟然认识我们三人中的二小。原来二小总跟他儿子一起玩，这样一来双方就不再动手，都站定了说话。

那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听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于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石碑，那石碑十分高大，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了。

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十里八村，包括古田县城，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营业的是间木工作坊。

有一次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按规矩还得给人家走十八道大漆——当时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摆着。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半个多月就接了这个活，心中免不了有些许憋闷；于是拍着棺材长吁短叹，酒意发作，不知不觉的就趴在棺材上睡着了。

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梦见棺材里有一团寒冰，冻得他全身打颤，如坠入冰窖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有户人家夜里有人过世，赶来他这里订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又来一个新活，木匠师傅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的打寿材，表面上也得表现的沉痛一点，为了对村邻的故去表示深切的同情。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起来。

日头刚升到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定棺木。这可真是奇怪，村里一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这一会儿功夫连着

死了两个人。

木匠越想越不对，回忆起自己夜里做的梦来，难道那些人死是因为自己用手拍棺材？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棺木。不到天黑，果然又有人死了。

木匠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附近就有人死掉；喜的是这回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工师傅本就是穷怕了的主儿，这时候哪管得了别人死活，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放着发财的道不走？当然不行。木匠一看活太多，做不过来，连夜去别的棺材铺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

从那以后，木匠师傅这间铺面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而且他还发现一个秘密，拍这口棺材的时候，越用力拍，死人的地方离这越远。这死人钱是很好赚的，他越赚钱越多，心也就越黑，把附近所有的棺材铺都吞并了，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就等着数钱了。

但是也不敢拍起来没个完，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秘密也从没被他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事还是被大伙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很难说，也没有证据，所以也没办法拿他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避瘟神似的，躲的远远的。

到老连个媳妇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老掌柜，死在了自己家里。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已经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只有他这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的那口半成品棺木。村里人想起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总不能任由棺材铺老掌柜烂在家中，这天气正热，万一起了尸瘟可不得了。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于是村长找了几个胆大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放进棺木中下葬。

没想到刚把棺木挪开，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裂开一道细缝。这缝隙很深，把手搁上边，感觉凉风飕飕的往外冒。下边好象是个大洞。有那些好奇的人就把地面的砖石撬开，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而且里面寒气逼人。

民兵排长自告奋勇的下去一探究竟，让人用筐把他吊下去。没下去多久就拼命摇绳让人把他拉上来，这一趟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说下面都是长大青砖铺就，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石匣不大，又扁又平，上边刻了很多奇怪的字，民兵排长顺手把这石匣拿了上来。大伙把石匣打开一看，里面是殷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玉兽。据民兵

排长说，那洞穴下边好象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了。

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表现得觉悟都很高，立刻通知了古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讯后，知道此次发现可能非常重大，一刻没敢耽搁，立即带人就赶了过来。

在这种乡下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消息传得很快，连县城里的人都赶去看热闹。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去围观。因为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排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带人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严状态，这才把我和shirley杨拦住盘问。

我听了民兵排长的话，知道对付他们这种势力的小农不能硬来，得说点好话，给他点好处，就能进去找孙教授了。于是对民兵排长说：“连长同志，我们都是孙教授的熟人，找他确实有急事，您给行个方便。”说着塞给民兵排长五块钱。

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面额，忽然村里来人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死了。

第四十六章 算命瞎子

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老干部死了，我和shirley杨闻听此言，脑中都是“嗡”了一声。那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多半便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他要是死了，我们也要大势去矣。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紧要关节的时候。

听那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情况，原来是考古队只来了两个人，让村民用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看下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下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现意外，便想送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说这洞八成是通着阴曹地府，下去就上不来了。

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

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也是硬充好汉，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此时站在太阳底下都要全身抖上三抖。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说不定是打算再让他下去一回。一想到此处，民兵排长腿肚子转筋，暗地里叫得一声命苦，想转身回去，却说什么也迈不开腿了。

Shirley杨见这是个机会，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中会意。既然孙教授生死不明落在地洞中，我们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冒险下去把他救上来。这里穷乡僻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幸。

于是我紧握住民兵排长的手，对他说道：“连长同志，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就是你啊，此等作为非是等闲之辈。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民兵排长虽是个糙汉，但是非常虚荣，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心中大为受用。

我趁热打铁，接着对他说道：“我知道那种地洞，任你是铁打的好汉，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阴寒气息。你既然已经下过一次地洞探险，我们同考古队的孙教授，就是那个快秃顶的倔老头，是老熟人，不如你带我们过去，我替你走上一遭。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不但我个人要向你学习，我还要号召全国人民都持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向你学习运动。所以你快快带我们去村中的棺材铺。”

民兵排长有些为难：“兄弟，你看这……非是不肯放你进村，只是

组织上对民兵们有过交代，今天不得令闲杂人等进去。”

我听得心头起火，五内生烟，看来这孙子还他娘的吃软不吃硬，给了钱、说了好话还不让进。那我可就跟你客气了，于是一把抓住民兵排长手中的棍子，板起脸来对他说道：“你看见我身后那位小姐了吗？她是美国特派员，实话告诉你，我们是中美合作所的，你要是再耽误我们的大事，她就要照会咱们国家外交部，让组织上把你这排长的职务给去了。我说你他娘的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怎么就这么瞧不出眉眼高低，你没看出来她都不耐烦了吗？这也就是她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若不敬佩你是条好汉，就不会对你说这些道理，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过去？”

民兵排长听得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是听说可以找什么官，让组织上处理他，心中立时虚了，当即答应带我们进村。

我拿了两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孙子，让他买糖吃，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就打发他回家去了。

我与shirley杨也不敢耽搁，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的石碑店村。一转过山坡，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这石碑店位于一处丘陵环绕的小盆地。这里得天独厚，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冬暖夏凉。旱季的时候，象这种小盆地由于气压的关系也不会缺少雨水；黄河泛滥之时，有四周密密匝匝的丘陵抵挡，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而且这石碑店的人口还着实不少，少说也有五六百户，从山坡上俯瞰下去，村中整顿得颇为齐整有序。

前行不远就看一处山坡上立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就已经十分巨大了，这石碑店村口的石碑比起泰山无字碑也小不了多少。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有了，由远望去象块突兀的大石板。碑下有个无头的大力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负碑的赑屃，不过又似是而非。

我和shirley杨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这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都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她问我道：“这倒并不象是墓碑，你看这附近象是有古墓的样子吗？”我边走边四处打量，这里环境不错，气候宜人，适合居住。但是这四周尽是散乱丘陵，不成格局，排不上形势理气，不象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村中棺材铺下发现的地洞里面阴气逼人，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再下边还另有洞天，那会是个什么地方？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身上。他在地洞

中生死不明，管它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当下和shirley杨一起加快脚步前行。

民兵队长在前边引路，来到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前停下，这里不仅卖寿材，还卖香镬纸马。

门前挂着块老匾，门前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堂前有三五个膀大腰圆的民兵把持着，不让众人入内，其实就算让进去看，现在也没人敢进了，大伙都是心中疑神疑鬼，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个洞大概通着黄河底下的龙宫，这一惊动，可不得了，过几天黄河龙王一怒，就要淹了这方圆千里；有的人说那洞洞是连着阴曹地府。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填死封好，阴间的饿鬼幽魂，便要从洞中跑出来祸害人了；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说得更邪乎：“你们这些个驴入的懂个甚，就知道个迷信六（四）球的，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倒灌过来，淹死你们这帮迷信驴入的。”

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乱转。省里派来的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后就没动静，拉上来的大筐也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上一探。回头上级怪罪下来，委实难以开脱。

村长等人正没理会处。见民兵排长回转了来，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只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带个头。

民兵排长不等村长发令，就把我和Shinley杨引进出来。说这二位是中美合作所的，也是考古队的，与下面生死不明的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都认识。

村长连忙把我紧紧抱住：“我的个同志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随后诉说了一大堆面临的困难，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但是村里人都被这棺材铺的传说吓怕了，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但是从七九年开始，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就七八个乌合之众，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不知该如何应对，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指挥。

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的，他是把责任都推倒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碑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一条巨大的缝隙，里面黑洞洞的，也看不清究竟有多深，我什么家伙都没带，只凭我和Shinley杨下去救人十分困难，必须有人帮忙。

于是我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倒现成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

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越好，不过这种乡下县城的职能部门，一旦运转起来需要层层请示，级级批复，效率极低，不能完全指望着他们能及时赶来。

我知道孙教授等人已经下去时间不短了，真要是危险，多半早救死了，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他们只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救援还有一线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这回不能再冒险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救麻烦大了。

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有八个人，都拎着烧火棍和红缨枪站成横向一列，我站在前边堆他们说道：“同志们，我们有两位同志在下面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同志们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这下边绝不是什么阴曹地府，有可能是个古代的某种遗迹，我清你们去救人，也不会是义务劳动，你们每人有一百块钱的劳务费，把人救上来，每人再多给一百，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敢不敢去？”

众民兵刚开始都没精打采的，不想去冒险，但是村长发了话，又不能不听，有几个人甚至打算装独自疼不去，但是听倒后来，说是一人给两百块钱劳务费，立刻精神百倍，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面貌上为之一变，齐声答应。

我见金钱攻势奏效，就让大伙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带上，又让村长准备了蜡烛和手电筒，农村有那种用树皮做的胡哨，一人发了一个。

Shinley杨提醒我说：“这地穴至少有两层以上，孙教授他们可能想看看下面的一层受空气侵蚀的受损程度，在那里遇到了什么，而且两层之下，还部知更有多深，地下环境中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极大，咱们每人都应该再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救立即后退。”

我点头称是，让大伙按照Shinley杨的话进行准备，留下三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部相干的人进来。

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忽然见们外一阵喧哗，一个瞎子趁乱挤了进来，此人头戴一副双元盲人镜，留这山羊胡子，一手拿着本线装旧书，另一只手握着竹棍，焦急地询问棺材铺里众人等：“哪位是管事的？快请出来说话。”

我部耐烦地对村长喊道：“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快把他赶出去，别耽误了我们的要紧事。”

瞎子听见我说话的方位，用棍棒了我一下：“小子无礼，量你也不知老夫是何许人，否则怎敢口出狂言，老夫是来救尔等性命的……”

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胡同志，这位是县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去年我婆姨踩到狐仙中了邪，多亏这位先生指点，才保住性命，你们听听他的说话，必定没错。”

我心中焦躁异常，急于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破口对瞎子骂道：“去你大爷的，当年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那时候你躲哪去了，现在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赶紧给我起开，别跟这碍事。”

瞎子把嘴一撇，冷哼一声：“老夫昔日在江西给首长起过卦，有劫难时自有去处，那时候还没你这不积口德的小辈，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陪你连累，一发断送在此地，所以明示于你，这地穴非是寻常的去处可比，若说出来里面的东西，怕把尔等生生吓死。”

第四十七章 水潭

我忍无可忍，真想过去把瞎子扔进地穴里，但是看这算命瞎子在村民们的眼中很有地位，真要钱起来，免不了要得罪很多人。最可恨的是我好不容易用金钱糖衣炮弹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偏在此时冒出个瞎子胡说一通，说得这些民兵一个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的对瞎子说道：“这地穴中是什么所在？你不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要是吓不死我，你趁早给我到一边凉快去。”

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道：“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是不是？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过来，让老夫摸摸你的面相。”说罢也不管我是不是愿意，伸手就在我脸上乱捏。

瞎子边捏我的脸边自言自语：“历代家传卦数，相术精奇怪匪夸，一个竹筒装天机，数枚铜板卜万事，摸骨观人不须言，便知高低贵贱……”

他忽然奇怪道：“怪哉，凡人蛇锁灵窍，必有诸侯之分，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

我被瞎子气乐了。我现在属于个体户，在这冒充国家干部，这消息不知怎么被他知道了，就拿这话来唬我，我们家哪出过什么诸侯——搁现在来算，够诸侯级别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上是省长，在军事上少说也得是大区的头头，我最多当过一连之长，真他妈的是无稽之谈。

只听瞎子继续说道：“你如果不走仕途，注定没有出头之日啊。你们如果想下地穴必须带上老夫，没了老夫的指点，尔等纵然是竖着进去，最后也会横着出来。”

Shirley杨在旁听了多时，走过来在瞎子旁边说道：“您是不是觉得这下边是个古墓，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倒出两件明器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你若再有半句虚言，立刻把你赶出去。”

瞎子被shirley杨说的一怔，压低声音说道：“嘘~~小声点，原来姑娘也是行里的人？听你这话，遮莫是摸金校尉？老夫还当尔等是官面上的，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既然不是外人，也不瞒尔等了，嗨，老夫当年也是名扬两湖之地的卸岭力士。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去云南倒斗把这对招子丢了吗，流落到这穷乡僻壤，借着给人算命糊口，又是孤老，所以……想进去分一杯羹，换得些许散碎银两，也好给老夫仙游之时置办套棺材板子。”

Shirley杨也被瞎子气得哭笑不得，看了我一眼，我对她摇摇头，坚

决不同意。这老子危言耸听，说到最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这地穴下不象古墓，再说就算有明器也不能便宜了他。

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思活络，对我和shirley杨的意思知道得一清二楚，急忙对我说道：“老夫这里有部《辘子必地眼图》，尔等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倒出来的明器匀给老夫一件，这部图谱就归你们了。”

我问瞎子道：“这图我听说过，是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象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卖了，非要拿来同我们打仗（交换物品）？多半是部下蛋的（假货），老头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瞎子对我说道：“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你小子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一口一个老头，逞这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咳，这部青乌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除了懂寻龙诀的正宗摸金校尉，哪里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落到俗人手中，祖师爷岂不要怪老夫暴殄天物，怎么样？成与不成，就看尔等一言出决。”

我心想现在时间已经耽误的太多了，再跟这瞎子蘑菇下去对我们没有好处，先稳住他，有什么事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做计较。便对瞎子说道：“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下面就算没有明器，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辘子必地眼图》。不过你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一下我，给民兵们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

瞎子非常配合，立即把那些民兵们招呼过来，对他们说道：“这地穴非同一般——当年秦始皇出游，曾在此洞中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记此事；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严打，那时候他二人皆是布衣，只因为进过这个仙人洞，日后才称王图霸，平定了天下大好基业。此乃先秦的出迹，自古便有的成规，诸位兄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夫看尔等虽是一介民兵，却个个虎背熊腰鹰视狼顾，皆有将军之象。不妨下这地穴中一探究竟，日后免不了飞黄腾达，分疆裂土……”

我看差不多了，再由瞎子说下去就不靠谱了。赶紧一挥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备好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面的四个民兵与shirley杨再陆续下去。

我和排长点了一支火把，各持了一只步枪。下到了棺材铺下面，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地穴距离棺材铺约摸有二十多米，那裂缝是自

然产生的，看不出人工的痕迹。下边是非常宽大的一条通道，高七八米，宽十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壁上都渗出水珠，身处其间，觉得阴寒透骨。

古田这一带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这里才到地下二十几米，渗水就比较严重，是同石碑店村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盆地本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里真是古墓，那地宫里面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坏的差不多了。

大地的断层非常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之外，地道中还有很多断裂，似乎这里处于一条地震带上。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坚固，没有会塌方的迹象。

民兵排长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在那里看见有个石头台子，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二十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面是六尊殷红似血的古玉奇怪兽。那套石匣玉兽我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着，我问民兵排长：“再往里是什么样子？”

民兵排长摇头道：“石台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再往前就没有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下面很深，用手电往里照了一照，什么也没看见。就觉得里面冒出来的风吹得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没敢再看，就抱着石匣跑回来了。对了，下边有水声。”

这时后边的人也都陆续下到地穴中，我看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一位考古人员。

我和shirley杨，外加民兵排长带着的四名民兵，共有七人，带着四条步枪，点了三支火把。这人多又有枪，加上以两百块钱的劳务费为目标，众人胆气便壮了，跟着我向地道深处走去。

这条很宏伟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口边呼喊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中，除了阵阵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再没有半点其它的动静。

走到头果然是象民兵排长说的那样有间石屋，与寻常的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石头垒砌而成。门洞是半圆形，毫无遮拦，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却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物，难不成真让那瞎子说着了，这是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

我问shirley杨能否看出来这间石屋是做什么用的，她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屋子。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进到屋中，这里除了有张石床之

外，也是一无所有。

石床平整，光滑似镜，不象古墓中的石床。看了半天，我们也瞧不出什么名堂。石屋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是个四十五度倾斜地道的入口。下边很深，我用手电筒往里边照了照，看不到尽头，只见有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孙教授很可能就从这下去了，我对里面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

我只好当先带着众人下去，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以防万一。沿着乱石填土垫成的坡道向下走了很久，听见水声流动，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中淹死了，急忙紧走几步。大伙到下边一看，这里是个人工开凿的洞穴，中间地上有个不大的水潭，手电筒照射下，潭水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面有几个大铁环，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奇怪的是这链子黑沉沉的，不象是铁的，但是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所打造，因为上面没有生锈的迹象。

巨链笔直沉入潭中的一端好象坠着什么巨大的物体，我们欲待近前细看，那几条粗大的链子突然猛烈的抖动了一下，把平静的潭水激起串串涟漪。

第四十八章 铁链

进入到洞穴深处的除了我和shirley杨之外，还有民兵排长带着的两个民兵，我们忽然见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

这洞中无风，潭中无波，如此粗重的链子怎会凭空抖动？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的东西是个活物？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锁住？

我望了shirley杨一眼，她也是一脸茫然，对我摇了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面对这地道下的水潭，还有这粗大的铁链，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只有冒险把铁链拉上来，看看下面究竟有些什么。

这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起来了。自古以来，三泰之地便是民风彪悍，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如果让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也未必会退缩，但是他们这些人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村民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身临其境，这些民兵见了这怪异的情况，自然不免疑神疑鬼。

民兵排长对我说道：“钱首长……不不……胡……胡首长，这水洼洼里怕不是锁着甚怪物勒？这可是惊动不得，否则咱村就要遭殃勒。”另外两个民兵也说：“是啊是啊，怕是镇锁着黄河中的精怪，莫要轻举妄动，免得招灾惹祸。”

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话，眼睛始终没闲着，必须找些理由把民兵们说服，否则他们都被吓跑了，只剩下我和shirley杨又济得什么事。

我四下打量周遭的情况。石碑店村是一个小形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从未走过眼，这里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葬。虽然这里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处神仙洞府，但是这里地下水太多，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里。

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也不象是墓室，我只是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了。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槨的叫做墓床，另有一种是陈列明器的叫做神台——石屋中的那具更象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

这有个小小潭口的洞穴，到了这里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这里却全无他们的踪影，莫非他们遭到什么不测，掉入水潭中了？

整个洞有明显的人工开凿拓展痕迹，规模也不是很大，数条粗大铁链穿过洞顶连接着角落里的一个摇辘，明显是可以升降的，看来潭中的铁链可以被拉上来。我伸手摸了摸链条，里面确实是铁的，不过外层上涂了防锈的涂料，显得黑沉沉毫无光泽。

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还在微微抖动，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被潭下暗涌所冲，肯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鼋老龙之类？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我忽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来。那老儿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有奇效，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反正当务之急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找到孙教授。

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们说道：“同志们，现在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头可断，血可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

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胡首长，我的胡大首长，拽不得，万万拽不得呀。这链链拴着黄河里的老怪，这等弥天大事可不敢随便做。”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不过表面上却要装得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来。我对民兵排长说道：“排长同志，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前知八千年，后知五百载，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我看多半没错。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描述。这潭中坠的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里面有吃了长生不老、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咱们肯定是先发现这些仙丹的，按国际惯例，就应该……应该……”

国际上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好象会让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赶紧问shirley杨：“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shirley杨替我说道：“按国际惯例，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

我一听光冠名哪行，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同志们，命名权你们懂吗？”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比如兄弟你叫李大壮，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仙丹就可以叫大壮丹。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造福人民，咱们就算是对党和人民立下了大功啊。另外最重要的是先到先得，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每个人都可以先尝几粒嘛，这事我做主拍板了。”

三个民兵让我侃得都晕了，三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者在上面得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羡慕这种建立功业的虚荣，

三者那长生不老的仙丹谁不想吃上一把。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清除，既然铁链下坠着的是太上老君丹炉，为何铁链会不时的抖动？

我暗道不妙，夜长梦多，再由着这帮民兵瞎猜，我这谎就撒不圆了：“这个铁链为什么会动呢？对啊，它会动那是因为……因为这炉中仙丹的仙气流动啊，这种吃了长生不老、万病皆除的仙丹，你们以为跟那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吗？这每一粒仙丹都有灵性，毕竟不是世间凡物。”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连连点头，觉得是这么个道理。看来这链子拴着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丹炉，纷纷卷起袖管准备动手。

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些什么，走到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后笑着对他说道：“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仙丹神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就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这仙丹是专治阳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稠稠而不多多而不……”

另外两个民兵在旁听了都哈哈大笑，弄得民兵排长有点脸红，对那两人大声呵斥：“驴入的笑个甚？快干活。”

Shirley杨觉得有些不太稳妥，低声对我说道：“老胡，我看被铁链拴在潭中的象是些有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拽出来，是不是……”

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转动摇辘，便对她说道：“难道还信不过我吗？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性命，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我看过这么多形势理气，从未走过眼。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我敢以顶上人头担保，绝不会有有什么古墓，所以不用担心有粽子。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就算是有，也有铁链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它什么。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了三秋了，就听天由命吧。”

Shirley杨说道：“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是你从来就没办过让我放心的事。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我看你比那算命的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吧铁链提上来没有什么仙丹，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我对她说道：“我可没瞎子那两下子，那老儿能掐会算，满嘴的跑火车。现在我是没办法了，要不这么说，那些民兵们不肯出死力。我看那绞盘非得有三人以上才转得动，只有咱们两个可玩不转了。等会儿万一没有仙丹，你可得帮我打个圆场，别让我一人作难。”

民兵排长准备完毕，在一边招呼我，我和shirley杨便不再谈论，将火把插在潭边，各端步枪，拉开枪栓，对民兵排长一挥手：“动手。”

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转动摇辘，象在井中打水一样，在绞盘上卷起一圈圈铁链。没想到这绞盘与摇辘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极是巧妙，根本不用三个人，便只一个人使八成力气就可以把铁链缓缓卷进绞盘。

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升起，我与shirley杨等人的手心里也都捏了把冷汗。潭下的东西是活的还是什么别的，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心情也不由得跟着粗大的铁链慢慢上升，提了起来。

铁链卷起十余米，只见潭中水花一分，有个黑沉沉的东西从潭水中露了出来。

民兵排长大叫道：“我的祖宗哎，真个被胡首长说着勒，恐怕真个是那太上老君烧丹的炉炉。”

第四十九章 缸怪

民兵们用摇辘绞盘卷起铁链，在铁链的拖动下，一个巨大的黑色物品“哗哗”淌着水，被从水潭中吊了上来，因为火把的光源有限，那物体又黑，初时只看得到大概的轮廓，又圆又粗，跟个大水缸似的，但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是个巨大的物品。

我们谁也没见过太上老君的丹炉，难道真被我言中了，这世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我为了看得清楚些，让Shirley杨举着手电照明，我自己举起插在地上的火把，凑到近处细看。

这时整个黑色的巨大物体都被吊出了水面，民兵排长等人把绞盘固定住，也都走过来观看，水潭的直径不到三米，更像是一口大一些的井眼，我们站在潭边，伸手就可以摸到吊上来的东西。

在火把手电筒的照射下，这回瞧得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小孔，刺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Shirley杨见过很多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尚数首次目睹，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历史出处全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它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值得这么机密吗？

缸口是封着的，盖子是个尖顶，显得十分厚重，边上另有六道插拴扣死，想打开缸盖，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拴就可以。

“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大的孔洞，一沉入水潭中，“巨缸”就可以通过这孔洞注满潭水，但是只要用摇辘绞盘把铁链提拉上来，一超出水潭的水面，“巨缸”中储满的水就会漏光，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盛水的，但是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是另有它用。

就连民兵排长那等粗人，也看出来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忍不住问道：“胡首长，这怎么不像是太上老君装丹药的炉子，倒有几分像是我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

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这就是你不懂了，你家的水缸上面有这么多花纹吗？你看着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件古物，你就等着文物局来给你们村民兵发奖状吧。”

Shirley杨看罢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这也不像是水缸。我看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

我对Shirley杨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漏眼的缸里，浸入水潭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缸吊出水面，把里面的水放光。那样的刑具倒是有的，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反动派就经常

用那种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不过我看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哪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这缸上的花纹极尽精妙之能事，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咱们乱猜也没用。上去把插拴拔掉，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再说，搞不好就是仙丹。”

民兵排长拦住我说道：“胡首长，可不敢乱开，万一要是缸里封着甚妖魔，放出来如何是好？”

我对民兵排长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怪物，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可能是水潭下连着地下湖。湖中的大鱼大虾碰到了这口缸。不要疑神疑鬼。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咱们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开掩护我就可以了，看我怎么单枪匹马上去把缸盖拆掉。里面便真有猛恶的妖怪，也是先咬我，我他娘的倒要看看谁敢咬我。”

他们拦我不住，只好搭起手磴，把我托到“怪缸”的顶上，这口奇特的“怪缸”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我站在上面，虽然有些晃悠，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

我爬到“怪缸”的顶上，一摸下，才发现这口缸外边，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非常结实，不是寻常的瓦缸，心中暗道：“他娘的，这么结实的缸是装什么的？搞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打开之后只看一眼，要有情况立刻把盖子封上就是。”

Shirley杨和民兵们站在下面，仰起头望着我，都替我捏了把汗，他们不住口地提醒我多加小心，我拆了两个插拴，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撩。”然后继续低头拆卸下一个插拴，这些插拴在水中泡得久了，却并没有生锈，用力一把就可以拔掉。

我刚拆到第五个插拴，忽然脚下的“怪缸”一阵晃动，似乎缸中有什么东西在大力挣扎，我站在上面，立足不稳，险些一头掉下来。我急忙用手抓住上边的铁链，把失去重心的身体牢牢固定住。

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面有东西作动，这口缸毕竟沉重，摇摆的幅度不大，只是我没有准备，倒被它吓了一跳，我攀住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真像是什么东西在使劲挣扎。

难道孙教授被困在里面了？在潭中泡了这么久还没淹死？下面的Shirley杨与三个民兵也听见了声音，都对着“怪缸”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把他救出去。

缸中声响不绝，但是却无人回答，我救人心切，哪里还管得了许多，立刻把最后的插拴拔掉，缸上回旋的空间有限，我使用手攀紧铁

链，想用脚踢开缸盖。

这时候我脑中突然出现一个念头：“古时候有种缸棺，以缸为棺，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遇到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就是一口缸棺，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

我与Shirley杨这次来陕西，也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都在Shirley杨的包里，我现在爬到缸顶，身上除了“摸食符”之外，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连个黑驴也没有，真有粽子倒也难缠，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对我那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就肯定不会有，他娘的哲理要真有粽子，我回去你把那半本书撕了，当下一咬牙关，硬着头皮把缸盖踢开。

洞中本就黑暗，Shirley杨和三个民兵都举着火把在下头，我上来的时候没带手电，此刻人在半空，只见“怪缸”中黑咕隆咚，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将眼睛一晃，更是什么也看不见，我俯下身去想让下边的人抛个手电筒上来，刚一弯腰，只闻得一股腥臭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来。

我连忙捂住鼻子，拿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之中有只白色的人手从缸中伸了出来，我惊声叫道：“孙教授？”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他拉上来。

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中的那只手臂，就觉得不太对头，又湿又硬，是手骨而不是活人的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具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扯了上来。

虽然“怪缸”在半空，光源在更靠下的地方，缸中的事物看不见，但是骷髅被我扯了出来，看得却是真切，白森森，水汪汪，这事情完全超出预料，心理落差太大，吓得我大叫一声，从缸上翻了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

那深潭中的水冰冷刺骨，阴气极重，我头朝下脚朝上摔了进去，被那潭水呛得鼻腔疼痛难忍，好在我自小是从福建海边长大，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都是我小时候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淹死在水里。

此时落入潭中，心中却没慌乱，在水中睁开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呛死在水里，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晕了，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真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最多还能再坚持半分钟，看来是回不去了。

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

我游了过来，不是旁人，正是Shirley杨见我落入潭中，这潭口上小下大，一旦掉下去，两分钟之内不游回来，就得淹死在下边，不敢耽搁，从民兵身上抓起一根绳子，拿着手电筒跃入了水潭。

我知道这时候再也不能逞能了，赶紧握住Shirley杨的手，民兵们在上头拉扯绳索把我们两个拽了上去。

Shirley杨脸色刷白：“你个老胡，这回这是危险，我再晚上几秒钟……没法说你，简直是不堪设想。”

我也是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Shirley杨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又他娘的差点去见马克思，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害怕了。再晚几秒也没关系，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

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传出一阵阵声响，似乎有人在里面敲大缸壁求救……

第五十章 细孔

众人一起抬头望向吊在半空中的怪缸，心里都有一个念头：“活见鬼了。”

我对shirley杨说道：“别担心，我再上去一趟瞧瞧，倘若我再掉进水里，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她白了我一眼，指着民兵排长对我说：“想什么呢，要做人工呼吸，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

我对她说：“你怎么这么见外呢？换做是你掉到水里闭住了气，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那我绝对义不容辞啊我……”

shirley杨打断我的话，对我说道：“我发现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那个死胖子，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什么场合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我问你，你在上边看到什么东西了，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孙教授在里面吗？”

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这一问可揭到我的短处，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呢？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告诉shirley杨等人：“这个……我刚一揭开缸盖，里面就嗖嗖嗖射出一串无形的连环夺命金针，真是好厉害的暗器。这也就是我的身手，一不慌二不忙，气定神闲，一个鹞子翻身就避了过去，换做旁人，此刻哪里还有命在。”

Shirley杨无奈的说：“算了，我不听你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还是自己上去看好了。”说罢将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拧了几拧，随手盘住；也同样让两个民兵搭了手梯，把她托上缸顶。

怪缸中还在发出声响，民兵们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惧怕缸中突然钻出什么怪物。我告诫他们千万别随便开枪，接着在下面将手电筒给shirley杨扔了上去，告诉她那口怪缸里有死人的骨头架子，让她也有个心理准备，别跟我似的从上边掉下来。

Shirley杨在上面看了半天，伸手拿了样东西，便从怪缸上跳了下来，举起一个手镯让我们看。我和民兵排长接过玉镯看了看，更是迷惑不解。

我在潘家园做了一段时间生意，眼力长了不少。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只玉镯是假的，两块钱一个的地摊货，根本不值钱，而且是近代的东西。难道那口怪缸中的白骨是个女子？而且还是没死多久，那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是死后被装进去的，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以缸棺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绝不会把死者泡在

水里，眼前这一团乱麻般复杂的情况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猜猜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我说：“遮莫是骨头架子成精？中国古代倒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前已被孙悟空消灭了呀，难道这里又有个新出道的？想让咱老百姓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儿罪？”

她笑道：“你真会联想，不是什么白骨精。刚才我看得清楚，缸中共有三具人骨，都是成年人；底下还有二十多条圆形怪鱼，虽只有两三尺长，但是这种鱼力气大得超乎寻常，缸中的潭水被放光了，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所以才有响声传来。没把这口怪缸吊起来之前，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抖动，可能也是这些鱼在缸中打架游动造成的。”

我对她说：“这就怪了，那些鱼是什么鱼？它们是怎么跑进封闭的缸里的？它们吃死人吗？”

shirley杨摇头道：“这我就知道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装进去的，有可能……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全是细孔的缸中沉入水潭，没长成的小鱼可以从缸身的细孔游进去……”

我听了她的话，吃惊不小：“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这是用死人肉养鱼？等肉人被啃光了，鱼也养肥了，大鱼不可能再从缸壁的孔洞中游出去。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这也太……太她妈恶心了。”

民兵排长突然插口道：“一号二号两位首长，我看了半天，这只镯镯我好象在哪里见过，颇象是村里的一个女子戴的。她嫁出去好多年了，也从不同家里来往，前几个月才第一次回娘家。当时她戴着这只镯让我们看，还跟我们说这是她在广东买的，值个上千块，村里的婆姨们个个看着眼红，回去都抱怨自家的汉子没本事，买不起上千块的首饰。”

我一听这里可就蹊跷了，忙问民兵排长后来怎么样。

他说：“后来就没后来了，那女子就不声不响的走了，村里人还以为她又和家里闹了别扭跑回外地去了。现在看这只镯镯，莫不是那女子被歹人给弄死了。”

我们商议着，忽听地穴的坡道上脚步声响起。我以为是外边守候的两个民兵见我们半天也没回去，不太放心，就下来找我们，谁想到回头一看，下来的几个人中，为首的正是孙教授。

我又惊又喜，忙走过去对孙教授说：“教授，您可把我吓坏了，我为

了一件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您，还以为您让食人鱼给啃了，您去哪玩了？怎么突然从后边冒出来？”

孙教授看见我也是一楞，没想到我又来找他，而且会在此相见。听我把前因后果简略的说了一遍，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孙教授仔细看了看这洞穴中的情景，对我们说道：“这缸是害人的邪术啊，我以前在云南见到过。看来这件事已经不属于考古工作的范畴了，得找公安局了。此地非是讲话之所，大伙不要破坏现场了，咱们有什么话都上去再详细的说。”

于是一众人等都按原路返回，村长等人看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自是十分欢喜。我把事先许给民兵们的劳务费付了，民兵们虽然没吃到仙丹，但是得了酬劳，也是个高兴。

孙教授请村委会的人通知警察，然后带着我与shirley杨到村长家吃晚饭。我心中很多疑问，便问孙教授这地穴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教授对我与shirley杨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先前带着助手下到地穴里，也看到了沉入潭中的铁链，当时他们没有动绞盘，上来的時候，在第一层地道的尽头，又发现了一条暗道，里面有不少石碑。

地道的构造是这种地形，一共有两条道。一条明道配一条暗道，高低落差为两米，双线是明道，单线是暗道，中间有一条横向的明道相连。石碑都在暗道中。所谓的暗道就是比明道低一截，有个落差，不走到跟前看不太容易发现。明道与暗道的尽头各有一间石屋。

孙教授带着助手进了单线标注的下面一层暗道，查看里面的古代石碑保存程度。没想到由于这里地势更低，渗水比上面还要严重许多，连接两条地道中间的部分突然出现了塌方，他们二人被困在了里面。

下去救援的人们没发现这两条平行的地道，好在塌方的面积不大，孙教授二人费了不少力气才搬开塌落封住通道的石头出来。一出来便刚好遇到留守的民兵，知道有人下到石屋地穴里去救他们，半天没回来，便跟着两个留守的民兵一起下去查看。

经过勘察，石碑店地下的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这种地方在附近还有几处，都是秦始皇当年派方士炼药引的地方，后来大概废弃了，除了里面还残存着一些石碑外，再没有其余的收获了。不过这些石碑还是有很大研究价值的。

我问孙教授：“那个石匣中的六尊玉兽，以及地穴水潭中悬吊的怪缸，又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也是秦代的遗物？”

孙教授摇头道：“不是，石匣玉兽，还有石屋下的地洞，包括铁链吊缸，与先秦的地道遗址是两回事，都是后来的人放进去的。我在古田县就听说这些年隔三差五的就有人口失踪，很可能与这件事就有关系。我不是做刑侦的，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看到现场这些东西作出的推断给你们讲讲；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所以对你们说说也没关系。”

孙教授是这么分析的：这套石匣玉兽价值连城，极有可能是出自云南古滇国。古滇国是一个神秘的王国，史学家称之为失落的国度。史书上的记载不多，据传国人多会邪术，《橐籥引异考》有过对献王六妖玉兽的记载，这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的器物。石碑店村棺材铺的老掌柜是村中少数的外来户之一，是从哪一代搬来的已经查不出来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套宝贝他是怎么得到的，我们也无法得知了。

第五十一章 最后一个线索

滇国的灭亡于汉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一部分人从滇国中分裂了出来。这些人进入崇山峻岭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那以后，这些人就慢慢在历史上消失了，后世对他们的了解也仅仅是来自于《橐籥引异考》中零星的记载。

这批从古滇国中分离出来的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部落集团，他们有一种很古怪的仪式，就用那种悬吊在水中的怪缸将活人淹死在里面，以死人养鱼。天天吃人肉的鱼，力气比普通的鱼要大数倍。等鱼长成后，要在正好是圆月的那天晚上，把缸从水中取出，将里面的人骨焚毁，用来祭祀六尊玉兽，然后再把缸中的鱼烧汤吃掉。据说吃这种用死人喂养的鱼，可以延年益寿。

棺材铺的老掌柜不知怎么得到这些东西，是祖传的还是自己寻来的，暂时还都不知道。很可能他掌握着这套邪恶的仪式，又在棺材铺地下发现了先秦的遗址，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场所。为了更好的隐蔽而不暴露，便利用一拍棺就死人的传说，使附近的村民对他的店铺产生一种畏惧感，轻易不敢接近；直到他死后，这些秘密才得以浮现出来。不过这位棺材铺的老掌柜究竟是不是杀人魔王，这些还要等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再做详细的调查取证。

听了孙教授的话，刚好饭菜中也有一尾红烧鱼，我恶心得连饭都快吃不下去了。越想越恶心，干脆就不吃了，我对孙教授说：“您简直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我在下边研究了半天，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高啊，您实在是高。”

孙教授这次的态度比上次对我好了许多，当下对我说：“其实我以前在云南亲眼看到过有人收藏了一口这样的怪缸，是多年前从南洋那边买回来的，想不到这种邪术在东南亚的某些地方流毒至今。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老陈救过我的命吗，那也是在云南的事。”

这种恶心凶残的邪术虽然古怪，但是毕竟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能找到孙教授就已经达成目的了；所以刚才孙教授说的那些话，我们也就是随便听听。我与shirley杨正要为了陈教授的事有求于他，一时还没想到该如何开口，这时听孙教授提到陈教授，便请他细说。

孙教授叹道：“唉，有什么可说的，说起来惭愧啊，不过反正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我和老陈我们俩被发到云南接受改造，老陈比我大个十几岁，对我很照顾。我那时候出了点作风问题，和当地的一个寡妇相好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有多坏。”

我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听着，心中暗笑：“孙老头长得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似的，一点都不象个教授，想不到过去还有这种风流段子。连这段罗曼史都交代出来了，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心里禁不住事的人，想套他的话并不太难，关键是找好突破口。”

只听孙教授继续说：“当时我顶不住压力，在牛棚里上了吊，把脚下的凳子踢开才觉得难受，又不想死了，特别后悔，对生活又开始特别留恋。但是后悔也晚了，舌头都伸出来一半了，眼看就要完了，这时候老陈赶了过来，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老陈，哪里还会有现在的我。”

我知道机会来了。孙教授回忆起当年的事，触着心怀，话多了起来，趁此机会我赶紧把陈教授现在的病情说得加重了十倍，并让shirley杨取出异文龙骨的拓片给孙教授观看，对他说了我们为什么来求他，就算看在陈教授的面子上，给我们破例泄点密。

孙教授脸色立刻变了，咬了咬嘴唇，踌躇了半天，终于对我们说：“这块拓片我可以拿回去帮你看看，分析一下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不过这件事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吐露，在这里不方便多说，等咱们明天回到古田县招待所之后，你们再来找我。”

我担心他转过天去又变卦，就把异文龙骨的拓片要了回来，跟孙教授约定，回县招待所之后再给他看。

当天吃完饭后，我与shirley杨要取路先回古田县城。还没等出村，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拦住。瞎子问我还想不想买他那部《弹子窰地眼图》，货卖识家，至于价钱嘛，好商量。

我要不是看见瞎子，都快把这事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知道他那本《弹子窰地眼图》其实就是本风水地图，没什么大用，真本的材料比较特殊所以值钱，图中本身的内容和山海经差不多，并无太大的意义。况且瞎子这本一看就是下蛋的西贝货，根本不是真品，我对他说：“老头，你这部图还想卖给识货的？”

瞎子说道：“那是自然，识货者随意开个价钱，老夫便肯割爱；不识货者，纵然许以千金也是枉然。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辈之手。老夫那日为阁下摸骨断相，发现阁下蛇锁七窍，生就堂堂一副威风八面的诸侯之相。放眼当世，能配得上这部《弹子窰地眼图》者，舍阁下其谁。”

我对瞎子说道：“话要这么说，那你这部图谱恐怕是卖不出去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仿造的，识货的不愿意买，不识货的你又不卖，您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还有，别再拿诸侯说事了行吗——我们家以前可能出过属猪的，也可能出过属猴的，可就是没出过什么猪猴，我要是猪猴我就

该进动物园了。”

瞎子见我识破了这部假图便求我念在都是同行的情分上把他也带到北京去，在京城给人算个命摸个骨，倒卖些下蛋的明器什么的，也好响应朝廷的号召，奔个小康。

我看瞎子也真是有几分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与shirley杨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答应回到北京给他在潘家园附近找个住处，让大金牙照顾照顾他。而且瞎子这张嘴能跑得开航空母舰，可以给我们将来做生意当个好托。

但是我嘱咐瞎子，首都可不比别处，你要是再给谁算命都捡大的，说对方将来能做什么诸侯王爷元首，那就行不通了，搞不好再给你扣个煽动群众起义的帽子办了。

他连连点头道：“这些道理不须你说，老夫也自然理会的。那个罪名可是万万担当不起，一旦朝廷上追究下来，少说也问老夫个斩监候。到了京城之中，老夫专捡那见面发财的话说也就罢了。”

于是我带着瞎子一起回到了古田招待所。有话便长，无事即短。且说转天下午，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立刻让瞎子在招待所里等候，与shirley杨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中碰面。

在饭馆中，孙教授对我们说：“关于龙骨异文的事，我上次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当时顾虑比较多。但是昨天我想了一夜，就算为了老陈，我也不能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

我问孙教授：“我不太明白，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这几千年前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

他摇头道：“不是不能说，只是没到说的时机。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这些异文龙骨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里面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甚至没有载入史册的事情。破解天书的方法虽然已经掌握了，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了，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考证，都是非常艰难复杂的。而且这些龙骨异文有不少残缺，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一旦破解的内容与原文产生了歧义，哪怕只有一字不准，那误差可就大了去了……”

我对孙教授说：“这些业务上的事，您跟我们说了，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就是想知道毫尘珠的事，还有shirley杨带着的龙骨异文拓片是希望您帮我们解读出来，看看有没有毫尘珠具体着落在哪里的线索。”

孙教授接过拓片，看了多时，才对我说道：“按规定这些都是不允许对外说的，上次吓唬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这些信息还不成熟，公布出去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不过这次为了老陈，我也顾不上什么规定，今天豁出去了。你们想问甕尘珠，对于甕尘珠的事我知道的很少，我觉得它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礼器，形状酷似眼球，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龙骨密文中，至于甕尘珠是什么时期、由什么人制作，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材料，都没有明确的信息。象你们所拿来的这块拓片也和我以前看过的大同小异，我不敢肯定龙骨上的符号就是甕尘珠。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这个又像眼球又像旋涡的符号在周代密文中代表的意思是凤凰，这拓片上记载的信息是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

我满脑子疑问，于是出言问道：“凤凰？那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在这世上当真有过不成？”

孙教授回答说：“这个不太好说，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的都是古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要的资料档案，寻常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所以我个人十分相信龙骨密文中记录的内容。不过话说回来，我却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凤凰，也许这是一种密文中的密文，暗示中的暗示。”

我追问道：“您是说这内容看似描写的是凤凰，实际上是对某个事件或者物品的替代，就象咱们看的一些打仗电影里有些国军私下里管委员长叫老头子，一提老头子，大伙就都知道是老蒋。”

孙教授说：“你的比喻很不恰当，但是意思上有几分接近了。古时凤鸣岐山预示着有道伐无道，兴起的周朝才取代了衰落的商纣。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它在各种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都有特定的意义。但是至于在龙骨天书里代表了什么含义，可就不好说了；我推断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代表凤凰也是根据龙骨上同篇中的其余文字来推断的，这点应该不会搞错。”

我点头道：“这是没错，因为甕尘珠本身便另有个别名唤作凤凰胆，这个名字也不知是从哪开始流传出来的，看来这眼球形状的古玉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教授，这块拓片的密文中有没有提到什么关于古墓，或者地点之类的线索？”

孙教授说：“非是不肯告诉你们，确实是半点没有，我帮你们把译文写在纸上，一看便知，这只是一篇古人描述凤鸣岐山的祭天之文。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预示便可授命于天，成就大业；就象咱们现在饭馆开业，放鞭炮，挂红幅，讨个吉利彩头。”

我与shirley杨如坠五里雾中，满以为这块珍贵的拓片中会有毫尘珠的下落，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我让孙教授把拓片中的译文写了下来，反复看了数遍，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地点。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到今天为止，又断掉了。

如果再重新找寻新的线索，那不亚于大海捞针。我想到气恼处不禁咬牙切齿，脑门子的青筋都跳了起来。一旁的shirley杨也咬着嘴唇，全身轻轻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孙教授见我们两人垂头丧气，便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们先别这么沮丧，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也许你们去趟云南的深山老林，会在那里有一些收获。”

第五十二章 献王墓

我接过孙教授手中的照片，同shirley杨看了一眼。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玉兽，造型怪异，似狮又似虎，身上还长着羽毛，都只有一只眼睛，面目狰狞。玉兽身上有很多水银痕，虽然做工精美，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的观感。

不知为什么，我一想起这是棺材铺掌柜的物品就说不出的厌恶，不想多看，一看就想起用死人养鱼的事情，恶心得胃里翻腾。我问孙教授：“教授，这张照片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照片上莫非就是在棺材铺下找到的石匣玉兽？”

孙教授点头道：“是啊，我想你们会用得到这张照片，所以连夜让我的助手回到县城把底片洗了出来。你们再仔细看看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Shirley杨本也不愿多看这些邪兽，听孙教授此言，似乎照片中有某些与鼍尘珠有关的线索。于是又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教授，六尊红玉邪兽都只有一只独眼，而且大得出奇，不符合正常的比例，而且……而且最特别的是玉兽的独目，都与鼍尘珠完全相同。”

孙教授对我们说道：“没错，正是如此。所以我刚才劝你们不要沮丧，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与shirley杨惊喜交加，但是却想不通——古滇国地处南疆一隅，怎么会和鼍尘珠产生联系？难道这么多年以来下落不明的鼍尘珠一直藏在某代滇王的墓穴里？

孙教授虽然对凤凰胆鼍尘珠了解的不多，但是毕竟掌握了很多古代的加密信息，而且对历史档案有极深的研究。孙教授认为鼍尘珠肯定是存在的，这件神器对古代君主有着非凡的意义，象征着权利与兴盛；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地缘关系，使得对鼍尘珠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在棺材铺中发现的石匣玉兽可以肯定的说出自云南古滇国。滇国曾是秦时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时天下动荡，这一地区就实行了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政权中脱离了出来，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重新被平定。

据记载，古滇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由于宇宙观价值观的差异，国中产生了不小的矛盾。这些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滇国，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象这种草头天子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史书上对于这位献王的记载不过只言片

语。这些玉兽就是献王用来举行巫术的祭器。

六尊红色玉兽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天、地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其名称与作用。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某种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玉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产生某种磁场，这样就可以达到与邪神图腾之间在精神意识层面进行的沟通。

献王祭礼时使用的玉兽要远比棺材铺下面的这套大许多，咱们在棺材铺下面发现的这套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至于它是如何落入棺材铺老掌柜手中的，而老掌柜又是怎么会掌握这些邪法，就不好说了。可能性很多，也许他是个盗墓贼，也许他是献王手下巫师的后裔。

至于这六尊红色玉兽，有可能是献王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将甍尘珠实体化了，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而且这位献王很可能见过真正的甍尘珠，甚至有可能他就是甍尘珠最后的一任主人，不过没有更多的资料，只有暂时做出这种推断。

我听了孙教授的分析，觉得十分有道理，只要还有一分的机会，我们就要做十分的努力。但是再询问孙教授献王的墓大概葬在哪里，他就半点都不知道了。献王墓本就地处偏远，加上献王本身精通异术，选的陵址必定十分隐秘，隔了这么多年，能找到的概率十分渺茫。

另外孙教授还嘱咐我们不要去盗墓，尽量想点别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现在医学很发达，能以科技手段解决是最好的。不要对甍尘珠过于执着，毕竟古人的价值观不完善，对大自然理解得不深，风雨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是神仙显灵，其中有很多凭空想象出来的成分。孙教授并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立刻会通知我们。我满口答应，对他说：“这您尽管放心，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再说就算想去不是也找不着吗。”

孙教授点头道：“这就好，我这辈子最恨盗墓的。虽然考古与盗墓有相通的地方，但是盗墓对文物的毁坏程度太严重，国家与民族……”

我最怕孙教授说教，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的政教处主任，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件复杂化，动不动就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就全身不自在。我见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情报基本上已经都说了，剩下再说就全是废话了，便对孙教授再三表示感谢，与shirley杨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把那张玉兽的照片要了过来。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继续开展工作就没有回县城招待

所，与我们告别之后，自行去了。

我跟shirley杨回了县招待所，见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瞎子对那女子说道：“不得了呀，这位奶奶原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只因为在天上住得腻了，这才转世下凡到人间闲玩一回。现在该回天庭了，所以才得上了这不治之症。不出三月，但听得天上仙乐响动，便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

那女子哭丧着脸问道：“老神仙啊，你说我这病就没个治了？可是我舍不得我家的汉子，不愿意去和玉皇大帝过日子，我跟他没感情啊，再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娃。”

瞎子显得很为难，对那女子说道：“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老夫……”

那女子不住催促瞎子，往瞎子手里塞了张十元的钞票，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再多活上个五六十年。

瞎子用手捻了捻钞票，知道是十块钱的，立刻正色道：“也罢，老夫就豁出去了，替你与玉皇大帝通融一下。反正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就让玉帝多等你三两个月，你就在凡间多住上几十年。不过这就苦了玉皇大帝了，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你想得也是茶饭不思，上次我看见他的时候，发现足足瘦了三圈，都没心思处理国家大事了，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你回去呢。”

我担心瞎子扯得没谱，回头这女子的汉子再来找麻烦，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都是轻的，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食堂吃饭。瞎子见我们回来了，就匆匆把钱揣了，把那女子打发走了，我牵着他的竹棍把他引进食堂。

我们准备吃了午饭就返回西安，然后回北京。我们三人坐了一桌，shirley杨心事很重，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边吃边看那张玉兽的照片。

目前全部的线索都断了，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毫尘珠的红色玉兽。看来下一步只有去云南找找献王墓，运气好的话能把凤凰胆倒出来，顶不济也能找到一二相关的线索。

不过最难的是如何找这座献王墓，只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澜沧江畔——那澜沧江长了，总不能翻着地皮，一公里一公里的挨处找吧。

Shirley杨问我道：“你不是经常自吹自擂说自己精通分金定穴吗？这种小情况哪里难得到你，到了江边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找到了，这话可是你经常说的。”

我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分金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才能用，那云南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是去过的，山地高原占了整个云南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云南有三大水系，除了金沙江、怒江之外就是澜沧江，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发于横断山脉，山脉支干多得数不清。咱们要是没有具体的目标，就算有风水秘术，恐怕找上一百年也找不到。”

Shirley杨对我说道：“可真少见，怎么连你也开始说这种泄气的话，看来这次真是难了。”

我对她说：“我并没有泄气。我觉得可以给咱们现在的状况概括一下——有信心没把握——信心永远都是足够的，但是现在把握可是一点都没有，大海捞针的事没法干。咱们可以先回北京，找大伙合计合计，再尽可能多的找些情报，哪怕有三成把握，都比一成没有强。”

瞎子忽然插口道：“二位公母，听这话，难道你们想去云南倒斗不成？老夫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想当年老夫等一众卸岭力士为了图谋这一笔天大的富贵，便想去云南倒献王的斗，结果没料到那地方凶险重重，平白折了六条性命；只有老夫凭着一身的真功夫才侥幸得脱，这对招子就算留在云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兀自心有余悸。”

瞎子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听在我耳中如同六月里一声炸雷，我把吃在嘴里的饭菜喷了他一脸：“你刚说什么？你去云南找过献王墓？你倘若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我们就把你扔下，不带你进京了。”

瞎子擦了把脸说道：“老夫是何等样人，岂能口出虚言。老夫曾在云南李家山倒过滇王的斗，不过去得晚了些，斗里的明器都被前人顺没了。那墓里除了一段人的大腿骨，只剩下半张人皮造的古滇国地图，但是字迹也已经模糊不清。老夫一贯贼不走空，此等不义之财焉有不取之理，当下便顺手牵羊捎了出来。后来在苏州，请了当地一位修补古字画的巧手匠人用冰醋酸擦了一十六遍，终于把这张人皮地图弄得完好如初。谁知不看则已，原来这图中竟是献王墓穴的位置。”

Shirley杨对瞎子说道：“献王带着一批国民从滇国中分离了出来，远远的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滇王墓中又怎么会有献王墓的地图？你可不要骗我们。”

瞎子说道：“老夫自是言之有物。这两国原本就是一家，据说献王选的是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在那里，那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想那唐宗汉武都是何等英雄，生前震慑四方，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斗，尸骸惨遭践踏——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极为看重，最怕

被人倒斗。献王死后，他手下的人就分崩离析，有人想重新回归故国，便把献王墓的位置画了图呈给滇王，声称也可以为滇王选到这种佳穴。这些事情就记载在这张人皮地图的背面，不过想必后来没选到那种宝穴，要不然老夫又怎能把这张人皮地图倒出来。”

瞎子从怀中取出一包东西，打开来赫然便是一张皮制古代地图。虽然经过修复，但是仍然十分模糊，图中山川河流依稀可辨。

瞎子说道：“非是老夫唬你二人，这图老夫随身带了多年，平日里从不示人，今日见尔等不信才取出来令尔等观之。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你看这图中的虫谷有一块空白的地方，那里多有古怪之处，直如龙潭虎穴一般，任你三头六臂，金刚罗汉转世，进了虫谷，也教有去无回。”

第五十三章 人皮地图

献王墓在瞎子口中是个很邪的地方，说着话他将自己的双元盲人镜摘了下来。我与shirley杨往他脸上一看，心里都是“咯噔”一下——只见瞎子的眼眶深深凹陷，从内而外，全是暗红色的疤痕，像是老树枯萎的筋脉从眼窝里长了出来。原来瞎子这对眼睛是被人把眼球剜了出去，连眼皮都被剥掉了一部分。

瞎子把盲人镜戴上，长叹了一口气，对我和shirley杨说道：“过去了这么多年，往事虽如过眼云烟，却仍历历在目。那最后一次去倒斗，老夫还记得清清楚楚，什么叫触目惊心啊，那便是触目惊心。”

我知道虽然瞎子平时说话着三不着两，以嘴皮子骗吃骗喝，但是他说当年去盗献王墓的经历多半不会有假，毕竟这些事情不是谁都知道的。不过在虫谷深处的献王墓究竟有没有瞎子说的那么厉害，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永远不可能被倒了斗的风水宝穴。

但是想起孙教授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献王行事诡秘、崇敬邪神，又会异术，料来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棺材铺掌柜的用人尸养鱼以求延年益寿，这法门便是从几千年前献王那里传下来的，由此可见多年献王行事之阴邪凶恶，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Shirley杨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献王墓的情况，对瞎子约略讲了一些我们在棺材铺下发现漏缸装人尸养鱼的事，并把孙教授的推断说了，很可能是从云南献王那里遗留下来的古老邪术。

（以缸棺盛尸喂鱼放瘟最毒，此法在缅甸真实存在。现代有人误将其称为蛊的一种，其实并非同理，中国境内也没有这种习俗。中国汉代古滇国只有类似的邪术，但是并不是瘟术或蛊毒。在此引用其名称为情节需要，而且做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古老的瘟术本身非常神秘，代代秘传，外人难以窥其究竟，所以仅在故事中对它加以初级程度的解释。）

瞎子听罢冷哼一声，捻着山羊胡子说道：“那孙教授是个什么东西。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把秀才们都教成瘦子了，想必也是老匹夫一个。那厮知道个什么。不知者本不为过，然而不知又冒充知道，就是误人子弟。”

我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孙教授说的不对吗？”

瞎子说道：“据老夫所知，献王的邪术得自于藏地，最早发源于现在的公明山，是最古老的瘟术。瘟术、蛊毒、降头并列为滇南三大邪法，

现在痲术失传已久，蛊毒与降头等在云南山区、南洋泰国寮国等地仍有人会用，不过早已势微，只余下些小门小法。”

我对瞎子问道：“依你这样讲，原来棺材铺老掌柜用铁链吊住铁缸，在里面用死尸把鱼喂大，是痲术的一种？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当真能延年益寿？现在说起来那掌柜的已经死了，他的来历好象很模糊，说不定他就是古滇国的遗民，活了几千年了。”

瞎子笑道：“世上哪里有那种活了几千年的妖人。老夫现在都快成你的顾问了，也罢，索性一并告诉尔等知道。当年老夫与六个同行到云南深山里去倒斗，为了安全起见，事先多方走访，从一些寨子中的老人口中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你们所讲的怪缸的确是痲[chong]术的一种，将活人淹死在缸中，这个务必是要活人，进水前死了便没有用了；缸上的花纹叫戩魂符，传说可以让人死后灵魂留在血肉中不得解脱，端的是狠毒无比。水中的小鱼从缸体孔洞中游进去，吃被水泡烂的死人肉，死者的怨魂也就被鱼分食了，用不了多久就被啃成了干干净净一架白骨；而那些吃了死人肉的鱼儿长得飞快，二十几天就可以长到三尺，用这种鱼吊汤，滋味鲜美无比，天下再没有比这种鱼汤更美味的美食了……”

我正在边吃饭边听瞎子说话，越听觉得越是恶心，只好放下筷子不吃，我对他说：“这鲜鱼汤味道如此超群绝伦，你肯定是亲口喝过的，否则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

瞎子咧了咧嘴：“老夫可没那个福分。喝了那神仙汤，哪里还活得过三日。缸中的鱼养成之后就已经不是鱼了，而叫痲——这痲就是把冤死的亡灵作为毒药，杀人于无形之中；喝了鱼汤被害死的人，全身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临死时面孔甚至还保持着一丝笑容，象是正在回味鲜鱼汤的美味。害死的人越多，他的邪术就越厉害，至于最后能厉害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得而知了。老夫纵然渊博，毕竟也有见识不到之处。”

Shirley杨也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头：“原来棺材铺的传说着落在这邪术之上，那位黑心掌柜有了这害人的阴毒伎俩，用痲术害人性命——想必发明这套邪术的献王也不是什么善类。”

瞎子说道：“这棺材铺掌柜一介村夫，虽然会这套痲术，他的手段只是皮毛而已，又怎么能够与献王相提并论。所以老夫劝你二人尽早打消了去云南倒斗的念头，老夫就是前车之鉴，尔等不可不查。”

Shirley杨如何肯信瞎子危言耸听，继续追问他：“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如果你的话有价值，我可以考虑让老胡送你件明器。”

瞎子闻言立刻正色道：“老夫岂是贪图明器之人，不过也难得尔等有此孝心，老夫自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这说起当年的恨事，唉，那当真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

当年瞎子在苏州城中使匠人修复了人皮地图，经过仔细验证，得知这是记录献王墓位置的地图，心中不胜欢喜。先前他连倒了几个斗都没什么收获，这献王毕竟曾是古滇国一代国君，虽是南疆小国，他墓中的明器也应该少不了。

于是瞎子召集了几名相熟的卸岭力士。这批盗墓贼遇到大墓都是集体行动，盗大墓的手段不论是摸金发丘还是搬山卸岭，也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喇叭爆破式，用大铲大锄，或者用炸药破坏封土堆和墓墙，直接把地宫挖出来，这是最笨的一种办法。

再不然就是切虚位，从墓室下面打盗洞进去，这要求盗墓者下手比较准，角度如果稍有偏离，也挖不进去。

瞎子早年间就是专挖南方的墓，他们这批人不懂风水秘术，只能找有县志记载的地方，或者找那些有石碑、封土堆残迹的古墓。这次有了人皮地图作为线索，这批人经过商量，觉得这活做得，说不定就是桩天大的富贵，便决定倾巢出动，去挖献王墓。

据这批人中最有经验的老盗墓贼分析，献王墓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毕竟他们的国力有限；按人皮地图中所绘，应该是在一条山谷中，以自然形成的地势为依托，在洞穴中建造的陵墓。当时的滇国仿汉制，王葬于墓中，必有铜马仪仗。护军百戏陶俑，玄宫中两椁三棺盛殓，上设天门，下置神道，六四为目，悬有百单八珠，四周又列六玉三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绝对可以断定，献王墓中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人皮地图虽然年深日久，有些地方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的位置。澜沧江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三千三百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一条溪谷，地势低洼，由于这条溪谷终年妖雾不散，谷中又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

虫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了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色彩艳丽的大蝴蝶。然而中间一段开始就经常出现白色瘴气，终年不散，中者即死，人莫能进；有传说这些白色的瘴气妖雾是献王所设镇守陵墓的蜃云，环绕在王墓周围，除非有大雨山岚使妖云离散，否则没有人和动物能够进去——人皮地图上这片空

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雾。

再往深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瀑布，风水中所说的水龙就是指瀑布，献王墓的墓道入口就在水龙的龙眼处。人皮地图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这处穴眼是献王手下大巫所选，名为水龙晕——缠绕穴前的迷蒙水气所形成的微茫隐湿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故名曰龙晕，又作龙目；隐隐微微，仿仿佛佛，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现露之处，盖因其为善势之首，葬于其中，生气不泄，水蚁具不得侵。

献王墓的风水形势更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没人能进去，这种自信恐怕天下再无第二人了。

那里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一个样子，瞎子就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根本没进去过。他们那伙人当时财迷心窍，虽然知道献王墓极不好倒，仍然决定干上一票。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了溪谷，在虫谷边守候了十多天终于赶上一次阴云翻滚大雨冰雹的时机。四周的白色妖云都被山风吹散，瞎子等人大喜，可等到这机会了。

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地带，他们便玩了命的往前跑。没想到刚走了一半，风雨忽歇，阴云被风吹散，风住的时候，太阳光撒将下来，四周立刻缓缓生出淡淡的白雾。这帮人往前跑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当时便乱了阵脚，纷纷四散逃命。溪谷中的瘴气生得极快，一旦吸入人体，立刻会至人死命。

瞎子仗着年轻时练过几年轻功，闭住了呼吸，撒开两条腿就往外跑；总算跑了回来，眼睛却被毒瘴毁了，多亏在谷口等候他们的白族向导发现了昏迷倒地的他，当机立断，把瞎子的两只眼球生生抠了出来，才没让毒气进入心脉，使得他侥幸活了下来。

我和shirley杨听了瞎子的叙述，觉得瞎子那伙人失手折在了虫谷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缺少必要的准备，只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突破这片毒气并不算难。说什么进去之后有来无回，未免夸大其词。

Shirley杨说道：“这么浓的瘴气倒是十分罕见，有可能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溪谷中生长着某种特殊植物，谷中环境闭塞，与空气产生了某种中和作用。戴着防毒面具或者用相应的药物就可以不受其影响了，不见得就是什么巫蛊邪术。”

瞎子说道：“非也，切不可小觑了虫谷中的献王墓。这只是在外围，里面都多少年没有活人进去过了，那瘴气里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瞧瞧这人皮地图背面是怎么描述的。”

Shirley杨展开人皮地图与我一同观看，只见地图背后有不少文字与

图画。在王墓四周，另设有四处陪葬坑，还有几位近臣的陪陵，想不到这小小的一个南疆草头天子排场还当真不小。

其中有一段记载着献王生前引用天乩对自己墓穴的形容：王殪，殒于水龙晕中，尸解升仙，龙晕无形，若非天崩，殊难为外人所破。

我自言自语道：“要是天空不掉落下来，就永远不会有人进入王墓？天空崩塌？是不是在说有天上流星坠落下来？还是另有所指？难道说只有等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机，才有可能进入王墓？”

瞎子摇头道：“都不是，凭老夫如此大智大慧，这么多年来，也没搞明白这天崩是指的什么哑谜。料想那位献王在生前不尊王道，信奉邪神，荼害了多少生灵，他的墓早晚会被人盗了。不过可能天时不到，难以成事。恐怕献王生前也知道自己的王墓虽然隐蔽，但早晚还是会被倒斗的盯上，所以选了这么块绝地——不仅谷中险恶异常，可能在墓室中另有厉害之处，说不定有妖兽拱卫。当年老夫年轻气盛，只奔着这桩天大的富贵下手，当事者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入了魔障，只想着发财，最后却吃了大亏。所以良言相劝，献王墓不盗也罢。”

怎奈我们主意已定，这趟云南是去定了的；而且这其中的详情还要到蛇河虫谷中亲眼看看才有分晓，只听瞎子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出来，实在难以服人。

Shirley杨把瞎子的人皮地图买了下来，然后我们收拾东西上路返回北京，拟定汇合了胖子，便一同南下云南，把那座传得神乎其神、建在龙晕之中的献王墓倒了。

（三人此去云南，一路险恶奇诡超越常识。毫尘珠是否真藏于献王墓中，难道天崩地裂龙晕方破并非传说，孙教授掌握的图言到底蕴藏着什么天机……《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即将解密。）

鬼吹灯I之《云南虫谷》

云南水下发现金字塔式的献王墓——这不是现实，而是小说！传闻救人性命的雩尘珠成了古滇国献王墓的随葬品，摸金校尉深入瘴疠之地，再探古墓奇险。

三个摸金校尉依照一张人皮地图穿过遮龙山下古滇国秘密地下水道，不料遭遇千年巫术机关，成千上万个奴隶制成的“俑”像炸弹一样倒悬在洞顶，当它们接二连三地落入水中，引发的却是一连串的弱肉强食，一物降一物；丛林中夜现“SOS”电码，是曾经葬身此地的飞虎队队员怨魂作祟，还是献王的大祭师设下的迷局……

第一章 车祸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胜利召开了第二届彼得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

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我说老胡，云南可是好地方啊，我当年就被天边飞来金丝鸟那段刺激得不轻，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

我对他说道：“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反正以前我去云南没见过几个象样的。那时候我们部队是部署在离边境不远的老君山，在那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练。那地方是哈尼族、彝族、壮族自治州的交汇点，有好多少数民族，我看跟越南人长得也都差不多。什么五朵金花阿诗玛什么的，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做不得真的，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很失望的。”

大金牙说：“怎么办呢？胡爷，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当年我去云南插队，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景颇族妞儿，个顶个的苗条，那小腰儿，啧啧，简直……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就算知足了。”

瞎子吃得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说道：“诸位好汉，那云南的夷女有甚稀罕；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她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

大金牙点头道：“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青苗人精通药草虫性，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这两拨人本身也是势成水火；现在黑苗已经快绝迹了。不过万一要是招惹上了苗女中的蛊婆，可真教人头疼。”

胖子笑道：“老金，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苗女中没有飒的就算完了；只要有，我非给你嗅回来几个不可；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

我喝得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子肉，非他娘的把你的臭皮剥下来绷鼓不可。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是白族最多，白族姑娘可好啊，长得白。”

Shirley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她祖上半截算的话，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中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只是见我和胖子

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跟这些人在一起也没办法，只好顺其自然，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轻咳了一声。

经过她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酒意减了三分，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道：“同志们，明天我跟胖子、Shirley杨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不过，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骑马挎枪走天下。高尔基说，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刻良宵美酒当前，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归来之时，咱们再重摆宴席，举杯赞英雄。”

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胡爷，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你刚才那一番话说得我直想掉眼泪，要不我给你们唱段十送红军怎么样？”

我心中也很是感动，对他说：“金爷说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我们去云南，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倒出来的明器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他还有Shirley杨三人商量着都需要带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不断骚扰着饭店中一个漂亮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出发前的一个夜，就在喧闹之中度过。

第二天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就此作别。

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先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到了潭华寺附近的迎溪村，这里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时的革命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只精仿六四式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场仿中国制式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中国境内；从制造工艺上看，算得上是出口转内销了。

不过这种枪杀伤力有限，适合警务人员使用，也就能起到点防身的作用。我想问那人再买两把云南偷猎者常用的来复枪，却被告之没有货，我也只得作罢，看看进虫谷之前能否再找当地人买几把口径大的快枪——那溪谷深处渺无人踪，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没有枪械防身，

颇为不便。

与此同时，Shirley杨同胖子买了两支捕虫网和三项米黄色荷叶遮阳帽。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捉蝴蝶标本——澜沧江畔多产异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在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

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这云南的山区中不象沙漠戈壁，水和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多的装了各种药品，以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

我把三支六四式手枪分给他们二人，胖子觉得不太满意，这种破枪有个蛋用，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兔，材料好的话，确实比六四手枪的威力大。

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乘车沿320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

最后这一段路坡陡路窄，长途车只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得漫不经心。路面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车身上下起伏，屡屡化险为夷，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身的冷汗，只恐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

车中其余的乘客们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丝毫不以为意；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加之车中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却也受不了这种环境；实在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

我探出头去，只见得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直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去，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向南流淌。

胖子恐高症犯了，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咒骂：“这操蛋司机也真敢耍，这是……开车还是他妈耍杂技呢？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啊，老胡咱们再不下车，哥们儿就要归位了。”

Shirley杨也坐不习惯这样的过山车，干脆紧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

我对胖子说：“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努力。你再坚持坚持。现在下了车，还要走上好远。你想想红军过雪山爬草地时候是怎么坚持的，你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也快让这破车颠散了架了。”

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告诉我们：“看你们赫得咯样，搞点晕车药片来甩，多坐咯几趟就觉得板扎喽，你们要克哪点噻？”

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并不好懂，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人过多的接触，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卖茶叶的见我听不懂他的话，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我是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习惯这种车，习惯就好喽，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

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他说：“我们是倒……倒……倒博物馆的，不不，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想去蛇河捉大蝴蝶。跟您打听一下，这里到遮龙山还有多远？我们在哪里下车比较好？”

茶叶贩子一指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不远了，转过了那个山弯下车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我也要在那里收茶叶，你们跟着我下车就行。”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灰蒙蒙的巨钵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山顶云封雾锁，在车里看过去，真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已经在望，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多遭一个小时的罪。

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车身突然猛烈的摇晃，好象是压到了什么东西，司机猛的刹车，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登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有人喊压死人了，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司机这么开车，他妈的不压死人才怪，同我和Shirley杨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

我只往后一张，便觉得头皮发麻，赶紧把视线移开，再看下去非吐出来不可——他娘的，被压死的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第二章 彩云客栈

这时司机也从车上跳下来，去查看车后的状况。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而是一被车撞断的石人俑——跟真人一般的大小，石俑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石壳，中间全是空的，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里面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蜚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身体里流出的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教人看得想要呕吐。

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几只，大骂晦气，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里面生满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

Shirley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道：“老胡，你看这石俑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

我点头道：“确实有些像，不过石俑怎么只有层壳？里面装了这么多虫子，又被车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汉代的東西。”

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也瞧不出是从哪处山崖掉落下来的。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咱们已经进入当年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俑人里怎么长了这么多的蛆虫？

我心中越想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他说：“这样的石俑在遮龙山附近更多，都埋在山里，有时候赶上山体滑坡，偶尔会显露出来，里面都长满了肥蛆。有人说这是种古代人形棺材，但都是风传，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途的。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吉的征兆，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今天乘车遇到了，算咱们倒霉，过些天要去玉皇阁请个保平安的银符才行。”

我担心太过热切的关注这些事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同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份，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热闹。

我对这些半点不感兴趣，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遮龙山，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里的地形。

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的山脉就象是这里一个界碑，很少有人翻过山去对面。那边毒虫毒雾很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常年不散，已经在那里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人愿

意去那里。另外一个就是遮龙山太高，上面又有雪线，天气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说来就来，刚刚还晌晴白日，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

司机自从撞碎了里面全是蛆虫的石俑之后，车速就慢了下来，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胖子也活了过来，正好听见茶叶贩子那几句话，忍不住问道：“哎，这什么山，听上去有几分象是当年红军爬的雪山？不知是不是同一座？”

我对他说：“红军爬的是夹金山，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还要往北很远。不过你刚才看见澜沧江的悬崖激流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可以跳下去游一圈，体会一下主席诗词中‘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意境；然后再攀越遮龙山，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了。”

胖子说道：“战士的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堑重飞渡，兵临贵阳抵昆明，这都是在折的；要走长征路，就得实心实意的从头开始走，从半截走哪成？你这明显的是投机主义倾向。”

我们闲谈之间，汽车停了下来，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同时在这里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一个三十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十六七岁，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围裙。她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当地人以白为贵，应该都是白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样子，不是节日的话，并不着盛装；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有时也不易分辨。

我本不想和这些人同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互相帮扶照顾，这是当地的习俗。Shirley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知道这些当地的习惯，外来的最好遵守，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便与这三人同行。

这一地区全是高山深谷，人烟寂寞，山林重重，走遍了崎岖山径，盘旋曲折，原来从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我这才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

在山里走了有两个多钟头，终于到了遮龙山下。这里并没有什么民居村寨，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里出山一趟十分

不容易，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学了雷锋，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还帮着她们拎米和辣椒；到地方的时候，已经累得腰酸背痛。

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人，再没有其余的人。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可以自己住在里面，缸中有水，锅中有饵饼和米，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

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是个年轻寡妇；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是汉族，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民族服饰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遮龙山下只有她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那里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每次路过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

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胖子接过来一闻，赞道：“真香啊，小阿妹这是什么茶？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

孔雀对胖子说道：“不是的，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用雪线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了，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你尝尝看，是不是很好。”

胖子说道：“不喝就知道好，也不看是谁泡的茶。”说着话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

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另一包红塔山来，对茶叶贩子说道：“兄弟你知不知道，抽烟也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是云烟，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有一番味道。如此在京城中有个名目，唤做塔山不倒云常在。”

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问 Shirley 杨：“是不是要去遮龙墙那边去捉蝴蝶？”

Shirley 杨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又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

于是我告诉孔雀说我们这三个人都是首都来的，在自然博物馆工作，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蝴蝶。这次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然后要制作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增光，给国家创收，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

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从所有角度来讲，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其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

想不到我这一番话，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听傻了，茶叶贩子问道：“买买撒撒，这样事硬是整得噶……我是说胡师啊，这蝴蝶儿还有这么大的价值了？那我也别贩茶叶了，和你们一一起去捉好不好？”

一旁的Shirley杨戴着太阳镜，听了我对孔雀胡侃，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象是国民党的女特务，好象正在嘲笑我，看我怎么收场。

我暗道不妙，这回把话说过头了，急忙对茶叶贩子说：“这个嘛，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革命分工不同。倒腾茶叶也好，捉蝴蝶也罢，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少了谁都不行。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是不是？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就很喜欢品茗，所以说倒腾茶叶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胡乱吃了一些，便独自到客栈外用望远镜观看遮龙山的形势。只见那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绵延起伏，没有尽头，也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这里的云雾果然很多，而且是层次分明，山腰处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越往高处云团越厚，都被高山拦住，凝聚在一起。山体是浅绿色的花岗岩，整个遮龙山的主峰象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矗立在林海之中。

山下林海茫茫，瀑布土林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生自然风光。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大抵相同，就在这大山林海后面的山谷深处，就是我们要找的献王墓。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毫尘珠，实在没有任何的把握。

想起那种邪恶的“蛊术”，还有路上所见石俑中麻麻蝇蝇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免产生了一点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达“遮龙山”前了，那便有进无退，后面的事就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的保佑了。

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出发去收购茶叶，饭后就直接进里间去抓紧时间睡觉歇息。胖子与Shirley杨吃完饭也出来散步，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

方的大山。在倒献王墓之前，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就是一大难题，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三人都是愁眉紧锁。

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如果没有向导上山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都早已经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没人再敢上去过。

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却听孔雀说：“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条隧道，可以放排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不过那边有好多死人，经常闹鬼。”

第三章 蝴蝶行动

如何进入虫谷，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一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那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虽然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实际上走起来要比预先的行程长十倍或二十倍，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

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也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出师未捷，全部折在山上。

这时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便忙追问详情。孔雀只知道个大概，我们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告诉我们，遮龙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是无尾龙的意思）的底部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传说都是古时先民开凿的，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对抗官兵，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把里面的人都活活困死在了里面；以后每当耍海会的时候，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就会听见山体中阵阵绝望的哭嚎声。

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是谁建造的，有什么用途，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还是究竟怎么样，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的清楚了。

但是直到近几年，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溶解的石灰岩，还有条地下水。这条水一直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而且有这条水路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急，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十分省力；回来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撑着竿子回来，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很多。

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没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的，胆小的人是会被吓出毛病的。倒是有几次有人放排从山洞中穿过，但是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瘴气，二来那边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过去了，你们如果想抄近路，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

我对老板娘说：“这倒不用担心，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共产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既然有近路，

放着不走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的穿过去了，说明里面没鬼，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的遗迹。”

我想起刚才在门口见到门上有军烈属的标志，就再向老板娘打听，原来孔雀的哥哥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我这才想到，南疆战火至今依然未熄，这次来云南，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看战友们的陵园，可不能总想着发财，就忘本了啊。

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来一把“剑威”气步枪，是一支打钢珠的气枪，当年孔雀她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由于我们帮过她的忙，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也不用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她就可以。

我略有些失望，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把双筒猎枪，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但是接过来一看，发觉真是把好枪，保养得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号钢珠，射程远，枪身也够沉够稳——别说打鸟了，打狼都没问题。唯一的缺点是单发，在每次击发之后，都需要重新装填。

现在有胜于无，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械。于是我把枪扔给胖子，让他熟悉一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了。

我谢过老板娘，当天晚上三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这一晚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丢开，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直到转天日上三竿，Shirley杨揪着耳朵把我们叫起来，才极不情愿的起床。

那位茶叶贩子已经在一早就赶路做生意去了。我们洗漱之后，发现老板娘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不少干粮，还有防虫的草药，又让孔雀给我们带路，引领我们前往遮龙山下的洞口。那里有片不小的竹林，可以伐几根大竹扎个竹排。

我们再三感谢老板娘，带着家伙进了彩云客栈后边的林子。这附近的树林主要树种以毛叶坡垒居多，其次是香果树和大杜鹃，也有少量银叶桂。只有一块比平地低洼的凹坑生长了一片翠色染人的大竹，进入遮龙山的水路也离这里不远。

我看明了地点就把孔雀打发回家，免得她嫂子在家等得着急，胖子问我说：“老胡，不如让这小阿妹给咱们过向导如何，她又能歌善舞，咱们这一路上也不寂寞。”

我对胖子说还是算了吧，咱们这又不是去观光旅游的。我有种预

感，这次不会太顺利，总觉得那虫谷中的献王墓里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免不了要有些大的动作。别说这小女孩，就是换做别的向导，咱们也一概不需要，有人皮地图参考就足够了，人去多了反而麻烦。

胖子点头道：“言之有理，别让献王那只老粽子吓到了小阿妹。而且还有外人在场，这拿起明器来也不方便，只有咱们三人那就敞开了折腾吧。趁早了却了这件大事，然后咱们再好好重新来云南玩上一回。”

Shirley杨对我和胖子说道：“天上的云越来越厚，怕是要变天了，咱们快动手扎排吧，争取赶在下雨前进山。”

当下我们再多耽搁，我和胖子拎着砍刀各去捡肥大的竹子砍伐，Shirley杨则负责用刀把竹子的枝干削掉。三人分工合作，进展得极快。

以前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上山下乡插队的时候，我和胖子都在林场帮过工，在那里没有公路和汽车可以运输原木，都是一根根放进河里顺流送到下游；在福建有些水路纵横、交通不便的地方，也有放排的，所以这些活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

如果竹排需要长年累月的使用，做起来会相当麻烦，需要把竹子用热油先烫过才可以作为原料，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工艺。而我们只需要临时使用一两次，所以完全免去了那些不不要的麻烦。

Shirley杨到山洞中探了一下水路的深浅和流量，估计运载我们三人加上所有装备，只需要六根人腿粗细的大竹便够。

经过这一番忙碌，终于扎成了一个不大的竹排，用绳索拖进山洞，前脚进去，后脚外边就雷声隆隆下起了阵雨。

这是个石灰岩山洞，一进洞往斜下方走上十几步就可以看到脚下是条河流。不过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深溪更合适——比地面低了将近一米，水深约有三米多，水流很缓，可能是澜沧江的一条支流，前一半隐于地下，直到山洞中地形偏低才显露出来。

这里洞穴很宽，我用狼眼向黑暗的山洞深处照了一下，里面的高低落差很大，宽阔处可以开坦克，低矮处仅有一米多高。有很多形成千年以上的溶解岩，都是千奇百怪，这还只是进洞不远的山洞入口处，里面的环境还会更加复杂。看来如果想放排从洞中穿过，在有些地段需要趴着才能通过。除了水流潺潺的声响，整个山洞异常安静，外边阵雨的雷声在这里一点也听不到，象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

我们把竹排推入水中，我立刻跳了上去，用竹竿从竹排前插进水里固定住竹排，防止它被水流冲远。Shirley杨随后也一跃而上，我看她上

来便向前走了几步，她同时退到竹排末端，保持住平衡。然后胖子把我们三个装满装备的大登山包和两支捕虫网一个接一个扔了上来，自己也随后跳到中间——他这一上来，整个竹排都跟着往下一沉——Shirley杨赶紧把三个登山包中的两个拽到她所在的竹筏末端，我把另一个包拽到了自己脚下，这样一来，暂时平衡了重量，不至于翻船。

在竹排上我们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由于山洞里有很多倒悬的钟乳石和石笋，为了避免撞破了头，我们都把登山头盔戴上，头盔上有战术射灯，可以开六到八个小时。

最后我把强光探照灯在竹排前端支了起来，这种强光探照灯消耗能源很大，不能长时间使用，每隔一两分钟打开一次以便确认前边山洞的状况。

胖子横端一根竹竿坐在中间保持平衡，见我在前边安装探照灯装了半天也没装完，忍不住问道：“怎么着老胡？咱们今天还走不走了？我都不急要去掏那献王老儿的明器了。”

我还差两个固定栓没装完，回头对他说道：“催什么催，那献王墓就在虫谷里面，晚去个几分钟，它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在后端的Shirley杨对我们说道：“我说你们两个人别吵了。我有个提议，美国人习惯给每次军事行动都安上一个行动代号，咱们这次去倒献王的斗，不如也取个行动代号，当然这样做并非没什么意义，可以显得咱们更加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胖子对她说道：“这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你们老美那套就不灵了。不过既然美国顾问团的长官提出来了，那我看不如就叫摸明器行动，这显得直截了当，一点也不虚伪，就奔着明器去的。”

我已经把强光探照灯的最后一个固定栓安装完毕，转头对胖子说道：“你这也太直接了点吧，显得庸俗。不过这个提议很好，当年盟军的霸王行动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大西洋壁垒，从而缩短了二战的进程。咱们也可以想个好听一点的行动代号，图个好彩头，争取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次咱们是打着进虫谷捉蝴蝶的幌子来伪装行动的，我看就叫蝴蝶行动。我宣布，现在蝴蝶行动，开始！”

说罢也不管Shirley杨与胖子是否同意，我便当先打开强光探照灯，看明了前边的地形，伸手拔出插在水里的竹竿。在缓缓水流的推动下，竹排顺势前行，就慢慢驶进入了遮龙山的深处。

遇到狭窄的地方，胖子就立起横竿，与我一同用竹竿撑住水底的石头平衡竹筏。一叶小小竹排曲曲折折的漂流在洞中，只可惜四周都是漆

黑一团，不开探照灯就看不到远处，没有什么秀丽景致，否则真可以吼上两句山歌了。

与山外湿热的天气不同，在山洞里顺流而行，越往深处越觉得凉风袭人。不时会见到有成群磷火在远处忽明忽暗的闪烁，这说明有动物的尸骸，看来这里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世界。

坐在竹筏上还能感觉到有一些水蛇和一些小型鱼类在游动，我手伸进水中试了试，这里的水冷得甚至有点刺骨。在这四季如一的云南，这么冰冷的水温可真够罕见的，也许这座遮龙山的顶端有雪水直接流淌下来，所以才导致这里温度很低。

Shirley杨说不是雪水冰水的原因，因为山洞和外边温差比较大，人体会产生错觉，适应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么冷了。另外这里的洞穴看不出人工修建开凿的痕迹，似乎完全都是天然形成的。

说话间水流的速度产生了变化，忽然比刚才明显加快了不少。这么一来我们都开始紧张起来，一个大意这小竹排就可能随时会翻掉。Shirley杨也抄起短竿，与我们一起勉强维持着平衡。河道比刚才更加曲折，不时出现大的转弯。

我已经腾不出手来开关探照灯了，只好任由它一直开着，想不到这一来，远处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洞穴深处的景色之奇难以想象，加之强光探照灯的光柱一扫即过，那些嶙峋怪异的钟乳石只一闪现便又隐入黑暗之中，这更加让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迷宫。

有些奇石虽然只是看了匆匆一瞥，却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的像是观音菩萨，有的像是酣睡的孩童，有的像是悠闲的仙鹤，又有些像是牛头马面、面目狰狞凶猛的野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洞中数不胜数。这些独特的景象如果不用照射距离超远的强光探照灯，恐怕永远都不会被世人见到。无数魔幻般的场景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掠过，令人目不暇接，这一段奇境美得触目惊心。

这时忽然河道变宽，有几条更细的支流汇入其中，水流的速度慢了下来，前边的探照灯也不象刚才晃得那么厉害了。

只见灯光照射下，前面两侧洞壁上全是一排排天然形成光滑的溶解岩梯形田，层层叠叠的如同大海扬波，真像是一片凝固了的银色海洋。一个巨大的朱红色天然石珠倒悬在河道正中，在石珠后边，河水流进了一个巨大兽头的口中。那巨大的石兽似虎似狮，好象正在张开血喷大口疯狂的咆哮，露出满口的锋利獠牙，想要吞咬那颗石珠，而时间就凝固在了这一瞬，它的姿势被定了格，恐怕在这里已经保持了几千几万年。

河道就刚好从它的大口中通过，我们面对的就象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不禁心跳都有些加速，呼吸变得粗重，把手中掌握平衡的竹竿握得更紧了些。

特征这么明显的地方怎么没听彩云客栈的老板娘提起过，难道是河流改道走岔了路不成。而通过强光探照灯的光柱，可以看到兽门后悬吊着无数的古代人俑，就是坐长途汽车时看见被汽车碾碎，石壳里面装满蛆虫的那种，每次回想起来，胃里都不免觉得有些恶心，想不到又在这里遇到。

竹排上的三人相顾无言，不知道shiryley杨与胖子看见这般景象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预感。我感觉只要穿过这里，在这漆黑幽深的山洞中，我们的手，将会触碰到一层远古时代的厚厚迷雾。

第四章 倒悬

容不得我们多想，水流已经把竹筏冲向了山洞中的兽门，悬在半空的天然石珠位置极低，距离河面仅有半米多高，刚好拦住了去路，我们赶紧俯下身，紧紧贴在竹筏上躲过中间的石珠。

就在竹筏即将漂入里面的时候，设置在竹筏前端的强光探照灯闪了两闪，就再也亮不起来了，大概是由于水流加速后就一直没关，连续适用的时间过长，电池中的电力用光了。

我心道：“糟糕，偏赶在这时候耗尽了电池，那前边的山洞显得十分诡异，在这里大意不得，必须先换了电池再说，免得进去之后撞到石头上翻船。”

我对后面的胖子与Shirley杨举起拳头，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让他们二人协助我把竹筏停在洞口，然后将手中的竹竿当做刹车插进水里，将竹筏停了下来，好在这里水流缓慢，否则只凭一根竹竿还真撑不住这整只竹筏的重量。

由于我们在之后的行动中，不可能再获得任何额外的补给，所以电池这种消耗能源，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留，不过这个山洞中的石人俑，似乎和“献王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有必要仔细调查一下，看能否获得一些有关于“献王墓”主墓的线索，毕竟我们对主墓的情报掌握还是太少了。

我给强光探照灯更换了电池，使它重新亮了起来，在探照灯橘黄色强光的光柱照射下，只见那融解岩形成的天然兽头，宛如一只奇形怪状的龙头，但是经过积灰岩千年来的溶解，其形状已经模糊，完全无法看出是否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胖子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他们已经取掉了平衡竿，于是我也把前端的竹竿从水中抽出，竹筏跟随着水流，从这魔眼古怪丑恶的龙口中驶进了山洞。

这段河道极窄，却很深，笔直向前。距离也十分长，我们进去之后，用竹竿戳打洞壁的石头。使竹筏速度减慢，仔细观察头上脚下、倒吊在洞中的石人俑。

这些石人俑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态，由于地下环境的潮湿阴冷，石人俑表面已经呈现灰褐色，五官轮廓完全模糊，似乎是在表面上长满了一层“霉”（岩石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霉变物质，无毒）。

在外形上，基本上辨认不出石人俑的男女相貌，仅从身材上看，有高有矮，胖瘦不等，似乎除了壮年人之外，其中还有一些尚未长成的少年，而且并非按制式统一标准。完全不同于秦汉时期陪葬的人俑，都是军士和百戏俑。

洞穴顶上，有绿迹斑斓的铜链，把这些石人俑悬吊在两边，有些链条已经脱落，还有些是空的，可能年深日久。石人俑已经掉进了水里，一具具石人俑就如同吊死鬼一样，悬挂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在这漆黑幽暗的山洞里，突然见到这些家伙，如何不让人心惊。

Shirley杨在后边让我们先把竹筏停下，在水道边，有一具从铜链上脱落掉在地上的石人俑，Shirley杨指着石人俑说：“这些石人俑虽然外形模糊，但是从发服轮廓上看，有一点象是汉代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下去看看。”说着把自己登山盔的头灯光圈调节了一下，让光线更加聚集，便跳下竹筏，蹲下身去观看地下那具石人俑。

我提醒Shirley杨道：“戴上手套，小心这上面有细菌，被细菌感染，即便是做上一万次人工呼吸也没救了。”

Shirley杨摆了摆手，让我和胖子不要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好像在石人俑上找到了什么东西，当下戴上了胶皮手套，用伞兵刀在石人俑身上刮了两刮，然后倒转伞兵刀举到眼前看了一眼，用鼻子轻轻一嗅，砖头对我们说道：“这人形俑好象并不是石头造的。”

胖子奇道：“不是石头的？那难道还是泥捏的不成？”

我想到在澜沧江边公路上的一幕，坐在竹筏上对Shirley杨说：“这莫非是活人做的？你用刀切开一部分，看看人俑里面是什么，那张人皮地图中记载的很明确，献王墓附近有若干殉葬坑，但是没有标注具体位置是在哪里，说不定这个龙口洞，正是其中的一处殉葬坑。”

Shirley杨用伞兵刀，把人俑腿上割下来一小块，果然和在公路上看到的一样，人俑外皮虽然坚韧，但是只有一层薄薄的壳，里面全是腐烂了的死蛆，Shirley杨见了那些干蛆，不禁皱起眉头，又用伞兵刀在人俑胸前扎了两个窟窿，里面也是一样，满满的尽是死蛆和虫卵。

Shirley杨对我和胖子说道：“看来也不是殉葬坑，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和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又臭名昭著的瘁术。

这里除了百余具人俑与铜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兀突的异形山岩，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Shirley杨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水道中的河道慢慢前进。

我边控制竹筏行驶，边问Shirley杨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用活人做的？又怎么能确定和献王的瘕术有关？

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Shirley杨没少下工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一路上不停的在看，希望能增加几分倒献王墓的把握。欧洲有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结晶综合体，对这些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全部是博古通今的人。

“献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位，不过并不是同一时代，除了滇国的献王之外，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京建国后，也曾封过一个献王，在战国以及五代等时期，都有过献王的称号，就像历史上的中山称号，也曾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献王都只不过取“献”字的义，并非这些献王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们准备下手的目标，这位献王，是古滇时期一代巫王，他的“瘕术”，是用死者地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这种“瘕术”的威力也相应越大，用死者制瘕的过程和手段非常繁多，山洞中的这些活人俑，从诡异的死亡方式，和已经焖变的程度，都与献王的手段相吻合，这说明，这里应该是古代一处行使“瘕术”的秘密场所。

Shirley杨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应该是献王修陵时所筑，利用原本天然形成的融解洞，再加以人力整修疏通河道，以便为王陵的修建运送资料，从这里利用水路运输，应该是最适当的捷径。

洞中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死者，很有可能都是修造王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这些人在工程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按照“瘕术”，给他们全身捆绑结实，强迫吞服一种“瘕引”，并封死人体七窍，再用大链悬吊在洞中，活活憋死。一来可以保守王陵内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

所谓“瘕引”，是施行某一种“瘕术”，必须的药丸，被活人吞下后，就会寄生于体内产卵，只需要大约三到五天的时间，卵越产越多，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全成了蛔虫的养分，取而代之的填充了进去。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人皮则会迅速干枯，硬如树皮石壳。在人尸形成的外壳中，当虫卵吸吮尽人体中所有的汁液和骨髓后，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蛔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在阴凉

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今日，切破人皮，里面仍然会有可能立刻出现无数象肥蛆一样的活的“痘引”幼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已干枯的虫卵。

“痘术”由于在各种典籍，包括野史中的记载都比较少，所以Shirley杨这些天也只查到了这些信息，至于将活人当做虫蛹是为了什么，人皮中象肥蛆一样的虫子有什么用途，这一切都无从得知。

不仅在遮龙山里有大量的人俑，在附近的山区，也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在江畔的崖路上，遇到的那具人俑就是由于雨水冲刷，使山岩塌落，掉落到公路上的。虽说献王统辖不过是南疆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俑的奴隶身上，窥见到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无情。

听了Shirley杨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长了一层鸡皮疙瘩。初始还道是兵马俑一样的泥淘造像，却原来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俑却早已消失在身后漆黑的山洞中，再也看不到了。

我越想越觉得太过残暴，不禁骂道：“他娘的这些古代王爷们，真是不拿人当人，在贵族眼中，那些奴隶甚至连牛马般的畜生都不如。胖子象你这身子板儿的，要是当了奴隶，在古代肯定能混个祭头，一个顶仨。”

在竹筏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拍了两下，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听我说到他，就对我说：“去你大爷的老胡，你这话就充分暴露了你学无术的真面目。据我所知在古代，人们都以能被选为殉葬者或祭品为荣，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幸，对殉葬者的选拔极为严格，得查祖宗三代，政治面目有一丁点儿问题都不成，好多人写血书申请都排不上队，最适合你这种假装积极的家伙。你在那时候肯定劲儿劲儿的，蹦着脚喊‘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点天灯，让祖国人民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为了胜利，拿我点灯……’”

我听得大怒，胖子这孙子嘴也太缺德了：“我又没你那么多膘儿，怎么会适合点天灯，你……”

Shirley杨打断了我俩的化：“你们俩有完没完，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条水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

胖子说道：“那老板娘也没亲自进来过，她也并非听采石头的工人们讲的吗，难免有点误差，咱们用不着疑神疑鬼的。”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不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的

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水流急的那段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了一起，咱们只顾掌握竹筏的平衡，强光探照灯的照射光柱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性，有可能行入了岔路。”

胖子急道：“那可麻烦了，不如掉头回去找路，别跟上回咱们在蜘蛛窝似的，钻进了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太多。”

我对胖子说：“如果真的只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最后都会穿过遮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所以绝对不会存在迷路的问题。而且这条河道很直，显然是人工加工过的，就像Shirley杨所说，有可能是修造王陵时运送资材的运输水路，从这下去肯定没错。”

Shirley杨说道：“老胡说的对，古时修建大型陵墓都会利用河流来运送石料，当年修秦陵工匠们在工作时就会唱‘取石甘泉口，渭水所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便可想像当年始皇陵工程的庞大，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都堵住了。”

胖子说：“渭河我们上次去陕西是见过的，比起那条大河，这里顶多是条下水道，那献王比起秦始皇，大概就算个小门小户的穷人。咱去倒他的斗，也算给他脸了……唉哟……怎么着？”

缓缓顺流而下的竹筏忽然像是挂到了河中的什么东西，猛烈的颠簸了一下，随后就恢复正常，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噶啦噶啦”沉重而又发锈的厚重金属搅动声传了上来。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心中同时生出一阵不祥的感觉，不好，怕是竹筏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陷阱了。

第五章 水深十三米

河道下面传来的声音尚未止歇，忽听身后“扑咚扑咚扑咚……”传来一个接一个的落水声，声音的密集程度之高，到最后几乎听不到落水声之间的空隙，好象是先前看到悬吊在河道上空的人俑，全部被铜链放进了水中。

胖子自言自语的骂道：“操他奶奶的，大事不好，怕是那些家伙要变成水鬼来翻咱们的船了。”说完把“剑威”从背上摘了下来，推开弹仓装填钢珠。

我也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俑的那段河道，竹筏后又没有设置强光探照灯，后方的山洞一片漆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理论上十五米的照射距离，在把光圈聚到极限之后，顶多能照到六米之内。

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电筒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竹筏最后的Shirley杨回头望了两眼，也看不清究竟，急声对我和胖子说：“别管后边是什么了，使出全力尽快划动竹筏，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我答应一声：“好，全速前进。”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抄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着岩壁，给竹筏增加最大的前进辅助力。

不料想强光探照灯凝固般的光柱一射出去，把前方笔直的河道照个通明。前边百余米远的地方，也有一段用铜链悬挂着百余具人俑的地方，探照灯的光线太强太亮，照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有钟非常恐怖的效果，更兼那些人俑象无数吊死鬼一样，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晃晃悠悠，又离得远了，益发使人觉得毛骨悚然。

河道中的机关声再次响起，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一串回声，只见前边悬吊人俑的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象是从轰炸机中投出的炸弹，“扑哧扑哧”接二连三的落进河水之中。顷刻之间，强光探照灯光柱的前方，就只剩下数百条空荡荡的锁链。

这回几乎可以肯定了，这条修建“献王墓”时运输资材的河道，在安葬完献王后，一定在河中设置了机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把那些被做为“蚕壳”的人俑放进水中，是有什么名堂。

这回来云南遮龙山，真是出师不利，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先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偏赶上这些天降水量

大，把我们的竹筏冲了进来，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反而失之交臂。

我心中不停咒骂，然而竹筏还在继续前进，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没有半点波澜。就好象那些人俑掉到水中，就沉到了底，再没有任何动静。就连有物体坠入水中产生的涟漪似乎也都并不存在。

我以前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与风波。我下意识的把工兵铲抽了出来，这把工兵铲是大金牙在北京淘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面还有纪念瓜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用它，但是这时候也顾不得许多了，心中打定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中冒出来什么，先拍它一铲子再说。

Shirley杨也取出了手枪，打开保险，把子弹顶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便任由竹筏缓慢的向前漂流。现在落入了前后夹击的态势之中，只好沉着应付，待摸清了情况之后，争取能后发制人，没有必要再盲目的向前冲过去。

然而我们拉开架势准备了半天，前方的河水依然平静如初，这时竹筏已经漂流到半空都是锁链的一段河道中，头上绿迹斑驳的粗大链条，冷冷的垂在半空，我咬了咬牙，他娘的，太平静了，这种平静的背后，肯定有问题，究竟是什么呢？看来革命斗争的形式越来越复杂了呀。

这时河水下出现了答案，那河水突然跟开了锅一样，冒出一串串的气泡，我急忙把强光探照灯的角度压低，忘河水中照去，光柱透过了水面，刚好照射到一具半沉在水底的人俑。

人俑干枯的表皮被河水一泡，灰褐色的人皮上出现了一条条裂纹，原本模糊的人脸，经过河水浸泡也清晰了起来。原来这些人俑的脸上，在生前都被糊满了泥，吃下了“瘟引”之后，是用泥来堵住眼耳鼻口腔等七窍活活憋死，所以显得面部轮廓模糊不清，死者还保留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烈表情，这时用灯光照到，加上河水的流动和阻隔，使光线产生了变化，好象那无数具人俑正在河水中，重新复活了过来，当真是恐怖至极，我控制强光探照灯的手甚至都有些发抖了，从来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情形。

那些出现在人俑身体上的裂纹正逐渐扩大肿胀，变成了裂缝，从人俑的眼、耳、鼻、口，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了出来。

那些虫卵见水就活，就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一样，迅速膨胀，身体变成白色手纸肚大小的“水虻”，两侧长出小指盖一样的鳍状物，游动的速度极快，全速飞速向着竹筏游了过来。

我们大惊失色，这是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虻蜂”，这种浅水生虫类，十分喜欢附着在漂浮的物体上产卵。有时候在云南、广西、越南等地的水田中，正在耕作的水牛忽然疯了似的跳起来狂奔，那就是被“水虻蜂”给咬了。

胖子没见过这种江西等地才有的“水虻蜂”，见这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小东西飞也似的冲向竹排，便用手中的竹竿去拍打，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

我怕胖子惊慌过度把竹筏搞翻，忙对他说道：“没事，不用太紧张，这些水虻蜂咬起人来虽然厉害，但是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上，不落入水中，就不用担心。”

眼瞅着那些白花花的“水虻蜂”越聚越多，层层叠叠的贴在竹筏底下，数量多得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的有更多“水虻蜂”加入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形不成什么威胁。

胖子骂道：“我操，怎么这么多，这都是那些人皮里钻出来的吗？这是虫子还是鱼啊

我告诉胖子这是种水生虫子，胖子稍觉安心，“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水中的食人鱼厉害得紧，要只是虫子倒不算什么，虫子再厉害，也吃不了人。”

Shirley杨对胖子说：“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形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和生命力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掉一头大象。”

我们不断用工兵铲打落附在竹排前端的“水虻蜂”，怎奈何“水虻蜂”实在太多，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在底部的那些我们就束手无策，我安慰胖子和Shirley杨说：“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虻蜂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在越南还吃过一锅呢，蛋白质含量很高，比蚕蛹好吃得多，跟皮皮虾一个味道，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就把这些水虻蜂煮来吃了，也好祭祭五脏庙。”

胖子说道：“要吃你自己吃，这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跟他妈龙虾一个味我也一口不吃。”

Shirley杨对我说：“还是先别太乐观了，如此众多的水虻蜂，既然是用“痲术”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没这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到的“痲术”的资料，我发现□“痲术”有个最大的共同点。”

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虻蜂”，一边把竹筏向前划动，想尽快驶出遮龙山，这时听了Shirley杨的话，忽然心中一动，回想起石碑店棺材铺中的地形，忍不住问道：“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

Shirley杨说道：“正是，□“痲术”好象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冤魂转移到其他生物的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至人死命的武器和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过的冰山一角，这些用古痲术养在人尸中的水虻蜂，绝不会是普通的水虻蜂这么简单，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献王痲术的真正奥秘，不知道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胖子听我们如此说，免不了焦躁起来：“看来献王这老粽子就喜欢玩阴的，做事喜欢绕弯子，害起人来也不肯爽爽快快的，放着刀子不用，却用什么痲术，真他妈的难缠。

说话间，竹筏已经载着我们穿过了这段笔直的河道，进入了一片更大的山洞，这里已经储满了水，我用强光探照灯四下一扫，这空旷的大山洞竟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对面仅有一个出口，水流从那里继续流淌，我看了看指南针，那边是西南方，也就是说方向没有问题，让竹筏往那边漂过去，最后一定可以从遮龙山下巨大的洞窟穿过，汇入入虫谷的蛇河。

竹筏下边此时已经不知附着上了多少“水虻蜂”，竹筏被坠得往水中沉了一截，再增加重量的话，有可能河水就会没过脚面，那就惨了。我们之所以不怕“水虻蜂”，全仰仗有竹筏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不过倘若说这里这么多用“痲术”养的“水虻蜂”，就是想通过增加重量，把船伐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坠沉，那未免有些太笨，也不会使竹筏完全沉没，献王的“痲术”厉害之处，就是让人永远预想不到，其中隐藏的后招究竟是什么。

从我们进入河道乘坐竹筏开始漂流的时间开始估算，在“遮龙山”下的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只要再坚持坚持出了山，一上岸就不用担心这水中的东西了，刚才拼尽全力用竹竿划了半天，手酸腿麻，再也施展不动，只好慢了下来。Shirley杨把一个带气压计的浮标扔进水中，测了一下水的深度，水很深，大约十三米，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

眼见这巨大的山洞是处于远古白云岩地层，属于冰河期第四季形成的垄生鲕变岩石层，四周尽是一簇簇巨大蘑菇形的X（不知道什么字，很难形容，原谅饿吧）石，也有些地方象是从水中翻起的一团一团大珊瑚，其景色之奇绝，难以言宣。我们三人都被这些罕见的太古灵武伞霏状岩层景观所震慑，贪婪的观看着每一片梦幻般的蘑菇伞形岩，任由竹筏向着出口漂流，一时也忘了继续动手驱赶水中蜂拥而来的“水毳蜂”。

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人力加工过的直行水道，从那里顺流而下，不用太长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遮龙山内部出去。

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人，堪堪在这巨大的蘑菇岩山洞中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阵石声响起，黑暗中好象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蘑菇岩中快速移动。

Shirley杨提醒我道：“老胡，快把探照灯转过去。”

我这才想起来还有强光探照灯，忙把强光探照灯调转角度，照了过去，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一扫到那里，稀里哗啦的碎石滚动声嘎然而止，只见在蘑菇岩中，有一条青鳞巨蟒，昂首盘身的对着我们，这条蟒也太大了，比那大号水缸还粗上三圈，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巨龙。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虫谷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老窝，平时除了外出去捕食，就躲在这里睡觉，却不知怎的被我们惊动了。

那青鳞巨蟒稍稍做了一个停顿，蓦地刮起一股膻腥的旋风，蛇行游下了蘑菇岩，巨大而又充满野性力量的躯体，把经过处的白色蘑菇岩撞出无数细碎的粉末，更加象是白色尘雾中裹着一条巨龙，携迅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水中，青鳞巨蟒入水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粉尘，兀自未曾完全落下，然而它早已经从水深处，如疾风般游向我们的竹筏。

第六章 刀锋

在太古白云蘑菇鹫生岩山洞中，竟然栖息着如此一条巨大的青鳞怪蟒，实在是出人意料，更糟的是它已经潜入水中向我们的竹筏游了过来，由于事出突然，胖子也没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躯体这么大的蟒蛇千万致命伤害。

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束手待毙。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同时发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和枪托，拼命划动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面挂了无数“水虿蜂”，怕不下百十斤重，竹筏吃水太深，根本快不真情为。

只要那条全身青鳞密布的怪蟒，用身体卷碎竹筏，我们落入河中就没有任何回族的余地了，三人疯了一样用竹竿划水，然而由于太过慌乱，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原本还是缓缓向前飘流，这时候却被加上三道互相抵消的动力，竟然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

我忽然想起来在越南打仗的时候，听人说一个人如果连吃十吃大蒜，老虎巨蟒都不会再来咬他，忙动手在旅行袋里乱摸，明明记得带着两口防蚊虫的大蒜，这时候却说什么也找不到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间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飞了起来，原来那条青鳞巨蟒用它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顶了起来。

竹筏被蟒头顶得向前蹿出十余米，又重重的落在水面上，要不是胖子死死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翻了过去。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的来回摆动，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是水淋的，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心中只想，云南的竹子，真他妈结实。

那青鳞闪动的巨蟒，顶了竹筏一下后。弓起躯体又一次扎入深水处，一看那姿态便知道，它是要发动第二次进攻。

我记得在越南作战时，部队在岭深林密处行军，没少遇到过大蟒毒蛇，却从没见过蟒蛇作出这种古怪的攻击方式，为什么单是用蟒头顶我们的竹筏底部，它只需用蟒身卷住竹筏，我们又哪里还有命在。

这时候Shirley杨醒悟过来，叫道：“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下的水蜂子，是奔它们来的。”那些象肥蛆一样的“水虿蜂”营养价值极高，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三人当做正餐的主食，这只怪蟒如此硕大，恐怕我、Shirley杨，再加上胖子也就刚好够他吃一

顿。

水下幽暗无比，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状况。只见水花分处，竹筏第二次被顶的飞了起来，我们这次吸取了经验，使出吃奶的力气，牢牢的把持住竹筏的平衡。纵然如此，等再次落到水面上时，仍然险些翻了过去。

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的那些人俑，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种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蟒蛇又怎么会长得如此巨大，不过已经隔了近两千年了，蟒蛇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寿命，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怪蟒的后代而已，它的祖先还不知要大上多少倍，这回真是进了真是进了龙潭虎穴了。

这竹筏就如同风摆荷叶一般，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紧紧抓住筏子，连腾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都没有。竹筏下的“水虿蜂”被那青鳞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鳞巨蟒显然意犹未尽，怪躯一翻，蟒头张开血盆大口，径直朝在竹筏后端的Shirley杨吞咬了过来。

我和胖子想去救她却根本来不及了，只见Shirley杨应变奇快。不知何时，早把背后的金钢伞拿在手中，见那青鳞巨蟒的大口，正以流星闪电般的速度从左侧欺近，便撑开金钢伞，尽力一挡。青鳞巨蟒的大口被圆弧开的金钢伞顶一挡，巨大的咬颌力完全施展不出，只把Shirley杨象断线风筝一样，从竹筏上撞进了远处的水中。

我回头一看，Shirley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好像她已经沉了下去，那边太过黑暗，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完全看不到了。

竹筏上除了固定着我们的装备器材，就完全靠三人重量保持着平衡，Shirley杨一掉进水里，整修竹筏急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

眼看竹筏就要翻倒的时候，胖子平时虽然毛毛燥燥，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历练过的，危机关头急忙向后一倒，平躺在竹筏中部，后面还栓着登山包，加上他向后一倒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的竹筏又向后落了回去。

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巨蟒开了一枪，“剑威”汽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左眼，直打得鲜血迸流。

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中，远远的都可以闻到一股腥呼呼的膻臭。那蟒儿时吃过这种暴亏，不由的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无数水花，整修蟒身打横，大力甩向我们的竹筏。

Shirley杨落进了水中的黑暗处，在这巨大的洞穴之中，除了竹筏前端的强光探照灯，就只有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根本看不到她究竟落在哪里，四周黑沉沉地一片，我甚至连她是死是活都已经无法确认了。

安装在竹筏前的“镍箔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更加黑暗，我见那巨蟒咬牙切齿的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这时划水用的竹竿早已不知去向，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尽可能的远离巨蟒的这次攻击范围。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威”重新装填钢珠。

然而那条青鳞巨蟒的躯体何等庞大，便是给竹筏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它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用蟒身卷碎这微不足道的竹筏。

我对胖子大喊道：“小胖你他好的磨磨蹭蹭，再不开枪。咱俩就要在这壮烈牺牲了。”

安装在竹筏前的“镍箔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更加黑暗，我见那巨蟒咬牙切齿的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这时划水用的竹竿早已不知去向，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尽可能的远离巨蟒的这次攻击范围。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威”重新装填钢珠。

然而那条青鳞巨蟒的躯体何等庞大，便是给竹筏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它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用蟒身卷碎这微不足道的竹筏。

我对胖子大喊道：“小胖你他妈的磨磨蹭蹭，再不开枪。咱俩就要在这壮烈牺牲了。”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刚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二十二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第二次重新装填，就已经非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枪便打，然而竹筏晃动得太剧烈，这一枪失了准头，这时候顾不得再次装弹。顺手掏出插在腰间的五四式手枪，推保险撂枪栓瞄准击发的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同时完成“啪啪啪啪”把子弹全对准蟒头射了出去。

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打光了轮起胳膊，就想把空枪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那条青鳞大蟒，蟒身一翻，掉头游向远处。

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我们俩已经走投无路，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时候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巨蟒反倒转身要溜？难道是我二人的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不成？

忽听东边水面中有无数铁叶子的磨擦声传来，这种锈铁磨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就像用两块泡沫塑料磨擦一样，是一种最刺激人脑神经的响动。

忽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了出来，原来却是 Shirley 游了回来，只见她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被阴冷的河水冻得嘴唇发青，Shirley 杨没等上竹筏就说：“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

我跟胖子见她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太过紧张，根本顾不上多想，连忙对 Shirley 杨说道：“怎么会呢？组织上刚要派同志去营救你，想不到你就自己游回来了，根本没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说完伸手把 Shirley 杨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Shirley 杨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钢伞竟然没失落在水中，仍然在她手里拿着。

只听远处铁片磨擦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上，水就如同煮沸了一般，似乎是什么水中的动物在那里拼命的搏斗。

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见附近的河水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染红了。

我们不敢再多耽搁一秒，急忙用工兵铲划水，把竹筏掉转，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身后的铁叶子摩擦声益发激烈。

倘若不看明白了，终究是不能放心，Shirley 杨用信号枪对准方向，打出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般的照明弹照得雪地般通明，只见的无数手掌大小的金鳞鱼群正把条青鳞巨蟒团团裹住，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锯般参差的锋利牙齿，一口便把蟒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条。

鱼群数量非常庞大，足以数千计，翻翻滚滚的卷住青鳞大蟒嘶咬，血流得越多，那些鱼就显得越兴奋，象疯了一样乱咬，可怜好一条青鳞巨蟒，好虎难抵群狼，被那些鱼围的水泄不通，还不到半分钟，就被恶鬼一样的鱼群啃了个精光，连骨头渣都没剩下。

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牙齿所发出的，Shirley 杨脸上骤然变色，不住口的让我和胖子快划：“快划啊，这是刀齿鲢鱼，刀齿鲢鱼！它们见了血就发疯！”

就是不用 Shirley 杨说，我们也不敢稍歇，那青龙般的巨大蟒蛇好象在这群“刀齿鲢鱼”眼中就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这群鱼数量如此庞大，万万难以抵挡，只有玩了命把竹筏划到出口，毕竟这批“刀齿鲢鱼”没有脚。

恐怕这些见了血液就眼红的“刀齿蝰鱼”就聚集在附近的某条地下河道中，由于我们对巨蟒开枪，使得它流出鲜血，这才引来大批的“刀齿蝰鱼”。自然界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在这蘑菇岩洞中生动的上演了，也不知道什么生物是“刀齿蝰鱼”的天敌，反正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类，我们水中只有逃命的份。

被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慑，胖子的脸都吓绿了，轮圆了膀子用工兵铲划水：“快跑，快跑，我他妈的最怕就是食人鱼，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怕什么来什么。”

我和Shirley杨也使出浑身解术，尽一切可能给竹筏增加速度，我边用工兵铲划水，边对胖子说道：“我和你一样，也最怕这种鱼，要是今天能逃出去，咱们就对佛祖发个大愿，这辈子从今住后再也不吃一口鱼了。”

胖子说：“没错，没错，我第一怕吃鱼，第二怕见血，尤其是他妈不能看见我自己的血……”

话音还未落地，只听铁叶子摩擦声，由远而近，已经赶到了我们这只竹筏的周围，竹筏下传来一片“砌吃喀嚓”的牙齿啃咬声，这无比刺耳的牙齿磨擦声，使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竖了起来。

看来竹筏下被青鳞巨蟒吃剩下的几只水蜂子，现下都便宜了这群“刀齿蝰鱼”。然而那些条捆绑竹筏的绳索，也在“刀齿蝰鱼”象刀锯般锋利的牙齿下被咬烂了……

第七章 穿过高山越过河流

大群“刀齿鲢鱼”，来得很快，铁叶子的磨擦声象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从远处传来，当先的几尾已经到了我们脚下的竹筏边，那竹筏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饿鬼脱生的“刀齿鲢鱼”来啃。

我们情急之下，只好抡起工兵铲去剃游近的鱼群，我一铲挥进水中，工兵铲就被疯狗一样的“刀齿鲢鱼”咬住，我急忙抬手把咬住工兵铲的那两条“刀齿鲢鱼”甩脱，低头一看不由得冷汗直流，登山头盔射灯的照射下，工兵铲精钢的铲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

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鲢鱼”，更多的鱼群正在后边汹涌而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的竹排在几十秒钟之内，就会被大批“刀齿鲢鱼”咬成碎片。

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已经被“刀齿鲢鱼”完全包围，根本没法用器械划水，这最后的十几米，真如同地狱般漫长遥远，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

胖子焦急地喊道：“这回咱们真要玩完了，我他妈的可不想当鱼食，老胡你手枪里还有子弹吗，快给我心窝子来上一枪，我宁可被抢打死，也好过被这食人鱼活活啃死。”

我这时也有点麻爪了，咬着牙对胖子说道：“好，就这么办了，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我再开枪自杀，咱们决不能活着落在敌人手里。”

就在这生死系于一线的关头，Shirley杨忽然镇定自若的对我们说：“看你们两个家伙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就想自杀，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何面目同天下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部听我指挥。”

说罢Shirley杨举起手枪，对准水中“刀齿鲢鱼”密集处，连开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四周的“刀齿鲢鱼”见到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的还是什么地，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鲢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

Shirley杨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支六四式落入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的对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地钢索，在蘑菇岩的岩柱上缠了三圈，爪头紧紧扣住岩石。

Shirley杨让我和胖子拽着“飞虎爪”的钢索，把竹筏快速扯向洞口处

的岸边，在三人的拉扯下，竹筏的速度比刚才用工兵铲乱划快了数倍，再距离尚有五六米的地方，胖子就开始把放满装备的地质登山包，连那两柄捕虫网一个接一个的先扔到岸边，每个包都有四五十斤的份量，减少一个竹筏就轻一大块，速度也随之越来越快。

这时铁叶子的磨擦声大作，大群“刀齿蝰鱼”已经如附骨之蛆般的蜂拥赶来。我们再也不敢继续留在竹筏上，立刻跃上太古白云岩堆积成的岸边，甫一落脚，身后绑缚竹筏的绳索即告断裂，整个竹筏散了架，一根根的飘在水中，损坏了的强光探照灯，也随之沉没。

“刀齿蝰鱼”的鱼群，啃净了附着在竹子上的“水虿蜂”，仍旧在附近游荡徘徊不肯离去，我看着在水中翻翻滚滚的鱼群，不禁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没变成鱼食，否则还没见到“献王墓”就先屈死在这全是水的山洞里了。

身边的胖子忽然大叫一声：“哎呦，不好，背包掉进河里去了。”

我顺势一看，也是一惊，刚才把三个大背囊都扔在岸边，还没来得及拿上来，第一个扔过去的背包，由于距离远了，落在水边，背包里的东西沉重，岸边的碎石支撑不住，掉进了河水中，那里无处立足，想把背包捞回来，就必须下水，眼看着那大背包就要被水流冲走了，而河中的大群“刀齿蝰鱼”就伺候在左近。

我们出发时曾把所有的装备器械归类，这个背包里面装的是“炳烷喷射瓶”，可以配合打火机，发射三到两次火焰，由于不太容易买到，所以只搞来这一瓶，本来是准备倒斗的时候才装备上，以防不测，而且包中还有六瓶水壶大小的可充填式氧气瓶，还有标尺潜水镜和呼吸器，这些都是盗那座建在湖中的“献王墓”所不可缺少的水下装备，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其它重要的物品，就是由于背包里有不少充满各种气体的设备，所以一时还未沉入水底。

这个背包如果失落了，我们就可以趁早夹着尾巴鸣金收兵、打道回府了，Shirley杨见此情景，也是心急如焚，想用“飞虎爪”把背包勾回来，而那“飞虎爪”还死死缠在蘑菇岩上，急切间无法解脱。

我知道若再延迟，这些装备就会被水冲得不知去向，手中只有工兵铲，见岸边岩石的反斜面上，有条裂缝，也不多想就把工兵铲当作岩楔，将整个铲刃竖起来插岩缝，再横向一用力，工兵铲就卡在了岩石的裂缝中，伸手一试，觉得甚为牢固，便把整个身体悬挂在河面上，一手抓住工兵铲的三角把手，另一只手伸进水中去抓住刚好从下面飘过来的背包。

背包被实实在在的抓到手中，这颗心才放下，没想到突然从水中蹿出一条“刀齿鲢鱼”，张开它那锯齿尖刀般的大口，在半空给我的手背狠狠来了一口。

我手背上的肉立刻被撕掉一块，疼得我全身一抖，险些掉落进河中，我拚着吃了一疼，也没把那背包撒手，又有数尾“刀齿鲢鱼”使出它们那鲤鱼跃龙门的手段，纷纷从水中跳出来想要咬我，我身体悬空，又因那背包太沉，根本无法躲闪。

多亏胖子与Shirley杨从后边把我扯了回来，才侥幸未被群鱼乱牙分尸，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左手的伤势，还好并不严重，只被咬掉一块皮肉，虽然血流不止，终归是没伤到筋骨。

Shirley杨急忙取出药品给我包扎：“你也太冒失了，人命要紧还是装备要紧，装备没了，大不了就让毫尘珠在献王墓中多存几日，性命丢了可不是儿戏。”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道：“这点小伤算什么，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表现胡某人的手段，那美国顾问团可又要说我们无能了，对不对小胖？”

胖子笑道：“老胡你这两下子算得什么本事，偷鸡不成反丢把米，自己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等会儿到了献王墓里，你就全看胖爷的本领；让你们开开眼，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

Shirley杨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要给我打一针青霉素。

我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还有点晕针，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还是先留着吧。”

Shirley杨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才算罢休。由于这山洞中环境复杂，不知还有什么危险，就没进行休整。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通行，便背上装备准备开11号，沿着这条地下运河从河道中走出去。

我们沿河道边缘而行，眼见这条为修建王墓开凿的水路规模不凡。原以为献王是从古滇国中分离出来的一代草头天子，他的陵墓规模也不会太大。但是仅从穿山而过的运河来看，那位擅长巫毒巫术的献王当真是权势熏天，势力绝对小不了；那座修在水龙晕中的王墓规模也应该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漆黑的山洞中越走越深，又步行了将近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河道

边突然出现了一段坍塌，碎石一踩便纷纷滑进水中，根本不能立足，看来这条路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只得找到另一个天然的山洞从中穿过。走不多时，便听山壁对面水声隆隆，但是明明听见水流声响，却是无路可绕。我们便举了狼眼四下里寻路，这地方是山体中的天然溶解岩群地貌，大块的山岩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一人钻过去的石孔，便用登山绳把背包拖在身后，顺序钻了过去。终于见到了山中的一个巨大瀑布，我们从石窟中钻出来的位置正好在瀑布下方。另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汇进瀑布下的河道，顺着水流方向看去，远远的有些光亮，好象出口就在那边。

Shirley杨对我说：“这条汇进瀑布的水系大概才是当地人采石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这附近的河床地貌不会超过几十年，看这样子应该是近期才形成的，否则有这条水路，修献王墓时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

我对她说道：“此类积灰溶解岩群地貌就是长年被水冲刷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象这样的地方，整个山底下早都被澜沧江的无数条支流冲成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深度甚至超过数百米，河水在山洞中改道是常有的事；反正是越流越低，把岩石冲倒了一块就多出来一条支流，照这么下去，这座遮龙山早晚得塌。”

三人边说边行，寻着那片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半路看到高处山壁上有些岩洞排列颇为有序，很象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下方有明显的石阶，地面上不时可以见到一具具朽烂的人类枯骨，还有些兵器铠甲，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

这里的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在彩云客栈中老板娘的描述，应该是当年的一些乱民以此为据点对抗官军。云南大理乃至澜沧江一带自元代起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由于物品在潮湿的环境中难以保存，几乎都已经腐朽不堪，也不太容易去辨认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看那些尸骨腐烂的程度，还有兵器盔甲的造型，只能判断有可能是清初时期。

我们进山倒斗向来是步行，不嫌跋涉，更兼可以行止自如。虽然在遮龙山下弃船步行，每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装备，却并未觉得艰苦。但是这一路多历险恶，都想早些钻出这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

顺着水流走到尽头处，那河水仍然向前流淌，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山洞里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所以在外边见不到这条山中的大河。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的斜坡，这里都有被水浸泡过的痕

迹，看来前一段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降水对遮龙山里的大小山洞影响很大。在碎石坡的中间，眼前一亮，有一个明显是曾经被水冲塌的洞口显露了出来。现在水已经退了，在白天，借着外边的阳光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个出口。这里的石头很明显是被人为封堵的，如果不是山中出现洪水，凭人力很难打开。

我们戴上太阳镜，从山洞中钻出来，终于算是成功的穿过了遮龙山。来到外边，回首观看，正是身处遮龙山的峻壁危峰之下；头顶最高处，云层厚重，遮龙山的外壳则尽是绿迹斑斑的暗绿色花岗岩，崖身上又生长了无数藤蔓类阔叶植物，放眼皆绿，如果从外边找这个小小的缺口倒是十分不容易寻到。

再看前面，四周全是群山，中间的地形则越来越低，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林木莽莽苍苍，各种植物茂密异常，老树的树冠遮天避日，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目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面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使人目为之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封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

这是一片处于怒江与澜沧江之间、被雪山大河阻断、完全与世隔绝的原始之地，我取出人皮地图确认进入虫谷的路径。

胖子举起望远镜看下面的丛林，看着看着突然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我手中：“甭翻地图了，你瞅那边有许多金色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就在那里。”

第八章 密林

听到胖子说发现了虫谷的入口，我和Shirley杨也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顺着他所说的方向看过去。在调整了焦距之后，看见远处山坡下有一大片黄白相间的野生花树，花丛中有成群的金色凤尾蝶穿梭其中。这些蝴蝶个头都不小，成群结队的飞来转去，始终不离开那片花树。

Shirley杨赞叹道：“那些花应该是蝴蝶兰，想不到吸引了这么多黄金凤尾蝶……还有金带凤蝶……竟然还有罕见的金线大彩蝶，简直像是古希腊神话传说在爱琴海众神花园里那些被海风吹起的黄金树树叶。”

我对蝴蝶一窍不通，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除了蝴蝶和野花树之外却并没见到什么山谷、溪谷之类的地形。这里的植物层实在是太厚了，所有地形地貌都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根本无法辨认哪里是山谷，哪里是溪流。从上面看去，只见起起伏伏，皆是北回归线附近特有的浓密植物，高出来的也未必就是地形高，那是因为植物生长不均衡。这里的原始森林，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很大程度的不同。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比摧之。大兴安岭中树木的树冠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互相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里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还由于云南四季如一，没有季风时节，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气滋生严重。全年气温维持在25~30℃左右，一年到头都不见得刮上一次风，所以各种植物都尽情的生长。地下的水资源又丰富，空气湿度极大，植物们可以毫无顾及的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这导致了森林中厚茎藤本、木质和草质附生植物根据本身特性的不同长得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的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原本这种大树是北回归线以南才有，但是这山坳里环境独特，竟然也长了不少顶天立地的望天树。

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上面才没有植物遮盖，深幽处更有不少地方都是云雾缭绕，在远处难以窥其究竟，总不能凭几群金色大蝴蝶就贸然从那里进入森林。这里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揣摩。

人皮地图绘制于汉代，传到今日时隔两千年，地图中标注的地形地貌特征与如今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除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物和地点之外，无法再用人皮地图与遮龙山下的森林进行更加精确的参照。

据瞎子所说，几十年前他们那一批卸岭力士带着土制炸药进入虫谷。在虫谷也就是蛇河形成的溪谷前边一段见到了大群的蝴蝶，但是谁能保证虫谷外的其余地方不会出现蝴蝶。所以暂时还不能断定虫谷的入口是在那边，必须找到瞎子所说的另一个地点。虫谷中有一段残墙，那

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古墙，好象是个堤坝，用来在湖中修造献王墓时截断水流，献王入殓后就被拆掉，重新恢复了献王墓前的水龙晕。

只有找到那道残墙，才可以做为确认虫谷位置的依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同当年那伙卸岭力士一样，出了遮龙山先不进森林，而是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寻找澜沧江的支流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进山谷，就可以确保不会误入歧途，在方位上万无一失了。

胖子提出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重新找到遮龙山中的那条人工运河，沿着古河道寻找蛇河。不过遮龙山里的水路由于澜沧江上游大雨的原因，各条大小水路相互连通，已经变得错综复杂，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地下。旧河道早已被植物泥土彻底遮盖，所以胖子所说的方法并不可行。

三人稍做商议，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三十分；我们从上午九点左右乘坐竹筏进入遮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休息，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继点，先休息二十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虫谷的入口，然后在那里扎营，明天一早进谷。

我们找了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取出些饵饼牛肉稍稍充饥，结果胖子说起那些食人鱼，想起那山中水潭满是鲜红的血液，跟传说地狱中的血池差不多，搞得我也没了胃口。我突然心中一凛，万一那些牙齿比刀锯还快的鱼群也顺路游进了蛇河却如何是好？有那些家伙在水里，我们不可能从水中钻进献王墓。

Shirley杨说：“关于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摄影记者，曾看过许多关于野兽动物植物的相关资料，刀齿鲈鱼在亚洲的印度、密支那、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

其中古印度最多，佛经中记载印度阿育王时期，曾有一年刀齿鲈鱼酿成大灾。当时正值百年不遇的恒河大洪水，东高止山脉中的一条地下河倒灌进了附近的一座城市，城中无数人畜葬身鱼腹。

这刀齿鲈鱼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后冰河时期的水中虎齿鲈鱼。那种鱼生活在海洋中，身体上有个发光器，大群的虎齿鲈鱼可以在瞬间咬死海洋中的霸主龙王鲸。后来由于次冰河时期的巨大洪荒，这些生物就逐渐被大自然残酷的淘汰，其后代刀齿鲈鱼也演变成了淡水鱼类。

刀齿鲈鱼虽然十分厉害，但是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些鱼只能生活在温度比较低的水中，北回归线附近只有溶解岩洞中阴冷的水域适

合它们生存。那些水中产有一种没有眼睛的硬壳虾，数量很大，但是仍然不够刀齿蝰鱼们食用，所以经常会发生自相残杀的状况。数量庞大的刀齿蝰鱼在每年的九月之后，仅仅会有百分之一的幸存下来活到最后的产卵期。

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刀齿蝰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无法在太热的地区生存，却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附近，就是为了最后到水温高的地区大量产卵，产卵之后刀齿蝰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生长一段时间变为鱼苗，便又会游回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现在是六月底，也是刀齿蝰鱼最活跃的时期，平时很难见到数量如此多的刀齿蝰鱼。

另外由于刀齿蝰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比较高，还有对事物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最近几十年，已经出现将会逐渐灭绝的征兆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季节不到产卵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们回游出山洞。不过回去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了，遮龙山中的水路最近已经由于大量降雨的原因全部变成相互贯通的水网，如果回去时按原路返回，指不定在山洞的某段河道中还会碰上它们。

听了Shirley杨对刀齿蝰鱼的详尽解释，我和胖子才略微放心，回去的事那就留到回去的时候再考虑。胖子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希望把面子找回来，于是对我和Shirley杨说：“这些臭鱼烂虾能搞出多大动静，我只所以觉得它们有点……那个什么，是因为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过我们说，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Shirley杨说：“这些鱼倒不足为虑。我只是反复在想河道中倒悬着的人俑，他们的作用好象不会是用来喂蟒那么简单……但是巫术十分诡异，实在是猜想不透。好在有群误打误撞冒出来的刀齿蝰鱼，否则会发生什么事还真不好说。未进虫谷就已经遇到这么多麻烦，咱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

我点点头，说道：“这个斗是出了名的不容易倒，咱们既然来了，就要使出平生所学跟它较量较量。”我拍了拍自己脖子的后边说道：“就算是为了这个，也不得不压上性命玩上这一把大的。”

Shirley杨与胖子也都面色凝重，这回倒斗是一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举动。悬崖上跑马没有退路可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休息了一段，取出有遮龙山等高线的地图——这地图极其简单，误差非常大，将指北针清零，重新确定了海拔和方位，对地图进行了修正，标记好出口的方位，三人便继续动身出发寻找蛇河。

澜沧江流域极广，从北至南，贯穿云南全境，直流入越南；不过在越南流域，被称为湄公河，这些内容自是不在话下，单说在云南境内，澜沧江最小的一条分支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蛇河。这条河绕过遮龙山的一段，奔流湍急，落差非常大，有些流段穿过地下或者丛林中的泥沼，又有些河段顺着山势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一个瀑布；河中全是巨大的漩涡，各种舟船均无法通过；又由于其极尽曲折蜿蜒，故名蛇河。而当地白族称其为“结拉罗嫫”，意为被大雪山镇压住的恶龙。

第九章 鬼信号

按常理找到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下植被太厚，根本找不到河道，只好顺着遮龙山的边缘摸索着慢慢前进。

我这才发现，在这种鬼地方《十六字阴阳风沙秘术》完全用不上了，要辨形势理气，需要看清楚山川河流的成，而在这一地区，山顶全是云雾，山下倒是各种树木藤蔓，就如同在山川河流的表面糊满了一层厚厚的绿泥，上面又用棉花套子罩住，根本无处着手。

绝壁下的丛林更是难以行走，走进之后一只蝴蝶也没见到，尽是大小蚊虫毒蚁，而且没有路，在高处看着一片绿，进去一走才发现藤蔓条长得太过茂密，几乎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生生开出一条道，同时还要小心回避那些蚊虫毒蚁，其中艰苦真是不堪忍受。

眼看太阳已经落到山后，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从休息点出发到现在，并没有走出去多远。

看来想在天黑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危险的，而且这里由于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变化很大，森林边缘昼热夜冷，到了晚上，虽然这里也不会太冷，但是身上潮湿，容易生病，进入密林深处，反而倒不必担心这一节了，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块没有太多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营火才可以过夜。

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打到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属。三人累的狠了，便匆匆取出燃料升了个火堆，四周用小石头围住，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必须取一点火在青石上进行烘干，把石头缝隙里的苔藓和湿气烤干，然后再把睡袋铺上，免的睡觉时湿气入骨落下病根。

Shirley杨去到附近的泉水打了些回来，经过过滤就可以饮用，我支起小型野营锅烧了些开水，把从彩云客栈买的挂面用野营锅煮了。什么调料也没放，免得让食物的香气招来什么动物，在煮熟的挂面中胡乱泡上几块云南的饵饼就当晚饭，因为还不知道要在山谷里走多久，所以没舍得把罐头拿出来吃。

胖子不住的抱怨伙食质量太差，嘴里都快淡出鸟了，说起鸟，就顺手抓起那柄“剑威”准备打点野味，可是天色已经全黑，只好做罢。重又坐了下来就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滋味，一边吃了三大盆。

吃完饭后，我们决定轮流睡觉，留下人来放哨，毕竟这原始森林危

机四伏，谁知道晚上跑出来什么毒虫猛兽。

头一班岗由我来值，我抱着“剑威”把六四式的子弹压满，把火堆压成暗火，然后坐在离火堆不远的地方，一边哼着时下流行的小曲减轻困意，一边警惕着四周黑暗的丛林。

我对面这两株大榕树生的颇为壮观，是典型的混合生植物。树身如同石柱般粗大，树冠低垂，沉沉如盖，两只粗大的树身长得如同麻花一般，互相拧在一起，绕了有四五道，形成了罕见的夫妻树，树身上还生长了许多叫不出名的巨大花朵和其余植物，这些附着在“夫妻老榕树”树身上的植物，都是被森林中的动物，无意中把种子附着在树皮，或者是树身的裂缝中，因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这种混合了多种花木的老榕树在一棵树上竟然生长了50种以上的植物，就象是林中色彩绚烂缤纷的大型花篮。

我正看的入神，却听躺在睡袋中的Shirley杨忽然开口对我说道：“这两棵树活不久了，寄生在两株榕树身体上的植物太多，老榕树吸收的养分入不敷出，现在这树的最中间部分多半已经空了，最多再过三五年，这树便要枯死了，有些事物到了最美丽的阶段反而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我听她话里有话，表面上说树，好象是在说我们背上从鬼洞中得到的诅咒，我不想提这些扫兴的事，便对Shirley杨说道：“夜已经深了，你怎么还不睡觉？是不是一闭眼就想到我伟岸的身影，所以辗转反侧，睡不着了？”

Shirley杨说道：“要是我闭上眼睛想到你就好了，现在我一合眼，脑子里就是遮龙山洞中的人俑，越想越觉得恶心，连饭都不想吃了，到现在也睡不着。”

我打个哈欠，对Shirley杨说：“既然你睡不着，你就发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我的岗替换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

Shirley杨笑道：“想的挺美，你跟胖子一睡起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也不和你轮换，免得后半夜你装死不肯起来放哨。”

我摇头叹息道：“你可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你不远万里的从美国起来支援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本来都拿你当做白求恩一样来崇拜了，从内心深处，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一个放弃了低级趣味的人，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自私自利，一点都不关心战友的感受，平时那种平易近人的表现都是伪装出来的。”

Shirley杨对我说：“你口才不错，只不过太喜欢说些大话，总吹牛可

不好，反正也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但是你可不许再跟我说什么语录上的内容。”

森林里静悄悄地，一丝风都没有，所有动物植物仿佛都睡着了，只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我困的两眼皮直打架，看了看睡在一旁的胖子，这家伙把脑袋全钻进睡袋里，呼呼憨睡，睡的就别提多香了，但是Shirley杨又偏偏不肯替值勤，我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强打着精神跟她瞎聊。

也不知怎么，聊着聊着就说起这森林中的大蟒大蛇，我说起以前在北京，遇到以前一个连队的战友，听他说了一些在前线蹲猫耳洞的传闻，那时候中越双方的战争暂时进入了相峙阶段。在双方的战线上都密布着猫耳洞，其实就是步兵反冲击掩体，挖猫耳洞的时候经常就挖出来那山里的大蟒，他们告诉我最大的蟒跟传说中的龙一样粗。我那时候还不相信，如今在遮龙山里遇到才知道不是乱盖的。

不过，大多数蟒蛇并不主动攻击人，它们很懒，成天睡觉。有些士兵在猫耳洞里热的受不了，光着腚还觉得热，只好找条在树上睡觉的大蟒拖进洞里。几个人趴在凉爽的大蟒身上睡觉，还别说，比装个冷气机都管用。

后来那条蟒干脆就住在猫耳洞里，在这安家了。天天有人喂它红烧肉罐头，吃饱了就睡。后来有一天战事突然转为激烈，不停的炮击封锁了我军军工运送给养的通道。那炮打的，有时候掩体修的位置不好，一个炮群盖上，里面整个班就没了，打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炮，阵地周围连蚂蚁都没有了，猫耳洞中的红烧肉罐头没了，短时间内，人还能坚持，但是大蟒饿起来就忍不住了，它在猫耳洞里住习惯了，天天闻着士兵们抽烟的味道，也染上了烟瘾，怎么赶也不走，饿的红了眼，就想吞人，最后只好开枪把它打死了，把蟒皮剥下来放在猫耳洞里，蚊虫老鼠都不敢进洞，结果有一天越南特工趁天黑来掏洞子，放哨的战士当时打瞌睡，没发现敌人，那越南特工打算往洞里扔炸药包，结果忽然觉得身上被蟒缠住了一样，动弹不得，骨头都快被巨大的力量勒碎了，但是身段上明明空空职也，什么都没有，第二天猫耳洞里的士兵发现那张蟒皮……

我跟Shirley杨侃到后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是了，倦意上涌再也无法支持，不知不觉抱着“剑威”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被人轻轻推醒，自从离开部队之后，我经常发噩梦，整晚整晚的失眠在北京做起古玩生意之后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才慢慢好转，一倒下就着，不睡够了雷打不动。但是这个在森林中寂静

的夜晚，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所以此刻被人一推，立刻醒了过来。这时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清冷的月光撒将下来，借着月光见到推着我的胳膊，把我唤醒的人正是Shirley杨。她见我睁开眼，立刻把手指放在自己唇边做了个禁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

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仍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张薄毯，可能是Shirley杨见我睡着半截话就睡着了，所以给我盖上得。这时我的大脑才刚刚从深度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大好使，但是随即明白了——有情况。

只见Shirley杨已经把六四式手枪握在了手中，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那树中的声音。

我立刻翻身坐起，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那种犬守夜的顺风耳功夫，但是在这寂静无比的森林中，离那大树又近，清楚的听到树内传来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敲击声。

那声音不大，却在黑夜中显得甚是诡异，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绝对不是啄木鸟，象这种森林中没有那种鸟类；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来的，难道树里有什么东西？

想到这我不免有些紧张，传说献王墓周边设有陪陵以及殉葬坑，还有那些倒悬着做瘆引的人俑，都给这片森林增加了许多恐怖色彩，天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还有什么邪行的东西。

我没敢出声，慢慢把“剑威”步枪的枪栓向后拉开，又把携行袋挂在身上。携行袋中有辟邪镇尸的黑驴蹄子，还有捆尸索、糯米等物，不论是什么情况，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同它斗上一斗。

这时那沉闷的敲击声又一次响起，像是水滴，又像是用手指点击铁板，时快时慢。我向那声音的来源处看去，视线都被树上的花朵枝叶遮挡住了，看不清楚上面的情况。月光夹杂在枝岔叶子间闪烁不定的照下来，更显得上面鬼气逼人。

Shirley杨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刚才你睡着了，我静下心来才听到这声音，好象树中有什么人……”

我也低声问道：“人？你怎么肯定就不是动物？”

她说：“这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的，但是刚刚仔细一听，从中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的信号。然而这

个信号只在刚刚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声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了一部分。”

我一头雾水，但是心中不安的预感更加强烈了。我小声对Shirley杨说：“摩斯码？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麼内容？”

她说：“三短三长三短，也就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翻译出来便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SOS。”

我对她说：“你别再是自己吓自己吧，这摩斯码虽然在世界上普及得最廣，但是毕竟是用英文压码得密电码。这片林子除了民国那阵子瞎子等人来过，再就是有几个采石头的工人来过，他们也只是出于好奇心穿过山洞，进来在森林边转了转就回去了，当地人非常迷信，是不敢来这遮龙山后的森林的，因为他们怕撞到鬼……鬼。”

我说到最后一个字，自己也觉得不太吉利，急忙淬了一口，心中默念道：“百无禁忌。”

Shirley杨对我一摆手，让我不要说话，再仔细听。那声音又从树中传了出来，这回听得真切，有短有长，果真是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的急促，长的沉重。

那两株榕树由于枝叶茂盛，加之天黑，月光是在正上方，所以上面的情况完全看不到半点。但是这令人头皮发麻的求救信号明明就是从上面传来的。最奇怪的是声音来源于上端的树干内部，而不是树顶，好象是有什么人被困在树里无法脱身，又不能开口呼喊，便用手指敲打信号向我们求救。Shirley杨已经把狼眼从包中取了出来：“我到树上去看看。”

我一把拉住她说：“去不得，你看空中的月色泛红，林中妖雾渐浓，树里必定是有死人，这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鬼信号。”

第十章 C5x-R1xxx-xx2

Shirley杨问道：“什么是鬼信号？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对Shirley杨说道：“你有所不知，部队里一直都有这种传说，有些在边远山区驻防的部队，经常在电台里收到莫名其妙地信号，这些信号断断续续，有求救的，还有警告的，总之内容千奇百怪，部队接到这样的电波会以为是有遇难者在求援，多半都会派人去电波信号来源的地方进行搜索。但是，去了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那些鬼魅般的信号也就随即消失不见，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勾魂信号。”

Shirley杨为了准备上树，已经把登山头盔戴到了头上，对我说道：“这种捕风捉影的谣传又怎做的准。这声音就是从咱们对面的树上发出来的，这里已经进入了献王墓的范围，所以每一件不寻常的状况都可能与献王墓有关。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再说，万一要是被困住的人在求救，总不能见死不救。”

Shirley杨说完就用登山镐挂住树干上的粗大藤蔓，攀援而上，动作非常轻快，几下就爬到了一半的地方。那两棵纠缠在一起的夫妻老树高有二十来米，直径十余米的树冠遮住了月光，再加上树上枝叶花蕾太过茂密，在树下用“狼眼”手电筒最多能看到树干十米之内的高度。

我们的探照灯已经毁了，现在剩余的最强力照明设备就是用信号枪发射的照明弹，此地尚未进入“虫谷”，途中又不会再有多余地补给，所以，不能在这里尽情使用。我见Shirley杨在树上越爬越高，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急忙把睡袋里的胖子弄醒，让胖子在树下接应，然后也戴上登山头盔打开头顶的战术射灯，抓住藤蔓，跟着爬上了树。

胖子刚刚被我叫醒，还没搞清楚状况，举着“剑威”在树下不停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刚爬到三分之一的高度，见胖子在树下跟没头苍蝇似的举着枪乱转，便用登山镐挂住树缝，停下来低头对胖子说道：“你别把枪口朝上，当心走了火把我崩了。这树里好象有东西，我们爬上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在下边警戒，不要大意。”

这时已经爬至老榕树高处的Shirley杨突然叫道：“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好象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我听到她的话，急忙手足并用，寻着Shirley杨登山盔上射灯爬了上去，穿过一层层厚大的各种植物花草，见Shirley杨在树冠中间的部分正用手抚摸着一块深色的东西。我离的远，也瞧不清那是植物还是什么飞机的残骸。

我攀到Shirley杨身边，这才看得清楚，幽静如霜的月光下有一段巨大飞机的机舱倒插在两树之间，机翼与尾翼都不知去向，机体损坏的程度非常之高，机身上破了数个大洞，破洞里面被零乱地物品挡住，无法看见里面有些什么。舱门已经与机身脱离，几乎已经同树干长为一体，起落架卡在了树缝之中，如果不爬到树顶在近处观看，根本想不到这里会有一段飞机的残骸。

我转头看了看另一端高大苍茫的遮龙山，心想这飞机八成是撞到山上，碎成了数段，就这一截机舱刚好落到树冠上，这么大的冲击力，附近的树木也就这两棵罕见的巨大夫妻树可以承受。

Shirley指着用伞兵刀刮开一大片覆盖住机身的绿色植物泥让我观看，那里赫然露出一串5xr1xxxxx2(x为模糊无法辨认)有几个字母已经难以辨认了，我不太懂美国空军的规矩，便问Shirley杨：“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抗战时期援华的飞虎队？”

Shirley杨道：“我还没发现机身上有飞虎队的标记，应该是美国空军的c型运输机残骸。可能是二战期间从印度加尔各答基地起飞，给在缅甸支那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输送物资的，如果是支援中国战区的飞虎队，机身上应该还有另有青天白日的标记。”

我点头道：“这里距离缅甸不远，看新闻上说怒江大峡谷一带还有离这很近的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了几十架美军运输机的残骸，1942年到1945年这三年中，美军在中缅边境和后期的驼峰航线上，坠毁在中国西南境内的飞机不下六七百架，想不到也有一架坠毁在这里了。”

胖子在树下等的心焦，大声叫道：“老胡，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投机倒把的勾当呢？还让我在底下给你们俩站岗，树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顺手折了树枝，从上边投向树下的胖子：“你瞎嚷嚷什么，我们在树上找到一架美军运输机，等我探查明白了就下去……。”

这时我突然想起刚才从树中发出的求救信号敲击声，看了看这运输机的残骸撞成这样，怎么还可能有人幸存下来，那信号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机组飞行员的亡灵，阴魂不散，还在不停的求救。。。。。

这里天空中云层忽然把月亮遮住，树林中立刻暗了下来，我放慢呼吸的节奏，秉住气息，对Shirley杨打了个手势，与她一起把耳朵贴在机舱上，探听里面是否还有那个诡异的摩斯码求救信号。

这一听不要紧，我刚把耳朵贴在机舱上，就听里面“噹噹噹”三声急促的敲击声，这声音来的十分突然，我吃了一惊，若不是左手用登山镐牢牢挂住，就险些从树冠上翻滚着掉下去。

我们自始至终没敢发出太大的动静，除了我对树下的胖子喊了两句之外，都是低声说话，从上树开始就没再听到那个“鬼信号”，这时那声响突然从机舱里传了出来，因为离的太近，显得声音异常清晰，怎么能不教人心惊。

我和Shirley杨对望了一眼，见她也满脸尽是疑惑的神情：“真见鬼，莫非里面真有什么东西，我刚才看到机舱最上面有块破铁板，咱们把它启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Shirley杨不怕，我自然也不能表现出恐惧的一面，便点头同意：“好，里面如果还有美军飞行员的尸骨，咱们就设法把他们暂时埋葬了，再把身份牌带回去，剩下的事就是通知给美国领事馆了，让他们来取回遗骨，美国人不讲究青山处处埋忠骨那一套，肯定要把他们盖上国旗带回老家去的。”

Shirley杨说：“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咱们动手吧，机舱里万一要是……有些什么东西，便用摸金校尉的黑驴蹄子对付它。”

我故做镇定的笑道：“有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咱们也不用怵它，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说不定里面有军用物资，最好有炸药之类的，倒献王的斗也许会派上用场。”

我看准了一片可以落脚，承受住一定重量的树叉，踩到那里支撑住身体，又在树缝中装了个利用张力固定的岩钉，再用绳把自己和岩钉固定上，以登山镐去撬机舱顶上那块变了形的烂铁板。

Shirley杨在旁边用伞兵刀割断缠在铁板上的植物藤蔓，协助我把那块铁板打开，由于隔了40多年，这飞机毁坏又比较严重，被不断生长的老榕树挤压，这铁板被我一撬之下，只掉了半块，另一半死死卡住，树上难以使出全力，无法再撬动了。

我趴在机舱的破洞中，想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不停的发送信号，Shirley杨则拿着64式手枪和黑驴蹄子在我身旁掩护，登山头盔的战术射灯在夜晚的丛林中远远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好用，二十三米的有效照射距离，用来看清楚机舱中的情况那是足够用了。

我往里面看也是提了一口气，把心悬到嗓子眼儿了，慢慢的把头靠过去，这里森林中异常安静，机舱里面“腾腾腾”的敲击声，一下一下的传来，每响一声，我的心都跟着悬高一截。

头灯的光柱射入漆黑一团的机舱内部，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驾驶员头盔，好象这具飞行员的尸骨就刚好挂在被我撬开的铁板下，不过他低着头，可能是飞机坠毁的时候颈椎折了，脑袋悬挂在胸前，机体变形比

较严重，那缺口又狭窄，我一时看不清那头盔下尸体的保留程度，但是可以肯定，以脑袋和身体呈现的角度，根本不可能是活人能做出来的姿势。

待要伸手去把那头盔抬起来，谁想到那原来低垂着的飞行员头盔突然轻轻动了两下，似乎想用力把头抬起来，他每动一下，就传来“噹”的一声，撞击铁皮的响声。

我此刻已经出了一身白毛汗，暗叫一声，苦也。这回绝对是碰上僵尸了，自我倒斗以来，未遇到过真正的粽子，只碰上过一次被下了邪符的尸煞。那东西和僵尸虽然很象，但其实完全是两码事，自幼听我祖父讲古，没少提过僵尸，我小时候最怕听的就是僵尸在棺材里敲棺材板的那个故事，今天真碰到了，却不知摸金校尉自古用以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是否管用。

我硬着头皮用登山镐揭掉那只残破的飞行员头盔，另一只手举起黑驴蹄子就塞了过去，然而那头盔下忽然射出一片金色的强光……

第十一章 打字机

盔下出现的是一双金色巨眼，这双眼睛发出两道冷冰冰的金光，似乎我登山头盔上战术射灯，即便把光圈调到最为焦躁的程度也没有这两道目光刺眼。

那如电一般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我心中正自骇异，这双眼越是让三魂满天飞，七魄着地滚，不过绝不是美国飞行员变的僵尸。

就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突然变慢了，黑暗中灯光闪烁不定，我虽然并未看清那究竟是什么生物的眼睛，却瞧出来这是一只罕见的巨大猛禽，它弯钩似的嘴中叼着半只绿色的树蜥，脚下还有血淋淋的另外半只，可能是它正从机舱另一端的破洞飞进来，躲在里面享受它的大餐，却被我惊扰了，那奇怪的敲击信号，应该就是它正在啄食树蜥时发出的。

还未等我回地神来细看，那双金色巨眼的主人从机舱里腾空冲出，直扑我的面门，Shirley杨在旁边虽然也没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突见一团黑色的事物从机舱中冲出，察觉到我根本来不及躲避，急忙顺势用力推了我一把。

我此刻也反应过来，借这一推之力向后跃开，想不到没看清脚下踩了个空，便从树上笔直的掉落下去，被先前预设的保险绳悬挂在树腰。

一大团褐色布片一样的事物裹夹着两道金光，象一阵风似的从我头顶掠过，那巨大的猛禽扑了空，展开双翅无声无息的飞入夜色之中。

我见那大鸟一颗心才又重心落地，用登山镐挂住老榕树上的藤蔓重新爬回树冠，Shirley杨伸手把我拉了上去，对我说：“上帝保佑，还好你没出什么意外，你有看清那是什么凶禽吗？这么巨大。也当真罕见。”

我爬回树冠喘了口气，对Shirley杨说：“没看清楚，只看那眼睛倒是雕鸮，这种林子里到了晚上还活动的，也就属这种雕号鸟厉害了，嘴尖爪利，我在东北见过，一爪子下去能把黑瞎子皮抓掉一大块。我要是被它扑上，就该光荣了。”

Shirley杨道：“原来是那种大型的猫头鹰，它们喜欢把窝设在悬崖绝壁上，怎么跑到这机舱里来了。你确定你没受伤吗？”

我对Shirley杨说：“真是没受伤，汗毛都没碰倒一根，我可不想再打针了，那机舱后面可能还有个洞，咱们没看到，雕鸮可能是那里进去抓小树蜥来吃的，野鼠、野兔、刺猬、蛇没有它不吃的。这一晚上要吃好几十只才够，咱们听到的那些敲击信号是雕鸮啄食树蜥发出的响动。

偏你自作聪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却说是什么摩斯通讯码，害的咱们多受了一番惊吓。”

Shirley杨对我说：“当时真的象是密电码的信号声……ok，就算是我的失误，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等我再到机舱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我知道以Shirley杨的性格，既然在这里见到美国空军飞机的残骸，必定要把里面翻个干净，把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妥善掩埋了，再拿着她那本圣经念上一通，才肯罢休。拦也拦不住她，我对此倒是持肯定的态度，毕竟这些大老美是二战时来帮着打日本的，虽然在战略上肯定有住他们美国自身利益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牺牲在中国境内了，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好，回去再通知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胖子在树下听上边乱糟糟的，忍不住又扯开嗓门大声问道：“你们找到什么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吗？要不要我上去帮忙吗？”说着话，也不等我答应，就卷起袖子背着步枪爬了上来。

我满脸惊奇地问胖子：“你他妈不是有恐高症吗？怎么又突然敢爬树了？莫不是有哪根筋搭错了？”

胖子说：“狗屁症，大晚上黑灯瞎火的根本看不出高低，再说捡洋落的勾当怎么能少了我，那飞机在哪儿呢？”

我对胖子说：“你还是小心点吧，你笨手笨脚跟狗熊似的，在这么高的树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什么事先用保险带固定住了再说，还有你离我远点，你这么重再把树枝压断了，刚才我就差一点摔下。”

我嘱咐完胖子，回头看Shirley杨已经上到机舱破洞的上方，正准备下去，我急忙过去打算替她下去找飞行员的尸体，却发现那个破口空间有限，只有她才勉强进去的。

Shirley杨为了能钻进机舱，把身上的便携袋和多余的东西都取了下来，包括和她形影不离的那柄金钢伞，都交到我手里，然后用狼眼电筒仔细照了照机舱深处，确定再没有什么动物，便用双手撑住缺口，下到了机舱残骸里面。

我和胖子在外边看着，我问她：“里面有美国人的尸骨吗？有的话你就用绳子栓住，我们把他扯上来。”

只听Shirley杨在里面答道：“没有，机头都被撞扁了，驾驶室里面没有尸体，只有两个飞行头盔，也许机组成员都在飞机坠毁前跳伞逃生了。”

我对Shirley杨说：“要是没有你就赶紧上来吧，我感觉这两株老树真

颤悠，怕是受不住这许多重量，随时都可能会倒的。”

Shirley杨却没立刻回答，只见她在机舱里翻一团东西，隔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想这有几个箱子装的是武器弹药，我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咱们很走运，有一小部分还很完整，想不到隔了40多年……”

我和胖子听说里面有军火都很兴奋，还没进“虫谷”就碰见了这么多猛兽，只恨进山前没搞到更犀利的武器。那种打钢珠的气枪在林子里真是没什么大用处，无法形成持续火力的枪械用起来能把人活活急死，那运输机机舱里的美式装备虽然都是旧式的，总比拿鸟枪进山要强上百倍了。

我刚想问都有什么枪支，却忽然觉得身后不大对劲儿，林子从上到下从来没感觉到风，这时候却有一丝阴风袭来，那风虽然无声无息，毕竟还是被我发觉了，我出于本能立刻按动金钢伞伞柄的绷簧，把那金钢伞向后撑了开来，遮挡住身后的空挡。

这柄金钢伞是数百年前的古物，用百炼精钢混以稀有金属打造，就算拿把电锯切上，也不过微微一个白印。在历代摸金校尉的手中不知抵挡了多少古墓中的机关暗器，可以说这是摸金校尉们传下来的传统器械中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家伙。

我感到后面有一阵阴风掠至，百忙中把金钢伞撑在身后，只听“噌嚓噌嚓”数声，象是有几把钢刀在伞上划了一下，旁边的胖子指着我背后大叫：“我操，这么大一只夜猫子。”举起汽枪就要瞄准射击。

我这才知道，刚才那只雕鸮的爪子抓到了金钢伞了。它又回来偷袭了，想不到这畜牲如此记仇，倘若不是我反应的快，又有金钢伞护身，被它抓上一下，免不了要皮开肉绽。

胖子的枪声与此同时也响了，想不到那雕鸮身体虽然大，在空中的动作却象是森林中的幽灵一样飘忽不定，加上天黑，胖子这一枪竟然没打到它。

胖子很少开枪失手，不由的焦躁起来，用手在身上乱划拉，大叫糟糕，忘了在身上带作为子弹的钢珠了，六四式也没带在身上，只好倒转了“剑威”当做烧火棍子举了起来，以防那只暂时入黑夜的雕鸮又杀个回马枪。

我们俩正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乱照，乌云遮月，只有我们这两道光柱四扫动，怎奈雕鸮可以在漆黑的丛林中任意飞翔，它的攻击范围十分之广，可能会从任何角度冒出来。

这时只见胖子身后忽然现出两道金光，一双巨大的金眼睁开，我急忙对胖子大叫：“快趴下，它在你身后。”

胖子慌乱中向前一扑，却忘了身在树上，“嗷”的一声惨叫，从老榕树上掉了下去，多亏我先前让他挂了保险绳，才没摔到树下的石头上也和我刚才一样，悬在半空，不过以他的份量，很难说树干和绳子能挂住他多久，胖子惊的两脚乱蹬，他越是乱动，这树身晃的越是厉害，树叶和一些根茎浅的植物纷纷被他晃的落在地上，整个老榕树都跟着作响，随时可能会倒下。

我还没等来的及想办法把胖子扯上来，免的他把树枝坠断，忽然间眼前一黑，头盔上的灯光被东西遮住，那鬼魅一样的雕鸮像幽灵一样从我头顶上击了下来。

这次我来不及再撑开金钢伞去挡，由于一只手还要抓着树上的藤条保持平衡，也腾不出手来开枪射击，只好用合在一起的金钢伞去架雕鸮从半空下来的利爪，想不到那雕鸮猛恶无边，竟然用爪子抓牢了我手中的金钢伞，想要夺去，它力量奇大，我一只手根本拿捏不住，整个人竟然都快被雕鸮从树上拽将起来。

正当这局面相持不下的时候，忽然一阵冲锋枪射击声传来，黑暗中出现了一串子弹拽光，那雕鸮被子弹打成了一团破布，直线从空中掉到了树下，再也一动不动，黑夜中在森林里横行的凶恶猎手，这时候反成了别人的猎物。

原来是Shirley杨端着只枪从机舱残骸里钻了出来，开枪射杀了那只雕鸮。黑暗中看不见她拿的是什么武器，我和悬在半空的胖子都忍不住齐声赞叹：“好猛的火力，这是什么枪？”

Shirley杨拍了拍手中的冲锋枪，答道：“是汤普森冲锋枪，美国的黑手党更喜欢叫它做芝加哥打字机，这枪就是太沉了。”

由于这架运输机是给部队输送军火的，里面的物资都是经过严格的封存，加上MIAI这种枪怕水，所以和子弹袋一起成套的都用塑胶袋包住，新枪上面还有润滑油，飞机坠毁后竟然还有极少一小部分在森林中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保存了下来，这全要仰仗于遮龙山后的森林中虽然地下河道纵横，天空中却很少降雨，否则这几十年中，下几场大雨，冲锋枪在树顶上封装的再严密，那些子弹却也别想使用了。

我这时候也顾不上看那些美式装备，赶忙让Shirley杨帮手，把挂在树腰的胖子从树上放下去，这一通折腾，足足一个通宵过去了，再过差不多半个小时，天就应该亮了，不过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这话在

这里十分适合，此时的森林黑的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就在这无边的黑暗中，忽然从我们所在的老榕树中传来一串清晰的“滴哒”声，这一来我与Shirley杨毫无心理准备，刚才以为是那只扁毛畜牲在机舱里搞的鬼，现在已经把它解决掉了，怎么突然这信号声又响了起来。

不对，这才是我们最初在树下听到的那个声音，现在一对照，显然与雕鹗所发出啄食的声音不同，只不过刚才没有察觉到，误以为是同一种声音，现在在树上，才清楚的听到这串声音来自机舱残骸下面的那段树干里面。

我不禁骂道：“他奶奶的，却又是什么作怪，这声音当真邪了门了。”

Shirley杨让我安静下来仔细倾听，边听边在心中解码，镇定的神色不经意流露出一抹恐惧的阴影：“这回你也听的清楚了，反反复复，只有一段重复的摩斯码的信号，不过这次信号的内容已经变了……”

我支起耳朵听了良久，这回却不是什么三短三长了，比先前那段信号复杂了一些，但是可以听出来，是重复的，我不懂摩斯码，此时见Shirley杨如此郑重，知道这回情况非同小可，但是不知这信号是什么内容，以至于让她如此恐慌。

Shirley杨凝视着那声音来源的方向缓缓复述了一遍：“哒嘀嘀……嘀……嘀哒……哒嘀嘀……这确实是鬼信号，亡魂发出的死亡信号。”

第十二章 指令为“搜索”

深山密林中的“鬼信号”，最初是我在连队时听通讯班的战友们所说的，原本说出来只是想吓唬吓唬Shirley杨，想不到突然发现的美军C型运输机残骸下，竟然清洗异常地传出了一段以死亡为代码的信号声，不过称其为传说中的“鬼信号”，有点不太合适。“鬼信号”是专指从无线电频率中收到的微弱神秘电波，而现在这声音明显不是电波的信号声，而是从树中发出的常规物质信号。

黎明前的原始森林，象是笼罩在死神翅膀的黑暗阴影中，没有一丝的风声和树叶摩挲声，静得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可以听到，我坐在树梢上听了树遍，绝对不会有错，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

连树下的胖子也听到了这组“嘀嘀嗒嗒”的奇怪信号，仰着脖子不停的向树上张望，由于我身在树冠中间，所以听出那声音的来源，不是树冠最上方的机舱，而是那两株夫妻老树树身与运输机铝壳残片相接的地方。

由于我们对“鬼信号”这种神秘的现象并不了解，加上毕竟活人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多少会存在一些畏惧心理，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只是打开了“狼眼”手电筒，去照射发出声响的地方，但是“狼眼”手电筒的光柱被茂密的植物，遮挡得影影绰绰，越看越觉得渗人，甚至有些形状奇怪的老树皮，在黑暗中看上去都像是面目狰狞的尸怪。

我悄声问身边的Shirley杨：“莫不是有美国飞行员掉进了树洞里？临死时所发的求救电波仍然阴魂不散的回荡在这大树周围。”

Shirley杨摇头道：“不会，刚才我进机舱残骸里搜寻的时候，把每一处都仔细看过了，不仅没有机组成员的尸骨，也没有伞包，所以我才判断他们在坠机前都跳伞逃生了，而且机头撞在山上，已经彻底毁坏了，然后这一节机舱才掉落到树冠上的。那信号声又怎么可能从树干里传出来？”

我对Shirley杨说道：“刚才你射杀那只大雕鸮之前，那串信号的意思是SOS，刚才听了一断，突然变成了DEAD，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除了驾驶这架C型运输机的美国空军，这深山野岭间又有谁懂得摩斯通讯码？”

Shirley杨并未有过我那些遇鬼的经历，但是她也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她曾不止一次的同我说起过，人死之后会上天堂，那里才是人生旅程的终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Shirley杨是相信人有灵魂存在的。Shirley杨对我说：“初时听到的那段SOS求救代码，可能是我听岔了，应

该就是那只雕鸮在机舱里啄咬树蜥发出的，所以显得杂乱而不连贯，而现在这段信号声你也听到了，与那个完全不同，长短很有规律，而且重复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误差……”

亲耳所闻，就来自于不远的树干中间，听得又如此真切。我也不得不相信“鬼信号”传说的真实性了，我对Shirley杨说：“这信号声虽然很有规律，但不像是那种能发射信号的机械声，有些象是水滴的声音，但是比之要沉闷许多。也许真被咱们猜中了，树干里面有死人……”

Shirley杨说：“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人体灵魂中所产生的电波应低于7%V，即使是这么微弱的能量，也有可能特定的环境或者磁场中长久保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这段死亡代码究竟是在传递何种意图，是给咱们警告？还是恐吓？”

以我的经验判断，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想选择逃避，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终疑神疑鬼的，会造成草木皆兵的情形，以至于把自己的心态都扰乱了，那样反倒最为容易出事，这时候只有壮着胆子找出它的根源，弄它个水落石出，才可以让自己安心，另外这天色马上就要亮了，黑夜即将过去，天一亮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于是我扶着树枝站起身来，对Shirley杨说：“咱们乱猜也没用，不妨过去一探，究竟是不是什么亡魂作祟，看明白了再做理会。”

Shirley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换了个新弹夹递过来给我，这种冲锋枪过于沉重，她用着并不顺手，我们俩调整了一下登山头盔上的射灯焦距，把起保险作用的登山绳检查了一遍，看是否牢固。

我把冲锋枪的弹匣拔下来，看了看里面子弹压得满满的，便把弹夹在头盔上“当当”磕了两下，这种枪故障率是出了名的高，务必要把弹夹中的子弹压实，以免关键时刻子弹卡壳，复又插进枪身，拉动枪栓把子弹上了膛，对Shirley杨一挥手，两人分左右两个方向，攀住老树上的枝杈，循着那“鬼信号”声响的来源，来到了运输机残骸与树冠相接的地方。

由于四周过于安静，距离越近，那“嘀嗒”声就越清晰，越听越觉得不像是电子声，在机舱残骸旁边，经过一番仔细的搜索，最后登山头盔上的射灯光柱，聚集在了一处树干上。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的变故，Shirley杨在稍微靠前的地方，我在她身后半米远负责掩护，Shirley杨借着射灯的光线，仔细打量了一番那段发出信号声的树干，回过头来对我打了个手势，可以确定了，声音就是来

自这里，滴滴嗒嗒的不同寻常。

我把汤普森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目标，以免里面再钻出雕鸮之类的东西伤到人，如果稍有不对，我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芝加哥打字机”11点4毫米的大口径不是吃素的，暴雨般的射速，将会把任何丛林中的猛兽打成碎片。

Shirley杨见我准备就绪，于是取出俄制近卫“伞兵刀”拿在手中，对准那段被植物覆盖得满满当当的树干，缓缓切了下去。将那些厚厚的绿苔藤蔓逐层用“伞兵刀”削掉，没削几下，竟发现那里是个天然的树洞，这个树洞仅有两个拳头加起来那么大，经年累月之下，以至于洞口已经彻底被寄生在树上的植物封死。如果不戳破这层天然的伪装，看上去就与其余部分的树干没有任何不同，都满是疙里疙瘩凹凸不平的绿苔。

那些寄生植物非常浓密厚实，而且层层叠压，有些已经腐烂的十分严重了，用刀一剥就烂成了如同绿色稀泥一般。一时间也难以彻底清除干净，Shirley杨小心翼翼地将“伞兵刀”刀尖插进绿苔的最深处，从刀尖处传来的触感，象是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

我和Shirley杨对望了一眼，都是充满了疑问。事先都没有想到这里会是个这样小的树洞，就算有树洞，能让人或者动物之类的在里面发出声响，也不应该只有这么小，这种小窟窿，在这株老夫妻榕树上不知有多少。这种树孔也就够小松鼠进出，但是这种林子里是不可能有什么松鼠的，所以可以完全排除掉是松鼠在里面折腾，比松鼠再稍微小一点的树蜥是一种很安静的动物，也绝不可能是树蜥。

而且仅看这树上绿苔等寄生植物的厚度，以及腐烂程度来判断，都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形成的，欲待再细看时，身后的树干一阵摇晃，原来胖子第二次爬了上来，这次他不再用我提醒，直接先把保险拴挂在身上。

我刚要问他怎么不在树下替我们警戒，却又爬上来做什么，却见他一脸惊慌，这世上能让胖子害怕的事不多。只听胖子战战兢兢地对我说：“老胡，我他妈的……这林子里八成是闹鬼啊，我必须得跟你们在一起，刚才他妈的吓死我了。”

我看他的样子不象是在开玩笑的，在不涉及钱的情况下，除非是直接威胁到姓名的事务才会让她紧张，我忙问胖子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

胖子定了定神，说道：“刚才我在树底下，抬起头看你们俩在树上爬来爬去，只是这天太黑，看了半天，只见你们头盔上的射灯，朦朦胧胧

也瞧不清楚，我看得烦了，便打算抽支烟解解乏，忽然听周围有女人在哭，哭得那个惨，可他妈吓死本老爷了，烟头都拿反了，差点把自己的舌头烫了，绝对是有女鬼啊，你听你听……又来了。”

Shirley杨正用“伞兵刀”一块块挑去树洞里的腐烂植物，刚弄得差不多了，还没来得及看那坚硬的究竟是什么，此刻听到胖子说附近有女鬼在哭，也把手里的活停了下来，与我一同支起耳朵去听四周的动静。

我们一直都只留意到那个“鬼信号”，这是静下来一听，四周果然有阵阵呜咽之声，“遮龙山”后面没有任何风，所以绝不可能是风声，那声音凄惨异常，而且忽东忽西的飘忽不定，漆黑的环境中更显得令人发毛。

我与胖子、Shirley杨立刻在树冠上排成丁字形，我端着汤普森冲锋枪，胖子用“剑威”汽步枪，Shirley杨则举着六四式手枪，这样一来，每个人防御的角度缩短成一百二十度，互相形成防御依托。

那凄楚的哭泣声围着我们转了两圈，忽然分为三道，从半空中朝我们快速掩至，我这回听得分明，不是女鬼，是夜猫子在啼嚎，原来是那该死的雕鸮同类，不过这回不是一两只，听这叫声个体都小不了，想必是来找我们报仇的，虽然我们手中有枪有弹，但是黑暗中对付这些出没于夜空中的幽灵，实在是有点吃亏。

此刻Shirley杨也顾不上节省照明弹了，从便携袋中摸出信号枪，“噶”的一声响，照明弹从这大树顶上升了起来，惨白的光芒悬挂在森林上，久久不散，四周里照得如同雪地一般。

我们也被那照明弹强烈的白光晃得头疼，正忍着眩目的白光准备搜寻目标射击，却听森林中忽然变得死一般沉寂，除了我们的心跳和呼吸声，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突然袭来的几只雕鸮，被照明弹的光芒所震慑，遁入远处的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组令人头皮发麻的“鬼信号”，也跟着消失，再也听不到半点动静，连早晨应该有的各种鸟雀叫声都没有，所有的动物像是都死绝了。

我还未来得及诧异，几乎在这些声响消失的同时，天边云峰峥嵘，一线朝霞划破了云隙，把第一缕晨光搬进了这片诡异的丛林。

好像在天亮的一瞬间，山谷间丛林间的魑魅魍魉也都为了躲避阳光，统统逃回老巢躲了起来。

我们想起那树身上的窟窿，都回头去看，只见那C型运输机下的树干

上，有个绿色的窟窿，深处有一片深红色的光滑石头，外边的苔生植物都已被Shirley杨用刀刮了开来，正在晨曦中发出微弱的光芒。

还没等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脚下的树梢“咔嚓嚓”断了下来，原来这条横生的粗大榕树枝，承受了C型运输机机舱的大部分重量，由于我们刚才为了准备迎击来袭的雕鹗，紧急中聚在一起，重量过于集中，这本就是在树上活动的大忌，此时加上我们三个人的体重，尤其是胖子的，这老榕树本就营养极度匮乏，树身吃不住劲，再也支撑不住，树顶的多半截树干，劈成了两半，老迈的树身完全断裂开来。

万幸的是我们的保险绳都固定在老榕树的主干上，虽然吃了在树身上一撞，索幸并没直接摔到地上，今天这道保险绳已经如此救了我们不下三回了，头顶那架C型运输机，由于失去了承重的主要树枝，则直接滑落到了二十多米高的大树下边，发出巨大而又悲惨的声响。

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到老树裂开树身的内部，这一看都不由得目瞪口呆，隔了半晌胖子才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挺值钱……我想这回……咱们可真……真他妈发了。”

这时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号声，突然再一次从劈开的树身中传了出来……

第十三章 绛血

我们此刻就想是那山洞中的人俑一般，被保险绳倒悬在树干上，丛林中的晨光照得人眼睛发花，只见那裂开的树身中露出一块暗红色的物体，呈长方形，顶上两个边被斫成了圆角。

阳光透过树隙照在上面，发出淡淡的紫色光晕，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我挣扎着用登山镐挂住树身，重新爬回树冠，然后把Shirley杨也扯了上来，胖子本就有恐高症，悬挂在距离地面十米的树身上，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吓得全身发僵。我想把他用保险绳放到地面，胖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老胡，你还是把我拉到树上去，这东西我得好好瞧瞧，我看八成能值大笔银子。”

我只好与Shirley杨用尽吃奶的力气，拉动安全绳，协助胖子爬回树冠，此时天色已明，站在二十多米高的老榕树树冠，向下看去，真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这回我们学了个乖，各自散开，不再聚集到同一棵树杈上，围着从树身中显露出来的物体观看，胖子问我道：“这是口棺材？玉的还是水晶的？怎么是这么种古怪颜色？我看这倒有些象是咱们在潘家园，倒腾的那几块鸡血石。”

我没回答胖子的话，这件事出乎意料之外，只是凝神查看，只见老榕树中间，露出多半截似玉似水晶的透明棺材，光润无比，呈半透明状，外边薄如蝉翼的一层，是乳白色，里面就开始逐渐变红，越往里面颜色越是深，如同内部储满了绛红色的鲜血，大部分外壳被树内散落的树皮，以及各种寄生植物的藤蔓裹缠，难以窥其全貌。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材质，再一细看，发现这是块半透明的玉石质成，里面还有一层水晶鎏石裹，再里面有大量绛红色液体。那些液体就如同鲜血一样，单从外形看来，这就是口罕见的玉棺。

Shirley杨见了这奇怪的玉棺，也不禁奇道：“这分明是盛敛死者的棺槨，看材料是藏地天玉，而不是云南附近产的缅甸玉。不过……树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的大棺材？对了……遮龙山后就已经是献王墓的范围了，这棺槨很可能是主墓的陪陵，只是为什么棺材长到了树里？”

胖子说道：“这你得问老胡了，他不总吹牛说中国所有的墓地棺材没有他不知道的吗？让他解释解释。”

我摇头道：“这你们可难为我了，自古修坟造墓。都将就有封有树，树是作为坟墓的标志，建在封土堆前，使得陵墓格局有荫福子孙之象，

却从来没见过有人把棺材放到树身里的，这也不成体统啊！”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便有了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负阳抱阴、依山凭水”。岂有悬在树上得道理，而且这棵老树地处“遮龙山”后的丛林之中，那“遮龙山”虽然山顶云封雾绕，看不清楚山脉走势，但是从山下可以看出来，这座大山只有单岭孤峰，是条独龙。《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寻龙诀里说的明白：龙怕孤独穴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独山孤龙不可安，安之定见艰与难。

虽然这里地势东高西低，然而其靠太过孤绝，其望剥断跌换，是个深不见底的盆地，所以这一带绝不是什么适合安置陵寝的场所。

更何况，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葬室左近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形坏，决不可葬人。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无融无结，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则主脉苦土枯，水脉一断，生气也即隔绝；有乱石突怒，巉岩峥嵘，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祸；有秃岭则谓之无生气之地。

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就不合适了。

所以就更别说以树为坟了，这完全违反了风水形势的理论，什么气脉、明堂、水口，什么龙、穴、砂、水、向等等一概论不上了，就没见过有这样的，不过这透明的玉棺实在是罕见，里面的液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难道当真是血液不成？那又会是谁的血？

我到近处，用手指摸了摸玉棺，触手处冰凉润滑，当真是一块难得的美玉，更为难得的是通体无暇，而又如此之大，即便是皇宫大内也不容易找出这么好的美玉，玉棺是横置在老榕树中间的树身里，由于树身纠缠生长的积压，加上支撑它的一部分树身脱落，使得原本平置在树中的玉棺稍微有一点倾斜。

向下倾斜的棺盖与棺身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不知是被坠毁的C型运输机残骸撞的，还是被扭曲生长的老树长期挤压而产生的，棺中那满满的，鲜血一样的液体顺着裂缝慢慢渗到外边，滴滴哒哒的落在玉棺下的玉石墓床上。

我们直到此时，方才恍然大悟，由于胖子第一次上树，重量太大，使得树中的玉棺稍微倾斜，那棺里暗红色好像鲜血一样的液体从裂缝中渗出来，落在下边的墓床上，由于玉棺的裂缝有三四条，位置也远近不同，再加上树身原本是封闭的，所以滴水声有长有短，而且声音显得沉闷，竟然被听成了一串信号代码。

在棺中的红色液体水平面低于裂缝之后，那信号声自然就突然停止了，第二次树干断裂，树冠上的C型运输机残骸掉落到地面上，这么用力一带，那玉棺又倾斜了一点角度，所以棺中的暗红色液体，继续渗了出来，我们先入为主，一直把这个声音当作信号，正所谓是杯弓蛇影，太多疑了。

不过我随即心中一凛，真的就会那么凑巧吗？偏偏组成一串死亡代码，如果仅仅是巧合，那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愿我们此行，别出什么大事才好。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Shirley杨用伞兵刀剥掉玉棺盖子上的植物根茎，戴上手套，在棺盖上扫了几扫。那玉棺的顶上，立刻露出不少精雕细刻的花纹，整整一层，都刻着鸳鸯、鸿雁、狐、兔、獐、鹿、象等等象征吉祥与灵性的珍禽异兽，四个边角还有形态各异，作对称排列的各种花草纹饰。

玉棺四周则是雕刻满莲瓣的底纹，装点以凌形忍冬浮雕。每一边中间都各有一只神态逼真的小鸚鵡，鸚鵡口中衔着一朵灵芝。

Shirley杨看罢，抬起头来对我说：“这些玉棺上的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稍显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不失深沉，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涵盖力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于秦汉时期古朴的风格，这应该就是献王墓的陪陵，不会有错。”

胖子在旁急不可耐，搓着手掌说道：“管他是什么王地。这玉石棺材既然教咱们碰上了，便是咱们的造化，先倒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明器没有。现在天也亮了，也不怕里面发生什么尸变。”

我拦住胖子说道：“别性急，这口玉棺绝非寻常，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长到树身里，而且你们看这里边这么多绛红色的液体，跟鲜血并无两样，谁敢保证打开了就不会出事。”

Shirley杨用伞兵刀的刀尖，沾了一点从玉棺中渗出来的暗红色液体，在自己鼻端一嗅，对我和胖子说道：“没有血腥味，倒是有股很浓的气，象中药，我看玉棺本身，并无太过特别之处，里面红色的积液可能是防腐的，怪就怪在棺生树中……”

胖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能是树种子长在墓室下边，树越长越大，最后就把坟墓的夯土顶破，把里面的棺材顶了出来，所以这棺材就在树顶了，不是我说你们，什么脑子啊，屁大点事都想不明白，还好意思大老远跑来倒斗。”

我摇头道：“小胖说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忽然想到，这口玉棺不象

是俗品，也许里面装殓的是位在道门的忍，那些方外的术人，自认为不在五行之中，不必依照世人选阴宅的路子，自棺中有迎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尽聚于垣中，也许他是有意而为，这两株夫妻老树，就是这口玉棺的樁，而里面装的是个巫师，或者修仙求道之人，咱们先前在树身上发现的那个树洞，我看极有可能就是这树樁的明堂穴眼，是取天地精气的金井。传说献王墓是一处世间独一无二的“水龙晕”，与神仙洞府一般，那里咱们还没亲眼见到，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一样，这陪陵应该是主穴四周的几个星位之一，所以也不可单以这老树周边的形势论之。”

Shirley杨觉得我的话比较有理：“献王崇尚巫邪之道，一心只想修仙，所以他身边重臣，多是术士一类，依此看来这陪陵中的是一口仙棺，但不知里面的主人是否已经成仙证道了，倘若世间真有仙人，这口玉棺现在应该是空的，里面的尸体仙解了才对。”

胖子说道：“老胡快下树把家伙取上来，我把挡住另一边的树干砍了，咱们瞧瞧这棺材里有什么东西，是仙是妖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有值钱的明器，咱们先来它个开门红，我早看献王那老粽子也不是什么好鸟，拿那瞎子的话说，此乃不义之财，没有不拿之理。”

Shirley杨也点头道：“里面也许会发现一些与献王墓有关的秘密，那些信息和线索，对咱们会有不小的帮助。”

我见他们都想开棺，就下树把摸金校尉开棺用的“探阴爪”与“阴阳镜”还有一些别的工具，都拿了上来，摸金的行规是天黑动手，鸡鸣停手，此时天已大亮，按规矩“明器”是不能动了，不过开棺调查调查还是使得的，所以这时候便要用到“阴阳镜”。

“阴阳镜”是唐代中期传下来的古物，那是一块磨损的比较严重的铜镜，不是正圆形，而是铸成三角形，象征天地人三才，正为阳，反为阴，背后铸有四个篆字“升官（棺）发财”，使用的时候，用红线绳悬吊在半空，正面对着阳光，背面的篆字对准棺口。

相传此“阴阳镜”专门用来开启暴露在坟丘封土之外的棺？？，唐代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骷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剩余的凄惨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手段也是各有各法，最流行的倒斗方式，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槨从地宫之中拖拽出来，在外边开棺，尽取墓中主人的全部服饰，随后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手所使用的一件必备工具，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传统用具。

这只“阴阳镜”是了尘长老的遗物，其在“摸金校尉”手中的具体用途和作用，至今已经大体失传，我们只知道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在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照住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昧真火，回去走背字。

今天我们要在白天做事，所以拿来使用，管不管用姑且一试，然而把阴阳镜挂好，准备用探阴爪启棺材钉的时候，才发现这口玉棺没有棺材钉，而是抽匣式，作为棺盖的那层玉板，两侧有极严密的插槽。

于是我们找到棺口，准备把玉盖从棺材里抽出来，我和胖子正要动手，却发现此刻从天空射下来的阳光，照在晶莹的玉棺上，里面映出一个高大的人体阴影，这阴影极重极黑，有头和两肩，与棺中那些红色液体在阳光下形成暗红色，仍然显得十分醒目，另外肩膀以下的阴影显得有些奇怪，非常宽大，好像棺中还有很多其它的东西，但是从形状上不好判断究竟是些什么，有可能是陪葬玉棺中的器物之类。

我心想这里面既然有尸首，看来这死者没能成仙，反正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怕他变成僵尸，不料此时不知从哪里突然飘来一大块厚重的黑云，遮住了日光，四周的光线立刻暗了下来，天空中不时有强烈的雷声传来，我们被那突如其来的雷声所吸引，都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咒骂道：“鬼地方，干打雷，不下雨。”我心中暗想可别让雷把这老树给劈了，那样我们就跟着一起糊了，不行就找个地方先躲躲，等雷住了再做事。

忽听Shirley杨在玉棺对面说：“你们来看看这里，这棺下压着只死人的手，我想那信号，可能是从这发出来的，而不是玉棺中渗出的液体。”

我刚想转过去观看，却发现此时已经黑得看不清人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色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瞬时之间，天黑得就像是锅底，炸雷一个响赛一个……

第十四章 升棺发财

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恨，天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白天如此打雷，不吉祥的空气中，仿佛正在酝酿这一场巨大的变化。

除了阴云缝隙间的闪电，四周已经暗不辨物，我只好又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重新打亮，正待到树冠的另一端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准备和我一起开棺的胖子踪影不见，我忙问Shirley杨：“你见到小胖了吗？”

Shirley杨耸了耸肩，她刚才在玉棺底部发现了些奇怪的东西，加上天空忽然暗了上来，所以也没留意胖子到哪去了，我们急忙四下里寻找，这么个大活人，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说没就没了？连点动静都没有，我四下里一看，却发现玉棺旁有只鞋，不是别人的，正是胖子穿的。

这时从那完全封闭的玉棺内部，忽然传来了几声“碰碰碰”的敲击，在我与Shirley杨听来，这声响简直比天上的炸雷还要惊心动魄。

我这时候顾不上害怕，招呼Shirley杨赶快帮忙动手开棺救人，胖子这家伙怎么跑到玉棺里面去了，莫非是摸金的反被玉棺里的粽子给摸了进去？可这玉棺的缝隙都用缸蜡封得死死的，除了那几处小小的裂纹，再没有别的开口，胖子那么大个，是怎么进到里面去的？这简直就是反物质现象。

Shirley杨却比较慎重：“别急，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玉棺里面的动静就一定是胖子发出的。”

我对Shirley杨说：“能不急吗？再不动手黄瓜菜都凉了，你要是害怕我就自己单干，说什么也得把胖子掏出来，我还真他妈的就不信了……一口棺材就能把咱们吓成这个样子？”

我说完也不管Shirley杨是否同意，把防毒面具扣到脸上，挽起袖子就去抽动玉棺的盖子。那玉棺合得甚严，急切间难以开启，只好又让Shirley杨用伞兵刀，将棺盖缝隙中粘合的缸蜡清除。只听玉棺中发出的敲击声，时有时无，慢慢的就没了动静。

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见忽然没了动静，心想胖子多半是玩完了，已经隔屁朝凉卖拔糖去了。正自焦急之时，忽然脚脖子一紧，被人用手抓住，我出于本能举起登山镐，回手就想击下，却听有人在后边说道：“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你赶紧拉兄弟一把，这树上有个大窟窿……可他妈摔死老子了。”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胖子，他正挣扎着从我身后的一个树洞中

往外钻，我赶紧伸出手把胖子扯了上来。这树洞口长满了各种茂密的寄生植物，就像是个天然的陷阱，如果不踩到上面，根本就无法发现。象这种大大小小的窟窿，这老榕树上也不知究竟有多少，都爬满了植物的藤萝绿苔，踩到小的就容易崴了脚踝，赶上大的，整个人都可能掉进去，而且洞口的植物很宣软，人掉进去之后，立刻合拢，很不容易识破。

原来在我们刚准备动手“升官发财”之时，胖子被天空上忽然传来的雷声吓了一跳，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一脚踏空，掉了下去，这声音又被当时的雷声所掩盖，所以一时间没有察觉到。

我看了看胖子，又看了看那口玉棺，如果不是胖子在棺里敲打发出响动，那会是谁？难道这世上还真有在白天也能活动的僵尸不成？

Shirley杨见胖子爬了回来，便问胖子树洞里有什么，胖子说那边黑咕隆咚，好像有好多骨头和藤条，不过也没敢细看，那树洞里边别提有多臭了，呛的脑门子疼。

Shirley杨对我和胖子说：“你们俩过来这边看看，这件事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料，C型运输机的机组成员，并没有全部跳伞逃生，至少有一个人是死在了这里，他的尸骨就在这口玉棺下压着，这玉棺下边有可能和胖子掉落下的树洞相联。”

我听她说的话大有蹊跷，便踩着玉棺盖子来到另一端，正如Shirley杨说的一样，玉棺的墓床前角压着一只人手，这只手的手心朝下，并没有腐烂成为白骨，而是完全干枯，黑褐色的干皮包着骨头，肌肉和水份都没有了，四指手指紧紧插进了玉棺下的树身，想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手骨的拇指按着一只小小的双头夹。

我一头雾水，彻底糊涂了，这是只死人的手，看这样子有具尸体被压在棺下，他究竟是谁？又是怎么被压在下边的？玉棺里刚刚的响声又是怎么回事？

Shirley杨说这种双头夹，在盟军反攻诺曼底的时候，开始作为相互联络的简易道具使用，可以发出轻重两种声响，最早是在第八十二与101伞兵师中使用，倒的确可以发出摩斯码信号。

我和胖子听了这话，多少摸着点头绪，难道说，这是有一个死在棺下的亡魂想要和我们取得联系？

只听Shirley杨对我们说：“这只手臂上露出一截衣袖的臂章，是二战时美国空军的制服，还有这种双头夹，中国是没有的，我推测这玉棺里有某种……具有危害性的东西，而且棺下是个树洞，相互连通，吞噬经

过附近的生命。昨天晚上，有被玉棺害死的飞行员亡灵向咱们发出警告信号，不想让咱们重蹈他的覆辙。”

我对Shirley杨说：“昨天夜里乱成一锅粥，也不知警告咱们什么？难道是说这棺里有鬼，想害咱们三人不成？那为什么咱们什么也没察觉到。”

我话刚出口，随即想到，大概是我们都戴了正宗的“摸金符”，还要大金牙搞来的观音挂件，这些东西都是辟邪古物，不过这些东西真有那么管用吗？我心里是半点把握也没有。这两株老树里面一定有鬼，那些隐藏在树身内部的窟窿里面，不知究竟有什么邪魔歪道的东西。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们当时就一齐动手，把那口玉棺的盖子抽了出来。玉棺中满满的，全是黑中带哄的绛紫色液体，除了气味不同，都与血浆一般不二。

我们不知那液体是否有毒，虽然戴了手套，仍然不敢用手直接去接触。胖子用探阴爪，我用登山镐，伸进玉棺中捞了两下，在鲜血般的溶液里，登山镐挂出一具肥胖老者的尸体。身上只有一层非常薄的蠹晶，薄如蝉翼一般，“蠹晶”十分珍贵，传说汉高祖大行的时候，在金缕玉衣里面，就包了这么一层蠹晶，和现代的保鲜膜作用差不多，但是那时候的东西，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

胖子用伞兵刀割破了那层蠹晶，让裹在其中的尸首彻底暴露出来，只见那老头的尸体在里面保存得相当完好，他脸型较常人更为长大，按相书上说，他这就是生了一张马脸。只见这尸首须眉皆白，头上挽着个簪，周身上下一丝不挂，似乎是被那鲜血般的液体浸泡的太久了，身体微微泛红。

胖子骂道：“这死老头一身的肥膘，也不知死了多久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腐烂，恐怕迟早要闹尸变，不如趁早一把火烧了，免得留下隐患。”说着就用探阴爪在尸体脸上试着戳了两下，这尸体还十分有弹性，一点都不僵硬，甚至不像是死人，而是在熟睡。

Shirley杨对我说：“玉棺中的溶液里好像还有不少东西，你先捞出来看看，再作理会。”

我觉得这个已经死了两千余年的老者，至今仍然保存的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用“鲜活”二字来形容，真是有够离奇，这事不能细想，越琢磨越觉得渗人，于是我依Shirley杨所说，准备用登山镐把那白胡子老头的尸首扯出来，以便腾出地方看看他尸身下，还有什么其余的东西。

没想到，着手处沉重一场2，凭我双手用登山镐扯动的力气，便有百

十斤也不在话下，而这白胡子老头尸体的重量，远远超过我的预期，一扯之下，纹丝不动，怕有不下数百斤的分量。

我心中不禁奇怪，难道这是这赤身裸体的尸首，下边还连着别的重物？

我把登山镐从尸体的腋下抽了出来，在玉棺中段一勾，竟从红中带黑的积液中，启出一条血淋淋的无皮大蟒，三人见此情景，都吃了一惊，原来那老者尸身肩部以下，缠着一条被剥了皮的巨蟒，蟒尸和人尸相接的部分，由于时间太久，已经融合到了一起，再也难以分割，难怪刚才一扯之下会觉得如此沉重，而且无皮的蟒尸上长满了无数红色肉线，那蟒肉隔一会儿就跳动几下，似乎尸刚被剥了皮，还没死透一般，我们听到玉棺内的敲击声，很可能就是它发出来的。

这蟒身上肌肉筋脉都清晰可见，也不知是用什么手段剥的蟒皮，看这蟒的粗细大小，虽然比我们在“遮龙山”山洞中见到的那条小了不少，仍然比寻常的蟒蛇大上许多，想起那条青鳞怪蟒，随即就联想到了献王邪恶巫毒的“痼术”。

胖子指着这无皮巨蟒，让我们看那蟒尸上生长的许多红色肉线，说道：“这蟒肉上面还长着东西，怎么跟鱼虫子似的，好像还跟棺材底下连着，老胡你拽住了，我捞捞下边有什么东西。”说着挽起袖子，就想下手去来个海底捞月。

Shirley杨见状急忙将胖子拦住，毕竟不知这暗红色积液的底细，不可随便接触，还是用登山镐或者探阴爪，一点点的打捞比较稳妥。

我用力将那胖老头的尸身抬起来一块，Shirley杨用登山镐，胖子拿工兵铲，在玉棺的积液中进行筑篱式搜索，不断的从里边勾出几件物品。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黄金面具，这面具可能是巫师或者祭司在仪式中戴的，造型怪异无比，全部真金铸造。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玉饰都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配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的遮（山工），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面具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成鱼尾，显得非常丑恶狰狞，但是最让我们心惊不已的是这黄金面具的纹饰，一圈圈的全是旋涡形状，这些旋涡构图简单，看起来又有几分象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似乎是代表眼球，里面的几层分别代表眼球的瞳孔。

看到这些熟悉的雕纹，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都不免有些激动，看来献王有毫尘珠的传说非虚，这一次有了切实的接触，心中稍稍有了底。就算是九死一生，这趟云南毕竟是没有白来一遭，不枉了餐风饮露

的许多劳苦。

其次是一支龙虎短杖，是用绿色赧石磨成，与老百姓家里用的寻常擗面杖长短相似，绿赧石短杖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接的地方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缺少汉代艺术风格上的灵动，也不具备现实感和生命力，却散发着一股雄浑厚重的气息，看样子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

胖子看了这些器物，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将这几件从玉棺中捞出来的明器擦净，装进防潮防空气侵蚀的鹿皮囊里，就准备当作战利品带回去。

Shirley杨一看急了，这大白天的就强取豪夺，这不等于是盗墓吗？拍了照片看完之后，就应该赶紧放回去。

胖子一听也不干了：“大老远从北京折到云南，干什么来了？不就是为了倒斗摸明器吗？好不容易开了斋，想再放回去，门儿都没有。”

我也劝Shirley杨道：“什么盗墓不盗墓，说的多难听，有道是窃国者候，窃钩者诛。至少摸金校尉还有穷死三不挖，富死三不倒的行规，岂不比那些窃国窃民的大盗要好过万倍。自古有志之士都是替天行道伐不义，这些东西放在深山老林中与岁月同朽，那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不负责任，不过我看那什么只能拿一件明器，还有什么天亮不能摸金的古板规矩，应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也有所改变……”

我趁着胖子忙着装明器，在Shirley杨耳边低声说道：“这东西倒回去也不敢出手，就先让小胖拿回去玩个几天，等他玩够了，我再要过来给你，你愿意捐给哪个博物馆随你的便，这叫望梅止渴，要不让胖子见点甜头，容易影响士气，最沉最重的那些装备，还得指着他去背呢！”

Shirley杨摇头苦笑：“真拿你没办法，咱们可有言在先，除了毫尘珠用来救命之外，决不能再做什么摸金的勾当，你应该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赶紧装做领了情的样子，诚恳的表示一定不辜负她殷切的期望和淳淳的教诲，心中却想：“回去之后的事，留到回去之后再说，青铜器我不敢碰，这玉石黄金的明器嘛……我可没向毛主席保证过，跟别人说的话，反正我睡一觉就忘了，就算退一万步说，这些东西很明显是祭器，极有可能与那毫尘珠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如何不能再放回去了，这回什么规矩也顾不上了，免得将来用的时候后悔。”

我正打着我的如意算盘，却见Shirley杨又在棺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僵尸身上生出的无数红色肉线，好像有生命一样，不时的微微抖动，这

些肉线，都连着玉棺的底部。

没想到这口精美绝伦的玉棺，四壁和顶盖都是西藏密天玉，而下面竟然是以一块“莨木”为底，棺中的红色肉线，穿过“莨木”棺底连接着老树的内部，人尸、虫蟒、玉棺，已经全部连接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顺着往下观察，会发现玉棺基座下的树木已经由于缺少养分，完全朽烂了，只是被寄生植物所覆盖，勉强支撑着上面的玉棺，下边是个深不见底的树洞，应该与胖子掉下去的那个洞相联。这些树洞都被寄生植物的藤蔓巧妙的伪装了起来，这些天然的伪装，在被弄破之后，不出三天，又会迅速滋生，掩盖树洞的痕迹，用“狼眼”手电筒向内一照，全是各种被树藤缠绕的各种动物干尸，其中也有几具人类的遗体。

Shirley杨好像恍然大悟：“不好，这玉棺中被剥了皮的蟒尸，可能是一条以人蛹喂养的虫蟒，而这两株夫妻老榕树，已经被蟒尸中人蛹的怨魂所寄生，这棵树就是条巨蟒。”

第十五章 绝对包围

我们面前呈现出的诸般事物，好像是一条不断延伸向下的阶梯，一个接一个，引诱着我们走向无底深渊，夜晚森林中传来的“鬼信号”，树冠上面的美国空军C型运输机残骸，然后是飞机下的“玉棺”，棺中的老者尸体，还有那条被剥了皮的“痼鳞”，它尸体上生出的红色肉线，生长到了棺底，而那种特殊“莨木”制成的棺底，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柔软树胶，任由红色肉线从中穿过，也不会泄漏一滴玉棺中的积液。

再下面是老榕树树身中的大洞，其中也不知填了多少禽兽人体的干尸，这些干尸无一例外，全被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状细线缠绕，这些红色线形肉瘤最后都扎进动物和人类尸体的口中，好像是通过这些触角一样的肉线，把它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玉棺中，所以玉棺中才会有那么多积液，那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为给养，维持着棺中尸体的新鲜不腐。

在树窟中最上边的尸骨，是一个身穿翻毛领空军夹克的飞行员，虽然早已成了枯骨，却仍旧保持着临死一瞬间的姿态，一只手从玉棺下探了出去，就是我们先前看到握着“双头夹”的那只手骨，他似乎是被那些红色肉线扯进了树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继续挣扎，一只手刚好抓住了玉棺下边的树干，但是他只能到此为止了，在他把手从腐烂的树木中探出的时候，那些吸血的红色肉瘤，便已经钻进了他的口鼻和耳中……

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这里正是“献王墓”的陪陵，安葬着一位献王手下的大祭司，他利用“痼术”将一条痼鳞剥了皮同自己的尸身一起敛在玉棺中，整个这两株老树由于长满了寄生植物，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附近的很多动物，都成了这口玉棺的“肥料”。

这次无意中的发现，非常重要，不仅使我们进一步确认了“献王墓”中存在毫尘珠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这处陪陵，直接确认建造在“水龙晕”中主墓的位置。

“遮龙山”下的夫妻老树，虽然不是风水穴位，但是可以推断，是安葬献王那条水龙身上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及阴，界合不明，形式模糊，气脉散漫不聚，阴阳二气分别是说，行于穴位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潮气湿热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说地是地脉气息无止无聚，又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荫福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做“烂骨葬”，或“腐尸埋”。

然而这以树为坟的方式，却改了这里的格局，又有“痼鳞”在棺中掠夺周边生物的血髓，完全维持了尸体不腐不烂。由此可见，这位大祭司生前也是个通晓阴阳之术的高人，这种诡异的完全超乎常规的办法，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

若不是美国空军的C型运输机把树身撞裂，让这口玉棺从中露了出来，又有谁会想到，这树身就是个天然的套椁，里面竟然还装着一具棺材，这只能归结为天数使然，该着被我等撞上。

不过最后只剩下一件事，难以明白，如果说这玉棺会残杀附近的生物，这两株老榕树中已经聚集了不知多少怨魂，那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受到袭击。

胖子抱着装了四五件祭器的鹿皮囊，志得意满：“老胡我看你是被敌人吓破胆了，管他那么多做什么，若依了我，一把火将这鬼树烧个干净，来个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Shirley杨看得比较仔细，想在玉棺中找些文字图形之类的线索，最后看到被摆在一旁的玉棺盖子内侧，上面也有许多日月星辰，人兽动物，以及各种奇特的标记。Shirley杨只看了片刻就立时反应过来，问我们道：“今天是阴历多少？这痼鳞不管是不是怨魂所化，它至少是借着莨木和肉蛆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植物，类似食人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动，和森林中大多数动物一样，夜晚睡眠，白昼活动借食，每月阴历十五前后是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胖子掐指算道：“初一……十五……十五……二十，今天是十几还真想不起来了……不过记得昨天晚上的月亮大得渗人，又圆又红……”

这时天空铅云浓重，但是雷声已经止歇，树林中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三人的呼吸和心跳声，胖子话音一落，我们同时想到，昨夜月明如画，今天即便不是阴历十五，也是十六。

Shirley杨忽然抽出“伞兵刀”，指着我身后叫道：“小心你后边。”

我没等回头，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体上的红线被斩到树身上截为六段，截断的地方立时流出黑红色的液体，三截短的落在树冠上，随即枯萎收缩，另外从树洞里钻出来的那三截断面随即愈合，分头卷了过来。

我顺势向下一望，见到整株大树的树身上，有无数红色肉线正在缓缓移动，已经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想不到从玉棺中寄生到老树中的红色肉瘤竟然有这么多，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水脉，从树洞中突然冒了出来，Shirley杨和胖子正各用手中的器械，斩断无数蠕动着红色肉

瘤。

然而不管怎么去打，那些蚯蚓状的肉瘤好像越来越多，斩断一个出来仨，从树洞深处钻出来的，都比先前的粗了许多，好像带血的蛔虫一样，不停的在扭曲蠕动着逼近，恶心得让人想要呕吐。

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与之周旋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螭蟒肉瘤趁虚而入，钻进人体七窍，那种痛苦无比的死法，大概与被活着做成人蛹的滋味不相上下了。

Shirley杨此刻已经被逼到了一段树梢尽头，由于那树梢较细，随时都有可能断掉，只有用伞兵刀勉强支撑。我见她落了单要出危险，想赶过去与她会合，但是却难以脱身。另一边的胖子也自顾不暇，我心急如火，想用“芝加哥打字机”扫射过去帮她解围，却又怕把树枝打断，使她也跟着跌落下去，束手无策只好大声招呼胖子，快去救人。

Shirley杨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道：“我跳下去取炳烷喷射瓶，烧了这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就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我心中一惊，二十多米高的大树，怎么能说跳就跳，保险绳从树冠只有一半，剩下一半跳下去不摔死也得瘸胳膊断腿，急忙对Shirley杨说道：“你吓糊涂了啊？这么高跳下去那不是找死吗？别做傻事，不要光顾着表现你们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集体地力量才是最伟大的，你坚持住，我们这就过去接应你。”

胖子却在旁煽风点火，对Shirley杨大叫道：“跳下去吧！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Shirley杨也不再多言，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跳了下去，我看得眼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二十多米的高度一起掉了下去。

胖子也张大了嘴：“啊？还他妈真敢跳，美国人真玩闹。”只见Shirley杨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钢伞”撑在手中，当作降落伞一样，半空缓缓落下。

若不是以那“金钢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经被从下边冲击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想不到Shirley杨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

然而我们有点高兴的太早了，就在Shirley杨刚降落了七八米的高度，从老榕树的树身中，突然伸出一条粗大的藤蔓，我在树顶看得清

楚，有几条红色肉瘤附着在藤条上。

这条藤蔓直接卷住了Shirley杨，将她缠在半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Shirley杨也没有办法，只好用“金钢伞”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藤条。

这些从痼鳞尸体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瘤，厉害之处就在于实在太多，而且象大蚯蚓一样，砍成几段也能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我身上已经被点点痼痼溅到了不少汁液，闻上去又苦又臭，但是好像并没有毒，否则沾了一身，早已毒发身亡了。

我鼻中所闻，尽是苦臭的气息，心中忽一闪念，这么暗红色的汁液，可能就是死在老榕树中那些人和动物的，那些红色肉线，像是血管一样，“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打碎，在树上继续缠斗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否则时间一久，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倒了就得玩完，今天久赌上性命，搏上一回。

我让胖子先替我遮挡一阵，随即举起手中的汤普森冲锋枪，对准树中的玉棺一通扫射，火力强大的美式冲锋枪，立刻就把玉棺打成了筛子，棺中的血液全漏了个干干净净。

随着玉棺中最后的鲜血流淌干净，那些蠕动着的痼鳞红线，也像是被突然间抽去了灵魂，纷纷掉落，转即变得干枯萎缩。

Shirley杨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面，因为她拽住了那条老藤，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脸色略显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三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激烈而又漫长。

我刚要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话，突然整个地面强烈的抖动了一下，两株老榕树不停振动，树下的根茎都拔了出来，根茎的断裂声响不绝于耳，好像树下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要破土而出，把那整株两千余年的老树，连根带树都顶了起来，天上的雷声更加猛烈，地面裂开的口子冒出一缕缕的黑烟。黑暴、黑烟、地裂，组成了一个以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团团包围。

第十六章 镇陵谱

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由于树中全是大小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此时失去依凭，再加上树冠被C型运输机砸掉了小半部分，造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便从侧面轰然而倒。

树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棺，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玉棺中的血液已经全部流尽，只剩下里面那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寄生在棺主身体上的“茧鳞”，这一人一鳞的尸体完全纠结在一起，从毁坏的玉棺中滚了出来，瞬间就开始产生了变化，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就化为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

丛林中一丝风也没有，否则随便刮一阵微风，可能就把这人和鳞严重氧化了的尸骸，吹成一片黑色的粉末。

我们不知下面究竟会出来什么东西，都向后退了几步，我拉开枪栓把枪口对准了树根的方向，准备不管是什么，先给他来一梭子再说，胖子则早已从背包中拿了“炳烷喷射器”，想要演一场火烧连营。

旁边的Shirley杨却用手压住我的枪口：“别急着动手……好像是个石头雕像，看清楚了再说。”

只见老榕树的根茎缓缓从泥土中脱离，这两株老树的树冠之大，在这片森林中已经极为罕有，而延伸在地下的根茎，更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部从土中脱离，那是多大的动静，丛林中的地面，就好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忽然间天地抖动，阴云更加厚重低垂，黑云滚滚直压在丛林上方，轰隆隆的雷声已经没有了界限，响成了一片。

随着老树的倒塌，从泥中升起来一只巨大的石头鼯鼠，身上负着一截短碑，这只鼯鼠之大，属我们三人平生从所未见，粗一估量，恐怕不下数千斤，老榕树的根茎都裹在鼯鼠身上，看来它是被人为的压在树下。

这只鼯鼠举首昂扬，龟尾曲伸，四足着地，作出匍匐的姿势，隆起的龟甲上是云座，短碑就立在这云座之上，一股黑气从鼯鼠身下冒出，直冲上青天，过了半天方才散尽，天上的乌云也随之散去，此时四周的空气中，充满了雷暴过后的臭氧味道。

我们在远处望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察看。胖子奇道：“老胡，这么一只大鼯鼠，当初咱俩

串连到泰安逛岱庙的时候，也未曾见过如此大的，这几千年前的古物，要拉回去虽然费些力气，却也算件宝贝。”

我笑道：“小胖，我发现泥的审美观有点接近于德国纳粹，只要个儿大就全他妈是好的，这么大的东西就算你弄回去，也不会有人愿意买，谁们家有这么大地方盛得下它。”

胖子不以为然地说：“你真是不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亏你还自称祖上是大户人家，我看你爷爷那辈儿，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地主老财，现在这世界上，虽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翻身得解放，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有钱人，人家那有钱人家里宅子多了曲了，千百亩良田算个鸟毛，还腾不出放鼯鼠这么点地方吗？不信你问问那美国妮子，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宅子有多大，说出来吓死你，咱们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加起来，都没她们家后院大。”

我大吃一惊，忙问Shirley杨：“真的假的？我听着可真够悬的，要按胖子这么说，你们家后院都打得开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胖子不等Shirley杨答话，就抢着说：“那还能有假，她们家祖上多少代就开始玩明器了，倒过多少大斗，顺手摸上几样，也够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奋斗小半年地，老胡，也就你是土老冒儿，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这鼯鼠专门有人收藏，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摸摸鼯鼠头，黄金着的捡，摸摸鼯鼠尾，活到八十九，是最吉祥的东西，宅子里摆上这么一只，那真是二他妈妈骑摩托——没挡了。”

我忍不住笑道：“你听大金牙跟你扯蛋，他那套词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鼯鼠了，摸鸡毛都是这两句，这是专门打洋庄唬老外使的，你要不信，就去摸摸这鼯鼠头，以后也不用跟我钻山沟倒斗了，天天出门溜个弯，转转腰子，一弯腰就能拾一块狗头金。”

胖子被我说的一怔，随即骂道：“我说这几句老词儿怎么土的掉渣，他妈的，闹了半天是你编的？”

Shirley杨不管我和胖子在一旁拌嘴，只是仔仔细细观看那只巨大的石头鼯鼠，想看看它究竟是怎么从树底下突然冒出来的，反复看了数遍，对我和胖子道：“你们别争了，这根本就不是鼯鼠……而是长相和鼯鼠酷似的椒图八水。”

胖子不明所以，问道：“只知道椒盐鸡块，这椒图什么的却不知是哪个馆子的……”

我却知道一些椒图的事，但这不是负碑的鼯鼠吗？便对Shirley说：“我这人有个习惯，在胖子这种无知的人面前，怎么也谦虚不起来，

对于这些东西我实在太熟了。据我所知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赑屃、椒图，各为其一，另外还有狻猊、八夏、狴犴、螭吻、睚眦、饕餮、蒲牢，椒图是用来镇门户的，我觉得这只石兽，应该是长得好像老龟一样的赑屃。”

Shirley杨点头道：“没错，这石兽外形确实象负碑的奇兽赑屃，但是你看它整体都是圆雕手法制造，龟甲纹路清晰，但是唯独四只爪子形状尖锐，象是锋利的武器，口中全是利齿，这些都和椒图的特征吻合，只不过可能由于古滇国地域文化不同，使得这只椒图与中原地区的所很大不同。”

Shirley杨说罢，又取出孙教授所拍的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中是献王祭天礼地的六兽，其中有一只与这石头椒图十分相似，我仔细对照，果然这只椒图头顶也有个眼形圆球，不过先前被散落的树根遮挡，没有发现。

Shirley杨接着说道：“古书中记载，椒图好闭，有镇宅辟邪之意，我只所以推断它是椒图，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背上的短碑，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陵谱，这椒图的作用，主要是用以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

三人都登上石兽后背的龟甲，用伞兵刀轻轻剥落“陵谱”上的泥土，上面雕刻的文字和图案逐渐显露出来，看来果然不出Shirley杨所料，此刻我和胖子也不得不服，今天露了怯，只好将来有机会，再找回这个场子。

Shirley杨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陵谱，全部一一拍摄下来，用做了拓片，这“陵谱”上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出乎意料，详尽的叙说了“献王墓”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述，不过文句古奥，有些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只好再由Shirley杨加以说明，三人一起，逐字逐句的看了下去。

“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就采取了闭关镇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之始，便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一直没功夫理会滇王。

到了古滇国的末期，受到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国事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霭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霭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涉至滇西的崇山

峻岭之中，剩下的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

Shirley杨看到这里，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终于澄清了，因为在历史上埋葬汉武帝的茂陵，被农民军挖了个底朝天，墓中陪葬的霰尘珠，就此流落世间，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茂陵中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

陵谱接下来记述道：霰尘珠是地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

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道，长生不死，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霰尘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霰尘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而献王墓的位置，就选在了一处风水术士眼中的神仙洞府。

“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二十七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十万左右，几乎是以倾国之力，除了努力还有许多当地的夷人……

我们看到这里，都不禁咋舌不下，原来这献王这辈子没干别的，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造他的陵墓上了，想要死后在“水龙晕”中尸解成仙，这事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相信，那霰尘珠的相关传说，我们掌握了已经不少，但是至今也没有确切的内容，至于献王死后有没有成仙，陵谱上便没有任何记载，这件事恐怕要等我们摸进了“献王墓”才能知道谜底。

然而“陵谱”上只有对“献王墓”修建经过的记录，至于古墓地宫。以及王墓规模样式，墓道入口之类的情况一个字也没有。

其次记录的是陪陵的状况，除了殉葬坑，陪葬坑等外围设施之外，真正的陪陵只有一位主祭司，在献王入敛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改风水格局的老榕树，先将“镇陵谱”埋入地下，老树植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蛹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陵谱中被描绘成了青龙，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当巨蟒吃够了人蛹之后，就会昏睡过去，这时候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大祭司一起活着装进棺中，蟒肉人体，加上莒木棺底，与这株老树，就会逐渐长为一体，得以长久的维持肉体不腐不烂。

由于那口玉棺破损了，这里被改的风水格局一破，压制在地下几千年的地气，得以宣泄，雷暴黑云，都是地脉产生了变化，这才把埋在树

下的“镇陵谱”拱了出来。

最后，“镇陵谱”上还有些弘德颂功的描写，都没什么大用，胖子见并没记载“献王墓”中都有何种珍奇的陪葬品，不免有些许失落，而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顺利找到目标了，既然知道了这里的风水格局，只需要用罗盘定位，就算不找到蛇河，也尽可以找到目标倒斗。

我见再也没有什么内容值得看了，就收拾东西，连续一天一夜没睡，人困马乏，今天争取尽早找到溪谷的入口，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

Shirley杨见我和胖子准备要收拾东西出发，便说道：“别急，镇陵谱背面还有一些内容，咱们再看看，别落下了什么才好。”

我只好又转到另一边，看那“镇陵谱”后边还有什么内容，Shirley杨已经把上面的泥土刮净，我们凑过去一看，都作声不得，原来“镇陵谱”背面，是整面的浮雕，一座穷天下之庄严的壮丽宫殿，悬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霞之上，难道那“献王墓”竟是造在天上不成？

第十七章 在蟾之口

Shirley杨对我的判断表示赞同，而胖子根本就没听明白，只好跟着听喝儿就是了。我们又反复在图中确认了数遍，只要能找到那条溪谷，便有把握找到这只可能藏有秘道的蟾蜍。至于它是只石像，还是个什么的所在，等找到那个地方就知道了。

我们从椒图背上下来，回首四顾，周围一片狼籍——倒掉的两株大树，破碎的玉棺，C型运输机的残骸，还有那只被“芝加哥打字机”射成一团破布般的大雕鹄，最多的则是树身中无数的尸骨。

胖子用脚踢了踢地上的雕鹄尸体：“打烂了，要不然拔了毛烤烤，今天的午饭就算是有了。”

我对他说：“先别管那只死鸟了，你再去机舱残骸里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咱们出发的时候带上一些；这片林子各种野兽太多，子弹少了怕是应付不了。”

C型运输机的残骸从树上落下来，已经摔得彻底散了架，胖子扒开破损的铝壳在里面乱翻，寻找还能使用的东西。

我和Shirley杨则去把那具美国空军飞行员的骸骨从各种动物的尸骨中清理出来。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取下来捏了几下，滴哒做响，心想那玉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玉石上也是滴滴哒哒的声音，雕鹄在机舱里啄食树蜥也发出那种象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蟒撞击玉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究竟是哪里传出来的，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一个在丛林中漆黑的夜晚里发生的事情，各种因素对人的判断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黑暗中的事情，谁又能讲得清楚。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位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给我们发出警告。

不过有一件特殊的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他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助战，军民人等，一体协助。”

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C型运输机的成员。这一带气候复杂，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墓场，应该在这附近还有其余的坠毁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成为了那口玉棺的牺牲品，也许在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中，还会遇到其余的飞机残骸。

于是我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掩埋了。但是

发现这里地下太湿，挖了没几下就全是植物根茎，还有论公斤算的蟥虫卵，白花花的极是恶心。这里环境实在是太特殊了，虽然处于亚热带，但是更接近于北回归线以南、南回归线以北的热带雨林。澜沧江和怒江水系不断冲刷这块低洼的湿地，充沛的地下水资源和湿热无风的环境导致了大量植物的繁衍滋生，地下全是粗大的各种植物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怪不得那位祭司葬到树上。

我和Shirley杨商量一下，决定暂时先用那架C型运输机的机舱残骸当作棺材，把他的尸骨暂时寄存在里面，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去。

这时胖子已经捡了三四只完好的汤普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夹弹鼓，当下一齐帮手把那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卷了，塞进机舱里面，然后尽量的把舱身的缺口用石头堵住。

Shirley杨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竖在C型运输机的残骸前边。我们肃立在十字架前，Shirley杨取出圣经默诵了几句，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安息。

这情形让我想起了在前线面对牺牲战友的遗体，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急忙使劲眨了眨眼，抬头望向天空。

胖子忽然向前走上两步说道：“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我明白你未完成的心愿。辉煌的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承担。安息吧，亲爱的朋友，白云蓝天为你谱赞歌，青峰顶顶为你传花环。满山的鲜花血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烈士长眠。”

我对胖子的言行一向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眼见天色已经近午，再耽搁下去，今天又到不了溪谷的入口了，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

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在丛林中冲锋枪的重要性。除了Shirley杨用不惯这打字机之外，我跟胖子每人挑了一支，“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就暂时由Shirley杨使用。弹夹弹鼓能多带就多带，把那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袋也带在身上。

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边走边吃些干粮充饥。今天的这一段行程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尽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山脉和森林相接的部分，植物比丛林深处稀疏不少，由于密度适中，简直象是一个天然的空气过滤净化器。既没有丛林中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憋闷寒冷，一阵阵花树的清香沁入心脾，令人顿觉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中的困乏似乎也不怎么明显

了。

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见到一大片花树，红白黄三色的花朵都是碗口大小，无数大蝴蝶翩翩起舞。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深处是一片林上林——也就是树木高大，这种大树又集中在一起，比附近的植物明显高出一半，所以称其为林上林。这条蜿蜒曲折的溪流可能就是当地人说的蛇爬子河了，蛇河水系在这一带都集中在地下，地表只有这条溪流。

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大片林上林，流入远处幽深的山谷。由于植物密集，地形起伏，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山谷里面的情形。我取出人皮地图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确认无误，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经过这一段，随着地势越来越低，水流量会逐渐增大，那里有一部分修造献王墓时留下的堤坝。而且这里地面上虽然杂草丛生，大部分都被低矮的植物完全覆盖，但是仍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残片，应该就是王墓神道的遗迹。

我们见终于到了虫谷，都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各色花朵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而在树丛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丛中。

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比起就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丛林，简直是两个世界。胖子说道：“可惜那两把捕虫网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否则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拿回北京做标本卖了，也能赚大钱。看来这世上来钱的道不少，只是不出来见识了，在城里呆着又怎么能想得到。”

Shirley杨说：“这些红花红叶的花树叫作羽裂圣蕨，其形成时间在第三纪以前，距今已有几千万年。同代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基本灭绝了，如恐龙早已作古化石，羽裂圣蕨则成了孑遗植物。它主要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之中，这些异种大蝴蝶恐怕也只在这附近才有。你一次捉了几百只，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金钱蝴蝶和羽裂圣蕨一起灭绝了吗？”

胖子怒道：“真是的，你这人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只是顺口说说而已，真让胖爷来捉蝴蝶，我还耐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得实惠，一件明器便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

三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寻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随着逐渐的接近献王墓，古时的遗

迹也越来越多。

谷口显得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在近处看十分刺眼。只是这里位于那片林上林的后边，从外边看的话，视线被高大的林木遮挡，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光秃石山，只有亲身走到虫谷的入口才会见到。谁也没想到这么茂密的丛林中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的巨大山石，所以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

我们举目观瞧，都觉得这两块石头象什么东西，再仔细一看，石上各用黑色颜料画着一只眼睛。不过不是毫尘珠那种眼球造型，而是带有睫毛的眼睛，目光深邃威严，虽然构图粗糙，却极为传神。难道这是在预示着已经死去的献王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

Shirley杨走到近处看了看那岩石，转头对我们说道：“这是块一分为二的陨石，附近的坠机事故，多半都与它有关。”

第十八章 禁断之线

我问Shirley杨：“我看这两块石头戳在这里，虽然显得兀突，而岩石本身却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倘若是陨石，而且暴露在外边，那应该在这里有陨石坑才对，你看这附近哪里有什么被陨石冲击过的痕迹。

Shirley杨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对我说道：“你看看你手腕上戴的潜水电子腕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显示了，这石头上有很多结晶体，我估计里面含有某种稀有气体，以及宇宙因霍元素，电子电路晶体管和无线电设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可能附近坠机事故比较多，是与这两块陨石有关，偏离航道的飞机，一旦接近这一地区的上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里简直就像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

我和胖子都抬起手看自己的手表，果然都是一片灰白晶石，所有的数据全部消失，就像是电池耗尽了一样，我又到那山石近处观看，果然上面有许多不太明显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工兵，成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形地质结构，几乎各种岩层都有，所以大部分岩石我都识得，但是这种灰色的结晶矿物岩，我从来都没见过，看上去倒真有几分像是陨石。

胖子还有些不信，但是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多余的电子产品，便从背包里掏出一部收音机，那是我带在路上听新闻广播用的，由于进了山之后，便没有了信号，所以一直压在包底，此时拿出来，刚一打开开关，立刻“吡喇吡喇”传出几声噪音，随后任凭怎么折腾，也没有了动静了。

再看手电筒等设备，由于是使用干电池发电，所以没有任何影响，胖子奇道：“真他们奇怪，还有这种石头，不知道国际上成交价格多少钱一两，咱们先收点回去研究研究。”说罢拿起登山镐，就想动手去岩石上敲几块样本下来。

我急忙阻拦，对胖子说：“别动，万一有辐射怎么办？我记得好像在哪看过，陨石里面都有放射性物质。被放射了就先掉头发，最后全身腐烂而死。”

Shirley杨在旁说道：“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这块里面可能有某种电磁能量，所以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里，而是后来搬到谷口的，作为王墓入口的标志，其实能掉落到地面的大块陨石极为少见。美国就有一个大陨石坑的遗迹，落下的陨石，必须与大气层水平切线呈六点五度的夹角，否则就会由于摩擦的原因，过度燃烧，消失成灰。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而已，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

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动它。”

胖子仍然不太甘心，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那里已经拿到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古物，便就此作罢，扬言日后混不下去的时候，再来这虫谷采石头。

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晚在这里扎营休息，明天一早动身进入溪谷深处，去找那有蟾蜍标记的入口，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地方不对劲，站在溪谷的入口，就觉得被那双眼盯着看，不免有点不舒服，不过“虫谷”中情况不明，如果再向里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又顺原路返回，到那片长满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做饭。

自从划竹筏进了“遮龙山”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三人除了胖子睡了半宿之外，都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这时已经疲惫不堪，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

这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我们都知道明天开始，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今夜是最后一次休息的机会，必须通过足够的睡眠，把体力和精神状态恢复到最佳状态，于是随便吃了些从彩云客栈买来的牛肉和干粮，匆匆吃罢饮食，留下胖子值第一班岗，轮流钻进睡袋睡觉，由于昨夜在林中射杀了一只大雕鸮，雕鸮是种复仇心极强的动物，接近黎明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来袭击过我们，不过由于天色已亮，它们不习惯在白天活动，所以暂时退开，说不准什么时候，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进行报复，所以这守夜的人是必须有的。

晚上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奇痒钻心，痒处正是在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的手背，一下子从睡袋中坐了起来，伸手一摸，原本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上，所包扎的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一只只黑色的滇虫，从伤口中爬了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两只，而那虫子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时，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Shirley杨的去向，睡袋全是空的。

忽然附近的花树丛一片响动，一个身罩青袍的老者，头戴黄金面具，骑在一头大象之上，穿过红色的花树丛，向我冲来。他来势汹汹，我急忙滚开闪躲，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子睁开眼睛，原来是个噩梦。

Shirley杨正在旁边注视着我：“你一惊一乍的，又做梦了？”

我全身上下衣服都被冷汗打透了，这梦做的也太真实了，对 Shirley 杨点点头，看来该轮到守夜了，奇怪，我刚刚噩梦中梦到戴面具的人是献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的，但是那伤口中又痒又疼的痛苦，醒来后还隐隐存在，想到这里，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发紧，一跳一跳的疼痛。

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应该微微发痒。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胶布，只见手背伤一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有点扩大，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心下琢磨，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吃了人蛹中的“水虿蜂”，把那“痼毒”沾染到我身上，想到那“痼毒”的恶心之处，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我只好尽量让自己往好的一面去想，振作精神守夜。

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担心，恐怕自己这只手是保不住了，万一真从里面爬出几只蛔虫，我真宁可先提前把这只手砍掉，做了半天思想斗争，只好去把刚睡下的 Shirley 杨叫醒，让她帮忙看看我是不是中“痼毒”了。

Shirley 杨看后，给我找了些药片吃下，安慰我说这只是被鱼咬噬后，伤口愈合的正常现象。不用多虑，包括晚上做噩梦也是伤口长出新肉造成的，只要保护好别再感染，就没关系。

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三人按照预定计划朝目的地出发，准备在山谷中找到那个有“蟾蜍”标记的地方，看看能否找到穿过山瘴的秘道，不过这“献王墓”经营多年，布置得十分周详，即使有秘道穿过地面的屏障，恐怕这条秘道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虫谷”中植物远比丛林中更为密集，所以显得并不宽阔，穿过溪谷前的两块巨大陨石，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的逐渐下降，藤茎类植物也就越来越多，一丛丛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遮盖，两侧的山壁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小型植物，挂在半山坡上的萝缘上，经常见到多种植物生长在一起的情况，犹如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

由于地形狭窄，这里的生存空间竞争格外激烈，各种植物为了获得足够的光线，都从上边扩展到谷外，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

环境异常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及，全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觉得发花，为了在高密度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路，我与 Shirley 杨紧随其后，在蚊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

艰难前进。

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阻碍，最大的困扰来自于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少说有十几个种类，成群结队，不顾死活地往人身上扑，我们只好把随身带的大蒜和飞机草，捣成汁擦在身体暴露的部位上，还好彩云客栈老板娘给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是有这些驱蚊的东西，仍然被叮了几口，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生疼，像是长了粉瘤。

Shirley杨却说感谢上帝，这些蚊子还不算大，毒性也不厉害，毕竟这里不是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才是丛林中真的吸血恶魔，而且又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猛恶的蚊虫，都怕大蒜，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

谷中如此茂密的植物，倒是没有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虽然在“献王墓”建造的时候，原本这里应该是条通往明楼的“神道”，所有的资材都要经过这里运输到里面，但是至今已经时隔了两千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中，谷中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修建王墓时被砍伐干净的植被层，重新再次生长，把“神道”的遗迹全部覆盖侵蚀。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随着不断的深入，人工建筑的痕迹越来越多，地面上不时露出一些倒塌的石像、石人，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献王墓与其它王陵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前去明楼祭祀参拜，可是献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的光景，他的领地臣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经营建造的王陵，只能留在这幽暗的溪谷深处，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角落中，只有我们这些倒斗的“摸金校尉”，才会不顾艰难险阻，前来拜访他。

穿过一层层植物带，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堵残墙的遗址，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上面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露出青条石的地方，才没有生长植物，由于只剩下一小段，看上去倒更象是一座绿色的土堆，跟个坟丘的封土堆一样，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若非Shirley杨眼尖，我们就和这里擦肩而过了。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物覆盖住的残墙，是否便是人皮地图上标注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断垣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绿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钻出数百条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身体颜色与丛林中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都是手指大小，树蜥平时就躲藏在残墙的缝隙

里，此时受到了惊动，纷纷从夯土堆里逃了出来，四处乱蹿。

胖子也被它们吓了一跳，抡起登山镐和工兵铲乱拍乱打，把不少小树蜥拍成了肉饼。

Shirley杨按住胖子的手，让他停下：“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吃蚊虫，你何苦跟它们过不去。”

我忽然发现这些小树蜥，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几乎都是朝溪谷外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只往溪谷深处逃跑，不仅是树蜥，包括四周飞舞的蚊虫，植物上的树蝽、甲虫、大蜻蜓，过了这堵残破的断墙，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里是一条死亡分界线，就连生活在谷中的昆虫，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第十九章 莽丛中

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它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我急忙跳上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象溪谷深处望去，只见前面的地形逐渐变低，但是由于各种植物竞相往上生长，半公里之外就看不清楚了，我估计再向前一段距离，就进入了那层有毒瘴气的范围。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再向深处走，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里面存在有毒物质，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戴上。”

虽然在这潮湿闷热的山谷中，佩戴上防毒面具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但是为了避免中毒，也只好取了出来，一旦发现瘴气，便随时准备罩在脸上，在继续前进之前，三人还分别吃了些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窠妙心丸”，这是按“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制的，管不管用还不清楚。

我取出“人皮地图”，在图中寻到“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来，那“镇陵谱”上的蟾口标记，其位置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

向前走了七八米，Shirley杨见地面有一股光秃秃的地方，在这藤萝密布的溪谷中，显得不同寻常，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里象建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秘药，这个方法在汉代帝王墓葬中非常普遍，最简单的是埋硫磺和水银，加上一些“麻麻散”、“旬黄芩”、“懒菩缙”等植物相调和，由于有对冲的属性，可以埋在土中，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

Shirley杨问我道：“这里距离献王墓的主墓尚远，为什么在此就埋设断虫道？”

我想了想说：“从咱们在外围接触的一些迹象看来，献王深通奇术，最厉害的就是会改风水格局，这么大规模的王墓，不仅主墓的形势理气要有仙穴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穴眼。”

这些辅佐主陵的“穴眼”和“星位”，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来说，是如猛虎添翼，蛟龙入水一般。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便是改格局，这需要对世间天地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都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普通风水先生，也自称能改格局，其实他们只不过略懂一些枝节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

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割据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化”字卷，便是尽述改风换水的手段，其中“易(易者换也)龙经”有记载，龙脉改形换势，转风变水，至少需要动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穴眼。第一个穴眼：化转生气为缠护；第二个穴眼：两耳插天通云霄；第三个穴眼：鱼为龙须聚金水；第四个穴眼：高耸旣宫为护持；第五个穴眼：装点天梁明堂开；第六个穴眼：水口关拦设朝迎；第七个穴眼：砂脚宜做左右盘；第八个穴眼：幕帐重重穿龙过；第九个穴眼：九曲回环朝山岍。

改动了主脉附近的这九处“穴眼星位”，可以保持风水关镇缠护绵密，穴位形势气脉万年不破，这口诀看似古奥难懂，其实只要研究过《地经图》，就会知道，其实只不过就是在特定的位置上埋金鱼缸，种植高大树木，挖深井等等，难就难在位置的选择之上。

这里植被太厚，别的暂时看不出来，但是这九个改风水格局的穴位，其中最后一个是：九曲回环朝山岍，却十分明了。

“虫谷”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山冈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主客不分，真应莫辩，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晕”中，地形将会更低，坐下低小者如坐井观天，气象无尊严之意而多卑微之态，所以就在这条龙脉的关键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岍的局。

在山谷中开头和最末尾，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庙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条“水龙脉”，凭添个势态，让起脉络彰显。如果是山神庙一类的建筑，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则是最怕虫啃蚁噬，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所以我猜测这条“断虫道”是用来保护那座“山神庙”的，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中还会另有防虫的结构。

Shirley杨喜道：“这么说那镇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蟾蜍标记，应该是某处神祉了，看来你的风学理论还真有大用。”

我对Shirley杨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倒斗寻龙离不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胖子不屑一顾的说：“瞧瞧，说他胖他还就喘上了，你要真有本事，不妨说说献王老儿的地宫里，都有些什么布置？更有哪些陪葬的明器？”

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寻着“断虫道”，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斜刺里向深处搜索显露“水龙脉”的庙址。

我边走边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我说这山谷侧面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这是肯定不会错的，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掌握风水秘术，便不难看出个所以然来，至于献王墓的地宫是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也没个准谱，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王墓的构造，一定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

胖子问道：“咱们上次曲陕西，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迹，说什么人油做蜡烛，万年不灭？可当真有此事？”

Shirley杨说：“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射伏弓弩，机相灌输，有近者辄射之。”

我听了Shirley杨的话，笑道：“这是史记上唬人的，长明灯这种装置，在很多贵族帝室的墓中都有，不过这些事在倒斗摸金的眼中看来，是个笑话，且不论海鱼油脂作为燃料，得需要多少才能烧一万年，古墓的地宫一旦封闭，空气便停止流通，没了空气，长明灯再节能，它还燃个蛋去。如果让空气流通，这古墓地宫不出百余年，便早已烂成一堆废墟了。”

到了现代，秦汉时期的古墓即使保留下来，如果不是环境特殊，已经很难维持旧观了，现在还不知道“献王墓”，在这密林幽谷的深处，究竟能保存到什么程度。

我们已经找到了参照物，虽然在丛林里植物繁多，能见度低，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不久便发现了第二至第三道用防虫秘药铺设的“断虫道”，由于在这深谷之中，无风无雨，那虫药中又含有大量硝磺，所以表面寸草不生，至今也没被苔藤覆盖，只是在表面略添了些泥土，对于知道内情的人，相对来讲找起来并不难。

山谷到了这里，地势已经越来越开阔，呈现出喇叭状，前边已经有若隐若现的轻烟薄雾，越往深处走，那白濛濛的雾气越显浓厚，放眼望去，前边谷中，尽被云雾笼罩，里面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的虫鸣蚓叫和风吹草动的声音。

这就是那片传说中至今还未消散的“瘴雾”，也就是山谷深处滋生的有毒瘴气，在山瘴的笼罩下，这条山谷更显得神秘莫测，而更为神秘的“献王墓”，就在这片云雾的尽头。

我们虽然距离山瘴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胖子望了望前边白濛濛一片的瘴雾，对我和Shirley杨说

道：“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备，不如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直接冲过这片白雾，岂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费劲拔力的找寻什么庙祉，来得容易些。”

我对胖子说：“你这人除了脑子里缺根弦之外，也没什么大的缺点，你知道这片山瘴范围有多广？那白雾如此浓重，一旦走进去，即使不迷失方向，在能见度降低到极限的情况下，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要是用半天走出去还好，万一走到天黑还走不出去，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那便进退两难了。”

说着话，我们已经来到山谷左侧的山脚下，这里已经偏离了蛇溪很远一段距离，却几乎是三道断虫墙的正中地带，走着走着，忽然身边的一片花科类灌木一片抖动，我们都吃了一惊，谁也没有去碰那片葱郁的花草，又无风吹，怎么植物自己动了起来？莫不是又碰到被虫鳞附着的怪树怪草？我和胖子都举起“芝加哥打字机”，拉动枪机，就要对那片奇怪的植物扫射。

Shirley杨举起右手：“且慢，这是跳舞草，平时无精打采，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动物惊动，便会弄姿作态的好像在跳舞，有闻声而动，伴舞而歌的异能，对人没有伤害。”

那一大丛“跳舞草”，象是草鬼般一阵抖动，渐渐分作两丛，其后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

第二十章 九曲回环朝山岬

那火红的葫芦是用石头雕刻而成，有一米多高，通体光滑，鲜红似火。如果它是两千年前便竖立在此的，那么这两千年岁月的流逝，沧海都可能变为桑田，然而这石头葫芦却如同刚刚完工。

我们初见这只葫芦，心中俱是一凛，它的颜色竟然鲜艳如斯，这可真有些奇怪。待到拨开那丛跳舞草走到近前一看，方知原来是用红色璆云石作为原料。璆云石天然生就的火红颜色，最早时的红色染料便是加入璆云石粉末制成。

这只石头雕成的葫芦表层上也被涂抹了一层驱虫的配料，以至于杂草藤萝生长到这附近也各自避开了它。这么多年来就始终孤零零的，摆放在这山谷毫不起眼的角落中。

我看了那红色的石头葫芦，不禁奇道：“为什么不是蟾蜍的雕像而是个葫芦？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形与势完全的释放出来，这里应该建座祭坛或者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

由于地处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藤萝，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蔽。胖子性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拦路的藤萝，在山壁下发现些东西，回头对我们叫道：“快过来这边瞧瞧，这还真有癞蛤蟆。”

我和Shirley杨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虽然这里的地形我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峰的中轴线上，采用“楔山式大木架结构”分为前后两进，正前神殿的门面被藤萝缠绕了无数遭，有些瓦木已经塌落。

顶上的绿瓦和雕画的梁栋虽然俱已破败，但是由于这里是水龙脉的穴眼，颇能藏风聚气，还算保留住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的那几层断虫道都由于水土的变化失去了作用，所有什么神殿的木料朽烂不堪，在大量植物的压迫下仍然未倒也算得上是奇迹了。

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建筑就静静的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角落中安然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仰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工艺，以及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环境。

只是不知神殿门前摆放的那只红石葫芦是做什么用的，可能和这山神的形态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掌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也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神邸

的面目也不尽相同。

我们举目一望，见那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却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殿楼上安了窝，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瘴。于是我们摘掉防毒面具，拨开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即倒。

我举步而入，只见正殿里面也已经长满了各种植物。这神殿的规模不大。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是尊黑面神，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体上也是泥塑的黑色袍服，虽然被藤萝拱得从神座上倒在墙角，却仍旧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

山神泥像的旁边分列着两个泥塑山鬼，都是青面獠牙，象是夜叉一般；左边的捧个火红葫芦，右边的双手捧只蟾蜍。

我看到这些方才醒悟，是了，原来那蟾蜍与葫芦都是山神爷的东西，只不知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做什么勾当。

胖子说道：“大概是用葫芦装酒，喝酒时吃癞蛤蟆作下酒菜，大金牙那孙子不就是喜欢这口儿吗？不过他吃的是田鸡腿。”

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真是易动人怀，不免想起了当初我和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便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道：“山神本是庇佑一方的神邸，建了神殿应该受用香火供奉，现在却似这般荒废景象，真是兴衰有数。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时候，更别说平民百姓了，果然是阴阳一理，成败皆然。”

Shirley杨对我说：“你说这许多说辞，莫非是又想打什么鬼主意？难不成你还想祭拜一番？”

我摇头道：“祭拜倒也免了，咱们不妨动手把这倒掉的泥像推回原位，给山神老爷敬上只美国香烟，让他保佑咱们此行顺利，别出了什么闪失；日后能有寸进，再来重塑金身，添加香火。”

胖子在旁说道：“我看信什么求什么根本就没半点用，老子就是不信天不信地只信自己的胳膊腿儿。这山神孙子要是真有灵验，怎么连自己都保不住。依我看就让这孙子躺着最好，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站着不如倒着嘛。走走，到后边瞧瞧去。”

我见没人肯帮手，只好罢休，跟着他们进到后殿。这见后殿已经修建在了虫谷左侧的山峰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是道翠石屏，上面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相对来讲比较模糊，看不太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这块石屏好象并非人工刻

绘，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

转过翠石屏，在神殿最尽头，是横向排开的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应了九曲回环之数。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十分明显，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多半会当做九宫之数来做应对，那样一辈子也找不到暗道。

我再仔细一看，发现九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这些蟾蜍石刻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石槽可以转动身体，九只蟾蜍各有四个方向可以转动，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排列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机括将会彻底卡死。

于是我让胖子帮忙，按九曲回环之数从左至右先将蟾口分别开合，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盾”字卷配合“易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蟾蜍一只只的按相应方位排列。

做完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岬应该是错不了的，为何没见过有暗门开启？

Shirley杨头脑转得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去看看，我们急忙又掉头来到外边寻找，最终找到山神殿外。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什么时候裂为了两半，下面露出一道石门。

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扁又矮，也是以火红的赭云石制成，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纹饰，分别在左右有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

原来这道机关设计精奇，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发，就算用大批炸药炸平也找不到设在外边的入口。

Shirley杨问道：“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怎么象是蟾嘴，不知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

我对她说：“镇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应该是条地下通道，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晕最近的那个穴眼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里经过才能抵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猜想不透。”

蟾蜍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象征意义的形态，有种年画就画的是个胖小孩拿着渔杆，吊个金线，和一只三脚蟾蜍戏耍，叫做刘海儿戏金蟾；俗话说三条腿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伸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在民间传统风俗中，特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

的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身上也没有疣状瘰癧，可能只是这山神爷的玩物。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说道：“大不了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有这种枪，还怕它不成。就是癞蛤蟆祖宗来了，也能给它打成蜂窝。”

自从有了美式冲锋枪强大的火力，我们确实就象是多了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献王墓布置得十分严密，这石门虽然隐蔽已极，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也不用惧怕。”

说罢三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用力提升，随着“砰”的一声石门开启，显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我用信号枪对准深处打了一发照明弹，划破了地下的黑暗。惨白的光芒照在洞穴深处，我们看见那里还有无数巨大的白骨和象牙，是条规模庞大的殉葬沟。

第二十一章 化石森林

“⌒”字形的隧道被射出照明弹的轨迹所划过，可以看见左右两端在不对称的位置上各有一个洞口，最深处的看不太清楚。主道两侧堆满了森森白骨，由于距离比较远，只能分辨出有大量锥弧形状的白色巨大象牙，好象还有些其它的动物骨骼。照明弹射到尽头，还可以见到那边有水波的闪光，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

虽然没有想到脚下的坑道入口处竟是有这么多白骨的殉葬坑，但是从下面的规模来看，既然有与深谷相平行向下流淌的水系，那么这条隧道绝对是可以通向献王墓主陵区的。

我们商议了一下，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瘴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三人身手都还不错，也不象上次去新疆的沙漠带了一群知识分子，做起事来束手缚脚的十分累赘。倒斗的勾当是两三个人组队最为合适，凭借着“芝加哥打字机”、炳烷喷射器的强大火力支持，再加上摸金校尉的传统工具，不管遇到什么都足可以应付了。

于是我们在洞口处稍做休整，打点装备。由于这次没有了竹筏，如果有地下水的话，那就需要进行武装泅渡，所以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要暂时清除出来，留在供奉山神的神殿之内。

先换上了鲨鱼皮潜水服，戴上护肘和护膝，登山头盔上的射灯调整到侧面，重新替换新的电池，头盔上再装备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充填式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人只带一个防水携行袋，分别装有应急药品、备用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管、蜡烛、辟邪之物、狼眼手电筒，诸如此类需要用到的物品。

胖子的那套潜水紧身衣穿着不太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他说：“你不穿也没事，反正你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Shirley杨说：“不穿不行！你不记得遮龙山下的水有多冷了？在水中游的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上，不然你就留下等我们，不准你进去。”

胖子想起Shirley杨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游回来的时候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系阴冷异常，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明器已经距离不远，如何肯留在这里等候，只好吸气收腹，强行把那套潜水服穿了下去，穿上之后连连抱怨：“他妈的鞋小裤裆短，谁难受谁自己清楚。”

工兵铲和登山镐、各种绳索以及水壶食品这些比较沉重的物品，还有武器弹药、雷管加十六锭炸药、可以喷射火焰的炳烷瓶，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大的防水袋里，四周绑上充气的气囊，这样可以随时把这些装备借助水的浮力浮在水面上，而我们在水中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拉着它省些力气。

剩余的东西都打包放在山神庙的大殿里，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借着黄昏时的暮色，我们三人进去了隧道。

Shirley杨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合力抬着那一堆装进防水胶袋中的装备走在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

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地面的大方砖非常平整，倒象是古墓中的甬道。

在坑道的两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象牙，是为了取“象”的谐音“祥”。大象这种体形庞大而且非常温顺的动物本身也代表了吉祥昌盛，在中国古代，早在商汤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虚就曾出土过大量象牙，那个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还存在着数量不小的象群，现在却早已灭绝了。

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是象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是说明墓主大行是为得道成仙，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殉葬品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之意。

我数了数，单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六十四副全象骨，象牙更是不记其数。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动物骨骼由于时代久了都腐朽得如同泥土，无法再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Shirley杨推断，有可能是猎犬和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

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献王墓规模的庞大，陪葬品的奢华，我对他们说：“似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都这么排场——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百姓受倒悬之苦，用老百姓的血汗建这么大规模的墓葬，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是黄粱一梦，这些东西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朽。现在看来有多荒唐，象这种用民脂民膏建造的古墓，就应该有多少便倒它多少。”

Shirley杨说：“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单是殉葬坑便有这么大。”说话间，她已经先行至“卅”形坑道的交口处，只听她奇道：“这些是做什么用

的？”

我和胖子随后走到，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面并不是坑道，而只是在主坑道石墙上凹进去的一部分，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截长竿，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起来瞧瞧，谁知这些长竿看着虽然完好，一碰之下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路，内部没有采取密封措施，两千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

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竿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这献王墓陵区之内有太多奇怪诡异的事物，相比之下，这些物品也算不得什么，只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

走到坑道的尽头，也就是我们发射照明弹见到水面反光的区域，沿着倾斜的坑道走到此处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落差了。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但已经完全被水淹没，想从这里继续向前，就必须下水游泳了。

水旁的石壁上排列着几条木制古船，可能去明楼祭拜王墓的人就是要乘这些船过去。但是年代久远，这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再也难以使用。

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等武器就放在最上面，以便随时取出来使用。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然后跟着下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

在水中走出十几米，双脚就够不到地面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位置正好是和虫谷的走向平行。

这里的山洞，在水中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天然石柱，好象海底的珊瑚一样千枝百叉；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柱是怎么形成的。

头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山谷中植物的巨大根茎都从上面生长了下来。有些比较长的甚至直接伸进了水里，形成一个罕见的植物洞顶。

随着越游越远，地形也逐渐变低。注满地下水的山洞，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拉高，呼吸较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垂下来的植物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我还发现，这山洞的水中还有一些鱼儿，不时在水下碰到我们的身体，随后远远游开，我暗中庆幸，还好不是食人鱼。

为了进一步确认前进的方向，Shirley杨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想再向前方发射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数量：“还有八发，这次带的还是太少了，得悠着点用。”说完在信号枪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

照明弹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藤萝上，这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副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观呈现在我们面前。

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都是远古时代森林树木的化石，而这里所谓的“远古”不是现代人能追溯得到的。

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遗物，由千万年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由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埋后腐烂的程度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

但是植物的化石是很罕见的，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高于动物的骨骼。Shirley杨兴奋的说：“遮龙山在亿万年前可能是一座巨大的活火山，在最后一次末日般的火山喷发过程中，同时附近还发生了泥石流，岩浆吞没了山下的森林，被高温在瞬间炭化了的树木还没来得及毁灭便立刻被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吞没，温度也在瞬间冷却。”

过了千万年为单位的漫长岁月，随着大自然的变化，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林又在地下显露了出来。

我却没觉得这些石头树有什么可稀奇的，当年我在昆仑山也挖出来过。不过最近Shirley杨一直都显得忧心忡忡，神色间始终带着忧郁的气息，也难得见她高兴，我便对她说：“咱们来云南这一路虽然没少担惊受怕，却也见了些真山真水，看到些平常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东西，也算得上是不虚此行，得到了不小的收获。”

胖子插口道：“只看些破石头未免显得美中不足，再摸上几件惊天动地的明器回去，在潘家园震大金牙那帮孙子一道，然后杀出潘家园，进军琉璃厂，才差不多算是圆满。”

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能量，随即暗了下来，洞中又逐渐变成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战术射灯的微弱光柱。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随着照明弹最后的一丝光亮正慢慢被黑暗夺去，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和压抑感传遍了我的大脑神经。

我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感到非常的奇怪，从光明到黑暗的那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随后便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沮丧。我看了看Shirley杨和胖子，他们两个人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一阵恐慌？

这时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已经完全的熄灭，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的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体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我敢肯定，那是个全身素缟的女尸。她似乎是从水中漂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女尸那如冰霜般的容颜也可以看清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那种梦魇般的恐慌感也愈发强烈。

前方的水面上有很多漂浮型水草类植物，阻挡了我们在水面上的前进，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的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的蚊虫、水蜘蛛、蚂蝗，不断的往人脸上扑来。

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当口，忽听前边有阵阵嗡嗡嗡的昆虫翅膀振动声传来。我下意识的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了出来，为了看清是些什么东西，胖子只好又打出一只照明弹。光亮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和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无数巨大的黑色飞虫长得好象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数量成千上万，如黑云过境一般，在那片植物根须四周来回盘旋。

这种昆虫谁也没有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品种尚未被人类所认识。

不过这种好象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好象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么庞大的群体，看上去也不免令人头皮发麻。

第二十二章 死漂

那女尸全身素白色的大缟丧服，不知为什么即使在黑暗的水中也能看到，初时照明弹刚刚熄灭，只见到有一个朦胧的身影，她仰面朝天，双手横伸微微垂在身后，女尸逐渐从水底浮上，随着我们之间距离逐渐的缩短，那白衣女尸的五官轮廓也隐隐呈现。

女尸的身体裹着一层微弱的蓝光，那是一种没有温度，象征着死亡与冰冷的光芒，一看之下便觉得幽寒透骨，便如同坟地中的鬼火一样，不知这具女尸亦或者是女鬼，为什么会突然从水底浮了出来。

我尽量让自己的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这身体中这股莫名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她似乎身着古装，不是近代的装扮，在这献王墓地下的深水水底突然冒出来，绝非善类，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就突然动手，把黑驴蹄子塞到她口中再说，如果不是僵尸而是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

Shirley杨与胖子也是相同的想法，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的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女尸，就等着动手了。

谁料那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忽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中，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已经漆黑一团，那团裹夹着女尸的幽暗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之中。

然而那种莫名的恐慌感紧跟着消失了，我开始还以为只有我出现了这种感觉，一看另外两人的神色，就知道他们跟我感受完全相同，刚才都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感纠缠。三人面面相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她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双方见个你死我活的真章，也胜于这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又无声无息地消失，这样一来更加让人难以揣摩这女尸的意图。

我们上半身浮在水面上，胸口以下都在水中，水底深不可测。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之中，胖子不由得担心起来：“我说老胡，你说那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河里的死漂儿（水中漂流的浮尸）？”

我摇头道：“谁知道是死漂还是水鬼，不过是水鬼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否则尸体怎么会发出蓝幽幽的冷光，没听说过水里也有磷光鬼火。”

我和胖子历来胆大包天，但是平生只怕一样，因为以前有件事给我

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十六七岁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往往会影响到人的一生。

所以我一说到女鬼，我和胖子便立刻想到水鬼拉脚的传说，以前每到夏季，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池塘中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经常吓唬小孩，说河里有抓替身的女鬼，专门用鬼爪子抓游泳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凭自己的力量绝对无法挣脱，就会活活憋死在水底，成为幽冷深水中的冤魂。不过我和胖子小时候对这件事根本不信，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便知道，水中挂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

但是后来我们十六七岁，当了红卫兵，天天起哄到处乱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一次正赶上三伏天晚上，天气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我们这些人闹得累了，刚好路过一个废弃的小型蓄水池，地点大概在现在的平X（草字头下面一个磊字）一带，晚上回家的时候，旧蓄水池底下有不少泥，但是上面的水有循环系统还算干净，不过这个蓄水池很深，不容易摸到底，有些人当时热得受不了，就想下去游个痛快，但是另外有几个比较犹豫，对是否要下去游泳持保留意见。

正在此时来了个穿白袄的老太太，招呼我们道：“来水里游泳吧，这水中是凉爽世界，水下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

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都跳下去游泳，等上来的时候那穿白褂子的老太太早已不见。

还有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说他哥哥不见了，但是他哥到底是谁我们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互相认识以外，都是在革命斗争中，也就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起的革命战友，人又比较多，所以说谁对谁也搞不清楚，于是就问那小孩他哥长什么样，什么穿着打扮。

但是那孩子太小，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就没当真，以为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更有可能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游了一半就临阵脱逃，回家吃饭去了，于是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去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又路过那个小蓄水池，见到那里有很多人正在动手放水，原来那小孩把他哥游泳之后失踪的事告诉了家长，那小子的爹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儿，带着人来找他儿子，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出了点事都不辞劳苦的去看，这次既然撞上了，自然也没有不看的道理。

结果等着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之后，果真是有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尸体，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缠在水

底，他的左腿被从水草中伸出的一只手拉住，但是人们都非常奇怪，哪来那么多的水草呢？

蓄水池中是不会有水草的啊，把水草都捞上来清理掉，那里面竟然有一具白骨，就是这具在这底都烂没了的人骨用手抓住了红卫军的脚腕，他才活活被淹死在了蓄水池底下。

当时是唯物主义者的天下，没人敢相信这世界上鬼，即使信，也没人敢说，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个半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了，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纠缠在了一起。

但是至于他腿上，被死人抓住脚腕的地方，深深的五道淤痕却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了，而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则被说成了潜伏的特务份子。这件事当时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版本也很多，但是我和胖子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我们虽然当时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但是那被水浸泡腐烂的死尸把我恶心得三个月没好好吃饭。

那实在是个无法抹平的记忆，这次忽然看见水底浮起一具女尸，又如鬼似魅地突然消失，自然是感觉不太良好。虽然那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但是我们都十分清楚，那只是因为失去了光线，我们目力不及而已，那诡异的女尸还仍然存在于黑暗幽冷的深水中，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将会发生什么，鬼才知道。

我的脑中闪过这些念头，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向前划水。

顺着缓缓前流的水脉，穿过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地洞口，直径不大，仅容一人通过，洞口在水面上露出一半，地下水从中流过，那边是另一个山洞。

我和Shirley杨说：“这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也不知离献王墓究竟还有多远，但是咱们既然已经进来了，索性就一口气走到尽头，等出去之后再做修整。”

Shirley杨点头道：“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判断，虫谷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三四十英里，我刚才估计了一下咱们已经走过的路程，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不会太远了。”

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冰，用射灯一照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色反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面越大，其中也有许多的植物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那些上古森林形成的化石更加密集，外形也极其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其复杂。

我和胖子把气囊和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里空气似乎远不如外边的另一个洞穴流畅，潮湿闷热的气息很大，蚊虫开始增多，水流也没了那种阴凉的感觉，使人的呼吸都变得格外粗重。

地下的岩洞中，竟然也有一条如此浓郁的植物带，溪谷中渗下来的水，顺着那些植物的藤萝根茎不停的滴落下来，掉进水中，整座化石森林中，似乎是在不断地下雨，到处都是水滴落进河中的声响，犹豫洞穴弧形的结构，使得水滴声十分空灵，颇象是寺庙中和尚敲木鱼的声音，给原本寂静无声的岩洞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

我们只好忍耐着酷热的环境，又继续前进了大约有数百米的距离，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由于这个洞穴中的化石树越来越粗，必须绕着游过去才行，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流都被那些巨大的化石树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不少漩涡和乱流，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水流的流向来判断方位，一旦偏离了方向，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格外的麻烦。

前方的水面上有很多漂浮型水草类植物，阻挡了我们在水面上的前进，只好取出工兵铲，不停地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的蚊虫，水蜘蛛，蚂蟥，不断的往人脸上扑来。

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当口，忽听前边有阵阵嗡嗡嗡的昆虫翅膀振动声传来，我下意识的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了出来，为了看清是些什么东西，胖子只好又打出一只照明弹，光亮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和藤萝遮挡的严严实实，无数巨大的黑色飞虫，长得好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数量成千上万，如黑云过境一般，在那片植物根须四周来回盘旋。

这种昆虫谁也没有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品种尚未被人类所认识。

不过这种好像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好像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么庞大的群体，看上去也不免让人头皮发乍。

我看情形不太对劲，空气中闷热，似乎有着一股正在躁动不安的危险，便问Shirley杨那些飞虫是哪类昆虫？

Shirley杨说：“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源才有的黑色蠃蚊，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般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大得好像山谷中的大蜻蜓……”

Shirley杨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住不说了，因为我们三人见到一只拳

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爬过，我们所见过的普通水蜘蛛都是体积极小，可以用脚撑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

见了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人都觉得心中骇异，肌肤起栗，尚未顾得上细想，又有两只如拳头大小的水蜘蛛前边游过，爬上了附近一棵倒塌断裂后横在水面上的古树化石。

胖子惊奇的说：“这里的虫子怎么越来越大？外边可没有这么大的水蜘蛛。”

我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颇象我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咱们莫不是掉进葫芦中了……”

Shirley杨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的昆虫，对我和胖子说：“有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是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树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第二十三章 异底洞

我反问Shirley杨道：“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这话从何说起？”

Shirley杨对我说：“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和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的所在，把进来的人身体逐渐变小。”

这件事听上去实在是匪夷所思，现在我们正在漫无边际的地下水中飘荡起伏，一时也难以断定，我对Shirley杨说：“就算是身体可能被变小了，难道连衣服鞋子也一同可以变小吗？我看这里是由于环境特殊，所以形成的生态系统都比外界要庞大。”

不过我这话说的是半点把握也没有，这山洞真是极象山神殿中的红葫芦，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洞壁会逐渐扩大，而且没有人为加工修造的痕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人可能是把葫芦形的山洞当作圣地，才在山神殿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有什么特异之处，实属难言，毕竟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所见的范围，只不过维持在大约二十米以内的距离，对自身或者稍远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

附近的昆虫都比正常的大了许多，特别是太古时代树木的化石更是大的吓人，一株株张牙舞爪的探出水面，与上面垂下来的藤萝纠缠在一起，象是一只只老龙的怪爪。

我想应该找些植物一类的目标，当作参照物看一看，以便确认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进了这葫芦形山洞而逐渐变小，否则就不能继续前进，只好先按原路退回去，再做理会。

然而那些老藤的粗细几乎和人体相差无几，在外边的丛林里，也有这么粗的藤萝，所以无法以藤萝和植物根茎做参照物，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看看附近水草的大小，那些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不论在哪种场合环境下，几乎都差不多。

但是我一想起水下那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好像鬼魅般的女性尸体，心里多少有几分发怵。当下只好把安全锁挂在冲气囊上，对胖子和Shirley杨打个招呼，让他们两人暂时先不要向前移动，等我下水探明情况再说。

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入幽暗的水底，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中也应该有十五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里

的地下水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以及藻类水草植物，可视范围降低到了极限，只有不到五米。

水很深，摸不到底，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自身的水性，闭住一口气不断地向水下游去，透过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黑暗中，隐约见有一大团黑乎乎物体在水底慢慢漂浮，由于光源的缺乏，我只能看到那东西有车轮大小，看不清楚是水底的动物还是什么水草类植物。

这时水底那团黑乎乎的物体又和我接近了一些，我认为鱼类没有这样的体形，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难道是水草纠结在一起，长成了这样一大团，倘若是水草也是这般大，那我们可真就遇到大麻烦了。

我想到这里，把手伸向那团漆黑的物体，准备抓一把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出手，那东西忽然猛地向前一蹿，斜刺里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一两米的位置停住，静静地潜伏在那里。

那团车轮状的物体在水底蹿动的时候，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不是大团的水草，那东西缩在一起时显得圆滚滚地，划水的时候，则伸出两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身上缠绕了不少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四周好像不止这一只，另有不少，都聚集到距离水面一米左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这么大型的蟾蜍，也不知是否还有更大的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险些喝了口地下水，感觉这口气有些憋不住了，也无心再潜到水底寻找藻类植物，急忙向上浮起，拨水而出。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一口气，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水底下有东西，咱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大树上。”

在这里地下洞穴的水面上，有整座古老森林的化石，其中一些大树的化石，由于自然的原因，倒塌断裂，那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而没有沉入水底，在密密麻麻的化石森林中，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石桥。

我们前边不远就刚好有这么一棵横倒在水面，被其余化石卡住的老树干化石，树干上有很多枝丫。

三人急忙把刚才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防水袋中，迅速向那棵横倒的化石树游去，等到我们游到近前，Shirley杨先伸手抓住化石树的树枝，我和胖子托着她的脚，先协助Shirley杨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

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登山索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囊的空气迅速放净，用登山索把背包挂在自己身上，我连拉带拽，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最后把装备背包吊了上来。

脚下踩到了石头，心中方觉稍微安稳，但是我们三个人仍然不敢懈怠，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取出，胖子问道：“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

Shirley杨也问道：“是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

我指着那片水面说：“没有李向阳，也没有女尸，水下有大只的癞蛤蟆，也就是大蟾蜍，大得跟车轱辘，小的也有斗大，他妈的，这些家伙背后疙疙瘩瘩的地方，很有多毒腺，千万不能和它们产生接触，否则一旦中了赖毒，便有一百二十分的危险。”

Shirley杨举起狼眼手电筒，将光柱扫向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里已经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刚才迅速游动时造成的水纹，黑沉沉的水面下，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Shirley杨看了两眼，便转头对我说道：“以前做试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地泥土中、石块下或草丛间，黄昏和夜间才出来活动，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你有没有看错？”

我摇头道：“说实话这么大只的蟾蜍，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我想你的本儿本儿主义，用在这里恐怕不太合适，我在水底和那大癞蛤蟆相距不过三米，看得十分清楚。它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要做什么，我担心对咱们不利，所以才让你们赶快爬到这里。不管怎么样，咱们先看清楚了再说，我总觉得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

胖子忽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我们看前边不远处。那片蠹蚊聚集的地方，无数大蜻蜓一样的蠹蚊正发出“嗡嗡嗡……”的刺耳噪音，那里离我们落脚的地方极近，用狼眼手电筒的光线，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由于那些虫墙一样的蠹蚊都没有眼睛，它们对狼眼手电的光线并不敏感，仍然象无头苍蝇似的围着植物根茎最密集的地方打转。

Shirley杨低声对我们说：“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取水份都拼命地向下生长，以便直接接触到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象是正聚集在那里产卵。”

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大鱼，这些鱼不同于始终生长在地下环境中的盲眼鱼类，都有眼睛，这说明这片地下水虽然从地下洞穴中流过，却是条明水，和外界相通。

但是这里的环境过于独特，植物和昆虫都是独立存在的生态系统，不妥只要是能够通到外界的明水，我们就应该可以沿着水流，进入到献王墓的主陵附近。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这酷似葫芦形状的大山洞，是不是越往深处走，人体就会逐渐变小，还是说由于葫芦形洞穴那独特的喇叭状地形，越往里面空间越大，以及生长在这特殊环境中的大型植物和昆虫，从而使得我们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身体在变小。

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舌头从水下伸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袭向那些水面上大蠍虫，长舌一卷，就裹住十只蠍虫，水面上紧接着浮出无数大嘴，把那些被血红长舌卷住的蠍虫吞入口中，原来是那些浮在水面下的大蟾蜍等到时机成熟，都纷纷从水下跃出，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群蠍虫。

这一刻，化石树前方的水面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已有无数蠍虫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蟾蜍每一只都大得惊人，双眼犹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

我们三人伏在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的疙里疙瘩的赖腺，顿觉恶心无比，实在是不想再看，只好把爬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压低，暂时把头低下去不去看那水面的情形，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吃饱了就此散去，我们好再下水前进，速速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前抵达最后的目的地。

我低下头的时候，发现化石树的树身上有很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经历了千万年的水中浸泡，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禁不住我们三人的主粮，会从中断裂。

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筒，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Shirley杨和胖子，打个手势，带着他二人推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

左侧的这片石台，十分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人绰绰有余，在这片枝丫纵横的化石森林中，这块四方形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的颇为整齐，很明显是有人为修凿过的痕迹，不过表面和四周都爬满了藤萝，还生了不少湿苔。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道：“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造献王墓时留下的遗迹，如果是的话，这里又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下出现的女尸有关？”

胖子说道：“眼再拙也瞧得出来，这是块人工修造的石台，咱们先前

捕食见到有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吗，八成这地方也是什么摆放贵重明器的所在。”说这话就拔出工兵铲，动手把石台上的湿苔和植物曾铲掉，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明器的暗阁。

我和Shirley杨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地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吞食蠹蚊，搅动得水声大响，看来一时半会儿的也完不了事。

胖子出手如风，转眼间已经清理出小半块石台，只见下面没有什么机关石匣，而是一副接一副的浮雕，而且构图复杂，包含的信息很多，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的祭祀仪式，这是个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十分离奇，并且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仪式，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是一处特殊的祭台。

第二十四章 山神的秘密

这个情况并不意外，这葫芦形的山洞，整体上虽然是浑然天成，极有可能是在远古时代，地质环境发生强烈变化而形成的，但是在葫芦洞内的化石森林里，有许多古人留下的遗迹，凭着化石祭台上显露出来的古老雕刻，几乎就可以断定，早在献王墓修造前，这个神秘的山洞，就被当地的原住民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

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绳记事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统文明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祭礼的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

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雕刻图形或者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在这虫谷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里祭拜山神的秘密活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副，说是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浮雕都已经模糊不清，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磨制法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

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案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面相简单奇异，很容易就会令人过目不忘。

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氏说道：“哎，这黑脸儿，象不象在入口处山神庙里供奉的神像？只是少了两个跟班的夜叉恶鬼，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盘，不知道这孙子是什么来路。”

Shirley杨说道：“形象说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却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殿中的造像具有秦汉石器的风格，形象上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千年前的原始古迹。大约是战国时代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之时，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氏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就是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

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楚一部分，Shirley杨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而且顺序上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竟没有再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我心中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Shirley杨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中间，这里岂是等闲的所在，潜伏的危险实在太多。那神出鬼没的水底女尸，体形大得超乎寻常的蟾蜍，还有那些硕大的飞虫，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受到什么致命的攻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在变小，是否是因为深入这葫芦状的洞穴而产生了某种变化。

装备和能源的不断消耗，使得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尽快的穿越这处山洞，但是这古怪的洞穴中危机四伏，越往深处走，洞穴变得越宽广，而且里面的植物和昆虫也比外界大了许多，正如Shirley杨所说，昆虫是世界上有最强生命力和杀伤力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受到了体形过小的限制，如果我们在山洞里照这么走下去，那些飞虫只消再大上三圈，倘若不走运被它们叮上一口，就必然会一命呜呼，任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

可以说就在这进退之间徘徊不决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化石祭台，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了，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此，如果能从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进行依次评估，那就可以决定是要继续冒险前进，还是必须原路返回，另外再想想其它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

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对Shirley杨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X天论》（上面一个六，下面一个兄字），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形，与此间颇有相似之处，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们不妨在附近找找，也许还会有所收获。”

Shirley杨让我看她 and 胖子刚清理出的一面石刻，对我说：“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你也来看看。”

我见Shirley杨的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是忧，似乎更多的是疑问，于是把狼手电筒和剑威气步枪交给胖子，俯下身子，去看那祭台上的磨绘石刻。

我定下心来仔细观看，画面艺术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但是写意性较强，那时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中，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中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和木舟，我们在通过殉葬沟之后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只见那些木舟中绑着很多大只的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

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得甚是结实，那些大蟾蜍长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惊恐，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极为担心，都在尽力挣扎，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石刻中所传达的景象，其中充满了一种古时候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悲惨氛围。

数名头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带牛角盔的首领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半空中，伸进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滚滚黑气。

后面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着几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而且那死蟾蜍石刻的颜色上，与那些活蟾蜍也有所区别，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体现了生与死之间的落差。

我只看了这些，便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名山鬼服侍，一个碰着只火红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抓着一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的人们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奉于他。

我问Shirley杨道：“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呈喇叭形，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窄小山洞钻进来，现在是走到了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

Shirley杨点头道：“你只说对了一半，前边的石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些关于这里地形的描绘，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要早得多了，咱们倘若想从这山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里面等着咱们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完全怔住了：“山神老爷等着咱们做什么？难不成想拿咱们当癞蛤蟆吃了？”

胖子对Shirley杨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除了毛主席，咱服过谁？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若是乖乖腾出条路来让咱们过去还则罢了，否则惹得爷恼怒起来，二话不说先拿枪突突了他，这葫芦洞以后就姓王不姓黑了。”

我回过味来，对胖子说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也能当真，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大地洞，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我想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蒙蔽，以及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地劳动

人民，就拿那家伙当作神灵了，这样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胖子若有所思的说：“倒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呢，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作山神，可能是蟒蛇一类的干活，这深山老林里就属那玩意儿厉害，蛇吃青蛙的事咱们见得多了，八成就是条老蟒或者大蛇之类的。”

我与胖子二人顿时踌躇满志，颇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却听Shirley杨说道：“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磨绘，水底的女尸可是咱们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磨绘的石刻，这才发现，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气，在他身边围绕着无数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都是平躺在地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呈弧形，似乎是用反关节在地上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完全一样，说是尸，不如说是亡魂，否则见到她的一瞬间，我们又怎么会感到这么强烈的怨念，我惊问：“难道那里是个尸洞？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盘踞其内？”

第二十五章 黄金面具

我奇道：“怎么这些女尸仰面朝天，但是四肢却垂向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漂”，难道前边的洞中还有更多的这种“死漂”不成？

这些女尸实在太古怪了，她们是什么人？尸体泡在水中几千年，为什么至今还不腐烂？而且我始终感觉这种“死漂”，不象是我们寻常所说的浮尸，那种强烈的怨念是要传达什么？我反复又看了看数遍那座“化石祭台”，但是祭台的磨绘中现在保存下来还能辨认的部分太少，再也找不出任何的线索。

此时附近那些大蟾蜍又纷纷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平静了下来，我四周看了一下，这块化石祭台附近还算是安全，由于在水中游得太久了，三人都感到有些疲惫，于是我们便决定暂时在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吃些补充热量的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状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

我心中稍微有点犹豫了，过往的经验给了我一种不详的预感，一时难以决断，只好征求了一下Shirley杨和胖子的意见，这个葫芦形的远古山洞，葫芦嘴的位置，便是献王墓的玄宫，但是最后的一段路程吉凶难料，谁也搞不清楚山神爷的真面目，还有那些“死漂”，我们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那具在水底时隐时现的女尸死漂，如果原路返回当然可以，但却未必能再找到另一条可以进入献王墓的入口了。关键是现在需要评估一下，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Shirley杨对我说道：“其实磨绘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皆是头插羽翎。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磨绘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视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师仪式中所佩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于此有关。”

磨绘中的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很难区分，只有那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明显，表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便不是所有人的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

我让胖子把那副黄金面具取出来再看一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舍得离身，一直装在他自己的携行袋中，此刻拿出来一看，黄金面具头顶是两只开叉的龙角，亦或是鹿角，狮目虎口，耳部是鱼耳的形状，综合了各种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怪异，而且在面具的纹饰上，铸造了许多凹凸起伏地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相同，这么

对照着一看，磨绘中那夷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象这黄金面具的造型。

Shirley杨说：“化石祭台的磨绘在先，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献王墓在后，只有两千载有余，我想也许是这条在地下的秘密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献王墓的路径，而盘踞洞中的所谓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夷人膜拜祭祀的对象，所以献王的手下，套用了此地夷人古老的传统祭祀仪式，在王墓封闭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祀献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蟾蜍，就可以顺利通过这里，在殉葬沟尽头，那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一次以上这样的祭祀仪式。”

Shirley杨顿了顿，继续说道：“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里，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湿源，只是由于最近地下滋生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么多大型蟾蜍。”

我听罢了Shirley杨的分析，真是说得头头是道，赞叹道：“杨参谋长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情报，想那献王也是外来户，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Shirley杨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早在咱们没进来之前，我就最先瞧出来了，你倒说说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Shirley杨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先知，怎么会知道那些，我只是根据眼下的线索做出的推断，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说得准？但是我想这祭台上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形与古人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东西的。”

Shirley杨又问我道：“老胡，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以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咱们是否有把握穿过这葫芦洞？”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依我所见，那黑面山神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生气，必定就是个住在山洞里的千年老僵尸精，而且身上有大量尸毒，那祭台上的磨绘含义十分清楚，夷人捉了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去，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本身便有毒腺，一旦遇到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对抗，最后被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时候，才成了蛤蟆肉干。只有这样诱使那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净，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才有可能从葫芦洞里通过，平日里若没有这套，不知底细的外人一进洞，就不免中了尸毒而死。从前

在云南就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我这推论有理有据，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与那千年老粽子精能扯上什么关系。”

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三千年前的古老僵尸成精，也有些发僵，毕竟那些东西谁也没见过，凭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搞的定它，于是便说道：“胡政委，你刚才说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这话说得太好了，说的在理呀，甭管怎么说，那老僵尸也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违法乱纪，也没在社会上捣乱，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是大大的良民，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如果咱们非跟人家过不去，硬要从这里强行通过，凭咱们的身手，也不是不可行，可那就显得咱们的不明白事理了，我看咱们不如绕路过去，互相给个面子，各自相安无事也就完了。”

Shirley杨说道：“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十分有可能，但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成精，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做山神，这决不可能，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具裸尸，全身赤裸，隐隐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那女尸一出现，就会使人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忧伤，象是有某种强烈的怨念，看样子前边的洞里会有更多，不知其中有什么名堂，这却不得不防。”

我和胖子听得Shirley杨说“裸尸”二字，同声惊呼：“光屁股女尸！”我自知失言，急忙用手捂嘴，却已晚了，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而且连个字都不差，这厮真够流氓。”

适才我见到那突然从水底浮起，有悄然消失的女尸，由于事出突然，并未注意看女尸是否赤身裸体，只注意到浮尸是个女子，看那身形甚是年轻，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是具裸尸，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泡烂了？就算是真的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我好奇心起，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的念头。

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光屁股女尸的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了两声，开口对Shirley杨和胖子道：“已经来到此地，岂有不进反退之理，咱们现在该动身了，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他什么鬼魅僵尸，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这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道：“就是这么着，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就在旦夕之间，容不得再有耽搁，咱们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

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这就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山凶水恶，挡不住雄心壮志，天高云淡，架不住鹰击长空，明天早上朝霞升起的时候，咱们就要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阔别已久的家园，回想那战斗的日日夜夜，胸怀中激情未干，我们要向祖国母亲庄严的汇报，为了人类的幸福.....”

我和胖子对是否要继续走完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的态度，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使得Shirley杨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唠叨个没完，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厕所里摔罐子，就属你臭词儿乱飞，装他妈什么孙子，你不就是想看看裸尸吗？甭废话，赶紧抄上家伙开路。”

第二十六章 群尸

Shirley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始终认为三人一组，所有的成员都应该坦诚布公，见我又不和胖子低声嘀咕，便问道：“你们两个刚才在说什么？”

我最怕被Shirley杨追问，只好故计重施，从背包里取出芝加哥打字机，递给Shirley杨道：“前方去路有凶险，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你别犹豫，扣住了扳机只管扫射就是。”

Shirley不接，取出那只六四式对我说：“有这只手枪防身就够了，我投民主党的票，所以是不太相信枪的，我认为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MIAI还是在你和胖子的手中，才能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

胖子急不可待，连声催促我和Shirley杨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把防毒面具取了出来，包括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还有从玉棺中所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携行袋中，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地形，寻到葫芦洞出口的方向，由于地形的原因，这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泅渡，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一片，中间虽然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袭击了。

以指南针作为引导，径直向西走出百余米，四周的红色石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形状，那些现在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那些古代夷人的磨绘记载完全相同。

这里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粗大植物根茎逐渐稀少，空气也不再象之前那么湿热。沿着翘起的红色岩壁搜索，天然形成的两个红色大岩洞，中间部分的接口已在眼前，只是这里的石壁都是红色螫生岩石，是寒武纪的遗留，都像镜子面一样滑溜。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已经没有任何古树的化石可以落脚。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

地下水的水平面，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二十五度角向下横倒倾斜，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一个水平面的落差，顺着那边的石壁向下流淌，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扒住洞口，用狼眼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下面的深度比我预想中的要深许多，根本看不到底，想要下去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岩楔固定到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有了这道提前预设的绳索，回程的时候也

能省去一些麻烦。

我让胖子安装岩楔和登山绳，胖子问道：“老胡，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黑驴蹄子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万一不灵怎么办？”

我对胖子说：“摸金倒斗的人，有几个没遇到过古墓中的僵尸？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从没遇到过僵尸的三个人，至于黑驴蹄子能否克制僵尸，咱们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们传下来的手段，想必也应该比较靠谱，实在不行了，咱们不是还有老美的MIAI吗，所以大可不必担心。”

僵尸我确实从未亲眼见过，但是耳闻不少，记得我祖父就说起过他年轻时被僵尸掏了心肝的事，亏得遇到他的师傅，才没变成行尸走肉，还有那陕西老乡李春来，说起他们村里的旱魃，那些都应该是僵尸，可见这种东西是当真有的，想当年我和胖子在野人沟初次倒斗，对付那尸煞的时候，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好像没起任何作用，虽说尸煞与僵尸不是一回事，但毕竟都是古尸所化，所以我对黑驴蹄子能制住僵尸的传说，始终持保留意见。

借着固定岩楔和安装登山绳的间歇，我问Shirley杨，她家祖上出了很多倒斗的高手，倒过许多大墓，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这黑驴蹄子究竟管不管用？如果管用，它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

Shirley杨对我说：“我可以和你打个赌，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便是夷人，也不会把尸体作为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至于黑驴蹄子能制服僵尸，这是确有其事，其中的原理，流传下来的说法很多，都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我想应该是黑驴蹄子中有某种绝缘的物质，与僵尸体内的生物电相冲，将黑驴蹄子塞进僵尸口中，如同在僵尸口中加了一个屏蔽器，也许你有些别的物品代替也可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古老相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黑驴蹄子有时反而会激发它加速变化，这就不知是真是假了。”

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夷人们用长杆将大蟾蜍吊进去的地方，但是在这里看来，里面静悄悄黑沉沉的，象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与我们刚才经过的区域完全不同，先前一段洞穴里面有大量的植物、昆虫和鱼类，蛙鸣蚓吹，飞虫振动翅膀，渗下来的水滴入河中，到处都充满了自然界的声音，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五六米长的接口，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如果真有老僵尸成了精，几千年淤积不散的尸毒，可能就是造成这

里毫无生机的原因。

这是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身手一扯，足够坚固，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先向下扔出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防毒面具，背上MIAI，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红色石壁上溜了下去。

洞口下这片凹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溜滑异常，根本无法立足，只能控制登山绳的收放，延缓下落的速度，下落了有十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湿漉漉的叠生岩，两边都是地下水。

我抬头向上看去，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与Shirley杨两人头盔的战术射灯，其余的一概看不到，我打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

Shirley杨和胖子收到信号，先用登山绳滑了下来，胖子一下来就问我：“有没有见到什么僵尸？”

我对胖子说：“你怎么还盼着遇到粽子？以后别说这种犯忌的话，万一那老僵尸禁不住人念叨，突然跑出来怎么办。”

Shirley杨对我和胖子做了个不要声张的手势，然后给六四手枪的子弹上了膛，一看四周的环境，低声说：“现在看来，还算一切正常，咱们不要耽搁，直奔葫芦嘴，这里的气氛不太对，山神虽然未必真有，那水底浮尸可是千真万确，还不知她们是以什么方式袭击人类，咱们走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水中的动静。”

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从圆形山洞的边缘摸索着在黑暗中前行，这最后的一段葫芦洞穴深藏在地下，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一片死寂，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石笋，两边都是从水中突起的叠生岩层，可以供人行走，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战术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泛起微弱的反光。

水面上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看来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里当做巢穴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了。

从上面的洞口下来，走了还不到数十米，忽然发现前边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光芒，我赶紧一挥手，三个人立刻都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冷清如雾的光芒。

水中那团飘忽闪现的光团，由远而近，我透过防毒面具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似乎就是一具“死漂”，终于还是出现了，我用最小的声音对身

边的胖子说：“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先瞄准了，给她一枪，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把她大卸八块。”

胖子对开枪的事向来不推辞，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摘下背后的步枪，以跪姿三点瞄成一线，当即便要击发，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有的已经浮上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虽然是漂浮在水中，但是手臂和双腿向下弯曲，似乎不受水面浮力的影响，这姿势说不出的别扭，象是关节都被折断了。

水中浮出来的女尸数量越来越多，就连我们身后也有，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死漂，水中满满的已经全是死人，数不清究竟几百几千，群尸发出了大量鬼气森森的白光，原本黑暗的洞穴被那些鬼火映得亮了起来，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止不住全身颤栗。

第二十七章 非常突然

Shirley杨低声对我和胖子说：“这些浮尸好象正向某个区域内集结，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

胖子见被水中的死漂所包围，心中起急，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机拉开，满脸凶悍的说道：“我看八成是要凑成一堆儿合起伙来对付咱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老胡你还等什么？动手吧。”

我用手压住胖子的肩膀，把按到石头后边，不让他莽撞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时，整个山洞的大半都被那些发出诡异光芒的浮尸映亮，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究竟有多少漂浮的女尸。我心中有些慌了，事先只想到这洞中可能有些奇特的死漂，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有再多十倍的弹药，怕也对付不了。望着那水面上不计其数的女性浮尸，我脑门子上的青筋都跳了起来。

现今唯一还算走运的是那些死漂与河里的圆木差不多，一个个无知无识，缓缓的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我们秉住了呼吸，连口大气也不敢出，实在是想不出这许多女尸是哪里来的。若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怎么又在水中保存得如此完好，一点都没有腐烂——看那朦胧剔透的丰满躯体，和活人也差不多。尸体上发出的阴冷青光又是什么道理？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阴影后，瞪大了眼睛观看。

我收摄心神，这才慢慢看出些头绪。大片大片的死漂可能都是从水深处浮上来的，逐渐聚集到离我们位置不远的地方。由于实在太多，使得光亮也比四周明亮了许多，冷光刺目，反倒看不太真切了。

而且在死漂最集中的所在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最下边的部分与水面相连，遮蔽了鬼气逼人的青光。一群接一群的死漂对准那团红色云雾，争先恐后的钻了进去。

大团的红色烟雾鲜艳得犹如色彩浓重的红色油漆，里面有些什么无法看清，但其中就似是无底的大洞，大批浮尸被吸了进去，丝毫也没有填满的迹象。

红色的云雾大概就是化石祭台磨绘中记载的毒气——可能是受到湿气的侵蚀，磨绘的颜色已经改变，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雾是黑色的——现在看来，竟是如此鲜艳。世间的毒物，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与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毒性越是猛烈。这

红雾不知毒性何等厉害，更是聚而不散。若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在这么近的距离，难免会将毒雾吸入七窍中毒身亡。说来也怪，这么多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锅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再也没有其余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之下进行。

Shirley杨在我耳畔说：“毒雾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形了。水中这些浮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是被这毒雾所吸引，不停的漂进其中，一旦进去好象就被吃掉了。”

我对她说：“操他祖宗，这可真够邪门！不管那山神是何方神圣，照他这么个吃法，这么多年以来得有多少女尸才够它吃，这些尸体又是什么人的？”

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说：“天晓得，鬼知道！不过那些浮尸好象还真没穿衣服，这里离得有点远，看得模模糊糊，咱们不妨再靠近一些看个清楚，却再计较如何应对。”

Shirley杨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指着西面小声说：“这些都不重要。唯今之计，是正好趁那山神吃女尸的当口，咱们从边上偷偷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否则对咱们绝对不利。”

现在也只有这么办了，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毫尘珠，而不是专门来和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

我们把枪支分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贴着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山岩阴影里，象电影里放慢动作一样缓缓的向前移动。这段山洞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动作稍稍大一些就会产生响动。三人不免都多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蹑足潜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想着不要弄出动静，结果还是出了岔子。

我们身上都背着枪，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Shirley杨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枪托，刮倒了一块山石。

那石块其实也不大，却直掉落入水中，发出“扑咚”一声。在静悄悄的洞穴中，这微小的石块落水声似乎被穹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水面上被那无数浮尸带动的水声紧跟着停了下来，好象那些女尸都被我们惊动，正在盯着我们看。

我心中一凛，心想：“完了。”但是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和胖子、

Shirley杨趴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只盼着那红色毒雾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更不敢向那边望上一眼。

我趴在地上，心中咒骂个不停，不过“命苦不能赖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事到如今抱怨运气不好也是没用。

胖子支起耳朵听那边的动静，却始终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心中起疑，对我打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太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的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是想问我：“那红雾里边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

我轻轻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弹，现在不要发出任何动静，不管那边是不是在尸毒中的僵尸，惹毛了它都够咱们吃不了兜着走的——手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这一关。

其实我心中也充满了疑惑，自问平生所学风水秘术造诣也是不凡，综观这里地势果真如同葫芦一般。想那葫芦洞、眠牛地、太极晕（别称龙晕）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乌术士有言：若是真龙真住时，何论端严与欹拙，一任高山与平地，神仙真眼但标杆——虽然形异势奇，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

这样的地方又怎会有僵尸？倘若那裹在毒雾中的东西不是僵尸，又怎么能时隔数千年还存在于此？若非千年僵尸成精，又哪里有这般猛恶的尸毒？更何况看那些死漂的样子，不是产生尸变了才怪。听说僵尸能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还是那些从水底出现的无数女尸，怎么我们刚一进洞，它们就冒了出来，之前在洞口窥探之时却未见异状。他娘了个蛋的，看来这些家伙研究过《地雷战》的战术，不见鬼子不挂弦啊。

我心下胡思乱想，就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突然觉得胳膊上被Shirley杨捏了一把，立时回过神来。只听水边碎石哗啦啦响成一片，象是有许多人在河边踏步，洞中被那些死漂映出的光亮也变得闪烁不定，似乎那片水域中的东西移动了过来。

我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是早晚的事，看来对方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决定先发制人，轻轻转动身体，改为脸朝上，手中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静静的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露出来的东西，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它来个见面礼。我身旁的胖子和Shirley杨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的准备。

厚重的防毒面具由于有吸附式过滤系统，导致在里面听自己的呼吸声十分粗重，外边的声音不易听清。只听那细碎的声音逐渐逼近，直到

近在咫尺，已经可以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些细微红色雾气的时候，才听出来岩石后边发出一阵阵铁甲铿锵之声。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来者体形不小，为什么会有这种铁甲声？难道是支古代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一些。

胖子再也沉不住气了，突然从地上跳将起来，举起冲锋枪，一串串MIAI的子弹拽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究竟那边有些什么就抠住扳机对着藏身的半透明山岩后边一通猛扫，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之中发出了噌噌当当的跳弹声，如同击中了装甲板。附近水中的死漂们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锅似的在水中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越发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射击时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有无数萤火虫在黑暗中快速飞舞。

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之际，面前的红雾突然变淡消散，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都打到哪去了？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响起，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正对着我们喷吐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

第二十八章 龙鳞妖甲

黄金铸造的异形面具，历经了数千年岁月的消磨，依旧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都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括，只不过后者是人类带的，而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侧面，喷出鲜红色毒雾的面具，却要大得多，和一口以前大食堂煮大锅饭的大锅相差无几。

只这一个照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心中猛的一跳，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僵尸，隐藏在那面具后是一个充满怨恨之心的生灵，它所发出的粗重喘息，每一呼气，便生出一团红雾，早把它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全貌。

这时候刻不容缓，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急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以便跟对手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掉转枪口，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射击，美式MIAI冲锋枪不断弹出弹壳，发出代表着死亡呼啸。

被击发的子弹呈波浪形的扇面分布，全部钉进了那团浓烈的红色毒雾，金属被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全身都被铁甲覆盖，不知我们这一阵扫射，有没有给它造成伤害，在我的身体翻过岩石落地的一刻，MIAI的弹夹已经空了。

另一边的胖子与Shirley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时迟，那时快，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窜了出来，这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身上所发出的冷青光亮，瞧得一清二楚。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个独眼，有个象眼球一样的东西在转来转去，面具嘴部是虎口的造型，在这时看去，血盆大口好似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面露出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器，大口一张，不是象腭骨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而是象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说是小嘴，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也不成问题，口内也没有排状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

这些特征都充分说明，这个庞然大物是只虫子，它后边的身体上是一层厚重无比的甲壳，其下更有无数不停动弹的腭足，都是那有人腿粗细的“<”字形脚爪。其躯体之庞大粗壮，不输给“遮龙山”下的那条青鳞巨蟒，而且它身上还罩着很厚的鳞片形青铜重甲，上面长满了铜花，在潮湿阴暗的葫芦洞里，这层盔甲已经有不少地方脱落，还有些部分已经成为了烂泥，里面露出鲜红色的甲壳，甌光发亮，似乎比钢板还硬，子弹击中了它的地方，都流出大量的黄色汁液，其余的子弹有些射在了青

铜龙鳞之上，还有的把黄金面具穿了几个大洞，但是这个家伙实在太太，而且外红色虫壳厚实的如铁似钢，MIAI的强大威力，看来也很难对它构成直接威胁。

这是什么东西？虫子？还是动物？天龙(蜈蚣的别名)？都不象，“天龙”应该是扁的，这只的身体圆滚滚的很鼓，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头上的黄金面具，还有那龙鳞状的青铜外壳，又是由谁给它装上去的？他娘的，这趟来云南碰上的东西怎么都是这么大块头的。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又怎容多想，管它是什么东西，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雾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不敢硬拼，而且后边是地下水，水中有无数的浮尸，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起锋芒，就见洞穴中渗人的冷冷青光中，划过一道金光，正击在我身旁狼牙形的半透明山石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双脚一蹬山石，借着这一蹬之力，将身体向后滑开。

没想到头顶处也有山石拦住，登山头盔撞到了山石上，并没有滑出太远，巨型黄金面具覆盖下的怪虫，一击落空，毫不停留地发动了第二波袭击，我心中暗地里叫苦不迭，MIAI的弹鼓和弹匣都在胖子背上的背包里，我手中只有一杆空枪，只好拔出登山镐进行抵抗。

附近的Shirley杨与胖子见我吃紧，一个用“芝加哥打字机”，另一个用“剑威”气步枪和手枪，同时开枪射击，照准了那只大虫子的头部一阵乱打。

头戴黄金面具，身披龙鳞青铜甲的巨大昆虫，被猛烈的弹雨压制，连连缩头，从青铜外壳的缝隙里，以及口中，不断喷吐出红色毒雾，顿时隐入了红雾中，让人难以捕捉目标射击。

洞穴中一时红雾弥漫，能见度下降了许多，我趁此机会，对胖子大喊道：“小胖，子弹。”

胖子立刻从便携袋中拿了一个压满子弹的弹鼓，朝我扔了过来，我刚伸手接住，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那股红雾便骤然飘散，怪虫犹如火龙出云一般从中窜出，迅速对我扑来，我心中恼火异常，这厮跟我较上劲了，怎么总冲我来，但是我心中一片雪亮，这时候生气归生气，却千万不能焦躁和紧张，生死之分，往往只在这一眨眼的功夫。

我当即一不躲，二不闪，拿自己给冲锋枪上弹鼓的速度，与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以生死为赌注的豪赌，胖子和Shirley杨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这时见了我不

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发楞。

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百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你怪虫的大口也已经伸到了我面前，我已经无暇去顾及谁比谁快了，只是凭感觉扣动了扳机，“芝加哥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击发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声快速响起

我耳中听到一股沉闷的哀嚎，身体像是被巨大的铁板撞击，被那黄金面具顶得向后翻了两个跟头，不断地倒退，直撞到山壁才算止步，全身每一根骨头都疼，要不是戴着护肘和护膝，关节非被撞断不可，感觉胸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两翻，以至于不能呼吸。

我的豪赌似乎取得了成功，一长串子弹，少说有十发以上，好像全部都打在那巨大怪虫的口中，红色的毒雾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越变越浓，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胖子大喜，对我喊道：“好样的老胡，你简直太神勇了，我代表中央军委祝贺你，我军将在继黄继光与杨根思两位同志之后，授予你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你将历史上第三个获此殊荣，而且还活着的传奇人物。”

Shirley杨在另一边对我喊道：“什么神勇，你不要命了？简直太疯狂了。”

我听的胖子胡言乱语，十分气恼，心想这这他妈挤兑谁啊？特级战斗英雄哪有没光荣牺牲的，还嫌我死得不够快啊？想还嘴，但是全身疼痛，话也说不出来，我伸伸胳膊，蹬蹬腿，还好没受什么硬伤，内伤就顾不上了。

我突然觉得有点别扭，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慌忙用手乱摸，摸到脸上的时候，心底一片冰凉，糟糕，这一阵生死相拼，我的防毒面具被撞掉了，这一下我的冷汗顿时就冒了出来，刚才玩命的时候，虽然生死就在呼吸之间，但那毕竟是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并没有觉得太过害怕，但是没了防毒面具，现在就算是立马找回来，怕也完了，虽然我们带了一些解毒的药品，但那都是些普通蛇毒的，这红色毒雾即使是医圣华佗复活，只怕也难妙手回春了，我现在已经吸进多少毒气？八成是少不了，想到生死之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哪里觉得不舒服，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哪都不舒服，完了，完了，这回胡爷我真是归位了，操他奶奶的都怪胖子，好端端的拿什么“特级战斗英雄”来咒我。

Shirley杨也发现我的防毒面具丢失了，急忙奔到近前，焦急地问：“防毒面具怎么掉了？你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听Shirley杨急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心中突然觉得十分感动，一想到自己即将壮烈牺牲，即将和她永别的，登时手脚冰凉颓然坐倒在地，对她说道：“我这回是真不行了，我也说不出来哪不舒服，反正是现在全身哪都不舒服，看来受到毒气的感染已经扩大了，大概已经透入骨髓，行遍了九窍，不出片刻，可能就要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想说”

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把我的嘴按住，哽咽道：“胡司令，你可千万不能说遗言，你没看电影里那些挨了枪子儿的革命者，受伤没死的都没活，凡是最后台词儿多的，交待完了大事小事和当月党费，就指定撩屁了。”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拨开，痛苦地对他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你以为我愿意死啊？有些事若是不让你们知道，我我就是死也是死不瞑目啊。”

第二十九章 疟气之源

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道：“我还没看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没看见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还没看见共产主义大厦的落成，还没看到红旗插遍全世界，我真是不想死，不过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我还是捡点有用的说吧，你们不要替我难过，对于一个老兵来讲，死亡并不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长眠在这鲜花永远不会凋残的彩云之南。”

Shirley杨也紧握住我的手，她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看不清她的面容，但是从她冰冷颤抖的指尖可以感觉到她在哭泣，只听Shirley杨断断续续地说“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我叹了口气说道：“我都黄土盖过脑门了，你还跟我说洋文，我哪听得懂，这些话你等我下辈子脱生个美国户口再说不迟，我还有紧要的话要对你们讲，别再打岔了，想跟你们说点正事儿可真够费劲的。”

我正要交代后事，却忽然觉得身体除了有些酸疼，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异状，筋骨酸疼是因为被那黄金面具撞了一下，饶是躲避得快，也是被山石撞的不轻，刚才一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没了，有些六神无主，此刻过得这几分钟，却似乎也没觉得怎样，和我所知的中毒症状完全不同。我心中还有些狐疑，莫不是我回光返照吗？但是却不太象，这么说那些鲜艳的红雾不含毒？

一想起“毒雾”，我脑海中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这葫芦洞中的红雾，与上面山谷里的白雾山瘴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吗？白色的雾有毒，红色的雾没有毒，这只怪虫的身体里有某种通道存在吗？

胖子见我两眼发直，以为我已经神志不清了，情急之下不断摇晃我的肩膀：“胡司令，你不是还没交代重要的遗言吗？怎么这就要翻白眼了？快醒醒啊。”

我用胳膊格开胖子的手：“我他们哪翻白眼了？你想把我摇晃散了架？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刚才想说的重要遗嘱这时候全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我发现这层洞穴好像没什么毒气，这里好像是山谷里疟雾的源头，是间生产疟雾的工厂。”

那二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同声奇道：“没有毒气？这么说你不会死了？”

我正要対胖子和Shirley杨二人分说明白，一瞥眼间，只见葫芦洞角落那团红雾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扩大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

我们三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悲鸣，声音忽左忽右，像是在做着急速的运动，由于红雾渐浓，早已经无法看清其间的情形。

那黄金面具下的怪虫，周身被人为的装满了厚重甲叶，而且里面的虫壳比装甲车叶差不了多少，估计炳烷喷射器的火焰也奈何它不得，似乎只有它在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唯一的弱点。适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它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它干掉了，我的老天爷，这位山神究竟要怎样才肯死？

围住我们的红雾，忽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甲的巨大爬虫从半空中探出身体，只见黄金面具口部已经被MIAI打烂了，只有几块残留的金片还嵌在肉中，由于失去面具遮盖，里面的怪口看得更加清楚，全是被打烂了的肉齿和腮肢，更显露出口腔中的无数触角，还不断冒出被子弹击穿所流出的黄色汁液，这次卷土重来，携着一股鲜红色的腥雾直取胖子。

怪虫的来势如同雷霆万钧，胖子大惊，骂一声：“真他妈恶心。”撒开两腿就跑，谁知慌乱中，被洞内凹凸不平的半透明岩石绊倒，摔了个狗啃泥，这时他也顾不上喊疼，就地一滚，回身举枪就射。

我也叫道：“不好，那厮还没死得彻底，这次务必要斩草除根。”抓起地上的“芝加哥打字机”开枪射击，不管是那身着龙鳞青铜甲的怪虫身体哪个部位中枪，都会从甲叶的缝隙，或者口中冒出一股股红雾。

那怪虫几次想冲过来，都被MIAI逼退，最后它被子弹打得急了，逐渐狂暴了起来，顶着密集的弹雨，用它那巨大的躯体，拼命向我们扫来，它的动作太快，又时时隐入红雾之中，冲锋枪难以锁定它的口部，我见冲锋枪若是不抵近打它的要害，便挡不住它了，但是现在躲避尚且不及，又如何进攻，迫于无奈，只好打个呼哨，快速退到葫芦洞的弧形岩壁附近，利用地下水边的牙状透明石作为掩体。

由于一边有水一边路窄，更加上这怪虫身躯奇大，几乎整个大洞穴，都笼罩在它的攻击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分散开的三个人，又被来势汹汹的虫躯，逼在了一处角落，已经无路可退了。

只听那铿锵沉重的甲片，摩擦着地上的碎石，横向挤压过来，只一次势头极猛，激起洞中的气流产生风压，刮得人皮肤生疼。

这时我们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形势千钧一发，根本来不及交谈，Shirley杨对我快速做了个手势，只说了一个词：“炸药。”

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跟胖子想办法牵制住对方，为

她争取时间，用炸药干掉它，我们立刻分成左右两路，我和胖子集中在右边，那怪虫果然被我们吸引，掉头过来扑咬，Shirley杨正想趁机借机从左侧的空档闪进附近的山岩后边，谁知道那怪虫声东击西，极为狡猾，见我和胖子这边的交叉火力，子弹象冰雹般劈头盖脸地扫向它，硬冲下来难免吃亏，竟然故意卖个破绽，掉头去咬Shirley杨。

这一来，大出我们的所料，都没想到一只虫子，不过是体型巨大，怎么会有如此狡猾，都是措手不及，Shirley杨的步枪早已没了弹药，仅凭六四式手枪根本不能将它击退，幸亏她应变能力奇快，抽出背后的“金钢伞”，堪堪挡住虫口，这一下把“金钢伞”也撞飞了，落在在一边的石头上。

Shirley杨仗着身体轻捷，一个侧滚翻避在一边，而这里已是由地面凹山岩形成的个死角，再也不能周旋，只好伸手拔出登山镐，准备最后一搏，甲声轰鸣，咆哮如雷，只见红雾中一道金光对准她直扑下去，Shirley杨知道万万难以正面抵御，只好纵身向上跃起，用登山镐挂住上面岩石的缝隙，双足在岩壁上一点，将自己的身体向边上荡开，刚一离地面，那怪虫长满触角和肉腩的大口，一口便咬在了Shirley杨适才立足过的地方，咔嚓一声巨响，地上的岩石都几乎被它咬碎了。

从我们左右分散开始到现在，只不过是一转瞬间，我们在旁看得真切，却来不及赶过去救她，这时我和胖子已经红了眼睛，二人想也不想，不等那只被视为山神的怪虫有下一步的动作，救扔掉没了子弹的MIAI，双双拔出登山镐，闷声不响地用登山镐挂住龙鳞状青铜甲片，跳上了那怪虫的巨大躯体，我心中打定一个主意，先废了它的招子再说，这独眼虫只有一目，藏在黄金面具后边，这只眼睛小的和它庞大的躯体不成比例，如果弄瞎了它的眼睛，就好办了。

手足并用之下，很快就爬到了它的头顶，我和胖子齐声暴喝，早把那登山镐抡圆了，往黄金面具正中的眼球砸将下去，耳中只听几声扎破皮球的声音，把那怪虫疼的不住抖动，一时间头部黄汁四溅，也不知这种深黄色的液体，是不是就是它的血液，味道奇腥，如同被阳光连续暴晒的死海鱼，我们都被它溅了一身，幸好是没有毒性。

我见得手，正要再接再厉，再给它一些致命的打击，但是那虫身剧烈地抖动，使得我立足不稳，失了登山镐，人也从上面滚落下来。

胖子却在虫身上抓的甚牢，他把登山镐死死钩进虫身重甲，也不理会那不断冒出来的红色气息和满头满脸的黄汁，伸手插进了怪虫的眼睛，猛地里向外掏了一把，也不知揪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像是打翻了染料铺，好像还有些很粗的神经纤维，怪虫疼的不断

发出悲鸣，疯了一样的甩动头部，这一来胖子可就抓不住了，一下子被扔进了水中，水中乱蹿的“死漂”，迅速向四周散开，卷成了一个旋涡，又快速收拢，把胖子裹在了中间，顷刻间已不见了他的踪影。

第三十章 褪色

我对胖子的底细了如指掌，知他水性精熟，此刻见他落水，却不得不替胖子担心，那些奇怪的浮尸像是煮开了锅的饺子，翻滚不停，只见胖子一落入水中，便随即被那无数的女尸裹住，眨眼之间，已看不到他身在何处，我想跳下水去救他，却又被那狂呼惨叫不断挣扎的怪虫挡住了去路，急切间难以得脱，只好对着水中大喊他的名字。

被挖了眼睛的怪虫，疯狂甩动它那庞大的躯体，重重地扫过葫芦洞岩壁，击碎了很多岩石，沉闷的回声在穹顶响个不停，从它甲片缝隙中放出的红雾更加多了，但是颜色好像已经没有开始时那么鲜红如血，稍稍变淡了一些。

我以为红色雾气颜色上的变化，只是由于洞中光影的明暗所产生的，并未注意，只想赶快避过这只大虫子的阻碍，好去水中把胖子捞出来，然而那巨虫身躯太大，我冲了几次，都不得不退了回来，险些被它身上的重甲砸成肉饼。

Shirley杨在一边看出破绽，抓起胖子落在地上的背包，爬到地势最高的岩石上，一边从携行袋中取出炸药，一边对我高喊道：“这些雾的色彩越来越浅，它已经快支持不住了。”说完把她的六四式手枪朝我抛了过来。

我抬头看到Shirley杨的举动，又听了她的说话，早已明白她言下之意了，于是用手一抄，接了那支六四式手枪在手，对Shirley杨叫道：“我先引开它，你准备好了炸药就发个信号，时间别太长了，胖子还在水里不知是死是活。”

我举起六四式手枪对准那巨虫的头部连开数枪，奈何这枪的射程虽然够了，但它的杀伤力在这巨型爬虫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以至于连子弹是否击中了目标都无法判断，为了给Shirley杨准备炸药争取时间，只好竭尽所能尽量把因为受了重伤而狂暴化的巨虫引开。

巨虫的独眼虽然瞎了，但是它长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葫芦洞”中的光源只有水下浮尸散发的冷冷青光，所以它的眼睛已经退化的十分严重了，取而代之的是触觉的进化，我不停用工兵铲敲打身边的岩石，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这些强烈的震动，果然刺激了那只巨虫满屋怪躯一摆，朝我追了过来。

我见计策得逞，也不敢与它正面接触，专捡那些山石密集凸起的地方跑。巨虫的头部不断撞到山岩，更加恼怒，无穷的蛮力如同一台重型推土机，把洞中的山石撞得粉碎，我现在已经连回头看看身后情形的余

地都没有了，撒开两条腿，全力以赴地奔跑，与它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亡命追逐。

以人力之极限，又哪里跑得过这跟火车一样的怪虫，我感觉吸引它的时间不算短了，其实也就不到十几秒钟。我百忙之中抽空对Shirley杨喊道：“杨参谋长，你怎么还不引爆炸药？你这是存心要我好看啊。”

只听在“葫芦洞”中岩石最高处的Shirley杨对我叫道：“还差一点，想办法再拖住它十秒。”

我知道Shirley杨一定是已经在争分夺秒，可是我现在别说再坚持十秒钟，哪怕是三秒恐怕都够呛的，身后劲风扑至，能感觉到一股极强的热流，还有身边那渐渐浓重的红色雾气，我知道那怪虫距离我身体的距离怕是小于一米了。

现在哪还顾得上数秒，前边巨石耸立，已无路可去，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只好纵身跳进了身边的地下水之中，入水的时候肩膀刚好撞到一具浮尸，这一下好悬没把骨头撞断，疼的我喝了好几口阴凉腥臭的河水。心中还在纳闷，怎么这尸体比石头还硬？

却忽然觉得心中一寒，像是被电流击了一下，瞬时间，觉得无比的沮丧与恐慌，心里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我突然想起来，我对这种特殊的感受，有这某种记忆，不是在前边洞穴钟泅渡的时候，不止那一次，似曾相识，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受

我心中受到强烈的感应，手足都变得有些麻木，身在水中，尚未来得及再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水中无数“死漂”卷进水深处，阴暗寒冷的水底，也发出青惨惨的光，这次我距离那些没穿衣服的女尸很近，几乎都是面对面的距离，我在水中尽力睁大眼睛，想仔细看看这些尸体究竟有什么明堂，以便找办法脱身，却被那数以千计的女尸晃得眼睛发花。

水面也已被无数女尸完全遮盖，想要游上去破水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水性再好的人，也顶多在水底生存两分钟，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肯定会被溺死在阴冷的水底。

由于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我根本毫无准备，提前没有闭气，又吃了那具梆硬的女尸一撞，喝了几口臭水，这时刚一落入水下，已经觉得胸口憋闷，肺都要炸开了，再也闭不住气，忽然我背后被一只手抓住。

我立刻想起以前所见“水鬼扯脚”的往事，以为是水深处的女尸活了过来，伸手要来抓我做替身，吓得我头发都快竖起来，只觉得那只手拉

住我的肩膀，把我身体扳了过来，原来身后拉我的人，是比我早一分多钟之前掉下来的胖子，他也是被困在水底脱身不得，仗着水性好，肺活量又大，已经在底下憋了约有一分半钟，这时也已经是强弩之末，马上就要冒泡了。

我和胖子在水底一打照面，就觉得水中一阵震动，那头巨型怪虫听到我落水的声音，竟然穷追不舍地把头扎进水里，它这一下势大力猛，立时就把那些封住水面的浮尸都冲散了。

我和胖子正是求生无门，见那虫头扎进水里，当即用手抓住怪虫身上的甲壳，巨大的怪虫立即有所察觉，马上从水底把身体提了起来，一阵拼命的摇晃，想把我们甩脱。

我身体一离水面，立刻觉得那种鬼气森森的怨念消失的无影无踪，当下张大了嘴深呼吸了几口空气，借着虫躯的晃动，跳落到水面的岩石上，见胖子还牢牢抓着虫体上的龙鳞青铜甲不放，心中稍觉安稳，对 Shirley 杨大喊：“还等什么！”

Shirley 杨在我喊话的同时，已经把数锭炸药和导火索组装完毕，点燃一个后从高处向那巨虫的头部掷了过去，并喊话让胖子赶快离开，胖子一看炸药扔过来了，哪里还敢怠慢，看准了地面比较平整的地方，立刻顺势滚了下去。

虫头和虫身相接的地方，有许多龙鳞甲的巨大甲片，还有头上所罩的黄金面具残片，Shirley 杨原拟是算准了爆炸的时机，对着头部扔过去，便立刻爆炸，随后再继续用炸药连锁攻击。

没想到成果出人意料，没了眼睛的巨虫，感应到半空中突然产生了一条抛物线状的气流，而且还有强烈的热能，这只巨虫已经歇斯底里了，哪管来的是什麼，转头就要，正好把炸药吞进口中。

我们只听半空中“砰”的响了一下，爆炸声一点都不大，沉闷的像是破了只气球，黄色的汁液，伴着大团的红色雾气，以及无数的细碎肉末，犹如满天花雨般散开，巨虫的躯体摇晃了几下，重重地摔在地上，那一身的龙鳞妖甲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声音，震得我们耳膜生疼。

红色的雾气从它体内一股股地冒出，但是颜色更加淡了，渐渐消散在空气之中，透过龙鳞妖甲裸露的地方，可以见到它在铠甲内的虫壳，已经变成了黑色，完全不像初次见到时，鲜红如火。

我们估计这次它该是死得彻底了，重新把散落的装备收拾起来，端着枪慢慢靠近了观看，只见虫头几乎被炸成了喇叭花一样，粉红色的肉向四周翻翻着，还在不停地抖动。

看来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不过就算它没死，也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威胁了，爆炸的重创，已经使它体内暂时无法再产生红色的浓雾了，这种红雾虽不致命，但却使它的外壳坚硬，力量也奇大，这他妈的究竟是只什么怪物？

Shirley杨说：“可能是种已经灭绝的昆虫，在史前的世界里，才有这么大的虫子，不过现在还不太好做判断，咱们再瞧瞧。”

我们顺着巨虫的身体向后走，想看看它从头到尾究竟有多大，单是它这一身龙鳞青铜重甲，就需要多少青铜，不能不令人称奇，不料走到葫芦洞山壁的尽头，发现这只巨虫没有尾巴，或者说是它的尾巴已经石化了，与“葫芦洞”的红色岩石成为了一体，根本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虫躯，哪一部分是石头。

我问Shirley杨道：“这种虫子你见过吗？”

Shirley杨摇头道：“没见过，不过从这里的古森林化石，还有这葫芦洞中半透明的红色层状叠生岩层来看，这应该是一只三叠纪时代才有的，几丁质壳类的多细胞底栖昆虫。”

第三十一章 潘朵拉之盒

胖子用枪口在那巨型怪虫的身体上戳了几下：“刚才硬如钢板，子弹都射不穿，现在却软得象松毛虫，似乎还没死透，我看咱们也甭问青红皂白，再从它嘴里塞进些炸药，把这东西送上西天，也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Shirley杨说：“怕没那么简单，凭咱们的装备，眼下根本不可能彻底杀死它，好在它现在已经没有威胁了，这是只拥有类似于太阳女神螺那种罕见轮状神经结构的蛾娘长虫，除了改变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很难找到杀死它的办法。”

这种蛾娘长虫的祖先可以追述至几亿年前的“寒武纪”，无脊椎动物起源之时，当时除了昆虫之外的其余动物，还处在低级的演化阶段，蛾娘长虫的原生形态，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躲过了无数次天翻地覆的物种毁灭，一直存活到距今几千万年前的三叠纪，已经逐渐进化成了古往今来体形最庞大的虫类。

与常见的以中枢神经为主，长有树状神经的生物不同，拥有轮状神经组织，并且具有复合式细胞结构的生物至今为止，世界上只出现过两种，第一种是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太阳女神螺”，而它的存在实在太早，人类对它的了解只有一些碎片，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也就是说这种动物的肉体 and 神经是分离的，肉体组织坏死后，轮状神经仍然会继续存活，而且“太阳女神螺”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身体外部死亡的躯体，虽然这种特性限制了它地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与网式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的在壳中繁衍下去。

“蛾娘长虫”大名“霍氏不死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发现其化石的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地，这种网状神经的奇特生物，介于无脊椎与半脊椎之间，又拥有类似“太阳女神螺”一样的保护壳，坚硬的外壳是它体内分泌物所形成的，在自然界里，没有任何天敌，除非能把它整只的吃下，用胃液完全消化，否则只要留下一部分神经网络，它依然可以生存下来，它最后的灭绝，正和那些体形庞大的昆虫一样，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含量的跳楼式改变。

Shirley杨说：“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是考古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重合与冲突。研究古埃及文明地学者，认为在法老王徽章中出现的圣甲虫，即为天神之虫，其原形就是蛾娘长虫，所以不同意生物学者所提出的，这种巨形硬壳虫早在三叠纪末期就灭绝的观点，他们认为至少在古埃及文

明地时代，世间还有这种庞大的昆虫遗留下来，对此始终争论不休。”

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体形都很庞大。这和当时地植物与地质结构有关系，氧气含量过高的环境，导致了昆虫形体无限制的增长，现在发现的三叠纪蚊子化石，估计其翅展长度超过了一百厘米。

昆虫是利用气管进行呼吸，但是氧气进入组织的速度，会随着虫子地体积而变慢，当昆虫的身体超过一定长度的时候，空气中氧气的浓度便无法达到虫体的要求，这一客观因素，也是限制昆虫体形，以及导致大形昆虫灭绝地最主要原因。

我们目前所处的“葫芦洞”的岩层结构十分特殊，是一种太古叠生岩，到处可见红色的半透明晶体，还有大量的远古化石森林，这些都是三叠纪的产物，通过那些在远古时代的某个瞬间所形成的化石，可以得知在那一刻，火山的溶岩与吞没万物的泥石流，几乎同时覆盖了这片森林，高温后迅速冷却。

地面气体的膨胀，形成了“葫芦洞”的特殊地形，这只“蛾娘长虫”身体的一部分，被熔岩和泥石流吞没，岩浆还没来得及融化它坚硬厚重的外壳，便被随后而来的泥石流熄灭，所以虫体的一部分与山洞长为了一体，再也无法分开，古时在“遮龙山”附近生活的夷人，可能就是把这种恐怖的“霍氏不死虫”当做了山神来膜拜。

也不知这只“蛾娘长虫”是在这虫壳中繁衍的第几代了，它的呼吸系统，竟然已经适应了现在大气中氧气的浓度，也许是与这“葫芦洞”中的独特结构有关，也许是这里有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食物。

一想到食物，我们忽然想起水中那无数的“死漂”，本想马上离开此地的，但是现在看来，有必要再仔细调查一番，因为这只大虫子与“献王墓”应该有极大的关联。

这只“蛾娘长虫”为什么会戴上献王祭司造型的黄金面具，被人穿的上一层龙鳞妖甲，它是否就是“虫谷”靠近王墓附近毒雾的根源？

我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一些设想，都对Shirley杨讲了一遍，但是对于“痼术”我们所了解的还是非常之有限，只知道古老邪恶的南洋三大邪术之一的“痼术”，是一种通过把死者灵魂的怨念，转换为无形毒药的邪术，死的人越悲惨，毒性也就越猛烈。

这只怪虫的外壳原本是红色的，从它体内不断喷出红色的雾气，开始被我们误以为有毒，然而后来发现，这些鲜红的气体，随着虫体受到不断的打击，而颜色逐渐变淡，待最后用炸药把它的头部炸破之后，红色的雾状气体全部散尽，这家伙便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它体内所产生

的毒雾，肯定就是与它常年吞吃水中的“死漂”有关系。

照此判断，可能这只巨虫身体的某一部分，是连接着“虫谷”上边的某个地点，根据它的特征，虫身有近百米长，也并不希奇，还由于谷中极其低陷地形，连植物的根茎都能穿透。可能虫口吞进水中的浮尸，成千上万女尸的怨念就会通过虫体，转化成谷中弥漫不散地白色“瘴雾”，封锁了从外界进入“献王墓”唯一的道路。

“人皮地图”上记载“献王墓”外围的“瘴雾”是环状存在的，这可能是绘制“人皮地图”的人不知详情，经过我们在外边的实地勘察，这种山谷的地形，不可能有一圈山瘴毒雾，两侧和后边都是万丈绝壁，抬头只有一线天光。只要毒雾挡住溪谷中的道路，就不会再有别的路能进“献王墓”了。

这时Shirley杨发现了虫体外那些龙鳞青铜甲的甲片表面，刻着很多铭文，磨损地很严重。只有一小部分还可以看到，但是都奇形怪状，无法辨认。我们突然想起来，这样的符号，在“石碑店”中也曾经见到过，就在那口装了死人，用锁链沉入潭水中的那口大缸。缸身上便有这种符号，当时孙教授说这是失传已久“瘴术”中的某种符咒，叫做“戳魂符”，是用来封堵住亡魂地歹毒邪术，这说明这层青铜妖甲，与那口水缸外包裹的铜皮，有异曲同工之处。

看来不出我们所料，这一身特制的龙鳞妖甲，还有那结合了献王六妖兽特征的黄金面具，都是通过某种“瘴术”仪式，安装到这只巨虫身上的，那些人到真会因地制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只不过这些事没用到什么正路上，专门做这害人的邪法，亏那献王还总想成仙证道。

大概在修建“献王墓”前，这位山神老爷只吃水中产的大蟾蜍癞蛤蟆，由于那些食物身体中都含有毒腺，所以使得这只巨虫也有了毒性，直到这个地方被献王所发现，便利用古代夷人流传下来地办法，放尽了它的毒性，然后随意按照意愿泡制，弄得这只虫子半死不活，把它变成了谷中拱卫王墓那片毒雾的生产源，无穷的死者恨意反复通过它的身体转化，难怪它会叫得这么惨，这么看来它也蛮可怜地，同那些人蛹一样，都是“献王墓”的牺牲品。

如果照这么推测，水中大量的女尸，就是为了制造“瘴雾”而设置的，但是这两千年来，照这虫子吃下去的速度，整个汉代的人口加起来，也填不到今天，看来有必要从水中弄出一具“死漂”上来分析一番，得想个办法破了谷中这道屏障，这样离开的时候也许会用得到。

胖子生怕我和Shirley杨提出马上出发，因为他还打算把地上散落的

黄金残片，还有虫头上的部分，都一一收集起来，这数量十分可观，不要白不要，见我们围在虫体旁查看，当即手忙脚乱的找到工兵铲，去稀烂的虫头上抠那些黄金。

我光顾着和Shirley杨用登山镐，去打捞水边的“死漂”，没注意到胖子在做什么，忽听他在背后一声惊喊，我们急忙回头，只见那只已经被炸烂了头部的巨虫，头部忽然抬了起来，外边的口器已经完全碎烂了，这时里面那张嘴，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比之前大了数倍，不断发出“咕咕”的声音。

我心想这家伙也太结实了，炸成这样还能做这么大的动作，但真是不死之身吗？急忙抄起“芝加哥打字机”，准备再给它来一梭子，却发现它并不是要对我们进行攻击，看它那样子……好象是要呕吐。

我刚想到这里，还来不及提醒胖子躲避，就见那巨大的虫口一张，哇啦哇啦，吐出一大堆女尸，就是先前在水中被它吞进去的“死漂”，这时都已变做了黑褐色，也失去了表面那层青冷的阳光，尸体上还沾着许多红的、绿的、黄的几种颜色的黏稠液体，全部都喷到了胖子身上，我离了他约有七八米远，都被恶臭熏得差点晕过去。

我立刻用手中的登山镐，勾住胖子的携行袋，与Shirley杨一起，奋力将他从尸堆里扯了出来，还好有毒的“疟雾”都被排进了谷中，这些液体应该是胃液一类，虽然可能有些酸性，只要立刻洗净，即便粘到身上一些，也是无妨。

巨大的“霍氏不死虫”好象适才被我们打得狠了，一呕吐起来便止不下来，待得吐出百余具漆黑的女尸之后，又再次发出一阵剧烈的“咕鲁”声，这次显得十分痛苦，吐出一个巨大的正方形物体，沉重的落在地上，那物表面汁液淋漓，有很多凹凸的大铜钉帽，看似是个青铜箱子，或者是口大铜棺材。

我吃惊不已，万没想到它肚子里还有这么个大件儿，幸亏提前把胖子拉了回来，否则非把他砸成瘦子不可，我与Shirley杨对视了一眼，Shirley杨也惊疑不定：“这简直就象是西方传说中，那只藏在古龙腹中的潘多拉魔盒。”

第三十二章 胎动

一半化石化了的“霍氏不死虫”，吐尽了肚子里的东西，悲哀的惨叫了几声，昂起来的头复又重重摔落，它的体力已经完全耗尽，蜷缩起来，一动也不动了。

胖子刚才被那些女尸和巨虫的胃液，喷了满头满脸，又险些被那口大柜子砸到，虽然惊魂未定，却兀自未忘记摸金发财四字，立刻走到近前，一边用手抹去自己脸上那些恶臭的黄色黏液，一边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差点把胖爷砸成肉饼……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口大箱子却不知是用来装什么东西的？怎么又被这只大虫吃进了肚里？”

我也看得奇怪，平生之遭遇，以这次算是最为不可思议，同Shirley杨跟在胖子身后，一同看那在虫腹里装了几千年的箱子，心中生出无数的疑问，这只箱子也许真如Shirley杨所言，便象是西方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那个盒子也是藏在一条火龙的肚子里，其中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以及无数的妖魔鬼怪。

胖子早已等不及了，用登山镐将堆在箱子附近的数具女尸扯到一旁，以便给箱子周围清理出一块空间，准备要打开箱子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值钱的行货没有。

我看被胖子手中登山镐勾住的女尸，一具具都乌龋八黑，与在水中漂浮的那些“死漂”相差甚多，不免好奇心起，戴上手套，将其中的一具女尸从尸堆里扯了出来，手中觉得十分沉重，虽然常言道说“死沉。死沉”，刚死不久的尸体是很沉的，但是这些水底的女尸，都死了应该有两千年以上了，怎么还是这么沉重？这么沉的份量，在水中怕是也不容易漂起来。

女尸身上一丝不挂，就算是有衣服，可能也在水中泡没了，尸体面目完好，只是显得十分狰狞丑恶，象是表情定格在了死亡的一瞬间。皮肤几乎都变了质，黑的不像是黄种人，更像是非洲的黑人，与我和胖子先前想象的冷艳裸尸，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这尸体只会让人联想到死亡的丑恶与残酷。

我看女尸的表皮非常不一般，便隔着手套在尸身上一摸，只觉得很硬很滑，不知是产生了什么变化，会导致变成这样，以至于在阴冷的水底泡了大约两千年，都不曾腐烂。

Shirley杨在旁问道：“女尸的躯体很奇怪，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我摇了摇头：“看不出什么名堂，女尸身上的皮肉表层变得十分坚

硬，有些象是琥珀，可能也是被石化了，究竟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硬膜，却一时难以判明。”

Shirley杨说道：“女尸的外貌轮廓虽然还能看出一些，但其表面象是被一层黑色的半透明物质包裹，有些看不太清楚，不过从尸体的外部特征看，各有高矮胖瘦，都是年轻女子，首先可以确定，这不是用石头造的人俑。”她怕尸体上有毒，说着话也戴上胶皮手套，翻看尸体的细部特征。

胖子见我们翻动那些被巨虫吐出来的女尸，而不去帮他开启那古怪的铜箱，便大声抱怨，说我没有战略眼光，那女尸能值得几个钱，趁早别去管她，打开铜箱才是正事。

我对胖子说：“着他妈什么急，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这献王墓还没进去，就已经碰上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咱们务必要一一查清，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至于把性命送在虫谷下边。那口大铜箱最是古怪，打开之后是凶是吉？殊难预料，等咱们搞清楚这些女尸的底细再去开它，也并不为迟，你还怕这箱子长腿自己跑了不成。”

胖子见没人给他帮忙，那口四方的大铜箱封得甚是严紧，他又难凭一己之力打开，只好悻悻到地下水边，找了个没有“死漂”的地方，把自己身上那些腥臭的巨虫胃液洗净。

我当下不再理睬胖子，自行忙着调查堆积成小山一般的女尸，我与Shirley杨越看越奇，心中也是愈发吃惊，这些女子的死状，以及她们死后呈现出来的状态，都太恐怖了。

女尸的手臂和双腿，都反向蜷在身下，关节被完全折断，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抱着背后的一个橄榄形的半透明物体，这个东西象是个巨大的虫茧，在外边看起来，一共有数层，外边是一层透明的虫丝，里面还有层硬壳，都十分薄，也很透明，但是却很坚硬。

女尸的全部身体，包括四肢，以及抱在背后的虫茧状物体，全部被一层棕黑色的半透明物质包裹，象是一个巨大的琥珀。

这层半透明的黑色硬膜表面，全部都刻了一层层的秘咒，与那“龙鳞妖甲”，以及石碑店水缸表面上的符号完全相同，这就是那种在“瘁术”中，用来封印死者怨魂，将其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奇毒的古老咒文。

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虫茧”状物体的底部，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数量无法计算，这些蜂窝一样的圆形细孔，大概都通着茧状物的深处，象是用来让虫子排卵用的，不过密如蜂巢一般的圆孔上，有一股很

强的吸力，Shirley杨用手一碰，感受到那股吸盘一样的吸附力，赶紧将手缩了回来。

Shirley杨打开“狼眼”手电筒，用手电光往那虫茧状的物体中一照，里面就立刻显出一片黑色的阴影，看那形状，竟然象是个没出世的胎儿，而且还在一下一下的微微颤动。

胖子这时已经洗去了身上的污垢，凑过来刚好看到，也连连称奇，对Shirley杨说：“哎……这里面怎么有个大虾仁儿？”

Shirley杨对胖子说：“你想吃虾了吗？不过我看这倒更像是虫卵里的蛆虫。”用伞兵刀在女尸与虫茧的外壳上割了一刀，想刺破了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但那层黑色的半透明外膜，坚固得连伞兵刀锋利的刀刃割在上面，都只是划了道浅浅的痕迹，又哪里割得破它。

胖子说：“你们看我的，要论气力，那不是咱吹啊，隋唐年间长了板儿肋的奇人李元霸，也就我这意思了。”说罢拉开架势，挥动起工兵铲来，用力切了下去，他这一下力量着实不小，果真便将那层半透明的硬膜斩出一条大口子。

只见里面那蠕动着物体从破口中显露了出来，我在一旁动手相助，打算与胖子二人合力，将这黑色硬膜上的裂缝扒大，将那里面的事物取出来。谁想刚把手挨到那虫茧状的物体上，被我们翻转了过去，面朝下的女尸，突然猛地向前一窜，象是条刚被捉上岸，还没有死的鱼一样，而且力量大得出奇，只这一蹿便蹿出去半米多远。

再有不到一公分，便是“葫芦洞”中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了，我和胖子同声发喊：“往哪里跑。”伸出手中的两支“登山镐”，同时把那女尸勾了个结实，这尸体极沉，用了好大力气，才又把尸体重新拉了回来。

胖子骂道：“这都是里面的死小鬼作怪，看胖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便动起手来，拿起工兵铲，从硬膜的破口处伸将进去，把那里面胎儿形的活动物体，用铲刃捣了个稀烂，顺着外膜流出一股股墨绿色的腥臭液体，比那巨虫的胃液难闻十倍，我这辈子就没闻过比这还难闻的东西，熏得我们三人急忙又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脸上。

再看那被胖子用工兵铲切成了肉酱般的一团黑色物体，已经死得透了，那些被铲刃剁烂的地方，肥肥白白，还有粉红色的血丝，这是什么东西？虽然外形象未出生的胎儿，但是没有人体的轮廓，普通的孕妇也怀不出这么大的胎儿。

看了这等情形，我忽然想到，以前在古代战国的时候，有种刑法叫“鉋坠”，是专门来处置罪犯中的孕妇的。那时候封建社会，当然没有

现在对犯人还讲什么人道主义，行刑的过程是专等到孕者怀胎至八月。便将其尽去衣衫，拶牢架四肢，盐炎遍涂其体，寘于闹市之中，以椿趂碾其体，则腔血鬻胎并流，止于尽，世人俗称其为“轧鱼”，但有大出翻腕者，市中争相睹者无数，刑后皆面无人色，无不叹其酷。

这就是说将怀胎的女犯人，刚好养到怀孕八月整再行刑，动刑的时候，扒个精光，绑在木架子上，倒放在十字街口最中间，赶着两只水牛，水牛拉着一个不大的石碾子，这个大小不能太大，太重的话提前就压死了，以不压断骨头为准，罪犯身体上预先抹了“盐炎”，“麻条”等止疼的药物，药量以确保罪犯不会被活活疼死为准。

都备受之后，牵着两头水牛，拉着特制的石碾，这种石碾很窄，在罪犯身上来回碾，肠子、肚子、心、肝、肺盒肚子里的胎儿，都被压得从两边往外冒，当然压断了心脉。这罪犯也就完了，不过按律必须碾到两端不再有血流出，才算完事，围着看热闹的看到最后，见那女人被慢慢压成了一张人皮，都不忍目睹，感叹王法森严，暗自告诫自己，今后一定药遵纪守法。

当然象那些不守妇道，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之类的女子所犯的罪行，虽然在古时对自己德行上的要求比较严格，贞节道德这些事很受重视，但都还不够这级别享受这种待遇，得是那种做下惊天动地大事的女犯人，还刚好怀着孩子，才可能有机会体验。据史书记载，被上过这种大刑的，在历史上屈指可数，象这种酷刑，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钱坠”到了唐代就逐渐废止了，仅存其名，后世再也没有用到犯人身上了。

我想了半天，才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看来这东西不是大虾，也不是胎儿，倒有些象是咱们不久前所见到那些活人俑上的虺蜂，这是个大蜂蛹。”

胖子摇头不信：“虺蜂的蜂蛹怎会有这么大个的，而且这东西力气不小，又牢牢长在女尸背后，不是我危言耸听，我看这分明就是个死人生下来的怪胎。”

Shirley杨小心翼翼地用伞兵刀将烂成一堆的白肉一点点拨开，在这肥大白色肉蛹的末梢，竟然和那女尸的下体相连，还有已经石化了的紫河车(胎盘)，另外还有脐带相连。

不仅又脐带与胎盘，这白色肉蛹身体蜷曲，缩成弓形，头大脚细，最末端直插入女尸的下体，说不定一直连到子宫里面，这情形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我和胖子为她举着手电筒照明，看到这里，均是心惊肉跳，异口同

声地惊呼：“果然是怪胎！”

Shirley杨纵然见多识广，也禁不住被那红白分明的怪胎恶心得反胃，奔到水边，摘下防毒面具，干呕了两口，对我和胖子说：“这绝对不是人类的胎儿，是虫卵。”

第三十三章 龙虎杖

我赶紧对Shirley杨摆了摆手，千万别说下去了，要不是今天基本上没吃什么正经东西，我也要反胃呕吐了。

胖子却对那些事物不以为然：“女人不生娃，怎么产起了虫子？这可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Shirley杨没有理睬胖子，望着那堆积如山的尸体，轻轻叹息：“实在是太惨了。”微一沉吟，还是决定继续查明真相，取出一条绳索，绑了个活绳套，对准浮在水面的一具“死漂”扔了过去，一下便套了个正着，刚好锁住“死漂”的头部。

我和胖子见她动手，便在旁相助，站在水边用“登山镐”勾扯被Shirley杨套住的那具女尸，三人连拉带拽，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把那活蹦乱跳的“死漂”拉到了岸上。

“死漂”在水中的力气很大，比起河里的大鱼也不遑多让，平时看起来跟浮尸没什么两样，但是被外力接触到的时候，那一蹿一跃，都有数十斤的力气，当然这是女尸用折断四肢，所抱在背上的茧状物，也就是里面那个巨大的胎儿形虫蛹在动。

胖子和我用脚踩住捉上来的“死漂”，使它不至于在地上乱扑腾，三人凑拢过来一起观看，发现这具尸体果然同被巨虫吃后，又吐出来的黑色女尸不同。

刚捉上来的“死漂”，身体上密密麻麻的裹着满满一层肉蛆，这些东西，虽然体形外貌上象蛆，但我们并不能下结论，因为首先这些“蛆”个体太大，比常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上两圈，身体如果说是半透明，便不够贴切。透明的程度接近了百分之七十，也完全不像我们之前见过活人俑中的“水虿蜂”，这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看上去花白花白的，让人头发根发乍不敢细看，与我们在水中看时又不相同。浮尸泡在水下之时，会发出一种阴森青冷的异样微光，单具“死漂”的发光能力十分有限，但是众多女尸聚集在一起，那种阴冷的青光幅度，似乎就会成倍的增长。把“葫芦洞”玉石般红色的岩壁，映照得象是笼罩了一层暗青色的妖气，这种诡异恐怖的气氛，倘若不是身临其境，亲身经历过洞中种种使人汗毛倒竖的事件，根本就无法想象。

Shirley杨让我帮着把一黑一白两具女尸拖到一起，并头排着，反复对照了一番，变黑的那具女尸，身体上的“肥蛆”，大概已经被“霍氏不死虫”吃干净了、

我蛹伞兵刀刮掉吸附在女尸表面的肥大蛆虫，里面便露出来一层黑色透明硬膜，这都与被“霍氏不死虫”呕吐出来的尸体完全一样。

我和胖子与Shirley杨三人相对沉默不语，把这一件件的线索，串联起来，虽然不敢断言一定如此，但是再笨的人，此刻也能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果然便是邪恶的“痲毒生产流水线”。

这是一场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大规模“牺牲”，这些女人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她们可能是奴隶，也可能是俘虏，也可能是当地被镇压的夷民，更有可能是那些被做成“人俑”的工匠眷属，但是她们肯定都是为了了一件事，那就是向设置在王墓外围的“毒雾”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这样同一个理由，而死于“献王”的某种“痲术仪式”。

Shirley杨最近曾研究过有关“古滇国”的史料，各种史册中对神秘而又古老的“痲术”，都是一带而过，没有什么详细的记述，即便是有，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但是野史中，曾经提到过利用“痲引”使妇女感孕产虫卵之事，一定要等到十月怀胎生产之时，把该女子折磨至死，这样她临死时的恐惧与憎恨，才会通过她的身体，穿进她死时产下的虫卵里，这样才有毒性，这是“痲毒”中很厉害的一种。

Shirley杨先前看到这些记载，觉得这大概是杜撰出来的野史歪说，并未信以为真，此时在现场加以对照，残酷的实物历历在目，这才知道世间果真有此等惨事。

大概是献王占了这“虫谷”附近的领地，觉得是处风水绝佳，天下无双的仙妙灵慧之地，又在“葫芦洞”里发现了被当地夷民们贡奉的“山神”，也就是这条半石化的巨虫。

最重要的是，献王知道这虫子大得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它身体的某一部分，露在山谷里面，于是献王便把这“葫芦洞”纳进了他的陵区，禁止当地人再向山神老爷供奉大蟾蜍，待到巨虫散尽了毒气，无力反抗之时，给它装进了一套厚重的“龙鳞青铜甲”中，又戴上一只有着某种宗教色彩的“黄金六兽面具”，也许还有些不为人知的神秘手段。把这条仅存于世的虫子，折磨得半死不活，“青铜重甲”和“黄金面具”这些物品，都刻有密密麻麻的痲术咒言，其实痲术的符咒，并不算是稀奇，道家捉鬼镇魂，也有类似的东西。

再把这些夷女或者奴隶，在子宫里种下“痲引”，等到她们生产虫卵之时，先将女奴折断四肢，反抱住刚产下来，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痲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脂，或是滚沸的樹燠，那一类的东西，活活浇在女奴身上，连同她背后的“痲卵”一起，做成透明的“活人琥

珀”，等冷却后，在表面上刻满“走魂符”，这就等于把女奴死亡时的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起封在了“琥珀”之中，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古怪的姿势，非要把女奴的四肢折断，我们对“痲术”所知有限，就难以凭空推测了，有可能是为了增加死者的痛苦，或是根据信仰崇拜有关。

然而那刚被女奴产出的“痲卵”，生命力很强，不会轻易被滚沸的樹燠烫死。茧状物被打上细孔后，就都被沉入这洞穴的深潭之中，“痲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地方，吸引水中的蜉蝣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与其说是某种虫，也许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会更恰当一些，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意识，这些大肉蛹，只会凭神经反射行动。所有的进食、繁衍等等行为，都在茧状卵中完成，为了保持死者怨念不会减退，从不会破卵而出，它们排出体内的排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象是鱼卵，又象是肉菌类植物，从蜂巢处被排出后，都附着在“死漂”的外壳上，逐渐会长成象透明蛆虫的样子。而女奴体内的“痲毒”，也都保存在了这些蛆形的物体之中。

这些“肉菌”，本身具有某种“鬼火”一样的生物电，可以在水中放出青光，显得女尸似乎是裹在一层光晕之中。我们在水中的时候，一见到那些“死漂”，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感觉，这可能是某种生物电的作用，而不应该是“肉菌”破裂、里面的那些毒素流了出来，那样的话我们早就中毒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几份侥幸，这么多“肉菌”，我们竟没中毒，多亏了祖师爷保佑，看来也合该这“献王墓”该破。

几乎与“葫芦洞”年岁相同的那只老虫子，它体内散发的鲜红雾气，会吸引这些肉菌向它靠近，它就以这些女尸为食，吞掉后，那些肉菌就被老虫子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痲毒”，便会通过它的躯体，转化为谷中常年不散的白色“山瘴”，有近者，即死。

而有一层硬膜包裹的女尸，它则吃不消了，又不能直接排泄出去，只好原样呕吐回水潭里，那些在女奴尸体中的“痲卵”，又会接着按原样，继续吸食蜉蝣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被老虫子吃了吐，吐了吃，不断地轮回。

我们三人对“痲术”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推测的程度上，缺少进一步的了解。我自从进入“遮龙山”开始，直到来到这“葫芦洞”，一路上不断看到与“痲术”有关的东西，大批大批的尸体，让人从心底里对前边不远的王墓产生了一股惧意，十亭的锐气，到这里已折了七亭。

倒斗摸金，胆气为先，若是还没进古墓，便有几份怵头，那么这趟活肯定做不顺当，我担心胖子与Shirley杨心中没底，只好给他们打气说

道：“那献王杀人盈川，十恶而不赦，而且他生前擅长奇术，其邪门之诡道，不是常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实在是不好对付，但是同志们，我们最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无准备之仗，若非如此，又怎能显出咱们摸金校尉的本领，我看这献王的伎俩也不过如此，都是他妈的纸老虎，象那精绝国的妖怪女王一样，活着的时候再厉害，死后还不是任咱们摆布。”

胖子撇了撇嘴，一脸沉重严肃的说：“什么都甭说了，同志们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虽然说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开枪为人民，但是作为一个男人，老子胸中的仇恨之火也在燃烧，耳边是雷鸣电闪，已经下定了决心，当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咱们就要攻占最后一个至高点，把献王老儿的明器，不管大小，一律卷包儿会了，回北京该卖的卖，该砸的砸，要不这么干，对不起这么多含怨而死的妇女。”

Shirley杨听胖子越说越没边，便打断他的话头，对我们说道：“女尸外边的一层硬膜好像是琥珀一样，本难受到胃液的腐蚀，消化不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按霍氏不死虫的体形来看，通过肠道排出女尸这么大的物体，并不算困难，但它为什么在吃后又重新吐出？”

其他的方面，我们已经推测了八九成，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却不免有些为难，会不会是这只大虫子年岁太老了，肠胃不好？再不然就是它平时不吐出来，今天是被咱们揍得狠了，所以才……

说到这里，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想到，都把目光移动，一齐看向了从巨虫口中最后吐出来的那个东西，难道是因为它肚子里，卡着那口四方方的大铜箱子，所以稍微大一些的东西都无法吃掉，只能在消化掉尸壳表面的“肉菌”后，把尸壳重新吐出来？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一招手：“此间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已探查明白，现在咱们该看看这箱子里有什么秘密了，有用的取走，没用的毁掉。”

胖子立刻来了精神头，告诉我说：“老胡，我刚才看了，这箱子全是大铜板，那个结实就甭提了，我一个人都打不开，咱们仨人一起动手试试，再不行就给它上炸药。”

正方形的铜箱上，还有厚厚的“霍氏不死虫”胃液，我们只好用地下水，先清洗了一下，使其露出原有的面貌。

等把铜箱上的污垢都去掉之后，这才发现，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口箱子，是个大铜块，是口铜椁铜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似乎是个从来没见过的器物。

这个四方形的物体，每一面都完全一样，看不出哪是上，哪是下，

也不知道哪面是正，哪面是反，每侧各有四十八个大钉帽，但是六个面都没有缝隙，步象是能打开的样子。

我心中猜疑：“别他妈再是个实心的大铜块？”取出小型地质锤，在上边轻轻敲了几下，但是发出的声音很闷，一点都不脆，不象是铜的，也无法听出是空心，还是实心。

我们三人推动这正方形的铜块，以便看到它的最底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沉重，这样一来，就知道，里面肯定是空心的，但是怎么打开呢？用炸药也未必能炸开。

我沉住气，再仔细查看，在最底下那一侧，有两个不大的小窟窿，里面被巨虫黄色的胃液堵塞了，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胖子一看有所发现，忙问是钥匙孔吗？

我摇头道：“这两个洞奇形怪状，毫无规则可言，又怎会是钥匙口，再说如果是钥匙孔，那钥匙在哪？是不是还要去虫肚里面翻找？”

Shirley杨用手比了一下大铜块上的窟窿，忽然灵机一动：“用在大祭司玉棺中发现的龙首虎头短杖试一试，它们之间的大小和形状好像很接近。”

我经她一提，也立刻发现。这两个窟窿的形状，正是一个龙头，一个虎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激动的情绪，自己竟然抑制不住，大声对胖子说道：“太好了，我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同志，今天是布尔什维克们的节日，快去把党代表请来，只要他一到，尼古拉的大门，就可以为咱们无产阶级打开了！”

第三十四章 一分为三

那无数惨不忍睹的浮尸，让我心口上象是被压了块巨大的石头，突然变得歇死底里起来，想要吵闹一场，使自己不至于被葫芦洞中的怨念所感染。

面对这口神秘的铜箱，胖子也激动了起来，立刻从携行袋里掏出那枚“黄金兽头短杖”喊道：“党代……不是不是，是黄金钥匙在此！”

两端分别是龙首与虎首，中间略有一些弧度的黄金短杖，在“葫芦洞”的青冷环境中，泛着金灿灿的光芒，这根金杖，与黄金面具等几件金器，都是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所倒出来的陪葬品，这应该是一套完整古老的黄金祭器，其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便是这面具与金杖。

出人意料的是这兽头金杖，竟然会与从这“霍氏不死虫”口中吐出来的大铜块有关，我见胖子毛手毛脚的，正在将黄金短杖的龙首，对着铜块上的窟窿塞进去。

我对这个正方形的铜块，或者说是“铜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好奇，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来看看，但是内心深处又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妥，里面会否有什么危险的事物？

Shirley杨也十分慎重，提醒我和胖子道：“小心铜箱里会有暗箭毒烟一类的机关。”

胖子虽然莽撞，却也懂得爱惜自己的小命，闻听Shirley杨此言，心中也不禁嘀咕，想了一想，出了个馊主意：“依我高见自然是以保存我有生力量为原则，不能冒这无谓的风险，所以只有用炸药把它炸破，才最为稳妥，你们都远远躲到安全之处，看我给它来个爆破作业。”

我想胖子这家伙，在平日里也只仗着一股蛮力和血勇之气，铜箱中倘若真有什么机关埋伏，以他的毛燥实难对付，没的平白送了性命在此，便对他说：“里面若是有紧要的东西，用炸药岂能保全，我向来命大，我看这活还是我来干吧，你们留在后边替我观敌瞭阵。”

胖子争辩道：“非是我胆小，这箱子里八成也是明器，汉代的古物都是金玉青铜之属，便炸得烂了，也不会对价格有太大的影响，你们若是舍不得，我就豁出这一头去，冒死直接打开便了。”

我不由分说，抢过胖子手中的金杖，让他和Shirley杨躲到附近的巨石后边，Shirley杨把“金钢伞”交给我，并嘱咐道：“从这一路上所遇之事看来，王墓陵区内有许多阴狠歹毒的设置，你务必要多加小心。”

我对Shirley杨说：“杨参谋长尽管放心，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电

线杆子绑鸡毛，胆子够大，不仅胆子够大，我还是胆大心细，不象胖子那种人似的，捂着鸡巴过河，瞎小心。”

胖子本已趴到了石头后边，听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脑袋来同骂道：“胡八一，你个孙子又在背后诋毁我，你要是不敢，就趁早回来，换我去把铜箱打开，不过咱可提前说好了，里面的东西全归我。”

我对胖子挥了挥手，示意别再瞎闹了，该做正经事了，刚才说得纵然轻松，只是想缓解一下过大的心理压力，真到了“铜箱”近前，额头鬓角也丝丝的冒出冷汗。

有金钢伞和防毒面具，即便是再危险的机关，我也不惧，只是最近几天见了不少惨不忍睹之事，心中忽然变得十分脆弱，只想大喊大叫一通，发泄一下心里的巨大压力，我真怕这口“铜箱”中会出现什么死状可怖的尸骸，我已经很难再次面对那些奴隶死亡的惨状了，这样很容易把自己逼疯。

但是为了搞清楚“献王墓”内的秘密，不得不咬着牙顶硬上了，我深吸一口气，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打开，使光线集中在“铜箱”侧面的两个窟窿上，对照手中的“龙虎双首金杖”看了一眼，这两个窟窿的轮廓，果然与金杖的杖头相同，左边是龙，右侧是虎。

如果按照这两个窟窿插进去，龙虎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那么激活了内部的锁簧后，“铜箱”打开时，也应该是上下，或是左右开合，“铜箱”上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缝隙，不知道我们推测这是口铜箱是否正确，如果不是口“箱子”，这道机关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而且这支双头黄金短杖，中间无法分开，完全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一次，只能选择龙与虎之一，而不可能同时将兽头形的钥匙一并插入，哪个先？哪个后？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这简直就是拆解定时炸弹上的红绿线头，“龙头”，“虎头”，的顺序有什么名堂吗？如果顺序错了会发生什么？

猛然间想到，“遮龙山”后的陵区，其风水形势，都是半天然，半人工，可以说这些宝穴，都是改格局改出来的，正所谓“逆天而行”，这是一种违背了大自然规律的行为，风水秘术中对与改风水中，有龙虎相持一说，分别代表了提调“阴阳”二气，虎蹲龙踞、玄武拒尸、龙虎垂头、形势腾去、龙悲虎泣、前花后假、左右跪落诸穴。皆指龙头虎首不显，是为龙凹虎缺，须牙不合，四兽不应。

改了格局的“形势理气”全仗着“阴阳清浊”之气的微妙平衡，若把龙虎颠倒，也就是使清浊之气混乱，最轻也会显出忌煞之形，重则会导致

风、蚁、水三害入穴相侵，墓中所葬之主，败椁腐尸，其害无穷。

按青乌之理推断，不妨先取清阳之气，动这比较安全的“龙首”，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这口类似重铜铸造的箱子，除了这两个窟窿之外，再无任何特征，与此无关也未可知。

我心中一乱，知道再猜下去也是无益，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当下便秉住呼吸，藏身在“金钢伞”后，将那“黄金短杖”的龙首，对准了位置，推入“铜箱”侧面的插槽里。

只听“咔哒”一声轻响，仅从手感便可知道，非常吻合，我回头看了看躲在岩石后的Shirley杨和胖子，他们也正关注的盯着我看，我对他二人竖起大姆指一晃，立刻把头低下，用手左右一转那“双头金杖”，却都拧不动分毫，我暗自称奇，难道我们所预想的不对，这不是钥匙孔吗？

我随手将“黄金短杖”乱转，也是不起半点作用，我有些焦躁，从“金钢伞”后露出头，打算先将金杖拔出来，想想别的办法再说，不料这“铜箱”的插槽中，原来是种进时压簧，退时咬合的机括。

用力向后一扯之下，铜箱内部的机关便被激发，从那空着的虎形孔中，流出一股黑水，我以为是毒液，急忙撒开手中的“金杖”回避，跑回岩石后边，与Shirley杨和胖子一同观瞧。

那股黑水并不为多，片刻之间便已流尽，整个“铜箱”随即震了一下，似是其中机关作动，随即一切平复如初，没了动静。

我长出一口气，胖子也把瞄准箱子的M1A1枪口放了下来，不过仍然没敢大意，仍然由我再次单独靠近“铜箱”，这次那“双头金杖”用手一拽，便轻而易举的抽了出来。

“铜箱”果真就是“铜箱”，只不过箱口的缝隙，造得非常契合，又因为年代太久，上下相同属性的物质互相渗透，都长在了一起，如此一来，保持了它内部的物品，处于一个绝对密封的环境中，而不会被巨虫的胃液所腐蚀，“双头黄金杖”启动了里面的机关，这“铜箱”的盖子本应该向上弹开，却由于缝隙处有很大一部分都连在了一起，所以只在箱体上露出一条细缝。

看来想打开这口“铜箱”还需要再给它一点外部的作用力，我用一只手举着“金钢伞”，另一只手拿“工兵铲”的精钢铲刃，撬动箱缝，不废吹灰之力，已将那箱盖打开，为预防万一，我转到后边把“铜箱”盖子扳开了来。

我们事先最担心的暗剑、毒烟等机关，箱子里都没有，Shirley杨与

胖子两人见并无暗器，也都拿着武器从岩石后边走过来，看那铜箱里到底有些什么事物。

三盏登山盔上的战术射灯，都照在打开来的大铜箱之内，顿时照得一片通明，首先看到的是多半箱子黑水，就是从虎形锁孔中流淌出来的那种，这可能是箱缝还没长死的时候，渗进去的“霍氏不死虫”胃液，这“铜箱”的材质日久之下并不发绿，内侧反而呈现无数白癍，看来其中可能加入了“于瑄”一类的混合物，具有抗腐蚀的作用。

但是面对泡在箱中黑水里的事物，我们可就半点都摸不着头脑了，铜箱内平分为三格，半截黑水分别浸泡着三样古怪的东西，三人目瞪口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下手，Shirley杨和胖子都看我，我摊着手对他们说：“没办法，咱们只有挨个看看了，天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胖子其实早就想把铜箱翻个底掉，只是这些东西他看的不明不白，觉得都不象是值钱的事物，所以还能暂时忍住，此刻见我发话，便找出“探阴爪”，组装成钩子的形状，伸到大箱子里，随便选了一格，将其中的一个蜡制的卵状物钩了出来。

这东西外形象个鸡蛋一样，不过只是说外形象是卵形，要比起鸡蛋来可就大太多了，外边裹着一层蒸蜡，破损的地方露出一些玉石，在灯光下显得十分晶莹光润，胖子见腊壳里面竟然有层美玉，当下二话不说，工兵铲已经切了上去，当时就把腊壳砸成无数碎片，他是想把外边裹着的蜡铲掉，看里面的玉石，不料里面的卵形玉也只是层薄壳，用工兵铲只一敲，便都被他一同破坏了。

我见来不及阻拦，便在一旁袖手观看，想瞧瞧这里一层外一层的包裹之下，装的究竟是哪一些古怪珍奇的器物。

三十五章暗怀鬼胎

胖子手起铲落，将蜡层中的玉卵砸破了好大块，他自己也没料到会是这样，本来只想把外表的腊壳切掉，怎知里面的脂玉仅仅是很薄的一层，真的便如同鸡蛋壳一般，一触即破，胖子手重，后悔也晚了，还自己安慰自己道：“整的碎的一样是玉，里外里还是那些东西。”

“蜡”与“玉”这两层之下，还有一层“软木”，看样子这些物品都是防潮防腐的，究竟有什么东西要这么严密的保存？“葫芦洞”里面的东西，都与献王和他的大祭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献王本身并不担任主持重大祭礼，而是另有大祭司，这说明他们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统治体系，而非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常见的政教合一。

软木质地非常绵密，又比外边的两层厚得多，这此胖子学了乖，怕

再将里面值钱的东西打破，不敢再出蛮力，但是收着劲却急切难下，胖子只好拿工兵铲一点点的把木屑铲掉，这样看来，少说也得需要几分钟，才可以安全的把这层软木切破。

我在旁望着掉落到地上的玉片，觉得有些古怪，随手捡起来几片残玉，只见玉壳上都刻着极细密的云气，心念一动，暗想：“莫非也是刻着戳魂符的法器？这蜡层玉壳软木下面封着含恨而死的亡魂？”

我让胖子暂时停下，与Shirley杨走上两步，蹲下身看那些没有被工兵铲砸破的玉片，用伞兵刀刮掉表层的腊状物，晶莹的玉壳上显露出一些图案，有龙虎百兽，还有神山神木，尤其是那险峻陡峭的高大山峰，气象森严，云封雾锁，有明显的图腾化痕迹，看着十分眼熟，似乎表现的就是“遮龙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情景。

不过这些图腾，都与我们所知所闻的相去甚远，有很强烈的少数民族色彩，而且年代很远，图中有一部分在神山下的狩猎场景，其中所用到的武器很是奇特，看造型竟然都是石器。

玉卵也不是天然的，甚至连玉料都不是整体的一块，有明显的拼接痕迹，而且都是老玉，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二人说：“此物非同小可，怕是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物，可能不是献王的东西，也许是遮龙山当地先民供奉在山神洞内的神器，未可轻举妄动。”

胖子说道：“胡司令你可别跟我打马虎眼，我也是浸淫古玩界多年的专家，在潘家园中标名挂姓，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据我所知，四五千年前还属于石器时代，那时候人类还不会使用比玉石更坚硬的器具，怎么可能对玉料进行加工？做出这么复杂的玉刻图形？我看这就是献王老儿的，咱们按先前说好的，凡是这老鬼的明器，咱们全连窝端，你不要另生枝节，搞出什么石器时代的名词来唬我。”

我对胖子说：“我说王司令咱俩也别争，不妨让杨参谋长说说，她总比咱们两个识货吧？”

胖子点头道：“那就让美国顾问来鉴定一下，不过她倒只是比你识货，跟我的水平想比，也只在伯仲之间……”

Shirley杨说：“这些玉料并不常见，我也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不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的确已经掌握了对玉料的加工技术，红山文化出土的中国第一龙，包括长江流域的良渚古文化遗迹中，都出土了大量制造精美的玉器，但是对于那个还相对原始蛮荒的时期，人类是怎么利用落后的工具做出这些玉器的，至今在考古界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是一个未解之谜。”

胖子一听原来还没有定论，那就是判断不出是夷人的，还是献王的，当下更不求甚解，抄起工兵铲继续去挖那层厚实的软木。

我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动手，其实我心中也急切的想看看是什么事物，用得着封存如此严密，唯一的担心就是里面会是某些夷人供奉的神器，一旦取出来，会引发什么难以预计的事端，我们这一路麻烦已经够多，虽然没死，也算扒了层皮，装备体力都已消耗掉了大半，这么折腾下去，就算进了“献王墓”，怕也是不易出来了。

以我们目前的鉴别手段，暂时还无法认定，这古怪大铜柜里装的器物，究竟是属于哪个时期的，玉壳上对“遮龙山”神话时期的刻画，也有可能是献王时代的人刻上去的，这一层层严密的封装，象是一重重迷雾，遮蔽了我们的视线，不把最后一层打开，半点名堂也看不出来。

胖子干起这些勾当来，手脚格外利落，只过得半支香烟的功夫，就已经将那软木剥开，在他固定在登山头盔侧面的战术射灯照明之下，深棕色的软木里面裹着一只暗青色陶罐。

我和胖子一起伸手，小心翼翼地将这只罐子从软木中抬了出来，放在附近的地面上，这青色的瓶罐，通体高约四十厘米，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十厘米，直口，高身，鼓腹，瘦颈，三支低矮的圈足向外撇出，罐口完全密封，罐肩靠近瓶口的地方，有五根形状奇特的短管，这些短管就象是酒壶的壶嘴，不过口都被封死了，根部与罐身上的菱形纹路相联，使之十分富有立体感。

我们望着这只造型简洁，色彩温润浸人的罐子，都不知这是何物，就连Shirley杨也一时猜想不透，不过这制造精细的陶罐上没有什么“瘕术”的标记，料来与之关系不大，里面应该不是什么恶毒的事物。

我一想，反正都已经取出来了，索性就打开来看看，于是就用伞兵刀将封着罐口的漆腊剔掉，胖子此时反而谨慎了起来，生怕我一不小心打破了这陶罐，连连提醒我动作轻点，也许里面的东西还不如这精美的罐子有价值，打破了可就不值钱了。

说话间，我已经将罐盖拨开，三个人好奇心都很盛，当下便一齐挤过来对着那窄小的罐口向里面张望，只见罐中装得满满的一泓清水，我看到这罐里全是清澈异常的清水，脑中不免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装水的罐子用得着如此保密吗？

Shirley杨嫌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看不分明，随手取出“狼眼”手电筒，照准了罐中看了看说道：“水底还有个东西，那是什么？啊.....是个胎儿？”

我和胖子也已看清了，罐中那清得吓人的水里，浸泡着一个碧色的小小胎儿，由于角度有限，我只看到那胎儿的身体只有一个拳头大小，蜷缩在罐底，仰起了头，好象正在与我们对视，不过它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脑门格外宽大。

这里怎么会有个胎儿？而且大小、姿势和外形，都和人类的胎儿有很大差别，我看得惊奇，微一凝视，忽然见那胎儿似乎猛地睁开了眼睛，它五官尚且只有轮廓，那一瞬间，在晃动的水光中，直如两个黑洞越张越大，欲将人吞没。

我心中一寒，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险些一屁股坐倒在地，指着那罐子没头没脑的问道：“这里面是什么鬼东西？”然后下意识的去掏黑驴蹄子。

Shirley杨问我：“你又搞什么古怪？好端端的哪里有鬼，这胎儿是件玉器。”

我指天发誓：“向毛主席保证，那小鬼刚刚冲我瞪眼……还呲牙来着。”我觉得刚才的举动颇丢面子，于是又再后边补充了半句，这样恐怕才比较情有可原。

胖子对我说：“你莫非是看花眼了？怎么咱们一同在看，我却没见到有什么不对。”

Shirley杨道：“可能是罐子里的水对光线产生了折射，你在的角度又比较巧，所以你才会看花眼，不信你把罐中的水倒净了，这胎儿是不是玉石的，一看便知。”

我此刻回过神来，自己也暗暗奇怪，最近可能是由于压力太大，导致神经过敏，以至于草木皆兵，于是定下神来，重新回到胖子与Shirley杨身边。

Shirley杨说这里面的水太清，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液体，先不要倒在地上，腾出一个水壶装了，待看明白那碧色胎儿的详情后，再重新倒回去，咱们只是为了收集“献王墓”的情报，千万别损坏了这些神奇的古物。

胖子也被这碧油油的玉胎，搞的有几分发怵，暂时失去了将其打包带回北京的念头，打算先看清楚再做计较，若真是玉的，再打包不迟，假如是活的，那带在身边真是十分不妥，当下依言而行，把那罐中的清水倒在了一个空水壶中，但是那里面的婴儿却比罐子的窄口宽大，不破坏外边的罐子，就取不出来，但是看起来就清楚多了，毕竟再清澈的液体也属于密度高于空气的介质，对手电光线有阻挡的作用。

的的确确便是个玉质胎儿，至少上半身极象，小手的手指有几根都能数得出来，甚至连前额的血关都清晰可辨，唯独下半身还没成形，不过半点人工雕琢的痕迹都没有，竟似是天然生成的，大自然造物之奇，实乃人所难测，但是与真正的胎儿形态过于酷似，若不是只有拳头大小，真会让人以为是个活生生的胎儿，被人用邪法变成了玉的。

第三十六章 鬼哭神嚎

直到此时，我们才忽然想到，也许这铜箱中的器物是最古时遮龙山当地夷民们用来供奉山神的神器。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道：“从前边疆不毛之地的夷民们多有生殖崇拜的风俗，这和古时边远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当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显得无比渺小，人口的数量十分稀少，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整个部族就此灭绝，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生娃。娃生多了，人口就多了起来，生产力才能提高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玉胎可能是上古时祈祷让女人们多生孩子用的，是一种胎形图腾，象征着人丁兴旺。”

胖子笑道：“还是古时候好啊，哪象现在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人，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了。咱们现在应该反对多生孩子，应该多种树，所以这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东西放这也没什么意义了，我先收着了，回去换点烟酒钱。”

我点头道：“此话虽然有些道理，计划生育咱们当然是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最好别随便动这些东西。因为这玉胎的底细尚未摸清，咱们这趟行动是来献王墓掏那枚事关咱们身家性命的毫尘珠，这才是头等大事，你要分出轻重缓急。”

我话未说完，胖子早就当做了耳旁风，伸手就去拿那罐子，准备砸了取出其中的玉胎。Shirley杨拦了他一道，对胖子说：“这些夷人的古物被献王祭司藏在巨虫的肚子里，说明非同一般，咱们在未得知其目的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先看看其余两样东西再说。”

我看胖子两眼放光，根本没听见我们对他说些什么，只好伸手把他硬拽了回来。他见状不住口的埋怨，说来云南这一路餐风饮露，脑袋别到裤腰带上，遇到了多少凶险，在刀尖上滚了几滚，油锅里涮了几涮，好不容易见着点真东西，岂有不拿之理。

我对胖子说：“献王的古墓玄宫中宝物一定堆积如山，何必非贪恋这罐子里的玉胎？更何况这玉胎隐隐透着一股邪气，不是一般的東西，带回去说不定会惹麻烦。咱们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别总盯着眼前这点东西，难道你没听主席教导我们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吗？”

胖子嘟囔道：“我还听他老人家说过‘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呢，可这云南的池水一点都他妈的不浅……”

牢骚归牢骚，还是要继续查看大铜柜中的另外两样神秘器物，否则

一个疏漏，留下些后患，只会给我们稍后进入献王墓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三人看了看方形铜箱的另外两格，另一侧放的是个大皮囊，皮子就是云豹的毛皮，上边还纹着金银线，都是些符咒密言一类的图案。里面鼓鼓囊囊的，好象装了不少的东西，抬出来的时候感觉并不沉重，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见了那些奇特的咒文印记，就可以说明不管那玉胎是否是古夷民留下來的，至少这豹皮囊里的东西与献王有关，巫术镇魂的符籙十分独特，象是一堆蝌蚪很有规律的趴在一处，令人过目难忘。

这时候不得不令人有些紧张，这巫术阴毒凶残，主要是将死者的怨念具现化，不仅可以成为杀人于无形的毒药，更能将这种怨狠歹毒的气息转嫁到其他物体上，令人防不胜防。但是既然知道了与献王有关，便不得不横下心来，将皮囊打开，一探究竟。

当下检视了一遍武器与防毒装备，互相商议了几句，看豹皮囊口用兽筋牢牢扎着，一时难以解开，只好用伞兵刀去割。我们当下一齐动手，三下五除二，就把兽筋挑断。

拨开豹皮囊，里面登时露出一大堆散了架的人骨，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戮魂符里面肯定都有尸骨，所以见状并不慌乱，随即向后退开，静观其变。

过了一阵，见无异状，方才回到近处查看。我把那些骨骼从大皮囊中倾在地上，这一来便立时看出共有三只骷髅。这三具枯骨身上并无衣衫，不知是烂没了还是压根儿就什么都没穿。骨骼的形状也很奇特，头骨大，臂骨长，腿骨短小，看其大小都是五六岁孩童般大，然而看那骨质密度、骨龄都是老朽年迈之人——最明显的是牙齿，不仅已经长齐，而且磨损得已经十分严重，不可能是小孩子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被用戮魂符封住的都是些奴隶之类的成年人，没见到过有小孩，而这骨龄与体形又太不成比例，委实教人难以揣摩。

我和胖子两人壮起胆子在乱骨中翻了一翻，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异之处，不成想这一翻竟然翻出一些饰物。有串在金环上的兽牙之类的东西，还有散碎的玉璧，最显眼的是一个黑色蟾蜍的小石像。

Shirley杨见了之后立刻说：“夷人给山神造像佩带的饰品！这不是人骨，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山魈，常被认为是山精，古籍中不乏对其详细的描述——身材矮小，长臂似猿，黑面白毛，能通人言，于山中能行风布雨。但是现代人从未见过，以为是虚构的生物，也有人说是以黑面鬼狒狒为原形，所以现在非洲的黑面鬼狒狒别名也叫作山魈。中国古时传说

中的山魈却与现在的黑面鬼狒狒不太相同。现在看来这些骨骼最有可能是古时山魈的，它们才是山神的真身。”

看来这三只山魈都是被献王所杀，它们被夷人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还有那玉胎，可能都是被夷人看重的神物。献王侵占了这里，肯定大施暴虐，将山神的遗骨如此败坏，与夷民的神器一同填进了巨虫的肚子里，使其成为了阻止“霍氏不死虫”消化浮尸与虫卵的胃瘤——用这种变态的手段来破坏当地人的信仰，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是否真是这样，恐怕还要等到进了龙晕中的献王墓，得知他生平所为，才能知晓确切的答案。

我们望了一眼不远处那只倒在地上、身批龙鳞妖甲、怎么打都死不了的巨虫，原来这只大虫子并非山神原形，真正的山神却是在它的肚子里。

潘朵拉的魔盒，也就是这只方形铜箱中两侧的东西我们都已看完了，只剩下最中间、也是最神秘的一件东西。我们之所以前两次都没有动它而是特地把它留在最后，是因为都摸不清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想先看看另外那两件是什么器物，心中多少也能有点底。没想到头两格都已经极其出人意料，对这铜箱最中间的东西反而更是猜想不透。

铜箱的中部，其空间远比两侧要宽大许多，看这格局，摆放的理应是最为重要的物品。其余的两格都与祖居此地的先古夷民有关，这件多半也是，但是具体是什么那就难说了。我一边同胖子动手去搬中间的东西，一边胡思乱想：“八成是夷族首领的尸体，更可能也是献王从夷人处掠来的重要神器。”

我们轻手轻脚的抬了两下，却取不出来。中间是个与外边的方形铜箱类似的小铜盒，上面铸着个鬼脸，面貌极是丑恶，背后还生着翅膀，好象是巡天的夜叉。细处都有种种奇怪的饰鑿，让人一看之下便觉得里面装的不是一般的東西，难道是封印着恶鬼不成？

再细一打量，原来铜匣有一部分中空，与大铜柜侧面的虎形锁孔相连，里面都是镂空的，黑色与铜柜下的黑水颜色相同，刚才没有注意到。匣上无锁，只能在铜箱内将其打开。

为了避免被机关所伤，仍然是转到后边，用登山镐将那铸有鬼头的盖子勾开。随着鬼匣的打开，里面透出蓝幽幽冷森森的微光，铜函里面是只蓝色的三足蟾蜍。胖子“咦”了一声，用手中的登山镐在蟾蜍身上轻轻捅了一下，当当有声，竟似是石头的，原来这飞天鬼头铜函是用来供奉它的青铜蟾宫。

那只不晓得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蓝色三足怪蟾有人头大小，体态丰满，昂首向上，表现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形制罕见，不论用料，单从形象上已是难得的杰作，实属神物。

我和胖子看得直吞口水，据说嫦娥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到了月宫之中变化为一只蟾蜍，所以它也被视为月宫的代表，象征着高高在上，形容一个人飞黄腾达也可以说是“蟾宫折桂”。想把这只怪蟾从蟾宫中抱出来，心中按捺不住一阵狂喜——这只蓝色的三足怪蟾一定这遮龙山里最值钱的宝贝；似此神物，除非福缘所至，否则别说装进包里带回去，便是看一眼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Shirley杨在面对这种宝物的场合下可比我跟胖子冷静多了：“小心，小心，洞里越来越大的植物和昆虫，还有坠毁在丛林中至少两架以上的飞机，其根源可能就在这里了，它守护着王墓的天空……”

Shirley杨的话音刚落，我和胖子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忽然觉得洞中气氛有些不对。脚下发出一阵阵骨头爆裂的声音，忙低头一看，放在脚旁的那三具山神遗骨正由于葫芦洞中过高的氧气含量在发生加速的质变，所有的骨头都在收缩变黑。

氧化的速度过快，再加上这堆山神的尸骨的密度比人骨要高出数倍，所以导致骨头里发出一种尖锐而又奇怪的破裂声音。

我向后退了两步，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邪得厉害，管它是神器还是邪器，干脆全部用炸药炸它个精光，免留后患。”说罢就到胖子的背包里去掏炸药，但是胖子在包里塞了很多黄金残片，翻了半天才把炸药翻出来。

胖子转过身来想帮我装雷管，刚一回身便是双脚一跳，象是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他忙用手指Shirley杨的腿，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也是差点蹦了起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直钻入双耳。

第三十七章 破卵而出

Shirley杨也在低头看着自己的腿，一只半人半虫的怪婴，下肢保持着昆虫的特征，没有腿，象是软体动物，正抱住了她的腿哇哇大哭。那哭声嘶哑得好像根本不是人声，就连我们在深夜丛林中听到的夜猫子叫，听上去都比这声音舒服些。

大概是由于事出突然，Shirley杨竟然怔住了，那半虫怪婴哭声忽止，嘴部朝四个对角方向同时裂成四瓣，每一片的内部都生满了反锯齿形倒刺，如同昆虫的口器。这一裂开，仿佛是整个婴儿的脑袋都分开了四片，晃晃悠悠的就想咬Shirley杨的腿。

我看得真切，见Shirley杨愣住了竟然不知躲避——我虽然端着MIAI在手，却由于距离实在太近而不敢贸然开枪，怕“芝加哥打字机”射出子弹的风暴会连Shirley杨的腿一并扫断——情急之下，倒转了枪托，对准那半虫半人的怪婴捣了下去。

眼看着枪托就要砸到怪婴的头部，它忽然一转头，那咧成四瓣的怪口将MIAI的枪托牢牢咬住，枪托的硬木被它咬得嘎嘎直响，顺着嘴角流下一缕缕黑水，看似含有毒素。

我争取了这宝贵的几秒钟，Shirley杨终于惊魂稍定，从被那半人半虫的异类婴儿的震慑中回过神来，轻呼一声，想把腿从那怪婴的怀抱中挣脱。我也在同时把枪身向回拉，怪婴昆虫般的怪口里全是倒刺，咬在了枪托上一时摆脱不掉，遂连同它的身体都被我从Shirley杨腿上扯了下来。

我惟恐手底下稍有停留，这怪婴会顺着MIAI爬上来咬我手臂，便将枪身抡了起来。胖子在一旁看得清楚，早把工兵铲带着一股疾风，迎着被我用枪托甩在半空的怪婴拍出。

在半空中接了个正着，跟打棒球一样击中，猛听一声精钢铲身拍碎血肉骨骼的闷响，半人半虫的怪婴像个被踢出去的破皮球，笔直的从空中撞到了葫芦洞岩壁上，又是“啪”的一声撞了个脑浆崩裂。半透明的红色岩壁被它撞过的地方就象是开了染料铺，红、绿、黄、黑各色汁液顺着岩壁流淌。

我赞道：“打得好，真他妈解恨。”低头一看自己手中MIAI冲锋枪的枪托，还有几颗虫子口器中的倒刺扎在上面，不禁又骂道：“好硬的牙口！没断奶就长牙，真是他娘的怪胎。”举目四下里搜索，想看看它是从哪爬出来的。

谁知掉在地上的怪婴竟然还没有死，在地上滚了几滚，忽然抬起那血肉模糊的大头对我们声嘶力竭的大哭。这哭声刺耳之极，听得人心烦意乱，我举枪一个点射，将那怪婴的头打得肉沫骨渣飞溅。子弹过后，便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无头腔子了，空腔左右一栽歪，随即无力的伏在地上彻底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还没搞清刚才这突然冒出来的怪婴是从何而来，这整个巨大的山洞忽然完全暗了下来，被河中浮动的女尸映出的青冷光线顿时消失无踪；偌大的洞穴，就只剩下我们登山头盔上的灯光。

四周传来无数蠕动的白色物体撞动碎石所发出的嘈杂，一声声婴儿的悲啼直指人心，我心中立刻明白了——是那些从女尸中长出的痼卵，它们不知何时开始脱离母体了。我们只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装着遮龙山神器的铜箱中，以至未能即刻察觉；现在发现已经有些迟了，它们似乎爬得到处都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包围圈。

Shirley杨点亮了一支冷烟火高举在手，大概是出于女性的本能反应，她似乎很惧怕这些半虫半人的怪婴，举着冷烟火的手微微晃动——洞中光影晃动——只见无数爬着走路的怪婴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都把大嘴咧成四片，动作非常迅捷，正围着我们团团打转，似乎是已经把这三个活人当做了它们出世以来的第一顿美餐；只是被那冷烟火的光亮所慑，还稍微有些犹豫，只须着光线一暗，便会立刻蜂拥而上。我们的两支MIAI、一把六四式手枪，再加一只单发“剑威”，根本难以抵挡，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我们三人背靠着背，互相依托在一起，只待那些痼卵稍有破绽便伺机而动，一举冲将出去。它们体内含有死者怨念转化的痼毒，被轻轻蹭上一口都足以致命。

我一手端枪一手举着狼眼手电筒，把光柱照向黑暗处挤在一起的怪婴，想看看它们的具体特征。但它们似乎极怕强光，立刻纷纷躲闪，有几只竟然顺着溜滑笔直的洞壁爬了上去。我暗地里吃惊，怎么跟壁虎一样？再照了照地面的那个死婴，才发现原来它们的肚子和前肢上都有吸盘，同一个身体中具备了人和昆虫的多种特征。

胖子叫道：“这些虫崽子怕手电光，咱们只管冲出去便是。”

Shirley杨对我们说：“不，它们只是还没有适应，并非远远逃开，只是避过了光线的直射，不会轻易退开；随便冲出去只会形成硬碰硬的局面，它们数量太多，咱们连三成把握都没有。”

这些怪婴在那些死漂母体中千年不出，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来？这岂不是断了谷中瘟毒的根源？难道我们无意中触发了某种仪式？想到这，我急忙去寻找从铜箱中翻出来的三件神器——蟾宫里的三足怪蟾，三堆山神的骨骼，还有那在陶罐中的碧色玉胎，这些神器会是导致瘟卵脱离母体的罪魁祸首吗？

但是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夷人神器都被怪婴覆盖，洞中各处一片混乱，难辨踪影。黑暗中婴儿的哭嚎声越来越响，看来不会再有什么特殊时机了，不能以拖待变；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往外强冲。

我提醒胖子，让他从背包中把炳烷喷射器取出来，这时候也没什么舍不得用了，这叫火烧眉毛，先顾眼下。给它来个火烧连营，咱们趁乱往葫芦嘴的方向跑，一出山洞，占了地利，便不惧这些家伙了。

我们刚要发作，却听Shirley杨说：“咱们将那只巨虫打得狠了，那半人半虫的怪婴突然从母体中脱离可能正是由于这洞穴里缺少了让它们保持睡眠状态的红色雾气，与那三件神器并无关联。不过咱们必须把那些神器毁掉，尤其是那只在蟾宫里的三足蓝蜃——那怪蟾的材料是一块具有蓝色胍克胶质离子的罕见陨石，埋在地下千米都能向上空发出干扰离子；没有了它，谷口的两块大陨石就会失去作用，否则还会有更多的飞机坠毁在这里。”

不容我们再做计议，饥饿的瘟婴已经先等不急了，完全不顾手电筒的强光而越逼越近，将包围圈逐渐缩小。那些神器散落的地方正是在洞穴的里侧，我们要强行向外突破就顾不上毁掉它们了；何况我们唯一所能仰仗的炳烷喷射器只够使用短短的三次，难以补充，一旦用光了，身陷重围之中时后果不堪设想——只好先冲出去，然后再想办法。

我对胖子与Shirley杨喊道：“并肩往外冲吧。”此时一只瘟婴的怪口已经咬来，Shirley杨飞起一脚，正中它的脑侧，登时将它踢了出去；她同时竖起金钢伞，挡住了后边几只瘟婴的纠缠。

胖子手中紧着忙活，举着炳烷瓶的喷嘴，对准前方喷射，数十只瘟婴立刻被炳烷引起的烈火包围，变成了一个个大火球，挣扎着嘶叫，顷刻便成为了焦碳。这是我们初回使用炳烷喷射器，未想到此等器械威力竟然如此惊人，连岩石都给一并烧着了。

胖子连发两次，在那些怪婴被强烈火焰烧灼所发出的惨叫声中，我们借这混乱的时机从薄弱处闯了出去一路狂奔。在起伏的岩石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跑了一段距离，只听后边哭声大作，心里一急，暗道不妙，来得好快，这就追上来了；而且听声音距离已经不远，这么跑下去不是办

法。

顺着水边又跑没几步便已经无路可走，葫芦洞的地势开始收缩，看来快到葫芦嘴了。石壁弧度突然加大，变得极为陡峭，想继续前进只有下水游出去了，不远处一个半圆形的亮光应该就是出口。这段水面宽阔，由于洞口很窄，所以水流并不湍急，以我们最快的速度游过去，不到一半就会被大群的蛙婴追上。

三人已经跑得连吁带喘了，心脏“砰砰砰砰”跳成了一个点儿，我一指那片光亮：“那就是出口了，你们两个先游出去，我在这抵挡一阵；否则咱们在水中仓促应敌，有死无生。你们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脱身。”

胖子哗的拉开枪栓：“你有个屁办法，我看谁也别跟我争！要留下我留下！老子还真就不信了，八十老娘反怕了孩儿不成。”说着话就要把我和Shirley杨推进水里。

Shirley杨拨开他的手，到他背包里去掏炸药：“尽快设置几圈导爆索，稍稍挡它们一挡，咱们就有时间脱身了。”

我和胖子会意，此刻事不宜迟，争分夺秒的把导爆索从细铁丝的捆扎中解开，胡乱铺在地上。我听那些怪婴狼嚎般凄厉的哭声由远而近，洞中虽然漆黑，但是从惨哭声中判断，已经快到跟前了，便不住催促胖子：“快撤快撤。”

在胖子把全部的导爆索都设在洞中的同时，Shirley杨已经把装备包的气囊栓拉开，三人更是片刻不敢停留，在催命般的哭声中一并跳入水中，拉着气囊，手足并用，向着洞口划水而去。

我百忙中不忘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无数不清楚是人是虫的怪婴已经如附骨之蛆一般随后撵到了水边，第一条导爆索刚好爆炸——虽然这种绳索状炸药威力不强，却也足可以暂时使它们穷追不舍的势头缓下来。胖子把导爆索一共设了五层，凭我们的速度，足可以在它们追上之前钻出葫芦洞去。

这些蛙婴的生命力都象蟑螂一样顽强，不打个稀烂就根本杀不死，而且看它们满嘴的倒刺和黑汁，毒性一定十分猛恶，更可怕的是数量太多，难以应付，只好先从这葫芦洞绝地出去，到外边再求脱身之策。

我一边全力游水，一边盘算出去之后如何想个办法将它们一网打尽，忽然间觉得身体一沉，腿上象被几只力量奇大的爪子抓住，不但难以再向前游，身体竟也被拉扯得迅速沉向漆黑的水底。

由于我在气囊的后边，胖子和Shirley杨分别在前边左右两侧，所以

他们并未察觉到我遇到了情况。我的脚突然被拉住，事出突然，心中一慌，抓着充气气囊的手没抓牢，急忙伸手想要拉住，但是由于气囊顺水流向前的速度很快，这零点零一秒的偏差就抓不住了，只是指甲挂到了一点。我想开口招呼他们，而阴冷的河水却已经没过了鼻子。

第三十八章 天上宫阙

我上不知被什么东西死死抓住，没有丝毫摆脱的余地，甚至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边的胖子和shirley杨二人示警，身体便快速沉入水底。

我身上唯一开着的光源来自于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射灯的光线一沉入漆黑阴冷的水中，照明范围立刻降到了冰点，光线只能照出去一米多远。在这黑沉沉的地下水域里，这仅有的不到一点五米的可视范围跟瞎子差不多。

仓慌之中，我赶紧闭住呼吸，低头向水下一看，一只虫人合一的怪婴，它的四瓣形口器刚好咬在我的水壶袋上。军用水壶都有一个绿色的帆布套，十分坚固厚实，它的“螭”中全是向内反长的肉刺，咬到了东西如果不吞掉就很难松口。此刻这个怪婴正用两条前肢拼命拽我的大腿，想把它的“螭”从水壶袋上拔出来。

在昏暗的水下，那怪婴的面目更加丑陋，全身都是皱褶，坚韧的皮肤哪有半点像是新生儿，根本就是一只又老又丑的软体爬虫。此刻在水底近距离一看，立刻生出一股厌恶的感觉，还好游在水里的时候是被它咬到水壶上，倘若咬到屁股上，此番已是休矣。

怪婴的力量极大，早在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它就能在卵中带动死漂快速蹿动，被它不断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我恨不得离开、摆脱这只丑陋凶悍的怪婴，工兵铲、登山镐等称手的器械都在有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了俄式伞兵刀在手。

本来心中起了一股杀意，想要割那怪婴包在水壶上的四瓣口器，但是忽然想到，一割破了难免会流出毒血，那样一来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带子稳妥一些。

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住行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勾槽用力向外一蹭，已把水壶的背带挑断，怪婴的“螭”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我胸口憋得快要炸开了，一颗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急于浮上水面换气，更不想再与它多做纠缠，用空着的脚猛地向下一踩怪婴的脑袋，将它蹬开，自己则用借力向水面上快速游去。

在上浮的过程中，我看到身边浮动的几具死漂，不过都早已失去了发出青冷之光的外壳，看来里面的虫卵都已脱离母体了。突然发觉左右两边有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般的怪婴在水底向我扑至，它们在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竟不输游鱼。

我心中只叫得一声“命苦”便被它们包在中间，两边俱是咧成四大片

的怪口，粉红色的倒刺丛丛张开。这时性命相拼，即便不被它们咬死，我气息已近极限，稍作纠缠也得被水呛死。

我连想都不想，其实是根本没有思索的余地，见左侧猛扑过来的怪婴先至，张开四片黑洞洞的大口就咬，我只好一缩肩避过它的怪口，紧接着左手从上面绕过去，掐住它后边的勃颈。

另一侧的疮婴也旋即扑到身边，我忙用左手一带，将那被我抓住后颈的疮婴——借着它在水中的猛冲之力——斜刺里一带，与右边那只随后扑来的疮婴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的怪口咬合在一处，再也分离不开，一同挣扎着沉入水底。

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蹿出了水面，贪婪的大口呼吸着葫芦洞中闷热的空气，大脑从半缺氧的空白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向四周一看，水面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也不见胖子二人的踪影。导爆索爆炸后的回声还在洞内回荡，硝烟的味道也尚未散尽，我把身上沉重的东西都摘掉，抡开双臂，使出自由泳的架式，全力朝着有亮光的葫芦嘴游过去。

越向前游水流越急，甚至不用出力都会身不由己的被水冲向前方。倾斜的葫芦洞正将里面的地下水倒灌进外面的深谷，眼看洞口的亮光开始变得刺眼，身后的婴儿嘶心裂肺的哭喊声骤然响起，想是被爆炸暂时吓退的怪婴们又追上来了。这些家伙在石壁上都能迅速行动，在水里更是迅捷无伦，我不由得心中犯难，纵然出了葫芦洞怕也无法对付这些怪胎。

不过愁也没用，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当年解放军不也是一路撤退中拖跨了敌人，换来了最后的全线大反击吗？只好咬紧牙关接着跑了。抬头看那洞口时，只见人影一晃，有人扔下一条绳子；由于逆光，看不清那人的面目，但是看身形应该是shirley杨。葫芦嘴的水流太急，我抓住绳子才没被水冲到下面。洞外水声轰鸣，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一时也看不清楚究竟身在何方，只抓住一根垂在洞边的老藤，从水中抽身出去。

身体悬在半空，只觉身边藤萝纵横，shirley杨问我道：“我们出了洞才发觉你不见了，正要回去寻你，你怎么掉队了？”

我一摆手：“一言难尽，回头再说详情。胖子呢？”我用力揉了揉眼睛，开始适应了外边的阳光。向下一看，目为之眩，原来我所处的地方是葫芦嘴的边缘。这是一大片瀑布群，在这三江并流、群峰峥嵘的大盆地中，从虫谷中奔流出来的所有水系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流进

下边的大水潭中。其中最大的一条宽近二十米，落差四十余米，水势一泻而下，水花四溅，声震翠谷。

这个大水潭深浅莫测，直径有将近八百米，除了瀑布群这一面之外，到处都长满了粗大的藤萝类植物，放眼兼绿，像是个绿色的巨筒，更衬得下面水潭绿油油的深不可测。我们出来的洞口是流量比较小的一条瀑布，又在瀑布群的最外侧，四周长了无数藤萝，否则我们一出洞就免不了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胖子和装着全部装备的大背囊都挂在下边的老藤上。那几条老藤颤悠悠的，也不知能否承受这些重量。

这里距离下方的深潭不下三十余米，胖子恐高症发作，干脆闭上了眼睛，连看都不敢看。shirley杨已经将在石缝中装了个岩钉的一条绳索放了下去，垂到胖子身边，胖子闭着眼摸到绳子，挂在自己腰上的安全栓里。

我看这些老藤又老又韧，而且还有登山索挂着胖子作为保护，料来一时并无大碍；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这时是上是下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上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则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只有向下移动。

我定下神来，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不看则可，一看之下顿时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量激起无穷的水气，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气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七彩虹光。无数条彩虹托着半空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阁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一应俱全。琼楼玉阁，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秦砖汉瓦矗立在虹光水气之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宫阙。

我被这座天空之城展现出的壮丽神秘所惊呆了，shirley杨刚出葫芦洞时就已经见到了，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那就是献王墓了，不过你再仔细看看，它并非是在空中。”

我止住心旌神摇，定睛再看，才看出来这座天上宫阙果然并不是凌空虚建，而是一座整体的大型歇山式建筑，如同世间闻名的悬空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由于四周山壁都是绿色植物，而使得这宫殿的色彩极为突出，殿阁又半突出来，加上下边七彩虹霞异彩纷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

不知是什么原理使这天空之城保存得如此完好，艳丽的色彩竟然丝毫未减。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中那催魂般

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墓的宫阙，对shirley杨说：“咱们先想办法退到那里，王墓的断虫道应该可以拦住它们。”

Shirley杨说道：“好，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

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栈道遗迹，都是用木桩、石板搭建，有些地方更是因地制宜，直接开凿山体为阶梯，一圈圈围绕着环形的险壁危崖，其中还有两条栈道通向下面的大水潭中。但是这些栈道的工程量就够令人叹为观止，不是一般通人用的栈道，其坚固与宽度都空前绝后，修建王墓的一砖一瓦，都是奴隶们从这里运上去的。

越想越觉得心寒，这么大的古代王墓，完全超乎预想以外，有没有把握破了它而找出“凤凰胆”，到现在一想，实无半分把握。我们把献王墓的规模想象的太小了。

我摇了摇头，打消了这沮丧的念头，攀着老藤下到胖子所在的位置，随后把shirley杨也接了下来。离我们最近的栈道就在左边不远，我对他们说：“砍断了藤萝，抓着荡到栈道上。”

虽然这个办法比较冒险，但是眼下没有更好的法子，这么高的绝壁悬崖别说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便是我和shirley杨也觉得眼晕。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象是站在虹气之上，水雾就在身边升腾，岩石和植物上都是湿漉漉的，每一步都如临渊履冰，惊险绝伦，不得不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更何况要拽着断藤飞身到七八米开外的栈道遗迹上，谁敢保证那悬崖上的栈道还依然结实，说不定一碰就成齑粉了。

胖子依然犹豫不决，双腿筛糠般抖个不停，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别哆嗦了，再抖下去，这些藤萝便已被你晃悠断了。这样还不如豁出去拼命一跳，便是摔死也是条好汉，胜似你这熊包的窝囊死法。”

胖子说道：“别拿话挤兑我啊！你先跳，你跳过去之后我就跳，谁不跳谁是孙子。”

Shirley杨已用伞兵刀勾住一条长藤，对我们说：“别吵了，那些蜃婴已经爬过来了，再不走便来不及了。”

我举头一看，果然见四五个遍体黏液的人形虫从头顶处朝我们爬了下来，看来后边还有更多。而且它们的身体似乎比先前长大了一些，已经脱离了婴儿的形状了，身体上昆虫的特征更加明显。

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芝加哥打字机”，对着上面射了几枪。三只半人形爬虫立刻中弹，翻滚着落下碧绿色的深潭之中，之间水面上激起

两团白色的水花，连声音都没听到，全被如雷的瀑布声覆盖了，更不见它们的尸首浮出水面。

三人心惊肉跳，shirley杨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气压计，海拔竟然比美国著名的克罗拉多大峡谷还低，不禁惊呼——这地方怎么那么象扎格拉玛山中的无底鬼洞？

我伸手把背包负在自己背后，哪里还顾得上这地方是否与鬼洞相似，心想胖子这厮在高空时胆子比兔子来也还不如，如果我们先到得栈道上，留下他定然不敢跳过去，只好让他先跳了。当下不由分说，将老藤塞进胖子手中，对他说道：“你尽管放心过去，别忘了你腰上还挂着安全栓，摔不死你。”言罢，立刻割断老藤，一脚踹在胖子屁股后边，想让他先跳到斜下方五米开外的栈道。

然而我的脚却踹了个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十余条纠缠在一起的藤萝，坠着我们三个人和一大包装备，承受力堪堪平衡。这时突然有三四条老藤一齐断开，我们顿时都被挂在了半空摇摇欲坠。突然的下坠令人措手不及，抬眼看时，原来藤条是被那些后边赶上来的怪虫咬断了。

第三十九章 碧水之玄

瀑布群巨大的水流声如轰雷般响个不绝，如此近的距离起来让我们的心神格外震动。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保持应有的镇定，随着几条老藤的断裂，身体也随着猛然下坠，若不是胖子腰上有条安全绳，三人早就一发落入下面的深潭。

但是现在这种上不来下不去的情况更加要命，那些“虫婴”本是半人半虫，过了这一段时间，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人类的特征更少，昆虫的特征越来越是显著，已经是半虫半鬼，丑恶的面目让人不敢直视。

它们正从“葫芦嘴”源源不绝地爬下绝壁，依仗着身体上的吸盘，以及前肢上地倒勾，攀在藤萝上快速向我们包抄而来。

我大头朝下的悬挂在藤蔓上，下面深绿色的潭水直让人眼晕，急忙挣扎着使身体反转过来。这一下动作过大，挂住我们三人的藤蔓又断了一条，身体又是一坠，差点把腰抻断了，多亏Shirley杨用登山镐挂住岩壁，暂时找到一个着力点。

我苦笑道：“这回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说着话，把MIAI举起来射杀了两只已经爬到头顶处的半虫人，其中一只落下去的时候蹭到了我的身体，只觉一股腥臭令人作呕，我赶紧把身体紧贴在绝壁上，免得被它的下落之势带动跟着它一起滚进深潭。从这么高的地方落进水中可不使闹着玩的，水深若是不够的话，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

Shirley杨挂在悬崖绝壁上对我叫道：“老胡，这些藤萝坚持不了多久，得赶快转移到栈道上。”

我答道：“就是这么着，不过这可是玩命得勾当，你快求你得上帝显灵创造点奇迹吧。”

我说罢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他在高处根本就不敢睁眼，死死地抓着两三根老藤，腰上的安全绳绷得笔直，上面的岩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他的重量了，碎石头沫和植物泥正哧哧的往下落。

栈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才突然的下坠，已经几乎平行了。但是中间几米的距离是反斜面，寸草不生，要想过去只有抓住藤萝与登山绳，向钟摆一样左右甩动，把这种力量积累起来，最后一举荡到栈道上。

我把MIAI冲锋枪递给Shirley杨：“你掩护我。我先把胖子弄过去，然后是你，我殿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商量的余地，Shirley杨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上，单手抵住枪托，把枪管支在挂住岩壁的登山镐上射击。不

时地变化角度，把爬至近处的“痴人”纷纷打落。

我把背包挂到胖子身上，双脚抬起猛踹他的屁股。胖子被我一踹立即明白了我要做什么，大喊道：“爷是来倒斗的，不是他妈的来耍杂技的。”

话未说完，胖子已带着颤音向栈道的方向横摆了过去，但是由于力量不够，摆动幅度不到30度就又荡了回来。胖子所抓的藤条被锋利的岩石一蹭，喀喀两棵齐断，登山绳绷得更紧，眼看便要断了。

我知道这次必须要尽全力，只有一根登山绳，万难承受胖子和那包沉重得装备，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要是力量不够，就只有去河里捞他了。

这时忽然听到MIAI那打字机般的扫射声停了下来，估计Shirley杨那边弹药已经耗尽。

剩余的弹鼓都在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没办法重新装弹。此刻已成燃眉之势，当即奋起全力，先向侧后摆动至极限，抓着捞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

我用力过度，自己脑中已是一片空白，耳中只听胖子“嗷”的一嗓子，登山绳断开的同时胖子已经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但是大腿以下还是在残破栈道的半空，原本离我们就不算近的栈道此时又被他压塌了将近一米。

与我们所处位置最接近的这段古代“栈道”是修建“献王墓”之时架设的，都是螺旋形由上至下，一匝匝围着悬崖绝壁筑成。我们进谷时曾见过截断水流的堤防，当初施工之时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所以有一部分“栈道”时曾经穿过这里的，后来想必是被瀑布冲毁了，所以这一段是处残道。胖子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了上去，躺在地上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了小半条，不住口地念“阿弥陀佛”。

我助胖子上了“栈道”，但是用力太大，自己赖以支撑地最后两条藤萝又断了一根。仅剩的一根也随时会断，抬头再一看Shirley杨，她正反转MIAI的枪托将一只抓到她肩头的痴人打落。碧绿色的绝壁上，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像是在上面铺了厚厚一层白蛆，形成弯月形的包围圈，已将我们两人裹住。

我赶紧向上一蹿，用手勾住侧面一条老藤，对Shirley杨喊道：“该你过去了，快走。”这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Shirley杨足上一点，将身体摆向栈道。也是第一次力量不够，需要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也想故伎重施，抬脚准备踹她屁股。

Shirley杨却也抬起双脚，在我脚上一撑，借力弹向栈道，随即一撒手，落在了胖子旁边。这时胖子也已回过神来，从背囊中取出另一把“芝加哥打字机”，把我身边的痴人一个接一个射进深潭。

但是MIAI火力虽强，放在这里也如杯水车薪，挡不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半人半虫怪物。然而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接近栈道，反倒是全朝我拥来。

我的工兵铲、登山镐，全让我在游泳时扔了，身上只有一把俄式伞兵刀。在这绝壁危崖上难以使用，只好顺手拔起了Shirley杨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镐，随手乱砍。

在胖子和Shirley杨双枪的掩护下，我虽然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被团团包围，只求自保，已无暇抽身荡到“栈道”上去了。

Shirley杨灵机一动，正要扔绳子过来接应我，却在此时我攀住的藤萝已被啃断。这些千年老藤虽然比较脆，却都十分坚韧。那些“痴人”像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狗，顾不上口器里的倒刺都被折断，咬住了藤条就不松嘴。

我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出了身体中百分之二百的潜能。感到那老藤一松，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便向侧面横跃，抓住了另一根藤条，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又离那“栈道”远了几分。

我的手刚刚抓牢这根藤条，有只红了眼的“痴人”突然凌空跃下，刚好挂在我的背上，咧开四片生满倒刺的大嘴对着我后脑勺便咬。我觉腥风扑鼻，暗道不妙，这要是被咬上了，那四片怪嘴足能把我脑袋全包进去，急忙猛一偏头，使它咬了个空。

被我当作武器的登山镐刚好被另一只“痴人”咬住，无法用来抵挡背后的攻击。我的头偏到了一侧，却没有摆脱抱住我后背那只“痴人”的攻击范围，它转头又咬，我已避无可避，见那怪口中粉红色的森森肉刺，直奔我的面门咬来。

一串MIAI的子弹擦着我后脖子的皮飞了过去，我背后那只“痴人”的脑袋被齐着脖子打掉。我只感觉脖子上一热，后脑被溅了不少虫血。

我顾不上去看究竟是胖子还是Shirley杨打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考虑到，如果射击虫头必定会把有毒的虫血溅进我嘴里，故此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它的脖子。虽然Shirley杨枪法也是极好，但是她的射击缺少一股狠劲儿。能直接打要害，而且手底下又这么准的应该是胖子。

我手上的登山镐被虫口牢牢咬住，正自吃紧，想用力把它甩落。忽然又有三只“瘟人”从绝壁上跳落，效仿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直接向我扑了过来，其中两只在半空便被Shirley杨和胖子的MIAI打死，剩下的一只却又跳到了我的背上。

我背后尚有一具没头的虫尸没能甩落，这下又加上一个活的，手中的藤条再也承受不了，立刻断了开来。几乎在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碎片，但是我也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

耳中只听水声轰隆，由于上半身重量过沉，头重脚轻，所以头下脚上的直向深潭中落去。我身处空中，眼中所见皆是墨绿，哪里还分得清楚东南西北，只有一个圆形的天光晃动，四周垂直的危崖向下延伸形成铁壁。这一刻仿佛是掉进了一个绿色的大漏斗里，浑身冰冷，感觉又好象孤身坠入十八层冥冥洞府之中，距离人间无限遥远。

第四十章 黑色旋涡

“献王墓”所在的墨绿色水窟其地形地貌，在地理学上是名副其实的称做“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溶解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其二，也许是在亿万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

我背着两只没头的半虫人，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这次有了心理准备，身体虽然快速地在空中坠落，手中却一刻没闲着：将登山盔上的潜水镜罩到眼睛上，甩脱了身后两具无头虫尸，深吸了一口气，将嘴张开，以避免被从高处入水的巨大冲击力压破耳鼓。

刚想将身体完全伸展开，来个飞鱼入水。但却没等做出来，身体便已经落到了水面。肩膀和头先入水，被巨大的冲击力在水上一拍，五脏六腑都翻了几翻，只觉得胸腔中气血翻腾，嗓子眼发甜。练武术的人常说“胸如井，背如饼”，但是没有准备好入水的姿势，后背先入水，搞不好已经受了内伤。

所幸潭水够深，落水的力量虽然大，却没戳到潭底。带着无数白色的水花直沉下数米方止。我睁眼一看，这潭水虽然在上面看起来幽深碧绿，但是身处水中，只觉得这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水面上，亮闪闪的绿光荡漾，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里一般。潭中有无数大鱼，其中很多是裂腹鲤，此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等闲也难见到如此肥大的。

不过我此刻没时间去回味不久前路过大理时所吃的大头裂腹鲤，急于浮上睡眠游到潭边的栈道上汇合胖子与Shirley杨二人，当下便双手分水，向水面游去。

但是手分足踩，半天也不见动地方，这才感觉到身处一股旋涡状的潜流之中。这水潭清澈无比，在水中连潭底的水草都看得一清二楚。在我不远处的潭底，却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圆形，之所以看起来黑是因为太深了。那是个巨大的旋涡，带动潭中的潜流，将潭水无休无止的抽进其中。

正是因为潭底有这么个大旋涡，所以瀑布群纵然日夜不停地倾泻下来，也难以将水潭注满。康巴昆仑的不冻泉下也有这么个大旋涡，据说直通万里之外的地中海，所以这潭中的旋涡可能也是处大水眼，通着江湖海等大川大水，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

如果被卷进旋涡恐怕都没人能给我收尸了，想到这里心中顿时打个突，急忙使尽全身的力气向旋涡以外游动，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游到外围，反而被暗流带动，离那潭底的大

旋涡又近了几米。

从我闭气入水到现在，不过十几秒钟，肺里的空气还能再维持一阵。不过要是被旋涡的暗流吸在这里，用不了多一会儿，气息耗尽，就难以幸免，肯定会被旋涡卷进深处。

不过此时我已经身不由己，完全无法抵挡旋涡的强烈吸力，转瞬间便已被涌动着的暗流卷到了潭底。慌急之下，见得身旁有一丛茂密的水草。这大片水草也被旋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一个方向偏着头，水草是长在潭底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难伸进去。

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想使自己的身体暂时固定下来。否则哪怕再离旋涡一米，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正应了胖子常说的那句话了，赶上摸金校尉烧香，连佛爷都掉腚。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道水草上有很多蜉蝣卵，滑不溜手，用力一抓竟然攥了个空。

我对准那大丛水草接连伸手揪了几次，都没有抓到，每一次抓空心就跟着沉下去一截，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天第几次面临生死考验了。随手拔出俄式伞兵刀，倒转了插进那生长水草的石缝中，伞兵刀刀刃上的倒勾此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分与石缝的交接处。

这块潭底的条形大石似乎是人工凿成的，也许是建造“献王墓”时掉落下来，由于条石太重，所以没被旋涡吸进去。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的地方，更不敢有任何怠慢，抓着条石在潭底向远处爬行，渐渐脱离了旋涡的吸力范围。

忽然觉得手中触感不对，冰冷坚硬，似乎是一层厚重的钢铁外壳，生有大量的斑剥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看到这条石，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倒在潭底。一面全是碧绿的水草，一群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显得这个大圆柱也是绿色的。

长满水草的巨大圆柱一端稍稍有些倾斜，撞进了旁边的石壁上，竟然撞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我心念一动：“是了，是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坠毁在了这水潭里，他跳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枉死在了密林边缘。”

正是因为那位飞行员穿着轰炸机机组成员的制服，我们才能判断出它与坠毁在树上的运输机是两码事。Shirley杨形容这虫谷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飞机的坟场，我们见到的就有两架大飞机，没见到的不知道还

有多少。

再看那被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这个方向刚好与深潭正上方，建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宝顶宫殿一致。

难道“献王墓”的地宫已被坠毁的飞机撞破了？

我在水下已呆了一分多钟，无法再多停留，只好迅速浮上去换气。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道虹光晃得眼睛发花。硬塑的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排水孔，用来潜水时保护头部，并且减轻水流的阻力，但是仍然觉得非常沉重，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下来。

漏斗形大水潭独特的地势，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扩音器，把瀑布群水流激泻的声音来回传递，只在这绝壁之内轰鸣回响。在这什么都听不到，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两个人飞快的奔下来，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残道，便利用藤萝直接向绝壁下爬，正是胖子和Shirley杨，他们下来的再迅速，终究是不及我直接摔下来的速度。

在瀑布奔腾的地方，便是近在身边，把嘴贴在对方的耳朵上说话也未必能听得清楚。我们相隔几十米的距离，我干脆放弃了呼喊，将登山头盔拿到手里，在水面上挥动手臂。

墨绿色的大水潭中浮上来一个人，在绝壁上居高临下看来，十分醒目。果然胖子和Shirley杨立刻发现了我，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

我仰起头来，四周绝壁如斧劈刀削般直，圆形的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顿生身陷绝境之惧。那大批的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边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它们无法适应这“漏斗”中的环境，竟如潮退却。不过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道它们是否还会卷土重来，不过总算是能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了。

我对着栈道上的Shirley杨和胖子打手势，示意他们不用下来接我，我自己尽可以爬上去，让他们到“献王墓”的明楼宝顶上等我。

然而那两人就像没看懂一样，对我又跳又喊，拼命地指指点点，显得很急躁。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可以了解，在这水潭深处正有一个潜伏的危险在向我逼近。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线的速度迅速游向潭边的栈道。

胖子与Shirley杨见我示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惧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下来，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点蹭下来，而Shirley杨几

乎是一层层的往下跳，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

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甚近，顷刻就到。我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使出最后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但是仍然觉得不太稳妥，又向上走了几步，才坐在地上不住的喘气。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大瀑布激起的一圈圈波纹。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险恶之处，顶多也就是有不少被打成头破肠穿的痼人，落入了水底。估计都被卷进了大旋涡里，它们的血液虽然有毒，但数量毕竟有限，入水便被稀释，而且这水潭下的大水眼，换水量奇大，再多的毒液在潭水中也留不住。

这时Shirley杨已经赶了下来，见我无事方才安心。我想问她究竟怎么回事，但是这里水声太大，没办法说话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宝顶”，那里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暂时到那里休整一番，目前损失不小，只好休息到天黑，连夜动手，反正古墓地宫里的白天和晚上都没什么分别。

抬眼望了望险壁危崖上的宫殿，正在虹光水气中发出异样的光彩，如梦又似幻，一时之间也无法多做思量。当下便举步踏着千年古栈道向着“天宫”前进。

拨藤寻道，越行越高，漏斗状的地形把声音都向下吸去。走到高处时水声已不觉得有多大了，我忍不住问Shirley杨：“刚才你们如此惊慌，究竟见到了什么？”

第四十一章 微妙通玄水龙晕

我们沿着螺旋形的古栈道向着“天宫”攀登，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我在深潭中刚见到Shirley杨和胖子的地方，我忽然想到他们二人方才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出口相询。

Shirley杨听我问起，便对我说道：“我们刚刚下到大概也是在这一段栈道的地方，望下去见你从潭底浮了上来。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却见潭水深处有只巨大的怪爪，足有数间房间大小，而你在那只手的掌心边缘，好象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故此才急于下去接应。”

我听了Shirley杨的解释也觉得十分奇怪，怎么我自己在水中的时候一点都没察觉？低头从栈道向下观看，除却瀑布群倾泻的边缘以外，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而且安谧，其深邃处那幽绝的气息足能隔绝人的心神，从我们所在的高度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鱼群穿梭来去。

再仔细端详，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也都可以分辨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残骸，种种轮廓都隐约可见。水潭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旋涡了。在旋涡形水眼的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锥状物，粗细长短不等，环绕着潭底的旋涡，刚好围成一圈。

从高处看下去，如同一只超大的异兽之爪，捧着潭底的旋涡。由于旋涡的潜流，在上面看不出来，却使水底的物体有种动态效果。那巨爪好似微微张合，如同有生命一般，但确实是死物。我对坠崖落入深潭的过程毫无准备，最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陡峭的绝壁之上只觉得下边的绿水使人眼晕，所以也未曾细看，不知潭中有这等景象。Shirley杨下到潭边看明之后才知道不过是虚惊一场。

我看得出神，心中只是反复在想：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形象，刚好爪在水眼边缘，难道是建献王墓时有意而为？

胖子见我站着不走，便连声催促，他大概是惧怕这令人足底生云的古旧栈道，想尽快上去。我听他在后边催得甚紧，也只好不再细想，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

我走出没几步，好象想起了些什么重要的事。对了，是Shirley杨曾经说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鬼洞”。

于是我边向上走边对Shirley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捡紧要的讲了一遍，最后说道：“潭底的旋涡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毫尘珠，从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围着水眼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

的。这说明潭底也是献王墓的一部分，少说也有这么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迷之建筑。”

Shirley杨点头道：“这深绿的大水潭一定有很多古怪之处，但水下水草茂盛，给潭底加上了一层厚厚的伪装。凭咱们三个人很难摸清下面的详细结构，只能从高处看那凹凸起伏的轮廓凭空猜测而已。

我们又说起水下的坠机，我不太熟悉美国的飞机形状，坠毁的飞机又不完整，而且我匆忙中也没仔细看。只好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Shirley杨说那可能是一架B24远程轰炸机。

接连看到坠毁的飞机，一定与虫谷入口处的两块陨石有关。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行分布，分别藏在溪谷入口的两侧，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在茂密的丛林中，如果不走到近处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又受到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蟾宫中的蓝色三足怪蟾影响。

蓝色怪蟾的材料非常特殊，可能是一块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礞性炙密矿石。这种东西使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干扰范围扩大，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导航生物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影响，以至于经过虫谷上空的时候从空中落下跌死。

Shirley杨认为，这块稀有的炙密矿石晶体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纪的古老森林中，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的那次大灾难中，由于它被高温加热，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物质，在四周形成了现在的暗红色半透明叠生岩，而且使其化为了穹弧的形状。

甚至就连那只“霍氏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礞性炙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影响形成的。

我们边走边商量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迹象综合起来进行横向的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一来，那些零乱的信息被逐渐拉成了一条直线。

Shirley杨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在这次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任务：毁灭遮龙山的神器。

因为这种放射性物质非常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的坠机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根据我们身上的电子设备受干扰程度，最近它又开始

活跃了。如今不同于古代，现代的空中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山洞中部，设法毁掉这件神器。

那枝“黄金龙虎双首短杖”，虎头的一端应该是用来关闭“蟾宫”的。那作为“蟾宫”的铜匣也许可以用来屏蔽放射性物质。如果那样起作用的话，便尽量争取不损毁这件东西，毕竟这是古文明的瑰宝，不是说毁就下得了手的。把它沉入深潭，使其永久地长眠于水底，与时间同朽，也是个不错的归宿。

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地图”背面的话来，但是记得不太确切，连忙让胖子取出来观看。只见其背面对“献王墓”的注释中有一段写道：神魂湊湊归何处，碧水生玄显真形。龙山入云，虫谷深陷，覆压百里。隔天断世，三水膺膺，萑荼聚首，各守形势。中镇天心有龙晕，龙晕生处相牵连，隐隐微微绕仙穴。奥妙玄通在此中，隐隐是谓有中之无也，微微是谓无中之有也。其状犹如盏中酥，云中雁，灰中路，草中蛇。仙气行乎其间，微妙隐伏，然善形吉势无以复加，献王殄，殁于水龙晕中，尸解升仙。龙晕无形，若非天崩，殊难为外人所破。

“人皮地图”背面这些近似于青乌风水中的言语，是单道那“献王墓”所在仙穴的好处，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提到了“天崩”一词。当时我们无人能解其意，甚至猜测有可能是指有星坠发生的特殊时刻，才能有机会进入王墓的玄宫。但是自入“遮龙山”以来，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大残骸，很难不联想到“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墓墙。

不过这王墓上的“龙晕”尚在，我以前并不以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仙穴，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的某种传说。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神仙穴”不可遇，不可求，因为其需要的元素太多，缺一不可，仅仅只在理论上存在。

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那献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晕”来。在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晕”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那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互相融合的区域，而更像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正是常人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龙晕”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虹光。

听Shirley杨说这附近有“放射性物质”，我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谷内负线性离子增大，几乎无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气难以挥发。在绿色大漏斗上空形成了一层只在传说中才有的“龙晕”，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

说话间我们已经在栈道上走了许久，恰好经过那层“天宫”下的“龙晕”。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像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一样。三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四周的虹光，当然是都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最好永远不要醒来。

不过那片七彩虹光极薄，很快就穿了过去。刚才美妙的感觉荡然无存，只是感觉爬这栈道爬得腿脚酸疼。下来的时候容易，此时向上攀登才觉得这一圈圈的螺旋栈道十分漫长，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是绕到了“天宫”的殿门之前。

我指着面前的殿门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如果天乩中所描述的天崩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潭底的石壁已经被机头撞出一个大洞，只是还不能肯定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宫。摸金校尉纵然能分金定穴，却定不出这神仙穴的规模。不过咱们在王墓的宝顶中来个地毯式搜索，倒也不愁查不明白，里面一定隐藏着很多秘密。”

第四十二章 凌云宫 会仙殿

站在“天宫”般宏伟华丽的宫殿正下方，感觉整个人都变地渺小。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代表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与成就的全部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折射。早在夏代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便有了宫殿的雏形，至隋唐为巅峰，后世明清等朝莫能超越，只不过是细微处更加精细而已。

“古滇国”虽然偏安西南荒夷之地，自居化外之国，但最初时乃是秦国的一部分，王权也始终掌握在秦人之手。到汉武帝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框架，外观与布局都按秦王制，而建筑材料则吸取了大量汉代的先进经验。

正殿下有长长的玉阶，上合星数，共计九十九阶。由于地形的关系，这道玉阶虽然够宽，却极为陡峭，最下面刚好从道道虹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一百六十根楠木作为主体而构成，金黄色的琉璃瓦铺顶，两侧高耸盘龙金桂树，雕镂细腻的汉白玉栏杆台基。更说不尽那雕梁画栋，紫柱金梁，都极尽奢华之能事。

这些完全都与“镇陵谱”上的描述相同。在这危崖的绝险之处，盘岩重叠，层层宫阙都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凌烟之中，有一种欲附不附之险。我们三人看得目眩心骇，沿山凹的石板栈道登上玉阶放眼一望：但见得金顶上耸岩含阁，悬崖古道处飞瀑垂帘，深潭周遭古木怪藤。四下里虹光异彩浮动，遥听鸟鸣幽谷，一派与世隔绝的脱俗景象。若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令人毛骨耸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里当作一处仙境。

而现在不管这“天宫”景象如何神妙，总是先入为主地感觉里面透着一股子邪气。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

白玉台阶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滑。可能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有种随时翻进深潭的可能，胆色稍逊之人都无法走上“天宫”。胖子在栈道上便已吓得脸上变色，半句话也说不出，此刻在绝高处，双脚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更是魂不附体，只好由我和Shirley杨两人架着他，闭起眼来才能缓缓上行。

走到玉阶的尽头，我突然发现，这里的空气与那层龙晕下面竟是截然不同。龙晕下水气纵横，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藤萝、栈道石板都是湿漉漉的好似刚被雨淋过，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宫却极其凉爽干燥。想不

到一高一低之间，空气湿度差了那么多，这应该都是龙晕隔绝了下面的水气的作用。这在清浊不分明的环境中，才让宫殿建筑保持到如今依然如新。果然不愧是微妙通玄，善状第一的神仙穴，那“天轮龙晕”的神仙形势确是非同凡俗。

这段玉阶本就很难行走，又要架着胖子，更是十分艰难。三人连拖带爬，好不容易蹭到阙台上，我问Shirley杨要了金刚伞，来至殿门前，见那门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下是个跪着的怪兽，做出在云端负碑的姿态。石碑上书几个大字，笔画繁杂，我一个也不识得，只知道可能是古篆。

只好又让Shirley杨过来辨认，Shirley杨只看了一遍便指着那些字一个一个的念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会仙宝殿。”原来这座古墓的明楼是有名目的，叫做“凌云宫”，而这有一间殿阁叫什么“会仙殿”。

我忍不住笑骂：“献王大概想做神仙想疯了，以为在悬崖绝壁上盖座宫殿，便能请神仙前来相会，陪他下棋探琴，再传些长生不死的仙术。”

Shirley杨对我说：“又有哪个帝王不追求长生呢？不过自秦皇汉武之后，后世的君主们大多明白了那只不过是场如光似影的梦，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纵然贵为真命天子也难以逆天行事。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仍然希望死后能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才如此看重王陵的布置格局。”

我对Shirley杨说：“他们若不穷奢极侈淫逸无度的置办这么多陪葬品，这世上又哪里会有什么摸金校尉。”口中说着话，便抬腿踢开殿门。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被我踢开一条细缝，连一人都难进去，里面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

虽说按以往的经验，在明楼这种设施中，极少有机关暗器，但我不愿意冒这无谓的风险，仍然担心会有意外。刚将殿门开启，立即闪身躲到门边，撑起金刚伞遮住要害。等了一阵，见殿中没有什么异常动静，才再次过去又把殿门的缝隙再推大了一些。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点了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三人都拿了武器和照明设备，合力将殿门完全推开，但是由于角度的原因，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只好举起手电筒探路。

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门槛，便见门后两侧矗立着数十尊巨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个人多高，左边那只是雄狮，

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权力。

右边的爪下踩着幼狮，象征子孙绵延无穷，此乃雌狮。

狮子所蹲伏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综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

虽然世间多是石狮，铜狮比较罕见，却也不是没有，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对铜狮不摆在殿门前，而是放置在里侧，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是非常的不合常理。

铜狮后面依此是獬、狴、象、麒麟、骆驼、马各一对。铜兽后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三十六尊。铜兽就不好说了，铜人的姿态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则更像是在做着某种仪式中奇怪的动作。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着殿中最深处的王座。

胖子说：“这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的十三陵明楼完全不同？十三陵的宝顶金盖中，虽然也是宫殿形式，却没有这些古怪的铜人铜兽。”

我对胖子说：“倒也没什么奇怪，反正都是追求侍死如侍生，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但是其宗旨完全一样，咱们去陕西倒……旅游的时候不是也在汉陵区见过满地的大瓦片吗？那都是倒塌的汉墓地上宫殿遗留下的，木梁经不住千年岁月的消磨早就朽为空气，而砖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所谓“朝代不同，形制有异。”只不过我自己说出来安慰自己的言语，至于这些静静矗立在宫殿中千年的铜像有什么名堂，我还半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不希望把这种狐疑的成分转化为对胖子和Shirley杨的心理压力，但愿是我多虑了。

Shirley杨见了殿中的非凡气象也说：“这滇国为西南夷地，其王墓已有这般排场，相比之下，那写代表着中央集权的唐宗汉武之墓其中宝物都是以数千吨为单位来计算，更不知有多大规模。可惜都很早就已被严重破坏，咱们现代人是永远都没有机会见到，只能神驰想象了。”

我对Shirley杨说：“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献王墓的气派，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毕生追求的就是死后埋在龙辇里，以便成仙，秦汉之时求仙炼丹之风最盛。”

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放置棺槨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觉得放松，并未像是进了玄宫般紧张。谈论之间我们已经走进宫殿的深处，距离身后殿门处的光亮显得十分遥远。这殿中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越开始显得阴森可怖。

我手心里也开始出汗了，毕竟这地方少说也有两千年没活人进来了，但是这里丝毫没有潮湿的霉气，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干燥。在几乎所有的物体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落灰也都是殿中砖瓦中的，每一层都覆盖着两千年前的历史，更没有半点外界的杂尘。

镶金嵌玉的王座，就在“会仙殿”的最深处，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水池不窄，里面的水早已干涸了。从这里隔着水池用“狼眼”照过去，只能隐约看见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玉龙，看不清是否有献王坐像。

胖子见状骂道：“是不是当了领导的人都喜欢脱离群众？和群臣离得那么远还他妈商议个蛋朝政啊，走走，咱们过去瞧瞧。”扛起“芝加哥打字机”当先跳下了一米多深的池中。

我和Shirley杨也跟着他跳下干涸的金水池，见池中有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形状，原来以前要过这水池还必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献王倒也会玩些花样。

没等从金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们就沉不住气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我们三人越看越奇，急不可待的爬上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理解错了不成？看来天崩与坠机应该是毫无关联的，那献王的尸体如今还在不在墓中？

第四十三章 后宫

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体中顿时流光异彩，有滚滚红光涌动，里面竟然全是水银，不过这条“空心水银龙”倒不算奇怪，真正吸引我们注目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截。

盘踞在王座上的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身，一头扎进壁中，龙尾与双爪搭在宝座的靠背之上，显得有几分庸懒，龙体前边的大半段，都凹凸起伏的镶嵌在王座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一体，使整副壁绘表现出强烈的层次感，却没有任何令人觉得突兀的不协调，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都已至化境。世人常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王座与墙壁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似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正在变活，飞入壁画之中。

与龙身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壁画，则展现的是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仙云似海，香烟缭绕，绵延的山峰与宫殿在云中显得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都充满了灵动之气，最突出的红色玉龙，向着云海中东首而上，天空裂开一条红色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身与“凌云天宫”的殿中宝座相联，一位王者正在众臣子的簇拥下，踏着龙身，缓步登上天空。

这位王者大概就是“献王”了，只见他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身穿圆领宽大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嵌着一颗珠子，好似人眼，分明就是毫尘珠的样子。

王者留着三缕长髯。看不出具体有多大岁数，面相也不十分凶恶，与我们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暴君应是满脸横肉，虬髯戟张的样子，而这献王的绘像神态庄严安详，我猜想大概是人为的进行美化了。

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骑乘仙鹤的老人，须眉皆白，面带微笑，正拱首向下张望，他身后还有无数清逸出尘的仙人。虽然姿态各异，但表情都非常恭谨，正在迎接踩着龙身步上天庭的献王。

我看得咋舌不下，原来所谓的“天崩”，是说仙王证道成仙的场景，而不是什么外人能否进入玄宫冥殿，想必此事极其机密，非是献王的亲信之人，难以得知。

正中大壁画的角落边。还有两幅小画，都是献王登天时奉上祭品的场景，在铜鼎中装满尸体焚烧，其情形令人惨不忍睹，也就没再细看。

胖子说道：“按这壁画中所描绘的，那献王应该已经上天当神仙逍遥

去了。看来咱们扑了个空，王墓的地宫八成早已空了，我看咱们不如凿了这条龙，再一把火烧了这天宫，趁早回去找个下家将玉龙卖了。发上一笔横财，然后该吃吃，该喝喝。”

Shirley杨说：“不对，这只是献王生前一厢情愿地痴心妄想，世上怎么可能这种凡人成仙的事情。”

我也赞同Shirley杨的话，对她二人说道：“已经到了王墓的宝顶，岂有不入地宫倒斗之理，何况你们有没有看见，这画上献王的绘像，他头上戴的金冠上所嵌的，那可正是能救咱们性命的凤凰胆。”

三人稍加商议，决定先搜索完这处“凌云宫”，再探明潭中的破洞是否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样，眼见为实，只有把那冥宫里的明器翻个遍，介时若还找不到毫尘珠，便是时运不济，再做罢不迟，这叫尽人事，安天命。

在秦代之前，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统治于一体的核心设施，具有多种功能，直到秦时，才仅做为前朝后寝的皇帝居所，单独设立。

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其后殿应该是祭堂，而并非寝殿，里面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

我们都没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应该与秦时地“阿房宫”相似，虽然规模上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在形势上或许会凌驾其上，想那秦始皇也是古时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可始皇帝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手下会建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得多了。

我们计较已定，便动身转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大殿正中地铜人铜兽，心中仍是不住疑惑不定，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头，有股说不出的不协调感。

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见Shirley杨正站定了等我，看她的神色，竟似和我想到了一处，只是一时还没察觉到究竟哪里不对，我对Shirley杨摇了摇头，暂时不必多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并肩前往后殿。

穿过一条短廊，来到了更为阴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廊中提刻，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仍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颇为合理，八堵壁画墙摆成九宫八卦形状，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大砖砌成，皆是白底加三色彩绘。

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之外，几乎是一砖一画，或一二人物，或二三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祭祀、民族等全部领域。

这些也许对于研究断代史的学者来讲，是无价的瑰宝，可是对我这种摸金倒斗的人，却无大用，只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王墓地宫情形的信息，但是一时之间，看得眼花缭乱，又哪里看得了这许多。

这八面壁画墙中的壁画，不下数千幅，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整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我举着“狼眼”手电筒，选其中大幅的壁画，粗略看了几眼，又由Shirley杨解释了几句，倒也看明白了个八九分。

大幅的壁画全是战争绘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夷，第二次战争是献王脱离“古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遮龙山”下屠杀当地夷人。

这两次战争都是大获全胜，杀敌甚重，俘虏了大批的战俘，缴获了很多物品，当时的两个对手，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所有制的晚期阶段，生产手段极为落后原始，对青铜的冶炼技术远不如继承秦人手段的滇国，所以一触既溃，根本不是滇人的对手。

这些战争的俘虏中有大量奴隶，这批战俘和奴隶，就成为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力量，壁画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功绩大肆渲染。

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仍然没有任何描述，有一堵墙上的壁画，全部是祭礼，包括请天乩、占卜、行巫等活动情形，场面诡异无比，Shirley杨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拍摄了下来，说不定以后破解毫尘珠的秘密时，会用得着。

胖子见这后殿全是这些东西，顿时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面瞎转，突然在壁画墙环绕的正中间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Shirley杨过去看看。

原来殿堂正中的地面，立着一只六足大铜鼎，鼎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的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的神兽，造型苍劲古朴，全身筋肉虬结，遍体身满鳞片，做出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

这只铜鼎大得出奇，不知为什么，被漆成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转悠到中间，招呼我们过来看，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

现这只与黑暗混为一体的巨鼎。

胖子用MIAI的枪托敲了敲瓮体，立刻发出沉闷的回音，问我和Shirley杨道：“莫不是陪葬的明器太多，地宫中放不下了，所以先暂时存在这里？打开来先看看倒也使得。”

Shirley杨说：“这大概就是准备在祭典中煮尸的大鼎，鼎口至今还封着，这说明献王并没有尸解化仙，他的尸骨还在地宫的棺槨里，否则就不必封着这口巨鼎了。”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鬼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用来煮人牛羊做祭的祭器，那应该用釜而非鼎，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瓮鼎之类的东西，鼎又怎么会有六足？”

三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这次我们是有所为而来，为了找毫尘珠，绝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黑色的铜鼎触手可及，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开棺用的探阴爪，刮开封着鼎口的火漆，见那层漆上有个押印，图案是一个被锁链穿过琵琶骨的罪犯，既然有押印就说明从来没开启过。

刮净火漆之后，用探阴爪顶上的寸针一试，鼎口再也没有什么连接阻碍的地方，直接揭掉鼎盖就可以了，便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二人捉住铜环，两膀刚一叫力，便听死气沉沉的宫殿深处，传来一阵“咯咯咯，嘿嘿嘿”的笑声，听那声音是个女人，但是她又奸又冷的笑声，绝对不怀好意，笑声如冰似霜，仿佛可以冻结人心。

第四十四章 鬼屋

寂静无人的宫殿中，怎么会有女人的笑声？我们手中的三支“狼眼”光柱立刻钉向那个角落，冰冷的笑声随即嘎然而止，只留下一个宫殿的空旷墙角，什么也没有。

三人极为震惊，一时无言，就连shirley杨的额头上也见了汗珠，隔了一会儿才问道：“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我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用来祭祀死人的鬼宫里，能有什么好东西？想到这里，便伸手将装有黑驴蹄子，糯米等物的携行袋搭扣拨开。

这时胖子也开始显得紧张了，因为我们从陕西石碑店找来的算命瞎子，没事就跟我们吹他当年倒斗的英雄事迹，我们虽然不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却有几句特殊的话至今记得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丘印，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窆子棺，青铜椁，八字不硬勿近前；竖葬坑，匣子坟，搬山卸岭绕着走；赤衣凶，笑面尸，鬼笑莫如听鬼哭。”

后来我曾问过shirley杨，这几名话倒不是瞎子自己攒的，果然是旧时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倒斗摸金遇到死尸穿大红色，没杂色的丧服，或是死人脸上带笑，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就难重见天日了，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误当做鬼哭，那倒也无妨，最怕的就是在坟地里听见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

虽然这“天宫”是古墓的地面建筑。却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属于古墓的一部分，此刻在这漆黑的宫殿深处，听到那能令人一摸身上，就鸡皮疙瘩掉一地的笑声，用手电一照之下，却什么都没有，如何能够不怕？

不过我们事先做了思想准备，古时摸金校尉们管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的东西，叫做遇着“黑星”，“黑星”在相术中又叫“鬼星”，凡人一遇“黑星”，肩头三昧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难以保全。

而我们三人都戴着真正的“摸金符”，还有若干开过光的器物，纵有厉鬼也能与之周旋几个回合，于是定了定神，暂时不去理会那口黑色的铜鼎，各持器械，分三路向那刚刚发出笑声的角落包抄过去。

殿中碑墙林立，围着一圈又一圈。若是在这里捉迷藏倒是合适，不过想看清楚十几米以外的事物，便被遮遮掩掩，我们原先的位置，只能

穿过石碑和壁画墙的缝隙，看到的角度有限，随着逐渐接近，视线中除了空落的墙角、地面的石板，此外一无所有。宫殿中又变得一片死寂，若不是那阴冷的笔尤在耳边，不免会以为是听错了。

Shirley杨问我：“老胡，你不常跟我吹你倒过许多斗吗？实践方面我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在古墓中遇到厉鬼，依你看该如何应对？”

我现在也是六神无主，心想这美国妮子想将我一军，便对shirley杨说：“我们以前遇到这种不知如何着手的情况，都是放手当地群众，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的，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胖子不解，也问我道：“胡司令，在这荒坟野岭中只有咱们三个活人，上哪找人民群众去？”

我对胖子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的政治面目不就是群众吗？我现在派你搜索这天宫的后殿，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查明，不管是厉鬼也好，还是有闹春的野猫也罢，都交给你来收拾，我接着去查那铜鼎里的名堂，让杨参谋长居中策应，两边都别耽误了，也话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想把咱们的注意力从铜鼎上分散开。”

胖子一点都不傻，忙说：“不如咱俩换换，我出力气去搬那鼎盖，老胡你还不知道我吗，咱哥们儿就是有两膀子肉，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是向来缺少创造力……”

胖子紧着谦让，我不予理睬，转身想回去搬那铜鼎的盖子，也就刚一转身，忽听我身后的这处墙角中，又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起栗的冷笑，这笑声太过突然，三人吓得都急忙向后退开一步，我背后依住一块石碑，忙拍亮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一手端着MIAI，一手随时准备掏携行袋中僻邪的器物。

冰冷的奸笑稍纵即逝，墙角中哪有什么东西，这里已是最后一进殿堂，更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插阁，我壮着胆子过去，用肢踩了踩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真是他娘的见鬼了，这后宫中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散？她又究竟想做什么？

Shirley杨与胖子站在我身后，也是心惊胆颤，连听那笑声响起两次，绝对不会听错，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非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非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就是个样子货，在外边看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似是千门万户，其实里面的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

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地方，笑声是从哪发出来的呢？越是看不见，

心中越是没底，反不如与那巨蟒、食人鱼搏斗的时候，虽然命悬一线，却也落得打个痛快，现在的局面虽然平静，却不免使人焦躁不安，不停的在想：“神仙穴里怎么会有厉鬼？不过也许只有这种阴阳不明的区域，才会有厉鬼也说不定。”对这件事，我是半点也拿不准。

我干脆踩在胖子的肩膀上，攀到了离墙角最近的一块石碑顶上，想居高临下再仔细看看，刚刚骑到碑顶，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就发觉头上有片红光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去，只见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她的下半身，上面都隐在暗处，不知是用绳吊住脖子，还是怎样吊的，其位置刚好是在我头顶的斜上方，这殿阁高大，非比寻常建筑，但我们刚才只注意墙角的地面，却始终没想到看房顶。

我这冷不定一看，难免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的牢固，就得一脑袋从石碑上倒栽下去，赶紧趴在石碑顶端，双手紧紧抱住石碑，好在我这辈子也算是见过些大墓的，心理素质还算稳定，换了胖子在这，非吓得他直接跳下去不可。

胖子和shirley杨仰着头看我在上面行动，自然也见到了高处的红衣女人，不过位置比我低，看得更是模糊，纵然如此也不由得面上失色，又替我担心，不停的催我先从石碑顶上下来，免得被厉鬼提到上面去，那就麻烦大了。

我把身体稳定住了以后，没有立刻跳下，反倒是抬头去看房顶的情况，刚看一眼，便又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得那红色大袍里面……没有脚，衣服里空空荡荡的，紧紧贴着殿堂高处的墙角，好象公仅是件空衣服悬在半空，尸体到哪去了？

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古时女子的服装迥然不同，不似汉服，大概是滇国妇人死的时候，所穿的特别敛服，这身血红色的衣服，静静的一动不动，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

我对石碑下的胖子和shirley杨把情况简要的说了，shirley杨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也爬上了石碑顶端，坐在我前面看了这悬在半空的凶服说道：“这衣服很古怪，工艺也很复杂，象是少数民族中的闪婆、鬼婆，或是夷人之中大巫一类的人穿的……是件巫袍。”

我问shirley杨道：“这么说不是死尸穿的凶服了？那笑声是从这衣服里发出来的吗？”

Shirley杨对我说：“还不好确定，再看看清楚，上边太黑了，你用狼眼试一下。”

由于登山头盔的射灯主要是为了照明眼前的区域，难以及远，悬空衣服的上半截完全看不到，虽然上面了也有可能是空空如也，但毕竟看明白了心中才踏实，要是这件衣服作怪，大不了一把火烧了它。

我又拿出射程更远的“狼眼”手电筒，一推开底部的开关，一道桔黄色的光柱，立刻照了上去，这一来方才看清经色凶服上半身的情况。

上面不是空的，高高竖起的领口有东西，我一看这下不禁惊呼：“是颗人头！”不过也许这女尸是有上半身的，但是其余的部位都隐在红色袍服之中，衣服宽大，瞧不出里面是鼓是瘪，只有肩上的头脸看得清楚。

那女尸人似乎是察觉到了我们在用“狼眼”手电筒照她的脸，竟然把头微微晃动，对着我们转了过来，她脸上画着浓妆，口中发出一阵尖利的冷笑：“咯咯咯咯……”

第四十五章 熔炉

我们正眼睁睁的盯着高处那件衣服，衣服上那颗人头猛然间无声无息的转了过来，冲着我们阴笑。我和Shirley杨心中虽然惊骇，但并没有乱了阵脚。

据说厉鬼不能拐弯，有钱人宅子里的影壁墙便是专门挡煞神厉鬼的。这后殿的殿堂中全是石头画墙，大不了与她周旋几圈，反正现在外边正是白天，倒也不愁没地方逃。想到这里，我取出了一只黑驴蹄子，大叫一声：“胡爷今天请你吃红烧蹄膀，着家伙吧。”举手便对着那黑暗中的人头扔了过去。

专克僵尸恶鬼的黑驴蹄子夹带着一股劲风，从半空中飞了过去，我一使力，另一只手拿着的狼眼也难以稳定，光线一晃，殿堂的顶上立刻全被黑暗覆盖。只听黑处“啪”的一声响，掉下来好大一个物体，正摔在我和Shirley杨所在石碑旁的一堵壁画墙上。

我忙用手电筒照过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厉鬼。定睛一看，一只半虫人正在壁画墙上咧着嘴对着我们——原来不是那套红色巫衣——痼人比刚脱离母体之时已大了足足一倍。刚才它们被凌云天宫与螺旋栈道上的防虫药物逼得退回了葫芦洞，但是想必王墓建筑群中的几层断虫道主要是针对鼠蚁之类的，而且年代久远，对体形这么大的痼人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它们已经适应了这些气味。

这只痼人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殿中，躲在黑处想乘机偷袭，结果扑过来的时候刚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我扔过去砸厉鬼的黑驴蹄子打中，掉在了壁画墙上。

我随身所带的这个黑驴蹄子还是在内蒙的时候让燕子找来的，带在身边一年多了，跟铁球也差不多，误打误撞，竟砸到了那痼人的左眼上，直打得它眼珠都凹了进去，流出不少绿水，疼得嘶嘶乱叫。

我和Shirley杨用狼眼照那壁画墙上的痼人，却无意中发现它身后的殿堂顶上垂着另一套衣服，样式也是十分古怪。那应该是一身属于古代西南夷人的皮甲，同样也是只有甲冑，里面没有尸体，而且这套甲连脑袋都没有，只扣着个牛角盔，看不到是否头盔里也有个人头。

看来这后殿中还不止那一套红色巫衣，不知道这些服装的主人们怎么样了，八成都早已被献王杀了祭天了。

但是根本不容我再细想其中根由，壁画墙顶端的独眼痼人已经从半空蹿了过来。Shirley杨手中的六四式连开三枪，将它从半空打落，下边

的胖子当即赶上补了几枪。

胖子抬头对我们喊道：“还有不少也进来了，他妈的，它们算是吃定咱们了……”说着话，继续扣动扳机，黑沉沉的宫殿中立时被枪弹映得忽明忽暗。

Shirley杨对我说：“它们一定记得咱们身上的气味，所以才穷追不舍。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这么快，一定是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环境有关，它们离了老巢就不会活太久。”

我急着从石碑下去取冲锋枪，于是一边爬下石碑，一边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趁它们数量不多，尽快全数消灭掉。马上关闭后殿短廊的门户。既然体积大的昆虫在氧气浓度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存活太长时间，咱们只要能撑一段时间就行。”

趁我们不备，悄悄溜进宫殿中的痼人大约不下数十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体形不小，一时难以全数消灭，只好借着殿中错落的石碑画墙与它们周旋。之所以没有大批的涌进来，大概是由于其余的体形还没长成，抵挡不住殿中的虫药药性，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长短的事。

我和胖子背靠着背相互依托，将冲过来的痼人一一射杀，胖子百忙之中对我说道：“胡司令，咱们弹药可不多了，手底下可得悠着点了。”

我一听他说子弹不多了，心中略有些急噪，端着的“芝加哥打字机”失了准头，刚被子弹咬住的一只痼人背上中了三枪，猛蹿进了壁画墙后的射击死角。我后面的几发子弹全钉在了墙上，打得砖尘飞溅。

我心想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跟着转道了壁画墙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痼人正蹲在黑鼎的鼎盖上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张开四片大嘴，嚎叫发泄着被大口径子弹搅碎筋骨的痛楚，以及它体内流淌着的毒血中所充满的那些女奴无尽的怨恨。

受伤不轻的痼人见我随后追到，立刻发了狂，恶狠狠的用双肢猛撑鼎盖，借力向我扑来。它的力量大得出奇，这一撑之势，竟把黑色铜鼎的盖子从鼎身上向后蹬了出去。我背后是壁画墙，难以闪躲，但我心知肚明，对方扑击之势凌厉凶狠，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了。

我更不躲闪，举枪就想将它在半空中了结了。不料一扣扳机，子弹竟在这时候卡了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美式装备虽然犀利，却是陈年的宿货，用到现在才卡壳已经难能可贵了。我想反转枪托去击打飞身扑至的痼人，但它来势又快又猛，鼻端只闻得一股恶臭，腮肢肉齿耸动的怪嘴已扑至我的面门。

我只好横起MIAI架住它的脖子，想不到对方似乎力大无穷，扑击之力丝毫不减，把我撞倒在地。我顺势一脚蹬向那疝人的肚腹，借着它扑击的力道，将它向后踹开。那疝人的头部正好撞在壁画墙上，雪白的墙上立刻留下一大片黑色的血污。

我见那疝人仍没死绝，便想上前再用枪托把它的脑袋彻底捣碎，却听背后发出一阵沉重的金属滚动声，好象有个巨大的车轮从后向我碾压过来。

我心想他娘的哪来的火车，不敢托大，赶紧一翻身躲向侧面。那只黑色巨鼎的鼎盖擦着我的后心滚了过去。刚从壁画墙下挣扎着爬起来的疝人，被鼎盖的边缘撞个正着。随着一声西瓜从楼上掉下来一般的闷响，整个壁画墙上喷溅出大量黑血，它被厚重的鼎盖撞成了一堆虫泥。脑袋已经瘪了，与壁画墙被撞裂的地方融为一体，再也分辨不出哪里是头哪里是墙壁，只剩下前肢仍然做势张开，还在不停的抖动。

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只疝人想必是前世不修善果，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它自己蹬开的鼎盖，在地上滚了一圈，最后正碾到它自己头上。

殿中的枪声还响个不停，胖子和Shirley杨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形最大的疝人，正在将余下的几只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里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气，顺手拔掉弹鼓，退掉了卡住的那壳子弹，险些被他坏了性命。

随后站起身来，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幅诡异得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鼎盖的六足黑鼎，里面白花花的一片，全是赤身裸体的尸体。从尸身上看，男女老幼都有，数量少说有十七八具。

这些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油脂中，那些油脂都透明得如同皮冻，所以看上去象是被制成了腊尸。尸身上的血迹殷然，我心中暗想：“看来还是让Shirley杨说中了，果然是烧煮尸体祭天的炼鼎。这些尸体大概就是房顶上那些古怪衣服的主人，或许他们都是被献王俘虏的夷人中最有身份之人，还有夷王的眷属之流。”

早在夏商之时，便有用鼎烹人祭祀天地神明的记载，而且被烹者不能是一般的奴隶，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不敬。看来献王果然还没有举行他踏龙登天的仪式就已经死了，所以这只“大锅”还没派得上用场。

我又想刚刚那宫殿角落厉鬼的阴笑，是否想阻止我们开启这鼎盖，难道这鼎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纵是有赤裸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

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他娘的又稀罕去看你。

这些夷人的尸体死状怪异，又被制成了这副样子，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感觉一股灼热的气流从黑鼎中冒了出来。只见鼎下的六只兽足象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它们的兽口中喷出六条火柱；鼎上的黑色表层，一遇烈火烧灼也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鼎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起来，一股股强烈的炼油气息弥漫在殿中，这浓重的气味令人欲呕。

六足黑鼎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熊熊火焰将整个后殿映得一片通明。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式服装，都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装都不象是给活人准备的。

第四十六章 主梁

我顾不上再仔细观望，急忙召唤胖子和Shirley杨赶快脱出此地，铜鼎中可能有火硝，盖子一动就立刻触发。本是献王准备在阙台上从祭天时烧的，却在殿堂里面燃了起来，而且这火烧得大了，“凌云天宫”的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建在“龙晕”上边，十分干燥，从六足黑鼎引燃到现在这短暂的功夫，殿中的木头已经被热流烧得“噼啪”作响，看来这天宫要变火宫了。

殿中还剩下四五只凶残的“痴人”，胖子与Shirley杨正同她们在角落中绕着石碑缠斗，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火光一惊，都骇然变色，当即便跟在我身后，急速冲向连接着前殿的短廊。若是再多留片刻，恐怕就要变烧肉了。

怎知还未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然压下，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时不知该是庆幸，还是该抱怨，若是快得几步，不免已被这万钧巨岩在廊中砸做一堆肉酱。但是此刻还留在后殿中，无路逃脱，稍后也会遭火焚而死。

现在凭我们身上的装备，想要灭了那火无异痴人说梦。殿中热浪扑面，感觉眉毛都快被那大火燎着了。胖子急得乱转，我一把将他拽住，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淋湿。”

胖子说道：“那岂不是顾头不顾腩了？再说这点水根本不顶用……又是什么东西？”

胖子正在说话之中，忽然猛听殿内墙壁轰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面正殿那条一头扎进“献王登天图”的水银龙，它的龙头竟然穿过后殿的隔墙。

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立刻从龙口中喷泻出大量水银，地面上立刻溅满了大大小小的球状物。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急忙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殿门出不去了，上面是楠木龙骨搭琉璃瓦的顶子，咱们快上石碑，从上面炸破了的殿顶出去。”

胖子也忘了自己的恐高症，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道：“只有这块碑最高，咱们快搭人梯上去，赶紧的，赶紧的，晚了可就要他妈长一身养明器的水银痼了。”说着话已经奔了过去，我和Shirley杨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蹿到殿角的高大石碑下面，三人搭人梯爬上石碑。

这石碑上方正是吊在殿顶，那上半身有个浓妆人头，下半截衣服空空荡荡的大红巫服之处，但是只有这里才有可能攀上殿顶的木梁。

我总觉得从这里上去多有不妥，虽然未看清她如何发笑，究竟是尸是鬼，但总之那浓妆艳抹的女尸绝非善类，考虑到这些便稍微有些犹豫。

就在我心中一转念的同时，殿中的另外三面墙壁上也探出了三只兽头，同样是口吐水银的机关，殿中的地面立刻被水银覆盖满了，就算是殿顶真有厉鬼也顾不得了，只好伸手让胖子将我拽上了石碑。

此时Shirley杨已经用“飞虎爪”勾住殿堂的主梁，提纵身体，跃到了楠木构架的横梁上，并将绳索和滑轮放下。殿中的水银已经很深了，我让Shirley杨先用滑索把胖子吊上去，我最后再上。

俯身向下看时，流动的水银已经有半米多深，并仍然在迅速增加，殿内燃烧的六足黑鼎的火焰也暗淡了下来。火光在地面反射出无数流动的波纹，使殿中的光影不断变化，十分的绮丽之中，更带着十二分的诡异。

由于“痼人”是通过口器的肌肉运动控制气管系统收缩，帮助氧气扩散进入组织细胞，而且对氧气浓度依赖过高。这时由于火焰的剧烈燃烧，殿中的空气比正常情况下稀薄了许多，所以剩下的几只“痼人”都倒在地上蠕动，被水银埋住了一半，看那苦苦挣扎的样子，应该是不用我们动手，它们也已活不了许久了。

殿中的大量水银被火焰的温度一逼，散发出刺鼻的热汞味道，气味难闻已极，其中含有一定的毒素，好在短时间内并不致命。一等胖子上了木梁，我也不敢怠慢，迅速挂住登山索，用滑轮把自己牵引了上去。

一上木梁才想起来吊在殿顶的巫衣，从主梁上回头一望，那件大红的女人巫袍就无声无息的挂在我身后的一道横梁之上，与我相距不过一米。在流光的反射光中，看起来这件衣服好似有了生命一样，微微摆动。

刚才Shirley杨说这象是夷人中“闪婆”穿的巫衣，我以前并没见过那种服装，但是我知道如果与献王的祭祀活动有关，一定会有眼球的标记。而这件红袍上没有眼球的装饰，若是巫衣，一定是遭献王所屠夷人中的紧要人物。

与殿上挂着的其余空衣服相同，他们的尸体都在六足火鼎中被煮成了油脂。自古相传穿红衣而死之人，若正死于阴年阴月阴时，就必为厉鬼。因为红为阳，时为阴，所以这种厉鬼在黑暗的地方几乎没有弱点，极难对付。所以逢上全阴时辰，甚至半阴小轮的死人，其亲属多为其着白色凶服，而不敢动红，这就是基于恐其变为厉鬼的考虑。

这时我们三人都身处高悬殿鼎的大梁之上，下面是不断增加的水银。殿上的木头刚才被烈火烤了一下，现在火虽灭了，却仍然由于受热膨胀，发出嘎吱嘎吱和木头接隙涨裂的声音。就在这时如随时要断裂的独木桥上，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那巫衣上不是有个人头吗？

刚才只顾躲避下面的水银与烈火，又同一批凶残的“瘟人”周旋，几乎每一分一秒都是性命攸关的紧迫，一直在急匆匆的向上逃脱，所以暂时把那发出阴森冷笑的女人头给忘了，这时方才想起，这套“巫衣”上半截是包着东西的。

我想再次确认一下，看那红衣里面是否有尸体，但怎奈殿内火光已熄，殿顶的木梁之间又变做了黑漆漆的一片。一套套古怪的衣服凭空吊在其间，用头盔上射灯的光线照将过去，更显得影影绰绰，象是一个个索命的千年幽灵徘徊在殿顶。

距离最近的就是那套鲜血般鲜艳的女子“巫衣”，看那黑暗中的轮廓，上半身里确实有东西，但是头部被一根短梁所遮挡，在我们所处的主梁上看不到。

于是我对身后的胖子和Shirley杨打了个手势，让他们先不要动，在水银注满后殿之前，还有一点富余的时间，我要从木梁上过去，在最近的距离看一看，究竟是不是那“巫衣”中附着夷人闪婆的厉鬼。

“闪婆”就是可以通过服用药物，在精神极度癫狂的状态下，可以和神进行交流的女巫。虽然名为“闪婆”，倒并不一定是上了岁数的女子，也有可能是年轻的，象这样的巫女，在夷人中地位极高，以神的名义掌握着全部话语权。

我向胖子要了他的登山镐，望了望地面的水银，屏住呼吸，在木梁上向那件“巫衣”爬近了一些，刚好可以看见她的头部。那是一颗血淋淋的女人头，脸部被散乱的长发遮盖，只露出中间的一条窄缝，头部低垂向下，纹丝不动。

我想不明白刚才那阴森可怖的笑声是怎么传出来的，既然有尸体，便也有可能不是厉鬼，而是僵尸，传说中僵尸在被火焚烧的时候，也会发出象是夜猫子般的悲鸣。但我转念一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笑声是一种冰冷中带着阴险的尖笑，恐怕没有僵尸能发出那种声音，他奶奶的非看个清楚不可，要是有鬼正好把宫殿的琉璃顶炸破，让日光照进来灭了它的魂魄，纵然查不出什么名堂，也要用打火机烧了这套诡异的衣服，免留后患。

虽然殿中阴暗，但外边毕竟是白天，想到这里，胆气也为之一壮，

便又在主梁上向前蹭了半米，这个角度刚好可以完全看到“巫衣”女尸那张低垂的脸。只见她脸上白得渗人，不是那种没有血色的死人白，而是由于化了很浓的妆，施了厚厚的一层粉，两腮涂了大红的两片胭脂，红色的嘴唇也紧闭着，“巫衣”的背面吊着根绳子，顶端和其余的那些空衣服一样，奇怪的挂在木梁上。

但是在我的位置看来，女尸的头部仍然低得角度比较大，看不到她的双眼。当我正想用手中的登山镐去戳那女尸的头，想让她抬起来一些，以便瞧个清楚，然后就放火烧了它，却听那尸体忽然冲我发出一阵阴笑：“嘿嘿嘿，哼哼哼，咯咯咯咯……”，一片寂静的黑暗中，那笑声令人血液都快要结冰了。

我虽然有所准备，仍然吓了一跳，急向后退，不料失去了身体的平衡，身体一晃从主梁上摔了下去，幸亏身上还挂着绳索，才不至直接掉落到满殿的水银之中。

但是在我从上方掉落的一瞬间，见灯光在水银上晃动，心中猛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凌云天宫的后殿中古怪的地方极多，尤其是这突如其来的水银机关，虽然出口被堵死了，但是这宫殿的上层结构，即便没有炸药也能轻易逃出生天，那这机关的意义何在？难道不是用来对付入侵者，而是为了用大量水银，埋住隐藏在这后殿中的一个秘密，一个绝对不能见光的“秘密”？

第四十七章 天窗

我从大木梁上跌落，被绳索像那些空空的衣服一样悬掉在空中，我头上脚下地吊在那里，刚想到这后殿中的水银机关，有可能是想保存后殿中的某个秘密，便觉得腰上一紧，Shirley杨和胖子正在动手拽动绳索，缓缓地将我拽回木梁。

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眼瞅着殿内水银越来越多，已经没过了六足铜鼎的鼎腹，只消再有片刻，就会将画墙、石碑完全覆盖，那个只要一碰就会引发水银机关的地方，应该就是藏有那个“秘密”的所在，而且它一定就在这壁画、石碑，和黑色铜鼎之中的某一处，究竟是在哪里呢？

八成是那铜鼎内的众多夷人尸体中，藏有什么重要的物品或者尸首？不对，铜鼎里面的所有尸体，都在鼎盖开启之后，便立即被烈火烧成了一锅臭油，便是有什么极端重要的事物，也早已荡然无存了，何必再去大费周折，布置那空心水银龙的机括。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的身体被胖子他们逐渐拉高，大概是由于反转血液倒流，那殿中的景象看起来也与正面不同，这一刻头脑却异常清醒，由于我是头朝下，一仰头看到的就是殿中的地面，在半空中看来，殿中最突出的，便是那数堵摆成八卦九宫之形的壁画墙。

眼前闪现的八卦形壁画墙，其中的一堵格外突出，有只“痴人”被鼎盖碾到墙壁上，血肉模糊之下。把那白底画墙溅得像打翻了墨水，满壁尽是漆黑深绿的血液肉沫，而且由于鼎盖的沉重，那堵墙壁也被撞裂了一处缺口，四周延伸出数道裂纹。

八堵砖墙上的壁画众多。其中最特别的，画满了滇国各种诡异行巫仪式的却只有一堵，正是被鼎盖撞破了的那面，此墙一破，殿中的短廊立刻被封死，又有大量水银从龙口倾泄而出，这一切都只说明，墙中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旦受到外力侵犯，便触发殿内的机括。躲不及的，就被水银吞没，全身变黑而死，倘或入侵者身手灵便，能从殿顶逃脱，那片刻之间，水银也可注满后殿。外人绝难发现那墙中藏着东西。

这件东西一定是很重要的，之所以不做那类绝户机关，可能是因为日后还要将此物取出来，但不知为什么，献王入葬的时候，没有将其带入地下玄宫，而是藏于明楼宝顶之上，现当务之急，是在水银没过那画墙裂缝之前，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么细致，只是在那一瞬间，凭“摸金校尉”的直觉，认为墙里藏着东西。所谓“直觉”，不过是由脑中若干记忆碎片，与五感接收到的信息，综合在一起，跳过逻辑层次，直接将这些信息中和

的结果，反射到思维之中，其结果的准备程度，在很大方面取决于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这时候我顾不得悬在空中，立刻大喊道：“就在这堵墙里！”我突然地大喊大叫，倒将在木梁上正在拉扯绳索的胖子与Shirley杨吓了一跳，二人颇为不解，都问：“什么在墙里？”

我发觉这殿内的汞气渐浓，已无法再多停留，此时更无暇细说，便让他们先别把我拽上去，我要下降到破裂的画墙处，看还有没有机会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另外让胖子去用打火机烧了那套闹鬼的“巫衣”，并特别对胖子强调，不论那衣服有何古怪，一概不要理睬，只管点火就是。

然后让Shirley杨抓紧时间先攀上最高处，炸破殿瓦，三人如此分头行事，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这“凌云天宫”，否则再拖延下去，且不说这水银的厉害，单是外边天黑下来，仍逗留在这闹鬼的宫殿里，便大为不妙。

Shirley杨和胖子虽不知我想做什么，但是我们久在一起，都明白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等出去再说不迟，于是二人从大木梁上分头行事。

胖子仗着殿内漆黑，从高处看不清离下面有多高，倒也能够行动，我见他壮着胆子从木梁上蹭到殿角悬挂的“巫衣”处，颤颤悠悠地取出打火机，知道以他这种鲁莽恨恶之人，便是鬼神也惧怕他三分，于是便不再去看他，自行扯动腰间的滑轮，就近蹬踩一座石碑，将身体从半空中荡向那堵壁画墙。

从空中荡过去的时候，登山盔甚至已经蹭到了地面的水银，双手一够到壁画墙，赶紧先向上爬了半米，避开下面的水银，秦汉之时加热硫化汞技术的发达，还是得自秦皇汉武对炼丹求长生的不懈努力。

只见壁画墙被鼎盖撞裂的位置，果然露出半截玉函，函上缠有数匝金绳，不断上涨的流动水银，已即将淹没墙上的裂缝，匆忙中不及细看，先将尚且颠倒的身体翻转过来，便立刻动手，用登山镐猛凿墙壁，这种拆墙的活我当年还是工兵的时候便已驾轻就熟，忍耐着呛人的汞臭，不停挥动登山镐，将墙体的裂缝不断拓大。

壁画墙全是以“蒸土砖”垒成，没有石头，是以并不坚固，可能有几块特殊的砖是活动的，可以在里面藏东西，不过由于受到巨大的外力撞击，活动砖的契合处都有些变形，已经难以分辨哪些砖是砌死的，哪些砖又是可以活动的，只好将其彻底凿开。

藏在墙中的玉函不小，需要凿掉好大一片“蒸土砖”，才能将之取

出，正当我忙于凿墙之际，忽听头上轰隆一声，掉下来不少砖瓦，一道刺眼的阳光射进了阴森的宫殿。

我抬头向殿顶一望，原来Shirley杨已经给殿顶开了个天窗，但是这天宫的琉璃顶不厚，并没有用到炸药，直接用工兵铲和登山镐破出个大洞，阳光斜射进殿，恰好照在墙角那套“巫衣”之上，而胖子也刚好同时点着了火，那件像是染满了鲜血的红色“巫衣”燃烧着掉落下来，化为了一团灰烬，顷刻便被水银盖住。

我见他们二人都已经得手，当下也奋起全力，凿掉最后两块碍事的土砖，伸手将藏在墙壁中的玉函取出，一掂份量，也不甚沉重，现下也没功夫去猜想里面装的何物，随手将玉函夹在腋下，转动滑轮升上主梁，这时殿中的数只兽头，仍不断喷出水银，没过了壁画墙内藏东西位置的高度，倘若刚才慢个半分钟，就永远也没机会得到这只玉函了。

我一上主梁，立时与胖子汇合到一处，匆匆忙忙地攀着木椽，从被Shirley杨清除的“天窗”爬出了这危机四伏的天宫。

外边日光已斜，由于特殊地形的关系，“虫谷”深处每天受到日光照射的时间极短，日头一偏，就被大山遮盖，谷内便会逐渐陷入黑暗之中，站在溜滑的大片琉璃瓦上，见天宫下的“龙晕”已由日照充足时的七彩，变为了一抹昏暗的金光，再深处的漏斗状水潭，已经黑得看不清水面了，似是与深潭底部的黑色漩涡融为了一体。

回想刚才在天宫中的一幕幕遭遇，最让我费解的仍然是那些铜兽铜人，至于那满殿高悬的古怪衣裳，如冰似霜的女人尖笑，倾泄而出的大量水银，藏在壁画墙中的玉函，反都并不挂心，满脑子都是大鼎下升腾的烈焰，以及那动作服饰都异乎寻常的铜像，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我还没想起来，但是越想越是抓不住半点头绪。

这时Shirley杨轻轻推了我一下，我才从苦苦思索中回过神来，定了定神，将那只从画墙里掏出来的玉函取出来给胖子和Shirley杨看，并将当时的情形简单说了一遍。

玉函上缠绕着数匝金绳，玉色古朴，有点点殷红痕迹，一看便是数千年前的古物，不过这玉函是扁平长方的，看起来应该不是放“凤凰胆”的容器。如此机密地藏在天宫后殿，其中的事物一定非同小可，我当下便想打开观看，但那玉函闭合甚严，如果没有特殊工具，若想将其打开，就只有毁掉外边这块古玉。

Shirley杨说：“古玉是小，里面的物品是大，还是等咱们回去之后，再细看不迟，现下时间紧迫，也不争早看这几时。”

我点头称是，便让胖子将玉函包好，先装进他的背包之中，我问胖子：“你烧那件红衣服的时候，可觉得有什么古怪之处吗？”

胖子装好玉函后，便将大背囊放在身旁，对我抱怨道：“你还有脸问啊，那件衣服真他妈邪门，若是胖爷我胆量稍逊那么几分，此刻你就得给我收尸了，下次再有这种要命的差事，还是胡司令你亲自出马比较合适，连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大。”

眼看天色渐黑，我们下一步便打算立刻下到潭底，探明墓道的位置，于是我一边忙着同Shirley杨打点装备，一边问胖子道：“那瞎子不是也说过你吗？说你是三国时吕布吕奉先转世投胎，有万夫不挡之勇，又有什么东西能吓住你？你倒跟我仔细说说，衣服里的半截女尸是怎么个样子？”

第四十八章 黑猪渡河

胖子身在最高的天宫宝顶，望了望下面漆黑的深谷，发觉足下大瓦滑溜异常，心中正怯，听我这么一问，便随口答道：“什么什么古怪，他妈的不过是在脑袋那里绷着张人皮，还有假发，是个头套。我堵上了耳朵便听不到那鬼笑的声音，就按你所说，直接揪了那人皮头套，一把火连头套带衣服烧个精光。”

我奇道：“怎么只是在人皮头套上画了浓妆吗？那厉鬼的奸笑声又从何而来？莫不是有鬼魂附在那件巫衣上了？”

胖子嚼着后槽牙对我小声说道：“你是没离近了看，人皮头套画得白底红唇，跟张死人脸也差不了太多。我操他妈的！我现在想想还觉得腿肚子大筋发颤，若是再有什么鬼魂，此时又哪里还有命在这里与你诉说？那鬼笑声我看八成是人皮头套上有几个窟窿，被那殿顶的小风一吹，那殿上又全是能发沉龙音的大棵楠木，所以咱们大概是听岔了，你就不用胡思乱想、疑神疑鬼了。”

我听了胖子所讲的经过与理由，一时不置可否，陷入了沉默，心中暗想：“这胖厮一贯糊涂倒帐，说起话来也着三不着两，虽然已看着他将那巫衣烧毁，却不能放心。那厉鬼的奸笑能让人汗毛上长一层寒霜，新疆魔鬼城也有奇异风声，却绝无这般厉害。向毛主席保证，那衣服和人皮头套绝没那么简单！现在我们身处绝险之地，万事都须谨慎小心，还是再试他一试才能安心，别再一个大意酿成遗憾。”

我担心胖子被厉鬼附身，便准备用辟邪的东西在他身上试试。这时日光西斜，堪堪将落入西边的大山之后，要动手也只在这一时三刻。

如果胖子真被厉鬼附在身上，只要用能拔鬼气尸毒的糯米便能一见分晓。不过倘若直接动手，难免显得我信不过兄弟——而且如果真有阴魂作祟，正面冲突予我不利，弄不好反伤了胖子，所以只有先绕到他背后，伺机而动。

我将方案在脑中转了三转，便放下手中正在检点的装备，从天宫的琉璃顶上站起身来，假装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就势绕到胖子身后。

不料这一来显得有些做作了——胖子倒未察觉，正在大口啃着巧克力充饥——反倒是让Shirley杨看我不对劲，她立刻问我：“老胡你又发什么疯？这不早不晚的，为什么要抻你的懒筋？琉璃瓦很滑，你小心一些。”

我对她连使眼色，让她先不要说话，心想：“你平时也是鬼灵精的，怎么今日却这般不开窍。你虽然不信鬼，只信上帝，但片刻之后，你恐怕就要见识我胡某人料事如神了，管教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Shirley杨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她挤眉弄眼，却也见机极快，立刻便不再说话，低头继续更换狼眼手电筒的电池。

胖子却塞了满口的巧克力和牛肉干扭过头来看我，乌里乌鲁地问道：“胡司令，是不是从木梁上掉下去的时候把腰扭了？要我说咱也都是三十啷噘岁的人了，比不得从前，凡事都得悠着点了。回去让瞎子给你按摩一道，嘿，你还别说，瞎子这手艺还真灵！上回我这肉都打柳儿了……”

我赶紧对胖子说：“三十啷噘岁就很老吗？你别忘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再说我根本不是闪了腰，而是在天宫的绝顶之上，居高临下，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怀中激情澎湃，所以特意站起来，想吟诗一首留作纪念。”

胖子笑喷了，将口中的食物都吐了出来：“胡司令你可别拿我们糟改了！就你认识那俩半字儿还吟诗呢？赶紧歇着吧你，留点精神头儿，一会儿咱还得下到玄宫里摸明器呢。”

我见胖子神态如常，并非象是被厉鬼所附，心想没鬼最好，要是真有厉鬼，又免不得要与她并上三合，确实没有把握能对付红衣厉鬼。不过既然已经站起来了，还是按事先盘算的方案行事，多上一道保险，终归是有好处没坏处。

于是我一边信口开河，一边踩着琉璃瓦绕到胖子背后：“王司令你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古代很多大诗人也都是目不识丁、游手好闲之徒，不是照样留下很多千古佳句吗？我承认我小时候是不如你爱学习，因为那时候我光忙着响应号召天天关心国家大事去了。不过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可一点也不输给你，我……”

我说着说着便已绕至胖子背后，口中依然不停说话，手中却已从携行袋里摸了一大把糯米——这些糯米还是去年置办的，放得久了一些，米色有些发陈，不过糯米怯阴，有避尸驱鬼克会之能，过了期的糯米也照样能用。

我立刻将这一大把糯米象天女散花一般从胖子后边狠狠撒落，胖子正坐着和我说话，不想突然有大量糯米从后泼至，吓了一跳，忙扭头问我：“你吃多了撑的啊？不是说吟诗吗？怎么又撒米？又想捉鸟探那古墓地宫里的空气质量是怎么着！”

Shirley杨也在一旁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我见糯米没从胖子身上砸出什么厉鬼，只好解释道：“我本来是想出来了几句高词儿，也都是千古绝句，不过突然想起来小胖刚刚碰了那人皮头套，汉代的死人皮一定阴气很重，便替他驱驱晦气。不过按古老相传的规矩，这事不能提前打招呼，必须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祛净了这古旧的晦气，日后你肯定是升官发财、大展宏图。你看我为了你的前途都把我那好几句能流芳百世的绝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再想却想不起来了，他奶奶个蛋的，没灵感了。”

我胡编了一些理由，暂时将胖子与Shirley杨的疑问搪塞过去，也不知这么说他们能否接受。正当我继续自圆其说之际，Shirley杨忽然指着天空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天空的云，可有多奇怪。”

胖子举头一望，也连连称奇：“胡司令，莫不是龙王爷亮翅儿了？”

只见山际那片仍有亮光的天空中伸出一大条长长的厚重黑云，宛如一条横在空中的黑龙，又似乎是一条黑色天河悬于天际，逐渐与山这边已陷入黑暗的天空连为一体，立时将谷中的“天宫”和“水龙晕”笼上了一层阴影。

寻常在野外空气清新之处，或是空气稀薄的高山之上，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如果空中云少，都可以看到璀璨的银河。不过与星空中的银河相比，此刻笼罩在我们头上的这条黑河却显得十分不祥，充满了萧煞阴郁之气。幽谷中的陵区本来就静，此刻更是又黑又静，好象我们此时已经置身于阴森黑暗的地下冥宫一般。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这种天象在古风水中有过记载，天汉间黑气贯穿相连，此天兆谓之黑猪过天河，天星秘术中称此为雨侯犯境。而《青竹地气论》中则说，黑猪渡河必主此地有古尸作祟，是以尸气由阴冲阳，遮蔽星月。”

胖子不解其意，问我道：“照这么说不是什么好兆头了，究竟是雨侯还是尸气？对了，那雨侯又是什么？可是要挡咱们的财路？”

我对他说：“雨侯是指洪水暴涨，咱们前赶后错，今夜就要动手倒那献王墓，而又碰上这种百年不遇的罕见天象，不知这是否和献王改动地脉格局有关。也许这里在最近一些年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异象，这场暴雨憋着下不出来，迟早要酿成大变。说不定过不多久，这虫谷天宫就都要被大山洪吞了，咱们事不宜迟，现在立刻下潭。”

说话间，天已经变成了黑锅底，伸手不见五指，三人连忙将登山头盔上的射灯打开，这才有了些许光亮。将装备器械稍做分配，仍将那些

怕水的武器炸药放在背囊中，从殿侧垂着绳子降下，找准了栈道的石板，沿途盘旋而下。这一路漆黑无比，只好一步一蹭的走，有时候遇到断开的残道还要攀藤向下。三束光柱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显得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看清脚下，就连五六米开外的地形轮廓都难以辨认。

也不知向下走了多远，估计时间已经过了不下两个钟头，一路上不断看到脚下出现一些白色的死体，都是那些无法适应外界环境的“痼人”，估计剩余的此时已退回洞中，不会再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了。

我们摸着黑，经过两个来小时的跋涉，终于到了谷底栈道的尽头，但是我估计此时也就是刚刚下午五点来钟，漏斗上的圆形天空已经和其余的景物一同容入了黑暗之中。这黑猪渡河来得好快，突然想到今天是七月十九，这可大事不妙了。

第四十九章 舌头

我见天象奇异，明天又赶上一个特殊的日子，必须在子时之前离开，否则恐有巨变，不过Shirley杨却不信这些，我说将出来，也凭白让她嘲笑一场，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已经丢过一次人了，还是暂时先别说了，但盼着此番行动能够功成身退。

我想到此处，便指着水潭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我先前掉进这潭水中一次，虽然匆忙，但对这里的地形大致上有所掌握，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潭中那架重型轰炸机残骸机头附近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在潭底见到的那个破洞，就在咱们这里偏移二十度的方向，距离很近。”

Shirley杨说：“老胡，你估计下面会是墓道吗？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淹没了，倒也麻烦，关键是咱们的氧气瓶容量太小，在水下维持不了太久。”

我对Shirley杨说“我见到的山体缺口里，有很多沉在水底的异兽造像，就算不在墓门附近，多半也是通往玄宫的墓道了，至少一定是陵寝的某处地下设施，我猜测这献王墓的地宫是井字形，或是回字形，而非平面直铺推进，即使是这一段墓道浸了水，玄宫也仍然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事先我们已经针对王墓结构的种种可能性，制定了多种方案，此刻已经准备充分，便戴上潜水镜，拿出白酒喝了几口增加体温。Shirley杨举着水下专用的照明设备，“波塞东之炫”潜水探灯，当先下水。

我正准备跟着她下去，却见胖子落在后边，磨磨蹭蹭的显得有些迟疑，便扯了他一把，招呼他赶紧动身，然后一头扎进了水中。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夜里地潭水，比白天的温度又低了许多，水下更加阴冷黑暗，三人在水下辨明了方向，摸向重型轰炸机的位置。由于潭中有个大“水眼”，黑暗中如果被潜流卷住极是危险，所以我们只贴着边缘前进。不时有大量被我们惊动的鱼群从眼前掠过，原本如碧绿水晶一样的潭底，在黑暗中看来完全化做了另一个世界。

游在前边的Shirley杨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们打了个手势，她已经找到了那处被机撞破的缺口了，我向前游了两米，只见Shirley杨手中地“波塞东之炫”，正将其光束照在与机头相联的破洞中。

“波塞东之炫”虽然在地面没什么用处，但是其特殊性能，在水下便能发挥出很强的作用，漆黑的潭水，丝毫没使它的光束走形，十六米之内的区域，只要被“波塞东之炫”照到，便清晰明亮得如同白昼。

洞中正如我在白天所见，有数尊张牙舞爪的镇墓石兽，外边被轰炸机撞破的，是层石墙，看来这里与墓道相联，不过看不到王墓墓道的石门所在，潭底有特征的地方，可能都被水生植被遮挡了，旋涡处那只龙爪，恐怕应该是和墓门的兽头呼应一体的，如果从那只巨爪着眼，大概也可以找到墓门，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缺口，倒是省去了我们的一些麻烦。

我对Shirley杨点了点头，不管是不是墓道，先进去看看再说。Shirley杨想先进去，但是我担心里面会有什么突发情况，于是我接他手中的“波塞东之炫”，当先进了洞口。

我顺着墓道中的水路向前游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眼，Shirley杨和胖子也随后跟了进来。这时我忽然心中一动，若在往日，在这种情况下，胖子总是会自告奋勇抢先进去，但是这次不知为什么，他始终落在后面，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这很不正常，但是身处水底，也难以问清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这段墓道并不算长，是一道平缓向上的大石阶，两侧有些简单的石雕，都是镇墓的一些内容，石道慢慢的过了水平面，我也将头从水中探出，只见前方露出一个大形石台，台上影影绰绰好似矗立着许多人马，“波塞东之炫”在这里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我只好再次换成“狼眼”。

原来石台中列着一些部分泡在水中的绿色铜人车马，Shirley杨也在这时候从水下冒了出来，一看这石道的铜车马，立刻问道：“这些铜人是陈列在玄宫门前的车马仪仗？”

我被这些暗绿色的铜人兵俑所慑，我们位于石道的侧面，水中散落着许多被水泡塌的大条石，看来王墓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于是顿了一顿才点头说道：“没错，正是护送献王登天时的铜车铜马，外加三十六名将校。”

看来我们进来的地方，是修建王墓时的一条土石作业用道，因为当时施工之时，要先截流虫谷中的大小水脉，从潭底向上凿山。

这时，我听身后水花声再次响起，我转回头看，胖子正从水下钻上来，并没有开头盔上的射灯，也不向往常那样，迅速同我们汇合，而是沉默地站在水中，同我们不即不离，露出水面的身体都躲进了黑暗的地方，我头盔上的灯光竟然照不到他的脸。

我见他这一反常态的表现，心中便先凉了半截，急忙在水中向他蹿了过去，口中问道：“你怎么不开头盔的战术射灯？躲在黑处想做什么？”

不等胖子答话，我已经扑到他的身前，我头盔上的灯光，正好照在胖子的大脸上，胖子只是冲我嘿嘿一阵冷笑，没在水中的手突然抬了起来，手中不知何时，已经拿出了明晃晃的“伞兵刀”。

那笑声令人肌肤起栗，我心中大骇，胖子怎么笑得象个女人，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一瞬间我才意识到，好象天色彻底变黑之后，胖子就没跟我们说过话，总是躲在不远的后边捣咕着什么，不过在天宫地琉璃顶上，我已用糯米试过了，若是真有厉鬼附体，怎么那糯米竟然无用？

“伞兵刀”的刀刃被我和Shirley杨身上的光源，映得好似一泓秋水，裹着一道银光，从上划了下来。

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Shirley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惊声叫道：“小心。”

我见胖子对我挥刀便插，知道若真和他搏击起来，很难将胖子放倒，出手必须要快，不能有丝毫犹豫，立刻使出在部队里习练的“擒敌拳”，以进为退，揉身向他扑去，一手擒他右肩，另一只手猛托他的肘关节，趁其手臂还未发力担落之际，先消了他的发力点，双手刚一触到他，紧跟着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右肩上，合身猛撞，登时将胖子扑倒在地。

我抢过胖子的“伞兵刀”，用双腿夹住他的身体，只让他把脑袋露出水面，心想肯定是这胖厮被厉鬼上了身，天色一黑透了，便露出原形，想来谋害我们的性命，若是再晚察觉片刻，说不定我和Shirley杨此时已横尸当场，而胖子也活不成了。

我厉声对那“胖子”喝问：“你这变了鬼的婊子也敢害人，让你先吃一记黑驴蹄子。”说着话便想从携行袋中取出黑驴蹄子，谁和一摸之下竟然摸了个空，糯米也没有了，原来我的那份在“凌云天宫”都扔了出去，至此已什么都没有剩下。

胖子在水路，依然尖笑不停，鬼气森森的女人笑声，回荡在墓道的石墙之间，我大骂道：“你他娘的要是再笑，可别怪老子不客气了，我这儿还有一堆桃木钉没使呢……”

Shirley杨在旁见我和胖子打在一起处，斗得虽是激烈却十分短暂，但是其中大有古怪，便脱口叫道：“老胡你先别动手，胖子很古怪。”

我一边按住不停大挣扎大声尖笑的胖子，一边在百忙之中对Shirley杨说：“他当然奇怪了，他……他他妈的被鬼上身了，你倒是快想想办法，我按不住他了。”

Shirley杨说道：“不是鬼，是他的声带或是舌头出了问题，古时降头术的发源地就在滇南，其中便有种控制人发声的舌降，类似于泰国的舌盅。”

Shirley杨说着话，早已取出有墨线的“缚尸索”，想和我先合力将胖子捆住，然后撬开牙关看看他的舌头上有什么东西。

我刚才见胖子鬼上身，有些着急上火，此时听Shirley杨一说，方才发现胖子确实另有古怪，他嘴中不断发笑，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惊慌，与那鬼笑声完全不符，难道他的意识没有丧失，刚才是想拔刀割自己的舌头？我却当成是他想用刀扎我，反将他扑倒在地，不过既然他没有失去意识，为何不对我明示，反是自己躲在后边捣鬼？

我想到这里，立刻明白了，拦住Shirley杨，暂时没必要捆他，我太清楚胖子的为人了，对胖子大骂道：“你他妈的是不是穷疯了，我问你，你有没有顺手牵羊，从那件巫衣中拿出什么东西？”

胖子鬼气逼人的笑了一笑，眼睛却斜过去，看他自己胸前的皮袋，连连眨眼，那是我们在鱼骨庙拾到的“百宝囊”，始终被胖子带在身边，我立刻伸手去那囊里一摸，掏出来黑黝黝一件物品，窄长平整，一边是平头，另一边则是尖半圆，用手一摸，感觉又硬又韧，表层已经有些玉化了，平头那面还有几个乳白色的圆圈，被登山头盔的灯光一照，里面竟然隐隐有层红黄相间的暗淡颜色。

我一时没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举着那物奇道：“这是块玉石吗？黑玉倒也当真罕见。”

Shirley杨说道：“不是，是人的舌头……夷人中闪婆靛女的舌头。”

我听说这是人舌，险些失手将它掉入水中，忙将这脱水变黑，好似玉石般的“舌头”，扔给了Shirley杨，对她说：“我对这东西有些过敏，你先拿一拿……”

Shirley杨正要伸手去接的时候，在墓道的景深处，大概是地宫的方向，传出一阵刺耳的尖笑，好象那“天宫”中的厉鬼，已经走进了冥殿的巢穴里，Shirley杨也被那诡异的笑声吓得一缩手，那块“舌头”，就此落入齐腰深的漆黑水中。

第五十章 拔舌

只听那古墓深处传来一阵阵惊悚的笑声，我这才发现原本被我按在水中的胖子不见，这胖厮在我的注意力被那脱水的黑“舌头”所吸引之时，竟然偷着溜进了墓道的最深处。

我感到十分奇怪，怎么已经找到了“舌头”，为什么他还发出这种冷冷的怪笑？莫非胖子真的已经不是“胖子”了？“巫衣”中的厉鬼通过这块“舌头”，附在了胖子的身上，就是为了让带“她”进入王墓的地宫！

Shirley杨对我说道：“糟糕，胖子的嘴里还有东西，而且那舌盍掉进水里了，如果找不到，恐怕再过一会儿，便救不得他了。”

我对Shirley杨说：“只要不是鬼上身就好，咱们还是分头行事，我先去前边追上他，你尽快在水中找到那半截舌头，然后到地宫前跟我们汇合。”

Shirley杨点头答应，由于那两支“芝加哥打字机”都放在防水的背包里，一时来不及取出，便将她自己的那支六四式给了我。

我接过枪，拔腿就追，沿着墓道，寻着那笑声奔去，边跑边在心中不断咒骂胖子贪小便宜吃大亏，却又十分担心他这次要出什么岔子，不知他嘴中还有什么东西，轻则搭上条舌头，下半辈子当个哑巴，重则就把他的小命交代在这“献王墓”中了。

这时为了追上前面的胖子，我也顾不上留意墓道中是否有什么机关埋伏了，举着“狼眼”手电筒，在没腰深的黑水中，奋力向前。

这条墓道并没有岔口，先是一段石阶，随后就变得极为宽敞，巨大的石台上陈列着数十尊铜人铜马，以及铜车。我刚奔至石台，便隐隐察觉有些不对，这些青灰色的铜人铜车有些不同寻常。不过又与“天宫”正殿中异形铜人的诡异之处不同，这些铜车马虽然中规中矩，却她似都少了点什么。

正待细看，却听女人的尖笑声从铜车后面传出，只好暂且不去顾那铜人铜马，径直赶上前去，只见铜车后边，并不是我预想的“地宫”大门，而是一个用青石垒砌的石坡，坡下有个漆黑地洞口。两侧各有一个夯土包，从没听说过世间有这种在地宫中起封土堆的古墓，一时却看不明白这有什么名堂。

刚才就在这一带传出的笑声，却突然中断了，附近地环境非常复杂，有很多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东西，我只好将脚步放慢。借着手电

筒的灯光，逐步搜索。

地面上有很多古代男子干尸，摆放得杂乱无章，粗略一看。少说也有上百具，干尸都被割去了耳鼻，剜掉了双目，虽然看不见嘴里怎样，但估计他们的舌头也都被拔了，然后活活被浇以热腊，在饱尝酷刑之后。制成了现在这幅模样，我看得触目惊心，握着枪的手攥得更紧了。

前面除了那个石坡中的黑洞，再无任何去路，除了遍地的干尸。却哪里有胖子的踪影，黑暗之中，惟恐目力有所不及，只好小声喊道：“王司令，你在哪啊？别躲躲藏藏的，赶紧给我滚出来。”

连喊了两遍，又哪里有人回映，我回头望了望墓道的入口，那里也是漆黑一团，可能Shirley杨仍然在水中找那巫女的“舌头”，虽然明知这古墓里，包括我在内有三个活人，却未免觉得心惊，好象阴森的地宫里只剩下了我独自一人，只得继续张口招呼胖子：“王司令，你尽管放心，组织上对失足青年采取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宽大处理，只要你站出来，我们一定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

我正在喊话宣传政策，忽听脚下有“悉悉梭梭”一阵经微响动，忙把“狼眼”压低，只见胖子正背对着我，趴在古墓角落的干尸堆里做着什么，对手电筒的光线浑然不觉。

我没敢惊动他，蹑手蹑脚地绕到它正面，这才发现原来胖子正抱着一具蜡尸在啃，我心中大急，抬腿就是一脚，将他踢得向后仰倒，随后一扑，骑到了他的肚子上，插住他的脖子问道：“你他好的还真让厉鬼缠上了，你啃那死人做什么？不怕中尸毒啊你。”

胖子被我压住，脸上全是惊慌失措的表情，用一只手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另一只手不断挥动，我抬腿别住他的两条胳膊，使出全身的力气，用左手捏住他的大脸，掰开了胖子的嘴，他的口中立刻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

我右手举着“狼眼”手电筒向他口中一照，顿时看得清清楚楚，至此我终于搞明白了，与Shirley杨所料完全相同，胖子的嘴里确实有东西，他的舌头上，长了一个女人头，确切地说那是个肉瘤状的东西。

黄黄的也不算大，只有姆指肚大小那么一块，冷眼一看，会以为他舌头上长了很厚一层“舌苔”，不过那“舌苔”上五官轮廓俱全，非常象是一个闭目睡觉的年轻女子面部。

胖子舌头上那女子面孔一般的肉瘤，虽然闭目不动，如在昏睡，但是这张脸的契约却不停闭合，发出一阵阵的冷笑，我心想原来是这张“嘴”在笑，不知胖子是怎么惹上这么恶毒的降头，他舌头上长的这

张“嘴”，好象是对人肉情有独衷，进了墓道之后，他就已经控制不住“它”了，为了避免咬我和Shirley杨，所以他才跑进墓道深处，啃噬那些干尸。

这时Shirley杨也已赶至，她用“波塞冬之炫”在水下照明，终于找到了那半条黑色的“女子舌头”，便匆匆赶来，见了这番诡异无比的情景，也是不胜骇异，忙将那半石化了的“舌头”，放在一处干燥的石板上，倒上些固体燃料，用打火机引燃。

闪婆的“舌头”一着火，立即冒出一股恶臭的烟雾，不消片刻，便化为了灰烬，我也在同时对胖子叫道：“别动，把舌头伸直了，我替你挑了它。”

就着身边那火，将俄式近卫伞兵刀烤了两烤，让Shirley杨按住胖子的头，两指捏住他舌头上的人头形肉瘤，用伞兵刀一勾一挑，登时血淋淋地挑了出来，里面似是有骨刺，恶心之余，也懒得细看，将刀身一抖，顺手甩进火中，同那“舌头”一起烧为乌有。

胖子心智尚且清醒，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救他，任凭嘴中血如泉涌，硬是张着嘴撑住一声没吭，等他舌头上的肉瘤一被挑落，这才大声叫疼，虽然舌头破了个大口子，但是终于能说话了。

Shirley杨赶紧拿出牙膏一样的“弹性蛋白”止血胶，给胖子的舌头止血，我见胖子总算还活着，虽然舌头被伞兵刀挑了个不小的口子，短时间内说话可能会有些口齿不清，但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毕竟没缺胳膊少腿落下残疾，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暂精疲力竭，无力去调查地宫的石门所在，又不愿久在这些干尸附近逗留，只好退回了放置铜车马的石台上稍作休整。

Shirley杨对胖子说：“你就先张着嘴伸着舌头吧，等伤口干了再闭嘴，要不然一沾潭水就该发炎了。”

我取出香烟来先给自己点上一支，又假意要递给胖子一支烟，Shirley杨急忙阻拦，我笑着对胖子说：“首长需要抽根烟压压惊啊，这回吸取教训了吧，名副其实是血的教训，要我说这就是活该啊，谁让你跟捡破烂儿似的什么都顺。”

胖子嘴里的伤不算太重，那弹性胶质蛋白又十分的有效，过了一会儿，伤口便以愈合了，胖子用水漱了漱满嘴的鲜血，痛心疾首的表示再也不逮什么顺什么了，以后要拿只拿最值钱的。

我对胖子说：“我这毛病要是能改，我胡字都倒过来写，我们也不需

要你写书面检查，只希望你今后在偶而空闲的时候，能够抽出一些时间，深挖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对照当前国内国外的大好形势，表明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并拿出实际行动来……”

我取笑了胖子一番，忽然想起一事，忙绷起脸来问胖子道：“目前组织上对你还是持怀疑态度，你舌头上的降头是拔去了，但是你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究竟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不好说了，谁又能保证你还是以前的你，说不定你已经成为潜伏进我们纯洁队伍内部的特务了。”

胖子大呼冤枉，口齿不清的说道：“胡司令，要是连你都不相信我了，我他妈真不活了，干脆一头撞死算了，不信你可以考验我啊，你说咱是蹦油锅还是滚钉板，只要你画出道儿来，我立马给你做出来，要不然一会儿开棺掏献王明器的时候，你瞧我的，就算是他妈圣母玛丽亚挺着两个奶子过来说这棺材里装的是上帝，老子也照摸不误。”

我赶紧把胖子的嘴按住：“行了行了，你嘴底下积点德，你的问题咱们就算有结论了，以后只要你戴罪立功就行了，但是有件事你得说清楚了，你究竟是怎么在舌头上长了这么个……东西的？”

第五十一章 入口

胖子解释道：“其实……当时……当时我也就隐瞒了一件事，不对不对，不是想隐瞒，是没得空说，而且我考虑到咱们最近开销比较大，光出不进也不是事儿……好好，我捡有用的说，我爬过房梁，去烧吊在墙角的那套衣服，开始也被那好像脑袋一般的人皮头套唬得够呛，但是我一想到董存瑞和黄继光那些英雄，我脑袋里就没有我个人了，一把将那头套扯了下来，想作为火源，先点着了，再扔过去燎下面的衣服，怎知那死人皮里掉出一块石头，我捡起来一看，又黑又滑，像是玉的，我跟大金牙那孙子学的，习惯性地用鼻子闻了闻，又用舌头舔了一下，就甭提多苦了，可能还不是玉，我以为就是块茅坑里的臭石头，但在咱们潘家园吃药的（购假货）很多，我想这块黑石八成也能冒充黑玉卖个好价钱，就顺手塞进了百宝囊里，再后来我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从栈道上下来的时候，便忽然觉得舌头上痒得钻心，直等进了墓道，已经是有口不能言了，必须捂着嘴，否则它就自己发笑，把我也吓得不轻，而且非常想吃人肉，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

Shirley杨听到这里，插口道：“我想咱们所推测的完全正确，确实中了舌降或舌蛊一类的滇南邪术，殿顶悬挂的那些服装，百分之百就是六足火鼎里众多尸体的主人，他们都是夷人中的首脑，落此下场，也着实可悲。这献王墓的地上地下。都处处透着古怪诡异，献王临死前，一定是在准备一个庞大的仪式，但是未等完成，便尽了阳寿。”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这些巫蛊邪术虽然诡异，毕竟还有迹可寻，我看王墓里不寻常的东西实在太多，天宫中的铜兽铜人便令人费解，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到过，但是说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另外你们再看看这地宫墓道里的铜车马，还有那尽头处的土丘边，有上百具身受酷刑的干尸，即使全是殉葬的奴隶，也不应如此残忍地杀害，这哪里还有半分像王墓，分明就是个刑场。”

我们休息了这片刻，便按捺不住，一同起身查看那些干尸以及石台上的铜车马，由于干尸被蜡裹住，胖子刚才用舌头舔了半天，也没舔破那层硬蜡，这样还好，至少想起来还能让我们心里稍微舒服一些，否则真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吃饭了。

这时凝神细看，发现众多死状恐怖的干尸。老幼青壮都有，看来都是些奴隶，不知为何被施以如此重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时活人殉葬。绝不会如此热蜡灌顶，削耳剜目，如果他们并非奴隶，就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犯人。

再看那些铜人铜马，果然是少了点什么，首先是人未持器，马不及鞭，其次数量也不对，古代人对二、三、六、七、九五个数字极为看重，尤其是六，按制王侯级贵胄出行，至少有三十六骑开道，次一级的为十六骑，而这队铜人马数量尚不足三十。

最重要的是除了铜马还好之外，这些铜人朽烂得十分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软化剥落，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很多汉墓中。都曾出土过青铜器陪葬品，虽然受到空气和水的侵蚀，生出铜花，但是绝不如这些铜人马，所受的侵蚀严重。

虽然这墓道被潭水侵入，但是这里绝对湿度并不很大，出现这种现象，十分难以理解，我一时没了头绪。

Shirley杨脑子转得很快，稍加思索便对我说：“如果换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了，咱们先入为主，一直认为这里是安置献王棺槨的地宫，但咱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里根本不是地宫，而是一处为王墓铸造铜人、雕刻石兽的加工厂，这些铜人腐朽得如此严重，我想这可能与铜锡合金的比例失调有关，这王墓规模颇巨，想必单凭滇国之力很难建造，工程中一定大量使用了俘虏周边国家的奴隶，其中必然也从中训练了一些技术型工种，但这批从俘虏中选出的工匠把配料比例搞错了，导致浪费了不少时间和原料，自古铜锡便有六齐（剂）之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戈之齐等等……虽然同样是铜器，但是比例不同，制造出来的物品性能毫不相同，如果失去六齐的基准，铸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所以这些犯了错的奴隶们，被残酷地处死，杀一儆百，而后封闭了这处作坊。

我一拍自己的登山头盔：“对啊，我刚要想到却被你说了出来，难怪这里根本不像是古墓的玄宫，不过既然这里不是，那王墓的墓道又在哪儿呢？”

Shirley杨对我说：“普天下懂得分金定穴秘术之人，再无能出你之右者……当然，这是你自我标榜的，所以这就要问你了，咱们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尽快找到墓道的入口。”

所谓“分金定穴”，是只有少数摸金校尉才掌握的秘术，可以通过分辨“形势理气，龙沙穴水”这些风水元素，用罗盘金针，确认古墓棺槨放置的精确位置，其误差最多不超过一枚金针的直径，故名“分金定穴”。

但现在的情况实在是让我为难，倘若能直接用分金定穴找那王墓的墓室，我早就直接找了，但问题是罗盘一进“虫谷”便已失灵，而且这种“水龙晕”只在传说中才有，我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也只是略微

提及了一些，而且书中只是以后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分析了一下其形势布局，未曾详论。

经过我多年的研读，我判断家里祖传的这本残卷出自晚清年间，而其理论主要是基于唐代的风水星位之说，但这虫谷深处的“水龙晕”，则是属于上古风水中提及的仙穴，后世风水高手多半认为世间并不存在这种仙穴，所以我一直仰仗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残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多大用场了。

若想盗墓，必先找墓，但是有些帝陵王墓就在那摆着，一直没有遭盗掘，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古以来盗发帝陵等超大古墓，多是军阀农民军等团体所为，想那些帝陵都是开山凿岭，深藏地下，由数十万人，穷数十年精力才建成，那都是何等坚固深厚，不起大军，难以发掘，因为它不是挖挖土那么简单，其工程量和从大山里开条隧道出来差不多，而且这还是在能挖出墓道的前提下，找不到墓道，把山挖走一半，也不一定能找到墓门在哪，见过真正大山的人，都应该知道山脉和土坡有多大差别。

其二，帝陵再坚固，也对付不了盗墓贼，它再怎么坚固，怎么隐蔽，毕竟没长腿，跑不了，永远只能在一个地方藏着，即便是没有大队人马发掘，这拨人挖不了，还有下一拨人，豁出去挖个十年二十年的，早晚能给它盗了，但是能使分金定穴的人，都知道地脉纵横，祖脉中重要的支岔，影响着大自然的格局和平衡，所以他们绝不肯轻易去碰那些建在重要龙脉上的帝陵，以免破了大风水，导致世间有大的灾难发生。

在这“献王墓”中，我们无法直接确认棺木的位置，只好用最土的法子，也就是军阀或农民军的手段，找“墓道”，帝陵墓道中一重接一重的千斤大石门，就是用来对付这个土法子的，因为只要找到墓道，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墓门墓室，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被坠机撞破的山体缺口中，竟然不是墓道，那么这墓道究竟藏在哪里呢？

虽然知道肯定就在这山谷最深处，不会超出“凌云天宫”之下一里的范围，但是就这么个绿色大漏斗的四面绝壁深潭，只凭我们三人慢慢找起来，怕是十年也找不到。

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地方，我立刻对Shirley杨说：“水眼，那个黑色的大漩涡，我想那里最有可能是安放献王尸骨的所在，最有可能被忽视的就是那里，地宫一定是在山体中，但是入口是好似鬼洞一样的水眼。”

Shirley杨奇道：“你是说那水眼下有棺槨？你最好能明确的告诉我，

这个判断有几成把握？那里的潜流和暗涌非常危险，咱们有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我对Shirley杨说：“即便献王不在水眼中，那里也应该是墓道的入口，我至少有七成把握，这次孤注一掷，倒也值得搏上一搏，不过咱们三人虽然都水性精熟，但我已领教过那口水眼的厉害了，纵然愿意冒十成的风险，却也不易下去。”

Shirley杨看了看四周的铜人说：“我有个办法能增加安全系数，现在还有三根最粗的加固长绳，每一根都足能承受咱们三个人的重量，为了确保安全，可以分三处固定，即使断了一根，也还有两根，咱们在潭底拖上只沉重的铜马，就不会轻易被暗流卷动，这样要下到水眼中，收工后再退出来，也并非不可能。”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那咱们就依计行事，让胖子戴罪立功，第一个去塞那水眼。

第五十二章 水眼

献王的棺槨，有很大的可能就在潭底的“水眼”中。我记得刚在潭底见到一条巨大的石梁，那时我以为是建造王墓时掉下去的石料，现在想想，说不定那就是墓道的石顶。

我们分头着手筹备，将三条最粗的长索，分别固定在水下那架重形轰炸机的残骸上，没有比这架“空中堡垒”的遗体更合适的固定栓了，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自重，而且庞大的躯壳，远远超出了“水眼”的直径与吸力。

然后我们就着手搬动铜马，那铜马极位沉重，好在这里的地形是个斜坡，三人使出全力，终于将铜马推进水里，再把那潜水袋上的充气气囊，固定在铜马的腹部，这样做是为了从“水眼”中回来的时候，可以利用气囊的浮力，抵消一些旋涡中巨大的吸力。

从那破口出来的时候，外边依然是黑云压空，星月无光，白天那谭壁上古木丛生，藤蔓缠绕，大瀑布飞珠捣玉，银沫翻涌玉练挂碧峰的神秘绚丽氛围，则全都看不见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声，完全象是一头躲在黑暗中咆哮如雷的怪兽，听得人心惊动魄。

我们三个人踩着水浮在谭中，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了，千万要注意，不能让铜马沉到水眼底下。否则咱们可就再也上不来了。”

Shirley杨说：“水性无常，水底的事最是难以预测，如果从旋涡处难以进入墓道，一定不要勉强硬来，可以先退回来，再从常计议。

我对Shirley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天时一过，恐怕就再也没机会进这王墓了，咱们今天务必要尽全力。假如还不能成功，便是天意。”说罢甩手敲了敲自己的登山头盔，让战术射灯亮起来。放下潜水镜，戴上氧气罩，做了个下潜的手势，当先沉入潭底。

Shirley杨和胖子也随即潜入水中，三人在水底找到铜马，还有绑在上边的绳索，把脖上的安全锁与之牢牢栓在一起，都互相锁定。加上了三重保险，我举起“波塞东之炫”水下探照灯，用强烈的光束向四周一扫，发现在潭边，根本看不到位于中央的黑色旋涡，上下左右。全是漆黑一片。

但是这谭底的地形，我已轻十分熟悉。当下先我到轰炸机的机体，巨大地暗绿色机身，此时就是一只大型路标，机尾正对着的方向。就是那十神秘的‘水眼’，机尾和“水眼”中间，还有一条天青石相联，沿着这些

潭底地记号，即便是能见度再差，也能找准方位。

水下无法交谈，只好用手语交流。我们使用的手语名称叫做“海豹”，而并非世界通用的德式手语，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海军的手语更为简便易懂，学起来很快，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二人指了指重型轰炸机的残骸，向着那十方向，做了个切入的手势。

胖子嘴边冒着一串串的氧气白泡，冲我点了点头。Shirley杨也已会意，立刻将铜马上的气囊浮标解开，使它升到水面，这样我们在中途如果氧气耗尽，或是气瓶出了问题，仍可以借与浮标连接地气管，暂时换气。

大约一分钟后，浮标的气嘴已经为气囊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空气，减轻了铜马的一部分重量，我们在水底推着铜马，不断向着潭底的旋涡推进。

我们经过的地方，潭底地泥藻和蜉蝣都漂浮了来，在水中杂乱的飞舞，原本就漆黑的水底，能见度更加低了，我感觉脚下的泥藻并没有多厚，下面十分坚实，好象都是平整的大石，看来“献王墓”的墓穴果然是隐藏在潭底，至此又多了几分把握。

这时位置稍微靠前地Shirley杨停了下来，左右握拳，手肘向下一压，这是“停止”的信号，我和胖子急忙停下，不再用力推动铜马。

Shirley杨回过头来，不用她再做手势，我也已经察觉到了，水底开始出现潜流，看来我们已经到了“水眼”的边缘了，接事先预定的方案，我对胖子做可了手势，伸出双指，反指自己的双眼，然后指向胖子“你在前，我们来掩护你。”

胖子拇指食指圈拢，其余三指伸直：“收到。”随即移动到铜马的前边，由于他的体型在我们只中最壮，所以他要在前边确保铜马不被卷进旋涡深处。

有了沉重地青铜马，三人有结成一回，我们就不会被旋涡卷起的水流力量带动，但仍然感觉到潜流的吸力越来越大，等到那黑洞洞的旋涡近在眼前之时，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身体了，那铜马并非一体，而是多个部位分别铸就启拼接而成，不知照这样下去，会不会被水流搅碎。

我赶紧举起一条胳膊，张开五指划了个圈，攥成拳头，对Shirley杨和胖子做了个“迅速靠拢”的手势。

三个人加上一个沉重地背囊，和那匹青铜马的重量总和，将近千斤，这才稍稍稳住重心，我慢慢开安全锁，使长绳保持一厘米一厘米的

逐渐放出。

胖子拽出两枚冷烟火，在登山头盔上一撞，立刻在水中冒出不燃烟和冷火花，先让这两枚冷烟火在手中燃了五秒，然后一撒手，两团亮光立刻被卷进了旋涡深处。

我在铜马后边，无法看到冷烟火的光芒，在旋涡中是什么样子，只见胖子回过头，将右手平伸，遮住眉骨，又指了指下面的旋涡，最后竖起大拇指：“看见了，就在下面。”

我用力固定住身体，分别指了指Shirley杨和胖子，拍力量自己的登山头盔：“注意安全。”然后三人紧紧抱任铜马，借着旋涡的吸力，慢慢沉了下去，多亏有这铜马的重量，否则人一下去，就难免被水流卷得晕头转向。

刚一沉八旋涡，Shirley杨立刻将拉动充气绳，将气囊充满，以免向下的吸力太强，直接被暗流卷入深处，若说这潭底象个大锅底，那这中间的“水眼”，就锅底上的一个大洞，就连“波塞东之炫”这种先进的水底照明设备，在水眼中也好像成了一棵小火柴，能见度急剧的下降，这时就如同置身于那中恐怖的鬼洞中，被恶鬼拽进无边的黑暗之中。

好在抱着那匹青铜马，感觉到一种沉稳的重量，心跳才逐渐平稳下来，胖子最先看见的墓道入口，并不在旋涡的豫处，几乎是贴着潭底，不过上面有条石遮挡，若非进到“水眼”中，根本无法见到。

我见已发现墓道了，忙和胖号与Shirley杨一齐发力，使我们这一团人马脱离旋涡的中心，挣扎着游进了墓道里面。

墓道并没有石门，里面也全是漆黑冰冷的潭水，不过一进墓道，便感觉不到暗流的吸卷之力，这条青石墓道入口的大石，是反斜面收缩排列，丝毫不受与之一米之隔的“水眼”力场影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敢怠慢，又向墓道深处游了二十多迷，方才停下。

刚才在“水眼”中全力挣扎，完全没来得及害怕，现在稍微回想一下，然后一个环节上稍有差迟，此时已不免成为潭底的怨魂了，不过总算找到了墓道，冒这么大的风险，倒也值了。

我们解开身上的绳索，在被水淹没的墓道中继续向深处游去，对四周的环境稍作打量，只见这墓道还算宽阔平整，两壁和地下，均是方大的石砖，只有头顶是大青条石，也没有壁画和提刻的铭文，甚至连镇墓的造像都没有，最奇怪的是没有石门，看来我们准备的炸药也用不到了。

但是我立别想明白了，这里绝对可以通往王墓的“玄宫”，因为献王沉迷修仙长生之术，所以他认为他死后是可以登天的，而且自信这座墓不会有外人进入，所以墓道不设石门拦档，对盗墓贼来说，石门确实是最笨的东西，有石门与没有石门的区别，只不过是多废些力气时间而已。

墓道又薄又长，向里游了很久，始终都在水下，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做了个继续向前推进的手势，从这里的地形规模来判断，放棺椁明器的“玄宫”，应该已经不远了。

果然再向前数十米，前方的水底出现了一道石坡，墓道也变得比之前宽阔了数倍，顺着石坡向上，很快就超出了谭水的水平面，三人头部一出水，立刻看见墓道石坡的尽头，耸立着一道青灰色的千斤石门。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惊喜交集：“总算是到地方了。”恨不得立时破门而入，胖子在水中指着大石门上面说：“哎，老胡你看那上边……怎么还有个后门？”

胖子所说的那扇后门，是个在最高处的铜造门楼，整体都是黑色，构造极为精巧，门洞刚好可以容一人穿过，门楼上还有滴水檐，四周铸着云霞飞鸟，似于象征着高在云天之上。

我对胖子说道：“那个地方叫天门，是给墓主人尸解仙化后登天用的，只有在道门的人墓中才有，但是成仙登天的美事，那些干尸就连想都别想了，这天门，正好可以给咱们这伙摸金校尉当做现成的盗洞。”

我们历尽千难万险，总算是摸到了王墓“玄宫”的大门，心中不禁十分兴奋，Shirley杨却仍然担心里面没有那枚毫尘珠，突然问我道：“古时候的中国，当真有神仙吗？”

第五十三章 叩启天门

我反问Shirley杨：“你一直都是科学至上，怎么突然问这种没斤两的话？要说这人有灵魂存在我完全相信，但说到神仙那种事……我觉得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Shirley杨道：“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上帝，不过……”

胖子突然口齿不清的插嘴道：“什么不过，我告诉你吧，神仙啊，不是有位哲人说过吗杀死一个人你会成为罪犯，杀死一百万人，你可以做国王，能把全部都杀死，你就是神。”

我把防水背囊从水中拎了上来，便把武器和工具分人，便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想太多了，咱们倒斗之人就是百无禁忌，什么仙啊神的，不要多去考虑那些愚弄老百姓的造神论。时代不一样，对神与仙的看法也不同，我觉得到了现代，神明只不过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寄托，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人也可以成为神，能创造奇迹的人他就是神，所以有些伟人也会被捧上神坛，但是不管他多伟大多杰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不会有神，人毕竟还是人。”

胖子刚好收拾停当，笑道：“行啊胡司令，最近理论水平又见提高，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献王死都死了两千年了，估计成仙不死是没戏了，没烂成泥土就不错，他地宫里的陪葬品，也陪着死人放了这么久，是时候拿出去晒晒太阳、过过风了，咱们还等什么，抄家伙上吧。”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摸金符”说道：“好。但愿祖师爷显灵，保佑咱们一切顺利，还是那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咱们现在就叩开天门，倒头摸金，升官发财。”

Shirley杨咬了咬牙，低声念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让我们尊称您的名字为圣，请保佑我们此……”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她的这个决心不是很好下的，一进古墓，便注定了要告别清白的过去，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摸金校尉”，而且永远都要背上“盗墓贼”的称号了。

Shirley杨取出飞虎爪，抛将上去。挂住“天门”的门楼，向下一扯，十分牢固，便当先爬了上去，在上面对我招了招手，我也拽住飞虎爪的锁链。第二个爬上了“天门”。

我一登上门楼，便仔细察看这铜铸镂雕的“天门”有没有什么机关，

确认无误，便取出摸金校尉的“黑折子”，这东西名称很玄，其实就是根特制的撬棍，可以拉伸收缩。并且能够折叠起来带在身边，专门用来撬墓门墓墙，或是撬墓砖，可以配合撬棺材的“探阴爪”来使用。

“天门”的门本来是活动的，也真正的城门一样。可以由内向外推开，但是里面被锁死了，用“黑折子”撬了七八下，才见松动，这时候胖子气喘吁吁的爬了上来，我就交由他来撬门，我在后面托着他的背部，免得他用力过猛，从门楼上翻下去。

胖子抖擞精神，使出一身蛮牛般的力气，“咔嚓”一声，终于把铜门撬开，我赶紧把他拉在一边，这古墓的地宫，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中，空气并不流通，郁积在内的阴气尸气，都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大金牙的爹老金头，不仅腿冻瘫了，而且肺里像装了个破风箱，一喘气就像是用铁刷子刮铜，经常吐黑痰，他虽自称是在朝鲜战场上冻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从来不吸烟，那是他年轻时盗墓，被郁积在棺内的尸臭呛了一下，才留下这么个永远治不好的病根。

等了几分钟后，Shirley杨点了只蜡烛，托在工兵铲上，将铲身送进黑洞洞的“天门”，想探一探墓中的阴气是否严重，那蜡烛一直燃着，虽然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但始终没有熄灭，Shirley杨说：“墓中有股冷飕飕的阴风，还裹着极重的腐烂潮湿气味，安全起见，咱们还是都戴上防毒面具再下去。”

据我估计，这墓门大概位于漏斗状的绝壁之中，利用一个天然型的岩洞加工修凿而成，年代实在太久了，里面也许会有些地方渗水，但这种“井”字形，或者“回”字形的大墓，里面结构特殊，每一段都可以形成密闭空间，空气不流动的地方比例很大，不戴防毒面具，决不能进去，于是三个人分别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垂下登山索，从天门翻入了大墓门的内侧，墓门后的空间并不大，这一段叫做“嵌道”，连接着墓室和墓门。其中陈列着数排铜车人马，铜马都是雄骏高大，昂首向前，比我们看到的第一批质量和工艺都好了很多，军俑都持具有滇国特色的“空槽钺”，“凸刃斧”每一尊的面目都各不相同。但是面部表情严峻威武。这群无声的青铜勇士。就这样静静地站在玄宫前，等候着为升天成仙的墓主开道护卫。

这里地形十分狭窄。如果想往深处走。就必须从这些青铜军俑中穿过。那些高举的长大兵刃，似乎随时会落下。砍在我们头上，我们把心悬到嗓子眼。迅速从铜人军阵中蹭了过去。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我估计这墓里已经不会有什么暗箭毒气类的机关，不过咱们小心为上，千万别乱动玄宫里的东西，搞不好再惹上什么草鬼婆的舌头，可不是闹着

玩的。”

胖子和Shirley杨点头答应，我仍然觉得不太放心，就同Shirley杨把胖子夹在中间。探着路向前摸索，继续往深处寻找玄宫中墓室的所在。

“嵌道”向前，又是一段平整的墓道，墓道的两侧，有几个石洞，里面都装满了各种殉葬品，全是些铜器、骨器、多耳陶罐，金饼、银饼。玉器，还有动物的骨骼。看那形状有马骨，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禽鸟，看样子都是准备带到天上去的，放陪葬品的洞都用铜环撑着，但仍有两个洞已经塌了，上面有不少黄水渗了下来，把洞中的把洞中的陪葬品侵蚀损毁了不少。

胖子见了这些情景，急得抓耳挠腮，可惜只长了两只手，看哪一样都好。但实在搬不了这一洞接一洞的明器。而且胖子也很清楚，只有墓主棺椁内的明器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只用强行忍住那如饥似渴的心情，对那满洞的宝贝视而不见。

这是墓道前出现了连着的三座短窄石桥，桥下深沟中有浑浊的黄水，不知其有多深，也不见流动，像是一汪死水。

我对Shirley杨说：“这叫三世桥，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人死之后化仙升天，便要先踏过这三世桥，摆脱世俗的纠缠，然后才会脱胎换骨，遨游太虚，做个逍遥神仙。”

Shirley杨说：“这些鬼名堂你真懂得不少，你看桥对面似乎有一堵白色的墙壁，那又是什么去处？”

我对Shirley杨说：“过了三世桥，一准便是献王的棺椁了，但是你看桥上浮雕的动物都为雌雄一双，所以那边的棺椁很可能有两具，是献王和他的老婆，这是处合葬墓。”

Shirley杨说道：“我总觉得自从进了天门之后，这一路有些过于顺利了，以献王墓之复杂，他的棺椁有这么容易被找到吗？”

胖子对Shirley杨说道：“你大概也被传染上老胡那套怀疑主义的论调了，刚才我就对你们打过保票了，开那老粽子的棺盖，有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就跟后面瞧好吧。”

胖子说着话，举步登上了“三世桥”，抢先行去，我心想找这棺材容易吗？凡事还是都往乐观的方面想吧，按陵制，只要过了桥，必是棺椁，这是肯定不会有错的，于是就劝Shirley杨别在疑惑，不管怎么说，开了那棺材之后，才能知道里面是否有霉尘珠，与其胡思乱想的饱受煎熬，还不如直接上去撬开棺盖，看个究竟。

我见胖子走得太快，我跟Shirley杨说话的功夫，他已经走到了白色的墙壁下面，怕他不等我布置便提前开馆，只好拉着Shirley杨在后边追了上去。

一过三世桥，这地洞便豁然开阔，在天然的地洞中，建有一处让墓主安息의 阴宫，雪白的围墙在黑暗中十分显眼，这种白色并非汉白玉，似乎是一种石英白，直接连到六、七米的洞顶，与地洞连成一体，墙中有个门洞，有扇钉着十三枚铜母的大木门，胖子正在用“黑折子”撬门，木门已经烂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铜母撑架着，没费多大力气，便将门撬破。

我知道门后一定就是摆棺椁的墓室，若有机关也就在门廊左近，而且这门内的空间又广又高，墓中又黑到极点。在门口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便让Shirley杨在这里打进去一枚照明弹，先看看里面的情况再说。

Shirley杨取出信号枪，一抬手将一枚白光耀眼的照明弹射进了墓室，惨白的光芒立刻驱散了沉重的黑暗，强光中，只见墓室内以一种非常怪异，无比特殊的方式，呈“人”字型放着三口大棺。每一口棺椁都完全不同。不仅形状、材料、款式不一样，就连摆放的方式都毫不相同，最靠外面这口用大铜环悬吊在半空，由于离我们最近，所以看得最为清楚，三人都有的倒吸了一口冷气，谁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棺椁。

胖子一时没了主意，问我道：“老胡，瞎子那几句话怎么说来着？难道这就是他妈的什么窰子棺？”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不合常理为妖，咱们这次要拆的是三口妖棺。”

第五十四章 三个国王

胖子正想再问，我一招手将他的话打断：“怎么着，刚看见棺材就怂了？以前的确是有过窆子棺，青铜槨，八字不硬勿近前的戒条，但咱们能路过三生桥，来到阴宫冥门之前，说明咱们三人的命绝对够硬，否则未踩三生桥，就早已坠入幽冥之中了。”

胖子说道：“笑话，本司令什么时候害怕过，只不过没见过这种棺材，老虎咬刺猬，不知该如何下嘴。”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八字够不够硬，这么说只是给胖子添胆气，在阴墙的门洞前，离墓室深处那三口奇形怪状的棺槨，还有一定距离，照明弹虽然亮得渗人，却也看不到细微之处，只好先等了一等，见门被撬破后，没有触动什么机关，便对Shirley杨和胖子点了点头，示意能进去了

Shirley杨撑开“金刚伞”在最前边开路，我和胖子紧紧跟在后边，适才射进去的照明弹兀自未熄，将阴暗的墓室照得一片通明，和我所料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字形墓室，阴宫共分为内外两层，白墙之内，是第一层，与这道墙间隔七八米的距离。另有一层砖墙围在当中，两层墙上的墓门相对，里面则只是个弧顶的低矮门洞，并没有门栅阻拦，照明弹直接穿过去，打进了最深处的墓室里。

一进外门，我先用“狼眼”手电筒照了照两侧，那里是两道墓墙的夹层，堆满了各种青灰的巨型铜铸“祭器”，这些铜盘，铜鼎，还有堆放其间的象牙，玉币，玉釜，象征着墓室中主人的国主身份。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陪葬品最多的一座王墓了。这些陪葬品就是为了死者特意制造的，而不是象精绝国那样，随便拿来些值钱的东西就堆进去。汉唐时期厚葬之风最盛，传说这期间，有些帝陵中的陪葬品超过了上千吨，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财力地三分之一，而这“献王墓”中的陪葬器物，虽然没有那些帝陵奢华众多，却几乎是把整个滇国都给理进了墓坑里，但是这些臣民、奴隶和财宝。谁也没能跟随献王上天，就都在两千年岁月的消磨中，腐烂在了这阴森黑暗，不见天日地地下。

我叹了口气，心想中国以前那些值钱的老东西，都是这么糟蹋了。当下加快脚步，跟着Shirley杨进了内层墓室，两重墓室就如同古城池的内城和外城，最深处的这间墓室，即是古墓的核心部分。

照明弹的光芒正逐渐暗淡下来，我们一踏进墓室。四周顿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立刻将头盔上的射灯打开，立刻看到那面前那具用铜环悬在半空的铜槨，它地体积最大，在三具棺槨中也最突出，其余两具

都没有掉在铜环上。

铜椁黑沉沉的毫无光泽，上面落满了很厚一层积灰。我戴上手套，将铜椁上的灰尘抚去一层，椁身立刻被灯光映成诡异的青灰色，铜椁上已经生了不少绿色铜花，冷眼一看。倒似是爬满了薄绿色的蜈蚣。

仔细一看，铜椁上还缠着九道重镇，封得密不透风，外边铸着很多奇异植物，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更明显的特征，就是大、沉、重而已，真正地棺木应该在它的里面。

再看另两具棺椁，一具是木制的，看那式样和大小，应该不是木椁，而只有一层棺材板，但这棺木也非寻常之物，粗略一看，棺板厚约八寸，棺上没有走漆，露着木料的原色，显得好似焦碳，木质却极为细密钢韧。

Shirley杨奇道：“棺木似乎没有进行过特殊加工，但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材质的木料？”

我用于敲了敲棺盖，发出“空空”的撞击铜钟声，在墓室中听来，声音格外宏亮沉厚，我对Shirley杨说：“这就是传说中地窖子棺了，荏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之处。有种碳色异树，这种树从生长开始，就从来没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一年增长一圈年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几十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这就叫窖子木，这名字很特殊，形容它是在地窖中长起来的树。”

胖子也伸手摸了摸那口窖子棺：“我的天老爷，这要真是窖子棺，那可真是宝贝了，听说这种地窖子木很难长成材，能做成棺材，而且棺板还这么厚，一点别地材料都没添加，按现在的行市，可比等量体积的黄金还值钱啊，我看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咱耙它扛回去……也行，那咱这回来云南，就不算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了，你们说是不是。”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黄金哪能和这木料比，便是十口黄金棺材也换不得，你们看这棺板有多厚，而且都是最好的窖树芯，这有个名目，唤做窖木断榧八寸板，不是万年窖子木，又哪有那么厚地树芯，想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上这待遇，固为这树在汉代就绝了，后世再也没人能找判这么粗的树了。”等什么呀，赶紧把它扛出去吧。”

Shirley杨没理睬胖子，对我说：“掉在墓室半空的青铜椁也很特别，那又是怎么回事？那边还有另外一口奇形怪状的棺材难道这里是献王和他的两位妻子？”

我摇了摇头：“我现在也有些摸不着门了，青铜椁在陵制中也属异类，只有一些大罪人，或者是得了传染病的贵族，才会用铜椁封死，还

有一说，是入敛前有尸变的迹象，防止僵尸破棺而出，你看这铜槥上有九道重锁，想开它又谈何容易，鬼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Shirley杨道：“我只知有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尸变，原来这具掉悬的青铜槥，也是同理，那悬在空中却是何意？”

胖子又插口道：“这连我都知道。以前我们曾见识过一具人面铜槥，比这可生猛多了，当时胡司令差点吓尿裤子。后来我听说这种环吊槥，是专门用来装竹道求仙之人的，让他们死后不接地面浊气，据我估计这里头装的，有九成就的可能便是献王那只老粽子，他不仅没成仙，反倒先起了毛要生尸变，所以才用铜环铜槥悬在墓室里。咱们趁早还是别碰它，不如直接抬了这窨子棺回去，下牛辈子数钱都数不过来了。”

我对Shirley杨说：“你甭听他胡说八道，吓得尿了裤子的人是他不是我，不过他后半部分、说的没错，要掉在空中的都是在道门之人。铜槥是用来装僵尸地，不过并不能就此断定里面就是献王，这三口棺材大有文章，咱们看明白了再下手。”

我们决定再看看第三口棺槥是什么样子，才决定如何开棺，便一同走到墓室最深处的地方。那里则是一具无缝石棺，这是一具用一体的“绞石”直接造成地石棺。绞石的棺板显得格外古朴，甚至有些原始，饰有数百个联环相套的圆环，这些环形凿刻，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只黑色的野兽，也看不出那是个什么，非龙非虎的样子，充满了古老神秘的色彩。

无缝石棺的外边封着一层半透明丹漆，棺缝被封在里面。元法看到，不过通过晕近在潘家圆积累的一些经验，虽然那里假货多，但是信息量十分丰富，能接触到大量超越见闻以外地事情，特别是有些民间的收藏家，从他们口中能了解到不少有关各种明器的信息，都是书本上难以接触到的，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听人提到过这种无缝石棺，据说在西山就曾挖出来过两次。

但是这石棺，明显比平常的棺材短了一大截，底下有四个粗壮的独脚石人抬着，所以显得又比那口窨木棺高出一大块，胖子看后立刻说：“这肯定是献王地儿子，是个王子，初中没毕业，便给他老子陪葬了，也不要文凭了。等着一起升天成仙呢？”

Shirley杨说：“不可能，从没听说有谁让自己子女陪葬，虎毒尚且不食子。”

我对他们二十人说道：“当熬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了，这石棺之所以短小，很可能这里面装的不是全尸，古代站国时，列国相争，百家争鸣，

墓葬文化也趋于多元化，有种拼肢葬，还有种叫做碎葬，还有什么蜷葬，俯身葬，蹲葬，悬、侧卧葬等等，对死亡的理解不同，安放死尸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这应该是蜷葬的石棺，而且绞石也非同小可，连种稀有的凉石，其性似水玉，里面地尸体生前必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是那种“蜷葬”的方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绝迹了，是否荏滇南还有所留存，可就不好说了，问题是这三口棺槨，除了都极特别之外，完全难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虽然同在一墓室中，又似乎其中没有半点关联。

我心想反正也想不明白，全启开来看看也就是了，于是让胖子去进门的角落处，点上三只蜡烛，然后就先从这口最值钱的“窖子棺”下手，献王就是烂成了土，那毫尘珠也应该仍然留在棺内。

胖子点蜡的时候，我见那三支蜡烛的烛光亮了起来，把阴森地墓室角落照亮，心中突然想起了什么，三世桥，三口棺槨？

正冥思苦想之时，却听Shirley杨对我说：“我刚想起在阴宫门前所前的三世桥，这三口棺槨中放的尸骸，都是献王也未可知，不过可能不会有咱们要找的，那位拥有凤凰胆的献王，墓室中地棺槨，是他从别的古坟里挖出来的，可能他通过某种方式，认定这是他前世的尸骸。”

我想了一想，答道：“是啊，这样就不难理解了，三副棺槨并不属于同一时期，而是代表了献王在人间的三生三世，中国道家向来都有仙道化三生的传说，这前三生被称为三狱，最后的死状都会极惨，所以才会用这种特殊的棺槨装敛，真正的献王，一定也藏在这间墓室中的某处地方……哎，咱俩光顾着看这三口妖棺，去墙角点蜡烛的胖子怎么还不回来？三……六……九……墙角有酒只蜡烛，这孙子怎么点了这么多蜡？他人呢？”

Shirley杨对我做了和放低声音的手势：“你听吗青铜棺里，是不是有声音？”

第五十五章 长生烛

墓室角落的烛光，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与室中三口妖棺的摆放位置相同，按“△”形排列的三只蜡烛，这种光线是我所熟悉的，肯定是胖子刚点的三只蜡烛。

然而三只蜡烛的右边，却另有两排微弱的蓝光，竖着出现在墙上，三三为列，这种光只能使人在黑暗的地方察觉到那里有光，而幽蓝色的光源本身却没有任何照明度，黑处还是那么黑，只是在这一片漆黑中，多了六盏幽暗的蓝色“鬼火”。

那口吊悬在铜环上的巨大青铜椁，也正传出一阵阵铜铁摩擦的声响，我心想这定是僵尸在里面挠动棺盖的声音，他妈的怎么刚一进阴宫就碰上尸变，莫不是刚才我用手擦去铜椁上的积灰，棺中的古尸感觉到了活人的生气，不会啊，我记得我戴手套了。

又转念一想，且不说那六盏“鬼火”从何而来，我们三个“摸金校尉”的命灯尚在，位置也丝毫不错，所以这墓室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尸变”，或是厉鬼冤魂之类脏东西出没的迹象，却不知是什么在作怪。

我想到这里，便镇定下来，在墓室中大叫道：“王司令，你他妈的又在捡什么破烂儿？快给老子滚出来，否则军法从事。”

只见胖子从那青铜椁的另一端露出头来，问道：“胡司令，你找我？我在这铜棺上启下来了一件好东西，好像是金的。”说完举着个圆形的金属物体走了过来。

我接过一看，见是面铜镜，抚去上面的尘土，铜镜表面依然光可鉴人，并没怎么生锈，背面却铜锈斑斓，镜周有圈金黄色的“缙石”作为妆点，这些圆形的石块，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黄金。铜镜背面虽然破烂不堪，但是给人一种古时文物独有的颓废美感，铜椁上装面铜镜做什么？难道是镇住里面的千年古尸？倒从没听说有这种东西，我把镜子交给胖子说：“这是铜镜，背上镶嵌的是缙石，不是黄金的，你从哪里拿来的，就赶紧给装回哪里去，咱们大事当前，别为这些微不足道的明器耽误了正事。”

Shirley杨在旁问胖子：“刚才你在墓室东南角，一共点了几支蜡烛？”

胖子听Shirley杨问这件事，不禁奇道：“三只啊，好歹我也是文化人，还能不识数吗？你看……”说着转头一看，顿时傻了眼，他也看到，

除了那三只蜡烛外，还另有六点幽暗的蓝光，似乎那些也是火光，由于火源太弱，难以充分燃烧，所以发出来的光呈蓝色，和荒坟野地里的鬼火一样。

我见那六盏鬼火般的蓝光果然不是胖子所为，但只要三只蜡烛不灭，就不会有太大危险，还是过去看看清楚，墓室中的三口棺槨都很结实，得需要些时间才能开启，所以倘若真是有什么邪门的预兆，尽早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别让其给我们在墓室中寻找毫尘珠造成障碍。

墓室中能点燃蜡烛，说明氧气已经在逐渐增加。我先用手电筒扫视了一下，但墓室深埋地下，绝对黑暗的空间中，空气又多少有点杂质，照了半天，也没看出来那里有什么。

我嫌防毒面具厚重的视镜看不清楚，便将防毒面具暂时摘掉，挂在胸前，换了副口罩戴上，拎着MIAI，带领Shirley杨和胖子，走过去查看。

亮起诡异蓝光的位置，就在墓室门侧，由于这阴宫中的墓室面积不小，胖子点在墙角的蜡烛相对集中，蜡烛光亮十分有限，两处光源之间的距离大约为八九米远，谁也照不到谁。

走到距离“鬼火”，五米的地方，“狼眼”已经可以把墓墙照得一清二楚了，我们一进墓室，视线就被正中的三口棺槨吸引，随身携带的光源范围有其局限，所以没留意到内室门洞边，还有东西。

最早进入“狼眼”射程的，是一张生满黑鳞的怪脸，这张脸没有嘴唇，只有两排戟张开的锋利牙齿，那“鬼火”的微弱光芒，就是从它口中冒出来的。

我和胖子乍一见到这等可憎可怖的面目，心里头一个念头就是“恶鬼”，也忘了想子弹是不是管用，举起早就顶上火的“芝加哥打字机”，立刻就要射击。

Shirley杨有双夜眼，目力过人，在黑暗中往往比我和胖子看得都清楚，她突然开口说：“是黑鳞蛟人……不要紧，都是死的，原来这是古墓里的长明灯、往生烛。”

我把抬起的枪口慢慢压低，我们不久前还曾谈论过地宫里万年不灭的长明灯，想不到一进来就遇上了，心中不免有些好奇：“世上真有美人鱼吗？那不只是古代对海牛的称呼吗？”便又走近几步，想要看看那长满黑鳞的人鱼是怎么个样子。

只见那是两刻嵌进墓墙的铜柱，每根铜柱上都分上中下，共绑着六

只半人半鱼的怪物干尸，这些鲛人上半身似女子，也有两个乳房，脖颈很细，鳃长在了脖子上，但是它们没有人类的皮肤，全身都是稀疏的黑色大鳞片，只有肚腹处无鳞。

尸体似乎经过了特殊处理，干硬黝黑，在阴宫里并没有发生腐烂，铜柱上有锁链，将这六只鲛人穿了琵琶骨，做出蹲伏下跪的姿势，反锁在铜柱上，正好从上到下，均匀地排成一队，它们的嘴大得出奇，全都大张着，我用“狼眼”手电筒往里一照，发现鲛人的喉咙，都被类似石棉的白色东西堵住了，干枯发硬的舌头上插着一节火绒，正在燃出暗淡的蓝光？

胖子好奇地用MIAI的枪管戳了戳鲛人，尸体都已经发硬了：“跟我想像中的美人鱼不太一样，不过胜在模样奇怪，都死挺了，看来卖给动物园是没戏了，咱们首都的自然博物馆还真缺这么一个标本。”

我见这黑鳞鲛人虽然奇怪，却只是盖地宫里普通的“长生烛”，是用来象征性的表示既然墓主肉身已灭，灵魂却依然存在的道具，当即就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掏出一支香烟，就着人鱼口中的蓝火点了，把烟圈吐在胖子脸上，对他说道：“王司令这次觉悟还是比较高的，没有只想到个人，而是先考虑国家这个大集体，你把它扛回去送给自然博物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说不定还能混张奖状挂挂。”

Shirley杨对我说：“这并不是首次发现，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人鱼的尸骨了，美国海军还曾捉到过一条活的，据说海中鲛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要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不过直接以鲛人尸体做蜡烛，我却从没听说过，我想这和秦汉时传说的仙山是在海中有关。”

我想到中国古代陵制里曾详细记载过长生烛，心里忽然一沉，对Shirley杨说道：“你只知其一其二，却不知其三，传说东海鲛人其性最淫，口饕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纵横交错，深不可知，那里就是人鱼的老巢，它们在附近海域放出声色，吸引过往海船客商，遇害者全被吃得骨头也剩不下，有人捉到活的黑鳞鲛人，将其宰杀晾干，灌入它的油膏，制成长生烛，价值金珠三千，这些故事我以前都曾听我祖父讲过，以前以为只是故事，现在看来确有其事，另外这墓室中封闭稳定的微环境，被咱们打破了，火绒遇到空气即燃，所以这些……鬼火，突然亮了起来，我觉得这都并不奇怪。”

最奇怪的是这“长生烛”，一共有六支，按陵制，地宫里的“长生烛”，只在墓室里有，不同于万年灯，“长生烛”一支，对应墓中的一具重

要尸体，当然殉葬者是用不到的，比如夫妻合葬墓，棺前便往往有两只长生烛。

胖子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墓室里只有三口棺材，加上咱们三个活人才够数，我操他祖宗的，莫非连咱们都给算进去了？”

Shirley杨摇头道：“不会，我想献王应该不会对在墓室正中的三口棺槨里，他的棺槨虽然出不了这间墓室的范围，却一定藏匿得极深，而这更古老的三套棺槨，其中的尸骨，分别代表献王的前生，加上献王，这就是四具尸体了，老胡曾说过，三世桥上的动物雕刻，都有雌雄一对，这王墓是座合葬墓，那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五具尸体，但这样算来，尸体与长生烛的数目还是对不上……”

正说着话，一阵阴风飘过，墓室东南角的三只蜡烛齐灭，身后的青铜槨中传来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刺耳声音，在寂静阴森的地宫里，这种声音足可以深度冲击人体的大脑皮层，使人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压倒性恐惧感，我们立刻转回身去，胖子在旁对我说道：“向毛主席保证，这次可真不是我干的。”

我对胖子说：“组织上向来都是相信你的，但是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快去看看那青铜槨里有什么东西……不对，他妈的真见鬼，你们看棺槨那一端，怎么又冒出三盏一字并列的大团鬼火？难道这里有九具尸骨？”

第五十七章 石精

我知道情况不妙，本拟先设下镇伏僵尸的器械，然后才开启这青铜椁，但谁都没想到这墓室中有个连环套，下面藏着个木裹墓，青铜椁落下去的力量太大，便使链条和重锁松脱，那面神秘的铜镜也掉了下来。如果里面的古尸先爬出来，对我们来讲，局面便急转直下，可就大为不利了。

这时我血气上涌，无暇再想，拿着那面铜镜，对胖子和Shirley杨叫道：“你们快把胶带找出来！”说话的同时，已纵身跃进下面的木椁（用木头搭建的墓室，就叫做木椁，而不是寻常说的那种棺椁的椁）。

我一落地就差点把脚脖子扭了，那些长方形的粗木，都已糟烂透了，一踩就陷下一块，突突的往上冒黑水。那枚冷烟火还在燃烧，火光中，只见铜椁缝隙里，是层冷木棺板，那棺板盖子已经破了两个大窟窿，从中露出数圈长长的指甲，那些指甲都是白森森的，非常尖锐；由于太长，指甲都打起弯了，我们在墓室中听到的声音，八成就是这指甲抓挠铜椁盖子发出的。

我顾不上脚腕子生疼，也无意仔细欣赏那指甲的造型，立刻抄起手中的铜镜，按进了铜椁后面的凹槽中，身体跳到了青铜椁的盖子上，也不知哪生出来的这么大力气，连手带脚往下用力一压，竟将那被颠开的盖子，硬生生重新扣了上去。

Shirley杨紧接着也跳进了“木椁”，把一卷胶带递在我手中，她晚了半步，没见到棺中的东西，便问我：“里面有什么？”

我边把那胶带一层层的贴牢铜镜，一边对她说：“还能有什么，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不知这铜镜为什么能镇住它，似乎一拿开来，它的指甲就噌噌噌的飞速暴长。”

胖子也跳了下来，听到我的话，立刻说：“我就知道这镜子是个好东西，等咱们撤退的时候，想办法顺上它，坚决不把一草一木留给敌人。”

我见这青铜椁被重新镇住，料来暂无大碍，抬头看了看上层的墓室，全是黑色烂木头的木椁，高度只有不到三米，里面渗水十分严重，潮气呛人。原本想让胖子留在上面接应，但是在下面看来。若有什么闪失，直接爬上去不成问题。而且要在下面开棺，三人在一起多少能有个照应，便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木椁内的角落有口棺材，也不知是不是用来装殓献王的，此墓中处处都有玄机，咱们升棺发财之时，都要小心则个。”

说罢三人来到那口在黑暗中发出荧光的棺材前，黑暗潮湿的“木椁”中局促狭窄，为了行动方便，我们又都打开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只见棺材上被几根掉落的方木压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糟烂的木头随时会塌，把我们活活埋在下面，于是动手在那些倒塌的木头中，寻了两三根还算结实的，撑在被青铜椁砸漏的缺口旁，用以承重。

我干活的时候在想：这些方形木料，又称为“木枋”。原本层层垒压，搭建成题凑结构，显得十分紧密，不知何以朽烂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应该是黄肠色的“木枋”，都变为漆黑糜烂。按说这“献王墓”是处生气圆润不泻的神仙穴，这种穴内，又怎么会被侵蚀成这个样子，而且又有尸气冲天，以至于都竟然出现了“黑猪过天河”的黑星天兆，且不管那些，单是青铜椁中那具有尸变征兆的古尸，就很不合理，看来这千年古墓的最深处，一定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随着我们迅速的清理，被烂木枋盖住的古棺逐渐呈现出来，我用手擦去那些朽木的残渣和泥水，那古棺上的蓝色荧光更加明显，整个棺身光滑似镜，象是一块来自冰海深处的蓝色玄冰，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胖子连声赞叹：“操他祖奶奶的，怎么这的棺椁一个比一个值钱，这……这是什么做的？是玉？水晶？还是冰？”说罢连连抚摸，爱不释手。

我摇头道：“不知道，我当工兵的时候，挖了那么多年石头，在地勘队参观的时候，见的矿石切片数都数不过来，却也没见过这种石料，好象不是冰，除了很滑之外，并不凉。”

Shirley杨被这奇异的古棺吸引，始终都在仔细观看，这时才开口说：“是蓝色石精岩，或是水晶的变种，只有在地下叠生岩洞里才会形成。”

石精在古籍中记载，是冥府附近山谷中才有的石头，传说地狱中有种石精做的石磨，凡是罪大恶极之徒，坠入幽冥后，免不得要被那石磨研碾，地下有只黑狗，专等着伸舌头去舔那些被碾出来的肉酱，剩下的碎肉则化为苍蝇，蚊虫，在世间被人拍打，永无超生之日。

当然那是属于迷信传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幽蓝的“石精”虽然眩目夺魄，但这东西不太吉祥，并不适宜作为棺椁，更何况是用来盛殓贵族的尸骨。

看来这绝对是一口来自幽冥之中的“鬼棺”，究竟有什么用途？为什么藏在墓室下这阴森潮湿的木椁里，不封不树的“木椁”在西周前后十分普遍，但到了秦汉时期，便已鲜有人用，我们已在墓室中发现了十盏“长生烛”，眼前这口“鬼棺”中的尸骨，会是对应十具尸体之一吗？实在是

太多疑问了，根本就毫无头绪。

Shirley杨看了看身后的青铜椁说：“王墓中的棺椁都极为罕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如同临渊履冰，咱们必须找到一个突破点，彻底揭开埋藏在献王墓中的秘密。”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那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见棺升棺，见财发财，咱们这就动手，挂上绊脚绳，先看看这鬼棺里究竟是不是献王。”

胖子立刻撸胳膊挽袖子：“升棺发财这些勾当我太拿手了，便在睡梦里也是时常演练，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们俩去装绊脚绳，开棺的活儿，胖爷就一个人全包了。”

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好样的王司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是切记，怀揣一颗红心，须做两手准备，摸明器的同时也要提防尸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另外古代的棺材里有尸气，记得提前检查一下防毒面具，还有不要跟上回在东北似的……忘了戴手套。”

我嘱咐完胖子，便分头动手，找出三条浸过朱砂的红色线绳，Shirley杨对僵尸始终很好奇，便问我：“老胡，为什么僵尸会怕红色的朱砂。”

我对Shirley杨说：“这种事要问那算命瞎子才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估计朱砂没什么用，这原理就是，用绳子拦住棺口，里面的尸体僵硬不能打弯，胳膊腿都抬不起来，这样它就出不来了，以前我只遇到过被下了镇符的尸煞，那东西也不知和僵尸相比，哪个更厉害些，不过看起来今天是肯定得跟僵尸照个面了，因为稍后咱们还要开那套青铜椁，至于眼前这鬼棺里有没有僵尸，那就难说了，总之，咱们有备无患，提前拦上它。”

说着话，我已将“绊脚绳”准备妥当，Shirley杨则按“木椁”中那两具棺椁的位置，在角落处点上了两支蜡烛，我对胖子举手示意，胖子立刻用锋利的“探阴爪”，刮去封在“鬼棺”接口处的丹漆，幽蓝色的“鬼棺”材料是种罕有的特殊石头，如果要分类的话，可以将其与玉棺等一并划为石棺，这种石棺没有棺材钉，都是石榫卯合封闭，摸金校尉的“探阴爪”，就如同一把多功能瑞士军刀，有一端就是专门用来拔石榫的。

“鬼棺”共有七个榫卯，头一个，两侧各三个，底部没有，胖子干得不亦乐乎，一个接一个的，片刻之间，就将那棺盖撬开了来，棺盖下又有一层鱼胶粘合，早已长死，只能用“探阴爪”的措针，伸进去一点点的磨开。

最后只听胖子叫道：“得了。”我和Shirley杨伺机在侧，见差不多了，便立刻把三条朱砂“绊脚绳”，拦在棺上，棺盖一开，“木椁”中的能见度，并未见下降，这说明棺中没有尸气，我心道一声怪哉，莫非里面没有尸骨，又或是鬼棺结构不严，尸解后的秽气都顺着棺缝消散了，我赶紧去看“鬼棺”里面。

一看之下，便放下心来，里面确有棺主尸体，棺里平躺着一具男尸，脖子以下，被白锦裹住，只能看见脑袋，尸体保存得相对完好，甚至面部肌肉都没有塌陷萎缩，说是栩栩如生也不为过，不过他的死相，着实可怖，两个眼窝深陷进去，形成了两个黑中带红的窟窿，眼珠已被人摘掉了，由于五官中缺了眼睛，看上去显得极度可惊可怖。

我正要再仔细看看，胖子已用“缠尸索”，套住了那棺主的脑袋，将其从棺中拉得抬起头来，抬起手左右开弓，抽了那死尸七八个大耳光。

我和Shirley杨都看傻了，心想这胖厮哪根筋又搭错了，莫非中邪了不成？赶紧把他拦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胖子的脸罩着防毒面具，我看不到他的面目，只听他莫名其妙的反问道：“你们难道还没瞧出来吗？”

第五十八章 影骨

我见胖子用“缚尸索”将那古尸的脖子勾住，抡圆了胳膊“啪啪啪啪”，狠抽了古尸五个响亮的大耳光，我赶紧将他拦下，听他说得古怪，便继续问道：“你是不是吃多了撑的，打死人做什么？”但是随即想到，先前胖子中了“舌降”，莫非仍没彻底清除，还留下些什么，想来那套“巫衣”的主人，也是被献王残害而死，是不是她化为厉鬼，附在胖子身上，就为了潜入阴宫，学好当年伍子胥的行径，鞭尸以泄心头之恨？

想到这里，立刻抬手将胖子的防毒面具扒掉，看他的眼神，倒也没什么特异之处，这时却听胖子说：“这里潮气熏人，你为什么扒我防毒面具？”说着抢了回去，又戴在脸上，继续说道：“我说胡司令，杨参谋长，你们难道没瞧出来么？你们看这……”

胖子一指这棺中古尸的头颅，话刚说了一半，只见那具无眼古尸的脑袋，忽然在尸身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只听“咯噔”一声，竟然掉了下来，刚好落到“石精鬼棺”的边缘，石精光滑如冰，稍一停留，旋即又滚到了木槨的地上。

三人都是一惊，这石精所制的鬼棺封闭甚严，而且非比寻常棺槨，阴气极重的“石精”，虽然被视为不祥之物，但其特有的阴凉属性，能极其完好的保存尸体原貌，开棺时见那古尸须眉如生，肌肉都不曾萎缩塌陷，尸体中的大部分水份也都被锁在其中，毫无腐烂干枯的迹象，怎么这人头如此的不结实，胖子这几个耳光抽得虽猛，也决不可能竟把脑袋打掉？

胖子也甚觉奇怪，立刻把掉在地上的头颅捧了起来。只见那颗头的皮肤正开始逐渐变黑，这应该这是由于“木槨”中的潮湿的空气环境，对长期放至于封闭环境中的古尸，产生了急剧氧化作用。

胖子说：“怎么如此不劲打？便是往下揪，应该也揪不掉啊？”

Shirley杨从胖子手中接过那颗古尸地头颅：“让我看看。”随即又问胖子：“你刚才想说什么？我们没瞧出来什么？”

胖子对Shirley杨说道：“噢，那个……我说难道你们没瞧出来我刚才在做什么吗？据那算命瞎子说，当年他们倒斗的时候，遇到新鲜的尸体，都要用捆尸绳将其缠上，狠狠的抽它几个嘴巴。不这样做的话，尸体的敛服，还有棺中的明器，就都拿不出来，当时他讲这些地时候，咱们是在一起吃饭，你们应当也听到了，我本想让你们瞧瞧，这粽子的脑袋跟活人一般无二，理应先抽它一顿，谁又能想到竟然如同是纸糊的。轻轻一碰就掉了。

我点头道：“原来你是说这件事，算命瞎子是这么说过没错，不过那是他们那些人地手段，那样做是为了给自己壮胆，镇住死尸，至于不抽死人耳光，验服明器便取不到地说活，那多少有点自欺欺人，而且其对象多是刚埋进坟里的新死之人，你这么做真是多此一举，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撤消你副司令的职务。”

胖子欲待争辩，却听Shirley杨捧着古尸的头颅说：“你们别争了，快来看看这颗人头……”说着把那颗头颅放在棺盖上，让我们观看。

我过去看了两眼，古尸的脑袋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中，又比之前更黑了一层，显得极为恐怖，尤其是两眼深陷，使得看上去如同一个漆黑的骷髅头，眼窝的边缘，有一圈圈螺旋状的深红血痕，由于这颗头颅正在不断变黑干枯，我只看了一眼，那些痕迹就都不见了。

古墓棺椁里的尸体，我也没见过多少，满打满算，也只有黑风口地金人墓，虫谷入口丛林中的玉棺，那其中有具浸泡在身液中的尸体，我见这古尸的头颅，除了眼睛被挖掉了以外，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问Shirley杨道：“验看古尸，我不在行，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就是献王的人头？”

Shirley杨说：“是不是献王还难以确定，你刚才也看到了头颅的眼眶处，有被施过碗刑地痕迹，古时有种刑具，形状象是酒杯，内有旋转刀齿，放在人的眼睛处一转，就能活生生的将眼球全部剜出来。”

我和胖子同时点头，前两年在北京看过一个古代藏俗展览，其中就有一个剜活人眼珠子的碗，不过那些文物都是西藏的，原来内地在古代也有相同地刑具，但是这具古尸为什么会在生前被剜掉双目？又为什么会装敛在一口阴气沉重的“鬼棺”之中？王墓中决不会埋着王室成员以外的人，那这古尸究竟是谁？

另外我还发现，这颗古尸的头颅下，还有被利器切割的痕迹，但不象是被斩首，而是死后被割掉的，看来这不是胖子手重，将古尸的子抽打断的，人头本来就是被人拼接到尸身上的，这么做又是处于什么原因？难道古滇国有这种死后切掉脑袋，再重新按上的风俗吗？

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只是暂时还无法断言，必须先看看“鬼棺”里的尸身才好进一步确认，于是我们又围拢在棺前，我让胖子举着手电筒照明，由我和Shirley杨动手，用伴兵刀割开缠绕着尸身的层层白锦，汉时王者有玉衣（又称玉匣）的习俗，用凉润的美玉防腐，而这具古尸是用白锦严密裹缠，却把脑袋露面外边，这就显得十分离谱了。那些白锦也开始受到潮湿霉气的侵蚀，越到里面，越是难剥，在闷热的防毒面具

中，我的鼻尖都冒了汗，总算是有Shirley杨协助，终于将层怪叠叠的裹尸布彻底拆剥开来。

在剥那好几层的白锦之时，我已察觉到手感有异，但是看到里面的情况，手电筒的光束照进棺中，将无数金光反射到光滑的石精表面。耀眼的金光勾人魂魄，心中更是颇为惊奇，怎么会是这样？

裹尸地白锦中，是一副金灿灿的骨架，除了脊背和腰胯处，还留着几块人类的肯头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是用黄金补齐，没有一丝一毫的皮肉，这半骨半金的腔架，似乎是由于尸骨的腐烂程度太高，几乎全变成了泥土空气，又被人为地再将整理拼凑，造了一套黄金骨。

这金光闪烁的骨头，与那颗被胖子打落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身快烂没了需要用黄金填补地骨头，怎么那人头却又丝毫不腐？若说由于我们拆开裹尸白锦，导致身体急速尸解，顷刻便消失于空气之中，也决无此理。

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看这具黄金骨的脖颈处，有个玉箍，是用来连接着头颅的，刚才被胖子一顿耳光，把玉箍打掉了，才导致头颅落地。”

胖子立刻说：“杨参谋长还是你明戏，若不是本司令手劲拿捏得恰到好处，可就不那么容易发现这具古尸的秘密了，这一身的黄金骨，凡人哪里消受得起，我看这就是献王那老东西了。”

Shirley杨不至可否，只是指着那金灿灿的骨架说：“左侧的肋骨缺了几根，似乎是故意没有补齐……”

我看到这里已经有了头绪，便对Shirley杨说：“这就很明白了，这是保持着尸骨生前受到掏心极刑的样子，看来鬼棺中的古尸，是用墓室中三具棺槨的棺主，拼成地一具尸体，咱们先前已经想到了，三套不同时期的异形棺中，封着三位被处极刑的大贵人，他们虽然被处死，却仍被恩赐享受与生产地位相同的葬制，他们都被认定是献王的前世，表示他历经三狱，是他成仙前留在冥世的影骨。”

自古“孔子有仁，老子有道”，道教专门炼养气，以求证道成仙，脱离凡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但是长生不死自然不是等闲就能得到地，若想脱胎换骨，不是扒层皮那么简单的，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人，就找自己前三世地尸骨做代，埋进阴穴之内当做影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历经三狱，足能脱胎换骨了，这样一来，此生化仙便有指望了。“

看来献王就是这么做的，这阴宫墓室下的”木槨“就代表了冥间，将

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而那三具残尸，由于被认做是献王的前三生，所以和他本人没什么区别，也被安放进了主墓室。

Shirley杨和我想的差不多，对我说：“可能这墓室每一层所象征的意义也有不同，中间那层代表入了间，下面的木椁则代表虚无的幽冥，墓室上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墓室，代表侧山，而献王的真正尸骨就躺在仙山上。”

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都只是一种假设，还是应当进一步确认，向这样修仙求长生的王墓，没几个人见过，似乎处处都有率机，不如先找找棺中还有没有其他有信息价值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头 and 身体都看完了，石精能保尸体千年不朽，所以尸骨的状态，应该与各自棺椁中的原貌一致，我想头部保存如此完好，它必定是来自那口极品八寸板的簪子棺，中间这段，骨头都快烂没了，才不得不用黄金补上，多半是那石棺中的残骨，而石棺外的漆则是后来才封上的。

胖子说道：“这拼凑的替身尸骨，只剩下腿部咱们还没看，可能又是什么值钱的行货。”

我想那倒不太可能，腿部是来自于那巨大的青铜椁，前面的两狱分别是“剜眼”和“掏心”，那么第三狱一定就是最可怕的“夺魂”了，所以那青铜椁里的主儿，才会如此猛恶，我边剥去裹在尸骨腿上的白锦，边问Shirley杨和胖子：“你们可知什么是夺魂？”

Shirley杨道：“似乎在商汤时期，有种巫刑可以抽去活人的魂魄，剩下的躯体，便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但具体是怎样做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是谜，那种神秘的巫刑就是夺魂吗？”

第五十九章 夺魂

我一边拆剥裹尸白锦，一边对Shirley杨简略说了一件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事，“夺魂”的巫刑一直到战国时期才绝迹，有一次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突然冒出来几件东西，是河南安阳的一个老农，他拿了一百多枚奇形怪状的骨器要寻下家，那些东西有点象是“骨针”，不过更粗更长，中间是空心的，都装在一个全是古字的古瓦罐里。

那老农说是在地里挖出来的，由于上边有甲骨文，当然他并不认识，但他家那一带地区，出土过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他只是觉得这些“骨针”能拿到北京来卖大钱，当时我们有不少人看见，但是当时假货太多，谁都吃不准，毕竟这东西的年头太古老，谁也没见过，甚至不清楚那是什么。

结果正好有俩日本人看上眼了，当时就要全部包了，没想到这时假雷子来了，连人带东西全扣了，原来是这老农的老家，有人见他挖出古物觉得眼红，把这件事捅了出去，一直追到北京，后来听说他挖出来的一罐子“骨针”，就是商代用来施行“夺魂”巫刑的刑具，现在这东西，就落在河南当地的博物馆了。

胖子在旁补充道：“我琮特意打听来着，这套夺魂针搁现在，一根就能换一辆进口汽车，当初我们眼力不够，要不然……要不然现在进去蹲土窑的就是我们那伙人了。”

Shirley杨说：“这么说来，夺魂，是一种放尽人血的酷刑了？”

我已经将棺中尸骨上裹的白锦全部拆掉，一双人腿赫然露了出来，干瘪的皮肤都是紫褐色，上面全是点点斑斑的圆形黑痕，这大量黑斑应该就被夺魂针刺进血脉的位置，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放尽血的同时还不算完，据说还要给受刑的人灌服大量牛、羊、鸡之类，混合在一起的畜牲血，这些血都被加入过雀眼和尸鼠那类早就绝迹的东西，反正就是把活人变成僵尸，待咱们清查彻底之后，为了防止尸变，最好将这两条干尸腿，还有那青铜椁里的棺木，都一并烧毁。”

“尸变”可分为数种，有些是尸起。新死不久的死人，突然起来扑着阳气迫人；有些则是尸体亡而不腐，虽然死亡已久，但是头发指甲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些尸体由于风水不好，埋在地脉滞塞的所在，身体生出细毛，在墓穴内化而为凶；另有一种尸体埋进地下后，被些成了精的老狐狸、黄鼠狼或者瘟神、旱魃、恶煞所付着，更是能为祸一方，危害极大。

在这王墓青铜椁中的尸首，就完全具备了“尸变”的迹象，我想既然

遇上这种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想方设法将有尸变迹象的尸体销毁，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有好入，算是补回些亏损地阴德，当然若是遇到僵尸中地“凶”，那还是趁早溜之大吉为上。

三段尸体都已验明，棺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事物，只要再烧毁青铜椁里的尸体，并确认棺内只有上半身，那就完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了，上面墓室里剩余的两具棺椁，就都没有再开启的必要了。

我对Shirley杨说：“现在我可以打保票，虽然献王墓布局奇诡，但既然下层有影骨，那必定是分为天门、地户，使龙势潜伏待起，这是一个虾尾、蟹身、金鱼眼构成的三层水墓，献王真正尸骨的位置，一定是与木椁中的影骨完全重合，既然已经确认了影骨，就可以直接须藤摸瓜去掏献王了。”

我们自从入葫芦洞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连续行动了十几个小时，精力和体力消耗了不少，不过目前总算是有了些眉目，想到这里精神均是为之一振。

我进行了简短的部署，让Shirley杨和胖子先留在“木椁”烧掉这两具尸体，一则破了“献王墓”地布局，二则免得将来这青铜椁里的尸体发生“尸变”，当然还可以顺手把那面铜镜取走，以后总会用得着的。

而我则先上去找一找“金鱼眼”，上去前我特意叮嘱Shirley杨让她看好胖子，务必要先点燃了青铜椁里的棺木，然后再取走铜镜，Shirley杨点头答应，将“飞虎爪”交给了我：“你自己也多加小心，别总那么冒失。”

随后我攀着腐烂的“木枋”爬回了中间的墓室，那九蓝幽幽的“长生烛”尚未熄灭，东南角地三支蜡烛，也仍在正常的燃烧着，光亮虽弱，却令人顿觉安心。

抬头看那墓顶那里断裂的铜梁，由于光线不足，一时难以看清上面是否有空间，只是在断梁处，隐隐有一大片白色的事物，我见头盔上的射灯不管用，又取出“狼眼”这才看清楚，原来墓顶暴露出来地部分，是一种和阴宫外墙相似的花白石英，大约就在“影骨”的正上方，若是不知上边可能还有一层墓室，根本不会察觉这微小的痕迹。

我又利用Shirley杨的飞虎爪，上到墓顶剩余的那段铜梁，将遮住里面白色岩石的破碎墓砖清除，着实费了不少力气，上方白色的岩石面积逐渐增加，露出一个又长又窄的橄榄形入口，摘下手套伸过去一试，有嗖嗖的阴冷气流，再用“狼眼”手电筒往上照了照，上方墓穴的高度难以确认。

粗略一看，似乎上面是个圆形大空洞，与外边水潭处的漏斗地形相似，不过这是人工修的，规模要小得多，大空洞的直径只有十几米，有条盘旋的土坡蜿蜒而上，再往上就超出了“狼眼”的射程，一片漆黑。

我心中暗骂不止：“献王既使死了，也仍然要把自己放在阴宫的最高处，他对权力和仙道的执着程度，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我心里仍然记挂着“木椁”中的同伴，见已确认了入口，便缚好绳索和岩楔，重新回到中层墓室的地面，只见下边的“木椁”中火光闪动，知道胖子他们也得手了。

不一会儿，胖子和Shirley杨就从底下爬了上来，那面铜镜算是到手了，这是继天宫后殿的玉函后，第二件最有价值的战利品，胖子见面就问：“青铜椁里的干尸的确没有腿，有石腿代替的，怎么样胡司令，你在上边见到有值钱的明器吗？”

不过此时我正盯着“木椁”中的火光发愣，对胖子的话充耳不闻，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始终却想不起来，其实我也不知是想不起来，还是不忍心去想，越想头就越疼，便尽量不去想了，我转身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中层墓室上方，是个大空洞，献王就肯定在最上边悬着，位置与木椁中的影骨相对应。”

谁也不想死在死人长眠的阴宫中多做停留，说完便分头用绳索攀上三米多高的墓顶，钻进我先前清理出来的入口，圆形的空洞太高了，在下面根本望不到顶，这里没有任何其余的砖木材料，一水的全是白色石英岩，环绕着空洞的墙壁。

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大型彩色壁画，汉夷色彩与宗教色彩兼容并蓄，王者之风与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这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风格，近距离一看，更觉得布局周密，用意严谨，直教人叹为观止，我估计就冲着这么精美的墓内壁画，献王墓的核心也该不远了。

画中人物都是怒目天神，几乎与常人比例相等，皆是俯首向下凝视，似乎正在注视着洞底的来者，他们的眼睛全是三层水晶，莹石镶嵌，流光纷呈，随着我们位置的移动，画像的眼神光芒也在跟着移动，总之这种被众多画像盯着看的感觉非常不好。

胖子被那些画中人物看得发毛，拿工兵铲去胡乱挖下来几只水晶石眼，但是壁画规模庞大，人物上百，一时又哪里挖得过来，只好尽量不去看那些画像的眼睛，免得心生愠意。

我心中一直反复在想那灼热的火焰气息，造型奇异的铜人，也没怎么去注意大空洞中的画像，顺着盘旋的坡道向上行了一段，在终于想了

起来，大约十年前的事了，人道是：“十年弹指一挥间，尤忆当年烽烟里，九死一生如昨……”

我的确是曾经见过这种服饰姿势奇异的铜人，只不过它们……那是在昆仑山下飞雪满天的康巴青普……

一时各种杂乱的思绪纷至沓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空洞最高处，领先了胖子和Shirley杨一个转弯的距离，尽头被一堵白色石墙封死，我抬眼一看，面前那墙壁上绘着一位妇人，这八成是献王老婆的绘像吧？

我心里这么想着，甚至还没看清那画中妇人的服饰相貌，便觉得手腕上突然一紧，如同被铁箍牢牢扣住，急忙向后缩手，但是被扣得极紧，根本挣脱不开，顿时觉得疼入骨髓，低头一看，只见一只白生生的人手，从对面那妇人绘像中伸了出来，捉住了我的手臂。

那人手五指细长，而且白渐没有半点血色，是只女人的手，但是力量奇大，难道这堵墙是献王老婆埋骨之处，剧疼之下，来不及抬头再看对面壁画有什么变化，只好忍着疼吸了口气，用另一只手举起“芝加哥打字机”，MIAI的枪口还没抬起，从壁画中冷不丁又伸出一只手，如同冰冷的铁钳，死死掐住了我的子，窒息的感觉顿使眼前发黑。

第六十章 王墓的尽头

我觉得呼吸困难，手足俱废，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身后的胖子和Shirley杨应该很快就到，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

脖颈被紧紧箍住，头被迫仰了起来，只看到上面白花花的石英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子在掐我。这是背后猛然被人拍了一巴掌，我“啊”的一声叫出声来，手腕和脖子痛得快要断了，然而那掐住我脖子的手却像梦魇般消失了。

原来身后拍我肩膀的人是胖子，胖子问道：“胡司令你刚才那造型摆得不错啊！抬头挺胸的，有点当年大跃进时抓革命促生产的那副劲头。”

这时Shirley杨也跟了上来，见此情形，便也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摸着脖子茫然若失，根本不知该怎么形容，只是大口地喘着粗气。我缓了半响，才把刚才那短短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说了。

胖子不失时机地讥笑我又在做白日梦，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要是做梦，这他娘的又是什么？”说着平举手臂，让他们看我胳膊上乌青的手印。我继续说道：“我早就觉得这献王墓形势诡异，有很多不应该在仙穴中有的东西。这面墙中必定有鬼。”

Shirley杨问道：“你不是带着一些开过光的护身符吗？”

我拍了拍胸口那些玉佛挂件：“这些东西蛋也没有，要不是老贵，我早就扔路边了，留着回去打给那些洋庄算了。以后我再戴我就是他妈孙子。”

这一来胖子也笑不出来了，仔细一看，那壁画上的妇人比平面凸出来一块，似乎画像下就是砌有一具尸体，而且好像是和白色的石英岩长为一体了。“是她在活动吗？”胖子对我：“反正这面墙壁也挡住了通往墓室地的去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不是还有炸药吗？给它放个土飞机，墙里就算有什么东西，也都炸个干净。”说着就放下身后的背囊，准备炸药。

一路上不停地消耗物资，胖子的背囊本已空着一多半，他在墓里看见什么抄什么，这时仍然是鼓鼓囊囊的。最上面放的就是那面铜镜。我心想这面镜子既然能镇尸，用来照照鬼不知能起什么作用，于是一弯腰顺手拿起铜镜，转身用铜镜去照那妇人的绘像。

刚一转身，还没等将那面镜子举起，立刻觉得脖子上一紧，又被死死掐住。这次力量比先前更狠，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半点声音也发不

出来了。胖子和Shirley杨在我身后翻找炸药，对我被无声无息地掐住，竟然丝毫也没察觉到。但是我这次看清楚了，掐住我脖子的手，正是这面墙上的妇人。

脖子一被掐牢，手脚都使不上力，所以上吊的人一踹倒凳子，双手就抬不起来了，这时候我想发个轻微的信号求救都做不到了。

就在我被掐到失去意识的时候，突然觉得面前的这堵墙塌了，从墙中蹿出一个东西，巨大的力量将我扑倒，顺着空洞中的旋转坡道倒转了下去。我脖子上稍微一松，终于倒上来了这口气，往后滚倒的同时，将那掐住我不放的东西向后蹬开。

对方用力太狠，竟然破壁而出，否则再过个几秒，我就已被它掐死。这时我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地往后翻倒，忽然有只手将我拉住，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他和Shirley杨避开了先头滚下去的东西，见我也翻倒下来，就顺手将我拉住。

这些情形发生得过于突然，谁都没搞清楚状况。我脖子和臂骨痛得火烧火燎，忙问Shirley杨和胖子：“刚才掉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Shirley杨和胖子一起摇头：“太快了，都没看清楚，只见眼前白影一闪，要不是躲得及时，也都一并被砸下去了。”我们的位置处在白色大空洞的顶端，下面黑得已经看不到来路，刚才那白色的东西就翻落到下面的黑色之中。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刚才……献王老婆的绘像突然活了，险些将我掐死，快打颗照明弹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胖子见我神色慌张，知道并非作耍，立刻从背囊中取出家伙，将信号枪装填，Shirley杨一指右下方：“在那边，五点钟方向。”

胖子将照明弹射了出去，空荡荡的洞中立刻一亮，只见白森森的光线中，在下方的窄坡上，倒着一具女尸，看身形十分肥胖，静静地一动不动。她被刺眼的白光一照，突然像是被通了电，在原地腾地坐了起来。

胖子吓得原地蹦起多高，我心中也是一凛，已把“芝加哥打字机”对准了目标，这女尸怎么会嵌在墙里？我对胖子说：“这婆娘咋尸了

……”

而话还没说完，才看清楚，原来那妇人的尸身并非是坐了起来，而是因为身体在逐渐膨胀变鼓，象是个正在不断充进空气的气球，显得那女尸越来越胖。

Shirley杨见此情形，对我说道：“人死后尸气憋在体内，会腐烂肿

胀，这具尸体至少死了有两千年，就算保存得再完好，也不应现在才开始被尸气所胀？”

我对Shirley杨说：“怎么现在你还有空关心这些问题，不过她好象不是尸气膨胀，而是……体内有什么东西。”

那女尸胀得极快，皮肉在顷刻之间，已被撑得半透明了，尸身终于砰然破裂，无数飞蛾从里面喷散飞将出来，这些蛾子有大有小，扑扇着翅膀，都涌向附近的照明弹，立即就将光线埋没。

死人体内生出的蛾子比起寻常的飞蛾，具有很高地侵略性，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见光就扑，体内都是尸粉，沾到皮肤上活人也会起尸痂。从那妇尸体内涌出的“尸蛾”数以千计，她生前一定被人做了手脚，体内才会生出如此之多的尸蛾。凭我们的装备，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这时洞中的光源仅剩我们三人身上地射灯，大群“尸蛾”裹挟着尸粉的烟雾，都朝我们这里飞了过来。虽然我们配备有防毒面具，但是胳膊腿都露在外边，碰上一点尸粉就会中毒，只好扭头往上奔逃。原本拦住去路的白色石墙，赫然露出个人形缺口，这个缺口似乎是天然形成，为了封闭上，所以才用那妇人的尸体填了上去。那里可能就是最后一层的墓室，我抄起落在门口的铜镜，招呼胖子二人向里退去。

由于尸蛾飞得很快，片刻就已经扑到背后，胖子只好用最后的炳烷喷射器，喷出一道火墙阻击，不料这些尸蛾极为悍恶，被火焰烧着，仍然向前猛冲，直到翅膀烧尽，才落到地上，还在不停的扑腾。

这许多扑火的飞蛾来势汹汹，而且四散分布，难以大量杀伤，特别是在近距离一看，那些蛾子身体似乎还有几分酷似人形，更是令人毛发森森俱竖。胖子手下不免也有些发软，待炳烷消耗光后，打算头也不回地蹿入尽头处的墓室，不料慌乱中脚下踩了个空，从最高处的坡道上掉了下去。饶是反应够快，才有胳膊架住土坡的边缘，没有直接摔到空洞下方，这种小小情况，本奈何不得他，不过胖子脚才踩不实，便觉得心虚，立刻大叫：“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快拉兄弟一把。”

我本已退入尽头的墓室，见胖子失足踩空，挂在了半空，只好和Shirley杨又掉头回去，边对他喊：“请再坚持最后两分钟。”边连拉带拽将他拖了上来。这时候继第一波被烧得七零八落的尸蛾之后，第二波剩余的数百只又席卷而至。

我们蹿入人形缺口后的墓室中，也来不及细看四周地环境，只是急于找东西挡住那个缺口，左侧有口不大的梯形铜棺，三人顾不上多想，搬起来就堵到了缺口上，大小刚刚合适，有两个略小的缝隙被胖子用黑

驴蹄子塞了上去，虽然我们动作已经快到了极限，仍然有数十只尸蛾前后脚钻了进来，不过数量不多，便不会构成威胁，都被用工兵铲拍成了肉饼。

我们检视身体裸露的地方并没有沾到尸粉，这才安心，打量四周，置放着数件奇特的器物，看来这确是最后的一间墓室了，但那些东西都是做何用途，一时无法辨明，想起刚才慌乱中搬了附近一口铜棺挡在墓室入口，均想那该不会就是献王的棺椁吧？不过体积很小，形状奇特，重量尚不足两百斤，极为奇怪，于是举着“狼眼”回身去看适才那口铜棺。

铜棺是木铜相混合，整体呈棕黑色，是桢楠木打造，嵌以构造复杂的铜饰，四面都有镂空的微缩庭台殿阁，顶部铸有一只巨大的铜鸟，棺盖没有封死，里面没有任何尸体，只有一套雀翎玉衣。

胖子顺手把雀翎玉衣掏了出来，发现质地精美绝伦，都用金丝穿成，我见棺内更无多余地东西，便用伞兵刀在里面刮了一下，连尸泥也没有，看来这确是一口空棺，如果是尸解腐烂尽了，至少也会留下很薄一层朱红色的泥土。

Shirley杨说：“空棺有可能是件摆设，我想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但是它是用来象征什么的呢？这只大鸟象是凤凰，也许这是装凤凰胆的？”

我对Shirley杨说道：“也可能就是装献王他老婆的，按影骨的位置推测，献王的棺椁就在这墓室地东面，而且你看这墓室中的器物和壁画，献王全部的秘密，应该都在这里了，咱们立刻给这里来个地毯式搜查。”

这间墓室没有太多人工的雕造痕迹，是一个天然的白色洞穴，空间也不甚大，四周地白色石英岩造型奇特，有不少窟窿，洞中也非通达，白色的天然石柱林立，有些地方极为狭窄，这时我们一心想找献王的棺椁，暂时也没去考虑怎么回去，在这“献王墓”最隐秘的核心墓室中，鬼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三人没敢分散，逐步向前搜索。

外端的墓室中有几副简单的壁画，与外边那些精美的大形彩绘截然不同，构图用笔都极为简单，似乎都是献王本人亲自描绘，内容令人大为震惊.....

开始的部分，都是关于“献王墓”的建造经过，据画中所绘的是献王如何在遮龙山剿杀邪神，降伏当地夷人，画中邪神身着竹叶般的服饰，面貌狰狞凶恶，遍体生有黑毛，躲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大概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山神”骨骸了。

被献王开窍成妖邪的山神，有几件神器，其一是个玉胎，如同我们推测的那样，玉胎象征着一种古代生殖崇拜，据说每月逢月圆之时，当地夷人都要贡奉给山神一名女子。

胖子看到此处说：“月亮圆的时候，确实是林中猴子们的发情期，它们不要母猴，却专要女人，我看这也是叫当地人惯的，原来咱们还错怪献王了，看来他也是一心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位好领导啊。”

我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的原则和立场还要不要了？我发现你现在有点人妖不分了，你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呀，你好好想想，他是干掉了两只一个月吃一个女人的山魃，但他把两万多夷女都做成了虫子它妈的事怎么不画？”

Shirley杨说道：“山神的骨骼，加上蟾宫、玉胎等神器，都被封入了遮龙山的毒龙体内，这毒龙肯定就是那只大虫子了，画中的内容和咱们推测的几乎相同，后边就是些改换风水格局的内容了，这也没什么，最奇特的就是这里，描绘的是献王占卜天乩，还有他所见到一些异象的内容，他痴迷长生之道，恐怕其根源就在这里了。”

我见墓室中并没有显眼的棺槨，虽然真尸与影骨的位置理应重叠，但这最后的墓室地形奇特，极难判断准确位置，如果献王的棺槨藏在某处，倒也不易发现，只好奈着性子，仔细寻找线索，这时听到Shirley杨的话，举目望向那“天乩图”，顿时一怔，忍不住奇道：“这不就是西藏密宗的观湖景？”

第六十一章 观湖景

相传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仙山，山中有三位仙人手持长生朱丹，故此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多半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幼在福建沿海长大，听海边老渔民讲，在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滋、海市、平流雾。

其中“海市”又名“蜃气”，最为奇幻奥妙，在浩渺的海面上空凭空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奇观，但是这些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与“海市”奇景相对应的地点，当年始皇帝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蜃”，否则以他的见识怎么会轻易听信几个术士的言语？

另外在西藏也有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活动，每当活佛圆寂，喇嘛中的首脑人物都会到神山圣湖边“观湖景”，那“湖景”也是一种类似于“海蜃”的奇观，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

我们此刻所见到的献王占卜天乩图，几乎就是一副密宗“观湖景”的场面，只不过地点变做了虫谷的深潭，潭上霓虹笼罩，浮现出无穷异象。

不过献王看到并非仙山，而是一座城堡，建在一座高山绝顶，山下白云环绕，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眼球形的图腾，四周侍奉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

这大概就是献王眼中的仙境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去到这座真正的天宫里，Shirley杨自言自语道：“这城市……不是精绝国，但这又是什么地方？”

我对Shirley杨说道：“这里可能是西藏禁地，我虽未见过这座神宫，但我曾经在康巴青普见过穿这种奇特服装的古尸，自从在凌云宫看了那些铜人铜兽，我就觉得好像在哪见过，当时觉得像又不像，所以没往那方面多想，因为古尸和铜人毕竟是有好大区别的，现在看这壁画，绝对是在藏地，不过此事说来话长，咱们先找毫尘珠。详细的经过，等回去之后我再讲给你们听。”

也许正是因为献王在类似“观景湖”中的异象中，见到了这巨眼的图腾，所以才会相信那形如眼球的“凤凰胆”是成仙不死之道必须的祭品。

不过到了这一步，我心里也已经没底了，还不知道能否在献王墓中寻到毫尘珠，就已隐隐感觉不妙，说不定不久之后，还要再去趟西藏。

当年始皇帝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蜃”。

三人便又向前走了几步，步换景移，墙壁上依然描绘着“谭景”的场面，不过这就与凌云宫正殿中的壁画相似了，表现的是献王乘龙升天，只不过构图简单了许多，图中多了三个接引童子，看到这里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这图中的三个童子或是使者都长跪不起，趴伏在地上，背后露出的脖颈上，各有一个眼球形的标记。

这绝不是巧合，我们几乎同时伸手云摸自己的后颈，心中暗道不妙，八成真被胖子的乌鸦嘴说中了，那三盏接引童子“长生烛”是代表了我们这三名摸金校尉。

胖子指着那画说：“真他妈够教人上火的，竟然这么丑化咱们，趴着跟三条狗差不多，我操他祖宗的，本还想摸了金之后给那老贼留具全尸，现在看来既然他不仁，也别怪咱们不义了。”

Shirley杨说：“这倒证实了一件事情，扎格拉玛的先知在鬼洞附近可以精准地预言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离开了神山鬼洞，这能力就失去了，传说毫尘珠是从无底鬼洞中取出的，可能也会在某种特殊环境下，表现出一些特别的预示，也许正因为如此，献王才能通过观湖景看到一些异象，我想毫尘珠一定就在这墓室中。”

我四下里看了看，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咱们跟犁地似的，跟这墓室里转了整整一圈了怎么就没见着有献王的棺椁？”

这白色石英岩的天然洞穴，在陵制中类似这样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这“洞室墓”已经是献王墓的最后一间墓室了，按葬经和地脉结构，不可能再有额外的密室，但这墓室中却偏偏没有装敛献王的棺椁，仅有的几样东西，无非是古剑两柄、散落的竹筒数卷，偌大的王墓中，在这最后的墓室里竟然连件像样的明器都没有。

胖子又自作聪明地对我说：“我看可能棺椁藏在墓室的墙里了，那生满蛾子的女尸不正是那样吗？”

我对胖子说：“那个洞口是后来人为堵上的，像这种白色石英岩少说也要万年以上才能形成，没有凿损的痕迹，所以不可能藏在岩石里，咱们先再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得按影骨的位置凿开石头了。”

Shirley杨扯了扯我的胳膊，让我看墓室的角落，我举起“狼眼”将光束照将过去，角落那里有只半人高的大肚青铜丹炉，由于是在墙角又比较低矮，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可能不是丹炉，说不定是某种特殊的棺椁，于是三人并肩上前查看。

不过到了近处，才发现这应该不是棺椁，丹炉下有三足，腹大口

宽，装两个成年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中都是些紫白相间的泥土，估计是什么丹药腐烂所化。胖子心中逐渐开始焦躁，运起蛮力，抬脚踢翻了那口丹炉，那些朽烂的金丹都撒在地上。

看来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献王墓中并没有献王的骨骼，只有一具影骨，更没有毫尘珠。回首来路刀光剑影，都是白白忙碌一场，除了一口无主凤棺和这丹炉之外，就只有那些南夷和夜郎的器物，都是献王的战利品，再也找不到多余的东西。

这角落的白色石英上，也有些彩色墓绘，我们正没理会处，只好看这些彩绘中有无线索，不过这里风俗明显不同，Shirley杨判断说这应该大祭司所绘，其中的内容是祭司们将殉葬的王妃体内种入尸蛾防腐，并将尸体封住“洞室墓”的人形缺口，这样做是因为主墓室内不能够有王室以外的殉葬者，而且似乎是为了保持“洞室”地形的天然状态，里面只有一具空置的凤棺，王妃就在门中，等候献王尸解成仙。

我越看越奇，这些内容似乎深有隐意，首先那女尸在门中封了千年，并没有棺槨防护，她何以至今未腐？就算是口含着防腐的珠子，身找（怀疑是打错了）孔雀玉玲匣，再装入密封的棺中，隔了两千年，一见空气也就该变黑成为枯树皮一般，但是刚才见她尸体膨胀之前，那模样与活人并无两样，而且她既然已经死了，又怎么会用尸蛾来防腐，尸体内的蛾卵又靠什么为生？

Shirley杨的话将我的思路打断了：“献王墓是王与后的合葬墓，老胡的这个判断现在也得以证实了，咱们进来之前墓室一直完好封闭着，说明献王的尸体应该还在此间，但就算尸解了，也应留下些痕迹才对，身为一国之主，至少也该有套棺槨。”

我对Shirley杨说道：“有件事情咱们给忽略了，记不记得中层墓室那十盏长生烛？”

其中的三盏长生烛做成接引童子的样子，那可能是用来吓唬咱们的，还另有七盏长生烛，有六盏是黑鳞鲛人，它们则分别代表了献王前三世的遗骸，献王历经三狱的影骨，还有他的婆娘。虽然献王真正的尸体咱们还没找到，但这样数来就一一有了对应。

只剩下那盏最大的，造型苍劲古朴的铜牛灯，根据前边两类长生烛来看，这盏牛头长生烛一定代表着什么特殊的存在，它就是这墓中的第十具尸体，我想也许要先找到这第十具尸体才能找出献王的真骨。

胖子说道：“胡司令我得给你提点意见了，谁让我就这么耿直呢，我认为你这种说法太不舍逻辑了，你说这墓中有十具尸体，那岂不是连咱

们三人也都算了进去……”

我赶紧拦住胖子的话头，否则他说起来就没完了，但这时候不是扯蛋的时候，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要提意见留到开会的时候再提，就算是我用词不当，那咱们就姑且先把这谜一般的第十具尸体称作一个代号，我想这具对应牛头长生烛的尸骨一定不普通，也许是一个凌驾于咱们意识之上的存在，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咱们才好像被蒙住了眼睛，对献王的真骨视而不见……”

我正要再接着往下说，忽然登山头盔上被撞了一下，像是被人用小石头砸到了，声音却非常沉闷，Shirley杨好像也受到了攻击，猛地一低头，晃动的灯光中，我看见有十余只尸蛾飞扑过来，纷纷撞向头盔上的灯口，我急忙用手套拍打，百忙中问Shirley杨：“是不是入口没有堵死，留下什么缝隙了？”

Shirley杨奇道：“不可能，咱们不是都检查过了？”说着赶开几只尸蛾，随手折这了一只绿色荧光管，向那被凤棺堵住的人形缺口投了过去。

手电筒一照是一条线，适合在黑暗中前进的时候使用，而荧光管、冷烟火这种照明道具，能照一个面，荧光管一掷到墙上，冷绿色的光芒反射到白色的岩石上，立刻照亮了大片区域，原本堵住洞室的入口凤棺不见了，人形状的洞口大敞四开。

第六十二章 第十具尸体

从女尸体内生出的尸蛾，已经被胖子烧死了一大半，剩下的虽然也不算少，但毕竟只是些瞎蛾子，只扑有光亮的东西，刚开始倒挺能唬人，现在看来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而且“洞室墓”外边的尸蛾，已经散开，刚飞进来的这些，很快就被我们尽数拍扁了。

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口凤棺哪去了？我盗墓的直觉再一次告诉我，那肯定是“第十具尸体”搞的鬼，当务之急是先把它揪出来，否则别说找献王的真骨了，就连还能不能出去，都没有把握。

我正要过去看个究竟，却发现面前那两幅“洞室墓”中的壁绘，闪了几闪，就些消失不见，好象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我闭上眼睛使劲摇了摇头，再睁开来，确实是没有了，只剩下白森森的墙壁，这些彩绘都是藻漆描上去的，要说是封闭的微环境被打破，受到外边空气的侵蚀，也绝不会消失得如此迅速彻底。

这里，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看那边……还有那边，上帝啊，墓室里全部的壁画都……蒸发了。”

我寻声一望，果然墓中只剩下白花花的石英岩，壁画全都不翼而飞，胖子也感到摸不着头脑，便问我：“胡司令，这里是不是也有株能催眠的什么花啊？不如先将其找出来，采了它的花。”

我答道：“世上哪有那么多妖花，不信你抽自己俩嘴巴试试，反正我身上的伤现在还疼得要命呢，这肯定不是幻觉……你们看那凤棺怎么倒在墓室外边。”

被我们搬了竖着在墓室门洞上的那口凤棺，此时正平倒在缺口的外边，绿色的荧光只照到棺材的一小部分，其余都陷在墓室外的黑暗之中，那棺材绝对比缺头要大上一圈，除非棺材突然变小了，要不然就是人形缺口，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变得比先前大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什么东西，将凤棺横倒着搬了出去，但那又是谁做的？是王妃的幽灵？还是那“第十具尸体”？亦或是献王根本没死，就躲在这墓室的某个角落里，戏弄着我们这些送上门来的“接引童子”？

越想越是觉得心寒，只好硬起头皮不再多想。是什么也好，反正拿不到毫尘珠，临老也得血液凝固而死，那还不如就在古墓里被鬼掐死来得痛快，这古墓里的鬼要是敢把我掐死，老子死后变了鬼，也要再跟他斗上一场，那时候索性就占了他的老窝，就在这里炼丹当神仙也罢。

脑中胡思乱想了一番。给自己壮了壮胆，又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看来这“献王墓”里的东西，委实让人难以思索，不能以常理度之，必须先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想出对策，否则蛮干起来，平白送了性命，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正在琢磨不定之时，就听胖子又叫道：“怎么墙上全是黄水？这墓好象奶油冰棍一样要溶化了。”

我也觉得脚下的地面有些异样，听胖子这样一说，见有几只漏网的尸蛾落在墙壁上，便再也飞不起来，都被墙壁缓慢地吞没，连忙伸手一摸身边的白色石英岩，手套上湿路路的一层浅黄色巫水。一抹之下，里面的彩色壁画又露了出来，竟是被融化了的石浆遮着了，只见墓洞里白色的岩柱岩壁都在逐渐变成黄色，可能这座“献王墓”的阴宫里，随处可见的黄色污水，都是来自这最高处的“洞室墓”。

不知为什么，这些白色石英岩会分泌出这么多污水，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也闻不见气味，但是可以看见这些污水，又粘又稠，不用鼻子闻也知道，反正绝不会是香喷喷的。

地上的黄色污水渐多渐浓，也不知是否有毒，我们不敢再冒险踩着地面，更不知“洞室墓”的外边是否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变化，只好先想办法找个地方落脚。

刚好有口被胖子踢倒的丹炉，三人立刻将这丹炉扶正，这丹炉如同是口厚实的铜锅，胖子站在中间，我和Shirley杨分别站到两边的炉耳上，这样暂避开了地上的黄水，但是墓顶也象下雨般滴下不少污水，幸亏有Shirley杨用“金刚伞”遮住。

我看到我们三人都溅到不少污水，皮肤上也不红不痒，只是觉得滑溜溜，凉兮兮，似乎并没有什么腐蚀的毒性，不禁暗道侥幸，若这黄汤有毒，此里哪里还有命在。

情势相对平稳下来，我们三个人也各自尽力使心神镇定下来，把剩余的荧光管全振亮了，扔向墓室四周的角落，以便能看清周围的情况。

我突然发现了一些情况，便让Shirley杨和胖子也看那边：“墓室最中间的也方，冒出了一个平面的人形。

Shirley杨将最后两个荧光管全扔到了那里，墓室溶化得并不严重，地面上的污水只有薄薄的一层，淹没不了荧光管，只见绿光浮动，这回三人看得更为清楚，墓室正中的人形并不是冒出来，而是因为表面的白色石英慢慢溶解，使人形浮现了出来，原本那里只有块与四周长成一体的微凸白石，为不足以引人注目，直到此时显出人体轮廓，才发现那里

有异。

胖子指着那边说道：“这百分之九十九便是献王的尸骨了，待本司令过去把他挖出来，然后是红烧还是清蒸，随便咱们慢慢收拾。”

Shirley杨摇头道：“那溶化的石头中，只不过刚显露出一个象人的形状，还并不能太确定就是献王的真正尸骨，不如静观其变，等尸骨从深化的石英中彻底露出来再行动。”

我死死盯着那石中的人形，这座“洞室墓”太异常了，冷静下来一想，终于找出了一些头绪，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那人形并不见得是献王的尸骨，是口人形棺，献王的几根烂骨头应该在里面装着，还有……这间墓室也不是什么墓室，它可能是具干尸。”

Shirley杨所知甚广，但对这古墓中的勾当，去及不上我一半，只好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懂，为什么要说这洞室墓不是墓室？”

我见那人形棺还只露出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对她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里只有凤棺，而这跟石英溶为一体的从形棺，虽不知是木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椁呢？”

Shirley杨若有所思：“你是不是想说这墓室就是献王的椁？有理论依据吗？”

我对Shirley杨道：“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石英岩，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什么白石英，整个洞室墓，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好象要开始……复活了。”

胖子也听得奇怪，问道：“胡司令，你休要信口开河，世上哪有这么大的干尸？大到能……能把咱们这些人都装起来。”

我对胖子说：“怎么会没有，我看这就是个巨型的芝仙椁，你没听说过每逢阴历七月二十，凶星离宫，太岁下山吗？天上的凶星主劫地底的太岁，太岁也分大冲大凶，咱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个风水大冲的所在，大概就是死在地下的万年老肉芝，献王拿他自己的老婆填了有太岁眼，咱们已经是在肉芝太岁的尸壳里了。”

我死死盯着那石中的人形，这座“洞室墓”太异常了，冷静下来一想，终于找出了一些头绪，我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那人形并不见得是献王的尸骨，是口人形棺，献王的几根烂骨头应该在里面装着，还有……这间墓室也不是什么墓室，它可能是具干尸。”

Shirley杨所知甚广，但对这古墓中的勾当，去及不上我一半，只好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懂，为什么要说这洞室墓不是墓室？”

我见那人形棺还只露出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对她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里只有凤棺，而这跟石英溶为一体的人形棺，虽不知是木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椁呢？”

Shirley杨若有所思：“你是不是想说这墓室就是献王的椁？有理论依据吗？”

我对Shirley杨道：“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石英岩，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什么白石英，这整个洞室墓，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好象要开始……复活了。”

胖子也听得奇怪，问道：“胡司令，你休要信口开河，世上哪有这么大的干尸？大到能……能把咱们这些人都装起来。”

我对胖子说：“怎么会没有，我看这就是个巨型的芝仙椁，你没听说过每逢阴历七月二十，凶星离宫，太岁下山吗？天上的凶星就是地底的太岁，太岁也分大冲大凶，咱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个风水大冲的所在，大概就是死在地下的万年老肉芝，献王拿他自己的老婆填了有太岁眼，咱们已经是在肉芝太岁的尸壳里了。”

“肉芝”为万物之祖，相传有人将存活于大冲固定位置的“肉芝”，比喻做长生不死的仙肉，能食而复生，而与岁星相对运行的那种“聚肉”刚是不祥凶物，不过这被献王做了棺椁的“肉芝”是死的，已经失去了生命，只剩下干枯坚硬尸壳，估计其中的肉都被献王炼成了仙丹了，五观被封后，也许它的外层不在生长，偶尔能渗出污水，但是内部就不再复生，都已半石化了，直到吸入空气，这罕见的原生生物，就又开始“动”了起来。

我用手抹了些丹炉边上的黄色污水，又确认了一下，心想说不定这“肉芝”正在逐渐变活，原来那黑猪度天河尸气冲云的异象，竟是在此处，天象十分罕见，估计这里天天都是七月二十，只怕是这肉芝的尸壳里一遇活气，就会重新活过来，这也不是什么溶化，是里面的干肉在逐渐变软，天晓得稍后它会变做什么凶神恶煞。

从里面看不出这死肉芝的外形轮廓，但从内部的尸壳结构来看，其外形可能是罕见的人头形状，说不定还会有鼻子有眼，单是这“肉芝”的干硬尸壳，就已如此巨大，几乎不敢去想象它长满了肉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形式越来越不妙了，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干脆也别等它体内变软露出那口棺材了，打不开就用炸药，此时再不动手，又更待何时，我便拿出炸药，招呼胖子争分夺秒地行动，准备上前炸破肉芝的尸壳，但那刚露出个轮廓的人形棺，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还没等我们看清里面有些什么，便又突然一震，沉入了地下，我破口大骂，怎么偏赶这个节骨眼掉下去了，随即一想，不好，那里很可能是第二个太岁眼窝，任由它这么掉下去，就算开辆挖掘机来，怕是也掏不出来了。

这时候只能拼了，我刚想让shirley杨一并上前，用飞虎爪钩住棺椁，回头招呼她的时候，却发现炉下伸出无数惨白的人手，把shirley杨和胖子扯向下边，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脚脖子也被数只人手死死抓住，顿时被巨大的力量扯了下去，身体不断下沉，头脑却仍然清醒：“他妈的，原来这块仙肉是拿人尸造出来的。”

第六十三章 尸洞效应

我左边的脚腕子被几只手捉住，立刻感到一阵阴冷的剧疼，MIAI冲锋枪落在了地上，身不由己的被扯向黑暗之中，急忙用另一条正准备迈出香炉的右腿，勾住厚重的炉口，大腿的筋骨被抻得快要撕开了。

混乱中只看见那数十条，都是如人手一般的怪手，漆黑异常，被射灯的光束照上，立刻变成的诡异白色，都是从黑暗的墓室角落中伸出来的，胖子和Shirley杨也被数只白色的怪手扯住，其中Shirley杨的情况最为危险，半边肩膀都被拽进了墓墙，而胖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的脖子被从墙中伸出的怪手捉住，正拼命弓着双腿挂住丹炉，也只是在勉强支撑。

这些从墙壁中探出的手，悄然无声，所以谁都没有察觉，待到被抓住，慢慢扯进墓墙的时候，不得不用全身的力量抗衡，稍一松劲就会立刻被拉进万年老肉芝的尸壳里，所以这时候胖子的和Shirley杨谁也说不出话，自保尚且艰难，更别说互相救援了，只听见他们紧咬牙关的咯咯声，连腾出手来使用武器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

只有我的情况稍好一些，由于站在香炉比较远离露墙角的地方，只有右腿被墙里伸出的几只手扯住，其余的手都够我不到，只在凭空乱抓。

我知道这功夫必须立刻做出判断，是先自救还是先救Shirley杨，也许等我摆脱出来之后，已经来不及救她了，再在伸手当然能抓住她，但是未必应能将她拽回来。而且我的右腿尚被扯住，那样一来，就会形成进退两难的情况。既救不到她，自己也会失去脱身的机会。

但是此时又哪里有时间去权衡其中利弊，只能凭着多年来在生死线上摸爬滚打的经验，伸出左手到胖子腰中抽出登山镐，顺势递向即将完全被从凡炉中拽走的Shirley杨，勾住了腰中地一个安全锁，使她暂时不至于被拖入墓墙中。

我一手用登山镐勾着Shirley杨，与此同时，立刻用另一只手取出Zippo打火机，在右腿上一蹭打着了，忍着大筋被拉伸的疼痛，俯身用火去燎捉住我右腿地几只手，那些从墓墙中伸出地人手，一被火焰烧灼，都纷纷缩了回去。

我腿上得脱，赶紧把右腿收了回来，这里身体一得自由，手中丝毫也不停留，左手仍然用力握住登山镐，把Zippo打火机扔给仰面朝天的胖子，胖子后背、脖子、左边臂膀都被那些手抓住。双腿勾着丹炉，右手没着没落，正自焦急，见Zippo扔至，立刻用手接住，蹭燃了火焰，去烧

那些抓住他脖子的“人手”。

我见胖子在片刻之间，就能脱身，就剩下Shirley杨处境危险了，于是用一只手抓住她的腰带，探出身去用登山镐猛砍墙角的人手，那些手臂似乎都是长在墙里，也看不见身体的样子，只有一条手臂挨着一条手臂，一碰到任何东西，便立刻抓住再不撒手，直扯进墙中才算完，墙里好象是个混屯无底深渊，里面全是挣扎哀嚎的饿鬼，用登山镐砍退了一只怪手，立刻又伸出来一只。

Shirley杨得到我地支援，终于把两臂和身体摆脱出来，正当要被我们拉回丹炉之际，她忽然惊呼一声，身体迅速向后仰倒，原来有只漆黑的怪手揪住了她的头发，Shirley杨为了行动方便，将长发束成马尾扎在头后，却不料竟被扯住，头发被拽着反向拉扯是何等疼痛，使得她腰腿都使不出任何力量。

我急忙将她拦腰抱住，但这样一来就抽不开身，去对付揪住她头发的那只怪手了，而胖子也还没完全摆脱出来，就算我把Shirley杨抱住，形成僵持的局势，等到胖子过来支援的时候，就算Shirley杨没被扯进墙壁，她的头皮也会被撕掉。

Shirley杨应变能力也是极强，头上剧疼，心中神智未失，在墓墙中其余的怪手触到她之前，已把伞兵刀握在手中，握紧刀柄，猛向后一挥，割断了一半头发，我立刻将她拖离了险境。

这时胖子也已脱身，墓墙中的无数手臂刚好能够到丹炉的距离，三人不敢继续留在炉中，立即纵身跃向墓室中间。

周围污水流淌，已经溶解得不成样子，整个墓室正在逐渐变软，刚才我们所在的墙角最早产生变化，无数的人体和手臂在其中蠕动，其余各处，也都从壁中渐渐显露出死尸的肢体，不过还未能活动。

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胖子忙道：“胡司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过于恶劣，看来咱们要撤到上山打游击了，再不走可就让这献王墓包饺子了。”

此时我反倒是下定了决心，想要败中求胜，就得有破釜沉舟地胆量，关键时刻不豁出去是不行的，于是对胖子与Shirley杨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今天非把献王掏出来不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不了两腿一蹬拉叽吧倒。”

现在的形势看似已至山穷水尽，其实还有一点机会，我们事前又怎会想到献王的椁是个万年老肉芝的死体，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从地下挖出太岁原本平常，有些地方的展览馆里就有陈列品供人参观，所

谓的“太岁”，也不过是一种单生细胞的肉菌，被割掉一块肉，也可以自行生长，是肉芝的一种，可以入药，有轻身健骨的奇效，其形与色各异，形状大多如牛心或人肝，色有白、紫、黄、灰、褐等等，唯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膜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研习风水之术。对“太岁”之说不可不查，《青竹地脉论》中认为太为凶。岁为渊（即木星）。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在这个眼睛上，有很多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就是在表面，能看到它的目，是睁着地。只有这种才可入药食用，而暗眼，则是眼睛藏在里面，做闭合的样子，此乃凶恶之兆，噩气内聚。触之不详。

当然我们现在遇到地应该不是一目地“太岁”，太岁只是“肉芝”的一种，“肉芝”的涵盖面很广，相关传说也多，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中国有部叫做《镜花缘》的小说。其中记载主人公周游到一个海中岛屿上，见一寸许高的小人骑马奔驰，便纵步追赶，无意中被地下树根绊倒，刚好把那个小人吃到口中，顿觉身轻如燕，这个故事当然是演义出来的，但其中主人公吃掉的骑马小人，就是“肉芝”的一种形态。

还有清乾隆年间，在云南山林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外形象是个大肉柜子，数尺见方地大肉块，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的东西，不论死活大小，就都被它吸入体内，如同一个无底大洞，一时搅得四民不安，以器械击之，毫毛无损，纵有博物者（见多识广的人）也不能指其名。

官俯出面悬赏征集能消灭这个大肉柜子的人，有擅风水术之人出，说此物乃肉芝也，是地气郁结所化，隧遣胆大敏捷之士数十，用长竿挑了污秽之物，将之引至“顿笔青龙，屏风走马（风水中形容地形的术语）”之处，那个大肉柜子，则立刻干枯变硬，使人搬柴草烧之，恶臭之气传于百里开外，闻到这气味地人，都不免腹泻呕吐三天，此事在清代到民国期间有过很多版本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夸大演义，但是整体事件框架应该是真实的。

我手中的那本残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其中“地”字一卷，就详细阐述了生长与地下的“肉芝”，凡风水大冲，清浊失调的所在，都会长有肉芝，但是根据其形态不同，吉凶各异，一目者最为普通，是“太岁”，二目都为“青忽”，五官兼备为“乌头”，具三目都为前官后鬼地“螻废”，遍体生眼的则被称为“天蛭”。

献王的“肉芝椁”，最少有两目，一个眼是他老婆封住的缺口，另一个眼就是献王棺材沉下去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里不是“青忽”，就是“乌头”，在古代又有个别称，唤做“牛愿”，是古神的名字，所以才会用铜牛

头来做它的长生烛，外形应该是一个肉呼呼的人头肉瘤形状。

既然是双眼的老肉芝，那是最少也需要数万年时间才能形成，如果把它的肉彻底挖尽了，不留一丝一毫，那就不会再长出新肉了，我们见到的便是一具被挖光了肉的尸壳，从中突然冒出来的众多人手肢体，应该是当年有人打算令这万年老肉芝长出新肉，把精血充足的大量活人，用白蜡一层层的浇在肉芝尸壳上，让他们与肉芝长为了一体，以期能重新长出肉灵芝，服用后便可以延年益寿。

不过似乎还没等到成功，献王就先死了，我曾听Shirley杨说在法国巴黎，地下万尸洞的最深处，(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角，死后就被扔在万尸洞上边一层)在那下面，梵蒂冈教皇廷封印着一个能否噬一切的“尸洞”，所说那是由于死者太多，将世界腐蚀出来一个“缝隙”，位于这个世界中生与死，正与反，黑与白之间的“缝隙”，尸洞中有无数的人手，被这些手捉住的东西，都会被扯入“尸洞”里，然后化为“尸洞”的一部分，如果任由它无休止的扩大下去，造成最恐怖的“尸洞效应”，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法国的这件事，属于教皇厅的机密，外人只能知道个大概，至于这尸洞形成的原因，从来没有正式公开的结论，甚至就连尸洞存在的事实，都始终被遮遮掩掩。

我们古人在云南献王墓中，面对最后一层棺槨，险些被无数人手扯进墙壁，那应该就是一种由大量遇害者所腐蚀出来，附在老肉芝干壳上的“尸洞”了，究其根源多半还是对这附近天然风水的格局改动太大，形成了阴阳清浊不分的混沌地带，趁着它的“尸洞效应”还没完全发生，应该还有一线机会，把那落入眼窝深出的献王棺找到，我不顾Shirley杨的阻止，只年了一条绳索，独自跳了下去，一具高大的人形棺材就斜斜的戳在面前。

第六十四章 斩首

我抹了抹头盔上被污水遮住的射灯，尽量使灯口照出的光束变得清晰一些，在这“乌头肉槌”的眼穴中，看明了周围的环境。

这里就象是一个狭窄短小的竖井，形状深浅都与入口的眼框完全不同，约有四米多深，一人多宽，四周尽是黑色的黏稠物，似乎是眼球腐烂而形成的，由于“乌头肉槌”正在腐烂溶解，所以使这眼窝慢慢变大，献王的棺材刚好掉了进来，斜倚在其中，棺材本就不小，加上我也跳到眼穴里，其中的空间显得非常局促，伸展都不得便。

这里头上灯光一闪，Shirley杨在上边探着身子，焦急的对我说：“老胡，快上来，尸洞效应正在不断扩大，再晚一点咱们都出不去了，那毫尘珠不要也罢，总不能因为我，连累你们都在此送了性命。”

我一边用手抹去献王棺材上的黏液，一边对Shirley杨说：“现在走自然是走得脱，但回去后还不把肠子悔青了，这肉槌年头太久了，深处没有那么快形成尸洞，给我三分钟……两分半的时间就够了，你快让王司令把开棺的家伙给我扔下来。”

我原想让胖子和Shirley杨先撤到外边等我，但是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没用，我留在这里，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先行撤退，只好让他们在上边协助我，尽快做完大事，一同跑路。

片刻之间，献王的内棺就已经被我探明，这是一口半人形的“玉顶簪金麟趾棺”，上边有个人头和两个肩膀的形状。玉枯金盒。封口处是四个黄金“麟趾”交错封闭，因为献王打算尸解后升仙，所以棺盖都未曾楔实。先前看这“玉顶簪金麟趾棺”落入眼穴的时候，蹭好象裂开了一条缝隙，其实那是因为表层的肉槌尸壳，受到空气的侵蚀所融化。露出蹭一道殷红胜血地玉顶。

人形棺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有地话也多半为木制棺材。不过我没时间分辨这些细节，只注意到棺顶上刻着一个旋涡，这旋涡的图形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顶，旋涡和眼球相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旋涡地形状，瞳孔的地方就是凤凰的头部，这肯定就是毫尘珠的标记了。一看到这个标记，顿时热血上涌，心中又多了几分指望，这颗迷一样地珠子，多半就在献王的内棺里。天见可怜，一路上舍生忘死，毕竟没有扑空。

眼穴中已经空不下第二个人进来了，胖子和Shirley杨空自焦急，却没办法下来帮手，只好把工具递下来给我，先前我计划不在这开棺，本拟用绳子套牢后全部拽上去，设法，拖离这肉槌，到安全地地方再打开

来细细搜索，但是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口内棺底下的一部分，已经与这万年老肉芝的尸壳长死了，再也难以分享离，只好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动手。

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用“探阴爪”把麟趾一个接一个的撬开，就觉得两只手都有点不够用了，恨不得把脚也使上，也许就因为动作稍慢了几秒，就会错过逃生的时机。

虽然竭力安慰自己，一定要冷静，欲速则不达，但是心脏却愈发碰碰地狂跳不已，又哪里冷静得下来，我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口内棺上，对Shirley杨和胖子在上边的不断催促与提醒，充耳不闻。

我估计着时间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分钟，按我的预计，三分钟之拿到甕尘珠，乌头肉椁出口处的那个眼穴还不至于被逐渐扩大地尸洞覆盖，一分多钟就拆了棺盖，时间还算来得及，想到这里，心情稍微平缓一些。

Shirley杨见我即将揭开献王内棺的盖子，便立刻扔下一枚冷烟火：“老胡，这是最后一支了，它灭掉之前，不管能否找到，你都必须上来。”

漆黑黏滑的眼穴中，立刻烟火升腾，亮如白昼，我口中答应一声：“放心吧，时间绝对够了，咱们用绳子把这老粽子拖出去……”

说着话已经将玉盖用力揭开，里面立刻露出一具尸体，冠戴掉落在了脚下，头上只戴镶金嵌玉的“折上巾”钁着，身着黑色蟒纹玉甲敛袍，腰挂紫金带，不是献王更是何人。

但我随即感到不寒而栗，献王的尸体竟然没有脸，也许这么形容不太恰当，洞中空间狭小，我和献王的尸体几乎是脸对头脸，只见那尸体的五官都已经变得模糊扭曲，只留下些许痕迹，口鼻双眼，几乎难以分辨，好象是融化在了脸上，显得人头上平滑诡异，如同戴了张玉皮的面具，被冷烟火的光亮一映，显得十分怪诞。

我心中暗自称奇，难道又他娘的着了老贼的道儿了？这是具假人不成？急忙捉住献王尸身的手臂，录音去那层蟒纹敛袍，但见五指紧握，手中显然是纂着明器，肤色蜡黄的似要滴出水来，好象正在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变化。

看这尸体的手部的皮肤，倒不是假人，我用手在献王尸体上捏了一把，甚至还有些弹性，保存的极为完好，再那尸体脸上捏了捏，却触手坚硬，似乎已经完全玉化了。

真正的毫尘珠什么样，我并没见过，只在那沙海中精绝遗迹里看过个假的，是用罕见的古玉制成，比人头小上那么几圈，形状纹理都与人眼无异，却不知真的大小几何，能不能就这么握在手里。

但此刻根本无暇仔细分辨，立刻取出捆尸索，在献王尸身的脖颈中打了个套，想将他从内棺中扯出，让胖子拖他上去，但是手中扣定“捆尸索”向后扯了两扯，拽了两拽，那尸体竟然纹丝不动。

我心中纳罕，不知哪里有出了古怪，只好抬起手，抽了那献王的尸体几个耳光，再向外拽仍然不动分毫。

最后没办法了，也来不及再找原由，只好就地解决问题，从携行袋中摸出一枚桃木钉，直插进了死尸的心窝子，然后双手平伸，从头到脚在献王尸体上排摸起来，摸到他左手之时，见和右手一样，也是紧紧握成拳头，手中明显是有什么东西。

我立刻又取出两枚桃木钉，钉牢了献王尸体臂弯，用力掰开他的手指，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凤凰胆”就在这里，但是等掰开之后，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献王尸体的左手中，握着的是一枚变质了的桃核，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这也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看成一种避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做的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的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寻访长生不死之药，这片苦心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在元封元年的七夕之夜，乘着紫云辇来未央宫见了汉武帝，欢宴之际，西王母给汉武帝刘彻吃了四个仙桃，汉武帝觉得味道甘美，芳香异常，与人间人物迥异殊绝，便打算留下桃核在人意栽种，结果得知这种神品在人间难以存活，结果大失所望，后来汉武帝终于没能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但是活到七十来岁的人，在古代是十分稀少的，也许正是因为吃守仙桃，才活到七十岁的，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敛之风，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之时就非常普遍，不过桃核是植物，最容易分解，所以后世开棺都难以得见。

我微一愣神，便想起这个传说，心中连连叫苦，只好再去掰献王尸体的右手，而那手中却是很多墨玉指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杂质，匆忙中也没时间想这是什么东西，顺手都塞到了携行袋里。

胖子在上面大叫道：“胡司令，没时间了，快走，快走。”

我知道胖子这么喊，一定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但是那性命悠

关的毫尘珠，却仍然没个着落，这时灵机一动，说不定正是因为献王在口中含那颗珠子，这尸身的脑袋才会变成这么古怪，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邓了这献王的首级回去研究研究。

于是对胖子喊道：“把工兵铲给我扔下来，再他妈坚持最后十秒钟。”说完接住胖子递下来的工兵铲，伸手一摸献王的脖颈，并没有象他面部一般石化，对准了位置，用美式工兵铲全是锯齿的一面乱切，遇到坚韧之处，便用伞兵刀去割。

这里那具即将被我割去人头的尸体，突然剧烈的抖动了一下，我心知不妙，先自出了一身白毛汗，急忙揪了那颗人头，迅速向上攀爬而去，洞底的冷烟火已经来了，不用低头向下看，凭感觉也能知道，献王那没有脑袋的尸身，正在向我追来。

第六十五章 黑玉指环

我在黑暗黏滑的眼穴中，踩踏着献王的内棺，拼命向上攀爬，胖子和Shirley杨焦急的催促声正从上方不断传来，不知是由于心态过于急躁，还是“乌头肉椁”中那些融化的物质影响，就觉得四周全是黑暗，登山头盔上那仅有的微弱光束，似乎也融化到了肉椁无边的黑暗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就在这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我觉得下方有个东西也在跟着我往上爬，刚一察觉到，心中便先已凉了半截，这肉椁的眼穴里，除了献王的无头尸，又哪里还有什么其余的东西，肯定是那老粽子追上来要抢他的人头了。

这念头也就在脑中一闪，便觉得左脚已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本已快爬出去了，此刻身体却又被拉回了眼穴中间，我一手夹着那颗人头，一手将工兵铲插入老肉般的墙壁，暂时固定住身体，以免直接掉到底部。

我低头向下一看，恍惚的光线中，只见一具黑杂杂的无头尸体，从内棺里挣扎着爬了出来，无头的尸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黏膜，几乎与这“乌头肉椁”的眼穴化为了一体，伸出漆黑的大手正抓住我的脚脖子向下拉扯。

那些桃木钉似乎这尸体根本不起作用，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已经与附着在肉椁里的“尸洞”溶为了一体，献王的尸体就是尸洞的中心，念及此处，不由得心寒胆颤，听Shirley杨讲，那法国巴黎的地下墓场。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深。规模有多大，里面又总共有多少各种类型的干尸，有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巴黎地下墓场地规模，堪与北京地下人防工事相提并论，这样地比较虽然并不绝对可靠，却是以见得这墓穴大得非同小可。

由于一个不为人所知地原因，才使得巴黎地下墓场的深处，产生了某处超自然现象的“尸洞”，那是一个存在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缝隙地带”，法国的“尸洞”据说直径只有两三米，而这献王的肉椁纵横不下二十多米，倘若真是完全形成了一个能吞噬万物的“尸洞”，我们要想逃出去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不过此时身临绝境。根本顾不上许多，只有先设法摆脱这无头尸的纠缠，于是对上边的胖子叫喊：“胖子拿雷管，快拿雷管！”说着话的同时。将那颗献王的人头扔了上去。

胖子见上面有团圆滚滚的事物抛将上来，也没细看，抬手接住，低

头看时，被头盔上的射灯一照，方可看清是颗面目像是溶化了一样的怪异人头，饶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吓得一缩手，将献王的人头掉落在地上，当下也不再去理会，立刻动手去掏雷管。

我在下面勉强支撑，把人头抛了上去，便无暇估计胖子和Shirley杨是否能看出来那是献王的脑袋，空下一只手来，便当即拔出工兵铲，向下面那无头地黑色尸体拍落，“扑扑”几声闷响，都如击中败革，反倒震得自己虎口酸麻。

然而忽觉脚下一松，被铁箍紧扣住的感觉消失了，那无头尸体竟然弃我不顾，一声不发的从侧面往上爬着，似乎它的目标只有那颗人头。

我见有机可乘，丝毫不敢松懈，急忙用脚使劲蹬踩无头尸的腔子，将它又踹回穴底，自己则借了蹬踏之力，向上一蹿，扒住了湿滑的眼穴边缘。

上边的Shirley杨马上拽着我的胳膊，协助我爬了上来，刚才我跳下去的时候，实是逞一时血气之勇，现在爬上来才觉得后怕，两腿都有点哆嗦了，赶紧用力跺了跺脚。

但是连给我回想适才过程的机会都没有，眼前就“咻咻”冒了一团火花，胖子已将三枚一组的雷管点燃了，口中骂了一句，瞅准了方位，就把雷管扔进了我刚刚爬上来的眼穴里。

我心情这才稍微平稳下来，心想这雷管一炸，那无头尸体便是铜皮铁骨，也能给它炸成碎骨肉沫了，四周的肉樟已经彻底变了形，似乎是牛羊的内脏一样，内中无数的肢体正在不停蠕动，看来不出十秒钟，这里就会完全形成“尸洞”，好在我们进来的入口还在，只是也长满了黑色黏膜，我捡起被胖子扔掉的献王脑袋，紧紧夹在腋下，对Shirley杨和胖子叫道：“还等雷劈吗，看井走反吧。”（看井：由内向外；走反：逃跑）

三人则路向外便冲，胖子百忙之中，还不忘了问我：“那东西是颗人头还是明器？”

我边跑边告诉胖子：“这献王的脑袋，八成就是咱们要找的救命珠子。”Shirley杨听到已取到了“”，精神也为之一振，与我和胖子一起，三步并作两步，冲至入口处，迅速挥动工兵铲，斩破遮住入口那些腐肉般的黏膜。

正待跃出去之时，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事物，带着一股白烟从天而降，刚好落在胖子手里，胖子奇道：“什么的干活？”凝神一看，却原来是他刚扔进眼穴中的那束雷管，无头尸所在的眼穴里，正在生出大量肉

膜，竟在雷管爆炸之前，将之弹了出来，导火索已经燃到了尽头，胖子大惊，忙将雷管向后甩了出去，在一团爆炸的气浪的冲击下，三人冒烟突火连滚带爬的出了肉椁。

大空洞里的情况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尸蛾在附近乱飞，Shirley杨往角落中打出了最后一枚照明弹，将四处零星的尸蛾都吸引过去，随后三人就沿来路向下狂奔，就在即将跑到大空洞底层的时候，只听头顶上传来

一片“噉噉咔嚓”的指甲挠墙声。

我们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能够及远的照明工具了，看不清上面是什么情况，但不用看也知道。“尸洞效应”开始向乌头肉椁外扩散了。而且是直奔我们来的。

我们不敢有任何停留，顺来路跳进了中间地那层墓室，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这颗献王的人头是说什么也不能还回去了，但是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摆脱尸洞的纠缠。”

献王墓的阴宫是三层椁室，最底层的木椁，中层的石椁，还有最高处的肉椁。外有一圈回廊，俯视起来，是个回字，不过周边是圆形的，加上其中三层椁室大小不一，甚至可以说它象个旋涡，或者眼球的形状。这座阴宫建在山壁深处，只有一个出口，没有虚们可破，只能从哪来，回哪去。

三人一边向外奔逃，一边商议，这么一直逃下去终究不是了局，现在的时间估计已经过了凌晨，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而且自从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胡乱吃了些东西后，到现在为止都水米未进。必须想办法彻底解决掉这个巨大的尸洞，否则必无生机。

在这匆忙的逃生过程中，根本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对策，我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在大踏步地撤退中消耗敌人，使它的弱点充分暴露，然后见机行事，但以我们目前的体力和精力还能逃出多远，这要取决于那尸洞吞噬物质的速度。

一路狂奔之下，已经穿过了阴宫门前三世桥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巨大而又厚重的石门前边，攀上了铜檐镂空的天门，身后尸洞中发出的声响已小了许多，看样子被我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仍如附骨之蛆，紧紧地跟在后边。

胖子骑在铜制天门的门框上说：“还剩下几锭炸药，不如炸烂了这天门，将他封死在里面如何？”

Shirley杨说：“这石门根本拦不住尸洞的吞噬，不过也能多少阻挡一阵……”说着半截，忽然觉得门下情况不对：“嵌道中的水怎么涨了这么高？”

我低头望下一看，石门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水淹了，这说明外边的水眼被堵住了，我连忙让胖子快装炸药，看来那万年老肉芝就是此地风水大冲的聚合点，它一惊动，这里被郁积了两千年的地气，恐怕也就要在这一时三刻之间渲泻出来，说不定整个虫谷都得被水淹了，要在此之前逃不出去，肯定就得喂了潭底的鲤鱼老鳖，直到地脉气息重新回复正常，大水才会退去。由于只要把窄小的天门炸毁即可，胖子片刻间就已装完了炸药，我透过天门的缝隙，向漆黑的阴宫里回望了一眼，咬了咬牙，心想三十六败都败了，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颗人头带出去，当下一招手，三人便从天门下，入水望原路潜回。

游到水眼附近，果然那旋涡的吸力已不复存在，而水流正向上反涌，我们借着向上滚动的水流，游回来外边的水潭，这里的水位也在不断升高，不过由于漏斗状的环壁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溶洞，平时被藤蔓泥沙遮盖，此刻水位一涨，都渗入其中，故此水面上升的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想的情况那么糟糕。

我们找到一处接近水面的石板“栈道”爬了上去。虽然已经远离那阴森黑暗的地底王墓，却没有重见天日之感，外边的天还是黑得象锅底，黑暗中瀑布群的水声如雷，头上乌去压顶，令人呼吸都常见困难。

上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才觉得轰鸣的水声逐渐变小，互相说话也能够听见了，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先爬回凌云宫，然后再设法从虫谷脱身，那葫芦洞中的蟾宫，留待以后再收拾不迟。”

Shirley杨也明白现在的处境，那尸洞转瞬间就会跟上来，我们自顾尚且不暇，别的事只好暂且放一放了，于是跟着我和胖子继续沿“栈道”迂回向上，忽然脚下一软，跪到在地。

我急忙将她扶起，却发现Shirley杨已经不能站立，我惊问：“你不是大腿抽筋了？”

Shirley杨捂着膝盖说：“好像小腿……失去知觉了。”语调发颤，充满了惊恐。

胖子举着手电筒照亮，我检视Shirley杨的腿，发现她小腿雪白的肌肤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淤痕，黑得好像被墨汁染了一样，胖子和我同时惊呼：“是尸痂！”

我心中急得犹如火烧，对Shirley杨说：“我的姑奶奶，你的腿是被尸

蛾咬到了，这可要了命了……咱们还有没有糯米？”

突然脚下的绝壁上传来一阵阵象是指甲抓挠墙壁的声响，那象个大肉柜子一般的尸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追了上来，而且距离已经如此之近，只在十米以内。

如果在这古壁如削，猿鸟愁过的绝险之处被追到，那就万难脱身，我和胖子对望一眼，心里都十分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权衡利弊，只好不要这颗人头了，不过纵然丢卒保车，也未必能渡过眼下的难关。

却在这时，忽见漆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裂痕，原来我们估计的时间有误，外边天色已明，只是被“黑猪渡河”所遮，那云层实在太厚，在漏斗内看来，便以为还在夜晚。但这时黑云被上升的地气冲开一条裂缝，天空上的奇景，使人顿时目瞪口呆，这不正是献王天乩图中描绘的天空崩落的情景吗？

我在岸边时河了不少酒，这时候头晕脑涨，被河水一泼，清醒了一些，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出来，说不出的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他是开船的，被吓成这样，船怎么办。

我想把他拉起来，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站起来，脸上尽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你怎么了？河中有什么东西？”

体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河神老爷显圣了，怕是要收咱这条船啊。”

第六十六章 感染扩大

覆盖住天空的大团黑云，被郁积的地气所冲，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万道血红的霞光从缝隙中穿了下来，漏洞形环壁的空气似乎也在急剧流转，呼呼生风，到处都充满了不详的气息，好象世界末日就要降临。

巨大的气流在这千万年形成的漏斗地形中来回冲撞，我们身处绝壁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被这劲风一带，感觉身体象是纸扎的，随时可能被卷到空中，天变的太快，半分钟的时间都不到，风就大的让人无法张嘴，四周气流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冲锋而来，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来。

我把登山头盔的带子扎紧，背着不能行走的Shirley杨，对胖子指了指附近古壁中的一条缝隙，示意暂时先去那里躲上一躲。

胖子竖了竖大拇指，又拍了拍自己的头盔，背着沉重的背囊，跟在我后边，这“漏斗”的四壁上，到处都有一些被粗大藤萝撑裂，或是被改道前的瀑布，所冲来的细小岩缝，胖子侧着身子勉强能挤进去，里面也不深，三个人都进去就满了。

我让胖子钻到最里边，然后是Shirley杨，用登山绳互相镇定，我则留在最外边，这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漏斗下面的水潭，又涨高了一大截，气流中卷起来无数水珠，如同瓢泼的大雨一样，飘飘洒洒的灌进我们藏身的缝隙里，每一个被激起的水珠打到身上，都是一阵剧痛，但是又不敢撑开“金刚伞”去挡，否则连我都会被气流卷上天去。只好尽量把里面挤，把最深处的胖子挤的叫苦不迭。

我们处境越发艰难，外边气流激荡之声传导在岩壁上，发出的回声震的人耳膜都要破了，“虫谷”深处的地气，被压制了两千年，一旦爆发出来，绝不亚于火山喷发的能量，加上“漏斗”特殊的地形，对喷射的地气产生巨大反作用力。使最深处的水潭，被连底端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卷”，水中的一切事物都被卷上了半空。就连绝壁上的千年老藤，都给连根拨起。

山壁上这条小小的缝隙算是救了我们的命，外界的气流一旦形成了“水龙卷”，其能量便向中间集中，而不是向外扩散，我刚想把“金刚伞”横在岩缝的入口，以防再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就见洞口的水雾突然消失了，外边的光亮也随即被遮挡。

我刚才脑中已是一片空白，这才猛然间定下神来。赶紧拍亮了头上的战术射灯，只见岩壁的缝隙外，是被一大团粘稠的物体遮挡，其中似

乎裹着许多漆黑的手臂，这东西似有质，似无质，漆黑黏滑，正想从岩缝中挤将进来。

“尸洞”附着那万年老肉芝的尸壳，象是个腐烂发臭的大肉箱子，竟然没有被水龙卷卷走，而是攀在绝壁上爬了上来，我见“尸洞”已到面前，吃了一惊。急忙向回缩手，那柄Shirley杨家祖传下来，被她十分珍惜的“金刚伞”，就立刻被扯进了“尸洞”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金刚伞”水火不侵，被这“尸洞”瞬间就吞个精光，连点渣都不吐，我们这血肉之躯，又怎能与“金刚伞”相提并论。

身陷绝境，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将那献王的人头抛出去将他引走，但是人头被我装进了胖子的背囊中，想拿出来也得有十几秒的空挡才可以，但恐怕不出三秒，我就先被逐渐挤进来的“尸洞”给活活吞了。

我把心一横，端起“芝加哥打字机”，将弹夹里剩余的子弹，劈头盖脸的倾泻到了尸洞中，射击声响彻四周，但那黑色的烂肉，只是微微向后退了两退，子弹就如同打进了烂泥之中，丝毫伤他不得，蠕动着继续缓缓挤进我们藏身的岩缝。

正当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那块巨大的腐肉，忽然被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岩缝中扯了出去，原来这老肉芝的体积毕竟太大，虽然吸住山岩，仍有一大部分被“水龙卷”裹住，最后终于被卷上了半空。

我的心蹦蹦地跳成一团，似乎边身后Shirley杨和胖子的剧烈心跳声也一并纳入耳中，我回头望了望Shirley杨，只见她被尸毒所侵，嘴唇都变青了，脸上更是白得毫无血色，只是勉强维持着意识，随时都可能昏倒，便是立刻用糯米拔去尸毒，她的腿能否保住还难断言，念及此处，心酸难忍，但为了安慰于她，只好硬挤出一些笑容，伸手指了指上边，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献王他老人家终于登天了，咱们也算是没白白送他一程，好歹收了她的脑袋和几件明器……王司令快把糯米都拿出来。”

胖子被卡在深处，只能吸着气收着肚子，别说找糯米了，说话都费劲，我正要退后一些，给他腾点空间出来，却见Shirley杨紧咬着嘴唇，吃力地抬手指了指我后边。

这时岩缝中的光线又突然暗了下来，我急忙回头，但见外边水龙卷已经停了下来，想是地气已经在这片刻之中释放干净了，那团烂肉又从半空落了下来，不偏不斜，正落在原处，死死吸住绝壁上的缝隙，流着一缕缕脓汁挤将进来。

我连声咒骂，不知肉椽中的献王，是没了头上不了天，还是他妈的命中注定，只能上去一半就立刻掉下来，这时候猛听一声巨响，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顺着山壁传导过来，好象有一柄巨大的重剑，从高空坠落下来，洞口那一大团腐肉，被砸个正着，没有任何停留地被撞下了深潭底部。

巨大的撞击声都快把耳朵都震聋了，第二次死中得活，却是让我一头雾水，刚才掉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献王老贼多行不义，造天诛让雷劈了不成？

Shirley杨艰难地对我说：“是B24空中堡垒的机体残骸……”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坠毁在潭底的重型轰炸机，也被强大的“水龙卷”刮上了半空，时也？命也？这其中的玄机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献王自以为天乩在握，却不知冥冥之中万般皆有定数，登天长生之道，凡人又怎能奢求，可是生活在献王那个时代的人，大概还看不破这大自然的规律。

我对Shirley杨说：“这回差不多能将那肉椽彻底砸死了，我们先想办法把你腿上的尸毒去了，再往上爬。”

Shirley杨说：“不……还不算完，你不了解尸洞能量的可怕。就算是轰炸机的铝壳，也会被它吞噬，而且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大，而且这颗人头里一定有某种能量吸引着它，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个小时，它还会追上咱们。”

我闻听此言，心下也不免有些绝望，难道拿了这献王的脑袋，便当变了真离不开“虫谷”了吗？微一沉吟，心中便有了计较，要除去这成了精的老肉芝尸壳，只有在谷口那“青龙顿笔，凭风走马”的地方，不过距离此地尚远。必须先给Shirley杨把腿治好，否则我这么背着她，仓慌中也走不出多远。

现在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都是宝贵的，至少要在那肉椽再次卷土重来之前，离开这处被水龙卷刮变了形的大漏斗，我赶紧和胖子扶着Shirley杨来到外边的栈道上，此时空中乌云已散。四周的藤萝几乎都变了形，稍微细一些的都断了，到处都是翻着白肚子扑腾的鲤鱼，凌云天宫的顶子，以及一切金碧辉煌的装饰，也都被卷没了，饶是建得极为结实，也只光秃秃地嵌在原处，象是几间破烂的窑洞，谷底飞瀑白练，如同天河倒泄，奇幻壮丽的龙晕已经不复存在，只有潭底的水气，被日光一照，映出一抹虹光，虽然经过了天地间巨变的洗劫，却一扫先前那诡异的妖氛，显得十分幽静祥和。

我和胖子顾不得细看周围的变化，急忙对Shirley杨采取紧急救治，把剩余的糯米全部找出来，我将这些糯米分成了三份，先拿其中一分和以清水，敷在Shirley杨小腿上包扎起来，慢慢拔出尸毒，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秘方所载，凡被尸毒所侵危重者，需每隔一个半时辰就要换一次新糯米，连拔九次，方能活命。

但是眼下里外里，也就够应付九个小时，这九个小时绝对没有可能回到落脚的彩云客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胖子一筹莫展，我让胖子先去盯着潭底，然后找了几粒避尸气的红蚕妙心丸给Shirley杨服了下去，也不知道是否能起点作用，暂时阻滞住尸毒扩散。

我想了想，又把剩下的糯米分成四份，但是缺斤少两又担心效力不够，急得脑门子青筋都蹦了起来，但是急也没用，只好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了，和胖子把剩下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分了，一股脑地都塞进嘴里，但饿得狠了，这点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但更无别的办法，只好忍着肚中饥火，背起Shirley杨，招呼放哨的胖子撤退，顺便问他潭中那肉槌的动向。

胖子抓起背囊对我说：“太高了，看得直他妈眼晕，什么也没看清楚……”，他说着话突然楞了一楞，竟然对着我端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拉开了枪机，看那架式竟是要朝我开枪射击。

我急忙背着Shirley杨退了一步：“王命令，无产阶级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冲着自己的战友的。”但我话一出口，已经明白了胖子的意思，一定是我背后有什么具有威胁性的东西，难道那阴魂不散的尸洞，这么快就吞净了B24的残骸，又悄无声息地追上来了？我赶紧背负着Shirley杨，在狭窄的栈道上猛一转身，已经把工兵铲抄在手中，这一回头，眼中所见端的出人意料，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人是谁？她……

第六十七章 防不胜防

我不禁又向后退了两步，背着已经昏迷了的Shirley杨，和胖子站成犄角之势，仔细打量对面的人。身后栈道上有一大团被适才那阵水龙卷卷倒的粗大藤蔓，都纠结在一起从绝壁上掉落下来，刚好挂在了栈道的石板上。

由于栈道几乎是嵌进反斜面的石壁中，距离水龙卷中心的距离很远，所以损毁程度并不太大；不过被潭底和山上被刮乱了套的各种事物覆盖，显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水草断藤。

虫谷的大漏斗里有许多在绝壁极阴处滋生了千年万年的各种植物，这次也都大受波及遭了殃。落在距离我们藏身处极近的那团植物象是一截粗大的植物枝蔓，犹如水桶粗细，通体水绿，上面长了很多菱形的短粗刺；除了非常大之外，都与一般植物无异。

惟独这条粗蔓中间破了一大块，绽出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半截女人的赤裸身子，相貌倒也不错，只是低头闭目，一动不动。她肤如凝脂，却也是绿得渗人。

由于植物是绿的，藏在里面的女人也是绿的，所以始终没有留意，直到即将动身离开的时候，胖子才无意中发现我们背后不声不响的戳着一个女人。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本想抄家伙动手，但是现在看清楚了，谁都不知道那女人是什么来头，是人？是怪？看她一动不动，似乎只是具死尸，但什么人的尸体会藏在这么粗的植物藤蔓中？而且我们距离并不算远，那发绿的尸体却没有异味，反觉有股植物的芳香。

我背着伤员，行动不太方便，于是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让他过去瞧瞧。胖子端起冲锋枪走上前去，没头没脑的问道：“这位大姐，你是死的还是活的？”

从绿色粗蔓中露出的女人没有任何反应，胖子扭头对我说：“看来就是个粽子！不如不要管她，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我觉得不象，于是在后边对他说：“怎么会是粽子！你看那女人身体微微起伏，好似还有呼吸，象是睡着了？”

胖子伸出MIAI的枪口戳了戳那女子，立刻吓得向后跳开，险些将我撞下悬崖。我忙用手抓住身边的岩石，问他怎么回事。

胖子指着那绿油油的女子，战战兢兢的说：“老胡老胡，她……她妈的冲着我笑啊！”

我听他说用MIAI一戳那女子便会发笑，也觉得心惊肉跳。这深山老林里难道真有妖怪不成？但是心中一动，心想会不会是那个东西？要真是那样的话，那Shirley杨可就是命不该绝。

于是先把Shirley杨从背上放下来，让她平卧在石板上；我同胖子一起，再次走到那老蔓的近处。我仔细观察那个女子，她并没有头发眉毛，但是五官俱全，颌尖颈细，双乳高耸，怎么看都是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当然，除了皮肤的颜色绿得有些吓人。

再往下看，这女子并没有腿，或者可以这样说，她被包裹在这孢子一般的老蔓之中，双腿已与这植物化为了一体，难分彼此。用工兵铲在她身上一碰，那女子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嘴角上翘，竟然就是在发笑。

胖子刚才被这女人吓得不轻，这时候也回过神来，对我说：“这大概不是人，更不是粽子。老胡，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听的那件事吗？”

我点头道：“没错！”问之不应，抚之则笑，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东西。咱们军区里有一个老首长就亲眼见过当年红军长征，兵困大凉山的时候，刘伯承曾单枪匹马去和彝人首领小叶丹结盟；当时有一部分红军与大部队走散了，他们在彝山里就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绿汪汪的美貌女子是肉桂，一种罕见的珍稀植物，在古壁深崖的极阴之处才会存在。凡具地气精华的植物都会长得象人，但即使数千年的老山参也仅具五官，而这木桂竟生得如此惟妙惟肖，真是名不副实，快要成精了，已经难以估量这人形木精生长了多少年头了。

我对胖子道：“听说当年那些红军战士们以为这是山鬼，用大片刀就砍，结果从山鬼的伤口处流出很多汁水，异香扑鼻；结果他们就给它煮来吃了……他们管它叫做翠番薯，彝人告诉他们这是木桂。我估摸着，这也是木桂一类的东西。”

胖子说：“哎呦！这要真是木桂，那可比人参值钱了！咱们怎么着，是挖出来扛回去，还是就地解决了？”

我对他说：“现在你背着一大包明器，我背着Shirley杨，哪里还再拿得了多余的东西！据说这东西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只是不知能不能拔千年古尸的尸毒。而且你看这老蔓也断了，它失去了养分的来源，不到明天就会枯萎。我看咱们也别客气了，吃了它！”

胖子正饿得前心贴后背，巴不得我这么说。他抡起工兵铲，一铲子下去就先切掉了一条木桂的胳膊，一撇两半，递给我一半说：“献王那没脑袋的尸体裹在那块烂肉里随时都会追上来，没功夫象革命先烈们那样

煮熟了，咱就凑和着生吃吧！”

我接过那半条人臂形的木桂，只见断面处有清澈汁液流出，闻起来确实清香提神，用舌头舔了一点汁水，刚开始知觉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甜头，但稍后便觉得口中立刻充满了浓郁的香甜。味道非常特殊，我再张嘴咬了一大口，咔嚓咔嚓一嚼，甜脆清爽，不知是因为饿急了还是因为这木桂精本就味道绝佳，还真有点吃上瘾了。

一旁的胖子三口两口之间就早已把那半截木桂手臂啃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抡着工兵铲又去切其余的部分。木桂被砍了几铲，它的身体好象还微微颤动，似乎疼痛难忍，随后就不再动弹了。

我们从山神庙进入溶解岩岩洞之时，本带了约有三天的食品，但到进入古墓阴宫之时就被胖子吃得差不多了。一路亡命，体力消耗得很大，都饿得够戗，总算找到点能吃的东西，当下便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我胡乱啃了几口，就觉得遍体清凉，腹内饥火顿减，Shirley杨昏迷不醒，我拿了一大块木桂，用伞兵刀割了几个口子，捏住她的鼻子给她灌了下去，Shirley杨那雪白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尸气，此时喝了些木桂清凉的汁液，那层尸气竟有明显减退，我心中大喜，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又把些木桂切烂了，连同糯米给裹住伤口，招呼胖子，让他把包里那些没用的东西扔下几样，将那些剩余的木桂都装进密封袋里，一并带上，此地不宜久留，必须立刻动身离开。

胖子挑了些占地方的金玉之器扔在地上，把剩下的半只木桂都填进密闭袋里，我顺手把那颗献王的人头拿了过来，塞进自己的携行袋里，若是再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先拿它来脱身，总不能为了这肥身保后的毫尘珠，先在此断送了性命。

这样一来，我们又多耽搁了七八分钟，但总算是吃了些东西，恢复了一部分精力，我向谷底的深潭望了一望，墨绿一团，似乎没什么异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不把那尸洞彻底解决掉，就绝没个完，于是背上Shirley杨，同胖子沿着栈道向上攀爬，继续我们的逃亡之旅。

胖子边走边对我说：“这趟来云南，可真是玩命的差事，不过倒也得了几样值钱的东西，回去之后也够他们眼馋几年的。”

我对胖子说：“你那包里装着咱们在天宫后殿中找来的玉函，里面虽然不知装着什么秘密，但一定是件紧要的事件，还有那面镇压青铜樟的

铜镜，也是大有来历，说不定是商周时期的古物，这些东西都非比寻常，你还是把嘴给我闭严实点吧，千万别泄露出去，在我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之前，包括大金牙都不能让他知道。”

说起从“献王墓”里摸得的明器，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携行袋，想起里面除了献王的人头，还有从他手里抠出来的很多黑色指环，那应该也是些最被献王重视的器物，甚至仅次于毫尘珠，不过那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迷茫的思绪，被谷底的巨大响动打断，一阵阵指甲抓挠墙壁的刺耳噪音，断断续续地沿着石壁传将上来，那声音越来越大，上升的速度极快，我心知不好，现在距离栈道的终点，还差很大一段距离，跑上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连忙四处一看，想找个能有依托掩护的地形，却发现我们所外的位置，竟离绝壁上的葫芦洞口不远，从洞口下来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用飞虎爪上去，却也不难。

潭底的尸洞已经近了，我见时间紧迫，除了先进葫芦洞，更没有别的地方可供退去，便取出Shirley杨的飞虎爪，勾定了岩壁，我又用登山绳和俗称“快挂”的安全栓，将背上的Shirley杨同自己捆个结实，扯着飞虎爪的精钢锁链，踩着反斜面绝壁上能立足的凸点，一步一步爬上了葫芦嘴。

一进葫芦洞，发现这里的水面降低了很大一块，四处散落着一些白花花的尸体，都是那些面目狰狞的死瘟人，想必它们受不了洞口稀薄的氧气，都退进深处了，洞口还算是暂时安全。

我立刻放下Shirley杨，用快挂固定住登山索，垂下去接应胖子，他有恐高症，如没有接应，就爬不下来。

但是望下一看，顿时全身凛然，这是头一次比较清楚地看见那个尸洞，乌朦朦的一大团腐肉，几乎可以覆盖半边潭口，大概由于只是个乌头的死体，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五官具备如同人头，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就是以前的鼻子、口、眼之类，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的黑洞，应该就是肉芝的两个眼穴，此时它正附在绝壁上，不断地向上蠕动，腐臭的气息在远处都可以闻到，从中散播开来的黑气，似乎把晴朗的天空都蔽住了。

那不断扩大的“尸洞效应”，绝非一般可比，它几乎没有弱点，根本不可能抵挡，一旦被碰上，就会被吸进那个生不生死不死的“缝隙”之中，我急忙招呼胖子快上，胖子也知其中厉害，手忙脚乱地往上攀登。

就在胖子离洞还差两米的时候，忽听一声凄厉的哀鸣从空中传来，

我觉得眼前一暗，一只大大的雕鹗从半空向胖子扑去。我大叫不好，雕鹗这扁毛畜牲，是野生动物里最记仇的，我们那夜在密林中用冲锋枪干掉一只，想不到这只竟然不顾白昼，躲在谷中阴暗处，伺机来偷袭我们。

我手里拖着绳索，想回身拿枪已然来不及了，而胖子身悬高空，还能抓住绳子往上爬就是奇迹了，更不可能有还击的余地。

说时迟，那时快，雕鹗已经携着一阵疾风，从空中向胖子的眼睛扑落，好在王凯旋同志也是经历过严酷斗争考验的，生死关头，还能记得一缩肚子，低头避过雕鹗那犹如钢钩的利爪，但胖子脑袋是避过去了，可背上的背囊却被抓个正着。

雕鹗是丛林里的空中杀手，它的爪子锋利绝伦，犹胜钢刀，帆布的防水背囊，立时被由上至下，撕开一条巨大的口子，里面的一部分物品，包括玉函、古镜等物，都翻着跟头从空中掉了下去。

第六十八章 狭路相逢

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在空中划出一道血色的光芒，还没等我看得清楚，便迅速的与其他物品一起，掉入了下面不断上升的尸洞之中，瞬间失去了踪影。

我愣在当场，不是因为失了这件重要的玉函而在懊悔抱怨，而是这一刻脑中灵光闪现，隐约之中，竟已猜出了那玉函中装的是什么秘密。

忽听葫芦洞口下传来“砰”的一声撞击，这才猛然回过神来，想起胖子还没爬上来，急忙俯身去接应于他，发现刚才那声撞击，原来是那只“雕鸮”一击落空，便在半空中兜转半个圈子，从山阴处，复又扑至，胖子身悬绝壁，惟一一支还有子弹的“芝加哥打字机”，用登山绳坠在手下，急切间难以使用，只好一只手抄起工兵铲，狠狠砸向疾扑而来的“雕鸮”。

“雕鸮”的头颈被精钢的铲子拍个正着，骨断筋折，像只断了线的大风筝，也坠进了“尸洞”里面，胖子用力过猛，身体也跟着悠了出去，险些将三股登山绳拖断，赶紧撒手把工兵铲扔掉，保住绳索，拼命仰着脸，闭着眼不敢去看下边的情况。

我在洞口大喊他的名字，让他清醒过来，拖拽绳索，用尽吃奶的力气，加上胖子自己也豁了出去，玩命向上攀爬，总算是把他扯了上来。

胖子一爬进洞，便立刻坐倒在地，不停的抹汗，显然是还未从刚才的高空惊魂中缓过神来，我过去检查他的背囊，里面还剩下小半袋子东西，主要是一些装在密封袋里的木鞋，另有爆破“天门”后剩下的两块炸药，其余装的比较靠上边的东西全都没了，包括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的“旋风铲”等特殊武器。

我把炸药拿出来以便随时使用，然后用胶带贴上背囊的破口，又用夹子暂时固定上，这时又哪里有心思去计较得失，打亮了战术射灯，背起Shirley杨，拍了拍胖子的肩膀，稍做安抚，让他赶快跟着我往漆黑的“葫芦洞”深处撤退，那尸洞吞噬到巨大的物体时，速度会明显减慢，也许洞中那条半死不活的大虫子，可以拖延它一阵子，为我们争取到一些逃生的宝贵时间。

胖子咬牙站起身来，抄起冲锋枪和背囊，边跑边问我道：“我说胡司令，今天你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背上的Shirley杨这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不知是那木鞋起了作用，还是越往深处走氧气越浓有关，她仍然是极其虚弱，说不出话，我

最担心她就这么一直出于昏迷状态，那是最危险的，却又担心她忽然醒是回光返照，但又没时间停下来看她的伤势，心乱如麻，没听清楚胖子的话，随口反问道：“什么他妈的叫变了个人？”

胖子说道：“要按你平时的脾气，损失了这么多重要东西，你肯定得用比冬天还要严酷的姿态还骂娘了，怎么这回却什么都没说，反倒像祖国母亲般和蔼可亲，这真让我有些不习惯了。”

我说你这都哪跟哪啊，你以前是没少跟我惹祸，可我几时批判过你了？还不都是整天苦口婆心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吗？而且我觉得你话说反了，你不是自称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吗？刚才事出突然，咱们任何人都没有责任，没折胳膊断腿，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

另外其余的明器虽然贵重，却也无所谓，只要性命还在，咱们就有的是机会赚钱，当然那两件最重要的东西，其中的古镜绝对是个好东西，但得之失之也无关大局，记住了样子，回北京打听打听，以后再找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

还有那只殷红的玉石古函，我突然想到，里面装的一定是那所谓的龙骨天书，也就是与Shirley杨家里传下来的那块相同，都是用天书记载的“凤鸣岐山”，在西夏黑水城找到的那块，还有在古田县出土后，因运输机坠毁而消失的龙骨，应该都是一样的内容。

而且联想到Shirley杨家传的龙骨天书，是在黑水城空墓藏宝洞深处的暗室里，古田县出土的，也不是什么墓穴里找到的，看来这种龙骨天书，不能够用来做墓主的陪葬品，这可能是受古代人价值观、宇宙观的影响。

龙骨天书历来是大内珍异秘藏，里面的内容如果只是“凤鸣岐山”地传说，那绝不应该藏得如此隐秘，这天书的秘文中，一定另有机密之处，极有可能是记载着毫尘珠的出处来历，亦或是长生化仙之道，但解读的方式一定另有他法，不是孙教授那老不死地没告诉我们，就是连他自己也没摸着门，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关联。

这些念头在我心中涌现，但是这时自是没空对胖子言明，只是让他不用多想，目前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了。

“葫芦洞”里的水位降低了很多很多，似乎是与地脉的变化，使洞底的水系改道了，没有了水的地方，露出很多湿滑的岩层，我们就捡能落脚的地方往深处跑，地面上的痲人和做为痲蛹的女尸逐渐增多，有些地方简直堆积如山，穿梭其中，如同在尸海中跋涉，但自始至终没有见过活着的人。

我们渐行渐深，心中也不免栗六，莫非是地脉的剧烈变化，导致这洞内环境有所改变，所有的殍人都死绝了？不过这氧气浓度高应该是与那“蟾宫”有关，难道那些人都潜伏在深处等候着送上门的猎物？

身后阵阵刺耳的噪音，不急不徐地逼近，这时已经没有退路可言，就算明知毛茸茸敌人埋伏在前方，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往里走，我和胖子边走边准备武器，能用来攻击的器械，几乎就没剩下几样了，我对胖子说：“咱们这回可真是弹尽粮绝了，比当年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还要困难，真是他娘的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这仗快要没法打了。”

四周传出一阵悉悉唆唆的声音，十分密集，从上下左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无数花白的蠕动身躯，大批的殍人终于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了弧形包围圈，对此我们倒是有心理准备，被它们咬死，或是活活被尸洞吞了，都差不多，背着抱着一边沉，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

耳听尸洞的声音也近在数米开外了，我和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就冲，封住来路的那批人，正等冲将上来形成合围，突然后边一阵大乱，躲闪稍慢的，都被尸洞吞了下去。

这些殍人却不知那尸洞何等犀利，都被这一大团烂肉的腐臭吸引，咧开粉红色的巨大口器，纷纷扑了过去，我和胖子借机冲突而前，有几只零星接近的殍人，还未等扑到我们身边，就都被胖子用MIAI的弹雨批得脑浆横飞。

洞中乱成了一锅粥，我们趁乱跑出一段距离，耳中听得重甲铿锵，那条身披龙鳞妖甲的巨虫，正扭动挣扎着撞击墙壁，原来留在洞穴深处的殍人，都饿红了眼，刚好一条动弹不得的巨型“霍式不死虫”趴在附近，除了有甲叶遮挡的地方，遍体皆被殍口啃成了筛子，身体被压在山下那一部分，由于没有龙鳞青铜甲的遮护，竟然被生生啃成了两截，众山体中脱离了出来。

这“霍式不死虫”没有中枢神经，全身都是网络神经，即使被啃得面目全非，也照样还能活着，而且时间一长，恢复了力气，拼命翻滚，如同一条被大蚂蚁咬住的肉虫，想把这些咬住了就不撒口的殍人甩脱。

由于要避开缠斗在一起的巨虫和殍人，我们逃跑的速度被迫慢了下来，这时身后大肉箱子一般的尸洞，已经不分死活，吞噬了无数殍人，顶着脚后跟追了上来。

我们逃至“葫芦洞”纵向的左侧，右边是翻扑滚动的铜甲巨虫和一大群殍人，尸洞从左侧掩至，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地方可躲了，是时候该使

出最后的绝招了，于是伸手揪出献王的人头，向“霍式不死虫”的身后抛了出去。

那“尸洞”果然立刻掉转角度，向“葫芦洞”的右侧移动过去，刚好被那大团的虫体拦住，速度顿时慢了下来，我见机会来了，便瞅个空子冲了过去，捡起献王的人头，继续往洞穴的深处奔逃。

这次是借着葫芦洞里的大量生物，又一次暂时拖住了紧追不舍的乌头肉樟，下一次可就没什么可以阻止它了，就算是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放弃这颗可能藏有毫尘珠的人头了，先留下性命，再图他策。

向前行了没有数步，胖子没有看清脚下被绊倒在地，摔了个趴虎，从黑暗的地方突然冒出大批痴人，将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第六十九章 亡命特快

我内心深处拼命告诫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一定要把毫尘珠带出去。便和胖子轮番背着Shirley杨逃跑，胖子身体突然失去重心，扑倒在地，好像踩到什么东西被绊了一脚，仗着皮糙肉厚也无大碍，他骂骂咧咧地正要爬起来之时，我发现有数十只“痲人”从黑暗的岩顶上爬了下来，它们显然是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无心去和同类争着去咬那巨虫，而是悄悄朝我们围拢了过来。

子弹已经全部耗尽了，“芝加哥打字机”也都被我们顺手扔在路上了，只剩下Shirley杨的一套登山镐和工兵铲，我和胖子各执其一，另外还有支小口径的六 - 四式手枪握在我手中，凭这几样东西如何能抵挡这么多痲人，早听说人当水死，必不火亡，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被虫子咬死。

这时胖子发现刚才绊倒人的东西，正是那口被我们称为“潘朵拉魔盒”的青铜箱子，地上散落着一些事物，都是先前从里面翻出来那几件当地夷人的神器，山魈的骨骼，内藏玉胎的瓶子，还有那精美华丽的“蟾宫”。

我想起这鬼蟾是个祸根，先顺手除了它，再用炸药引开那些痲人，当下便抬脚踢开“蟾宫”的盖子，举起六 - 四式便打，连发五弹，将里面那只蓝幽幽的三足怪蟾打得粉碎。这块影响到空气浓度的上古陨石一碎，整个“葫芦洞”里的空气仿佛也跟着颤抖了一下。

痲人们莫名地惊慌起来，它们似乎也知道那“蟾宫”的重要性，感觉到了大难临头，它们对空气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死在当场，却都变得不安起来，顿时乱了套，顾不上我们三人，各自四处乱蹿，有的就糊里糊涂地跳进了“尸洞”里。

胖子对我说：“这可真是歪打正着，咱们趁早开溜。”说着话顺手拾起地上的玉瓶扔进破背囊里。我见有了空隙，便同胖子背了Shirley杨，抄起背囊，夺路而逃。

地上到处都是作为痲卵母体的夷女尸体，层层叠叠，难计其数，一具具面目扭曲，又兼数量奇多，使人观之欲呕，我们踩着一层层的女尸，爬到了“葫芦洞”中间的缺口处，鱼贯而入。

“葫芦洞”的另一边，是被地下水吞没的化石森林，这里的水位依然如故，并未有什么变化。我们跑到此处，一路上马不停蹄，而且还背着个大活人，这也就多亏在谷中吃了多半支木精，那成形的万年木桂，毕竟不是俗物，吃后感觉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和精力，但到了现在也开始

顶不住了。

我和胖子都是上气不接下气，Shirley杨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力气也恢复了一些，我抓紧时间给Shirley杨腿上中了尸毒的地方换了些新糯米和木桂敷上，替换下来的糯米都已变得如黑碳一样干枯漆黑，看来果然能拔出尸毒，混以木桂竟似有奇效。

借这换药的机会，喘息了片刻，正要动身下水，身后洞口中，突然蹿出一条火龙般的多足肉虫，这条虫比大水缸还要粗上几圈，长近十米，我和胖子立时醒悟，这就是那只披着龙鳞铜甲的老虫子，它被蛮人啃成两半，又被那乌头肉槌吸住，把全身的铜甲都吞噬掉了，露出里面裸露的虫体，它蹿到这里，似乎也在赶着逃命。

我见它身体上有几只白花花的蛮人咬噬着，便忙对胖子说：“王司令，干脆咱也搭个顺风车吧，再他妈跑下去，非累吐血不可！”

胖子口中答应一声，已经抡出登山镐，一镐凿进了虫身，我让Shirley杨紧紧搂住我，把我们承重带上所有的快挂都互相锁住，紧跟在胖子之后，在巨虫从我面前穿过的一瞬间，用工兵铲和伞兵刀狠狠扎了下去，一股巨大的前冲力，将我们扯了起来。

“霍氏不死虫”呼啸着蹿入水中，溅起无数水花，惊得化石森林中的各种巨型昆虫纷纷逃窜，我只听见耳中风声呼呼作响，完全看不清究竟身在何方，Shirley杨在背后紧紧搂着我，丝毫不敢放松。我在心里暗暗祈祷，摸金祖师爷们保佑，千万别让我们撞到化石树。刚念及此，便觉得全身一凉，身体跟着巨虫沉入了水中。

我心中一惊，便携式氧气瓶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撒手游上水面，我感觉到Shirley杨用手掐我肩膀，知道她身体中毒后身体虚弱，不便在水底多待，当下便准备放手，谁知那巨虫躬起躯体猛向水面上游去，我随即醒悟，它比我们更需要氧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这趟惊心动魄的特快亡命列车终于开始逐渐减速，最后停了下来。由于蟾宫被我毁了，这半条老虫子失去了它赖以维生的根本，到了两侧布满全象骨的殉葬坑道中就再也无法行动了。我们进谷之时的一顿狂打使它吐尽了体内的红雾，直到我们撤出来的时候它才恢复过来。此时它筋疲力竭，网状神经在逐渐僵硬坏死，虽然还没死透，却也撑不了几时了。等后面的尸洞跟上来，就会把它彻底吞噬。

我把Shirley杨从霍氏不死虫的背上抱了下来，见她脸上的尸气又退了几分，心中倍感宽慰。这时我们早已经疲惫不堪，自入遮龙山到现在为止尚且不满三天，却感觉比过了三年还要漫长。

我估计后面那乌头肉樟虽然仍是紧追不舍，但应该被我们甩下了一段距离，而且附在其上的尸洞逐渐扩大，它的速度也会减下来；殉葬沟里的这条巨虫也可以再拖慢它的速度。于是和胖子一起架着Shirley杨爬回了山神庙前的暗道入口，先休息五分钟，把这口气喘匀了，然后还得接着跑。

胖子一边揉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一边问我道：“老胡，咱得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我现在俩腿都跟灌了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地方不疼。再跑下去，怕是要把小命交到这儿了。”

我喘着粗气对他说：“那个他妈的尸洞大概是一种附在肉樟上的腐气，形成清浊不分的恶壘，碰到什么就把什么一起腐烂掉。我觉得只有把它引到谷口，才有一线机会解决掉它。”

这虫谷的入口就是地势行止起伏对称的所在，在风水中叫作“青龙顿笔”之处，左为牛奔，右有象舞，中间形势如悬钟星门，是一处分清浊、辨阴阳、抹凶砂的“扦城位”。尸洞一旦移动到那里，其中的混沌之气就会被瓦解但这个理论能不能管用完全没有把握，只好冒险一试；反正除此之外，再无良策了。

我简短扼要的对胖子说了我的计划，拿起水壶把剩下的水喝个涸滴无存，然后把水壶扔在一旁，这时候得尽量轻装了。还剩下一点炸药，让胖子去把山神庙前的入口炸掉，尽一切可能多争取一点时间。我则去山神庙里取了一些我们事先留在那的食品、电池、手电筒等应急之物。

稍微休整了几分钟，就匆匆忙忙的出发了。山神庙已经离谷口不远，但林密难行，两侧山坡陡峭，地势艰难，可谓“一线中分天做堑，两山峡斗石为门”。谷中的大量密集植物，加上谷底水路错综复杂，溪石嶙峋；一进山谷，我们行进的速度就立刻慢了下来。

现在唯一的优势是对于地形的掌握，我们从外向里进入献王墓的时候，里面的一切皆是未知，所以必须步步为营；此时原路返回，摸清了底细，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虫谷中的这片植物层足可以用“绿色地狱”来形容，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滋生其中的无数毒虫。胖子在前头开路，我搀着一瘸一拐的Shirley杨走在后边。拨藤寻道，正在向前走着，胖子突然停住，抡起工兵铲将一条盘在树上的花蛇蛇头斩了下来，蛇身晃了两晃，从树枝上松脱掉落下来。胖子伸手接住，回头对我说：“一会儿出去，看本司令给你们露一手！做个铁铲翻烤蛇肉段，这还是当年在内蒙古插队时学的手艺。”

我催促胖子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吃蛇肉！你快往前

走，等出了谷，你想吃什么都管你够！”

我们正要前行，便见头顶有大群受惊的鸟雀掠过，后边远远的传来大片树木倒塌的声音。我赶紧让胖子先扶住Shirley杨，自己爬上近处的一棵老树向前张望，离谷口已经不远了，但后面的乌头肉棒也已经追了上来。

我对胖子叫道：“快走！几分钟之内就会被追上！”随即跳下树，和胖子把Shirley杨横抬了起来，发足便奔。转过两株茂密的红橡，谷口那两块画有眼睛的巨石便在眼前。身后树丛哗啦哗啦的猛响，听声音，尸洞与我们的距离也不超过二十米了。

我突然想到，如果直接从谷口出去，万一有个闪失就没办法抵挡了。于是停下脚步，让胖子背起Shirley杨折向谷侧的山坡。这谷口处的山坡已不似深处那般陡峭，但我们已筋疲力竭，脑袋里疼得好象有无数小虫在噬咬，耳鸣嗡嗡不止。勉强支撑着爬上一半，我就从携行袋中掏出了献王的人头。人头那模糊扭曲的五官，在白天看来也让人感觉那么的不舒服，而且这人头似乎又发生了某些变化。我没有时间再去端详，用飞虎爪揪住献王的头，准备利用离心力将它从谷口抛出去能否摆脱尸洞无休无止的追击，能否将这颗重要的首级带回去，皆在此一举。

第七十章 数字

以我所在地山坡向下看，古中违也数里，皆是一片乌蒙蒙的景色，这尸洞一路不断扩大，几乎要把后面的山谷都填满了，也不知道这狭窄的谷口能否瓦解如此多的混沌恶气，但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按预先的计划行事，成功与否，就看老天爷是否开眼了。

把飞虎抓当作流星锤一般，一圈圈地轮将起来，估摸着力量达到了极限，立即一松手，献王的人头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向了谷口外边。

我本打算死死盯住那人头落霞的方位，但是刚才用力过猛，脚下没踩结实，竟从山坡上滚了下去，下边不远，生长着一丛雨蕉，刚好挂在其中，耳中只听闷雷般的声音响彻山谷，眼前一黑，就此什么都不知道了。

昏迷中也不知道时间短长，只是不想睁开眼睛，盼望着就此长睡不醒，但是肚中越来越饿，还是醒了过来。刚一睁眼就觉得阳光夺目，竟然还是白天，再往四周一看，自己是躺在山坡上，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头下枕着一个背包，Shirley杨正在旁边读着她的圣经，腿上仍然裹着绷带，先前笼罩在脸上那层阴郁的尸气却不见了。

我头脑还不是太清醒，迷迷糊糊地问Shirley杨我昏迷了多久了？是不是受了什么重伤？

Shirley杨笑道：“昏迷了还一直打鼾？你只不过是劳累过度，在树上撞了一下，就借机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听Shirley杨讲，原来我倒撞入雨蕉丛中之后就睡着了，山谷下边的“乌头肉棺槔”也冲到谷口，被“青龙顿笔，屏风走马”的形式挡住，附在其上的混沌凶砂顿时烟消云散，留出无数污水，最后谷口只剩下一个有一间房屋大小的肉芝尸壳，从上望去，其形状如同一个花白地大海螺。

被尸洞腐蚀掉的全部事务，则都成了烂泥，那腐臭的气息被山风一吹，也自散了，胖子把我和Shirley杨分别拖上了坡顶。跟着倒地就睡，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懈下来，就再也难以支持，好在那时候Shirley杨身上的尸毒退了大半，动手给自己换了最后一次糯米和木桂，现在看来这长成了形的木桂精确实有奇效，最多再有一天，Shirley杨就能恢复如常。

胖子早上提前给饿醒了，便去谷前找到了人头，然后去山神庙拿来了我们的东西，估计再过一会也该回来了。

我见大事已定，就等胖子回来做饭了，然后扎个木排顺水路回去，这次行动就算成功了，但只是不知道这人头里是否就藏着我们苦苦搜寻的“凤凰胆”，评估这次来云南倒斗摸金的成果，主要就取决于此。

Shirley杨说：“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这玉化了的人头口中，就含有凤凰胆。不过咱们在云南没办法取出鉴定，这些事都要回去之后才能做。”

这时，胖子从背着我们的行李，从谷中返回，路上又抓了几条花蛇，见我醒了过来，便生火烤蛇，三人都饿得不轻，狼吞虎咽地吃喝完毕，便下到谷底，觅路返回“遮龙山”。

Shirley杨问我要不要把那万年肉芝的干壳烧毁了，我说没那个必要，除非再有大量的尸体堆积到它体内，否则用不了多久，就被这里的植物和泥土埋住了，这里也并非什么风水大冲的穴眼，不会再产生什么变化了，如果一用火烧，咱们免不了要拉上十天肚子。

沿着“蛇爬子河”，很容易就摸到了“遮龙山”山洞的入口，我让Shirley杨留在洞前看着东西，我和胖子去附近找了几株红橡，用剩余的绳索加以老藤，扎了个很小的简易木筏，拖到洞口。

从“遮龙山”内的水路回去，虽然有可能会碰到那些牙胜刀锋的“刀齿鲑鱼”，但只要木筏上没有沾染鲜血，就不成问题，唯一的麻烦是回去是逆水行舟，最近水势又大，着实需要出些力气。

待到我们乘着木筏驶出“遮龙山”，我已是两膀酸麻，在古墓中跌跌撞撞，身上的淤痕少说也有十几处，由于环境潮湿，都隐隐作痛，把登山头盔摘下，只见头盔上全是刮痕和凹陷，回想之几天的经历，真是险——险它乡做鬼，几乎间两世为人，不过总算带着东西从虫谷里出来了，而且同去同归，这是最令人值得欣慰的。

回到彩云客栈，我真觉得对不起老板娘，把人家免费借给咱们的“剑威”气步枪给弄丢了，出来的时候光顾着走，甚至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丢的，只好跟人家说，我们在山后捉蝴蝶的时候，遇到了蟒蛇，一番搏斗，东西全丢了，蝴蝶也没捉到。

老板娘却说东西只是死的，只要人平安就好，遮龙山原本就多出大蟒，即便是本地的猎手碰上，也难保周全，只是这些年，巨蟒已经不多见了，你们遇上了没出意外，这就比什么都好。

我们在彩云客栈里休息了几天，直等到Shirley杨身体痊愈，加倍给了店钱，又对老板娘千恩万谢，这才动身离开，到昆明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里，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便跟Shirley杨建议，研究研究从献

王墓里倒出的几样东西，究竟都是做什么用的，这里面似乎还有很多玄机未解。

我看了看外边没人偷看，便关起了门，让胖子把那东西一件一件的拿出来，当时时间紧迫，都没来得及仔细查看，在列车上的漫长旅途中，刚好可以鉴定鉴定。

胖子首先取出来的是玉瓶，这是从葫芦洞里得来的，瓶中本有一弘清水，浸泡了一个小小的白玉胎儿，但这瓶里的清水，在混乱中不知道怎么都淌净了，其中的玉胎失去了这清水的浸润，竟也显得枯萎了，再用平常的水灌进去，却怎么看都没有以前那水清澈剔透了，也许那玉胎就是一种类似标本的东西，用真正的胎儿泡在里面，就逐渐变成了这样，但不知道里面的液体有些什么名堂，何以能起到这种作用。

这件遮龙山的生殖崇拜祭器，与凤凰胆毫无关联，所以我们没多想，让胖子收了，继续查看下一件，胖子取出几十枚黑色的玉环，这便是我从献王手里抠出来的，绝对是凌驾于所有陪葬品之上的重要明器。指环一取出来，我们三个人立刻堵住了鼻子，“臭”，这些玉环，被尸臭所侵，臭不可近，在客栈里已经借了些沉脑，熏培了好几天，仍然没有去尽，只好扔进透明的密封袋里，隔着塑料袋看。

三个人看了许久，都瞧不出什么倪端，这些玉环既非精雕细刻，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重要材料，只是年代一定久远，而且经常使用，被磨娒得十分光洁。

我突发奇想，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献王的追求很单纯，成仙求长生，咱们在肉樽里见到有只丹炉，炉中有五色药石的残留物，看样子有辰砂、铅粒、硫磺一类，这些在古代合成五石散，修仙的人除了炼丹之外，还有一项活动也很重要，那就是和神仙交流。”

胖子自作聪明的说：“噢，这些玉环原来是往天上扔的，看这意思跟求签的差不多。”

我说：“不对，我估计除了观湖景的大型仪式之外，一定还有一种日常的活动，古人最喜欢扶乩，虽然真仙未必应念而来，但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寄托，我想这些玉环应该是配合一个乩盘，乩盘上有很多杂乱的文字，这玉环是用来扶乩套字的，是一种占卜用的器物。”

胖子问道：“一个人有多少只手，用得到这许多枚玉环？”

我无言以对，只好分辨道：“也许是看天上星月变化，再选择究竟用哪一枚与神仙交流。”

Shirley杨忽然开言道：“确是用来套字的，不过这是一套类似于加密码解码器的东西，龙骨天书上字体的大小，刚好可以跟这玉环相近，只有用这十几枚玉环，按某种顺序排列，才能解读出龙骨上的真实信息。”

我对Shirley杨说：“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回去之后只要拿孙教授给咱们译出来的凤鸣岐山记，就能知道天书上所记载的秘密了，我就说嘛，那凤鸣岐山的事谁都不知道，犯得上这么藏着掖着，原来这密文中，另有一层密文，这保密工作算是做到家了。”

不过这玉环又是如何排列的呢？想到这里，三人都不觉一怔，面面相觑，这些黑色的玉环各自独立，互不相联，我忽然想起来献王握着指环的手中，似乎还有一些黑色的残渣，也许连接着玉环的部分，已经朽烂了，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如何使用了。

Shirley杨拿起密封袋，仔细的数了一遍：“玉环的数目总有……十六枚。”

第七十一章 紧急增援

Shirley杨轻叹一声说道：“若言琴上有琴声，琴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不知手法，即便有琴有指，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

胖子也感慨道：“看来那苏东坡也是个解码专家，不过咱们现在琴和手指都有了，只是这手指不分溜儿，仍然弹不成曲子，这些玉环终究是没有用了，价值上也难免要大打折扣。”

如此看来，极有可能暗合上古失传的“十六字天卦”，如果我家传的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全本，那我应该可以知道这十六枚玉环的排列方式，但现在我只知十六字之名，除非是我祖父的师傅，阴阳眼孙先生复活，可以问问他那十六卦如何摆演，否则又上哪里去学？

怕就怕毫尘珠与天书中的信息有重大关联，若不解开，就不能消除无底鬼洞的诅咒，不过究竟怎样，还要等回北京从人头中取出毫尘珠方能知晓，我们无可奈何之余，也无心再去摆弄那些“明器”。

胖子去餐车买回些饭菜啤酒，Shirley杨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老胡，我一直在想献王的毫尘珠是从哪里得来的，有两种可能，一是秦末动荡之际，从中原得到的，其二可能得自藏地，据外史中所载，那套巫术，最早也是源自藏地。”

我喝了些啤酒，脑子变得比平时要清醒，听Shirley杨说到这件事，便觉得毫尘珠多半最早是藏边的某件神物。献王希望成仙后能到他在湖景中看到的地方去，还把那里奇装异服的人形造成铜像，摆放在天宫的前殿，目的是先过过干瘾，肉惘最隐秘处的壁画，详细的描绘了观湖景时所见的地点，那座城中就供奉着一个巨大的眼球，但这与新疆沙漠中的鬼洞，相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想最后的关键也许要着落到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方，那个地方具体在哪，我们毫无头绪，甚至不知世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地方，也许以前曾经存在过，现在还不能找到。

但我的的确确见过那些奇装异服的人形，于是我对Shirley杨讲了一些我在昆仑山当兵的往事，这些事我始终不愿意去回忆，太悲壮惨烈，一想起来就像被剪刀剜心一样的痛苦，但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般历历在目，清晰而又遥远。

一九七零年冬天，我和我的战友“大个子”，以及女地质勘探员洛

宁，从死亡的深渊中逃脱出来，多亏被兵站的巡逻队救下，地底和地面环境，一热一冷，导致我们都发烧昏迷不醒，被送到了军分区的医院里。

洛宁的病情恶化，第三天就不得不转院了，后来她的情况如何，我就不清楚了，始终没再得到过她的音讯，我和大个子只是发了两天高烧，输了几天液，吃了几顿病号饭，就恢复了过来。

住院的第六天，有一个我们师宣传队的徐干事来找我们，徐干事说我和大个子，是我们师进昆仑山后，最先立下三等功的人，要给我们拍几张照片，在全师范围的宣传宣传，激发战士们的革命斗志。

我当时的情绪不太好，想尽快出院，一个班，就剩下我们两个幸存者了，最好能够早点回到连队里，免得躺在病床上，整天一闭眼就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在眼前晃悠。听徐干事说，我们师的主力很快就要开进昆仑山了，他给我拍完照片，就要先去“不冻泉”的兵站找先遣队。

我一听是去“不冻泉”兵站，立刻来了精神，因为我们连就是全师的先遣队，便和徐干事商量，让他去和医生商量商量，把我和大个子，也一并捎回去，让我们早些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人便搭乘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半路上下起雪来，四下里彤云密布，大雪纷飞，万里江山，犹如粉壁。

世界上没有比在青藏川藏两条公路上开车更冒险的职业了，防滑链的声音让人心惊，卡车上的帆布和车头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凛冽的寒风钻过车内，把我们冻得不得不挤在一起取暖，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牙关打着颤，好不容易挨到了“不冻泉”，立刻跑到围炉边取暖。

徐干事是个南方人，虽然也算身体素质不错，但比起我们基层连队士兵的体格来说，身体仍然略显单薄，不过这个人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动力，稍稍暖和过来一些，就立刻张罗着给我和大个子拍照。

我们承他的说情，只好听他摆布，我举起一本毛选，在火炉边摆了个认真阅读的造型，徐干事按动快门，闪光灯一亮，晃得我差点把书掉进炉子里。

徐干事对我说：“小胡同志，不用等底片冲印出来，凭我的经验来看，这张照片一定拍得很好，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神情很专注。”

我连忙谦虚道：“我一学习起来就很容易忘记我个人的存在，完全忘

了是在拍照，相片拍得好，那还是你的摄影技术好。”

大个子在旁边说道：“老胡这造型确实整得不错，我也整跟他一样的姿势得了，将来通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我个整孜孜不倦这个评语？”

徐干事笑道：“那不合适嘛，这四个字林总已经用过了，废寝忘食则被用来形容雷锋同志了，我看你们两人用聚精会神，怎么样？”

正说着话，我们连的连长回来了，连长是四川入伍的老兵，他听说我们那个班唯一活下来的两名战士归队了，顶风冒雪跑进了屋，我和大个子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

连长在我们每人胸口捣了两拳：“回来就好，可惜指导员和你们其余的同志。。，算了。。不提了，你们两个赶紧去吃饭，日他先人板板的，一会儿还有紧急任务。”说完就又急匆匆地转身出去了。

我和大个子加徐干事，听说有紧急任务，又见连长那匆忙的样子，知道可能出什么事了，现在也不便打听，只好赶紧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先遣队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原来继我们之后，先遣队又分头派出数支小分队进昆仑山，现在的不冻泉兵站是个空壳子，没剩下多少人手。

我察觉到了空气中紧张的气氛，便问通讯员陈星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三天前，这附近的山体又发生了一次余震，有两个牧民在山垭荒废的大凤凰寺中躲雪，地震使他们的牛受了惊，跑进了寺后，寺后有个臭水潭，那个水潭好象和不冻泉一样，即使冬天也不结冰，眼睁睁地看着寺后的水潭里伸出一只满是绿毛的大手，将那牦牛硬生生扯进了水里，他们两个忙赶过去，想把牦牛拉回来，但扯上来的时候，那牦牛已经成。。牛肉干了，这前后还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牛就只剩下皮和干肉了，牧民顿时害怕起来，认为是闹鬼了，就来报告大军。

牧民的事，解放军不能不管，当时就把可以机动的一些人员，混编成一个班，由那两个牧民带了，去大凤凰寺，看看那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当时打狼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一切危害牧民的动物，都在被打之列。

但是这些战士，去了已经两天两夜了，包括那两名牧民，全都下落不明，通讯也中断了，不冻泉兵站把这事汇报了上级，引起了调试重视，就是刚才，作出了如下指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也许那两个牧民报告的情况有诈，他们实际上是特务，特别是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又高度敏感，必须立刻派部队去接应。

但是兵站里没剩下几个人，还要留下些人手看护物资，别的兵站又距离太远，短时间内难以接应，但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连长没办法，只好让一个人站两个人的岗，包括连长自己在内，总共才凑了三个人，算上我和大个子，还有徐干事，和一名军医也自告奋勇地要去抓特务，还有一名因为高山反应比较强烈的地堪员，也加入进来，这就有八个人了，仍然感觉力量太单薄，但没别的办法，来不及等兄弟连队增援了，就这么出发。

外边的雪下得不紧不慢，刚一出兵站，碰上一位老喇嘛，这老中下游是山上庙里的，经常来兵站里，用酥油巴同炊事员换一些细盐，连长一想这喇嘛跟大军关系不错，又熟悉这一带，不如让他带路。

老喇嘛一听我们是要去大凤凰寺，顿时吃了一惊，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都忘了，老喇嘛却记得，大凤凰寺，乾隆年间修的，供着大威德金刚的宝相，但五十年后就荒废了，因为那个山垭，是几千年前“领国”的国君“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即格萨尔王)”，封印着魔国的一座神秘古坟地方，是禁地。

第七十二章 康巴阿公

连长不以为然，说道：“说啥子古坟嘛，藏区都是天葬，哪里有得啥子古坟，一定是那些特务龟儿们搞出来骇人的，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壳想一下，格老子的，我就不信。”

老喇嘛久跟汉人打交道，汉话说得通明，见大军的官长不信，便决定跟着我们一道去，免得我们惊动了凶山鬼湖，藏族是个崇拜高山大湖的民族，在他们眼中，山和湖都是神明的化身，除了神山与圣湖，一样有邪恶的山，与不吉的湖，但是这些地方，都被佛法镇住了，喇嘛担心我们这些汉人不明究竟，惹出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话不能明着从嘴里说出来，只好说是带路，协助大军。

连长见这老喇嘛自愿带路，当然同意，说了句：“要得。”便带着我们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增援分队，从“不冻泉”兵站出发了。

我在旁听了他们的话，心想我们这位连长打仗是把好手，来昆仑山之前，虽然也受过民族政策的培训，但对于西藏这古老而有神秘的地方，了解程度还是太低了。

当时我年岁也不大，对陵墓文化与风水秘术只窥皮毛，但我知道，在藏地，火、水、土、天、塔这五种葬俗并存已经有几千年了，土葬并不是没有，只不过非常特殊，在西藏是最不祥的一种墓葬，为正常人所忌讳，犯有大罪的人才会被在死后埋入土中，永远不得转世，说不定荒废的大凤凰寺中，当真会有这么一座古坟。

十年后我才完全了解，原来藏地的土葬，也并非是我当时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古时有很多贵族受汉化影响，也乐于接受土葬的形式，在琼结西南的穆日山上。有大量公元七八世纪前后，土蕃王朝历代宗普的墓葬群，大约有三十座。被世间统称为“藏王墓”，均为方形圆顶，高达数十米，以土石夯砌而成，里面埋的最有名的，就是松赞干布，有很多人说法这就是塔葬地形式，但其本质，与唐代的山内陵无异。

不过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话自然是不能在部队里讲的。身为革命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我们出发地地方，到山垭处的“大凤凰寺”，距离并不远，但没有路，山岭崎岖，极其难行，海拔落差度很大。千里不同天，山梁上还在下雪，山下却又是四季如春。荒凉的“大凤凰寺”一带，本是无入区，只因为这里的山门前，有一片一年到头长绿的荒草甸子，偶尔会有些藏族牧民到那里打些冬草应急，因为那里的山不好，湖也不好，以前经常有人和畜牲莫名其妙的失踪，所以牧民们能不去的话，还是尽量不去。

喇嘛牵着他那匹托东西的老马，在最前边带路，走了将近半天的时间，转过了几个山弯，雪下得突然大了起来，天空铅云低垂，鹅毛般地雪片，铺天盖地地撒将下来，四周绵延起伏的昆仑山脉，如同一层层凝固住了的白色波浪，放眼望去，到处披银带玉，凝霜挂雪，大雪纷飞的气象虽然壮观，却给在山脊上跋涉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困难。

徐干事、以及地堪员卢卫国这两个人，是我们这队人里，体力稍逊的两名成员，路越走越高，天色却渐渐暗了下来，他们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轻度高原反映，看样子要还翻过前边的山脊，才能到垭口的大凤凰寺，连长就传达命令，先找个避风地地方，让大伙稍微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然后一鼓作气进发到目的地。

于是我们这支小分队暂时停了下来，随队而来的女军医尕红，是德钦藏族，原名叫做格玛，在藏语里是星辰地意思，尕红给徐干事他们检查了一下，说不要紧，就是连续走的时间太长了，心肺功能有所下降，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这里是山凹，海拔还不算太高，喝上几碗可以减轻高原反应的酥油茶，再休息一会儿，就没任何问题，药都用不着吃。

老喇嘛找块大石头，在背风的一面，碎石搭灶，用干牛粪生起了一小堆火，把酥油茶煮热了分给我们，最后发到我和大个子这里，老喇嘛一手抽着转经筒，一手提着茶壶，将茶倒入碗里，然后说一句：“愿吉祥。”

我本就冻得够戗，谢过了喇嘛，一仰脖把整碗酥油茶喝了个底朝天，抹了抹嘴，以前从未觉得这用芝麻、盐巴、酥油、茶叶等乱七八糟东西，混合熬成的饮品有什么好喝，现在在这冰天雪地中，来上这么热乎乎的一碗，忽然觉得天底下没有比它更好喝的东西了。

女军医格玛见我喝得快，便找喇嘛要了茶壶，又给我重新倒了一碗：“慢点喝，别烫了嘴，藏区的习俗是喝茶的时候，不能喝得太干净，要留个碗底，这样才能显得主人大方嘛。”说完冲我笑了笑，就转身帮喇嘛煮茶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对身旁的大个子说：“我觉得格玛军医真好，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特别象我姐姐。”

大个子奇道：“你老家还有个姐姐啊？咋没听你说说过呢？长啥样啊？整张照片看看呗。”

我刚要对大个子说我就做梦时才有这么美丽可亲的姐姐，却听放哨的通讯员忽然叫道：“有情况！”

原本围在火堆旁取暖的人们，立刻象全身通了电一样，抬脚踢雪，将火堆压灭，迅速卧倒在地，同时发出来的，是一片短促而有力的拉动枪栓声，然而只见四周白雪飘飞，静夜沉沉，只有寂寞的冷风呜呜掠过。

连长趴在雪地上警惕的注视着四周，张口骂道：“哪里有啥子情况？陈星你个龟儿，敢谎报军情，老子先一枪嘣了你信不信得？”

通讯员陈星低声叫屈：“连长，我以人头担保，确实没看错，刚才就在那边山顶，突然亮起了几盏绿色的灯光。”

我对连长说：“会不会象羊城暗哨里演的一样，是敌特发出的联络信号，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暴露。干脆让我过去侦察侦察。”

连长点头道：“要得，你去的时候匍匐前进，要小心一点。最好抓个活的回来，哎……不太对头噢。”

只见在距离我们数十米远的地方，突然露出五盏碧绿的小灯，由于天色已黑，荒山地地表，又被白雪覆盖，已经难以分辨那边的地形，这五盏绿灯随着风雪慢慢的飘忽移动，象几盏鬼火一样，忽明忽暗，围着我们转起了圈。

这一来。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举了起来。对准目标瞄准，但连长表示没在搞清楚情况前，谁都不准开枪，喇嘛地那匹老马这时突然嘶鸣起来，不停得撂撅子，喇嘛急忙将马牵住，捋着它的鬃毛念经安抚，然后告诉我说：“司掌畜牧的护法神被惊动了，是狼群。”

我看了看那飘飘忽忽。时隐时现的五个绿色亮点，难道有一只独眼的？刚进昆仑山，就听兵站的老兵讲过。附近的莫旗草场，有只独眼的白毛狼王，但是最近军民配合，打狼打得极多，狼群几乎销声匿迹了，想不到竟然躲进了山里，它们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征兆，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灾难。

三条狼围着我们转了几圈，连长让大个子朝天放了一枪，把它们吓走，免得引来更多的饿狼，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当前地紧要任务不是打狼，而是火速搜救失踪地那些同志，于是大个子对空鸣枪，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那独一无二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周围的几只狼，似乎知道我们这些军人手中武器的厉害，不敢再继续逗留，不久便借着夜色，消失在了风雪之中，连长说也许前边的那个班，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狼群的袭击了，不过随即便想到，这种可能性不大，十几条半自动步枪，有多少狼也靠不到近前，现在天气恶劣，比起狼群来，更可怕的还是渗透进山区的敌特，潜在地威胁也很多，必须

立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支小分队。

我们即刻动身，翻过了一道大山脊，走下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荒草甸子，这里没有下雪，气温相对高了一点，仍是十分寒冷，到处荒烟衰草，残破荒凉地“大凤凰寺”就掩映在荒草丛中。

草甸子四周尽是古木狼林，面积也着实不小，我们人数不多，要搜索这么大的区域，并非易事，于是当下分做两组，连长带着通讯员、炊事员、地堪院的卢卫国、军医尔红这五人为一组，其余的剩下大个子、喇嘛、徐干事，再连同我在内这四个人，为第二组，连长安排第二组暂时由我负责。

两组分别从左右两翼进行搜索，我带着第二组，拨开将近一人高的乱草，端着枪向深处摸索着前进，拨开荒草，可以见到下掩盖着，一段段模糊的古代条石残道，这都是清代寺庙的遗迹，我心想这些遗迹正好可以确认方向，便要向前继续走，却被那老喇嘛一把扯住，他对我说：“哎，普色大军，这条道可不是用来给人走的。”（普色：年轻人）

我心想不是给人走的，那还是给鬼走的不成？便对那喇嘛说：“人民的江山人民座，人民的道路人民走，在中国不管大路小路，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不让走？”

徐干事觉得我说话太冲，便拦住我说：“地方上的同志是配合咱们执行任务，我想咱们应该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喇嘛从花花绿绿的挎囊中，取出一根古旧的铁棍说：“我为两代活佛做了四十年铁棒喇嘛，对这庙里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条路绝对不能走，你们就只管跟在我后边，这座弃庙的来历可不一般。”说罢从侧面绕了过去，边走边唱经文：“喏，金钢降伏邪魔者，神通妙善四十五，给我正修已成就，于诸怨敌发出相，一切魔难使皆熄……”

我们谁也没听明白他唱的咒什么意思，心想这要在内地，早让红卫兵揪去批斗了，也就是在藏区，我只好跟在后边，没话找话的问那喇嘛：“老同志……喇嘛阿克，你既然对这破庙如此熟悉，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初这庙为什么建成不久便荒废了？”

喇嘛闻言止步回身，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云：“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与大蟬灭法击妖钵埋在此地，连寺里供着的大威德金钢都镇它不住，事情闹得凶了，人和牲口死的太多，不得不荒了。”

第七十三章 鬼母击妖钵

我们向着前边的古庙搜索，荒草丛中，并没有任何人的足迹，除了杂草乱石，偶尔还会见到一些半没泥土中的动物白骨，看那骨骸的形状，甚至还有藏马熊和牦牛一类的大型动物，不知是老死于此，还是被什么其余的猛兽吃剩下的。

在到达古庙山门前的这一段路程中，喇嘛简单的说了一些关于这座弃庙的情况，藏地古老传说中，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受到加地公主的委托（加地：古时藏地称汉地为加地），在莲花大师的帮助下，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妃，在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长诗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诗篇中提到过妖妃本是魔国的鬼母转世。

自古以来这个离昆仑神泉不远的山凹，就是个被诅咒的地方，经过此地的牧人和牲口，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失踪，当地的活佛，曾不止一次的派遣铁棒喇嘛和金刚护法，来山里查明原因，但始终没有头绪。

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山体崩塌，有人发现山坡下露出一座无名的古坟，位置背山面湖，古坟的石门塌陷，大敞四开，但是当地牧人迷信，谁都没敢进去过，只在外边向内张望，只见到里面有不少年代久远樟木。

古坟外边的石道半截淹没在湖中，羊虎一类镇墓的石人石兽都已损坏，碑文标记之类的铭志也全找不到了，根本无法得知这坟里埋的是谁，有在附近逗留的人，往往招来祸事。

活佛派遣喇嘛们进入那座裂开的古墓搜查，从里面扒出来一些人骨，其余的东西都已经烂没了，此外还掘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副藏地上古传说中的场面“鬼母击钵图”。

当地人认为这里以前发生的种种灾祸，一定都是和魔国的鬼母妖妃有关，也许这里就是她最后的葬身之所，后来这件事被朝廷得知，因为当时藏区民变频繁，为了拉拢人心，显示皇上的圣德仁爱，便由朝廷出资，在这里建了一座贡奉“大威德金刚”的寺庙。扫除邪魔，还请活佛派人主持庙中大小事物。

“大凤凰寺”落成之后，香火盛极一时，不少牧民千里迢迢的赶来转山转湖。但这一地区的怪事仍然接连不断，有很多人都在夜晚，看到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于附近的湖边，转过天来，就必定会有一个人溺死在水中，而且被溺之人，无论是胖是瘦，只要一被水没过头顶，即便是立刻被救上来，也仅剩皮骨，干枯如同树皮。

曾不止一次有人目击，水中伸出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巨手，抓住了岸边的人畜，扯落进水中，喇嘛们截断流域，使湖水干涸，想找出其中根源，但只见到湖底枯骨累累，念经超度大做法事，都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用条石封堵住古墓，弃庙而去，在佛法昌盛的藏地，弃庙的事在太少了，从此之后，人们互相告诫，远离这块不祥的禁地。

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往事除了一些上岁数的年老喇嘛外，其余的人都已经逐渐淡忘了，又开始有人贪图方便，来这荒草甸子上打冬草，我们发现的那段石道遗迹，便是当年堵住古墓裂缝的经石，上面都刻着密宗轮转咒的大日经书，不能用脚踩踏，喇嘛给我们讲到这里，连连摇头叹气，小声叨咕道：“唉，现在没多少人还拿佛爷的话当回事了。”

大个子听这事这么邪乎，便低声对我说：“老胡，真能有他说的这种事吗？扯犊子吧？”

我不置可否，想到前些天昆仑山底下的火山活动频繁，造成了一次大地震，也许把那座被封住的古坟，再次震裂了，不过既然那墓中的一切事物，已早在乾隆年间，便被清空了，那就说明这里仅剩一个“墟墓”，我只知道墟墓之地不宜久留，至于这庙中的奇怪传说，就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这四个人为了不遗留下什么线索，平行拉开了一定距离，推进到了古庙残破的墙壁之前，但一路上都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这时连长所率领的第一组，也从荒草中走出，他们那边也没有找到什么，两组又暂时合并，进入了“大凤凰寺”。

这座庙损坏倒塌得十分严重，只剩下几圈断垣残墙，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规模，这时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厚重的铅云中显露出来，月明如昼，照得破庙中一片通明，而山梁上的大雪依然下个不停，冷风吹下来，呛得人肺管子都凉透了，内脏似乎都冻成了冰砣，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欣赏，这半边月光半边雪的奇景。

当地的驻军有这么句口头禅：“过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不冻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垭，冻死狼”。废庙所在的山垭正是个吸风的大口子，带冰渣的冷风，从四面八方灌将进来，形成了一股呜呜咽咽的奇特声音，徘徊在荒草古寺的上空，最奇怪的是，这里气温很低，旁边的绿色植物却依然能够存活，湖泊也从不冻结，而且里面没有任何鱼类和水草，传说在古时候，这里无风也有三尺浪，很久以前湖域的大部分就已经干涸了，只剩下小小的一片水疱子，故此被看成是“鬼湖拉昂措”的前世。

小分队的人一进破庙的围墙，连长就让喇嘛把这庙和周边的地形，详细地给大伙介绍一遍，了解得差不多了之后，连长还是把人分成两组，他亲自带人去庙后的古墓入口一带，第二组则负责搜索古庙遗址，必须要确认清楚情况，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民族冲突，如果到天亮前，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班，上级就会从军分区调遣整个营来展开搜救。

连长安排完毕，便带着他那几个人，径直从断垣间穿过，其实庙后的古墓并不宏敞，只有两间民房的面积。我们之所以在庙前就见到了封墓的经石，是因为地震导致地质带裂痕扩大，整个山坡的地质层都扯开了，和另一端的墓室连成了一体。

我们也不敢耽搁，让喇嘛引路，把破庙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在最中间的位置，我们见到一尊残破的人身牛面多臂神像，面貌凶恶愤怒，这就是有伏恶之势，扶善之力的大威大德金刚。

大威大德金刚像下，有一块一米多厚的大石板，这就是从庙后古坟里掘出来的，十分的残旧破败，我用棉手套抹去了上面的灰土，露出了上面的石刻，我和大个子、徐干事都觉得很好奇，想看看那鬼母长什么样子，只见那巨石上的刻图都已快消磨没了，更没有什么颜色，好在石纹条理详明，还能看出六七分旧貌。

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戴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饰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神有关，身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钵，钵体上有蝉翼纹，钵中歪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孩，同样也是三目六臂，手持蛇形短杖，敲击着钵身，图中的背景，是无数堆积成山的牛头骨。

石板的下半截可能是由于常年埋在土中，已经被水土侵蚀变黑腐朽，所以只能看到上面这一半画面，我们也就是看个稀罕，谁也没觉得这鬼母有什么可怕，徐干事说：“这个形象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好在万恶的封建势力已经被推翻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了解放，这都要感谢主席他老人家啊。”

我说那当然了，所以咱们吃水不忘挖井人，主席的教导不能忘，时时刻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啊，说完这些应景的话，然后便转头问喇嘛，那个什么什么鬼母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看门狗？

喇嘛带着我们向庙后的湖边走去，边走边唱着经咒，说了鬼母的来历，原来在叙述英雄王事迹的诗歌中，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魔国，鬼母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是类似皇后一般的存在，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轮转投胎，鬼母也是每次死后，会再次转世重生，想彻底铲除魔国的王族，必须把鬼母杀死，否则岭国的噩梦永远不会停止。

在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死亡分很多层次，鬼母死亡，必须是终止她轮回的彻底灭亡，一说到这些内容，我们就不太愿意听了，便加快脚步前行，心中突然想到，深藏在大冰川下的九层妖楼，就是一座魔国贵族的坟墓，这里又出来一个什么操蛋的鬼母，这是不是说明附近一大片区域，曾经是古代魔国的陵区？

破庙后边的地带，更加荒凉破败，老喇嘛也从未到过，当下众人各自小心戒备，我一贯漫不在乎，但是身临其境，双脚踩着这块，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荒原，不由得全身发紧，庙后的湖泊，现在只剩下一小片水塘，牧民们来向解放军报告，牦牛被拖进水里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地面上还有很多挣扎拖拽的痕迹，并不象是敌特伪装出来的。

水塘里的水几乎全是黑的，烂草淤泥，腥臭扑鼻，我们四人在塘边一站，都不敢大口喘气，实在是太他妈臭了，大个子指着水中一块黑色的东西对我说：“那好像是顶军帽。”

大个子站在塘边，探出上了刺刀的步枪，想将水中好似羊剪绒皮帽子的事物挑过来查看，我刚要制止他，突然塘中臭水轻微摇晃，似乎有只巨大的青色人手，悄悄的从水底冒出，想把大个子抓住揪进去，我立刻把早已顶上膛的半自动步枪举起，手指还没扣到扳机，就听西北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另外那一组人，可能也遇到突发情况了……

第七十四章 月夜狼踪

我的步枪举得晚了半拍，大个子已经先被水底的巨手捉住，射击角度被他遮挡住了，多亏喇嘛眼疾手快，一手扯住大个子的武装带，一手抡起铁棒向水中猛击，铁棒喇嘛相当于内地寺庙中的护法武僧，这条铁棒上不仅刻满了密宗的真言咒语，更兼十分沉重，打得那怪手一缩，登时将半边身子入水的大个子救了回来。

我见了大个子被喇嘛扯了回来，立刻端起步枪，向水潭中连发数枪，然后拔出两枚手榴弹，拉弦扔了进去，爆炸激起的水柱能有半人多高，也不知炸没炸到什么。

我和喇嘛拖着大个子向后撤退，大个子似乎是受了什么重伤，疼得哇哇大叫，我骂道：“傻大个，你他妈的嚎什么嚎，你一米九几的汉子，怎么叫起来像个女人？不就是沾了点臭水吗？”

但我说完之后，便觉得不对，大个子军大衣被污水染得漆黑，他的半边身体好像是泻了气的皮球，完全塌陷了下去，刚开始嘴里还大喊大叫，几秒钟的功夫，已经疼得发不出声音了，只有黄豆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额头滴滴哒哒的淌下来，喇嘛见状，赶紧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扯开大个子的军装，给他敷上红色的粉末药物。

我见大个子的半个膀子，全部都干枯萎缩变成了枯树皮色，好像是脱了水的干尸一样，我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这喇嘛的药粉不知好不好使，要是抢救得晚了，大个子这条命就没了，必须赶快找格玛军医来，想到这才猛然想起，刚才的形势一团混乱，还曾听到在西北方向，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声，连长那组人一定是也遇到危险了，怎么这时那边的枪声却又停了下来？

想奔过去看个究竟，但大个子伤势严重，也不知那水塘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否已被手榴弹炸死了，在没有确定之前，如果只留下喇嘛看护伤员，那未必安全，只好我也留下，固守待援，寄希望于连长他们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能迅速靠拢过来。

我拖拽着大个子，躲到一堵破墙后边，却发现我们这组的四个人里，那个戴着眼睛的徐干事不见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便想出去找他，喇嘛告诉我，那位大军，一见水里有动静，扭头就跑了，这时候怕是已经跑出庙门了。

我气急败坏的大骂：“这王八操的，平时就属他革命，想不到却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怎么连个屁也不放就跑了，只要我能活着回去，就一定要揭穿他这个一贯伪装积极的，修正主义臭老九的虚伪嘴脸。”

我从残墙后探出身子，向外张望一翻，水塘里的污水被那两颗手榴弹炸出来不少，里面已经只剩下多少水，水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才拖住大个子的，却又是什么东西？我问喇嘛那是不是水鬼？

喇嘛摇头道：“不是，寺庙本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即使这里已经荒废了，也不会有鬼，在这里死亡的人，都会得到彻底的解脱。”

我心中暗想，一会儿说这里受了诅咒，一会儿又说是神圣之地，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便又问喇嘛：“现在形势危急，这话咱俩也就私底下说说，倘若不是亡灵作祟，那定是有什么山精水怪了？”

喇嘛却不再理睬我的问题，对着重伤昏迷的大个子，念起八部密宗祈生转山咒言：“诺！红人红马的牦王，红缨长矛手中握，身披红缎大披风，眷亦如是不思议，焚烟祭以诸妙欲，黑人黑马邪魔王，身披黑缎大披风，黑缨长矛手中握，眷亦如是不思议，焚烟祭以诸妙欲，蓝人蓝马海龙王……”

我见他不住口的念将下去，似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干脆就不再问他了，月光如洗，寒风刺骨，我心中却是忧急如焚，我们这组既出了逃兵，又有人受了重伤，另外一组下落不明，刚才的枪声过后，就再也没了动静。

又等了约有两分钟，连长他们还没过来，我按捺不住，便将大个子的半自动步枪顶上火，放到喇嘛身边，便从破墙后跃出，准备去找连长那五人，如果他们没事，就赶快让格玛来给大个子治伤，刚一动身，便发现水塘边地面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奇形怪状的一个小盒子，象是相机，但没见过这样小的，然而随即明白过来了，反特电影里看到过，这是间谍相机，原来徐干事那狗日的就是特务，他一定是来收集我们部队在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情报的，又无意中被卷进了这次救援任务，他见这次任务危险重重，犯不上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冒生命危险，竟撒丫子就跑，可惜露出了狐狸尾巴，暴露了他的身份，回去之后再好好收拾他。

我顺手将间谍相机塞进了口袋里，想到我的战友傻大个，从今往后即便不死，也永远是个废人了，不由得悲从中来，荒烟衰草断壁残垣，更增悲愤情绪，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没看清脚下，被草丛中的一块石头绊个正着，顿时疼得直吸凉气，揉着膝盖去看那块草窠子里的石头。

竟是个横卧在土中的石人，半截没在泥草下边，露在外边的部分似乎并不全是石头的，我心中起疑，却闻到一股恶臭，这才发现，那石像有百分之七十的部分，竟似有血有肉，上面生满了绿毛，腐烂的臭气熏

得人难以睁眼。

这是尸体还是石像？这片草下满是淤泥，好像以前也是池塘的一部分，由于水干涸了，才露在外边，我用枪捣了它两下，不料骤然从泥中伸出一只巨手，紧贴着地朝我双腿抓来，我心知不好，这就是把大个子拖进水里的东西，谁知是具尸体还是什么，但是不管活人死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手啊，要被一把抓住拖进水里，恐怕也会立刻被水里的什么东西吸做人干。

我身上穿着笨重的军大衣，还有数十斤武器装备，根本就无法闪避，正想用步枪格挡，突然有个人从斜刺里冲将出来，正好撞在那横倒的石人像前，顿时被泥草从中的绿色物体缠个结实。

我这时借着月光，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正是通讯员陈星，他刚一扑到，膝盖以下就被拖进泥中，不知为什么，陈星却不喊不叫，只是闷不吭声的拼命挣扎。

我也挣扎着从草丛中爬起来，想要过去解救他，这时又有一个人奔了过来，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我们连的四川籍连长，连长阴着个脸，拎着手枪，跑到我旁边站定，看了我一眼，也不说话，抬手连发三枪，把正在挣扎中的陈星射杀，然后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这连续发出的四声枪响，在月光下的荒庙古坟间回响，已显得极其诡异，而且草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幕，却更诡异十倍。

我张大了口，半天也没合拢，连长为什么要射杀陈星，难道陈星是敌特？他又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心中隐隐觉得说不定是某个人被鬼魂附体了，想起早些时候那一阵枪声，顿时为格玛军医担心起来，也不敢再去看连长与陈星尸体的表情，更忘了地上还有个古怪的横卧石像，立刻起身，倒拖着步枪朝前奔去。

从两侧草丛中那些损坏已久的石人石兽来看，这条路应该就是那古坟前的神道，坟和墓的区别，在于一个回填原土，另一个封闭空间，前边那大坟被经石堵住的大口子处，已经坍塌了，夯实的坟土裂开了口子，宽可容人，里面一片漆黑，我只想找到格玛军医，打开手电筒就冲了进去。

听喇嘛说，坟中早就空了，棺木尸体什么的都给烧了，进去后见到的情形，也确是如此，除了土就是石头，狼藉满目，却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

我见里面没有尕红和炊事员、地堪员这三个人，只好又跑回外边，这里海拔虽低，毕竟也高原，连续的剧烈运动，使得心脏砰砰跳得如

擂鼓山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当晚的月亮圆得出奇，夜空中鸣动着一种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分辨不出那是鬼哭，是风声，还是饿狼们在对月哀嚎，如果草原上的狼群，当真全被逼上了山，那倒也不大容易对付，最好让那狗日的徐干事，在半路上撞上狼群。

古坟对面就是陡然升高的山峦，已无路可去，我在古坟旁乱转，难道那些大活人就能凭空消失了不成？正寻思间，发现坡下的枯湖边倒着一个军人，紧走两步，过去一看正是格玛军医，不知怎么晕倒在那里，她身边是个很深的地穴，黑暗中难测其深。

我赶紧把格玛扶起来，掐她的人中将她救醒，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格玛断断续续地说了个大概：她们那一组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搜索到古坟之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好在附近继续调查，地堪员芦卫国发现坡底有个地穴，看那断层，似乎是前几天地震时，才裂开显露出来的，里面的空间有明显人工修砌的痕迹，连长让格玛留在上边，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人下去，刚一下去就传来一阵枪声，格玛以为下边出现了情况，就赶紧拿出手枪，下去助战，原来虚惊一场，下边的人们发现了一具古代的尸体，平放在一匹卧狼造型的石台上，炊事员缺少实战经验，沉不住气，误以为是敌人，举枪就给那具古尸钉了几枪。

我听到这里，心想这大概就是 I 先前听到的几声枪响了，便问格玛军医，后来发生了什么？芦卫国与炊事员呢？他们还活着吗？

格玛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炊事员开枪打中古尸，被连长好一顿骂，他一共开了三枪，突然从那古尸身上的每一个弹孔中，都钻出一只达普鬼焰，第一只钻进了炊事员的耳朵里，格玛说炊事员悲惨的喊声她一辈子都忘不了，格玛的爷爷就是荒原上的唱诗人，她从小便听长诗中说过，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死敌，魔国国君掌握着数种达普（藏语：妖魔之虫），焚烧煎熬生灵无数，后来被莲花大师使圣湖的湖水倒泻，才得以铲除。

格玛想告诉炊事员，任凭躯体里感觉如何奇怪，千万不要张嘴出声，一发出声响，达普就会燃烧。不出声强行忍住，还可以暂时多活一会儿。但为时已晚，炊事员老孙已经瞬间被烧成了灰，其余的人立刻转身逃向外边，混乱中陈星撞倒了格玛，后面的事她就不清楚了。

我心中凜然，果然是魔国贵族的鬼坟，看来这似乎是子母坟，鬼母的坟被毁了，藏在附近的这座坟却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不过不知他们说的达普，与我所遇到那种火魔般的瓢虫，可能都是一回事，但听上去又有些似是而非，连长和通讯员，炊事员都死了，那还剩下个芦卫国不见踪影，也许他还在墓穴里没有出来，我在洞口向里面喊了几声，里面

却没人回应。

终究是不能抛下他不管了，我和格玛正商量着怎么能想个办法，避开这些达普鬼虫，下去找找芦卫国，格玛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猛听扑扑两声轻响，那是子弹穿过棉衣的声音，格玛捂着胸口倒了下去。

我心中都凉透了，她是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搭上了，但还没来得及难过，后脑已经被一只冰冷的枪口顶住，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咦？这里有个洞穴，妈的，刚才狼群围上来了，你先给我进去开路，咱们到里面去躲一躲。”

我听得清清楚楚，这声音是那个刚才逃跑的敌特徐干事，半路见到狼群正在聚集，便又不得不跑回来了，他察觉到逃跑的时候身上有物品遗失了，本想杀掉我们灭口，刚打死一个人，却见到有个极深的洞穴，里面情况不明，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就留下我的性命，让我去给他趟地雷。

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脑后被枪口戳了一下，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赶紧进去，狼群快过来了，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别小看我这把无声手枪的杀伤力，点二二口径的子弹虽然不会射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地疼死。”

我无可奈何，只好把心一横，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起了一小团蓝色的火焰。

第七十五章 格玛的嘎乌

这座古墓里没有回填原土，保留着一定体积的地下空间，从裂开的缝隙下去，立刻就看到一小团幽蓝的火光，那团鬼气逼人的蓝色火焰，比指甲盖还要小上一些，火光稍微一动，空气中就立刻散播出一种独有的阴森燥动之气。

我对这种所谓的蓝色“达普”并不陌生，老朋友了，几天前被它们逼得跳进了湖里，才侥幸躲过烈火焚身之劫。我慢慢挪动脚步，走下墓室，根据上次的经验，达普妖虫不会引燃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是活着的东西，碰到它就会立刻烧成灰烬，它唯一的弱点就是水。

脑后的无声手枪没有给我任何思考停留的时间，不断用冰冷的枪口提醒我向前继续走，因为外边的狼嗥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水壶，心中顿时陷入一阵绝望，军用水壶里的水，刚离开兵站，就已经完全冻成了冰坨子，根本就泼不出去。

徐干事也发现了这地穴原来是个古墓，室中还微微闪动着一丝鬼火，他低声咒骂晦气，躲在我身后，用手电筒往里面照，想看看墓室里是什么情况，如果闹鬼还不如趁早跑出去，另找避难所。

我向下走的同时，也借着徐干事手中的手电筒光亮，看清了墓室内的构造，最多也就十几平米大小，中间有一个石台，那是墓床，外形刻成一头趴伏的巨狼，其上横卧着一具穿着奇异的尸体。头上罩着雪白的面具，面具上用红色颜料，勾勒着一副近似戏谑的奇特表情，全身着锁子烂银网，内衬则模糊不能辨认，手足也都被兽皮裹住，所以看不到尸体有任何裸露出来的地方。这具奇怪的古尸，在一扫视之间，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狼形墓床下，有一个盆形的石钵，里面端坐着一具身材短小的尸体，看身量似乎是个小孩，同样戴着面具，身体用烂银网裹住，与横卧的古尸作同一装扮。

墓室地上有很多黑色的灰烬，看来之前那班一去不回的人，都在这被烧死了，要是不知底细，想要互相救援，只需一瞬间就能把那十几个人全部烧死。这座古墓里，大约共有三只火虫，其中两只被封在连长和通讯员的尸体里了，这里剩下的一只，应该是烧死炊事员老孙的那只。

我捏着两手冷汗，被胁迫着走到了墓室中间。徐干事则站在墓道口犹豫不决，狼嚎声似乎就在墓外了，现在想出去有些来不及了，但又觉得古墓是个鬼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实在不想进去。

我忽然发现，墓中的鬼火缩进了墙角，徐干事的手电光束也跟了过去，这才看清，原来不是虫子发出的，而是地堪院的卢卫国，他表情十分痛苦，两手不断地抓挠自己的胸口，一张开嘴，口中就冒出一团阴冷的蓝光，我忙问：“老卢，你这是怎么了？”

卢卫国无助地看了看我，忽然跪倒在地，猛烈地咳了几声，每咳一下，便吐出一片暗红色的灰烬，似乎他的内脏和呼吸道都在里面烧着了，卢卫国没咳几下，便蜷缩着倒在地上，被从胸腔里冒出的烈焰，由内而外烧成了一堆黑灰。

燃烧后那堆黑色的灰烬中，只有一个蓝色的亮点，突然跃上半空，急速地盘旋起来，空旷漆黑的墓室中，鸣响着一种类似瓢虫振动翅膀飞行的噪音。

我急忙向后退开，想要避开那达普鬼虫的扑击，但徐干事也见到了刚才那一幕，用手一推我的后背，我没加防备，收不住脚，竟然朝着那只达普鬼虫摔了过去，虽然身体失去重心控制不住，但我心中明明白白，只要碰上一点就绝无生机。

情急之下，我一狠心，咬破了舌头，对着面前的达普鬼虫，将满口的鲜血喷了出去，这妖虫发出的蓝色鬼火，十分微弱，竟被我这一口鲜血浇灭了，黑暗中我也看不清它死没死，拿着里面全结了冰的水壶，在身前的地面上一通乱砸。

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行啊胡八一，你小子身手真不错，你快给我把这死尸下边的石床推过来，堵住缺口，快点快点，你听狼群已经过来了。”

我正惊魂未定，扭头看了看后边的徐干事，心想这王八操的，真拿我当大片刀用啊，怎么才能找个机会干掉他，这时我突然发现在徐干事的身后黑暗处，浮现出一张白色的大脸，惨白的脸上，毛绒绒的，有一只碧绿的眼睛发着寒光，这就是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白色的魔鬼，独眼狼王。

自六九年开始，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保护社会主义财产，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剿杀狼群运动，在供销社，可以用整张的狼皮当现金使用，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只要是打狼，地方就可以申请部队协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狼群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也都明白了，它们的末日已经不远了，魔月之神不再保佑让它们骄傲的狼牙了。

最后残存的饿狼，都被迫躲进了它们并不熟悉的山区，这里高寒缺氧，没有太多的野兽可供捕食，死在昆仑山，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另外藏地的狼，绝不会进寺庙，这个原因现代人谁都解释不了。

但这些狼已经穷途末路，嗅着迎风而来，那些死人的气息，还是打破了千年的禁忌，闯入了大凤凰寺的遗址，狼群的异动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冷不丁在古墓中，见徐干事背后冒出一只毛色苍白的巨狼，狼眼在黑暗中泛着贪婪的绿光，我也着实吃了一惊。

我心念一动，在原地站起身来，问徐干事道：“老徐，听说过遇到狼搭肩的情况该怎么办吗？”

徐干事一怔，对我晃了晃手枪说：“什么狼搭肩？我让你搬那狼形石床堵门，快点，再磨磨蹭蹭的我……”话未说完，他身后那只白毛狼王已经人立起来，这狼体形太大了，人立起来，竟比徐干事高出一大截。两只前爪，都搭在了他的肩上，狼牙一呲，从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

徐干事觉得猛然有东西扒住他的双肩，鼻中又闻到一股腥味，出于本能，向后扭头一看，顿时把脖颈暴露给了独眼狼王，锋利的狼牙立刻就扎进了血管动脉，大口大口的吸着他的鲜血。人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手中有枪，也无法使用了，只见徐干事双脚乱蹬，枪也掉在了地上，马上就会被饿狼饮尽了鲜血，皮肉也会吃个干净，仅剩一堆白骨。

我见机会来了，立刻从侧面蹿了出去，跑过徐干事身边的时候对他喊道：“狼搭肩你千万别回头，一量回头，神仙也救不到你了。”

白狼胸前的银色狼毛，都被鲜血染红了，它饿红了眼，根本顾不上别的，我夺路从墓中跑出，一出去最先看到的就是一轮圆月高悬在天空，有两只老狼，正围着格玛军医的尸体打转，我见此情景，便觉得奇怪，这些狼眼睛都饿红了，格玛刚死不久，它们为什么不扑上去撕咬尸体，我知道狼生性多疑，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犹豫着没有行动。

这两头衰老的老狼，大概是狼王的参谋人员，平时与狼王寸步不离，越是这种狼疑心越重，把肉送到嘴边，它反而不敢去吃，我心想莫不是格玛还活着？不知道还有多少狼进入了古庙，喇嘛和大个子两人又怎么样了？刚念及此，那两头老狼已经发现了我，低嚎着朝我冲了过来，我抬手捡起先前掉在地上的步枪，开枪打翻了当先扑过来的一只。

但是另外一只与此同时将我扑倒，这头狼虽然年齿老了，但毕竟是野兽，而且经验油滑，知道这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厉害。狼口咬住枪身，两只爪子在我胸前乱抓，把棉衣撕破了好几条大口子，寒冷的空气中，狼口和鼻子里都喷出一股股白色的哈气，鼻中所闻全是腥臭的狼燥。

我和那老狼滚做一团，一时相持不下，这时几声枪响，咬住步枪的狼口缓缓松开，只见对面是格玛在举着手枪，枪口上还冒着硝烟。

我又惊又喜，翻身从地上起来，问道：“尕红你还活着？你不是被特务打中了吗？”

格玛从军装的领子里掏出一个挂饰说：“从参军之后就没戴过嘎乌，今天出发前梦到了狼，所以就戴上了。”格玛军医的头部先前就被撞在了石头上，刚无声手枪的小口径子弹恰好击在了“嘎乌”上，“嘎乌”被打碎了，虽然没被子弹射进身体，但是被冲击力一撞，又暂时昏迷了过去。

“嘎乌”是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形式各异，女子带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制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金钢结，还有些别的辟邪之物，有的装有舍利，格玛的“嘎乌”里，装着九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之牙，那两头老狼一定是闻到了它们先王的气息，才犹豫着没有立刻下口。

我给半自动步枪装填弹药，然后带着格玛军医去找留在水塘边的喇嘛二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不知他们是否依然安全，四周的山脊上，星星点点的尽是绿色狼眼，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剩余的饿狼，都追随着狼王赶来了，只是明月在天，这些狼跑几步，就忍不住要停下来对月哀嚎，每次长嚎都会在体内积蓄几分狂性。

我见饿狼遍布四周，只好加快脚步，格玛走了几步突然说她可能是被撞得脑震荡了，总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我刚想回身去扶她，突然发现在如霜的明月下，那头白毛巨狼，静静的蹲伏在我们后方三十几米的地方，用它的独眼，恶狠狠的盯着我们，皎洁的月色和凛冽的寒风，使它全身的白色狼毛，好象是一团随风抖动的银色风马旗，我急忙举起步枪，拉动枪栓，但再一抬头，它已经在月光下消失无踪了。

第七十六章 空行静地

神出鬼没的狼王，像雪地里的白毛风一般，悄然消失在了月光之下，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的猎人们说，狼身上长白毛，那就是快成精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狼群狡猾凶残到了极至，在藏地狼一向是不受欢迎的，人追着狼打，狗追着狼咬，在大自然的缝隙中存活下来，那需要多么顽强坚忍的意志和筋骨。这只巨狼肯定早已知道枪械的厉害，只有在认定武器不会对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显露踪迹。

我不知狼群会采取什么策略来对付我们，唯今之际，只有尽快和喇嘛、大个子他们会合，以破庙的残墙作为依托，争取坚持到天亮，就算援兵来不了，天一亮，狼群也会逃进深山。

我一手端着枪，不停地四处张望，戒备着随时会来袭击的狼群。另一只手扶着格玛军医，迅速向喇嘛和大个子藏身的寺庙残墙移动，格玛手中握着她的手枪，这时她的头晕似乎好了一些，我们绕过连长与通讯员死亡之处的那片荒草，终于回到了红色的残墙边，这几堵断垣都只到人胸口般高，我把格玛先托过了墙头，自己也跟着翻了过去。

铁棒喇嘛正在照料身受重伤的大个子，见我把格玛带了回来，便说：“吉祥的祥寿佛空行母保佑，普色大军终于把格玛拉姆救了回来。”说完抬眼望了望天上的明月，不管是噶举派（白教），还是格鲁派（黄教）、宇玛派（红教），都认为这种圆满明月笼罩下的庙宇，应该是“空行静地”。然而草深雾罩处，皆已是漆黑地狱，魔月众法神让这原本神圣的地方，变成了群魔乱舞的八灾八难末劫浊，这究竟是在惩罚何人？

我焦急地对喇嘛说：“外边狼群正在不断聚集，咱们的子弹并不算多，必须燃起火头，才能吓退它们，否则到不了天亮，咱们这些人都得让饿狼吃了。”

喇嘛叹道：“都疯了，如今的狼也敢进寺庙里来吃人了。”然后将他的老马牵到墙边，这马已经被四外不断传来的狼嚎声惊得体如筛糠。昆仑山下几处牧场的狼可能都集中到庙外了。喇嘛和他的老马这辈子也没听过这么多狼一起嚎月，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饿狼，根本不会管哪个是佛祖的有缘弟子。这时念经也没有用了。

喇嘛取下干牛粪和火髓木，在残墙中燃起了火堆，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间偏殿旧屋的残址，四面损毁程度不同的墙壁围成一圈，其中有一面墙比较高，墙体被倒蹋的大梁压住。另有一边是镇庙藏经石碑，上面刻着“大宝法王圣旨”，巨大的残破石碑高不下五米，狼群很难从这两

边过来，但也要防止它们搭狼梯从高处蹿进来。

格玛先看了看大个子的伤势，从她的神色上看来，大个子这回是凶多吉少了，我从废墟中捡起几块干木椽，放在火堆里，使火焰烧得更旺一些，然后拿起大个子那把半自动步枪，交给格玛，与她分别守住两面矮墙。

忽然狼嗥声弱了下来，我向墙外窥探，越来越多的狼从山脊下到了破庙附近，只见荒草断垣间，有数条狼影蹿动，它们显然是见到了墙内的火光，在狼王下令前，都不敢擅动，只是围着破庙打转。

我见大约距离四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对如绿色小灯般的狼眼，我立刻举起步枪，三点成一线，瞄准了两盏绿灯中间，抠动板机，随着静夜中的一声枪响，两盏绿灯同时熄灭，虽然无法确认是否击中了目标，但这一枪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荒原上的狼，在这些日子里最畏惧的，就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声，都被打惊了，对它们来说，这种半自动步枪是可以粉碎它们的灵魂和自信的神器，其余的狼再也不敢在附近逗留，都隐入了黑暗之中，但那低沉的狼嗥表示着它们只是暂时退开，并不会就此罢休。

我见狼群退开，也把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想起刚才到庙后古坟途中遇到的事，甚觉奇怪，那半没在土中的石人，全身生满腐烂的绿肉，便随口问老喇嘛，以前人畜失踪的那些事，是否与之有关？

没想到喇嘛却从没听说这庙里，有什么腥臭腐烂的石人像，喇嘛让我详细的讲给他听，我心想你问我，却让我又去问谁，我还以为喇嘛对这破庙中的情形十分了解，原来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糟老头一个，于是就一边瞭望庙外狼群的动向，一边将刚才的经过对喇嘛说了一遍。

喇嘛听后连念了几遍六字真言，惊道：“以前只道是古坟中鬼母妖妃的阴魂不散，建了寺庙，大盛德金钢像，想通过佛塔、白螺来镇压邪魔，然而这么多年，历代佛爷都束手无策，却不料竟是墓前的石人像作孽，若非地裂湖陷，又被普色大军撞见，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找到它，此物再潜养百年，怕是要成大害了。”

我没听明白：“喇嘛阿克，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石头怎么会成精？可惜刚才身边已经没有手榴弹了，不然我已经顺手把它端上天了。”

喇嘛说：“你们汉人管这片山叫昆仑垭口，但在佛经中，则叫做汝白加喀，意为龟龙所驮的八瓣苏共，天如八福轮相，地如八瓣莲花，这寺庙的位置，就刚好在莲花的花蕊里，东方的切玛山，形象罗刹女的阴部，南方的地形如魔蝎抓食，西文的岩石如水妖张望，北方未干涸前的

鬼湖，如同是破碎的龙镜，原本在这样殊胜的地形上建庙，震慑四方妖魔，是可以功德圆满的。”

但是由于湖水的干涸，使这里成为了凶神游地，枯湖里生出了吞食人畜的魔蝎鱼，朗峨加的天空变得狭窄，原来是“部多”(佛经里所载水中妖魔的名称)长在了古墓石人像的身上，溺人于河，取其气血。

我听喇嘛所说的内容，似乎是密宗的风水论，与我看的那本残书，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宗旨是吻合的，但是表述的方式上存在着太多差异，当时我对风水秘术涉及未深，太复杂的风水形势根本看不明白，所以听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只听到他提起什么“部多”，这个词好像不久前再哪听过，随后想到刚跟先遣队到不冻泉的时候，听运输兵们说起过，在青海湖中，有种吞人的水怪，有见过的人说外形像根圆木，也有人说像大鱼，唯一相同的就是腥臭发绿，有藏区的兵告诉我们，那都是“部多”，水里的魔鬼，附在什么物体上，开关就象什么，如果捉住了就一定要砸碎烧掉，否则它生长的年头久了，除了佛祖的大鹏鸟，就没有能制得住它的东西了，当时刚言论完，就被连长听到严厉地批评了一通。

藏地的忌讳和传说太多，我无法知其详实，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等天亮之后想办法烧掉就是，一定要为战友们报仇雪恨。

喇嘛说：“这鬼湖边上，死的人和牲口不计其数了，石人像上的部多普通人难以对付，必须请佛爷为大盐开光，让修行过四世的护法背上盐罐，先用盐把腐烂的石人埋起来，三天之后再掘出来砸毁焚烧，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我们正在低声商议，忽然天空上飘过一团浓云，将明月遮蔽，火光照不到的庙外，立刻变成一片漆黑，我和格玛，喇嘛三人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心中明白，狼群也一定清楚，这是最佳的攻击时机，它们一定会不惜一切地猛扑进来。

只听高处一声凄厉的狼嚎，嗥声悲愤苍凉，怨毒难言，那是白毛狼王的声音，它终于发出攻击的信号了，四周暗风扑动，闪烁着无数盏绿油油的小灯，我忙抓起几根木条扔向墙外，以便照明目标射击。

这种情况是对身手心理素质级大的考验，只有咬住了一只一只的打，千万不能被乱蹿的众多饿狼分了神，但同时还要承受住被逐渐压缩包围的恐惧，加上乌云遮月，能见度太低，我接连五枪都没击中目标，正满头是汗的时候，从“大宝法王圣旨”巨碑上蹿下一只巨狼，而对下边的火堆毫不犹豫，从半空直扑藏在墙下的那匹老马，狼口中的牙刀全竖

了起来，眼看着就要咬住马颈。

喇嘛挥动铁棒击出，沉重的铁棒刚好打在狼口中，把最坚硬的狼牙打断了三四根，那狼被打得着地翻滚，摔进了火堆，顿时被火燎着，这时马受了惊，嘶鸣着向我撞来，我急忙一低头，那马从我身后的矮墙上跃了出去，当即就被墙外冲过来的几头巨狼扑倒，拖进了荒草后边。

又有一只黑鬃瘦狼蹿进了防御圈，扑到了重伤不醒的大个子身上，格玛举起步枪将黑狼击毙，同时又有两只狼蹿了进来，我想开枪支援她，却发现弹仓空了，只好挺起三楞刺刀戳了过去，格玛的枪里也没了子弹，扔掉步枪拽出手枪射击，喇嘛也念着六字真言，抡起铁棒砸向不断蹿进围墙的饿狼，一时间呼喝声，狼嗥声，枪声，骨断筋折的人狼搏击声，在破庙的残墙内，混成了一片。

第七十七章 转湖的愿力

三人原本还互相救应支援，但在这混乱危急的形势下，很快就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喇嘛的武器发挥出了空前的作用，这铁棒看这虽然笨重古旧，但是轮将起来，对准狼头一砸一个准，说来也怪，那些狼似乎看见这铁棒就犯怵，能躲开的往往也会慢上一步，被砸得头骨碎裂，喇嘛独自挡住经石墙，格玛军医退到大个子身旁，用手枪射杀蹿到近前的饿狼。

我端着步枪乱刺，见格玛的手枪子弹耗尽，正重新装弹，便一刺刀捅进了一头扑向她的大狼腰肋，刺刀好比石带血槽的三棱透甲锥，把那狼着地戳至墙角，疼得它连叫都叫不出来，这时又有只脸上有道长疤的饿狼，从墙外跃了进来，张开两排牙刀，朝我猛扑过来

我想拔出枪刺，将它捅死在半空，但是刚才用力过猛，刺刀插在那半死的狼身中，一时抽步出来了，我从未参加打狼运动，在东北也只见孤狼，并不熟悉狼性，这次被狼群包围，真有几分乱了阵角，越急枪刺越是拔不出来。

情况紧急，只好撒手放开步枪，就地扑倒，躲过那头疤面狼，但还是慢了一点，羊剪绒的皮军帽，被那狼扑掉了，狼爪在我耳朵上挂了个口子，流出来的鲜血立刻冻成了冰渣，蹿过了头的疤面狼也不停顿，弃我不顾，直接扑向了对面的喇嘛，喇嘛铁棒横扫，砸中了它的肩胛骨，呜呜叫着翻在一旁，最早摔进火堆中的那头狼，已经被烧成了焦碳，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臭味。

这些狼都是狼群里最凶悍的核心成员，其余更多的恶狼还徘徊在庙墙外边，虽然狼王发出了命令，但它们大概仍然被刚才猛烈的步枪射击声惊走了魂，在缓过神来之前，还不敢蜂拥而来。否则数百头饿狼同时扑至，我们纵然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

我趴在地上正要爬起来，忽觉背上一沉，有只巨狼将我踩住。狼爪子搭在我肩上，我虽然看不见后边，但凭感觉，这只大得出奇的巨狼，八成就是那只独眼白毛的狼王，这条几乎成了精的白狼，等枪声稀疏下来之后，才蹿进来，它对时机的把握之准确，思之令人胆寒。

我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回头，一旦回头，被狼王咬住脖子，那就免不了同那狗日的徐干事一般下场，背后地巨狼，正耐心的等我回头，一口饮尽活人的鲜血，是世间最美妙的味道。

我脑袋里嗡嗡直响，面孔贴在冰冷的地面上，不敢有丝毫动作，心中想要反抗，但是双手空空，没有任何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双无

产阶级的铁拳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遮住月光的大片黑云，被高空的气流吹散，明亮的月光又似水银泻地般撒将下来，照得荒烟蒿草中一片银白。

那边的喇嘛处境也艰难起来，他毕竟年老气衰，那沉重的铁棒挥舞速度越来越慢棒身终于被一头经验老道的饿狼咬住，始终无法甩脱，喇嘛正和那狼争铁棒不下，月光中见我被一头巨狼按在地上，想过来解救却苦于无法脱身，抬腿将一包事物踢到我面前：“普色大军，快用你们汉人的五雷击妖棍！”

那包东西险些撞到我的肩头，我心中纳闷，什么是我们汉人的五雷击妖棍？但随即用手一摸，已经明白了，这是大个子的子弹带，当时我们每人配发有两枚手榴弹，我的那两枚都扔进水塘里炸臭泥了，而大个子这份却始终没有被使用，他受伤后喇嘛帮他解了下来，此刻若非喇嘛提醒，还真就给忘了。

我立刻从中掏出一只手榴弹，但是被狼按住肩头，无法做出太大的动作，否则一个破绽，就会被狼吻吸住，急中生智，把子弹带挡在脸侧，猛地回身转头，只见身后好象压着个白发森森的饿鬼，果然是那狼王，眼前白影一晃，它已经咬住了子弹带。

这时我也拉开了导火索，手榴弹立刻冒出白烟，便想向后甩出去，只要手榴弹一炸，足可以把这些饿狼吓退，那狼王一口咬到了帆布子弹袋，正自怒不可遏，忽然见到冒白烟的手榴弹，还有那催命般不吉祥的哧哧声，抬起狼爪，将我手中的手榴弹扫在一旁。

手榴弹并没有滚出多远，我心中大骂，这只白眼狼真他妈成精了，我想它虽然不知道手榴弹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凭它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经验，就已经察觉到这东西危险，离这不吉祥的短棍越远越好，它虽然用狼爪拨开手榴弹，不过距离还是太近了，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破片的杀伤力会使墙内的人和狼都受到波及。

我仍然被狼王按着，这时候便是想舍身扑到手榴弹上，也难做到，想到所有人都被炸伤，后续的狼群冲上来撕扯着把四人吃光地场面，我全身都象掉进了冰窖，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估计爆发就在这两秒之内了。

就在这让人神经都快崩溃掉的最后时刻，那只咬住喇嘛铁棒的饿狼终于用狼口把铁棒夺了下来，但它用力大了，收不住脚，一直退到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嘣”的一声爆炸，白烟飞腾，大部分弹片都被这只倒霉的狼赶上个正着，狼身象个没有重量的破皮口袋，被冲击波掀起半人

多高，随即沉重的摔在地上。

墙内包括狼王在内的三四只饿狼，都怔住了，然后纷纷蹿出墙外，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了夜色中，外边那些老弱狼众，原本就被枪声吓得不敢轻，听到爆炸声，尤其是空气中那股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味，更让它们胆寒，当即都四散跑开，这一战狼群中凶悍的饿狼死了十几头，短时间内难以成气候了。

我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伤口，捡起格玛掉落在地上的步枪，用刺刀将墙内受伤的几头狼一一戳死，这才坐倒在地。象丢了魂一样，半天缓不国劲来，这时候狼群要是杀个回马枪。即使都是老弱饿狼，我们也得光荣了。

正喘息间，忽听喇嘛大叫不好，我急忙强打精神起身，原来是格玛倒在了血泊中，刚才我眼睛都杀蓝了，这时回过神来，赶紧同老喇嘛一起动手，将格玛军医扶起，一看伤势，我和喇嘛全傻眼了，肠子被狼掏出来了一节。青呼呼的挂在军装外边，上边都结冰了。

我急得流出泪来，话都不会说了，好在喇嘛在庙里学过医术，为格玛做了紧急处理，一探格玛的呼吸，虽然气若游丝，但毕竟还活着。

我又看了大个子，他的伤虽重，却没失血，加上体格强壮，暂无大碍。我问喇嘛：“氐红军医能不能坚持到天亮？”现在马匹也死了，在这荒山野岭中，只凭我和喇嘛两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两名重伤员带出去，只好盼着增援部队尽快到达。好在狼群已经逃进深山里了。

夜空中玉兔已斜，喇嘛看了看那被山峰挡住一半的明月：“天就快亮了，只要保持住两位大军身体的温度，应该还有救，普色大军尽管放心，我会念经求佛祖加护的。”

我抹了抹冻得一塌糊涂的鼻涕眼泪，对念经就能保住伤员性命的方式表示怀疑，喇嘛又说：“你只管把火堆看好，烧得越旺越好，火光会吸引吉祥的空行母前来，我即许下大愿，若是佛爷开眼，让伤者平安，我余生都去拉措拉姆转湖，直到生命最后的解脱。”（拉措拉姆，地名，保佑病患康复的圣湖，意为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

我见喇嘛说得朕重，心中也不禁感激，便把能盖衣服都给大个子和格马盖上，在背风的墙下生旺了火堆，又用喇嘛的秘药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东方的云层逐渐变成了暗红色，曙光已经出现，我心中百感交集，呆呆的望着喇嘛手中的转经桶，听着他念诵《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竟然产生了一种聆听天籁地奇异感觉。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便被赶来接应的兄弟连队找到，部队封锁

了昆仑山垭，我和格玛，大个子都要被紧急后送，分别的时候，我问喇嘛那鬼湖边地什么“部多”怎么办？是否要象他先前所讲的，找佛爷用大盐埋住它，然后再烧毁？

喇嘛点头称是，还说他马上就要去拉措拉姆转湖，为伤者祈福去了，但是他会先回去向佛爷禀告此事，原大军吉祥，佛祖保佑你们平安如意。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然后我就随部队进入昆仑山深处施工了，我的战友大个子现在还活着，只是成了残废军人，格玛军医却再也没醒来，成了植物人，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望他们，那座破庙和古坟的遗址，直到今天都还保留着，我现在回想起来，其余的倒也无关紧要，关键是那古坟中的尸体，穿戴的那种特殊服饰和表情，与咱们在献王墓地所见的铜人与幕中壁画，都非常相象，当地藏族人都说那是古时魔国鬼母的墓，但这只是基于传说，鬼母是可以转世的，应该不止有一位，魔国那段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口头传诵的长诗中，谁也没真正见到过鬼母妖妃穿什么衣服。”

Shirley杨听罢我讲的这段往事，对我说：“壁画中描绘的那座城，供奉着巨大的眼球图腾，里面的人物与凤凰寺下古坟中的尸体相同，也许那城就是魔国的祭坛，不知道魔国与无底鬼洞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看来回到北京之后又有得忙了，首先是切开献王的人头，看看里面的毫尘珠是否是真的，另外还要设法找到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前办卷，这样才能解读出龙骨中关于毫尘珠的信息，最后必须收集一些关于魔国这个神秘王朝的资料，因为一旦拼凑不出十六字，那龙骨天书便无法解读，关于毫尘珠的信息，可就要全着落在这上边了，介时双管齐下，就看能在哪个环节伤有所突破了，不知那位铁棒喇嘛，是否仍然健在，也许到悬挂在天空的仙女湖“拉措拉姆”湖畔去找他叙叙旧，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就在这让人神经快崩溃掉的最后时刻，那只咬住喇嘛铁棒的饿狼，终于用狼口把铁棒夺了下来，但它用力大了，收不住脚，一直退到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嘣”的一声爆炸，白烟飞腾，大部分弹片都被这只倒霉的狼赶上个正着，狼身像个没有重量的破口袋，被冲击波揭起半人多高，随即沉重的摔在地上。

墙内包括狼王在内的三四只饿狼，都怔住了，然后纷纷蹿出墙外，头也不回的消失在夜色中，外边那些老弱狼众，原本就被枪声吓得不轻，听到爆炸声，尤其是空气中那股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味，更让它们胆寒，当即都四散抛开，这一战狼群中凶悍的恶狼死了十几头，短时间

内难以成气候了。

我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伤口，捡起格玛掉落在地上的步枪，用刺刀将墙内受伤的几头狼一一戳死，这才坐倒在地。像丢了魂一样，半天缓不过劲来，这时候狼群要是杀个回马枪，即使都是老弱饿狼，我们也得光荣了。

正喘息间，忽听喇嘛大叫不好，我急忙强打精神起身，原来格玛倒在了血泊中，刚才我眼睛杀蓝了，这时候回过神来，赶紧同老喇嘛一起动手，将格玛军医扶起，一看伤势，我和喇嘛全傻眼了，肠子被狼掏出来一截。青呼呼的挂在军装外边，上边都结冰了。

我急得流出泪来，话都不会说了。好在喇嘛在庙里学过医术，为格玛做了紧急处理，一探格玛的呼吸，虽然气若游丝，但毕竟还活着。

我又看了看大个子，他的伤虽重，却没失血，加上体格强壮，暂无大碍。我问喇嘛：“尕红军医能不能坚持到天亮？”现在马匹也死了，在这荒山野岭中，只凭我和喇嘛两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两名重伤员带出去，只好盼着增援部队尽快到达。好在狼群已经逃到深山里了。

夜空中玉兔已斜，喇嘛看了看那被山峰挡住一半的明月：“天就快亮了，只要保持住两天大军身体的温度，应该还有救，普色大军尽管放心，我会念经求佛祖加护的。”

我抹了抹冻得一塌糊涂得鼻涕眼泪，对念经就能保住伤员性命的方式表示怀疑，喇嘛又说：“你只管把火堆看好，烧得越旺越好，火光会吸引吉祥得空行母前来，我即许下大愿，若是佛爷开眼，让伤者平安，我余生都去拉措拉姆转湖，直到生命最后得解脱。”（拉措拉姆，地名，保佑病患康复得圣湖，意为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

我见喇嘛说得郑重，心中也不禁感激，便把能盖的衣服都给大个子和格玛盖上，在背风的墙下生旺了火堆，又用喇嘛的秘药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东方的云层逐渐变成了暗红色，曙光已经出现，我心中百感交集，呆呆的望着喇嘛手中的转经桶，听着他念颂《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竟然产生了一种聆听天籁的奇异感觉。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便被赶来接应的兄弟连队找到，部队封锁了昆仑山垭，我和格玛、大个子都被紧急后送，分别的时候，我问喇嘛那边鬼湖边的“部多”怎么办？是否要像他先前所讲的，找佛爷用大盐埋住它，然后再烧毁？

喇嘛点头称是，还说他马上就要去拉措拉姆转湖，为伤者祈福去了，但是他会先回去向佛爷禀告此事，愿大军吉祥，佛祖保佑你们平安

如意。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然后我就随部队进昆仑山深处施工了，我的战友大个子现在还活着，只是成了残废军人，格玛军医却再也没醒来，成了植物人，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望他们，那座破庙和古坟的遗迹，直到今天都还保留着，我现在回想起来，其余的倒也无关紧要，关键是那古坟中的尸体，穿戴的那种特殊服饰和表情，与咱们在献王墓所见的铜人与墓中的壁画，都非常相象，当地藏族人都说那是古时魔国鬼母地墓，但这只是基于传说，鬼母是可以转世的，应该不止有一位，魔国那段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口头传诵的长诗中，谁也没真正见到国鬼母妖妃穿什么衣服。”

Shirley杨听罢我讲的这段往事，对我说：“壁画中描绘的那座城，供奉着巨大的眼球图腾，里面的人物与凤凰寺下古坟中的尸体相同，也许那城就是魔国的祭坛，不知道魔国与无底鬼洞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

看来回到北京之后又有的忙了，首先是切开献王的人头，看看里面的毫尘珠是否是真的，另外还要设法找到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前半卷，这样才能解读出龙骨中关于毫尘珠的信息，最后必须搜集一些关于魔国这个神秘王朝的资料，因为一旦拼凑不出十六字，那龙骨天书便无法解读，关于毫尘珠的信息，可能要全部落在这上边了，届时双管齐下，就看能在哪个环节上有所突破了，不知那位铁棒喇嘛，是否仍然健在，也许到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拉措拉姆”湖畔去找他叙叙旧，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鬼吹灯I之《昆仑神宫》

如何解开雩尘珠的秘密？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雪域藏地。香港古董商明叔为了寻找《格萨尔王》中传说的魔国冰川水晶尸，雇请胡八一等三位摸金校尉入藏寻找。

一行九人进入青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300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遗址，寻找古格银眼，据说它是藏地的地理坐标，可以断定冰川水晶尸就在喀拉米尔，而且许多线索都与雩尘珠暗合。

在喀拉米尔的龙顶冰川，独眼白狼王率领狼群守护着冰川下的秘密；九层妖塔下埋葬的水晶自在山引发了雪崩；一条隧道直通风蚀湖，这里是白胡老鱼和斑纹鲛的战场，它们到底在争夺什么，是风蚀湖的霸主地位，还是在“戏珠”？翻过湖边的山冈，一座石窟中的城市展现在眼前，城中灯火通明，死气沉沉……

第一章 死亡收藏者

回到北京后，我和Shirley杨分头行事，她负责去找设备对献王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分解十六枚玉环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但这事看似简单，实则根本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这一两天之内，Shirley杨那边就该有结果了，而我想努力也没个方向，只好整天坐等她的消息。

这天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大金牙风风火火的来找我，一进门见只有我一个人，便问我胖子哪去了？我说他今天一早把皮鞋擦得蹭亮，可能是去跳大舞了，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你怎么有空过来？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吗？

大金牙说：“胡爷，这不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吗？今天一早刚开市，就来了一百多雷子，二百多工商，反正全是穿制服的，见东西就抄，弟兄们不得不撤到山里打游击了。”

我奇道：“这是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的关节，你们不是都打点好了吗？”

大金牙说：“甭提了，这阵子来淘东西的洋人越来越多，胡爷你也清楚，咱们那些人摆在明面上倒腾的，有几样真货？有某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友人，让咱们那一哥们儿当洋庄给点了，点给他了一破罐子，说是当年宫里给乾隆爷腌过御用咸菜的，回去之后人家一鉴定，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严重伤害了这位著名国际友人对咱们友好地感情。结果就闹大了，这不就……”

我对大金牙说：“咱们在那儿无照经营，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也免得整天担惊受怕。”

大金牙说：“潘家园打野摊儿，主要是信息量大，给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大平台，谁也不指着在市面上能赚着钱，都在水底下呢，暗流涌动啊。”

我又问大金牙瞎子怎么样了？怎么自打回来就没见过他？大金牙说瞎子现在可不是一般牛掰了。自称是陈传老祖传世，出门都有拨了奶子接送，专给那些港客算命摸骨，指点迷津什么的，那些港奴还他妈真就信丫的。

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侃大山，不知不觉日已近午，正商量着去哪搓饭，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我心想可能是Shirley杨回来了，便起身过去。打开院门，却是个陌生人，来人油头粉面，语气极为客气，自称叫

东子，说是要找王凯旋王先生。

我说你不就是找那胖子吗？没在家，晚上再来吧，说着就要关门，东子却又说找胡八一胡先生也行，我不知来者何意。便先将他请进院内。

东子说他是受他老板委托，请我们过去谈谈古玩生意。我最近没心思做生意，但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便蹿叻我过去谈一道，我一看大金牙正好随身带着几样玩意儿，反正闲来无事，便答应东子跟他过去，见见他的老板。

东子把车开来，载着我们过去，我心中不免有些奇怪。这个叫做东子的人，他的老板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址的？然而问东子那位老板是谁之类的问题，他则一律不说，我心想他妈的，肯定又是胖子在外边说的。不过去谈一道也没什么，没准还能扎点儿款。

东子开车将我们带到了个幽静地四合院前，我跟大金牙一看这院子，顿时羡慕，这套宅子可真够讲究的，走到屋内，见檀木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古香古色的玩器，我和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四周一打量，就知道这的主人非同小可，物里摆的都是真东西。

东子请我们落座，他到后边去请他老板出来，我见东子一出去，便对大金牙说：“金爷，瞅见没有？法琅芙蓉雄鸡玉壶春瓶，描金紫砂方壶，斗彩高士环，这可都是宝贝，随便拿出来一样扔到潘家园，都能震到一大片，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咱们带来的几件东西，实在没脸往外拿呀。”

大金牙点头道：“是呀，这位什么老板，看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啊，为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咱们这点儿东西人家肯定瞧不上眼。”

我突然在屋中发现了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我连忙对大金牙说：“中间摆的那件磁器，你看是不是有点儿问题？”

大金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那瓷器近前端详起来，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两只猫眼圆睁着，炯炯而有神彩，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名窑出来的，做工上也属平平，似乎不太符合这屋内的格调，瓷猫最显眼的，是它的胡须，不知为什么，这只瓷猫竟有十三根胡须，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的，做工最精细的部分都集中在此，大金牙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我说：“这是背尸家里供的那种，十三须磁猫。”

在湘西等地山区，自古有赶尸背尸两种营生，其中“背尸”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背尸的人家中，都会供这样一只磁猫，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柱香，对十三须花磁猫，磕上几个头，如果这期间，磁猫的胡须

或折断，是夜就绝对不能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万试万灵，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现在背尸的勾当早已没人在做了，我们曾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

在京津地区，从明清年间开始，也有外九行的人拜磁猫，那些小偷儿家里就都供着磁猫，不过那些都是九须的，样式也不相同，“十三须”只有湘西背尸的人家里才有，这种习俗出自哪里，到今时今日，已不可考证了。

我一见这只“十三须”，立刻便想到：“此间主人，大概其祖上就是湘西巨盗，专干背尸翻窑子的勾当，否则怎么会如此阔绰。”这是一阵脚步声传来，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个眼色，就当什么都没见到过，静坐着等候。

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原来是位香港人，五十出头，又矮又胖，自称明叔，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乎，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

我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后来还是明叔说出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乾黄又螭璧”的生意，是同天津一个开古玩店姓韩的少妇做的，她就是明叔包养的情妇。

我想不明白他怎么又找上我了，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问题，还是少惹麻烦为上，尽快让他看完大金牙带的几样东西，然后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了，于是对对明叔说：“老爷子，不知道您这么抬举我们，大老远把我们接过来，我们最近手头上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玩意儿，就随便带了几样，您要是看得上眼，您就留着玩。”说完让大金牙拿出几样小玩意儿让他上眼。

大金牙见是港农，知道有扎钱的机会，立刻满脸堆笑，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瓷瓶，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您上眼，这可是北宋龙泉窑的真东西。”

明叔一听此言，也吃了一惊：“有没有搞错啊，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了，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包里面？”

大金牙知道越是在大行家面前，就越要说大话，但是要说得象真的，你把他说了，他就会信你的话，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大金牙对明叔说：“您还不知道吧？您看我镶了颗金牙，我们祖上是大金国的四狼主金兀术，我就是他老人家正宗的十八代嫡孙，这都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缴获来的，在黑龙江老家压了多少年的箱子底，这不都让我给翻腾出来了么……”

明叔却并没上当，不理大金牙，单和我讲：“胡老弟啊，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好东西啊？如果你不缺钱，我可以用东西和你交换嘛，我这屋里的古玩你看上那个，你就尽管拿去好了。”

我心想他这明摆着话里有话，请我们来是有的放矢，不过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东西，都有大用，便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能出手，既然这样就别藏着掖着了，于是把话挑明了，直接告诉明叔，我们那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件龙泉窑，虽然是仿的，但是还能过得去眼，愿意要就要，不要我们就拿回去，到时候你后悔了，我们可管不着。

明叔笑了笑，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品，我翻了几页，越看越怪，但是心中已然明了，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是想买一面能镇尸的铜镜，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这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明叔耳朵里了，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手上，并不知道其实还没在我手里焐热乎就没了，我问明叔道：“你收藏这么多古做僵尸做什么？”

第二章 冰川水晶尸

明叔给我看的相册，里面全是各种棺木，棺盖一律敞开，露出里面的干尸，年代同格皆不相同，有的一棺一尸，也有两尸侧卧相对，是共置一棺的夫妻，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巨棺之中，外边都罩有隔绝空气的透明柜子，说是私人收藏，则更象是摆在展览馆里的展品。

我问明叔这些干尸是做什么的？有人收藏古董，但是真正的“骨董”想不到也有人要，以前倒是听说过新疆的干尸能卖大价钱，但是收藏了这么多还真是头回得见，有点大开眼界之感。

明叔说国外很多博物馆专门购买保存完好的古尸，这些尸体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是一种凝固这永恒死亡之美的文物，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明叔对我说胡老弟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是否能让我看看你从去南搞到的镇尸古镜？价钱随你开，或者我这里的古玩你中意哪件，拿来交换也可以。

我心中暗想，这位明叔是个识货的人，也许他知道那面铜镜的来历也未必可知，不如套套瓷，先不告诉他那面古镜早就不复存在了，于是问明叔，这镜子来历有什么讲头没有？

明叔笑道：“胡老弟还和我盘起道来了，这面铜镜对你们没什么用，对我却有大用，世间僻邪之物莫过于此了，说起来历，虽然还没亲眼看到过，但当时我一听古玩行的几个朋友说起，就立刻想到，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物绝不会错，秦始皇就是法家这个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对不对？”

我只记得文革时有一阵是“批儒评法”。好象提到过什么法家学说。具体怎么回事完全搞不清楚，只好不懂装懂的点了点头，大金牙在旁说：“这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时有这么一家，是治国施政地理论，到汉代中期尊儒后就绝根儿了。”

明叔继续说道：“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了，那面能镇尸僻邪地铜镜。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相传造于紫阳山，能照天地礼义廉耻四维，据记载，当年黄河里有鼃尸兴风作浪，覆没船只，秦王就命人就此镜悬于河口。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就落到汉代诸侯王手中了，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能装在青铜椁上克制尸变的古镜，世间绝无第二面了，你把它匀给我，我绝不会让你吃亏。”

我听了个大概，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

的，价钱再合适。奈何我手里没东西便对明叔直言相告，我这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古镜，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他在前门说的话，您就得跑到八宝山去听。

说完我就要起身告辞，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一再挽留，只好留下来吃顿饭，明叔仍然以为我舍不得割爱，便又取出一件古意昂然的玉器，举在我面前，我一打眼就知道这不是什么俗物，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打枪”（交换），做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双方不过手，如果想给别人看，必须先放在桌上，等对方自己拿起来看，而不能直接交到手里，因为这东西都是价值不菲地，一旦掉地上损坏了，说不清是谁的责任。

明叔既然握在手里，我便不好接过来，只看了两眼，虽然只有小指粗细的一节，但绝对是件海价的行货，在此物旁边，便觉得外边的炎炎暑热，全都荡然无存了。

大金牙最喜欢玉器，看得赞不绝口：“古人云，玉在山而木润，产于水而流方，这件玉凤虽小巧，但一拿出来，感觉整个房间都显得那么滋润，真令我等倍觉舒爽，敢问这是唐代哪位娘娘戴的？”

明叔得意的笑道：“还是金老弟有眼力啊，边个娘娘？《天宝遗事》虽属演义，但其中也不乏真材实料，那里面说杨贵妃含玉咽津，以解肺渴，就是指地这块玉嘛，这个材料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玉性本润，海水中沉浸既久，更增起良性，能泻热润燥，软坚解毒，是无价之宝啊，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

大金牙看得眼都直了：“自古凡发冢见古尸如生，其腹口之内必定有大量美玉，从粽子掏出来的古玉都价值连城，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口中地……”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伸出舌头想舔。

明叔赶紧一缩手：“有没有搞错啊，现在不可以，换给你们后，你愿意怎么舔就怎么舔，你就是天天把它含在嘴里，也没有问题的了。”

明叔见我不说话，以为价码开得不够，又取出一轴古画，戴上手套，展开来给我们观看。对我来说，只要你点个头，那深海润玉加上这卷宋代的真迹《落霞栖牛图》就全是你的了。

我心想，这明叔好东西还真不少，我先开开眼再说；于是不置可否，凝神去看那卷古画。我们这伙人平日里虽然倒腾古玩，但极少接触字画，根本没见过多少真迹。但这些年跟古物打交道，对这种真东西有种直觉，加上在古墓里也看过不少壁画，一看之下便知道十有八九也是件货真价实的仙丹。（仙丹，极品）

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块斜向切入。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一头老

牛在树下啃草，线条简洁流畅，笔法神妙，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得生动传神。中景有一茅舍位于林间。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远、中、近层次衔接自然，渲染得虚实掩映，轻烟薄雾，宛如有层青纱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清深悠远、空灵舒适得远离尘世之感。

明叔说，到了晚上，光线暗淡下来，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便会回到草舍中伏卧安睡；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我当即一怔，这画虽好，但是画中的牛会动那未免也太神了。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一到下雨，画中的伞就会撑开；其实是两张画暗中调换，不明究竟的以为是神物——这张《落霞栖牛图》怕也是如此。

而明叔当即遮住光亮，再看那画中的老牛，果然已卧于草舍之旁，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我大吃一惊，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

明叔却不隐瞒，以实相告，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这幅《落霞栖牛图》也够买十几套象样的宅子了。

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价码越开越高，真是豁出了血本。看来他必是久欲图之了，见我始终不肯答应，便又要找别的东西。

我对明叔说：“我们今天算是真开了眼了，在您这儿长了不少见识！但实不相瞒，那面法家祖师古镜我的确拿了，但是出了意外，没能带出来，否则咱们真就可以做了这单打枪的生意。您下这么大血本换那面古镜，难道是府上的粽子有尸变之兆？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倒知道几样能制止尸变的办法。”

我又对明叔说：“我看咱们之间也没必要有什么顾忌了，都是同行！您那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是湘西背尸人拜的，既是如此，一定也明了此道，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

明叔大概也明白，已经开出了天价，再不答应那是傻子；看来确实是没有东西，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饭。喝了几杯酒，明叔就说了事情的原由。

明叔的祖上确实是湘西的背尸者，背尸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扛着走，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刨个坑把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反着身子爬进棺内，而不敢面朝下，做的都是反手活；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留下来的。明叔家里就是靠这个发了横财，后来他爹在走马屿背尸的时候碰上了湘西尸王，送掉了命，最后一代背尸者就在那

里画上了句号。因为家财万贯，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明叔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最后定居在香港。

后来就开始倒腾干尸了。沙漠、戈壁、高山、荒原中出土的干尸，若是有点身份又保存完好的，扣上个某某国王、某某将军、某某国公主的名号便能坐地起价，一本万利，比什么可都赚钱。下家多是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私人收藏者之类的，当然都是在地下交易。

前不久，一家海外博物馆来找明叔谈生意。他们那里有本从藏地得到的古代经卷，里面记载着一位藏地魔国公主死亡的奇特现象。她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死后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尸，被认作是神迹，使用九层妖楼将她封埋在雪山上。经卷里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墓葬位置的具体线索。

这是一单最大的生意。但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具千年冰川水晶尸性属极寒，阴气极重，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生大师的灵塔，普通人一旦接近就会死亡。但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得到，其余镇尸的东西怕是全派不上用场了。想来想去，或许用那面古镜才有可能将她从九层妖楼里背出来。

我和大金牙还是头回听说这个名词，湘西尸王的传说倒是听闻已久了，究竟什么是冰川水晶尸？比那湘西尸王又如何？

第三章 润海石

我听明叔所说的内容，竟是和藏地魔国有关，当即便全神贯注起来，九层宝塔我曾经见过，就是用方木加夯土砌的墓塔，那是塔藏的雏形，魔国的什么公主倒没听过，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也说不定就是“鬼母”一类的人物，若说僵尸里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尸王，据说百年才出现一次，每次都是为祸不浅，冰川水晶尸是否类似？

明叔说完全不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尸”，是被人膜拜的邪神，从里到外冰晶水晶化的尸体，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她搞到手，但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怎能轻易入阳宅，香港南洋等地的人，对此格外迷信，明叔倒腾的干尸，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每经手一个，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取“冲”字的谐音，以驱散阴邪的晦气。

至于“冰山水晶尸”，与其说是具古尸，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它，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挖掘出来也没胆子运回去，西藏那种神秘地方，很多事难以用常理揣测，谁知道会有什么诅咒降临到头上，既然古镜没有，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一旦有了眉目，明叔就要组队进藏，按照经书中的线索去挖“冰川水晶尸”了，这单生意太大，明叔要亲自督战，盯着别让手下把古尸弄坏了。

至于组队进藏的事，到现在还没什么合适的人选，明叔希望我能一同前往，如果能有几位摸金校尉助阵，那一定会增加成功的系数。

我并没答应下来，心中暗自盘算，原来明叔下这么大的血本，还不光是图一面古镜，还想让我们出手相助。目前有几个疑问，明叔是怎么知道我们从云南发现了一面古镜？他应该只知道我和胖子是倒斗的，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带着“摸金符”的摸金校尉，难道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

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也没跟他谈过话，明叔说是有位算命的高人，真是堪称神数，全托他的指点。最开始的时候，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说是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四处打探下落无果，就找一个自称陈抟转世的算命瞥者，便请他点拨点拨，看能否知道是哪路人马最近在云南深山里得了古镜。结果那瞥目老者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起了一卦，然后写了个地址，说是按这地址找一位叫王凯旋的，还有一位叫胡八一，这两人是现今世上手段最高明的摸金校尉，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神鬼莫测之机，兼有云长之忠，翼德之猛，子龙之勇，孔明之智，那面古镜一定就是他们从云南掏出来的。

明叔说今日得见，果验前日卦词，那位老先生真是活神仙，算出来

的机数，皆如烛照龟卜，毫厘不爽，不仅是陈抟老祖转世，说不定还是周文王附体。

我和大金牙听到此处，都强行绷住面孔，没敢笑出来，心想要是这种算命的水平也能称为“烛照龟卜”，那我们俩也能当周文王了，不过瞎子这回也算办了件正事，没给我们帮倒忙，净往我们脸上贴金了。人抬人，越抬越高，于是我和大金牙也立刻装出惊讶的表情对明叔说想不到还有此等世外高人！以前一直不太了解“未卜先知”和“料事如神”这两个词什么意思，今天算是生动切实地体会了一把，若是有缘拜会，得他老人家指点一二，那可真是终生受用无穷啊，只是我等凡夫俗子，怕是没这种机会了。

明叔说也不是没有机会了，那位老神仙，就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一百块就可以算一卦，只要多给钱，还可以接到家里来相相风水，不过他老人家有个习惯了，不是拨了奶子不肯坐的了，我朋友刚好有一辆，你们想去请他的话，我可以让阿东给你们开车。

我谢过明叔的好意，再说下去非得笑出来露了馅儿，赶紧岔开话题，不再谈那算命的瞎子，我对明叔说，去藏地挖九层妖楼里的“冰川水晶尸”这活儿按理说我能接，而且没有法家祖师的古镜，我也能想办法给您找个别的东西代替，至于具体是什么，现在不能说，总之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我们摸金的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但目前我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在没有结果之前，还不能应承下来，过几天之后，我再给您个确切的答复。

明叔显然对我们甚为依重，一再嘱托，并答应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定金，我和大金牙对那块杨贵妃含在口中解肺渴的玉凤早已垂涎三尺，便问能不能先把这玩意儿给我们，我们一旦腾下手来，一定就先考虑您这单买卖。

明叔赶紧把那玉凤收了起来：“别急别急，事成之后，这些全是你们的，但这件玉器做定金实在不合适，我另给你们一样东西。”说完从檀木架子底下取出一个瓷坛。看这瓷坛十分古旧，边口都磨损看不见青花了，我跟大金牙立刻没了兴致，心想这明叔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财迷，这破烂货到潘家园都能一车皮收。

明叔神秘兮兮地从瓷坛中掏出一个小小的油纸包，原来坛子里有东西，密密实地用油纸裹了得有十来层，先把油纸外力涂抹的蜡刮开，再将那油纸一层层揭开，我跟大金牙一看，这层层包裹中封装的竟是两片发黄干枯的树叶。

我学着明叔的口吻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不就是枯树叶子吗？我们堂堂摸金校尉，什么样的明器没见过！”我说着话捏起来一片看了看，好像比树叶硬一些，但绝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看完又扔了回去，对大金牙使个眼色，怒气冲冲地对明叔说：“你要舍不得落定也就算了，拿两片树叶出来寒碜谁，成心跟我们大陆同胞犯葛是不是？”

大金牙赶紧作势拦着我，对明叔说：“我们胡爷就这脾气！从小就苦大仇深，看见资本家就压不住火。他要真急了谁都拦不住，我劝您还是赶紧把杨大美人含着玩的玉凤拿出来，免得他把你这房子拆了。”

明叔以为我们真生气了，生怕得罪了我们，忙解释道：“有没有搞错啊！胡老弟，这怎么会是树叶的呢！哪个树叶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从马六甲海盗手里买到的宝贝了，是龙的鳞片，龙鳞！”

明叔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茶杯中倒满了清水，把那发黄的干树叶捻出一片，轻轻放入杯中。只见那所谓的龙鳞一遇清水便立刻变大了一倍，颜色也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似是在茶杯中泡了一片翡翠。

我以前在福建也听说过龙鳞是很值钱的，有些地方又称其为润海石，但没亲眼见过。据说，在船上放这么一片可以避风浪，在干旱的地方供奉几片还可以祈雨，用来泡茶能治哮喘。至于是不是真的龙鳞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是某种巨大的鱼鳞。此物虽好，却不稀奇，不如那玉凤来得实在。于是我装作不懂，对大金牙说：“这怎么会是龙鳞呢？金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象咱们做菜用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大金牙说：“虾片！一泡水就变大了，一块钱一大包，我们家小三儿最喜欢吃这口，这两片都不够它塞牙缝的！”

我们俩好说歹说，最终也没把玉凤蒙到手；这润海石虽然略逊几筹，但是不要白不要，干脆就连那瓷坛子一并收了。回去的路上，大金牙问我这两块润海石能不能值几万港纸？我说够钱，俩加起来值八千港纸就不错了。

大金牙又问我这回是否真的要给这老港农当枪使，收拾收拾就得奔西藏昆仑山。

我说别看是老港农，老东西挺有钱；港农的钱也是钱，咱们不能歧视他们资本家，他们的钱不扎白不扎。另外，他手中有藏地魔国陵寝的线索，双方可以互相利用，但此事回去之后还得再商量商量。咱们现在还有件事得赶紧做了，去陶然亭公园那边找算命的陈瞎子，他对《易经》所知甚详——《周易》包罗万象，然而其根源就是“十六字天

卦”——我得找他打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免得Shirley杨回来后又要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了。

于是我和大金牙直接奔了右安门，稍加打听就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正在给人批命的陈瞎子，凉亭里还有几个歇脚看热闹的人。只见陈瞎子正给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摸骨，瞎子摇头晃脑的说道：“面如满月非凡相，鼻如悬胆有规模；隐隐后发之骨，堂堂梁柱之躯；三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依老夫愚见，至少是个部级！若是不发，让老夫出门就撞电线杆子上！”

那中年男子闻言大喜，千恩万谢的付了钱。我见瞎子闲了下来，正准备过去和他说话，这时却又有一人前来请他批卦。此人是个港客，说家里人总出意外，是不是阳宅阴宅风水方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瞎子掐指一算，问道：“家中可有养狗？”港客答道：“有一洋狗，十分的乖巧，家里人都对它非常宠爱。”

瞎子问了问狗的样子特征，叹道：“何苦养此冤畜！此洋狗前世与阁下有血海之仇，不久必会报复。老夫不忍坐视不理，阁下归家后的第三天可假意就寝，待那狗睡着之后便将衣服做个假人摆到床上，然后离家远行；转日此狗见不到你，必定暴怒而亡，你再将它的尸体悬在深山古树之上，使其腐烂消解，切记不可土埋火烧。”

第四章 发丘印

瞎子煞有介事的嘱咐港客，待此枸皮肉尽销，仅余毛骨之前，为此夙怨化解之期，港客听得心服口服，忙不迭的掏出港纸孝敬瞎子。

我看天已过午，不耐烦再等下去，和大金牙一边一个，架住陈瞎子往外就走，瞎子大惊，忙道：“二位壮士，不知是哪个山寨的好汉？有话好说，老夫身上真没几个钱……这把老骨头劲不住你们这么捏呀。”但走出几步，瞎子就闻出来了：“莫不是摸金校尉胡大人？”

我哈哈一笑，就把架着他的胳膊松开，害子知道不是绑票的，顿时放松下来，谁知得意忘形，向前走了两步，一头撞在了电线杆子上，瞎子疼得直咧嘴，捂着脑袋代叹道：“今日泄露天机，夺造化之秘，故有此报。”

我把瞎子带到街边一家包子铺里，对瞎子说：“陈老爷可别见怪，我找你确有急事，耽误了你赚钱，一会儿该多少我都补给你。”

我把瞎子要了碗馄饨，边喝边说：“哪里哪里，老夫能有今日，全仰仗胡大人昔日提携，否则终日窝在那穷乡僻壤，如何能坐得上拨了奶子。”

大金牙帮本听我说瞎子算命就想请瞎子帮着算算财路。

大金牙笑道，当着胡大人的面，自然不能瞎说，什么神数，都是屁话，说着把一碗馄饨一转圈喝个底朝天。随便给我们说了说其中的奥妙。

自古与人算命批相，只求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全在机变之上，而且这里边大有技巧，主好比那港客。问他有没有养狗，这就是两头走的活活儿，他要说没养。那就说他家缺条狗镇宅，要说养了，那就是狗的问题，港客丢下狗全家远奔避难，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回家。那洋狗岂有不饿死之理？就算是狗饿不死，港客也会以为算得准，只是因为其中牵扯夙怨，不肯明言而已，他会再想别的办法把狗饿死，总之说的尽量玄一些，这就看嘴皮子的功夫了。这些话就是随口应酬，谁计日后验与不验，只需当面说出一二言语，令来者信服便是，说来说去在那些凡夫俗子眼中，老夫都是神数。

最后瞎子对我和大金牙说道：“二位明公，天下神于数者能有几人？无非见风使舵之人而已，凡算命问卜皆不离此道，能此则神。舍此顾无所谓神也。”

大金牙对瞎子说：“陈老爷真是高人，若是不做算命的行当，而经营

古玩字画，一定能够大发横财，就您这反死人说活了的本事。我是望尘莫及啊。”

我听了瞎子这番言论，心想在明叔家里听到瞎子给人起卦，便觉得或许他知道一些十六字天卦的奥秘，便现在看来，他算命起卦的理论依据几乎等于零，纯粹是连蒙带唬，但既然找到了他，不妨姑且问之。

于是出言相询，问瞎子是否懂得易经，可否听说过失传已久地“十六字”之事，瞎子捻了捻山羊胡，思索良久才道：“易中自是万般皆有，不过老夫当年做的营生是卸岭拨棺，后来丢了一对招子才不得不给人算命糊口，对倒斗的一是熟门熟路，对阴阳八卦却不得其道，不过老夫听说在离京不远地白云山，最近有个很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得过真人传授，有全卦之能，精通风水易术，你们不防去寻访此人，他既然自称全卦，必有常人及不得之处。”

我让瞎子把那“全卦真人”的名姓，以及他所住的村名说了一遍，记在纸上，所谓白云山即是燕山山脉的一处余脉，距离北京不远，几个小时地车程便到，我打算稍后就去一趟，对于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得不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然后我又让瞎子说说“发丘印”的传说，我盘算着既然没有古镜，只好弄一个一样的镇邪的“发丘印”去唬明叔，关键是他把魔国陵墓的线索透露给我们，至于他拿回去能不能镇宅，我又哪有空去理会。

瞎子说起盗墓的勾当，却是知之甚详，这几十年传统倒斗手艺和行规出现了断层，而瞎子就可以凭当年在江湖上闯荡的见闻，给我们填补这一块空白。

自古掘古墓便有发丘摸金之说，后来又添了外来的“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聚众行事的“卸岭力士”。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其中行事最神秘的当属“搬山道人”，他们都扮成道士，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好多人以为他们发掘古墓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

“卸岭力士”则介于绿林和盗墓两种营生之间，有墓的时候挖坟掘墓，找不着墓地的时候首领便传下甲牌，啸聚山林劫取财物，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冢也发掘。

朝代更迭之际，倒斗之风尤盛，只说是帝王陵寝，先贤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群盗并起，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印符术甲，锄入荒冢。”

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发丘将军

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在盗墓者手中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此印毁于明代永乐年间，已不复存于世。

我按瞎子的描述，将“发丘印”的特征、大小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大金牙想办法找人做个仿的，最好是在仿古斋找个老师傅，以旧做旧，别在乎那点成本，回头做的一看就是潘家园地摊上的“新加坡”，那明叔也是内行，做出来的假印一定得把他唬住了，好在他也没亲眼见过，这件事就交给大金牙去做。

我让大金牙送瞎子回去，我刚匆匆赶回家中，准备去白云山，到家的时候，几乎是和Shirley杨前后脚进了门，我赶忙问那颗人头怎么样了？

Shirley杨无奈地摇了摇头，献王人头的口中，的确多出一块物体，和真的眼球差不多大，但是与头颅内的口腔都溶为一体了，根本不可能剥离出来，整个人头的玉化就是以口舌为中心，颅盖与脖颈还保留着原样，这些部分已经被切掉了，现在就剩下面部及口腔这一块，说着取出来给我观看。

献王的人头被切掉了所有能剥离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几乎就是一块似有模糊人面的玉球，表面纹理也呈漩涡的形状，Shirley杨说这颗人头能吸引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尸洞”，一定不是因为玉化了的首级，而是其中那块物体的缘故。透视的结果发现，人头内部的物质颜色逐渐加深，和眼球的层次相近，除了“毫尘珠”之外，哪里还会是其他东西。

只不过龙骨天书“凤鸣岐山”中所隐藏的信息咱们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理解古人对此物特性的描述，它究竟是眼球、漩涡、凤凰胆还是其余的什么东西？又同长生不死，羽化成仙有什么联系？以献王为鉴，他是做错了某个步骤，还是理解错了天书中的内容……，当年扎格拉玛族中的祖先在多年前占卜的结果，想消除诅咒，只有找到“毫尘珠”，但找到之后怎样做，就没有留下记载。

我对Shirley杨说，这些天我也没闲着，刚打听到一个白云山“全卦真人”的事，我想起以前我祖父的师傅，他就是在白云山学的艺，说不定那本阴阳风水残书，也是得自于白云山，我这就打算立刻过去碰碰运气。

Shirley杨一听有机会找出十六字全卦，便要与我同行，我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家里，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一旦天书得以破解，咱们下一步

可能就要前往西藏，寻找那个供奉巨大眼球图腾的祭坛，前些天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所以你还得让美国盟军给咱们空运一批过来，买不到的就让大金牙去定做。

我又把明叔的事对Shirley杨讲了一遍，问她咱们是否可以利用明叔掌握的线索。Shirley杨问我是怎么打的主意，我说就按中国外交部经常用到的那个词“合作并保持距离”。

我转天一早，就到南站上了火车，沿途打听找到了白云山全卦真人马云岭住的地方。但马家人说他去山上给人看风水相地去了，我不耐烦等候，心想正好也到山上去，看看马真人相形度地的本事如何，希望他不是算命瞎子那种蒙事的。

这白云山虽然比不得天下的名山大川，却有几分山光水色，按在马宅问明的路径，沿着山路登上一处山顶，见围着数十人，当中有一个皮包骨头的干瘦老头，两眼精光四射，手摇折扇，正给众人指点山川形势。

第五章 利涉大川

我心想不用问，这位肯定就是全卦真人了，我充做看热闹的走进人群，只见马真人正对着山下指画方向，琢点穴道，对那些人说道：“西北山平，东山稍凹，有屏挡遮护，有龙脉环绕，咱们庄的学校要是盖在这里，必多出状元。”

这时有个背着包裹的中年山民，长的其貌不扬，看样子是路经此地，无意中听到马真人的言论，便对众人说：“看各位的举动，难道是要在此地建房？此山乃白蚁停聚之所，万万不可建造阳宅，否则容易出事故伤人。”

马真人一向受惯了众星捧月，相形地势百不失一，何曾有人敢出言反驳，看那山民十分面生，不是本乡本土的，心中不禁有气，便问他一个外地人，怎么会知道这山里有白蚁。

那过路的山民说道：“东山凹，西山平，凹复之处为西北屏挡，复折西南，回绕此山，虽有藏峰之行，却无藏峰之势，风凝而气结，风生冲，所以最早的繁体字‘风’字，里面从个虫，风与山遇，则生白蚁，此地青乌术或易经中，当为山风蛊，建楼楼倒，盖房房塌。”

马真人问道：“这里山清水秀，怎么会有蛊象？岁有山有风，但没听说过山风蛊，你既如此说，请问蛊从何来？”

山民指着山下说：“白蚁没有一只单独行动的，凡白蚁出没必成群结队，‘蛊’字上面是三个虫，三者为众象，众就是多，下面的皿字，形象损器，好似蚁巢。此地表层虽然完好，奈何下边已被蚁穴纵横噬空，我乃过路闲人，是非得失与我毫不相干，只是不忍房屋倒塌伤及无辜，故此出言提醒，言语莽撞，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这就告辞了。”

那山民说罢转身欲行。马真人却一把将他拉住：“且慢！话没说明白别想走，你说此山中有蚁穴，次亦未可知，但以蛊字解蚁，却实属杜撰，此种江湖伎俩，安能瞒得过我。”

山民只好解释道：“自古风水与易数不分家，所以才有阴阳风水之说。这里地处据马河畔，河水环西山而走，白蚁行处也必有水，所以《易经》中的蛊卦，也有利涉大川之语。山风蛊便应利涉大川。”

马真人听罢笑道：“我家祖上八代都是卦师葬师，《易经》倒背如流，说起易数你可能蒙混过关了，蛊卦的利涉大川，应该是形容蛊坏之极，乱当复治，拨乱反正之象，所以此卦为元亨而利涉大川，你竟敢如此乱解，实在可笑之至。”

这时几个好事的村民，争先恐后的跑到山坡下，用铁锹挖了几铲子，果然挖出成团的白蚁，众人都不免对马真人和那山民另眼相看。

只听那山民对马真人说：“依你所说，利涉大川只是虚言，换个别的意思相近之词一样通用，这是对易数所见不深。其实利涉大川在此卦中特有所指，蛊卦艮上巽下，本属巽宫，巽为木，艮卦内互坎卦，坎为水，以木涉水，才有利涉大川之言。我还有事在身，不能跟诸位久辩，如果世上真有风水宝地，又哪里还有什么替别人相地的风水先生，劝诸位不必对此过于执着，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说完之后，也不管马真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转身就走。

我在旁也听得目瞪口呆，这世上果然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自持有半本《十六子阴阳风水秘术》，就觉得好象怎么地了似的，其实比起这为貌不惊人的过路山民，我那点杂碎真是端不出台面，这些年来我是只知风水，而不晓阴阳，我猛然间醒悟，这山民对卦数了如指掌，又通风水秘术，今天该着被我撞见，岂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这么一愣神的工夫，那过路的山民已经走下了山坡，被人辩得哑口无言，自称全卦能倒背依经的马真人，估计也是个包子，我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从后三步并做两步的追了上去。

山路曲折，饶过山坳后，终于赶上了他，我单刀直入的说想了解一些卦数之事，那山民也没什么架子，与我随口而谈，原来他是来此地探亲。这时是要赶路去乘车回老家，我见机不可失，便也不多客套，直接请教他，可否知道《十六子阴阳风水秘术》之事。

山民听闻此言，露出一丝差异的神色，干脆与我坐在山下林中，详细攀谈起来，十六字天卦自成一体，包括诀、象、形、术四门，据说创于周文王之手，然而由于其数鬼神难测，能窥其门径者极少，汉代以后就失传了，留下来的，只有易数八卦，后世玄学奇数，包括风水秘术，无不源出于此。

晚清年间，有名金盆洗手的摸金校尉，人称张三链子，张三爷，据说他自一古家里掘得了十六字天卦全象，并结合摸金校尉的专利产品“寻龙诀”，转写了一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但此书夺天地之秘，恐损阳寿，便毁去阴阳术的那半本，剩下的半本传给了他的徒弟阴阳眼孙国辅，连他的亲生子孙都没得传授。

这位山民就是当年张三爷的后人张赢川，他所知所学，无非都是家中长辈口授，特别精研易术，我们一盘起道来，越说越近，阴阳眼孙国辅就是我祖父的恩师，这可有多巧，敢情还不是外人，从祖上一辈辈的

排下来，我们俩属于同辈，我可以称他一声大哥。

张赢川问明了我找十六字的来龙去脉，说此事极难，十六字是不可能找到了，即便是某个古墓里埋着，找起来那也是大海捞针，而且事关天机，找到了爷不见得事什么幸事。

我觉得对于“天机”，可能是理解不同，我认为所谓的天机，只是一些寻求长生不死之道的秘密，是同志阶级所掌握的一种机密，然而我对成仙之类痴人说梦的事毫无兴趣，只是想除掉身上所背负的诅咒，就不得不从龙骨天书种找到使用“毫尘珠”之道，事关生死存亡，所以才甘冒奇险去深山老林种挖坟掘墓，就算事死在阵前，也好过血液逐渐凝固躺着等死的日日煎熬。

张赢川说：“兄弟出了事，当哥的就该出头，但奈何自身本领低微，家中那套摸金的本领也没传下来，帮不上多大忙，但易含万象，古人云：生生变化位易，古往今来之常为经。天地间祸福变化都有一定之机，愚兄略识此道，虽然仅能测个轮廓，却有胜于无，不妨就在此为兄弟起上一课，推天道以明人事，一卜此去寻龙之路途。”

我闻言大喜，如蒙指点，那就是拨云见日了，张赢川说起卦占数，并不拘何物，心到处便有天机，当下随手摘了几片树叶，就地扔下，待看明卦象也觉惊奇：“奇了，机数在此，竟又是个山风蛊的蛊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我对此一窍不通，忙问道：“这卦是什么意思？我们背上的诅咒能解除吗？”

张赢川道：“甘蛊之母得中道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风从西来，故主爻在西，西行必有收获，然风催火，此卦以木涉水，故此火为凶，遇水化为生，如遇火往未能得，然遇水得中道，却亦未定见其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切记，切记。”

我心中本对藏地有些发怵，多日来郁结于此，始终不能下定决心去西藏，这时见卦数使然，当即打定主意，看来不去昆仑山上走这一趟，这场祸事终归不能化解，于是再以“毫尘珠”究竟为何物相问，究竟事眼睛还是凤凰胆

张赢川凝视那几片树叶半晌，才答道：“既是眼睛，又是凤凰，此物即为长生。”

我说这可怪了，怎么可能既是眼睛，又是凤凰胆难道是凤凰的眼睛不成？凤凰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世上又怎会有凤凰的眼睛？

张赢川为我解读此卦机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这些皆为轮转往复是也。传说凤凰是不死之身，可以再灰烬中涅槃重生，这也合生生不息之象，目为二，三日为奇，日虽似目而非目，故不足为目，然而有三在前，多出其一，既又为目，我以机数观其物，可能是一种象征长生不死之意的，极其类似人目，而又非人目的东西，但究竟事什么，神机不足，参悟不透。

虽然未能确切指出“毫尘珠”的情况，但他竟以几片树叶以及两句问话，就断出了“长生”二字，结合最近经历的事件，无不吻合，这八卦之数已精奇如斯，倘若有十六字，那真可神通了。

张赢川说今日机数已尽，再多占则有逆天道，刚得聚首，却不得不又各奔东西，卦数之准与不准，皆在心思与天机相合，也许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刚才所起的一课可以作为参考，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愿君好自为之，日后有缘，当得再会。

我把他所言的卦辞都一一牢记，从西藏回来后，若是还有命在，一定再去拜会，于是双方各留下了地址，我一直将他送到山下的车站，方才惜别，我站在原地，回味那些卦辞，竟又觉得其中奥秘深不可测。

第六章 七名成员

回到北京之后，我将遇到同门张赢川的事情对众人讲了一遍，按他所推机数，祇要带着“毫尘珠”到西边走一趟，有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遇水得中道”，要去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进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只湖，关于魔国的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祇有藏地唱诗人口中的“制宝珠王武勋诗篇”，才有相关的信息，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打算先行进藏，去“拉措拉姆”湖畔，找我的喇嘛阿克，如果喇嘛还健在，他一定可帮忙找一位天授的唱诗人。

Shirley杨把一份进藏装备物资的清单给我看了看，问我还有甚么需要补充的，这些装备有一部分要从美国运来，其馀的一些传统形的工具，则需要由大金牙搞来，买不到的也由他负责找人定制，最少需要十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准备齐全。

我对Shirley杨说你来筹备物资我还能有甚么不放心的，我想不到的你也能想到，不过一定要准备大量生姜，至少照着六七百斤准备，对于生姜，咱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全都给他榨成姜汁，带到西藏去，到雪山去挖九层妖楼，没姜汁根本没办法动手。

Shirley杨和胖子都觉得纳闷，胖子问道：“带这么多姜汁熬姜汤不成？我看还不如多带些白酒，在雪山上御寒，喝白酒才行。”

我对胖子说，你们没去过西藏雪山，所以不知道，以前我们部队在昆仑山一个古冰川里施工，那千万年的玄冰，结实得你们无法想象。抡起镐来砸上去，就是一个白点，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切不动那些冰，但这世上一物克一物，物性皆有生有伏，就如同米醋可以腐蚀夯土层，用姜汁涂抹至凿冰的工具上，就可以迎刃而下，虽然肯定不及切豆腐来得轻快。却省得好大力气，咱们不知道九层妖楼在冰下多深，祇有尽可能多的准备姜汁。

没过几天，大金牙那边就已经把“发丘印”做好了，我见时机成熟了，就对大金牙说，金爷你现在就是中英香港事务联络小组的组长了，是时候把那明叔约出来谈谈条件了，于是大金牙立马去和明叔通了消息。回来告诉我，明叔那边正跟农妈盼红军似的等着咱们呢，当晚就要请众人去府上详谈。

我们全班人马，总共四人。来到了明叔那套幽静古朴的四合院里。明叔说他这边已经都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出发进藏，但还缺一样镇尸的东西。

我对明叔说：“法家祖师古镜虽然同了，还好我找到一枚发丘天官的

铜印，纵然是湘西尸王，被这印上的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押上，也永世不得发作了，这枚铜印不仅能克尸变，更能挡煞冲神，九层妖楼里的邪神，同样不在话下。”

明叔说：“这就太好了，我祖上多少代都是背尸的，加之在南洋跑船那么多年，那边风俗使然。所以对这些事非常迷信，有了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用得上，胆子先壮了，要不然还真不敢去动冰川水晶尸。”

明叔把那枚“发丘印”从盒子里取出来端详了一番，我怕他看出破绽，赶紧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大金牙立刻就此印的来历猛侃的一通，说得云山雾罩，加上我和胖子在一旁有唱有合，总算是把肯叔瞒了过去，毕竟这枚压印也是件古物，仿古斋做旧的手段也堪称天下一绝，明叔虽然浸淫此道已久，但对“发丘印”一物毫不知晓，所以被雪困住暂时唬住了。

明叔说胡老弟，听你的意思是，你们是“摸金校尉”，这次总共出动三个人，除了金牙衰仔不去，由你带头，还有这位靓女和那位肥仔，既然你们肯帮手，咱们一定可以马到成功，从雪山上把冰川水晶尸挖出来，有言在先，九层妖楼里的明器一家一半，冰川水晶尸归我所有，然后这屋里的古董随便挑，就算是报酬了，做成了这笔大买卖，都够咱们吃上几生几世，回来之后便可以就此金盆洗手了。

我心想藏地九层妖楼里多是骨器，没什么金玉，我们要不要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依靠明叔掌握的情报，找到一座封存完好的魔国陵墓，那就一定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够找到供奉着眼球图腾的那座神殿。

我急于想知道九层妖楼的详情，便对明叔说：“祇要装备器械等等物资准备齐全，在这五六天之内就可以开始行动了，现在是不是能把详细的情报资源共享一下，大伙分析分析，拿几个方案出来研究研究。”

明叔面露难色，表示博物馆那边给他的线索，祇不过是一本解放前从西藏被盗卖过去的经书，这本书记载了古格王朝的一些传说，其中记载“古格银眼”就是魔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那座埋着邪神的九层妖楼，还有世界制敌宝玦大王所封印着恶魔的大门，都可以从“古格银眼”中找到线索，如果想去找那座妖塔，就必须先去阿里的古格遗迹，从中寻找启示。

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当了五年兵，从没听说过西藏有甚么古格王朝的遗迹，胖子和大金牙就更是不知道了，听得面面相觑，都作声不得。

Shirley杨似乎知道一些：“古格王朝的王城，在三十年代初期被义大

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断言道，这是世界上神秘的地区之一，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很多媒体都做过详细的相关报道，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与王朝中，古格遗迹是距离我们生活时代最近的，但他的神秘色彩丝毫不比精绝，楼兰逊色多少。”(注：古格王朝遗迹被发现于三十年代，但中国官方对古格遗迹展开正式彻底的考察是在1985年前后)

西藏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一地区，南临喜马拉雅，北依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不钦”，那座神山，是印度教，耆那教派，苯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

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就是古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地区，古格王朝是一个由土藩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五百年有馀，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他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甚至还完好的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对于他的传奇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探险家和考古队去破解。

Shirley杨所知道关于古格遗迹的事情，祇有这些，至于甚么“古格银眼”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一提到“眼”，我心中一动，看来离那无底鬼洞诅咒的真相，又接近了一层，目前所有的线索，都瞄准了藏地。

明叔解释道，“古格银眼”是一幅复杂的大型浮雕，主体是一只巨大的眼球，这副壁画的含义，通过藏传佛经中的记载，可能是记录着莲花生大师与制敌宝珠大王铲除魔国的事迹，但实际上，在懂密宗风水者的眼中，他是一个座标指示图，明叔手中的经卷有张魔国领地的地图，魔国的邪山鬼湖，包括封埋冰川水晶尸的妖塔，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银眼中找到。

明叔说他已经搜集到了密宗风水的资料，密宗风水学远远没有中原的青鸟风水复杂，祇要找个懂寻龙诀的摸金校尉，带着经卷，到古格遗迹的庙宇里，对照“古格银眼”加以印证，很容易就可以得知想找的地方，具体在甚么地点。

我听明叔说明了之后，心想这老港农，果然是有十分的心计，把线索告诉了我们，但祇要经卷还在他手中，我们就不可能甩掉他自己行动，看来祇有先帮他挖开妖塔，掘出那具古尸了。

我又劝明叔，西藏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了都发愁，您这么大岁数，不一定要亲自去。

明叔固执己见：“这么大的买卖不亲自看牢了，钱还不被别人赚走

了，当然这不是对你们不放心，主要是想亲力亲为，血汗钱，才食得甜，当年我曾经跑过二十几年的船，别看五十来岁了，身体状况绝对没问题。”

我见说甚么都不管用，只好认了，愿意去就去吧，不过出了事就得自认倒霉，这么算来，这次去西藏就是四个人了，还有雇个向导，还有一些脚夫。

明叔说：“怎么会是四个人呢？我还要带几个亲信，除了我之外，要带我的保镖彼得黄，还要带我在大陆的夫人韩淑娜，她是一位骨董鉴定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我的乾女儿阿香，她是最得力的助手，这么算来，一，二，三……不算向导和脚夫，咱们这个队，一共是七个人，五天后出发，先到冈仁不钦峰下的古格遗迹。”

第七章 悬挂再天空的仙女湖畔

我看了看Shirley 杨等人，Shirley 杨无奈地耸了耸肩，胖子倒毫不介意，觉得人多热闹，大金牙冲我偷着龇了龇牙，那意思是这些包袱你们算是背上了。

我心想这他妈港农是打算全家去度假，老婆孩子保镖都齐了，正琢磨着怎么想个说辞，让明叔打消这个念头，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去这么多人，非出事不可。

这时明叔已经把此次组队的其余成员，都带了出来，给我们双方一一引见。他的老婆韩淑娜，我们都认识，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大金牙张口就称她明婶，韩淑娜赶紧说别这么称呼，太显老，反正你们之间称呼都是瞎叫，也没什么辈分，咱们还是单论，按以前那样就行了。

明叔再接下来介绍的是他的干女儿阿香，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可能还不满二十岁，看见陌生人都不敢说话。明叔说阿香是他最得力的帮手，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都能察觉到。

我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姑娘有“阴阳眼”抑或开过“天目”不成？

明叔得意地告诉我们，阿香的父母在阿香刚出生的时候，就将她放置在一个与外界隔绝，带有空气净化设备的玻璃罩中，直到她两岁为止。这样避免了她受到空气的污染和影响，使得她的神经非常敏感，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

阿香后来成了孤儿，明叔就把她收养了下来。她不止一次地救过明叔的性命，被他视如掌上明珠，尤其是和干尸、棺槨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总是要把阿香带在身边。

Shirley 杨在一旁告诉我说，明叔不是乱讲，美国有一个教派的人都如此行事。这个叫阿香的小姑娘也许会帮到我们，但最好不要带她进藏，身体好的人都难以忍受高原反应，阿香的身体这么单薄，怕是要出意外。

明叔那边愿意带谁去，我实在没办法干涉，于是低声对Shirley 杨说，看来明叔这回豁出血本去挖冰川水晶尸，是赌上了他全家的性命，一定是志在必得。劝是劝不住了，纵有良言也难劝该死鬼，咱们尽量多照顾他们，尽力而为就行了，最后是死是活，能否把冰川水晶尸带回来，那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最后明叔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保镖彼得黄，柬埔寨华裔，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跟越共打了几年游击，后来又从金三角流落到马六甲附近当了海匪，最后遇到海难的时候，在海上被明叔的船救了，就当起了明叔的保镖。看样子四十岁出头，皮肤很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善茬儿。最突出的是他的体形，完全不同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东南亚人，非常壮实，往那一站，跟多半截铁塔似的。

胖子一见彼得黄就乐了，对明叔说：“名不副实啊，怎么不叫彼得黑呢？有我们跟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根本没必要找保镖，一根汗毛你都少不了。”

明叔说：“你这个肥仔就喜欢开玩笑，他姓黄，怎么能叫彼得黑？你们可不要小看他，这个人对我忠心耿耿，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参加过真正的战争，杀人不眨眼。”

胖子对明叔说：“让他赶紧歇菜吧，游击队那套把式算什么，我们胡八一同志，当年可是指挥过整个连的正规军，还有我，你听说过胖爷我的事迹吗？北爱尔兰共和军核心成员，当年我在……”

我拦住胖子的话头，不让他再接着吹下去了，对明叔说，既然成员和路线都已经定好了，那咱们就各自回去分头准备，你们得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如果没什么问题，五天之后开始行动。

明叔说OK，路线和装备就由胡老弟全权负责，你说几时出发，就几时出发，毕竟咱们这一队人马，只有胡老弟对藏地最为了解。

我带着胖子等人，告辞离开，回到了自己家里。我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只身一人提前进藏，到拉姆拉错湖畔去找铁棒喇嘛，请他帮忙找一位熟悉藏地风俗、地理环境的向导，最好还是一位天授的唱诗人，如果不能一人兼任，找两人也行。

我把领队进藏的任务就交付给了Shirley 杨。她虽然没进过青藏高原，但曾经去过撒哈拉、塔克拉玛干、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探险，心理素质和经验都没问题。我们商议了一下，Shirley 杨将会带队抵达狮泉河，与我在那里汇合。尽量轻装，装备补给之类的东西，则暂时留在北京，由大金牙看管，一旦在冈仁波齐与森格藏布之间的古格遗迹中，找到那座塔墓的线索，便由大金牙负责将物资托运到指定地点。

Shirley 杨比从云南回来的时候瘦了一些，眼睛上起了一些红丝，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心力交瘁，疲于奔命，刚从云南回来不久，便又要去西藏了，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劝Shirley 杨不用过于担心，藏

地的危险并不多，至少没有云南那么多蚊子，趁没出发前这几天好好休息，时间迟早会给我们一切答案的。

Shirley 杨说：“我不是担心去西藏有没有危险，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无底鬼洞这件事结束后何去何从，你要是还想接着做你的倒斗生意，我绝对不答应，这行当太危险了。老胡，你也该为以后打算打算了，咱们一起回美国好吗？”

我说去美国有什么意思，语言又不通，你冲的咖啡跟中药汤味道差不多，让我天天喝可顶不住。不过既然你非要我去，我也没办法，先住个几年看看，要是不习惯我还得搬回来，最让我头疼的是胖子怎么办，把他一个人留在北京，肯定惹出祸来。

胖子说：“我说老胡，怎么说话呢，说的就好像你觉悟比我高多少似的，你惹的祸可比我多多了，对于这点你没必要谦虚。你们要去美国，那我能不能去？到了杨参谋长地头上，怎么还不得给咱配辆汽车，我看亨特警长的那辆车就不错，肯定是奔驰吧。我要求不高，来辆那样的奔驰开就行，底特律，旧金山，东西海岸咱也去开开眼，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我对胖子说：“美国警察不开德国车，连这都不知道，就你这素质去到美国，这不是等于去给美国人民添乱吗？”

我们三人胡侃了一通，心情得到稍许放松。

第二天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西藏。

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与念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小小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还有雪山，那就更是神圣得无以复加。这些湖的名字里都带个“错”字，比较著名的像什么昂拉仁错、当惹庸错、纳木错、扎日南木错等等，不胜枚举，每一个都有无尽的神秘传说，我的老朋友——铁棒喇嘛还愿所在的仙女之湖，就属于这众多的湖泊之一。

从噶色下了车，向南不再有路，只能步行了，或花钱雇牧民的马来骑乘。这里不是山区，但海拔也将近四千五百，我在牧民的带领下，一直不停地向南，来到波沧藏布的分流处。“藏布”就是江河的意思。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西藏腹地，高原的日光让人头晕，天蓝得像是会滴下水来。我雇的向导兼马主，是个年轻的藏民，名叫旺堆。旺堆将我带到一片高地，指着下面两块碧玉般的大湖说：“左面大的，雍玛卓扎错，龙宫之湖；右边小一点点的，拉姆拉错，悬挂在天空的女仙之湖。”

当时天空晴朗，湖水蔚蓝，碧波倒映着雪峰白云，湖周远山隐约可见。《大唐西域记》中，高僧玄奘有感于此人间美景，将这两片紧紧相临的湖泊，称为“西天瑶池双璧”。

人所饲养的牲口不能进圣地，于是我和旺堆找平缓的地方向下，徒步朝湖边走去。旺堆告诉我这里有个传说，湖底有“广财龙王”的宫殿，聚集着众多的罕见珍宝，有缘之人只要绕湖一周，捡到一条小鱼，一粒石子，或是湖中水鸟的一根羽毛，就能得到“广财龙王”的赏赐，一生财源不断。

但是前来绕湖的朝圣者，更喜欢去绕仙女之湖，因为传说仙女之湖中碧透之水为女仙的眼泪，不仅能消除世人身体上的俗垢病灶，还能净化心灵上的贪、嗔、怠、妒，使人心地纯洁。两湖对面的雪山，象征着佛法的庞大无边。

我对旺堆说咱们还是先去净化心灵吧，绕仙女之湖一圈，从绕湖的信徒中找到铁棒喇嘛。二人徒步绕湖而行，由于我们不是特意前来朝圣，所以不用一步一叩头。走在湖畔，不时可以看到朝圣者的遗骨，他们已经与圣地融为了一体。

远处一个佝偻的人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从他背上那截显眼的黑色护法铁棒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的举动很奇怪，显然不是我们所见过的那种绕湖方式，就连藏民旺堆也没见过他那种动作，好像是在进行着某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仪式。

第八章 天授的唱诗者

转山或者绕湖，是生活在世界屋脊这个特殊地域的独有崇拜方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信仰，与藏族原始宗教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常规动作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最普通的，是徒步行走；还有一种更为虔诚，双手套着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于胸前，全身扑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一点点地丈量神山圣湖的周长，每绕一周，就会消减罪孽，积累功德，如果在绕湖的路上死去，将是一种造化。

铁棒喇嘛的举动不像是在绕湖，而让我想起东北跳大神的。在内蒙古插队时，纠斗神婆和萨满这些事都看到过，他是不是正在进行着一种驱邪的仪式？但在圣地又会有什么邪魔呢？想到这里我快步走上前去。

铁棒喇嘛也认出了我，停下了动作，走过来同我相见。一别十余载，喇嘛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衣服更加破烂。我对喇嘛说起我那两个战友的现状，喇嘛也感慨不已：“冲撞了妖魔之墓的人，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佛爷开恩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在湖边多积累功德，为他们祈福。”

喇嘛这些年来，从来没离开过拉姆拉错，每天就是念经绕湖，衣食都靠来湖畔朝拜的信徒们布施。其实那些一路膜拜过来的朝圣者们，在路上也接受布施，对圣徒的布施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

我问起喇嘛刚才在做什么，铁棒喇嘛说起经过，原来喇嘛在向药王菩萨占卜。因为有两个内地来的偷猎者，在附近打猎，但这两个人是新手，候了五天，也没看到什么像样的动物，最后终于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小兽，当即开枪将其射杀，趁着新鲜，剥皮煮着吃了。

两个偷猎者吃完之后，立刻肚子疼得满地打滚，等有藏民发现他们的时候，都已经人事不醒口吐白沫了。这里根本没有医院和寺院，在西藏寺庙里的药师喇嘛负责给老百姓看病，铁棒喇嘛虽是护法，年轻时却也做过药师喇嘛之职，经常给湖畔的藏民与朝圣者治病消灾，所以藏民们就来请铁棒喇嘛救人。

铁棒喇嘛听说是偷猎的，本不想去管，但佛法莫大慈悲，死到临头之人不能不救，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吩咐藏民把那两名偷猎者带来，念诵《甘珠尔》向药王菩萨祈求救人的方法。

我们正说着话，六名藏民已将两个偷猎者背了过来，喇嘛命人将他们平放在地，只见这两人面如金纸，气若游丝，顺着嘴角往下流白沫，肚子胀得老大，以我看来这种症状也不算十分奇怪，照理说吃了不干净

的东西，或是恶性食物中毒都可能有这种反应，是十分危险的，必须立刻送医院急救，不知铁棒喇嘛凭几粒藏药，能否救得了他们。

喇嘛看了看患者的症状，立刻皱紧了眉头，对几个当地的藏民说道：“其中的一个吃得太多，已经没救了，另外一个还有救。你们去圣湖边找些死鱼腐烂的鱼鳞来。”

藏民们按照喇嘛的吩咐，立刻分头去湖边寻找，两名偷猎者之一，口中流出的白沫已经变成了紫红色，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喇嘛赶紧让我和旺堆帮手，将另外一个人的牙关撬开，拿两粒藏药和水给他吞服了，那人神智恍惚，勉强只吃下去一半。

这藏药有吊命之灵效，吃下去后立刻哇哇大吐，吐了许多黑水。那名死中得活的偷猎者，虽然仍然肚疼如绞，却已恢复了意识，喇嘛问他究竟吃了什么。

偷猎者说他本人和这个死去的同伴，在内地听说到西藏打猎倒卖皮子，能赚大钱，就被冲昏了头脑，也想来发笔横财。但两人都没有狩猎的经验，无人区的动物多，又不敢贸然进去，只好在雪山下边转悠，想碰碰运气，哪怕打头藏马熊也是好的。

就这样一直走了五天，什么也没打到，携带的干粮反倒先吃光了，只好准备卷上行李打道回府。不成想刚要离开，就看见一只黑色的大山猫，体形比那山羊也小不了多少，长得十分丑陋，毫不畏人，以至于开始还误以为是头豹子。俩人仗着火器犀利，连发数枪，把那只黑色的大山猫当场打死。正好腹中饥火难耐，也顾不得猫肉是否好吃，胡乱剥了皮，烧锅水煮着吃了半只，那肉的纤维很粗，似乎怎么煮都熟不了，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了。

偷猎者涕泪横流，声称自己兄弟二人，虽然一时起了歹念，想偷猎赚钱，但毕竟除了这只山猫什么也没打到，请喇嘛药师一定大发慈悲，救他们的性命，以后一定改过自新。他断断续续地说了经过，腹中剧痛又发，立时死去活来。

我记得在昆仑山听过一个藏地传说，那种黑色的巨大山猫，不是猫，是新死者所化之煞，当然不能吃了。我问喇嘛怎么办，这人还有救吗。

喇嘛说：“他们吃的大概是雪山麝鼠，那种动物是可以吃的，但他们吃的时间太早了。藏人从不吃当天宰杀的动物，因为那些动物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一旦吃下去，就不好办了。我以前服侍佛爷，曾学过一些秘方，至于能不能管用，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去湖边找腐烂鱼鳞的藏民们先后回来，加起来找了约有一大捧。铁棒喇嘛将鱼鳞围在病者身边，又找来一块驱鼠的雀木烧成炭，混合了腐烂发臭的鱼鳞，给那偷猎者吃了下去。

在这一系列古怪的举动之后，偷猎者又开始哇哇大吐。这次呕吐更加剧烈，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净了，最后直到吐的都是清水，喇嘛才给他服了藏药止住呕吐。

喇嘛看着他呕出的秽物，说这人的命算是保住了，不过这辈子不能再吃肉，一吃肉就会呕吐不止。我凑过去看了看，只见那大堆的呕吐物中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待一细看，像是一团团没毛的小老鼠。

偷猎者跪倒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是否能把他这位死去的同伴埋在湖边。喇嘛说绝对不行，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被埋在土中，埋在土里灵魂永远也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会觉得像是被煮在热锅里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又会觉得如坠冰窟，寒颤不可忍受；如果下雨，会觉得像是万箭穿心；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碎割，那是苦不可言的。离这湖畔不远的山上，有十八座天葬台，就把尸体放到那里去，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吧。

偷猎者不太情愿这么做，毕竟和内地的差异太大了。喇嘛解释道，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方法，除土葬外，悉皆流行，但因为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石丘的天葬台上，即行剁碎了投给鸟兽分享，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接触传染病而死，则土葬也属惯例。

偷猎者终于被喇嘛说服，就算是入乡随俗吧。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下，抬上同伴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我见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略长，里面一定有武器弹药。我们这次进藏尚未配备武器，现在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就将他拦住，想同他商量着买下来。

偷猎者告诉我，这两支枪是在青海的盗猎者手中购买的，他处理完同伴的尸体后，就回老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了，留着枪也没有什么用了，既然我是铁棒喇嘛的朋友，这枪就送给我，算是答谢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

我看了看包里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雷明顿，型号比较老，870型12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五十年代的产品，但保养得不错，怪不得麝鼠这么灵活的动物都毙在枪下。还有七十多发子弹，分别装在两条单肩背的子弹袋里。这种枪械十五米以内威力惊人，不过用之打猎似乎并不合适，攻击远距离的目标还是用突击步枪这一类射程比较远的武器比

较好，散弹枪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最后我还是把钱塞给了他，枪和子弹包括包装的行李袋我就留下来。

等这些闲杂人等散去之后，我才对喇嘛说明了来意，想去找魔国邪神的古墓求喇嘛阿克为我们的探险队物色一位熟悉魔国与岭国历史的唱诗人兼向导。

铁棒喇嘛说挖掘古墓，原是伤天害理的事，但挖魔国的古墓就不一样了。魔国的墓中封印着妖魔，是对百姓的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修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肯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都是天授，概不承认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形式，都是一些人在得过一场大病或睡过一觉之后，突然就变得能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我出家以前就是得过天授之人，不过已经快三十年没说过了，世界制敌宝珠雄师大王，以及转生玉眼宝珠的那些个诗篇，唉……都快要记不清了。

第九章 轮转佛窟

铁棒喇嘛当即就决定与我同行，捣毁魔君的坟墓，身为佛爷的铁棒护法，这除魔乃是头等大事。虽然三十多年没吟唱过制敌宝珠大王的诗篇，但这天授非同学习而得，细加回想，还能记起不少。

我担心喇嘛年岁大了，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比不得从前。按经文中的线索，供奉“冰川水晶尸”的妖塔，是在雪山绝顶，他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如何是好。

铁棒喇嘛说：“我许大愿在此绕湖，然而格玛那孩子仍然没有好转，希望这次能做件大功德之事，把格玛的灵魂从冥府带回来（藏人认为人失去神智为离魂症），事成之后，还要接着回来绕湖还愿。修行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与人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在积累功德中死去，必会往生极乐。”

我见喇嘛执意要去，也觉得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藏俗，又明密宗医理，有他指点帮助，定能事半功倍。于是我们收拾打点一番，仍由旺堆带着我们，前往西藏最西部——喜马拉雅山下的阿里地区。

在森格藏布，我们同胖子明叔等人汇合，他们也是刚到不久。我一点人数，好像多了一个人，除了我和胖子、Shirley 杨、铁棒喇嘛这四个人外，明叔那边有彼得黄、韩淑娜、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也跟着来了。

我问胖子怎么阿东也跟来了，胖子告诉我说，阿东这孙子平时也就给明叔跑跑腿，这次知道明叔是去做大生意，天天求着明叔带他一起来。后来求到大金牙那了，让大金牙帮着说点好话，大金牙收了好处，就撺掇明叔，说西藏最低的地方海拔都四千往上，得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啊，这不就让阿东给他们背氧气瓶了吗？

我心想这回真他妈热闹了，人越来越多，还没到古格王城呢，九个人了，但也没办法，一旦在妖塔里找到魔国转生之地的线索，就跟他们分开行动，不能总搅在一起。

古格遗迹那边当时还没有路可通行，只好让向导雇了几匹牦牛，让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几个人骑着牛，好在没什么沉重的物资。在森格藏布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上歇了两天，就动身前去王城的遗迹，寻找古格银眼。

一路上非常荒凉，没有任何人烟，黄黄稀疏的荒草散落在戈壁上，没什么风，望向天空，满眼的蓝，衬得地面的枯土荒草有些刺目。远方

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不敢多望。

我们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给我讲着他当年得天授学会的诗篇，都是些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

这时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的木桩，Shirley 杨说这看上去有些像是古墓的遗址。一听说古墓，连趴在牛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来了精神，抻着脖子去看路边。

向导说那些古墓早就荒了，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别看这里荒凉不毛，其实大约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堆满了祁连圆柏。古墓的结构都是用整棵祁连圆柏铺成，这种怪异的树木喜旱不喜潮，只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都是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而来，但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都被毁掉了，遗迹却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走过这片荒凉墟冢的遗迹后，又走了大约一天的路程，才抵达古城。这里被发现已久，除了大量的壁画及雕刻、造像之外就是城市的废墟，当时并未引起自治县政府的重视，也不像几年后装上铁门派人看守。那时候根本就没人老远地跋涉来看这座遗迹。

我们从山下看上去，山坡到山顶大约有三百多米的落差，到处都是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窟。除了结构比较结实的寺庙外，其余的民房大都倒塌，有的仅剩一些土墙，外围有城墙和碉楼的遗迹。整个王城依山而建，最高处是山顶的王宫，中层是寺庙，底下则是民居和外围的防御性建筑。

我对明叔说：“古格遗迹也不算大，但这几百处房屋洞窟，咱们找起来也要花些时间，你所说的古格银眼，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们按目标直接找过去就是了。”

由于高原反应，明叔的思维已经变得十分迟钝，想了半天才记起来，大概是在庙里，而不是在王宫里。按经书中的记载，这里应该有一座轮回庙，应该就在那里。

王城的废墟中，几座寺庙鹤立鸡群，一看之下便能一目了然，当然这其中分别有红庙、白庙、轮回庙等寺庙遗迹，哪个对哪个，我们分辨不出来，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喇嘛当然能从外边的结构看出哪座是轮回庙，于是指明了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根红柱的庙址就是供奉古格银眼的轮回庙。

这地方早在三十年代就有探险家过来了，没听说出过什么危险，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散弹枪给了胖子一把，自己拎着一支，带队绕过一层层土墙，爬上了半山腰。这里的废墟中，屋舍基本上没有保存

完好的了，如果仅仅是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这里又暴雨如注，年复一年的风化侵蚀下来，曾经致密的土质变得酥脆，一点一点地粉碎，一有外力施加，便成为一片尘埃。断壁残垣等一应突出的部位，皆被损磨了棱角，曾经充满生机的城市，正无声无息地被大自然消化殆尽。

我们怕被倒塌的房舍墙柱砸到，尽量找空旷的地方绕行。明叔和他的老婆还能勉强支撑，但是瘦弱的阿香已经吃不消了，再往高处爬非出人命不可，明叔只好让彼得黄留在山下照看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之时，大多数人都已气喘如牛。

我对这稀薄的空气本来还算适应，但靠着墙壁休息时，看到殿中的壁画，呼吸也立刻变得粗重起来。胖子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老胡，想不到这里竟然是处精神文明的卫生死角，还有这么厉害黄色图片。要在北京看上一看，非他妈拘留不可。”

这里的壁画都是密宗的男女双修，画风泼辣，用色强烈，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再向里行，壁画的内容急转直下，全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地描绘地狱中的酷刑，景象惨不忍睹。喇嘛说这座神殿在几百年前都是禁地，普通百姓最多到门口，就不能再向里走了，除了神职人员，国王也不能随便入内。

昔日的辉煌与禁地，都已倒塌风化，我们喘匀了气，便鱼贯而入。神殿后面的轮回庙，由于凹在内部，受风雨侵蚀的程度略小，保存得还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是几根红色的大柱子，柱身上嵌着一层层灯盏，上头的顶子已经破损了，漏了好几个大洞，造像之类的摆设都没了，不知是被人盗了去，还是都腐烂成泥土了。

我看了看四周，这里四处破烂不堪，哪有什么古格银眼的浮雕。明叔指了指头顶：“大概就是指这幅雕刻。”

我们抬眼向上望去，当时日光正足，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射将进来，向上看有点晃眼，觉得眼睛发花，但可以看到整个屋顶都是一整块色彩绚丽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脱落了，还有一部分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损坏了，却仍保存下来了大约百分之七十五。

这幅顶上的壁画，正中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外边一圈是放射形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行母，仪态万方，无一雷同，不出所料，这就是古代密宗风水坐标古格银眼了。

我对明叔说，这回该把那本古老的经书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了吧，不看个明白的话，单有这坐标，也搞不清妖塔的具体方位所在。

明叔找了根红色巨柱靠着坐下喘气，阿东拿出氧气管给他吸了几口，这才能开口说话，伸手去到包里摸那本经书。这时突听咔嚓一声，庙中一根立柱倒了下来，众人发一声喊，急忙四处散开躲避，巨柱轰然倒塌，混乱中也没看清砸没砸到人。

原来明叔所倚的那个柱子根基已朽，平时戳在那看起来没什么事，一倚之下，就轰然而倒，多亏了是向外侧倒了过去，否则殿中狭窄，再撞倒别的立柱，非砸死人不可。眼看屋顶少了一根大柱，虽然还没倒塌下来，众人却也不敢留在庙内，都想先出去，到了外边安全的地方再做计较。

向外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被柱子砸倒的一面土墙里，露出一个巨大阴暗的空间，似乎是间被封闭的密室，墙壁一倒，里面腐气直冲出来。据说意大利人在这片遗迹中找到过大量洞窟，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头干尸洞，还有一个存放兵器的武器洞，但都离这轮回寺较远，这庙中的秘密洞窟，里面有些什么？

胖子找出手电筒，打开来往里照了照，众人的眼睛立刻被里面的事物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趺坐于兽座莲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

然而在这三目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着的黑色铁门，门上贴满了无数符咒经文，似乎里面关着某种不能被释放出来的东西。

第十章 定位

众人被这古怪神秘的洞窟吸引，都围到近处打着手电筒往里面张望，那个黑色的铁门里面是什么？为什么要贴挂如此之多的经咒？

Shirley 杨说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古格遗迹之后，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这里保存下来的遗址规模，房屋殿堂约有五百，碉堡敌楼六十座，各类佛塔三十座，防卫墙、塔墙数道，其中数目最庞大的就是王城地下洞窟，差不多有上千眼。

这说明古格王朝的城堡，其地下设施的面积和规模，甚至远远超出了建在地上的部分。众人请教喇嘛，这个洞里摆着一尊银眼佛像，是个藏经洞，还是个洞窟形的佛堂？

铁棒喇嘛不答，径直跨过破墙，走入了那个隐秘的空间，我担心里面有什么危险，也拿着雷明顿紧紧跟了上去。

秘洞里的佛像并不大，只有一尺来高，色泽金光耀眼，但并非纯金或纯铜所铸，而是分别以五金合炼，而且是一体成型。只有古格人能做出这种工艺，其秘方现已失传，银眼金身的佛像传世更少，这佛像价值不菲。

铁棒喇嘛拜过了佛像，才继续看洞中其余的地方，银眼佛像几乎和后面的铁门底座连为了一体，被人为地固定住了，黑色紧闭的铁门上，贴的都是密宗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吽吽”。

这种六字真言虽然常见，我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可能是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普通的门似乎没有必要贴这种东西。我问喇嘛这六字真言代表什么，是否是镇邪驱魔的，看来这铁门不能打开。

铁棒喇嘛对我说：“六字真言代表的意义实在是太多了，一般的弟子念此真言，使心与佛融合。不过密宗功力的高深，要靠日常显法的修养积累，就如同奶茶糕点的质量，要靠对酥油不停搅拌，也不能指望念念六字真言就成正果。这六个字要是译成你们汉话，意思大概是，唵！莲中的珍宝，吽！”

藏地宗教流派众多，即便同是佛教，也有许多分支，所以铁棒喇嘛对轮回宗的事所知有限。据他推测，这座藏在轮回殿旁边的秘洞，可能代表了轮回宗的地狱，大罪大恶之人，死后的灵魂不能够得到解放，要被关进这黑门之中，历经地狱煎熬折磨，所以这道门不能打开，里面也许有地狱中的饿鬼，也许有冥间的妖魔。

我正和喇嘛在洞中查看，忽然脚面上有个东西，“嗖”的一下蹿了过

去，我急忙抬脚乱踢，洞外的众人也用手电筒向地上照，原来是只小小的黑色麝鼠，形如小猫，见到手电筒的光线乱晃，慌慌张张地钻进了黑门下边。

我们这才发现，黑色铁门下有一条很大的缝隙，我用手电筒向内照了照，太深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和铁棒喇嘛不再多耽，又按原路回到洞外。这处秘洞与银眼坐标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还是留给将来的考古队或探险队来发掘吧。

胖子和明叔都对那尊银眼佛像垂涎三尺，但有铁棒喇嘛在场，他们也不敢胡来，都强行忍住。明叔似乎在自我安慰，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凡是能成大事者，皆不拘泥小节，咱们这次去挖冰川水晶尸，那是天大的买卖，这尊银眼佛像虽然也值几个钱，但相比起来，根本不值得出手。”

铁棒喇嘛让大伙动手，搬些土石，重新将那道破墙遮上，然后都站在庙外。由于轮回庙的佛堂中，少了一根柱子，众人不敢再冒险进入殿堂，在外边试探了一番，发现这座庙堂其余的几根巨柱都极为坚固，那根倒塌的柱子，是由于下边是洞窟的一部分，为了布局工整而安置的一根虚柱，属于大年三十的凉菜，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并不影响整座建筑的安全。

明叔取出那本得自境外博物馆的古藏经卷，对照顶壁上的银眼壁画，参详其中奥秘。有铁棒喇嘛相助，加上我所掌握的风水原理，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经卷中的地图同银眼坐标结合在了一起。

轮回宗对于眼球的崇拜，其最早的根源可能就是魔国。魔国灭亡之后，仍在世上留下不少遗祸，轮回宗也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消亡，它所特有的银眼遗迹，只在古格王城中保留了这么一处，如果这里也毁坏了，那即使有古经卷中的地图，也找不到魔国妖塔了。

这本古代经卷，作者和出处已不可考证，只知道是某个外国探险队在二三十年代，从西藏的某个藏经洞中挖出来的。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后来一位对宗教很有研究的管理者，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经卷，由于里面记载的内容十分离奇，始终难以理解。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料的积累，才分析出这本经卷中，很可能记载着一座九层妖塔的信息。这座妖楼是一个坟墓，里面封存着魔国所崇拜供奉的邪神水晶尸，如果找到它，那绝对是考古界的超重大发现，西藏远古时代那神话般不可思议的历史，也将由此得以破解。

经过他们反复的考证，这本古经卷极有可能是魔国的遗族所著，其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但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虽然有魔国疆域的地图，但这些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或者神灵来标注的，与人们常识中的地图区别太大，而且年代久远，很多山脉水系的名称和象征意义，到今天都已发生了变化，这就更加难以确认。

轮回庙中的大幅壁画，就是解读古代密宗风水的钥匙，因为画中的方位极为精确，每种不同的色彩、神兽，或者天神，都指向对应的地理位置。有了这个方向的坐标，再用古今地图相对照，即便不能像分金定穴那样精准，却也算有了个大致的区域，强似大海捞针。

中原流传下来的风水学，认为天下龙脉之祖为昆仑，这和藏地密宗风水就有很大区别，但归根结底，本质还是差不多。密宗风水中，形容昆仑山为凤凰之地，其余的两大山脉，分别为孔雀之地、大鹏鸟之地。

魔国最重要的一座九层妖楼，就在凤凰神宫。经卷中形容道，凤凰之宫是一片山峦，由天界的金、银、水晶、琉璃四种宝石堆积而成，山腰分有四座雪山，分别代表了魔国的四位守护神。

铁棒喇嘛说，如果昆仑山被形容为凤凰，那一定是符合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武勋长诗，那么凤凰神宫的位置，按诗中描述，是在喀拉米尔山口，青、藏、新交汇的区域，那个方向对应的是白色银色两位行母，白色代表雪山，银色则是冰川。

我对明叔和铁棒喇嘛说了我的评估结果，四峰环绕之地，在青乌风水中称作“殊缪”，寻龙诀中叫“龙顶”，堪为天地之脊骨，祖龙始发于其地，形势十分罕见。只要能确认大概的区域是在喀拉米尔山口，再加上当地向导的协助，就不难找到。

明叔见终于确认了地点，忙把我拽到一旁，掏出纸和笔来，没等他开口，我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了。我对明叔说：“尽管放心，我们绝不会抛下你那组人马单干，咱们虽然没签和约，但我已经收了两片润海石为定，君子的承诺用嘴，小人的承诺才用纸，君子不做承诺也不会违约，小人做了承诺照样违约，能不能遵守约定在人，而不在于纸。”

明叔这才放下心来，喜形于色，高原反应好像都减轻了，似乎已经将那冰川水晶尸搂在怀中了。我劝他还是先别忙着高兴，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到了昆仑山喀拉米尔，挖出九层妖楼再欢喜不迟，没亲眼所见之前，谁敢保证那经卷中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也许那就是古代某人，吃饱了撑的攒着玩的。

Shirley 杨又拍了一些照片，作为将来的参考资料。这次来寻密宗的

风水坐标，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许多，除了柱倒墙塌，让众人虚惊一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波折，希望以后的旅途也能这么顺遂。

我们下山的时候，日已西斜，高原上的夜晚很冷，没必要赶夜路回去，于是众人在离古格王城遗迹几里远的一座前哨防御碉堡里歇宿。同行的向导安排晚饭和酥油茶，然后又让几个体质较差的人喝上一碗感冒冲剂，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最可怕的就是患上感冒，高原上的感冒，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当晚众人都已疲惫不堪，这里没什么危险，狼群早就打没了，所以也没留人放哨，两三人挤在一间敌楼中睡觉。Shirley 杨和韩淑娜、阿香这些女人们，睡在最里边一间，我和胖子睡在最外边的石屋里。

入夜后，我们先后睡着了。我这些年晚上就从没睡实过，白天还好一些，晚上即使是做梦也睁着一只眼，Shirley 杨说我这是“后战争精神紧张综合征”，需要服用神经镇静药物。我担心喝了那种药会变傻，所以一直没喝。

就在半睡半醒之间，忽听外边传来一串极细微的脚步声，我立刻睁开双眼，从碉楼孔隙中洒下来冷淡的星月之光，借着这些微弱的光线，只见一个黑色的人影，迅速地从门前一闪而过。

第十一章 夜探

那人影一闪而过，什么人如此鬼鬼祟祟？我来不及多想，悄然潜至门洞边上，偷眼观看。外边月明似昼，银光匝地，有一个蹑手蹑脚的家伙，正沿路向古格王城的方向走去，身上还背着个袋子，非是旁人，正是明叔的马仔阿东。

我早就看出来阿东不是什么好人，油头粉面贼眉鼠眼，这大半夜的潜回古格遗迹，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盯上了那尊银眼佛像。

阿东的老板明叔是大贼，那点小东西是看不上眼的，应该不是明叔派他去的。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下手，这才候到夜里行动。他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不过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既然叫我撞见，该着你这孙子倒霉。

想到这我立刻回去，捂住胖子的嘴，把他推醒，胖子正睡得鼾声如雷，口鼻被堵，也不由得他不醒，我见胖子睁眼，立刻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胖子花了十秒钟的时间，头脑终于从睡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低声问我怎么回事。我带着他悄悄从屋里出去，一边盯着前边阿东的踪影，一边把经过对胖子说了一遍。

胖子闻言大怒：“那佛像胖爷我都没好意思拿，这孙子竟敢捷足先登，太他妈缺少社会公德了吧。胡司令，你说怎么办，咱俩是不是得教育教育他，怎么收拾这孙子，是弃尸荒野，还是大卸八块喂秃鹫？”

我一脸坏笑地对胖子说：“这两年咱们都没机会再搞恶作剧了，今天正好拿这臭贼开练。咱俩先吓唬吓唬他，然后……”伸手向下一挥，我的意思是给他打晕了，扔到山上，让这小子明天自己狼狈不堪地逃回来，但是胖子以为我的意思是他宰了，伸手就在身上找伞兵刀，但是出来得匆忙，除了一支随身的手电筒之外，什么都没带。胖子说没刀也不要紧，我拿屁股都能把他活活坐死，不过咱们事先得给他办办学习班，说完也是嘿嘿嘿地一脸坏笑。

我越想越觉得吓唬阿东有意思，心中止不住一阵狂喜，但嘱咐胖子道，还是悠着点，让他吸取点教训就完了，弄出人命就不好了，另外此事你知我知，绝不能向别人透露，连Shirley 杨也不能告诉。

胖子连连点头：“自然不能告诉她，要不然美国顾问团可又要说咱们不务正业了。不过咱们出动之前，得先容我方便方便。”

我说现在没时间了，等路上找机会再尿，再不快点跟上，这孙子就

跑没影了。

我们来了兴致，借着天空上大得吓人的月亮，在后边悄悄跟着阿东。由于怕被他发现，也没敢跟得太紧，一路跟进，就来到了古格遗迹的那座山丘之下。

阿东的体力不行，白天往返奔波，还得给明叔背着氧气瓶，已经疲惫不堪，晚上偷偷摸摸的，一路没停，加上心理压力不小，到了山下便已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坐到一道土墙下休息，看他那意思，打算倒过来这口气，就直奔轮回庙去偷银眼佛像。

我心想这孙子不知要歇到猴年马月才能缓过来，还不如我们绕到前边埋伏起来，于是便和胖子打个手势，从废墟的侧面绕到了阿东前头。

走了一半我们俩就后悔了，原来这王城的遗迹，只有大道好走，其余的区域，都破败得极为严重，走在房舍的废墟中，几乎一步一陷，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走起来格外缓慢，好在终于找到一条街道，两人紧赶慢赶地钻进护法神殿。

还没等我们再欣赏一遍火辣的密宗双修图，便听后边传来一阵脚步声，来者呼吸和脚步都很粗重，一听就是阿东，想不到这么快就跟上来了，也许是我们绕过来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我和胖子急急忙忙地摸进轮回庙大殿，但这殿中空无别物，根本无地藏身，情急之中，只好踩着红柱上的层层灯盏，分别爬上了柱子。

这红色巨柱除了那根倒塌的假柱之外，其余的倒也都还结实，而且高度有限，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也能勉强爬上去。

我们前脚刚爬上柱子，阿东便随后摸进了庙堂。明亮胜雪的月光，从殿顶的几处大破洞里照下来，整个殿堂都一片雪亮，看得清清楚楚。我对胖子做了个沉住气的手势，二人忍住了性子，先看看阿东怎么折腾，等他忙碌一场即将搬动佛像之时，再出手吓唬他才有意思。

大殿里非常安静，只听见阿东在下边呼呼喘气，胸口起伏得很厉害，看样子是累得不轻。他又歇了片刻，这才动手搬开石头，打开了原本被我们封堵的破墙，一边干活，还一边唱歌给自己壮胆。

我和胖子在柱子上强忍住笑，觉得肚子都快笑断了，不过看阿东的身手，也颇为灵活，搬动砖石都无声无息。这大殿中没有外人，他应该没必要这么小心，搬东西连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除非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我估计他是个拆墙的佛爷，北京管小偷就叫“佛爷”，原来他干这个还是行家里手，而且贼不走空，大老远地杀个回马枪，就为了一尊银

眼佛像。

封住秘洞的破墙，本就是被我们草草掩盖，没多大工夫，阿东就清出了洞口，这时月光的角度刚好直射进去，连手电筒都不用开，那里面甚至比白天看得还要清楚。

阿东先在洞口对着佛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口中念念有词，无非就是他们小偷的那套说辞，什么家有老母幼儿，身单力薄，无力抚养，然后才迫不得已做此勾当，请佛祖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要为难命苦之人……

胖子再也忍不住了，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我心中大骂，这个笨蛋怎么就不能多忍一会儿，现在被他发现了，顶多咱们抽他俩嘴巴，又有什么意思。

我们俩躲在柱子上，角度和阿东相反，在他的位置看不到我们，但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突然笑了一声。这古城本就是居民被磨灭后的遗迹，中夜时分，清冷的月光下轮回庙的殿堂里突然发出一声笑声，那阿东如何能不害怕，直吓得他差点没瘫到地上。

我见阿东并未识破，暗自庆幸。手中所抱的柱身，有很多由于干燥暴开的木片，随手从红柱上抠下一小块坚硬的木片，从柱后向墙角投了出去，发出一声轻响，随即屏住呼吸，紧紧贴在柱后，不敢稍动。

阿东的注意力果然被从柱子附近引开，但他胆色确实不济，硬是不敢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只是战战兢兢地蹲在原地，自言自语道：“一定是小老鼠，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

阿东唠唠叨叨地不敢动地方，使得我和胖子也不敢轻易从柱后窥探他，这时月光正明，从柱子后边一探出头去，就会暴露无遗。

我偏过头，看了看攀在旁边柱子上的胖子，月光下他正冲我龇牙咧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实在憋不住尿了，赶紧吓唬吓唬阿东就得了，再憋下去非尿裤里不可。

我对胖子摇了摇手，让他再坚持几分钟，但这么耗下去确实没意思。忽听殿中一阵铁链摩擦的声音，只好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从柱后窥探，一看之下，顿觉不妙。

阿东竟然已经壮着胆子，硬是把那尊银眼佛搬了出来。佛座原本同后边的黑色铁门锁在一起，我估计他没有大的动作——例如用铁棍之类的器械——根本不可能将佛像抬出来，但没想到他这种“佛爷”最会拧门撬锁，那种古老的大锁，对他来讲应该属于小儿科，一眼没盯住，

竟然已经拆掉了锁链。

阿东把佛像从秘洞中抱了上来，但听得铁链响动，原来银眼佛像的莲座下面，仍有一条极长的铁链同黑色铁门相连，阿东这时财迷心志，竟突然忘记了害怕，找不到锁孔，便用力拉扯，不料也没使多大力气，竟将洞中的铁门拽得洞开。

我在柱后望下去，月光中黑色铁门大敞四开，但是角度不佳，虽然月光如水，我也只能看到铁门，门内有些什么，完全见不到，而在地上的阿东刚好能看见门内。我看他的表情，似乎是由于过度惊恐，几乎凝固住了，站住了呆呆发愣。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心中都有寒意，阿东这家伙虽然胆小，但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会把他吓得呆在当场，动都动不了，甚至连惊叫声都发不出来？

这时只听咕咚一声，我们急忙往下看，原来是阿东倒在了地上，二目圆睁，身体发僵，竟是被活活地吓死了。天空的流云掠过，遮挡得月光忽明忽暗，就在这明暗恍惚之间，我看见从黑门中伸出了一只惨白的手臂。

第十二章 隐蔽

静夜沉沉的轮回庙中，我秉住呼吸，从柱后窥探黑色铁门的动静，从洞开的铁门中，探出一只手臂，月光照射之下，可以清楚的看到，手臂上白毛绒蒙，尖利的指甲泛着微光，那只手臂刚刚伸出半截，便忽然停下，五指戢张，抓着地面的石块，似乎也在窥探门外的动静。

我心想坏了，这回真碰上僵尸了，还是白凶，但是除了手电筒什么东西都没带，不过僵尸的手指似乎应该不会打弯，喇嘛说这轮转庙下的黑色铁门，代表着罪大恶极之人被投入的地狱，从里面爬出来的东西，就算不是僵尸，也不是什么易与之辈。

我看旁边的胖子也牢牢帖着柱子，大气也不敢出一口，满头都是汗珠，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让尿憋的，以为他也和阿东一样紧张过度，我轻轻对胖子打了个手势，让他把帽子上的面罩放下来，免得暴露气息，被那门中的东西察觉到。

我也把登山帽的保暖面罩放下来，象是戴了个大口罩一样，这样即使是僵尸，也不会轻易发现我们，现在静观其变，等待适当的时机逃跑。

这时天空中稀薄的流云已过，月光更亮，只见门中爬出一个东西，好似人形，赤着身体，遍体都是细细的白色绒毛，比人的汗毛茂密且长，但又不如野兽的毛发浓密匝长，月色虽明，却看不清那物的面目。

我躲在柱子上，顿觉不寒而栗，开始有些紧张了，但我随即发现，从铁门中爬出来的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僵尸，只见它目光闪烁，炯若挚电，虽然没见过僵尸。但口耳相传，僵尸的眼睛是个摆设，根本看不到东西，而这东西的双眼在黑夜中闪烁如电.....它空间是什么东西？

我怕被它发现，遂不敢在轻易窥视，缩身与柱后，静听庙堂中的动静，把耳朵帖在柱身上。只听地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那个似人似僵尸又似动物的家伙，好象正围着阿东的尸体打转徘徊。

我不知道它意欲何为，只希望这家伙快些离开，不管去哪里都好。只要它一离开这座轮回庙地遗址，我们就可以立刻脱身离开了。这时却忽听庙中发出了一阵诡异如老枭般的笑声，比夜猫子嚎哭还要难听。若不是双手要抱着柱子，真想用手堵住耳朵不去听那声音。

胖子在他藏身的那根柱后，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对我连皱眉头，那意思是这声音太刺耳，在由它叫下去，无论如何也提不住气了，肯定会尿出来。

我赶紧对胖子摆手，千万别尿出来，人的尿液气味很重。一尿出来，咱们立刻就会被那白凶般的怪物发现，这种怪异如老梟的叫声，倒真和传说中僵尸发出的声音一样，不知道那东西正在搞什么名堂。我使自己地呼吸放慢，再次偷眼从柱手观看堂中。

只见那白凶般的家伙，正在俯视地上的死尸，俯掌狂笑不已，就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然后又在殿中转了一圈，走到屋顶的一个大破洞底下，望着天空地月亮，又呜呜咽咽的不知是哭是笑。

我和胖子叫苦不迭，我们在柱子上挂了少说有半个小时了，手足俱觉酸麻，这柱身上地灯盏也不甚牢固，使得我们轻易不敢动弹，万一踩掉些东西，立刻就会被发现，赤手空拳的怎么对付白凶，而这家伙偏偏在殿中磨蹭起来没个完，不知它究竟想做什么。

就在这堪堪僵持不下去了地局面下，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我看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雪蛛，正从房顶垂着蛛丝缓缓落下，蛛丝晃晃悠悠的，刚好落在我面前，距离还不到半厘米，几乎都要贴到我脸上了。

雪蛛上高原上毒性最猛烈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白色，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只，虽然只有手指肚大小，但身体上已经长出了鲜红色的癍纹，红白分明，这说明它至少已经活了上面年了，它的毒性能在瞬间夺走野生牦牛的生命。

这只雪蛛挂在蛛丝上晃了几晃，不偏不斜的落在我额头的帽子上，那一刻我都快要窒息了，我把眼球拼命向上翻，也只看到雪蛛满是花纹地一条腿，它似乎不喜欢毛线帽子，径直朝我两眼之间爬了下来，我的头部，只有双眼和鼻梁暴露在外边，眼看着雪蛛就要爬到脸上了，我迫不得已，只能想办法先对付雪蛛，但又不敢用手去弹，因为没有手套，担心中毒。

紧要关头，更顾不上会不会暴露给白凶了，抬起头，用脑门对准柱子轻轻一撞，“咔嚓”一声，虫壳碎裂的轻响，雪蛛已经被脑门和柱身之间的压力挤碎，我用的力量不大，刚刚挤死雪蛛，就立刻一偏头，将还没来得及流出毒素的蛛尸甩到一旁。

但这轻微的响声，还是引起了堂内那家伙的注意，一对闪着寒光的双眼，猛地射向我藏身的那根红漆柱子，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我心中骂了一句，今日又他妈的触到霉头了，我想让胖子做好准备，我吸引它的注意力，然后胖子出其不意，抄起地上的大砖给它来一下子，但另一根柱子后的胖子似乎死了过去，这时候全无反应。

我咬牙切齿地在心里不停咒骂，这时只好故伎重演，把刚才对付阿

东的那一招再使出来，用手抠下木柱的一块碎片，对准阿东的尸体弹了过去，希望能以此引开那东西的注意力。

由于担心声音不够大，我特意找了片比较大的碎木，这块碎木正好击在阿东的脸上，在寂静的佛堂中，发出啪的一声响动，那个白毛蒙面的家伙果然听到动静，警觉地回头观看。

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被活活吓死的阿东忽然发出一阵剧烈地咳嗽，躺在地上倒着气，原来他还活着，只不过刚才受惊过度，加上高原缺氧，当时就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

阿东停止呼吸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气管里卡住了一口气，这时虽然开始了呼吸，但仍然处于昏迷状态，那个从门中爬出来的家伙见阿东还活着，顿时怒不可遏，桀叫不止。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它想做什么，那家伙已经搬起一块石砖，对着阿东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被砸个破西瓜差不多，登时砸得脑浆四溅，仍不肯罢休，直到把整个脑袋都砸扁了才算完。

然后用爪子拨了拨阿东的死尸，确认阿东彻底死了，又由转喜，连声怪笑，然后躬起身体，抱住死尸，把那被砸得稀烂的头颅扯去，撸去衣衫，把嘴对准腔子，就腔饮血，吸溜吸溜地把人血吸个干净，然后吸髓嚼骨，能吃的东西一点都舍不得浪费。

我在柱后看得遍体发麻，这吃人的景象实在是太惨了，特别是在死一般寂静的古城遗迹中，听着那齿牙嚼骨，轧轧之声响个不停，我以前见过猫捉到老鼠后啃食的样子，与眼前的情形如出一辙。

天作孽，尤可恕，人作孽，不可活。这阿东贪图那尊银眼佛像，若不由此，也不会打开那道黑色的铁门，虽然是他自作自受，动仍然让人觉得这报应来得太快太惨。

我忽然想到在“轮回寺”前边一进的“护法神殿”通道中，那一幕幕描述地狱酷刑的壁画，其中有画着在黑狱中，一种猫头野兽，身体近似人形，有尾巴，正在啃噬罪人尸体的残酷场面，记得当时喇嘛说那是轮回宗的食罪巴鲁，因为轮回宗已经在世绝迹，所以后世也无法判断这食罪巴鲁是虚构出来的地狱饿鬼，还是一种现实中由宗教执法机构所驯养的，惩罚犯人的野兽。（巴鲁：饿鬼或罪人）

描绘地狱中酷刑的壁画与我见到的何其相似，很可能从这门中爬出来的，就是轮回宗所谓“食罪刑徒”，我们躲在柱子上根本不是办法，手脚渐渐麻木，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坚持不住掉下去，但一时没有对策，只好暂且拖得一刻算一刻了。

那食罪饿鬼啃嚼着阿东的尸体，不消片刻就已经吃了一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趁它吃得正无比投入，我们可以偷着溜出去而不惊动于它。

我正想打手势招呼胖子撤退，那背对我们的食罪巴鲁，突然猛地扭过了头，狂嗅鼻子，似乎闻到了什么特殊异常的气味，顿时变得警觉起来。

我赶紧缩身藏匿形迹，月光从庙堂顶上漏下，斜射在胖子身上，胖子额头上汗珠少了许多，对我不断眨眼，似乎意有所指，我对他也眨了眨眼，我的意思是问他什么意思，刚才装哪门子死？

胖子不敢发出响声，做了个很无奈的动作，耸了耸肩，低头看了看柱子下边，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看，红色的木柱上，有很大一片水迹，我立刻在心中骂道：“你他妈的果然还是尿裤子了！”

第十三章 B计划

胖子的表情如释重负，我想这事也怪不得他，憋了这么久，没把膀胱撑破就不错，只见胖子对我挤挤眼睛，我们俩这套交流方式，外人都看不懂，只有我能明白，他是问我既然被发现了，现在怎么办，我伸手指了指上面，示意胖子往红柱的高处爬，再爬上去一段，等我的信号暴起发难。

随后我也变换自己在柱子后边的角度，食罪饿鬼已追踪着气味而至，我躲在柱后看得清楚，这家伙嘴上全是斑斑血迹，它的脸长得和猫头一样，甚至更接近豹子，体形略近人形，唯独不能直立行走。

我暗中窥伺，觉得它十分象是藏地常见的麝鼠，但又不象普通麝鼠长得好似黑色小猫，不仅大得多，而且遍体皆白，内地的传说中，有些兽类活得久了，便和人类一样毛发变白。

但这时候不容我再多想，那只白色恶鬼般的食罪巴鲁，已经来到了胖子所在的红柱下面，仔细嗅着胖子流下的尿迹，由于胖子是隔着裤子尿的，所以他身上的味道更重，食罪巴鲁觉得上边气味更浓，便想抬头向上仰望。

我心想要是让这家伙抬头看见了上边的胖子，那我们出其不意偷袭的计划就要落空，于是从柱后探出身子，冷不丁对食罪巴鲁喊了一声：“喂，……没见过随地大小便的是吗？”

白毛蒙茸的食罪巴鲁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蹭的回过头来，两只眼睛在月光下如同两道电光，我心说：“你的眼睛够亮，看看有没这东西亮。”抬手举起“狼眼”手电筒，强烈的光束直射食罪巴鲁的双眼，“狼眼”是一种战术电筒，不仅可用来照明、瞄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在近距离抵近正面照射，可以使肉眼在一瞬间产生暴盲。

有些动物的眼睛。对光源非常敏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在黑夜里能看清周围的环境，越是这样，被“狼眼”的光束在近距离照到，越是反映强烈，食罪巴鲁被照个正着，立刻丧失了视力，发出一阵阵老山泉般的怪叫声。

这招可一，而不可再，我见机不可失，便对柱子上地胖子喊道：“还等什么呢你？快点肉体轰炸。”

胖子听我发出信号，从上面闭着眼往下就蹦。结结实实地砸在食罪巴鲁身上，要是普通人挨上这一下，就得让胖子砸得从嘴里往外吐肠子，但这野兽般的食罪巴鲁却毫不在乎，挣扎着就想要想起来，胖子叫

道：“胡司令咱这招不灵了，这家伙真他妈结实……”话音未落，已经被甩了下来，胖子就地滚了两滚，躲开了食罪巴鲁盲目扑击的利爪。

我们想趁它双眼暂时失去视力的机会夺路逃跑。但位置不好，通往“护法神殿”的出口被它堵住了，如果想出古格王城，只有从这一条路下山，轮回庙的另一个出口，是片被风雨蚕食咸的断壁，高有十几米，匆忙之中绝对下不去，如果继续攻击，奈何又没有武器，我们倒不在乎象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甩石块进行战斗，但只怕那样解决不掉它，等到它眼睛恢复过来，反倒失了先机。

我往四周扫了几眼，心中已有计较，对胖子一招手，指了指秘洞中黑色的铁门，关上那道铁门先将它挡在外边。

二人不敢发出半点声音，轻手轻脚地往秘洞方向蹭过去，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食罪的饿鬼，虽然及眼被“狼眼”的强光晃得不轻，但这家伙的嗅觉仍然灵敏，胖子身上地尿骚味，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定位器。

食罪巴鲁这时已从刚才暴育的惊慌中恢复过来，它似乎见着活人就暴怒如雷，冲着胖子就过来了，我和胖子见状不妙，撒开腿就跑，但是身体遮住了月光，面前漆黑一片，我被那道破墙绊了一个跟头，伸手在地上一撑，想要爬起来继续跑，却觉得右手下有个什么毛绒绒的东西，随手抓起来一看，原来是只黑色的麝鼠。

胖子冒冒失失的跟在我后边，我摔倒在边，也把他绊得一个踉跄，我揪住胖子的衣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见身后是两道寒光闪烁，那食罪巴鲁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我抬手将那只小麝鼠对准它扔了出去，被它伸手抓住，五指一攥，登时将麝鼠捏死，扔到嘴里嚼了起朱。

我想这不知是僵尸还是野兽的家伙，大概有个习惯，不吃活物，一定要弄死之后再吃，这王城遗迹中，虽然看上去充满了死亡的寂静，但是其中隐藏着许多夜晚或阴暗处活动地生物，包括麝鼠、雪蛛之类的，刚才要是按到只雪蛛，可能已经中毒了，黑色铁门后的秘窟不知深浅，但那已是唯一的退路，只能横下心来，先躲进去再说。

我和胖子退进铁门内侧，还顾不上看门后的空间是什么样子，便急急忙忙地反手将铁门掩上。胖子见了那铁门的结构，顿时大声叫苦，这门是从外边开的，里面根本没有门栓，而且也不可能用身体顶住门，只能往后拉，有劲也使不上。

说放间，铁门被门外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外拽开，我和胖子使出全身力气坠住两扇门，胖子对我说：“这招也不好使，胡司令，还有没有应急的后备计划？”

我对胖子说：“B计划也有，既然逃不出去，也挡不住它，那咱俩就去跟它耍王八蛋，拼个你死我活。”

胖子说：“你早说啊，刚才趁它看不见的时候，就应该动手，那现在我可就松手让它进来了，咱俩豁出去了，砍头只当风吹帽，出去跟它死磕……”说着就要松手开门。

我赶紧拦住胖子：“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实诚了？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咱得保留有生力量，不能跟这种东西硬碰硬。”我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两条铁链，这是我刚才跑进来的时候，顺手从外边拽进来的，这两条铁链本是和门外的银眼佛像锁在一起的，是固定铁门用的，此时都被我倒拽进来，就等于给关闭铁门加了两道力臂。

但我根本没想过要通过从内部关闭铁门，挡住外边的食罪巴鲁，这铁门就是个现成的夹棍，我告诉胖子一会儿咱们把门留条缝隙出来，不管那家伙哪一部分伸进来，你就只管把铁链缠在腰上，拼命往后坠，不用手软留丝毫余地，照死了夹。

门外的食罪巴鲁没有多给我们时间，容我们详细部署，它的手爪伸进门缝，已经把门掰开了一条大缝，脑袋和一只手臂都伸了进来。

时机恰到好处，我和胖子二人同时大喊一声：“乌拉！”使出全身蛮力，突出筋骨，拽动铁链，使铁门迅速收紧，嘎吱吱的夹断筋骨之声传了出来，那食罪巴鲁吃疼，想要挣扎却办不到了，脖颈被卡住，纵有天大的力气也施展不得，但它仍不死心，一只手不断的抓挠铁门，另外伸进门内的那半截手臂，对着我们凭空乱抓。

胖子为了使足力气，抱起银眼佛像，把铁链围到自己腰间，但这样缩短了距离，食罪巴鲁的爪子已经够到了胖子的肚子，也就差个几毫米，便有开膛破肚之危，我急忙掏出打火机，点火去燎它的手臂，食罪巴鲁被火灼得疼痛难忍，但苦于动弹不得，只有绝望的哀嚎。

我和胖子都当过红卫兵的骨干，在我们的血管里，可以说从小就有一种红色嗜血和破坏的冲动，但只是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些东西都被社会道德伦理压抑住了，这时却不知不觉的激发了原始的兽性，对待敌人要象冬天般严酷，对方越是痛苦的惨叫，我们就越是来劲，干完这件事，在事后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怕，但当时没想那么多，直到打火机的燃料都耗尽了，把那食罪巴鲁烤得体无完肤，它伸进门中的脑袋和半个肩膀，都几乎夹成两半了，死得不能再死了，方才罢休。

我和胖子刚才用尽了全力，在海拔如此之高的地区，这么做是很危险的，感觉呼吸开始变得困难，二人一步也挪动不得，就地躺下。

我躺在地上，闻到这里并没有什么腐臭的气息，这个秘洞如果真是轮回宗的地狱，那我们还是赶紧离开为妙，天晓得这里还有没有其余的东西，但怎奈脱了力，如果在气息喘不匀的情况下冒然走动，恐怕会产生剧烈的高原反应，只好用一只手打开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

黑色铁门之内的空间，地上唯满了白骨，有人的，也有动物的，墙壁上有很多洞穴，有大有小，小的能让麝鼠之类的小动物爬行，大得足够钻进一头藏马熊，不过位置都很高，普通人难以爬上去，头顶正上方也是个洞窟，洞口是非常规的圆形，象是个竖井，可能那里通着山顶的王宫，有什么人冒犯了王权，便会被卫兵从上迫扔下来。

我正在观看地形，却听旁边的胖子对我说：“胡司令，你看看这是什么皮？”

我奇道：“什么什么皮？谁的皮？”瞥眼一看，胖子从身下扯出一大快黑呼呼的皮毛，我接过来看了看，不象是藏马熊的熊皮，也不象是人皮，毛大多了，可能是野人的人皮吧？

随手一抖，从那皮毛中，掉出一块类似人头的脑盖骨，象是个一半的骷髅头，但是骨层厚得惊人，不可能有人有这么厚的骨头，甩手一捏，很软，又不象是骨头，我和胖子越看越觉奇怪，甩手电照将上去，见这头骨上密密麻麻的似是有许多文字，虽然不是龙骨天书的那种怪字，但是我们仍然一个字都认不得……

第十四章 中阴度亡

头骨上的嘴远远大于正常人，我看了半晌，只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面具，为什么要用这块野人的皮毛包住，扔在这铁门后的地狱里？我和胖子就琢磨不透，看那皮毛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知道值不值钱。

我们喘了一会儿气，感觉差不多可以活动了，见四周角落乱蹿的小麝鼠越来越多，便不敢再多保留，迅速离开了这堆慢累累白骨的地方，因为我一看门后的地形，便已清楚，这铁门根本不是用来拦挡食罪巴鲁的，而是为了防止从上面摔下来的罪犯没死，会从门中跑出去，斜顶上的几个大洞，才是供那种食罪巴鲁进出的，要是再爬进来两只，就只好对付了。

胖子用那野人的毛皮，将奇怪的面具重新包裹上，夹在腋下，我和一前一后爬出了秘洞，这里外边明月在天，正是中夜时分，轮回庙的地面上血迹淋漓，都是阿东被啃剩下的残肢，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他那两条分了家，白花花的大腿，上半身除了几根骨头，基本没剩什么了，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和胖子一商量，甭管怎么说，都是一路来的，别让他暴尸于此，但要是挖坑埋了又过于麻烦，干脆把他剩下的这点零碎儿，都给扔到秘洞里去。

我们俩七手八脚的把阿东的残肢扔进黑色铁门，然后把那尊银眼佛像也摆了回去，偷这种东西，一定遭报应，还是让它留在秘室里吧，接着又将铁门重新关上，用残砖朽木挡了个严实，这才按原路返回。

回去的路上，胖子还一味的叹息，对阿东悲惨的命运颇为同情：“我发现一个真理，英雄好汉不是人人都能当的，胡司令还是你说得有理，越是关键时刻，就越是得敢于耍王八蛋。”

我对胖子说：“也不能总耍王八蛋，瞎子有句话说得挺好，人活世上，多有无妄之灾，江湖之险，并非独有风波，面对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危险，咱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自古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我们以后要加强思想宣传攻势，争取从心理上瓦解敌人……”

我们正边走边侃，正说得没边儿没沿儿，却突然听到后边有一串脚步声，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我警觉起来，便立刻停下话头不说，回头看向身后，寂静的山峦士林，被月光照出的阴影，漆黑的落在大地上，轮廓象是面目狰狞的猛兽，荒凉的高原上悲风怒嚎，起风了，也许刚才的只是错觉。

虽然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心中粟六，总觉得不太对劲，于是我和胖子加快步伐，匆匆赶回探险队宿营的那处堡垒，趁着无人察觉，我们钻回睡袋里蒙头大睡，第二天一早，明叔就问我们有没有看到阿东那个烂仔，我和胖子把头摇得象拨浪鼓，没看见，我说阿东可能是觉得搬氧气瓶太辛苦，受不了那份罪，提前开小差跑路了。

胖子装得更邪乎：“阿东？他不是在北京吗？怎么会在这里？明叔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缺氧了吧？赶紧插管去。”

明叔只好让彼得黄到周围去找找看，最后见无结果，便也不再过问反正就是个跟班地，他是死是活，根本无关大局。

当天向导告诉我们，今天不走了，昨晚后半夜，刮了大半夜的风，看来今天一定有场大雨，咱们队伍里牦牛太多，高原上牦牛不怕狼，也不怕藏马熊，但是最怕打雷，路上遇到雷鸣闪电，一定会乱逃乱蹿，只好多耽搁一天，等明天再出发森格藏布。

我们一想，反正昆仑山喀拉米尔的大概位置，已经掌握了，就算到了喀拉米尔也暂时无法进山，因为装备物资都还没到，等一切准备就绪，几乎是横跨藏地高原，路途漫长，也不必争这一两天时间，于是就留在堡垒遗迹中，果然不到中午，天空黑云渐厚，终于下起雨来了。

众人在古堡中喝着酥油茶干等，由于下雨，气压更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都留在里屋睡觉，其余的人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把那些人唬得一愣一愣地。

我趁机把喇嘛和Shirley杨叫到我睡觉的石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幅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二人看，昨晚所发生地事也简要的说了一遍，但跟他们说阿东的死，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他可能会以为我和胖子谋财害命宰了阿东，别自己找麻烦。

Shirley杨听后有点生气：“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赤手空拳的就敢在深夜去古城足迹里搞恶作剧，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却没半点稳重的样子，真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

我对Shirley杨说：“好汉不担当年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都已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小小的一朵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具上的字，能识别出来吗？这是轮回寺中唯一有文字的东西，轮回宗和魔国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说不定这其中会有些价值的情报。”

Shirley杨无可奈何的说：“你口才太好了，你不应该当大兵，你应该

去当律师，或者做个什么政治家。”说完，接过那副面具看了看，奇道：“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

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地问题，我就会假装听不见，于是我问Shirley杨：“你还懂葡萄牙语？我说这字怎么写得象一串串葡萄。”

Shirley杨摇头道：“只能看懂一点，但《圣经》我看得很熟，这肯定是《圣经》不会有错。”

加上喇嘛在旁协助，终于可以断定这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灭法冲突有关，喜马拉雅野人的皮毛是古藏地贵族所喜爱的珍品，据说有保温作用，如果把尸体裹进里面还能防腐。王官贵族们狩猎的时候喜欢将它披在背上做披风，可以在风中隐匿人类的气味；还有一说，是这种皮毛能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

Shirley杨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便将面具上干枯的纸页一层层地拆剥开来，发现在这些《圣经》经书的纸张里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是张地图，有水路山脉，还有城堡塔楼，但不知是哪里的。

由于再也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古象雄王朝的地图，也有可能是昆仑山凤凰神宫的地图，因为已经消亡了的古格王朝与这两个地主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很可能保留着这两处古代遗迹的信息。有洋人偷着抄录了出来，准备去寻宝，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但没来得及带出去便遭到不测，人被扔进了地狱，喂了食罪马鲁。而偷绘地图的《圣经》被做成了恶魔的脸面，用野人皮毛包裹了，一并投入地狱。但其中的详情就非我们所能推断了，总之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有一定的价值。

Shirley杨忙着修复图纸，我就转身出去，到外间倒酥油茶喝。这时外边的雨已经小多了，但是雷声隆隆，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天黑沉沉地如同是在夜晚，看来天气明天能否转晴还不好说。外屋中的胖子坐在火堆旁正侃得兴起，明叔、彼得黄、韩淑娜、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都张大了嘴在旁边听得全神贯注。

只听胖子口沫横飞地说道：“胖爷我把那大棺材里的老粽子大卸了八块，脑袋埋到路边，胳膊大腿分别埋在东山、西山，中间剩下一截身子，就一脚踹进了河里。”

胖子对彼得黄说：“就你们那什么西拉马克亲王，那位爷你知道吗？正赶上那老爷子来我们中国，满大街都是腰鼓队欢迎他的，外交部非让

我去会会他，妈了个逼的，我可没功夫，嫌乱啊！就避到乡下去了，找了间据说死过十七口人的凶宅一住，胖爷就这脾气，不信那套，什么凶宅阴宅，照住不误，到晚上就开始清点从老粽子那摸回来的明器，咔咔咔刚一清点，我操！你猜怎么着？”

明叔摇头道：“有没有搞错啊！你不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猜？你到底拿了多少明器？”

胖子说：“甭提了！还明器呢，刚点了一半，房门就让人撞开了，外边那炸雷一个接着一个，房门自己就开了，从外边滚进来一个东西，就是我埋在河边的那颗人头。”

明叔等人无聊这余听胖子侃大山，虽明知他是胡说八道，但这时外边的雷声正紧，这废弃的古堡中又阴森黑暗，也不免紧张起来。

我心中觉得好笑，心想胖子你真是好样的，你就侃吧，最好把明叔心脏病吓出来，咱们就有借口不带这些累赘去喀拉米尔找“龙顶”了。

我走到了茶壶旁边，刚端起碗想倒些茶喝，忽听里间传来一阵女子的惊呼，好象阿香，她不是睡觉吗？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就连铁棒喇嘛和Shirley杨也走了出来。

众人担心阿香出了什么事，正想进去看她，却见阿香赤着脚跑了出来，一头扑进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她：“乖女别怕，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香瞪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环视屋内众人，对明叔说：“干爹，我好害怕，我看见阿东全身是血，在这房里走来走去。”

别人倒不觉得怎样，但是我和胖子几个知道阿东死亡的人，都觉得背后冒着凉气，这时铁棒喇嘛走上前说道：“他中阴身了，必须赶快做中阴度亡，否则他还会害死咱们这里的活人。”

铁棒喇嘛说中阴身不是怨魂，胜似怨魂，密宗中认为一个人死后，直到投胎轮回之前的这段时间，其状态就称为中阴，喇嘛问阿香，现在能否看见阴身在哪里？

阿香战战兢兢的抬起手指，众人都下意识的退后一步，却见她的手指，直直的指向了铁棒喇嘛。

第十五章 本能的眼睛

明叔让阿香才指出阿东的中阴身躲在哪里，阿香的手指刚一举起，我和胖子都下意识的向后躲，颇有几分做贼心虚的感觉，但谁也没想到，阿香的手指，不偏不斜，指向的正是佛爷的护法铁棒喇嘛。

铁棒喇嘛脸色突变，只叫得一声不好，随即向后仰面摔倒，我眼疾手快，急忙托住他的后背，再看铁棒喇嘛，已经面如金纸，气若游丝，我担心他有生命危险，赶紧探他的脉搏，一探之下，发现他的脉息，也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极乐世界。

我根本不懂中阴身是什么，似乎又不象是被鬼魂附体，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站在我们对面的明叔说道：“阿东怎么会死掉？难道是你们谋杀了他？”说着对他的手下彼得黄使了个眼色，示意让他保护自己。

一旁的胖子会错了意，以为明叔是让彼得黄动手，于是胖子摸出伞兵刀，枪步上前，想把明叔放倒，彼得黄拔出匕首，好象一尊铁塔般的挡在明叔身前。

古堡中一时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就象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稍微有点火星就会被引爆，韩淑娜怕伤了她的干女儿，忙把阿香护远远的拉开。

眼看胖子和彼得黄二人就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心想动起来，我们也不吃亏，对方一个糟老头子，两个女流之辈，就算彼得黄有两下子，充其量不过是个东南亚的游击队员，胖子收拾掉他不成问题，只是别搞出人命就好。

Shirley杨以为我要劝解，但看我不动声色，似乎是想瞧热闹，便用手推了我一把，我一怔之下，随即醒悟，不知为什么，始终都没拿明叔那一组人马当做自己人对待，但倘若真在这里闹将起来，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

我对众人叫道：“诸位同志，大伙都冷静一点。这是一场误会，而且这不是在贝鲁特，有什么事咱们都可以心平气和的商量。”我把阿东去王城遗迹偷银眼佛，被我和胖子发现，以及他如何惨死的事说了一遍。

明叔赶紧就坡下驴：“胡老弟说的有道理啊，有什么事都好商量，阿东那个烂仔就是贪图些蝇头小利，他早就该死了，不要为他伤了和气……”顿了一顿又说道：“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位喇嘛大师完了。快把他的尸身烧了吧，要不然，咱们都会跟着遭殃，我看的那部古经卷上，有

一部分就是讲的中阴身。”

明叔告诉我们，阿东这个烂仔你们都是不了解地，别看他经常做些偷偷摸摸、拧门撬锁的勾当，但他胆子比兔子还小，他变了鬼也不敢跟各位为难，但问题是现在的中阴身，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冲撞了，因为经中描写的中阴那个过程是很恐怖的，会经历七七四十九天，在这期间，会看到类似熊头人身白色的女神。手持人尸做棒，或端着一碗充满血液的脑盖碗，诸如此类，总之都是好惊的。中阴身一但散了，就变做什么“歧垢”，不烧掉它，还会害死别人。

然而明叔对此事也是一知半解，他虽然整天翻看那本轮回宗古经，但都是看一些有关冰川水晶尸的内容，对于别的部分，都是一带而过，而且经书中，对于中阴身的介绍并不甚详。

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发觉喇嘛眼皮上，似乎暴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于是翻开他的眼皮，只见眼睛上本满了许多黑丝，就象是缺少睡眠眼睛里会出观红丝，但他的眼睛里的血丝，都是黑色的，再仔细观察，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了脸部，如同皮下的血管和神经，都变做了黑色，脉落纵横，直到手臂。

众人看了喇嘛的情形，都不由得直冒冷汗，什么东西这么厉害？此刻铁棒喇嘛人事不省，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我想目前在我们这人中，似乎也只有Shirley杨可能了解一些密宗的事情，但是一问之下，Shirley杨也并不清楚该如何解救，中阴身是密宗不传的秘要，只有在锡金的少数几位僧人，掌握着其中真正地奥秘，只怕铁棒喇嘛即使神智清醒，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办法。

我心中焦急，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何意外……还不如让我替他死。

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先别着急，说不定阿香可以帮助咱们，她的亲生父母是科学教的骨干成员，科学教的事我不清楚，但我想阿香很可能具有本能的眼睛，让她看看喇嘛身体内的情况，或许能找到办法。”

“本能的眼睛”，我曾听说过，前两天在路上，铁棒喇嘛就跟我们说过，阿香这个小姑娘，拥有一双“本能的眼睛”，在密宗中，喇嘛们认为，眼睛可以分为七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类普通地眼睛，指视力正常的凡人；第二种是眼睛就称做“本目”，本能的双眼，那是一种有着野生动物般敏锐的眼睛，由于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比人类的视力范围要大许

多，这种范围不是指视力的纵深长度，而是能捕捉到一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其次是“天目”，能看到两界众生过去未来多生多世的情形；第四种称做“法目”，利如菩萨和阿罗汉的眼睛，可以明见数百劫前后之事；第五是“圣眼”，可以明见数百万劫前后之事；最高境界为“佛眼”，无边无际，可以明见澈始澈终的永恒。

我经Shirley杨这一提醒，才想以也许只有阿香是棵救命稻草了，当下便拿出我那副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叔叔表情来，和颜悦色的请阿香帮忙看看，铁棒喇嘛究竟是怎么了。

阿香躲在明叔身后说：“我只能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影，看样子好象是阿东，被一些黑色的东西，缠在喇嘛师傅的身上，右手那里缠得最密集。”阿香最多只能看到这些，而且看得久了就会头疼不止，从来不敢多看。

我撇了撇嘴，这算什么？什么黑色的东西？等于是什么都没说，但又不能强迫阿香，只好扭头找Shirley杨商量对策，Shirley杨撩开铁棒喇嘛的衣袖，看了看他的右手，对我说道：“刚才在展看毒马拉亚野人皮毛的时候，喇嘛大师的手指，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扎到了，当时咱们都未曾留意，难道这根本不是中阴身作怪，而是那张皮毛有问题？”

我闻言觉得更是奇怪，蹲下身去看铁棒喇嘛的手指，中指果然破了一个小孔，但没有流血，我急忙对胖子说：“快进屋把皮毛拿出来烧

掉，那张皮有古怪。”

胖子风风火火的跑进我们的房间，一转身又跑了出来：“没了，刚刚明明是在房间里的，还能自己长腿跑了不成？只剩下几缕野人的黑毛……”

众人相顾失色，我对Shirley杨说：“可能咱们都走眼了，那根本不是喜马拉雅野人皮，而是一具发生尸变的僵尸的皮，说不定就是那个葡萄牙神父的，不过既然是黑凶的皮毛，咱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能救活喇嘛。”

自古以来“摸金校尉”们面临的首要课题，便是怎么对付僵尸和尸毒，不过我们还从没遇到过僵尸，但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和大金牙同算命的陈瞎子，在包子铺中一番彻谈，瞎子孙说了许多我罕见罕闻的事物例如黑驴蹄子有若干种用途……

陈瞎子虽然常说大话，但有些内容也并非空穴来风，临时抱佛脚也只好搏上一搏了，我们的那几只黑驴蹄子，还是去黑风口倒斗的时候，由燕子找来的，屯子里驴很多，当时一共准备了八只，后来随用随丢，

始终没再补充过，从云南回来为止，丢了七个，只有北京家里还留下一个备用的，这次也被胖子携带西来。

胖子从行李中翻了半天，才将黑驴蹄子找出来，交到我手中，我用手掂了两掂，管不管用，毫无把握，姑且一试，如果不成，那就是天意了。

我正要动手，却被Shirley杨挡下：“你又想让活人吃黑驴蹄子对不行，这样会出人命的，必须对喇嘛师傅采取有效的医疗措施。”我说了，如果不将那具黑凶的皮毛尽快除掉，不仅铁棒喇嘛的命保不住而且人还会越死越多。

我最后这一句话，使众人都哑口无言，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也不一直没人往里面添加干牛粪，已经即将熄灭，暗淡的火光照在铁棒喇嘛脸上，众人一看之下，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铁棒喇嘛身体发僵，脸上长出了一层极细的黑色绒毛，这些绒毛都相互连接，象是一条条生长在皮肤外的黑色神经线。

第十六章 黑驴蹄子

众人适才忙于争论，都没有注意铁棒喇嘛的变化，这时一看，只见喇嘛脸色发青，身体僵硬，脸上手上，都生出了一层黑色绒毛，全身的血管都涨了起来，黑色的脉络清晰可辨，如同神经线都长在了皮外，这原本好端端的活人，此刻却象要发生尸变的僵尸一般。

我对众人说道：“都别慌，这只是尸筋，要救人还来得及，你们快点燃一个小一些的火堆。。。还要一碗清水，一根至少二十厘米以上的麦管，越快越好。”

明叔也知道这铁棒喇嘛是紧要人物，有他在，许多古藏俗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迎刃而解，又兼精通藏药医理，得他相助，到喀拉米尔找“龙顶”上的九层妖楼，就可以事半功倍，于公于仅，都不能不救，当下便带着彼得黄和韩淑娜帮手救人。

我检视铁棒喇嘛右手的手掌，这里的情况最为严重，淤肿至肘，手指上那个被扎破的小孔，已经大如豌豆，半只手臂尽为黑紫，用手轻轻一按，皮肤下如同都是稀泥，是从内而外的开始溃烂。

看铁棒喇嘛的情形，正是危在旦夕，我紧紧握着手中的“黑驴蹄子”，心中一直在想，如果再多有几只就好了，一只黑驴蹄子，实在是太少了，刚才虽然对众人说救喇嘛还来得及，但现在看来，十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他慢慢死去。。。

我正在心中权衡利弊，甚至有些犹豫不决之时，Shirley杨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都准备好了，不过这青藏高原上哪里找得到什么麦管，向导扎西把他的铜烟袋管拆下来了，你看看合适用吗？”

我从Shirley杨手中接过一看，是水烟袋的钢管，细长中空。刚好合用。我把铁棒喇嘛搬到他们刚刚点燃的小型火堆旁，将那一碗清水倒去一半，剩下的放在喇嘛右手下边，随后取出伞兵刀，将又老又硬的黑驴蹄子切下一小片。

众人都围在火堆，关切的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Shirley杨问道：“你还是想让喇嘛师傅吃黑驴蹄子？这东西吃下去会出人命地，就算是切成小块也不能吃。”

胖子也表示怀疑。说道：“胡司令，喇嘛大叔还没断气，你真要拿他当成大粽子来对付不成？”

明叔也问：“黑驴蹄子可以治病？点解？”

我一嚙牙花子，对颤动几个人说：“同志们不要七嘴八舌的捣乱好不好？这世上—物克—物，这是造化之理全然，铁棒喇嘛当然不是僵尸，但他现在的善似乎是被尸气所缠，只有用黑驴蹄子烧浓烟。向疮口吃黑熏燎，才会有救。你们倘若有别的办法，就赶紧说出来，要是没有，就别耽误我救人。”

Shirley杨和胖子、明叔等人觉得莫名其妙，异口同声的奇道：“用烟熏？”

我不再同他们争论，先从火堆中拨出一小块烧得正旺的干牛粪，再把一小片黑驴蹄子与之放在一起烘烧，那黑驴蹄子遇火，果然立刻冒出不少清烟，说来却也怪了。这烟非黑非白，色呈淡清，烟雾在火堆上渐渐升腾，除了有一种古怪的烂树叶子的味，并无特别的气味。熏的人眼泪直流。

我挥了挥手，让大伙都向后退上几步，别围得这么紧，以免被烟熏坏了眼睛，随后把铁棒喇嘛右手地中指，浸泡在清水中，使破孔边缘的脓血化开。

我突然想到，人的中指属心，如果尸气缠住心脉，那就算是把八仙中张果老的黑驴蹄子搞来，怕是也救不了喇嘛的命。

又添加了一小片黑驴蹄子，看看烟雾渐聚，我便将黄铜烟管叼在嘴里，把烧出来的烟向喇嘛手指的疮口吹去，不断的熏燎，不到半分钟，就见那指尖地破孔中有清水，一滴一滴的流出，足足流了一碗有余，我见果有奇效，心里一高兴，乱了呼吸地节奏，口中叼着烟管一吸气，立刻吸进了一大口烟雾，呛得我鼻涕眼泪全流了出来，且感觉胸腔内说不出的恶心，头脑中天旋地转，于是赶紧将烟管交给胖子，让他暂来代替我。

我到门外大吐了一阵，呼吸了几大口雨后的空气，这才觉得略有好转，等我回到古老的碉堡中，铁棒喇嘛的指尖，已经不再有清水流出，疮口似乎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堵住了，打起手电筒照了照，里面似乎有一团黑色的事物。

Shirley杨急忙找出一只小镊子，消了消毒，夹住创口内的黑色物体，轻轻往外拨了出来，一看之下，竟然是一团团黑色的毛发，都卷束打结，不知是怎么进去的，再用黑驴蹄子烧烟熏烤，便再次流出清水，隔一会儿，便又从中取出乱糟糟的一团毛发。

我见每取出一些黑色毛发，喇嘛脸上地黑色绒毛，似乎就减轻一分，谢天谢地，看来终于是有救了，只要赶在剩下的半只黑驴蹄子用完

之前，将那些僵尸的黑毛全部清除，便可确保无虞。

喇嘛的命保住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下来，点了支香烟，边抽烟边坐在地上看着Shirley杨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这时明叔凑过来问我，他了解一下，那黑驴蹄子为什么对付全局有奇效，不久之后探险队进入昆仑山喀拉米尔，应该充足地准备一大批带上，以备不时之需，回香港之后，也要在家里放上一百多个。

我对黑驴蹄子的了解，最早得自祖父口中的故事，那时候我爷爷经常讲那种故事，比如一个小伙子，贪赶夜路，半道住在一间破旧而没有人烟的古庙里，晚上正睡到一半，就 from 外边天上，飞下来一只僵尸，那种东西叫做飞僵，僵尸抱着个大姑娘，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抓来的，到了庙里就想吃大姑娘的肉，喝大姑娘的血，这小伙子见义勇为，把黑驴蹄子塞进了僵尸嘴里，僵尸就完蛋了，小伙子和大姑娘俩人一见钟情，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等后来我年纪稍大，对这种弱智的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那时候我祖父就会给我讲一些真实的经历，或者民间传说，但他对黑驴蹄子的来历，所知也不甚详，只知道是一种职业盗墓贼摸金校尉专用的东西，可以对付古墓荒冢里的僵尸，僵尸这类东西，由来已久，传说很多，它之所以会扑活人，全在于尸身上长出的细毛，按Shirley杨的观点来讲，那可能是一种尸菌受到生物电的刺激，而产生的加剧变化，但是否如此，咱们也无从得知，只知道有一些物品用来克制尸变，都有很好的效果，并非只此一道。

明叔悄然大悟：“噢，要是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就象茅山术是用桃木，摸金校尉就用黑驴蹄子，按你胡老弟上次说的那句话讲，就是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了。”

我说：“明叔您记心真不错，其实咱们是志同道不同，都是志在倒斗发财，可使用的手法门道就千差万别的，就象你们祖上干背尸翻窑子的勾当，不也是要出门先拜十三须花瓷猫，再带上三个双黄鸡蛋才敢动手吗。”

以前我也是坐井观天，以为黑驴蹄子只能塞进僵尸嘴里，其实还有很多用途，根本闻所未闻，后来在北京包子铺中，曾听陈瞎子详细说过黑驴蹄子等物的用法。

传说在早年间，有一位摸金校尉，在雁荡山勾当，忽遇大雷雨，霹雳闪电，山中震开一穴，往内探身一看，空洞如同屋宇，竟然是个古墓，以经验判断，其中必有宝器，于是这位摸金校尉坠绳而下，见穴内

地宫中，有一口巨大的棺材，启开一看，里面躺着的死者，白须及腹，仪容甚伟，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从尸体的口中，得到一枚珠子，从棺中得到一柄古剑，欲待再看，棺木及地宫，被外边灌进来的山风一吹，便都成了灰烬，只在穴中的石碑上，找到两个保存下来仍能辨认的古字“大业”，从中判断，这应该是隋代的古冢。

摸金校尉见穴中别无他物，便将古剑留下，裹了珠子便走，出去的时候，脚踝无意间被硬物磕了一下，当时觉得微疼，并未留意，但返家后，用温水洗脚，见擦伤处生出一个水泡，遂觉得奇痒奇疼，整个一条腿都开始逐渐变黑溃烂，刚好有一位老友来访，这位老友是位医师，有许多家传秘方，一看摸金校尉脚上的伤口，就知道是被尸鬃所扎，急命人去找黑狗屎，只要那种干枯发白的，但遍寻不到，正急得团团乱转，这时发现了摸金校尉家里保存的黑驴蹄子，古方所载，此物对鬼气恶物也有同效，便烧烟熏燎，从伤口处取出许多白色胡须的毛发，此后这个秘方才开始被摸金校尉所用。

我对明叔讲这些，主要是想让自己的精力稍微分散，因为铁棒喇嘛命悬一线，使我心理压力很大，如果黑驴蹄子不够用怎么办？这种悲观的念头，根本就想都不敢去想。

这时Shirley杨似乎发现铁棒喇嘛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急忙回头招呼我：“你快来看，这是什么？”

第十七章 走进喀拉米尔

我的心猛然一沉。赶紧把烟头掐灭，过去观看，黑驴蹄子已经刚好用尽，Shirley杨正从喇嘛指间拔出一跟黑色的肉钉，不知为何物，铁棒喇嘛的皮肤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面色越来越青，一探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还平稳，但能否保住性命，尚难定论。

我从地上捡起肉钉看了看。后边还坠着极细小的黑色肉快，这大概就是刺破喇嘛手指的那跟影刺。次非善物。留之不祥。便随手仍进火堆烧了，那些恶臭冲天的黑色毛发。也一跟不留，全部彻底烧毁。

最后又把阿香叫过来，看铁棒喇嘛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异常了，这才放心，当天晚上我一夜没能合眼，第二天铁棒喇嘛方才醒转，委顿不堪，似乎一夜之间。就苍老了二十岁，右臂已经完全不能动了，似乎视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最主要是气血衰竭。劲不住动作了，以他现在的状况，要想恢复健康，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的时间，已不可能再进入昆仑山喀拉米尔的高海拔地区。

铁棒喇嘛也知道这是天意，就算勉强要去，也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但喇嘛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想再找另一位天授的唱诗者太难了，最后同我商议，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往喀拉米尔，不过不进昆仑山。在山口等候我们回来，而且在我们前期准备的这段时间里。他会尽量将世界制敌殊雄师大王的武勋长诗，用汉语把其中与魔国有关的内容。叙述给Shirley杨听。，要在Shirley杨有过耳不忘之能，一定能记下很大一部分，在凤凰神宫中寻找魔国妖塔的时候，也许会用得着。

为了让喇嘛多休息几天。就让明叔带着他的人，先取道前往昆仑山喀拉米尔附近的黛则布青，装备物资等必须品，也将被托运到那里，那边有大片的荒原和无人区，有不少的偷猎者，先遣队的任务除了在他们手中买到武器弹药之外，还要找合适的向导，雇佣脚夫，总之有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而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则等铁棒喇嘛病情好转之后，再行前往。还离昆仑山尚远。便已出现一死一伤，这不免为我们前方的路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明叔表示坚决反对。要行动就一起行动。不能兵分两路。我知道这港弄肯定是又怕我们用了他单干，但怎么说都不管用。只好把胖子拨给他当人质，明叔这才放了心。

我又怕胖子不肯。只好蒙骗胖子，说派他去当联络官，明叔那四个人，由胖子负责指挥。胖子一听是去当领导。不免喜出望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明叔对航海所知甚广，但倒斗进山。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样

的向导等等一概不知，彼得黄虽然打过几年丛林战，他甚至根本不明白倒斗是什么意思，也从没来过内地，所以他们这些人自然都听胖子的。

胖子带着明叔等人出发前握住我的手说：老胡啊，咱们之间的友谊早已无法技术了，只记得他比山高，比路远，这次我先带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胖爷这副司令的职务终于转正了，但有舍不得跟你们分开。心理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总之就是五味俱全，十分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对胖子说：既然十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怎么还他妈说这么多？咱的队伍一向是官兵平等，你不要跟明叔他们摆什么臭架子，当然那港弄要是敢犯噶你也不用客气。嘱咐一番之后，才送他们起程。

等铁棒喇嘛可以活动了。就先为阿东做了一场度亡的法事，然后在我和Shirley杨的陪同下，骑着牦牛缓缓而行，到森格藏布去搭乘汽车。

一路上铁棒喇嘛不断给Shirley杨讲述关于魔国的诗篇，Shirley杨边听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样我们比胖子等人晚到了二十多天，才到鼯则布青，胖子和明叔已等得望眼欲穿，见我们终于抵达，立刻张罗着安排我们休息吃饭。

我们寄宿是在一户牧民家中，晚上吃饭前。明叔对我讲了一下准备的前矿。牧民中有个叫做此吉的男子，不到四十岁，典型地康巴汉子，精明强干，他名字的意思是初一，明叔等人雇了此吉当向导，因为他是这一带唯一进多咯拉米尔的人。

另外还有十五头牦牛，六匹马，还有五名交付。从鼯则布青进入咯拉米尔，先要穿越荒原无人区，那里沟壑众多，没有交通条件，附近只有一辆老式卡车。两轮驱动。开进去就别想出来，那片荒原连偷猎的都不肯去，所以携带大批物资进入，只有依靠牦牛运过去。现在牦牛，马匹，向导，交付，从北京运过来的装备，都是大金牙按Shirley杨购置的，已经准备妥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我问明叔武器怎么样了。我们总不能只带两只雷明灯，七十多发子弹，就进昆仑山吧？那山里的野兽是很多的。

明叔把我和Shirley杨领到牧民家的帐房后边。胖子和彼得黄二人正在里面摆弄枪械，长短家伙都有，手枪的型号比较同意。手枪都是偷猎的从东南亚那边到过来的，可能是美军遗留物资。美国单动式制式手枪M1911。型号比较老。但点四五口径足够大，性能够稳定。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经典之中的经典。传奇之中的传奇。勃朗宁的杰作，绝对是防身的利器。

长枪却都差了点，只有两只型号不同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没有真正硬手的家伙，但再加上那两只散弹枪，也能凑合着够用了。毕竟是去倒斗，而不是去打仗。

我又看了看期于的装备。确实都已万全，不仅有美国登山队穿的艾里森冲锋服。甚至连潜水的装备都运来了。昆仑山下积雪融化而形成的水系纵横交错。这些全都有备无患，最主要的是那些黑驴蹄子，糯米，探阴爪之类传统器械，市面上买不到的工具类。都是另行定造的，有了这些。便多了一些信心。

我留下一些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们从咯拉米尔出来再将他接走。如果两个月还没回来。就请牧民们将喇嘛送去附近的试院养病。藏民信仰极为虔诚。就算我不说，他们也会照顾好喇嘛。

我见一切准备就绪。便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所有明叔请众人聚在一起吃饭。这里地处青藏新三处交汇，饮食方面显得有些兼容并蓄，我们的晚餐十分丰盛，凉拌牦牛石。虫草烧肉。藏包子，灌肺，灌肠，牛奶浇饭，烧羊排，人参羊筋，人人都喝了不少青稞酒。

明叔喝得有几分偏高，说了句不适宜的酒话，他竟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晚餐，被他的话一搅，众人也都没了兴致，草草吃完，都回去睡觉。第二天我们一早，便告别了喇嘛，准备集合出发。喇嘛将一条哈达批在我的肩头：菩萨保佑。愿你们去凤凰神宫一路都能吉祥平安。我紧紧抱着喇嘛，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但心中感动万分，一个字也说不出。

人们驱赶着牦牛和马匹所组成的队伍。往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深处内陆，远离海洋，气候干燥而寒冷，气温和降雨量呈垂直变化，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凉爽而短暂，当前正是夏末，是一年中气温最不稳定的时段。

荒凉的原野就是被人称为赤崧的无人区，虽然渺无人烟，但是大自然中的生灵不少。禽鸟成群，野生动物不时出没，远处的山峦绵延没有尽头，山后和湛蓝天空相接地，是一片雪白的色彩，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清哪是雪山还是堆积在天边的云团，只觉气象万千，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神秘，走了五天的时间。就穿过了无人区，当然即将进入的山区，是比无人区荒原还要荒寂的地区。山口处有一个湖泊，湖中有许多黑颈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便成群的往南飞。这些鸟不是有迁徙习惯的候鸟，它们的飞离这片湖，可能是山里有雪崩发生，使它们受惊，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有迷信的交付就说这是不吉的信号。让我们就此回去。但我们去意已决，丝毫不为之所

动。

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这里海拔很高。再上山的话。队伍里可能有人要承受不住。能否从山谷中过去。这善终有数不清的古冰川，其上有大量积雪，从山谷里很容易引发雪崩，但初一自幼便同僧人进咯了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地区十分熟悉，知道有几处海拔很深的凹地，可以安全的通过，于是让众人在山口暂时休息一下。二十分钟后带队前往藏骨沟。

Shirley杨这一路上，始终在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并抽空将那葡萄牙神甫的圣经地图进行修复。终于逐渐理清了一些头绪，这时听说下一步要经过什么藏骨沟，便问向导初一，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地名藏骨沟？藏有什么人的骨？这片山脉叫做咯拉米尔，那又是什么意思，初一告诉众人：藏骨沟有没有人骨，那是不清楚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是百兽们自杀的地方，每年有大量的黄羊野牛藏马熊，跑到那里跳下去自杀。沟底都是野兽们的白骨。胆子再大的人也不敢晚上到那里去，至于咯拉米尔，其含义为灾祸的海洋，为什么叫这个不吉祥的名字，那就算是胡子最长的牧民也是不知道的。

第十八章 藏骨沟

我同Shirley 杨对望了一眼，都想从对方脸上寻找答案，但她和我一样，根本无法想象隐藏在这古老传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野生动物成群结队自杀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尤以海中的生物为多，但几乎从来没听说过不同种群的动物混合在一起结伴自杀。还有在这崇拜高山大湖的藏地，又怎么会以“灾难之海”这种不吉祥的字眼来命名这片山区？这些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向导初一解释道，藏骨沟的传说，那是多少辈以前的老人们讲的，每当满月如盆的时候，山里的野兽就会望着月亮，从高处跳进沟里摔死，以它们的死亡平息神灵的愤怒；还有的传说是这样的，凡是跳入深沟而死的动物，就可以脱离畜生道，转世为人。

但至今还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见过有野兽在那里跳崖，也不知道那些古老的传说是真是假，但在藏骨沟，还能看到不少野兽的遗骨，到了晚上会有鬼火闪动，而且那里地形复杂，同神螺沟古冰川相连。你们想找四座雪山环绕之地，就在神螺沟冰川，到那里，大约还需要五天以上的路程。

神螺沟的地形之复杂世间罕有，这藏北高原，本就地广人稀，生存环境恶劣，喀拉米尔附近几乎全是无人区，大部分地区人迹难至。初一本人也只进到过神螺沟采药，再往里他也没去过。喀拉米尔有的是雪山和古冰川，但被四座雪峰环绕的冰川，只有神螺沟冰川，初一所能做的，也只是把我们引至该地。

探险队在山口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继续前进。体力透支呼吸困难的人，都骑在马背上，向导初一将猎枪和藏刀重新带在身上，又拿出装满青稞酒的皮囊，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随后将皮鞭在空中虚甩三下，以告山神，然后对众人说道：“要进藏骨沟，先翻尕青坡，走了。”说罢，一手摇着转经筒，一手拎着皮鞭，当先引路进山。

其余的人马都跟在他后边，在大山里七转八转，终于到了尕青坡（又名尕青高），地名里虽然有个坡，但和高山峻岭比起来，也不逊色多少。这里云遮雾锁，初一等一众康巴汉子们还不觉得怎样，明叔就有点撑不住了。以前内地人来高原，适应不了高原反应，在高原上逗留超过六十天就会死亡，因为气压会使心脏逐渐变大，时间长了就超出身体的负荷，后来虽然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减轻这种情况，但仍然有很大的危险。

我以前始终觉得有些奇怪，按说明叔这种人，他的钱早就够花了，

怎么还舍得将这把老骨头扔进这昆仑山里，拼上老命也要找那冰川水晶尸。后来才从韩淑娜嘴里得知，原来明叔现在的家底，只剩下北京那套宅子和那几样古玩了，家产全被他在香港的两个儿子赌博败光了，还欠了很大一笔债。明叔想趁着腿脚还能动，再搏一把大的，要不然以后归西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干女儿就得喝西北风去了。知道这些事后，我对明叔也产生了几分同情。

我担心再往高处走，明叔和阿香可能会出意外，便赶上前边的初一，问他还有多远的路程才进藏骨沟。

初一突然停下脚步，对我招了招手，指着斜下方示意我往那里看。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周围的云雾正被山风吹散，在地面上裂开一条深沟，从高处俯瞰深涧，唯见一气空濛，莫测其际，别说从这跳下去了，单是看上一眼，便觉得心生惧意，如果山顶云雾再厚重一些，不知这里地形的人，肯定会继续向前走，跌进深沟摔得粉身碎骨。

这下边就是藏骨沟，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传说中无数野兽跳下去丧命的所在，当地人称这里为偃兽台。

初一把装青稞酒的皮口袋递给我，让我也喝上几口，驱驱山风的酷寒，对我说道：“我以后叫你都吉怎么样，都吉在藏语中是金刚勇敢的意思，只有真正的勇士才敢从偃兽台向下俯视藏骨沟。都吉兄弟，你是好样的。”

我喝了两口酒，咧着嘴对初一笑了笑，心想你是不知道，刚看了那几眼，我腿肚子还真有点转筋。现在绕路下去，还能赶在天黑前出藏骨沟，我们正要催动牦牛过去，这时山风又起，头顶上更厚的云团慢慢移开，一座凜凜万仞的雪峰从云海中显露出来，这座如同在天上的银色雪峰，好像触手可及，难怪当地人都说：“到了尕青高，伸手把天抓。”

初一和那五名脚夫都见惯了，而我们这些不常见雪山的内地人，则看得双眼发直，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别的云团飘过来将雪峰遮住，这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去。

在藏骨沟的入口我看了一下时间，由于对行进速度估计有误，已经来不及在天黑前穿过这条深沟了，看来只能在沟外安营过夜，等第二天天亮再出发。

但入口处海拔也在四千五以上，刚才翻越尕青坡的时候，有些体力不好的人高原反应强烈，虽然吃了药，也没见好转多少，必须找个海拔较低的地方让他们休息一晚，那就只有进入藏骨沟了。

向导初一说，闹鬼还有野兽自杀这类的事都是很久远的传说了，说

实话我也不相信，但是咱们晚上进去还是有危险的。那里虽然不会受到雪崩的威胁，不过两侧的山崖上如果有松动的山石，即使掉落一小块，即使脑袋上扣着铁锅，也会被砸穿，这是其一；其二是里面曾经死过成千上万的野兽，白骨累累，磷火荧荧，牦牛和马匹容易受到惊吓。牦牛那种家伙，虽然平时看着很憨厚很老实，它们一旦发起狂来，藏骨沟那么窄的地方，咱们都会被它踩死。

我看了看趴在马背上的明叔一家三口，觉得比较为难，最后还是 Shirley 杨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牦牛都在前边，其余人马在后，藏骨沟中有不少枯树，在树后扎营，就会把危险系数降至最低，又讨论了一些细节，最后终于决定进沟宿营。

等绕进海拔不足三千的藏骨沟，那些呼吸困难的人，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这里之所以叫沟而不叫谷，是因为地形过于狭窄，两侧都是如刀削斧切的绝壁，抬头仰望，只有一线天空。沟内到处都是乱石杂草，其间果然有无数残骨，最多的是一些牛角和山羊角，这些东西千百年不朽。

据说与此地相连接的神螺沟，跟这里环境完全不同。那里原始森林茂密，珍稀植物繁多，山中尤其盛产药材，所以又有药山的别名。

走了约有四分之一的路程，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却仍没有找到适合扎营的地方，牦牛们已经开始有些烦躁，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就近找了几棵枯树集中的地方停下脚步，支起帐篷，埋锅烧水。

众人围坐在火堆边吃饭喝酒，豪爽的向导初一给大家讲西藏的民间传说。我匆匆吃了几口东西，便离开营火，独自坐到不远处的一处断树桩上抽烟。

刚抽了还没两口，烟就被走过来的 Shirley 杨抢去踩灭了：“在高原上抽烟，对身体危害很大，不许抽了。我有些事找你商量。”

我本来想对 Shirley 杨说你怎么跟法西斯一样明抢明夺，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自从进了藏骨沟之后，便有种奇怪的感觉，Shirley 杨一定也感觉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迹象，所以才来找我商议，这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还是先别开玩笑，说正事要紧。

Shirley 杨果然是为此事而来，这沟中大量的野兽骨骸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些牛角、羊角、熊头的残骨看上去距今最近的年代，也有两百年之久了，如果真像传说中的一样，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不再有野兽跳进沟中自杀？

我想了想，对 Shirley 杨说，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说，可能只保留了

一些真相的影子，并不能当作真事看待。那些跳崖寻死的野兽，可能是被狼群包围，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自然因素的诱惑，那些事虽然匪夷所思，但确实是存在于世的，不过我想至少在这里并不存在。

我祖父留给我的半卷残书，是清末摸金高手所著，里面竟然也有提到藏地的九层妖楼之结构布局，也许在过去的岁月中，也曾有摸金校尉倒过九层妖楼。像那种妖塔形式的墓葬，一定有两条规模相同的龙形殉葬沟相伴，也许咱们所在的藏骨沟就是其中之一，魔国的余孽轮回宗，可能也曾在这里举行过不为人知的祭祀。

我踢了踢身边的半截枯树桩，上面有个十分模糊的三眼人头鬼面，少说也是几百年前留下的，都快风化没了。我自进入藏骨沟以来，已经看到了数处类似的图腾标记，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距离凤凰神宫已经不远了。

我正和Shirley 杨研究着这条祭祀沟的布局和妖塔的位置，忽听围在火堆旁的人们一阵惊呼，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与混乱。我急忙转头去看，眼前的场景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朦胧的月影里，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藏马熊，正张牙舞爪地从千米高空掉落下来。

第十九章 恐慌

藏马熊和别的熊略有区别，由于这种熊的面部长得有几份像马，看上去十分丑陋凶恶，所以才有这么个称呼，从我们头顶落下来的那只藏马熊，在月影里挥舞着爪子，翻着跟头撞在了山壁突起的石头上。

这藏骨沟本身就是杂青坡裂开的一条大缝，两侧的山崖陡峭狭窄，使得藏马熊在这边的山石上一磕，又改变下坠的角度，撞向了另一边生长在绝壁上的荆棘枯树，那平均体重的下坠之力何等之强，立时将枯树干撞断，藏马熊的肚子也被硬树杈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还没等落地，便已遭开膛破肚之厄，夹带着不少枯树碎石，黑呼呼的一大片，轰然落下。

由于这只巨大的藏马熊，并非笔直落下，使下边的人难以判断它落下的地点，而且这场面过于离奇，不少人都惊得呆了，竟然忘了该躲避。

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人大喊了一声：“快往后躲，后背帖住墙，千万别动。”胖子和初一、彼得黄几个人，终于反应了过来，拉住明叔三口，以及几名惊得腿脚发软脚夫，纷纷避向山壁边缘的古树下边。

几乎与此同时，西藏马熊的躯体也砸到了沟底的地面上，我和Shirley杨距离尚远，都觉得一股劲风扑面，那熊体就像是个重磅炸弹，震得附近的地面都跟着颤了三颤，再看那藏马熊，已经被摔成了熊肉饼，血肉模糊的一大团。

紧跟着上空又陆续有不少松动的碎石落下，正如向导初一在先前讲过的，从千米高空掉下来的小石子，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也足能把人砸死。众人紧靠着几株古树后的山岩，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候已经无处可避，唯独祈求菩萨保佑。

好在那头藏马熊跳崖的地方，距离我们稍远，没有人员伤亡。所有地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那古老的传说成真了？或者那种祭祀又开始了？可就算是“轮回宗”也早已在几百年前灭亡，不复存于世上了，这头藏马熊……

这时从高空落下有碎石块渐渐少了，万幸的是牦牛和马匹都未受惊奔逃，都瞪大眼直勾勾的发愣，可能是发生的事情过于突然，它们受惊过度，还没反应过来该怎么样做。

正当我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地时候，忽见胖子指着高处说：“我地亲娘啊，神风敢死队。。。。又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往上看，就已经有只头上有角的野兽砸落下来，头上的角刚好插进一匹马的马背。再加上巨大的下坠力一撞。连同我们的马匹双双折筋断骨而亡，这时候才看清楚，刚才落下来的，是一头昆仑白颈长角羊。

先后又有十几头相同的长角羊从沟顶掉落下来，这下剩余的马匹都受了惊，由于这沟中没有什么坚固的树木可以栓马。所以都系得不太牢固，几匹马长嘶着挣断缰绳，纷纷从牦牛背上蹿过，沿着曲折的西藏骨沟，没头没脑的向前狂奔。

反映最为迟钝的牦牛，在这时候也终于发了性，跟着马匹低头往前跑，牛蹄和马蹄的踩踏声，以及牲口们的嘶鸣声，顺着深沟逐渐远去，只留下那轰隆隆的沉闷回声。

我们无法想象藏骨沟上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没时间去猜测，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十分疲惫，初一等人准备吃完饭喝些酒，然后再给牦牛卸载，所以有些物资还在牦牛背上，没来得及卸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生姜汁，没有生姜汁没办法凿冰，虽然我们也有预防万一的炸药，但在冰川用炸药的话，那等于是找死。

另外牦牛对于藏民来说是十分贵重的，那时候初一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才不过有三头牦牛，二十几头羊，如果一次丢了十头牦牛，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我们看头顶不再有野兽掉落下来，便顾不上危险，分做两队，我和向导初一，加上胖子，抄起武器，立刻就出发往前追赶牛群，其余的人收拾收拾东西，在后面跟上。

沿着曲折的藏骨沟向前，地上都是牛马践踏的痕迹，被翻踢出了不少没入泥土的中枯骨，这些残骨早已腐朽，只是偶尔还能看见一丝鬼火般的磷光闪动，可以想象很久以前，这沟里一到夜晚，累累白骨间，到处都是鬼火的恐怖场面，两侧丛生的杂草，都有半人多高，一些枯树断藤混杂其间，更显得萧煞凄冷。

我们向前赶了很远一程，前后都没了动静，既听不到那些牛马的奔跑声，也看不到后面那队人照明工具的光亮，只好先停下喘几口气，初一把他装酒的皮口袋取出，三人分别喝了几大口，以壮胆色，胖子又掏出烟来发了一圈。

我问初一那藏马熊和那些长角羊跳崖自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么多年没发生过的事，怎么愣是让咱们赶上了？

初一摇头道：“我也有将近十年没进过藏骨沟了，别的人就更没来

过，以前除了古时候的传说，确实没有人亲眼目睹过，想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一来，就突然遇到这种怪事。”

三人商量了几句，便又顺着深沟的走势，往前寻找牦牛和马匹，这时知道短时间内是追不上了，又恐同后边的那组人距离太远，万一有什么变化来不及接应，只好放慢脚步前进。

前边的路旁，杂草更密，向导初一突然警惕起来，对我和胖子指了指路边的荒草，那草丛间有一股奇怪的气味，象是尸体的腐烂夹杂着一股野兽的骚臭，腥气哄哄的有些呛人。

胖子端着一支运动步枪，我拿着雷明顿散弹枪，初一手中的是他惯用的猎枪，这时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准备拨开杂乱的长草，看看里面有什么。

但还没等我们靠近，就从草间突然蹿出一头母狼跃在半空，直扑过来。这一下暴起伤人，是又快又狠，站在最前边的初一动作更快，也没开枪，拔出藏刀，当头一劈，“唰”的一声，将那头母狼以鼻子尖为中线，把狼头劈作两个半个，死在当场。

我和胖子都忍不住喝彩，好刀，又快又准。

初一哈哈一笑，当年喀拉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当上的，这头狼想埋伏咱们，该着它今天倒霉。

初一忽然止住话头，端起了猎枪，看他的意思，这草后还有其余的狼，我们举着枪拨开那大团的乱草，草后的山壁中露出一个大洞，里面有无数毛绒绒的东西，遮住洞口的草被拨开，朦胧的月光照将进去，原来是一大窝狼崽子，暴露在光亮中，都吓得挤在一起发抖。可能母狼也被刚才奔逃过的牛群惊了，见又有人经过，为了保护这些狼崽子，就扑出来想要伤人，这里是个狼穴。

初一向来青稞酒不离口，这时酒劲发作起来，杀心顿起，再次抽出藏刀，要钻进洞去把那些狼崽子全部捅死。

刚才母狼突袭的时候，胖子没来得及表现，这时却要抢着出风头，把初一拦住说道：“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酒摆到国宴上，收拾这些小狼崽子还用那么费事？你们都看胖爷我的。”说着话，从怀中摸出三枚一组的雷管，就口中叼着的烟将引信点燃，一抖手就扔进狼穴。

我们赶紧都闪在边上，没过多久，便听狼穴中爆炸声起，冒出一股浓烟。

等烟散尽后，我们进狼穴进行最后的扫荡，把没死的都给补上一

刀。这个山洞里面空间大得惊人，竟然还有很多铜器的残片，看来是一处隐秘在藏骨沟中的举行祭礼的场所，但由于后来被这些狼所占据，很多东西和标记都毁了，已经无法辨认。我们在这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有一些还没被啃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藏骨沟特殊的地形，被这些狼给利用了，由于狼并不适应在高海拔地山区奔跑，很难追上猎物，所以就想方设法将猎物赶至尕青坡的沟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在远处发现山坡中裂开一道深沟，跑到跟前想停住已经来不及了，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的狼群基本上销声匿迹，走投无路了，想不到它们竟然靠这条古代祭祀沟的遗迹生存了下来。

从狼穴出来之后，胖子和初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么看来，那只倒霉的藏马熊肯定是在饿狼们赶长角羊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裹在了其中，藏马熊面临绝境的时候，疯狂起来，十几头饿狼未必动得了它的，不过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只藏马熊大概想远远避开跟狼群接触，结果掉进了深沟，摔成了熊肉陷阱。

我也想插嘴跟他们侃上几句，但忽然想到，糟糕，在尕青坡上打围的饿狼，不知数量有多少，但它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绕回藏骨沟。因为据初一所说，这藏骨沟的前边，是与神螺古冰川相连，那一带冰川陡峭，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去，所以狼群回来拖那些摔死的长角羊，不可能从前边那个方向过来。

跑到前边去的牦牛和马匹，应该不会担心它们受到狼群的攻击，但后面那些人毫无准备，我曾经跟藏地的恶狼打过交道，那些家伙神出鬼没，实在是太狡猾了，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袭，难保不会有伤亡。我把这想法对胖子和初一说了，三人立刻掉头往回走，毕竟人命关天，暂时顾不上去管那些牦牛了。

没想到刚走出不远，就见灯光闪烁，Shirley杨等人已经跟了上来。原来他们听到这里有爆炸声，以为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就赶着过来接应。

我见两组人汇合到一处，这才把心放下。这时却见初一已经把枪举了起来，在他枪口所指的方向，出现了数头恶狼，那些家伙就停留在武器射程以外的距离不再前进。夜色下，只能隐约看见它们绿油油的眼睛和模糊的体形。

有武器的人都举起了枪，准备射击。我急忙阻拦住他们：“这些狼是想试探咱们的火力，咱们只有两支运动步枪可以射击远距离目标。不要轻易开枪，等它们靠近了，再乱枪齐发。”反正我们人多枪多，在山区的狼聚集起来，最多不过几十头而已，只要事先有所防范，也不用惧怕它

们。

这时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毛发在夜风中抖动。我心中一沉，立刻想起了在大凤凰寺破庙中的那个夜晚，与狼群激战的场面历历在目，就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妈的，不是怨家不碰头，想不到一隔十年，在这藏、青、新交界的昆仑山深处，又碰到了那头白毛狼王，它竟然还活着，刚才我们宰了那么多狼崽子，双方的仇恨是越来越深了。

我低声对胖子说：“你在这开枪有把握吗？擒贼先擒王，打掉了狼王，这些狼就不会对咱们形成威胁了。最好能一枪干掉它。”

胖子笑道：“小儿科，胡司令你就等着剥这张白毛狼筒子吧。”说着话，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瞄准的同时已经把手指抠在扳机上了。

我心中一喜，如果能在这里解决掉它，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但就在胖子的运动步枪随目标移动，即将击发之际，白狼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另外几头狼也跟着隐入了黑暗。胖子骂了一声，不得不把枪放下。

那些狼知道在这狭窄的沟中冲过来，是往枪口上撞，便悄然撤退。但我心里清楚，它们一定恨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的离开，只是暂时的退避，一有机会，它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

但是没办法，我们追也追不上，只好整队继续向前，寻找那些跑远了的牦牛。在藏骨沟中跋涉许久，人人都觉得困乏疲惫，在沟口的一个山坡上，终于找到了那些牦牛，它们都在那里啃草。

向导初一和四名脚夫见牦牛们安然无恙，都觉得欣喜若狂，忘记了疲劳，匆匆跑上山坡。我们则慢慢地走在后边，等我上到山坡之后，顿时呆住了，这似乎比从天上掉下来一只藏马熊还要离奇，牦牛旁边倒着五个人，看服饰正是初一等人，他们都像是受了巨大的惊吓，正倒在地上，全身瑟瑟颤抖。

第二十章 雪域秘境

别人倒也罢了，初一那种酒不离口、挥刀宰狼连眉头都不皱的硬汉怎么也吓成这样？但看他们的姿势，不是混乱中横七竖八的倒下，都冲着同一个方向、脸朝下俯卧在地，全身一阵一阵的哆嗦，我更是觉得奇怪！莫非不是恐慌过度，而是在膜拜什么？但是从他们登上藏骨沟出口的山坡还不到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呢？

我心中想着，加快脚步，刚一踏出狭窄的深沟便立时怔在了当场——只见北面的天空上亮起一道雾蒙蒙的白光，光线闪动摇曳；这道奇异的光芒刚好围绕着雪峰银顶，一瞬间，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合和同辉的神圣光芒——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的，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顶佛光啊！只有有缘弟子才能得见。

我也被这神圣的景象慑服，虽然不是佛教信徒，也想应该赶紧跪在地上参拜。这时，后边的人陆续上来，还没等他们看清楚，那神奇的光芒就已消失在了夜幕之中。明叔等人只看见半眼，都顿足捶胸，追悔莫及。

Shirley杨也瞥见了一眼，告诉众人说：“你们别后悔了，这根本不是千年一现的佛光！刚才那只是云层中产生的同步放电现象；雪山下的云团过厚，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哪有这么容易碰到！”

但是初一等人坚信那就是佛光圣景，见到的人都会吉祥如意。他告诉我们，这种小佛光在喀拉米尔很常见，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要在他遥远的老家云南卡瓦博格雪山顶才有；据说只是在大约一千年前出现过那么几秒钟，被画在《十相自在图》中流传了下来——有活佛预言，在最近十年中还会再出现一次，临近的时候，很多朝圣者都会不远万里的去神山下膜拜。

刚才拜过了佛光，脚夫们都显得兴高采烈，吆喝着把牛马聚拢起来；检点物资装备，所幸并未损失多少，于是继续前进。等天亮后，找了处平缓的山坡扎营；休息了一天一夜，养足了精神气力，就准备进神螺沟冰川了。

这一段时间，那些恶狼始终没现踪迹，但它们不知在哪里正窥伺着我们，所以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我们继续在深山里前进了两天之后，即将要进入一片更加危险神秘的地域——神螺沟。

神螺沟冰川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低海拔古冰川，最低的地方海拔只有两千八。冰川从两座大雪山之间穿过，延伸到下边的原始森林中大约有

数公里远，冰川下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生长着数不尽的奇花异草，拥有着高山寒漠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进入神螺沟的森林，高原缺氧酷寒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也随之而来，这种地方根本没有道路，牦牛和马匹都不可能从冰川下去，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坎。

看来只有把补给营扎在这里了，本来的计划是只留下两名脚夫看守物资，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与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少了可能无法保护营地和牲口。

我也不想让初一等当地人跟着进山，因为前面不知还会有什么危险，实在不想连累他人，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忙，挖魔国的妖塔是积累功德的事，如果成功了，初一就不打算送他的第三个儿子去寺庙里当喇嘛修行了，见到了宝顶佛光，更增添了他的信心。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只好留下四名脚夫，看守牛马，他们人人都有猎枪，是打狼的好手，再给他们留下些炸药和雷管，有四个人应该就够了。

其余的八个人组成一队，里面穿潜水服，外面罩冲锋衣，戴上登山头盔等护具，分配了一下武器弹药，运动步枪两只分别给了胖子和Shirley杨使用，我和彼得黄用霰弹枪，初一用猎枪，MI911除了阿香之外，人手一只，背上必要的物资装备，整点完毕，便开拔出发。

神螺沟冰川的门户，便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下去的时候是很容易的，都是四十度到六十度的之间的冰坡，抓住绳子，好像打滑梯一样下去就是了，但回来时恐怕要费些力气。

初一把我们带到一个位置，这大冰坎看起来很平缓，似乎不难下去，其实里面有很多脆弱的冰缝和冰洞，人的体重一压上去，就会把外面薄薄的冰壳压破，掉到下面去摔死。只有初一当年和僧人们进神螺沟采药时，发现的一条狭窄的区域，是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

我们设置了三条长索垂到冰坎下面，由初一打头，率先溜了下去，其余的人依次而下，很顺利的就到达了冰坎下的神螺沟里。

我下去后举起望远镜向远处看了看，林海雪山，茫茫无尽，这片冰川应该属于复合型，主体是古冰川，其中也有不少区域是各个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川，大小都有，全被森林分隔包围，冰漏、冰洞、冰沟以及大冰瀑，数不胜数，在海拔更低的森林中，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溪，天晓得那妖塔埋在哪里。

这里虽然并非全是雪崩的危险区域，但有些地方是不能发出太大动静的，那会惊醒银色的雪山神明，所以向导初一建议众人，把武器的保

险全部关上，在没有得到安全确认之前，谁也不要开枪，如果有野兽袭击，咱们就用冷兵器招呼它。

我们沿着冰川进入森林，边走边参照地形，研究妖塔可能所在的位置，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还曾经常派人来举行祭祀，也许会留下些遗迹，据那本轮回密传经上所说，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四座雪山环绕的冰川里，那里就是密宗风水中所谓的凤凰神宫。

就这么在森林里走了大约两天时间，这天继续前进，路上初一给我们讲了些这神螺沟的传说，还有他当年来这里采药的经历，在佛教传说中，这里以前是一片内陆海洋，海底有一只巨大的海螺，变化成了妖魔，法力通神，由于它的原因，附近的生灵饱受荼毒，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才使其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称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它成佛后，留下的海螺壳，就化为了这古老的神螺沟冰川。

这传说并不载于任何经书，可能只是前人所杜撰出来的，不过这倒符合普通佛教传说的特性。佛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宗教，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只要肯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所以在佛经传说中吸纳了很多各地的魔神作为护法。

说话间走到一处大冰瀑前，初一让众人先停止前进，指着那处冰瀑说：“前边那块冰板，刚还是在冰瀑的下边，冰瀑上是一座雪山的主峰，我在十几年前在上边发现了一株八十八味珍珠灵芝草，就攀着冰瀑上去采，但这里地形绝险，不但八十八味灵芝草没摘下来，还险些掉下来死掉。你们想找四座雪山围绕之地，那这前边就是了，因为我上去采药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里刚好有四座巨型雪峰环绕，喀拉米尔的雪山很多，东一座、西一座，连在一起的却不容易找，我所见所知，仅此一处而已，但这盆地里面，我以前也没敢进去过，因为传说这时灾祸之海的中心，咱们进去的时候要倍加小心。”

我也看出来这里气象非比等闲，不是风水形势，单看这大雪山上千万吨积雪，就让人心生寒意，好在冰川相夹的林带很宽，绕过冰瀑，从森林时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就不会引起雪崩。

森林心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陡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样子在几千几百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是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雪峰，这就是天地之脊骨地“龙顶”了，供奉邪神的妖塔可能就冻结在这片冰川之中。

众人见终于有了着落，都振奋精神，迫不及待的往前赶，想一鼓作

气，在天黑前找到九层妖楼，这里冰滑溜异常，都跟镜子似的，彼得黄一向在南方，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从来没到过，很难适应，走得稍快就连滑了几个跟头，摔得他尾巴骨都要裂了，只好让胖子和初一架着他走。

刚要再继续前进，我一点人数不对，少了一个韩淑娜，这冰川上全是冰缝和冰斗、冰漏，要是真掉进去可就麻烦了，冰斗还好办，掉进冰漏里没办法往上捞，而且冰上没有足迹，想顺着来路往回找也不容易，但在大雪山的下边，也不敢喊她的名字，就算是阿香也没有透视能力看到冰层下的情况。

众人只好留下彼得黄在原地观望，其余的人散开队形，按来路往回排查，然后改变角度，直换了两个方向才发现一个被踏破的冰斗（此斗非彼斗，地理专用名词，指冰川中的空洞间隙，形状似盆如斗），我用狼眼手电向里照了照，韩淑娜正掉在里面，昏迷不醒，我们低声呼唤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反映，据我的目测，这冰斗深有七八米。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偏离路线从这里经过，明叔见老婆掉在下面生死不明，急得团团乱转，我劝慰他不用担心，这里不算太深，都穿着全套的护具，最多是掉下去的时候受惊过度晕过去了，下去把她拉上来就行，不会出大事。

我收拾绳索准备这就下去，Shirley杨向里面先扔了一根冷烟火，以便看清楚地形，免得踏破了与此相连的冰缝，没想到落下去的冷烟火，照亮了冰窖的四壁，众人望下一看，都“啊”了一声，冰壁中封冻的很多身着古衣古冠的死人，都保持着站立俯首的姿势，围成一圈，好像这些古尸都还活着，正低头盯着昏迷不醒的韩淑娜，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最外边的一层，在冰层深处还不知有多少被冻住的尸体。

第二十一章 雪山金身木乃伊

我们站在冰层上往下看，看来这冰斗并非是大自然的产物，冰中封冻着的尸体，都摆出一个神秘的姿势，站立低首俯视着斜下方，胖子看后笑骂到：“临死还不忘低头捡钱包。”

我对他们摆了摆手，别议论了，得赶紧下去把韩淑娜救上来，不管怎么着这冰窟都透着很重的邪气，绝非善地。

于是众人赶忙放下绳子，我抄起冰凿拽着登山绳滑进冰窟，随后 Shirley 杨也跟着下来，我们俩顾不上看四周冰壁中的私人，赶紧先查看韩淑娜的伤势，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就是脸上被坚冰划了几个浅浅的擦痕，人只是昏迷了过去。

我拿出硝石，在她鼻尖一擦，韩淑娜立刻打了个喷嚏，清醒了起来，我问她有没有受伤？韩淑娜摇了摇头，原来她刚才鞋子松了，低头重新绑好，已和众人拉开了距离，当时大伙见终于找到了龙顶，都十分兴奋，所以一时间没有注意到有人掉了，韩淑娜赶上来的时候，偏离了路线，一脚踩破冰壳，这里黑呼呼的，就打起手电筒照亮，然后准备发信号求救，但还没等开口，就发现周围全是古代的冰尸，虽然她平时接触过很多古尸，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时就被吓晕了过去。

我看韩淑娜没受伤，就放下心来，举着狼眼手电筒看了看四周冰层中的尸体，不象是在献王墓天宫中见到的铜人，这些尸体可能活着的时候冻在冰壁里的。鲜活如生，里面一层挨着一层，站得满满当当，很难估计冰中具体有多少尸体，但是能看见的，就不下十具，虽然穿着都是古衣古冠，但并不是魔国的服饰。

Shirley 杨给韩淑娜勾上了“快挂”，准备让明叔胖子等人，在上面将韩淑娜拉上去，两人低头准备的时候，忽然都惊呼了一声，分别向后跃开，好象见到地上有毒蛇一样。

我忙低头往下看，用手电筒照着地下平整光滑的冰面，只见里面有个朦胧的黑色人影，卷曲着人体，缩成一团，横倒着洞在地下的冰层中。冷眼一看，可能还会以为是个冷冻的超大大虾仁。

我对 Shirley 杨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冻着地死人而已。不过怎么会摆了这么奇怪的姿势？”

Shirley 杨耸了耸肩说：“我根本就没看清下面是什么，刚刚是被韩姐吓了一跳。”

韩淑娜说：“刚才一看这下面的人影，好象蜷缩成一团，我就想到了胎儿的样子，可是猛然间想到世上哪有这么大的胎儿，所以吓得向后跳开。”

我让韩淑娜先上去，，她的特长是古尸鉴定，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等她上去后我和Shirley杨在冰斗中商量了几句，这里可能是轮回宗教主地墓穴。这埋有邪神妖塔地冰川，一定是后世轮回宗教信徒眼中的圣地，他们的历代宗主信徒，大概死后也都葬在此地，这冰斗就是其中一处，地下这蜷缩的黑色影子，大概就是其中一位教主，周围这些人是陪葬信徒，冰川下环绕着九层妖楼，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冰窖墓葬，不妨把这冰下的教主尸体挖出来，看看他的陪葬品中有没有什么信息。

二人商议完毕，也从并窖中爬回上面，把计划对众人将了一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四座雪峰各自的冰川交汇之处，形成了一大片又厚又深地“冰舌”，这里地形凹凸不平，冰沟冰缝纵横，由于建造妖塔的时候密宗甚至还没有成形的风水理论，那个时代实在太古老了，所以无法使用分金定穴的办法，与其大海捞针一样在冰舌上逐渐排查，还不如先挖这轮回宗教主的墓穴，以此来确定妖塔地确切位置。

明叔等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然我怎么说怎么是，安排已毕，在刚才那冰斗旁边插了支风马旗作为标识，就地支起帐篷，由彼得黄和向导初一负责哨戒，防止狼群来偷袭，明叔和韩淑娜负责探险队的饮食，我带着阿香、Shirley杨和棚子，吃过饭后就进冰斗中开工。

这时天色将晚，远处的深林中，传来一阵阵野狼的哀嚎，看来狼王也聚集了狼群，尾随而至了，我听到狼嚎，就想起格玛军医那青色的肚肠，恨得咬牙切齿，嘱托初一等人小心戒备，然后搬着器械，下到冰窖之中。

明叔就在上面挂起了荧光灯照明，他是倒腾古尸的老手了，见到这冰层下有具姿势如此诡异的尸体，也是猎奇心起，说不定这就能挖出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于是和韩淑娜一起在上面观看。

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的生门点燃了一只牛油蜡烛。

胖子按我所说的，把生姜汁灌在一个气压喷壶里，先给地面的冰层喷了几下，然后需要做的只是慢慢等着渗透进去。

四周冰壁中封冻着的尸体，都低着头注视着我们将要挖开的冰面，

就好像是一群看热闹的在围着我们，一言不发的冷眼盯视，这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胖子说这太他妈别扭了，要不咱们找块布把四周的冰壁都挡上，实在看得人心里发毛啊。

我对胖子说：“你又不是大姑娘，还怕被人看，你就当那些死尸不存在就好了……”我虽然这么说，但也感觉这冰斗邪得厉害，从来没见过这种陪葬的方式，而且墓主没有棺材，还摆的跟个大虾仁似的洞在下面，稍后究竟会挖出来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说。

Shirley杨大概看出我有点犹豫，就对我说：“轮回宗保留了很多魔国的邪教传统，在英雄王说唱诗篇中，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的国家，四周的陪葬者，做出俯视深渊的姿势，就大概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不用大惊小怪。

这时生姜汁已经渗透得差不多了，我们便用冰凿风钻开挖，生姜汁是坚冰的克星，万年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没有多厚，不多时，就挖掉一个方形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冰层下粘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

一看尸体，大伙都觉得十分惊讶，阿香吓得全身发抖，Shirley杨只好将她搂住，问她是否发现了什么东西？阿香摇了摇头，就是觉得这尸体实在太恐怖了。

我转头看了看蜡烛，正常的燃烧着，看来没什么问题，这才沉住了七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是个黑影，但这时一看那尸体十分巨大，全身都是白色的，不是尸变那种长白毛，而象是全身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有几处地方白色的茧壳脱落，露出里面金灿灿的光芒，里面似乎全是黄金。

尸体双手抱膝，蜷缩成成一团，这可能也和轮回宗邪恶的教旨有关，死亡后将进行转生，所以将死者摆成回到母体中胎儿的姿态，

明叔在上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哇噻，这是雪山木乃伊啊，不行了，不得了，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就值一百多万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一点，比冰川水晶尸差不多了。”

我抬头问明叔：“什么雪山全身木乃伊？”对于这些“骨董”，我们谁也没明叔和他的情妇所知详熟。

明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也下到冰窖，好在在这冰斗中比较宽敞，多一个人，空间也不会显得过于局促，明叔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又伸手在尸体白色的茧壳上摸了摸，舔了舔自己的手指：“不错，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

这种尸体的处理方式非常复杂，先要将死者摆好特定姿态，放进石棺，在里面填满盐，停置大约三个月的时间，等待沼盐分完全进入身体各个部分，取代尸体中全部水分，待到腌渍妥善之后，便再涂上一层类似水泥的物质，此物质由檀末、香料、泥土以及种种药品配制而成。

然后此物质逐渐凝固硬化，尸体上所有一切凹陷或皱缩的部分，例如眼睛、两腮、胃部、都会自行膨胀起来，形成自然和谐的比例，再于外部涂抹上一层熔金的漆皮，这就是金身，最后还要再用沼盐包裹一层，只有一些宗教的宗主、教主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和胖子都听傻了，没想到粽子还有这么复杂的制作过程，明叔说咱们动手把雪山木乃伊搬上来吧，但我们一动手发现无法移动，尸体下面还是冰层，冻成了一体，极为结实，用手电筒向深处照了照，冰下似乎有很多东西，但是隔着冰层看不太清楚。

于是再次取出喷壶，把生姜汁喷洒在冰层上，等了一会，估计差不多了，于是一冰钎打了下去，不料顺着冰钎穿破的冰层，突然冒出一道长长的巨大蓝色火焰，带着都能刺破人耳骨的尖啸声，直从冰斗的最深处蹿上了天空。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的生门点燃了一只牛油蜡烛。

胖子按我所说的，把生姜汁灌在一个气压喷壶里，先给地面的冰层喷了几下，然后需要做的只是慢慢等着渗透进去。

四周冰壁中封冻着的尸体，都低着头注视着我们将要挖开的冰面，就好象是一群看热闹的在围着我们，一言不发的冷眼盯视，这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胖子说这太他妈别扭了，要不咱们找块布把四周的冰壁都挡上，实在看得人心里发毛啊。

我对胖子说：“你又不是大姑娘，还怕被人看，你就当那些死尸不存在就好了……”我虽然这么说，但也感觉这冰斗邪得厉害，从来没见过这种陪葬的方式，而且墓主没有棺材，还摆的跟个大虾仁似的洞在下面，稍后究竟会挖出来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说。

Shirley杨大概看出我有点犹豫，就对我说：“轮回宗保留了很多魔国的邪教传统，在英雄王说唱诗篇中，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的国家，四周的陪葬者，做出俯视深渊的姿势，就大概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不用大惊小怪。

这时生姜汁已经渗透得差不多了，我们便用冰凿风钻开挖，生姜汁是坚冰的克星，万年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没有多厚，不多

时，就挖掉一个方形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冰层下粘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

一看尸体，大伙都觉得十分惊讶，阿香吓得全身发抖，Shirley杨只好将她搂住，问她是否发现了什么东西？阿香摇了摇头，就是觉得这尸体实在太恐怖了。

我转头看了看蜡烛，正常的燃烧着，看来没什么问题，这才沉住了七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是个黑影，但这时一看那尸体十分巨大，全身都是白色的，不是尸变那种长白毛，而象是全身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有几处地方白色的茧壳脱落，露出里面金灿灿的光芒，里面似乎全是黄金。

尸体双手抱膝，蜷缩成成一团，这可能也和轮回宗邪恶的教旨有关，死亡后将进行转生，所以将死者摆成回到母体中胎儿的姿态，

明叔在上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哇噻，这是雪山木乃伊啊，不行了，不得了，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就值一百多万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一点，比冰川水晶尸差不多了。”

我抬头问明叔：“什么雪山全身木乃伊？”对于这些“骨董”，我们谁也没明叔和他的情妇所知详熟。

明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也下到冰窖，好在在这冰斗中比较宽敞，多一个人，空间也不会显得过于局促，明叔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又伸手在尸体白色的茧壳上摸了摸，舔了舔自己的手指：“不错，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

这种尸体的处理方式非常复杂，先要将死者摆好特定姿态，放进石棺，在里面填满盐，停置大约三个月的时间，等待沼盐分完全进入身体各个部分，取代尸体中全部水分，待到腌渍妥善之后，便再涂上一层类似水泥的物质，此物质由檀末、香料、泥土以及种种药品配制而成。

然后此物质逐渐凝固硬化，尸体上所有一切凹陷或皱缩的部分，例如眼睛、两腮、胃部、都会自行膨胀起来，形成自然和谐的比例，再于外部涂抹上一层熔金的漆皮，这就是金身，最后还要再用沼盐包裹一层，只有一些宗教的宗主、教主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和胖子都听傻了，没想到粽子还有这么复杂的制作过程，明叔说咱们动手把雪山木乃伊搬上来吧，但我们一动手发现无法移动，尸体下面还是冰层，冻成了一体，极为结实，用手电筒向深处照了照，冰下似乎有很多东西，但是隔着冰层看不太清楚。

于是再次取出喷壶，把生姜汁喷洒在冰层上，等了一会，估计差不多了，于是一冰钎打了下去，不料顺着冰钎穿破的冰层，突然冒出一道长长的巨大蓝色火焰，带着都能刺破人耳骨的尖啸声，直从冰斗的最深处蹿上了天空。

第二十二章 无量业火

明叔急于把那具值钱的教宗尸体搬上去，便迫不及待的动手，他将破冰钎刚刚插进“雪山木乃伊”下的冰层，整个金身尸体就被从冰下冒出一股蓝色火柱吞没，火柱犹如火龙喷出巨焰，直射到冰斗外的天空。

按轮回宗经书所载，蓝色的火焰与其他的火焰不同，轮回宗称之为“无量业火”，是传说中能把灵魂都烧成灰烬的烈火，谁也没有预料到，这雪山金身木乃伊下边，会藏着如此古老而又狠毒的陷阱。

幸亏胖子眼疾手快，在火焰喷射而上的一瞬间，将明叔向后拉开，我和Shirley杨也拽着阿香向后闪避，众人都缩到冰窖的角落里，就觉得舌头尖发干，好像全身的水份都在急剧蒸发，不得不把脸贴在冰壁上，拼命用舌头去舔那些冻着殉葬者尸体的冰面。

这种时候，每一秒都显得漫长无比，再加上“无量业火”喷射而上的尖锐呼啸声，在狭窄局促的冰窖里，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但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盼着这股鬼火尽快散尽，如果再没有新鲜空气进来，根本没有人能支撑多久。

无量业火的呼啸之声终于止歇，由于我们丧失了对时间长短的感知能力，也不知道刚才经过了几秒钟，还是更长的时间，互相看了看，好在没人受伤，只有明叔没戴登山头盔，刚才慌乱中，脑袋被冰壁撞了一下，也无大碍。

冰窖中的那具“金身木乃伊”，已被“无量业火”烧成了一团黑炭。众人惊魂之余，都无心再去看它，忽听上面有人大呼小叫，听声音是向导初一。

可能是狼群趁着天黑摸上来了，但是怎么没人开枪？我顾不上多想。抢先爬上冰面，只见彼得黄与初一，正在手忙脚乱的抢救韩淑娜，我走近已看，心中顿时一凛，韩淑娜的脸被“无量业火”烧没了，可能当时她在上面俯身向下看。由于天黑，反倒不如我们在近距离，立刻就能反应过来，结果刚好被“无量业火”烧到脸部，鼻子、眼睛都没了，鼻子下面相对来将还算完整，但这只是对比脑门那些已经烧为灰的部分，下边的脸皮几乎全烧没了，由于嘴唇也烧没了，黑炭般的脸上，只剩下两排光秃秃的牙齿，和里面漆黑的舌头，十分吓人。

韩淑娜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初一对我摇了摇头，看来当场就死了，你看她的脑浆子都烤干了，整个脑袋凹进去了三分之一，颅骨内烧的一塌糊涂，成了一个大黑窟窿。

我见韩淑娜死得如此之惨，也觉得心下黯然，拿了张毯子，把尸体遮住，免得让明叔看见了这惨状无法接受。

这时明叔等人也陆续爬了上来，看了看我们几个人，又望了望地下盖着毯子的尸体，刚想问他老婆哪里去了，却发现毯子下露出的大弯卷发，韩淑娜脸部烧没了，但那“无量业火”似乎并没有蔓延到她的头发上，明叔一看头发，便已知道发生了什么，晃了两晃，差点晕倒，彼得黄赶紧将他扶住。

我对Shirley杨使了个眼色，让她把阿香先带到帐篷里，虽然不知道阿香跟她干妈感情怎么样，但就凭她的胆子，看到那没有脸皮的尸体，非得吓出点毛病来不可。

我也不忍看明叔伤心过度，但又想不出怎么劝慰，只好把初一叫在一边，跟他商量，能否把明叔、阿香、彼得黄先带回去，这龙顶冰川危机四伏，再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难保不再出别的危险。

初一为难的说，都吉兄弟，现在恐怕想走都走不掉了，你看看这天上的云有多厚，咱们在喀拉米尔山口，看到那些黑颈水鸟远飞而去，看来真的有寒潮要来了，雪山上一山有四季，天气变得太快，没人能够预测，一年中只有在风速低，没有雨雪的日子能进冰川，五月份是最合适的，现在是九月中旬，按理说也是一个吉祥的时间，但雪山上的天气是不能用情理来推测的，天气说变就变了，不出两个小时，就会降下大雪。

这里虽然不至于大雪封山，但龙顶冰川地形非常复杂，据推测，这里可能是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巨大山间湖泊，所以才有“灾难之海”的名称，后来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造山运动，使得这里的海拔上升，气温降低，整个湖演变成了大冰川，偶尔的雪崩，使得冰川越来越厚，里面的地形也越来越复杂。

夏天的时候，很厚一层冰川都会融化，冰层的厚度会降低很多，所以韩淑娜才会踏破一个冰斗，在气温低的季节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而现在龙顶冰川中，许多纵横交错的冰缝和冰漏、冰斗，都暴露了出来。

进来的时候没下雪还好说，但是山里一旦出现寒潮，大雪铺天盖地的下起来，不到两三个小时，就会把冰川覆盖，冰下脆弱的地方却还没冻结实，掉下去就完了，即使最有经验的向导，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带队涉险，何况狼群也跟着进了山，万一出现状况，它们肯定会来趁火打劫，想往回走，就必须等到雪停了，冰川彻底冻住之后再离开。

我和初一正在说话，就觉得脸上一凉，这雪说话间就已经下了起来，我忙回去把众人聚集了起来，说明了目前所处的状况，要离开，最少需要等两天以后，而且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已经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了，不把魔国邪神的妖塔挖个底朝天，决不罢休，别说下雪了，下刀子也不撤退。

明叔老泪纵横，尽说些个什么他和韩淑娜真心相爱，什么山险不曾离身边，酒醒常见在床前之类的话。我和胖子以为他伤心过度，开始胡言乱语了，正想劝他休息休息，没想到明叔突然来这么一句：“总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回就顶硬上了。不挖出冰川水晶尸就不回去。”然后嘱托我们，他如果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我们把阿香带回去。

我见明叔执迷不悟，也无话好说，心想我和胖子大金牙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财迷心窍。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功败垂成，不是智谋不足，也不是胆略不够，其实只不过是利益使人头脑发昏，虽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设身处地，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谁也想不起来这个道理了。毕竟都是凡人。谁也没长一双能明见澈始澈终永恒的佛眼，而且我们以前也实在是太穷了。

等我们商议完毕之时，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了，雪开始下得大了，远处的狼嚎声在风雪中时隐时现，我们把韩淑娜的尸体放在了营地的旁边，盖了一条毯子，胖子和彼得黄负责挖一些冰砖，垒在帐篷边缘，用来挡风和防备狼群的偷袭。

我和Shirley杨再次下到冰斗中，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确认九层妖塔的位置，最好能在明天天黑之前能把它掘开。

魔国的坟墓，都有一种被密宗称为“达普”的透明瓢虫，接近的人，都会被无量业火焚烧成灰烬，我们进藏之前，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这酷寒的高原上，水壶里的水很快就会结冰，根本无法使用，而灌满生姜汁的气压喷壶，足可以把“达普”的鬼火浇灭。

不过这安放轮回宗教主金身的冰窖中，突然出现的巨大蓝色火柱却在我们意料之外，经过Shirley杨的查看，这种火柱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机关，魔国的鬼火轮回宗不会使用，只是模仿着那种无量业火造了一种人工的喷火机括，金身下是个密封的空间，里面装了大量的秘药，积年累月的绝对封闭环境，使秘药与停滞其内的空气相混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其他，触动雪山金身木乃伊，冰层一破就会引发它燃烧，墓主宁肯尸身烧成灰，也不能被外人惊扰。

在冰窖的最深处，被火焰熔化的冰墙后，有一个更大的冰窟，我们

在里面发现了一间隐蔽的冰室，看样子是用来放教主陪葬器物的，最中央摆放了一个三层灵塔，象征着天上、地下、人间，灵塔高有一点五米，都是黄金制成，上面嵌满了各种珍珠，众宝严饰，光彩夺目。

Shirley杨在四周设置了几根萤光管照明，我用探阴爪撬开塔门，灵塔中层有十多个类似于“嘎乌”的护身宝盒，以及红白珊瑚、云石、玛瑙之类的珍宝，下边代表地下的一层，都是些粮食、茶叶、盐、干果、药材之类的东西，上层有一套金丝袍服，以及镂空的雕刻。

我们看到灵塔最高处的雕刻漆绘，与古格遗迹中轮回庙的银眼壁画类似，用异兽来表示方位坐标，中间则有个裸身半透明的女子，那应该就是冰层水晶尸了，从这陪葬灵塔的摆放位置，以及那册古装经卷中的描述，供奉邪神的妖塔，就在这冰斗以西，不超过三十米的范围内，龙顶冰川上，少说有上百，甚至几百处轮回教历代教主的墓穴，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墓穴都是按密宗的星图排列，拱卫着魔国自古遗留下来的九层妖塔，不用再多找了，有了这一个参照物，配合经卷中的记载，明天一定可以找到最终的目标。

这间冰室的墙壁上刻着许多恶鬼的形象，看样子灵塔中的财宝都受了诅咒，按我的意思，就是虱子多了不咬，帐多了不愁，就算是把这些珍宝都倒出去也无所谓，不过眼下大事当前，也没心思去管这些黄白之物，于是我和Shirley杨将那灵塔，按原样摆好，返回冰川之上。

我让众人轮流休息，由我和向导初一执第一轮班，我们两人趴在冰墙后，一边观察四周的动静，一边喝酒取暖，不久前还若隐若现的狼踪，此时已经彻底被风雪掩盖，初一说狼群如果不在今晚来袭击，可能就是退到林子里避雪去了。

我见初一对狼性十分熟悉，又听他说曾担任过喀拉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不免有些好奇，便出言相询。

初一讲起了他以前的经历，解放前，他家世代代都是为头人做活，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七岁那年，狼群一次就咬死了几十只羊，这种现象十分反常，头人以为是有人得罪了山神，便将他爷爷活活的扒了皮，还要拿初一去祭神，后来他全家就逃到了千里之外的喀拉米尔定居下来，路上他父亲也被追上来的马队所杀～

初一每说一段，就要沉默半天，显然那些悲惨的往事，不太容易去面对，我见他不太想说，也就不再追问，这时夜已经深了，地上的积雪渐渐变厚，火光中，可以见到不远处的积雪凸起一块，那时摆放韩淑娜尸体的地方，我突然发现那团雪动了一动，忙把手中的霰弹枪握紧，举

起手电筒照了过去，心中暗想可能是饿狼摸过来偷尸体了，但马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韩淑娜正手足僵硬的从雪堆里慢慢爬了出来，手电筒的光束穿过风雪中的夜幕，刚好照在她那张没有了脸皮，并且焦黑如碳的脸上，只有她那两排裸露的牙齿最为醒目。

第二十三章 妖奴

韩淑娜那张被“无量业火”烧成黑洞一般的脸，对着我吃力的张了张口，似是想要发出什么声音，然而那没有嘴唇的口中，只能虚无的陡然张合着。

我想叫身边的初一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喀拉米尔山区以前有没有过这种先例，被烧死的人还会发生尸起？但一抬头，却发现原本一直在和我说话的初一不见了，只有寒夜中的冷风夹杂着大雪片子呼呼灌进冰墙。

我心中似乎也被风雪冻透了，全身突然打了个冷颤，坐起身来，再一抬眼，初一就抱着猎枪坐在我身边，举着他的皮口袋，喝着青稞酒，再往放置韩淑娜尸体的地方看了看，上面的积雪没有任何痕迹，原来刚才打了个瞌睡，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做了个噩梦。

若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不奇怪，可能是在这个漆黑寒冷的夜晚，连续看到诡异的雪山舍身木乃伊，以及韩淑娜被烧死的惨状，那景象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才会做了这么个怪梦，但那梦境中的恐慌感，真的很真实，也许是有某种微妙的预兆？

初一在旁边将皮制酒囊递给我：“刚刚说着话你就睡着了，我看你今天太累坏了，我把酒烫热了，你喝上两口，青稞酒的神灵，会帮你缓解疲惫的身躯的。”

我按过酒囊猛灌了两大口，站起身来，还是想要再去确认一下，我必须亲眼看到那“雪丘”下韩淑娜的尸体没有变化，才能安心，以前也和她打过交道，就算没有，这次也是同伙，我可不想等她的尸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再做处理，那就有可能要损毁她的遗体，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此。

谁知我刚一起身，忽然听得冰墙后，“嗖”的一声长鸣。一枚照明弹升上了夜空。这是我们扎营时，为了防止恶狼偷袭，在外围设置的几道绊发式照明弹，都是安置在了几道冰丘后边，那是从外围接近营地的必经之地。

照明弹上有一个小型的降落伞。可以使它在空中悬挂一段时间，寒风吹动，惨白的照明弹在夜空中晃来晃去，把原本就一片雪白地冰川，照得白光闪闪，晃人双目。

就在这白茫茫的雪雾中，十几头巨狼，暴露在了照明弹刺眼地光亮之下，这些狼中最近地，距离我们垒起的冰墙，已不过只有十几米远。

它们果然是借着鹅毛大雪的夜幕过来偷袭了，我见离得近了，扎营的时候，曾经分析过这里的冰川结构，这个季节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过雪了，轻型武器地射击声，并不容易引起雪峰上的积雪崩塌下来，于是索性就拽出MI9II，向后一拽套筒，抬枪射击，初一也举起他的猎枪，对准潜踪而至的恶狼，一弹轰了出去。

在雪原上悄然接近地群狼，可能是想要等到冰墙下，再暴起发难，不料在还有十几米地距离，就触发了照明弹，那夺目的光亮使电们不知所措，趴在雪地上成了活靶子。

胖子等人听到枪声，也立刻抄起武器跑出来相助，长短枪支齐发，立时就打死了十几头狼，剩下三头巨狼见状不妙，掉头便向回蹿，也都被胖子用步枪一一撂倒，狼尸在冰墙前横七竖八的倒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点点斑斑的积血。

就在最后一头狼被胖子射杀的同时，悬在半空地照明弹也逐渐暗淡，最后冰川又被黑暗覆盖，只能听见枉风吹雪的哀鸣，这片位于龙顶冰川的凤凰神宫，风势都聚集在下面，雪山与雪山之间的间隙，都是吸进狂风的通风道，而越向上，风力将会越小，到了雪峰顶上，基本上就没有风了，可以把这片冰川比喻成一个口大底窄的喇叭形风井，加上大雪飘飞，附近的能见度很差。

胖子蹲在冰墙下避风，对我说道：“胡司令，这回咱给狼群来了个下马威，量它们也不敢再来，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我这就先回去接着睡了，有什么事你们再叫我，刚刚正做梦娶媳妇，刚娶了一半就让你们吵醒了，回去还得接着做续集去……”

我对胖子说不要轻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再睡觉也来得及，现在这远远没有结束，等把白毛狼王的狼皮扒下来，挂在风马旗上的时候，它们群狼无首，就不足为患了。

这时初一说道：“都吉兄弟说的对，这些狼非常诡诈，需防备它们在这里吸引咱们的注意力，而另外有别的狼从后面绕上来，一旦和恶狼离得近了，就不能用枪了，那会误伤自己人。”

经向导初一这一提醒，我们都觉得有这种可能，初一太了解狼群的习性了，以刚才这次小规模接触判断，狼群一定会分兵抄我们的后路，我们的营地扎在轮回宗教主墓穴旁边，两侧的远端都有冰沟，不易通过，虽然前后都设置了装有照明弹的机关，但也不能全指望它能起作用。

众人稍一合计，决定与其在这里固守，被搅得整夜不宁，逐不如迎

头兜上去，在狼群还没有从后边发起进攻前，就打它个冷不防。

初一估计后边是狼群的主力，而且它们从那边过来是逆风，枪声和人的气味都夺被它们察觉，恶狼们一定是想趁咱们取胜后麻痹大意，散开休息的时候，突然扑上来，咱们要出其不意，就要迷惑它们，而且要行动迅速，一旦让它们察觉到有变化，今夜就很难消灭这批恶狼了。

初一不答，翻身跃出冰墙，把最近的一具狼尸拖了回来，让众人都往自己额头上抹一些狼血，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万物中，只有人的灵魂住在额头一带，恶狼是修罗饿鬼，它的鼻子和眼睛，感觉不到人体。只能看到人的灵魂，而且人和动物死后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灵魂才会离开肉体。所以这死亡不久的狼血中，也带有狼魂，用它涂抹在额头，遮住人的灵魂，就可以迷惑狼群了。

我心想这传说虽然未必是真的，但抹上气息很浓的狼血，确实可以隐蔽人的气味，于是按初一所说，用伞兵刀插入狼颈，这狼刚死没几分钟。并未冻住，血还冒着热气。

每个人都用三根手指沾血，在各自地额头上横着一抹，然后带着武器，关闭了身上携带地光源，悄然摸向后面的冰坡。这冰坡大约位于龙顶冰川的正中央，类似高低起伏的冰坡在这片古冰川上有很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未留意，只是觉得这个隆起地冰坡，能起到遮挡风雪的作用，故此在坡下扎管，直到我与Shirley杨在冰斗中，确认到了九层妖塔的位置，才觉得这冰坡非比寻常，很可能就是埋有冰川水晶尸的地点。

众人把明叔和阿香裹在中间，趴冰卧雪，俯在冰坡地楞线以下，我们地装备足以应付极她环境，这龙顶海拔并不高，而且有言道是：“风后暖，雪后寒。”真正的寒潮要在降雪后才会来临，狼群也会在雪停之前，退进森林，否则都会被寒潮冻死，这时虽然下着大雪，却并不算太冷，不过纵然如此，趴在冰上的积雪中，也够受的。

我把手向下一压，示意众人停住，我和初一两人蒙住嘴，只露出额头上的狼血，然后先将头探出冰坡地楞线，观看坡下动静，如果狼群来偷袭，这里将是必经之地。

黑沉沉的大地上，只有漫天飞舞的雪片，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天上铅云厚重，没有半点光亮，能见度实在太低了，四周都是一片模糊朦胧的黑暗，这时候初一扯了扯我的衣袖，把手指缓缓指向坡下，我顺着他的手提神观看，只见在风雪夜幕之中，有几丝小小的绿光在微微闪动，由于雪下得很大，若不是初一指点，几乎就看不到了。

我打开微光手电，对着身后的胖子等人晃了两晃，意思是发现潜伏

的狼群了，准备作战，然而趴在地上的向导初一，突然跃了起来，冲下冰坡，直奔那黑暗中的几丝绿光奔去。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难道是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化，但总不能任由他孤身涉险，于是拎着M1911，举起“狼眼”手电筒跟追着他跑了过去，身后传来胖子和Shirley杨等人的呼叫声：“快回来，你们俩干什么去？”

初一奔到一处，停下脚步，我跟着站定，正要问他怎么回事？却发现雪地中倒着七八头巨狼，狼颈都被锋利的牙刀切断，鲜血汩汩流出，有几头还没有断气，用恶毒的眼睛盯着我们，但流血太多，已经动弹不得了，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它们身上，我们在冰坡楞线上看到那些碧绿色的狼眼，就是电们的。

初一蹲下去看了看狼颈上的伤口：“是那只白毛狼王干的，它们今夜不会再来了。”说完用藏刀把还没死掉的狼一一搯死，和我一同回到冰坡后边。

我们把情况向众人一说，大伙都觉得莫名其妙，显然我们一开始估计的很准确，狼群想从后边偷袭，但不知发生了什么，狼王会一连咬死这么多同类，然后悄然撤退，就连非常熟悉狼性的向导初一，也不明所以。

Shirley杨踩了踩脚下的冰坡，对众人说道，这冰层下十有八九便是咱们要找的九层妖塔，魔国的风俗，只有国主与邪神，死后才能入塔安葬，象轮回教的教主教宗，那些地位颇高的神职人员，都不够资格，只能在圣地四周的冰窟里下葬，在“世界制敌宝珠雄师大王”的说唱长诗中，白狼是魔国的妖奴，制敌宝珠大王曾率领军队，同狼王带领的狼群恶战过多次。

魔国虽然灭亡了很久很久，但国君与狼群的古老契约可能还没有失效，狼群依然背负着古老的诅咒，也许狼王发现这里是供奉邪神的妖塔，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计划，并咬死了几头狼来进行牺牲祭祀，这有几分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狼群的古老传说，昆仑山喀拉米尔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事？

听Shirley杨这么一说，我想起在昆仑埡大凤凰寺，鬼母的墓室中，曾经有一张巨大的狼皮，以及驱使狼奴的壁刻，所以Shirley杨说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既然狼群在今夜不会再来袭扰，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明天迅要挖掘最重要的“冰川水晶尸”，于是众人便返回营地休息。

我突然想起那个噩梦来，总觉得不确认一下韩淑娜的尸体，会十分不妥，但这件事最好还是让明叔知道为好，免得引起什么误会，我劝明叔最好连衣将她的尸体焚化了，把骨灰带回去就好了。

明叔这时候已经懵了，正想答应，向导初一却极力反对，距离韩淑娜死亡到现在，还不到一昼夜，她的灵魂尚未离去，以烈火焚烧尸体，她的灵魂也会感到业火煎熬之苦，对死者是十分不好的，那样会给大家带来灾难。

俗话说入乡随俗，虽然我们不信这套规矩，但不好反驳，众人只好来到韩淑娜的尸体前，我问明叔能不能不用毯子盖住尸体，而是卷起来裹住，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明叔沉默了一下，才缓缓点了点头。

我把尸体上隆起的积雪拨开，伸手刚一碰那毯子，心中顿时凉了半截，毯子空空的架成拱形，盖在下面的尸体不翼而飞了，我猛地揭掉毯子，下边的冰面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冰窟窿，而下面则有条巨大的冰隙。

难道韩淑娜的尸体掉到下面去了不成？众人都抢着围上来观看，我举着“狼眼”手电筒往下照射，发觉在浑不见底的冰渊下，有个人影一晃，闪进了黑暗的地方，我急忙将手电筒的光束追踪过去，只见在冰缝间那垂直般的冰壁上，有个女人用手脚悬爬在那里，她是背对着我们，但她的头发已经表明了她的身份，那就是韩淑娜。

胖子见原本已死的人又突然活了过来，认为必有妖魔附体，举起步枪就想射击，我将他拦住对着下面大喊一声：“韩淑娜，你要去哪！”

韩淑娜显然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感觉到有数支手电筒在照着她，缓缓的从冰壁上回过头来，她原本烧成黑碳的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惨白，但她那张大白脸上只有两排牙齿，而没有眼睛和鼻子。

第二十四章 雪弥勒

韩淑娜从冰渊垂直的绝壁上回过头来，脸上白蒙蒙的一片，她和我们之间相距的距离，已经接近“狼眼”光速射程的极限，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全身都趴在冰窟边缘，用力将手电筒往下探，虽然看得模糊，但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在冰壁上的那个“女人”，她已经不是人类了。

明叔也举着手电筒往下看，但是一见到韩淑娜的那张脸，竟被吓得呆住了，手脚顿时软了，手中的电筒翻滚着掉进了冰缝，要不是彼得黄拉着他，险些连人都掉到下面的冰缝里去了。

突然长着一张白脸的韩淑娜，被掉落的手电筒所惊，迅捷地爬向黑暗的冰渊下边，很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们俯身看那只掉落的“狼眼”手电筒，希望能得知这条冰渊的深浅，但只见那支电筒掉下去之后，就变作了一个翻动着的小亮点，越来越小，最终竟被吞进了下面的一片漆黑之中，我和胖子都见过沙漠中的“无底鬼洞”，见这冰渊深不见底，不免联想起那个鬼洞。

就在这时，Shirley杨把一捆登山绳用快挂固定在了身上，对我说：“咱们赶紧跟上去。”看她的架式，似乎是要下到冰渊中去追韩淑娜，我一转念，便已明白了Shirley杨的意思，韩淑娜的尸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她一看到众人就逃进了冰渊深处，但那个方向，正好是斜插入冰坡下九层妖塔的方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不把这件事搞清楚，很可能会给明天挖掘“冰川水晶尸”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

必须在事态继续恶化之前找到韩淑娜，我也立刻准备绳索，同Shirley杨打开身上所有的光源，坠索而下，但冰渊中的冰面滑溜异常，根本没有支撑点可以立足。身上的蓝色荧光管与战术射灯，在如镜子一样的冰壁上，反射出奇特而迷离的光线，除此以外四周全是黑沉沉的，使人不知身在何方。刚下到十几米的深度，就感觉快要丧失方向感了。

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确认位置。这道狭窄的冰渊似乎没有边际。

Shirley杨说下边至少还有几百米的深度，最深处可能就是“灾难之海”那个湖泊残存的水脉了，明叔的手电筒掉进了水里，所以才会消失不见，说着话把一支荧光管扭亮了，扔下冰渊的下方。隔了很久，那蓝色的荧光才在视线里消失，我们把耳朵贴在冰壁上，隐隐约约能听到流水的声音传导上来。

韩淑娜是往斜下方移动的，我们垂直降下，要想追上她，就必须横向摆动过去，我们试了一试，在这冰壁太滑，难以做到，最后只有依赖

工具，想用登山镐凿住冰壁，借力向内侧移动，但刚凿了一下，就发现碎冰不断地往下掉落，这冰渊有要裂开的迹象。

龙顶冰川处于一个特殊的海拔高度，属于低海拔冰川，每年有二三个月的表面消融期，但最中间这厚达几百米的冰层，始终不会改变。

但我们来得时机并不太合适，刚好赶上消融期的末尾，以及寒潮来临的前期，正是主体冰川最脆弱的时间段，加上冰川里有无数天然冰斗、冰漏、冰裂缝，以及上百处轮回宗的墓穴，可以说这冰层里跟那马蜂窝差不多，平常的日子还好说，九月份是最容易崩溃的时候，虽然几千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地质变动，但这“灾祸的海洋”，随时都可能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冰川的脆弱期，对于挖掘深处冰层下的九层妖楼，又是十分有利的，倘若在寒潮之后动手，那就非常吃力了。

上面的明叔、胖子等人，担心我们的安全，大声呼喊着我们回去，别追了，太危险了。

他们这么一喊不要紧，上面的声音被风灌下来，我和Shirley杨觉得这整个冰壁都在颤动，赶紧用手电筒打信号，让他们千万别在冰窟窿那里喊话了，否则这冰壁万一裂开发生冰崩，我们都得被活埋在这寒冷漆黑的冰渊里。

我们在冰壁上的移动速度，比预想中的还要慢，而且根本不可能横向移动，加上这冰渊里的环境过于漆黑复杂，兵贵神速，失了先机，就没办法追上了，Shirley杨无奈的对我摇了摇头，看来不得不放弃追击了，还是先上去再想办法吧。

我们抽动登山绳，准备要回到冰窟窿上面，于是用手电筒对着上面的人划了几下十字，胖子等人会意，便在上面协助，我和Shirley杨逐渐上升，由于冰壁上停不住脚，贴近的时候用脚一蹬，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悬在空中转上一圈。

我转身的时候，突然看见侧面黑暗的冰壁上，趴着一个女人，她的一半身体藏在冰壁上的缝隙里，只探出一小半身体，脸上白呼呼的一片，只有两排牙齿，看她的头发和身上黄色的冲锋衣，正是韩淑娜。

我本以为她已经到冰渊深处去了，没想到离我们不远的冰壁上，有条不起眼的缝隙，韩淑娜就躲在了其中，在我们放弃了追踪，准备返回上面的情况下，她又突然出现，想做什么？

我一拉Shirley杨的胳膊，二人同时停下，Shirley杨也看到了从冰缝中爬出来的韩淑娜，同时感到十分意外，我在下来之前，将照射范围二十五米的“狼眼”缠到了手臂上，这时举起胳膊来，直对着韩淑娜照了过去。

在漆黑寒冷的冰渊中，即使是“狼眼”，也只剩下了不足二十米的能见度，但这个距离，恰好可以照到韩淑娜所在的冰缝，“韩淑娜”，在我们搞清她是什么之前，姑且仍然这么称呼她，她似乎对战术电筒的光束照射没有任何反应，趴在冰缝上探出半个身子，便一动也不动了。

由于韩淑娜的脸上没有了五官，只是朦胧的一片花白，两排牙齿虚张着，所以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表情是哀是怒，双方就这么僵持在了半空，我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那家伙根本就不可能是人，似乎也不是身体关节僵硬的尸体，不过不管她是什么，绝对没有善意。

我拽出M1911准备一枪打过去，将韩淑娜的头打爆，还没拨开保险，便觉得有人轻拍我的肩膀，Shirley杨在我身后说：“不能开枪，会引起冰壁崩裂的。”

还没等我把手枪收起来，那个没有脸的韩淑娜突然向全身通了电一样，蹿出了藏身的冰缝，张开手脚，象个白色的大蜥蜴一般，刷刷几下就迅速的向我爬了过来。

我和Shirley杨见状不妙，不知道“韩淑娜”的尸体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种恐怖的样子，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一旦被她接触到，就要面临巨大的危险，这时不敢怠慢，赶紧全力向下拉动套锁里的登山绳，快速将身体升上冰渊，最好能将韩淑娜引到冰川上。

我和Shirley杨见状不妙，不知道韩淑娜的尸体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恐怖的样子，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一旦被她接触到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这时不敢怠慢，赶紧全力向下拉动套锁里的登山绳，快速将身体升上冰渊，最好能将韩淑娜引到冰川上。

但我们上升的速度虽快，但韩淑娜在冰壁上爬动的速度更快，在离冰面还不到五六米的时候，她那张白森森的大脸就已经可以够到Shirley杨的鞋子了，冰川上的众人看得真切，胖子和初一两个人不顾明叔的阻拦，举枪探进冰窟中齐射，枪弹都打在了韩淑娜的脸上。

我回头向下一看，只见韩淑娜白呼呼的脸上被开了两个洞，她的身体也被子弹的冲击力向下贯去，掉落了数米便挂在冰壁上，抬起没有眼鼻的脸向上张望，脸上的两个洞又重新愈合，这时冰渊果然被枪声震动，碎冰不停地纷纷落下，韩淑娜似乎是为了躲避掉落的坚硬冰块，身

影一闪，就躲进了冰缝之中。

我和Shirley杨趁机爬到上面，再往下看的时候，上面坍塌的一些大冰块已经将那冰缝堵死，我们想要再从这进去找韩淑娜已经不可能了，但这冰川下的缝隙纵横复杂，谁知道她还会从哪里钻出来，而且枪弹对她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十分不好对付。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实在发生了太多难以想像的事情，然而午夜才刚刚过去，距离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风雪什么时候会停难以预料，看来今夜是别想睡安稳了。

众人堵住冰窟，回到帐篷中取暖，折腾了半宿，虽然疲惫，但是都睡不着了，围在一起议论着韩淑娜的事情，彼得黄说：“可能她没被烧死，只是受了重伤，埋在雪中又活了过来……”

胖子说：“怎么可能，老黄说话别不经过大脑思考好不好，咱们都亲眼看到了，脑袋烧没了三分之一，这样要是还不死，那天底下恐怕就没死人了，在上面看她一脸白花花的東西，多半是白毛，这肯定是变成雪山僵尸了，非常非常不好对付。”

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那种东西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Shirley杨问阿香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才得知阿香根本就沒敢睁开眼去看。

众人各说各的理，讨论了很久都没个结果，最后向导初一忽然一拍巴掌，藏地喇嘛们论禅的时候经常会做这个动作，表示突然醒悟，或者加深记忆什么的，初一年轻时经常跟喇嘛去山野采药，也养成了这么个习惯，显然是他此刻想到了什么。

于是我们就停下不再说话，初一对众人说：“一定是被雪弥勒缠上了，两年前还曾有地堪院的同志们在昆仑山摩竭崖遇到过这种事，不过喀拉米尔一带却还没有过先例，昆仑山雪弥勒比恶鬼还要可怕，她的尸体会长得越肥越大。”

初一正要讲述以前雪弥勒在昆仑山祸害人畜的事情，却忽然停住了口，在这一瞬间，他的表情似乎也僵化了，和他坐在一侧的明叔、阿香、彼得黄也是如此，都一齐盯着我们身后的帐篷上方，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急忙回过头往后看，只见帐篷的帆布被从外边压进来两个巨大的手印，中间还有个巨大的圆印，像是个没有五官的人脸压在上面，都比正常人体的比例大出一倍，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正想从外边用力撑破了帆布钻进帐篷里来，我看那两只大手实在是大得吓人，帐篷被压得直响，

很快就要塌了。

第二十五章 灵盖破碎

帐篷快要被外边的巨人撑破了，难道这就是向导初一所说的“雪弥勒”？夜里在冰洞中见到韩淑娜，虽然看得并不清楚，但体大形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冰窟暂时崩塌封闭了，时隔还不到两个小时，就算她从别的地方爬出来，又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大？

向导初一好象提到过被“雪弥勒”缠上，死者的尸体会越来越肥大，但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没来得及细问，就在帐篷外突然冒这么个东西，再任其撑压，这帐篷就行翻掉，在风雪交加的龙顶冰川没了帐篷，那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避免开枪把帐篷射破，我顺手抄起放在地上的一支登山杖，对着帆布中露的出人脸轮廓捅了过去，谁知登山杖上传过来的触感，对子张大脸竟似有形无质，只有凹下来的帆布被杖头戳了回去。

帐篷的入口刚好被堵住，明叔慌了手脚，打算爬出去逃跑，我赶紧拽住他的腿，把他按倒在地，外边那雪弥勒是什么东西，除了初一听过一点之外，谁都不了解，好在这帐篷还能暂时拦住它，冒冒失失的跑出去，那不是往刀尖上撞吗？

胖子学着我刚才的样子，抄起一根在冰川上定位用的竖旗，对着那张脸捅了两下，见没有什么作用，便随手抓起一把雷明顿，也顾不上帐篷坏了之后怎么办了，抵在那张脸上，近距离发射了一枪，帐外那东西被散弹击中，势头稍减。

帐顶的帆布被刚刚这一枪射成了筛子，从中露出很多白色的东西。但是看不清是什么，只觉得与外边的积雪差不多，好象在帐外的那家伙，是个巨大地雪人。

胖子连续不断的开枪，彼得黄和初一等人，也各自掏枪射击。但起不到什么效果，忽然帐篷中的支撑杆断裂，整个帐篷立刻倒了下来，七个人全被蒙在了底下。

我心想这回完了，这帐篷散了架，里面的人胳膊压大腿，别说想跑出去了，就是想挣扎着站起来都十分困难。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身体没停，竭尽全力推开压在我身上的一个人，迅速从帐篷底下钻了出去。

还没站起身，就已经把MI911拔出，但外边冷风呼啸，雪片乱舞，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时初一、Shirley杨和胖子等人，也先后从帐篷底下爬了出来，举枪四顾。却不见敌踪。

还是向导初一熟悉这雪原冰川的环境，对准了一个方向，开枪射

击，我们也都顺着他地枪口瞄准，可能夜晚已经过去，龙顶冰川上已不再是漆黑一片，天上浓墨般的乌云，以及四周大雪峰的轮廓变得依稀可见，只见一个巨大的白色人影，顶风冒雪向白茫茫的远处奔跑。

那就是刚才袭击帐篷的雪弥勒，要不是初一眼毒，在这雪茫之中，很难发现它的踪影，我和胖子、初一三个人。一边开枪，一边踏雪从后追了上去，急得Shirley杨在后边连喊：“别追了，小心雪下的冰裂缝……”但她的声音，很快就被刮向身后的风雪淹没了。

冰川上的积雪经过一个夜晚，已经没了小腿肚子，跑出不到十几米，只见那个巨大的白色身影忽然向下一沉，在雪原上消失了，我们随后追至，发现这里也有个很深地冰窟，似乎与先前的冰渊相连，也通向冰坡下的九层妖楼，在这片古老的冰川上，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冰窟，其下的结构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揣摩。

“雪弥勒”一但藏到这里面去，我们就没办法拿它怎么样了，只好赶到冰窟边上骂了几句，悻悻而回。我和胖子问初一，怎么那雪弥勒刚占了上风，反倒先跑了，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竟把一个女人的尸体变成了那副样子？

初一说现在没时间讲说这些事了，咱们这些汉子还好说，但队伍里还有两个姑娘和一位老同志，这回帐篷也没了，不能让她们就这么顶着风雪站在冰川上，先找个避风安全的地方安定下来。再说那雪弥勒的事不迟，尽管放心，天一亮它就不会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等到今天晚上雪不停，那狼群也就不会退走，给咱们来个两面夹击，可也够咱们受的。

我们回到帐篷倒掉的地方，天已经大亮了，但大雪兀自下个不停，这帐篷算是完了。只好就地抛弃，茫茫雪原，表面都被大雪遮盖，但在冰面还没有彻底冻结之前，往远处走是很危险的，附近只有几座起伏不平的雪丘，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

Shirley杨说现在只有一个去处，直接挖开九层妖塔，至少先挖开最上边的一层，咱们都到那里去避过这场风雪。在那里点起火堆，这样气流会上升，把入口处的雪挡开，足可以避免在雪停之前，入口被雪盖住，而且狼群怕火，也不敢轻易来犯。

我们连称此计甚好。这冰天雪地在外边冻得难熬，都想尽快挖开九层妖楼，管它里面有什么鬼鸟，哪怕只是到里面睡上一会儿解解乏也好。等养足了精力，一口气挖出“冰川水晶尸”，然后趁着寒潮封冻冰川，便可以收队撤退了。

众人说做就做，把装备物资都转移到了雪坡被风的一侧，挖开一大块积雪，露出下面的暗蓝色的冰层，依旧把生姜汁刷到冰面上。等候渗透的时候，初一讲了一件两年前听说的事情，虽然同样发生在昆仑山的深山里，但离喀拉米尔是很远的。

藏民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恐怖传说。在雪山上，每当黑夜时分，便会有种生存在冰下的妖怪，来掠取刚死不久的尸体。它们会钻进尸体的衣服，尸体表层就会变成白色，外边像是笼罩了一层白色的肉皮。随着外边这层肉皮不断吸收，表面会越涨越大，最多可以长到两个人加起来那么大，随后会逐渐随着消耗而萎缩。这个过程中，它还会继续扑咬活的人畜。如果两三天内吃不到活人，就会慢慢干枯萎缩，重新散开，钻进地下的冰川里藏匿起来，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这种东西喜欢钻雪沟和冰坑，只在深夜出没。七百多年前，曾一度酿成大灾，死人畜无数。在寺庙的经卷中有一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对此事有很详细的记载。

我问初一道：“原来雪弥勒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群？很多聚集在一起？”

初一点头道，没错，最多时一个尸体上会附着十几个那种东西。只有它们吸收了尸体内的血肉，变得肥胖起来，像是整团整团的肥肉，一层层的黏在死人身上，远远看上去像是个很胖的雪人。当地人才管它叫做“雪弥勒”。以前“雪弥勒”成灾的时候，距离现在是很多年以前了，由于年头太久了，人们都逐渐把这些事遗忘了。”

直到前两年有件事闹得很凶，死了不少人，就是因为地堪队的一些人，去昆仑山一处雪线以上的地方工作，结果从雪里挖出几个白花花胖呼呼的大雪人，还没等地质队的人搞清楚状况，就被那些白色的人形扑进了雪窝子，全队十个人，只活着逃回了两个。

地质队员们遇害的那自区域，不久前刚发生过雪崩，有一支多国组成的登山队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络。寺里年长的僧人说，地质队遇到的那些胖雪人，可能就是被“雪弥勒”缠上的登山队员的尸体。刚好上面要发动人去找那支失踪的登山队，以及地质队员的尸体，于是附近的牧民和喇嘛，加上军队，总共去了百十号人，在雪山里找了整整五天，无功而返。

“雪弥勒”唯一的弱点就是只能在夜里出来，白天即使有雨雪也不也现身。除此之外，《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提到过，这种东西还特别怕大盐。

初一对我们说：“可现在咱们没有大盐，盐巴也很少，雪弥勒晚上一定会再来，现在狼群肯定也藏在附近某条水沟中避风雪，等着机会偷袭过来，看来今晚这冰川上会有场好戏。”

胖子握着运到步枪说：“可惜就是家伙不太趁手，而且这一带环境对咱们十分不利，否则胖爷一个人就敢跟它单练，什么雪弥勒，到我这就给它捏成瘦子。”

胖子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被大雪覆盖的冰川，到处都是冰缝陷阱，非常危险，眼下似乎只有先挖开这冰层下的妖塔，看看里面的环境如何，也许可以作为依托工事。

不消片刻，生姜汁已经渗进了冰面，众人当下一齐出力，把冰层挖开，五六米之下，就挖出了大块类似于祁连圆柏一类的木头，和我在火山里看到的一样，是方木、圆木、夯土组合结构。在这里动手，土木作业反倒比挖掘坚冰还要麻烦，但好在人多手快，工具齐全，不到半个小时，就挖开了妖塔的第一层。

为了防备这冰层下也有“无业量火”和“达普鬼虫”，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出人意料，第一层妖塔什么也没有，进到里面一看，就象是个土木构建的低矮房间，以黑色的木料、灰白的夯土为主，色调十分压抑，在这一层中，只有一块巨大的冰盘摆在地上，冰盘是透明的，很薄的一层，表面上刻着一个神像，看来要再往下挖，就得把这块冰盘打碎才行。

Shirley杨看了看那神像，是个人身狼首、身披战甲的武将形象，狼首是白色的，铠甲是银色的，这个形象似乎在哪里见过，一时却又想不起来了，正思量间，明叔等人也都陆续下到塔中。

这时为了争取早些找到合适的地方休息，初一和胖子，已经用冰凿开始敲打那块冰盘，但一听声音就不太对头，再摘下手套用手一摸，不是冰，而是一大块圆形水晶。

明叔也在旁边看着胖子等人干活，这妖塔中昏黑无比，所以没瞧见那狼头雕刻，等到我们凑近了去查看那圆盘材料的时候，登山头盔上的射灯都照在上面，明叔这才跟着看到，脸上忽然变色，急急忙忙的取出轮回宗那本经书，指着这水晶盘上的狼首魔神说，这块冰山水晶石不能破坏，这里面有魔国白狼妖奴的诅咒，一打碎了，诅咒就出来了。

我摇头不信，《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有讲解九层妖塔的布局，我在火山里也见到过，这一层不可能有什么机关，这冰山水晶石的圆盘应该是一种叫做“灵盖”的塔葬装饰，每一层连接的地方都有。

不过我还吃不太准“诅咒”和“机关”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时候了，就算相信明叔的话也晚了，刻着狼首妖奴的水晶盘已经被刚刚那几下子，凿得裂开了，只需再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第二十六章 水晶自在山

一愣神的功夫，水晶灵盘的裂纹已经扩大到了极限，哪怕在妖楼的塔顶，轻轻走动一下，都会使它破碎，刚才明叔说这水晶盘里有个古老的诅咒，这么一来，使得众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但是又不得不尽力抑制，不敢让它跳得太快，说不定心跳声稍大，都能震碎这块水晶，比起歹毒的机会，无形的诅咒更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

Shirley杨走到近前，轻轻将灵盖水晶盘敲成无数碎片，我知道她一贯慎重，在谁都吃不准的时刻这么做，她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于是便放下心来。

圆盘形的冰山水晶石碎裂之后，果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胖子不断抱怨明叔大惊小怪，这么一惊一乍的，容易把人吓成心肌梗塞，这可比诅咒和机关的杀伤力还要大。

Shirley杨对我们说道：“明叔讲的没错，不过顶层这个水晶盘是假的，真正有诅咒的水晶盘在最深处，这座供奉邪神水晶尸的妖搭，在制敌宝珠大王的说唱长诗中也提到过，银色的妖奴白狼王，名为水晶自在山，它侍奉在塔底邪神的身边，一旦有人接近，妖狼的大军就会从天而降，将入侵者吞没。”

狼神“水晶自在山”，是魔国的妖奴，这在西藏最早的神话体系中也有相关传说，“水晶自在山”生前也是一头白色的巨狼，是昆仑山所有恶狼的祖先，但它这个称号是死后才得到的，传说其被链花生大师所杀后，尸体化为了一块巨大的冰山水晶石，所以才被称做“水晶自在山”。

这块由白狼妖奴尸体所化地“水晶自在山”之中，埋藏着妖奴亡魂恶毒的诅咒，任何妄图接近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魔国是崇拜深渊与洞穴的民族，作为邪神象征的冰川水晶尸，肯定在九层妖搭地最底层，挖到最深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损坏了“水晶自在山”而惹火烧身。

这片龙顶冰川，以前曾经是个巨大的湖泊，而妖搭的位置，据我们判断，可能正好是位于湖中的湖心岛上。妖塔周围是冻土或者岩石，再外层就是深厚的冰川了，其底层甚至可能与“雪弥勒”藏身地冰渊相连，越往下挖就越是危险。

我们部署妥当，按部就班的挖开两层，这里没有陪葬的死者，只有一堆成好似“玛尼堆”的牛头，都只有花白地头骨与牛角，这应该是一种白色牛头崇拜，因为牦牛在高原的作用很大。全身都是宝，在古藏地，不论哪个部族，惟有在这一点上比较纯一。

最早发现的冰斗中，轮回宗教主配葬灵塔奢华盖世，富可敌国，而这最重要地九层妖塔里却什么都没有，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这时都感到疲惫起来，于是返回妖楼地顶层，生了火取暖吃饭，然后抓紧时间钻进睡袋里睡觉休息。

下午两点，我就把他们都叫了起来，要赶在天黑前挖到最深处，如果速度够快的话，咱们可以赶在寒潮来临之前撤出龙顶冰川，那么明叔就可以带着冰川水晶尸回香港了，我和胖子等人也要按照线索去找魔国的祭坛，总算是能甩掉这几个大包袱了。

众人各自装备工具武器，明叔从包里取出他祖传的“十三须花磁猫”，仔细数了数那瓷猫的十三根胡须，并不曾少得半根，然后摆在地上，带着阿香一起拜了两拜。

我和胖子好奇的在旁边看热闹，我问明叔：“磁猫地胡须没断，是不是说明咱们能马到成功，全身而退？”

明叔说：“那是当然了，这个东西很灵验的，一定是马到成功，全身而退，所以祖宗们才有全须全影一说。”

明叔说完就把“十三须花瓷猫”交给阿香，让阿香好好收起来，他自己去背包里我那面刻着“天官赐福，百无禁忌”的天官铜印，准备在挖到“冰川水晶尸”的时候使用。

我看见这枚假印才想起来，这印是假的，蛋用都不管，好在Shirley杨在从北京出发前，托人从美国进回来一套三十六根的“星官钉尸针”，是唐代摸金校尉使用的古物，后来流落到海外，有这套东西，应该也凑和着能应付了，不过那具冰川水晶尸究竟是什么东西，没看到之前还猜不透，总之见机行事便是。

我走神想这件事的时候，众人都已经准备完毕，我和胖子、毕得黄、初一等四个人分做两组，一组挖一层，轮流交替，进度还算够快，估计三个小时之内，就会挖到第九层了。

第三层中挂满了星火图案的无字鬼幡，星纹分成五种颜色：红、蓝、白、绿、黑，又以黑色鬼幡最多，蓝色的最少，按后世轮回宗对魔国的记述，这些颜色分别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代表鲜血，蓝色是天，白色的是山脉，绿色的是水源，黑色的则代表深渊，从这些鬼幡颜色的差别中，也可看出魔国信仰与其余宗教的不同，在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中，黑色越多，洞穴越深，力量也就越强大。

我让胖子把这些看得人眼花缭乱的鬼幡全部扯掉，留着作为烧火的燃料，然后当先下到第四层，这层妖塔堆着无数刻有不同符号的卵石，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经石”，对考古的人来讲可能有价值，在我们眼中就是成堆的烂石头，看了一层又一层，似乎除了那作为灵盖的冰山水晶石之外，再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本以为会有些关于魔国那个眼球神殿，壁画记录一类的线索，但设身处地的一看，不由得逐渐产生了一些失望的情绪。

就这么一层一层的不断挖开，直到第八层的时候，才发现这里与上边诸层迥然有异，这层之间也有个水晶灵盖，刚揭开灵盖的时候，没发现什么，一下去就觉得不对，四周有很多人影，赶紧举起“狼眼”手电筒查看，另一只手也抽出了M1911。

只见有十九具高大的男性古尸，都保持着坐姿，环绕一圈，坐在周围，由于这妖搭始终被古冰川封冻，这些尸体都与活人无异，只是脸部黑得不同常人，装束更是奇特，与献王墓天宫里所摆设的铜人像十分接近。

Shirley杨跟在我后边下来，看到这些坐在周围的古尸，对我说：“可能是搬运冰串水晶尸入葬后，自愿殉亡的祭司护法之类的人，小心这层有埋伏。”

我打个手势，让正要下来的胖子等人停住，请阿香用她那双“本能的眼睛”来看一看，这层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阿香都快吓哭了，极不情愿的看了着那十九具古尸，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有。

我仍然不敢大意，说不定这些死在妖搭的护法尸体中，都藏着那种能把灵魂都烧成灰的虫子，那才是真正的“无量业火”，身体碰上一点，就绝对无法扑灭。

这座最重要的九层妖楼，挖起来实在过于顺利，越是这样，越是让人觉得祸机暗藏，反正这也是第八层了，准备的生姜汁还有很多，于是让胖子留下一些备用的，其余的全喷到那些古尸身上，又把水壶里的水都集中起来，将整个第八层塔内都洒遍了，到处都是湿淋淋的，这才觉得保险了，可以放心挖最深层的邪神尸体了。

黑折子，撬棍，冰纤齐上，把漆黑的大木板启开，下面显露出一个方形的空间，也都是用木、土、石所构筑的，全部是黑色，往下边接连扔了七八十荧光管，这块空间才稍微亮了起来。

我们谁也没敢冒然下去，就在上一层开出的洞口边观望，明叔急于想看他日思夜想的“冰川水晶尸”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挤在了最前边，看了许久，越看心里越凉，这下面哪里有什么邪神的尸体？

最底层只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圆形水晶，一个是白色，一个是蓝

色，摆在石台上面，被荧光管一照，流光异彩，可以看到上面有天然形成的星图，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东西了，但这两块天然晶体，显然不可能是“冰川水晶尸”，也不会是藏有诅咒的“水晶自在山”，因为它们只有拳头大小。

胖子还紧着安慰明叔，虽然没找到正主，但这两件行货看上去也值不少银子，不算空手而回。

我对明叔说下边这层空间太暗了，咱们在这里看，难免有所疏漏，还是下去看看才能确定，也许就藏在什么地方，既来之，则安之，不翻个底朝天不算完。

于是众人陆续下到妖塔的最深层，再下面就是塔基了，这种墓塔不象是寺庙里的佛塔还有地宫，到这里就已经是最后的空间了，把那蓝白两色的水晶搬开，发现这石台是活动的，我让胖子动手。

胖子一个人就把石台推在一旁，下边有个很浅的冻土坑，里面有一大块很薄的水晶石，上面有一层层的好象水纹一样的天然纹理，非常密集，刻着一个狼首人身的神将，它面目凶恶狰狞，头戴白盔，身穿银甲白袍，手持银缨长矛，做出一个凌空跃下的姿势，凛然生风。

Shirley杨一着趟紧告诉大伙谁也别乱动，这就是藏有妖奴诅咒的“水晶自在山”，虽然不知那传说中的诅咒是具体指的什么，但是观看水晶石中的波纹非常奇特，可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声波，这块水晶一裂开，整个龙顶的雪山和冰川，都有崩塌的危险，水晶自在山下有个物体，可能就是那邪神的尸体。

第二十七章 先发制敌

龙顶的地形，虽然属于雪山冰川冻土带相复合，但是目前立足了一年两个多月的消融期末尾，地理位置本身又属于低海拔，所以山顶的积雪并非终年不化，经过消融期后，并没有剩下多少积雪，而且周围四座雪峰环绕，之间都有很大的空隙，不会轻易隔音，再加上风雪对声音的稀释，所以我们在逐渐掌握了这里的地形结构之后，发现在雪原上开枪之类的响声是不容易引起雪崩的。

不过假如风雪一停，经过了整整两天的降雪，雪峰上的积雪又达到了满负荷，那时就变得很危险了，Shirley杨说这块“水晶自在山”，里面密布的鳞状波纹，可能是一种积压在里面的特殊声波，这块水晶石一破，马上就会引发大规模雪崩，另外这白狼妖奴的姿势也说明了这一切，带着白色的毁灭力量从天而降，这也符合古神话传说中，对雪崩、冰崩场面的描述。

没经历过雪崩的几个人，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向导初一得知可能发生雪崩，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的紧绷了起来，在喀拉米尔，雪崩是很常见的，有时晌晴白日的时候，在会听到天边雷声滚滚不断，那就是山里雪崩的声音，从古到今，已不知有多少人畜被神明白色的愤怒所吞没，在雪山脚下生存的人民，天生就对雪峰的狂暴和神圣，有种十分复杂的敬畏之心。

我刚参军时，也遇到过大雪崩，那种白色怒涛般的毁灭力量，至今记忆犹新，望着那“水晶自在山”上的狼神，自言自语道：“这他娘的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明叔这时候有点孤注一掷了，举着手电筒去照水晶石下的物体，想看看那具让人垂涎已久，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到底什么样，“狼眼”的光束射在晶体上，我和胖子等人也一直想看，但还没等看清楚，明叔突然吓得一缩手，那支“狼眼”从手中滑落，眼看着就要砸到“水晶自在山”薄薄的表面了。

我们的心都跟着那手电筒往下掉，但发生得太过突然，都来不及伸手去接，眼睁睁地看着它落在了水晶石上，那声音也不算大，但是能给心理防线撞出一道大口子，明叔腿都软了，差点没瘫到地上。

塔底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似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冻结了，直到看清楚“水晶自在山”没被砸裂，这才都长出了一口气，我对大伙说：“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块石头，比咱们想象中的结实多了。”

我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对明叔说：“明叔啊，您可真是我亲叔，手电筒今天你都掉了两回了，下回拿紧点行不行？您要是手脚不听使唤，就干脆别亲力亲为了，还是让老黄给你打着手电亮吧。”

明叔解释道：“是不是……我也是跑过船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又怎么会这么不够胆色，我刚刚看到那水晶下的东西，是活的，还……还在动啊。”边说边掏出“天官铜印”，问我道：“这宝印怎么用？”

我对明叔后半截的话完全没听到，难道那“冰川水晶尸”活转过来了不成？什么东西在动？我们闻听此言，愈发觉得心里没底，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看“自在山”里面的东西，越看心跳越快，这里面竟然真有活的东西……”

“水晶自在山”名字里有个山字，其实远远没有那么大，往大处说，顶多只有个洗澡的浴盆大小，椭圆形的，四周有几条弧形黄金栏，是用来提放的，它横着放在塔底的坑中，象征着雪峰崩塌之力的白狼妖奴，就刻在正面朝上，从上方俯视，有些象是个嵌在眼眶里的眼球。

如果仔细看的话，就在这晶体外壳之内，有很多水银一样的东西在缓缓流动，而且这水银的阴影线条分明，刚好是一个女子，在水银人形的身体中，有一些深红色的东西微微发光，从位置和形状上判断，那些好象是人体的心肝脾肺等内脏。

由于被外边这层水晶石裹着，我们无法看清那水银般流动的人形真面目什么样子的，真的好象是个活动的人，但那应该只是光学作用，只能初步判断，有可能内部的人形也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液体水晶，八成就是明叔要找的那具“冰川水晶尸”。

至于是不是真正人类的尸体，还是同外边的这层“水晶自在山”一样，是一种象征形的器物，不打开看看，是没办法知道的。我这次之所以会同意明叔一道进昆仑山，只是希望从这九层妖楼中，找到利用“毫尘珠”消除身上诅咒的办法。但这被我寄予厚望的妖塔，竟然什么信息也没有，只还剩下这邪神的尸体没看。我早已经做好了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精神准备，于是招呼众人动手帮忙，把“水晶自在山”从坑里抬出来。

明叔希望想个办法把它弄到上面去，等运出喀拉米尔再打开，这样就不用担心引起雪崩了，想砸想切都可以任意施为。

我说这坚决不可行。虽然这种冰山水晶石比我们想的要结实很多，不是那么轻易就会碎裂，但是用登山绳绑定金栏，逐层的往上吊，等于是在脑袋上顶着个炸弹玩杂耍。而且不仅是要搬到顶层的雪原上，还要穿过冰天雪地的神螺沟，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要把“冰川水晶尸”取出

来，只有冒险在塔底进行。这样做虽然看似危险，其实比运出去要安全许多。

我把明叔说服后，看了看表，天快黑了。以初一对狼性的掌握，狼群今晚雪停之前，一定会发动总攻。它们在雪沟里忍饥挨冻，现在差不多也到极限了。这妖塔一旦被挖开，狼群就没了顾忌。而且这“水晶自在山”是狼群祖先圣物，它们不会容忍人类随意惊动它。看来今天晚上双方必须有一方死个干净，才算完。

估计剩下的狼也不会太多了，只有先把别的事都放一放，解决了狼群之后再说。于是众人都回到九层妖塔的第一层，把火堆的燃料加足，让明叔和阿香留在这里，其余的人都返回大雪掩埋的冰川。虽然分处两层，但距离很近，有什么情况，也来得及救应。初一临上去的时候，把所有的盐巴都给了明叔。如果雪弥勒从哪钻出来，就将盐撒出去泼它。

外边的天已经黑透了，雪渐渐小了，看样子不到半夜，雪就会停。众人把从塔中挖出的黑木堆积起来，作为防御圈，各自检查武器弹药。

我把散弹枪和手枪的子弹装满，是时候和那只白毛老狼算一笔总帐了，其实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很难说清了。在大凤凰寺，正是狼王咬死了徐干事，从而救了我一条性命。但也是它带领狼群围攻我们，把格玛的肠子都掏了出来。我又和胖子等人在藏谷沟宰了许多狼崽子，这些事理都理不清了。既然冤家路窄，就只能用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来结束。

我们看到周围雪原上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彼得黄等得焦躁，忍不住问初一：“狼群当真会来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初一对彼得黄点了点头，自幼便对狼十分憎恨，这时候恶战在即，由于兴奋，眼睛都有点充血了。他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疤，在山地雪野中，初一的直觉甚至比狼还敏锐，只见他举起酒囊来喝了一大口青稞酒，然后抽出藏刀，把嘴里的酒全喷到刀身上，低沉的对众人说了一声：“来了。”单手举起猎枪，“碰”的一声枪响。只见不远处白色的雪地上，飞溅起一团红色的雪雾，一头全身都是雪的巨狼，被枪弹击中，翻倒在地。

在四面八方的雪地里，几乎同时蹿出数十头恶狼，带动了大量的雪雾疾冲而至。这一瞬间，我们的眼睛似乎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整个雪坡突然抖动沸腾了起来。狼群早已经潜伏在了附近的雪沟里，只等我们从妖塔中出来防御松懈的时机进攻。它们刚想发动突击，却提前被初一看破，打死了距离最近的一头狼，其余的都狂冲过来。

我们人数虽少，也缺少冲锋枪的火力，但我们这五个人之中，不乏

一等一的射手，而且狼群数量有限。在此之前，已经折了二十多匹，现在只剩下不到七十只。当即乱枪齐发，白色的雪地上立刻绽放出无数鲜红的血花。

狼群对我们的火力估计非常精准。如果先前它们埋伏得太近了，恐怕会被我们发觉，太远了又冲不到近前，所以都埋伏在了三五十米的区域内。看起来是准备以牺牲十几头狼为代价，快速冲到近距离混战。那我们的枪械就发挥不出太大作用，但这些计划都被初一打乱了。

但狼群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是太近了，在射杀了冲在第一波的三十余头巨狼之后，我们五个人手里的长枪弹药告罄。第二波恶狼已如白色的旋风一样，扑到近前。

第二十八章 冻结

第二波的数十头恶狼已在瞬间冲到面前，我和胖子、Shirley杨、彼得黄等人来不及给枪支装填弹药，纷纷举起手枪射击。点四五acp弹几乎是一发一倒，将冲到面前的狼一一射翻；沉稳的射击声使人勇气倍增，抵消了近战中的恐惧。

初一则用猎枪的前叉子戳倒一头恶狼，然后撒手放开猎枪用藏刀乱砍。一头老狼躲避稍慢，被闪电般的刀锋切掉了半个鼻子，疼得呜呜哀嚎；初一再次手起刀落，把它的狼头剃了下来。

从初一打响第一枪开始计算，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地面上已经倒了满满一片狼尸，里面混杂着几头还没完全断气的恶狼，还不时冒着白色蒸气般的喘息。

众人长出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眼前的景象非常惨烈，这回喀拉米尔的狼可基本上能算是给打绝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不过如果不是初一制敌先机，雪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里可能就不止是狼尸了。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从激战的紧张状态中脱离出来，稍微有些大意的情况下，一个白色幽灵般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了初一身后。狼王已经扑住了初一的肩膀，没有人看清白毛狼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想开枪射击，却发现空膛手枪还没来得及装弹。

这只白毛独眼老狼真是快成精了，它似乎知道现在是个空档，眼睁睁的看着群狼被全部射杀，硬是伏在雪地中一动不动，直到看准了机会才攻其不备。它也应该知道，一旦现身，虽然能咬住一两个敌人，它自己也绝对活不了。但似乎是受到了它的祖先“水晶自在山”所召唤，舍弃了生命，全力一击，直扑那破坏了它进攻计划、打扰它祖先灵魂的牧人。

白狼行如鬼魅，就连初一也没有防备会有这么一手，还以为狼王已经在混战中被打死了。想还击已经来不及了，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就在这连一眨眼都不到的时间里，白狼扑倒了初一，一同滚进了妖塔顶层的窟窿。

与此同时，我也给M1911换上了弹夹，冲上去跳进妖塔，胖子等人紧跟在后。到了顶层一看，明叔指着下面一层说：“快！他们滚到下面去了……”

我急得脑袋都快炸开了，一层一层的追下去，最后在底层找到了初

一和狼王的尸体。狼王死死咬住了初一的脖子，初一的长刀落在了上面，但他手中的一柄剥狼皮的短刀全插进了狼王的心脏。狼王一身银光闪闪的白毛已经被他们两个的鲜血染成了全红——从妖塔顶上缠斗着摔到底下，血都已经流尽了，早已没了呼吸。

初一为人勇敢豪迈，虽然同我和胖子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之间很对脾气，极为投机。我心如刀割，忍不住要流出泪来，颓然坐倒在地，望着初一和狼王的尸体发愣。

其余的人也都十分难过，Shirley杨握住我的手安慰道：“想哭的话就哭出来，才痛快一些……”

我摇了摇头，感觉心中好象在淌血，但眼泪却流不出来——又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那种痛苦不是大哭一场就能减轻的——现在就是不想同任何人说话。

明叔也安慰我道：“初一兄弟所杀的狼王是白狼妖奴的后代，他的死亡是功德无量的！壮士阵前死，死得其所。咱们为他祈福，祝福他早日成佛吧！人死为大，咱们还是按他们的风俗，先将他的后事好好料理了。”

我对明叔点点头，让他们去收殓初一的尸体；我现在脑子里象是烧开了锅，只想先静一静。

明叔让彼得黄与胖子相帮把初一和狼王的尸首分开，好象他们正好砸在“水晶自在山”上，也不知有没有砸破。胖子抹了抹眼泪和鼻涕，拦住众人说道：“且慢！初一是我兄弟，他走得壮烈，我得先为他念上两句追悼词。”

明叔等人无奈，只好闪在一旁，任由胖子为初一举办追悼会。胖子叹了口气，对着初一的尸体哽咽着说：“吾辈以战斗的生涯，欲换取全人类的幸福；愿将这鲜血和眼泪，洒遍天下自由的鲜花……”

胖子唠唠叨叨的说了很多，这才使心中悲戚之情略减，让彼得黄过来帮忙收殓。刚一抬开狼王的尸体，发现狼尸已经砸碎了“水晶自在山”——刚刚一碰，哗啦一声碎成了若干残片。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提着心，支起耳朵聆听外边的动静，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过了片刻，妖塔上的冰川始终静悄悄的，难道Shirley杨判断错了，“水晶自在山”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会使雪峰崩塌的声波？也许在冰川里冻的年头多了，失灵了。不管怎么说，暂时先松了口气。

“水晶自在山”里露出了一尊全身透明的女尸，皮肤下有流动着的银

色光芒，里面的骨骼内脏都是深红色的，好像玛瑙，外边好像是透明的水晶，这应该不是真正的尸体，而像是一件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就是“冰川水晶尸”吗？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我不管明叔怎样去看他的宝贝，同胖子一起把初一的尸体搬到第八层，想要继续往上，突然觉得精疲力竭，有点喘不过气来，可能是伤心过度，岔了气，暂时先休息休息。

胖子对我说：“我说胡司令，咱们能不能到上一层去休息，守着这黑头黑脸的十八罗汉，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啊。”

我脑中现在虽然有点模糊，但是却清楚地记着，这层有十九具坐姿的护法尸体，怎么胖子说是十八罗汉？他数错了？或者突然少了一具尸体？我立刻警觉起来，一具一具数了一遍。真的是只有十八具，六个一排，一共分为三排弧形排列，明明记得应该是有一排有七具尸体，是我记错了，还是死尸消失了？

我想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Shirley杨带着阿香跟着上来，明叔等人也随后登上，他和彼得黄已经将“冰川水晶尸”用绳子绑好，发丘印用胶带粘到了水晶尸的脑门上。正准备用绳子把它吊上来，那对一蓝一白两个有天然星图的水晶球也都给捎上了。

我问Shirley杨这第八层是不是一共有十九具尸体，Shirley杨点点头：“没错。总共十九具，怎么了？”

我担心阿香听到害怕，就低声对Shirley杨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一具，我先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你们赶紧上去，咱们尽快离开这鬼地方。”

我拍了拍登山头盔上那被撞歪的战术射灯。一手握住黑驴蹄子，一手举着M1911，摸索上前，查看那些高大的古尸，我发现在这层木塔漆黑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大裂缝，这些古尸都依着墙。那具突然少了的尸体难道掉进去了？怎么偏赶这个时候作怪，没等走近，便听到有种声音，好像那缝隙中有根大木头在挪动。

我过去探头往下一看，塔角破裂的大缝斜斜的向下，好像是个无底的深渊，一个莽莽撞撞白色胖大人形，正在缓缓地拨开黑色木料，正想给它自己腾出个空间，以便能爬进妖塔。

是那吃了韩淑娜尸体的雪弥勒，我见那家伙没发现我，赶紧往后一缩身，想找胖子要些炸药，给它扔下去，把下面的洞窟炸塌，将其压到底下。

我正要招呼胖子，却听明叔和彼得黄同时大叫不好，他们已经把“冰川水晶尸”顺利地提上了第八层，但也就在这时，突然从下面传来一阵密集的破裂声，那声音的频率越来越快，片刻就有无数声响成了一声，我顿时醒悟，糟了，那“水晶自在山”并非无效，而是一旦那邪神尸骨被升到某个特定的高度，就会引发它内部的声波震动，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把“冰川水晶尸”带出去。

一阵阵闷雷般的声音从上面传来，雪峰上的千万吨积雪，很快就会覆盖龙顶冰川，不到半个小时，寒潮就会封冻这些积雪，不到明年这个时候别想出去。

明叔和彼得黄都吓得面如土色，两人抬着的“冰川水晶尸”掉了在地上，隆隆雪崩声如同万马奔腾，震得地面都在颤动，我担心明叔他们自乱阵脚，忙对他们喊道：“别慌，都躲到塔中的墙角去，那里比较结实……”但是这功夫就连我自己都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不知是谁的“狼眼”手电筒落在了地上，刚好滚到那具古怪的“冰川水晶尸”头边，光束照到了嘴上，我无意中看了一眼，那水晶女尸的嘴忽然大张了开来……

我顾不上再注意上面的雪崩，下意识的就去携行袋中掏气压喷壶，要是有那种能燃起“无量业火”的鬼虫出来，就用生姜汁先喷它几下。

冰川水晶尸的口中，果然飞出一只小小的瓢虫，我对准它喷了两下，竟然半点作用也没有，这时我已看清楚了，这只从水晶女尸嘴中钻出的“达普”，虽然与那种蓝色的虫子形状完全一样，也是全身透明，好像是有七星瓢虫，但全身是银白色的，如同一粒微小的冰晶震翅悬在半空，稍作停留，就朝距离它最近的彼得黄飞去。

彼得黄不知厉害伸手想把它拍死，我出声制止，但声音都被雪崩的轰鸣淹没了，想救它根本就来不及，只见彼得黄一巴掌将冰晶般的小虫拍在地下，在他的手上立刻结满了一层冰霜，连给他做出惊慌表情的时间都没有，亮晶晶的冰霜就蔓延到了他全身，彼得黄冻得棒硬的尸体随即倒在地上，摔成了无数冰尘，一点冰冷的寒光，从口中飞出。

第二十九章 乃穷神冰

我想起在大凤凰寺见到的鬼母壁画，当时昔听铁棒喇嘛那画已经残破，其原貌应该是蓝白两色为主，象征鬼母拥有“无量业火”与“乃穷神冰”两种可以粉碎常人灵魂的邪恶力量，在古藏诗篇中，并没有魔国这个称呼，而是称其为北方的妖魔，只有世界制敌宝珠大王诗篇中才称其为“魔国”。

突然从“冰川水晶尸”中钻出的冰虫，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乃穷神冰”了，只见彼得黄被“乃穷神冰”冻住的尸体，摔成了无数冰尘，未等尘埃落定，便从中飞出一个冰晶般的瓢虫，在空中兜了半个圈子，振翅向距离最近的胖子。

由于雪崩的剧烈震动，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无法站立，胖子趴在地上，把彼得黄的惨死之状看了个满眼，知道这种冰虫犀利，沾上就死，碰上就亡，当下不敢怠慢，那只冰虫刚向他的方向移动，胖子就已经举起了MI911，连瞄准确的动作都省了，抬手便打。

此时龙顶冰川隆隆的雪崩轰鸣声，愈演愈烈，吞没了世间一切的声音，我想出声制止胖子不要开枪，但无论是枪声，还是喊叫声都被雪山的暴怒所掩盖。

昏暗的木塔中，被枪火闪得微微一亮，枪口射出的一颗子弹，去碎了空中的冰虫，紧跟着擦着对面明叔的登山头盔，射进了妖塔的黑木中，明叔惊得两眼一翻晕倒在地，也不知是死是活。

冰虫被ACP弹击中，在空中碎成了十几个小冰晶，都落在我面前的地上。蠕动了几下，便纷纷生出翅膀，看样子很快就会飞到空中进行攻击塔内的活人，刚才只有一只冰虫就险些使我们全军覆没，若是变成十几只。在这低矮狭窄的木塔里，根本就无法抵挡，人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急中生专，抓起地上背囊边地酒壶，里面有准备在高山地区御寒的烈酒，猛喝了一大口，一手打着了打火机，将口中的烈酒。对准地上的那十几只冰虫喷去，一片火光掠过，满以为能将它们烧个干净，但却发生了最意想不到的情况

地上地冰虫身体，突然由闪烁的银白色，转为了幽暗的蓝色。也就是变成了我曾经两次遇到过的那种火虫，它体内的“无量业火”抵消了外部的火焰，毫发无报。

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都看得毛骨耸然，脑门上青筋直蹦，什么

样的能量才能实现这瞬间地冰火转换？难道这塔中真有那邪神的力量存在不成？

“无量业火”的气息顷刻散播到了塔中的各个角落，虽然鼻中所闻都是火焰的焦灼之气，但身体却感觉奇寒透骨。我们几乎完全窒息了，地上的十几只达普鬼虫，已经盘旋着飞了起来，在黑暗地空间中，带动起一道道阴森的蓝色曳光，随即就要散开，扑向周围的五个活人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一刻，大量的积雪从塔顶的窟窿里直灌下来，顺着我们挖开的通道。一层层地向九层妖塔内砸落，最后可能塔顶被大块雪板盖住，积雪便停止倾泻而入，这么短短的一瞬间，上面几层可能都被积雪镇满了。落进第八层的雪，把空中的“达普”压在了里面。

我见机不可失，急忙对Shirley杨打了一个手势，让她赶紧把阿香带到最底层去，这第八层已经不安全了，那种虫子忽冰忽火，而且又不是常理中的火与冰，似乎是死者亡灵从地底里带回的能量，根本没法对付，只能在大踏步的撤退中寻找对方的弱点了，但下面不会再有退路，这点我也心知肚明，只好能拖一刻走一刻了。

我看她们下去，就与胖子拖着明叔和所有的背囊紧跟著爬到底层，地面地震动和声响逐渐平息，这些迹象表明大规模的雪崩已经结束了，龙顶冰川已被四座雪峰上滚下来的积雪盖了个严严实实，不过当务之急，并非想法怎么出去，而是急于找东西堵住与上层妖塔之间的缝隙，挡住那些鬼虫下来的通道。

胖子想去搬地面地石台，我一把将他拉住：“你想学董存端，举着石台堵上面的窟窿？快找些木头板子来。”不管是“无量业火”，还是“乃穷神冰”，这两种能量只能作用于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不留缝隙，应该能暂时挡住它们。

我和胖子手忙脚乱的我了些塔中黑色园木，把下来的通道堵了个严实，Shirley杨用北地玄珠在明叔鼻端一抹，明叔打个喷嚏，苏醒了过来，一睁眼先摸自己脑袋，确认完好无损，才松了口气，神色极为萎靡。

我知道明叔和阿香这回算是吓坏了，于是安慰他们说：“咱们这里应该是很安全的，那些达普鬼虫虽然厉害，但不碰到人体，就跟普通的小虫一样，没什么威胁，凭它们的力量不可能推开封堵的木头。”

胖子附和道：“蜻蜓撼柱，那是自不量力，咱就跟它们耗上了，早就做好打持战的准备了”

话音未落，头顶传来一阵巨响，无数断木碎雪掉落下来，我和胖子

刚好站在下方，多亏戴着头盔，饶是如此也被砸得有点晕头转向，急忙向后躲避，心想难道是我们赶工的工程质量不行？刚堵上就塌方了？还是上面几层的积雪松动了，在塔内又形成了一次小范围雪崩？

再看掉下来的东西，黑色的是木头，白色的是积雪，中间晶莹之流光流转不定的是那具“冰川水晶尸”，尚未细看，头顶上轰然之声再次发出，众人抬头一看，一个白呼呼的人形，正从上面用力爬将下来，我们这才想起，妖塔外层还有个“雪弥勒”，刚才由于雪崩的混乱，几乎都把它忘了。

我抓起散弹扮，顶在“雪弥勒”的头上就轰，但那家伙浑然不觉，子弹根本奈何不了它，它大头潮下，不停的往下蹿，但身体太胖，被卡在了上方的窟窿里，不过这家伙力量很大，选土木结构的妖塔困不住它，挣脱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与“雪弥勒”距离极近，终于看清了它的面目，不过它根本就没有面目，就像是块人形的白色肉皮，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白色圈圈收缩着蠕动，根本让人不知从何下手。

我忽然想到初一生前说这家伙怕大盐，我们的盐耙在明叔那里，急忙找明叔去要，明叔说：“完了，这次真的死定了，盐巴都放在塔顶没带下来。”

胖子急得直路脚：“明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你.....你整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选句话本来是我们去新疆的时候，Shirley杨用来对我形容胖子的，说胖子简直就是咱们这边的意大利人，现在胖子总算找着机会，把这顶帽子扣给了明叔。（二战时期德国与意大利是一伙的，在北非战场上，意大利的部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的战债，成为了德国人取笑的对象，后来美军刚刚参与北非的战净，也是打了不少败仗，当时英国人就戏称美军为：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后来这句谚语就在西方流传开来。）

我刚想喝止胖子，还不赶紧想辄，都这节骨眼儿了还有心情在口头上找便宜，难道等会儿“雪弥勒”爬将下来，咱们就跟它练跤不成？

但话未出口，却忽听Shirley杨说道：“你们快看上面，它不是爬不下来...冻住了。”

我们闻言抬头观看，只见头顶的“雪弥勒”的表皮上结了一层冰霜，但“雪弥勒”性耐酷寒，虽然冻住了，却还能不断挣扎着想要摆脱，猛然间，它身体上厚厚的白色肉皮，忽然张开，象是一只白色的大鸟展开了翅膀，好象随时都要凌空扑击而下，我们吃了一惊，做势要躲，但那展

开的肉皮忽然就此凝固住了。

白花花的肉皮里面赫然露出一副血淋淋的人类骨架，一看那人骨的骷髅头，便知道她是韩淑娜，来不及再看第二眼，能已经被冰霜覆盖，想要四散逃开的“雪弥勒”，被“乃穷神冰”不上不下的冻结在了半空，终于一动也不动了，可能稍微碰它一下，就会如同彼得黄一般碎成雾状的冰尘。

但如果永远没有外力去惊动它，可能就会永远在冰川下保持着这十样子，连接塔顶层的木板虽然被“雪弥勒”撞破，却也因为它被“乃穷神冰”冻死，把两层妖塔之间的通道，给堵了个严丝合缝。

我们从刚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回过神来，就醒悟必须赶紧从塔侧打条通道，连接上“雪弥勒”爬进来的冰渊，否则这狭窄的封闭环境中能有多少空气供五个人呼吸，我不敢耽搁，马上就准备确认冰渊的方向。

这时候塔底忽然传来一阵翅膀振动声，我们早被这声音吓掉了魂，此刻再次听到，觉得整个身体的汗毛上都象是挂满了霜，立刻寻声望去，黑木板堆中露出了“冰川水晶尸”的脑袋，她口中还有达普鬼虫，不是一只，而是一群。

第三十章 灾难之门

被魔国视为邪神供奉的“冰川水晶尸”，透明的口中银色的寒光闪动，传出阵阵瓢虫翅膀的嗡鸣，从那冰冷的闪烁的可以得知，毫无疑问，大群的达普，即将携带着能冻碎灵魂的“乃穷神冰”飞将出来。

胖子距离水晶尸距离最近，他眼疾手快，从携行袋里取出个黑驴蹄子，趁那些达普还没出现，就抢先塞进了“冰川水晶尸”的口中，然后赶紧把手缩了回来，“冰川水晶尸”体内寒光隐隐闪了下，就此没了动静。

明叔在旁看得心惊肉跳，紧紧搂住阿香，问我道：“胡老弟，……那铜印怎么不管用？是不是咱们用的方法不对啊？”

我坐倒在地，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还不都怪你，把战略大方向搞错了，误导了我们，险些都被你害死，那天官铜印专门是镇伏尸变的，任它什么尸魔尸妖，也百无禁忌，可这冰川水晶尸根本不是尸体，别说把铜印扣到脑门上了，就是按到屁股上也没用。

我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准备先稍微喘口气，让心情从大起大落中平衡下来，这时候想动也动不了，多亏胖子冒险使出黑驴蹄子战术，把鬼虫堵了回去，不过眼下似乎是没什么危险了，但这“冰川水晶尸”也许造得与真人一样，共有七窍，虽然从口中出不来，却说不定又会从屁眼之类的什么地方钻出来，最保险的办法，应该用胶带一圈圈的把尸体裹个严实，好象埃及木乃伊那样，裹成个名副其实的大粽子。

我打定主意，深吸了两口气，就去翻找胶带，装有胶带的背包掉在白毛狼王与“冰川水晶尸”之间。我硬着头皮走过去想把背包拖到离这两个魔头远一些的地方再找，但手还没等碰到背包的带子，就听Shirley杨和胖子同声惊呼：“老胡，快躲开……”

我心知不妙，当时我面朝着狼王尸体，这一面并没有什么变化，应该是背后的“冰川水晶尸体”有问题。我想纵身跳开，但脚下被些粘呼呼的液体滑了一跤。身体重心失去了平衡，脸朝下摔倒在地，脸部也蹭到了许多腥气扑鼻的粘液。

我顺手在脸上抹一抹。腰上一用力，翻过身来，只见那具“冰川水晶尸”整个都碎开了，暗红透明的脏器都掉到了外边。一群冒着寒光的冰虫，如同一阵冰屑般的银色旋风，从尸体中飞出，全部扑到了我面前。

我瞪大眼睛望着那些扑来的冰虫，再也来不及躲避抵挡，其实就算来得及，也没有东西可以抵挡，这回真要光荣了。想不到竟然死在这

里。永别了，同志们.....

但就在这时候，冰虫忽然在空中停了下来，并没有象干掉彼得黄那样干脆利索，我心里隐约觉得不对。但此刻生死之间地距离比一头发丝还细，脑子都完全懵了，搞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难道这些带有“乃穷神冰”的飞虫.....

在塔底远端的Shirley杨脑子转得极快，见我愣在当场，忙出言提醒：“老胡，是狼王地血，你额头上沾到了狼王的血了.....”

这句话如同乌云压顶之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我立刻醒悟过来，刚才我被地上的狼血滑倒，脸上蹭了不少，当时我并没有来得及想那些充满血腥味地粘液是什么，随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无意中把狼王的鲜血抹到了额头上一些。

初一生前曾经说过一些事，至今言犹在耳，在藏地传说中，人和野兽死之后，一昼夜之内，灵魂是不会离开血液和肉体，万物中，只有人类的灵魂住在额头，如果用刚死的狼血盖住，就可以隐匿行踪，而且这只刚被初一所杀的狼王，全身银白色的皮毛，表明了它的身份，是昆仑山群狼的祖先“水晶自在山”的后代，血管里流着的是先王的血液，“水晶自在山”与“乃穷神冰”同样是守护这座妖塔的护卫，冰虫们一定是把我当做了白狼，所以才停止了攻击。

当然这些念头只是在脑中闪了一下，根本没时间容我整理思绪，那阵冰屑般闪烁的旋风，就盘旋起来，看样子马上就要改变目标，扑向明叔和阿香，我立刻把携行袋里的几枚黑驴蹄子拿出来，在地上抹了抹狼血，分别扔给明叔、胖子、Shirley杨等人，我自己也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不拿别的，而单拿黑驴蹄子，大概是觉得这东西沉重，扔过去比较快。

此时千钧一发，就连一贯闲心过盛，对什么都漫不在乎地胖子，也顾不上说了，双手并用，把狼王的鲜血在自己额前抹了又抹。

达普鬼虫，无论是“无量业火”还是“乃穷神冰”，它们在每次选择目标飞去之前，都要在空中盘旋几圈，也就是这么个空当，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当成群的冰虫盘旋起来之后，发现没有了目标，便纷纷落回那碎裂开的水晶尸上，身上的银光逐渐变暗，但仍然在水晶尸的碎片上爬来爬去。

塔底中央的一大块区域都被它们占了，我们五个人紧紧贴着塔墙，谁也不敢稍动，我知道蓝色的火虫怕水，按这么推断用火一定可以烧死这些冰虫，但不知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控制着它们，可以随着环境的需要，在冰与火两极之间进行转换，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如果找不出这

种力量的根源，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当前的困境。

从刚才开始，我就觉得这塔底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那个变化，或者迹象，实在太过微小，以至于十分难以察觉，即使看见了，也有可能被忽视，这时形成了僵局，我们都无法行动，这狼王的鲜血也不能抵挡一世。这样下去，只有拖到明天被冻成冰棍而已，而且看情形，似乎想延迟到明天再死都不可能了，那些鬼虫半透明的身体中，再次出现了阴冷的寒光，它们似乎已经发现“冰川水晶尸”损坏了。想四散飞离，那将形成最可怕的局面。

我四处打量。想寻找那个微妙的线索，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明叔身边，明叔贴着塔墙。吓得脸色都变青了，在他身后，掉落着两个晶球，我记得最开始见到的时候。分别闪烁着蓝与白两种暗淡的光芒，然而现在一只暗淡无光，另一只晶球中白色的寒光比以前明亮了许多。

Shirley杨刚好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同我对望一眼，不用说什么就已经达到了共识，Shirley杨掏出手枪，对着那枚水晶开了一枪，将其击成碎片，这么做十分冒险。也许可以成功，但没人能保证击碎了这枚晶球，妖塔中所有的达普鬼虫，就只能保持“乃穷神冰”的形态了，但蠢蠢欲动的冰虫。已经没有时间再让我们过多思索了。

Shirley杨刚将晶球击碎，我就对胖子喊道：“王司令，快用火焰喷射器。”

胖子闻言，从他身后的背囊中迅速掏出“炳烷喷射瓶”，对准地上成群的冰虫就喷，由于这密封地空间空气本就不多，胖子也不敢多喷，火舌一吐，便立刻停止，塔底的冰虫还没等飞离“冰川水晶尸”地残片，就一同烧为了灰烬。

我见终于奏效，那颗始终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落回原处，但经过刚刚这一股烈焰的燃烧，塔底空气更少了，人人都觉得胸口憋闷，来不及回想刚才的事，就立刻动手，将塔底的黑木撬开，我先前在妖塔第八层，看到“雪弥勒”爬上来的地方，是塔外侧的一条倾斜地大裂缝，都与最大的冰渊相连，龙顶上崩塌下来的积雪，很快就会被席卷而来的寒潮冻结，凭我们的装备与人力，想从上面挖出去势比登天，只好向下寻找生路。

我凭记忆找到了方位，动手撬动塔底的木板，却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此处的黑木，明显不是原装的，而是有人拆下来后，重新按上去的，外边的也不是夯土，而是回填了普通的冻土，简直就象是个被修复的盗洞，不过看那痕迹，也绝非近代所留。

有了这条古老地秘密通道，再往外挖就容易了，很快就挖到了那条斜坡，这里人工修的痕迹更加明显，但从手法上看，应该不是盗墓贼所打的盗洞，斜坡的冻土上，有一层层的土阶，最下面可能连接着冰渊的深处，显然不是匆忙中修建的，当然更不可能是“雪弥勒”那种家伙做的，但这究竟是……，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让明叔等人尽快离开妖塔，钻进下方的斜坡，别人都还好说，只有阿香被刚才那些情景吓得体如筛糠，哆哆嗦嗦的不肯走动，这里十分狭窄，也没办法背着她，明叔和Shirley杨劝了她半天，始终也挪动不了半步。

我只好对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立刻明白了，吓唬阿香道：“阿香妹妹，你要不肯走，我们可不等你了，说句肺腑之言，当哥的实在不忍心把你这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扔到这里，你大概不知道这塔底下有什么吧？你看到那烧得黑的水晶女尸了没有，她死后只能住在这，哪都去不了，在这阴曹地府里的生活是很乏味的，只能通过乱搞男女关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等夜深了，埋在附近的男水晶尸就来找女水晶尸了，不过那男尸看到女尸被烧成了这丑模样，当然就不会和她乱搞了，但你想过没有，那男尸会不会对你……”

阿香被胖子从我这学得的那套，“攻心为上，从精神上瓦解敌人”的战术吓坏了，不敢再听下去，赶紧抓住Shirley杨的手，紧紧跟着Shirley杨爬进了塔外的坡道。

我对胖子一招手，二人架起明叔，也随后跟上，在黑暗中爬至一处略为平缓的地方稍作休息，Shirley杨对我说：“以你的经难来看，这古冰川深处，会通向什么地方？”

我说既然这里以前是个高山湖泊，也许下面有很深的水系亦未可知，不过这条在冰川下的坡道绝对有什么名堂，我刚刚想了想，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轮回宗挖的，不过他们在这冰川里修了很多宗主的墓穴，又大动土木，从下面挖通了妖塔，而且看来，这工程量似乎远不止于此，莫非轮回宗想从冰川下挖也什么重要的东西？

Shirley杨说：“铁棒喇嘛师傅给我讲了许多制敌宝珠大王长诗中，关于魔国的篇章，以其中的内容，结合咱们在这里所见到的种种迹象，我有个大胆的推测，这冰川深处，是通往魔国主城——恶罗海城的灾难之门，轮回宗是想把这座神秘的大门挖通。

第三十一章 黑虎玄坛

“恶罗海城”又名“畏怖壮力十项城”，它与“灾难之门”，都是只存在于昆仑山远古传说中的地名，从未载于史册，只是传说隐藏在昆仑山最深处，它们真的曾经存在过吗？“献王墓”壁画中的那座古城，也许描绘的就是“恶罗海城”，不过这北方妖魔的巢穴，与新疆沙海深的“无底鬼洞”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能否在那里找到巨大的“眼球”祭坛？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甚至要做最坏的打算，在传说中，那古老邪恶的“恶罗海城”也同“精绝古城”一样，在一天夜里，神秘的突然消失了，所以强盛的“魔国”才就此一蹶不振，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灾难或变故，都还属于未知数。

我忽然想起张赢川所说的：“终则有始，遇水而得中道。”中道是指中庸之道，正途，也可以理解成安全保身的道路，雪崩压顶，身陷绝境，却又柳暗花明，发现了一条更为神秘的通道，这条漫长狭窄的斜坡，通向龙顶冰川的最深处，那里应该有湖泊或者暗河，有水就一定有路，想到这里，顿时增添了一些信心。

众人在这缓坡中休息了大约半个钟头，由于担心妖塔附近不安全，就动身继续向下，这修筑有土阶的冻土隧道，在地下四通八达，密如蛛网，我们不敢乱走贫路，只顺着中间的主道下行，不时能看到一引起符咒、印记，其中不乏一些“眼球”的图案。

Shirley杨对我说：“轮回宗如果只想挖通灾难之门，那就没有必要一直把隧道挖进九层妖楼。而且看这地下隧道里的状况，都不是同一时期的修建地，可能修了几百，甚至上千年，这可能与他们相信深渊是力量的来源有关。但你有没有想过，轮回宗的人为什么要挖开妖塔？”

我想了想说：“这事确实蹊跷，供奉邪神的妖塔，是不容侵犯的，会不会是轮回宗想从里面取出什么重要地东西？除了冰川水晶尸，那塔中还会有什么？”

我们边走边商量。但始终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就只得做罢，在向斜下向延伸了一段之后，便与垂直的冰渊相接。冰壁虽然稍微倾斜，但在我们眼中，这种角度与直上直下没有什么区别。根本没办法下去。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冰渊的底部了。最深处无数星星点点的淡蓝色荧光，汇聚成一条微光闪烁的河流，在冰川下蜿蜒流转，由于这冰壁略有斜度，所以我们最早在追踪“雪弥勒”的时候，众人在冻土隧道口望下一看。如同倒视天河，都忍不住赞叹：“真美，简直象银河一样。”

下面可能有水晶，或者是河里有水母一灯地荧光体，所以才会出现这样梦幻般的奇景。

隧道口有眼残破木料的遗迹，几百年前，大概有木桥可以通向下方，但年代久了，便坍塌崩坏，木料大概都掉到下边的河里去了，我目测好一下高度，这里已经是冰川的最低部了，距离那荧光闪烁的河流，大约有三十多米的距离，这个高度，可以用长绳直接坠下去。

我对众人说既然有活水，就必然会有出路，咱们可以用登山下去……

明叔却提出异议，这冰壁比镜子面还要光滑，三十多米虽然说起来不高，但摔下去也能把人摔烂了，还是再找找有没有别的路，用绳子从冰壁上滑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胖子往下看了看，也觉得眼晕，连忙赞同明叔，小心驶得万年船，后边隧道有这么多分支路线，一定还有别的出口，当然胖爷我倒是无所谓了，就算摔扁了，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咱们现在扶老携幼的，得多为明叔他们的安全着想。

我提醒胖子说，王司令你可不要站错了队，放着捷径不走，非要去钻那些隧道，一旦在里面迷了路转不出来怎么办？明叔他们的事咱们就没必要管了，所以按先前的约定，九层妖塔也掘开了，冰川水晶尸也找到了，以后咱们就各走各的了，要是能留得命在，回北京之后，咱们再把帐目问题结清了，明叔你回家后把你的古董玩器都准备好，到时候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我这么说只是吓唬吓唬明叔，明叔果然担心我们把他和阿香甩在这里不管，思前想后，还是跟着三名摸金校尉才有可能从这冰川里出去，而且这次行动损兵折将，把老本都赔光了，也许在这下的“灾难之门”里，能找到更具值钱的东西，当然这些事要以活下来为前提条件，于是表示绝对不能分开，这样在灾难中存活下来的机率才会变大。

我见把明叔搞定了，就动手准备绳索，就以长绳配合登山镐，当先降下，冰渊之下的河谷两边，四周有不少散落的黑色朽木河岸边存在着大量的冰山水晶石矿脉，闪映着河中淡蓝色的荧光，不需要使用任何光源，也会有一定范围的能见度。

我看了看四周，见没什么危险，就发信号收上边的人跟着下来，等到胖子最后一个大呼小叫的滑下来，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从挖掘木塔、同狼群恶战，直到来至冰渊深处，这之间大伙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这时难免都又饥又饿。

Shirley杨对我说，：“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夜，让明叔和阿香回复体力，否则再走下去，真要累出人命了。”

我点头答应，于是众人在附近找寻可以安营的地点，先到地下河的边上往下看了看，这里河水非常平缓，而且水质极清，水中有不少淡水水母，淡蓝色的荧光都是它们发出来的。不过这种生物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实际上非常的危险，如果大量聚集，其发出的生物电可以使大型动物瞬间麻痹，Shirley杨告诫众人尽量远离河畔。一定注意不要碰到河水。

这河谷似乎没有尽头，沿着水流的方向走过去，不久后在布满水晶石的峭壁下发现了一个洞穴，由于在深处地下，上边如果落下点什么东西来。砸到谁谁也受不了，绝壁底部的洞穴，自然就成了最理想的宿营场所。

洞若观火口比较宽敞速度，象有人工修凿过的痕迹。不过年代久远，很难确认，打起手电筒。从洞穴外向里看。一片片的晶光闪动，洞中和外边一样，存在有大量的透明结晶体，但其中似乎极为曲折幽深，站在外边，看不清里面的深浅。

这洞穴不象有什么野兽出没之所。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带着胖子当先进去侦察了一番，深入洞中走了不到五六步，就是个转弯，其后的空间大约有一间二十来平米的房间大小，如果没有什么危险，这里确实很适合宿营。

我和胖子举着“狼眼”在洞中各处乱照，地上有些古旧的石台，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白花花的牛头，石台上有尊一尺多高的黑色人形木像，我心中一动，这里八成是轮回宗祭祀的地方，这黑色的小木人，这种形式，似乎与铁棒喇嘛提到过邪教的“黑虎玄坛”一样。

我让胖子把阿香等人叫进来，让阿香看看这洞穴里，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阿香进洞看了一遍，没有，死地，话地，都没有，那黑色的小木人也没什么。

既然一切安全，而且众人也已经非常疲惫，再往前找，也未必有比这里合适的地方，于是就在洞中休息，升起火来给饮食加热。

这水晶洞穴最里面的石壁上，还有些天然的小孔，有拳头大小，不过即使小孩也钻不进去，用石头将这些洞都堵上，防止有蛇钻进来，那应该就比较安全了。

众人围在火旁吃饭，唯独明叔唉声叹气，食不下咽，让阿香取出他那只祖传的“十三须花瓷猫”来，不住地摇头，捡起块石头，一下子将瓷

猫砸了个粉碎。

胖子在旁看得可惜，对明叔说：“您老要是不想要了，您给我啊，这大花猫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吧？好赖它也是个玩意儿，砸了多可惜，要说砸东西，破四旧的时候，我砸得比您多，可是现如今呢，不是也有点后悔了吗。”

我对明叔说：“记得不久前您还拜过这只花瓷猫，据说这东西很灵验，它的胡须一根也没断，可为什么咱们在妖塔中折了这许多人手？莫非没看黄历，犯了冲？”

明叔长叹一声，说出实情：“象我这种跑了这么多年船的人，最信的就是这些事情，也最怕那些不吉利的兆头，年纪越大，这胆子反而就越小，为了图个彩头，这只祖宗传下来的瓷猫，被我用胶水把胡须都粘死了，掰都掰不断。”越起生气，好象有点跟自己过不去，挥手把破碎的瓷猫拨到墙边。

说来也巧了，那瓷猫身体碎了，可猫头还很完好，滚到墙边，刚好正脸冲着明叔，火光映照下，那对猫目艮炯然生光，似有神彩，好象变活了一样，这使明叔更加不舒服，喃喃的骂了一句：“老瓷猫都快成精了，我让你瞪我。”说着话又捡起那块石头，想走过去将花瓷猫的头砸烂。

我想阻拦明叔，这是何苦呢，犯得上跟个物件儿发火吗？但还没等我开口说前，明叔的身体却突然僵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他背对着我们，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我一招手，胖子已经把枪顶上了膛，Shirley杨把阿香拉到稍远的角落里。

我站起身来，看明叔两眼直勾勾的盯着那猫头，便问明叔怎么回事？明叔战战兢兢的说：“胡老弟，那里有蛇啊，你看那边。”明叔在南洋的时候，曾被毒蛇咬过，所以他十分惧怕毒蛇。

我心想刚才都检查过了，哪里会有蛇，再说她有什么好怕，接着明叔所指的方向一看，原来那瓷猫的头旁，有一个被我先前用石块堵住的孔，石块微微晃动，似乎里面有东西要从中拱出来。

我将明叔护在身后，把工兵铲拔了出来，不管是从里面钻出的是蛇，还是老鼠，一铲子拍扁了再说，Shirley杨等人也都举起手电筒，从后边往这里照着。

那石块又动了几下，终于掉落在地上，我抡起工兵铲就拍，但落到一半，硬生生的停了下来，不是蛇，而是一条绿色的植物枝蔓，一瞬间

就开出一朵海碗大小的红花。

这里怎么会长出花来？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只听阿香在后面忽然惊叫一声，我正全神贯注想看个究竟，被她的惊叫声，吓得差点把工兵铲扔在地上。我从没想过如果女人害怕到了极点，会发出这样动静。

Shirley杨忙问阿香怎么回事，是不是看见什么……东西了？

第三十二章 血饵

阿香拼命往后躲：“我……我看到那石孔里长出来的是……是具男人的尸体，上面有很多的人血。”说完就捂住眼睛，不敢再看那朵鲜艳的红花了。

这段时间来，我们对阿香的眼睛十分信任，觉得有她在身边，会少了很多麻烦。但是这次我不得不产生一些怀疑，那朵鲜艳欲滴的红色花朵，虽然长得奇怪，却绝对应该是植物，怎么会是尸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未免也太了一些。

只有明叔对阿香的话毫无疑问，我和胖子却不太相信了，都转头去看阿香，她这话说得莫明其妙，哪里有尸体？哪里又有什么人血？

Shirley杨指着从石孔里长出的红花，对众人说道：“你们看，它结果了。”

我急忙再看那朵红花，大概就在我刚刚转移视线的这么点时间里，它竟然已完成了开花结果的全部过程，嫩绿的枝蔓顶端，挂着一个好像桂圆般的球形果实。我和胖子、明叔、Shirley杨都是走南闯北，正经见识过一些希奇事物的人，但都从未见过这样古怪的植物。

看样子这石壁上的空洞，就是被里面生长的植物顶破形成的。由于石孔是弯曲的，我们无法直接看到里面的情况。这洞穴后面，似乎另有一个空间，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不需要阳光水分，也能生长植物？

我戴上手套，轻轻把那果实摘了下来，剥开外边的坚壳，里面立刻流出一些暗红色的液体，好像是腐烂的血液，臭不可近，最中间有一小块碎肉，竟似是人肉。

果实刚刚摘下，那绿色的枝蔓就在瞬间枯萎，化成了一堆灰色地尘土。我赶紧把手中拿着的肉块扔到地上，对众人说道：“这八成是生人之果的血饵啊。”

风水秘术中有一门叫“化”，其中内容都是一些关于风水阴阳变化的特例。在风水形势特殊的地点，会发生一些特异之事。我们所说的“龙顶冰川”，是当地人称为“神螺沟冰川”的一部分。虽是世间仅有的低海拔冰川，但玉峰夹持，雪山环绕，是昆仑山中的形势殊绝之地。昆仑本为天下龙脉之起源，“神螺沟”又是祖龙的龙顶，其生气之充沛，冠绝群伦。其实生气聚集地穴眼并非祖龙才有，只不过极其罕见。正是由于生气过旺，葬在龙顶一些特殊地点的尸体，会死而不朽。生气极盛之地的不朽

尸，被称为“玄武巨尸”。那种地方的天然洞穴里，甚至还发生过一些神奇的变化，例如变为不断长“血饵”的“生人之果”。

我们现在下到的位置，是冰渊的底层，这里海拔只有一千多，已经基本上没有冰了，到处都是大量的水晶石矿脉。在这里发现的“黑虎玄坛”应该是个神灶之类的设施，是魔国灭亡后，由后世轮回宗修建的。它们祭拜妖塔中的邪神，主要仪式都是在这种地方进行的。

我本以为按惯例，那黑色的小木人就像是某种神的象征，但我忽略了密宗风水与青乌术存在很大的差异。也许在内地，有个神位神像就够了，但现在想来，如果是轮回宗地的话，也许会真的弄那么一具尸体来献祭，在这生气汇聚之地，证实其永生不灭教旨的神迹。

我把这些事对Shirley杨等人说明，有必要找到洞穴后面那个空间的入口，进去探查一番，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找到很多关于“恶罗海城”或者“灾难之门”的线索，至少让咱们有个宏观上的概念，那么再向前行，也不必如同盲人摸象般地为难了。

我又告诉明叔这种地方生气很旺，不会有什么危险，尽管放心就是，如果不愿同往，那就和阿香一起留在这等我们回来。

明叔现在对我和胖子倚若长城，哪里肯稍离半步，只好答应带着阿香同去，于是众人在洞穴中翻找有没有什么机关秘道，可以通向后边长出“生人之果”的空间。

明叔问我道：“只有一事不明，我在进藏前，也做了许多关于密宗风水的功课，魔国修筑妖塔的时候，密宗还没有形成风水理论，定穴难免不准，看这座黑虎玄坛的位置，似乎是与九层妖楼相对应，这里真的就是生气最旺的吉穴吗？万一稍有偏差，赶上个什么妖穴、鬼穴，咱们岂不是去白白送死？”

我心想明叔这老油条，又想打退堂鼓，于是应付着对他说：“风水理论虽然是后世才有的，但自从有了山川河流，其形势便是客观存在的，后人也无外乎就是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归纳总结，安插个名目什么的，龙顶这一大片地域，是天下龙脉之源，各处生气凝聚，哪里会有什么异穴，所以您不要妖言惑众，我和胖子都是铁石心肠，长这么大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您这么说只能吓唬吓唬阿香。”

明叔讨了个没趣，只要退在一旁不复多言，这晶石洞穴里有许多石台，摆放得杂乱无章，我们一一将其挪开，最后发现一个靠墙的石台后，有个低矮的通道，里面是半环状的斜坡，绕向内侧洞穴的上面，众人戴上防毒面具，弯着腰钻进通道。

这段通道并没有多长，绕了半圈，就见到一个更大的穹顶洞穴，大约一百多平米，出口处是个悬空的半天然平台，向下俯视漆黑一团，看不见底。

我其实也是由那长出人肉的花朵来推测是“血饵”，是除此之外，并不太了解这种东西，因为是在太罕见了，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临阵退缩的事我也不打算做，既然发现了这种地方，若不探明此秘、穷尽其幽，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

这个穹顶的水晶洞，应该就是在我们宿营洞穴的隔壁，我们则位于其上数米的半空，那生长“血饵”的尸体，似乎就在下面，这里静悄悄的，除了我们的呼吸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动静了。

由于头盔上的灯光难于及远，所以众人都俯身趴在石台上，想用“狼眼”往下照地形，但手电筒的光束，只照到平台下密密麻麻的“血饵红花”植物非常密集，而且枝蔓象爬山虎一样，在壁上散布，深处的东西都被遮盖住了。

我低声把阿香叫过来，让她先从石台向下看看，她先前看到血饵红花，说那是一个男人的尸体，现在再用她的眼睛看看下面，是否能找出这“血饵”的根茎所在，那里应该就是“玄武巨尸”的所在，阿香的眼睛只能看到普通肉眼视力范围内，没有障碍物遮挡的东西，例如幽灵与非常状态的死体，即使在黑暗无光的地方也能看到。

在Shirley杨的鼓励下，阿香壮着胆子看了看，对我们点了点头确认，她透过“血饵红花”的缝隙，看到下面有一个高大的人形，所有的植物，都是从那具尸体上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那些“血饵”，是尸体的一部份。

我觉得这下面，是个摆放尸体的祭祀坑，下面肯定还有其余的祭品，于是让胖子找几只荧光管扔下去，照明地形，看看有没有能下去落脚的地方。

胖子早就打算下去翻找值钱的明器，听我这么一说，立刻扔下去七八支蓝色的荧光棒。平台下立刻被蓝色的光芒照亮，无数鲜血般红艳的花朵，密布在洞底，有不少已经长出了血饵果实。从上面往下看，像是有个花团锦簇的花圃。只不过这花的颜色单调，加上蓝色的荧光衬托，显得阴郁之气沉重，好象都是冥纸糊制的假花，并无任何美感可言。

花丛的边缘，有一块重达千斤的方形巨石，是用一块块工整的冰山水晶石料砌起来的。我们离得远了，巨石表层又爬上了不少“血饵红花”，只能从缝隙中看到那上面，似乎有些符号图形之类的石刻。巨石的

下方，压着一口红木棺材，迎面的挡口上，破了一个大窟窿。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棺材？我看那块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颇有古怪，就打算从平台上下去看个究竟。刚要动身，手腕突然一紧，身边的阿香紧紧抓住我的手，眼中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她一定又看到什么东西了。

Shirley杨好象也听到了什么动静，将食指放在唇边，对众人做了个禁声的手势。我当即打消了立刻下去的念头，秉住呼吸趴在石台上，与众人关闭了身上所有的光源，静静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事情。

刚刚扔下去的几支荧光棒还没有熄灭，估计光亮还能维持两分钟左右。只听一阵悉悉索索的轻微响声，从下方的石缝中传出。蓝幽幽的荧光中，只见一只绿色的……小狗，无法形容，只能说这东西的形状很像长绿毛的“小狗”，慢悠悠地从石缝里爬出。这东西没有眼睛，也许是常年生活在地下世界，它的眼睛和嗅觉已经退化了，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也没发现石台上有人。

它不断的吞吃着“血饵”果实，十分贪婪。随着它不停的一路啃过去，失去了果实的红花纷纷枯萎成灰，不一会下边就露出一具两米多高的男性尸体。

我在上面看得心跳加快，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正想再看的时候，荧光管的光芒就逐渐转为暗淡，微弱的荧光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忽然觉得手背上发痒，似乎多了点什么东西，用手一摸，顿时觉得不妙，像是长出了什么植物的嫩芽。

第三十三章 空壳

手背上就是有点痒，也不觉得疼，介理用手指捏住了一拔，顿时我险些从平台上倒翻下去，我急忙拧开头盔上的射灯，手背接近手腕的地方，竟长出了两三个小小的黑绿色肉牙，不去碰它就只会感觉微微发痒，但一碰就疼得象是钱茬儿往上撕肉，整个胳膊的骨髓都被带着一起疼，我急忙再检查身上其余的地方，都一切正常。

这时Shirley杨和胖子等人也打开了光源，我让他们各自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除我之外，Shirley杨、明叔、胖子都没事。

这事也真奇了，众人自到达黑虎玄坛，未曾分离半步，怎么单单就我身上异常，再不想点办法，怕也要长出“血饵红花”了。

正没理会处，发现阿香倒在我身边人事不省，她的鼻子正在滴血，沾到血的半边脸上，布满了绿色的肉芽，她的手上也有一睦，阿香有时候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東西，鼻子就会流血，适才在外侧的洞穴里，她刚看到“血饵红花”，鼻子便开始淌血，这种现象以前也有过，并未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在才明白，原来“血饵”这种传播死亡的植物，在空气中散播着无形的花粉，一旦触碰到皮肤的鲜血，就会传播生长，从阿香看到它的第一眼起，就已经中招染上血毒了。

刚才众人趴在石台上观察下面动静的时候，阿香由于突然发现自己鼻子流血不止，抓住我的手腕想告诉我，把血沾到了我的手背上，然后她就昏迷了过去，我当时还以为是她看到了下面的什么东西，哪里想到出此意外。

Shirley杨想帮阿香止血，我赶紧告诉Shirley杨千万别接触血液，用手指压住阿香的上耳骨，也可以止住鼻血，左边自孔淌血压右耳，右边压左耳，但无论如何不能沾到她身上的血。

“血饵”在阴阳风水中被解释为生气过盛之地，尸体死而不腐，气血不衰，积年累月不仅尸体慢慢开始膨胀变大，而且每隔十二个时辰便开出肉花，死人倒还罢了，活人身体中长出这种东西，只能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是远远逃开，离开这生气太盛的地方，血饵自然就不治而愈了，但这片地域为祖龙之渊，只依赖开十一号，在短时间内难以远遁；再就是留在这里，等到这被称为“生人之果”的血饵开花结果。那活生生的人就会变成涨大的尸体了。

明叔看她干女儿三魂悠悠，七魄渺渺，性命只在顷刻之间，便哭丧

着脸说：“有没有搞错啊，这回真的是全完了，马仔和保镖没了，老婆没了，冰川水晶尸也没了，现在连干女儿也要死了……”

我对明叔说：“先别嚎丧，我手上也长了血饵，你舍不得你的干女儿，我也舍不得我自己，眼下应该赶紧想办法，藏族老乡不是常说这样一句谚语吗——流出填满水纳滩的眼泪，不如想出个钮扣一样大的办法。”

明叔一听还有救，赶紧问我道：“原来你有办法了？果然还是胡老弟胸有成竹临危不乱，不知计将安出？还请明示，以解老朽愚怀，倘若真能救活阿香，我愿意把我干女儿嫁给你，将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并未答话，心中冷哼了一声，老港农生怕我在危险之时丢下他不管，还想跟我结个亲，也太小看人了，这种噱头拿去唬胖子，也许还能有点作用。

想不到胖子也一点都不傻，在旁对明叔说：“明叔，您要是真心疼阿香，还舍得带她来西藏冒这么大的风险？您那俩宝贝儿子怎么不跟着来帮忙？不是亲生地确实差点事儿。”

胖子不象我，说起话来没有任何顾忌，刚刚这几句话，果然刺到了明叔的痛处，明叔无可辩驳，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显得十分尴尬。

我胳膊肘撞了胖子一下，让他住口别说了，其实明叔对阿香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是他亲生女儿，他肯定舍不得带她来昆仑环境这么恶劣的地区，人非圣贤，都是有私心的，这也怪不得他。

Shirley杨见我们不顾阿香的死活，在石台上都快吵起来了，一边按住阿香的耳骨止血，一边对我们说：“快别争了，世间万物循环相克相辅，腹蛇五步之内，必有解毒草，下面那绿色的小动物以血饵为食，它体内一定有能解血饵毒性的东西，或者它是吃了这洞穴中其余的一些东西……”

我点头道：“若走三步路，能成三件事，若蹲着不动，只有活活饿死，胖子你跟我下去捉住那长绿毛的小家伙。”说完将两枚冷烟火扔下石台，下面那只小狗一样的动物，正趴在地上吃着尸体上最后的几枚果实，再不动手，它吃完后可能就要钻回洞穴地缝里去了。

胖子借冷烟火的光芒，看清了下面的情况，想图个省事，掏出手枪来就打，胖子掏枪、开保险、上弹、瞄准、射击的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我想拦他已经晚了，匆忙中一抬他的胳膊，胖子刚刚那一枪，就射到了洞壁上。

子弹击得碎石飞溅，这一下震动不小，那只似乎又盲又笨的小动物，也被惊动，掉头就向回爬，我对胖子说：“别杀它，先抓活的。”边说边跳下石台，刚才落在下面的男尸身上，拦住了它的去路。

这石台不算太高，胖子倒转了身子，也跟着爬到下面，与我一前一后将那绿毛小狗夹在中间，二人都抽出工兵铲来，这东西看似又蠢又笨，只知道不停地吃生人之果，但四肢粗壮，看样子力量很足，此时它感觉前后被堵，在原地不断转圈，蛇头一般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虚张虚合着散发出一股恶臭。

这只小兽全身都是肉褶，遍体都有绿色的硬毛，从来没听说世上有这种动物，我和胖子先入为主，总觉管这东西有可能是僵尸，但是与人类的差别太大，也许是某种野兽死后变成的僵尸，既然身体呈黑绿腥臭的状态，那必然有毒，不过体型仅仅如同普通的小狗大小，看来要活抓它，倒也并非难事。

那小兽在原地转了两圈，对准胖子，张口乱咬着硬往前冲，胖子抡起工兵铲拍下，正砸在它头上，那小兽虽然皮肉甚厚，但被工兵铲砸中，也疼得发起狂来，蹿将起来，将胖子扑倒在地。胖子把黑驴蹄子向前一塞，掖进它的嘴里。

那只如同狗一样的动物，从没尝过黑驴蹄子的滋味，应该不太好吃，不断甩头，想把黑驴蹄子吐出来。胖子用脑袋顶住它的嘴，两手抓住它的前肢，双方各自用力，僵持在了一起。

我从后边赶上来，用胶带在这小怪物的嘴上缠了十几圈，又用绳子把它的腿脚捆上。

我把胖子从地上拽起来，胖子对我说：“这东西比想像中的好对付多了，大概它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根本就没别的事做，不过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看它可不象是条狗。”

明叔和Shirley杨见我们得手，立刻带着阿香从石台上下来，史看了看自己手背上的那些血饵肉芽，这么一点时间里，已经又长大了一倍，阿香的情况比我严重得多，若不及时施救，怕是保不住命了。

胖子踢了一脚那被我们捉住的动物：“这家伙能当解药吗？看它长得这么丑，备不住身体里的血肉都有毒，难道是要以毒攻毒？”

Shirley杨说：“这种动物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一是它体内分泌的东西可以化解血性，再不然就是它居住的环境或者吃的其余食物，可以中和毒性，在这洞穴附近搜索一下，或许能有收获。”

我们不敢耽搁，分头在洞底查看，我走到那巨大的冰山水晶石下，石上刻有大量的密宗符号，我还同顾得上看那石上的图形有些什么内容，便先发现石下有个奇怪的东西，原来我们在上面看这里象是压着一口红木棺材，而其实是大水晶下，有一个红底黑纹地空龟壳，被石头压得年代应该已经很久了，那巨龟可能早已死亡腐烂尽了。

明叔也看到了这个空空的龟壳，红底黑纹地龟甲极其少见，传说“凤麟龙龟”为四灵兽，其中的龟，就是单指壳上颜色变为暗红的千年老龟，明叔若有所思，回头看了看那被胖子捉住的动物，急忙对我说道：“这次发达了……那东西不是狗的僵尸，而是蜕索龟，阿香有救了。”

我见明叔过于激动，有点语无伦次，便让他冷静些，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发达了有救了？

明叔顾不上再说，先把龟壳用铲子切掉一块，合水捣碎了涂抹在我和阿香长有血饵的地方，一阵清凉透骨，皮肤上地麻痒疼痛立刻减轻了不少。

看阿香脱离了危险，明叔才告诉我们说，以前彼得黄当海匪的时候，截住了一艘客船，但奇怪的是船上的人都已经死光了，船仓中众多的尸体上，长出许多菇状的血藻，海匪在船上打死了一只小水晰，但也有不少人碰到尸体的血液，命在旦夕，海匪老大熟识海中事物，知道这船上可能藏有什么东西，于是命人仔细搜索，果然在货仓中找到了一只被货柜夹住的龟壳，能蜕壳的老龟一定在水中吃过特殊的東西，都变成精了，害死了船上所有的人，它爬过的地方，死者身上都会长出肉花肉草，被吃后死者精血全失，便成为了干尸，龙顶上面的深渊里，大概生气过旺，所以一具尸体才可以反复生长血饵。

它的壳是宝贝，所有的毒症皆可医治，世间难觅，这一整只龟壳，都不能说是天价了，是无价之宝，当时海匪内部因为争夺这件东西，自相残杀，死了不少人，彼得黄也险些把命送掉，也就是在那时候，明叔在海上救了彼得黄，才从他口中知道有这种蜕壳龟，带人回去再找的时候，海匪的船已经爆炸沉没了，只好败兴而归。

后来这件事隔的时间久了，就逐渐淡忘了，现在看到这水晶石下压着的空龟壳，纹理颜色都非寻常可比，这才回想起来，看来人还是要积善德，当初举手之劳，救了彼得黄一命，现在却也因此救了自己的干女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多做善事才有好报啊。

胖子一听这东西那么值钱，赶紧就动手想从下面把龟壳全挖出来，我心想明叔说到最后，又把话绕了回来，对我进行旁敲侧击，也许他在

香港南洋那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真诚，但总这么说也确实很让我反感，以后还要找机会再吓他个半死，于是暂时敷衍明叔说：“不见山上寻，不懂问老人，全知全能的人很少，一无所能的人更少，还是您这老江湖见多识广，我们孤陋寡闻都没听过这种奇闻……”

我心不在焉的同明叔谈话，眼睛却盯着那块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只看了几眼，上面的图形便将我的眼睛牢牢吸住，难道云南“献王”曾经来过这里？

第三十四章 鱼阵

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被平均分为五层，每一层有些简易的石刻，大量的密文与符号我看不懂，但是其中的图形却能一目了然，最上边一层，刻着很多恶毒的杀人仪式，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仪式与云南献王的“痲术”十分相似，都是将人残忍的杀害后，用某种特别的东西附着在人体上，把死者的怨念转化为某种力量。

我顾不上再往下看，赶紧招呼Shirley杨来看这块水晶石，Shirley杨闻言将阿香交给明叔照料，走到水晶石下凝神观看，隔了一阵才对我说：“献王的痲术本就是起源藏地，这石上记载的痲术，远远没有献王的痲术花百出，神鬼难测，这里可能是术最古老的源头，还仅仅是一个并不完善的雏形，但是痲术的核心——将死亡的生命转化为别的能量，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后来献王痲术虽然更加繁杂，却也没能脱离开这个原始框架。

Shirley杨说，其实刚看到“雪弥勒”被“乃穷神冰”冻住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似曾相识，那种东西实在象极了“痲术”，下到冰渊深处后，看到地下河中大量的淡水水母，就觉得有可能那“雪弥勒”的原形，便是一咱水生吸血水母，在高山湖转变为古冰川的大灾难时期，逐渐演变进化成了在雪原冰层中生存的形态，它们惧怕大盐，可能也与此有关，也许古代魔国或者后世轮回宗。就是根据这些生物的特性。发明了“痲”这种遗祸百世的邪术。

这洞穴中那具变为生人之果的玄武巨尸，从某些角度上来讲，也符合“痲”的特征，再看冰山水晶石的第二层，上面是一个女人，双手遮住自己的脸的标记；第三层是一条头上生眼的巨蛇，第四层中最重要的部分。被人为的磨损毁坏了，但是看那磨损的形状，是个原形。也许这里以前应该是个眼球的标记。最下边的一层，则最为奇特，只刻着一些好象是骨骸的东西。

我指着这层对Shirley杨说：“这块大石头，分层数层，从上至下每一层都以不同的内容为主。这好象与精绝古城那座象片地位排列的黑塔一样。”

Shirley杨又向下面看了看：“这的确是一种排列，但与精绝古城的完全相反，从制敌宝珠诗篇中对魔国的描述来看。这水晶石上的标记应该象片着力量或者能量，而非地位，顺序是从上至下，越向下力量越大。”

虽然与精绝古城存在这某种差异，但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单凭这

块巨石，就能断言，精绝的鬼洞族与魔国崇拜深渊的民族之间一定有着极深的关系，也许鬼洞族就是当年北方妖魔或轮回宗地一个分支。

这说明我们确实的在一步步逼近那“眼球”诅咒的真相，只要找到魔国的“恶罗海域”，那里一定比精绝更加险恶，事到如今，不可能再犹豫不决，只能去以命赌命了。

随后我和Shirley杨又在洞穴中，找到了一些其余的水晶碑，上面没有太多的文字，都是以图形记事，从其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压住蛻壳龟的冰山水晶石，就是轮回宗从“灾难之门”中挖出来的一部分，其上的石刻都是恶罗海人所为，那“灾难之门”本身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巨大水晶墙，在魔国遭到毁灭的时候，“灾难之门”封闭了与外界唯一的通道，后世轮回将它挖开一条通道，是为了等待“轮生之日”的降临。

虽然与精绝国存在着某咱差异，但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单凭这块巨石，就能断言，精绝的鬼洞族与魔国崇拜深渊的民族之间一定有着极深的关系，也许鬼洞族就是当年北方妖魔或轮回宗的一个分支。

这说明我们确实地在一步步逼近那“眼球”诅咒的真相，只要找到魔国的“恶罗海城”，说不定就能彻底做个了结，但如果真能找到“恶罗海城”，那里一定比精绝更加险恶，事到如今，不可能再犹豫不决，只能去以命赌命了。

随后我和Shirley杨又在洞穴中，找到了一些其余的水晶碑，上面没有太多地文字，都是以图形记事，从其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压住蛻壳龟的冰山水晶石，就是轮回宗从“灾难之门”中挖出来的一小部分，其上的石刻都是恶罗海人所为，那“灾难之门”封闭了与外界唯一的通道，后世轮回宗将它挖开一条通道，是为了等待“转生之日”的降临。

搜遍全洞，所得到的信息也就这么多了，我估计将灾难之门中的一块巨石放在洞中，作为祭祀的场所，用来彰显轮回宗挖开通向魔国之门的功业，洞穴中的尸体和灵龟都是特殊的祭品，估计沿着这条满是水母的河流走下去，就必定能找到那座水晶大门，“恶罗海城”也应该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

这时胖子已经把灵龟壳挖了出来，那具膨胀的尸体由于被“蛻壳龟”吃尽了生长出的血饵，已变得形如枯木，估计要到明天这个时候，它才会再次胀大变为生人之果，而被我们生擒住的“蛻壳龟”由于捉住后就没再管它，此刻一看，已经一动不动了，究其死因，由于用胶带缠得太紧，窒息而亡，这东西并非善物，全身是毒，留之不详，于是胖子把它的尸体，与那能长出血饵的男尸扔在一处，倒了些易燃物，一把火烧成

了灰烬。

我看这洞中已被杀光抢光，再没有什么价值了，于是带着众人回到外侧的洞穴，看阿香的伤势已经无碍，但失血过多，现在最需要充足的休息，其余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加之终于肃清了附近的隐患，便都倒头大睡。

冰川下的深渊永远是那个环境，无所谓白昼与黑夜，直到睡得都不想再睡了，才起来打点准备，今天要继续沿着河走，穿过“灾难之门”。

我把武器弹药和食品装备都检查了一遍，由于这里海拔很低，于是把冲锋服都替换下来，防寒的装备不能扔掉，因为以后可能还要翻山出去，因为明眇和阿香加起来，只能背负一人份的物资，其余的就要分摊给我和胖子，所以尽量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只带必须品。

明叔正和胖子讨价还价，商量着怎么分那块龟壳，二人争论起来，始终没个结果，最后胖子发起飙来，把伞兵刀插在地上，虽然没说话，但那意思明摆着：“懒得跟你掰扯了，港农你就看着办，分完了不合我意，咱就有必要拿刀子再商量商量。”

明叔只好妥协，按胖子的分法，按人头平分，这样一来胖子分走四分之三，只留给明叔五分之一。

明叔说：“有没有搞错啊肥仔，我和我干女儿应该分两份，怎么只有五分之一？”

胖子一脸茫然：“明叔你也是个生意场上的聪明人。怎么睡了一夜，醒来后就净说傻话？阿香那一份，不是已经让她自己治伤用掉了吗？喀拉米尔地云是洁白的，咱们在喀拉米尔倒斗的人，心地也应该纯洁得象雪山上的云，虽然我一向天真淳朴，看着跟个傻子似的，但我也知道饿了萝卜不吃，渴了打拉不喝，您老人家可也别仗着比我们多吃过两桶咸盐粒子，就拿我真当傻子。”

明叔一向在南洋古玩界以精明著称，常以小诸葛自居，做了很多大手笔的买卖，但此刻遇到胖子这种混世魔王，你跟他讲道理，他就跟你装傻充愣，要是把他说急了，那后果都不敢想，一想就觉得毛骨耸然，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霉。

胖子吹着口哨，把灵龟南壳收进了包里，明叔看见胖子那一脸得意的表情，气得好悬没背过气去，只好耷拉着脑袋去看他干女儿。

我走过去把明叔拉到一边，对他讲了现在面临的处境：“明叔你和阿香比不得我们，我们这次过去就做好了回不去地打算，而你们有三个选

择，第一是沿着河岸往上游走，但那里能不能走出去的机率是对半分的；其次，留在这黑虎玄坛的洞穴里，等我们回来接你们，但我们能不能有命回来，有多大机会我也不清楚；最后是跟着我们一起往下游走，穿过灾难之门，那门后可能是恶罗海城，这一去绝对是凶险无比，九死一生，我不一定能照顾得了你们父女，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究竟何去何从，得你自己拿主意。”

我对明叔说，如果愿意分头走，那就把灵龟壳都给他，明叔一怔，赶紧表明态度：“绝对不分开走，大伙是生是死都要在一起，一起去灾难之门，将来阿香嫁给你，我的生意也都要交给你接手，那灵龟壳自然也都是你的，咱们一家人还说什么两家话？不用商量，就这么决定了。”

我心中叹了口气：“看来老港农是认定我们要扔下他不和，不论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先入为主的观念，总以为我们是想独自找路逃生，看来资本主义的大染缸，真可以腐蚀人的灵魂，从昨天到现在，该说的我也都对他说过数遍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往下游走是死是活，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我只好带上明叔和阿香，沿着布满水晶矿脉的河流不断向下游前进，一连走了整整三天，走到后来，那些发光的淡水水母渐渐稀少，最后这狭长的深渊终于有了尽头，巨大的山体缝隙，被一道几百米高的水晶墙拦住，墙体上都是诡密的符号和印记，一如先前看到的那块冰山水晶石，不过墙实在是太大太高了，人在这宏伟的巨大水晶壁下一站，便觉得渺小如同蚂蚁，巨墙上面隐约可见天光耀眼，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灾难之门”了。

水晶墙下没在河里，河水穿墙而过，现在是昆仑山各个水系一年中流量最大的时期，看来那条被挖开的隧道就在水下，若在平时，灾难之门上的通道，可能都会露在水面之上，由于不知道这通道的长度，潜水设备也仅有三套，不敢冒然全队下去，我决定让大伙都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由我独自下水探明道路，再决定如何通过。

胖子却拦住我，要自告奋勇的下水侦察通道的长短宽窄，我知道胖子水性极佳，便同意让他去水下探路，胖子自持几十米长的河道，也足能一口气游个来回，逞能不戴氧气瓶，只戴上潜水镜就下到水中。

我在岸上掐着表等候，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了，水面静静的毫无动静，我和Shirley杨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一分钟了还没回来，八成让鱼咬住屁股了，正在下水去找他，却见水花一分，胖子带着登山头盔的脑袋冒了出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河水：“这水晶墙的通道很宽，也并不长，但他妈的对面走不通下，水下的大鱼结成了鱼阵，数量多得数不清，堵

得严严实实。”

“鱼阵”在内地的湖泊里就有，但这里没有人迹，鱼群没有必要结为鱼阵防人捕捉，除非这水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正威胁着它们的生存。

第三十五章 山路

除了我和胖子之外，其余的人都没听说过“鱼阵”之事，我们曾在福建沿海的海域中，多有这种传说，内地的淡水湖中也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二十年就极少见了，“鱼阵”又名“鱼墙”，是一种生物学家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超自然鱼类行为，水中同一种类的鱼群大量聚集在一起，互相咬住尾巴，首尾相联，一圈圈的盘据成圆阵，不论大小，所有的鱼都层层叠叠紧紧围在一起，其规模有时会达到数里的范围。

淡水湖的鱼类结成“鱼阵”，一是为了防乌鬼捕捉；二是抵御大型水下猎食动物的袭击，因为水下远远一看，“鱼阵”好象缓慢游动着的黑色巨大怪物，足可以吓退任何天敌；也有可能是由于气候或环境的突变，鱼群受了惊吓，结阵自保。

众人在河边吃些东西，以便有体力游水，顺便策划如何通过水晶墙后的“鱼阵”，这件事十分伤脑筋。

Shirley杨找了张纸，把胖子所说的水下情况画在上边，“灾难之门”在水下有条七八米宽的通道，距离约有二十米长，出去之后的地势为喇叭形，前窄后宽，数以万计的“白胡子无鳞鱼”就是那喇叭口中结成滚桶式“鱼阵”，堵住了水下通往外界湖泊的去路，到了那里就过不去了，“白胡子鱼”是喀拉米尔山区水中才存在的特殊鱼类，其特点是体大无鳞，通体皆青，惟有须子和嘴都是雪白的，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名字。胖子说：“灾难之门”后边的“白胡子鱼”，大大小小不等，平均来说都有半米多长一尾，那巨大的鱼阵翻翻滚滚，根本就没办法过去，除非让它们散开。

Shirley杨说：“白胡子鱼虽然不伤人。但种群数量庞大，本身就是一咱潜在的威胁，咱们从水下穿过的时候，倘若落了单，就有可能被鱼群围住失去与其它队员的联系，咱们应该设法将鱼阵事先击散，然后才能通过。”

我对众人说：“自古渔人想破鱼阵，需有鬼帅出马。但咱们身在昆仑地下深处，上哪去找鬼帅？而且就算真有鬼帅可以驱使，怕也是对付不了数万条半米多长的白胡子鱼。”

明叔等人不知道什么是“鬼帅”，请问其详。我让胖子给他们讲，胖子说你们知不知“乌鬼”是什么？不是川人对黑猪的那种称呼。在有些渔乡，渔人都养一种叫鸬鹚的大嘴水鸟，可以帮忙潜下水里捉鱼，但是得提前把它的脖子用绳扎上，否则它捉着鱼就都自己咪西了，这种水鸟的俗名就叫“乌鬼”。

凡是养“乌鬼”捕鱼的地方，在一片湖泊或者一条河道的水域。不论有多少鸬鹚，都必有一只打头的“鬼帅”，鬼帅比寻常的鸬鹚体形大出两三倍，那大嘴比钢勾还厉害，两只眼睛精光四射。看着跟老鹰差不多，有时候渔人乘船到湖中捕鱼，但是连续数日连片鱼鳞都捉不到，那就是说明水下的鱼群结了鱼阵，这时候所有渔民，就要凑钱出力，烧香上供祭祀河神，然后把“鬼帅”放进水里，不论多厚的“鱼阵”，也架不住它三冲两钻，便瓦解溃散。

但这里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产的白胡子鱼体形硕大，非是内地湖泊中寻常的鱼群可比，这种鱼在水里游起来，那劲头能把人撞一跟头，恐怕纵有“鬼帅”也冲不散这里的鱼阵。

借着胖子给大伙白话地功夫，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既然已到了魔国的大门了，就绝没有不进反退的道理，没有“鬼帅”，但我们有炸药，足可以把鱼群炸散，但从水下通道潜水穿过，必须五个人一次性过去，因为我看这道巨大的“灾难之门”并非一体成型，而是用一块块数米见方的冰山水晶石，以人工搭建的，不仅刻满了大量的图形符号，而且石块之间有很多缝隙，可能是水流量大的时候冲刷出来的，也可能是修建的时候故意留下，以减轻水流的冲击力对墙体的影响，爆破鱼阵用的炸药不能太少，太少了惊不散这么多的白胡子鱼，但炸药多了，冲击波一定会把一部分水晶墙破坏，这堵巨墙是上古的遗迹，说不定牵一发动全身，“灾难之门”就此崩塌。

无法进行准确的推算，但看这道墙壁的结构，如果爆炸一旦影响到“灾难之门”，将全产生一种波动效应，两分钟之内，从主墙中塌落下来的石块会把通道彻底封堵，在此之前约有一分关钟的时间，应该是相对安全的，只有抓住波动效应扩散之前的这一点时机，从门中穿过，而且一旦过去了，就别想再从原路返回。

我把可能要面临的危险同众人说了，尤其是让明叔提前有个心理准备，现在后悔了往回走还来得及，一旦进了灾难之门，就没有回头路了。

明叔犹豫了半天，咬着牙表示愿意跟我们同行，于是我们装备整齐，下到水中，三个氧气瓶，胖子自己用一个，由他去爆破鱼阵，Shirley杨同阿香合用一个，我和明叔用一个，明叔大半辈子都在海上行船，水性精熟，在水下跟条老鱼一样，阿香虽然水性平平，但有Shirley杨照顾她，绝对可以让人放心。

喀拉米尔山底的河水，非常独特，又清又白，这里的水下很少有藻类植物，最多的是一簇秘石吞的透明小虾，构成了独特的水下生态系

统，进到水底，打开探照灯，只见四下里白光浮动，水下的石头全是白色的。一片碧绿的水晶墙上有个将近十米宽的通道，用水下探照灯向通道前方照射，对面的水域显得十分浑浊，无数白胡子鱼后一只衔着前一只的鱼尾，它们所组成的鱼墙无边无限，蔚为壮观，把连接外边地河道堵得死死的，水流的速度似乎并未因此减缓，可能在地下更深处，还隐藏着其它分支水系。

我和明叔、Shirley杨、阿香四人等在洞口边等待时机，胖子带着炸药游过通道。它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鱼阵前浊水之中，过了很久还没回来，也许在水下时间的流逝容易产生错觉，每一秒钟都显得很漫长，我举起按照灯不断往那边照着，正自焦急，看见对面水中灯光闪动，胖子着急忙慌的游了回来。

胖子边往这边游边打手势，看他那意思是炸药不太好放，所以耽搁了时间，马上就要爆炸，这时明叔也在通道口往那边看，我赶紧把他地脑袋按了下去。伸出胳膊，把拼命往这边游的胖子拽了过来。

也几乎就在同时，水下一阵晃动，好象那堵水晶墙都跟着摇了三摇，强烈的爆炸冲击波，夹带着破碎的鱼肉向四周扩散开来，我们伏在墙底，透过潜水镜可以看到一股浓烈的红雾从灾难之门里冒了出来，谁也没料到爆炸的威力这么强，胖子手指强开横摆：“炸药大概放得有点多了……”

由于时间紧迫，冲击波刚一过去，我们就把身体浮向上边，想尽快从通道中冲过去。我把头刚抬起来，还没等看清通道中的状况，潜水镜就被撞了一下，鼻梁骨差点都被撞断了，我赶紧把身体藏回墙后，无数受了惊的白胡子鱼从通道中冲了过来，这些结成“鱼阵”的大鱼，当时的精神状态都很亢奋，用生物学家的话讲，它们处于一种被“无我”的境界，这时候宰了它，它都不知道疼，所以很难受外力的干扰而散开，但强烈地爆炸冲击力，使它们忽然从梦游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顿时溃不成军品，瞪着呆滞的鱼眼，拼命乱蹿。

一股股的鱼潮好象没有尽头，从通道中如泻洪一般，似乎永远都过不完，我心道不妙，本来以为鱼群会向另一个方向退散，但是完全没想到，这些鱼完全没有方向感，仍然有大批钻进了灾难之门的通道，预计水晶墙受到冲击之后，将会在两分钟之内发生规模不小的崩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半钟，鱼群再过不完，我们就丧失了这唯一能进入“恶罗海城”的机会了。

正在这时从通道里喷涌出来的白胡子鱼已竭，我们争分夺秒地游进通道，这里的河水被鱼鳞鱼肉搅得一片浑浊，身处水中，直欲呕吐，而

且能见度几乎为零，好在通道笔直，没有转变，长度也有限，含住了一口气，奋力向前。

身体不时受到撞击，还有不少掉队的白胡子鱼象没头苍蝇似的乱钻，这些大鱼在水底下力量很大，混乱之中明叔带着的充气背囊，被一尾半米多长的大青鱼撞掉，明叔想游回去抓住背囊，我和胖子在水下拽着他的腿，硬把他拽了回来，但这时候回头去找等于送死，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丢了就算完了，人能活着过去才是最重要的。

不到二十米长的距离总算撑到了头，我最后一个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这里的湖水很深，水流的换水量也很大，虽然还有无数在裹在鱼阵最里面的大鱼，还没有来得及逃开，但水下能见度提高了许多，这时“灾难之门”上的冰川水晶石开始逐渐崩塌，几块巨大的碎石已经遮住了来路。

我打了个手势，让众人赶紧轮流使用氧气瓶换气，然后全速往斜上方游，然而大伙刚要行动，都不约而同的愣住了，只见最后一层鱼阵已经菜开，一条体长十几米的巨形白胡子鱼从中露出，它似乎没有受到爆炸的惊吓，木然的浮在水中，头顶殷红，两腮雪白，须子的长度更是惊人，几米长的鱼须上挂满了小鱼，这条老鱼的年龄已经难以估计了，它大概是这湖中的鱼王。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白胡子鱼不会袭击人，但癞蛤蟆跳到脚面上，不咬也吓一跳，这条大鱼实在太大了，都看傻了，这是他妈的鱼还是龙？这里就是没有龙门，要是有了龙门，这老鱼怕就真能变为龙了，就在我们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这条白龙般的“白胡子鱼”摇头摆尾的游向了湖水的深处，隐去了踪迹。众人被它游动激起的水流一带，这才从震惊中回过味来，互相提携着，向水面上浮起。

一出水面，我们看到外边的环境，与先前那雪原地底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身后的“灾难之门”嵌入万仞危崖，头上的天空，被大片浓厚的云雾封锁，几千米的雪山在云中隐现，四周山环水抱，林树茂密，望之郁郁葱葱，若有佳气，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坡，上面的树林中，一条宽阔蜿蜒的道路从林中伸出，路面平滑如镜，连接着湖面，山林茂密，却看不清这条路连在哪里。

明叔见有道路，顿时喜出望外，对我说：“咱们就近游过去，那条路也许能通山外……”

我也正有此意，刚要答应，忽听Shirley杨急切地说：“不行，那条路的路面太光滑了，那绝不是什人人工修出的道路，而是被什么猛兽常年

累月经过磨出来的，咱们赶快向远处那块绿岩游，现在就过去，快快快……千万别停下来。”

第三十六章 风蚀湖的王

明叔还在犹豫，觉得Shirley杨有些武断，放着路不走，非要爬那些陡峻高大的绿色岩石，我和胖子却知道Shirley杨在这种事上一向认真，从来不开这方面的玩笑，她既然这么着急让大伙远远躲开，那一定是发现了危险的征兆，何况我经她一说也已经看出来了，山上那条路，的确是太光滑了，上面连根草都没有，肯定不是人走的路。

我们在湖中的位置，距离那条光滑如镜的道路很近，不管从上面冲下来什么猛兽，在水中都无法抵挡，不敢再去多想那山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连忙拉住明叔和阿香，手脚并用，游向左侧湖边的一块绿色岩石。

这湖边虽然山林密布，但能上岸的地方不多，唯有那平滑异常的道路，其余两面都是看不到顶的峭壁，另外也就是左边有一大块深绿色的巨岩，高有十几米，想爬上去且得使些力气。

我们游到绿岩下方，刚伸手触摸到冰凉的石壁，耳中便听到山上道路的远端，也传来一阵阵碎石摩擦的声音，好象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迅速从山林深处爬出来，众人心头一沉，听那声音来得好快，能用身体把山路磨得如此光滑，不是巨蟒大蛇，就是“龙王鳄”一类栖息在昆仑山深处的猛兽，甭管是什么，都够我们喝一壶的，赶紧拿登山镐勾住绿岩往上攀爬。

但绿岩生了许了苔藓，斜度又陡，登山镐并不应手。Shirley杨的飞虎爪又在背囊里不太好拿，只好找了一条登山绳系个绳圈，使出她在德克萨斯学的套马手艺，将绳圈在一块突起的石头上。

看明叔那身手一点都不象五十来岁的人，跟只老猿一样，不愧是在海上历练了多年的老水手，逃起命来比谁都利索，蹭蹭几下就拽着绳子，抢先爬上了绿岩中部的一个天然凸台。我和胖子还有Shirley杨在下面托着阿香，将她推向上边，明叔伸手把香拽上去。

然后又协助Shirley杨爬上岩石，这时那块被套着绳子的石头已经松动了。胖子一扯就连绳子带石头都扯进了水里，等Shirley杨重新准备绳索的时候，我和胖子但听得猛听身后“哗啦”一声猛烈的入水声，有个东西已经从山中蹿下，钻入了湖里。

Shirley杨和明叔从岩石上放下登山绳来接应我们，明叔在高处看见了那水里的怪物。他一向有个毛病，可能是帕金森综合症的前期征兆，一紧张手就抖得厉害，早晚要弹弦子，手里不管拿着什么东西，都握不牢，此刻也是如此，手里拿着岩楔想把它固定在岩缝中，突然紧张过度，一松手，岩钉掉进了水里。

我和胖子的手刚抓到登山绳，正想借力上去，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用力，整团的绳子和岩钉就掉了下来，我和胖子在下面气得大骂明叔是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怎么净帮倒忙？

Shirley杨想再拿别的绳子，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指着水面对我说：“先到水下的岩洞里去躲一躲。”

我和胖子虽然不知道从水中过来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但肯定不好惹，而且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那家伙转瞬就到，无奈之下只好闭住气沉入湖底，这湖并不深，湖水清澈透明，水下能见度很好，水底的岩石都是白色的，湖底有一些与地底相联的渗水孔，另外还有几处很深的凹洞，可谓是千创百孔，此处的地貌，都是未被水淹之前被风吹出来形成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风蚀湖”，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使这块巨大的风蚀岩沉到了湖底，也许这“风蚀湖”的寿命一到，下面的风孔就会全部塌陷，而这片从山中流出的湖水，就会冲到地下的更深处，形成一个地下瀑布。

水是的各种鱼儿都乱了营，除了数量最多的“白胡子无鳞鱼”之外，还有一些“红鳞裂腹鱼”，以及“长尾黑鲚寸鱼”，不知是刚才“灾难之门”附近的爆炸，还是突然入水的怪物，这些鱼显然受了极子的惊吓，纷纷游进洞中躲藏，“白胡子鱼”可能就是“鲶鱼”的一个分支，它们的体形小于一米之前，并不适应地下的环境，慌乱中钻进灾难之门的鱼群。又纷纷游了回来，宁可冒着被水怪吃掉的危险，也舍不得逃离这水温舒适的“风蚀湖”。

我刚沉到水里，就发现这慌乱的鱼群中，有一条五六米长，生有四短足，身上长着大条黑白斑纹，形似巨蜥的东西，象颗“鱼雷”似的，在水里卯足了劲朝我们猛撞过来。

我脑中猛然浮现出一个猛兽的名字“斑纹蛟”，它生怕喜热惧寒，一九七二年在昆仑山麦达不察冰川下施工的兄弟部队，曾经在冰层里挖出过这种猛兽冻死的尸体，有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能成功，当时我们还特意赶了几百里山路，去那里参观过，不得了，这东西比“龙王鳄”还狠，而且皮糙肉厚，连来福枪也奈何它不得。

胖子和我说“斑纹蛟”来势迅猛，微微一怔，立刻沉到湖底一块竖起的异形风蚀岩下，“斑纹蛟”的坚硬的三角形脑袋猛撞在岩石上，立时将雪白脆弱的风蚀岩撞成了无数碎块，趁势向上破水而出。

我心中一惊，不好，它想蹿出水去袭击绿岩上的Shirley杨和明叔三人，忽见水花四溅，白沫横飞，“斑纹蛟”又重重的落回湖中，看来它在

水中一跃之力，还够不到岩石上的猎物，“斑纹蛟”紧接着一个盘旋俯冲下来，然而它似乎没有固定目标，在湖中乱冲乱撞，来不及逃散的鱼群，全被它咬住嚼碎。

我趁机拿过胖子的氧气瓶吸了两口，同他趁乱躲进湖底的一个风洞里，这里也挤着很多避难的鱼类，如今我们和鱼群谁也顾不上谁，各躲各的。很快我就明白了那只“斑纹蛟”的企图，它在湖中折腾个不停，是想把藏在风洞里的鱼都赶出来，那些白胡子鱼果然受不住惊吓，从风洞中游出来四处乱蹿，“斑纹蛟”就趁机大开杀戒。它好象和这群鱼有血海深仇似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饱腹。

“白胡子鱼”先前结成“鱼阵”，可能就是要防御这个残暴的天敌。清澈透明的湖水很快就被鱼类的鲜血染红了，湖中到处都被咬碎的鱼尸，我和胖子躲在风洞里看得惊心动魄，想借机逃回绿岩下爬上去，但爬上去至少需要半分钟的时间，倘若半路撞上这只杀红了眼的“斑纹蛟”，它在水中的速度比鱼雷还快，如果不能依托有利地形躲避，无论在水中或陆地直接面对它，没有丝毫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只好在水底忍耐着等候机会。

胖子身上戴的氧气瓶中，也没剩下多少氧气了，正没理会处，湖底却突然出现了更为惨烈的场面，追赶着鱼群乱咬的“斑纹蛟”，刚好游到我和胖子躲避的风洞前，这时只见混杂着鲜血的水中白影闪动，那条在湖底的白胡子老鱼，神不知鬼不觉的已经出现在了“斑纹蛟”身后，扭动十几米长的身躯，甩起鱼头，狠狠撞到了“斑纹蛟”全身唯一柔软的小腹，“斑纹蛟”在水中被撞得翻出一溜儿跟头，怪躯一扭，复又冲至，一口咬住白胡子老鱼的鱼脊，这种白胡子鱼虽然没鱼鳞，但它身上的鱼皮有种波纹状肉鳞，也十分结实，尤其这条老鱼身躯庞大，肉鳞的厚度也相应远远高于其它白胡子鱼。

“斑纹蛟”仗着牙尖、皮厚、爪利，“白胡子老鱼”则是活得年头多了，经验丰富，而且身长体巨，肉鳞坚固，被咬上几口也不会致命，双方纠缠在一起，一时打得难解难分，整个湖里都开了锅，不过从山腹间流入的水很多，加上湖底的一些漏底风洞渗水量也不小，所以阵阵血雾随流随散，风蚀湖中的水始终明澈透亮。

我和胖子看得明白，这是二虎相争，它们是为了争夺在“风蚀湖”的生存空间，所展开的决战，它们为什么理由打得你死我活？也许是因为风蚀湖的独特水质，也许是天敌之间的宿怨？这我们就无法知道了，但想逃回湖面就得趁现在了，二人分头将氧气瓶中最后残存的氧气吸了个精光，避开湖中恶斗的“斑纹蛟”和“白胡子老鱼”，摸着边缘的风蚀岩，

游上水面。

Shirley杨在绿岩上俯看湖中的情景，远比我们在水下看得清楚，她见我们趁乱浮上，便将登山绳放下，这次没敢再让明叔帮忙。

我攀上岩石的时候，回头向下看了一眼，老鱼已经占了上风，正用鱼头把那“斑纹蛟”顶到湖底撞击，“斑纹蛟”嘴里都吐了血沫了，眼见不能支撑，等我登上岩石，却发现情势急转直下，从那山道上又爬出一条体型更大的“斑纹蛟”，白胡子老鱼只顾着眼前的死对头，对后边毫无防备，被从后掩至的“斑纹蛟”一口咬住鱼鳃，将它拽进了“风蚀湖”深处的最大风洞之中。

看来这场争夺“风蚀湖”王位的恶战已经接近了尾声，胖子抹了抹脸上的水说：“等它们咬完了，咱还得抓紧时间下去捞点鱼肉，明叔把装食品的背囊丢在水晶墙后了，要不然今天晚上咱们全得饿肚子了。”

我对胖子说：“水下太危险了，别为了青棵粒子，滚丢了糌粑团子，我那包里还有点吃的，咱们可以按当年主席教导咱们的方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的时候，那就吃半干半稀，大伙省着点吃，还能对付个三两天。”

胖子说：“有吃糌粑的肚皮，才有想问题的脑袋，一会儿我非下去捞鱼不可，这深山老林里哪有闲着的时候，指不定接下来还碰上什么，做个饿死鬼到了阴曹地府也免不了受气。”

Shirley杨注视着湖中的动静，她显然是觉得湖下的恶战还远未结束，听到我和胖子的话，便对我们说：“这里的鱼不能吃，当年恶罗海城的居民都在一夜间消失了，外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关恶罗海城毁灭的传说有很多，但其中就有传说讲那些城中的军民人等，都变为了水中的鱼，虽然这些传说不太可信，不过藏地确实自古便有不吃鱼的风俗，而且这么大群体的白胡子鱼也确实古怪，咱们最好别自找麻烦……”

“风蚀湖”中的透明湖水中，忽然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白胡子鱼，密密麻麻得挤在一起，它们似乎想去水底解救那条老鱼。

这时天色渐晚，暮色苍茫，为了看得清楚一些，无爬上了绿岩的最上层，但这道绿岩后边的情景，比湖中的鱼群激战更令人震惊，岩后是个比风蚀湖水平面更低的凹地，一座好象巨大蜂巢般的风蚀岩古城，少说也有十几层，兀突的陷在其中，围着它的也全是白花花的风蚀岩，上面的洞穴数不胜数，有一个巨石修成的眼球标记，难道这就是古代传说中“恶罗海城”？我没体会到一丝长途跋涉后抵达目的地的喜悦，相反觉得全身寒毛都快竖起来了，因为令人胆寒的是，这座城中不仅灯火通

明，却又死气沉沉。

第三十七章 牛头

暮霭笼罩下的“恶罗海城”，城内有无数的星星点点的灯火，在若有若无的薄雾中显得分外朦胧，好象古城中的居民已经点燃了火烛，准备着迎接黑夜的到来，而城中却是死一般的寂静，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生气，只看了几眼，我就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传说这座城中的居民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而且就算后世轮回宗也灭绝数百年之久了，这城中怎么可能还有灯火的光亮？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城中，又没有半点动静，看来它不是“死城”，就是一座“鬼城”。

就在我吃惊不已的时候，其余的人也陆续攀到了绿岩的顶端，他们同我一样，见到这座存在着“死”与“生”两种巨大反差的古城，都半天说不出话来。

传说罗马时代的“庞贝”古城也是由于火山喷发的灾难，毁灭于一夜之间，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城中的居民死亡的时候，都还保留着生前在家中正常生活的样子，“庞贝城”的姿态，在那毁灭的那一瞬间永远凝固住了。

然而我们眼前的古城，里面的居民似乎全部人间蒸发了，只有蜂巢般的“恶罗海城”，灯火辉煌的矗立在暮色里，它保存的是那样完好，以致于让人觉得它似乎挣脱了时间的枷锁，在这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这城中究竟发生过什么灾难？单是想想都觉得恐怖。

我们难免会想到这城是“鬼蜮”，但问了阿香之后，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这座魔鬼的巢穴，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并非死者亡灵制造的“鬼蜮”。

我们正要商量着怎么进城，忽听岩下的“风蚀湖”中湖水翻腾，这时天尚未黑透，从高处往下看，玻璃般透彻的风蚀湖全貌历历在目，只是相对模糊朦胧了一些，“白胡子老鱼”与那两只“斑纹蛟”恶斗已经分出了胜负，成千上万的白胡子鱼，为了帮助它们的老祖宗，奋不顾身的在水下用身体撞击“斑纹蛟”。

“白胡子鱼”的鱼头顶上都有一块殷红的瘢痕，那里似乎是它们最结实的部位，它们的体形平均都在半米左右，在水中将身体弹起来，足能把人撞吐了血，那对“斑纹蛟”虽然凶猛顽强，被十条八条的大鱼撞上也不觉得怎样，但架不住上万条大鱼的狂轰乱炸，加上老鱼趁势反击，“斑纹蛟”招架不住，只好蹿回了岸上的树林里，树木被它们撞得东倒西歪，顷刻间消失了踪影。

遍体鳞伤的老鱼浮在湖中，它身上被“斑纹蛟”咬掉了不少肉鳞，鱼

鳃被扯掉了一大块，它的鱼子鱼孙们围拢过来，用嘴堵住了它的伤口，“白胡子鱼”越聚越多，不消片刻，便再次结成了“鱼阵”，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风蚀湖”的湖面。

我见那“鱼阵”缓缓沉向湖底，心想看来“白胡子鱼”与“斑纹蛟”之间，肯定经常有这种激烈地冲突，“斑纹蛟”似乎只想将这些鱼群赶尽杀绝，而非单纯的猎食裹腹，但鱼群有鱼王统率，“斑纹蛟”虽然厉害，也很难占到什么便宜，难道它们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想抢夺这片罕见的“风蚀湖”吗？这湖泊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其中也许牵涉到很多古老的秘密，但眼前顾不上这些了，趁着天还没彻底黑下来，应该先进“恶罗海城”。

Shirley杨问我是否要直接进城？城中明明是有灯火闪烁，却又静得出奇，诡异的种种迹象，让人望而生畏。

我对Shirley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阿香说这城中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想咱们三十六败都败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怕地，只不过这座古城，确实从里到外都透着股邪气，而且似乎隐藏着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咱们只有见怪不怪，单刀直入了。”

于是众人带上剩余的物品，觅路进城，大蜂巢一样的古城，深陷在地下，围桶般的白色城墙，似乎只是个摆设，没有太多军事防御的功能，但规模很大，想绕下去颇费力气，城中飘着一缕缕奇怪地薄雾，这里的房屋全是蜂巢上的洞穴，里面四通八达，我们担心迷路，不敢冒然入内，只在几处洞口往里看了看，越看越是觉得心惊肉跳。

这城中没有半个人影，但是十家里有七八家已经点着灯火，而且那些灯不是什么长明永固的灯火，都是用野兽的干粪混合油脂而制成的古老燃料，似乎都是刚刚点燃不久，而且城池洞穴虽然古老，却绝不象是千年古迹那样残破，洞中的一些器物 and 兽皮竟都象是新的，甚至还有磨制了一半的头骨酒杯。

这城里的时间真的仿佛凝固住了，其定格的时间，似乎就是城中居民消失的那一瞬间，我们商量了一下，黑夜里在城中乱转很容易迷路，而且这座“恶罗海城”中的街道，包括那些政教、祭祀机构的主要建筑，可能都在大蜂巢的深处，这城中千门万户，又于寻常的城池结构完全不同，眼下最稳妥的途径，是等到天亮在外围看明白蜂巢的结构，找条捷径进入深处的祭坛，绝不能在城中鲁莽的瞎撞，该耍王八蛋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含糊，但该谨慎的时候也绝不能轻举妄动。

我们本打算到城墙上去过夜，但经过墙下一个洞口的时候，胖子象

是嗅到了兔子的猎犬，吸着鼻子说：“什么味儿这么香？象是谁们家在炖牛肉，操牛魔王他妹妹的，这可真是搔到了胖爷的痒处。”

听胖子这么一说，我也好象是闻到了煮牛肉的肉香，就是从那个洞屋中传出来的，我正发愁食物所剩不多，不敷分配，刚才在风蚀湖湖边说还能对付个两三天，那是安慰大伙，其实还不够吃一顿的，此刻闻到肉香自然是得进去看看。当下和胖子两人带头钻进了洞屋，里面的石釜中，确实有正煮得烂熟的牛肉，咕嘟着热气，真可谓是香熏可口，五味调和。

胖子咽了咽口水，对我说：“胡司令，咱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虽说酥油香甜，却不如糍粑经吃，糍粑虽好，但又比不上牦牛肉抗饿，这锅牛肉是给咱预备的吧？这个……能吃吗？”

这没有半个人影的古城，竟然还煮着一锅刚熟的牛肉，这实在难以用常理去揣测，我想起了刚当知青插队那会儿，在那座九龙罩玉莲的“牛心山”里，吃那老太太的果子。这莫非也是鬼魂之类布的鬼市？都是些青蛙、蚯蚓变的障眼法，吃了就得闹肚子，想到这些，我不免犹豫起来，心中虽然十分想挑煮得稀烂的大块牛肉吃上一顿，但理智告诉我，这些肉情况不明，还是不吃为好。看着虽然象牛肉，说不定锅里煮的却是人肉。

明叔此时也饿得前心贴后背了，跟胖子俩人直勾勾的盯着锅里的牦牛肉，这一会儿功夫，他们俩大概已经用眼睛吃了好几块了，我问Shirley杨对这锅肉有没有什么看法？

Shirley杨摇摇头得很干脆，又同阿香确认了一遍，这锅煮着的牦牛肉，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不掺半点假的。

胖子听阿香这么说，再也等不及了，也不怕烫，伸手捏了一块肉吞进嘴中：“我舍身取义，先替同志们尝尝，肉里有毒有药都先往我身上招呼。”他边吃边说，一句话没说完，就已经吃到肚子里七八块牛肉了，想拦都拦不住。

我们等一下，看他吃完了确实没出什么问题，这时候胖子自己已经造掉了半锅牛肉，我觉得不能再观察下去了，再等连他妈黄瓜菜都凉了，既然没毒，有什么不敢吃的，于是众人横下心来，宁死不当饿死鬼，便都用伞兵刀去锅里把牛肉挑出来吃。

我吃着吃着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对明叔说：“明天天一亮，我们就想进那大蜂巢的深处，那里面有什么危险不得而知，料来也不会太平，你和阿香还是留在城外比较安全，等我们完事了再出来接你们。”

明叔嘴里正塞着好几块牛肉，想说话说不出来，一着急干脆把肉囫圇着硬生生咽了下去，噎得翻了半天白眼，这才对我说：“咱们早晚都是一家人，怎么又说见外的话？我和阿香虽然没多大本领，多少也能帮帮你的忙……”

以前明叔说要把阿香嫁给我，都是和我两人私下里商议的，我从来没答应过，这时明叔却说什么早晚是一家人，Shirley杨听见了，马上问明叔：“什么一家人？你跟老胡要攀亲戚吗？”

明叔说：“是啊，我就看胡老弟人品没得说，男大当嫁、女大当嫁，我这当前辈的自然要替他们操心了，我干女儿嫁给他就算终生有托，我死的时候也闭得上眼，算对得起阿香的亲生父母了。”

我赶紧打断明叔的话：“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流成了海，斗争了失败，失败了再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为的就是推翻压在我们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我革了半辈子的命，到头来还想给我安排封建制度下的包办婚姻？想让我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儿罪？我坚决反对，谁再提我就要造谁的反。”

胖子刚好吃得饱了，他本就惟恐天下不乱，听我们这么一说，马上跟着起哄，对明叔说：“明叔，我亲叔，您甭搭理胡八一，给他说个媳妇，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却愣嫌掉下来的馅饼不是三鲜的，您不如把阿香匀给我得了？我爹妈走得早，算我上你们家倒插门行不行？以后我就拿您当亲爹孝敬，等您归位的时候，我保证从天安门给您嚎到八宝山，向毛主席保证，一声儿都不带歇的，要多悲恸就……就他妈有多悲恸。”

胖子拿明叔打嚅，我听得差点把嘴里的牛肉全喷出去，正在这时一声牛鸣从洞屋的深处传来，打断了众人的说笑声，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本来牦牛的声音在藏地并不奇怪，但在这寂静的古城中听到，加上我们刚吃了牛肉，这足够让人头皮发麻。

我让Shirley杨留下照顾明叔和阿香，对胖子一挥手，二人抄起武器，举着“狼眼”摸进了洞屋的深处，进来的时候我曾粗略地看了里面一眼，结构与其余的洞屋差不多，只不过似乎多了道石门，由于看了几处洞屋，里面都没有人，所以到这之后只是随便看了看，并没有太留意，这时走到石门边，便觉得情况不对。

石门上滑腻腻的，有一个带血的人形手印，似乎有人手上沾满了血，走的时候匆匆忙忙把石门带上了，用手一摸，那血迹似乎还很新鲜，留下的时候并不长。

我对胖子点点头，胖子退后两步，向前冲刺，用肩膀将石门撞开，我跟着举枪进去，里面却仍然没有人踪，只见四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鲜血，蹭的石案和木桩也都是鲜红的，看到那一堆堆新鲜的牦牛肉，这里是城中的屠宰场，有几张血淋淋的牛皮上还冒着热气，象是刚刚从牛上剥下来的。

我和胖子刚吃过煮牛肉，这时候都觉得有些恶心，忽然发常见头上有个什么东西，猛地一抬头，一颗比普通牦牛大上两三倍的牛头，倒悬在那里，牛头上没有皮，二目圆睁，血肉淋漓，两个鼻孔还在喷着气，多半截牛舌吐在外边，竟似还活着，对着我和胖子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哼。

第三十八章 X线

没有了皮的牦牛头，突然活动了起来，好在我和胖子提前有心理准备，胖子举枪想打，我匆忙之中看那牛头虽然十分怪异，担却没有要伤害我们的意思，便先将胖子拦住，仔细看看这牦牛头是怎么回事。

牦牛在活着的时候，先被活活剥掉脸皮，然后再行宰割这种行为，我们曾经在轮回庙的壁画中见过，这倒没什么奇怪的，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承，象征着先释放灵魂，这样肉体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原来这间屠房中有个能把牛夹在中间的大木栏，两边前后都可以伸缩活动，这样把牛夹在其中，任它多大的蛮力，也施展不得，屠夫就可以随意宰割了。

那牦牛头的身子，就被夹在那血淋淋的木栏之中，牛身的皮并没有剥去，牛尾还在抽动，无头的空牛腔前，落着一柄斩掉牛头的重斧，我们看见的那颗牛头，则被绳子挂到了半空，牛眼还在转动，似乎是牛头刚被斩落的一瞬间，这里的时间忽然凝固住了不再流逝，而这只牦牛也就始终被固定在了——它生命迹象即将消失之前的一刻。

身首分离，而生命迹象在几秒甚至几分钟之内还未消失的事，在生物界十分寻常，鸡头被砍掉后，无头的鸡身还能自己跑上好一阵子，古时有死刑犯被斩首，在人头刚一落地的时候，如果有人喊那死刑犯的名字，它的人头还会有所反应，这是由于神经尚未死亡。

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从我和胖子发现这还没死干净的牦牛头到现在，它就一直保持着那种介于生死之间的样子，难道它就这么停了几千年？不仅仅十这头倒霉的大牦牛，整座“恶罗海城”中的一草一木，包括点燃的灯火，未完成的作品，被屠宰的牦牛，煮熟的牛肉，石门上未干的血手印，都被定格在了那最后的几秒钟，而整座空城中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这一切都与毁灭“恶罗海城”的灾难有关吗？那是一种什么样地灾难。才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想到我们刚才吃地，可能是一锅煮了几千年的牛肉，不免有点反胃，这城中的种种现象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还是先撤到城外比较安全，等到明天天亮之后再进那蜂巢般的主城，于是我和胖子叫上Shirley杨等人，带上东西按原路往回走。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夜幕早已降临，但这座“恶罗海城”中的光线，仍然是和我刚发现这里的时候相同，如同处在黄昏薄暮之中，虽然有许多灯火，但看起来十分朦胧恍惚，也许连古城毁灭之时的光线都永远的停留了。要不是阿香确认过了，我一定会认为这是座鬼城。

我边走边把屠房中的情况Shirley杨简要说了一遍，Shirley杨却认为这里不是失落在时间的轨道以外那么简单，比如锅里煮的熟牛肉，的确烂熟可口，吃光了它，它自己也不会再重新出现，城中的一切都固定在了某一时段，如果不受外力的影响，它始终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外边的天空由昏暗变成漆黑，手表的时间也很正常，这说明我们身边的时间依然是正常流逝的，另外还有一点最容易被忽略，“恶罗海城”中的事物，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只能说明它永久的保留着一个特定的形态，绝非是时间凝固的原因，所以可以暂时排除时空产生的混乱这种设想，但还无法得知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所在，为了便于称呼，姑且将“恶罗海城”中那象永恒一样的瞬间，称为“X线”，一个完全停留在了“X线”上的神秘古城，“X”表示未知。

想解开“X线”之谜，就一定要弄清楚“恶罗海城”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还需要等到天亮的时候，再进城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才能进一步确认，也许在那蜂巢城堡的深处，才能找到真相的答案。

我被这座古城里的怪事搞得头大，摸不着半点头脑，甚至想要抓狂了，此时听了Shirley杨的分析，发现她的思路非常清晰，看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不过也许我这辈子就是当领导的材料，所以没长一个能当参谋人员的头脑。

我们从城墙外围，爬回到了“风蚀湖”边的绿岩之上，回头眺望夜色中的“恶罗海城”，它静静的陷在地下，依然闪烁着无数灯火，城中的光线却依然如黄昏时般昏暗，看来到了明天早上，城中也依然是这个样子。

一番来回奔波，明叔和阿香都已体力透支，由于山林中有“斑纹蛟”出没，我们不敢下岩，只好在绿岩上找个避风的地方休息，准备歇到天明，便进那座主城一探究竟。

于是轮流守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发现Shirley杨早已经醒来，正专注的翻看我们从“轮回庙”中发现的那本“圣经地图”，头顶上的云层很厚，透过云隙射下来的阳光并不充足，四周被绝壁险峰环绕的山谷中十分昏暗，岩下的“恶罗海城”就象是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依然如故，城中灯光闪闪，却又静得出奇，整座城停留在了“X线”上。

Shirley杨说她有种预感，如果今天找不出“X线”的秘密，恐怕大伙都永远离不开这“灾难之门”后的山谷了，这里根本就是处“绝境”。

我知道Shirley杨这张地图破损破损得十分严重，是葡萄牙神父窃取“轮回宗”的机密，他想要去掘宝，但未等到成行，那神父便由于宗教

冲突被杀了，我们始终分辨不出图中所绘制的地形究竟是“大鹏鸟之地”，还是“凤凰神宫”，便问Shirley杨，现在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Shirley杨说：“与附近的地形对比来看，可以断定圣经地图就是凤凰神宫——恶罗海城的地图，但是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把那葡萄牙神父偷绘的图纸复原出不到百分之三十，而且还是东一块、西一块，互不连接……不过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可以根据这里的环境，把地图中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

如果有了古城的地图，哪怕只有一部分作为参照，那对我们来说也绝对是个极大的帮助，我打起精神，把胖子、明叔、阿香一一唤醒，把剩下为数不多的食物，分给大伙当做早餐，吃完了这顿，就没有任何储备了，除了下湖摸鱼，就只有去城里自己煮牛肉吃了。

再次进城的时候，明叔又同我商量，不进城也罢，不如就翻山越岭找路出去，那座古城既然那么古怪，何苦以身犯险。

我假装没听见，心想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为了找寻“凤凰胆”的根源，付出了多大努力，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怎肯轻易放弃，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当即快走了几步，抢先进了城。

除了被我们碰过的东西，其余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就连城中那层淡淡的薄雾也还是那样，胖子直接到了屠房里，割了几大块“新鲜”的牦牛肉备用。

昨天夜里，本想等到天亮，看清那高大“蜂巢”的结构再直捣黄龙，但城中的光线依然昏暗，在“蜂巢”下抬头望上一看，主城区内的灯火，就象是静静附着在蜂巢上的千百只萤火虫，那种气氛，带给人一种威压的紧迫感。

露在上面的“大蜂巢”仅是半截，更大的部分深陷在地底，按照魔国的价值观，重要的权利机构，应该都在地底，于是我们绕着城下走，找到最大的一个洞穴进入“蜂巢”内部，里面的洞穴之密集，结构之复杂，真如蜂窝蚁巢一般，不免让人怀疑里面的居民是人还是昆虫。

想当初在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全国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流窜到境外的反动分子，曾恶意指攻击我们当家的“灰”家，要不然怎么全国都跟着挖洞呢？那种“人防”设施我也挖过，但比起这地下的“恶罗海城”来，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可能这些洞穴有很多是天然就存在的，否则单以那时候的人力和器械，很难想象做出这种工程。

我们找最大的一条通道走向地底，这里的通道与两侧的洞窟中，都有灯火照明，每向前走一段，Shirley杨就在用笔将地形记在纸上，她画

草图的速度极快，一路走下去，也并未耽搁太多的时间，就绘制了一张简易实用的路线图。

我不时用“狼眼”手电筒去照射两旁的洞屋，大部分没灯火的洞屋中，都是空空如也，还有些洞中，有些潮湿的地方，还聚集着许多比老鼠还大的蟑螂，用枪托捣都捣不死，越往深处走，洞屋的数量也就越少，规模却是越来越大。

巢城地下的尽头，是两扇虚拟着的大石门，通道的左右两侧还各有一道门洞，门洞上分别嵌着一蓝一白两块宝石，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左侧的洞内，有数十平米见方，穹顶很高，深处有个石造的鬼头雕像，鬼头面目丑恶狰狞，下方刻着一排七星瓢虫的图案，四个角落里燃着微弱的牛油灯，最中间的地面上，并排放着黑牛、白马这两只被蒸熟了的祭品，另一边门洞里的食物也差不多。

Shirley杨翻出“圣经地图”，其中的一块残片上有“冰宫”与“火宫”这两个地点，与这里完全一样，然而地图上应标有通道尽头大石门里面的地方，却是属于损坏丢失了的那部分，只有在圣经地图缺损的边缘，可以看到一点类似动物骨骼的图案，记得在轮回宗的“黑虎玄坛”中，那水晶砖的最下层，也有类似的图形，这些骨骼与“恶罗海城”中全部人类消失的事件有关吗？

带着种种疑问，我推开了尽头处的石门，一进去就立刻感到一阵恶寒直透心肺，心想这殿里的邪气可够重的，又阴又凉，与上边几层的环境截然不同，眼中所见，是一间珠光宝气的神殿，不过殿中虽然多有灯火，却都十分昏暗，殿堂又深，看不太清楚里面的情况。

这时Shirley杨和胖子也随我进了石门，我正想往前走，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一回头，发现明叔和阿香站在外边没有跟进来，我对他们招呼道：“走啊，还渗着等什么？”

阿香躲在明叔背后，悄悄对明叔耳语，明叔听了满脸都是惊慌，我越发觉得奇怪，便走回去问他们搞什么鬼？

明叔突然拔出手枪指着我：“别过来啊，千万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你……你背上趴着个东西。”

第三十九章 隐藏于真实背后的真实

我停下脚步，站在明叔和阿香对面七八步的距离，面对着明叔指向我的枪口，我已经明白了，一定是阿香说我被那种东西上身了，我同她无怨无仇，她不应该陷害我吧？难道就是由于我没答应娶她？女人怎么能这样！不过阿香脾气好像很好，应该不至于，或许因为我实在太有魅力了，我脑子里开始有点混乱，但突然想到，莫非是我身上真有什么东西？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胖子见我们这没有什么意外，便趁这机会，过去把明叔的武装解除了，顺手把他的瑞士金表也搜出来，捎带着给一并没收了，明叔这回算是在胖子手里有短了，一声儿都没敢吭。

我和Shirley杨对着“凤凰胆”观察了一番，但一时还参悟不透，总之，这颗代表长生不灭的轮回之眼，与这“恶罗海城”的秘密，还需要在城中继续寻找，于是把珠子重新装好，对明叔和阿香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是一场误会，这座“恶罗海城”中，连个鬼影都没有，让他们不用担心，如果还是不放心想分道扬镳的话，那就请自便，自己身上都长着腿，没人拦着。

随后我们走进了石门后的大殿，这里只有一进，石柱上都有灯火，墙上满满当当的绷着几百张人皮，以前看见壁画都是绘在墙上，而这里竟然是用红、白、黑、蓝四色将城中的重要事件，纹到了人皮表面，也是我们在“恶罗海城”中所见到唯一有记载有事件绘卷，以及符号标记的地方。

殿中还有一些大型祭器，最深处则有一些裸体女性的神像，Shirley杨只看了几眼就说“这些人皮上记载的信息太重要了，虽然符号不能完全看懂，但结合世界制敌宝珠雄师大王说唱长诗中，与魔国战争的那一部分内容，与殿中记载的魔国重大事件相结合，就能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老历史，这绝对可以解开咱们面临的大部分难题。”

关于资料信息一类的情报，我们所掌握的虽然不少，但到现在为止，都是些难以联系起来的碎片，只有Shirley杨才能统筹运用起来，在这方面我也帮不上太大的忙，只能帮着出主意。

于是就让明叔和阿香在殿中休息，胖子负责烤些牛肉给众人充饥，我和Shirley杨去分析那些人皮上的绘卷，逐渐理清了一条条的线索。

“恶罗海城”作为魔国的主城，其政权体系完全不同于其余的国家，魔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范围覆盖昆仑山周边，历代没有国王，直接由他们供奉的主神“蛇神的遗骨”统率，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由国中祭师通过

向“蛇神之骨”进行祭祀后，再占卜所得，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中，“占卜”是很严肃重大的活动，并非能轻易举行，其中要间隔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举行一次。

魔国没有国王，这也是城中没有王宫，而只有神殿的原因，所谓的王室成员，都是一些位极高，掌握着话语权的巫师，但这些人的地位在国中要排到第五之后。

在魔国的价值观中，“蛇神之骨”是最高神，仅次于这“邪神”的是其埋骨的洞穴；再次之的，则是那种头顶生有一只黑色肉眼的“净见阿含”（巨目之蛇）。

然后就是魔国传说中出现最多的“鬼母”，魔国的宗教认为，每一代“鬼母”都是转生再世，从不能以面目示人，永远都要遮挡着脸部，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足以匹敌于“佛眼”的第七种眼睛“魔眼”，佛眼无边，魔眼无界，也并非每一代鬼母都能有这种妖瞳。

在“鬼母”之下的，才是掌握一些邪术，类似“痼术”原始形态的几位主祭师，当然那时候的“痼术”，远没有献王时期的复杂，不能害人于无形，主要是用来举行重大祭祀。

他们的葬俗也十分奇特，只有“主祭师”才能有资格被葬入“九层妖楼”，在昆仑垭的“大凤凰寺”的遗迹中，我所见到的魔国古坟，应该是一位鬼母的土葬墓穴，这是由于第一位“鬼母”，被视为邪神之女的“念凶黑颜”已经被葬在了龙顶冰川的妖塔里了，这些名词都多次在格萨尔王的传说中被提及。

这些人皮绘卷上，在一些描绘战争场面场景中，甚至还可以看到狼群等野兽的参与，其中那头白狼大概就是“水晶自在山”，不过象白狼王与“达普”鬼虫的地位就很低了，仅相当于妖奴，那个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基本上都是将一些部落的特点，以及野兽的特点，加以夸大神化，封为山川湖泊的神灵，这就如同中国夏商时期之前的传说时代。

在格萨尔王的传说中，由于“北方妖魔”（魔国）的侵略，岭地、戎地、加地三国曾经多次面临灭族之厄，终于在高原上出现了一位制敌宝珠的王，加上莲花生大师的协助，但另三国联军，踏入北方的雪域斩妖除魔，一举覆灭了魔国，魔国的突然衰弱，很可能就是由于“恶罗海城”出现的毁灭性灾难，但在这些人皮上，并没有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这时胖子招呼我们：“有屁股就不愁找不着地方挨板子，先吃了饭再说吧。”

我也觉得腹中饥火上升，便把这些事暂时放下，过去吃东西，回头

一看Shirley杨仍然在出神的望着最后几张人皮，我叫了她好几次，这才走过来。

但Shirley杨没去拿胖子烤的牛肉，直接走到阿香身边，漫不经心的似有意似无意，用手拨开阿香的秀发，看了看她的后颈，她这时候脸色已经不对了，又去看明叔的后脖子，明叔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只好让Shirley杨看了一眼后颈。

我一看Shirley杨的咬着嘴唇的表情，就知道出事了，她在做重要的判断和决定之前，都有这个习惯动作，果然Shirley杨对我说：“我想咱们都被阿香的眼睛给骗了，这座城确实是真实的，但这里根本不是恶罗海城，这里是无底鬼洞……”

我马上在心中默念了两段毛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没问题，我还是我，可以放心了。

明叔对我说：“胡老弟啊，你我交情不薄，我看你前途无量，所以才有意将阿香许配给你，不过你现在真的有问题了，阿香的眼睛不会看错的。”

这座“恶罗海城”中的情景，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人类可以想象的范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对此有心理准备，而且我知道明叔的老婆和保镖、马仔死后，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也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是绝对敢开枪的。

但明叔刚举起枪的时候，我身后的胖子和Shirley杨也将两支运动步枪瞄准了他的脑袋，我对后面的胖子一摆手，让他们冷静一些，如果有一方沉不住气先开枪，不管是谁倒在血泊中，那都是非常可怕的自相残杀。

明叔刚才却是紧张过度，这时候他那个号称“小诸葛”的头脑慢慢恢复了过来。当前的局面他自然看的出来，应该知道只要他再有哪怕一丁点出格的举动，胖子和Shirley杨会毫不犹豫的用子弹在他脑袋上开两个窟窿，想要把手枪放回去，却又觉得有些尴尬，想说些片儿汤话圆场。也吞吞吐吐的说不出来了，过了半天才解释拔枪是想打我背上的东西。这世上哪有岳父大人开枪打自己女婿的事？

我看出胖子和Shirley杨的枪口，使明叔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再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开枪了，于是直接问阿香。到底怎么回事？究竟看到我背上趴着什么东西？

阿香说：“胡大哥，我很害怕，我刚才确实看到你背上有个黑色的东

西，但看不清是什么。好象是个黑色的漩涡。”

“黑色的漩涡”？难道是身上的眼球诅咒开始有变化了？但阿香为什么没看到Shirley杨和胖子身上有东西？我赶紧用手指着自己的后颈问阿香：“是这里？”

阿香摇头道：“不是的，在你的背包里面……现在也还在的。”

我急忙把身后的背包卸下来，发现背包的两层拉链都开了，好象是在通道尽头的时候，胖子从我的包里掏过探阴爪，准备探查石门后有没有机关，由于用完之后还想放回去，他就图省事没把背包拉上，阿香的眼睛只能看到没有遮盖的区域。即使不是直视，或没有光线，但我的背包里能有什么东西？

我把里面的东西全抖了出来，阿香指着一件东西说：“就是它……”

这是Shirley杨也过来观看：“凤凰胆！”这枚珠子本来与献王的头颅融成了一体，后来被我们带回北京。经过巧手工匠切割，也难以尽复原观，这时一看，发现它表面上那一层玉石竟然在逐渐融化消失，露出了里面的珠子，它本身就有一种能吸引混沌之气的能量，阿香看到的就是那种东西。

看来“凤凰胆”是一定受到了这座神秘古城的某种影响，也许会和时间凝固住了的“X线”有关，有这颗珠子在手，也许我们就有了开启那扇尘封着无数古老秘密之门的钥匙。

胖子见我们这没有什么意外，便趁这机会，过去把明叔的武装解除了，顺手把他的瑞士金表也搜出来，捎带着给一并没收了，明叔这回算是在胖子手里有短了，一声儿都没敢吭。

我和Shirley杨对着“凤凰胆”观察了一番，但一时还参悟不透，总之，这颗代表长生不灭的轮回之眼，与这“恶罗海城”的秘密，还需要在城中继续寻找，于是把珠子重新装好，对明叔和阿香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是一场误会，这座“恶罗海城”中，连个鬼影都没有，让他们不用担心，如果还是不放心想分道扬镳的话，那就请自便，自己身上都长着腿，没人拦着。

随后我们走进了石门后的大殿，这里只有一进，石柱上都有灯火，墙上满满当当的绷着几百张人皮，以前看见壁画都是绘在墙上，而这里竟然是用红、白、黑、蓝四色将城中的重要事件，纹到了人皮表面，也是我们在“恶罗海城”中所见到唯一有记载有事件绘卷，以及符号标记的地方。

殿中还有一些大型祭器，最深处则有一些裸体女性的神像，Shirley杨只看了几眼就说“这些人皮上记载的信息太重要了，虽然符号不能完全看懂，但结合世界制敌宝珠雄师大王说唱长诗中，与魔国战争的那一部分内容，与殿中记载的魔国重大事件相结合，就能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老历史，这绝对可以解开咱们面临的大部分难题。”

关于资料信息一类的情报，我们所掌握的虽然不少，但到现在为止，都是些难以联系起来的碎片，只有Shirley杨才能统筹运用起来，在这方面我也帮不上太大的忙，只能帮着出主意。

于是就让明叔和阿香在殿中休息，胖子负责烤些牛肉给众人充饥，我和Shirley杨去分析那些人皮上的绘卷，逐渐理清了一条条的线索。

“恶罗海城”作为魔国的主城，其政权体系完全不同于其余的国家，魔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范围覆盖昆仑山周边，历代没有国王，直接由他们供奉的主神“蛇神的遗骨”统率，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由国中祭师通过向“蛇神之骨”进行祭祀后，再占卜所得，在那个古老的时代中，“占卜”是很严肃重大的活动，并非能轻易举行，其中要间隔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举行一次。

魔国没有国王，这也是城中没有王宫，而只有神殿的原因，所谓的王室成员，都是一些位极高，掌握着话语权的巫师，但这些人的地位在国中要排到第五之后。

在魔国的价值观中，“蛇神之骨”是最高神，仅次于这“邪神”的是其埋骨的洞穴；再次之的，则是那种头顶生有一只黑色肉眼的“净见阿含”（巨目之蛇）。

然后就是魔国传说中出现最多的“鬼母”，魔国的宗教认为，每一代“鬼母”都是转生再世，从不能以面目示人，永远都要遮挡着脸部，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足可以匹敌于“佛眼”的第七种眼睛“魔眼”，佛眼无边，魔眼无界，也并非每一代鬼母都能有这种妖瞳。

在“鬼母”之下的，才是掌握一些邪术，类似“痼术”原始形态的几位主祭师，当然那时候的“痼术”，远没有献王时期的复杂，不能害人于无形，主要是用来举行重大祭祀。

他们的葬俗也十分奇特，只有“主祭师”才能有资格被葬入“九层妖楼”，在昆仑山的“大凤凰寺”的遗迹中，我所见到的魔国古坟，应该是一位鬼母的土葬墓穴，这是由于第一位“鬼母”，被视为邪神之女的“念凶黑颜”已经被葬在了龙顶冰川的妖塔里了，这些名词都多次在格萨尔王的传说中被提及。

这些人皮画卷上，在一些描绘战争场面场景中，甚至还可以看到狼群等野兽的参与，其中那头白狼大概就是“水晶自在山”，不过象白狼王与“达普”鬼虫的地位就很低了，仅相当于妖奴，那个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基本上都是将一些部落的特点，以及野兽的特点，加以夸大神化，封为山川湖泊的神灵，这就如同中国夏商时期之前的传说时代。

在格萨尔王的传说中，由于“北方妖魔”（魔国）的侵略，岭地、戎地、加地三国曾经多次面临灭族之厄，终于在高原上出现了一位制敌宝珠的王，加上莲花生大师的协助，但另三国联军，踏入北方的雪域斩妖除魔，一举覆灭了魔国，魔国的突然衰弱，很可能就是由于“恶罗海城”出现的毁灭性灾难，但在这些人皮上，并没有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这时胖子招呼我们：“有屁股就不愁找不着地方挨板子，先吃了饭再说吧。”

我也觉得腹中饥火上升，便把这些事暂时放下，过去吃东西，回头一看Shirley杨仍然在出神的望着最后几张人皮，我叫了她好几次，这才走过来。

但Shirley杨没去拿胖子烤的牛肉，直接走到阿香身边，漫不经心的似有意似无意，用手拨开阿香的秀发，看了看她的后颈，她这时候脸色已经不对了，又去看明叔的后脖子，明叔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只好让Shirley杨看了一眼后颈。

我一看Shirley杨的咬着嘴唇的表情，就知道出事了，她在做重要的判断和决定之前，都有这个习惯动作，果然Shirley杨对我说：“我想咱们都被阿香的眼睛给骗了，这座城确实是真实的，但这里根本不是恶罗海城，这里是无底鬼洞……”

第四十章 恶罗海城

Shirley杨很有把握的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座“大蜂巢”古城，并非真正的“恶罗海城”，而是“无底鬼洞”，并让我和胖子看看明叔父女的后颈。

我心想“古城”与“鬼洞”之间的差异，未免也太大了一些吧？不过时间凝固的“恶罗海城”与深不见底，充满诅咒的“鬼洞”，都是凌驾于常识之外的存在，根本不能用普通的思维去理解，所以也并没有感到过于惊奇。

我过去扒开明叔后脖子的衣领，果然看到他后颈上有个浅浅的圆形红痕，而且并非是在皮肤里面，象是从内而外渗出来的一圈红疹，只不过还非常模糊，若非有意去看，绝难发现，我又看了看阿香的后颈，同明叔一模一样。

这是被“无底鬼洞”诅咒的印记，虽然只是初期，还不大明显，但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就会逐渐明显，生出一个又似漩涡，又似眼球的胎记，受到这种恶毒诅咒的人，在四十岁左右，血液中的血红素会逐渐消失，血管内的血液慢慢变成黄色泥浆，把人活活折磨成地狱里的饿鬼。

但明叔等人最近一个多月始终是和我们在一起，不可能独自去了新疆塔克拉玛干的黑沙漠，难道他们父女当真是由于见到了这座“蜂巢”古城，才染上这恐怖的诅咒吗？

明叔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听到什么“诅咒”、“鬼洞”之类的字眼，便立刻觉察到一阵不祥的预感，忙问我究竟，我正有许多事要问Shirley杨，一时没空理会他，便让胖子跟他简单的说说，让他有个精神准备。胖子幸灾乐祸的一脸坏笑，搂住明叔的肩膀：“这回咱们算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了，走不了我们，也跑不了你们，想分都分不开了，我给亲人熬鸡汤里怎么唱的来着？噢，对了，这叫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啊，您猜怎么着。它是这么这么着……”

胖子在一遍添油加醋地给明叔侃了一道“无底鬼洞”的事迹，我则把Shirley杨拉到一旁，问她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些事情的。为什么说大伙都被阿香的眼睛给骗了？

Shirley杨将我带到最后几张人皮壁画前，看了上边向“蛇神之骨”献祭的仪式，原来蛇神埋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黑沙漠扎格拉玛神山下见到的“鬼洞”。

这些人皮壁画并未明确的指出“蛇神之骨”是在新疆，但结合“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长诗，就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昆仑山遥远的北方，有一处藏有宝藏的僧格南允洞窟，里面有五个宝盒，分别被用来放置“蛇神”的骨骼，蛇神的两个神迹，分别是虽然身体腐烂只剩骨架，但它的大脑依然保存着“行境幻化”的力量，另外蛇头上的那颗巨眼，可以使它的灵魂长生不灭。在天地与时间的尽头，它会象凤凰一样，从尸骨中涅槃重生，并且这个巨眼，还可以作为通向“行境幻化”之门的通道，也就是佛经中描述的第七种眼睛“无界妖瞳”。

如果用科学现象来解释。恐怕这“行境幻化”，就是美国肯萨斯特殊现象与病例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所一直研究的那种“虚数空间”，神话传说中“凤凰胆”是蛇神的眼睛，但没有人亲眼见过，是不是那个“虚数空间”里，真的有蛇骨，那是无法确认的，也许“蛇骨”只是某种象征性的东西。

在人皮壁画最后的仪式描绘中，魔国的先祖，取走了“蛇骨”的眼睛，并且掌握了其中的秘密，然后远赴昆仑山喀拉米尔，建立了庞大的宗教神权，每当国中有拥有“鬼眼”的鬼母，便要开启眼中的通道，举行繁杂的仪式，将俘虏来的奴隶用来祭祀“蛇骨”，凡是用肉眼见过“行境幻化”的奴隶，都会被钉上眼球的印记，然后像牲口般的圈养起来，直到他们血液凝固而死，魔国人认为，那些血都被“行境幻化”吸收了，然后由信徒吃净它们的肉，只有牢固遵守这样信仰的人，才被他们认为是修持纯洁的男女信徒，在本世将获得幸福、欢乐还有权利，在来世也会得到无比的神通力，这与后世“轮回宗”教义的真谛完全一样。

魔国附近的若干国家，无数的百姓都沦为了“蛇骨”祭品，但魔国中的祭师大多掌握这邪术，尤其是善于驱使野兽和昆虫，各国难以对敌，知道格萨尔王和莲花生大师携手，派勇士潜入魔域，将那颗转生的宝珠“凤凰胆”用计夺走，加上在那不久之后，魔国的主城“恶罗海城”神秘的毁灭，双方力量立时发生逆转，联军（长诗中称其为“雄师”）扫荡了妖魔的巢穴，制敌宝珠之王的事迹，在雪域高原说唱诗人的口中，不断传唱至今。

“凤凰胆”很可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流入了中原，如果周文王演测此物为“长生不灭”之物，也可以说应该是完全有道理的，到此为止，“凤凰胆”的来龙去脉，基本上算是搞清楚了，但我们所在的“恶罗海城”，又是什么？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城中的时间凝固在了一瞬间？

Shirley杨说：“恶罗海城中的居民去了哪里，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清

楚，老胡我记得你在九层妖塔中和我提过，那具冰川水晶尸似乎少了些什么，轮回宗的人不辞辛苦，挖开了妖塔与灾难之门，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但当时局面混乱，咱们没有来得及细想，现在回忆起来，那具冰川水晶尸，没有眼睛和脑子。”

当时我只模糊的记得，冰川水晶尸皮肉都是透明的，只有五脏六腑是暗红色，好像鲜红的玛瑙，确实象是少了一部分，轮回宗就是将她的头脑包括妖瞳，都取了出来，放入了灾难之门后边？轮回宗找不到蛇骨埋葬之地。却可以设置一条通道，或者说是镜像。

Shirley杨说，一直看到人皮壁画中最后的仪式那部分，才明白究竟，轮回宗想继续祖先的祭祀，开启了一座本已消失于世的古城，这座城是鬼母生前的记忆，举个例子来说，在那屠房里，刚刚被斩首的牦牛。煮熟的牛肉，门上未干的血手印，也许并非发生于同一时间段。这些都是在鬼母眼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碎片，通过妖瞳在“虚数空间”里构造的一座记忆之城。

铁棒喇嘛都承认阿香有着野兽动物一样敏感的双眼，这使我们对她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依赖与信赖，她是能看见真实与虚幻，但她毕竟只比人类的眼睛稍微敏感一点，根本不能分辨这通过印象建立在“虚数空间”中的古城。虽然只是鬼眼利用鬼洞的能量，所创造出来的镜像之城，但它同样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就如同黑沙漠中那个没有底的“鬼洞”，看到他的人都会成为“蛇骨”的祭品，可以随时离开，但临死的时候，你还是属于这里的，到天涯海角都逃不开，甩不掉，鬼洞是个永无休止的噩梦。

这时明叔被胖子一通猛侃，唬得魂不附体，走过来又同我确认，我把Shirley杨的话简单的对他讲了一遍，明叔哭丧着脸对我说“胡老弟啊。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做牛做马，像条狗一样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想不到临死也要像条狗，成了什么蛇骨的祭品，唉，我也就算了，可怜阿香才有多大年纪，我对不住她的亲生父母，死也闭不上眼啊。”

我对众人说：“虽然明叔同阿香被卷了进来，而且这座城也并非真正的恶罗海城，但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如果不到这里，咱们也无法见到这些记录着魔国仪式真相的人皮壁画，这说明咱们还是命不该绝，那么然后呢，然后……”

Shirley杨接口说，然后只要找到真正的“恶罗海城”遗迹，在最深处的祭坛里，举行相反的仪式，用“凤凰胆”关闭“行境幻化”，这个诅咒也就会随之结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诅咒，我想这种鬼洞的诅咒，很可能是一种通过眼睛来感染的病毒，一种只存在于那个“虚数空间”中的

病毒，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明叔一听还有救，立马来了精神，忙问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恶罗海城”遗迹？这才是重中之重，能否保命，全在于此了。

我此刻也醒悟过来，一个环节的突破，带来的是全盘皆活，马上招呼众人快向上走，回到城边的绿岩上去，于是大伙抄起东西，匆匆忙忙按原路返回，绿岩的两侧，一边是笼罩在暮色中的“恶罗海城”，但那是鬼母的记忆，而绿岩的另一边，是清澈透明的“风蚀湖”，湖中的大群白胡子鱼，以及湖底那密密麻麻的风蚀岩洞，都清晰可见。

传说中“恶罗海城”就位于“灾难之门”后边，真实的“恶罗海城”原形，应该与那记忆中的古城完全一样，全部是利用天然的巨大风蚀岩建成，此时众人望着湖底蜂巢般的窟窿，已经都明白了，由于魔国崇拜深渊和洞穴，所以城下的洞窟挖得太深了，真正的“恶罗海城”已经沉入了地下，被水淹没，几千年沧海桑田，变成了现在这处明镜般的“风蚀湖”，至于城中的居民变成鱼的传说，应该是无稽之谈，说他们都在地陷灾难的时候死掉喂了鱼还差不多，传说蛟鱼最喜戏珠，那些凶猛的黑白斑纹蛟，之所以不断袭击湖中的鱼群，大概是想占了湖底的珠子，也许轮回宗的人就是将鬼母的眼睛，放在了湖底。

当然在未见之前，对这些事情，还只是全部停留在猜测阶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想找到更深处的祭坛，就要冒险从中间最大的风洞下去。

第四十一章 失散

站在长方形的绿岩上向下看，“风蚀湖”底最大的风洞中一片漆黑，不知道空间有多深，对比那座由记忆碎片拼接成的影之城，不难看出湖底最大的洞窟，就是有位于蜂巢顶端那颗巨大的“石眼”砸出来的，在“恶罗海城”倒塌陷落的时候，那枚重达千斤的巨石，将主城的顶壁穿破，直接贯穿下去，通知我们刚才在城中看到的结构，下面纵然崩塌了，那石眼也不佳陷进去太深，而且湖水并没有形成强力的潜流或旋涡，只能从城池讯的缝隙间渗透下去，这些迹象都说明湖水并不算深，但如果想进入比蜂巢更深的神殿，以及祭坛，那就要穿过随时会倒塌的风蚀岩洞，可能有些岩洞里是并没有没水的，地形非常复杂，可以说下去的是要把脑袋别到裤腰带去玩命的。

这时明叔颈后的印记，比刚才要深得多了，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这时候除非在一两天之内象陈教授一样，远远的逃到大洋彼岸，否则留在古城足迹附近，恐怕活是不过两三天的，似乎离鬼洞这种能量越近，对这个能吸收血红互的虚数空间，所得到的感受也就越真实、越强烈，感受到它存在的同时，也就成为了它的一部分，永远无法解脱。

明叔老泪纵横，对我们唠唠叨叨，不下去是死，下去的话更是拿脑袋往枪口上撞，湖中鱼群虽然不伤人，但那两条黑白斑纹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蹿下来，它们那种狂暴凶残的猛兽，一旦在水下冲击起来，绝非人力可以抵挡，而且谁能保证地下深处还有没有更危险的事物，越想越觉得腿软。

我和胖子、Shirley杨忙着做下水前的准备。没空去体会明叔复杂的心情，除了保留必要的武器炸药以及照明器材、燃料、药品、御寒的冲锋衣之外，其余的东西全部抛弃，按照我们地判断，因为原址已经被水淹没了，所以冰川水晶尸的脑子肯定是被轮回宗埋在也影之城的正文，而她的双眼，应该是在“恶罗海城”真正遗址的正下方，不过最大的可能，它已经被吞进鱼王的肚子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重要，只要顺着废墟，潜入地下深处的祭坛就可以了，不过魔国的祭坛，在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是否还能在地底保留下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我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一直以来，这么多地困难咱们都坚持了下来。现在差不多是最后的时刻了，咱们进藏前，我请我师兄起了一课，遇水得中道，以前我对此半信半疑，现成看来，无不应验，此行必不落空。”

胖子说：“芳香的花不定好看，能干地人不一定会说。我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找到了地方你们就看我的，鬼洞妖洞我不管了，反正咱们还能空手而回，有什么珍珠玛瑙的肯定要凿下来带回去，甭多说了。这就走，下水。”说完按住嘴上的呼吸器和潜水镜，笔直的跳进了“风蚀湖”，激起了一大片白珍珠一般的水花，惊得湖中游鱼到处逃窜。

Shirley杨对我说：“当初如果不是我要去新疆地沙漠，也不佳惹出许多事来，我知道你和胖子很大方，抱歉和感激的话我都不说了，但还要嘱咐你一句，务必要谨慎，最后的时刻，造成还能大意。”

我对Shirley杨点了点头，她也由绿岩跳入湖中，我对身后的明叔与阿香嘱咐了几句，让他们就在此等候，等我们完事后一定回来接他们。随后也纵身从岩上跃下，湖里的鱼阵还在水晶墙附近缓缓移动，并没有因为接连三人落水而散开。

刚与胖子、Shirley杨在湖中汇合，还没等展开行动，明叔带着阿香也溜到了水里，我对明叔说这可真添乱，你们在上面呆的好好的，下来搅和什么？咱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氧气瓶。

明叔拽着阿香，连踩水边对我说：“唉呀，别提了，刚才在上面看到，那林子里又有动静，怕是那两条斑纹蛟起了性子，又要到湖里来吃鱼了，我就想在上边提醒你们，但腿有些发软，没站稳，就掉下来了。”

我回头望了望“风蚀湖”边的林子，只有山间轻微地风掠过树梢，不见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随即明白过来，事情是着的，明叔这死老头子，担心我们下去上不来，找到祭坛后另寻道路走脱，撇下他不管，他有这种担心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他们下来了，我也没办法，总还能让他们泡在水中不管，但他们只有潜水镜，没有氧气瓶，只好还按先前的办法，众人共氧气瓶，于是让大伙在湖中聚拢——一直，重新做了简明的部署，从那个被巨大石眼砸破的风蚀岩洞下去，哪往下渗水渗地厉害就从哪走。

我们刚要下去，湖中的鱼群突然出现了强烈的骚动，那些非白胡子鱼的鱼类，象是没头苍蝇般的乱蹿，一旦逃进湖底的岩洞中，应再也不肯出来，而上万条结成鱼阵的白胡子鱼，也微微颤栗，似乎显得极为紧张。

看到这些鱼的举动，我立刻感到不妙，心中暗想：看来这位明叔不仅是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除了帮倒忙之外，他还有衰嘴大帝的潜质。

刚有这个念头，湖中那“鱼阵”就已经有一部分溃散开了，似乎是里面的“白胡子老鱼伤势过重，挂不住这些鱼了，而有些白胡子鱼感到他们

的祖宗可能快不行了，斗志也随即瓦解，但还有一部分紧紧衔成一行，宁死不散，不过规模实在是太水了。

我估计这鱼阵一散，或者阵势减弱，那么山后的“斑纹蛟”很快就会蹿出来，它们是不会放过咬死这条老鱼的机会的，稍后在这片宁静的“风蚀湖”中，恐怕又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一旦双方打将起来，倘若老鱼被咬死，那想在下水就没机会了。

机不可失。我赶紧打个向下的手势，众人一齐潜入湖底，剩余的半座鱼阵正向湖心移动，我们刚好从它的下文游过，密集地白胡子鱼，一只只面无表情，鱼眼发直，当然鱼类本身就是没有表情的，但是在水底近距离看到这个场面，就会觉得似乎这些“白胡子鱼”象是一队队慷慨赴死即将临阵的战士，木染的神情平添了几分悲壮色彩

湖下不太深的地方，就是蜂巢顶端的破洞，刚刚潜入其中，湖中的水就被搅开了锅，一股股乌血和白胡子鱼的碎肉，鱼鳞，都被向下渗入的暗流，带进风蚀岩的洞内。

胖子对我打了个手势，看来上边已经干起来了，又指了指下面，下行地道路被一个巨大的石球堵死了，不过已经看不出石眼的原貌，上面聚集了厚厚一层的透明蜉蝣，以及各种处于生物链末端的小虾小鱼，看来只能从侧面绕下去了。于是众人轮番使用呼吸器，缓缓游向侧面的洞口，越向深处，就感觉水流向下的暗涌越强。

在一个岩洞的通道里，Shirley杨逐步摸索着，确认哪个方向可行。因为直接向下是最危险的，这千万年的风蚀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早就不堪重负，说不定头顶的石眼什么时候就会砸下来，被拍下就得变成一堆肉酱，安全起见，只有从侧面迂回下去最为保险。

最后我们潜入一个百余米的大风洞里，这里象是以前古城的某处大厅，有几分象是神殿，顶壁已经破了个大洞，但里面储满了水，水流相对稳定，似乎是只有上面那一个入口，别的路都被岩沙碎石封堵，虽然可以向下渗水，但人却过不去，众人只好举着照明探灯在水下摸了一圈，氧气所剩不多，再找不到路的话，如果不游回湖面，留在这迷宫般的风蚀湖底，就是死路一条。

正在无路可走，众人感到十分焦虑之时，大厅中的湖水突然变地浑浊，我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出口，顿觉不妙，那条十几米长的老鱼，正被两只猛恶的“斑纹蛟”咬住不放，挣扎着向我们所在的湖底大厅里游来。

“斑纹蛟”都是三四米长的身躯，虽然跟“白胡子老鱼”相比小了些

多，但怪力无穷，身体一扭，就扯掉一大条鱼肉，随后又张口咬住别的部位不放，那条老鱼遍体磷伤，垂死挣扎，拖着这两个死对头沉了下来，不时地用鱼身撞击水底的墙壁，希望能将它们甩掉，此时双方纠缠在一起，翻滚着落入水下神殿。

在这些水下的庞然大物面前，人类的力量实在过于微不足道，我对众人打个手势，赶快散开，向上游回去，这神殿虽然宽敞，却禁不住它们如此折腾，但在水底行动缓慢，不等众人分散，老鱼已经带着两条斑纹鲛倒撞到殿底。

神殿底部也是雪白的“风蚀岩”，那条体大如龙的白胡子鱼，受伤发狂后的力量何等巨大，这种鱼的鱼头坚硬无比，直接将地面撞出了一个大洞，然而这神殿地层也很坚固，鱼头刚好卡在其中无法行动，想冲下去使不上劲，想抽回来也不可能，只有拼命乱摆鱼尾，一股股的浊血将水下神殿的湖水都快染红了。

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我们怕在混乱中被它的鱼尾砸中，分散在四处角落躲避，由于已经散开，又是在水下，我根本没办法确认其余的人是否还活着，只能个人自求多福了。

两头黑白“斑纹鲛”见老鱼被困，欣喜若狂，在水下张牙舞爪的转圈，正盘算着从哪下口结束鱼王的性命，它们被水中的血液所刺激，跟吸了大烟一样，显得有些兴奋过度，这一折腾不要紧，竟然发现了这殿中还有人，其中一只在水下一摆尾巴，象个黑白纹的鱼雷一般，窜了过去。

这时殿底的窟窿四周开始出现裂缝，浑浊的血水跟着灌下，能见度立刻提高了不少，我用水下探照灯一扫，只见蹿出来的斑纹鲛，直扑向不远出的Shirley杨和阿香，她们二人共用一个氧气瓶，都躲在殿角想找机会离开，但已经来不及了，我想过去救援，又怎能比鱼雷还快的斑纹鲛迅速，而且就算过去，也不够它塞牙缝的。

形势万分危急，突然水下潜流的压力猛然增大，那颗卡在蜂巢中间的千钧石眼，终于落下来了，扑向Shirley杨和阿香的那头斑纹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石吓傻了，竟然忘了躲闪，被砸个正着，这湖水的浮力有限，巨石的下坠本身就有上面整湖的水跟着下灌，砸到斑纹鲛之后连个愣都没打，紧跟着将水下的殿底砸穿，这殿中所有的事物，都一股脑的被巨大的水流向下冲去。

我在水里只觉得天悬地转，身体象是掉入了没有底的鬼洞，下面是个大得难以想象的地下空间，只能闭住口鼻，防止被激流呛到，恍惚

间，发现下面有大片的白色光芒，似乎是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幻觉，也不知其余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身体落入一个大湖中，这里的岩石上隐约有淡薄的荧光，但看不太真切，头上有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水柱，透过头顶的各处岩洞倒灌入湖中，忽然一只有力的手将我拉住，我定神一看，原来是胖子，见了生死相随的同伴，顿觉安心不少，拍亮了头盔上的射灯，寻找另外三个人的下落。

由于这里的水还在继续向东边的深涧里滚滚流淌，稍一松懈，就有可能被继续往下冲去，我和胖子只好先游到附近的岸上，扯开嗓门大喊了半天，但都被水流冲下的声音淹没了，明叔，阿香，Shirley杨都下落不明。

我和胖子一商量，肯定是被水冲到下游去了，赶紧绕路下去找吧，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地下的世界，地形地貌之奇特，属于我们平生所未见，刚一举步，就见一只大蜻蜓般的水生蜉蝣，全身闪着荧光从头顶飞过，竟然有六寸多长，象是空中飞舞着的白色幽灵。

就这么一走神，加上失散了好几个人，心神有些恍惚，没注意看脚下的道路，刚好这是一个碎石坡，二人踩到上边收不住脚，翻滚着滑落下去，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已经凌空落下，这段斜坡很短，下边是悬空的，我们摔下七八米，落在一个蓬蓬勃松松的大甸子上，一时头晕脑胀，好在这地方很软，摔下来也不疼，但是突然发现不太对，这手感……竟然是掉到了一块肉上了，赶紧让自己的神智镇定下来，仔细一看，不是肉，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这他妈八成是蘑菇啊。。。。。。十层楼高的帝王蘑菇。”

第四十二章 潮虫

这地下的庞大空间中，水边有无数飞舞的大蜉蝣，它们的生命很短暂，从水中的幼虫长出翅膀后，大约只能在空中活几分钟的时间，这时它们的身体将会散播一种特殊的荧光粉，死后仍会持续发光一段时间，所以整个地下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神秘的白色荧光之中。

随着在地底时间的渐久，我们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暗淡的地底荧光，看周围的东西也不象刚开始那么模糊了，我看了看身下那个软软的大甸子，似伞似盖，中间部分发白，周围是漆黑的，确实是个罕见的大蘑菇，直径不下二十米。

这种菌类在地下潮湿的区域生长极多，看到身下这只大蘑菇，我和胖子都立刻想起在兴安岭插队的时候，到山里去采木耳，刚刚下过雨，竟然在山沟里看到一只比山都高的蘑菇，摩天矗地的长在林子里，当时我们惊叹不已，屯子里的人说那是“皇帝蘑菇”，运气好的话。每年八月可以见到一两次。不过这东西长的快，烂的也快，早上刚看见，不到晌午可能就没了，而且长有“皇帝蘑菇”的森林附近，都很危险，因为这东西味道太招摇，另外颜色不同，其性质也千差万别，又因其稀少，很少有人能尽知其详，所以大伙看见了也只能当看不见，既不敢吃，也不敢碰，绕路走了过去。

我和胖子商量，这个蘑菇没有咱们在兴安岭见过的个头大，但也不算小了。应该同样是“皇帝蘑菇”那一类的，从地下湖边的碎石坡滚下来，想再爬回去几乎是不可能了，那个碎石坡实在太陡，而且一踩一滑，根本立不住脚，只好先从这只“皇帝蘑菇”上爬下去。

我们从那筛子般的洞顶被水冲到地底，和另外的几个人失散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斑纹蛟”。在“风蚀湖”底一场混战，两只“斑纹蛟”其中的一只，似乎被掉下来的千钧石眼砸死了，但仍然还有一条，包括那条“白胡子鱼王”，应该也都被激流冲到了地下湖中，如果Shirley杨、明叔、阿香中有人跟它们碰上，必定凶多吉少。

想到这些，我和胖子不敢怠慢，顾不上身上的酸痛，从“皇帝蘑菇”的顶端，爬到边缘向下观看地形。高大的“皇帝蘑菇”底下，长满了无数高低错落的地菇，颜色大小都参差不齐，望下去就象是一片蘑菇的森林，许多长尾蜻蜓般的大蜉蝣，象一群群白色的幽灵在其中飞舞穿梭。

远处是地下湖的第二层。我刚落入湖中的时候，感觉水流向东涌动的力量很强烈，原来这巨大洞穴中的地下湖分为两层，有着很大的落差，最上面穹庐般的洞顶上，有无数洞眼，大则十几米，小则不到一

米，上边的湖水，以及山中的地下水，都从那些洞眼中灌注下来，所有的水柱全部流入上面的一层地下湖，这里是个倾斜的锅底，东边的地势较低，这一层水满后，形成一个大水帘，倾泻到下方的第二层地下湖里，那片湖规模更加庞大，水势大的区域，都没有荧光，看起来黑一块白一块的，难辨其全貌。

如果其余的人还活着，就很可能被水流冲到地下湖的第二层去了，“皇帝蘑菇”就生长在距离第二层地下湖不远的地方，我们居高临下，想从高处寻找失踪的Shirley杨等人，但只见到水里不时跃起几条大鱼，哪里见得到半个人影，我让胖子留在这里了望，我下去先沿着湖边找上一圈再说。

正要用伞兵刀扎着蘑菇下去，却见下面的湖中，游上来一个人，虽然看不清面目，但看那身形，应该是明叔，只见明叔爬上了岸，吃力的走了几步，向四周看了看，便径直走入了“皇帝蘑菇”下的蘑菇森林中，看他那副样子，似乎也是想爬到高处看明地形。

我对胖子说，这老港农命还真够大的，他既然是奔这边来的，就由胖子暂时照顾他，我再去湖边找其他的两个人。最后在这棵最为明显的“皇帝蘑菇”附近汇合。

我正要动身下去，却突然觉察到有情况发生了，只见明叔在高高矮矮的蘑菇中走了十几米的距离，大概是由于连带惊吓，疲劳过度，脚底下迈不开步子，绊倒在地，摔了个狗啃泥，躺在地上翻了个身，揉着胳膊很久也不起身，似乎他是有点自暴自弃的念头，打算就这么死这算了，实在是不想动弹了。

按说明叔摔着一跤，本也不算什么，但他身子沉重，惊动了附近的一个东西，我和胖子在远处借着惨淡的荧光，发现离他不远处的那片蘑菇忽然一阵乱动，里面有个全身黑壳的东西在慢慢蠕动，那黑壳是一层接一层的圆弧形，身子很长，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好，象是条大蜈蚣，要真是蜈蚣，那得多大的个头？

明叔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嘴里一张一合，象是在自言自语，可能又在怨天尤人，但对附近的危险完全没有觉察，我和胖子想在“皇帝蘑菇”上喊他小心，但声音却都被附近水流的声音遮盖了，不在近前说话根本听不到。

我的那支散弹枪已经在“风蚀湖”底的混战中丢了，只剩下手枪，胖子身上的东西却没怎么损失，运动步枪始终背在身上，这时举枪想要射击，我按住他的枪身，步枪的射程虽然能够及远，但口径不行，在这里

开枪无济于事，就算是打明叔附近的地方给他示警，也未必能够救他，一旦让他看见那条大蜈蚣，肯定吓得两腿发软，半步也走不出去，只有我赶紧冲下去救他。但蘑菇森林中全是密密麻麻的蘑菇，在高处虽然能看见明叔和那条大蜈蚣。但一下去视线必被遮挡，必须由胖子作为了望手，在高处用手语为我指明复杂的地形，并且在关键时刻用步枪进行掩护射击。

当然这是争分夺秒的行动，根本来不及把这些计划进行部署，只对胖子说了一句看我信号行动，我就将伞兵刀插在“皇帝蘑菇”上，从倾斜的伞盖上向下滑落，下面也有些很高大的蘑菇。呈梯形分布，遇到斜度大不能落脚的地方，就用“伞兵刀”减速，很快就下到了底部。这里也没有地面的岩石，底下满满一层，全部都是手指大的小蘑菇，附近则都是一米多长的大蘑菇。

我回头望了一眼上面的胖子，胖子把步枪吊在胸前，挥动着两只胳膊，打出海军通信联络用的旗语，这都是以前在福建学的。很简单，也很直观，看他的动作是，对方移动缓慢，然后指明了方向。

我对他一挥胳膊，表示收到信号。这时蘑菇森林中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雾气，我担心蜈蚣放出毒雾，从携行袋里掏出防毒面具戴上。双手握住MI911，压低枪口，快速向明叔的位置接近。

在胖子指示了几个方位之后，我找到了躺在地上的明叔，不远处有“噉噉噉噉”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并不算响，但好像无数脚爪乱绕，听得人心里发怵，而且这里水声已弱，更是格外令人心慌。

我悄悄接近，想拉着把明叔把他拽起来，立刻跑路，明叔突然见到防毒面具，也吓了一跳，但随即知道是自己人，瞪着呆滞的双眼，冲我笑了笑，想挣扎着爬将起来，但似乎两条腿变成了面条，怎么也不听使唤，我急于离开这片危机四伏的区域，于是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不要发出任何动静，然后将他背了起来。

但还没等迈动步伐，就听身后的明叔忽然发出一阵大笑，我当时心里就凉了多半截，这王八操的老港农没安好心！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下的老资本家怎么会有好人，这次真是太大意了。

我立刻双脚一弹，向后摔倒，把明叔压在背下，这一下使足了劲，估计能把老港农压个半死，但明叔的笑声兀自不停，听声音已经有点岔气了，那笑声比妇人哭嚎还要难听十倍。

我心想这港农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声，记起一句诗来，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颤抖，他妈的，临死前放声大笑是革命者的特权，你个老资本

家凭什么笑，让你尝尝胡爷这双无产阶级的铁拳，给你实行实行专政，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但随即发觉不对，明叔那种笑不是因为他想笑而发出来的。

我急忙用枪顶住明叔的脑袋，仔细一看，明叔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全身都在抽搐，嘴里都吐白沫了，再笑下去恐怕就要归位了，他这是中毒了。

我四下里一看，发现明叔刚才摔倒的地方，有一簇簇与众不同的小蘑菇，上面有层绿色的粉末，他十有八九是在扑倒的时候在上面舔了一口，这是不是就是那种笑菇？那粉末竟然如此犀利，沾到口中一点，就变成这样，这么笑下去不出几分钟，就能要了人命。

我急中生智，赶紧猛抽了明叔几个耳刮子，又掏出北地玄珠放在他鼻端，这北地玄珠的气味非常极端，明叔一闻之下，猛打了几个喷嚏，这才止住了笑声，但脸上的肌肉都笑抽了筋，一时恢复不过来，还在不停的抽搐，鼻涕眼泪流了一脸，真是狼狈到了极点。

这时一颗步枪子弹射在了我附近的蘑菇上，我猛一回头，透过朦胧的薄雾，看到胖子在“皇帝蘑菇”上举着枪不断挥动，好像在通知我赶快撤离。

附近的一片大蘑菇一阵晃动，那条全身黑色甲壳的大蜈蚣钻了出来，明叔的位置刚好暴露在它的面前，我急忙向后退了几步，扯掉防毒面具，先对“皇帝蘑菇”上的胖子打个不要开枪的信号，然后惊慌的对明叔说：“明叔，你身后这蜈蚣怕是要把你吃了，你舍身救我，我一辈子也不忘，回家后一定给你多烧纸钱，你是救人而死，一定可以成正果，我先恭喜你了。”

明叔惊得呆了，忙回过头去看身后，两眼一翻就要晕倒，我赶紧把他拉起来，对他说道：“行了，不跟您老人家开玩笑，那家伙一露头，我就看出来了，不是蜈蚣，是只生长在地下的大丸蛾，是吃素的和尚，当年我们师不知道在昆仑山地下挖出来过多少只了，很平常。”

明叔听我这么说，这才仔细看身后那东西，五六米长的一只节肢类“丸蛾”，这只又胖又粗的大甲虫，头前长着一对弯曲坚硬的触角，用来感应探路，全身都是黑色，只有脚爪是白的，粗胖的身躯下也有蜈蚣那样的百足，这东西很蠢，只吃地下的菌类。

明叔长出一口大气，抹了抹汗，这条老命算是又从鬼门关里捡回来了，勉强对我苦笑了一下，我问他有没有见到Shirley杨和阿香？

明叔刚要回答，忽听一阵脚爪挠动的声音，我们扭头一看，见附近

那只“丸暇”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一节节的圆弧甲壳将它包成了一个大轮胎的样子，我脑门子上的青筋一蹦，这是御敌姿态，在附近一定有某种巨大的威胁，我抬头去看高处的胖子，胖子已经不用旗语了，轮起胳膊就一个动作：“危险，快向回跑！”

第四十三章 湖中升起的照明弹

在起伏错落的蘑菇森林中，“丸暇”突然缩成了一团，站在“皇帝蘑菇”上的胖子也不断抡起胳膊，打出紧急撤退的信号，我见状急忙一把揪住明叔的胳膊，倒拖了他向后便走。

身后传来一阵阵蘑菇晃动的声响，听声音数量不少，至少是三面合围，只有湖边那个方向没有，我也顾不得回头去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只管向胖子所在的位置一路狂奔，胖子始终没有开枪，这说明那些东西离我尚远，或者没有追击上来，等我们攀着梯形蘑菇山，回到“皇帝蘑菇”上的时候，明叔立刻倒了下去，“呼哧呼哧”像个破风箱似的喘作一团。

我和胖子拿出望远镜，顺着来路向回望去，就在刚才那片蘑菇丛林的空地上，出现了数百只形态好像小狐狸或雪鼠的“地观音”，它们这种家伙皮毛胜似银狐，齿爪锋利，擅长打洞，又因其叫声似虎，所以学名叫做雪虺，不过它们只能在有温泉或地热的区域里生存，生性狡猾残忍，在喀拉米尔也有人俗称它们为地狼，或者叫“地观音”，很多当地人家中，都有这种动物毛皮制成的生活用品，价值极高，东北也有，不过数量少，毛皮样子也不如昆仑山的，更像是黄鼠狼。

大群“地观音”像是一道白色围墙，将那只“丸暇”紧紧围住，它们好象纪律森严，谁也没有轻举妄动，只是沉默的趴在周围，不多时，从队中爬出一只银毛“地观音”，它似乎是这些“地观音”的首领，只见它抬着前爪人立起来，用爪子推了推那一动不动的“丸暇”，然后围着它转了两圈，便又回归本队。

这时，其余的“地观音”纷纷上前，接近“丸暇”后，在极近的距离张开嘴，顺着“丸暇”紧紧缩住的硬壳缝隙吹气，没一会儿的功夫，那“丸暇”似乎耐不住痒一般，把缩紧的甲壳伸展开来，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被数十只“地观音”推翻过去，仰面朝天，只能任其宰割。

由于距离太远，虽然这洞中到处都有荧光，但中间间隔黑暗的区域如果太多，光线也就被地下空间的黑暗吸收减弱了。我和胖子无法看清那些“地观音”使得什么邪招，只见那可怜的“丸暇”像只大虾一般，顷刻间就被剥去了壳，露出里面半透明的肉来。那群“地观音”们剥了“丸暇”的肉，扛在身上，抬向远处的角落里去了。

我和胖子面面相觑，趴在“皇帝蘑菇”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那成百上千的“地观音”，我们倒不在乎，只是刚刚那一幕，却绝不是“地观音”这种野兽能做出来的行为，它们的习性都是三五成群，很少有这么多

聚集在一起，而且又井然有序。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剥了“丸暇”的肉之后，并不争食，好象是在举行什么仪式一般，将食物运到别处，可这些家伙绝不像白蚁那样有储藏食物的习惯，这种行为太反常了。

胖子想了半天说：“也许它们知道最近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想囤积点紧俏物资，这就是一群搞投机倒把的。”

我摇了摇头，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在那些记载着古老仪式与传说的人皮壁画中，还有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事迹里，都不止一次提到“魔国”的祭师可以驱使野兽，统称“妖奴”，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古时一些已经失传的药草和配方，确实可以控制野兽的简单行为。

我感到那些“地观音”很不寻常，它们一定受到某种力量的控制，那些食物也不是给它们自己吃的，可能在那地下祭坛附近，有某种守护祭坛的东西，这些奴才可能都是给它运送食物的，如果Shirley杨和阿香误入祭坛，她们势单力孤，那可就麻烦了。

眼看大群“地观音”远远离开，它们大概又去捉别的食料了，明叔也总算把那口气喘匀实了，我问他能不能自己走动？要是走不了，就留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得到第二层地下湖去找失散的那两个人了，可能这皇帝蘑菇上有种特殊的气味，一般的东西不敢接近，留在这里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明叔立刻表明态度，被水从神殿里冲下来的时候，没看见其余的人，仗着自己水性精熟，大江大洋也曾游过，才没喝几口水保下这条命来，现在当然是要一起去找，阿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死不瞑目。于是我们从皇帝蘑菇上下来，迂回到地下湖边，这里的大蜉蝣更多，不仅空中，地上也全是它们和未能褪壳的幼虫尸体，整个区域，笼罩在一片死亡的荧光之中。

湖边还有几条巨大的天然隧道，地下湖的湖水分流而入，形成一条条庞大的暗河，这还只是暴露出来的，加上隐藏在地下更深处的水系，造就了这里错综复杂的巨型水网，有件事不用说大伙也清楚，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迷路了，根本不敢离开双层地下湖太远，四周全是未知的区域，完全陌生的地质地貌，包括那些从没见过的古怪昆虫，而且那筛子般的弧顶，下来容易，上去难，没有可能再从那里回去，想到这些便觉得有些忧心忡忡，Shirley杨身上带着照明弹和信号枪，按理说应该通过这种工具跟我们取得联系，但迟迟不见动静……我实在是不敢往坏处去想。

这片地下湖甚大，我们沿着湖走了很久，才走了不到小半圈，始终

是不见Shirley杨和阿香的踪影，我看胖子倒是还行，什么时候都那一个德行，就是饥火难耐，看见什么都打算捉了烤烤吃掉，而明叔则是又累又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于是给他们鼓了鼓劲儿，这地下湖里肯定有好东西，早就听说“龙顶”有西王母炼的“龙丹”，说不定咱们走着走着，就能捡上一锅。吃一粒身轻如燕，吃两粒脱胎换骨，吃一把就与天地同寿了。

胖子说道：“胡司令，你个二政委又来唬我们，我听这套说词怎么有点像算命的陈瞎子卖大力丸时侃的？你现在也甭提什么龙丹仙丸，能给我来把炒黄豆，我就知足了。”

我对胖子说：“你这是小农主义思想，小富即安，炒黄豆有什么吃头？我真不是蒙你们，这片地下湖绝不是一般的水，这是什么地方？在风水中这是龙顶，这些水都是祖龙的脑浆子，不信你下去喝两口试试，比豆汁营养价值还高，喝几口也能解饱。”

明叔一听我们说到吃的东西，咽了口唾沫，不以为然的说：“豆汁那是很难喝的嘛，想当初我在南洋，什么没喝过？当然是什么都喝过了，我们那里也很注重风水的。但是难道风水好的地方，水就有营养？没有这个道理嘛，胡老弟你这可就有点乱盖了。”

我心想这港农又不是刚才吓得跟三孙子似的了，于是对明叔说：“风水一道，不得真传，终是伪学。您老人家对这里边的门道才了解多少？我实话告诉你说吧，这地下湖的水不仅好喝，而且还值大钱，中国的龙脉值多少钱，这湖就值多少钱，并不是有昆仑才有龙脉之发，没有这片湖，昆仑祖龙就什么都不是。古人有个很恰当的比喻，无襄阳荆州不足以用武，无汉中则巴蜀不足以存险，无关中河南不能以豫居，形势使然也，由于风与水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没有这些地下水，昆仑山也就不配为龙首了，虽然除了古代魔国的信徒，可能外人没见过这片地下水系，但在几乎所有的风水理论中，都已经论证了它的存在，这就叫天地之造化，阴阳之同理。”

一番阔论，把明叔侃得哑口无言，但这一分散注意力，也就不觉得过于疲乏了，饿就只能忍着了，等把下落不明的Shirley杨和阿香找到，才能想办法去祭五脏庙。沿着地下湖的边缘绕了快一圈了，越走心里越凉，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望着黑气沉重的湖中，真怕她们都已经喂了大鱼了，或者是被冲进了更深的地方，这黑咕隆咚的可上哪去找？

正当我们焦急不已，打算到那几条暗河河道里去找的时候，突然从下层地下湖的中心，升起了一枚照明弹，照明弹悬在空中，把湖面照得一片通明，四周受惊的蜉蝣拽着光尾向各处飞散，流光乱舞，这时的景

象，就如同在黑暗的天幕里爆开的烟花一样光芒灿烂。

我和明叔、胖子三人惊喜交加，惊的是我们绕着地下湖搜寻未果，原来在黑暗的湖心有个小小的湖心岛，确实出人意料，喜的是既然那边打出照明弹，就说明Shirley杨至少还活着，也许阿香就在她身边，但借着惨白的光亮，湖中的小岛上只有隆起的一个锥形山，却不见半个人影，光线逐渐变弱，没等再仔细看，就消失在了湖中的黑暗里。

明叔一惊，既然没有人？那照明弹是谁打的？而且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发信号？这一连串的疑问，无外乎就是想说明也许湖中的小岛上有陷阱，这是引大伙上钩，贸然前往，难免被人包了饺子，还是应该从长计议。

我没有理睬明叔的猜测，趁着照明弹还悬在半空并未熄灭，举起望远镜仔细看了看湖中的地形，岛子上确实没人，但是我留意到刚才那颗照明弹所射上来的角度，是垂直的，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弧线发射法，另外角度不对，这说明照明弹是从水平面以下打上去的，湖中那个岛上一定有个洞口，她们有可能陷在其中，事不宜迟，只有尽快泅渡过去支援她们。

三人对身上的装备稍一整理，拿出仅剩的一个探照灯，一刻也没敢耽搁，便游入地下湖中，拼命游到湖心岛上，但却发现这孤伶伶的湖中小岛，附近不仅没人踪，就连地面也没有任何洞穴的痕迹，只在一块岩石后面，掉落了一把打光了子弹的MI911，弹壳散落在四周，似乎曾经发生了一场激战，而手枪的主人当然就是Shirley杨。

这片岛有小半个足球场大小，中间隆起，像个喇叭似的倒扣下来，地形非常奇特，我看了看脚下的岩石，对胖子和明叔说：“这是个地下山中山的死火山，上面是火山口，她们如果还活着，有可能是掉进火山口了。”说完抢先跑了上去，胖子拖拽着明叔跟在后边。

跑出没几步，我就发现些火山岩中散乱着不少朽烂的硬柏，附近的石堆也可以看出是人为堆积的，难道死火山的山腹中，就是恶罗海城的地下祭坛？正走着，忽然看到地上掉着一只断下来的人手，血迹还未干，那是只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个念吉祥的指环，是铁棒喇嘛送给阿香的。

第四十四章 大黑天击雷山

我俯身捡起地上的断手，可以肯定这就是阿香的右手，齐腕而断，看断面上齿痕参差，是被巨大的咬颌力，给硬生生咬断的，只有Shirley杨身上带有照明弹，这样看来她和阿香应该是在一起的，她们一定遇到了什么凶残的猛兽，最后退避到死火山的火山口里求援。

胖子拖着疲惫不堪的明叔从坡下跟了上来，在与此同时，锥形山的上边，转出一只红色的火蜥蜴，吐着尺许长的舌头，它还保留着后冰川时期的古老特征，有数排锋利的牙齿。

我和胖子立刻拔枪射击，一阵乱枪打击，火蜥蜴被子弹的冲击力撞得连连后缩，但它的皮肉之坚固，仅次于“斑纹蛟”，轻武器虽然能射伤它，却都不足以致命，胖子从包里摸出三枚一组的拉火式雷管，当做手榴弹朝它扔了出去。

火蜥蜴被子弹连续击中，本想后逃，但见弹雨忽止，便又挺身前冲，胖子扔出去的拉火式雷管刚好投在它的头上，反撞落到了地上，它前冲势头不减，正好就扑在了雷管之上。

由于是在靠近火山口的位置突然遭遇，距离极近，而且拉火式雷管说炸就炸，炸石门的雷管威力很强，这么近的距离爆炸有可能同归于尽，我赶紧将明叔按倒，头顶处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将火蜥蜴端上了半空，很多碎石弹在了我们身上，幸亏有登山头盔护着头上的要害，但暴露在外的手臂都被蹭了几条口子出来。

刺鼻的硝烟散去，我抬头看了看那条火蜥蜴，倒翻在十几米外的地方，被炸的肠穿肚烂，我刚想对胖子说你要是打算学董存瑞不要紧，但是最好离别人远点，别拉着我们给你垫背。

但这时候，我发现明叔俩眼发直，盯着阿香的那只断手，我心中黯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据我所知，人的肢体断了，如果在短时间内进行手术，还可以再接上，但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怎么可能进行手术？再说这断面不是切面，也根本无法再接，甚至还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

明叔愣了好一会儿才问我：“这……是我干女儿的手？”也不等我回答，便垂下头，满脸颓然的神色，似乎十分心痛，又似乎非常的自责，表情和心情都很复杂。

胖子也看到了那只断手，对我撇了撇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十分为难，明叔怎么办？我对他摆了摆手，越劝越难过，什么也别说了，赶

紧架着明叔上山。

于是我和胖子一人一边，架着明叔的胳膊，跟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到锥形山的顶端，山口附近有大量的黑色火山砂。火山岩由灰白变黑，再形成砂状结晶，至少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死火山也可以说是大自然中的一具尸体，踩着它走，切实的接触着那些恒古的巨变，会使人产生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我甚至对走到火山口的这几步路有些畏惧了，总是在担心看到死火山的山腹里，是她们的尸体。

不过路再长也有尽头，到了山顶就要面对现实，火山口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岁月的侵蚀，使得洞口消磨坍塌了很大一部分，剩余的洞口大小，也就像个工厂中的大烟囱，难怪那只火蜥蜴爬不进来，望内一看，底下有些绿色的荧光，那种光线我们很熟悉，是荧光管发出的，我对下面喊了几声，等不及有人回答，就爬了下去。

死火山的倒喇叭口里，有很多石头与黑木的井式建筑，可能是用来让祭师通行用的，一直从底下码到顶，虽然木料已朽，但方形巨石还很坚固，我三下两下蹿到山底，只见Shirley杨正抱着阿香坐在角落中，我见她们还活着，扑咚扑咚的心才稍稍平稳了下来。

阿香的断腕处已经由Shirley杨做了应急处理，我问Shirley杨有没有受伤？阿香的伤势是否严重？

Shirley杨对我摇了摇头，她自己倒没什么，但阿香的情况不容乐观，在水底神殿的“白胡子鱼王”与“斑纹蛟”一场混战，把殿底撞破，整个风蚀湖里的水都倒灌进地下，Shirley杨被涌动的激流卷到了第一层地下湖，刚露出头换了口气，就发现阿香从身边被水冲过，伸手去拉她，结果两人都被水流带入了第二层地下湖，不等上岸就遇到了水里的“King Salamanden”，阿香被它咬住了手，拖到湖中的火山岛上，Shirley杨追了上去，在抵近射击中救下阿香，由于没有弹药了，只好退到山上的火山口里，这才发现阿香的手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被咬断了，便急忙给她包扎，但没有药品，不能完全止血，束手无策，等稳定下来，才想起来发射信号求援。

这时明叔和胖子也分别下来，胖子见众人还活着，便用嘴叼了伞兵刀，重新爬上去，想从火蜥蜴身上割几块肉，烤熟了充饥，实在是饿得抗不住了。

明叔看了阿香的伤势，脸都吓白了，对我说：“胡老弟啊，你可不能因为阿香少了只手就不要她了，现在医学很发达，回去按上只假手，戴只手套什么也看不出来，她一定能给你生个儿子……”

我对明叔说：“她手没伤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娶她做老婆，我的立场不是已经表明了吗？我坚决反对包办婚姻，我爹我妈都跟我没脾气，您老现在又拿这个说事儿，这倒显得我好像嫌弃她少了一只手似的，我再说一次，阿香就是三只手，我也不能娶她，她有几只手我都不在乎。”

明叔说：“哎呀，你就不要推脱了，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你们就到香港去恋爱一段时间，那就不属于包办婚姻了，既然你不嫌弃她的手，难道你还嫌她长得不够漂亮吗？”

Shirley杨显得有点生气了，微微皱着眉说：“什么时候了还争执这些事？你们怎么就从来不考虑考虑阿香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难道她就是一件谈生意的筹码？别忘了她也和你们一样有独立的意识，是个有喜怒哀乐的人……赶快想办法给她治伤，再不抑制伤势恶化，恐怕撑不过今天了。”

我和明叔被Shirley杨训了一顿，无话可说，虽然知道救人要紧，但在这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想控制住这么严重的伤势，却又谈何容易，阿香的手臂已经被Shirley杨用绳子紧紧扎住了，暂时抑制住血液流通，不过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时间长了这条胳膊也别想保住了。

我苦无良策。急得来回踱步，一眼看见了刚才胖子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上的背囊，心中一动，总算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这时候胖子也回来了。搞回来几大片蜥蜴肉，我心想胖子和明叔这俩意大利人，不帮不忙，越帮越忙，于是让他们俩去给大伙准备点吃的，由我和Shirley杨为阿香施救。

Shirley杨拆下了阿香手腕上的绷带，由于没有酒精，我只好拆了一发子弹，用火药在创口上燎了一下。然后把胖子包里那几块褪壳龟的龟壳找出来，将其中一部分碾碎了，和以清水，敷在创口处，又用胶带贴牢，外边再缠上纱布。

Shirley杨问我这东西真的能治伤吗？我说反正明叔是这么说的。能褪壳的老龟都有灵性，而且不会远离褪下的龟壳，还会经常用唾液去舔，所以这龟壳能入药，除了解毒化淤，还能生肌止血，他的干女儿这回是死是活，就看明叔有没有看走眼了，如果这东西没有他所讲的那种奇效，咱们也就无力回天，虽然不是直接的致命伤，但阿香身子单薄，没有止疼药，疼也能把她活活疼死。

阿香刚刚被火药燎了一下，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疼的呜呜直哭，我安慰她道：“伤口疼就说明快要愈合了，少了只手其实也不算什么，反正人有两只手，以前我有几个战友踩到反步兵地雷，那些雷很缺

德，专门是为了把人炸残，而不致命，为的就是让伤兵成为对手的负担，结果他们受伤了之后，照样回国参加英模报告会，感动了万千群众，也都照样结婚，什么也没见耽误。”

我胡乱安慰了阿香几句，这才坐下休息，顺便看了看这里的地形，死火山是天然的，但在古时候都被人为的修整过的，底下的空间不小，我们所在的中央位置，是一个类似石井的建筑，但有石头门户，越向四周地势越窄，底部距离上面的井口的落差并不大，死火山虽然位于地下湖下边，但里面很干燥，没有渗水的迹象。

胖子升起一堆火来，连筋带皮肉的翻烤着火蜥蜴，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我看见石壁上刻着很多原始的符号，象是漫天散布的星斗，其中一片眼睛星云的图案，在五爪兽纹的衬托下，正对着东方，Shirley杨曾和我说过，圣经地图上有这个标志，“恶罗海城”真正的眼睛祭坛肯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东面，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说唱诗文中，管这个地方叫做“玛噶慢宁墩”意为“大黑天击雷山”，“大黑天”是传说中控制矿石的一种恶魔。

我想同Shirley杨确认一下，便问她这里是不是“击雷山”？没想到这句话刚出口，旁边的明叔突然“唉呦”了一声，胖子问他什么事一惊一乍的？

明叔脸色都变了，看到阿香的断手时，我都没见他脸色这么难看，追问究竟，才知道原来明叔这人不是一般的迷信，尤其对批命八字更是深信不疑，他本名叫做“雷显明”，一听这地名叫做“击雷山”，那不是就等于击他吗。

我跟胖子都不以为然，不失时机的讽刺他大惊小怪。明叔却郑重其事的说：“你们后生仔不要不相信这些，这人的名字啊，往小处说事关吉凶祸福，往大处说生死命运也全在其中了。”

明叔见我们不相信，就说：“那落凤坡的事太远，远的咱们就不说了，军统的头子戴笠你们都知道吧？那也是国民党内的风云人物了，他年轻的时候请人算过八字，测为火旺之相，需有水相济，于是他请人取了个别名叫江汉津，三个字全有水字旁，所以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啊。”

我对明叔说：“是啊，飞黄腾达没飞好，结果坐飞机掉下来摔死了，改名有什么用？您就甭操那份心了。”

明叔说对不对，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戴笠还取过很多化名，因为他们军统都是搞特工的，有时需要用化名联络，他就曾经用过洪森、沈沛霖等等代名，就连代号里都要有水，你们说是不是见鬼了，

唯独他坐飞机掉下来的那天，鬼使神差的非要用“高崇岳”这个名字，见山不见水，犯了大忌了，结果飞机就撞到山上坠毁了，收尸的那些人一打听，才知道，飞机撞上的这山叫“戴山”，残骸掉进去的山沟叫“困雨沟”，分明就是收他命的鬼门关，所以这些事，真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胖子问道：“不是，那什么您先别侃了，军统特务头子的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到底是什么的干活？坦白从宽，抗拒的话我们可就要对你从严了。”

明叔赶紧解释，跟戴笠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都是当年做生意的时候，听算命先生讲的，但后来一查，果不虚言，句句属实，所以很信这些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行就赶紧撤吧，要不然非把老命留在这不可。

我对明叔说：“一路上你也看见了，这地下哪里还有别的地方能走？咱们只有摸着死火山东边的地道过去，寄希望于祭坛附近能有个后门什么的，不过那也得等到咱们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行动，现在哪都去不了。”

明叔觉得反正这山里是不能呆了，他坐卧不安，恨不得赶快就走，走到东面的石门前，从缝隙中探进头去张望，但刚看了没几眼，就象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突然把门关死，用后背紧紧顶上，脑门子上出了一层黄豆大的汗珠，惊声道：“有人……门后有人，活……活的。”

第四十五章 白色隧道

看到明叔那刷白刷白的脸色，我心里不禁打了个突，他所说的门后有人，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大不了兵来降挡，水来土淹也就是了。我自始至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明叔的精神状态，自打进藏以来，接二连三的出现伤亡，使他成了惊弓之鸟，而且这“大黑天击雷山”的地名，偏又犯了他的忌，明叔虽然也算是在大风大浪中历练过多少年的老水手了，但“多疑”是他的致命弱点。

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事，不能尽信，却不可不信，但过度的迷信，只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即便是有更大的本事，也都被自己的心理压力限制住了，根本施展不得。

此刻我已经无法判断明叔的举动是真是假了，也许他只是庸人自扰，自己吓唬自己，但稳妥起见，我不是走到石门边查究竟。

明叔见我打算把石门打开，连忙再次对我说：“门后有人，千万不能开啊，看来那边的祭坛是不能去的，胡老弟我看咱们还是想办法另找出路。”

我抬头把明叔拨开，对他说道：“几百上千年没有活人进出的地方，怎么可有有人？再说咱们现在走的华山一条路，不管里面有什么，都有必要冒险闯一闯，否则……”我本来想告诉明叔今天再不进祭坛，其余的人倒还好说，你这死老头了八成是死定了，但转念一想还是别说这件事了，再给他增加刺激，也许他就要和陈教授一样变成精神病了。

我敷衍了明叔几句，将他劝在一旁，便来到地底石门之前。进了这死火山山腹中的神庙至今，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过这唯一的门户，此时到近前一看，这道并不厚重的石门十分的古老，底部有滑动的石球作为开合机关，门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点缀，只在石板上浮刻着两只巨大的人眼，眼球上的图腾在精绝城以及恶罗海城中，可以说遍皆有，屡见不鲜，但石门上的眼球浮雕却与众不同，以往见到的眼睛图腾，都是没有眼皮的眼球，而这对眼睛，却是眼皮闭合在一起的。

古城中地先民们，认为眼睛是轮回之力的根源，但闭目状的眼睛浮雕又代表了什么？，我当时只是微微一愣，并未多想其中的奥秘之处，便已拉开了石门，小心翼翼的探出半个身子，去看门后的动静，石门后是一幽长的天然山洞，有大量火山变动时期形成岩石结晶体，散发着冷淡的夜光，在黑暗的地下世界中，犹如一条蜿蜒的白色隧道，隧道并非笔直，数十米外便转入视线的死角，难以判断出它的长度。

我见这门后的山洞虽然有些怪异，属于十分罕见的地质结构，但并

非明叔所言，哪有半个人影？心想看来老港农大概真的已经精神崩溃了，正要缩身回去，突然听到白色隧道的远处，穿来一阵缓慢脚步声。

这石门的区域，似乎极能拢音，脚步声虽远，但耳朵一进入门后，便听得清清楚楚，不会错，那缓缓的迈动的步伐声，是一个人的两条腿发出来的，可能是由于地形的关系，听起来格外的沉重，似有千钧之力，每一步落地，我的心脏便也跟着一颤。

如雷般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节奏越来越急促，似乎在白色隧道的尽头，有一个巨人狂奔而至，落地的脚步声震人心魄，我心跳加快，一股莫名的惊恐从心地涌出，竟然遏制不住，再也不敢往隧道中张望，急忙缩身回来，“嘭”的一声，用力把那石门紧紧关闭，而那脚步声几乎也在同时嘎然而止。

我长出一口气，发觉身上已经出了一层白毛汗，一时心驰神摇，就连自己也想不明白，刚刚为什么对那脚步声如此恐惧，心中暗想真是他妈的活见鬼了，那山洞里肯定有什么东西。

我很快就让自己镇定下来，调匀了呼吸节奏，把耳朵贴在石门上侦听，门后却又静得出奇，良久良久，也没有什么异常，仿佛那隧道中只有一片寂静地虚无，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存在。

明叔在我身后，显然是没有听到那脚步声，但见了我的样子，便知道我和他第一次推开石门后的遭遇应该相差无几，但仍然开口问我怎样？看见了什么？

我心想现在我们这拨人又累又饿，还有人受了重伤，可以说是强弩之末，在进行休整之前难有什么作为。那石门后虽然不太对劲，但似乎只要关起门来，在这火山山腹中还算安全，不如暂不言明，免得引起大伙的慌乱，有什么问题都等到吃饱了肚子再解决，于是对明叔摇了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有，装做一切正常的样子，拉着他的胳膊，将他拽回胖子烤蜥蜴的地方。明叔现在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提心吊胆的，两眼全是红丝，坐在火堆旁又对我说开了名字和命运，地名之间的迷信因果，劝我带大伙早些离开这“大黑天击雷山”。

我无动于衷，只顾着吃东西填饱肚子，但明叔好象中了魔障似的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先说了几件近代的著名事件，见我没任何反应，便越说越远，最后说起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大军北上伐辽，以取幽州，真龙天子御驾亲征，士气大振，加之兵行神速，契丹军民上下无不惊慌，辽兵望风而逃，连夜奔蹕，周军势如破竹，连下两洲三关，分别是莫州，瀛州，淤关口，瓦桥关，益津关，眼看着能收复幽州了，却不

料在过瓦桥关的时候，柴荣登高以观六师，见三军雄壮，龙颜大悦，当地有许多百姓夹道迎接，世宗柴荣看此处地形险恶，占据形势。便问当地一个老者，此地何名？答曰：“历代相传，唤作病龙台。”柴荣听了这个地名，立刻神色默然，当晚一病不起，不得不放弃大好形势退兵，失去了收复幽州的时机，而他本人也在归途中暴病而亡，可见这名称与吉凶……

我听明叔说了半天，有些事没听过，但又好象真有其事，但这恐怕都是心理作用，有道是国家积德，当享年万亿，人为善举，可得享天年，古代皇帝还都称万岁呢。也没见哪个能活过百年，可见都是他妈的扯蛋，我觉得不能再任由明叔说下去了，我们听者无心，他说者有意，结果是只能让他自己神经更加紧张，于是对胖子使个眼色，让他拿块肉堵住明叔的嘴。

胖子会意，立刻把一块有几分烤过火了的肉递给明叔：“爬雪山不喝酥油茶，就象雄鹰折断了一只翅膀……当然酥油茶咱们是喝不上了，不过这肉还算够筋道，我说明叔，您老也甭想不开了，想那么多顶蛋用，甩开大槽牙您就啃，吃饱了好上路。”

明叔对胖子说“肥仔你不会讲也不要乱讲好不好？什么吃饱了好上路，那岂不是成了吃断头饭，这谁还吃得下去……”但把肉拿到手中，闻到肉香扑鼻，确实也饿得很了，话说到一半便顾不上了，气哼哼地大口啃起来，看那破罐破摔的架式，真有几分离出去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的悲壮。

我心里明白如果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情绪起伏很大，决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此时此地只能干着急，却没有咒念，不过好歹算是明叔给先稳住了，趁着功夫我去找Shirley杨商量一下对策。

Shirley杨正在照料阿香的伤势，那龟壳确有奇效，阿香的伤口竟然在短时间内都已愈合，只是由于她失血过多，十分虚弱，此刻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我把那通往祭坛的石门之事对Shirley杨对石门后地白色隧道从未知闻，以前收集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提到这条通道，但可以预想到一点，喀拉米尔这片区域，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否则恶罗海人也不会把鬼洞的祭坛特意修在这里了，我们讨论无果，看来眼下只有先休息几个小时，然后进入白色隧道，走一步看一步，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余地可供选择了。

于是众人饱餐一顿，按预先的布置轮流休息，明叔吃饱之后也没那

么多话了，把心一横倒下就睡，但是众人各怀心事，只睡了四个钟头，便谁也睡不着了，Shirley杨在阿香醒过来之后，给她吃些东西，我把剩余的武器重新分配，胖子缴获明叔的那把MI911手枪，给了Shirley杨，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只剩下三支手枪，一去运动步枪了，弹药也少得可怜，平均每人二十几发子弹，没了子弹的枪械还不如烧火棍好使，武器装备的损失大大超出了预期，给前方地去路，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事到如今，也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没有过不去地火焰山，硬着头皮往前走了，Shirley杨看了看石门上紧闭的双目雕刻，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于是众人分别将手中的武器保险打开，使之随时处于可以击发的状态，然后把石门向后拉开，但因有前车之鉴，谁都没有敢截止雷池半步，仍然站在门外窥视里面的动静，而门后的隧道中，除了洞穴深处微弱的白色荧光，没有其余的动静。

这次将石门从门洞中完全拉开，我才发现门板的背面也有闭目地眼睛浮雕，还另有些古怪的眼球形图案，两段都是闭目的形态，中间分为两格，各为眼睛的睁与合，睁开那一部分，背景多出了一个黑色的模糊人影，我看得似懂非懂，好象其记载地，就是这条天然隧道的秘密。

Shirley杨只看了几眼，便已领悟了其中的内容：“太危险了，幸好刚才没冒失地走进去，这条结晶矿石形成的天然隧道，就是传说中的邪神大黑天击雷山，这是进入恶罗海城祭坛的唯一道路，没有岔路，任何进入的人，都必须闭上眼睛通过，一旦在隧道中睁开眼睛那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我问Shirley李在这条白色结晶地隧道中睁开眼睛，到底会发生什么事，Shirley杨说那就知道了，石门上的内容，只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很笼统，也很模糊，人的眼睛会释放洞中的邪神，至于究竟睁开眼睛会看到什么，石门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

Shirley杨想了一下又说，传说大黑天击雷山是控制矿石的邪灵，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大概就如同雪崩之神水晶自在山一样构成这段隧道的，很可能是一种含有特殊异种无素的结晶岩，人体中隐藏着许多秘密，尤其是眼睛，人的眼睛中存在着某种微弱的生物电，举个例子来说，某些人对别人的目光非常敏感，甚至在一个人的背后注视，有时候也会使其察觉，这种微妙的感应就来源于此，我想这条白色隧道一定不简单，也许一旦在其中睁开眼睛，就会受到那些元素的能量产生某种影响，轻则更新丧失神智，重则可能要了人命。

Shirley杨的意思是如果想进隧道，就必须保证在到达祭坛之前不能睁开眼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想她这是从科学的角度考虑，虽然难

免主观武断了一些，但且不论那大黑天击雷山，究竟是什么，入乡随俗，要想顺顺当当的过去，最好一切按着古时候地规矩办。

闭着眼睛，等于失去了视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穿过隧道，是非常冒险地，而且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过这种经验，但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冒险一试，由胖子打头阵，将那步枪退掉子弹，倒转了当作盲杖，明叔与阿香走在相对安全的中间，由于不需要跋山涉水，阿香自己也勉强能走，我和Shirley杨走在最后，我仍然是担心有人承受不住黑暗带来的压力，在半路上睁开眼睛，那就要连累大伙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在进入石门前，用胶带把每个人的眼睛贴上，这才动身。

由于没有足够的的绳索了，只好后边的人扶着前边人的肩膀，五个人连成一串，紧紧靠着隧道左侧，一步步摸索着前进，我暗地里数着步数，而明叔则又开始紧张起来，唠叨个不停，我心想让他不停说话也好，现在都跟瞎子似的，只有不断说话，并且通过手上的触感，才能了解到互相之间的存在。

这次闭上眼走入隧道，却没有听到深处那惊心的脚步声，Shirley杨说在克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底，也有一种可以自己发出声音的结晶石里面的声音千奇百怪，有类似风雨雷电的自然界声响，也有人类哭泣发笑，野兽咆哮嘶吼一类的声响，但是要把耳朵贴在上面，才可以听到，被称为“声动石”这条隧道可能也蕴涵这类似的物质，干扰人的听觉。

人类可能对黑暗有种本能的畏惧心理，众人边走边说，还不时互相提醒着不要睁眼，分担了一些由于失去视力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但谁都不知道距离隧道的尽头还有多远，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走出百余步，隧道中潮湿腐臭的气息逐渐变浓，四壁冷气逼人，我回想第一次从石门口向内张望，突然感到一股压倒性的恐惧，可能是由于这里的环境造成的，现在闭着眼睛走在其中，仍然会产生惧意，虽然不象往里面看的时候那么强烈，但随着一步步的深入其中，那种感觉又逐渐加重，使整个人都感到极其压抑。

这时前边的胖子开始骂了起来，抱怨在这隧道里，使得全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觉得变扭，原来不仅是我有这种感觉，所有的人都一样，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只听明叔说：“杨小姐你刚刚说被人盯着看的那种感觉，会使人觉得不舒服，我好象也有那样的感觉，你们有没有感到有很多人在死死的盯着咱们看，上下左右好象都有人。

我听到我前边的Shirley杨说：“是有这种感觉，但愿这只是由于不见

物而带来的错觉.....不过这洞里好象真的有些什么。

这时四周出现了一些响动，听那声音竟然是毒蛇游走吐信的动静，我们不由自主的停下向前挪动的脚步，我感到手指发麻，不知是不是因为把手搭在Shirley杨的肩膀上时间过长，所导致的酸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不好我念头，很糟糕，先是视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限制，随后听觉，嗅觉和触觉也有异状，进入隧道后，我们的五感在逐渐消失。

第四十六章 黑暗的枷锁

众人都不要约而同时感受到了，这里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存在，于是暂时停在白色隧道中间，借机活动一下发麻的手臂，并且由于环境的影响，人人自危，都有些犹豫不决，不知是该进还是该退。

我开始怀疑这段通往祭坛的隧道，根本就是一个陷阱，里面的东西在不断干扰视、听、触、嗅、味等五感，始终保持固定姿态而产生的疲劳，会使人的肢体酸麻，失去原本敏锐的感觉，咸鱼般的腥臭，也使人心思紊乱。

而且在眼睛贴着胶带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方向感可言，一旦过于紧张，稍微离开隧道的一侧墙壁，就很可能转了向，失去前进的参照物，但这非同儿戏，不敢轻易扯掉胶带去看隧道中的事物，只好提醒走在前边的众人，第一，无论发生什么，必须须靠着左侧的墙壁，不要离开；第二，谁也不准擅自扯掉眼睛上的胶带，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那等于是自乱阵脚。

我听到队伍最前边的胖子对我说：“老胡，这洞里有蛇啊，你们听到了没有？还他妈不少呢，再不摘掉胶带就要出人命了，难道咱就干等着挨咬？我是肉厚，身先士卒虽然不打紧，但本司令浑身是铁又能碾几颗钉？根本架不住毒蛇咬上一口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遇到毒蛇，我们自是有办法对付，但如今五个人等于就是五个瞎子，要是这隧道里真有毒蛇，我们这样基本上等于是摆在案板上的肉，只有任其咬噬的份了。

我把食指竖在唇边，对胖子说：“嘘……别出声，仔细听，先听听是不是当真有蛇。”连明叔等人也都秉住呼吸，静静地倾听四周的动静，有人说瞽目之人，耳音强于常人欺倍。因为一个身体机能的丧失，会使另一个机能加倍使用，所以变得更加发达，不过我们现在只是自行遮住眼睛，并非真的失明，所以不知是暂时将全部身心都集中在耳朵上，还是这条白色隧道中，由独特结构产生了特殊拢音效果，总之就连一结细微地声响，都似乎是被无形的放大了，听得格外清晰，益发使人心中心不安。

细听之下，前后都有悉娑不断的声音，还有“滋滋滋滋”地毒蛇吐信声，而且欺量之多，难以想象，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它们数量不多，但是声音被这条隧道扩大了很多倍，给人一种如潮水般掩至的错觉，听声可知，蛇群似乎正在迅速的向我们靠近，我不知道前边的几十人是什么感觉，但我可以感到，离我最近的Shirley杨已经有些发抖了，蛇鳞有力

的摩擦声，以及蛇信吞吐时独有的金属锐音，都不同于任何其它种类的蛇，这声音很熟悉，只有那种精绝黑蛇才有。

我们曾在沙漠中，见过一种身体短小，头上生长着一个内瘤般怪眼的黑蛇，极具攻击性，而且奇毒无比，咬到人身地任何部位，都会在短短的数秒之内毒发身亡，去新疆的考古队员郝爱国，就死在这种罕见毒蛇地毒牙之下，当天在扎格拉玛山谷中地残酷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想忘也忘不掉。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名称种类，直到在影之恶罗海域的神殿中，才知道在古老的魔国，曾经存在这一种被称做“净见阿含”的黑蛇，是鬼洞的守护者。

如果在这条通往祭坛的白色隧道中，遇到黑蛇“净见阿含”，也当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事先又怎会想到，在这条需要闭着眼才能安全通过的隧道里，竟然会有如此之多的毒蛇。

我想起沙漠中的遭遇，微微一分神，就这么个功夫，娄蛇似乎已经到了脚边，人们的呼吸也跟着都变得租重起来，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都在用最大的定力，尽力克制自己恐慌的情绪，因为众人都记得石门上的警告，绝不能睁眼，否则将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是恶罗海祭师的传统，恐怕一定也是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现在只能冒险相信它的正确性，不到最后时刻，绝不能轻易打破这一古老的禁忌。

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人沉不住气扯掉眼睛上的胶带，明叔肯定首当其冲，阿香虽然胆子不大，但好在比较听话，于是分别扶着前边Shirley杨和阿香的肩膀，摸到胖子身后的明叔身边，用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要万一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我尽可以提前制止。

Shirley杨在后边提醒我们说：“倘若真是头顶生有肉眼的黑蛇，以它们的攻击性，早已扑过采咬人了，但听声音，蛇群的影动速度并不快，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先不要摘掉眼睛上的胶带。”

我对Shirley杨说：“世上没有不咬人的毒蛇，也许是这些家伙刚吃过点心，暂时对咱们没有什么胃口……”说到毒蛇咬人，我忽然想到在精绝古城中，所见到的一些壁画，壁画描绘了毒蛇咬噬奴隶的残忍场面，奴隶们无助的瞪视着双眼……对了，好象所有被蛇所咬的奴隶，都是瞪着眼睛，死不瞑目，几十副壁画都一样，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还是壁画中的信息有特殊的含义？或许是我记忆有误，主观产生的臆想，壁画中奴隶的眼睛并非全是瞪视的，那世情景又突然左脑海中模糊起来，但我仍然隐隐约约感到，说不定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睁开眼睛，周围的毒蛇才不来攻

击我们，可能黑蛇头顶那内瘤般的怪眼，感受到话人眼中的生物电，才会发现目标，所以在白色隧道中决不可以睁开眼睛，这就是“大黑天击雷山”的秘密？

这个念头只在脑中一闪而过，却增加了几分不能睁眼的信心。我将明叔地右臂夹住，夫把他的另一条胳膊塞给胖子，与胖子把他夹在中间，明叔大惊，以为我和胖子要把他当做抵御毒蛇的挡箭牌，忙问：“做什么？别别……别开玩笑，没大没小的，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

胖子不放过任何找便宜地机会，哪怕只是口头的便宜，当下顺口答道：“打算当你爷爷娶你奶奶，生个儿子当你爸爸，呦……有条蛇爬到我脚面上来了……”黑暗中传来胖子将蛇踢开的声音，中间地明叔忽然身体发沉，如果不是我和胖子架住他，他此刻惊骇欲死，恐怕就要瘫倒在地了。

我也感觉到了脚边蠕动着蛇身。这种情形，不由得人不从骨子里发怵，进入这条白色隧道，就如同面对一份全是选择题的考卷，需要连续不断的做出正确制断，有时甚至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而且只能得满分，出现任何一个小小的选择错误，都会得到生与死的即时评判，是不能挽回的，我们此刻所要立即做出选择的是——在群蛇地围攻下，是否要揭掉眼睛上的胶带，能不能冒险破坏那千年的禁忌？我有点按耐不住了，抬了抬手，却终究没有揭掉胶带。

这时只听得明叔声音发颤：“蛇啊，毒蛇……毒蛇爬到我脖子上了，救命啊胡老弟。”我也正自心神恍惚，夹着明叔地胳膊稍稍了，感到明叔突然抽出了他地右臂，大概是想甩手拨开爬上他脖子的毒蛇。

我反应过来，不等明叔的胳膊完全抽出，便再次紧紧抓住他的手：“没关系，别管它，这他妈的都是幻觉，不是真地，毒蛇不可能凭空钻出来，现在前后都是蛇，咱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可没感觉到有蛇……”话音未落，我觉得登山头盔上啪的一声响，由头顶落下一物，冰凉滑腻，“嗤”的一声，顺着头盔滑到了我的后肩，那种冰冷的恐惧，立刻蔓延至全身，这不可能是“大黑天击雷山”使人产生的错觉，百分之二百是货真价实的毒蛇。

我把先前的估计，也就是不睁开眼就不会被黑蛇攻击的想法丢在了脑后，顾不上再握住明叔的胳膊，赶紧甩登山镐拔掉后背的毒蛇，忽听胖子大骂：“港农是不是你？老不死的你怎么敢把蛇住我身上扔，身上的皮肉起结了找练是不是？”可能明叔也趁机抽出手来，甩掉了身上的毒蛇，却不料甩到了胖子身上。

Shirley杨和阿香在不断拨开身旁的毒蛇，我们最初是一列纵队贴着隧道墙壁前进，后来为了监视明叔别做出格的举动，就变换了队形，改为前三后二，两列横队推进，这会儿受到毒蛇的干扰，队形一下子乱了套。

我眼睛被遮，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是谁撞了我一下，向边上踉跄了几步，脚下踩到团软呼呼的事物，不用看也知道是条蛇，我已经有点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些蛇都是从哪冒出来的？赶紧缩脚转身，等站稳了才感觉到，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这时我听到胖子在附近喊道：“受不了啦，老子当够瞎子了，老子要睁眼看看！”我赶紧顺着声音摸过去，扶住他的胳膊，叫道：“千万不能扯掉胶带，那些蛇如果当真有意伤人，咱们恐怕早就死了多时了，你不着它们，它们就感觉不到咱们的存在，不会发动攻击。”

其余的人听到我和胖子的叫喊声，也都寻声摸了过来，众人重新聚拢，明叔惊魂未定，喘着粗气说：“胡老弟真不愧是摸金校尉中的顶尖高手，临危不乱啊，料事如神，大伙万万不可睁眼，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Shirley杨低声对我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好象还不止这么简单，这隧道里危机四伏，而且人的自制力都有其极限，咱们的眼睛在这里反而成了累赘，多停留一分钟，便多一分危险，必须尽快往前走。”

要想重新前进，就必须找对方向，但现在完全丧失了方向感，唯今之计，只有先找到一面墙壁作为依托，再做理会，四周群蛇的游走声响彻耳际，保守估计也不下几百条，我拉着众人向一边摸索。遇到地上有蛇，便轻轻踢在一旁，斜刺里摸到冰冷的隧道墙面。

刚刚站定，便听隧道一端传来一串脚步声，距离非常之远，我赶忙伸手摇了摸周围地四个人，Shirley杨、阿香、明叔、胖子都在，那是什么人跟在我们后边？又或是迎头赶来？记起了先前从石门中探着身子向隧道里窥探的情形，难道那东西又来了？

脚步声由远而近，至身在白色隧道之中，听那声音更是惊心动魄，带着回声的沉重步伐越来越，越来越密，每一下都使人心里跟着一颤，我们此时跑不跑不掉，看也看不见，一时竟无计可施，五个人紧靠在一起，我把伞兵刀握左手中，冷汗涔涔不断。

隧道中的群蛇，也被那脚步落地声惊动。悉悉娑娑一阵游走，竟全然不知所踪，我忙在墙壁上摸索，摸到在距离地面很近地位置，有一些拳头大小的洞穴，里面很深，手放在洞口，能感到一丝丝微弱的冷风，

这些蛇八成都钻进里面去了，我们想躲避却也钻不进去。

我对Shirley杨说：“当真是结晶石里……天然就存在地动静吗？我听着可不太对劲。”盲目的迷信科学原理，与盲目的迷信传统迷信，本质上其实差不多，都会使人盲从，思维陷入一个固定的模式，我并非不相信Shirley杨所说，但设身处地的来看，确实与她推测的可能相去甚远。

说话间，那声音已经到了身畔，我还能听见胖子咬牙的声音，可想而知，所有人都紧张到了极点，但那轰然而响的脚步落地之声，却忽然停了下来，由于白色隧道的地形特殊，加之又出人意料，我们竟没听出那东西落脚在哪里，前后左右都有可能，好象某个东西，在附近一个角落里站定了，盯着我们在看，不知道它究竟想做什么，这一刻猛然间静得出奇，远比有什么东西直接扑过来要恐怖得多。

我们地神经紧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了好一阵都没有动静，侧而聆听，除了我们的心跳呼吸外，没有别的什么响动，大伙这才稍微有几分放松，心想大Shirley杨说地没错，别再疑心生暗鬼了，这阵突然传来，如倾盆暴雨般地脚步声，至少吓退了那些毒蛇。

我摸索着再次清点了一遍人数，阿香哭哭啼啼的问我能不能把胶带摘掉，眼泪都被封在里面，觉得好难过。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要求，想哭就等出了隧道再哭，便同胖子、Shirley杨研究往哪边走，由于现在根本搞不清我们手边的隧道墙是在哪侧，所以必须先想办法确认方向。

白色隧道虽然不宽阔，但它不是笔直的，人手总共才有多大面积，一点点地摸索，根本无法判断哪些地方有弧度转弯，虽然这里可能没有岔路，摸着一侧的墙壁走，最起码能回到起点，但恶罗海域地底这些举行古老仪式的神秘之地，进了祭坛的隧道，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转一圈又回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降临？我们谁也不知道，也不敢保证，但这种潜在的危险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不好走回头路。

胖子说依本司令愚见，咱们得想个辙，住高处走，因为从死火山里面进去的时候，石门是对着西边开的，这等于就是从第二层地下湖底部，住高处的第一层地下湖底部走，祭坛肯定是在古城遗迹的正下方，越向西地势越高，高的那边就是西。

我想了想，忽然有了计较，便对胖子说你知道是愚见就不用说了，向西边走肯定没错，但是你们不要忘了，从龙顶冰川到这白色隧道，恶罗海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些人崇拜深渊，咱们始终是在不断向下，

越向深处也就越接近咱们的目标，所以我敢用脑袋担保，这隧道虽然通向西面的第一层地下湖底，但却是倾斜向下的，应该往下走。

Shirley杨说：“向下走这个前提条件是肯定的，但咱们不能眼睛去看，而且即使白色隧道向下延伸，这坡度也是极小的，凭感觉很难察觉，咱们又怎么能判断出哪边高哪边低呢？”

我说这也好办，还是老办法“遇水而得中道”。说着取出水壶，将里面地水缓缓倒向地面，摸摸水往哪边流，就知道哪边低了。

片刻之间解决了方向问题，于是众人重新整队，和先前一样，摸索着继续向里走，在这里想快也快不起来，只能一步一蹭向前挪动，隧道中那串神秘的脚步声时有时无，似乎是在紧紧跟着我们，我在心中暗地里骂了一通。却对它毫无办法，天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这时候只好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往好的一面想。也许就是“声动石”里的天然声响左做怪。

又走出三四百步，仍然没有抵达尽头，但至少说明我们前进地方向是正确的，否则百余步便又回到出口了，这条白色隧道很漫长，走得时间久了，仍然是不能习惯其中的环境，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黑暗地困扰，对任何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考验，何况附近还有个鬼魅般如影随行的东西。

走着走着，我忽然想到一件紧要的事情，想到这些全身竟然都有些发抖了，忙对前边的Shirley杨说：“从进隧道开始，我就忽略了一个细节，石门上有这条隧道的禁忌，必须闭着眼睛才能进入，但我和明叔……早在咱们一同进来之前，就已经从石门后把脑袋伸进去看过隧道了，那肯定是已经越过了门口的界限，也就是在一开始，就已经破坏了这里的规矩，肯定没错，当然这都是明叔带的头。”

Shirley杨闻言微微一怔，那么说咱们所想地都偏离了方向，如果白色隧道中真有什么邪灵，或者其他侵害性的物质，它早就被释放出来的？为什么咱们没有受到真正地袭击？

Shirley杨心念动得很快，刚说完心中地疑问，便已经自己给出了自己答案：“咱们是……祭品，那些黑蛇不来袭击，当然可能是与咱们闭着眼睛有关，更可能是由于咱们都被钉上了祭品的标记。”

我叹了口气，身为一个魔鬼的祭品，自行走向邪神的祭坛，心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真他妈地不是滋味。

我正心中暗自叫苦，前边的胖子停了下来，只听他问道：“胡司令，那个什么祭坛是方的还是圆的？我这已经走到头了，你过来摸摸，这些石

头很奇怪。”

我过去摸到胖子，然后顺势摸了摸前方的石壁，那形状象是绞在一起的麻花，凭两只手根本无法辨认地形，我想摘掉胶带看看，反正已经是祭品了，又已经探进头来看过了，要死早死在隧道口了，但忽然心念一动，打起了明叔的主意。

我想刚才遇到蛇的时候，我担心明叔控制不住，扯掉自己眼上的胶带，便和胖子夹住他的胳膊，但我现在突然觉得刚才的举动有些多余，以我对明叔的了解，他是一个多疑、有几分谋略，而且城府很深的商人，当然在险象环生的地方，他境界不够的一面就暴露出来，显得很做作，但他绝对是知道利害关系的，如果五个人中，先有一个人承受不住压力扯掉胶带，那么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明叔，但第二十就一定非他莫属，这次要不捉弄捉弄他，胡某人也就不姓胡了。

我悄悄取出未用的胶带，暗中扯掉一截，轻轻帖在脑门子上，然后火把刚才对Shirley杨说的那番话，详细的对众人解释了一遍，现在摘不摘胶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至少我和明叔已经破坏了隧道中的禁忌，反正这里已经到了尽头，我就先带个头，睁开眼睛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说着靠近明叔，把脑门上的胶带用力撕了下来，疼得我只咧嘴，这是故意让明叔听得清清楚楚。

明叔听到我扯下胶带，却没什么危险发生，便跟着效仿，我听到他扯胶带揉眼睛的声音，又隔了一会儿，大概他的眼睛已经从黑暗中恢复过来，适应了周围的琢境，只听他讶异的对我说：“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已经摘掉胶带了吗？胡八一呀胡八一，你个衰仔坑老拐幼啊，这损招连狐狸精都想不出来。”

我心中偷乐，也跟着摘掉了胶带，一时间眼睛看周围的东西还有些朦胧，却听明叔突然不再抱怨于我，转而惊声说道：“不对呀，杨小姐不是讲那脚步声是什么声动石结晶里发出的吗？那那那……那咱们身后的是什么？”

我的眼睛还看不太清楚，只觉得四周有淡淡的白色荧光，使劲睁着眼向我们后边看去，数米开外，似乎依稀看到有个黑黝黝的影子。

第四十七章 可以牺牲者

明叔腿脚利索，“蹭”的一下窜到了我的身后：“胡老弟，你……你看见没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好象就是它在一直跟着咱们，一定不怀好意。”我对明叔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跟着拔出枪来，对准了后边那团黑色的影子，拼命摇了摇头，想使自己的眼睛尽快从一片白蒙蒙中适应过来，不远处那团黑影在我眼中也逐渐清晰了起来，好象是一只黑色的手，比胖子的脑袋还要大上两号，我感到持枪的手开始发抖了，自从进入隧道以来，便不由自主的感到六神无主，不知为什么，心里始终很虚。

这时shirley杨和胖子也分别扯下帖左眼睛上的胶带，但是与我有段时间差，我继明叔之后，终于第二个看清了隧道后面的东西，白色隧道中不需光源，便可以看清附近的事物，但在这种暗淡的荧光琢境中，眼中所看到的東西，也都略显朦胧，只见距离我们十余步开外，是个隧道弧，坡皮倾斜的比较明显，隧道在这里象是被什么力量拧了一把，形成了一个“8”字形，就在“8”字形中间扭曲比较靠近顶上的部分，白色的墙壁上赫然呈现出一只巨大的黑手。

不过这只手的形状并不十分清晰，我没敢冒然过去，只站在原地摸出“狼眼”手电筒，用强光去照，电筒的光束落在黑手之上，原来那只手并非是在隧道里面，而是帖在外头，与我们隔着一层隧道墙，白色隧道只有一层很薄很晶莹，却很坚固的外壳，至少顶端是这样，在通壁洁白光润的墙体上。那黑手的期影显得比较扎眼，目力所及之处，全是白的，唯独那手掌黝黑一团，但那段隧道曲折，看不到后边是否还有其余的东西。

难道隧道中时有时无，忽快忽慢的脚步声，就是那只手发出来的吗？不过人手不可能有如此巨大，那是手还是什么野兽地脚掌？我记得从隧道一路经过的途中，会不时感到头顶有凉风灌下。可能隧道顶上每隔一段，便有缺口，上面的东西。可以随时进入隧道内部，再联想到那地下蘑菇森林里的大群“地观音”，这祭坛附近肯定存在这某种猛兽，寸步不离的守护着禁地，注视着每一个进入隧道的人，石门浮雕上所指的闭目通过，是给祭师的指示，而被“无底鬼洞”所诅咒的人们，在这里是没人拿你当人看待的，只不过是一群牛羊猪狗一样地“蛇骨”牺牲品。

明叔在后边压低嗓子悄声问我怎么办？我对他说：“还是别找不自在了，这东西就是跟着咱们，可能不住回跑它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我说的只是可能，不信您老就过去试试，过去练趟一十八路扫堂腿，看看它有没有反应。”

这时shirley杨摘掉眼上地胶带后，逐渐恢复了视力，看见隧道转弯处的外侧，贴着只一动不动的黑色大手，自然也觉得惊奇，我把情况简单的对大伙一说。幸亏咱们判断对了高底方向，否则一旦走了回头路，怕是已经横尸在隧道里了，现在没别的选择，别管后边有什么，只能接着向前走。

于是众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转身向前，尽头地石壁已在近前，但刚一挪步，就听整条隧道里“嘭”的一声巨响，如闷雷一般，我心中也随之一颤，急忙回头去看，只见后方的隧道顶上，又多了一只黑色大手，我们一停住，它便不再有动静，但显然在刚才我们前行的一听间，它也跟着迈了一步，隧道非常拢音，声音格外震撼人心，“击雷山”可能就是由此得名。

现实中的存在，却硬要置之不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现在睁开了眼睛，反而觉得更为恐慌，眼上贴着胶带的时候，至少还能自己安慰自己——那都是石头里的声音，可现在明知道后边实实在在的跟着个什么东西，却还要故意熟视无睹，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

胖子说，咱们现在有点象是南斯拉夫电影里，被押送刑场就义地游击队员，后边跟着纳粹党卫军的军官，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说胖子你这比喻很不恰当，你这不是咒咱们有去无回吗？要说咱们是上江州法场的宋江、戴宗还差不多，还能指望着黑道同伙，象什么浪里白条之流的来劫法场。

这时众人的心情都十分压抑，虽然我和胖子嘴上装做不太在乎，但我心里明白，这条路怕真是有去无回了，事到临头，反而心平气和了下来，看了看面前刚才摸了半天的石壁，隧道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四周墙上都是一只只睁眼地符号，这里所有的结晶石，都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起来，虽然天然造化的形成可以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但这里的地形仍然是太特别了。

一大块麻花形状的花白岩石，从地面兀突的冒出一米多高的一截，无法形容它是个什么形状，似方似圆，有些地方又象是复杂的几何图形，石体彻底的扭曲了，而且不是往一个方向，有的部分顺时针，有的部分又逆时针，所以摸起来象是麻花，外边有些又黑又碎的腐烂木屑，可能在以前有个木制结构围绕着这块怪石，可以蹬着爬到上边。

我攀住顶端向里一看，这原来是个斜井的井口，深处白芒芒的一片，没有尽头，井口里面有台阶，但都快磨损成一条斜坡了，以前不知有多少奴隶俘虏，被当做祭品从这里驱赶下去。

大伙一商量，走吧，里面就是十八层地狱也得下去，这一劫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于是胖子把登山头盔和身上剩余的装备紧了紧，又是由他打头阵，我看他爬上去的姿势就别扭，但没等来得及提醒他，胖子就已经大头朝下，斜着扎了下去。

然后是明叔和shirley杨和阿香，他们陆续跟着下去。白色隧道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心中立刻觉得空落落孤伶伶的，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赶紧再次爬上井口，在下去之前，我枯头看了一眼隧道深处那黑色的手印，猛然间发现，不知在何时，两手之间出现了一张脸的明影，鼻子和嘴的轮廓都能看出来。但这张脸只有下半部分，唯独没有眼睛和额头。

黑色的面孔在结晶石中竟然越来越清晰，好象它根本就不是在外边。而是在隧道中地石头里，面孔的上部也在逐渐浮现，就在快看清它的眼睛之时，我过于紧张，脚下所踩的石坎又太滑，一下子没有站稳。趴在斜坡上滑进底部。

井下的这条通道很宽敞，倒喇叭，口窄底大，象是一个极粗的地下天然晶洞，整体是圆弧形，斜度大约有四十五度，开始的地方有一些微微突起的台阶，下斜面上则有无数人工开凿的简易石槽，用来给下去的人蹬踩。又浅又滑，加之过磨损地过于厉害，大部分都快平了，一旦滑下去就等于坐了滑梯，不到尽头，便很难停住。我头上脚下趴在地面顺势下滑，洞里的水晶石比镜子面还光，四面八方全都是我自己的影子，加上下滑地速度很快，眼都快要花了。

我担心如果下方有比较突出的石阶，会把胸前的肋骨挫断，赶紧翻了个身，将后背半空的背囊垫底下，遇到过于光滑的地方，便用登山镐减速，滑落了也不知多深，水晶斜坡终于平缓下来，我刚从洞中滑出，便发现只有阿香和shirley杨站在洞口，胖子与明叔不见了。

shirley杨听以后边的响声，急忙转过来扯住我地胳膊，将我下滑的惯性消除，我看到前边数米远处，地形转折为向下的直角，心里一沉，胖子和明叔别在掉到悬崖下面去了？顾不得身上撞得酸疼，刚一起来，便先看shirley杨的脸色，希望能从她的目光中，得到那两个人安然无恙的溶息，shirley杨面有忧色，对我摇了摇头，她在胖子和明叔之后下来，由于惯性的作用，也险世掉到下面去，多亏手疾眼快，用登山镐挂住了附近的一块大云母，才没直接挥下去，然后又拦住了跟着下来的阿香，只比我先到一分钟而已。

我心中更是担心，忙到地层地断面处查看，只见我们身处之地，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水晶矿洞，高有数十米的穹庐上，不时渗下水滴，地下

湖悬在头顶，水晶石脉纵横交错，头顶上全是一丛丛向下载张的晶体，人在下边一动，上面就有无欺影子跟着乱晃，象是进入了倒悬的镜子迷宫，我们是站在入口的一个平台上，脚下尽是白茫茫的云气，这些象白雾、又象水蒸汽般的云气，是造山运动导致结晶体并化而产生的石烟，比晶尘密度要低，无嗅无味，凝而不散，而且都保持着恒久的高度，将洞穴从中间一分为二，截为两层，下边如同是个白云聚成的湖泊，由于看不见下面的情况，被石烟一遮，使得这洞窟显得又扁又宽，不过却并不怎么觉得压抑。

在这片云海里浮出一座黄玉般的山体，入口处的平台，与玉山的顶端，有一条石茎凌空相联，那是一个半化石半植物般的粗藤，被修成了一段通行用的天架，我踩了踩还很坚固，足可以承接人体的重量，站在上面往下看，云生足底，根本无法见到下面的地形，是深渊，是水潭？或者也如同头顶，都是密集的结晶体？胖子和明叔这两人，肯定是不停住，掉到下面去了，我问阿香能不能看见下面，却见阿香的眼睛由于被胶带帖住，泪水都把眼睛泡肿了，看人都模糊，更别说看别的东西了，现在什么也指望不上她了。

我和shirley杨向下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不禁更是忧虑，我正寻思着从哪下去找人，却忽听云层底下传来胖子的喊声：“胡司令，快点放绳下来接我，层股都挥成他妈的八瓣了。”

我一听胖子这么说，顿时放下心来，从声音上可以判断出，下面没有多深，我们站在天架上。离胖子头顶距离不远，我对胖子说：“我上哪给你我绳子去？现找树皮搓一条也不赶趟了，你能不能自己找地方爬上来？对了，明叔怎么样了？是不是也掉到下边去了？”

只听胖子在浓重的石烟下喊道：“港农的登山头盔掉了，一脑袋撞到了下边的水晶上，谁知道他是死是活，这地方就中间有层云气，下边这鬼地方都是镜子似的石头，我一动膀子，四面八方都跟着晃。我现在连路都找不着了，一动就撞墙，更别说能找着地方爬出去了。我说你赶紧的找绳子，明叔掉下来地时候都快把这地方砸塌了，说不定一会儿，我们就得沉湖里去喂王八了。”

我一听明叔脑袋撞到了石头上，而且下面还有崩塌的危险，知道情况不妙，但登山索都在途中丢失了，哪有纯索可用。

shirley杨突然想到可以用身上携带装备的“承重带”与“武装带”，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拆开来连在一起，而且足够结实，于是赶紧动手，把承重带垂下去之后，先让胖子把他和明叔的所有绳子带子，反正是结实的都使上，跟我们的带子连在一起。先把胖子的背包和步枪吊了上

来，随后把明叔捆住吊了上来。

明叔满脸是血，我伸手一摸不太象血液，不由得立刻叫苦：“糟了，明叔归位了，脑浆子都流出来了。”阿香一听她干爹脑浆子都流出来了。鼻子一酸又哭了起来。

shirley杨说：“别乱说，这就是血，血红素开始产生变化了，他还有心跳，可能只是撞晕过去了，还是先给他包扎上再说。”

我边给明叔包扎边劝阿香说：“别哭了，流这点血死不了人，最多落下个脑震荡……轻微脑震荡。”

胖子在底下等得焦躁：“我说你们还管不管我了？要给明叔哭丧也先把我弄上去啊，咱们一起哭多好？”

我这时才想起来，胖子非比明叔这身子骨，想把他吊上来可不那么容易，于是垂下承重带：“我可拉扯不动你，只能起到协力的作用，你得发挥点主观能动性。”

胖子在下边扯了扯绳子叫道：“我虽然全身都是那什么主观能动性，但我也不是喷气式飞机，不可能直接蹦上去。”

我把承重带扯向石茎天架边上的石壁上，胖子有了方向的指引，忽高忽底地在底下摸索，从水晶迷宫里转了出来，扒住石壁上凹陷突起的位置，加上我和shirley杨在上边用力拽他，总算爬了上来，刚才那下摔得不轻，虽是带着护膝护肘，尾巴骨也疼的厉害，半天也缓不过来。

明叔那边地血也止住了，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还算平稳，但不尽快到祭坛里去解除身上的诅咒，恐怕他会第一个归位，所谓同命相联，我也不能丢下他不管，于是众人稍微喘了口气，由胖子背上明叔，踩着悬在云上的天架走上了淡黄色的石峰，这里地形是个很工整的半圆形，顶上一线旗云飘摇不定，给人以一种在虚无缥缈间地神秘感觉，头顶的晶脉中，不时有鬼火般的亮光闪烁，忽生忽灭，多达数百，望之灿若星汉。

淡黄色的珠形山上，颜色略深的地方，隐隐似是一副苍老的五观，但不可能是人为修的，在近处也看不出石峰是什么地质结构，象圣、又象化石，偶尔还能听到深处流水冷然的清脆响声，寻龙诀中形容祖龙顶下有“龙丹”一说，看来并非虚言，这座地下的奇峰，可能就是风水术士眼中那枚生气凝聚地“龙丹”。

我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的情形，白色隧道中的那个东西，显然是停在了尽头，没有跟着进来，但来路算是彻底断了，但眼下顾不得再去想回去的时候怎么对付它了，而且最后在隧道中所见的那一幕，我没有对众

人说，免得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压力。

天梁地尽头直达山腹，内部空间不大，地上有两个水池，壁上都刻着狰狞的恶鬼，在两侧，分列着数十尊苍劲古旧的白色石人像，比常人身材略高，每人都捧着一只大海碗一样的石盂，我记起人皮壁画描绘的仪式中，剜出人的眼球，就装在这样的器具里，于是往那石盂里看了看，却什么也没有。

看见到了地方，胖子便把明叔放在地上休息，明叔这时候醒了过来，但似乎有点神智不清，胡里胡涂的，问什么也不说就会摇头，连他自己的干女儿也不认识了。

祭坛中还有几处略小的洞窟，宗教神秘色彩极为浓重，我把献王的人头，也就是那颗“凤凰胆”掏了出来，问shirley杨有没有找到怎么使用的办法？夜长梦多，最好尽早了结掉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shirley杨正在凝视一个地方，那里四周都是古怪离奇的雕刻，地面上有个人形的凹槽，是张开四肢的样子，似乎是个行刑的地方，年深日久杀人太多，被积血所浸，石槽里已经由淡黄变为了暗红色，看看都觉得残忍。

我连问两遍shirley杨才回过神来，她脸色很不好，深吸了好几口气也没说出话来，指着那些石板，示意让我自己看看。

我虽然对于这世古老的神秘仪式不太熟悉，但这里的壁刻很直观，竟连我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只看了几眼，也觉得呼吸开始变得困难，我才等着那黑红色的人形石槽问shirley杨：“想举行仪式，至少需要杀死一个活人作为牺牲品，没有这个牺牲者，咱们谁都不可能活着离开，可谁又是可以随随便便牺牲掉的呢？难道要咱们抽生死签吗？”

第四十八章 倒计时

我和Shirley杨在“人形行刑坑”边观看四周记载的仪式场景，越看越是触目惊心，那些古老的雕刻图案，虽然构图简单，但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却丝毫不亚于亲眼看到，有活生生的人在面前生剐活剥，壁画中的一笔一划都似是鲜血淋漓。

但比杀人仪式壁画更为残酷无情的，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铁一般的规则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想要举行鬼洞仪式，就至少需要一个人作为牺牲者，没有牺牲者的灵魂，就像是没有空气，蜡烛不能燃烧。

壁画中线条简单朴拙的人形，可以清楚的区别出“祭品”与“祭师”，整个祭祀“蛇骨”的过程，都由两名祭师完成，他们身着异服，头戴面罩，先将一个奴隶固定在墙壁上，用利器从头顶开始剥下奴隶的皮，趁着奴隶还没彻底死亡的时候，再将他放置于地面那个行刑的石槽中杀死，随后一名“祭师”抱着已死的祭品，进入到祭坛有两个水池的地方，那里才是祭祀蛇骨的最主要场所，不论要进行何种方式的仪式，都要将死者与“凤凰胆”同时沉入分别对应的两个水池里，这似乎是为了维持某种力量的平衡。

杀人仪式的场面太过残酷，我看了两遍，就觉得全身不适，似乎在鼻子里闻到浓重的血腥恶臭，心里感到又恶心又恐怖，我问Shirley杨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途径了吗？如果说为了活命，同伙间自相残杀，不管从道义上来讲，还是从良心上来考虑，都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同伙同伙，说白了就是一起吃饭的兄弟搭档。都在一口锅里盛饭吃，谁能对谁下得去黑手？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那即使侥幸活下来，也必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能摆脱鬼洞的诅咒，却永远也摆脱不掉对自己良心的诅咒。

Shirley杨显然也产生了极重的心理负担，我安慰她说：“目前还不算死局，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一定能有办法的。”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心里完全没底。只是暂时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问题，能拖延一刻也是好的。

举行剥皮杀人仪式的石槽和墙壁，都令人不忍多观。我们回到了有两个水池的大厅，只见阿香正坐在明叔身边按着断手轻轻抽泣，明叔双目无神，垂着头倚墙而坐，而胖子则蹲在地上，正在观看一个古怪的水晶钵。他见我和Shirley杨回来，便招呼我们过去一起看。

这透明的水晶钵我进来的时候已经见到了，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此刻见似有古怪，到跟前一看，奇道：“这有些像是个计时之类的器

物。”

水晶钵的钵体像是个小号水缸，上面与玉山的山体相连，不过浑然一体，看不出接口在哪里。不知从何时起，一缕细细的暗青色水晶沙从上面漏下，钵底已经积了满满一层，我顺着流出“水晶沙”的地方向上看，与山体的接口处，有一个黑色的恶鬼壁画，面目模糊不可辨认，但我却觉得十分像是隧道中的“大黑天击雷山”。这只正在不停注入流沙的水晶钵，是一个古老的计时器吗？它莫名其妙的摆在这里又有什么作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太好的念头，但如那黑影般模糊朦胧，虽然脑子里很乱，但仍然感觉到这个计算时间的东西，并非善物。

胖子对我们说：“从一进来，我就发现这东西就开始流进水晶沙，以我的古物鉴赏和审美情趣来看，此物倒有几分奇技淫巧，且能在潘家园要个好价钱，不如咱们……搬回去当做一件纪念品收藏收藏。”

我心中疑惑正深，便对胖子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不置可否，Shirley杨这时突然开口说道：“可能咱们进入祭坛后，无意中触到了什么机关，这水晶钵就开始倒计时了，如果在流沙注满前咱们还没有完成仪式，那么……”说着把目光投向那一团黑影般的恶鬼壁画。

我顿时醒悟，是了，这地下祭坛是恶罗海人的圣域核心，自是不能随便进出，如果到了某一时间还迟迟不举行仪式，那隧道中的“大黑天击雷山”介时就会被从白色隧道中放入祭坛，我们还不知道，那黑影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似乎是某种存在于水晶石中的邪恶物质，是祭坛的“监视者”，那么我们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

以流沙注入的速度，及水晶巨钵的大小来判断，我们剩下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必须在这个时间以内，完成那残忍的剥皮“杀人仪式”。

面对这不断流逝的死亡倒计时，我们的心跳都开始加快了，似乎那流出的不是“水晶沙”，而是灵魂在不断涌出躯壳，Shirley杨说时间还富裕，但留在玉山内的祭坛里盯着这流沙看，只能陡然增添心中的压力，咱们先退到外边的石茎天梁上，商量商量怎么应付这件事。

我和胖子也都有此意，于是带着阿香与明叔，众人暂时离开了那座邪恶的祭坛山洞，坐在天梁附近的石人像下，各想着自己的心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一路上不断接触有关“鬼洞”、“蛇骨”、“虚数空间”以及从未听闻的各种宗教传说，使我对“无底鬼洞”逐渐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我把我的概念对Shirley杨讲了一遍。

精绝的鬼洞族，管理有蛇骨的无底洞叫做“鬼洞”，而“恶罗海人”中并没有这个称呼，它们直接称其为“蛇骨”，那是一些来自虚数空间的尸骸，绝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现世之中，深渊般的洞穴，是那尸骸脑中的记忆，“恶罗海人”认为世界是一个生死往复的轮回循环。这个世界毁灭之后，会有另一个世界诞生，循环连绵不断，所有的世界都是一体的，而“蛇骨”也将在那个世界中复活，它们通过不断地牺牲生命供奉它，是期望恶罗海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得以存留。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鬼洞的传说，会发现这些传说与中国古老的风水秘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风水之根本并非“龙砂穴水向”，归根结底是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天”表示天地、世界，“人”表示人类、包括各种生灵、生命。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它们都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体的，是一个整体，按Shirley杨的话所说就是如同后世的“宇宙全息论”。

“天人合一”的理论中，提出阴阳二气，虽然分为两极，但既然是一体的，便也有一个融合的点，这个区域就是祖龙地脉的“龙丹”，深埋昆仑山地下的“龙丹”，是生气之总聚之所，抬头就可以看到头顶的晶脉，有的全变黑了，有的又光芒晶莹，一条龙脉的寿命到了，另一条新的龙脉又开始出现，这是所谓的生死剥换。全世界，恐怕只有喀拉米尔的龙顶下有这种罕见的地质现象，这里是“阴”与“阳”的交融混合之所，所以恶罗海人才会把祭坛修在这铉弧交叉的紧要位置。古人虽然原始愚昧，但也许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认识，远比现代人更为深刻。

鬼洞的诅咒，不论是通过眼睛感染的病毒，还是来自邪神的怨念，想消除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一具被诅咒的祭品尸体，与“凤凰胆”按相反的位置，投入龙丹内的两个水池中，切断其中的联接，祭坛里的壁画中有记载，这条通道不止一次的被关闭过，关闭了通道，鬼洞与影子恶罗海城，包括我们身上的印记虽然不会消失，但它们都变成了现实中的东西，也就没有危害了，直到再举行新的祭祀仪式，不过这祭坛却不能进行毁坏，否则会对山川格局产生莫大的影响，那会造成什么结果是难以估计的。

我看了看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和Shirley杨商量了一个小时，想到了不少的可能性，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和先前的结论并无二致，没有一个牺牲者，全部的人都得死在祭坛里。

胖子在旁听了半天，也插不上嘴，虽然没彻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至少明白了个大概，便说道：“牺牲者还不简单吗？这不是现成的吗，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说着就看了看明叔，那意思已经很明显

了，潜在的台词不用说我也能明白：要死人的话，没人比老港农更合适了，反正是他自找的，说了八百六十遍不让他跟着咱们，偏要跟来，而且现在脑袋也撞傻了，加上他岁数比咱们老很多，鬼洞的诅咒是谁岁数大谁先死，所以说他现在跟死人也没多大区别，咱们就不用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了，按老胡的话说，那叫为救世人而舍身入地狱，成正果了，可喜可贺。

阿香一听这话，吓得脸都白了，竟然连哭都哭不出来，紧紧抱住 Shirley 杨哀求道：“杨姐姐求求你们别杀我干爹，这个世界上只有干爹爱我，我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Shirley 杨劝她不要担心，然后对我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知道我是信教的，我宁可自己死了，也不能做违反人道的事，虽然明叔很可能活不过明天这个时候，但咱们如果动手杀了他，又如何能面对自己的良心，主教导我们说……”

我对 Shirley 杨说：“你那位主尽说些个不疼不痒的废话，我不愿意听他的话，但你说的很对，我们迫于生活，是做了一些在道德上说不过去的事，别的不说，单是摸金校尉的行规，你数吧，能犯的咱们都犯了，可以说道德这层窗户纸，早已捅破了，不过捅进去一个手指头，跟整个人都从窗户里钻进去，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心黑手狠的事我还是做不出来，下不去手。”

Shirley 杨见我如此说，这才放心，说道：“如果非死一个人不可，我……”

我知道 Shirley 杨始终都觉得在去沙漠鬼洞的事件中，连累了许多人，心中有所愧疚，她是个很任性的人，这时候怕是打算死在祭坛里，以便让我们能活下去。于是不等她说完，便赶紧打断了她的话，大伙都看着我，以为我想出了什么主意。我心乱如麻，看着明叔无神的表情，心中不免浮现出一丝杀机，但理智的一面又在强行克制自己这种念头。各种矛盾的念头，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脑子里都开了锅，感觉头疼得像要裂开了，再看看手表，催命的死亡时间线在不断缩短。看到胖子正把“凤凰胆”一扔一扔的接在手中玩，便抢了过来：“小心掉到天梁下头去，下边水深，这珠子如果没了，咱们可就真的谁也活不成了，这是玩具吗这个？”

胖子不满的说：“你们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心软起来？其实我看明叔现在活着也是活受罪，痴傻呆蠢的，我看着就心里不落忍。咱今天趁这机会，赶紧把他发送了早成正果才是，阿香妹子你不要舍不得你干爹了，你不让他死是拖你干爹的后腿耽误了他啊，过这村没这店了，要是明天

死就不算是为救世人而死，那就成不得正果，还说不定下辈子托生个什么呢。而且.....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各位别忘了，明叔已经脑震荡，傻了，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与其.....”

阿香被胖子的理论，说得无言以对，正要接着哭泣，却忽听一直默坐在那里没反应的明叔轻轻呻吟了一声：“唉呦.....真疼啊，我这条老命还活着吗？”

阿香看明叔的意识恢复了，惊喜交加，明叔显得十分虚弱，目光散乱，说刚才掉下云层底部的水晶石上，把登山头盔挂掉了，一头撞在什么硬东西上，就此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又问这是什么地方？

阿香把刚才的情况对他一说，明叔抚摸着阿香的头顶，长叹一声：“唉，这苦命的孩子，胡老弟呢？我.....我有话要对他说。”

明叔请求Shirley杨和胖子先回避一下，他们知道明叔大概想说阿香婚姻的事，二人只好向后退开几步，明叔老泪纵横地对我说：“其实自打听到这击雷山的名字，我就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这次似乎撞伤了内脏，这是天意啊，一切都是天意，既然不死一个人，就谁也不能活着离开.....那也就认命了.....，不过阿香这孩子，我放心不下啊，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照顾好她。”说着吃力的抓起阿香的手，想把她的手让我握住。

我见明叔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心中突然感到一阵酸楚，于是握住阿香的手，嘴中答应着：“这些事您尽管放心，我虽然不一定娶她，但我会象对待我亲妹子一样永远照顾她，我吃干的，就决不给她喝稀的。”

明叔的目光中露出欣慰的神色，想握住我的另一只手，生离死别之际，我心中也颇为感动，刚想伸过另一只手去和他握在一起，神情恍惚中见到明叔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光芒，我猛然想到另一只手里正拿着“凤凰胆”，脑中如同滑了一道闪电：“操你女马，这戏演的够真，但想蒙胡爷还差点火候！”

不过我毕竟还是反应稍稍慢了半拍，就这么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明叔一把夺过“凤凰胆”，身子一翻从地上滚开，我还有一只手和阿香握在一起，我赶紧甩掉她的手，想扑到明叔的双腿把他拽住，但这里距天梁边缘不远，下边是镜子迷宫般的水晶石，而且有些地方还有水，那枚事关全部人生死的“凤凰胆”很可能在缠斗中掉落下去，我投鼠忌器，也不敢发力，竟没扑住他。

明叔就象是只老猴子，从地上弹起身子，踩着石人像身前的石盎，

蹭蹭两下就爬上了石人的头顶，举起“凤凰胆”说：“谁敢动我我就把珠子扔下去，大不了同归于尽，胡仔肥仔，你们两个衰命仔，自作聪明想让我雷显明替你们送命，简直是在做梦，我什么场面没见过，还不是每次都活到最后，谁他妈的也别想杀我。”

第四十九章 生死签

石茎天梁是用一整株古老的化石树改造而成，长有三十余米，宽约五米，工整坚固，下边没入白云之中，它一端连接着“白色隧道”前的平台，另一端直达玉山祭坛山腹中的洞口，天梁上立着许多古老的白色石人，与“献王墓”中的天乩图何其相似。

明叔就骑在了一尊石人的肩头，举着“凤凰胆”的手抬起来，探出天梁之外，我和胖子不敢轻举妄动，就算是没人动他，明叔也有个老毛病，一紧张手就开始哆嗦，什么东西也拿不稳，万一落入下边的镜子迷宫中，那就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找回来的，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一来明叔就如同捏着个极不稳定的炸弹，而且一旦出现状况，五个人难免玉石俱焚。

明叔头上裹着绷带，瞪着眼咬着牙，兴奋、愤怒、憎恨等等情绪使他整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也许再给他增加一点压力，他头脑中的那根保险丝就会被烧断，完全处于精神崩溃的悬崖边缘。

明叔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威胁众人都向后退，谁敢不听，就把“凤凰胆”远远地抛到下边去，我万般无奈，只好退开几步，心中骂遍了明叔的祖宗八辈，这老港农心机果然够深，滑落到下边的水晶层中，脑袋虽然撞破了，流了不少血，但都是皮外伤，只是一时晕了过去，他至少在我们讨论“杀人仪式”的时候，便已清醒如初，不过一听形势不对，竟然装做撞坏了脑子，然后在得知这枚“凤凰胆”的重要性后，便使诈夺取，我们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缺少防备，竟然就着了港农的道。

无论如何，先得把明叔稳住，于是在背后对胖子和Shirley杨打了个手势，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一旦出手，就务求必中，不能冒任何可能使“凤凰胆”有所闪失的风险，然后对骑在石人上的明叔说：“您老人家又何必这么做？咱们都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走不了我，也飞不了你。我可从来没打算要牺牲掉什么人，胖子刚才那么说，也只是建立于您老变成植物人的前提下，您既然身体没大碍，我劝你还是趁早别折腾了，赶紧下来咱们再商量别的办法。”

明叔一阵冷笑，由于过度激动，脸上的肌肉都扭曲了。骂道：“啊呸！你们这班衰仔自作聪明，事到如今还想骗你阿叔我，想我小诸葛雷显明，十三岁就斩鸡头烧黄纸，十四岁就出海闯南洋，十五岁就亲手宰过活人，路上见过拦路虎，水中遇过吃人鱼，枪林箭雨大风大浪里闯荡

了半辈子，岂能被你们骗下去害了性命。”

我对明叔说：“您这话可就说反了，什么叫我们自作聪明？当初要不是你自己多疑，不肯相信我的劝告，说什么死了也不能分开走，便不会落到眼前这般窘迫境地，要不怎么说忠言逆耳呢。可惜还连累上了阿香，你说她招谁惹谁了？现在争论这些事已经没用了，咱们必须同舟共济，否则人人都将死无葬身之所。”

胖子怒气冲天，摆出撸胳膊挽袖子瞪眼宰活人的架式来：“老胡你跟他废他妈什么话，他既然想要挟咱们，就说明他舍不得这条老命，我就不信老丫挺的敢把珠子扔下去，咱俩现在就过去给他来一大卸八块，该祭的祭该扔的扔。”

胖子这么一吓唬，明叔还真害怕了，因为这些天以来，明叔已经很清楚胖子的为人了，属于软硬不吃那路，这种人最不好对付，犯了脾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胖子自己的话讲，高兴起来天上七仙女的屁股也敢捏上一把。明叔这一紧张手就有点哆嗦，赶紧说：“别别……别过来，有话好商量，也别以为我不敢，肥仔你要是敢逼我，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大家一起死在这里也不错。”

我知道明叔虽然惧怕胖子，但狗急了跳墙，人急了做事就没有底线，明叔当然不想死，即使注定活不过明天，眼下多活一刻那也是好的，这不能怪他自私卑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连蝼蚁也尚且偷生，敢于为了多数人牺牲掉自己，那样的人是英雄，但都是血肉之躯的肉身凡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的，就连那百分之一里边，也有不少人是由于迫不得已才当的英雄，谁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自己死，更何况是那种残忍的死法。

另外还有一点，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其中有些变化甚至无法解释，比如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无药可救，时日无多，那他心里边的难受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假如在这时他突然得知全世界的人，都患上了和他相同的症状，那他一定会多几分心理安慰，孤独无助的失落感也不会那么强了，这叫天踏下来大伙一块顶着。

只听明叔接着说：“咱们都中了鬼咒，但我知道还有活路，只是必须要弄死一个人才行，我看……你们……你们把阿香杀死好了，我辛辛苦苦养了她这么多年，该是她报恩的时候了。”

这时我已揣摩出了明叔的底线，明叔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里总共就五个人，如果杀死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也就别想活着离开了，想从这地底空间走向喀拉米尔，凭他自己是完全做不到

的，而且明叔他决不甘心死在这，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牺牲他的干女儿阿香，再退一步，如果我们不答应这个条件，那么明叔要死的话就拉上所有的人来垫背。

自从祭坛中出来之后，便没有回去看过那计时的水晶砂，不过料来那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既然猜测出了明叔的底线，便有了办法，知道港农还不想把事做绝，既然这样，就有变通的余地。虽然没机会抢回“毫尘珠”，但可以赌一赌运气，于是对明叔说：“虎毒不食子，你若是杀了阿香而活命，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你虽然舍得，我们却不会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不如这样，你我还有胖子三个男人，抽上一回生死签。听天由命好了。”

明叔见这已经是唯一活命的机会了，但是这三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还是实在太太，咬牙切齿地说：“我运气一向不坏，最是命大，可以跟你们搏一搏。但要抽生死签就五个人全抽，谁也别想坐享其成，否则大家一起死。”

明叔不等我们答应，便已跟着开出条件。各人都必须发个毒誓，生死由命，谁抽到了死签那是他的命运不济，不可反悔，还要我们给他一只手枪，以免到时候有人反悔要杀他。

我看了一眼Shirley杨，她对我点了点头，我心想这手枪可以给他，因为他不敢随便开枪。否则后果他也很清楚，于是将Shirley杨的M1911只留下一发子弹，打算过去给他，并想借机将他从石人上揪下来。但明叔不让我靠近半步，让我把手枪交给阿香，转递过去给他。

明叔一接到枪，便一手举着“凤凰胆”，催促我们快发毒誓，时间不多了，万一有人抽到了“死签”，来不及举行仪式，便一切都成空了。

我心想，不就发个誓吗，这誓咒有“活套”、“死套”之说，“活套”就说什么天打雷劈，或者八辈子赶不上一回的死法，或者玩点口彩，说得虽然慷慨激昂信誓旦旦，但其实内容模糊不清，语意不详，都是些白开水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死套”则是实打实的发毒誓，甚至涉及到全家全族，就算不信发誓赌咒这些事的人，也不敢随便说出口。

我却并不在乎，但没拜过把子，也没发过什么誓起过什么盟，对那些说辞不太了解，于是举起一只手说，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明叔叫道：“不行不行，你这是蒙混过关，我先说，你们都按我的话自己说一遍。”随即带头发了个“死套”的毒咒，我们无奈之余，只好也含糊糊的跟着说了一遍。

至于抽生死签的道具，只有因地制宜，找出一个小型密封袋，再取

刚才从MI911里卸下的五粒子弹，将其中一粒的弹头用红色记号笔划了个标记，代表“死签”，轮流伸手进密封袋里摸，谁摸出来“死签”，就代替其余的四人死在这里，不可有半句怨言。

明叔仍然觉得不妥，又要求大伙都必须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去摸，我心中暗骂老港农奸滑，然后也提出一个要求，必须让阿香和Shirley杨先抽签，这一点绝不妥协，一共只有五只签，越是先抽取，抽到“死签”的可能性就越小，但这也和运气有关，每抽出一只没有记号的子弹，死亡的概率就会分别添加到剩余的子弹上，这有些像是利用分装式弹药的左轮手枪，只装一发子弹轮流对着脑袋开枪的俄罗斯轮盘，区别是参与的人数不一样而已。

明叔咬了咬牙，答应了这个要求，毕竟有可能先抽签的人，提前撞到枪口上了，时间一分一秒的不停流逝，不能再有所耽搁了，这种生死攸关的局势下，没办法做弊，我只好硬着头皮跟明叔进行一场死亡的豪赌，看看究竟是“摸金校尉”的命硬，还是他“背尸翻窖子”的造化大，于是Shirley杨让阿香先抽签，阿香自从听到明叔说可以杀了她，便始终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Shirley杨的帮助下，机械的把手探进密封袋，摸出了一枚子弹，看也没有看就扔在地上，那是一发没有记号的子弹。

明叔在石人上也看得清楚，使劲咽了口干唾沫，死亡的机率增加到了四分之一，在几乎快要凝固了的气氛下，Shirley杨很从容的从密封袋里摸出了第二发子弹，她似乎早就已经有了精神准备，生死置之度外，她将握住子弹的手缓缓张开，手套上托着一枚没有记号的子弹，Shirley杨轻叹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接过密封袋，跟胖子对望了一眼，就剩下三个人了，可以牺牲的人，必将从咱们中间产生，如果明叔抽到死签，那说不得了，杀了他也属于名正言顺，如果我和胖子抽到，我就先把凤凰胆骗到手再说，然后见机行事，想到这我问明叔你要不要先抽？明叔权衡了半天，自问没有胆子动手摸这三分之一，但不抽的话，如果下一个人再抽不中“死签”，死亡的可能性就增加到了百分之五十，过了半天才冲我们摇了摇头，让我和胖子先抽。

胖子骂了一句，挥手进去取出一粒子弹，他是捏出来的，一看弹头就愣了：“他妈的，出门没看黄历，逛庙忘了烧高香，怎么就让胖爷我给赶上了。”

明叔见胖子抽到了死签，并没有得意忘形，突然面露杀机，举枪对准胖子骂道：“死肥仔，你比胡八一还要可恶，你去死吧。”扣下了扳

机。

胖子并没持枪在手，刚刚抽到死签，以为当真要死，不免心中慌乱，天梁上地形狭窄，而且并没有想到明叔会突然开枪，因为要死人也得等到在祭坛里才能死，在这死又有什么作用，可明叔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竟然不管不顾在这就要动手，胖子只好手忙脚乱的窜到石人后边，这才发现明叔手中的枪没响。

明叔见手枪不能击发，立刻一愣，随即破口大骂胡八一你个短命衰仔又使奸计，竟把子弹底火偷卸了，好啊，大伙一起死了算了。抬手就把“凤凰胆”抛出，直坠入天梁下的云湖之中。

我虽然提前做了手脚，但却完全没料到明叔会在这时候开枪，此刻见失了先机，便想冲过去阻止他，但毕竟离了六七步的距离，我把明叔从石人上揪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天梁之上乱做一团，混乱中我看到Shirley杨冲到天梁边上，准备跟着跳下去找到“凤凰胆”，但却突然停住脚步：“不好，时间没有了。”说话的同时，头顶晶脉的光芒突然迅速暗淡了下来，黑暗开始笼罩在四周。

第五十章 祭品

“凤凰胆”被明叔随手扔进了天梁下的云湖之中，我气急败坏地将他从石人像上拽了下来，举起拳头想打，但还没等动手，便听到Shirley杨叫道：“不好，时间没有了。”说完抬头注视着头顶的晶脉，坐在地上的阿香与刚刚为了躲枪避在另一尊石人后的胖子，包括被我压在下边的明叔，也都抬起头来，看着上面。

这时洞中的光线产生了变化，原本由上边矿石中发出的荧光，这时也突然转暗，四周跟着黑了下来，虽然并未黑得不可见物，但近在咫尺的人影已经显得朦胧模糊了，我见他们的举动，知道头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于是按住明叔，抬眼观看，从冰壁般的晶脉中，延伸出无数四散扩张的水晶，都是以扭曲的角度向下载生，一丛丛的有如锋利冰锥，在这些离奇怪异的晶体中，一个巨大的黑色人影，在深处飘忽蠕动，发出阵阵闷雷般的动静，在晶壁上反复回荡，散发出不祥的声音，黑影的出现，把绝大多数冷淡的荧光都稀释掉了，洞中环境变得越来越暗。

黑云压城一般的情景，使这本就显得十分扁窄的祭坛空间，变得更加压抑，听着上边隆隆之声，在白色隧道中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再次出现在心中，我不禁奇道：“那他妈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原本是自言自语，没想到被我按住的明叔突然接口道：“胡老弟，这是……是被封在石头里的邪灵啊，它要从石头里出来了，这次怕是真的完了，咱们都活不了。”

我这才想起明叔的事，听他竟然还有脸跟我说话，顿时心头火起，心想这老港农都他妈奸到家了。本来我正和Shirley杨、胖子商量祭坛的事情，虽然形势逼人，但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想办法，杀人的仪式虽然非常神秘古老，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在这弦与弧的交叉点，改变阴与阳之间的平衡，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在剩下的一个多小时里，也许还有机会找出其中的秘密，并非注定就是有死无生的局面。这次进藏，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始终都没有放弃努力，因为张赢川的机数所指，遇水方能得中道，此次西行往必有事，必可利涉大川，一次次的严正神术所指，我对此没有半点怀疑。但在这仪式中如何才能“遇水而得中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水中又会有什么生路呢？一时参悟不透。

可我已经没机会去领悟其中的真义了，就因为这港农竟然自作聪明，为了保住老命，竟然使诈抢了“凤凰胆”要挟众人，把我们本就不多的宝贵时间都给浪费光了，实在是太他妈可恶了，还留着他做什么，于是举起拳头就要揍他。

明叔见我说动手就动手，顿时惊得体的如筛糠，我对待敌人，尤其是内鬼一贯都是冬天般残酷，丝毫不为所动，但我的拳头还没等落下，明叔的表情却突然变了，满脸的茫然，看着我说：“哎……我这是在哪？胡老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有个老毛病，有时候会人格分裂，便是刚刚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也都半点不记得，刚才是不是有失态的地方？”

我冷哼一声，停下手来不再打他，心中也不免有些佩服明叔，老油条见机很快，装傻充愣的本事比我和胖子可要强得多，不去演电影真是可惜了，我不可能真宰了他，一顿胖揍也于事无补，而且这时候也没空再理会他了，我又抬头看了看上边的情况，黑色的人影在晶体中愈发清晰，那个影子在微微抖动，空气中传出的闷雷声也更为刺耳，果真象是某种被困在石头中的恶魔，似乎正在挣扎着从里面爬将出来。

我当下不在理会明叔装疯卖傻，招呼胖子过来：“交给你了，不过教育教育就得了，别搞出人命来……还有，他要是再接近凤凰胆半步，不用说话，直接开枪干掉他。”

胖子咬牙瞪眼的一屁股坐到明叔身上，将他压在身下，一边用手指戳明叔的肋骨一边骂道：“历史的经验，以往的教训，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谁他妈的敢自绝于人民，谁他妈就是死路一条。”骂一句就在他肋条上刮一下。

我听到明叔由于又疼又痒而发出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这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不给他点教训，以后还免不了要添乱，于是不再管胖子怎么挽救明叔的错误立场，赶紧跑到Shirley杨跟前说：“咱们虽然不知道那大黑天击雷山究竟是什么，但上面那东西一旦真的从晶石中脱离出来，就绝不是以咱们现在的能力可以应付的，不过看上边的动静，咱们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丁点时间，我先下去把凤凰胆找回来再说。”

我话虽如此说，但这茫茫云海般的石烟下是什么样的，只听胖子说过，不过可以得知，下边的地形之复杂难以想象，都是镜子般的多棱结晶体，根本无法分辨前后左右，一枚龙眼般的珠子掉下去，结果可想而知，绝不是片刻之间就能找回来的，甚至就连还能否再找到的可能性都很低，而且时间实在是太紧迫了，但不去找的话就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了。

Shirley杨刚刚看到头顶晶脉产生了异变，立刻奔回玉山的山腹中，看了看水晶沙的情况，然后跑回天梁将坐在地上哭的阿香扶了起来，听了我的话后，便立刻拦住我说道：“来不及的，时间已经到尽头了，太晚了，水晶钵已经被细沙注满，而且找回来了又怎么样？当真要杀掉明叔吗？”

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回“凤凰胆”，不顾Shirley杨的劝阻，执意要从天梁上跳下去，但突然在我眼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我忙对Shirley杨说：“快看下边的石烟，好象有变化了。”

朦胧恍惚的荧光下，那些仅次于晶尘的白色烟雾，正在一点点的降低高度，好象是头顶的黑色人影变大一分，这些石烟就变薄一层。我们没注意到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现在的云湖厚度，已经比先前低了半米，并且还在不断减少，变得逐渐稀薄。

就在这厚度逐渐降低的云雾中，半个幽黑的圆形物体浮现在其中，那正是刚刚“凤凰胆”掉落下去的位置，而且那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事关大局的“凤凰胆”，这有点太让人难以相信了，难道当真就有这么巧？刚好明叔扔下去的地方，有块水晶石，而“凤凰胆”竟然就落在上面没有滚到深处？我不敢相信我们有这么好的运气，可事实又摆在面前，不由得人不信。

我在自己腿上狠狠掐了一把，不是在做梦，Shirley杨也看了个一清二楚。不过这时云层继续下降了极薄的一层，我们看到云下的东西，不禁心中一阵狂跳，只见一只干枯发黑的手臂，正一动不动地托举着那枚“凤凰胆”，从云中露出的半截手臂，已经彻底失去了水份，就剩下干瘪的皮包裹着骨头架子，皮肤呈现黑紫色。

我下意识的伸手去携行袋里摸黑驴蹄子，这才想起那些东西早在路上遗失没了，不过随即看到云雾下所显露出的触目惊心之物越来越多，有些地方露出个人头，有的地方冒出条胳膊大腿，无一例外都是赤身裸体，干枯黑紫，密密麻麻的数不出究竟有多少。白茫茫的石烟越往下越浓，变薄地速度开始变得慢了下来，我和Shirley杨看到这里，心中已然明白了，这些干尸都是当年祭祀仪式后被抛在玉山周围的，逐年累月，尸体太多，竟然堆成了山，而且死者也许是由于经过特殊的脱水处理，或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千古不腐，云层变薄后这才逐渐显露了出来，胖子与明叔他们掉下去的地方，靠近隧道入口，但他们只见到无数光怪陆离的水晶，很显然被当做祭品的干尸都被抛在玉山的两侧。

我见那“凤凰胆”就落在高处一只干尸的手上，真是惊喜交加，立刻就从天梁上跳下，打算踩着尸山将珠子取回，天梁下不到一米深的地方，已经堆满了干尸，一踩一陷，下边被架空的尸体，被我踩得纷纷向低处滑落，我根本顾不上去看那些干尸，眼中紧紧盯着“凤凰胆”，惟恐它就此从尸山顶上滚落下去，万一掉进尸堆的缝里，那可要比落入结晶石中还要难找百倍。

踩着露出云层的大量干尸，我心中也有些紧张，而且没注意脚下的

情况，一脚踩到一具干尸的脑壳，竟然将那颗人头踩了下来，干尸的脑壳又干又硬还非常滑，脚蹬在上面一滑，顿时失去重心，就地摔倒，扑在了一具女子干尸身上。

女尸干瘪的脸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显得极大，我心下吃了一惊，暗骂晦气，按住杂乱堆积的干尸想要爬起来继续去拿“凤凰胆”，但我的眼睛却离不开那具女尸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不对！这些干尸不是祭品，它们的皮并没有被剥去，刚才只盯着“凤凰胆”，眼里没别的东西了，由于摔了这一跤，稍微一分神，这才留意到这个细节，而且这堆积如山的干尸，它们每一具不论男女老少，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当然不是没穿衣服，衣服大概都已经腐朽成灰了，全部的干尸都被剥去了眼睛。

头顶上的雷声渐紧，象是一阵阵催命的符咒，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幸亏在水晶沙流尽之后，“大黑天击雷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现形，这相当于死神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线生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死亡赛跑。

见到女尸脸上那两个深黑色的大窟窿，我虽然也觉得纳闷，这么多干尸与祭坛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虽然是隐约觉得这里边的事有些不对，但是赶紧爬过去把“凤凰胆”拿回来的想法，此刻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心思，根本没空去仔细想这些干尸有什么名堂，也顾不得在尸山中摸索的恶心，脑子里只有“凤凰胆”，这是一种在心理压力超满负荷情况下，产生的极端情绪。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举动了。

但是我越着急，就越是爬不起来，不管是胳膊还是腿，怎么撑也使不上劲，手脚都陷入层层叠压的干尸中间，急得全身是汗，也许与头顶的黑影有关，一看到它就会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阵发慌，或许它真是某种存在于矿石中的邪灵。脑中胡思乱想，而手脚则被支支楞楞的一具具干尸陷住，正焦急之间，Shirley杨从天梁上跳下，将我扶了起来，我对她说：“这许多干尸，都不是祭品，没有被剥过皮。”

Shirley杨说：“不，它们都被割掉了眼皮，剥出一双人眼，就可以完成祭祀鬼洞的仪式。”

Shirley杨的这句话，如同一个重要的提示，我立刻又看了一眼脚下的干尸，果然是从眉骨开始都被割去了眼皮，我顿时醒悟过来，不需细说，我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刻画有杀人仪式的壁画，在脑海中如同过电影一般一幕幕迅速闪现。其中第一幅“剥皮”，祭师按住祭品的头，用利器割开是从额前行刑，由于我以前听说剥人皮也都是用利刀从头上动手，所以难免先入为主，加上那行刑坑处实在太过血腥，多看几眼就想呕吐，所以匆忙之中，误以为那壁画中的动作是剥掉整张人皮。其实从

这些堆成山丘的干尸来看，那壁画中的动作是指的剥下眼皮，有了这个前提，以后的内容自然是迎刃而解，在人形石槽里要做的，是完整的取出祭品的“眼睛”，而祭师捧起尸体放入祭坛的壁画，其中的尸体被画的很模糊，被我们误以为是全身流血的尸体，但现在想来，那形体模糊不清的尸体，应该是用来表示付着在眼球上的生命，而被剜去双眼的祭品，在被残忍的杀害后，弃之于祭坛附近，多少年下来，已经形成了现在惊人的规模。

只要牺牲一双被鬼洞同化的人眼，就可以解除身上的诅咒，但我们从白色隧道进来的时候，一路都是蒙住了眼睛，在黑暗中摸索而来，深知那失去视力，陷入无边黑暗中的恐慌与无助，要是剜掉眼睛，还不如就此死了来得好过些，除了Shirley杨以外，谁又舍得自己的双眼，不过我当然是不能让她这么做，大不了让明叔戴罪立功，可这么说的话Shirley杨又肯定不答应，不过剜出眼睛与剥皮宰人相比，已经属于半价优惠了，想到这里精神也为之一振。

这些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而身体并未因为这些纷乱的想法停止行动，终于接近了落在一具干尸手中的“凤凰胆”，但操之过急，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最后一个箭步蹿出，想要一把抓住“凤凰胆”，不料这干尸堆成的山丘，由于大量干尸都是从天梁上扔下来的，并非有意堆砌，尸山内部很多地方都是空的，一有外力施加，干尸垒成的山丘便散了架，就如同山体崩塌滑坡一样，稀里哗啦的在边缘位置塌掉了一大块，眼看那干尸手中的“凤凰胆”摇摇欲坠，就要与附近几具尸体一同滚落下去。

我发一声喊，直接扑了上去，在抓到“凤凰胆”的同时，我同那些失去支撑的干尸一同滚下了尸山崩塌的边缘，这里距离下方的水晶矿层并不算高，翻滚下五六米的深度，便已止住势头，我不等从地上爬起来，便先看了看手中的“凤凰胆”，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拿回来了。

这时身边的白色石烟已变得极为稀薄了，剩下的也如同乱云飘散，身边的晶脉荧光惨然，地形差不多与头顶完全对称，如同是镜子里照出来的一般，由于附近散落着无数掉下来的干尸，把地面都占满了，所以并不容易受到冰壁般晶面的影响，我抬头向头顶望了望，真是乾坤颠覆，风云变色，漆黑的巨影正在扭曲拉长，整个都伸展了开来，而且已看不出是人的形状，如同一面残破的黑色风马旗，在晶体中慢慢转动，看那形状，竟然又象极了黑色的眼窝，其中鼓荡不止，像是要对着玉山滴出水来。

Shirley杨站在尸山的边缘，正在拼命招呼天梁上的阿香等人赶快离开，胖子拉着阿香和明叔从天梁上跳落到下边的尸堆上，跌跌撞撞的边跑边喊：“祭坛不能呆了，赶紧跑啊同志们……”

我还看不太清楚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但心中感到一阵寒意，虽然找回了“凤凰胆”，但毕竟晚了一步，可能已经没办法再回祭坛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打算冒险冲回去，但是眼睛怎么办？用谁的？剜掉明叔的还是用我自己的？

这时忽听有水流拍打石壁之声，我连忙回头一看，见在不远处的一丛晶脉中，有片不小的地下水洞，里面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那条我们曾在风蚀湖中见过的白胡子老鱼，我们与它一同落入地下湖中，这地底水脉虽然纵横交错如网，却真没想到在这里会再次见到它。

白胡子老鱼奄奄一息的搁浅在水边，虽然还活着，但死亡只是迟早的事了，它全身都是被嘶咬撞击造成的伤口，鱼口一张一合，不停的吐出血泡，随着一口鲜血涌出，竟然从嘴中吐出两粒珠子般的事物，滴溜溜落在地上。

虽然那两粒珠子上蒙有血迹，但我还是看出来了，那东西是鬼母“冰川水晶尸”的眼珠子，没有比它更合适的祭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立即起身，想去取地上的眼球，但脚下的水晶层比冰面都滑，四仰八叉的再次滑倒，鬼母那两只水晶眼珠子，也正在滑向水中，我虽然离它们仅有一步之遥，但来不及站起来了，在原地伸手又够不到，眼睁睁的看着它们滚向水边，一旦掉进去就什么都完了。

情急之下只能行险，我随手拽出登山镐，平放在水晶层上推向眼球滚动方向的前端，这一下虽是铤而走险却不差毫厘，终于在那对眼珠子滚进水中之前，将它们挡了下来，我悬着的心还没落地，就见那两枚水晶眼，竟然慢慢向坡度较高的一侧滚动起来，对面两道水晶矿石的夹缝中，一头黑白花纹的“斑纹蛟”，从中挤出一副血盆大口，正在瞪着贪婪血红的双眼，用力吸气，吞吸气流的腥臭之气中，将这对眼珠吸入了腹中。

第五十一章 铺尸

“斑纹蛟”大概是从另外的哪个水洞爬进祭坛洞窟的，冰壁般的水晶，阻挡了它扑过来的道路，而且它体形笨重，也难以从数米高的冰壁上跃过来，只是将它的大嘴，从两大块水晶的缝隙中伸了过来，颚骨尚且卡在外边，短粗的四肢在后头不断蹬挠，恨不得把拦路的水晶挤碎。

凡是生长年头多了的动物，都喜“内丹”，尤其是水族，蛟、鱼、鳖、蚌之属，光滑溜圆的珠子是它们最喜欢在月下吞吐的“内丹”，有很多古籍中记载的观点，都认为这是属于一种日久通灵，采补精华之气的表现，实则皆是天性使然。

我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用登山镐挡住了即将滚入水中的两枚水晶眼珠，但天地虽宽，冤家路窄，完全没想到“斑纹蛟”趁这功夫伸出嘴来横插了一杠子，大嘴一吸，腥气哄哄的气流，裹着水晶眼球，就此卷进了它的口中，我看了个满眼，虽然急得心中火烧火燎，进入容易出来难，那两条窥视风蚀湖宝珠的“斑纹蛟”，不知已经为了这个东西，与这白胡子老鱼斗了多少年月，一旦吞下去，外人就别想再取出来了，两头恶蛟虽然已在古城遗迹中，被千钧石眼砸死了一只，但单是面对这一头“斑纹蛟”，我们眼下也没有办法对付，这家伙皮糙肉厚怪力无穷，子弹根本就不会把它怎么样，我在溜滑的水晶层上动弹不得，只有眼睁睁看着，心中绝望到了极点。

就在“斑纹蛟”将水晶眼珠吸入口中的一刹那，我听到身后一阵混乱，好象是明叔和胖子带着阿香从天梁上逃了下来，把堆积的干尸又踩踏了不少，连人带干尸翻滚着塌落下来，不等我回头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被什么东西从后边猛的推撞了一下，也不知是滚下来的胖子等人，还是被他们踩塌下来的干尸，总之力量奇大，顿时便将我撞得从水晶层上向前滑行过去，

我趴在地上被向前一推便顺势滑出，已经失去了对自身惯性的控制，刚好是把脑袋送向“斑纹蛟”的血盆大口之中，一瞬间就已经到了面对面的距离，而且去势未止，脑袋已经到了它的口边。“斑纹蛟”那腥臭的口气熏得我脑门子一阵阵发疼，森森利齿看得我通体冰凉，却在这时突然看到两粒圆溜溜的事物，正慢慢在“斑纹蛟”的口中向后滚动，眼瞅着就要没入喉咙。而“斑纹蛟”拥有巨大无比咬合力的大嘴，原本是用往里吸气，开合的角度并不算大，但见我送上门来，这贪婪成性的家伙自然不会放过，反又完全张开了大口，准备把我的脑袋咬下来，连同那对眼珠子一并吞了。

我没敢去想后果，只仗着一时血勇，身体向前滑行的同时，顺手抓起身旁的登山镐，迅速向前一送，将登山镐当做支架。竖着掖进了“斑纹蛟”的大口之中，顿时把它的嘴撑做了大字形，再也闭合不上，随后我一头撞到了“斑纹蛟”的牙床上，登山头盔上被撞得铿锵有声。我用一只手拖住它的上腭，另一只手整个探进它的口中，硬从里边把两枚水晶眼珠给掏了出来，缩回手的一瞬间，“斑纹蛟”的巨口猛然合拢，斜撑住它上下牙膛的登山镐被它吐出来，远远的落入水中。

我这才感到一阵后怕，慢上半秒这条胳膊就没了，张开手掌一看，两枚圆形物体，虽然被黏呼呼的胃液、口水与血迹遮盖，但掩不住里面暗红色的微光，不是别的东西，正是被“轮回宗”放入“风蚀湖”里祭拜恶罗海城的水晶尸眼球，先前我们已经基本上推测出有可能鬼母的脑子被埋在影之城地下，而双眼被放在了古城遗址的水下神殿，或是湖底某处，为了争夺这对水族眼中的“内丹”，才导致“斑纹蛟”会不断袭击“风蚀湖”里的鱼群，但却没想到被白胡子鱼重伤之下，竟在这洞窟里吐了出来，刚刚险到了极点，差点失而复得，但命运显然还没有抛弃我们，两种祭品此刻已经都在我手中了。

我尚且没来得及仔细回味，刚才伸手入恶蛟口中摸珠的惊险，就发现那条在石缝后的“斑纹蛟”正在发狂般的暴怒，它显然不能容忍我的所作所为，向后退了几步，恶狠狠地一头猛撞向挡住它来路的两大块水晶矿石，不过这些镜子般的矿石都与晶脉地层连为一体，还算是坚固结实，加上地上的晶层也光滑异常，它也难以使足力量，但这缝隙是倒三角形，下边窄，上边略宽，“斑纹蛟”竟然蹿进了上边较宽的间隙，粗壮的躯体连扭带挤，竟然有要爬过来的可能。

我心道不妙，得赶紧从那些堆积如山的干尸上爬回去，立刻把祭品塞进携行袋里，这时我发觉到不知在什么时候，头顶那隆隆做响的闷雷声已经止歇，洞窟中只有人和猛兽粗重的喘息声，突然传出一阵步枪的射击声，在尸山上的胖子见情况危险，在开枪射击支援，但子弹击中“斑纹蛟”的头部，根本没伤到它，只是更增加了几分它的狂暴。

我趁着它还没从缝隙中挣脱出来，赶紧用脚蹬住结晶岩借力后退，身体撞到后边堆积的干尸之时，才发现原来刚才撞我的人是明叔，他从干尸堆上滚到我身边，表情一脸的狼狈不堪，被那凶猛的恶蛟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我一把揪住他的胳膊，拼命向干尸堆上爬去。

我看到上边的胖子不断开枪，而Shirley杨则想下来接应，但人在干尸的山丘上实在难以行动，越是用力越是动不了地方，只听Shirley杨焦急的喊道：“小心后边……”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大事不好，肯定是“斑纹蛟”已经蹿过来了，一旦与它接触，不管是被咬还是被撞，都是必死无疑，但尸山难以攀登，只好放弃继续向上的努力，拽住明叔从干尸堆的半山腰滚向侧面，那个方向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晶洞和棱形结晶体，地形比较复杂，也许暂时能稍微挡一挡那条穷追不舍的“斑纹蛟”。

这祭坛洞窟里的荧光转暗，似乎不仅仅是由于头顶的那个黑影，浓厚的石烟散去之后，底层的光线也逐渐变得格外暗淡，看什么都已经开始朦胧模糊起来，似乎洞中所有的光线都被“大黑天击雷山”所吸收了，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暂时也有它有利的一面。水晶石中的倒影朦胧，不再影响到我们对方向的判断。只是四周影影绰绰，稍稍使人有些眼花，所以在数米开外看这里地形比较复杂，但到得近前，才知其实只有一片冰壁般的结晶岩可以暂避。

明叔这时也缓过神来了，与我一同躲到了这块大水晶石后边。立足未稳，“斑纹蛟”就狠狠撞在了我们身后的结晶石上，这一下跟撞千斤铜钟似的，一声巨响之后嗡嗡回响不绝，感觉身心都被彻底震酥了，头脑发晕，眼前地视线跟着模糊了一下，足足过了数秒钟，这才恢复正常。

我们后背的水晶石遭到猛烈撞击，而导致失神的那一刻，“斑纹蛟”又发动了第二次冲击，这次我吸取了教训，赶快使身体离开结晶石，转身一看，身后那一大块透彻的水晶，已经被撞得裂开了数道裂缝，再来一下，最多两下，“斑纹蛟”就能破墙而入。

我见已面临绝境，身处位置的四周，两面都是横生倒长的晶脉，右手边是成堆的干尸，下来容易，上去难，急切间根本难以爬上去，右手边，是距那将死之鱼不远的水洞，不过在“斑纹蛟”的追击下，跳进水里岂不是自寻死路。

而这时候明叔偏又慌了神：“胡老弟，挡不住了，快逃命……”今天这一连串的事件可能造成了他精神不太稳定，我看他的举动，这次可真不是演戏了，他竟然头朝前脚朝后，钻进一个很浅的晶洞之中，说是晶脉上的蚀孔，其实粗细和水桶差不多，而且根本不深，明叔只钻进去一半，就已经到了底，两条腿和屁股还露在外边，只听明叔还在洞中自言自语：“这里够安全，动动脑子当然就一切OK了。”不过随即他自己也发现到下半身还露在外边，也不知他是糊涂还是明白，竟然自己安慰自己说：“大不了腿不要了。”

这时候Shirley杨带着阿香，和胖子一同，从尸堆里爬下来与我汇合，看她们神色不安的样子，恐怕是天梁和祭坛附近已经不能呆下去了，我始终没顾得上看头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过既然众人合在一

处，进退之间便多少能有个照应。

我们看明叔说话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正要将他从洞中扯出来，但身后的晶体突然倒塌，“斑纹蛟”终于在第三次撞击后，将不到半米厚的晶层撞倒了，众人急忙俯身躲避，“斑纹蛟”借着跃起冲击的惯性，从我们头上蹿过，一头撞在了对面的另一片晶层上，又是嘭地一声巨响，散碎的晶尘四散落下，“斑纹蛟”的怪躯重重摔在地上，但它力量使得过了头，又向侧面滚了两滚方才停住。

我们身后便是水潭，挨着干尸堆的方向，被“斑纹蛟”完全挡住。我见已经插翅难逃了，只有横下心来死拼，掏出MI911正要击发，但见那头“斑纹蛟”忽然猛地里一翻个，在它身体中穿来一阵骨骼寸寸碎裂的声音，口鼻和眼中都喷出一股股的鲜血，凶恶无比的猛兽就如一堆软塌塌的肉饼，竟然就此死在了地上。

一瞬间我们都愣在了当场，谁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形是真的，“斑纹蛟”的内脏和骨骼都碎成了烂泥，外部虽然没有伤痕，但已经不成形了，那只是一两秒钟之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快，而且太难以置信了，而且它只是自己扑过去摔到那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倘若是受到某种袭击，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想到这里，心底不禁产生极度寒意，难道是肉眼看不见的敌人？莫非当真是矿石中的邪灵“大黑天击雷山”？连“斑纹蛟”都能被它在一瞬间解决掉。要弄死几个人还不跟玩似的。

众人心里打了个愣，但是随即就发现，在“斑纹蛟”烂泥般的尸体下，地表的晶层变成了黑色，那种漆黑的颜色，即使在光线暗淡的环境中，也显得格外突出，是一种没有什么存在感，十分虚无的漆黑，又象是在水晶石里流动着的黑色墨汁，正在晶层中慢慢向我们移动。

整个洞窟中的晶层，已有大半变为了黑色，没有被侵蚀的晶层已经所剩不多。能见度越来越低，“大黑天击雷山”果然已经出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清楚它究竟是怎么把“斑纹蛟”弄死的，但谁都清楚，一旦碰到那种变黑的晶层。肯定也同那只不走运的“斑纹蛟”一样，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藏在洞里，只露出两条腿的明叔，距离那些逐渐变黑的结晶体最近，我和胖子见状不好，分别扯住明叔的一条大腿，把他从洞里拽了出来，Shirley杨也拉上阿香，五个人急向后退避。但见四面八方全是泼墨一般，已是身陷重围，哪里还有路可走。

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了，只得跳入白胡子老鱼所在的水洞，这是一个位于晶层中不大的水潭，直径虽小，但非常深，在没有氧

气瓶的情况下，人不可能从下面游出去，而且即使有氧气瓶，下边的水路不明，也很有可能迷失在其中找不到出口，最后耗尽氧气而亡，一时间进退无路，只好踩着水浮在其中，在跳进水里的一刻，整个洞窟里，已经全被晶层中那泼墨般的物质吞没了。

我们慌不择路地跳进水里，但误打误撞，似乎那东西只能在结晶体或岩石中存在，无法进入水中，这里还算暂时安全，但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一无粮食，二无退路，困在这里又能撑多久，多活那一时三刻，又有什么意义。

黑暗的洞窟中，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打亮，射灯光束陷入漆黑的汪洋之中，虽然如同萤火虫般微弱，还是能让人在绝望中稍稍感到几分安心。

我看了看四周，确认那晶层里的东西不会入水，这才苦笑一声，这回可好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凤凰胆和水晶眼都找齐了，眼瞅着就能卸掉这个大礼包了，可还是晚了一步，现在黄花菜都凉了，咱们就跟着泡着吧，不到明天就得泡发了变成死漂。

胖子抱怨道，这要怪也都怪明叔，耽误了大伙求生的时间，不是咱们非要搞什么阶级清算，而是不能轻饶了他，欠咱们的精神损失费，到阴曹地府他也得还啊，老胡你说这笔帐得怎么办？

明叔算是怕极了我和胖子二人，无奈之下只好找Shirley杨求助，Shirley杨对我们说：“好了，你们别吓唬明叔了，他怎么一把年纪，也是不容易，快想想有什么脱身的办法，总不能真像老胡说的，一直在水里泡到明天。”

我正要说话，这时阿香忽然“哎呀”一声惊叫，原来刚才混乱之中，不知是谁将一条干尸的胳膊踢到了水中，漂到阿香身边，把她吓了一跳。

我从水中捞起那只漂浮的干尸手臂对阿香说，阿香妹子，这可是个好东西，你看这只干尸的胳膊虽然干枯了，皮肉却并没有腐烂消解，说明这是僵尸啊，你拿回香港把它煮煮吃了，对你大有好处。

Shirley杨和阿香等人都摇头不信，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胡说八道，胖子说老胡现在我算真服了你了，以前我总觉得咱俩胆色差不多，可都这场合了你还侃呢？你这种浑不吝的态度还真不是谁都能具备的，但你侃归侃，说胡话可就不好了，你是不是饿晕了头，连僵尸都想吃？

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什么见识，僵尸肉可入药，这在古

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尤其可以治疗肢体残缺的伤患，当年刘豫手下的河南淘沙官，倒了宋朝哲宗皇帝的斗，见那皇帝老儿已变做僵尸，皮肉洁白晶莹得像是要滴出水来，于是众人一人割了他一块肉去，以备将来受了刀伤箭创之时服用，连外国人也承认木乃伊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这怎么是我胡说的呢？

我本是无心而言，为了说说话让众人放松紧绷的神经，但Shirley杨却想到了什么，从我手中接过干尸的胳膊说：“有了，也许咱们还有机会可以返回上边的祭坛。”

Shirley杨说，古代传说中“大黑天击雷山”，是一种可以控制矿石的邪灵，但阿香却看不到这洞中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联想到那头恶蛟的死状，像是被“次声”或者“晶颤”一类的共振杀死的，既然名为击雷山，一定是可以利用某种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来杀人，最可能的就是“晶颤”，如果能够把干尸堆积成一定的厚度，踩着干尸到祭坛，而不与洞窟里的矿石接触，就可以将“晶颤”抵消到无伤害的程度，当时我们在上边看到晶层，包括天梁中到处都变为黑色，便从干尸堆上跑下来，现在回想一下，也许那尸堆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Shirley杨说完后，我和胖子商量了一番，与其留在水里慢慢等死，不如冒险试一试，或许能有活路，但我们距离干尸堆积之处有些距离，只好用先前的办法，将承重带连接起来，头上挂着登山镐，抛过去把远处的尸体勾过来，把那些被剜去眼睛的干尸当做路砖，口中不停念叨着得罪勿怪，但后来一想语言未必相通，也就豁出去不管了，将干尸一层层厚厚的铺将过去，这招竟然十分可行，只是格外的要出力气，而且不能有一丝闪失，否则摔下去掉在晶层上就完了。

我们正在忙碌的搬挪那一具具干尸，就听到原本平静的头顶，发出一阵阵喀啦啦的碎裂之声，众人不由得都停下手来，头上黑洞洞的什么也瞧不清楚，但听那声响，似乎顶上的丛丛晶戟，正在开裂，马上就要砸落下来。

第五十二章 血祭

为了避开“大雷天击雷山”中杀人于无形的“晶颤”，我推开堆积在天梁下的无数干尸，当作踏脚石，一层层码向通向祭坛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众人还有点放不开手脚，一来是那些脸上有两个大黑窟窿的干尸，实在是过于面目狰狞，失去了生命的空虚躯壳中，也曾经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大活人，他们大多数还保留这生前面对死亡降临之时，那幅挣扎嚎哭的惨状；二是担心干尸的厚度不足以抵消“晶颤”，又怕那些干尸堆砌的不结实，禁不住人从上边经过，会踩上去塌掉。

但是到了后来，求生的欲望就压倒了一切，根本没这么多的讲究顾忌了，除了阿香体力不行，又少了一只右手，其余的人全甩开膀子玩命搬运尸体，就连明叔也顾不上耍聪明了，真卖了力气，因为众人心知肚明，这条用干尸铺就的道路，就是从地狱返回人间的唯一通道，众多的干尸可能都在死后经过恶罗海城祭师的特殊处理，完全脱了水，所以并不沉重，纵然是这样，我们四个人仍然累得大汗淋漓。

没用多上时间，干尸就已经堆到距离祭坛洞口不远的地方，眼看着再搬几十具尸体，就可以铺就最后的一段道路了，我心中一阵高兴，要不是这些剃去眼睛做祭品的干尸都刚好被丢在天梁下边，又有如此之多的数量，我们要想从水中脱身真是谈何容易，那不是被活活困死在水里，也得让这矿石里的鬼东西震的粉身碎骨。

但是正所谓祸不单行，胖子和明叔在天梁下用登山镐勾住尸体往上面传。我和Shirley杨将他们递上来的干尸堆到前方，众人正自忙个不停，忽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动静，众人闻声都是一怔，听起来象是结晶体中有某种力量挤压造成的，但黑暗中看不到上面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只听头上晶脉中密集的挤压碎裂之声，宛如一条有声无形的巨龙，由西至东，锵然滑过，震的四周晶石嗡嗡颤抖。

洞窟中的结晶体，如果站在旁边看也不觉得有什么，但在上边横生倒长出来的晶柱，非锥既棱。那无数水晶矿脉，就如同一丛丛倒悬在头顶的锋利剑戟，一旦掉下来，加上它的自重，无异于凌空斩下的重剑巨矛，听到头顶上晶脉的巨大开裂声，不禁人人自危。

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众人眼前一花，只见十几米外如一道流星坠下，掉下来的一根天然晶柱，在从穹顶脱离砸落的一瞬间，恢复了它的晶莹的光泽。锋利的水晶锥带着刺开空气的呜咽声，笔直坠落插入了地面，一声巨响之后，晶体的夜光随即又被黑暗吞噬。

晶锥坠落地面的声音，让我们从震惊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大黑天击

雷山”先前不断发出的闷雷声，是在积累晶体中的晶颤能量，此时祭坛洞窟中的水晶层已经不堪重负。开始破碎龟裂，密密麻麻的晶锥将会不断落下，除了躲进那玉山的山腹之中，外边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但如果没有干尸垫在下面，一踏足在外就会死于非命。

这时候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出于人的本能，肯定是想跑着躲避，但那些掉下来的冰锥毫无规则可言，不跑则可，一跑也话就撞到枪口上了，而且也不可能看清楚了再躲，锋利的晶体如同流星闪电，速度实在是太快。

在第一根晶锥从上方晶脉中脱离之后，紧接着头顶的黑暗中，又是寒光闪烁，落下数道星坠般的冰冷光芒，有些离我们甚远，但其中一道刚好出现在胖子头顶，我刚好看到，但还不等喊他躲避，那道白光就“呜”的一声呼啸。落在胖子面前，胖子脚下的干尸堆，根本承接不住那半张桌面大小，又薄又利好像铡刀一似的一块水晶，棱角锋利的水晶石，落在尸堆上连停都没停，就无声无息的穿尸而下，没入干尸堆中不见了。

但我在对面见胖子脸上好象少了点什么，笑得怎么这么变扭，但一时没看出来，见他没事，正要回身招呼shirley杨躲避，才发现不对，胖子的鼻尖上突然变的殷红，渗出了一些鲜血，随即血如泉涌，越流越多，鼻头被齐刷刷切掉了一大块肉去，幸亏那尸堆是倾斜的，他为了保持平衡身体也向前倾斜，若在平地按这个角度，肚子也得切掉一部分，这时候怕是已开膛破肚了，他根本没感觉到疼，直到发现鲜血涌出，才知道鼻子伤了，大喊大叫着滚到较低处的干尸堆里，把身后的明叔也给砸了下去。

我想冲过去相助，刚迈出半步，便又有一根多棱晶体坠在面前不到半米远的地方，天梁上铺了四层的干尸被它钉成了冰糖葫芦，后半四五米长的锥尾挡住了去了，头顶的震雷之声越来越紧，晶坠也在不断增加，好在这洞窟宽广，纵深极大，晶坠也不局限与某一特定区域，从东到西散布在各处，没有任何的规则，虽然险象环生，但我发现其先兆都是集中在即将落下晶坠的那一处，那里的晶脉会喀啦喀啦的连续作响，只要稳住了神，还不至于无处躲闪，不过我清楚这才仅仅是开始的零星热身，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稍后会出现一种如万箭攒射般的情况，地面上将无立足之地。

我见掉到下层尸堆上的胖子满脸是血地爬了起来，用手捂住鼻子骂不绝口。抱怨破了将来能发达的福相，我赶紧喊明叔和阿香，让他们从胖子背包里找些龟壳帮他涂上，那东西止血的效果很好，明叔不敢自作

聪明，拉着阿香同胖子一起躲进了天梁下的死角里，给胖子裹伤。

我想冲过去相助，刚迈出半步，便又有一根多棱晶体坠在面前不到半米远的地方，天梁上铺了四层的干尸被它钉成了冰糖葫芦，后半四五米长的锥尾挡住了去了，头顶的震雷声越来越紧，晶坠也在不断增加，好在这洞窟宽广，纵深极大，晶坠也不局限与某一特定区域，从东到西散布在各处，没有任何的规则，虽然险象环生，但我发现其先兆都是集中在即将落下晶坠的那一处，那里的晶脉会喀啦喀啦连续作响，只要稳住了神，还不至于无处躲闪，不过我清楚这才仅仅是刚开始的零星热身，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稍后会出现一种如万箭攒射般的情况，地面上将无立足之地。

我见掉到下层尸堆上的胖子满脸是血的爬了起来，用手捂住鼻子骂不绝口，抱怨破了将来能发达的福相，我赶紧喊明叔和阿香，让他们从胖子背包里找些龟壳帮他涂上，那东西止血的效果很好，明叔不敢再自作聪明，拉着阿香同胖子一起躲进了天梁下的死角里，给胖子裹伤。

我见他们躲的那个地方相当不错，便想招呼Shirley杨也过去暂时避一避，Shirley杨看到洞窟里的晶簇骤紧。一旦有更大的晶层塌落，别说是天梁下的干尸堆了，就连那玉山里面也不安全，只有马上将“凤凰胆”与带有鬼母记忆的“水晶眼”放去祭坛，阻止“大黑天击雷山”继续崩塌。

这时来不及仔细分说，Shirley杨的位置距离祭坛水池已经很近了，只有让她冒险一试。我将装着祭器的携行袋抛过去，Shirley杨接住后，把附近的几具干尸推到前边，那里距离两个眼窝般的水池只有十米了，我以为她就想直接在那里将眼球扔进祭坛，但两个水池的面积很小，都是天然形成的，风水中的所讲的龙髓也就是那些水了，各个支干龙脉地生死剥换，也都自其中而来，虽然相信Shirley杨不会冒无谓的风险，这么做一定有把握，但毕竟功与一役，不得不为她捏了一把汗。

Shirley杨却并没有在这么远的距离直接动手，显然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先是用狼眼手电筒照明了水池的方位，又将几具干尸倒向前边，就在这时候头上掉下来的一块水晶落下，将离她近在咫尺的一尊石人砸中，晶尘碎屑飞溅。水晶石落下了天梁，而那石人摇摇晃晃的轰然倒塌在地，挡住了Shirley杨继续前进的去路。

我在后边完全忘了身边晶坠的危险，无比紧张地注视着Shirley杨的一举一动。只见她隔了石人凝视了一下水池，后背一起一伏，像是做了几次深呼吸，在洞窟顶上那如同瓢泼大雨般密集的雷声中，Shirley杨也是全神贯注，把“凤凰胆”和“水晶眼”按照与壁画仪式中提示的对位

置，扔入了水池，“凤凰胆”与“鬼眼”分别代表了鬼洞那个世界的两种能量，而龙丹中的两个眼窝形水池，则是“天人一体”中阴阳生死之说的交汇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宇宙全息论”中与铉与弧的交叉点，龙脉尽头的阴阳生死之气都像两个漩涡一样聚集在这里，相反的能量可以将鬼洞中的物质现实化，使它真实地停留在我们这个世界，也就等于切断了与鬼洞所在的虚数空间的通道，背后的诅咒也就算是中止了，不会再被鬼洞逐渐吸去血红素，但作为鬼洞祭品的烙印却不会消失，到死为止。

这些古老宗教的机密，大多数很难理解，再加上凭空的推测，是否真的能起作用？事到临头都竟然没有半分把握，我目睹Shirley杨终于将“凤凰胆”与“鬼眼”投入了水池，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解脱和轻松，心中有种难以形容的失落感，我们为了这一刻，已经付出太大的代价了，Shirley杨回头看了看我，大概是由于刚才过于紧张，身体有些发抖，这时洞窟晶层中涌动着的黑气也在逐渐消退，附近开始恢复了冷漠的荧光，晶层不再震动，但仍有不少有可能会掉下来的晶锥，颤微微的悬在高处。

从密集的声响中突然转为安静，我还有点不太适应，抹了抹额头上淌下的冷汗，对Shirley杨说：“总算是结束了？咱们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倒了半辈子的霉，可算看见一回胜利的曙光了。”

Shirley杨脸始终忧郁的神色，这时也像是晶层中的黑气一样在消散，虽然闪烁的泪光在眼眶里打转，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泪水：“嗯，终于熬过来了，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不然我真不敢想像如何面对这一切，现在咱们该考虑回家的事了……”

话说了一半，就被天梁下的枪声打断，步枪的射击声中，还传来了胖子和明叔的叫喊声，我心中暗叫一声苦也，却不知又出了什么事端。Shirley杨的脸色也变了，不好，难道是祭祀的方式搞错了？又有什么变故？

我们顾不上再想，拔枪在手，这时已不用再刻意踏尸而行，寻声向天梁下的尸堆冲去，就在奔至尸堆旁边之时，冷不丁觉得有些不对，有团冰屑般透明的东西在黑紫色的尸堆上迅速蹿了过来，像是透彻的水晶突然间有了生命，还以为是眼睛发花，但仔细一看，确实是有个透明的东西，在以很快的速度向我们接近，究竟是个什么形状根本看不清楚。只能看见大约是又扁又长那么个轮廓，移动的速度很快，我随即举起M1911对着它开了一枪，但枪声过后，干尸堆上什么也没留下，那如鬼似魅的东西眨眼间就没了。

我和Shirley杨异口同声地问对方：“刚才眼前出现的是什么东

西？”这时我忽然觉得背后有轻微的响声，来不及回头去看，便扑倒在地。只觉得后肩膀被一堆刀片同时划了一下，衣服被挂掉了一块，眼前又是一花，一团模糊透明的东西，从后向前疾驰而过，在干尸上还能看到它，但它一旦进入水晶附近，便蒸发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声音。

那种模糊透明的东西，移动的非常之快，而且不只一个，在侧面也出现了两三个，由于看不清楚，很难瞄准，子弹也有限，没有把握不能轻易开枪，只好现在退向后面。在地形狭窄的天梁上也许可以捕捉到目标。

我和shirley杨原路退回石茎尽头的祭坛洞口，这时胖子和明叔那边的枪声停了下来，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闪失，但这里偏偏无法脱身，心中越来越是焦急，shirley杨忽然对我说快向头顶开枪。

原来这时候已经有十数团透明模糊的物体，跟着我们爬上了天梁，看那形状既像是蛇，又像是鱼，我立记得明白了shirley杨让我向上开枪的意图，不敢怠慢，抬枪向空中的晶脉射击，子弹的撞击使已经松脱的几根六棱晶柱砸落了下来，啪啪几声沉重的晶体撞击，地面上只流下几大片污血，仍然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而且这几枪不要紧，引起了连锁反应，通道心头处落下了大量的水晶石，将回去的路堵了个严实。

不过眼下顾不上这些了，听到胖子在下边招呼我，我答应了一声，看看左右没什么动静，于是我们找路绕到下边，见胖子鼻子上帖了胶带，脸上大片的血迹尚且未干，明叔和阿香也都在。

胖子等人和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不过由于阿香提前看到，才得以提前发觉，想不到他们这一开枪，倒把我和shirley杨的命给救了，因为我们当时毫无防备，刚才事出突然，也没觉得怎样，现在想想着实逢是侥幸，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差点就在阴沟里翻船，不过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

胖子牌子被帖住，说起话来嗡嗡声，指着一上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他枪铲并施，拍死几条，象是什么……鱼，说着踢了踢那东西：“可又他妈又有几分象人，你们瞧瞧这是人还是鱼？”

我听得奇怪，“象人又象鱼？不是怪鱼就是怪人，要不然就是人鱼，这东西的体型怎么看上去十分模糊透明？”带着不少疑问，我蹲下身子翻看胖子拍死的那一团事物，由于全身是血，已经可以看出它的体型了，那东西一米多长，脑袋扁平，也不知是被胖子拍的还是生来就是那样，它身体中间粗，尾巴细长，全身都是冰晶般的透明细鳞，也能发出暗淡的夜光，若非全身是血，在这光线怪异地洞窟中，根本就看不清它的样

子，用手一摸那些冰鳞，手指就立刻被割了个口子，比刀片还要锋利，它没有腿，两个类似鱼鳍的东西，长得却好象是两条人的胳膊，还有手，生得与人手别无两样，但比例太小了，连胳膊的长度都算上，只有正常人地手掌那么大。

我仔仔细细看了数遍，对众人说：“这东西的样子有些象是娃娃鱼，难不成是那种两栖的灭灯银娃娃，传说那种东西确是有灭灯之异，非常稀有，大小与普通婴儿相仿，专吃小蛇小虾，当年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喜欢在碧玉琉璃盆中养上一只活的，晚上把府里的灯都灭了，方见稀罕之处，着实能显摆一通，比摆颗夜明珠还要阔气，不过养不长久，捉住后最多能活几十天，而且死后怨气很足，如果没有镇宅的东西，一般人也不敢在家里养，但就没听说过那种东西会直接伤人。”

Shirley杨摇头说不太像，用“伞兵刀”撬开那东西的大嘴，我们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伙嘴里没舌头，满嘴都是带倒色的骨刺，还有数百个密密麻麻的肉吸盘，看来这东西是靠吸精血为生的。

Shirley杨说可能那些被当做祭品的奴隶，被割去眼睛后，尸体都是被这些家伙吸干的，不知道这种血祭，是否也发球祭祀鬼洞仪式的一部分……

这时明叔插嘴道：“这东西确实像极了灭灯银娃娃，我前几年倒腾过两只，不过都是做成标本的，后来被一个印度人买了去，嘴里是什么样的还真没看过。”

我把关对明叔说：“明叔刚才你竟然没自顾着逃命，看来我们没白帮助你，你觉悟有所提高了，我看到在那一刻你的灵魂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毕竟大事已了，我不由得放松起来，正想挖苦明叔几句，但话未说完，就发现周围只剩下胖子、还有shirley杨，少了一个人，唯独不见了阿香的踪影，我赶紧站起来往周围一看，这一带的干尸都被我们搬到了天梁上，很多地方已经露出了下边的晶层，地面上有一长串带血的脚印。

第五十三章 西北偏北

我们只顾着翻看地上的死鱼，竟然不知道阿香是在什么时候失踪的，但她肯定没有发出任何挣扎求救的动静，否则不会没人发觉，大伙心中担心，都觉得这回真实凶多吉少了，怕是让那些在祭祀之后来吸死人血的东西掳了去。

但随即一看那串脚印，血迹新鲜，而且只有一个人的足迹，从血脚印的形状来看那应该就是阿香的，大约有十几步，到堆积干尸的地方就不明显了。

如果她是被什么东西捉了去，时间也觉得不会太长，现在追上去也许还有机会能救回来，我们一刻也没敢耽搁，急忙沿着脚印的方向越过堆积的干尸，尸堆下边又出现了血足印，看去向绕进了祭坛后边，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去，绕过玉山，只见山后的晶层间有个洞口，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一个纤弱的身影一闪进了洞。

虽然只看到人影闪了一下，但看身形服色，十有八九就是阿香，她周围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她一个人流着这么多血，走到这来想做什么？我心中起疑，脚步稍缓，而Shirley杨却加快了步子，急匆匆从后赶上去想追上阿香，明叔也在大声招呼阿香的名字。

这处祭坛的洞窟开始的时候中间被云雾分开，击雷山的异动使石烟彻底消散，但我们一直疲于奔命，没注意到祭坛后边竟然还有个洞口，而这时又慢慢在晶层上升起淡淡的薄雾，石烟霏霏朦朦，到处充满了寂静与迷离的气氛，令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显得不太真实，洞窟边缘的山隙之中更是深邃莫测，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山洞不是一般的去处。洞内晶脉渐少，荧光昏暗，隐隐有种危险的气息，但我看到Shirley杨已经快步跑了进去，于是也不再多考虑了，稍一犹豫，举起“狼眼”手电筒跟着她进了山洞。

众人一进山洞，没追几步，便已赶上先前见到的人影，正是阿香。不过她似乎是患了梦游症一般，失神的双眼直勾勾盯着前方，她的鼻子里不停的滴出血来，而她对此毫无察觉，对我们的到来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一步步的向洞穴深处走着。

我伸手要将她拉住，明叔急忙阻拦：“别惊动她，胡老弟，阿香好要是得了离魂症啊，离魂症必须让她自己醒过来，一碰她她的魂魄就回不来了，她以前可没有这种症状，怕是中了邪了？”

我一时不敢妄动，但阿香的鼻子不断滴血，由于失血过多，脸上已没有半点人色，再不管她的话，就是流血也能把人流死。Shirley杨

说：“硝磺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可以让癔症者恢复知觉。”说罢拿出“北地玄珠”，刚要动手，发现阿香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块尖锐的水晶石碎片，正在向她自己的眼中缓缓刺去。

Shirley杨急忙将“北地玄珠”在阿香鼻端一抹，阿香猛的咳嗽一声，身子一软立刻倒在了地上，我和Shirley杨赶紧扶她坐住，仰起她的头按住上边的耳骨止血，多亏发现的及时，不过她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走进这个山洞？她为什么想要刺瞎自己的眼睛？莫非是洞中有什么东西使她的心智迷失了？

Shirley杨对我说阿香肯定是不能再走下去了，最好先让她在这休息一会儿。我点头同意，先休息半个小时，走不了没关系，我和胖子就是抬也得把她抬回去。阿香还算走运，我找胖子要了几块褪壳龟的龟壳用石头碾碎了，让Shirley杨喂她服下。这价值连城的灵龟壳是补血养神都有奇效的灵丹妙药，胖子免不了有些心疼，本来总共也没多少，全便宜阿香了，现在就剩下巴掌大小的一块了，想来想去，这笔帐自然是要算到明叔头上，让他写欠条，回去就得还钱，甭想赖账，随后出去拖进来两条死掉的怪鱼，饿红了眼就饥不择食，想那杀人的仪式荒废了多少年了，这东西可能也不像它祖宗似的当真吸过人的血，用刀刮掉鳞胡乱点火烤烤，足能充饥。

我用手电筒四处照着看了看地形，山洞很狭窄，也并不深，我们追到阿香的地方，已经快到了尽头了，举起“狼眼”就可以在光束中看到尽头的情况了，那里是一道用巨石砌成的墙，墙下有三个很矮的门洞，而厚重的墙上，刻着一只滴血眼球的图腾，眼中透着十足的邪恶。

众人看到那只血眼，都面面相觑，半晌作声不得，就连葡萄牙神父从轮回庙里偷绘的圣经地图里，也没有这么个地方，而且所有的传说记载，“恶罗海城”的地下祭坛，都是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而这墙后是哪里？那滴血的眼睛又在暗示着什么？

Shirley杨说这只流血的眼睛，应该是与白色隧道前那闭合的眼睛相对应的，恶罗海城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各种不同眼球图腾，据我看，所有在墙壁石门上的眼球，都起着一种划分区域或警示的作用，不过闭目容易理解，滴血却有很多种可能，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起警告作用，表明这墙后是禁地，比祭支还要重要的一处秘密禁区。

我到洞穴尽头的石墙前看了看，下边那三个低矮的门洞中传来一阵腥臭味，用手抹了一下，还有黏滑的液体，石上挂着一些鱼鳞般的晶片，那些在祭祀活动后就去吸血的东西，就是从墙后爬进去的，那么说这堵墙后也许有水，石墙上的纹理并不协调，看来是曾经被打破过，然

后又被修复起来的，或者最早不是墙而是石门。被出于某种原因封堵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阿香恢复了几分神智，脸色白得吓人，而且身体十分虚弱，说话都有些吃力，Shirley杨问她刚才是怎么回事：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阿香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说在天梁下的时候，突然感到很害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尽快离开，永远都不要再看那些干尸了，迷迷糊糊的就自己走到了这里，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明叔说：“我干女儿看到了阴气重的东西，鼻子就会滴血，这次又是这样，她毕竟年纪太轻。有些事她是不懂好歹的，但咱们都是风里浪里走过多少回的，自然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看来这里不宜久留，你们听我的没错，咱们原路回去才是最稳妥的。”

我考虑了一下，原路回去的话，最多转回到湖心的火山岛。那里虽然有几条地下河，但基本上算是处绝境，而且地下河水流湍急，带着伤者根本不可能找到路，而这墙后虽然可能有危险，但也有一定的机会找到路径。另外阿香神智恍惚的走到这里，说明这地下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放任不管始终是个隐患。既然在祭坛后的山洞里藏着这么个地方，说不定会与鬼洞有关，斩草需除根，不彻底有个了结，恐怕回去之后永无宁日。

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指南针，石墙并非与自东向西的白色隧道看齐，位于西北偏北，有了这个防卫，我便立刻下了决心。不过我还是要先征求其余成员的同意。

Shirley杨说道，来路被不少落下来的水晶阻住了，想走回头路也不容易，拉火式雷管还剩下两枚，炸是炸不开的，另外还有一个选择，是攀到洞窟的顶上，用雷管破顶，使上面的湖水倒灌下来，注满洞窟后，就可以游回地下湖了，不过咱们不少人都挂了彩，泡在水里时间长了，就有生命危险。

明叔这时又犹豫起来了，极力主张要从地下湖回去，他本是个迷信过度的人，当然是不肯往阴气重的地方去，对我说：“有没有搞错啊，胡老弟你师兄不是讲过咱们这次遇水而得中道吗？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正确了，可这道墙壁后面有没有水咱们都不知道，对高人的指点又怎么能置若罔闻？”

我心里暗骂老港农又要拖后腿了，但能拿他怎么办？要依了我就扔下他不管，但shirley杨那种信上帝的人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么做，要是带

着明叔，他虽然现在精神状态恢复了几分，但难保他地疑心病什么时候又犯了，我心念一动，心想明叔这样的人也有弱点，就是过度迷信，何不利用他这一点，让他坚信这是条生路呢？

想到这里我对明叔说，遇水而得中道，当然是没错的，咱们一路上过来，没逢绝境，无不寻水解困，但易经五行八卦里的水，并不一定是指湖里流动的水，它也暗指方位，在五行里北方就代表水，水生数一，成数六，北就是水。

但这显然说服不了明叔，因为他根本听不明白，其实我也不明白，不过我研究风水秘术，自然离不开五行八卦之类的易术，虽然不会象张赢川那样精研机术，但是一些五行生克的原理我还是知道地，当然还有些是那次遇到张赢川时听他所讲，于是给明叔侃了一道：“八卦五行之数，都出自河图，什么是河图呢？当年伏羲氏王天下的时候，也就伏羲当领导的时候，他愁啊，天天愁，你们想想，那时候的老干部，哪有贪污腐败这么一说，都特有责任感，整天忧国忧民的，有一天他就坐在河边的一棵苹果树下思考国家大事……”

胖子正在点火烤鱼，吸我说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道：“老胡你说这事我也知道啊，是不是掉下来一苹果，正好砸他脑袋上了，砸得眼前直冒金星，就领悟出八卦太极图了。”

我对胖子说你不知道能不能别瞎掺和？让苹果砸了脑袋的那是牛顿，伏羲在河边的一棵苹果树下发愁，在思考自己臣民的命运。那个原始洪荒的时代，灾难很多，人民群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当时的人类，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非常有限，伏羲就对着河祈祷，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示，怎样才能让老百姓避开灾难，安居乐业。

这时河里跃起出一条龙马，背上驮着一张图，于是伏羲就以其纹画八卦，也有人说那是那龙马所负地，是一块巨大的龟壳，或许龙马本身就是一只老龟，甲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奇妙纹理，不管传说是怎么样的。总之这就是河图，伏羲按照图中地形状画出了八卦，这是人类对宇宙对世界最早的认识，天道尽在其中，据记载，龙马负图的纹理图案，有一白点、六黑点在背近尾。七黑点、二白点在背近头……各有差异，河图中总共有五十五个黑白斑点，白色的是二十五个，称作天数，黑色的三十个，作为地数，白色代表阳。全是单数，一、三、五、七、九，黑点为双数，二、四、六、八、十，代表阴，被称为地数。同时河图中还把一、二、三、四、五视为生数，六、七、八、九、十称为成数，这之间有相生相成的关系，五个方位各有一奇一偶，都是以两给具有象征意义的数目互相搭配，用来表示世间万物全都是由阴阳化合而成。有太极穷

通天地之意，若非天生地成，便是地生天成。

所以才说北方是阳气始生之处，生数一、成数六，叫作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自然万物的规律都在此中，所以我说往北边走，就一定可以遇水得中道。

Shirley杨听后忍不住赞叹道：“想不到你还知道这么多乱七八糟地事情，以前还以为你除了会看看风水之外，就只会数钱。”

我听连shirley杨也说我有学问，心里自然得意，嘴上都快没把门的了，但还是谦虚的说，其实我知道的东西多了，只不过你们平时总也不给我机会说，现在这么说大伙都可以放心了吧，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都是根据客观既存的事实所产生的，所以我敢说北边一定是个生门，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摸金校尉有个古老的行规，入古墓摸金，必先在东南角起灯，因为东南是祸与事的方位，祸就是灾难，事就是做事干活，灯一来，必生祸机，西北方角则是生路，西北、东北和北，是开、休、生三门，八站中只有这三个是吉门，这连司迁都讲过，他说“做事者多在东西，收功者常于西北。”同样在精通阴阳风水这人的眼中，一向是事生于南，功收于北，从战略方位看北、西北、东北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北方主有生水，属善形活势。

一番话把明叔说得心服口服，认准了往北走肯定没错，要想活着出去，就这一条路可行，于是大伙略为休整，便从尽头处的矮洞里钻了进去，离开前，我又盯着石墙上那滴血的眼球看了看，这图腾会不会与阿香刺目的举动有什么关联？心中有几分忐忑不安，其实那些北方主水的话，都是用来敷衍明叔，我自己都没什么信心，不过走别路都已不可行，但愿这是一条生路。

一出那低矮的门洞，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宏伟的地下大峡谷出现在了面前，两侧峭壁如削死气沉重，附近还可以借这矿石地微光看个大概轮廓，而高处则黑漆漆的望不到头，向前走了几十米，发现峡谷中纵横交错的，全是巨大生物的骨骼化石，最近处的一个三角形头骨，大小比一间民房也小不了几圈，靠近峡谷边缘的地方，无数地骨骼化石都与岩石长成了一体，只有那些长长的脊椎，表明了那些石头曾经是有生命的。

胖子背着昏昏沉沉的阿香对我们说：“不是说魔国人愿意供蛇吗？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大蛇的骨骸，我看咱们得多加小心了，说不定还有活的呢”

Shinley杨说，这条地下的大峡谷里的骨骼没有像蛇的，倒像是龙王

鲸之类的，少说都死去几百万上千万年了。我也同意Shinley样的看法，说得没错，蛇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肋骨，都快赶上轮船的龙骨了，所有的骨骼都是化石，没有近代的尸骨，所以不用担心什么，不过咱们还不知道恶罗海人在这里做过什么，这一点还是要提防的。

我们正想去探探路，这是阿香突然对我说，侧后方有些东西，让她觉得头很疼，我们急忙回头去看，一看之下，都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又惊又奇，谁也没料到，就在我们出来的地方，又一尊如同乐山大佛一样，嵌入山体中的黑色巨像，山体上零星的荧光，衬托着它高达黑暗的轮廓，像是个狰狞的阴影，摩天 地的背对着我们，而且最奇特的事，拿几十米高的巨大神像，身体向前倾斜，脸部和两只手臂都陷进了山体内部，那姿态像是俯身向山中窥探，他的工艺没有佛像那么精美复杂，仅仅具备一个轮廓，没有任何装饰和纹理。

众人都有个疑问，这是：“大黑天击雷山”的真实形象吗？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随即发现，巨像的两面都有脸，身体也是前后相同，没有正与背的分别，而且只有两只手臂，却并没有脚，巨像与地面连接的位置，有一个丈许高的门洞，里面似乎有什么空间，门前有几根倒塌的石柱。

胖子说好不容易有个保存完好的建筑，不如进去探探，找点值钱的东西顺回去，要不咱们这趟真是赔本吆喝了。

我也想进去看看，抬起头只顾看高出的巨像，险些被脚下的一个东西绊倒，原来那些类似的石柱在峡谷中还有许多，我们脚下就有一根倒下的，多半截没入了泥土，Shinley杨看了看脚下的石柱，忽然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但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对阿香说道：“能不能让我仔细看看你的眼睛？”

第五十四章 蛇窟

地下峡谷象是到了深渊最底层的地狱，满目皆是嶙峋巨大的史前生物骨骼，附近散落倒塌的石柱与那些骨骼相比，有些微不足道，而且大半都埋入了灰白色的土层之中，所以开始的时候众人并未察觉到这里有人类建筑的遗迹，直到阿香指出我们身后存在着巨大的黑色神像，这才发现周围还有这么多石柱。

石柱上都凿有一些牛鼻孔，有些还残留着粗入儿臂的石环，另外最醒目的，就是石柱上一层层的眼睛图腾，这些图腾我们已经见过无数次的，可谓是屡见不鲜，在这里再次看到，都没觉得有什么意外，眼球的图腾，除了祭坛两端的非常奇特，一端是闭目之眼，一端是滴血之眼，其余的尽皆大同小异，而这石柱上的就属于比较普通的那种图案，我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但Shirley杨看到这些石柱上的图腾后，似乎发觉了某种异常，非要仔细看看阿香的眼睛不可，Shirley杨大概为了避免阿香紧张，所以是用商量的口吻，和平时说话没什么两样。

阿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表情怯生生的，大概她也觉得莫名其妙，仔细看看眼睛是什么意思？于是Shirley杨秉住呼吸，站在很近的距离，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阿香的双眼，似乎要从她的眼中寻找什么东西。

我明白Shirley杨虽然说得轻描淡写，却一定有什么我们都没想到的问题，阿香这丫头的举动，也确实不太对劲，好端端的竟然发了离魂症，拿着尖石头去刺自己的眼睛，也许真就如同明叔所说的。她撞邪了，也许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阿香了，更有可能她的眼睛与恶罗海城有着某种联系，她会不会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鬼母妖妃呢？

我心中胡乱猜测，转了数个念头，却似乎又都不象，看到Shirley杨盯着阿香的眼睛端详，于是也和胖子凑过去一起看看。想看看阿香眼睛里究竟有些什么，但看了半天也没瞧出什么稀奇的地方。

这时Shirley杨似乎已经从阿香眼中找到了答案，她先告诉阿香不要担心，不会出什么事，然后让我们看看石柱上的眼睛，虽然看起来与“恶罗海城”中其余的图腾非常相似，但有一个细节是独有的，这里的眼前图案，在瞳孔外边都有一圈线形红色凸痕，Shirley杨说你们看看阿香的眼睛里，也有类似的东西。

我这才发现到没有注意到那个细微的差别。如果仔细观察阿香的瞳孔，便会发现其中果真有血痕，如一线围绕，那血痕象是眼白里的血丝，却极细微，若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如果不是阿香闯进这个山洞，

我们也许不会发现这里，而她的眼睛竟然与这里的图腾相似。她是有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不过当着阿香的面，我并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Shirley杨知道刚才的事很容易让众人产生疑惑，难免会怀疑阿香，Shirley杨根本也不相信什么眼睛转世之说，于是解释道，人体通过眼睛发出的生物电大概只有百分之七，是非常微弱的，不过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生物电的感应能力也有差别，阿香的眼睛能感应到一些常人不能捕捉的事物，这虽然很特别，但现今世界上，也有许多类似她这样拥有的东西，所以她才被下意识的引到此地，石柱上的图腾就是最好的证据。

明叔听后赶紧说，没事就好，咱们还是赶紧向北走吧，早点离开这地方，就不要去管这里有什么鬼东西了……

明叔的话刚刚说了一半，阿香就忽然说道：“没用的干爹，没有路可以走了，后边有好多毒蛇在追了过来，咱们都会死，我……我害怕蛇，我不想被蛇咬死……”说着话便流下泪来。

阿香的话让大伙感到非常吃惊，怎么说来就来？想起击雷山白色隧道里的那些黑蛇，兀自令人毛骨悚然，在这条地下大峡谷中如果遇到蛇群，连个能躲的地方都没有，往前跑不是办法，两条腿又怎么跑得过那些游走如风的黑蛇，两侧古壁都如刀削一般，就连猿猴怕也攀不上去。

这时东边的山洞，和岩石晶脉的缝隙间群蛇游走之声已经隐隐传来，明叔面如土色，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胡老弟，这回可全指望你了，幸亏当初听你的往北走，北边有水，有水便能有生路，要是刚才不听你的走回头路，现在多半已葬身蛇腹了，咱们快向北逃命去吧。”说着话，就想拉着我往前跑。

我赶紧把明叔的手按住：“别慌，前边一马平川，逃过去必死无疑，我看眼下只有先到那黑色巨像中去，封住洞口挡蛇，再想别的办法脱身。”

蛇群游动的声音如狂潮涌动，未见其形，便已先被那声音惊得心胆俱寒，再也容不得有丝毫耽搁，我让胖子背上阿香，拽住明叔撇开大步，跑到了黑色巨像底部的洞门，那高大的神像内部被掏空了，光线很暗，我们用手电筒稍稍扫视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有木石结构的建筑，上面还有很多层，看样子可以直接通到巨像的头顶上去。

大群黑蛇已经迫近，来不及细看内部的情况了，胖子把阿香扔在地上，同我和明叔搬了两块大石板，堵住门后，紧张的感觉也没有任何松懈，腿都有点软了，我和胖子以前没少在野外捉蛇，但这种黑蛇不仅数

量众多，而且游走似电，毒性之猛可以说是沾着就死，碰上即亡。

我们不仅担心这巨像内还有别的缝隙，大伙一商量，不如到上面去，相对来讲，上面要安全一些，为了节约使用光源，只开一盏头灯和一支手电筒。往上一走才发现这里面根本不保险，巨像内部是凿出了许多间不相临的石室，整体形状都与那蜂巢般的“恶罗海城”相似，不过结构没有那么复杂，石穴般的洞室小的可怜，我想这可能不是给人居住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狭窄压抑了，要是人住里面，用不了多久可能会憋死。

这里到处都落满了灰尘，空气流动性很差，如果我们五个人，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中耽搁的时间稍长，就会觉得缺氧胸闷。

直爬到第四层的时候，才觉得有凉风灌将进来，在黑暗的过道中，顺着那凉飕飕的气流摸过去，便见到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口，这是巨像中下部的一个通风口。由于神像的整体是黑的，所以在地下看不到这里，若不是那些倒塌的石柱，甚至不太容易发现底部的入口。

我趴在那个洞口前，探出身子从高处往下看了看，下边的荧光恍惚，只能看到一团团扭曲蠕动的黑蛇，都聚集在神像下的区域内，大者有人臂粗细，小的形如柳叶，头上都有个黑色的肉眼。群蛇有的懒洋洋的盘着，还有的互相争斗嘶咬，数量越聚越多，那蠕动的东西看多了，就让人感到恶心。

Shirley杨看后对我们说：“这些蛇的举动很奇怪，并不象是要爬进来攻击咱们，反而象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胖子把阿香放下，自己也喘了口气，然后说道：“我看是等咱们下去给它们开饭。”抬胳膊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又说“这不是刚到吃饭的时间吗。”阿香被胖子的话吓的不轻，双手抱膝坐在地上发抖，明叔见状也有些魂不附体，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没有吃的东西，水壶里的水也不多了

，根本不可能总在巨像里躲着，而且这巨像内的石屋看着就让人起鸡皮疙瘩，连阿香都说这里让她头疼，咱们这回算是进了绝境了，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

我心中也很不安，外边是肯定出不去了，而这黑色神像腹中的建筑，也不象是给人住的，天知道这里会有什么，但是现在必须要稳定大伙的情绪，于是找了点稳定军心的借口，对众人说道：“其实不仅是北方属水，五行里黑色也代表水，这巨大的神像都是黑色的，自然也属水，所以我想咱们躲到了这里，是一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忽然想到一些办法，便又对大伙说：“刚才在峡谷的底部，咱们都

看到石柱和骨骼的化石上，有着一层火山蛭，地上有许多隆起的大包，那应该是以前喷发过的火山弹，而且气温也比别的地方高了不少，这些迹象都表明这里有条火山带，虽然咱们在湖中发现了一座死火山，但那不等于整条火山带都死亡了，群蛇喜欢阴冷，它们都是从东边的山洞里过来的，绝不敢过于接近北方，越向北硫磺气息将会越浓，咱们只要想办法能用掉群蛇向前逃出一两里地，就能安全脱困，我看可以用这里的材料制造些火把退蛇。”

明叔听我这话中有个很大的破绽，便说：“不对啊，这里的蛇全是黑色的，看来也应该属水，我虽然不太懂易数，但知道水能克火，所以虽然群蛇喜欢阴冷，但它们也敢到这里来，另外咱们遇水得生，怎么敢点火把？这岂不是犯了相冲相克的忌讳了吗？”

我心说这老港农着实可恶，竟敢跟我侃五行生克的原理，五行的道理就好比是车轮子的道理，怎么说都能圆了，胡爷我无理也能搅三分理出来，能让你论趴下吗？于是对明叔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位五行皆以五合，所以河图中阳数奇数为牡，阴数偶数为妃，而大数中阴阳易位，所以说妃以五而成。现代人只知水克火，却不知水为火之牡，火为水之妃，如今的人只知道水旺于北，火起于南，却不知五行旺衰与岁星有关，明叔你只知水克火，却不知道如果火盛水衰，旺火照样可以欺衰水，这说明你不懂古法，咱们这是旺水，那些蛇就是衰水，所以咱们旺水可以借火退衰水。但这火不能旺过咱们的水，否则咱们也有危险。”

明叔听的眼都直了，过了半天才说：“太……高明了，所以我常对阿香讲，将来嫁人就要嫁摸金校尉……要不然没出息。”

Shirley杨忽然轻轻一挥手，示意大伙不要说话了，外边有动静，我们立刻警觉起来。

轻手轻脚的凑到洞口窥探下边的动静，不过shirley杨并非是让我们看下方地蛇群，它指了指高处的绝壁，那上边不知什么时候亮起了一长串白色的小灯，在远处晃晃悠悠的，数量还不少。但是距离太远了而且山壁上的晶脉已渐稀少，荧光灰暗，那是什么东西？我使劲揉了揉眼睛，还是看不清楚，又不象是灯，好象站着无数穿白衣的小人。忽然眼前白影一晃，峭壁上有一个略为平缓的石坡，几大团白花花的东西就从上面滚将下来，掉到了峡谷的底部。

地面上地蛇群纷纷游向那些掉落下来地白色物体，我们距离地面只有十几米的高度。看下面的东西还比较清楚，只见那些一大团一大团的东西，都是一些黏糊糊的球状物，葡萄珠大小，黑蛇争先恐后挤将过

去，围在周围便停住不动。那些白色的物体上忽然冒出许多鲜红的东西，象是凭空绽放出一朵朵红花，但转瞬便又消失，忽红忽暗，众人越看越奇，再凝神观望，这才看出来，在一个嵌入岩石的化石骨架中，盘具着一条体形大于同类数倍的黑蛇，也不知是从哪个岩缝里溜出来的，吞吐着血红的蛇信，只见那蛇全身鳞甲漆黑灿然，光怪陆离，张口流涎，口中滴

落的垂涎一落到地上，石头中就立刻长出一小块鲜红的毒菌，转眼便又枯萎了，随生随灭，这蛇的毒性之猛，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了，大蛇从骨上而下，蛇行至那些白色物体中间，一个个的将空位吞下，其余的黑蛇都静悄悄恭候在旁，不敢稍动，看样子要等它们的老大吃剩下之后，才是它们的。胖子奇道：“那是什么？鸡蛋？”我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那大团地白色物体，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卵，十分象是大白蚁之类的，里面还裹有许多昆虫、动物的死体，我又向高处那一排白色的小人处看了看，便已猜出了八九不离十，对众人说：“上面地那些地观音，怪不得这些黑蛇忍受着这里燥热的环境，果真是胖子说的那样，是来吃东西的，他们吃饱了就会散去，咱们耐心等等机会吧，地观音这类小兽生性残忍狡猾，而且还非常贪婪，它们喜欢储藏食物，即使不吃也会把东西往深处藏，想不到都便宜蛇群了。”

众人听我如此一说，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毕竟那些蛇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应该没有发现到我们藏在这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脱险了，可阿香却突然开口说：“不是地，它们已经看见我了……我能感觉到。”说完就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显得十分无助。

我听阿香说的十分郑重，这种事她是不敢开玩笑的，想到那条毒蛇流出的鲜红毒涎，我不由得额头上开始见汗了，再次偷眼向洞外看了一眼，只见盘在龙王鲸化石上的那条巨蛇，正对着我们所在的洞口昂首吐信。

我急忙缩回身子，没错，我也可以感觉到。底下的蛇一定知道我们的存在，只不过不知道他们是打算吃完了蚁卵，再来袭击，还有由于这神像是禁区而不敢进入，我让胖子留在洞口监视蛇群的动静，我和Shinley杨、明叔三人要抓紧时间制作一些火把，我钻进那个洞口旁的一间石屋，

举着手电照明，想找一找有没有储油的器具，时间虽然久了，但古藏地的牦牛油脂或松汁都能保留极长时间，也许还可以引火，刚才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里似乎没有灯盏，此地不见天日，没有灯火实在是大不寻常。

抱着几分侥幸心理，我拿着手电筒照了一遍，石屋中四壁空空，只是角落里，有一张没有眼孔的古玉面具，Shinley杨在另一间石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我问Shinley杨这会不会是魔国鬼母的面具，那些人能不能以面具示人，难道这巨像里的建筑是给鬼母住的？

Shinley杨说：“不会，魔国鬼母的地位是非常高，一定是住在恶罗海城的神殿中，那里已经彻底毁掉了，你看这里的环境很差，说是监狱可能也不过分，而且眼球的标记很特殊，与阿香的眼睛相似，那样的眼睛应该不是鬼眼，几代鬼母才能出一位真正能看到鬼洞的人，我想这不会

是用来.....用来关押那些眼睛不符合要求的候选者？下面的石柱上有牛鼻孔和石环，显然是用来进行残酷刑法的，被淘汰掉的人，可能都被锁在那峡谷中喂蛇了。”

我点头道：“照这么说来，这地方确实很象是监牢，不过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想不明白.....”刚说到这里，胖子就着急忙慌的从洞口处爬了回来，问我道：“火把准备得怎么样了？我看蛇群已经开始往咱们这钻进来了，要点火就得赶快了。”胖子还不大呢感我回答，就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我和Shinley杨说：“你们看那小妞儿在那折腾什么呢？”我向身后的阿香望去，她正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中，后背对着我们，而她本身也是面对着黑色的墙壁，用手在轻轻抚摸着那堵石墙，全身瑟瑟发抖，忽然回过头来对着我们，面颊上流着两行黑血，缓缓举起手臂，伸出食指指着墙说：“这里有一个女人。”

第五十五章 天目

黑色神像实际上便是一块如山的巨石，只是内部都被凿成了空壳，由于岩石都是墨黑色的，所以其中的空间毫无光亮可言，Shirley杨持着“狼眼”手电筒，向身后的通道中照去，狭窄的光束打到了角落中，只见阿香正低着头，面对墙壁而立，在此之前，我们谁也没察觉到她的举动，此时见她象鬼魅般无声无息的站在那里，好像又出现了离魂症，不由得都有些为她担心，但除此之外，心里更添了几分对好的戒备之意。

不等Shirley杨开口叫她的名字，阿香便自己转过了身子，她的脸部朝向了我们，我们看她这一转身，都险些失声惊呼，只见阿香的脸颊上挂着两行黑血，如同流出两行血泪，眼睛虽然张着，却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光彩，那黑血就是从她眼中流出来的。

Shirley杨见她双目流血，连忙要走上去查看她的伤势，阿香却突然举起胳膊，指着身后的墙壁说：“那里有个女人，她就在墙上……不只是这里，石窟内的每一面墙中都有一个女人。”说着话，身体摇摇晃晃的似要摔倒。

Shirley杨快步上前扶住阿香，为她擦去脸上的血迹，仔细看她的眼部受伤的状况，但是黑灯瞎火的完全看不清血从哪里流出来，问她她也不觉得疼，那血竟象是来自于泪腺，所幸眼睛未盲，大伙这才松了口气，在隔壁寻找燃料的明叔，此时也闻声赶了过来，对着阿香长吁短叹，随后又对我说这里阴气太重，阿香见到了不干净的东西，鼻子和眼睛里便会无缘无故的流血，只不过流血泪的情况极其罕见，这几年也就出现过两次，一次去香港第一凶宅，还有一次是经手一件从南海打捞上不来的“骨董”，这两次都是由于阿香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明叔的疑虑，犹豫再三没有染指其中。事后得知那两件事，都引发了多宗悬而不破的命案，明叔没有参与，真算是命大，既然阿香在这神像内显得如此邪门，那么这里肯定是不能再呆下去了，要不然非出人命不可。

明叔说完之后，又想起外边成群的毒蛇，尤其是那口流红涎的大蛇，思之便觉得毛骨悚然，稍加权衡，这里虽然阴气逼人，但至少还没有从墙中爬出厉鬼索命，于是便又说黑色属旺水，这个时候当然是相信胡老弟，不能相信阿香了，还是留在这里最妥当。

胖子在检查着步枪的子弹，听明叔劝大伙赶快离开此地，便说道：“我刚才看见外边那些蛇已经涌进来了，不管是往北还是往西。要撤，咱们就得赶紧撤，要是留下来，就得赶紧找个能进能退的所在，进退回旋有余地，转战游击方能胜强敌。”

我对众人说：“现在往下硬闯是自寻死路。无论是哪个方向，肯定都是逃不出去的，咱们跑得再快，也甩不掉那些黑蛇，这石头祖宗身上也不知有多少窟窿，咱们虽然堵住了来路，却不知道它们有没有后门可走，可相比之下，此处地形狭容易守难攻，应该还可以支撑一时。”明知困守绝境不是办法，但眼下别无他法。

Shirley杨也认同在现在的情况下，能守不能跑，且不论速度，单从地形来看，可退之地，必然都是无遮无拦，一跑之下，那就绝对没活路了，当然如果困在此地，也只是早死迟死的区别，所以要充分利用这点时间，看看能否在附近找到什么可以驱蛇的东西，那就可以突围而出了。

商量对策的同时，大伙也都没闲着，不断搬东西封堵门户，但越是忙活心里越凉，这里的窟窿也太多了，不可能全部堵死，黑蛇在下边游动的声音渐渐逼近，大伙没办法只好继续往上退，并在途中想尽一切办法滞缓蛇群爬上来的速度。

不断的往上攀爬，每上一层，就推动石板堵住来路，最后到了顶层，一看这里的地势，实是险到了极点，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边各有三间矮小的石窟，向上的通道，就在尽头处的一间石窟里面，这是唯一向上去的途径，不过上面已经是露天了，这座神像脑袋只有半个，鼻子以上的部分不知是年久崩塌了，还是怎样，已经不复存在了，从通道中爬上去，就可以看到三面刀劈斧砍的峭壁相临，这巨像本已极高大，但在这地下深渊里，却又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我们身在神像头顶，更是渺小得如同蝼蚁，我和胖子爬到神像半个脑袋的露天处，往下只看了一眼，胖子就差没晕过去，地下大峡谷中阴森的气流，形成了一种可以呜咽声，而且空气中还夹杂着一股奇特的硫磺气息，噩梦般的环境使人颤栗欲死，我也不敢再往下看了，赶紧拖着胖子回到下边一层。

Shirley杨将阿香安置到一个角落中，让她坐在背囊上休息，见我和胖子下来，便问我们上边是否有路可退？我摇了摇头，在上边稍微站一会儿都觉得心跳加速，从那离开的问题想也不要想了，但明叔就在旁边，为了避免引起他的恐慌，我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只说咱们这里算是到顶了，好在巨像头部的地形收缩，只要堵死了上为的道路，蛇就进不来，这神像太高，外边的角度又很陡峭，毒蛇不可能从外边进来。

所幸每层石窟当中，都有一些漆黑地石板，好象棺材板子似的，也看不出是用来做什么的，找几块大小合适的石板，盖住上来的入口，再找些石块压上，看起来还够安全，那些黑蛇虽然凶恶毒猛，但不可能

隔着石头咬人。

在反复确认没有遗漏的缝隙之后，众人围坐在一起，由于每一层都设了障碍，大批毒蛇想要上来，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地时间，而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我心中思潮翻滚，几十米高的巨大神像，我们已经数不清究竟上了多少层，从战术角度来说，如果用来抵御大量毒蛇侵袭，这最顶层才是最安全稳固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里也没有任何周旋的余地。蛇群一旦涌进来，我们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喂蛇，要么从几十米地高空跳下峡谷自杀，任何一种死法都不太好受，我实在是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刻，竟然陷入有死无生的绝境，虽然自从干了倒斗的行当以来，有无数次以身涉险的经历，但从局面上来看，这次最是处境艰难，无粮无水，缺枪少药，四周的峭壁陡不可攀，大群巨毒的黑蛇窥伺在下，反夏想了若干种可能性，也只有长上翅膀才能逃出去。

明叔是何等人，我刚才和Shirley杨说话时，虽然并没有直言己无论可退，但明叔还是已经明白了，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看来“天机”纵然神妙，也是救不了该死之人，老天爷是注定要他雷显明死在“大黑天击雷山”了。

我和胖子对明叔说，您别垂头丧气地，当初要挟我们地时候，那副斩鸡头烧童纸的气概都到哪里去了？难不成还真是人格分裂？胆子小的时候比兔子胆还小，胆子大的时候，为了话命连天都敢给捅个窟窿出来，您说您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对生死之事还那么看不开呢？阿香也没象你似的，您给我们这些晚辈做个正面榜样行不行？要知道，有多少双充满仰慕的眼睛在殷切地看着您呢。

我和胖子始终对明叔在祭坛里的举动耿耿于怀，虽然处境艰难，但既然有了机会，理所当然要借机挖苦他一通，不过还没等我们俩把话里的包袱抖出来，话头却被Shirley杨打断了，Shirley杨问明叔道：“阿香的身世很可怜，明叔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阿香的事？她地过去是怎么样的？还有刚才所说的，阿香在香港曾经有两次流出血泪，其中的详情又是如何？”

Shirley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十分好奇，往阿香那边一看，见她的头枕Shirley杨的膝盖上，昏昏而睡，大概是由于失血的缘故，从“风蚀湖”进入地底祭坛之后，她的精神一直都是萎靡不振，此时一停下来，便睡了过去，她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了，不过她在睡梦中好象都在发抖。

明叔见Shirley杨提出这个要求，虽然不觉得为难，但都这时候了，大伙的性命朝不保夕，还有什么好说地呢，但还是讲了一世阿香的过去，阿香的父母也都是美籍华人，是著名的世界形秘密宗教社团“科学

教”的忠实信徒，“科学教”虽然字号是科学，其实有些观念则是极端的唯心主义，他们相信地球古代文明中的神是外星人，并致力于开发人体的潜在能力，很多社会名流，其包括一些政界要员，大牌导演和电影明星都是该教的虔诚信徒，他们收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古代秘密文献，废寝忘食地研究其中的奥秘，有一批人在西藏地秘文中，得知有种开天目的方法，就是将刚出生的女婴，放置在与外界隔绝的琢境中，不让她见到任何人或动物的眼睛，以十年为限，据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可以看到“神灵”的真实。

不过“科学教”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这种古老而又神秘的方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世界上早就有科学家指出，世界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鱼、两栖类、鸟类、爬行类，都有从外表看不见的第三只眼睛，埋藏在大脑的丘脑神经上部的位置，有一个“松果腺体”，脊椎类动物的位置大多在颅骨顶部的皮肤下，“松果腺体”对光线热量，以及细微生物电波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其接近丘脑神经，所以“松果腺体”发达的人，对周围事物感应的敏锐程度要异于普通人数倍，传说中有些人有阴阳眼，或开过天目，这些人若非天生，便是由于后天暴病一场，或是遇到很大的灾难而存活下来，而这种古老秘密的方法，可能是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通过十年高度静息，来开天目的办法。

阿香的亲生父母，便是十分相信这种理论，于是偷着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了实验，把她从一生下来开始，就放在一个隔菌的环境中，所有接近她的人，都要戴上特殊的眼镜，就是不让她和任何生物的眼睛接触，快到十岁的时候，她亲生父母便死在了一场事故中，阿香并没有什么亲人，明叔当时很有钱，为了掩盖他那见不得人的生意，必须有个好的社会形象，于是就经常做一些慈善事业，收留了阿香也是其中之一，想不到后来有几次，都是阿香救了他的老命，最危险的一次是被称为“香港第一凶宅”的时间，还有一次是“南海尸骨罐”。

第五十六章 刻魂

明叔给我们讲了阿香过去的经历，其中竟然提及阿香的亲生父母使用的方法，是从西藏的秘文中所得，那一定是和“后世轮回宗”有关系，英国入侵西藏的时候，曾掠去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典籍，“后世轮回宗”的密文经卷在那个时期流入海外，倒也并不奇怪，明叔手头那本记载冰川水晶尸的经书，便有着类似的遭遇，不过明叔虽然有的是心眼，却并不知道这“眼睛”之迷的详细来龙去脉，他自己也是说到这些事情，才想到那种被现代人当作开天目秘法的古籍，可能与这“亚罗海城”有关，魔国灭亡之后，藏地拜眼之风便属罕见，所以这种神秘的静息开天目之法，极有可能是当年魔国用来筛选鬼母的，虽然早已无法确认了，但确可断言，最起码这个秘法也是从喀拉米尔地区流传演变出来的。

我不由更是佩服Shirley杨的细心，她早已看出了某种端倪，刚才之所以问明叔阿香的过往之事，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这神秘巨像中所隐藏的秘密，阿香瞳孔上的血线，与这里的图腾几乎一致，这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石门上那刺目的标记，地底峡谷中的石柱，这些阴森碰碰压抑的石屋，还有阿香指着墙说那里面有个女人，理清了这些线索，也许就可以知道这里的真相。

虽然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是用来关押杀害那些没有生出鬼眼的女子，但我从一开始就有个很大的疑问，始终没来得及对Shirley杨说，既然是要杀掉这些人，何必费劲气力的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难道也和中原王朝以往的规矩类似，处决人犯还要等到秋后问斩？似乎完全没有这种必要，这种巨像如果没有几百年怕是修不出来的，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眼下身陷绝境，我仍然指望着事情能有所转机，Shirley杨也没放弃活下去的信念，只要搞清楚这里空间是什么场所，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某条生路，我虽然知道这里要有路逃生除非是出现奇迹，可坐以待毙的滋味更不好受。只听石板上毒蛇悉悉唆唆游走之声响起，不到半个小时，它们就已经跟上来了，这里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虽然有石板档住，短时间内蛇群进不来，但我们没吃没喝又能维持多久？

众人听到蛇群已到脚下一层，那种黑蛇谁看见都觉得心寒，难免心中有些发慌，明叔也没什么心情接着说阿香的事了。我劝他道，咱们把路都封死了，这些毒蛇一时半会上不来，明叔您接着说说阿香流血泪的那两次是怎么回事，她刚刚也流了血泪，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类似之处？！

明叔听我这么说，觉得倒也是这么个道理，于是便说，那些事直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呢！当年赚了笔大钱，就想置办一套象样的宅子，看上了一处房子，环境地点都不错，样式很考究，价格也很合适，都快落定买下了，因为当时是全家人一起去的，两个儿子和阿香都带在身边，想不到阿香一看那房子，眼睛里便流出两行血泪。

明叔知道阿香到了阴气重的地方就会感到害怕不适，于是心里微微犹豫了一下，将买宅子的事情托了几天，利用这几天找人了解到一些关于这所宅子的内情，宅子的主人是个寡妇，很有钱，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几年深居简出，倒是也平安无事，但前些天就突然死了，她家里没有任何亲人，养的几只猫也都在当天无缘无故的死了，而且连人带猫，都是七窍流血，却不是中毒而死，死因警方没有对外公布过。

还有另一次，明叔曾经收了一个瓷罐，胎白体透，圆润柔和，白釉中微闪黄芽，纹饰是海兽八宝，盖子内侧还有些特殊的花印，但这个东西是鱼民从海里捞出来的，辗转流到香港，表面被海水侵蚀得比较严重，外边还挂了不少珊瑚虫，那些原有的优点都给遮没了，根本值不了多少钱，但这瓷罐保存得还算完好，而且主要是里面有很多人类的头盖骨，因为行里的人都知道明京戏主要是做“骨董”生意，对紧俏的古尸很感兴趣，就不知道这些脑瓜骨收不收，于是拿来给他看看。明叔也没见过这东西，从海里捞出来的？装那么多死人脑盖子是做什么用的？但看这东西也是几百年的物件，怕是有些个来右，不过从来没见过，根本吃不准，好在也不贵，随便给了几个钱，就把东西留下了，刚到家门口，阿香就又流血泪了，明叔想起先前那件事，连家也没敢进，就想赶紧找地方把这东西扔了算了，但一想毕竟是花钱收回来的，扔了有点可惜，哪怕是原价出手也行啊。于是到了一个有熟人的古玩店里，古玩店的老板很有经验，一见明叔抱这么个瓷罐进来，差点把他揍出去，拉着他找没人的地方把瓷罐埋了，这才告诉他，你把这东西卖给我想害我全家啊？知道这是什么吗？大明律凌迟处死者，被千刀万剐之后，连骨头渣子都不能留下，必令刑部刽子手搓骨扬灰，那就是说刮净了人肉之后，还要用重器。把那段骨头架子碾成灰。但刑部刽子手大多是祖传的手艺，传子不传女，他们都有个很秘密的规矩，凌迟大刑之后，偷着留下头盖骨，供到瓷瓶里封住，等这位刽子手死后，才由后人把瓷瓶扔进海里，为什么这么做？刑部刽子手又是怎么供养这些死刑犯头盖骨的？那些都不可考证了，就连这些事还都是民国实行枪决后才流传出来，被世人所知道的。你收的这个罐子，他这辈子出的大刑，都在这里边装着呢，这件东西凶气太盛，很容易招来血光之灾，不懂养骨之道，谁敢往家里摆？

明叔简要的把这两件事一说，阿香在这神像附近又有那种迹象，而且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所以才说这里一定阴气很重，根本不能停留。不过下面那么多毒蛇，咱们不在这里，又能躲去哪呢？

我点了点头，明白了，神像内部一定死过很多人，而且死的很惨。想想刚才阿香那些诡异地举动，她说这巨像内地石墙里，从第三层开始，几乎每一面墙壁都嵌着一个女人，一个人如果承受了过多的惊吓，不是神经崩溃，就是开始变得麻木。我看了看四周黑色的石墙，倘若真象阿香所说，单是想想我们的处境，都觉得窒息，这里究竟有多少死者啊？

但令我觉得奇怪的是，巨像内部的石窟，都是一体的，并非是那种用石砖一层层垒砌而成的建筑，所以说墙中根本不可能有尸体，加上墙体都是漆黑的墨色，也看不出上面有什么人形的轮廓。我越想越觉得古怪，伸出手臂摸了摸身后的墙壁，如果说这里也有个被处死的女子，她会被隐藏在这墙壁的什么位置？

我随手在墙上轻轻一抚，立刻感到墙上有很多凿刻的浅痕，象是刻着某种符号，但由于所有的石头都是黑色的，所以只能用眼睛看的话，根本不会发现墙上刻着东西，而且若非刻意去查看，也不一定会留意那些古老凌乱的凿痕，我马上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其余的人，看来这些石窟里的墙壁确实有问题。

明叔闻言立刻精神了起来，忙问是不是墙上刻有秘密通道的地图？我没有回答，这时候还需要保持一些理智，身处巨像的顶部，如临高塔，这里的面积只在进退之间，哪里会有什么可以逃生的秘密通道，不过石墙上刻着的符号也许记录着某些驱蛇之类的信息，明知这种机会不大，而且即使有也不一定能有人看懂，但心中还是多了几分活命的指望。

为了让黑色石墙上的刻痕形状显露出来，Shirley杨在附近收集了一些发白的细灰，涂抹在石墙有刻痕的地方，一条条发白地线条，逐渐浮现在众人面前，极不工整的线条，潦草的勾勒出一些离奇的图形，有些地方的刻痕已经磨损的模糊不清了，唯一可以辨认出的一个画面，是有个女人在墙上刻画的动作，好象这写墙上的标记符号，都是由女子所刻的，这面墙上的凿痕实在太不清晰，我们只好又去找别的墙痕，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有类似的凿刻符号和图画，但手法和清晰程度，显然并非一人所为，似乎也不属于同一时期，但是所记载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对刻墙这一事件不断的重复。

众人看了四五道石窟中的墙壁后，终于把石刻中的内容看全了，可以确定，每一道墙上的石刻，都是不同的女子所刻，由于没有任何其余的相关证据，我们也只能进行主观的推测，她们都是那些没有生出“鬼眼”的女子，都会被囚禁于此，每人都要在墙壁上刻下她们生前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作为来世的见证，然后要刺破双目，将眼中的鲜血涂抹在自己所刻的图案符号之上，也就走完了她们生命的最后里程，最后已经刺瞎了双眼的女尸，都要被绑在峡谷中的石柱上，在黑蛇的噬咬下，成为了宗教主义神权统治下的牺牲品。

Shirley杨若有所思，轻轻抚摩着刻有那些不幸女子灵魂的墙壁，而明叔见墙壁上的石刻，只有古代宗教统治的血腥与残忍，而没有任何可供我们逃生的信息，顿时气丧，烦躁不安的在石窟中来回走着。

Shirley杨忽然“咦”了一声，对我说：“很奇怪，有些石刻中隐藏着一个奇特的标记……很隐蔽，这个标记象是……”

我正要问她究竟发现了什么，却听胖子大叫一声：“不好，咱们赶紧往上跑吧，石板挡不住毒蛇了。”我闻声一看，只见堵住入口的几块大石板突然塌了下去，领头的那条大蛇，口种喷出的红液，掉在地上便生出很快就枯萎的红色毒菌，那毒菌枯萎腐烂后有种腐蚀作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将石头都腐烂酥了，成群结队的黑蛇跟着蜂拥而来，一条体形稍小的黑蛇速度最快，弓起蛇身一弹，便象一道黑色闪电一般蹿了上来，胖子眼明手快，看住那蛇跃在空中的来势，抬手挥出工兵铲，钢铲结结实实的迎头拍个正着，那声音便如同拍中了一堆铁屑，黑蛇的头骨立刻粉碎，但头顶的黑色肉眼也被拍破，飞溅出无数墨色毒汁，胖子赶紧往后躲避，墨汁溅落在地面上，冒起缕缕毒烟。

众人脸都吓白了，更多的黑蛇来势汹汹，正在不断涌上来，虽然明知上边也是绝路，但火燎眉毛，也只得先退上去了，我一撇眼之间，发现Shirley杨还在看着墙上的符号，竟然出了神，对周围发生的突变没有察觉，我急忙赶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扯着她便跑，Shirley杨被我一拽才回过神来，边跑边说：“那是个诅咒，是那些女子对恶罗海城的诅咒……”

第五十七章 由眼而生由眼而亡

我们虽然知道困在巨象的顶部，虽能支撑一时，却无论如何支撑不了一世，正在筹谋对策，却不料那些毒蛇来得如此之愉，尤其是那条口中不时滴落红涎的大蛇，身前身后带着十步毒雾，别说让它咬着，就是离它距离稍近，怕也难免中毒身亡，我们只好避其锋芒，迅速逃往巨象暴露在外边的半个脑袋之上。

我拽着Shirley杨的胳膊就跑，可她还对墙壁上的标记念念不忘，说那是一个由众多殉教者，对“恶罗海城”所进行的恶毒诅咒，我对Shirley杨说，现在哪还有功夫在乎这些，跑慢半步就得让蛇咬死了，有什么话等逃到上面再说。

趁着黑蛇们争先恐后挤将进来的短暂时机，我跟在胖子等人后边，逃到了顶层，感觉高处冷风扑面，再也无路可逃了，由于巨像掉了一半，所以这里相当于裸露在外的半层截面，石窟的残墙高低不平，附近没有合适的石板可以用来阻挡蛇群，胖子凸起浑身筋骨，使上了吃奶的力气，将一截从墙壁上塌落的石块扒向上来的洞口。

就在石块即将封死洞口的一瞬间，只见两条黑蛇象是两支离弦的快箭，坚硬的黑鳞撕破了空气，发出“嗖嗖”两下低沉而又迅捷的响声，从下面猛窜上来，这种黑蛇体形短粗，非常强壮有力，利用身体弹身的力量，可以在空中飞蹿出数米远的距离，来势凌厉无比，战术灯前一晃，毒蛇就已经飞到了面前。

由于巨像头顶地形狭窄，五个人分处四周，我担心开枪会伤到自己人，而且如果不能在一击之下将两条毒蛇同时彻底打死，一旦给了这两条来去如风的怪蛇机会，我们这些人中必然出现伤亡。情急之下，只好随手举起地上的一个背囊当作挡箭牌，举在面前一挡，那两条黑蛇的蛇口同时咬在背包之上，我不等那两条黑蛇松口落地，便将背包从高空抛了下去，背包挂着两条黑蛇从黑暗中落了下去，过了半天，才听到落地的声音顺着山壁传了上来。

这时胖子已推动石块完全堵住了入口，只见我把背包扔了下去，急得一跺脚：“老胡你的破包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不扔？偏扔我的，现在可倒好了，剩下的一点灵龟壳和急救药品，氧气瓶，防毒面具，还有半条没有吃完的鱼，这下全完了……不过咱们要是还能下去，说不定还有机会能捡回来。”说完让我帮他把附近所有能搬动的石块，都堆在入口处，哪怕能多阻挡几分钟也是好的，想到那些凶残的毒蛇，就觉得腿肚子发软，我们平生所遇过的威胁，就以这种能在瞬间至人死命的黑蛇

为最。

蛇群的来势虽然被暂时遏止住了，但我们的处境一点都没好转，身在绝高奇险之地，便是天生的熊心虎胆，也不可能不感到恐惧。胖子干脆就只敢看着自己脚下，一眼也不敢向下望。Shirley杨看着身边的残墙出神。阿香已经从昏睡中醒转过来，也紧紧闭着眼睛，不知她是怕高，还是怕看到这充满殉教者怨念的巨像。明叔则是面如死灰，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只是不住口的念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Shirley杨出了一会儿神，走过来对我说，她在下层的许多石墙上，都发现了两个破裂开的眼球符号，魔国人崇拜眼睛，他们所有的图腾中，即使有滴血之眼，那也是一种通过流血来解脱灵魂殉教的一种形式，却绝不可能有裂开的眼球，那就代表了毁灭与力量的崩溃，由此来看，可能和世界上其余的神权宗教体系政权一样，在政权的末期，身处神权统治下的人们，会开始逐渐对信仰产生怀疑，她们会觉得这种死亡的仪式是毫无价值的，但宗教仍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此情况下，个人意志是可悲的，她们被命运推上了绝路，却在死前偷偷记刻下诅咒的印记，由于石刻都是黑色的，所以没有被人察觉到，而且越到后来，死前刻下诅咒的人就越多，“风蚀湖”下的“恶罗海城”，明显是毁灭于一次大规模的地陷灾难，而这破裂的眼球标记，偏又被大量偷刻在控制各种矿石之力的“大黑天击雷山”神像内部？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还是那诅咒真的应验了？这个古老的神权王国起源于对眼睛的崇拜，恐怕最终也是毁灭于眼睛。

我说刚才你就在想这些啊？有时候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傻，咱们的性命恐怕也就剩下这十几分钟了，还想这些有什么用，就算不是诅咒应验，那恶罗海城的神权统治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横行藏北多年，它的遗害甚至延续到了现在，所以这座古城毁灭于什么天灾人祸也不稀奇，不过我就巴不得现在来次地震，咱们临死也能捎上那些毒蛇垫背，玉石俱焚。

Shirley杨对我说：“你倒是想得开，那我问问你，既然咱们都活不了多久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我看了看另外三个人，开始觉得这些人有点碍事了，只好对Shirley杨说：“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我最不甘心的一件事，就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抵挡不住美元和美女的诱惑，让你给招了安。本来这也没什么，我从陕西回来之后，就不打算再做发丘摸金的勾当了，将来可以跟美国人民参和参合参合，研究研究金融股票什么的，争取混成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跟那些石油大亨黑手党教父米老鼠之类的打打交道……”

Shirley杨说：“说着说着就离谱了，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我还是和你说说关于恶罗海城的事情吧。”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恶罗海城中的眼球图腾，大多是单数，而墙壁上的破裂之眼都是两只，我有一种直觉，破裂是指的大黑天击雷山，而两只眼球刚分别表示诅咒恶罗海城发生两次大的灾难，这里的确曾经发生过大的灾难，可空间是一次还是两次就无法得知了。”

Shirley杨并不为我们死在这里担忧，她敏锐的直觉似乎察觉到这里的空气中，出现了一些异味样的变化，也许事情会有转机。阿香的眼睛就是个关键元素，她的双眼自从发现神像中隐藏着地怨念之后……其实与其说是发现，倒不如说是她的双眼，唤醒了这巨像悲惨的记忆。从那时起，这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奇怪，说不定第二次灾难很快就要发生了，众人能否逃出生天，就要看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了。

我知道Shirley杨的血统很特殊，她似乎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种先天的微妙感应，她既然认为我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心里就有了一些指望，并且我也是不太死心，于是又站起来反复看了看地形，但看完之后心彻底冷了，任凭有多大的本事，若不肋生双翅，绝对是无路可逃了，才刚刚摆脱了鬼洞中噩梦般的诅咒，却是刚离虎穴逃生去，又遇龙潭鼓浪来，我们的命运怎么就如此不济？为什么就不能来一次“鳌鱼脱却金掉钩，摇头摆尾不再来”？脚下的巨像微微向“击雷山”的方向倾斜，剩下的半截脑袋斜依在陡峭的山壁上，两只由臂弯处前伸的手臂。插入山体之中，神像于峭壁之间的角度很小，现在我们到了最顶层，地面也是倾斜着的，不知这神像是故意造成这样的，还是由于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它的倾斜。

我已经没心思再去琢磨这些了，看了看其余的几个人，个个无精打彩，我心想这回是死定了，但人倒架子不能倒，于是对众人说道：“同志们，很遗憾我们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该当水死，必不火亡，咱们也都算是竭尽全力了，但最后还是缺了那么一点运气，我看这回死了也就死了，认命了，现在我个人先在这表个态，一会儿毒蛇爬上来，我就从这直接跳下去，决不含糊，我宁青摔得粉身碎骨，也不能让那些蛇咬死，所以到时候你们谁也别拦着我。”

胖子最怕从高处掉下去那种死法，但这种话肯定不能从他嘴里直接说出来，听我说打算从几十米的高空跳下去自然，连忙不屑一顾得说道：“我说胡司令，要说临危不乱你还是比我差了那么一点，毒蛇还没放到眼前，你就被吓糊涂了，你以为跳下去很英勇吗？那是匹夫之勇，你怎么就明白不过来这个道理呢？你掉下去摔成肉饼，你以为毒蛇就能放

过你吗？还不是照样在你的尸体上乱啃一通，合着里外，你都得让蛇咬，何必非逞能往下跳呢？我看咱们就在这坐着，豁出去了这臭皮囊往这一摆，哪条蛇愿意咬咱就让它咬，这样才能显示出咱们是有作派、有原则、有格调的摸金校尉……”

我和胖子论了几句，其余的三人以为我们对既然到来的死亡毫不在乎，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我们这是一种心里发虚的表现，我已经感觉到众人绝望的情绪，都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明叔突然惊道：“糟了，这些石头完了……胡大人请快想想办法。”

虽然大伙都知道那是早晚要发生的，但仍不免心中一沉，那凌驾于盖住通道的石墙残片上，出现了一大片暗红色的阴影，象是从石头里往外渗出的污血，底层大群黑蛇中，其中有一条体形最粗大，它蛇口中喷吐出的毒涎，一旦接触空气就立刻化作类似毒菌的东西，形状很像是红色的草菇，几秒钟后就枯萎成黑红色的灰烬，都快赶上硫酸了，竟然能把石墙腐蚀出一个大洞。

胖子对我说：“胡司令你要跳楼可得趁现在了！”我咒骂了几句，怎么那条蛇的毒汗他妈用不尽呢？对胖子说：“临死也得宰几条毒蛇做垫背的。”说着话我和胖子、Shirley杨将枪口都对准了蛇群既然突入的地方，最后的几发子弹都顶上了膛，就算是死，也要先把那条领头的大蛇毙了，由于黑蛇太多，我们的子弹也没剩下多少，而且始终没有机会对它开枪，但这次一定要干掉那家伙。

蛇群发出的躁动声突然平息，它们应该是先行散开，留出一个冲击的空间，等石板塌落后，便会如潮水般蜂拥而上，我们的呼吸也随之变粗，瞪着布满红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入口处。人蛇双方都如同是被拉满了弦的弓箭，各自蓄势待发。这一刻静得出奇，地下峡谷中那凉嗖嗖的，充满硫磺味的气流，仿佛都变得凝固住了。

紧张的气氛不仅蔓延进了空气，连时间也象是被放慢了，就在这个如同静止住了的空间里，忽然传出一阵“喀喀喀”的奇怪声音。那声音开始还很细小，几秒钟之后骤然密集起来，我们身在巨像的头顶，感觉整个天地都被这种声响笼罩住了，众人的注意力被从入口处分散到那些声音上，都不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又似乎感觉这些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我们的情况已经糟透了，就算再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充其量又能坏到哪去？原本已经吓坏了的阿香忽然开口道：“是那座山……是山在动。”

我看到手电筒的光束下，巨像头顶那些细小的碎石都在颤抖，由于身体紧张得有些僵硬了，我们竟然没有感觉到脚下有什么变化，听阿香这么一说，我赶紧举起“狼眼”手电筒。将光线对准了巨像倾斜过去的那堵峭壁，伴随着山体中发出的声响，峭壁的晶脉中裂出了无数细缝，而且分布得越来越长，山体上好像挣脱出了一条条张牙舞爪的虬龙。

明叔说：“完了完了……本来在北面黑色的地方，还有可能遇水而得中道，这山一塌，咱们可就……遇土入冥道了。”

我心想：“罢了，看来咱们最后是被山崩死，而非死于毒蛇之口，虽然背着抱着一边沉，但老天爷算是够照顾咱们了，这种死法远比让蛇咬死后尸体都变黑了要好许多。”

山体中的裂隙扩大声，随即又变为了阵阵闷雷，震得人心神齐摇，似乎是大黑天击雷山水晶矿脉中的能量积郁太久，正要全部宣泄出来。

shirley杨赶紧告诉大伙说：“不……不是山崩，是水，地下湖的水要倒灌过来了，大家都快找可以固定身体的地方躲好，抓紧一些，千万不要松手。”山体中的闷雷声响彻四周，几乎要把她说话的声音掩盖住了，Shirley杨连说两遍我才听清楚，随即明白了她话中所指的水是从何而来，从这里的地形来看，悬在祭坛正上方的地下湖，与这巨像所隔不远，可能是我们在祭坛中拖延的时间太久，一次猛烈持久的晶颤导致了许多晶层的断落，胖子的鼻子便是被落下的晶锥切掉了一块，剩余的岩层已经承受不住湖水的压力，虽然仍是支撑了一段时间，但山壳既然已经出现了龟裂，地下大峡谷的地形太低，高处地下湖中没有流向东面的地下水都会涌入这里，随后将会发生可怕的湖水向西北倒灌现象，地下湖中的积水，会像高压水枪一样从破裂的岩隙中激射出来。

众人立刻紧紧倚住身边的断墙，明叔就躲在我身旁，还不忘了问我：“要是湖水涌出来咱们就不用死了是不是？遇水得中道啊。”

我骂道：“水你个大头鬼，就算地下湖里的水再多，也填不满这条大峡谷，咱们被水冲下去，跟自己从巨像上跳下去自然没什么区别。”

雷声激荡不绝中，下层的蛇群也突破了堵住入口的石板，那些石头都已变得朽烂如赤泥，一条黑蛇身体腾空，首当其冲从烂石窟窿中跃了出来，胖子一手搂住断墙，另一只手将枪举起，抵在肩头，单手击发，枪响时早将那蛇头顶的肉眼射了个对穿。

死蛇又从空中落下，底下其余的黑蛇稍稍有些混乱，来势顿缓，我也用M911对着地面的缺口开了两枪，但每人也就剩下那么十来发子弹，这种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一两分钟而已，附近空气中的硫磺臭也不知何时

起，开始变得浓烈起来，想必是击雷山的颤动，使得峡谷的底部也产生了连锁反应，并未完全死亡的熔岩带也跟着蠢蠢欲动，毒蛇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气味，还是玩了命的奔着向处爬。虽然我们开枪打死了几条黑蛇，但剩下的前仆后继，又跟着涌上巨像残存的半个头顶。

就在我们已经无法压制冲入顶层的毒蛇之时。忽然击雷山中的雷声消失无踪，但整个山体 and 大地，仍然在无声的微微颤抖，不知是不是错觉，身体和地面都在抖动，但就是没有半天声音，黑暗庞大的地底峡谷中一片死寂，就连那些毒蛇仿佛也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一时忘记了继续爬动，包括我们五个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陷入了一种漫无边际的恐慌之中。

短暂却似乎漫长的寂静。大约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紧接着是三声石破天惊的巨响，从“击雷山”中激射出三道水流，其中有两道水流喷出的位置，都是在巨像胸口附近，另外一道直接喷入地下峡谷，这水就像是三条银白色的巨龙，每一股都有这巨像的腰部粗细，夹带着山壳中的碎石，席卷着漫天的水气冲击而来。

黑色神像本就头重脚轻，而且虽然高大，但内部都被掏空了，被这激流一冲，便开始摇晃起来。它插入山体中的手臂也渐渐与山壳脱离，面对天地间的巨变，人类的力量显得太渺小了，我们紧紧抓着断墙，在猛烈的摇晃中，连站都站不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来西藏，最后竟然由水而亡，巨像一旦被水流冲击，倒入地下峡谷之中，那我们肯定是活不了了，但这时候除了尽量固定住自己的身体之外，什么也做不到了。

那些毒蛇也都被巨像带来的震动吓得不动，或者是像我们一样，在地震般的晃动中很难做出任何行动，这时人人自危，也没功夫去理会那些毒蛇了，就是被蛇咬着了也不敢松手，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要倒了。”

巨像果然不在晃动，而是以极缓慢的速度向击雷山对面倒了下去，我感觉心脏也跟着巨像慢慢倾倒的方向要从嘴里掉出来了，突然发现阿香对重心的转换准备不足，而且她只有一条胳膊能用，从短墙边滚了下来，我没办法松手，否则我也得从头顶残缺处滚下去，但只伸出一只手又够不到她，只好伸出腿来将她挡住。

阿香还计算机灵，抱住了我的腿这才没从缺口中先行跌落，这时那座神像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倾斜着，却忽然停了下来，不在继续倾倒下去，好像是挂住了山壁的什么地方，我趁此机会把阿香抓住，向巨像下边一看，顿时觉得脑袋嗡嗡直响。

由于巨像本身并非与峡谷的走势平行，位置稍偏，倒下后头部刚好支撑在东面的绝壁上，峭壁上有许多裸露在外的古生物化石，在巨像的重压下，被压塌的碎块哗啦啦的往下掉，而巨像不仅继续承受着地下水猛烈的冲击，加上自身倾倒后自重，正是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贴着峭壁轰然倒落下去。

形势险恶，我觉得浑身燥热难当、汗如雨下，而且空气也变得浑浊起来，四周到处都是雾蒙蒙湿漉漉的，随即觉得不对，不是雾，那是水蒸气，地下的熔岩冒了出来，与湖水相激，把下边的水都烧得沸腾了，人要掉下去还不跟他妈的下饺子似的，一翻个就煮熟了。

Shinley杨抬手一指：“你们看，那边的是什么？”我顺着她的手往那边一看，虽然水雾弥漫，却由于距离很近可以见到隐隐约约有个白色的影子，横在峡谷两边峭壁之间，这峡谷原本很黑，但从下方的峭壁缝隙中淌出一些岩浆，映得高处一片暗红，否则根本看不到。

我使劲睁眼想看个清楚，但越看越是模糊，好象是座悬在绝壁上的白色桥梁，虽然这有点不太可能，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蛇群都被热气逼疯了，它们很快就会爬满巨像的头顶，管它那边是什么东西，先爬过去再说，否则再过一会儿，即使不被蛇咬死，也得掉水里煮了。

我们扶着顶层的断墙残壁，到近前一看，原来巨像头肩与峭壁相接的地方，有一副巨大的长脊椎生物化石，长长的脊椎和腔骨的两端，都盘曲着陷在山岩之中，中间很长一节骨架却悬在半空之中。

巨像压得山岩不断塌落，眼瞅着就要倒了，我赶紧招呼众人快爬到那骨架的化石上去，说着把Shirley杨和明叔推上去。阿香有重伤，让她自己从悬空的骨架上爬过去是不可能地，必须找个人背着她，而胖子晕高，要让他背着阿香，可能俩人都得掉下去，只好由我背着阿香，并用快挂锁了一扣，我准备好之后催促胖子快走。胖子回头看了看涌出来的毒蛇，下边是沸腾的地下水，怎么死都不好受，只好横下心来一咬牙关，干脆闭上眼摸到骨架化石旁边爬了上去。

我背着阿香走在最后，巨像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口流红涎的大蛇已经把其余的黑蛇压在下面游上了顶层。原来群蛇迟迟没有涌上来，是由于它们都想快点爬上来躲避升腾的热流，最后还是这条大蛇最先挤上来，我想都想没想抬手就射，把手枪里的五发子弹全打了出去，混乱危机的局面下，也没空去理会是否命中，随手将空枪一扔，就爬上了那森森发白地化石骨架。

一上去就觉得这化石是那么的结实，滚滚热浪中，身下晃悠悠，

颤巍巍，好象在上边稍微一用力它可能散了架，五个人同时爬上来，人数确实有点太多了，但刻不容缓，又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通过，我只好让阿香闭上眼睛，别往下看，可我自己在上边都觉得眼晕，咬了咬牙，什么也不想了，拼命朝前爬了过去。

巨大的古生物化石，好象嵌入了一条横向的山缝之中，我看那个位置有些熟悉，好象就是在下面看到那些白色地观音的位置，这念头只在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前边的胖子移动缓慢，我在后边又不敢使劲催他，但灼热的气流、松散晃动的骨骼化石，几乎要超越众人心理所能承受的底限了。

这个高度的水气开始减弱，湖水可能差不多流完了，我口干舌燥，觉得神志都有点迷糊了，完全是处于一种意识的惯性，不断在一节节巨大的脊椎骨上爬着，忽然听到前边一阵枪声，使我恍惚的头脑立刻清醒了一点，抬头往前一看，Shirley杨正在一堆堆白色的影子开枪，原来那些地观音在我们即将移动至横向山缝地时候，从洞穴中冒了出来。纷纷去啃那化石，它们可能是担心蛇群也从这里过来，枪声中地观音一阵大乱，不少从峭壁上掉了下去，剩下没死的也蹿的没影了。

Shirley杨和明叔先后爬到了那处较为安全的峭壁断层之中，而胖子离那里还有一段距离，我被挡在他后边想快也快不了，身后轰隆一声，巨像终于倒了下去，立刻激起不少滚烫的水花，骨架化石也差点散了，只见对面的Shirley杨朝我们拼命打着手势，我回头一看，惊的险些松手掉下去，那条大蛇身上流着血，竟然在巨像倒塌之间爬上了脊椎骨化石，一起上来地还有几条黑蛇，那大蛇好象疯了一样，将挡在它前面的几条蛇都咬住甩到下面，象阵黑色的旋风般蜿蜒游上。

Shirley杨想开枪接应，但角度不佳，根本打不到它，我这时不得不喊叫着催促胖子，但胖子这时候全身都在哆嗦，比乌龟爬得还慢，眼看着那条大蛇就过来了，我见到胖子的手枪插在背后的武装带上，于是一边告诉他给我抓住了骨头别撒手，一边背着阿香猛地向前一蹿，掏出了他的手枪，武器都是顶上火的，我想回身射击，但由于背后背着个人，身子一动就控制不住重心了，还好一只手揪住了胖子的武装带，背着阿香悬挂在半空，另一只手开枪射击，连开数枪，已经逼近的大蛇蛇腹中枪，卷在骨架上的尾巴一送，滑落深谷之中。

我拽住胖子的那只手又酸又麻，赶紧把枪扔掉，用两只手拽住武装带，胖子被我和阿香的体重往下一坠，勒的差点没吐白沫，突然生出一股狠劲，就这么坠着两个人，一步一步爬向崖边，Shirley杨在对面接应还算及时，我背着阿香爬上断层，和胖子一起趴在地上，除了大口喘气

之外，根本动弹不得，而阿香早就被热气蒸得虚脱了。

过了半晌，胖子翻了个身，吐出一句话来：“这是什么动物的化石……可真他妈够结实。”

我全身都象散了架，每根骨头都疼，好半天才缓过来，这次太险了，真没想到还能活着离开那黑色神像，明叔说：“虽然水火之劫咱们躲过了，可现在又入土劫了，这峭壁的断层上下够不着，咱们又不是猴子，困在这里岂不一样是个死。”

我说：“不对，自从我看见地观音之后，就想到了脱身的办法，只是咱们没长翅膀，不可能飞到这里，所以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最后咱们竟然遇水得生，阴错阳差的落在此处，这里绝对有路可以回去，地观音喜热惧寒，最会打洞，不论是岩层还是土层都拦不住它们，而且它们并非是只在地下活动的，它们在地表活动的范围，多是属于温泉活跃区域，它们这些洞为了搬食物，都打的极宽敞，胖子爬进去也没问题，咱们可以钻洞出去。”

明叔闻言大喜，刚才虽然看到这里有些洞口，但里面千门万户，都掏得跟迷宫似的，即使有指南针，进去也得转向，永远走不出去，难道胡老弟竟然能在这里面找出路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听胖子抢到说：“这种地观音打的洞，在我们上山下乡那地方的深山穷谷里，不知道有多少，因为它们的洞穴宽，所以猎狗最喜欢掏这种洞逮地观音解馋了，这几年可能都给吃绝了，所以这洞都是从外往里打，这动物就是这种习性，你看洞壁上的三角形爪印，就可以判断洞穴的走势，别管方向，注意方向反倒是容易把自己绕迷糊了。”

既然有了脱身的路径，众人便没再多耽搁，钻进了底下迷宫般的“观音洞”，地势逐渐升高，途中饿了便掏几只地观音吃，约摸在观单洞里转了半天的时间，终于钻出了地底迷宫，外边星光闪烁，是中夜时分，我们发现这里海拔并不很高，是处于一条山谷之中，远处山影朦胧，林泉之声，格处凄凉，那陡峭的山壁，中间仅有一线天空，就好像是把地下峡谷搬了出来，不过这里更加狭窄压抑的地形，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地面上有零星的野兽白骨，大伙左右看看，正在判断身处的方位所在，我猛然醒悟，这是两条殉葬沟之一，是另外的一条藏骨沟，咱们只要一直沿途向西，就可以汇合到补经营的牦牛队了。

第五十八章 布莱梅乐队

魔国金陵寝中的塔葬，向来会根据其形制大小，配有两殉葬沟，形如二龙戏珠之状，由于沟中有大量的野兽骨骸作为殉葬品，故此喀拉米尔当地人称其为藏骨沟。没想到我们从其中一条藏骨沟进入龙顶冰川，最后从地底爬出来，竟然是身在另外一条藏骨沟之中。不过这里地热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在喀拉米尔山区也并不多见。

此时繁星璀璨，峡谷中的地形也是凹凸起伏，林密处松柏满坡，遮遍了星光，夜空下，山野间的空气格外凉爽清新，一呼一吸之际，清凉之气就沁透了心肺之间。我长长地做了两次深呼吸，这才体会到劫后余生的喜悦，其余的几个人，也都精神大振，先前那种等候死亡降临的煎熬焦躁，均一扫而空。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谷顶上空飘过一股阴云，与上升的气流合在一处，眨眼的功夫就降下一场大雨。这昆仑山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顶上下雪，山下也许就下雨，而半山腰可能同时下冰雹，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抱怨天公不作美，就已经被雨水浇得全身都湿透了。

我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看看左右的地形，这山谷空灵幽深，多年来人迹不至，谷中那些古老的遗迹多半已不复存在，但一些更早时火山活跃形成的石叠、石隙，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剥蚀之后，依然如故。离我们不远便有个洞口，山洞斜嵌入峭壁，其形势上凸下凹，正是个避雨过夜的好去处。

我招呼大伙赶紧先躲到洞里避避雨，由于山洞里可能有野兽，所以胖子拎着运动步枪，先奔过去探路，明叔和阿香也都用手遮着头顶，在后面跟了过去。

我发现Shirley杨却并不着急，任凭雨水落在身上，仍然走得不紧不慢，似乎是很享受这种感觉，便问她慢慢悠悠地想干什么，不怕被雨淋湿了吗。

Shirley杨说在地观音挖的土洞中钻了大半天，全身都是脏兮兮的泥土，只可惜现在没有镜子，要不然让大家自己照照自己的样子，多半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干脆就让雨水冲一下，等会儿到了洞中立刻升堆火烘干，也不用担心生病。

我听她这么一说，才想起莱我们这五个从地底爬出来的人，全身上下脏得没人样了，的确像是一堆出土文物，但这里虽然气候偏暖，山里的雨淋久了却也容易落下病来，所以我还是让她赶快到山洞里去避雨，别因为死里逃生久得意忘形，图个一时干净，万一回头乐极生悲让雨水

淋病了就得得不偿失了。

我带着Shirley杨跟在其余三人之后，进到洞中，一进去便先闻到一股微弱的硫磺气息。洞内有若干处白色石坑，看来这里以前曾喷过地热，涌出过几处温泉，现在已经干涸了，虽然气味稍微有些让人不舒服，但也就不用担心有野兽出没了。

山谷中有的是枯枝败叶，我和胖子到洞口没落下雨水的地方，胡乱捡了一大堆抱回来，堆在洞中地上生起一堆篝火，把吃剩下的大只地观音取出来翻烤。地观音的肉像是肥大地鼠一般，有肥有瘦五花三层，极为适合烤来食用，烤了没多大工夫，就已经色泽金黄，吱吱地往下滴油。没有任何调味品，所以吃的时候难免有些土腥气，可习惯了之后却反而觉得越嚼越香。

火焰越烧越旺，烤得人全身暖洋洋得，紧绷的神经这一放松下来，数天积累下来的疲劳伤痛，全部涌了出来，从里到外都感到疲惫不堪。我啃了半天地观音的后退，嘴里的肉没嚼完就差点睡着了，打了个哈欠，正要躺下眯上一觉，却发现Shirley杨正坐在对面看着我，似是有话要对我说。

“和我去美国好吗？”

这件事Shirley杨说了多次，我始终没有承诺过，因为那时候生死难料，天天活得心惊肉跳，过得都跟世界末日似的，但现在就不同了，既然我们从诅咒的噩梦中挣脱出来，我就必须给她一个答复。我也曾在心里多次问过自己，我当然是想去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有多好，而是我觉得和Shirley杨分不开了。但是我和胖子现在一穷二白，就算把箱子底都划拉上也凑不出几个本钱，去到那边何以为生？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他们的老家大多数是在老少边穷地区，他们的家属今后谁来照顾？当然Shirley杨会毫不犹豫德解决我们经济上德诸多困难，但自力更生是我的原则。我做事向来不会犹豫不决，但这次我不得不反复考虑。

于是我对Shirley杨说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再想想。要是去了美国，我研究了半辈子的风水密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从我初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开始，我就打算倒个大斗，发上一笔横财，要不然这套摸金校尉的寻龙诀，岂不是白学了？咱们龙楼宝殿都没少进去过，可竟然没摸回来任何值钱的东西，这可有点好说不好听。现在我们这边出国热，能去海外是个时髦的事，人人都销尖了脑袋要往国外奔，不管是去哪国，就连第三世界国家都抢着去，都打算反正先出去了再说。我们当然也想去美国，可现在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胖子在旁说道：“是啊，当年胡司令那番要以倒个大斗为平生目标的豪言壮语，至今仍然言犹在耳，绕梁三日，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了，不把这心愿了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香。”

明叔听我们说话这意思，像是又有什么大的计划，连忙对我们说：“有没有搞错啊？还没从这昆仑山里钻出去，便又计划有大动作了？一定要带上我啊，我可以提供资金和一切必要的物资。虽然这次咱们赔个精光，但有赌未为输的嘛，我相信胡老弟的实力，咱们一定可以狠狠地捞上一单大买卖。”

我不耐烦地对明叔说：“别跟着起哄好不好？没看见这里三位伟大的倒斗工作者，正在为倒斗行业未来的道路，而忘我地交谈着吗？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明叔赔了夫人又折兵，现下当然不肯放弃任何捞钱的机会，陪着笑继续对我说：“我当然知道老弟你都是做大事的人，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除了肥仔和杨小姐，我也可以帮些小忙啊。我这里有个很又价值的情报，新疆哈密王的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据说哈密王的古墓里面有套黄金经书，那经书每一页都是金子的，内中更镶满了各种宝石，读一行经文便可以令凋残的百花再次开放，读两行经文就可以让……”明叔边说边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就好像那部黄金经卷已经被他摸到了手中，陶醉不已。

Shirley杨见我正在讨论的事情，又被明叔打断了，话题越扯越远，再说下去，可能就要商量去天山倒哈密王的斗了，便清了清嗓子，把我的注意力从明叔的话题中扯了回来。Shirley杨对我说：“你明明在击雷山的神像顶上，已经亲口说过了，不想再做倒斗的勾当，想同我一起去美国，可现在还不到一天，你竟然又不认帐了。不过我并不生你的气，因为我理解你的心情，回去的路还很长，到北京之后，你再给我答复吧。我希望我以前劝过你的那些话没有白说……你知不知道布莱梅乐队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与咱们的经历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我和胖子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什么“不卖煤的乐队”，Shirley杨竟然说我们的经历与这个乐队相似？她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琢磨不出“摸金校尉”与“不卖煤乐队”之间能有什么联系？莫非是有一伙人既倒斗又唱歌？于是便问Shirley杨什么是“不卖煤的乐队”？

Shirley杨说：“不是不卖煤，是布莱梅，德国的一个地名。这个故事是个童话故事，故事里的四只动物——驴子、狗、猫和鸡都感到生活的压力太大，它们决定组成一个乐队到布莱梅去演出，并认为它们一定会

在那里大受欢迎，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它们心目中，到达旅途的终点布莱梅，即是它们的终极理想。”

我和胖子同时摇头：“这个比喻非常的不贴切，怎么拿我们与这些童话故事里的动物来比较？”

Shirley杨说道：“你们先听我把话说完。它们组成的布莱梅乐队，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到达布莱梅，因为在去往布莱梅的旅途中，它们用智慧在猎人的小屋中击败了坏人，然后便留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下去。虽然布莱梅乐队从未去过布莱梅，但它们在旅途中，已经找到了它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胖子虽然还是没听明白，但我已经基本上懂得Shirley杨这个故事所指的意思了。从未去过布莱梅的“布莱梅乐队”，和我们这些从未通过盗墓发财的“摸金校尉”，的确可以说很相似。也许在旅途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价值甚至超越了我们那个“发一笔横财”的伟大目标，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前往目的地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什么。

听完布莱梅乐队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突然开口问胖子：“咱们为什么要去倒斗？除了因为需要钱还有别的原因吗？”

胖子让我问的一愣，想了半天才说道：“倒……倒斗？这个因为……因为除了倒斗，咱俩也干不了别的了，什么都不会啊。”

听了胖子的话后，我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失落感，心里空空荡荡的，再也不想说话了。其余的人在吃了些东西后，也都依着洞壁休息，我辗转难眠，心中似乎有种隐藏着的东西被触动了，那是一种对自身命运的审视。

我和胖子的背景差不多，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个年纪是人一生中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观念根深蒂固，学校的老师都被批倒批臭了，学业基本上荒废了，要文化没文化，要生产技术没生产技术。这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悲哀，也是那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哀。后来相应号召“广阔天地炼红心”，我们到内蒙最偏僻的山沟里插队，切实体会了一把百十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广阔天地”。我还算走运，上山下乡一年多就去当了兵，而胖子要不是铁了心不相信什么回城指标，自己卷铺盖跑了回来，还不知道要在山里窝上多少年。

参军入伍是我从小的梦想，可我没赶上好时候，只能天天晚上做梦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兵一当就是十年，二十九岁才当上连长。南疆

起了烽烟，正是我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在战场上的一时冲动，使我的大好前途化为乌有。一个在部队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人，一旦离开了部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改革开放之后，有大量的新鲜事物和崭新的价值观涌入了中国，我甚至很难适应这种转变，想学着做点生意，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材料，也逐渐没了理想和追求，整天都是混吃等死。

直到我和胖子认识了大金牙，开始了我们“摸金校尉”的生涯，这才让我有点找到了奋斗目标。“倒个大斗、发笔大财”对我而言也许仅仅就是一个不太靠谱的念头，因为就像胖子说的，除了倒斗我们什么都不会。我只是希望过得充实一点，而不是在平庸中虚度时光，到了美国，一样可以继续奋斗，争取多挣钱，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生活得轻松一些。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仔细地想过我的人生，一时间思潮起伏，虽然闭着眼睛，却没有丝毫睡意，耳中听到其余的人都累得狠了，没过多久便分别进入了梦乡。外面的雨声已止，我忽然听到有个人轻手轻脚地向外走去。

我不动声色，微微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只见火堆已经熄了一半，明叔正偷偷摸摸地走向洞外。他手中拎着我地背囊，那里面装着一些我们吃剩下的肉，还有几套冲锋服、干电池之类的东西。要想从深山里走出去，最低限度也要有这些东西。我立刻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低声问道：“这黑天半夜的你想去哪？别告诉我您老起夜要放茅，放茅可用不着带背囊；要赶路的话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也好送您一程。”

我这一下非常突然，明叔好悬没吓出心脏病来：“我……我我……唉……老朽沧海一粟，怎敢劳烦校尉大人相送？”

我对明叔说您是前辈，岂有不送之理？您到底想去哪？明叔一跺脚说道：“这实在是一言难尽啊……”说着话面露忧色，神情黯然地悄声对我说道：“实不相瞒，这次从地底下活着出来，我觉得真像是做梦，回首前尘往事，觉得人生犹如大梦一场，又痛苦又短暂，这次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可就什么也都看得开了。我有个打算，要去庙里当喇嘛，诵经礼佛，了此余生，忏悔曾经的罪孽。但是怕阿香伤心，还是不让她难过为好，便出此下策想要不辞而别。我想有你胡老弟在，一定能让阿香这孩子有个好归宿，你们就不要再费心管我了，老朽我是风中叶，就让我随风而去吧。”

我差点没让明叔给气乐了，这套把戏要是头一回使，也许我还真就让他给唬住了，但我早已明白了他的打算。老港农见我似乎要答应 Shirley 杨去美国了，十有八九不会再去倒斗，眼下这条藏骨沟只有一条

路，走出去已不算困难了，便想金蝉脱壳跑路躲帐，他还欠我一屋子古玩，哪能让他跑了。于是我抢过明叔的背囊：“出家人四大皆空，可您先别急着皆空去，当初在北京可是约定好了的，那一架子的古董玩器，包括杨贵妃含在嘴中解肺渴的润玉，应该都是我的了。有什么事回北京把帐算清了再说，到时候您事愿意当道人也好，愿意做喇嘛也罢，都跟我无关了，但在那之前，咱们得多亲近亲近，半步也不能分开。”

第五十九章 还愿

我看此时其余的人都睡得很沉，大伙实在是太累了，对于明叔这种小聪明也没必要去惊动其余的人，于是便不容分说把背囊从明叔手中拎了回来，将之枕在头下，告诉明叔说要走的话也行，但是东西都不能带走，因为我们也得用，要是不想走了，就赶紧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别吵醒了别人。

明叔无奈，只得重新回来，坐在地上悄声对我说道：“胡老弟……我再多说一句啊，那哈密王得古墓不倒上一回，真是可惜摸金校尉的这门手艺了，咱们合作，一定可以搞次大的。你别看我年纪大了，但古往今来有多少老当益壮的老将啊，赵国廉颇通兵法，汉室马援定邦家……”

我撇了撇嘴，干脆把眼闭上睡觉，不再去理睬他。明叔自觉无趣，跑又没跑成，难免有些尴尬，也只有就地歇了。

这次我真的一觉放开天地广，梦魂遥望故乡飞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便被Shirley杨唤醒。天色已明，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趁现在天高云淡，必须要动身离开这条山谷了，地下的火山带异常活跃，谷中的硫磺气息比夜里要浓得多了，虽然难以判断会不会有危险发生，但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也没剩下什么东西了，不需要多做整理，当下便依然由胖子背了阿香，启程开拔。

从地底出来之后，西铁城的潜水表已经报废了，上面的指南针失去了作用，因为这种多功能手表，虽然完全适应野外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有一个缺点，就是放水却不防气。精密的机械表最怕水蒸气，高温产生的水汽很容易进入密封的表中，手表内的压力稍有变化，就会导致精密的零件脱落松动。机械定位已不可能了，但好在这藏骨沟的走向十分明了，只是出去之后，到了海拔高的山区，就需要通过野外求生的经验来寻找方向了。

一行人向西走去，出了山谷，还要绕过龙顶冰川，才能到达另一条殉葬沟，补给营的牦牛队应该就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虽然尽量拣低洼的区域行走，但这海拔仍是陡然升高，气温也是越走越低，在两侧冰川夹峙的古柏森林中，遍地碎石，走在其间如同置身于石与木的大河之中。高处的乱石间，偶尔也能看到盛开的雪莲花，美丽洁白，花香宜人。其实雪莲并非如世间传说般宝贵珍奇，在冰川附近市场可以见到，当地藏医僧人普遍将其入药使用，只有冰心雪莲花才非凡品，等闲也难见到。

又走了半天的路程，天空上的云层逐渐薄了，喀拉米尔神秘的雪峰在不经意间，揭去了她那神秘的面纱，抬头向高处看去，围绕着龙顶冰川得几座大雪山，仿佛是神女戴上了银冠，发出耀眼的光芒，巍巍然傲视苍穹，显得丰姿卓绝。山腰处那些罕见瑰丽的冰塔林，像是银冠边缘镶嵌的颗颗钻石，那是一片琉璃的世界，如果不是云层稀薄，根本见不到这般奇幻迷人的景色。冰川下无数奇石形成的石林，密密麻麻延伸下来，与低海拔处古老的森林连为一体。

冰川的融水在森林下层潜流，发出有节奏的叮咚声，仿佛是仙女的玉指在轻轻拨弄着琴弦，流泻出一串串动人的音符。我们虽然又冷又饿，觉得呼吸不畅，但是看到这等仙境般的景色，也不得不感叹能活着走到这里，实在是太好了。

到了森林边缘，众人感觉体力以近极限，胖子也喘作了一团，脸膛涨得发紫，只好先把阿香放下来，不歇一下是走不动了。阿香更是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知道这不是累了，而是在高原地区，由于运动过度产生的缺氧反应，如果一路走过去，海拔逐渐增高，那这口气是永远喘不匀了，只能在原地休息，直到他们的高原反应减轻为止，但没有氧气瓶阿香恐怕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我也觉得胸口憋闷难熬，望了望远处长茫群山林海，真不知道还要走上多远，心中正在担忧，就突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有几个人影。我以为是眼睛被雪山的银光晃得花了，忙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没有看错，确实是有人，Shirley杨等人也都看到了，看他们那装束衣着，正是与我们一同进山的几名当地脚夫。

那四个人并没发现我们，他们似乎整对着云开雾散的神峰顶礼膜拜，不停地磕着头。众人见终于找到了牦牛队，顿时精神大振，互相扶持着，边挥手打着招呼边向那些脚夫走去。到得近处，脚夫们也发现了我们，同样欣喜不已，对着雪峰指指点点，示意让我们也看那边。

我顺着他们的手指望去，在极高的地方，有十余头体魄强健，身形庞大的野牦牛，像是一块块黑色的巨石，正在缓缓向前移动，宛如行走在天际。它们比寻常的牦牛大出一倍，是一种典型的高寒动物，性极耐寒，数量非常稀少，栖息游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附近，生命力坚韧卓绝，被当地人视为神明，是吉祥无量之力的象征。平时一只都难见到，这次一看就看见一群，如此殊胜的瑞兆，难怪这些人如此兴奋。

这一群野牦牛体形大者，有四米来长，雄壮威武，犄角粗壮气派，身披长而厚的毛，腹部的裙毛长可及地。长满刺胎的舌头与角和蹄子是它的三件武器，连藏马熊和狼群都不敢招惹它们。看样子这群野牦牛，

正在踏雪履冰去高山另一侧的盆地。

看着那群缓缓走在天路上的野牦牛，不得不令人生出敬畏，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众人目睹一头头硕大而又沉默的牦牛，逐渐消失在雪山的脊线后边，山际的云团再次合拢，将银色的雪峰重新裹住，我们心中若有所失，仍痴痴地望着云层，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由于地热的迅速升高，冲散了雪顶的云层，雪峰现出真身，这千载难逢的机缘是要膜拜磕头的，几名留守补给营的脚夫都来祈求神峰的加护，又意外见到了吉祥的野牦牛，无不欢喜。前几天冰川上出现了寒潮，随后发生了雪崩，他们十分担心，这时见我们平安回来，都不住的摇着转经筒，满口称颂佛爷的仁惠恩德。对于初一的死，他们虽然惋惜，但当地牧民对生死之事，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能死在神圣的雪峰下，那是功德殊胜圆满的，何况他打死了昆仑山妖魔的化身白狼王，初一来世一定可以成为佛爷的昌珠（昌珠：鹰鸣如龙吼之意）护法，愿他在天之灵保佑喀拉米尔永远不再受狼灾的威胁。

补给营中有充足的装备和药品，阿香已经开始恶化的病情被稳定了下来，趴在牦牛背上插了两天的氧气瓶，暂时算是没什么危险了。Shirley杨说要把阿香也接到美国去，免得以后让明叔把她卖了，在美国可以对眼睛动一次手术，让她以后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拔营启程，骑着牦牛，终于走出了喀拉米尔的崇山峻岭，回到荒凉的扎接西古草场。牧人们见众人收队回归，忙着为我们打糌粑，烹煮酥油茶，不久就陆续开出饭来，让大伙吃喝。虽然没有进山的那顿晚饭豪华，却也非常的丰盛可口，先吃手抓羊肉，然后是皮薄肉多的藏包子，放了白糖和葡萄干的抓饭，最后是每人一大碗酸奶。

我们已经好多天没吃过这么像样的饭了，甩开腮帮子一通猛吃，吃到最后坐都坐不下了，这才依依不舍地让牧人撤下残羹剩饭，完事了还问人家：“明天早晨几点开饭？”当然这样的人主要是我和胖子还有明叔，Shirley杨没像我们这么没出息，阿香吃的也不多，只喝了两碗酸奶。

晚上我喝铁棒喇嘛说起这次进山的经过，喇嘛听后感言到：“吉祥啊，殊胜奇遇举不胜举，真个是胜乐灿烂。这不仅是你们的造化，也是佛爷对你们的加护，此身是苦海的容器，就像是自己的怨敌，若能有缘善用此身，则成为吉祥的根基……”

铁棒喇嘛对毫尘珠不甚了解，于是我简单地给他讲乐一些。其实毫尘珠就是凤凰胆，藏地密宗也有风水说，和中土风水理论相似，但用语

有很大分别，就像喀拉米尔山区，密宗称其为凤凰神宫，是凤凰鸟之地；而青鸟风水中，则指其为天地脊骨的龙顶，是阴阳融会之地。

魔国覆灭之后，凤凰胆便流入中原地区，周代执掌占卜的王公贵族们，通过烛照龟卜，预测到这是一件象征长生轮回的秘器，而且出自凤凰之地，但怎么才能正确地使用，却没有占卜出什么头绪来，只有少数掌握十六字天卦的人，才能窥得其中奥秘。那十六字挂卦图早已失传，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推测来想象其中的内容了。自秦汉之后，一些特权阶级，都保留有风鸣岐山的异文龙骨，可能也是出于对长生不死的向往，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解开其中的秘密。

而这凤凰胆其实是魔国用来祭祀鬼洞的一件祭器，凤凰神宫地理位置独特，内有两个水池，如果以阴阳风水来说明，这两个水池，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白两个小圆，太极图中间有一线分隔黑白阴阳，黑白两侧象征着阴阳一体。凤凰神宫神宫里的水池，就象征着这两个圆点，如果把这两个点用相反的颜色盖住，那么阴与阳就不再是融合的，而被清晰地分隔了开来。

我让铁棒喇嘛看了看我背后地眼睛标记，已经由红转了，这说明现实与虚数两个空间的通道被完全切断，总算是摆脱掉了鬼洞置人死地的纠缠。不过我们从祭坛中离开的时候，正好赶上阿香失踪，所以非常匆忙，便忘了再将凤凰胆取回，再回去已经不可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铁棒喇嘛说，原来凤凰胆就是制敌宝珠大王诗篇中提到的那颗轮回之珠，制敌宝珠——那是说英雄王如同无边佛法的摩尼宝珠一般，可以匹敌魔国的轮回之珠。天无界，地无法，魔国的余毒至今未净，诸法变幻，人世无常，你们的所作所为，算是成就了一件无遮无量莫大的善果，乐胜妙吉祥。

喇嘛说他今后还要去转湖还愿，又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正在想着要去海外，说到这里，想到铁棒喇嘛年事已高，死在转湖朝圣的途中，是他的宿愿。西藏的天路万里迢迢，今生恐怕是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我的眼睛开始有些发酸。

第二天一早，Shirley杨就跟铁棒喇嘛商量，想为喀拉米尔附近的寺庙捐一笔钱，修筑金身佛像，为逝者祈福。我知道Shirley杨信上帝而不信佛教，她这么做很大程度是为我们着想，因为我和胖子等人倒斗的时候坏过很多规矩，要不是命大，早死了多时了，心里对她十分感激。

铁棒喇嘛带我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寺庙中，这庙很小，只有前后两

进，附近堆了一些经石堆，寺名叫作白螺曼遮，也与当地的传说有关。前殿供着佛祖八岁的不动金刚像，后殿则石唐代留下的壁画遗迹，以前这里也曾经辉煌一时。壁画中有龙王的宫殿，罗刹魔女的寝宫，妖龙出没的秘道，厉鬼潜伏的山谷，都是当年被不动金刚镇服的妖魔鬼怪，两侧都有寻香神的塑像，它们负责用琵琶的妙乐来供养神明。

据当地人说，由于这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所以这座不动金刚寺香火不盛，千百年得岁月一瞬即过，现在仅剩三分之一的规模，而且已经很破旧了。很久以前，本来这里有三间佛殿，还供有时轮金刚和胜乐金刚。

Shirley杨看后立刻决定，捐一笔钱，使喀拉米尔的金刚寺重复旧观。铁棒喇嘛说Shirley杨一定是咱们雪域高原的拉姆（仙女）下凡，修寺建庙的功德，将来必有福报，佛经中说世间第一等福之人，共有四种福报，第一种是大富，珍宝、财物＝田宅众多；第二形貌庄严端庄，具三十二相……

我心想这具三十二相的福报不要也罢，要是真长了三十二张脸，就算一天换一副相貌，一个多月都不带重样的，那熟人岂不是都互相认不出来乐？但这恐怕只是某种比喻，佛堂之内是庄严的所在，我虽然什么都不在乎，也不敢随便问这么失礼的问题。

临走的时候明叔又要留在寺中当喇嘛，我和胖子不由分说，架起他来就往回走。我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问明叔道：“你在北京宅子里的那些古玩，该不会都是仿的吧？要不然你怎么总想跑路？我告诉你香港早晚也得回归祖国，您老就死乐这条心吧，这颗雷你算是顶上了，跑到哪都躲不过去。”

明叔忙说：“又没有搞错啊，我做生意一向都是明买明卖，绝没有掺水的假货，要不然怎么都尊称我为明叔呢？明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哪里会做那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我刚刚就是突然看破红尘了，才想出家，绝不是想跑路躲债。”

我和胖子立刻告诉明叔，看破了红尘就太好了，这趟买卖你赔了个底掉，本来我们还不忍心照单全收，不过既然您都瞧破红尘，铁了心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混迹了，那些个身外之物，自然也是来去都无牵挂的，我们也就再也不用有不忍心的顾虑了，正好帮您老处理干净了，助明叔你早成正果。说罢也不管明叔那副苦不堪言的表情，就将他连搀带架地拖了回去。

第六十章 酬金

考虑到伤员的情况，我们并未在喀拉米尔过多停留，三天后，这支国际纵队辞别了当地的牧人起程返回北京。

刚一到市区，我就让胖子快去把大金牙找来，一起到明叔的府上碰面，把值钱古董全部收了。当然这事没让纵对Shirley杨知道，Shirley杨要带阿香去医院复查伤口，我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先开溜了。

明叔跑了几次都没跑成，只好愁眉苦脸地带我回了家。北京城曾经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的改造，四合院逐渐少了起来。明叔的宅子位于阜城门附近，算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段，虽然有几分破败，但那一砖一瓦都有一种古老颓废的美感，多少保留着一些“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氛围。我越看越觉得这套院子够讲究，不免有点后悔，当初要是让明叔把这套宅子也当作报酬的一部分，他也不会不答应的，可惜我们只要了宅子的古玩字画。

没多大工夫，胖子和大金牙二人，便各自拎着两个大皮箱，风风火火地赶来汇合。大金牙一见到我，便呲着金光闪闪的门牙说：“哎哟，我的胡爷，您可想死兄弟了。自从你们去了西藏，我的眼皮没有一不跳的，盼中央红军来剌被峡北似的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现在潘家园的形势不好，生意都没法做了，你们不在的这些天，兄弟连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对大金牙说：“我们这趟险些就折在昆仑山了，想不到咱们的根据地也很困难？不过这些事回头得空再说，现在咱们就大土豪分田地，明叔已经把这房中的古玩器物，都作为酬金给了咱们。我和胖子对鉴别古玩年代价值一类的勾当，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所以这些玩意儿还得由你来给长长眼，以便咱们尽快折现。”

大金牙说：“胡爷，胖爷您二位就瞧好吧，尽管放心，倒斗的手艺兄弟是不成，但要论在古诗词、古玉、杂项上的眼力，还真就不是咱吹，四九城里多少行家，我还真就没见过能跟我相提并论的主儿。”

胖子这时候乐得嘴都快合不上了，一只胳膊紧紧搂住明叔的脖子：“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明叔我们可就不跟您老客气了，咱爷门儿谁跟谁啊，您当初朝我开枪，我都没好意思说什么，就甭废话了，麻溜儿地赶紧开门。”

明叔只好把放置古董的那间房门给我们打开，里面一切如故，几架古朴的檀木柜上，林林总总地摆放着许多古玩，让人不知道该看什么

好。这里和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分别，只是好了一只十三须花瓷猫，那件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们也对它不太在乎。大金牙念念不忘、始终惦记着的就是明叔一直随身带着的凤形润玉，那东西早就落入胖子手中了，此时也都拿出来，以便造册估算总价值。我们这次去美国做生意的资金，都要着落在其中了。

大金牙顾不上别的，这回总算把玉凤拿在手中了，自是又有一番由衷的赞叹：“要说把玉碾碎了吃了下去能够长生不老，那是很不科学的，不过美玉有养颜驻容之功效，那是不争的事实。慈禧太后老佛爷就坚持每天用玉美容，当年隋炀帝朱贵儿插昆山润毛之玉拔，不用兰膏，而鬓髻鲜润，世间女子无人可匹，可她用的来是昆山玉，比这东海海底的玉凤可就差得多了。古人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胡爷依我看，这件玉凤还是别出手了，就留着贴身收藏迷失件可以传辈儿的好东西。”

我接过那枚玉凤看了看，虽然有史可查，这是杨贵妃用过的真品，但就连我都能看出，刻工明显具有“汉八刀”的风格，说明年代远比唐代还要久远，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美玉。不过这毕竟是女子用的，我们留着它又有何用？还不如卖了换成现金，但转念一想，何不送给 Shirley 杨，这不是倒斗倒出来的，她一定会喜欢，于是点头同意，让胖子算帐的时候不要把玉凤算在其中了。

随后我们又一一查看其余的古玩，不看则可，一看才知道让明叔把我们给唬了。古玩这东西，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很多精仿，正是因为其具有收而藏之的价值，值得品评把玩鉴别真伪，才有了大玩家们施展眼力、财力、魄力的空间。鉴别真伪入门容易精通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玩的魅力也就在于真假难辨之间。明叔这屋里的东西，有不少看起来像真的，但细加鉴别，用手摸鼻闻，就知道价值不高，大部分都是充样子的摆设。

胖子一怒直下，就要哪明叔的肋骨当搓衣板，明叔赶紧找我求饶。以前是为了撑门面，所以弄这么一屋子的东西摆着，在南洋辛辛苦苦收了半辈子的古玩，大部分都替他两个宝贝儿子还赌债，他实际上已经接近倾家荡产了，要不然也不可能拼上老命去昆仑山。不过这些玩意儿里面，也并非全是假的个别有几件还是很值钱的。

我对胖子一摆手，算了，揍他一顿他也吐不出金条来，先把假货都清出去，看看还能剩下些什么。当下便和大金牙、胖子一起动手，翻箱倒柜地将这么多器物进行清点。

胖子自以为眼光独到，拣起一只暗红色的莲形瓷碗说：“老胡老金你们看看，这绝对是窑变釉。碗外侧釉色深红如血，里边全是条纹状釉

花，我在潘家园看专门倒腾瓷器的秃子李拿过一件差不多的，他说这颜色，叫鸡血红或朱砂红，这内部的条纹叫雨淋墙，看着像下雨顺着墙壁往下淌水似的。如果是钧窑，倒也能值大钱。”

大金牙接过了看了看：“胖爷您的眼界是真高，哪有那么多钧窑瓷。俗话说钧窑瓷一枚，价值万金，我这些年满打满算也没见过几件完整的，钧瓷无对，窑变无双，等闲哪里能够见到。釉色中红如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紫若黑色者次之，它的窑变叫作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如同蚯蚓游走与泥土之中，非常独特。首先这器皿不是碗，这是一件笔洗，这颜色是玫瑰红，紫钧的仿品，仿的是浓丽无比的葡萄紫，无论从形制、釉彩、圈足、气泡、胎质来看，都不是真品，而仅仅是民国晚期的高仿，可能苏州那边出来的，能值一千块就不错了。”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假的里面也有仿得精致的，虽然不如真的值钱，但好过是件废品，说不顶咱们还能拿着去达洋桩，找老外换点外汇券。”说着将那笔洗打包收了。

这些乱七八糟真真假假的古玩器物中，有一件吸引我的眼球。那是一件瓷杯，胎规整齐，釉色洁白，形状就像是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首长们用的那种杯子，但做工好象更加考究，质感很好，当然还是它那强烈的时代特征最为吸引人：杯把手上为镰刀斧头的造型，盖子上有红五星和拳头符号，标有“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词语，杯身正面还有“把总路线和总任务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的语录。

我问明叔：“这杯子应该不是假的，但是不知是哪位首长用剩下的。您是从哪淘换回来的？”

明叔说这当然不是假的了，是前两年一个大陆朋友送的，据说是绝版，这杯子的价值低不了，是典型的共和国的文物，你们就把它拿去好了，其余的东西多少留几件给我。

胖子看后说：“以前我家里好像有这么一套，还是我家老爷子开会时发的。那时候我还小，都让老胡撺掇我家里顺出去，拿弹弓当靶子打碎了。就这破杯子能值钱？”

大金牙说：“那个年代，甚至现在开会时发给首长们用的杯子都差不多，但这只肯定是不一样。诸位瞧瞧这杯子带的款，是张松涛的提款，还有景德镇市第一瓷画工艺合作社。这杯子可不得了，据我所知，这肯定是专门为中央的庐山会议订制的，在当时这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调集景德镇画瓷名手专门画瓷。它的数量就不多，松涛款更是难得，有很

高的价值，作为绝版，也许现在价值还不凸显，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杯子将会越来越值钱。”

我举着茶杯再三欣赏，这要是自己摆在家里喝水，岂不是跟首长一个感觉？虽然这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古玩，但不仅工艺精美，款式独特，数量非常稀少，更难得的是它见证过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有着一层深厚的特殊含义，符合衡量古玩价值五字“老、少、精、美、好”中的：精与少二字，如果能再配成套，那价值有可能还要超过普通的明器。看来明叔这些玩意里，还是有几样好东西的，虽然没我们预期的收获那么大，倒也算有些个意外收获。

明叔房中陈设的大多数器物，都是从古玩商手中“一枪打”收购过来充门面的。所谓“一枪打”，就是一大批器物同时成交，其中大多数都是民国前后的高仿，虽然不大值大价钱，也不会像寻常西贝货一般分文不值，而且这些东西里面，还有那么几样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于是三人抖擞精神，将一件件东西分门别类，经大金牙鉴定不值钱的，都堆在房中角落处。

随着清理行动的深入开展，檀木架子上的东西越来越少，明叔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这时胖子见不起眼的地方有把紫砂壶，乌里乌秃的，显得土里土气，就随手照着堆放次品的角落中抛了出去。大金牙当时正在用鼻子闻一件铜造小佛像，忽然看到胖子仍出去的紫砂壶，顿时张大了嘴，两眼直勾勾地盯住紫砂壶从空中掉落的抛物线，连手中的铜佛都不要了，也不知他的身手为何这时能如此利索，竟然在紫砂壶落地摔碎之前将其接住。大金牙脑门子上都见汗了：“胖爷您可真是祖宗，我刚要是一眼没瞧到，这把壶就让您顺手碎了。”

胖子说：“大惊小怪的干什么，这破壶土得掉渣，连紫砂的光泽都没有了，也不知从哪的阴沟里淘出来的，谁还愿意花钱买？”

我也觉得这把壶其貌不扬，造型还可以，但胎质太过乌秃，缺少多少代人摩挲把玩的光润感，也就是我们俗称古壶表面上的“包浆”，根本看不出个好来。不过大金牙可很少看走眼，莫非这竟是件值钱的东西？

大金牙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壶体，有用鼻子嗅了两嗅：“别看这件紫砂壶不起眼，这可是明代的古物，这形叫筋囊，咱们现代能见带的明代紫砂，表面上都没有关滑明润的包浆，因为百分之九十都是墓里倒出来的明器。胎体在土中埋得年头多了，就算原本有些光润也都让土浸没了，再加上那个时期的工艺还没经过改良，只是将泥料略加澄炼，杂质较多，所以观感最初就是不比清代的壶好，但这可是一件实打实的明器。”

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心满意足地将紫砂壶包起来，最后总共挑出了二十几件东西。不知不觉天色伊宁晚了，一看时间，晚上九点多钟了，众人忙着点货，自然是没顾得上吃饭。胖子说来的时候，看胡同口有个饭馆，先去吃上一顿再回家。于是我们拎上东西拔腿就走，本来没打算带明叔一起去，但明叔似乎舍不得他那几样东西，厚着脸皮硬要跟来。

第六十一章 总路线 总任务

我边走边对明叔说：“想不到您老人家从一开始就跟我们耍心眼儿，家里的玩意儿没几件像样的。这回就算我们认倒霉了，只收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给您老打了个大折扣，咱们现在就算是两清了，等会儿吃过饭真的该各奔东西了。阿香的事交给Shirley杨肯定没半点问题，俗话说女大不中留，我看她也不打算再跟您回家了，所以往后您就不用再为她操心了。”

明叔说：“胡老弟你看你又这么见外，咱们虽然亲事没谈成，但这次生死与共这么多天，岂是一般的交情？我现在又不想去西藏做喇嘛了，以后自然还是要多走动来往的嘛。这餐由我来请，咱们可以边吃边商量今后做生意的事情……”

我心情不秒，港浓算是铁了心吃定我了，这时已经来到路口胖子所的饭馆处，我一看原来是个卖炸酱面的馆子，忙岔开明叔的话，对众人说道：“明叔一番盛情要请兄弟们搓饭，不过时间太晚了，咱们也甭狠宰他了，就跟这凑合吃晚炸酱面得了。明叔您在北京的时间也不短了吧，北京的饮食您吃着习惯吗？”

一提到吃东西胖子就来劲，不等明叔开口，就抢着说：“北京小吃九十九，大菜三百三，样样都让你吃个不够，不太谦虚地说，我算是基本上都尝遍了。不过胖子我还是对羊肉情有独钟，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的烤羊肉，白魁烧羊肉，月盛斋酱羊肉，这四大家的涮、烤、烧、酱，把羊肉的味道真是做到绝顶了。既然明叔要请客，咱们是盛情难却，不如就去烤肉季怎么样？吃炸酱面实在太没意思了。”

明叔现在可能真是穷了，一听胖子要去烤肉季，赶紧说：“烤肉咱们经常吃都吃烦了。炒疙瘩、炸酱面、最拿手的水揪片，这可是北京的三大风味，我在南洋便闻名久已，但始终没有机会品尝，咱们现在就一起吃吃看好了。”

说话间，四个人迈步进了饭馆。店堂不大，属于北京随处可见最普通的那种炸酱面馆，里面环境算不上干净。这个时间是有些零星的食客，我们就捡了张干净的桌子围着坐下，先要了几瓶啤酒和二锅头，没多久服务员就给每人上来一大碗面条。胖子不太满意，埋怨明叔舍不得花钱。

大金牙今天兴致颇高，吃着炸酱面对众人侃道：“其实炒疙瘩和水揪片，都是老北京穷人吃的东西，可这炸酱面却是穷有穷吃法，富有富吃

法，吃炸酱面要是讲究起来，按照顶上吃法，那也是很精细的。精致不精致主要就看面码儿了，这面码儿一要齐全，二要时鲜。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瓣儿；豆芽采，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批儿，焯江豆剞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是面码儿。”

明叔听罢，连连赞好，对大金牙竖着大拇指：“原来金牙仔不单眼力好，还懂美食之道，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话皆有章法，真是全才。经你这么一说，皇上也就吃到这个程度了，这炸酱面真好。”明叔借着话头又对我说：“我有个很好的想法，以我做生意的头脑，金牙仔的精明懂行，还有肥仔的神勇，加上胡老弟你的分金定穴秘术，几乎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才干，咱们这伙人要是能一起谋求发展，可以说是黄金组合，只要咱们肯做，机会有得是，便是金山银山，怕也不难赚到。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哪个不想大富打贵过这一辈子，现在不博，更待何时？”

大金牙听了明叔这番富有煽动色彩的言语，不免心动了，也问我道：“胡爷，兄弟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潘家园的生意真是没法做了，假货越来越多，真东西是越来越少，指着倒腾这个挣饭吃，那肯定早晚得饿死。我虽然有眼力，可指着铲地皮又能收来几样真东西？听说两湖那边山里古墓很多，咱们不如趁机做几票大的，下半辈子也不用因为吃喝犯愁了。”

我心意已决，可还要听听胖子的想法，于是问胖子：“明叔和大金牙的话你也同到了，都是肺腑之言，小胖你今后是什么意思不防也说说？”

胖子举起啤酒瓶来灌了两口，大大咧咧地说：“按说我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天生为人民服务的命，到哪都是当孙子，这辈子净给别人当枪使了，不过咱们话赶话说到这了，这次我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我说老金和明叔，不是我批评你们俩，你们俩真够孙子的，你们到是不傻，可问题是你们也别拿别人当傻子啊。咱们要是合伙去倒斗，就你们俩这德性的，一个有老毛病犯哮喘，一个上了岁数一肚子坏水，那他妈挖坑刨土，爬进爬出的苦活儿累活儿……还有那玩命的差事，还不全是我跟老胡的？我告诉你们说，愿意倒斗你们俩搭伙自己倒去，没人拦着你们，可倒斗这块我们已经玩腻了，今后胖爷我要去美国发洋财了。”

胖子的话直截了当，顿时噎得明叔和大金牙无话可说。大键牙楞了半晌，才问我：“胡爷，这……这是真的？你们真的决定要跟杨小姐去美国了？那那那……那美国有什么好的，美国虽然物质文明发达，但也并非什么都有，别处咱就不说了，单说咱们北京：天坛的明月，长城的

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东单西单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王府井前大栅栏，潘家园琉璃厂，这些地方就算他美国在怎么阔，他美国能有吗？永远也不会有，再说你又怎么舍得咱们这些亲人古旧好朋友？”

我听大金牙越说越激动，是动了真感情了，虽然大金牙一介奸商，但他与明叔不同，他与我和胖子有着共同的经历。当年插过队的知识青年，不管认识与否，只要一提及当过知青，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形地拉近了一层，有种同命相连的亲切感。刚才胖子将大金牙与明叔相提并论，话确实说得有些过分，大金牙虽然是指着我们发财，但他也是真舍不得同我们分开。于是我对大金牙说：“老金，俗话说故土难离，我也舍不得离开中国，舍不得这片浸透了我战友血泪的土地，更舍不得我的亲人和伙伴。但在西藏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和胖子竟然除了倒斗之外，什么都不会，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跟不上社会的进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且我去了这么多地方，见了不少古墓中的秘器，我有一种体会，有些东西还是让它永远留在土中才好。”

自古以来，大多数摸金校尉摘符之后，都选择了遁入空门，伴着清灯古佛度过余生。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最后难免都会生出一种感悟：拿命换钱不值。墓中的明器都是死物，就是因为世人对它的占有欲，才使其有了价值，为了这些土层深处的物件把命搭上太不划算了，金石玉器虽好，却比不上自己的生命珍贵。

另外最主要的，值钱的玩意儿是万恶之源，古墓中的明器，几乎件件都是价值不菲，如果能成功地盗掘一座古墓，便可大发一笔横财，但不论动机如何，取了财自己挥霍也好，用来济困扶弱也罢，那些明器毕竟要流入社会，从而引发无数的明争暗斗，血雨腥风。明器引发的所有的罪孽，要论其出处，恐怕归根结底都要归于掘它出来的摸金校尉。

我对大金牙说：“都说漫漫人生三苦三乐，可试看咱们这拨人的惨淡人生，真是一路坎坷崎岖，该吃的苦咱们也吃了，该遭的罪咱们也没少遭，可时至今日才混成个体户，都没什么出息，几乎处在了被社会淘汰的边缘。我想咱们不能把今后的命运和希望全寄托在倒斗上，那样的话，将来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我们绝不向命运低头，所以我和胖子要去美国，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开始，学些新东西，把总路线和总任务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去创造一种和现在不一样的人生。”

胖子奇道：“什么是总路线和总任务？我记得咱们可从来没有制定过这种计划，你可别想起一出是一出。”

我说：“我也是看见那个庐山会议的茶杯才想起来，今后咱们的总路

线是发财，总任务就是赚钱。听说美国的华人社区有个地方号称小台北，等将来咱们钱赚多了，也要在美帝那边建立一个小北京，腐化那帮美国佬。”

大金牙眼含热泪对我说道：“还是胡爷是办大事的人，这么宏伟的目标我从来都不敢想，不如带兄弟一道过去建设小北京。咱们将来让那帮美国佬全改口，整天吃棒子面贴饼二锅头，王致和的臭豆腐辣椒油……”

胖子接口道：“哈德门香烟抽两口，打渔杀家唱一宿。北京从早年间就有三绝，京戏、冰糖葫芦、四合院，胖子我发了财，就他妈把帝国大厦上插满了冰糖葫芦。”说完三人一起大笑，好象此刻已经站在了帝国大厦的楼顶，将曼哈顿街区的风光尽收眼底。

说笑了一阵，把气氛缓和开来，我问大金牙刚才的话是不是开玩笑，难道真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美国。大金牙的爹身体不好，我家里人都在干休所养老，胖子家里没别人了，所以大金牙不能跟我们一样，撇家舍业地说走就走，而且这一去就是去远隔重洋的美国。

大金牙很郑重地说：“我刚才劝你们别去美国，那是舍不得二位爷啊！你们远走高飞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潘家园还有什么意思？实话说吧，我算看透了，潘家园的生意再折腾十年，也还是现在这意思，我心里边早就惦记着去海外淘金了。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有无数绝世孤品都落在国外了，要是我去美国能发笔大财，第一就是收几样真东西，这是兄弟毕生的宿愿；其次就是我们家老爷子也接过去，让老头子享几天洋福，可我这不是没有海外关系吗，要想出去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胡爷你能不能跟杨小姐美言几句，把我也捎带脚倒腾出去。听说美利坚合众国不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且在文化上也兼容并蓄，就连鸡鸣狗盗之辈到可那边都有用武之地，您看我这两下子是不是……”

我心想人多倒也热闹，省得我跟胖子到了那边生活单调，不说 Shirley 杨毕竟不是人贩子，只好暂时答应大金牙，回去替他说说。

于是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就开始合计，如何如何把手里的动西尽快找下家出手，三个人总共能凑多少钱，到了美国之后去哪看脱衣舞表演……谈得热火朝天，就把请客吃炸酱面的明叔冷落在一旁，几乎就当他不存在的饿。但是明叔自己不能把自己忘了：“有没有搞错啊，你们以为美国的世界是那么好捞的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流落到美国的宝贝确实不少，据说世界上最值钱的一件中国瓷器——元青花淳化天渊瓶，就在洛杉矶的一位收藏家手中，还有乾隆大玉山，也是在美国，个个都是价值连城。不如我也跟你们一起过去，咱们想些办法把这瓶子淘换过来，将来次金充足了，还可以接着做古尸的生意，这中生意才是来

钱最快的。”

我对明叔说：“您要是想去美国，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也没权利拦着你不让去。不过念在咱们共国事，都是从昆仑山鬼门关转了两圈又回来的，我得劝您一句，您都这岁数了，到了美国之后小打小闹地做点古玩生意，够自己养老就行了，就别净想着东山再起倒腾粽子。这次昆仑山还没吸取教训吗？就算是把冰川水晶尸运回来了，钱是赚了，但老婆没了，干女儿也不跟你过了，就剩下两个败家儿子，这笔生意是赔是赚你自己还不会算，吗？再值钱的死尸，也不如活人有价值。”

说完这些话，我也就算对明叔做到仁至义尽了，看看差不多也吃饱喝足了，就辞别可明叔，与胖子大金牙打道回府。

第六十二章 摘符（结局）

虽然决定了要去美国，也不能说走便走，出国前有很多事要处理。大金牙的家就安在北京，这段时间他和胖子二人变卖古玩，我则回福建探亲，之后又去看望了几位牺牲战友的家人，其间还和胖子去曾经插队的内蒙走了一趟，前后一共用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所有的事都忙活完。

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距离我们出国的日子，只有几天了，眼下所有的事都已经准备完毕，最近就是天天忙着跟熟人喝酒告别。

这天Shirley杨想同我出去走走，看看冬天的北京，于是我就带她去了北海公园。

由于连夜的西北风，地面上显得格外干净，1983年底的这个冬天似乎特别寒冷，空气好象都冻住了，一吸气就觉得是往肚子里吸冰渣儿，呛得肺管子生疼，到了白天风是小多了，但天空是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在什么位置，可能在天黑下来这前，会下一场大雪。

北海公园位于故宫的西北角，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皇家禁苑。

走在湖畔，看着北海湖中的琼岛白塔，带着几分的萧瑟。我绝得冬天里这儿真没什么值得玩的，可去国远行在即，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再来北京，不免对这里的白塔红墙有些眷恋，天气虽冷，也不太在意了。

Shirley杨的兴致很高，她已经提前把阿香接到了美国安顿下来，在美国治疗精神病的陈教授，病情恢复得也大有起色。这时看到结冰的湖面上有许多溜冰的人，其中有几个人是年年冬天都在冰场玩的老手，穿了花刀，不时卖弄着各种花样，时而如蜻蜓点水，时而又好似紫燕穿波，便同我停下开观看。Shirley杨对我说：“这里可真热闹，在冬天的古典林中滑冰这种乐趣，恐怕只有在北京才有。”

我随口答道：“那当然了，纵然是五湖的碧波，四海的水，也都不如在北海湖上溜冰美啊。”

Shirley杨问我：“听你这恋恋不舍的意思，是不是有点后悔要和我去美国了？我知道这件事有些让你为难，但我真的非常担心你再去倒斗，如果不在美国天天看着你，我根本放心不下。”

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下定决心去美国了，当然不会后悔。虽然我确实有些舍不得离开中国，但等我把总路线总任务彻底贯彻

之后，我还可以再带你回来玩。”说着话，从衣袋里掏出一枚摸机符给 Shirley 杨看：“你瞧瞧这个，我和胖子都已经摘符可，算是金盆洗手，这辈子不会再干倒斗的勾当了，除非是活腻了，以后咱们就做些稳当的生意。”

摸金校尉都要戴摸金符，它就相当于一个工作证，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还代表着运气，一旦挂在颈项上就必须永不摘下，因为一旦摘下来，也就暗示着运气的中断，再戴上去的话，就得不到祖师爷的保佑了。只有在决定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才会选择摘符，也就相当于绿林道上的金盆洗手，极少有人摘符之后，再重操旧业。当年了尘长老就是一个例外，为了协助 Shirley 杨的外公鹧鸪哨，了尘长老摘符后再次出山，结果死在了黑水城的西夏藏宝洞中。

Shirley 杨见我早已摘了摸金符，显得颇为感动，对我说道：“自古以来有多少古墓被掘空了，能保留下来的，多半都有其特异之处，里面隐藏着太多的凶险，所以我始终担心你去倒斗。现在你终于肯摘掉摸金符了，这实在是太好了，到了美国之后，我也不用担心你再偷着溜回来倒斗了。”

我对 Shirley 杨说：“不把总路线贯彻到底我就不回来了。我听说美国哪都好，可就是饮食习惯和生活作风不太容易让人接受。我听说美国人的饮食很单调，饭做的得很糙，两片硬得跟石头似的面包，中间随便夹两片西红柿和一片半生不熟的煎牛肉，再不然就是把烂菜叶切碎了直接吃，这能算是一顿饭？我在云南前线吃的都比它强，咱们不会天天也吃这种东西吧？我觉得美国人实在是太不会吃而且太不懂吃了，怪不得美国这么有钱，敢情全是从嘴里省出来的。”

Shirley 杨说：“怎么可能让你天天吃汉堡，中国餐馆在美国有很多，你想吃的话咱们可以每天都去。生活作风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啊？‘我爱你’这句话在中国，可能一辈子也说不了几遍，但听说在美国两口子过日子，就‘我爱你’这句话一天说一遍就意味着夫妻间离心离德，马上要分居离婚了，早中晚各说一遍才刚刚好，最好起床睡觉再加说两遍，即使是一天说十遍也没人嫌多，有时候打通长途电话就说这一句话，絮叨这么多遍竟然也说不腻，可真是奇了怪了。我想这种传说大概是真的，因为我还听说，美国大兵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快要死了还没咽气的时候，都要嘱咐战友转告他的老婆这么一句话……”我装作奄奄一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接着说，“中尉……答应我……帮我转告我太太……就说我……我爱她。”说完我自己就已经笑得肚子疼了。

Shirley杨也被我逗笑了，但却说：“老胡你真没正经，这有什么可让你嘲笑的，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爱人或情侣之间，对子女父母都可以说。爱一个人，就要让对方知道，他对自己有多么重要，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必要的。以后你也要每天说十遍。”

(全书完)

《鬼吹灯I》完全解密手册

有关《鬼吹灯》内容的一些解释

怪物

僵尸：发生突变的尸体。倒斗行内称僵尸为大粽子，人死之后，入土为安，入土不安，既成僵尸。一个安葬死人的风水佳穴，不仅能让死者安眠，更可以荫福子孙后代，使的家族人丁兴旺，生意红火，家宅安宁。但是有的地方不适合葬人，葬了死人，那死者便不得安宁，更会祸害旁人，“入土不安”可分为这么两种情况。一者是山凶水恶，形势混乱，这样的地方非常不适合埋人，一旦埋了祖先，其家必乱，轻则妻女淫邪，灾舍焚仓，重则女病男囚，子孙死绝。第二种情况不会祸及其家子孙后代，只会使死者不宁，尸首千百年不朽，成为僵尸，遗祸无穷，当然这不是防腐处理的技术好，而是和墓穴的位置环境有关系。在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两点是“形”与“势”，“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山形，“势”是指这处地形山形呈现出的状态。“形”与“势”一旦相逆，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埋在土中的尸体不腐而成僵尸，便是最典型的现象。僵尸又分为“白凶”和“黑凶”，白凶身体表面覆盖白色绒毛，黑凶长的是黑毛。有带毒的尸妖是长绿毛的。僵尸这类东西，由来已久，传说很多，它之所以会扑活人，全在于尸身上长出的细毛，按一些观点来讲，那可能是一种尸菌受到生物电的刺激，而产生的加剧变化。有一些物品用来克制尸变，都有很好的效果，并非只有一道，象茅山术是用桃木，摸金校尉就用黑驴蹄子。倒斗的不管那一门，都最忌讳在墓室中遇见猫、狐、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尤其是野猫，传说猫身上有某种神秘的生物电，如果活猫碰到死尸，是最容易激起尸变的。野猫一旦碰到尸体，即便是尸体口红含着“定尸丸”，也必定会引发尸变。“尸变”可分为数种，有些是尸起，新死不久的死人，突然起来扑着阳气追人；有些则是尸体亡而不腐，虽然死亡已久，但是头发指甲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些尸体由于风水不好，埋在地脉滞塞的所在，身体生出细毛，在墓穴内化而为凶；另有一种尸体埋进地下后，被些成了精的老狐狸、黄鼠狼，或者瘟神、旱魃、恶煞所付着，更是能为祸一方，危害极大。掘丘者中流传的暗语，粽子是指墓里尸体保存得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干粽子是指墓里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多。

旱魃：全身长满绿毛的猴样小怪物，七寸多长。旱魃是会引起旱灾的怪物，新入土下葬的尸体，若是埋的位置不善，就会变成僵尸，僵尸又容易变作旱魃。小孩子变的旱魃比一般的更猛恶。抓住后必须立即打

死，并用鞭子抽打至没有黑气冒出，最后用火烧成灰烬才行。

痲婴：一只半人半虫的白色怪婴，上半身象婴儿，下肢保持着昆虫的特征，没有腿，象是软体动物，哭声嘶哑刺耳，不象人声，比深夜丛林中的“夜猫子”叫还难听。嘴部如同昆虫的口器，可以朝四个对角方向同时裂成四瓣，每一片的内部，都生满了反锯齿形倒刺，裂开后的样子就仿佛是整个婴儿的脑袋都分开了四片。“痲人”通过口器的肌肉运动控制气管系统收缩，帮助氧气扩散进入组织细胞。口液呈黑色，含有巨毒。爬行速度极快，但需要高浓度氧气才能存活。

山魈：常被认为是山精，古籍中不乏对其详细的描述——身材矮小，长臂似猿，黑面白毛，能通人言，于山中能行风布雨。但是现代人从未见过，以为是虚构的生物，也有人说是以黑面鬼狒狒为原形，所以现在非洲的黑面鬼狒狒别名也叫作山魈。不过中国古时传说中的山魈却与现在的黑面鬼狒狒不太相同，面貌狰狞凶恶，遍体生有黑毛，被夷人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

尸蛾：是一种由死人体内生出的蛾子，比起寻常的飞蛾，具有很高地侵略性，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见光就扑，体内都是尸粉，沾到皮肤上活人也会起尸痂，然后中毒而亡。

肉芝：为万物之祖，生长与地下的一种单生细胞的肉菌，即使被割掉一块，也可以自行恢复。凡风水大冲，清浊失调的所在，都会长有肉芝，但是根据其形态不同，吉凶各异，一目者最为普通，是“太岁”，二目者为“青忽”，五官兼备为“乌头”，具三目者为前官后鬼的“螭腹”，遍体生眼的则被称为“天蛻”。相传有人将存活于大冲固定位置的“肉芝”，比喻做长生不死的仙肉，能食而复生。而与岁星相对运行的那种“聚肉”则是不详凶。

太岁：是肉芝的一种，可以入药，有轻身健骨的奇效，其形与色各异，形状大多如牛心或人肝，色有白、紫、黄、灰、褐等等，惟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睛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青竹地脉论》中认为太为凶，岁为渊（即木星），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在这个眼睛上有很多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就是在表面，能看到它的目是睁着的，只有这种才可以入药食用；而暗眼则是眼睛藏在里面，做闭合的样子，此乃凶恶之兆，噩气内聚，触之不祥。

尸洞：由于死者太多，将世界腐蚀出来一个存在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缝隙地带”，位于这个世界中生与死、正与反、黑与白之间的“缝隙”，能吞噬一切物质。尸洞中有无数的人手，被这些手捉住的东西，都会被扯入“尸洞”里，然后化为“尸洞”的一部分。如果任由它无休止的扩大下去，就会造成最恐怖的“尸洞效应”，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尸洞形成的原因，从来没有正式公开的结论。据说法国巴黎地下的巨大墓场万尸洞的最深处，梵底冈教皇廷就封印着一个能吞噬万物的超自然现象“尸洞”，直径只有两三米。

部多：佛经里所载水中妖魔的名称，吞食人畜的魔蝎鱼，溺人于河，取其气血。这种水怪，需要附在别的东西上才能存在，附在什么物体上，外观就象什么，唯一相同的就是腥臭发绿，会把人和牲畜拖进水中，吸干精血。发动袭击的时候，会水中伸出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巨手，抓住水上的人畜，扯落进水中。被溺之人，碰到水的地方，立刻会干枯如同树皮，仅剩皮骨。如果捉住了部多就一定要砸碎烧掉，否则它生长的年头久了，除了佛祖的大鹏鸟，就没有能制得住它的东西了。

黑星（赤衣凶&笑面尸）：“发丘印，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窆子棺，青铜槨，八字不硬勿近前；竖葬坑，匣子坟，搬山卸岭绕着走；赤衣凶，笑面尸，鬼笑莫如听鬼哭。”这是旧时流传的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倒斗摸金遇到死尸穿大红色，没有杂色的丧服，或者是死人脸上带笑，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就难重见天日了，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误当做鬼哭，那倒也无妨，最怕的就是在坟地里听见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古时摸金校尉们管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的东西叫做遇着“黑星”，“黑星”在相术中又叫“鬼星”，除非戴着真正地“摸金符”，否则凡人一遇“黑星”，肩头三昧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难以保全。

中阴身：一种恶灵，不是怨魂，胜似怨魂，密宗中认为一个人死后，直到投胎轮回之前的这段时间，其状态就称为中阴，经中描写的中阴身的过程是很恐怖的，会经历七七四十九天，在这期间，会看到类似熊头人身白色的女神。手持人尸做棒，或端着一碗充满血液的脑盖碗，诸如此类，中阴身一旦散了，就变做“立歧垢”，必须赶快做中阴度亡并烧掉它，否则会害死活着的人。

雪弥勒：一种生存在高原冰下的群聚妖怪，喜欢钻雪沟和冰坑，只在深夜出没，会掠取刚死不久的尸体，最多时一个尸体上会附着十几

个。它们会钻进尸体的衣服，吸收尸体内的血肉，变得肥胖起来，象是整团整团的肥肉，然后一层层黏在死人身上，尸体表层就会变成白色，越涨越大，最多可以长到两个人加起来那么大，远远看上去象是个很胖的雪人，当地人才管它叫做“雪弥勒”。“雪弥勒”会逐渐随着消耗而萎缩，这个过程中，它还会继续扑咬活的人畜，如果两三天内吃不到活人，就会慢慢干枯萎缩，重新散开，钻进地下的冰川里藏匿起来，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其原形可能是一种水生吸血水母，在高山湖转变为古冰川的大灾难时期，逐渐演变进化成了在雪原冰层中生存的形态，其唯一弱点就是只能在夜里出来，白天即使有雨雪也不敢现身，并且惧怕大盐。七百多年前，雪弥勒曾一度酿成大灾，死人畜无数。在藏地寺庙的经卷中有一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对此事有很详细的记载。

乌头肉樟：乌头是肉芝的一种，外形象是个大肉柜子，数尺见方的大肉块，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的东西，不论死活大小，都会被它吸入体内吞噬掉，如同一个无底大洞，最少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能长成。在古代又有个别称，唤做“牛恩”，是古神的名字。乌头肉樟是被挖光了肉死去的乌头尸壳。

达普鬼虫：魔国驱使的妖虫（达普：藏语表示妖魔之虫），一种奇形怪状的透明小瓢虫，外形类似于七星瓢虫，全身透明，比指甲盖还小上一些，魔国的坟墓中都会用之来保护尸体。有两种形态，“无量业火”和“乃穷神冰”，这是两种可以粉碎常人灵魂的邪恶力量，但只能作用于有生命的东西。“无量业火”比较常见，一种蓝焰瓢虫，全身都象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晶莹剔透，可以通过它那透明的甲壳，依稀看到里面的半透明内脏，其中似乎隐隐有火焰在流动。它会发出蓝色的火焰，人只要接触到一点，就绝对无法扑灭，会被瞬间烧成灰烬，其唯一的弱点就是水。“乃穷神冰”全身是银白色的，如同一粒闪烁着的微小冰晶，可使接触到的人瞬间冻结成冰霜，然后粉碎成冰尘，弱点是火焰。无论是火虫还是冰虫，除了用鬼虫的弱点消灭它以外，如果使用其他方法攻击，只会使鬼虫越变越多。鬼虫每次选择目标攻击时都有个特点，会先在空中盘旋几圈再向目标飞去。“乃穷神冰”是守护龙顶邪神妖塔的护卫，通过妖塔中蓝白水晶球的神秘力量控制，可以随着环境的需要，在冰与火两极之间进行转换，变成“无量业火”。

百年尸魔：为了躲避劫数，暂时离不开藏身的坟地，设计骗见钱眼开之徒来挖坟，再威逼利诱的让其去抓无辜女子供她活吃人心，待她吃满了六十四颗女子的心肝之后，就算神仙下界也奈何她不得了。需用黑

驴蹄子克制，待其吃下后用火烧毁。

铁头龙王：一种异常巨大的鱼类，体形在十米左右。在黄河里兴风作浪，逢大水出没袭击渔船，会把河里的船撞翻。跑船的迷信，都说它是河神或龙王爷变的，平时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才出来。身上有七层青鳞，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要硬，光是鱼头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个大，体型跟小型鲸鱼差不多大小，肉又硬又老。据说就算是捕到也要放生。

黑鳞蛟人：即美人鱼。上半身似女子，有两个乳房，脖颈很细，鳃长在了脖子上，没有人类的皮肤，全身都是稀疏的黑色大鳞片，只有肚腹处无鳞，嘴大得出奇，没有嘴唇，只有两排戟张开的锋利牙齿。据说海中蛟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有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这和秦汉时传说的仙山是在海中有关系。另有传说东海蛟人其性最淫，口饕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纵横交错，深不可知，那裏就是人鱼的老巢，他们在附近海域放出声色，吸引过往海般客商，遇害者全被吃得连骨头也剩不下，有人捉到活的黑鳞蛟人，将其宰杀凉乾，灌入他的油膏，制成长生烛，价值金珠三千。

食罪巴鲁：地狱饿鬼，一种猫头野兽，身体近似人形，白毛蒙僭（内地的传说中，有些兽类活得久了，便和人类一样毛发变白），有尾巴，行动迅捷，喜啃噬人类的尸体，如遇到活人会先把人弄死再进食，进食的场面相当残酷，是由已经灭绝的轮回宗的宗教执法机构所驯养的，惩罚犯人的野兽。（巴鲁，饿鬼或罪人）

净见阿含：又称巨目之蛇、金鳞怪蛇，体形短粗，普通约有三十厘米长短，全身覆盖着闪闪发光的黑鳞，头顶生有一只内瘤般怪眼的黑蛇，极具攻击性，凭借强健的身体，可以弹在半空中飞行数米，齿内含有剧毒，奇猛无比，能瞬间致人死命，中者无救。这种蛇头上的肉瘤，对光源极为敏感，会感应人眼中的生物电，人闭着眼时就不会攻击，是鬼洞的守护者。黑色肉眼里也含有巨毒，被拍破后流出的墨色毒汁，溅落在地面上会冒起缕缕毒烟。

巨目蛇王：金鳞怪蛇的老大，体形大于同类数倍，有血红的蛇信，全身鳞甲漆黑灿然，光怪陆离，张口流涎，口中滴落的垂涎一落到地上，石头中就立刻长出一小块鲜红的毒菌，转眼便又枯萎了，随生随灭，其毒性之猛，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了。口中流出的鲜红毒菌枯萎腐烂

后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可腐蚀任何东西，包括岩石。

鬼洞母蛇：一只长着人首蛇身，并有四肢的怪物，它会孵出眼球一样的卵，每只卵可以产生数百条金鳞怪蛇。被扎格拉玛部落的一位大祭司通过玉石眼球从鬼洞中召唤出来，后被扎格拉玛部落的先圣杀死。

玄武巨尸：由于生气过旺，葬在龙顶等一些特殊地点中的尸体，会死而不朽，气血不衰，积年累月下来，尸体就会慢慢开始膨胀变大。生气极盛之地的不朽尸，被称为“玄武巨尸”，那里的洞穴、地下，甚至还会发生一些奇特的变化，例如不断长出“血饵”的“生人之果”。

水晶自在山：狼神“水晶自在山”，是魔国的妖奴，这在西藏最早的神话体系中也有相关传说，生前是一头白色的巨狼，是昆仑山所有恶狼的祖先，但它这个称号是死后才得到的，传说其被莲花大师所杀后，尸体化为了一块巨大的冰山水晶石，所以才被称做“水晶自在山”。被放置在邪神水晶尸身上“水晶自在山”是守护龙顶邪神妖塔的护卫，据说里面埋藏着妖奴亡魂恶毒的诅咒，凡是打破“水晶自在山”的人都会被诅咒而死无葬身之地。样子是一块椭圆盘形薄水晶石，有洗澡的浴盆大小，四周有几条弧形黄金栏，是用来提放的。水晶面上有一层层的好象水纹一样的天然鳞状波纹纹理，非常密集，刻着一个狼首人身的神将，面目凶恶狰狞，头戴白盔，身穿银甲白袍，手持银缨长矛，做出一个凌空跃下的姿势，凜然生风。水晶中隐含积压着声波能量，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声波，可引来大雪崩将人活埋。

冰川水晶尸：即邪神水晶尸。魔国第一代“鬼母”，被视为邪神之女的“念凶黑颜”，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死后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尸，被葬在龙顶冰川的九层妖塔里。尸体从里到外都冰晶水晶化，皮肉都是透明的，类似水晶，皮肤下有流动着的银色光芒，里面的骨骼内脏都是深红色的，像鲜红的玛瑙。眼睛和脑子被后世轮回宗取出放置在了灾难之门后边，已经消失于世的恶罗海城遗迹旁，并通过这对妖瞳在“虚数空间”里构造出一座恶罗海城的镜像之城。尸体中封印着许多“乃穷神冰”，有人来侵犯便会飞出来袭击人。

灭灯银娃娃：象人又象鱼，两栖类，一米多长，脑袋扁平，嘴里没舌头，满嘴都是带倒勾的骨刺，还有数百个密密麻麻的肉吸盘，靠吸精血为生。身体中间粗，尾巴细长，身体透明，全身覆盖冰晶般比刀片还要锋利的透明细鳞，能发出暗淡夜光。移动速度很快。没有腿，有两个类似鱼鳍的东西，长得象是人的胳膊，前端有手，生得与人手一样，但

比例太小，连胳膊的长度都算上，只有正常人的手掌那么大。传说中这种东西有灭灯之异，非常稀有，大小与普通婴儿相仿，专吃小蛇小虾，捉住后最多能活几十天，而且死后怨气很足，如果没有镇宅的东西，一般人不敢在家里养。

大黑天击雷山：，“恶罗海城”真正的眼睛祭坛，在世界制敌宝珠大王的说唱诗文中，被叫做“玛噶慢宁墩”意为“大黑天击雷山”，“大黑天”是传说中控制矿石的一种恶魔邪灵，类似于雪崩之神水晶自在山，是一种含有特殊异种元素的结晶岩，这种水晶矿脉中有一种黑色物质，出现的时候仿佛巨人在走路，声音如雷，可以放出“次声”或者“晶颤”一类的共振杀人与无形，但需要人直接接触到晶石才能发挥效用。接触者内脏会被震得粉碎而死，但外表却无伤。

葫芦洞水底浮尸：在通往献王墓的葫芦洞水底出现的浮尸，数量惊人，布满河道。清一色裸体女尸，姿势都是仰面朝上，手臂和双腿都反向蜷在身下，关节被完全折断，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抱着背后的一个橄榄形的半透明巨大虫茧，在外边看起来，一共有数层，外边是一层透明的虫丝，里面还有层硬壳，都十分薄，也很透明，但是却很坚硬。女尸的全部身体，包括四肢，以及抱在背后的虫茧状物体，全部被一层棕黑色的半透明光滑坚硬物质包裹，象是一个巨大的琥珀。那层半透明的黑色硬膜表面，全部都刻了一层层的“痲术”秘咒戮魂符，用来封印死者怨魂，将起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奇毒。在“虫茧”状物体的底部，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数量无法计算，这些蜂窝一样的圆形细孔有一股很强的吸力，都连通着茧状物的深处，用来让虫茧中的肉蛹排卵。在水中刚捉上来的“死漂”，在黑色硬膜外密密麻麻的裹着满满一层象肉蛆的白色半透明物质，透明的程度接近了百分之七十，单个肉蛆比常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上两圈，让尸体散发出白光的就是这种物质。这些尸体都是用“痲术”制成的，其含有的毒性是“痲毒”中很厉害的一种。制做方法是在年轻妇女子宫里种下“痲引”，等到她们生产虫卵之时再，先将女子折断四肢，反抱住刚产下来，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痲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脂，或是滚沸的树烟那一类的东西，活活浇在女子身上，连同她背后的“痲卵”一起，做成透明的“活人琥珀”，等冷却后，在表壳面上刻满“走魂符”，这就等于把女子死亡时的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起封在了“琥珀”之中。然而那刚被女子产出的“痲卵”，生命力很强，不会轻易被滚沸的树烟烫死。茧状物被打上细孔后，就都被沉入葫芦洞穴的深潭之中，“痲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地方，吸引水中的蜉蝣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痲卵中肉蛹没有任何意

识，只会凭神经反射行动，所有的进食、繁衍等等行为，都在茧状卵中完成，为了保持死者怨念不会减退，从不会破卵而出。它们排出体内的排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象是鱼卵，又象是肉菌类植物，从蜂巢处被排出后，都附着在“死漂”的外壳上，逐渐会长成象透明蛆虫的样子。而女子体内的“疽毒”，也都保存在了这些蛆形的物体之中。这些“肉菌”，本身具有某种“鬼火”一样的生物电，可以在水中放出青光，显得女尸似乎是裹在一层光晕之中，并使见到的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感觉。之后，肉菌会被蛾娘长虫吃掉，转化成虫谷中常年不散的白色毒“山瘴”。

献王陪陵巨树疽蟒：制作的方法是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改风水格局的老榕树，先将“镇陵谱”埋入地下，老树植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蛹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陵谱中被描绘成了青龙，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当巨蟒吃够了人蛹之后，就会昏睡过去，这时候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陪葬的献王大祭司一起活着装进藏地天玉制成的有莨木棺底的透明玉棺中，横置在老榕树中间的树身里，以树为椁。蟒肉、人体、玉棺，逐渐与老树长为一体后，这两株夫妻老榕树，就会被蟒尸中人蛹的怨魂所寄生，整棵树就变成了一条巨蟒。棺中的大祭司尸体，还有连在一起的那条被剥了皮的“疽蟒”尸体上，会生出一种好象触角一样红色肉线，穿过“莨木”棺底连接着老榕树内部树身中的大洞，抓获附近的生物吸食血液。那种特殊“莨木”制成的棺底，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柔软树胶，任由红色肉线从中穿过，也不会泄漏一滴玉棺中的积液。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状细线缠绕住猎物后，会扎进动物和人类的口中，把它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玉棺中，转换成有中草药味道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为给养，维持着棺中尸体的新鲜不腐。而那些被吸干血的生物就变成了干尸堆积在老榕树树身的大洞中。这种巨树疽蟒是借着莨木和肉蛆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植物，类似食人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动，和森林中大多数动物一样，夜晚睡眠，白昼活动借食，每月阴历十五前后是最活跃的一段时间。当它活动的时候，整株大树的树身上，会出现无数的红色肉线，缓缓移动，像是血管一样，更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水脉，突然从树洞中冒出来，趁人不备，钻进人体七窍吸食血液。这样的死法痛苦无比，与被活着做成人蛹的滋味不相上下。这些从疽蟒尸体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瘤，厉害之处就在于实在太多，而且象大蚯蚓一样，砍成几段也能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但是只要将玉棺中的鲜血全部放干净，这些疽蟒红线，就会立即变得干枯萎缩而死去。

机关

流沙门：古墓的玄门中设置的一种机关，这种墓门的设计原理十分巧妙，墓门后有大量的沙子，安葬墓主之后，从外边把石门关上，石门下轨道，石门关闭的时候，带动门后机关，就会有大量沙子流出，自动回填门后的墓道，用流沙的力量把石门顶死，整条墓道中也被流沙堆满，这样在回填墓道的同时，也给墓门加了道保险，石门虽然不厚，却再也不可能从外边推开。

连芯锁：北宋有名的机关，在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拱形圆洞，两个大小完全一样，放置箭矢、毒烟一类的机关，门是一道假门，其上安装一把铜锁，铜锁与门上的铜梁连为一体。人只要一碰这锁就会引发某种机括，被射在门前。

石人俑：用“痲术”制成的人俑，被头上脚下、倒吊在遮龙山下通向虫谷的山洞中的河道两岸。河道是为王陵的修建运送材料的水路。人俑有百余具，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态，被用大铜链悬吊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人俑外皮虽然坚韧，但是只有一层薄薄的壳，里面全是腐烂了的死蛆和虫卵。当年修造王陵的奴隶和工匠，在工程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按照“痲术”给他们全身捆绑结实，强迫吞服一种痲引，并用泥来封死人体七窍，再用大链悬吊在洞中，活活憋死。一来可以保守王陵内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来人只要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人俑就会全部被铜链放进水中，从人俑中出来的虫卵会孵化成水虿蜂攻击人类。所谓“痲引”是施行某一种痲术必须的药丸，被活人吞下后，就会寄生于体内产卵，只需要大约三到五天的时间，卵越产越多，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全成了蛔虫的养分，取而代之的填充了进去。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人皮则会迅速干枯，硬如树皮石壳。在人尸形成的外壳中，当虫卵吸吮尽人体中所有的汁液和骨髓后，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蛔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今日，切破人皮，里面仍然会有可能立刻出现无数象肥蛆一样的活“痲引”蛔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已干枯的虫卵。

蟾蜍机关：在献王墓供奉山神的神邸后殿最尽头处的，横向排开的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是开启通向献王墓的密道葫芦洞洞口的机关。九

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嘴都可以活动，也有石槽可以转动身体，九只蟾蜍各有四个方向可以转动，加上蟾口的开合，可以有很多种不同排列组合。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机括将会彻底卡死。这种机关需要懂“易龙经”的人才能开启，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而用九宫之数来做应对，那样一辈子也找不到暗道。开启时必须按九曲回环之数从左至右先将蟾口分别开合，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盾”字卷配合“易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蟾蜍一只只的按相应方位排列。这样就能打开山神庙外竖着的石头红葫芦下的密道入口。

水银红玉龙：凌云宫后殿中的六足黑鼎一旦燃烧起来，连接前后殿的短廊就会塌方，把出口堵住，然后前面正殿那条一头扎进“献王登天阁”的水银龙的龙头就会穿破后殿的隔墙，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并从龙口中喷泻出大量水银淹没后殿，为的是保住壁画墙中玉石古函的秘密。

巨大的怪眼：打碎玉制眼球后就会出现在其上的半空中，有脸盆大小，象个满布红丝的巨大眼球，其实是个半透明的肉球，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裂开后里面会流出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怪蛇攻击人。

唐墓的虚位机关：在唐墓的虚位之上都有一道或数道机关，这种机括就藏于冥殿的墓砖之中，一旦破了虚位的墓砖就会触发机关，按唐墓的布置，有流沙、窝孛，石桩之类，还有可能落下翻板，把冥殿彻底封死，宁肯破了藏风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明器便宜了盗墓贼。

天宝龙火琉璃顶：北宋晚期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结构工艺非常先进及复杂，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受到外力的进入，这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墓主拼个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破坏，这种机关只在北宋末年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后来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顶也就随之被取代了。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

精绝国神殿中的十六根巨型石柱：神殿中的十六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六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六边形，其中

五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饿鬼、羊首、胡人、巨瞳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石柱下的六边形石座的下面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可以旋转，让不同的符号对应，进行不同的祭祀仪式，也可开启通向精绝地下王宫的密道。十六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十六龙排列相同，布局暗合巨门之数，按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根据地点场合不同，可略加变化，汉代古墓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透地十六龙，其实就是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透蛇飘忽，突然南北。这十六条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才是真正的龙。开启密道机关时须按秘术中的口诀转动石座：“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五步，阴从其一。”

国家&地理&人物

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信奉轮回，供奉邪神的国家。在古藏诗篇中，并没有魔国这个称呼，而是称其为北方的妖魔，只有世界制敌宝珠大王诗篇中才称其为“魔国”。在叙述英雄王事迹地诗歌中，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魔国，鬼母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是类似皇后一般的存在，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轮转投胎，鬼母也是每次死后，会再次转世重生，想彻底铲除魔国地王族，必须把鬼母杀死，否则岭国的噩梦永远不会停止。在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死亡分很多层次，鬼母死亡，必须是终止她轮回的彻底灭亡。

献王：是古滇时期一代巫王，他的“痼术”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痼术的威力也就相应越大，用死者制痼的过程和手段非常繁多。

龙丹：中国古老的风水秘术，归根结底是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天”表示天地、世界，“人”表示人类、包括各种生灵、生命。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它们都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体的，是一个整体，就如同后世的“宇宙全息论”一般。“天人合一”的理论中，提出阴阳二气，虽然分为两极，但既然是一体的，便也有一个融合的点，这个区域就是祖龙地脉的“龙丹”，深埋昆仑山地下的“龙丹”，是生气之总聚之所，抬头就可以看到头顶的晶脉，有的全变黑了，有的又光芒晶莹，一条龙脉的寿命到了，另一条新的龙脉又开始出现，这是所谓的生死剥换。全世界，恐怕只有喀拉米尔的龙顶下有这种罕见的地质现象，这里是“阴”与“阳”的交融混合之所，所以恶罗海人才会把祭坛修在这铉弧交叉的紧要位置。

昆仑山：中原流传下来的风水学，认为天下龙脉之祖为昆仑。密宗风水中，则形容昆仑山为凤凰之地，其余的两大山脉，分别为孔雀之地，大鹏鸟之地。

不冻泉：位于昆仑河北岸，又名昆仑泉，花岗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的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不封冻，谁也不知道泉眼下面通着哪里，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当地藏民视“不冻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

西夜城：新疆大沙漠之中，曾经辉煌无比的丝绸之路，孔雀河沿岸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夜城建成年代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

火，从那以后，就被遗弃至今，遗址保存的相当完好，十九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里，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都劫掠一空，只剩下一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河古河道，到此为止，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里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补给点。城中的古井中葬着古代姑墨的王子夫妇，姑墨是精绝的属国。

藏王墓：古时有很多贵族受汉化影响，也乐于接受土葬的形式，在琼结西南的穆日山上。有大量公元七八世纪前后，土蕃王朝历代宗普的墓葬群，大约有三十座。被世间统称为“藏王墓”，均为方形圆顶，高达数十米，以土石夯砌而成，里面埋的最有名的，就是松赞干布，很多人说这就是塔葬地形式，但其本质，与唐代的山内陵无异。

黑水城：传说中西夏的名城，位于黄河与贺兰山夹持之间，是块头枕青山、足踏玉带的风水宝地，城中有无数的西夏古物珍品。后来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就此被弃成为死城。

风蚀湖：位于灾难之门后面，湖并不深，湖水清澈透明，水温舒适，水下能见度很好，水底的岩石都是白色的，湖底有一些与地底相联的渗水孔，另外还有几处很深的凹洞，如同蜂巢般，可谓千创百孔，此处的地貌，都是未被水淹之前被风吹出来形成的，是一个特殊的“风蚀湖”。湖中有大群白胡子鱼。湖边山林密布，两面都是看不到顶的峭壁，左边有一大块深绿色的巨岩，高有十几米，人可爬上去。由于魔国崇拜深渊和洞穴，所以城下的洞窟挖得太深，致使真正的“恶罗海城”沉入地下，被水淹没，几千年沧海桑田，就变成了现在这处明镜般的“风蚀湖”。

精绝古国：西域三十六国中的楚翘，鼎盛时期，在西域罕有其匹，后来国中出了一场大灾难，女王死了，从那以后这座古城就消失不见了。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第一美人，鬼洞族人。鬼洞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精绝城中居住着一个来自地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统治征服了其他的周边小国，经过数百年后，王位传至最后一任女王，传说这位女王长了一双能看到阴间的鬼眼，她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回不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里，恐怕只要那些失踪的人自己才知道。女王掌握了用玉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用此征服了周边的十余个邻国，并采取高压统治，她要所有邻国的百姓，都把她当做真神贡奉，所有反抗的人一律活活的剥皮处死，她的举动触怒了真

主，女王没折腾几年就身患奇疾，一命呜呼了。女王一死，奴隶们和周边受女王欺压的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血洗了女王的王城，联军准备要毁坏女王的陵墓，就在此时天地变色，可怕的风沙将王城和联军一起吞没，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使得王城再次重见天日，有些旅人经过那里，他们只要是拿了城中任意一点财物，就会引发沙漠风暴，烟云骤起，道路迷失，拿了女王财宝的人永远也无法离开。

云南虫谷：献王墓所在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澜沧江有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三千三百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一条溪谷，地势低洼，由于这条溪谷终年妖雾不散，谷中又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

灾难之门：本身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巨大水晶墙，有几百米高的，墙体上都是诡密的图形符号和印记，一如那块冰山水晶石。这道巨大的“灾难之门”并非一体成型，而是用一块块数米见方的冰山水晶石，以人工搭建的，水晶墙下没在河里，河水穿墙而过，石块之间有很多缝隙，可能是水流量大的时候冲刷出来的，也可能是修建的时候故意留下，以减轻水流的冲击力对墙体的影响。在魔国遭到毁灭的时候，“灾难之门”封闭了与外界唯一的通道，后世轮回将它挖开一条通道，是为了等待“轮生之日”的降临。门后既是恶罗海城。

恶罗海城：又名“畏怖壮力十项城”，是一座全部利用天然的巨大风蚀岩建成的古城，象大“蜂巢”一般。古城深陷在地下，围桶般的白色城墙，似乎只是个摆设，没有太多军事防御的功能，但规模很大。城里的房屋全是蜂巢上的洞穴，里面四通八达。蜂巢顶端有颗重达千斤的巨大“石眼”。“恶罗海城”与“灾难之门”，都是只存在于昆仑山远古传说中的地名，从未载于史册，只是传说隐藏在昆仑山最深处。作为魔国的主城，其政权体系完全不同于其余的国家，魔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范围覆盖昆仑山周边，历代没有国王，直接由他们供奉的主神“蛇神的遗骨”统率，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由国中祭师通过向“蛇神之骨”进行祭祀后，再占卜所得，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中，“占卜”是很严肃重大的活动，并非能轻易举行，其中要间隔数年，乃至十数年才能举行一次。魔国没有国王，这也是城中没有王宫，而只有神殿的原因，所谓的王室成员，都是一些位极高，掌握着话语权的巫师，但这些人的地位在国中要排到第五之后。在魔国的价值观中，“蛇神之骨”是最高神，仅次于这“邪神”的是

其埋骨的洞穴；再次之的，则是那种头顶生有一只黑色肉眼的“净见阿含”（巨目之蛇）。然后就是魔国传说中出现最多的“鬼母”，魔国的宗教认为，每一代“鬼母”都是转生再世，从不能以面目示人，永远都要遮挡着脸部，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足可以匹敌于“佛眼”的第七种眼睛“魔眼”（又叫“无界妖瞳”），佛眼无边，魔眼无界，但也并非每一代鬼母都能有这种妖瞳。在“鬼母”之下的，才是掌握一些邪术，类似“痼术”原始形态的几位主祭师，当然那时候的“痼术”，远没有献王时期的复杂，不能害人于无形，主要是用来举行重大祭祀。他们的葬俗也十分奇特，只有“主祭师”才能有资格被葬入“九层妖楼”。在传说中，那古老邪恶的“恶罗海城”也同“精绝古城”一样，在一天夜里，突然神秘的消失了，所以强盛的“魔国”才就此一蹶不振。

云南古滇国：曾是秦时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时天下动荡，这一地区就实行了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政权中脱离了出来，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重新被平定。据传国人多会邪术，该国后灭亡于汉代中期的时候。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就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之始，便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一直没功夫理会滇王。到了古滇国的末期，受到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国事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鼈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鼈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涉至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剩下的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

扎格拉玛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精绝国入口处的黑色磁石山体，山体下有无底鬼洞。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之意，也有人解释作“神山”。

藏地古格王朝：是一个由土藩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五百年有余，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它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甚至还完好地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

古格王朝遗迹：古格王朝的王城，位于“冈仁不钦”与“森格藏布”之间，在三十年代初期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但中国官方对古格遗迹展开正式彻底的考察是在1985年前后。西藏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一地区，南临喜马拉雅，北依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不钦”，那座神山，是印度教，耆那教派，苯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

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就是古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地区。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古格遗迹之后，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这里保存下来的遗址规模，房屋殿堂约有五百，碉堡敌楼六十座，各类佛塔三十座，防卫墙、塔墙数道，其中数目最庞大的就是王城地下洞窟，差不多有上千眼。

神螺沟冰川：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低海拔古冰川，最低的地方海拔只有两千八。冰川从两座大雪山之间穿过，延伸到下边的原始森林中大约有数公里远，冰川下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生长着数不尽的奇花异草，拥有着高山寒漠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神螺沟冰川的门户，便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都是四十度到六十度的之间的冰坡，下去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抓住绳子，好像打滑梯一样下去就是了。在佛教传说中，这里以前是一片内陆海洋，海底有一只巨大的海螺，变化成了妖魔，法力通神，由于它的原因，附近的生灵饱受荼毒，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才使其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称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它成佛后，留下的海螺壳，就化为了这古老的神螺沟冰川。

昆仑垭口&大凤凰寺：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在佛经中，则叫做汝白加喀，意为龟龙所驮的八瓣苏共，天如八福轮相，地如八瓣莲花。为震慑魔国鬼母妖妃的陵墓而于乾隆年间建成的大凤凰寺的位置，就刚好在莲花的花蕊里，东方的切玛山，形象罗刹女的阴部，南方的地形如魔蝎抓食，西文的岩石如水妖张望，北方未干涸前的鬼湖，如同是破碎的龙镜，原本在这样殊胜的地形上建庙，震慑四方妖魔，是可以功德圆满的。但是由于湖水的干涸，使这里成为了凶神游地，枯湖里生出了吞食人畜的魔蝎鱼（即部多）。

喀拉米尔山口&龙顶：青、藏、新交汇的区域，在昆仑山脉中的喀拉米尔山区，密宗称其为凤凰神宫，是凤凰鸟之地；而青乌风水中称做“殊缪”，寻龙诀中叫“龙顶”，堪为天地之脊骨，祖龙始发于其地，是阴阳融会之地。凤凰神宫地理位置独特，在神螺沟尽头，由几千几万年前的高山冰湖或高山盆地形成，四周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雪峰，传说是灾祸之海的中心。密宗经卷中形容道，凤凰之宫是一片由天界的金、银、水晶、琉璃四种宝石堆积而成的山峦，山腰部分有四座雪山，分别代表了魔国的四位守护神。而且其内有两个水池，如果以阴阳风水来说明，这两个水池，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白两个小圆，太极图中间有一线分隔黑白

阴阳，黑白两侧象征着阴阳一体。凤凰神宫里的水池，就象征着这两个圆点，如果把这两个点用相反的颜色盖住，那么阴与阳就不再是融合的，而被清晰地分隔开来。

世界制敌宝珠雄师大王：即英雄王格萨尔王，传说中他和莲花大师一起消灭了魔国。在藏地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长诗，格萨尔王的古老传说中，有过详尽的描述，由于“北方妖魔”（魔国）的侵略，岭地、戎地、加地三国曾经多次面临灭族之厄，终于在高原上出现了一位制敌宝珠的王，他受到加地公主的委托（加地：古时藏地称汉地为加地），在莲花大师的帮助下，带领三国联军，踏入北方的雪域斩妖除魔，一举覆灭了魔国，并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妃，诗篇中提到过妖妃就是魔国的鬼母转世。提到的那颗轮回之珠就是凤凰胆，制敌宝珠——那是说英雄王如同无边佛法的摩尼宝珠一般，可以匹敌魔国的轮回之珠。

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之湖：即拉措拉姆湖。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与捻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大小小的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还有雪山，那就更是神圣得无以复加。这些湖的名字里都带个“措”字，比较著名的象什么“昂拉仁措”、“当惹庸措”、“纳木措”、“扎日南木措”等等，不胜枚举。每一个都有无尽的神秘传说与一个同样神秘的名字。拉姆拉措，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就属于这众多的湖泊之一。它与一块比它更大的湖，雍玛卓扎措——龙宫之湖连在一起。《大唐西域记》中，高僧玄奘有感于此人间美景，将这两片紧紧相邻的碧玉湖泊称为“西天瑶池双璧”。龙宫之湖有个传说，湖底有“广财龙王”的宫殿，聚集着众多的罕见珍宝；有缘之人只要绕湖一周，捡到一条小鱼、一粒石子，或是湖中水鸟的一根羽毛，就能得到“广财龙王”的赏赐，一生财源不断。但是前来绕湖的朝圣者更喜欢去绕仙女之湖，因为传说仙女之湖中碧透之水为仙女的眼泪，不仅能消除世人身体上的俗垢病灶，还能净化心灵上的贪、嗔、怠、妒，使人心得纯洁。两湖对面的雪山，象征着佛法的庞大无边。转山或者绕湖，是生活在世界屋脊这个特殊地域的独有崇拜方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信仰，与藏族原始宗教观念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常规动作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最普通的，是徒步行走，还有一种更为虔诚的方式，双手套着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手胸前，全身扑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一点点的丈量神山圣湖的周长，每绕一周，就会消减罪孽，积累功德，如果在绕湖的路上死去，将是一种造化。

无底鬼洞&蛇神之骨&行境幻化&无界妖瞳：蛇神埋骨的地方，就是黑沙漠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鬼洞”。按恶罗海城最底层的祭祀神殿中的人皮壁画所记载，在昆仑山遥远的北方，有一处藏有宝藏的僧格南允洞窟，里面有五个宝盒，分别被用来放置“蛇神”的骨骼，蛇神的两个神迹，分别是虽然身体腐烂只剩骨架，但它的大脑依然保存着“行境幻化”的力量，另外蛇头上的那颗巨眼，可以使它的灵魂长生不灭。在天地与时间的尽头，它会象凤凰一样，从尸骨中涅槃重生，并且这个巨眼，还可以作为通向“行境幻化”之门的通道，也就是佛经中描述的第七种眼睛“无界妖瞳”。如果用科学现象来解释，这“行境幻化”，就是美国肯萨斯特殊现象与病例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所一直研究的那种“虚数空间”。神话传说中“凤凰胆”是蛇神的眼睛，但没有人亲眼见过，是不是那个“虚数空间”里真的有蛇骨，那是无法确认的，也许“蛇骨”只是某种象征性的东西。魔国的先祖，取走了“蛇骨”的眼睛，并且掌握了其中的秘密，然后远赴昆仑山喀拉米尔，建立了庞大的宗教神权，每当国中有拥有“鬼眼”的鬼母，便要开启眼中的通道，举行繁杂的仪式，将俘虏来的奴隶用来祭祀“蛇骨”，凡是用肉眼见过“行境幻化”的奴隶，都会被钉上眼球的印记，然后像牲口般的圈养起来，直到他们血液凝固而死，魔国人认为，那些血都被“行境幻化”吸收了，然后由信徒吃净它们的肉，只有牢固遵守这样信仰的人，才被他们认为是修持纯洁的男女信徒，在本世将获得幸福、欢乐还有权利，在来世也会得到无比的神通力，这与后世“轮回宗”教义的真谛完全一样。魔国附近的若干国家，无数的百姓都沦为了“蛇骨”祭品，但魔国中的祭师大多掌握这邪术，尤其是善于驱使野兽和昆虫，各国难以对敌，直到格萨尔王和莲花生大师携手，派勇士潜入魔域，将那颗转生的宝珠“凤凰胆”用计夺走，加上在那不久之后，魔国的主城“恶罗海城”神秘的毁灭，双方力量立时发生逆转，联军（长诗中称其为“雄师”）扫荡了妖魔的巢穴，制敌宝珠之王的事迹，在雪域高原说唱诗人的口中，不断传唱至今。魔国覆灭之后，“凤凰胆”流入中原地区，周文王通过烛照龟卜，预测到这是一件象征长生轮回的秘器，而且出自凤凰之地，但怎么才能正确地使用，却没有占卜出什么头绪来，只有少数掌握十六字天卦的人，才能窥得其中奥秘。而这凤凰胆其实是魔国用来祭祀鬼洞的一件祭器。精绝的鬼洞族，管理有蛇骨的无底洞叫做“鬼洞”，而“恶罗海人”中并没有这个称呼，它们直接称其为“蛇骨”，那是一些来自虚数空间的尸骸，绝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现世之中，深渊般的洞穴，是那尸骸脑中的记忆，“恶罗海人”认为世界是一个生死住复的轮回循环。这个世界毁灭之后，会有另一个世界诞生，循环连绵不断，所有的世界都是一体的，而“蛇骨”也将在那个世界中复活，它们通过不断地牺牲生命供奉它，是期望恶罗海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得以存

留。另外，在鬼洞附近可使人拥有预知能力。

风水&玄学杂谈&墓穴相关知识

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的“形”。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做是昆仑的分支。这些分出来的枝枝杈杈，都可以看做是一条条独立的龙脉，以天下之大，龙形之脉不可胜数，然而根据“形”与“势”的不同，这些龙脉，或凶或吉，或祥或恶，都大有不同，能埋人的龙脉不多。从形上看确是龙脉，然而从势上分析，便有沉龙、潜龙、飞龙、腾龙、翔龙、群龙、回龙、出洋龙、归龙、卧龙、死龙、隐龙等等之分。只有那种形如巨鼎盖大地，势如巨浪裹天下的吉脉龙头，才能安葬王者，再差一个级别的可作千乘之葬，其余的虽然也属龙脉，就不太适合葬王宫贵族了，有些凶龙甚至连埋普通人都不适合。寻龙诀有云：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这龙脉形势只是一方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硬要用风水的原理来解释也可以，民间俗称风水轮流转，这大山大川，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来于自然，便要顺其自然，修建大规模的陵寝，一定会用大量人力，开山掘岭，不可不谓极尽当世之能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比如地震，洪水，河流改道，山崩地裂等等，这些对“形”与“势”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的格局，当时是上吉之壤，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吉穴就可能变成凶穴。

冥殿：明殿，又名忭宁堂，地宫最前面一间是“明殿”（冥殿），按墓主生前家中堂屋的布置，有各种家具摆设，这些器物称为“明器”（冥器）。

寝殿：中间的墓室，称为“寝殿”，是陵墓的核心部分，摆放棺槨的地方，无论是合葬也好，独葬也罢，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敛之服，安睡于棺中，外边再盖上槨，即使墓主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槨之内，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冠履，放在棺槨中入葬。

配殿：在寝殿后面的是“配殿”，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

明楼：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秦汉制，王墓的地宫应该在明楼地下十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一直被保留到清末。

明器：就是冥器，死人陪葬的器物。明器是倒斗人的暗语称呼。

鬼螯：死者亡灵制造的幻象。

海市：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兹、海市、平流雾。其中“海市”又名“蜃气”，最为奇幻奥妙，在浩渺的海面上空凭空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奇观，但是这些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与“海市”奇景相对应的地点。相传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仙山，山中有三位仙人手持长生朱丹，故此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另外在西藏也有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活动，每当活佛圆寂，喇嘛中的首脑人物都会到神山圣湖边“观湖景”，那“湖景”也是一种类似于“海蜃”的奇观，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

夺魂：商汤时期的一种巫刑，据说可以抽去活人的魂魄，剩下的躯体，便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夺魂”的巫刑一直到战国时期才绝迹。夺魂是一种放尽人血的酷刑，用一百多枚形状奇怪、中空粗长、类似于“骨针”的夺魂针刺进血脉的位置，放尽血的同时，还要给受刑的人灌服大量牛、羊、鸡之类，混合在一起的畜牲血，这些血都被加入过雀眼和尸鼠那类早就绝迹的东西，就可以把活人变成僵尸。

殉葬沟：《风水秘术》中提到的一种名为“悞”的布局，地位显赫的墓主在安放尸体的陵墓前边两侧挖两条长长的深沟堆满殉葬品，一座是牛马殉葬坑，两一条沟放墓中主人生前所用的一些器物，两条殉葬沟相互平行夹住木塔结构的坟墓，构成二龙戏珠之势。

内藏智：非常罕见的墓穴风水位，堪称极品。这种墓穴中有个泉眼，然而这泉眼的水流永远是那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器储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这种内藏智极适合埋葬女子，子孙必受其荫福。那个小喷泉，就是俗称的棺材涌。

风水学：被称为地学之最，风水之地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藏风之地，得水之所。《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后世又将风水学无限扩大化，不仅仅限于墓葬的地脉穴位，而逐渐引伸为堪舆之术，堪舆者，天地也，说白了就是分析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

切虚位：从墓室下面打盗洞进去，这要求盗墓者下手比较准，角度如果稍有偏离，也挖不进去。盗大墓的手段不论是摸金发丘还是搬山卸岭，也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喇叭爆破式，用大铲大锄，或者用炸药破坏封土堆和墓墙，直接把地宫挖出来，但这是最笨的一种办法。比较高明的就是摸金校尉的切虚位法。

夜明砂：蝙蝠粪又叫“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得一二两已是十分的不易。

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器乐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近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戏目。不过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受到波及，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没有人敢再演绎。

子母凶：女子死的时候如果怀着孩子，埋到地下才生出来，那孩子被活埋了，自然也是死了，这一对母子都变做了僵尸，便叫做子母凶。

幽灵冢：摸金行古老相传，精致的玩意儿之中，汇聚了巧手匠人的无数心血，年代久远了，就有了灵性，或者说有了灵魂，这件玩意儿一旦毁坏了，不存在于世了，也许它本身的灵魂还在，就象有些豪华游轮，明明已经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多年了，可以偶尔还有船员在海上见到这条船，它依旧航行在海面上，也许船员们看到的只是那条船的幽灵。所谓的“幽灵冢”虽然摸得到，看得见，但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物体残存在世界上的某种力场，并不是始终都有，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梯次出现。古墓如果建在龙脉的龙头，又是内藏智的顶级宝地，便会染有灵气，因为这种地方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藏风聚气，大墓乘以生气，气行地中，又因地之势，聚于其内，是谓全气，气是六合太初之清气，化而生乎天地万物者，乃万物之源，此气即太初清气的形态之一。所以古墓即使被毁坏，虽已失其形，却仍容于穴内的气脉之中。一旦有生禽靠近，就会被惊动，显出形来。但只要将生禽宰杀，幽灵冢便会隐去。

山风蛊：东山凹，西山平，凹伏之处为西北屏障，复折而南，回绕此山，虽有藏风之形，却无藏风之势，风凝而气结，风生虫，所以最早的繁体字风字，里面从个虫，风与山遇，则生白蚁，此种地方在青乌术或易经中，就称为山风蛊，建楼楼倒，盖房房塌。白蚁没有一只单独行动的，凡白蚁出没必成群结队，蛊字上面是三个虫，三者为众象，众就是多，下面的皿字，形象损器，好似蚁巢，所以虽然地表层看似完好，下边却已被蚁穴纵横噬空。自古风水与易数不分家，所以才有阴阳风水之说。如地处河畔，河水环西山而走，白蚁行处也必有水，所以《易经》中的蛊卦，也有利涉大川之语。山风蛊便应利涉大川。利涉大川在此卦中特有所指，蛊卦艮上巽下，本属巽宫，巽为木，艮卦内互坎卦，坎为水，以木涉水，所以才有利涉大川之言。

水龙晕：属于上古风水中提及的仙穴，后世风水高手多半认为世间并不存在这种仙穴。风水中所说的水龙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水龙的龙眼处的穴位，名为水龙晕。那种晕，就是水气升腾，所产生的霓虹，有形无质，所以被古人视作仙人桥。缠绕穴前的迷蒙水气所形成的微茫隐湿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故名曰龙晕，又作龙目；隐隐微微，仿仿佛佛，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现露之处，盖因其为善势之首，葬于其中，生气不泄，水蚁具不得侵。云南虫谷中献王的墓就在水龙晕中。

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及阴，界合不明，形式模糊，气脉散漫不聚，阴阳二气分别是说，行于穴位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潮气湿热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说的是地脉气息无止无聚，又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荫福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做“烂骨葬”，或“腐尸埋”。

断虫道：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秘药，这个方法在汉代帝王墓葬中非常普遍，最简单的是埋硫磺和水银。加上一些“麻麻散”、“句黄芩”、“懒菩提”等植物相调和，由于有对冲的属性，可以埋在土中，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一般会在陵墓附近设置好几重断虫道。

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象牙，是为了取“象”的谐音“祥”。大象这种体形庞大而且非常温顺的动物本身也代表了吉祥昌盛，在中国古代，早在商汤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虚就曾出土过大量象牙，那个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还存在着数量不小的象群，现在却早已灭绝了。如果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是象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是说明墓主大行是为得道成仙，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殉葬品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之意。

长生烛：按陵制，地宫里的长生烛只在墓室里有，不同于万年灯——长生烛一支，对应墓中的一具重要尸体，当然殉葬者是用不到的；比如夫妻合葬墓，棺前便往往有两支长生烛。

洞室墓：在陵制中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

虚数空间：即无法探知的空间，类似于异次元空间。

官盗民盗：历来盗墓就分为民、官两种，官盗都是明火执仗的干，

专挑帝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是官盗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掘子军摸金校尉等只不过是把官盗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了。民间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专门找一些贵族王侯坟墓，小一点的就瞧不上眼。

黑猪渡河：这种天象在古风水中有过记载，天汉间黑气贯穿相连，此天兆谓之黑猪过天河，天星秘术中称此为雨侯犯境。而《青竹地气论》中则说，黑猪渡河必主此地有古尸作祟，是以尸气由阴冲阳，遮蔽星月。雨侯则是指洪水暴涨。形成时在天空中伸出一大条长长的厚重黑云，宛如一条横在空中的黑龙，又似乎是一条黑色天河悬于天际。

菩萨闭眼：月有七十二破，逢月大破，菩萨都要闭眼，出凶傩邪，传说这种天时，地面上阳气微弱，太阴星当头，最是有怪事发生，倒斗的人不敢在这种时候入墓摸金，因为墓中若有隐藏的邪灵，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以及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在当晚都派不上用场。

三层水墓：由尾、蟹身、金鱼眼构成的三层水墓，分为天门、地户和中层。自古“孔子有仁，老子有道”，道教专门炼丹养气，以求证道成仙，脱离凡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但是长生不死自然不是等闲就能得到的，若想脱胎换骨，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人，就找自己前三世的尸骨做代，埋进阴穴之内当做影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历经三狱，足能脱胎换骨了，这样一来，此生化仙便有指望了。在阴宫墓室下的地户是“木椁”，代表了冥间，将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代表墓主成仙前留在冥世的影骨。而那三具残尸，由于被认做是墓主的前三生，所以和他本人没什么区别，也被安放进了中层代表人间的石头主墓室。天门的金鱼眼代表仙山，用肉椁安葬想要成仙的墓主。

空行静地：在藏地，不管是噶举派（白教），还是格鲁派（黄教）、宇玛派（红教），都认为圆满明月笼罩下的庙宇，应该是“空行静地”，是神圣的地方。

六齐（剂）之说：自古铜锡便有六齐（剂）之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戈之齐等等。虽然同样是铜器，但是比例不同，制造出来的物品性能毫不相同，如果失去六齐的基准，铸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

分金定穴：所谓“分金定穴”，是只有少数摸金校尉才掌握的秘术，可以通过分辨“形势理气，龙沙穴水”这些风水元素，用罗盘金针，确认

古墓棺椁放置的精确位置，其误差最多不超过一枚金针的直径，故名“分金定穴”。分金定穴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也是最难的一项，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才可依据日月星辰来查看地脉支干，若想学分金定穴，必先从最基础的风水术逐渐学起，风水之术繁杂奥妙，非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掌握，少说也要学上五六个年头。

天星风水：风水术中的一个分支“天星风水”，又名天穹青囊术、星盘月刻风水术，是《阴阳风水秘术》中天字卷，最晦涩难懂的一章。古代帝王贵族，对死后之事非常看重，生前享受到的待遇，死后也要继续拥有，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天下兴亡，都发于龙脉，所以陵墓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的概述为：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也要日月星辰。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经常观看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吉凶，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去，八万四千里，人之心肾相去，八寸四分，人体金木水火土，上应五天星元，又有二十四星对应天下山川地理，星有美恶，地有吉凶。凡是上吉之壤，必定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而以星云流转来定穴的青乌之术，便是风水中最难掌握的天星风水。天有二十四宿，日有二十四时，年有二十四节气，故风水也有二十四向，二十四位，其为：天皇、天罡、天官、天苑、天市、天厨、天柵、天汉、天垒、天辅、天廐、天鬼、天乙、少微、天汉、天关、天帝、南极、天马、天屏、太乙、太微。能看懂这些星星的吉凶排列，再通过罗盘定位，就能找到想要找的地方，如那些帝王将相的大型陵墓等。

两不一取：盗墓贼要始终秉承“两不一取”的行规，即不毁墓主尸骨，不坏陵墓结构，只取最有价值的陪藏品，且不全拿走，最后要留下两件。正所谓“盗亦有道”，盗墓者这种看上去颇为蹊跷的行规，大概是为了给其损阴丧德德行径，保留最后一份弥足珍贵的自我安慰吧。

阴宅五害：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葬室左近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形坏，决不可葬人。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无融无结，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则主脉苦土枯，水脉一断，生气也即隔绝；有乱石突怒，壅岩峥嵘，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祸；有秃岭则谓之无生气之地。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就不合适了。

隐匿灵魂：在藏地传说中，人和野兽死之后，一昼夜之内，灵魂是不会离开备血液和肉体，万物中，只有人类的灵魂住在额头，如果用刚死的狼血盖住，就可以隐匿行踪，不被鬼怪发现。

鬼洞诅咒：扎格拉玛族称其为“灾祸”的一种诅咒，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病毒，一种只存在于“虚数空间”中的病毒，一种通过眼睛感染上的病毒，凡是亲眼见过鬼洞的人，过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上就会出现一种又似漩涡，又似眼球形状红色胎记癍块，象是在皮肤里面从内而外渗出来的一圈红疹，终生无法消除。生出这种红癍的人，在四十岁之后，身体血液中的铁元素，会逐渐减少，人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如果血液中的铁慢慢消失，血液就会逐渐黏稠，供应大脑的氧气也会降低，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死亡之时，血液已经变成了黄色。这一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十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生有红癍，却依旧会患上铁缺乏症，最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中死去，离鬼洞的距离越远，发病的时间就越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症状都始终存在，一代人接一代人，临死之时都苦不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痛苦。鬼洞的诅咒，不论是通过眼睛感染的病毒，还是来自邪神的怨念，想消除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有在真正的“恶罗海城”遗迹最深处的眼睛祭坛里，举行相反的仪式，就是将一具被诅咒的祭品尸体的眼球，与“凤凰胆”按相反的位置，投入龙丹内的两个水池中，用“凤凰胆”关闭“行境幻化”，切断和鬼洞之间的联系，这个诅咒才会随之结束。祭坛里的壁画中有记载，这条通道不止一次的被关闭过，关闭了通道，鬼洞与影子恶罗海城，包括身上的印记虽然不会消失，但它们都变成了现实中的东西，也就没有危害了，直到再举行新的祭祀仪式为止。

玉顶佛光：传说中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顶佛光，据说只是在大约一千年前出现过那么几秒钟，被画在《十相自在图》中流传了下来。真正的千年大佛光要在云南卡瓦博格雪山顶才有。

九龙罩玉莲：在一座巨大的山峰上有九条白练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这样的格局就叫做“九龙罩玉莲”。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穴，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是九龙取水，把山丘分割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是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罩玉莲的格局。九在个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义，发音也同久，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布的水流量如果小了，也就不叫龙了，那是蛇。这种风

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做“洛神辇”，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本书中所说，最适合的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如果安葬了男子，其家族就要倒大霉了。传说中辽国萧太后的陵墓东北喇嘛沟的牛心山就是这种格局。

本能的眼睛：在密宗中，喇嘛们认为，眼睛可以分为七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类普通地眼睛，指视力正常的凡人；第二种就称作“本目”，本能的双眼，那是一种有着野生动物般敏锐的眼睛，由于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比人类的视力范围要大许多，这种范围不是指视力的纵深长度，而是能捕捉到一些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其次是“天目”，能看到两界众生过去未来多生多世的情形；第四种称作“法目”，利如菩萨和阿罗汉的眼睛，可以明见数百劫前后之事；第五是“圣眼”，可以明见数百万劫前后之事；最高境界为“佛眼”，无边无际，可以明见澈始澈终的永恒。最后一种就是魔眼，可以打开虚数空间。

陵墓的虚位：任何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中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用半点用处。形止气方蓄，为了保持风水位的形与势，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堂局不可周秘，需要气聚而有融，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后殿便是融气之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边，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条后路，偷偷的修条秘道，这种秘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自己偷建的逃生秘道，是完全没有风水学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格局的影响很大，但是却始终无法禁止。所以遇到那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谈明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虚位一般在冥殿的正中下方，是整个陵墓最薄弱的地方，容易突破。唐代以前，虚位较大，可容人通过，元代以后，虽仍有保留这种虚位的传统，但是改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进不去人。

古墓“插阁子”：藏在墓室后室中的密室，修的极为隐蔽，又名“插阁”，是用来放墓主最重要的陪葬品，即使古墓遭到盗墓贼盗窃，这密室中的明器也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

陪葬童男女：这些童男童女都是活着的时候，除了口服水银之外，在头顶、后背、脚心等处还要挖洞，满满的灌进水银，死后再用水银粉抹遍全身，就象做成了标本一样，历经万年，皮肉也不腐烂，出土时如

同活人一样。这种技术远比古埃及的木乃伊要先进得多，不过两种文明的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也有很大差异，而且用灌水汞的办法保持尸体的外貌，必须要用活人，死人血液不流通，没法往里灌，所以这种技术从来没用在任何墓主身上。这些尸体上的洞，已经被巧手匠人，以火漆封住，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一片片黑紫色瘀点，陪葬的人或者金银玉器经常会涂抹水银粉，时间久了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了就变成黑紫色，这种瘀块俗称“水银瘰”或者“水银浸”，也有些地方称尸瘰为“烂阴子”，“汞青”。

乾甲驩燁金吉星：天空中巨门星、左辅星、右弼星，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形，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现，组合而成的吉星。其下笼罩的地下水脉附近，必定会有古墓。

藏地的五种葬俗：在藏地，火、水、土、天、塔这五种葬俗并存已经有几千年了，其中土葬在西藏是最不祥的一种墓葬，为正常人所忌讳，藏人认为只有犯大罪的人才要被在死后埋入土中，埋在土里灵魂永远也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会觉得象是被煮在热锅里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又会觉得如附冰窟，寒颤不得忍受，如果下雨，会觉得象是万箭穿心，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碎割，那是苦不可言的。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方法，除土葬外，悉皆流行，但因为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石丘的天葬台上，即行剁碎了投给鸟兽分享（波斯孟买的祆教所行的也颇为相似），可让死者的灵魂得到解脱，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接触传染病而死，则土葬也属惯例。一般而言，藏人反对土葬，因为他们相信，土葬会使亡灵不安，甚至尸体会变成僵尸。在古藏俗中，天葬并不是最高待遇，最高规格是塔葬。

三牲通天，三禽达地：在古代修造陵墓的时候，在地宫构造完毕之后，都要在墓中，祭天礼地，宰杀猪牛羊三牲，捆缚五禽于地，为的是请走古墓附近的生灵，请上天赐给此地平安，以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使墓主安息不被打扰。这种说法叫做：“三牲通天，三禽达地。”猪头牛头羊头同时贡奉，是十分隆重的，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苍，三禽则是献祭给居住于地上的神灵。禽畜可使真穴余气所结，所以陪葬坑中必葬禽畜顺星宫理地脉。野为雁，家为鹅，野雁驯养，便成了鹅，三禽中的鹅，是三禽中最具有灵性的，传说鹅能见鬼。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十六字，分别是指：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悞、镇、遁、物、化、阴、阳、

空。十六字天卦自成一體，包括訣、象、形、術四門，据说創于周文王之手，然而由于其數鬼神難測，能窺其門徑者極少，漢代以後就失傳了，留下來的，只有易數八卦，後世玄學奇數，包括風水秘術，無不源出于此。晚清年間有位金盆洗手的摸金校尉張三鏈子，据说他自一古墓里掘得了十六字天卦全象，并结合摸金校尉的專利產品“尋龍訣”，撰寫了這部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里面的內容很深奧，但此書奪天地之秘，恐損陽壽，便毀去陰陽術的那半本，剩下的半本傳給了他的徒弟陰陽眼孫國輔，連他的親生子女都沒得傳授。

盜墓倒斗中的望聞問切：“望”是指的通過打望，用雙眼去觀望風水，尋找古墓的具體位置，這是最難的，“聞”是聞土辨質，掌握古墓的地質結構土質信息，“問”是套近乎，騙取信任，通過向當地的老人閑談，得知古墓的情報，最後這個切，在打盜竊洞的手法里，專有門技術叫“切”，就是提前精確計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因素，然後從遠處打個盜洞，這洞就筆直通到墓主的棺槨停放之處。

科學教&靜息開天目之法：創立者是拉斐特·羅納德·哈伯德，是著名的世界性秘密宗教社團，信奉《通靈術——精神健康的現代科學》。科學教雖然字號是科學，其實有些觀念則是極端的唯心主義，他們相信地球古代文明中的神是外星人，并致力於開發人體的潛在能力，很多社會名流，其包括一些政界要員、大牌導演和電影明星等上層人物都是該教的虔誠信徒，他們收集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古代秘密文獻，廢寢忘食地研究其中的奧秘，有一批人在西藏地秘文中，得知有種開天目的方法，就是將剛出生的女嬰，放置在与外界隔絕的琢境中，不讓她見到任何人或動物的眼睛，以十年為限，据说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可以看到“神靈”的真實，感應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東西。不過“科學教”也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他們認為這種古老而又神秘的方法，并不是空穴來風，因為世界上早就有科學家指出，世界上所有的哺乳動物、魚、兩栖類、鳥類、爬行類，都有從外表看不見的第三只眼睛，埋藏在大腦的丘腦神經上部的位置，有一個“松果腺體”，脊椎類動物的位置大多在顱骨頂部的皮膚下，“松果腺體”對光線熱量，以及細微生物電波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其接近丘腦神經，所以“松果腺體”發達的人，對周圍事物感應的敏銳程度要異于普通人數倍，傳說中有些人有陰陽眼，或開過天目，這些人若非天生，便是由于後天暴病一場，或是遇到很大的災難而存活下來，而這種古老秘密的方法，可能是一種自古流傳下來的——通過十年高度靜息，來開天目的辦法。事實上這種神秘的靜息開天目之法，是當年魔國用來篩選鬼母的方法，是從喀拉米爾地區流傳演變出來的。

改风水格局&九曲回环朝山岍：大规模的王墓，不仅主墓的形势理气要有仙穴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谋种辅助穴眼。这些辅佐主陵的“穴眼”和“星位”，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来说。是如猛虎添翼，蛟龙入水一般，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便是改格局，这需要对世间地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都有一个宏观地认识。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割据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化”字卷，便是尽述改风换水的手段，其中“易（易者换也）龙经”有记载，龙脉改形换势。转风变水，至少需要动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穴眼，第一个穴眼：化转生气为缠护；第二个穴眼：两耳插天透云霄；第三个穴眼：鱼为龙须聚金水；第四个穴眼：高耸既宫为护持；第五个穴眼：装点天梁明堂开；第六个穴眼：水口关拦设朝迎；第七个穴眼：砂脚宜做左右盘；第八个穴眼：幕帐重重穿龙过；第九个穴眼：九曲回环朝山岍。改动了主脉附近的这九处“穴眼星位”，可以保持风水关锁缠护绵密，穴位形势气脉万年不破，这口诀看似古奥难懂。其实只要研究过《地经》，就会知道，其实只不过就是在特定的位置上埋金鱼缸，种植高大树木，挖深井等等，难就难在位置选择之上。在龙脉的关锁处，改建的是九曲回环朝山岍的局。在山谷中开头和最末尾，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条“水龙脉”，凭添个势态，让其脉络彰显。如果是山神庙一类的建筑，则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则是最怕虫啃蚁噬，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所以要在周围设“断虫道”用来保护那座“山神庙”，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中还会另有防虫的结构。

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桃看成一种避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做得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的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寻访长生不死之药，这片苦心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在元封元年的七夕之夜，乘着紫云辇来未央宫见了汉武帝，欢宴之际，西王母给汉武帝刘彻吃了四个仙桃，汉武帝觉得味道甘美，芳香异常，与人间俗物迥异殊绝，便打算留下桃核在人间栽种，结果得知这种神品在人间难以存活，所以大失所望。后来汉武帝终于没能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但是活到七十来岁的人，在古代是十分稀少的，也许正是因为吃过仙桃，才活到七十岁的，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之时就非常普遍，不过桃核是植物，最容易分解，所以后世开棺都难以得见。

倒斗的“唇典”及解释：

1、看井走反。

——看井：由内向外；走反：逃跑。

2、定盘子挂千金，海子卦响。勾抓踢杆子倒斗灌大顶元良，月招子远彩包不上。

——定盘子（心）挂千金（歪了），海子（嘴）卦响（胡说八道）。勾抓踢杆子（手脚利索）倒斗（盗墓）灌大顶（职业技能高）元良（尊称，多用来称呼同行，可作多种意思表达，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前辈，兄长，阁下等等，总之就是十分给面子的称谓），月（二，两只，两个）招子（眼睛）远彩（瞧得清楚，眼光好）包不上（不会被骗）

3、无有元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元良，在何方分过山甲，拆解得几道丘门？

——无有（不敢当）元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套口，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敢问这位顶上元良，在何方分过山甲（都是在哪盗墓？活动范围在什么地方？），拆解得几道丘门？（最拿手的是破解什么朝代的古墓机关）

4、一江水有两岸景，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鹞子解丘门，多曾登宝殿，无处觅龙楼。

——一江水有两岸景（套口，意思是指虽然各在一方，相距甚远，却毕竟都是同行），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鹧鸪（各处都去，也做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之意）分山甲，鹞子（从古至今，也做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之意）解丘门，多曾登宝殿，无处觅龙楼（套口，不懂风水，自己找不到龙楼宝殿，即使经过古墓也未必能发现，只能做针尖活，必须知道准确的目标才能倒。龙楼，高耸入云的山峰为龙楼，宝殿，雄伟平整的山岭为宝殿，龙楼宝殿合在一起，就是特指陪葬品奢华的超大型古墓）。

摸金装备——

醋：古人在墓室的四周会使用夯土层保护墓室，这种土是用当时的宫廷秘方调配的，里面混合了一些糯米汁，还有童子尿等等，比现代的混凝土都结实，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边只有一个白印出现。这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手中。醋的

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调配的夯土却有奇效。把一桶醋一勺一勺地淋到夯土层上，等一桶醋浇完了，墓墙也就被腐蚀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再挖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

蜡烛：“人点烛，鬼吹灯”这是项人鬼的千年约定，是传说中的四大盗墓门派之一——摸金派的不传之秘，意为进入古墓玄宫之后，先在墓室东南角方位摆放一支蜡烛点燃，灯亮方可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覆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不可再取一物。点上蜡烛再摸金，一是为了防止玄宫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一条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默认契约，蜡烛灭了，说明这玄宫中的明器拿不得，如果硬要拿，也不是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就自己担着，只要八字够硬，尽可以在灯灭之后把明器带出来，但是那样做是极危险的，可以说九死一生，所以这条“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是“摸金校尉”最为看重的。还有这蜡烛火苗的明与灭，可以预测是否会发生尸变，以及墓里下的一些恶毒符咒，故此说蜡烛的光亮便是“摸金校尉”的命，也不为过，倒斗必须点蜡烛，是“摸金校尉”与其余盗墓者最大的不同。

嘎乌：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形式各异，女子带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制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金钢结，还有些别的僻邪之物，有的装有舍利。军医格玛的“嘎乌”里，装着九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之牙。带着这个东西，普通的野狼不敢近身。

活物：通常使用禽鸟类，盗墓者用其来测试陵墓中的空气质量。

糯米：古代摸金校尉们进古墓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尸气可以用来拔毒。使用方法是用糯米和以清水，敷在伤口即可。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秘方所载，凡被尸毒所侵危重者，需每隔一个半时辰就要换一次新糯米，连拔九次，方能活命。

长钉：可用来钉住棺材。

洛阳铲：洛阳铲，又名探铲，一种盗墓工具，现在考古学上也使用，为一半圆柱形的铁铲。一段有柄，可以接长的白蜡杆。使用时垂直

向下戳击地面，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用来探测地下土层的土质，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洛阳铲带上来的土，可以察看地下土壤的成份，如果有什么瓷片，木片，布片，金银铜铁锡汞铅，包括夯土，砖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地下有墓穴的证明，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推测地下古墓的年代和布局结构。民国十二年之后，洛阳农民李鸭子才发明了洛阳铲。在此之前，洛阳铲还没流行开来。

摸金符：漆黑透明，象黑水晶一样微微透明，可在光线映照下闪出润泽光芒，前端锋利尖锐，锥围形的下端，即爪根处镶嵌着数匝金线，制成“透地纹”的样式，通身刻着避邪的飞虎纹，符身携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笔划苍劲雄朴，古意昂然，拿在手中，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用川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制成，水火不侵，年代虽久，也无半点磨损的痕迹。制作时先要浸泡在鸩腊中七七四十九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八百天，是正牌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

捆尸索：即缚尸索、缠尸索，用来套住尸体的工具，绳上有墨线，可防尸变。摸金校尉用捆尸索一端套在自己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拴住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可以腾下手来，去脱尸体身上的衣服，由于摸金校尉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后，就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索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脖颈，这样才能保持水平。后来此术流至民盗之中，但是未得其详，用的绳子是普通的绳子，绳上没有墨，而且民盗也没搞清楚捆尸索的系法，自己这边不是缠在胸前，而也是和尸体那端一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有不少人就因为方法不当，糊里糊涂的死在这上边。

缠尸网：用来套住尸体，防尸变。

飞虎爪：是精钢打造，前边如同虎爪，关节可松可紧，后边坠着长索，可以远距离抓取东。

绊脚绳：可防僵尸，暂缓僵尸追击。是种浸过朱砂的红色线绳，据说僵尸会怕红色的朱砂。使用原理就是用三条朱砂“绊脚绳”拦住棺口，里面的尸体僵硬不能打弯，胳膊腿都抬不起来，这样它就出不来了。

金钢伞：是“摸金校尉”用来抵御墓中机关暗器的盾牌，用百炼精钢混以稀有金属打造，通体钢骨铁叶，再强劲的机弩也无法穿透，就算拿

把电锯切上，也不过微微一个白印，非常坚固。可以说这是摸金校尉们穿下来的传统器械中，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家伙。伞上可装磷筒照明。

磷光筒：是一种探测空气质量与照明合二为一的装置，拿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以看做是一种生物光，就象萤火虫，还有一些会发光的海洋生物，磷筒里面用的是死人骨头磨成粉，配上火绒红倍草的碎沫，点燃之后发出蓝色的幽冷光芒，装满了可以维持半个时辰。

旋风铲：一根空心铜棍，铜棍中空，里面装有机括，九片精钢打造的波浪叶，似九片花瓣一般插在铜棍前端。铜棍前边有专门的插槽锁簧，钢叶一插进去就立刻被锁簧牢牢的固定住。最后在铜棍后装一个摇杆，就组成了一把打盗洞的利器“旋风铲”。这种工具可伸可缩，开洞的直径也能够自行调整扩大缩小。

软尸香：软尸香可以迅速把发硬的尸体熏软。

定尸丹：是种让死者含在嘴里的深紫色珠子，崂山术里为了不让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用“朱砂”同“紫玉”混合制成的丹丸。

白纸人：开篇的女鬼附身诱惑胡八一爷爷的道具，后来也是孙姓风水先生诱女尸上当的道具。

探阴爪：可随意组装，用途广泛，就如同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如组装成钩子的形状，可钩取物品，还可用来撬棺材盖，开启棺材钉。还有一端可以专门用来拔石棺的石榫。

黑折子：这东西名称很玄，其实就是根特制的撬棍，可以拉伸收缩，并且能够折叠起来带在身边，专门用来撬墓门墓墙，或是撬墓砖。

水火鞋：盗墓工具。

阴阳镜：是唐代中期传下来的古物，那是一块磨损的比较严重的铜镜，不是正圆形，而是铸成三角形，象征天地人三才，正为阳，反为阴，背后铸有四个篆字“升官（棺）发财”，使用的时候，用红线绳悬吊在半空，正面对着阳光，背面的篆字对准棺口。相传此“阴阳镜”专门用来开启暴露在坟丘封土之外的棺槨，唐代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骷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剩余的凄惨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手段也是各有各法，最流行的倒斗方式，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槨从地宫之中拖拽出来，在外边开

棺，尽取墓中主人的全部服饰，随后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手所使用的一件必备工具，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传统用具。其在“摸金校尉”手中的具体用途和作用，至今已经大体失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在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照住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昧真火，回去走背字。

桃木钉：可用来钉住尸体个部位，如心脏、臂弯等处，即可防尸变，又可方便在尸体上搜摸物品。

生姜汁：在雪山和冰川挖冰时可使用。那种地方的千万年玄冰很结实，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切不动那些冰。就如同米醋可以腐蚀夯土层一样，将生姜榨成姜汁后，涂抹至凿冰的工具上，挖冰时能省好大力气。

北地玄珠：即硝石，这种东西在中药里又名“地霜”或为“北地玄珠”，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这是为了预防古墓内空气质量差，导致头疼昏迷，这种情况下用硝石碎沫，吸入鼻腔一点，既可缓解，与酒精臭鳃作用相似。

黑驴蹄子：是一种职业盗墓贼摸金校尉专用的东西，可以对付古墓荒冢里的僵尸。此物最是辟邪，尤其克制发生尸变的僵尸之类妖怪（盗墓的分若干流派，江南一带的盗墓贼干活的时候怀中要装上两只黑驴蹄子，此法出自茅山秘术）。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黑驴蹄子可以隔绝生物电，。有若干种用途，用黑驴蹄子烧浓烟，用一根至少二十厘米以上长管子向疮口吹烟熏燎，可拔尸毒等鬼气恶物。这种方法的原料可用干枯发白的黑狗屎代替。

墨斗&墨线：墨斗可弹出墨线，将墨线覆盖在棺材上即可用来克制僵尸。墨线也可以用一般的长绳染上墨制成。

天官铜印/发丘印：类似于摸金校尉的摸金符，发丘将军手中拿的是一枚铜印，称为天官铜印或发丘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在盗墓者手中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不仅能克制尸变，更能挡煞冲神，此印毁于明代永乐年间，已不复存于世。

红蚕妙心丸：又称为“赤丹”，红颜色的小药丸，是古代摸金校尉调配的秘药，古墓中有尸毒，从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有一整套秘方，研制赤丹，进古墓倒斗之前服用一粒，可以中和古墓中的尸毒，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不起作用，只有在开棺摸金，和尸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候，用来防止尸毒侵体，因为古代不象现代，现代的防毒面具可以连眼睛也一并保护了，但是古代的防护措施比较落后，蒙得再严实，两只眼睛是必须露出来的，如果棺槨密封得比较好，墓主在棺中尸解，尸气就留在棺中，这种尸毒走五官通七窍，对人体伤害极大。但是赤丹仅限于化解尸毒，对尸毒之外的其他有害气体，还是要另用其他方法解决，比如开喇叭（给墓中通风），探气（让活动物先进古墓）等等。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自身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果长期服用，会导致自身骨质密度降低，虽然对人体影响并不十分大，但也是有损无益，不到非用不可，则尽量不用。

星官钉尸针：一套三十六根，是唐代摸金校尉使用的古物。刺入尸体可防尸变。

串心傲菓百草丸&擎天露：盗墓前服一粒“串心傲菓百草丸”，用一壶“擎天露”送下，可防止在墓中窒息昏迷。“串心傲菓百草丸”和“擎天露”都是防止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产生昏迷的秘药。

防身利器

长枪：枪械。威力强大，远程攻击能力强的武器，适合在比较空旷的地方使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适用性武器，也就是MP5系列的较稳定枪械。一类是掌握性武器，这类武器后坐里大，掌握要求高，M4与AK系列是这类武器的代表。最后一类就是狙击枪，他们的威力强大，但准确度与反应力都要求得相当高。

猎枪：又名散弹枪。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杀伤力比较强。现代的猎枪主要是使用铅弹比较多的双管散弹枪，比较有名的牌子就是雷明顿。

炸药：炸药是在一定的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撞击）才能发生爆炸，同时释放热量并形成高热气体的化合物或混合物。有多种配方，比较常用的是硝化甘油、TNT制成的炸药。

雷管：爆炸物。是一种提供爆炸能、用来直接起爆炸药或导爆索的管状起爆材料。其管壳过去多为铜质，现在绝大部分已改为纸质。管内装有引火装置，延期引爆元件、正起爆药和副起爆药等。

伞兵刀：非常实用的刀具，适合野外生存使用，便于携带，功能强大，刀尖锋利异常，用于攻击、精细作业、挖土、剥撬木板、野外剥皮、切削等都很顺手。

手榴弹：军用物品。现代手榴弹多呈球状或筒状，旧式手榴弹多为带棒状柄的圆筒形。一般由弹体、引信两部分组成。外附带安全栓，或安全盖等安全装置。一旦解除安全装置，引信点火后数秒即爆发。

运动步枪：口径较小的枪械，杀伤力不大。

有坂式步枪：军用物品。日本研制的步枪，俗称三十八年式步枪（简称三八式），日军沿用到“二战”结束，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主要步枪，在中国俗称“三八大盖”。该枪为非自动步枪，发射6.5mm有坂圆头弹或尖头弹，射程2000m，配用三十年式刺刀。优点是弹头飞行稳定，后坐冲量小，射击精度好；缺点是全枪过长，只有五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弹太慢。这种三八式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三十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三四个人。

突击步枪：军用物品。特点是（相对于传统步枪）射速较高、射击

稳定、後座力适中、枪身短小轻便。是具有冲锋枪的猛烈火力和接近普通步枪射击威力的自动步枪。现多指各种类型的能全自动/半自动/点射方式射击，发射中间型威力枪弹或小口径步枪弹，有效射程300 - 400米左右的来福枪。比较有名的是AK系列。

百式冲锋枪：军用物品。这种冲锋枪主要装备日军伞兵，空挺特战部队，敌后渗透部队等特殊部队。与一般的冲锋枪有很大差异，为日本特产。100式冲锋枪连发时射击密集度极高，单发时精度更高，有效射程达120米。枪身外附有散热孔，还安装了刺刀，使用自由枪机原理，始终处于没有保险的开膛待机状态，因此走火的危险很大，其枪机组件仿照德国MP-34冲锋枪。装弹量为30发-50发，射速700发/分。适合近战。

半自动步枪：军用物品。是军队最常用的武器，各国研制的种类繁多，国产比较有名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

炳烷喷射器：填充炳烷燃料的火焰喷射器。

芝加哥打字机：汤普森冲锋枪，美国的黑手党更喜欢叫它做芝加哥打字机，就是枪身比较沉重。

美国单动式制式手枪M1911：型号比较老，但点四五口径足够大，性能够稳定，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经典之中的经典，传奇之中的传奇，勃朗宁的杰作，绝对是防身的利器。

摸金的规矩——

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注重技术环节。当年三国时曹操手下有支部队，专门挖掘古墓里的财物以充军饷，这才有了摸金校尉的别称。摸金一门中并非是需要有师傅传授便算弟子，他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同门。

“摸金”是倒斗中最注重技术性的一个流派，而且渊源最久，很多行内通用的唇典套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口中流传开来的，现今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的手艺人，这个词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校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描绘，中国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中的，多半上面都有封土堆，以秦陵为例，封土堆的形状就恰似一个量米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明器地宫都在斗中，取出明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斗翻过开拿开，所以叫倒斗。

倒斗是有行规的，“摸金校尉”进入古墓之后，必须要在东南点燃一支蜡烛方可开棺摸金，倘若灯灭则速退，这条“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是“摸金校尉”最为看重的。另外不可取多余的东西，不可破坏棺槨，一间墓室只可进出一个来回，离开时要尽量把盗洞回填。以及“鸡鸣不摸金”的规矩，一旦进了墓室，在鸡鸣之后便不能在碰棺槨，因为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世界的法则，鸡鸣之后的世界属于阳，黑夜的阴在这时候必须回避，这就叫“阳人上路，阴人回避，鸡鸣不摸金。”金鸡报晓后的世界，不再属于盗墓者，如果破了规矩，祖师爷必定降罪，对于这些事必须相信，否则真就会有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而且在学得这些手段之后，顶多算半个摸金校尉，只有戴了摸金符才算正宗的摸金校尉。

动物 植物

肉桂：又名木桂，一种罕见的珍稀植物，在古壁深崖的极阴之处才会存在。由于被包裹在粗大的植物枝蔓里，一般很难发现。肉桂通体水绿，上半截象女人的赤裸身子，五官俱全，颌尖颈细，没有头发眉毛，低头闭目，一动不动，‘问之不应，抚之则笑’。下半截的双腿包裹在老蔓之中，与其化为一体，难分彼此。肉质甜脆清爽，味道绝佳，汁液清澈，异香扑鼻，极具药用价值，因其内含地气精华，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功效类似于千年老人参。离开跟茎后不到一天就会枯萎。

菩萨果：生长在喇嘛沟里，对治疗哮喘有奇效。

荫沉木：棺木中的极品是荫沉木的树窠，也就是树芯，一棵荫沉木从生长到成材，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荫沉木的树窠里面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就是柶木，椴红木，千年柏木，树芯越厚越有价值，第一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是不生虫子，能有效的防止蛆虫蚂蚁咬噬，不象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蛀烂了。

苺壁蕨：又名羽裂圣蕨，一种红花红叶的花树，其形成时间在第三纪以前，距今已有几千万年。同代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基本灭绝了，“苺壁蕨”则成了子遗植物。它主要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之中。

跳舞草：平时无精打采，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动物惊动，便会舞姿作态地好像在跳舞，有闻声而动伴舞的异能，对人没有伤害。

尸香魔芋：上古魔花，恶鬼之花。花的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口小肚粗，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色的叶子，如同一个超大的芋头，红叶绿花的颜色都像是要滴下水来一样鲜艳。可以生长在古墓中，据说能保持尸体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本生长于后月氏国，曾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传说尸香魔芋中附有恶鬼，它一旦长成之后，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了。此花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能使看见它的人产生强烈真实而恐怖的幻觉，并利用这种幻觉诱使人自相残杀。而且一旦它的花瓣全部张开，其幻觉的控制范围就会扩大，可使离开它附近的人继续产生幻觉。尸香魔芋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

觉，只要你看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惑，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

泰坦魔芋花（Titan Arum）：尸香魔芋的原型。又称为“尸花”，它还有更形象的一个名字“尸臭魔芋”。此花生长与苏门答腊群岛，花龄为150年左右，成花预计可以高达1.8米左右，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花。它有着类似马铃薯一样的根茎。等到花冠展开后，呈红紫色的花朵将持续开放几天的时间，散发出的尸臭味也会急剧增加。当花朵凋落后，这株植物就又一次进入了休眠期。而它散发出的像臭袜子或是腐烂尸体的味道，是想吸引苍蝇和以吃腐肉为生的甲虫前来授粉。它非常艳丽，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美，然而这种美得出奇的花朵确实是生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在依然还有存在于世界之中，但都为人工培育。

血饵红花：靠血液为生的邪物。花朵鲜血般红艳，但颜色单调，好像都是冥纸糊制的假花，无任何美感可言，有海碗大小。开花结果的过程迅捷异常，结出的血饵果实，又名生人之果，是好像桂圆般的球形果实，剥开外边的坚壳，里面会流出一种暗红色的液体，好像是腐烂的血液，臭不可近，最中间有一小块碎肉，和人肉相似。果实一旦摘下，绿色的枝蔓和红花就会在瞬间枯萎，化成一堆灰色的尘土。这种传播死亡的植物，在空气中散播着无形的花粉，一旦触碰到鲜血，就会生长发芽。血饵在阴阳风水中被解释为生气过盛之地，尸体死而不腐，气血不衰，积年累月下来，不仅尸体慢慢开始膨胀变大，而且每隔十二个时辰便开出肉花。死人倒还罢了，活人身体中长出这种东西，只能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远远逃开，离开这生气太盛的地方，血饵自然就不治而愈了；再就是留在这里，等到这被称为生人之果的血饵开花结果，那活生生的人就会变成涨大的尸体了。

昆仑神树：只在古书中才有记载的上古神木，据说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久远，当年连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槨。是棺木的材料极品中的神品木料。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存放在昆仑神木中，可以万年不朽。

地窖子木：在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之处。有种碳色异树，这种树从生长开始，就从来没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年增长一圈年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几十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这就叫窖子木，这名字很特殊，就是形容它是在地窖中生长起来的树。这种地窖子木很难长成材，在汉代就绝迹了。用窖子木做成

的棺材价值连城，比荫沉木做的棺材还值钱。

皇帝蘑菇：罕见的大蘑菇，肉质柔软，顶端外形似伞似盖，中间部分发白，周围是漆黑的，伞盖部分直径不下二十米，有十层楼高。生长在地面上的“皇帝蘑菇”性质更特殊，运气好的话，每年八月可以见到一两次，不过这东西长得快，烂得也快，早上刚看见，不到晌午可能就没了。而且长有皇帝蘑菇的森林附近，都很危险，因为这东西味道太招摇，颜色又不同，其性质也千差万别，又因其稀少，很少有人能尽知其详。

麝：样子和鹿相似又有不同，身上有梅花斑，体形不大，长得很不均匀，后腿粗得异乎寻常。母麝的肚脐里有麝香，非常值钱，不过母麝很贼，一瞅见有人要抓它，先一口咬掉自己的肚脐，嚼个稀烂，让人得不到。

蜚：音qiè；蜚虫，古书上的一种成虫似蝉的小虫子。

鼠精：活了很多年的大老鼠，体型跟猫差不多大，胡子都变白了，非常有灵性，对人友善，知恩图报。

人熊：黑毛的大狗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立行走，故得此名，人熊体积庞大皮糙肉厚，大熊掌上有肉刺，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

獒犬：獒并不是单指藏獒，在东北管体型庞大的猛犬就叫做獒犬，和藏獒还不完全一样。在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的猎手牧民，由于受到狼群和黑熊这些野兽的威胁，凭普通的猎狗很难应付，便从西藏学来了养獒的法子养獒犬。俗话说九狗一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面就能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产下九条小狗，把这九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窖子里，不给吃喝，让它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撕成碎片。

红狻：这是生活在外蒙草原上的一种猛兽，如同一只红色大猿猴，身硬如铁，喜欢在地下挖洞。

蝾螈：生活在地底的巨大爬行动物，有长长的舌头，肤色和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样子有点像是巨蜥，又有点像鳄鱼，但是没有那么粗糙

的表皮，而且前吻没有蜥蜴那么尖锐，长得比较圆，舌头像蛇一样，又红又长，前面分个叉，全身皮肤漆黑，长满了大块的白色圆斑，单从外貌上形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只有条长尾巴的超大型青蛙。吃昆虫和蜉蝣为生，不伤人。

骆驼：有沙漠之舟的美名，在沙漠中比汽车要可靠得多，不仅是一种具备运载能力的动物，它们有很多从远古祖先那里遗留下来的技能，可以躲避沙漠风暴，流沙等自然界的威胁，也可以不吃不喝的在烈日下负重前行，宽厚肥大的脚掌，着力面积很大，不会轻易的陷入沙中，年老而又经验丰富的骆驼，会在茫茫荒沙中领着主人找到水源，在晚上，警觉的骆驼还能起到哨兵的作用，在狼群等野兽趁黑偷袭的时候提示主人。

牦牛：是西藏高山草原特有的牛种，有“高原之舟”的美称。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全身一般呈黑褐色，身体两侧和胸、腹、尾毛长而密，四肢短而粗壮。生长在海拔3000米-5000米的高寒地区，能耐零下30℃-40℃的严寒。既可用于农耕，又可在高原作运输工具，还有识途的本领，善走险路和沼泽地，并能避开陷阱择路而行，可作旅游者的前导。牦牛全身都是宝，藏族人民衣食住行烧耕都离不开它：喝牦牛奶，吃牦牛肉，烧牦牛粪，毛可做衣服或帐篷，皮是制革的好材料。

雕鸮：又名猫头鹰、夜猫子，别名恨狐，大型猛禽。全长约70厘米。夜行性，白天隐身于密林中。视觉敏锐，飞行轻捷毫无声响，鸣叫声凄厉，性凶猛，非常记仇。栖息于山地林间，以各种鼠类为食，兼食兔类、蛙、刺猬、昆虫、雉鸡及其它鸟类。筑巢于树洞、悬崖峭壁的缝隙间等人迹罕至处。是丛林里的空中杀手，尖嘴和爪子锋利绝伦，犹胜钢刀。

树蜥：绿色的身体颜色与丛林中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有手指大小。

雪蛛：是高原上毒性最猛烈的东西，手指肚大小，基本上以白色为主，但如果身体上已经长出了鲜红色的瘕纹，红白分明，那说明至少已经活了上百年，毒性能在瞬间夺走野生牦牛的性命。

丸暇：外形长得象巨型蜈蚣，身体有五六米长，头前长着一对弯曲坚硬的触角，用来感应探路，全身都是一节节黑色的圆弧甲壳，只有脚爪是白的，粗胖的身躯下也有蜈蚣那样的百足，吃地下的菌类为生。

乌鬼&鬼帅：鸬鹚的俗名，鸬鹚是种大嘴水鸟，可以帮忙渔人潜下水里捉鱼。凡是养“乌鬼”捕鱼的地方，在一片湖泊或者一条河道的水域，不论有多少鸬鹚，都必有一只打头的“鬼帅”，鬼帅比寻常的鸬鹚体形大出两三倍，大嘴比钢勾还厉害，两只眼睛精光四射，看着跟老鹰差不多。有时候渔人乘船到湖中捕鱼，但是连续数日连片鱼鳞都捉不到，那就是说明水下的鱼群结了鱼阵，这时候所有渔民，就要凑钱出力，烧香上供祭祀河神，然后把“鬼帅”放进水里，不论多厚的“鱼阵”，也架不住它三冲两钻，便瓦解溃散。

水虿蜂：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虿蜂”，是种浅水生虫类，十分喜欢附着在漂浮的物体上产卵，虫卵见水就活，就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一样，迅速膨胀，身体变成白色手指肚大小的水虿，两侧长出小指盖一样的鳍状物，游动的速度极快，咬起人来虽然厉害，但是飞不出水面。象肥蛆一样的“水虿蜂”营养价值极高，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

藏马熊：藏马熊和别的熊略有区别，由于这种熊的面部长得有几分象马，看上去十分丑陋凶恶，所以才有这么个称呼。

龙王鳄：栖息在昆仑山深处的猛兽。

斑纹蛟：身长五六米以上，生有四短足，三角形脑袋，身上长着大条黑白斑纹，牙尖、皮厚、爪利，形似巨蜥，在水中速度很快，象颗“鱼雷”似的，生性喜热惧寒，凶猛异常。全身唯一柔软的地方是小腹。

地观音：形态好像小狐狸或雪鼠，皮毛胜似银狐，齿爪锋利，擅长打洞，不论是岩层还是土层都拦不住它们，又因其叫声似虎，所以学名叫做雪虺，在喀拉米尔也有人俗称它们为地狼，或者叫“地观音”。地观音生性狡猾残忍，喜热惧寒，除在地下活动外，其地表活动的范围，多是属于温泉或地热活跃区域。它们的洞为了搬运食物，都打的极为宽敞，人可以通过。

火蜥蜴：红色巨型蜥蜴，保留着后冰川时期的古老特征，有数排锋利的牙齿和尺许长的舌头。皮肉坚固，仅次于“斑纹蛟”。

白狼王：一头毛色苍白的独眼巨狼，体形很大，立起来比人还高，是昆仑山群狼的首领，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白色的魔鬼。水晶自在山的后代。

蜕壳龟：形状很像长绿毛的“小狗”，蛇头一般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虚张虚合着散发出一股腥臭。全身都是肉褶，遍体布满绿色的硬

毛，黑绿腥臭，混身是毒，四肢粗壮，因为常年生活在地下世界，眼睛和嗅觉已经退化。吃生人之果，龟甲是红底黑纹，传说“凤麟龙龟”四灵兽中的龟，就是指壳上颜色变为暗红的千年老龟。它的壳是宝贝，所有的毒症皆可医治，世间难觅。

霸王蝾螈：头象青蛙，身体象没皮的鳄鱼，十几米长，身上的皮肤闪着七彩的鳞光，口中上下各有三排利齿，是侵略性很强的太古时代生物。生活在地下，灭绝于冰河时期。

刀齿鲑鱼：即食人鱼。全身金色鳞片，手掌大小，长着两排刀锯般参差的锋利牙齿，可咬碎任何东西，喜群体行动，凶猛异常，见血就发疯。刀齿鲑鱼的祖先，可以追述到后冰河时期的水中虎齿獭鱼。那种鱼生活在海洋中，身体上有个发光器，大群的虎齿獭鱼可以在瞬间咬死海洋中的霸主龙王鲸。后来由于次冰河时期的巨大洪荒，这些生物就逐渐被大自然残酷地淘汰，其后代刀齿鲑鱼也演变成了淡水鱼类。这些鱼只能生活在温度比较低的水中，北回归线附近只有岩洞中阴冷的水域适合它们生存，那些水中产有一种没有眼睛的硬壳虾，数量很多，但是仍然不够它们食用，所以经常会发生自相残杀的状况。数量庞大的刀齿鲑鱼在每年的九月之后，仅仅会有百分之一的幸存下来，活到最后的产卵期。中秋月圆，是刀齿鲑鱼产卵期，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附近，就是为了到水温高的地区产卵。产卵之后刀齿鲑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孵化，又洄游到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

青鳞怪蟒：以人俑中的水傀儡喂养而成巨蟒，身体比大号水缸还粗上三圈，象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巨龙，身上的鳞片闪烁着不祥的光芒。贪恋阴凉的环境，居住在蔗龙山水道中的大山洞中。

红背蟾蜍：即癞蛤蟆，身体呈红色，大得跟车轱辘一样，小的也有斗大，背后疙疙瘩瘩很有多毒腺，喜欢吃昆虫。生活在云南虫谷葫芦洞中的地下河道里。

雪山麝鼠：长得好似黑色大山猫，体形比山羊也小不了多少，十分丑陋，毫不畏人。藏地传说，这种黑色的巨大山猫，不是猫，是新死者所化之煞。肉的纤维很粗，不太容易煮熟，人吃了会中毒。吃得不多的话，可先吞服藏药，然后将死鱼白鳞围在病者身边，用一块驱鼠的雀森烧成碳，混合腐烂发臭的鱼鳞，吃下去催吐解毒。

淡水水母：身体透明，能发出淡蓝色的荧光。不过这种生物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实际上非常的危险，如果大量聚集，其发出的生物电可以

使大型动物瞬间麻痹。

水生蜉蝣：生长在地下溶洞中的大蜻蜓般的水生蜉蝣，全身闪着荧光，有六寸多长，象是空中飞舞着的白色幽灵。生命很短暂，从水中的幼虫长出翅膀后，大约只能在空中活几分钟的时间，这时它们的身体将会散播出一种特殊的荧光粉，死后仍会持续发光一段时间。

蛾娘长虫：三叠纪时期的几丁质壳类多细胞底栖昆虫，又称霍氏不死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发现其化石的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的。拥有类似于太阳女神螺那种罕见的轮状神经结构（网状神经）及保护壳的奇特生物，介于无脊椎与半脊椎之间，全身覆盖坚硬厚重的鲜红色甲壳，甌光发亮，比钢板还硬，是由它体内分泌物所形成的。头上有一只独眼，眼睛很小。血盆大口里是粉红色的肉膜，类似某种虫类的口器，嘴巴不是象腭骨类动物上下张合运动，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大小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不成问题。口内没有排状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身体下有无数不停动弹的腭足，都是有人腿粗细的“ $\angle$ ”字形脚爪，躯体庞大粗壮，体液为黄色，需要高浓度氧气才能存活，一般的武器很难对它构成直接威胁。其祖先可以追述至几亿年前的“寒武纪”，无脊椎动物起源之时，蛾娘长虫的原生形态，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躲过无数次天翻地覆的物种毁灭，一直存活到距今几千万年前的三叠纪，逐渐进化成了古往今来体形最庞大的虫类。在自然界里，没有任何天敌，除非能把它整只的吃下，用胃液完全消化，否则只要留下一部分神经网络，它依然可以生存下来，它最后的灭绝，正和那些体形庞大的昆虫一样，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含量的跳楼式改变。在葫芦洞中的蛾娘长虫体内散发的鲜红雾气，会吸引女尸身上的肉菌向它靠近，它就以这些女尸为食，吞掉后，那些肉菌就被蛾娘长虫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瘟毒”，便会通过它的躯体，转化为虫谷中常年不散的白色瘟云毒“山瘴”，有近者，即死。

太阳女神螺：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拥有轮状神经组织，并且具有复合式细胞结构。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因此肉体 and 神经是分离的，肉体组织坏死后，轮状神经仍然会继续存活。“太阳女神螺”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身体外部死亡的躯体，虽然这种特性限制了它地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与网式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的在壳中繁衍下去。

沙漠行军蚁：身体乌黑，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比起普通蚂蚁坚硬很多，尾巴呈血红色，成群出没，口中含有大量蚁酸，成千上万只一齐

咬噬，就是大象也承受不住。沙漠行军蚁过后，只剩下遍地白骨。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能力和火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

沙漠行军蚁后：小牛犊子般大小，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

猪脸大蝙蝠：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尖爪利。其生性最是嗜血，也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洞窟中，夜间出没扑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十几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

草原大地懒：脸就像狒狒一样，酷似人面，脖子极长，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像是狗熊，但是没有狗熊那么笨拙；身材显得稍扁，后肢呈弓形，又短又粗，前肢又长得出奇，行动的时候，可以扒住墙壁的缝隙，悬挂在上边，在墙壁上爬行比在平地上还要来得更自如。草原大地懒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地下洞窟中，主要分布在南美、非洲、外蒙、的大草原上，不同于生活在丛林中的丛林地懒，与它的远亲树懒差别更大。草原大地懒更多地继承了地懒的祖先“冰河大地懒”的特性，体型格外的大，主要以肉食为生，很少在阳光下活动，最喜欢捕食大蝙蝠，大地鼠，蟒蛇等生活在地下的动物，猎食方式是以静制动，很少会主动出击，它们静静的隐藏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有时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在身边经过，这才突然闪电般的伸出大嘴，一口吃掉对方。

单峰白骆驼：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的野骆驼，吉祥的象征，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看见单峰白骆驼会带来好运。

黑色野牦牛：比寻常的牦牛大出一倍，是一种典型的高寒动物，性极耐寒，数量非常稀少，栖息游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附近，生命力坚韧卓绝，被当地人视为神明，是吉祥无量之力的象征。体形大的野牦牛，有四米来长，雄壮威武，犄角粗壮气派，身披长而厚的黑毛，腹部的裙毛长可及地。长满刺胎的舌头与角和蹄子是它的三件武器，连藏马熊和狼群都不敢招惹它们。

人面黑睡蚕：巨大的人面蜘蛛，属于蜘蛛中一个罕见的分支。通体黢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生成一长人脸的样子，五官轮廓

皆有，人脸形的花纹跟洗脸盆的大小一样，蜘蛛的体积更大出数倍，八条怪腿上长满了绒毛。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大，却韧度差，不耐火。黑肿蚤从不结网，只通过蛛丝的数量多，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下颌有个毒囊，里面储存着大量毒素，一旦用蛛丝捕到猎物，便随即注入毒素，可以使人肌肉僵硬，但保持意识清醒。在对猎物注入麻痹毒素的同时还会注入一种消化液，使猎物活活地被融化，供其吸食。

金丝凤尾蝶：又名金钱蝴蝶，云南虫谷中特有的异种大蝴蝶，非常珍贵。

红鳞裂腹鱼：鱼类。

白胡子老鱼：十几米长，肉鳞坚固，体内含有冰川水晶尸的眼珠。是白胡子无鳞鱼的首领，风蚀湖的王者。

白胡子无鳞鱼：喀拉米尔山区水中才存在的特殊鱼类，其特点是体大无鳞，通体皆青，惟有须子和嘴是雪白的。体形平均都在半米左右。头顶上有一块殷红的斑痕，是它们最结实的部位，在水中将身体弹起来，足能把人撞吐了血。虽然没鱼鳞，但它身上的鱼皮有种波纹状肉鳞，也十分结实。对人无害，是鲶鱼的一个分支。

长尾黑鲚寸鱼：鱼类。

亚玛逊雨林毒蚊：丛林中真正的吸血鬼，有巨毒，毒性猛恶，怕大蒜，这个弱点倒是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

古代遗物

骨器：陪葬品，制作骨器的原料有大型哺乳类动物的肢骨、角、牙，禽类的肢骨，鱼类的脊椎骨、牙齿和爬行动物的背甲等。器形有耜、镞、哨、凿、锥、匕、针、梭形器、镰形器、靴形器、钻头、鱼镖、蝶形器及各种装饰品和器柄等。

骨董：干尸

绣鞋：明代的三寸金莲，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得象是笋尖，绿缎子打底儿，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工艺相当讲究。

玉卵：新石器时代的古物，是遮龙山当地先民供奉在山神洞内的神器。用老玉拼接而成，外形象个鸡蛋一样，不过要比鸡蛋大很多，玉石晶莹光润，但质地非常薄，真的便如同鸡蛋壳一般，一触即破。玉壳上刻着一些图案，有龙虎百兽，还有神山神木，尤其是那险峻陡峭的高大山峰，气象森严，云封雾锁，有明显的图腾化痕迹，表现的是“遮龙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情景。

黑佛：一尊漆黑的千手千眼佛像，高如常人，背后有数十只或持异型法器或掐指诀的手臂，全身有百余只眼睛，非石非玉，灯光打上去，一点光芒也没有。传说是古邠俶供奉的邪神，专司操控支配黑暗，信封暗黑佛的邪教早在唐末，就已经被官府剿灭。制作黑佛的原料是古波斯的腐玉，传说这种腐玉是很罕见的一种怪石，有个玉名，却不是玉，任何人畜一旦触碰到腐玉，顷刻间就会全身皮肉内脏都化为脓水，只剩下一幅骨架，死者的亡灵就会付到暗黑佛上，从而阴魂不散。

凤棺：梯形铜棺，材料为木铜相混合，整体呈棕黑色，桢楠木打造，嵌以构造复杂的铜饰，四面都有镂空的微缩庭台殿阁，顶部铸有一只巨大的铜鸟，象征凤凰。

玉凤：深海润玉，只有小指粗细的一节，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而成。玉性本润，海水中沉浸既久，更增起良性，能泻热润燥，软坚解毒，是无价之宝。《天宝遗事》中说杨贵妃含玉咽津，以解肺渴，就是指的这块玉。

闻香玉：又叫金香玉，能发出独特浓郁的芳香，类似巧克力的香甜

味道，对人的精神有奇效，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呈半透明状，石上布满碎裂的缤纷花纹，凝腻通透，被光线一照，石中的纹理就似是在隐隐流转。原石的外皮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象是裹了层皮浆，也是极珍贵的一种药材。这东西是皇家秘宝，最早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所以很少有人识得。此物妙用无穷，越是干燥的环境，它的香气越浓郁，曾有诗赞之：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宫造物难思议，妙到无穷孰审详。常有人说有眼不识金香玉，千金难求金香玉，就是指这种石头。

铁猴子：在黄河的淤泥中挖出来的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溜金的，至今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子是做什么用的。有人说是唐代镇妖的，也有人说是祭河的。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都梦见三个白胡子老头，哭求着放过他们，这事越传越悬，好多人都说这三个老头就是河中的铁猴精。

古铜镜：镜周有圈金黄色象黄金的“緡石”作为妆点。能镇尸僻邪、克制尸变的铜镜，世间绝无仅有，是法家的象征物。相传造于紫阳山，能照天地礼义廉耻四维，据记载，当年黄河里有鼈尸兴风作浪，覆没船只，秦王就命人就此镜悬于河口，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就落到汉代诸侯王手中，最后又流落到云南，装在存放献王前世尸首的青铜椁上克制尸变。

润海石：有些地方又称其为龙鳞，象发黄干枯的树叶，用清水泡开后，颜色就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似一片翡翠。据说，在船上放这么一片可以避风浪，在干旱的地方供奉几片还可以祈雨，用来泡茶能治哮喘。虽然很值钱，却并不稀奇。

甕尘珠：又名凤凰胆，有说为黄帝仙化之时所留，有说得之与地下千丈之处，是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玉，亦有说是凤凰灵气所结，种种传说，莫衷一是，其形状酷似人的眼球，本身具有一种能吸引混沌之气的能量。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据传商代第三十二代君主武丁，在一座崩塌的山峰中找到一只染满黄金浸的玉石巨眼和一件赤袍，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是黄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珍贵，将其命名为“甕尘珠”，于是命人铸鼎纪念。乃是世间第一奇珍，当年陪葬于茂陵，后来赤眉军大肆发掘，茂陵中的物品就此散落于民间。但据献王镇陵谱记载，甕尘珠是地母所化的凤凰，代表长生不灭的轮回之眼，自商周时代起，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

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道，长生不死，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毫尘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毫尘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茂陵中的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真正的毫尘珠被献王死后含在嘴中当作了陪葬品。在藏地则被称为转生玉眼宝珠。

空槽钺：具有滇国特色的古代武器

凸刃斧：具有滇国特色的古代武器

铜牛灯：献王墓中的牛头长生烛，纯黑色铜灯，铜灯造成大牛头形状，造型苍劲古朴，对应的是乌头肉槌的尸体。

玉制眼球：扎格拉玛部落仿造毫尘珠制成的玉石眼球，祭祀物品。玉石中有天然形成的红丝，蓝色的瞳孔，层次分明，形状纹理都与人眼无异，几可乱真。有人头那么大小，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

精绝玉佩：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玉上刻了十个鬼洞文字，可放入玉制眼球上的凹槽内，是启动祭祀仪式的法器。

玉石王座：精绝国女王的玉石王座，玉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玉眼，座身通体镶嵌银，镂刻着仙山云雾、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精绝国王宫大殿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脸石槌：商周时期遗物。石槌约有三点五米长，一点七高，通体是用大石制成，除去石槌的底部刻有西周时期的云雷纹之外，其余四周和槌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面，却给人一种怪诞而又冷艳的感觉。整个石槌都是一种灰色，给人一种凝重的观感。

石匣玉兽：出自云南古滇国的六妖玉兽，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的器物。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玉兽，造型怪异，似狮又似虎，身上还长着羽毛，都只有一只大得出奇的独眼，面目狰狞，眼睛形状与毫尘珠完全相同，是献王根据毫尘珠演化而来。玉兽身上有很多水银痕，虽然做工精美，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的观感。六尊红色玉兽分别代表东、

南、西、北、天、地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其名称与作用。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某种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玉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产生某种磁场，这样就可以达到与邪神图腾之间在精神意识层面进行的沟通。在石碑店棺材铺下面发现的那套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后流落入棺材铺老掌柜手中。

石精鬼棺：蓝色石精岩制成的棺材。整个棺身光滑似镜，象是一块来自冰海深处的蓝色玄冰，闪耀着迷人的蓝色荧光。蓝色石精岩是水晶的变种，只有在地下叠生岩洞里才会形成。阴气极重的“石精”，被视为不祥之物，并不适宜作为棺槨，但其特有的阴凉属性，能极其完好的保存尸体原貌。石精在古籍中记载是冥府附近山谷中才有的石头。传说地狱中有种石精做的石磨，凡是罪大恶极之徒坠入幽冥后，免不得要被那石磨研碾；地下有只黑狗，专等着伸舌头去舔那些被碾出来的肉酱，剩下的碎肉则化为苍蝇、蚊虫，在世间被人拍打，永无超生之日。

雀翎玉衣：用金丝穿成的玉衣，质地精美绝伦。玉衣，又称玉匣，汉时王者有着玉衣的习俗，用凉润的美玉防腐。

铜角金棺：全铜质，防止墓主乍尸而特制的。是为了防止墓主乍尸而特制的，之所以用这样的铜角金棺来盛敛，很可能是因为墓主下葬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尸变的迹象。

三足蟾蜍：蓝色的三足怪蟾，有人头大小，体态丰满，昂首向上，表现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形制罕见，能发出蓝色幽冷微光。其材料非常特殊，是一块具有蓝色胍克胶质离子等稀有元素的罕见放射性炙密矿石，不仅可以增加空气中的氧含量，还可以使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干扰范围扩大，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导航生物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影响，以至于经过其上空的时候，从空中落下跌死。但这种放射性物质非常不稳定，会时强时弱。

六足铜鼎：献王登天时煮尸祭天用的黑色巨鼎，鼎身没有任何花纹装饰，鼎上的黑色表层涂着易燃物质。鼎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的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的麒麟神兽，面朝内侧分别对应，造型苍劲古朴，全身筋肉虬结，身满鳞片，做出嘶吼的样子。鼎盖一被揭开，就会触动机关，从麒麟口中喷出火焰，把鼎中的尸体烧毁。

九层妖楼：是藏地古代魔国历代君王一族陵寝的殡葬形式。是在地下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木塔，基座有将近两百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是黑色的方木、圆木、灰白的夯土的组合结构，大块类似于祁

连圆柏一类的千年柏木构筑成塔身，一共分为九层，塔身的每棵大木上都刻满了藏族的秘文。

黄金面具：黄金打造的面具。造型怪异、丑恶狰狞，基本形状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括，即面具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是虎口，两耳成鱼尾，有些面具眼框部分略有差别。面具上有一圈圈旋涡形状的纹饰，旋涡构图简单，看起来又有几分象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代表眼球，里面的几层分别代表眼球的瞳孔。主要用于巫师或者祭司在仪式中配戴，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玉饰可以活动，使用的时候，配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的遮虹，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

玉质胎儿：碧色的玉器，上半身酷似胎儿形态，脑门格外宽大，眼睛闭着，小手的手指和前额的血关都清晰可辨，下半身还没成形，身体蜷缩只有一个拳头大小。天然生成，没有半点人工雕琢的痕迹。夷人用于生殖崇拜，是一种胎形图腾，象征着人丁兴旺。用特殊液体保存在一只暗青色陶罐里。出自云南虫谷葫芦洞。

玉石古函：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数千年前的古物，扁平长方，外面缠绕着数匝金绳，玉色古朴，其上有点点殷红痕迹，里面装着用天书记载的“凤鸣岐山”内容的龙骨天书。是献王的遗物，被藏匿在凌云宫后殿的壁画墙中。

墨玉指环：献王尸体的右手所握的十六枚黑色玉环，本来玉环当中还有连接部分，可连成一体，是用来解龙骨天书的解码器。

青铜灯台：常被制成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倒手托宝盏，亦是贵族墓中常见之物。

古格银眼：古格王城遗迹轮回庙屋顶的大型浮雕壁画，图形复杂，色彩绚丽，半雕刻半彩绘。主体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外边一圈是放射形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行母，仪态万方，无一雷同，是古代密宗的风水坐标指示图，也是魔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画中的方位极为精确，每种不同的色彩、神兽，或者天神，都指向对应的方位，配合着魔国疆域的地图，就可以找到魔国的邪山鬼湖，以及埋着邪神的九层妖楼和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封印着恶魔的大门。魔国的地图与人们常识中的地图区别很大，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或者神灵来标注的。

银眼佛像：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一尺来高，色泽金光耀眼，但并非纯金或纯铜所铸，而是分别以五金合炼，而且是一体成型，只有古格人能做出这种工艺，其秘方现已失传，银眼金身的佛像传世更少，价值不菲。

三层灵塔：轮回宗的历代教主中的一位即雪山金身木乃伊的陪葬灵塔。三层象征着天上、地下、人间，总高有一点五米，都是黄金制成，上面嵌满了各种珍珠，众宝严饰，光彩夺目。灵塔中层有十多个类似于“嘎乌”的护身宝盒，以及红白珊瑚、云石、玛瑙之类的珍宝，下边代表地下的一层，都是些粮食、茶叶、盐、干果、药材之类的东西，上层有一套金丝袍服，以及镂空的雕刻。最高处的雕刻漆绘是一幅墓穴位置指示图，与古格遗迹中轮回庙的银眼壁画类似，用异兽来表示方位坐标，中间则有个裸身半透明的女子，表示冰川水晶尸。

无字鬼幡：上有星火图案，星纹分成五种颜色：红、蓝、白、绿、黑，又以黑色鬼幡最多，蓝色的最少，按后世轮回宗对魔国的记述，这些颜色分别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代表鲜血，蓝色是天，白色的是山脉，绿色的是水源，黑色的则代表深渊。从这些鬼幡颜色的差别中，也可以看出魔国信仰与其余宗教的不同，在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中，黑色越多，洞穴越深，力量也就越强大。

巨瞳石人像：大小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那么大，造型特殊，眼睛非常突出，呈长长的橄榄形，在脸部的五官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得名巨瞳石像。头顶没有冠帽，只挽了个平簪，表情非常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体上雕刻了很多花纹，似是某种密宗经文。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瞳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可考证，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种石人的雕像就供奉在香宫里面。但是后来又过了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被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瞳石人像，这就推翻了“香宫”的假设。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个确切的说法，成了考古史上众多不解之谜中的一个。实际上是精绝古国的象征。

精绝国黑塔：是精绝国王城中的标志性建筑物。塔身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共有六层之高，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橄榄形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塔中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奇特的鬼洞文，

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第二层是个石人像，与常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中。第三层是巨瞳石人像。第四层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盾牌，脸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像是内地寺庙中的怒目金刚，石像后脑也有个黑球，与扎格拉玛山中的怪蛇一样。第五层空无一物，就连石像的底座也没有，只是墙壁上的密文更加多了。最高层的塔中矗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座上端坐着一个女子雕像，服饰华美，脸部刻成带着面纱的样子，看不到她的容貌，是精绝女王的全身石像。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地位的，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牲畜，地下还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饿鬼。第二层是普通人，包括西域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高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是巨瞳的人像，巨瞳石人和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鬼洞族及其对眼睛的崇拜。第四层是王国的守护神。第五层代表着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最高层的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其力量来自于她自己的眼睛。

青铜人面鼎：用来贡奉人面黑蜍的商周时代古物，体型巨大，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面。

落霞栖牛图：宋代真迹，不可多得的珍品。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块斜向切入。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一头老牛在树下啃草，线条简洁流畅，笔法神妙，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得生动传神。中景有一茅舍位于林间。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远、中、近层次衔接自然，渲染得虚实掩映，轻烟薄雾，宛如有层青纱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清深悠远、空灵舒适得远离尘世之感。最奇妙的是到了晚上，光线暗淡下来，原本在树下吃草的牛便会回到草舍中伏卧安睡。主要是因为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

献王镇陵谱：一只被压在献王陪陵夫妻老榕树下的巨大石头椒图八水，长相和负碑的赑屃酷似，重量不下数千斤，举首昂扬，龟尾曲伸，四足着地，作出匍匐的姿势，隆起的龟甲上是云座，短碑就立在这云座之上。整体采用圆雕手法制造，龟甲纹路清晰，四只爪子形状尖锐，象是锋利的武器，口中全是利齿，头顶也有个眼形圆球。短碑正面刻着献王墓的陵谱，详尽的叙说了“献王墓”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述，还有关于毫尘珠的种种；背面是整面的浮雕，刻着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明楼。最高处一座金壁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瘞碑、阙台、神墙、碑亭、献殿、灵台等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川都是远景，宫殿下没有山丘基石，而是数道霞光虹影，凌空步烟，四周有

飞龙缠护，显出一派超凡脱俗的神仙楼阁风采。再下边的内容，表现的是玄宫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绵延，高耸的山峰，传达出一种森森然危危然之势，衬托得空中楼阁更加威严，那条神道就是名为“虫谷”的那条溪谷。古书中记载，椒图好闭，有镇宅辟邪之意，而这只背着陵谱的椒图的作用，主要是用以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

石头红葫芦：在献王墓供奉山神的神邸前竖着的红葫芦，用石头雕刻而成，有一米多高，通体光滑，鲜红似火。用红色赭云石作为原料。赭云石天然生就的火红颜色，最早时的红色染料便是加入赭云石粉末制成。表层上也被涂抹了一层驱虫的配料，以至于杂草藤萝生长到这附近也各自避开了它。

鬼母击钵图：在昆仑垭口大凤凰寺，即魔国最后一位鬼母的陵墓附近发现的一块一米多厚的石碑上所刻的，一副藏地古传说中的场面“鬼母击钵图”。石碑损毁较严重，只看得见上半截图案，上面画着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戴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饰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神有关，身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钵，钵体上有蝉翼纹，钵中歪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孩，同样也是三目六臂，手持蛇形短杖，敲击着钵身。图中的背景，是无数堆积成山的牛头骨。

十三须磁猫：一只肥大的瓷猫，两只猫眼圆睁，炯炯而有神彩，有十三根可以插拔活动的胡须。“十三须”只有湘西背尸的人家里才有供。在湘西等地山区，自古有赶尸背尸两种营生，其中“背尸”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背尸的人家中，都会供这样一只磁猫，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柱香，对十三须花磁猫，磕上几个头，如果这期间，磁猫的胡须或折断，是夜就绝对不能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万试万灵，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

蓝白水晶球：拳头大小的圆形水晶，分为一蓝一白两只，上面都有天然形成的星图，在光线照射下看起来流光异彩，象征魔国鬼母拥有的两种可以粉碎常人灵魂的邪恶力量“无量业火”与“乃穷神冰”，是达普鬼虫的力量源泉。通过这种水晶球的神秘力量，达普鬼虫可在“无量业火”与“乃穷神冰”两种形态间自由转换。

鬱蠹龙蜒膏：一种凝结为固体的灯油燃料，这种灯油可以连续燃烧百余年不灭，贡奉给佛祖的长明琉璃盏，也是用的这种灯油。

冰山水晶石：在龙顶冰川之下的黑虎玄坛后面的山洞中发现的压住

蛻壳龟的巨大方形“水晶石”，被平均分为五层，每一层有些简易的石刻，上有大量的密文与符号及图形，最上边一层，刻着很多恶毒的杀人仪式，这些仪式与云南献王的“痘术”十分相似，都是将人残忍的杀害后，用某种特别的東西附着在人体上，把死者的怨念转化为某种力量。第二层，上面是一个女人，双手遮住自己的脸的标记；第三层是一条头上生眼的巨蛇；第四层中最重要的部分，被人为的磨损毁坏了，但是看那磨损的形状，是个圆形。也许这里以前应该是个眼球的标记。最下边的一层，则最为奇特，只刻着一些好像是骨骸的东西。与精绝古城的完全相反，这水晶石上的标记象征着力量或者能量，而非地位，顺序是从上至下，越向下力量越强大。这块冰山水晶石是轮回宗从“灾难之门”中挖出来的一部分，其上的石刻都是恶罗海人所为。

南海尸骨罐：明朝遗物。是一个胎白体透，圆润柔和的瓷罐，白釉中微闪黄芽，纹饰是海兽八宝，盖子内侧还有些特殊的花印，是渔民从海里捞出来的，辗转流到香港被明叔收购，里面装有很多人类的头盖骨，都是明朝的死刑犯的头盖骨。大明律凌迟处死者，被千刀万剐之后，连骨头渣子都不能留下，必令刑部刽子手搓骨扬灰，那就是说刮净了人肉之后，还要用重器。把那段骨头架子碾成灰。但刑部刽子手大多是祖传的手艺，传子不传女，他们都有个很秘密的规矩，凌迟大刑之后，偷着留下头盖骨，供到瓷瓶里封住，等这位刽子手死后，才由后人把瓷瓶扔进海里，为什么这么做？刑部刽子手又是怎么供养这些死刑犯头盖骨的？那些都不可考证了，就连这些事还都是民国实行枪决后才流传出来，被世人所知道的。这件东西凶气太盛，很容易招来血光之灾，不懂养骨之道，没有人敢往家里摆。

透明水晶钵：恶罗海城深处眼睛祭坛的古老计时器，人一进入祭坛就会有细细的暗青色水晶沙从山体中漏到水晶钵中，开始倒计时。如果在流沙注满前（大约3小时左右）还没有完成仪式，那么隧道中的“大黑天击雷山”介时就会被从白色隧道中放入祭坛，开始攻击人。钵体像是个小号水缸，上面与玉山的山体相连，不过浑然一体，看不出接口在哪里。顺着流出“水晶沙”的地方向上，与山体的接口处，有一个黑色的恶鬼壁画，面目模糊不可辨认，画的是“大黑天击雷山”。

古代西域天砖：古西域建城墙用的长方形淡黄色土砖，由夯土、牛粪、凉沙等混合在一起，干燥坚固，历久而不裂。

中国三大神珠：毫尘珠、避尘珠、赤丹，是自古多次出现在史书中的中国三大神珠，其中毫尘珠是类似玉的神秘材料制成，相传为黄帝祭

天所得，传说后来被用来为汉武帝陪葬，后茂陵被农民军破坏，至今下落不明，避尘珠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物质，该珠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时由于发生了恶性哄抢事件，隧就此失踪。赤丹则最据传奇性，传说该丹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之神效，始终为宫廷秘藏，失落于北宋末年。

龙首虎头短杖：即黄金兽头短杖，用绿色赭石磨成，外包黄金，与寻常擗面杖长短相似，短杖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接的地方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为先秦之前的古物，缺少汉代艺术风格上的灵动，也不具备现实感和生命力，却散发着一股雄浑厚重的气息。其实是开启装着夷人宝物的大铜箱的钥匙。

装玉胎的陶罐：造型简洁，制造精细，暗青色，色彩温润浸人，通体高约四十厘米，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十厘米，直口，高身，鼓腹，瘦颈，三支低矮的圈足向外撇出，罐口完全密封，罐肩靠近瓶口的地方，有五根形状奇特的短管，这些短管就象是酒壶的壶嘴，不过口都被封死了，根部与罐身上的菱形纹路相联，使之十分富有立体感。罐中装满特制的药用清水，保存着玉质胎儿。

飞天鬼头铜函：用来供奉蓝色三足蟾蜍的青铜蟾宫。方形小铜盒，面上铸着个鬼脸，面貌极是丑恶，背后还生着翅膀，好象是巡天的夜叉，细处都有种种奇怪的饰。可以隔绝蓝色三足蟾蜍部分放射性物质。

绿色铜人车马：献王墓中的陪葬品，用来护送献王登天时使用。一共是三十六骑铜车铜马，外加三十六名将校。

玉顶簪金麟趾棺：一口半人形的棺材，献王的内棺。上边有个人头和两个肩膀的形状。玉顶金盒。封口处是四个黄金“麟趾”交错封闭。人形棺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有的话也多半为木制棺材。棺顶上刻着一个旋涡，这旋涡的图形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顶，旋涡和眼球相似，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旋涡地形状，瞳孔的地方就是凤凰的头部，是“毫尘珠”的标记。

雪山金身木乃伊：仿佛黄金制成的尸体，最外面包裹厚厚的白色硬茧。这种尸体的处理方式非常复杂，先要将死者摆好特定的姿态，装进石棺，在里面填满沼盐，停置大约三个月的时间，等待盐分完全吸入身体各个部分，取代尸体中全部的水分腌渍妥善之后，再涂抹上一层类似水泥的物质，此物质由檀木、香料、泥土以及种种药品配制而成。然后此物质便逐渐凝固硬化，尸体上所有一切凹陷或皱缩的部分，例如眼

睛、两腮、胃部，都会自行膨胀起来，形成自然和谐的比例，再于外部涂抹上一层熔金的漆皮，这就是金身，最后还要再用沼盐包裹一层。只有身份极高的人才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

冰山水晶石圆盘：一种叫做“灵盖”的塔葬装饰，九层妖楼每一层连接的地方都有。

蛾身螭纹双夔壁：造型像是一对飞蛾，飞蛾在古代是一种舍身勇士的象征，用飞蛾的造型制作配饰，主要给立下战功有武勋的人配戴，是一种荣耀。‘螭纹’是指玉器上的花纹，螭是一种龙，这种龙没有头上的双角，既像狮子的头，又像是虎的身体，刻上螭纹的器物，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这种配饰是挂在头盔两侧的，所以必须是一对才有价值。‘夔’则是指制作工艺，而蛾身螭纹双夔壁本身的材料是产自外高加索地区的‘乾黄变色珉’。

大蟬灭法击妖钵：一只盆形的大石钵，是魔国最后一代鬼母所使用的器具，用途不明。

接引童子“长生烛”：用十一二岁左右的肥胖男孩，做成的“接引童子”的模样，姿势作跪地拜伏状，低头闭目，神态十分祥和，灯芯则安在肚脐处，长长地探出一截，“接引童子”的肚子与身后的铜柱联为一体，在铜柱和人皮里面都储满了油脂，能够通过肚脐，一滴滴地流淌出来。童子手中捏着个牌子，上写四个字“接仙引圣”。是为成仙之人引路的执牌童子，是使者那一类的角色。

刘海儿戏金蟾年画：中国古代年画，画的是个胖小孩拿着渔杆，吊个金线，和一只三脚蟾蜍玩耍。

野人沟金辽贵族石棺：外边是一层巨大的石椁，里面是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呈圆弧的盖子，都足有半人多高。棺木工艺精湛，华美气派，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溜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皆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的，用以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二十八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用了什么秘密法门，千百年后色彩依旧艳丽如新，教人叹为观止。

献王大祭司用的玉棺：用藏地天玉制成的有莨木棺底的透明玉棺，精美绝伦，四壁和顶盖都是西藏密天玉，触手处冰凉润滑，是一块难得的美玉，通体无暇，又非常之大，即便是皇宫大内也不容易找出这么好

的美玉。下面是以一块“莨木”为底。玉棺的顶上，精雕细刻着许多花纹，整整一层，都刻着鸳鸯、鸿雁、狐、兔、獐、鹿、象等等象征吉祥与灵性的珍禽异兽，四个边角还有形态各异，作对称排列的各种花草纹饰。玉棺四周则是雕刻满莲瓣的底纹，装点以凌形忍冬浮雕。每一边中间都各有一只神态逼真的小鸚鵡，鸚鵡口中衔着一朵灵芝。

先知石匣&羊皮古册先知启示录：石匣灰扑扑的十分古朴，外形独特，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盖子部分是两扇柜门，工艺造得极精密，上面雕刻了数十幅石画，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构图很简单，符号的特征非常明显，是扎格拉玛部落的小孩子先知留下的遗物。按《大唐西域记》中所说，古西域的先圣（先知是先圣的儿子或徒弟），应该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在中原正是夏商时期，那是古西域的第一次文明时期，比起西域三十六国的年代，早了大约一千年。石匣中有第二层石匣，最里面装着羊皮制成的古书先知启示录。书中揭示着鬼洞的由来和离开扎格拉玛山的方法。而这本羊皮册掉在地上之时，便是沙暴开始之时，介时黄沙将再次吞没精绝古城和扎格拉玛神山，神山这一次被沙海掩埋，将直到时间的尽头。

羊脂玉盒&龙骨异文谱&兽角迷文金板：白玉无暇的玉盒，遍体鎏金镶银，石盒上刻着有翼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扣是纯金打造。以整块羊脂玉制成。是唐代名望极大的著名“科学家”太史令李淳风的遗物，他在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数术之类的事物。盒中发现了很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某种龟甲），上面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上面记录的是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另有一面纯金板，金板不大，四角造成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铸有很多文字，形似个表格，上面的字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迷文金板”。李淳风破解了龙骨天书上的古代加密文字以后，为了表彰他的功勋，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李淳风，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

凌云天宫&会仙宝殿&献王登天图&上真殿壁画墙：献王墓的明楼。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建在虫谷深潭绝壁的“龙晕”上，因为龙晕隔绝了瀑布的水气，所以十分干燥。凌云宫正殿下有九十九阶上合星数的长玉阶。由于地形的关系，这道玉阶虽然够宽，却极为陡峭，最下面刚好从道道虹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一百六十根楠木作为主体而构成，金黄色的琉璃瓦铺顶，两侧高耸盘龙金桂树，雕镂细腻的汉白玉栏杆台基。雕梁画栋，紫柱金梁，极尽奢华之能事。层层宫阙都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凌烟之中，有一种欲附不附之险。殿门旁立着一

块石碑，碑下是个跪着的怪兽，做出在云端负碑的姿态。石碑上书几个笔画繁杂的古篆大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会仙宝殿。”殿门有道高大的红木门槛，门后两侧矗立着数十尊巨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个人多高，左边那只是雄狮，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权力。右边的爪下踩着幼狮，象征子孙绵延无穷，此乃雌狮。狮子所蹲伏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综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铜狮后面依次是獬、狻、象、麒麟、骆驼、马各一对。铜兽后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三十六尊。铜人的姿态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则更像是在做着某种仪式中奇怪的动作。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着殿中最深处的王座。镶金嵌玉的王座，就在“会仙殿”的最深处，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水池不窄，有一米多深，池中有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形状，要过这水池必须要踏舟而行。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玉龙，龙体中全是水银，光线照过，流光异彩，有滚滚红光涌动。那龙一头扎进壁中，盘踞在王座上的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身，龙尾与双爪搭在宝座的靠背之上，显得有几分庸懒。龙体前边的大半段都凹凸起伏的镶嵌在王座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一体，使整副壁绘表现出强烈的层次感，却没有任何令人觉得突兀的不协调。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都已至化境。世人常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王座与墙壁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似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正在变活，飞入壁画之中。与龙身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壁画则展现的是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仙云似海，香烟缭绕，绵延的山峰与宫殿在云中显得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都充满了灵动之气。最突出的红色玉龙，向着云海中昂首而上，天空裂开一条红色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身与“凌云天宫”的殿中宝座相连，一位王者正在众臣子的簇拥下，踏着龙身，缓步登上天空。王者就是献王，他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留着三缕长髯，身穿圆领宽大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嵌着一颗珠子，好似人眼，就是毫尘珠。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骑乘仙鹤的老人，须眉皆白，面带微笑，正拱手向下张望，他身后还有无数清逸出尘的仙人，虽然姿态各异，但表情都非常恭谨，正在迎接踩着龙身步上天庭的献王。正中大壁画的角落边，还有两幅小画，都是献王登天时奉上祭品的场景，在铜鼎中装满尸体焚烧。前殿和后殿有一条短廊相接，廊中题刻，后半部分叫作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并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仍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颇为合理，八堵壁画墙摆成九宫八卦形状，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大砖砌成，皆是白底加三色彩绘。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之外，几乎是一砖一画，或一二人物，或二三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民族等全部领域。这八面壁画墙中的画幅，不下数千，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整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大幅的壁画全是战争绘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夷；第二次战争是献王脱离古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遮龙山下屠杀当地夷人。

自然现象

燧：岩石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霉变物质，无毒。

鱼阵：又名“鱼墙”，是一种生物学达县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超自然鱼类行为，水中同一种类的鱼群大量聚集在一起，互相咬住尾巴，首尾相联，一圈圈的盘据成圆阵，不论大小，所有的鱼都层层叠叠紧紧围在一起，其规模有时会达到数里的范围。在海域和淡水湖中都有，淡水湖的鱼类结成“鱼阵”，一是为防乌鬼（即鸬鹚的俗名）捕捉；二是抵御大型水下猎食动物的袭击，因为在水下远远一看，“鱼阵”好象是个缓慢游动着的黑色巨大怪物，足可以吓退任何天敌；也有可能是由于气候或环境的突变，鱼群受了惊吓，结阵自保。

云母：象玻璃薄片一样的结晶体，是一种单斜晶系的结晶，只有在太古双质岩层中才能出现，河北的地下蕴藏量很大，通常和水晶生长在同一地层中。

冰斗：地理专用名词，指冰川中的空洞间隙，形状似盆如斗。

鬼吹灯II之《黄皮子坟》

胡八一出国在即，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时，他和胖子正作为知青在大兴安岭的山区插队，山里的生活让年轻气盛的他们如鱼得水。为了换几斤水果糖上山打黄皮子（黄鼠狼），为了给人治病捉熊取胆。没想到二人误入一座坍塌的黄皮子祠。传说几十年前，一伙号称“泥儿会”的胡匪曾从黄皮子祠挖出一口捕金嵌玉的箱子，随后这伙胡匪和箱子就一起消失在了漠北草原。

此时，恰逢战友丁思甜来信邀请他们去草原做客，二人欣然前往，哪知正赶上牧牛受惊。为寻找丢失的牧牛，三人和牧民老羊皮进入俗称阎王殿的百眼窟。在这里，竟有一些日本“给水部队”的遗迹，一座没有房间的怪楼，一个编号是“O”的地下室，更可怕的是，两只全身白毛的黄皮子一直尾随着他们……

序

我祖上有卷残书，是“摸金校尉”前辈所著《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此书共有一十六字寻龙诀语，“风水秘术”属于术数的一个分支，然而何为术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易》为其总纲，其要诣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传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穷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占候指迷，见于经典，后世之中流传妖妄，渐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将之概总以“五行”。

就凭着这卷奇书，我做起了倒斗的摸金校尉，其间发生了许多事，也遇到了许多人，这几年的经历对我来说，可谓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首来路，血雨腥风，好在踏遍青山人未老，现在我即将告别了“摸金校尉”的职业生涯，去往美国之前，我整理行囊的时候找到了一本从前的相册，我随手翻了翻，见到有一张我同几个伙伴的合影混杂在众多的老照片里面，照片背景是广袤的内蒙古草原，照片上的人里面有我和胖子，有些记忆不会被时间杀死，我还清楚得记得这张照片是我参军入伍前拍的，我们那时候的样子还是歪带帽子斜挎军包，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可笑，不过当时我倒没那种感觉，还觉得这形象挺时髦，拍照留念后，我和照片上的这些同伴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是要去漠北寻找一条黑色的妖龙……

第一章 赶冬荒

1969年秋天，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时候，我做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被知青办安排在大兴安岭山区插队，接受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风雪，炼红心，斗天地，铸铁骨。

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感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总共才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

屯子里的人靠山吃山，除了在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主要通过进山打猎得来，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不

是问题。

可那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好早，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因为往年在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以渡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

这十年不遇的反常气候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开始下起大雪，然后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猎枪，带上猎犬，争先恐后的进山“赶冬荒”，同老天爷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地套狐狸射兔子，否则再晚一些，山里肯定会刮起只有冬天才刮的白毛风，那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那样的话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

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恨不得平空生出点乱子出来才好，见猎户们趁群结伙的进山围猎，顿时来了兴致，摩拳擦掌的跟我商量，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

我对进山打猎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惹得老支书发了飙，不让我们再胡作非为，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看庄稼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行动，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配合默契，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万一出了岔子，大伙全部

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即使知道基本上是没戏，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又去找支书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呆着，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

胖子也对支书强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

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别跟我扯犊子，瞎咧咧个啥？毛主席不是还那个啥来着……，对了……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要服从组织安排，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看这雪下的，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我看干脆就这么办，你们青年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我可告诉你们俩，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只好做罢，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好过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别，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

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赶上什么吃什么，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

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抱怨，因为知青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跟知青在一起的时候，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她挎上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很远，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

不过听燕子讲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人在雪地中趟着积雪走很吃力气，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但却绝对不能停下来，一旦停步喘息，被透骨的寒风一溜，全身的汗水都会立刻变成一层层冰霜，而且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得到，最恐怖的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白毛风”，所谓“白毛风”，也就是风里加着雪，银白色的旋风，比冰刀子还厉害，吹到人身上没有能受得住的，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之时，就开始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

走了快一天才到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源中穿过，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人熊，轻易不会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

林场中伐下来的木头，在春水生长之时，就会利用河水把木料扎成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有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十分象是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夹皮沟”在东北是确有其地，团山子的林场也有个差不多的地名，叫做“黄皮子坟”，这地名听上去显得很神秘，但就连燕子她爹那种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是都说这附近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闹得挺凶，现在也没人提了，黄皮子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

团山子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里值勤，不过说实话冬天的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只是过些时候到河流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而已。

这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能力有限，砍多了树也运不完，所以他们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前后，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时林场就归距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照料。

在我们到来之前，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一个叫做“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林场中十分不对劲，守林人的小木屋中空空荡荡，炉膛中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见到这爷孙二人。

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没见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对胖子和燕子说：“今年天气冷得

太快，事先又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也要赶冬荒，敲山老爷子和他的孙女会不会被豺狼之类的恶兽给叼去了？”

屯子里的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那时候我们年纪尚轻，一时竟然束手无策。

还是燕子心细，她又在小木屋中仔细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和干肉还剩下一些，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猎户最善观察蛛丝马迹，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得也很整齐，他们好象还打了大量黏糕，应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不测，也许敲山老头带着她孙女去打兔子了，又或许他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便提前回屯子去了，满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既然他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不碰上刚生崽的母人熊，就不会有什么意外。

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正是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也都要扔到一边去了，最紧迫的任务是取暖和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绑硬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烤，吃了充饥。三人吃饱了天也黑透了，就开始象往常那样胡乱闲聊解闷，按惯例轮流开吹，胖子先侃了段解放前在东北剿匪的佚事，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我已经听他讲了不下十遍，而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所以听得十分着迷。

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划带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胡子”，据说胡匪们不同与内地响马贼寇，他们自成体系，拜的祖师爷是明末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右副督御使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手下的大批官兵，分别流落东北沿海诸岛或深山，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以大明官兵自居，不做打架劫舍的勾当，但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逐渐演变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

这些一伙一伙的“胡匪”，到后来被称做“绦子”，按各股匪首所报“字号”的不同，每股绦子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一铁鞭”、“草上飞”、“桑大刀”、“凤双侠”等等等等。

解放前东北头号胡匪，魁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时是庙里的武僧，学得一身铜练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也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心狠手辣，两手沾满了干部群众的鲜血。

日本投降后东北进行土改，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总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的“四梁八柱”都给铲除了，“四梁八柱”是胡匪内部的一种组织名称，除了大当家的称做“大柜”之外，其余的所谓“四梁”，分别有“顶天梁”、“转角梁”、“迎门梁”、“狠心梁”，“八柱”则是“稽奇”、“挂线”、“懂局”、“传号”、“总催”、“水相”、“马号”、“帐房”的总称，这些人一完，整个络子就算彻底倒了。

而这“四梁八柱”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转角梁”，东北俗称为“通算先生”，他是整个络子的军师，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推八门”，决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动向，军师一完，“遮了天”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骨，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这也当真狡猾至极，小分队始终抓不住他，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有些迷信的当地人就传言说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救过黄大仙的性命，这辈子都有黄大仙保着他，能借土遁，就算是派来天兵天将也甭想抓住他。

可世事有奇巧，胡匪最忌讳提“死”字，但是这个字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做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已尽，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赶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终于罩不住他了。

第二章 黄皮子坟

“遮了天”这个绰号大概是取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意思，民间风传他早年当和尚的时候救过黄大仙，一辈子都有黄皮子保着，谁也动不了他。这当然是谣传了，实际上他不仅没救过黄皮子，反倒是还祸害死不少。

剿匪小分队追击他的时候，正好山里的雪下得早，天寒地冻，最后在一个雪窝里搜到了“遮了天”的尸首，他是在一株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的，在他尸首的对面，还吊死了一只小黄皮子，死状和他一模一样，也是拴个小绳套吊着脖子，这一个人和一只黄皮子，全吐着舌头，睁着眼，冻得硬挺挺的。

胖子故弄玄虚，说得绘声绘色，扮成吊死鬼吐着舌头的模样，把燕子唬得眼都直了，我却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件事我听胖子说过无数次了，而且“遮了天”的死法也太过诡异，若说他自己穷途末路上吊寻死，以此来逃避人民的审判倒也说得通，可对面吊死的那只小黄皮子可就太离奇了，“遮了天”一介胡匪，何德何能？他又不是明末的崇贞皇帝，难道那黄皮子想做太监给他殉葬么？

燕子却不这么认为，她对胖子所言十分信服，因为当地有着许多与之类似的传说，传说黄大仙只保一辈儿人，谁救了黄大仙，例如帮黄大仙躲了劫什么的，这个人就能受到黄大仙的庇护，他想要什么，都有黄皮子帮他偷来，让他一生一世吃穿不愁，可只要这个人阳寿一尽，他的后代都要遭到黄大仙的祸害，以前给这家偷来的东西，都得给倒腾空了，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派一只小黄皮子，跟这家的后人换命，燕子觉得那个土匪头子“遮了天”，大概就是先人被黄大仙保过，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下场。

解放前在屯子里就有过这种事，有个人叫徐二黑，他家里上一辈儿就被黄大仙保过，有一年眼看着徐二黑的爹就要去世了，一到晚上，就有好多黄皮子围着徐二黑家门口打转，好象在商量着过几天怎么祸害徐家。黄皮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徐二黑发起狠来，在门口下了绝户套，一晚上连大带小总共套了二十几只黄皮子。山下有日本人修的铁轨，正是数九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徐二黑把这些黄皮子一只只割开后脊梁，全部活生生血淋淋地按到铁轨上，黄皮子后背的热血沾到钢铁立刻就冻住了，任凭它们死命挣扎也根本挣扎不脱，徐二黑就这么在铁路上冻了一串黄皮子，天亮时火车过来，把二十几只黄皮子全给碾成了肉饼。

结果这下子惹了祸了，一到了晚上，围着屯子，漫山遍野都是黄鼠

狼们的鬼哭神嚎，把屯子里的猎狗都给震住了，天蒙蒙亮时有人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黄皮子往林子里蹿走了，接着又有人发现徐二黑上吊自杀了，死法和胖子所讲那个故事中土匪头子的下场完全一样。

胖子和燕子胡勒了一通，吹得十分尽兴，山外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这场运动也理所当然地冲击到了大兴安岭山区，就连屯子里那位只认识十几个字的老支书，一到开会的时候都要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正中间的光明大道，左边一个坑是左倾，右边一个坑是右倾，大伙一定不能站错队走错路，否则一不留神就掉坑里了。”所以我们三人在林场小屋中讲这些民间传说，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们这林场山高皇帝远，又没有外人，我们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比起山外的世界要轻松自在得多。

燕子让我也讲些新闻给她听，外边的天又黑又冷，坐在火炕上唠扯有多舒服，但是我好几个月没出过山了，哪有什么新闻，旧闻也都讲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对她和胖子说：“今天也邪兴了，怎么你们说来说去全是黄皮子？团山子上有道岭子不是就叫黄皮子坟么？那里是黄皮子扎堆儿的地方，离咱们这也不远了，我来山里插队好几个月了，却从来都没上过团山子，我看咱们也别光说不练了，干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连夜上山下几个套子，捉几条活的黄鼠狼回来玩玩怎么样？”

胖子闻言大喜，在山里没有比套黄皮子和套狐狸更好玩的勾当了，当时就跳将起来：“你小子这主意太好了，虽然现在不到小雪，黄皮子还不值钱，但拎到供销社，换二斤水果糖指定不成问题，咱们都多少日子没吃过糖了，我他妈的要是再不吃糖，可能都要忘了糖的味道是辣还是咸了，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连说带练才是好把式，咱这就拿出实际行动来吧……”说着话一挺肚子就蹿下火炕，随手把狗皮帽子扣到脑袋上，这就要动身去套黄皮子。

燕子赶紧拦住我们说道：“不能去不能去，你们咋又想胡来，支书可是嘱咐过的，不让你们搞自由主义整事儿，让咱们仨好好守着林场。”

我心中暗暗觉得笑，屯子里的老支书是芝麻绿豆大的官，难道他说的话我就必须服从？我爹的头衔比村支书大了不知多少倍，他的话我都没听过，除了毛主席的话，我谁的话也不听，山里的日子这么单调，好不容易想出点好玩的点子，怎么能轻易做罢，但这话不能明说，我还是语重心长地告诉燕子：“革命群众基本上都被发动起来赶冬荒斗天地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呆着不出力？你别看黄皮子虽小，可它也有一身皮毛二两肉，咱们多套几只黄鼠狼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支援了世界革命。”

燕子听得糊里糊涂，添砖加瓦倒是应该，可“团山子”上的人熊那不是随便敢惹的，当地猎户缺乏现代化武器，他们打猎有三种土方法，一是设陷阱，下套索、夹子之类的，专门捕捉一些既狡猾跑动速度又快的兽类，象狐狸、黄皮子之类的，猎狗根本拿它们没办法，只能以陷阱智取；再者是猎犬追咬，猎犬最拿手的就是叼野兔；三是火枪窝拏，其中发射火药铁砂的猎枪是最基本的武器，前膛装填，先放黑火药，再压火绒布，最后装铁丸，以铁条用力压实，火绒卡住弹丸不会滑出枪膛，顶上底火，这才可以击发，装填速度慢、射程太近是致命缺点，用来打狍子、獐子和野猪倒是适用。

猎人狩猎的这三套办法，唯独对付不了皮糙肉厚的人熊，上次我们在喇嘛沟遇到过人熊，险些丢了性命，所以此刻燕子一提到人熊的威胁，我心中也打了个突，但随即便说：“听螭螭蛄叫还不种地了？人熊又不是刀枪不入，而且晚上它们都躲在熊洞里，咱们趁天黑摸上团山子套几只黄皮子就回来，冒这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别忘了咱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胖子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儿地催促我们出发，干革命不分早晚，却只争朝夕，在我的说服下，燕子终于同意了，其实她也很想去套黄皮子，只是老支书的话在屯子里还是比较有威信的，需要有人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帮她克服这一心理障碍。

林场小屋外的天很冷，雪倒是不再下了，大月亮地白得渗人，但那月晕预示着近期还会有大雪袭来，山坳里的风口呼啸着山风，在远处听起来象是山鬼在呜呜咽咽地恸哭，我从屯子来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要套黄皮子或狐狸的主意，该带的家伙也都带了，一行三人借着月色来到林场的河边。

河面上已经结了冰，冰上是一层积雪，站在河畔上，距离河道十几米，就可以听到冰层下河水叮咚流淌之声，由于是“赶冬荒”，秋天过了一半，突然有寒流袭来，所以河水冻得很不结实，直接踏冰过河肯定会掉冰窟窿里，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踩着冻在河中的圆木过河。

月光映着薄雪，银光匝地，河面上隆起一个个长长的横木，都是没来得及运到下游，暂时被冻在河中的木头，踩着圆木即使冰层裂开，木头的浮力也不会让人沉入河中。

看着河面并不算宽，真过河的时候，才发现河面绝对不窄，我们三人将距离拉开了，一根根踩着木头迈走着，因为天冷穿得衣服厚重，脚步也变得很沉，脚下碎冰哗啦哗啦乱响，虽然惊险十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相反有些激动，骨子里那种冒险的冲动按

捺不住，觉得这种行为可真够刺激。

过了河就是当地猎人们眼中的禁地团山子，这山上林子太密了，燕子也没把握进了这片林子还能走出来，我们虽然胆大包天，却也不敢冒进，好在那“黄皮子坟”是在团山子脚下，离河畔不远，那里有一个隆起的大土丘，上面存草不生，土丘上有无数的窟窿，大大小小的黄皮子都躲在里面，可能因为这土丘象坟包，里面又时常有黄皮子出没，所以才叫做“黄皮子坟”。

我们并没有直接走上“黄皮子坟”，在附近找了片背风的红松林子，这里是下风头，黄皮子和山上各类野兽不会嗅到我们的行踪，看来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最佳“埋伏点”，我把胖子和燕子招呼过来，三人蹲在树后合计怎么动手。

胖子出门时从屯子里顺出两水壶土烧，土烧就是自家烧锅酿的酒，刚在林场小屋的时候装在军用水壶里煨热了，过河时一直在怀里揣着，这时候取出来，竟然还带着点热呼气，我看他喝得口滑，就要过来喝了几口，这酒甜不罗唆，要多难喝有多难喝，可能就是用苞米瓢子和高粮秆子整出来的土烧。

胖子说：“别挑三捡四的了，凑和喝两口吧，暖和暖和好干活，有这种土烧酒已经很不错了，咱们这山沟子里就那么几亩薄地，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啊，不过我那还存着一整瓶从家带来的好酒呢，等套了黄皮子，我得好好整个菜，咱们喝两盅儿解解乏。”随后胖子就问我怎么套黄皮子？

我嘿嘿一笑，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鸡蛋，有点尴尬地对燕子说：“对不住了燕子，我看你家芦花鸡今天下了两个蛋，我就顺手借了一个，时间紧任务急，所以还没来得及向你汇报，但是我后来一想对于狐狸和黄皮子来说，鸡蛋实在是太奢侈了，于是我就又从芦花鸡身上揪了一把鸡毛……”

燕子气得狠狠在我肩膀上捶了一把：“你偷了鸡蛋也就完了，咋还揪俺家芦花鸡的鸡毛呢！”胖子赶紧劝阻：“咱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回去我让这孙子写检查，深挖他思想根源的错误动机，但眼下咱们还是先让他坦白交代怎么拿鸡毛套黄皮子。”

我说套黄皮子其实最简单了，鸡毛的气味足可以撩拨的这帮馋鬼坐卧不安，燕子她爹是套狐狸的老手了，老猎人们都有祖传的“皮馄饨”，制做“皮馄饨”的这门手艺已经失传了，“皮馄饨”实际上名副其实，是一个特制的皮口袋，传说这里面在制皮的时候下了秘药，嗅觉最灵敏的狐

狸也闻不出它的气味有异，这皮囊有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六棱形口子，外口是圆的，可以伸缩，狐狸和黄皮子都可以钻进去，往里面钻的话这口子象是有弹性一般越钻越大，但皮囊里面的囊口，却是六边形的，专卡黄皮子的骨头缝，这种动物的身体能收缩，但唯独钻不得六角孔，进来容易出去难，只要它往外一钻，囊口就会收紧卡到它死为止。“皮馄饨”之所以高明，是因为它能完完整整地保全猎物皮毛，比如狐狸皮不值钱看的是尾巴，但万一设的套子和陷阱打到了狐狸尾巴，这张狐狸皮就不值钱了。

屯子里现在只有燕子家才有一副“皮馄饨”，她祖上就是猎户世家，这“皮馄饨”也不知传了多少年代了，死在它里面的黄皮子和狐狸简直都数不清了，因为这件家伙太毒太狠，无差别的一逮一个准，猎人们又最忌讳捉那些怀胎或者带幼崽的猎物，那么做被视为很不吉利，所以燕子他爹轻易都不使用。我却早就想试试这传得神乎其神的“皮馄饨”好不好使，这次也偷着带了出来。

把鸡毛涂上些鸡蛋清放在皮囊中做饵，剩下的鸡蛋黄倒入空水壶里，舍不得给黄皮子吃，当然也舍不得扔，还得留着回去吃炒鸡蛋呢，再用枯枝败叶加以伪装，上面撒上些雪沫，最后用树枝扫去人的足迹和留下的气味，这个套子就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就是在远处观察，看看哪只倒霉的黄皮子上当。

我们伪装完“皮馄饨”，就回到红松后苦苦等候，可那山林雪地上静悄悄的始终没有动静，月上中天，我都快失去耐性了，这时候雪丘上终于有了动静，我和胖子、燕子三人立刻来了精神，我定睛一看，心中立刻吃了一惊，我的天，这是黄皮子坟里成了精的黄大仙姑啊。

第三章 夜擒

明月照残雪，朔风劲且衰。我们潜伏在红松树后，虽然筑了雪墙挡风，但毕竟是在下风口，时间一久，还是被冻得丝丝哈哈的，当真是有些熬不下去了，可就在这时，终于有了动静，我急忙把手往下一按，低声通知胖子和燕子二人：“嘘……元皮子来了。”

虽然我们平时提起黄鼠狼，都以“黄皮子”相称，但在山里有个规矩，看到黄皮子之后，便不能再随随便便提这个“黄”字了，因为大兴安岭自古以来多出金矿，山里人常说“三千里大山，黄金镶边。”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这地方有山就有沟，有沟就有金，但那都是解放前的说法，按传统观念来讲，是黄皮子和黄金犯冲，都是老黄家，所以套黄皮子或是寻金脉的时候，绝不能提这个“黄”字，要以“元”字代替，否则一定扑空。

瞄见“黄皮子坟”那边有动静，我们仨立刻来了精神，特别是我跟胖子，自从上山下乡以来，我们俩当红卫兵的“剩勇”没地方发泄，拿脑袋撞墙的心都有，此刻下意识地吧套黄皮子的勾当，当成了正规的作战行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就甭提有多认真了。

我凝神秉气透过伪装去观察雪丘上的动静，只见有个长长的脖子，顶着个小脑袋从雪丘后探了出来，两只大眼睛闪着灵光，警惕地转着脑袋左顾右盼，过了良久才完全把身体暴露出来，看到此处，燕子悄声低呼：“是母的，这皮毛真好！”

我心中也不禁惊呼一声，以前在屯子里见过不少被人捉住的黄皮子，有死的也有活的，活的一个个贼眉鼠眼，死的就更别提了，怎么也和“好看”二字不沾边，但此时出现在前方的那只森林精灵，皮光毛滑，俩眼贼亮，气度与神态皆是不凡，站在雪丘上宛如一位身段婀娜的贵妇人，不知为什么，我看到它后第一感觉那是个人，而不是一只兽，心想这大概就是山里人常挂在嘴边，时常灵验的“黄大仙姑”吧？捉几只小黄皮子太没意思，正好撞上点子，要捉就应该捉这只出乎其类的母黄皮子。

这位“黄仙姑”，可能是从附近哪个树洞里溜出来觅食儿的，由于我们埋伏的地方甚远，它虽然十分警惕，但显然没能发现到我们的存在，开始围着我们设下套的“皮馄饨”打起转来，它走得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似乎并不饥饿，对那皮囊中传出的鸡毛混合蛋清的气味也不太在意，只是对形状古怪的皮囊心存好奇，但又有几分惧怕，轻易不敢过去看个明白。

胖子有些焦躁：“这骚皮子怎么不上套？”想找燕子要猎枪去打，我把他的动作按住，开枪就成了打猎，一开枪那皮子就不值钱了，而且最中要的是，那样就失去了套黄皮子的最大乐趣，这件勾当好玩就好玩在要跟黄皮子斗心思，看看我们伪装的“皮馄饨”究竟能不能让它中套，趴冰卧雪等了这么久，等的就是这一刻，一定要沉住气。

我估计“黄仙姑”不可能不饿，它一定是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也许它的黄鼠狼老祖宗曾传下一条信息，世上有那么一种有进无出的“皮馄饨”，钻进去的黄皮子肯定会被猎人活活剥了皮子，可它并不敢确定眼前这皮制的囊子，就是那传说中害了无数黄皮子性命的“皮馄饨”，怎么看这皮囊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与常见的陷阱套夹都不一样，颠过来倒过去地看都不象有危险的东西，而且这皮囊中发出一股股神秘的气味，不断撩拨着它的心弦，刺激着胃液的加速涌动……

我一边侦察，一边揣摩着“黄仙姑”的心理活动，尽可能把套黄皮子的乐趣发挥到极至，人们说：要饭的起大早——穷忙活，我和胖子等人在山勾里呆的时间长了，弄不好这辈子就扎根在这干革命了，但除了穷忙活之外，也极有必要找点娱乐项目，只是平时在屯子里被老支书看得紧，没机会到山里去玩，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学习，背不完的语录指示，写不完的斗私批修心得，除此之外最大的事情就是算着自己当天赚了多少工分，又因为偷懒被扣了多少工分，我和胖子都是心野之辈，耐不住寂寞，难得这次有机会进山套黄皮子，更何况遇上这么一只“黄仙姑”，只有过了“小雪”这一节气，山上兽类的皮子才值钱，可即使现在看来，这黄仙姑身上的皮子，换十斤水果糖是不成问题了，我们心中窃喜，越来越是兴奋。

我隐隐有些担心，害怕自己得意忘形，一不留神惊走了“黄仙姑”，可怕什么来什么，胖子蹲了半宿，存了一肚子凉气，看见“黄仙姑”一高兴，没提住气，放了个回音袅袅七拐八绕的响屁，我和燕子听见他放这个屁，心里顿时凉了，到嘴的肥肉要跑了。

常言道：“响屁不臭。”但不臭它也是屁，这点动静足以惊了雪丘上的“黄仙姑”，此时那黄皮子正好转悠到皮囊口的下方，也就是夹在我们埋伏之处与“皮馄饨”陷阱中间，它本来已经打算钻进皮囊了，正在将钻未钻之时，被胖子这个屁惊得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远地蹦起多高，一弓身就要象离弦之箭般逃向密林深处。

山里的黄皮子最贼，它只要钻进树林，可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自然环境，钻洞上树无所不能，而且连拐带绕跑得飞快，进退之间有如闪电，就连猎狗也撵不上它。可还没等它蹿开，就听见一声枪响，火药铁

砂轰鸣，原来我旁边的燕子也始终全神贯注地盯着“黄仙姑”，见它要跑，也不顾这么远的距离能否击中目标，抬猎枪就轰了一发。

猎枪远了自然无法命中，只是静夜中枪声动静极大，震得松树枝杈上的积雪纷纷掉落，而且这一枪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那“黄仙姑”已成惊弓之鸟，出于本能的反应，一听见动静就想没命的逃跑，可还没等撒开步子，又听身后一声枪响，山里的走兽飞禽，对猎枪有种本能的恐惧，知道这种声音是会要命的，它慌不择路，又加上逃生时习惯钻树窟窿，结果心慌意乱之下，竟然直接钻进了面前的“皮馄饨”口里。

“黄仙姑”刚一钻入皮囊，立刻就明白过味儿来了，不过既然钻进了绝户套后悔可不顶用了，这时候它身子才进去半截，急忙就想缩身退出，但那“皮馄饨”的口子，设计得实在太毒了，六棱的口子可松可紧，在皮囊外掏越扯口子越大，但从里边往外，带中囊口边上的锁片，立刻就会使囊口收紧，六棱硬锁内榫又薄又紧，当时就卡进了“黄仙姑”的骨头缝里，疼得它一翻跟头，当场便晕死过去。

从胖子放屁惊了“黄仙姑”，到燕子猎枪走火，把“黄仙姑”吓得钻进了绝路，疼得晕死过去，说时迟，那时却快，这只不过是发生在呼吸之间的事情，我们三个人伏在红松树下，都看得傻了，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出现如此的转折，略微愣了一愣，才欢呼着跑过去捡回“皮馄饨”。

我刚把“皮馄饨”抄在手中，便听深山里传来一阵沉闷的咆哮，黑夜中有一股巨大却无形的震慑力，当场就把我们骇得一怔，“黄皮子坟附近有熊洞！”我们三人面如土色，互相对望了一眼，也不知是谁带的头，一齐发声呐喊，甩开脚步，踏着积雪没命地往河边跑。

今年冬天来得太早，人熊还没帖够膘就钻树洞岩穴猫冬去了，还没有完全进入那种半死状态下的冬眠，如果是被枪声惊醒了追踪而来，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不过我也顾不上多想，先跑回林场就安全了一多半，还是踩着冻在河面的圆木，按照原路返回了林场，一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木屋后彼此见到对方狼狈的样子，又都觉得好笑。

胖子把木屋里的油灯点上，他急于要看看胜利果实，从外边扯开皮囊，把“黄仙姑”从里面拎了出来，见它一动不动耷拉着尾巴，还以为是死了，若是不活着剥皮，毛皮的成色便要差了几分，而且我和胖子都不会剥兽皮，始终是打算把活的黄皮子拿到供销社去换水果糖，这时一见“黄仙姑”好似已经断气无常了，都有些心疼，这下子十斤水果糖立马又变成二斤了。

燕子经常套黄皮子，知道这家伙的习性，急忙出言告诉胖子：“你千

万别松手，这玩意儿最会装死，一松手它就抓住空子蹿没影了，小心它还有一招……”

胖子本来都要把“黄仙姑”扔到地上了，一听燕子提醒，马上又把手抓牢，死死握着仙姑的后退和尾巴，这时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那“黄仙姑”果然是在装死，而且它似乎听懂了燕子的话，知道装死瞒不过来，不等燕子点破它的第二招脱身之术，立刻从肛门里放出一股臭气。

屋里油灯光亮虽暗，但还是可以看见胖子手中抓的黄皮子身后冒出一团浓烈的气体，那团烟雾般的气体还没散开，我就觉得一阵奇臭扑鼻，呼吸为之滞涩，立刻头晕脑胀，眼花耳鸣，想要大口呕吐，急忙蹿到门边，把屋门拽开，外边的冷风一吹进来，那烦厌之情略减，但仍是极其难过。

燕子也中了招，一溜烟似的冲到屋外，抓了两把雪抹在脸上，这时我发现胖子还在屋里，心中立刻担心起来，屋中恶臭熏天没法进去，刚想开口招呼胖子，就见胖子从窗户里撞了出来，脸都让“黄仙姑”的屁遁给熏绿了，由于他就把黄皮子拎在手里，也来不及躲闪，被熏得着实不轻，他双眼被臭屁辣得眼泪横流，根本看不见门口在哪，结果撞到了小木屋的窗户上，破窗而出，然而即使这样，手里还死死的抓着“黄仙姑”，一面用另一只手往自己脸上抹雪，一面骂道：“妈了个巴子的落到老子手里你还想跑？十斤水果糖啊……熏死我也不撒手。”

“黄仙姑”被胖子捏得再次晕死过去，我见终于套到了黄皮子，而且团山子上的人熊没有追踪过来，心中感觉十分振奋，便对胖子说：“黄皮子的臭屁熏不倒烈火金钢，小胖你真是好样的，天都快亮了，赶紧把它捆了，明天好拿去换糖，最好能再换两盒烟回来，他妈的天天卷喇叭筒嘬蛤蟆头，实在是应该改善改善了。”

一提到能用黄皮子去换糖换烟，我们都兴奋不已，看来让我们看林场还真是个美差事，明天天黑争取能套只大狐狸回来，那可就发了。胖子盼着能套来更多黄皮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将“黄仙姑”的后腿用铁丝系了个死扣，给它拴到墙角，然后我们从面缸里找了些敲山老头留下的黄米面黏豆包充饥。

吃着粘牙的黏豆包，大伙都觉得非常奇怪，眼下离春节还很远远，敲山老头从哪搞来这多半缸黄米面豆包？难道这老头挖社会主义墙角不成？何况他和他孙女又哪里吃得这许多豆包？这其中似有蹊跷，不过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只是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又吃了许多黏豆包。

这时那刚刚被胖子捏晕过去的“黄仙姑”也醒了过来，我掰了一点豆包扔给它，可它却不吃，象是一个哀愁神伤的美妇人，蹲在墙角望着自己被铁丝拴住的腿，那副神情说不出的忧伤，水汪汪的大眼中，一滴一滴的淌着眼泪。

胖子看得有趣，笑骂：“你他妈还有脸哭你，我正要审审你，赶紧坦白交代，你究竟偷过人民群众多少只鸡？我告诉你明天天一亮我就要代表人民，把你送到供销社做成毛围脖。”

我和燕子捧腹大笑，正当我们自得其乐之际，林场的小木屋外突然间响起一阵砸门声，一个锯木头般刺耳的哭泣声随风传来，我赶紧抄起猎枪推开木门，门外夜幕笼罩，朔风夹雪吹得正劲，诺大个林场空空荡荡没有半个人影。

第四章 熊的传说

我们正夜审“黄仙姑”，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急忙起身开门，然而小木屋外一片空寂，悲风怒嚎，象是被打入幽冥的怨魂在恸哭抽泣，被狂风一吹，断断续续地飘荡在空中，徘徊不散。但我明明可以感觉到，绝不是风声作怪，天空中在传递着一种不详的信号，那是从位于上风口的黄皮子坟附近传来的哭声，黑暗深处确实是有黄皮子之类的东西在哭。

我心中暗自发狠，看来这“黄仙姑”果然不简单，也许这个夜晚不会太平，黄皮子们一定要来作祟了，也省得让胡爷我明天再上山下套了，正好就在这林场里给它们来个一网打尽，全剥了皮子换成他娘的好烟好酒。

燕子也跟在我身后出门来看，她一低头，发现雪地上有东西，我回头看去，只见门前的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只破瓷碗，碗中装了几粒黄豆，那豆子亮汪汪的不同寻常，我们大为奇怪，就把破碗端回屋中，碗中几粒“黄豆”被油灯的光芒一照，更是金光灿烂夺人二目，这才发现不是黄豆，是五粒金豆子啊。

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半天没回过神来，难道是黄皮子们想用金豆子赎这只“黄仙姑”回去？胖子见钱眼开，赶紧把屋门关上，捡起金豆子来就用牙去咬，那时候他根本不懂怎么鉴别黄金，只不过这金光耀眼的真金放在面前，难免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好了。

我连忙把他的手按住，这些金豆子成色不对，小心被黄皮子投了毒，我再仔细一看，碗中金豆子共有六粒，大小相差无几，但形状有异，并不规则，可能是从什么地方硬抠下来的，还有那装金豆子的破瓷碗，象是有些年代的古物了，边缘破损处有半个鬼头的青色花纹，将碗端到鼻尖轻轻一闻，有股尸臭令人做呕。

连金子带破瓷碗，八成都是古墓里的陪葬品，我们开门之后虽然没见到黄皮子的踪影，但这情形再明显不过了，那些小家伙，想用金豆子换回被我们捉住的“黄仙姑”，这件事想想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深山老林中的黄皮子还真成了精不成？连拿金豆子换命的事都懂。

燕子有点害怕了，不如拿了金子就把“黄仙姑”放了吧，要不然让黄皮子缠上了，咱们谁也别想消停。胖子却大大地不以为然：“这年月连黄皮子都学会这套鬼把戏了，竟然想用糖衣炮弹腐蚀咱们钢铁般的毅力，做它娘的清秋大梦，想得倒美。金子我看咱们就没收了，母黄鼠狼子照

样不放，我正打算明天上山把黄皮子坟的老窝端了，顺便给它们来个满门抄斩，以绝后患，说不定咱们还能找到更多黄金。”

我点头同意，套一只黄皮子没过够瘾，明天还要接着干，三人正商议间，屋外又传来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我们头皮真有点发麻了，但那时候就是不信邪，各抄家伙准备打黄皮子，但开门一看，来的却不是旁人，而是跟我一起插队的另外三个知青，两男一女，冯建设、陈抗美，王娟。

这三个知青本来是留守在屯子里看家的，大半夜来到林场肯定是出事了，我赶紧把他们拉进屋里，让他们上火炕取暖，胖子多长了个心眼儿，伸手去摸王娟的屁股，把王娟吓得从炕上直接跳到地下，我赶紧替胖子解释：“误会、误会，他担心你们是黄皮子变的，所以才摸摸你们长没长尾巴。”

冯建设、王娟等三人都没听懂什么意思，我也顾不上再做解释，忙问他们为何连夜赶来林场，难道是屯子里出了事？还是进山围猎的那些猎户遇到危险了？冯建设没再耽搁，立刻把事情原由说了出来，原来看守林场的敲山老头，他孙女从小有抽羊角风的毛病，最近病情开始加重了，敲山老头为了给她治病，就想进山猎杀人熊，取活熊的熊胆入药，据说对治抽风有神效。这老头平时不仅脾气倔，主意也很正，悄没声地谁也没告诉，自己偷偷准备就绪，就带着孙女去捉人熊，结果他岁数太大了，比不得从前，没等他找着人熊，就先把自己掉进了雪窝子，等他孙女回去找人帮忙，带着大伙找到他，敲山老头已经完了。

老支书怕去林场换班的人没见着敲山老头，会进山到处乱找遇到危险，屯子里已经没有能赶夜路的青壮年了，好在从屯子到林场这段路还算太平，路途也熟，便连夜让三个知青带了条猎狗来林场通知情况，顺便叮嘱我们绝不能进山，敲山老头死于非命，大队猎人还在深山里“赶冬荒”，现在屯子里已经够乱的了，林场这边可不能再出事了。

敲山老汉是屯子里元老辈的人物，从年轻时他就在深山里打猎，我在山里插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时常受他照顾，听闻噩讯传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随便跟冯建设等人聊了几句，因为看天气变化，可能很快还会有场大雪，他们便没多停留，通了讯息，这三个人就立刻返回屯子去了。

送走三个知青同伴后，我就开始在心里盘算，东北人熊的熊胆被称为“东胆”，与“云胆”并列为双璧，而且只有人熊的“东胆”才能医治抽风，“黑瞎子”的熊胆则是下品不顶用，敲山老汉为了找东胆把命搭了进去，如果没有“东胆”，他孙女画眉的抽风怕是没治了，我现在一穷二白

帮不上他们别的忙，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去团山子捉人熊取胆。不仅是我有这个念头，胖子和燕子也都动了心，三人一拍即合，十八九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更没什么顾虑，当下便合计着怎么行动。

实际上人熊的学名，称作“羆”，与熊不同，“羆”遍体毛色黄白，不仅脖子长，后肢也比普通的黑瞎子较高，力大无穷，一人粗细的老树说拔起来就能给拔起来，遇到人便人立而起穷追猛扑，而且姿态五官似人，性猛力强，可以掠取牛马而食，所以叫做“人熊”，山里的猎人轻易不敢招惹人熊，更别说打主意去猎熊了，但人熊并非捉不得，只是要冒的风险极大，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就会把命搭上，因为人熊这种猛兽膘肥体壮，皮糙肉厚，即使弹丸洞胸穿腹，血流肠出，它尚且能够掘出泥土松脂塞住伤口，继而奋力伤人致命，所以即使枪法精湛，火器犀利，也绝难以力取之。

有言道：“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自古以来，有许多猎人们猎杀人熊的传说，大多是以智取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约略是说那人熊喜欢以千年大树的树洞为穴，空树洞里气热熏蒸，冰雪消融，人熊吃饱了就坐在其中，猎人们找到熊洞，就从树洞处投入木块，人熊性蠢，见有木块落下，就会伸手接住，垫坐在屁股底下，随着木块越投越多，人熊便随捡随垫，越坐越高，待到人熊坐的位置与树洞口平行的时候，猎人们瞅准机会，以开山大斧猛斩其头，或从古树的缝隙中以矛攒刺毙之。

以前屯子里有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他在山中遇到人熊渡河，便潜伏起来窥视，过河的是一只巨大的母人熊，带着两只小人熊，母人熊先把一只崽子顶在头上赴水渡河，游上岸后它怕小人熊乱跑，就用大石头把熊崽子压住，然后掉回去接另外一只熊崽子，潜伏着的猎人趁此机会把被石头压住的小人熊捉走了，母人熊暴怒如雷，在河对岸把另一只小熊崽子拉住两条腿一撕两半，其生性之既猛且蠢，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传说我们进山后都没少听说，但传说终归是传说，若是当真按此施为，未必管用，况且团山子上的人熊都有固定的习性，它们绝不会下山过河来林场附近出没，只是在岭深林密处活动，我们商量了几套办法，似乎都行不通，正焦躁间，燕子一拍装着黄米面黏豆包的大缸：“我说怎么敲山老头整了这老些豆包，原来他是想用黏豆包捉人熊，这种办法好多年没人用了，也不知还好不好使。”

我和胖子茫然不解，待得燕子对我们解释清楚，我们都觉得用黏斗包猎杀人熊这办法不错，不过虽然可行，可这毕竟是一个很古老也很危险的办法，最后我们终于决定冒险一试，夜间套黄皮子的时候，曾听到团山子里有人熊的吼声，这样就免去了许多麻烦，已经能够大致上判断

出熊洞的方位，捉人熊取东胆，这勾当绝对够刺激，而且东胆能治敲山老汉孙女的病，两只熊掌一身熊肉拿到供销社，能顶我和胖子大半年的工分，那时候我们一天才赚五工分，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一角五分钱，累死累活干几个月下来，连一张回家探亲的车票都买不起，无论从何方考虑，都是绝对值得冒险干一票的。

我和胖子这伙在深山老林中插队的知青，每天的生活简单概况起来就是：“抬头看木头，低头看石头，啃着冷窝头，想着热炕头。”巴不得找些新鲜刺激的事情来做，这回有借口名正言顺地去山上猎人熊，都兴奋得睡不着了，反正天也快亮了，便在屋里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儿。

天一放亮，我们就带上一口袋敲山老汉用剩下的黄米面黏豆包，还找了几根桦木套筒，这东西就是一段段掏空的圆木筒子，外加一把筏木的长柄斧头，这些都是猎杀人熊的必备工具，相比之下，猎枪到显得有些多余了，不过为了提防团山子还有别的猛兽，猎枪猎叉还是不能离身。

到天亮为止，没见黄皮子再来闹腾，但把“黄仙姑”锁在小木屋里，说不定就让它逃了，于是胖子找了个筏木工人曾经用来装松鼠的木笼子，把“黄仙姑”用铁丝捆扎，麻瓜堵嘴、黄腊灌肛，装到笼子里面负在背后带了，等割了熊掌，掏了“东胆”，一发拎到合作社结算，换成好吃的好喝的。

夜里一夜没下雪，但地面林梢残雪未消，被早上的阳光一照，山上山下一派银妆素裹，人熊最是嗜吃黏豆包，我们既然带了许多黏豆包，也就不必再同昨夜那般担心在林中直接撞上人熊，三人过河后仍然是走上“黄皮子坟”，去寻找山上的熊洞。

一路上攀岩过沟，越走林子越密，逐渐遮遍了日色，打后半晌开始，天色变得灰蒙蒙的，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雪了，燕子天生心热如火，既然东胆能治病救人，那还有啥好说的，整呗，可是她毕竟是在山里长大的，历来知道人熊的厉害，见我和胖子二人浑不在乎，不免有些奇怪地问我难道不怕人熊吗？我趁机胡吹，人熊有什么可怕？听说美帝喜欢用巨熊来比喻苏修，难道咱们怕苏修吗？这他妈苏修那帮王八犊子，竟然亡我之心不死，想把咱们也一起给整修了，从我这来讲也不能让他得逞，咱们这么老多人，咱就铁了心跟他干上了，看最后谁把谁练爬下。听说苏修那边什么脖日列夫，天天吃奶油面包，可劳动人民呢？连黑面包都啃不上啊，这能不修吗？为了让普天下受苦人都从水深火热中得到解放，咱们一定要多套黄皮子，多挖熊胆，为支援世界革命出把子力气。

胖子听我在前面对燕子轮开了吹，就趁机挖苦我，他对燕子说：“甭听他胡掰，昨天套了只黄皮子，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都整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上去了，燕子我告诉你吧，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经教导我们说——有些孙子不自觉，扯了大旗当被面，蒙着自己还去唬弄别人。燕子你知道咱们这谁是那号人吗？”

我正待反唇相讥，可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一株参天大树脚下，这株老树怕有不下千年的树龄了，亭亭如盖，大可蔽牛，但树已经枯死了，树身上露出好大一个窟窿，里面冒出阵阵黑气，木笼中的“黄仙姑”也在这时变得异常不安焦躁，好象受了极大的惊吓，我心想这窟窿能装进头大牯牛了，十有八九便是熊洞，我们昨天半夜套黄皮子时，听的人熊的咆哮声，似乎就是从这传出来的。我们三人立刻停下脚步，抖擞精神准备猎熊，但停步细观，只见那石壑树隙间，堆满了肥嫩厚大的松茸，遍布着叫不出名目的各方奇花异果，显得十分古怪，并且没有熊洞那股搔哄哄的气味，如果不是熊洞，那树洞下究竟底是什么洞？

第五章 剝掌剝胆

枯死的千年老树，看上去使人觉得十分奇怪，怪就怪在这树与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虽然不是隆冬季节，但提早到来的降雪，使整个森林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唯独这株大树附近没有积雪，而且树洞中堆满了珍贵的松茸以及各种酱果，我最开始一看见树干上的大窟窿，就以为这里是熊洞，但离得近了，并未闻到腥骚的臭味，不禁开始起了疑心。

我刚要开口问燕子这枯树洞附近怎么没有积雪，燕子见我说话，连忙冲我摆手：“小点声，这嘎就是熊洞，人熊虽然蠢，但是善于营巢，不象一般熊瞎子的窝里又臭又潮腥气逼人。”因为熊洞里面热，所以老树周围才没有雪，周围一圈没有雪的枯树洞，还堆着那么多松茸，这就表面肯定是熊窝。我见燕子判明了熊洞方位，便没敢说话，打个手势指了指附近一个草窝子，三人悄悄潜了过去，着手准备猎熊的家伙。

在山里猎杀人熊，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需要敢于直接面对杀人熊的气魄和胆略，猎户们平时不敢动人熊，倒并非因为胆色不够，只不过靠山吃山，狩猎完全是为了生存，套狐狸射兔子也能糊口，又何苦非做那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勾当呢，实在是犯不上挺而走险。

如今我们就要冒险猎熊，办法已经商量好了，是按山里猎户祖辈上传下来的老法，猎户对套猎的各种手艺，都要加以“套”字命名称呼，套狐狸和黄皮子的“皮馄饨”，叫做“馄饨套”；用黏豆包猎熊就叫“黏乎套”。虽然积雪未消，但山里的气候还不算冷，我们背进山的大批黄米面黏豆包，都用保暖的狗皮褥子包得严严实实，并没有冻住，这就省了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把几个桦木做的套筒取出来递到胖子手中，对他说道：“王凯旋同志，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你上吧。”胖子赶紧推辞道：“其实纵观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以及你自身的客观条件，你都比我更适合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我看还是你上吧老胡，我在后边掩护你。”

燕子说：“你们别争了，这活儿一个人整不了，胖子肉厚，劲头也大，适合去当饵，胡子手稳，跟我拿斧子在树洞边找机会下手，记住了千万别慌，而且下手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得照死了整，万一势头不对咱们就逃，逃命的时候绝不能直着……”

我们正在远离熊洞的草窝子里，商量着如何如何动手，可话刚说了一半，就觉得身后的红松猛地晃了两晃，我赶紧回头去看，深山老林，周围除了草就是树，没有别的东西，但那树确实是在微微摇晃，地震了不成？正想着，就见那棵大红松又是一阵猛颤，针叶和挂在树枝上的积

雪纷纷扬扬地掉了下来，好象是树上有什么巨大的物体在蠢蠢欲动。

抬头向上一望，可了不得了，原来一只硕大长毛的人熊正趴在红松上面，它低着头，也在用血红的双眼看着我们，红色的眼睛，加上长长的手臂，以及锋利的爪子，都表明了它的身份，这正是人熊中最恐怖的“杀人熊”，山里人传说人熊吃过人脑浆子之后，双眼会变红，然后什么都不想吃了，整天想吃人肉，实际上双眼通红的人熊，是由于天气时令错乱而变得比平时加倍狂暴凶残。

人熊在树稍上用双臂紧紧抱着树干，数人合抱的红松被熊身重量压得一阵阵发颤，人熊大概是想直接溜下树来，但山里的人熊爬树知上不知下，它只会上树不会下树，只能一撒手直接跌落下来，平时它就这么爬到树梢，然后从树上摔下，反反复复，这是它平时的一种娱乐，也可以练习它一身憨健的蛮力，打磨厚皮。

我们被这情形惊呆了，刚才只是留意枯树熊洞中的动静，哪曾想山里虽然下了雪，但时令错乱，人熊还没有不分昼夜地在洞里猫冬，而那人熊突然发现树下有人，急于想添噬人脑浆子，一着起急来，似乎也忘了平时怎么下树，抱着树梢干不断晃悠。

红松虽粗，也架不住人熊这么折腾，晃了几晃，便在一阵“喀碴碴”的声响中断裂开来，我们三人这时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急忙落荒散开闪避，只见人熊裹在松枝里重重掉落在地，地上的积雪被激起一片白茫茫的雪雾，人熊虽是皮糙肉厚，但它一摔下树，被树杈松枝连划带扎，也自吃痛不轻，咆哮声起，震动松林。

我们穿得衣服很厚，行动起来格外笨重，就地滚倒躲闪断裂的松树，准备猎熊的器械散落了一地，那人熊生来性猛，抱着红松枝干从高处跌下来也没受伤，悍然而起，人立着扑向离它最近的胖子。

胖子毫无思想准备，首当其冲面对杀人巨熊，他平日里那种“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的大无畏气魄，此时半分也没剩下，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地只想逃跑，心慌意乱之下，没奔出一步，便又摔倒在雪地之上。

再爬起来的时候，人熊已经扑到面前，一爪子挥落，胖子背后的棉袄便开了花，好在他慌乱中还记得猎熊之术，随手抓起了滚落在身边的桦木套筒，可刚一回身就立刻被人熊按住，人熊扑住人后立刻乐得眯起了眼睛，它接下来习惯性要做的动作，就是用满是倒刺的舌头去舔人脑袋，要吸允活人的脑浆血液。

有的猎人说人熊这么做，倒并非是贪嗜人血人脑，而是觉得人这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皮光肉滑的，所以笑咪咪地伸出舌头去舔，不管

它的动机何在，反正活人被它舔一口就准得归位，我见胖子势危，抓起地上的猎叉，就打算冲上去救人。

这时燕子也从雪地中爬起，见人熊裹住了胖子，连忙大叫着提醒他：“快用桦木套筒脱身！”胖子被人熊一搂，疼得骨头都快断了，见人熊眯着眼张开大口，一舌头舔了过来，差点被它口中的腥恶之气熏个半死，但他也十分清楚，生死关头哪还顾得上又臭又疼，连忙把桦木套筒往自己脑袋和人熊舌头中间一挡，人熊热呼呼的大舌头一下子就舔在了木筒子上，一大块树皮立刻就被它的舌头带了下去，胖子顺势一递，把整个桦木套筒都塞进了人熊怀里，趁机脱身出来。

人熊眼皮极长，它一眯眼，长长的眼皮就会掉下来，再睁开来需要费些周折，此刻那人熊抱住了桦木套筒还以为是抱住了胖子，一通乱舔，但是感觉不对，抬爪子一撩眼皮子，见抱住的是块烂木头，顿时更增恼怒，吼哮声起，熊吼带起一阵腥风响彻四野，连远处的山谷间都在回应。

我挺着猎叉前去接应胖子，正赶上胖子脱身出来，这一来倒把我闪在了人熊正面，我突然被那熊声一震，顿时感觉双脚发软，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类在粗犷原始的巨大力量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此时见人熊人立着张牙舞爪直扑过来，哪里还敢同它放对，倒拖了猎叉，掉头就逃。

这种情况下燕子也不敢轻易放枪，山中猎人所用的抬牙子猎枪，是非常原始的火器，这种枪即使抵近射击头部，也根本不可能一枪撂倒一头巨熊，枪伤反而会增添它的狂暴，中了枪伤的疯熊往往能把整只牯牛扯碎，那样一来局面将会更加难以收拾。

人熊三番四次没有扑到人，被撩拨得发了狂，开始绕着大树追赶我们，我的狗皮帽子也跑丢了，浑身热汗直淌，跑了几圈后心神逐渐镇定了下来，眼见人熊在密林中东撞一头，西扑一把的乱追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可以凭借着密林粗树躲避，但人力终究有限，时间一久，非得被它扑住不可，于是边跑边招呼胖子和燕子快放“黏乎套”。

燕子捉一空，在地上捡起几个撒落的黄米面黏豆包，对准人熊扔了过去，人熊见有物劈面打来，浑不在乎，挥舞着熊掌随手乱抓，把黏豆包捏得稀烂，那黏豆包外边因为天冷冻得光滑了，但其内部仍然又软又黏，人熊闻到香甜的气味，捡起黏豆包来就往口中填去。

人熊性蠢，吃了黏豆包就忘了撵人，低头只顾去捡，我们暂时得以喘息，也赶紧用狗皮帽子去拾黄米面黏豆包，捡满了一帽子，就兜着扔

到人熊身边，人熊两手粘满了黏面子，它吃得兴高采烈，一高兴就眯眼，大眼皮子一下子就耷拉下来把眼睛遮住，于是便又习惯性地用手去撻眼皮，但手上粘了许多黏乎乎的豆包，这一来便全黏到了眼皮子上，越是撻眼皮也就越睁不开，立刻失去了视力，它脚掌是圆的，能直立半晌，坐着的时候前掌不用据地，当下也顾不上身在何方，做在地上猛力拉扯自己的眼皮。

我万没想到这“黏乎套”如此好使，见人熊坐在地上只顾着去扯自己的眼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对胖子和燕子二人打个手势，三人各持器械分前、后、左三面迅速包抄过去，胖子举起伐木的开山斧，双手握住长斧柄，轮圆了使出“力辟华山”的劲头，猛刹熊头，与此同时我跟他一前一后，用猎叉戳进了熊眼，燕子也在侧面用猎枪对准人熊的耳朵，一火枪贯耳轰去。

我们皆出死力，雷霆一击，即便不能使人熊立毙当场，也要一举夺取它耳目感观，使它难以伤人，在这舍生忘死地合力夹击之下，只听人熊长声惨叫，脑穿头裂，身体跟座大山似的轰隆栽倒下去，也分不清是脑浆还是骨头碴子，粉红色的血沫子大片大片撒在雪地上，如同开起了一朵朵鲜花，我们三人眼前血肉横飞，以为这下人熊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那人熊太过彪悍，熊头上血肉模糊得都分不清五官了，仍然猛地站起，狂嚎着直冲出几步，撞倒了一株大树方才仰天倒地，头上血如泉涌，四肢一下下地抽搐着渐渐不再动了，整个森林也立刻从生死搏斗的喧闹声中陷入了沉寂。

第六章 鬼衙门

被人熊撞倒的树根旁，泥土中埋着尊半截石像，造成罕见的虎头兽面，兽首人身，头上有盔头，双手握着以人头做装饰的石斧，气度不凡，但面目十分狰狞，燕子一见那些虎头人身的石像，立刻联想到山里一个古老的传说，也顾不得收拾熊皮熊肉了，吃惊地对我们说：“那好象是山鬼的石像，这片林子恐怕就是山里的鬼衙门，咱们快逃吧。”

“鬼衙门”的传说，在大兴安岭最西端的密林中流传了多年，相传那是阎罗殿在阳间的一个秘密入口，有在山中迷路的猎人，一旦误入“鬼衙门”，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入幽冥之中，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也回不到阳世了，不过近百余年间，已经很少有人能再次见到了。

那“鬼衙门”最大的特征就是门前有虎头人身的山鬼守护，当然这个山里边的传说究竟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已经没人可以考证出来了，只是进“鬼衙门”走阎罗殿的鬼事，听着就让人从心底发怵，加上猎人们先天就对大山有种敬畏心理，所以燕子慌了神，只想催我们赶快离开。

我和胖子都听过那个传说，而且我也知道事非之地不宜久留，不过我还不至于被一个虎首人身的石像给吓住，我随口安慰了燕子几句，什么“鬼衙门”？都是些封建社会的遗毒，咱们怎么能怕这些？但我心中却在同时寻思，必须先把眼前的情况理清楚了再做打算。

熊洞本是枯树下一个半封闭的天然洞穴，只因为人熊刚才追着扑人的时候，把一株碍事的红松连根拔了，那红松恰好是生在熊洞侧近，树根提拉带塌了地下泥土，才露出一尊半截没入泥土的石兽，至于什么虎头山鬼守把“鬼衙门”的无稽之谈我跟本不信，在我看来，这虎头人身的武士石俑，极有可能是古墓前用来镇墓的雕像，不过当时我对五行风水、陵墓布局之道所涉尚浅，也不敢就此断言，只是好奇心起，既然发现了这些造型奇特的石人石兽，若不趁机探尽此奇，归有何趣？

我劝说燕子别急着回林场，不如去那边找找“鬼衙门”在哪，看虎首石俑摆放的方向，如果山中有祠庙坟墓之类的建筑，大致应该是在“黄皮子坟”那边，黄皮子倒腾出来的古磁碗和金豆子，说不定就都是从那所谓的“鬼衙门”里得到的，咱们要是能找到那些宝藏，那将会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

燕子跺着脚说：“你别扯犊子了，我不守着林场，偷着出来跟你们进山猎熊，就已经犯了错误了，回去免不了得让老支书狠批一顿，要再整点别的事出来，那我可咋向老支书交代啊？”

胖子心里惦着那些黄金，也帮我一起蹓叨燕子，我们俩对燕子

说：“燕子妹子，你别那么怕老支书行不？他职务再大，也不过是在屯子里说了算而已，而且咱们这又不是在犯什么错误，咱们现在这可是在支援世界革命啊，虽然看守林场是咱们份内的工作，但你别忘了最高指示是不能以生产压革命，在革命斗争的洪流面前，工作就得扔到一边去了，支书的话也不好使，他爱咋咋地，你还犹豫啥啊？别忘了这可是最后的斗争，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晚了红旗就插遍全世界了，再整啥也不赶趟儿了。”

我们说得上纲上线，燕子无言以对，她听着都犯迷糊，干脆把心一横，那就爱咋咋地吧，于是我们立刻动手，扔下熊皮熊肉暂时不再去管，只裹了熊掌熊胆带在身边，胖子突然想起来，关“黄仙姑”的木头笼子哪去了？刚才人熊从树上跌下，还折断了一大截红松，都砸在我们停留的草窝子上，当时我们只顾着躲闪逃避，混乱中将木头笼子扔到哪去了，现在还真没印象了。黄皮子虽小也有二两肉，更何况“黄仙姑”皮光毛滑少说能换十斤水果糖呢，轻易丢了可有点舍不得。

绕着断裂的红松一找，才发现那木头笼子早就被松枝砸散了架，而且笼子里空空如也，“黄仙姑”早已溜之大吉了，胖子气得破口大骂。

我记得“黄仙姑”的后腿被铁丝牢牢扎住，即便是笼子破了，它也不可能挣脱铁丝的束缚，顶多是用两个前爪爬出去逃跑的，黄皮子奔逃窜跃全仗着后肢给力，所以它不可能逃得太远，想到着我急忙抬头去看四周，雪地上除了我们和人熊搏斗时杂乱的足印外，果然有一条脱拽的粗痕，“黄仙姑”肯定是沿着这里逃的，顺着这踪迹寻去，我一眼就望见虎头人身石俑旁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拼命爬动，那正是从松鼠笼子里逃掉的“黄仙姑”。

我们见它没逃远，立刻来了精神，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只见“黄仙姑”正用两只前爪，往黄皮子坟方向吃力地爬着，它发觉到有人从后追来，便一头钻进石俑旁的一个地窟窿里不见了踪影。

我们追过去一看，原来虎头山鬼的俑人脚下有条隧道，年代久远水土变化，已经被泥土和松枝覆盖住了，上面的古松一倒，隧道就露出一个小小的缺口，里面黑咕咙咚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黄仙姑”就是逃进了这个小小的缺口。

胖子气急败坏地用脚猛踹窟窿边上的泥墙，没踹几下，隧道墙的泥土就被踹塌了，古树根茎被拔出后遗留的凹坑里，便露出一个大窟窿来，一股阴风从里面冒出来，刮在人脸上海凉嗖嗖的，看来其中空气流畅，在远端肯定另有出口。

连胖子也没想到这土墙如此不堪，我赶紧将他拦下，看来这窟窿口的深洞并非隧道，只是在泥石间挖掘的作业通路，并不坚固，随时都可能塌掉，更不知是通着什么地方，赶紧找些松枝点了几根火把照明，钻进窟窿后的黑洞里面探查。

洞里很窄，可能匍伏爬行才能前进，可是我们都舍不得把衣袖磨破，只能将火把斜着探在前面，然后猫腰蹲着往前一点点挪动，用火光一照，发现洞内四壁还残留有利器挖掘的痕迹，我当前开路，胖子拿着长柄开山斧紧跟在后，燕子举着另一只火把倒拖着猎枪垫后。

我们都不知道这潮哄哄冷嗖嗖的地洞通向哪里，心中极是疑惑，我祖父当过风水先生，因为当年他懂得寻龙秘术，在省里颇有名望，结交了不少同道的阴阳风水术士，那些人中也不乏从事“倒斗”营生的盗墓贼，从他那里我得知盗墓贼中最厉害的是“摸金校尉”，“摸金校尉”能够外观山形内察地脉、分金定穴直捣黄龙，所谓“直捣黄龙”就是挖掘一条隐密精准的隧道简易，绕过铜壁铁椁，由金井中直透藏有秘器的墓室，也许我们现在钻的这个地洞，就是一条盗墓贼挖掘的盗宝隧道。

不过我很快就自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泥洞既窄且短，始自虎头石俑脚下，攒行十余米便到了尽头，那里却并非藏有古尸秘宝的墓室，而是一道埋在泥土间颇为古旧的青石门，上面象是有飞檐斗拱，但地洞只挖出石门局部，一时也无法仔细辨别。那道石门分为两扇，半开半合，中见留了一条很大的门缝，两边各有一根石柱对峙，上有古朴的龙纹及日月象，已经剥噬不堪，这至少说明洞内这石制建筑是曾经存在于地面上的，经过常年风吹、雨淋、日晒等自然因素侵蚀，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和胖子都猜测这大概是座古祠，在地质作用下被埋入泥土，连上面的松树都长那么粗大了，也不知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总之年头一定少不了，到门口了岂有不进去看看的道理？进去后有什么好东西就顺出来，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给他刷两条标语，当四旧给它破了。

燕子说这指定就是“鬼衙门”了，门后八成就是阴间阎罗殿，咱还是打哪来回哪去吧，甭管它里面有什么都别进去了。我对燕子说：“这地洞就这么短，又没别的出口，黄仙姑肯定是钻进这石门里了，咱们进去捉了它便回来，要是捉不住昨夜岂不是白忙一场，而且也换不了水果糖了，你难道不想吃糖吗？”

燕子咽了咽口水：“咋能不想吃糖呢，其实水果糖不如知青们从城里带来的奶糖好吃……”胖子急着要擒“黄仙姑”，不等我把燕子的思想工作做通，就从我们身边挤了过去，抢先摸进了石门，我怕里面有什么意想

不到的危险，担心胖子一个人落单，便招呼燕子赶紧跟了进去。

火把亮光由于我们的快速移动而变得忽明忽暗，明暗呼合之际，我已看清门后没有泥土，是一间颇为宽敞的石殿，殿内有石柱石桌，两厢泥塑的神像横七竖八地倒着，角落旮旯里挂满了厚厚的蛛网和塌灰，放眼间各处是满目狼籍、一塌糊涂，火把光亮又甚为有限，一时间也看不清“黄仙姑”躲到了哪里。

三个人同时进来，动静不小，不知是谁蹭落了一些塌灰，呛得我们不住咳嗽，好容易尘埃落定，互相一看，对方都是灰头土脸的极是狼狈。

胖子在刚才钻过那段几米长的地道时，因为地洞低矮狭窄，蹲得他腿脚酸麻，这时进了石殿至少能够舒筋活血，连忙伸伸胳膊蹬蹬腿，发现自己的狗皮帽子上落了一大块塌灰，正好门口附近有个跟树桩子似的圆木墩子，就摘掉帽子在那木墩子上掸了两下，然后顺势一屁股坐在了上面，对我说道：“我就跟这堵着来个一夫当关，量那小黄皮子也不能长翅膀飞了，老胡你到各处去搜搜看它在哪藏着呢，把它撵出来让我活剥了它的皮子，不过我看这间大屋好象还有后门，它要走后门了倒也麻烦，燕子快去后门把守……”

我自打进了着古怪的石殿之后，对里面的种种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早把逮“黄仙姑”的事扔在了脑后，被胖子一提醒才想起来，正要去找它，却见燕子急匆匆地把胖子从树墩上拉开，燕子对我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这就是鬼衙门，山里人都知道，林子里的树墩子不能坐，因为那是虎神爷的饭桌，凡人坐了是要招灾惹祸的，你咋说坐就坐呢？”

胖子抬脚踏住木墩笑道：“现在卫星都整上天了，原子弹也爆炸了，穷人都翻身得解放了，管他什么神爷王爷的饭桌供桌，那都是旧社会的黄历了，如今咱劳苦大众拿它当垫屁股的板橙那是看得起它，我要高兴起来还没准在上头撒泡尿呢。”

我一把推开胖子，对他开玩笑说：“别他妈扯蛋了，劳苦大众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啊，再说你也不照照镜子，劳苦大众的队伍里什么时候有过你这号脑满肠肥的胖贼，一看你这肚子你就暴露了，不用问，肯定是打入我们劳苦大众内部的坏分子。”

最让我纳闷的是这石殿不知是干什么的，特别是为什么在门口有这么个树墩子，欲穷其秘，便要看个仔细，于是我把碍事的胖子推到一边，蹲下身用火把去照，一看之下，发现这树桩般的木墩子果然大有明

堂，上面有古朴的纹路，以及许多看不懂的古怪符号，最奇特的是木墩子正中间，刻着一个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那人形却无人头，而是生了一张黄鼠狼的面孔，那黄皮子脸一脸奸邪的笑容，十分可憎，令人说不出的厌恶，那副诡异的表情似乎有种无形的力场揪住人心，使人一看之下顿时觉得全身汗毛孔里透出森森凉意，我心道不妙，这回怕是进了黄皮子的老窝了。

第七章 老吊爷

圆形的木墩子大概是个供桌，说是木墩子，实际上质地非常坚硬，历久不朽，大概是以一种半化石形态存在的罕见石木，上面刻着黄皮子身穿人衣的神像，神情极是诡异，神秘中带着几分可怖。

胖子哪管木墩子上有什么，只顾着向我解释他长这么胖是为了将来打入敌人内部做准备，我对他摆了摆手，这时候就甭练嘴皮子了，看来咱们是进了一座供着黄大仙的山鬼祠，这点从木墩供桌上的图案，以及石殿内东倒西歪的泥塑神像就可以看出来。

石殿中倒塌的泥像，就如普通寺庙中的城隍神灶形式相仿，两厢都是些兽面人身的勾引、通判，供桌后是只黄皮子精的泥塑，殿中保留着许多离奇的碑文图形，图形无外乎是些黄皮子成精吃人之类的可怕情形，而那些碑文记载大多是我难以理解的诡异内容。

深陷土石的石门，殿中杂乱无章的破败情形，这些都说明以前此地发生过山崩一类的天灾，才使这座石砌鬼祠半埋地下，但石门前那条通道，明显是后来被人挖开的，不知道那些挖地道的人为什么不辞辛苦要掘出这座古祠？难道是他们想找什么重要的东西？荒山中的鬼祠里又能有什么？这些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但正是由于未知的事物逐渐增加，无形中又增加了我一探究竟的决心。

燕子一脑袋迷信思想，对“鬼衙门”的传说天生有种畏惧心理，她用手套擦了擦圆木墩子旁一个落满灰尘的石碗，碗中都是黑褐色的凝固物，这让她想起了山鬼饮人血的传说，于是她开是猜疑是“黄仙姑”故意把我们引进这山鬼庙的，越想越觉得发怵。

我和胖子都不相信小黄皮子会有那么嚣张的反动气焰，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毫不在乎地对燕子说：“想引咱们进埋伏圈？那他妈的还反了它了不成？再说黄皮子虽然精明，但毕竟只是兽类，怎么能如此过分渲染牛鬼蛇神的厉害，这个思想倾向可危险了，要知道无产阶级的铁拳能砸碎一切反动势力。”

最后我和胖子得出的结论，是山里人对黄大仙过于迷信，看来浇树要浇根，育人要育心，机器不擦会生锈，人不学习要变修，这说明我们思想工作抓得还不够，应该让燕子认识到，黄皮子就是黄皮子，它套上人皮也成不了精。

燕子气得大骂道：“你们两个鳖犊子满嘴跑小火车，让我说你俩啥好啊，传说进了鬼衙门的人就得被山鬼捉住把血喝干了，你们看这木墩供桌上的石碗，都被人血染透了，这可是血淋淋的事实啊，我这咋是迷信

呢？”

我心想山鬼喝人血？这事可够邪性，难道还真有这等人间悲剧不成？我低头看了看燕子所说那只用来装人血的石碗，圆木供桌下果然有个很大的石碗，东北管这种特大号的碗叫海碗，这石碗也是有许多年代的东西了，磨损甚重，边缘都残破不全了。

我想看看碗中深黑色的残滓是不是人血，便把石碗搬起翻转过来，往地上一磕，从石碗中震出许多黑紫黑紫的粉末来，我又看了看拱桌上黄皮子精的神像，恍然大悟，把手向下一挥，做了个伸手砍头的动作，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圆木墩子不是供桌，而是断头台，肯定是斩鸡头放鸡血用的，你们看木墩边缘密密麻麻都是刀斧印痕，在这上边斩了鸡头，一定是将鸡血控进石碗里给黄大仙上供，我为什么说是鸡血呢，因为这石殿中供的是黄皮子，黄皮子是不吃人的，黄皮子喜欢吃鸡也绝对属于谣言，它并不吃鸡，它偷鸡也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只喜欢喝鸡血。”

我这一番话说得燕子连连点头，分析得入情入理，早年间也的确有这种风俗，让她相信了这石殿只不过是很久以前供黄大仙的庙祠，而不是什么山鬼喝人血的“鬼衙门”，燕子只怕山鬼，不怕黄皮子，毕竟山中的猎户哪个都套过黄皮子，她心神镇定下来，脑子就好使多了，不再只想拽着我们逃跑，看见黄皮子喝鸡血的石碗，她突然想起一个流传了多年的古老传说，她说要提起黄大仙庙来，以前团山子好象还真有这么一座。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团山子下有金脉，白天在山上掏洞挖金子，晚上就在山下查干哈河畔扎营，由于人太多了，所以一到晚上营子里点起灯火，照得山谷一派通明，找黄金矿脉的人都信黄大仙，认为山里的金子都是大仙爷的，让他们挖到是黄大仙发慈悲救济苦哈哈的穷汉，都心怀感激，就常到团山子下祭拜那里的黄大仙庙。

那庙是以前就有的，早已荒废多年，可也正由于这黄大仙庙修得地点特殊，刚好对着山下开阔的营地，那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团山子林场，挖金人吃饭，以及点火取暖，就等于是给黄大仙上供点香了，由于挖金的人太多了，使得黄大仙在庙中“日享千桌供，夜点万柱香”，哪路神仙能有这么好的待遇？结果这事让山神爷知道了，连嫉妒带眼红，就把山崩了，压死了好多人，从此以后，那黄大仙庙也没了，山里的金脉也无影无踪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在矿洞里挖出一个青铜匣子，那匣子是黄大仙的，凡人绝不能开，打开之后这山就崩了，匣子里究竟是啥谁也不知道，看过的人全都死了。

最后燕子说：“这都是老辈子的事了，也不知是几百年前的传说，这地方要不是鬼衙门，就指定是古时候挖金脉的人们造的那座黄大仙庙。”

我点了点头，这听着还靠点谱儿，想不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以前还挖出过金脉繁荣过一段时间，要不是亲眼看了这埋在地下的黄皮子庙，还真不敢相信，不过我当然不相信山崩与山神老爷发怒有关系，更不相信在山中挖出个铜匣子山就崩了，地震就是地震，为什么非要牵强附会加上些耸人听闻的成份呢？

说到这我们点的松枝火把渐渐暗了下来，很快就要燃尽了，赶紧又换了两支松烛点上，这松烛是山里的一种土蜡烛，非常简易，缺点是燃烧得很快，不如正规蜡烛劲烧，出门走夜路的时候倒也对付着能使，总好过没有光亮。

我对胖子和燕子说，既然这地方只是黄皮子庙，那也没什么希奇的，咱们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后殿去捉了那“黄仙姑”，然后就趁天黑前赶回林场。

“黄仙姑”被胖子用麻瓜塞了嘴，黄蜡了封肛，后腿也给铁丝扎住了，它现在是既出不了声，也放不了臭屁，爬也爬不了多快，几乎只剩下半条小命了，所以我们倒并不担心它插翅飞了，三人不紧不慢的向石殿深处搜索过去。

黄大仙庙的石殿纵深有限，后山墙依着山壁而建，严丝合缝，整座石殿只有我们进来的石门是唯一门户，并没有后门，石梁石砖的顶壁有几处破损，呼呼呼地往下灌着冷风，上面可能是山坡树洞或者地窟窿一类的地方，但那缝隙都不到一掌宽，“黄仙姑”也不可能从这钻出去。

殿中有尊一半倾倒着的泥像，就是黄大仙的神位，那泥人身穿长袍，与常人一般的高矮，形象更加拟人，只是獐头鼠目，嘴边留着几根小胡子，还是很接近黄鼠狼的嘴脸，黄大仙泥像后边有个地窖子，下面修了石条台阶通往地下更深处，看来“黄仙姑”一准是从这逃了下去，想寻求它老祖宗的保佑。

我看这地窖子好生奇特，地窖子口原本应该铺着青砖，现在那些青砖都被撬开扔在了在一旁，这显然是一条密道极其隐蔽的入口，看来这被撬开的地窖子，也许正是那伙掘开地下古庙之人所为，他们这显然是有所为而来，他们究竟想找什么呢？难道就是当地传说中黄大仙装宝贝的那青铜匣子？

我和燕子一前一后举着松烛，胖子拿着家伙走在中间，三人一步步拾阶而下，这石头台阶又陡又窄，地窖子里阴寒透骨，我边走边把刚才

这个疑问对胖子和燕子简略说了，胖子说：“老胡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刚才下来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见，地道口上的土有多厚？那都是雨水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石再次埋上的，就算是以前有人进山挖宝，那也应该是几十上百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好东西也早就被他们取走了，还能留给咱们吗，现在进去黄瓜菜都凉了，隔三差五地抓几只小黄皮子，换几斤水果糖我就满意了，你也别不知足了，咱那不是还有只熊掌和金黄豆吗？这两天可真是捡了洋落儿发洋财了，咱们春节回家探亲的路费和今后的烟酒钱算是都有着落了。”

我跟胖子和燕子说着话往下走，才发现这地窖子比想象中的深多了，心里打起鼓来，猜不出这究竟是通到什么地方，越往下走空气质量越差，但还算尚能呼吸，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松烛的火苗由蓝转绿，光亮忽强忽弱，映得人脸上罩着一层青光，我没见过鬼，但我估计要是真有鬼的话，脸色跟我们现在比起来，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那松烛不仅熏人眼睛，火苗也不大，即使没风的情况下，有时候也会自己熄灭，我一手举着松烛，另一只手半拢着火苗，以防被自己的呼吸和行走带动的气流使它灭掉，可这土蜡烛毕竟工艺水平低劣，就这么小心，还是突然灭了。

我手中的松烛一灭眼前立时一片漆黑，我停下来想重新点燃它再走，可身后的胖子跟得太紧，楼梯又窄，收不住步了，我被他一拱也站不稳了，走在最后的燕子见我们两个要从台阶上滚下去，急忙伸手去拽胖子的胳膊，可她哪拽得住胖子，跟我们一起连滚带撞的跌下楼去。

幸好石阶几乎已经到了尽头，我们穿得也比较厚实，倒没受什么伤，只是燕子手中的松烛也灭了，眼前伸手不见五指，我揉着撞得生疼的胳膊肘，想从挎包里摸支松烛点上，看看我们这是掉进什么地方了。

但刚一坐起身，就觉得戴着皮帽子的头撞到个东西，脸旁有晃晃悠悠的东西在摆来摆去，更高处有绳子摩擦木头，不断发出“吱扭、吱扭”的干涩摩擦声，我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吊在这？随手一摸，从手感上来判断，象是以前东北的那种厚底踢死牛棉鞋，再一摸里面硬梆梆地竟然还有人脚，再上边是穿着棉裤的小腿肚子，裤腿还扎着，我顿时一惊，鞋底刚好和我的头脸高度平行，什么人两脚悬空晃来晃去？那肯定是吊死鬼，黑灯瞎火一片漆黑之中，竟然摸到个上吊的死尸，东北山区管吊死鬼叫做“老吊爷”，所有关于“老吊爷”的传说都极度恐怖，我虽然从来不信，但事到临头，不害怕那才怪呢，我当时就忍不住“啊”地大叫了一声。

我这一声把倒在我身旁的燕子和胖子都吓了一跳，胖子摔得最狠，

尾巴骨垫到了石阶楞角上，正疼得直吸凉气，这时候还躺在地上没爬起来，听我吓得一声惊呼，不免十分担心，忙问我：“老胡你怎么了？你……你瞎叫唤什么？你倒是赶快给个亮儿啊。”

我刚才确实被吓得有些呆了，手中兀自抱着悬空的死人双脚忘了放开，猛听胖子一问，不知该怎么解释，随口答道：“我……我……这双脚……吓死我了。”

燕子大概被我吓糊涂了，黑暗中就听她慌里慌张地说：“啊？你咋死了？你可千万别死啊，回屯子支书骂我的时候，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背黑锅呢，你死了我可咋整啊。”

第八章 绞绳

在胖子和燕子夹缠不清的话语声中，我急忙将垂在胸前的死人脚推开，身体向后挪了一些，没想到后背也吊着一具死尸，被我一撞之下登时摇晃了起来，头顶上随即发出粗麻绳磨擦木头的声音，黑暗中也不知周围还有多少吊死鬼，我只好趴回地面，但仍能感觉到一双双穿着棉鞋的脚象“钟摆”一般，悬在我身体上方来回晃动。

我已经出了一头虚汗，刚才从石阶上摔下来，不知道把挎包丢在哪了，黑灯瞎火的也没法找，只好赶紧对燕子说：“燕子快上亮子！看看咱们掉到什么地方来了。”在林场附近绝不能提“火”字，甚至连带有“火”字旁的字也不能提，比如“点灯”、“蜡烛”都不能说，如果非要说“点灯”一类的话只可以用“上亮子”代替，这倒并非迷信，而是出于忌讳，就如同应对火警的消防部门一样，字号从来都要用“消防”，而不用“灭火”。

燕子刚才从石阶上滚下来，撞得七荤八素，脑子有点发懵，听我一招呼她“上亮子”，终于回过神来，取出一支松烛点了起来，这地窖子深处虽然空气能够流通，当时仍然充满了辣得人眼睛流泪的浑浊气体，松烛能点燃已经不错了，微弱的亮光绿油油得又冷又清，加上空气中杂质太多，阻隔了光线的传导，使得松烛的光亮比鬼火也强不了多少，连一米见方的区域都照不到。

恍惚闪烁的烛光下，我急于想看看头顶是不是有吊死鬼，但不知是松烛的光线太暗，还是刚连滚带摔头晕眼花，我眼前就象是突然被糊了一层纱布，任凭怎么使劲睁眼，也看不清任何东西，依稀可以辨认的也只有蜡烛的光亮了，可那烛光在我眼中看来，变成了绿盈盈的一抹朦胧亮光，在我面前飘飘忽忽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还是看不太清楚，但我听到光亮背后有个人轻声细语，似乎是在对我说着什么，我不禁纳起闷来，谁在说话？胖子和燕子俩人都是大炮筒子，说话嗓门大底气足，可如果不是他们，又是谁在蜡烛背后嘟嘟囔囔？我既看不清也听不真，但人的本身有种潜意识，越是听不清越想听听说的是是什么，我抻着脖子想靠得更近一些。

身体移动的同时，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片寒意，隐隐觉出这事不太对，虽然还没想出是哪出了问题，但眼前朦朦胧胧地灯影，却好象在哪里见过，在靠近那支松烛就有危险了，脑中一再警告着自己，可意识到蜡烛危险的那个念头，却完全压不倒内心想要接近蜡烛的欲望，仍然不由自主地继续往前挪动，已经距离松烛发出的绿光越来越近了

刚刚明明是摸到吊死鬼穿着棉鞋的双脚，而且在点亮蜡烛之后，上

吊而亡的尸体，还有燕子和胖子就好像全部突然失踪了，只剩下蜡烛那飘飘忽忽的一点光亮，我猛然间想到吊死鬼找替身的事情，就是引入往绳套里钻，眼看那绿盈盈的光芒近在咫尺了，我想赶紧缩身退开，但身体就如同中了梦魇，根本不停使唤，这时只有脑袋和脖子能动，都是这该死的鬼火，我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也没想，用尽力气对准那松烛的绿光一口气吹了出去。

松烛鬼火般的绿光，被我一口气吹灭了，整个地窖子里反而一下子亮了起来，也没有了那股呛人的恶臭，我低头一看，自己正站在一个土炕的炕沿上，双手正扒着条粗麻绳套，往自己脖子上套着，我暗骂一声晦气，赶紧把麻绳推在一旁。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自己身处何方，就发现胖子和燕子同样站在我身边，连眼直勾勾地扯着屋顶坠下的麻绳套打算上吊自杀，燕子手中还举着一只点燃的松烛，可那火苗却不再是绿的，我连忙伸手接过燕子手中的松烛，顺便把他们面前的麻绳扯落，二人一声咳嗽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再次清醒了过来。

我顾不上仔细回想刚刚那噩梦般惊心的遭遇，先看看周围的情形，举目一看，地窖子深处是个带土炕的小屋，我们从石阶落下来，作一堆滚倒在地，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爬上了土炕，踩着炕沿差点吊死在房中，这个地窖子内部的大小与普通民居相似，内部十分干燥，有土灶、土台和火炕，一如山中寻常人家，上头也有几到梁椽，木头上挂着无数粗麻绳拴的绳套，麻绳中都加了生丝铜线，时间久了也不会象普通麻绳般朽烂断裂。

不计其数的绞索中，悬吊着四具男尸，尸体已经被地窖子里的冷风抽干了，四位“老吊爷”个个吐着舌头瞪着眼，干尸酱紫色的皮肤使死亡后的表情更加骇人，由于绞绳吊颈的时间太久了，死者的脖颈已经被抻长了一大截。

燕子太怕鬼了，不管是山鬼、水鬼还是吊死鬼，在松烛如豆的亮光中看到四位幕惊心动魄的“老吊爷”，吓得赶紧把自己的眼睛捂上了，我和胖子也半天没说出话来，碰上吊客当头，可真算是晦气到家了。

我见炕头有盏铜制油灯，里面还有残余的松油，便用松烛接过火去点了，这一来屋中亮堂得多了，举着油灯借着光亮一照，发现四具吊死的男尸，装束都是相同，一水儿的黑衣、黑鞋、黑裤，连头上的帽子也都是黑的，唯独扎在腰间的腰带和袜子、帽刺是大红的，其实同样是红也分好多种，它们这是艳红艳红的那种猪血红，我看不出这身行头有什么讲究，但应该不会年代太久，似乎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服饰，我估计

埋在土中的黄大仙庙，大概就是这伙人挖出来的，想不到他们进来后就没出去，我们一进这地窖子，就跟发臆症似的自己往绳套里钻，要不是我把那鬼火吹熄了，现在这地窖子里此时早已多出了三个上吊的死人，民间都说上吊的死人，必须骗个活人上吊，才能转世投胎，难道我们刚刚就是被“老吊爷”上了身，中了魔障吗？

胖子这时候缓过劲来了，指着四具“老吊爷”破口大骂，差点就让这些吊死鬼给套进去了，想起来就恨得牙根儿痒痒，地窖子里有口放灯油的缸，胖子一面骂不绝口，一面张罗着要给上吊的死人泼上灯油点了它们的天灯。

我心想烧了也好，免得它们日后做祟害人性命，但刚一起身，我发现侧面的墙壁上有条墙缝，那墙缝不是年久房坯开裂，而是特意留出来的，地窖子后面还有空间，只是打了土墙隔断，昏暗中没能发觉，就在土隔断上的墙缝中，有两盏绿盈盈的小灯在墙缝后窥探着我们。

地窖子里光线太暗，那两盏绿色小灯一闪就不见了，我脑袋一热，也没多想就赶紧跳下土炕，拨开悬在面前的吊客，冲到墙侧的夹空里，只见从我们手中溜走的“黄仙姑”，正用两个前抓扒在墙上，偷过缝隙往屋里瞅着。

隔墙后也是一间建在地下的大屋，不过这间屋里没有吊死的人，反倒是吊了一排已经死挺了的黄皮子，黄皮子跟人换命的传说由来已久，据说黄皮子是仙家，善能祸害人，使人倒霉，或是迷人心窍，但它道行有限，即使是修炼几百年的老黄皮子成了精，山里的精灵修炼成精十分不易，但这所谓的“成精”也不过就是日久通灵，例如能听懂人言，或是模仿人的形态举止一类，但人是生而为人，所以即使成了精的老黄皮子，仍然是比万物之灵的人类低等很多，它再怎么厉害，也不能轻易要人性命，它倘若想要了谁的性命，就必须找只族中的小黄皮子跟这个人一起吊死，这类事好多人都听说过，但谁也说不清其中的究竟，也许黄皮子迷惑人心就是通过自身分泌的特殊气味，给人产生一种催眠作用。

这些事在山里长大的燕子最清楚，其次是胖子，胖子的老子在解放前，曾经在东北参加过剿匪工作，对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传说了解很多，也给他讲过一些，三人中只有我最不懂行，当时我对黄皮子所知并不太多，不过我看见“黄仙姑”趴在墙后鬼鬼祟祟，就知道多半是它在捣鬼，抢步过去将它捉了，拎住后腿倒提起来一看，只见它后腿上的铁丝还没弄断，嘴里依然被堵着“麻瓜”，“麻瓜”就是山里产的一种野生植物，对舌头有麻醉作用，捉了野兽给它嘴里塞个“麻瓜”，它就叫唤不出来了，而且口舌麻痹，也张不开嘴咬人。

身后的胖子也跟了进来，我把“黄仙姑”交到他手中，这回可再不能让着小黄皮子逃了，我看了看吊在后屋的黄皮子，刚好是七只，其中三只的尸体还带住余温，刚死没多久，肯定是想跟我们换命的三只，另外四只的尸身都干瘪枯硬了。

我忽然想起点什么，回头瞧了瞧胖子手中“黄仙姑”那双灵动的小眼睛，又看了一眼刚刚我们上吊的方位，心想那时候被黄皮子迷了心智，伸着脑袋往绳套里钻，当时对着面前那盏绿色的鬼火一吹，将其吹灭，才幸免于难，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什么鬼火，而是黄皮子的眼睛，它被我吹得一眨眼，才破了摄魂术，不能让它这对贼眼再睁着了，于是我掏了个剩下的黏豆包，抠下一块来，把“黄仙姑”的眼睛给粘上了，这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后面这间屋中，所有的东西都与前屋对称，也砌了土炕，炕头有张古画，画纸已经变做暗黄，画上颜色模糊不清，但还能辨认出上面画着一个身穿女子古装，却生了副黄皮子脸的人形，与庙中供桌泥塑完全相同，看来这就是黄大仙的肖像，但在那画中仙姑的脚边，还画了一口造型奇特的箱子，那部分画面格外模糊，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当地传说黄大仙有口装宝贝的匣子，难道就是这画中画的箱子？

我和胖子当时一点都没犹豫，立刻在屋中翻箱倒柜的找了起来，黄大仙庙下的地窖子暗室，有意模仿人类的居室，但形制十分诡异，处处透着邪气，例如整间屋一分为二，却又用完全对称的摆设，一半吊着死人，一半吊着死黄鼠狼的木梁，此间种种匪夷所思，都与寻常殊绝，我们实在想看看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硬着头皮不去理会那些。

可里地窖子下里外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进退之间已经翻了个遍，又哪有什么箱子匣子一类的事物，我和胖子不免有些沮丧，听到头顶上的房梁间时不时有悉唆之声发出，我们举着油灯往上照了照，地窖子的吊顶有纵横交错的几道木梁，再高处的穹顶上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大窟窿，我恍然大悟，这从黄大仙庙中斜通下来的地窖子，从方向和距离上来判断，已经到了黄皮子坟那个大土丘的下方了，上面钻来钻去闹腾的，都是些小黄皮子，地窖子中的冷风，也都是从上面的窟窿里灌进来的。

我对胖子说：“看来那箱子里肯定有好东西，外屋那四位吊着的，八成都是想进来挖宝的，结果中了黄皮子的套，成了枉死鬼，可能他们到死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好在咱们事先既然捉住了会妖法的黄仙姑，将它折腾的只剩下半条小命，才不至于被它害死，我想若不趁此良

机找到那箱子打开来瞧瞧，岂不是凭白浪费了这大好机会？不过还有种最坏的可能性，那就是那伙人还有别的同党，让死个吊死鬼先趟了地雷，然后已经收渔人之利，挖走了那口箱子，那咱们可就空欢喜一场了。”

胖子气馁地对我说：“大小黄皮子们守着的箱子里能有什么好东西，该不会只是一堆鸡毛鸡骨头？咱们犯得上这么折腾吗？依我看一把火烧了这鬼地方，咱就抓紧回去吃饭。”燕子早就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也劝我说：“听说那箱子里藏着山神爷的东西，凡人看了就要招灾，这不是连黄大仙庙都被山崩埋了吗，你们还找啥啊，赶紧回林场吧。”

我耳朵里听着他们俩人唠叨，但心思却在不停地转动，等他们俩差不多说完了我才对他们说：“你们俩不要动摇军心，我记得燕子刚才说过，山里的金脉都是黄大仙老黄家的，我想那箱子里装的事物，最有可能的就是黄金，而且……”说到这里，我环视四壁，顿了一顿接着说道：“而且这屋中四壁空空，也就只有火炕里面能藏箱子匣子一类的东西。”

第九章 削坟砖

我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地窖子里只有火炕中能藏东西，另外我似乎还记得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看到过类似的记载，那本残书中提到“阴阳宅”之说，阴宅是墓地，是为死者准备的，而阳宅是活人的居所，风水中的“攒灵相宅”之法，又称“八宅明镜”之术，这两侧完全对称的地窖子中，很可能被人下了阴阳镜的阵符，也就是类似古时候木匠所使用的“厌胜”之术，黄皮子中通有灵性之辈，能在此地借“厌胜”摄人心魂，不过我对那卷残书也不过是随手翻翻，从没仔细读过，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随手将这地窖子毁了，免得以后再有人着了道儿。

我不相信黄大仙有什么藏宝贝的箱子，但我猜测出于人们趋吉避凶，不敢招惹黄大仙的心理，有人托借仙道之名，在庙中的地窖子里藏匿一些贵重物品，这种事绝不奇怪，而那只箱子，很可能就是跟“团山子”古时候那条金脉有关，如果能找到这件东西，那我们可就算是立了大功了，能够参军入伍也说不定。

“一颗红旗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穿上军装不仅是我和胖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梦想，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激动，恨不得立刻就拆掉火炕，胖子一听火炕里可能有夹层，顿时来了劲头，抖擞精神，轮起长柄斧去砸火炕的砖墙。

地窖子下的土隔墙，是利用“干打垒”的办法砌的，两边的火炕都跟这道墙连这，虽然结实但也架不住胖子一通狠砸，几斧头下去，就把土墙砸塌了，两边火炕下本就是空的，也都跟着陷下去露出漆黑的烟道，里面冒出一股黑烟，混合着刺鼻的恶臭与灰尘，呛得我们不得不退开几步，等那股灰尘散尽了才过去一齐动手，把敲掉的砖头搬开。

胖子性急走在前面，他举着油灯凑过去一看：“呦！这里面还真有东西。”于是伸出一只手往里面一摸一拽，扯出黑呼呼一堆东西，待得看清他拽出来的东西，吓得燕子尖叫了一声，我还没看清火炕下有什么东西，倒先被燕子吓了一跳，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瞧，原来一具无头男尸被胖子从火炕下的烟道里扯了出来，那具无头尸早就腐朽不堪，连身上穿的古代丝制长袍都烂了，原本它被砌在烟道里，这时候被胖子扯出半个身子，下半截还留在火炕里面。

胖子见自己拽出来的是个无头干尸，气得啐了口唾沫，连骂晦气，但仍不死心，把斧子当成铁锤使，又是一阵连砸带敲，地窖子左侧的火炕被它整个砸破，火炕下赫然埋着另一具无头干尸，不过从穿戴来看，这具干尸是女性。

我正奇怪这火炕怎么成了夫妻二人的合葬棺槨，胖子就把里面的炕砖翻开了，大惊小怪地让我看干尸腔子上摆着的东西，就在男女无头干尸的空腔子上，有两颗保存完好的人头，分别是一男一女，披头散发，但埋在火炕里也不知道多少年月了，那人头的皮肤虽然经过防腐处理，仍是已经塌陷萎缩，色泽也郁如枯蜡。

我壮着胆子去看了看两颗人头，发现人头内部都被掏空了，根本没有头骨血肉，只是用铜丝绷着撑了起来，就如同是演布偶戏的人肉皮囊，两颗空空的人头里面各有一只死黄皮子，我们三人看得又是心惊，又是恶心，风闻以前山中供奉迎请黄大仙之时，黄大仙能化成仙风道骨的人形现身，难道那人形就是黄皮子钻到死人空腔子里使的障眼法？

燕子说这回可惹大祸了，惊动了黄大仙的尸骨，怕是要折寿的呀。我安慰她说你千万别信这些，这都是庙里那些庙祝为了骗香火钱，装神弄鬼愚弄无知之辈的，以前我们老家那边也有类似的事，山里供着白蛇庙，庙里管香火的声称白蛇娘娘现身施药，其实就是找个耍蛇的女子用驱蛇术来骗老百姓钱，还有一件事，听说解放前在雁荡山还有鼠仙祠，其由来是有山民捉了只大耗子，因为出奇的大，当时就没打死，而是捉了给大伙看个热闹，可当地有神棍装神弄鬼，借机拿这大耗子说事，硬说这是鼠仙，是来替山民们消灾解难的，然后以此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香火钱，后来当神仙供的大老鼠死了，神棍说鼠仙爷给大伙造了那么多福，临走应该给它披上张人皮，让它死后升天走得体面一些，于是在乱坟岗子中找了具没主的尸体，剥下人皮给鼠仙装敛，越是深山老林中那些个文明不开化的地方，越是有这种诡异离奇的风俗，估计这死人头中的黄皮子也差不多，都是属于神棍们骗钱的道具，咱们根本犯不上对这些四旧伤脑筋。

燕子对我所说的话半信半疑，她是山里人，虽然是解放以后才出生，对这些邪门歪道本来信得不深，但仍是心存些许顾及，而且对那两颗被掏空了，用来装黄皮子死尸的人头极为恐惧，说什么也呆不下去了，我只好让她暂时到大仙庙的石门外等着，我和胖子拆掉另一半火炕就立刻上去跟她汇合。

等把她打发走之后，我对胖子说，这“黄皮子坟”下还真埋着“黄大仙”，那么黄大仙有口宝贝箱子的传说，多半也是真的，把它找出来就是支援世界革命。于是我们俩歇都没歇，又动手把另半边火炕也给拆了。

但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拆塌了火炕一看，里面只有些破瓷烂碗，哪里有什么装有金脉黄金的箱子，地上只是散落着一些米粒大小的金子，火炕靠近墙根处还被打了个大洞，地洞外边已经塌了下

来，堵得严严实实。

我和胖子见状，立刻明白了一切，一屁股坐倒在地，完了，那四个被吊死的黑衣人，果然还有同伙，他们一定是发现从石阶下到地窖子里的人个个有去无回，知道了下边有阵符，结果使了招“抄后路”从山里打地道挖进地窖子，将山神爷的箱子挖走了，同志们白忙活了。

胖子还是把地上的金粒子一一捡了起来，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些确实少了点，支援世界革命有点拿不出手，但用来改善改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我看这些金粒子与那夜在林场所得非常相似，形状极不规则，好象都是用来镶嵌装饰物体的帛金颗粒，难道黄大仙那口箱子上面竟然嵌满了黄金饰品，在被人盗走的过程中，箱体摩擦碰撞掉落了这些残片？

一想到那神秘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贝，我就觉得心痒，但那东西不知已经被盗去多少年了，估计我这辈子别指望看见了，我为此失望了足有一分钟，这时候胖子把能划拉的东西都划拉上了，再逗留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况且这么半天也怕燕子在上面等的不耐烦了，于是我们就打算动身离开。

临走的时候，看到满地窖子都是死尸，尤其是那四位“老吊爷”，看着都替它们难受，我就跟胖子研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放把火给这地窖烧了，因为地下室从来不会有光亮，这地窖子里储有多半罐子灯油，不少木制结构，要放火还不容易，把灯油舀出来胡乱泼了，最后把油罐子一脚踢倒，把油灯往地上摔去，立刻就着起火来，火焰烧得地窖子中的木梁木椽辟叭作响。

我和胖子担心被浓烟呛死，二人蹬着石阶跑出黄大仙庙，外边的雪已经停了，我们先找个树洞把熊皮熊肉藏了，用石头封好，这才踩着木头过了察哈干河回到林场，这时才发现被我们捉住的那只“黄仙姑”，连气带吓已经只剩下半口气了，胖子一看这哪成啊，黄皮子死了再剥皮就不值钱了，但没那份手艺把皮子剥坏了更不值钱，于是给它灌了些米汤吊命，他连夜就带着熊掌和“黄仙姑”出山去供销社换东西，为了几斤廉价的水果糖便顶风冒雪去走山路，这样的事情也只有插队的知青会做出来，动机也并非完全是因为贪嘴，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闲得难受。

燕子则回屯子找人来取熊肉，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守林场，等都忙活完了之后，闲了两天，我们又合计着套过了黄皮子，这回该套只狐狸了，可还没等行动，老支书就派人把我们换回了屯子。

支书说：“就怕你们留在屯子里不安分，才给你们派到最清静的林场去值班，想不到你们还是不听安排，擅自到团山子猎熊，不服从组织

安排，这胆子也太大了，万一整出点事来，这责任谁来担？你们虽然猎了头熊也算是支农了，但功不抵过，我看留你们在林场早晚还得捅大篓子，得给你们找点别的活干罚罚你们，嗯……找什么活呢？”

最后老支书分派我们三个去参加“削坟砖”的劳动，因为山里开荒种地很难，只有那东一块西一块的几十亩薄田，今年又从山沟里平出一块地来，那片地挖出许多坟茔，因为我们这屯子是清代由猎户们逐渐聚集产生的，所以这山沟附近以前的墓地，是哪朝哪代的现在也没人能说清了，这片无主的老坟地都是砖石墓穴，大部分已经残破不堪，基本上全部都被毁被盗，或是被水泡过，墓中的棺材明器和骨头渣子都没什么值钱的，清理出去之后就剩下许多墓砖，这墓砖对当地人来说可是好东西，因为方圆几百里人烟稀少，没有造砖的窑场，墓砖又大又坚固，可以直接用来盖牲口棚和简易建筑，但墓砖上或是有许多残泥；或者启出来的时候缺角少楞；或是被敲散了导致砖体形状不太规则，这就需要用瓦刀削抹剔除，不整齐的一律切掉，不一定要保证整块墓砖的完整，但一定要平整规则，这样的话砌墙时才方便。

“削坟砖”一般都是屯子里的女人们来做，因为男人都觉得这活晦气，而且阴气太重，现在就把这活儿都安排给了我们，算是从轻处罚了，工作由支书的老婆四婶子来监督。

虽然从轻处罚，可我最反感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我们拿着恶臭的坟砖削了半天，腰酸手疼胳膊麻，于是我找个机会请四婶子吃了几块用“黄仙姑”换来的水果糖，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借机偷个懒，跟胖子抽支烟休息片刻。

我吐了个烟圈，这一天坟砖削的，头晕眼花，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间，但肚子里已经开始敲鼓了，我忍不住问燕子：“燕子妹子晚上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

不等燕子回答，胖子就抢着说：“你们算是赶上了，今天我请客，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昨天屯子里有头病黑驴，我发扬大无畏精神，不怕担那卸磨杀驴的名声，帮忙宰了驴，所以支书把头蹄下水都分给我了，晚上让燕子给咱们炖锅驴蹄子吃，红烧也成，驴下水明早煮汤喝，至于驴头怎么吃我还没想好，你们说酱着吃成不成？”

燕子被我们连累得来削坟砖，本就憋了一肚子火，一直闷闷不乐，但这时听胖子说要吃驴蹄子，顿时乐得捂着肚子笑了起来，四婶子在旁听了也笑：“这胖子，黑驴蹄子是能随便吃的啊？就算是渴急了喝盐卤，饿急了吃五毒，那也不能吃黑驴蹄子啊，早年间挖坟掘墓的人才用驴蹄子，可别乱吃呀，那可是喂死人的东西，老吊爷才吃黑驴蹄子呢，阴曹

地府里判官掌簿，牛头马面勾魂引鬼，九幽将军降尸灭煞，那九幽将军就是成了仙的黑驴精变的，早年间庙里的泥像都是驴头驴蹄子。”

我一听四婶子的话，立刻想起曾经听我祖父讲过，盗墓的摸金校尉用黑驴蹄子镇伏古墓中僵尸的故事，黑驴蹄子是摸金校尉不离身的法宝，跟她所言出入极大，但我绝对想不到这四婶子竟然还知道这些典故，连忙请教于她，请她给我们详细讲讲。

四婶子说：“啥是摸金校尉啊？整啥玩意儿的？那倒从来没听说过，只记得在解放前呐，山里的胡匪中有股络子，这络子中的人马全穿黑衣黑裤戴黑帽，扎着红腰带，踩着红袜套黑鞋，那身打扮那叫一个邪呼，这伙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挖坟掘墓，当时闹腾得凶极了，解放后跟衣冠道一类的教门都给镇压了，早年间凡是络子都报字号，这络子的字号我到现在还记得，好象叫啥……泥儿会。”

第十章 来自草原的一封信

我从没听过“泥儿会”这种盗墓贼的传说，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但是她提及的“衣观道”我和胖子倒略有耳闻，这道门里的人为了炼丹，专割男童生殖器做药引子，解放后就被镇压不复存在了，我听四婶子说得有板有眼，就知道她不是讲来作耍的。

这深山老林中放眼所见尽是寂寞的群山，有机会听老人们前三皇、后五帝地讲古，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项重大娱乐活动，何况我和胖子等人在黄大仙庙中的地窖子里，还亲眼见过类似于“泥儿会”这一胡匪绺子装束打扮的尸首，更增添了几分好奇心，当下就央求四婶子详细讲讲“泥儿会”的事。

可四婶子对“泥儿会”的了解也并不多，她只捡她知道的给我们讲了一些，那都是解放前的旧事了，当时东北很乱，山里的胡匪多如牛毛，象“遮了天”之类的大绺子就不说了，还有许多胡匪都是散匪，仨一群俩一伙的打家截舍，还有绑快票的，就是专绑那些快过门，出嫁在即的大姑娘，因为绑了后不能过夜，一过夜婆家肯定就不应这门亲事了，所以肉票家属必须尽快凑钱当天赎人，故称“绑快票”，“泥儿会”当家的大柜以前就是这么个绑快票的散匪，不单如此，他还在道门里学过妖术，传说有遁地的本事，即使犯了案子，官面上也根本拿不住他，可能实际上只是做过“掘子军”一类的工兵，擅长挖掘地道，不过具体是怎么回事，外人根本不知道，都是乱猜的，后来他发现发掘古墓能发横财，于是就做起了折腾死人的买卖。

他挖的坟多了，名头也与日俱增，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胡匪中的一股绺子，就开始报了字号，因为做的都挖土掏泥的勾当，他和他的徒弟们也大多是在河道中挖淤泥的穷泥娃子出身，干这行凭的是手艺，为图彩头，要突出一个“会”字，所以字号便报的是“泥儿会”。

“泥儿会”从清末兴起，名义上以师徒门户为体，实际上同胡匪绺子中“四梁八柱”的那种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一贯为非作歹，心狠手辣，别说死人了，就连不少山里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过，但官府屡剿无功，几十年间着实盗了不少古墓，到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墓主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他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珠宝，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净水银，然后再动手掰嘴抠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照样明火执仗，或是光天化日地那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也没人敢管他们。

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口，留下满目狼籍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后无不嗟叹，那些古尸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让人这么折腾，这幅情形实在是残不忍睹。

“泥儿会”这股络子，都是在以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这山里面的三山五岭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一身黑，是为了干活时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面，另外也都讲僻邪，帽刺、袜子、腰带都使大红的，全用猪血染过。

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子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解放前，她亲哥哥曾被“泥儿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力，在掏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匪巢，给她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

据四婶子她哥回忆，“泥儿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许多洞，最后从黄皮子坟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窠子庙来，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惹恼了大仙爷，搭上好几条人命，不过“泥儿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从庙下的暗道中，挖出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

“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便都被拖到山沟里杀人灭口，四婶子她哥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身上打了个对穿，捡了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屯子后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撑几年，便一命呜呼了，至于“泥儿会”从黄大仙庙中掘出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都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以后，“泥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这股络子了，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和胖子听得全神贯注，黄大仙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泥儿会”这么不惜血本地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泥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我们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要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可四婶子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

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也已大为不同，第一是薄葬，其次是

深埋不坟，穴地二十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面照样可以种植庄稼。

不过我们这的深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只是平些荒坟古墓，用墓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这坟砖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仍不散，削割平整之后，还要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

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毛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

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她很孤单，也许克伦左旗的生活比山里还要单调，克伦左旗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是属于内蒙，但不属同一个盟，克伦左旗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成，让她在草原上放牧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我正思量间，发现胖子翻箱倒柜地想找纸写回信，便对他说：“别找了，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到哪去找信纸，我看咱们在山里都快呆傻了，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吃惊地问道：“啥？去克伦左旗大草原？那十天半月都打不了半个来回，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呀？”

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子，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团，采取准军事化管理，都是以师为单位的，以下有团、营、连、排、班等标准军事建制，兵团成员包吃包住每月有六元钱的津贴，兵团

的优点是有固定收入，缺点是缺乏自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知青施行的是工分制，缺点是收入不可靠，优点是来去自由，请假很方便。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为什么不回城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插队，既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算是农村户口，回去也是黑户，城市里已经没你这一号了，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了，所以就把人栓住了。

前几天我们在团山子林场捡了不少金豆子，这东西当然是不敢自己私留下来，交公之后，支书心眼好，虽然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么一说，还是答应给我们多打出两个月的工分来，留着过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放个长假。也就是说我和胖子可以两个月不用干活，在山里呆得烦了，又挂念丁思甜，当下便决定去草原上走一趟。

第十一章 禁区

燕子说我和胖子是屎壳郎打冷战——臭的瑟，这才刚安份了没两天，又想出妖蛾子到克伦左旗的草原上去玩。怎奈我们去意已决，收到信之后根本坐不住了，而且捡日不如撞日，刚好在转天早晨，林场那条查哈干河的下游，有最后一趟往山外送木材的小火车，想出山只有赶这趟火车了。

由于是出去玩，而不是办正经事，所以没好意思跟支书当面请假，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燕子去办，代价是承诺从草原回来的时候，给她带很多她从没吃过的好吃的，我和胖子也没什么行李需要收拾，因为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完全是一副无产阶级加光棍汉的现状，扣上狗皮帽子，再挎上个破军用书包就跑出了屯子，在山里足足走了一夜，才在清晨赶到专门运木材的小火车站。

给木料装车的活，都是屯子里的人头天夜里帮着干的，我们到的时候火车已经发动了，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气，趁看车站的老头不注意，我和胖子爬上了最后一节火车，悄悄趴在堆积捆绑的圆木上，静静等候发车。

按规定这种小火车只往山外的大站运送木料，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偷着搭车，如果在开车前被看站的老头发现，我们俩即使说出大天来，也得被撵下来，而且说不定还会被扣上占公家便宜的帽子开会做检讨，所以这事实上风险不小，我和胖子只好跟俩特务似的潜伏着，惟恐被人发现。

虽然我们小心谨慎，可还是暴露了目标，前两天在山里套黄皮子，我就开始有点流鼻涕，屯子里的赤脚医生人送绰号“拌片子”，是一个比较“二”的乡下土郎中，人和牲口的病都能治，他给我开了点草药，喝了之后也没见好，偏偏在这时候忍无可忍打了个喷嚏，我赶紧用手捂嘴，可还是被看车站的老头发现了。

那老头听见动静，一看有人偷着爬到了车上，这还了得，立刻吹胡子瞪眼溜一小跑地冲了过来，想把我和胖子从小火车上揪下来，可正在此时，随着一阵摇晃，火车轰隆隆地开动了，车头逐渐加速，由慢转快，铁道两旁的树木纷纷后退，眼见看车站的老头再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和胖子立刻不再在乎被他发现会怎么样了，嘻皮笑脸地同时摘下狗皮帽子，很有风度地对那老头做出挥动着帽子告别的动作，口中大喊着：“别了，司徒雷登……”

我们搭乘的这种小火车，运行速度根本不可能同正规火车相提并

论，而且摇晃颠簸得非常剧烈，在车上只觉脚下无根，耳侧生风，被折腾得七荤八素，无暇再去欣赏沿途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风光，裹紧了大衣和帽子，缩在木头下背风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也好过走山路出山，那样的路程实在过于遥远。

一路辗转，绕了不少弯路，在此按下不表，单说我和胖子两个非止一日，终于踏上了克伦左旗的草原，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是一只公鸡的形状，这片大草原正好是处于公鸡的后颈，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属呼盟管辖，与兴安盟相临近，地域广阔，林区、牧区、农垦区皆有。

克伦左旗被几条上古河床遗留下的干枯河道隔断，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先到了外围的农垦区知青点打听到丁思甜落户的草场位置，然后搭了一辆顺路的“勒勒车”进入草原，“勒勒车”是草原上特有的运输工具，桦、榆等杂木造的车轱辘很大，直径有一米多，赶车的牧民吆喝着“勒勒勒勒……”来驱赶牲口。

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蒙古大草原来，身临其境才发现与想象中的差距很大，所谓的草原，都是稀稀拉拉扎根在沙丘上，分布得很不均匀，草全是一簇一簇的，秋草正长，几乎每一簇都齐膝深，虽然近处看这些草是又稀又长，可纵目远眺，无边无际的草原则变成了黄绿色汪洋，无穷无尽地连绵不绝。

我们耳中听着蒙古族牧人苍凉的歌声，坐在车轱辘上的身体，随着车身颠簸起伏，秋天的草原寒气凛冽，浮云野草，冷风扑面，空中雁阵，哀鸣远去，据当地牧民说，前几天草原上也开始飘雪了，不过雪没下起来，估计今年冬天会来得早，和山里一样都要提前着手，做应付冬荒的准备工作。

胖子没来过东北，觉得山里和草原上都这么早下雪很不可思议，叨咕着不知道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冬天来得早，大概说明春天也不远了。我对胖子说：“古人说胡地十月便飞雪，胡地是指塞外胡人的地盘，我看咱们算是进了胡地了……”

我们坐在勒勒车上闲聊几句这天高地远的景致，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到即将重逢的战友丁思甜身上，当年她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军帽在火车上跳忠字舞，并教旅客们唱革命歌曲的形象，曾一度让我和胖子惊为天人，觉得她长得实在太漂亮太有才华了，那时候大概已经有了点初恋的意识了，不过社会风气在那摆着，当时也没直接说出来，或许也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层，很久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才体会到可能是有这种意识了。

现在重逢在即，我觉得心跳都有点加速了，能不能让我们亲密战友之间的革命友谊再进一步呢？那我就留在草原上不回大兴安岭了，我随即就跟胖子商量，想让他帮我问问丁思甜，在她心目中我的位置究竟是什么？

胖子立刻摇头：“我说老胡咱别这么不纯洁行不行？我刚还想让你帮我问问她，我在她心目中的份量呢，你怎么倒让我先替你去了。”

我心想赶情你小子也有这贼心啊，便对胖子说：“我他妈平时对你怎么样？你摸着良心说说，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可意味着背叛啊。”

胖子拿出他那副二皮脸的表情，答道：“你平时对我当然好了，对待我简直就跟对待亲兄弟一样，所以我想……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你一定会先替我着想的，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俩争了半天，僵持不下，最后只好妥协了，决定分别替对方去问丁思甜一遍，看看谁有戏。

刚商量完这件事，“勒勒车”就停到了草原上的两座蒙古包前，只见丁思甜身穿一身蒙古族长袍，头上扎了块头巾，正在挤羊奶，看见她我差点没认出来，装束改变实在太大了，要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蒙古姑娘，丁思甜也没想到我和胖子会突然来探望她，怔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冲过来同我们拥抱在一起，激动得哽咽难言，战友们久别重逢，都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可心中的往事千头万绪，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这片草场位于巴伦左旗最北边的区域，只有三四户牧民，包括来插对的知青，整片草场的人加起来不超过十五六个，丁思甜是落户到牧人“老羊皮”的家里，平时除了“老羊皮”一家三口，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突然见到当年大串联时的战友，不禁喜极而泣。

我安慰了丁思甜几句，把我和胖子没能当兵，也到兴安盟插队落户的事情对她简略讲了，丁思甜轻叹一声，似乎极为我们惋惜，但她随即就打起精神说：“现在咱们也挺好的，你看我们草原的景色有多壮丽，蓝天做被地当床，黄沙拌饭可口香，草原上的生活最锻炼人，你们来了就多玩几天，明天我带你们去骑马。”

草原上的牧民对马极其看重，绝不会让外人骑乘自己的坐骑，如果马被外人骑了，或是马丢了，对牧民来讲都是天大的不吉利，而且这里的马匹也不多，所以我以为根本没有骑马的机会，也不抱这份念想了，想不到丁思甜却告诉我们，这里的牧民“老羊皮”不是蒙族，他是解放前从口外逃难来的，在草原上过了半辈子，解放后干脆就当起了牧民，对草原上那些忌讳也并不怎么看重，跟他混熟了，骑他的马他也不生气。

我知道丁思甜乐观态度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黄沙扮饭怎么会香呢？不过我还是不提那些扫兴的话才是，于是让她给我们引见了牧民“老羊皮”一家，“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半辈子，可乡音难改，还有很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你们来得真是时候，今天晚上正好要宰牛杀羊，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黄昏时分附近的牧民和知青们都会赶来。

我和胖子一听这消息，当时就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草原上的牧民真是太好客了，以前是听说过没见过，这回见识了算是真服了，我们刚一来就宰牛，还要杀羊，这怎么好意思呢？太过意不去了，更何况我们还是空着手来的，早知道带点土特产做礼物了，不过我们久闻手把羊肉的大名，那今天可就厚着脸皮不见外了，平时咱这都是几点开饭？

丁思甜在旁笑道：“你们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今天宰羊是因为今年这片草场接连出了几次自然灾害，但由于牧民们舍生忘死地保护集体财产，没有使集体财产蒙受任何损失，盟里说咱们这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因为内蒙草原靠近边境，采取的是军管，所以上边革委会派了个干部来咱们这拍照，报道牧民的模范英雄事迹，宰羊是招待他的，你们是恰好赶上了，要不然我可没办法请你们吃新鲜羊肉。”

我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白高兴了半天，原来这么隆重是为了招待别人，而且说什么牧区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大寨跟牧区能比吗？不过人家既然要抓典型，我们也没资格去过问，天底下有我无我无所谓，跟着蹭顿羊肉吃就应该挺知足了。

天还没黑，附近的几户牧民与知青们就陆续到了，加上我们和老羊皮，也总共才有二十几个人，知识青年就占了一半，其余的知青我们虽然不认识，但各自一提起知青的身份，便都是插兄插妹，跟旧社会拜了把子那种感觉差不多，共同的命运使彼此之间根本不存在距离，没用多一会儿就厮混熟了，黄昏的草原夕照晚霞，一望千里，正是景色最美的时光，有知青去找那位干部借了照相机，大伙在一起合了个影，高高兴兴地等着晚上开饭大吃一顿。

我同丁思甜帮“老羊皮”把要宰的那头羊从圈里捉了出来，我觉得今天玩得十分尽兴，又看到血红的夕阳下，西边群山起伏，便生出远行之意，就跟“老羊皮”说，明天想借几匹马，让思甜带我们骑着马去草原深处玩玩。

“老羊皮”一听此言，脸色大变，他告诉我说，那边是去不得的，草原的尽头是蒙古黄土高原，也就是蒙古大漠连接的区域，草原深处有个地方叫“百眼窟”，现在破四旧，有些话本来不敢说，不过因为你们都是

思甜这姑娘的朋友，才敢跟你们明说，“百眼窟”里藏着条浑身漆黑的妖龙，接近那里的牧民或者是牲口，都被龙王爷给吞了，一律有去无回，要不是今年闹冬荒，牧民们担心牲口没抓够秋膘，要不然绝对不会在如此接近“百眼窟”这片草甸子上放牧，你也不问问，谁还敢再往草原深处走半步啊，倘若惊动了妖龙，恐怕长生天都保佑不了咱们了。

看“老羊皮”说得煞有介事，我不免觉得好笑，这也太扯蛋了，草原上怎么会有龙？而且还是会吞吃人和牲口的妖龙，这种事唬弄小孩可能好使，我胡八一能信吗？

“老羊皮”见我不信，又说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几十年前，他给草原上的“巴彦”牧羊，就听说了关于漠北妖龙的传说，说的邪乎极了，以至于“百眼窟”附近的草原成了一个被当地牧民们默认为禁区，牲口丢在了那边，也没人敢去找，反正不管是人是马，去了就回不来，有一次从东北山区来了一伙人，抬着一口古旧的大箱子，看着跟口棺材似的，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伙人抓了“老羊皮”的兄弟，拿枪顶着硬要他带路要去“百眼窟”，“老羊皮”悄悄跟在后边想把他兄弟救下来，但跟到百眼窟附近就没敢再往里面走，眼睁睁看着他亲弟弟带着那伙人进入其中，从那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老羊皮”信誓旦旦地说，他那次亲眼看见了那条黑色的妖龙，吓得几乎尿了裤子，实在是不敢再靠近了，从那以后天天晚上做噩梦，也恨自己胆小懦弱，眼看着亲兄弟走上了黄泉路，却没勇气把他救回来。

我见他言之凿凿，神色间非是做伪，自然是很同情他兄弟的遭遇，但要说世上有龙，我又哪里会信，摇着头对“老羊皮”说：“您见到的那条什么……龙，怕不是看走了眼，我猜也许是条黑色的巨蟒？有些大蟒象水桶般粗细，确实容易被看做是龙。”

“老羊皮”望着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伸手指了指天空：“这后生，你以为我老汉这么大一岁数都活在狗身上，连蛇和龙都分不清？甚蟒蛇能上天？我亲眼看见那神神……那神神是在天上的龙，在天上。”

（注：巴彦——蒙古语有钱人）

第十二章 夜幕下的克伦左旗

顺着牧民“老羊皮”的手指，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天空，厚重的云层从头顶一直堆到天边，我心中反复回响着他最后的一句话，那条“龙”是在天上的。

说完这些，“老羊皮”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了，闷着头到一边去宰羊，我望着天空出了好半天的神，心下仍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草场上开始忙碌了起来，众人都在帮忙准备晚上的宴会，我便不好再追问下去，转身回到了知青的队伍当中。

在牧区宰杀牲口有许多禁忌，比如杀了之后，绝对不能说“可惜了”，或者“不如不杀”之类的话，因为一旦讲了这种话，畜牲的灵魂会留下来作祟，而且骑乘的牛或马、帮助过主人的牲畜、产子产乳多的母畜等等皆不可杀，因为知青都是外来的，牧民们很少愿意让这些人帮忙宰牲口，剥皮烹制的事也尽量不让知青近前。

所以我们几个知青在牛马归圈后便没什么事可干了，只能干等着开饭，夜幕终于降临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草原上牧人的帐房前燃起了篝火，牧民们陆续端上来一大盘一大盘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食物，开出了整羊席，搭配的象什么血肠、羊肚之类，我们从来都没吃过，闻到夜空里弥漫着奶制品特有的香甜气味，不停得吞着口水。

我和胖子中午就没吃饭，见了这许多好吃的，忍不住食指大动，胖子刚想伸手就想抓块手把肉吃，便被“老羊皮”用烟袋锅把他的手敲了回去，原来还要先请远道来的干部给大伙讲几句话。

讲起话来，也无外乎就是时下集会流行的老调重谈，那位姓倪的干部三十来岁年纪，瘦瘦地脸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留着一面倒的干部式，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干部，只是个文职人员，被上级派下来写一篇牧区模范事迹的报告，想不到在草原上受到这么高的礼遇，牧民们根本也没见过什么领导，对他一口一个“首长”的叫着，着实有几分受宠若惊，一定要众人改口称他为“老倪”。

蒙古族以西为大，以长为尊，请老倪坐了西边最尊贵的位置，一位年长的牧民托着牛角杯，先唱了几句祝酒歌，丁思甜在草原上生活了半年多，已经学会了一点蒙语，给我翻译说，唱的是：酒啊，是五谷的结晶，蒙古人献给客人的酒代表着欢迎和敬重……

我和胖子对祝酒歌是什么内容毫无兴趣，眼巴巴地盯着烤得直冒油的羊腿，心里盼着那老头赶紧唱完，等老倪再讲几句应付场面的废话，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老倪遵照当地的习俗，以无名指蘸着酒，各向天、地、火弹了一下，又用嘴唇沾了些酒，这才开始讲话，先念了几句最高指示，又赞扬了几句牧区的大好形势，最后还没忘了提到这里的知青，说知识青年们在草原得到了很多锻炼，支农支牧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一定也要加强政治学习，要经常召开生活检讨会，及时汇报思想，及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老倪车轱辘似的讲话说了能有二十分钟，可能说得连他自己都觉得饿了，这才一挥手，让大伙开吃，蒙古人喝起酒来跟喝凉水似的，一律都用大碗，酒量小的见了这阵势都能给吓着，这时候牧民们都要给首长敬酒，不胜酒力的老倪招架了没半圈，就被灌得人事不省，让人横着给抬进了帐房。

知青里面也没有海量之人，不敢跟那些牧民们一碗接一碗地喝酒，干脆抓了些吃食，另外点起一堆小一些的篝火，到一边去吃，牧民们知道内地来的年轻人量浅，也没人追着我们斗酒，他们也乐得没有外人干扰，牧人喝多了就喜欢唱歌，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是谁的马头琴呜呜咽咽地响了起来，琴声如凄如诉，又格外的苍凉雄浑，音色遒劲，势动苍穹。

我们十一个知青围坐在另外一堆篝火旁，体验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草原生活，听马头琴听得入了神，我想去那边看看是谁拉马头琴拉得这么好，丁思甜说：“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老羊皮爷爷的琴声，虽然他是西北的外来户，可不仅秦腔、信天游唱得都好，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拉起马头琴也深得神韵，我想腾格里一定是把克林左旗草原最美的音色，都给了老羊皮爷爷这把马头琴。”她说完站起身来，在马头琴的琴声中跳了一支独舞。

丁思甜以前就是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无不出彩，始终想进部队的文工团，可由于家里有海外关系没能如愿，草原上的蒙古族舞蹈她一学就会，跳起来比蒙古人还蒙古人，蒙族舞蹈形态优美，节奏不快，多是以肢体语言赞美草原的广阔美丽，以及表现雄鹰飞翔、骏马飞驰的姿态。

我们看丁思甜的舞蹈看得如痴如醉，浑然忘记了身在何方，直到琴声止歇，还沉浸其中，竟然没想起来要鼓掌喝彩。常言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草原上天高月明，熊熊燃烧的火堆前，众人载歌载舞，把酒言欢，一辈子可能也没几次这样的机会，知青们落户在各旗各区，平常难得相见，都格外珍惜这次聚会，一个接一个的表演了节目，不是唱歌就是跳舞。

最后丁思甜把我和胖子从地上拽起来，对大伙说：“咱们大家欢迎从

兴安盟来的八一和凯旋来一个吧。”在坐的几个男女知青都鼓起掌来，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这可有点犯难，我们插队的那地方好象有跳大神的，可没有象草原上这样跳舞蹈的，唱歌跳舞都没学会，这不是让我们哥儿俩现眼吗？

第十三章 牛虻

不需细说，丁思甜的神色已经告诉了我，受惊的牛群正朝着我们奔来，草原上的牧牛一向温和，但它们一旦惊了群，形成集群冲击，比脱缰的野马势头还猛，几百头牛发起性子冲过来根本拦不住，连汽车都能给踩成铁皮。

我顾不上去打听牧牛为什么炸了群，从地上一跃而起，一脚踢醒了胖子，但“首长”老倪昨天喝过了量，怎么踢也踢不醒，情急之下，我只好和胖子把他抬了，幸亏是穿着衣服睡的觉，全部家当就剩这一身行头了，只抓起军用挎包便随同丁思甜抢出帐房。

外边天已大亮，只见东边尘埃漫天而起，乱蹄奔踏声与牛群中牧牛的悲鸣惨叫混为一体，扑天盖地的就朝我们这边涌了过来，有几条忠实的牧羊狗冲过去对着狂乱的牛群猛吠，想协助主人拦住牧牛，可这时候牧牛已经红了眼，狂奔的势头丝毫不停，顷刻间便把那几条狗踏在草地上，踩成了肉泥。

我哪里会想到有这种阵势，眼看牛群横冲直撞，想迂回到侧面躲避牛群的冲撞踩踏已经来不及了，可等在远地，马上就会被牛蹄子踩扁，我们骇然失色，稍微一愣神的这么点功夫，就连说话声也都被淹没了，混乱之中，丁思甜拽着我的胳膊，拼命向蒙古包后边跑去。

我完全清楚凭两条肉腿根本跑不过惊牛，也没办法问丁思甜为什么往那边跑，虽然担心她被吓得失去了神智乱逃，但还是同胖子横搬着老倪跟着她跑了过去，不用回头，单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身后的牛群已经越来越近，刚才停留的蒙古包已经被踩瘪了，十几步之内，必定会被乱蹄踏死。

正在绝望，我发现前边几步远处是条干河沟，这沟风化已久，已经干涸了不知几百年了，河沟也日渐被沙土荒草侵蚀，如今只剩下一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沟壑遗迹，如同绿绒绒的草毯上生出一道裂缝，它也是草原上若干条天然防火带之一，我这才明丁思甜的意图，她引我们往这边跑，是想让大伙跳进沟中，避过受惊牛群的冲撞。

我和胖子搬着“倪首长”，同丁思甜用尽全力从刺，四人几乎是滚进了干土沟，刚进土沟，头顶便一片漆黑，泥沙草屑纷纷落下，震耳欲聋的蹄声震得人心发颤，我们紧紧捂住耳朵，也不知过了多久，唉嚎惨叫的牛群才完全越沟而过。

“首长”老倪终于被折腾醒了，坐在沟中，望着我们三人，茫然不知所措，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老羊皮”和他的儿子儿媳赶了过来，

他们顾不得追赶牛群，先看到老倪没事才松了口气，分别将我们从沟中拽出，众人说起刚才的事情，原来昨天晚上几乎所有人都喝多了，不知是谁临走时牵马带倒了牛圈的围栏，巴伦左旗最大的牛群都在这了，幸好有忠心的牧羊犬，围着牧牛使它们没有走失，牧牛们就在圈外的草地上啃草，到了早上还没任何事发生。

早晨“老羊皮”一醒，发现牛都出了圈，这事经常发生，也犯不上大惊小怪，于是他招呼儿子、儿媳出来帮忙赶牛，他们刚转到牛群后面，就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知从哪冒出一只大牛虻，狠狠咬了一头牧牛。

牧牛的尾巴平时摇来摆去，主要是用来击打草丛中的牛虻或蚊蝇，牛虻是种虫子，它其实也分吃荤的和吃素的两类，雄的只吸草汁，雌的牛虻则是专吸牲畜血液，身体灰黑色，有透明的翅膀，相比起蚊蝇来，牛虻尤其让牧牛感到惧怕，这只大牛虻大概躲过了牛尾鞭的击打，一口死死咬住了牧牛的敏感部位，疼得那头牧牛当时就蹿出多高，把其余的牛都吓炸了群，跟没头苍蝇似地撞了出去，冲着蒙古包就过来了，丁思田发现牛炸了群之后，没有自己逃命，冒险救出了还在睡觉的三个人，否则现在连人带帐篷全成草皮了。

牛群惊了就没人拦得住，因为声势太猛，连马匹都被吓得四腿发软，不敢在后边追赶，只有任凭它们在草原上发狂狂奔，最后直到精疲力竭之时才会停下来，那时候才牧人才能赶上去把牛追回来。

老倪听明白事情来龙去脉之后，吓得几乎没了魂，要是没有知青们舍命相救，可能在睡梦中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感激得连连同我们握手，我和胖子什么样的首长没见过？当然不象普通牧民般拿老倪这屁大的小干部当回事，可是觉得这人比较随和可亲，而且救人的事是理所当然，也就没怎么居功自恃。

“倪首长”又对众人说：“连毛主席都说——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我看草原上有几只牛虻捣乱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要尽快追回跑散的牧牛才好，我回去就要报告你们牧区的模范事迹了，上级还要号召所有牧区林区都象你们学习，所以这当口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说完看了看两眼发直的“老羊皮”，问他为什么还不快去追那些牧牛？

“老羊皮”满是皱褶的老脸上面无人色，一副失魂落魄地表情，牧牛过沟之后，分作几群跑散了，其中一群狂奔向了草原深处“百眼窟”的方向，跑到别处倒还好说，一提起那个地方，“老羊皮”心里就一阵阵发怵，当然这个原因他不敢对老倪直接讲。

我在旁看得明白，知道“老羊皮”的苦衷，我不相信草原深处会有什么“妖龙”，立刻站出来对老倪说，往西边跑的牛，我负责去追回来，盟里出个模范牧区也不容易，这件事能不能先别声张，否则“老羊皮”的先进典型，就该成落后典型了。

老倪点头道：“知青们去那边追赶牛群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点，过了漠北就是国境线了，牛群要是跑到了外蒙，想讨回来就麻烦了，那属于国际事件，会让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眼下我就尽我最大能力，暂时先把这件事压下来，在这等着你们回来，点清了损失数量之后再回去向上级汇报，牛群奔逃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不少小牛犊子，我看咱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损失减到最低。”

丁思甜已经牵了三匹马出来，听到老倪的话就对他说：“您太多虑了，牛群不会跑进荒漠，最多是在草原上兜圈子，而且牧牛不管怎么跑都是成群结队，巴伦左旗的狼不多，少数的草原狼不敢打它们的主意，应该不会有别的意外，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把牧牛一只不少的追回来。”

我看她牵了三匹马，便问丁思甜怎么你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西边追赶牛群？据说那里很危险，你还是别去了。丁思甜倔强地说：“你们虽然号称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你们连马都没骑过，不会骑马又怎么去追牛？再说我是这个牧区插队的知青，牧区里出了事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当然要去。”说完她又去搬来几副马鞍马蹬，我和胖子根本不会骑马，只好认可，由她带领。

这时“老羊皮”踌躇着走了过来，连三个知青都能为了牧区冒险接近“百眼窟”，都到这时候了，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而且最主要的是，万一不仅牛没找回来，知青再出了意外，那就更没法交代了，他终于下定决心，让儿子、儿媳去找另外几群跑散的牧牛，然后留下来照顾好“倪首长”，并且修补牛圈羊圈，他自己也同我们三人去“百眼窟”方向追牛。

我们不敢怠慢，在另外一座没被牛群踩塌的蒙古包里，找出些应急之物携带了，众人便匆匆忙忙地分头出发，生手骑马确实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不过我和胖子天生就对这种事适应能力强，加上有丁思甜和“老羊皮”的指点，没走出几里，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要领。

骑马关键是不能跟马较劲，马匹快走和快跑的时候，小腿膝盖和大腿内侧用力夹马，身体前倾，与马鞍保持一种似触非触地感觉，并且跟随着马的跑动节奏起伏，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发硬，四个人催动骏马在草原上疾驰，如同在草海上御风滑行，我和胖子心中大乐，心想这回

可真他妈过足了马瘾，就冲这个，也不算枉费辛苦去追赶牧牛了。

炸了群的牧牛跑起来就不会停，而且刚才一阵耽搁，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了，好在沿途踪迹明显，倒不必担心追丢了，“老羊皮”担心我和胖子耍过了头，又没穿马靴，一旦从马上掉下来，坠了镫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让我们纵马跑了一程，就逐渐减缓了速度。

我借这机会问“老羊皮”，那“百眼窟”的地名好生奇怪，却是为何得名？“老羊皮”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那附近的草原上有许多窟窿，洞口大得出奇，都是干涸的水眼，地窟窿一个接着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窟窿多，所以才叫“百眼窟”，因为那边失踪的人畜太多了，所以好多年没人再接近了，并不清楚是否真的如此。

“老羊皮”始终对“百眼窟”附近出没的黑龙感到恐惧，我觉得大概是由于当年他兄弟的失踪，在他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不知道如何劝他，只好安慰他世上并没有“龙”那种生物，那只是一种古人创造出来的图腾。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家传的那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上面好象有许多提到相关“龙”的章节，这本破书是我家里留下的唯一财产，我一向随身携带，当时还没怎么仔细看过，于是掏将出来，在马背上胡乱翻了几翻，果然是有“寻龙诀”，这上边说：“山川行止起伏为龙，地势绵延凝结为龙。”看来龙也是山的象征，这书上可没说龙是活的。

胖子对我那本破书一直看不顺眼，见我又拿它说事儿，立刻挖苦我说：“你怎么还没把这本四旧读物给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书是有毒性的啊，你长期看是要中毒的我的同志，而且你竟然还敢拿出来给别人看，想把低级趣味灌输给贫下中农和革命战友？”

我反驳道：“你懂个蛋啊你，胡说八道有理，低级趣味无罪，何况我始终是带着批判地眼光来看的……”正说话间，“老羊皮”忽然勒住马缰，告诉我们三个知青，草甸子尽头就是百眼窟了，他敢向长生天起誓，他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妖龙，那恐怖的情形到死都忘不了。

其时红日在天，我们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向西眺望，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连天，一片苍茫，波涛般起伏的草海尽头，有一片隆起的丘陵，看似草海上的几座孤岛，那就是让“老羊皮”谈虎色变的百眼窟了，看来牛群是奔着那边过去了，不找到牛群大伙回去没法交代，看来不管是龙潭虎穴，都得过去探上一探了。

“老羊皮”带了一把蒙古刀出来，那是口名副其实的康熙宝刀，是当

年御赐给一位蒙古王爷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王爷的后人让老羊皮帮忙把刀给偷偷扔了，老羊皮知道这口刀是宝刀，当时觉悟一时没提高上去，觉得扔了太可惜了，于是就在自己家藏了，他家的成分低，根本没人注意他，所以就保留了下来。

他觉得康熙宝刀能辟邪驱魔，便随身带了出来，可能这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显得非常悲壮，这时候眼看即将接近“百眼窟”了，“老羊皮”刷地一声拔刀出鞘，嘴里吼上了秦腔给自己和知青们壮胆，边吼边催马前行，只听他那破锣般的嗓子怒吼般唱道：“赵子龙哎……”这一句秦腔脱口而出，吼得高亢激昂，悲愤莫名。

我们被“老羊皮”这感天动地的一嗓子，吼得头皮一阵发麻，虽然没听过真正的秦腔什么味儿，但都觉得他这把破嗓子实在是太地道了，这时候确实需要唱唱那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给大伙鼓鼓劲了，刚想为他喝彩，他却突然住口不吼了，眼睛牢牢盯着地面上被牛群踩踏的痕迹，原来牛群跑到这里之后，奔蹿的角度微微偏离，不再是直指“百眼窟”的方向了，“老羊皮”顿时大喜，感谢长生天，这些牛祖宗们没进“百眼窟”。可是我们并没有高兴太久，顺着踪迹又一路追了下去，行不数里，百余头牛在草原上的足迹，竟然凭空消失了，纷乱的牛蹄印在一个地方噤然而止，难道这一大群牧牛全都在草原上蒸发了？众人目瞪口呆，该不会是被龙卷风刮走了？可四周完全没有任何起风的迹象，牛群失踪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十四章 失踪

黄草漫漫的大草原，象是波涛起伏的黄绿色大海，草都是差不多高的，但草下的沙丘起伏不平，地形高低错落，草原上的大多数区域，象这种起伏落差都不大，从远处或者高处很难分辨，草原上也有岩石山或沙土山，因为天高地广，从远处看只是觉得天地相连，起伏绵延，唯有到了近前，才能确切感受到坡度落差之大。

牛群奔逃的踪迹，刚好是在一个上坡处消失不见，我们急忙带住马仔细搜索，看这片草皮上蹄印杂乱，周围的草上还有啃噬的痕迹，说明牧牛们逃到这里之后，已经从惊狂中恢复了下来，在此逗留啃草。

但奇怪的是，诺大个牛群就在这里凭空失踪了，即使牧牛在此遇到狼群的袭击，也会留下蹄印一类的痕迹，毕竟我们是前后脚追过来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什么力量能使牛群消失？我在马上问丁思甜：“你们这草原上是不是有龙卷风？狂风把牛都卷走了？”

丁思甜说：“听说漠北的外蒙偶尔有龙卷风，咱们这的草原倒是非常罕见，而且能卷走上百头牛的龙卷该有多大？真有龙卷风的话，今天晴空万里，咱们远远地就应该望见了，再说这附近的草地并没有风摧的痕迹。”说完她转头去问老羊皮，毕竟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经验远比我们知青丰富。

老羊皮没说话，他从马背上下来，摸着地上的牛蹄印看了半天，最后颓然坐在地上，脸上老泪横流，看来那两百多头牧牛肯定是让草原上的“妖龙”吞了，老羊皮哭天抹泪捶胸顿足：“长生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苦命的牧人？”几十年前他亲兄弟就是到这附近之后就失踪了，现在牧牛跑到这里也不见踪影了，这些牛都是大队的集体财产，要不是昨天喝醉了酒，没有去加固牛栏，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上级一旦查问下来，根本解释不清，说牛群都被龙给吞了，连根毛都没剩下，谁会相信？

丁思甜也急得落下泪来，她外表要强，其实内心敏感，和普通女孩一样十分脆弱，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我和胖子见状很是替他们着急，我翻身下马，劝老羊皮道：“我看事到如今，不找到这些牧牛的下落，咱们是交不了差的，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赶快到周围找找，就算把草原都翻个底朝天也得找到它们。”另外我也不相信什么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草原深处真藏着一条外形近似于龙的猛兽，它也不可能一口把这么多牧牛全吞下去，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再退一万步说，吞下去了总得吐骨头吧？把牛骨头找到，也能有个交代，这年头

帽子那么多，找不到牛的下落，随便给这老头和丁思甜扣上一顶帽子，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罪过，有些事即使害怕也躲不过去，关键时刻只能咬牙撑住，有哭鼻子的功夫，还不如赶紧接着找牛呢。

胖子也劝：“思甜别哭了，在我印象中，你可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抱怨，什么用都不顶的大姑娘，想当年咱们可都是搅得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你也曾说过将来想做一个充满卓越的智慧和远见，具备深刻理论思维和不屈战斗精神的解放军文工团战士，你可千万别跟胡八一似的整天高呼低级趣味无罪，别忘了，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丁思甜被胖子说得破涕为笑，抹了抹眼泪点头道：“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她和老羊皮这一老一少，在我们的劝说下，终于认清了形势，这世界上能挽救自己命运的人，只有自己，怨天尤人根本没有意义，现在没别的办法，把牛丢了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接着找了，哭天嚎地也不可能把牛给哭回来。

实际上我还有个想法没跟众人言明，昨天老羊皮说起几十年前他兄弟被人逼着带路去“百眼窟”的事情，曾提到过从山里来的那伙土匪，携带了好大一口箱子，我当时就觉得此事蹊跷万分，这件事发生的年代，与四婶子说的时间非常吻合，说不定是“泥儿会”的胡匪们，把从山里挖出来的东西带到了草原，他们之所以选择草原的动机我猜想不出，可那口黄大仙的箱子里，八成有值钱的黄金，如果牧牛群真找不到了，万一能找到黄金，也许能让丁思甜和老羊皮将功折罪。

因为在兴安岭听过太多关于金矿的传说，把“百眼窟”想象成胡匪的藏金宝库这一念头，已经在我脑海中先入为主了，形成了主观印象，所以随后的一切想象猜测，都是以此为前提的，我想至于那些失踪了的人，很可能都是被看守宝藏的胡匪杀掉灭口了，最后“泥儿会”出现了内部斗争，为了争抢黄金和古墓中的四旧，打得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八成是这么回事，那时候我见识尚浅，凡事不往深处想，还很为自己这番推断感到满意，觉得十有八九就是这么回事。

这片生满长草的坡地侧面是一个山坳，沿路下去就是丘垄起伏的鬼地方——“百眼窟”，我们暂时还不死心，重新骑上马，在附近转悠着继续搜寻蛛丝马迹。

此刻日已过午，我们可刚上马背没多一会儿，马匹便突然显得极为不安，“咳儿、咳儿”嘶鸣着，四周的空气里仿佛存在着什么异常的事物，才使它们焦躁惊慌，我担心跨下马尥蹶子把我甩下来，赶紧用一手揪住缰绳，另一只手抓着马鞍铁环，但马匹并没有尥蹶子，只是在原地

盘旋打转，我看其余的三匹马也是这种状况，挤满对老羊皮叫道：“老爷子，这些马怎么了？”

老羊皮提紧缰绳，硬是将惊慌失措的马匹带住，告诉我们说，草原上的马都有灵性，要比人的直觉灵敏许多，它们一定是感到附近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感觉不到的。老羊皮的坐骑是一匹退役军马，比普通的蒙古马高出一头，这匹马的马齿虽长，但心理素质比一般的马要沉稳得多，有它带着，其余那三匹马一时还不至于乱了阵脚。

马匹的情绪略微稳了下来，我们趁机会举目四顾，想看看周围的草原上有什么状况，说不定与百多头牧牛的失踪会有关系，一时间所有人的神经线都如同拧满了弦的发条，紧紧绷了起来，为了防备草原狼，老羊皮还带了一杆老式猎枪，老羊皮有康熙宝刀防身，就问胖子：“那胖娃，会不会放枪哩？”

胖子轻蔑地将嘴一撇：“让您给说着了，小时候还真开过两枪。”可他随后从老羊皮手中接过了猎枪一看，苦笑道：“您这种枪我可没打过，这是猎枪吗？我看比当初义和团打洋鬼子的鸟铳强不了多少。”牧民的猎枪也有先进的，可老羊皮只有一杆猎铳，因为克伦左旗草原上的豺狼并不多，偶尔远远地看见一只，用猎铳放个响，只为了起一个震慑作用，这种小口径火铳其实还有很传奇的历史，它的原形出现在天津，是一种打野鸭子的器械，构造简单耐用，当年太平天国北伐，打到了天津，只要打下天津，大清的京城就保不住了，这节骨眼上天津知县谢子澄把打野鸭子的民团组成了火枪队，使用打排子枪的战术进行防御，号称“鸭排”，最后竟然就依靠“鸭排”把太平军打退了，所以清末民初，民间着实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作坊式火器，红军长征时也还有人使用这类武器，可它再厉害也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家伙了，现在早都该当成古董，送进博物馆了。

不过现在没时间争论这支猎铳能不能有杀伤力了，有只防身的器械总强似赤着两个拳头，四人尽量靠拢，将视线呈扇形对着草原铺开，马匹仍然在“唉儿、唉儿”打颤，我凝神望向前方，草原上视线宽广，天苍苍，野茫茫，无不尽收眼底，可除了长风抚草而过，原野上空空荡荡，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动静。

越是安静心中越是没底，整整一大群牛在草原上突然失踪，而且失踪得如此彻底，我感到冥冥中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绝非人力所能对抗，看马匹这般不安，也许那股可怕而又神秘的力量正在接近我们，可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在什么方向，我反复在问自己该怎么办？或战或逃？想来想去，眼下也唯有静观其变了。

脑海中翻翻滚滚的思绪，忽然被天空中一声大雁的悲鸣打断了，我听到空中雁鸣，和其余三人一齐下意识地抬头往空中看去，只见一排人字形的雁阵正自我们上方掠过，秋天候鸟结队迁徙，是草原上司空见惯的景色，我们本不以为意，可这排雁阵飞行的路线前方，恰好悬着一团黑云，那片云厚得惊人，有那么一点象是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不过规模小得多，颜色也不同，在草原上挺常见，不仔细看倒也不容易引起注意，云团从高空直垂下来，这是一种名为“天挂”的云，有经验的牧者见到这种云，便知道最近要有雨雪了。

我们抬眼望上去的时候，飞行的雁阵刚好切入云层，由于人字形雁阵很长，阵围有几只大雁还没接近云团，随着云中几声悲惨的雁鸣，最后这几只雁如同惊鸿般散开向后逃去，我们看到这情形，心中立刻打了个突：“我的天，那云中有东西！”老羊皮抱着脑袋一声惊呼，长生天啊，妖龙就藏才云里。

高空处似乎有强风吹过，“天挂”的浓云迅速散开成为丝瓦状，蓝天红日看得格外清楚，那云中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存在，而逃散的飞雁还在远处哀鸣，刚刚那些飞进云中的大雁，如同蒸发在了云中，连根雁毛都没留下。

我们瞠目结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刚才这一幕可怕的情形，这时天上撒下来的阳光似乎由一瞬间转暗了，但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天上仍然是蓝天白云，没有任何不应该有的东西，可马匹随即再次变得惊慌失措，由于我们为了将马带住，都向后勒着缰，马匹知道主人没有发出奔跑的指令，只是在原地盘旋，但怎么勒也不肯停下。

就在这不知道进退之时，我忽然有一种耳膜发胀的感觉，心道不妙，天上那东西朝我们来了。老羊皮也反应了过来，挥动马鞭，朝我们的坐骑后臀各抽了一下，大伙都知道不跑不行了，一齐磕镫催马：“跑啊，快跑！”

四匹马终于得到了解脱，带着我们泼刺刺冲向草坡后面，骑马最怕的就是下陡坡，很容易马失前蹄，可这时候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用人去催促，马匹都玩了命地狂奔起来，耳边只有呼呼呼的风声作响。

马匹只捡地势低洼处逃蹿，全是在起伏的草丘之间飞奔，我们知道马对危险的感知比人敏锐许多，不必去问理由，只管伏在鞍上，任由那匹军马带着我们逃生就是了，百忙之中我还不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只见阵阵秋风在草海上制造着层层波浪，天高云淡，身后根本就空无一物。

一口气奔出大约两三里地，四匹马这才慢了下来，马的情绪也从惊慌不安中恢复了下來，看来已经脱险了，我们勒住缰绳停下，回首张望，谁也说不清刚才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但失踪的牛群，也许和那些飞进云中的野雁一样，都被某种无影无形的东西，给莫名其妙地吞没了。

我问老羊皮，他上次说几十年前在草原深处见到过龙，是否与我们刚刚的遭遇相同？老羊皮一脸茫然若失的表情，他说那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次是在黄昏，看到天空有条狰狞的恶龙，全身漆黑，简直象是可怕的幽灵一样，可不是刚刚那样晌晴白日，那么多的生灵说没就没了，这事真是见鬼。

众人胡乱讨论了几句，都是一筹莫展，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丁思甜父母都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她从小接触得多了，在我们这些人里就属她知识面最宽，可是就连她对这种现象也是从未听闻，她只是说世界上可惊可怖的自然现象极多，人类只不过是作为渺小一物看世事，又哪里认得清其中奥秘，但不论是用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或是批判主义的眼光来看现状，咱们的那些牧牛，都多半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正当丁思甜感叹命运弄人，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坳里荒草凄凄，一派狐鬼出没的迹象，心说刚才只顾着逃，这是逃到什么地方了？赶紧让老羊皮看看地形，这是哪啊？老羊皮定下神来，拨转马头看了看四周，神色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望着那片山坳说，上辈子一定造孽喽，咱们怎么就偏偏跑进了“百眼窟”？

第十五章 蚰蜒钩

草原的天空，仿佛存在着一个无影无形的幽灵，虽然我们的眼睛无法去辨认它，但那些被天空吞噬的野雁和牧牛，以及惊慌不安的坐骑，都表明了冥冥中，真真切切地有种不为人知的可怕事物，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被迫选择回避。刚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老羊皮”所骑乘的那匹退役军马，竟然带我们逃进了那个草原牧民的噩梦“百眼窟”，这片称为“百眼窟”的丘陵地带，是位于草原与荒漠交界之处，我们所来的东面是茫茫草海，再向西则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漠，中间被一片丘陵般起伏的山地隔断，形成了典型的荒漠化草原植被地带。

眼前的这片山坳中野草丛生，古树交错，如果从高处望下来，这地方也许会象一个黑绿色的巨大陷阱。当时天气虽然晴朗，可地势低洼，风吹不进来，只见齐腰深的乱草间飘荡着一缕缕雾气，里面还散发出阵阵腐臭，老羊皮指着山坳深处告诉我们，“百眼窟”的确切位置，实际上是在山坳的灌木丛里，当年他兄弟就是被土匪胁迫着走进了这条不归路。

我问老羊皮几十年前他在这亲眼看到的妖龙在哪里？是在这片山坳的上空吗？老羊皮说那时候可没见到有这么多雾，山坳里就是一片密林，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大水雾，看草木密集的深处，雾浓得几乎都要化不开了，上次看见龙的地方现在都给雾遮住了。

我们在马上向林子里张望了几眼，越向深处雾气越是浓重，这种情况下，如果那里面真藏了什么，不摸到跟前根本就看不到。老羊皮催促着我们趁现在能走赶紧离开，在这鬼地方停留太久，要是真出点什么意外，恐怕想走就来不及了，眼下牧牛是找不回来了，回去后是要打还是要罚也都认了，总别留在这送了性命好些。

虽然我和胖子忍不住想进林子里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可考虑到了思甜和老羊皮的人身安全，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拨转马头便要离开，老羊皮更是不想在此多耽半刻，想捡近路打马翻过一个草丘，不料这坡低下有许多隐蔽的鼠洞，平时洞口都被荒草覆盖，根本看不出来，牧民们最怕的事，便是将马腿陷进鼠洞，那样很容易导致马的腿骨折断。

丁思甜的坐骑枣红马刚好踏到这么一个鼠洞，洞口都是草根沙土，加之又是陡坡，马匹自重本就不轻，踩塌了鼠洞后马足陷落，枣红马载着丁思甜当即向侧面栽歪了一下，只听那马一声悲嘶，前腿径骨顿时折了。

所幸丁思甜身子轻，被失去重心的枣红马一甩，滚落到了长草上并未受伤，饶是如此，也惊得花容失色，她身子单薄，如果被载倒的马匹压住至少会受重伤。

我们见同伴落马，都吃了一惊，立刻带马止步，见丁思甜只是摔了一身的黄土草屑，这才把心放下，我刚想翻身下马，却一眼瞥见被枣红马踩塌的老鼠洞中，有只受了惊的灰白色野鼠蹿了出来，野鼠三角脑袋上的两只小眼睛闪着恐惧的光芒，它大概正在洞里闭目养神，被突如其来的马蹄惊得不轻，慌乱中逃蹿起来也完全顾不得方向，“嗖”的一下从丁思甜身边蹿了过去。

从马上落地的丁思甜，仍是惊魂未定，见突然有只毛茸茸的大老鼠从眼前跑过，这野鼠又肥又大，都快赶上小一号的猫了，而且离得这么近，鼠毛都快蹭到脸上了，吓得她喊了一声，急忙缩头躲避。

据我对她的了解，丁思甜胆子不小，在女知青里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但刚才事出突然，她的这一声惊呼也算是出类拔萃了，连那只野鼠都被她吓了一跳，全身一哆嗦原地蹦起多高，野鼠身在空中还没落下，丁思甜身后的草丛中乱草一分，从中探出一条长得见首不见尾的“黑斑蝥蜒”，那蝥蜒形似大蜈蚣，全身暗黄泛绿，由于活得年头久了，遍体皆是黑斑，口边的腮脚钩爪极锐，一口将跃在半空的野鼠衔住，腮脚钩爪上的小孔内通毒腺，一旦捕住活物随即就会注入毒液，那野鼠连挣扎都没来得及就送了性命。

这条蝥蜒可能平时伏在草中掠食，丁思甜落马滚到它身前，正打算出来咬人，可那倒霉的大老鼠先撞上了枪口，这倒救了丁思甜的性命，否则它早已悄然无声地咬住了丁思甜，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和胖子、老羊皮三人到了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刚开始看这怪物这么多脚，以为是条大蜈蚣，可定睛一看，对足比起蜈蚣要少很多，只有十来对，对足的长度惊人，比它的身体还要宽许多，最后一对尤长，这才知道是蝥蜒，齐声喊叫着催马去救丁思甜。

蝥蜒一口吞了硕鼠，那野鼠虽大却哪里填得满它的胃口，须爪挠动，转头又去咬丁思甜，丁思甜毕竟当过红卫兵，大串联风暴和广阔天地中历练过几年，此时面临危机，虽然心里十分惊慌，但手脚还能活动，见那蝥蜒伸开腮足咬来，赶紧用手撑地，把身体向外滚开躲闪。

这时我们其余的三人已经赶到近前接应，那蝥蜒完全从草丛中爬了出来，它身体有一米多长，乱爪攒动，仗着毒性猛恶行走迅速，面对人和马匹毫无惧色，贴在草面上发出“沙沙沙沙……”的响声，再次扑向丁思甜。

胖子在马上举起猎铳想打，可这把老掉牙的武器竟然在关键时刻哑了火，枪虽没响，但马已经蹿过了头，带起一阵黄土奔到了坡底，胖子方才把马带住。我看那条蚰蜒行动迅速，在草面上飞速滑动，干脆让马踩死它方为上策，于是驱马上前，猛地提拉缰绳，想让马蹄子将这条蚰蜒踩成烂泥。

可是我救人心切，忘了身处斜坡之上，胯下马前腿高高抬起，蹬地的两条后腿失去了重心，马蹄落下时没能按欲期踏中蚰蜒，反而是向坡下的方向打了个跟跄，这一下没勒住马，那马顺势带着我冲下了草坡。

我回头看时，只见经验老道的“老羊皮”并没在坡上纵马快跑，他深知这草丘上可能还有别的鼠洞，而且这种地形，一旦一击不中救不到丁思甜，等到再拨马回身便已迟了，所以他比我和胖子慢了半步，此时老羊皮已将“康熙宝刀”从鞘中拽出，火红的夕阳映得刀锋泛着寒光。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蚰蜒便要扑住丁思甜，就见老羊皮手中刀光一闪，一刀斩在蚰蜒身侧的对足上，那蚰蜒中有大的花蚰种类，一旦生得老了，外壳会逐渐变得坚硬，但是只有对足细得与身体极不搭调，经常会断，断了还可以再生，老羊皮这一刀挥下去，齐刷刷削去了这只大蚰蜒三条长足。

蚰蜒疼得在长草中翻了几翻，终于没能咬住丁思甜，但它紧接着一扭身体，在草丛中游走如风，接着—冲之力凌空跃起，直朝老羊皮扑了过来，老羊皮见刚刚一刀没能将这蚰蜒挥做两段，对方又卷土重来，好在他年虽然年老，但常年的游牧生活使得身手依然灵活，急忙俯身趴在马鞍桥上，蚰蜒带着一阵腥风从他背上扑过，落了一空。

蚰蜒习性奇特，昼不能见，黄昏后则出，闻腥而动，草原上的黑斑花蚰毒性最大，咬死马匹牛羊也不足为奇，只见那扑空了的蚰蜒落在老羊皮身后，也不回身，径直爬到那匹折了腿的枣红马身上，枣红马正动弹不得，见有条粗大的蚰蜒爬到了身上，知道若被它咬中定是在劫难逃，想翻转马身以自身的重量压死这条毒虫，但没等它行动，就被蚰蜒的腮脚扎入神经，顷刻间双眼发青，僵硬地死在了草丛中。

蚰蜒虽然能毒死牛马，但牛马匹厚，所以平时它只食小兽，有的大蚰蜒偶尔也吃人，牧民对马匹看得如同性命，老羊皮见枣红马死了，自然十分悲痛，除了心疼马，更担心这次连牛带马死了不少，回去没法向牧区交代，但他随即发现那条黄绿黑斑相间的大蚰蜒咬死马匹后，又朝他和丁思甜扑了过来。

紧急关头也顾不上为枣红马难过了，赶紧把手伸给丁思甜，将她拉

上坐骑，二人同骑了那匹退役的老军马，双足一磕马镫，老军马载着老羊皮和丁思甜，从草丘的斜坡上虎跃下来。

我和胖子掉转马头正要再次赶回去，却见老羊皮带着丁思甜已经跑到了我们身边，他们身后的草丛中沙沙作响，那条一米多长的大蚰蜒也紧随其后追至，我看那蚰蜒来势汹汹，一瞬间就能毒死一匹蒙古马，也不敢再纵马去踩它，打了个手势，于胖子再次拨转马头，众人催马遁入林中，想借马速将紧追不舍的蚰蜒甩掉。

可刚一进树林我就后悔了，越往山坳深处树木越是茂密，在宽广的草原上跑马，无遮无碍确是一桩快事，但有树的地方骑马实在是让人眼晕，马匹在树丛中飞奔，眼看着一棵棵奇形怪状的古木从身边飞也似地掠过，感觉好象随时都会撞在树上。

跑不多远，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树枝带了好几道口子，狗皮帽子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眼看林中树木横生倒长，参天蔽日，再跑下去众人非得跑散了不可，我赶紧拉住缰绳，但专门受过训练的马才能说停就停，我这马并不太听话，不但没停反而斜刺里冲了出去，把骑马跑在旁边的胖子也给挤得偏离了路线。

胖子的坐骑带着他奔向一株老树，老树有条粗枝生得极低，刚好横在胖子的行进路线上，胖子见状，赶紧来了个蹬里藏身，这招他只看草原上的牧民使过，根本没实践过，他把腿从蹬里抽出，身体笨拙地在马背上打了个斜，蜷缩着坐在坐骑一侧，虽然动作难看，却正好避过了那条横枝。

胖子对自己的表现颇为得意，惟恐其余的人没看见他这一手，大呼着叫大伙注意他这边的动作，可是他这蹬里藏身只会照猫画虎地模仿一半，他身胖体重，再想翻回马背可就难了，这时他的坐骑即将奔到两株大树之间，两树的宽度能过一匹马没问题，可马的侧面加上胖子无论如何也过不去，胖子眼看自己要撞树上了，躲无可躲，又根本不可能让马匹停下，干脆闭上眼弃马滚落在地，摔入了一团乱草之中，那匹马头也不回地蹿进了密林深处。

我光顾着看胖子蹬里藏身，也被一根粗硬的树枝从马上撞了下来，仗着衣服穿得厚实，肋骨才没被撞断，而且双手抱住了树枝悬在半空，胯下马奔得性起，同胖子的坐骑一前一后奔进了林密浓雾之中，都在片刻间跑没了踪影，只留下一串马蹄声碎。

我抱着树杈悬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肋条被撞得隐隐生疼，刚想放手让自己下来，可就听脚下的荒草中“沙沙”几声响，那条被

削去了三条对足的大蚰蜒从草间冒出了头，张牙舞爪地昂首而起，奔着我的脚就是一蹶，我一看不好，赶紧腰腿用力，翻身爬上了树杈。

老羊皮马术娴熟，虽然他和丁思甜并骑，又骑的是匹老马，跑起来仍然在林中比我们快出许多，进树林后就把我和胖子甩在了后边，丁思甜回头看见我和胖子落马，便立刻告诉老羊皮，二人打马回身，正撞见我在树杈上躲避蚰蜒的攻击。

蚰蜒在古树长草之间进退如电，不等老羊皮的马到进前，它便从草丛中转到了他们身后，人立起来张开颚足咬在了老军马后臀上，我趴在树杈上看得真切，一声惊呼，心想可惜了这匹能解人意的退役军马，最后却惨死在蚰蜒口下。

第十六章 怪汤

老羊皮常年在草原上牧牛放羊，也时常遇到过恶狼、豺狼之类的猛兽从马匹背后袭击，知道该当如何应付，正发愁找不着机会收拾它，这家伙却自己送上门来，立即打声胡哨，那匹老军马驮着他和丁思甜，就在大蚰蜒扑至马臀的一刹那，猛地向前一欠身，前腿撑地，两条后腿狠狠蹬向从马后扑来的蚰蜒，这一蹬之力不下千百斤，把黑癩蚰蜒踹得在空中翻了几翻，远远地落在地上滚出一溜滚去。

那蚰蜒吃了大亏，再也不敢造次，滑进长草深处远远地逃走了，我见老羊皮出奇兵制胜，喝了一声彩从树杈上爬下来，和丁思甜一起把摔得七荤八素的胖子也拽了起来，扑落扑落身上的树皮杂草，这才想起有两匹马跑进林子深处了，牧牛没找回来，加上刚刚被蚰蜒毒死了一匹枣红马，现在四匹马只剩下一匹老军马，损失越来越大，老羊皮连吹了几声招呼马的口哨，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不知道那两匹马跑哪去了。

老羊皮对这片称为“百眼窟”的区域，从骨子里感到恐惧，可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牛马的损失责任更为重大，这两年斗争形势这么紧张，有那么多顶帽子，万一给扣上几顶可就要了老命了。老羊皮毕竟年岁大了，刚才一阵剧斗便已使他心跳加剧，胸口跟个破风箱似的呼哧哧喘着，加上心理负担太大，眼前便一阵阵发黑。

丁思甜见老羊皮身体不支几欲晕倒，急忙扶着他坐在树下，揉着他的心口为他顺气，可老羊皮仍然是连咳带喘，一口气没倒过来，咳得背过了气去，我们赶紧进行抢救，又是按胸又是捶背，才让他呛了一口痰出来，总算是有呼吸了，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怎么招呼也醒转不来。

丁思甜在草原上插队，始终得到老羊皮一家的照顾，她几乎把老羊皮当成了亲爷爷，此刻见他要不省人事，又怎能不急，流着泪问我该怎么办？我插队的那个屯子里，有位赤脚医生，绰号“拌片子”，有时候我会去协助他给骡马瞧病，我和胖子、丁思甜这三人中，也就我有点医学常识，但我面对昏迷不醒的老羊皮也感到无所适从，就算是赶快送他回牧区，也需要走将近一天的路程，而且牧区离医院还有一天的路程，等找到大夫人早完了。

没想到还是胖子给提了个醒，胖子说：“这老爷子是不是饿的呀？咱们从早上起来就风风火火地出门追赶牛群，直到现在眼瞅着太阳都落山一半了，几乎就水米没沾牙，别说他上岁数的人了，连我这体格都有点顶不住了，饿得头晕眼花的。”

经胖子这么一提，我和丁思甜也觉得饥火中烧，已经一天没吃东西

了，白天光顾着找牛，着急上火的谁都没想起吃东西来，老羊皮肯定是劳累过度，加上白天没吃东西，所以饿得昏过去了。

我们临出发的时候，老羊皮担心一天两天之内找不回所有的牧牛，于是带了些干粮，甚至还在用马驮了口烧水的锅来，他为了照顾老军马，只把那口空锅子以及一些零碎轻便的事物挂到了马上，其余的粮食和用品都有其余的三匹马负载，倒霉的是我们眼前只剩下这匹老马，身上没有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

胖子说那没办法了，宰马吃肉吧，要不然咱们都走不出林子了。丁思甜赶紧拦阻，草原上立过功参过军的牲口是不能宰的，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宁可饿死了也不吃马肉，等老羊皮醒过来，要知道有人宰了他的马吃，还不得玩命啊。

野外的天黑得早，下午四点一过，太阳就落山，这时天色开始暗了，林中夜雾渐浓，光线越来越少，已经变得夜晚差不多了，头顶上不时就飞动的物体，不知是鸟还是蝙蝠，发出凄厉的鸣叫，那声音使人感觉脑后每一根头发都立了起来。

我们都有点搞不清东南西北了，胖子和丁思甜都望着我，希望我拿个主意，现在该怎么办？我稍一犹豫，对他们说：“虽然老马识途，可这林子里雾大，如果咱们没头没脑地往外乱走，一来人困马乏，都一天没歇气了，再继续走容易出事，二来如果再遇到藏在深草处有蚰蜒毒蛇，或是遇到狼群豺狗之类的猛兽，一定没咱们的好果子吃，毛主席教导咱们说，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无谓的和不必要的牺牲，所以我看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就地点起营火，一来防备虫兽袭扰，二来找些东西煮来吃了，让人和马匹都养足了力气，等明天天一亮再继续行动。”

胖子说：“这方案好是好，可不周全，你们瞧这片林子，除了草根树皮就是烂泥，别说吃的东西，连口干净水都没有，咱们煮什么呀？可不吃东西又实在是走不动了，这状况让我想起革命前辈们曾作过一首小诗，天将黑，饥肠响如鼓，囊中存清米可数，野菜和水煮。当年陈毅将军的游击队那么艰苦，毕竟米袋里还有几粒米能跟野菜一起煮着吃……”

我听胖子一提米和野菜，肚子里顿时打起鼓来：“胖子你什么意思？咱们处境这么艰难还敢提煮野菜粥，越是饿肚子就是越不能提吃的，否则会感到更加饥饿，想当年革命前辈们断粮三月，依旧斗志激昂，咱们怎么就不能克服克服？”

这时丁思甜突然一拉我的衣袖：“八一，你们听听，林子里是不是有流水的声音？”我心想这山坳的林子里，哪会有什么河流，也许是谁的饥

肠响动，使丁思甜听岔了？可我静下来一听，不远处还真有溪流叮涿流淌之声，有水声就有活水，我们嗓子正干得难耐，而且如果是条溪水，里面也许有鱼，另外顺着水走，在这雾气迷漫的密林中，也不容易迷路。

我们一刻都没耽搁，老军马的挎囊中有盏煤油灯，解放前这灯叫洋油灯，其实洋油就是煤油，牧区没有松油，晚上普遍都以煤油灯来照明，我提了灯在前找路，胖子把老羊皮擢到马背上驮着，他在旁边扶着，丁思甜牵着马，一伙人就朝着传来流水声的地方摸索前进。

我们拨林取路，走出不远，果然见到有口水潭，由于天黑又有雾气遮盖，能见度不足十米，看不清这水潭的大小，不过听远处那水声流量很大，估计这潭不小，站在潭边的青石上举起灯来一照，只见水花翻滚，水下有许多肥大的黑鱼被灯光吸引，纷纷游拢过来。

巴伦左牧区的人视鱼为天神，从来不吃鱼捉鱼，这片草原上大小湖泊里的鱼生活得自由自在，从来就不怕人，不象内地的鱼儿，一见有人就远远遁入湖底，不过我们可管不了这些了，这里除了鱼和马没别的东西能吃，在这片荒凉的草原上，鱼是神仙，马是朋友，吃神仙还是吃朋友？对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知青来说，这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一个问题，毫不犹豫地会选择吃掉前者。

我和胖子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动手捉鱼，丁思甜把老羊皮安顿好，拴住了老军马，捡些碎石围成灶头，林子里有得是枯树枝叶，随手就拾了一大捆，她很麻利地点了堆火，用树枝架起锅来烧水，先烧开一点水，把锅涮干净了，然后再煮些热水给大伙喝。

对于我和胖子这种没媳妇的男知青来说，做饭是最难过的一关，虽然是在野外，看丁思甜还料理得井井有条，看到她忙活的背影，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惆怅的情绪，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被饥饿驱赶走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里的鱼不怕人，这就免了不少麻烦，不用象在兴安岭那样浑水摸鱼，直接找了两跟树杈，拿老羊皮的“康熙宝刀”削尖了当鱼叉。

有了鱼叉当然也不能在水里乱戳，而是要先把煤油灯挂在水面，把肥大的黑鱼都吸引过来，接下来还要耐着性子，根据水流、气泡、水花等迹象摸清鱼儿游动规律，由于光线不足，我们并没能完全掌握水中游鱼的动向，虽然准备得不太充分，可这潭中的黑鱼还是被我们戳上来七八尾，其余大一些的黑鱼终于明白过来有危险，头也不回地游进了深水。

我看捉到的这些鱼体形肥大，再多人也够吃了，但人饿起来眼就大，怎么看都觉得量少，于是我和胖子把鱼交给丁思甜收拾下锅，又再次回到潭边，故计重施，叉了几尾刚从远处游过来的黑鱼，这才觉得差不多够四个人吃了，实际上我们捉的鱼别说四个人吃，就算再多四个人也足够了。

丁思甜告诉我们黑鱼用火一烤就干了没法吃，于是用刀子切开鱼腹去除内脏，刮了鱼鳞，切成段下到热锅里，看样子是要煮一锅鱼汤，滚热的水气一逼，只闻得锅中香气四溢，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这时候谁还管它是咸是淡呢，我们咽着口水强压饥火，不错眼珠地盯着锅内的鱼，看得眼珠子都快掉锅里了。

胖子馋得口水都掉了下来，他用衣袖胡乱抹了几抹，对我和丁思甜说：“据说北大荒兵团那帮哥们儿一日三餐都喝汤，他们还给汤写了首诗，喝汤之前我先给你们朗诵朗诵——啊！汤、汤、汤，革命的汤！一顿不喝想得慌，两顿不喝馋的慌，三顿不喝心发慌……”

我和丁思甜都被胖子的诗逗笑了，丁思甜说：“胖子那诗是从哪趸来的？那可都是老黄历了，以前的北大荒很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只长野草不长粮，后来兵团的人逐渐多了，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听说现在好多了，不用整天喝汤了，我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当班长。对了，你们俩在兴安盟都吃什么？”

胖子说，我们那边好吃的太多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都吃遍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吃，还没咱们这锅鱼汤好呢，这汤可真鲜，单是闻着都是一种享受。

丁思甜奇道：“龙肉也有得吃吗？难道老羊皮爷爷说的是真的？这世上当真有龙？”我解释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所谓的龙肉，其实就是山里的榛鸡，它俗名又叫飞龙，因为味道鲜美，是山珍野味里的极品，所以美其名曰龙肉，其实跟普通的野鸡没多大区别，下次我从那边给你弄两只来让你尝尝龙肉什么滋味，不过小胖说的还真挺对，我也感觉咱们这锅鱼汤太鲜了，也没放调味料，怎么这味道会这么好？也许是我饿了，反正我觉得这辈子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鱼汤。”

说话间鱼汤就熬得差不多了，只诱人食指大动，忽听身后一阵咳嗽，老羊皮慢慢醒转过来，嗅着鼻子闻着那锅鱼汤：“哎呀，香的很……这煮的是甚，怎地恁香？”

我们一回头见他醒了，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果然是饿过了头才昏迷的，闻见鱼汤自己就醒了，我心想不能对老羊皮说是鱼汤，这老头虽然

也是贫下中农，但骨子里的迷信思想还很严重，封建尾巴没割干净，我要告诉他是鱼汤，他肯定不让我们喝了，不如先让他喝饱了再告诉他实话，那他就没话可说了。

想到这我不等胖子先吃，就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马勺，慷慨地盛了满满一勺汤递给老羊皮：“我们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就是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应当多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并且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您先来口尝尝，给我们点评点评这汤熬得怎么样。”

老羊皮也可能是饿得狠了，也可能是由于这锅鱼汤味道太香，见马勺送到嘴边，顾不得再问什么，接过来两口就喝了下去，添了添嘴唇，意犹未尽，颤颤悠悠地走到锅前，一勺接一勺的喝了起来，他也不嫌烫，一口气喝了半锅，连里面的鱼肉也捞出来吃了许多。

胖子一看急了，这么一大锅够八个人吃的，这老头自己就去了半锅，这干巴老头饭量怎么如此惊人？我和丁思甜也看傻了眼，怎么跟中了魔似的吃起来没完了？这么吃下去不是要撑死吗？赶紧拉住老羊皮：“您知道这锅里煮的是谁的肉吗？不问清楚了就吃这么多，这是林中水潭里的黑鱼肉啊。”

老羊皮已经吃得太多了，撑得他直翻白眼，一听是鱼肉也吓了一跳：“甚？黑鱼肉？罪过嘛，这神神也吃得？吃了要把报应来遭……把报应来遭……”可说着话，他就象管不住自己的手一样，又接着用马勺去捞鱼肉吃。

我见老羊皮两只眼睛瞪得血红，与平日里判若两人，一个人绝不可能喝了这么多鱼汤还象饿鬼一样，我心中当时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这锅鱼汤喝不得！

第十七章 百眼窟

老羊皮喝了那鲜美的鱼汤之后，整个人仿佛变作了从阿鼻地狱中爬出来的饿鬼，惟恐别人和他争食，把我和胖子推在一旁，自己把住了剩下的半锅鱼汤，一只手用马勺舀汤，另一只手只下伸入滚烫的锅中捞鱼肉，两只手流水似的往嘴里送着事物，就好象他的嘴变成了无底洞，不论喝多少鱼汤吃多少鱼肉，都填不满，可那鱼肉鱼汤毕竟是有形有质的事物，老羊皮吃得实在太多，肚子胀得鼓鼓的，鼻孔里都往外反着白色的鱼汤。

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面面相觑，都看得呆了，见过能吃的，但没他妈见过这么能吃的，胖子看得心惊肉跳，一个劲地跟老羊皮说：“给我们留点，给我们留点……”丁思甜隐约察觉到不妙，单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使劲拽了我的胳膊一把：“老羊皮爷爷他……他究竟是怎么了？他再吃下去要出人命了。”

我胳膊被丁思甜一扯，这才醒过味来，刚才真是看老羊皮饿鬼般的吃相看傻眼了，这锅鱼汤肯定有问题，难道草原上被视为天神的鱼当真吃不得？吃了就会变得着了魔一样，一直吃到死为止？

眼看老羊皮要自己把自己给撑死了，我无暇再去细想，走过去抓住老羊皮后衣领，他的肚皮胀得象鼓，好象随时都可能裂开撑破，我担心用得力气大了，会伤到他的内脏，只是轻轻抓住他的衣领，把他向后拉起，然后让胖子夺过他手中的马勺，老羊皮已经失去了神智，口里鼻子里都往外呛着鱼汤，被我向后一拉就躺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了。

我心想幸亏喝的是鱼汤，给他揉揉肚子，从嘴里吐出来些，再放个茅，料来也无大碍，可刚一抬眼，发现胖子正用马勺要去捞鱼汤，他嘴里还跟丁思甜念叨着：“难道这汤真的那么鲜？让贫下中农喝起来停不了口，我也试试……”

我怕胖子会重蹈老羊皮的覆辙，赶紧抬脚将热锅踢翻，剩下的鱼汤全泼在了地上，我对胖子和丁思甜说：“这汤不能喝，喝了就变饿鬼了。”丁思甜替老羊皮揉着肚皮说：“是啊，我看老羊皮爷爷好象是越喝越饿，明明肚子里已经满了，但他似乎完全感觉不到，越喝越想喝，看来巴伦左草原上的牧人从不吃鱼，确实是有原因的。”

我很后悔当初让老羊皮先喝第一口鱼汤，那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其中的秘密，只觉得这片雾气蒙蒙的林子里，就如同那个关于这里有条妖龙的传说一样，处处都透着诡异可怕，让人难以理解，许多年后，

我参军到了兰州，才知道在黄土高原上，有种罕见的黑鱼，这种黑鱼肥美少刺，用以熬汤，鲜美无比，任何人尝上一口，都会变得跟饿鬼投胎一般，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一直吃到胀死为止，关于这种可怕的黑鱼，有许许多多的传说，有说这些鱼都是闹饥荒时活活饿死之人所化，也有人说黑鱼是河中的龙子龙孙，谁吃谁就会遭到诅咒。

后来随着科学日益昌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种黑鱼中含有一种麻药，人类之所以会感到饥饿和饱涨，都是由于人的大脑下视丘中，有一段“拒食神经”，黑鱼中的某种成份，恰好能麻痹这片神经，使人感到饥饿难以忍耐，一旦吃起来，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了，从古至今，因死之人，难以计数。

当时在“百眼窟”的密林中，我们大概就是误将这种黑鱼煮了汤，不过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此中原因，只是感觉到不妙，这鱼汤是绝不能碰了。

老羊皮胀肚昏迷，看样子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而且他胀成这样，也没办法挪动他，一旦把肠子撑破，在这无医无药的荒郊野外，我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命归西了。

望着泼了一地的鱼汤和正在吃草的老军马，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皆是愁眉不展，这潭中的鱼太过古怪，肯定是不能吃了，可饿劲儿上来，实在难熬，这时候难免会羡慕那老马，在草原上到处有草，随便啃啃就不饿了，哪象人吃东西那么麻烦。

眼下我们只好苦等老羊皮恢复过来，再去找别的东西充饥，林中的夜雾渐渐淡了下来，依稀能看见天上的暗淡星月了，好在除了这潭中的鱼不能吃，倒未见有什么危险之处，四周静悄悄地，三人围着火堆，想闲聊几句，借以分散注意力，缓解腹中饥火煎熬，可说了没两句，话题就转移到吃东西上了，我们充分地回忆曾经吃过的每一顿美食，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曾游历了半个中国，从北京的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肉泡膜、兰州的拉面，一顿顿地回忆，一口口地回忆。

三人正谈吃得投入，却听身后传来老鼠触物的悉嗦响动，我们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泼撒在旁的那小半锅鱼汤，以及里面的鱼肉鱼头，引来了几只肥大的鼯鼠，这些家伙也当真馋得可以，劲不住黑鱼鲜味的诱惑，顾不上附近有人有火，竟然大胆地前来偷食，抱着地上的鱼肉碎块正啃得亲切。

我见这些鼯鼠肥硕，皮光毛亮，它们俗称“大眼贼”，通常生活在草原下的黄土洞里，在林中干燥之处也偶尔能见到，体形比野鼠肥胖得

多，正是野外的美味，赶紧打个手势让胖子和丁思甜不要出声，随手捡了一根拳头粗细的树干，对准其中最大的一只，一闷棍砸了出去，那大眼贼贪图鱼鲜，它就象老羊皮一样吃得神智不清，根本没有躲闪，被砸了个正着。

胖子也跳起身来，轮着粗树棍跟我一同打鼠，顷刻间便有七八只肥鼠毙在了乱棍之下，三人大喜，赶紧动手烤鼠吃肉，每只大眼贼的体型都跟小一号的兔子差不多，一烤滋滋冒油，丁思甜开始还有些不放心：“万一大眼贼也跟黑鱼一样，人吃了就变饿鬼怎么办？”

我对丁思甜说：“草原上可没有不许吃大眼贼的传说，不是有许多牧人都在秋天捉了最肥的大眼贼当口粮吗，我看应该问题不大。”说话间，那边胖子已经风卷残云般啃掉了半只烤得半生的大眼贼，我和丁思甜仍有些担心，尝试着吃了些，发觉无异，这才放心大吃。

草原上的牧民把吃烤鼠肉视为家常便饭，但在兴安岭山区，有许多人却从来不吃鼠肉，解放前，在山区里找金脉开金矿的人就忌食鼠肉，我曾经听我祖父说倒斗的手艺人，也不吃鼠，而称老鼠为“媳妇儿”，因为整天做的营生，都是搬土打洞的勾当，与老鼠无异，属于同行，而且老鼠也是“胡、黄、白、柳、灰”这五大家之一的“灰”家，天天跟土洞子打交道，就绝不能得罪老鼠，否则指不定哪次一不留神，就会被活埋在盗洞里。

我当时根本没动过打算盗墓的念头，对吃些“大眼贼”的肉毫不在乎，丁思甜也不太相信什么黄皮子、长虫、狐狸、刺猬和老鼠之类是仙家，但她深信天道有容，凡事不能做得太绝，比如说吃老鼠，在丁思甜的老家，解放前闹饥荒，当地老鼠特别多，虽然没粮食，可老鼠一点没见少，大伙为了活命，就抓老鼠吃，也不知吃了几十万只老鼠，终于把饥荒熬了过去，可当地人已经养成了吃老鼠肉的习惯，有粮食的时候仍然要抓老鼠吃，而且是家家都吃，人人皆吃，结果有一年突然就闹起了鼠疫，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疫情过后，有的整条村子，死得就只剩下两个吃全素的活人。

胖子说：“这叫什么天道有容？我看老鼠就是四害，给它们消灭干净了就不会闹鼠疫了，不过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人说这世上的老鼠比人还多？看来等消灭干净了帝修反以后，咱们就要着手剿鼠了。”说着话，他忽地抄起猎铳，倒竖起来枪托朝下，去捣一只在附近鼠洞中探头探脑窥探我们的大眼贼。

那大眼贼被鱼汤和烤鼠肉的香气，撩拨得坐卧不安，在鼠洞里探着脑袋，想找机会爬出来偷些鱼肉吃，忽见有人抡棍子砸来，赶紧缩身回

洞躲闪。胖子刚吃饱了想借机消消食，这一下子把劲使得足足的，一枪托狠狠地捣在地上。不料没砸到大眼贼，倒把地面的土层砸塌了一大块。这里的土壳很脆，下面又有窟窿，用枪托一捣就塌陷了下去。

这片林子之所以叫做“百眼窟”，可能地下有许多洞穴或地窟窿，但是多年来自然环境及水土变化，使落叶荒草遮住了这些窟窿，形成了一层土壳，所以如今看来，已很难直接找到什么地窟，这层土壳又被在地下挖蚯蚓而食的大眼贼挖得千疮百孔，所以胖子用枪托一砸就塌了，却也并不奇怪。

但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草从中的土壳轰隆塌下去一大块，实在是出人意料，更让人吃惊的是，露出的大窟窿里挤满了老鼠，胖子抬手一指：“哎呦我的姥姥，怎么冒出来这么多大老鼠？”

我顺着他手一看，也是全身一震，看得头皮都发麻，那窟窿里面都是树木的根径和烂泥，其中竟然有座庞大的“鼠山”，无数只大眼贼你拥我挤地堆在一起，群鼠蠕动叠压，码起来一人多高，而且还不仅有大眼贼，附近到处乱蹿的还有灰鼠、和草原犬鼠，以及许多根本认不出种类的肥硕野鼠，乌央乌央的一大片，这个巨大的老鼠洞大得超乎想象。

受到洞口塌方的惊扰，群鼠跟决了堤的潮水一般蜂拥而出，由于数量太多，竟把我们点起的火堆都给立时压灭了，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赶紧抡刀挥棍驱赶冲到身边的众多巨鼠，这些大老鼠被人一赶，更是乱了营，吱吱乱叫着在林中各处乱蹿，野鼠的天敌之一就是蚰蜒，而夜晚又正是蚰蜒觅食的时辰，受到野鼠群的吸引，只见从石头缝里、草窠子里、树丛中钻出一条条黄绿色的大蚰蜒，钻入逃散的野鼠群中大肆吞咬。

原本死一般沉寂的林子里乱成了一团，混乱之中撞上这许多天敌，野鼠们一时不知道往哪边逃好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在林中兜起了圈子，四面八方都有蚰蜒出没，在草原上牧民们常见的蚰蜒不过二十厘米左右，将近一米的都甚为罕见，可这我们发现周围竟然还有两米多长的花癞大蚰蜒，身上有斑点的蚰蜒毒性之猛，比之毒蛇更甚，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跟着群鼠向外乱闯，肯定会被蚰蜒的毒腭咬到，咬上就没救，因为根本来不及施救，便会毒发身亡。

想到丁思甜那匹枣红马被蚰蜒咬死的惨状，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如果这时候能有几匹坐骑，我们还能赌赌运气，冒险骑马冲出去，可身边仅有一匹老马，那马现在也惊了，它的缰绳被拴在树上，嘶鸣着挣扎不脱，只得不断尥起撅子踢开在混乱中靠近它的鼠群和蚰蜒。

我抓起地上的那盏煤油汽灯，喊胖子和丁思甜架住昏迷不醒的老羊皮，往塌掉一大片洞口而暴露出来的老鼠洞里逃，这时鼠群大部分已经蹿出了巨大的鼠窟，与林中那乱成一片的嘶咬吞噬相比，只有这又脏又臭的洞窟是唯一退身之地，胖子和丁思甜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二人半拖半架着，把挺着肚皮的老羊皮拽进了鼠窟，我挥起“康熙宝刀”，一刀切断拴住老军马的缰绳，老马身得自由，纵声长嘶，但并没有立刻冲出包围圈，而是围着鼠窟打转，不肯舍主逃生，我对它用刀一指林外：“自己逃罢。”

那老马竟似真有灵性，好象看出以它的高度钻不进那鼠窟，又见主人们进去避险，这才打声响鼻，返身向林外冲了出去。我见马跑了，就立刻钻入鼠窟，一进去就是一阵腥臭呛进鼻孔，我赶紧用衣袖捂住鼻子。

鼠窟里面甚深，两侧则潮湿狭窄，竟象是一条人工修建的地下隧道，举灯一照，深处黑洞洞看不到尽头，洞中还有些没逃干净的大小老鼠，不时从我们脚面上嗖嗖爬过，耳听蛐蜒吞吐游走，以及野鼠悲惨嚎叫之声已经到了洞口，我心想这回算是真正进了“百眼窟”了，现在是想不进去都不行了，当下不敢怠慢，赶紧用刀指了指洞穴深处，对胖子和丁思甜说：“转战游击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咱们应该在迂回运动和大踏步地撤退中寻找战机转败为胜，现在先往里面撤，小心脚底下。”当年我们这三个年轻人，怀着一腔“剩勇”冒然闯入了一个禁区，初时最多是有些紧张不安，别的倒也没有多想，可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鼠窟的尽头，一个巨大的噩梦正等候着我们的到来。

第十八章 观龙图

我们闯进鼠窟，举起汽灯一照，只见身处四周尽是古砖，砖奇大，形同石板，头顶上也被古砖收拢成弧形的顶棚，不过这些古砖隧道搭建得非常简易，有多处因为年久失修而塌陷，加上野鼠打的洞，以及上面树根生长侵蚀，就眼前这么一段隧道内已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慌乱与黑暗之中，我们也无法仔细分辨这到底是什么所在。

头上深进石顶的老树根径和泥土中，有无数蠕虫与白花花的虫卵，可见刚才老鼠们搭起鼠山，正是为了去吃虫卵，蚰蜒虽然猛毒凶恶，却不善穴地，体形大的钻不进鼠洞，但这时候群鼠盘聚之窟塌了大大一个缺口，于是大小蚰蜒们纷纷赶来吞噬逃蹿的野鼠。

为了躲避洞外来势汹汹的蚰蜒，我们只好一步步向这神秘隧道深处撤退，最棘手的是老羊皮胀着个肚，神智全失，胖子想背都没法背他，只得同丁思甜倒拽着他的两条胳膊，四仰八叉地拖着他，而且照明的用品只有我手中这盏昏暗的老煤油灯，根本照不到三五步远，一面摸索着前进，一面还要用脚拨开地上聚集的野鼠，与其说是往隧道深处逃跑，倒不如说是往里面“蹭”。

行不数步，就听身后群鼠又是一阵大乱，想是已有蚰蜒钻进了隧道，我四下里一望，见身前的几块古砖都被树根挤得松动了，再稍微加一外力，这段隧道非得塌方不可，事到如今只能兵行险招，如果被活埋了也认了，于是赶快让胖子和丁思甜拖拽着老羊皮速速前行，越快越好，别管后边的动静，然后把“康熙宝刀”插入鞘中，用那刀柄对准头顶的石砖连捣带撬。

刚撬下来两块石砖，其上的泥土碎石便纷纷滚落，我不敢停留，抽身出来，猛听“轰隆”一声，隧道顶紧跟着塌落了下来，把下面的大小野鼠砸死不少，那些蚰蜒暂时是过不来了，我抹了一抹头上的汗珠，转身赶上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胖子等人。

胖子听见后边的动静，问我是不是把隧道顶给捅塌了，我说这回退路算是断了，只能寄希望于前边另有出口了。面对这种情况，三人心中多少都有些慌了，这地道黑呼呼地没个尽头，也不知是否另有出口，虽然这里还有许多大眼贼出没，但大眼贼能钻出去的洞，我们可钻不出去，倘若被活埋在这恶臭泥泞的鼠窝里，这样的死法未免也太窝囊些了。

我祖父以前以看风水相地为生，曾经结识过一些盗墓的手艺人，我听他讲过，盗墓贼干的是穿梭阴阳界的勾当，能干这行的没有胆子小

的，可他们也有非常惧怕的事情，倒斗最怕的就是被活埋在地下，那是最惨的死法。

不过倒斗的人中，有善于相地的“摸金校尉”，能外观山形，内辨地脉，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都能判断是地形地脉，在“摸金校尉”眼中看来，宇宙有大关合，山川有真性情，他们将山川看做是有命的存在，“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采，岚霭为气色”，只要能摸清山川水流生命的脉搏，也定能在绝境中寻得“生门”。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不懂这些深奥的风水秘术，只记得我祖父大概讲过这么个意思，心中不免有些羡慕“摸金校尉”，天下之事福祸无门，吉凶难辨，如果是“摸金校尉”在此，他们能分辨出这条黑漆漆的地下隧道，是通往何方吗？我甚至感觉这条古砖堆砌的隧道，极象是盗墓故事中的墓道，也许在尽头处，会有一口大棺材。

我胡思乱想着接替了丁思甜，同胖子抬起老羊皮，丁思甜背着猎铳举灯给我们照亮，三人摸索着往前缓缓而行，我无意中把刚才的念头对他们说了，丁思甜奇道：“咱们大串联的时候，也听你讲过风水盗墓的故事，难道你祖上是干这行的？”

不等我回答，胖子就替我回答了：“老胡他爷爷是大地主，被革命群众们发现之后，已经被批倒批臭并且踏上一万只脚了，还给老胡扣了顶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要不然他怎么没当上兵呢，我这情况跟他正好相反，其实我们家祖上都是要饭的泥腿子，这么穷够光荣了吧？可我们家老爷子楞是有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好象还多多少少有点现行问题，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历反还是现反，结果我也被扣了顶帽子，是修正主义的白专苗子，同样是不能参军，你说我这一颗红心闪闪亮，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胖子一席话说到众人痛处，三人皆是神色黯然，我心想这些烂事有他妈什么好提的，说多了心里难受，得赶紧把这话题岔开，于是边走边对胖子和丁思甜说：“我祖父确实有几亩薄地，不过也不是什么大地主，他也不是盗墓的，只不过认识一些倒斗的高手，还亲眼见过大粽子。”我担心他们听不懂行话，还解释说倒斗就是盗墓，粽子就是坟墓里的尸体，听我祖父讲，平常都说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实际上能歌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行业，一共分为七十二行，都各有各的传承来历与祖师爷，比如屠夫、裁缝、木匠、盗墓、响马等等，这里面最牛掰的是什么行业你们知道吗？有句话说得极精辟：“七十二行，盗墓是王。”因为盗墓需要的技术与知识、胆色、手艺，以及盗墓得到的回报与

风险，都是其余七十一行完全不能相比的，不但如此，世人也公认“盗墓倒斗，摸金为王。”所以“摸金校尉”才是中国传统职业中真正的王中之王。

胖子不懂装懂地说：“噢，闹了半天你觉得咱们现在走进了一条墓道？其实我看盗墓也没什么可怕的，古墓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吗，那些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不是都给统统打倒了吗。”

丁思甜也说：“对啊，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先要盗挖帝王皇陵，这也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蔑视封建王权的大无畏精神，并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决心气概。”不过丁思甜虽然口上这么说，但她毕竟是女孩，虽然当过红卫兵，终归不如我和胖子二人胆大包天，对古墓有些畏惧心理难以克服，向我打听古墓中都有什么？

我刚进这条地道的时候心里有些慌，但走了一段，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隧道中压抑黑暗的环境，胆子又壮了起来，被丁思甜问起墓中都有什么，便半开玩笑地说：“可能跟皇宫似的吧，有好多雕刻喷泉什么的。”突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见过古墓鬼市，于是又填油加醋的给他们形容道：“那些雕刻全都是古代女人，不光长得挺顺溜的，还都光着腚不穿衣服，是裸体雕刻，都是大理石的，我在山里亲眼看见过。”

胖子和丁思甜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不知我所言是真是假，大眼瞪小眼地接不上话，我继续跟他们说：“现在得明确纪律了，一会儿万一真进了古墓，咱们不能意气用事，就算是盗墓也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开枪动刀的不能朝着墙上的裸体，尤其是小胖你，绝对不许你在里面随便乱摸大理石雕刻的裸体宫女，那可都是老粽子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我说得郑重其事，把胖子唬得张口结舌：“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不摸，反正咱是光看不摸，谁摸谁是孙子……哎，不对啊，咱们也是无产阶级，咱为什么不能摸啊？”

这时丁思甜插口问我：“列宁同志，你真能确定这满是老鼠的地洞是座古墓吗？”我无奈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刚才是怕你们紧张，才胡扯几句让你们安心，要说正经的，我看这里既可能是古墓，也可能不是古墓，至于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只有天晓得，鬼才知道。”

胖子气得咬牙切齿：“老胡你刚说的原来都是废话呀，什么叫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着话，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隧道的尽头，这里已经没有了古朴残破的大石砖，而是一个穹形的天然洞穴，洞穴也不甚大，约有百余平米，围着这洞穴一圈，是一个挨一个的隧道，规模形制都与我们进来的那条相同，身处其中，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和胖子抬老羊皮走了许久，胳膊都有些酸麻了，发现走到这里四周竟然有许多岔路，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于是就先把他放下，老羊皮迷迷糊糊地嘴里说着胡话，好象还在惦念着他的牧牛和马匹，这一翻连拖带搬，可能也帮他消了食。

丁思甜挑灯看了一眼，忧心忡忡地说：“这简直是个地下迷宫啊，咱们是不是进了地下迷宫的正中心，为什么所有的隧道都通向这里？”

我揉着发酸的膀子看着四周，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肯定不是古墓，也不会是什么地下迷宫，洞穴周围的隧道，是呈放射状分布的，我数了数，总共是十条不多不少，我们越看越是觉得这洞穴布局奇特，这洞中立着一面石墙般的天然翠石屏，围着石屏地面的泥土中，半埋着许多巨石，石头的形状不一，大小也不相同，埋得杂乱无章，瞧不出其中有什么奥妙。

胖子一看就说这埋的是大理石吗？不是说有石头雕刻的女人吗？怎么都刻成土豆了？我没去理睬胖子的戏虐之言，心中不禁纳闷，谁吃饱了撑的在山洞里埋这么多大石头干什么？

正当我暗暗称奇之时，丁思甜按捺不住好奇心，提着汽灯走进那面光溜溜的石墙观看，发现天然翠石屏上刻了许多图案，这好象是一块半截埋进土里的石碑，于是赶紧招呼我和胖子近前观看。

那巨大光滑的石面上并无文字，但两面都刻有精细的图案，其上有些许剥落磨损，原本图着的色彩也暗淡得几乎没了颜色，但并不影响看清上面的图形，只是其中表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置信，我只看了几眼，便觉得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

其中一面刻着一片起伏的丘陵，中间盆地是茂密的森林，看那地形特征，好象就是我们所在的“百眼窟”这片区域，丘陵周围绘了个黑色的龙形阴影，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老龙，正吞噬着周围的牛羊人畜，想到那些凭空失踪的牧牛和野雁，我们都知道这石刻内容不假，只不过可能雕刻这幅图画古人，也同我们一样，仅知道这附近有人畜神秘消失，却难解其中之秘，故此虚化了一个游荡在天空的龙形阴影。

我们在草原上看到飞入云中的雁阵失踪，随后便感到耳膜疼痛，若非坐骑警觉，现在八成也被这画中的龙形黑影吞了，可当时四个人八只眼，明明看到草原上空空荡荡，天空上并不存在什么异常之物，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见它？这龙影究竟代表什么秘密？难道是一条古龙的亡灵做祟？古人留下的这个神秘的暗示，后人实在太难揣摩其中真相了。

胖子看得走马观花，没觉得这石墙上古老的记载有什么看头，只随

便瞧了几眼，便从怀中摸出一只皱巴巴的劣质新功牌香烟，坐到老羊皮身边歇脚抽烟去了。

丁思甜的好奇心比我有过之无不及，看了这墙上神秘的图案，心中全是疑问，就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首先我不太相信世界上有龙，虽然古时候有许许多多看到龙的事件，但是其中多半子虚乌有，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有次在城郊出了件轰动一时之事，有山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一条半死不活的龙来，当时有许多人都拿刀去割龙肉，还有谣言说，割龙肉可以，拿回家吃了也可以，但割的时候绝不能提到“龙”字，一提“龙”字，天上立刻会阴云密布雷鸣电闪，谁提过那个字，谁就会当场被雷劈死，还风传属蛇属龙的人都不能去围观，反正说什么的全都有，到后来真相被证实了，其实所谓的龙，只不过是山民挖井时挖伤了一条躲在地洞里的巨蟒。

这面绘有龙形的巨石，不知是古时哪朝哪代的遗迹，看来草原上牧民们对百眼窟附近有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我只是觉得那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现象，似乎当时还完全没有被世人了解，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无影无形之间将生灵化为乌有呢？凭我和丁思甜两个，又哪里能参详得透其中玄机，胡乱分析了几句，都不得要领，只好做罢。

丁思甜转去石墙的另一侧，去看那面的石刻，我心中疑团越来越大，没有立刻同她去看石画，而是找胖子要了支烟，这新功牌纸烟，还是我们用套来的“黄仙姑”换来的，烟的质量很差，而且劲儿也大，非常呛，就这样我们还舍不得直接抽，在烟丝里混了一半干树叶，把一根烟搓成两根，抽一口就觉得神魂颠倒，如坠五里雾中。

我抽了两口烟，觉得脑子好使多了，于是走到丁思甜身边，同她一起去看巨石上雕刻的花纹图案，但愿这边会有些有用的内容，可刚刚站定，只往那石墙上看了一眼，我手中的“混合型”香烟差点掉在地上，这一端竟然画着“黄仙姑”！

第十九章 引魂鸡

这条被无数野鼠占领的地下通道，连接着一个如同地下大厅般的洞穴，大厅的地面埋着许多巨石，四周更有许多构造相同的通道，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洞穴的石墙上，竟然刻着与黄皮子庙那位“黄仙姑”的神像。

雕刻在石墙后的这幅画面，在我们发现这石墙般的天然翠石屏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不过这些阴刻年代久远，石壁上剥落模糊，若不以衣袖擦掉浮土灰尘实是难以辨认。

此时我站在石墙近前，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张黄鼠狼诡异邪恶的脸孔，这黄皮子头女人身的画像，另人一看之下，心中就立生烦魔。由于出乎意料，我险些将手中的纸烟掉在地上，赶紧用手指捏住烟尾，放在嘴上狠狠吸了一口，使自己惊诧意外的心情稍稍平稳下来。

劣质的烟丝混合着枯树叶，抽上一口喷出来的烟雾，简直象是生炉子时冒烟的烟囱，将我身旁的丁思甜呛得一阵咳嗽，她挥着手驱赶烟雾：“你难道就不能少抽一点烟吗？这么年轻就养成烟瘾，将来想借就难了。”我觉得丁思甜身上全是优点，唯一的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她不能容忍别人抽烟，每当看见我和胖子吸烟，她总要说列宁同志戒烟的事情，列宁同志年轻的时候生活贫困，而且烟瘾同样很大，有一次列宁的妈妈对他说：“亲爱的弗拉基尔米依里奇，你难道就不能少抽一点烟吗？”不愧是伟人的母亲，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她不直接说你能不能不抽烟了？而是说能不能少抽一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哲言啊，既温柔善良，又推己从人，不愧是女人中的女人，在被他母亲这样语重心长的说过之后，列宁同志就再也没吸过烟。

这时候丁思甜又提到这事，劝说我以伟人为榜样，让我戒烟，可我的心思全放在看那“黄仙姑”的画像上了，对她的话根本没太在意，双眼紧盯着石墙上的雕刻，半自嘲半应付地回答着丁思甜：“嗯……不就是戒烟吗，我觉得戒烟其实一点都不难，我最近这半年就已经戒过一百多次了……”

丁思甜见我回答得心不在焉，而是全神贯注地在看石墙，便顺着我的目光看了过去，石屏上的雕刻图案极为庞驳复杂，黄仙姑那妖邪的形象只占其中一隅，待她看清那张面目可憎的黄鼠狼脸，也吃了一惊，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险些叫出声来。

那画中的黄鼠狼脸女人，形态举止十分奇特，好象正在口中念念有

词做着什么邪术，她身前放着一口古纹斑驳的大箱子，箱口半开半掩，在石墙的正中间，则直挺挺的躺着一个女人，那女子头戴面具，身着华丽的鳞衣，看她平躺的姿势格外僵硬，似乎是一具被精心装扮的尸体。

在女尸和“黄仙姑”的下方，有一只似鸡似雉叫不出名的长羽禽鸟，正托着一个模糊的人形向上飞升，我在东北山区插队这半年，虽然地处偏僻，但也见识到了许多保留于民间最底层的神秘民俗，我看这模样古怪的飞鸟，发觉其形态极象是大兴安岭民间传说中的“引魂鸡”。

传说人死之后化为鬼，鬼者，归也，其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油膏归于露，毛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化为亡灵而归于幽冥之间。

人活着全仗有一口气息不绝，一旦呼吸停止身亡，这口阳人氣息则立即坠入大地之茫茫，在这种观念的风俗中，家中有人过世，要立即宰杀一只雄鸡，并以鸡血涂抹尸身，相传雄鸡之魂可以载着死者亡灵使魂魄升腾，避免坠入轮回再受劫难，在我插队的屯子里，有跳大神的，也就是跳萨满舞的，还有给死人做“引魂鸡”的神婆、神汉，在运动中这些人都挨了整，在开批斗大会时，他们交代罪行，我才得以知晓。

这时候胖子见我和丁思甜看个没完，便也过来凑热闹，我们三人眼见这天然翠石屏上内容离奇荒诞，实是难以窥得其中奥秘所在，只是凭眼中所见揣测，似乎这天然翠石屏上所记载的，是“黄仙姑”施展邪术，利用一种类似“引魂鸡”或是“扎纸鸟”之类的法门，在山区里一些洞窟中，还会看到类似的古老神鸟图腾，被当地人俗称为大羽送死鸟，这只能牵引亡灵的神鸟，将那戴有面具的女尸亡魂，从阴曹地府中救了回来，意图使之复活，而“黄仙姑”那口形影不离的箱子，大概就是其邪法的来源。

这与我事前的猜测截然不同，看来这被无数离奇传说包围着的“百眼窟”，绝非是盗墓胡匪“泥儿会”藏宝之地，他们费劲周折挖出黄皮子坟下的箱子运至草原深处，难道竟是为了给一个早已亡去千年的死鬼招魂？

我想到这心里不禁打了个突，也越来越是好奇，看这天然翠石屏年代甚是久远，想来那戴面具的女尸必定是古人无疑，她究竟是何许人也？现在又身在何处？“泥儿会”的胡匪来到这里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关于百眼窟附近人畜失踪的传说是否与之有关？还有……各种念头在脑海中此起彼伏，可越琢磨越是没有头绪。

胖子冷不丁一拍大腿：“我说老胡，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看这埋

的这些石头象什么？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咱们是不是曾经在哪见过？”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黄仙姑”的那口箱子上，正在猜想那箱子中装有什么稀罕事物，想着一半却被胖子的话打断了，顺势往那些埋在地面的石头上瞧了几眼，猛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的许多人家中，凡是老房子，屋中角落都摆着圆形山石，有的用泥土埋住一半，有的干脆就直接摆在屋中，我们知青刚落户到山里，对这种在屋里放石头的做法很不理解，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后来跟屯子里的山民混熟了，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些石头都是解放前留下的，早年间人们都用这种方法避邪驱鬼，古书中提及：“埋石四隅，家中无鬼。”这些石头是用来镇鬼的，在东北民间，僵尸、吊死鬼做崇害人之事的传说极多，住在荒山中的人家，为了保平安，才逐渐形成了这种习俗，至于具体始于什么年代，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我和胖子提到此事，不由得怀疑这地洞里埋着许多石头，是用来镇压鬼魅的，这些话使丁思甜有些紧张了，她对我们说：“快别提这些了，我觉得后背都冒凉气了，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来路回不去了，这里共有十条通道，剩下九条，究竟要往哪一边走才能出去？”

我发现丁思甜胆子确实是变小了，也许是因为牧区的牛马损失惨重，让她心中没了底，我估计她和老羊皮的心情差不多，牧区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把这责任减小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丢失的牛马，但失踪的牛群和惊逃的马匹，恰恰是跑入了这片被牧人视为“禁地”的区域，那些关于“百眼窟”的恐怖传说，早已渗入了当地人的骨髓里，是进是退着实令人犯难，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畏怖之心，辞究是不如惧责之心来得强烈，如果替她和老羊皮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他们心中承受的压力一定很大，激烈的思想斗争也一定在不断地进行吧。

要说以前大串联的时候她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正是恰同学年少，意气风发，有一次我们串联到某地，恰巧赶上当地一位中学教师，带着一群初中生挖了一座坟，那墓主是清末雄新时期的名人，尸体被从坟墓里拉出来，倒挂在树上示众，让革命群众们看看历史上最大保皇党的丑陋面目，我和丁思甜等人闻讯后连夜前去参观，大晚上的月黑风高，几个人竟然兴冲冲模黑去看挂在树上的古尸，那时候也没见她有半分惧色。

我回过神来，对丁思甜和胖子说：“此处地穴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先看看老羊皮的情况怎么样了，然后尽快想法子出去再说。”随后走到老羊皮身前，他兀自腹胀未消，我们那时候缺乏医药常识，并不知道人体腹腔内肠管的运动主要靠植物神经支配。同时也受到肠管血运动的影响，过量饱食后，容易出现腹胀、血管扩张的现象，因此肠管血运动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们能做的唯有提他按摩腹部。老羊皮神智多少恢复了一些，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地马匹，剩下的三匹马，都分别逃进了“百眼窟”地上的密林深处，失了坐骑代步，就连想返回牧场都不容易，我只好安慰他，一定尽快找回马匹。

眼看老羊皮略有好转。我就同胖子，丁思甜商量往哪边走走了，这地穴周围环绕着十条通道，构造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从一段塌方的隧道进入其中，原路已经塌了，别出是否还有出口尚未可知，但这地穴应该不是古墓。建得不甚坚固，找到出口地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我想这里既然有返魂、镇魂的象征性事物，似乎处处都涉及到亡魂、鬼魅，那这周围的十条隧道，很可能代表着冥府的十道，在内部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随便选一条走了。

胖子问：“老胡你这是不是胡掰啊？我听你这说法可够悬的，凭什么说冥府有十道？为什么不是八道九道或是十一道？”

我说：“记得我祖父以前有张冥府水陆图。那上边画的阴间刚好有十道，至于什么不是九道或十一道，我听说是由于唐代将天下划分为十道，阴与阳是相对的，所以阴间也有十道，不过这十条隧道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也吃不准，古代人地心思，咱们又去哪里领会？反正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就得亲自走进去看看，要是走运的话。也许这下面还会有其余塌方的缺口能爬出去。”

胖子想想觉得挺有道理，这时大伙歇得也差不多了，于是我仍然同胖子将老羊皮抬了，在来路上做了个记号，随意捡了条通道走了进去，地下潮气很重，呛得人脑仁儿都疼，成群结队地老鼠更是仍人厌恶，一路上的石砖缝隙处，都有许多鼠窟，估计能通到地面，但只有老鼠的体形才能往来其中。

没都多远，隧道内部的坍塌就阻住了去路，只好掉头返回，再另一条隧道里面，终于发现有道竖井，顶部空间狭小，只容得下一人，我先顺着陡峭地石阶摸了上去，发现地道中通向上方的竖井口，被一块灰色的岩石堵住了，用手一摸，那灰色的石板竟是一大块水泥，上面还箍着铁圈，最奇怪的是水泥板表面上还有些阿拉伯数码，象是某种编号，我急于离开这阴森潮湿的地穴，没顾得上仔细去看那些数码究竟有什么含义，把煤油汽灯衔在口中，伸出胳膊往上用力推了推，沉重的水泥块只被我推开了一个窄缝，地面上的冷风呼呼灌了进来，但我用尽吃奶的力气，那水泥板纹丝不动，再也推不开分毫了。

我爬下竖井，把上面地清况告知给同伴们，胖子和丁思甜大为诧异：“你是不是看错了？这百眼窟应该是处古迹，虽然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咱们无从得知，但怎么会有带编号的水泥板呢？”不过洋字码究竟是从什么时期传入中国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并且不打算去做这方面的考证，只想尽快脱身。

我们三人里就属胖子力气最大，我对那水泥板无能为力，只好让他再去试试，胖子脱下大衣摘掉帽子，挽起袖子爬上竖井，只听他运气拔力，一边咒骂着一边催动压住竖井的水泥，突出了全身筋骨，使出全身的蛮力，喝了一声：“开……”硬生生把那水泥石扳推到一旁，外边暗淡的星光立时撒将下来，我们长出了一口气，不由得都生出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胖子当先爬上地面，我和丁思甜在下边托着老羊皮，胖子在上面接了将他也拽出地道，然后也跟着爬了上去，只见外边月影朦胧，身边树影婆娑，仍然是在“百眼窟”的那片林子里，这里并没有蚰蜒和野鼠出没，到处都是寂静一片。

趁我和胖子四处打量辨认方向的时间，丁思甜提着汽灯，好奇地去看那块水泥盖子：“咦……这上面除了编码还有字……给水部队……波 3 9 1 6 ……”

（注：给水部队——日军在二战期间，设置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研究和准备细菌战的秘密军事机构，下辖若干独立部队，出于隐秘动机，对外对内，一律使用“防疫，给水”部队作为代号。）

第二十章 不存在房间之楼

丁思甜提着燃料即将耗尽的汽灯，借着如豆般昏暗的光亮，努力地看着水泥板上残留的宇迹：“给水部队？3 9 1 6？这是什么意思？是军用设施吗？”

我和胖子听到她的话，蹲下身来也去看那水泥，这块扁平的水泥砖，好象是刻意制作出来封住竖井的，但并没有将井口砌死，如果使用撬钩从上面开启的话，轻易便可打开，水泥砖两侧都有编码，是某种制式建筑材料。

自秦代起，为了便于督造管理，就已经产生了要在砖瓦上携刻工匠姓名的规定，但怎么看这块水泥砖也不象古物，什么是“给水部队？难道是军用的？3 9 1 6 是部队番号？”我猜想莫非是有军队对隧道中央那处摆满了镇鬼石的洞穴进行过挖掘？我望了望胖子和丁思甜，他们同样为之困惑，都猜不透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对他们说：“先别管这水泥上的编号了，百眼窟中隐藏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仨就算每人再多长一个脑袋，六个脑袋加起来想破了也想不明白这些事，既然想不明白就不要费心去想了，我看这林子里危机四伏，万一再遇到蚰蜒之类的毒虫可就麻烦了，但林中地形复杂难辨，咱们失了坐骑，又要抬着老羊皮，想连夜摸着黑出去根本不可能，只有先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挨到天亮再做计较。”

丁思甜看看星光暗淡的天空，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夜晚真是过得又慢又长，咱们连块手表都没有，也不知现在是夜里几点钟了，还要多久天才会亮。”说着把汽灯熄灭，林中有些许微弱的星光，她打算尽量节省最后一点灯油用来应急。

我也抬头瞧了瞧星空，星月之光虽然惨淡，幸好最主要的几颗星星还能依稀认出，先找到北斗星的斗柄确认方向。然后寻到三星，只见三星打着横，闪着微光斜挂在东方。东北地区在夜里都是通过三星在天空的位置来测算时间，以此判断。我估计现在才是夜里十点左右，荒山野岭天黑得早，自天黑下来已经六七个小时了，却仍然未到子夜。

胖子也会观三星辨时的方法，他掐指一算，最少还要七个小时才能天亮，这么长的时间哪里才算是安全的呢？便提议不如回去刚才那地穴里对付一宿，天亮时再找路离开。

可三人一想起那地洞里的大量野鼠、肮脏潮湿环境、镇鬼的大石、随时都可能塌方的危险。以及“黄仙姑”那张充满邪气的壁画，便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见身旁有株老树生得粗壮高大。便决定爬到树上

去看看附近地形，然后再做决定。

来到树下，我手足并用，攀着树干爬上了树梢。这时林中雾气已散，我踩在树杈上双手抱住树梢，低头向下看了看，已经瞧不请丁思甜和胖子地脸了，我对他们挥挥手，也不理会他们看没看见，便抬头去观察四周地形。

可这时乌云遮月，天岁只有几点寒星，看了半天也仅仅见到附近树影朦胧。瞧不清有什么可以容身之处，在黑暗朦胧的环境中，人总是下意识去尽力睁大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可眼睛都看酸了也是什么都没瞧见。

我抱着树干，用一只手揉了揉眼睛，又扭着脖子去看另一边，恰好在这时候，天空流云飘动，凄冷似水的月光从乌云稀薄处照了出来。借着这月色朦胧的一刻，我发现在我身后，最多隔着几棵树的距离，矗立着一片模糊的阴影，好象是一大片建筑物，由于所有的房屋全都是死气沉沉地没有灯火，所以看上去只有黑压压一片近似与建筑设施的轮廓。

再想定睛细看之时，流云已再次遮蔽了月色，稍远些地地方又是一片漆黑，连个轮廓阴影也瞧不清了，由于先前发现了那个带有部队编号的水泥板，所以在附近发现一些房屋我也并不觉得太过意外，不过的确没想到章然会离我们如此之近。

我本想再等一等，等月光再次漏下来地时候瞧个清楚，可胖子和丁思甜在树下担心我失足跌落，催我赶快下去，于是我急忙从树上溜下来，把在树上所见对胖子等人说明，那边似有房屋一类的设施，可是里面黑灯瞎火没有丝毫动静，如果真是房屋一类的建筑，纵然无人居住，它最起码也有四面墙一个屋顶，说不定里面还能找到些吃的东西，好过在林中又冷又黑，于是三人一致同意到那里等候天亮。

我指明了方向，三人一起架着老羊皮缓缓走了过去，走着走着我就发觉后边有人跟着我们，可回头看看又没什么动静，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带着众人穿过树林中齐膝深地荒草，迎面是一幢三层高的楼房。

这楼房外表普普通通，但透着一股洋味，形式不中不西，窗户上都有玻璃，保存得十分完好，绝对是座近代建筑，胖子扒着窗户往里瞅了半天，里面没有半点光亮，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所有的窗户缝上都贴了封条，上面有些奇怪的日文和符号。

丁思甜对我说：“这楼房既不象洋楼，也不象现代的中式楼房，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倭国人才会盖这种古怪风格的楼房，苏修绝不可能在这

里起楼，这大概是那什么给水部队的兵舍吧？”这一地区在抗战时期，曾是日军控制区域，很有可能是兵舍一类的建筑，那时候倭国人效仿欧洲，十分崇洋媚外，觉得欧洲什么都是好地，就连普通的楼房，都会或多或少吸取一些西洋建筑的特点，要真是那样的话，现在至少已经荒废掉二十几年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中在想，原来这里被倭国鬼子占了，“泥儿会”的胡匪们是汉奸吗？挖出来的东西都拿来孝敬小鬼子了？不知道这楼中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这些事完全凭猜测是不靠谱的，有什么事等到天亮再说吧，我招呼胖子背起老羊皮，顺着墙根走找到了楼门。

眼前这幢楼跟普通的老式居民楼没什么区别，只有三层，从外面看每层大约有二十扇窗户，全都紧紧关闭着，里面静得渗人，胖子说：“这地方不错，咱们进去把门一关，什么东西也甭想进来，咱就呆到天亮再走不迟。”

我们都知道附近出没的蚰蜒习性是“昼伏夜出，闻腥而动”，只要天亮了再往树林外走，就不用担心什么了，见这幢楼结实完整，都觉得正是藏身的好地方，楼门也没上锁，就那么半掩虚关着，是左右两扇合页门，门上各有个四方的小玻璃窗子，但门前没有任何标识。

我为了给众人壮胆，抬脚踹开了楼门，由于许多年没有开合，门上的合叶都快锈住了，发出嘎吱嘎吱一阵难听的响声，楼中常年无人走动，到处都是尘土，角落挂满了灰，空气并不新鲜，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虽然也是阴晦久积之所，但比起地洞里潮湿的腥臭来，已好得太多了。

我和胖子把老羊皮的胳膊架到肩膀上，抬脚就进了楼道，楼里实在太黑，丁思甜虽然舍不得再浪费煤油，也只得把汽灯点亮照明，边走边看楼房内的结构，只见楼门内装了一道大镜子，把原本还算宽阔的过道堵住了一大半，镜前有道铁闸门，闸门没有放下，开关的板擎设在外侧，里面则没有开关，如同监狱一般只能从外部开启，看那闸门构造应该是气阀制动，不需电气也可操纵，有这种装置，说明这座楼房一定曾经是处戒备森严的保密设施，楼内墙壁都刷的白灰，地下也是洋灰地面，不过唯一奇怪的是，这里所有的门都被砖头封死了，除了楼道之外。没有任何门户房间。

三人大感奇怪，楼房盖了不就是为了住人吗？从外边看这楼毫不起眼，怎么内部的门都被石头堵死了？我们走到楼梯口，发现楼梯并未用砖头堵死。看来楼内的空间只保留了走廊过道与楼梯，原来外边的窗户

全是摆设。

我们不由得在楼梯口停下脚步，没办法再往前走了，这楼房不是楼房的建筑简直匪夷所思，我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倭国人盖的兵舍了，谁会吃饱了撑地盖一幢没有房间的楼房？这分明就是个毫无用处的水泥块子。

丁思甜忽然说：“对了列宁同志，我记得你和胖子说过，你们插队的那地方有种风俗。在房中放石头可以……镇……镇鬼？这里……这里地每一间房屋都砌满了砖头，会……会不会是……”

我和胖子故意学着丁思甜说话的节奏，对她说：“你……你……你看你……吓得都口吃了。那都是四旧的迷信风俗，还能当真不成，再说在宅中埋石镇鬼，是为了能宅子能够让人住得安心。这楼中的每一间屋子都用砖头码得严丝合缝，别说住人了，连大眼贼也住不进去，难道人都住在过道中吗？哪有这么摆石镇鬼的？这样做还不如直接把楼拆了来得省事。”

丁思甜说：“不许你们学我，我真是有些担心，也许这楼连拆都不能拆，拆了会出更大的事，只能用砖头把房间填满……”

我心想丁思甜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得给她打点预防针了。要不然以这种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一定撑不过今夜，于是随手拿出小红本对她说：“咱们跟着红太阳一往无前，要是有什么阶级敌人想借尸还魂，咱们就把它批倒批臭。”

胖子插口道：“没错，不仅要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觉得这楼里确实不太对劲啊，这楼盖的简直跟水泥棺材似地。”

我一听就连胖子现在也是心里没底。看来这幢楼盖得的确不是一般邪门，鬼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会儿我心里也挺发毛，但人倒架子不能倒，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于是握着小红本说：“咱们虽然毫不畏惧帝修反地嚣张气焰，但这里四下子都不通风，所有的门户又都堵死了，空间狭窄压抑，跟那全是大眼贼的地道相比也没什么两样，我看咱们不如到楼门前过夜才是上策。”

同伴们当即表示赞同，谁也不愿意在这跟骨灰盒似的水泥块子里多耽，当下就按来路回去，来到合页门前，看到门上地两扇小窗户我才想到，敢情这幢楼只有这大门上的窗户是真的，从楼外往楼内看是黑沉沉的，在里面透过窗户往开看也黑漆漆的看不清楚。

我伸手刚想推门，就听楼门外“砰！砰！砰！”发出一阵敲门的声音

音，叩门之声也不甚大，但静夜黑楼之中听来，格外惊心动魄，我吓了一跳，原本已经伸出去推门的手又缩了回来，百眼窟人迹罕至，我们四人都在一起，会是谁在外边敲门？

不过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么想根本不对，这合叶门根本没锁，轻轻一推就开，谁想进来根本用不着敲门，除非不是人？想到这我额头有点见汗了，看来有些事不信是不行，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几步。

三人面面相觑，都作不得声，门外那敲门的动静停了一待，似乎是在等着回应，随即“砰！砰！砰！”又叩了三下，一声紧似一声，似乎是想故意折磨我们绷紧地神经，胖子也听得心惊肉跳，但他的脾气秉性在那摆着，竟然壮着胆子，张口对门外喊了一嗓子：“谁啊？别他妈敲了，屋里没人！”

门外的声音顿时停止，我们在楼内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这一刻就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静得就连头发丝掉地上都能听见，可这阵寂静持续了还不到三秒钟，“砰！砰！砰！”的砸门声再次响起。

我脑筋蹦起多高，猛然记起在林场守夜的时候，也有半夜鬼叫门的经历，可那次应该是黄皮子捣的鬼，一想起这事当即就不害怕了，血冲脑门子，拔出“康熙宝刀”就走到门前想要抬脚将门踢开，我非得看看究竟是他妈什么东西在这闹鬼。

第二十一章 凶铁

没等我抬脚踹门，就看那门上的两扇窗户外，赫然露出两白生生的手，五指慢慢挠动着玻璃，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听得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抬了一半的脚硬生生停在了门前，猛听楼门生锈的合叶一阵怪响，大门被从外边缓缓推开了来……

长满锈迹的合叶“吱吱扭扭”地发出声响，楼门被从外边推开了来，我从不知道开门的声音也会这么恐怖，随着楼门洞开，好象有盆带冰碴儿的凉水，兜头泼在了我的身上，但透过楼门已经打开的缝隙，只能看到楼外一片漆黑。

我还想硬着头皮看看究竟是谁想推门进来，可身后架着老羊皮的丁思甜和胖子先撑不住了，叫了一声：“撤吧！”说着帮他们就开始向楼内退去，我身后失了依托，也不敢逞能在这继续戳着了，提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反身便走，一抬脚才感觉到两条腿都软了。

古人云“兵败如山倒”，没有计划和组织的溃散和逃蹿是可怕的，我们虽然这几个人虽然号称撤退，但实际上，恐惧就如同传染病一样互相感染着，抑制不住心中狂跳，神智慌了就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你推我挤的往楼道深处退却，直撤到走廊尽头楼梯口的位置，黑暗中险些撞在迎面的墙上，这才止住脚步。

我提着煤油灯看了看胖子和丁思甜，他们脸色惨白，完全可以用面无人色来形容，我估计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这回可是真发怵了，首先这楼中格局之诡异，就不得不让人产生唯心主义的感觉。十有八九是因为这幢楼里闹鬼。最要命地是出门没带黑驴蹄子。

这座楼的楼门非常特殊，不象普通的楼房设在横面，而是开在了长方形楼体地窄端。走廊两侧地房间都用砖头砌死，直对着楼门的一条走廊很长，尽头处也被砖头封了，走到这里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上楼梯，走廊拐弯处地楼梯一上一下，看来这栋楼中还有地下室。

楼梯就向走廊一样都是活的，没有用砖墙堵住，刚才在楼门前发生的事，使我们锐气丧尽，一时不敢再作从原路返回到楼门的计划了。走到这一步，也只剩下两种选择，上楼去二层，或是下楼进入地下室。

由于这座楼中实在太静了，我们在走廊尽头，听不到铁闸那面有任何动静，这才松了口气，丁思甜按着胸口上气不按下气地说：“先别慌，刚才谁看清是……是什么从外面进来了？”

胖子对丁思甜说：“你还好意思说呢。刚才还不是你先打的退堂鼓。

我还没看清楚门外是什么呢，就跟着你们撒丫子跑进来了。我看咱们这就是那所谓的闻风而逃吧，想不到我一世英名，都毁在这了。”

这时老羊皮忽然从昏迷中醒转过来，他一看自己被丁思甜和胖子半拖半架，而且借着汽灯微弱的光亮一看，不知是身在何方，腹中有撑胀难忍，心里边还有点犯糊涂，忙问我：“这黑洞洞是甚所在？莫不是进了阎罗殿了？想不到我老汉临了临了，是跟你们几个知青做了一搭……”

我对老羊皮简单解释几句，忽听楼口处咣当一声巨响，震得楼内的墙壁嗡嗡回响，听声音是楼口处的闸门落下来了，这座楼的窗户都是摆设，如果没有别地出口，那道铁闸就是唯一能离开的通道了。

众人面如土色，铁闸声响过之后，楼中又没了动静，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刚才光顾着往里跑了，竟然没想起来楼口有闸门，一旦关上了想出去可就难了，只听胖子骂道：“我操他祖宗八辈的，这是想把咱们关禁闭，活活闷死在这楼中啊，这也太歹毒了，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让我知道了我他妈非把它批倒批臭不可。”

老羊皮以前在西北住窑洞，后来到草原谋生住帐房，从没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呆过，按他说话，感觉这楼内象是个白匣匣，他虽然还不太清楚情况，但听胖子这么一说也猜到了七八分，也不住的唉声叹气，回牧区虽然免不了挨斗挨批，可总好过活活饿死在这石头匣子里。

丁思甜对我说：“究竟是谁把闸门关闭的，这世上真的有鬼吗？早知道刚刚咱们就应该鼓起勇气冲出去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当前处境，有后悔地，有抱怨地，还有发着狠骂不绝口的，说来说去都没有一句有用地。

我知道这楼中不见天日，关在里面的时间越久，心理压力也就越大，而且无水无粮，再不想办法脱身，恐怕真就要把性命留在这幢鬼楼之中了，于是我对众人说：“你们先听我说几句，目前咱们的处境确实艰难，我想这都是由于咱们今天以来一系列失误造成的，自古兵法有言，临事贵守，当机贵断，兆谋贵密。遇到困难和变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能坚持一贯的原则和方针，不能动摇怀疑和没有信心；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坚决，不能犹豫退缩；在部署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周密详细，不能冒失盲目。可反观咱们的表现，这三点都没能够做到，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从现在起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就必须贯彻这三条原则，只要咱们紧密团结，遇到困难不动摇，遇到危险不退缩，谦虚谨慎，胆大心细，咱们最终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

这番话还是我以前听我爹在读报纸时所念的某首长讲话内容，现在

眼看大伙都快成一盘散沙了，便将这些言语说将出来，也许这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也许这些话确实言之有理，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是挺管用，众人被我一说，都镇定了许多。

老羊皮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说：“这座楼的房间都被砖头水泥封了，但这只是一层的情况，二楼三楼和地下室是什么样，咱们还不知道，如果有地下通道或是上面有没被堵死的房间，就可以设法离开了，关键是如果一旦遇上什么情况，千万别自乱阵脚。”

说罢，我挥了挥老羊皮那柄“康熙宝刀”，据老羊皮讲，此刀是康熙征葛尔丹时御用之物，后赏赐给蒙古王公，这把刀长柄长刃，刀身平直斜尖，不仅有长长的血槽，还有条金丝盘龙嵌在其上，锋利华贵非同凡物。

虽然这刀是四旧，可毕竟是皇家之物，又是开了刃的利器，一定能够辟邪，不过这些话我也是随口而言，至于康熙的兵刃是否能够辟邪这回事我当然不知道，眼下必须得找些托词让大家觉得有了靠山，否则再碰上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现象，众人又要扭头就跑了。

我们下定了决心，就立刻展开行动，我们首先寄希望于找到一间未被封闭的房间，从窗户出去，能不进地下室就尽量不进地下室，虽然楼中完全是一团黑，楼上楼下没有任何区别，但地下室毕竟是在地下，可能是出于心理暗示的作用，我们选择了先去楼上察看。

四人一边念着最高指示互相说着话壮胆，一边走上了二楼，丁思甜说：“有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你们看这楼里所有的供电线路都被掐掉了，看来这栋楼以前的确使用过，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被遗弃了。”

我说：“我看这幢楼绝不是被废弃了那么简单，那么多用砖头水泥封闭的房间，还有被封条从外边糊死的窗户缝，以及门前双面的大镜子，这一定是不想让某种东西进入或离开，但咱们在里边也没觉得太过憋闷，说明里面竟然还有通风换气的气孔，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友谊，还是侵略？”

胖子说道：“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侵略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反动的东西。你要不打它就不倒，把我惹急了我就把这楼给拆了，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这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非给它蛋黄挤出来不可。”

老羊皮劝道：“一定是咱们吃了水里的神神，那神神如何吃得？现在遭了报应，被关在这白匣匣里逃不出去了，敢是认了命罢了。”

我对老羊皮说：“一切权利都属于我们的工农兵，什么神神仙仙的？我忘告诉您了。那鱼只有你自己吃了，要遭报应这里边也不应该有我们三个的事啊，另外这地方也不是什么白匪，可能是当年小鬼子盖的楼，你们以都难道不知道这里有倭国人吗？当年你兄弟羊二蛋进了这百眼窟就失踪了，他是不是被倭国人杀害了？”

老羊皮哪里能想到这层，顿时目瞪口呆：“打倒土豪劣绅，难道我家那苦命地二蛋兄弟，被小鬼子坏了性命？”我并没有回答老羊皮，一个又一个迷团笼罩着“百眼窟”。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根本难以猜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楼肯定是抗战期间由倭国人盖的，与其让老羊皮迷信的把他兄弟地失踪事件，归结为妖孽作祟，还不如让他把这笔帐算在军国主义和帝修反的头上，这样至少能使他化悲痛为力量，而不是不断地唠叨吃了几条鱼会遭什么报应。

说着话我们已经走遍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这两层地房间依然是全部堵死，楼内一些原本的日文标识已全部刮掉，只剩下一些不太容易辨认的痕迹，走廊和一层一样。被砖墙隔断，无法进入楼内的另外半个区域，为什么会这样？莫非是由于那半座楼中存在着一些什么？也有可能和楼中的房间一样，另外半座楼房全部被用砖头砌成了实体。

我们虽说不准备打无准备之仗，可眼前地处境，简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这危机四伏的神秘环境中，竟然完全不知道究竟要面对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再找下去也是做无用功了，我们站在二楼走廊的砖墙靠，决定回身到地下室再去找找。

刚要动身，心细如发的丁思甜，在砖墙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所有房间的砖墙外观都相差无几，似乎是在同一时期砌成的，全都结结实实牢不可破，但二楼走廊中的砖墙，有七八块砖见方的一部分却显得有些特别，砖头的颜色虽然差不多一样，但这一片砖头却显得与走廊中整面砖墙不太协调，似乎新旧程度稍有区别，而且砖与砖之间也是里出外进，不似其余砖墙那般齐整，缝隙间也没有水泥黏合，若不是丁思甜眼尖心细，确实难以察觉，这些砖是曾经被人扒开过又回填上了，还是在实心墙上故意留下的秘密通道？

除了老羊皮还在神不守舍地想着他兄弟地遭遇之外，我和胖子都为丁思甜的发现感到由衷地振奋，准备给她记上一功，胖子性急，一看墙上有几块砖头是活的，立刻就想动手拆墙。

我把胖子拦住，蹲在砖墙前反复看了看，用刀鞘敲了几下，但这些砖头太厚，从声音上难以判断墙的另一侧是空是实，但这几十块砖头确实是可以活动拆卸地，墙壁里面有什么完全是吉凶难料，我咬着嘴唇犹

豫了一下，眼下已陷入僵局，不把这唯一活动的砖墙拆了看个究竟，终究不是了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那盏煤油灯已经只剩下豆粒那么大的光亮了，洋油即将燃尽，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补充的灯油了，这楼里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有任何光线，在彻底失去光亮之前，必须尽可能找到脱身的办法。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十二分的努力，我坚定了决心，便开始同胖子动手抽掉墙砖，丁思甜在旁边挑灯为我们照明，老羊皮也伸手帮忙，接过拆下来地砖头摆在一旁。

能活动的砖头只有几十块，我和胖子抽掉几块砖头，看见里面还一层可以活动的砖，两层砖墙后面，就不再有砖了，好象黑乎乎的有什么别的东西，拿煤油灯照上去也看不太清，用刀鞘一戳，有沉闷的金属音发出，胖子焦躁起来，不耐烦再一块块往外抽了，伸进手去把剩余的两层砖头一齐扒塌了，于是走廊的砖墙上，出现了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窟窿。

第二十二章 孤灯

大家聚在墙前，见两层砖墙后不是通道，不免都有些失望，但大伙都想看看墙里埋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用康熙宝刀挑起煤油灯去照，这才看清原来墙里埋着个大铁块，冷冰冰黑沉沉的，四人心中说不出的惊奇，难道两层砖头后面还有一层铁墙？

我伸出手在上面一摸，指尖立即触到一阵冷冰冰的厚重感，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全身都打了个激冷，我连忙定了定神，再仔细一摸，发现这层铁墙上还有几行凸起的文字，要挑着灯将双眼凑到近处才看得清，我们四人轮流看了一眼，那不是咱们的中国字，不是数字，也绝对不是日文那种鬼画符或是日文汉字。

我们满头雾水，这铸铁般的墙壁好像是层铁壳，而且埋在楼里，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多厚，铁块上的字是什么？也许能读出来便能揭开其中的秘密，可就在这个时候，手中的煤油灯闪了两内，随即便油尽灯灭了。

煤油灯一灭，完全封闭的楼房内部，立刻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其余三个同伴，只有呼吸相闻，黑暗中丁思甜摸到我的手，我感到她手指冰冷，知道她怕得很了，想安慰她几句，让她不要担心。

可一想起众人进了这座古怪的楼房之后，那道突然落下的铁闸，窗户上白色的人手，以及面前这深埋在砖墙里的大铁块，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令人安心的理由可以对她说，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还能说明什么呢？显然这是一座“鬼楼”，事到如今想不信都不行了，不过这句话不仅我不想说，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人愿意听。

我摸出口袋里的半盒火柴划亮了一根，在绝对黑暗的环境中。哪怕只有些许的光亮，都会有人感到希望的存在，我借着火柴地光亮看了看其余三人，大伙还算镇定，火柴只有二十几根，一旦用完就再也没有光源了。所以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能使用。

老羊皮想起刚才见那铁壁上有些字迹，他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就问我们道：“那铁砖砖上都印了些甚呀？你们这些娃都是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可认得准？”

火茶烧到了根。四周又再一次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我把化为灰烬的火柴扔掉，绞尽脑汁地把刚才看到的字体在脑海中重现，好像是洋字码，对于外文，我们只学过些俄语，不过也都是半调子水平，后来苏联修了，更是完全荒废了，不过丁思甜的父母曾在苏联留学。她地俄语水平不错，但那铁墙上地外文要是英语之类的，我们就彻底没人认识了，

六四年开始有的学校也教英文，但所授内容并不系统，而是直接学一些短句。例如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之类，当时我们几个人所在的学校都没开设这门课程。

但丁思甜却很肯定的说。那些绝对不是俄文，俄文有些字母和英文字母区别比较大，这点还是能看出来的，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大伙战备意识都很强，一提到外文，甚至怀疑这铁墙里装的是炸弹，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种事不大可能。

不是苏修那就有可能是美帝了，以前我家里有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军战利品，有洋酒瓶、烟盒、不锈钢的勺子一类，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物件，所以我对英文地认识仅仅停留在“U S A”的程度。

胖子突发奇想：“二战那会儿，倭国和德国是盟国，我觉得这会不会是德文？也可能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缴获的美军物资？”

我对胖子说：“德文什么样你认识吗？”胖子说：“那美国文咱也不认识啊，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俄文和日文，它是哪国的文都不重要了，反正咱们全不认识。”

胖子的话给工我一些启发，可倭国人盖的楼里面封埋着印有洋字码地铁块，这铁块是用来做什么地？为何埋在砖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头绪，越想越是头大。

这时丁思甜对我说：“再用一根火柴好吗？咱们再看一眼。”我也正有此意，当下凑到砖墙的窟窿处，抽出一根火柴划亮了，用手拢着火苗，以防这微弱地火苗被众人的气息吹灭了，光亮一现，漆黑的铁壁立刻映入眼帘。

这次虽然光亮微弱，但众人看得极是仔细，终于又有了一个发现，适才只顾着看铁板上奇怪的字符，并没有留意到藏在砖后的这堵铁墙，并非是整体的巨大铁块，而是一个可以拉开的铁盖，象是一道低矮的活动铁门，刚刚由于胖子扒塌了砖墙，有些砖头还没被拆除，铁盖边缘的缝隙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与盖子铸成一体的把手也被一些砖头挡住了。

这个发现使众人呼吸加速，火柴也在这个时候灭掉了，胖子摸着黑去拆剩余的砖头，丁思甜问我：“八一，原来这是个可以开合的盖子，好象铁门一样，但若说是门，未必太小了一些，人要趴着才能进去，如果不是铁门又会是做什么用的？”

老丰皮插口道：“思甜你这女娃，怎就对这些事这么好奇？我老汉活了大半辈子，也没碰上过这么希奇的东西，我看这铁墙后边一定不是善地，否则怎么藏得这么严实，打开它怕会放出厉鬼来？造孽嘛，不知上

辈子得罪了哪路神神……”

我劝老羊皮说，世上本无鬼，庸人自扰之，这座楼中发生的事情虽然奇怪，但我相信万事都根源，只是咱们仅窥一隅，没能得见全局，所以当事者迷，咱不能阎罗殿上充好汉——闭着眼等死，也别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那种大开庙门不烧香，事到临头许牛羊的傻事，我看求菩萨求佛爷都不顶用，等会儿要是能打开这铁盖子，一旦出了什么事有我和胖子先顶着。

老羊皮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我怕甚球啊，我是担心这女娃，唉……我这辈子安分守己净吃素了，虽说一辈子没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怎么倒霉事都让咱赶上了……”他的话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我知道他大概想到就算回了牧区，对牛羊马匹的重大损失也没法交代，老羊皮这老汉肚子里全是苦水，我怎么能想个法子帮他和丁思甜推托责任呢？

我们说话的功夫，胖子已经把砖墙彻底拆开，剩下的墙壁都是砖头水泥砌死的部分了，我问胖子：“这铁盖子能拉开吗？”胖子伸手摸了摸：“八成能拉开，有个铁栓却没锁击，也没焊死。”

我把刀拽了出来，让丁思甜准备用火柴照亮，以便看清楚这铁盖子后面究竟有什么名堂，见一切就绪，我伸手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胖子得到信号，便抬脚蹬着砖墙借力，用两只手去拉动那沉重的铁门边缘的把手，黑暗中随即传来“喀哧哧”的沉重之声，只闻到一股呛人的气息从铁盖子后边冒了出来，这味道中人欲呕，要多难闻有多难闻，象是一股恶心刺鼻的煤烟和油脂混合在一起，我们赶紧把鼻子堵上。

我听着动静，低声对丁思甜说：“上亮子。”丁思甜立刻划了根火柴，火光亮了起来，敞开的铁盖子后边，是一层一米多厚的漆黑石砖，再往里是一个圆柱形向上的竖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井壁内侧都是厚厚的黑色碳化物，好象常年烟熏火燎而形成的。我用丁思甜的围巾包住鼻子钻进去探了探，下边黑漆漆地看不到底，上面则有一小片朦胧地星光，好象在楼顶有个圆形天窗，竖井狭窄，如果用手脚撑着井壁，也许能够一点点爬到天窗的位置。

我回身出来，胖子也钻进去看了看，老羊皮和丁思甜问我铁盖后究竟是什么所在，我不太确定的说：“我看象是……是个大烟囱的烟道。”老羊皮没见过这么大的烟囱。有点不大相信，我给他解释道：“当年我和胖子思甜串联的时候，有一回光顾着参观革命老区体验革命精神了。一天没吃东西，晚上回去的时候过了饭点了，但是我们转天还得干革命呢，晚上也不能饿着呀，于是胖子去偷了老乡猪圈里的一头小猪，

我负责抱着小猪，把它装进烧着的砖窑里，想烤熟了吃烤乳猪，结果没掌握好火候，里面温度实在太高了，愣把挺胖的一小猪给烤没了。后来老乡带着人来抓我们，我们就敌进我退，撤进了砖窑厂地废砖窑烟囱里躲到天亮，才得以逃过被革命群众追究偷社会主义小猪的罪名。”

就是那次的经历，让我们对烟囱有了一个极其深刻地直观体会，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刚才用手在铁盖子后面的烟道里抹了一把。都是烟灰，再一捻，黏腻腻的竟象是油烟，这烟道下肯定是火窑或是炉膛，这么久没使用过了，为什么还会如此油腻？另外还有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这是火化用的焚尸炉。就算不是烧死人。至少也焚烧过大量动物，是被高温和浓烟带到烟道里的油脂。冷却凝固后留下的，所以历时虽久，这厚厚的油脂依然没有消失，二楼砖墙后的铁盖子也不象是炉膛，而是用来清理烟道防止堵塞地疏通作业用通道，只有火葬场老式焚化炉才需要这种设施，因为烟道中的油脂必须以人工才能清除，听说德国纳粹用毒气室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之后，会用焚尸炉来处理尸体，倭国人是不是也引进了这种德国装备来毁尸灭迹？最主要的是我们搞不清楚，如果这真是个大烟囱，为什么需要如此严密伪装和封闭？恐怕这其中绝不仅是掩人耳目这么简单。

一想到可能是烧过无数尸体的焚尸炉，我差点把前半夜吃的烤大眼贼全吐出来，赶紧把手上的黑色油腻在衣服上擦掉，可要想脱困逃出生天，就必须有人从焚尸炉地烟道里爬上去，但这个过程中不能使用火柴照亮，以免烟将道中残存的可燃物点着引火烧身，还有一个办法是摸黑去地下室，不过那里应该是个大铁炉子，未必会有出口，只靠剩余的几根火柴去地下室也不太现实。

我把这个打算跟同伴们一了兑，胖子立刻反对：“不成，这绝对是盲动主义，我说老胡你这可是要整高难度啊，虽说咱们早晚有一天得从这烟囱出去，可烧成了烟跟活着往上爬的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根本就不是给活人用的，再说烟道上糊着这么厚的一层油脂，爬起来肯定得打滑，你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大不了掉下去率到炉子里，摔死摔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可万一上边尺寸窄把我卡到当中，上不去下不来活活憋死岂不难受？这种窝窝囊囊地死法我可接受不了，恐怕世界上从古到今都没有这种先例，我也不想破这种世界记录。”

我说：“咱们近视眼配镜子——必须解决目前问题，现在也没别地撤了，不是我个人英雄主义，我看这事到如今唯有冒险一试，你们就在这等着我，我单枪匹马爬出去，然后设法从外边打开铁闸放你们出去，要

是掉下来……那就算我先走一步，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丁思甜抓着我的胳膊苦劝：“千万别去，火化炉地烟囱是爬着玩的吗？就算不摔死，被里面的煤灰油烟呛也能把人呛死，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我也是仗着一时血勇的狠劲，害怕稍一犹豫就不敢再冒险爬那烟道了，人强需添九分狠，马壮要加十八鞭，不能耳根子一软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于是我不顾丁思甜的劝阻，再一次钻进了铁盖后的烟道里，用围巾把口闭都蒙了，往上瞧了瞧烟囱口，从我这到出口，只隔了一层半楼的距离，并没有多远，加上我对自己登梯爬高的手段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咬了咬牙就把身子探进了烟道。

第二十三章 焚化间中的第五个人

这烟囱虽大，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远比火葬场的那种大烟囱小了许多，头顶有朦胧的星光，看到天窗般的烟囱口，我又平添了几分信心，用刀鞘刮着烟道内壁，迅速清理掉了一圈煤灰和油膏，又用脚蹬在上面试了试摩擦力，这烟道内很是狭窄，如果用腰背支撑着逐步蹭上去问题不大。

可有些事看似容易做起来难，刚刮了一层油泥，烟道里就已经呛得睁不开眼了，虽然蒙着鼻子还是有种严重缺氧的眩晕感，而且烟道内壁是一蹭一滑，在这里边使劲也使不出来，一边撑着身体防止掉下去，一边用刀鞘去刮油，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刚爬上去不到半步，就已经觉得胳膊腿都打颤了。

我估计是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准备放弃，最后抬头往上看了一眼，就打算下去了，不料一抬眼，正看到烟道口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团暗红色的亮光，我以为是看花了眼，闭上眼使劲摇了摇头再睁眼看，但见有一灯如炬，明暗变幻，形如鬼火，飘飘忽忽地悬在上方。

见此情形，我猛然想起常听老人讲起，在漆黑的夜晚，如果一点灯火都没有，却突然出现孤零零的一处光亮，绝对是鬼火而非灯火，那正是：“明月莫独行，孤灯不是人。”这个念头刚一闪现，烟囱顶上的那团鬼火就朝下面飘了过来，我心中一慌，这可真是他妈的天上下刀子手捏两把血，怎么什么邪性事都有？支撑着身体的手脚打了个滑，失去了维持平衡的重心，顺着焚尸炉的烟道掉了下去。

这一眼出乎意料，好似一个霹雳空中过，眼瞅着那鬼火般的光芒从上至下移将过来，我蹬着烟道内壁的双脚一滑，身体失支撑立时下坠。我心中十分清楚掉进烟道底部的炉膛内定然无辜，就算是不被当场摔死，也会跌得筋断骨折，可我没有料到，焚化炉的烟囱里气流久积，烟道又极为狭窄。所以身体下坠地速度竟会极慢，好似身在云端。

胖子正好守在二楼烟道口。等着我上去之后的信号，虽然烟道内黑咕隆咚。但他听声音就知道我失手了，赶紧把手伸进烟道内乱抓，我的后背对着他，被他揪住衣领扯了回来。

二楼的烟道疏通口更窄，在铁盖子外边还有砖泥洋灰，我脑袋在墙角上撞了一下，混乱中也没觉出疼来，我不是胖子那种老虎撵到脚后跟了，还有心思看看是雌是雄的人。心知不妙，一秒钟也没多耽搁，加上胖子的拖曳，倒着爬回了烟道疏通口，反手将铁盖关上，黑暗中就听烟道里有个铁锤般地东西狠狠撞在了盖子上。发出嗡嗡的回响。

听上去好象在烟道顶有个什么东西。被我用刀鞘刮煤灰地声音惊动了，竟然钻进烟道内部。那物在烟道疏通口外边捶了几撞，便寂然无声了，我和其余三人的心都悬到嗓子咽了，刚才要不是胖子见机得快，我一旦掉进焚尸炉里，就算没摔伤，现在也被烟道里那个东西叼去了，那鬼火般地东西究竟是什么？

丁思甜想看看我有没有受伤，又划亮了一根火柴，我见火光一亮，赶紧一口气将火柴吹灭：“我蹭了一身煤灰油膏，你想把我点了天灯啊？”说着话觉得脸上黏黏腻腻的，大概是脑袋被撞破了流出血来，用手胡乱抹了一把，让丁思甜找块手帕先给我包扎起来。

老羊皮对我说：“不叫你娃把那黑洞洞来爬，你娃偏要把那黑洞洞来爬，多亏了你娃命大，你娃这是有造化啊。”

胖子对老羊皮说：“有什么造化？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把他拽回来，从此以后革命队伍里就没他胡八一这么一号人物了。”

我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就别倒老帐吃老本了，虽然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这烟道里的东西，我估计不是善主儿，从烟道出去肯定是指望了，但是咱们坚决不能灰心沮丧，照我看一计不成，咱就再施一计，只有摸黑进地下室了，下面情况不明，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以不变应万变了，按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都要提前做好车马炮临门、瘸子爬山步步难的思想准备。

楼道里漆黑一片，没有灯烛真是寸步难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再使用剩下的火柴了，那时候人人都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烧衣服照明，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外边的光亮，好在是在楼房内部，摸着墙壁和楼梯的栏杆往地下室走还算行得通。

四人一步步蹭到了楼梯的尽头，再也没有向下的楼梯口了，我这才让丁思甜划根火柴看看地形，这幢楼房地地下，果然是焚尸间，我们身前就有几辆堆死尸的滑丰，几个用来摆放消毒除尸臭用品的柜子，柜边白森森的墙壁上，挂着两套类似防化服的装备，可能是这里的烧尸工所穿。墙边是巨大地炉膛，两道冷冰冰地铸铁铁膛门紧紧关着，底层的空间极大，刚到焚尸炉前，一根火柴便已经燃成了灰烬，我们甚至没来得及看焚尸间有没有什么未被销毁地遇难者遗体。

焚化间中既静且冷，空气仿佛都结冰了，身处于这种阴森冰冷的环境，我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丁思甜扯着我的衣袖问：“听我舅舅讲以前在山西打鬼子的事，鬼子杀了老百姓要么不理，要么埋进土坑里，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这里的倭国鬼子，杀了人之后还要用炉子把尸体烧成

灰烬？”

我被她一问，心想女的就是好奇心强，甭管什么都要刨根问底儿，就随口答道：“这还用问吗，鬼子肯定是想毁尸灭迹，你舅在山西当过八路啊？这件事倒没听你提起过。”但转念一想，不对，始终没想到这一层，听说小鬼子最是抠门，吃饭都舍不得用大碗。耗费人力物力在这荒郊野岭造个秘密焚尸炉似乎没有任何必要，如果不需要毁尸灭迹，为什么要焚化尸体呢？除非是有些尸体……

我想很可能这“百眼窟”发生过什么要命的事情，是鼠疫吗？不太象，那召唤千年亡魂的壁画，从兴安岭运来的古老铜箱，还有日军什么给水部队建造的秘密焚尸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背后存在着什么联系吗？另外这里的人都哪去了？是战败时投降了？被苏军消灭了？还是象那群牧牛和野雁一样都失踪了？那个无形无影能够吞噬生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与地穴壁画中的龙形黑影是一回事吗？地穴中埋地石头又有何用？壁画中的女尸被倭国人挖走了吗？又是谁在外边把楼门的铁闸关闭。想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用砖头封闭的房间，那道只能从外面开启的闸门？疑问实在太多了。可这些事情单凭想象是完全猜测不出来的。

我深知闻声不如亲见、观景不如察形之理，也许这地下焚尸间里会有一些线索，不过现在要做地头等重大事，就是先把大伙从这座楼里带出去，这些同伴有两个是我最重要的战友，还有一位是我们应该去结合地贫下中农，他们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我一定尽力不让他们出现任何意外。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摸到堆尸体用地滑车前。上面有些白布单子，也许是焚化前包裹尸体用的，刚好可以用它“上亮子”，我先把头脸蹭到的油膏着实擦了擦，换了一套带面罩的防化服穿在身上，然后带着其余三人把裹尸布扯成一条一条。又用刀将消毒柜辟成若干木条。一番忙碌之后，终于制作了十几只简易火把。并将其中一支点燃，算是暂时缓解了我们盲人骑瞎马的艰难处境。

火把的照明范围可比火柴大多了，众人都觉眼前一亮，只见墙壁上有应急灯以及各种管线一应俱全，不似楼上除了砖头就是钢筋水泥，不过这些设施早已失去电力不能使用了，地下室虽然阴森冰冷，但空气畅通甚至好过地上建筑，想来是有过滤通风的特殊构造。

我们刚刚点了火把，正想仔细察看地形，以便谋求脱身之策，身后巨大的焚化炉中突然猛地一震，里面似乎有一巨物要破炉而出，我知道可能是在烟道中所见的东西，但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好在炉膛都上了栓，任它再大地力量也撞不开，虽然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也觉得声

势骇人，实是非同小可，不免担心坚固的炉门会被撞坏。

我举着火把四下里一看，焚尸间里没有多余的门户，仅有一条直直的通道，便招呼众人：“虽然咱们东山打过熊、西山宰过驴，可敌进我退，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说罢带头进了那条通道，通道的地面是水泥斜坡，可能是为了便于用滑车推送尸体而设计的，尽头处又是一道完全闭锁地厚重铁闸，内部没有能够开启地开关。

我们用力推了推拦在通道处的铁闸，如同蜻蜓撼柱，纹丝不动，我和胖子气急败坏地骂道：“这该死地地方是谁设计的？竟把所有开启门户的开关都设在外面！”

这座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物，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和铁板组成的闷罐，唯一没有阻拦的烟囱口还不能出去，再找不到出口可就眼睁睁要被困死在这里了，众人无奈之余，只好退回焚尸间继续寻找出口，可四壁坚固异常，拿炮轰都不见得能把这座楼的墙壁打透，更别说我们手里只有一只老掉牙的猎铊了。

这时焚尸炉里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轻手轻脚的走到炉前，附耳贴在炉门上侦听，里面似有巨物蠕动摩擦炉壁之声，我对其余的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带领众人来到墙角小声商议。

眼下处境虽然担忧，但并没有直接的危险，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商量如何离开这座鬼楼，我告诉三个同伴等人：“炉膛里确实有东西，好像是什么野兽，我估计可能是只独眼巨蟒，可能在我往烟道外爬的时候，被我惊动了，打算下来伤人，现在已困在炉内回不去了，炉壁上都是煤灰油膏。不一点点刮净了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甭想上去。”

丁思甜父母从部队退伍后，都分配到了自然博物馆工作，她知道许多生物习性，一听我说关在焚尸炉中的可能是巨蟒，便摇头道：“应该不会，环境所限。在位于草原与大漠之间的荒野不会有巨蟒。”

老羊皮插嘴说：“我早说过，可你们就是不把我来信。那是龙王爷啊，咱们这回闯下天大的祸端了。不单吃了水里的龙子龙孙，竟然还把龙王爷被困在里面了，怕这铁壳壳也难把它来档……”

我心想对老羊皮这号觉悟过低的贫下中农，说什么全不顶用，那简直是对牛弹琴给驴唱曲，纯属瞎耽误工夫，他太认死理，我也实在懒得再跟他解释了，眼下的情况可以说是坐困愁城。不得不做最坏地打算了，再楼上楼下的折腾，也未必能寻到出路，可总不能眼睁睁在这干等着，能熬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

我想到这心中有些焦躁，就不耐烦地对老羊皮说：“哪里会有什么龙

王爷马王爷？扁担横在地上。你都不知道念个一。怎么就偏信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说？”

丁思甜劝我说：“八一你别总说老羊皮爷爷不好了，他这不是迷信而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咱们知青插队都是来向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教育贫下中农的，我爸爸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最苦地就是农民了，他们一辈子受剥削，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力尽刀下死，可在中国最伟大最有承受力和最具有忍耐力的也是农民，没有农民也就没有中国地历史了。”

我被丁思甜一说，顿时冷静了下来，也觉得虽然没说过什么过头的话，但确实不该对老羊皮这种态度，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透骨寒，可是当着丁思甜地面不太好意思认错，只好打个马虎眼，对众人说道：“这两天没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回去一定补上。”

胖子在旁边借机挖苦我说：“回去后你还要带头做自我检查，认真学习文件，紧跟形势，批判你自己内心深处的右派思想，自觉的改造你那套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要交代清楚你的历史问题，出身问题，以及是怎样产生名利思想脱离革命队伍，从而走上白专道路的，你不要以为你不交代组织上就不清楚了，组织上对你的情况那是完全掌握了，现在是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交代出来，是为了挽救你对你宽大处理，你最好悬崖勒马，千万不要自绝于人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说……”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个胖子要不去当反动组织地黑笔竿子，真是浪费了你这身肥肉，咱们给关在这不见天日的水泥棺材里，你竟然还有心情扯蛋？我他妈说什么了我就自绝于人民？”

胖子说：“能快活时先快活，得便宜时且便宜，发愁着急有什么用，不是照样出不去吗？依我看咱们就准备打持久战吧，估计过两天那个老倪看咱们还不回牧区，他总该派人来找咱们吧？等他们找到这的时候咱们就能出去了。”

丁思甜说：“怕就怕他想替老羊皮隐瞒责任，想尽可能多给咱们争取几天时间，那样的话咱们没吃没喝，能在这里支持多久？他们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找到这里？”

我听到丁思甜说到没吃没喝，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对胖子和丁思甜说：“我倒有一损招，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砖窑烤小猪解馋的事，不如咱们从二楼扔下火头，把这焚尸炉来个再点火，不管里面关着什么东西，也一把火拾它化成油烟了。”

此言一出，众人齐声称善，可见当事者迷，就一直没想到这个办

法，只要设法把焚尸炉再次点火，不仅能烧死炉中的东西，还能利用火焰清除烟道中地油膏，那样就能从烟道里爬出去了，只要能爬出去一个人，便可从楼外扛开封闭地铁闸。

大伙刚要展开行动，胖子手中的火把就燃尽了，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光源，我们虽然准备了十几根火把，但只是一根快烧光了才点下一根，想到脱身地办法过于兴奋，竟然忘了接续火把，丁思甜赶忙取出火柴盒想要点火，可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黑暗中悉娑有声，好像有人走动，发出声音的地方似乎是在焚尸炉的炉门处。

这楼除了我们四个活人之外，哪里还有别人？这里甚至连老鼠都没见到一只，我以为是老羊皮摸黑去到那边，赶紧用手四处一拍，老羊皮、胖子、丁思甜，一个不少都在身边，黑暗之中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人？或者是多出来了一个……鬼？

第二十四章 锦鳞蛭

黑暗中那轻微的响动使我们觉得毛骨悚然，多出来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在焚尸炉前想要做什么？我产生了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难道有人想把那焚尸炉的炉门打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地下室的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目不见物，也无法采取行动，我只好低声招呼丁思甜快划火柴点火把照明，可她此时也是十分紧张，连划了两下都没能够将火柴划着，心中不免有些慌乱，于是手中加力，没想到哆哆嗦嗦地用力过大，竟然把盒中仅剩的几根火柴全撒在了地上，这时就听得炉门铁栓“叭嗒”一声，被干净利落地打开了。

火把灭了，黑暗冰冷的焚尸间里连一丝一毫的光亮都没有，我们四人又都聚在一起不离半步，这时听得远处炉膛铁栓声响，尽皆惊骇讶异，心中当时就生出一个念头：“闹鬼！”

地下室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我心知肚明：“那焚尸炉的炉门一开，困在里面的东西就会被放出来，斗室之内万难抵挡。”当下也顾不上害怕了，在黑暗中寻声冲了过去，想在炉门打开之前再把它重新关上。

可焚尸炉前横着几台推尸的滑车，这车又唤作“太平车”，刚刚我们还说起为何以太平车来命名，大概是人死之后便得解脱，世间俗事全部被抛在了身后，平平静静的脱离苦海之故，可万没料到太平间里不太平。尤其是黑灯瞎火目不见物，只冲出两步，便撞在了堆尸车上，脚下又被散落在地上地裹尸布绊个正着，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只听已被拨开铁栓的炉门“咣当”一响，随着刺耳的蠕动声。一团鬼火从炉中飘然而出，在此同时身后火光亮起，丁思甜终于用手中唯一的一根火柴。将裹尸布困成的火把点着了，我趴在地上，借这火光往前一看，焚尸炉的炉门赫然洞开，从炉内探出头方口阔，目光如镜地三角脑袋。那物瞎了一只眼，仅有的独目犹如红烛，全身都被焚尸炉内的煤灰蹭得墨黑，由于火把地光亮所限，也看不清它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那独眼怪物在烟道里被困得久了，见人就扑，黑乎乎的身体好似生满了鳞甲，一动起来带着一阵腥风。我见势不妙，来不及起身站起，就地滚进了一张停尸的铁床底下，头上恶风响动，铁床好似风卷残云，雨打落叶般被撞得飞了出去。

我见失了铁床作为屏障，只好跌跌撞撞地起身躲闪，这时在我身后的胖子和丁思甜等人都看得呆了，铁床落地一震，他们才回过神来。又点了两只火把。在旁拼命摇动着想把那怪物驱退，我稍得喘息。发现焚尸炉里钻出的怪物，全身都是尸膏油腻之物，唯有以火退之，百忙之中

招呼胖子快些上亮子。

胖子虽是个万事都不在乎的莽撞之辈，但他非同一般之人，怎么说也是将门之后，自幼单挑群架身经百战，打架心黑手狠豁得出去，上初中地时候就敢伸手抽高中生的耳光，心理素质超常过硬，按照丁思甜在大串联中对他的评语来说，他不仅具备完善成熟的斗争理论，更可贵的是他拥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魄与精神，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人除了打架，干别的任何工作都不合适。

此刻我一招呼胖子用火，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跳上一张停尸铁床，凭借着居高临下，将手中火把对准那凶光闪动地黑影投了过去，可那物来去如风，鳞甲呼啸声中闪身躲过，胖子的火把掷了个空，我缩身躲在角落中看得真切，见火把将要落地，急忙鱼跃而起，在那火把落地之前按在手中，再次对准那怪物移动的方向掷出。

那个方向正是一处死角，我满拟一击必中，让它再也无从逃遁，可火把只不过是木头条缠着裹尸布，再抹了些我爬烟道时蹭在衣服上的黑油，动作幅度稍大火光也就跟着变暗，顷刻之间被我和胖子扔了两个起落，火把上的火焰已被风带灭，只剩个木头条子投在了墙角。

在这瞬息之间，焚尸炉中蹿出的怪物已经在地下室中转了半圈，象团黑色的旋风一样冲到了丁思甜面前，这时丁思甜正忙着同老羊皮点燃其余的火把，以便支援我和胖子，她和老羊皮都在地下室的另一端，万没想到会象疾风骤雨般来得如此之快。

我和胖子都是血肉之躯，想冲过去替丁思甜抵挡一阵也来不及了，只好大叫：“用火把砸烂它的狗头！”丁思甜双手抡起火把横扫出去，飞溅地火星正好带在那怪物漆黑地身体之上，黑暗中“呼”地一下火头大起，好似点燃了一条火龙，悲鸣声中烈焰飞腾，只见丈许长的火龙缩成了一个大火球猛地向后弹出，它力量大得难以想象，又是垂死挣扎使出全身之力，撞得墙壁都摇了三摇，最令人意想不到地是这一下竟然撞在了地下室的水管，数条儿臂粗的水管都被撞裂，管道中黑水喷涌，顷刻间流得遍地都是，火球在地上翻滚两下就压灭了火头。

焚尸间内的给水管道的是用来清污的，水龙头上还接着冲刷尸体的胶皮管子，水管内壁都生满了水锈，遭外力猛撞破裂，里面残留的污水都淌了出来，想不到这怪物误打误撞，竟被它把焚身之火弄熄了。

我和胖子借着这个时机，赶紧冲到老羊皮和丁思甜身边，对火又点了两根火把，四人往水管破裂处一看，心中都是一惊，原来那水管刚刚破裂，流出的污水浑浊不堪，但灭起火来却是立竿见影，随后淌出地水

就干净了一些。那目光好似鬼火般的怪物被水冲刷，顿时现出原形，全身斑文有如古之锦绣，显得鳞甲变幻莫测，肛门两侧尚存后脚退化之迹，身体前粗后细。尾部更是细得如同钢针，可穿百般的线，原来是只喜欢居与树梢塔顶。吞捉鸟雁蝙蝠的“锦鳞蚬”，它仅在子午两时吐毒，平时虽然无毒，但筋力绝伦，能绞杀人畜吞而食之，这只早已瞎了一只眼睛。独目之中红丝乱系，凶光闪动射着寒星。

丁思甜的父亲曾经为博物馆捉过这种东西的标本，她在博物馆亲眼见过，我也听她说过此事，蚬类多栖丛林密集之处，在有蚬活动的地区，土人都说此物长如人臂，既能行而生风。常竖身而且追逐活人，被视为是淫龙地一种，又说蚬为蛇之最大者，其生性最淫，妇女一旦为其所缠，以尾入阴，则必死无疑，肉能入药，功效如神，蚬之尾骨被民间称为“如意钩”。成形后的形状极似铜钱。但只有雄蚬才有，如意钩能成形者罕见异常。万金难求，黑白各类蚬皆无毒，唯有“锦鳞蚬”能于子午前后吐毒，如果妇女中毒可按治蛇毒之方救治，但即使救治及时得当，也会留下后遗症。

丁思甜的父亲带人去南方丛林中捉蚬，有个当地小孩在旁观看，摸到了死蚬地胆囊，回家后就患上了缩阳症，遍求解救之方，都说无药可救，十岁之下的幼童阳具尚未长成，绝不能碰蚬的胆囊，否则阳具缩入腹中，蚬生几年，则阳缩几年，届期自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任何办法。

我和胖子是只闻其名，却从来都未曾亲见，但一看它那钢刺般的尾巴巴，和一身光怪陆离的鳞甲，就知道多半是条锦鳞蚬，此物一向生于南国，北方草原大漠之间可从来没有，不知是不是倭国鬼子弄来地。

老羊皮对此物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只见鳞甲俱全非同凡物，还以为独眼龙王爷下凡，心中彷徨无计，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想要磕头求饶，自言自语的道：“尊神莫要怪罪啊，我们都是放羊的老百姓，违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一辈子不争名不爭利，安分守己有口饭吃就谢天谢地了，尊神就饶过老汉和这几个知青吧。”

“锦鳞蚬”刚被火焰燎得惊了，蜷缩在地上微微颤动，有些不知所措，只把蚬头对着丁思甜的方向，似乎要蓄势待发，我知道势头不对，这家伙只要稍微定下神来，就会扑到丁思甜身上，伸手拉起老羊皮的后衣领，把他拽了起来：“它可听不明白您那套朴素的阶级感情……”

我们四人和锦鳞蚬在忽明忽暗地火光，与稀里哗啦的淌水声中，打了一个照面，虽然感觉这一刻极其漫长，时间都凝固住了，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僵持多久，锦鳞蚬就淫心大动，再也按捺不住，眼中红光一

闪，竖起了身子，疯了似的朝丁思甜狂扑了过来，我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拉着老羊皮，本想让众人掉头从地下室往楼上撤，但眼见来不及了，只好全力招架。

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同时举起火把组成了一道火墙封住那锦鳞蚬的汹汹来势，眼前黑风一晃，锦鳞蚬早就绕过火墙，转到了我们身后，我们后边就是个带玻璃门的空柜子，腥风晃动之间蚬头已从柜子上探了下来。

这时再想回头抵挡已然来不及了，我和胖子情急之中半蹲下身子，用后背一撞，将空柜子撞翻在地，白漆的木架子轰然翻倒，压在了那锦鳞蚬身上，我们刚一回头，锦鳞蚬已经将柜子绞碎，身子一竖从一堆玻璃木头的碎片中蹿了出来，它动作太过迅猛，带起了不少碎玻璃碴子，向周围四散飞溅开来，我们四人手中的火把被劲风一带，都险些熄灭，在这明暗呼吸之际，就觉得有几道寒光从面前划过，我和胖子将老羊皮与丁思甜挡在身后，脸上都被碎玻璃划了几道，觉得脸上有异，但并不疼，用手一抹，全是鲜血，伤口虽浅，但流血不少。

我和胖子一见鲜血，眼也红了，挥动火把对准锦鳞蚬投出，借着它躲闪之机，合力抬起一辆推尸的太平滑车，横将过来朝它压去，那锦鳞蚬游走神速飘忽来去，而且筋力悍猛，我们只是凭着手中的火把才能与它周旋几个回合，照这么下去一旦被它钻个空子，四人之中必有死伤，只有设法用铁车将它挤住，才能从一味躲闪回避地被动局面下摆脱出来进行反击。

我们咬着牙抬起太平滑车冲上近前，眼看就能压住它了，可锦鳞蚬地动作快得跟黑风一般难以捉摸，只见黑影一闪，太平滑车又砸了一空，锦鳞蚬被丁思甜身上的体香所引，也不合我们纠缠，躲过推尸车，捉空又去追丁思甜。

这时丁思甜已退到焚尸炉边，再也无处可逃，见锦鳞蚬扑到近前，不免吓得花容失色，好在她也是军人家庭出身，又当过红卫兵，这半年多在广阔天地中也没白锻炼，抡着手中火犯对准锦鳞蚬当头砸去，口里还喊着：“打倒你个地富反坏右判特走资修地臭流氓……”

但锦鳞蚬全身生风，丁思甜的火把又如何阻得住它，黑风中锦鳞闪烁，当场将丁思甜卷倒在地，我和胖子这时候就算插上翅膀飞过去也晚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地下室内一声巨响，烟火弥漫飞砂走石，不知什么时候，老羊皮手中的猎铳响了，这枪声震得人耳鸣不止，焚尸炉前硝烟刺鼻。

原来老羊皮见了那好像龙王爷一般的锦鳞蚬，惊得体如筛糠，就算这尊神过来吞他，他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胆量，但一见丁思甜遇险，老羊皮就完全忘了自己的安危，一是因为他把丁恩甜看做自己的亲孙女，二来如果知青出了意外，那是对毛主席不负责，绝对属于重大政治事件，事到如个哪还顾得上这是哪路神神，想都没想举枪就打。

第二十五章 阴魂不散

这把鸭排猎铳是老古董了，时不时的哑火，这回也该着丁思甜命不该绝，枪声一响就把她的性命救了，虽然老羊皮担心火枪打到了丁思甜，开枪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了许多，而且这猎铳早已没了什么杀伤力，但喷烟吐火的声势惊人，绞住丁思甜的锦鳞蚬被猎铳震慑，放开丁思甜疾向后退，但它慌乱之中不辨方向，一头撞进了炉门洞开的焚尸炉里，我正好冲到近前，用后背顶上炉门，顺势拉上了铁栓。

四人劫后余生，呼呼喘着粗气谁也说不出口，一停下来我觉得全身冰凉，这才注意到衣服都快被汗水打透了，也不知是惊出的冷汗，还是剧斗中流淌的热汗，停了一停，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惊魂稍定，剧烈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终于缓了下来，唯有老羊皮一手举着火把，一手端着猎铳，呲牙咧嘴的一动不动，那副表情好象连胡子都竖起来了。

胖子过去先把丁思甜拉起来，看看她没受伤这才放心，又过去在老羊皮肩膀上一拍：“行啊老爷子，不愧是贫下中农。”老羊皮被他一拍，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的茫然若失，似乎不相信刚才是自己救下了丁思甜。

再次被关进焚尸炉的锦鳞蚬连撞了数次，但那炉门足有半米来厚，任它力气再大也冲不出来了，可我仍然不敢怠慢，紧紧扶住炉门的铁栓没有撒手，因为我清楚的记着，就在刚才火把全灭没有光线的时候，有人把炉门打开了，那是除了我、丁思甜、胖子、老羊皮之外的第五人，正是这隐藏着的家伙放出了锦鳞蚬，要是再有这么一次，我们恐怕就没有刚才那么走运了。看来这楼中肯定还躲藏一些东西，他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走出去。要是不能尽快把这家伙找出来，我们此番绝无生机。

我知道焚化间中肯定藏这什么，不把它找出来我们还有更大的麻烦，于是以后背顶住焚尸炉的炉门，把地下焚尸间用目光扫了一遍，可丁思甜等人手中的火把光亮不够，地下室地远端及各个角落仍是一片漆黑。越是看不清黑暗究竟有什么东西，心中越是不安，那时候还没有密室幽闭空间恐惧症那么一说，但我们四人确实是在这水泥棺材里呆够了，尤其是这楼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现象，稍微仔细想想，心中便觉得发毛。

胖子出主意说：“你们在底下堵着炉门，我上二楼去将火把扔进焚尸炉中，烧死那狗娘养的锦鳞蚬，免得它再出来耍流氓。”

我点头同意，一不做二不休，不烧死它也没办法从烟道里爬出去，这时丁思甜却拦住我们说：“别烧，这炉中火大，烧了连灰都剩不下，锦

鳞蛆身上有两件宝。一是尾骨上的如意钩，二是头骨上的分水珠，听说都是能起死回生的珍贵药材，咱们的牛和马怕是都找不回来了，损失已经难以挽回，可要是能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去，说不定能被免于追究责任。”

我和胖子都怀疑如意钩之类的蛆骨是否真那么有价值，但总好过空着两手回去，至于怎么捉蛆，丁思甜曾听他爹说过，锦鳞蛆喜欢出没于树梢、塔顶等地势极高处，在那附近必有“观音藤”，只有用观音藤才能将它捕杀，不知这栋楼房左近是否生有这种植物，如果找不到就先设法离开这，再多带人手回来擒它。

我一转念之间，已认定此事绝不可行，对丁思甜说：“不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咱们务必现在就把它烧死，此物来去如风，人不能挡，万一再让它从焚尸炉中钻出来，咱就真该去见马克思了，另外这楼中除了烟道又哪有其余出口能够离开？”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座楼十有八九是闹鬼的鬼楼，而且通过今夜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

楼中的冤魂绝对是想把我们置之死地，从地下室内的空气质量来看，焚尸间出口处的铁闸，未见得是始终关着的，说不定同样是我们进楼之后才被封闭地，现在有几根火把照明倒还好说，一旦能烧的东西都烧尽了，楼中的亡灵再把焚尸炉打开，那可就真他妈是坟头上耍大刀，要吓死人了。

这个顾虑我实在不想直接对丁思甜等人讲出来，因为眼下大伙的精神压力几乎都快到极限了，但就算我不言明，其余的人此时也都能想得到其中利害了，于是打消了杀蛆取如意钩的打算，在当并的艰难处境中，只有先尽一切可能的生存下去才是首要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让胖子拿上火把到二楼去，并让丁思甜也跟去做个接应，点火之后立刻回地下室来跟我们汇合，胖子又找到掉在地上的康熙宝刀插在皮带上，举着火把大喇喇地就朝楼梯口走去。

丁思甜也随后跟着，可二人刚一抬脚，在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丁思甜就突然脸上变色，伸出两只手，把我和胖子从焚尸炉前拽开了来，我心中奇怪，刚想问她拽我做什么？但一转眼间，对这突发的情形已然明了，原来焚尸炉炉门的缝隙中，正冒出云团团黄色的浓雾，锦鳞蛆能于子午二时吐毒，此时可能恰好是子夜时分，这毒瘴又猛又浓，在地下室有空气流通的环境中凝聚不散，炉膛与楼样口相距不远，顷刻间都已被毒烟遮住。

我见黄雾浓得好似化不开了，猛然想起刚在这焚尸间里换过衣服，焚尸工的衣服都是连裤的防护服，帽子上有个简易的滤网口罩，可以防止被煤烟尸臭熏呛，因为那时候衣物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舍弃，所以胖子等人并没有换衣服，而且挂在地下室角落中的，只有两套防护服，挂在楼梯口地另外一套已被毒气遮蔽。

我心想事到如今只有我戴上过滤口罩突破毒雾到二楼放火了，但是一摸衣服心中立时凉了半截，原来在同锦鳞蛆的混战中摸爬滚打甚是激烈。悬挂在防护服上的过滤口罩早已脱落，早已不知去向。

蛆毒走五官通七窍，毒性比之蛇毒更甚，眼见出口被毒雾封锁，我心知大势已去，同其余三人各自用手捂着口鼻，迅速向焚化间地远端撤退，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越远离楼梯口越远。

地下室中并不通风。虽然蛆毒云形成的雾气自焚尸炉中散出来后，大部分凝聚在炉门附近，向焚化间纵深处散播的速度逐渐变缓，但毒雾仍然在渐渐朝我们逼近过来。

压抑的地下室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室内地氧气越来越少。火把的火焰都变得更暗淡了，四人无计可施，唯有不断退向墙角，胖子忽然想起一事，冒冒失失的对丁思甜说：“我说思甜，咱们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有件事没来得及问你呢，你看我跟老胡俩人，谁有可能跟你把纯洁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升华升华？”

丁思甜在我们身后，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神色，不知她在这种绝境中被问到此事，是害怕还是脸红，想到即将屈死在这阴森的焚尸间里，我也盼着临死前听听丁思甜的心声，可丁思甜却对我们说：“我……水……，你们快看管道里流出地污水！”

她的声音又惊又喜，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明，老羊皮举着火把往她说的地方一照，原来我们不知不觉中，退到了墙角铺设管道之处。被锦鳞蛆无撞裂开的迹水管，流出许多污水，这时已经淌尽了。地面上仍是积了不少黑水，积水处有十几个小小的旋涡，室内的积水都从这里渗了下去，由于排水孔多年未曾疏通，污水渗得很慢，如果不是水管破裂，觉难察到它地存在。

我们见有个地沟，简直就象抓到了救命稻草，胖子伸手在污水中一摸，喜道：“不象是地漏，是他妈一个铁盖子，我试试能不能给它揭开……”

我看蛆毒逼近，一刻也不容多耽搁了，便催胖子快些动手，胖子把铁盖那些排水孔上的污泥抠掉，伸进手指去用里往上拽，他两膀较力，

使劲向上拽了几拽，铁盖子跟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

昏黄的蛆毒如烟似雾，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消片刻就会被毒雾笼罩，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胸口气血翻滚想要张口呕吐，眼瞅着有条下水道，却无论如何逃不进去，急得众人连连跺脚，我灵机一动，想起这座楼盖得古怪，所有的门户通道要么封死，要么是朝外开，都跟梦尸炉的盖子一样，莫非这下水道也是如此？

丁恩甜也跟我想到了一处，她手指纤细，能伸进排水孔里，于是连忙蹲下身去伸手摸索，果然通过排水孔摸到内侧有个横插住的销栓，虽然生了锈，但还是有些松动，她顾不上手指被搓掉了皮肉的疼痛，连扯了几次，终于将铁栓扯脱，两边的排水铁盖顿时落下。

排水盖下是很深的排水沟，都是用大水泥管子连接而成地，我们哪里还管里面又潮又臭，即刻鱼贯而入，排水沟的高度将近两米多一点，我最后一个跳了下来，溅了一身臭水，想要把开启的排水盖关上，但刚才混乱之中，抽下来的铁栓已不知被丁恩甜扔到哪里去了，我不太甘心，但在老羊皮等人的催促下，只好做罢。

地下水道中的污水并不太多，但水泥管道底部是一层漆黑恶臭的烂泥，极是泥泞不堪，里面还有许多潮虫被人惊吓了，来回快速爬动，环境虽然恶劣，但毕竟还有水流运动，不存在致命的沼气，只是很容易被烂泥滑倒，水路两端都看不到头，更是分辨不出方向，按说这接近漠北之地水源稀少，为何荒废多年的水泥管中还在排水，这点实在是让人猜想不透，只好不再费神去想，眼下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指着上水处对众人说：“我看条条大道通北京，咱们就随便捡一边走吧，不管怎么说，总算从那楼里出来了，我就算在下水道里被泥熏死，也绝对不回那鬼地方了。”

虽然下水道中与焚尸间没有绝对的隔离措施，但蛆毒毕竟有其极限，只要空间地纵深够大，便不必担心会中毒了，在狭长的水泥管道中，四人顺路前行，虽然前途渺茫未知，但毕竟无远离了那充满怨念迹的焚尸炉，心头的压力多少减轻了一些，我和胖子、老羊皮不住口的称赞丁恩甜，要不是她刚才的勇敢表现，大伙都得被毒死了，那种死法简直是死在纳粹毒气室里的犹太人，可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实在是太惨了。

丁恩甜说：“我最崇拜的是苏联当代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只不过希望能向他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回首往事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

我学着电台里的朗诵腔儿，对丁思甜开玩笑说：“当我回首往事之时，我不会因为没从焚尸炉的烟囱里爬出去而感到悔恨，也不会因为钻过臭气熏天的下水道而感到碌碌无为。”随后正色对众人说：“咱们去路未卜，不知前边还会发生什么，大伙都得打起精神来，这万里长征才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胖子接着我的话感叹道：“今后的道路会更漫长……”丁思甜说：“所以咱们才要节约闹革命，点两支火把太浪费了，只用一支好吗？”

丁思甜说完就将手里的火把弄熄了，总共只绑了十来根简易火把，现在只剩下了四五支，而且每支燃烧的时间非常有限，都算上未必能烧半个小时，实是不知能否撑到爬出阴沟之时。

第二十六章 僵尸

这时四人队伍里，只剩下老羊皮手中唯一的一根火把照明，他举着火把走在中间，我发现老羊皮比先前精神了许多，可能不是因为他吃鱼吃多了，我想他在焚化间中开枪救了丁思甜，这事虽只是在举手投足之间，换做我和胖子开这一枪连眼都不会眨，但对老羊皮来说，那等于他战胜了自己，也解开了他心里的那个死结，当年就是因为他一时懦弱，没去救他兄弟，恐怕这些年都生活在那件事的阴影里。

我一边思潮起伏，想想老羊皮的事，又想想焚尸炉附近的那些异常情形，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众人往前走，无意间看了一眼墙壁，胖子背着康熙长刀走在最前边，然后是举火照明的老羊皮，其次是丁思甜，我走在最后，四人呈一字队形，走得十分紧凑，由于阴沟的水泥管道非常狭窄，所以火光显得比在地下室里明亮得多，我们的身影清晰地映在弧形水泥壁上，四人一走一晃，壁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起伏，但我发现水泥壁上并不止四个身影，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身后还多出一个黑影。

那个阴影沉默跟在我们身后，正好处在火光映照范围的边缘，随着老羊皮的走动，火把被气流带动得忽明忽暗，最后的黑影也影影绰绰的时隐时现，我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心道不妙，怕什么来什么，这是焚化间里的那个幽灵阴魂不散地跟出来了，我没敢声张，稍稍放慢了脚步，侧耳听着背后的动静，可身后除了一股直透心肺的恶寒之外，哪里还有半点声响。

我发觉水泥管壁上多了个影子，心想这可真叫破裤子缠腿，竟然阴魂不散的跟到这里，但侦听身后动静。却绝无声息，好象我们四人身后，除了多出个鬼影之外，便根本不存在任何东西了。

我未敢轻举妄动，心里揣摩着那鬼影的意图，它显然不能直接至我们于死地，这是什么原因？很可能老羊皮的康熙宝刀真能辟邪。经过战阵杀过人的兵器。自身便带着三分凶气，杀得人越多，刀刃上的煞气越重，虽然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未必就上阵厮杀，但皇家禁中之物非比寻常，那鬼影可能正是对此刀有些忌惮，这才间接的对我们下手。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脚下却未停步。只见老羊皮手中火把即将燃尽。如果不趁现在还有光亮地时候看个究竟，再拖下去对于我们将会更为不利。我心中虽然发怵，但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头去看个清楚。不彻底摆脱掉这焚化间亡灵的纠缠，我们恐怕就逃不出去了。

我出其不意，猛地一转身，满以为能看见些什么，然后招呼胖子抽

刀驱鬼，不料却扑了一空，面前只有漆黑漫长的排水管，别说鬼影了，连只潮虫、蟑螂一类的虫子也没有半只，墙壁上的阴影几乎就在我转身地那一瞬间消失了，只剩下在黑暗里发臭的空气。

我望着排水管的深处，心口砰砰直跳，我能感觉到，就在那看不见地黑暗处，确实有双怨毒地眼睛，往那边一看，就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一股寒意直透胸膛，但凭着一只火把的光亮，我们毫无办法。

我正踌躇之间，老羊皮等三人却被我刚刚突然转身一跳的动静吓得，还以为身后出了什么事情，都停下来回头张望，他们看我直勾勾地盯着排水沟的黑处发愣，还以为我在焚尸间里惊吓过度，急忙拉着我询问端的。

我心想：“要是说刚才发现背后有个鬼影跟着咱们，岂不打草惊蛇？不如暂不明说，见机行事便了。”与是只对众人说：“在这臭水沟里走了许久不见出口，不免有些担心，所以就停下来查看地形。”

丁思甜安慰我说：“这排水管道又长又深，想必地上除了那藏着焚尸炉的三层楼房外，应该还有许多建筑设施，那样的话，总有其它水路与此连接，污水最后都会汇合至一处，咱们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见到出口。”

我点头称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从早晨出发寻找牧牛开始，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子夜，这一天真是过得万分艰难漫长，但找不到出口，就不到松懈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继续前进，于是我让老羊皮换了只新火把点上，又问胖子要了康熙宝刀，四人强打精神继续往前走，我仍然断后，随时随地留心着身后地动静，可这一路下去，却再没出现什么异状。

火把消耗地速度超出了我们地预计，再不从臭水沟里爬出去，一旦没了光亮，就更没希望离开这里了，我们不得不加快移动脚步，想不到走出不远，就见在那道被填补的水泥管壁前方数米处，被一道铁栅拦住，铁栅底部被大锁锁了，一团锁链半坠在水中，铁条都有鸡蛋粗细，这里头顶处有个不满了排水孔地矩形铁盖，但太过狭窄根本钻不出去，加上又被从上边锁住了，根本不可能从底下推开，见此情形，我们心中立时凉了半截，这回完了，前边已经无路可走了。

老羊皮蹲下身，在铁栅下得黑水摸了摸，忽然喜道：“莫急，我那把刀子是御用地宝刀，这么多年了，钢口还是那么锋利，铁条虽然割不断，但锁头扣住的那段铁链浸在泥水里，已经锈得变色了，用力切断又有何难？”

我闻言心中一动，也去检视被锁头锁住的铁链，铁栅上本无装锁的位置，只在外侧有个能够活动的铁拴，可能当时是临时装的锁链，所以滑落在了底部，坠入泥水中的一段已经锈蚀透了，而且铁链也比铁栅细了许多，康熙宝刀仿蒙古长刀形制，是件背厚刃重的马上战利器，虽不能削铁如泥，但斩开生满了锈的铁链，倒是不难，连忙让胖子和丁思甜把住铁链，瞅准了抽刀剃去。手指粗的生锈链条迎刃而断，再视刀刃，没有半点崩口。

众人齐赞刀快，合力推开铁栅，前面数步开外，又有一处十字通道，其中一侧太窄。另外两边分别有一道可以排水的铁闸门。但在我们这一侧便可开启，看来这里已经是属于另一片不同的区域了，打开其中最大的一道铁门之后，我并没急着进去，想起不久前被反锁在焚化房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至今都让人后怕，幸亏那里是焚尸炉而不是监牢，否则就算有排水口也肯定钻不进去。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在门口就将闸门开关破坏，万一前面出不去。还不至于绝了归路。

我们再三确认了数遍绝对不会被反锁住之后，这才迈步入内。但接下来仍是管网交错不见尽头的臭水沟，我们觉得排水管道长得没有头，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错觉，由于环境腐臭狭长，身体疲惫不堪，走起来又格外地缓慢，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在行出一段距离之后，管道两侧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更加窄小地分支排水管，但这些排水管道的直径，都不过一个篮球大小，只有老鼠和蟑螂能钻进去，还有几处都些窄小的长房形水漏，也都钻不得人，管道外也全是黑漆漆的，看不出是什么地方，想来并非所有的区域，都设有焚化间那么大的排水盖。

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对下水道中地形地变化并未十分留意，这些交给丁思甜等人就足够了，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背后以防不测，这时前边地丁思甜突然停了下来，我毫无准备，险些撞在她身上，定神一看，原来前边的胖子和老羊皮都已停步不前，我刚要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但借着队中火把的光亮，就已发现果然事出有因。

在胖子前面很近的水泥管壁上，有个漆黑的圆环，差不多有水缸口的直径大小，其环线一周的形状里出外进，并不算规则，在火光映照之下的灰白色水泥墙壁上有这样一个黑色圆圈，显得格外显眼，火光明暗闪动中，只见水泥壁上那漆黑地圆环竟似微微蠕动，胖子一眼瞅见，以为是条黑色地水蛇蜷在墙上，随即停了下来。

我心想水蛇里有没有黑色地都不太好说，何况水蛇怎么可能盘成一圈帖在墙上？就算是蛇有那么长，它也不会那么细，这里更不可能有泥蚯，可并非是我们看错了，墙上的黑环不是淤泥涂抹地痕迹，确实是在

能动的，虽然动作幅度极小，如果不仔细者都可能被忽略掉，会以为那仅仅是用黑泥所涂抹地环形标记。

这个黑色的圆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待到看清绝不是盘成圈的水蛇蜿蜒之后，四人走近两步，对着墙壁细加打量，都不由得全身一震，感觉头皮都乍了起来，水泥墙上有一圈缝隙，里面爬出爬进的全是蟑螂，小的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都是刚长成的小蟑螂，这环形裂缝被它们当作了巢穴，刚好绕了一圈，火光暗淡中如果离得稍微远些，肯定会以为是墙上有个蠕动着的黑色圆环。

丁思甜看得恶心，想要立即离开，继续前行寻找出口，我拉住她说：“地下水路跟迷宫差不多，咱们连方向都不能辨认，火把也快用光了，再走下去哪里是个尽头，这墙上的环形缝隙好生兀突，说不定是条暗道。”

胖子也说：“肯定是这么回事，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水泥管子上哪那么容易出现形状如此规则的豁口。”他早就在恶臭的阴沟里呆得憋闷难熬，说罢也不再仔细观察，抬起脚了，照着水泥环状裂缝中间的部分，一下下狠狠踹去，震得缝隙中的无数小蟑螂纷纷逃窜。

这块水泥墙并不太大，环形的缝隙是从内侧被人凿开的，以至于并不太严密的接缝里面爬满了蟑螂，水泥块被胖子踹得脱落下来，大小蟑螂满墙乱窜，老羊皮赶紧挥动火把将它们远远驱开，水泥后是条以人力挖掘的低矮通道，内部高低起伏很不规则，只有双膝着弓起身子，才能费力地爬进去，我好奇心起，欲穷其密，于是接了火把钻进去探了探，这条隧道仅有七八米长，尽头处向上有个被地砖盖住的出口。向上一推就能揭开，我探出头去看了看，出口是在一处房间的床铺底下，屋里杂七杂八的摆放了许多事物。

丁思甜等人在后边招呼我赶紧出来，我怕她担心，没及细看，只好先倒退着爬出隧道。把所见情形对众人讲了。在臭水沟里走了多时，人人都觉憋闷恶心，都快被活活熏死了，既是有个通道通进一间房屋，不防先进去透口气，而且那房间里似乎有许多应用之物，说不定能找到食物和照明工具，那样便多了几分活下去的指望。

当下众人一致同意。仍是最先爬了进去。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里是处监房，而这下水道中的缺口。是被关押在里面的人越狱用地，可在我从那床底下探出口来看的时候。就否定了自己的判断，监房绝不会是这样，我揭翻头顶的地砖和床铺，把其余三人一个个拉将上来，众人举火环顾四周，都觉得十分诧异，这里虽然是地下室，但显然配备有先善的通风孔，空气流通，完全没有让人胸口发闷的感觉，房中是典型的

欧式风格布置，甚至还有个装饰用地壁炉，虽然身处斗室，却让人有种置身异地错觉，这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墙边有摆满了书籍的书架，但电路早就断了，电灯都已不能使用。

丁恩甜见屋里摆着个装饰用的烛台，上面还插着几根完好无损的蜡烛，就过去拿了起来在火把上接了火，然后举着烛台好奇地四处打量，不知不觉走进了外屋，胖子见架子上有几瓶洋酒，正好口渴难耐，抄起来就灌了几口，老羊皮更是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胖子喝的东西是什么，就向我打听那玻璃瓶里装的是甚？

我刚要回答，却听已走到外间屋的丁恩甜一声惊呼，我们三人闻声急忙抢步过去接应，丁恩甜见我们赶至，赶紧惊恐地躲到了我身后，我们不用问也知道她是见了什么可惊可怖之物，接过烛台往这间屋中一照，也是吓了一跳。

胖子口里还合着半口洋酒没来得及咽下去，当时噗地一口把酒全喷了出来：“这怎么有只死猴？”老羊皮颤声说：“憨娃可别乱讲，这哪里是猴，我陕西老家那边荒坟里最多这种东西，这是……是……是是是……”他此时也是惊慌无主，说到最后就“是”不出来了。

我见外屋的木椅上仰坐着一具高大地男尸，尸体穿着睡袍，身上水份全无，已成僵尸，紫色的枯皮上生出一层鸟羽般地白毛，下半身则生兽毛，卷曲锋利的指甲生长不断，已经打了弯，五官狰狞，张着个嘴死不瞑目，由于人死后尸毛滋生，相貌都已经辨认不清了。

我替老羊皮说道：“是具僵尸，谁也别碰它，活人不碰它它就咋不了尸。”胖子不信：“你怎么知道是僵尸？难道你一摸它就能蹦起来？又胡掰想吓唬我是不是？”

我只注意着眼前这具古怪地尸体，对胖子的活充耳不闻，以前也没亲眼见过僵尸，但据说就是这个模样，烛光中我见那僵尸面前书桌上，有几张写满了字地发黄纸张，说不定那些纸是这死尸临终所写，说不定对我们逃离此地有所帮助，于是我把烛台交给胖子，让他举着照明，我捂住口鼻小心翼翼地走尸体跟前，伸手把那几张纸拿了起来，然后赶紧退开。

我让胖子和老羊皮盯住死尸和蜡烛，一旦有什么异动，就赶紧退回下水道，随后举起发黄的纸页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俄文，我俄文水平实在太低，只好让丁恩甜看看写的什么，里面是否存在有价值的信息？

丁恩甜快速翻看了几页，随口给我们翻译了几句，我越听越是惊心

动魄，原来这是一位被倭国人软禁的俄国科学家，被迫在这秘密设施中参与一项行动，这些信纸是他生前的遗书，遗书里面提到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日军从这百眼窟中，挖出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丁思甜的俄文很久没拿起来过了，临时抱佛脚难免生疏，读起这封遗书来稍稍有些吃力，我让她别急，坐在里屋慢慢看，有眉目了再告诉我里面的详细内容，然后我跟胖子和老羊皮三人一商量，这具僵尸死后状况太过蹊跷，留下它必有后患，咱们要想在这里暂时休整，守着个死人也提心吊胆的难以安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尸体处理掉。

第二十七章 龟眠地

胖子说：“这还不简单？拿刀剁了他的脑袋，要是还不放心就再切个大卸八块，然后往下水道里一扔。”老羊皮则说：“在陕西发现僵尸一定要用火烧，焚僵尸前还必先覆以渔网，免得其煞入地为祟。”

我对老羊皮说：“在东北山区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那是说的吊死鬼，凡是吊死人的地方，掘地三尺，必可发出形如煤炭的一段黑物，那就是吊死之人临终前留下的一口怨气，若不掘出早晚都要为祟害人，不过我倒没亲眼见过。”

没有人希望自己死后变成这般模样，将产生尸变的僵尸毁尸灭迹，于人于己都有好处，但至于采取何种灭尸的方法，是焚烧还是碎尸？以及这尸体何以会变得如此诡异狰狞，竟然上半身生鸟羽，下半身生兽毛？不解其中缘故，我还不愿立刻轻举妄动。

据我所知，一个地方出现僵尸，不外乎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风水变异，人死后尸气不得消散，日久郁为枯腊；其次是临死前为了防腐，自行服食慢性毒药，或是死后灌腊注汞，尸体里有水银的僵尸，尸身上必有大片黑斑，若是以民间所流传的秘方在生前服用砒霜铅汞混合之物，尸体会有发霉的迹象：还有一种是出于电气作用，尸体表层死而不腐，遇生物电或雷击而起，追扑生人。

这三者是最为常见的原因，还有些比较罕见罕闻的现象，例如尸体为精怪依附，或是死因离奇，还有在风水环境独特的地方，也会让死者尸体历久不腐，皮肉鲜活如生，但那种洞天福地般的风水吉壤实在太少见了。

我掏出《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翻了翻，找到一段“龟眠之地”的传说，书中记载，当年有人在海边，见到海中突然浮出一座黑山，再细观之，原来是数十只老龟，驮负着一头死去的巨龟自海中而出，这些老龟把死龟驮至一处山崖下地洞穴里藏好，这才陆续离去游回大海，偷偷看到这一切的那个人，擅长相地择穴之术，知道此穴乃是四灵所钟。洞中“龙气冲天”，其时正好他家中有人故去，于是他探明洞中龟尸的特形后，把自己的先人不用棺椁裸身葬入其中。此后这个人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成就了一方霸业。那处龟眠洞日后就成了他家宗室的专用墓穴，数百年后龙气已尽，地崩，露出尸体无数，当地人争相围观，所有尸身皆生鸟羽龙鳞，被海风吹了一天一夜之后，全部尸体同时化为乌有。

当年看到这段记载，我颇有不以为然，也没太留意过，但眼见这地

下室中的僵尸生有鸟羽正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记载相同，心中也觉得骇异，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真相，原来有某些环境特殊的地方，有种滋养尸体保持不腐的微生物，但时间长了就会让尸体产生变异，在这类地方折根树枝插在地上，树枝上的树叶能够数月不枯，在古代，这样的地区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吉壤”，有无数人穷其一生，踏遍千山，就只为了求得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却不可得。

老羊皮和胖子见我翻着本破书，半天也没拿定主意，就一个劲儿地问我，我将《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合上说：“我也是急学急用，活学活用，没有太大把握，这僵尸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很可能跟这地下环境有关，咱们既没渔网，也没有黑驴蹄子，但咱们有床单，想除掉它只能给它裹起来，用洋酒浇上去烧。”当下带着老羊皮和胖子，三人找些布将口鼻蒙了，手上也都缠了布，又从里屋的床上扯下床罩，将木椅上的俄国僵尸裹了，拖进下水道中。

我让胖子拿来几瓶洋酒，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俄国人喜欢饮的沃特加，但酒性确实很烈，碰碎了瓶口，把酒都泼在尸体上，我怕酒倒得不够烧不彻底，想把剩下地几瓶也都倒上，胖子心疼起来赶紧劝阻：“老胡咱们可要节约闹革命啊，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差不多就得了。”

我只好做罢，用手中火把点燃了尸体，火苗噌地窜起一人多高，烧得辟剥有声，火光中那被裹住地尸体被烧得筋骨抽搐，好象突然间变活了一样，好生令人心惊，我们硬着头皮皱着眉头在那盯着，烧了许久也只将尸体烧为一段焦炭，看来要想完全烧毁几乎不可能了，除非把它拖去焚化间，用大火烧灭才行，但烧到这种程度，也差不多了。

我们重新回到那俄国人的房间，丁思甜已径读出了遗书中的大半内容，我们为了节约光源，只点了一只蜡烛，四人围着蜡烛坐在桌前，胖子给每人倒了一杯酒，这时众人地精神状态和体力都已接近极限，虽然这房间中绝非善地，但比焚尸间和下水道相比，已如天堂一般，我们需要借此机会稍事休整，顺便掌握一些有关这百眼窟的重要情报，然后才能制定脱离此地的计划。

我对丁思甜说：“吃急了烫嘴，走急了摔跤，咱们眼下完全没有头绪该怎样行动，所以要做什么也不用急于了一时了，你给咱们仔细说说，这俄国人在临死静究竟写了些什么，里面的内容备不住对咱们有用。”

丁思甜定了定神，借着蜡烛的光线看着那几页纸，把她能读懂的部分一点点翻译给我们听，但有些内容实在看不懂，也就只好暂时先跳过去不管，其中的记载大概是这样的：

倭国关东军一个中队在呼伦贝尔接近漠北的区域神秘失踪，随着搜寻工作的展开，侦察部队在百眼窟附近无迹发现了一些神秘地超自然现象。百眼窟是位与大漠与草原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地理位置和环境极为特殊，内部不仅林木茂密，而且山口处经常有人畜失踪，还有许多人传说在那里亲眼目睹过龙的存在。

当时倭国与德国处在同一战线，纳粹一向信奉神秘主义，德国人从某一渠道知道了满盟地区的这一神秘现象，就对关东军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希望关东军能对此事彻底调查，解开这一神秘现象的根源。

那时候日军的兵力，已难于应付过长的战线，正在着手准备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机构，也就是后世中臭名昭著的防疫给水部队，写此遗书的俄国人是沙皇后裔，后流亡于德国，他不仅在医学领域有独到建树，同样也是细菌专家，常年被德国人软禁，后被纳粹借调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辖的波字研究所，被迫在百眼窟协助一项秘密研究。

倭国人在调查百眼窟的过程中。从地下挖出了一个巨大地山洞。洞底层层叠压着，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尸，尸体实在太多了，似乎永远也挖不完。最高处有具头戴面具装束诡异的女尸尤为突出，经过专家勘察并与古籍对比，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这是传说中汉代的大鲜卑巫女，在那个巫卜昌盛的时期，这是一个被半神化了的人物，她埋骨之地

龙气冲天，与兴安岭的大鲜卑山噶仙洞，同样被鲜卑人视为圣地，经常会在洞中举行埋石祭山地仪式，在鲜卑人的传说中，黄鼠狼是阴间的死神，这个藏尸地山洞，也正是地狱的入口。

这个所谓地“龙气”只在百眼窟的山口才有，它无影无形，时有时无，令人难以捉摸，能吞噬一切有人畜野兽，只有在阴云四合雷电交加之时，能看到山口附近有黑色的龙形阴影在云中翻滚，倭国人认为，这就是当年鉴真和尚东渡，传播到倭国的佛经中记载的“焚风”，这种象恶鬼一样的阵风，是从阿鼻地狱中刮出来的，被其吹到的生灵，会立刻化为灰烬，如果能掌握使用这种“焚风”，将是一种具有强大毁灭力的武器。

但人类在自然现象面前实在是太渺小无力了，根本不可能掌握这其中的奥秘，不过对于鲜卑女尸即使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腐坏的现象，却可以在细菌领域进行研究，于是在山中建立了这样一个半地上、半地下的秘密研究设施，研究所内养殖了大量老鼠和蛔蛔之类的剧毒之物，当时在太平洋战场热带战区作战的日军，许多人被丛林里的毒虫毒蛆所伤，所以研究所利用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还特别建立了一个培养热毒物的试验区，运用藏尸洞土壤里的特殊成份进行解毒试验。

研究所建成后，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奇形怪状的尸体被从藏尸洞中掘出，百眼窟里突然闹起了鬼，一到晚上就见四处鬼火闪动，白天就开始起雾，山坡上云气变幻不定，其中隐隐若现如楼台宫阙形状，稍近之，郁郁葱葱，又如烟井庐舍，万象屯聚，既而视之，刚又全都不知所踪。

研究所里的倭国人慌了神，因为鬼市的现象在倭国也有，以为把藏尸洞里的怨魂都放出来了，于是从本土找了位阴阳师，按照他的指示在一栋研究楼内部，修建了一座隐蔽半地下的焚尸炉，所有的房间和窗户一律封闭，仅有的几个出口门户朝向也有特殊要求，然后把从藏尸洞里挖出的大量尸体，都送进焚尸炉中烧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镇住藏尸洞里的亡灵，也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写这遗嘱的俄国人，整天生活在地下室里，只有需要他到现场工作的时候，才会让他离开地下室，倭国人知道他就算逃回苏联也得被枪毙，所以对他的看管也不是很严密，但人身自由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后来他结识了一位有反战情绪的倭国医官，在那位医官的协助下，他了解了一些外界的情况，得知倭国战败已成定局，并计划逃出这个魔窟，医

官给他提供了地图和所有逃跑时需要的物品，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偷偷挖了条地道想从下水道里出去，结果挖错了角度，没能绕过铁闸，正当他准备再次挖掘的时候，有几个东北地区的胡匪，运送来了一口

刚出土的铜箱，当天夜里整个研究所警报声大作。

写这份遗书的俄国人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预感，警报声过后，外边就没了动静，他独自被关在地下室里也出不去，不知道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想挖新的隧道逃跑之时，发现自己的生命已经即将走到尽头了，于是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希望有人能看到这封信，那口箱子极度危险……

遗嘱写到这里噤然而止，连落款无日期迹都没能留下，显然那俄国人写到这就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能推测时间上很可能是苏军出兵攻打关东军前夕，所以突发事件之后，这座秘密研究所并没能来得及被关东军销毁。

至于那口铜箱里装的是什么，它的危险又从何而来？这俄国人临死并究竟遇到了什么？我们目前都无从得知，不过他留下的逃生用品，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尤其是遗书中提到的研究所地图，另外他的遗书也解开了我们心中许多迷团，不过一来这俄国人所知有限，二来丁思甜翻译

得并不全面，研究所里面仍有许多秘密是我们所无法知晓的。

这时四人喝了些烈酒，加上身体困乏之极，都是一动也不想动了，本想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去找那俄国人的地图和工具，然后尽快从这逃出去，但丁思甜等人实在太累，没过多久，便都趴在桌子上沉沉睡了过去，老羊皮和胖子更是鼾声大作，我本想叫醒他们，但也觉得全身酸疼困乏，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明知道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却自己说服自己，心想在这研究所中呆了一夜，就算这里有什么细菌病毒，该感染的也早就感染了，怕也没用，现在身体快到极限了，要是不先休息一阵，再有什么事情肯定难以应付，于是我打定主意，紧握住康熙宝刀，把心一横，趴在桌上睡了起来。

这一觉睡得七昏八素，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猛地醒了过来，桌上长长的蜡烛早已经熄了，室内黑暗无边，我刚一动弹，就觉得胳膊肘蹭到了餐桌上的一些东西，下意识地用手一摸，似乎是那具已被烧成焦炭的俄国僵尸躺在了桌子上。

第二十八章 俄罗斯式包裹

我在黑暗中摸到身前的桌子上，有些又硬又干的事物，用手轻轻一捻，就捻掉了一层象是煤灰般的碎渣，从手指传来的感触判断，那些碎沫里面是硬棒棒的死人骨头，摸到死人骨头倒没什么，可我明明记得早把那俄国人的僵尸，拖到下水道里烧成焦炭一般了，皮肉毛发都成了黑碳，就剩下些骨头烧不动，是谁把那烧剩下的尸骸拿到桌上来了？

我心中骇异万端，一时也无暇细想，眼前漆黑一团，桌上应该还有我们先前在房中找到的火柴和六头蜡烛台，我想先摸到这些东西上亮子，以便看个清楚，向前伸手一探，摸到的却不是什么火柴，而是又硬又圆表面还有好多窟窿的一个东西，仔细一摸原来是个死人的脑瓜骨，我的大姆指刚好按到骷髅头的眼窝里，手一抖赶紧把它甩到桌上。

这时就在那骷髅头落在桌面发出一声轻响的位置上，从黑暗中突然冒出两团绿幽幽的鬼火，我全身一震，觉得身体如同梦魇般僵在原地，心神完全被那鬼火所摄，整个人都象被掏空了一样，只剩下行尸走肉般的一副躯壳，既不能呼吸也不能思考，我本不相信人有魂魄之说，但这时真真切切体验到了灵魂出壳究竟是什么滋味。

正在这魂不附体之际，怀中忽然一震，那康熙宝刀的刀锋在鞘中抖动鸣响，尖锐的嗡鸣之声震动空气。两盏鬼火般地目光随即悄然隐退，我就好像从梦魇中挣脱释放，“啊”地一声叫了出来，眼前一亮，只见自己好端端坐在椅子上，桌前的蜡烛燃得仅剩小小一节，兀自未灭，蜡烛周围散落着一些焚烧剩下的骨骸。

我冷汗淋漓，似乎是刚刚做了一场噩梦，可梦得竟然如此真切。桌上那俄国僵尸的遗骸赫然在目，这一切又显然不是梦境那么简单。我向周围一望，围在桌前歇息的其余三个同伴也都醒了，包括胖子在内的这三个人，个个出了一身冷汗，面孔苍白。不用问，他们刚才和我的经历一样，都险些在梦中被勾了魂去。

丁思甜胸口一起一伏地对我们说：“有句话说出来，你们可别认为我唯心主义，这……这屋里……这屋里跟焚化间一样真的有鬼，可能那口铜箱子里装着亡灵地噩梦？”

丁思甜心中发慌，胡乱猜测，但没有人反驳她的言论，刚才明明是想暂时坐下来休息片刻，但四人鬼使神差般地睡着了，又竟然做了同样一个噩梦，俄国僵尸的骸骨又莫名其妙地跑到了桌子上，不是见鬼才怪，不过我觉得刚才心底感到地那股寒意似曾相识，意识到很可能不是那俄国人作祟，极有可能那焚尸炉里的鬼魂还一直纠缠着我们，我摸了

摸怀中的长刀，心想多亏了此刀镇得住，否则就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这些恐怖的事情，是否与遗书中提到的那口铜箱子有关？研究所的人好象都在二十几年前地某天同时死掉或是失踪了，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越是不明真相，越是使人心里觉得不踏实，众人都认为再也别多耽搁了，赶紧找出地图，然后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从那蜡烛的燃烧程度来看，我们这一觉睡了能有四五个钟头，虽然是在计划之外，头脑比先都清醒多了，我将那俄国人没有烧化的残骸都捧起来用布包了，在屋中找个柜子装了进去，转念一想这俄国研究员也是可怜，被倭国人关起来早不跑晚不跑，偏赶无上出事才想起来逃跑迹，没准死后还不太甘心，于是我对那那柜子说道：“人的一生应该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生前没对人民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死后就更应该安分守己，你所做之事虽是被人胁迫，却也属助纣为虐，最后落得这般下场是自食其果，可怨不得旁人，孽海无边，不早回头，虽然悔悟又有何意义？现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彻底灭亡了，你这屋里的东西，我们就不客气了，代表人民没收了。”

这时其余三人已对房间中进行了一翻彻查，最终在壁炉里发现了一个口袋，那口袋显然是俄国人的老式携行袋，用帆布制造，跟面口袋样式差不多，没有拉链和扣子，袋口有个拉绳，一抽就能扎紧袋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俄国就流行使用这种袋子，二战前后，中国东北满蒙等地，也能见到许多这种口袋，它是典型的俄式风格，简单、粗糙、笨重、耐磨。

老羊皮举着蜡烛照亮，丁思甜和胖子把袋子抖落开，一件件查看里面的事物，发现这俄国人的口袋就简直跟个百宝囊似的，零七八碎的什么都有，看他所准备的物品中，除了水壶和野战饭盒之外，甚至还有一些钱物，可能是准备逃出去之后谋生用的，还有火柴、防风蜡烛，几瓶有数十粒的化学药品，这类化学药品在野外逃亡中是必备之物，可以有以解毒洗肠、助燃、以及做夜光记号等等，但我们知道用途却识不得这些化学品的类别，只好都一并取了，这些物品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丁思甜将它们分出来放在一旁，不要的就扔到桌上。

随后又找出两只日式工兵照明筒，这种工兵照明筒与我们常见的手电筒不一样，造型扁平四四方方，全身都是黑色，有两个烟盒大小，前边拳头大小的灯口是圆的，卧在黑色的铁盒子上，后边没有手持的地方，但在顶部有个固定的提环，使用的时候可以拿带子随意绑在胸前，进行各种短距离照明作业，袋子里还有些与之匹配的干电池。

另外就是些食物了，当年日军后勤供应原始落后，根本没有大批量

地为部队供应野战口粮，但作为一些特别单位，享受的待遇也和普通部队不一样，例如海空军以及众多特殊部门，这俄国人很可能得到那名倭国医官的帮助，储藏了一些脱水鱼干、糖块、罐头之类的东西，我担心食物都变质了，于是尝了一点。发现在地下室的恒温环境中，直到现在还可以食用。这也可能与使那俄国人僵尸保存至今不腐的特殊环境有关。

集子里竟然还有一只用油布包裹的“南部十四式”手枪，这枪是倭国兵工厂通过模仿德国鲁格手枪，也就是德国纳粹军官的配枪进行生产制造的，枪体采用半自动闭锁机构，容弹量八发，我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俗称此枪为“王八盒子”。胖子家里以前有这么一把战利品，在这看见“王八盒子”觉得象是见了老朋友。拿起来反复推拉了几下，这枪用油布裹得严实，半点都没有生锈，弹夹也是满的，不过这破枪设计工艺上存在先天缺陷，卡弹、炸膛、哑火的毛病很多，带上它最多最多能起个防身作用，胖子有枪在手就什么也不在乎了，二话不说先把手枪别到了自己的后腰上，我对他说：“王八盒子本身就不好使，加上这支枪二十多年没维护过了，你还是悠着点吧你，不到万不得已就尽量别用这枪，王八盒子别名又叫自杀枪，打不到敌人是小，打到了自己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胖子正想对我吹嘘他那套玩枪地手艺，丁思甜突然喜道：“这张纸可能就是研究所地图了。”说着从杂物中捡起一张图纸，我们停下话头，急忙把地图接过来借着蜡烛的光亮一看，略微有些失望，地图有一大一小两张，小一些的那张所谓的研究所设施地图，只不过是手绘地，上面做了许多标记，看起来乱糟糟地，另外那张大比例的地图，则是百眼窟周边地形图，北连大漠，南接草原，那些地方老羊皮也是一向熟知的，所以这张图对我们意义不大。

再反复看那研究所的结构图，才发现这地方非常庞大，地图虽然简陋，倒很直观易懂，也颇为完善，主要是研究所地下纵横分布的水路，从地图上勾画的记号来看，那俄国人的逃跑路线是从这间地下室出发，沿下水方向，经过焚尸间的地下水管，然后绕过被完全封闭的监牢区域，兜个圈子向北，西边山口有不时出没杀人于无形的“焚风”，他显然是想从北侧山口离开。

我们对这地下室心有余悸，看罢地图，立刻找出了逃生路线，就决定尽快出发，当下收拾一切应用之物，把剩下的几瓶洋酒也都带了，众人资本主义尾巴没割干净，临走时又敛了些稀罕无的洋玩意儿迹，能穿戴的衣服鞋子也没落下，我见房中有顶战斗帽，就顺手戴在了自己头

上，我的狗皮帽子丢了，头上又有伤口，不戴帽子容易破伤风，也免得下水里的跳蚤蟑螂掉进头发里，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总算把我的行为和老羊皮等人的低觉悟行为区分开来。

回到恶臭的下水道里，想来外边的天也快亮了，对于脱离绝境的路线也有了眉目，虽然回去之后的事情也着实令人头疼，可总好过在这闹鬼的研究所里每时每刻担惊受怕，我们归心似箭，参照着地图笼烛前行，按照逃脱路线上的指示，我们等于是要走一段回头路。

可还没等走出多远，我发现丁思甜不停的咳嗽，而且脸色也不对，我以为是光线太暗看错了，但让她停下来仔细一看，她神色憔悴，眼角眉梢都罩了一层明显的青气，摸了摸她的额头，微微有些发烫，烧得温度虽然不高，但看面色竟似是病得不轻。

我早就担心这下水道焚尸炉里会不会有什么病毒细菌，见状不禁替她害怕起来：“黑死病？鼠疫？可又不象在这秘密研究所里感染上了传染病，那样的话人人有份，为什么我和胖子老羊皮三人都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状况？”

老羊皮和胖子听见动静也都停下来看她，老羊皮熟知药草，算是半个赤脚医生，他看了看丁思甜的舌胎，又摸了摸脉，惊道：“这怕是中了什么毒了……”

丁思甜十分要强，在知青点干活的时候，有点小病小灾就咬牙硬抗，不愿意别人怜悯照顾她，本想坚持到同我们离开此地再说，可这时她也知道隐瞒不住了：“在焚化间里逃出来之时，被锦鳞蛆的毒气一逼，便开始觉得胸口有些憋闷难过，因为当时见大伙都没事，所以也并未在意，就在俄国人的房间里也还没觉得怎样，可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重了，而且觉得全身发冷，恐怕是中了蛆毒了。”

那子午二时吐毒的锦鳞蛆，所喷毒雾甚浓，当时我们被困在焚化间内，虽然在吸入致命毒雾之前成功逃脱，但那蛆毒极猛，当时在地下室里每个人都不免感到头晕恶心，恐怕都或多或少的吸进了一些蛆毒，锦鳞蛆异常性阴，其毒也属阴毒，男子阳气旺盛倒不觉得有什么，但在同等条件下，女子对蛆毒更为敏感，只吸入了一些细微的蛆毒，就足以丁思甜无法承受，过了一段潜伏期，终于开始发作了。

据说女子中了锦鳞蛆所吐之毒，口眼发青，并伴有持续低烧的症状，双眼产生幻视能看到五彩缤纷的颜色，如果没有药物医治解毒，大约24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头晕、呼吸困难、全身麻木、严重时导致昏迷，不省人事，最后会因呼吸系统麻痹和肌肉瘫痪而死亡，到了晚期就

算是华陀再世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老羊皮焦急地说：“这可没救了，草原上很难找这种解毒的草药，咱们回牧区再到旗里的医院，少说要将近两天的时间，那这娃岂不是要把命来送？”胖子也急得焦头烂额，对我说：“老胡你有主意没有？赶紧给恩甜想个办法，咱可不能让她这么死了呀。”

第二十九章 莫洛托夫鸡尾酒

我见丁思甜虽然吸入的蛔毒有限，现在情况还算稳定，能走能动，神智也还清醒，但这中毒的早期症状毕竟是出现了，如果从百眼窟北侧山口出去，就到了没有人烟的荒漠边缘，离牧区更远，即便不那样绕路，在没有马匹的情况下，也根本来不及把她送进医院，而且万一她所中之毒在更短时间内发作，却又如何是好？再者，谁能保证这一路平安，不出半点岔子？

我紧锁眉头，拿着地图看了看，立刻打定了主意：“锦鳞蛔是鬼子研究所特意养的，他们是为了治疗在太平洋战场上被蛔毒所伤的士兵而进行研究的，这研究所里说不定会有解毒的血清，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不担三分险，难求一身轻，我看回天之道，唯有赌上这一把，去主研究楼寻找解毒剂。”

为了不給丁思甜带来太大的心理压力，我没有表现得太匆忙，确了路线之后，仍是按正常速度前进，反正从地图上看到主研究楼的距离并没有多远，速度再慢也来得及，要是研究楼中没有血清一类的解毒剂，那么一切也就全都完了，我心中隐隐害怕，总在想万一没有解毒剂呢？而且我们这几个人里，谁又能认出解毒剂什么样？最后干脆把心一横不再多想了。他妈的反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没过多久，就进入了一片非常开阔的地下水道，这里有许多排比联络的水泥管道，走在前边开道的胖子忽然踩到了什么，骂骂咧咧地抬脚在黑水中一挑，从污水里露出几根烂透了的死人骨头，有半截腿骨下还挂着只鞋，我正要看个究竟，却在黑暗中，发觉我们所处的水泥管道突然旋转了起来。

从俄国人绘制的研究所地图来看，庞大的地下排水设施，实际上是条人工改道的地下河，正是由于在百眼窟的山凹里挖出了大量地下水，地质环境所限无法修建迹分水渠，只有利用蛛网般的排水管道将其引出山外，否则地下水就会淹没我们头顶这片区域，这座秘密研究设施也就无法修造在现在的位置了。

但是现在的地下排水通道中，已经即将干涸，只剩下些污水淤泥，想来那山中水源早已干涸了，地下水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封闭的，另外一半属于半封闭式，在紧急时刻可以作为疏散通道，若想接近主研究楼，最近的路线就是通过半封闭管道区，这里环境复杂。管网交错如同迷宫，如果没有这份地图，将很难顺利找到出口。

我们举着火把觅路而行，到了一处沟管交错开阔的枢纽区域，这里

四壁都是黑漆漆的，污水烂泥极多，水中各种蜉蝣生物滋生，正好是位于地下水路的中心地带。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却发现在管道底部的黑水中有许多尸骨，看那些没有腐烂掉服饰，很可能是日军秘密研究所的警卫，胖子捏着鼻子用脚拨了拨那些已经烂了的死人骨头。我们见状都忍不住想：“这管道中怎么会有鬼子的尸骸？”正要看个究竟，却发现身处的管道猛地抖动了起来，一时间好似天旋地转。

但这只是眼睛的错觉，脚下却没有摇动的感觉，我们举着火把抬头一者，四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身前一米远的管壁上，黑压压的布满了蟑螂，这些蟑螂黑色棕色皆有，背生长翅，大得惊人，体形长短都在三四厘米左方，一只挨着一只，密密麻麻的间不容发，成千上万地数量将整个墙面都盖住了，这些大蟑螂恐怕是受到了污水中某些成份的刺激，不仅体形比普通的大了一半，它们还能够靠着互相啃噬同伴的尸体，以及进入这段下水道的老鼠和潮虫等生物维持生命。

这些蟑螂原本潜伏不动，慢慢的互相咬噬，此时有一小部分受到火光和脚步声的惊动，它们立刻快速蹿动起来，一瞬间就产生了连锁反应，整条管道中的蟑螂好像沸腾的开水，没头没脑地到处冲撞逃窜，管壁变成了流转的黑潮，有不少从管壁上掉了下来，我们都头顶肩膀上立刻落了一层。

我想招呼众人往回跑，但这功夫不光谁也顾不上谁了，而且没人敢张嘴说话，挤掉下来的大大小小蟑螂把火把都快压灭了，掉在人身到处乱爬，一张嘴说不定就钻嘴里几只，而且体形小地蟑螂见缝就钻，钻进耳朵鼻子也受不了，它能顺着耳朵一直爬进人脑，只好各自拼命把掉在头顶肩膀上的蟑螂掉落。

蟑螂蹿得极快，我们跑是没处可跑了，只好抡着手中火把将它们赶开，盼着这些蟑螂赶快散尽，众人心神略定，从刚刚面对大群蟑螂形成的黑潮中回过了神来，竭尽全力把能用的家伙全都用上了，总算是利用火把使潮水般的蟑螂从身边散开。

没过多一会儿，管道里的蟑螂就渐渐少了下来，我腾出手来，替丁思甜和老羊皮拨掉身上的蟑螂，四人脸色都变了，宁可让恶鬼索了魂去，也不想被蟑螂给活埋了慢慢咬死，胖子对我们说：“趁着蟑螂散了，咱们赶快冲过去……”

胖子话音未落，只听老羊皮大叫一声，他的身子忽地往下一沉，被污水里的一个东西拖倒在地，我和丁思甜发觉不对，伸手想去拽他，可拖住老羊皮的那股力量极大，我虽然抓住了老羊皮的胳膊，但被那巨力牵动，脚底被带了一个跟跄，险些摔倒在淤泥之中。

丁思甜就没我那么走运了，她抓住老羊皮的衣襟，想阻住老羊皮被向后拉扯的势头，但臂力有限，加上脚底湿滑站立不稳，一下子滑倒在地，但她仍未撒手，跟老羊皮一起被拖向了下水道地黑暗深之中，这时胖子已经掏出了那支南部十四式手枪，我见黑暗中看不清楚目标容易误伤。而且看这劲头这家伙也小不了，心中想明了这些尸体骨的来历，很可能是有些人在出事的时候想从这逃跑，但遇到了要命的东西，都被结果在了臭水沟里，要想救人一点也不能犹豫，否则就等着给那俩人收尸了，于是拔出康熙宝刀，对胖子叫了声：“别开枪，往前扔火把。”说着话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老羊皮和丁思甜的火把在倒地时就落在泥中灭了，我们为了节约闹革命，都没舍得用那俄国人的工兵照明筒，只是用他房中的家具衣服又做了数只简易火把，这火把有利有弊，若是地道中有虫蝎蜈蚣之属，打着火把远远地就可以驱散它们，而且可以判断空气质量是否对人无害，但缺点是照明范围非常有限，只不过眼前数步，稍远一些就看不到了。

我一手拎刀一手举着火把追了过去，只好让胖子在身后将他的火把当做短时照明弹往前抛出去，利用火把落地熄灭前看清前方十几米的情况，我刚一起步，身后的火把就从肩上飞了出去，在漆黑地空间里划出一道低低的抛物线，随即掉进管道前方的污泥中熄灭了。

但借着火光一闪之际。我已经瞧见就在我前边几步远之处。地面有个管道间破裂的大缺口，直径将近一米，里面深不见底，从里面探出

几条粗大的黑色节肢类勾爪，生满了黑色的硬毛，正把丁思甜和老羊皮往管道的大裂缝里拖拽。

老羊皮失去重心倒在地上，也不知无受没受伤迹，他竭力挣扎着想要摆脱，但跟本使不上劲，猎铤被他压在了身下，想放铤也办不到，丁思甜趴在地上拽住老羊皮的衣服，咬紧牙关奋力往后拖着，但根本无济于事，连她都被快速拽了进去。

我踩着遍地死蟑螂，一踏就嘎吱一声，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近前，这才看清楚拽住老羊皮的是条大钱串子，钱串子比蜈蚣和蜘蛛体形要宽

许多，而且对足较少，但是勾爪更宽更长，身体最大能长到两米长，排水管道中的这又深又阔的缝隙，就被这钱串子当成了巢穴，由于畏惧火焰，才想将老羊皮拖到排水管道的下层。

我赶到跟前，借着手中火光，发现那深渊般的裂缝边上都是人骨，深处还有几只大得吓人的蟑螂来回乱爬。救人心切，也没顾得上细看，挥起长刀就砍了下去，想将这条半截缩在洞里的大钱串子一挥两段，把

老羊皮和丁思甜救下来。

不料那钱串子动作也是极快，我刀在空中，它早将老羊皮拽至洞口，这刀如果砍得实了，不仅斩不到它，反而将老羊皮剁了，我见大事不妙，赶紧将火把朝洞中扔了进去，但洞中阴潮之气太威，火把一晃就被湿气打灭了，**我在黑暗中*（禁书请删除）*（禁书请删除）扑倒在地，伸手抱着老羊皮，想用力撑住洞口，但那裂缝有一米多宽，但没想到钱串子力大，长着黑毛的勾爪一扯，连同我和老羊皮丁思甜都有半个身体陷入洞中。

丁思甜在混乱中打开了桂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晃动动地光柱中，老羊皮用手撑住了一副死人骨架，那烂骨头死死卡在管壁侧面的狭小裂缝里，他拼了老命撑住，稍稍减缓了我们三人身体继续被扯进洞内的势头，我见眼前都是攒动的虫足，想用长刀去砍，奈何地形狭窄难以施展，只好向洞中伸刀乱扎，每扎一刀就冒出一股黄水飞溅，我怕这虫液有毒，把脸埋在老羊皮背上，手中却丝毫不停。

乱刀攒刺虽然大部分都扎中了那钱串子，可都不够深没能致命，而且这东西生命力很强，即使被砍掉几截，一时半会都死不了，丁思甜被拖在最后，此时已经趴起身来，抓住了我和老羊皮出死力往后拉拽，我和老羊皮的肩膀胳膊都被虫足勾住，又在狭窄的缝隙间受到制约，手脚都不能做大幅度的动作，虽然一时半刻之间，尚能僵持住不被拽到洞中，却绝不是长久之计，凭着一己之力想脱身根本就不可能，我突然感觉到有一条腿被丁思甜抱住往后拽，但她力量单薄难以济事，我心中急躁起来，大骂那个王胖子怎么还不过来帮忙。

正这进退两难之时，就听身后角人大叫：“贫下中农们别急，我你们送鸡尾酒来了！”我跟老羊皮一面勉力支撑，一面用长刀格住洞中探出的勾爪，听到身后地叫喊声就知道是胖子上来了，但他喊什么送鸡尾酒什么地，完全是不知所云，偏偏在这要命的节骨眼儿上，不知他又要出什么妖蛾子。

原来胖子也知道刀枪之类很难立刻将那钱串子杀死，打开绑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从后边赶上来的同时，把从俄国人那顺出来地一瓶烈酒从包里掏了出来，往里面胡乱塞了一把药片，又用顺出来的棉布袜子堵住瓶口，点着了递给丁思甜，然后拎着我老羊皮的腰带，一把将我们的前半截身子从洞中扯了出来。

洞里的钱串子也被带出来一截，它见到嘴地食物又出去了，哪肯善罢甘休，正想再给拽回去。这时胖子手中的王八盒子连开两枪，打得它身子一缩，丁思甜瞅准机会，把瓶口燃烧着的烈酒砸进洞中，那俄国人

喝的酒喝到嘴里跟刀子似的，酒精浓度极高，加上里面放了些化学药片，可能还起到了助燃剂的作用，顿时烈焰升腾。排水管的裂缝下成了火海，烧得其中蟑螂和钱串子等物乱作一团，不知有多少只扭动挣扎着死在火舌之下。

胖子所做的燃烧瓶，是我们当造反派武斗以及红卫兵搞冲击时曾经用过。不过那时候烈酒不好找，多数都用汽油或工业酒精，再添加助燃物代替，配方也因地制宜，赶上什么用什么，这种多种燃烧物混合组成的燃烧瓶，最早是苏芬战争以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被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我看看自己和老羊皮虽然擦破了些皮肉，身上青了几块淤痕，但都没什么大碍，这时候脑袋里都是一片空白了，也没有后怕的念头了。

我看了看裂缝下烧着的洞穴，火光渐暗，没被烧死的蟑螂又开始在那缝隙中爬进爬出，看得人心中发麻，谁也不想再此多耽，于是四人互相搀扶着继续往深处前进，这片地下水路中危机四伏，我们担心地下水路中还有其它的危险，看地图上的标识附近有个出口，能够通到地上，已经离研究楼很近了，于是加快脚步走向那里，就算是稍稍绕点远，也不打算在这潮虫蟑螂越来越多的排水管中抄近路了。

排水管道的拐角处，便有嵌入水泥墙中的一节节铁梯，胖子当先爬了上去，推开水泥盖子，外边地天已是蒙蒙亮了，随后丁思甜也顺着铁梯爬了上去，老羊皮神不守舍地准备第三个上去，我见他神色黯然，却不象是因为刚刚受了一番惊吓，他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总是一副饱经沧桑心事重重的模样，闲下来的时候不是猛抽烟袋锅就是唱老家的酸曲，进了这百眼窟后更是时常唉声叹气，有时候好不容易打起精神，过不多久便有豁然失神，我心想他这很可能是得知当年他兄弟羊二蛋的遭遇真相，原来是被倭国人在这里害了，而且当初他由于迷信思想束缚，没敢出去把人救下来，所以至今念念不忘，将心比心也能体会到他的心情，尤其是那焚尸炉可能还烧过他亲兄弟的尸体，触景生情，怎能不让人心忧？

于是我为了表示同情，在老羊皮爬上铁梯的时候，拍了拍老羊皮的肩膀，安慰他道：“我理解您地心情，我看你兄弟的事就别多想了，毕竟都是过去地事了，人还是得想开点咱们要一切向前看。”老羊皮大概见我年轻，说出这种话来让他很是吃惊，他边往上爬边问我：“你娃知道我心里想个啥？我可就这一个兄弟啊，你娃家里有几个兄弟？”

我心想我家就我一个孩子，不象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没其余的亲生兄弟姐妹了，不过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对老羊皮说：“您得这

么想，全世界受苦人，都是咱的阶级弟。”

说着话我也爬上了竖井，外边已是天色微明，胖子和丁思甜都关掉了工兵照明筒，但他俩和老羊皮打量着周围，个个神色有异，我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不由得猛然一怔，这地方怎么那么眼熟？

第三十章 精变

从地道里钻出来是在建筑设施之外，这一点实是出人意料，按逃生地图所绘，这个出口处，应当有一处规模庞大的植物园，去往主研究楼必先绕过这里，所以当初我们为了不想绕路而行，才决定从下水道走直线通过，难道那俄国人的情报是假？

此时天已微明，拂晓的晨雾笼罩四野，轻烟薄雾中，隐隐可见隔着一片密林，对面有座矮山，对着我们的那面山体，已经被挖去了一半，残破的山体截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洞，好似一块生满了虫子的苹果被从当中切开，看上去这些洞穴皆是天然生成，我不及细数，但目测估计，至少有不下百个洞口。”

被挖开的山腰中部，有极高大的巨形石兽露出土中，我们四人对望了一眼，总算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百眼窟”了，原来是有座生了上百个天然窟窿的石山，看来以前的猜测全然不对，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止于此，那石山洞窟的布局与那狰狞的石兽，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听燕子说起的“鬼衙门”，传说那地方是通往冥府的大门，误入之人，绝无生还之望迹，可只知“鬼衙门”的传说，也知道是在山里的某个地方，却从没有人能够道出此中详情。

那俄国人的遗书中也曾提到，说倭国鬼子挖出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事实与传说相印证，原来是着落在此处，这百眼窟就是通往阴间的鬼门关，我本不信世上有鬼，可在这秘密研究设施中一连串的异常事件，也不得不让人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怀疑。

胖子也觉得那边的山坡非常眼熟，盯着看了半天才想起来：“这不就是大号的鬼衙门吗？咱们在团山子见的比这小多了，估计这里是货真价实的，你们说那里边真能通着阴曹地府吗？我看这事挺悬地……”

丁思甜所中的蛔毒属于神经性感染，而非血液性感染。发作得不快，她虽然发着低烧，但精神倒还健旺，看着那大窟窿小眼的山坡对我和胖子说：“阴曹地府？那些密密麻麻的山洞让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难道你们以前在别的地方见过吗？那里面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隐瞒了，就让胖子把以前的事情简单对她讲了，丁思甜和老羊皮听罢，脸上均有惊异之情，望山生畏，那大鲜卑女尸里的藏尸洞，竟然还有是阴间入口的这种传说？倭国鬼子肯定是从藏尸洞里挖出了太多的恶鬼，才会弄那样一座满是符咒的焚尸炉不断焚烧。

我心想又得我找点借口稳定军心了，最好的办法也不外乎是“阶级斗

争，一抓就灵”，于是对大伙说：“咱们在这遇到的一些事情，确实可惊可怖，难以用常理揣测，不过我看世上未必有什么阴曹地府。有的话那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归宿，跟咱们无产阶迹没半点关系，没必要对那山洞过分担心，再说有这康熙宝刀镇着，谅那些魑魅魍魉也不敢造次，我看这事绝对靠谱。倒不是因为这刀是皇帝老儿用过的，凡是指挥过三军或是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兵器，本身就带着三分煞气，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都能给挡了。

这番话倒是将老羊皮说得连连点头，他很是相信这种说法，可丁思甜突然问我：“那咱们……咱们死后会去哪？天国？地狱？亦或是永恒的虚无？”

我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件事真是从来都没想过，只好告诉她说：“什么永恒的虚无，那属于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即便是死也不能毫无价值的死在这种鬼地方。”

这话让丁思甜稍觉安心，我说完后，让众人在原地休息片刻，重新对照地图，发现并非是俄国人的地图存在错误，而是环境的巨大反差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毕竟平面图以地下水路为主，地表建筑只有个符号标记，我们从排水设施中钻出来的这个出口，确是曾经那座封闭的植物区，可顶棚早已彻底塌了，四周还能有些残破墙壁铁网，掩映在枯树丛中，穿过这片枯树丛，在那布满洞窟的山坡下，有一片低矮的青灰色建筑，那里应该就是主研究楼了，里面有配电室、医务室、储藏室、通讯室等单位，但看上去地面规模要比想象中的小很多。

那栋楼房里情况不明，想在里面寻找解毒剂谈何容易，距离目标越近，我心里的把握反而越小了，眼看着丁思甜眉目间青气渐重，我知道现在也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了，这时丘陵草木间云雾气加重，能见度渐渐低了下来，我看准了方向，对众人把手一招，架上丁思甜，匆匆钻入了枯木荒草之间。

枯树叶子和杂草非常密集，被人的衣服一蹭沙沙作响，惊得林中鸟雀惊飞，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我拔出长刀在前开道，将过于茂密的乱草枯枝砍断，从中开出一条路来，草丛里的雾越来越大，加上树丛的荒草格外密集，走到深处时，能看到的范围不过数步，我不得不慢了下来，以免和其他人在林中走散了。

正当我担心因为起了雾，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这时眼前出现了一条倒塌的古藤，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停住不前，这就是生满荆棘倒刺的观音藤，是锦鳞蛆栖身之所，我们离开焚化间时那蛆被关在了焚尸炉中，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只见这观音藤生得十分巨大，粗壮处可数

人合抱，百眼窟的泥土罕见异常，可滋养尸物，否则这南方的巨藤也无法生长于此，这大概也是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在此设立研究设施的原因之一。

倒掉的观音藤断得支离破碎，但这藤实在太太，又生满了倒刺，想攀爬过去可不容易，我们看了几眼，望藤兴叹，只好准备从两侧草木更为密集的地方绕过去，这时胖子想出一个办法。我们顺了几件俄国人的衣服，用来铺在藤上，盖住那些硬刺，就可以直接的爬过去了。

我们本就不想从两侧绕路，因为那些区域的古木狼林，犬牙交错，几无落足之地，用长刀开路极是艰难，要费许多力气。一听胖子这主意还不错，也难得他有不馊的主意，一直是当即采纳，我依法施为，果然很轻易就爬上了横倒的藤身，由于衣物有限，众人都必须集中通过，我和胖子先爬上去，然后把丁思甜和老羊皮也拽了上来。

正准备从对面下藤，老羊皮脚底下突然踩了一空，当场摔个马趴，将膝盖露到了垫脚的衣服外边，立时被观音藤的坚硬的竖刺扎得血肉模糊，膝盖上全是骨缝，被藤刺扎到其感觉可想而知，顿时疼得他“啊呀”一声，倒吸凉气，就在老羊皮失足滑倒之迹，我想伸手去拽他，可就在那一瞬间，我几乎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

老羊皮背了个包袱皮，里面裹着我们从那俄国研究员房中顺出来的杂货，本来一直是由胖子背负，可由于胖子和我先要为众人开道攀上藤身，就暂时背在了他的身上，我去拽他的时候，见他背上的包袱中，竟然伸出两只白毛蒙茸的手臂，被我的目光刚一扫过去，那手臂“嗖”的一下缩进了包袱。

当时雾气朦胧，天光暗淡，绝不是因为有光线照射使得我的眼睛看花了，那双长满了毛的白手，同我们在焚化间楼门处所见一模一样，那次只见玻璃上白影一晃，根本就没敢仔细去看，但确确实实是见到了这么一双人手，虽然下着雾，可眼下毕竟是在白天，而且那一个包袱才有多大的空间，怎么会伸出两条胳膊，难道真有幽灵一直跟着我们到此？

这一路上除了许多惊异莫名之事，例如在焚尸间里被人反锁住；焚化炉的炉门在黑暗中又被打开了，放出的锦鳞蛆险些要了众人的命去，还导致丁思甜中了蛆毒命悬一线；走在排水沟的时候，我明明见到背后跟着个模糊的黑影；在那俄国人居住的房间内，被烧掉的僵尸残骸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桌子上，众人也差一点在梦中被勾了魂去，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表明了有个打算置我们于死地的亡灵，紧紧跟着在我们身后，但我始终没能找到它，从最初开始就是我明敌暗，十分的被动。

我万万没有料到，那个想害死我们的东西，不是跟在我们身后，而是更近，他就藏在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身上，要不是老羊皮无意中滑了一跤，我恐怕还发现不了这个秘密。

说时迟，那时却快，我瞅见老羊皮背着包袱中白影闪动，立刻拽住他的胳膊对老羊皮叫道：“快把包袱扔了！”老羊皮可能是膝盖疼痛难忍，竟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只是疼得呲牙咧嘴，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心想这事一句两句也说不明白，而且老羊皮被刺伤了膝盖，不知伤势如何，只好先把人拖上来再作理会，但我自己根本拉不动老羊皮，用力一蹬，脚下垫着的衣服脱了扣，加上刚刚眼中所见的那一幕对我触动极大，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已经触及灵魂了”，竟然也从藤上滑落。

这时胖子和丁思甜也伸出手来，想帮我把老羊皮拽回藤上，但四人都集中到了一侧，导致脚下所踩的衣服重心偏移，挂断了藤上硬刺，四人翻着跟头一齐从藤上跌落，幸亏横倒着的观音藤不算太高，底下又有树枝和厚厚的杂草接着，这才没直接摔冒了泡。

纵然是这样也摔得不轻，而且掉下来的时候，下坠力道不小，恰好藤下有个倒掉的枯树，那树根很大，都是又枯又烂，根茎交错间形成了一个树洞，里面是空的，胖子滚落草丛中又砸穿了树洞上的朽木，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又是一沉，重重摔在了树洞底部。

树洞地下都是烂木疙瘩，要不是间接落地，腰可能都要被摔断了，我好象全身骨头节都散了架，就听胖子也哼着叫疼，我正想挣扎着起身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这时头顶轰然有声，干枯脆裂的观音藤被我们连蹬带踏，承受不住，也随即裂了开来，把头顶堵得严严实实，顷刻间树洞中就没光亮了。

我在黑暗中叫着同伴们的名字，胖子和丁思甜先后有了回应，虽然摔得不轻，但仗着年轻身子骨结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疼得直冒冷汗。我见这二人没事，把心稍稍放下，让他们打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看看老羊皮是不是也掉进这树洞里了？怎么半天都不见他的动静？树洞四周没有任何间隙，底部大约有七八平米大小，面积非常有限，我急于想找到老羊皮，不得上了亮子，就忍着全身疼痛，在树窟底下摸索起来。

忽然手上摸到些黏乎乎的事物，好象是鲜血，我心中更是着急，催促胖子和丁思甜快开照明筒，可那两只工兵照明筒大概给摔得接触不良了，怎么拍打也亮不起来，胖子摸到口袋里有半根蜡烛，只好拿出来暂

时应急。

胖子刚划亮了一根火柴，忽然有阵阴风一闪，好象有人吹了口寒气，立刻把火柴吹灭了，我们刚才已经感觉出来，这树洞已被四下里堵的严丝合缝，里面空气不流通，哪来的风把火柴熄灭了？胖子手忙脚乱的又划着了一根，可还没等那火光亮起来，便又有一阵阴风把它吹灭了。

第三十一章 恐惧斗洞

胖子气得破口大骂：“谁他妈活腻了往老子这吹凉气？”丁思甜想帮他划亮火柴，也没能成功，因为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我觉得心中忐忑，想去摸插在身后的长刀，可摸了一空，从藤上摔下来，不知道被挂掉在哪里了。

就在这时，我眼前忽然亮起一对绿幽幽的眼睛，好似两盏鬼火，对那双眼睛一看，我全身立刻打了个寒颤，坐在地上急忙以手撑地倒退了几步，把后背帖在了树根上，这双鬼火般的眼睛如影随行地紧跟着飘了过来，碧绿的目光里充满了死亡的不祥气息，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诡异力量，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难忘记，我好象不止一次的见过了，上次在那俄国人的房间里，不对……不止两此，还有在兴安岭那座黄大仙庙中也曾见过，这是黄仙姑的眼睛，那只被胖子换了水果糖遭到剥皮惨死的黄仙姑。

望着鬼火般碧绿的妖异目光，我忽然想到，凡是猫鼬黄狼等等兽类，在夜晚之时目力极佳，眼中精光不亚于小号灯泡，猫类瞳孔可随光线变化收缩放大，而成了精的老黄皮子恰好是光线愈暗，目中精光愈盛，上次在黄大仙庙中了那黄仙姑的迷魂法，我们险些吊死在那地窖里面，尤其是在没有灯火的漆黑地窖里，黄仙姑那双绿的渗人的眼睛，至今记忆犹新，突然念及此处，那对绿光顿时飘忽闪动，我顾不上再去管它。忙问胖子：“你拿去换水果糖的黄仙姑，最后怎么样了？”

只听胖子一边敲打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一边答道：“我亲眼看见被人剥了皮筒子，怎么这……”显然他也见到了树洞中这双绿气盈动地目光，以为是那黄皮子死不瞑目前来索命，饶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又惊又骇。

胖子那句话尚没说完，黑暗的树洞中，竟然又出现了一对鬼火般的眼光，两双眼睛忽闪了几下，就听对面发出一阵古怪的尖笑。笑声难听刺耳，充满了奸邪之意，听得人身上鸡皮疙瘩一层层的起着，我心想不对，当初只弄死了黄仙姑一只黄皮子，身边怎么冒出两对绿灯似的眼睛，缠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想起百眼窟入口那个“埋石祭山”的山洞，里面有黄皮子精给女尸勾魂的壁画，在那个尚未开化巫卜横行的时代里，充满了远古地图腾神像崇拜，大兴安岭与相邻的草原上，有把黄鼠狼视为阴间死神化身的观点。但自宋朝起，这种风习渐衰，可我有时候会觉得古人对世界的认识虽然原始，但并不能否认，对于生命与自然的领悟，古代人在某些方面

比现代人更为纯粹和直观，黄皮子替死者招魂之事未必空穴来风，只是古人对事件真相的表述角度，以我们地价值观和世界观难于揣摩出其中真意。

我心神恍惚，对于僵尸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尚能奋起剩勇一拼，可对于死亡后的虚无却无从着手，甚至从来都没有直观的概念，一之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那四盏鬼火在身边飘动，心中乱成一团，想要带着胖子和丁思甜等人夺路而逃，可别说找不到出口了，就连光亮都没有一丝一毫，空自焦急，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这时掉在树洞口的那段观音藤，忽地一坠，向下沉了一截，藤身和枯树洞口处露出两道缝隙，外边虽然有云雾，但毕竟是在白天，一些微弱的光线随之漏进了树洞背部，我们四周地环境状况，从伸手不见五指变得略微能见到朦胧的轮廓了。

树洞中稍稍可以视物，那四盏鬼火和奸邪地狞笑立刻同时消失，我急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老羊皮倒在离我两步远的地上，他似乎被摔到了头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他生死如何，丁思甜和胖子身边坐在我的两侧，他们二人也都摔得不轻。

就在老羊皮的身后，他背着包袱已经散在了那里，包袱中的事物乱纷纷落在地上，有两只长相奇特的黄鼠狼蹲在老羊皮身上，贼头贼脑的看着我们，一脸古怪的表情，这两只黄皮子全身竟没一根黄毛，遍体雪白好似银狐，不过黄皮子的脸可没狐狸那么好看，既丑且邪，视之令人生厌，而且猫鼬体形特征明显，再怎么变换毛色，也是黄皮子。

据说老黄皮子每生三旬，后背就会添一缕白毛，这对全身银毛的黄皮子，不知是活得年头太多成精了？还是属于黄皮子中的一个特殊种类，生来即是毛白胜雪？只见这两只黄皮子似乎被那突然从头顶缝隙处漏下来的天光吓得不轻，伸开四肢半蹲半趴着，尾巴拖在身后。

我一看这对黄皮子的动作，脑子里如同晴天打个炸雷，顿时醒悟过来，在焚化间的楼门口，玻璃上那两只人手，原来是这对黄皮子装神弄鬼，它们的四肢加上脑袋平贴在玻璃窗上，就如同人的手掌及五指，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岂不正像人的胳膊？

我暗骂自己意志不够坚定，这才真叫疑心生暗鬼，当时竟然让这俩扁毛畜牲给唬住了，只是不知道这对毛色银白的黄皮子为什么想把我们逼进绝境，可从古到今，黄皮子和狐狸是民间公认最为狡猾和通人性的东西，有关于它们修炼成精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些东西所谓的成精，也并非是能幻化人形，至于狐狸精变成小媳妇，黄

皮子变成小老头之类的传说，往往是添油加醋的夸大其词，它们所谓的成精，不过是能通人性，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理解和模仿人的衣食住行等等行为举动，所以有些方术之士时常会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些畜牲过多少劫，遭多少难，最终得了道，也无非才达到了普通凡人的标准，可惜生而为人之人，却终不能善用此身。”这种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皮子或狐狸能通人心的事实。

黄皮子能猜人的心思，可我猜不出它们的所做所为和目的动机，感觉最有可能的是，这对黄皮子大概与百眼窟有这某种极深的联系，它们将我们逼进焚化间后，又不知从哪溜进楼内，着实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并且一路尾随，直至那俄国人的密室，也许是出于对“康熙宝刀”这种带有煞气的利刃有所忌惮，只有在我们产生倦意神智不清的时候，它才能来害我们的性命，平时只有借刀杀人地鬼域伎俩。

这些念头经脑中一转，便已明白了七八分，正是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们从观音藤上落下来，摔进了一个树洞，而这树洞又恰好被断藤挡住洞口，斗室般的树窟里没有了任何躲藏空间，这才得以发现它们的行踪，否则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还不知会被它们跟到什么时候。

唯一最有必要，却猜想不透的一件事，是在我如此提高警惕地情况下，这两个家伙究竟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我们的？这时那两只黄皮子贼兮兮地露出脑袋，四只眼睛不怀好意的忘着我们，被它们这么一看，顿时想起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困苦，我不由得怒上心来，想起文攻武卫时的号召：“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牛鬼蛇神敢动一动，砸碎它的贼脑壳，杀杀杀……”此时再不武卫，更待何时？我杀心顿起，管它是什么东西，只要不是捕捉不到的幽灵，先宰了再说，免得日后再添麻烦。

可没等我伸手，早已恼了胖子，他抢先一步扑了上去，咬牙切齿地道：“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他妈非把这俩小黄皮子地屎拾捏出来不可……”胖子量级大，在树洞里跟一面墙似的，加上他出手又快，在狭窄的树窟里要擒两只黄鼠狼还不容易，可没想到，他连扑几次，都落了空，那俩黄皮子也都老得快掉毛了，它们并非躲闪得有多快速，而是似乎能料敌先机，在胖子出手之前，就把方位和时机预料到了。

胖子脑袋上都见汗了，照这么下去，被活活累死也抓不住它们，他发起狠来哪还顾得上什么，拽出南部十四式就开了两枪，他抬手开枪的动作，快得连我都看不清，而且我记得他在军区打靶的时候开枪就没落过空，至少我没看见他放过空枪，只要枪响肯定有个结果。

我心想这两枪就算解决问题了，总算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不料胖子两枪全都射空了，这么短的距离，这么明显的目标，竟然没有击中，别说胖子傻眼了，连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心底生出一阵寒意，那两只黄皮子活象两个来去无迹的白色鬼魅，竟然在明明不可能的情况下躲开了致命的子弹，两发手枪弹都象飞蝗般钉进了树根里面。

胖子还以为是这破枪出了问题，在震惊中微微愣了个神，其中一只黄皮子借这机会到他面前放了个屁，我和丁思甜都在胖子身后，视线被他的身体遮挡了，只见一股绿烟扑面，树洞里顿时奇臭无比，胖子更是首当其冲，熏得脸都绿了，王八盒子也不要了，滚倒在老羊皮身边咳嗽个不断，双腿在地上乱蹬，两只黄皮子躲在角落里眼神闪烁，一脸的阴笑。

我看到黄皮子那邪气逼人的眼睛，立刻明白了，这两双眼似乎能够看透人心，逼视灵魂，好象自身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对方猜到，在我们插队的山里，常常会听说成了精的黄皮子不仅能摄魂，还能通魂，也就是类似于现代人所说的读心术和催眠术。

但成了精的黄皮子，能读取人心到什么程度，就没人说得清楚了，也许它只是通过人眼中的目光产生心电感应，预先猜测出人类的一举一动，要说得更邪性点，甚至真有可能把人心看透，也慢说是七情六欲，就连五脏六腑大脑小脑里边想什么都能被它看穿。

我恍然大悟，正是因为这对黄皮子能通人心神，所以即使跟在我们身后，它也能遁于无形无迹，而且它们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因为人的精神状态越差，就越是能被它们钻了空子，那具俄国人的僵尸，被我们烧剩一堆残骸，它们还偷偷将尸骸摆在桌上，这样即使没能在睡梦中杀死我们，也会让我们误以为其在闹鬼，从而变得更加紧张。人的神经都有其极限，过不了多久，不用它们下手，我们也差不多精神崩溃了，其用心何其毒也，想到这对扁毛畜牲心机之深，比人心还要狡诈，我不禁感觉全身发凉。

这时丁思甜见胖子被臭屁呛得厉害，忍着树洞里的臭气想去扶他，我却知道这黄皮子屁虽然呛人，还没有致命的危险，这时候正是僵局。黄皮子暂时无处遁形，想直接弄死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的行动和想法都能被它们预先知道，自然也奈何它们不得。双方都在等待出现至对方于死地的时机，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冒然行动。我正想阻止丁思甜靠近，可我比不得黄皮子料事神机，发现她的举动时已晚了半步，丁思甜的手刚抓住胖子的胳膊，就见那对银白毛色的黄皮子目中精光一闪，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地老羊皮突然从起身，他眼中呆滞无神，可两只手象铁

钳子似地直朝丁思甜脖子上插去。

我看老羊皮目中半点神彩也无，知道他八成是被黄皮子摄了魂去，人的神智一旦失去，比如昏迷或者睡眠、精神失常等情况，便会灵台冥灭，这就好象中了催眠的魔障一样，既不知道疼痛，也不认得同伴，而且这样失了心的人力量奇大，要是让他把手箍在丁思甜的脖子上，立刻就能被他把颈骨插断。

我见丁思甜势危，只好放弃了敌不动己不动的战术，伸手推开老羊皮的胳膊，老羊皮全身肌肉神经僵硬异常，力量奇大，我使出全身之力，才将他推倒，由于地形狭窄，我和老羊皮、丁思甜三人都滚倒在地。

我从观音藤上跌落，摔得全身筋骨欲断，刚刚推倒老羊皮动作太猛，牵扯得全身又是一阵奇怪疼，我倒地之时，顺势往那对黄皮子待的角落看了一眼，只见它们蹲在稍远的一段树根上，正瞪着眼睛狠狠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这时灵机一动：“黄皮子奸滑阴险，若真是以眼睛来预知我们的行动，只要蒙上眼睛就可以了。”但随即便认定此计绝不可行：“我们若是目不见物，都跟瞎子一般，更是拿它们没角办法了，不过……”

脑中刚刚闪出一个念头，就听长刀出鞘之声在耳边响起，原来老羊皮摔倒在地，正好是那把康熙宝刀掉落的位置，他闷不吭声地抽出刀来，对着丁思甜心窝便刺。

丁思甜本名叫做丁乐乐，后来忆苦思甜时期才改地名，我一直都觉得她的本名更适合她，爱说爱笑，能唱能跳，虽然后来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也并没有把她培养成一个其真正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云迹]的战士，她骨子里还是个文艺女孩，哪经历过面对面地真杀真砍，而且对方还是她很熟悉的贫下中农老羊皮，那个平时和蔼沉默，会拉马头琴，处处护着她的老羊皮，竟然跟变了个人似的，拔刀狠刺，一时间吓得丁思甜目瞪口呆，加上发着低烧身体虚弱，竟连躲闪这致命的刀锋都给忘了。

我见丁思甜愣在当场，冷气森森的一抹寒光刺到面前竟然不知闪躲，想拦那失了心的老羊皮是拦不住了，只好合身扑去把丁思甜再次向侧面推开。

老羊皮手中长刀猛递向前，擦着我的肩膀插进了后面的树根，刀锋一拖，我肩膀的衣服和皮肉全被划破了，血流如注，我顾不上流血和疼痛，为了防止老羊皮再以刀伤人，急忙扣住了他持刀的双手，可老羊皮

并不抽刀，而是双手下压，插进树根一寸有余的长刀，由直刺转为向下切落。

我知道这长刀要是压下来，不仅身后的树根，我和身前的丁思甜都得被切做四段，只好和她拼了命地以肩膀和双手，接住下压的刀锋和刀柄，我们虽已使出全力，可那柄长刀仍然一点点切了下来，我们攥住刀口的手都被割开了口子，鲜血滴滴嗒嗒地落在地上，也顺着刀柄淌在了老羊皮的手上，在两只黄皮子的狞笑声中，树洞里夺刀的三个人全变成了血葫芦。

第三十二章 读心术

老羊皮戳在树根上的长刀，切住我的肩膀向下压来，我半坐在地上后背倚住树洞，身前被丁思甜挡住，仓促之余，只好一只手攥住刀锋，一只手隔着丁思甜去托老羊皮握刀的双手，但这根本就是徒劳之举，康熙宝刀一点点压了下来。

丁思甜也想帮我托住刀锋，以求二人能从刀下逃出，可一来她力气不够，二来这狭窄的树洞间没有半点周旋的余地，我的腿也被丁思甜压住，想抬脚将老羊皮蹬开都办不到。

树洞里只剩下因为紧张与用力过度而咬紧牙齿的磨擦声，这时被黄皮子把脸都熏绿了的胖子，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看见我和老羊皮等人浑身是血地扭打在一起，两眼顿时充了血，生出一片杀人之心，他的南部十四式手枪不知掉哪去了，从地下爬起来的时候，手边刚好碰到老羊皮那杆猎铳，顺手抄将起来，对准那失了心的老羊皮就要打。

丁思甜见胖子要下杀手，大概是想要出声阻止，但此时身处锋利的刀刃之下，一身都是鲜血，紧张得喉咙都僵了，空自张着嘴发不出半点声音，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范围，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而我此时心中也极是焦急，明知胖子只要扑倒老羊皮缓解我们的困境便可，想要出言制止，但我和丁思甜的处境差不多，使出全身的力量档着压在肩头那柄长刀，身体已经完全感觉不出疼痛，整个人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状态，神经绷到了极限，想说话嘴不听使唤，除了咬牙什么也吐不出来。

老羊皮完全变成了一具没有心智的行尸走肉，但那俩成了精的老黄皮子见到胖子的举动，目中精光大威，老羊皮好像受到某种感应，就在胖子刚刚举起猎铳之际，突然抽刀回削，“喀察”一声，寒光闪动，胖子手中的猎铳铳口，被齐刷刷斩断。

胖子见猎铳断了，发一声喊扑到老羊皮身上，老羊皮以康熙宝刀切断猎铳，也是倾尽全力，长刀顺势砍在了侧面地树根里，急切间难以拔出，被胖子一扑倒地，他张口咬住了胖子的侧颈，顿时连皮带肉扯去一块。胖子仗着肉厚脖子粗，而且他越是见血手底下也就越狠，按住老羊皮，二人扭做了一团。

胖子往常同人滚架，一向罕逢对手，因为基本上很少能有人跟他处于同一量级。我记得在小时候胖子没有现在这么膀的一身横肉，也从来没人称他为“胖子”或“小胖”，在小学一年纪的时候，他得了肾炎，我们

那时候，医院肾炎的治疗手段，完全靠吃药，连针都不打，他在吃了那种治疗肾炎的药物后，病是好了，可身体随即就胖了起来，不过那个年代“胖”绝对是好现象，从来没听说过那时候有人要减肥，胖是富态，是健康，那时候的姑娘们也都想嫁给胖人，不象现在的趋势是“穷胖富瘦”，而且胖子自从身体胖起来之后，得到了很大实惠，以前光是人狠嘴狠，跟年纪大的孩子打架就要吃亏，可自打胖了之后，提升了量级，更是逮谁欺负谁，看谁不顺眼就揍谁，他的那手绝招人体加压器，把对方撞倒了，然后他自上而下伸开四肢舒展着砸下去，更是令周围各个学校各个年级的孩子们谈虎色变。

可胖子虽然仗着身强力壮和一股血勇的浑劲，却一时制不住老羊皮，老羊皮已是心神全失，目光呆滞，就象条疯狗似的，张口乱咬，两手跟铁钳一般，只要被他揪住了就死死不放，指甲深陷入肉里。

我刚才险些做了刀下鬼，肩膀上的刀伤不轻，但还有知觉，应该不至于伤了骨头，老羊皮这一抽刀，算是稍稍得以喘息，赶紧扯块衣襟扎住血流不止的肩膀，这时见胖子和老羊皮纠缠在一处，实以性命相拼，照这么死磕下去非出人命不可，而且老羊皮神智不清，要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被胖子误伤了他的性命，回去须是不得交代。

当然这一切皆是那两只老黄皮子从中捣鬼，老羊皮不过是因为摔晕了过去，从而成为它们借刀杀人的工具而已，但一时半会儿很难想出办法对付能读取人心的黄皮子，于是我就准备动手，协助胖子按住老羊皮。

我爬前一步，刚对着老羊皮伸出胳膊，就觉得脸侧太阳穴上的头皮一紧，被人从身后扯住了头发，人的头发都是按头顶旋生长，头顶后脑和两侧地头发，各有其生长流向，要顺着头发生长的流向揪扯还好说，可我当时正趴在地上探身向前，被身后伸过来地那只手扯住头发向上提拉，差点把头皮给扯掉了，这一把头发揪得我疼彻心肺。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扯住了我的头发，肯定是刚才昏倒在地的丁思甜，她也被黄皮子制住了心神，已经变得敌我不分了，我并不知道老黄皮子这邪术的底细，不过以理度之，它仅能控制住昏迷状态下的人，似乎与民间控尸术相似，那是一种给尸体催眠的异术，听我祖父讲在我们老家乡下，解放前就有类似的巫邪行为，人处在睡眠状态下反倒不会为其控，而是直接能被其摄去魂魄，大概是出于昏阙状态下人身三昧真火俱灭，而睡梦中头顶肩膀三盏真火微弱之故，我们在黄大仙庙碰到的“黄仙姑”，跟这对全身雪白的老黄皮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俩黄皮子道行太大了，根本没有弱点可寻。

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被那黄皮子事先料到，根本伤不得它们半根毫毛，而且我们四人中已有两个迷失了心智，几乎人人带伤，有人死亡只是迟早的事情，不管怎么挣扎恶斗，流血的也都是己方同伴，根本毫无胜算。想到这些不免使我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地绝望恐惧之中，甚至有些丧失继续抵抗的信心了。

但这念头很快就被疼痛打消了，身上越疼心中越恨，狠劲发作决定拼到底了，我只觉头上被丁思甜扯得火烧火燎一阵巨疼，来不及去掰她的手，只好顺势把头侧起，以求减缓头皮的疼痛。刚把头部侧过来，太阳穴上突然传来一阵冰冷地金属触感，丁思甜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掉在地上的“南部十四式”手枪捡了起来，我头向侧面一偏，太阳穴刚好被她压下来的枪口顶个正着。

我心头一紧，想不到我的父辈们八年抗战，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都到今天了，眼看着世界革命都要成功了，我却被倭国人造的南部十四式打死，而且还是我的亲密战友丁思甜开的枪，这种死法真是既窝囊又悲惨，总是在不经意间杀你个冷不防，总是往你最不希望地方向发展，在那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命运吗？

从那冰冷坚硬的枪口戳在太阳穴上，到听得扣动板机的动静，这一刻实际上仅仅一两秒钟，可在我感受起来，却是异样的煎熬漫长，时间和脑海中的混乱思绪仿佛都被无形得放慢了，变作了一帧一帧的红色慢镜头画面。

四周的声音也仿佛都在听觉中静止了，耳中只剩下那王八盒子板机的声响，死一般漫长的等待过后，就连这声音也突然消失了，板机没有扣到底，那只模仿鲁格系手枪设计，但构造上存在先天不足的“南部十四式”，加上刚刚又被胖子重重摔了一下，竟在这性命攸关的一瞬间卡壳了。

王八盒子是公认的自杀枪，因为在战场上枪械卡壳就等于自杀，可顶住我太阳穴的这把枪卡壳，则相当于救了我的性命，刚才没来得及害怕，这时候也顾不上后怕和庆幸了，我抬手抓住枪口，想把丁思甜从身后扯倒。

不料丁思甜在身后照我肩膀的伤口狠狠捣了几拳，我的伤口刚才匆忙中随使用衣服包扎住了，但根本就没能止血，被她从身后打中，顿时疼入骨髓，鲜血透出衣襟，将整个肩膀都染红了。

那边的胖子也正好把老羊皮压住，老羊皮嘴里还死死咬着胖子的一块皮肉，瞪目欲裂，拼命地在挣扎着，不过他一声不吭，而且这时，我

们四人已是全身鲜血，都跟刚宰过猪似的，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了，这状况显得极是恐怖。

树洞角落中的两只黄皮子，都伸开四肢顺着树根爬到洞顶，显然是担心洞中这场血淋淋的恶斗会波及到它们，于是尽量躲在稍远处，贴在老树干枯的树皮上，扭过头来幸灾乐祸地盯着这边看，眼中妖异恶毒的绿光盈动流转，我一边忍痛按住丁思甜，一边抬头望了那对黄皮子一眼，被那绿光一摄，那种身心俱废的感觉再次传遍了每一根神经。

我不敢再去看那黄皮子的眼睛，心中却早已经把黄皮子祖宗八辈骂了个遍，现在血流不止，已经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如果再不尽快解决这场危机，就绝无生还的希望了，我一直认为黄皮子的摄魂与读心之术，都是通过它们的眼睛干扰人心，只要设法使它们的眼睛丧失视力，我们便可摆脱目前的窘境。

我瞅个空当，抓了一把地上的泥沙，对着那对黄皮子撒将出去，树洞上白影闪动，黄皮子早已躲开，可我原本也没指望一把沙子便能奏效，只是希望借机扰乱它们的行动，使我和胖子能腾出手来对付它们，虽然这俩老黄皮子能预先对人的行动作出判断，这树洞内地形狭窄，如果我和胖子同时动手，利用地势也许会有机会擒住它们。

两只狡诈的黄皮子似是识破了我的念头，带有几分嘲弄的向我靠拢过来，我心里骂着：“扁毛畜牲，欺人太甚了。”但明知就算伸手过去捉它们，不管动作如何隐蔽，也只会扑空，只好视做不见。

这时胖子已用裤腰带反扎了老羊皮的双手，见我按住了丁思甜，便想过来相助，可他刚一起身，被反绑住的老羊皮也跟着猛然站起，一个头锤撞在胖子的腹部，胖子猝不及防，而且别看老羊皮干干巴巴一个瘦老头，但丧失了心神，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现在即使有两三个大小伙子也未必能按得住他。

这一头撞得结结实实，胖子被他撞得四仰八叉向后仰倒，后背随即重重撞在了树干内壁上，好象是倒了一面墙似的，震得树洞里一阵晃动，卡在洞口的观音藤也跟着又掉下来一块，这仅剩半截的空心老树树洞边缘，与古藤间的缝隙再次加大，洞底的能见度也提高了许多，那缝隙虽大，但是由于藤身上有许多硬刺，就算是体形如猫的黄皮子也爬不出去，它们和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几近封闭的狭窄空间之内。

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突然发现随着树洞内光线变得越来越亮，那两只黄皮子却象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嗖地一下快速溜到仍然漆黑的角落中，但它们那鬼火般的眼睛，却已经暗得多了，不再那般让人觉得毛骨

悚然。

我心中顿时一片雪亮，原来这对老黄皮子怕光，光线越强，它眼中的鬼火就越暗，被我按住的丁思甜渐渐安静了下来，极可能是因为光线的变化，使黄皮子控人心魂的力量减弱了，我手脚越来越软，但知道这良机天赐如同绝境逢生，若不趁这机会宰了这对扁毛畜牲，怕是永世都不得安生。

我想到此处，顾不上血流不止，抬手抓住斩在树根上的长刀，正要用力拔出刀来，去干净利落地宰了那对老黄皮子，可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面并的两只黄皮子竟然全都不见了踪影，头顶的观音藤再次下坠，这次倒将漏下光线的缝隙挡了个严实，树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第三十三章 千年之绿

我的手刚握住长刀，就觉得眼前一黑，我还以为是失血过多造成的，但随即发觉是压在洞口的观音藤落了下来，树洞里再没半分光亮，这时老羊皮和丁思甜都象是突然泄了气的皮球，萎顿在地一动不动，我赶紧和胖子打声招呼，让他摸到火柴烧件衣服照亮，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两只老黄皮子怎么就不见了？

胖子点燃了一件俄国人的衣服，烟熏火燎中把树洞再次照亮，只见洞内被鲜血溅得点点斑斑，老羊皮和丁思甜都横卧在地，上方的观音藤将两只黄皮子血淋淋地卡在树洞口，可能是这对黄皮子惧怕康熙宝刀的煞气，长刀被神智清醒的人一握，它们先自慌了三分，加上我已看出黄皮子扰乱人心的鬼眼，是随着光线的变化而由强到弱，它们更沉不住气了，打算从观音藤的缝隙中先逃出去，想不到观音藤被它们一拽，藤上的硬刺刚好将其卡在洞口，刺得全身体无完肤，虽是一时未死，却也是遍体鳞伤，鲜血把全身的白毛都染红了。

我看明根苗，心想这黄皮子毕竟是扁毛畜牲，得势之时猖狂以极，一旦被人识破鬼域使俩，便恢复了黄鼠狼的本性，立刻奔蹿逃命，其实我们当时完全处在下风，黄皮子若是能再把刚才的局面僵持一时半刻，还未知鹿死谁手。

胖子的脖子被老羊皮连皮带肉咬下一块，流了不少血，他也不去理会伤口大小，只是疼得他暴跳如雷，憋了一肚子邪火没地方发泄，见那两只黄皮子卡在树洞口，立刻过去扯下一只，那黄皮子被观音藤扎得半死，这时被人捉住丝毫反抗不得，胖子一手揪住黄皮子的小脑袋瓜，一手攥住它的身体，双手交叉着往两边反复扭了几圈，喀吱吱几声骨髓断裂的清脆响声，那只老黄皮子的脑袋就被胖子从胖子上硬生生扭了下来。

胖子还觉得不解恨，扔掉黄皮子的尸体在上面跺了两脚，又捉住剩下的那只，按在康熙宝刀的刀锋上狠狠一拖，将它从中间活活割成了两半。

树洞里满地都是鲜血，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黄皮子的血了，我见终于宰了这两只如鬼似魅地老黄皮子，身上如释重负，支撑精神的求生欲望彻底瓦解。胳膊腿都象灌满了铅，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一动也不想再动，头脑中昏昏沉沉的阵阵发涨，盼望着能立刻倒在地上睡去，但我知道这还远远没到松懈的时候，现在要是昏过去了，没止血的伤口流血不止，就足能要了人命。

我和胖子没敢怠慢，也顾不上死里逃生的庆幸，赶紧看了看老羊皮和和丁思甜的伤势，丁思甜脸上暗青之色凝结，情况十分危险，而老羊皮似乎在刚才和胖子的剧斗中伤了内脏，口角鼻孔都在流血，我们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着手，心中都很慌乱，商量了几句，没有太好的办法可想，我跟胖子说：“必须想办法尽快找些枯的化香草来生火，先处理外伤，用草灰止血。”

胖子用刀切开挡住洞口的观音藤，这附近杂草甚多，其中不乏非常普遍的化香草，我们跟猎户们进山打过猎，知道这种化香草可以止血，有些野兽受了外伤流血不止，就会找到附近的化香草草丛反复滚蹭，不久伤口就能愈合止血，屡验不爽，此草生于阴湿之山地，高可七八寸，每丛都是奇数，长成羽叶形状，尖长柄长，秋冬之交颜色由绿转红，草颈有细鳞如松球，焚烧成灰烬止血治伤效果颇为显著。

我们化草止血，将那几件俄国人衣服中干净的部分扯成条，裹扎身上伤口，我肩上刀伤不轻，所幸深未及骨，止了血就不用担心了，胖子颈上伤口面积大，而且是用牙咬的，伤口参差不齐，敷上草灰裹上之后，仍然往外渗着血，疼得他不住吸着凉气。

没过多久，老羊皮也先醒了过来，他是老而弥坚，伤得虽是不轻，却还能动弹，吐了几口嘴里地血沫，见到四周都是血迹，脸上尽是茫然若失的神色，完全不记得跌进树窟后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看丁思甜有只手因为握着刀锋，被割出了很深的口子、伤口象孩子嘴似地往外翻翻着，只好咬牙撒了一把碳火草灰，然后给她裹上布条，丁思甜本来昏了过去，但剧疼之下又醒转了过来，额头上渗出黄豆大的汗珠，她看我和胖子都为她担心，强忍着疼对我说：“用化香草能治疗伤口吗？人民才把你培养到高中毕业，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在哪接受过秘密的特务训练？”

我和胖子见丁思甜还有心情说笑，都觉得安心不少，但外伤好治，内素养难除，再不帮她驱除身上的蛔毒，不久便有性命之忧，胖子修好了两只工兵照明筒后，四人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爬出树洞，这片区域名为百眼窟，想必类似的地洞树窟不在少数，可这毫不起眼的枯树洞，刚刚险些成了我们葬身的坟墓，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后脖子冒凉气。

不过若不是这番恶斗，那两只老黄皮子还不知会设下什么阴毒办法，来谋害我们的性命，而且它们始终躲在暗处，其手段着实叫人防不胜防，虽然众人差一点就全折在树洞里，可毕竟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不过我们一时也无暇去过多考虑其中的利弊得失，只有一步一蹭，在林中变幻不定的迷雾中继续向前。

路途渐上渐高，离那观音藤的位置落差虽不到数十米，但雾气已薄，能依稀见到四处山口，南侧山口雾最重，好似积了半山白雪终古不化，北侧林中遍地树窟，有的被枯枝败叶遮挡，有的直接就能看见漆黑的洞口，人落其中便有灭顶之灾。

两侧多有古松林和乔生长，皆是栋梁之材，树皮厚至半米，色如琼脂，脂似云霞回波之迹，听人说万年古松皮才可生出霞雕刻胭脂绣，看这古松林形势，比起我们在大兴安岭所见到的最老的林子来，可能还要古老得多，恐怕真是生于洪荒之未开。已越万年才能长成这般气象，这片古老的土地不知道蕴涵着多少秘密。

在西北侧的丘陵崩塌了一大块，露出一片漆黑的大洞口，山前有被水冲毁的迹象，洞口有滩残水，冰冷清澈得让人恍惚，呼伦湖以南有许多交错纵横的地下水洞，可能那里就曾有这样一条地下水脉，庞大的地下排水管道，就是用来使水脉改路，以便日军能顺利挖掘北面的山丘。但由于某种原因，水路被堵爆发了山洪，席卷了这片古松林，其中地锦鳞蚬也许就是趁着涨水的机会逃出去的。

日军研究所中最主要的设施大部分都被水淹过，那片虫眼般洞窟密布的山坡下，就是一座两层建筑的宽阔楼房，林草掩映之中，冰冷的砖石楼房没有半点生命迹象，阴森得如同坟地，我当先推门而入，举着照明筒往里面扫了扫，墙上挂着一些塌灰，地上有几具横倒竖卧的死尸，死状极为可怖，死者身上全都生出鸟羽兽毛，都和我们在地下室见到的俄国人相似，但死得却不那么从容，显然在生前经过了一番痛苦地挣扎，墙上还有指甲抓出的印痕。

我估计这些人的死亡，极有可能同从山里运来地铜箱子有关，可能在开启铜箱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所有地活人都死了，不过百眼窟附近依然有大量的蚰蜒和野鼠，看样子也都是从研究所里逃出去繁衍下来的，为什么那些动物没有全部死亡？难道那铜箱中的东西只能使人类死亡？不管怎么说，我们能活着走到这里，就说明那铜箱带来的灾难已经过去，这点倒不用过于担心，其实就算担心也没什么用，该来的早晚要来，甚至已经来了而我们还没察觉到。

我不再胡思乱想，对门外的三个同伴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这楼中一切安全，可以进来了，胖子背着丁思甜，老羊皮跟在后边扶着，三人进楼一看有这么多死尸，也都乍舌不下，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僵尸，没什么可担心的，死尸的尸变都和百眼窟特殊的环境有关，这里很可能是风水学上所说的龟眠之地，至于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原因，在那会儿我是说不清的。

走廊里的尸体越来越多，我们这辈子加起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尸体，而且这些人死得实在太过蹊跷，究竟什么样的东西能无影无迹地杀死这么多人？我们不免怀疑也极有可能发生了细菌泄露之类的事件，才导致这里变成了死城。

从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我们得知，利用百眼窟内的某种物质治疗蛔毒，是这座日军研究所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是救丁思甜性命的唯一希望所在，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找些伤药，我看丁思甜昏昏沉沉的，担心她毒气攻心从此一睡不起了，就不断跟她说话，让她千万别睡着了。

但我并不知道这楼中是否真有解毒剂，有的话又存放在什么地方，要顾着四下里寻找，只好把这任务交给老羊皮，老羊皮不擅说话，只好让他给丁思甜唱歌，反正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丁思甜保持清醒，老羊皮只好唱起酸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想要回家看妹子，呼儿嘿悠，打倭国来顾不上……”

老羊皮的声音苍凉悲愤，在寂静的楼道里听起来格外动人心魄，我心想还不如不让这老头唱呢，什么叫鬼哭狼嚎？这分明就是鬼哭狼嚎啊，不过刺耳的歌声确实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丁思甜的神智也随之清醒了几分。

我们在楼中一层层的仔细寻找，可这楼中仅有病体病样和各种人体器官标本，以及那些死状残酷的尸骸，各个房间也仅有数字作为标记，最后一路转到了地下室，这里防腐药水的气味浓重，经久不散，建筑的地下部分都是冰冷肃穆的水泥地，空气透骨的凉，在主要通道的尽头处，是一道黑色的大铁门，门后似乎是个储藏室，各种物品排列在架子上，地上摆着许多带有编号的木箱。

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药品，跟胖子俩人在其中四处乱翻，在工兵照明筒光线的晃动中，忽地瞥见货架深处有抹阴森诡异的绿光，我以为这附近还有其余的黄皮子，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右肩有伤，只用左手提了刀快步过去查看。

这一看才发现，却原来是在这库房里面有口铜箱，铜体趁着地下室中的阴气，被手电筒一照，显得翠绿欲滴，绿可盈骨，箱体纯青犹如铺翠，胖子和老羊皮也看个正着，都是啊呀一声，惊为天物，他们还以为这箱子是翠玉的。

但我知道这口箱子虽然一丝铜色也没有，但它却不是玉的而是全铜的，以都我家有个小巧的青铜朱雀，那是我祖父当年收藏的古物，后来当四旧给破了，我听他说过如何观铜，但当时没太在意，也不知记得是

否准确，据说铜器坠水千年，则变为纯绿而且色莹如玉，未及千年，或者器物厚重巨大，就会变得绿而不莹，铜身上各处蚀斑也如以往，那是因为铜性尚未散尽，其重只能减三分之一。

若是铜器被水泡土埋，自身的铜性为水土蒸淘殆尽，则不见铜色，惟有翠绿彻骨，或遍体翠绿中存有一线红色如丹，叩之有铜声，也是非常罕见的古代器物。

第三十四章 编号是“0”

不曾入水土的古铜器，在人间流传至今，都是紫色而底部生朱砂斑，甚至这些斑块已经变得凸起，如上等辰砂，放在大锅里以沸水烹煮，煮得时间越久，斑痕越是明显，如果是假货，这么一试，斑痕就能被煮没了，所以甚是容易区分。

我见这口铜箱透骨晶莹，用工兵手电筒一照，薄光流转显得好象都快透明了，便猜想这极可能是一件埋藏于土下，或是从水中打捞出来的上古之物，难道这就是黄大仙庙下的那口铜箱，仅就我所听到的，关于此物的传说就已很多，但似乎没一个能说清楚的。

想到这不禁出了一会儿神，胖子觉得好奇，抬手就想揭开箱子看看，我心里其实也想看个究竟，但知道这不是儿戏，天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祸端，于是赶紧按住铜说：“咱们先找药品要紧，这四旧破破烂烂有什么好看，别忘了这研究所里那么多人都死得不明不白，这东西不碰也罢。”但是我将手下意识地按到铜箱上，却感觉那铜箱甚轻，一按之下竟推得晃了一晃，这说明里面是空的，从中放出来的东西，也许至今还留在这楼中。

我按着那口青翠砌骨的铜箱一晃，那铜质早在水土中蒸淘尽了，留下的铜骨只有曾经的数分之一，所以着手甚轻，感觉里面空荡荡的，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倒不出所料，倭国人找泥儿会地胡匪挖那古物出来。自然不是密封着存起来，肯定一到手就被开启了。

研究所中有大量的横死之人，从俄国人的遗书上判断，这里发生重大事故，恰好是在泥儿会把铜箱从山里运来之后没多久的时候，虽然并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死因与之有关，但多半脱不了干系，虽然这楼中一切寂静。想害我们性命的黄皮子也已经被收拾掉了，可我们毕竟还要在此逗留一段时间，万万不可大意了，也许这空箱子中会剩下什么线索，查看明白了，也好让我们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事先有个心理准备。

想到这我没再阻拦胖子，让他把箱盖揭开，举着工兵照明筒往里照了两照，确实空无一物。在箱底只残留下些黑色的木屑，我们对望了一眼，相顾无言，猜想不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胖子顺势把铜箱踢到一边，我们还想在这库房中继续找找有没有药品，于是让丁思甜坐在门口的木箱上暂时休息，老羊皮也留在那看着她。

老羊皮真地很实在，裁刚刚让他给丁思甜唱歌提神，他到现在还在哼哈地唱个不停。在他那：“骑白马，跑沙滩，我没有婆姨你没有汉，咱两个捆作一嘟噜蒜。呼而嘿悠，土里生来土里烂……”的嘶哑白马调曲声

中，我和胖子举灯搜索，拆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木箱，可里面的东西全都让我们大吃一惊。

最奇怪的东西。是我发现有个箱子里装着一个黑色木匣。匣中有一只疏璃瓶，瓶体莹润如新。但看起来是件古物，那瓶中储了一个青色的大骷髅头，瓶口仅有七八厘米，而那骷髅头的直径却接近三十厘米，不知道是从哪装进去的，也无法知道这瓶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还有一只黑色的古瓦罐，罐身刻满了各种古老地中国符咒，看上去平平无奇，但保存封装得极为妥善严谨，似乎极为贵重，这瓦罐让我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件事，解放前有个在北京收购古玩的商人，有一次在乡下收购古董，无意中从一乡农家收得一只黑罐，上面刻有许多古篆，看起来象是符录咒言，当时并没有花太多的钱，只是在收别的古玩时搭着收来的，但这古罐造型朴实无华，颜色甚黑，虽然看不出年代出处，但那古玩商极是喜爱，也不拿去出售，而是自己收藏起来，放在家中储满了清水养花。

有次严寒，天冷得滴水成冰，当天古玩商生意繁忙，就忘了把瓦罐中的水倒净，事后想起来，还以为那黑罐会被冻裂，想不到转过天来再去的时候，院子里凡是有水的地方全冻住了，唯独着漆黑地瓦罐没事，古玩商觉得甚是奇怪，于是重新倒进去水再次试验，仍然是终日不冻分毫，甚至在冰天雪地中把手指探罐里，就可以感觉出里面的水都不是凉的。

这古瓦罐中如果注入热汤热茶，在一天之内也都象是刚刚在炉子上烧开的，从那开始，商人才知道这是件宝物，珍惜无比，后来有次喝醉了，无意将那古瓦罐从桌上碰掉地上，碎为数片，发现瓦片与寻常陶器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个夹层，也就是两层罐壁，在夹层中刻着鬼工催火图，那鬼工青面獠牙，执扇引柴烧火，刻画得极是精美细致，那工艺好采不是人力可以雕琢出来地，只能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古瓦罐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产物。

听说到后来有种说法，称这种外凿咒文内刻阴鬼的器物，都是湘西辰州秘制，工艺早就已经失传了，现在能见到的，几乎没有完整成型的，有残片之类也尽是从古墓里出土地，当时我把这事完全当成故事来听，以为这就跟那个宝葫芦地故事性质差不多，可在这里见到这瓦罐，竟与那道听途说的民间秩事非常相似，稽古证今，一一吻合，看来古人地工艺和智慧确实有许多都已失传，只有令现代人佩服的份了。

但那时候我虽然觉得新鲜，可并没有觉得这些古物有什么价值，反正都属于四旧范畴，随便看了看就放回了原处，这时胖子也翻看了不少

东西，对我直摇脑袋，示意一无所获。

胖子奇怪地抚了挠头。对我说：“这地方藏地都是些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不顶吃不顶喝，没一件有用的。”

我说：“看这些物品似乎都是盗墓的挖出来的，多半是那些泥儿会干的好事，也可能有些是从民间搜刮得来，反正都是古物，而且我发现这些残破古旧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他们肯定是想刮地皮似的想找出一件重要之物，很可能就是百眼窟壁画中地招魂铜箱，你看这些器物大多数都装在铜箱木匣之内，甚至还有几口铜棺材，大概也被错当成与此地有关的那口铜箱给挖了出来，这里面不会有咱们需要的东西。”

眼见这库房中毫无收获，我们只好再到别处寻找药品，四人身上皆是有伤，加上疲惫不堪，走得快不起来。虽然心急如焚，却也只能顺着走廊一步一挨地往前慢慢蹭着，这楼中都拉着电缆，但电气已失，我们不知是这些建筑中是靠什么作动发电，而且找解毒剂和伤药更为紧要，腾不下空来去寻找电力设备，好在有两只时好时坏的照明筒，也不至于完全摸黑。

丁思甜趴在胖子背上迷迷糊糊地问我这楼里有没有鬼？我劝她别胡思乱想。以前闹鬼的动静，可能全是那两只老黄皮子搞出来的，但我心中也在嘀咕，这建筑物正好建在山窟下方。从外边看过去，可以见到那山坡的截面土中，埋着几尊巨大的石兽，正是与那鬼衙门的传说完全一样，都说那里是鬼门关的入口。联想到那黑色地古瓦罐。觉得有些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名之为名。必有其因，既然称作鬼衙门，难道那山窟里面真的有鬼吗？

我暗中告诉自己，还是别再提这些事了，提得多了，总说有没有鬼，那即便是没鬼也得出鬼了，这楼道里虽然没有光亮，但想来现在已是清晨时分，白天就更不可能有鬼了，我一边给自己找些理由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稳，一边挨个房间查看翻找。

这研究所的地下设施共分两层，最底层规模远大于第一层，走道都用红漆表着序号，这层区域可能属于保密设施，若非有这些号码，走在里面很容易迷路，不过既然已经深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区域，能不能救丁思甜的命全在此一举了，只好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了。

我还有个疑虑，就是日军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秘密研究设施，恐怕绝不止研制毒气和细菌这么简单，这里面也许还有更惊人的秘密和研究项目，不过这些事情太复杂了，而且我们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一角，根本就没什么头绪，越想进越觉得头疼，脑壳里好象有许多小虫来回乱爬乱

咬，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往前走，不知不觉跟着其余地三人，走到了一条宽阔通道的尽头，这里有道正圆形的大门，上面有处醒目的红色标识“0”。

铁门半掩半合并未锁死，这扇门与我们在附近所见地门户完全不同，这些地下室有大有小，用途各异，一路查看过来，似乎也没什么规律可言，我用照明筒在门口往里扫了扫，黑咕隆咚地好象很深，空间比想象中大出许多，于是我决定进去看毒，但里面特况不明，不知是否有什么危险，便让胖子留在门口接应，由我单枪匹马进去探探路。

胖子的伤口又疼了起来，他捂着脖子对我说：“你就剩一条胳膊能动了还想搞个人英雄主义？你应该明白集体的力量才是战无不胜的，干脆我跟你一道进去，让贫下中农留下来照顾思甜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是从外边进来，这建筑物中虽然有许多尸体，但并没见有什么危险，这道“0”号门内万一有些什么，凭我现在地状况还真应付不了，如果让胖子一个人进去，他冒冒失失更是危险，只有我和他搭档照应才比较稳妥，于是我想了想便同意了。

我们把康熙宝刀留给了老羊皮，让他照看好丁思甜，里面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进去，我们也不会走出太远，探明了状况就会立刻返回，随后我拿了刀鞘，胖子拿着剩下两发子弹地王八盒子，二人拉开铁门，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刚一落足，我就觉得脚下发软，用工兵照明筒照了照，见地下果然不是水泥地，而是铺满了红色的泥土，用刀鞘往泥土中戳了几下，土层厚得戳不到底，满地地泥土沟坎不平，竟然有点象是菜园子。

这里的空气又潮又冷，而且空气中似乎有很多杂质，虽然呼吸起来感觉不出什么，但已经干扰到了工兵照明筒的射程，照明的距离缩短了将近一倍，光线都快被黑暗吞噬净了，我们不敢随随便便再往深处走了，顺着标有“0”字记号的铁门摸索到墙边，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墙壁都是土砖，而且与顶壁连成弧形，造成着宽敞的地下室中间高，两侧低，土砖向上内收，层层收拢，交错叠压，看形状更象是窑洞或地窖。

我和胖子以为这是鬼子的菜窖，可怎么者怎么觉得不对，土砖上有许多疙里疙瘩的隆起物，互相连成一片，象是墙上用泥土糊住了什么东西，看到此处我估计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药品了，这不象是善地，鬼知道是干什么诡异勾当的，还是撤回去再想办法到别处去找为好。

我们正要退出，忽然觉得头顶上有阵响动，一阵冷风袭来，我们赶紧低头闪躲，照明筒短线的光线中，只见有个白呼呼的人影，从天花板

上大头朝下的垂了下来，也看不见那人的脚挂在什么地方，只有两只手和脑袋倒吊在我们眼前，忽忽悠悠地似是要伸手抓人。

我和胖子赶紧同时握了那把刀鞘，戳在对方头上将其抵在墙上，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正好照到那人的脸上，那根本就不是活人的脸，出奇的白，而且干枯得开始塌陷了，两手的指甲长得都打卷了，弯弯曲曲的微微颤动。

第三十五章 砖窑腐尸

我们见过上吊的吊死鬼，可从没见过大头朝下悬在半空的死人，那尸体仅能看到上半身，身上全是泥土，好象刚从坟里爬出来，鼻子和嘴都快烂没了，下巴掉了一大块，脸上白呼呼的一片都是蛆虫，唯独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但和活人的有神不一样，这死尸的眼睛不会转动，虽然在照明筒的光线下闪着精光，但目光发直发死，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我和胖子都吃了一惊，俩人虽然腿肚子都快抽筋了，可还能硬着头皮用刀鞘将那倒悬下来的僵尸脑袋顶在墙上，胖子慌乱中想摸出枪来射击，我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死尸的眼睛看着，一边焦急地对胖子说：“你快盯着它的眼睛看，千万不能眨眼。”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僵尸，散发着一股好象是烂鱼堆积腐臭的咸腥味，伸着两只老树般的爪子欲扑活人，我和胖子并力用刀鞘将它的脑袋顶到墙上，但那僵尸劲力很猛，我们用上吃奶的力气也只堪堪将它按住。

那从房顶泥土中钻的的尸体头脸腐烂得还剩不到一半，白花花的蛆虫在那没有下巴的嘴里爬进爬出，它眼中目光虽然呆滞，但被工兵照明筒的光柱一照之下，突然精光暴起，力量变得更加大了，虽然中间隔着刀鞘，它又长又弯的指甲还是搭到了胖子的肩膀上。

胖子慌了神：“老胡你不是告诉我没鬼吗，这他妈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哪知道，这人身上穿的衣服不象关在这里的囚犯，看样子是军国主义的幽灵借尸还魂了。

我们二人心头惶然莫名。说着话胖子就想伸手去掏那支南部十四式射击，我见此情形也不知道现在究竟面对地是什么，脑袋只剩半个了哪还能是活人？而且看这尸体身上的泥土蛆虫，竟象是乍了尸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但是它的眼神却比活人还要犀利，看上去跟夜猫子的怪眼一样。

我竭尽全力支撑着刀鞘，见胖子想要用手枪，心想这东西脑袋就剩一半了也能扑人，就算用枪抵住头部再给它开两个透明窟窿，怕也不起作用。此物必是乍了尸的僵尸无疑，急忙告诉他别用王八盒子，根本不管用，赶紧盯住它的眼睛，绝对不能眨眼。

在东北山区乍尸的事太普遍了。随便找一个人都能给你说几种不同的版本，各种原因都有，应付的办法也都各异，根本搞不清其中是真是假。就我所知道地种种僵尸传说里，僵尸总共可以分为几个类别，有种身上长毛的叫凶尸。尸毛很长，有的会象是兽鬃，民间管这东西也叫做

煞，其实煞也有凶恶的意思，这是由地下土层环境特殊造成的尸变，人不碰它就不会乍尸扑人。

还有种跟第一种非常类似。僵尸身上跟陈年馒头似地生出一层茸毛，又短又密，这样实际上就不是僵尸了，而是有埋死人的坟故意和老狐狸洞相通，是一种防盗的手段。墓里埋了符，一旦有人挖坟掘墓想窃取墓中贵重物品，狐仙就会被符引到棺中死人身上，就算盗墓的当时跑了，狐仙也能付在死人身上追着缠着不放，直到把盗墓贼折腾死才算完，是非常阴毒狠恶的一招，对付这种情况必须带雄黄酒，斩白鸡头，把僵尸身上地老狐狸吓跑。

另有一种最为常见，尸身颜色呈暗紫色，全身僵硬如铁石，在当地停尸入敛前，如果尸体出现这种变化，除了要点上长明灯派人看守照料之外，脚底还要用红绳拴住，称绊脚绳，如果长明灯一灭，或是有野猫碰到死尸，则立即就会乍尸，力大无穷，扑到人十指就能陷入肉中，想对付这种尸起的状况，只有用竹杆先把僵尸撑住，然后覆以渔网焚烧。

盗墓的摸金校尉对付僵尸则必用黑驴蹄子，然而我们别说黑驴蹄子了，就连鱼网和竹竿也没有，虽然不是赤手空拳，可仅有空刀鞘一只，虽能暂时把腐尸抵在墙上，可时候一久终究坚持不住，象我们遇到地这种情况，似乎是属于尸腐眼不闭的僵尸，死前心头必有一股怨念未清，我见那腐尸瞪目直视，想起有个古法，传说僵尸睁眼是借活人的气息而起，它用眼瞪过来，活人如果也用眼瞪过去对视，四目相对，则阳气克制阴气，它一股阴寒的尸气就被压制住了发作不得，如果这时候活人的眼睛稍微眨了几下，或是目光散乱，则阳气便会分散减弱，僵尸就会趁势而起。

念及此处，所以我才赶紧用眼盯住那腐尸的眼睛，但一个人不眨眼根本就坚持不了多大功夫，我赶紧告诉胖子也按我说地去做，二人轮流用眼盯住僵尸，不敢稍有松懈，硬生生撑在那里进退不得。

但那全身蛆虫烂泥的腐尸劲力丝毫不减，白花花的指甲对着我们卷了过来，这时我们面对着墙角，二人见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再跟死人对眼神了，一齐低头躲避，那指甲好似钢钩，唰地一声从我们头顶掠过，挠在砖墙上生生挠出几道印痕。

我对胖子叫道：“瞪眼这办法不管用，这他妈八成不是僵尸，推开它跑吧……”可只要一撒手，那腐尸就会立刻扑到身上，急切间粹莫能离，而且一个人也撑不住它，想出去找取刀都办不到，没过多一会儿，我和胖子脑门上便都见汗了。

常言道：“人凭胆气，虎凭威”，初时我和胖子心中一乱，胆气就先自减了一半，但僵持了大约半分钟之后，我们就渐渐回过神来，见那腐尸也真了得，它被包银的刀鞘顶住脑袋，刀鞘的一端被我们硬生生戳进去一截，但它地尸皮就象是皮革一样又坚又韧，任凭你怎么用力也戳不透它的脑袋，我和胖子身上原本已经止住了血的伤口，都因为用力过度给撑开了，我见再消耗下去更是死路一条，可又难以抽身逃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我和胖子借着墙角狭窄的地形，把手中所握的刀鞘一端打了个横，牢牢卡在了两面砖墙所形成的夹角之间，这样一来那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就被钉在了墙角，纵然它能够挣脱出来，也非是一时之功，我们借机摆脱了相持不下的困境，哪里还敢再做逗留，二人转身就走，脚底下刚一挪步，忽然从这砖室地面厚厚地泥土中伸出几只白森森的人手，抓住了我和胖子二人的脚踝。

黑暗中我和胖子毫无准备，当即就被撂倒在地摔得满嘴是泥，再看从泥中伸出来的那些手臂上，也都是干枯发白爬满了蛆虫，带着长长的指甲乱抓乱挠，原来这巨大的砖室里面埋得都是死尸。

我倒在地上用脚蹬开那些手臂，并借力一点点向铁门的方向爬了过去，可这泥下也不知究竟埋了多少腐尸死人，这时间大概遇着阳气全都乍了尸，从泥土中成堆成堆的爬了出来，在这阵混乱之中，我仿佛还听到砖室深处有更大的响动，似乎是土层下面埋着什么巨大得难以想象的东西，已经破土而出，听那动静绝不是腐烂的死尸所能发出的，那响声越来越大，声如裂帛，就好象撕扯破布一般刺耳。

我和胖子想站起来都办不到了，只能手脚并用踩着腐尸的脑袋和胳膊往外爬，这时几乎已经爬到了铁门边，眼瞅着就到门口了，可刚爬出两步的距离，却又被那些泥土中的死人胳膊扯回三步，竟是距离逃生的出口越来越远。

我们想要呼喊铁门外的老羊皮，可声音都被身后的巨响覆盖住了，一阵阵绝望的情绪从心底涌动出来，这砖窑象是连接着地袱的入口，一旦进去就出不来，慢慢地被饿鬼们拖进十八层阿鼻地狱之中，想到这些全身如淋冰水，寒颤不可耐，我们八成是看不到世界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正绝望无助之际，眼前亮光一闪，原来老羊皮在门口听到砖室里动静不对，挺刀秉烛进来察看，他本来最忌鬼神怪异之事，但眼见我和胖子落难，也不能袖手旁观，吹胡子瞪眼抡刀挥出，康熙宝刀的刀锋掠过，顿时切断了几支纠缠住我腿脚的手臂，我脚下一轻，立刻用手撑站

起身来，然后拽起胖子。

老羊皮被砖窑深处的巨响惊得阵阵发愣，站在那还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叫他快逃，但空张着嘴发不出声音，只好和胖子连推带拽，三人慌里慌张地推门逃了出去，只听后面象是老树拔根的声音隆隆不绝，那砖室又极是拢音，震得地下通道都发颤了，但工兵照明筒只能照见身前数步，所以只闻其声，难观其形，这时也容不得我们再去猜测观察究竟有什么巨物破土而出了，眼下众人身上带伤无法快速远遁，只好先关闭“零”号砖室的铁门，但愿这厚重异常的大铁门能挡得住它。

第三十六章 禁室培骸

带有“零”号标记的铁门上有转盘形锁挚，老羊皮和胖子俩人用后背顶门，腰腿加力，把那二十几年没有开合的铁门合拢起来关上，吱吱嘎嘎地声音传来，我握住转盘门锁，准备在铁门闭合之际坠着身子以自重使它转动起来锁住这道门户。

眼看着将要铁门闭合了，但砖室中已经有几条腐尸惨白的胳膊伸了出来，都被加在了门缝处，那些死人的手指抓挠着铁门，指甲和铁皮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地道里显得动静极大，听得人头皮发紧，恨不得伸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想让这种渗人骨髓的响声传进脑袋里。

胖子抢过老羊皮手中的长刀，随手砍去，斩断了几条手臂和一个从门缝里探出的腐尸头颅，断肢处顿时流出许多黑呼呼的黏稠液体，气味奇腥恶臭，中人欲呕，胖子砍了几刀，但砖室里伸出的腐尸肢体越来越多，原本快要闭合上了的铁门，又被硬生生撑开了数寸，铁门后似乎有股无穷无尽的神秘力量，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对抗的范围，丁思甜见我们三人吃紧，也挣扎着过来帮忙，我们四人咬牙切齿用上了全身力气，但那铁门不但再也顶不回去，门缝反倒是被越撑越大，最后在阵阵惊涛骇浪的巨大力量冲击下，我们被撞倒在地，这道零号铁门终于从里面给彻底撞开了。

“零”号铁门被砖室中传来的巨大力量轰然洞开，门后好象有座山体正蠢蠢欲动，我和胖子在那密室内遭遇的腐尸虽然力大，但行动缓慢僵硬。单凭那些满是蛆虫的僵尸，绝不可能发出这般动静，那座神秘地砖窑里肯定埋着什么不同寻常之物。

但我们根本不可能继续留在铁门前，等着看里面会爬出什么东西，我见想依托铁门采取守势的算盘已然落空，连忙对让胖子背起腿脚发虚的丁思甜，四人强忍着伤痛向通道外边退去，我闻到身后恶臭扑鼻，百忙当中举着工兵照明筒回头望了一眼，这一晃之间。只见得铁门中涌出无数白森森的死人肢体，这些尸体象是被某种植物裹住，全都连为一体，正一股一股的从砖室中蠕动而出。

这些花白的死体中夹杂着无数植物的根须，干头万缕挂满了泥土和肉蛆。我暗自吃惊，在砖室中遭遇到一具腐尸，先是以为死人乍尸，可用眼睛瞪视的办法却克制不住它。那时就开始怀疑不是僵尸，但究竟是什么难以判断，当才匆忙中回头一望。我发现所有的死尸，都如同生长在一个什么发白的植物根茎里，那白里头黄地东西竟然象是一株罕见的巨大人参，上半截看起来象个老太婆，满脸皱褶，身材臃肿。下半截则

象人参一样，全是支支权权的根须，有长有短好似触角，每条根上都有硬毛倒刺，数十具腐烂干枯的尸体都与它的根部长为了一体。天知道倭国鬼子在那砖窑里养地这是什么怪物。

可即便是千年成形的老山参也绝没有这么大，这要真是万年千年的老参，也一定是株妖参，胖子也回头看个正着，惊道：“老胡你快看死人身上怎么长出了萝卜了？”我边扶着老羊皮往前跑边对胖子说：“你什么眼神，仔细看看，那是棵大人参上长了一大堆死尸，不是死尸上长了萝卜，还有俄国人的烈酒没有？赶快扔一瓶点着了阻住它……”

可是刚才撒得匆忙，慌乱中把从俄国人房间里卷出地包裹扔在了铁门附近，想回去拿是不可能了，只好加快脚步逃离，但我们这四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脚底下象是灌满了铅，心里虽然着急，脚下却是死活迈不开步子，然而身后被那些腐尸裹着的异形植物越迫越近，只听那枯树皮摩擦墙皮水泥的声音就在脑后，腥臭地气味都快把人给呛晕过去了。

地下通道里大部分都是密闭的铁门，但有的锁死了无法打开，我们慌不择路，见通道拐角处有道带铁格子的铁门没有关上，赶紧互相搀扶着踢门冲了进去，反手关门的时候却又晚了半步，那好象人参般的植物有条触须已经探进门来，胖子正想顶门，不料首当其冲被那根须上地几具腐尸缠了个结实。

我和老羊皮正死死顶着铁门，根本腾不出手来救他，这时胖子一条胳膊两条腿全被腐尸抱住，他只剩一只胳膊还能活动，挥刀割断了那条妖参的根须触手，浓如泼墨的恶臭汁水溅了他满满一身，妖参的根须一断，好似知道疼痛一般象后猛地缩了一下，我和老羊皮顺势把铁门推上，这道门上的气锁由于太久没用已经失去作用了，我顺手推过一把椅子顶门，外边指甲挠动声依然不绝，一阵阵地猛撞铁门。

我们用后背倚住铁门，心脏突突跳成了一团，心中只剩一个念头：“主席保佑，但愿这铁门和墙壁修得结实坚固，可千万别让那怪物破门进来。”门外响声虽然不绝于耳，但这地下室完全是按照用固军事工事地标准建造，拿炸弹也未必炸得开，我们退进这里，终于算是取得了暂时的安全。

胖子赶紧伸手摸了摸自己，见身上零件一样没少，这才松了口气，再看被长刀切断的那条妖参根须，将近两米多长，足有海碗粗细，被刀处流出许多黏稠的恶臭汁液，奇腥异常，半条根须虽然断了，兀自翻滚抖动，象是被切掉的壁虎尾巴，然而跟其生为一体的三具腐尸，全都彻底失去了生命的迹象，眼睛里流出漆黑的液体，只是跟着扭动的妖参根须阵阵抽搐，看起来都不会再构成什么威胁了。

老羊皮和胖子都脱了力，靠着铁门颓然坐倒，我强撑着用工兵照明筒照了照我们所在的地下室，屋内满眼狼籍。都是些散乱的桌椅柜子，调节空气的管道似堵死了，地下地空气阴冷透骨，我惦念着丁思甜的状况，无心再去多看，扶着她倚在墙角坐下。

只见丁思甜面色青得象要滴出水来，虽然神智尚在，但气息已如游丝一般，出来的气多，进去的气少。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一睡不醒，我安慰她，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先喘口气歇一歇，就算把这研究所揭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解毒剂。

丁思甜似乎已经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不禁极为神伤，吃力地对我手胖子说：“我知道我这次是没救了……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我真怀念咱们一起串联全国的日子，你们别为我难过。一定要想办法活着出去，要记住，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和胖子紧握住丁思甜冰冷的手。悲壮地含泪答道：“低级趣味无罪……”想到生离死别在即，都哽咽着再难开口，这时老羊皮过来：“这女娃的命苦着勒，咱们可不能让她就这么死在这黑屋屋里。”

胖子哭丧着脸道：“若思甜现在的气色，那锦鳞蚓的毒入成已经散进骨髓了，咱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神经性毒素没有解毒剂，根本就没办法救命了。”

肩上的伤口疼得我脑门青筋一蹦一蹦地，要不是当前处境危险，恨不能一头栽倒在地，昏昏睡上他个三天三夜。但见众人沮丧绝望，不禁从骨子里生出一股极其强烈的逆反情绪，精神为之一振，记得俄国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生命的苦难总是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如果你不反抗，而是只去听从命运的摆布，就只会困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直到最后失去一切。”

我咬着牙对众人说：“要是没有米……就连他妈地拙妇也能为炊，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最重要的战友在眼前牺牲，没米去找米，没药去找药，现在还不到给她开追悼会的时候，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绝不要轻言放弃。”

胖子被我一说，发起狠来就要冲出去，我拦住他给众人分析眼前的处境，如果研究所中真有治疗蚓毒地药品，很可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仓库或试验室中，但这地下设施的规模大得出人意料，身处其中别说想找具体地点了，能不迷路失去方向都很难做到，不过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想办法先离开这。

我侧耳一听，地下室外走廊中的动静比刚才小得多了，但那外貌酷

似老妇一般的人参精好象还守候在外，那家伙身上全是烂泥和肉蛆，而且根须上裹着许多腐烂的死尸，其体积几乎占堵满了外边的通道，别说能想办法解决掉它，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用水壶里最后一点凉水浸湿了衣襟，敷在丁思甜额头上给她降温，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绞尽脑汁想着脱身地办法，走了几个来回，一眼打上在关闭地下室铁门时，被胖子砍断的半条老参般的根须，根须上有几具皮肤惨白的尸体，我用脚去拨了拨其中一具死尸，想看看它究竟是植物还是尸体？

那白色的腐尸身上爬了厚厚一层肥蛆，蛆下有片黑色地东西，我见有所发现，急忙把工兵照明筒放近一些，一照之下，原来尸体身上穿着一件黑衣，腰间还有条红绦系着，双腿以下被吸进粗大的根须之中，与其融为了一体，分辨不清下身是什么装束，再看另外的几具尸体，却都是身上没有衣衫，死的时候大概赤身裸体。

我心中一动，忙对胖子等人说：“那俄国人遗书上明确的写着，这研究所里也关押了许多各国俘虏作为活体试验的对象，可你看这穿黑衣的腐尸，这黑衣红绦非常眼熟，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好像是兴安岭山区的盗墓胡匪组织，这绝对是泥儿会的人。”

胖子闻言连连点头，这件事特不难想象，很可能是泥儿会的人从黄大仙庙盗来一些机密之物，然后被鬼子卸磨杀驴扔进砖室里喂了那株妖参，不过其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余的腐尸与其死状一样，但皆是一丝不挂，显然这泥儿会的胡匪死得很是匆忙，不象是倭国鬼子有预谋地行为，也许这胡匪同研究所里其余的人一样，都被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影响，他在慌乱中逃进了那间砖室，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刚刚若非老羊皮的康熙宝刀锋利，我和胖子现在多半也和他一个下场了。

胖子伸手在死人衣服里乱摸，想搜搜看有没有什么用得上的东西，结果摸出一对黑驴蹄子和几节绳索，另外还有些僻邪的朱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百分之百是泥儿会的胡匪，再验看干枯的尸身，肢体筋骨僵如朽木，头发指甲还在生长，都与僵尸一般不二，实难想象它是如何变成这等模样。

为了谋求脱身之策，我和胖子思前想后，冷不丁记起那砖窑般的密室很是古怪，我们在插队的屯子里搞移风易俗，拆了许多古墓老坟，将坟砖削整刮净后重新使用，那些坟砖的形制虽然与这地下砖窑不同，但坟砖上都带着一股阴寒冷人的气息，即使在晌午的阳光下，拿着一块坟砖，也绝对感觉不到一丝的暖意，那坟砖永远象是从冰窖里刚取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和胖子是深有体会，进入砖窑后那种令人寒毛发乍的感觉

不会错，也许那道以“零”为代号的密室，实际上正是一座地下古墓的墓室，而那墓室泥土下为何会埋藏着一株成了形的巨参？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老羊皮听到我和胖子的讨论，突然插口道：“我还以为你们知识青年们有知识，知道那神神是个甚勒，可听你们说是人参？错了嘛，在我老家还有那神神的养尸地，要是我没老糊涂记错了，那可是从西域回回国的挖出来的宝贝。”

我没想到老羊皮竟然识得，什么西域回回国？忙让他把话说清楚了，那根部长了许多尸体的人参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三十七章 面具

老羊皮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加上他说得颠三倒四，我和胖子听得满头雾水，但总算是大概看懂他的意思了，在老羊皮的老家，有片沙地，这片区域干旱少水，但沙地中部的泥土确十分湿润阴森，自古传说那里是养尸地，尸体埋进去能得不腐，实际上那块地生长着一些古怪的植物。

传说这种植物，是古时从数千里外西域回回国圆沙城传进来的，此物极毒，全身类似人形，有点象大得异常的人参，但要大出数十上百倍也还不止，它本身也和人参没有任何关系，内地对它没有准确的称呼，只泛称尸参或鬼参，古回回国称其为“押不芦”。

这东西专在阴暗腐臭的泥土中滋生，一些受到潮气侵蚀的墓穴，或者淤泥积存的古河床，都非常适合它生长，其根须能深入地下数丈，说它是植物，却又能伸展根须绞杀人畜为食，宛然一株巨大的食人草，如果挖开地面掘出这株植物，无论人畜，一旦触其毒气则必死无疑。

采取的办法多是在确认押不芦生长的位置之后，围着它挖开四条土沟，沟的深浅以可以容纳农村的大水缸为准，从沟底开始用坟砖堆砌成砖窑的形状，连上边都给完全封闭住，封闭前在里面关上几条恶犬，随后彻底用坟砖封堵，形成一间密室。

关在砖室中的恶狗由于呼吸不畅，在一阵咆哮后出于本能，它们就会用爪子挖泥，想要掘沟而出。一旦刨出押不芦这种巨毒植物，恶犬则感染毒气立刻毙命。

也有的办法是直接用皮条把狗腿和毒根系在一起，人躲在上风口的远处放鞭炮，犬受惊而逃就会拔根而起，这个办法虽然省时省力，但并不保险，常常会使发掘者中毒倒毙，所以不如第一种办法流传得广泛。

回回国之“押不芦”出土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之性就会使其毒性尽消。这时人们再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尸，连同巨毒地“押不芦”一并埋回坑内，一年后掘出，犬尸便与“押不芦”根须长为一体，尸骸虽腐烂枯臭。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却尚能蠕动如生，切开来暴晒晾干，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售了。

用一点磨酒就可以使人通身麻痹，犹如半死状态。就算拿刀斧砍断他的手脚，他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再过几天之后灌以解药。则活动如初，就能恢复正常了，传说古时华佗能剖肠破腹治疗疾病，都是用的这种麻药，直到宋代皇宫御医院还有使用过的记录。

老羊皮在西北老家，见到过有人刨荒铲坟时挖出了这种人形毒物。那次一掘就能掘出一大长串死尸，都是无意中在夜晚经过附近遇害的村民，它卷了人之后，毒素都转入尸体之中，死者虽已死了。但死尸却如同养尸一般，头发指甲还在生长，被阴气长期潜养，遇阳气而动，不管捉到什么活的人畜，都会毒死后成为这株怪参的一部分养分。

我们揣摩那砖室的情况，看来是一处鬼子特意建造，用来培背麻痹神经药物地地方，相传养尸地中埋的僵尸肉名为“闷香”，可以入药，这些几乎已经长为植物的腐尸也是一种奇特的药品，但其培育方法实在是令人发指。

我正想问问老羊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消灭掉这株怪物，否则它堵在门口终究不是了局，可话都嘴边，忽然想起一件要命的事来，身上顿时凉了半截，我和胖子跟那些腐尸纠缠了半天，身上溅了许多腥臭难闻地汁液，恐怕也中毒了。

我和胖子赶紧看了看自己裸露在外的双手，我们的手上混合了太多东西，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了，但手背上似乎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微微有麻痒之感，暂时没有什么其它地症状，虽然不知是不是中毒的迹象，但多半不是什么好兆头。

丁思甜所中的蛔毒尚没办法治疗，想不到我和胖子也先后着了道，我心情十分复杂，不过一个雷是顶，俩雷也是抗，虱子多了不咬，帐多了不愁，这原本就一团乱麻地处境，再增加一些麻烦也没什么大不了，大不了我们三人一起去见马克思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自幼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不知道困难二字怎么写，天底下的事有能难得住革命战士的吗？所以天大地愁事也不会过于放在心上，我很快就把担心自己是否中了毒的事情扔在脑后，问老羊皮有没有什么办法。

老羊皮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办法，那回回国的毒物离土即死，等一会儿阴气散尽，大概就不会动了，眼下只能学土地爷蹲在这干等了，不过谁知道那东西的根有多长，要是还有一部分接着地气，咱们一出门就得被它绞住毒杀。

正当我们无可奈何之时，忽然听到头顶传出异动，我和胖子举起工兵照明筒往上看去，在墙壁和天花板的接口处，有数道与走廊相通地窄窗，地下室门外的妖参根须串窗而入，正试图钻进来偷袭，胖子抡刀去剁已经伸入地下室的根须，只听得划破革囊之声传来，刀落处腐液飞溅，尸参触角般的根须又迅速缩了回去。

我们这时才发现这间地下室虽然门墙坚固，但并不严密，气孔和气窗极多，很容易让对方有可乘之机，这间地下室似是间资料储存室，有许多装着类似档案一类文件的铁柜和木箱，我和胖子推动铁柜将外侧的缺口全部挡住。

房间的最里面有一个极厚的铁柜，这本是最好的防御物体，但任凭我和胖子怎么用力去推，它也不动分毫。好象在地下生了根一样，我把工兵照明筒的光柱调整了一下，仔细照了照铁柜，怀疑这里有道暗门，需要机关开合，我们那时候地反特电影里大都有这种情节。

我和胖子胡乱猜测，不料这回还真给蒙上了，当我顺着铁柜的边缘，将光线移到角落的时候，赫然见到在铁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卡着一只人手，那手爪干枯郁紫，生有兽毛，与这研究所中大多数死尸一样，都是死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明原因。死后由于这百眼窟附近环境特殊，才造成了这种异常的尸变迹象。

被尸体卡住的那个缝隙后似是还有不小的空间，但我用照明筒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眼下这间地下室的门外被那株跟僵尸长成一体的尸参堵住了。如果这铁柜后还有通道，说不定可以从这密道中离开，而且这暗道修得诡异。备不住里面就储存着我们需要地东西。

我和胖子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猜测感到深信不疑，胖子当即就到处摸索着去寻找打开铁柜的机关，我没忙着动手，感觉这铁柜暗门有些不对劲，但哪里不对却一时想不清楚，我吸了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尽量平稳。脑子里飞速旋转，觉得卡在铁柜和墙壁缝隙处的那具尸体，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打算逃进密室避难，但由于他死得突然，刚打开了伪装地铁柜进如暗道。就立即死了，而不象是被铁柜活活夹死的，只不过自动回位的铁柜将他的尸体夹住了。

还有，这研究所中戒备森严，似是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经十分隐蔽地地下设施里，再制造一道这样隐蔽的暗门，除非这门后的空间是机密之中地机密，很可能连日军研究所内的大部分人员都不会知道，只有这机构中的一些首脑才掌握着里面的事物，死后被卡住的这具尸体，应该就是这魔窟里的头子，可这死尸地胳膊为什么露在外边，这样死亡的姿势正常吗？难道不是逃进里面，而是正要从里面逃出来？这密室中的密室.....

我脑子里东扯西绕，正在胡乱猜测，胖子已在一张桌子下摸到了一块突起的地砖，位置非常隐蔽，也毫不起眼，如果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排摸过去，根本没办法发现，他揭了几揭纹丝不动，又改用脚向下踩踏，这一脚蹬得力量不小，那地砖被他踏得沉下去一两公分，轰隆隆一

声铁柜向侧面收了进去，闪出一个狭窄地过道来，可能是由于他使的力气太大，又或许是把机关踩过了头，那活动的铁柜缩进墙壁，却不再像我预期的那般再次自动复原了。

这条过道内有一扇密门，那门大敞四开着，深处是一间更大的地下室，胖子以为这密室是用来储存药品和食物的，心急火燎地就要迈步进去，我急忙挡在通道口，对胖子和老羊皮说：“你们看被夹死在过道里的这具僵尸，他脑袋和手臂都朝着外边，这种姿势很可能说明他在临死前的一瞬间，是从密室里往外逃，而不是为了避难而躲进密室，那里面……”

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便听一声巨响，顶门的木椅突然被撞成了数断，坐在门后的老羊皮大吃一惊，拖着丁思甜急忙退开，我举着照明筒望过去，只见铁门洞开，一张苍老妇人般的怪脸从门外探了进来，这异形植物形如人参，但其形态远比人参狰狞万倍，这回看得十分真切，那妖参的脸上满是皱褶，两个巨大的眼袋尤为明显，我看与其说它是种纯粹的植物，倒不如说它更象是一种生活在泥土中，靠吸取尸体汁液存活的半生物。

别说直面它那长丑陋的怪脸，单是闻到它身上潮湿腥臭的坟土气息，就已经让人感到一阵阵头皮发胀，昏昏欲倒，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得步步后退，我和老羊皮搭起丁思甜，胖子用长刀削砍着不断伸过来的触脚，四人被逼无奈，逐渐退进了铁柜后的密室之中。

我担心胖子落单遇难，进入密室后也顾不上看清四周的环境，直接把丁思甜交给老羊皮，然后转身到暗门处接应胖子，想要把暗门关上，抵挡住那妖参的来势，但慌乱中哪里找得到密室内部的机关所在。

胖子情急之下，将过道里的那具僵尸推将出去，妖参的一只触手立即将其卷住裹进密集的根须里面，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密室内的大门牢牢关上，同胖子一起找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顶在门后，这时才看出来，这间隐蔽的巨大密室中到处都有些摆放标本瓶的大柜子，我们碰倒了许多玻璃瓶子，里面人体器官和奇形怪状的动物死体流了满地，地下室里顿时散发出强烈的防腐药水气味。

我们一通接近歇斯底里的忙乱，身体已经接近虚脱了，见暂时堵住了门户，紧绷的精神稍一松懈，顿时觉得脚下无根，我肩头伤口疼痛难忍，顺势向后退了几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喘口气，身后恰好有道石台，黑暗中我也没有仔细去看就坐了上去，我坐定之后感觉身后有冷得出奇，回手向后一摸，发觉手指碰到了一件冰冷凹凸的金属物体，随手一摸，是一张人脸形的金属面具，我吓了一跳，立即想起那壁画上戴有

面具的大鲜卑女尸，赶紧转过身用工兵照明筒一照，这解剖台一样的石台上，果然是躺着一具金面罩脸的古装女尸，金属面具在照明筒暗黄的光线下，泛出一阵阵幽寂的光芒。

胖子和老羊皮也发觉有异，都过来观看，那股来自死亡的无形震慑力，使我们全身为之颤栗，挂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随着急促的呼吸节奏，也跟着起伏不定，也许有一瞬间是我看花了眼，照明筒的光线一动，那女尸的面具被流转的光束晃得竟似子复活了一般，面具上那张原本平静肃穆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好象对着我们抽搐地动了起来。

第三十八章 防腐液

那头戴冰冷面具的女尸就躺在水泥台子上，由于地下密室里漆黑一片，我们刚刚逃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注意到它的存在，自进了“百眼窟”之后，我们目睹了无数惊悚可怖之事，不断地疲于奔命之下，到了这里，就连神经都有些麻木了。

所以发现这具女尸之时，我和胖子、老羊皮也没觉得过于吃惊，因为这一带奇形怪状的死尸实在太多了，我们颇有些见怪不怪了，可等到三人凑近了用工兵照明筒往那女尸身上一照，电筒的光束在那女尸面具上折射出暗淡幽异的光芒，冰冷沉默的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到不能形容的表情，我们顿时感到了一股来自幽冥世界的可怕力量，那种对死亡的恐怖感觉穿透了人心，一瞬间地下室内的空气仿佛都结成了冰，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肺置于坚冰之上，全身颤栗欲死，再也抑制不住，在给自己壮胆的喊声中，向后连退了几步，地上有些破碎的标本瓶，里面的人体器官和防腐液淌到地上，滑得立不住脚，我们三人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都险些摔倒，赶紧扶着身边得柜子稳住重心，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个念头：“这个鲜卑女巫还活着，至少这死鬼得亡灵至今还在尸体旁徘徊着！”

丁思甜被老羊皮放置在墙角处，正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疾向后退，没看清身后的情况，一下正撞在了丁思甜身上，我感到脚后跟踩到了她的手，急忙缩腿，丁思甜嗯了一声，竟然从半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也不知她是回光返照，还是被我踩到了手指。由于十指连心，给她生生疼醒了。

她挣扎着让我扶她起来，见我和胖子，老羊皮脸上满是惊骇之色，顺着我胸前的照明筒往室内一看，当即发现了那戴着面具穿着奇特的古代女尸，丁思甜的感受大致和我们相同，她也吃了一惊，躲在我身后，问我们那女尸会不会突然活过来？

这时老羊皮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俩腿打颤。哆嗦着就想给那古代女尸下跪，我也感觉到那大鲜卑女巫似乎随时都可能突然坐起来，这种威觉前所未有的强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丁思甜摇了摇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很可能这间密室，就是这研究所死亡漩涡的中心，那被夹在通道里的僵尸，肯定是由于这里发生了什么才会向外逃跑，否则何不躲进这严密隐蔽地暗室？这女巫的尸体究竟有什么力量杀了那么多人？

我脑中思绪纷至沓来。心里越发没底，而胖子回过神后，骨子里那

股混世魔王的蛮劲就紧接着冒了上来，他有心要逞能。一晃脑袋，按了按脖子上渗血的伤口，对我和丁思甜说道：“思甜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阶级敌人会不会借尸还魂？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带带有丝毫浪漫主义遐想色彩的，我去踢它两脚便见分晓……”

我为胖子打气说：“说得好啊小胖，不过毛主席教导咱们说要注意工作方法，你过去踢那女尸当心被她张口咬了脚，我看你还是用康熙宝刀直接剁它几刀为上。”

丁思甜呼吸急促地劝阻：“别……别去……我总觉得它会突然活过来……”但胖子哪里肯听，横眉立目地挺了长刀上前。在老羊皮和丁思甜的阻止声中挥刀就剁了下去。

可胖子刚一举刀，他背后的密室铁门就被猛地撞了开来，我们并没有锁死铁门，只是用重物将其顶住了，正想再搬其余东西堵门的时候，就冷不丁见到地下室里有具古代女尸，当时鬼使神差地慌了神，完全忘了门外还有更直接地威胁。

那长得如同老树精般的妖参，裹着根下那些半死不活的腐尸撞开了铁门。胖子被柜子撞得趴在了那女尸身上，脸正好贴在那冷冰冰的面具之上，饶是他胆大包天，刚刚还抡刀发狠，这一来也吓的哇哇大叫。连滚带爬着从石台上翻了过去，我见铁门中伸出一根儿臂粗的触须横卷过来，也赶紧拉着丁思甜向一道摆满标本瓶的铁架后边躲去。

这间密室内再也没有退路可行，唯一的门尸被堵，我们只好凭借室内繁杂的摆设，利用较大地纵深空间进行周旋，随着不断的追逐躲避，我渐渐发现这所谓妖参，很接近风水学中所说的地阙衔尸，物久自通灵性，植物也可化为生物，老参或是合手乌一类为天地灵气所钟，如过人参旁埋有新死者尸体，尸体可不腐不朽，年头多了，死人和人参就长为一体，食之能得大补，长到这种程度参不叫参，尸也不为尸了，而是合为一提，称为“地阙”。

但这回回国产的妖参却与地阙不同，它虽形如巨参，却更象是一种需要地气和尸体存活的半生物，老羊皮也是在乡下听得些野闻传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回回国之物，至今那西域回回国究竟在什么地方，根本就没人能说清楚，回回国只是一个泛称，我看这妖参更象是产自陕西古墓坟茔之中。

它堵住密室，把体下的许多根须蠕动伸缩，欲捕食生人，速度虽然不快，可斗室之内闪躲不便，我们四人只有胖子有柄长刀可以勉强抵挡，胖子躲在水泥台后，挥刀遮住头脸乱砍，切断了几条章鱼须般的活

动根藤，但妖参根须繁多，被斩去几条也难以扭转乾坤。

而且我们被迫分散，又只有两个照明筒地光线，几乎跟什么都看不见也没什么区别，难以相互照应，不多时就见火光亮起，原来是老羊皮点燃了棉衣，想以火驱退尸参，可那怪物全身腐蛆烂泥，这种火势根本就烧不得它分毫，但火光忽明忽暗，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能够大致看清身处何种状况之中了。

我和丁思甜躲在一个铁架后边，这里是火光照不到的阴影处，黑暗中听到一阵风声夹着恶臭拦腰卷来，我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再加上赤手空拳根本无法抵挡，只好抄起身边的一把椅子，横在身前一挡，感觉一股力量奇大，撞得胸口为之窒息，我背后铁架都被撞得晃了三晃，这一下撞得我筋骨欲折才只堪堪接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便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也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可求生的欲望和决心仍然还在，我挡住了那条横扫而至的触须，心里清楚它要是缩回去再卷过来，我绝对挡不住第二下了，于是用每受伤的那侧肩膀顶住椅背，奋力将椅子推向墙壁，想把那条触须挤到墙上。

不料黑暗中看不清周遭形势，没计算好和墙壁之间的距离，一下子退了个空。用力太猛收不住脚，合身扑倒在地，椅腿戳在了肋骨上，疼得我眼靠一阵眩晕，被我推开地那条尸参触须卷着木椅迅速缩回，我没能按住椅子反被揭翻在地，那根须抖得一抖。甩掉了木椅再次袭来，裹住了丁思甜向后拖了过去。

我肋骨疼得象按了个烙铁，感觉到丁思甜被从身旁掳去，想伸手去抓，但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眼看丁思甜就要被卷进尸参的根里，就在这万分危机的紧要关头。猛听胖子虎吼一声，从藏身处跳了出来，玩了命地一刀砍下，斩断了裹住丁思甜的那条根须，丁思甜恰好摔在了老羊皮的身边，老羊皮拼着老命一手挥动火把，一手把丁思甜拖到身后掩护起来。

我见胖子救下丁思甜，松了一口气，丁思甜中毒已深。要不是在广阔天地中锻炼了半年，身体素质有很大幅度提高，大概也无法坚持到现在，可她刚才又重重摔了这么一下，哼都没哼一声。并不见她身体起伏呼吸，真不知是否还有命在。

我担心丁思甜性命不保，咬紧牙关，忍疼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但没等我去看丁思甜，就见尸参主体上那老妇般的怪脸忽地探进地下室，张口吐出一团黑气，胖子站在正对面，出奇不意之下，根本来不及躲

闪，被那团浓重的黑雾喷个正着。

据老羊皮说尸参是回回国所产的剧毒之物，但与人畜尸体长为一体后，就没有那种奇毒了，将其分裂晾干后，按某种配方加以调和可做麻药，但他说的未必准确，我们并不能确定尸参是否有中人立死地毒雾，我和胖子曾沾到了不少尸参中腐臭地液体，皮肤上稍感不适，只是疲于奔命，还没顾得上担心是否中毒。

这时胖子被那黑雾一呛，眼泪鼻涕横流，好像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连忙干呕着向后退开几步，手里的长刀便落到了地上，黑雾中几条触须蜿蜒探出，就要去裹胖子，我见他势危，想去相助也是力不从心，当下也没多想，随手抄起铁架上的玻璃瓶子，对准那妖参干瘪皱褶的老脸掷了过去。

那标本瓶中装地一大团，也不知是哪部分内脏，啪地一声砸在妖参脸上，玻璃瓶子碎成无数残片，里面的内脏和药水泼得它全身都是，那尸参似子对防腐液十分敏感，沾到防腐液的地方都冒出一股黑水。

我顿有所悟，怪不得这尸参只是挤在铁门处探出触须伤人，而不是完全冲进来吞噬众人，开始我开以为是它有一部分根须留在泥土中，到这密室门前已是极限，原来它是畏惧这流了一地的防腐液，刚刚要不是撞翻了那些瓶瓶罐罐，它早就进来将我们至于死地了，想到这手底下更是不停，把一个接一个的玻璃瓶扔了过去，胖子呛出一口黑血，他和老羊皮见我得手，也都学着我地样子，抓起身边装有内脏器官的瓶子不断去砸那尸参。

密室中有上千个标本储存罐，顷刻间强弱之势逆转，在防腐药水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下，那尸参面目全非，全身腐烂流浆，抽搐着想要从密道中退回，但它体形庞大，钻进来就比较吃力，是一部分一部分硬挤进来的，这时缩成一团，又哪里退得出去，不消片刻就瘫成了一堆，再也不会动了。

我和胖子扶着墙过去看了看丁思甜的情况，她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面色青幽之气甚重，任凭怎么呼唤也是不醒，我们到了这会也几乎是油尽灯枯，只觉得心力俱废，连手指都不想动了，遍地都是药液和湿漉漉的内脏器官，几无立足之地，铁门被死掉的尸参堵了个严实，谁也没力气再去清理道路了，我用照明筒地光线扫了一圈，看到那躺在水泥台上寂然不动的面具女尸，它依然保持着那冰玲诡异的姿态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什么异状，也许刚才只是我们疑心太重了，眼前只有那个平台还稍微干净点，但没人愿意在这时候去接近那具女尸，我们只好用尽最后的力气，互相搀扶着退到地下室深处相对干燥的角落。

我们把丁思甜抬到地上让她平卧，然后席地而坐，后背互相倚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成一团，恨不能就此死了，实在不想再受这份活罪了，我不时惦念着丁思甜的情况，喘匀了这口气，就得接着为她想办法，想到这又担心起来，伸手去探丁思甜的鼻息，可一抬手，摸到地竟是一张冰玲凹凸的金属脸孔，那刚才还停在远处台子上的大鲜卑女尸，这时候竟然不声不响地躺在了我的身边。

冰冷的金属触感，传递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那个世界当然不属于活着的人，我手指碰到那金属面具，出于本能，也自是吓得立刻缩了回来，但我半坐在墙角，明明可以感受到丁思甜就躺在我身边。

第三十九章 标本储藏柜

我完全没顾得上害怕，急忙转过照明筒，打亮了往身边照去，丁思甜确是好端端躺在地上，不过刚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她脸旁的墙壁前摆着一口小小的铜箱，那铜箱盖子上铸着一面黄鼠狼头，锈迹斑斓的铜箱甚是矮小，箱盖大致和丁思甜的头部平行，我适才随手一碰，却是摸到了箱盖上的黄皮子头，其造型奇诡，虽能看出是黄皮子，但拟人化十足，凹凸起伏之处极似人脸，竟被我误以为是那大鲜卑女尸的面具。

胖子听见响动也爬起身来观看，那时候我们精力体力之充沛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几番出生入死，身上带伤、腹中无食，剧斗过后稍一端歇便又生龙活虎，事后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趴下？除了年轻气盛之外，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这原因特别简单，也特别单纯，那时候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跳出火坑而在贡献青春，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怀疑，信仰支撑的力量是无穷的，没真正从骨髓里信仰过某种力量的人根本不会理解。

我和胖子将丁思甜移在一边，凑过去细看那口铜箱，这神秘的铜箱上满是古旧斑驳的铜花，四周都是巫纹符咒，我半点也看不明白，只是箱体上有许多显眼的绿松石和金丝夹嵌，显得十分华贵，一看就不是寻常的古物，那铜箱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箱子，箱盖上没有合页连接，而是象棺材一样，需将盖子完全抬起来，才能开合见到里面的事物。

实际上这铜箱，也确实象是一口小巧玲珑的古铜棺材，现在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大兴安岭黄大仙庙中被泥儿会胡匪挖掘出来的。九成九就是这如同棺材的古老铜箱，再细看箱盖上是面目可憎的黄皮子，头脸几与常人相等，盖子与箱身闭合的缝隙间，尚有火漆残留地痕迹，想必是曾经被人打了开来。

胖子好奇心中：“这铜箱可比先前想象的要小得多，这四旧里面装的是什麼猫七狗四的杂碎之物？”他嘴里念叨着就想揭开来看个究竟，以前破四旧时砸得多了，也没太将此物放在眼里。

我赶紧说：“别动，这箱子虽小，但我看它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夹在密道中那倭国鬼子临死前想从这逃出去，他为什么要逃呢？咱们稍微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研究所中莫名其妙而死之人如此之多，怕与这铜箱和那女尸脱不了干系，咱们能活到现在，肯定是有件事没做。那就是还没有打开这口铜箱。一旦箱盖再次开启，恐怕咱们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是先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胖子点头同意，他也挺会找借口：“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灭亡前，还会猖狂一跳进行反扑，咱们就别动这箱子了，我现在好象又有点力气了，咱就抓紧给想办法救思甜吧，老胡……你说她……她还有救吗？”胖子说到最后甚至有些不敢说了，说出来的声音更是含含糊糊，确实是替丁思甜担心到极点了，心理上产生了一丝动摇。这种情绪对他来说已是罕见地不安了。

我对胖子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只要咱们有勇气，只要咱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坚持斗争，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一切妖魔鬼怪最终都会被消灭。胜利的曙光很快就会照遍地球，这间地下密室里东西不少，咱们先搜索看看……”

说着话，我又看了看丁思甜目前的状况，自她出现中了蛔毒的迹象之时，按照以往传说中锦鳞蛔的毒性推测，我们估计她最多还剩下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现在虽然过了半天不到，但受了几度惊吓和外伤，毒已入骨，看来无论如何是坚持不了一昼夜了，多说再过两个小时，只要蛔毒攻心，脸色由青转黑，即便拿来解毒灵药也难以回天了。

我知道事不宜迟，不得不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赶紧让胖子扶着我站了起来，眼下老羊皮已经指望不上了，他彻底脱了力，全身如同散了架，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由他在原地守着丁思甜，我们的工兵照明筒用了许久，备用更换的电池丢在了砖窑门前，还不知剩余电量可以维持多久，在这黑漆漆地地下密室，一切行动全都依赖光源，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再去随便使用，于是在衣袋里找出两节以前燃剩的蜡烛头，点将起来当作亮子。

目前密室的门户被那株死掉地妖参尸体堵住了，它根须上裹带的腐烂死人散了一地，加上门前满地的各种生物器官，以及都快流成了河的防腐药水气味，地下密室中的环境可想而知是何其恶劣，只有我们所在的墙角处空气流通，呼吸起来尚不为难，往室内一走，就会觉得眼睛发辣流泪，每用鼻胜呼吸一口，都象迎面呛到石灰。

我带同胖子，用血污肮脏的衣襟裹住口鼻，正要动身搜索，依在墙角照料丁思甜的老羊皮忽然扯了扯我的衣服，他一口气尚未喘匀，无法说话，吃力地指了指那具横卧在石台上的大鲜卑女巫尸体，看他脸上神色，一是惶恐不安，二是提醒我们千万要提防女尸乍了扑人。

我对老羊皮点点头，心想现在救人要紧，那死尸既是始终未动，还是先别去招惹为好，抬脚把那口铜箱轻轻往远处踢开，然后对老羊皮和胖子说：“大鲜卑女巫到底怎么回事，咱们都不清楚，可既然毛主席教导咱们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到地力量，我活学活用，急学急用，随时都

用，于是就琢磨咱们跟那女尸也可以团结团结，象巫女这种身份，大概就是跟庙里的尼姑差不多，虽然是一种属于封建迷信范畴的工作，但毕竟她本身没有产业。就如同尼姑庵里的姑子一样，庵庙寺院都属于国家财产，并非她们个人所有，要照这么分析就可以划出成份来了，大鲜卑巫女的阶级成份，很可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阵营，嗯……如果……当然如果是自愿当的巫女，那充其量也只是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跟咱们无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况这具尸体也许和这研究所中曾经发生过的那场灭顶之灾有关，算是对抗日做出过贡献的，她与咱们之间就算是有点不太对脾气，也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老羊皮平时学习地理论知识远远不够，听不太明白我讲地道理。瞪着眼只是摇头。也不知他是不同意我的观点，还是让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胖子阶级斗争水平就比老羊皮高多了。他立刻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不过胖子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咱也不得多加小心，必须多长点心眼，万一那尼姑要是甘心为地主阶级殉葬，妄图变天，咱们手底下可就不能留情了，反帝必反修，我他妈砸烂她的狗头。

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在那摆着。我们一旦没有主心骨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四卷毛选中寻找指南，因为从来也没读过别地书，唯一的理论来源就是小红本，红宝书对我们来说就是战无不胜的百科全书，从中提取出斗争纲领，一切行为就有了目的性，现在既然有了方向，分清了成份。也就不象刚见到那具女尸那般心里发慌了。

我们打点精神，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密室中到处寻找，这里设施物品极其繁多，除了各种人和动物的器官标本之外，另有数不请的药瓶药水，其实究竟要找什么东西才能解毒，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根本不能让白己停下来眼睁睁看着战友丁思甜死去，我们只是认为解毒拔毒该有解毒剂一类的药品，而且日军研究所既然养了锦鳞蛆来研究，也应该会有相关的药物，但看到那一柜子一柜子密密麻麻的药瓶，我和胖子都有点傻眼。

我和胖子虽然在山区插队了一段时间，掌握一些山里急救地土方，但并不具备多少真正地医学知识，也从没在这方面做过功课，光忙着参加世界革命了，哪有时间学习啊，除了少年时代出于游戏的目的接触过一些常见化学药水之外，对那些种类繁多地药片药剂根本毫不了解，到底能解蝎毒的是针剂，药水，或是药片？又该是什么标识？完全没有一点概念，这事可不能凭想当然，是药三分毒，吃错了药的话，说不定不等毒发就提前送了性命，就算我和胖子为了战友能豁出去不要命了以身

试药，也试不过来这千百种药剂。

胖子丧气地说：“完了老胡，就咱俩这水平，连在这里面找片止疼片也找不出来啊，就算把解毒剂摆在咱们面前咱也不认识，再说即便找到了解毒剂，是往胳膊上注射还是往屁股上注射？要是药片的话吃几片？什么时候吃？咱哥儿俩对这些事是俩眼一抹黑，这可怎么办？”

我也彷徨无措，不过只要还有时间，我绝不肯放弃努力，眼瞅各柜中的药剂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甚至不知道柜子中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药物，毕竟还是年轻，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残酷的现实，是不可能随人之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些药品上浪费时间了。

细一思量，想起丁思甜曾给我们详细讲过许多他父亲捕捉森蚺的故事，那锦鳞蚺行即生风，非是俗物，在森蚺中，大部分蚺是无毒的，它们虽然凶残，却只能凭筋力绞杀人畜，唯独锦鳞蚺是蚺中另类，其生性最淫，头骨中有分水珠，尾骨有如意钩，合在口中行房可日御十女，黄帝内经称其为至宝，这锦鳞蚺口中所吐毒雾，对女性地危害极大，其毒性与蛇毒相近，据说在毒虫蛇蚁出没之地，五步内必有解毒草，但锦鳞蚺出没之处，只有它的克星“观音藤”，观音藤却只能驱赶捕捉锦鳞蚺，并没有解毒拔毒的作用。

如果不找人工解毒剂，而另求其他生路，除非这附近有毒蛇出没，找到毒蛇附近能解蛇毒的药草，也可活命，但要命的是百眼窟附近什么毒虫都有，唯独没见毒蛇出没，我急得脑筋绷绷直跳，心烦意乱之下，漫无目的地继续朝密室深处走去，不把这密室储藏间翻个底掉，终是不能死心。

胖子笼着蜡烛头跟在我身后，我身上的工兵照眠筒没开，脑中一片混乱，黑灯瞎火地低头向前，也没在意身在何方，一头撞上了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吃疼不已，一边骂着一边捂着自己的前额，抬头往前看了看，借着身后胖子所捧地烛光，只见面前是个横在墙边的柜子，里面竖立着一个又大又长的玻璃罐，隔了两层玻璃，只隐隐约约看见里面象是有副白森森的骨架，看形状并非是人骨。

我和胖子暗自称奇，既是骨骼标本，何必如此封存？胖子立刻上前连砸带撬，掀开柜门，原来这面大的储藏柜中，有数十个用腊封了口的罐子，装得都是一些奇怪异兽的标本，甚至还有一个古代小孩的干尸，大概是些重要的东西，采用的是双层隔绝封闭储存，那储了整具白骨的罐子尤为突出，罐高接近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大瓶子里装满了淡黄色的药液，一种类似蟒蛇的骨骼一圈圈盘在其中，白骨上一点多余的肉渣也没有。

第四十章 守宫砂

我和胖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蟒骨”？头骨和蟒蛇非常相似，想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什么蟒要这么珍而贵之的储藏？听说蛇能泡酒，难道蟒骨也能泡酒，我们举着蜡烛头从上看到下，一见尾骨立即就明白了，是锦鳞蟒的骨头，这比在焚尸炉里遇见的可大得多了，看来百眼窟至少曾经有过两条以上，掉进焚尸炉的那只也算它倒霉，毒蛇毒蝎其实最惧油烟，它死在那炉膛内是迟早之事，原本我还打算，如果我们能撑过这关，就会去替那毒蝎收尸剔骨，它的价值极昂，能够换外币，对支援世界革命是巨大的贡献，若能与损失牧牛之事功过相抵，也许老羊皮和丁思甜不会受到责难。

胖子问我这泡的是不是解毒药酒？我摇头道：“世上的生物，都是一物克一物，没听说自己克自己的，蝎骨解不得蝎毒，这应该是个常识……”我说出这些话，一颗心也似沉入了海底，忍不住失望地抬手摸了摸那装着蝎骨的玻璃瓶，不料烛光照在手上，我的手背上竟然全是细细的红疹，胖子也急忙举起自己的手看了看，跟我的情况一样，我们二人顿时如被淋了一盆雪水，这大概是中了尸参的毒了。

可我们尚未来得及难过，就发现蜡烛头恍惚的光线中，我们举起的两只手掌，在那玻璃瓶上映出了三只手掌的影子，我以为是玻璃反光一类的原因，但其中又似有古怪，于是把胖子那手按了下去，面前的玻璃壁后却还有只手掌的影子，一动不动的伸在那里，我和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那储藏柜中有个向我们伸出手掌的死人？还是……背后有人模仿我们的动作？我急忙回头向后看了看，并无异状，胖子再次举起手来对着那玻璃晃了晃。瓶身上那个手掌的影还是一动不动，蝎骨的储存瓶里似乎还有个死人。

我探出身子，绕着蝎骨储藏瓶想看看这瓶中为何会有死尸，这时胖子突然在身后拍了我一下：“别找了，那只小手好象在柜子里。”

我转头看了看胖子，他捧着蜡烛，抬手朝那大得出奇地标本储藏柜里指了指，我顺着他所指方向看去。虽然烛光恍惚，巨大的标本储藏柜内部在这微弱的光线下十分模糊，但在我们这个角度，的确可以看见有只五指伸开的手掌，撑在一层厚厚的玻璃容器里，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对方：“柜子里有个死人标本？”

这个大储藏柜太大了，就象一个小型密闭集装箱，里面装的都是各种完整的动物标本，粗略地看到靠外的这一层。包括那锦鳞蟒的白骨。似乎都是些巨毒之物，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如何分门别类，但人体是无

毒的。为何要把死尸的标本跟这些毒虫毒兽放在一处？难道是培养尸毒？这似乎并不合理，所以我们才下意识地去看对方，可问谁呢？问鬼？反正这个答案我们四个活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深处的那个玻璃容器在外边够不着，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接过胖子手中的蜡烛头，打算钻进去看个究竟，胖子劝我说：“一个死人对咱们有什么用处？咱俩赶紧到别处找找，说不定能在附近找条母蛆，那咱们的亲密战友也许还能有救……”

我们曾听说过，锦鳞蛆是森蛆的一个变种。百雄一雌，锦鳞蛆本来就非常稀有，全身锦鳞能生黑风地雌蛆更是十分罕见，传说雌蛆无毒，而且头骨中地脑髓和骨骼能解雄蛆之毒，要是能找到一条雌蛆肯定能救丁思甜，不过这百眼窟又不产森蛆，想找那原产地都已几乎灭绝了的生物，连亿万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用当时流行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胖子的构想——新天方夜谭。

但我也对那亿万万分之一的机会抱有一丝幻想，如果倭国鬼子弄到了锦鳞蛆中的雌蛆，做成了标本储藏起来，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也并不是没有，所以我打算先不放弃希望，在这储藏柜里找遍每一个角落，总之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

于是我对胖子说：“先进去看一眼再说。”说罢低头钻进了巨大的标本储藏柜，由于所有罐子中都是奇形怪状的毒物，我也敢掉以轻心，惟恐碰破了哪个瓶子，小心翼翼的慢慢蹭了进去，那里面有一股类似于樟脑的味道，辣得眼泪直流，我不敢呼吸，闭住了气凑到那玻璃容器前，那瓶中也全是暗黄色的液体，由于积液中的杂质比较多，仅能看到从里面按在瓶壁上地一只手，那只手比成人的手小了许多，大小接近七八岁的小孩手掌，掌上似乎有层透明的塑料薄膜。

我心下寻思：“听说民间有毒胎儿和毒胎盘，就是带毒的紫河车什么的，可以制成毒药害人，这储藏柜里尽是毒物，若有毒胎也不稀奇，可从这手掌看来，瓶中的既非成人也非胎儿，而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难道是毒胎被药水发得胀大了？”

这当口顾不上深思熟虑，我见仅是个被药水泡着的尸体，便不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了，想要掉头在去别处找寻，可就刚我刚要转牙去这储藏柜更深处地时候，一眼瞥见些东西，借着蜡烛的光亮可以见到玻璃容器壁后那手，虽和人手完全一样，但没有掌纹，每个手指之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圆点，我脑子里象是打了个闪，他妈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我回头招呼胖子，赶紧把外边的瓶瓶罐罐都清开，丁思甜有救了，胖子一愣，似乎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但奇迹不属于神仙皇帝，奇迹属于无产阶级，他争分夺秒，顾不上再问我什么，抱着那储藏蛔骨的大瓶子吃力地挪到一旁，在储藏柜门前清出一条通道。

然后胖子也钻进柜子里来给我帮忙，我们俩象挪炸弹似的把我发现的那个瓶子慢慢挪了出来，胖子问我这里装的是什么？死人？

我说装的不是死人，这柜子里没死人，罐子里是只守宫，大守宫，有它说不定能解丁思甜的蛔毒，胖子奇道：“老胡你可别胡来啊，我怎么没听说大守宫能解毒？我就连什么是守宫也不知道啊，咱都是爹妈生党培养，在红旗下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春风雨露茁壮成长起来的，怎么你就能知道的比我多？我不得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我心急似火，但为了保持我在群众心目中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镇定姿态，还是边忙活着找出康熙宝刀刮那瓶口的封腊，边抽空对胖子说：“我为什么知道的比你多？因为我从小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并着重培养自己的意志品质，不断吸收学习各方面有用实用的知识，以便将来能在解放全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而你呢，整天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你除了会打兔子还有别的能耐吗？另外作为和你肩并肩战斗过的红卫兵战友，咱们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成长环境，都是从小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吃社会主义大食堂长起来的，谁也没比谁多沐浴过春风和雨露，为什么你长这么胖我长这么瘦？我不得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胖子的雄辩水平历来逊我半筹，再次被我问的张口结舌，我口中对他说个不停，实是因为心中没底，是一种紧张不安的表现，说着话已打开那个圆形的玻璃容器，忍着刺鼻的味道，用长刀探入瓶内，果然挑出湿淋淋一只大守宫来。连尾巴都算上差不多能有一米多长。

什么是守宫呢？实际上守宫就是壁虎，所谓守宫是守卫皇宫内苑之意，皇帝最少说是三宫六院，多说后宫有佳丽三千，这些女人都是给皇帝一个人准备的，别人不能碰，为了防止宫中有淫乱之事发生，内监会选取暗青色的小壁虎。装在青瓦缸中养在浓荫之处，每天有专人喂给这些小壁虎朱砂为食，养到三年头上，青瓦缸中的壁虎就能生到七八斤重，那体形就相当不小了。

跟宰猪时选猪似地，一但有壁虎长够了份量，有七八斤重了，便捉出来用桑树皮裹住，放在阴瓦上烤干，然后碾碎入药。点在刚入宫的女子臂上。从此臂上便有一个殷红似血的斑点，这就叫守宫砂，如果处女一旦破身。守宫砂就会消失，否则终身不退，皇帝就通过这种办法来约

束他的女人们，一旦发现有没被临幸过的女子臂上没有守宫砂，那就是欺君之罪，给皇帝戴绿帽子，是诛九族的罪过。

因为大壁虎有这个独特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为守宫，这名字据说还是皇帝给取的，是金口玉言。所以古时候都称壁虎为守宫，按说这名字属于四旧，应该在废除行列之中，不过我在看到这壁虎地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在我祖父口中，它一向都被称为守宫。

都说男孩子七八岁，是万人嫌，猴屁股都要伸把手。可我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还不懂如何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淘得都出圈了，我们军区后边有片荒坟野地，草深处有块青石板，当地人都说那青石板是棺材盖子，谁在上面坐一坐就要被里面的僵尸阴气所伤。

我听说以后打算去侦察侦察，带了几个小孩用铁棍把那青石板撬开来，石板并不是棺材盖子，只不过是块天然的青石，另一面生满了绿苔，我正觉得索然无味，不料那石板下藏着一只大蝎子，把我的无名指咬了一口，伤口当时就黑了，肿出两三圈来，而且胳膊都开始发麻了，当时真以为自己要壮烈牺牲了，赶紧跑回家里。

适逢我父母都在外地出差，祖父把我送到卫生站，那医生也是二把刀，一检查就要把我手指截肢，当时我祖父胡国华没同意，他有他的土办法，在旧社会他是阴阳风水先生，知道许多民间秘方。

正好当时有人捉了条活的大守宫，他就要了过来，守宫地手掌要不仔细看跟人手差不多，指头缝里都有个鲜红地小肉疙瘩，用针挑出守宫手指之见的红色小肉点，合水给我灌了下去，没到半天，手上的肿就清了。

后来我问过他这是什么东西，祖父就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守宫地故事，我对一些古旧奇闻怪谈之所以知道得很充实，几乎都是那时候听他所讲，守宫指间的红丸，称做脐红香，克五毒，解百毒，如果有一罐头瓶脐红香挂在屋内，整座宅子都不会有蚊虫蛇蚁侵扰，不过那需要多少成形的大守宫，不是一般的人家用得起的。

想不到以前的经历，这时候派上了用场，由于只有前肢的脐红香可用，而成形的大守宫指间共有八粒脐红香，正是解百毒的妙药，而且我记得我祖父当年没用任何多余的东西，不必象中药一般讲求君臣扶佐，唯一担心地是这所谓的解百毒，包不包括锦鳞蚬之毒，可有病乱投医，有根救命稻草，总好过眼睁睁看着丁思甜这么死掉。

我狠了狠心，决定姑且一试，毒死丁思甜我就去给她偿命，当时真是快急疯了，我和胖子完全忘了我们俩也可能中了尸参的毒，把这件事

彻底扔在脑后了，我把这套原理简单的跟胖子解释了解释，胖子虽然半懂不懂，但出于战友之间的无比信任，也豁出去同意了。

我们把那被大守宫的尸体拖到地上，用水壶里的清水洗净药液，由胖子按住守宫的前掌固定，我用长刀的刀尖细细挑出八粒红色地小肉疙瘩，棒在手心里一看，鲜红欲滴，能不能救活丁思甜全指望它了。

第四十一章 盗墓者老羊皮

这时丁思甜脸色青中透黑，牙关紧闭，胖子和老羊皮撬开了她的嘴，我把八粒脐红香全给她塞进嘴里，捏鼻子灌水送了下去。我们三人守在蜡烛下，双眼不眨地盯着她，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也不记得过了多久，直到连残余的蜡烛头都燃尽了，才眼看丁思甜眉宇间青气虽然未退，但谢天谢地，她呼吸比先前平稳了许多，终于有那么一点好转的迹象了。

我稍稍松了口气，按说这时候应该再坚持坚持，离开这阴森恶臭的密室，可紧绷的这根弦一松，精神和体力都支持不住了。一瞬间感觉天旋地转，想倒在地上昏睡的念头挥之不去，但这时候还远不到喘息休整的时机，必须赶快离开，哪怕到地下室过道中再睡，也不能在那鲜卑巫女的尸体旁失去意识。我咬了咬舌间，强打精神和胖子找家伙去清理密门前的尸参。这时老羊皮似乎也恢复了一些力气，他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一步一摇晃地走过来帮忙。

我带着胖子和老羊皮好一番忙碌，虽然我们对这株尸参“押不芦”缺乏了解，但根据在福建接触到的一些生物常识来分析，它可能像海百合一样，是一种扎根地下不能移动的生物，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最长的根须，不能离开适合它生长的泥土，从那砖窖到这内层密室的距离来看，其长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将这已被防腐药水杀死的尸参一段段切掉，才发现不仅是根须与许多半腐尸连在一起，它身体表皮里裹着的尸体更多，根须缠着的尸体大多发白微腐，而参体内的尸体几乎都烂得不成形骸了。

我正用脚把胖子切掉的根须远远踢开，这时忽听老羊皮一声苍狼般的哀嚎，双膝跪倒，按着对一具尸参触须上的尸体嚎啕大哭：“二蛋哎，兄弟啊，你死得惨……”

我和胖子觉得奇怪，走过去往那尸体处看了看，见那与一条尸参触须长为一体的死尸，面目惨白，还有几条蛆虫在脑门上来回爬着，看老羊皮的样子，似乎这尸体正是他的亲弟弟羊二蛋。虽然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但毕竟跟老羊皮一起经历了出生人死的考验，有点物伤其类的感觉，不禁也是一阵辛酸。

我们不知该怎么去安慰老羊皮，我只好带头唱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来渲染悲壮气氛。刚唱没半句，我突然发现羊二蛋尸体的装束，赫然也是一身黑衣，腰上扎着猩红的绦带，原来这厮竟是与倭国鬼子狼狈勾结的泥儿会。我伸手就要去抓老羊皮的衣服，问他究竟是友谊

还是侵略，不料一愣神的工夫，老羊皮已经闷不吭声地转身走出几步，抱起了那口小铜棺材一样的铜箱，口中念念有词地揭起盖子：“二蛋啊，我替你把魂来引……”

不知是疲劳过度，还是事情发生得太过突兀，反正这时候我和胖子的思维，已经完全跟不上事态的变化了。我们微微愣了一愣，但至少还都立即反应了过来，老羊皮抱着的那口铜箱子，是万万不能打开的，否则谁也别想活。

管他是早有预谋，还是失心疯了，我和胖子喊了一声，扔下手中的东西，就扑了过去。胖子只是伤了脖子，而且精力充沛，奋起余勇，一马当先，把身前挡路的杂乱事物通通撞在一旁，在老羊皮即将揭开箱盖的一瞬间，他已舍身扑至，重重地把老羊皮压倒在地。

胖子虽然那时候才十八，身体尚未长成，但就他那身肉，在当时来说也够得上虎背熊腰了。加上在大兴安岭接受了半年多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是太锻炼人了，所以他全身上下那叫一瓷实，往前一冲就呼呼带风，嗷嗷叫着扑一砸，顿时把老羊皮压得白眼上翻。

老羊皮的兄弟羊二蛋竟是泥儿会的胡匪，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百分之二百是敌我关系。不过此事实是太过出人意料，我担心在未搞清楚真相前会弄出人命，连忙叫胖子手底下悠着点，要文斗不要武斗，制住他也就是了。

胖子听到我的叫声，便扳住老羊皮就势一滚，将他拖到密室深处，远远地离开了那口铜箱。我先看了一眼丁思甜的状况，她仍是睡得正沉，然后我过去帮老羊皮拍后背，揉胸口。

过了半响，老羊皮啊呀叫了一声，被胖子压得滞在胸口的那团气血，终于流通开了。他呼呼喘了几口粗气，对胖子说：“唉……你娃这是想把我的老命来要……”

我看老羊皮的神智比刚才平稳了许多，可以问他话了，但这密室不是久留之地，背起丁思甜，押解着老羊皮，从被割碎的尸参残骸上踏过，来到了外间，找个相对干净安全的地方点上蜡烛，这才对他说：“刚才你差点要了咱们大伙的命。现在你赶紧把话说清楚了，你兄弟羊二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跟那挖坟掘墓的胡匪一个打扮？你不是说他是被胡匪们逼着带路来百眼窟的吗？我他妈从一开始就发觉不对了，泥儿会的汉奸去倭国鬼的秘密研究所，难道会找一个从没进过百眼窟的放羊娃子带路？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们！”

老羊皮被我说得低头不语，我不知道他选择沉默是因为问心有愧，

还是另有原因，但不说清楚终究就不行，这件事搞不明白，别的都得搁到一边。但想套出话来，必须讲究策略，我让胖子注意工作方法，先松开老羊皮。胖子便对老羊皮晓以大义，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另外还说了一切反动派必然从一个灭亡走向灭亡的趋势，希望老羊皮不要自绝于人民。胖子也表明了态度，为革命为人民，他就是粉身碎骨，也是红心永向毛主席，绝不允许有以前的土匪汉奸混进贫下中农队伍，不惜流血牺牲，也要誓死捍卫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老羊皮根本就不具备这么高的觉悟和思想自觉性，时下那些一整套一整套的话里边，有些词语他也知道，也会说，这是当时形势使然，可要说到具体意义、价值所在，他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而且他满腹心事，听到这些恍如不闻，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

我叹了口气，对胖子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长篇大论地照本宣科了。我对老羊皮说：“咱一不抓纲，二不抓线，三不提阶级斗争，将心比心地说，我和胖子从大兴安岭来看我们的战友丁思甜，结果刚好赶上你们的牧牛丢失了，按理说这里边没我们的什么事，可我们俩一点都没犹豫，就豁出性命帮您和丁思甜找牛，从昨天到今天，流了多少血，出了多少汗，您也都瞧见了，差点连命都搭上，而您呢？”

我说到这里故意把语气加重：“而您呢？我们最尊敬的贫下中农老同志，到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您哪句是真话，您能不能看在我们差点死在白眼窟的分上，把这件事跟我们说清楚了……要是您还有点良知的話，我保证，以前发生的事情既往不咎，只要不涉及到无今天迹的阴谋，咱们都把这话烂肚子里，但出于目前咱们所处的环境因素，和我们自身的安全考虑。您必须给我们个合理的交代。”

我虽然是有计划地这么说，想要攻心为上，但也确实全都是肺腑之言。老羊皮显然被我打动了，他让我给他装满了烟叶，狠狠抽了两口，不断地咳嗽声中，断断续续说起了过去的往事。

老羊皮和他兄弟羊二蛋俩人自幼放羊为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他们俩十几岁那年，有一次羊二蛋饿得难熬，偷吃了地主家的羊肉，地主把他俩打得死去活来，他兄弟二人吃不住这顿好打，反抗中将老地主推倒在地，不成想那地主也是该死。一头把太阳穴撞在了石碾子上，当时就一命呜呼了。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出了人命就要给人家抵命，要是不想死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隐姓埋名远逃他乡了。兄弟二人不敢在原籍待了，连夜出逃，仗着年轻，而且对周围沟沟壑壑的熟悉，避过

了官府的追捕，一路躲躲藏藏就逃到了黄河以南。老羊皮祖上是吼秦腔出身，家传的专会唱赵子龙长坂救主，二人无以为生，就靠到各地给演皮影戏的陕西人帮腔扛箱度日，一晃就过了十来年。

那时候世道乱得厉害，有天老羊皮和羊二蛋跟戏班去乡下演出，不幸遇到了土匪。女班主稍有不从，便被土匪扒光衣服削作了“人棍”，其余的人也大部分逃散了。老羊皮带着羊二蛋逃进了附近山里的一个山洞，想不到那山洞里有个古墓，最深处的地宫里亭台楼阁跟皇帝的花园似的。当然老羊皮可没看过皇帝家里边什么样，估计跟这山洞里的样子差不多，简直是进了天宫了。他们二人在地宫里乱走，无意中救了个道士的命，那个道士也是年纪轻轻，比羊二蛋还要年轻几岁，言谈举止都绝非等闲之辈。

他们最想不到的是这道士杀起来比土匪还狠，听说他们的班主被土匪杀了，便让他们在山洞里等片刻，出去没多大一会工夫，就拎了一串人头回来。哥儿俩一看那几颗首级，正是那伙拦路害命的几个土匪，虽然是恶有恶报，但老羊皮是本分人，看这血肉模糊的人头，不免觉得心惊肉跳，可再看那年轻道人，好像根本就没把杀人当一回事。

而且这年轻道人挺仗义，滴水之恩，愿意涌泉相报，替他们兄弟俩报了仇不说，还要给他们yswj一笔钱。老羊皮担心这道士也是杀人如麻的响马贼，哪敢收他的财物。那年轻道士见他们不收，就领他们去一个姓陈的有钱人家里，让那姓陈的今后照顾他们，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临走也没留下姓名。

姓陈的这个人年岁也不大，虽然他对那个年轻的道人十分恭敬，但他本人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手下有好多兄弟，家里有很多古物，经常干些诡秘勾当，而且此人天生的好口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刚开始这陈姓之人，安排老羊皮和羊二蛋在自己的大宅子里，并没拿他们当下人使唤，只让帮着干点很轻松的零活，一天三茶四饭，好吃好喝供着，到月还给些钱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老羊皮天生是苦命，哪受过这种待遇，觉得过意不去，就想给人家家里帮忙干点粗活累活，可都有下人做了，他们想做也没他们的分。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兄弟终于知道这姓陈的，原来是个盗墓挖坟的江洋大盗，不过人家不仅不觉得愧心，还挺有理，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成大义必亏小节，这叫分赃聚义，共谋大事，别说挖几个荒坟野冢，皇帝老子的墓也不是没挖过。

后来老羊皮和羊二蛋也入了伙，一晃好几年，跟姓陈的这个人学了許多无倒斗迹的手艺，这帮人能识别草色土痕，会“千竿圈穴”和“穿岭取

墓”之术，又经常冒充风水先生到处打探消息，眼线极广，一有动作，就是几十上百人的出动。也不光倒斗，路过那为富不仁的大户，往往也顺便拿下，简直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但有一次那姓陈的首领带了批兄弟南下做桩大买卖，由于路途遥远，去的人不是太多，他们很可能在南边出了意外，一个也没能回来，全都下落不明。

盗魁失踪之后，树倒猢猻散，众人有的去南方寻找首领的下落，其余的就各奔前程了。老羊皮也打算南下，可羊二蛋却跟另外一个东北来的盗墓贼商量好了，俩人要一起奔东三省。老羊皮苦劝羊二蛋别去东北，东三省满洲国都让小倭国占了，去到那能有咱们容身之地？

可羊二蛋死活要去，在老羊皮的反复追问下，才从他口里得知，原来有股泥儿会的盗墓胡匪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他们属于一股不入流的散盗，就是胆大，玩邪的，什么都敢挖，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那些没有标记的古墓。羊二蛋要比老羊皮心眼多，学的本事也比较多，经人引见，动了邪念，想入泥儿会。那时候泥儿会正需要羊二蛋这样的人，女人也好，钱财也好，要多少给多少，最关键可以让他坐头把金交椅，对他刻意逢迎。羊二蛋往日里，从来都是看别人的脸色，这么多年来活得低三下四，也许是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年头太多了，所以他自己甚至没魄力去闯天下，被泥儿会的人好话一熏，连北都找不着了，见有这等好事，就去东北做了泥儿会的“大柜”。

第四十二章 不归路

可羊二蛋死活要去，在老羊皮的反复追问下，才从他口里得知，原来有股泥儿会的盗墓胡匪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他们属于一股不入流的散盗，就是胆大，玩邪的，什么都敢挖，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那些没有标记的古墓。羊二蛋要比老羊皮心眼多，学的本事也比较多。

经人引见，动了邪念，想入泥儿会。那时候泥儿会正需要羊二蛋这样的人，女人也好，钱财也好，要多少给多少，最关键可以让他坐头把金交椅，对他刻意逢迎。羊二蛋往日里，从来都是看别人的脸色，这么多年来活得低三下四，也许是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年头太多了，所以他自己甚至没魄力去闯天下，被泥儿会的人好话一熏，连北都找不着了，见有这等好事，就去东北做了泥儿会的“大柜”。

羊二蛋利欲熏心，到东北深山里当了盗墓胡匪“泥儿会”的大柜，老羊皮只有这一个兄弟，对他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一看羊二蛋去意已决，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起前往东三省，做了泥儿会的“懂局”，这职业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技术顾问。

别看老羊皮和羊二蛋是亲哥儿俩，但性格却截然不同，羊二蛋比较有野心，而老羊皮则胆小怕事，只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仅如此，老羊皮还敬鬼畏神，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可是正所谓“怕鬼不盗墓，盗墓不怕鬼”，以他这种性格实在是不适合干“倒斗”和“凶窆”这类营生。

所谓的“凶窆”，是指盗墓贼平日里掩人耳目的一种勾当，盗墓贼在古墓荒坟中得了各种值钱的陪葬品，需要进行交易，寻找买价，旧社会通讯手段比较落后，生活节奏缓慢。为了便于联系买主，扩大经营面，便要使用黑道上的“二幌子”，凡是盗墓贼做生意的，没有开古玩店铺的，而是专门经营各种丧葬用品，比如烧给死人的纸马香镲，包括纸人、纸马、纸牛、纸房、纸轿等等。反正全是冥间用得上的事物。

普通地丧葬用品店铺与之有一字之别，称为“凶肆”，盗墓贼开的那种店铺，却不同于一般的扎纸铺，以前做生意的买卖铺面都有幌子，挂在门前，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店里具体是经营什么商品的，盗墓贼开扎纸铺，都必在幌子上挂一串白纸钱，纸钱一共七十二枚，成地煞之数。纸钱上一律有压印凶纹，正经的生意人，即使同样贩卖纸马香镲的买卖铺户。也绝不会在幌子上挂那么不吉利的纸钱，凡是挂七十枚一串纸钱地，这店在懂行的人称来，就叫“凶窆”，即便不是盗墓贼开的，最起码也是用来专门给盗墓贼销赃的场所。

“倒斗”的手艺人，每次干活都是扫穴，俗话说“贼来如剃”，凡是墓

里的东西，无不一扫而空。连死人粪门里的东西也不放过，那些贵重的明器，都十分容易出手，而一些七零八碎的小玩意儿，或有些明器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便一律归入“凶窆”，隔三差五，便有些倒腾古物地商人，前来收购。洽谈之时自有一番黑话暗语地交流，店铺里明面上经营的纸马香镲，完全是虚的，不过对大多数不懂这些门道地人，根本看不出来。

那姓陈的盗魁，便在山陕两省开设着数家“凶窆”，在私底下倒卖明器，老羊皮为他做过扎柜，结果差点没被吓得落下病根，古墓中的明器，阴晦久积，尸臭难除，而且其中一些明器身上，经常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事，老羊皮也根本不是干这行的料，后来跟着同伙去盗墓掘冢，更是遇上很多可怕的经历，这些都不是他的心理所能承受得住的。

在那陈姓盗魁下落不明之后，老羊皮便打算用这两年攒下的积蓄，到乡下过几天安分守己的日子，挂了黑虎符，彻底金盆洗手，远离这整天跟死人明器打交道地行业，但事与愿违，为了照顾自己的兄弟羊二蛋，不得不又跟到东北当了胡匪的“懂局”。

“泥儿会”拉拢老羊皮兄弟，让羊二蛋做了大柜，也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拿他二人当枪使，“泥儿会”里真正说了算的，是络子里的“通算先生”，此人以前做过教书匠，在河里挖过泥，也做过跑江湖的算命先生，闯荡得年头多了，算是见多识广，为人阴险狡诈，心黑手狠，只要是为了图财，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他手底下的这帮胡匪也不单盗墓，其它丧尽天良的事情也都没少做，算得上是恶贯满盈。

通算先生和羊二蛋，带着“泥儿会”地胡匪在深山老林里挖掘古墓，把山区里可能有古墓的地方挖得千疮百孔，然后把墓中明器转手卖出，换来了钱财烟土，就大肆挥霍，只要买家出得价钱够高，哪怕是卖给倭国商人，背上汉奸的骂名，也丝毫都不在乎，络子里的人要稍有反对意见，就会遭到通算先生的毒手暗算丢掉性命。

老羊皮算看出来了，再跟着“泥儿会”折腾下去，绝对得不了好下场，以头撞墙要劝羊二蛋回头，可羊二蛋鬼迷心窍，根本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算是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当了胡匪，吃香的、喝辣的、杀男人、玩女人、抽大烟、耍老钱，老天要是王大，胡匪就是王二，不比当那安分守己窝窝囊囊的良民痛快，人到世上走一遭，这得么活一辈子才算够本。

那年冬天，有个倭国人来找“泥儿会”的通算先生，俩人关起门来秘密商议一件重大的计划，原来这通算先生通过倒卖古物，跟倭国黑龙会搭上了关系，取得了鬼子的信任，当时倭国关东军正在寻找失落在中国

民间的一件东西，根据情报，有可能埋在哪个坟墓，或是寺庙碑塔的底下。

老羊皮无意中听到了这件机密，原来在中国古代，大兴安岭一带，相当的一部分人，都有偷偷摸摸地崇拜黄皮子的风俗，认为黄大仙能掌管死人的魂魄，是个勾魂引。勾魂引是一种索命鬼仙的俗称，专门接送死者亡魂。凡是被勾去的魂魄，都被送进了鬼衙门，也就是阴曹地府。老百姓大多听说过鬼衙门的传说，那是个进去就回不来的地方，但只知道鬼衙门藏在深山里，具体的位置没人清楚，因为进去的人都不可能活着出来。

不光是死人，时常还有活人被勾了去，一个好端端的活人，突然失心变傻变疯，大伙就认为这是阴曹地府里派黄皮子来勾了。被黄大仙勾走了魂的人，即使当时没死，也都会变成活死人，虽然还有生命迹象，但魂没了，剩下的躯壳虽然还带口活气儿，也仅仅只是一具等死的行尸走肉。

自古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各种风俗相互融合演化，到后来已经没人能找出拿黄皮子当勾魂引的习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区流传过来的了。

有可能这种风俗，跟一些有道行的老黄皮子能通人心、使迷魂法有关，有些黄皮子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它们吃过一种特殊的黑鼠之后，体内的分泌物就会起变化，再放出来的臭屁如果熏到活人，那人就会失去心智，变得神智不清，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好像中了魔。迷信的愚民无知迹，更难以理解其中缘故，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越传越是神乎其神。

这些黄皮子和鬼衙门的传说，到了宋代就逐渐少了，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过在民间传说中还保留了不少相关的内容。传说黄大仙有口铜箱，里面就装着黄皮子勾魂引的秘密，有许多黄皮子庙的壁画和泥塑，都同这个民间传说相吻合，但年代久远，黄大仙的铜箱落到何处，已无从查起了。

直到日军在大兴安岭余脉的尽头，也就是草原与大漠之间的百眼窟，发现了古鲜卑人的一个藏尸洞，里面有数不清的死人，还有好多在当时根本无法解释的奇怪现象。百眼窟有两个山口，中间的丘陵中有阴河与“鬼门关”，所有的一切都符合鬼衙门的那个传说，这通往冥府的人口是个被古人掩埋了千年的秘密。

前山口与草原相连，偶尔有可怕的“焚风”出现吞噬人畜，佛经中提

到的“焚风”就是从阿鼻地狱里吹出来的恶鬼之风；后山口则通向蒙古大漠，都是人迹难至的地方。百眼窟的藏尸洞里泥土岩石中含有许多特殊物质，能保尸体历久不腐，通过对这个藏尸洞的调查，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鲜卑巫者的墓穴。百眼窟被视为死者的归宿，与传说中鲜卑人的起源地嘎仙洞，并列为两大圣地，常年享受供奉和祭祀，通过生者埋玉，死者埋石的方式以祭之。

后来随着时间的消磨，藏尸洞的传说和地点逐渐失传，被“鬼衙门”一类的野闻所替代。藏尸洞中的大量石刻与壁画，记载着巫者掌握着一口能控制死者亡灵的铜箱，巫者可以利用它从阴间招回死去的亡灵，进行一些巫卜活动，但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倭国人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焚风”与藏尸洞底那个通往阴间的入口有关系，是来自黄泉的死亡阴风，而那口铜箱很可能就是掌握它的关键，要对其进行某种秘密研究，便必须找到这口箱子，于是收买泥儿会的胡匪头子，让他们帮着在雲民间寻找黄大仙的招魂箱。通算先生和羊二蛋这两个汉奸见钱眼开，便开始着手寻访，并逐渐有了眉目。

老羊皮得知后苦劝羊二蛋，挖坟掘墓也就罢了，现在又听小鬼子的话，想去挖阴曹地府，那不是找死吗？劝来劝去，兄弟两人终于反目成仇了，羊二蛋觉得老羊皮总是从中作梗，留着他早晚是个祸患，便假意要听兄长的话，发誓洗手不干了，把老羊皮骗到一处断崖上，从背后一脚把老羊皮踹了下去。

老羊皮却也是命大之人，坠崖挂在松树上竟然没死，肋骨断了好几根，险些让松枝开膛破肚，多亏被猎人所救捡回一条性命，足足养了半年的伤，方才痊愈。他还惦记着羊二蛋，非但不恨他，还埋怨自己没能把他劝得迷途知返，又再次进山去找羊二蛋，才知道泥儿会终于在一个叫黄皮子坟的地方挖出了那口招魂箱，为此搭上了好几条人命，连那通算先生也被黄大仙逼得上吊自杀了。而羊二蛋侥幸不死，竟然把箱子弄了出来，带了几个手下和联络他们的那个倭国商人，一行人奔赴草原深处的百眼窟了。

老羊皮尾随其后，想把羊二蛋追回来，但一直跟到百眼窟跟前，被焚尸炉中烧死人的黑烟吓住了，加上当时云气变幻，他竟以为那是草原牧民们所说的妖龙作祟。他对这套东西信得不能再信，犹豫徘徊着，最终也没敢再接近百眼窟。其实就算他跟上去了，多半也会被倭国关东军抓获，不是做了活体试验，就是被直接杀了灭口。他在百眼窟周围转了十几天，就没见里面再有半个活人出来，他心里明白这是出事了，百眼

窟是什么地方？那是通往阴间的鬼衙门啊，走进那条不归路，再也别想回来。

老羊皮天生懦弱，鼓不起勇气去百眼窟给羊二蛋收尸，他也不敢想象面对自己亲兄弟的尸体会是什么感觉，这些年就在草原上游荡，给牧民们帮工干零活为生。解放后由于生活贫困，在政府的帮助下做了牧民，整天沉默寡言，把一肚子往事埋在心里，只是偶尔通过马头琴和秦腔宣泄自己心中的苦水。

我和胖子听到这里，明白了一多半，后来的事情我们差不多都跟着一起经历了。老羊皮为了追赶牧牛，跟我们一起误入百眼窟，受环境所迫，他对以前的事情实在是不敢说实话，所以吞吞吐吐的不肯明言。直到近在咫尺见到了羊二蛋的尸体，老羊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二十几年积压在心底的往事突然都爆发了出来，疯子似的想打开招魂铜箱，把羊二蛋的魂从阴间带回来，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不听亲兄长苦口婆心的良言相劝，最后落得这种下场，可有半分后悔了吗。

老羊皮断断续续地给我和胖子把事情交代了一遍，胖子对他表现得十分同情：“天上挂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忆苦把冤伸，不忘阶级苦，要牢记血泪仇。您的过去虽然让我们知青感到无比同情，但您兄弟羊二蛋甘心为鬼子卖命，属于自绝于人民，路线问题没有可调和的余地，您得下定决心跟他划清界限啊。”

我可不像胖子那么容易被人唬住，始终注意听老羊皮的讲述，见他终于说完了，心中突然一动，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瞅冷子用皮带把老羊皮双手反捆了：“羊二蛋，事到如今，还不肯说实话吗？”

第四十三章 梦

我按住老羊皮的肩膀喝道：“你根本就不是老羊皮，你是羊二蛋。”此言一出，老羊皮和胖子都是大吃一惊。胖子听得好生糊涂，不解地问：“这老头是羊二蛋，那个死人又是谁？老羊皮呢？”

我假装义愤填膺地说：“这个所谓的老羊皮肯定是阶级敌人假冒的。你想想，既然当年老羊皮被羊二蛋谋害，从崖上坠落，挂在了松枝上，险些被开膛破肚，但他在湖边吃多了黑鱼，咱们帮他解开衣服顺气的时候，怎么没见他身上有旧时伤疤？还有你难道没发现他在腰带里面，也系了条辟邪的红绦，这就是妄图变天的证据啊！他肯定是铁了心想当一辈子的胡匪了，那两条老黄皮子，八成也是他养的，要不然怎么会藏在他身上。”

我强词夺理，胡乱找了几条借口，不过这些借口唬住胖子已经足够了。胖子一根筋，凡事只能从一个角度考虑，加上他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至今疼得不断吸凉气，不免有些耿耿于怀，所以对我举出的几个证据深信不疑，当下便怒道：“老胡，还是你火眼金睛啊，一眼就识破了反动黑帮的阴谋诡计。我也感觉不大对头，肯定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咱是不是立刻开展说理斗争大会，揪斗这老贼？”

实际上我当然知道老羊皮不可能是羊二蛋，不过眼下形势所迫，却不得不这么诬陷他。我主要考虑到若干因素：其一我们苦苦支撑到现在，身上或轻或重都是带伤，加上伤口反复破裂，一个个头晕眼花，脑袋里像是有无数小虫在爬动咬噬迹，眼前一阵阵发黑，实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昏倒过去。而且这地下设施路途错综，地形复杂，如果不休息一阵的话，再没有力气往回走了。

其二是因为老羊皮刚刚见到羊二蛋的尸体，险些要打开那口黄大仙的铜箱，想替羊二蛋招魂。他对那丧尽天良的羊二蛋情分很深，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这种思想感情是轻易不会扭转的，我们要是一个疏忽，或是坚持不住昏睡过去，天知道老羊皮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起见，最好能暂时把老羊皮捆起来，等大伙安全返回之后，再向他赔礼道歉不迟。我可不会因为阶级感情一时麻痹大意，搭上了胖子和丁思甜的性命，何况这种做法虽然有不妥之处，却也不失为权宜之计。虽然对老羊皮有些不公，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他的保护，免得他做出傻事连累了大家。

不过我担心丁思甜醒后埋怨我的举动，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借口，不合理也要争取合理，所以干脆也不把我的真实意图明示给胖

子，欺骗了胖子朴素的阶级感情。在我的煽风点火之下，胖子主张立刻召开“说理斗争大会”，揭发检举，彻底批判老羊皮的反动罪行。

我说且慢，此事宜缓不宜迟，由于多次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现在实在是没力气开批斗会了，咱们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整，然后返回牧区，当着广大群众面前揭露他的罪行。

说完不容老羊皮再作解释，让胖子把他的双手用皮带反捆了，然后我摸到“0”号铁门前，找回了失落的物品，众人返回最初的那间仓库，把门锁上，人困马乏，累得东倒四歪，盔歪甲斜地走了进去。到这里脚都已经快抬不起来了，更难忍受的是困得都睁不开眼了，我先找了几个平整的木箱码在一起，让丁思甜在上面躺下，虽然她脸上青气还未散去，但粗重的呼吸已经早稳下来，睡得正沉。

我稍觉安心，又喂着老羊皮胡乱吃了些东西。老羊皮被捆住手脚也不挣扎，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告诉他暂时先睡一会儿，现在丁思甜的状况稳定了下来，等养养精神，咱们就立刻回去。然后轮到自己 and 胖子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二人几乎是狼吞虎咽，最后只吃着一半，口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食物，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超负荷之下，这一觉睡得好深，梦中依稀回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和一群来自同一军区各子弟院校的红卫兵战友结队去伟大首都北京进行大串联，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时候正赶上串联高峰，北京火车站是人山人海，从全国各地会聚而来的革命师生们虽然南腔北调，但人人精神亢奋。我们哪见过那么多人，两只眼睛都有点不够用了，当时真有点发蒙，刚刚一下火车，被那人流一拥，我和胖子两人就跟大部队走散了。结果我们俩人一商量，和大部队失散了也不要紧，星星之火照样可以燎原，不如就地参加革命行动，直接奔天安门得了。听说天安门离北京火车站很近，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咱俩不如直接去见毛主席，跟他老人家汇报咱们那儿的斗争形势。

我和胖子打定主意，列成二人纵队，斜挎军包，甩开正步，雄赳赳气昂昂地整装前进。由于来到了伟大的首都，情绪过于激动，也忘了问路，反正哪热闹就往哪走。我和胖子就随着人流在街上乱走，越走人越少，北京的路虽然都是横平竖直的，但四通八达的胡同也真够让人犯迷糊。我一看再走下去不行了，天都快黑了，又阴着天，分不清东南西北，看来今天见毛主席的愿望算是泡汤了，得赶紧找个当地的革命群众打听打听，附近哪有学校机关之类招待红卫兵的地方。

正想着，就见有个穿黄色旧军装，扎着武装带的女同学，夹着一捆

大字报在我们前边走。我跟胖子说咱俩问问那女同学吧，于是二人三步并作两步，从后面赶上那个女孩。因为那时候开口说话，必先念语录，于是我在她背后问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这位女同学，我们是南边来的，想打听打听这苍茫大地，哪边是北……”

我梦到的这件事，实际上正是我第一次遇到丁思甜的情形，在梦里隐隐约约觉得那女孩子就是丁思甜，她很快就应该回过头来，对着我们微笑说话，我心中觉得有一丝丝又温暖又酸楚的感觉。

梦中的丁思甜突然回过头来，但那张脸冰冷至极，并不是我熟悉的丁思甜。虽然穿着黄色的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袖标，但她脸上戴了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金属面具，面具的眼睛部位是两个深邃幽暗的窟窿，与我一打照面，立时射出两道寒光。被那寒星般的目光一罩，我立刻觉得心肺如触坚冰，遍体生寒。

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刻从梦中醒来，心头怦怦乱跳，见这仓库中一片漆黑，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定了定神，心想还好是个噩梦，这辈子可再也不想与那戴着面具的老妖婆打交道了。睡了这一觉，精力恢复了不少，觉得手脚有了力气，只是肩上的伤口，尚且又疼又痒。据说伤口发痒，是即将痊愈的征兆，但我觉得手背上也有些麻痒，一摸之下，手面上尽是脓泡。我急忙拨亮胸前的工兵照明筒，发现手背开始微微溃烂了，闻起来就像臭牛奶，还有股烂鱼的腐腥气。

这才想起来光顾着给丁思甜解毒了，脑子里都蒙了，竟然把我和胖子被尸参腐液溅到的事情抛在了脑后。刚发现的时候曾经怀疑过可能中毒了，现在一看果然不假，可脐红香都给丁思甜吃了，半粒也没有剩下，而且守宫爪上的红色肉粒，只能克五毒之类的虫蛇之毒。那回回国的尸参，非植物非动物，都是腐烂死尸身上的毒素，毒物千奇百怪，虽知是毒，却不知毒性如何，连找解药都不知道该找何物。

我心沉大海，不过好在平时就对个人生死之事看得比较豁达，想想时间也不早了，该动身上路了，要死也别死在这鬼地方。

我拿着工兵照明筒照了照其余的人，胖子鼾声如雷，嘴里还嘟囔着发狠的梦话：“他妈的……敢吓唬我？哼哼哼哼，我他妈……把你连灵魂……带肉体……统统扫进历史的……大……大垃圾堆……”

而丁思甜的病情似乎已经好了起来，胸口一起一伏也在说着模糊不清的梦话。我看见她憔悴的容颜，心想真是侥幸，刚才冒冒失失只凭以前的一点经验，竟敢给她吃了那些脐红香，要是万一吃下去加重毒性，或是对她无效，岂不是害了她的性命？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一次，我未

必有那种拿她性命作赌注的果敢决绝了，那时候全仗着急昏了头，误打误撞倒把她救了，看来无产阶级果然有一种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

我毫不在乎身上中的尸毒，反而对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些沾沾自喜，可我突然觉得不对，大脑从沉睡到噩梦，再到清醒的过渡终于结束了，这时才发现被捆住手脚的老羊皮不见了。地上只剩下被割断的皮带，康熙宝刀扔在皮带旁边，原来老羊皮利用我们睡得太死这一机会，倒背着手从胖子身边偷走了长刀，用刀锋磨断了皮带，潜逃而去。

我赶紧叫醒了胖子，跟他说明情况，必须赶紧把老羊皮追回来。这时丁思甜也被我们说话声吵醒了，她虽然神智清醒了，脸上那层青气也已不见，但面如金纸，迷茫的问我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办法隐瞒，就把她昏倒后的情况简略说了一遍，胖子又补充说老羊皮是潜入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丁思甜说这怎么可能，胖子指着我说：“他说的，回去还要开说理斗争大会揭露老羊皮的黑帮嘴脸。”

我只好说出实情：“咱们两天一夜未曾合眼，我是担心大伙累得扛不住，都睡着了之后，老羊皮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所以才找个借口把他捆了。想不到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你们别看老羊皮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主意很正，人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会来，我看他肯定是迷信思想严重，想去给他兄弟羊二蛋招魂引魄。

凭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敢断言老羊皮肯定是提前醒了，然后偷着回到那间地下密室去找那口神秘的铜箱。只是我们睡得太沉，也不知他已去了多久了，现在再从后追上，怕是也已晚了。

胖子说：“好啊，老胡，你个倒霉蛋儿又别出心裁拿我当大刀片耍，我还以为你是警惕性够高，找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老羊皮还是老羊皮啊，现在怎么办？咱们赶紧回那密室找他还是怎么着？我……我刚才睡着了，还梦见那密室中的女尸了，那张冰冷冷的鬼脸可真他妈邪门，不过我天兵怒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把它连灵魂带肉体，统统踢进了堆积历史尘埃的大垃圾堆。”

丁思甜听了胖子的话，低声惊呼：“啊……怎么小胖你也梦到那女尸了？我……我刚刚也梦到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反正我觉得……那女尸……她……她还活着……”

我刚才听到胖子的梦话，就知道他是梦到了那大鲜卑巫女，想不到丁思甜也做了同样的梦。两个人可能属于巧合，三个人都梦到了，那真是见了鬼了。而且丁思甜所说的那种感觉，我也切切实实地有所体会，不过那好像并不是活人的感觉，不是直观的，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只是

一种强烈的感觉，一种令人全身发毛的感觉。

第四十四章 冥途

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稍一计议，便作出了决定，就算密里里真有鬼，也得硬着头皮回去，必须找到老羊皮，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他以前是做过倒斗的盗墓贼。按成分来划分，也应当属于可以团结的大多数。那倒斗的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并没有生产资本，最多算是个手工业者，跟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所盗之墓的墓主，几乎全是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上的剥削统治阶级，再往大处说，历来造反起义的各路英雄豪杰，大有多发掘帝陵的英雄事迹，从赤眉军到张献忠，古代农民军没干过这种事的不多。所以在当时我们没人觉得倒斗的手艺人有什么说不过去的，那万恶的旧社会，有多少穷人的血泪仇啊，不倒不反能行吗？无论如何也得把老羊皮皮找回来。

我本想让丁思甜和胖子留下，由我自己去寻那老羊皮，可丁思甜不顾身体虚弱，咬牙要跟着一起去，无奈之下，只好三个人一同再走回头路。那时候我们对那不腐的女尸有个先入为主潜移默化的认识，虽然嘴上没说，但在心中的潜意识里，拿它当作白骨精一类的女性怪物了。所以不知不觉就念“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氛又重来”给自己壮胆。我们走着念着互相鼓励着，说来也奇怪，竟然一点恐怖的感觉都没有了，可见精神原子弹真不是吹出来的。三人觅得原路，很快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门前。

胖子还在絮絮叨叨地念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给众人壮胆。我按住他的嘴，对他和丁思甜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附近有什么变化？好像跟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大一样。”

丁思甜天生比较敏感：“好像……好像密室里的那个幽灵不在了，没有第一次来到这时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了……”

她说得没错，我在这密室门前便已觉得有异，黑暗中那种从冥冥中而来的威慑感不存在了，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原子弹增添了自身胆气，而是密室中让人心慌不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难道那戴着面具的女尸已经不在了吗？

不明真相的忐忑比起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心中不安，与其在门前乱猜，不如眼见为实，进去看个真切。想到此处，我们三人对着室内叫了几声老羊皮的名字，见无半点回应，便紧紧靠在一起进了密室，用工兵照明筒四下里一照，依然是狼藉满地，枯死的尸参和那些腐尸堆了遍地，再往里面一看，我们都忍不住“咦”了一声。

事情出人意料，那头戴面具的巫女尸体依然平静地躺在石桌上，不

过这次再看到它，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与这研究所中的其余死者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室中那层好似阴魂萦绕的威胁已经荡然无存。

在我们过于疲劳而睡着的时候，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变化。我带着胖子和丁思甜再看其余的地方，密室里也没有老羊发的身影，那身穿黑衣腰系红绦腐烂发白的羊二蛋，却还平放在地上。胖子自作聪明地猜道：“老羊皮可能害怕开他的说理斗争大会，结果脚底板抹油——溜了，我看最有可能逃到国境线去投靠苏修吃奶油面包去了。”

我摇头道：“不可能，要是想投敌叛变，他就不会再来这间密室了。咱们离开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把那口黄大仙的箱子踢到了角落里，但你们看看，那铜箱怎么不见了？一定是老羊皮又回来把它取走了。”

丁思甜担心地问：“老羊皮爷爷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现在又到哪去了。”

我说：“也许那口招魂箱的事情，他对咱们还有所隐瞒……”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密室中突然没有了那鬼气森森的感觉，很可能是因为这口黄皮子铜箱不在了。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在主观上盲目地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看到这密室中的女尸，又感觉到这里好像有亡灵在徘徊游荡，然而实际上那种令人从心底里感到不舒服的阴寒之气，都是来源于刻有黄皮子头的铜箱，那铜箱被老羊皮取走了，所以这密室中没有了那股幽冥无形的气氛。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且不能很得知那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不过似乎是凶非吉，想不出老羊皮的动机何在，难道这密室里的尸体根本不是羊二蛋，否则老羊皮怎会丢下他不管？姑且不论老羊皮意欲何为，他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确定因素。

我对胖子和丁思甜说：“现在不知老羊皮的去向，百眼窟地形复杂，危机四伏，只凭咱们三人，想找他简直是大海捞针，先撤出去再商量办法。”

胖子说：“临走前给这来把火，免得留祸患。”他对放火的勾当情有独钟，也不等别人同意，说完就去找火头。这密室中有的是木板木条。他扯了块盖东西用的白布，找了些酒精倒上，立时便点起火来。

我心想烧了也好，尘归尘，土归土，留下百年不腐的尸身，未必是死者所愿，烧化形骸，免得再让它们留着出丑了。见到火势渐增，我们不得不开始退出密室，经过那具女尸近前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心想也不会再有什么危险，我倒要瞧瞧死人为什么要戴面具。于是

用康熙宝刀挑下了罩在女尸脸上的面具，谁知这尸体竟然没有脸，面具下的人脸被挖了一个大洞，显得异常恐怖。

我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可怕，这时丁思甜见我在后面磨蹭，便回过头来看我。我赶紧对她说别回头，可话说完了，她也见到了那女尸脸上的窟窿被吓得愣在当场。

我心中忽然一动，这没脸的女尸可能大有蹊跷，但已不及再去观看，肆虐的火舌已将那巫女的尸体吞噬，其实说是尸体，却仅仅是具人皮躯壳，眨眼间便被焚成了灰烬，只有那金属的面具在火中发着金红色的奇异光彩。

想不到火势蔓延，烧得好生剧烈，地下通道里浓烟涌动，我和胖子拉住吓坏了的丁思甜，三人冒烟突火夺路离开，直到返回地面楼门前，这才停住脚步，商量下一步该当何去何从。

我刚刚跑得太急，肩上已经愈合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我捂着伤口对胖子等人说：“在东北黄皮子庙底下，埋着两具用人皮为衣的黄鼠狼，死人被掏空了的躯壳就像是口人皮棺材。我刚刚看见那巫女的尸体里面也是空的，面具后可能是给老黄皮子待的地方，它躲在人皮里面装神弄鬼蛊惑人心，那所谓的巫女可能就是这么回事。看来在大兴安岭团山子的黄皮子坟，几乎就是完全效仿这百眼窟的复制品，只不过规模形势都小了许多。”

胖子恍然大悟：“原来团山子那鬼衙门是仿造的赝品，这百眼窟才是那条通往阴间的入口？咱是不是再放一把烧山的火，毁掉那个出口，免得里面的冤魂饿鬼爬出来企图夺权变天，再将广大劳动人民置身于火坑之中。”

在东北的民间传说中，有石兽耸立的山上洞窟密布，其深处便是通往冥府的门户，人死之后，一缕阴魂不散，都要奔那个去处。那是死人的世界，里面城池楼阁都与人间无异，只不过是死人的世界，不属于活人。”

若说到世上有没有鬼，我最近的态度有些模糊，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难以理解，不过说到楼阁宫殿重重的阴曹地府，便绝对不肯相信，听到胖子如此说，我骂道：“胡说八道，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哪有什么通往阴间的大门。所谓的鬼衙门，只不过是群葬的大墓穴，里面埋的死人多了，便被越传越邪，说成了是亡灵聚集的阴世。”

丁思甜说：“我小时候听外婆讲过许多水陆图里的故事，在阴曹地府里有很多酷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小媳妇，被小鬼们将下半身塞进石磨

的磨眼里，碾成了肉浆和血沫，有条黑狗在磨边舔血，没被舔净的碎肉淌进一个瓦盆里，在来世都要变成蛆虫蚊蝇让世人拍打，而被磨了一半的那个小媳妇上半身竟然还活着。听我外婆说，对长辈不孝顺的女人在死后就会落得这种下场，当时真把我吓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那种阴曹地府简直太可怕了，但愿老羊皮爷爷没跑进后山的鬼衙门。”

胖子说：“思甜你怎么越变越胆小了，就算世上真有阴曹地府，咱们革命唯物主义者去到那也是族旗十万斩阎罗，给他牛头马面挨个贴大字报，揪斗阎王老子。”

我看看四周雾气不聚，天色发暗，眼看天又些黑了，我们离开牧场已经整整两天一夜了，也不知倪首长是否派人出来找寻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找到老羊皮，要不然都没法跟牧区的人交代，便打断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你还没贴够大字报？我看什么鬼衙门或是什么鬼门关，都跟咱没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不过眼下咱们不得不到后山的洞窟里去一趟，因为老羊皮已经进了后山了，如果说那鬼衙门真是通往阴间的入口，老羊皮现在怕是已经踏入这条冥途了。”

在楼门前地面的泥土上，有一道延伸向后山的痕迹，是有人拖拽东西留下的。百眼窟有着风水一道中罕见的自然环境，本来草原荒漠上昼夜温差极大，但这里却并不明显，气温和湿度都较高，另外土壤中的特殊成分，对尸体有种天然的保存作用，大部分死者尸身上都化出鸟羽般的尸毛，全世界未必能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

正是由于土壤独特，土粒的间隙较大，所以土质较为松散绵软，使得地面上那条拖痕十分明显。我们第一次到研究所主楼的时候，还没有见到这条痕迹，不用问，肯定是老羊皮把黄皮子铜箱拖进了山里，虽然那口铜箱不大，但要长时间抱着走还是会很吃力，他是连拖带拽，拖着铜箱进了藏尸洞了，天知道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

丁思甜凡事都往好处想，她认为也许老羊皮是想找地方毁掉那危险的招魂箱，免得留在世上为患。我在看到老羊皮之前，难作定论，只说但愿如此吧，随后三人便寻着那条痕迹追踪上山。

我和胖子手上麻痒的感觉渐渐难忍，但又不敢去挠，一碰就流水，疼得连连吸气。我怕丁思甜担心或是怪她自己连累了我们，所以也没敢把身上中了毒的这件事对她说，只好强行忍耐，但实在说不好以这种状况，还能坚持到几时。

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总算把丁思甜的命救回来了，看她身体和精神都好了许多，我心头的压力也减去了不少，抖擞精神走进了研究楼后的

那道山丘。这山坡不知是塌方还是人工爆破作业的原因，呈现出山体一个截面，山腹中大大小小的窟窿全都暴露无疑，有巨大石人石兽拱持着的洞口，在众多洞窟中最是硕大，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口，想进到深处，这巨口般的洞窟便是唯一的通道。

我们互相搀扶着摸去洞内，里面鬼火磷光闪烁，景物依稀可见，倒也并非一片漆黑。这洞内没有岔路，极高极阔，石壁阴凉，洞内最深处恶风盈鼓，使人发毛。在大约两百步开外，是一片有四五個足球场大小的阶梯形深窟，四周方形的土台层层向下，呈倒金字塔形，以里面残留的各种工具和照明设施来判断，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挖掘作业现场，不过这区域实在太大了。我正发愁怎么才能追踪老羊皮留下的踪迹，忽然跟在旁边的丁思甜身子一晃，呕出一口黑血，瘫倒在了地上。

第四十五章 阎罗殿

丁思甜忽然吐出一口黑血倒在地上，我和胖子心中慌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扶她靠墙坐下，本以为她所中的蛇毒已被守宫香压制住了，谁料到却又呕出黑血。我心中十分不安，猜想是不是用药过了量？还是根本就没有起到解毒作用，仅仅把毒性发作的时间延缓了？

而丁思甜却挣扎着要站起来继续去找老羊皮：“没关系……我只是心口有点发闷，吐了这口血倒是觉得舒服了些，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八一，你跟小胖到底给我吃的是什么解毒药？我怎么觉得嘴里的味道……”说着话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往前走。

我见她勉强支撑，眼下难以判断她的身体状况，可呕出黑血绝非善状，不过丁思甜十分固执，我只好扶着她继续往前走，被她问到给她吃的究竟是什么解药，自然不敢实话告诉她吃的是大守宫标本身上的肉疙瘩，只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是药都有三分毒。药嘛，当然不如水果糖好吃，而且这研究所荒废了许多年，仓库里储存的药物虽然没有变质，但难免会有些异味，等咱们回到牧区，我再给你讲讲这解毒剂的来历，保证让你会觉得有趣。”

胖子说“没错，向毛主席保证你会觉得有趣，所以你听老胡讲解药的故事之前，最好再温习一遍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我瞪了胖子一眼，幸亏丁思甜没听太明白，还以为胖子是让她学习保尔·柯察金面对病魔的顽强毅力，也没再多问。我见她面如金纸，走路十分吃力，但我知道就算劝她留在山洞外边等候也是枉然，这个女孩性格太倔强的，认准了一件事绝不会轻易回头，于是我只好让胖子把她背了，三人再向这洞窟深处走，找寻失踪了的老羊皮。

山腹里到处都有闪烁不定的光亮，似鬼火、似矿石，借着这许多繁星般的亮光，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这巨大挖掘场的轮廓。被层层挖开的地面呈阶梯形分布，在外边难以看清最深处有什么，只是靠上面的每一层黄土中都露出一些死尸的肢体，有的露出半个脑袋，有的露出一条胳膊，都是尚未从土中掘出，几乎全部羽化，个个尸毛盈动，好像随时都会从土中爬出来，观其一角，已可想象这块挖掘场以前就是一个万人坑，埋了不知有多少古尸。

大概风水一道中所谓的“龟眠之地”便是此处了，特殊的土壤成分使尸体产生了一种类似羽化的状态，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羽化又未能仙解升天，这么多人死后都被诚心诚意地埋葬在这藏尸洞里，恐怕也是出于

古代人对生死规律的理解和恐惧，他们无法接受人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希望在死后生命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延续，所以才有了冥府阴间之类的传说，倘若人死后真有亡灵，看到自己的尸体变成这般古怪的模样，被人挖来掘去毫不尊重，却不知会作何感想。

尸体男女老少皆有，装束诡异，都属我们前所未见。今天已经看见了太多奇形怪状的尸体，本来我们的神经都有些麻木了，可站在万人藏尸的封土挖掘场前，看着那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的僵尸，还是有些胆颤心惊，难怪说这鬼衙门里是十八层地狱，活人到了这便吓也要被活活吓死了。

这全是死尸的大山洞里，除了我们三人之外，根本就没有半个活人的影子，天晓得老羊皮拖着那口铜箱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们估计老羊皮去这死人成堆的黄土坑里没什么意义，很可能是沿着山洞往更深处走了，便顺着挖掘场边缘的过道，继续往里面走，路上一边焦急地四处打量，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让他赶快回来。

胖子见始终不见人影，心中越发焦躁，他从主观上始终认为老羊皮是投敌叛国了，这山洞是南北走向，往北走过一片高原，就是国境线了，于是他问我要不要采取政治攻势，通过喊话宣传来瓦解老羊皮的心理，我心想这山洞实在太大了，我们盲人骑瞎马般地找过去也不是办法，不如就依胖子所说，先喊话，老羊皮要是躲在附近，也许能劝得他回心转意从洞里出来，便点头同意了。

当下胖子就对着洞窟深处大叫：“我说老羊皮，倒斗的也是凭手艺吃饭，跟咱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啊，你千万不要妄想投靠苏修，做出自绝于人民的糊涂事啊，那是死路一条呀……勃日列夫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列宁主义，也背叛了十月革命，莫斯科在伤心地流泪，无名英雄纪念碑也在流泪……你不要为了两块奶油面包就一错到底，站错了队不要紧，你再站过来就是了嘛……”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赶紧拦住胖子，这都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水平实在太低了，我正想替他接着对老羊皮宣传政策，却被丁思甜一把拽住，她指着脚下说，“你们看这有条下去的路，上面也有拖拽重物留下的新鲜痕迹，老羊皮爷爷是不是从这下到挖掘场深处去了？”

我低头一看，确如丁思甜所言，挖掘场每个角落，都有平缓的石坡，七扭八拐地延伸到深处，石坡都是条石铺成，可能以前也是埋在土里，每掩埋一层尸体就盖住一段，后来又都被倭国人挖了出来，土层中散落的碎土泥石垫满了这条坡道，碎土上留有拖拽东西的痕迹，山洞内恶风呼啸，凉飕飕的空气十分通畅，如果坡道上的痕迹是很早之前留

下，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说明老羊皮很可能下去没多久。

我们三人都急于把老羊皮找回来，然后尽快离开这噩梦般的百眼窟，见终于有了线索，都打起精神，觅着石路走了下去。这时与在坑外看这藏尸洞的感觉又不一样，渐行渐低，几乎是紧贴黄土截面的尸骸前进，那石道偏又好生狭窄，身体不时蹭到从土里支棱出来的死人胳膊手脚，冰冷而没有生气的触感让人的神经更加紧张。

即使又是恐惧又是疲惫，但没人提出放弃，都硬着头皮往下走，胖子胸前挂着工兵照明筒在前边探路，三人手拉着手缓缓从盘陀般的石道上往下一步一蹭，眼看向下而行，中间这段路越走越黑暗，最深处则像是一张巨大的怪嘴，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朦胧不清，但并不是一片漆黑，显得十分不寻常，胖子就对我们说：“这埋死人的大土坑怎么有这么深，你们说这底下最深处会有什么东西？”

丁思甜说：“不是土坑，这里埋了如此多的尸首，下面恐怕还是无数的尸首，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埋了上万人的大坟墓啊，不知道老羊皮爷爷到这座大坟深处要做什么……”说完她不禁又替老羊皮担心起来，想要加快脚步，但腿脚虚弱不听使唤，要不是被我和胖子拉着，又险些跌倒。

我感觉到她手心里全是冷汗，知道她又是担心又是害怕，心想：“倭国鬼子的这座挖掘场显然是在不断往深处挖，难道这层层尸体下面还有重要的东西？莫非就是……”我担心这座万人古冢下会是那传说中刮出焚风的地狱，不得不谨慎一些。于是让胖子和丁思甜别着急，连耗子出洞都要先掐算掐算，所以咱们也得多加小心，走得慢些多动动脑子，仔细看看明这里的一切，万一遇到危险，也好进退有度。

丁思甜很同意我的观点，她问我：“你祖父以前好像是位风水先生，你跟他学了不少杂学，这座大坟里的尸体都死而不腐，就是你所说的风水原因对吗？它们……应该不会突然活过来吧？”

我知道她是绕着弯想让我给她找点不用害怕的理由，于是就对她讲：“我爷爷那套都是四旧，虽然最近几年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事有些道理，不过还是不能偏听偏信。”据我所知，除丁风水原因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人死之后，受到细菌的作用，尸体通常都要腐烂，但这种使死尸腐烂的细菌，需要生存在温度适宜，并且比较潮湿的环境里，气候寒冷，或者天气干热，比如沙漠和雪山，都不会有这种细菌存在，所以沙漠的干尸和雪山上的冰尸，都不会腐烂。

还有人为的因素，比如死者死后入敛，棺槨的木料厚实考究，材质坚密不透空气，再在棺中放石灰和木炭等物防潮，形成一个干燥恒温的

封闭空间，使得细菌不能活动，棺中的尸体便不容易腐烂，也许会变作干尸，甚至连水分都依然存在的湿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例，比如死于霍乱，或生前饱受疾病折磨在临死前身体中的大部分水分都已失去，死后就会很快变为干尸，不易腐散消解。干尸的形状干瘪，重量比新死者轻一半以上，皮肤起皱收缩，一般呈黑色和淡褐色，毛发和指甲还有可能继续生长。

最罕见的要属尸蜡，比如肥胖或多脂肪的尸体，被丢到河中或者埋在盐碱地里，就容易在尸体表面形成尸蜡，使死尸不腐不烂，因为在水流中，尸体产生的腐败物都会被水冲掉，腐败的细菌也会被水带走，尸体里面的脂肪就会变成像肥皂一样的东西，又滑又腻，称作“尸蜡”，如果盐碱侵入尸体，也会产生这种滑腻的尸膏，尸体被尸蜡裹住，所以不容易发生腐烂。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观过一次公安局办的尸体标本展览，当时作为一种破除迷信的科普知识教育，是跟我祖父胡国华一起看的。他说这展览虽然够科普也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世界上人死后不腐的原因太多了，不是这样一个小型展览就能全部囊括的，不过我祖父口中那些特殊之事，我自然不敢对丁思甜讲，只把那次科普展览的记忆，照葫芦画瓢地给她讲了一些，让她不必再去担心坟里的死人会诈尸。

不过一个想象力正常的人，很容易对听到的事情产生联想，越往科学上说，大伙就越会联想到一些封建迷信的传说，特别是胖子不合时宜地一口一个“鬼”，总叨咕这鬼衙门传得那么邪性，现在走在深处也没觉得怎样，更不见有个鬼影，不就是长了毛的死尸扎堆吗？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咱们在焚尸间里疑神疑鬼的还以为那里关着个幽灵，实际上是老黄皮子捣鬼，看来鬼由心生，庸人自扰。咱们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头脑，太不应该相信那套唯心主义理论了，这是耻辱，是全世界唯物主义者的耻辱！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呢？看来历史的教训并非从来都让后人引以为戒，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胖子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啰唆中，我们已绕着圈走到了盘旋而落的石道尽头，这里有一个洞口，以白色的圆形碎石堆砌封堵，上面贴了许多东洋鬼画符。倭国鬼子疑心这百眼窟闹鬼，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压鬼符，包括那焚化炉奇特的构造，都是出于辟邪的目的，不过所谓的闹鬼，也许只是闹黄皮子。

眼前这道碎石墙已经被人扒了开来，很大的洞口暴露在我们面前，里面冒着灰蒙蒙的亮光，本以为这大坟茔已是最底层了，谁会想到下面

还有更深的空间，我们没敢直接进去，在洞口喊了老羊皮几声，见不得回应，只好决定再往深处走，就不信这洞穴不见底。

胖子仍然当先开道，他拎着康熙宝刀，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我扶着丁思甜跟在他后边。走了二十几步，胖子忽然停下，神色慌张地低声对我们说：“老胡、思甜，刚你们俩谁说没鬼来着？太不负责任了，你们看前边……那……那些都是什么？”

我走上几步，往前一看，也觉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了，暗道不好，这么大一片古老的楼台殿阁，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而且那些古老的建筑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莫非是误入阎罗殿了？

第四十六章 金井

这并不长的地洞出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落水桥，桥下有阴河滚滚流动，过了这天然石桥，前边地势豁然开朗，不知是什么光源，发山灰蒙蒙的亮光，朦胧的光线中一片片古老的建筑群，一时难以分辨其规模布局。我们也看不出那些房屋殿堂是哪朝哪代的古物，只知道那雕梁画柱的造型都古老异常，难以想象这百眼窟里何以埋着这样一片古代殿阁。

这片古典阴森的屋舍堂宇中，似乎有许多黑影来回走动，人声嘈杂远近相闻，虽然建筑古老，但丝毫不见古旧破败之状，好像至今还有人在里居住生活。我们三人看得目瞪口呆，难道真的进了死人亡灵汇聚的阴间？甚至开始怀疑目已是活着还是早已死了，否则怎会见到这地府般的景象？

我看石桥下有水，赶紧蹲下掬了几捧凉水泼到自己脸上，地下水凉得刺骨，确实不是在梦中游荡，眼前的这一幕都是真真切切的。

胖子和丁思甜也学着我的样子用凉水洗了把脸，胖子说：“这落水桥让我想起远在福建的家了。我们那边的山洞里也有这样一个被地下瀑布冲击成的天然石桥洞，老乡们都管它叫仙人桥，可当年老胡却妖言惑众，愣说那桥是神仙撒尿滋出来……前边像是座阴曹地府，一旦走进，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回家看看那仙人桥，咱们就作好到阴间给牛头马面贴大字报的精神准备吧。”

我看丁思甜脸上也是神色黯然，可能她听胖子一提回家，同样想起了她的故乡北京。那时我并不知道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下，常常会对从小长大的故乡产生无比的眷恋，我望着洞窟深处那片灰蒙蒙的，叹了口气对丁思甜和胖子说：“哪还有家啊，咱们的父母不是被审查隔离了，就是被安排靠边站了，家里房子都给封了，既然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以后就四海为家吧……”说到我心中一股莫名之火上撞，咬了咬牙站起身来，招呼胖子和丁思甜：“帝修反都被咱们彻底埋葬了，还怕他什么阴曹地府和阎王老子！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找到老羊皮就绝不回头，我看咱们直接过去就是，倒要看看这鬼城里有什么名堂。”

我们三人被凉水一激，都觉得精神了许多，口里唱着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斗争歌曲，一步一步走向了那片灰色的阴影中。山洞四壁鬼火飘荡，那鬼火其实就是磷火，一旦有活人阳气接近，一团团绿幽幽的火球就随着人踪忽明忽灭。我们仗着心中一股战天斗地的悲壮之情，才敢往深处走，可随着离那云烟缭绕的城池越近，便越是觉得脚底下发软，好

像踩了棉花套，忽深忽浅，想立足站稳都觉得吃力。

我暗骂自己没用，怎么走着走着脚都吓软了，将来真在解放全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与敌刺刀见红，还不得吓尿裤子？

这时一团灰扑扑的人影直奔着我们飘了过来，三人大吃一惊，赶紧一步三晃地躲在一旁，洞口处一阵阴风吹来，那人影立即闪进黑暗的地下不见了，怪风卷处，原本灯光人影闪动的大片建筑，在一瞬间忽然万象俱无，只剩下岩缝间无数鬼火闪动，我们大为惊奇：“见了鬼市了？”胖子挥着胳膊在那人影消失的地方摸了半天，奇道：“怎么钻土里去了？”

我觉得脚底下越发没根，赶紧拉着了思甜和胖子靠在石壁山，这才发现还不是因为恐惧而脚软，而是地面并不平整，一走动就会踩到好多圆弧形的石头，很容易失去重心。山洞的地面都被一层轻烟遮蔽，每一脚都是陷入其中，看不出脚底下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摸地面，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丁思甜紧张地问我地面上有什么，是不是死人的脑瓜骨，我说死人脑袋哪有这么大，这倒像是倒扣在地上的锅底，摸起来还挺光滑，说着话我摸到缝隙处，单手一用力，竟然把地面上一大块凸出物揭了起来。

在一股刺鼻的烟尘和恶臭中仔细一看，原来被我揭起来的是一大块巨大的龟壳，壳中还有老龟的遗骸，皆已羽化，看来这山洞的地下不知擦了多少这样的龟骨，胖子和丁思甜都莫名其妙，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我却恍然大悟：“这是龟眠地，真正的龟眠地，是海中老龟自知命不久长之时爬上陆地埋骨的场所，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上层洞穴埋的那些死尸，一定是想借龟眠宝地的灵气羽化飞升。

丁思甜问我：“那这是阴曹地府？”我摇了摇头，我所知极为有限，谁又知道古代人是怎么想的。不过据说沿海地区有种传说，鼃入海化而为蜃，万年老鼃从陆地爬入大海，就会失去形体，化为海蜃蜃楼的幻气，在海中看到一座并不存在的仙山，实际上是鼃遇海气所化而生成的海市奇观。巨鼃生前见到的景象，在海中产生了这种难以琢磨的海气，但在青乌术中，却说其实海里没有鼃，其想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指海中太阴之气与鼃鳌鱼龙等灵物相通。

在海中生活了千年万年的老龟，其龟甲形骸中都带有大量海气，所以群龟埋骨之地，必常有海气幻布。我们看到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极有可能是群龟在海中的聚居之地。我估计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以及鬼

衙门的民间传说，八成是把龟骨中海气浮动产生的幻布之象当作阴间了。

那时候我对青乌所知只是皮毛，是在山里闲着没事乱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加上以前总听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些故事，才多少知道一些，具体理论我根本就没掌握，反正说出大概来，胖子和丁思甜也听不明白，我们只好把这事先放下不管，继续在这鬼影幢幢的大山洞里搜寻老羊皮。

再往里走，山洞就已到底了，地面头顶乳石林立，轻烟缭绕，这里有个大石床，石床下有许多小小的石头棺材，每一口都是人形，长不到半米，东倒西歪的放得非常散乱。上面刻着不同的男女人物，表情虽然生动，面目却让人觉得十分可憎。胖子看得心烦，一脚踢翻了一口小石头棺材，那口石棺早就被人撬开了，复又合上，盖得也不严密，被胖子一踹，石棺倾倒，里面的东西滚在地上，一看竟是只死黄皮子，胖子不由得连骂晦气。

我发现这石台上刻着许多戴面具的女子占卜行巫的场面，有很多人虔诚地顶礼膜拜，我提醒胖子别乱动，这地方可能就是摆那戴面具巫女尸体的，不过也许说它是尸体并不太恰当，那女人被掏空的躯体，应该是神棍们以黄皮子来蛊惑人心的道具。在密室中第一次看到巫女尸壳的心慌不安之感，好像这会儿又出现了，也许离老羊皮和那口铜箱子已经不远了。

我正同胖子说话的工夫，丁思甜转到石台对面，忽然轻呼一声，我赶紧过去一看，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昏倒在石台后面。扁平长方的石台像是个盖子，已被他推开了一道缺口，下面露出一个地穴，里面是巨砖，砖上有黑色的龙形标记，龙体浑然简约，要不是有爪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泥鳅。我见其中有异，特地仔细看了几眼，砖上的龙形记号，形态几乎完全一样，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龙都没有眼睛。常言道“画龙须点睛”，龙无目岂不是成了瞎龙？这地穴里也有一层层的龟骨，似乎是风水阴穴中的一口“金井”，用来凝聚地脉中的生气，不知画龙何意？我猜想这墙上的龙都没有眼，是不是倭国鬼子干的？不过看那些痕迹却又不像，没有被人刮去的迹象。

我见那古怪的铜箱子终于没被打开，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三人过去把老羊皮搀扶起来，一通揉胸捶背，又连声呼唤，才把老羊皮弄醒，原来他推开这石板的时候，被下面沉积的阴晦之气冲撞，才昏倒在地，幸亏是古坟墓中的金井，里面的气体虽然沉积多年，却是一股风水宝地的生气，否则要是被尸气冲了，三魂至少去掉两魄。

老羊皮定了定神，还没搞明白我们三人是怎么找到他的。我虽然也有许多话要问他，但见洞中阴风时有时无，没风的时候那朦朦胧胧的房舍宅宇又现出形状，影影绰绰之际鬼氛陡增，看来此地不宜久留，不是讲话的所在，所以我便想带着大伙赶紧离开。可老羊皮目光散乱，盯着地上的那口铜箱：“快把那铜匣放进金井里……”他反反复复，颠过来倒过去，只是对我们说这一句话。

胖子和丁思甜都望着我，我知道他们俩在等我拿主意，要不要按照老羊皮的话去做？我心想这祸害肯定不能带回牧区，抛到金井里也好。由于急于离开，也没怎么细想，就点头同意了。我正要动手，却被胖子抢先了一步，他过去想把那口铜箱抱起来扔进地穴，可不料那铜箱年代太久，古老脆弱，铜性都被水土蒸淘殆尽了，又被老羊皮半拖半拽地走了一路，胖子刚搬离地面，铜箱的盖子和箱体就离骨了，里面装的东西“呼噜”一声掉在了地上。

第四十七章 水胆

被胖子抱起的铜箱离了骨，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在我们眼里这跟掉地上一颗原子弹没什么区别，我的心都揪到了半空，脑子里一阵空白，包括老羊皮在内，四个人都怔住了。

我们的目光都投向胖子脚下，只见残破的箱体中，掉出一只全身白毛的老黄皮子干尸，比一般的黄皮子大出不是一点半点，那体形大得简直像头小号山羊，身上的白毛有一指多长。它四爪蜷缩，抱着一个血卵般的東西，那肉卵长在了它的心窝子上，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肉色鲜红如血，让人一看就觉得心生惧意，血卵中仿佛汇聚了无数亡魂的怨憎之意。

不等我们回过神来，那老黄皮子怀中的血卵被风一吹，竟然缓缓蠕动，它全身的尸毛里，攒聚了无数僵如细碎纸片的白虱，这种僵尸上生的肉虱专吸活人阳气，也是见风就动，眨眼的工夫已经散得满洞皆是。我们立刻被冰屑般的肉虱包围，我叫声不好，研究所里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东西咬死的，好像没人能够幸免于难。

形势在一瞬间急转直下，几分钟之内我们就会被成群的肉虱咬死，这东西不吸血而专吸活人的生气，而且连帆布都能钻透，来得又极快，真是防不胜防。我用衣服包住脑袋，对众人叫道，“逃吧，快往落水桥那边跑！”如果能够跳进水里，借水流冲刷，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活下去，站在旱地上很快就会成为藏尸洞里多余的尸体。

最近的经历使胖子恨极了黄鼠狼，似乎忘了那铜箱里的老黄皮子早已不知死去多少年了，恨恨地骂道：“死也要他娘的拉上这老黄皮子给我垫背！”不顾身上被白虱咬得钻心，抬脚就踩破了老黄鼠狼胸口上生的血瘤，恶臭的浓血四溅，黄皮子尸体上寄生的白虱失去了宿主，顿时四处散开，不过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还是在照死里吸着活人生气。

我本想带这众人逃向落水桥，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估计逃不到一半就得被活活咬死。全身疼得像是被无数钢针抽取骨髓，每疼一阵活力就跟着减少一分，全身委顿，就要跌倒在地，由于疼痛难忍，只好在地上来回滚动，想蹭掉身上的白虱。

这时老羊皮吼了一声：“进金井能活命！”我们也顾不上多想他唱的是哪出，反正有病乱投医，眼下有什么救命稻草都要先抓上一把试试，而且他好像对这里的事情十分了解，按他说的做也许还能有活路。

那砖上满是瞎龙的地穴就在身边，四人争先恐后地跳了下去，井中鬼火更多，井壁上都是龙砖，而底部并没有水，在磷光中金井的底下有

许多半透明的凹凸物体，触手光滑温暖，像是某种石头，有的已经被敲破了，有的还保存完好，下面像是有清水在流动。坟下的金井不深，但跌下去也摔得不轻，我滚倒布井底，转头一看，丁思甜跌在身旁，她的身体本就十分虚弱，在成群白虱的咬噬下落入井中后，立刻就不能动弹了。我想去拽她往里逃，但眼前阵阵发黑，想伸手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胖子仗着皮糙肉厚还比较抗咬，一边疼得哇哇大叫，一边一手一个拽住我和丁思甜的衣领，用力往后拽了两步，紧跟着也扑倒在地，这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剩下喉咙里呵呵作响，着地滚动挣扎。

从那老黄皮子的铜棺破裂，直到我们被咬得快要不能动弹了，前后不过一两分钟，甚至都没来得及感到绝望，脑中就逐渐变得麻木了，人活着全凭一口气，所谓精、气、神，活人体内生气一散，也就行将就木了。

我和胖子身上本就中了尸毒，早就有了死在此地的精神准备，但谁也不肯提起，怕让老羊皮和丁思甜知道了难过，在此之前我和胖子认为如果万一我们毒发死了，却能把老羊皮和丁思甜救出去，也算没白死。在死前回首往事，不会因为没救出目己的战友而感到碌碌无为和不安了，能死得问心无愧，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见老马了。

不料丁思甜身上的毒性似乎并未除尽，而老羊皮又跑到了这龟眠地的最深处，不但没能把他们两人带回牧区，到头来大伙反倒要一起在这鬼地方，以最残酷的方式结束生命，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

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心里那股不甘却依然强烈，死在这怎么能闭得上眼，在万针攒刺的痛苦中，手指抓挠着地面把指甲都掀翻了，但毫无办法，既不能减缓身上的痛楚，也不能逃出升天。

耳中也只剩下同伴们不堪忍受的哀嚎，这声音比杀猪的惨叫还要难听，是种发自肺腑由内而外的痛苦卡在嗓子眼里，难以宣泄而产生的动静。每一秒都过得异样漫长，就在我已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只盼着死神尽快到来，早点结束我们在这地狱里受刑般的煎熬，却听老羊皮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用手划拉到跟我们一同掉入井里的康熙宝刀，对着头顶那半透明的石头猛戳。

我以为他是疼疯了，心想你还不如把刀给我，让我抹了脖子，死得还能痛快点，于是我伸着下凭空乱抓，想把长刀抢过来自杀，不料一伸手忽然感到一阵清凉，原来老羊皮用长刀戳破了头顶一片朦胧透明的石壳，里面大量清水涌比，那水如同观音菩萨仙瓶里的玉露，碰到身上疼

痛立止。

手臂上清凉之感传来，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大脑也从半麻木的状态下清醒了许多，我立刻醒悟，这不是一般的水，老羊皮让我们逃进金井，是因为这井里有“水胆”，那时我虽然知道金井是风水中生气凝聚之地，水为生象，所以金井有生水者为贵，可我还无法解释这生水化为水胆是什么原理。

后来我参军做了工程兵，对地质矿物的事了解多了，才知道世上有种矿石叫作“水胆玛瑙”，玛瑙是石英隐晶质矿物的一种，质地脆而硬，摩氏硬度为7，非常耐磨，有蜡状光泽，呈半透明状，是一种古火山活动的产物，是种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的隐晶质集合体。二氧化硅胶体在凝结时包住一股高温产生的水蒸气，在冷凝后化为液态水，这股清水就永远地留在了玛瑙之中，全是一亿多年前的纯净水。

龟眠地下的金井中就有类似于水胆玛瑙的矿层，不过并非就是水胆玛瑙，只是近似，晶层更薄更脆，尤其是金井下这层薄薄的矿层里，所储藏的是罕见的生气凝结之水，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水，可去百毒，除百病，有起死回生之奇效。倭国人从这挖走了不少储有金井生水的矿体，但可能是由于这种东西不能再生，而且存世量太过稀少，他们还想留下一些原样进行研究，所以才剩下这些，也就是这井中最后残存的生水救了我们的性命。

老羊皮把长刀乱戳，矿脉中藏着的玉液全部淌了出来，把井穴淹没了半米多深，我们死中得活，泡在水中依着井壁，想起这番经历，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这一个来回不过两三分钟，却好像已经是天荒地老。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相对论，人生中幸福的时光再漫长也会觉得短暂，痛苦的时间再短暂也会觉得漫长。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们不仅当时被这股生气凝结之水救了命，古人所说的“名山大川，和气相向，则生玉髓，食之能得不死”，这龙吐天浆般的生水虽然并非能使人长生不死，但确是能解千百种奇毒，有起死回生之力。

我和胖子、丁思甜身上的蛇毒尸毒，在不知不觉之中也都被除尽了，也许是命不该绝，也许这是只属于无产阶级的奇迹，但当时已经彻底蒙了，半天还没明白过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见那些虱子都附在水面上，个个胀得圆滚滚的，白花花漂了一片，足有数万，我捏起几个看了看，那白虱全身透明如雪，体圆而扁平，身上全是透明的硬毛，腹部肥大，六足乱蹬，用指甲一掐就是一股黑水。

老羊皮突然开口告诉我们，他以前做盗墓贼的时候，曾听说过有这种僵尸上生的蟹虱，想不到世上真有此物，要不是金井中有水胆救命，现在大伙已经死了多时了。这种蟹虱其实根本就不是活物，那老黄皮子生前炼出了大如血卵般的内丹，死后肉胆不化，生出无数蟹虱，乃其精灵所结，如磁石中的子母珠，平时都如皮屑般依附在尸毛中，遇生气而活，水火皆不能灭，专吸活人精魄，然后补于母珠当中。一具僵尸身上的蟹虱可使方圆十几里内不剩半个活人，幸好胖子一脚踩破了那枚血卵，否则咱们虽有水胆保命，黄皮子尸体中的蟹虱还会不断出现，直到把附近的活人魂魄吸净。恐怕这研究所里的人对此没有防备，才全部丢了性命，还是主席的知青命大，老羊皮认为他是跟我们在一起才捡了条命。这些蟹虱都吸饱了生水，但母珠已毁，过不了多久，它们也会干枯消散，不会对活人再有什么威胁了。

我问老羊皮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越来越糊涂了，咱们经历了这些生死考验，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要死一起死，要活活一堆，没必要再隐瞒了。

老羊皮吃力地从水里站起来，他承认虽然大部分告诉给我们了，但里面确有隐情，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可能这金井也不安全，得赶紧离开，等出去之后，再说不迟。

众人被这水胆里的清水一浸，虽然全身上下冷得直打颤，但伤口却都不疼了，身上又有了几分力气，此时听老羊皮说这里还有危险，便像落汤鸡一样从水里爬出金井，打算回那研究所的楼房里寻几件干爽的衣服换上，要不然这样也回不了家。刚刚走到那地面布满龟骨的洞里，便听前方恶风不善，一大片一大片黑灰从眼前飘过，拿手一抓，全是死人体内的油膏。

第四十八章 舌漏

从藏尸洞外传来的恶风之声，卷集着天地间的鬼哭狼嚎，犹如龙吟长谷，震得洞壁一阵阵发颤，成片的黑尘在空气中浮动，我们随手挥开扑向脸部的黑烟，觉得手指上滑滑腻腻，都是滚热的油脂，也分辨不出是人脂还是牛油。

老羊皮大叫不好，妖龙要归巢了，被这阵黑风卷到，就像被焚尸炉的高温烧化，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在顷刻间就会变得灰飞烟灭。

我知道此事不是儿戏，脚下不停，催促众人快逃，这龟骨洞内地势一马平川，若被那阵焚风堵在洞内，谁也别想活命，唯一的生路就是赶在那股无影无形的妖风出现之前，逃进落水桥下的阴河里。这时谁还顾得上去想前因后果，身上能扔的东西全扔了，轻装疾行。

洞口外万鬼夜哭的动静越来越大，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赶至桥边，顺着落水桥边上光滑的岩石溜进冰凉刺骨的地下水中。那水却是不深，堪堪没至胸口，水底无眼的盲鱼从身边溜过的感觉，好像是有许多冰凉滑腻的怪手在身上乱点，更是使人心悸。头上则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地狱业火呼啸燃烧，只要把脑袋露出水去，耳中就会听到凄厉的热风呜咽划过。

我们伏在水中等了许久，落水桥上的洞穴处风声忽止，万籁俱寂，我们四个人从阴河中湿淋淋地探出头来，直到确认真正安全了，才哆哆嗦嗦爬回桥上，冻得全身发颤，上牙打着下牙，想说话都张不开嘴，只好摸索着出了洞口。外边那巨大的藏尸洞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焚风吹化，成为了黑色的灰烬，这一点竟和那龟眠地的传说如出一辙，埋在龟骨洞里的尸体最终全都羽化了，连点骨头渣子都没留下。

我们原路返回，这时研究所地下的大火已经灭了，火势并未波及楼上几层，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扒几件死人穿的衣服换了，但觉得那衣服没法穿，只好作罢，就于楼中点起一堆火来取暖。我们都被冻得面色惨白，嘴唇发青，想起这次在百眼窟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尤其是老羊皮见他兄弟羊二蛋的尸体，已经同地下室里的许多死人一并付之一炬。老羊皮在陕西老家历来都是土葬，临终后被一把黄土埋了躯体，才算是对不起祖宗，"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此刻烟袋锅上挂着的半袋烟叶也湿透了，离了烟草更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息，实不知他心中正作何想。

胖子却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还劝大伙说："怎么瞧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咱们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次不仅领略了大

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也在极大程度上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品质。这点小情况算什么，要知道，革命斗争的洪流才刚刚开始啊，沧海横流，将来在战场上，方显咱们真正的英雄本色。”

我心绪繁乱，正低头想着心事，没去理会唱高调的胖子，只有丁思甜忙碌着给大伙检查伤口，我肩上的伤口虽深，却所幸没伤到筋骨，只要没感染发炎，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胖子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一块肉，伤势不轻，身体动作一大，就会牵扯得伤口往外渗血，可他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也不把这些伤痛放在心上。

胖子发现丁思甜手掌上的伤口也未愈合，那还是在树洞里夺刀时留下的，这一路走来，反倒是四个人被困在树洞里，面对能使读心术的两只黄皮子之时，最为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地形狭窄，环境特殊，还真就得葬身在那老树洞里了。

胖子得理不饶人，他让老羊皮好好看看丁思甜手上的伤口，这么嫩这么美丽的一只小手，被刀割得都快看见骨头了，这都是老羊皮干的好事，要是早点说出实话来，也不至于让大伙差点搭上大好性命，可到现在为止，这个可恶的、伪装成贫下中农、满脸阶级苦的老羊皮，似乎还有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没向大伙坦白，实在是可恼可恨，看来他是铁了心要为地主阶级殉葬，有必要号召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对他召开说理斗争大会。

丁思甜不同意胖子的观点：“毛主席曾经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压迫人民。我相信老羊皮爷爷有他的苦衷，而且小胖你别忘了，咱们的命也都是他救的。”

胖子对丁思甜说：“你说的那个原则只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路线问题坚决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敌我关系上咱们务必要明确立场，我看老羊皮就是居心叵测，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变天账？”说完又转头问我：“老胡你也表个态，我说的在不在理？”

我对胖子和丁思甜说：“按说牛群跑丢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可这两天咱们出生入死连眼都没眨一下，谁也没做缩头乌龟，这是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咱们相信老羊皮是三代赤贫，咱们知青是和贫下中农心连心的。一笔写不出两个无产阶级，你们刚才说的观点我都不同意，虽然我对老羊皮的阶级成分持保留意见，甚至还很怀疑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我也对小胖你刚才的过激举动感到万分紧张、忧虑和不安，因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客观态度。”

胖子仍坚持要揪斗，叫道："老胡，我操你二大爷，甭跟我提什么客观和态度，你这是在搞赤裸裸的折衷主义！说了等于没说，我要你以一个革命军人后代的立场表明你的态度！"

正在我们三人争执得不可开交之时，老羊皮忽道："别争了，争个甚啊？我有些话不是想瞒你们知青，是怕让组织上那位倪首长知道啊……"

这话好是出人意料，我们不知老羊皮怎么会突然扯上倪首长，莫非他也与这百眼窟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一时都停下话头，让老羊皮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不然回去牧区，被盘问起来，也确实没办法交代。经老羊皮一说，原来他本没想对我们隐瞒什么事实，只是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就连他这种斗争觉悟和积极性不高的人，也知道有些话不能乱讲，讲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所隐瞒的都是一些乡野之事，这种事被入乡随俗的知青知道了也没什么，可万一传进革委会的耳朵里就麻烦了。

老羊皮之所以对百眼窟里的情形了如指掌，是因为他的兄弟羊二蛋找到那口铜棺材，带到百眼窟的日军研究所后就此下落不明，老羊皮一时懦弱胆怯，不敢进去查明真相，但他这些年来也没闲着。当年他跟随那姓陈的盗魁学了些倒斗的手艺，知道倒斗的寻龙有许多特殊途径，例如要乔装改扮，对传说有古墓巨冢的地方进行打探，从当地人口中了解情报线索，比如这山上有没有什么传说，有没有什么遗无迹，通过这些线索，一来可以寻找古墓的位置，二来也能从侧面了解那古墓周围有什么危险，黑道上管这叫踩盘子。踩盘子本是民间的一项杂耍表演，意指小心翼翼，有试探吉凶虚实含义，倒斗的则管用这种方式探听来的重要线索叫"舌漏"。

老羊皮在附近的山区牧区捡了无数的舌漏，把这些七零八落的民间传说拼凑在一起，再按以往的经验筛选排除，就逐渐知道了一些百眼窟里的内幕。

其实百眼窟根本不是什么鲜卑人的藏尸洞，里面也极少有鲜卑人的尸体，但百眼窟确实与嘎仙洞一样，是代表着阴与阳、生与死的两大圣地，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发现许多巨龟埋骨于此，常有宫阙楼宇的仙景出现在洞中，古人不知这是龟甲中海气产生的鬼市，认为这是人死后去往阴界的归宿，不过游牧民族历来崇尚天葬，并不强调人土为安，但仍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许多民族来此祭山。

直到在大兴安岭附近出现了一种"元教"，元就星黄，拜的大仙正是元大仙，"黄"字冲金，所以不言黄而称"元"，一度盛极一时，信徒无数。元教大巫据说是黄大仙化的女子人形，整日戴着面具坐在堂中，善男信

女顶礼膜拜，有求必应。

其实那所谓的黄大仙姑，只不过是把一具无名女尸制成人皮躯壳，神棍们把老黄皮子装在里面，利用幻术蛊惑民众。不过老羊皮并不知道这一节，他还道那女尸当真就是黄大仙的遗蜕，我和胖子却在黄皮子坟下与密室中看见过这种空心人皮，知道其中的蹊跷之处。

老羊皮听我说了那人皮傀儡之事，也有恍然大悟之感，随后他又断断续续说起元教之事，元教吸收了许多东北当地的巫术，比如跳大神之类的。跳大神就是跳萨满，但行事非常隐秘，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草原上。百跟窟正是连接草原与大漠的要地，当时在山口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的事情发生，黄大仙死后，元教的神棍就对外宣称地下有鬼龙，从冥府中蹿出为祟，只要把黄大仙的遗骨埋到百眼窟，便能镇住这条龙的魂魄，于是就修了一个带金井的墓穴，把黄大仙葬了进去。其实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占这块埋有龟骸、生水凝结的宝地，并宣扬教中信徒舍弃钱物，死后葬入此地，可羽化飞升，结果好多人都倾尽家财，一时从者如深，两百年间，那百跟窟里也不知埋了多少死人。

元教所指的黄大仙，实际上是那具空有虚壳的女尸，另有一口招魂铜箱，里面装了一只尸变的老黄鼠狼子，招魂箱藏纳于金井之中，附近还养着一些黄皮子，专门看守这口招魂箱。据说这大坟中所有死者的魂魄，都会被纳入这口箱子里，如果家属遗孀需要跟已经死去多年的人交谈，只要纳给元教金珠，黄大仙就能通过这口铜箱召回亡魂。

物极必反，元教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终于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逐渐走向衰落，残存的教众带着招魂箱躲回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修了黄大仙庙继续从事他们的诡秘勾当。当时山里正有金脉，挖金的人极多，由于很早以前就有山里的黄金都是黄皮子所藏这种说法，所以挖金的都要给黄大仙烧香上供，黄皮子庙的香火便又中兴起来。

可好景不常，因为有几个胆大包天之心存好奇，偷着去看黄大仙那口铜箱里的事物，结果周围死了许多人，山里的金脉不知是挖没了还是自己长腿跑了，也就此消失无踪了。后来更有一场泥石流埋住了黄大仙庙，里面的东西就再也没人见过了，就因为这件事，团山子那个土丘才被称为黄皮子坟，不过知道这个名称由来的人太少了，老羊皮也是无意中才得了这个舌漏。

后来关东军成立了专门研究杀人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宣称给水防疫部队。他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箱子是一件神秘而又古老的武器，在百眼窟挖掘未获，便收买汉奸四处搜寻，终于被他们得了手。不过这铜箱被带到百眼窟后，紧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留下一

个活口。至于研究所里的人是怎么死的，那就有多种可能性了，也不见得全是被铜棺里的蟹虫吸尽生气而死，甚至可能是那些全身白毛的黄皮子精干的，天生就知道那棺中装着它们的老祖宗，一路尾随而来，把百眼窟里的活人在一夜之间全部害死。以它们那种诡异可怕的手段，做出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没有可能。从这点上来说黄皮子也算是对抗日作出过贡献的，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猜测，除非死人复活，告诉我们那天发生的一切，否则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答案。总之研究所里的活人死得一个不剩，肯定是与泥儿会的胡匪把这口箱子带进来有关。

第四十九章 焚风

我接过老羊皮手中的龙符仔细观看，胖子与丁思甜也好奇地围过来看了半天，但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龙符是青铜打造，算不上工艺精奇，但形状很怪，跟现在人们熟悉的龙形区别极大，二十厘米长短，分有五爪，虬首摆尾的样子浑然天成。龙头上没有眼睛，也是一条盲龙，看那铜性翠绿处能够映人肌骨，掂在手中轻轻飘飘如同一片纸板，估计是件几千年前的古物。

我问老羊皮道："这龙符的年代好像很古老了，您是从哪弄来的？难道与百眼窟的龟骨洞有什么牵扯？"

老羊皮用他浑浊的目光望着那枚青铜龙符，说这东西就是他在黄皮子铜棺里捡出来的明器，是黄大仙的陪葬品。当时众人在金井中死里逃生，往回走的时候惊魂未定，谁也没留意到老羊皮顺手牵羊，在铜棺里摸了一件明器。

老羊皮也是当年在一位老萨满口中捡了个舌漏，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枚无目龙符。草原上的萨满教在解放前就几乎已经绝迹了，其地位多被喇嘛取代，只在大兴安岭的深山穷谷还存在一些跳萨满的巫者，其中一个老萨满是元教信徒的后人，他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秘密，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东西藏在黄大仙的铜棺里，只是在言语中提到过有此一物，老羊皮从金井中出来，无意中看见龙符从铜棺里掉在地上，就随手拿了回来。

那么这枚无眼的古怪铜龙究竟是什么呢？传说它是元教从百眼窟所埋的那无数龟骸中找出来的，它的具体来历无从知晓，很可能是那些巨龟从海里带上陆地的，在青乌风水一道中，也无法解释世上是先有"龟眠地"，而后有"龟眠"，还是先有"龟眠"，而后有"龟眠地"，类似龟葬、卧牛一类的风水吉壤在世上确实是有，不过谁也说不清这宝穴，是不是由于借助了龟骸从海中带来的仙气才形成的。

正是由于无数巨龟在百眼窟埋骨葬身，活了万年千年的老龟尸骸中凝聚着生前残留的海气，故在洞底有鬼市鬼影之奇观，据说在海底有龙火潜燃，这种阴火与地上的火完全不同，遇水不灭，亮度温度极高，可以熔化铜铁。这些老龟生活的海域，万年龟甲通阴精之气，海底常有龙火海气汹涌，所以龟甲中蕴含着无形鬼火般的热风，很可能就由此而来，在佛经中称其为"焚风"，是从地狱里吹出来的阴风，这股"焚风"无论碰到什么带有血肉油脂之物，只要被它一触便会化为永恒的虚无。

这些事情在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曾有提及，可惜言之不深，而且俄语

中没有风水术语，有些名词都是音译，幸好我和老羊皮各知道一些皮毛，所以差不多还能琢磨出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我们每个人云的理解又都不同，老羊皮认死理，认为那阵“焚风”就是妖龙所化，和元教流传的说法完全一样，都认定那是一条孽龙的怨魂，从百眼窟里钻出来吞噬人畜。自古已有的这种观点，恐怕与在巨龟的骨骼中发现的这枚龙符有很大关系，虽然没人知道它的来历，但容易使人先入为主，所以造黄大仙墓的时候，才在金井的石砖上都刻了这种盲龙的标记。

我那时候不相信世上有什么鬼龙之说，但又没理由反驳，只知道《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阐述风水青乌龙脉之理，纵论南、北、中三大龙脉，海底龙火是南龙独有，而龙火之气实际上就是晦气凝聚所生，但这是属于四旧范畴，除了穷极无聊地随手翻看过几个来回，我也从没真正用心揣摩，根本不解其中深意。

最后我们实在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在学术讨论范畴内，也不方便扣帽子来硬逼着老羊皮相信，相信我自认为是真理的那个真理。总之百眼窟龟眠地下的金井一毁，这地方的风水就算彻底破了，那股危害牧民的“焚风”失去了根源，大概永远都不会再在山口附近出现，那我们这次遭了那么多罪也算值了。

我把那枚铜符交还给老羊皮，问他既然不知道这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留下这四旧又有何用？铜龙无目不知是有什么古怪，另外此物在铜棺中陪伴那尸变的老黄鼠狼已不知多年，久积阴晦之中，为尸臭所浸，放在活人身边怕是不祥之举。

老羊皮却坚决不肯丢掉，放在怀中贴肉而藏，他这辈子跟黄大仙的招魂箱似乎有解不开的宿命，骨肉兄弟羊二蛋也死在这上面了，总要留个念想，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并托付我们不要把此事对外宣扬。

我答应了老羊皮的请求，随后众人开始商量着要如何离开百眼窟，又互相合计了一套说辞，以便回到牧区后来推卸责任。现在天色已晚，百眼窟山口一带野鼠极多，晚上有大量蜘蛛毒虫出没，只有等到天亮再离开了。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转天早上天刚亮，百眼窟就来了大队人马，原来倪首长没能把这件事隐瞒住，旗里的革委会听说牧区丢了不少牧牛，一组知青和牧民朝蒙古大漠的方向追去了，已经两天没有音讯。革委会不敢怠慢，以为是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上当时边境局势紧张，警惕性不得不高，于是连夜请求边防军支援，一个连的骑兵在牧民们的带领下搜索到了百眼窟。

我和老羊皮等四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审查，交代问题，好在我们事先有所准备，统一了口径，倒不是存心欺骗组织，只是有些事实没办法实话实说，如果跟组织上如实交代，肯定会把事态扩大化，所以我们只是一口咬定没赶上牧牛群，在这百眼窟里迷了路，又被野兽攻击才困在此地等候救援。然后我即兴发挥，添油加醋地汇报了我 and 胖子是如何在老羊皮与丁思甜受伤昏迷的情况下，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日本鬼子的焚尸炉活捉了一条锦鳞蚬，这家伙的骨头比白金还值钱，但我们一点都不贪功，这全都应该归功于革委会的正确领导。

革委会本来就想把这片牧区树立成“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农牧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好在知青和牧民协力捉了条锦鳞蚬，算是挽回了重大损失，可以功过相抵，于是尽量把事情压了下来。审查之后，只是对众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让我们时刻不忘斗私批修，早请示晚汇报，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余的事都没有深入追究。不过老羊皮私藏的康熙宝刀却被人发现，我们支吾说那是在附近拾的，于是就当场给没收了。接下来把百眼窟里的各种遗迹该查封的查封，该销毁的销毁，至于这些事情就不是我们有权利过问干涉的了。

随后我们被送进旗里的医院治伤，好在没有伤筋动骨，都是皮肉伤。我和胖子这次本来是打算来草原上玩一道，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意外，当我们以为这一切都该结束了的时候，百眼窟这件事却还远远没完。

从医院出来后，我们去老羊皮的蒙古包里看望他，他伤得也是不轻，不过老羊皮死也不肯进医院。他说一看见医院里的白床单就发怵，只是在家休养，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本分忠厚的牧民，在家里尽心尽力照料着老羊皮。

老羊皮回到牧区后，病情好像一下子加重了，整天躺着咳嗽不断，他得知我和胖子、丁思甜从医院回来了，挣扎着爬起来跟我们说话。

我曾听我爹说过，在陕西那边的农村，老农民从来不讲请郎中看病，老农发烧了，便摔个吃饭的大碗，用碎碗锋利的尖角，在自己额前割一下，放出血来，就算是治病了。不过现在人民群众早就当家做主了，那土方子都是哪辈子的老黄历了，现在如何还能再用？于是便和胖子劝他说这可不行，搞不好是伤了内脏，还是得去医院检查检查，人民的医院专给人民治病，在文化大革命路线上是坚决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又不是日本鬼子的研究所，专拿活人做解剖试验，那有什么好怕的？

丁思甜也求老羊皮快去医院检查检查，盼着他早点好起来，以后还

想听他的秦腔和马头琴呢，讳疾忌医在家里躺着只会使病情加重。

老羊皮死活不肯，躲在蒙古包阴暗的角落里只是咳嗽，听他儿子说他从回来之后，就不许包里有灯光，既怕光又怕火，也不知这是怎么了，知青们有文化，知不知道这患的是啥病？

我也就是初中水平，哪有什么文化程度，但看这病状实是不轻，再不送医院怕是要有性命之忧，但这老头脾气太倔，用硬的根本不行，我只好让丁思甜再去劝说，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

谁知老羊皮好像回光返照一样忽然坐了起来，把我们三个知青和他的儿子儿媳都唤到近前，在黑灯瞎火的无蒙古包迹里对大伙说了一番话。他说他这病是怎么回事，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得罪黄大仙了，一闭眼就见黄大仙来索命，肯定是活不过今夜了。

我和丁思甜等人都以为老羊皮这是病糊涂了，就连老羊皮的儿子儿媳也茫然不解，可只听老羊皮继续说道："我这把老骨头，早在几十年前就该死了，活到现在都是赚的，只是我死之后，怕黄大仙饶不过你们这些人，不仅知青要跟着倒霉，就连子孙后人都得灭门绝户。还好我跟一位老萨满学过一招对付黄皮子的办法，只要我死后你们能按照我吩咐的做，以后便是万事大吉，否则你们早早晚晚也都得让黄皮子祸害死。我老汉苦熬了一辈子，没什么亲人就只有一个儿子，留下点骨血实在是不容易，求你们知青娃千万别坏了这事，别让我老羊家绝户了呀。"

老羊皮以咬舌自尽相逼，当时这情形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老羊皮是老江湖，有许多事他知道却从不肯说，经历了百眼窟的劫难之后，我和胖子等人也相信了世上有些事情，的确不是用常理可以解释的，不禁狐疑起来，难道那些黄皮子还没死绝吗？一想到那些能通人心的老黄鼠狼子，连我心里都有点打颤，要是真被它们盯上了，我明敌暗，确是防不胜防，这事可棘手得紧了。

老羊皮的儿子既老实又孝顺，他继承了老羊皮的最大特点，就是怯懦怕事，而且他是解放前出生的，娘死得早，都是老羊皮一手把他拉扯大，不是沐浴在春风雨露中成长起来的，迷信的思想也很严重，此刻听他爹说出这么一番话，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忙问老羊皮，到底如何是好？

老羊皮叹了口气，说出一个诡异无比的办法："今夜我死之后，必会有黄皮子找上门来嚎丧，你们务必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第五十章 穴地八尺

老羊皮说他曾在一个跳萨满的老巫师处，学得一个法子能对付黄皮子，黄皮子这东西万万不能招惹，不管你是救了它还是弄死它，一旦赶上对方是只有道行的，那山里全部的黄皮子就算都缠上你了，逃到天涯海角都躲不开避不过。

如果一个人生前得罪了黄大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抵消罪过，保全家及后人，使得他们不必跟着遭殃，可这办法就别提有多邪门了，当事人咽气死后，必须立刻在宅中挖一个土坑，要有八尺深，然后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大头朝下埋到里面，掩埋妥了之后，密不发丧，停足七天七夜，等到头七之后再挖出来，该按照什么风俗收殓埋葬，就按照什么规矩来做，正式入土下葬。

据说人死之后立刻头下脚上，裸身倒置土中，可以把死人的魂魄给憋死，永世不得超生，晚上黄皮子来了一看死者愿意这么干，就会不再追究他的后代子孙，这笔债就算是一笔勾销了。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羊皮为了延续香火，无论怎么做都会在所不惜，要保住自己的子孙后代，否则黄大仙一旦找上门来，羊家后人肯定是没有活路了，不仅家里的东西得让黄皮子倒腾光，而且赶上个三衰六旺，都得跟小黄皮子一堆儿上了吊换命……

老羊皮说完就和他儿子抱头痛哭，大有生离死别之悲，我们哪里听说过这种邪门歪道的事情，我祖父跟风水墓穴打了一辈子交道，《葬经》都能倒背如流，可我甚至都没听他提到过有这种“穴地八尺，裸尸倒葬”的古怪风俗，而老羊皮却又说得郑重其事，似乎事态已到了非常严重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一时不知该当如何是好。

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在一旁商量了一下，首先就算老黄鼠狼能祸害人，它也不可能有通天彻地的神通，我们也不太相信人死后会有魂魄投胎转世，觉得应该阻止老羊皮这种不理智的举动，真要是死了先在家里埋上七天七夜再挖出来，那连死亡证明也不好开。

但我们随后考虑到，老羊皮一家对此深信不疑，万一老羊皮今天真有个三长两短，毕竟我们是外人，那这责任可太大了，不如暂时答应他，好让他安心养病，然后赶紧去旗里请医生来给他诊治病情，这是缓兵之计，虽然骗人不好，但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答应了老羊皮最后的心愿，让他尽管放心，一切都会照他吩咐去做。不料老羊皮又逼着众人赌咒发誓，我们无奈之下，只好一面对他口口声声发着重誓，一面在心里连说：“不算、不

算、不算……"

我想找机会溜出去到旗里找医生来，可老羊皮紧紧盯着我们不放，反反复复叮嘱着他死后的一切细节，直到确认众人确实都领会记住了，突然两眼一翻，蹬腿咽了气。

老羊皮死得非常突然，众人一时竟没反应过来，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发现已经没法抢救了。谁也无回天，众人悲从中来，只能大放悲声，哭了良久，老羊皮的儿子才求我们知青帮着料理后事，一切就按老羊皮生前的遗言办理。

这一来我们三人好生为难，本来想拖延一下去找医生给老羊皮治病，谁知他毫无征兆地说走就走了，我们第一次感到了人的生命的无常迹，事到如今，也只好遵照他的遗言行事，毕竟人死为大，这也是一种对死者生前愿望的尊重。

我和胖子忍着悲痛，在蒙古包地下挖了一个坟坑，之后给遗体脱衣服下葬，不宜有外人在场，我们三个知青就在蒙古包外等候，老羊皮的儿子把他爹埋了之后，就把蒙古包闭得严严实实，不去对外声张。

牧区本就人烟稀少，很少有外人到来，除了我们三个知青，加上老羊皮的儿子儿媳这五个人，自是无其余的人知晓此事，只有先隐忍守灵，等七天过后，再正式收殓老羊皮的遗体。

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人心情十分沉重，几天以来朝夕相处的贫下中农老羊皮，竟然说走就走了，一个人从生到死怎么会如此轻易？事情突然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坐在离蒙古包不远的草丘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人用刀割去了什么，丁思甜更是哭成了泪人，两只眼睛都像是烂桃。

我和胖子也没办法劝她，直到丁思甜哭得哭不动了，就默默坐在草丘上发呆，三人相顾无言，心神恍惚，直到傍晚，老羊皮的儿媳开出饭来，招呼众人就餐，可谁也没心吃喝，等到晚上就在另一座蒙古包里围坐在一起守夜。

我们想起老羊皮生前说今夜必有黄皮子来嚎丧，不论发生什么怪事都不要理会，虽然这事很不靠谱，但我们心中仍是难免有些忐忑不安，谁也不能确定夜里会不会出事。丁思甜哭得累了，脸上挂着晶莹的泪水睡了过去，我和胖子则是盘膝而坐，支着耳朵听着外边的风吹草动。

胖子问我说："我总觉得这么安葬老羊皮很不妥当，他那老头肯定是病糊涂了，把脑子烧坏了，他是打竹板的念三音——想起一出是一出啊，可咱们都有理智，具备高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丰富的斗争实践经

验，老羊皮糊涂了，老胡咱俩可不能也跟着他一块犯糊涂。”

我点头道：“对这种裸尸倒置安葬死者的方式，我也不能认可，从古到今我就没听说有这种先例，但你要知道，这人死如灯灭，不管老羊皮临终前是不是说了胡话，咱们毕竟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一场，算是战友了，如果当时咱们不答应他的遗愿，恐怕他就要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了，这是咱们不希望看到的吧？”

我和胖子讨论了一阵，纯粹属于咸吃萝卜淡操心，最后一想，遵照老羊皮临终前的嘱托下葬，这也是老羊皮家属的意思，我们更没什么资格过多干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自有一方人的活法，中国地方那么大，肯定有许多民间守旧的习俗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虽然理论上应该批判这种歪门邪道，但有些事还是可以变通的，反正只有七天，七天之后再按正规的方式开追悼会什么的也不迟，只要咱们五个人保守秘密，外人又如何得知？只要不传出去，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又感叹和缅怀了老羊皮的人生，觉得他骨子里缺少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精神，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还要如此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不知这是可悲还是可怜，反正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一直候到后半夜，忽然帐外悲风四起，呜呜咽咽的风声越来越紧，天空上不时有闷雷之声轰轰隆隆地响起，我和胖子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这动静不善，怕是真要出事。只听那雷声渐增，炸雷一个连着一个，丁思甜也被雷声从梦中惊醒，擦着脸上的泪水，神色很是惊慌，我对她摆了摆手，示意不要担心，堵上耳朵就听不到了。

但草原上的雨水本就不多，现在又值冬荒来临之际，这雷声大作实属反常，我们本想静观其变，可那雷响好像就围着我们往下砸，让人实在坐不住了，不得不走到外边查看，一看天上黑云厚重，一道道闪电就在埋葬老羊皮的那座蒙古包上空不断出现。

老羊皮的儿子见状，吓得咕咚一下就坐倒在地，我扶住他问到底怎么回事，这雷打得也太邪了。

老羊皮的儿子拙嘴笨腮，支吾着半天才把话说清楚，原来他觉得把老羊皮脱光了倒埋在地穴里，太不妥当，这不是人子之道啊，太不孝顺了，哪能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爹？这事将来要是万一传出去，他永远抬不起头做人，于是想了个折衷的办法，用一层白帛把尸体裹了，然后才头下脚上倒置穴中掩埋，这指定是没听老爷子的嘱咐，惹出祸事来了。

我和胖子对望一眼，都觉得奇怪，在尸体上裹层白帛有什么大不了，那也惹不出这么大的雷暴来，而且看雷鸣电闪，这莫非是要劈什么

呀？

众人都问我现在该怎么办，这雷照这么打下去，肯定要出事，可此事已经超出我所知所闻的经验，我哪知道该怎么办，胖子却出主意说："是不是老羊皮怪他儿子不肯听话，这是给咱们一个警醒，要不然赶快去把土重新挖开，把那裹尸的白帛给他撤了。反正试试呗，万一要是管用呢。"

老羊皮的儿子最没主见，耳根子很软，听了胖子所言，自己连抽自己耳光，肯定是不该按遗言吩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不知道现在补救是不是还能来得及，但没别的法子了，眼下只能赶紧去那蒙古包里挖出尸首。

我们冒着被雷劈子的危险，匆匆拎起铲子去挖那下午刚掩埋好的坟坑，挖到一半雷声就减弱了，却仍在云层中不时发出沉闷的轰隆隆之声，等彻底刨开所埋泥土一看，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坟里埋的是老羊皮还是黄皮子？

第五十一章 炸雷

草原上空的闷雷声此起彼伏，老羊皮的儿子带着我和胖子一齐动手，重新把老羊皮的尸体掘了出来，穴地八尺而埋，要重新挖开也颇费气力，但在那催命般的阵雷声下，我们不敢有半分拖延，没用多大工夫，土坑中已露出一层白帛，我们事先知道尸首是脚心朝天，但不料挖开一看，裹尸的白帛，都被撑成了一道道白丝，就像是数层白线密密裹扎的丝网，似乎是老羊皮埋下去后突然活了过来，挣扎着想要撕扯开裹在身上的白帛，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副样子。

一旦黄土没了胸口，即使活人也早被憋闷死了，又怎么会在土中挣扎欲出？众人见状，都觉心惊，老羊皮的儿子更是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哭天抹泪，大骂自己不孝，怎么就把自已亲爹给活埋了。

我借者煤油灯的亮光，看到土坑下的那团白帛里露出些许白色的绒毛，里面竟像是裹了只黄皮子，但那又怎么可能，我心知有异，当下便不理睬老羊皮的儿子在旁边抢天哭地大放悲声，自行俯下身去，想看看那层层白帛严密封裹的尸体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胖子在坑边叫道：“老胡，你可小心点啊，我看这事不对，还是找根棍子去戳戳看，才算来得稳妥……你看那白布里面怎么像是裹的僵尸，晤出那么多白毛？”

我一边缓缓接近从土中露出的尸首双脚，一边对胖子说“用棍子怕会戳坏了尸体，我先看看再说……”

说话的工夫，我已经举着油灯凑到近处，那白帛中的尸体在土中露出原本一动不动，可我到了跟前，刚想举灯看个仔细，突然间那团白帛猛地一阵抖动，我即便有心理准备，但在这种一惊一乍之下，还是吓得险些把灯盏扣在地上，哪还顾得上再看老羊皮的尸体，出于本能反应，恰似如遇蛇蝎、如遭电击，一转身就赶紧从土坑中蹿了上来。

老羊皮的儿子见了这等情形，胆都吓破了，惊骇之余，也忘了继续哭号了，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来。我和胖子也怔在当场，不知该当如何理会，只见坑中的土里，露出一大截被白色丝网裹缠着的东西。那物正自一蹿一蹿地向上蠕动，似乎是在土中埋得难受，努力挣扎着欲要破土而出，由于被那些白布包得甚紧，虽然都被里面挣扎的东西撑得裂了，可还是看不清那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东西，但看形状绝不像是尸首的双足。

老羊皮的尸体埋进土中已经十几个小时，裹尸的白帛都被撕扯撑裂也就罢了，那尸身现在竟然在众人面前动了起来，老羊皮的儿子满脸恐

慌，认为老羊皮一准是变了僵尸。在草原上关于僵尸的邪门之事可是历来不少，虽然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但人人可以讲出一大串相关的传闻，比如一男一女两僵尸怎么野合的，僵尸又是怎么突然坐起来扑人的，怎么掏人心肝饮人骨髓，又是怎么刀枪不入的，尸体突然的抖动自然让他心中犯嘀咕。

我和胖子虽然也被吓了一跳，但找们俩毕竟是在部队里长大的，天下大乱的时候都没含糊过，又怎么会怕一具被白帛裹住的尸体？何况这尸体还是跟我们共患过难的老羊皮，刚才虽然慌了手脚，差点从蒙古包中逃出去，但很快就让白已镇静了下来，看来老羊皮死得蹊跷，必须拆开裹尸白帛查个明白。

我对胖子一使眼色，两人就要上前继续挖尸，给它整个那从土里刨出来，看看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还就不信这分邪了。

但老羊皮的儿子趴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拼命阻拦，万一老羊皮诈尸了挖出来那可是要出人命的，还是再重新填土埋上吧。

我见老羊皮的儿子三十好几的一条汉子，平时酒也喝得，肉也吃得，连他那蒙古族的媳妇也没说过他不像男人，怎么这会儿犯起怂来，犹豫得像个女人，尸体都挖出一半了，哪能说埋就再埋回？

不过他毕竟是老羊皮的直系亲属，也不好对他用强，我虽然心里着急，可还是耐住性子给他吃宽心丸。自从破除四旧之后，这两年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林场和牧区自然也要紧跟形势，家家户户都发有几本宣传小册子，其中有一本《讲科学，破迷信》，薄薄的三十几页，里面有一段关于“尸体死后为什么会动”的详细解释。

这本书我曾经看过，见老羊皮儿子家中也有，便告诉他这肯定不是诈尸，别看现在打着雷，可诈尸绝不是这种现象。《讲科学，破迷信》里面说很多清楚，尸体会动，那是因为尸体腐烂得太快，尸气被白帛封在里面散不出去，所以刚一破土，里面埋的尸首才会像过了电一样抽搐颤抖，要是不把尸体取出来，里面的尸气早晚会蹿进泥土中，对住在附近的活人产生危害，唯物主义者绝不蒙人，要是不信，早晚会有后悔的那一天。

我顺口胡编，倒真把老羊皮的儿子唬住了，他大字不认几个，虽然领了宣传材料，可这本《讲科学，破迷信》摆在家中，却是从未翻看过。不过这人没文化也有没文化的好处，他就认为只要是书本上写的，便都是金科玉律，全是真理，此刻一听这事原来是书上的白纸黑字，立时便信了七分，只好松开双手，让我和胖子去刨老羊皮的尸体。

胖子对他说，“这就对了，活人有活人的真理，死人有死人的真理，不相信真理怎么行呢？今天咱们就看看这白布里裹的究竟是谁的真理。”说着话，他就动手开挖，手中铲子没等落下，外边的雷声又加大了，迅雷不及掩耳，接连几个炸雷，震得蒙古包里的人耳骨隐隐作痛，灯火昏黄的蒙古包内亮起一道一道惨白的闪光。

我赶紧把胖子从坑边拉开，不好，这一个又一个的炸雷，都落在左近，比先前要厉害得多了，好像是照准了这蒙古包往下劈，留在帐房内被雷击中的可能性太大，赶紧退出去，等雷住了再想办法。

雷电交作，密云不雨，众人都知道这雷来得不祥，今夜肯定里出什么事，但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只好先退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胖子倒拖了铁铲，跟我一左一右架起老羊皮的儿子，就想夺路离开蒙古包。”

刚到帐门边上，只见电光一闪，蓦地里一个蓝色的火球钻进了帐中，迅雷闪电，快如流星，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那火球就贴着头顶掠了过去，一个炸雷击在了埋着老羊皮尸体的土坑里，随后一股焦臭的气味在帐篷里迅速弥漫开来。

我们虽然反应慢了半拍，可还是下意识地缩颈藏头，趴在帐中躲避，过了片刻便闻到那阵焦臭扑鼻。帐外的雷声也渐渐停了下来，我回身去看，只见天雷落处，早将被白帛裹缠的尸体击成了一段黑炭，尸首焦糊，已是不可辨认。

丁思甜和老羊皮的儿媳在另一座帐中，听闻动静不对，担心有事发生，此时也都跑进来观看，见了土坑中漆黑冒烟的尸体都惊得说不出话，老羊皮的儿子蹲在角落中两眼发直，竟似被吓傻了一般，天雷击尸，此事究竟是吉是凶？

我寻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总要有人把老羊皮的尸首收敛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雷就跟一个死人过不去？于是强忍着刺鼻的焦臭，同胖子俩人重新挖土，打算伸手去搬尸体，但用手一扪，外边一层焦炭般黑乎乎的人肉就往下掉，里面露出鲜红鲜红的血，也想拉到坑外已是不可能了，除非是用塑料布兜上去。

我见老羊皮死后落得如此下场，不禁心如刀绞，可这炸雷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尸体击中引发雷火，肯定是有什古怪。想到这我狠了狠心，硬着头皮仔细去看那具尸体，发现这尸首似乎是在地下发涨了，遭雷火烧后远比老羊皮的身量要大出两三圈，裹尸的白帛最是易焚，这时早已烧尽，焦炭般的尸骸怎么看怎么不是人形。

刚挖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从白帛中露出的东西，像只个头很大的黄鼠狼子，不过当时以为眼花，这时再看，被雷火所焚的尸体，除了老羊皮以外，果不其然，多出了一只体形很大的黄皮子，不过人和黄皮子都烧焦了，面目全非，只能从形骸上推测有可能是只很大的黄鼠狼子，看它残存的形态，似乎死前正要挣扎着从白帛中爬出去。

百眼窟的两只老黄皮子已经被我们宰了，这只黄皮子又是从哪冒出来的？还是说老羊皮死后变成黄皮子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回答不出这些疑问，只是不约而同地感到一阵阵胆寒。

虽然老羊皮的儿子整理遗体时，我和胖子等人都没在场，但他也绝不会把一只黄鼠狼跟老羊皮裹在一起，我推测不出其中的情由，却知道这件事绝不能传出去。

老羊皮的儿子和儿媳也明白不能外传，只能说老羊皮是染暴疾而亡，停放尸体的时候又被雷火所烧，绝不能提黄皮子这件事，否则肯定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那就不好判断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了个人的事还是自己兜着为好。当即含泪分捡尸骸，又额外点了堆火，把烧剩的黄皮子尸首焚烧干净，老羊皮的遗体则再次用白布包了，等着旗里派人来检验。

清理尸骸的时候，老羊皮的儿子从焦尸中找到一件东西，他不识得究竟为何物，便拿来问我。我接过一看，立刻认了出来，竟然是老羊皮从百眼窟带回的那枚青铜龙符，龙形无目，实在罕见罕闻，据说是拜黄大仙的元教从百眼窟龟骨洞里找到的，极有可能是海里的古物，没人说得上来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一直藏在装殓黄大仙尸首的铜棺之中，老羊皮说要留下作个念想，就悄悄带回了牧区，这龙符究竟是何物？老羊皮为什么非要把它带回来？

第五十二章 生离死别

青铜龙符形状奇异，一直放在黄大仙那口招魂引魄的铜箱里面，那铜箱实际上就是装了只老黄皮子僵尸的铜棺，这实在是个天大的祸头，老羊皮死后埋入地下，尸体旁边却出现了黄皮子，引得天打雷劈，若不是老羊皮的儿子画蛇添足在尸身上裹了几层白帛，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都到了这里还被黄皮子纠缠，莫非就是因为老羊皮生前拿了黄大仙陪葬的明器？

我见这事没有半点头绪，便没有对老羊皮的儿子多说，此人胆小怕事，让他知道太多了反而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只是问他要了龙符，转身去找胖子和丁思甜商量。

夜晚的草原寒气凛冽，老羊皮的死以及晚上雷火焚尸之事，对丁思甜打击很大，她不肯回帐篷里取暖，悄立在草场上凝望着夜空，既不流泪也不愿说话，眉目间写满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

胖子劝了她半天也没管用，只好坐在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我看丁思甜精神状态很不好，可能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就没去打扰她，直接走到胖子身边，沉重地对他说：“同志们，就在今天晚上，乌里斯基被暗杀了……”

这句话是苏联电影中的台词，可以充分表达我心中的痛苦与愤怒，老羊皮斯基的死一定不是意外，肯定是被黄皮子害死的。

胖子听到我的话，立刻紧嘬两口把烟头掐掉，愤愤地道：“看来反革命是想把战火从另一端烧到这一端，我他妈坚决不能容忍，不如你我二人连夜杀回黄皮子坟，把大小黄皮子满门抄斩，让它们的鲜血淹没掉冬宫。”

我举着那枚青铜龙符在手中一晃：“黄皮子坟和百眼窟纵然有残存的黄皮子，也定会藏匿极深，恐怕想找它们出来要费不少力气。这龙符是老黄皮子棺中陪葬之物，我看只要有它在手，不愁引不来黄皮子，到时候来一个宰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想宰那些成精的老黄皮子，就离不开那把被革委会没收了的康熙宝刀。我和胖子恨得牙根发痒，一腔热血直撞顶梁门，恨不得立刻就去偷回长刀，然后设下香饵钓金鳌，把大小黄皮子引来聚而歼之，以解心头之恨。

我握着青铜龙符正自发狠，丁思甜忽然走过来一把将龙符夺丁过去，找没有防备，不知她意欲何为，便伸手想要回来：“这东西是棺材里

的明器，又臭又邪，你拿去做什么？”

丁思甜把龙符握在手中，流泪对我说道：“老黄鼠狼棺材里的东西你们留着又做什么？如果老羊皮爷爷的死果真和此物有关，那它实是万分不祥的灾星，咱们就更不能把它留下了，你们俩就算再杀得几只黄鼠狼，就能让死者复活吗？再说你们俩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我不能眼看你们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我……我要把它扔了，让这些灾难离咱们远远的。”

我杀心正盛，但没了龙符又如何去宰黄皮子？赶紧劝阻丁思甜：“有闪失也是黄皮子有闪失，我早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中百炼成钢了，岂能阴沟里翻船。而且这龙符中似有玄机，留下将来也许会有大用，千万别……”

但那丁思甜也真任性得可以，她不让我把话说完，扬起手臂就把古老的青铜龙符远远抛开，只见夜空中绿影一闪，就落在了没膝深的荒草丛中，由于是在半夜，加上星月无光，我根本没看清落在什么地方，只看见个大致的方位，急忙和胖子过去摸索寻找，但就如同大海捞针，遍寻不见。

直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才不得不放弃寻找，气得我和胖子坐在地上无奈地摇头。一夜消磨，心里的悲愤倒是平消了不少，也许害死老羊皮的那只黄皮子，就是遭到天雷击杀的这一只，即便想报仇雪恨，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目标了，既然龙符已丢失了，只好找些正事来做，帮着老羊皮料理后事。

老羊皮自从解放后就默默无闻，他不用隐姓埋名也没人清楚他的过去，可能是他的身份太普通太平凡了，所以他的死也轻于鸿毛，除了我们三个知青和他的儿子儿媳，没有别人把他的死太当回事，更没有什么正式的追悼会，一切草草了事。

等这些琐碎之事告一段落，从老羊皮死后，始终没见再有黄皮子来找麻烦，我和胖子已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二十天了，不得不向丁思甜说再见了。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还想跟丁思甜谈谈婚姻大事，没媳妇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既然在内蒙落户扎根干革命了，早点成家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要是有戏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关系，可没想到出了许多意外，老羊皮一死，谁也没心情再提此事，三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挥泪作别。

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大兴安岭山区的岗岗营子，因为现在这时候山里已经是大雪封山，交通隔绝，不到明年冰雪消融是甭想回去。我打算回

福建看看老爹老娘，他们都被指定“靠边站”了，我插队半年多也没收到他们的信，心里难免有些记挂，想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探亲。

而胖子不想回福建，他爹妈都在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因病去世，这世上仅有他一个姑妈还住在南京军区，他想趁春节期间去探望探望姑妈，于是我们计划从海拉尔坐火车到北京，然后转车南下南京，当时我们身上穷得丁当响，到海拉尔才想起没钱买火车票。

胖子把脑袋一晃：“妈的，咱们上山下乡是为什么？是为了响应xxx号召干革命啊，干革命坐火车还买票？这还是人民的天下吗？没有这个道理嘛。咱就不打票，列车员来查票看我怎么教育她的，太不像话了，别忘了这火车是属于咱们广大人民群众。”

我对胖子说：“革命群众坐火车还要凭票是不像话，不过现在不是大串联那时候吃住行都免费，列车员查票也是分内的职责。为了避免跟女列车员同志之间发生人民内部矛盾，我看咱们还是要采取点策略。以我的经验来分析，从海拉尔到北京没几个大站，沿途查不了几回票，每到大站之前咱们就先下车，徒步走一段，然后过了大站再混上车。”

胖子说“虽然铁脚板是咱们队伍的光荣传统，可要照你说的见大站就走，那还不得把腿走细了，长征真是太伟大了，咱们跟革命老干部可没法比，现如今就连咱们的队伍也机械化了，不兴再指着两条腿硬走了。我看还是坐霸王车比较省事，我就坐那，我他妈看谁拽得动我。”

我们俩合计了半天，充分理解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话是什么意思，没钱连革命都革不了啊，真佩服咱们的队伍当年能从标枪大刀，一直发展到今天陆海空三军，坦克大炮全有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可问题是我们光想这些也不顶钱使。

我和胖干是一筹莫展，正发愁之际，我忽然摸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一掏出来竟然是十块钱，胖子翻了翻口袋也摸出十块钱来，二人一怔之下，这才恍然大悟，钱肯定是丁思甜的，她知道我们没路费，悄悄把钱塞在了我们衣兜里。可她哪有钱，大多数知青一天记五个工分的时候，普遍是三分钱一个工分，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丁思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上边有三个哥哥，听说有两个是以前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上山下乡的，由于文化程度高，都被插队地区安排了一些重要的宣传工作，拿工人阶级的工资，一个月三十来块，很可观的一笔收入，这些钱在农村怎么花都花不完，肯定是她那几个哥哥给妹妹用的。

我和胖子捧着钱的手都发颤了，那时候对金钱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知道钱好，能买糖买烟，可钱不能多了，一多了就贪图享乐，精神堕

落，思想腐朽，生活糜烂，容易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们已经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念头，将来要多赚钱，钱是万恶的，但钱是有用的。

总算是有了买车票的钱，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坐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一路辗转来到了南京，这时候早就已经花没了，胖子又从他姑妈家给我借了二十块钱，把我送上了火车，他在站台上跟我约定，明年回去的时候就直接在岗岗营子见了，来年在山里要多套狐狸和黄皮子，再去草原上看望丁思甜，共商关于参加世界革命的大事。

列车已经缓缓开动，我从车窗中探出手去跟胖子握手告别，想不到这一别就是十多年。这十来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回福建之后就阴差阳错地参了军，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可比不得当知青逍遥自在了，加上头几年又是随军在昆仑山执行秘密任务，根本无法和外界进行通信联系。

等我随部队调防兰州军区的时候，我才知道丁思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就在我跟胖子离开草原的那年冬天，以百眼窟为中心发生了残酷的“白灾”，冻死了许多人畜，丁思甜也在那场大冬荒的天灾中遇难，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十五年，这些悲惨的往事我和胖子都不愿去回想，也不敢去回想，直到在我们要去美国之前，收拾随行物品，随手翻开旧相册，看到这张老照片。那些封尘的旧事，一旦被擦去覆盖在上面的尘土，仍然显得那么真切，至今历历在目。抚今追昔，难免唏嘘感叹，我看着看着，忽然发现照片的远景中有个模糊的背影，看那佝偻的身形，似乎就是老羊皮，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在照片中朦胧的身影，我立刻感到一阵不安，怎么以前就从未留意到这个细节。

第五十三章 卸岭盗魁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对老羊皮死后发生的怪事耿耿于怀，还有那枚被丁思甜扔在草原上的青铜龙符，这些疑问一直纠缠在心底，只不过一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就会感到阵阵心酸，再加上这些年疲于奔命，很难有闲暇回顾往事，今天看到这张老照片上有老羊皮的身影，不禁想起他讲述的那些往事，其中有些细节非常值得推敲。

老羊皮年轻时曾做过倒斗的手艺人，他跟随的是位陈姓盗魁，后来此人南下云南要做一桩大买卖，不料在云南遭遇不测，一直下落不明，这人会不会是我在陕西结识的陈瞎子？那位去云南盗过墓的算命陈瞎子？现在细一思量，诸多特征无不吻合。只不过我虽知道陈瞎子曾跟随卸岭之徒去云南虫谷寻找献王墓，但他却从没告诉我他做过盗魁。不过想想也能理解，毕竟陈瞎子坏了一对招子，这辈子是甭想再倒斗了，他现在既然以算命打卦骗吃骗喝，自然要称自己是陈抟老祖转世，哪还会承认以前做过盗墓贼的大首领。

想到这些我立刻把相册合上，起身出门。老羊皮在百眼窟对我提到的那许多旧事，大半很难查证，但陈瞎子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也许会知道一些诸如黄皮子、鬼衙门、青铜龙符的掌故，最关键的是要问问他，那老羊皮死后被雷火所击究竟是何缘故，也好解开困扰我这么多年的疑惑。

陶然亭公园，是陈瞎子日常活动的场所，不过他行踪飘忽，最近不敢在公园公开露面。陶然亭对面是北京南站，他近来常在南站后的一条小胡同里摆摊算卦，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

此时正赶上陈瞎子在给一位女同志摸骨批命，那女人三十来岁，肥肥白白的甚是富态，也不知遇到什么疑难，才要找高人给指点指点。瞎子先摸她的面堂骨相，在她额头眼鼻之间狠狠捏了几把，中念念有词：“相人形貌有多般，何须相面定富贵，瞥者自有仙人指，摸得骨中五岳端。”

那女人被这个皮包骨头的瘦老头把脸掐得生疼，好是着恼：“您轻点不成吗？这手怎么跟铁钳子似的。”

瞎子说：“老夫这是仙人指，能隔肉透骨，捏到那些凡夫俗子都不曾发觉有半分疼痛，唯有神仙星君下凡者才知其中厉害，看来夫人定是有来历之人，只不知这位仙姑想问何事？若谈天机，十元一问，概不赊欠。”

那女人面肥耳大，自小便常被人说带着三分福相，此时听陈瞎子称

她是仙姑，更是坚信自己绝非普通家庭妇女，确是有些个来历的，不免对陈瞎子大为折服，这老头眼睛虽瞎，却真是料事如神，于是就说起情由。

我虽然急着想找陈瞎子说话，但也不好搅扰了他的生意，只好在旁边等着，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这女人的丈夫是个利用关系倒卖批文的商人，家里有棵摇钱树，自然衣食无忧，只是她最近和丈夫每每做一怪梦，梦到有黑狗啃她脚趾，常常自梦中惊出一身冷汗。二人同时做一样的噩梦，不仅寝食难安、身心俱疲，而且更要命的是在梦中被黑狗所咬的脚趾，逐渐开始生疮流脓，溃烂发臭，各处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听人说陶然亭附近有瞽目神算的陈抟老祖，特意赶来请老祖指点迷津，一是问这怪梦因何而生，二是问脚底生疮化脓能否施治。

陈瞎子又问了问那女子丈夫的身形体态，听罢之后，神色自若，似是胸有成竹，摇头晃脑地掐指一算：“果然不出老夫所料，仙姑乃是天池瑶台的金翅鲤鱼转世，尊夫瘦骨嶙峋又矮又瘦，原是玉帝驾前的金丝雀，都是位列仙班的灵官。你二人来这世上夫妻一场，原本是要了却一段缘分，可你夫妻两个却在前世得罪过二郎真君的哮天犬。那恶狗不肯善罢甘休，才会梦到有黑狗啃足，天幸让老夫得知，否则大祸已不远矣。”

那胖女人一听自己和丈夫，前世竟是两只畜生，这话可太不入耳了，不禁又怀疑是不是瞎子顺口胡编乱造地瞎侃。

陈瞎子赶紧解释说，老夫金口玉言，道破天机，岂有瞎侃之理。瞽目心自清，见世人不见之形，明世人不明之道，什么是形什么是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之道。古人云：“道是无言，佛是空。”世上的语言还没有能准确形容什么是大道，总之世上万物皆属大道，不论是人是鸟，都是大道中的定数之形，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别，更不能以美丑辨贵贱，俗流无知才偏偏以人为贵，实则人生兽形禽相，鱼雀之命，恰似龙游凤翔，真真的大富大贵之命，若问这命有多贵，嘿嘿……贵不可言啊。

这就叫飞禽走兽皆有数，有某些人前生就是禽兽变的，这一点在形貌上都能带出来，这是命中造化，自身的福分，又有什么可耻的？摸骨摸皮观人之法有个要诀，瘦长但向禽中取，肥胖之人以兽观，似禽不嫌身瘦小，似兽以肥最重要，禽肥必定不能飞，兽若瘦兮安得食？瞎子东拉西扯满嘴之乎者也，却还说头头是道，把那女人侃得服服帖帖，到最后她甚至开始以自己和丈夫长得如同禽兽为荣。

可瞎子话锋一转，又否定了这女人的一世富贵。他说，命者舟也，

运者风也，“命运”实际上是两码事，虽是一身富贵命，却配了半世倒霉运，就如同虽是巨舟大舰，奈何无风助力，也只有搁置浅滩，听其腐朽。你们夫妇皆是逍遥神仙命，怎奈被宿债牵绊，梦中黑狗啃足，必主黑星当头，眼下就要走背运了，真是好生的凶险，轻则家破人亡，重则身陷鬼宫，万劫而不复。

那胖女人险些被陈瞎子的话吓得半身不遂瘫在当场，忙求老祖救命，把一卷钞票塞进陈瞎子手中。瞎子摸了摸钱给得够多，这才不紧不慢地帮着出谋献策，务必要尽快搬家，新宅中供一牌位，上书“郡守李冰在此”六字，何故？李冰乃是秦昭王时修筑都江堰的蜀郡守，蜀中灌口二郎真君为李冰次子，有李君牌位，天犬不敢再犯。

瞎子又提笔在张破纸上写了个药方，龙虎山松皮一指、蟠桃核三粒、南珠北胆各二、百味石三两、黄河鱼一尾，以洞庭湖水煎，三碗水煎作一碗，每日一碗，连服三日之后，定当心平气和，脚底脓疮自愈。

胖女人一听就傻了，这药方上都是什么东西？有几味药连听那没听说过，怕是有钱也买不到，莫非全是天上的灵丹妙药？这可如何筹措？

瞎子说这倒不妨，老夫这代销药材，又找那胖女人要了些钱，找个破碗点火把药方烧了，灰烬落到碗中交给那胖女人，嘱咐她分成三份，以清水送服，切记，切记。

我在旁边听得暗自好笑，总算等瞎子骗够了钱财把那女人打发走了，便说要找个说话的地方有事相问。于是牵着他的盲杖，将他引到陶然亭公园中的凉亭里，路上我问瞎子刚才他给那胖女人掐算得准不准。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陈瞎子信口开河，但听到他让那胖女人举家搬迁，确实有一番道理。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鬼”字一卷中，描述梦到床下有黑狗黑猫啃足，此宅属凶，不宜住人，如果掘地数尺，可能会挖出黑炭一段，是以前这房子里有人上吊后，其亡灵入地为煞所结，或是家中地下有古墓老坟。那胖女人家里住的可能是套凶宅，搬了家远离是非之地，当属上策之选。

陈瞎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笑道：“她家地下有什么老夫自是不知，不过那肥女一家定是投机倒把的事情做多了，没少行贿赂贪污亏空。倒卖批文这都是免不了的，想必亏心事做得也是极多的，俗话说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那是坏到家了，这种人肯定难免担惊受怕，日夜提心吊胆，才会疑心生暗鬼，最是容易偏听偏信，老夫就是眼不瞎也能算到这一卦，摸她骨相便知是吝啬不孝的禽兽之辈，她家中皆是不仁不义之财，取之无妨。想当年聚众卸岭之时，若是撞到这等为富不仁的贱辈，

老夫早就一刀一个砍个干净，打发她这对贼男女去阴曹受用……”

我听陈瞎子说起当年卸岭盗墓聚众取利之事，便借机问他以前是不是做过盗魁，可识得老羊皮和羊二蛋这两个会唱秦腔的陕西人。

瞎子闻言一怔，卸岭力士是同摸金校尉与搬山道人齐名的盗墓掘冢之辈，汉代赤眉军起义遭到镇压围剿失败后，有一部分残部落草为寇，分散各地，仍然做些个杀官造反的勾当。当年赤眉军把汉陵翻了个遍，其残部也保留了这些传统，一旦发现古墓，就举众大肆盗掘。在宋代以前，卸岭倒斗，还都保留着行事之时在眉毛上抹朱砂或是猪血的办法，盗墓之后再用药水洗掉，这种染红眉辟邪的习惯，后来为了行动更隐秘，才逐渐取消。

卸岭之辈，历代都有首领作为盗魁，“魁”即是魁首，人多事杂便不能群龙无首，分赃聚义的勾当一切都由盗魁说了算。盗魁威望极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仅能以“圈穴之术”倒斗掘冢，更是绿林道上的草头天子，算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陈瞎子在民国年间确曾做过盗魁，但那些陈年旧事要是不提真就忘了。

当然那时候陈瞎子还不瞎，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凭得是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仗义疏财气死宋江的美名。当时因为天下大乱，比起以往各朝，卸岭群盗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弱，但还是牢牢控制着陕西河南、两湖这几个大省的响马盗贼，老窝就在拥有三湘四水之地的湖南，老羊皮和羊二蛋投到他门下的时候，他正要聚众去对付百年一现的“湘西尸王”。

第五十四章 妖化龙

我听陈瞎子说起往事，这老家伙竟然真的曾经做过卸岭盗魁，是湘四水间风云一时的大人物，要不是十几年前从老羊皮口中得知一二，再同他当面证实，还真就不敢相信瞎子有过盗魁的身份。

我即将远赴大洋彼岸圆我的美国梦，此后就要远隔万里，再回国还不知等到何年何月。老羊皮和丁思甜虽然已经死去了好多年，但十五年前在百眼窟的种种遭遇，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哪里想去听瞎子当年率领卸岭盗众对付湘西尸王，只是想打听他所了解的老羊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老羊皮死后为何会落得被雷火焚尸的下场。

老羊皮当年跟在陈瞎子手下办事，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瞎子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好把在内蒙古草原的往事对他说了一番。

一直说到前不久的时候，我看报纸新闻得知，现在海拉尔的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中，陈列着几件全世界仅存的细菌战研究罪证实物，除了全套的丹尼克毒气狱设施外，还有一口德国造奥兹姆维斯焚尸炉，黑色的除灰炉门似曾相识，当时一看到那焚尸炉的照片，我就想：“这不正是我差点从烟囱钻出去的黑色焚化炉吗？”看来百眼窟中近代和古代的遗迹，早都被挖掘出来了，只不过消息封锁得非常严密，没有对外公开。

我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给陈瞎子，听得瞎子面沉如水，他捋着山羊胡子想了许久，总算是记起老羊皮和羊二蛋这两个人了，于是给我描述了这二人年轻时的相貌气量。

寻找古墓遗冢最主要是依靠在民间捡舌漏，所以不论是摸金校尉还是卸岭力士，都免不了要伪装职业走村串镇，最普遍的便是扮作风水先生或者算命先生。陈瞎子早年间阅历极广，更兼精通百家方技，尤善相人颜面，打卦测字等江湖伎俩，所以他现在给人摸骨算命，虽只为骗财糊口，却也能说得有条有理，不露丝毫破绽。

实际上相面摸骨都是虚的，人的面相与骨相是先天所成，若说与命运品性相关，实在是牵强附会，但陈瞎子这种老江湖，自有他们相人的经验，但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的人品做派如何？

人有三六九等，是半点不假，并不是说要以身份地位的不同，来决定人之高低贵贱，世上有君子便有小人，相人之法，全在于其人志趣的取舍远近、气量的深浅宽窄。

人的志向气量高低，绝不可同日而语，有的人目光短浅，急功近

利，就好比是麻雀，每天想到的只是爪子底下的食物，把肚子填满了也不过百粒粮食，它鸣叫的声音，最远超不过几亩地的范围，这就是麻雀的气量。

而有些人刚好相反，他们能高瞻远瞩，有如鸾凤之志，一旦展翅腾空，就要一举千里，不是梧桐树不栖，只有见到初生的朝阳才会鸣动，有冲天之翼者，必不肯托寄草篱矮墙，人之气量的深浅高低，一半得自天生，一半受于后天，其间就有着这么大的区别。

卸岭力士半匪半盗，属于绿林道，他们观人取相的标准，是宁撞君子盗，莫遇小人官，通过察言观色，以及日常举动，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入伙，在这方面半点不能含糊，以便防止有同伙内哄，或是背后捅刀子暗下毒手的小人。

在瞎子的印象里，老羊皮和他兄弟羊二蛋都起气量极浅之人，而且眼界不高，说不好听的，这兄弟俩就是奴才命，只适合当卑微的下人，尤其是羊二蛋，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个忠厚本分的放羊娃子，但他形不胜貌，久昧心不明，肚子里边全是花花肠子弯弯绕，可气量却偏不够，屈于用心，便想作奸犯科也没那份魄力和心智，这号人有贼心也有贼胆，但缺贼骨，难成大事，日后必为他人所役，不会有好下场。

我听瞎子所说确属实情，羊二蛋先被人引上邪路做了胡匪，然后又投靠倭国人成了汉奸，玩火者自焚，最终死得极是凄惨。原来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术不正。不过这种观人相心的本事却需要极为老到的经验和阅历，其甚至比看风水还要难得多，毕竟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口面不知心。

瞎子说了些老羊皮兄弟跟随他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知道百眼窟的事情，我只再向他老羊皮立下遗言要在死后穴地八尺、裸尸倒葬，却遭雷火击焚，在坟坑中与一只体形硕大的黄鼠狼子同被烧得焦糊难分，这么多年我从没再见闻过类似的事情，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满头雾水，想不出其中缘故。

陈瞎子自打南下云南之后，便再未与老羊皮兄弟谋面，此后的种种事端，也是由我全盘转述于他。瞎子听了老羊皮死后发生的那些怪事之后若有所思，他似乎知道些元教之事，当下冷哼了一声：“人算终究是不如天算……”

我问瞎子此话怎讲，难道老羊皮临终前安排下的这些举措另有隐情。

瞎子说：“胡大人也是倒斗的行家里手，上至山陵，下至荒坟，想必

见了不计其数，可曾听说过世上有裸尸倒葬之事？自然是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下葬的法子，老羊皮那厮怕是别有用心。”

陈瞎子以前也打过要盗黄皮子坟的主意，可始终阴差阳错没能动手发掘，羊二蛋能顺利找到埋在地下的黄大仙庙，正是得益于当年他从陈瞎子口中探听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拜黄大仙的元教起源于大兴安岭小波勒山，这黄皮子一旦活得年头多了，毛色就由黄转白，相传小波勒山上有只全身雪白的老黄鼠狼子，体大如犬，口中能吐红丹，此丹是生灵日久所结，类似于牛黄驴宝之物，有些神棍巫汉便利用这只老黄皮子招摇撞骗，聚众敛财，更以邪术蛊惑民心。

后来这教门逐渐渗透到更加边远蛮荒的地区，愚民愚众从者如云，最后终因有谋反的企图，遭到官府镇压，那些成了精的黄皮子能摄人心魂，不过它们最怕喇嘛咒，官军就在扎实伦密院大喇嘛的协助下大开杀戒，元教教匪大多都被剿灭屠戮，残余之众带着黄大仙遗骸回他们发迹的深山老林，在人迹难至的地方修造了一座黄大仙庙，上边是庙，实际上下边就是埋葬黄大仙招魂棺的坟墓。

也不知怎么就赶得那么巧，深山里的这座黄大仙庙正好修在了金脉上，当时采金的矿民山民，没有不信黄大仙的，直到后来挖断了地脉，山体倒塌，把黄大仙庙整个埋在了地下。陈瞎子曾经想带领手下，去挖开黄大仙庙，盗取招魂棺中的内丹，可据说那口铜棺中被下了阵符，谁开就要谁的命。陈瞎子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没敢轻举妄动，大概是他言语中走漏了风声，才被羊二蛋知道了一些端倪。

陈瞎子说的这部分内容与我十几年前在百眼窟听老羊皮所述基本吻合，但此后的事情，瞎子也只能凭他的经验和阅历来推测了。他猜测老羊皮可能在百眼窟发现了元教的某种邪术，产生了妄意非分之想，打算夺天地造化之密，因为元教中历来便有“化龙”之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脚上头下一丝不挂地埋在龙气凝结之地，七天之后便可生出鳞爪化花龙飞升。脑袋朝下是因为头部为五脏之首，百体之宗，乃人体四维八方之源，以此邪法能借取地脉中的龙气，荫福子孙百代。可老羊皮没积下那份德行，却想死后逆天而行，终归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没能化龙。其术虽精妙，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来被他儿子用帛丝所缚挣脱不得，二来又被人从地下掘出遭遇天雷击灭，终于难逃劫数。

瞎子说所谓“化龙”之术，毕竟虚妄之事，但他以前盗墓的时候，确实曾见有尸体埋得古怪，在地下生变，尸身上生出肉鳞却不奇怪。别人信也就罢了，倒斗之辈却不应该偏信这种事情。除了这种可能之外，还

有另一种可能性，老羊皮单独潜入龟骨洞，揭开金井之后人事不知，因为百眼窟的生水龙气都被外人破尽了，便有藏在百眼窟中的邪崇之物附在老羊皮身上，想埋入地下化龙的倘若不是老羊皮，便定是附在他身上的邪崇之物。不过冥冥中自有天意，七天不到就被人从土中掘了出来，生灵万物和风水穴脉一样，都必是有始有终，一旦存在得年头太久了，违背了有生必有灭的规律，就必然会有劫数相逼，看来小波勒山上那些黄皮子的气数已尽，躲都躲不开了。

我觉得瞎子说的后一种可能比较大，当年从百眼窟回来，老羊皮忽然变得举止诡异，一反常态，现在想起来的确奇怪，我还当他是心力损耗过度所至，只是急着让他去医院诊治，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哪里会想到他是被黄皮子上了身。

一想到人死之后竟然还会被黄皮子利用，我猛然醒悟，也许瞎子说的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老羊皮的确有心埋在风水位中荫泽他家子孙后代，但那蒙古包中怎么会有风水穴眼？难道老羊皮偷偷取回黄大仙铜棺里的那枚青铜龙符是古时风水秘器？那件东西藏在老黄鼠狼的棺材里不下几百年了，一定还带着黄大仙的尸气无法尽除，龙符最后被发现在烧焦的尸骸之中，那定是老羊皮死前硬吞了下去，黄皮子们认得它祖宗的气味，所以才有只黄皮子钻进尸体里想要取走龙符，至于什么精怪避劫躲雷之说，我不大相信，但风水之道能够穷通天地，是不是由于那枚龙符埋在土中，才引发了雷暴？

以前我认为那龙符只是一件给黄大仙陪葬的明器，但通过跟瞎子一番长谈，换了个角度细加思量，越想越觉得那枚龙符大有名堂，可惜它已经被丁思甜丢进了荒草丛中。往事已去，那些经历就像是发了一场大梦，这些推测都是我和胖子的猜想，管中窥豹，未必周详，除非让死者复活，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至今念念不忘，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想起龙符之事，便又随口问瞎子可知那翠绿的铜龙是件什么东西。

那枚铜造的无目龙形，形制古朴奇特，应该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上面铸有模糊难辨的符言，我认为它是一枚龙形的铜符，上面的虫鱼古迹是一种用密言与灵界沟通的道具。在更早的时候则有铜、玉、石之别，铜符是比较普通的，但百眼窟中的这枚龙符，却属罕见。传说龙符是龟眠地中埋骨的巨龟从海中带来的，不过后来随着我对风水秘术所知渐增，才了解有些所谓的龟眠地是人为建造的，可以通过捕杀巨龟老鼋埋在地底，借取其骨甲中的灵气，属于人工营造的风水穴。

陈瞎子听了我对龙符的描述，奇道：“符者，护用之门也，龙符无

目？又有何用？画龙更须点睛啊……”可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神色也突然间凝重起来：“从海里带上来的？海里？那……那非是无目……而是看不见，莫非是古时的十六字天卦？”说着他对我举起四根干瘦的手指，做了个四的手势。

我听到这里更觉好奇，怎么竟和周公推演的天卦扯上了关系？正想让瞎子给我仔细说说其中的来龙去脉，可瞎子忽然缩手回去，神色大变，将鼻子往迎风处嗅了两嗅，像是捕捉到了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噌的站起身来，叫道：“大事不好，老夫去也……”

说罢，便以手中竹杖探路，摸索着转进陶然亭公园的一片松树林后不见了踪影。我心想这瞎子怎么说走就走，正要赶去追他，可抬眼往四处一看，只见公园里气势汹汹来了一伙人，全是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大妈，对着我所在的凉亭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说那戴墨镜的算命骗子就在这，刚刚远远地就瞧见了，怎么到跟前却没人影儿了，赶紧分头追击，抓着了就得把他扭送派出所，封建迷信那套思想专门腐蚀人的灵魂，都信他这套还怎么搞四化建设？群雌粥粥^①，就要分兵追捕陈瞎子。

我一看这架势，当时就明白了八九分，肯定是陈瞎子算命骗财之事败露了，不过这老家伙鼻子怎么这么灵，真不愧是当作的卸岭魁首，闻土听风之术确是人所难及，为了掩护他安全转移，我赶紧装作热心肠的目击者，抬手一指瞎子逃跑的反方向，对那些居委会的人说道：“我刚看见在这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老骗子往那边跑了！”

这群戴红箍的老太太信以为真，便顺着我指点的方向径直去追陈瞎子。我谎报军情，怕被居委会拿住了问罪，自然是不敢继续在陶然亭公园逗留，也穿过那片松树林匆匆离开，四处寻找先逃一步的算命瞎子。可公园内外都没他的影踪，我一直找到晚上，把他的住所和日常活动之处找了个遍，他却始终下落不明。

鬼吹灯II之《南海归墟》

南海中有处珊瑚螺旋海域，这里一年四季风暴不断，海难频发。据史书记载，在珊瑚螺旋之中曾有过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恨天之国。自秦朝之后，相关记载彻底消失了，恨天国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踪之国。

从美国治病回来的陈教授借举行家宴之机，请求胡八一去寻国宝秦王照骨镜，这面镜子的失落之地正是南海的珊瑚螺旋。众人商议过后，决定去南海寻觅失落的宝物，顺便做些“采蛋”的生意——采捞南海明珠。

一艘无人驾驶的幽灵血船出没于白雾茫茫的海面：天空中下起了鱼雨，海面上出现了一堵巨大的水墙，难道是传说中的“龙上水”？还没接近珊瑚螺旋，匪夷所思的怪事接连出现。这时，座船底舱的夹层中不时传来嘀嘀咕咕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密谋着什么，要将这帮探险者置于死地……

第一章 盗墓祖师爷

从昆仑雪域归来之后，我打算改行不做摸金校尉了，并计划去美国从商，去国远行在即，我们想再好好看看冬天的北京，于是我带着Shirley杨一路信步而行，到北海湖去看溜冰的热闹场面，顺便商量出国后的安排，冬日的北京寒风正劲，灰蒙蒙的天空预示着一场降雪即将到来，可这些都挡不住人们的兴致，在古典皇家园林中溜冰的乐趣使人们流连忘返。

我告诉Shirley杨我准备金盆洗手了，以后都不想再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并掏出大金牙给的摸金符在她眼前一晃，表明了我的决心，不带摸金符，祖师爷就不保佑了。

实际上我确实也想过要把真的摸金符摘掉，不过我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世事无绝对，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尽量要给自己留下余地，前人不止一次说过：“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不用而不备。”

从北海回家的路上，Shirley杨喜上眉梢，但对我的举动好象还有点不放心，想把摸金符要走，替我保管起来。我心想这可不能给她，于是赶紧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是国乱思良将，家贫盼贤妻啊，我还以为认识了之后，我一团糟的生活现状将会彻底改观，可你为什么总不信任我呢？这……这不符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客观规律呀。”

Shirley杨说：“别来这套，我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才不放心的，我发现凡是你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几乎没一个字是可靠的，倒是那些漫不经心看似玩世不恭的话语，还稍微有几分真心的流露，你再把那枚摸金符给我看看，刚才我都没看清楚是真是假。”

我被她说得一怔，自己在心里问自己：“我真是那样吗？平时说话就这么不靠谱？凡是严正声明都被视为扯蛋？开玩笑的话却能被当真？肯定不是这样，要不然都说中美文化存在差异需要同存异呢，从这点上看还真有差异。”脑子里一转念，就想到了一个借口引开Shirley杨的注意力：“在有关摸金校尉的传说中，印符术甲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干这行的全凭祖师爷赏饭碗，倒斗的时候也要默念几遍祖师爷保佑，可说来说去，天下七十二行之首摸金校尉的祖师爷究竟是谁？这里边的事情现在可都说不清楚了。”

Shirley杨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七十二行，古董占先，倒斗是属于外八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成体系，有完整手艺行规传承的行业，总计共是七十有二，例如戏子伶人的祖师是唐明皇，宰猪屠户拜的是张翼德，缝纫制衣拜的是轩辕，木匠拜鲁班，窃贼拜东方朔，这七十

二行又分为九流十三等，外八行中摸金为王，所以说摸金校尉也正是这传统七十二行当中的王中之王，不过说到这倒斗的祖师，却是三位。”

我刚刚只不过是话赶话随口一问，却不料问出许多名堂，而且都是闻所未闻，于是请教Shirley杨，让她详细讲讲其中渊源，万一将来有人问我，我也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免得被人笑话做了那么久摸金校尉，却不知祖师爷是谁。

Shirley杨对这些倒斗行规传统的了解，也都是从她外公鹧鸪哨留下的日记中得知的，七十二行中能被尊为祖师爷的，并不一定是做这一行的第一人，但各行各业之祖师均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至少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世上便已有了倒斗之事，可最有影响力的，怕是要数伍子胥发楚王墓，鞭尸雪恨之事为首了，伍子胥挖坟掘墓是为了报不共戴天之仇，并非为了楚王墓中陪葬的明器，他这是“有所为而非为财”，所以后世同样“有所求而非求财”的搬山道人，便向来尊伍子胥为祖师。

秦末楚汉争霸，项羽发秦陵烧阿房，掠取其中宝货不计其数，项羽刘邦皆为秦末义军，故后世卸岭之徒取其“义”字，作为聚义分赃的招牌，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爷，而且霸王力拔山兮，也是以外力掘墓的卸岭力士所图之彩头。

汉代的盗墓活动已经非常频繁了，摸金校尉这一字号正式出现于后汉三国，实际上早在西汉便已成形，但尚未成势，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以需要军饷扫平乱世，从而还百姓清平世道为借口，吸纳了不少倒斗高手，并设立正规的倒斗部队军事编制，至此才有了摸金校尉之说，千百年来沿用至今，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各行有了祖师字号才可自成一体传承后世，但摸金校尉的行规和种种手艺，及其易理五行之框架，都是到了唐代才彻底发展完备，后来更是吸取了江西形势宗风水理论的精髓，有了“寻龙诀”和“分金定穴”这些摸金校尉独有的风水秘术。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倒斗部队也并非曹魏所独创，孙吴就曾为了补充军事开支，在岭南掘了南越王婴奇之墓，不过孙权麾下的这支倒斗部队，在发掘越王墓时遇到了非常大的意外事故，全军尽墨，事后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此事在倒斗的手艺人中口耳相传，但史书上无半字记载，野史上却与传说完全相反，只说功成身退，未知是真是假。

这些野史奇谈中还提及曹操墓也是摸金校尉设计的，所以后世难以被人发现，夫葬者，藏也，欲为人之不得见也，有些古墓确实占尽形

势，得天独厚，如果不知道其中真相，不以极特殊的办法来寻找，几乎没有任何被发现的可能性。

我恍然大悟：“原来盗墓祖师的传承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三位祖师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有一个很相近的共同点，曹操既是诗人也是军人，伍子胥伐楚时做过将军，项羽更是统帅三军的楚霸王，可以说他们全是能征惯战的兵家出身，有着很深的军事背景，这恐怕也不能单纯的说是某种巧合，他们敢于带头去倒斗，多半与久经战阵之人身上罡气足，不信邪有关，若非是行伍出身，又哪有这般胆气见识。”

我对Shirley杨说：“搬山卸岭拜伍子胥和西楚霸王，还真是头回听说，终于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了，不过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是曹操，这倒不出我之所料，老早以前我就知道了，不过听我祖父讲这未必准确，其中是不是还有隐情？”

Shirley杨说：“摸金拜曹公是自后汉开始的，但实际上摸金校尉穿梭往来于阴阳界，所遵循的鸡鸣灯灭不摸金之行规，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当时有个作为给幽王人殉的奴隶，埋入墓中竟得不死，取走了幽王墓中的丹砂异书，传于后世，摸金校尉进退八门之法，全都得自其中，按说真正的祖师爷，是这位从墓中活着出来的奇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人姓名和日后结局都已失传，不可考证了。”

我借机把话题越扯越远：“看来古代山陵中果真是有神符灵药和阴阳秘诀，不过这些东西也未必管用，要不然墓主也不会被装进棺材里了，那时候有许多人就是因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才致命早死的……”

说着话不知不觉间，就快走到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了，可想不到说了这么半天，Shirley杨的思路却丝毫没受干扰，再次问我要那枚摸金符，我正彷徨无计，却见胡同里来了救兵。

把着胡同口，设有一部公用电话，又有一刘大妈，她专门负责接电话，一有电话打来，她就先在电话里问明白了是找谁的，然后去胡同里招呼这个人，招呼一次二毛钱，刚好是有电话找胖子，管电话的刘大妈去院里把胖子叫了出来，胖子披着件大衣晃晃悠悠地跟着她出来，见我和Shirley杨从胡同外往里走，抬手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拿起电话大大咧咧地讲了起来：“喂喂……我就是环球倒斗有限公司的波士王……什么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打电话找我干什么？嘿我这爆脾气的，我说你存心找练是不是？你哪的？麻溜儿的自己滚过来让胖爷捏死你……”

我趁此机会赶紧对Shirley杨说：“你瞅这胖子，从昆仑山回来后，刚深沉了没几天，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嘴上也不派个站岗的，在大庭

广众之下倒斗长倒斗短的，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信着他这么折腾，早晚要捅娄子。”

其实我才懒得管胖子说什么，只不过借机把摸金符的事搁在一边不提了，边说边和Shirley杨回到屋里，不一会儿胖子也打完电话回来了，兴冲冲地告诉我：“刚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请客，咱们晚上可又有饭局了，早知道如此我中午就省一顿了，咱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嘛。”我问胖子谁来的电话？胖子却说没顾得上问，光问在哪吃了，地方还挺偏，据说有特色，不过从电话里的口音来听，倒像是明叔那老不死的。

Shirley杨插口说：“这可不行，陈教授康复后从美国回北京了，他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家宴，想让咱们当初去新疆的几个人一起聚聚，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晚上都得去陈教授家，现在天不早了，你们换换衣服咱们就走吧。”

我一看既然如此就没办法了，陈教授的面子当然不能不给，心说当初在北京穷得快混不下去了，来碗卤煮火烧都算改善生活，那时候怎么没人请客吃饭呢？这里边的诸多原因好象还都挺深，索性不再多想了，也将那通没头没脑的电话丢在脑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跟着众人来到了陈教授府上。

应邀到来的还有大金牙，他和陈教授是老相识，而且我和胖子参加沙漠探险队也是由他引见，这次聚会没有什么外人，用不着怎么客套，众人各分宾主落坐，席间说起别来之情以及近况行止，不免感慨良多。

陈教授虽然从沙漠捡了条命回来，但那次在精绝古城折了不少同伴，又尽是至亲至厚之人，导致他神经错乱，在美国经过一番治疗，基本上算是恢复过来了，他思念故土，不肯留在异域，病愈后一个多月，便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

陈教授喝了几杯酒，想起他的助手和学生葬身沙海，情绪变得稍稍有些激动，举箸握盏的手都跟着哆嗦了起来，我们担心他旧病复发，都劝他少喝几杯，逝者已去，过去的事情也就已经过去了，谁也没办法改变什么，还活着的人得看开一些，不能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陈教授又叹息一声：“虽说往事已去，可人要是不怀念往事，没有了回忆，那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正如同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那些文物古迹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回忆，我们从中能了解到自己的底根在哪，血脉在哪，这样才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我这把岁数了，想做些什么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一想起这些事来，我就觉得肩头这历史的重担不轻啊……”

我被陈教授这番话说得心中一动，越听越不对劲，这肯定是话里有话，不知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听这意思最后须是话锋一转，就要有事托付，我可不打算再跟古物扯上任何关系，只有想方设法婉转拒绝，但必须听听陈教授究竟想说什么，于是我对他说：“教授，我说一句您别不爱听，这些大道理，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我们多少也懂点，一个人如果不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那肯定是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吃饭都不香，咱们大伙对此都非常了解，而且早已溶化在血液中，刻在骨子里，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了，不过这些道理实在是太深刻，要真说起来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全面，您病刚好别累着，所以我看您就别说这些内容了，留着将来讲课做报告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您现在要是真想说，能不能直接说这些大道理之后的内容？该不会又想带着我们这伙人组织探险队，去考察什么消失的古代文明吧？”

第二章 秦王照骨镜

陈教授说：“噢，都知道？好好，真看不出来小胡小胖……你们都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咱们中国有许多国宝都遗失在海外了，当年我和我的老同学杨玄威，每每念及此事，都要痛心不已，我病好后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些旅美的学者和华侨，其中有一些人是从事古玩收藏鉴赏的名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随后陈教授说起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前有个传说，秦始皇在位之时南巡，途中，见到有人在海边打捞到一具浮尸，这具男尸是个老者，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容貌不俗，髯长过胸，肌肤白润，肉坚如铁，穿着上古之王者衣冠，漂浮在海里也不知有多久了，更不知其来历死因，但看起来依然面色如生，没有什么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迹象，一阵海风吹来，古尸须眉悉皆飞动，和活人一般无二。

秦始皇以为这古尸是海中仙人的遗蜕，应当祭祀供奉起来，以求仙人赐不死药，但其他人则持相反的看法，秦始皇向来迷信修仙炼丹之说，他手下有许多方士，方士们都认为这是古之僵尸，乃妖物所化，一定是从南海的海眼里浮出来的，见之已属不祥，谈何祭拜求药，然后又说了这件事在什么时候曾出现过，象征着什么什么样的预兆，应该如何如何处理才是妥善之道。

在秦代做方士混饭吃并不容易，古代人大多都比较朴实，稍微能言会道，即被视为有才辩之能，想做皇上的顾问首要本领就是能侃，把死的都能给侃活了，秦始皇本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但架不住这帮人说得跟真的似的，加上他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深信不疑，担心海眼中浮出僵尸会有亡国之兆，既然不能加之薪火刀斧，唯有穴地藏纳，于是命三万刑徒凿穿一座荒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压在僵尸上镇山，并请出秦王八镜中的“秦王照骨镜”嵌于兽头，最后封山而归。

秦汉时期，世人普遍认为铜镜可以镇压僵尸，因为当时的人对着镜子是要“正容”，看看自己的表情是否庄重严肃，衣服帽子是不是穿戴得整齐，要是穿戴歪斜了，就要赶紧正过来，所以铜镜是“正”的代表，一正能压百邪，另外镜也代表“阳”，是白天的象征，是对“阴”的震慑之力。

秦王扫六合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六国秘器，其中有八面古镜，这里面包括法家祖师铜镜，还有就是秦王照骨镜，传说这面铜镜能照视人身骨骼脉络，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就将这面

照骨镜连同那海中古尸，一起埋进了山里。

秦始皇回到咸阳后不久便驾崩，至于那秦王照骨镜埋在何方，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迷，它的下落再也没有人知道了，物换星移，直到北宋末年，有人在山上采药，忽见空中有五龙围着一座山丘相斗，最后五龙皆死，龙尸从天而坠，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只有地面裂开一条大沟。

采药人惊慌之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附近的村民，众人争相赶来观看，只见沟中有一巨物蠕动欲出，众皆惊，以为有山鬼为害，于是纵火焚烧，火后从沟中获一铜造巨兽，牛首龟身，头上有牛角，身体是龟壳，并有七尾，尾端系骷髅头无算，形态丑恶，上丰而下杀，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有人就将其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

有见闻广博的大臣进言给徽宗皇帝，称这面古镜乃先秦之物，正是史书所载的秦王照骨镜，此物为秦代镇妖之器，年久妖氛难除，不宜留在禁中，应该物归原处，按礼制重新掩埋归复原状，可宋徽宗对此镜视若至宝，不肯割舍，一直留在身边赏玩，不久之后，金兵铁骑南下灭了北宋，俘虏了宋室二帝，秦王照骨镜再次下落不明。

秦始皇南寻在海边遇古尸这件事，本就是野史传说，未必能够当真，但秦王照骨镜在史书上却有明确的记载，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面照骨镜，很可能不是铜镜，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能够透视人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某些科技史都将被改写，就如同《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代皇家秘器，其中有些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物质，如果现在能找到实物，足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可惜这件东西就和众多的中国古代珍宝一样，没人知道其下落去向，既然没有实物，也只能让后人凭着古籍中的几行墨迹神驰想象，感慨回味之余，留下许多的遗憾和叹息。

在往后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秦王照骨镜”再一次出现在世上，可惜这次是被英国人从民间搜刮了去，几经辗转流落到印度，直到今年年底，又有一位东南亚的富豪出钱将它买下，因为是走私出来的，所以走的是海路，可这艘船航行到公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偏离航向后带着秦王照骨镜葬身海底。

轮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和船员，几乎没人生还，风暴接连几天不止，造成通讯完全瘫痪，海上搜救工作困难很大，沉船地点根本找不到了，只有个大概的方向，那片海域接近深不可测的南中国海，是片三不管的区域，当地人称那里是暗礁密布的“珊瑚螺旋”。

我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是当时发生的一次重大海难事

故，我们前一阵也都有所听闻，既然秦王照骨镜跟船一起沉了，找专业的打捞队去捞就好了，不知陈教授兜这么大圈子，语重心长地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

陈教授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他可能要看看我什么反应，但除了Shirley杨听得很认真之外，其余的人都没什么回应，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我假装漫不经心，瞥了一眼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俩跟没听见似的，只顾着闷头吃喝，他们显然不想插手任何没油水可捞的苦差事。

毕竟我们和陈教授之间的关系不比寻常，当初要是没有他的认可，我也不会有今时今日，更不可能认识Shirley杨，而且Shirley杨就象是陈教授的亲生女儿，所以不管陈教授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得捧场，必须给足了老头面子。

我赶紧对众人说：“陈教授不愧是教授，跟您在一起就是长学问，今天又给我们补上历史中重要的一课，当初我看了几遍《易经》，就觉得自己挺有文化了似的，可跟您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感觉自己在历史这大西瓜面前就是个小芝麻，今天听您这么一讲，真是可惜了这面秦王照骨镜了，要不然摆博物馆里让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华侨华人外国来宾们，都能在跟前伸胳膊蹬腿照吧照吧，那可有多带劲，不过掉海里也不错，先留在那照照美人鱼什么的，古物皆有灵性，指不定哪天它自己又让海水给冲回来了。”

我说着话在桌子底下踩了胖子一脚，让他也赶紧说几句，胖子被我踩了脚面，稍微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一抹嘴，对陈教授竖起大姆指：“高，实在是高！我午夜梦回之时，经常会审视自己的灵魂，问自己，人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喽，比如陈老爷子要是没熟读过雄文四卷，说出来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段段引经据典、句句震耳欲聋，字字绕梁三日，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学习的成果啊，所以我们今后也都要多学习多看书，温故而知新，重走长征路，再学老三篇。”

大金牙也不失时机地跟着应承，陈教授见状，欣慰地点头微笑：“我真没看错你们，八一和小胖，还有金家老二，别看你们以前被十年动乱耽误了，没正式上过什么学，可你看这口才也不比我这个当教授的差嘛，更重要的是你们不仅有不输于外交家的雄辩，更具备探险家的胆识和气魄，所以我经常都说，真正的能人异士都在民间啊。”

我一听这话，就进一步确认了我的猜测，俗话说：“人不求人一般高”，这还没说什么呢，一顶高帽子就先给扣上了，什么不仅具备外交家的雄辩，更拥有探险家的胆识，这帽子也忒大了，这得有多大的事让

我们做啊？不过我真想不通我们能对打捞沉船之事出什么力，我们这伙人是搜山剔泽寻找古墓的摸金校尉，对海事却真是无能为力。

这么绕来绕去的让人着急，索性我就把话挑明了：“教授，咱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跟您不见外，想起什么就直接说什么了，秦王照骨镜沉到南海了，我的心情跟您一样着急，可奈何我们没什么本事，我只不过略通些风水之术而已，对此事有心无力，虽然我是在福建海边长大的，也跟船出过海，可没去过远海，那茫茫大海不是我们力所能及之处，而且象在这么大一艘船上打捞一样东西绝不是那么简单的，更何况连沉船的地方都找不到，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即使国外专业的打捞组织，恐怕也不能在朝夕之间解决问题，我听说英国一家潜水公司和政府合作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黄金，已经捞了将近十年了，也才刚刚完成初步工作，想全捞出来更不知要捞到猴年马月，我看这件事咱们就在家表示表示惋惜和遗憾就完了。”

Shirley杨对我说：“你先别着急，先听听教授是什么意思。”然后她请陈教授接着把话讲完，我和胖子等人也只好耐下性之来听，陈教授说：“沉船要是真找不到了，我也就不这么着急了，珊瑚螺旋海域虽然辽阔，可有条线索非常关键，如果用古代风水秘术找寻，想来应该有着手之处，海难过后，那艘船的水手中有一人幸存，他的救生艇在海上漂了三天两夜，同伴都死了，他自己被渔船救起后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他在临死之前透露过一个重要的信息，沉船的那个地方，海底有升腾的阴火在燃烧，海中阴火潜燃，这种奇特的现象在风水一道中是否应该有某种讲头？”

第三章 龙火

陈教授说起海底阴火潜行之事，沉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向救起他的人描述了这一罕见的自然现象，海底的火光把海面都烧亮了，火光照到了数百米之外，然而那火光好象昙花一现，很快就熄灭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海事记载的内容，也曾提及过类似的情形，风水秘术能够穷通天地，不管山川湖海，在风水术中都有其解析，因为海底同样有山川峡谷，河流湖泊，也有森林盆地，风水一道中涵盖形、势、理、气四项，在大湖大海中主要以“气”为论，谓之“海气”，陈教授虽然不懂风水学，但他博览群书，知道自古便有这么一说。

我没想到陈教授竟然知道阴火与海气有关，只好对答道：“从我所知道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来分析，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在海底两山环合之处，必有海气凝聚，聚而不散化为蜃，看到海下火光变幻，很可能是见到了海市蜃楼奇景，这倒不足为奇；其二，海气郁积，造成海底油气或是火山喷涌；第三种可能最大，传说南龙中有龙灯之说，又名龙火，世间的火有四种，分别是鬼火，天火，人火和龙火，人火遇水而灭，龙火却遇水而炽，若是阴火势大，则必是龙灯无疑。”

不过我紧接着告诉陈教授：“青乌之术，或有其理，然而癖信之，则必成痴人，风水学毕竟是古老的产物，虽然有着天人相应的道理，可里面的内容也不免有许多过分玄奥之处，例如这龙灯龙火之说，未必可以当真。”

可陈教授却说道：“六合之内，无所不有，海气海蜃之说确实缥缈虚无，但古人的智慧是不能小看的，有些事看似虚无不实，那是因为功课作得还不够，研究得还不深入，尚未能揣摩出前人的心意，我一生醉心于研究古西域文化，年轻时参加过一次考古发掘，那次经历真是终身难忘，我们在古连奴出土了一件周代青铜器，被称为周穆王筵神盂，那是一件盛食器，彝纹为饰，雷纹为地，纹路雄奇壮丽，是青铜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那一时期，青铜和玉一样，都被视作国之重器，在重要的场合为了记录重要的事件，周穆王筵神盂的纹饰上也同样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古人说“归墟”是天地间的深渊，天下之水不论是江河湖海，最后都要汇入归墟，却用远也填不满，它的位置在东海，这并不准确，我看实际上很可能是指南海的海眼，周穆王筵神盂上记载了在南海的尽头，有一个被称为归墟之国的地方，现在比较通用的称呼是恨天之国，恨天氏掌握着龙火的秘密，周天子派史者前去，希望能借龙火铸造天鼎，周穆王筵神盂就是为此所铸。

由此可见南海确有龙火存在，只不过现代学者还没有揭开这层神秘历史的面纱，无法探明龙火的真相，关于恨天氏的记载在历史上也只有只言片语，直到现在，始终没能发现这一文明的遗迹，甚至连这个部族是否存在过，至今也仍在争论不清，有人推测由于地质变动缘故，恨天之国的遗迹都被淹在海底了，而后来一再被人提及，在珊瑚螺旋所目睹的海底阴火，很可能就是恨天文化曾经存在过的区域。

陈教授掰开揉碎地说了半天，我总算听明白了，天下龙脉俱从昆仑而来，唯有南龙一支，起自峨眉，并江而东，向南没入海盐诸山而进海，随后又在海底化为九支十三脉，龙火处为南龙两条支脉环合之地，沉船的地方大概就在那里，那片海域虽然有深渊般的海沟交错，但底下大部分都是珊瑚礁，如果船真的沉到那里，很可能不会沉得太深，打捞起来不会过于困难，难的是海底复杂的地形以及恶劣的海上环境，使得传统地探测方法失去了用武之地，想来想去，也只有利用风水秘术中对南龙一脉的描述，找到那仅在偶尔可见的海底阴火源头，然后以此为中心，在附近展开地毯式的搜索来寻找沉船。

珊瑚螺旋海域顾名思义，海底地形复杂得就如同旋涡，而且海面上一年四季风暴不断，潮汐幅度变幻莫测，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盯上了那艘沉船，因为是不管海域，按照国际公约，捞到的东西完全归申报人所有，再不尽快去沉船里找到秦王照骨镜，这件稀世国宝便又要流失海外了。

基于这些原因，陈教授希望我能配合专业打捞队去找到那艘沉船，能够准确地寻找海底龙火，也只有摸金校尉上观天星，下查地脉的办法最为实用，除此而外不做他想，陈教授最后说：“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辛辛苦苦钻研了几十年，但都啃的是书本上的死东西，临老都没能有什么独到的创建，所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要说真刀真枪的做一番大事业，还得指望你们这些真正有本事的人，我没别的心愿了，临死前看到找回秦王照骨镜就能闭上眼睛了。”

我听陈教授言辞恳切，他要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也不用来找我们了，按理说既然是他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推辞，可难就难在胖子和大金牙身上了，本来众人都安排好马上就要出国了，难道现在又让他们冒着风险出海吗，思想工作可做不通了，那面秦王照骨镜虽然宝贵，但尊重历史的同时更要尊重生命，再有价值的古董，也没有人的生命有价值，而且阴火龙灯潜伏莫测，又哪有那么易找。

想到这我看了看其余的人，Shirley杨虽然没点头，但看神色似乎已经答应了，这件事以她那种任性的性格，不用等我点头她也会答应，可

我发现胖子和大金牙也正偷眼看我的神色，他们显然要等我做最后的决定，而且看他们的表情，对于这件事一点都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不欠陈教授的，再说即使捞出秦王照骨镜，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有任何利益，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我深知一个道理，我军作战历来要首抓思想工作，如果没有士气，这仗就打不好，我一时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们跟我去冒险，于是硬撑着没有当场答应陈教授，说回去考虑几天，毕竟此事非同小可，不能说去就去。

回去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和胖子等人没坐Shirley杨的车，三人在路灯映照下的雪地上走着闲聊，说起陈教授让我们办的这件事，大金牙说：“我说二位爷呀，这事咱可千万不能应了，这趟浑水淌不得，捞出秦王照骨镜还则罢了，捞不出来或是有个什么闪失，陈老爷子还不得跟咱们玩命啊，再说我小时候也在海边住过，海里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找什么阴火，那茫茫大海没个边儿边没个沿儿的往哪给他找去？还是胡爷头脑清醒，在杨小姐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下，竟然从容不迫气定神闲地坚持原则没答应陈老爷子……”

胖子也说：“胡司令，我还以为冲你以往的脾气，当时就得答应了，刚才白替你着了半天急，急得我脚心都冒汗了，不过你小子还真不简单，竟然厚着脸皮咬定青山没松口，以前我还真当你是一个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人，闹半天你私心也不浅啊。”

我说：“你们俩别他妈废话了，什么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多年了还用我教给你们吗？公字的一半刚好就是私字的一半，所以公私向来都是一回事，私中有公，公中也有私，要说什么公私分明、大公无私，那都是扯蛋，不管打着什么大公的幌子，也至少有一半是出于私心，由此可见造字的老祖宗是真有见地，要不然怎么把公字造成这样呢，太了解人性的本质了，这公私二字造得简直都触及灵魂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在陈教授家之所以没立即答应，还真是私心重了，我不能光图一时嘴上痛快，就仗义过头了，咱们即将奔赴美国去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了，这可是头等大事，哪怕等咱们在美国发了财，圆了美国梦之后，再帮他去捞秦王照骨镜呢，那也不算晚吧？”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也很清楚，陈教授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头，而且这次我要是不肯帮忙，单是Shirley杨那关我都过不了，可即便我有心鼎力相助，奈何我对这海底捞针的差事没有半分把握和信心，既是去了也是枉然，连三成把握都没有的事情没无论如何都没法做，这件事真够伤脑筋的。

刚走到家就发现有人在四合院门口等着我们，一看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破了产的港商明叔，有一段时间不知他的下落了，我还以为他不是去美国淘金，就是回香港扎款去了，没想到他还留在北京。

明叔说明来意，原来他昨天已经打过电话要请我们几人去吃饭，可空等了半天也没见人，只好登门造访，说是想探讨探讨去美国之后合伙做生意的事情。

胖子见了明叔立刻嘿嘿一笑，伸胳膊夹住他问道：“老猴崽子现在气色不错啊，是不是回光返照了，最近没闹人格分裂吧？”

明叔赶紧说：“肥仔不要开玩笑好不好啊？我在饭馆里定好了位请你们，你们也不肯赏光，让我干等了半夜，你阿叔我可是有正事要同你们商量……”

胖子本想把明叔打发走，可我突然想起明叔常年在南洋跑船，我何不以海事问之，看他是否知道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情报，于是我拦住胖子，将明叔让进屋来，见他晚上还没吃饭，就让大金牙想办法给弄点吃的来。

进屋落座后，我也不跟明叔兜圈子，直接问起海上的事情，明叔果然对答如流：“你阿叔我跑了大半辈子船，海上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在南洋那些海匪海商提到雷显明，都是要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的，你阿叔我这个老水手，称得上识信风，知水性，洞悉海底地型……”

我不耐烦听他自吹自擂，不等他说完，便又问他知不知道珊瑚螺旋海域有阴火？明叔闻听此言，刚才一脸自负的神色荡然无存，脸上的肌肉仿佛突然变僵了，目光有好一阵失神，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回想起了在珊瑚海跑船时，有着非常恐怖的遭遇。

第四章 吞舟之鱼

我见明叔神色有异，察言观色之下发现他绝非做伪，于是为他点了支香烟，让他不要着急，把南海之事细细道来，这时大金牙给明叔做了碗面汤，做熟了之后就给他端了过来，我和胖子隔着老远就闻见香味，虽然都知道大金牙不仅是手巧之人，而且也懂美食之道，吃什么都挺讲究，可没想到一碗挂面汤也做得这么诱人。

我家中就剩下两个生鸡蛋和几根烂韭菜了，现在天色已晚，到街上也买不到什么了，这还是大金牙找邻居刘大妈借点挂面，匆匆为明叔煮了这碗鸡蛋挂面汤，大金牙说：“几位爷，咱都是有身份的人，虽说吃顿便饭，可家常便饭也不能随随便便啊，象明叔这种场面上的人咱就更不能怠慢了。”

明叔饿了多半宿，一看饭菜端上来，也顾不得说话了，我见状也没办法，有什么事等他吃完再说吧，大金牙先给明叔端上热腾腾一碗挂面汤，汤上薄薄地浮了层碎韭菜沫，面条上顶着着俩鸡蛋黄，大金牙告诉明叔：“这面汤有个雅称，鸡蛋黄是黄的，韭菜沫是绿的，故此唤作两个黄鹂鸣翠柳，下面这面就更不得了，吃一口挂面不咬断那是银须倒挂，咬断了那就疑是银河落九天了这个，您别看用料就那么回事，蛋黄散了点，韭菜也不太新鲜了，可这意境在那摆着呢，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骚客到大饭店里，不点别的，单点挂面汤，不为别的，就冲这俩鸡蛋黄来的，图什么呀？不就是图一附庸风雅吗。”

我和胖子看得大眼瞪小眼，大金牙不愧是一能说会道的奸商，一堆废铜烂铁从他口中说出来，也能变为镶嵌嵌玉的宝器，胖子对众人说：“我看咱去了美国还倒腾什么明器呀，就有老金这两下子，咱合伙开个饭店还不得发横财啊，弄不好美国总统都得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唐人街，专为吃你这两个蛋黄来，别说美国总统没吃过，连我这馋虫都让你给勾起来了，锅里还有没有给胖爷我也来一碗……”

锅里没挂面了，剩下半锅清汤，大金牙又盛了三碗汤，四人喝得稀里呼噜，明叔更是差点连碗底都给舔干净了，吃完后明叔突然说：“金牙仔的面汤煮得好呀，回味无穷，意犹未尽啊……可我看见这两个圆圆的鸡蛋，就想起咱们到昆仑山找的那颗珠子来了，那东西叫做什么来着？”

我心想那“毫尘珠”，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起来有什么意义？莫非与珊瑚螺旋的海事有关？便对明叔说：“是说毫尘珠吗？古代在内地对其呼为凤凰胆，是皇家不传之秘，就连《易经》这么大篇幅的古代经典之中，都不曾涉及半个凤字，我想大概不是因为《易经》出现的那个时期

中国还没有发明凤字，而是由于所有关于凤凰胆的秘密都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接触，其实那颗珠子并非能够长生不死，是古人的一种误解。”

明叔说：“对对，就是那个什么珠，象这种珠子，其实在南海有很多，我年轻的时候，最开始是跟着家中一位舅公跑船，那时候南洋正在打仗，生意要多难做有多难做，有一年我们运的是盐米之物，没想到在海上碰到了吞舟之鱼。”

我和胖子少年时代久居福建，也曾听渔民说起远海大洋之中有吞舟的大鱼，却始终未知其详，于是让明叔说得详细一些，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吞舟之鱼”并非是特指某种鱼类，凡是走船之人在海中遇可以覆没舟船的深海巨鱼，因不知其名，皆以“吞舟”二字呼之，也有些遇到过海难经历的人，同样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海上的遭遇，正所谓是命书上提及的“路有拦路虎，水有吞舟鱼。”

不过明叔那次真是碰上大鱼了，这鱼有多大根本没法形容，不能以咱们常说的斤两和尺米度之，然而这种巨鱼只在外洋深海才有，新安以南，尽属大海，过了香港佛堂门，就是风浪湍急的深海大洋，明叔和他舅公在海上走私，除了盐之外船舱里还装着许多黑市物品，那次他们的船只刚出佛堂口海域就遇到了麻烦。

是夜，月明如镜，四顾海面，一望无际，又恰好风静潮息，船开得很稳，这时船上水手们发现海中卷起一股巨浪，有经验的老水手说这是涌而不是浪，海中必先起风而后才生浪，海涌则无风而起，是海水自身动荡所形成的。

随着浪涌越来越多，海中露出一座山来，隐隐横恒于前，船上的人以为是发生了海滋或浪涌的奇观，纷纷站在船舷上好奇地观看，众水手以往航行经过这片海域，都从未见海中有山岩耸立，在大洋深海当中又怎么会有孤零零的岩山出海？

大伙正疑神疑鬼的嘀咕猜疑之时，忽然发现明月映照下的海面再次发生了变化，一会儿的功夫便又从海底浮处数块巨岩，明叔的那位舅公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好，不是浪涌，而是海中出现了大鱼群，今夜月明风静，定是海底群鱼出游，露出海面的不是山岩海岛，而是大鱼的脊翅，随即嘱咐众人千万不能高声喧哗，赶紧悄悄把船往远处开，否则惊动了鱼群，一旦鼓浪而出，咱们的船就得被巨浪打沉。

可还没等船长的命令传下去，海水就翻腾了起来，浮在海面的鱼群奔着他们所在的这条船就来了，这种情形只能赶紧转舵掉头逃命，但船速不够快，有好几次都险些被巨浪掀翻，为了活命，船长只好下令把船

上能扔的东西全都扔掉，以便轻船加速。

最后扔光了货物，又把船上的活人扔了十几个下海，这条船才得以死里逃生，驶回了佛堂门，船上的货物损失殆尽，明叔和他舅公全部的家当都赔光了，他们俩也差点让债主逼得跳了海，为了尽快挽回损失，只好挺而走险，到珊瑚螺旋的海眼里去采珠。

珊瑚螺旋是海底一片巨大的珊瑚森林，据说其中有处深不见底的海眼，周围海域又与深海大洋相接，风高浪急，危险莫测，也号称是沉船的墓场，珊瑚森林中有许多巨蚌，盛产明珠，每当满月时分，海中成百上千的老蚌，便会打开蚌壳采纳明月的精气，有的珍珠已经生长了千百年了，为天地灵气所独钟，一到那个时候，借着海底的阴火，海面就全都被月光明珠映亮了。

由于珊瑚螺旋接近深海，许多水族恶鱼都会被明珠吸引徘徊不去，海中巨蚌为了保护自己，轻易也不会完全打开蚌壳，所以一年当中，海底明珠映月的奇景只不过有几个瞬间，都是在月满欲蚀的夜晚。

渔人到珊瑚螺旋去采珠是一项暴富的手段，但危险系数实在太太，若非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也不会有人愿意冒那个风险，而且即使是到珊瑚螺旋捕蚌采珠，也都是在外围活动，没人敢接近海眼，一是自古传说那里边闹鬼，有水鬼拖人入海溺毙，二是暗礁密布，船只进去就会触礁，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珊瑚螺旋沉船墓场中的海底陈列品，还有许多别的神秘原因，则更是扑朔迷离，说起来纷纷繁繁没有头绪，历千年难有定论。

采珠人和倒斗的其实差不多，也是七十二行中的手艺人，不过在海上可千万不能提“倒”这一类的字眼，他们也绝不直接称明珠为“珠”，而是以“蛋”呼之，因为代代相传，皆说那些因为采珠或海难死在海里的幽灵，也都被月光明珠的精气吸引，一听活人提到“珠”字，就会在海底索人性命。

自古以来在珊瑚螺旋采珠之人，都自称蛋人，干的活叫做采蛋，所以明叔一喝鸡蛋挂面汤，就立刻想起这件事情来了，那时蛋人采珠的办法，就是以长绳拴在腰上系住，携带装满石块的竹篮，还有换气用的猪尿泡沉入海里，然后设法引诱老蚌打开蚌壳，探进身子或是胳膊去采珠，若有小蚌就拾到篮内，摇动长绳，船上的人就提拉绳索，将竹篮取上，有时候采蛋手艺差了或是运气不好，被巨蚌夹死，以及不幸遇到恶鱼之辈数不胜数，绳子一断大多数就永远下落不明了，只有一线血水浮上海面，连尸骨都收不回来。

采蛋之辈，十有八九都会落得这种葬身海底的悲惨下场，若侥幸不死取回明珠，则一夜暴富，但世人贪心不足，取了一枚就想取第二枚，可再去采蛋往往就未必能活着回来了。

说这行不容易，除了危险之外，还需要很大程度的运气，因为根本没人敢进珊瑚螺旋的深处，都是在外围采珠，即便如此也要龙王爷赏给这些苦命人一两个时辰晴好天气，否则还没等下水采珠，坐船就先翻了。

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熟悉这片海域的老海狼，才识得这条航路，明叔的舅公早年间就做过采蛋的蛋民，在佛堂口赔掉本钱之后，只好重操旧业，不料他头一次下水，就让鱼给吞了，一起下去的四个人都没能活着上来，那时候明叔还很年轻，这件事对他的刺激着实不轻。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珊瑚螺旋外边的海蚌已经被人采得差不多了，但没有人肯冒险进海眼一带采珠，因为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送死，所以珊瑚螺旋深处的蚌珠始终没人动过，积累了不知几千几万年了，那绝对是一处发掘不尽的宝藏，可是别看现在科技进步了，装备和器械都不比以往简陋，但要想进地形复杂的珊瑚螺旋取宝，还是不太现实。

听明叔讲罢，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都觉得口干舌燥，也不知是面汤咸了还是见财起意，心痒手痒之外，更是激起了猎奇之心，胖子激动地对我们说：“我看这月光明珠可是不拿白不拿啊，拿了是替天行道，不拿纯属大逆不道，虽然风险不小，但这叫不担三分险，难得一身轻，这回要是成功了，咱们就能少奋斗二十年，不过办这事费用不会太少，明天就让陈教授给咱们提供资金出海采珠，咱们正好可以学学雷锋，顺便帮他打捞秦王照骨镜，这才真正算是公一半私一半，名而正言而顺的绝顶勾当。”

大金牙也说：“胖爷说的极是，凡事非财难着手，一朝无粮怎驻兵？到了美国不管做什么生意都离不开钱，可凭咱们自己的经济实力还真是有点力不从心，既然有这个机会，咱是不是调研调研，看看有没有可行性？”

我心想明叔如果了解南海海眼的情况，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明叔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要是有什么办法进去采珠还能等到现在告诉我们吗，那海眼其实就是个无底洞，多少海水日以继夜的灌进去也从不见满，虽然没见过，但从传闻来判断，竟然和精绝鬼洞极为相似，想象不出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那片神秘难测的海域绝没有那么好去，万一有些许差错，怕是进得去出不来了。

我也很清楚我们于公于私都要去珊瑚螺旋走一趟，这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我对众人说道：“人是英雄钱是胆，低级趣味不是罪，咱们是商人，商人者皆为利往，只要有利可图，就没有不去之理，不过我看没有把握的事情，咱们最好别忙着做，你们先沉住气，等我去和Shirley杨商量商量，她家祖上是搬山道人，久在江浙沿海勾当，擅长独门搬山填海异术，若有这门探海奇术为辅，咱们去南海搬山取珠直如探囊取物反手关门一般，不废吹灰之力。”

（注：海狼是指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

第五章 搬山填海

作为一个探险家，促使他不断以身犯险的动机，至少是基与好奇心、野心、信仰和使命这四大因素，我不知道摸金校尉算不算职业探险家，不过这些动机我们是一样不少，关键是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就更可以施展我们的一腔剩勇了，四人喝着热腾腾的面汤，探讨着去南海海眼会有多大收益，最后得出的结果是难以估量，能把整个海底都照亮的月光明珠，是千万年海气凝结之精华，不身入海底根本猜不出珊瑚螺旋中有多少老蚌巨珠。

想到那些取之不尽的宝藏，不禁使人神驰天南，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过去，大金牙说：“当年在潘家园初次见到胡爷和胖爷，就觉得二位一表非俗，跟着你们混早晚能发大财，这就叫慧眼识英雄啊，现如今咱们即将去美国大展宏图了，可就是缺点资金，不过想冰吃天上就下雹子，那海眼处竟有这么大一个无主宝藏，依兄弟的愚见，就凭咱们胡爷的摸金秘术，再加上杨小姐祖上传下来的搬山填海绝学，这桩富贵非咱们莫属了。”

胖子说：“何止是想吃冰天上下雹子啊，这简直是想娶媳妇天上就掉下个林妹妹，胡司令我说你就别渗着了，赶紧去找杨参商量商量去，商量妥了，咱们是不是可以连夜就出发？”

我心想他们怎么都这么激动，看来马克思说的没错啊，金钱是人民精神的寄托，不过我现在还真记不太清楚原话了，老马说的也可能是宗教信仰才是人民精神的寄托，不过我看这两者没什么区别，反正在一个缺乏可靠信仰的时代里，把金钱作为精神寄托并非什么坏事，至少比那些空洞虚无的崇高价值观要来得实在。

我正要跟众人说咱们这次出海，打捞国宝秦王照骨镜是主，顺便到海眼中采珠是辅，最好能做到公私兼顾，可话到嘴边，突然感到腹中一阵巨痛，刀绞般疼，再也顾不上说什么了，顺手抄起桌上一张报纸，以冲击敌人火力封锁线的速度奔向厕所，不仅是我这样，明叔等其余三人，也先后感到腹疼难忍，纷纷跑去厕所放茅。

大金牙煮的挂面汤中，放了些不太新鲜的韭菜，就这几根小小的韭菜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四个人拉肚子拉得都脱水了，最后不得不连夜到卫生院去输液，我和胖子常年四处奔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过，也从没闹过肚子，没想到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差点折在一碗挂面汤上。

深夜的卫生院急诊部门前仍然有不少患者，我们四人被护士安排在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打吊瓶，胖子躺在病床上还在有气无力的抱怨：“据说四大背是警察局、大药房、火葬场、税务局，进这种地方最少倒霉三年，胖爷我这辈子都没进过医院，这回算是他妈开了斋了，都怨老金，煮锅破挂面汤放俩鸡蛋还不行，还非得放老胡他们家的烂韭菜，那捆韭菜什么时候买的，他自己可能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也有连带责任，不过归根结底还得怪明叔，明叔你说你大半夜上我们家来还不提前吃饱了来，成心蹭饭来的是不是？我发现这就是你的一贯作风，从上回去昆仑山的过程中，你就一味地煽风点火，我看你是惟恐天下不乱，大有妄图炸平庐山，迫使地球停止转动之势。”

明叔由于吃得面汤最多，所以病情最重，跑肚跑得几乎就剩下一口气了，不过他跟胖子始终有点过结没解开，这时候又自持众人出海用得着他，半点也不肯在嘴上服软：“我警告你个胖仔，现在我心情很不好，千万不要试图在这时候挑战你阿叔的情绪！哎呦……你阿叔我都快被金牙衰仔的面汤搞得挂掉了，丢你老母个黑呀，这是面汤还是泻药啊？”

说着话明叔又肚痛起来，想找护士带他去厕所，但这卫生院的护士一是特别忙，二是态度不好，遇到这些不是份内的活都不愿意来做，明叔找到哪个护士，哪个护士就朝他翻起卫生球眼，对明叔这香港老同胞视而不见，正好我的吊瓶打完了，只好由我扶着他去医院的厕所放茅。

我把他扶进厕所挂好了吊瓶之后，就顺着医院走廊往外走去给他找手纸，这时见Shirley杨从街道刘大妈处闻讯，急匆匆赶来卫生院看我们，正在挂号的地方到处打听，我就将她喊了过来，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没什么大事，就是食物中毒了，可能韭菜上有农药没洗干净，用药之后已无大碍，让她不用担心，随后我们就走到医院走廊安静之处，我同她说起去海眼打捞沉船的事情。

Shirley杨说：“你当时没有答应下来是对的，陈教授太心急了，即使有别的打捞队盯上了那艘船，恐怕在相对的短时期内也拿不出方案来，珊瑚螺旋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那里向来被称为南海百慕大，是各种海难事故的多发海域，这片海域的空中经常会有晴空湍流出现，飞机很难飞临上空，舰船的电子设备也会受到某种神秘干扰，而导致失灵，而且水下暗礁太多，若是不熟悉海底地形根本不可能进到珊瑚螺旋深处，等咱们回到美国后再慢慢想办法吧，毕竟这件国宝秦王照骨镜事关重大，而且陈教授的忙我也不能不帮。”

我对Shirley杨说：“今天遇到明叔，他年轻时曾跟船到珊瑚螺旋附近采夜明珠，大致的地形他是知道的，我估计利用风水秘术来上观天星、下察地脉，找出进入珊瑚螺旋的途径虽然十分渺茫，但也并非不可为

之，《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有对南龙一脉的详细论述，虽然咱们远隔万里不知那海眼的情形是否与南龙形势吻合，不过毕竟要到海上亲眼看看才见分晓，我现在觉得最起码能有三四成的把握。”

对于在海眼潜水打捞沉船明珠一事，我们虽然有足够的资金，但如果不经长期的准备和部署，根本无法同专业打捞公司相比，单是对于一些潜水设施的掌握就足够我们学很长一阵子，但我觉得如果用搬山道人传下的独门探海方术，一定能事半功倍。

不过所谓的“搬山填海”之术，并没有类似《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样成书为典的古卷，只在搬山道人“鹧鸪哨”留下的日记兼回忆录中，对以往使用过的一些方术有相关记载，其中涉及到几次出海寻访灵丹妙药的经历，夹杂了许多搬山道人秘不外宣的奇术，这些搬山填海的方术之奇诡令人匪夷所思，都是历代搬山道人，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所汇集的无数心血，能够穷通天地万物，若是可以善加使用，真可谓应其变而神其妙也。

Shirley杨曾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整理了出来，不过我们这半年来万里奔波，从没认真研究过，这时候突然要用，不免有些临时抱佛脚的仓促。

除了过于匆忙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劣势，比如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购买使用的装备，跟那些以政府军队为背景的专业潜水打捞单位相比，无疑是叫花子同龙王爷比宝，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难以相提并论。

不过基于这次行动有其特殊的性质，在珊瑚螺旋那片高科技设备失去作用的神秘海域，正是老祖宗传下来这门古老秘术的用武之地，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叫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摸金校尉和搬山道人的长处，在于掌握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绝对技术优势。

Shirley杨也是探险世家出身，她的血液里继承了许多探险家的基因，虽然她经常说我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好事之徒，但事实上她自己也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在医院里被我一煽动就动了心思，Shirley杨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虽然她后来放弃了从军，而是最终选择成为了国家地理杂志的一名普通摄影师，但她身上仍然具有典型的美国海军人官气质，卓越但不高傲，从不缺乏冒险的精神与勇气。

USNA的座右铭是：“知识铸就三叉戟”，三叉戟是希腊神话传说中海神波塞冬的兵器，象征着海神的力量和制海权，我们这次海底捞月的行动，就是以“摸金校尉”与“搬山道人”的古老秘术为主，也正巧应了这句铭言，倒斗秘术铸就三叉戟。

但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出海的基本装备，这就要通过Shirley杨利用海外关系进行准备，我们商定计划，由我带着胖子等人先下南洋，在珊瑚螺旋附近收集情报，并寻找合适的船只，待Shirley杨准备就绪后尽快汇合，全队进入南海百幕大。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重大计划，就在这毫不起眼的卫生院中，干净利落地制定完毕了，我们谈了足有一个钟头，谈完了我才突然想起来，明叔还在厕所里蹲着呢，都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赶紧去找他，才发现他不在了，原来明叔早已经被一个路过厕所的医生给送回了病房，他在病房中一见了我就抱怨：“胡仔比那个胖子还可恶，胖子最多嘴上缺点德，这姓胡的衰仔净使阴招，把你阿叔这么一把年纪的老人家扔在厕所里，说得好好的是去拿卫生纸，结果一去就没影了，人面兽心呀这是，幸亏阿香没嫁给你。”

我随口敷衍道：“得了吧明叔，咱们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决千金之货者，不争毫末之价，您不也没掉里头爬不出来吗，就别斤斤计较了，我刚才确实是有比给你送手纸更重要的事情，这不一打岔就给耽误了吗。”

众人被肚子闹得筋疲力尽，吵了一阵，便没心思再多言语了，输完液之后就回家睡觉休养，第二天中午，陈教授赶来探望我们，他已听Shirley杨说了我们答应去找秦王照骨镜，特意来嘱咐我们：“南海的海眼深不见底，怕是和精绝古国的无底鬼洞大有关系，你们既然决定要去珊瑚螺旋，有件事必须事先说与你们知道，这件事也许有些耸人听闻，但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第六章 青头

陈教授告诉我们，早在殷商时期，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曾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迁徙，其中一支向南渡海而去后，失其所踪。

据史书所载，在珊瑚螺旋的海岛上曾经有过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恨天之国，他们善于使用海底的龙火，与周王朝互有往来，国中有深不见底的洞穴，这个海上之国，很可能就是从中土渡海迁徙而去的恨天氏，但在秦后，对恨天之国的相关记载就彻底没有了，在大海上神秘的消失了，就如同从未在世间存在过一样，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成了解不开的迷，恨天之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踪之国”。

后来有位去西天取经的法印高僧，他取得真经后从海路归国，将沿途见闻写成了一部地理奇书《佛国记》，其中就叙述了他在海上听闻过恨天国遗迹之事，这段记载里面提到，在高大珊瑚森林密布的海中有一无底巨洞，如果舟船被卷入其中，绝没有人能再活着回来。

我对陈教授说：“传说中的这个海上的无底洞，十有八九就是南海的海眼了，确实很象咱们在沙漠里见到的无底鬼洞，这次我们出海，会想方设法摸摸它的底细。”

陈教授说：“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意气用事，而去冒险进入海眼，装有秦王照骨镜的船只，很可能沉没在了海眼附近阴火潜燃之处，当然这是咱们尽量往好处设想，也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要是万一沉船已经落进海眼里了，那也是天意如此，人力不可强求了。”

随后陈教授又千叮咛万嘱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秦王照骨镜两面都可以照人面目，正面无妨，但千万不要去看自己在古镜背面的影子。切记切记，这是出于什么原因陈教授也无法解释，总之根据以往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面照骨镜好象背负着某种诅咒，谁用背面照谁就要倒霉，按理说，这番话不应该从陈教授这种身份的人口中说出，他大概也是出于一番好意。这才不得不给我们做个提醒。

我知道陈教授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正如他先前曾经说过的话一样，六合之内，无所不有，愚者惊疑，畏首畏尾，正则为神，非则为鬼，托说虽众。却因人知有限。莫能辨其虚实，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的确难以用常理常识来衡量。那面在古墓中镇了一千多年死尸的铜镜，难免会带有地下的隐晦之气，对活人有损无益，这也许就如同摸金校尉“鸡鸣灯灭不摸金”的规则一样，既然秦王照骨镜有这种禁忌，必然事出有因，我们既然无法追究出其中真正的原因，那就尽量别去触犯为

好。

几天之后，病情最严重的明叔总算是恢复了，他带着我和胖子、大金牙。一行人轻装简行，通过他在香港海路的关系，利用走私船几经周折把我们运到了珊瑚庙，珊瑚庙本是一处无名小岛，因岛南有观海断崖，崖上是一处古珊瑚庙旧址，传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古迹，所以海路往来之客都以此庙为地名。

珊瑚庙岛四面环海，椰林婆娑。一派南国风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海洋气息，崖下的渔村幽碧深邃，没有车马喧嚣之声，岛上还有一处世界罕见的天然奇观淡水湾，与大海一石之隔，水质却清冽甘甜，可为航海船只汲取充足的淡水，不仅是放洋出海进入珊瑚螺旋的必经之路，也是海上最后一个补给点。

岛内这个数十户人家的小渔村，生活条件原始落后，渔民们靠海吃海，除了打渔采珠之外，也持在附近海域打捞到的古董旧货之物出售，沿海的一些古玩商和收藏者常年在这里收购交易，多种货币都可流通，美元最硬，这海岛上也不断有投机的冒险者和打捞队来碰运气，时常可以听到有人收到奇珍异宝的传闻，久而久之，珊瑚庙岛便形成了一个孤悬海上的黑市，俨然是一个化外之国。

此岛临近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美誉的航线，元明时期地沉船尤多，

渔民们捞上来的事物也五花八门，有瓷器、兵刃、香料、木料、古币、造像、充满了伊斯兰风情的玻璃器，也有从沉船里捞出来尚未开封的陈年美酒、还有连我们这些行家都看不出年代款式的古物，甚至有在海滩死人脚上扒下来的名牌烂皮鞋，摸金校尉管古墓里的宝贝叫“明器”，海里捞出来的东西也有名词，在民间行话统称为“青头”，青头交易称为“接青头”，只要有华人圈的地方，此类行话全都通行，做这种青头生意和古玩生意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懂行，不懂行就没人愿意做你的生意，怎么才叫懂行呢？通晓行话明白行规这两条就是最基本的。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人从没接触过青头货，皆有大开眼界之感，可明叔告诉我们这岛上交易的物品，虽然假货不多，但都沉在海底年代久远，受到侵蚀和破损的情况非常普遍，要不上大价钱，很难见到品相好的真玩意儿，除非是撞大运赶上了，不过那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有不少专吃这碗饭为生的人天天在这盯着，一旦有渔民打捞到好一点的青头，马上就被收走了，你要是运气不够，连见都见不到，只能事后去打听相关的传闻，吸取经验教训为下次机会做准备。

按照计划我们要在珊瑚庙停留一段时间，为出海做充分的准备，等

汇合了从Shinley杨后才会开始行动，于是我们在渔村中找了家能留客的渔民，跟他谈妥了价钱就住了下来，随后在岛上转了一圈，这时天色还早，我们就找到一家开放式的小酒馆里喝些啤酒解渴。

这酒馆其实就是一个旧木头箱子搭成的长条柜台，所有的座位也都是露天的木箱，两边挂着绳，晾着鱼干，柜台上除了各种各样的酒水之外，还有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青头”，每天黄昏时分做完生意和出海回来的人们，都会来这里喝几杯聊聊新闻，但白天却十分冷清，老板是个姓武的中年汉子，因为腿瘸了，当地人称他叫“掰武”，长得黔黑敦实，举止作派一看就是常年和风浪打交道的海狼。

掰武是华人，祖辈曾在前清水师营听差，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就开始在海上做起了没有本钱的买卖，这买卖传到掰武这辈，他腿上中枪落了残疾，成了个“掰佬”，只好流落在珊瑚庙卖酒为生，不过这只是表面的生意，他主要还是为外来者兜售各种商品，这岛上有的没有的，他都能从特殊的渠道搞来。

掰了条腿的小老板掰武见来了国内的同胞，表现得很是热情，我刚坐下喝了两口啤酒他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当过兵？

十年的军旅生涯，一坐一行上的习惯都渗透到血液里了，隐瞒是隐瞒不住的，我只好告诉他实话，一九六九年冬天入伍，是六九年的老兵。

掰武一听肃然起敬：“噢，那是毛主席的兵了，失敬失敬，你们到我这喝酒可千万别见外，这些酒都算我请客，尽管喝个痛快。”

我挺纳闷，就算我给毛主席当过兵，为邓大人打过仗，跟你一个海外的渔民也扯不上什么关系，犯得上请我们喝酒吗？这啤酒里没下蒙汗药吧？直到掰武介绍起他自己的经历和生意，我才恍然大悟，赶情这酒馆老板跟大金牙是一样的奸商，想跟我们谈生意。

明叔跑了半辈子船，也是黑白两道的生意通吃，论辈份也是掰武的前辈，掰武稍微一试探就知道我们这伙人里有行家，都是明白人，所以他不敢有所保留，否则别想有生意可谈。

不过我还是不愿声张，只告诉他说我们这伙人在国内做生意亏了本，想出海捞些青头碰碰运气，掰武一听想捞青头，立刻从柜台底下推出几个木箱：“这几箱青头，都是给老主顾留的，就冲咱们是血脉相通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炎黄子孙，你们几位兄弟要是看中了，管他什么老主顾旧主顾，我在这就先让给你们了。”

我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瞧这掰武说得多么仗义，可我们干这行也不

是一天半天了，这套贴胸毛子的话，说出来绝对比他还仗义还有高度，这掰武的水平真欠点火候，不过想想也是，海岛上的黑市哪有潘家园的水深，但既然取出来了，就先看看货再说，要是真有好玩意儿，那岂有不收之理。

由于以往在潘家园很少涉足这部分生意，所以我们对青头货很感兴趣，当即只顾着接青头，就把正事先扔到脑后了，众人一看之下，发现掰武这的青头确实不少，品相和保存程度都比那些渔民摆地上卖的要好很多，不过仍是没什么上品，只有胖子发现了一口阿拉伯的象牙柄弯刀，但经大金牙一鉴定是西贝货。

第七章 海中古玉

明叔抱怨道：“有没有搞错啊，你阿叔我和这三位朋友什么仙丹没见过？这些烂青头根本不入我们的法眼，你这到底有没有象样点的东西？没有的话就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掰武为难地说：“在珊瑚庙这座岛上确实有好东西，不过得碰运气，你们来得太不巧了，前些天有批法国人在海沟里找到一艘明代宝船，保存十分完好，里面的青头都跟新的一样，等后边的人闻讯赶去，那宝船只剩下船架了，我这还有最后一箱，是我压箱底的青头，遇到大行家才肯拿出来，几位兄弟上眼……。”

说着话，掰武一瘸一拐地又拖出一个破旧木箱，箱子上散发一股鱼腥的臭味，揭开木盖，里面又是几层脏兮兮的软布，待他一层层拆剥开来，我和大金牙等人才漫不经心地往木箱里看去，可这一看不要紧，感觉身体来突然触了电一样，我们的眼睛似乎都被这些青头牢牢吸住了，视线再也移不开来，除了胖子之外，我和明叔、大金牙全都“噌”地一下站起身来，迫不及待地问那掰武：“你这些青头是从哪里搞来的？”

“掰武”最后取出的一口木箱里，装着满满一堆奇形怪状的古玉，有的形如瓷片，有的形如枯骨，也有的形似兽角兽牙，不仅形状古怪奇诡，这些古玉的颜色更是斑驳离奇，由于是一水的青头货，在海中被自然环境侵蚀，所以大抵是以暗灰色为主，但有些部分老浸尤存，或是色如生姜，或是色如烂酱，也有鲜艳如红枣的斑痕。文心阁隼风手打。

大金牙最精玉道，见了这箱青头，口中的金牙和双眼顿时一齐放光。凡是海中所出千年古玉、往往没有一件是完美的，古人藏玉有三忌之说，忌油、忌污、忌腥，油腻之物会堵塞玉质的细微孔隙，使玉质不能晶莹润泽，失去了玉髓的青光，海中古玉沉浸既久。海水中的腥液和海腥气中含有的盐卤等成份，污秽之物闭塞了玉身土门，所以使得这些玉质大多有伤。

明叔也是识货之人，但他的懂行是从器物的款形真伪判断，见这些青头玉器尽是造型古朴罕见之物，料定年代不浅，就低声和大金牙商量，这箱青头货能有多大价值？

大金牙嚼着牙花子说：“这些青头在海底怕是不下数千年了，绝不是海路沉船里的东西，有半露质地的，有不露质地的，也有微露质地的，保存程度大不相同，但看形制又都是商周时期的古物。这海上孤岛能见到这些真东西，确实令人费解，您瞧有些地方还有玻璃般的光芒，真是形形色色，不过古玉就是这样，越古越怪，世俗之人哪解其中奥妙？照

我看这批东西说值钱就值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值钱不值钱得看怎么了说了。”

大金牙和胖子、明叔嘀咕着怎么跟“掰武”砍价，我却望着箱中玉器出了半天神。在云南“献王墓”，我见过无数奇珍异宝，那里面自然有许多秦汉时期的玉器，但这箱从海里出来的青头货，竟让我都觉得惊讶，全是殷商时期的古玉，而且造型均为罕见，尤其是其中有个玉制女子人头像，眉目逼真传神。头戴鱼骨冠，颈部细长，密布鳞纹，由于只有头像，颈部以下不知所踪，所以看不出原本是人首蛇身，还是其它的异类造型，这玉人头是我们平生千所未见，甚至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

这些希奇古怪的古玉器很容易辨别真假，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鸡血沁玉伪造尸血浸，也有下油锅里炸的放茅坑里泡的，但懂行的会摩热手心握之，则真伪立辨，稍加鉴别，我们就知“掰武”手上这批青头的确是上古遗存，难道这女子玉人头，就是陈教授提到的恨天之国古物？看来这珊瑚螺旋海域果然不简单，我立即问那酒馆老板“掰武”，这些青头都是从哪搞来的？

掰武说：“兄弟啊，你们都是懂得行市之人，我也不敢蒙你们，实话告诉你吧，几个月前海啸，从海里有一巨兽尸体浮水而出，海水退去后就死在了滩头，由于天热，腐烂得很快，谁也没看出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海兽，不过看那体形比座头鲸还要大上两号，估计是什么深海里的怪物，这罕见的大海兽肚子里有艘小船的残骸，船仓里装着这些青头，所以你们闻这味道是不是有点发臭？想什么办法也去不掉了，我看可能是有捞青头的倒霉鬼遇到海难被卷入了海底，让那东西给吞了，后来我就把这箱货从渔民手里收了。”

掰佬认为奇货可居，自然把价抬得甚高，海底的珊瑚森林里确实存在大量古迹，但能找到的不多了，别看玉器有破损，而且在海底里泡得久了成色不佳，但年份在那摆着，这种青头几十年才见得到一次，想出手买走的大有人在。

我对“掰武”的话半信半疑，谁知道他这是从海怪肚子中得来的青头，还是海匪们打劫了来销赃的黑货，但这些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看上了这批货，万一寻不到秦王照骨镜，挑几样恨天之国的古玉交给陈教授，也算是个交代。

这时大金牙等人也私下里商量完了，我暗示大金牙去跟“掰武”砍价，大金牙立刻冲着“掰武”咧嘴一笑：“我说武爷，您别看您是专门接青头的，可您不一定懂得玉道，说实话您这些青头可真烫手啊。”

交易青头也好，交易明器也好，买卖双方如果是懂行的之间打交道，跟平常的一买一卖大有不同，一是来日方长，做这行不能跟同行作一锤子的买卖，二是古玩行业是一个施展眼力、魄力和财力的行业，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不行，买卖双方商谈价格，不争毫厘斤两，而是以理服人，你说你这东西值钱或者不值钱，那你必须得说出一番能让人信服的话来，所以古玩也称文玩，不能象买卖牲口那般粗来粗往，古玩买卖做成了，买家卖家自能多长一番见识，同行之间交易重在能提高自己的水平，这种情况下价钱反倒是次要的，因为有些学问花钱也买不来。

“掰武”见大金牙要盘道，虽然心里不以为然，却只好洗耳恭听，只听大金牙边喝啤酒边云山雾罩地给他一通高论，在商周战国年间，民间根本不允许买卖玉件，因为那时候玉器都是特权阶级专用物品，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所以那会儿倒斗的手艺人去倒斗摸金，往往都不取明器中的玉件，而专摸真金白银，有些考古学者去到古墓，发现墓主身上的金缕玉衣都被拆散了，价值连城的玉片扔满一地，玉片上的金丝却被倒斗之辈抽剥倒走了，这就是因为那时候社会大环境不允许玉石流通，谁要是敢在街上卖玉，那简直等于自己去衙门自首。

可咱们所处的时代却不同了，在潘家园就能经常见到古玉，这些古玉的来源大多是墓中明器，墓中环境不同于人间，造成这些古玉大多有浸，古墓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有在墓里放石灰积细沙的，也有灌水银的，积石是为了加固，积沙是为了防盗，正因为有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再加上古墓所在的地下环境侵蚀，所以这些明器大多带“沁”，也有称其为“浸”的，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这玉沁的颜色五花八门，一般都按颜色区分，黄色的在陕西内蒙比较多见，是土沁，灰色的石灰沁，白色的为水沁深无迹，黑色的在明器中最多，是水银斑，也称“朱砂沁”或“辰州沁”，紫色的则是死人腐烂沁出的尸血沁，绿色的是与铜器相近而产生的铜沁，而有玉石之本色也有黑、碧、青、黄、黑、白等颜色，其中尤以白色为贵。

古人以玉比德，说明圣和人性相通，可带腐沁之玉，却是不宜近人，这些海里的青头，确实是很值钱的古玉，奈何都为海水腥腻之物沉浸，全是海腥盐卤包裹，而且已浸入玉髓，观之好似顽石，懂行的觉得可惜，不懂行的觉得是假货，唯一的办法是找人来盘玉。咱要想盘活古玉，使其玉性与沁色相映成趣，那得花多大的成本？大盘这种古玉必找处女，最好是十八九的大姑娘，长得不好还不行，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好，必须让她把古玉贴肉而藏，一年到头寸步不离，用个两三年能盘回一块就不错了。可咱上哪找那么多大姑娘去？要真有钱雇那么多如花似

玉的大姑娘来盘玉，那咱爷们儿还用得着千里奔波淘换这么多烂石头回去吗？而且大姑娘找多了，咱这生活作风问题也说不清楚了。家里的老婆该不愿意了，所以说这批青头烫手，弄回北京也不一定能立即出手，还不知道要在手里砸多久呢。

海中古玉难盘，这只是其一，还有更要命的，其实嗜好古物的收藏家，也许不会在乎沁色如何，他们收了去是自己找人来盘，古玉斑色深厚，老沁年愈久色愈暗，一轻盘出，各种形色必露其精彩，妙处无穷无尽，展现出古香异彩，勘称奇绝。

但既然玉能比人，人分三六九等，古玉当然也有高低贵贱之别，殷商春秋之古玉，用料尚在其次，个人多以其形制而分高低，古玉中以圭、璋、璧、琥、璜、琮为上品，祭祀环佩之物次之，零星玉件再次之，可您瞧这些青头货在古玉里跟上、中、下三等都不沾边，形制古怪离奇，缺少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嗜古者未必肯为它掏银子废工夫。

明器青头这种东西，最重要是有人认可，谁都说不清这些东西的出处来历，它顶多也就剩下点研究价值了，不过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那还不好说、而且残破不全更是致命的缺点……

大金牙滔滔不绝地还想再接着侃，听他说话的“掰武”却坐不住了，哪想得到玉石有这么多讲究，听得心服口服，心惊不已，连称佩服，情愿把这批青头高开低走，就算交了学费了，他对大金牙说：“在这做生意算是坐井观天了，有机会一定要去潘家园长学问去。”

大金牙是流氓假仗义，立刻拍着胸口答应只要“掰武”去了北京，吃住玩全由他大金牙包了，东南西北皆兄弟，五湖四海是一家，爷们儿们出来混图什么呀？图钱？钱是王八蛋啊，什么钱多钱少，提钱就觉得没劲、庸俗，咱爷们儿这辈子不就图个仗义吗。

“掰武”目瞪口呆之余，这笔生意就算被大金牙给拿下了，我们虽然从北京出来的时候不算太顺利，但这回南下，到珊瑚庙头一天就先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成交之后，我想起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没办，就向“掰武”打听，想找一条能出海的船只，不用太大，但必须坚固可靠，能经得住汪洋大海中的大风大浪，只要是能合我们心意，价钱不是问题。

“掰武”说这还不简单吗，几位尽管跟我来，他带我们从渔村转向后崖，这珊瑚庙岛四周突出，中部凹陷，宛如一朵在碧海上威开的莲花，全岛惟有东南西南两个小缺口可以停泊船只，另外崖下有旧时水洞，也可在洞内等候潮起时出海，从云古崖上经过前往深水洞之时，环顾四

方，只见海连着天，天连着海，碧海蓝天，风平浪静，我在心中暗自祈祷，但愿我们出海的时候也能有这种天气。

下崖进入大水洞，发现这里停靠着不少船只，各种各样，而且什么年代的都有，渔船、小型货船、风帆轮机各种各样一应俱全，除了岛上渔民们私有的，也有在海上遇到事故被丢弃在这里维修的，还有些是来这里寻宝地打捞队所留下的，水洞里还有舰船上的老式火炮，据说以前这个水洞被海匪盘据，那些老式的木船和火炮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

“掰武”引着我们看了几艘船只，我不太懂得舟船之道，找船这件事全凭明叔做主，明叔对船只要求很是苛刻，看了数遭，都没有让他满意的船，这里的舟船无一例外缺少一些我们最为需要的设施。

第八章 三叉戟号

明叔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在船支的挑选上半点不肯含糊，毕竟出海后身家性命都要系于此船，最后“掰武”终于明白了：“几位出海这是要有大动作啊？我看你们也不象普普通通来捞青头的，一般的船根本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实不相瞒，在这水洞深处还有艘老船，是当年英国探险队改装过的，但那批英国人没等出海就全部莫名其妙地死了，他们的船至今还留着，那艘船……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只能说有够邪门。”

我听“掰武”说的奇怪，不知他为什么会将“邪门”这个词用来形容船只，但要做非常之事，便须非常之选，说不定那艘被英国打捞队改装过的船正合我用，于是决定随他前去观看，反正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如果没有合适的船只，宁可将出海之事延后，也不能买老马，置破鞍，凑和一天是一天的将就。

珊瑚庙观海崖下的水洞深处，有一个转弯，头顶山崖从中裂开，露天一线，在光线照不到的阴影里停泊着一艘奇形怪状的木船，这艘船造型非常古老，在外海作业的船只中它的体积也就属于小型船，能载十来个人，船体主要是木制结构，乌沉沉地泛着微光，所有铆钉都嵌到木质之内，再用木楔加封，所选用的材质里面混合了一部分海柳，那是一种长在海底的树，受潮受热都不会变形，而且耐得住腐蚀、历久如新，非常坚固，能够承受住大海上惊涛骇浪的考验和洗礼。

单是海柳这种材料就已十分罕见，它虽然形似柳树，但实际上是一种不会动的海洋生物，数万年才得成形，每一寸都是宝贝，由于濒临灭绝，所以在近代难得一见。沿海有种比较迷信的说法，如果在船体的重要构件处使用海柳，将会受到水神的庇佑。

这船的样式古老，似乎有上百年地历史，以样式来看这老船都能进博物馆了，可为什么看起来又象刚造好一样显得很新，许多地方经过了改装。所以这船身各处显得很不协调，船身上还有许多我们从未见过装备，确实有几分邪门。

“掰武”为我们做了一番详细介绍，几十年前这一带海匪活动猖獗，这艘船就是当年海匪用过的快船，后来附近海匪逐渐被剿灭，这艘快船就被藏匿在这水洞之中，被渔民发现改装成了渔船，所以船上渔网、渔炮、渔枪一应俱全。

后来英国谭顿打捞公司的人想进珊瑚螺旋捞青头，但是那片海域哪有那么容易去的，船大了在珊瑚螺旋容易触礁，船上又不能装太多电子设备。于是他们就看上了这艘海柳船，经过半年多的改装，如今吃水线

下都是铜板装甲，原本的动力部分被拆掉，为了稳妥起见，改装成了蒸汽烧煤和马达两种动力切换的四组螺旋桨驱动，航行起来机动灵活，船舷两侧装备有救生艇，还有两门中等口径印度水神金毗卢炮，能击发四种不同用途的炮弹。船上设有绞盘和渔炮，以及各种简易打捞作业所必须的设备。

船后悬挂着两个巨大的椭圆形铜球，这东西叫做“潜水钟”，是一种气密式封闭潜水工具，可以把人装进去用链条吊着坠入海底，侦察水下情况，虽然这方法笨拙原始，但在危机四伏的海底对潜水人员有比较好的保护作用。

在船舱内还留着一些英国人的特殊装备，其中包括英国产的深海救援器，属于重型潜水装备，能够下潜到海底两百米左右深，重量约有一百五十斤，它可以确保潜水人员在高压、低温、缺氧、黑暗的环境中安全完成任务，金属头盔设有观察窗，可以同橡胶材料的潜水服相连接，并有排气阀保持稳定的压力，可向外排出呼吸的气体，这种设备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实验阶段，属于更新换代时期的试作型，使用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危险系数。

即便是经过了如此充分地准备，那伙英国人还是不敢轻易行动，因为珊瑚螺旋是幽灵恶鬼出没的地狱之海，风信杂乱，舟船一但接近，就会针迷舵失，而且那里常年都有飓风，天空中难得放晴，天晴的时候又有海市蜃楼变幻万端，往往将海船引入歧途，对于探险队来说各种困难都可以克服，唯独在茫茫大海上迷失掉方向，只有海水漫无边际，不识东西南北，惟望日月星辰前进，如果连天空都看不到，船只早晚便会迷航难返。

由于这个难以克服的原因，英国打捞队最终放弃了计划，就在他们准备回国的前夕，突然全伙暴毙在了船上，死因非常离奇，有迷信的渔民说因为这艘海柳船阴气太重，死在上面的人太多了，怨魂缠腿，跟这鬼船接触的时间长了，便都被船上厉鬼上身害死，这件事具体情况“掰武”就说不清楚了，他知道得并不详细，如个这艘船的船主，现在是当年帮忙进行改装工作地那一个当地土人，如果有意想要这条船，“掰武”可以帮忙牵线商谈价钱。

原来这船是艘“鬼船”，船上死过不少人，看起来不太吉利，而且此中原因“掰武”所知有限讲不清楚，对于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向来不会相信，只是在这件事不得不留了个心眼，希望能够找机会尽量查明真相，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过也不能听喇喇咕叫就不种地了，眼下又到哪里找比这海柳快船更合适的船去？

我和明叔对这条船很是满意，有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凭这船足可以闯一闯珊瑚螺旋，可“掰武”又说：“这么多年，就没听说有人进过珊瑚螺旋，那里海鬼出没无常，海底阴火潜行燃烧，绝非善地，若听我良言相劝，就趁早绝了此等念头，不过你们要是真想进入那片海域，我看也只有这艘海柳船能够胜任，但前提是得有船长能把它开进珊瑚螺旋，可是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海狼又上哪里找去。”

我对如何进入珊瑚螺旋海域，心中自有主张，此事机密，自然不必和“掰武”明说，只是让他带着大金牙去找船主商谈价钱，另外开出一份货单，请“掰武”代为准备，对船体进行检修测试，确保出海后它能万无一失。

既然船只已经确定，众人便分头行事，明叔等人负责准备一应事物，我则到处寻访当地渔民，打探出海采蛋之事，接连忙碌了几天，Shirley杨就赶来汇合，但我没想到陈教授也跟着她一道来了，原来陈教授放心不下，打算亲自跟我们一道出海，我如何肯带他去冒险，在百般劝说之下，才说服他留在珊瑚庙岛，另外让大金牙也留在岛上，同他有个照应，等我们得手回来，再一并返回北京。

我带Shinley仔细看了那艘改装船，这艘海柳船还没有命名，我们最后将其命名为“三叉乾号”，按当地华人风俗，新船或者翻修过的船只出海前都要举行一些祭祀海神的仪式，折香、砍干股、淋老酒，并到珊瑚庙里给妈祖上香，以求出海平安顺遂，虽然我们不信这套，但入乡随俗，还是不能免了这道程序，随后便是需要找一位掌舵的老海狼，但这个人选实在是太难找了，一提去幽灵出没的珊瑚螺旋，几乎人人都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那地方在当地人眼中几乎是块提都不能提的禁区。

最后只好由明叔这个自称识风信、知水性、洞悉海中地形的老船长来担纲，但我太了解明叔的为人了，这老港农整个就一老亡命徒、老骗子、老赌棍，满脑子投机主义思想，只要是为了发财，这世上就没他不敢做的勾当，他的座右铭是：“有赌未为输，不赌不知时运高。”

我觉得由明叔来操舵掌船不太让人放心，另外只有我们四人出海。人手太过单薄，有些局面怕是应付不过来，正觉为难之际，幸好Shinley杨雇到了几位蛋民，他们都是越南籍华人，其中年老的长者叫做阮黑，年纪大约在五十来岁，虽然脸上的胡子都白了。但目光锐利精神十足，是个沉稳干练经验丰富的老渔民。

另两个年轻的一男一女，那少年名叫“古猜”，是阮黑的徒弟，差不多十五六岁，长得又黑又瘦，手脚很是灵活利索，活脱脱象只马猴，那个姑娘倒生得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头长发垂到腰际。相貌继承了越

南女子的主要特征。皮肤偏黑，名叫“多铃”，大约二十岁出头。是越法混血儿，她也管阮黑叫师傅。

多铃是阮黑从越南逃出来时收养的孤儿，古猜是珊瑚庙岛的原住民，同样是个孤儿，三人在岛上打渔为生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很是贫困，阮黑和他的徒弟女儿有远航的经验，能操舵捕鱼，也下水采过珠，由于Shinley杨可以直接支付美钞。所以他们三口愿意冒险跟我们出海，赚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了路费，便可以去法国投奔多铃失散的亲人。

我见到这三个越南人，立刻表示反对，一听他们说帮我就想起在前线作战的往事，血火硝烟仿佛就在昨天，有时候偶而碰到从前的战友，虽然谈起以前的战斗。大伙面色都很从容，只是说说谁谁可惜了，谁谁残废了，谁谁要是还活着，现在也许会怎么怎么样了，但他们其实都和我一样，没人敢去仔细的回忆和描述，大概凡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都很少敢去回想阵地上血肉横飞的场面，也从不敢去看自己的军功章，一看见勋章就会想起替自己挡住子弹的战友，看完了就会坐在墙角哭得像孩子，据说参加过越战的美军也多半都患有弹震症等后遗症，这恐怕要和越南那种闷热压抑的自然环境，以及如同绞肉机一样的残酷战斗有关，被战争拷问过的灵魂都是不完整的，很容易受到刺激。

但Shinley杨劝我说，阮黑一家人都不是“V C”，他们是美军撤离西贡时逃出来的难民，何况阮黑本来就是华人，祖籍是山东烟台的，中国话讲得也不错，所以你没必要有什么心理障碍。

我想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没什么可反驳的理由，既然Shinley杨很信任阮黑父女三人，她的眼光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我只好答应让阮黑等人加入，然后我把此次出海的全部成员聚在一起，反复讨论了几遍行动方案的可行性，确认无误便已经万事具备，只等转天一早出海搬山。

当天夜里我对船舱里的物品进行了最后一次整理，其中最重要的，要属搬山填海之术所需要用到到的诸般物品，这些东西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大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常应用之物，但在搬山术中使用起来，却是能起到非同凡响的作用，虽然我以前从没实践过，但我相信搬山道人“鹪鹩哨”所遗留下的众多记载中，一定不会有虚言妄语，“搬山道人”千年来凭借搬山分甲盗遍世间大藏，倘若没有真实本领，又如何能与“摸金秘术”相提并论。

我检点完毕正要回去睡觉，却在半路上见陈教授急匆匆地赶来找我，他在岛上闲来无事，得知我们收了一批青头古玉，就要过去反复研究起来，他把每件古玉都画了图形，想作为资料收集起来，结果这无心之举，竟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我接过陈教授画的图形，一看之下也觉十分意外，原来这数十件各有残破造型离奇的古玉，是由一件巨大的玉雕分离而成，如今在图中像是一幅散碎的拼图又被重新组合完整，虽然其中有些部分再难复原，但轮廓大致完好，这玉雕是一个鱼尾人首的女子精怪，在海兽神庙图腾的背景下，用灯烛在一块巨大的龟甲上进行占卜，我研究了很久易术，见有烛照龟卜，当然很感兴趣，便仔细去看那龟甲上的卦象，稍加辨认，心头便开始狂跳不止：“这妖怪好象是在推演先天八卦啊……”

第九章 航海禁忌

自古以来，摸金校尉之术皆以群经之首的《易经》为本，所以我见那海中散碎的几十片青头古玉，在陈教授所绘的图中，竟然可以合成为一尊完整玉雕，海妖模样的玉人正在“照烛卜龟”，而且从照烛八门的样式来看，象是推演着先天八卦中的卦象，先天八卦很可能是以庞驳精深，奥妙无方的十六字天卦为宗旨，这让我如何能不心惊？

我赶紧定了定神，跟陈教授回到渔家，翻出那箱青头，想要细辨那玉龟背上究竟是哪一刻的卦象，却发现刻着卦象的最紧要处，大部分都被腐浸裹了，上面又沉积着细小海生生物的遗骸，仅凭边角上的部分模糊图形，根本无法分辨，不由得大失所望。

陈教授见我盯着那玉雕半天也回不过神来，就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从纹饰和工艺来看，这玉人大概是西周时期祭神卜巫用的东西，但在中国内地从来没出现过类似形制的文物，很有可能是周代传入恨天之国的海底遗存，这是无价之宝啊，是从哪得来的？怎么样？能从卦象上看出来些什么？”他虽是个老学究，但主攻古西域文化，不是易学的专家。

我摇了摇头，这玉雕本是我们意外收来的“青头”，打算运回北京，找人盘出活色生香，卖个大价钱，可绝没想到其中会藏着如此之大的秘密，倘若真如“掰武”所言，海啸时有吞舟海兽死在岸边，这件玉雕就是从葬身兽腹的渔船之中所得，如此便很难判明它的来龙去脉了。

但我和陈教授都很清楚，在殷商西周，乃至东周列国，春秋战国那一时期，统治阶级对大部分事物的决断，都是通过巫卜结果来进行的。他们会将历次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之事，都详细地记录到龟壳龙骨上，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龟甲和钟鼎几乎是同等重要之物，玉雕上的所谓识纹、饰纹都能证明它的年代，因为同样是甲骨文和铭文，根据时代不同，也各有其不同之处，从形体上来分，夏代使用的是鸟迹篆，商代则多是虫鱼迹，到了西周，一律使用虫鱼大篆，虽然到了后来汉字统一，但各朝仍然存在区别，秦代用大小篆，汉代为小篆隶书。三国用隶书。两晋至宋用楷书，唐代用楷隶加阴识，众多迹象都可以表明这玉雕产生的年代。

铭书钟鼎、天书龙骨。都记载着当时的大事秘闻，那时正是周易演卦盛行的时代，如果能解出海妖照烛的卦象，可以了解许多失传已久的秘密，恨天氏几乎相当于东方的亚特兰蒂斯，那得有多少的秘密和宝藏？甚至还有可能得窥十六字天卦的奥秘，可惜这玉人在海中沉了几千

年，凭我们目前在海岛上的条件，还难以剥去表层的海蚀腐物，所以暂时无法知道这龟卜演卦中的真相。

陈教授曾听Shinley杨说起过我最近几乎每天都读《易》。对我鼓励有加，说回到北京后若能盘修古玉，等复原了这卦象后还要请我再来进行考证研究。

我心想这本来就是收来的青头，怎么听这话的意思，回北京就没我什么事了？陈教授可真没跟我见外，直接没收了，这倒也没什么，不过我学易理并非是什么出于对国学的喜爱，说到动机更是不纯。当初张赢川“利涉大川”那一卦神数，着实让我心服口服，要是我也能明辨机数，日后不管是倒斗还是做生意，岂不都是百战百胜？另外最重要的是完善对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认知程度。不过当着陈教授的面可不能这么说，听他问起我对易理的心得，便随口跟陈教授说了说我最近学易的体会，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张赢川处听来的。

以前我只懂风水不晓阴阳，其实易字乃是风水之总诀，风水之道追求地天人合一，实际上是说阴阳既对立又统一，这就是易中所说的由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与人道是一个整体，人生在世应当效法天，效法地。

效法天，能够刚健有为，充满活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效法地，则会变得宽厚大度，包容仁爱，永远的谦逊合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我同陈教授聊了些易经中的理论，随后我们谈得更加深入，以前一阵的经历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先天十六卦与精绝鬼洞、龙骨天书、凤凰胆之间有着理不清的关系，既然这玉人很可能是恨天之国的古物，里面的卦象有没有可能会与海眼有关？恨天之国当年在海上的遗址会不会都被海眼卷走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主观的猜测，如果不亲眼看到，大概没人能说得清楚。

陈教授再次嘱咐：“这次出海寻找秦王照骨镜，找得到当然最好，找不到也不要涉险接近珊瑚螺旋中的海眼，古籍中记载着，海眼者，归墟也，被吸进去就别想出来了，谁也不知道当年恨天人遇到了什么毁灭性的灾难，一旦你们有个三常两短……”

我劝他道：“此事您尽管放心，我们这次是支打捞任务，为的是在沉船里找回国宝，另外顺便采蛋发些外财，又不是走自我毁灭路线的敢死队，太冒险的事情绝对不会做。”一番长谈，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按照原定计划，早上我们就要出海，于是我干脆就不睡了，把胖子等人都招

呼起来，整装待发。

这天正是出海的黄道吉日，早上先要祭过了海神，不仅是我们的三叉戟号，其余的渔船也都放洋出海作业，众人在反复的准备和等待中度过了多日，终于即将起航入海，个个抖擞精神，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经验丰富的蛋民阮黑，在临出海之前给我们提了许多入乡随俗的要求，渔民和蛋民们的忌讳之多，一点都不比倒斗的手艺人讲究少，而且习俗极为独特，最忌讳说翻、扣、倒一类的字眼，在海上谁敢提这些字，船老大就有权利把谁扔进海里喂鱼，如果驾驶的是帆船，“帆”就触了“翻”的霉头，所以渔民蛋民都管帆船叫蓬船，一向称“帆”为“蓬”，“升帆”俗称“撑蓬”或是“开蓬”。

久而久之，已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不管是在海上，就算回到家也一概不提这些字，干脆就当世上从没有过这些字眼，另外行船之时，也忌吹口哨，这是渔民蛋民通用的忌讳，而渔民和打捞队还忌讳在甲板上背着手，因为背手预兆“打背网”，是没有收获的兆头，船上的“大主”不能坐，船头不能坐，总之各种名堂和规矩多得数不过来。

我和胖子在福建的时候也跟船出过几次海，对这些规矩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并不太放在心上，趁船老大不注意，我和胖子特意在大主上坐了坐，大主是指甲板上的桩子，也没见出什么事故，不过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这些航海的禁忌，大概就跟“鸡鸣灯灭不摸金”的行规类似，是为了增加安全系数，而非刻意害人。

Shinley杨又有她在美国海军学的一套迷信规矩，都说美国科学技术先进，其实论起迷信来一点都不比渔民蛋民含糊，而且他们的规矩更是稀奇古怪，甚至连洗刷甲板的水筒应该怎么摆放都有名堂。

因各海域文化背景不同，类似的海上行船行规也都大不一样，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我们这七个人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不得不互相作出妥协，否则把这东南西北各地的风俗禁忌都放在一条船上，这次行动就得被这许多条条框框限制死。

但有些事不信邪不行，有些忌讳在船上存在了这么多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和价值，也不能什么都不在乎，最后经过协商，只能各让一步，约定不说翻、倒、扣一类不吉利的词，尊龙王爷。拜“妈祖”为神，其余的禁忌能免就免了，就这都已经觉得很吃力了，尤其是我们习惯了说倒斗，到海上就只能通用搬山填海的行规了。

在Shinley杨的建议下，我让阮黑做了船老大，由他和明叔互相替换

掌船，在接近珊瑚螺旋海域之前的这一段航程。将采取传统而又可靠的航行方式，使用海图、罗盘、经纬仪、测速仪等古老工具，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受到干扰的现代电子设备，明叔和阮黑都可以根据洋流的走向判断出大致航线，经验丰富的海狼都知道，海中潮流由于地形不同，自然分成数股，海底水族也各自占据在其所适应的环境，以深浅流向为界，极少互相逾越。通过投掷浮标便可以观察出洋流走向。难度并不大，加上上海天气非常理想，风浪不惊。前几天的航程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罗盘开始出现失灵的情况，以及迷失了日月星辰之后，便是Shinley杨搬山填海之术的用武之地了。

众人皆有出海经历，大风大浪见过不少，即使海浪汹涌舟船起伏，也不至有人出现晕船呕吐的迹象，只是大海茫茫无际，进入深海后，四周尽是无穷无尽的碧蓝海水。连只海鸟也难得一见，这海柳船三叉戟号虽然不大，也分为三层，在船甲板下中层共分有前、中、后五个舱，后舱最大，装满了整箱整箱各种的补给和清水，中舱前舱各分左右两舱，其中最大的一个中船被用来当作吃饭的餐厅，平时大伙除了在甲板上透气。大多数时间就在这里消磨时光，两舷的金毗卢水神炮也设在此舱，这种老式的船炮并不是用来对付海匪的，而是可以用它轰击驱退海中忽然冒出的大鱼，免得被吞舟鱼顶翻了坐船，三层各舱之间都设有千里耳传音筒，就是一种联接所有船舱的铜管子，可以利用它快速的进行通话联络，其余各船中除了燃料就是物资，满满当当地没有什么空间，在船上狭窄的甲板和船舱中时间久了，也难免令人觉得枯燥乏味。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喝酒，跑船的海狼很少有人嗜饮，明叔轻易不饮酒，但轮到他掌舵之时手里必定要拿瓶白酒，这是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而且他一喝酒就高，高了之后话就多，跟变了个人似的，纵论世间得失成败，言辞颇为慷慨激昂，从天上论到海底，但每每说到最后，便要吹嘘他当年下南洋的时候，有多少次在大风浪中死里逃生的经历，称他自己是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

这天我实在不耐烦再听明叔吹嘘，却又不想回舱里闷头睡觉，见胖子在船头正举着望远镜，望着天海相接处看得投入，我就以为有热闹可看，过去问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可胖子看得呆了，顾不上回答，我也拿起自己的望远镜，顺着他所望的方向看了过去，我倒要瞧瞧海里是不是有他妈的美人鱼洗澡？

我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镜头里的视线由模糊逐渐转为清晰，原来极远处的海面上海浪翻滚，巨大的鲸鲛之属正成群浮出海面，相互之间距离很远，且皆是只露脊背，如同一座座海中的黑色礁石，以前曾听渔

民说海底鱼龙之大，不下百米，大的珊瑚树也高逾数十米，但那都是耳闻，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罕见的鲸鲛出水奇观，不免看得出了神。

一来那小山般的鱼群距离我们甚远，二来三叉戟号不仅航速快，而且船上配备了威震吞舟鱼的水神炮，所以我们自是不用担心巨鲸鼓浪翻船，没过多久，露出海面的鱼脊就没入海中不见了。

我们现在所航行的海域，海水碧蓝，据说底下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海中大裂谷，位置已经快要接近珊瑚螺旋了，大海沟的一端便是《十六字阴阳秘术》中所描述的“南龙”入海余脉，这海沟正是海气滋生的所在，它究竟有多深，凭现在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探知，现今可以探测的程度仅在几千米左右，有人猜测其最深处深度不下万米，直今未能得到证实，不过世界上还是公认这里为“海底深渊”之一，时常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现象，能生活在这深海底下的水族形态之怪，躯体之大，若非亲眼所睹，绝对难以想象，海中那些真正狞恶的海怪，都在深海以下几千米的区域潜伏着，有时也偶尔会浮上海面掠食，但维时很短便会立即潜入深海，否则必被接近海面的恶鱼围攻。

第十章 桅灯魅影

我眺望远海，见鲸鲵起伏，觉得胸怀大畅，蓦地里又生出一阵“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生死茫茫之感，对未卜的前途隐隐有些担忧，于是我对胖子说：“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曹老大当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咱俩这当代摸金校尉也算是南临碣石有遗篇了，真是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不过你瞧这大海浩瀚，无边无际，咱们的座船在波浪滔天其深难测的海面上，实在太过微不足道了，想找出海底南龙的余脉和阴火的所在，恐怕不会太过容易，可要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的心理准备。”

胖子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可担心，说实话我都已经迫不及待去摸蛋了，以前在沙漠在云南，咱们多少次和价值连城的明器擦肩而过，总是以捡芝麻为借口，整个整个的糟蹋西瓜，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啊，我这人太耿直，除了割肉疼，就属掏钱疼，从今以后咱们再也不能明知故犯了，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狠狠捞上一笔，我早已经为此做好排除万难的了，管它是上九天揽月，还是下五洋捉鳖，咱都豁出去了。”

我赞同道：“没错，摸金宣言中说得好，咱们要么不摸，既然摸了就要摸到底，当一次合格的蛋民是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肩头这副担子不轻，但是有志者就应该铁肩担重任，豁出去了为这伟大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是一颗红心永不褪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你刚说什么爬上九天揽明月，怎么你又不恐高了？”

胖子说：“我为了摸蛋，摔下来拍成肉饼也算一光荣，那我就同大地化为了一体啊，而且咱们这回只下海不登天，本司令何惧之有？听杨参说也不从多高的地方掉到海面上。那也跟砸在洋灰地面的后果差不多，到底有没有这么一说？”

我正和胖子从船头走到船尾，闲扯带穷聊地解闷，眼见血红的日头在船尾缓缓坠落，霞光万道，照得海面上好似赤蛇乱舞，忽然那黑瘦猴似的少年“古猜”跑到船后甲板，指着船头。示意让我们赶紧过去，出事了。

古猜这小子剃了个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锅盖头，虽然年岁不大，但有种特殊的体质，他天生了一对鱼眼，是与生俱来的海鬼，潜水采蛋的时候能很久不用换气，连我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跟阮黑在一起也学了几句中国话，我们之间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

这时我见他急匆匆跑来找我。知道船头定有情况。也顾不上细问，就赶忙跟胖子迅速跑到船头，这才发现东面。也就是我们船头驶向的正前方海面上开始起雾了，船再往前开就将进入雾中，前方的能见度越来越

越低。

这雾生得很是古怪，大约有十几米的高度，雾气濛濛地压在海面上，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望过去，海雾与天空泾渭分明，又从雾中海气升腾，涌动异常的海气生出五缕黑烟直插天际，这情景就恰似是只黑色的爪子从雾钻出。怪手五指朝天，显得十分恐怖，此时海上风浪静得出奇，夕阳即将带着最后一抹余辉落下。

我征求了一下明叔的意见，明叔见过风浪，加上这时候喝得有点大了，所以对这种情况并不放在心上，他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海上平流雾能见度就会降到最低。在佛堂门曾经有一起两船相撞的事故，死伤了十几个人，就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海雾平流造成的，这里海面那么宽阔根本不用担心，现在距离珊瑚螺旋还有一段距离，到了那片海域，海底的地形才会突然拔高，所以咱们只要慢慢地夜航过去，到天亮雾散之后就能到达大螺旋的外围了。”

我听明叔的那张黑嘴中既然说出不用担心之语，便不得不格外地担心了，于是就用“千里耳传音筒”招呼船里的其余人都上甲板，在海雾中夜航一点都不能大意，而且起了雾的海面实在太静了，甚至静得有点可怕，象是在酝酿这未知的巨大灾祸。

我们这支打捞队不敢放松警惕，“三叉戟号”减速至最低，缓慢前进，所有的探照灯全部打开，这船没有桅杆，但还是特意在船顶挂上了醒目的桅灯，桅灯是旧时海船挂在桅杆上的老式信号灯，也有一定的照明作用，据说夜航的时候可以驱鬼，摸金校尉通常都以灯卜吉凶，想不到在海事中也被广泛使用，不过原理却是不同，桅灯防风防水，轻易不会熄灭，悬在高处，加上船头和船舷特制的强光探照灯，虽然会吸引小规模鱼群，但却能使深海水族远离，即便没有礁石，冷不丁冒出巨大的鲸鲵掀翻了坐船也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在这出了海难，船上的人绝难幸免，即便不被溺死在海里，也只有葬身鱼腹的下场。

“三叉戟号”缓缓驶进雾中，海上静悄悄地只能听到螺旋桨搅水之声，似乎连海水都静止了，四周则全都是雾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即使雾中还有几十米的能见度，但在海上来说仅有这种距离的可视范围，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众人加了十二分的小心，就这么提心吊胆地在夜雾中前进，我盼着这海雾尽快散去，然而经常在海上捕鱼跑船的海狼，都总结出了一套大自然的规律，阮黑告诉我说：“胡队，雾急生风，这雾一散海上恐怕要起大风浪了。”

阮黑虽然在珊瑚庙岛以采蛋捕鱼为生，极少驾船深入远海，对海事不如明叔了如指掌，但他的优点是朴实坚韧，祖辈有在南洋造船厂工作过的经历，三代赤贫，属于名副其实的血统工人阶级出身，比起明叔来却要可靠许多。

我示意阮黑我对风浪之事心中有数，看明叔喝得快要醉了，便让阮黑去替他掌舵，然后把明叔拖进船舱，又走到船头，询问正在控制探照灯的Shinley说：“雾散后风高浪急，咱们能不能再此之前一举穿过珊瑚螺旋的外旋？”

Shinley杨说：“这样做虽然冒险，但也可行，不过时机拿捏不好就麻烦了，不知这浓雾几时才散，而且以目前的航速，明天中午也未必能抵达珊瑚螺旋，眼下只能见机行事了。”

因为南海内地海水起伏澎湃，所以古代也称南海为“涨海”，在风水一道中形容这是南海海气太盛，汹涌欲出的现象，风浪一起，非同小可，我正在同从Shinley杨商量着该使用哪套应急方案，却听胖子叫道：“老胡老胡快瞧那边……雾里有东西！”

我们急忙止住话头，尽力睁大眼睛去看那夜雾深邃之处，果然在雾蒙蒙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盏孤悬着的明黄色桅灯，由于是在雾中突然出现，所以我们看见那灯的时候，已经离得极近了，以桅灯来看应该是艘海船，但若说是船，船上怎么没有其余的灯火？

可能顶多有个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我怀疑自己看花了眼，一艘漆成全白色古代海船，就已经从雾里无声无息出现在了眼前，船上除了一盏明晃晃的桅灯，再没别的光亮，而且船头不见人影，船里也没有任何动静，门窗紧紧地闭着。

包括掌舵的船老大阮黑在内，众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这场面简直像是一场诡异的幻觉般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摸金界的字典里，“难以置信”大概是一个已经快被用滥了的形容词，可我还是不得不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片海域是各条正规航线都不会平白无故经过的盲区，汪洋大海上除了我们之外，哪里还会有别的船只，大海广阔无边，在海雾中迎面撞上另一艘海船，比天上掉下来块拇指大的陨石砸在脑袋上还要巧，除非它是一艘不请自来的“幽灵船”。

幸亏还是Shinley杨最先反应了过来，转头对阮黑叫道：“快转右舵避开它！”那从雾中突然出现的古老海船，已顺着洋流斜刺里直向我们的座船撞了过来，阮黑被Shinley杨一提醒，顿时回过神来，猛地驶满右

舵。

这艘“三叉戟号”虽然不大，但船小好掉头，又经英国航海专家精心设计改装过，构造上近乎完美，机动性很强，船头迅速一偏，避过了白色幽灵船的船头，两船几乎贴在一起斜抹了过去，由于距离得太近了，我们站在船头看得十分真切，那艘古船甲板和船门上，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

在连续几天的风平浪静之后，深海中的海气逐渐郁积，在海起涌起风浪之前，先出现了一场海雾，加上天已经黑了，平静的海面上能见度降到了最低点，海雾笼罩的水面上，突然冒出一艘鬼影般的古老海船，同我们的“三叉戟号”擦肩而过，那艘三桅船，船身通体皆白，虽然也有桅杆可升起风帆，但帆都被摘了，它顺着洋流飘荡，夜航的船内没有灯火，仅在三支白秃秃的桅杆上悬了一盏桅灯。在夜雾里突然隐现，如同鬼火。

第十一章 幽灵血船

船老大阮黑给满了左舵才避免了两船相撞的灾难性后果，两船船头一错，几乎是船梆贴着船梆，中间的距离不到一米，那危险程度就跟“鬼剔头”似的，我们船上的所有人都在手心里捏了把汗，万一把坐船撞漏了，大伙就得跟着“三叉戟号”去海底当沉船墓场的展品了。

天幸阮黑转舵够快，两船并没有刮在一起，说时迟，那时快，眨眼的功夫，已经各自在海面划过，白色幽灵般的老式帆船，在洋流的作用下迅速钻进了雾中，隐去了行踪，就象它出现的一样突然，直如一个踪迹飘忽时隐时现的海上幽灵。

浓雾的海面依然是一片沉寂，由于这一切发生的非常意外和突然，众人直到那船消失在海雾里，方才慢慢回过神来，额头上都已出了一层白毛汗，谁也不知道那条船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惊惧之意传遍了全身。

常年跑船之人，哪个都能说些大海之上奇异的掌故，鬼船水鬼这些传说尤多，但说起来也大多是道听途说，很少有亲眼目睹经历过的，掌舵的阮黑就从没遇到过这种直接面对幽灵船的可怕情况，渔民蛋民最怕之事便是在海上遇鬼，那绝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狂风巨浪，也许都能应付，但他毕竟不是倒斗的摸金校尉，涉及到幽冥之中的事情，怎么能不心惊，饶是他胆子够壮，此时腿肚子也变得软了，要不是扶在舵盘上撑着身体，险些瘫倒在地。

不仅阮黑体如筛糠，连我都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在两船错着驶过的一刻，相隔的距离太近了，即便海上有雾，四下里尽是茫茫一片。但视线范围内毕竟还有那么二十来米的能见度，何况两船最近的时候都快刮到一起了，当时就连那三桅帆船上缆绳磨损的处处痕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眼睁睁地看到那船上甲板和船门处，都斑斑驳驳的血痕，血色已经干涸发黑了，与白色的船体形成了强烈反差。今人望而生畏，不知是不是船上那些海员的血，可船上的人又都到哪去了？连尸体也没留之，只有满船可见的血迹。

我把这情况对其余的人一说，原来不仅是我瞧见了，胖子、Shinley杨，包括阮黑的两个徒弟古猜和多玲，大伙都发现了这一情况，看来肯定不是我看花眼了，刚才甚至都可以闻到了那船上传出浓重的血腥气。胖子出主意说：“见鬼了。肯定是鬼船，我看咱们赶紧下船准备水神炮，要是再碰上就一炮敲掉它。免得阴魂不散破裤子缠腿耽误咱们采蛋的大计。”

我心想要是真有鬼船，炮弹未必有用，我转头看了看Shinley杨，想听听她是怎么说，那究竟是艘什么船呢？

Shinley杨无奈地耸耸肩：“我同你们一样，有好多疑问想问，可我现在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来问，但我有种预感，那艘样式古老的三桅船要是真冲着咱们来的，它早晚还会再出现。现在海上能见度太低，对咱们十分不利。”

我们仅仅商量了几句，还没决定是要以退为进，还是以攻代守？就见雾中桅灯闪烁，刚刚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艘三桅船，竟然悄无声息地，再次从我们船头方向迎面驶了过来，众人相顾失色，赶紧让阮黑掉转船头躲开它。

如果说几分钟之前的第一次与三桅船遭遇。能够在最紧要的关头迅速避开，首先是由于胖子眼尖发现得快，加上有Shinley杨迅速提醒阮黑，船老大甚至没来得及吃惊，就凭下意识扳舵回避，但谁会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那白色幽灵船的鬼船，又从前面的海雾中钻了出来，若不是鬼船却是什么？

众人在这常理难以解释的诡异现象面前目瞪口呆，这回再没上次那么走运了，那艘白色的古旧帆船，来是海雾凝结而成的鬼魁，在雾中飘忽不定，说来便来，说没就没，事先半点征兆也没有，船老大阮黑虽然手忙脚乱地全力扳舵，但只避开了直接的撞击，两船的船侧却刮在了一起，三桅船两侧都挂着渔网，网上都是白色的浮漂，三叉戟号侧面有绳索捆绑着的橡皮救生艇，顿时纠缠在了一起，难分难解。

两船蹭在一处，使得船身一阵剧烈的摇晃，我们失去平衡，在甲板上东倒西歪，古猜重心不稳，摔倒在地，险些滚进海里，吓得他哇哇大叫，Shinley杨扯条缆绳扔给古猜，让他牢牢抓住。

海柳船“三叉戟号”拥有铜板装甲，避开了直接冲撞，不仅完好无损，而且由于船下的吃水线装有分水刺，反把那三桅船的侧面刮出一个口子，海水顿时从船身的窟窿处狂灌进了三桅船，我们的三叉戟号由于跟它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立刻被那由于注入海水开始下沉的白色幽灵船带得倾斜了起来。

船身侧倾的幅度一时之间还不算厉害大，但是那三桅船船体庞大，时间一久，可能就要被它拖入海里，胖子见状，便想用斩鱼刀砍断绑在船舷就救生艇绳索，这是丢卒保车的办法，我赶紧拦住他的举动：“搭跳板，砍渔网去！”

万一座船出了意外，在茫茫大海上，恐怕只有救生艇，才能带给在

海上搏命的海狼们保留一线生机，不到万般无奈山穷水尽的地步，救生艇绝对不能舍弃，三桅船的渔网浮漂勾住了救生艇，就算我们的座船不被那即将沉没的三桅船带翻，也会造成船体或装备受损，形势所迫，不容再多考虑，只好踩着跳板过去，到对面船上砍断那些渔网。

此刻船老大阮黑也不敢使航速加快，“三叉戟号”只能随着对方在海面上盘旋打转，我和胖子等人以最快的速度搭起了跳板，古猜和多玲刚刚按住跳板，Shinley杨就抢先从跳板上跨过，敏捷地跃上了三桅船，用斩鱼刀奋力去斩渔网。

胖子也想从跳板上过去，但在那平衡木还要狭窄的木板上，又随着两船起伏摇晃，一步踩空就会掉进海里，怕高或胆小之人，根本没法过去，他别的例不在乎，可天生畏高，未上跳板心里先怯了半分。

我一把将胖子扯在一旁，边从跳板上冲过去，边对他叫道：“你人别过去了，把缆绳扔过去，在这边接应我们，砍了渔网我们就得立刻退回来。”说话间，便利用跳板摇晃稍稍平稳的一个小小间隙，飞身踏过窜上了三桅船。

跳板虽是又窄又晃，我在部队的时候几乎天天都要演练冲击各种障碍物的战术动作训练，独木桥怕也过了不下几千回，可那毕竟是军事训练中的设施，从这海水滔天的两船之间过去，不免令人脚底下发虚，我根本不敢往脚下看上半眼，仅有巴掌宽的跳板太让人眼晕，很有可能稍有惧意，就会失足掉下去，全凭一股锐气才敢飞渡。

我过去后觉得腿肚子有点转筋，不禁很羡慕Shinley杨的胆识，不过也许是海军的训练方式与着重点跟陆军不同，想到这心里也不觉得有多惭愧了，抄起斩鱼的锯齿刀，对准渔网连砍带割。

我从来没见过幽灵船，但我听说所有涉及幽灵船的传闻中，大致可将海上的幽灵船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船上的人都死光或者失踪了，其原因是千奇百怪的，以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实在太有限了，有人说海里有海鬼或成了精的鲛人，能在水中以声色诱惑水手，船上的人一旦被它们吸引，便会不由自主的跳进海里送掉性命，也有人说那是因为海里有些东西不能吃，有种鱼吃了就会致幻，使得船员们跳海自杀，所以海上才会出现无人驾驶的空船，人们习惯将这种船称为“幽灵船”。

还有另外一类“幽灵船”，这类幽灵船大都是失踪多年的船只，甚至有的失踪了几百年之久，却突然出现在海上被人发现，船上也是没有任何船员的尸体，船上的一切设施运转还很正常，都如同刚刚出海不久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在它失踪的几百年里飘去了哪里。

正因为人们无法解释那些神秘现象，所以才会诞生了“幽灵”之船一类的离奇传说，可这些传说似乎都无法印证我们碰上的怪事，第二次撞见这船的时候，我曾怀疑是不是雾中有许多条这样的三桅白船？可我尚且记得船身几处细小的特征，从那桅灯悬挂的位置上就能得到证实，这确实是同一艘船。

那三桅白船庞然大物，切切实实地就存在于面前，一刀砍上去就能在船梆上留下一条刀印，况且这船里确实是血腥味十足，最奇怪的是这船体样式古老，没有任何现代船舶的特征，可三桅船偏便一点都不显得破旧，有些地方甚至还很新。

第十二章 灭顶之灾

我胡乱猜测着，手底下也没闲着，几刀下去就砍掉了半张渔网，那三桅船原本借着渔网缠在海柳船上，但还没等我和Shirley杨切断另外半张渔网，海涌起伏之下，两船平行的角度突然分开了来，渔网被扯得紧紧得平绷在两船之间，船身倾斜的力量如果再稍微大一些，救生艇和渔网之一便会被强行拽断。

在船体的一阵大幅度晃动中，我重心向后一倾，身体撞在了船舱上，不料那船好不结实，不堪一撞，身体竟然陷进了船舱的白色木板，撞出好大一个窟窿出来。

我觉得奇怪，头口望了一眼，在我被撞破的船体凹陷处，正自流出一股股的污血，船舱竟然并非木制，而是用白纸板简单裱糊的，Shirley杨见了那些浑浊血腥的血水，也是脸上变色，她伸手把我从地上拽起，我也已察觉到船舱有异，连忙对她说：“快撤，快撤，这船是白纸糊的，是艘烧给海上亡魂的鬼船。”

平静的海水突然汹涌鼓动起来，船身晃得非常厉害，我脚下无根，踉踉跄跄往后倾倒，后背正撞在船舱上，只听得“喀啦”一声，竟把木板撞得陷了进去，这一下撞得虽然不轻，但我并没有感到疼痛，那感觉就好像装在了一个空纸壳子上。

我疑惑地回头看去，白色的三桅船，大约在接近船门的位置，被我撞得塌陷进去了一大片，并不是船板朽烂不够结实，那船门根本就是硬纸所糊，要不是Shirley杨伸手将我拽住，很可能止不住势头穿破硬纸摔进船舱里了，舱门的裂缝里漆黑一团，看不清船内状况，只有里面浓重的血腥味得让人想要做呕。船身一晃，就顺着门缝往外淌出血水。

茫茫大海上怎么可能有一艘纸船？我记得中国沿海地区有种放“大暑船”送五圣归海的习俗，于大暑日送船出海，任其自行漂流：还有一种类似逐疫的奇特风俗，每有疟疾之类的传染性瘟病发作，就会举行类似活动，使用的都是废弃的旧船，逐疫有送瘟神出海的含义。一般都是在旧船上糊满白纸，并且船上要扎许多纸人纸钱，另外诸如刀矛枪炮、各种渔船商船用具，以及桅槽橦舵无一不应俱全，唯独白米最多只可放置一升，都是沿海行船捕鱼之人捐赠之物，捐在船上的事物越多，瘟神就会送得越远，这种船上一般都装着染病而死之人的尸体，最多的时候满满一船都是死尸。用船牵引到远海再行点火焚化。

解放前出过一件事。临海的镇上有间米铺，有一天深夜，忽然来了个客人要祟米。因为天黑，米铺掌柜的看不太清那客人的相貌，好像穿

着一身长袍，这衣服很怪，有点象是死人穿的凶服，而且来客身上有股咸腥腐烂的尸臭味，问他缘故，那客人便说船上带着猪肉，路远怕坏，便把新鲜肉都用大盐和鱼腥拿了。可没想到虽然猪肉腌过，但由于天气太热，还是腐烂发臭了，明天天一亮就会找地方处理掉，那米铺掌柜是个贪小便宜的人，见这些米要价非常便宜，唯一的缺点就是装米的袋子有点发臭，不过米铺掌柜认为，即使米上有臭肉的味道不要紧。可以参和着往外卖，谁也发现不了，于是也没多问别的，点着灯笼过称收米，然后伙计暂时把米先摆在院中，晚上过过风，明天天亮再入米仓，要不然实在是太臭了，谁知转天早晨一看，拆开来倒在院中的几十袋大米，全都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地的米粒，收起来大概有一升，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可能是撞鬼了，买进的是疫船上的死人米，当时也没敢声张，不出三天，镇里就发声了瘟疫，死了将近一半的人。

这个传说我在福建时听过不止一次，凡是讲述者都说这件事情是真事，不过并不是发生在福建，具体事发地点是在江浙沿海的某地，是民国年间的旧事，那时候年纪小，世界观不成熟，对这种怪力乱神很喜欢听，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有时候无意中想起船上的僵尸晚上到米铺卖米送瘟，还真觉得后脖子有点凉飕飕的，所以我一看船门是用白色硬纸封堵，首先就想到了是逐疫之船，不知是不是该船与拖带它的船只分散了，才随洋流漂到这里？

我心念一动立即想起此事，但逐疫的风俗不是早就废除了吗？一时想不太明白，不过逐疫船这个观念先入为主，认为这船上绝非善地，逗留的时间一久，说不定会传染上船上尸体的疫情，我也顾不上再仔细观察，急忙招呼从Shirley杨赶紧撤回“三叉戟”。

从Shirley杨用斩渔刀戳了戳脚下甲板，发出噔噔的木头声响，对我说：“大海上怎么会有纸糊的船？全船只有前后舱口用纸甲遮了，如果整条船都是纸糊的，早就被海涌吞没了。

我心想Shirley杨虽然知识面很广，但她毕竟受的美式教育，美国总共才有多少年历史？当然不知我中华地大物博，自古民间奇风异俗繁多，眼下事态紧急，哪顾得上再作详细说明，而且此时正值海雾弥漫，妖氛浓重，惟恐那渗出血水的船舱里会跳出个卖米的，于是不再多说，立刻牵了她的手奔到船弦。

海涌渐增，缠住两船的最后半张渔网即使不用刀砍也快被绷断了，为了预防意外发生，Shirley杨仍是挥刀将鱼网彻底割断，两艘船失去了连接，船身摇晃之中越离越远，那条跳板落进了海里，船老大阮黑控制着三叉戟全力接应，使其尽量贴住三桅船，对面船上的几个人对我们大

呼小听着，把两条捆了救生圈的缆绳，先后给我们抛了过来，我把斩鱼刀随手丢掉，用胳膊紧紧抱住救生圈，看来要想回到“三叉戟”，只能跟猿猴一样从半空荡过海面了。

甲板距离水面的高度很低，但多铃和古猜很有经验。他们已提前把绳索绕在了船顶较高的地方，要抓住缆绳悠过去还不至于落水，正要行动，但胖子大声叫嚷着把探照灯的光束压到海面上，好像水里有什么东西，我低头向船下的海面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水面上全是鲨鱼的脊翅。它们被血腥吸引，正从四面八方赶来，数量很多，都围着船只打转，因为太过兴奋，游速极快，看得人眼花缭乱，要是掉进水里，片刻之间就会被它们撕碎。

胆子再大的人见了这些鲨鱼也会觉得胆寒，以它们的速度和口中几层胜过刀锯的利齿，猎食落水之人，无异于猛虎扑羊，Shirley杨更是知见了血的群鲨厉害之处，骇然失色：“我的上帝啊。老胡你可小心了，千万别掉下去。”

不用她提醒我也知道其中厉害，我也不得不提醒她道：“你也千万别犹豫，过去的时候别往海里看……”这时三桅船起伏更是剧烈，两船之间的距离再次扩大，由于海水灌入，这一侧的船身本就倾斜了，而且距离越远，就越有可能在荡过去的时候落进水里，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了。想一起走也不可能，必须有一个拖高另一个，增加离地的高度，把触到水面的可能尽量减至最小，我拖住Shirley杨说：“你先走，我助你一臂之力……”

Shirley杨急道：“不行，你又要逞能，你自己怎么过去？”分秒必争的生死存亡之际，我根本不想等她再多说。托起她的脚往上用力一推，Shirley杨身体轻盈，拽着救生圈在揽绳带动下，唰地一下滑过水面，她一触到船侧悬挂着的救生艇，便立即手足并用快速攀上船弦，转身对我叫道：“快过来，那船要沉了。”

但这时两船随着海波起伏，距离已经拉开了，刚才我为了帮Shirley杨荡过海面，便把自己的那条救生圈放在了身旁，没来得及找地方固定住，两船一分，救生圈便被缆绳拖进了水里，胖子和古猜等人见状急得在甲板上直跳脚，他们赶紧拉扯缆绳，去把落水的救生圈拽回船上，想再一次扔过来救人，但离得稍远，一抛之下却又掉在了海里。

这三桅船底部被刮了个大裂缝，海水不断灌入，船身虽然已经倾斜了，但不知为什么不仅没有下沉，反而开始摇晃起来，好象海底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攫住了船底，再摇得几摇，这本身就不太结实的船体就要散架了。

我见距离“三叉戟”越来越远，海雾中都已看不清同伴们的脸了，逐渐逐渐消失在了浓雾里，只听到他们拼命地喊叫，脑子发涨，也听不清他们喊的什么，只是听到那些声音心里就有点发酸，一种孤零零的感觉油然而生，难道真要同这幽灵船一同葬身海底了？随着船身颠簸，三桅船舱中的污血也不断涌出，顺着船甲板流到了海里，虽然夜雾中没有灯光照明，难以分辨海上情况，但听水里那片乱糟糟的响动，就跟下了饺子开了锅似的，就知道四周聚集的鲨鱼之多，已经无法估算了。

船上黑灯瞎火，唯有桅上的孤灯亮着，我四处一望，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好抱着主桅稳住重心，打亮了随身带的小型聚光手电筒，终于又有了些许光亮，我照了照那被我挂破的纸船门，白色的船舱都被里面流出的血水染透了，已看不出本来面貌，我心想不如在临死前看看那舱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流那么多血，等到下边见了老马他们，我也好如实汇报，免得被一问三不知，到死还是个糊涂鬼，这幽灵般的白色血船，好像有生命一样哪里破损了哪里就会流血，若说是逐疫的船却也不象，我真想看看这鬼船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我的好奇心总会战胜自己的恐惧，心中一发狠，就打算冲进船舱里看个究竟，可是还没等抬腿，船身就猛地沉了下去，我骂了一声操他二大爷的，怎么突然间又沉得这么快了？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了这么多年，又做过不少次摸金校尉的玩命勾当，遇到这种情况，毕竟不能眼睁睁等死，于是用牙咬住微型聚光筒，手脚并用爬上了桅杆，船沉得快，我爬得更快，“噌噌噌”几下就攀到了桅杆顶端，只见上下左右全都是海雾，下面则是海水汹涌群鲨游动的杂乱响声，听得我心里直发毛。

三桅船沉得越来越快，浓重的海雾中已经看不到“三叉戟”的去向，我心想如今能做的只有尽量争取时间，等待他们把船驶回来进行救援，现在只能盼着这船沉得再慢一些，刚开始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喊声，现在连声音都没有，希望变得渺茫了许多，估计是再也看不见胜利的那一天了，正在我苦等援兵不至之时，海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波动，漏水的三桅船突然又从水中冒了出来，像片随风飘动的树叶，忽高忽低被海浪抛上抛下，在这天旋地转般猛烈的摇晃之下，我所抱的那根桅杆颤悠悠倾斜欲断，随时都有可能倒向水里。

三桅船因为漏水，终于开始沉入大海，海水中群鲨盘旋，被血腥味刺激的精神亢奋，木船被鲨鱼撞得咚咚作响，我赶紧攀上桅杆顶端，没想到这时船身晃动起来，已经沉入海中的部分，却忽地浮出水面，迷雾中只听得船舱里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如龙吟海啸。

我全身衣服都被三桅船激起的海水溅湿了，耳畔呼呼生风，随着船身猛烈地起伏，紧紧抱了桅杆不敢撒手，听到船下的动静，心说不好，难怪这船漏了水依然不沉，原来海里有东西托着它，这东西得有多大个？难到船舱里的血都是那家伙的？

第十三章 金毗卢水神炮

想到这冷汗直冒，暗暗叫苦，心中没着没落不知高低，这时眼前一花，我在桅杆上看见海雾弥漫之中船灯闪烁，Shirley杨指挥阮黑驾驶着“三叉戟”破浪而来，我大喜过望，虽不知他们是寻着声响，还是跟着围向三桅船的鲨鱼从海上兜了回来，能及时赶回来我就已经谢天谢地谢妈祖了。

三桅古船歪斜摇晃，桅干向着海面倾斜，由于在雾中能看见三叉戟之时，距离已是极近了，眼看着两船就要在雾中再次错过，我想从桅杆下去已是不及，拿捏了一下两船间的距离，决定冒险来个乾坤一跳，趁着船身摇晃倒向那艘三叉戟号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跳下桅杆，身体斜着落下，掠过了鲨群翻涌的海面，奔着绑在三叉戟船侧的橡皮救生艇扑了过去。

但船身随波起伏，并不是静止固定的目标，恰算的时机与距离瞬间就产生了变化，并没能直接落到橡皮救生艇上，就差了半步，直直的朝海中坠去，在胖子等人的惊呼声中，我双手拼命前扑，终于抓到了固定在橡皮救生艇底部的绳索，身体悬挂在了半空，而双脚已经碰到了海水。

我手上被绳子勒得火辣辣一阵疼痛，但心里非常清楚就算手断了也不能撒手，一撒就就要喂鲨鱼了，腰上用力，想要顺着救生艇爬上船去，突然感到有个东西撞到了脚心，原来围着那艘三桅船的大鲨鱼太多，竟然被我踩到了一只，也不知是踩到什么部位了，但鲨鱼身体里那股嗜血的野性，和它鲜活生猛的力量却感觉异常真切。

我惊得头发根都麻了，如同在那一瞬间全身过了回电，顾不上去看脚下的鲨鱼，玩了命往船上爬去。可越是心急脚底下越是发虚，这时胖子等人在上面用勾杆将我搭住，被他们往上一扯，我才顺势攀上了橡皮救生艇。

Shirley杨伸手把我拉上船：“老胡你真是亡命徒，这么高也敢跳，你不要命了？”我惊魂未定，后怕起来不敢回想，感觉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已经分辨不出是冷汗还是海水了，但人倒架子不倒，还想说几句充场面的话交代交代。

这时明叔从船舱里爬上甲板，他可能酒劲刚过，还有点不太清醒，可抬眼见到近处有条白影般的三桅船正晃晃悠悠的向后驶过，顿时脸色大变，好象见了鬼魅一般，他也顾不上说多余的话了，只对众人叫道：“这是打标的血船。赶紧……赶紧升起震海炮。准备炮弹。”

我听明叔突然这么说，心想他可能知道那三桅船的底细，既然事情紧急。没必要细说，于是招呼船上众人紧急布置金毗卢水神炮，准备炮击“幽灵船”，行动展开得非常迅速，船船虽然狭窄但所有的人都会有充分准备，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做到有条不紊，因为众人都知道，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想冒险进入珊瑚螺旋是不切实际的。我和胖子，以及古猜和多玲，在海上无事之时，就在Shirley杨的指挥下按照海军的标谁进行准军事化训练，因为海上行船，非比陆地，个人的能力是难以面对惊涛骇浪的，必须要求全体成员合并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整体，一旦出现事故或遭遇危险，只有全员协同。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船上总共只有七人，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任，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于是随着一声令下，按照以前多次演练过的部署，迅速各就各位，我和胖子当先下船调整炮位，瞄准目标，古猜和多玲拆开弹药箱搬送炮弹，Shirley杨则通过船上的千里筒指示阮黑调整航向，给炮口让出射击角度。

几秒钟之后，“三叉戟”上的水神炮便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海雾正厚，两船已是第三次错过，满是鲜血的三桅船，正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Shirley杨不断报出方位角度和航速，船老大阮黑虽然惧怕那艘鬼船，但性命彼关，仍是鼓起勇气掉转船头，并加大航速，从三桅船的侧后方接近过去。

明叔在船舱里指手划脚地指挥着，我和胖子已经做好了开炮的准备，众人喘着粗气，等候“三叉戟”进入最佳射击位置，利用这个间隙，我问明叔：“那三桅船白纸封门，满船是血，它究竟是艘什么船？”

明叔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说：“丢他老母啊，幸好你阿叔我及时发现，那是艘打标的血船，咱们要是不用震海炮把它打到海低，搞不好会遇到大麻烦。”

原来在南洋沿海，有种类类似放逐疫船的罕见习俗，称作“打标”，所不同的是，打标船里面装的不是死人，而是一种巨大的海兽，南海海中产一种体形很接近“鼋”的巨物，称做“大拥沙”，海中并没有活鼋，大拥沙是渔民俗称，其形体似鼋而非鼋，有裙无足，有首无足背色青黑，腹部有大白纹，平时多居于浅海，埋身沙中，常常暗中兴风作浪，覆没往来的渔船，渔民对其恨之入骨，有时会有搁浅在岸上爬不回去的，发现的渔民会立即通知其他人，用铁链锁了将其活捉，凡是捕得此物，又逢祭祀海龙之期，便会修复破旧已久的古渔船，将大拥沙放了血装入底船，再把古船用纸甲渔网包裹，以船牵引至深海任其随洋流自去。

南海波涛汹涌，向来风高浪急，这种船多半都不结实，到得深海大

洋之上，用不了多久便会被风浪打沉，大拥沙便会随之葬身海底，水底鱼龙蛟蜃之属，最喜食拥沙之肉，它们会纷纷钻进破碎的船体，把那大拥沙撕咬得仅剩一具空壳，渔民们都相信海底有“龙”，将其视为海神，他们这种习俗是一种祭祀海神的行为，可让龙王爷保佑海上风平浪静。

但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大拥沙”力大无穷，而且性蠢皮厚，不知疼痛，往往被渔民们乱矛攒刺放了血后，仍得不死，破舱遁海而去，船外罩着的渔网就是防备它挣脱出来，我们遇上的这艘三桅船，特征非常明显，要是知道其中缘故的海狼，一看便知是用鼉鳌祭龙王爷的打标船，因为没有牵引之船，而且牵引船也不可能来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它显然是已经被放至远海，由于最近几日海上波澜不惊，天气好得出奇，才始终未沉，竟然漂流到了珊瑚螺旋附近。

三桅船虽然已经漏水，却在摇摇摆摆的起伏之中始终未沉，而且三番五次地撞向我们的座船，明叔虽然为人不太可靠，但他行遍南洋，航海经验丰富，在海上见过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情，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不妙，很可能三桅船里的“大拥沙”没死透，撞破了船底，但由于身躯庞大，被卡在了底舱，这种鼉鳌之属，力大无穷能够负山过海，它不善入深水，定是想在水面上找个什么东西，撞掉背上甩不脱的船架子，这才阴魂不散地跟“三叉戟号”缠上了。

海雾中能见度低，我们的船也不敢开快了，备不住就让它撞个正着，虽然三叉戟两侧有铜板装甲保护，也未必能保证没事，最要命的是这血船吸引了众多鲨鱼，一旦引来深海的鱼龙巨物，那将会是倒海翻江的动静，明叔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兀自心有余悸，此刻被我一问，当下捡紧要的情形跟我们说了。

由于大拥沙仅在一些自然环境特殊的群岛海域出没，所以这种打标祭海龙的习俗并不多见，别说我和胖子没听说过，就连船老大阮黑也不知晓，只有明叔这种常年在远海外洋上做亡命生意。专涉狂波惊澜的海商才了解一些。

不过我和胖子对此将信将疑，眼看那艘三桅船即将从水神炮的射击死角中进入射程，胖子还忍不住问明叔这事是真的假的，喂龙王爷的？海里当真会有龙？那龙宫里是不是还得有虾兵蟹将和耍大锤的王八将军？”

明叔目不转睛地盯住三桅船，生怕错过了开炮的时机，口里对胖子说：“有没有搞错啊，见过龙王爷的人还能站在这里说话？你要想知道，就要自己游下去看个明白。那血船再不沉下去，早晚要把海底的大家伙引上来，到那时候就什么都晚了，咱们这船虽快也一定没得逃……

快……快开炮……”

在明叔的叫喊声中，我们的座船与三桅血船之间，再次进入了平行姿态，间距不过十五六米左右，正是使用金毗卢水神炮的最好时机，由于射程实在太近，甚至不用考虑炮击的提前量和抛物线弹着点等因素。几乎可以用火炮来直瞄射击。

金毗卢水神炮是以旧式移动舰炮改良设计，并以印度水神“金毗卢”命名。之所以用老式小型舰炮，是因为所谓的水神炮，并非是以杀伤为主的海战武器，它还要在航海中起到多种作用，老式的炮弹更便于改装，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制造使用多种不同用途的炮弹。

炮身接近古时“凶炮”，不过凶炮形体短粗，需向高四十五度角以上开炮，取抛物线射击敌人，旧时在中国将“凶炮”俗称为“虎蹲”，也有叫“田鸡雷”。都是以形状得名，在倭国等国则称它为“曲射凶”，海神炮的发射原理接近于“凶炮”，不过口径小了许多，炮身加长，射击角度可以压低，在三个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炮手控制下，装填发射速度也会相应提高许多。

炮弹的种类包括子母弹，弹膛中空。内容许多铅丸炸药，膛中构造特殊，有前后各部，能在空中炸裂，母弹爆炸后，子弹四散，覆盖面极广，子弹内装有碾碎的钵罗藻，可以使钵罗藻碎沫盖住一定区域的海面，钵罗藻为印度洋海中异类植物，物之属性有生克制化，凡海中之鱼鳖鲸鲵水族之属，大多惧怕这种海藻，遇到鳌鱼鼓浪倾覆舟船的情况，可以逼迫其暂时遁入海底。

此外“金毗卢水神炮”的各种炮弹里，还包括开花弹，开花弹也是内分两层，又分铜铁两种质地，着弹后炸为碎片，威力甚大，是一种轰击礁石或建筑的攻击形炮弹；另有实心钢甲弹，中心坚实，外裹钢衣，穿透力墙，专用来攻击海匪的铁甲舰船；葡萄弹则是在膛内即炸裂，纷飞脱膛，不能及远，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正因其海上效用众多，是舰船的守护神，故以金毗卢相称，英国人则称它为震海炮，最早是英国海军发明，后来在南洋被广为使用。

只见那三桅船正在金毗卢水神炮覆盖范围内起伏晃动，明叔连连催促发炮，我让古猜抱来一枚子母弹填入炮膛，利用千里传音筒让阮黑尽量保持船速平稳，然后一挥手发出信号，胖子早把引线点燃，哧哧一阵白烟，震海炮的炮口火光一闪，硝烟弥漫中炮弹射入了三桅船的船身，随后又听见母弹中的子丸辟啪乱响，随着爆炸声起，钵罗藻到处飞散，三桅船船里船外尽是钵罗碎藻。

我本想再指挥众人继续炮击，但那“钵罗藻”也真有奇效，血船下的大拥沙被其所迫，虽然它不耐深水，也不得遁入海中暂避，就连海面上那些闻腥而至的鲨鱼，也纷纷逃散。

眼见三桅船没下海面，脆弱的船身被水压一带，就成了碎片，只有船身的层层渔网，裹着一个巨大青黑色之物沉入海底，血水把整个海面都染红了，想必那黑色小山般的大拥沙身上带血，又失了那层木船的阻挡，在海底必定躲不过恶鱼的围追堵截，或被歼，或逃遁，再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了。

船里的众人齐声欢呼，我对明叔等人说：“四十年代靠战斗，五十年代靠口号，六十年代靠忆苦，七十年代靠批判，到了现如今八十年代，咱当然要靠办法了，办法就是战术，我看今后只要灵活使用类似的战术，咱们一定可以顺利捞回月光明珠和秦王照骨镜。”

第十四章 龙上水

明叔还在抹汗，他刚刚真是吓坏了，庆幸地说：“还好还好，要是再拖下去海里的龙王爷冒出来，咱们就算是有再多办法也完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真是有得搏了。”

胖子骂道：“狗屁龙王爷，我和老胡听这种段子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哪次也没见有真龙，再说了，就算是真海里真有龙，能他妈吓住咱们吗？人为财死，财是什么？财就是真理啊，咱爷们儿为了追求真理，连死都不怕，怕什么龙？”

我们正在议论纷纷，忽听千里船音筒里传来Shirley杨的声音，招呼全员火速上甲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见又出事了，哪里敢在耽搁，一个接一个地爬上船甲板，这时海雾已经小得多了，但还未散，Shirley杨正抬头观天，她见我们赶来，便指了指天空：“你们听天上是什么声音？”

我抬头望着被海雾遮盖的天空，侧耳一听，果然一阵好似金属层层断裂的巨响，我忍不住喃喃自语：“那是他妈的什么动静？”随着响声逐渐变大，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头顶的海雾中露出了轮廓，明叔惊得倒坐在了甲板上，口中只吐出一个字：“鱼！”

看时间天已经亮了，这时海雾的浓度也正在逐渐减弱，能见度扩大到了几百米开外，但远处的海面依然白雾蒙蒙，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空中金风不善，正自惊疑，不知雾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明叔突然倒坐在地上，惊叫：“鱼！”

几乎就在同时，我感觉有一物落在头上，凉冰冰滑腻腻，用手一摸，竟然是条小鱼。空中接二连三的掉下鱼来，那些鱼大的小的都有，有不少都落在船甲板上，兀自活蹦乱跳，翻着白肚想试图跃回水中，我暗道一声怪事，天上落鱼了？

随着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海鱼从天空落下，海面上犹如下起了一场大雨。四周巨响如雷，又好似风吹竹筒，呜呜长鸣，无法分辨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些声音，不过被这阵混杂着海鱼的骤雨一冲，海雾散得更快。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前方不远，海面上出现了一堵巨大的水墙，海水排空而来，三叉戟号在这堵从海中升起的大水墙面前。如同一片孤叶。东方的天光都被水墙彻底遮住了，刚散去海雾的天空又立刻暗了下来，海柳船三叉戟号仿佛置身于暗无天日的海底深渊。

我们在船上被这骇人的景象震慑得瑟瑟发抖。平静的大海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狂暴的一面，眼看离那水墙渐近，越近越觉得威势迫人，海水壁立，令人不敢逼视，船老大阮黑赶紧转舵，否则三叉戟再向前行驶，就会被那股巨浪击碎。

我抓住明叔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这是什么？海啸了？”昨天黄昏时分，我凭海观望。见东面海雾中有黑云逼天，如同浓云中有怪物下降，正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说的海气凝结之状，不知现在出现的大水墙是不是海气郁积所产生的。

明叔抱住救生圈躲进舱门里说：“这怎么会是海啸，胡仔你仔细看看，那是龙王爷上水了，是龙取水……”然后他就叫阮黑动力全开，把“三叉戟”增加到最大航速，躲避龙上水风压产生的旋涡。

我听明叔一说，才知道是令海狼们谈之变色的“上水龙”，也称“龙上水”或“龙取水”，以前仅闻其名，未谋其面，想不到有如此威力，我让其他人赶紧进船舱，免得在甲板上被巨浪卷进海里，“上水龙”是种海上最具毁灭性质的一种力量。

所谓“龙”，在风水中指地面和海底的起伏连锦的山脉，这是一种比喻，在中国历史上，“龙”还有许多特定的含义，古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长，能够兴云雨，利万物，是四种灵兽之一，至今为止，还无法真正判断世上到底有没有龙这种生物。

在汪洋大海上跑船的海狼对龙也有自己的态度，他们肯定是相信有龙王爷这种神灵，但具体说到“龙”，主要是用来形容恐怖的气象情况，例如龙上水这些情形，古代绘画中巨龙怒目吐舌，乘黑云飞腾的形象，很可能正是对海上灾难的一种抽象描绘。

《易经》上记载着“云从龙”，也可以理解为“龙即是云”，云是指气压和气流一类的自然因素，由于气压不平衡，就会产生风，凡是空气上升，随着体积增大和气温降低，就会形成云，大湖大海上的水龙，就是由于极低的气压而产生的，而“上水龙”这中现象，则是由于海底海气喷涌出海，与低空气压相激，观之好似巨龙出水产生的大水柱。

十六字阴阳风水一道中认为，起于峨眉山的“南龙”，是天下最大的龙脉，其势远超发于昆仑的“北龙”与“中龙”，南龙起自峨眉，并江东去，其中一条余脉自海盐诸山入水，在海底延伸向北，以朝鲜倭国两地为案护，另两条主要的余脉则蜿蜒南下，在海底环合凝伏，不知其结局所在，珊瑚螺旋海域附近，正是南龙海气涌动之所，即使不在风季，飓风依然肆虐，也会经常发生“上水龙”一类的可怕现象，水龙从海底涌

出，向火山喷发一样冲出海面，许多深海淤泥里的沉船古树，以及海中水族，凡是被其卷住，都会被裹上半空。

我们在船上四顾海面，皆是浊浪滔天，水势排空压顶，天海之间不仅只有那一堵巨大的水墙，而是数十道“龙上水”同时出现，海水倒灌向天空，惊人的是巨浪通天的一刹那，在这些水墙缝隙中的海面竟然平静无比，海中升腾的水墙也似乎凝固在了最高之处，海气直上直下，海面甚至没有来得及猛烈波动。

在这大自然展现神奇与威力的静止画面里，只有被海水冲到天空的海鱼和水雾，在不停地落回水里，处于这令人窒息的天地巨变中，三叉戟号的前后左右，包括头顶天空，全被蓝色水晶般的海水包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第十五章 黑潮浮棺

天空暴雨如注，海面上惊涛连檣起伏，“三叉戟”在这狂风恶浪中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可能倾舟覆船葬身鱼腹，明叔抱着救生圈大叫“妈祖快显圣！”那边掌舵的船老大阮黑也跟着明叔一起念“海天通圣咒”，请妈祖现身，前来救命护航，阮黑虽相貌粗豪，鬃丛如猬，但海上的海狼们，不管面对风浪如何勇敢，在航海方面的迷信程度却都格外严重，对冥冥之中的力量无限敬畏，这大概也是他们得以在海上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

眼见风高浪急，座船都快散架了，不知还能撑得了多久，我也不得不盼着妈祖显灵，赶快平息风浪，但我对这种“大开庙门不烧香，事到临头许猪羊”的举动格外反感，与其求遍满天的神佛，还不如依靠自己来想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靠办法”这句名言是指改革开放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落实到户，农民们在生产上都有了干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如果多想办法求新求变，开拓进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不能固步自封，停留在吃老本的阶段，这一口号后来也被多被那些下海从商的个体户，用来进行自勉，可我们现在的状况，座船在狂澜怒涛中计划快要失去了控制，除了听天由命，又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这时从Shirley杨挤过来问我现在该怎么办？刚好一个浪头从船门外打进来，把驾驶舱里的人都淋了一身咸腥的海水，我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对Shirley杨说：“想不到这龙上水带起的风浪有这等声势，以往在山里摸金的老办法不顶用，海狼和蛋民们的新办法不会用，求神告天的软办法没有用，部队那套猛打猛冲的硬办法不能用，我是彻底没办法了。对了……搬山填海术中有没有应对的法子？”

Shirley杨说：“搬山填海又不能呼风唤雨，哪能使风浪平息，我看这阵上水龙带起的风暴来得急，去得必然也快，现在只有尽量控制住三叉戟，争取时间，撑到海上风暴结束。”

可说是容易，做是难。海柳船在惊涛骇浪中飘浮摇晃，不断被推向浪尖谷底，每一秒钟都充满了危险，天上黑云密布，晦暗阴霾，虽是白昼，却形同黑夜，云层中电闪雷鸣，开了锅的海水久久不肯平息，幸亏阮黑和明叔驾船经验老道。他们为了活命更是出尽全力。其余的人全力协助，使“三叉戟号”每每在紧要关头化险为夷。

英国人改装的这艘海柳船，也当真坚固结实。禁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也不知是海柳船是涉洋过海的宝物，还是妈祖当真有灵，这艘船在

海上如此冲风破浪，船身始终安然无恙，终于熬到有一线阳光从乌云的缝隙间投下，风浪渐平，汹涌的海面逐渐恢复了平静，这时候船虽然没事，但船上的人可真吃不消了。全身骨头架子几乎都被颠荡散了，人人筋疲力尽。

见风浪终于过去了，明叔激动得直接跪在甲板上给妈祖磕响头许大愿，船老大阮黑变戏法似的从底船拿出来香炉黄纸之物，要给妈祖上供烧香，他们的个人信仰我也不好过多干预，再看胖子由于灌多了白酒，还倒在驾驶舱里睡得颠三倒四，地上全是他的呕吐物。古猜和多玲正吃力地想把喝多了的胖子拖进里舱，免得他堵着舱门碍事。

我走到船头，望着穿破乌云的刺眼阳光，长长地松了口气，这阵风暴过去，至少在数日之内，不会再有如此之大的海气凝聚，正可以趁此机会利用潮汐进入珊瑚螺旋，在那个被称为“归墟”的海眼旁寻找沉船和阴火，当然还要当一把蛋民采“南珠”，虽然任务繁多，但时间应该够用了，但在风暴中偏离了航线，要比预期的时间晚上一天，才能抵达大珊瑚礁。

想到这，便打算找Shirley杨商议商议，如何利用混合潮把船驶过“珊瑚螺旋”外围密集的暗礁群，我刚要去驾驶船找Shirley杨，就觉得海面上好像有些地方不大正常，仔细一看，可不得了，海水都变黑了，海气把海槽深处的东西都冲到了海面，形成了一大片黑潮，我们的座船正好航行在墨黑色的海水之上。

其余的人也发现了这一状况，一边观看漆黑如墨的海水，一边议论纷纷，各说各的道理，Shirley杨说海上漂了许多死鱼，南海的大陆架是呈阶梯状下降的，这片海域刚好是海底的深渊，其深处的岩层里可能含有大量煤炭油气，被海水带到海面，深海里的鱼怕是遭殃了。

阮黑则认同越南渔民的说法，他说这深海里的海水，天然就有若干股是黑地，最深的海水沸腾翻涌，与其它的海水有很大区别，纵然海底生物也不敢接近，水热脸过温泉百倍，可能这黑潮就是海底的黑泉被带了上来。

明叔却说，肯定是上水龙把藏在海槽里的大墨鱼冲上来了，那墨鱼就是八爪鱼，其足可伸百丈开外，大得不得了，那东西一肚子黑水，死的时候会吐净墨液，所以海水都变黑了，要是能捞到它的尸体可以联系外国买家，如果够完整能卖到大价钱，大概跟那具楼兰女尸属于同一价位。

我对明叔说：“原来您不光买卖干尸，连死鱼标本的生意都做？”在

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大伙各有主张，把黑潮发生的可能性都提遍了，不过直到最后，对这黑色的海水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难有定论，只知道是从海底涌上来的，但看到海中翻翻滚滚的死鱼，在浓墨般的海水中非常显眼，看上去白花花的不计其数，也都难免有些心惊，要不是这三叉戟构造巧妙坚固，现在我们也许就是这些死鱼中的一员了。

从海底涌上来的这股黑潮虽大，但过不了多久便会沉淀消失，我们在船上看了多时，想找找明叔所说的大墨鱼尸体，就算凭我们这条船不可能把它带回去，开开眼也是好的，结果还真就发现远处海面上果然飘着一个白色的物体，远远一看就觉得个头不小，我赶紧让船老大阮黑把船靠近，明叔早就抓过望远镜先望了过去：“我丢他老母个黑……真奇绝了……不是死鱼……海上好象漂着口棺材……白的……”

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海面上怎么可能漂浮着一口白色的棺槨，正想找明叔要望远镜看看，可这时“三叉戟”已经接近过去，离那白呼呼的物体越来越近，凭肉眼就能看得很清楚，海上果然有口白色的石头棺槨随洋流涌动，我们这伙人见过的棺材数都数不清了，凭我们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

等船到近前，看得更是真切，那长方形的棺槨平平整整，见棱见角，体积根大，异于寻常的石棺，里面装两三个粽子都不成问题，表面上雕刻精细，有些地方裹了一层灰白斑驳的珊瑚虫，有几条粗大的链条固定着石棺，闭得严丝合缝，生满水锈的锁链将石棺于海面下的一个东西牢牢绑在了一起，石棺下起起伏伏，有个比四张八仙桌面还大的黑色物体，随着洋流起起伏伏，正是有这东西托着，石棺才没有沉下海底。

可能这东西也是从海底被上水龙冲到海面的，看到古怪之处，实属平生前所未见，我有心要把这东西捞出来瞧瞧，还没等说话，就听身后有人张罗着快准备吊臂，要把龙王爷送来的“青头”捞出来，原来不知什么时候，胖子酒劲醒了。见众人在海中发现了一口浮棺，有棺材的话，里面必定有粽子和明器，他狂喜之下，便立刻露出本来面目，要兴风作浪。

船老大阮黑赶紧劝阻胖子：“咱们打捞队是去做蛋民，到珊瑚螺旋里采蛋的嘛，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大海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也许这棺材里关着妖怪，咱们就不要自找麻烦了，而且有棺材上船，太不吉利了，怕是要出事啊，我看咱们就当看不见它好了，反正不把它捞上来咱们也不会吃什么亏，何苦要惹事呢？”

还不等胖子说话，明叔就替他对阮黑说：“哎呀，我说老阮啊。你太不了解这肥仔了。这肥仔是什么人呢？他不占便宜就觉得是吃亏嘛，我

看咱们还是依了他，捞出这海中青头看看。否则万一让他觉得不爽，才是咱们船上天大的麻烦……”

其实明叔比胖子还着急要把这口石棺打捞上船，借阮黑话里的台阶把责任都推给了胖子，胖子一听港农竟敢败坏自己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顿时恼了起来，挽袖子抡拳头就要揍人。

我赶紧把他们拦住：“明叔你可真是找抽，你就算要诋毁王胖子，也应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哪能当着面讲呢？这不是等于暴露目标吗？可见你们没经历过文革的人。真是没摸透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回去我再好好教给你这其中的精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不过这里边的道理太深了，就你这种糟人还真是未必能够理解……还有胖子你也是，明叔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好跟他动粗？我们要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凡事要以理服人，不管怎样都要讲道理。以后他再说你不爱听的，你可以先跟他讲道理，甚至可以骂他，骂人倒没什么，鲁迅先生急了还骂人呢，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给他戴帽，但千万不能打人，如果真要打也要找没人的场合打，这样我们也不会为难嘛，你说咱都是一个团队的成员，你当着大伙面揍他，我们是拦还是不拦呢？”

明叔可能刚才真是一时说走了嘴，这时看见胖子一瞪眼，顿时怩了，恨不得能跳进海里躲起来，只好表现得追悔莫及，连连跟胖子套近乎，声称自己刚刚那一刻见到“青头”，情绪就过于激动，人格分裂的病症复发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这时Shirley杨对我说：“你们要是再纠缠不清，那棺材就要随海水漂走了。”我经她提醒，赶紧叫古猜准备吊钩，胖子、明叔去清理后甲板，船上只有后甲板空间较大。多玲连接水管，准备冲刷石椁上的脏东西。

众人分头行事，七手八脚的一番忙活，终于把那海里的石椁吊了上来，吊臂将它悬在船尾，原来石椁下面是与一只巨大的龟骸锁在一起，多玲和古猜都是在艰苦劳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顶个是干活的好手，对船上的行为很熟悉，不用我再吩咐，就打开水龙头，用黑色的水流冲刷石椁上的海藻和污物。

水流到处，白色石椁侧面的一些细节逐渐展现出来，密密麻麻的刻着许多奇怪符号，Shirley杨视力过人，那石椁虽然还吊在半空，她便已有所发现：“那上面好象雕着易经的图案，老胡你懂得卦象，快看看是些什么？”

明叔挥着手给出信号，阮黑把吊钩收回，随着逐渐接近，石椁上出现了许多八卦图形，但灰白色的珊瑚虽太多，没有多少部分能看得清

楚，众人匆匆忙忙把它卸在后甲板，那龟壳中尚有完整的尸骸，形体还未化去，似乎死去也不太久，不过以这石椁外观来判断，至少是几千年的古物，常言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龟的寿命之长远远超乎其余生物，也不知这巨龟负着石椁活了多少年头才死。

负棺的龟甲上也刻着纹路，不过仍然是难以辨认，海底环境对这些东西造成的侵蚀太大了，现在只能寄希望石椁里的事物还保留下来一些，胖子找来探阴爪撬开了椁盖，椁盖缝隙都用泥封死了，密封得很严密，撬开一看，内部尚有另一层套椁，而石椁盖子内侧的雕刻保存尚且完好，用水冲刷去上面的污物，凹凸显现，是一幅易经中的卦象，看几处特征细节，都与被陈教授所复原的那部分玉像吻合。

第十六章 底舱

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会呈现出“象”，“象”是包罗万象的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生有象，象生有数”，椁盖上的古卦像很是繁杂艰深，但大体上，与我们今时今日所研读的卦象基本一致，只不过在细节上推演得更为驳奥，我看后半晌无语，直到Shirley杨等人问我，我才回过神来，告诉众人这椁内所刻的内容是：“震上震下，震惊百里。”

石椁内侧，用类似虫鱼迹的古老符号，刻着“震”卦的图案，或长或短的鱼骨标记分别代表震卦各爻，《易》云：“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这是“震惊百里”的一卦，其下有推演震卦各爻的验判，与我所知的后天八卦差别太大，就看不明白了。

我们在经历了飓风之后，无意间发现这锁在龟骨上的石椁，这也许是个奇迹般的巧合，可我想未必是那样，在珊瑚庙岛收来的青头古玉，里面同样暗藏玄机，恰好也属照烛演卦生象，以此来看，这片海底埋藏了太多这样的古物，多到随处可见，但大多受到腐蚀，无法辨认原形，所以始终都未得到重视。

Shirley杨等人问我这“震”卦何解？我解释说，在八卦中有顺畅达和惊醒修身之意，难说是凶是吉，震为雷，震上震下，有雷声重叠不断之意，天地间雷鸣地颤，吓得人们全身发抖，过了一会儿便又谈笑自若，巨雷轰鸣，震撼百里，但重要的祭祀活动还要照常进行，震雷的到来不知是福是祸，人们感到恐惧的同时，要谨慎小心。避免灾祸的发生。

明叔和胖子等人闻言，都说这可巧了，刚刚经历了一场龙上水造成的大风暴，天上雷鸣电闪，好不厉害，这不正是应了“震惊百里”吗？

我摇头道：“震卦虽有雷鸣之象，却并不是指什么真正的风雨雷电，也不是指地震天崩。只有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才会这么解释，而且此卦图形古奥繁复，大概与周文王先天十六卦有关，单以存留至今的后天八卦解读，难窥其中深意，这不是咱们这伙凡夫俗子所能随意揣测的。”说完我让Shirley杨为椁盖拍照留存，此物与海底“归墟”之间恐怕大有渊源，若是将来有机会再见张赢川，或许能让他阐述其中奥秘。

话虽如此说，我却隐隐有种预感。此次航海，若不解开“震惊百里”之谜，恐怕就要遇到天大的麻烦，不过这可要大费脑筋了。我对此没有多大把握，不过也不太在乎，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今后不论有什么遭遇，只管推测天道见机行事便了。

我们把椁盖整理好后抬至一边，为开棺清理出一块地方，听陈教授说恨天人的青铜文明非常发达，因为掌握着龙火，可以铸造天鼎。今日

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椁盖椁身都凿有鼻环，套着人臂粗细的铜链，隔了这么多的岁月，虽然铜性被海水淘尽，大体被死珊瑚虫包裹，但露出的地方盈澈透骨，仍旧坚韧结实，与寻常青铜迥然有异，是上好的青头，我毫不犹豫地让胖子收了，声称带回去“研究研究”。

众人好奇地围到内棺近前，都想看看棺中有什么东西，Shirley杨大概知道劝我们也没用，而且她的好奇心半点不比我少，只是说海上风大，棺材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易保存，如果这些东西确实来自海底的“归墟”，里面也许会恨天人的尸骨。

我对Shirley杨说：“那就是从海底来的了？岂不是同大西洋海底来客差不多，不知道戴不戴蛤蟆镜。”

胖子说：“也不一定是从海眼里冒出来的，没看它绑在王八盖子上吗，定是这大王八精在海底到处乱爬，死在了这附近的海槽里，才让一股黑潮带了上来，结果就让咱们赶上了，这不是别的，这就是缘分呐。”

胖子说完取出一盒清凉油，我们每人都用指尖挑了药膏，在各自鼻子下边抹了一点，只有船老大阮黑三人不明其意，这是干什么？

胖子说：“你们在海上当蛋民的，自然不懂升官发财的规矩，我们都是专业研究这块的，都知道不戴口罩，必须得抹点这东西防臭，省得让尸气把你们呛个好歹的。”

船老大阮黑也不知胖子所说的专业是指什么，但既然有这规矩就学着照做了，古猜和多玲二人更是又好奇又害怕，想看又不敢看，躲在阮黑身后，不断往石棺这边张望。

见准备停当，我抬头看看天色，这时的天空虽是白天，却密云不雨，阳光都被乌云遮了，海面上风浪平静，黑潮渐退，即是白昼，我想也不用准备什么黑驴蹄子了，当下便由开棺手胖子出马，摸金秘术中升棺发材，虽是百无禁忌，但也有“西开北不开，开左不开右”之说，这个“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都是指以棺椁为参照物，因为古时棺椁在风水位中，大贵之人多取南北纵向放置，北为上首，南为下首，也有脸朝侧面的，信佛的则必是对着西方，有往生西天极乐之意，奉道的则面朝东方，紫气自东而来。

另外“摸金校尉”开西不开北，也是为了避免棺中设有机害人性命，并有“取生门让死门”之意，这海中石椁造型古朴浑厚，近似西周石椁的风格，胖子混到现在，也算半个撬棺材行家里手了，当下先把石椁顶端的位置推到上风口，里面如有恶气，开棺之后也会被海风吹散。

石椁内的棺材也是石质而非木料，通体乌黑，呈半透明状，是种生

在海底的古松化石，名为“地镜”，色黑而润，纹如波浪，其纹为海水所击千年而生，纹越多年代越久，价值也就越高，看这石棺水纹层层密布，价值必然不菲，而且棺体四周封得好生紧密，胖子惟恐毁了这值钱的石棺，硬是耐住性子，动作小心翼翼，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探阴爪拨开起到固定作用的命栓。

我在下首协助，让其余的人退开几步，和胖子二人秉住呼吸掀开棺盖，忽地一阵白气从棺中冲出，随着这阵尸气出现，从棺中“嘭”地一下坐起一个死人，把石盖顶在一边，那死尸似乎是个女子，头发很长，被海风吹得披头散发，随风悉动，犹如生人一般，可能棺椁密封太严，尸体装入后腐烂发胀，尸气郁积在其中难以消散，借住这股恒定的气体，死者的尸体也保存在散尽尸气后的这一状态，棺盖一起，受到外界空气的作用，棺内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尸体全身筋肉收缩，也像乍了尸似的，腾一下就坐了起来。

棺中那股白气极臭，我们虽在上风头，鼻端又抹了些薄荷药膏，却仍觉得臭不可闻，又让这突然坐起的尸体吓了一跳，大伙连忙一边后退，一边捂住自己的鼻子，胖子和明叔还连连称奇：“我的天，这大姐怎么这么臭？可能这位靓女……生前便秘，是让屎给活活憋死的？”

在明叔和胖子不修口德的叫骂声中，这阵臭气很快散去，只见棺中坐起的尸体全身肤色发青，身上脸上都是肉鳞，青面獠牙，形同恶鬼，我心中一紧：“这他妈是人吗？”可还没等再仔细看看，一阵海风吹至，尸体的皮肤迅速塌陷萎缩，尸体颜色由青转黑，眼看着在一瞬间化为灰烬，立时从外至内，一层层碎为黑灰，被海风吹散，剩下的零星骨骼都散落在棺内，形骸不复存在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完了，这粽子成灰了，连灵魂带肉体，全都化为了历史的尘埃。

明叔跟粽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什么样的古尸几乎都见过，但身上生有肉鳞的女尸，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难道是南海里的鲛人？那就不是人而是鱼了，那东西死了也就不值什么钱了，他走近想看看棺中剩余的骨头渣子，有没有鱼尾。

可我们凑过去一看，剩下的骨骸又黑又碎，除了几颗牙齿之外，其余再也无法辨认了，胖子对死人不感兴趣，尸体被海风化去才省事，举着探阴爪乱拨棺中剩余的事物，翻找有没有死尸嘴里塞的珠子，那东西肯定不会一过风就化为乌有。

可石镜棺内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棺底仅有一弘清水，里面有几条近乎半透明的小虾扑腾着，眼看也是不活了，Shirley杨觉得很奇怪，石棺密不透风，沉在海底怕是几千年了，怎么里面竟然还有活着的小虾？

我说这在科学上暂时还难以解释，但风水青乌之说却早有提及，棺中生气太盛咸，精气凝结，尸液中便可能产生异化之物，也就是死尸上的某些组织变成了小虾小鱼之类，更有可能是这罕见的石镜棺内自生的。

第十七章 潮汐

明叔也说：“胡子言之有理，我以前跑船，就见有个泰国人买到一块卵石，把那石头放在空碗里，一夜之间，就能生出一碗清水，那泰国商人以为石中有宝，欲穷究其秘，想不到砸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汪清水，和两条透明小鱼，很快就死了，而那石头也就一文不值了，他差点受刺激跳了海，这石中生水，水中生鱼，乃是天然造化，可也没什么希奇，不过是这口石镜古棺，真属绝世奇珍，你们看这上面的水纹有多密集……”

明叔说到这突然有点犯难，这么大一口石棺，船舱里已经填满了各种物资，哪还有地方放置？胖子说这太简单了，我在底舱边上看见有个夹层，把那块木头拆了不就有地方了吗，咱就别耽误时间了，把这青头装好了，就赶紧奔海眼，还有更辉煌的成果在那边恭候着咱呢。

船老大阮黑闻听此言脸色大变，死活拦着就是不让胖子等人把石棺装进底舱，我见他神色有异，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问他究竟，让他把话说明白了，底舱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阮黑都快跪地上央求众人了，可他并不说清缘由：“底船里是有块多出来的木头隔断，不过万万也不敢拆呀，拆了咱们谁也活不了。”说完他又求Shirley杨：“杨小姐是最明事理的好人，你快劝劝他们，这件事可不敢做啊。”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阮黑仍是不肯吐露半字，不得已之下，才说：“这艘海柳船上死过七个英国人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他们就是死在底舱里的，别的我实在不能再说了，总之那夹层里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就会死。”

“三叉戟”本是由一艘古老的海柳船改造而成，虽经英国人改头换面。但船体中的主体部件，仍然皆是采用老船上的海柳，这伙准备船只野心勃勃的英国打捞队，共有七名成员，他们莫名其妙的集体死亡，事发地点就是三叉戟的底舱。

在出海前我也曾多方打探，但珊瑚庙岛的渔民商人，大多不知其中详情。这时忽听船老大阮黑提及此事，告诉我们船舱里确实有个小小的夹层，不过里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看，有人看了便会对此船不利，那批英国人就是这么死的。

我看了看明叔，见他也是一脸茫然，显然从没听说海船上有这般掌故，我便开始怀疑是阮黑危言耸听，更要去底舱查个明白。

阮黑又求Shirley杨帮忙劝说。他认识这艘海柳船的前任船主。前不久英国人改装这条船，他也曾受雇帮忙，所以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赌咒发誓，这船底舱里确实藏着某种东西，不过看见了那个东西，对船上的成员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是当底舱夹层里的东西不存在，则会一切如常，对这船没有任何影响，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用许多条人命换来的教训。

我见船老大阮黑发了毒誓，知道这些迷信的海狼如果发了重誓。就必然不会存心相欺，既然他说底舱里有不能惊动的东西，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航程，也没必要去刻意破坏这些特殊的风俗和禁忌。

阮黑看我终于答应下来，这才松了口气，说：“等采了蛋回去之后，一定把这里面的秘密告诉给你们听，只有不坐这艘船的人才能知道，否则无意中在船上谈起此事。就要惹祸上门了，那时在茫茫大海上想逃都没地方可逃。”

我点头同意，不过转念一想，装神弄鬼这套说辞在我这不灵，等回去之后，我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还有什么用？早晚找个机会我先看明白了再说，被蒙在鼓里的事我可不做。

于是我不动声色，暂时把这件事搁下不提，跟其余的人一起动手，由于船上空间有限，那巨大的石槨，以及棺槨中间填充的木料只好再次沉入海中，只将最内层的石棺保留下来，众人把底舱里的物资装进石棺里，直到把它填满，这样舱内空间就足够容纳石棺了，而且石棺里阴凉如水，把船舱里的许多西瓜放进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

我们在底舱忙活的时候，趁阮黑上去驾船，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道夹层板，除了被彻底封死难以活动之外，实是瞧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刚把耳朵贴上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就被Shirley杨发现了我的举动，她过来一拍我的肩膀：“你练的什么功？”

我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夹层中有无动静，脑子里想着到底有什么既不能说又不能看的东西？完全没有提防身后，被Shirley杨吓了一跳，赶紧对她指了指这道夹层舱板：“我侦察侦察，你也过来听听，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Shirley杨并没有跟我一起进行侦察，她似乎有话要同我说，对我示意换个地方说话，我便跟她上到了后甲板，这时阮黑和明叔重新确认了航向，正在将船全速驶向珊瑚螺旋，“三叉戟”在海上乘风破浪，船后悬挂着的两口“潜水钟”，也随着船身摇摇晃晃。

海底的黑潮过后，大片海域都显得毫无生气，以前不时能在海面上

看到的成群飞鱼也都不见了踪影，四周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汹涌，显得浩瀚无极，Shirley杨在甲板上眺望海天尽头，过了半晌才说：“陈教授是我爹父亲生前的好友，他的心愿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冒再大的风险我都不会在乎，不过南海真辽阔，珊瑚螺旋中的归墟更是诡秘莫测，我有些担心咱们能不能顺利找到秦王照骨镜，毕竟咱们的打捞队人又少船又小。”

我对她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人少船小不算问题，咱们人虽少，却个个都有独当一面的本事，这叫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古代中国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的时候才有八九百人，他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伟大呐喊，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一度横扫天下，可是后来这支队伍为什么失败了呢？就因为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成了一伙乌合之众，失去了革命的纯洁性和团结的战斗性，咱们应该吸取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就连咱们去沙漠时候的向导安力满老爷，都知道胡大的神喻是——世人唯有团结才会获胜，另外在吸收队员的时候也要格外慎重，宁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人少心齐，不怕不能成事。”

Shirley杨微笑道：“怎么你什么事都要引经据典呢？是不是这样显得特别有说服力？不过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同舟共济，就需要团结无间，互相信任是极重要的，你信得过船老大阮黑吗？”

我已料到会被她有这么一问，但还是稍加沉吟，想了想才说：“只听说阮黑是越南籍华人，为了避难才流落海岛，他以往的经历我并不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本质是可以透过现象表现出来，从这些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他……还算是位可以信赖的蛋民，我在山区插过队，还有在部队和做生意的时候，都接触了无数劳动人民，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看错。”

Shirley杨说：“那就太好了，既然能够信任他，就应该有容人之量，想信船老大也有他的理由，所以你不应该再去窥探舱板后的东西，破坏这船上的规矩，虽然我也觉得很好奇，不过我想咱们还是更应当尊重船老大的建议，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在Shirley杨的劝说下，我只好强行忍住好奇心，承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破坏这条禁忌，随后我们回到船舱，开始吃多玲烧的饭，船上一日三餐都是由她准备，不过船上的清水使用量有严格限制，所以使得饮食非常单调，我们借着吃饭的机会，把众人召集起来，商议了一下最重要的事情，为即将进入珊瑚螺旋做好准备，我们在海上自西向东，过了当前这道深不见底的海槽，海底的地势会突然耸起，以那条海底山脊的楞线为界，以东的海域就完全属于珊瑚螺旋了，那里好象是一片沉没

的群岛。在四周深海的包围下，海底呈现出极大落差，螺旋内非常接近海面。

珊瑚螺旋分内外两层大珊瑚礁，范围很大，直径约有一百海里，其具体形状则完全无法探明，两层螺旋中间的区域下陷，都是密集的珊瑚森林和海沟。由于这一带海底两山环合，数万年海气凝聚，空中风暴雷暴常年不断，电子设备会时常失灵，海底又有鬼火幽灵之类的传说，所以近数百年来，很少有人敢冒然进入，有些投机的探险者和打捞船冒死前往，也都有去无回，不知是因为迷失了航向。还是遇到了什么其它海难。有些蛋民为了生计下海采蛋，最多只敢到大螺旋外围的海底铁树丛里采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连明叔和他舅公也未曾进去过，明叔的舅公就是在外螺旋做蛋民的时候，在水底遇到恶鱼送了命，尸首都不得回归故土。

载有“秦王照骨镜”的沉船，叫做“玛丽仙奴”号，是一艘私人的豪华游轮，属于南洋的一位富豪，此船在风暴中偏离航线，误入珊瑚螺旋触礁沉没，唯一幸存的船员描述“玛丽仙奴号”沉没之处。海底都被潜燃的火光照亮了，那情景好象是目睹了海底的水晶宫浮动隐现。

南海海底蕴藏着大量油气，地底还有活跃的火山时常喷发，但油气喷涌没有如此大的能量，珊瑚螺旋附近的海域也没有海底火山存在，只有风水中所说海气形成的“龙火”燃烧，再加上附近巨蚌壳中的月光明珠相映，才有可能把海底照得通明，不过这种奇观并非等闲能够见到。一个月中大概只有一两次机会。

在风水中将世间泥土山石分为九类，包括坟、址、祠、墟、盖等，墟域之地，阴气最盛，可纳日月星辰之精气，据说海底老蚌之珠能够应月，正是借得墟中阴精之气，从海底阴火和南珠这两大独一无二的线索来看，“玛丽仙奴号”必在珊瑚螺旋的海眼附近，进了珊瑚螺旋，只要寻得南龙在海底的余脉，就不难找到沉船和老蚌成群的海底森林。

我们这只打捞队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进入暗礁密集的珊瑚螺旋，进去之后，如果天气不好，怎么才能在无罗盘的情况下辨认方向，这也是所有妄图染指南海这批巨大宝藏的探险家们，所共同面临的障碍，如果无法克服，就只能望洋兴叹。

好在我们掌握着中国古代盗墓者秘而不传的奇术，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对南龙各条余脉有精确的论述，南龙虽起于峨眉山，最后从浙江入海，但在海中最大的一条余脉却延伸至南海的尽头，风水中所说的海气，有一部分关于潮汐运行的概念，若以现在的原理来看，实际上是指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而产生的海洋潮汐，是一种海水周期性的涨落现

象，由于和天文现象有关，故此也名“天文潮”，涨海的现象虽然相同，但在时间上人为的作出一个区别，昼为潮，夜为汐。

月球和太阳由于距离地球的远近不同，月球的引潮力强于太阳二倍多，所以潮汐的大小和涨落时刻不是固定的，主要随着月球之运行变化，再加上各个海域地形深度，以及经纬度等因素的影响，除了每天升降两次的半日潮外，还有每天升降一次的全日潮、每天两次或一次混杂的混合潮，在铅直方向上表现为潮位升降，在水平位置上表现为潮流涨落。

在南龙尽头的珊瑚螺旋海域，由于海气紊乱，最常出现的是杂乱的混合潮，每月初一、十五并后则有大潮，“玛丽仙奴号”就是在满月时，遭遇了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并发的大海难，才被巨浪卷进了大船难以进入的珊瑚螺旋。

昨夜在海上遭遇了上水龙，险些舟覆船沉，不过这次航海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准备充分，即便有些波折也是角惊无险，没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又得了一口罕见的石镜古棺，识货之人无不振奋，此时调整航向沿着海槽边缘徘徊，直航行到天快要亮了的时候，天空仍是黑云压顶，看不见日月星辰，海面上风高浪急，罗盘开始失灵，这正是抵达珊瑚螺旋的预兆，接到明叔在千里传音筒里发出的讯息后，我和Shirley杨急忙到驾驶舱，取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匣和一个黑色瓦罐，准备施展搬山填海中记载的秘术，只等待时机一到，就要借着早上潮水大涨，一举穿过珊瑚螺旋外围的暗礁群。

第十八章 探海观南龙

珊瑚螺旋外围密集的暗礁，就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潮落到最低处的时候，会现出一半，大潮生时则会完全没在水下，挡住了探宝者的去路，大船过不去，小船过去不顶事，所以暗礁群后的海域至今在世人眼中仍是神秘未知，明叔与阮黑都能识得风信水性，可以使“三叉戟”借助潮头跃过一层接一层的暗礁，但这片礁群间针迷舵失，洋流与风向混杂难辨，要在不明方向的情况下连行数海里，则难于登天，这就好比让一个优秀的短跑运动员，蒙住了眼睛参加百米冲刺比赛，他就算不摔个狗啃泥，也顶多围着原地兜起圈子，永远不可能跑到终点。

所以众人的希望全寄托在搬山道人留下的搬山分甲术上了，只要有了方向作为参照，待到潮水一涨就能过海采蛋了，在大伙的注视下，就见Shirley杨不慌不忙取出若干事物，先把木匣打开，木匣中用红缎裹有一只琉璃瓶，瓶身大腹通透，薄如蝉翼，瓶中用水浸着一枚丹丸，清辉澄澈，显得极为炫目，只有小指甲盖大小，明叔等人都不知那是何物，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

从Shirley杨又取出另一个漆黑的瓦罐，里面以清水养着数条小鱼，小鱼仅有一指来长，头极大，全身赤红，长得怪模怪样，在瓦罐里游得很欢，她小心翼翼地捞出一尾小鱼放在瓶里，然后把瓶子放在盒中以软缎固定，那尾小鱼在瓶里围着丹丸转了几遭，就开始把它拱向一边，无论瓶里的清水如何晃动，小鱼也会尽力把丹丸推向固定的方位。

众人看得眼睛直勾勾的，都想问这是什么名堂？我为他们解释道：“这就是搬山道人的司天鱼，这鱼把太阴散顶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就是正东。屡试屡验，虽然抬头看不见北斗星，但低头能望见司天鱼，有它给咱们指明方位，诸位还有什么可犯愁的？”

搬山道人久居江浙沿海，不断在各地古墓中寻找毫尘珠，也曾有渡海躲避无底鬼洞灾祸之心，又于海上寻访仙山灵药。在漫长的岁月中，独创了一套方术，后世称之为“搬山分甲”，其中搬山填海之术中不仅有寻藏掘冢的方法，也囊括了星土云物生克制化的法门和秘方。

方向感是人类一切行动所必须依赖的，单在风水一道中，最重要的龙、砂、穴、水，都离不开一个“向”，没了方向的指引，便无法进行分金定穴。最早的时候人们是以日月星辰来确认方位。后来知道地下有大磁山，就发明了司南，再后来逐渐进化为更精确的指南车。明代形势宗风水完善成形之后，相地寻龙的堪舆罗盘也随之进化到了极至，盘上要标有阴阳太极、五行八卦、河洛二图、纳甲、九星、二十八宿、二十四

节气、十二宫、二十四山、六十龙等等，最少的也有三层以上，多者可达四十余层，盘上最主要的是“正、缝、中”三针。

古代用罗盘定位的原理，离不开地磁，认为磁与针，是母子之道，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罗盘失去了效力，就只有使用司天鱼了，司天鱼的使用之法，原藏于虞王司天墓中，世上本已失传，偶为搬山道人所得，所谓的“太阴散”，其实就是那墓主口中所含防腐丹，蕴藏太阴之精。死尸嘴里装了这东西，即使暴晒在日光下长达数月之久，也不会腐烂发臭，直到丹丸里的太阴之精散尽为止，秦汉时期炼丹之道大盛，宋代后期开始衰落，这种丹丸的配方也就无处寻觅了。

搬山道人用特制的药水浸泡，可以使丹内重新聚集阴精，月属太阴，放于琉璃盏中犹如明月在盘，司天鱼天生有应月之性，见有清辉皎洁，就一定会从西首游出，鱼头朝东吸纳太阴之精华，这是天然物性所钟，不为外界因素干扰，鱼首永远自然向东。

若是形如舟船的大司天鱼，在月明极清之时更会吐珠争光，不过这只是虞王司天墓里的一个传说，如今能找到的司天鱼，最大不过成人食指长短，在罗盘失灵，星月无踪的情况下，将小司天鱼的鱼头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精准，却绝不会让船在海上兜圈子迷路。

另外Shirley杨还有“魁星盘”为辅，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古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灵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也就是贪狼星，传说贪狼星君相貌奇丑，突面而獠牙，魁星盘同样是搬山道人自古司天墓中掘出的秘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风水观星盘，能够不受天侯，以及地磁和电磁的干扰，古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可以用山海之间气息的微妙变化来观取天星，权衡百脉，虽然搬山道人不擅风水观星之类的勾当，但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却详论其中奥秘，有“司天鱼”和“魁星盘”，几乎等于开了天目，驾驶“三叉戟号”出入这片神秘莫测的螺旋迷宫，如履通衢。

众人听明白了这“司天鱼”和“魁星盘”的作用，激动得都快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不到这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千百年前，就有古人想出了破解的办法，虽然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但不得不承认，过度依赖于科技和装备，使人们在某些方面有所退化，不过这些烂事还是留给哲人们去思考吧，现在南海中最大的宝藏，几乎就在众人眼前已经触手可及了，富贵逼人，哪还顾得上担忧社会进步和人类退化之间的矛盾。

没过多久，就听远海洪波怒滔之声传了过来，海水涌动的动静如同巨钟，顷刻间海潮暴涨，有了搬山填海的司天秘术，“三叉戟”乘风破浪

穿越了暗礁群，只见前方海面，有团异彩云霞，海上跑船的人们管这东西叫“仙山”，仙山并不是特指露出海面的山石岛屿，所谓仙山，就是指的有云霞坠于海面，舟船之客望见这种奇特的景象，都会认为是极好的兆头。

我远远见到海面上有云霞笼罩，船到近处却什么都看不见了，估计正是海底两山环合，使得海气空濛变幻，这是由于天上云厚，否则被日光一照，这里就会出现海市蜃楼，再看两件司天秘器所指，这里差不多就是南龙余脉中阴火潜燃的区域了。

天下龙脉南、北、中，发自昆仑的北龙、中龙虽然稳健凝止，有万世不拔之象，却独属南龙之势最大，不过南龙行踪飘忽，王气不足，龙脉有首无尾，自峨眉山而起，并江东进由浙江海盐诸山入海，从朝鲜与倭国之间的海峡穿过蜿蜒而去，不知其结局如何，可谓是神龙能现其首，而不现其尾，若非至贤至圣者，绝不宜在南龙中营建寿穴，南海尽头的珊瑚螺旋，属南龙支脉，形势之奇，天下罕有。

不过这只是初步判断，还需要进一步确认，然后再使用“潜水钟”入水侦察，我让明叔停船，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白米和油，纷纷倒入海中，只见白米不沉，油浮不起，正是海底墟域之象，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应该就在此处，又测了一下海水深浅，船行处不足七十米，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铅锤定位。

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碰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方案，这片海域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一切顺利，但这里的状况一切不明，能不能找到沉船还是未知数，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上十二分的小心，做到步步为营，为了避免在这是非之地停留太久，干脆趁着现在风浪不大，立刻展开行动，先下水进行侦察，寻找沉船和南珠的位置，掌握了海底地形之后。再因地制宜，部署任务。

船上的“潜水钟”只有两口，各能容纳一人，最后便决定由我和船老大阮黑二人下水侦察，由于阮黑做过蛋民，亲自下水采过蛋，对此道颇为熟悉，故此让他下水作为我的搭档。安排已毕，胖子带领古猜等人忙碌着准备“潜水钟”，检查装备是否可靠。

下水前，Shirley杨嘱咐我道：“咱们虽是进了珊瑚螺旋，但事情进行得太过顺利，反倒是让我不能放心，听陈教授说，位于珊瑚螺旋中的海眼是天地间的归墟，天下所有江河湖海之水，最终都要归入海眼中的虚无。水流永无休止。归墟却始终不满，这件事在各种古书文献中反复出现，就连跑船之人也大多知道有这么一个海眼。可你看四周一望千里，海面上又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旋涡，当然归墟毕竟只是传说，但愿是我

多虑了，不过你下水之后，仍然要多加小心，不要莽撞行事。”

我点头答应，反正“潜水钟”坚固无比，若在海底有什么不测发生，至少也能保证侦察人员全身而退。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急于潜水观看海底情形，跟Shirley杨交代了几句，便匆匆钻进了胖子等人准备好的“潜水钟”里。

铜造的“潜水钟”完全密封，下潜深度为水下五十五米，四周设有观察窗，并装备了水下专用的强光照明设备“波塞冬之炫”，里面配备有被称为潜水电话的通话管，可与甲板上的指挥员进行联络。虽然有换气管连接船上的气泵，但我们还是在铜舱内携带了氧气瓶以防不测。

我在舱内准备好后，对甲板上的人们打了个手势，“潜水钟”便开慢慢始下沉，在海面上还不觉得怎么样，但身处铜钟之内沉进海底之后，立刻有种难以抑制的强烈压抑感，一股被与世隔绝的恐惧从心底里生出，我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察窗外，试图分散这种难以驱除的不安与焦虑。

虽然下潜深度仅为五十余米，但这过程却显得格外漫长，我一边看着视窗外的海水，一边暗中数着铜舱内排气阀中带有间隔的排出气体之声，当数到第十五个数的时候，潜水钟终于被放到了尽头，在多云的白昼环境中，海底能见度属于中下程度，但二十米以下就越来越黑，海水中的杂质颗粒增加，能见度直线下降，铜舱内外都有照明设备，我先找到船老大阮黑所在的那口潜水钟，对他竖起大拇指，表示我这里一切正常，阮黑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

随后我们利用“波塞冬之炫”照明，开始对水下地形进行侦察，再通过潜水电话把所见情况反馈回去，这片被传说有幽灵出没的神秘水域，慢慢在灯光下露出了真实的面目，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全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山脉环绕下，起伏的地形之间有一道深涧般的海沟，里面的海水不时冒出一股又一股的怪异旋涡，用探照灯照过去也看不见底，其深处似乎有黑物探首探尾，但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海中鱼群皆不敢近前。

在深涧边缘的珊瑚丛中，有许多铁树，其中一抹几十米高的水下铁树极为异常，通体都是半透明状，如同玳瑁，玳瑁也叫毒瑁，背有主甲一十三片，重叠如覆盖瓦片，淡黄而微黑，有黑斑，它的外甲经过加工可以熟软，制造各种名贵的装饰品，那海底的大树，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像是叠瓦状的玳瑁，树上附满了老螺巨蚌，最小的也大如磨盘，蚌壳微微开合之际似有月光闪动，引得海中水族争相围绕在侧。

我吞了吞口水，心想海底果然有蛋，看来此行不虚，但在这附近，却未见有那艘玛丽仙奴号沉船的残骸，别说这艘沉船没有，整个海底能见到的地方，连其它沉船的影子也不见，我猜测那传说中的沉船墓场如果真正存在，唯一的可能就在珊瑚森林中的深渊里面，如果玛丽仙奴号沉入其中，一旦超过两百米深度，凭我们的能力就没办法打捞了。

第十九章 螺中含珠

想到这便有转头透过观察窗再去看那道深涧里的动静，不料刚一转头，一条全身疙里疙瘩粗皮，好似花岗岩的大鱼，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潜水钟”侧面，摆尾朝着我所在的铜舱狠狠撞来，顿时撞得这潜水钟内嗡嗡作响，我在里面跟着东倒西歪，外边的探照灯立刻就被它撞灭了，那鱼撞过去之后，又再次从水中掉头回来，张开大口汹汹而至，似乎是想把铜舱一口吞了。

海中水族大多应月而实，天生便有望月之性，这条突然袭来的大鱼，似乎正是被潜水钟上的灯光所吸引，摇头摆尾再度撞来，潜水钟被它撞得一下，已是晃动不已，挂在外面的两盏探照灯当场就灭了，我听到舱体发出金属波动之音，知道倘若再被撞这么一下，密封的铜舱就有可能破裂进水。

英国人改造过的这套特殊潜水钟，专用于在危险的海底进行侦察，为了应付恶劣的作业环境，除了一些精密的设计之外，舱体周围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观察窗外有铁栅，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动撞到礁石，但面对活动的海鱼，我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拉开控制水刺的保险栓，使潜水钟外的十几根钢刺竖起，铜舱立刻变成了一只金属“刺猬”。

水刺刚从卧槽中弹出，那条七八米长皮如顽石般的大鱼就兜头游来，它似乎也知那锋锐钢刺的厉害，但再闪避已然不及，鱼头虽然转过，鱼身却被刺个正着，在它那身坚皮韧肉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遁入海底。

在另一驾潜水钟里的船老大阮黑拨转探照灯，寻着血流追踪，我隔着观察窗往下一看，只见几条被血腥吸引的大鲨鱼从珊瑚丛中游出。奔着那条更伤的大鱼狠狠追咬，一时间，把海底的细沙泥藻都激了起来，再加之混杂着大量的血水，将鲨鱼猎食的情形全遮盖住了。

我暗道一声好险，看来这南海蛋人采蛋的营生，可真不比摸金校尉盗墓来得容易，这时探查水下地形的灯具损坏。竖起的钢刺也妨碍了一部分视野，潜水钟再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我赶紧用通话管告诉船上众人，卸去配重之物，按照减压计划把铜舱缓缓升上水面。

两尊潜水钟先后出水，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见到潜水钟的铜壳竟在海里被鱼撞凹了一大块，也都乍舌不下，大伙都明白，此番南海采蛋的行动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要想把上好的“青头”捞出来。还要冒更大的风险。

但人尽皆知不顶千尺浪，难得万斤鱼的道理，富贵终须险中求。眼

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旋中老螺巨蚌藏匿的所在，采蛋之事便有了眉目，众人士气大振，个个抖擞精神忙碌着清理甲板，为下海采珠做万全的准备。

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情况，波涛汹涌的南海即便是无风也有三尺浪，可海潮一退，这片珊瑚螺旋中竟是平静异常，天空虽然云层密布，却没有大风和浪涌的迹象。如果不是先前海气宣泄出现了龙取水的可怕现象，现在这片海域的状况未必能有现在这么稳定，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眼下潮位很低，正是潜水良机。

我环顾四周，忽然发现船尾方向的海面露出了一座黑漆漆的岛屿，下水前尚未发现，它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急忙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时常听说海中突然出现的岛屿，是大鱼的脊背和巨龟的龟甲。有不知情的人停船登陆，引得巨鱼下潜，把人和船都拖进了海底。

Shirley杨说刚刚她已经让明叔等人用震海炮侦察过了，那并非是浮水而出的大海兽，而是一座因潮汐作用而产生的“幽灵岛”，潮水暴涨之时这座黑色的岛屿就会沉入水下，潮位下降后又会有有一部分露出海面，时隐时现，所以称之为“幽灵岛”。

珊瑚螺旋是海中各种神秘现象汇聚的区域，每座幽灵岛并不足为奇，我们先前在珊瑚庙村也曾听说过关于幽灵岛的传言，当地渔民蛋民们称它是“黑鲸”，传闻不少，但真正看过的人却没有几个，如果有此岛作为参照物，打捞作业也会事半功倍。

我打算让明叔把船对准幽灵岛驶过去，到上面查看查看，可是Shirley杨说她对那座岛有种不好的预感，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去处，还是不要接近为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潮位太低，幽灵岛周围地势较高，三叉戟号难以接近。

随后Shirley杨问我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踪迹？“沉”字在海上最忌提及，说到沉船必用隐语“升”字代替，但我不信这份邪，尤其文革时，红卫兵破四旧破到了江河湖海之上，乘船时就强迫船老大高喊了一千多遍“沉”字，也没见座船沉没，从那以后我对此就不太相信了，可能是船上如果有八字够硬的人就是想让船沉没也难，Shirley杨就更没有这种中国式的忌讳了。

我对她耸耸肩膀，海底连个船影也没有，不过还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因为我发现有几道深浅莫测的海槽，就来是海底的深谷，看附近螺蚌珊瑚铁树之大，都为世所罕见，若非海底生气太盛，难有这等景观，可以确定这里百分之百就是南龙余脉的尽头，如果海底真有阴火，必定

是从这几条深谷中喷涌而出，那么传说中的沉船墓场也应该离此不远，下海采蛋的时候让众人多加留心，说不定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Shirley杨点头同意，这时多玲到甲板上招呼大伙开饭，我们便下到船舱内饱餐战饭，顺便共商采蛋大计，按照我和船老大阮黑在海底侦搜反馈的信息，珊瑚密林的大致地形被绘成了简易地图。

多玲煮的饭大多是越南口味，又酸又甜，加之船上材料有限，日复一日的单调饮食，我吃着真跟吃药一样痛苦，匆匆吃了几口，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述海底的地形，“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外围一圈皆是暗礁，这就是海狼口中所说的外螺旋，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越到中间地势渐高，中间的最高点，应该是潮位降低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这片区域很可能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山脉，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

外螺旋与幽灵岛之间有一片区域，地势凹陷，形如盆地，海底生满了珊瑚铁树，行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海底森林，里面有些大珊瑚树高达数十米，依天拔地，虽是在海底，但看起来仍是显得蔚为壮观，这当中属一株质如玳瑁的半透明大树最为显眼，那地方应该离海眼很近，是千百年来感受日月海气之精华凝结所成，这株老树就是咱们采蛋的首要目标，水深大约在七八十米左右。

另外在这株树侧，有一道山谷，难以判断其深浅，据玛丽仙奴号沉船上幸存的船员回忆，他们的船被飓风卷进了平时难以逾越的外螺旋，沉没处海底亮如白昼，那是海底龙火燃烧的最好证明，我估计这些海底裂谷，很可能就是南龙阴火喷涌之处，如果深度超过两百米、即使明知玛丽仙奴号沉入了海槽，我们就只有望洋兴叹无能为力了，而且海槽中潜流涌动，一旦落进深处，天知道那船会被冲向何处。我说完之后，由船老大阮黑进行补充，阮黑当过渔民，也做过蛋民。在珊瑚庙岛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协助打捞队下海捞“青头”，而且蛋民本身就算得上是半职业化的潜水夫，以他采蛋的经验，和对捞“青头”的了解，这片海底森林中恶鱼极多，下水采蛋的危险非常之大，但刚刚在潜水钟里看得分明。深水处那些老蚌无不含珠，月影阴精之华闪现，价值之高乃是平生前所未见，这种天造之物，是海底灵气所钟，恐怕也只有珊瑚螺旋里才有。

自古以来，南海诸岛的百姓，以蛋民最苦，倘若把他们的遭遇汇总起来，足可以出一部比《词海》事还要厚的《蛋民血泪史》。明珠历来有“东珠”与“南珠”之分。满清宁古塔临河之地产“东珠”，每粒平均重约两三钱，大部分为天青色或白色。也有少量的粉红色，史上记载迄今为

止最大的一枚东珠，是康熙年间，一个当地小孩在河中游泳，无意间拾得蚌中珠，此珠直径一寸过半。

若论及明珠的华美珍稀，“东珠”虽也有过人之处，却尚且难与极品“南珠”媲美，以前的“南珠”，都是给皇帝进供之物。蛋民非奉旨不能和采，采蛋时都有官兵看管，即便海情恶劣难以下水，也强逼这蛋民绑着石下海，一旦丢失或者逾期采不到珠，都要被施以斩足之刑，从古到今有数不清的蛋民为此送命，偶尔有私自采得南珠的蛋民，也大多被奸商盘剥。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收获，仅仅能获利千百分之一。

蛋民们都知道目前所发现的最大“南珠”，还是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之时，有一艘宝船上的水手捞出一只大螺，放在锅中煮食，刚刚催动火势，锅里的水就忽然开了，轰然一声巨响，锅里煮得半死的巨螺腾空跃起，船舱内全是白气，如同烟雾，面对面都看不见人了，煮螺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出船舱，过了半天不见动静，这才回去查看，只见巨螺已死多时，螺旁有南珠大如龙眼，因为经过水火烧煮，精光已失，不可复得。

“珊瑚螺旋”海下有淡水泉喷涌，海水咸淡适度，孕育海气月光之精华，这里的南珠几乎都有龙眼般大，在水下视之，奇光幻彩，当世罕有能与之匹者，这一趟下水若是顺利，少说能取到百十粒，阮黑从越南逃出来后度日艰难，今天竟然等到了这种机会，去法国的事终于有了指望，显得有些激动，表示冒再大的风险也值了，采蛋的手艺算是没白学。

阮黑又说起他对海底情形的推测，海底森林旁的深谷中虽然有阵阵潜流和旋涡，

看起来并不太强烈，但不知为什么，海中水族皆不敢近前，他在潜水钟里，用探照灯往里面照了照，模模糊糊似有巨舰大船之影，不过不敢断定就是“玛丽仙奴号”，在珊瑚庙岛附近地一片浅海里也有一处“沉船墓场”，地点正是在一道海沟里面，附近沉没的船只，受到洋流牵引，都会坠入其中，久而久之海沟的一部分被泥沙藤壶所覆盖，形成了一层催硬的壳子，只有几个入口能潜水进去，许多打捞队都去那里碰过运气，有些人真就捞到了不少好东西，也有历时数载穷尽心血财力，到最后一无所获的倒霉蛋。

有可能珊瑚螺旋的地形也属类似，比较明显突出的是内外两层环礁，但这里海沙沉积，在海底的地面下，也许有层泥沙形成的浆壳层，沉船落下去就会陷入其中，形成了一道道近似海槽般的裂谷，在海底看见的沟槽，就是沉船留下的痕迹。

船老大阮黑所言虽属猜测，但我们都觉得颇有些道理，立刻制定潜水计划，潜水作业至少是两人一组，以便互相照应，不过船上的人自然不能一股脑都下去，我把众人分成A、B、C三队，我和Shirley杨、明叔做为“A队”，阮黑带着他的徒弟多玲组成“B队”，胖子和古猜是第三组“C队”。

A队和B队同时下水，A队使用仅有的三套重型潜水装备，潜入谷口附近，侦挫搜海沟深处是否藏有沉船，一旦确认目标便立刻展开行动，能不能把“秦王照骨镜”捞上来，主要就在此一举了，B队与C队则轮换到珊瑚树下采蛋，考虑到我们携带物资有限，而且“搬山填海术”也有一定的局限，趁着海象天候允许，早一刻完成就减少一分风险。

把人员如此分配，我主要是考虑到寻找沉船需要人手，即便三个人力量还是有些单薄，而且明叔对船体结构和海底的事物比较熟悉，有他作为顾问和助手应该能起点作用，最重要的是把他带在身边，我才能放心潜入深水行动，否则谁知这老家伙又会搞出什么妖蛾子，Shirley杨则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精英，潜水侦察专家，有我们三人组成的A队，潜入珊瑚森林中的海沟，就算遇到什么意外，也不难全身而退。

船老大和阮黑、多玲三人都是职业采蛋的蛋民，他们到珊瑚森林中作业，仍是做他们以前那套活计，有一定的把握，把阮黑三人拆散，留下对采蛋事业由衷热爱的胖子跟他们在一起，还可以防止他们见财其意，丢下A队驾船逃跑，不过阮黑并不会使用“司天鱼”和“魁星盘”，我只是想预防万一有备无患，因为我深知一个穷怕了的人很容易被金钱冲昏头脑，做出些他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但这种想法可不能对Shirley杨明说，我只是不动声色地进行了部署。

众人都欣然同意，只有明叔面露难色：“珊瑚螺旋深处的海沟，没有鱼群胆敢接近，因为最深处尽皆连通着外洋大海，一些深海的大海怪会把那地方当作巢穴，咱们进去岂不是送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胡子你听阿叔跟你讲，这海底最厉害的可不是大章鱼，深海中虾蟹之大，不让鲸鲵，尤以巨蟹最猛，纵然是恶如蛟龙之属，也不敢去招惹它们，你们要去自己去，我……我看我还是去采蛋比较合适。”

我知道他大概是耸人听闻，便对明叔说：“要是真有那么大只的螃蟹，那得卖多少钱一斤啊？再说您这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是何许人也？那是敢在佛面上刮金，油锅里抓钱的狠人，还能怕螃蟹？另外咱们这趟出海，事先说好了有钱大家分，有难众人挡，可现在刚遇到风险你就躲，将来回去分钱分青头我要躲着你，到时候你可别挑我的理。”

明叔一听回去分钱之事，便只好顶硬上了，下火海也得走一遭了，

这次倘若大事能成，就可以把前几年的损失通通捞回来，成与不成五五开，搏得过，谁让自己这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呢，别看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是条汉子，现在却专为五斗米折腰。

众人计议已定，就全力以赴着手准备，海面上布了数只定位用的浮标，找准了那株海底最大老树的位置，接下来就要用搬山道人的“搬山填海术”对付水底恶鱼了，我在船头点起铜鸭形状的旧香炉，准备请出“瓜神”。

第二十章 漂瓜取鱼

搬山道人有“漂瓜取鱼”之术，按照以往的传统，要先祭“瓜神”和“鱼主”，当然这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不过我们按部就班，也不在乎多此一举，以免万一除了岔子追悔莫及，昔日里，渔民蛋民们若是捕得海中大鱼，都有祭鱼主的惯例，因为海里的大鱼在渔民眼中，都是龙子龙孙，所谓“鱼主”正是南海龙王，实际上海里有些千斤大鱼体形太巨，望之令人生畏，弄死那么大的家伙，搁谁心里都得掂量掂量，说什么祭拜鱼主，可能只是想找个借口给自己点心理安慰。

船老大阮黑带领众人焚香以毕，自舱中取出一坛陈年美酒倾倒入海，这就算是祭罢了鱼主龙王，以前蛋民入海采蛋，下海所凭只不过是一把石砂分水匕首，以及一个换气的猪尿泡，行动之前用冷水淋遍全身，尽量消除身上的活人热气，以免在海里遭到恶鱼袭击，几乎就是拿蛋民自己的命去换南珠。

搬山道人对世上所有的珠子都感兴趣，不管是死人口中含的，还是水中天然生就尚未被人采去的，无不想设法以术取之，他们对南海采蛋之法另辟蹊径，其辈最擅长奇门方技，也就是精通各种奇门秘方，这些土方子虽然大多都是正统典籍所不载，却实有奇效，我们在出海前在货船里储了大量半生的大西瓜，还有几大口袋生石灰，此时全都派上了用场。

就于船头支起锅来，把桶汲水泡了生石灰化做半沸，将那些西瓜切去一拳大小的口子，除尽里面的瓜瓢，倒入石灰水，再把瓜皮原处封上，瓜皮缝隙处以招潮草混与螬蛄熬制的黏胶堵死，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把石灰瓜抛下海里。

瓜中装满了滚开的石灰水，在海面上起起伏浮的漂动。就在将沉未沉之际，海面上水花一翻，一尾十来米长的大鱼从海中分水而出，把那石灰西瓜囫囷个的吞落口中，鱼身借势腾在半空高高跃起，稍做停留，“啪”地一声重重落回水里，溅得水花横飞。

凡是会被老螺中明珠吸引的水族。皆对月华阴精有感，生性喜阴恶阳，遇到圆滚滚的西瓜在海中浮沉，瓜中又有螬蛄的阴精之气，无不争相吞噬，一时间海面上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大鱼纷纷出水吞瓜，西瓜被海水一浸虽是冷了，可那是外冷内热，瓜内石灰仍是滚开。遇水更增沸腾。被海鱼一口吞入鱼腹，瓜皮立刻破裂，生石灰与水产生的极大热量。轻易便能烧烂鱼腹，顷刻间就有数条死鱼翻着白肚浮了上来。

随着西瓜越抛越多，海鱼一旦吞下就绝无生理，只见海面上翻腾的

死鱼不断出现，这些大鱼本就生性凶猛相貌丑陋，被石灰在腹内烧死的样子更是痛苦万状，加上鱼眼天生圆睁，更是如同死不瞑目，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得无不心惊，大伙在先前都有心理准备。可仍是想不到用“搬山道人”的秘术杀鱼，竟会杀得如此干脆利索。

我对阮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准备下海，船老大阮黑和多玲立刻换了水着，带上水肺、蛙镜和采蛋之物，在船侧放下的皮艇中等待信号，胖子等人则继续往海中抛瓜，这片海域中潜伏的水族似是无穷无尽，死了一片又冒出一片。在海面上翻翻滚滚的争吞死饵，胖子大叫不妙，事前估计不足，这么下去西瓜和生石灰就都不够了。

我告诉胖子等人，西瓜不要扔得太快，避免一条鱼吞两只瓜，一定要节约使用，做到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若不除尽环绕在巨蚌周围的恶鱼，下水采蛋必遭不测，就算它不咬人，被其在海底狠狠撞上一头，也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事到如今只能搏到尽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如果所有的西瓜都抛光了仍不能剿灭珊瑚树周围的大鱼，就只能打道回府择日再来了，不过今后未必能赶上如此合适的海象天侯，再进珊瑚螺旋还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

这时Shirley杨见杀戮太重，不到一顿饭的时间，竟然就死了将近两百来条体形硕大的海鱼，不禁脸上微微变色，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劝她说反正已经大开杀戒了，千万不能心软，现在收手，这些鱼就白死了，反正遇到海难那些船员以及采蛋之人，掉到水里也都会葬身鱼腹，虽然现在不时兴搞阶级清算那套了，可咱就当这是给蛋民们报仇了。

其实对这些死鱼我并不在乎，不把它们除尽，下水就等于是喂鱼，只是在心中隐隐发愁杀不胜杀，怕要无功而返，幸好就在还剩下三十来只西瓜的当口，海里终于再也没有死鱼浮上，想来这些粗鳞巨口的大鱼都死绝了，海底洋流环境所限，水族轻易不肯逾界，但有少数恶鱼贪恋蚌珠精华，混杂在珊瑚森林附近徘徊游荡，只要把它们尽数除掉，下水采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它水域的水族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冒然进入这一真空地带。

船老大阮黑以往做蛋民，每次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见这漂瓜取鱼之术如此厉害，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潜伏在珊瑚树左近的大鱼全部引出来杀了个干干净净，真是好狠辣的手段，不禁有些目瞪口呆，我对他连喊了数声，他才回过神来，将拇指下按，对我们发了个下潜的手势，然后同他那越法混血儿徒弟多玲两人，按住身上的潜水装备，在皮艇边缘把身体向后仰倒，翻身入水。

见A队已经入水，Shirley杨便招呼我和明叔：“B队进底舱准备下潜。”虽然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恶鱼，但水下情况难料，也许根本太平不了多久，时间有限，我们三人组成的B队也需要尽快下水。

海柳船三叉戟号的配备有重型深海潜水装备，采用高强度耐压材料制造，重量达到了一百五十斤，使用的时候不可能象普通潜水员那样轻易入水，英国设计师利用船体巧妙的构造，在底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小型注水箱，深海潜水装备都固定在其中，我们只有进去穿着装备，等到注水舱注满水后才能潜入海底。

一旦我们入水，船上担任支援任务的便只剩下C队，我跟胖子交了几句，然后带着古猜下到底舱，在古猜的协助下装备好潜水器，转动阀门注水下潜，随着人体的呼吸，装有混合气体的水肺立刻开始运转，在沉闷的排气声中，我和Shirley杨、明叔三人脱离底舱，在水底推进器的作用下顺着潜水绳缓缓下潜。

“三叉戟号”的位置就停在那株质如玳瑁的半透明珊瑚树旁，我看见老树间灯光闪烁，正是船老大阮黑在和多玲在一只大青螺旁采珠，几条鲨鱼在围着他们打转，鲨鱼并无海底水族的望月之性，漂瓜取鱼之术奈何他们不得。在海里，对采蛋的蛋民威胁最大者，就当属这些凶暴无敌的鲨鱼为最，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驱鲨器可以使用，“搬山道人”采蛋之时，普遍采用一种配方古老却十分有效的驱鲨剂，潜水时随身携带一个满是筛孔的漏罐，其内储满凝固的驱鲨剂，随着身体在水下移动，被海水融化的驱鲨剂便从细孔中陆续释放，可以阻止鲨鱼接近潜水者。阮黑和多玲也带了搬山道人的驱鲨瓶，可仍有鲨鱼出于好奇，远远地围着他们转圈。

好在阮黑师徒做蛋民有些年头了。蛋民做的就是这种捋虎须的危险勾当，水下作业时的心理素质比较稳定，在群鲨窥视下还没有乱了阵脚。蛋民采蛋有三种办法，如果环境允许一般都直接破蚌取珠；倘若深无珊瑚铁树形体有限，也有把整株珊瑚铁树连根拔了吊上水面，因为质地好的铁树同样可以卖大价钱；再有就是摘蚌出水，到船上再砸破蚌壳取蛋，蚌肉也可以食用，不过蚌内是否有蛋是不一定地。

阮黑他们二人潜到树根处，那些巨蚌在海底年深日久，几乎与珊瑚树附近的礁石接为了一体，若将这些螺蚌珍珠贝与所附着的树身岩石凿离，然后一一吊上水面，有些太过麻烦，只有就地采蛋，以潜水聚光灯或细沙为引，趁蚌壳微微开合之际，刺入麻药，使巨蚌失去感知，这才撬开蚌壳，伸手进去掏取南珠。

阮黑师徒不喜欢潜水刀，仍然都带着蛋民们自古惯用的石砂分水

刀，但为了不割破螺肉引得附近鲨鱼寻血而至，只得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在蚌肉内摸索，取出南珠便立刻裹住，藏进罐中收好，不敢泄其精光。

我和Shirley杨、明叔从阮黑师徒身边经过，见他们进行得有条不紊，也觉得放心不少，对他们打了个手势，便继续潜向云深处。几十米高的大铁树根部，扎在海底森林丛生的细沙层上，落地后趟起的泥沙使海水变得非常浑浊。忽然有一股潜流涌入树底的深谷，仗着装备沉重，我们的身体仅被带得轻轻晃了几晃，我扶着一抹珊瑚停住，对Shirley杨和明叔指了指斜下方，示意这就是我先前在潜水钟里看到的海槽。

假如眼前这黑呼呼地大裂缝不是海槽，而是一层海中沉积物形成的硬壳，那沉船很可能就陷在这里面了，不过再进一步确认之前还难以判断。我知道凭我们的装备和仓促的准备时间，想在玛丽仙奴中打捞到“泰王照骨镜”，实是比登天还难，但也想碰碰运气，要是能捞出来自然是好，否则仅是找到沉船也能有交代了，因为只要取到一些船中遗物，就可以宣称这艘船的所有权归我们所有，别的打捞队就别想打它的主意了。只要有了充足的时间，就可以让Shirley杨去雇佣专业打捞队。

Shirley杨举起潜水探照灯，想在断层边探探深处情形，无奈强光探照灯在这似乎失去了作用，无法穿透杂质太多的迹海水，根本照不到远处。

明叔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水下照明烟扔了进去，一片刺目地亮光顿时照得四周通明。光亮一闪之际，只见谷中方石林立，似有某种古代建筑的遗迹，可深海中水做旋涡状，潜流错乱，照明烟很快被潜涌卷住，不知落到了哪处死角里，光亮全无。

但就那一瞬间，我好象看见谷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就是沉船，不过离得太远，也不敢就此确定，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些巨石虽然附满了形似藤壶的沉积物，可是工整有序，不象是天然所生。海底的山谷间竟有古城的遗迹，联想在珊瑚庙岛发现的海妖演卦圣像，以及在珊瑚螺旋附近发现的浮棺，再加上眼前所见，看来这里果真是曾经有过一段繁荣云深无迹的文明，由于沉在了海底，就算偶尔有某些遗存被人当“青头货”捞到，也大多因为海蚀严重难以辨认，终究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页。这里很可能正是古籍中记载的归墟之地，是倾尽天下之水都无法注满，通往永恒无尽虚无的南海海眼。

我见深处似有船踪，又是在这样一个神秘地所在，不禁见猎心喜，想过去一探究竟，一看Shirley杨和明叔还在观望，便从身后拍拍他们的潜水头盔，让他们转头看我这里。我先指着深度计，又向下指指海沟，有潜水推进装备就不会轻易被潜流冲走，而且又带了水下鱼枪防身，凭

着可靠的装备，不如往深处再下潜一段察看详情。

Shirley杨稍稍犹豫了一下，反倒是明叔见财起意，他大概是认为如今蛋也采了，若是能在这海底废墟中多捞几件青头回去，岂不是加倍的满载而归，当下表示可以冒险一探，贪心不足蛇吞象，只要有利可图，他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第二十一章 食人蚌

水肺的容量有限，在水底自是不容过多耽搁，Shirley杨见我和明叔都同意继续往深处潜水，就做了个多加小心的手语，三人用潜水绳互相联结，把身上能开启的照明设备全部打开，在潜水头盔气阀排出的一串串白色气泡中，同时潜下漆黑的深谷。

我们顺着石壁下潜，Shirley杨随手拔出潜水刀刮去一片厚厚的灰白色沉积物，只见里面露出粗砺的巨石表面，凹凸起伏似是古碑，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那些古老的痕迹，正待继续下潜，忽然感到那石壁当中传出一阵剧烈的颤动。

我的手刚接触到那象是海底遗迹的石壁，就感觉到一阵异乎寻常的颤动，心中一惊，暗道不好，这次下水之前又忘看黄历了，怎么竟然赶上海底地震了？留在海沟里可能会被埋住压死，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俩鸭子加一鸭子，赶紧撒丫子撤回海面吧。

我正要通知Shirley杨和明叔快撤，却见Shirley杨忽然举起方手，做了个“小心”的手势，我稍微一怔，便已领悟，石壁的震动不是地震，而是海沟里有某种东西在动，向下的潜流忽然增大，看来摘到石壁的东西是在我们头顶，在情况不明的形势下，肯定是无法冒然上浮，Shirley杨带着我和明叔借着一股潜涌，躲到海底倒塌的石柱后面。

这道海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由于内部潜流复杂黑暗，在上面用探照灯看不清下面的地形，可一旦潜水下来，在海沟底部使用氟气灯泡的强光设备“波塞冬之炫”，光柱所指之处，数十米内的景物历历在目，我们三人伏在石后举着两架探照灯各处扫视，凝神观看周围动静。

我顺着探照灯光柱匆匆一瞥，发现海沟并非是天然形成，排比林立的粗砺石柱，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恢宏庞大的建筑群，毁天灭地的巨大灾难使这里沉入了海底，建筑的顶层被海沙淤泥覆盖，年深日久，形成了一层脆硬的浆壳，这道海沟之所以暴露出来。并不是有沉船落下，因为附近没有近代舰船的踪影，我们旁边只有一艘被腐蚀得仅剩船架龙骨的老式木船残骸，那已不只是哪辈子沉到海里的古代沉船了，刚刚潜下来的那处豁口，很可能是由于我们藏身处的几根石柱倒塌产生的。

珊瑚螺旋东西长、南北窄，海底森林密亲处多集中在地形凹陷地东侧，向西地势渐高，在潮位低时会有黑色的幽灵岛浮出水面。我们潜

的海沟正是介于珊瑚森林和幽灵岛之间，利用潜水钟初次侦察的时候，我曾发现这一带海床上有许多黑漆漆的窟窿沟壑，现在想来，也许下面都是归墟古城的遗迹，规模相当惊人。

我想到这些，微微有些走神，突然感到Shirley杨轻轻拱住我的左手，头上那东西也跟着潜下来了，我不由得把鱼枪举起准备接敌，明叔连连摇手，示意不能来硬的，这海槽里肯定藏着什么巨大的海兽，它未必已经发现了咱们，现在赶紧把身上的光源全部熄灭，免得暴露目标，等它游走了，再设法悄悄潜回去。

Shirley杨也同意明叔的办法，我们赶紧灭灯，除了探照灯“波塞冬之炫”，以及配戴在身上的挂灯头灯之外，金属的潜水盔中，也各有两盏微光灯，这种微光灯是水压式开关，入水三十米以下就会自动开启，无法手动关闭迹，可以在黑暗高压的环境下照明自己眼前半米左右的范围，也能让在近处的同伴看见自己的脸，减轻心理压力，头盔内的微光灯比起强光探照灯来，可就太不起眼了，正是由于光线微弱，即使让它亮着，也不用担心暴露踪迹。

光源一灭，海底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想到这归墟古城当年遭到灭顶之灾，城中的恨天人，不许男女老少还是鸡犬猫狗大概都喂了鱼，南海蛋民们采蛋时不赶提及“珠”字，据说就是因为海底有幽灵恶鬼守着蚌珠，那些恶鬼难道就是古城中地亡魂吗？念及此处，在这漆黑的海底废墟中，我还真有点发毛，忙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可海底特殊地环境，加上百余米深的水压，都给人一种难以明状的心理负担，莫名的恐慌感挥之不去，想到Shirley杨就在身边，我总算克服住了这种不妥的情绪，可感觉到身边潜流突然波动起来，知道是有什么家伙正在我们身边经过，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在深海产生的正常心理现象，几乎每个深水潜水员都会出现，暗地里骂自己没用，当年刺刀见红连眼都不眨，怎么到海底就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可千万别让从Shirley杨和明叔看出来，要不然我就没脸上船了。

我虽紧张，可有人比我还要紧张，身都的明叔象是被海蛰刺到了，全身如同过了电，一长串水泡从他的潜水盔中冒了出来，我和Shirley杨都被他吓了一跳，但我们随即明白过来，明叔这是受了什么惊吓，我见他要用手去拔头盔，暗骂这老港农又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赶紧伸手将他按住，扳过他的身子来，借着微光等一看，原来不知是从哪冒出来只乌贼，这乌贼也不算大，身体有成人的两个拳头加起来大，伸开触足紧紧扒住了明叔的潜水盔上的蛙镜，它体色苍白，遍布紫褐斑痕，瞪着两只灰蒙蒙的眼睛在明叔脸上来回蠕动。

明叔视线完全被挡，哪知是条乌贼，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海兽给一口吞了，眼前全是蠕动的肠胃，饶是他跑过船下过海，也当场就被惊得慌

了手脚，我怕明叔把自己的呼吸管扯脱，急忙牢牢按住他的双手，Shirley杨从后边用潜水刀轻轻挑开乌贼的腕足，把它从明叔的潜水盔上剥离，她手下甚轻，乌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始终未曾吐出墨汁。

这时我感觉到身边的黑暗之中，水流激荡，卷起好强的旋涌，有个白色的模糊影子在附近探首掉尾，距离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我知道藏是藏不住了，急中生智，抢过Shirley杨抓住的乌贼，狠狠一捏，随手将其松开，那乌贼吃疼受惊，出于本能，立刻吐出墨汁想要自匿脱身。

乌贼涂出的漆黑浓墨，如同一股海底黑烟，它的身体也急射蹿出，黑暗中果然有只海兽被逃遁的乌贼吸引，在我们面前掉头追去，微光灯下也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只感觉到白蒙蒙一片大得吓人，那东西游动带气的水流十分强烈，象是海底刮起了龙卷风，若不是我们抱着石柱，几乎就要被它卷走，而且潜流涡涌久久不绝，我暗自吃惊，如此长大会是何物？莫非海底当真有龙？

未及再想，眼前的大团黑墨便已被水流带走，就见那白练般长大的影子吞了乌贼，又朝我们转身游来，我们穿着重型潜水服，即使在水下借助浮力行动举手投足也仍是十分缓慢，想逃根本不可能，这时候只豁出去了。我举起鱼枪，想要用喂了巨姜的鱼箭将其射杀，Shirley杨却先我半拍，打开了水下强光探照灯，炫目的白色光束直射出去，将对面游来的海兽照个正着。

只见得灯光中一个白乎乎的巨物，首似牛头，身如蟒蛇，鳞角具备。我们骇然失色，这是龙还是什么？若说是龙，可身上没有爪子，若说不是龙，那牛首形的脑袋上都块生出角了，身体长如白练，见首不见尾，我看得呆了，一时竟忘了射出鱼箭。

那怪物被强光一照，把原本冲向我们的头部蓦地一个转折，斜刺里绕过探照灯光束，长长的身体在我们眼前云深掠过，强烈的水流带得三人身体摇摇晃晃，它似乎惧怕强光，一头潜入古城废墟更深处的渊壑之中，再也没了动静。

没等我们顾得上庆幸，身后的几根石柱本身在海涌反复冲击下早就不坚固了，被那阵剧烈的潜流一带，轰然欲倒，我指着侧面不远处的古代沉船，那后边似乎有间石殿，躲进去也许能避开倒塌的石块。

石柱已经倾斜，说倒就倒，而且判断不出掉下来的石块会砸向哪里，我们判断出落石的死角，迅速移动到沉船骨架里面，断裂的石柱紧跟着倒塌下来，被激起的海底泥沙产生了一片烟雾，把我们刚才停留白区域覆盖住了，所幸并未引起连锁反应，但谁也不能断言其余的区域就

会比那安全坚固，这沉在海底几千年的古城中，根本没有安全地带。

我们躲进沉船地龙骨下，借机稍做喘息，明叔受了接二连三的惊吓，有些沉不住气了，手脚无措。他抓起水下写字板，急匆匆写了个字让我们看，这种水下写字板是给潜水员互相交流使用的，除非是经过长期磨合产生了默契，否则潜水员相互之间有一些复杂的信息难以及时沟通，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借助水下写字板。

我一看明叔写的是个“龙”字，知道他是说刚刚见到的大海兽是龙，这回遇上大麻烦了，我并没见过真龙，也不知明叔是否亲眼见过，不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两个字“造反”，什么是造反？就是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龙和鱼在我的世界观中没什么区别，我对明叔举了举手中的渔箭，等浮上海面的时候，那怪物要是再敢露面，我非让它吃我几箭不可，让它尝尝沾满了蛋民血泪仇的利箭是什么味道。

Shirley杨摆了摆手，示意我们不必担心，她在写字板上写了“大海蛇”三字，又指了指探照灯，我这才记起前两天在船上，她跟我云提到过深海的海蛇，西方人称其为“海蛇”，而东方人就管它叫“龙”，实际上是同一种海洋生物，沉浮莫测，常在飓风暴雨中攻击舟船，吞噬船上运载的人口牲畜，所以船员们谈之色变，古时海边庙宇中多有描绘海怪吞舟翻船的场景，里面的五爪之龙的形像便是以海蛇为原形，不过因为它惧怕光亮，所以平时只在黑暗的海底出没，只要携带强力水下照明设备，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早发现是大海蛇，也不用听明叔的馊主意关上光源躲藏了，刚才灭灯之举就险些受到攻击。

明叔也知海蛇来历，隔了一阵，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情况，海蛇不会冒着光线袭击舟船和潜水员，他握了握手中的强光探照灯，过一好一阵才终于镇定下来，对我们挑了挑大拇指，表示不用替他担心，没问题。

从Shirley杨和我举着潜水手电筒四处打量，只见身后地古代沉船虽然仅剩残骸，但仍可以看出与中式船舶外形相去甚远，充满了阿拉伯地区的异域风情，船体大半被海沙覆盖，能烂的几乎都烂没了，很可能是一艘元明之际海上贸易往来的商船，不知是遇到了什么海难才被卷入珊瑚螺旋。

周围地古城废墟也已全部失去原貌，这些东西也许对考古学家而言，是惊人的发现，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探索价值，绕着沉船游了圈，再没发现有“玛丽仙奴”和其他沉船的踪影，海底遗迹的规模虽大，但潜水员能去到的地方十分有限，一来倒塌的墙壁和石柱阻路，二是这里面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什么，就会引得房倒屋塌，似乎连海中水族都知这里危险，在附近都没有它们出没的身影，完

全是一片死气沉重的鬼域。

废墟中有几处漆黑的深渊，那条海蛇就是遁入了其中一处深壑，我想接近查看，但那些地方的水都打着转，奇溜无比，纵是游鱼也难接近迹，只得作罢，我对Shirley杨打个手势，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沉船，看来“秦日照骨镜”这件大青头并不好捞，海底古城的废墟里危机重重，非是久留之地，还是撤回去再做计较。

第二十二章 砗磲

shinley杨表示同意，我们开动水下推进器原路浮上，我见到她用水下照相机在四下里拍了一通，心想中国商代文明仅局限于中原地区，比现在的中国版图要小得多，如果真在南海尽头发现了受商周文明影响深远的归墟遗迹，对于研究人类的航海历史和文明史都有非凡的意义，就算找不到秦王照骨镜，单把这些照片带回去也是能把陈教授刺激得再次住院。

我们三人将照明器具全开缓缓浮至珊瑚森林，但刚上来就发现不对，在那株半透明的大珊瑚树底采蛋的B队，正对着我们把潜水探照灯画圈，显然是需要我们立刻支援，我将手向前一切，带着shinley杨和明叔迅速接近珊瑚树。

珊瑚树下船老大阮黑和多玲正拼命撬着一只巨蚌，这只大蚌世故身在珊瑚礁下，比最大号的磨盘还要大上三圈，波浪关的蚌壳紧闭，任凭阮黑二人怎么用力也撬不动分毫，这只巨蚌少说也生长了几千年，外壳洁白晶莹，几乎跟海底的石头结成了一体，是只善于夹人腿脚的食人贝，海中生蚌，实为古说，因蛋民和渔民最忌打“背”网两手空空，所以对各种珍珠贝仍以蚌称，食人蚌在蛋民口中虽然不提它的学名“砗磲”，却常以“白龕”呼之，不知多少蛋民在采珠时被这种东西夹坏了性命，我不知船老大阮黑为什么想把它撬起来，还不等问他，他就迫不及待地打着手势告诉我们，蚌壳里有个人！

我还道是我理解错阮黑的意思了，这汹涌无际的珊瑚螺旋海域除了我们哪里还有别人，就算这是只俗称食人贝的深海砗磲。它壳中又怎么会有“人”？是活人还是死人？明叔好象突然醒悟。做了个游鱼的手势，这回发达了，食人贝里八成是夹住了罕见的海中人鱼，它的肉可比等重的白金还要贵上一倍。

明叔按着那磨盘般大小的食人蚌，激动得冒出好长一串气泡，比划着告诉我们，这老蚌可能夹住了海底的人鱼，实际上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蚌壳里空间是什么东西，只有船老大阮黑和他徒弟多玲两个见到了。在水下也难以仔细描述。

我见这罕见的大砗磲外壳晶莹白润，正是件不可多得的青头货，反正后船舱的西瓜都抛净了，空出好大的地方，一不做二不休，何不给它连窝端了？于是打个手势，让阮黑带着多玲在海底守候，我和shinley杨等人先回船上，让胖子带着凿子撬棍下来帮手。将这只千年老蚌吊回甲板。

部署完毕，我们当下沿浮至减压线附近，随后按部就班地回到注水箱内摘掉沉重的装备。我把水下的情况对胖子和古猜作了简报，胖子早就在船上憋得想挠墙了，听明白之后立刻带着古猜跟我们进行交接，带着凿子和液压分离器下水捉蚌。

阮黑师傅三人皆是撬蚌采蛋的好手，有了器械更是得心应手，但仍是费了不少功夫，才将那只“砗磲”凿离礁石，他们几人借着洋流浮力将其托至海面。用钢索捆扎了，明叔开动船上吊臂钩挂。终于把这千年巨蚌提出水面。

胖子有心卖弄，站在悬吊半空的巨蚌壳上。把蚌镜推到脑门上对我大喊：“老胡，你看本司令捉到的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按照当今的行情，把它整回美国，最起码能换艘游艇，到时候咱带几个美国妹子……”随着吊臂举起离得海面越来越高，胖子话未说完，就开始觉得眼晕了，啊呦叫了一声，脚下发软翻落水中。

我担心他得意忘形，弄得动静太大引来鲨鱼，赶紧让阮黑把他拖回船上，我招呼船老大阮黑也赶紧上来，差不多该撤了，可阮黑认为海象平静，潮位低落，海底还有许多老螺，这千载难逢的采蛋良机怎可错过，他不顾潜水病的危险，更换水肺之后，坚持要带同他的两个徒弟再次入海采蛋。

明叔也有此意，劝我不必阻拦蛋民的行为，看这天气，有可能会落雨，但没有风信，浪涌必定不起，只要没有浪涌干扰，海上即使下再大的雨，对潜水作业都不会产生影响，不过明叔他自己可不想再次潜水了，反正阮黑师徒都是花钱雇来的帮手，又不曾少分他们半分红利，他们既然想出力大捞一票，何必阻拦，尽管让他们去做好了。此时天空更是阴霾，浓云似墨，笼盖了海面，海风中似乎有种危险的信号传来，我心中动了一动，心说今夜可千万别有大风大浪，不过想到明叔和船老大阮黑对海上天气很熟悉，他们既然说没事，料也无妨。

据说珊瑚螺旋海域一年四季都有风暴潮，除了月圆欲蚀之夜天空才会放晴，平时都是云层厚重，伴随着次声雷暴的晴空湍流常常出现，飞机难以飞临上空，海底低频电磁波干扰船舰电子设备，使得针迷舵失偏离航向，许多灾难性的事故都是由此产生，可这一现象至今无法解释。

此时shinley杨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被捕获的食人蚌，由于众人要忙着继续采蛋，还无暇理会它，只是以钢索缆绳缚了，准备腾下手来再收拾它，shinley杨对我说：“你看食人蚌的白壳凹凸起伏，实在是美焕美伦，看着蚌壳的纹理极是细密，这说明它至少也在海底生长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才不过几千年，而这食人蚌竟也生存了差不多几千年，这真令仅仅

能活几十年的人类感到惊叹。”

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只好给他做工作说：“海中生物有许多是寿命极长，千年王八万年龟，我看千年万年也并不希奇，食人蚌其实并不吃人肉，只不过它锯齿状的两壳一旦夹到人，就会死死闭合，从古到今，常有蛋民横遭此难，所以才给它安了食人蚌这么个令人毛骨耸然的名字，听阮黑所言，他好像看到这砗磲中夹着个死人，千百年来没有蛋民敢入珊瑚螺旋采蛋，也不知是南海中的人鱼，还是遇难的船员海狼，不过这笔血债必定是要用血来还的，咱们先找家伙把它撬开看看再说。”

说话间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海天之间阴暗无边，虽是白昼，却如同到了傍晚，远处的海面一片晦暗苍茫，只有几处浮标一闪一闪地泛着亮光，但我们必须等到再次潮水暴涨才能离开，对恶劣的天气束手无策，还好如明叔所言，雨下得虽急，但对海象影响不大，浪涌依旧平缓，想来大概是同前一天海气渲泄有关，珊瑚螺旋海域的地理气候难以常理度测，天上暴雨如注，海面却硬是风平浪静。

我们都回舱取了雨衣穿在身上，冒雨去对付那只食人蚌，由于雨中光线阴暗，只好把船顶上的探照灯掉过头打在蚌壳上，更是映得蚌壳惨白，显得有几分渗人，巨蚌出水尚且未死借着雨水冲淋，又蠢蠢欲动，不过蚌壳依旧紧闭，不露半点缝隙，面对这只几千年的活物，我和胖子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如果损了蚌壳，可就不值钱了。

明叔见要破蚌，也跟着忙前忙后，他认定这蚌里夹着一条价值连城的人鱼，我没听说过南海有人鱼，以为是类似在献王墓中被制成长生烛的黑鳞鲛人，便问明叔这两种东西是不是一回事情？

明叔说鲛人是跟人鱼是两回事，一恶一善，习性外貌也不相同，人鱼不能出声，肉可食用，而鲛人性恶，能在海面发上声色诱人，肉毒不能食，唯其油膏可为永久性燃料，无知之人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过黑鳞鲛人虽是罕见，但终究是有人捕到过，这“人鱼”，或说是“鱼人”就太稀有了，百年难遇，其肉鲜无匹，有传说吃鱼人的肉能长生不死，不过也没见过谁真正吃过，有一次他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他手下的水手，在海中活捉了两尾人鱼，肚脐以上皆为人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下身近似鳞足，可以用尾波水，立于惊涛骇浪之中，只是接近一看，人鱼全身都有一层涎滑的黏液包裹，奇腥不可近，被捉到后装在储满水的大水桶里，船员们围拢观看，那对人鱼也不受惊，就于木桶中游走盘旋。

当时明叔不识货，真赶上有个搭船的商人愿意买去放生，就狠要了

一笔钱财，仍由那商人把人鱼带走了，等后来得知人鱼在北美和欧洲黑市的价钱，超过等重的白金两倍，明叔才知道上了恶当，捶胸顿足，追悔莫及，隔了十年几回想起来，还要胸闷发梦骂不绝口，当年就是太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否则也不会被那挨千刀的奸商坑了，此刻有机会再得一毛人鱼，又怎能不让他心血来潮。

明叔边说边准备家式，这“食人蚌”是海底几千年的生灵，几千年是什么概念？就算是秦皇汉武没死，一直活到现在，都不见的有这老蚌岁数大，宰杀之前自然是要先拜渔主，这是海狼渔民们代代相传的规矩不按章程来，谁也下不去手，据说会折损阳寿。

胖子不失时机的打消明叔的积极性，他说船老大阮黑在蚌壳里见到有人，可不一定是人鱼，这海里长的象人的东西多了去了，国内临近湖海的地方都有讲蚌精的老戏，大多是老蚌成精变成女子，然后勾引汉子，后来有个老渔翁泼水戏蚌，将其降伏擒获，大快人心，所以这食人蚌里八成没有人鱼，而是蚌精那骚祸躲藏其中，谁撬开她，她就蹦出来亲谁一口，明叔你那老脸可擦干净点，等着挨亲吧你就。

明叔跪在铜鸭香炉前祷告，他也不管香股都被雨水淋灭了，仍有虔诚的念念有词，听到胖子胡言乱语，就扭头责怪道：“你个死肥仔又吹水，咱们盗墓掘尸的勾当也没少做，难不成还真信这些神神鬼鬼？你们不是向来说这是什么迷……迷信吗？”说完就不理睬胖子，举起准备宰杀食人蚌的勾刀弯刀，在海上凭空对着恭恭敬敬的磕头念咒。

胖子见明叔不信，就让我和Shirley杨为他证明，我说我可从没看过那种老渔翁捉蚌精少妇的淫秽戏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戏，都是海边渔村歇鱼养海之时才演的，演员们大多是草台班子，旦角们脸上抹的花里花叉，一个胳膊套一面蒙了粉布的锅盖，跟鸡翅膀似的乍乍着，就算是扮演蚌精了，跟演老渔翁的汉子一捉一逃，眉来眼去，搔首弄姿。影响非常不好，而且观众中还有好多少少年儿童……

Shirley杨从没听说蚌精这事，好奇的问我：“你没看过怎么了解的如此清楚？连观众中有小孩都知道，蚌精双怎么会变女子？”

我说没看过不等于不了解啊，乡下的事我太了解了。我没参军之前有个神圣的理想，就是到农村去，去研究农村阶级斗争的规律。以便对将来在开展世界革命的时候，所要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计划提供充足的战略依据，世界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呢？因为在我们眼中，北美和西欧就是最大的城市，亚非拉美那些水深火热的区就是农村

……

不过这事有点扯远了，还是说蚌精为什么会变女子，以前在洞庭湖边有个田螺姑娘的传说，说有个傻小子一穷二白，穷的就剩下一身傻力气，依靠打渔赡养他的瞎眼老娘胎，由于太穷常常揭不开锅。

后来这傻小子在洞庭湖捉到一只大田螺，就把它养在家中的水缸里，结果这大田螺成了精，变成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妞儿。又给这傻小子粮食又给他钱，还帮他打扫卫生做家务，照料他妈。田螺精跟蚌精大抵都是一路货色，蚌精看上了这傻子小渔民。觉得他淳朴善良勤劳勇敢什么的，反正全身上下都是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最后还以身相许嫁给了他，这好事连傻子都知道愿意，所以俩人还真王八瞪绿豆对上眼了，从哪以后就凑到一块过日子了，也不知道这种家庭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怪胎。

Shirley杨笑道：“这好象是很美丽的一个民间传说，可我也真奇怪了，听你说出来怎么就不觉的美好，反是感觉有些可笑，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讥讽美好的事物？”

我说那你可又冤枉我了，田螺姑娘的传说美丽吗？美丽也只是表象，可事物的本质呢？美丽传说背后的本质不值的我们深思吗？类似田螺姑娘的这种美丽传说太多，解放前老百姓们都喜欢听，为什么喜欢听呢？

因为劳苦大众没黑没白的流血流汗，到头来创造的财富都是别人的，他们一辈一非勤勤恳恳，饥寒交迫的忙碌，到头来却始终要过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日子，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灾，也不敢耽误了干活，稍有懈怠转天就要饿肚子，命苦的人谁不盼着天上掉下个好媳妇，又美丽又贤惠，最好都跟蚌精似的不仅能变出米、变出钱、变出全国粮票，想吃什么就给你变什么，而且养分是这漂亮媳妇儿清寒没娘家，铁了心跟苦命人过穷日子，拿扫帚赶都赶不走。

所以他们都愿意相信这些美丽的传说是真的，实际上都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古代那些王孙贵族就是想通过这些谎言，给劳动人民一个看起来无比光明的未来，好好干，叶了血也别喊累，穷日子慢慢忍着，苦日子慢慢熬着，但你的老实，不能偷、不能抢、更不许造反，也不要随随便便怀疑老天爷给你安排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出身，你照这么样累死累活的过下去，将来肯定有个蚌壳里变出来的漂亮媳妇儿，在前边等着你，你问她长得怎么样？皇帝的女人够不错了吗？可三宫六院的红粉佳人们捆一块，还都比不过人家这田螺姑娘的一条大腿，田螺姑娘不仅小模样儿长的标致，更兼家财万贯，龙宫里的宝贝也想顺出来就顺出来，一门心思的嫌富爱贫，就愿意跟你这傻小子奥苦力比翼双飞，骗他妈傻

子呢？

胖子听我一番高论，忍不住喝采道：“说的太好了胡司令，一针见血啊，外国童话除了公主就是王子，还大多讲个门当户对的原则，可这种田螺姑娘的故事毒性实在太大了，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说赖蛤蟆照样能吃天鹅肉，咱们就是要把那些以谎言欺骗劳苦大众的老粽子都从土里刨出来，让他们知道知道，拿了我胡汉三的，早晚还得给我吐出来！”

Shirley杨早就被我气得没脾气了，听胖子又有心蹊叻我去做摸金校尉的勾当，只好提醒我说摸金符都摘了，怎么好再做摸金校尉？将来到了美国好好做生意就是了。

第二十三章 欺山莫欺水

胖子笑道：“杨参我一直拿你当聪明人，可我发现你跟胡司令相比还真不是一级别的，我想起以后你跟他过日子，就不得不替你发愁，凭你这种白璧无瑕的名誉和对美国价值的深切信仰，使你根本不可能发觉他跟你玩什么猫腻，以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胡八一是个吃素的善男信女吗？NO啊，他可不是省油的灯，这小子是满嘴当代天方夜谭啊，他要是能摘摸金符我情愿把脑袋揪下来让你们当球踢，他把摸金符挂脚脖子上也能算金盆洗手？就算洗手了脚还没洗呢……”

我暗骂这王胖子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败坏我好不容易才在Shirley杨心目中树立起来的遵纪守法形象，这事Shirley杨未必不知道，只是给我留点面子心照不宣而已，何必非要你来多嘴多舌。我赶紧从中打岔，分散掉众人的注意力，恰好明叔拜过了渔主，就要下刀宰蚌了，招呼我们给他帮忙，总算是暂时瞒混了过去。

只见明叔走上两步，他手中倒提了一柄弯刀，在蚌壳上来回拖动，发出一串串不祥的声音。此刀刃不盈尺，刀身向内弯曲，在雨中依旧寒光四射，吞口处是个鎏金的龙头，柄上皆是鳞纹，是我们在珊瑚庙岛时，从青头商人“掰武”手中收得的一件利器，是旧时蛋民首领专用以宰蚌刮蚌的弧形利刃，也有数十代的历史了，翻在这柄龙弧刀下的老蚌已难记数，但用以碎刷这千年“砣磙”恐怕也是初次。

海上大雨滂沱，众人穿着雨衣矗立在甲板上，看明叔手持刮蚌的“龙弧刀”，将刀身在食人蚌深无外壳上来来回回地拖动。早先的蛋民们，依靠在海里采蛋捉蚌为生，常常将自己比做鱼龙之同属，这大概是由于采蛋太过危险，带个“龙”字能够不为猛恶水族所伤，这柄用来取珠屠蚌，在水下搏击云蛟龙的短刃深，才被称为“龙弧”，但是在古时只有皇室才能够以龙自居，蛋民用龙字犯了忌讳，从不对外宣扬，也不会将龙弧示人。

明叔的舅公早年是蛋人出身，所以明叔非常熟知采蛋的种种名堂，我和胖子看他象个神棍一样用刀拨弄蚌壳，口中还念着咒言，如同在为那只老蚌在刑前做法事超度一般，都觉得有些好笑。

明叔又怪我们不懂其中厉害，“摸金”和“采蛋”都是传统手艺，摸金的行规那么多，谁都难免会犯两条，犯了也就犯了，只要八字够硬，未必就会搭上性命。可在海上采蛋所面临的风险，非是在山里盗墓掘冢可比。常言说得好“欺山莫欺水，瞒天不瞒海”，山里的古墓年代再久，未必有某些海中水族活的年头多，如果不对海洋心存敬畏，在海上任意妄

为，便有十条性命也不够丢的，海上跑船打渔采蛋之徒多如牛毛，可没听说其中有半个敢对海神渔主不敬。

我心中不以为然，这几年做摸金校尉的经历，使我知道摸金校尉鸡鸣灯灭不摸金的行规，绝不是什么迷信鬼神之道，只不过世俗之人，难窥其中真意，歪曲误解而已。不过此时迹无也不好说，只好让明叔赶紧动手，让大伙瞅瞅，蚌壳里面是不是藏着一只可恶的，专门欺骗劳动人民美好感情的蚌精。

Shirley杨不想看这血腥场面，想去船头接应阮黑师徒等人，临走时招呼我也过去：“老胡，咱们到船头去好吗？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说。”

我暗道不妙，肯定是胖子刚才说溜了嘴，如今Shirley杨要追问我洗手和洗脚有什么区别。我最怕她提这件事，急忙抓住后甲板捆扎食人蚌的一条缆绳，对她说：“明叔和胖子俩人如何收拾这么一个大家伙？我得给他们yswj帮忙，要谈就在这谈，我现在是死也不离寸地。”

Shirley杨怅然地望了我一眼，就独自冒雨去了船头，我看着她的背影松了口气，看来我那枚“摸金符”终归是保不住了，不过只要这次能捞个够本，到美国就老老实实做正经生意也罢，毕竟这世上还有好多人要靠我养话，没什么都不能没钱，自己的难处也只有自己才会知道。

想到在前线身边战友牺牲时的眼神，他们故乡的家人还生活那么贫困，当时能走得安心吗？我脑中乱了好一阵，等回过神来，明叔那套恶杀咒已唱罢了，他用龙弧短刃拨着蚌壳，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响声，似是暗合古韵节拍，那食人蚌似乎受到了催眠圆光一般，两道犬牙交错的锯齿状蚌壳轻轻抖动，竟自裂开了一道缝隙。

我和胖子看得张大了嘴，半天都没合拢：“这跟摸金校尉失传多年的开棺咒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对着铜棺铁椁把开棺咒念诵百遍，不用动手就能升棺发材，怎地用刀拨得几下，这千年碎碎磔就缴枪投降了？”

明叔面有得色，这老法子还是头一回用，没想到竟有奇验，看来“渔主”保佑，这只大碎磔算是赏给蛋民了。

我和胖子齐赞叹明叔采蛋手段高明，简直就他妈象是“老干部”一样让我们肃然起敬啊，看来古时蛋民留下的手艺，果真都是有些道理的。

三人正在兴头上，在雨暮中，只见食人蚌惨白的蚌壳洼隙间，一道金光射出，晃得我们眼前一花，胖子手疾眼快，把带着强力麻药的针头，顺着蚌缝狠狠插了进去，疼得那老蚌一阵哆嗦，眨眼间便已周身麻痹，动弹不得。

我们急忙找分离器将“砗磲”两壳撑开，只觉一阵海腥阴臭之气扑鼻而来，昏暗的雨天下，蚌壳里光彩熠熠夺人二目，在晦暗无边无迹的海面上可照百步，没等我们瞧清楚，明叔就手忙脚乱地拽下我们穿的雨衣，把蚌中精光盖住，脸上全是又惊又喜的复杂表情。

胖子迫不及待地问道：“怎地？里面是田螺妖精还是人鱼？”明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虽是被雨浇得透了，但心火上升，竟是口干舌燥，他干咽了两口唾沫才说出话来：“玉翅金鳞的美人鱼，不会错，看样子死在食人蚌中已有许多年头了，不是富贵不逼人，富贵一来如天崩，这下真是发达到家了，比同体积的钻石还要... ..还要值钱... ..”说到后来语间哽咽，激动得老泪横流：“渔主龙王天后娘娘开眼，让我雷显明能有今天，得了海中青头之祖，驮背人趴铁轨——这辈子值了，就算现在立刻死了也不枉了... ..”

我赶紧按住明叔的嘴，别胡言乱语，什么叫死也值了？既然得了这海中异宝，现在要是死了那便是万万不值，明叔恍然大悟，连忙用力抽了自己两个耳光，不住祷告冥冥沧海，自己刚才说的都是放屁，一个字也不能算数。

我和胖子懒得去管情绪失控的明叔，都把脑袋钻进盖住大蚌的雨衣，想开开眼，好好瞧瞧什么是青头之祖，但这一看只下，除了吃惊之外，脑子里都没剩下别的念头了，我自认为在古墓中见识过无数奇珍异宝，可那些全部加起来，似乎也不及眼前蚌中之物。

只见微微颤抖的蚌肉中有一尾孩童般大小的怪鱼，那鱼人首鳞身，其实说是“人首”只是酷似而已，还和真正的人有很大区别。有些象是个没长开的怪胎，人手般的两鳍和背脊青盈如玉，光润流彩，与全身灿若黄金的鱼鳞辉映生光，眩目离奇，我发现那鱼身已经质化多年了。之所以尚可发光，是因为那近似女子人头的鱼首口中向外张开，嘴里露出半颗颌着的明珠，珠气纵横，映得金鳞玉翅月华四溢，使人不可逼视。

我看得眼睛发花，赶紧揉了揉眼，把那雨衣重新遮住。问明叔这个鱼地尸首怎么会变成这样？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它究竟价值几何？

明叔说这东西太珍贵了，端的是件海底天造奇珍，想那老蚌孕珠（蛋），盖无质而化为有质，月者水之精，珠者月之精，老蚌全仗千万年吸取月之精华，成就海底灵珠。如果天上没月光，海里蚌螺就不会颌珠，每当月满之际，老蚌玩珠，会引来无数水族，肯定在千百年前的某一夜满月。有一尾成形的人鱼在海底被食人蚌中的明珠所吸引，于是它悄然接近，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游进“砗磲”敞开的壳中，一口吞了灵

珠就想遁去。

海底水族的这种行为在蛋民口中，历来唤做“夺丹”，这人鱼虽能踏波逐浪，可它在海底游得虽快，却没有食人蚌两壳闭合得快，被老蚌裹住丢了性命。人鱼的尸骸为何隔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化去，却质化如玉了？因为这稀有珍异地“南珠”。在自古以业，就被称为“驻颜珠”。死者含之，尸身能够不朽不化，日久郁为枯腊，古时富贵之人死后下葬，尸体在棺中都有口含，含凉玉为中品，“压口钱”次之，压口钱就是在死人嘴里含枚铜钱，口中含“驻颜珠”，始为最上之选，是古墓中诸般“明器”之首。 </P>

人鱼夺丹吞了灵珠，却葬身蚌中，形骸千年难化，而“砗磲”老蚌又舍不得那枚灵珠，结果就形成了这种“蚌颌鱼、鱼衔珠”的局面，此事想当然也，并不难揣测，这金鳞玉翅的南海人鱼只有海眼里才有，现在估计造就绝迹数百年了，这尾鱼保存完好，何况它又口含驻颜珠，这一来，它的价钱能翻着跟头翻到天上去。

我和胖子大喜，这回十艘游艇也该有了，赶紧用水毯把食人蚌中的人鱼尸体细细裹了，抬入底舱妥善收好，回来的时候阮黑等人也从海底浮上，看他们的神色，就知道第二轮收获也自不小，明叔则想把食人蚌宰了刮去蚌肉，留下这“砗磲”的外壳带回去。

我知道Shirley杨不想让众人轻易宰掉这千年生灵，便拦住明叔，把Shirley杨叫到船后，告诉众人说，这老蚌活了这么多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海中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劝众人把这千年老蚌放生，抛回大海，咱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它既已经交出了壳中珍宝，还是对它网开一面为好，而且这次捞上来的青头极多，也不单缺这个而白干，莫要坏了它的性命，咱们这次出海取了不少南海秘书室，但同时又损了天地造化的灵气，所以得手底下留点余地，别把事做绝了，免得回去时出什么意外。

Shirley杨非常赞同，只有胖子和明叔不太情愿，拜过渔玉了，这东西岂有再送回去之理？胖子想了一个损招，抄起明叔的龙弧刃，在蚌壳上刻了几行字，注明了所有权，刻道：“摸金校尉兼蛋民王凯旋带众手下到此一游，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今要赶时间奔赴美利坚扎款，故暂进留下食人蚌在此，等待世界革命成功之后再捞回去换钱，谁要是敢不经我们允许就擅自捕捞此蚌，必定天打雷辟，在海上死无葬身之地，以下年、月、日。”这才把早已奄奄一息的大蚌吊起来投入水中，任它自去寻找生路，食人蚌失了灵珠，如同掉光了毛的凤凰，在别蚌刀底捡到了条性命，灰溜溜地遁水而去。

然后众人打点采蛋的收获，共在海底彩得月光明珠三十有二，并一具人鱼颌珠的玉体，一口石镜古棺，在底舱里稍作展示，便映得满堂生辉，精光灿烂，使人宛如至身水晶龙宫，但大伙不敢仔细赏玩，赶紧都藏纳起来，一是怕离开海底环境使这些珍宝失了精气，二是舱内宝气冲天，无一不是海之精魄，我们担心会若得海底鲸鲵鱼龙舍命来夺，欺山莫欺水，海里的东西尽量别去招惹。

此时天尽黄昏，明叔去驾驶舱监控海面动静，其余的人在舱内吃饭，船老大阮黑和他的两个徒弟都累得脱了力，但阮黑表示他们职业蛋民身子骨都是属鱼性的，在水下久了也能吃得住，歇得一歇等吃过晚饭，趁着浪涌不大，还可以再下去采蛋，这两趟只不过拔尽了最大铁树周围的大螺，海底森林里象这种老树尚有许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今这世上的南珠资源早在清代便已尽枯竭，这最后地海底定期既然让咱们赶上了，就不能不捞个痛快。

我听得暗暗心惊，以前认为同样是凭手艺赌上性命吃饭的蛋民，和摸金校尉差不多，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看阮黑的意思不采尽了南珠誓不罢休，把命丢了也不在乎，原来蛋人和摸金校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贪”字。

摸金校尉求财取利虽是铤而走险，可也有鸡鸣灯死不摸金，以及三取三不取的铁则，实际上那不是因为什么尊重墓主亡灵，而是尽力不让自己变得太贪婪，古今盗墓掘冢败事者极多，有多少盗墓贼就为了这个“贪”字而送了性命？非是智不足，亦非技不能胜，唯“利”昏其心，贪婪之心，是天祸机之所伏，乃事败命丧之根由，摸金摸到适可而止，给自己留下余地和清醒的头脑，有命才有财，无命都是空。

可蛋民大多是海上蛮民，在历史上所遭盘剥又最是苛刻，以前在官府的监视下采蛋，为了防止蛋民在水底把南珠吞入腹中藏匿瞒报，监采的官兵会将水下活着出来的蛋民开膛破肚，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蛋民，无一不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以他们的觉悟，当然比不得精通易理懂得“生生不息”之道的摸金高手，所以蛋民的规矩，从来都是为了采蛋而不在乎身家性命，看到蛋民阮黑那热切而又疲惫的眼神，他似乎根本就不把水下的危险当一回事，就算患上潜水病死了也在所不惜，人合虽关天，可采蛋之事比天大，而且他根本不清楚以我们现在舱中的青头回去可以分得他多少利润，可以说阮黑这个人见过什么钱，对钱的数目缺少概念，也不象明叔那样了解行市，知道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阮黑只是认定采蛋采得越多钱就越多。

我实不知应该怎么对船老大阮黑讲明不能过贪的道理，只好对他们

师徒三人来硬的，告诉他们海沟里有鱼龙出没，此时天降骤雨，到得晚间潮水大涨，海底藏匿的大海蛇必会借着云阴月暗浮至海面，晚上想去的资金都是我提供的，进珊瑚螺旋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说白了这船上摸金校尉才老板，蛋民都是伙计，从现在开始我说了算。

第二十四章 没有出口的海

不过一想到买船的钱都是shineey杨出的，进珊瑚螺旋海域的司天鱼、魁星盘，以及漂瓜取鱼之术，也都是她祖搬山道人传下来的，我说起这番话未免有些底气不足，偷偷瞥了shineey杨一眼，见她正对我微微点头，我当即又觉得底气十足了，把阮黑等人说的哑口无言，只好听我吩咐，绝了夜间采蛋的念头。

海上风浪无情，我准备见好就收，但尚未找到玛丽仙奴号沉船，却是大事难了，如果晚上海象允许，拟订再利用潜水钟侦察其余几处海沟，我和众人商议此事，哪怕是只拍到一张照片都能交差了，这时驾驶舱里的明叔突然用千里传音筒发出讯息：“你们快上来，大事不好，阴火烧海来啦”！

阴火终于出现了，在“传音筒”里听到明叔的声音后，我三两步蹿上船头，只见海上阴云遮天，大雨落的正紧，不远处，晦暗的海水突然沸腾翻涌，海底一片明亮，白光刺眼，育幕形的火光在海底分为数道，自下而上有一股股恐怖的黑烟冲上天际，阴火潜烧之处的海水都被烧的滚沸，无数被阴火烧毙的水族残害浮尸海上。

海底龙火的黑烟冲的本来就阴暗的天空更加昏暗，海面下则是火光浮动，一大团一大团烧灼着的阴火，犹如在海底同时升起树轮明月，将大海照的一片阴森透彻，众人在船上见了这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个个都感到毛发森然竖立，心头冒出阵阵寒意。

由于要借助月光潮汐涨水之际进入“珊瑚螺旋”，所以我们选择的时间大约在阴历十五前后。正是明月将满的日期，想不到时机凑巧，却在海上亲眼目睹了炼狱般的龙火，海底涌出的火球吞噬了周围的一切鱼群，哪些离阴火距离略近。侥幸未死的。也都多半被烫的焦头烂额，挣扎翻滚着在海中跃出，整个海面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龙火只在海中才能燃烧，离水既会熄灭，而且这在青乌分风水中称为“龙灯”的海底阴火。虽然势大惊人，但往往只是忽来忽去，瞬间即逝，我心知这种异象仅在“南龙”余脉处才有，是行踪飘忽的南龙海气凝结而成，非是海底火山和油气喷涌可比，单看这海底火势潜行，便知道“玛丽仙奴”号上幸存的船员所言不虚，哪艘载有“秦王照骨镜”的沉船肯定就在附近。

我们对阴火的认知程度仅限皮毛。甚至就连看也是第一次看到，根本不知它的厉害，不过此刻的海面上虽然惊险万状，却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赶紧取出司天魁星盘，记录下几处阴火浮动的位置，哪边明叔

也正拼着老命，把船尽量驶的远离火海。

“珊瑚螺旋”海域里的阴火，大多集中在“幽灵岛”的东侧，我们座船所处的西侧相对安全，南珠生长的珊瑚森林都集中在西面，经过初步探测。东面海底情况更为复杂，水深至少是海底森林的一倍以上。存在多个海洞海沟，尚未来的及使用“潜水钟”对那里进行详细的水下侦搜，看来“玛丽仙奴”号沉船十有八九是陷在幽灵岛东面的海底。

潜燃的火光果然是昙花一现，片刻间转为暗淡，归于一派虚无之中，海天之间失去了阴森的亮光，顿时变的漆黑一团，只有大雨依旧哗哗下个不断，我问明叔和阮黑，以他们航海的经验来判断，今夜的海象会是如何？

那二人都是经验老道的水手，他们一口吹定，别看“阴火烧海”，但不的风信，近两天内绝不会有风高浪急的海象，座船留在这片海域还是比较安全的，Shineey杨也认为当前海上的天气不会起大风，无风便无大浪，能把船体击碎的巨浪虽是航海煞星，但也要提防海涌、海滋之失的特殊海象。

我同众人合计了一下，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最后决定把传绕过“幽灵岛”，到“珊瑚螺旋”东面寻找沉船的踪迹，于是“三叉戟号”探照灯全开，座船在一片漆黑的海上行驶，缓缓从黑色的礁石岛屿侧面绕过，这岛如同倒扣的大钵，钝锥形的黑岩山体露出海面的高度不到十米，但坡缓极宽犹如黑色巨鲸的脊背出水，座船接近后，利用强光光束照在上面，看来更增威势，一种黑暗压抑的感觉笼罩人心。

我正要带古猜等人到船后准备“潜水钟”忽的船身左右一阵摇晃，这时海上无风，水不扬波，突然出现剧烈的晃动很不寻常，明叔等人也揭掉雨披的帽子，在船舷上探出身子，提着手电筒查看按海面状况，最担心就是潮汐太低，触到了海底凸起的暗礁。

没等大伙查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情，眼前忽的一亮，视野豁然开朗，天上骤雨忽止，原来是积雨云被刚刚龙火烧灼后升腾的海气一冲，竟然云开月弄，一轮明月从云中现出，悬在头顶，明月似昼，又圆又亮，照的海面之上一片通明，船后哪片水域下的海底森林中，无数螺蚌开蚌壳寺吐明珠，弄月吸珠，借以取得月光的阴精之气。

天上水下的珠月相辉，渗人的亮光中，海上还浮着不少刚刚被龙火烧死的海鱼海兽，明亮如昼的海面一时之间充满了诡异的气氛，我们的座船船身依旧东摇西晃，起伏不稳，众人不免更加紧张，一种可能要有灾难发生的预感冲心里升了起来，这时Shineey杨最先发现了情况：“快

退！这片海面洋流异常！”

Shineey杨话音刚落，我和期余的人也都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情形，只见“珊瑚螺旋”左边的海面上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个海洞，圆月虽明，却照不亮这一个个漆黑的水旋，“三叉戟”正行驶在两个海洞之间，船体被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潜流带的来回晃动。

“海洞”在渔民蛋民的口中，又称为“海漏”就像海底忽然产生了几个大洞，海水形成旋涡一般倒灌下去，无意中卷入附近的舟船往往会横遭大难。

海洞与南龙中的海眼也不尽相同，据说被称为“归墟”的海眼，是大地间的一个大窟窿，天下之水最后都会流入“归墟”深处，它是一个永恒固定的存在，但谁也说不清它是真是假，而“海洞”则是可大可小，时有时无，是升腾凝聚的海气消失后，海水填补其中真空而形成的，也有些是因为海底地震、开裂、塌陷而产生的，是一种海面上产生巨大水流旋涡的自然现象。

众人见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涡旋，一时看得眼前发晕，哪里还敢去细数海上究竟产生了几十几百处海洞，此刻全身如被雪水所淋，先自打了个寒颤，随即醒过味来，趁着海洞只是刚刚产生雏形，海水尚未大漏，赶紧掉转船头向后撤离，若晚上半步，一旦被海水卷进海洞之中，别说是海柳船三叉戟号，即便是驾着一艘航空母舰，也会被无情的海洞吸卷进海底深渊，扯为无数碎片。

海洞深处洪波之声如同巨钟一波接一波地传出，海水鼓荡嗡嗡作响，单凭人工制造的航海工具，在毁天、灭地的自然之力面前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我们知道不能以卵击石，哪还顾得上找什么秦王照骨镜，在明亮的满月下把船只动力开到极限，没命地掉头往西撤离，只盼离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海洞越远越好，能够远得一米，便多了一分逃脱大海吞噬的生机。明月之下看得好真切，只见海面洋流打着转，一圈圈的正在产生旋涡，海底怒鸣震耳欲聋。“海洞”与“上水龙”是海水一起一落的两大灾难，这时虽未成形，但看这“海陷”前的先兆，远远超出了那“龙上水”的海涌之威，万幸我们发现及时，“海漏”尚未真正出现。海柳船虽被水流带动，却仍能掌控航向，在这紧要关头。立刻辟波斩浪，急趋退避。

我们不知海陷的规模会有多大，为了安全起见，此时只能先撤离“珊瑚螺旋”海域，等待时机再回来寻找沉船，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东面。这时由于月球引力作用产生的混合潮也在同时发生，海平线上那一道道在白天隐约可见的黑线都被海水淹没，黑色的“幽灵岛”也在逐渐消失，海

水暴涨，正好可以借着水位的增高逃出“珊瑚螺旋”。

明叔在驾驶舱掌着舵，座船如同离弦的快箭，在海面上向东疾驶。阮黑带着他的两个蛋民徒弟，在船头挥动着手臂张口大叫，但声音都被海水陷落之声吞没了，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喊声些什么，还以为他们都被刚才出现的“海洞”惊呆了，但随即察觉到情况不对，他们好象在拼命告诉我们，船头前方的海面上出现了极可怕的东西。

我借着月色往东一看，不觉惊出一身冷汗，水中有个白蒙蒙的巨大的物体。正在快速接近而来，海面上水波被那物带动，出现了一长串随现随灭的浪涌，不等我们作出反应，水花翻滚，已到近前，正在全速前进的座船，便如同迎头撞上了一堵铁壁。

船头险些被撞得粉碎。在前甲板的多玲想抓住缆绳固定身体，可身体失去平衡，一把抓了个空，立刻被猛烈震颤的船身抛向高空。

眼看好就要落入汪洋大海，阮黑奋不顾身地拽着一根缆绳跳下船去，由于多玲是先被甩向半空随后落下，所以阮黑同好有个高低落差，跃出船身就将她接个正着，被多玲下坠的力道所冲，两人并做一团往摔向海里。

船老大阮黑从越南逃离之前，便已收留了多玲为徒，多年来出海捕鱼采蛋，情同亲生父女，此刻见多玲要遭坠海之危，想也不想就舍命相救，但他从船上跳下之际，虽是捉了条缆绳在手，可那条缆绳并未固定在甲板上，被他师徒二人一扯，那盘绕着的缆绳如同一条有了生命的活蛇，嗖嗖嗖地被从船上抽去。

这时离那团缆绳最近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心中除了“救人要归纳法”这一个念头，更来不及再做它想，在颠簸中抢上一步，将那只剩一小截的缆绳绳尾揪住，匆忙中找不到可以拴绕的位置，只好身体一转，将粗如儿臂的绳索缠到腰间围了两圈。

蓦地里一股巨力猛地传来，勒得我一阵窒息，胸腹间气血翻滚，脚下无根，眼前发黑，被阮黑和多玲坠船之力也扯得要翻身落船，这时胖子从我背后冲上两步，拽住缆绳用脚蹬着船主，他蛮牛般一身筋骨在这关键时刻凸显出来，才堪堪将那险些落大海的二人挂住。

我如获大赦，急忙就地一滚，从被勒出血印的腰上把缆绳卸去攥在掌中，我抽眼想海中一望，原来三叉韩号刚刚撞上的正是我们在海沟中遭遇的那条大海蛇，白龙般的“海蛇”生性惧光，常在百米以下的深海出没，只有云阴月暗的夜晚才会浮上海面，按说这明月高悬不应是它活动的时辰，不过刚刚水下阴火鼓荡，又有海底老蚌戏珠，海底地月光比天

上还亮，搅得它不得安宁，被逼浮上海面，暴怒如雷，想要倾覆舟船泄愤。

海柳船三叉韩号若非有铜板护甲，被它一撞早就漏了，不过这一击刚过，海中白练翻滚，紧接着又掉头摆尾横扫船身，海柳船虽是海上最坚固的船只。但大海蛇的龙尾，与海底那株质如玳瑁的老树也差不多粗细，不是猛龙不过江，它从海中扫来的力量足可以将船身击成碎片。

这时船身起伏甚剧，我和胖子揪着缆绳不敢撒手，阮黑则抱着多玲，两人被绳索悬在半空，随着船身摔动，一条缆绳悠来荡去地好不危险，Shirley杨和古猜都赶来在我身后将我抱住，从舱内到船下，六个人在有如一片风中飘落般的船中连成了一串，只要有一个人咬不住牙，便会立刻有人落进海里。

船迟偏遭打头风，就在我们进退两难勉励支撑的同时，海中白浪涌起，大海蛇的尾巴从半空向着船身横扫过来，我正扯着缆绳咬牙运力，半分也不敢松懈，眼睁睁看着巨缸般粗细地蛇尾卷至，也没有回天之力可以施展。

恰恰在这个时候，海蛇卷起的海水起伏涌动，三叉韩号也被抛上抛下，随着海涌下落之势，船身忽地被抛落谷底，一股急劲的腥风扑面，我只觉得胸前被恶猛撞，就见那海蛇从船身上方卷了一空，座舱间不容发地避过了致命打击。

海蛇的蛇身卷起一大片白花花的海水，蛇身在水幕中潜了下去，我们知道它被这圆月所惊，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果然不消片刻，船后的海水又翻滚起来，白色的巨大海兽再次浮水现行，顾不上喘息和庆幸船体没有打破，急忙两臂叫力拽动缆绳，把阮黑师徒救回船上，阮黑和多玲全身湿透，过度受惊，使他们脸上惨白，没有一点血色，我们连推带搬，将这两个大难不死的蛋民移进舱中。

明叔为了将珠宝人鱼带出大海，竟是出人意料地仍在坚守岗位，咬紧牙关站天斗海，脸上表情咬牙切齿，格外地悍然坚决，颇有一副海上苍狼的风范气概，我暗骂一声这港农老贼真是见钱眼开，为了发财真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倒也难能可贵，于是立刻用手比划着，告诉明叔那海蛇又浮上来了，赶紧回避，尽量闪出炮击角度，眼下只能依靠“震海炮”将它轰回深海。

刚刚一翻冲撞，使性能卓绝的三叉韩号也受创不轻，虽未大破，但最要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轮舵失灵，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前进，海蛇卷动水势紧追不舍，明月照耀的海面上，海兽海船展开了舍生忘死

的追逐。

我正忙着帮明叔跟那舵盘较劲，却发现正在大骂船舵不停使唤的明叔忽然住口，脸上神色竟是呆若木鸡，便也抬起头来，顺着他的目光向前一望，顿时感到心胆皆寒，刚刚的一片混乱中，三叉戟号便象鬼使神差一般，又转回到了“珊瑚螺旋”东侧的海面，只见无数的海漏正在逐渐合拢，聚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洞，那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南海海眼——归墟。

大海终于露出了它那疯狂的獠牙，无穷无尽地海水旋涌着陷进“归墟”深处，海蛇和我们的座船都已被乱流卷入其中，海洞中的水势森森壁立，吸卷吞噬着天地，此时纵然插上翅膀，也是万难逃脱。

海柳船“三叉戟号”被陷落的海洞涡球吸住，海上的巨大旋涡越到中心吸力越强，翻涌的海水转着圈抽进漆黑的深渊，众人见舵盘失灵，座船直直地冲那海洞撞去，心下都凉了一多半，知道几分钟之内便会大难临头。

第二十五章 乾坤一跳

此时就算立刻弃船逃生，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一旦放下橡皮救生艇，皮艇自重太轻，立刻会被周围海水轻易卷走，在海底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海柳船转眼间就驶进了旋涡边缘，被激流一带，船头打斜，随着海洞周围的旋涌歪歪斜斜地晃动着。

在Shirley杨和明叔竭尽全力握住失控的三叉戟号，果断地抛去一部分压舱物，让船体减低航速避免过快冲进海洞，趁着海波起伏把船身带得侧移，便立即开足马力，一停一冲的作用之下，终于使刚才失控的轮船稍稍稳定，在最后的时刻恢复了对船体的控制。

但三叉戟号在海洞毁天灭地的庞大威力中，如同一片被狂风卷集的败叶，一旦被旋涡状的海水吸住，哪里还能驶得出去，明叔见大势已去，抱着舵盘瘫在地上。Shirley杨让我将明叔拖开，她接过舵盘，驾着海柳船冲波破浪，几番起落，竟渐渐离那海洞中心越来越远了。

我和胖子等人见“三叉戟号”似是能有脱险的迹象，精神为之一振，可是我随即在颠簸摇摆的船上，发现海洞周围的海水漆黑无比，黑色的大水中一匹白练逐浪隐现，那大海蛇仗着在水中怪力无边，它定是将海柳船当做鲸鳌一类可以捕食的海兽了，一味地穷追不舍。

我暗自叫苦，看来这南海海底中的秘宝，果然并不是随随便便能采去的，诚然应了“欺山莫欺水”这句话。山与水一静一动，青乌风水一道中惯常之理便是“天地有真性情，宇宙有大关合”，山川大地都与人一样，是有生命有灵气的，就连静止凝固的山体都有生命，何况这汹涌澎湃地汪洋大海？珊瑚螺旋里的明珠是南龙精气所钟的天造灵物，如今被我们这伙捞青头的蛋民采了去，造成海气失衡，这才引得阴火烧海，看来那狰狞的海兽被阴火所惊，从海浮上海不顾一切的追逐采珠船，这祸头追根溯源恐怕还是采蛋引起的。

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买后悔药的，现在不是考虑海象异常起因的时候，而且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到了我老胡手里的东西，就没有再扔回去的道理。现下若想脱困，就必须确保Shirley杨能把船安全地驶离海洞吸的范围，这正是生死较量的紧要关头。三叉戟号被吸在海洞边缘。

苦苦挣扎不脱，想要离开这片海面谈何容易，海流卷动之势有如万马奔腾，船身正处于海水卷在海洞外围的旋涡里打转。虽然急切之间难以抽身逃出，但只要维持住现状，不让船身再接近海洞中心，尽量拖延时间，支撑得久一些，等海洞平复消失归于平静，眼下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行得通了。

不过若想在海洞边缘拖延时间，便不能让那条大海蛇接近我们的船只，否则被它碰撞，即便船身承受得住，可一旦失去重心和平衡，必定会立刻落进海洞里的深渊。我急忙对胖子打个手势，让他下舱准备金毗卢水神炮，利用装填钵罗藻的子母弹将大海蛇炸回海底，或是干脆用钢芯弹丸把它射杀。胖子见到手的南珠有可能带不会去，早就憋了一肚子邪火，脸上肌肉抽触跳动，连眼珠子都红了，他见要用震海炮，就拉着明叔去帮手，不过明叔三魂早已没了两魄，胖子连抽了他几个耳光也没半点反应。此时蛋民阮黑和他的女徒弟多玲刚刚死里逃生，也不知是否受了伤，金鱼眼古猜正在船中照料他们，没有多余的人力作为炮手，他只好下般去找古猜帮忙搬运炮弹。

中夜时分的海面上，明月当头，一轮满月将银光撒遍海面，我们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当时都产生了一种恍然的错觉，不免惊疑是“海洞”中无穷地吸力，竟将天上的月光都抽了下来。海象确如明叔先前所言，没有一丝的海风，可海洞四周海涌大作，声势惊人。就在这诡异到难以形容的海面上，我们一面拼命驾驶三叉戟号摆脱着海洞产生的巨大旋涡，一面还要连连发炮，轰射追逐船只的大海蛇。

以漆黑轰鸣的海洞为中心，海面上的海水旋转翻滚，海柳船与狰狞的海兽如同在圆盘上兜圈，船身上下起伏，颠簸晃动得极为剧烈，在舱中想站稳脚根都很困难。眼看海蛇破浪而来，离船越来越近，震海炮却无法击中目标，脱膛的炮弹带着一串火星，空自划出一道道抛物线落入海中。

随着一阵黑浪冲起，在滚动汹涌地旋涡中，海蛇终于赶上了我们的三叉戟号，在船身左舷露出形如牛首地蛇头，裹挟着冰冷的海水从半空中压向船身。我看得真切，情知不妙，对着船内的传音筒声嘶力竭地大叫，通知胖子和古猜赶紧开炮，但海涌波涛的巨响中，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好象张了半天嘴嗓子都喊破了、喉咙中也没发出半点声音。

这时暮地里一股硝烟从船侧喷出，穿甲弹象个火球般射向大海蛇从海波中探出的身躯、这一炮距离很近，我和Shirley杨在手中捏了一把冷汗，只盼一发命中，可炮弹恰似流星赶月，从海蛇身躯的空隙间射破水幕，差了一两米的距离，偏离了目标。

我见这么好的机会竟然一炮落空，急得连连跺脚，可震海炮的炮弹虽未命中，那条大海蛇仍被刚刚擦身而过的炮弹惊得转身没入海中，只见海波中白影闪动，瞬间绕至船头，进入了炮火的死角。

我心想这回可要玩完了，没被海洞吸进去卷碎，最后却是被海兽撞

碎船身落水而亡，看来隔行如隔山，硬要让摸金校尉来学这蛋民采蛋捞青头的勾当，确是赶鸭子上架，这回要是妈祖保佑还能让我等脱身，将来再不可做这无照经营的买卖了。由于船身不停地随着海洞周围的旋涌在海面转圈，人人都觉得头晕眼花，胸中烦厌欲呕，生死关头脑中仍是一片混乱，止不住要胡思乱想。

海面上涌扬波，海蛇弓起怪躯拦在船头，我们正没理会间，却见它突然掉头猛窜，看那架势竟似要争分夺秒地遁入海中逃命，我心中一动，便知大事不好，原来海洞已经彻底形成，在不知不觉间，三叉戟号与那条大海蛇都被吸了进去，大海蛇似乎明白那海洞中心的厉害，顾不上再追逐舟船，立即就要夺路逃生。

我耳中全是耳鸣般的回响，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但毕竟眼睛还能使用，一见到海蛇行动有异，便紧接着发现船体忽然不再随着漩涡转动，海洞中的海水似乎没有任何浮力，虽然水流旋动翻卷，但船体则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开始逐渐下沉，船后的螺旋桨打着空转，四周所见全是墨黑的海水，眼看大祸迫在眉睫，就连Shirley杨也不由得花容失色。

但我们这伙摸金校尉，久经艰险，都知道如果真有一线生机，往往都会出现在最危险的最后关头，事到临头绝对不能放弃求生的希望，只有镇定下来，才能寻找到逃出生天的机会，Shirley杨大概知道舵盘已经没有用了，放手冲出驾驶舱，对我打了一个一同出去的手势，就抢先直奔船头。

我见船身悬壁立而起的水幕中被慢慢吞吞地吸进海洞，舱外尽是阴风黑水，如临万丈深渊。实不知她冒死跑向船头想做什么，但我也知道她不是吓昏了头想要投海自杀，甲板上即使是刀山火海我也只好跟她同去。一出船舱便觉空气海水中有股无形的力场，压得人喘息不得，船并非停住不动，而是被那股在逐渐失去浮力的黑色海涌带得缓缓旋转，在神秘的力场作用下，这一刻仿佛就连海水都已经凝固在了虚无的黑暗之中。

我屏住一口气，抓牢缆绳跟在Shirley杨身后。船头出白影朦胧，那大海蛇也正在拼命挣扎着想要从海洞中游出去，原来Shirley杨想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如今船体已经失去了一切动力。这艘三叉戟号船头有捕鲸的渔叉，虽然这船并不能捕鲸，但英国人在船头设置这种利器也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这时候恰好派上了用场，Shirley杨把带有倒钩的捕鲸标枪填入渔炮里，射到海蛇身上，倒钩后便有极粗的鱼索相连，连鲸鱼都可贯入，只要钩住海蛇，便能借着它的怪力拔海柳船拖出海洞。

船体下沉的速度正在加快，身处海洞的力场当中，谁也无法张口说

话，Shirley杨对我指了指前边不远的海蛇。孤注一掷的机会可能只有这一次，我更不迟疑，射出了船头的捕鲸枪，枪头带着粗索猛地插进海蛇的脊背，白鳞密布的蛇身飞起一片鲜血，捕鲸枪后连接的粗索立即绷得笔直。

海蛇毕竟不象船体只能依靠螺旋桨的推动，它全身都是海洋巨兽的怪力，背脊中枪吃疼，猛地里朝前一蹿，硬是把被海洞牢牢吸住的三叉戟号，从黑色海水中拽出一截，船头绳索中的每一根纤维都被巨力拉扯到了极限，虽然里面混合了胶麻与人发，使最坚固耐磨的捕鲸索，可在海洞深渊与海底巨兽的拉扯下仍显薄弱，随时都有可能断裂。

海蛇自身也被海洞吸住，全凭精熟水性，又兼有一身怪力，才勉强挣扎着没被立即吞没，但它庞然大物，终是血肉之躯，劲力再强也有其极限，拖着海柳船在涡旋中几圈游下来，已尽虚脱，但被归墟卷入海底必定有死无生，在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配下，它奋起躯壳被最后残留的全部力量，巨龙抖甲般地将身躯狂扭，弓身射月，海蛇破浪猛窜之势，直如乾坤一跃，竟然挣脱了海眼的吸噬之力，在一瞬间超出了生存与毁灭纠缠不休的界限，从海面上穿破层层水幕乱流凭空跃起，拖拽着三叉戟号跃离海面十余米，飞腾上了半空。

圆月辉映之下，数十米长的大海蛇犹如御空行龙，我和Shirley杨在船头抱住船上最粗的缆绳，根本不敢稍动，猛然间觉得脸侧呼呼生风，眼前忽明忽暗，似乎是乘着一艘飞艇奔向了天际的广寒月宫，恍惚中只见头顶上明月当空，蟾宫玉兔仿佛已经触手可及，还以为这是在临死前的幻境当中，忽地一下天旋地转，怎么就突然上青天了？一时不知身心飘到了何处，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海蛇挣脱乾坤的一腾之势已尽，自半空里重重落下，同三叉戟号一并坠入海洞下虚无的深渊。

海洞中漆黑的乱流，正自慢慢消失，也许再撑半分钟，三叉戟号就能脱离魔海的吞噬，这时拖着船身的海蛇，腾身跃上海面，可它终究是血肉之躯，在如此的巨力之下，不免全身筋骨寸寸折断，如同一匹风暴中的白练，从半空坠了下来。

海柳船三叉戟号与海蛇脊背相连的捕鲸索虽是结实，这会儿也到了极限，从中崩断开来，我Shirley杨抱着船上绑缚的缆绳，刚刚还恍惚看见了明月清辉闪动，身体直如腾云驾雾，可猛然间船身急剧坠下，船体几乎整个竖了起来，我们登时被甩出船外，眼前一黑掉进了无底深渊。

海洞中产生的乱流虽已尽尾声，余势仍然惊人，感觉身体好像掉进了水龙卷的暴风眼中，水流带动的风压都快把身体扯成了碎片，好在慌乱中我还和Shirley杨互相拉扯着，两人的体重相加，还不至于在海洞中

被漩涡卷飞，这时脑子已经彻底懵了，耳中尽是恶风盈鼓之声，五脏六腑似乎也跟着翻翻滚滚，根本不知道身在何方。

第二十六章 归墟

下落的身体，猛然间撞上一股非常灼热的气流，坠落之势顿减，但这阵热风温度极高，一瞬间令人窒息欲死，只消再过得片刻，人体中的水份就会被这热风淘尽，烘为干尸，可忽地里身上又是一凉，身体却已落入水中，我连灌了几口海水，在水下寻到Shirley杨的身影，她熟悉水性，坠入水中也未失去神智，我们都呛到了水，也无暇细想为什么落进这里，急忙分水浮上。

头部一出水，就立即连咳几声，张大了口贪婪地呼吸着水面的空气，睁开眼朝四周看了看，放眼所见，全是清冷皎洁的光芒，但却并非是天上的月光，我们大概是被吸入了海眼，而这海眼正是海底山脉中的一个无底洞，令人惊奇的是，周围全是无边无迹的海水，仿佛置身于一片地底的海洋，头顶穹隆，嵯峨倒悬，万象罗目，直径数里的海眼在上方十几米处，有一股混沌般的热风上生凝聚，已经将珊瑚螺旋的海水堵塞，大海似乎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保守着它的秘密，在将船只吸入海洞之后，又立刻抹去了海漏陷蚀的痕迹，如果不是落进里面，很难发现这双层之海的秘境。

我双脚踩水，好半天也难以从天旋地转的眩晕中回过神来，回头看到三叉戟号也落在不远处的水面上，船身破了几个大窟窿，正在慢慢下沉，海柳船本身有十六个小型隔水舱，一处船体漏水根本不会影响航行，可见现在船体已经大破，不得不选择弃船了，船上的人也都摔得不轻，胖子正指挥古猜把伤者从漏水的船舱拖上甲板。

胖子见到我和Shirley杨游出水面，先自松了口气，对我们连连招手，可能是让我们游回船上，帮忙搬东西放救生艇，我见状就要过去，Shirley杨忽然在水中拉住我，我顺着她的目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已筋断身死的大海蛇尸体盘伏在侧，尸身旁平静的水面上露出几道鲨翅，就象贴近水面发射地渔雷，穿开水波，正悄然迅速地朝我们逼近。

我和Shirley杨都未曾携带驱鲨剂，在水中遇鲨非同小可，这片地下的大海中，海面露出许多突起林立的砖柱铜人，大概都是海底残存的古时遗迹，被海眼吸入此地，有些部分露出水面，水下更是层层叠叠如同废墟。这些巨大粗砺的石柱石人，常年遭到落下海水的冲刷，大多都环绕在海眼正下方的周围，幸亏刚才我们落水的时候、没有一头撞上，否则早就头破血流脑浆崩裂死在水里了。

见水中鲨鱼接近，Shirley杨在水中对我指了指前方，那里有根青石

巨柱，斜没在水下，只露出两米多高的一个斜角，正可暂时栖身。形势紧急，又怎容多做考虑。我立即同她游过去先后攀上石柱，我们在倾斜的石柱顶端抽出随身的潜水刀。以防鲨鱼突然跃出水面伤人，并且大声呼喊，让船上的胖子等人注意水面动静。

Shirley杨见鲨鱼就围着石柱在脚下徘徊，那边的三叉戟号也彻底完了，被卷入海洞下的深渊虽得不死，但座船沉没，只凭两艘橡皮救生艇在茫茫大海上求生，却又谈何容易，况且能不能回到真正的海面都不好说，不禁轻叹了一口气：“老胡，我看这回……咱们算是出局了……”

我见眼下的状况真可谓是坐困愁城，有这么多鲨鱼，就甭想从水中游过去与船上众人汇合，也只能等胖子等人划着救生小艇来接应我们，远远的望见船上那五个人都在行动，看来便是受了些损伤也并不严重，此时听得Shirley杨为大伙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便劝她说：“从一开始出海我就觉得事情太过顺利了，太容易使人产生麻痹心理，都快被胜利冲昏头脑了，现在这样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是咱们摸金校尉习惯应付的局面，你看这地方究竟会是哪里？”

Shirley杨举目向远处看了看，这片汪洋之水，其宽广纵云深皆未可知，也不知是湖是海，但这里的水应该都是海水，刚才被海眼吸进来的时候，若不是被一阵热流挡得一挡，把从百米高空落下的力量消去，否则直接落到这地下的海面上，即使没一头撞上废墟的石块，也跟直接撞上水泥墙的力量差不多，海眼似乎是一种有时间规律的自然现象，月满有阴火出现的时候，海洞就会漏下，但时间不久又会被地下升腾的热流重新闭合，若是晚上片刻落下，那逐渐增强的灼热气流也回将人和船都烧为灰烬，但早得片刻，又不免被海洞中地乱流卷成碎片，掉下来的时间之巧竟然能得不死，也算是奇无迹了。

我心想陷入归墟不死，可不是什么奇迹，要是采了蛋不落进海眼，而是平安回去，那才是奇迹，掉进来了不死又出不去，实属倒霉，不过我并没有对Shirley杨这么说，我只是跟她讲，这归墟中没有天空，但星月清光与外界无异，我看这些都是南龙形势使然，龙脉中海气凝结产生地阴火附在岩层中，才会产生这种月色如水的异象，海气散发地阴光犹如月光，特殊的光源照得归墟之水一片墨绿，但用手掬起海水，水色仍呈透明，可见是海水太深，辉映成暗绿之色。

Shirley杨听了我说理由，却摇头道：“海眼所通之水，必定是归墟无疑，相传归墟在古时有数座城池，其中的居民们掌握着龙火的秘密，青铜文明非常发达，但留存于后世的文物和遗迹太少，至个没有太多的学者愿意承认海外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善于冶炼青铜的“迷踪之国”，我

看所谓南龙余脉中的龙火，实际上应该是海下的一座巨大矿山，咱们现在看到的清光如月，还有封住海眼的热流，都是矿层效应所至，这归墟恐怕就是一个矿洞。

我奇道：“果然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不对……那时候好像还没产业工人，大概都是奴隶之类的，他们竟然挖得开这么大的矿山？”不过随即一想，也觉得Shirley杨说得极有道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原始的时期，青铜乃是国之重器，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核心物质，为了追求炼铜的高温，当时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比如近代所发现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司母戊鼎”，要造那样一口铜鼎，所需要烧掉的木材，至少是能覆盖北京颐和园那么大区域的一片万年原始森林，也许所谓的“龙火”，正是一种蕴藏在海底岩层中，并可以在水里燃烧的特殊矿石。

我对Shirley杨说：“珊瑚螺旋海域中诸岛蹊陷，可能就是和在海底大规模的采矿行为有关，咱们既然走背字陷进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之中，在这干呆着怨天尤人也是于事无补，想发财想活命还得靠自己，我看先把人员装备收拢清点起来，然后再想办法摸清归墟里的地形和洋流走向。”

我们商量了几句，计议已定，便招呼船上的胖子明叔等人，尽快划艇过来接应，但他们在三叉戟号上的行动进展缓慢，一是由于船身已经漏水倾斜，在甲板上走动比较困难，二是除了必要的各种生存装备，还要把底舱里的青头货都带上，而且阮黑似乎伤得不轻，可能是臂骨撞折了，胖子给他做了些应急处理，接上断骨用夹板固定，胖子手底下没轻没重，疼得阮黑接连昏过去两次，多玲正抹着眼泪想找止疼麻醉一类的药品，她自己头上也兀自流血不止，而明叔则想把底舱的石棺拖上来带走，但终因力薄做罢，只抱着那尾合珠的人鱼，以及装着月光明珠的背包匆匆爬回甲板，被胖子当面撞上，一把将包裹抢将过来，垮在自己肩上。

我见船上乱做一团，虽是有心相助，但苦于水中群鲨阻隔，难以过去帮忙，只好望水兴叹，盼着三叉戟号沉得再慢一些，也许是头顶上的海水停止灌入，归墟中的水正自渐渐下落，水面上露出的古城废墟更多了，数不清的沉船和石柱、铜人、铜鼎之物的残骸渐渐浮出，远处海平线上更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显露出来，宛然有座依山而建的古时宫阙，在我们的视线中扰如海市蜃楼一般变幻陆离，忽远忽近。

第二十七章 海之渊 鲸之腹

随着归墟之中水位的下降，远处一片被淹没的古城废墟露出水面，城池依山而起，几千年的岁月似乎并为将它彻底摧毁，远远看过去，其大体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城后是一条条黄中带红的烟雾在海平线上飘动，我和Shirley杨在石柱残骸上观望许久，都觉这地下之海离奇诡异，前方去路吉凶难卜。

我心想被海眼吸进归墟的都是海面建筑物的残骸，绝不会有整座古城都陷进来，除非它本身就是建在这里，便随口对Shirley杨说：“恨天古城怎么会在海眼下边？这地方可真够隐蔽，要是没汉奸带路，可能连鬼子都找不着。”

Shirley杨秀眉微蹙，望着海面上的古城似是若有所思：“我小时候听一位老船长讲过巨鲸吞没城市的传说，此后古城里的人们就生活在鲸腹里面，可你看归墟中的地形，便似象极了鲸腹，天地造化之奇，真让人难以思量。古书所载，一入归墟，则见海象随阴风聚散，有如舟行鲸葬冥海，舵失迷航，水色茫茫，莫知所措。这一描述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身临其境，真如置身混沌虚无的冥海，也多少与古时地理学者所言有些吻合。”

听Shirley杨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这里的地形，确实如同在巨鲸的肚腹之中，而海中那片废墟里面，说不定会有古人烛照龟卜的秘密。我一时忘了座船已经损坏，困处茫茫海中的境地，反倒想过去一探究竟。不过我心中也隐隐知道，这么做非常不合时宜，头顶上的地层中有数个大小不均的海眼，阴火中蕴涵的高热，使这些海底的窟窿中产生剧烈旋转的热风，犹如地热喷涌，挡住了海水下落。但凝结的海气一旦形成气候，海洞还会再次将大量的海水卷入下面的归墟。我们无法判断这种现象间隔有多久，也许会隔上一两天，也许会有一两个月，总之海洞就如同悬在天上的定时炸弹，一旦使海水漏下，那我们就“人或为鱼鳖”了。眼下当务之急，便是要先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区域稍事休整，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忽然船上一阵喧哗将我的思绪打断，胖子和明叔等人也在刚才看到了归墟海面上出现的奇观，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明叔又说那装着南珠的背包，是大伙的身家性命，怎能让胖子这号不知轻重高低的粗人拿着？说着伸手要取回来亲自看管，胖子一抬胳膊，做势要抽明叔，吓得明叔不敢再言语了。胖子见自己如此有威信，不禁得意起来，大大咧咧地随手拎着背囊，转身去指挥古猜和多玲，抬上受伤的船老大阮黑，准备弃船上救生艇。

这时由于归墟之水渐退，船体破损严重的三叉戟号漏水后，搁浅在一片灰色的巨石浮雕上，一时倒无葬身水底之忧。可船体向侧面倾斜，给船上众人的行动带来许多不便。古猜和多玲两人先将阮黑搬到船下的废墟石板上，然后又协同明叔去拖橡皮救生筏下水，胖子则一趟趟地将各种应急装备搬至船上。

在搬运一组水肺的时候，胖子刚在石板上落足，可那石壁在海水中浸得久了，上面覆盖了不少造礁生物和喜礁生物，滑溜得紧，他一落脚没能踩稳，便立刻仰面摔倒，挎在肩上的背包盖子被破碎的石椽刮开，里面装的几粒珠子顺势滑落水中，明晃晃得几道精光甚是耀眼。胖子赶紧起身下到水里去捡。

水中的废墟倒塌堆积得毫无规律，巨石铜像以及沉船形成地间隙，犹如无数道沟壑纵横交错。胖子看附近水面没有鲨鱼游动的迹象，便下到没腰深的水里，去摸掉落在一处石头上的南珠。南珠光照百步，亮可灭灯，掉在浅水里倒也不难寻找，可我在远处石柱上看的清楚，只见胖子刚捡到明珠，他身前十余米的地方水花翻滚，露出一张八仙桌子大小的暗黑色鱼背，鱼脊倒竖如剑，冲着胖子就去了。

我不知水中出现的是哪种恶鱼，只是急忙大叫胖子小心，水里有东西。在船上地古猜和多玲等人也同时看见了，纷纷大喊：“海怪！海怪！”抄起鱼枪就往水面上一阵攒射，鱼箭落处，只是稍稍将来势阻了一阻。胖子见状不妙，握了南珠连滚带爬地从水中蹿回身后废墟。

水面上黑漆漆地鱼脊游到近处已是晚了半步，忽地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我们见胖子脱险，都松了口气，胖子摸了摸自己的屁股还在，对自己刚刚面临地危险也不以为意，顺手把南珠塞回背包，他这回学了个乖，将背包上的扣索打成了死结。

Shirley杨以手拢音，提醒船上的人们不要放松警惕，然后回头问我：“老胡，你刚才有没有看清水里的海怪是什么？”

我见她神色凝重，便不敢胡说，刚才距离稍远，那恶鱼又只露出黑漆漆一片背脊，实在是分辨不出它是海中的哪一种恶兽，但瞧它那体型，许不是大号的鲨鱼？可鲨鱼的脊翅又怎么会这么宽大？

Shirley杨说：“冰海有种逆戟鲸，非常凶猛残忍，不仅能够在水下猎杀灵动的海豚，更可以从海底冲破冰层，吞咬冰面上的人或海豹，南海有种类似的剑脊鲸鲛，体形比逆戟鲸要小，阔口、黑背剑脊、腹呈扁圆，也善于出水伤人，可以直接从海里腾身出水将船上的水手拖进水中，与逆戟鲸是齐名的海中屠夫，素有杀人鲸鲛之称。我看刚刚那恶鱼

的脊背，十分象是深水杀人鲸鲛，如果水里存在这种海怪，咱们乘坐在救生艇上就会太过接近水面，非常危险。”

我们急忙告诉胖子和明叔等人，让他们尽量远离水面，以防鲸鲛出水伤人。胖子等人本已经把救生艇放低，受伤的船老大阮黑也被抬到了艇边，准备搬完了东西就弃船蹬艇，见情况有变，只好再去把伤员抬开，免得离水边距离太近被海怪袭击。

明叔和古猜两个，刚踏着倾斜石坡接近躺倒在地上的阮黑，就见水波忽起，一条全身漆黑的大鲸鲛破水而出，多半截鱼身落在岸上，一口咬住了阮黑，摇头摆尾之间忽又缩入水中，立刻一屡屡地血水夹杂着白花花的气泡冒了上来。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事先全无半点征兆。众人惊呼一声，谁也来不及出手相救，眼睁睁看着船老大阮黑被鲸鲛张口咬进水里，就算我们现在跳进水中，舍命以白刃搏击蛟龙之触，也以不及，想那被称为刽子手的剑脊鲸鲛何等凶猛，一口吞人入水，阮黑又不是金身罗汉，此时还焉有命在？

就在我稍一愣神的当口，阮黑的徒弟古猜就口衔短刃，赴水去救他师傅，明叔想拉他都没拉住，只把他的衣衫扯了下来。实际上明叔十分爱惜古猜的人才，见他下水送死，顿时急得叫骂：“你个蛋仔疯了，不要命啦！”。这归墟中困着许多鱼龙水族，除了剑脊鲸鲛，更有许多鲨鱼，混杂在水下相争，弱肉强食，比起上面的珊瑚螺旋海域，是更加的凶险万分。

我在石柱上看得焦急，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好咬了咬牙，对 Shirley 杨说：“咱们下水救人。”，Shirley 杨点头答应：“好！”。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水下的诸多危险，二人抽得潜水刀在水，就要从柱子上跳进水里，对面船上的胖子也抓了鱼枪，都想下水救回古猜。

我们刚要冒险跳进水里，就见海水翻滚起来，一大团一大团的血水从云深处涌起，显然水下正在进行一场生死相拼的恶斗。一股海涌卷起，只见古猜叼着分水刺，用手施着全身湿淋淋的阮黑，借着水流涌动的力量回到石台上，也不知他如何施为，竟将阮黑从鲸鲛口中夺回。

我们其余地人不禁看得目瞪口呆，虽说蛋民赖以生是全凭一身水下本领，但葬身恶鱼之腹的灾厄却也难免，从没听说有蛋民当真能与恶鱼正面相搏。古猜只不过十五六岁年纪，是珊瑚庙岛土著居民。这时见他在水底救回阮黑，实是令人难以置信，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这小子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事？

古猜在水底以石砂分水刺割伤了杀人鲸，早就饿红了眼的群鲨，受到血腥的吸引，纷纷过去围咬剑脊鲸鲛，水面混乱如同沸水。我见机不可失，赶紧招呼胖子将救生艇划过来，接我跟Shirley杨去与众人汇合。

三叉戟号倾斜的船甲板上，古猜和多玲正围着阮黑放声大哭、阮黑被鲸鲛一口咬住了双腿，几乎都快齐根断了去，伤口太大，没办法止血。他气若游丝，眼见这人就是活不成了，等我和胖子等人来到他身边，阮黑忽然把眼睁开，我知他这是回光返照，可能要有什么遗言需要交代，于是赶紧握住他冰凉的手，对他说：“阮老大，你想说什么尽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做到。”

阮黑双眼无神，吃力地张了半天嘴也没吐出半个字，他只是把视线移向多玲、我猜到了他的心思、便让他放心，我一定帮多玲找到她在法国的亲人。

Shirley杨也垂下泪来，阮黑等人都是她雇来帮忙的，否则他们师傅三人至今还在岛上打渔采蛋，日子过得虽然艰难贫困，可至少不会送掉性命。

阮黑用尽力气发出声音，断断续续地告诉众人，他们蛋民这一辈子，对采蛋之事就如同中了魔，明知道海底有危险，风高浪急，恶鱼吞舟，十采九死，可还是心甘情愿地冒死前往，以前想不明白，这时候好象突然清醒了，归根到底，都是钱闹的。不顶千尺浪，采不得万金蛋，既然上了这条道，是死是活都自己担着，须是怪不得旁人，一旦倒霉赶上了死采，那就是蛋民祖师爷“渔主”不赏这碗饭，只有认命了。

他在世上一穷二白，除了这两个相依为命地徒弟之外、也没什么过多的牵挂，不过船老大阮黑采蛋半生，却生不逢时，从未采得真青头，他希望他死后能在口中含上一枚“驻颜珠”，这是自古以来蛋民最体面的葬法，走到人生的尽头，舍珠入土，算是最后对自己有个交代，也不枉这些年风里来浪里去出生入死下海采蛋的艰险。

我听罢心中默默叹息，都到这时候了还惦记着南珠，难道蛋民都是这种价值观？人都死了，口中含珠又顶什么用？难道生前未享，却真能死后受用？不过也许是蛋人自古习俗如此，如今阮黑弥留之际，我只有——尊凛，让他安心上路就是。

阮黑见我应允，眼睁睁盯着胖子背上的背囊，那里面就是他一生舍命难求的南海明珠，他忽地抬起胳膊，虚空抓了一把，一口气倒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

我问胖子要过一枚精光最盛的明珠，用摸金校尉从墓主口中取珠的

手法，顶住阮黑尸身脑后地枕骨，按开颌骨、将驻颜珠塞入嘴里，一扶下巴，又将阮黑的嘴唇牙关合拢。他刚刚去世，尸体尚未发僵，很轻易便纳珠入口。以我们在珊瑚螺旋所采南珠精气之盛，在此时以尸首藏珠，即便百年之后，我们这些人都尽归黄土，他的尸体也会不僵不化，面目如生，始终保持着现在地样子。

按照以往的旧历，蛋民若得善终，则不得水葬，在海上将尸身包裹沉入海中水葬的习俗非常普遍，一是因为尸体停在船上不吉利，二是也恐天气炎热，尸体腐烂传播疾病。可是蛋民一生都要面临着葬身鱼腹的凶险，死后如有全尸，大多希望入土为安，我看附近也只有那归虚古城的遗迹里面可以安葬阮黑，便让古猜先帮阮黑换套衣服，擦去身上的血迹。

第二十八章 龙獭

古猜和多玲两人年岁不大，阅历有限，朝夕相处的师傅突然身亡，他们都缺了主心骨，显得失魂落魄，流着眼泪手足无措，在我的劝说下才暂收悲声，忙着给阮黑收敛遗体。

明叔见我把我最好的一枚南珠藏入阮黑尸体的口中，似乎有些心疼，绕着地上的尸体转圈踱步，可这情形又不便明说，只好忍痛割爱了，不过他好象突然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迹象，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将我拽到古猜背后：“胡老弟，你看他这蛋仔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我看着古猜蹲在地上整理阮黑遗体，他上身精赤，上衣在刚才入水救人的时候，被明叔扯掉了，露出满身的花绣，这一身花绣五颜六色繁杂精细，皆是大海洋波，海中鱼龙追逐火珠，或是潜水遨游海底的复杂纹路，显得大气磅礴，奥妙神奇，南洋地区很流行纹身刺青，可似古猜这种如此精致的全身锦绣却不多见，但我并不知明叔所言是何用意，这个少年能下水搏击鲸鲵，岂是蛋民学徒力所能及之事？

我想到这里，顿时觉得心中一凛，便问明叔此话何意？难道古猜有什么地方不对？明叔凑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我看古猜这蛋仔的身世非比寻常，这蛋仔可能是海中之龙……”

我听得明叔所言，又回头看了看古猜，转念一想，便有些不以为然，古猜即便水下本领过人，敢搏鲸鲵蛟鲨，但他也是血肉之躯的常人，却又如何会是什么海中之龙？龙鳞之族尽是渔民蛋民们口中子虚乌有的传说，难道世上还真有鳞族不成？未免危言耸听得过头了。这小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大西洋海底的来客，这一点我当初早就发现了。不过比起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偶像“麦克·哈克斯”来他可差远了，没有潇洒俊朗的明星相，反倒是黑瘦得象条水泥鳅，但我估计他这种善于潜水的天赋，也差不多和麦克尔一样了，是“一根从大西洋里漂过来地木头”。

明叔说：“刚刚确实没有危言耸听，阿猜阿玲这两个蛋仔，他们以前的身世咱们只了解一个大概，阿猜就是海外珊瑚庙岛上的一个孤儿，但你们看他的纹身是不是非常奇怪？我在南洋大风大洋里闯了半世，都没见过有人在水中遇到剑杀鲸鲵，还能毫发无伤地走个来回，以阿叔我的经验来判断，咱们现下身陷海眼，也许古猜能帮咱们的大忙。说不定他懂得辨水色识龙穴的本领。”

我和Shirley杨互相望了一眼，即便如此，也不能就说古猜这小子是龙非人。Shirley杨说观水色以识龙居的办法，据说以前搬山道人颇为精

通，不过现在早已失传，难道古猜竟然会这种古术？他一向跟着阮黑学徒，采蛋寻蚌的手艺都是得自他师傅，可阮黑似乎也不会这些方技。

明叔见我们不信，只好详加解释，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蛋人往事，明叔对海上地诸般行当所知极详，知道采蛋之人的来龙去脉，摸金校尉和蛋民，虽然同属七十二行，是自古便有的勾当，不过两者最大的不同，便是摸金校尉能够相形度势，有进有退，而蛋民向来是“死采”，以命夺珠，非死不回，他们拜的祖师爷是“渔主”。

我们今时今日所说到的“蛋民”和“采蛋”的手艺行规，都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采蛋这一职业正式起源的时期，则远远早于明代，其传统和历史非常地古老，尝闻在秦汉之际，南海水上有龙人，世世代代居于舟上，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在海中来自自如，彪悍绝伦，最善赴水采珠，周身雕有鱼龙花纹，他们以鱼龙鳞属自居，不服王化，不尊王道。

后来由于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不得不受了朝廷地招安，称为“蛋人”，专门司职在海中采珠，蛋人正是后世蛋民的前身，他们自幼便在周身花绣鱼龙大海之畔，赴水时赤身裸体，据说这种纹身的图案唤作“透海阵”，令海底恶鱼见之，常误以为同是水族，便往往不肯加害，蛋人体质特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海底采珠捕鱼，使他们地后代眼睛逐渐生出一层细膜，在潜流汹涌的海底，对他们来说就如同走在宽阔平坦的街道上，都和家常便饭一样。

可因为古代统治阶级对“蛋人”的盘剥太酷，加上蛋人本身比较野蛮嗜血，天生一身反骨，无论是宰蚌屠鲸，抽龙筋剥鲛皮，还是入龙穴搏鼃鳌，向来都是恬不畏死，所以常常在被官府逼压过紧之进，便挺而走险杀官造反，一代一代下来，降了反，反了又降，毕竟他们人数不多，力量有限，难成什么大事，最后被官府剿杀得几尽绝迹，这支生活在海上的古老民族就逐渐彻底消失了，但皇帝贵族还需要大量明珠，蛋人从事的工作，就都由沿海地区的贫苦渔民接替，慢慢形成了现在的“蛋民”。

蛋民的手艺和行规，都同古时蛋人相近，基本上是照猫画虎，俗话说把式把式，全凭架式蛋民采蛋顶多是照葫芦画瓢，掌个样子，不过古代蛋人的绝活，他们大都没能学会，两者之高下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蛋民的生存环境依然残酷恶劣，常常在官兵的严密监视下，头上白刃危悬，不顾海底危险异常，被逼绑上石头沉入水中采蛋，基本上十采九死，也有蛋民不甘缴上以命换回的南珠，在水底以利刃刮蚌，吞珠入腹，暗中藏纳，但回到水面，一旦被识破，就要立遭开膛破腹之厄，当场绑住四肢，剖开肚皮，从肠胃割到肛门，搜肠刮肚后，再弃尸入海喂

鱼，蛋民大多星活在最底层贫困无以为生的人，或是刑徒流放之辈，他们就算死得再多，也没人皱一皱眉头。

Shirley杨听到此处，不禁叹息道：“王公贵族们之所以对此物求之不厌，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越是珍稀，越是贵重，就越是能衬托自己的地位、身份和财富，孰不知，南海蛋民皆是以人命换珍宝，把这些用无数生命换来的东西配带在身上，难道就不怕怨魂缠身么？”

明叔说，那又有什么希奇，皇帝天子就是有这种特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万人炼丹，一人升天，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人想要当皇帝？就连那些不走运的倒霉鬼，不是也常安慰自己皇帝轮流做，风水年年换吗？可见，对权 and 利这两样东西，是凡夫俗子人人都梦寐以求的。

我心想明叔只要说话兜圈子，就必然有所图，说了半天蛋民采蛋行当的来历，却不知其言下之意究竟何在，龙在古代有许多含义，除了是天子的象征，在风水行家的眼中又是山脉，到了海上又另有名堂，难道先秦时期的蛋人会海中龙族？便对明叔和Shirley杨说，社会上为什么会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其原因可以参考卢梭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现象之起源和基础》，那都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该考虑的问题，咱们还是说说蛋人之事，古猜一身绣面纹体确是不凡，难道他竟是海上蛋人的遗族？

明叔说他也正是如此猜测，虽然现在海岛上还有许多以采蛋为生的蛋民，他们除了捕鱼采蛋，也做捞青头的勾当，由于其水下经验丰富，依靠原始装备便能进行打捞作业，所以经常受到打捞队的雇佣。可真正的古时蛋人，却几乎绝迹几百上千年了，就算还有遗族，恐怕也是寥若晨星，不过据阮黑生前所言，古猜身绣鱼龙海兽，都是得自于他亲生父母，他天生鱼眼，水性出奇，这绝不是一般渔民蛋民所具备的素质，刚才见他入水救人的举动如此迅捷悍勇，岂是常人可为？所以才敢断言他是蛋人后裔。

根据以往的传说，最早在秦汉时代的蛋人，蛮居海上，全靠搏击风浪为生，男女皆善采蛋，其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体上遍绣“透海阵”，这种蛋人，男子被称为“龙户”，女子称为“獭家”，都是龙王渔主的子孙后代，古猜很可能正是蛋人中的“龙户”。

明叔在海上漂泊半生，可他除了古猜之外，再未见过世上还有其他“龙户”，鱼眼古猜身上的纹绣刺花，就如同是蛋人古老的迷咒，纹身的同时可能还在皮肤里下了某种秘药，故此可保得他潜海穿波如履平地，在水下能够不遭海怪所害，但是古猜父母去世较早，这套流传了几千年的“透海阵”纹绣图案，以及蛋人不肯外传的秘药针法，就从此彻底

失传了，古猜恐怕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后一名“龙户”了。

蜑人中龙户、獭家之辈最拿手地便是观水色识龙居，或是入龙穴夺龙颌之类奇险无比的勾当，所谓“龙穴、龙居”，都是含颌珠老蚌之代称，其中观水识穴夺丹，赴水刷蚌屠龙，尽是龙户与生俱来的本领，明叔认为这归虚之水乱流奇多，海底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水眼与泉涌，盲目周旋，定成死采，若有龙户古猜相助，众人在这里无论是进是退，便都多了几分把握。

我并不同意明叔的话，古猜纵然真是蜑人中的龙户出身，天赋异于常人，可他毕竟才十六岁，不能让他冒无谓的风险，也绝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一人身上，而且明叔话里话外的意思，将来还要由他引了阿玲和阿猜两人，他们的师傅不在了，明叔希望以后照顾这对孤儿，将来带着他们做些捞青头地勾当，这事我和Shirley杨都不能答应，多玲的亲生父亲是法国军队的一个军官，奠边府战役之后，法军匆匆撤出越南，她全家就此失散，如果由Shirley杨去找这多玲在法国地亲人，也不算什么难事，古猜也可以跟着他师姐一起去法国过安稳日子，何必要跟着老贼明叔在海中到处捞青头冒险。

我们商量了几句，最终也没答应明叔的请求，见胖子已经用油布裹好了阮黑的尸体，众人就打算趁着水中鲨鱼围攻剑脊鲸鲛的机会，划着救生艇前往归墟古城的遗迹，可这时归墟中的海水近于平稳，水位不再下降，露出海面的废墟沉船多得难以估算，各种年代的船体残骸堆积在水里，不论是长桅巨帆，还是机轮舰艇，只要是遇到海难沉在珊瑚螺旋海域东侧、便无一例外地被海眼吸入归墟，折戟沉沙于此。

放眼四周，如同进入了沉船的墓场，水下深处，更不知堆积着多少船体残骸和恨天之国的遗迹废墟，水位下降后，搁浅在巨石上地海柳船三叉戟号旁边，赫然显露出一艘白色游轮的船首，看来沉入海中时间不久，并不象其余地沉船那样腐蚀不堪，白色的船体在黑绿色的海水中十分显眼，我们在登上救生艇的时候，都注意到了这艘沉船露出水面的船头，看上去好生眼熟，很可能正是我们搜寻的主要目标玛丽仙奴号。

众人发现了载有秦王照骨镜的沉船，不由得都停下正在进行的动作，要捞秦王照骨镜这件大青头，也许只有现在这一个机会，不过我们眼前的处境是自身难保，说不定海眼还会再次吸入海水或是烧起阴火，水下地形复杂，潜流暗涌遍布，又有鲨鱼出没，想潜水进入沉船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我在心中暗自估量了一下，觉得可以冒险一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归墟”全凭阴火燃烧后凝聚的海气支撑，但看珊瑚螺旋海象反常，

恐怕南龙在海中的这条余脉龙气将尽、这里早晚会被汹涌的海水吞并，等到沉船被岩层压在海底，就用无再见天日的机会了，此时若是犹豫不前，将来肯定要追悔莫及，想到这一层，便咬了咬牙，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拼命克服了，一个字“捞”。

事不宜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迅速给众人布置任务，我觉得明叔一惯对采蛋事业心怀不满，妄图破坏蛋民们伟大的战略部署，所以他得跟我下水，我走到哪就得把他带到哪。

明叔一听又要冒险潜水，差点跪地上求饶，这老贼也当真奸滑至极，知道求我和胖子都没用，便去求Shirley杨，让他留下看守阮黑的尸体和青头货，保证万无一失，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打捞队谁都可以没有，唯独离不开他这位老船长，打捞队绝对不能没有资历够老经验够丰富的海事顾问，既然是顾问是专家，就不应该加入行动组，而是必须留在安全的区域，为行动组提供各种技术情报支援，帮忙制定战术计划。

Shirley杨心软，见明叔一副可怜相，便对我说：“算了老胡，明叔一把年纪了，就让他留下照顾多玲他们，在这里潜水危险无比，你最需要的是一位海军侦察员，还是我跟你去。”

我只好同意，还是我们这伙摸金校尉一同行动，彼此呼应协同皆有默契，水下情况再怎么复杂，也自能应付，大不了退回来再想办法就是。决定之后我就和胖子去搬装备，准备潜水打捞秦王照骨镜。

我们正忙着收拾器械，古猜忽然挺身而出，问明叔借了刮蚌的龙弧短刃，他说蛋民除了采蛋就是在海底捞青头，他虽然也是新手，可阮黑已死，他不愿意众人拿他当个不顶用的半大小孩，希望能代替师傅，多少给打捞队帮上一点忙，也好让师傅在天之灵安心。

我看着他赤裸脊背上那一身古怪的“透海阵”花绣，知道他水性超群，可搏蛟龙之触，这些海里的勾当，纵然是我和胖子等人也比不得他，他既然有胆略肯出手帮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极好的帮手，当即答允、但嘱咐他不要擅自行动，在水下是进是退，由海军侦察员Shirley杨指挥。

我们四人戴上蛙镜正要入水，Shirley杨忽地想起一件事，潜水前还要再次叮嘱一遍，说是如果真能在玛丽仙奴号中找到“秦王照骨镜”，千万不可以镜背照人面目，否则的话，镜中阴晦侵人，非死即伤，铜镜里很可能封着一个邪恶的东西。

第二十九章 沉船墓场

Shirley杨突然提及“秦王照骨镜”的镜背不可照人，我才想起在北京时，陈教授特意找到我叮嘱过此事，不过出海后发生了不少事情，船老大阮黑又刚刚搭上了性命，所以我一时没能记起来，只顾着尽快下水捞出沉船中的青头，此时一听，才想到那面铜镜压在海中僵尸身上不下千年，镜中尸气积郁，是一件不详之物。

但“秦王照骨镜”同时又是一件举事无匹的国宝，从春秋战国到秦皇汉武之时，中国有数十面颇具传奇色彩与神秘色彩的古镜，其中以秦王八镜最为著名，都是传自战国时期。这八镜中有一面“三世镜”，人在铜镜前可看自己前生后世，以及现在的形貌，故名“三世镜”。对于它是否存在过，现在的考古学家无从查知，也许它和“法家古镜”相同，只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古镜，在那个诸子百家的时代，用以代表某家某子思想学说的各种器物非常普遍，但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的猜测，那面“三世镜”早就毁于汉末诸侯相争的战火，不复存在于世了。

秦王八镜中，唯一能与“三世镜”相提并论的便是“照骨镜”。传说古时有一镜潭，潭水既深且幽，水中常有虹气变幻，其中产鱼极丰，当地百姓都以捕捉潭中鱼群为生，一年到头，不愁吃喝。忽然一天风雷交作，有一道白虹自天空落入潭中，从此以后潭中鱼群绝迹，连一条鱼儿也没有了。使水性极佳之人赴水寻找鱼群的踪迹，不论下去几个人，一概有去无回，渔人无不骇。为查出根源，想尽办法穷竭潭水，最后在潭底见到一尾大鲢鱼，遍身玉鳞，好像即将形炼成精，它将潭底的水族不分大小，全部给吞吃了一空。

渔人们将鲢鱼杀死，开膛破肚后，在鱼腹中发现无数腐烂的死人死鱼混杂在一处。分检尸体的时候，有人无意中找到一面古镜，镜背可照视人体四肢百骸，五脏六腑血脉流动，皆历历在目，并为至宝，遂献于上。后来秦灭六国之后，这面照骨镜便被收入大秦禁中，史书称其为“秦王照骨镜”。

在古代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便是“邪不胜正”，以前常有人用工匠的墨斗、墨线之物克制僵尸，倒并非是墨斗和墨线的墨能驱邪，而这些器物，是木匠打造物品时用以取其基准的道具，古谚称“墨线陈诚，不可欺之以曲直”，便是此理。正因为墨斗墨线是取正衡直之物，才能辟邪克妖。而铜镜在古代地位也极特殊，有正容正冠之用，也有邪难侵正之意，所以各地有妖异之象，皇帝便要往往请出古镜镇妖压邪，以免产生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

秦始皇南巡，遇海中浮出一具高大威武的男子尸体，其尸肉坚似铁，长须飘动，被认为是上古僵尸，于是发动刑徒凿山做藏，埋住僵尸，并用秦王照骨镜压尸，直到千年之后山体崩塌，古镜才重见天日。关于照骨镜镇尸的传说不见正史典籍，不过这面古镜确是真有其物，几经辗转，最后随着玛丽仙奴号沉入归墟水下，如果能够打捞出来，它将是秦王八镜中唯一还完好保留在世上的无价之宝。

关于照骨镜历时千年，一动不动的照在南海僵尸脸上之事，我们自是不能妄断真伪。但这面古镜似乎真的背负着某种诅咒，会引发难以想象的灾难，几乎每一个得到它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知这些噩运，是否与它千年压尸的传说有关。

我在脑海中象过电影一样，迅速把陈教授曾经提到关于“秦王照骨镜”的种种传说回放了一遍，不管怎么样，这次既然见到了沉船，就只能竭尽所能捞出里面的青头，否则这件古镜就将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这也算是我们还了教授的一份人情，至于陈老爷子拿着秦王照骨镜会不会倒霉，还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把这些事捡重要的对胖子和古猜说明了一下，让大伙做好应付意外发生的心理准备，众人已穿戴好潜水蛙具，背着水肺整装待发。我看了看Shirley杨问他是否可以开始行动，Shirley杨点了点头，对我们这个潜水小组的成员说道：“大伙记住三件事，第一，水下环境复杂，不要贸然急进；第二，一个跟着一个，纵队行动，间隔半米到一米；第三，注意安全，不要逞能……”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Shirley杨是在说我和胖子不要逞能，还以为她不放心中古猜，便拍了拍古猜的脑袋，提醒龙户古猜道：“听见没有，说的就是你，不要再搞个人英雄主义了，你就好好跟着王胖子，给他当个帮手搬运水下破拆器械，他会为你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总之他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跳楼你也跟着。”

胖子也对他说：“本司令经常强调，局部服从全部，个人服从集体，这是我们摸金校尉这一光荣集体一贯的优良传统，你小子这个采蛋的蛋民，可不要给我们这支光荣的队伍抹黑。”

古猜抓了抓脑袋，似乎听不太懂大伙在说什么，只是连连点头，表示他跟着潜水组，绝不会擅自行动。说完众人便按下蛙镜，一个接一个的入水，由潜水侦察经验的Shirley杨打头，我提着水下探照灯紧跟在她后边，然后是古猜和胖子，四人紧紧相随，顺着玛丽仙奴号沉船的船舷潜向深水。

按照预先设置并演练过的部署，潜水组成员各司其职，Shirley杨提着渔枪在前探路，我在后边以她的行进方向用探照灯照明，在我后面的胖子则携带着液压分离器等水下破拆工具，临时加入地古猜并不习惯携带水肺，他赤着上身，仅着一条贴身的半腿皮裤，也不需要蛙镜和蛙蹼，口中衔了龙弧短刀，手中拎着工具箱，腰间挂了一罐驱鲨剂，以及蛋民换气用的气螺，凭这种简单的装备他就可以在水下活动一两个小时左右，而且即使潜入深水之后返回水面，也不需要减压，他象是海底地鲸鱼一般，不会受到潜水病的困扰。

一入水中，Shirley杨就在沉船旁稍做停留，好探出手来，掌心下压，向前方横向轻轻一摆，我明白了好的意思，扶着她的肩膀，在她身后将“波塞冬之炫”的光束射向漆黑一片的深水，光线到处，只见水底尽是粗大的石板巨砖，林立倒塌的废墟，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被海眼吸进来的遗迹，从水底看来，有相当的废墟先前就是建在这归墟海洞之中的，不过几千年下来，都被海水和从海洞里卷进来的事物砸得房倒屋塌，面目全非。

我想这些古老的巨石建筑，也许就是为采挖归墟中阴火矿石而建造，在这片遗迹中，混杂着大量沉船的残骸，有的大船沉在水中，生满了锈蚀，也有的附着着无数灰白色的死珊瑚虫和船底藤壶的尸壳，如果说第一艘沉船都是一座海底的坟墓，断裂的石柱石板，便如同是这些沉船坟墓无言的墓碑。

混杂其中的还有很多折断的大珊瑚树，就在这由巨石、沉船、珊瑚树堆积而成的海底墓场中，穿梭着无数千奇百怪的游鱼，一些巨蟹和螯虾在礁岩缝隙中探头探脑地爬动，我们身上带了用搬山道人传下秘方所配置的驱鲨剂，凶残的鲨鱼倒不必担心，可据明叔所言，在海底最凶恶之物，以深蜘蛛蟹为首，吞舟之鱼尚逊一筹，蟹之猛恶，鱼龙蛟鲉等水族皆莫能敌，深海之巨蟹及螯虾。大如车船，就算是被视为龙王爷地海蛇海蟒，被它们的螯钳夹住，也自性命难保，对于体积稍小的潜艇，深海巨大的螯虾甚至能够一钳而断。

我用探照灯扫视了两遍。未见有明叔提及的断船巨蟹，暗骂那老贼又在耸人听闻，众人看明了地形，便互相打个手势，继续下潜，玛丽仙奴号叠压在一片废墟之间，船体倒斜，船尾撞入了一艘古代木船的舱体之中。按照船体结构图上地信息，我们计划直接潜到接近船尾的底部货船，寻找装在里面的秦王照骨镜。

可就在接近沉船中部的时候，感觉身边的潜流开始加大，身体不由自主的被往深处卷，那艘古老木船是艘大腹货船。它觉下来后可能正好

堵在了一个海底旋涌的洞口，木船船体所使用的材质是木料中地上品，在海底这么多年，尚未消烂，但此时也快被沉重的游轮压垮了，下方潜涌奇强，水流卷着一股股黑色的水旋，使人难以承受。我们赶紧抓住玛丽仙奴号船侧的铁栏，才将身体稳住。

Shirley杨让我看了看水压计，显示当前深度为七点五米，她回头做了个“十五”的手势，预计水深十五米以下将不再安全，所以潜水组的活动范围必须在水下十五米之内，取消了直接潜到船尾进入货舱地计划，临时调整方案。从船体中部进入船舱。

我们拽着船栏下潜到十余米深度的时候，终于在沉船上发现了一个适合潜水员进入的地方，船侧有一道舱门洞开，里面黑漆漆地注满了水，不过一株海底的灵芝珊瑚卡在了舱门上，灵芝珊瑚它是海石花的一种，比较常见的还有牡丹珊瑚、鹿角珊瑚以及蔷薇珊瑚，质地非常坚固，不过这种东西还挡不住水下破拆利器金钢石链锯，我对胖子招了招手，让他换到潜水组前边，抄家伙切断插入舱门的灵芝珊瑚，其余的人肩并肩排在他身后，戒备水下有恶鱼来袭。

由于事前准备相对充分，不消片刻，潜水组就成功地破门而入，游轮内部的船舱通道并不狭窄，不过此时船身倾覆，内部的墙壁地板颠倒错们，参照物的变动，给人造成一种天旋地转般奇怪的错觉，感觉异常的狭窄压抑。

我们进入沉船内部，虽然避时宜了船外潜流的干扰，但舱中错乱的空间感，也给寻找目标位置带来了很大困难，不得不时时在沉船中停下来，反复对比船体结构图纸，判断出前进方向，沉船中有些区域受到撞击的挤压，内部的金属构造已经扭曲变形，船里漂浮地杂物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阻碍了能见度。

沉没的游轮玛丽仙奴号中，充满了死亡和阴暗的气息，偶尔有些形态奇特的海鱼游进游出，也是一副木然的神态，似乎也不畏惧潜水员，我一边船内的通道里摸索寻路，一巡寻思这船里是不是还有船员没来得及逃生，他们是跳海了，还是随着这船一同葬身海底？半天也没见一个死人，恐怕沉船之时尸体都被水流卷走了。

有Shirley杨引路，我也不须再多费心，就这么胡思乱想地跟着潜水组，在沉船在若干层舱内曲曲弯弯、斗转蛇行地向货舱缓缓移动，忽然胖子在身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我以为身后有情况发生，急忙拽住前边的Shirley杨，潜水组顿时停了下来。

由于沉船中没有任何光线，我们已经无法只依赖于一盏强光探照

灯，每人都各自打开了潜水手电筒和身上的挂灯，四人靠着铁壁，并排停住，我转头一看胖子，见他对我们指了指通道侧面一道舱门，那舱门半关半合，门缝处夹着一支人的手臂，那只手几乎就剩下骨头了，还有三两条小鱼围在附近，啃咬着手骨上仅存的一丁点碎肉。

单是一条死人胳膊，显然不会吸引胖子的眼球，那白森的腕骨上还套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表，表般上嵌着许多钻石，在幽暗的水下仍显得格外耀眼，这手表八成是瑞士产的名表，那时候也只知道瑞士手值钱，单看材料若真是黄金镶钻，就肯定价值不凡，不是一般船员能戴得起的，估计这胳膊不是船长的，就船上某们富豪大亨的。

我心想这块钻石金表也应该算是“青头”货，我们既然现在做了蛋民，蛋民除了采蛋就是捞青头捕鱼，不能不务正业啊，见了沉船中的“青头”焉有不取之理？贪污浪费是一种极大的犯罪，我们当然不能明知故犯。

第三十章 闹鬼

玛丽仙奴号船体倾斜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我们在水下向船体后部移动，便要不断潜向斜下方。我摸索着进了船长室，忽然发现身后的同伴身上涌出鲜血，再看自己身上也是如此，好似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人在腰上割了一刀，血水如一阵红雾升腾向上，狭窄的船舱中当时就被染红了大半。

水下的环境本来就容易使人心中感到压抑，一见身上出血，众人无不骇异。最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察觉到什么时候受了伤，也不觉得哪里疼痛，若说失血过多导致身体麻木，也绝不会如此之快。何况流了这么多血，头脑仍然保持清醒，没有大量失血产生的眩晕感。

我们这支潜水小组稍一慌乱，便发觉身上流出的鲜血大有蹊跷，随即镇定下来，各自在身上查看。Shirley杨最先发现，她摘掉腰间装有驱鲨剂的罐子，一股股红色的水流都是从罐中冒出，不消片刻，里面的驱鲨剂便全部被海水化为鲜血一般的液体，罐子里面彻底空了。

我和胖子、古猜三人也扯掉了身上的驱鲨剂，秘方配制的丹丸同样化得不剩什么了。看来大事不妙，在水下沉船中竟然失去了防御鲨鱼的屏障，可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除了古猜之外，其余的人都戴着蛙镜水肺，看不到脸上的表情，但估计都跟我的感受差不多，除了三分心惊，更有七分的诧异。

搬山道人在海中采蛋寻珠，为了对付水下复杂恶劣的环境，逐渐掌握了一套填海的方法，有这些秘术为辅，在风浪湍急的大海上，也如行走在他们最熟悉的山中，所以此门方术唤作“搬山填海”，是一系列秘术、法门、诀语、器械道具的总称，这其中仅驱鲨术一项便有若干种法门，不过Shirley杨能查到，并能实际运用的，只用雪虾蟆与丹砂等物混合提炼出的驱鲨剂。雪虾蟆是一种山里产的蛙。丹砂即是朱砂，乃是水银的原生矿，色赤红，混以药物配制出凝固的丹丸，在海水中会逐渐融化，产生一种暗红色的液体，在正常情况下每一罐都能够维持两个时辰，用现代的时间单位来说就是四个小时。

可是我们四人携带的驱鲨丹药，在顷刻之间同时都消解于海水，我记得在珊瑚庙岛准备出海的时候，我曾翻看过Shirley杨家传的搬山术秘方，在早年间，搬山道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认为“丹化血”的异兆，是由于海底冤魂作祟，难道这沉船里闹鬼不成？

此时海水涌动，早将舱内红色的药水稀释得干干净净。我赶紧对其余三人打个手势，趁着入水不深，迅速原路退回，回到搁浅的三叉戟号

重新装备驱鲨剂，然后再到沉船里打捞秦王照骨镜。

Shirley杨和胖子会意，转身就要从船长室的房门出去，可古猜跟我们缺少默契，他在最后正好把门堵住，我只好推着他往回撤，刚把半截身子探出去，就在潜水电的光束中，见到一头大鲨鱼从通道里游了进来。

我“啊”了一声，险些把呼吸器从嘴里吐出来，冒出了大团的气泡，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驱鲨剂刚刚失去作用，鲨鱼就后脚跟上了来了。

古猜大概由于他师傅刚死，心神有些恍惚，又或许是心情抑郁，激发了他骨子里遗传蜃人的那种原始蛮性，从海里就想见点血，冒冒失失地抄了龙弧刀，就想扑过去宰那鲨鱼。

我怎容他胡来，在狭窄的船舱通道里宰一条鲨鱼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血腥会引来更多的饿鲨，被卷进了归墟绝境的鲨鱼数量不少，它们大多在海底废墟和沉船残骸中搜索食物。而且鲨鱼不喜月光，水面上那些阴火矿层发出的光线，使它们烦躁不安，一旦捅了马蜂窝，大伙都得在水下喂鱼。

于是我把拽住古猜的胳膊，把他扯回了船长室，通道中的那条鲨鱼被我们搅起的水流吸引，鲨尾一摇，就在水中朝我们扎了过来。鲨鱼的速度好快，迅捷程度不让鱼雷，眨眼的功夫就到了眼前，相比起来潜水员在水下的动作就太迟缓了。我想缩身回舱根本就来不及了，正要去摸潜水刀相拼，胖子在身后拽着我的腿向后拖动，把我拽进了室内，Shirley杨眼疾手快，趁机关上了舱门。

一时之间，我们四个人，都被困在了狭窄倾斜的船长室里，连转身都觉得局促，如同被关进了一个注满水的钢铁棺槨之中。不过仗着水肺中氧气充足，破拆装备精良，而且摸金校尉对密室幽闭恐惧症有种先天的免疫力，所以并没有感到过度的紧张和绝望，但压抑的心情还是避免不了。我用潜水手电照视四周，想看看这破损的船舱里是否另有出口。一舱之隔，外边就是归墟中的海水，船体沉没时被扯开一个豁口，也许古猜可以钻出去，可其余的人就算不背着水肺也难通过，我让胖子试试能不能用液压破拆器把这破口再增大一些，外边水流虽急，但只要攀住船体，也能潜回水面。

胖子举手答应，同古猜两人一齐进行破拆，这时Shirley杨在我肩上轻拍两下，让我看斜下方的舱壁。覆盖其上的泥沙已经都被Shirley杨抹去，底下却是一面很大的镜子，镜体一部分已经破碎，潜水员身上有光源，在镜前一照，就见人影和灯影随着水波起伏重叠，这光影扭曲的情

形，也真让人觉得心中发毛。

我心想也许是满脑子都是要找秦王照骨镜的事情，导致看见什么镜子都感觉颇为古怪，不过船长室里有如此大的一面镜子，倒确实很不对劲，难道那戴大金表的船长生前很喜欢照镜子？即便出海航行也要不时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仪容？

再看镜框则甚是古朴，都是雕花的红木，形态虽是典雅，但很不符合这艘游轮现代化的特征，与舱内其余奢华的物品很不搭调。我看得莫名其妙，侧头看了看身边的Shirley场，她对我摇了摇头，表示她也不明白。这面镜子虽然古怪，但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心想只要有隐患，就应该趁早排除，于是想把这面镜子彻底砸碎，可正在这时舱中水流涌动加剧，胖子已经把那豁口拆大，像张大嘴似的咧在那里。他对我们一挥手，就要当先出去。忽然间一头锯齿鲨，从外边水里钻进了船身的窟窿之中。那锯齿鲨在水底劲力奇大，一头撞在了古猜身上，将他从船舱靠外的一侧顶到了内侧。

明叔说古猜是古时豎人中的龙户，身上有透海阵护体，以象征为龙鳞之属，水中鱼龙皆不能伤。谁料到竟被鲨鱼袭击，幸亏我刚刚没有让他独自去斗杀通道里的另一条鲨鱼，否则又要折损人手。

所幸鲨鱼口都生在腹面，它穿过船壁进来伤人，身体并不灵活，古猜才没被这鲨鱼咬到。他自幼跟师父阮黑在海里捕鱼采蛋捞青头，颇见过些水底的场面，虽然事出突然，但仍能镇定自若，后背撞到舱门，双脚在壁上一点，活像一尾灵动的黑海豚，闪入了鲨鱼袭击不到的舱中死角。

锯齿鲨猝然出击，没能咬到活人，反而被卡在了船壁的窟窿中。可能锯齿鲨也没料到这种事情，有点发蒙，鲨鱼头连摆，也不知它是想钻进来，还想打算抽身回去。

胖子躲在侧面，见这巨大的鲨鱼头在身前晃来晃去，位置十分就手，正好手中的金刚石链锯还没放下，脚底一踏液压泵，抖开链锯，把他在大兴安岭插队时锯木头的手艺施展出来，将那凶残的海底霸王锯齿鲨，当做了一段横倒着的圆木。从中锯了个痛痛快快。

金刚石链锯拆铁解铜都不费事，锯齿鲨血肉之躯，又怎经得住它在身上拖个三五来回，偌大个鲨鱼头顿时被齐刷刷锯断，滚进舱中。失去头部的后半截鱼身，则像一截大木头，随着水流飘进乱石废墟，刹那间舱中血水弥漫，视线全被混浊的血雾遮挡。

若非在水下不能说话，我早就破口大骂了。这胖厮只顾自己一时痛

快，被他锯掉的鲨鱼头里冒出滚滚血水，浓重的血腥定要招来附近群鲨，我想到此节，不敢怠慢，急忙摸到鲨头，合身抱住将它推出船外。

锯齿鲨的头颅刚漂到外边，就被几条鲨鱼争相撕咬，归墟之内水流紊乱，而且被海眼卷进来的海兽海鱼各种各样，种群和食物链全被打乱了，饿鲨更是红了眼，见什么就想咬什么。我透过舱体看到船外群鲨云集，鲨鱼在水下凶忍残暴，岂是人所能敌？赶紧同Shirley杨把船长室中的书桌面板卸下，挡在了船体的窟窿上，以免再有鲨鱼瞅冷子钻进来。

室中鲨血渐消，众人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前后都被恶鲨所阻，潜水组已经完全置身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窘境之中了。沉船内部的那条大鲨鱼，少说有五六米长，大得惊人，但我并没有来得及细看它是什么种类，鲨鱼在古时也称“鲛”，体形如梭，头大尾细，从头开始后部逐渐变细，以达于尾，它们骨骼柔软，皮厚色黑，鳞为颗粒状，胸腹两鳍既阔且大，如同飞翅，两叶尾鳍则大小悬殊，多产于热带之海洋。南海中鲨鱼极多，它的鱼鳍可以晒干为鱼翅，是宴中上选，鱼皮可做刀剑皮鞘或服装，所以也有蛋民捕鱼时专门捉鲨鱼，在市上可直接换到生活必需品。

我和Shirley杨绞尽脑汁，回忆搬山填海中驱鲨术的相关记载。鲨鱼种类甚多，背淡色灰，腹部雪白的是大白鲨；体形细长，皮色呈蓝的是“青鲨”；背部如茶色微红，体侧有红斑的鲨鱼，叫做虎鲨；腹部左右有锯齿状突起物的是锯鲨，也就是刚刚被胖子活切为两段的那种；有种头部有横骨做“丁”字形，眼睛长在两端，相貌十分古怪的是双髻鲨。以这几种在海底最为常见，此外还有许多异类，虽然习性会有不同，但在归墟内似乎这几种鲨鱼都有，杂处盘踞在沉船和死珊瑚形成的洞穴缝隙里，猝起相攻，没有了驱鲨药剂，实是难以防范。

古猜对我们打着手势，舱门外那条巨鲨，应该是虎鲨，在狭窄的船舱通道里，它根本施展不开，此刻可以出去将其杀掉，说着用龙弧短刃在水中虚刺，神色间透出十足的凶悍，和在陆地上判若两人。

我心想古猜若真是龙户，凭着遍体龙鳞透海阵的花绣，可以纵横海底，往来无碍，自然是可以让它单独潜回水面，取了驱鲨剂再来接应我们。可刚才他明明受到了锯齿鲨的袭击，看来古蜃人的那套神秘文身，也只是在传说中厉害，搁到现实里未必好使。他先前赴水救回阮黑，恐怕也仅仅是一时运气，我十分清楚水下鲨鱼有多厉害，怎肯让他冒险出舱。

古猜不知我的想法，见我不答应，又对Shirley杨和胖子比手画脚，想要从沉船中游出去。我暗骂这海上的蛮子怎的如此缺少组织纪律性，

看来在潜水之前我告诉他的话，都他妈算是对牛弹琴了。

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古猜身上好像黏着一层东西，把他身上的文身都遮挡住了，昏暗的水中也看不真切。我急忙到他近前，在他背上用手一抹，潜水手套上什么也没有，而古猜后背的文身确实是被一层黑色的物体盖住了，那些黑色的海水像是有黏性一样附在了他身上，有形无质。

我心中一惊，在福建沿海多有黑色海水黏住渔船和船员的传说，水鬼缠身似乎就是这样，联想到刚才驱鲨剂迅速挥发，难道这沉船里真有幽灵存在？虽然盗墓摸金之人对幽冥之事看得超脱，但下海捞青头却另当别论。蛋民们那句古谚“欺山莫欺水，瞒天不瞒海”说得极有道理，人们对深海的了解，甚至还没有对月球的认知程度来得多。海底是个神秘莫测的环境，摸金校尉那套手艺在海里就玩不转了，天知道我们在这沉船里遇到的是什麼。

我想把这一情况让古猜知道，可能鲨鱼过来袭击他，就是因为他的文身都被黑色海水黏住了。于是将他拖到那面大镜子之前，背对镜子，让他回头看镜中自己的背影，可还没等古猜回头看向镜中，我借着潜水手电的光亮，在水影晃动之中，见有一个身形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混在我们当中。他模糊的身形并不清晰，不过手上金光闪闪的手表却格外显眼，是船长的幽灵。

第三十一章 群鲨

如果船只遇到海难，在不得不下令弃船之后，唯一有权利留在船上的只有船长一人，他有权利选择和他的船同生共死。以往听到那些关于幽灵船的传闻，也大多是船长死后不肯离开他视为生命的船，时隔多年他的亡魂依旧留在船上，驾驶着鬼船在大海上兜圈子，海图上的航线都是一个又一个重复的圆圈。据说中国的南海舰队就曾发现过这样一艘怪船，不过这只是部队里的传闻，谁也不好说是真是假。

所以我一眼瞅见镜中水波光影中，多出一个戴了块金表、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脑子里先入为主，首先闪现出一个念头：“在玛丽仙奴号沉船中果然有个船长亡灵。”他就是快被鱼啃没了断臂的主人，他的金表都被胖子掙去了。

船长的幽灵似乎趴在古猜的背上，遮住了他的龙户文身，镜中这一幕让人寒毛倒立的情形非常短暂，也就在一晃之间，可能除了我之外谁都没能注意到。我心中猛然一震，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带动身边水流，那镜中的鬼影也因水波紊乱，被搅得模糊不清了。

驱鲨剂被海水迅速化去，以及我们在沉船中无缘无故地遭到鲨鱼袭击，可能都和玛丽仙奴号船长的幽灵脱不开干系。我想要让其余的人注意到这一危险的情形，可没等我接下来再做出别的举动，便有一条体形细长的青鲨。从堵住船体窟窿的桌面下溜了进来，兜头撞在了Shirley杨身上。青鲨体形虽小，可在水下被它咬上一口谁也吃不消，Shirley杨正按着那块木板，见青鲨蹿到近前，只好闪身去躲。

我见青鲨如影随行般迫咬Shirley杨，狭窄的舱室之中，我们四人几乎是摩肩接踵，躲得开第一下也躲不开第二下，我只好和胖子分别拔出潜水刀，朝着从身前游过的青鲨刺去。但人在水下行动缓慢，如何刺得到灵活异常的青鲨，那青鲨行如闪电，从两柄插落的潜水刀下快速穿过，眼看着就要一口咬住Shirley杨的肩头。

Shirley杨退到墙角，室内狭窄无法使用鱼枪，只得拔出潜水刀倒握在手里，准备跟游过来的青鲨硬拼了。在这危险万分之际，古猜霍地挺身向前，那青鲨游动速度虽快，龙户在水中的身手更快，手中刮蚌屠龙的龙弧短刃递出，将游向Shirley杨的青鲨截个正着。铸满鱼龙鳞纹的青铜弧刃，虽是称为短刃，实际比斩鱼刀小不了多少，连柄带刃，也有成人的半条手臂长短，刀头宽阔弯曲，非常锋利，利刃寒光闪现，刀锋到处，顿时刺入青鲨体内，污浊的血液滚滚冒出。

那青鲨甚是凶悍，虽然被利刀几乎戳了个对穿，却并未当场毙命。

它吃疼后垂死挣扎时的力量奇大，这时就算我和胖子加上古猜三人一同出手，在水底都按不住这条体形不大的鲨鱼。只见它身躯翻滚，拼命扭动起来，古猜也当真是海上的蛮子，到了这时候还不肯撒手放开短刀，身体也被青鲨在水中甩了起来，人和青鲨都撞在那面大镜子上，将镜面撞得粉碎。古猜趁机揪住鲨鳍，抽出龙弧刀，手起刀落，又接连在青鲨鳃上连戳了数刀，一股股的血水涌动起来，那凶恶的青鲨拼命扭了几扭，终于失去了生命的鲜活力量，软塌塌地死在龙户古猜刀下。

我见古猜屠鲨的手段利索至极，这绝对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现今一般蛋人所能及，心想算你小子够狠，眼瞅着沉船外的鲨鱼越聚越多，区区一道木板根本阻拦不住，只好先将那死掉的青鲨尸体扔出去让它们自相残杀。看来这间船长室是没办法再待下去了，而且困在这里的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是不利，趁着水肺尚且充足，只好到沉船中再寻出路。

舱内的镜子完全破碎，我也顾不上再去考虑这船中是否真有船长的亡灵，但可以肯定黏在古猜文身上的黑色海水非同寻常，必须尽快想办法帮他摆脱掉。我对众人指了指船长室的舱门，大伙都知道舱门外的通道里，有条体形硕大的巨鲨在游荡，不知它是被困在了里面，还是特意钻进来猎食，总之它的存在，对我们是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一旦决定夺路而出，我便抓过地上的鱼枪来至门前，胖子携带着探照灯和破拆器紧跟在我身后，Shirley杨拿了另一把鱼枪断后。我们这伙摸金校尉彼此之间互有默契，不需过多交流，便已经展开了可进可退、互相依托的队形，只有古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愣头愣脑地不知该干什么，Shirley杨只好把他拽到自己身后。

身后的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就用肩膀顶开舱门，人没出去之前，就把“斯克巴普罗”深水鱼枪探了出去，枪头所指，全是幽暗的海水，舱外通道中的那条大鲨鱼不见踪影。我侧身探出头去，身后的胖子跟着举起探照灯，向通道远端照了一照，死水沉寂，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门外的鲨鱼已经游到别处去了，众人观望清楚才算放心，一个接一个紧挨着进了倾斜的通道，关闭了船长舱室的门。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向上，从船首离开玛丽仙奴号，回去补充驱鲨剂，但船首的出口离我们出水的位置还有一定距离，也难说在这一过程中会遭到鲨鱼袭击；另外还有一个选择，继续向船尾潜水，此处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目标了，如果这一次成功捞出秦王照骨镜，就会免去第二次再潜人这鬼船的麻烦了。

我稍加权衡，心想反正都要游回水面，何必半途而废，不如捞出青头再撤回去，也免得稍后还要再次涉险。在船脸通道里至少不会受到鲨鱼的围攻，比起在沉船外边倒是安全多了，至于那船长的幽灵，除了我之外其余的人似乎都没发现，为了避免引起行动的混乱，我暂且将此事按下，打算稍后见机行事。若真是怨魂缠腿，怕是轻易也难走脱，而且以我从前的经验判断，在摆脱古猜身后那层幽灵般的黑色海水前，贸然离开沉船，绝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我看了看水压表和水肺气压表上的读数，都允许我们在水下展开进一步的行动，便立即下定了决心，对身后的三个同伴向下一指，潜水小队便沿着倾斜的通道，向沉船的深处继续前进。绕过一道由于船体损坏而扭曲的铁门，我们进入了一间宽阔的大厅，这里至少占据了两三层船舱，大厅里的海水中，到处漂浮着杂乱的事物，其中有五颜六色的筹码，还有一些奢华的桌椅、装饰用的名贵植物，以及一架翻倒在角落中的钢琴。成百条细小的游鱼，在水中来回穿梭，被潜水手电的亮光一照，便纷纷疾趋逃向黑暗的水里，嗖嗖地在眼前掠过。仿佛在躲避着什么危险，潜水至此，使人顿生不祥之感。

这间大厅可能是这艘私家游轮的核心区域，可以进行舞会、宴会、赌博等各种有钱人的娱乐社交活动，按照图纸上的标注，只要穿过游轮的中央大厅，就可以直接下到底层货舱中了。胖子对我抬起手来，做了翻扣的手势，我知道他大概又想找借口，要在这豪华游船中顺手牵羊反手摸瓜，扫荡些黄白之物。

我在他脑袋上打个暴栗，现在哪顾得上去抄那些不相干的财物，我把手向底舱方向一切，还是找那面铜镜最为紧要。随后带队潜进大厅深处，其余三人紧随在后。这时古猜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我心道这小子却又作怪，让胖子举着强光探照灯往身后一扫，正好看见一头巨大的白鲨，正试图从外边的通道挤入舱内大厅。

这白鲨躯体大得像艘小型潜水艇，众人一见无不大惊，人人都从口中冒出一大片白花花的气泡，浪费了水肺中一些宝贵的氧气。这就是我们先前在船长室前的过道里，遇到的那条大鲨鱼，一开始误以为是条虎鲨，这回在探照灯下看得真切，灰背雪腹，竟是更加凶猛嗜血的白鲨。鲨鱼血盆大口里露着数排倒刺般的利齿，这要让它咬上一口，纵是金刚罗汉也受不了。

这时候才开始庆幸没直接从沉船内部上去，否则定会在通道之中狭路相逢。我们携带的鱼枪上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对凶恶的海兽可以一击致命。但这白鲨恁般长大粗重，未必能在水下将它轻易射杀，若是迎

面撞见，鱼枪上的毒药如果发作稍慢，潜水组前边的成员必定会首当其冲，被它一口咬去半个身子。

胖子手中举着探照灯打在鲨头上，我看得分明，知道正可趁着大白鲨钻进大厅的这一时机，射它一枪，当下拿捏好时机，抬手便射出鱼箭。Shirley杨也在同时用鱼枪射向目标，两支带着倒刺的锋利鱼箭，在水底拽出两道寒光，恰似流星闪电，直奔白鲨飞去。

可大白鲨正猛地用力挤进大厅，对它来说，这船体的铜铁舱板，大概和硬纸壳子一样不堪一击。那一身千钧的巨力，撞得整条沉船都震颤不止，恰好那架被卡住的钢琴，由于船体震颤猛烈，斜刺里滑了出来，两枚鱼箭全钉在了琴架上。那尾巨鲨也恰好闯进大厅，在水中与滑倒的钢琴撞个正着，那架估计是很名贵的钢琴顿时被巨鲨撞得支离破碎。

我见鱼箭未能命中，沉船内的大厅中水流激荡，钢琴的碎片在乱流里到处盘旋，巨鲨已经摇头摆尾游了下来，赶紧和其余三人反身潜向深处。这时仿佛是在和死神赛跑。但以我们的速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鲨鱼追到前抵达前方的舱门。我注意到附近有个小型乐池，打算迂回过去，利用地形引开鲨鱼，让其余的人先行逃开，然后我再另想办法脱身。但这想法还没等反射到身体的行动上，倾斜的沉船又是猛地一震，原来在巨鲨的撞击下，船体似乎失去了支撑，金属和水流都在奇异地颤抖，玛丽仙奴号沉船从中央大厅处缓缓断裂开来。

第三十二章 藏宝盒

我们潜入沉船，都没携带配重的铅块，只有抓住船内固定之物，遇到无着落处，便以潜水刀插入钢铁的缝隙里，借力逐步潜向深处，此时身后巨鲨猛追而来，船体忽然从中裂开一条大缝，众人身子随之一震，心知不妙，回头看时，又有数条鲨鱼从刚刚断裂的船身，游进了这座奢华的游轮大厅。

一头虎鲨来势汹汹，蹭到了白色巨鲨身上，那白鲨被船体的震动所惊，正有股难以名状的邪火，庞大的躯体一甩，带动的水流将身后几条鲨鱼卷得歪歪斜斜。我见这是个空子，眼下除了玛丽仙奴号的货舱，更没别的地方好去了，对其余三人连连挥手，潜水小组的成员们头也不回地迅速穿过了中央大厅，兜得小半个圈子，鱼贯潜进了后部一处像是厨房的船舱。

到了舱口，古猜仍不死心，还在不断回头看着身后的鲨鱼，大概想要过去拼个鱼死网破，使白刃见血。我按住他的脑袋，硬将他推进船舱，俗话说“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王”，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任谁都要避其锋芒，单凭你一个十五六岁的龙户，又怎么对付得了这么多凶残的鲨鱼，现在岂是逞能的时候？

我记得图纸上这间船舱有两个出口，连接大厅的只是其一，另有一侧通向底舱，是前往货舱的捷径。等断后进入其中，但见厨房里面更是一片凌乱，锅碗瓢盆各种灶具东倒西歪地到处散落。我想要把洞开的舱门反锁了，那巨鲨虽然厉害，却也不会轻易撞破关闭的舱门，但舱体微有扭曲，那道门却是再也不能合拢。

我灵机一动，和胖子两人把厨房里最大的橱柜斜顶在门上，这时门外的鲨鱼已经跟到了门前，撞得碗橱中的拉门全部散开，里面无数破碎的瓷碟子稀里哗啦地滚了出来，但橱柜被舱体和舱门之间形成的夹角支撑，一时还不至被鲨鱼破门进来。

胖子随手在厨房里乱翻，拉开一层肉柜，从中扯出半扇腐烂的猪肉，就推在门前，他可能还指望鲨鱼进来之后看见猪肉就不咬人了。我心想你他妈的这才是当代天方夜谭呢，事到如今还能想出这自欺欺人的办法，我估计这些鲨鱼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附在古猜背上之物引来的，否则它们也不会对潜水员如此围追堵截。

我抬手揪住胖子，让他不要白费心机了，看这厨房也不稳固，还得继续往沉船深处退，货舱应该是船体后部结构最坚固的区域，寻路撤到那里面再作道理。

四人在后半截沉船中转了一个来回，终于在一处铁梯下的“丁”字形通道里，找到了最底部的货舱。玛丽仙奴号游轮属于一位南洋大富豪，此人是走私贩毒发的家，后来逐步做起了古董文物生意，这人不像明叔那样什么钱都赚，不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根本不碰，海底的青头，墓中的明器，凡是经他手里过的，几乎件件都是国宝秘器。

他这艘船不同于一般的游轮货船，除了用来享乐之外，也是用来走私贩卖古物的一件交通工具。所以货舱不大，但却是全船防护最为严密的部分，舱体密闭，防水、防火、耐压，大到铜鼎，小到夜明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应的位置，得到妥善保存。

据船上幸存者回忆，游轮在飓风中迷失了航向，遇到海难后，船体下沉很快，甚至没有来得及疏散逃生，几乎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魂归大海了。这间货舱里的东西，十有八九还留在原处没有被动过，如今沉入归墟，已是无主之物，谁捞出来就是谁的了。

货舱前的通道里，大部分沉积物都涌到了这里，海水污浊，颜色更深，潜水手电的照明范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唯有使用氦气灯泡的“波塞冬之炫”强光水下探照灯，才可以穿透七八米的水波。不过这种探照灯耗电量大，一旦连续使用，隔不了多久便要在水下更换电池，所以潜水小组只携带了一架探照灯。

我们只好完全依靠仅有的强光探照灯，四个人相互间保持着极近的距离，看明了周围地形，摸到密封的货舱边缘。钢板门仍是牢牢关着，侧面有六道完好无损的锁栓，像是一个金属的大棺材。

胖子是撬棺破门的行家里手，摸了摸锁栓的粗细和牢固程度，对我们挑起大拇指，示意拆开舱门不成问题。私人游轮里的货舱就像是个保险柜，不过这保险柜只是为了预防万一，防备的都是拧门撬锁的小偷小摸之徒，船主做梦也想不到有人用液压破拆器来硬性拆门，在金刚石链锯的切割下，区区几道锁栓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

我打个手势，让胖子抓紧时间拆掉舱门，并带着Shirley杨和古猜守住船底的通道设置防线，鱼箭都上了膛，一旦有鲨鱼过来，在这狭窄的水下空间内，两支鱼箭轮流射杀，尽可以守得一时三刻。

古猜用气螺换了口气，握着龙弧短刀警惕地注视着水下动静，他并没有察觉到背后有什么异样，不过我看到那片黏在他文身上的黑色海水，依然存在，不知是不是这底舱的水中太暗，还是那片黑水越来越多，他整片后背都如被墨所染，比先前在船长室中要严重多了。

Shirley杨也发现了这一异状，我对她摆了摆手，表示我也没办法，

不知道古猜背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抹也抹不去，擦也擦不掉，也许正是这船上死者的亡灵附在了他身上。在进一步确认真相之前，只好静观其变，或是等回到水面再想办法，可惜这次出海，我们来得匆忙，竟然忘带黑驴蹄子了，否则即便是在海底，按到他背上一试，便知是鬼是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胖子终于解决掉了舱门上最后一道锁栓，我暗中感谢捞青头的祖师爷渔主保佑。大伙一齐动手撬开舱门，我随即将探照灯的灯头指向其中，这秘密货舱内部尚有一道闸口，开启之后，海水立刻跟着灌了进去。

货舱内的结构像个大货架，摆了三个古朴的檀木大盒子，秦王照骨镜不知装在哪个之中。我把探照灯交给古猜，让他帮我们举着照明，Shirley杨则握着鱼枪防备有鲨鱼接近。我和胖子动手去撬那些木箱，檀木能防虫防潮，所以收藏古玩的行家，都喜欢将古物纳入檀木制造的藏宝盒里，这种东西我见过不少。

我分别用手一晃，便知三个檀木匣子里有一个是空的，随手撇到一旁，撬开另两个。其中一个里面装了一套翡翠宝衣，用探照灯一照，在漆黑的海水中依然掩盖不住流光溢彩，整件衣服嵌满了珠宝，看那款式奇特，并带有强烈的宗教特征，极为罕见。

我多少懂些佛教的典故，可能这套翡翠宝衣是泰国等佛法昌盛之地，给寺庙里金身佛像穿戴供奉的衣衾，只有职位极高的僧侣在佛教传统节日中，才有资格给金佛穿戴，供帝王贵胄朝拜焚香。普通老百姓在一生当中，连看它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名副其实的天衣。

我心头一阵狂跳，这件青头实在有够烫手，其实盗墓摸金就是奔宝贝去的，不过世上之物，能称之为“宝”的，也分好几个档次。普通的明器已是价值不凡，交易出手可获暴利，不过有些世上罕见罕有的神器，即便弄到手里，也不一定能卖得出去。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落在凡夫俗子手里，这套天衣，也不知道是东南亚哪处寺庙里的镇寺之宝，竟会落在此处。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心想同样都是玩明器捞青头的，可你看人家这游轮船主倒腾的都是什么货色，还是他妈的老资本家们有本钱，而且可谓是贼胆包天，连佛爷的东西都敢私自贩运，就不怕遭雷劈天诛，也难怪这船好端端的就会迷失航向遇到海难。如今让摸金校尉捡了现成便宜，回去真得给祖师爷烧几炷高香了。

胖子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几乎手为之舞，足为之蹈，而且他毫不矜持，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伸出手来就卷了翡翠宝衣，塞进挎在

身上的潜水携行袋里。我拖过第二个藏宝盒，这时满脑子里还尽是天衣的珠光宝气，随手撬开盒盖，为了防备镜背朝外，众人都闪在了侧面，檀木藏宝盒刚一开启，突然就觉阴暗的水中寒意逼人。虽然身上的潜水服可以有效防止低体温症，但竟似抵挡不住檀木匣子中涌出的一股阴寒，像是三天喝了一大碗冰冷的雪水，全身不由自主一阵颤栗。

这种感受除我之外，其余的三人似乎也有，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探照灯落入木匣之中。只见一面古老的铜镜，端端正正地就摆在里面，镜面磨损得比较严重，已是模糊难辨，四周有铜铸的鱼龙纹路，底部的左侧是一条传说中东海才有的四脚鱼，这种四脚鱼形似人体。面目十分可憎。在海水中托举着古镜，铜镜造型并不对称公正，却有一种鬼斧天工所造的神气之美。

以前在北京潘家园，大金牙曾经跟我说过，世上值钱的古董，几乎件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被无数人收藏把玩，或是在坟墓中与世隔绝，造就了古物自身的风骨和性格。真东西拿在手里会给人一种“往事越千年，在沧海桑田世事变化中追古抚今的特殊感觉”，如果常年与古董明器打交道，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就会更为强烈。在鉴别古玩真伪的办法中，直觉是最关键，也是最难学会掌握的，甚至可以说这本事不是能学来的，如果不在古董堆里摸爬滚打个几年，根本就不可能入门，凭的是自身的悟性和阅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大金牙那种对古物敏锐的洞察力和特殊的直觉，但藏宝盒在水下一开，那股仿佛来自冥冥中、无影无形的压迫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无须加以鉴定，这面古镜，肯定就是大秦镇压海中僵尸的秦王照骨镜。”

我暗赞一声，真他妈是件玩意儿，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货真价实的宝物摆在眼前，观之令人心慌。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为了这面古镜，已经搭上了一条人命，从我的价值来看是不值得的。在一件稀世国宝，和一条普通蛋民的性命之间，我宁可选择后者，但既然已经付出了代价，东西是肯定要带回去的。

想到此处，我抬手抄起铜镜，旁边的Shirley杨赶紧将我的手按住，我知道她是怕我忘了秦王照骨镜不可以镜背一面照到活人。这虽是一个很邪门的传说，但六合内外本就有许多人们无法理解的奇异现象，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

我对Shirley杨点了点头，让她不用担心，我自知这古镜危险，小心翼翼端在手中，准备要先用锦缎裹起来，然后纳入携行袋里带出水面，在回去之前这袋子我就不离身了，古镜也绝不取出来，等交到陈教

授手中，就算了却掉一桩大事。

眼看我们这次出海目的就要达成，可这沉船偏又出了岔子。倾斜的玛丽仙奴号船首，一直被海底废墟遗迹所支撑，在船体中部开裂后，后部船身受到海底潜流的带动，渐渐沉入了水底那艘古代帆船的残骸里，那腐朽不堪的木船终于承受不住，龙骨被忽然压断，玛丽仙奴号顿时滑入深水。

船舱中突然好似天翻地覆，我们在里面感到一阵眩晕窒息，不知是不是我的水肺被撞漏了，咕咚咚冒出无数白花花的气泡，探照灯碰在舱壁上被撞得接触不良，也随即灭掉了。在漆黑的水里，我手里捧的秦王照骨镜，在混乱的晃动中落在了地上，等沉船落在附近的废墟石柱上停住，我赶紧重新摸到铜镜，所幸未曾失落损毁。

这时古猜在探照灯上一通乱拍，将接触不良的水下探照灯重新拍亮了，光线一闪，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古镜，刚才在水里黑灯瞎火，只顾着将它捡回来，却没注意镜身反正，一看之下，头皮当时就麻了一麻，秦王照骨镜的背阴之面就在眼前。

第三十三章 大王乌贼

一阵混乱之下，我竟然鬼使神差般地把秦王照骨镜镜背举在了自己面前，想到这镜背里曾照着古尸千年，据说僵尸形炼而生的尸气都被吸入了镜中，别的我倒不在乎，但活人被它照到，实在是万分不吉。

水底的环境太暗了，我根本看不清镜背里有什么，只是一片黑幽深邃。我心中觉得好生古怪，秦王照骨镜的镜背，怎会黑得像是被烟熏火燎过一般？我想看个究竟，急忙抬手捉住古猜举着探照灯的手臂，把灯光压到镜身看个仔细，原来铜镜背面，被人使火漆封了，漆上还有辟邪符印的压痕。

我心中一动：“游轮的船主大概也知晓这古镜邪门，干脆便将镜背盖住，在收藏鉴赏或是贩运的过程中，就安全了许多，如此看来三人成虎，秦王照骨镜是不祥之物的传说，多半不假。”随即将古镜揣进了潜水携行袋里，对众人一拍袋子口，得手了，收队撤退。

Shirley杨帮忙将我背后泄露的水肺卸掉，潜水任务已经接近完成，一组两个的氧气瓶少了一个倒无关紧要，不过她还是轻推了我一把，似乎是怪我胆大冒失，竟敢拿着灯去照镜背，万一古镜阴面没被遮住，却又如何？

我心想已经当面照过了，就算不用探照灯看个清楚也已晚了，我可不会像古猜那样两眼直勾勾的，在水里逮谁就想跟谁动刀子，如果事先不掂量掂量轻重缓急，我根本不会贸然去看镜背的阴面。但在水底难以分说，我只好做个向上的手势，准备率领潜水小队离开玛丽仙奴号。这时沉船的船尾陷入了水底的一处浮流，在潜涌的冲击下，船体钢筋龙骨不停地打着颤，在底舱感觉非常真切。沉船大厅那段路有鲨鱼出没，我们只好另寻出路。

四人转到船侧，一间船舱里有处破掉的舷窗，船外与另一艘桅帆木船的残骸之间暗流急卷。我正想出去看看能否从这里上去，Shirley杨却抢了个先，她从舷窗处探身出船，对我们一招手，示意可以离开。

我让胖子和古猜把沉重的破拆工具丢掉，便握了潜水刀，跟着Shirley杨从舷窗钻了出去，身边乱流一阵紧似一阵，水的浮力似乎都失去了作用，只有扒住沉船上的裂缝才能勉强向上前进。

我和Shirley杨在沉船外，见乱流虽多，却可以强行通过，船外也没那么多污水，不像舱内昏浊黑暗，于是将胖子和古猜先后接应出来。我忽然发觉乱流有异，接过潜水探照灯，低头看了看水深处，玛丽仙奴号巨大的螺旋桨，在暗流中不停地旋转着，按说这船的动力早就失去了，

在船舱里也没感到发动机有工作的迹象，可这艘沉船就像是闹鬼一样，底部的螺旋桨在这时竟然转动了起来。

我担心这是船长的幽灵对我们纠缠不放，想要匆匆撤离，可水下乱流汹涌，若不抓住沉船就难以接近水面，船尾的螺旋桨呼呼狂转，将浮流中的木船残骸卷了个粉碎，船体的碎片随着乱流来回涌动，玛丽仙奴号也山摇地动般震荡不已，我们附在沉船上想固定住身体都格外吃紧，更别提想要向上移动了。

水下这阵突如其来的震颤突然中止，螺旋桨处忽然冒出一股旋动的水流。漆黑的水底探出几条满是吸盘的巨大触手，好像一条灰色的大海蛇顺着沉船爬了上来。原来玛丽仙奴号沉入归墟之中，正好压住了大王乌贼的洞穴，将它困在其中。大王乌贼平时仅靠伸出触手捕食经过洞口的水族，可能刚刚就是它在拨动沉船的螺旋桨叶，感到有活物爬出沉船，便立刻伸长了触手卷来。

我看见水下的青灰色巨物紧贴着沉船袭来，不由得心胆俱裂，若是在陆地上撞上什么僵尸异兽，咬咬牙至少还能舍命逃跑，但在深水之下，水压使人行行动缓慢难有作为。深海中的大王乌贼能拖沉船只，若非沉重的游轮原也压它不住，我们四人都知其中厉害，只好攀住船身，在乱流中拼命向上。

可人的行动再快，在水下又怎快得过深海怪兽，一条粗如水缸的灰白触足霎时之间便已到了身后。乱流中我手中拿捏不稳，“波塞冬之炫”水下探照灯失手落下，当即被大王乌贼的触手卷住，灯光立灭，十几公斤沉的探照灯在长满吸盘的触足中，当即就被卷成了一团碎纸片。

大王乌贼甩掉探照灯，猛然伸展触足，朝着古猜当头盖下，足下密密麻麻的大小吸盘，像是无数忽然睁开的眼睛。古猜在沉船上回头一望，饶是他在水下悍勇绝伦，毕竟年纪还小，也不禁惊得呆了，愣在水里，竟忘了躲避抵挡。

我正好在他身边，见古猜已经蒙了，他虽是透海的龙户遗族，但还属于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根本不知作出反应。我救人心切，顺手从潜水袋里拽出一发冷烟火，拍着了拼命向古猜身后递去，水中白色的火光使人眼前一亮，刚好戳在了大王乌贼触足的内侧。一阵白烟之下，密集的吸盘急速收缩，受惊般退了回去，带动湍急的水流如秋风翻叶，险些将我们一并吸进水底。

落下去的冷烟火照得沉船底部一片雪亮，可以看到底部是许多古船堆积的残骸，沉船螺旋桨的桨叶间，乌蒙蒙一团事物，似乎就是大王乌

贼的巢穴。其中两只触足最长，平时都是以此捕捉鱼虾而食，此时一足缩回，另一腕足仍顺着船身探了过来。我和胖子把身上带的几枚应急用冷烟火一股脑抛了下去，大王乌贼畏惧烟火，不得不连连挥动触足拨挡。

我十分清楚大王乌贼的腕足能拖拽猪牛下水，一旦被它裹住，不用等到被拖走吃了，当场就会全身筋骨寸寸折断而死。但它被困在洞穴里，伸展的距离十分有限，只有尽快攀上沉船中部才能脱险，可疲于应付这两条巨蟒般的腕足，又哪里抽得出身撤向水面。

眼看布满眼状吸盘的触足再次袭来，我伸手向袋中一摸，冷烟火已经告罄。鱼枪虽然带有剧毒。可对付体形较小的鲨鱼还算管用，想射杀皮糙肉厚、体大如山的乌贼王却不顶用。我见一条伸展开的巨大触足举在身后，立刻就会一拍而下，胖子和古猜慌了神，众人要用潜水刀去刺，我心想蚂蚁难以撼柱，防身用的潜水刀又怎伤得到它分毫，可这时除了垂死挣扎，又能有什么办法。

忽然灵机一动，对众人做个下潜的手势，拽住距离最近的Shirley杨，顺着一股向下的乱流直入水底，胖子也揪住古猜的膀子跟了下来。两人连接防止被暗流冲散，在各种沉船堆积的残骸洞窟中，很快便到了沉船尾部的螺旋桨附近。众人撑住巨大的桨叶定住身体，而在这同时，大王乌贼从螺旋桨缝隙中探出的腕足，还在我们先前停留的位置紧贴沉船搜索猎物，桨叶后的狭小区域，反倒是它难以触及的死角。

我把潜水刀收起，在挂在胸前的潜水手电照射下，看了看身前蠕动着乌贼腕足，对其余三人指了指螺旋桨扇页，让大伙协力推动。其余三人立刻领会了我的意图，在水下旋动桨叶，当做绞盘去切断大王乌贼探出的腕足。

沉船的螺旋桨前轴已经折断，失去固定的桨页被水流抽动都可以空转。在水底转动它并不吃力，而且我们心知大王乌贼力量很大，螺旋桨未必能切断它坚韧的腕足，所以上来就使出全力，留情不下手，下手不留情，生死相拼之下，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洞穴深处的大王乌贼毫无准备，桨叶一旋，它的腕足立即被绞在了里面，流出了一股股的污血，它吃疼之下也自慌了，没跟沉船尾部的搅肉机较劲，反而是想随着转动抽出受伤的腕足，不料反倒把桨叶旋得紧了，齐根被切落一条触腕，另一条也只连着一半，等它明白过来已经晚了，洞内其余的几条短足赶紧伸出来往反方向去拧桨叶，终于抽出受了重伤的残存触足。

水底都被它的血搅混了，受惊吃疼下喷出滚滚浓墨，更是染得伸手不见五指。它主腕一断，剩下的几条短腕便无太大威胁了。我摸到其余

的同伴，把他们往上一推，众人接到信号，迅速在漆黑的乱流中攀着沉船游向水面。

众人得脱大难，都有些失魂落魄，我心里边也突突狂跳不止，在血腥浓烈的水中游出，看看其余三人都没受伤，赶紧互相打个手势，尽快离开这充满危险的水底。但潜水后返回水面，必须有节奏地按计划缓缓进行，还要在减压线附近稍作停留，否则水压变化带来的潜水病会使血液中出现气泡，重则致命，所以心中虽急，也不敢贸然上升。

我们攀着沉船的船体，游到玛丽仙奴号中央大厅的断裂处时，水底产生乱流潜涌的力量便已逐渐弱了下来。沉船中的那些鲨鱼不知是否还在里面，船体巨大的裂缝可以使它们自由出入，也可能被水底的血腥引开，无论如何，直接游过这道缺口都是非常冒险。

我看上方水中鲨影绰绰，似乎到处都是危险，几米远的地方是一片陷进水里的粗大石柱群，以沉船方位判断，我们的那艘海柳船三叉戟号，就是搁浅在那片石柱遗迹的上方，石柱间缝隙狭窄局促，如能善加利用，倒是一条安全的退路，当下带队游到了石柱的废墟中。

这时我水肺中的氧气已经用尽，只好同Shirley杨轮流使用一个呼吸器。我用潜水手电筒照了照周围的地形，废墟宏伟得难以想象，实在想不出这么多巨大的石柱是什么建筑物的，又是如何在那个原始生产环境下建造的，即使在水中无法看清全貌，也能感到一种来自几千年前的无形威慑，真不知以前居住在这里的恨天人究竟想做什么。

我让众人准备在石柱废墟的间隙里，按照计划慢慢浮上水面，但见古猜口衔短刀，全身一阵阵地发抖，知道他大概是由于刚刚紧张过度，这倒并非是害怕，而是一种在巨大的危险与压力下神经绷得太紧，导致全身肌肉颤抖难以控制。美军认为这种现象不同于弹震症那种心理疾病，而是一种神经和肌肉在紧张状态下产生的暗示反应，和人体先天的神经协调系统有关，就如同有些人第一次杀人之后，握刀的手会出现痉挛，他们习惯通过药物治疗或提前预防。我带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连里也有年纪小的战士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时候我们一般靠思想工作来缓解压力，比如骂几句脏话、说些笑话之类的，能起到一些明显的减压效果。不过在水里当然没有任何办法，我担心他会出事，只好让胖子拽住他，以便保证他的安全。

潜水小队到了此处几乎已是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撑到减压线附近。忽地水流一乱，那头出没犹如幽灵般的灰背白腹大鲨鱼，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它想要钻进石柱间咬人，但躯体庞大难以入内，只好掉头绕开，围着石柱群打转。它快速游动卷起一阵阵水流，原本就已经倾斜倒

塌，互相叠压的废墟，顿时在水中摇摇欲倒，上面的石块砖砾不断滚落，白鲨也被掉落的石块所惊，显得极为狂躁，鲨体扫到了废墟边缘，粗大的石柱摇动一阵，便缓缓倒向了水中。

第三十四章 水深火热

狂鲨袭来，硕大的躯体正好撞在一根石柱上。我们藏身的海底石柱群，本来就是一处危如累卵的废墟，在水下日以继夜地饱受暗涌冲击，此时受到冲撞，边缘的一根石柱当即便倒塌下去，砸在了玛丽仙奴号沉船的船身上，激起了水底的滚滚泥沙。

漆黑的水底涌起一片灰蒙蒙的烟雾，惊得沉船墓场里的鱼群争相逃窜。它们这种逃是属于没头没脑地乱兜圈子，没有任何目的性，有许多水族就依靠在沉船和遗迹形成的复杂地形中藏匿，此刻被水底的震动惊了出来，附近的鲨鱼趁机对它们大肆追逐。这水里就像是开了锅，一片接一片的鱼群如同电闪星飞，在我们周围掠过，使人眼花缭乱。

最大的那条灰背白腹巨鲨在水中打个盘旋，又朝着石柱群游了过来，我见巨鲨来势凌厉至极，鲨口中无数利齿已经近在眼前。外围的几根石柱倒塌后，潜水小队已经失去了这道防御屏障，我只好推着古猜，让众人游进石柱林立的遗迹深处，同时抬手向那巨鲨射出一枚鱼箭，大鲨鱼被迎面的快箭射个正着，在水中翻了两翻，拖着一缕血水再次冲来。

此时我们已借机游进了石柱林立的废墟中央，在横竖支撑倒塌的巨石孔隙之间穿梭，向水面迂回，此刻发现鱼箭的毒性尚不能当即放翻巨鲨，只好主动回避，寻得石缝处藏身。堆积如山如林的巨石遗迹，越是往深处去越是密集，中间混杂着许多沉船的碎片以及老蚌螺甲，这些无生命之物组成的水底密林，成了纵横交错的天然障碍，巨鲨也一时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有些体形细小的青鲨则无孔不入，寻找一些空隙钻入水下废墟。我和Shirley杨等人应接不暇，远处的用鱼箭射杀，离近了古猜便以刮蚌的利刃在水中搏杀，一时之间四周的海水尽被鲜血所染，我们被大群鲨鱼团团围困在了石柱林里，难以抽身浮出水面。

我们逐渐被鲨鱼所迫，退到一处数根石柱并立的死角之中，我帮Shirley杨装填鱼箭，她用两支液压鱼枪轮番射击，将从巨石空隙间游进来的鲨鱼射杀，没用多久，十几支分水箭用了个干净。我扔掉空膛的鱼枪，抓住Shirley杨递过来的呼吸管换了口气，只见古猜正躲在一处巨石的豁口下，待有鲨鱼从头上游过，便瞅准机会用弧刃刀戳入鲨腹。青鲨游动速度极快，迅疾猛恶，在中刀之后惯性仍是不减，一条接一条，不断被龙户古猜开膛破腹。

古猜手中的弧形短刀，是件名副其实的水下利器，从柄至刃连为一

体，铸满了龙鳞古纹，形如寒钩弧月，刃头异常宽大锋利，加入了三分精钢和一分熔金淬炼，是蛋人在水下刮蚌屠龙的分水匕首。这柄异形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千年前，是历代蛋人首领的专用之物。此刻握在龙户古猜手里，连宰了数条恶鲨，刃口丝毫不损，刀锋上也并不沾留半点血迹，古猜身旁的海水都被鲨鱼内脏和血水搅浑了，可龙弧短刃在幽暗的水中寒光大盛，污血浑水竟是遮掩不住它发出的刀光。

胖子则候在距离古猜不远的地方，见到没死透的鲨鱼，就用潜水刀将其彻底断了。不过有些青鲨极是悍恶，即使肚子被刀划开长长的口子，仍然到处冲突撕咬，水中情形乱成一团，分辨不清是鲨血还是人血。

我用Shirley杨的水肺吸了一大口氧气，和她同时拽出潜水匕首，加入眼前这场人鲨肉搏的混战。潜水员用匕首在水底对付鲨鱼，绝对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在一般的情况下连片刻都难支撑。我们只不过是仗着地形优势，接连杀了数条凶残的青鲨。

可死战之下，虽能勉强应付一阵，却也由于水中血腥太浓，将更多的鲨鱼引了过来，其余被狂鲨追逐的那些水族如遇大赦，又纷纷钻回水底沉船墓场的藏身处。我们这支潜水小队则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被鲜血染红的水里以命相搏，稍有些许松懈，便难逃“鲨吻”。

如果此时想直接浮上水面，就会失去石柱群的屏障，在水中面临腹背受敌的险恶情况，可在水下浴血恶战，也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饮鸩止渴。水肺中的氧气即将全都耗尽，而且人力终究有其极限，几分钟之后不免人人都会命丧鲨口。

归墟中的海水并不平静，倒塌的石柱激得水下暗涌频频出现，海水涌动，把一片片血水冲走，可随后又有新的鲜血将海水染为浑浊。被开了膛却未当场毙命的鲨鱼，拖着一团团肚肠挣扎翻滚，一旦游出废墟的死角，就立刻被其他的恶鲨咬死分食，水深处也不断有一线线血水浮上。此处距离水面虽然很近，但血水渐浓，反把水面上的光线都遮蔽了。这一刻我们如同置身血海，眼前全是血污和成群涌来的鲨鱼，加上海底遗迹的阻拦，直围成铁桶一般。

眼看众人渐渐不支，我不禁暗自叫苦，再不突围而出，恐怕就要陷在此处了。正在这时，一阵水涌带去了附近的污血，我无意中见古猜在水中的动作开始迟滞起来。一条鲨鱼如梭行电闪般穿过石柱缝隙，从他面前掠过，古猜胳膊和手上已经满是鲨鱼内脏的黏稠之物，刚被水冲掉一层便又涂上一层，不由得手也脱滑了，他想举刀刺向从身边游过的恶鲨，可筋疲力尽之下，连握着龙弧短刃的手都脱了力，险些把短刀掉

落，再也施展不得。他这一慢不要紧，那条在血腥中红了眼的鲨鱼可是丝毫不留情面，在水中转了半个圈子，便咬向赤裸上身的古猜。

我心中大叫不好，险些喝进几口咸腥的污水，这回古猜要玩完了。虽然我和Shirley杨离他不远，但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想去相助，却无论如何都难以办到。而离古猜更近的胖子，此时正将潜水刀插在一头半死青鲨的腹中，情急之下竟难以在鲨鱼体内拔出刀来，身体随着挣扎翻滚的青鲨在水里盘旋，他自顾不暇更是无法相救。

可也该着古猜这龙户命不该绝。那条恶鲨的“鲨吻”在即将触到古猜身体时，突然掉尾甩头游向远处，像是在逃避什么灾难一般匆匆逃遁，这时我和其他三人全都有点蒙了，不知道水中发生了什么异常变化。但水族鱼龙之属居于海底，它们对水下危险的感知远远超过人类，只见四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浮上许多翻着白肚的死鱼，死鱼都是突然从水深处被潜流带上来的，原本漆黑的水下，猛然间发出暗淡的光芒，刚才石柱遗迹坍塌之处的海水翻涌沸腾，在我们这里都能感受到那一股股强烈的灼热水流。

大概是石柱和沉船压垮了某处水底热泉的泉眼，船老大阮黑在生前曾说他在海底见过热泉，大部分属于间歇喷涌，多在海底山涧深渊之下，其灼热程度超出人间温泉百倍。百倍之说也许言过其实，但看到水底浮上来的成群死鱼，便知海底热泉太过厉害，若是有人离得近了，即使穿着金属橡胶等耐压材料的重型潜水服，也得被当场活活烫死。

龙火烧海般的热泉虽然厉害，却只是局限在水底沉船坟墓的几处深涧里，沸水向上一涌，已自减了数分灼热，并且带动了数股极强烈的潜流涌动升腾，死死纠缠不放的大群鲨鱼，顷刻间不是四散逃开，就是在慌乱中窜入沸热的暗流中，被烫翻死掉。

我们此刻已距水面不远，被升腾的海水一冲，立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身不由己地向上升去，相互坍塌叠压的石柱上方，正是破损漏水后搁浅其上的海柳船三叉戟号。没进水里的船底铜板装甲，大部分已被撞得脱落，船底被石柱戳出几个大窟窿，众人一时遭到滚热的潜涌冲击，舍命搏浪，从隔水舱的几个窟窿里穿过，钻入了被水淹没大半的底舱里。

我头部出水，在黑漆漆的船舱里深深吸了几口空气，脑部被热流和窒息产生的缺氧感觉略有好转，摸到舱中的货箱，用尽力气爬了上去。漆黑的底舱里有几道潜水手电的光芒晃动，我顺着光线依次找到了胖子和Shirley杨两人，我们三人都像刚从热锅里捞出来似的，全身都冒着蒸气，好在离深涧中的热泉距离较远，又有潜水服裹着，才没被烫伤，但

受了一场虚惊，爬上货箱之后都已上气不接下气。

我一看潜水小组中唯独还少个古猜，急忙强打精神，把挂在胸前的手电筒扯下来，举着在底舱的水面上乱照。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无不担心古猜，唯恐他被水流冲入死角烫成了热鸡蛋，突然发现水面上浮出一个人赤裸的肩膀，肩上文着鱼龙海水，正是古猜。我赶紧喊了一声，和胖子一同伸手把他拽住，像拖死狗一样把古猜从水中拖了出来，只见他全身脱力，双眼紧闭，仅有一息尚存。

我见古猜面无人色，生死不知，焦急地推了推他的肩膀，想把他从昏迷中摇醒，胖子抹一把自己脸上的水，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他在水底半天也没能说话，憋得不轻，也跟着我招呼古猜：“古猜你要死了你们龙户懒家可就绝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死也得将来到法国娶了媳妇生了娃再死不迟……”

这时Shirley杨也几近虚脱，她把呼吸调整了一下，也急忙过来查看古猜的情况，探了探他的鼻息和心脉，才放下心来，告诉我和胖子：“别担心，他呼吸平稳，并没有呛到水，只是全身神经和肌肉紧张过度，又脱了力，没大碍，先让他休息一会。”

我听Shirley杨说古猜没事，悬上半空的心总算是又落了地，刚才难免有些急糊涂了，跟着坐倒在地。这会儿还不到可以喘息休整的时候，南龙缥缈的海气和行脉，在古风水术中是最复杂难辨的一门，“形势理气”皆蕴藏在断断续续的混沌虚无之中，今日身陷海眼，方才逐渐明白处境之危险离奇，实为平生前所未有。这深处海底的一片归墟，全凭龙脉中的海气凝结，保不准悬在上面的海水，在什么时候就能将鲸腹般的海底洞窟压垮，到时还会再次产生海陷的灾难，既然已经得到了秦王照骨镜，那就一刻都不该在此多耽，就算海水暂时不会倒灌下来，只要船下的这片遗巨石迹塌了，留在三叉戟号的底舱也有危险。

想到这里，我咬着牙爬起身来，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乡亲们早撤了，粮食也转移了，我看咱们也赶紧撤。”说着话便招呼胖子抬起古猜，我两人刚伸出胳膊，就见货箱下水花翻动，那尾在沉船里便盯上了我们的巨鲨，也被热涌逼迫在水中兜了个来回，最后竟跟我们前后脚钻进了底舱，突然间张鳍鼓水，浮水而来。

海柳船的底舱比不得先前那艘游轮，舱窄水浅，这条体形巨大的恶鲨一游进来，整个水位都跟着增高来一大截。我弯着腰站在货箱顶，当时就觉得海水没过了脚踝，货箱晃动着就要倒入水中。刚刚疲于奔命，才从险恶的水底废墟中脱身不久，未得片刻喘息，便要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残酷考验。

舱底漆黑的水中灰白色影子晃了一晃，一排货箱被鲨头撞得轰然倒落水中，胖子最先立足不稳摔了下去，我在货箱顶上脚底一空，也跟着翻身跌倒。在落水的瞬间，抓起了古猜那柄刮蚌的龙弧利刃，这时正看到Shirley杨在水里拽住古猜，竭力拖着他向后躲避。那巨鲨鳍翅鼓动，鲨体半浮出水面，大口中森然的排排利齿，径直向她咬了过去。

我见Shirley杨和古猜所处位置正迎着鲨口，半身陷在水里，脚下踩着倒塌的货箱，面对狂鲨避无可避，只需鲨头从水中向前一跃，就能轻易将两人咬住。此刻我哪还顾得上自己东躲西避，抬手举刀，狠狠刺向灰背白腹的狂鲨。蛋民头领刮蚌屠鲸的利刃好生了得，只听“刷”的一声轻响，龙弧短刀锋利宽厚的刀头直戳入鲨脊，如切豆腐一般割出米许长的一条口子，溅得我满头满脸都是鲜血。

鲨鱼被龙弧割了一刀，血如泉涌，但伤口虽深，却不致命，仍然试图暴起伤人。我见一刀没能将它宰了，趁着位置顺手，又挥刀在鲨鱼身上连刺数刀，那边的胖子也抽刀在鲨鱼最柔软的鲨腹上乱捅。这头狂鲨也是龙游浅水，活该它倒霉，置身在狭窄的货舱中，就好比是一艘搁浅了的快船，尚未来得及施展，便已在一阵乱刃中吃了百十来刀，眼看是不能活了。

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巨鲨躯体奇大，虽然全身都被刺成了筛子，血流如河，但它兀自甩尾摇头好一通扑腾，将底舱内的几个货箱撞成碎片，最后对准了古猜和Shirley杨奋力一扑，却撞了个空，轰隆一声，鲨头撞破了底舱中的舱板，全身是血的巨鲨滑入水里。肚皮上翻，再也不能动了。

Shirley杨刚拖着古猜躲过狂鲨出水扑击，见这巨鲨终于毙在当场，她体力透支，心里稍微一松懈，立刻就有些站立不稳，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倚在被鲨头撞破的舱壁上喘息。我有些担心她刚才在混乱中被鲨鱼伤到，便举起手电筒来向她照了照。眼前到处是血，难以分辨是鲨鱼的血，还是有人伤了流出来的。

此时Shirley杨已经说不出话，只对我摇了摇头表示没伤到。找见她没事，长吁了口气，正要收起手电筒从水中爬出来，却突然想起一事，这底舱中有道夹板层，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不能泄露出来的秘密。我先前在海上想要看时，被船老大阮黑要死要活地拦住才算作罢，底舱里隐秘夹层的位置，岂不正是被鲨头撞破的所在？

我心中一凛，正要告诉Shirley杨别留在那破了个窟窿的舱壁跟前，可话还没等说出来，Shirley杨似乎也已经发觉她身后有异，回头看时，一只沾满了黑水、仿佛是在腐烂后已经干枯萎缩的手臂，正好从破洞中

探了出来，出其不意地搭在了Shirley杨肩上，只听隐秘的夹舱里忽然传出几个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

第三十五章 猛鬼出笼

底舱被水泡了将近三分之二，舱中又到处都是我们无法带走的装备和补给物资，人入货舱，如果不伏在货箱顶上，便只能在水中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行动极为不便。此时见夹舱的破洞中落出一只黑手，那手干枯得几乎就剩下骨头了，一动就往外冒着一股股黑水，搭在了Shirley场未及卸掉的潜水携行袋上。底舱夹层内像是有几个人嘀咕着在说话，在漆黑的船舱中听到那些声音，没办法不令人毛骨悚然。

我用潜水手电筒照个正着，水下的照明设备本身不适合无水环境，但还能凑合着有个亮，就在昏暗不清的光束中，我大叫一声：“小心！”却发现为时已晚，赶紧和胖子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踉着水赶将上去。

这时Shirley杨肩头像是被一只怪手钩住，她急于脱身闪开，不料这层舱板被鲨鱼撞得破损严重，脚在地上一撑，反倒撞在了一只陷在底舱的货箱上，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身体自然而然地向后缩去，正好卡在了夹层的窟窿里。眼看要跌进夹舱，她应变奇快，反手就将潜水刀钉在舱壁上，立刻将身体向后的势头阻了下来，她再想要起身摆脱，但夹舱里又伸出另一只满是黑色腐液的人手，搭住了她另一边的胳膊。事出突然，她不免吃了一惊，身上的各种装备反倒在舱壁破损处挂得更紧了，如此一来，她在舱壁前如履薄冰，再也不敢有大幅度的动作，可身体还是一点点陷入舱壁后的夹层。

我看到Shirley杨身边的古猜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正蒙头蒙脑地不知发生了些什么，急忙对他大喊，让他快帮Shirley杨解围，边喊边在水中连滚带爬地向他们靠拢过去。古猜听到我的喊声，回头一看身侧，才明白过来几分，以为舱壁中有僵尸要把Shirley杨拖走，他在陆地上远不比在水下灵活强悍，手中又赤着拳头没有家伙，情急之下，竟然张口去咬挂住Shirley杨的怪手。

古猜连咬带扯，Shirley杨趁势起身，用潜水刀割断了身上的潜水绳和携行袋。可古猜却用力过猛，一条腿陷进了夹舱里，似乎里面有种力量在拽他，一时被缠在舱壁脱身不开。此时我和胖子赶到近前，胖子一边抱住古猜往外拽，一边对我叫道：“这船舱夹层里怎么会有粽子？是不是以前阮黑当蛋民活不下去了，在船上谋财害命，做过板刀面和馄饨的买卖，将死人藏在船里了，现在可好，人家诈尸了要爬出来讨还血债，却让咱们给赶上了。”

我心想在海上处理个死尸，直接丢到海里喂鱼也就是了，根本犯不

上把尸体藏在底舱的夹层里，这艘海柳船里边怕是有什么别的东西，也未必就是僵尸，而且就冲阮黑等蛋民对海事迷信虔诚的那一套，我就敢断言他绝不敢在船里藏死人，先甭管是什么，拽出来看看再说。

我和胖子胡乱猜测，手底下也丝毫没闲着，与Shirley杨上前动手相助古猜脱身。将他扯开后，夹舱窟窿中便没了任何动静，船下深水处沸涌而出的暗流消失，底舱水位也随即降低了许多。我让Shirley杨把手电筒和一切能发光的设备集中起来，都对准夹舱，然后用手里握的龙弧短刀在舱板上阵切割，顷刻就把整块夹舱的挡板都撬开了来。底舱的这段夹层非常窄小，里面仅有不到半米宽的空间，挡板一掉，就见得夹层里黑漆漆的一团事物，表面粗糙不堪，满是大小不一的蚀孔，原来是一大片生在古海柳化石上的海石花。

海石花上倚着一具白花花的人骨，身上没有一个布丝，八成早已烂没了。这副白骨骷髅裹在海石花里一动不动，顺着身体骨骼关节和头骨上的眼窝鼻孔，不停地往下滴着黑水。这些浓黑的液体，就像是古墓棺椁中的积液，不过无臭无味，似乎都是从海石花中流淌出来的，积到舱底后，又慢慢渗入海柳之中。

黑色的海石花上，爬进爬出的有数十条半像鱼、半像虾的生物，上半部分像是鱼，有鳞和鳍，鱼头圆滚滚的十分光滑，下半部分则像虾，有甲壳和螯，它们似乎在海石花里安了家，不时去舔死人骨头上的黑水，咿咿哈哈吮着，显得十分贪婪。被手电筒的光束一照，就纷纷掉在地上，以头撞击舱板，发出“咚咚咚”的磕头声，又像是庙里和尚们敲的木鱼，口中咯咯有声，就像念咒念经一样，不知在叨咕什么。

我和Shirley杨等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这夹舱里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在各种手电筒的光束下，那片海石花中突然有片阴影动了起来。我们四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只见海石花丛中，有一片人形阴影如在水波倒影中微微颤动，仿佛呼之欲出。

我心想：“三叉戟号被英国人收购改装开始，阮黑便一直在船上帮忙，古猜跟了船老大阮黑那么多年，也许知道这像海石花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可看了古猜一眼，他显然茫然不知，脸上还有几分惊慌的神色，以为海石花中会有幽灵爬出来，指着那夹舱对我说：“鬼……鬼呀……”

我抬手按住他的嘴，别他妈胡说八道，难道不知道有些东西不经念叨？你说得越多，就算本来没鬼，早晚也变有鬼了。航海行船的门道只比盗墓的多，不比盗墓的少，也许夹舱里藏着的海石花，以及这些会磕头的怪鱼，是某种秘密供在船上的神龛。船老大确实会经常在船上摆些

乱七八糟，只有他们自己认为吉利的东西，不过为什么在海上既不能谈起，也不能用眼睛去看呢？改装海柳船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之死，当真和夹舱里的东西有关吗？

Shirley杨说：“咱们都不识得这些东西，可刚才这骷髅似乎拽住了古猜的腿，现在却又不动了，海石花里模糊不清的人影不知又有什么古怪，我看凡事皆需小心才好，如今已经弃船，还是别再理会这暗藏的夹舱了，尽快离开为好。”

我对Shirley杨说：“咱俩又想到一块去了，我也觉得这海石花不太对劲，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上面取些炸药来，将它彻底炸毁，以后就眼不见为净了，省得我还要老惦记着它，走哪都放不下。”说罢我拽着古猜，就想带众人走上甲板，会合留在上面的明叔和多铃，等拿了炸药再来炸了这古怪无比的海石花。

不等我们转身离开，夹舱里如同磕头念经般的怪鱼，却突然停了下来，鱼口张合，吐出一粒粒乌沉沉的珠子，虽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漆黑锃亮，用手电筒照上去，顿时泛出一团罕见的异样光晕，我心中惊呼一声：“黑的！”

南海中晶莹剔透的月光明珠价值不凡，都是螺蚌受阴精月华所感，由珠囊中不断分泌出珍珠质，才由无质化有质，孕出海中精魄凝聚而成的奇珍。其中应月而生者，有银、白、淡黄、粉红之别，尤其以光华皎洁胜月，灯灭后可光照百步者为最上品，但是比这种月光明珠更胜一筹的，是海中最为罕见的黑珍珠。谁也没想到以海石花和人骨为巢的怪鱼，会口吐黑珍珠，不由得都停下了脚步。

不过别说是我和胖子这伙极少出海的摸金校尉，就算蛋民龙户，也没几个真正有幸见识过黑珍珠，只听明叔说起过，黑珍珠在蛋民口中称“乌璆^①”是可遇不可寻的海底异宝。可我觉得十分奇怪，世上生物，很多都有内丹与结石，比如牛黄、狗宝、驴石，我和胖子就亲眼见过老黄鼠狼尸体中有红色肉瘤般的内丹，都是有意或无意中吞吐日月精华而生，但这些东西都不如海中老螺老蚌的月光明珠。

大海大湖中的鱼活得年头久了，也能对月戏珠，不过乌璆神物，非是鱼龙之类所能凭空化出，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老蚌才会孕出此物，但要说眼前这些鱼珠不是乌璆，又会是什么？

胖子紧盯着舱板上的黑珍珠，使劲揉了揉眼睛，喜道：“胡司令，我记得咱俩当初穷的时候，就他妈跟白毛女在深山里盼解放似的天天望眼欲穿，不盼别的，就盼着能摸着狗头金发得一笔横财。这回出海真不知

烧对了哪炷高香，刚弄到身南洋佛爷的行头，这些小黑宝贝儿又自己赶着送上门来了，不是富贵逼人，咱还客气什么……”说着他就伸手去捡乌璆，捡一颗就念叨一样，“胖爷在太平洋开的游艇……这是加州的别墅……这个嘛……是他妈胖爷在美国的小妹子……”

看到胖子那副掉进了钱眼儿里的样子，我心中一动，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是想到了死去的阮黑，蛋人那种贪婪忘死的本性——也许说是贪婪并不恰当，而应该说是一种习惯或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在他们历来的传统中，凡是遇到龙穴，必定都是采到尽为止的“死采”，从来没有留下一些的观念，属于见蛋不要命的亡命徒，既然如此，那老蛋民阮黑，为何不取了这底舱里暗藏的乌璆？除非……

正念及此处，刚要在脑子里转过这个弯来，Shirley杨却先我一步想到了，她急道：“胖子快别拿了，这些东西恐怕不是海底的乌璆！”但胖子并不在乎，仍然把剩下的几粒黑珍珠都捡了起来。

这时古猜指着被撬开的秘舱夹层：“胡大哥，有鬼，你信我，真的有鬼呀……”他的中国话发音并不像阮黑那么清晰准确，会的语句也不太多，有些想说的话常常表达不出来，急得只是跺脚，翻来覆去直说有鬼。

我只顾看着胖子，防止他忙着捡青头时会出什么意外，随口应付古猜说：“我信你个蛋，就会胡说八道，有什么鬼？海里只有蛋没有鬼，我真想不起来上次见鬼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可蛋炒饭也当真有年头没吃过了……”虽然说话没走脑子，但在反射神经的作用下，我还是和Shirley杨顺着他的手望了一眼。海石花丛中那团模糊不清的黑色人影，已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清晰起来，五官轮廓均已显现，但如同水中倒影，辨不清是男是女。那鬼影似乎是片深黑色的海水，在固体的海石花和海柳之间飘忽不定，突然流进了那堆死人骨头中，骷髅头深陷的眼窝里随即淌出黑水，像是头骨里涌出两行漆黑的泪水，冤魂恸哭。我似乎感觉到整艘海柳船都已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看来形势不妙，从底舱破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注定了无路可逃，立刻便要重蹈那伙英国人全军覆没的覆辙。

第三十六章 死水不藏龙

海柳船是艘文物般的古船，据说后来还一度被海匪使用过，船体虽然经过数次大修和改装，但主体结构仍是最早的那些海柳。前两年由英国人收购并进行改装，此船在珊瑚庙岛的一段时期里，蛋民阮黑和当地几名渔民，被雇来专门对海柳船进行维护保养，并参与了改装作业。

英国打捞队花了很大的心血改装海柳船，意图进入珊瑚螺旋海域捞青头，谁料到尚未出师，就全部死在了海柳船的底舱里。珊瑚庙岛的岛民们对此事讳莫如深，包括黑市商人掰武在内的大多数岛民，都不知道此事的详情，只有阮黑似乎知道一些底细，可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不可能从他嘴里再得到什么讯息。一旦遇到了藏在底舱里致人死命的东西，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可到海里捞青头是何等险恶的营生？怕什么偏就来什么，鲨头撞开了隐秘的舱板夹层，一股毫无生气的黑水，从舱中死人头骨的眼窝里流了出来。我忙把蹲在地上的胖子拽起来，急忙向后退了几步。

此时水位减退，舱底的水面仅过脚面，可一走动起来，还是要“哗啦哗啦”地蹚着水，而且归墟中的水位并不稳定，时起时落毫无规律。我见势头不对，若是留在底舱里，多半会和那伙英国人一样死得不明不白。英国打捞队中，有不少探险和航海打捞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经验之丰富，装备之精良，尚且在此丢掉了性命，想来定是事发突然，猝不及防。

我和胖子等人连退了数步，只见海石花中的阴影化作黑水流出，我们身上装备的几盏潜水手电，以及身前的防水灯口同时闪了几闪，灯光似乎受到了干扰，忽明忽暗，发出一阵“刺啦刺啦”的短促响声。不同于强光探照灯，潜水手电的电池供电最大电压规格只有“3.8V 0.5A”，实难想象石英灯泡里会发出这种动静。

手电筒的光束时亮时暗，晃得人双眼发花。见黑暗的底舱中光影恍惚，我急忙在手电筒的灯头上拍了几下，光束才得以稳定下来，但是灯口里的石英灯泡似乎损耗过度，照出来的光亮比先前暗了许多。

底舱内光线微弱，我感觉脚底下的水中生出一阵阵寒意，似乎躲在船舱里的东西遁在水中，随时都会像水鬼扯人腿脚一般，伸出鬼手拽住我的脚踝。也许是由于昏暗中看不清楚，这种感觉竟然越来越强烈。对于“水”的恐惧一时难以抑制。

我和胖子四人都战战兢兢，接连退了几步，后背已经顶到了堆起来的一排货箱，再也无路可退了。古猜有些怕鬼，自是慌了手脚，想要夺

路而逃。我赶紧将他扯住：“别妄动。”黑灯瞎火的能往哪跑？现在既然撞上了，倘若底舱里当真藏匿着什么猛鬼凶灵，在此处如果没个了断，就算逃离这三叉戟号也会被继续纠缠，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般乱逃乱闯，必定糊里糊涂地平白送掉性命。

其实在目前的处境里，我对是逃是留难以判断，只是抱定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基本原，在未确定能否安全逃出底舱之前，不能轻易拿众人的性命冒险。手电筒的光线太暗了，在不见天日的底舱中已难有作为，不能再指望它们了。我在潜水包里一摸，拿出仅剩的一枚磷光筒。

自打做了摸金校尉，出于职业习惯，我对照明器具非常依赖，唯恐带得不够。磷光筒里全是白磷，在水下可以用来照明，光线强烈远超荧光，所以在水上的环境中并不适用。手电筒坏掉后，我急于取些光亮，只好把磷光筒取出，拉动套环，扔进了底舱几厘米深的水里。

白磷在水中立刻皆出刺眼炫目的亮光，虽有舱底的水质阻隔，我仍是觉得眼前一阵刺痛，在使人头脑发胀的惨白光亮中，只见海石花中流出的黑水，正在自聚成一片近似人形的鬼影，黑水浮动正好阻住了通往上层船舱的去路，有几条以头撞击舱板的怪鱼，被舱底黑水卷住，在无声无息之间，伏地而死。

顷刻间几条磕头如捣蒜的怪鱼，就只剩下遍地零乱的死鱼，这些怪鱼离开了水也并未毙命，但被那股黑水一触，都死得好生突兀，底舱里顿时静了下来，鬼影般的一片黑水，如同在水中浮着的一块黑布，飘过倒在舱底的白鲨尸体，不声不响地朝我们浮了过来。

我见黑水从露出水面的鲨鱼尸体上蹿过，暗叫一声不妙，它要是仅能存在于水里，我们尚有生机，可它既然能脱水而出，附着舱板死鱼移动，我们又到哪里躲避？四人只得发一声喊，赶紧向外散开躲闪，白色的磷光中，黑漆漆的一片污水忽地从舱壁上立起来，飘上了顶棚，船体内所有用海柳结构的部分，都向外渗着污血般的黑水。

胖子跃到存储给养的木板货箱上，对我叫道：“胡司令。快取铜镜照它！”我东躲西闪也爬上了一处木箱，听到胖子的喊声，伸手摸了摸装有秦王照骨镜的潜水携行袋，冰冷坚硬的铜镜就在其中，可从海石花里流出来的这股黑水非比寻常，铜镜仅能压尸，如何能够对付这股幽灵般的死水？

我见黑水涌上了天花板，门前闪出了空隙，便对Shirley杨一指舱门，让她趁这机会赶紧带古猜出去，我和胖子先想办法在这拖延片刻，Shirley杨不是那种喜欢较真的人，她应该明白底舱地形狭窄，都留在下

面非但施展不开，反而容易受到地形限制出现意外，于是立刻捉了古猜的手臂，拉住他跑向舱门。

顶上的黑水竟似有知有觉，感知到Shirley杨和古猜想要逃脱，在舱板上飘过，犹如一面被狂风吹起的黑旗，径直从上落下。Shirley杨见势不好，拖着古猜打个转折，蹬起一片片水花闪向底舱内侧，这样一来，刚刚散开的四人，反倒又被逼到了货舱的一侧。

身边都是堆积的货箱，地下是条巨鲨的尸体，想从舱底的窟窿中跳入水里，就等于是自己去喂鲨鱼，无外乎是换种死法。那团黑影似乎无形无质，在舱中动如鬼魅，磷光中只觉得眼前一黑，鬼影就飘到了眼前。我知道任谁一碰上这片阴影，立刻就会心脏停止跳动当场死亡，但已无退路，也没什么东西能够抵挡。

死到临头，我心中也不免有几分惧意，觉得后背都凉了，不过随即发觉不对，不是因为失去了生机，而被吓得心底生寒。我后背靠着的地方冷冰冰好大一片石壁，这股寒意都是来自身后，在我印象中，海柳船内并没有这么阴森寒冷的东西，顾不上回头，只用手一摸，立时醒悟了过来，没进珊瑚螺旋之前，在海中打捞起一口漂浮的石椁，内中套藏的石棺保存完好如新，材质是罕见的石镜。

石镜是海底古木化而为石，层面光滑如镜，又得海底阴气，被海潮冲击千年万载，石中形成层层叠叠、绵延起伏的波纹，纹愈密质愈坚。青乌风水的分支淮南万毕术中，曾明确提及石能镇鬼之说，老院落旧宅子里进门都有影壁墙，一是挡住家财不漏，二是防鬼入宅。最早的影壁中皆是青石砖，后来才逐渐使用窑砖，懂得安宅之道的人家，仍是要在墙下埋石，这便是取以石镇鬼挡煞之理。

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墙，办法和活路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给硬逼出来的。这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都说摸金校尉的命是盗墓手艺人里最硬的，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身后的石镜古棺便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石棺放在船舱里，始终用来保存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随着在珊瑚螺旋中大量物资的消耗使用，现在只剩一具空棺，石盖落在一旁。我看水中漂来的黑色鬼影已逼到近前，连忙同胖子两人以手搭梯，让Shirley杨和古猜攀上侧面捆扎在一起的货箱上。

黑影般的黑水飘飘忽忽来得好快，转瞬间就到了脚下，阴森森的寒意涌动。我一扯胖子，二人抬脚跨进了石棺，那片黑水附着棺壁立起，流入了棺内。我和胖子骂了一声：“狗娘养的来得好快……”急忙抽身跨过黑水，从石镜古棺里跳了出来。舱底的磷光照不进石棺，本就阴冷的棺材中，更是阴气大盛黑潮涌动。

我知道这片黑水若真是附在海柳船上的厉鬼，只要盖上棺盖，它就永远别想出来，当下哪敢迟疑，不等黑水再从棺中涌出，就抬起棺盖扣了上去，然后翻身坐了上去压住。石棺合扣，犹如坚甲环抱，无隙可透，只听石棺里水声呼啸，如海水翻滚巨浪怒涛，良久方才平复。

再看四壁海柳中淌出的黑水已竭，那些坚硬的万年海柳，似乎失去了精气，瞬间都化为了接近腐烂的朽木，这艘屡建奇功的海柳船算是彻底报废了。但众人死中得活，都觉得十分侥幸，要是先前没在海中捞到这具古棺，又或是未曾将它放在底舱，今日怕是要和英国打捞队一样，不明不白地交代到此地了，不过夹舱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鬼是物，尚且无从知晓。

见到Shirley杨从货箱上下来，我就让她先带古猜上去，然后我招呼胖子找了几根捆扎货物的粗绳。这些绳子都是黄藤、丝棕、人发混合而成，在水中泡多少年也断不了，用它在石棺上纵横捆了几十遭，打了七八个死结。此时整艘船体海柳都快散架了，船体发出咯吱吱的声响。看样子很快就会从搁浅的石柱上散落入水，石棺也会随之沉入归墟。

我摸了摸包里装的秦王照骨镜，对胖子一招手，我们便在摇摇欲坠的船舱里爬上甲板。水面上依旧波澜不惊，平静如初，Shirley杨会合了明叔后，已经放下两艘小艇，明叔和古猜、多铃合乘了一艘，用白布所裹的阮黑尸体也在其中，我同胖子跳进Shirley杨所在的另一艘救生艇里。

刚踏上橡皮艇，身后的三叉戟号就内外离心，船体变得支离破碎，船上的事物，哗啦哗啦地纷纷掉进水里，片刻间水面上便只剩下一片狼藉的碎片。众人默默无言，注视着海柳船散碎沉没，想到这艘曾经陪伴我们在海上出生入死，穿越了惊涛骇浪的船只，就此将消失在归墟之海中不复存在，念及此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明叔已从Shirley杨口中得知了我们在沉船中捞回秦王照骨镜的简要经过，可看到座船残骸逐渐沉入水底，他的脸色显得很是难看：“还指望能找些东西把船修好……可现在连海柳船也没了，就剩两艘小艇，咱们身处茫茫大海之中。方圆几百海里内根本没有陆地的踪影，如何能回珊瑚庙岛？”

Shirley杨说：“迷失在这片藏在海眼下的混沌之海里，才是眼前最大的麻烦，只有设法回到珊瑚螺旋的真正海面上，才有可能在海上寻求救援，老胡你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看了看四周，只见海气蒙蒙，头顶上阴火在岩层中时隐时现，如

同星空倒悬，身处小艇漂浮在海上，真如舟行天际，眺目极望，也看不见这片归墟之水的边际，东西南北似乎全都一样，真不知何方才是渡处。

听到Shirley杨问我，我只有咧嘴苦笑：“这地方真够大，咱要是有一只脚踏船就好了，凭两膀子傻力气想把救生艇划出去可是痴人说梦。”其实我所说的也是实情，眼下如何凭救生艇从海上逃生，以及如何从这混沌无边的归墟之海返回真正的海面，如何长时间持续地用艇上木桨划水才是首要问题，而且这小艇如何经得住时有时无的海涌？谁又知道海中还有没有吞舟之鱼？

明叔听我这么一说，更增忧虑：“什么归墟去虚？佛经上说弱水三千，非死难渡。咱们定是掉入弱水中了。弱水就是死水，不会有出口生门，谁也别想活着回去了，可怜我那乖女儿阿香，被你们拐去了美国，今后谁还能去照顾她？”

我对明叔说：“弱水那就是个比喻，世上哪会真有弱水？你们都别愁眉苦脸，摸金校尉除了摸金之外，最拿手的就是一个‘望’字，青乌堪舆之术专门分析拆解地理地脉。海眼是南龙海气凝结的所在，风水中说死水不藏龙，此地龙火海气之盛天下无双，要是死水，就不会有这般规模的龙气。所以依我之见，归墟底下肯定是活水。不过这是一片令人难以捉摸的伏流，水底除了大量船体残骸和古建筑遗迹，还有涌动热泉沸水的深涧峡谷。珊瑚螺旋海域底下应该有大量的地热淡水资源，否则海水含盐量过高，也就不会有那些藏蛋的老螺巨蚌生存之所了。如果能设法摸清水脉流向，或许可以从迷宫般的珊瑚礁里潜水返回海面。不过咱们不能乱闯乱撞，现在先去从水中露出的古城安葬阮黑，稍事休整后，再从长计议。相形度势，寻找进退之路，本就是摸金校尉的拿手好戏，我这半套《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可不是天桥的把式——中着不中用。”

我拿摸金校尉的秘术唬人，其实自己心里也没个准谱，可明叔虽是在南洋跑船发家，祖上也是在南方背尸翻窖子的盗墓贼，他也经常倒卖值钱的干尸，像什么西域的王子、沙漠里的大将军、楼兰的公主、天山的香尸，以及秦尸汉俑木乃伊……就没有他没倒腾过的，当然干尸的“名头”多半是他自己胡乱安上的，自认为也算是半个倒斗的手艺人。在普通盗墓贼眼中，摸金校尉是这行当里的元良，有通天的本事，所以一提此事，明叔还真就觉得安心了不少，目标既然确定下来，众人便分别抄起船桨，将两艘小艇在水面上划动，缓缓驶向远处。

胖子一边划船，一边看着自己从沉船里捞上来的金表，那金表被天上月光般的龙火矿脉一映，更是金光灿烂，胖子看了半天没认出是什么

牌子，就举着让Shirley杨鉴定鉴定，是不是欧米伽。

我一看那块金表，当即想起在玛丽仙奴号中，曾在一面破碎的镜子里，看到古猜背后趴着个截金表的大胡子，那是船长的幽灵。当时水底情况混乱，除我之外，其余的人都没发现，只不过此后古猜也没什么异常，我也就暂且将这件事放在了脑后，想到此处，忍不住偷眼去看古猜。

古猜身上受了些轻伤，他师姐多铃已帮他做了应急处理，此时他虽然疲惫，但凭着一股蛮性和韧劲儿，仍坚持帮着划船。

我看他时，古猜正不住回头望着身后水面，我见他行为反常，立刻问他回头在看什么，古猜听到我的话，瞪着眼睛答道：“鬼啊，有鬼啊。”

第三十七章 海和尚

我急忙回头望了望平静的水面，只有海涌幅度渐大，两艘小艇随着潮涌忽起忽落，却没别的异常现象，便对古猜说：“不是让你小子别再提鬼吗？又不长记性。山高必藏怪，林深易有精，到了这种地方别乱说话。”说完我要过Shirley杨随身带的一面小镜子，偷偷举起来去照古猜，但镜子太小，加上两艇在水面行驶起伏不定，又哪里看得清镜中倒影。

多铃担心古猜，问道：“师弟，你怎地总是提鬼？”古猜同他师姐说了几句珊瑚庙岛的土语，明叔在南洋日久，能听懂不少，他听后转告我们，原来古猜说的是海柳船底舱之事。

海柳船是以海柳为主要材料打造而成，从古到今，都没有几艘这样的船，以前连明叔都从没见过。海柳非木，但性属极阴，故此占个“柳”字。柳在古代被视为“五鬼之首”，据说用柳树叶碾汁，擦在眼皮上，在夜里就能够见鬼，它是与槐树等并列的五种性阴之树。

古时墓葬讲究有封有树，封是指封土，树便是五鬼树的任意一种，像槐树柳树都不适宜种在阳宅的院子里，因为它们是名副其实的阴宅树，民谚有言“住家院中，莫种五鬼”，正是此意。

无论是摸金校尉还是蛋民，都知道一个共通的道理：“名之为名，必有其因。”即便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最平常普通不过的人名称呼，也都是根据排行、姓氏、特征而产生的。“海柳”这个称谓，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它除了形状似柳，更是具有柳树的纳阴之性。传说被海水淹死之人就是海鬼，海鬼们往往都会聚在海柳上，随着月光出没海面，年深日久，海柳中就凝聚着一团鬼气，触到这股鬼气的活人，立刻就会为阴寒所感而亡。

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千年海柳里，就是存在这么一种无形无质的阴气，就像有些蚌壳里，会天然生出惟妙惟肖的佛像。海柳中的阴气也多成人形，用海柳造船航海，能穿波破浪深入外洋远海，即使遇上了惊涛狂澜，只要船上的某部分使用了千年海柳，往往能化险为夷，完全是依靠海柳中的海鬼阴气。不过海上的忌讳就是多，海柳船中必有一个秘舱，供奉海鬼。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谁在海柳船上谈起海鬼，谁就会死于非命。

供养海鬼的秘舱里，大多会放海石花，并锁以海匪尸骨。因为海柳船开到海上，船体中的海柳便会阴气涌动，船员多会莫名其妙地不断死亡，只有海石花能吸收这股鬼气。海石花附近常有一种半鱼半虾的“海和尚”，这种鱼离水也能生存，是种两栖生物，被人捕到就叩头求饶，口中

咕咕有声，似是在念“阿弥陀佛”。它平时专舔海石花吸收阴气后化出的黑水，迷信的船员们认为那些黑水，是海柳中幽灵的怨气。“海和尚”是海里的菩萨鱼，鱼头里有“黑舍利”，它们在船上念佛能够超度亡灵，所以有渔民捞到“海和尚”就会立刻放生，绝没有任何渔民敢去吃这种鱼。

而海匪的尸骨，也是海柳船上不能少的镇船之物，它可以震慑海柳中的亡灵。在南洋，这种诡异的奇风异俗数不胜数。如今海柳船几乎已在世上绝迹了，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禁忌不能尽信，也不可不信。那伙英国打捞队，偏不信这分邪，打算捉几只“海和尚”出来做标本，结果犯了忌，被海柳中的阴气所侵，平白断送了大好性命。

明叔风闻过一些，不提真就忘了，而且只知道个大概，却从没亲自见过，这时古猜把阮黑以前告诉过他的一些事讲出来，众人方才知道一二。古猜对此深信不疑，他始终认为师父阮黑死后，鬼魂附在了底舱的海柳中，当时虽是又惊又怕，但现在离船而去，又不免依依不舍，不住回头张望，想看看水里的海鬼中是否有师父阮黑。

说到此处，多铃和古猜又一齐落下泪来，二人放下木桨抬手抹泪，他们的那艘小艇顿时慢了下来，我趁机又用镜子去照古猜的背影，正要细看，手里的镜子却被Shirley杨拿了回去，她低声对我说：“你又要搞什么鬼？好端端的用镜子对他们乱照什么？”

我把在沉船里看见船长幽灵的事情说给她听，Shirley杨说：“你刚还在责怪古猜总是提鬼犯忌，现在却好，说一样做一样，里外两边的话那被你给说尽了。”

我对Shirley杨说：“咱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如今迷走在混沌一片的归墟里，在这曲折的道路上，不得不事事小心谨慎，谁能真正证明世上有鬼还是没鬼？万一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古猜，你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不过真等出事就晚了，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我就觉得古猜在水底时不太对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Shirley杨摇头说：“我看多铃和古猜这姐弟两个都是淳朴之辈，在玛丽仙奴号上也没发觉古猜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知道你要对咱们这伙人在海上前途未卜的命运担心，但你也别给自己增添太大的压力。我在船长室中见到有一幅船长本人的画像，正是络腮胡子，戴着金表的手上拿了个烟斗，那间船舱非常狭窄，咱们带了许多潜水照明设备，水波下光影交错折射，也许你在镜中看到的，只是反射在上面的画像。”

我闻言目瞪口呆，难道确实是我眼花看错了？在水下漆黑、缺氧和高压的复杂环境中，加上潜水照明设备的晃动，这也是说不准的事，也

许镜中鬼影是一时错觉，可随即一想，我们潜水去打捞秦王照骨镜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难以理解之事，难道所有的事情都属于正常范畴？身上携带的驱鲨剂为什么会在海底同时失效化去？为什么那些恶鲨疯了似的追咬咱们不放？一日纵敌，万事之患，如今打捞队已经失去了一名成员，要想把幸存者都带回去，怎可对这些怪事视而不见？欺山莫欺水，大海从古到今吞没了多少生灵，海底的死鬼可绝不比陆地上来得少，而且海里的事太难说了，比深山老林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咱们摸金校尉常自吹自擂，说人是非常之人，遇到的事都是非常之事，阅历见闻都不是常人能及，可搁到海上，咱也差不多是俩眼一抹黑，甚至还不如明叔，这就叫隔行如隔山。

Shirley杨原想安慰我几句，可被我这么一说，也不得不秀眉微蹙，对刚才潜水捞青头的那次行动，她也在心中存了许多疑问，暂时却又没有任何头绪，一面划动手中木桨，一面望着海水出神不语。

这时胖子对我们说：“你们俩真够没追求的，别自己眼自己过不去了，我看大海啊故乡，真就跟歌里唱的似的。咱们蛋民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就像咱的老娘一样，对咱们慷慨无私，让咱这回捞得盆满钵满，等养足了力气，趁海眼有水的时候，直接游出去不就结了，还管他妈那么多干什么。再说你们俩光顾着说悄悄话了，港农老贼那边可也没闲着。”

胖子示意我注意明叔的动静，我们把救生艇向明叔三人所在的艇旁靠了过去，只听明叔正在安慰多铃和古猜，声称自己是打心里喜欢这两个孩子，劝他们二人别去法国寻亲了，干脆拜自己为师，并吹嘘道：“为什么都称我为明叔呢？因为你阿叔我就是光明，在南洋谁都知道，只要是跟住明叔的人，将永远不会坠入黑暗之中……”

我立刻和胖子给明叔吹口哨起哄：“您快赶紧地歇了吧，你是什么鸟变的我们还不清楚吗？不就是一破了产的海陆两栖投机分子吗？什么时候拿自己当圣人了？脸皮简直比城墙拐角还要厚上三寸。”

就算没有阮黑临死前的托付，我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古猜和多铃往明叔这大火坑里跳，在找到多铃的生父之后，她应该能获得一份真正属于她自己的生活；而古猜只有十五六岁，他的前途应该更为广阔，他现在可不像我和胖子十六七那会儿了，我们那时候对前途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年有句话是“不问德智体，只问行老几。要不问行老几，肯定是问五十几”。这是说年轻人的出路是上山下乡，家里兄弟姐妹多的，老大留，老二走，老三留，老四走，所以插队的都问行老几。另外留城的待业青年，可以顶替父辈的工作岗位，前提条件是先看父亲五十几岁，所

以说我们这拨人在三十岁之前，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而古猜不仅可以选择去法国跟他师姐在一起，也可以由Shirley杨安排他去美国上学，或者干脆留在珊瑚庙岛跟掰武学些生意经，何苦再跟老贼明叔学那套拿不上台面的手艺，去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玩命勾当。

我很清楚明叔只不过是看中了古猜龙户的身份，古猜那身透海阵，恐怕已是后无来者的绝迹。此刻虽然被我和胖子戳穿，但明叔也不敢因小失大得罪我们，只好忍了这口恶气，心有不甘地盯着古猜后背去看。他并不知道古猜在水底遭到鲨鱼攻击，仍认为这透海阵的文身，是古时蜃民的不传之秘，恨不能自己身上也有这套阵图，然后入海采蛋，搏击龙触，探取龙含，无往而不利。

救生艇已经在水上漂了多时，眼看距离浮出海中的古城越来越近，我暂时不再去分心理会明叔，和Shirley杨等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前方，还不知在这片保存完好的海底古迹中会遇到什么危险，一边划船前进，一边让胖子准备防身武器和照明器材。

就在这时候，明叔似乎在古猜背上发现了什么，在小艇上指着那片文身对我们叫道：“他……他们蜃人中龙户懒家的祖宗，大概都是从这海眼里逃出去的，这细佬背上透海文身的图案里……有……有前面这座山！”

第三十八章 铜殿

明叔在小艇上发现古猜的文身有异，龙户的透海图中，竟然有归墟海中的山峰，惊讶之情见于颜色，他急忙把这一信息告诉给众人。

混沌茫茫的水面浪涌鼓动，我听说文身中竟描绘着海眼里的情形，只好举桨停划，让众人将两艘小艇靠近，以绳索连接固定。明叔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蛋人是先秦时期的海上蛮子，龙户獭家的文身图案就是从蛋人祖宗身上流传至今，珊瑚螺旋下的归墟恐怕就是他们祖宗的老巢。你们快来瞧瞧，蛋仔的文身能不能帮咱们找到路逃出去？”

我们借着头上龙火岩层里的光亮，定睛去看古猜的后背，蛋人文得周身鱼龙海浪，其意乃以鳞族自居，在海中刮蚌采珠时，能够不遭物害，俗称“透海”。文身都是些鲸鲵蛟鱼在风浪中追逐火珠的场面，其文身使用的针法和秘药，历来不肯外传。而且不同于成年人文身，蛋民都是从十岁起就绣面文身，绣上透海阵，就表示这个孩子已经是龙户或是獭家了，可以独自下海探取龙含。随着年龄增加，龙户的一身花绣，不但纹理越来越清晰繁杂，颜色也变得更加鲜艳夺目，待得文身图案随着年华老去而转为模糊暗淡，龙户就不能再次下海谋生了。

我曾经特别留意过古猜背后的纹刺，但此时再看，竟比先前多出了许多变化，鱼龙鳞族追海逐波的花绣中，还有另一层模模糊糊的图案，将目光牢牢盯住，凝视良久，才看出有座浮出海面的山峰。那山中空，围着一根斜倒的巨柱，柱下压着一具面目狰狞的僵尸，四周全是人骨堆积，山底像是一片洞窟纵横交错的珊瑚礁，其中似乎有鲛人墓穴，文着几条死相古怪的蛟鱼，再深处则是一节节盘绕起来的龙骸遗骨。

古猜并不知道自己的纹刺中，还有另一层绵绵密密的隐图，而且更不清楚他和这神秘的归墟有何关系。他父母早亡，大概有些蛋民的秘密尚未来得及告诉他。我见透海纹刺里再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拍了拍古猜的肩膀，让他不用担心：“你小子算是回老家了。”

说完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距离我们尚有数百米距离的山体，铅灰色的山峰嶙峋嵯峨，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非常显眼。归墟中有阵阵海气盈动，空间中有许多杂乱的气流和海气化成的烟雾，用望远镜也只能看出个大致的轮廓，似乎有成片成片的建筑古迹散布在山体上，其中好像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人影。

我看了几眼，又把望远镜交给胖子让他也看看，这地方在我们俩看起来，感觉格外眼熟。我们在十几年前，曾在蒙古草原和大漠之间的百眼窟里，见过一片龟眠地产生的鬼市幻布。那灰蒙蒙的古建筑似曾相

识，竟与此地极为相似，如果这山不是海面上的幻象，多半与我们很久以前的那次经历大有关联，以前我就有种强烈的预感，在百眼窟海市蜃楼中所见的古城，是我这辈子里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却想不到应在今日。

这时明叔问Shirley杨：“咱们这伙人里，其实也只杨小姐才是个真正的明白人，你看蛋仔背上的文身，是否是归墟里的海图？咱们有了它的指引……就能回家了？”

Shirley杨道：“透海图的轮廓酷似巨鲸，同归墟里的地形非常相像，浮水而出的山峰也和图中的刺绘别无二致，但文身过于抽象，最多是一种标志，没办法当做精确的地图来看。而且我觉得……这既不是山峰，也不是古城的遗迹，而是一座埋葬恨天氏的坟墓。”

明叔大惊：“恨天氏的古墓？这规模也太大了些，被巨柱压在底下的尸体，还有山底这些乱七八糟的标志又是什么意思？古墓底下会有龙骸？”

Shirley杨对明叔说：“恨天文化一向被视为历史上的迷踪之国，世人对归墟古迹的了解太少了，咱们现在无非是妄加猜测，说什么都还为时尚早，看这海中浪涌大增，再留在水面上，救生艇恐怕就要被浪涌揭了，不管前面是凶是吉，也只有冒险进去一探究竟了。”

我和胖子都表示赞同，混沌无际的归墟之水忽涨忽落，不知何时就会海涌鼓荡。万一橡皮艇被揭翻了，有人掉进水里，不免立刻就要喂了恶鱼，四顾茫茫没有落脚之处，也只有到那恨天人的古迹里暂避风浪。当下众人抄起木桨，划水破浪，将救生艇驶向前方。

我满腹疑惑，忍不住在艇上问Shirley杨：“古猜的透海文身好生离奇，他还真成大西洋海底的来客了？”

Shirley杨推测说：“恨天氏孤悬海外，以龙火炼铜，远离华夏文明，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里的青铜文明曾经鼎盛一时。他们大概消亡于战国末期，其遗族流落海上，被秦汉统治者定为蛋户。古猜就是恨天氏的遗民，他对水性的熟悉，和透海阵文身上描绘的恨天国传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古时搬山道人的搬山分甲术里，有隐象之术，用秘药刺在人皮上，用盐水浸泡可以显出隐藏的图像。蛋民可能也有许多秘方，包括使用海里的特殊之物，作为纹刺肌肤的药水，将恨天人古老的秘密都藏在了透海图中，一代代保留至今。龙户的绣面文身，只有在归墟的海水中浸泡，才会显露真相，否则外人永远不会知道透海阵图里隐藏着恨天古迹

的传说。

归墟水底的深涧中热泉翻滚沸涌，还有干扰电子信号的低频脉冲，不知道是由什么东西发射出来的，这片混沌之水不咸不淡，大概含有某些其他海水没有的物质，应该是随着海水深度的变化而逐渐增加，所以用秘方配置的驱鲨剂一到那个深度，立刻就被海水化去。还有古猜文身里渗入肌里的药物，也同时在水底产生了反应，形成了一片模糊的阴影，随后在刺绘中隐藏着的文身才呈现出来，可归墟底下究竟会有什么？生门又在何方？

说话间，救生艇便已经接近了水面耸立的石山，面前十几米处的水中有数道石门森森壁立，残破的石梁上颜色有明显区别，一时之间难以判断该从哪里进入。我抬手让众人减速，使救生艇慢了下来，这时鲸腹般的岩层上，阴火的光亮被浓厚的海气遮蔽，阴火转为血色，如同一道血浆在穹庐上缓慢流动，把水面也衬得一片暗红。

我们在起伏摇晃的小艇上看着四周，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这归墟中神秘的地形，越来越像是真正的鲸腹了，苍穹上的阴火仿佛都是巨鲸血脉在不停地流转，鲸腹中的血海翻涌，海水无风起浪，救生艇如同两片飘叶随波逐流，险象环生。

胖子紧抓住艇上固定船桨的铁环，叫道：“胡司令，再不进去橡皮艇就完了，到这儿了还犹豫个什么？”

我心中一转，对众人说：“我看这几道石门不那么简单，不同的颜色好像暗合五行方位，今日支干皆属火。咱们和那条大海蛇一同落进归墟，它当时就送了性命，我看可能正是因为它遍体白鳞，白为金象，犯了火冲，想活命的，就跟我把船划进侧面黑梁高悬的山洞里去。”

其余的人答应一声，抄桨击水，借着浪涌的间隙，在血色苍穹那暗红色的光线下，把橡皮艇驶进了洞口。一进被海水半淹的山腹，水涌顿减，救生艇也立刻稳了下来，Shirley杨在船头举起探照灯探路，只见这铅灰色的山洞，实际上是被海水冲塌浸泡的一座大殿，那山洞无非就是殿门。

大殿构造简单古朴，没有飞檐斗拱的奢华，但规模宏伟，采用的石料极为巨大，气势雄浑森然，颇有几分“穷尽天下之庄严”的气象。身入其中，黑暗幽深的巨大空间使人感到格外的不安和压抑，我们还仅是见到了殿内的半截景象，碧幽幽、阴沉沉的水下，尚且淹没了大半古迹。古人以壮大雄奇为美，常有凿山为像的壮举，世界上很多古老的建筑奇迹，都是几千年前的产物，古代人那种虔诚的信仰和搬山填海的坚韧毅

力，都远非今人可比。

我们乘着救生艇随着水流漂入大殿正中，被这雄伟的殿堂所震慑，惊叹经阅千年沧桑的雄浑。海水在殿外涌动撞击石壁，发出轰轰然的回声，如同海兽咆哮雷鸣，使人战栗自危，就连胖子那号没心没肺满不在乎之人，此时也好半天没敢出声。

两艘橡皮艇上的探照灯光束在四周水面来回扫动，只见殿中水面上露出许多高大威武的青铜神像，一个个面目狰狞丑恶，瞪目低视，神情凝重肃穆。这些铜像全身都是青铜，有些下半截没在水里，还有许多都已倒塌，横倒斜倚在四周，撞毁了一部分墙壁和石柱，但大殿结构坚固，没有倒塌崩溃的迹象。

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国之重器，炼铜的工艺水平，以及铜矿资源的规模，都决定着国力的兴衰强盛。Shirley杨曾说像锻造司母戊鼎这么大的铜器，单是燃料，就几乎需要烧掉几百亩原始森林。资源的局限使青铜器极为宝贵，仅用于宗教祭祀，或是战争外交等重要领域。但亲眼目睹这大殿中无数青铜神像，可以想象几千年前的恨天氏懂得掌握和使用海底阴火，他们不用人火和天火也能制造铜器，而且工艺水平之特殊，使铜人在海水中浸泡了几千年，却依然铜性不失，这些都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我察觉到殿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便让Shirley杨将探照灯角度抬高，众人一看，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殿柱上用铜链高高低低地挂着十余尊青铜人头，每一颗铜人的头颅怕是都不下数百斤，那情形就好像是被斩首后悬挂示众一般，掉了脑袋的无头铜人身躯，则静静地立在角落里，什么利器才能斩断如此沉重巨大的铜人？

Shirley杨也感到十分蹊跷，这里属于恨天氏的墓穴也仅是依理推测，但看到殿内横倒竖卧、身首异处的铜人，却绝不像是一座古墓。这时橡皮艇缓缓向前，有一尊青铜像斜倒在水中，头部歪斜倚在巨柱上，海水没在它的肩部，Shirley杨便将探照灯的光束打了过去，落在铜像狰狞的脸部。

归墟里水位高的时候，整座山体都会被淹没，铜人遭海水侵蚀千年，到处挂满了各种喜礁生物的细小尸骸，但面目轮廓尚且依稀可辨。明叔告诉古猜：“蛋仔啊，你先人就长这样子，快诚心诚意地拜一拜，让他们保佑咱们平安回去。”古猜只是茫然不解，望着那些高大的青铜神像，显得很是不安，问明叔：“阿叔……我先人……怎地人头都被砍掉了？”

明叔冷不丁让古猜这么一问，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他这想当师父的怎好被徒弟给问住，只好让古猜别再乱说乱问，不管是倒斗摸金，还是背尸翻窰子和采珠捞青头，所有这些玩命的行当，都有两大通用的禁忌，第一就是不准好奇，见到奇怪的事一定要装看不见，绝不要问为什么。

古猜奇道：“为什么？有鬼？”明叔气得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衰仔，还问点解！胡八一不是早就话你知了，他说的那就是第二大禁忌，不要提鬼！”

我没去理会明叔如何传授给古猜他那套丰富的经验，只是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便同胖子连续划水，将船靠到近处，拿潜水刀刮去表面的侵蚀物，露出青面獠牙的铜人脸部。众人打着手电筒围拢了过来。青铜巨人面目怪异，令人越看越奇，都不禁想问：“恨天氏到底是什么人？还有所谓恨天究竟是何意？”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以北为大，以中为正，以天为尊，就算在平常的言谈话语中，也不敢轻易得罪老天爷，但“恨天”这一名称，完全颠覆了这种尊天为神的观念，蛋民的祖先究竟是干什么的？众人胡乱猜测了几句，却都不得要领。

胖子说：“我就知道以前在南海有个南霸天，好像早就被红色娘子军给消灭了。南霸天是专跟老百姓过不去的地主阶级，可没听说过有敢跟老天爷过不去的。当年的红卫兵们虽是有心去跟老天爷练一趟，但是没那么多飞机上天，也就作罢了，不过雄心壮志都有诗为证——敢教日月换新天嘛。”

我听胖子信口开河，又看了看那獠牙森森的青铜巨人，觉得其形象气魄实是非同一般，威武凝重里似有三分邪气，便对众人说：“同志们，你们听没听说过洋人那套上帝和撒旦的传说？西方的魔鬼撒旦，好像是跟老天爷有仇作对的专业户，恨天氏会不会和西方宗教传说有关系？因为在华夏文明的传说里，地狱的阎王爷和海里的龙王爷，都是天上玉皇大帝指派到基层抓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互相之间是挺对脾气的，好像在东方人的传统观念里，不存在憎恨天神的想法，这是一种传统成形的牢固世界观。”

胖子说：“哎，胡司令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撒旦和恨天氏真有可能是一码事，听说撒旦在天上跟领导闹掰了，自己到底下挑旗子带了支队伍单干，专跟天上的白胡子老头犯膈。而且你听这名起的——撒旦，肯定跟蛋人有点关系，弄不好年轻时也是在海里采过蛋的手艺人。”

明叔与古猜、多铃三人听了我和胖子一番似是而非的分析，都有点蒙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有Shirley场还比较清醒，细心地用探照灯四处观察，她忽然对我说：“老胡你们俩别乱说了……”随即抬手指了指大殿上方的那些青铜人头颅：“恨天之谜，就藏在青铜巨人的首级上，你们是否知道在西方除了上帝之敌……还有惧怕天上太阳的吸血僵尸？”

第三十九章 射日

我见了这座海中神殿，就想起十几年前在内蒙古见过的龟眠之穴，不由得心中好生烦乱，便同胖子两人信口开河，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可忽听Shirley杨说起“恨天”一词，恐怕与西方传说中憎恨太阳的吸血僵尸相同。

我抬头看了看石柱上吊起的青铜人头，不知Shirley杨此言何意，吸血鬼的事我并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此类传说都是西方宗教中的聊斋志异，世上又哪里会真有吸血僵尸存在？古猜后背文着归墟中的标记，显然他是恨天氏后裔，在海船上暴晒了多少次太阳，也没见他有什么异常。

Shirley杨说：“我只是举个直观一些的例子，吸血僵尸视太阳为死敌，西方有，东方未必就没有。恨天氏恐怕正是与天阳为敌的民族，你们看完整的青铜巨人，头顶都戴鱼骨冠；被斩首的铜人，头上皆为火鸦冠。世界上所有繁荣过的古文明，都起源于水系庞大的河流，例如黄河、恒河、幼发拉底河以及亚马逊河流域，都有过盛极一时的大河文明。恨天氏的祖先曾是华夏黄河文明的一支，在殷商时期以及更早的时代里，人们就将鱼视为月，火鸦视为太阳，戴有火鸦头饰的铜人，很可能都是被恨天氏视为死敌的天日化身。

殷商之前的时代，还是鸿蒙原始的传说时代。我自从和胖子在潘家园做起摸金校尉的营生，便接触了不少古物，对历史上的各种掌故传说，也知道了许多。可在这方面，毕竟不如Shirley杨家学渊源，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仇恨太阳，我们惯常的概念中，是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靠太阳。

Shirley杨拨转探照灯，将光束缓缓移动，我们的目光也随之看了过去，只见大殿中尚有许多“箭石”残骸半没水中，这是一种古代海洋生物的化石，形似乌贼，鞘如箭镞，化石可以制成武器，在中国内地也偶尔可以见到人为加工打磨过的箭石，殿顶有一块圆形的石盘，其上铸有残破的铜鸦，都遭箭石所穿。

大殿在海底年代太久，许多物品都遭侵蚀腐烂，但从有鱼骨头饰的青铜巨人所保持的姿态来看，似乎以前都是挽弓搭箭的武士，殿柱上挂的铜人头颅正是他们的战利品，有火鸦标记的石盘似乎代表着将要被弓箭射穿的太阳。

Shirley杨待我们看清之后才说：“归墟山中的大殿，记录着恨天氏战争的传说，刚开始我也不解其意，但一看到火鸦和太阳的标记，就恍然

大悟了，恨天氏是古代黄河文明射日传说中的部族。”

我和明叔、胖子等人面面相觑：“射日？后羿射日？”据说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照得大地干裂，寸草不生，神射手后羿用弓箭射下九个，后来他老婆嫦娥盗走了他的长生不死药，飞入月宫逃脱。射日、奔月、长生不死的仙药，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三岁小孩也该知道都是假的，可既然从Shirley杨口中说出来，我们谁也不想轻易反驳，免得暴露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许以前天上真有十个太阳亦未可知。

Shirley杨看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知道产生了误会，就说：“你们想哪去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下没有两个国王。我只是想说恨天氏，是一个崇拜射日图腾的民族，所谓的太阳，可能是敌对势力的神或是太阳图腾。”

现在有学者认为南美的玛雅文明，与商周文明极为相似，提出玛雅人是中华后裔的假设，因为两者的图腾神像，以及服装建筑，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玛雅文明是殷人渡海而建这一观点尚未得到认可，玛雅人就是一个崇拜太阳神的民族，射日则是一种起源于黄河流域战争的传说，这与恨天之国的来历非常吻合。

在波涛汹涌的珊瑚螺旋海域里，这个崇拜巨箭、巨石、曾经达到青铜冶炼技术顶峰的古国，由于过度开采龙火矿脉和山石，导致山崩海啸，所有的遗迹都被淹没在了海底，其遗民沦为蛮居海上的蛋人。海眼下鲸腹般的洞窟，应该是一座硕大无比的矿山，倒塌的石柱石台，也许是古时采龙火所搭建的设施，如今也被归墟之水淹没。遭到破坏的南龙海眼内，海气混沌迷蒙，海水涨落涌动无常，比起古墓中那些人为布局的机关陷阱，这大自然造化而出的绝境，更是令人难以捉摸，无路可逃。

想到此处，我也无可奈何，只凭两艘救生艇，在归墟涌动的海水中都难自保，而且缺水少食，又如何能够穿越惊涛狂澜返回珊瑚庙岛？耳听山外洪波怒涛之声不绝，暂时也不可能划船出去寻找出路。我想起明叔那艘艇上还有阮黑的尸体，于是决定按其生前遗愿，先找块地方安葬了他。

多铃还想把他师父的遗体带回珊瑚庙岛下葬，我说那可不成，死者口含的那粒“驻颜丹”，确有不腐不化之奇，不过也仅限于在吉壤善地。风水形势有优有劣，龙脉上生气最足，这样才能保证尸体不朽，要说风水龙气，普天下，又哪有什么地方比得了南龙尽头的归墟？从峨眉山沿江入海的南龙地气，都汇聚此处，把你们的蛋民师父葬在这里是最好的

选择，否则虽有口含，却未堵诸窍，天气这么炎热，在海上不出三日，便要腐烂发臭了。

我对多铃和古猜说明情况，然后四处一看，这石殿极广极深，我们失了“魁星盘”和“司天鱼”，身处射日铜殿之中，一时也难辨认方向，在水面上兜了两圈，见石壁上有道被水淹没的小门，有斜坡向上，似有斗室相通，便以木桨划水，拨转船头直接驶了过去。

这时水面上突然有数条为了躲避海涌而游进石殿的大鱼翻出水面，搅得水花飞溅，有的就紧贴在橡皮艇旁边跃水而出，溅得船上众人全身湿淋淋的，黑暗中我们也看不清楚都是什么鱼，只恐小艇被大鱼拱翻，不免人人自危，觉得在救生艇上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在珊瑚庙岛的黑市里，军火是应用尽有，大多都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留下的武器弹药，我们在船上也买了一批防身。此时胖子抄起一支美式M1卡宾枪，对准有大鱼翻腾的水面扫了几梭子，只见探照灯的光束下，有一缕缕血水浮上，不等死鱼翻着白肚浮出水面，就见水面上有数道鲨翅破水接近，在水中撕咬抢夺死鱼。

众人一看这石殿中也有鲨鱼，尽皆失色，都盼着赶快离开水面，匆匆划水，终于进了那道低矮的石门，穿过一间被水淹没的斗室。眼前地形豁然开朗，抬头可见血红色的苍穹，山中建筑倚山为势而筑。这里是山腹中的一个天井，当中堆起一座山丘，离到近处才看清，石殿水面中隆起的山丘，全都是蚌壳螺甲堆积而成，被海水淹了大半截，堆积如山的螺甲蚌壳中，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有许多人鱼做的皮灯盏。

我们将橡皮艇拖上蚌壳山，看看四周墙壁被海水浸泡过的痕迹，便知归墟之水涨落的幅度如何，被海水彻底淹没的时间并不多，墙上的水线和凿刻出的壁画都清晰可辨。看那壁上斑斓剥蚀之中，尽是古人宰蚌取珠、斗杀龙鲸的情形，原来蛋人的手艺确是从此流传出去的，恨天氏应该算是南海采蛋的祖师爷了。

我告诉大伙，四周的山体和遗迹挡住了涌动的海水，也不用担心倒塌了被活埋在此，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咱们先在这里休息几个小时，然后我和古猜从艇里抬出阮黑的尸体，我对古猜和多铃说：“你们师父是个命苦的蛋民，他操劳一生，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后尸体不会喂鱼，可以口含驻颜丹安然入葬，咱们就给他做个蚌壳棺，把他葬在这青螺坟里如何？”

多铃和古猜两人，都黯然点头，古猜对我说：“胡老大，我信你，师姐和师父掉下海，你救他们，那么危险，眼睛都没眨，我从没见过你这

样的人。”

我听他提到在海陷时我救回阮黑和多铃的事情，原来他出死力帮我们在沉船里打捞秦王照骨镜，是想感恩图报。我眼下心思杂乱，并不想对此事居功，就立刻让他和多铃准备为阮黑整理整理，然后找个蚌壳下葬。

多铃带着古猜把裹住阮黑的白布拆开，用清水擦去他脸上残留的血迹，然后按照他们的风俗重新缠好尸体。南洋之人大多信佛，二人双手合十，为亡灵祈祷，祝他早日成佛。一想到相依为命，对待他们如同亲生父亲的师父阮黑就此死去，今后的岁月中再无相见之日，天底下最痛苦之事莫过于生离死别，不禁再次泪流满面，抚尸大哭，哭了良久，在头顶如血的苍穹下，唱起了阮黑生前总在船上哼唱的一首歌，歌声哀愁凄苦，听得旁人也想落泪。

我和Shirley杨等人正在动手掘着蚌壳，听到这愁苦无边的歌曲，虽然听不懂在唱什么，但心中似有所感，生出一阵茫然若失的愁绪，不由得停下手来侧耳倾听。只有明叔听得懂这歌中词意，他叹了口气，低声告诉我们：“蛋仔们唱的是古时采蛋之人的曲子——我的那个神啊，救我苦男儿，不怕流血汗，只怕回不了家……”

第四十章 有筋无骨

一支苦曲唱罢，多铃和古猜又哭了良久，方才收整好了师父遗体。阮黑身无一物，没有什么遗产，只在口中含了一颗价值连城的驻颜珠，他穷了一辈子，死后算是享受了一回帝王将相才有的奢华待遇，采珠半生，最终葬在青螺蚌甲中，蚌甲在蛋民中是龙居，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但我们在堆积成了小山的蚌壳中寻了半天，也没见有足够完整巨大、可以作为棺槨的蚌甲。这四面环绕的天井中，随处可见古人屠蚌采珠的雕刻壁画，又有成千上万的螺蚌空壳，肯定曾经是一处专门刮蚌的场所。我们在海上曾经捕得一只砗磲，它的蚌壳如白雪般晶莹，交错闭合如牙齿的两壳，如坚甲环抱，无隙可投，如能找到类似于食人蚌的甲，那才是最适合做棺材的灵物。

我并不死心，揭掉上面的一层蚌壳，想看看深处有没有埋着食人蚌，不料扒开几层蚌壳，里面竟露出很大一块铜板，抚去上面细碎的蚌壳和泥沙，铜体被海水浸淘已久，但铜板表面上红色的斑痕累累，可以看到镌刻着许多赤身裸体的女子人形，其形态皆为在海中嬉戏游动，姿态妖娆绝艳。

我们没想到竟会挖到这种东西，一时不知这精美的钢板是何物，又为什么会埋在蚌壳堆里。钢板上有两个铜环，看来这是个可以揭开的盖子，我想说这恐怕是口装尸体的棺材，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图案和形制却都不像，哪有棺材盖子上铸铜环的？于是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不明究竟，没敢擅自揭开铜板，对胖子打个手势，二人继续清除四周的螺蚌遗骸。

胖子掘开四周的螺甲，将其整体露出，原来这里埋着一副大如水缸的青螺甲壳，螺口被铜板封住。看那螺甲上的纹理，天然形成一个女子，衣纹俱全，手有指、腹有脐，眉目姣好，无不与生人酷像。常闻蚌中有天然生成的罗汉观音像，今天果真亲眼所见，外壳水纹形如女子，也算是一件海中的奇异之物，原来蚌中有人像的传言，并非是蛋民渔民空穴来风的乱说。

我让明叔也过来看看，他也不知道这被铜板所封的螺壳是做什么用的，猜测是古代恨天氏做的螺甲棺槨。我以前听说过蚌棺，古时确有这种葬俗，但大多都是用蚌，而不用像米缸一样粗大的老螺青甲。用蚌棺下葬的大多是渔民，而且皆为没讨到老婆的男子，这种罕见诡异的风俗，大概是出于想和蚌精配阴婚的缘故。

胖子说：“那就肯定没错了，要不然这铜盖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女

人，螺甲上也有个天然造化的美人儿身影。这口螺棺里收殓的，肯定是一个色鬼，娶一个媳妇儿都嫌不够，瞧他这阵势死后是准备搞多少个？”说着就去数那些女子的数量，数了半天也没数清楚。

明叔听我们说这可能是口罕见的螺甲棺，有棺便有明器，如何能不动心？马上使出激将法，蹚掇我和胖子说：“乡下那套和蚌精配阴婚的龌龊风俗，怎么会和这螺壳棺材有关？我看这青螺也不是凡物啊，棺里的尸体，未必就是色鬼，反正他已死了几千年了，他生前什么品行咱们后人又怎么能够分辨？”

胖子听后，一嚙牙花子说道：“嘿，我说明叔，怎么你还不信胖爷我这双慧眼？棺中的粽子要是嘴里有珠子，尸体肯定还没腐烂，不信咱就打个赌，我说它准就是个色鬼，要不然这么流氓在棺材盖子上弄那么多女的干什么？好色之徒性欲旺盛，脚丫子上的毛又黑又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我心想经常游泳之人腿脚上的汗毛确实比较发达，曾经住在珊瑚螺旋海上的人，脚上的汗毛自然是浓密。螺甲密不透隙，对恨天国的贵族来说，死后含颗珠子不是什么大事，说不定眉目俱全，连身上的毛发都能保留至今。胖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以棺中死人脚上有没有毛来打赌，不仅别出心裁，而且已先自占了七成的赢面，如果尸体腐烂掉了，那就最多和明叔赌个平手。

胖子又拿话激了激明叔，明叔忍不住气，咬牙跟他赌了，看看这螺中古尸到底是不是色鬼。买定离手，胖子的赌注是他捞来的金表，明叔破产后身上已没什么值钱的物件，只好赌上分给他的一颗南珠。

Shirley杨对我说：“你别让他们胡闹了，你想想这样做好吗？”我说：“这有何妨？咱们这是……是科学考察啊，陈教授不是也说过对待科学，对待真理，一定要大胆假设，谨慎求证吗？古尸生前是不是非常喜欢女色的家伙，这也是学术研究领域范畴之内的重要课题，我记得关于海陵王那个超级大色鬼，就有许多学者专门考证研究过。许他们研究，难道就不许咱们摸金校尉研究了？再者说来，这青螺要真是棺槨，正好安葬船老大阮黑，他也是光棍一条，葬在这里，岂不比收殓个古时的流氓色鬼合适？”

我问古猜和多铃同意不同意，他们姐弟二人没经历过这些事情，表示愿意听找安排。于是我立刻让胖子去揭那棺盖，尽量不要损坏了，稍后安葬阮黑还要使用。

Shirley杨没办法，只好又劝明叔别跟胖子赌了。明叔说：“都已经落

注了，哪有反悔之理？不过杨小姐你也别担心，你阿叔我是什么人？贩卖过多少古尸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就根本没见过死人脚上的汗毛还能保存下来的，不管尸变还是被寒玉塞住七窍致使尸气不泄的，总之人死之后只要过一定的年头，尸体在特殊环境下，也许依旧栩栩如生，可腿脚上的汗毛却绝对会脱落。”

明叔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得意地接着说道：“杨小姐你看他们那两个衰仔，一向目无尊长，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可他们毕竟缺少经验，还嫩啊，姜是老的辣嘛，也该让他们得回教训了。”

我和胖子听到明叔自称已经稳操胜券，抬头对望了一眼，心中不禁有气，暗骂明叔老贼真够狡猾。我仔细回想，还真不记得在哪具粽子脚上见过汗毛，这回赌得匆忙，可真有些托大了。不过我也并不担心，因为我清楚胖子是干什么的，他除了割肉疼，就属花钱疼，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他怎么可能让明叔这老港农拿下一道？

这时胖子找出家伙，戴上口罩，对我们挥了挥手，示意大伙退开几步，免得被棺中阴晦之气冲到，随后在蚌壳堆上点了支人鱼蜡烛。不过这时候东南西北根本搞不清楚，只是出于习惯胡乱上了亮子，这才动手撬住铜环，气贯丹田，叫了一声“开”，将陷在螺甲壳口的铜盖揭了起来。只见螺甲中确实不是空的，似乎还有螺肉，棺盖一启，一片白光冲向半空，似有宝气，可又腥臭无比。

众人等那阵白色气体散尽，才敢走近去看，只见棺中果然躺着一具尸体，我和胖子、明叔三人顾不得去看古尸长得什么模样，迫不及待地先去看它双脚。古尸蜷倒在水缸般的螺壳里，双脚白腻异常，却并没有半根又黑又粗的汗毛。

明叔见状忙说：“怎么样，脚上没毛，古尸生前肯定不是色鬼，肥仔输了就要认……”

胖子满脸诚恳地对明叔说：“脚上没毛可不一定不是色鬼啊，没毛说明……说明……说明这哥们儿是性变态，比他妈流氓还可恨。再说，咱们当初赌的可不是它脚上有没有黑毛，而是古尸生前是否是个好色之徒，您老想让我服输，当然没问题啦，但至少也得拿出这死尸不好色的证据来。”他明明强词夺理，但偏叫人无可反驳。

明叔又落入胖子的套中，差点连肚子都悔青了，想去找Shirley杨给评理。这时Shirley杨正在察看螺壳里的古尸，她对众人说：“别争了，这螺甲根本不是装殓死者的棺材，如果这片满是洞窟和石殿的山体是恨天氏的古墓，我想这螺甲可能是用来封藏殉葬品的，这天井是处殉

葬的偏殿。”

我闻言一怔，虽然风水易理的雏形始于西周，但从殷商那一远古时代开始，不论活人居住的城池，还是安葬死者的墓穴，便已有了一定的准则。比如中、正、方、直的形状，以及“坐北朝南”的取向，实际上这些便是风水之道的原型，例如“北为阴、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早在殷商的墓葬中都已出现，可见阴阳之理要早于五行生克推演之道。不过若说这座供奉射日青铜神像的山体是座古墓，确实难以理解。春秋战国以前，还不可能在坟墓中存在如此宏伟的大殿。

我估计Shirley杨也应该清楚这些事，她既然如此说，必是自有道理。只见Shirley杨戴上手套，将螺壳中尸体轻轻捧出。这尸体的四肢在她手中又瘫又软，皮肉如水缎一般，竟似是软如无骨的一副空皮囊，可偏偏眉目口鼻俱在，满头青丝也不曾少得一根，身上穿了一身千珠衣。赤着双足双手，顶着鱼骨冠，原来是个女子。

刚才我们只顾看古尸的双足，没想到竟是一具女尸，不禁好生惭愧，不过我见Shirley杨竟敢把那全身无骨的女尸从螺壳里抱出来，忙道：“这也使得？快放下，小心尸变！”

Shirley杨说她要找找看这巨螺中有没有归墟中的地图。那具女尸瘫软如泥，尸中毫无形骸，传说古时候的徐偃王是有筋无骨之人，想不到真有这样的尸体。之所以说螺甲中都是陪葬品，或是埋藏起来的贵重秘器，是因为这女尸似乎不太像是盛殓在其中的棺主，它更像是一件神秘的收藏品，而且螺壳中还有许多古怪的事物。说着话她将女尸放在螺壳被撬掉的铜盖上，又从空螺中取出一对漆黑的古铜剑，一个龟卜玉盘，数支人鱼蜡烛，另有一个形态古朴的黑色玉瓶，瓶口封得极是严紧，瓶中沉甸甸的，似是装满了什么东西。

我和Shirley杨同样觉得好奇，螺壳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正要逐样看个仔细，却见明叔和多铃姐弟，都面无人色地盯着那具有筋无骨的女尸看，眼也不眨一下，他们脸上的肌肉好像都在抽搐，我忙问：“明叔，怎么回事？”

明叔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压力震慑，喘着粗气，喉头像被哽住了一般，连说话都已吃力：“那不是……不是女人尸体，那东西是……彪！”

第四十一章 尸彪

我尚未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就见明叔双膝一软，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多铃和古猜也跟着跪下，他们好像见到了什么令蛋民极其畏惧的东西。明叔以膝代脚，爬过去将那有筋无骨的软尸装进一个大密封袋里，见尸体并没有沾水，难看至极的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他连连叩头，祈求渔主保佑。

在风高浪急的大海上，蛋民渔民们无不视妈祖为神，天后娘娘在海上救苦救难，是保佑舟船平安的一方神圣，但冒险出海的人不是为了迎风搏浪，而是为了养家口口挣饭吃，在海里采蛋屠鲸，或是打捞青头，捕到千斤大鱼，则务必要拜祭渔主，请海神赏口饭吃。

我始终以为渔主是传说中海里的龙王爷，却见明叔等人诚惶诚恐，竟对那螺壳中的女尸如此恭敬，实在不知他们这三个蛋民想做什么。形炼修道之人，死后飞升化仙，留下的尸体称为遗蜕，难道这软如烂泥的女人皮囊，便是渔主的遗蜕不成？

Shirley杨想在螺壳中寻找归墟的地图，不料却让明叔和多铃姐弟三人，受了一场虚惊，显然青螺壳里藏的诸般事物，是蛋人渔民们都识得的，于是问明叔等人，那有筋无骨的女尸，以及螺中的铜剑、玉盘等物，究竟是做什么的。

明叔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道：“你阿叔这顾问自然不是白当的，别看你们摸金搬山的高手，历来搜山剔泽履险如夷，可在海上就不懂采蛋的掌故和规矩了。虽然在七十二行里都是凭手艺吃饭的，但隔行如隔山，所以你们不知道这女尸和短剑是做什么用的，在蛋民眼中，这可都是祖宗留下的神物。”

我说：“明叔你就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别说得云山雾罩的大卖关子，我就是以前从没采过蛋也能猜出三分，螺甲中所藏的，大概都是古时候蛋人祖先在海底采蛋所用之物。”

明叔说：“胡仔不愧是摸金校尉中的元良，眼光确实犀利，这被铜盖封住的螺甲，既不是什么棺槨，也不是陪葬的明器箱子。蛋人的手艺都传自秦汉时期海上的蛮子蛋民，传说龙户獭家的祖宗，能在海底置彪引蚌，现在某些年代古老的海神庙里，还可以见到有记载那些古时神迹的壁画，凡是下过海的蛋民没有不知道的，就好比摸金校尉大多都知道摸金祖师爷在幽王墓里盗走丹砂异书。这丹砂异书皆是西周的神物，摸金的手段究其根源出处，都是从中演化而成，但后世却谁也没见过丹砂异书什么祥。蛋人祖师的蚌彪就如同摸金祖师的丹砂异书，是采蛋之人听

说过没见过的神器。”

听明叔如此一说，我和Shirley杨就明白了一多半。蛋人是恨天氏的遗族，他们应该知道祖先是如何下海采蛋屠蚌，螺甲中所藏的古物，都是恨天氏在海底采珠所使用的道具，相传都是海神渔主所造，件件都是世上绝无仅有，想不到被我们无意中掘了出来。不过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怎样来使用的，那所谓“蚌魑”的无骨女尸，难道也是捉蚌采珠的道具？对蛋民这些事，我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确实是外行了。

明叔说这些东西既然叫咱们撞见，都是托了渔主的洪福，干脆都带回去，将来再想到南海采蛋，全都派得上大用场。如今沿海的天然珍珠都被采尽了，珊瑚螺旋里的也不多了，可能在几百年间都未必再有成形的月光明珠了，不过这些古物都是海底遗存的青头之祖，用不上还可以变卖出去，也是一桩不小的富贵。

但这批青头之中，唯有蚌魑比较危险，刚才Shirley杨说古时徐偃王全身无骨，只有筋肉血脉，这女尸可能生前患有徐偃王的无骨怪疾，实际上在古代确实有这种怪病。徐偃王从生下来起，就是一个有筋无骨的废人，只能仰面朝天地躺着，一生不能坐立俯仰。不过作为蚌魑的女尸却并非如此，她是被一种残酷的刑罚化去了全身骨骼，尸体皮肉更经过特殊的处理，像是被制成了一个诡异的标本，但这制魑的方法，就根本没从归墟里流传出来，所以后人无法得知。

在秦汉之际起，因为有些千年老蚌藏得严密，更兼躯体庞大，难以托出水面，所以蛋人中的龙户入海必带“珠媒”，于水底置“珠媒”引珠。老螺巨蚌见“珠媒”闪动，就会误以为明月在天，纷纷从藏身处现形展甲，吐珠弄月，采纳天地灵气之精华，龙户趁此机会舍命夺珠。这套方技极其危险。因为此时海底精光四射，引得深海恶鱼蛟龙随之出没，龙户往往要一面力搏龙触鲨吻，一面又要在老蚌藏珠闭甲的间不容发之际，夺取蚌珠。以前汉文帝听到这些龙户采珠的事迹后，曾连声惊叹：“险哉！”

“珠媒”最早的原型，就是用女子躯体所化而成的尸魑。原始鸿蒙的海底极阴处常有蚌祖，实已成精，这种蚌都活的不下千年万年，已经与海底礁石化为一体，非到月圆极明之时不肯吐珠。它的蚌珠光华绝伦，而且老蚌狡猾通灵，普通的“珠媒”根本无法引出它的蚌珠，只有给女尸穿以珠衣，珠衣上的珍珠都是不值钱的鱼珠，类似于鱼脑中的结石，在水底并无光华，但女尸体内一股幽怨之气，在海底能使鱼珠产生暗淡的精光，这种光晕阴气沉重，极似月阴，采珠者只有背负尸魑赴水潜海，才能引得蚌精吐纳明珠。

尸彪平时不能见水，遇水就会展其形骸，损耗阴气，这种原始而有效、并带有几分邪恶残忍和神秘色彩的采珠之法，只掌握在蜃人的祖先手中，连龙獭之辈也不会制作尸彪，只能以平常的死者磷膏混合鱼珠为媒，对成形的蚌精则毫无办法。

至于螺甲中的两柄短剑，剑身漆黑，背刃有透孔，呈北斗七星排列，刃柄吞口都铸为浑然一体。剑柄是鳞族蛟人的形态，蛟尾弯曲盘缠，人头上仰口吐剑刃。双剑一阴一阳，工艺对称精确，刃口已经变得微微泛出暗红，但依然锋锐十足，人离得近了，就会感到森森凉意。将剑刃的透孔附在耳畔，能听到隐隐海潮之声，两柄短剑都和龙弧相似，是蜃人祖先入海宰蚌屠龙的利器。看这天井下堆积如坟山的螺甲，想来已不知有多少水族丧在刃下。

明叔自称蜃民，虽然从未真正在海中采过蛋，但他精于世故，常年在海上做法勾当，熟知海事，对蜃民的手艺和各种掌故来历，简直比那些真正以此为生的蜃人还要熟悉。我察言观色，知他所言不虚，不过心中有些不以为然：“这就好比是古时候说的屠龙之术，根本没有实际的用途。如今老蚌都被捕杀得近乎绝迹了，它们所需的生存环境又十分特殊，海底哪里还有需要用户彪才能引出来的老蚌？”

我最关心的，还是螺甲中那套玉盘和蜡烛，相传周文王推演先天卦数之时，所使用的器具，正是龟甲和照烛。盖因诸如龟甲龙骨或是海底玉石等物中，都自身蕴涵着神秘的龙气，自古以来，便被视为通天的灵物。归墟古城中很可能有先天十六卦的遗迹，于是就让明叔不要再说那些不相干的蚌祖渔主，玉盘、玉瓶，还有那几支人鱼蜡烛，可是古人用以占卜之物？

明叔说蜃人是海上蛮子，从不行巫卜之事，玉盘和蜡烛是通过烛影来测算月之阴晴圆映的月璧，早时有许多龙户也继承了这种古法，后来测月观星之物种类多了，就逐渐不再用这老法子；而那黑色玉瓶中的油膏，是蛟人鳞下的分泌之物，除了能治潜水病之外，还可用来涂抹到采珠人身上，否则活人的气息就在水下遮掩不住，那些有灵性的巨蚌便知有人夺珠，闭合坚甲藏匿，使蜃人难以接近。这些东西，实际上正是一整套古时采珠所用的神秘器具，恐怕也并非有意埋在螺甲蚌壳的残骸中，这天井下四下通风，可以消减血腥之气，很可能就是一处古时刮蚌的屠场。

众人听罢明叔所言，无不心中忐忑，望着脚下堆积的螺蚌甲骸，似乎都能闻到一股血腥的气息。蚌病而生珠，在水下生活千百年，与人无害，却常常惨遭屠戮，正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仅是人之贪欲，

就连那些蛟鳞之属的海怪，也常自舍命追逐海珠，求之不倦。归墟遗迹中的蚌壳虽多，从古至今这么多年来，为南珠丧命的蛋民水族数目，恐怕更多上十倍也还不止。难怪明珠皆取月之精华，实是因为阴气附着难消，这股阴气甚至可以使古尸驻颜千载。古时那些对南珠贪婪无度的达官贵人，若知道每一粒拇指盖大小的明珠，都是无数蛋民鱼龙性命换来的，还敢不敢再随身佩戴赏玩？

我和胖子将阮黑的尸体装入已经掏空的螺甲，重新封上铜盖，纳入蚌壳堆积的坟墓掩埋，合手拜了两拜，但愿他在天有灵，能够含珠安息，并保佑我们顺风顺水，早日回家。随后众人吃些东西充饥，就地休息。

胖子对目前的处境毫不担心，他将翡翠宝衣，以及人鱼吞珠的遗骸等价值连城之物，全填入一个背囊里，搂在怀中呼呼大睡，梦里似乎正在数钱，嘟嘟囔囔说着胡话：“钞票贴在脸上的感觉可真他妈好……”

明叔一会儿看看尸彪，一会儿又摸摸那对蛟鳞短剑，虽然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却又不禁为如何从海底脱身感到忧心忡忡，想到害怕绝望处，全身都跟着一阵阵发抖。

古猜和多铃一是伤心师父惨死，二是担忧今后命运和眼下的困境，吃了些东西后也都辗转难眠，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躺在螺甲坟上听着城外阵阵海水涌动之声。

我过去让他们抓紧时间合上眼休息一阵，看这海气涌动的势头不祥，稍后可能要有大难临头，到时候搏浪一击，是生是死在此一举，倘若不能养足了精神气力，便抓不住稍纵即逝的生机。咱们吉人自有天相，眼下什么也不要多想，只管睡上一觉再说。

自从进了珊瑚螺旋之后，人人精神紧绷，谁也没得喘息片刻，这时都已精疲力竭，经过我一番劝说，精神稍稍放松，明叔和多铃姐弟陆续倒在橡皮艇中睡着了。

只有Shirley杨心潮起伏难以入睡，她侧倚在小艇上，低声和我商议如何解决打捞队面临的种种困难。青头是越捞越多，包袱也就越来越重，接下来的情况不容乐观，归墟上的几处海眼，都有灼热的阴火流动，挡住了千万吨海水灌入。但是海底地壳中，被常年大规模的采矿都给挖空了，使得地脉中海气动荡不定，凝结积郁的海气一旦变化，就会再次产生海陷，大海洞又会卷着无穷的海水灌入归墟，想从海眼中返回海面比登天还难。海洞噬海的威力我们亲身经历过，当时海洞产生的巨大吸力，能把空中的海鸟都卷进来，所以海眼基本是条绝路。

Shirley杨说：“归墟下乱流涌动，水面有时平静，有时又翻涌如沸，甚至还有浪涌潮汐，小艇无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航行。虽然远处可能会有伏流的出口，但也万难接近，不知几时大海洞又会把海水吸入，到时这浮出水面的古城遗迹立刻就会被大水淹没，咱们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为了让头脑清醒一些，摸出烟盒来点了支烟，心想能在几千年前的古代遗迹中抽烟，这种待遇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看着香烟燃烧的烟雾缥缈，忽然想起以前有个高人，是渔民出身，叫做刘白头，他平生嗜食烟草，也是一代风水宗师，不过他不看山只看水，最精海气之道，著有奇书《海底眼》，详细阐述论证海气海屋，相水观海之法独步天下，堪称一绝。

摸金校尉所著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穷究天地之变，自成一家之言”的风水秘术总诀，集合了许多宗师大家的堪舆精髓，书中内容的形式可分为“图、表、歌、诀、赋”五类，只在“寻龙诀”中才涉及“南龙”。由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本“摸金指南”，所以对古墓山陵奇少的南龙解析得并不详细，其中对“海眼、海气、龙火”的论述，都得益于海上奇人刘白头所著的《海底眼》。

《海底眼》中说海气之变，不外“盘古浑沦，阴阳清浊”之理，其实都是开天辟地时便已留存在海中的混沌之气。阴阳之水相互混合，海气下必有伏流，也就是海底的淡水热泉。古时恨天氏避处海岛，从遗迹规模来看，人口应该不少，他们常年在地下开铜矿采龙火，但并非就一直住在这鲸腹般的海底。珊瑚螺旋海沟里的建筑遗迹，当年都是从海面上沉下去的，他们需要庞大的淡水资源供应日常所需，珊瑚森林里有许多乱流，大概都是以前淡水深井的遗迹，如果能辨明方向，也许能借着海底喷上去的淡水浮回珊瑚螺旋。

我自认为此计甚妙，Shirley场却说绝不可行。这里距离海面太深，上下交错的水压和乱流之强根本无法估计，可以轻易将人撕成碎片。随后她又说古猜身后的文身中，似乎还隐藏着许多秘密，也许如能领悟其中真相，会找到逃出生天之路。

透海文身里描绘的海中之山，与我们所见相互吻合，各种建筑大殿都建在起伏的山中，山呈环形，中间有一根黑色巨木，木下压着一具形态奇怪的僵尸，再深处是鲛人和古龙遗骸，其中奥秘若不亲眼所见，实是难以想象。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暂且养精蓄锐，休整之后再到古迹中探明真相，谋求脱身之策。我和Shirley杨说了一阵，就觉得眼皮打架，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

也许是太累了，这一觉睡得很实，突然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只觉四周海涌呼啸而至，众人一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天井中的海水暴涨，四壁门洞皆被淹没，两艘被拖上蚌坟的小艇也都浮了起来。我揉了揉眼睛，担心小艇被水流冲走，赶紧叫众人上船。正在这时，就听天井外铜甲铿锵，不绝于耳，好像殿中射日的青铜武士神像，都忽然活了过来，浑身铜甲摩擦碰撞，朝我们围拢过来。而且声音密集难以分辨数量，绝不仅是我们在射日铜殿里见到的那几十尊青铜巨人，似乎是一支成千上万的青铜大军开始在海中复活。千军万马踏水而出，青铜碰撞与海水涌动之声混合，也不知是军声如潮，还是潮似军声，但这震耳欲聋的响动格外使人战栗胆寒。

众人闻声无不失色，不知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剧变，连胖子也是吃惊不已，他还以为海底的铜人活转过来，是为了要抢回我们舍命捞来的青头，急忙把背囊缚在身上，抄起M1卡宾枪，又捡了几颗手榴弹塞进腰里。明叔见状更慌，惊问：“肥仔你要怎地？”

胖子恶狠狠地拉开枪栓：“谁他妈敢动老子的这批青头货一根小手指头，本司令就把他从青铜器时代打回石器时代！”说话声中，海水涌动，将两艘小艇从天井中托出，随着海水形成瀑布落入山间，只见一片朦胧的海气中，显露出无数青铜武士，他们围绕着一根漆黑的巨树，密密麻麻地列成阵势。

第四十二章 定海神针

环形山山势起伏，围绕着一块巨大的广场，海气鼓荡之下，使得归墟中的海水暴涨，淹没了周边的石殿遗迹，穿过山体的洞窟和间隙沟壑，像瀑布般倒灌入山中。我们的小艇随着水流被带上天井，只见四周被瀑布般的水墙所围绕，海水从四面八方涌入山中的凹地。

在铜声潮水雷动的混乱中，两艘橡皮艇成了被秋风卷起的败叶。随着一阵激流，旋转着落入四面山体环绕的水中。我们急忙将船划向水面中央，以免被环形瀑布冲翻了座船，趁机在水雾中前后打量。

这里的地形就像是古罗马时的竞技场，山坳处天然形成一个圆形的广场，底部有十几道漩涡，将海水抽进古城下方的无底深渊。一棵倚天拔地的黑色巨木斜插在其间，约有十来层楼房的高度，树身之粗大可容宅，几十上百个人怕是都合抱不拢，犹如一座黑色的通天巨塔，斜立在环形的城迹中央。

木皮皆老鳞状，非松非柏，也不是普通古木之化石，乃是古时森林沉没海底万年，所结为的荫沉木，下端没入水底，还不知道另有多深，上端斜指戳天，木端周遭嵌以团团层层如同云雾一般的箭石，仿佛是云层缭绕如伞盖的树冠，木身上嵌有深绿色的虫鱼铜迹。我们虽然没正式研究甲骨篆迹，但甲骨文在龙骨天书上也见得多了，多多少少也识得数十字。这种虫鱼迹大多是象形文字，Shirley杨事先曾做了些功课，此时她扫了一眼，就发现巨木上的两个虫鱼古篆，虽然形似鱼骨虫足，却不是容易辨认的象形字，只猜其中有个“木”字，第二个字就猜不出了。

环行山内犹如一口巨大的归墟深井，不管四周有多少海水灌进来也填之不满。四周散布着上千尊被水半没的铜人，体形都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巨像皆是周身青铜，神情古朴凝重，头顶并没有佩戴鱼骨冠，都如奴隶一般，在湍急的水流中，每十尊青铜奴隶围成一圈，推动手中绞盘，无数道铜链牢牢锁在巨木之上。涌入深渊的乱流卷起一股股漩涡，激流带动得铜奴铜链，使得青铜相互撞击摩擦，铿锵之声不绝于耳，然而高大的青铜奴隶们徒劳地在水中晃动着，却转不动绞盘一丝一毫。

众人并力拼命将小艇驶离水面的漩涡，分别用绳锁套住近处的青铜奴隶，才暂时将救生艇稳住，身上已被飞溅的水雾淋得湿透。山体环合的地形并不拢音，在巨木附近已感觉不到那雷鸣般的怒涛，但鲸腹形洞窟却将回声反复冲撞，只觉耳骨隐隐生疼。

眼看着四周海水如墙，水势极盛，我们的救生艇难以承受急风大浪，当此情形，不得不令人感到末日临头般的绝望。众人抬头四顾，如

同深海之鱼仰望蓝天，除了心念如灰的恐慌之外，心中更是一阵阵的茫然无助。不知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方，看来归墟中的古迹，并非是古墓古城，在这采集龙火的深渊中，处处都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事物。

胖子见橡皮艇略稳，就站起身来用手摸了摸水中高大的黑木，奇道：“这不就是龙王爷水晶宫里那根儿定海神针吗？咱这回怕是进了龙宫了，放眼全是青头祖宗，可惜又没那么大的船往回运，这他妈不是成心让胖爷着急吗？”

我说：“胖子你瞧清楚了，神针是铁的，这古木可非金非铁非石，而是正经的上好木头，只有几千万上亿年前的古森林里才有。我那会在昆仑山当工兵挖山，就见过这种百米巨木的化石，听说只有在阴气沉重的深海里，才能保留原木的形态。你们看这些青铜奴隶拼命转动它，这也绝不是想定海，八成是在搅海，搅混了海水才能捕捉吞舟的恶鱼。”

Shirley杨说，古人认为世上有三种上古的神木，除了断掉后在没有光合作用的环境下，还可继续生长的昆仑神木之外，另有扶桑和榧木。扶桑是太阳落山后所停留的一棵大树，恨天氏视太阳为敌，所以这古木不可能是扶桑，应该是传说中可以从海底通向月宫的榧木。

明叔和古猜等人的小艇停在离我们不远处，听到Shirley杨说这是海中榧木，忙道：“这么多铜俑奴隶，肯定都是用来殉葬的，看来这的确是座恨天氏的陵墓。榧木是上古神木，下面压着的肯定是古时成精的僵尸，咱们这回连潜水寻找生路的机会都没有了。”

Shirley杨摇头说：“先前我猜这里是座古墓，如今看来可能有误，用龙火炼鼎的那个时代，还都是以活人殉葬，尚未有始作俑者，既然有铜俑就多半不是古墓，另外榧木顶端嵌了许多箭石，周围有上千青铜奴隶环伺推动，这东西可能是一件射日兵器的图腾。”

我看榧木虽是世上少有的海底神木，但妄想要射穿太阳，却无异于痴人说梦。扯动绞链的铜人，都是以龙火所铸，千百年来淹在水底也未彻底锈蚀，铜性坚固不散，但不知铸造这么多铜人又有何用，难道还真指望它们能活过来推动榧木射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实是想不出这遗迹有什么作用。

Shirley杨说咱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去衡量古代的事物，在今人眼中也许这射日图腾毫无价值，都是驱使古代那些悲壮如同蝼蚁般的奴隶，呕心沥血倾尽国力铸造的废物，可在古代这就是人们生命的意义和信仰所在，是精神世界的寄托。

听她这么一说，我若有所感，这些“假大空”的事物可以什么都不

是，也可以是“一切”。我正思量着该何去何从，忽然感到地动山摇，海水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剧烈鼓荡，榵木四周的青铜巨像，脚底都似生了根，任凭海水如何冲动，也仅仅微微摇晃。耳中只听铜甲摩擦碰撞的尖锐之声密集异常，头上海气带动阴火燃烧，空中霎时间下起了铺天盖地的一阵火雨。

我们躲在漆黑的榵木和铜人躯体下，躲避落入水面的一团团阴火，加上此时海波汹涌暴涨，救生艇边缘被阴火燎着，顷刻异味扑鼻，冒出缕缕白烟。我们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活得一刻便算一刻了。

阴火凄冷的光芒中，只见海水中有一条巨大的阴影浮现，随着乱流窜入榵木附近的水里。明叔忙叫喊着让大家小心有恶鱼吞舟，话音刚落就从水中冒出一条粗大的黑色蟒鳗，数米长的漆黑鳗身泛着幽蓝微光。它在海底全凭感知，这时慌不择路，没头没脑地撞在了明叔所在的橡皮艇上，顿时推着小艇在水面上滑出十余米。明叔等人险些落入水中，古猜想用木桨去打，却由于失去了身体重心，根本爬不起来。

我们齐声惊呼，眼着那小艇就要撞在水中铜像之上。我赶紧一拍胖子的肩膀，让他开枪解围。胖子见鳗头出水，举起M1卡宾枪连射三弹，这么近的距离他说打左眼绝不打右眼，枪响处血雾带着碎肉飞溅，鳗血喷了明叔满头满脸。受伤的黑鳗一头扎入了附近水下的旋涡失去踪迹，水面上只流下一股浑浊的血水，顷刻便被涌动的水流冲去痕迹。

明叔三人的救生艇险些也被漩涡吸住，赶紧抄起木桨划水，重新向我们靠拢过来。这时又见水花翻滚，水里有条十六七米长的庞然大物，头尾乌青，顶着一个发光器，身体发灰，双眼格外突出，全身都是菱形刀鳞的怪鱼。它突然浮出水面，鼓鳍摇尾，正追逐一条从深海逃出来的黑鳗，乱流中失了猎物，便直奔我们的救生艇扑来。

Shirley杨识得这是被称为深海金眼鲷的猎性鱼，它和巨型黑鳗都是被水底热涌逼上水面。由于几千米以下的深海中事物较少，它的习惯是见什么吃什么，离开了深海在浅水下它难以存活太久，所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也会由于身体的不适疯狂袭击水面的一切生物。但此时救生艇在榵木下躲避火雨和海涌，根本无法移动半米，胖子身处射击死角，无法及时开枪防御，只好抓起艇内的另一支M1卡宾枪抵在肩上，向水面射击。一梭子子弹入水，激起了串串水柱，可0.3英寸口径的枪弹，防身有余，想要射杀皮厚如犀的金眼巨鲷，却是力有不及。

不过枪弹如雨，仍起到了一定效果，深海恶鲷掀起一片水花，擦着我们所在的救生艇迅速游过，头也不回地撞向明叔和多铃姐弟所在的小艇。明叔面如土色，呆在现场，眼看就要被怪鲷揭翻小艇拖入水中，多

铃和古猜只好抡起船桨砸向獠牙大张的鲷头。

我见状不妙，只要小艇一翻，明叔这三人还不够给这海怪般的恶鲷塞牙缝，但我们的两支M1卡宾枪无法射杀水中的恶鱼，只好使出当年在河里炸鱼的办法，同胖子取出集束手榴弹，咬掉导火环，拼命投向金眼鲷和橡皮艇之间。

手榴弹从脱手到爆炸有一个间隔，未能炸中金眼鲷的鱼头，不过还是炸中了乌青的鲷尾。爆炸激起一大片水柱，将金眼鲷鱼从水中掀翻至半空，可手榴弹爆炸的区域离救生艇过近，爆炸的冲击波同时将橡皮艇冲得一震，明叔和多铃都被甩入了水中，古猜想也没想，叼了短刀就下水救人，好在这些人都是海上搏风击浪以海为生之辈，掉到水里并未慌乱，迅速游了回去。

我见四周有鲨影闪现，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急忙将小艇靠拢过去。明叔等人的小艇已经漏水不能使用了，但我们这一艘救生艇，根本容不了六人和大量装备，如果让众人合乘一艇，那逃离时使用的水肺等潜水装备，以及淡水和食物这些看似累赘、实则维持着打捞队生命线的重要物资都要舍弃。

火烧眉毛，只好先顾眼下，为今之计，仅有冒死潜水，进入海下水底寻找出口。于是让众人暂时踏着青铜巨像，攀上海底神木落脚。另外归墟的出口唯有潜水离开鲸腹，然后摸清伏流的走向，潜回珊瑚森林附近的海沟，所以潜水装备绝不能舍弃。于是大伙都要把各自需要的水肺蛙具背了，又带了少量潜水炸药，枪支、手榴弹、食品、淡水全都抛下。捞来的青头自然是舍不得扔回去，分别缠在身上的潜水携行袋里。秦王照骨镜我始终绑在胸前，只要能活着回去，这古镜是必须带回去的，其余的青头和一日用量的清水食品，还有部分急救药品，则都装入一个加有铅块和充气囊的密封背包里，以便统一携带。

明叔把恨天氏刮蚌屠龙的两柄短剑分给我和胖子，他说想在归墟里潜水寻找生路，基本上就要做好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天知道水深处有什么危险，有蛋民祖宗的分水剑防身，至少比潜水刀和鱼枪可靠，我和胖子暗骂明叔又想将我们顶出去做挡箭牌。

不过此刻容不得再去跟他计较，我抓紧时间告诉众人，看来海上就要发生大潮，归墟里随时都可能被海水灌满，留在这儿被龙火烧灼只有死路一条。咱们潜入水底求生，机会只有一次，绝没有回头的道理，如果水肺消耗尽了还游不出去……那结果就不用我说了，总之记住三点，第一，团队行动，同进同退；第二，不要耽搁时间；第三，最后时刻一定要顶住心理压力，必须豁得出去，孤注一掷，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此时众人无不清楚，凭我们携带的水肺氧气，想在根本还没确定是否有出口的情况下逃出归墟，活着出去的概率恐怕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但留在这里不是被浪涌揭翻了小艇掉进水里喂鲨鱼，就是被龙火和热泉烧死，事态是急转之下一落千丈，连喘息考虑的时间都不剩几分钟了，眼瞅着再不采取行动就没有活路了，正如明叔所言，“不赌不知时运高”，机会再少也是机会，与其等死，何不趁着现在精力充足冒险一搏？当即便都下定了决心。

这时火雨突然不再落下，附近水面的鲨鱼都在抢夺鲷鱼的尸体，水已涨至青铜奴隶的头部，水面上密密麻麻的一片铜人头颅，四周大水涌动之声如同在海底撞击巨钟，这时气氛压抑得难以形容，但我见正是入水的机会，对众人打个手势，扣上蛙镜含了呼吸管，正要带头顺着樅木下到水里，却被古猜拉住了胳膊。

我推开蛙镜问道：“怎么？临阵退缩了？”只见龙户古猜满脸都是惊讶骇异的神情，他对众人说：“不能走……我看到……一个白色……白色的太阳！”

第四十三章 奔月

我听古猜说见到了白色的太阳，根本不明白这小子在说什么胡话，还以为是他过于紧张吓昏了头，毕竟绝望带来的强烈心理压力，不是他这十六七岁少年可以承受的。

明叔却吓了一跳，在海上见了白日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懂得海象天候之人都清楚“日头惨白，风暴连天”，那是将要发生翻海灾难的征兆，险些瘫坐在地上，幸好被扶了一把，Shirley杨问古猜：“别急，把话说清楚了。”

古猜急忙指着头顶：“你们看啦，太阳是白的……”众人均没想到他所说的太阳就在头顶，身在地形酷似鲸腹的归墟之中，怎么可能看到天空的太阳？当即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上方，不料真有个白茫茫的圆形物体悬在头顶，正对着榼木嵌满箭石的顶端。

刚才海气相激，岩层中的龙火飞溅，落下了一场火雨，半空都是阴火烧海形成的薄雾，谁都没曾注意上方的情况。我心中先是一凛，有些摸不着头脑，奇道：“那是什么？”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时没能回过神来，只有一片茫然，但却还知道，那东西肯定不是太阳。

Shirley杨凝视岩层中明显比周围隆起的一块黑色穹庐，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喜道：“幽灵岛！”原来那白茫茫的光晕，不是古猜形容的太阳，而是归墟中没被海气遮掩的一处“天窗”，此地上有天门，下有伏流，才保得千百年来生气不减。我们刚入珊瑚螺旋之时，正值大潮退去，海面上露出了一片黑色的岛屿，那是一座由于潮汐作用时隐时现的幽灵岛。

潮水升涨之时，岛屿就会没在水下，等到潮位低落，它又会在海面上出现踪迹。开始的时候我们误以为幽灵岛是巨鲸出水的脊背，唯恐被它鼓浪而出揭翻了船只，曾以海神炮轰击，确认那是一座孤零零的海上小岛。幽灵岛将珊瑚螺旋分割成东西两个区域，我们受到大海蛇的袭击，从东侧沉入海眼，想不到归墟中恨天氏的古迹，正建在幽灵岛的正下方。

更没想到幽灵岛上有个天窗般的洞窟，直通海面，想必天色已明，露出圆盘大的一片天光，才被古猜误以为见到了大风暴前的白日头。估计这井口般的洞窟，并非是被三叉戟号上的震海炮轰塌的。这射日神器榼木，如同一株大树，以箭石嵌为伞盖，作势破天欲出。原来这射日图腾布局严谨，皆有深意，现在才感觉到恨天人煞费苦心建造了一幕神话般的场面，这其中绝不仅是摆摆样子那么简单，其中还似乎藏着什么更

大的秘密。自商周时，便有人将日月星辰和鱼龙百兽来代表防卫，从海底神木上那残破的铜饰来看，那天窗正应月位，我实在猜想不出为何如此安排。

胖子问众人道：“诸位，我说咱别光顾了惊叹了，没看水涨上来了吗？咱们是顺着这定海神针爬上去，还是潜入水底另寻出路？事不宜迟，何去何从，必须赶紧拿定主意。”

我见幽灵岛正是直通海面的生门，听四周隆隆巨响，正是大潮将涨的信号。潮位增加后，这幽灵岛也得被淹没在水下，只有抓紧时机攀上神木离开归墟，其余的事等回到海面上再作计较不迟。

我想到这些，正要作出决定，Shirley杨突然拦住我说：“我刚开始曾觉得用榼木来造巨箭，有些和华夏文明中那些古老的传说不符。恨天氏虽以射日图腾的后裔自居，但榼木是荫沉木，据说它本身是上古神木，能够从海底一直生长到月宫，那天窗般的洞窟设在月位，一定是明月的象征。古籍中对恨天氏的记载极少，不过周穆王时期的铜鼎上，却有恨天氏死后奔月的传说，这恐怕不是射日的图腾，而是奔月的冥途，是给死去亡灵使用的，咱们从这攀上去，是否会有危险？”

众人心中一沉，原来榼木并非是射日的战争图腾，而是奔月的冥途象征，归根结底，这环形山果然是一座存在于常理之外的古墓。在珊瑚螺旋海域由于海气凝结，等闲见不到星光月色。榼木顶端白茫茫的天光，确实如同一轮满月，这棵给亡魂升华的海底神木，似乎离明月仅有一步之遥，只要攀上榼木顶端，纵身一跃便可离开这片没有出口的混沌之海。

明叔见周围水面上鲨影纷乱，下海潜水难免要与群鲨生死相搏，他往来海上多年，自然知道其中厉害，现在的情形是宁上不下，忙对众人说：“杨小姐说得在理，在海上确有神木通月赴死的古旧传说，不过纵然是水底冤魂奔月的神木，眼下也是咱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通天之路了……”说罢带头攀着布满龙鳞般粗皮的古木斜面，一步步缓缓爬向上方的天窗，口中还哼着蛋民那套凄苦的曲子给自己壮胆，悲壮如同狼嚎鬼哭：“我的海神啊，救救我苦男儿，不怕海波深无底，只怕死采回不了家……”

我见明叔已抢先上了好似能通往明月的神木，六十多岁的人了，说上就上毫不迟疑，手脚却也当真利索，心中大骂他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分子。但他的举动也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破釜沉舟，全都在此一举，此时只好全队攀上出口以求逃生，不过水肺蛙具都不能扔，咬牙负重往上爬，万一上面出不去，还能退回水里。

第二个爬上榧木的是胖子，他背着水肺和一大包青头，虽然分量沉重，但一件也舍不得扔下，负重对他来说还能应付，可登梯爬高的举动，向来是他的弱项，事情逼到这地步了，也只好豁出去了，他闭了眼，“噌噌噌”几步就从斜倒的巨木上连爬数米。

众人连成串攀上了这挂满铜链的高大榧木，也不知这千万年的老木头，还能否经受得起。俯身向下一看，四周海水滔天翻滚，脚底的水面还能看到无数青铜奴隶的身影，更有许多鲨鱼在水中盘旋游动，整个环形古城的遗迹大半都已沉入了水中。我担心胖子紧张过度会失手坠下，便对趴在前面的胖子叫道：“王司令你快睁眼看看，咱们就要攀到月亮上了，月宫中的小寡妇和她的长生不死药还都等着你接收呢。”

胖子感到巨木下水势森然，从高处灌下来的冷风在耳畔飕飕直刮，哪里还敢睁眼，但嘴上还能支应，叫道：“胡八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又开始冒坏水缺德了。你还不知道本司令这辈子就有这么点雅兴，上到高处就专喜欢闭目沉思玩点深沉的，咱心里明镜儿似的，一睁眼不但看不见小寡妇，还非得掉下去喂鱼不可，到时候我非拉上你这缺德带冒烟的垫背……”

洪波怒涛声中，六人攀到了海底神木的顶端，到了此时已是被重物压迫得腰酸背疼，虽然手脚发软可谁也不敢松手。海面上的空气已经吹到了脸上，一片白蒙蒙的天空清晰可见。但在底下看榧木离出口似乎很近，可到了跟前才发现，不插上翅膀根本甭想出去。明叔在最高处颤颤悠悠地站起身来，踮起脚尖，不死心地伸手去够洞窟边缘，可离得实在太远，尚且离着十余米的距离，顿觉心灰意冷，险些翻下神木栽进水里。

我暗骂这回大意了，出海没带绳钩枪和飞虎爪一类的攀高器械，此刻虽然就差那么几步的高度，却空自焦急，无计可施。到这时众人才明白，凡人不是吃了不死药而身轻飞升的嫦娥，人生在世，都是血肉之躯，其质重浊，就算是至圣至贤的孔孟二子，有经天纬地的才学，又或是神勇如西楚霸王，有裂帛拔地倒拽九牛的神力，也都不免受制于地心引力，绝不能凭空离地一步而行，飞天奔月的情形只会存在于神话传说当中。

我攀到嵌入木端的箭石上，这箭石已成化石，久遭海水冲刷依旧坚韧牢固。只见岩层中的龙火逼得海气朦胧，身临半空，犹如足底生云，几十米下是一片翻腾汹涌的混沌之水，水势还在逐渐增高。这时众人脸上全是汗水和水汽，眼见“奔月”之路是条绝路，都喘着气无可奈何。

明叔却还异想天开地出着主意，也许等到水涨上来，就能借着水涌

从洞口游出去了，古猜和多铃左顾右盼，也都不知所措。我听得头顶天空声如裂帛，一阵阵呼啸来回，心想外边天色刚明，正是早潮初生的时候，恐怕不出片刻幽灵岛就会被上升的潮水淹没，海水会从这天窗里狂灌进来，留在这里必定会被激流冲成碎片，看来还得从水路下去。低头看时，只见水中群鲨恶鱼翻翻滚滚不计其数，实是令人心惊胆寒，无遮无拦地下水，别说想潜入深处，只怕刚一入水面，就会被群鲨分食了。

这时Shirley杨忽然“咦”了一声，这倾斜的木身上，遍布许多直径数米长的箭石，犹如老树的树冠伞盖亭亭。箭石是古代海洋生物化石，荫沉木也是沉积海底万年的古木，我们已然无法判断嵌在荫沉木上的箭石是天然生成，还是人为嵌入装饰的，不过在木身箭石稀疏之处，有一道铜门，厚重铜板上的纹理都如鳞状，与木杆上的黑色鳞裂极为接近，若不是Shirley杨在这木身斜面上停留，倒也不易察觉。

我们都没想到靠近榧木顶端的木身上，会有这么一道铜门，用手擦去上面的海藻等物，铜纹中赫然有海底神木连接着海水和明月的模糊镂痕，那些在西周殷商古墓中也能见到的飞翔的送死鸟图腾，更证明了这是一座古墓的墓道，顿时使人联想到，榧木中空，里面隐蔽着一条通道，一条让死者亡灵踏着神木奔月的通道，那通道下必定是恨天氏的古墓。这与中国古墓葬俗中，在地宫口留下让墓主飞升化仙的“天门”，有异曲同工之理，只不过亡魂奔月以求不死药的“天门”，是开在了妄想通往月宫的神木上方。

这时珊瑚螺旋海面大潮蔽天而来，雾气腾腾的天光顿时暗了下来。众人心知这潮水一过幽灵岛，立刻就会狂灌下来，而榧木下的水也在跟着涨。鲨鱼们已吃光了那条被集束手榴弹炸死的深海金眼鲷，现在下水等于是找死。在大海的獠牙面前，身处进退两难的绝境，任谁也充不得好汉了，个个都已是面如死灰，牢牢抱在海底神木顶端的箭石上心慌意乱。

我看这道铜门微微陷入木中，密封得甚是严紧，也不知古墓里是否早故海水灌满了，但别无选择，只有从墓道里滑入古墓，才能避过上有激流、下有群鲨的险境。我对Shirley杨指了指铜门，说：“既然上不了广寒宫，咱们只能向下进坟地了。”

Shirley杨点了点头，使用潜水刀去撬闭合的铜门，我反手拽出恨天氏采取龙含的分水古剑，这时也顾不得这铜剑有多珍贵了，只有当做撬棍来使，不料剑刃锋锐坚韧，勒得几次，便割断了绑在铜门上的链条。

这时头顶海水已经一阵阵地灌了下来，大潮尚未淹没幽灵岛，但海潮涌动之下，潮头已到上方。时间越来越是紧迫，明叔和古猜等人看得

心急如焚，也都挤过来相助，在湿淋淋的古树上协力撬锅门。厚重的铜门千年未曾开启，此刻打开，却未有阴晦之气，只是霉腥扑鼻，令人作呕，露出黑漆漆一个宽阔的通道，极广极深，幽不见底，仿佛直通冥冥。

Shirley杨划了根“寸磷”扔下去，测得空气流通，于人无害，便立即对大伙说：“里面没有海水，空气也安全，能下去！”

说话间潮水就到头顶了，再也不容多想，我将身边之人一个个推进槌木中的通道，紧随他们之后也钻了进去，顺手将铜门重新扣上。黑暗中就觉得整个空间一阵滚雷似的声音，海水的激流冲击到了海底神木之上轰然作响，在大木头内部听起来，更是震耳欲聋，全身筋骨仿佛都快被震碎了，铜门被我们撬坏的地方，也在不断往下渗着水。

我大张着嘴不敢合拢，以防止耳膜受损，漆黑的木洞通道里已经有人打开了潜水手电筒，这种照明工具在没水的环境中效果不佳。但可以挂在身上，腾出手来做些别的事情。我也扭开了自己胸前的潜水手电筒，只见这大得难以形容的木质墓道里，周围木质坚密异常，内壁粗糙，虽是潮气颇大，却不觉湿滑。众人身上负重极沉，在倾斜的墓道上时容易下时难，只好用潜水刀扎住木壁，咬紧牙关，一寸寸地向下缓慢移动。

也不知向下攀爬了多久，海潮冲击神木的响声已经小了，不知是归墟里面的水满了，还是大潮退了，但就是见不到这墓道的尽头，越向深处腥恶的潮气越是刺鼻，最后终于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巨木到底了。

Shirley杨腾出一只手来抛了个磷光弹下去，光亮映水，距离水面已不过十米，下方是一潭幽水，远近并无着落。我让众人先将两个充气背囊的充气环扯开，扔在水面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落水，都挣扎着游到气囊边喘歇，回想刚才千钧一发的险状，都不免有些后怕。

我在惨亮的磷光中抬头打量四周，黑塔般的巨木底部，陷入一片上古珊瑚礁残骸形成的洞窟，下面积满了不知道有多深的水，铜门通向洞中水面，洞中堆满了大如磨盘的龟甲龙骨，骨甲上密密麻麻，全是推演卜卦的古老符号和标记，但遭海水浸泡年头太多，大部分都已模糊难辨。不远处的礁石上，摆放着一个类似巨鲸的古生物头骨，头骨中隐约有数十个隆起的人形，可能是古墓中停放尸体的地方，想来是口中含有驻颜珠，在海底千年不化的古尸。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潜水携行袋，这才记起没带黑驴蹄子，不过有面冰冷坚硬的秦王照骨镜，顿觉安下心来。想看看水深，却发现表盘上指

数已经顶到了头，也不知是坏掉了，还是珊瑚洞里的水根本深不可测。

胖子刚才下来的时候，吓得腿肚子都抽筋了，可到底下一看这奇怪的古墓中还有死人，顿时又来了情绪，拉着众人要赴水过去看个究竟。我见那堆鲸骨化石，正好可让众人稍事休息，于是招了招手，让众人游过去卸掉装备喘口气。

众人疲惫不堪地攀上礁石，见有一具以鲛人干尸灌入油脂，而制作成的鱼膏灯烛。鲛人的油膏万年不枯，燃点极低，只要有些许空气即能燃烧，正好可以替代手电筒。明叔当即把鱼烛举起来点燃，照着鲸骨中的数具死尸，喃喃自语：“丢你老母黑，南海还真有恨天氏的古墓，这些货真价实的海底僵尸是值大价钱的呀……”

我们在鱼烛之下，尚未看清面目模糊的古尸，却先发现鲸骨前的龟甲上，有“震上震下”的标记，由于已在海上见过两三次了，连明叔和胖子那已认得，这是“震惊百里”的卦象，在归墟中反复出现的这一古卦，究竟有什么深意？

我现在是神困体乏，一想这些繁奥的易经卦数，就觉得头疼，但“震”卦中，似乎藏有与归墟密切相关的重大隐情。正当我苦思苦想不得其解之际，Shirley杨忽然问我：“我不太懂得易道，但曾看过一位旅美华人学者的著作，他是易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观点非常独到，曾提及易中卦象，凡是含有数字之语，都不是凭空而来，里面藏有古代的加密信息，今人已多不可解。这震卦中有震惊百里之言，老胡你可知道，为什么卦中不是九十九里和一百零一里，又或是用千里万里，而偏偏要说是震惊百里？”

第四十四章 南海僵人

Shirley杨偶然提到的事，是我以前从没想到过的，易含万象，天地间一切事物生生不息的变化都在此中，只不过极少有人能够参悟透彻。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看到一切，只要接触过周易之学的人，每人都会对《易经》产生自己的认识，在哲学家眼中它所包含的是哲理，在神秘主义者眼中，它又是一部预测事态变化的天书，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至今为止，世人对《易经》的解析，还仅属管中窥豹。

所以Shirley杨说到易中凡是具有数字的语句，都非凭空得来。“震卦”中“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之言，乃是特有所指，只不过不知道为何会有“震惊百里”之语，如果这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为什么不用“震惊千里”或“震惊万里”？

Shirley杨说，咱们这支打捞队自在珊瑚庙岛出海以来，接连见过几次与这“震卦”有关的古物，这几次所见都是在棺槨、墓穴之中，或是鳞人龟卜的骨甲上面，好像那反复出现的“震卦”卦象，是与归墟中的幽冥之事大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可能并非占卜所得之象，而是恨天人送葬埋骨的一个标记，或是恨天氏墓穴中隐藏的一种暗示，而且这些标记符号中，代表卦象中“百”的标记，格外突出，多次见到，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

我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怎样回答Shirley杨提出的问题，她虽然思维灵活，常能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质，可“震惊百里”之言是否特有所指，那也只有古人才知。我听张赢川说过，当年他祖上有位奇才，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张三链子。张三爷在西周古墓中挖出如同天书般的阴阳十六字全卦，看后闭门不出，有人问他里面有什么天机，张三爷便连连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谁解其中秘，洪荒或有仙。”这意思是说，也许只有洪荒初开的仙人，才能知道阴阳十六卦中真正的天机。

那十六卦大概只有通天的仙人能看懂，就算留传后世的八卦，虽然减了一半，即使是博古通今的高人，也不敢说自己能全解明白。我是半路出家。所以更不知易中含有数字之语都有什么玄机。

不过我嘴上却不肯承认，对Shirley杨说：“震惊百里的‘百’字，是代表整数，古代中国人都习惯用整数来做形容词，比如百故百胜、百步穿杨等等，可没人说九十九战九十九胜，或是一百零一步穿杨，说百显得简浩大气，这就叫做微言大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含义。天上打个雷，谁知道它究竟会震多少里？其实这仅是一种抽象的比喻，可能美国人更喜欢精确的描述，所以你才觉得奇怪。”

Shirley杨大概觉得我刚才所说，极有道理，所以也就不再纠缠这墓中龟甲上的“震卦”了，走过去，同众人倚在雪白的鲸骨化石旁喘息。

我也跟着坐在地上休息，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在心中推测这古墓里的格局，看来这一切都与龙户古猜背上的图腾吻合。海底神木下是死而不僵的恨天氏古尸，蛋人们将恨天氏古墓的秘密藏在龙户身上，一定不是为了后代来这倒斗，但其中真正的原因，恐怕在现在还活着的蛋民里，已经没人再清楚了。

我又将视线投向我们下来的古木通道，看来这庞大无比的榧木亿万年前已经生长在此处，后来沧海桑田，森林变为汪洋大海，榧木就留在了海底，几乎穿破了三层地壳。难怪在古代传说中，它被视为连接着月亮上的广寒宫，恨天氏掏空了这棵海底神木，把底部这片珊瑚洞当成了墓穴。

墓穴中也无正式墓道墓室之类的格局，四周都是海底渗下的积水，而且下面的水洞中，水流的旋涡一个接着一个，更不知还有多深。远处水声隆隆，能感到时不时有滚滚灼热的白气传来，想来定是归墟水下的热泉，此水百倍灼热于人间温泉，任何生物一旦被沸水裹住，立刻就会被高温煮得连骨头都剩不下。

另一边则有阵阵阴冷的寒意涌动，将上面的海水吸入虚无一片的地心。古墓墓穴的位置，正建在这一冷一热的阴阳界中，被一道道珊瑚礁残骸封堵严密，冷热之水皆不能侵，是一处风水学家眼中“通天地，化古今的神仙穴”。墓中生气不泄，大化流行，浩浩不已，占尽了自然造化的神奇之秘。

趁我观看地形的时候，胖子歇足了力气，探了半个身子进了鲸骨，打量那数具古尸。明叔也拽着古猜走到跟前，让古猜给祖宗磕头，明叔说：“这是你们蛋人的祖先啊，要是先人有灵，说不定能保佑咱们平安回去。”

古猜并不了解几千年前的祖先是干什么的，不过看见古尸，还是心存敬畏，当下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双手合十，跟着明叔的举动，二人在鲸骨前胡乱拜了几拜。

胖子问明叔：“我说明叔您这辈子，挖了卖，卖了挖，贩过多少古尸？怎么到这儿又磕头又作揖了？我还以为您老得把这些海底僵尸，运回去坐地起价来个奇货可居，可你看你现在的表现，简直太让我失望了，你给我靠边站，你这个老没出息的……”

明叔愁眉苦脸地说：“休将昨日比今日，今朝已是艰难时。眼下大家

陷在海底，能活着出去的机会太渺茫了，这时候哪里还有心情去考虑古尸的价钱，现在当然是有什么神仙拜什么神仙了，说不准哪炷香就烧对了，咱们就能捡条命回去，否则肥仔你说还能怎么办？”

胖子把那条鱼烛插在地上，说道：“依我看……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被迫按照我自身理智的指引去行动了……”说完就用摸金校尉的手段，抬起一具僵尸身体，用膝盖顶住僵尸后脑，一手推住天灵盖，一手去掐僵尸的脸颊，想让尸体吐出嘴里边塞的驻颜珠。

我赶紧把胖子拉住，这趟捞的青头已经足够多了，归墟古墓中都是古猜祖宗的尸体，含珠千年，死而不腐，如果出于尊重，一般不称僵尸或粽子，而是形容其已成僵人。此时还是不惊动他们为好，否则这墓中生气虽盛，一旦取出阴精凝聚的驻颜珠，这些保存了几千年的僵人，立刻就要化为齏粉。咱们这回出海是来捞青头采蛋的，不是来归墟里盗墓的，所以事别做绝了，别忘了祖师爷的规矩，贪心不足是天下祸机之所伏，咱还得想办法回去到美国享受几年呢，这些年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折了可就太不划算了。

胖子被我好说歹说一通劝，才恋恋不舍地从鲸骨中钻出来。我虽不想动这些南海僵人，却想看看这鲸骨中有什么事物，要想撤离此地，还得指望着发现点什么线索才好。

巨鲸头骨的化石颌骨半合，这个鲸鱼头骨也并非极大，但裹住死尸却绰绰有余。说是鲸骨棺椁好像大了些，里面似乎还有些陪葬品，更像是设置在鲸骸里的墓室，一探身便可钻入鲸口，五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平静地躺在其中。

Shirley杨也想看个明白，打开手电筒，跟在我身后弯腰钻进了鲸骨墓室，明叔等人也想进来看个究竟，但墓室中太过狭窄，容不开这么多活人来回走动，我只好让他们在鲸口前举着鲛鱼烛台照明，并戒备有意外发生。这阴森漆黑的地下，谁知道会藏着什么怪物，可别管前不顾后地被抄了后路。

我和Shirley杨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五具南海僵人身上迈过，进了墓室深处。我们蹲下身来回顾那些尸体，用手电筒一照，五具尸体分别是三女两男，男尸是一老一少，服饰大概都已化为尘土了，身上盖着厚厚一层干枯的“龙皮”遮掩，“龙皮”取自一种鳞甲璀璨的海中鱼，鱼头有角，近代已绝迹，不可复见。

五具尸体除了头部之外，都被“龙皮”盖得严严实实，边上的老者只

露出半边手臂，尸体皮肤微黑，面容已经微有塌陷，但尸身里的水分都被驻颜珠镇住了，不腐不烂，也只有珊瑚螺旋受海气浸润的月光明珠，才有此神效。我拔出潜水刀，在那老者尸体的胳膊上轻轻刺了几刀。

不料僵人皮肉硬如坚铁，这样的古尸我从没见过，可能是古时候在海上特有的防腐处理，与传说中秦始皇南巡时，在海边遇到的僵尸似乎一样。Shirley杨低声问我：“你又乱来，用刀戮古尸做什么？”

我说：“我试探试探，看看会否诈尸，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归墟是南龙的穴眼，生气之盛，是我平生前所未见，这些僵人都快石化了，不会再起尸变。”

Shirley杨点了点头，用手电筒在鲸骨内一扫，发现墓室中的各种陪葬品着实不少。陪葬明器之事，自石器时代就有了，也不仅是在中国，世界上各个古文明圈中，大多都有以物陪葬的习俗。鲸骨化石中有各种水族的残骸，与无数殉葬品相互叠压，在墓室中呈矩形分布，除了些坛坛罐罐和玉板龟甲外，还摆有一只造型奇特的青铜鼎。按周礼制度，鼎为三足，天子下葬，可享受在墓中列九鼎的规格。青铜是国之重器，九只铜鼎只有天子才配使用，天子以下，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即使贵为大公，也不能在自己的墓中放九只鼎，否则就是有谋反的野心了。

归墟墓穴中的这件青铜器，形状似鼎，但实为异类，巨腹分八面，下有九足，有半米高矮，虽然低矮，但应该不是铜簋^①，而是罕见的九足异鼎。辨别古铜器。可以从古器颜色上，区分为腊茶、朱砂斑、真青、绿井口，只有这四种是真正的古铜。看那九足青铜鼎，虽近水千年，铜性中那股介于真青和绿井口两者之间的古幽之色犹存，恰似覆了一层井台缝隙中生长的绿苔，却尚没有真青铜器那种纯青铺翠般的明润，幽彻之意至今不减分毫。

鼎口边缘俨如枕角，偃耳、海兽之纹俱备，四旁饰以星象。潘家园古物市场不怎么流通真正的古青铜器，但假冒的则遍地皆有，更有商贩以“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的古铜鉴定口诀来唬人，所以我也多少知道一些。这九足异鼎兼具夏周之特点，我心想比起秦王照骨镜来，也许这龙火铸造的铜鼎价值更高。

我和Shirley杨均知道鼎器历来有记事的作用，而且见了墓室中陪葬的铜鼎，实属世间瑰宝，都不免大有惊叹之意。怔了一怔，这才凑过去细看，她看鼎腹外表，我看鼎腹之渊，只见鼎渊中储满了水，水上有厚厚一层墨绿色的漂浮物，看起来好似黑乎乎一鼎污水，死水无波，看不清水里还有没有东西。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伸手进水里摸索一番，察看鼎身铸纹的Shirley杨已经有所发现，她让我蹲下来看鼎上所铸的图案。我依她所言看去，只见鼎身分为八面，都有阴痕，看来铜上曾嵌以金丝，年久金脱，形成了一片片凹陷的图形，详细地展现了恨天氏死后入葬升月的情形。

我们只看了一小半，便已恍然大悟，回头看了看那一排古尸，原来他们死后还没来得及正式入葬，而是停留在此准备等候满月降临，看来还没到“奔月求长生”的一刻，海岛上的古城就陷入了海里，幸存的遗民如星烟流散，沦为了蛮居海上以采珠捕鲸为生的蜑人。

我正要转去着铜鼎背面，却听明叔在鲸骨化石的口前招呼我，我只好转身退回几步，问他这老没出息的又有什么事情，明叔抹了抹头上的虚汗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墓室中这几位女僵人的肚子里，怎地藏藏着些缺胳膊少腿的死孩子？”

第四十五章 蚀天

原来明叔等人在鲸骨外提心吊胆地守着，见墓中排着的一列尸体盖在鳞片纵横的皮下，如同合盖了一床大被，龙裹中鼓鼓囊囊的很不寻常。他以为五具千年不化的尸体身上都有陪葬品，就算不取，也要揭开来看几眼那些在归墟中保留了几千年的古物，开开眼也是好的。

谁知挑开龙盖，发现居中并列的三具女尸，都是生前怀孕之时惨遭破腹之厄。肚子里成了形的胎儿，少说也有八九个月大小，却都被生生剜了出来，摆在女尸豁开的肚子上，尸身腹内都被塞满了一种被称为“寒玉”的圆石。女尸面颊微鼓，口中含着明珠，尸身腹腔里塞满了事物，所以仍然显得鼓鼓胀胀，好像即将临盆。

死婴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处理，但借着身下女尸体内的寒玉与驻颜珠，形骸尚在，碳化发黑色盘作一团，看上去让人觉得头发根都发乍，再用手电筒仔细一照，这三具死婴不是少条胳膊，就是缺了条腿，看样子都是先天畸形。

明叔吃了一惊，这其中怕有古怪，以前背尸的盗墓贼中盛传孩儿鬼、胎儿鬼之说，有墓主特意在墓中藏着含冤而死的胎儿，凡有盗墓之徒窃取墓中明器，或是损毁墓主尸体，便会为小鬼所缠，昼夜不得安生，迟早都要被害去性命。所以明叔见状不妙，赶紧招呼我看看这恨天氏是不是在墓中养了小鬼，说着话，冷汗涔涔而下，显然惊惧已极。

我闻言立即察看被“龙皮”遮住的几具僵人，一看之下果如其言，三个被掏出来的死婴，似乎还保留着生命终结时痛苦挣扎的姿势。可它们四肢当中，或胳膊或腿都缺了其一，也不像是被人残忍地截了去，而是由于先天畸形，若是仔细观看，可以分辨出细小如同鼠掌的人手，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和身体其余部位一同发育成长。

墓中有小鬼的事并不多见，只在南方某些偏远地区才有，大多数倒斗的手艺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粤东粤西两地，却有着很多这种传说。清末民初，有一批活动于两广地区，做背尸翻窰子勾当的盗墓贼，他们中才真正有人从墓中背出小鬼回家，被害掉了性命，都是近代之事，并非什么子虚乌有的鬼话。可见这是一种区域性的风俗，而且据说在明清时期才开始出现，广东广西地处偏远，直到明清之际，文化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所以没人能考证在墓中藏小鬼防盗墓的传统是从何而来。

但是这种事情，在其余诸省都极为罕见，想来未必出自古法，在归墟这座几千年前的遗迹里，又怎么会有那种邪术？可这些已经即将成形成生的婴儿，又是因为什么遭此毒手？另外，三个全是畸形先天残疾，

未免有些太巧了，我们身处奇险，不能说不信邪崇鬼魅之说，但有些事确实不得不防。

想到这儿我已有心毁尸灭迹，我问明叔等人该怎么办，明叔对他祖上传下来的一些旧事，向来深信不疑，这时听我问起对策，忙不迭地说道：“这时候咱们就别心慈手软了，不然即使回到海上，至少也要有三人背上那甩不脱的小鬼。古墓里为何要养小鬼呢？因为胎儿已经成形了，投胎进来的孤魂野鬼已经附在其上，这时候从孕妇肚子里活生生挖出来，那些小鬼贪恋自己的形骸，故此不肯离去。胎死的小鬼最是气量狭小，心肠歹毒，它们见到活人，不把人缠死就绝不算完，所以要依阿叔我之所见，一不做，二不休，把小贼们的形骸用火化去，才为上策。”

明叔说着就拍了拍手中握的人鱼灯烛，烛光下他脸色难看至极，想来是从骨子里忌讳背着小鬼回家。胖子也攥掇着要点火，不过烧尸之前，最好先把死人嘴里的东西都抠出来，否则又要浪费了。

我又看了看古猜，那小子愣头愣脑，还没搞清楚自己这个龙户和海眼下的古墓有什么关系，根本不在乎放火烧化了这些死婴尸骸。而多铃的胆子是这伙人中最小的，根本不敢过来看鲸骨中的僵尸。

以我的经验来看，背小鬼的事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墓中死婴必有蹊跷，与其让麻烦找上门来，还不如提前烧了干净，何必再去追根溯源探查其中究竟，于是我狠下心来，对明叔点了点头。明叔带着胖子古猜等人一拥而上，便要先取驻颜珠，再放“往生火”。

众人刚要动手，便被Shirley杨拦了下来，她始终在看那尊九足鼎，听到我们这边商量着要点火烧毁墓中僵尸，急忙先让明叔等人停下。她说从墓中背出小鬼之事，搬山道人中也有类似传闻，这些都是近两三百年来才出现于山区的民间邪术，归墟之中又如何会有？而且从未听说墓中藏小鬼，特意要选畸形残疾的胎儿，世上可有此理？贸然点火焚烧，才会真正引来麻烦。

我们都被她说得哑口无言，胎儿四肢各有短缺之事极为诡异，确实难以理解，毕竟谁也没真正见过藏了孩儿鬼的古墓是如何布置。

Shirley杨说：“恨天氏将这件事铸在了九足鼎上，咱们要想从海底的这片珊瑚洞残骸里逃出去，怕是还得指望这些南海僵人。”

众人一听有了计策，无不动容，明叔激动得泪眼模糊：“杨小姐，你阿叔年纪大了，脑筋也有些迟钝，你是说这些古尸能带咱们回去？不知计将安出？还望明示，以解愚怀啊……”

Shirley杨让众人去看九足鼎的背面，原来这深陷在归墟下面与外界

隔绝的珊瑚洞，并非是一座古墓，那胎儿缺少少臂之事，竟是与古时发生的月蚀有关。鲸骨中用龙皮遮盖的五具古尸，一老一少皆是即将殓入棺椁下葬的死者，而三个被剖开肚子的孕妇，却是由于不幸见到了月蚀，而被用来殉葬的祭品。

日食和月蚀是两大天文现象，古人虽不明其理，但对这些天文异象的认识由来已久。自古有种传说，孕妇不可见月蚀，一旦见到，胎中胎儿降生后，四肢必有残缺。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并非捕风捉影，即使到了科学昌明医学发达的现代，也无法彻底解释其中奥秘。见过月蚀的孕妇所生婴儿，十有八九皆为畸形残疾，其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理解。而在古代充满迷信观念的认识中，这是由于“月全蚀”为“大破”，其余则为“小破”，月破的那一刻是月阴精气遭受天地侵损，带胎气者见之必有所感。

古老的文明都是发源于大河，恨天氏正是起源于黄河流域，渡海南迁之后，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神话图腾崇拜，除了象征战争屠杀的射日，还有追求长生不死的奔月，恨天之国的名称，是后世学者根据周穆王时期铜鼎上的记载所杜撰而出，也许并不准确。

恨天之国采取龙火，造就了空前绝后的青铜文明，但大概因为对月宫中有不死药的传说过度迷信，举国之力，全部倾注于挖掘海底神木和铸造青铜，万人伐木，却无一人升天，结果导致古城沉入大海。根据九足巨鼎的记载，这片珊瑚洞的水底，还有个更大的铜鼎。要凑够三具被月破损伤的畸形儿投入海底的巨鼎，才可以让亡灵通过榼木通往藏有不死药的月宫。

Shirley杨说：“月蚀造成的残疾胎儿，在商周时期叫做蚀天，是炼取不死药的药引，这种观念在古代非常普遍，从殷商至秦汉，有大量文物都有与之相关的痕迹。”

我点头道：“秦汉之时，是最热衷于寻仙求不死的时代，想想也可以理解，一个人生前在哪，死后又在哪，这都是凡人难以理解的，毕竟生命匆匆，一转眼就是青丝变白头了，比起有限的光阴，人们当然更关注在永恒的虚无中，是否能得到永生。这股风气到唐宋之后就慢慢淡了，连皇帝老儿也不肯自己欺骗自己了，到世上走一遭就逃不过生老病死，又哪里会有不死的神仙。古人迷信可以原谅，咱们迷信就太不应该了，难道将这三个少胳膊少腿的婴儿扔进水底的大鼎里，咱们就能跟着这一老一小两位僵人，一起飞往月宫吃不死药？”

胖子也说：“就是，要依这么说，那还造登月火箭干什么？美苏两国这么多年岂不是白忙活了，人家古猜的祖宗在几千年前通过爬树就已经

爬上月球了……”

明叔急道：“你们这两个衰仔向来是对什么都不相信，就不能让杨小姐把话说完了你们再吹水？”他又对Shirley杨说：“杨小姐你可别跟这俩衰仔一般见识，阿叔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你快接着说，咱们在月球上吃了长生不死药之后，还能不能下来？这长生不死虽是件很爽的事情，不过还是要能回到下面享受荣华富贵才好……”

Shirley杨说：“我可没说真能从海底神木爬进月宫，我只是以九足鼎上铸绘的图案来解释，这种从不死传说中演化而来的葬法，可能正是海葬的一种。水底的巨鼎是个机关，其中隐有震卦的标记，似乎可以引出潜流……或者是别的什么，总之可以将尸体从归墟里托出海面。只是不知隔了这么多年，这机关是否还有作用。”

我急忙看了看鼎上铸造的纹绘，确如Shirley杨所说，水中有个标有“震卦”机关的巨鼎，如今来看，震上震下的符号，似乎正是某种机关，一旦开启，这珊瑚洞里的海水，就会将巨大的榿木托出海面，可是否如此，还需要我们潜水下去探明真相。

我忽然想到古猜背后的文身，这有僵尸的珊瑚洞下，应该是蛟人的墓穴，再深处则是一片龙骸，不知那口铸有“震卦”标记的巨鼎究竟是在哪里。他背上一代代传下来的透海阵，隐藏着归墟古墓的真相，也许正是祖上希望有后代能返回海眼之中，将祖先的遗骸正式安葬，可直到古猜这最后一位龙户，才有机会跟我们误入此地。看这珊瑚洞内的水流形势，似乎是与外界封闭隔绝，还不知这墓穴下的水有多深，如果大鼎所在的深度超出极限，我们也没有能力到达。

我决定由我和胖子，再加上古猜三人立刻潜水下去，先侦察水底巨鼎的位置，看看能否开启这个巨大的机关，但我心知这只是碰运气，几千年前的模糊记录，又怎做得准？再说，也许这些蛋人的祖宗们想起一出是一出，胡乱编个什么段子来唬人，所以我嘱托Shirley杨和明叔，留在这片礁石上，不要光顾着替我们担心，还要继续想别的办法。

我和Shirley杨简单商量了一下潜水方案，带上恨天氏的分水剑防身，水下纵有变故，也应该足能应付了。Shirley杨说：“你可千万别忘了，只是潜水侦察，一见到水底的大鼎就立刻回来……”

我知道她再说下去，就也要跟着去了，我们携带的水肺有限，行动时必须有所保留，所以在情况还不明朗的时候，不可能一股脑都下水。于是赶紧将她的话头引开，让她要照顾好明叔和多铃。水面寂静无波，看来水下情况不算危险，我们只不过下去侦察一番，料也无妨。然后和

古猜、胖子三人吃了些压缩饼干，各自收拾齐整，每人抱了一个蚀天胎儿质化了的形骸，装入随身的潜水携行袋中，这才来到水边。

在短期内连续行动，使得古猜已经和我们逐渐产生了一些默契，我不需要再嘱咐他什么，而且他在漆黑一片的水底目力过人，搜寻大鼎和确认路线都要依靠他的帮助。他仍然不带水肺，赤了膀子，口衔蛋人刮蚌使的龙弧短刃。

我看胖子和古猜准备就绪，便用手一指自己的蛙镜，告诉他们注意观察，随后三人同时入水。珊瑚洞里的水深不可测，漆黑一片，我们的水底探照灯损失已尽，只能依靠潜水手电筒来照明，身前数米开外，就已黑暗不可辨认。

珊瑚洞水下空间深幽宽广，令人一时不知所措，偶尔有些带着生物发光器的水族接近过来，谁也没看清是些什么，就已如流星般从身边掠过，消逝在漆黑的水中。忽地里，只见黑暗中一片光芒闪动，虽然身在水下，却如置身星海，我眼花之下定睛一看，原来是成千上万只幽灵蛸，在水底来回游动出没。这些幽灵蛸遍体都能发出一道鬼火般的蓝色光芒，可以通过幽蓝色的生物光来吸引细小水族接近，然后寻找机会将其吞噬。发光器还能够用来吓退海中死敌，但它们并不主动攻击潜水员，反倒是为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照明作用。越深处水质越清，不过幽灵蛸忽聚忽散，在水底卷起一波波的光雾，迷离变幻的情形，使人眼花缭乱。

我们抱住一株古珊瑚树的化石，趁机看了看四处的情形，太远的地方看不到。眼前全是各种珊瑚的化石，缝隙和窟窿中有大群的甲壳类生物在快速爬动。我正要倾下身子，继续往深处潜去，忽然发现身旁的珊瑚树化石上，都如筛孔一般，密布着难以计数的窟窿，每个洞窟的大小都可容纳一人，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我对胖子和古猜一招手，三人凑到近处，将潜水手电的光束照将进去，只见珊瑚树身的洞窟里躺着一具蛟人的尸骸，皮肉已被鱼吃尽了，只剩下凌乱的骨骼，上面挂着些与筋相连的鳞片，锯齿般的獠牙暴露在外，显得好生狰狞恐怖。又接连看了几个洞窟，珊瑚树化石中的无数洞窟，几乎都藏满了蛟人的尸体，这株珊瑚树正是海底鳞族的墓穴。

我见到有成千上万的蛟人尸骸，心中也不禁有几分发怵，幸好都是死的，否则在水底遇到这么一群恶鬼，哪里还有命在？不过这些蛟人面目身体都被小鱼啃噬光了，骸骨却未化去，据传这是由于它们脑中有鱼珠。蚌珠分海珠和湖珠，跟鱼珠一样，都是水里的珍异之物，之所以鱼珠未曾流传于世，是因为其离开水的时间稍久，其精华即失，所以向来

不如蚌珠珍贵。

我不知这传说是真是假，又琢磨着龙户文身上既然有鲛人墓穴这个标记，必定是个极为重要的所在，理所当然应该看个明白。于是对胖子打个手势，探手入洞，拽出一个鲛人的头颅，胖子跟着用分水剑伸进鲛人眼窝中一挑，这剑身乌沉沉的分水剑，在水底竟有层暗淡的光芒，而且造为鲛鱼吐刃的形象，可能正是古时对付水底恶鬼鲛鱼的利器。剑刃翻起处，早将那狰狞的鱼头挑为两半，当中果然有个核桃大小的黑色骨球，毫无光泽。鲛人刚死之时，鱼珠自身应该也有精光，保存了尸骨多年，精华消散暗淡，用手一捻，鱼珠立刻变为了齏粉。

古猜在水中看得好奇，也大着胆子把胳膊伸进另一个洞窟里，想摸个酷似人头的鲛鱼脑袋出来看看有无鱼珠。不料他刚一伸手，那珊瑚树上的墓穴里，就无声无息地探出一只满是黑鳞的枯爪，牢牢攥在了他的腕上，将他向里面拖去。

古猜一只手被死死捉住，可另一手抓着气螺，臂弯里还抱着装有死胎尸骸的密封袋，密封袋始终挎在他身上，可这家伙莽莽撞撞地竟不知放掉死婴，取下口中的利刃解决自己，只是用脚撑在珊瑚树上，死命向后用力摆脱，一时僵持不下。

我和胖子见状也都吓了一跳，海里的鲛人诈尸了？哪里还顾得上多想，抬手一剑挥出，那分水剑造得好生了得，在水中挥动起来丝毫不感觉不到阻力，古剑斩落，顿时将洞中伸出的爪子挥为两段，一股污血紧跟着冒了出来，水中血腥一现，在幽灵蛸卷动的光波中，只见珊瑚树密密麻麻的洞穴中，有无数遍体黑鳞的鲛鱼，像是一股股黑色的浊流涌将出来。

第四十六章 古鼎

从珊瑚化石中突然出现的大量鲛鱼，犹如在水中卷起一股黑色的飓风，附近有些幽灵蛸逃得稍稍慢了，即被黑潮般的鲛人吞没，鬼火般幽蓝色的光波化为了无数逃窜的流星，顷刻间，大片色彩斑斓的珊瑚化石被这股浊流遮为了黑色。

我和胖子、古猜三人，都没想到洞穴内部纵横交错，形同蚁巢，除了那些尸骸，其中更是藏匿着无数活生生的鲛鱼。事出突然，但我们还算清楚难以触其锋芒，急忙抱着死婴，游进了身后一处鲛人藏骨的墓穴躲避。

我关上潜水手电筒，握了分水剑守在洞口，又将墓穴中鲛人的尸骸堵住洞穴。胖子和古猜二人则以利刃把住深处的珊瑚洞，感觉到外边水流涌动，似乎有无数鲛鱼在珊瑚树上游动，不由得暗自心惊，若是晚得半步进洞，此时怕已被这些海底的恶鬼咬碎了。

在秦汉之后，海上的鲛人几近绝迹，往往隔了数十上百年，才有船员在海中偶尔见到。据说是由于鲛鱼皆为雌性，又非以卵生繁殖，而是半卵半胎，科学家也无法解释它们是怎么繁衍至今的。只有渔民蛋民们流传下的种种传说，把鲛人形容得生性奇淫，能上岸与人交合，这些则不足为信。

古时鲛也是鲨的一种名称，不过这大概是一种误解，鲛相貌丑陋狰狞，有近似于人手的前肢。春秋年间，就已经有人捕得活鲛熬制灯油，西方人认为它属于人鱼的一种，实际上人鱼多在东海，南海少之又少，但不能说绝对没有。人鱼是一种形状似人的四脚鱼，寿命极长，生性灵动，能在海上踏波而行，食其肉能治百病，并且延年益寿，比只有制灯燃油用途的鲛人珍贵许多。人鱼虽然稀少珍异，可是在近代又比鲛要多见，虽没见人捉过活的，却屡屡有人目击。近千百年来鲛鳞之属，几乎已经绝迹，却不料在这与世隔绝的珊瑚洞里，还有如此之多的鲛人。

我把潜水手电筒的灯头遮住，悄悄照了照珊瑚洞深处纵横交错的鲛人巢穴，窄小处只有瘦骨嶙峋的鲛人可以穿梭往来，根本不容潜水员通过，往里面走无路可行，贸然进去，免不得被卡在其中进退两难。

胖子自认为经验很丰富，打了个手势，告诉我们不如用潜水炸药引爆，炸死一群鲛鱼，然后趁乱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水面。古猜被鲛人在手臂上抓了一把，留下五道血印，他心中正自顶着股无名邪火，见状就要抄刀闯出去捉条活鲛，捅它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在古猜头上拍了一巴掌，让他不要凭着一股蛮劲就出去送命，就

算你这龙户浑身是铁，又能碾得几颗钉？随后我接过胖子手中的炸药，一个大胆的计划逐渐在脑中浮现，正要行动，突然堵住洞口的鲛人尸骸被一股巨力猛然拽了出去，紧跟着一个黑黢黢的鲛头探了进来。

我暗骂一声来得恁般快，手中分水剑递出，剑尖从鲛鱼口中透脑而出。珊瑚洞内顿时污血滚滚，潜水手电的光束都被遮住。我目不见物，只好抽出短剑，对准洞口胡乱攒刺，也不知都戳在了一条鲛鱼身上，还是刺在了别的什么东西上。

混浊的水流中，却见寒光点点，原来鲛鱼常年生活在漆黑阴冷的水中，就像那些深海鱼类一样，为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或是变得触感极度发达，或是眼睛突出进化。鲛鱼便是属于后者，它们的眼睛全都生得凸出眼眶，在水中如同两个天然发光器，洞口前凶残的光芒阵阵闪动，又数条鲛鱼堵住了珊瑚洞。

我们三人各执古时置人在水下屠龙宰蚌的利器，凭借狭窄的地形，将钻进来的鲛鱼一一戳死。但氧气和人力都有限，时间一久便是难以支持，而且珊瑚树化石周围的鲛鱼数量实在太多，它们并非像鲨鱼一般会争食分抢自己同类的尸体，而是只嗜人肉人血，已经层层叠叠地聚在洞口，围得水泄不通。

胖子捡起我落下的炸药就想引爆，我看到他的举动，心中也不免绝望，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想不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但此时宁可用炸药同归于尽，捎上几条鲛鱼垫背，也好过被它们拖出去活活分尸。

胖子刚把炸药锭握住，突然有一条鲛鱼从我身边蹿过，扑住了古猜。一人一鲛缠在一处，撞到胖子身上，反把胖子手里的炸药撞落了，龙户古猜在水中极为凶悍，就如同大多数嗜血的凶恶水族一样，越是见血，他骨子里那股悍恶之意越重。他用手中的龙弧抵住了鲛口，那恶鲛没命地乱咬，都咬在刀刃上，下颌骨都被切成了数片，却仍毫不退缩，扑得更加猛了。

我正用分水剑挡住从洞口钻进来的鲛鱼，见古猜被那口中受伤的恶鲛扑住挣扎不脱，急忙伸出手抠住那鲛人全是血丝的眼球，跟着向外一扯，将整个突出眼眶的鲛鱼眼珠子，连筋带肉抓了出来。

那鲛鱼再也吃受不住，急向外窜，但它剧痛之下，抓破了古猜挎着的潜水携行袋。它指尖爪利。一扯一划，竟将密封袋扯得豁了开来，装里面的死胎形骸落将出来，四周虽然血水浑浊，但死胎在水中面目抽动，仿佛突然活了过来。

围在洞口的大群鲛鱼，好像遇到了什么瘟神，急忙趋避逃窜，顿时散得干干净净。我急忙一把抓住那畸形婴儿，在水底和胖子、古猜三人相视，虽然戴着蛙镜，仍掩不住众人诧异的神色。鲛鱼如此凶恶，就算是深海中体形最大最凶猛的“龙王鲸”撞上这群恶鬼，也得被啃成森森白骨，怎地见了这些胎儿掉头就逃？

我心中止不住好一阵狂跳，低头看了看手中抓住的胎儿形骸，水波光影之下，犹似鲜活如生，也许受月蚀而成畸形的胎儿，本身带有一种月破之气。鲛鳞人鱼之属，无不贪恋明月精华，一见这些受到月破蚀天而感应孕变的死胎，便如遇蛇蝎，逃避唯恐不及。

水下情况复杂，我顾不上多想，反正如今看来，这三具死胎质化了的形骸，是防范水底凶灵最为灵验的护身符，正可趁此机会潜入水底，寻找那尊所谓的震天鼎。于是我和胖子也将包里的胎儿取了出来，三人各自将其抱住，摸索着出了珊瑚洞。

随着鲛鱼的逃散，水中那种无穷无尽的幽灵蛸，又开始成群结队地游了出来。这群幽暗水下的精灵，随着水流散发出一波波光晕，将珊瑚树照得通彻如水晶龙宫。幽灵蛸从不浮上水面，并无普通水族应月之性，也不惧怕我们抱着的畸形死胎，只在周围翻翻滚滚地来回舞动。

我们再也不敢托大，径直潜入水底，大约在三十多米的深处，果然见到一口陷在珊瑚化石中的巨鼎，这口鼎直径之大，比起那棵海底神木也让分毫，有整株珊瑚铁树的化石生在其中。

我们接近鼎腹，发现这尊巨鼎乃是天然生成的一块石盆状巨岩，里面套有数口人造的铜鼎，四周有数十条老树粗细的巨链，都没入旋涡深处，不知是否曾经锁着什么庞然大物。我对胖子做了转动的手势，告诉他这天然的巨鼎，又哪里像什么鼎器，分明像是一个巨石转盘，而里面有铜造的沟槽和鼎器，这些东西我们这辈子从没见过听过，根本不像机关，更像是个放在海底的巨大盆景。

绕着巨鼎转了半圈，并没见到有什么“震卦”的标记，也不知该把这三个月破的畸胎形骸放在哪里。这时跟在我后边的古猜，伸手扯了扯我的腿，指着水深处让我和胖子观看，借着幽灵蛸飘舞的光波，只见水底的珊瑚化石裂开一条巨大的缝隙。

这缝隙又宽又深，如同一道深涧，里面的水黑茫茫的，没有半只幽灵蛸进入其中，偶尔有些奇形怪状的鱼鳖摇头摆尾地游将进去，却个个都是有进无出。看了半天，都不见任何活物从深涧里出来，那里的水全是旅涡，在远处都能感受到一股股极强的吸力。深涧边上有块大石板，

从外形辨认也许是块古碑残迹，上面刻了什么早已看不出来了。

我看了看珊瑚化石岩层下的深渊，问古猜可否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古猜比划了半天，我和胖子也没看明白，但那里水太深，人一过去就会被乱流卷走。我心想那地方八成就是龙骨遗骸的所在，里面凶险难测，何况没有重型潜水装备，也难以深入其中探其究竟。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查明身边这座古鼎的真相，看看它是否是古尸海葬的机关，倘若真能让僵尸浮出海面，我们也能趁机跟着上去。如今给养装备消耗一空，生死成败尽系于此，便没太留意那深涧中的情形，继续在水底围着巨鼎仔细观察。

海底石鼎另一侧的珊瑚森林化石中，又有个巨大的洞穴，我和胖子等人伏在鼎旁窥探了一阵，都没发现什么异状。但古猜在水底目力过人，他似乎能看见那洞中有什么漆黑蠕动的巨物，他示意里面十分危险，绝对不能接近。

我和胖子见古猜对那洞中之物都觉得惊惧，料定必不寻常，三人不敢擅动，急忙翻身游入鼎中。这里都是幽灵蛸光波不及之处，我们只好以潜水手电来照明，周围的几尊铜鼎之间，全是铜槽锁链的绞盘，看来似是某种机括，可并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启动。

胖子摇了摇手中拎的死胎，问我这劳什子该放哪里。我看看四周，心想这些月之大破侵损的胎儿，大概只是为了在水下驱散成群的恶蛟，并不是用来放在这巨鼎中的。这东西轻飘飘的，一撒手就浮上去了。恨天氏熟知水族习性，想必是蚩人的祖宗们知道蛟鱼的弱点，否则以这片水底的凶险万状，谁又能下来动这大鼎。看来这三具死胎形骸，我们是怎么抱下来的，还得怎么给它抱回去。

正没理会时，古猜凭着他的一双金鱼眼，发现鼎中那株珊瑚铁树下有些东西，冲我们打个手势，当先游了过去。我和胖子担心他有闪失，想喊他回来一同行动，又苦于张不开嘴，想要伸手拽住他，那家伙又滑溜得像条泥鳅，早就游到了前面，我们只好抓着鼎内的铜链，紧跟住游向珊瑚树下。

铁树下锁着一具黑色的朽木棺槨，木质虽好，但在水下腐蚀得已经酥了，用手一碰就一片片地往下脱落。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秦汉之前多用石槨铜槨，木槨非常少见，不过木质如黼，是不是一具木槨尚且难说。

但黑如朽炭的木匣，形体大小正可容纳成年人的尸体，长长方方的倒是极像棺槨。不等我再仔细去看，胖子已经把烂泥般的木头扒开，里

面赫然有具遍体发绿的尸体，三人见尸气被水波一逼，竟然盈绿如生，尽皆吃了一惊，水底怎会有这种东西？

第四十七章 震惊百里

黑色的木椁内有层暗淡微弱的绿色荧光，我急忙将潜水手电的光束照将过去，只见那朽木夹裹之中，有具满是绿蚀的铜人。铜人的形态似乎是古时多见的衣冠尸俑，也就是墓主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尸骨下葬入殓，往往以金玉或者青铜造成人形，穿戴墓主生前冠服，置放在棺中作为衣冠尸俑替代死者。

我定了定神，拨去铜人脸上的朽木，将那古木板彻底拆散开来，再定睛细看，心下更是疑惑，看来这铜人也非衣冠俑，因为衣冠俑根本不能算是陪葬的明器，它的地位就等同于墓主，向来十分尊贵，须造得眉目端严，形态仪度不凡，而且十分稀少，现在能见到的几乎没有了。

可是反观黑木包裹中的铜人，根本没有面目形貌，只是酷似人形的一个大铜疙瘩，用阴火淬炼的青铜，在水下千年也能铜性不失，而且其青绿之色映入肌骨。我们在那海底神木下所见到的无数青铜奴隶，都铸得形态逼真，这铜人却极为简单，连纹理轮廓都不甚清晰。不过最令人奇怪的是，铜人全身都是蜂巢般的窟窿，里面灌有聚铜的黑色海沙，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会是个什么鬼东西。

古猜伸手把那尊青铜人形扶了起来，只见铜像有四条手臂，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托举着一块玉盘，盘下有数条玉柱，柱身内部是可以转动的凹槽。这玉盘玉柱显得极为精巧，上面镂刻满了虫龟古篆，尽是易卦之数，似乎奥妙无穷，不过惊讶之余，我一时之间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名堂，看样子是件问卜乩数的上古秘器。

再翻看木椁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了，不过珊瑚铁树的化石下，藏有一截凸起的铜桩，似乎可以使这尊铜人固定在上面。我和胖子、古猜三人在水下将铜人戳在上面，见这铜人在昏暗的水波中托着那满是卦数机变的玉盘，形态说不出的诡异离奇，谁也看不出它是在做什么，说是问卜起卦，却也不像。

我心想以前没少深入古迹古墓，也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可如今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这珊瑚树下的秘密太多，留在这胡乱猜测不是办法，只有回去让Shirley杨帮着想想，她向来思路清晰，也许能够解开其中奥秘。

但我估计无法准确地对Shirley杨描述那复杂的卦盘，只好将它一并带上去再看究竟，于是打个手势，和胖子、古猜三人托着铜人浮水而出。Shirley杨和明叔、多铃等人，早在上面的珊瑚礁上等得心急不已，见我们拖了个奇形怪状的铜人出水，都赶紧过来相帮。

众人将铜像和卦盘拖了上岸，喘息片刻，说了一遍在水下的所见所遇，说到紧要处，听得明叔等人脸上变色，怎地水下会有这许多鲛鱼？幸好祖师爷保佑，若是没带那些死胎下水，怕是此刻已经人鬼殊途了。

最后我说起水底有株珊瑚铁树化石，比珊瑚螺旋中最大的那株也小不了许多，戳在一处形似古鼎的巨石中，周围有几尊铜鼎环绕，再深处还有吸水的弥洞，水旋奇溜，只有鱼龙能入，人不是鱼，所以没办法去查看里面有什么。

明叔听闻我们没在水底寻得生路，不禁气丧，叹道看来这辈子穿多少吃多少，都是命中注定，人不信命还真是不行，非要冒死来海眼采蛋，结果真成有来无回了。虽得了这许多青头，到头来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都是一场梦幻罢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回香港，虽然破产没钱了，但在街头摆个卖云吞面的摊子，至少能有口安稳饭吃。

胖子突然发现从玛丽仙奴号里捞出来的金表不见了，胖子最看重真金白银，一直戴在自己的腕子上，不知是不是刚才在黑暗中掉在神木隧道中了，他见丢了金表，不由得心情十分恶劣，听了明叔沮丧的言论，更增恼怒，立刻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咱们回去之后，你的青头就一件也甭要了，反正明叔你也看开了，将来你就卖你的云吞面去算了……”

我劝他们道：“算了，现在还不到追悔莫及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咱们干的勾当，与其说是以手工艺谋生，其实都是屁话，我看就是玩命，有多大风险咱们没来之前就清楚了。既然敢来就早做好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觉悟了，不过未到关键时，也绝不能轻言牺牲。”

这时Shirley杨仔细将那铜人卦盘看了个遍，问道：“老胡，你可知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摇头道：“难说，像是一件占卜推演卦象的秘器，不过我看水下的情况，确有几分像是一个古老的机关。九足鼎上的记载如果正确，古人必定视身后之事为大，穷尽心血气力布置死后奔月求长生的秘径。可一来年代太久，在水中饱受侵蚀，有些重要的线索咱们都找不到了。再者我也想象不出这卦盘是起什么作用的，上面并没有震卦的标记，都是些空虚的卦眼，密密麻麻不下数百，根本没有最重要的卦象……”

Shirley杨听到这里，突然抬眼望着我说：“你刚说什么？”我心中一怔，答道：“卦盘上没有最重要的卦象……怎么？”

Shirley杨转动玉盘下的转轴，盘上代表卦数的符号跟着产生了变化：“你说到重点了，是没有卦象，但我发现这卦盘像是个密码锁，你需要把密码调整准确，卦象才会显示出来，也许只有使卦象完全呈现，铜

人就可以在水底启动暗藏的机括。”

我一拍脑袋，真是越来越糊涂了，看似明摆着的事情怎么就没能想到？不过我将卦盘在手中转了几转，却又犯难了，要是密码锁的话，那密码又会是什么？我虽然可以看出卦盘底部可以旋转的柱轴，都是按“三式”标注的暗号，但这“三式”，乃是“太乙”、“奇门”、“六壬”的总称，是《易经》中最高层次的预测机数，其构成原理，是取自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八卦、象数，说到底全是出自易。这套机数，在周秦时期称为“阴符”，汉魏之际叫做“六甲”，其中变化无穷无尽，要是张赢川在这儿，也许他能破解其中奥秘，我却根本摸不着门。Shirley杨并不知道这些机数有多艰深，还以为我能将这所谓的“密码锁”解开。

Shirley杨见我干瞪眼没办法，便劝道：“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恨天氏的冥葬之器中，多有震卦的标记，水下大鼎也对应震卦，也许这玉盘的卦象需应着此象，所以你先想想，怎样才能使卦盘中出现震卦的卦象。”

我本来脑中乱作一团，被她心平气和地开导了几句，竟然清醒了许多。Shirley杨继承了她家族中先知先圣的血统，对所面临的事情，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敏锐直觉，虽然不能说她能如同先知一样预言，但往往都能在一团乱麻的各种线索中找出重点。

我听她这么一说，似乎想到了什么，赶紧让众人谁也不要出声，嘴里默念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总诀：“机数分甲子，神机鬼中藏……”低头去摆弄古玉卦盘，转轴上密密麻麻的符号，纵横交错，分别是以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象征事物，所推演出来的全息符号，是所谓的机数。

代表这时间与空间杂乱无序的各种符号，经过有机的排列和组构，可以推演合成一个个不同的时空，也就是由机数产生的卦象，一个成立的卦象，至少要包括“天、地、人、鬼、神……”这些机数，其中最难以捉摸的，就是机数中的“神”，它代表了冥冥中一种可以左右成败的神秘力量。这些卦象机数，现在大多都已经失传，我祖父留给我的半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十六字，正是先天十六卦中各个机数的符号，如今留传于世的易道，都不及古法详细精妙，单以此来看，这满卦数的玉盘就是一件无价之宝。

像张赢川那种神机莫测的易学高人，也因精力神智所限，机数常有穷尽之时，但我捧着手中玉盘，却发现这盘中所生机数，似是无穷无尽。周文王照烛龟卜推演出的卦数，可生天地万象，即使是现代的电子计算机，恐怕也无法演算。

好在我已知道所需卦象为“震上震下”，所以只要想办法反向推演即可，否则在那如同“太极生化的宇宙代数学”一样复杂的“三式”中，就算让我们几人想破了头，也推演不出任何卦象。

明叔在旁看得大气也不敢出，但隔了半天，见我还是没什么成果，忍不住问道：“我说胡仔，你摆弄不出来也就罢了，可千万别用劲用过了头，把这玉盘毁了。我看这东西要是在香港拍卖，也许能开到上亿的天价……”

我刚有一点头绪，就被明叔打断了，不由得无名火起，让胖子将明叔的嘴按上，关键时刻净他妈跟我捣乱。我挠头抓腮，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的思路了，只好再跟Shirley杨商量几句，如果说易中含有数字之语，都非凭空而来，而是从机数中生化而出，那“震上震下，震惊百里”，说明“震卦”中暗含“百”数，但这究竟是怎样才能推演而生的？如果真能从“百”字反推机数，那对我们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否则若是如同“利涉大川”或“同人于野”之类没有数字的卦词中，我们虽知这些全部是由机数推演而生，但却根本不知机数何在了。而且每一个卦象，如同一个个不同的时空，都是相对封闭独立的体系，只知道如何推演一个卦象，却无法举一反三地来衍生另外的卦象。

我对Shirley杨说，这思路确实可行，比如“叁天两地而倚数”，叁就是三，天数是五，地数是五，三与两正好合成五，倚者始得天地之数。而且三是奇数，代表阳，两是偶数代表阴，“三”这个数字是一与二合，奇中有偶，二这个数字是一与一合，偶中有奇，正应阴阳倚天之理，所以类似于“叁天两地而倚数”之言，其中的含义太深了，几乎每个字都藏有玄机，可能全是从龟卜中推演生化而成。

Shirley杨喜道：“你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既明此理，还不快把卦象在玉盘中推演出来，咱们看了之后才好想出办法。”我无可奈何地说：“思路大概对了，但还是难于上青天。叁天两地而倚数之解，我是刚好曾听张赢川说过，让我自己推演震卦之象简直是要我的命。要知道这些周而复始、始而复生的机数，如果没得到高人真传点拨，又在《易经》里下过几十年的枯禅功夫，等闲之辈哪里能够看得明白？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这回怕是也要对不起你们了，这卦盘虽然神妙无方，但也需有应其变而神其妙的高人才能使用，在我手里……它根本没用，早知道当初我就好好学习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话音刚落，一直在旁边观着的古猜走下一步，不太自信地对众人说道：“震上震下大概是先天卦数中……一阳二阴的第四卦？”

第四十八章 龙穴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虽然名为十六字，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十六章，每章以一个字为代表，共计一十六字，所以号称十六字。这十六字分别是“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慑、镇、遁、物、化、阴、阳、空”，每一个字，都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古卦机数中象征着“时间、空间、物质、生命”，它们组合后就会产生特定的“卦象”，可以从中解读吉凶祸福和过去未来。

这部主要记载阴阳风水学的古籍，可谓无所不包，不仅有风水术和阴阳术，更因为它是由摸金校尉的高手所著，所以里面还涵盖了大量各朝各代古墓形制、结构、布局的描述，其原理全部出于周文王所演的先天十六卦。水底珊瑚铁树下的玉石卦盘，正是一件以“时间、空间、物质”等各种机数，来推演“卦象”的“占盘”。

当年在中国有件古物的出土曾经轰动一时，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出土的青铜秘器“太乙九宫占盘”，许多人猜测过它的作用，实际上它就是古时推演卦象机数的精密仪器，可是它能推演的机数远远不如我们所找到的玉盘。这件玉盘是海床中埋藏的金刚玉，颜色浅红，透明如玻璃，纯粹无瑕，不为海水盐卤酸类所蚀。金刚玉虽然以玉为名。实则既非硬玉，也非软玉，古人称玉乃石之美者，多产于昆仑山麓，与沙砾同存于河底，其质温润细密。光泽如脂肪，有软硬之别，软玉为辉石类，以纯洁乳白色为贵；硬玉为角闪石类，较难溶解，色彩鲜绿。金刚玉兼有软玉之美，又超过硬玉之质，属石中异数，硬度则近似水晶，低于宝石，在中国向来非常罕见。而且这铜人手捧的金刚玉卦盘构思更是精妙绝伦，通过盘底的六柱三式，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机数，其中蕴含的奥秘绝非常人所能掌握。

以前的许多年中，我都想有机会一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全貌，但今时今日将卦盘拿在手中，心里才开始明白，即便是有十六卦全象，凭我这半路出家一知半解的水平，也根本无法解读其中所藏的天机。以前可能是对自己的本事高估了，现在眼睁睁知道需使卦盘显示“震上震下”的卦象，可在繁复庞驳的太乙机数面前，却完全不知从何处着手，只好对Shirley杨摇头兴叹，看来还得另想办法。

不料这时候古猜竟然站出来，说他可以试着在卦盘上推演一番，推演出一阳二阴的“震卦”，连同我在内，众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懂得此道，不禁又惊又疑，一时间全然不敢相信此话会从他这蛋仔口中说出。

过了片刻，众人才逐渐回过神来，明叔对古猜说：“蛋仔，你怎会知

道先天卦数？现在大伙的生死性命全系于此，可不是做耍寻开心的时候，你到底……”

不等明叔说完，胖子就说道：“术业有专攻，扯膏药掰卦咱还得看老胡的本事，他们家祖上就是吃这碗饭的，而且真理向来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不是随便有个脑袋的人就能明白，你这打渔的娃子就别跟着起哄了，不然赔上大伙的性命，谅你也担待不起，你知道胖爷这条命值多少钱一斤吗？”

古猜被明叔和胖子这么一说，更显得发蒙，本就不多的信心也都没了，支支吾吾地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中猛地一动，醒悟到蜃人的祖宗正是这归墟古迹的主人，恨天氏精研卦数，难道这些古时的机密，竟然在龙户和獭家身上保留了下来？必须要向古猜问个清楚，他僻处荒岛的一介孤儿，又怎会说出“震乃一阳二阴之卦”的话来。

想到此节，我忙对众人说：“你们先别忙着武断，真理是一向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吗？当然不是，不过真理在某些时候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蜃户既能历经几千年把身上的透海图传下来，自然也有可能知道先天卦数的情形，不妨就让古猜一试。”

Shirley杨把金刚玉卦盘放在古猜手中，知道他拙嘴笨舌，便让他不要多想，尽管放手试试，多铃也不知古猜懂得什么“卦象机数”，连连嘱咐他不要胡来。

古猜全神贯注地盯着三式玄机柱上的各种符号，似乎有些东西在头脑中搁置了许久不用，需要绞尽脑汁地去回忆思索。归墟中的卦数并含“全天一十六卦”，相传“先天八卦”是伏羲所创，又名“伏羲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是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的九宫之数所发明，周文王神机通天，更将“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在龟甲上融会推演，穷究天地之变，化出暗藏天机的“全天十六卦”。

“全天十六卦”到了西周后期，即不复存在，清代的摸金校尉从西周古冢中意外发掘出全天卦象，由此编写了一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由于全书被毁去一半，所以我所知所学仅限于风水秘术，变化精微的阴阳卦象几乎完全不懂，直到近半年才逐渐有所接触五行八门，可《易》乃生生变化之道，大多内容以“通算推演”为用，若只知其一二，简直等于不知。

但我在古猜脱口说出一阳二阴的震卦之时，就已知道他言之有物。而且看来他所知内容应该属于“先天卦数”。《易》中八卦，分为“乾、

坎、艮、震、坤、兑、离、巽”，按卦数排列即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震居第四，震卦正好对应“一阳二阴”所组成的第四卦；后天八卦图中，震卦则居第三位，经中五，从“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使用机数呈现时空变化螺旋式重演的原理，来推算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是现代流传较多的卦数，却不是用以推演先天卦象的古法。

只见古猜一一转动阴阳玄机，金刚玉卦盘上的数百个筛孔随即关合变化，产生的机数逐渐呈现出卦象。众人看古猜的举动都茫然不解，只有我能看出些许门道。

震卦为一阳二阴之卦，阳数为九，阴数为八，以其居于卦位为“四”来推演，一阳而生四九三十六数，一阴得四八三十二数，再一阴又得四八三十二数，合而生“百”数，产生了震卦卦象中的“百里”之机。

至于“震来虩虩，笑言哑哑”等卦文，是如何通过机数所生，我就根本看不明白了。不过我知道在先天卦数中，相对两个方面的卦数相加之和都是九，是阳数中最大的“老阳”之数，天为阳，地为阴，后天八卦中相对之和都是“十”，描绘的是“地”，而古猜推演出的机数，大部分都是老阳天数，看来卦象中所反应的各有所指，全是大自然的情况，对应了震卦中“祭天行为不可中止”的隐意。

我忍不住对古猜说：“蛮子，可真有你的，连这先天卦象都能推演出来。”古猜听我这么说，就知道他的推演之法没错。这些都是他十二三年前，由他阿爹亲口传授给他的，据说是龙獭之辈自幼就要学的古咒，可没什么实际用途，而且从来不知那些古典的咒语是什么卦象机数，如今竟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阿爹和阿妈在天有灵，也能感到欣慰了。

金刚玉石的卦盘分为数层，每层都有无数手指粗细的窟窿，或大或小，分布不均，随着古猜将最后一式的机数推出，数层玉盘上的某些孔洞相互贯通，排列为“震卦”卦象的标记。卦盘连通着青铜人像的手臂，猛听铜像体内机括牵动，“嘎嘣”一声闷响，铜人身上填满聚铜海沙的窟窿中，探出数十个铜铸的鲛鱼头颅。铜鲛形态狰狞，大小比儿臂稍细，皆做张口衔珠之状，口中却俱是空空如也。

众人见古猜终于启动了先天卦盘上的机关，正要喝彩，谁知以四条手臂托着玉盘的铜像躯体中，竟会探出许多鲛头，不禁全都看得呆了，一时寂然无声，直勾勾地盯住那些空空的青铜鲛口，不禁想问：“这又是什么鬼东西？”

我伸手摸了摸鲛口，里面漆黑的海沙虽有聚铜集阴之性，不过以手

抚去，感觉不到其中是否还有吸力，鲛鱼嘴里的空槽，很明显是用来固定大颗南珠的，我奇道：“这……这些张口瞪目的鲛人嘴里，似乎是用来放置海中龙含的……”

Shirley杨说：“九足鼎上有海底仙山埋着一轮明月的标记，明月随波涛起伏，看来还需要在鲛龙口中放置龙含，将铜像沉入海底机关处，归墟下的坟山就会裂开，僵尸会在棺中随着水流浮上海面。当真存在这种可能吗？”

明叔见脱身有望，忙不迭地告诉众人，在海波中采蛋为生之辈，没有哪个不知海底坟山中埋有明月的古老传说。月者水之精，珠者月之精，其实明珠即为明月。金刚玉是海中古玉，珠玉相应，光华肯定比真正的月光更盛，只不过要嵌满这铜人上的鲛头，怕是要用不下数十颗极品龙含。多铃和古猜姐弟在旁不住点头，表示明叔所言不虚，海底仙山葬月的传说在蛋民中广为流传，无人不知。

我咬了咬牙，看来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了，只有把我们从珊瑚螺旋所采的明珠，都嵌入鲛口，然后将铜人沉到水底铁树下的机关处，至于能不能引得仙山裂开，海水上涌，使僵尸出海，只有到时候才能知道了，现在根本难以想象百十颗明珠怎么可能会带来如此剧变。

胖子赶紧捂住装有月光明珠的背囊：“我说胡司令这可使不得啊，这么多鱼头，得喂它们多少？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贪污浪费可是极大的犯罪。”

我对胖子说：“怎么是犯罪呢？摸金校尉的原则是舍财不舍命，咱们将来都是有所作为的人，可要是去不了美国，捞到多少青头都没任何意义，再说还有那价值连城的人鱼和佛爷的翡翠天衣，到了美国咱们省着点花，也足够折腾半辈子了。”

可话虽如此说，一看那装着南珠的背包，不禁又想：“在海中豁出性命采了半日，仅得明珠三十有二，阮黑死后，我又在他口中埋了一枚做‘驻颜珠’，如今只剩三十一枚，颗颗都是南龙海气凝结的精华，要是就这么沉入水底，换了谁都会觉得心疼，而且数量也相差悬殊，三十一枚明珠远远不够。”

Shirley杨将几枚明珠放入鲛鱼嘴中，果然无论珠身大小，都被鲛头紧密地牢牢吸住，但至少需要六十余颗光照百步的月光明珠，才能把所有的鲛口填满，Shirley杨也不得不连连摇头。恨天氏送葬之物如此之盛，恐怕唐宗宋祖的陵中，也不会有数十枚这样的南海精魄，此时此地又要到哪里去凑够六十几枚明珠？

古猜在旁看出众人忧心忡忡，似乎是觉得南珠不足，他忙指着水面，比划着水底深涧的手势：“水下有龙穴！”明叔急忙让他说出详情，听后转告给我们，原来古猜是古蛋民中的龙户，在海中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本领，尤其擅长“辨水色，识龙居”。

刚才，古猜随我和胖子潜入鲛鱼出没的珊瑚树下，见水底有一道深涧，古猜善识水性，一看水底的旋涌乱流有异，就知深涧中必有万年老蚌。那是一片不见天日的“珠母海”，多半会有蚌祖隐匿其中。海中螺蚌不同于淡水蚌，全部是一甲仅出一珠，而海底的珠母却是一甲百珠的庞然大物。

珠母可能要比砗磲大上十倍，只在海底洞穴岩隙的深处才有，一片产珠极佳的海域或者珠池，其下必然藏有被称为蚌祖的老珠母。据说珠母乃是老蚌年久化为精魅，由于自身蚌甲中裹着百枚明珠，即使天上月色如水，它仍然会藏在深涧中绝不出来。

古时若有蛋人寻着水下蛛丝马迹，摸到蚌祖附近，往往也很难发现与礁石化为一体无迹可循的巨蚌，更有许多人被它变幻的形态迷惑，成为了“蚌精”的食物。蚌祖藏纳数量众多的龙含隐在深水中，会产生大量的低频脉冲，虽然对人体影响不大，但是会严重干扰各种电子信号，珊瑚螺旋海域常有舟船飞机失事，除了变幻莫测的海象天候，恐怕与这藏在海底的蚌母也脱不开干系。

先前没顾得上仔细去想那龙骸会是何物，珠母的相关记载虽然很多，但很少有人能捕得这种灵物，千余年来始终无人得见。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往这上想，直到古猜观水色识龙居，辨认出水底是片“珠母海”，才知原来古猜背后透海图中所刺龙骸，正是“龙穴”的标记，蛋人向来便将“珠”比喻为蛟龙之含，有珠之海，即为“龙居”。

此时鲸骨附近的伏流一片沉寂宁静，空气中阴寒之意更盛，众人稍加商议，那狠下心来，既然深涧中有一甲藏百珠的“珠母”，那说不得，只好再舍命下水，刮取蚌祖壳中的龙含。可此事却又艰险异常，因为以前谁也没有捉过珠母这种万年巨蚌的经验，据说那蚌祖历经万年吐纳形炼，善能幻化迷惑，且藏匿极深，隐于深涧潜涌之下，其中乱流旋涡一个接一个，使人拼上性命也难以接近。

众人正在左右为难，明叔忽生一计，从归墟遗迹的螺甲坟中，得到数件引龙宰蚌的上古秘器，其中有具女子皮囊般的尸彪，正可作为珠媒从水底引出蚌祖，不过将那鬼气森森的尸彪缚在背上，口衔短刃赴水潜入乱流，除却需要胆子够大、水性精熟之外，也务必要将生死置之度外，能担当此任者，非是龙户莫属，现在唯有古猜这一身过人的水下本

领是众人最后的指望了。

第四十九章 珠母海

明叔提到尸彪，禁不住脸色剧变，海上蛋民似乎都识得这有筋无骨的女尸皮囊的厉害，它并不是轻易可以使用的普通珠媒，但若不以它的阴魂为烛，绝难引出潜藏在海底千万年的珠母蚌祖。

明叔对我们说：“阿叔我是观千剑而识器，抚万曲而知音。在海上漂泊了半生，见过不知多少大风大浪，经验要比你们丰富得多。我早就看出古猜这蛋仔非同一般，只有他才有本事背着尸彪，去水底引得蚌祖现身，然后咱们就等着齐心协力刮蚌采蛋便是。”

我早在水下就已见到深涧处暗涌奇流，只有古猜这种精熟水性的龙户，才有可能游进去，但这话听明叔说出来颇不入耳，心想：“港农老贼只求自保性命，向来不管旁人死活，对他来讲，除了他自己之外，任谁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牺牲掉的。”

于是我正色道：“我看古猜水下本领虽然了得，但他经脸不足，咱们这伙人中，只有明叔才称得上是德高望重，我这辈子最佩服他这样品德高尚又有真本事的老干部，不如就让明叔背了女尸潜水引蚌，凭他识风信、知水性，洞悉海底地形的手段，才配担此重任。”

胖子闻言哈哈一笑，拍了拍明叔肩膀：“明叔，您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回不去了，九泉之下也可以尽管放心。我和老胡绝对会尊重你的牺牲，把咱们捞得的青头货卖个好价钱，赶上清明冬至，即使我远在美国游艇上，也肯定忘不了给你烧纸钱送寒衣。”

明叔虽然在海上阅历不凡，可他自身器量有限，是小庙里的神仙，受不起多大香火，此时心神疲惫，更是架不住胖子的三句狠话，我们这么一吓唬他，险些让他瘫在地上。Shirley杨见明叔脸上半天都没血色，于心不忍，就劝众人现在不是开玩笑寻开心的时候，蚌祖是什么样子，谁都没亲眼见过，尸彪近千年来也从未有采蛋之人用过，这些都是传说中的逸事，可信与不可信的程度是对半开，不应该冒无谓的风险，还是应该另想办法。

我对众人说：“眼下物资装备基本损失一空，随身只剩下些不当吃不当喝的青头货，再不放手一搏更待何时？我们可以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组下水去引蚌母，另一组到珊瑚树下寻找机关，如果计划不能实现，就只有冒死穿过乱流，从错综复杂的珊瑚洞里寻找出路，那是不太靠谱的办法，是死是活听天由命罢了。”

众人皆知眼下面临的困境，必须各出死力才有可能从中脱身，当下不再多言，各自整理身上的装备器械，将剩余的水肺重新分配，最终决

定由我和古猜潜入深涧去引珠母，其余的人带着铜人卦盘，埋伏到珊瑚铁树的化石附近，准备屠蚌取珠。

我提醒大伙将那三具畸形婴儿的形骸分别带在身上，水下成群的黑鲛凶残无比，但其性应月，唯独惧怕“月蚀”，有月破的残肢死胎在旁，恶鲛不敢轻犯。另外从青螺坟中挖出的玉瓶，里面装有人鱼油膏，抹在身上可以有效预防潜水病的各种症状，看其成色和气味并无异常，隔了这么多年也不知是否已经失效，但有胜于无，不妨每人都抹上一些以防不测。

此外在珊瑚树的另一侧，与水底深涧对应的所在，还有一个漆黑的巨洞，里面似乎藏着什么凶恶的大海兽，连古猜也没看出究竟是个什么，所以千万不可轻易接近，否则必遭不测。

过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所有人都已准备妥当，多铃和明叔帮古猜把那具不成形的女尸皮囊绑在了背上，古猜摸了摸背上的潜水绳绑得牢固，便同我一前一后潜入水中。甫一入水，我就见到尸彪身上穿的珠衣，被阴气所染，发出千道阴森的寒光，在一层冰冷异常的光晕中，那具有筋无骨的尸皮跟着水波摆动，模糊的五官眉目悉皆活动，栩栩犹如生人。

尸彪在水底似乎并无浮力，全凭一根龙筋丝绦挂在古猜背后，如同放风筝一般拖拽而行，在纷乱的水波光影里，恰似一个飘动着的恐怖幽灵，若不知内情，还以为龙户行于水中遭厉鬼所凭，背后紧紧贴着一个扭曲的亡灵。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处处透着邪气的诡异办法，蛋民祖先是怎样琢磨出来的。

我将一具死胎捆在水肺气瓶上，入水后跟在古猜后面，看到尸彪产生了变化，就拍了拍他的肩头，二人径直潜向古珊瑚树化石下的深涧。水下无穷无尽的幽灵蛸仍在围着珊瑚树舞动不休，一圈圈淡蓝色的光波忽收忽放，将水底千奇百怪的珊瑚洞映得如同水晶龙宫。我潜至深涧旁的古石碑遗迹处，感到乱流卷集，若不抱住石碑，随时都会被潜流卷走，再向深处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我和古猜二人抱定石碑，回头看了看Shirley杨、明叔等人，他们已将铜人拖到水底，正在珊瑚铁树下等待我们的信号。古猜打个手势，问我是否还能继续往深处潜。

我挑了挑大拇指，这里乱流虽急，但并不是那种水眼漩涡，每阵潜涌都有间隔，只有认准时机，扼着岩壁固定重心，应该可以进入这道水底大峡谷般的深涧。

我们两个抱住残碑，往那深涧中一张望，只见其中黑洞洞的一片，没有一丝一毫光亮，只有些尖头尖尾的怪鱼张鳍摆尾游进游出。尸彪虽然有层阴冷的光晕，但它并不能作为照明的光源使用，而且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潜水手电筒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古猜天生一双金鱼般的眼睛，善能在漆黑的水下洞悉地形。而我却没那种本事，只好取出事前准备的一颗月光明珠攥在手里。珊瑚螺旋所产的蚌珠，皆得海气精华，不是寻常南珠可比，硕大浑圆，在水下能穿透介质阻隔，使水底亮如白昼，光照数十步，精光一现，有如银霜匝地，视线顿时随着珠光扩展开来。

珠光如月，在水中将尸彪一逼，显得那空荡荡的死人皮囊更加狰狞诡异。我在水中看它一眼，就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里涌起。我借着珠光看清了地形，鼓足勇气摸着水底嶙峋的乱石，一米一米地缓缓先行。

古猜拖了一根潜水绳，从我身旁游过，当先潜入深涧，他在乱流的缝隙中，东一闪、西一晃，倏忽起落，迅捷不让水下游鱼，片刻就已潜进了峡谷深处。

我觉得手中潜水绳忽地紧了一紧，知道这是古猜从里面传出的信号，就拽着潜水绳和岩石，拼命穿过几道湍急的潜涌，刚一进去就觉得眼前一亮，只见深涧里的空间，远比预想中要大许多，两侧巨岩壁立，阴水漫顶遮天，鲛蛸鱼龙纵横往来，缝隙处尽是根陷岩中的“海百合”。

深涧中各种色彩斑斓的海石花，随着水流不停摆动，这景象实在令人惊异，恍惚间仿佛来到了陆地上百花盛开的山谷，往来穿梭的鱼群，如同花丛间飞舞的彩蝶，不过这些颜色奇异的海石花丛中，还堆积着数座大坟。

每座隆起的坟丘，都是许多巨龟鼉鳖的甲壳相叠而成，有些龟甲上缚着链条，锁着古旧的石椁、石棺。古猜拖着尸彪扶着一具石椁停下，我拽着潜水绳游到近前，见那些石椁龟甲，十分像是我们在海中打捞出来的石镜古棺。想来这些棺椁都是空的，要等装入南海僵人之后，再由潜流托出海面，任其在海上漂流沉没，而所谓的灵魂便借此过程，从神木中飞赴月宫了。

古猜指了指前边，我顺着他的指向看去，古老的石壁下堆积粉无数海蚀古玉，似乎都是些故意沉入珠母海的祭品，其中有不少海蛟形态的玉人玉龟，以及占求卦象的甲盘灯烛之物，不过都已受到极大程度的腐蚀。

我对古猜点了点头，看来珠母海确是非同小可，此处地形复杂，空

间宏大，不知那蚌祖会藏匿在何处。如果真有活着的蚌祖，它栖身在珠母海的老巢之中，即便是龙户獭家之辈，也难轻易取其甲中明珠，单凭龙弧短刃根本宰不了这种大型的巨蚌，如果贸然相搏，反倒容易被其夹住送了性命，只有设法引其出了深涧才可动手。

潜水绳的长度最多能到龟骸石棺这里，因为引了蚌祖后，还要借着潜水绳原路折回，我只好留下守住绳头，由古猜独自向前去搜索珠母。古猜在水下胆子很壮，背着那阴森可怖的尸彪前去引珠，没有丝毫畏惧，我却为他捏了把汗，在后边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测，就要过去接应。

只见古猜反握短刀，赴水逐波而行，迎面有一片石壁，中剜三道鲸头般的石门，门中捣珠崩玉，飞沫反涌，从中灌下来的海水，与珊瑚洞内上升的伏流时时相击，漫天浮游的水势极为凌厉。古猜接连冲了几次，都被激流所阻，不但难以闯入，系在身后的尸彪反倒被乱流卷动，硬生生将鲸筋制成的绳子绷断了。

古猜在水下行动奇快，回手拽住尸彪的脖子，在乱流中将它拽了回来，重新紧缚在身。他于气螺中换了口气，见这片水门不通，估计蚌祖另在他处，转身对我打了个手势，便向斜刺里游去。

随着古猜游向侧面，他身后尸彪阴光越来越盛，那幽灵般的女尸皮囊也越来越像活人。我在不远处看得分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水中出现了一团七彩霞光般的虹气，随人移动，追逐着古猜背上的珠媒，一时之间，珠母海中迷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气氛。

我心中凜然生惧，感觉到水中似乎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生物磁场，既然突然冒出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恐怕藏在珠母海里的蚌祖就要现出真身了。珠母乃是天地间的灵物，侵得水月精气，吐纳形炼不下万年，但近千百年以来谁也没亲眼见过，它只存在于蛋民渔民广泛流传的口头传说之中，都说它能幻化人形，吞噬舟船。

古时常有吞舟的大鱼追逐珠母的奇闻，民国初年，在佛堂口海域的众多船员，就曾亲眼见到海中巨鱼如山，半出水面追逐一轮明月，在海上过了一昼夜也只见首不见尾，后来潜入海底，亡其所在。见到这异象的海员水手，皆称那如山的巨鱼是被珠母精光所引。

另外据说有些珠池被采蛋的人采空了，蚌壳蚌肉堆积成山，可到了夜里，珠池中又有精光映月，蛋民不知真相，以为水底尚有蚌珠，于是转天继续潜水采珠，便往往有去无回，都被伺机报复的蚌祖所吞，它吃了活人，连骨头都不吐。可即便把珠池倾尽，也难觅其踪。所以在海上

搏命的蛋民们谈起这些传说，也不免骇然失色，而且动了蚌祖会引发海啸飓风，总之是传得挺邪，没有渔主的秘器，是无论如何也引不出蚌祖的。

这时水影纷乱变幻，我已看不清古猜的行踪，心中不免担忧起来。正要过去寻他，忽地里珠母海底泥沙翻涌，妖雾大作，就见阴光闪烁，其后是一片巨大的黑影，一波波的鲜血从中涌出。古猜全身是血，背着那尸彪，手足并用挣扎着游了出来，但他身后满是妖雾的水流，似乎存在着强烈吸力，古猜刚刚游出三五米，又立刻被水流吸了回去，倏然间消失在了浓雾里。

第五十章 刮蚌采珠

珠母在水底一动，真似有倒海移山之势，只见水中变幻不定的虹气，都被揭起的泥沙遮住，浓重的雾气漫水而起，根本无法看清楚里面的蚌祖是个什么样子。古猜仗着龙户的一身水下本领，以尸彪引得珠母蠢蠢欲动，张壳分甲，想要将那阴气深重的尸彪吞将下去，吸卷着水流形成了旋涡。古猜稍慢了半步，竟被这阵旋涌吸住，他不及挣扎，就已陷进了珠母带起的泥沙浓雾深处。

我瞪着眼看个正着，心中一急，立即伸手摸出潜水炸药，想要过去把古猜抢出来，眼下救人要紧，也顾不得能不能把蚌祖引出深涧了。可正在这时，忽觉面前水流冲击，古猜也同时挣扎出翻涌的泥沙浓雾。

原来珠母吞了有筋无骨的尸彪之后，一时耐不住女尸体内的阴气，蚌甲分处，又将尸彪像吐纳明珠般喷了出来。古猜在蚌壳内就势割了几块蚌肉，混在血雾中顺着水流冲了出来。

我急忙伸手拽住古猜的手臂，将他在乱流中拽住，见他也自惊魂未定，已是被珠母吸入壳中不下三次。我们二人见引出了蚌祖，不敢再做逗留，扯着潜水绳竭力向外游去。

蚌祖的轮廓隐约可见，虽然看得并不真切，但凭着水中那股强烈的波动，已足能感觉出它体形庞大、移动缓慢，附在礁岩上蠕动而出，追逐着尸彪散发出的阴气而动，从珠母海中爬了出来。

蛋民在海中置珠媒引珠之事，原属寻常，普通珠媒所用之材料，连鱼珠都没有，仅是选用螺蚌喜欢的食物。混合些肉糜加以调配，以此为引使螺蚌环抱的坚甲分离，趁机刮蚌取珠。而这种以人皮制成的尸彪，只有蛋民的祖先才会使用。

我和古猜都没想到尸彪竟会如此灵验，被它的阴气撩拨，那蚌祖突然间就冒了出来，我们未免有些准备不足，仓皇中夺路而逃，也顾不得回视身后的情形，只觉身后如同弥洞，吸水之力奇溜无比，若不是捉牢了坚韧的潜水绳，怕是稍一松手就会被乱流吸走。

未到山涧出口，涧口处的乱流便与珠母吸水之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身处其中只觉手足酸软，在一阵阵混乱的潜流中使人感到天旋地转，加上水压的作用，头脑有些发晕，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想要松手放开潜水绳的念头。

就在意识开始朦胧模糊的一刹那，我感到身后一阵阴寒，那种鬼气森森的感觉直透五脏六腑，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隔着蛙镜，只见一张

五官鲜艳，但格外扭曲的女人面孔，正好贴到我的蛙镜上。

那正是古猜背后拖拽的尸魍，被乱流带动，连同绳索缠到了我身后的死婴。虽然我知道那张女人的脸，是尸魍浸水后涨大呈现出来的，而且在水中愈久，形容愈是鲜活如生，可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这人皮的五官，简直像是在挤眉弄眼地微笑，还是觉得全身恶寒透骨，原本模糊的神智，反倒变得清晰了，一惊之下，身体里猛然间生出一股力量，用尽吃奶的力气狂拽潜水绳，和古猜在乱流的缝隙中，翻滚着出了珠母海入口处的深涧。

珠母虽然贪恋水中阴气，天生惧怕“月破”一类的自然现象，但也许是它活的年头实在太久了，也许是古墓中的死胎早已质化千年，蚀天之气已所剩无几，驱赶鲛鱼尚可，对付成了精的蚌祖却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它对我挂在氧气瓶上的死胎视如无物，越迫越近，紧紧尾随着尸魍，出了珠母海。

涧口附近大多是奇形怪状的珊瑚化石，蚌祖到了这里，已无泥沙涌起的烟雾遮挡。只觉身后精光浮动，一阵阵亮似白昼，百忙中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一只全身生满藤壶状伪装物的巨蚌就在我们身后，那就是蛋民们传得神乎其神的蚌祖了。它形体也不是大如小山，大约有一个卡车头大小，外貌近似一种罕见的盆形珍珠贝，波浪般凹凸的蚌壳表面，附着着厚厚一层疙里疙瘩的海洋沉积物，显然已有很多年没有移动过了。

那蚌祖的蚌甲最是奇特，不是两扇合一，或是螺旋一体，而是生有六瓣合叶蚌甲，左右上下都可开合分启，壳中有异常发达的蚌足蚌盘，蚌甲忽张忽合，纵然是钊头铁份之姐被其夹住，也会像被轧刀所故般彼胶晰体。适才古猜被吸入里面还能完好无损，恐怕也只有在水下进退如电的龙户才能如此侥幸。

我回头只看了一眼，就觉得眼睛被晃得好一阵生花，蚌祖与普通的螺蚌大不相同，它珠囊奇大，蚌甲分合之际，珠光闪现。借着水波的折射，化出瑞彩虹气，令人目为之夺，神为之慑。四周深水幽灵蛸鬼火般淡蓝色的光波，此时也都相映失色，整个珊瑚铁树化石，都被蚌祖甲中蔽纳百珠的光芒所笼罩。只不过蚌祖藏于海底，常年不见真正的明月，其所孕蚌珠相比珊瑚螺旋海域的寻常明珠，阴冷清冽之气尤为深重，六扇巨大的蚌甲时开时合，千缕虹气也随即隐现出没。

我没想到珠母追得如此之近，回头望去，只觉白茫茫精光刺目，霎时之间，阴寒之气与水流吸力大增，巨蚌坚甲暴然张开，我和古猜都被蚌甲分合之势笼住，只消珠母的六片重甲裹紧，即使不被当即夹死，也会被蚌祖吸入珠囊。

古猜在水下就变得非常暴躁嗜血，见状便要故技重施，想要以进为退，缩身藏进蚌甲，趁着珠壳闭合之际，在里面戳那成精的老蚌几刀。

但我看蚌祖吞吐了几次尸彪之后，那女尸人皮中一股怨气渐消，只怕再被蚌祖吞下，尸皮和珠衣上产生的阴气就会消失，珠母大概会将其直接裹入珠囊，不会再轻易吐将出来。凭古猜那柄短刀，想在蚌壳内宰杀如此巨蚌，未必能够成功，此刻绝不能舍命硬拼，这念头在心中一转，已见古猜挺刀合身扑了回去。

我急忙探手将他拽住，但古猜在水下滑如泥鳅、动似黑鱼，我的手抓在他胳膊上，像是抓到了一条滑溜异常的水蛇，根本难以停留，滑不留手顺势送脱。但幸好扯住了他背上捆缚尸彪的绳索，立即使劲向前拉扯，把古猜在水中拖得兜了半个圈子。

就在这时候，珠母厚重的坚甲猛然合拢，仅差得半寸，就会将古猜双足夹住。那在水里拖风筝似的尸彪却已被蚌祖吞在壳中。我和古猜被尸彪上的绳索缠住，急切间难以抽身，而那珠母吞了珠媒后，立即坚甲环闭，不动如山，巨甲微颤，似乎是在尽情享受尸皮中的阴怨之气。

我一手推住犬牙交错般紧紧闭住的蚌甲，一手抽出分水短剑，割断了纠缠在后背的绳索，这才和古猜抽身出来。此时Shirley杨等人在珊瑚树下看了个满眼，都不免心惊肉跳，想游过来相助，但事发突然，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却根本来不及，所幸没有伤亡，而且成功将老蚌从珠母海中引了出来，便匆匆赶过来将那珠母围住。

珠母海又名“瀛海”，“瀛”是古时海中仙山的代称，也有仙境的意思，实际上蛋民对海底珠池或洞穴也如此称呼。在风水之道中，称为“瀛海”或“瀛树”，都是生气不灭的上善之地，更是海中海气最盛之处。珠母本身与“瀛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藏身在珠母海中，借着海中阴精之气吐纳形炼，能存活极久，在民间常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一百年的老刺猬”，实际上海中老龟能活万年的不一定没有，但目前发现龟龄最老的才八百年。

海洋生物的寿命虽比陆地上的生命要长，可千年万载之说还是不太符合实际，大多是因为难以判断，才形容为“万年”。珠母蚌祖的寿命应该在三四千年左右，一旦蚌祖离了珠母海，失去了海中海气凝聚的气场，就会如同垂暮老朽的风中残烛，虽然不会立即老化死掉，却失去了活力，蚌肉都会变得塌陷萎缩，在耗尽体内明珠精气之后，就会开始死亡。

我们引出的这只蚌祖，在吞了尸彪之后，环闭甲壳，凝伏不动，正

如昏昏欲睡一般，已不像在“瀛海”中那般狰狞生猛，不会再对蛙人和蛋民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了。

我转到巨蚌身后，抚着它的蚌甲，心想：“蚌祖是南海灵物，得海气精魄，现在世界上资源被过度开采，天然海水珍珠少之又少，大概七大洲八大洋里至今还活着的珠母，加起来总共也没有三两只了。我们这伙人的岁数加起来，恐怕都没有它的零头大，虽是有心留它不杀，可在水下又没有别的办法能从这么大的活蚌中取珠，看来无毒不丈夫，这回说不得只好心黑手狠了。”于是做了下切的手势，让明叔和古猜、多铃这三个蛋民动手，术业有专攻，屠蚌取珠自然是蛋民龙户最为拿手的勾当。

明叔对我们摆了摆手，那意思大概是说，根本犯不上宰了蚌祖，用渔主传下来的秘器直接刮珠，然后让这老蚌自生自灭也就是了，随即接过我手中的分水古剑，和多铃古猜三人用剑刃一层层刮去蚌壳上的海蚀沉淀物质。

在海中采珠，有时会将整个的老蚌一起捞上来，取了蚌珠，蚌肉也不能浪费了，用剔刀将蚌肉活生生从壳中刮出来，称为“刮蚌”。但采珠者有蛋人古法，古法中所谓“刮蚌”，并非是普通蛋民用利刃刮蚌肉的办法。古蛋民刮蚌是以青铜打造的分水刀具，在蚌壳上来回拖动，铜刃在波浪起伏的蚌甲上一拖，就会使甲中的蚌体感到一阵振动。

这种振动极为特殊，就像古时挖金的“金苗”，见到金脉就要念咒，否则矿脉必短。刮蚌之法似乎就是那样一种用青铜器发出的古咒，只有纹铸着鱼龙图腾的古铜刃，才能起到震慑老蚌的作用。所使用的铜刃越是古老，作用也就越是明显。珠母甲壳被利刃一刮，就像吓得失了魂，又像是被全身麻醉了，体内肌肉劲力全消，壳甲松脱，任凭蛋民采去珠囊，也丝毫反抗挣扎不得。

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根本不解其中奥秘，这时候只有在旁边看的份了，在水底目不转睛地望着明叔“刮蚌”的举动。虽然平时觉得明叔这老贼惯于吹嘘卖弄，是个“关二爷放屁不知脸红”的老赌徒老骗子，但他也确是有些个过人之处，对海事和倒腾死人的勾当经验丰富，采蛋的诸般掌故异闻更是所知极详。因为这双古铜剑是古时秘器，也无须再拜渔主，以明叔那套诡异的手法，并没花费多大力气，那蚌祖五彩斑斓的蚌甲就已暴露出来，壳甲表面鲜红倒生的骨刺密布，如同一块巨大的彩色珊瑚，它像是被催眠了一般，颤颤抖抖地将蚌壳张开了一条缝隙。

蚌甲中精气璀璨，月光如昼，引得藏在附近珊瑚洞里的鲛鱼不住窥探，可它们惧怕三具畸形死胎，只敢在远处探首探尾，却都不敢接近半尺。不过我们也开始担心死胎，能否有持久之效克制恶鲛，因为这些受

月蚀而损的畸形胎儿，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中实在太久了，而且本身又没做过防腐处理，全凭女尸腹中填玉口中镇珠的一缕寒气维持。

两次带它们下水，胎体面目已经被泡得模糊起来，形骸也不再像刚发现时那样质如软玉，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随水化去，一旦出点岔子，被那些鲛鱼一拥而上，不出几分钟，我们就会让它们啃成一堆白骨。而且在看明叔三个蛋民刮蚌的同时，我发现珊瑚洞中的鲛鱼已经越逼越近，水鲛鱼聚集，形成了密密层层黑色旋涡，裹住了当中一团清冷的月光。我和胖子等人立刻把心提了起来。将潜水匕首紧紧握住，准备应付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殊死搏杀。

第五十一章 鬼月亮

水底珊瑚洞内的恶蛟，贪婪地盯住珠母蚌甲中的月光，若非惧怕“月蚀”，早就已经蜂拥而上了。但我们赖以防身的三具死胎，随时都可能被海水化去形骸，蛟鱼盘旋在四周等待时机，紧张的气氛有如箭在弦上，只消其中一两条恶蛟，禁不住那海底精魄的引诱舍命来夺，其余的也都会不顾死活，跟着上来抢夺。

我见形势紧迫，赶紧让明叔加快速度，这珊瑚洞中已是不能久留了。明叔也不敢怠慢，带着古猜、多铃，撬开战栗不已的蚌祖甲壳。只见里面鬼气闪动，那具人肉皮囊制成的尸彪，正被一团灰白色的蚌内吸盘裹住，这巨甲环绕中的万年珠母已成化物，与寻常老螺巨蚌截然不同，数条蚌足缠住尸彪，将它吸入珠囊里。

它的珠囊上全是肉瘤般的疙瘩，一串串犹如病变后的淋巴腺，一开一合之际，即有清冷奇异的月光闪现，果然有明珠不计其数。蛋民们都认为“老蚌得月之精华，无质生有质，孕出明珠”，也有观点是“蚌病而成珠”，是说螺蚌等贝类活得久了，机体病变，才会使珍珠囊不断分泌出珍珠质，裹住一些细小泥沙，久而成珠。蚌珠是近似于一种“内丹”的东西，便如同“牛黄、马石、狗宝”之类的结石，凡属此类，都有极大的药用价值。

不过眼下众人急于采出百枚明珠，开启水底伏流的机关，无暇去研究那珠囊生得如何怪异。明叔不愿亲自动手，示意古猜上前，古猜对刮蚌屠龙这种原始血腥的行为，向来都是抢着去做，他将气螺挂在腰带上，又从口中取下龙弧铜刀，一手揪住麻袋大小的珍珠囊，一手持刀去割。

蚌祖离了珠母海，灵气大减，又被铜刃刮了数遭，早已魂飞魄散，蚌肉只是哆嗦个不停，任凭古猜将珍珠囊连揪带切从身上割离，根本没有丝毫挣扎反抗的余地，但到了这时候，它仍用最后一点力气紧紧拖住尸彪不放。

我看到这一幕，不禁暗中摇头，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倒斗采蛋之辈，为利所趋，不借以身犯险，即使死到临头，怕是也看不开一个“利”字。珊瑚海中的螺蚌之属，向来于人无害，屡遭碎尸分割之苦，全是因为体内有珠，这就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自古以来多少蛋人，为了采取蚌中明珠，在海底送了性命？我们割去蚌祖的珍珠囊，等于取走了蛋民们的诱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救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做了件好事。

正当我心神恍惚之际，忽然觉得脑中一阵酸楚，真切异常，似乎感到身前的珠母正在悲哀地苦苦求饶。我记得Shirley杨曾说过，罕见的夜明珠中带有某种放射性物质，蚌祖体内一甲藏百珠，具有极强的生物磁场，其放出的低频脉冲，会干扰电子设备，有时也会使人产生幻视幻听。那是由于脑波受到影响，出现异常放电作用。

我不知道头脑中那种异样的感觉是否与此有关，但周围的众人也都突然停下手中动作，他们显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感觉，但珠母甲中的蚌身抽搐越来越慢，我们脑海中那种哭泣悲求的感应，也随即渐渐平缓消失。

众人在水下对望了一眼，都觉得珠母成精之说怕是不虚，它似乎自知寿数将尽，在劫难逃，用生命中最后一点能量苦苦求饶。蝼蚁尚且偷生，何况这活了几千年的古老生灵。

我见众人都怔在当场，就对他们摆了摆手，眼下处境九死一生，面临杀伐决断千万不能心慈手软，不过这蚌祖藏在海底，确实从来都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古猜用青铜刀割了珠母身上的珍珠囊，并不会将它置之死地，所以别犹豫了。

而且我猛然省悟，就算是只有屠蚌才能取珠，这珠母也绝不能宰杀，它早已与海眼中的海气融为一体，一旦使海气失去平衡，归墟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古猜点了点头，抄起刀来，继续去割珠囊，那珠囊大能容人，并非容易切割，多铃也曾跟阮黑做过多年采珠的营生，此刻也动手相帮，将硕大的珠囊切摘了拖出蚌甲之外，鲜活的珍珠囊肉壁中尽是明珠，粗略一数，少说多做也有一百五六十枚。

珠母壳中有数个珍珠囊，唯独当中这个最大，其余的肉壁里面都是不成形的珠米、珠泥，Shirley扬大概是觉得如果将成形的明珠全部取走，这老蚌恐怕立刻就会丧命，既然用不了这么多明珠，就留下来一小半。明叔眼睁睁看着Shirley杨的举动，虽然心疼不已，但也没敢加以阻止。

我见四周潜伏的恶蛟蠢蠢欲动，它们此时虽然尚不敢越雷池半步，但那三具死胎开始在水中渐渐消散，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于是赶紧带Shirley杨将三十余枚明珠塞回蚌壳，然后众人立刻潜到珊瑚铁树的化石底下。

先前Shirley杨等人已将那铜人装到了树下，只见那姿态奇特的铜人手捧玉石卦盘，在水底恰似对月飞升。我看了看苍绿色铜像身体上遍布

的鲛头，心想：“能否找出伏流逃生，就全在此一举了。古墓遗迹中的各种机关，最难保存的就是其中动力，机弩伏火、毒液雷石，年代一久，便会木朽铜蚀、药性挥发，都难以维持太多年头。这海底又怎么可能有动力和能量来启动机括，让那拖延了千年未曾入葬的南海僵人升天？”

这个问题，我先前反复想过几次，曾经心存侥幸，认为百枚明珠中凝结的海气，会带动伏流升腾，不过那种情形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珠母中藏了千年的南海精魄，虽然精光瑞气胜于天上真正的明月，可要说其能使地底伏流出现，恐怕还远远不够。

先前还想豁出去了赌赌运气，但等到这珊瑚化石下，才觉得没有半点把握，我心中稍一犹豫，不禁愣了片刻，胖子在身后推了我一把，这才回过神来，知道这时候什么都不用想了，尽人事听天命罢了，若是此计不成，必须立刻离开这片危险异常的水底。于是将手一招，众人一拥上前，纷纷从珍珠囊里掏出明珠，一枚枚嵌入铜鲛口中。

用了近百枚明珠才将铜鲛嵌满，珠囊中已是所剩无几，满身珠光将铜人映得几乎透骨，而且月光明珠的精光异彩，在铜鲛口中凝结成一层光晕，投在玉盘上，赫然化为一轮满月，月明如镜，照得整个珊瑚洞一片通澈。

在旁边一看，铜人玉盘在水波中化成了一片光影，如同水中之月。“明月蟾宫”在恨天氏看来，正是人死后亡灵的归宿，仿佛就是我们观念中的冥府阴曹，加上这水中之月虽是清冷透彻，却毕竟不是真的明月，而且比真正的月光，更多了几分阴森慑人的鬼气，仿佛见到了不应存在于人间的“鬼月亮”，看得人头皮子发麻，从骨子里觉得不安。

但除此之外，珊瑚化石的洞穴中再没什么特殊变化，我心中寒了半截，明月中的震卦清晰可见，但它根本不是什么引发伏流的机关。而且这月光太亮，窥伺在侧的恶鲛必定被它引得狂性大发，如今三具月蚀而化的胎儿，也都被海水浸泡得慢慢化开，比最初时的形骸足足小了两圈，面目越来越模糊，就算我们想退出去另谋出路，恐怕也已迟了。

Shirley杨忽然打个手势，一指众人身后，我们回头看去，心中不由大叫了一声：“糟糕！”原来成群的鲛鱼好似一股漆黑的浊流，已将那珠母壳甲分开，顷刻间把蚌身啃成了碎块，蚌肉的残渣混合着鲜血，把海水都搅浑了，残存的数十枚蚌珠，都被饿鬼般的黑鲛争抢着吞了。可怜那活了几千年的蚌精，离了瀛海中的巢穴，就毫无反抗挣扎的余地，不仅是蛋民要采它的明珠，就连水底鱼龙鳞族也不窥视这些海中秘宝，我们稍有大意，没将蚌祖引回珠母海，以至于被这些恶鲛钻了空子，将它活活啃成了空壳。

血水被水波冲散，珠母只剩六扇毫无生命的空壳，已经失去皮中阴气的尸彪，被水浸得涨大异常，仿佛是只宰猪时放血后吹入空气膨胀的肉猪，随波逐流，飘荡在附近。大群鲛鱼吞噬了蚌肉蚌珠，连水中残渣肉沫也不肯放过，贪婪地游动着追逐吞噬，而且数量极多，将珊瑚树四周围成铁桶一般。

我见此情形，只觉脑中嗡的一声，暗道：“大势去矣。”倒不是替那瀛海中的蚌祖哀叹，不过它惨遭碎尸死于非命，我们怕是也要性命不保。归墟内部被恨天氏采取龙火矿石，而挖得千疮百孔，按说龙气早就灭了，可海气空蒙变幻，至今不曾消散。珠母是归墟海中的精魄所化，也就是青乌风水阴阳宅中所讲的“化物”，是海气积郁凝结、精魄生气自结而成，珠母一死，海眼中的海气就会失去几千年来微妙的平衡，导致天塌海陷的灾难发生，可能要出大事了……

可没等我再多想，就感到水底暗涌动荡，冲得众人摇晃不定，赶紧随手抓住身边的铜人，就见身边各种大小水族纷纷乱窜，一片大难临头的景象。我心想这未免也来得太快了些，怎么珠母刚死就要天翻地覆了？

但是随即发现并非是山摇地动，而是海底有巨兽出没，才搅得水波翻滚涌动，海水的猛烈翻涌，正是来自珊瑚礁上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明月般的玉石卦盘，将透澈的月光正罩在洞口，黑洞深处有两个巴斗大的眼睛一闪一闪，目光如炬，紧紧盯住那轮幽灵月亮。

我们用尸彪为饵，引得珠母从藏身的水底现身，取了它壳中的珠囊，而现在这百枚明珠，在水中如同一轮清冷透澈的明月，却同时又是一个饵，引出了潜伏在海底的死神，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感觉传遍身体，我已经预感到这次即将要面对的，恐怕是南海深处最恐怖的东西。这时就见鬼影般的月光下，黑洞中水波翻涌，冒出一艘饰有狰狞鬼头的大船，黑影一晃，船头便已到了眼前。

第五十二章 鲛姥

我们都没想到会从水底的黑洞中冒出一艘船来，眼煎一黑，雕有海鬼的船头就已到了眼前。锈蚀斑驳的鬼头船，仅是一艘大船前端的残骸，一看那凶恶狰狞的鬼头标志，就知是艘沉没在海底的海盗船。众人紧紧抱着珊瑚树，又哪里来得及闪避，只觉身体被带动起来的水流猛烈冲击，那船头的残骸，几乎是贴着我们的头顶掠了过去，撞在后面的珊瑚化石上翻滚着坠向水下，顿时泥沙翻涌，惊得左近水族四散逃窜。

我见此情形，已知这艘海盗船的船头残骸，不知陷在海底多少年了，是被一股巨力从珊瑚洞内硬生生撞了出来。正主儿还没现身呢。这时已顾不上再去回想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瞬，急忙把视线转向水底的巨大黑洞，那洞中两盏巨目被清冷的珠光映得犹如两盏桅灯，忽忽闪闪地从漆黑的洞中向外移动。

那洞中藏着的凶恶海兽大得令人咋舌，随着那浑浊的目光摇晃，那巨物的蠕动，激得水涌动荡，好像整个珊瑚森林都在摇晃。

我抬头向上方看了看，珊瑚铁筛孔般的洞窟里，进进出出的全是黑鲛，密密麻麻的不计其数，竟然已经遮住了水面。此时那三具畸形死胎，早被海水化得不成模样，不知还能不能借以驱散恶鬼般的群鲛。

但水底的震卦机括，显然已经失效，我们又捅了娄子使珠母丧命，引得海怪舍命来夺卦盘上的蚌珠，再在这待下去，除了送死之外已无作为，只好趁乱突围浮上水面，从海底神木的通道里返回“鲸腹”，至于再如何从地形酷似鲸腹的归墟中脱身，就不是现在来得及考虑的问题了，眼下这珊瑚水洞里已经炸了窝，无论如何都待不下去了。

想到这就想招呼众人逃命，却不想胖子自作聪明，瞅见那海怪尚未从洞中爬出，将潜水炸药装在了洞口，看准那家伙即将出洞的机会，立即引爆。不过珊瑚化石极是坚固，爆炸在水底形成的冲击波。却并未能将珊瑚洞炸塌，只揭翻了数尾鲛鱼，炸塌了一些细碎的化石。

水中潜伏着的其余恶鲛，都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惊了起来，四下里乱游乱窜，我们浮上水面的过程中，就算它们不会主动过来攻击，也不免会在混乱中撞上。鲛鱼没有嘴唇，交错锋锐的牙齿暴露在外，只要蹭上一下，就得被撕掉一大块皮肉。

众人都被困在原地，将死胎挡在身前，以免乱窜的恶鲛接近，我把急于想逃的明叔拽住，打个手势让众人不要轻举妄动，看准了时机再浮上去。这时珊瑚洞口的水突然沸腾起来，一个庞然巨物从洞中拥着泥沙而出，透澈惨白的珠光将水下翻滚的烟雾映得灰扑扑一片，无法分辨里

面裹着的究竟是什么深海巨兽，只是隐隐约约看见有大片大片的黑色肉鳞，上面有许多白花花像是吸盘的东西。

见了这等声势，众人皆是又惊又奇，我心想水底乱流的阻力何等之强，这家伙能把千百斤的船头残骸，轻易从洞窟里撞出来，难道是只深海的大王乌贼？又或是喜欢藏在海底洞穴深涧里的巨大螯虾？不过这里虽然深处海底，但水深不过五十余米，如果是常年伏在珊瑚洞中的东西，似乎不应该是久居深海偶尔上浮的生物。

还是明叔通晓海事，虽然水底泥沙翻滚水流汹涌，皎洁清澈的月光都被遮挡，眼前的视野一片模糊，但他一看那巨兽遍体黑鳞，身上密集着白色吸盘，似乎就已看出端倪，忙不迭地指着在珊瑚化石中游窜的黑鳞鲛鱼让我去看，又拍着自己的肚子，做了个生孩子的动作。慌乱中众人都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好像是想告诉我们，这水里的黑鲛，都是从那珊瑚洞里生出来的。

我忽然心中一凛，难道明叔是想说：“藏在黑洞中的不是海怪，是鲛人的母体？”出没于南海的恶鲛，全身都有黑色肉鳞，前鳍有锋利的钩指，所以自古也被称为鲛人，但并不是古籍中提到的人鱼，人鱼在南海很少，古书中所说的人鱼，皆为东海的某种四脚鱼。

有一种古老的传说，说是鲛鱼拜月而孕，月圆的时候在海面聚集，吐纳明月精化，才会受孕成胎。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但我们进了珊瑚螺旋之后，发现这里的海底，山势环合，海气凝结，天空始终密云层层、海雾横流，根本就看不见日月星辰，只有在海气汹涌生成大海洞，吸入千万吨海水的时候，天空的云层才会受到气流影响，在极短暂的一时半刻间，显现出空中明月如镜。海底珊瑚森林中的螺蚌之属都并非是受月光感应而成珠，完全是借海底的阴火龙灯而成，那种光芒阴森诡异，比月光更为明亮，所以这里的蚌珠精光异彩，浑圆硕大，都远远凌驾于其余南珠之上。

鲛鱼繁衍的传说，在沿海地区非常多，纷纷繁繁，从来都没有过定论，近千百年中，鲛鱼几近绝迹，所以现在也没有学者去真正考证研究过。我在珊瑚洞中见到这么多鲛鱼，当时除了感到惊讶之外，也曾想过它们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此刻明叔对那洞中黑黢黢的海怪指指点点，我们顿时想到，还有一种鲛人繁殖的传说，比较鲜为人知。但现在看来，那泥沙雾中时隐时现的白色吸盘，应该都是产鲛的胎盘，珊瑚洞中的巨大海怪，正是大群鲛人的千年母体——鲛姥。

以前在海上采蛋为生的蛋人，也常在水下被恶鲛活活吃掉，蛋民故老相传，南海鲛人在古代曾一度危害成灾，在海底对采蛋之人的威胁不

亚于鲨鱼，丧命鲛口鲨吻的蛋人不计其数。鲛人的巢穴是处珊瑚古墓，这片珊瑚礁下压着鲛姥，这老妖全身都是胎盘，物性奇特，密密麻麻的胎盘子宫都生在体外，一般的鲛鱼都是从它体内所产。在一些古老的海神庙祠中，有些还保存着关于这种传说的遗迹。

在一片混乱的水底，经明叔这么一提示，众人都已清楚，这回恐怕是弄巧成拙，玉盘没能震开伏流，反而引出了海眼里的老怪。以前谁也没见过鲛姥什么样，这时突然撞见，根本不知如何应付。

水里乱流涌动愈烈，如果不抱着珊瑚树的化石，恐怕早已被激流卷走了，又哪里有机会得以逃离。只有那轮水中明月，冰冷的光芒在水波中闪烁变幻，一时阴森的水影交错晃动，使人头晕眼花，恍如置身在一场永无休止的海底噩梦之中。

我们为了缓解水流和光线带来的压力，互相拽住同伴的手臂，将脸部紧紧贴在珊瑚树上，虽然化石里传出的震动使人全身发麻，但那阵头晕脑胀的感觉却终于减弱了。我看了看气压计的读数，水肺中的氧气已经见底了，不被海水淹死，也是被鲛姥活活吞了，看来里外都是难逃一死。

我正为目前的处境感到绝望，考虑是不是要引爆炸药给众人来个痛快的，却见那鲛姥庞大的怪躯，已从珊瑚洞中爬出，夹带着许多海底船体的残骸和古铜器，白花花的胎盘里冒着一股股的黑水。我不禁一征，这个深不见底的珊瑚洞藏在归墟之下，怎么可能有旧时沉船的残骸？此时珠母一死，指南针等装备都已恢复正常，以潜水表的指南针来参照辨别，可能珊瑚洞正与我们遭遇海蛇的海底废墟相通，这一通道被鲛姥堵住，它一挪地方，我们就可以绕过去潜回那片螺蚌聚集的珊瑚森林。

不过这一想法在脑中闪过，很快就打消了，就算螺坟中可以缓解潜水病的秘药并未失效，但是水肺中的氧气已经难以维持，这段珊瑚洞隧道又不知会有多长，游不到一半恐怕就被憋死在里面了。

我们一时进退维谷，乱流中紧紧抱住珊瑚古树的化石，眼睁睁看着鲛姥在水底拥沙而出。灰蒙蒙的泥沙翻涌如同烟雾，它身上的胎盘中尚有许多未曾孵化出的鲛鱼，有不少都被剧烈的行动挤了出来，还没成形的鲛胎都挣扎着死在了水中，可鲛姥却浑如不觉，直奔铜人手中月光四溢的卦盘扑来。

水底通天接地的珊瑚树猛然一震，鲛姥一头撞在了树底的巨鼎上，珊瑚化石被它撞得颤动不已。只见水雾中露出一张满是褶皱肉鳞的怪脸，暗灰色的两个眼睛像是一对气囊，在月光下闪着毫无生气的光芒，

身上长满了数不清的倒刺和肉牙。都说水底鱼龙之大，犹如山川河岳，这潜藏在海眼中的蛟姥，虽没有大到那种地步，但我们在水流纷乱的环境中，已看不见它的头尾轮廓了。

蛋民多铃惊骇至极，被蛟姥恐怖的面目骇得手足俱废，手一松，那柄分水古剑就脱手落向了水底。胖子眼疾手快，舍不得将这古董青头遗失在海中，连忙扶着铁树向下移动，在铜剑落进蛟姥口中之前，硬是探出手去捞了回来。

他的举动无异于虎口拔牙，蛟姥只需向上微微移动，就能将他一口吞了。这水底虽有浮力，但乱流湍急，一旦松手离开珊瑚树，未必会直接浮上水面，反而会被潜流裹住，往横向移动，很可能就自己送入蛟姥的血盆大口之中。所以胖子虽离那蛟姥近在咫尺，可仍不敢放手松开铁树，抓了古剑，如同火烧屁股般向上攀来。

我见胖子这回太过托大，急忙俯身前去接应，可说时迟，那时好快，蛟姥翻身上仰，奔着胖子吞吸海水，四周纷涌的潜流都被它向嘴中吸了进去。攀在珊瑚树上的众人，都被水流裹住，像是挂在晾衣绳上的几面破旗，飘飘忽忽地几欲被狂风急流裹去。

这时我突然发现那蛟姥趴在石鼎旁，虽距离珠气纵横的玉盘和我们极近了，可是再难接近分毫，似乎身体被锁在了海底不能移动过远，只是拼命吸水想连人带卦盘一同卷入嘴里。它竭力往前挪动，却只推得石鼎边缘沉重地缓缓转动，始终无法触及水中鬼影般的一轮明月。

我好不容易拽住胖子，但揽住珊瑚铁树的手却是一滑，身不由己地被水流吸了过去，忽地肩上一紧，是被Shirley杨伸手拉住了肩头的携行袋带子。三人在潜流的带动下失去了重心，谁也不敢松手。我恍惚间看到珊瑚树底的巨鼎匝匝转动，不禁猛然醒悟——震卦的机关，正是躲在海眼深处的蛟姥。

第五十三章 绝境

蛟姥庞大的躯体似乎被锁在了珊瑚洞里，它蠢动着想要吞下月光四溢的蚌珠，却差了数米难以触及。它攀在转盘般的大石鼎上，在一股浊流中探首吸水，沉重的石盘被它推得缓缓转动，每转一分，它就从珊瑚洞里挣扎出一分，而那铜人手捧的明月，也就随之在铁树上升高一分。蛟姥全身胎盘都在淌出漆黑的污水，越向前挪动，越是吃力。

缺足少臂的死胎，早被纷乱的海水化为乌有，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在水中互相拉扯着，身体被吸卷的水流带动得飘摇不定。但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才发现铜人玉盘的震卦机关，正是为了引出水底蛟姥。蛟姥全身怪力转动石鼎，石鼎上穿绕的铜链被它绞动，使藏在珊瑚铁树旁边的几道千钧石闸，轰隆隆开启了一道缝隙，里面一股强烈的潜涌，水流顿时顺时针旋转起来，将珊瑚洞中的水族纷纷卷了进去，有许多搁置在水底的陪葬品，也纷纷像失重般浮动，被石闸后的旋涡吸走。

归墟中的地形酷似鲸鱼，头西尾东，伏于南海，气孔正是海底神木上方的幽灵岛。从方向上判断那石闸开启的方向，对应着鲸口，南海僵人的尸体放在石椁内，与龟甲或是活的巨龟锁住，常年隔绝的海气突然贯通，会产生海眼般的旋涡，一旦打开数道石闸，石棺石椁就会被突然产生的海眼吸出鲸口，永远沉没在海底。可想引出藏在珊瑚隧道里的蛟姥，非有百枚明珠的精魄不可，这种离奇的“海葬”只有凑足了南珠，才能得以实施。百余枚月光明珠不是等闲就能采出来的，也许要间隔数年，乃至数十年，古人视死远重于生，为了死后永生，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这送尸入海的石闸机关，主要是巧妙地利用鬼斧神工的天然造化，并未使用过多人力，但自然造物之奇诡神异，却远远不是人工所能营造而出。

先前我们以为在月圆之际，会有潜流上涌，将棺椁冲上海面，可现在看来完全想错了。恨天氏认为人死后，灵魂都会赴月，之后生命会以另外一种形态延续存在。榱木中的通道，就是为亡灵准备的，但尸体仍然会归于浩瀚的大海，震卦仅是送尸入海的机关，而超度亡灵的办法，估计活人并不适用，我们要想借这机关逃出归墟，根本就不可能。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一转，突然感觉到手臂酸麻发涨，逐渐抓不住胖子的胳膊了。胖子见自己快被蛟姥吸进口里，再也顾不得那柄古剑了，趁着水流强劲，忽一送手，那铜剑直接被蛟姥吞了，锋利的短剑插进了它的舌头，一缕污血在水中散开，可蛟姥浑然不觉，兀自竭力对着月光吸水。

胖子抛了分水古剑，另一只手腾了出来，这回两只手拽住我的胳膊，终于攀回珊瑚树的树身。我和Shirley杨也相继附住铁树，只见乱流将水底的各种残骸遗迹卷得到处飞舞，像是刮起了一场龙卷风，而那捧月的铜像恁般结实坚固，似乎不为所动。但我们也攀在铁树上进退不得，眼看着鲛姥攀着巨鼎逐渐向上，鬼影般的月亮也越升越高，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形势的急剧恶化，只能盼着这海怪尽快吞了蚌珠，然后缩回藏身的洞穴，以便让水洞关闭，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渐渐变强的乱流卷走死于非命。

我不想等死，打算冒死攀到树底，将那玉盘毁掉。其实现在距离铜人最近的是明叔，可他早已惊得体的如筛糠，根本指望不上他什么。我把心一横，就在涌动的水流中向铁树底部攀了下去，可突然之间水下的旋涡产生了变化，通过铁树化石，可以感到海底传来异常的震动。

我借着水底的月光看去，只见石门后的旋涡骤然消失，原来珠母一死，就等于破了归墟中的风水，那吸水的海眼中，残存的海气正在逐渐消失。水下错综复杂的珊瑚洞，以及鲸腹洞窟中，本来都是被混沌一片的海气笼罩，使得海水时涨时落，变化无常，可海气一旦消失，有些脆弱的珊瑚洞就会坍塌，发生天塌海陷的灾难。

此时水里成群结队的恶蛟，不是被水洞吸走，就是没命地逃开，珊瑚洞中的化石果然开始崩塌，乱石堵塞了石门里的海眼。我急忙打消了攀到树底捣毁玉盘的念头，推着多铃和明叔等慌了手脚的人，让大伙千万不能离开这海底最大的一株铁树化石。地动海摇的惊人剧变中，众人自保也已吃力，纵然有心相互救应，也都无力施为了。

只见珊瑚洞内天崩地裂，鲛姥藏身的洞穴豁然裂开几道口子，压在身上的珊瑚礁产生了松动。它趁机从中爬出，在一片浑浊的水雾中，蠕动着攀上了石鼎，不料用力过猛，撞断了几道铜链，鼎中的铜人珠光晃动摇曳，被水涌冲得摇摇欲倒。

我还想再看个清楚，但忽然间鼎下裂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海水打着旋地被吸下去。我急忙埋头躲避，忽地里又有急流上升，海底埋着的阴河倒卷，翻涌直上，那铜人卦盘再怎么结实也禁不住了，上百颗龙眼大的月光明珠，都被伏流冲了个天女散花。

我再也抓不住铁树化石，身不由己地被喷涌的阴河冲了上去，巨大的水压变化使人觉得身心分离，好像灵魂都已从躯壳中脱离开来，天悬地转中一头浮出了水面。我险些被水呛死，扯掉呼吸管和蛙镜，赶紧去找其余的人，幸好众人个个都是精通水性，借着汹涌的伏流出水，并没有什么损伤，但难免心惊不已，均是张着嘴大口喘气，做声不得。

归墟之地，上有天窗，下有伏流，珊瑚洞中的伏流向上涌动，没容我们在水面上喘几口气，水势便已不断上涨，翻滚着没过了储藏尸体的鲸骨礁石，转眼间水面已经过了通月神木下的铜门，眼瞅着就要接近头顶的岩层。

这时珊瑚洞内是一片漆黑，水底散落的明珠，早被乱流冲得四散无踪，我抓住槿木老鳞密布的树皮，对众人叫道：“水肺没氧气了，不能留在珊瑚洞里，快进铜门……”

其余的人立刻会意，上涨的伏流很快就会将洞窟灌满，若不及时离开珊瑚洞古墓，不是被激流卷入海底，就是直接溺毙而亡。只有从槿木的通道中原路爬回归墟古城，才可能逃此一劫。众人当下都挣扎着游拢过来，准备含一口气潜入铜门，时间拖得越久水位越高，游入铜门的机会也就越是渺茫，所以众人谁也顾不上再多想什么，皆出死力游向槿木。

明叔急于逃命，当先一猛子扎了下去。我深吸一口气，也准备要潜入水底，可这口气没吸到一半，便听得珊瑚洞内轰隆隆的巨响连绵不断。海气是南龙中的一股不灭生气，它消失减弱之后，有些珊瑚礁和岩石顿时变得腐朽脆弱。只见头顶上如龙闪经空，槿木穿透的岩层迅速向两侧倒塌分裂，归墟的底部裂开了一道峡谷。此刻古城上面的水位正低，所以并没有大量的混沌之水倒灌下来，反倒将珊瑚洞和鲸腹这两大洞窟相互贯通了。

我们被这撼天动地的声势吓得面如死灰，一时抱着陷入海底的粗大神木怔在水中，忘了要潜水进去铜门的计划，抬眼间，已可隐约望到归墟穹庐上的阴火，宛如一条条倒悬的熔岩火龙，在岩层中滚滚流动。

这时明叔突然从水中冒出头来，大叫：“不好，水底的蛟姥也被伏流冲上来了，它抱着神木，堵住了通道入口。”他惊慌失措，说着话就要赴水逃命，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还能逃向何方。

我一把揪住明叔的胳膊，顾不得再对他说些什么，直接将他推上了神木倾斜的树身，事到如今，只好临机应变，穿过裂开的归墟遗迹，直接攀上满是箭石的树顶，以便躲避紧逼上来的伏流和海怪。

随后我又将多铃和古猜从水中托了上去，明叔一马当先，如同身手矫健的老猿，带着他们姐弟两个，快速攀木而上。然后我又让Shirley杨跟了上去，此刻伏流涨起的幅度已到极限，我拽住胖子对他喊道：“王司令，你行不行啊？”

胖子抹一把脸上的水说：“为了珊瑚庙岛上免费的啤酒和越南妹

子……去他娘的，老子这回豁出去了。”说罢一腆草包肚子，手脚并用，一步一滑地攀上了神木。此次在珊瑚螺旋中捞了许多青头，虽然在这深陷绝境九死一生的关头，他仍显得精神百倍、格外来劲，换句话说就是让钱烧的，这时候就连始终难以克服的恐高症也抛在了脑后。

我紧随在后，攀上神木，崩塌的岩石碎块，不停地从身边落下，此刻我们不仅要注意湿滑的木鳞，还要不停地闪避落石，不过谁也顾不上害怕，爬上去这条命就算是捡回来了，万一失足落下，或被岩石砸死，那也只能认命了。

好不容易穿过裂开的岩层，身边已是东倒西歪的铜奴，四周洪钟巨钵的响声依然响彻不绝。我趁机低头看了看珊瑚洞中的水面，浑浊的伏流翻滚不休，水中黑鳞晃动，两盏发着灰色凶光的鲛眼正在仰天凝视。

我心中一阵惊疑，水底明月已散，那鲛姥怎地还不肯回到巢穴？它存心想吃了我们不成？但随即抬头向天空一看，便已明了缘由，不禁连连叫苦。通月神木正直指幽灵岛上的缺口，此刻海气渐渐消散，海面上常年堆积覆盖的云层也都没了，正当夜晚，海上星月生辉，清澈的月光撒入归墟，鲛姥在海底仰望明月，哪里还肯回到水下的洞穴。

只见水波一起，全身黑鳞的鲛姥分水蹿上了樗木，它全身密布的卵巢和胎盘中尽是黏液，当做吸盘一般附在树身，竟然蠕动着从水中爬了上来。我暗自骂了一声，用潜水匕首割去空水肺的氧气瓶，扔下去砸在鲛姥身上。但这又如何阻得住它分毫。

我连催上边的胖子等人尽快向上攀爬，千万别回头向下看。众人都已抛掉氧气瓶，各用赴水的短刀插住树身，全力爬上神木顶端，一到这里，便是被逼到了绝路的尽头。胖子越攀越是腿软，低头向下看了一眼，顿时头晕眼花，从湿漉漉的箭石上滑了下去。这里非同水中，忽地直坠下去，我忙伸手一抓，却被他下坠的力道一并带了出去，两人翻滚着落下数十米高的通天神木。

第五十四章 过龙兵

神木顶端地势宽阔，横生倒长地嵌着许多的箭石，从远处一看，形同树冠。那是一种上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呈扁平钝角的形状，上面有近似贝壳的奇妙纹路，看样子并非人力所嵌，而是在远古的海洋时代里，这里曾是海底，有许多箭石如同老螺附海树一般，团团簇簇攀附在神木顶端，形成了今天这罕见的树冠奇观。

我被胖子拖得坠下神木，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就觉得背上猛地一撞，正好落在了一块突出的箭石上。箭石如同老树伞盖，将我们托了一下，但这种化石可比真正的树冠坚硬百倍，这一下直撞得筋骨欲折，疼得我眼前发黑，险些晕了过去。

不过更倒霉的事还在后边，通天巨木上的箭石亭亭如盖，在榧木顶端，形成了上百处天然的倾斜平台，就好像是一团团彩云化做了古老松柏的树冠。涨潮时幽灵岛被淹没在海面之下，海水透过洞口直灌下来，经年累月地冲刷着树冠，嵌入木身的箭石虽然长死在其中，可仍不免在水压下生出许多波痕裂纹，甚至已经有些箭石早已断裂掉落。

我和胖子落在一片箭石上，尚未从倾斜的石面上爬起来，身下箭石的裂痕就突然扩大延伸，顿了一顿，便“咔”的一声从中折断开来。我们连人带石又继续落向下面，直撞断了三五层箭石，方才止住势头。

胖子最怕之事便是从高处往下掉，平日里充出来那股“万夫难敌的威风，千丈凌云的豪情”，早都不知去向了，紧紧抱住我的大腿，在倾斜湿滑的箭石表面上闭着眼大叫：“胡司令，看在党国的分上，快拉兄弟一把！”

我不及胖子皮厚肉多，这几下已是摔得全身骨节疼痛难忍，又被胖子抱住了大腿，不由自主地逐渐向下滑落，赶紧咬牙用力，用潜水匕首一刀插入神木的木干，好歹算是将身体暂时固定了下来，但腿上大筋都快被胖子拽断了。低头向下一看，海底的蛟姥借着一股浊流，攀住树干，没头没脑地向上爬来。刚才被我们砸塌的几块箭石，都像半空掉落的铁板钢片，一块块插到了它的身上，鲜血咕咚咕咚地往外冒着，把附近的海水都染遍了。

这时如果失足掉下去，就算侥幸不被蛟姥吞了，也得落在被水淹没一半的铜奴上，撞个脑浆崩裂。我骨子里的狠劲发作，不顾身上彻骨的奇痛，一手用匕首扎在树干上，一手抠住箭石边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胖子慢慢拽了上来。只要从这湿滑的石面上站起来，就可以攀回神木。

我用腿将胖子强行拽上来，还不到半米，潜水匕首的韧性却已超过了极限，刀刃硬生生被折断了。这样一来，我只有够着箭石的那一只手使得上力，全身的力道吃在此处，那几个手指不觉已经变得麻木了，眼看就要脱手滑落，万难再有回天之术，只好闭目待死。

正这时，我的手臂忽地被人抓住，腿上下坠的力道也忽然减轻，睁眼一看，原来是Shirley杨见我们吃紧，急忙和古猜攀下来相助，将我和胖子从箭石上拽了起来。身下的箭石承受不住四人重量，随即被压得断裂倒塌。我们在此之前已经攀回树身，才侥幸没跟它一并坠落。

那块箭石奇大，其重怕是能有几百公斤，猛地从高处落下，势道之沉重少说也不下千钧。只见扁平如箭头的大块箭石，自空中旋转翻滚着掉落下去，正砸在蛟姥头上，箭石停也没停，刷地落进水里，那巨蛟的鱼头，顿时被斜斜地切去了半个，血水喷出来几米之高。

此时那蛟姥鱼头探出水来，我们才看清水中蛟姥的面目。只见它体大超过老鼋大鲈数倍，只有早已灭绝千万年的远古滑齿沧龙，才有可能与其相提并论。遍布胎盘的蛟身鳞甲包裹，头似鲷鱼，鳃上几百根形似长髯的触须，长达十余米，体下生有数十对鱼鳍，横生倒长的牙齿末端，犹如藤钩荆棘，开合之际有腥气冲天。

它跟着翻涌升腾的水流攀在巨木上，正被落下的箭石削去半个脑袋，却没当即死掉，反倒瞪着其大若球、其质若灰色水晶的鱼眼，直勾勾望着穹庐上漏下来的星月之辉，神态哀狂之极，重伤之下，兀自不肯潜回水底。

有条被乱流困住的大青鲨，仓惶中不择方向，竟撞到了神木附近，被蛟姥的探触须攥个正着，连头带尾活生生吞进嘴里，一时搅得波涛中血腥滚滚。那蛟姥也不顾身上血如泉涌，蠕动着血肉模糊的躯体，以须鳍助力，继续攀上神木。我们看到这血淋淋的海怪就在身下，它吞噬恶鲨不费吹灰之力，心中惊惧之意大增，哪里还敢再去细看，无奈之下，只好拼命向着没有退路的神木顶端逃去。

就在此时，鲸腹般的洞窟岩层中，凝结的海气逐渐消失，阴火骤然失去了惨白的光亮，黑暗中只听得混沌之水汹涌如沸，轰隆隆的山体开裂，仿佛是天空崩塌了一般。四周的大水没过了古城的遗迹，旋而在城中的神木下方激成了急流的旋涡，我们攀在神木顶端的箭石上被震得周身筋骨如酥，一动也不敢动。

榧木底部绞动的无数青铜锁链的铜奴，都被海水冲得互相撞击摇摇欲倒，有几条锁链承受不住如此强烈的急流，断成了数节，碎片崩得横

飞出去。通天入海的神木高大异常，倾斜着陷在海中，不断遭受海涌冲击。这些锁链在平时可以起到一种牵扯捆绑、防止巨木断裂的作用，此刻失去了绳捆索绑，这株亿万年的古木，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在惊涛骇浪中轰然倒塌。

多铃身单力薄，心理素质远不及其余几人，在山呼海啸席卷天地的猛烈震颤下，早已惊得口不能言，手不能动。这时天空中好似炸个霹雳，巨响声中箭石一阵晃动，她手脚虚软，从石台上滑了下去。

我和Shirley杨看她从树顶翻落，立即伸出手去，想将她在半空中拉住，可神木摇晃不休，手中抓了一空，眨眼间多铃就落入了翻滚的海水。黑茫茫的水中只有鲛姥怪躯浮动，却哪里还有多铃的身影，恐怕在入水的一瞬间，就被鲛姥吞了。

古猜见多铃遇难，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就想跳进水里寻她。我赶紧揪住他的腰带，将他硬生生拖住，掉下去的人哪里还有命在，再下去救人也是白白送死。不过这时候洪波怒涛、山崩海陷，将所有的声音都覆盖了，冲得人耳骨生疼，说出话来相互间都无法听到，我没办法对古猜说话，只好用力将他按住，以免他入水丧命。

陡然间凉风扑面，我抬头向上一看，只见归墟中那片海气凝结的几十处海眼里，纷纷落下水龙般的巨流，岩层中的龙火海气消散殆尽，又形成了吸水的大海洞。不过这次也许是珊瑚螺旋海域最后出现海洞了，龙火岩层的开裂，使数个海洞连成一条蜿蜒的水龙，落下的千万吨海水如同在归墟中竖起了一道水墙。

海底岩层开裂的张力，使归墟中的最高点，也就是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从山顶天门洞处分裂开来，海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峡谷，两侧落差百余米的海水，如雷鸣般灌落倒倾下来。震卦的机括，虽然是古人送葬的玄机，可万没料到在千年后竟然将归墟震开。这南龙的一震之力，波及珊瑚螺旋辽阔的海面，又何止百里。易卦中卦象繁多，偏以“震上震下”的卦象，作为送死赴冥之途，难道卦象中，竟已预示了这射日奔月之国的毁灭与地陷，以及几千年后归墟里发生的剧变？

海面上出现的裂缝，似乎是大海身上的伤痕，其深约一二百米，其宽有七八十米，线条轮廓和凹凸之处完全对称，就像是把海面生生撕开了一道大裂缝。我们攀上的樅木顶端，正处于大海沟的中间，四周和脚下全是倾泻翻腾的海水，水势撼天动地，只有头顶露出的天空静得出奇。明月当头，闪亮的星辰，如同细碎的流沙铺满了青色的天宇，看着大海中汹涌的獠牙和海面上梦幻般宁静的星空，一时间，使人恍惚不已，以为上面的夜空是一抹并不真切的梦境。

蛟姥也被海水冲得难以动弹，不过它见到天上星月生辉，更是死命攀住神木不放。海水和地下伏流混合，没用多久，就快将裂开的归墟填满了。不过海底的伏流一落，仍是生成了一个直径数里的海洞，此处海洞正在神木陷入海底之处，旋流暗涌无休不止地灌入其中，似乎永远也灌不满珠母海里的无底洞，那个在古籍中反复提到的归墟，终于露出了它真实的面目，除了古精绝国的鬼洞之外，世界上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难以探明的无底深渊，而归墟正是它们其中之一。

如今这榼木下的归墟被伏流冲开，形成了强大的力场，不停地吸卷着海水，倾斜着陷在海底的巨木，内部早被凿空千年，开出了一条超度灵魂的通道，在如此汹涌的水流中，木身层层断裂，周围千百尊固定木身的铜奴，也都七零八落地被卷入了深海。海水的异动，带起了如山的巨大浪涌，眼看着分开的大海就要合拢，我们在树冠的箭石上却只能望洋兴叹。榼木是海中远古遗存的巨树，并非真能够通天奔月，神木顶端比海面矮了一截，这段落差却远非人力能及，此时唯有插上翅膀才能逃得出去。

随着海面的裂缝逐渐消失，归墟中天塌海陷的声响都被淹没在了水下。只有半截榼木下的海眼水势惊人。我们心灰意冷，心神体力都已穷尽，脸海中空空荡荡，攀在箭石上闭目待死。正这时，木端猛地一晃，忽地向海中倒去，原来海底的蛟姥被箭石所伤，那伤势足能致命，但它蛮健悍恶，并没有当即殒命，仍不死心地攀着神木想要吞噬月光。海洞旋流湍急，加上它摇动木身，十多米长的一段榼木，硬是被它推得折断开来。

榼木上生满了如同树冠的箭石，在海波乱流中浮力极大，而且木身斜着陷入海底，所以并未被旋涡卷入深处，反而借着暴涨的海水浮出了海面。几乎就在同时，海水彻底合拢，把归墟中的乱流遮在了下面，那蛟姥抱着神木断开的尾端，跟着一同浮了上来，但终因流血过多，圆睁着一双灰扑扑的巨眼，死不瞑目地失去了生命，拖着身后一线污血，漂在海上。

我们死中得活，竟被蛟姥托出海面来，都有些目瞪口呆，眼看天上清冷的星月之光照在平静的海面上，实在是不敢相信竟能活着从归墟中出来。可不等我们来得及庆幸生还，就发现那体大如巨鲸的蛟姥尸体。依然死死缠住这段榼木，十几米长的一段残木，根本承受不起沉重的海怪尸体，在海面上只是浮了一浮，就被它拖得向海中沉了下去。

此时巨木还未漂出被海水淹没的幽灵岛，水底归墟的吸水之力便在这片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模糊的顺时针旋涡，榼木浮得快，沉得更快，眨

眼的工夫不到，已沉下水面三分之二。我脑中一闪：“没有船只怎能离开珊瑚螺旋？这截被折断的粗大樅木，岂不正是渡海浮槎？有了它便还有一线希望漂流出这片魔鬼海域。”

想到这，不敢再有迟疑，便招呼一声胖子带忙，探手从古猜那里抢过龙弧铜刀，拼命去斩缠住断木的鲛姥尸体。古猜好像痴了一般，双眼直勾勾的毫无神采，只是不断口齿不清地念叨着：“师姐也死了……”

我们虽然对他好生同情，可生死关头，谁也顾不得去劝他什么，我和胖子、Shirley杨争分夺秒地将鲛姥的尸体剁碎，明叔也疯了似的爬过来，用牙去咬卡住箭石的鲛鳞。在一片海里独有的腥臭气息中，点点鲜血飞溅在海面上，可那鲛姥的尸体实在太太，加之全身的老肉怪鳞粗厚无比，我们手中只有在水下使用的短刀短剑，只好眼睁睁看着断木在海面旋涡中打着转不停下沉。

我急得脑筋跳起多高，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再不跳水逃命，就得被樅木和鲛尸拖进海底了，但跳进群鲨出没的珊瑚螺旋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横竖要死在海中，与其遭遇鲨吻，还不如被拖进海眼里淹死。

正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跳海的时候，海面的旋涡中忽然水波翻涌，陡然冒出许多巨大的礁石，将粗大的樅木和死鲛尸体托了起来，一阵起伏晃动中，缓缓向西移去。

海面上星月辉映。但清冷的月光下，却看不出这片黑漆漆的礁石为何会动。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不由得都停下手中的动作，我知道明叔在海上经历过许多事情，这老贼是海事方面的“反动学术权威”，忙问他海上出现的一片片礁石是怎么回事，是凶是吉。

明叔生怕自己失足掉进海里，紧抱住一块箭石，叫道：“胡仔啊，还是你阿叔我平时善事做太多积了大德，才使得吉人自有天相，你个滥仔这次跟住我，算是捡了条命回来，这是渔主先师和妈祖娘娘保佑，海上‘过龙兵’了。”

我以前在福建，也曾听说有南海“过龙兵”之事，与海市、海滋等现象都是海上难得一见的奇观，那是指鲸鱼或海龟集结成群，鲸脊龟甲浮水而出，在海面遥望，蔚为壮观。渔民们认为“过龙兵”的现象征兆不同，过鲸群龟群都是吉兆，而过大量海鱼浮水过海，则是海产歉收，海难将至的灾难预兆。

其实“过龙兵”的现象，都是海底产生剧变，引起的海中水族成群迁徙，可能正是珊瑚螺旋中海气龙火消失，归墟里的龟群才浮水远遁，恰好将我们赖以漂浮的神木托了上来。以前我和胖子在草原和大漠之间的

百眼窟，曾见过地底龟甲遍布，那片“龟葬”中海气变幻如同鬼市，产生了一片灰色的古迹。现在想来，百眼窟鬼市幻布中，一幕幕变换陆离的诡异情形，正是归墟中的古墓。珊瑚螺旋海域早在千百年前，一定也发生过若干次“过龙兵”的龟群迁徙奇观，不过当年从归墟中逃走的海龟，早都埋骨在百眼黄泉的龟眠地中了。

明叔让众人抓紧时机，抄刀再次去剥蛟姥的尸体，我见事情有了转机，想到阮黑和多铃师徒的性命，都留在了这南龙余脉的尽头，心中好一阵失落，突然感到全身乏力，觉得脚下站都站不稳了，便顺势坐在了木头上，手刚碰到榫木，木块箭石就纷纷掉进水里。我低头一看，木身上裂纹正加深扩张，不禁立时打个冷战：“糟了，这截古木在幽灵岛下饱受海水冲击，最是脆弱不堪，看样子很快就要支离破碎，大祸临头了。”还来不及提醒其余的人，漂浮在海中的榫木就已经开始解体了。

第五十五章 在天空中飞翔的荷兰人

漂浮在珊瑚螺旋海面上的榅木，在海眼中千万年不枯不朽，全仗海中生气维持，如今离了归墟，又接连遭受几次重创，满是鳞纹的树皮，以及嵌入其中的箭石开始纷纷脱落剥离。蛟姥的尸体被海波冲动，也自缓缓从榅木上脱离开来，残破的半截神木随波逐流在海上飘荡。

我们眼见这艘粗大的天然“独木船”，在海上撑不了多久便会被洋流击碎，但在繁星似锦的夜空下，四顾皆是茫茫无尽的海水，众人全都无可奈何，事到如今，也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

我望着身边起伏的龟群正在苦思对策，忽见不远处的龟背上好似负了个人。那人身穿带有黄色标识的潜水衣，在海面上颇为醒目，一头长发披散开来，正是落入归墟的多铃。她趴在龟背上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巨龟随着洋流浮动，忽又沉入海中，多铃的身体立刻被海水冲在一旁。

可能是她从神木上摔下去之后竟得不死，凭着蛋民精熟的水性，在乱流中拽住了从归墟中逃窜出的巨龟，这才得以回到海面。看到多铃从龟背落入海里，正从榅木旁边漂过，我来不及细想，赶紧招呼古猜一声，就一步蹿到木头尾端，拽住一片箭石跳进水里，将多铃的头发扯住，这时古猜等人也已赶到，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多铃托上了木头。

我扒住箭石爬上榅木，只见Shirley杨正在全力施救，多铃面如白纸，神智不醒，但经过抢救，总算吐出几口海水，有了一丝活气。

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看了看古猜，他正对着东面磕头，好像是在感谢阮黑在天有灵，保得多铃死里逃生，又像是在膜拜蛋民的祖师爷。胖子将他拽了起来：“别拿脑袋撞木头，你小子还嫌它沉得不够快是怎么着？谢天谢地全是瞎扯，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当年我在山里倒斗……”

在海面上最忌提及“翻、倒、沉”之类的字眼，胖子话音未落，就被明叔按住了嘴：“肥仔，大伙都要被你害死了，欺山莫欺水，这种有忌讳的话也敢乱讲！”

胖子火冒三丈，正待痛斥明叔这个老“反动学术权威”的荒谬观点，可这时，众人都觉得脚下猛然松动，一时间全都东倒西歪，站立不定，脚下的木身不断开裂散落。我叫声不好，刚才还以为这截烂木桩子，至少能在海上漂个把时辰，但现在看来它马上就要分家了。

这时群龟已潜入海底不知了去向，海面上空空荡荡的渺无一物，一

个浪头打来，槌木浮出海面的这一部分顿时被击得粉碎。众人纷纷落水，只好随手去抓散落的木头，南海鲨鱼极多，就算侥幸不会遇到恶鲨，这般浸在冰冷的海水中，又能维持多久？

我身上背着沉重的铜镜，连抓了几块木板，却都是朽烂松散，难以承人，只好拉开了肩头的救生栓。一个小型救生气囊旋即充满了气体，忽高忽低地浮在海面上。正在叫苦不迭之际，忽听Shirley杨招呼我道：“老胡，你们快看，有船！”

我以为听错了，珊瑚螺旋海域哪会有船？但这时胖子等人也纷纷在海面上大叫大嚷，好像众人真的发现了船只。我定睛一看，却并非是外来的船只，原来槌木最顶端，虽然没有通道，但内部也被挖空了，里面都是些稀奇古怪的陪葬品，槌木碎裂之后，便散落开来漂在海水中，其中竟然藏了一艘完整的古船。这船底浅桅短，船身椭圆，似乎是给海底亡灵准备的殉葬品，拿我们的话讲，这艘船是件明器。

海波涌动之中，我们一时看不清楚这船是怎么回事，但这时候好不容易有根救命稻草，别说船是明器，就算是艘鬼船，也只有先爬上去再说了。唯恐稍有迟疑，一旦海面上浪涌幅度增大，众人顷刻就会被波浪冲散。

我连忙抖擞精神，游向船边，到了近处才看明白，原来这艘船的船底，是用一只巨龟的骨甲制成，大小差不多能比普通的救生艇大上一号，容纳五六个人没什么问题。船中只有一个进不去人的浅舱，里面装了些珊瑚一类的陪葬品，因为是给死人用的，所以没有任何实用的东西。舟中以鲸皮为帆，鲛筋做缆，比起普通的木船，这近乎化石的龟甲鲸骨之舟能历久如新，至今还能使用。但这艘古船就如同是个虚有其表的模型，若遇狂风巨浪，必定葬身海底。

可我们也顾不上这么多了，相助着陆续上了“冥船”，躺在龟甲上连吁带喘，谁也没力气再动了。现在不是海上的风季，海眼中南龙凝结的海气一消，十有八九不会再像来时那般提心吊胆了，只要妈祖保佑没有飓风狂澜，我们栖身在这一叶孤舟之上，至少暂时不用担心落在海里喂鲨鱼了。

船中的多铃依然昏迷不醒，其余的人都有些累脱了力，疲惫不堪地闭目沉睡，此刻就算天塌下来也不想睁眼。我两只眼皮打架，也跟着迷糊了一两个小时，脑中还依稀在想“搬山填海术”的细节，苦苦思索如何利用搬山道人的方术，在没水没粮的情况下，把这艘骨甲船驶回珊瑚庙岛。

后半夜腹中饥火难耐，醒过来看到Shirley杨不知什么时候也已醒了，斜依在鲸骨桅杆上凝视着星空。我也望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出了会儿神，这次出海的经历在脑中一一闪过，心怀有感，忍不住对Shirley杨说道：“当初也知道珊瑚螺旋海域凶险莫测，可竟然还是头脑一热就来了，现在落到这般光景，空有满船价值连城的青头，却换不来一壶清水半块干粮，回头想想，咱们那时大概是疯了……”

Shirley杨道：“就你一个疯子，我最多是个傻子，被你骗来跟着你一起发疯。”

我赶紧辩解说：“我疯了那也是让陈教授撺掇的。我可真佩服古时候终生以摸金搬山为业的前辈，这种今日不知明日事，四海无家处处家的日子，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这种日子每天得死多少脑细胞？也该过几天安分守己的生活了。”

Shirley杨轻声叹道：“你要是真有那种觉悟就好了，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你眼中，风景永远在远处，近处无风景，你根本在家老实不了几天。不过咱们这次漂流在海上，大海风浪无情，却真比不得往日了，但愿上帝保佑，别让咱们做了飞翔在天空中的荷兰人。”

“飞翔的荷兰人”是幽灵船的代名词，这个传说是指受了诅咒，永远漂流在海上不能靠岸的意思，我以前曾听Shirley杨提起过，此刻想到不免有些脊背发凉，急忙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检视从南海捞出来的青头。

以前做搜山剔泽的摸金校尉，十次也不及这回当一次蛋民的收获丰厚，南海海眼里的这点东西，几乎都让我们给捞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要属秦王八镜之首的秦王照骨镜，若能交到陈教授手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不过这面古铜镜阴气沉重，我从沉船中找到它之后，就始终封在袋子里再没看过，这时随手取出来，再次和Shirley杨一同细看了一遇。海上明月高悬，但在月光下，古镜却没什么光泽，镜面磨损得十分严重，看镜身镂空雕刻的细篆，异常细密。夏器素而无纹，殷器古朴雄奇，纹缕如虫行鱼游，但秦王照骨镜的雕篆若蝌蚪结阵之势，似涵古之卦象，估计是件西周时期铸造的秘器。

我正自称奇，眼光落到铜镜边角的四脚人鱼上，却像被吸住了一般愣在当场。镜身装饰的四脚鱼，造型简约传神，但鱼眼空空无目，就像我十几年前在百眼窟发现的青铜龙符一般。那瞎眼龙符也是不知是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古物，被装在了黄大仙的铜棺里做了明器，如今仔细回

想起来，龙符与铜镜上的鱼饰，年代风骨、款形大小，都是极其相似。

在北京算命为生的陈睛子，似乎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所在，可上次太过匆忙，我提到那瞎眼龙符之后，他只做了个“四”的手势，随后便行踪不明。我曾反复想过，但猜不出“四”是什么名堂，如今看到铜镜上有无目的四脚鱼为饰，心下更是一团雾水，难道“四”是指四种青铜古器，龙和鱼各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两个又是什么？这些没有眼睛的铜兽，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秦王照骨镜上的蝌蚪图案中似乎藏有卦数，也许这些没有眼睛的神秘铜龙、铜鱼之物，和西周时期的全天卦象相关。

十六字全天卦数，其中含有无穷机数，能推演成为种种卦象。卦象则需用卦文来解读，这些对我这半吊子水平来说，实在是难于登天，可古猜祖上晁民一代代传下了最原始的西周全天卦数口诀，口诀虽然并不复杂，但内容比《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作者后人张赢川所研习的还要深奥。不过晁民历来是将这些卦词当做在海底护身的咒语，似乎并不知道它的来历渊源。

想到此处，我转头看了看沉睡的古猜，心想不如等他醒了之后，问问他秦王照骨镜的事，也许他会知道瞎眼铜兽中的玄机。

我正在船上胡思乱想，这时胖子和明叔也先后饿醒了，海面上风静潮息，也不知这破船现在漂到什么地方了。众人把水壶里最后几滴水分了润润喉咙，商量着一会儿要是飞鱼经过船边，怎样捕它几尾生吃了充饥。

我也觉得饥火中烧，便先将秦王照骨镜重新装好，对众人说道：“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不填饱肚子做什么都没力气，对待吃吃喝喝就要有秋风扫落叶般的态度和胃口，不能有半点马虎，所以咱得赶紧想点辙……”

我和胖子、明叔三人说着话便设法捕鱼。明叔说南海中有飞色，往往成群结队地在海面上穿波逐浪，天色一亮，只要以明珠为引，便可引得长有翅膀的飞鱼从船侧掠过。可现在还是半夜，我们在船头苦候了良久都不见有鱼出水。

我们无奈之余，也只好等到天亮再做计较，回转身来的时候，见 Shirley 杨正在查看昏迷不醒的多铃。在茫茫大海上无医无药，如果她一直昏迷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情况不容乐观。

Shirley 杨发现她情况恶化，忙让我帮忙探多铃的脉搏。可我刚一碰多铃的手腕，就觉得她衣袖下藏有东西，似乎戴着块手表，我以为是潜水表，就想给她摘下来，可出乎意料，多铃手腕上戴的，却是胖子从

沉船死人胳膊上撸下来的那块镶钻金表。胖子见状，就想把手表取回来，但那金表已深深嵌进多铃腕上的皮肉里了，也许用刀剜才能剜得出来。

我望着那金表奇道：“这块金表……怎么跑她身上来了？”正在狐疑之际，忽闻海风中有股腥臭无比的异味扑鼻。我们多次和死尸打交道，都觉得像是尸臭，可船上并没有腐烂的尸体，不由好生奇怪。

明叔更是倒腾了十几年的古尸，一闻就知道绝对是尸臭。众人互相在对方身上嗅了半天，才确定尸臭是从多铃身上传出来的，仔细检查之下，发现她身上确实有不太明显的尸斑，口鼻中还有几滴腥臭的尸油流出。我早就觉得玛丽仙奴号沉船中不太平，那船长的金表可能大有问题，这时哪还顾得上会不会伤及多铃的皮肉，用潜水匕首硬将那块金表挑断，扔进了海里。

明叔惊道：“糟了，金表是从沉船里捞出来的，其中怕是被下了南洋的降头邪术，光把金表扔了有什么用？如今降头已经下到她身上了，她身上尸臭比传染病还厉害，你不把阿铃扔进海里喂鱼，咱们这船人谁也别想活。”

第五十六章 救命

明叔久在南洋闯荡，见那金表中尸臭扑鼻，便认定是被人下了降头。“降、蛊、殛”三术，并称南洋三大邪术，殛术是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法门制成的奇毒；蛊术的原理离不开一个“惑”字，是通过养毒虫放蛊，来使人迷失心智邪法；而降头术，则是以符咒、尸体、鬼魂作为媒介害人的妖术，其中衍生出来的尸降、鬼降，能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导致大量人畜死亡，比瘟疫更甚，最是难以捉摸。

行舟跑船的商人和水手，常年风里来浪里去地在海上挣饭吃，若不幸遇得海难，身子掉到海里，死后被鱼啃吃了也就罢了，但有些尸体会封闭在船体残骸中，或是随着波浪被冲到岸边。南洋的渔民蛋民，好多都是以捞青头为致富手段，他们会将尸体上值钱的东西扒下来卖钱，所以以防不测，有些跑船的海员，都会在自己随身的金银饰物中下蛊设降，专为报复那些杀人越货的海匪海盗，或是谋求不义之财在死人身上扒青头的渔民蛋民。一旦有人取了海难死者身上之物，往往就会中其邪术，惨遭横死。

这些事我和胖子也略有耳闻，不过当时潜水进入玛丽仙奴号沉船，在水底见了这块金光耀眼的手表，胖子贪小便宜的本性难以按捺，这贪念一起，便是十万金刚罗汉也降伏不住，于是顺手牵羊捞了回来。

不过在归墟中生气太盛，金表中的尸降并未显露，后来众人疲于奔命，胖子就将这块金表遗失了，丢在哪也想不起来了。按说若就此丢失也就罢了，那应该算是走运，可谁也不会想到金表怎么又会落在了多铃手里。

我们所乘的这艘龟甲船，充其量不过是个筏子，六个人在船中挤得满满当当，既无水，也无粮，渡海穿波尚且没有把握，何况船上又有个全身开始出尸斑的多铃，她中了尸降，虽然人还活着，但身体逐渐会变得像一具高度腐烂的死尸，若不及时把她扔到海里，船上其余的幸存者，都会染上尸瘟送命。

明叔声色俱厉：“胡仔胖子……还有杨小姐，你们仔细想想其中的利害关系，可别为这一个无足轻重的蛋民，陪上全船人的性命，将来回了珊瑚庙岛，阿叔我一定出钱送五圣出海，替她超脱一段因果。她中了降头，里外也是个死，没必要让咱们给她陪葬。”

古猜见多铃像死尸一样开始生出尸斑，又见明叔显得情绪反常，想要说服众人将还活着的多铃扔进海里，他立刻红了眼睛，像只发疯的野兽一样拔出刀来，要同明叔拼命。

明叔老奸巨滑，如何会怕古猜这十几岁的少年，眼中凶光一闪，显然已动了杀机，不动声色地将手按在潜水匕首的刀柄上。我看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眼前之事，事关生死存亡，说不得也只好将古猜一并宰了，弃尸入海，免得留下后患。

龟甲鲸骨绑缚的一叶孤舟，在星空下的海面上起浮飘动，海风呜呜咽咽地掠过皮帆，大海出奇的平静，然而船上紧绷的气氛几乎接近了凝固。我见情况棘手至极，明叔虽然只顾保命想把多铃抛进海里，但他也是人急上房、狗急跳墙的无奈之举。多铃身上尸气愈来愈重，一旦变做腐尸，其余的人也都会受到传染，到时候可就全军覆没了。可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把活人扔进海里喂鱼。

我只好拦在古猜和明叔之间，让他们无从向对方下手，明叔冲我嚷道：“胡仔，不是咱们无情无义，要怪就怪阿铃她自己捡了那块金表吧。你阿叔我一把年纪了，该享受的也都享受过了，现在死也够本了，可你跟胖子还年轻，你们将来的路还长，可别在这就活腻了……”

古猜在身后对我叫道：“胡老大，别把我阿姐扔下海，她还喘着气……还能活啊！”这时Shirley杨也急道：“老胡，你可别听明叔的，这是谋杀！主不会宽恕的。”

我左右为难，一个人和五个人的生命，何轻何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非是菜市场上买菜买肉的分量可以轻易衡量。我又看了胖子一眼，胖子感慨地对我说道：“胡司令，眼下面临的抉择，不禁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早晨》，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在电影里的六个英勇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美丽的女游击队员受了伤，她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毅然选择留下来阻击德国鬼子，结果被德国鬼子打死在了高高的山冈上。咱们采蛋捞青头的事业，虽然不能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程度画等号，但是……”

我听胖子信口开河，什么事到他嘴里说出来都得变味了，问他还不如不问，赶紧打断他的话说：“多铃又不是游击队员，跟阿尔巴尼亚电影哪里扯得上关系？”但这一耽搁，我脑中转了几圈，终于拿定了主意，转头对明叔说：“阮黑临死的时候，托咱们把多铃和古猜送到法国，当时大伙可是亲口答应的，可现在阮黑尸骨未寒，就要把他徒弟多铃扔到海里，甚至还想杀了古猜灭口，别看我打过仗开过枪，炸过碉堡滚过地雷，这些年生生死死见得多了，可你要让我下手杀了同舟共济的伙伴，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明叔见我不松口，急忙劝道：“没让你亲自动手，咱们把她扔到海里，让她自生自灭也就是了。非是咱们心狠，可眼下咱们孤舟一叶漂在

海上，除了南海观音下凡，谁还救得了中了尸降之人？就别心慈手软了……”

我一拍明叔肩膀：“还真就让您给说着了，观音菩萨咱是请不来，可佛爷菩萨的青头却刚好有那么一件。”说完我从胖子身上的密封袋里，拽出了那件在沉船里捞到的翡翠佛衣。这件宝衣八成是泰国哪座大庙里供奉佛祖的，不知怎么被人走私偷运了出来，随着玛丽仙奴号葬身在珊瑚螺旋的海底。这件金光碧翠的衣服，穿到凡人身上冬天暖夏天凉，这历代高僧开过佛光的圣物，除了延年益寿消除沉疾之外还可驱魔避邪。

虽然开了光的佛器能够驱邪，但这只是南洋地区的传说，未知是真是假，而我却知道玉者石之精，常言道“一翠二玉三玛瑙”，古玉可防止尸体变腐，翠性更阴，只要把全是翡翠的“佛衣”裹在多铃身上，也许能让尸降不会发作。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办法，总好过大伙一起染上尸瘟，或是把多铃活生生扔进海里。

众人听我说完，皆是喜出望外，刚才都急糊涂了，谁也没想起这件救命的佛衣，连忙给她穿在身上。玉性震住了尸气，海风中的尸臭味道渐渐就闻不到了，但多铃仍是发着高烧，嘴里不住胡言乱语，她的命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

这时Shirley杨为了让多铃呼吸畅通，将她的衣领割了个口子，发现多铃颈上戴着一个挂坠，是个小小的盒子，可以开启，随手打开来看，里面装了一对夫妇的合影。古猜告诉Shirley杨，那是多铃亲生父母留下的照片。

我好奇心起，凑过去看了一眼，不料一看之下，顿时吃了一惊，那小小照片上的法国人，看着好生眼熟，就像我在沉船中见到的鬼影，难道玛丽仙奴号的船主，就是多铃失散的法国军官父亲？他随法军撤离越南后，就留在南洋做起了走私生意，专门倒腾古物秘器？要真是如此，这位走私贩运古物的船主，下了降头害人未成，竟把自己亲生女儿给害了，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因果，多铃恐怕永远不可能在法国找到她的亲人了。

这些念头只是在我脑中一转，并没有对其余的人说出来，免得让多铃和古猜知道了忧虑担心。把多铃安顿好后，海上已是旭日东升，众人在船上饥渴交加，只好利用搬山道人传下的古方，在船上捞“海井”解渴，捕飞鱼充饥，以古老原始的办法来解决困境。

明叔和Shirley杨利用船中的鲛筋，做了一副不大的渔网，幸亏从海眼中带出三十来枚明珠，以明珠做引，引得海中飞鱼在船边纷纷跃起，

有的竟自行跳到了船里。南海中还有一种透明水母，在蛋民口中俗称“海井”，在白昼里被珠光吸引，浮上海面。用渔网捞出来后，用小刀剖开海井，其中有一形似胆囊的透明软瘤，内含一泓清水，甘甜清冽，虽然每只海井里几乎只有一口清水不到，但也足能解得燃眉之急。

不过珊瑚螺旋所产的蚌珠精光太盛，不能在夜晚使用，否则会引出海底大鱼鼓浪翻船。我们就凭着搬山人填海之术的古老办法，捕鱼捞井。明叔航海经验丰，又识得洋流走向，仰望日月星辰而行，好在距离珊瑚庙岛不远，一连在海上漂流了数日，出了珊瑚螺旋就能遇到过往的船只。

众人死里逃生，回到珊瑚庙岛的时候，陈教授和大金牙已经快急疯了，奈何珊瑚螺旋中通讯断绝，也没船只敢冒险进入，只好日复一日地苦等，在望眼欲穿的情况下，终于把打捞队盼了回来。

我上岸后，顾不上同陈教授仔细叙述经过，马上和胖子、古猜三人抬着奄奄一息的多铃，径直去找珊瑚庙岛黑市的青头商人掰武，让他快找医生。

掰武见我们一伙人个个晒得黝黑，身上暴了皮，衣衫不整地突然出现，也吃了一惊，更想不到有人能从珊瑚螺旋里活着回来，一问究竟，才知多铃中了尸降。珊瑚庙岛弹丸之地，哪有什么医生可找，再说西医中医都没用，这是中了南洋的邪术了，若没这几百片上好的翡翠裹着，早已全身肿胀腐烂变腐尸了。

掰武说，不过你们也别着急，渔村里有个降头师傅，快去让他看看。说罢匆匆引着我们到了降头师家中。降头师见是尸降，也自不敢怠慢，用白蜡烛点燃了的多铃身上一燎，她皮肤里立刻渗出几滴白花花的尸油。

那师傅连连摇头，这姑娘眼看是没救了，尸降和鬼降太过歹毒。多铃身上虽没腐烂散发尸臭，但身上的活气已经散了，虽然将身子裹在翡翠袍子里能得不死，也只和植物人差不多，永远醒不过来。看她这情形，再过几天恐怕喂水喂粥也灌不进去了，除非能找来千年尸丹救命，说不定她这条小命还能捡回来。

我知道南洋地区，也认同内丹、外丹之说。尸丹属于内丹，是生物体内结石成瘤，死后依然生长的异物。可尸体死后，体内化石仍旧不朽的情况太少见了，内丹都是借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形炼而生，像是生物体内的结石，我这辈子只在百眼窟见过一只老黄鼠狼子有尸丹，其余古尸中最多是口中塞了珠子，体内又哪有什么丹丸。

东北黄大仙的尸体和内丹早就一并毁了，那种罕见罕逢之物，若是没有特殊机缘，一生见到一次都难。我叹了口气，虽然有负阮黑所托，但我确实已经竭尽所能了。

此时陈教授已从Shirley杨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觉得多铃的生死，他也大有责任，忧急之情见于颜色，想帮忙却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将我拉在一边，压低声音对我说道：“古尸体中活生生的内丹实在太罕见了，老朽这辈子也没见过，但我记得好多年以前……那时候还是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湖南和贵州交界的地区闹过一阵古尸作祟的事情，那时候人们迷信思想比较严重，当年湘西尸王的消息捕风捉影，闹得全国人心惶惶。据说湘西瓶山古墓中的元代僵尸，在盗墓贼面前诈尸的时候，口中就曾吐出了一颗千年不化的红丸……”

鬼吹灯II之《怒晴湘西》

琉璃厂的名家乔二爷请胡八一为他选处吉宅，聊天中，八一得知乔二爷发家于一座元代大墓，墓中“有水无鱼”。元墓真有如此神秘？

胡八一心想去湘西寻找千年内丹救多铃性命，于是向曾去过湘西的陈瞎子打探消息。陈瞎子得知Shiney杨是搬山道人鹧鸪哨的后人，不禁唏嘘感叹起自己前半生的风云岁月。

话说半个多世纪之前，正值壮年的卸岭盗魁陈瞎子伙同军阀合盗湘西瓶山元将之墓。墓中机关重重，几次均未得手，死伤甚众。于是陈瞎子联络搬山道人，告知瓶山中有千年丹丸，四处寻找毫尘珠的鹧鸪哨为之心动，决定同卸岭众盗一同发掘瓶山……

时光荏苒，两位巨盗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当初他们从湘西盗出的宝物如今展现于博物馆内，遍身的纹饰好像密码一般，无人能解……

前言

从古到今，若说起强盗贼寇，在世人眼中，历来个个都是该遭千刀杀、万刀刮的歹人，乃是极败坏的恶名，可细论起来，朝臣天子、士农工商，在那三百六十行里，从上到下，哪一处没有天良丧尽、用瞒天手段行奸使诈的贼子？大盗窃国、中盗窃义、小盗窃侯，成王败寇，只有最末等的才窃金银。

孰不闻“道不盗，非常盗，盗亦有道，盗不离道”之言，真正在那绿林中结社取利，做分赃聚义勾当的，也向来不乏英雄豪杰，惯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思量的事业，并非是旁门左道可比，绿林盗中名声最显者，莫过于“卸岭群盗”。

卸岭其辈或散布天下，或啸聚山林，拜关帝，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逢有古墓巨冢，便蜂拥而起，众力发掘，毁尸平丘，搜刮宝货，毫厘不剩，专效仿昔时“赤眉”义军的作为。

试看各朝史上，都少不了卸岭群贼倒斗发冢的秘闻，倘若说将出来，那些惊心动魄、诡异万分的行踪，实不逊于“摸金校尉”的事迹。

卸岭盗墓皆是聚众行事，盗取古冢，历涉险阻危厄，并非仅凭矫捷身手与群盗之力，盗亦有术，卸岭之术流传近两千年，引出许多冠绝古今的奇事，然天下事物兴衰有数，卸岭力士始于汉代，鼎盛于唐宋，未落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终于销声匿迹，就此绝了。

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其术不外乎“望、闻、问、切”四字，四字分八法，各有上下两道。如“望”之上法，乃为上观天星、下审地脉；下法观泥痕、辨草色，其间高下，虽是相去甚远，却皆有道，盗墓古术“四门八法”之道，皆在鬼吹灯II之《怒晴湘西》。

第一章 琉璃厂

人生在世，一举一动。往往身不由己，福祸安危由天定，悲欢离合怎自由？我和Shirley杨受陈教授之托，组了打捞队去珊瑚螺旋的沉船中，打捞国宝“秦王照骨镜”，在南海采珠蛋民的协助下，最后死中得脱，总算不负所托，取了古镜回来。

不料蛋民多铃中了沉船里下的死降邪术，正是“三分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眼看着再难施救，幸得有人指点，尸降耗散人体生气。只有古墓里的“内家肉丹”可救，但内丹为得道之人，借天地灵气，吐纳形炼而成的金丹，自古以来，世上多有求仙炼道的，但能得其法炼出内丹之人、实属凤毛麟角，绝不是等闲便能寻到的。

陈教授多少知道些关于“湖南的某处古墓中藏有内丹”之事，也许在湖南可以找到内丹。不过不知那古墓是否早已被盗空了，经他提及，我猛地记起在北京失踪的算命瞎子来，那瞎子早年间曾是卸岭盗魁，曾入湘西倒斗发冢，他定能知道其中根由，说不定被称为“湘西尸王”那具元代僵尸，其体内所结的紫金内丹，早就落在了瞎子的手里。眼下为了救人，只好寻着这条渺渺茫茫的线索，回到北京即便是掘地三尺，也要把那算命瞎子给找出来，好歹要查出内丹的下落。

民国年间，湘西军阀伙同土匪，大举盗掘古墓，引出了许多耸人的奇闻怪谈，其中湘西元代将军古尸最为著名，至今还有很多关于此事的传闻，我在潘家园做生意的时候，有好些往返湘黔倒腾古玩的客人都会说起此事。

那些传言都说，湘西山区里，在解放前被盗开的那座古墓，其地宫构造之大、形势之奇、机关之险、墓中宝物之多、尸变之惊……，以及盗墓贼为打开地宫所使出的种种手段，时至今时今日，仍绝对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之举，是以留下许多话头，使得天下皆知。

不过这些话大多都是来自“马路消息，小道新闻”，对这桩盗墓行内可惊可怖之事，人人都是道听途说，一人说的一个样子，都不尽同，毕竟年代久远了，不得亲眼所见，未必能够当真，而唯有算命的陈瞎子，当初是盗发湘西古墓的首领，是曾亲眼见过那具元代将军古尸的。

对这件事Shirley杨倒是十分乐观，她对我说：“多铃的一条命能否留住，全系在古尸的内丹之上，偏巧咱们识得在湘西盗过内丹的陈老爷子，如果这都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我对上帝存在不存在，还持有保留意见，多铃的师傅阮黑死前，托我帮多铃找到失散的法国生父，如今在珊瑚庙岛调查得知，那个法国人

正是倒运古物的富商，此人已同玛丽仙奴号一同葬身海底，看来这件事我是办不成了，不过不论有多大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想办法保住多玲的性命。

众人分了青头货之后，明叔带着古猜和多玲，先到香港条件完善的医院里暂时治疗、像植物人般的维持生命，我和其余的人返回北京找陈瞎子，大金牙惦念提前去了美国的年迈老父身体欠佳，他留在国内寝食难安，从珊瑚庙岛回去后，随即也匆匆出了国，作为我们这伙洋插队的先遣员，先到美国把生意做起来，自是不在话下。

但在北京寻找陈瞎子的下落并不容易，他行踪飘忽不定，我们甚至没办法确认他是否还在北京市内，只得耐住性子，细细询访，好在潘家园中有我许多熟人，旧货市场里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往来极多，是个流通消息的上好渠道，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讯息，都免不了要在潘家园传播出来。

我和胖子除了寻访陈瞎子之外，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从珊瑚庙岛趸来的“青头”，做价出售，反正是两不耽误，仍旧在旧货市场里摆了个摊子，一来接洽生意，二来打探消息。

眼看着过了半月有余，已快到中国传统的春节了，我们只好打消了到美国过年的念头，那时候北京的年味儿浓重，市内还没禁放烟花爆竹，离除夕尚远，就能听见炮仗声此起彼伏，给本就格外热闹的旧货市场添了几分杂乱。

现在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可又热闹多了，这人乌泱乌泱的，一拨接一拨，当然也是由于快过年了，这些天副食店菜市场里置办年货的人更多，有好多人有扎堆儿的爱好，看旧货市场里人头攒动，便都跟着来凑热闹，天气虽冷，人却愈发多了起来。

最近这一年多来，潘家园旧货市场也确实渐渐成了气候，与当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除了破东烂西和旧货之外，单是数得着的古董玩器就丰富到了极至，那些个书画、瓷器、陶器、铜器、古琴、古钱、宣炉、古铜镜、玉器、古砚、古墨、古书、碑帖、历代名纸、古代砖瓦、印章、丝绣、景泰蓝、漆器、宜兴壶、珐琅件、料器、牙器、竹刻、扇子、木器家具、兵器、名石……堆积如山，站这头望不见那头，您就看吧，一天能看十样，可能一辈子也瞧不完这旧货市场里的东西。

不过不同于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北京琉璃厂，那边都是“文玩”，而潘家园的路子就野了，东西也杂，这些东西里面，仿古的“西贝货”占了九成，想在潘家园里淘换点真东西，除了要有火眼金睛明辨真伪的眼力之

外，大海捞针般的运气也少不了。

我和胖子名声在外，自不能与那些倒腾假东西的二道贩子相提并论，有些常逛潘家园的老主顾，也不知都是从哪听说的，似乎都知道胡爷和胖爷手里有明器，那是货真价实的——从坑里滤出来的明器，哪怕只是一枚平平无奇的古铜钱，备不住也是摸金校尉从老粽子嘴里抠出来的“压口钱”。

我看有好多入一见了我，开口就问我：“有古墓里盗出来的明器没有？胡爷您尽管开价，只要是真东西，绝不还价。”

我心想有些日子没在潘家园露面，大金牙一出国，肯定是把他的主顾都打发到我这来了，可我手中又哪有什么明器，况且经常接触此物也是犯禁的勾当，好在从南海所得“青头”甚多，青头和明器在性质上实际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从土里来，一个从水里来，基本上是山里熊掌和海中海参的区别。于是就蹓跶买主们，观看青头货色。

现在玩收藏的主儿，都觉得玉石行情看涨，但他们只认带老沁的旧玉，青头古玉虽是沁色深厚，奈何被海水浸泡年久，玉髓为盐卤闭塞，好似裹了一层极重的石灰，就连那些识货的见了也要摇头。

正商讨价钱之际，有旧货市场中相熟的人来告之，说是琉璃厂藏珍堂的“乔二爷”请我们过去，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那乔二爷在北京琉璃厂好大的名头，从解放前就经营一间古董店藏珍堂，多少年来从没走过眼，在他手里过的古物不计其数，便在潘家园也人人知道他是古玩界的“老元良”。我早有心前去拜访，却没有能够接洽引见的门路，想不到他竟然请我们过去叙谈叙谈，不知他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再细问来人，才知道原来乔二爷听说我这有南海古玉，他平素里是个专嗜古物的，在北京青头老玉非常罕见，等闲也难在市面见到，便特意托人通个消息，请我带着古玉到他家中一坐，看看货色如何。

我心想总算有识货的行家了，又有心要去乔二爷家开开眼界，便同胖子匆忙裹了一包行货，径直来到琉璃厂东头的延寿寺街，把着路口头一间两层楼的门面，古香古色，颇为不俗，一看黑底金字地招牌，正是藏珍堂老字号。

跟店里的人说明来意，却没上楼，而是直接被送到离那很远的一幢老筒子楼里，这地方都快到先农坛了。楼内破破烂烂的，楼道里堆满了了各家的冬煤，还有码成墙般高的大白菜。乔二爷住惯了此地，上了岁数不愿意挪地方，所以平常生活起居都在此处。

只见那乔二爷都快八十了，头发掉得一根不剩，一副长长的胡须却

是雪白，而且俩眼珠子贼亮，显得精神矍铄，老而不朽，见了我们连忙让坐。有活计端上茶来，器具精美，茶香浓郁，不过我们胖子喝惯了大碗茶，不懂品茗之道，加之外边天寒地冻，心中满是寒意，一盏热茶一仰脖就喝了个见底，口中赞道：“好茶，不妨再来一碗，最好换大茶缸子。”

我笑道：“让二爷见笑了，在潘家园练摊半日，冻得够戗。”几杯茶水喝下去，身体回暖了，这才顾得上打量四周。这老楼的房间中，几乎没一样新东西，老式书柜里摆满了群书古籍，靠外的边缘则都是白玉、水晶、寿山石，佛像、牙雕、鼻眼壶之类的古玩，显得本就不大的屋里满满当当。若在这筒子楼外不知底细的，谁又能想象倒腾一辈子古董明器的乔二爷，会住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

但我和胖子见他甘于平凡，心中也多了几分敬意，双方含暄了几句，乔二爷似乎知道我们是摸金校尉的，问了我一些北京城里的风水，让我说说琉璃厂生意气象如何。

我多长了个心眼，虽然乔二爷是京里知名的人物，非是明叔之流可比，但我并不想显露《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捡些拜年的话说出来：“北京城水旱两条龙，龙脉形势恰好罩着琉璃厂，正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两条财气在当中，在这地方做生意，怕是要数钱数到手软。”

乔二爷闻言大喜，又要赞叹一番，胖子发财心切，嫌他老头啰嗦，忙不迭的取出青头，让乔二爷上眼，看看能给什么价。乔二爷拿出放大镜和老花镜来，反复看了半天，又在手中把玩了一回，连道：“好玉，好玉啊，真正都是云海底千年地深古玉，只可惜未曾盘出老色。胡王两位老弟，闻你二人身上的味道，就是常与明器打交道的，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就实不相瞒了。在解放前，我乔某人跟你们也是同行，当年不比现在，手里没真东西，如何能在琉璃厂做古玩生意，所以我知道，似此老玉，也只有海底古迹和山中古墓里才有，世间坊里的绝无这等成色。”

我和胖子一听也吃了一惊，想不到乔二爷说话却是如此通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手艺人，他如今住的这幢楼下，就曾有一座元大都时留下的古墓，当年乔二爷就是盗掘了此墓，才有本钱在琉璃厂做生意的，他贪图这古墓附近风水好，舍不得离开此地。后来古墓被铲平起了楼，他仍住在这里，请我前来，一是想收青头，二是这楼要拆了，请我给寻个风水位好把家搬过去。

我说您这可是难为我，摸金校尉又不入室行窃打劫，哪里会看阳宅风水，何况既然都是倒斗的手艺人，怎地还会偏信风水之说？

我劝了一回，让他不可执迷此道，乔二爷却不为所动，指了指脚下的地板：“这个元朝古墓真就是处风水宝穴，当年我从墓盗里潜入地官，见了墓中的情形，险些把下巴惊得掉在地上，到那时才信世上风水之说，绝非是虚无飘渺的玄谈异论……”他说到这里，用句倒斗行里的暗语告诉我们那夜所见的东西：“这座古墓里……有水没有鱼！”

我听乔二爷说这筒子楼下那座古墓里，是“有水没有鱼”，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素来知道，元时古墓深埋大藏，地面上不封不树，取的是密宗风水，向来最是难寻。在倒斗的暗语中，管古墓中的瓷器称为“水”，元时墓中最多见的一种陪葬明器，便是瓷器，倒斗的手艺人，向来将元尸代称为“鱼”，盖因元代墓主尸体入敛下葬，在棺中都要裹层渔网，这也是密宗色目人的习俗，今人大多难以理解。

若说“有水没有鱼”，那就是说墓里边只有古瓷器，而没有古尸，难道是个衣冠冢？我和胖子对倒斗之事格外感兴趣，好奇心起，就请乔二爷道出详情，最好多说说那些“水”都怎样了，值得哪般行市？

原来乔二爷早年间凭倒斗发了横财，至今已金盆洗手多年，专做些古玩字画的生意，他和大金牙祖上的出身差不多，是不入流的民间散盗，懂得些观泥痕辨土色的本领，味觉和嗅觉天生机敏，一生不碰烟酒，向同行说起当年倒斗的事来，依旧眉飞色舞，神色间以老元良自居，显得颇为得意。

第二章 八臂哪吒

如今北京城的格局，是源于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城，由术数奇人刘秉忠设计，据说城址地下，藏有孽龙水怪，所以城池建造成八臂哪吒的形状，镇龙压怪，以保王气平安，城池的格局中，隐藏着三头六臂和两只脚，另外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这也是一种复杂的风水布局，背阴处埋了许多王公贵族。

乔二爷祖上在钦天监听差，后来又被抽调去编撰四库全书，久而久之就学全了《阴阳五要》，对阴阳风水、天星相法颇有心得，传到乔二爷这辈，借着自己粗通些风水之道，又兼能辨草色土痕，接连挖了几处古墓，挖到这元代古墓的时候，封土一破，墓中有数黑气冲天，候了两天待到黑雾消散，才敢入内，到地宫门前，发现门上嵌满了红宝石。

大喜之余，用手去抠，却都碎成齏粉，红色的粉尘若即若离，再仔细辨认才知道是数百年前的朱砂，元代古墓中常有朱砂，并不奇怪，但不免大失所望，破门而入，墓室中铁绳悬棺，把棺槨用大铁环吊在半空，这是为了防止有雨水或地下水渗进来浸泡了棺木。

但那墓室里并未积水，摆着好多完整的瓷瓶瓷罐，一应人间家私，竟然全是古青花瓷，瓷绘的都是修仙炼丹、紫气东来之事，乔二爷因为家族影响，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有种难以名状的情结，十分的信服，但信归信，倒斗的事也不能罢了，升棺发材，揭开大顶，只见棺内只有层层敛服，紫袍金带无不如新，可袍服衣冠中空空如也，连死人的指甲头发也没有半丝一毫。

他做倒斗的勾当已久。自然知道“衣冠冢、虚墓”是怎么回事，可凭经验判断，这座古墓绝不是没有墓主的空坟，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这是个风水宝穴，墓主下葬后不久，未等腐烂变枯，就仙化飞升了。

后来又打听到附近以前有座明朝的古庙。建庙的时候，从地下掘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葬此化，居此吉”，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埋在地下，乔二爷迷信风水之说，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住在这周围，一辈子不愿离开，甚至希望百年之后，能埋骨在此，也托个仙解地造化，得成大道。

还别说，自打住在这附近之后，生意一向兴隆。改朝换代也没耽误发财，加上这破楼太不起眼，文革时红卫兵抄家都从这绕着走，所以他就更深信不疑了，如今这地方要拆了盖公园，不是人力所能扭转，这才请我来帮他瞧瞧在“八臂哪吒”中，是否还有什么风水好的地方，可以搬过去居住。

我听明白之后，心中暗笑乔二爷不过如此。如今四九城玩古董的谁不知他的名头，可他虽在古物鉴赏估价方便有过人之处，但对青乌风水和阴阳五行之道还远远没摸着门道，这老头虽然也做过倒斗的当，但他这两把刷子，又如何能比“摸金校尉”发掘过的巨冢山陵，元代古墓历来极难寻找，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密术》中都不曾过多提及，按说元墓非比秦汉之时那般年代遥远。尸体就算腐烂消散，但在一副好棺木中也不至于消解得如此彻底，不留半分痕迹，他盗的这座古墓里为什么没有尸骨残骸？恐怕并非与仙解有关，现在古墓早已平了许多年了，无凭无据，我也没办法捕风捉影地推测。

但我还指望乔二爷出高价将“青头”收去，也不好说破，只是顺着他意敷衍了几句，赶紧将话头饶回生意上，乔二爷在风水上是个棒槌，可论及古玩金石之道，却十足是个行家，而且做过许多大买卖，这次有心结交，便把盘玉诀窍讲了出来。

凡是明器青头里面的玉石，多遭泥土海水侵蚀，带有各种沁色，收存后要使“盘功”使之恢复本性，古玉器温润纯厚，晶莹光洁，尤其是各种沁色之妙，恰似浮云遮日，如同舞鹤游天，富有无穷无尽的奇趣异致，令人赏心悦目。

但古玉沁色不加盘功，则将隐而不彰，虽理之色深藏不见，玉性同顽石，自古盘玉分三等，急盘、缓盘、意盘，急盘须配于容颜秀美之女性身边，以人气养之，待到数月后玉质变硬，用柔软的旧布擦拭，等到玉性复苏，再用新布反复擦拭，一定要用白粗布，带有颜色的布绝不可用，愈是磨擦玉石愈热，不宜间断，经过几昼夜，水土燥性自然减少，受沁处与玉色自然凝结，色愈敛而愈艳，古玉活色生香的价值就全显露出来了。

但古玉入水土年代过久，地气海气深入玉骨，没有六七十年的水磨功夫，都不易盘出，对倒斗蓝墓之人来说，秦汉之玉为旧玉，定是“夏、商、周”三代之玉，才称得上是古玉，不常年配带身边把玩摩挲，玉髓中的精光绝难显露，这就是古玉的缓盘之说。

“意盘”的说法，就有点神乎其神了，这办法有点玄，好多人不能理解，实际上归根到底八个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精室之中，焚香闭关，与俗世隔绝往来，以气质性情盘化玉沁，数月之内，古玉自然复原，是门面壁坐禅的功夫，实际上可能是用“人油入膏”之类的私药煨玉，懂这门手艺的人十分鲜有，乔二爷却最是拿手，那是他箱底的绝活，所以才敢开出高价，收存这些好似石灰顽石的青头老玉，一经转手，他就获几倍的暴利，毕竟是个老生意精，赔本的买卖也是不肯做

的。

我和胖子心急出手，而且若依大金牙的办法找群大姑娘来盘玉，未免太过麻烦，而且也等不耐烦耗上三五年水磨功夫，见价钱合理，就发让给了乔二爷。

当天乔二爷留我和胖子吃了顿饭，又拿出本讲风水的《郭子宓地眼图事》，此书是江西形势宗风水要诀，出自宋代，编写于明永乐年间，恰好有京中八臂哪吒图。乔二爷让我给他指点指点北京城里“八臂哪吒”的格局，以便将来寻个上好的住处，可那元时古迹，早已几经变迁，又怎么可能留到现在？我只好胡乱指了几处，捏造些唬人的言词，把个乔二爷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可我发现这本《郭子宓地眼图》怎么恁地眼熟，好象在哪见过。猛然想起当年在陕西石碑店初遇陈瞎子，他当时曾想将这本书兜售给我，结果被我识破是仿古的假货，好象正是现在乔二爷手里的这本，忙问他这书从何而来？

乔二爷说是前些时日，在天津谈了笔生意，收了轴古画，听闻中山公园里有算命瞎子断命断得极准，有神数之称，乔二爷最是迷信。马上就前去拜访。结果不虚此行，原来那老先生不仅通晓命数，什么求签问卜、望天打卦、摸骨测字……就没有他不精通的。句句都是指人迷津的金圣良言。

乔二爷鼻子好使，闻出那算命先生身上土腥味很足，那算命先生自称双眼未盲之时，也常给人看风水相阴宅，所以身上有土味，却并非是倒斗的，如今眼睛瞎了，没办法再看风水辨阴阳了，只是有本家传的地眼图，于是跟乔二爷做了笔交易。用这本失传多年的风水古卷，换去了乔二爷刚在天津收来的古画。

我听到此处，心下雪亮，陈瞎子原来在北京呆不下去，竟躲到天津去了，倒教我一场好找，到今天总算有了些眉目，别看乔二爷在古玩行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却被坏了一对招子的陈瞎子给耍得团团转。一是因为乔二爷过分迷信风水，他当事者迷，容易偏听偏信；二是天下藏龙卧虎，许多真正的高人一辈子都是默默无闻，这些抛头露面显山显水的俗流，反倒多是浪得虚名，并非有真实本领。

我急着要去找陈瞎子，吃罢饭，将天津的事情打探周详，匆匆别了乔二爷，就让胖子下午回家把那些没出手的古玉全都带来，同乔二爷当面银子对面货，将谈好的生意做了，胖爷在潘家园也是独挡一面的人物，做买卖历来惯卖香油货，只肯占便宜不肯吃亏，免不了又胡乱捏些

缘故出来，在价钱上狠切了乔二爷一刀。

我则先去找Shirley杨，同她赶到天津，陈瞎子不比常人，形貌特征，言谈举止都不寻常，按照乔二爷提供的消息，稍加打听，果然没废多大力气，就在沈阳道古玩旧货市场，找到了刚把古画倒卖出去的陈瞎子。

陈瞎子见我竟然找到天津，也是吃了一惊，却对我说道：“那日陶然亭匆匆一别，老夫被一众如狼似虎的居委会婆娘赶得急了，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得脱身，料定今后在陶然亭难以立足了，一露面必被擒住，如今年老气衰，一旦让人扭送到衙门里过了热堂不是儿戏，于是装成老干部，混上火丰到了天津，这九河下稍也真是处宝地，乐得在此逍遥，不打算再回法度森严的京畿重地了，待到明年春暖花开，还想南下苏杭上海，想那江南也是养人的地方，顺便发上它几路歪财，本想找人给你等通个消息，但掐指一算，料定胡杨二个摸金校尉会来相会，果然不出所料，这不柳暗花明又相逢了。”

我见陈瞎子又是故弄玄虚的老毛病不改，俗话说“人长六尺，天难藏”，别说跑到天津来了，就算跑到天上去，我也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眼下只好任他夸口，因为有许多紧要的事情向他打听，就先找了个地方吃晚饭，在餐厅里，Shirley杨先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对瞎子简要说了一遍。

陈瞎子听罢嘿嘿一笑：“要与尔等论起辈分来，老夫和杨小姐那做搬山道人的外公才是同辈，说起来如此有缘，竟是遇着故人之后了，看来也是该着摸金校尉中兴，连搬山道人的后代都挂上摸金符了，那搬山掘子甲却已绝迹失传，老夫跟搬山道人的头领鹧鸪哨是老交情，只因他使得好口技，能学世间万种声音，才得此绰号，此人浑身是胆，又有通天的搬山手段，想不到后来也流落海外，客死在亚美利加了，真个是……人世休夸手段高，霸王也有绝路时，想起来不禁令人叹息感怀，那些搬山道人其实根本不是道士，既不修真，又不求仙，只是到处挖掘墓寻珠取丹，为了少生事端，才常做道人装束，除了盗墓之外，也常做些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勾当。”

瞎乎越说越远，但Shirley杨想听听自己家族中的往事，便请他讲得再详细些，陈瞎子就给她说了些搬山道人的事迹，无不是罕见罕闻的奇踪异事。

我却急着想打听当年卸岭力士在湘西盗墓的事迹，就以乔二爷之事为引，问他可否知道元代古冢的秘闻，瞎子点头道：“你们是听了姓乔那老小子的话，才在天津寻得老夫，其实乔二这厮，在倒斗行里只是个不

入流的小贼，名不见经传，现在却是在京城里发迹了，他这鼠辈又见过什么场面，住在一处元墓遗址上，竟然成天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占了个狗屁风水位……”说罢冷笑起来。

我对瞎子说：“好象历代摸金校尉都不曾真正盗过几处元代的大型古墓，只因分金定穴之术对其并不适用，所以元代古墓向来是比较神秘的。”

陈瞎子正要有心夸耀自家手段，被我问起，恰好是揉到了痒处，面露得意之色，扬眉说道：“乔二那厮所盗的元墓，只是处普通贵族的坟冢，实在是不值一提，什么有水没有鱼，那都是因为他们不知元代古墓的玄机……我等照这般没头没脑的说下去，也不得要领，今日恰是得闲，人生聚散无常，将来南下，一去千里，再不来了，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们说这些陈年旧事，不如就让老夫从头道来，好让你们明了其中情由，将来流传开来，也教世人知道，天下除了你望字诀的摸金秘术之外，还有吾辈搬山卸岭的惊天动地之举。”

第三章 盗墓往事

自秦亡之后，汉高祖刘邦称帝，传了数代，始终都是汉家天下，史称“西汉”，直到王莽篡位，才又有光武中兴，出了东汉的天命定数，但这都是后话，自不必说。

只说西汉东汉之交，天下大旱，饥民遍野，百姓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诸路义军中以绿林、赤眉二军最为强大，震动朝野上下，各地英豪纷纷投效。

赤眉军开始也是由饥民组成，最初只做些打架劫舍的勾当以求自存，后被官军剿得逼得紧了，接连打了几场硬仗，无不大获全胜，从此声威大振，为求临阵有进无退，人人都将眉毛染成赤红，象滚雪球似的，逐渐发展为数十万人之众，一路势入破竹，打入了长安，遍取长安城中财帛粮物，并一把火烧了宫殿，可正象古代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人数越多，战斗力也就越弱，随后连吃败仗，在关中数度进退攻战，当面临绝境走投无路之时，将汉帝诸陵挖了个底朝天。

秦汉之际，崇尚玉敛，陵中帝妃尸身上都套着蛟龙玉匣和玄凤玉匣，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金缕玉衣，全被扒了个净光，汉室陵墓陪葬的珍异之物，更是堆积如山，这些宝货尽数被赤眉军掠去。

随着横行天下的赤眉军土崩瓦解，残存的部众，成为了啸聚山林的响马，他们依旧保留了盗掘古墓，刮取墓中珍宝为资的传统，一旦寻得皇室贵祖古墓的踪迹，就由首领带队盗发、盗墓的手段使用长锄大铲、最多时能聚集万人，挖得山体千创百孔，实有“拆岭揭地”之力，所以在盗墓者的各个体系中，称他们这种倒斗的方式为“卸岭”。

到了宋末。黄河以北，都被金兵陷了，由河南淘沙官组成的军事集团，大举掘开皇陵，北宋皇帝的陵墓均遭毁坏，也被盗了一空，并无幸免此劫的。没过多少年，金又被蒙古所灭，残余的河南淘沙官，从此并入卸岭群盗，当时的卸岭盗魁刘子仙是一代奇人，他广泛吸收盗挖宋陵的先进手段，改良盗墓器具，传下千竿之术和圈穴秘法。

虽然盗墓时使用的器具和手段，经过几代改良，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卸岭群盗的实力已逐渐衰落，隐在绿林之中。几百年来未有太大的作为，只是偶尔伙同一处，盗几座古墓谋取些金玉财帛。一直传至民国年间，最后一代盗魁陈瞎子，本名叫作“陈玉楼”，字是“金堂”，不过在绿林道上的人习惯用假名，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由于他率众前往云南寻找献王墓，不料还没见到献王墓的水龙晕，就虫谷里遇到瘴毒陷阶，坏了一双眼睛，并在那些年中下落不明。树倒

猢猻散，传续千年的卸岭群盗，便从历史上烟消云散了。

陈瞎子的出身来历颇具传奇色彩，陈家是湖南湘阴显赫一方的世家，家财万贯，良田千顷，实际上正是靠盗墓发的财，陈家已经做了三代盗魁，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兵荒马乱。为了躲避战祸，族人都躲进了一座早已被盗空的古墓地宫里，不见天日的躲了两个多月，等兵乱过了，才敢回归家园，他就是从古墓地宫里生下来的，由于一出生就在暗无天日的阴森环境中，使得他目力异于常人，生了一对能在暗中见物的“夜眼”，长到十岁的时候，在街上被一个破衣烂衫的老道摄去，原来这老道见他是罕见的夜眼，而且骨骼清奇，不像普通人，知道稍加传授，就能让他辨识世间珍宝，于是将他带到山里授以异术。

后来艺未学成，那老道便寿尽死了，陈瞎子下山回到家中，继承了诺大的家业，并且坐了卸岭群贼的魁首，他之所以能做头把金交椅，自身有什么艺业倒在其次，主要是凭着陈家人脉最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湘黔之间往来贩运的烟土、军火交易，全被垄断在他手中，所以三湘四水的各路军阀土匪，不论势力大小都要依附于他，俨然就是当地的一个土皇上。

民国时期，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帝制，从而使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各种新锐思潮与遗风陋习激烈冲撞的大时代，社会局势尤其混乱，不仅各路军阀之间的战事频繁，而且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北旱南涝”灾情，使得许多省份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灾民，为了能有口饭吃，更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当起了土匪响马，或去做倒卖人口、走私烟土、贩运军火一类缺德到底的勾当，这正是“十年干戈天地老，四海苍生痛哭深”。

常言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只有黄澄澄的大黄鱼（金条）才是硬通货。但在盗墓者的眼中，如此时局之下，国家的法律已形同虚设，正是盗掘古墓窃取秘器的大好时机。有经验的盗墓老手，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等到有朝一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古董价格必会看涨，介时再把所盗之物出手，便可轻轻松松地发上一笔横财。

陈瞎子做了卸岭群盗的魁首，倒斗发财的事情自然做了不少，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没坏，眼力十分过人，能够“观泥痕、认草色、寻藏识宝”，率领着手下人到各省各地勾当，世道越乱，他的生意就越兴旺，而且他喜欢轻装简从，扮成看风水的先生，到偏远的山村寨子里去捡舌漏，打探古墓旧冢的消息。

盗墓之术不外乎“望、闻、问、切”，有时通过地名就可以知道，像

什么“陵村、墓庄、双丘镇、土坟沟、荒葬岭……”凡是这种地名，其中都有玄机，往往有大型墓葬群，有好多的村庄，都是由当年给皇族贵胄收陵人聚居形成，或是由埋葬在当地的古人而命名的，虽然沧海桑田，那些古墓巨冢的丘垄已平，地面上不剩一丝踪迹，可从当地老辈人的嘴里，还是能“问”出些许端倪，想套出“舌漏”可得需要很高明的本事和经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

陈瞎子机辨无双，又有口若悬河的本事，一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犹如口吐九九八十一瓣莲花，不仅妙彩纷呈，而且瓣儿瓣儿都不带重样的，所以这“问”字诀，向来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在“望、闻、问、切”的四门八道中，从当地土人口中套话，还属于是“问”之下法。

“问”字诀的上法，那就不是问人了，而是“问天打卦”，通过占卜推算古墓的方位，来挖掘盗洞，直透冥樟，或是卜算盗墓行为的吉凶动静，这些古术陈瞎子就不擅长了，虽然也明了其中原理，可一旦施展出来，往往不能应验，据说只有摸金校尉才通晓“望、问”两诀的上法。

但陈瞎子也是有些其实本领的，卸岭群盗历代传下来的器械手段，他无不精熟，加上对“望、闻、问、切”的下乘之术了然于胸，数年间踏遍千山万水，着实盗了不少古冢。

湘西有个响马出身的军阀头子罗老歪，是陈瞎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子兄弟，当时时局混乱，谁手底下枪多人多，谁的势力就大，在陈瞎子的协助下，罗老歪组建了专门盗墓的工兵掘子营，把自己地盘上能挖的古墓挖了个遍，用墓中珍宝换取钱财，大量购买枪支弹药，一时间实力大增，于是进一步扩充地盘，吞并小股军阀，然后继续寻找古墓盗掘。

这天罗老歪特意赶到湘阴陈家庄来找陈瞎子，说起最近在军事上面临的压力不小，想购买一批英国产的先进步枪，如今胃口越来越进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打算一次就装备一个师，如今的世道就是人多枪多拳头大，说话才够份量，这个武器精良的师如果能迅速组建起来，腰杆子可就更硬了，所以想请陈瞎子出山，带百十号卸岭高手，领着工兵营，背着炸药进山，官匪合作，寻个大墓挖开，明器二一添作五，一家得一半。

陈瞎子笑道：“罗帅这一个师要装备起来，少说也要几千条快枪，再加上几百万发子弹和十几门大炮，要知英国货不比汉阳造，可着实不便宜，你拿算盘拨拉拨拉，算算得挖出多少明器，才够你买这些军火装备的，要照老弟你的胃口，至少也得寻个诸侯王的大墓，如今附近的古墓早都被咱们挖绝了，想找这么个大墓却又谈何容易。”

罗老歪见陈瞎子犯难，便不敢再提扩编新军的事情，而是死皮赖脸地哀求道：“陈掌柜，我的哥哥哎，要是寻常的小举动还用得着劳你大驾？这阵子部队扩充太快，军费吃紧，再不给弟兄们发点烟土银元，我操他奶奶的，那可就真要有部队哗变了，陈掌柜你要是见死不救，当兄弟的可只好扔下这烂摊子，继续上山落草去了。”

第四章 老熊岭义庄

陈瞎子心中早有主张，他最近手头上也紧，正琢磨着要做回大的，只是还没什么把握，不肯提前对罗老歪言明，不过话说到这份上，只好合盘托出，赶紧道：“素闻猛洞河流域林深岭密，是片夷汉杂处的三不管地方，当年元兵南下，和洞民恶战经年，死了好些个番子贵胄，其中有一番僧与一统兵大将之墓殉葬最丰，如今那瓶山里，仍旧藏着不少土司、洞人和元兵元将的坟茔，不过元代古墓不封不树，向来深埋大藏，加上那些苗洞蛮子多会放蛊施毒，又常有落洞、赶尸一类的妖异邪说，咱们的势力覆盖不到那边，冒然过去怕有闪失，所以始终犹豫着是不是要去勾当一番……”

罗老歪是个盗墓成瘾的军阀，一听那“瓶山”竟有这么多大型的古墓，不禁喜出望外，以前他脸上被人砍了一刀，落下好大的伤疤，将嘴角都带歪了，所以才得了罗老歪这么个名字，此时一阵狂喜，本就歪的嘴角更是快要咧到后脑勺了。

他立即从椅子上跳将起来，此人是一身的土匪习气，平常说话就喜欢拔枪，抽出象牙柄的左轮手枪，喝令副官马上回去集合手枪连和工兵营，工兵营每人都带上锹、铲、锄、镐，并准备大量炸药，当天就要带兵进山。

陈瞎子急忙将他拦住，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瓶山里的古墓不是说盗就能盗的，找不到地宫和墓道，有再多炸药也不济事，而且大军一动，难免要惊动了当地土人，那一带形势复杂，说不定就会节外生枝，如今之计，只有带几个精干得力之人。先进山去探它一个究竟。

罗老歪盗墓成瘾，发财心切，也打算跟着进山踩盘子，于是和陈瞎子密谋起来，计议已定，陈瞎子点手唤过人来，吩咐交代一番，随即带了几个得手的手下，改换装束。收拾打点，准备前往猛洞河，去寻找藏在瓶山里的元代古墓。

陈瞎子自己扮做打卦问卜的先生，他另有三个手下，一个是面黄肌瘦诡计多端的“花玛拐”，此人祖上历代都是前清衙门口里听差的仵作，识得尸腊、尸毒、尸虫等物，又兼为人精乖，是卸岭群盗中的狗头军师。

另一个铁塔般的汉子，生得摩天接地，力大无穷。可惜天生是个哑子不能说话，只因周身皮肉都似黑碳，也有个浑号唤作“昆仑摩勒”。这是说他形貌酷似晚唐五代的奇人“昆仑奴”，陈瞎子当年在雁荡山盗墓时，无意间救了他的性命，从那开始，他就死心蹋地跟在陈瞎子身边，

做了个贴身仆从。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是江湖上买艺出身，艺名称为“红姑娘”，会使诸般古彩戏法杂技，被地方上一个权贵相中，要纳她为妾，逼死了她的老父。红姑娘性格激烈，一怒之下，杀了那仇人满门良贱，逃到湖南落草为寇，凭着满身月亮门的本事，入伙做了卸岭盗众。

陈瞎子和这三个手下，加上罗老歪，分别扮成客商和货郎。因为湘西猛洞河流域地势复杂，山岭崎岖艰难，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自古人烟稀少，政府统治能力薄弱，匪患严重，所以各种不同营生的客人，往往结伴搭伙同行，他们五人乔装改扮了一同上路，倒不易使人怀疑。

这五个人，把三长两短的器械，明插暗挎，都在身上藏了，望着猛洞河行去，一路无话，进山不久，就是古时留下的苗疆边墙，苗又称“猛”，水流湍急的猛洞河，就是以古时洞居地夷地，传说河道两边的原始森林都，都是古苗洞，同巫楚文化之间互有影响，所以在世人眼中显得神秘无比，这里到处可见古时“玄鸟”的图腾遗迹。

陈瞎子让罗老歪，把他手下那工兵掘子营和手枪连的几百号人马，都埋伏在古墙遗址附近的密林里，随时听候调遣，然后一行五人涉水而过，钻山越岭，直奔瓶山而去，只见这大山里边“峰林重叠，溪谷纵横”，漫山遍野开满了湘西独有的巴茅花，好一派与世隔绝的原始风光。

众人以前谁也没来过瓶山，担心迷失了道路碰上猛兽，也不敢随意乱走，找到当地过路的山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遍地盛开巴茅花的山脉叫做“老熊岭”，过了岭便是人迹不至的蛮荒之地，“瓶山”就在老熊岭的深山中，那岭前有几个寨子，夷汉杂处，除了汉人，还有苗人与土家人。

陈瞎子打探明白之后，知道前边山里有南北两个寨子，便对众人说道：“前天我夜观天象，看北斗七星星光暗淡，想那南斗注生，北斗注死，自古已有此说，我等要在此刻进山寻找古墓，恐怕难得天时，不如避北取南，先到老熊岭的南寨中走上一遭如何？”

其余四人在倒斗的勾当上，历来对陈瞎子仰若神明，自然齐声答应，就由花玛扮的货郎在前引路，投了山路南行，不多时，果然见到一片村寨，这寨子座落于奇峰翠谷间，景致幽美如在山水画中。

寨中大约有百余户人家，因为当地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蛰蝮蛇，所以当地人不分夷汉，一律并楼而居，蹬梯而上，称为“杆栏”，所有的民居住宅，全部依山而建，取座北朝南的方向，为了避免毒蛇毒

虫，复式结构的木楼底部都采用九柱落地，横梁对穿，使楼台悬空，这样的建筑也叫“吊脚楼”，每家吊脚楼下，又都供了个玄鸟的木雕，神秘中透着些许诡异。

卸岭群盗看在眼里，暗中记在心上，转到寨中便打起小铜锣叫卖生意，当地民风淳朴，百姓之间喜欢以物易物，很少有钱财流通，出产蜡染和火腿、三蛇酒等物，虽是地处偏僻，但外来的人也并非鲜有，几乎每个月都有几位货郎来换山货，见有外来的客商并不希奇。各取自家山货前来换兑。

花玛拐做的是杂货生意，都是针头线脑一类的零碎日用之物，哑巴“昆仑摩勒”扮成脚夫，给扮成贩私客商的罗老歪挑着盐巴，山中钱财无用，有钱也没地方花，山民和货郎商贩之间，向来都是以物易物。挑山走货的客人换了山货，再到外边的市镇上去赚取利润。

由于深山老林进出不便，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盐，盐巴本身已经被当地人视为一种最硬通的货币，土人经常有一句话：“三担米一斤盐”，可以说这就是当地公认的一种“汇率”。

陈瞎子事先计划周详，他们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山民们急需之物，而且不像普通货商那般计较蝇头小利，颇得民众好感。没用多大功夫，便做罢了生意，又找当地土人讨了几碗水，假意喝水休息，顺便打探瓶山古墓的消息。

陈瞎子等人，假借看风水寻阴宅，以及打听山中路径的名义，果然毫不废力的从山民口中问出了一些线索，这猛洞河边的老熊岭，是一大片海拔千丈的崇山峻岭，在古时候山里确实有熊迹出没，现在却已不多见，相传苗人的祖先苗王“蚩尤”，就是一头巨熊的化身。所以这老熊岭也是由此得名，是洞人起源的神山，山林中留有许多古迹。

古夷人多居岩洞之中，所以也称洞民，按部族区分，共计七十二洞，老熊岭里有处名为瓶山的奇峰，形如天瓶坠地，看似神力。不像人工，那山上更有许多不知名的奇花异草，瓶山中有天然岩洞，里面洞壑纵横，深不可测，湘西又盛产朱砂，铅矾是炼丹必不可少的原料，所以从秦汉之际，各朝皇帝就不断派遣术士，来瓶山炼造不死仙丹，并在洞中建造道观殿宇，涉名山，采嘉石，将各方珍物填充其中，以向仙人求药，俨然是当做了道家洞府中的一处仙境。

经过多少朝多少代近千年的经营，瓶山的洞室中已是殿阙重重，楼台殿阁胜过人间，不过那不死仙丹却并未炼成，直到元灭南宋，元人残暴，山中有洞民不堪忍受暴政，聚众造反，番兵番将在老熊岭大举剿灭

洞民，杀戮惨烈异常，各洞的洞民几乎被屠杀灭绝，而元军由于不适应山里湿热的环境，军中瘟疫蔓延，也折损甚重，统兵的大将都死在了这里，元人为了镇住洞民，使他们永不造反，就将那瓶山做为墓穴，埋葬阵亡将士，山洞道观里的珍异之物，皆充做陪葬的明器，又将残存的洞民屠杀殉葬，用铜汁铁水和巨石封山，墓中深埋大藏，不封不树，让后人永远也无发找到墓道和地宫。

这些传说，在老熊岭的山民之中，口耳相传了几百年，都知道瓶山里有巨大的古墓，但也仅限于此，再详细的内容就没人知道了，毕竟当年各洞的洞民几乎都被斩尽杀绝了，陈瞎子对此早有风闻，如今到当地加以打探，进一步确认了瓶山古墓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又套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当地人见这些客商，像是要去瓶山，哪里想得到这是一伙盗墓贼，还好心地劝告，瓶山周围林密山陡，因为早年间有许多炼丹的名贵药石，所以引得好多毒虫精怪聚集在附近，那片猛恶的去处，实有万分的凶险，要是活人过去，十个里至少要送掉九个。

陈瞎子赶紧解释：“只是外来的路过此地，听这瓶山地名奇异，忍不住好奇心起，才多问了几句，我等都是跑江湖做生意糊口的本份之辈，如何敢去古墓附近走动。”说罢又跟山民们商量，想要在寨中借宿一晚。

寨里的长者告诉陈瞎子等人，这里历来有规矩，从不肯留外人在寨中过夜，只因这些年山贼响马闹得太凶，俗话说“贼来如梳，兵来如薅，匪来如剃”，响马一来就是一场惨绝的血洗，所以晚上要关了寨门，不留半个外来的客人，以防止有贼寇混进来里应外合，虽然看你们都是做小买卖的老实人，绝不是杀人越货的响马贼，但还是不能为你们破例坏了规矩，劝你们趁着天亮，赶紧出山为是。

罗老歪的脾气不好，平时颐指气使惯了，一看寨子里的人不肯留他们过夜，还没见过敢如此不给他罗大帅面子的刁民，骂了句操你奶奶，就想拔出枪来崩掉几个，陈瞎子早知罗老歪沉不住气，怕他泄露行藏坏了大计，急忙按住他的手，又仔细向土人问了问周围的几处道路，就匆匆带众人离了寨子。

走到山林里，日已西斜，罗老歪问陈瞎子现下如何是好？荒山野岭连个宿头都没有，不如连夜回去直接提兵进山，到瓶山里来场所谓的“军事演习”。

陈瞎子把头望了望日影，估算了一下时间，沉思片刻，转身说道：“罗帅不必急于一时，这山里天黑得早，今夜怕是赶不回去，刚刚从

山民口中得知，老熊岭上有处停尸的攒馆，不如就去那里对付一晚，明天一早再到深山里，去观看那瓶山的形势，瞧瞧那座古墓究竟发不发得。”

攒馆是义庄的别名，简单点解释就是“死人的旅馆”，这附近的数个寨子中有许多汉人，他们不是躲兵役，就是逃租欠税跑过来的，也有少部分是往返于个寨之间做生意的人，由于夷汉葬俗不同，这些人一旦死在山区，等于是客死异乡，这种遭遇在旧观念中是很忌讳的，都希望能把尸骨埋回到故乡，但山路崎岖遥远，想把尸体运出山去是异常困难，不管是背尸的还是赶尸的，都是半年才有一次。在此之前，还没有运出山去的死尸都集中存放在“义庄”里，谓之“攒基”，由各个寨子凑钱雇人专职看守，类似的地方在湘西山区十分多见。

第五章 耗子二姑

陈瞎子这伙人都是惯盗古墓的，个个胆大包天，对在义庄攒馆里过夜毫不在乎，打定主意，就上了“云雾缭绕、山路如丝”的老熊岭，那义庄远离人烟，走到了掌灯时分才找到，只见义庄似乎是座荒废的山神庙改建而成，但破庙规模也自不小，前后分为三进，正殿的歇山顶子塌了半边，屋瓦上全是荒草，冷月寒星之下，有一群群蝙蝠绕着半空飞舞，掉了漆的破木头山门半遮半闭，被山风一吹，嘎吱吱地作响。

众人虽是胆大，见了这等景象也不免在心中打鼓，硬着头皮推门进来，陈瞎子早已事先探知，这攒馆里原本有个守尸的，是个中年妇人，因为相貌丑陋，独居深山，不和别人往来，才做了这份营生，不过她在前两天也染病而亡，如今尸体停在后屋，这座荒山义庄里暂时没人照料。

天色已黑，却并不能急于歇息，陈瞎子要先看看进退的门户，以免晚上遇到什么意外，能够得以脱身，当下率了众人，点起一只皮灯盏，迈步进了正屋，见里面停了七八口破旧的黑漆棺材，都是死人旅馆中的“床铺”，这些年中，里面也不知装过多少尸体了，棺前是木头牌位，各写着灵主的名字，屋中异味扑鼻，阴郁沉积，尸体都用砒霜拿成僵尸保持不腐，老熊岭十分偏僻，赶尸匠大约每半年来一次，到时会将棺中尸体起出带走，义庄里的守尸人，是专职负责看守尸体，防止不会出现尸变异状，或是被野兽啃了。

花玛拐是件作出身，在群盗中算是比较迷信的人，出门做事，逢山拜山，过水拜水。一进门就在供桌上找出香炉，给棺材里的死人烧了几炷香，口中念念有词：“我等途经荒山，错过了宿头，在此借宿一晚，无心惊扰，还望列位老爷海涵……”话未说完，就听棺中发出一阵响动。蓦地里冷风袭人，灯烛皆暗。

义庄里一阵阴风刮过，群盗手中的灯盏和香烛，都随即飘忽欲灭，就听摆在屋内的陈旧棺板嘎吱吱作响，像是有极长的指甲在用手抓挠棺盖，那声音使人肌肤上都起了层毛栗子。

陈瞎子见有异动，忙用手拢在腰间的短刀上，他历来不喜用枪，盗墓时只带一柄短刀防身。这柄刀却有来历。是口当年皇上身边御用的宝刀“小神锋”，常和神枪并置驾前，寒光浸润。锋锐绝伦，此刻抽出刀刃一看，只见刀光吞吐闪烁，就知这“攒馆”里不太干净，若不是有鬼魅为祟，便是藏有妖邪之物。

陈瞎子当即一摆手，和几名同伙呈扇面散开，包抄上前，将那一口

口棺盖纷纷揭开，去看那棺中僵尸是否有变。罗老歪也拽出双枪跟着查看，有这一番惊动，棺中的怪声竟是自己消失了，只闻屋外山风呜咽之声，摇动砖瓦古树，听在耳中，格外凄楚。

这一伙人都是常年挖坟掘冢的巨盗，所谓“艺高人胆大”，而且群盗最忌讳在同伙面前露出丝毫胆怯之意。在几十口旧棺之间往来巡视几遭，见无异状，就在装有尸体的棺内分别下了绊脚绳，那绳上都浸透了朱砂药粉，尸僵不能弯曲，故能被绊脚绳压在棺内无法出来，随后又把棺盖扣上，这才掩了门，离开正堂。

回到义庄破败的院子里，但见天上星月无光，山间风起云涌，看样子夜里十有八九要下一场豪雨，“望”字诀下法是观泥痕认草色，雨水冲刷之后更易施展，下了岭便是瓶山地界，明晨雨住之后，正可前去观看古墓的形势，于是群盗当即决定留在义庄内过夜，这伙人身上都带着杀人的凶器、辟邪的墨斗，区区一处停尸的攒馆，如何能放在眼里。

在义庄里转了两圈，各处屋宇，均是破败不堪、污秽难言，只有挨着后门的一间小房还算可以住人，这间屋子就是守尸人平时起居之处，也是死人旅馆中唯一给活人准备的房间，罗老歪走了一天山路，恨不得早些落脚歇息，跟陈瞎子道了个“请”字，就抬脚踢开一扁木门，跨步进了屋。

罗老歪进去之后刚一回身，正见另一扁门板后立着个直挺挺的死人，尸体被一大床白布蒙了，只显出了模糊的轮廓，头顶上竖着一个木头灵牌，身前的一盏命灯，烧得只剩黄豆般大，饶是他罗老歪平生杀人如麻，也没料到门后会戳着具尸体，当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下意识地伸手去拽转轮手枪。

陈瞎子随后进屋，急忙按住罗老歪的手，看了看那尸体头上的灵位，木牌上有张黄草纸符，举起油灯照了照那张纸符，上面画的符咒十分眼熟，以前在山中学道，耳濡目染，颇认得些符文，这符是张辰州符中的“净尸符”，上面写的是：“左有六甲，右有六丁，前有雷电，后有风云，千邪万秽，逐气而清。急急如律令。”

再轻轻把纸符拨起一角，看着下面灵牌上露出来的一行字念道：“耗子二姑乌氏之位……想必是在攒馆守夜的那个妇人，她刚死两天，按照乡俗，要在门板上立成僵尸才能入棺，听说这女子也是个苦命人，吾辈跟她井水不犯河水，由她停在此处也罢。”

陈瞎子的三个手下，也都是一肚子苦水的出身，否则也不会落草当了响马，向来同情那些卑微贫贱之人，此时听陈瞎子一说，都是欣然同

意：“大掌柜说的极是，自古苦人不欺干人，我等皆是逼上梁山，才占据了一方，做个豪杰的勾当、英雄的事业，又何必为难一个有苦水的死人。”

罗老歪虽然有心烧了那具尸，免得摆在屋内整晚相对，但见难违众意，而且盗发古墓还要仰仗这些人，只好耐下性子，跟着陈瞎子进了屋内，花玛拐忙前忙后地收拾出干净地方，请两位把头坐了，其余三个跟班的身份所限。不敢同盗魁首领和罗帅平起平座，收拾妥当后，就席地而坐，啃吃干粮裹腹，喝些烧酒驱寒。

吃着半截，就听外边雷电交加，接连几个霹雳落下，震得屋瓦都是动的，跟着就是倾盆大雨。陈瞎子一边盘腿坐着喝酒，一边闭目冥想着今天打探来的各种消息，构想着瓶山古墓的规模，听到雷声隆隆，便不动声色地告诉花玛拐、红姑娘和昆仑摩勒三人：“义庄里不太平，今夜须放仔细些，都别睡了。”

花玛拐等人连忙起身领命，随后众人喝着酒守夜，闲谈中无意说起耗子二姑乌氏之事，觉得她这称呼好生古怪？难道是容貌酷似老鼠？只是尸身蒙着白布看不到面目。实是难以想象她的容貌。

罗老歪吸足了烟泡，觉得精神十足。他早就看上红姑娘多时了，想将她收为八姨太。不过这女子性子太烈，家中巨变之后立誓不嫁，根本就不肯答应，而且她擅长月亮门的古彩戏法手艺，是破解古墓机括的高手，盗墓开棺都少不得她，罗老歪是个大烟鬼，只是贪财，在色字上倒并不十分吃紧，加上红姑娘是陈瞎子的得力手下，也就只得将这念头罢了。但今夜宿在荒山义庄，正是闲极无聊，怎能不找个机会跟红姑娘搭个话。

此时听到花玛拐说起那女尸的容貌，罗老歪说了声：“相貌如何？看看便知。”说罢已走到门边，一抬手便揭起了蒙住尸体的白布，借着灯盏的光亮一看之下，众人皆是大为震惊，罗老歪更是大惊小怪：“操他奶奶。世上还真有大老鼠成精了不成？连那哑巴昆仑摩勒都张大了嘴看得眼睛发直。

只见那女尸肤色毫无血色，尸体的颜色不是白而是发灰，灰白色，而且那没有血色的灰白中深藏着一层不那么明显的黑气，耗子二姑的脸上五官十分局促，小鼻子小眼，耳朵稍微有点尖，暴牙很明显，青紫色的嘴唇向前突出，除了没有老鼠毛之外，活脱就是一张鼠脸。

陈瞎子见众人那副没见过世面、少见多怪的样子，叫了声：“聒噪，亏得还常自夸是帝陵掘得最多的卸岭盗众，见了一具容貌丑陋怪异的女

尸，也恁般希奇。”

在山下采盘子捡舌漏的时候，陈瞎子经验老道，事无巨细，一一探查周全，罗老歪等人只顾打探元代古墓的消息，对别的事情都未加留意，所以并不知道耗子二姑的来历，只好由陈瞎子说与他们知道。

关于这位耗子二姑的遭遇，流传最普遍的说法是这样的：十几年前，看守这义庄的是一位乌姓汉子，山民们都唤他做“义庄老乌”，附近山上的土家族很喜欢吃血豆腐。血豆腐就是用猪血和豆腐混合，揉成坨子放进竹筛里，挂于火炕之上风干，然后可以有多种吃法。

有天义庄老乌也煮了锅血豆腐打牙祭，这东西只要看一看、闻一闻就会令人馋涎欲滴，当时还没煮熟，不过已经香气四溢，义庄老乌就流着口水在锅旁守着，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义庄老乌赶紧去开门，但是门外并没有人，连个鬼影也没有，再回身的时候，见有个年轻的妇人，正蹲在锅边捞血豆腐吃，八成是敲了前门声东击西，趁老乌开门的功夫，从后窗户跳进来了。

义庄老乌大怒，心想这莫不是山上的女响马来砸明火了？主人还没死呢，要偷吃血豆腐也轮不到你，抄起一把砍柴的斧头就砸了过去，那妇人低着头只顾吃，听得金风一响，抱着锅就逃出门外。

义庄老乌紧追不舍，在一个山坳里终于把她追上了，一斧头下去，正好剁在女人的屁股上，随着鲜血迸流，竟然掉下一条粗大的老鼠尾巴。义庄老乌一看这是老鼠精啊，他是常年看守死尸的人，胆量自然不小，暴怒之余，便打算斩尽杀绝，举起斧头想要再砍，那妇人却哭着哀求道：“今日闻到锅中血豆腐的香味，实在是抵挡不住诱惑，才出来偷食，不料却被相公把尾巴砍掉了，再也变不回原形，相公要是不嫌奴家容貌丑陋，愿意和相公结为夫妻，本份渡日。”

义庄老乌打了多年光棍，他长年看守义庄，男人们都尽量回避他，更别说有女人肯嫁给他了，正是久旱未逢甘露。仔细一看那妇人虽然长了副鼠脸，但毕竟还有个女人身子，于是当夜便娶了她。几年后义庄老乌为给老婆治病去深山采药，结果被老熊舔了，他们无儿无女，义庄老乌一死，就只剩下乌氏成了寡妇，依旧靠看守义庄为生。

寨中上岁数的老人们都知道，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样，乌氏本不是大耗子成精，而是义庄老乌在山里收留的一个逃难来的女人，因为她模样古怪之极，所以山里的后生们胡乱编排，谣言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都叫她做“耗子二姑”，有不少当娘亲的，都用她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再调皮当心半夜里被耗子二姑抱了去，小孩们想到那大老鼠精般的女

人，往往就不敢再哭闹不休了。

陈瞎子年轻饱学，才智过人，又有相面的本事，知道世间有这一种面畸之人，不足为奇，只不过命苦相凶，如同丑人着破衣，这一世怎生得了？就在此为众人点破，让他们不要胡言乱语的猜测。

罗老歪也觉得以自己刚才的举动弄巧成拙，有失身份，只好另觅话头，想卖弄些见识借机找点面子回来，就问花玛拐道：“拐子，听说你祖上是有名的验尸仵作，你可看得出这耗子二姑死于何因？”

花玛拐转身看了看那具女尸，只把眼珠转了两转就已见分晓，脸上霎时间微微变色，答道：“回罗总把头，小的不才，看这女尸唇色乌青，五官闭塞，竟像满肚子都是尸毒，莫不是义庄里有粽子乍了尸……将她扑死的？”

第六章 送尸术

花玛拐善会察言观色，说完后一看罗老歪的反应，就知其中名堂，随即又陪笑道：“要说义庄里闹僵尸，那也是情理之中的合该如此，可怪就怪在耗子二姑脸上尸毒不显，又像是死后才被在口中灌注尸毒，小的眼拙，不知高低，怎么敢在大掌柜和罗帅两位大行家面前献丑。”

罗老歪正等他有此一言，告诉花玛拐听个分明，原来湘西老熊岭的风俗奇异，在人死后的前七天，要给尸体灌注尸毒立在门板后，谓之“站僵”，凡是僵尸，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死而不僵，其体内必有尸毒，倘若没有“站僵”的秘法，不等赶尸回乡，尸身先就自己腐烂败坏了。

除了陈瞎子之外，其余三人对湘西赶尸，都是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此时由罗老歪一说，才有恍然大悟之感，果然好奇心起，加上雨夜漫长枯燥，愿请罗帅赐教其中奥秘。

罗老歪有心借机在红姑娘面前吹嘘一番自己的经历，当下也不推辞，赶尸的事他最熟悉不过，因为早些年就曾做过赶尸的匠人，他十几岁的时候从山东穷得活不下去了，辗转来到湘西投亲靠友，不过到了地方才知道远房亲戚早都死绝了，一无盘缠二无朋友，又因自身形貌丑陋猥琐，一看就不是善类，想找个地方当学徒做苦力都没人肯要。

无奈之下，只好进了绿林道，做些杀富济贫的勾当，所谓“劫富济贫”，只是说着好听，因为对那些穷人贫汉，劫杀了也难得分毫利益，还免了落下祸害百姓的一个恶名，但他是外省来的，不知晓当地的风土人情，根本立不住脚。最后有人给他指了条道——去做赶尸匠，赶尸匠收学徒，务必要三个条件，一是胆大，二是长相丑陋，三是一辈子不婚娶。

在湘西赶尸的多是在道门的。盛产朱砂的湘西辰州，有两大道门。分别是“胡宅雷坛”和“金宅雷坛”，历来赶尸的行当，都属这两个雷坛门下经营，罗老歪拜了个姓金的老头，学起了金宅雷坛秘传的赶尸术来。

湖南湘西，自古就有“送尸、落铜、放蛊”之类的神秘传说，其中的送尸，即为“赶尸”，因为湘西山岭崎岖，许多地方根本不通道路。有很多北来的客商，贩运木料牟取暴利，大多在汛期将筏取的巨木，放在河中扎起来。顺水南下，客商都随着木筏顺流漂下，等做完了生意，再穿山越岭返乡。

由于夷洞之地，土匪横行，又多瘴厉毒虫，各种疾病蔓延，有水土不服的外地客商，一旦染病或遭洗劫，往往就客死在途中。外省客商们物伤其类，对这些横死同行的遭遇非常同情，于是就凑钱建立义庄攒

馆，聘请赶尸匠人，使横死者得以叶落归根，将尸骨埋回故乡。

说起这湘西赶尸，真是赫赫有名，传得神乎其神，世人谈之变色、畏之如虎，实际上这种异术正式的名称，自古唤做“送尸术”，近代始有“赶尸”之说，西方人则称其为“催尸术”，在洋人眼中这种事更加神秘，西人有“催人术”，也就是“催眠术”，他们之所以这么称呼，大概是指给尸体催眠的意思。

因为湘西夷汉混杂，地理环境特殊，无数危岩奇峰，凭空里拔地而起，峰柱接踵绵延，直拱南天，地势艰难险恶，群山深处根本没有道路，人死之后抬回故乡安葬不太现实，这就需要“送尸匠”送尸，但有些地方送尸匠半年才去一次，等死人多了一起运送。

死者亡去即久，难免会发生腐烂败坏，那个时代还很排斥火葬，从不考虑骨灰坛一类的办法。所以凡是想送回故乡入土为安的，都要首先设法制成僵尸，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如何才能尸而制僵呢？要想人死不朽，可以在尸体中灌注水银，但那方法成本比较昂贵，一般人用不起，也会损坏尸体脏器。有些人使用民间秘术，在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开始定时服用少量砒霜，当然计量是很小很小的，砒霜混合凝络丹，还要再加上蜈蚣草、山阴紫茅花等奇异草药，这些东西只要比例得当，在人活着的时候，对人体伤害不大，可人一旦停止呼吸，气血凝固，便僵硬不腐，变为药力制化成的那种僵尸，所以才要在门板上停尸数日，将其彻底僵化才移入棺中，如果死后灌注也并非不可，只是尸体保存得就稍微差了一些，容易发臭，义庄内耗子二姑的尸体，就是被死后灌了毒药，立在门板后“站僵”的。

湘西送尸的奥秘，除非是做过送尸匠的人，外人根本就无法知道这行当里是怎么回事，因为这行当极其神秘，其中使用的方术也绝不外传，在道门之中，一概不提赶尸送尸之说，那都是外人的称呼，道门中人，皆以“驱水术”呼之。

“驱水术”是正式的通称，而在黑道上的暗语叫做“一碗水”，撞上送尸的队伍很不吉利，绿林道上管这样的事情就叫撞水了，现在也代指“撞邪、撞鬼”之意，因为在真正送尸的过程中，其方术全凭一碗清水，而且必两人同行，才有效用。

两人分做一前一后，一名送尸匠在前打着布幡，以方术引导，另一人平端一碗清水走在最后，不管这一趟送多少死尸，那些死尸都走在队伍中间，由送尸匠前后夹持而行。

两名送尸匠一称“执幡的”，一称“捧水的”，在这一行中，捧水的是

最重要的角色，走一段就要在水碗中加一道符咒，这道符是“焚符聚水醒魂咒”：开通天庭，使人长生，三魂七魄，回神返婴，三魂居左，七魄在右，静听神命，也察不祥，行亦无人见，坐亦无人知，急如律令！这道符务必要湘西的“辰州符”，换了别家道门的符咒，则完全不起作用。

只要捧水的手中水碗不倾泼破裂，尸体就能不倒。在送尸过程中，死尸与活人无异，唯独口不能言，其行路姿态也与活人微异，完全跟着执幡的人行动，执幡的走死人就走，执幡的人停死人也停，这种送尸队，在明代末年湘西地区实在是太常见了，湘谚有云“三人住店，二人吃饭”，就指的是送尸人，意思是说三人中不吃饭的那个是死人。

送尸队快到死人故乡的前一天，死者必托梦给家人，其家便立即将棺木敛服，整治齐备。尸体一到家，便会立在棺前，捧水的将水一泼，尸体会立即倒入棺中，这时候就需要赶紧给死者收敛下葬，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坏之形，如果已死了一个月了，立刻就会现出正常人死亡一个月后的腐烂程度。

实际上这一碗水的奇门异术，那都是早年间的勾当，到了乾隆年间便都已失传，其失传的原因大概就是太过保密，会这门秘术的人越来越少，最摸底的人也只不过仅仅知道这么个大概，而端水送尸的原理却更是谁也说不出来了。

直到光绪时候，不少人为了谋求暴利，把黔地生产的鸦片贩运进来，便打起了走尸送水的主意，借着民间对送尸的恐惧，利用其作为掩护，倒卖烟土军火，他们利用送尸做掩护，同古时送尸的勾当大相径庭，只不过更加的故弄玄虚，当年罗老歪虽没学会送尸秘术，却利用赶尸匠的身份大肆贩运黑货，他就是以此发家，最后当上了横行三湘的大军阀。所以罗老歪对那丑陋的女尸才如此放心，因为他和陈瞎子心知肚明，这义庄里的死尸，都灌了防腐药制僵，根本不可能产生尸变。

攒基在此的死人，将来都是那些赶尸贩子行私走货的人皮口袋，不过那些人利用死人贩运黑货之后，也会想办法将尸体送归故土埋葬，这却不是什么仁义道德，只是若不如此，日后都没办法再将“赶尸”做幌子唬人了，土人们不知送尸术的内幕，才会畏之如虎，而且送尸匠都是以此为业，自然是不肯轻易把底细告诉别人，所以更是显得邪门歪道，神秘秘。

花玛拐和红姑娘等人，都听得啧啧称奇，别看罗老歪嘴歪眼斜举止粗俗，又兼“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没有他不做的，可对这些民间秘术知道得如此详细，确不愧是威慑一方的军阀头子，而且是卸岭盗魁的拜把子兄弟，看来是有他的过人之处，花玛拐赶紧挑着大姆指奉承道：“高

明，实在是高明，罗帅原来也是道门中人出身，怪不得有如此奇才！”

罗老歪灌了两口烧酒，显得十分得意，可当着盗魁陈瞎子的面，却实不好过份炫耀，自嘲道：“他娘了个屁的，什么奇才歪才，老子学赶尸的时候太过年幼，师傅身上十成的本领没学会一成，时常都是不懂装懂，听俺副官说，最近南方出了位做学问的先生，写得好文章，他说这世上原本没有懂，但装懂的人多了，也就慢慢有了懂，那先生说的果是有理，将来本司令要请他过来叙谈叙谈，给俺老罗再他奶奶的多长点装懂的学问。”说完撇开歪嘴摇头笑了笑，把那一壶烧酒喝了个涓滴无存。

第七章 咬耳

陈瞎子也陪罗老歪喝了许多烧酒，一整天来穿山过岭，本就疲惫了，不觉酒意上涌，可心下清楚这义庄里似有古怪，越想越不对劲，如何敢轻易就寝，正要嘱咐哑巴昆仑摩勒小心戒备，但一瞥眼之间，忽见地上竟然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群盗进屋之后才开始暴雨瓢泼，其间又不曾有人出去半步，所以每个人的鞋底都是干的。

念及此处，急忙抬眼看了一看房门，兀自好端端地被门栓从里面顶了，根本没有开启过的迹象，但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这串水渍未干的脚印是从何而来？他耳音极好，此时也不声张，细听周遭响动，猛一抬头，只见昏暗的油灯光影里，一个全身白衣的老嫗正伏在房梁上向下窥视。

屋内泥水未干的脚印，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模糊难辨，看不出行踪去向，唯见足印细小，颇似旧时妇女裹的小脚，正疑惑间听到房梁上悉娑有声，陈瞎子忙抬头向上观者，只见梁上果是个白色的身影，油灯光线恍惚，一瞥之际，竟像是个全身白缟的老太婆。

瞎子暗自吃惊，心道：“此间真有邪的！”抬手之处，早将“小神锋”飞掷出去，其余几人见盗魁陈瞎子突然出手，都知有变，各抄暗藏的枪械匕首，发了声喊，齐向屋后墙壁疾退，一面寻到依托，一面抬头去看屋梁上的情形。

群盗平日里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此刻临变不乱，几乎就在陈瞎子短刀命中的同时，都已各自退到墙边，猛听“托”地一声轻响，“小神锋”带着一抹寒光戳在了木梁上，没入寸许，红姑娘将身边的皮灯盏取过。举高了一照，就见短刀正插在一副古画之上。

那画中有一批麻戴孝的老嫗肖像，脸上皱褶密布，神态垂垂老朽，面目有种说不出的诡异表情，令人一看之下顿时生厌，她身旁则绘着一片残碑乱石嶙峋的坟丘，画像挂在房梁上已不知多少年月。纸质已现出暗黄受潮的迹象，但并没有什么尘土踢灰落在上面。

陈瞎子刚才听到动静，立刻出手，想要先发制人，却不料房梁上竟是一副老妇的诡异画像，不禁“咦”了一声，奇道：“却又作怪，怎地这义庄里会挂着白老太太的神位？”随即醒悟，是了，原来这用于攒基的破庙。曾经是供奉“白老太太”的。正堂被用来攒停尸体，而神像就被挂在了后屋了，此事先前也曾打探过。不过刚才事出突然，没能记起此事，竟是让众人虚惊了一场。

白老太太是个什么神灵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以前在老熊岭附近，

常有供奉她的山民，就连山外的人们，也常听闻说山里的愚男愚女，不分老幼，都有拜她的，可如今香火早绝了多年了。瞎子骂道：“看这老猪狗的画像似邪非正，留之不吉，哑巴你去将那画取下来烧了……”

没等吩咐完，忽听一声猫叫，有只花皮老猫从梁上探出半截身子，目光炯炯，望着门后耗子二姑的尸体看得出神，原来这义庄近几日无人看护，常有野猫进来偷食。苦于并无粮食，饿猫就想啃死人肉，却又让棺板挡住了，猫爪挠了半夜不曾挠开，刚才雷雨大作，这老猫趁机从门缝里溜了进来，群盗只顾着听罗老歪讲赶尸的事情，都没留意老猫细微的动静，它藏在梁上被陈瞎子察觉，飞刀击中木梁画像，立时把它惊了出来。

陈瞎子暗道一声：“惭愧，想我位居群盗魁首，多少江洋的大盗、海洋的飞贼，都要尊我一声把头、元良，不成想今夜被只老猫唬了。”

罗老歪等人初时以为不是闹鬼就是有妖，正准备要大打出手，却见是只鬼祟的老猫，都长出一口大气，笑骂了几句，就把那提防的心也各自放下了，收起家伙回身坐下，众人自持身份，谁都不愿去理会一只老猫。

谁知那老猫看到耗子二姑那酷似老鼠的脸孔，越看越像老鼠，竟真将死人当做了一只大老鼠，老猫缺了条腿，三只猫足蹒跚着溜下房梁，两只猫眼贼忒兮兮地打量着女尸，根本不将屋内其余的人看在眼里。

陈瞎子等人正没好气，哪里会知瘸猫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估计它露了行踪，就要再从门缝逃出去，便也无心再去看它，陈瞎子让花蚂拐骑在哑巴脖子上，去拔钉在屋梁上的短刀“小神锋”，自己则同罗老歪说些个场面话，称自己是看那画像古怪异常，是以出手给它一刀，破了那古画的邪气，倒与这猫无关。

正这时，忽听红姑娘怒喝一声：“贼猫，大胆！”众人急忙转身看去，那瘸了条腿的老花猫，正蹲在耗子二姑死尸肩上，一口口咬着死人面颊的肉，它见耗子二姑长得像老鼠，便过来啃咬，尸首脸上已经有一块肉被它啃了去，由于死者刚去世不久，灌入体内的砒霜尚未彻底散入全身，所以脸部没有僵尸毒，否则一咬之下，这三足瘸猫已经中毒死了。

陈瞎子怒极，破口大骂：“贼猫！如此作为，真乃找死……”此时他手中的“小神锋”还未收回，只好抓过罗老歪腰间插的转轮手枪，可又从未习过枪法，知道开枪也难以命中，当下便抡枪过去对着三足瘸猫便砸，罗老歪那柄左轮手枪是美国货，极为贵重，见陈瞎子拿了当作银头

砸猫，一是舍不得枪，二是怕陈瞎子走了火，赶紧伸手劝他息怒。

陈瞎子自视甚高，怎容那瘸腿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自己面前做耍，甩脱了罗老歪，径直对着瘸猫打将过去，但那瘸猫是只极奸滑的老猫，可能也有几分道行，丝毫不露畏惧之意，反倒冲着陈瞎子一呲猫牙，然后掉头咬掉耗子二姑的耳朵，一口将整个耳朵撕咬下来，叼在了口中，随即翻身逃窜。从死尸身上跃将下来，一溜烟似的钻入了门缝下豁口中，遁入屋外黑雨，倏然远去。

老猫虽然缺了一足，但动作油滑诡变，转瞬间便把“呲牙、咬耳、掉头蹿出、钻门缝逃脱”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陈瞎子出手虽快，终究离它有几步距离，竟没能碰到它半根毫毛。

罗老歪虽然脾气暴躁，平时杀人都不眨眼，但没陈瞎子那般孤高，觉得老猫咬了女尸几块肉，将它赶走也就是了，这里除了大帅就是盗魁，都是黑白两道上数得着的人物，犯不上跟只三条腿的瘸猫过不去；另外由于屋中狭窄，红姑娘被其余的人挡在里边，她虽有心去捉那老猫。奈何被挡在了里屋；而哑巴昆仑摩勒和花蚂拐。正叠着人梯在取梁上的短刀，所以陈瞎子一击落空，众人只好眼睁睁看着三足老猫叼了死人耳朵，一瘸一拐之中逃得远了。

按说这事搁在别人也就罢了，可偏惹得陈瞎子“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自出世以来，轻而易举地做了盗魁，统领天下卸岭群盗，挖了不少古墓巨冢，经营了多少大事，并无一次落空，使得他有些目空一切。一枪没砸中瘸猫不可忍，在罗老歪和他的手下面前失手更不可忍。

恼羞之余，一股无名的邪火油然而生，他就动了杀机，想要杀猫泄恨，看到三足瘸猫远遁，心里又是猛地一闪念，卸岭群盗向来自我标榜“盗不离道”，对王公贵族的尸体搓骨扬灰。可对一些穷苦百姓的尸首却极为尊重，遇到路倒暴毙的穷人，都要出钱出力安葬，虽然这规矩很少有人照办，可还毕竟是道上的行规，如今撞上了就没有不管之理，耗子二姑脸上少一块皮肉倒也罢了，可五观中少了一观，却是成何体统？从古至今，在历代葬俗丧制中，保持死者遗容的完整就是件很庄重的事，这猫太也可恼，绝不能轻饶了它，最起码也得把耗子二姑的耳朵抢回来。

说时是迟，那时却快，这些念头只在陈瞎子脑中一闪，他就对身后的四人交待一声：“都别跟来，某去去就回……”话音未落，已挑开门栓，晃身形跟了出去，那老猫去得极快，根本不容他再细想，迟上一迟恐怕就再也追不上了，当下双脚一点地，施展出揽燕尾的轻功，寻踪一路追了出去。

陈家有自家历代传下来的轻功，都是飞贼走千家过百户时的必备技能，也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神奇，虽然轻功的名称唤作“揽燕尾”，其实并不能真的追上飞燕抓住它的燕尾，只不过是自小用草药煮水洗澡，这叫“换骨”，能使人身体轻捷，再通过磨练提、纵、追、攀、蹬、踩、翻几种要诀，数年之后虽不能真正做到“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但“翻墙越脊”一类的本领远胜于常人。

卸岭群盗按自身艺业高低不同，在内部有不同称呼，想做大当家的首领，必须有“翻高头”的本事，这是一种飞贼的称号，暗指可以徒手过高墙，陈瞎子在深山里跟老道苦修十余年，真得了几分“洗髓伐毛”之异，加上他生就一双夜眼，在大雨泥泞的黑暗中秉气疾追，竟能紧紧跟住猫踪，须臾间已追至下了岭子。

深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这时大雨渐止，乌云散去，一弯冷月露出头来，三足癩猫毕竟少了条腿，虽然进退灵动，但跑起来要比健全的猫慢得多了，所以陈瞎子借着月色追踪，一时倒也没有跟丢，那老猫似乎也感觉到了后边有追兵，自是来不及吞吃那咬下来的死人耳朵，只好集中精力逃跑。

癩猫在山岭下逃出一段距离，统得几绕，见始终无法摆脱陈瞎子的追赶，便生出诡计，斜刺里蹿入林木茂密处，陈瞎子追了半天也没赶上癩猫，反倒因为地上泥滑，有几次险些掉进漆黑的山沟里，暗骂“好个贼猫，少了条猫腿还跑得恁般快”，咬牙切齿地追到林边，已不见那猫的踪影，若是自此绕山追去，多是深密林子，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四下里更是寂静无声，看来癩猫逃进了林密岭陡的险恶所在，陈瞎子暗想已经追出太远，再进林子怕要迷失道路，不得不将脚步慢了下来，心中恨恨地骂道：“贼猫，真是奸滑透顶，下次教陈某撞上，也不要你的命，先割了你一条猫腿去，看你这厮还能逃得到哪去。”

眼瞅着既然追不上了，便只好回去，可是刚要转身，突然听那静悄悄的老林子里，传来一阵阵：“喵呜……喵呜……”的猫叫声，悲哀的叫声如泣似哭，更带有一种颤栗欲死的恐惧感，猫叫声愈来愈是惊怖，中夜听来，耸人毛骨。

陈瞎子心中起疑，随即停下脚步细辨林中声音，不禁好生奇怪，那猫足老猫莫非前世不休，在林中遇到了什么？可听那叫声恁地古怪不祥，都说老猫的命最大，究竟有什么东西才能把一只老猫吓成这样？他好奇心起，忍不住就想一探究竟，当下秉住呼吸，聂足潜踪进了林子。

透过树隙间洒下的月光，只见一株老树后面是片坟茔，坟地里残碑

乱石，荒草蔓延，看起了很是眼熟，十分像义庄古画中描绘的地方，而那老猫正蜷缩着趴在一块残碑下面，全身颤个不住，而墓碑上则出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诡异情形，这情景使得群盗首领陈瞎子的心跳骤然加快。

月色微微，陈瞎子为追瘸猫，夜探古墓林，在不知不觉中已是追出好远，山坳中一片老林子，这片林子里古树盘根虬结，都生得拔天倚地，借着月色，但见得林深处妖雾吐纳，并有水流潺潺之声，透着种种妖异不祥的气息。

第八章 洗肠

那只老猫颤栗的叫声就来自于一株老树之后，陈瞎子贴身树上，悄悄探出头去张望，他生就一双夜眼，在星月无光的黑夜里，也大致能看出个轮廓，此时云阴月暗，却遮不住他的视线，寻着老猫的惨叫声拨林前行，原来树后有一小片林中的空地，四周古柏森严环绕，空地间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坟丘，丘垄间尽是荒草乱石，一泓清泉从中淌过，蜿蜒流至荒草深处，坟丘后边都被野草滋生的夜雾遮蔽。

在那片坟地外边的两棵古树之间，戳着半截残碑，离得远了，不能辨认出碑上有什么字迹，但残碑有半人多高，上面铺着一层残缺不全的瓦面，看样子不是古墓的墓门，便是什么残破祠舍的牌楼遗址，而那只老猫正全身瑟瑟发抖，蜷伏在碑前，耗子二姑的耳朵，已经被它从嘴中吐在地上，老猫绝望的叫声一声紧似一声，声中带血，似乎正对着那石碑苦苦求饶。

陈瞎子仗着一身的本事，大着胆子秉住呼吸，将自己的身体掩在月光照不到的树影中，看着那不断颤抖哀求的老猫，不禁是越看越奇，心下寻思：“怪哉，这该死的猓猫在搞什么鬼？它为何会如此惧怕那半截残碑？猫这种动物得天独厚，身体柔韧灵活，很少有天敌，而且传说猫有九命，它们的生存能力和胆量都和它们的好奇心一样大，老猫若不是断了一足，也不会去咬死人耳朵，但猫这东西，越老越是狡猾，怎么就偏偏被块古老的石碑吓成这副模样？莫非是碑后另有其它东西？”

陈瞎子越想越觉得蹊跷异常，带着无数疑问，再次仔细打量对面那座残碑，想看看碑后有些什么，但林中荒草间妖雾流动。石碑的距离已是视界极限，恁他睁大了双眼，仍是看不清碑后的情形。

正在这时，月色混合着林间吞吐不定的夜雾，使得残碑前的一小片空地笼罩在一层朦胧怪异的光晕之下，突然见到碑后闪出一对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随后逐渐露出一张毛绒绒的脸孔，一看之下还以为是狐狸。体态大小和猓猫差不多，它的形状则像是猫鼬，头大阔口，毛色发黄，定睛一看，那对狡洁奸滑双眼的主人，竟是一只小小的狸子。

那狸子神态古怪，走到老猫跟前看了看它，猓猫的叫声开始变得奇怪起来，不再像先前那般惊恐绝望。而是逐渐转为一种极不协调的低哼。这种猫叫声听得陈瞎子心慌意乱，胸臆间憋闷压抑难耐，恨不得也跳出去大吼三声。只好用牙齿轻咬舌尖，竭力控制内心不安的情绪，使自己那颗蹦蹦跳跳的心脏平稳了下来。

狸子一脸诡异的坏笑，盯着猓猫看了一阵，就掉头摆尾走向水边，

三足癩猫又叫得几声，也跟在那狸子身后，僵硬缓慢地爬到泉边喝水，陈瞎子心想：“做耍了，原来这玃猫是在这深夜林中吊吊嗓子。现在唱累了要去喝水，我倒险些被它这迷魂阵给唬住了，不如就趁此机会捉了它好好教训一顿，再敲断它一条猫腿……”

陈瞎子盘算着正想动手，但随即发现那老猫喝水的样子太不寻常了，三足癩猫更像是渴死鬼投胎，在泉边咕咚咚一阵狂灌，直喝得口鼻向外溢水了才停住不饮，却又像是中了魔障似的仰面倒地。自行挤压因为喝了太多山泉而胀得溜圆的肚子，把刚喝下去的水又都吐了出来，而那狸子形如鬼魅，守在旁边一动不动地看着癩猫饮水。

紧接着三足癩猫又麻木地爬回泉边一通狂饮，如此反复不断，陈瞎子惊讶无比，他平生多历古怪，却从没撞上过这等异事，这老猫像是在用水洗刷自己的肠胃，难道是耗子二姑尸体上的肉已经浸透了僵尸毒？而这癩猫在吃了死人肉后才发觉有毒，便用这个方法自行解救？

但这疑惑只在陈瞎子心中稍一推敲，便很快否定了它的可能性，首先耗子二姑尸体中的尸毒还未散入脸颊皮肉，陈瞎子经验老道，这点须瞒不过他，如果那玃猫只在死人脸部咬了几口，应无大碍。

另外看那癩腿老猫神态麻木，就像是被阴魂附体一般，完全失去了生气，刚才那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也绝非做伪。定是这片老林子里的狸子把它吓住了，那狸子一定有什么妖法邪术，想到这陈瞎子的手心也开始冒汗了，但他料想凭自己的本事想要脱身也是不难，暗地里盘算：“眼下远远逃开恐怕反而惊动了林中的精怪，那倒弄巧成拙了，不如沉住气看看明白，看那狸子究竟是如何作祟，若能顺手除去，回去也好在罗老歪面前大吹特吹，有了此番古怪离奇的遭遇，日后须教他们刮目相看。”

朦胧的月影中，陈瞎子处在下风头，所以坟地里钻出来的那只狸子，也绝难察觉到他的存在，他凝神秉气，继续偷偷盯着三足癩猫异常的举动，说来也怪，只见那老猫反反复复的喝了吐、吐了喝，把肠胃中的胆汁都吐净了，已经开始吐出暗红色血汁，可它硬是一声不吭，最后终于什么都吐不出来了，才倒地不起，瞪着两只绝望无神的猫眼望着天空圆月，一下下地抽搐着猫爪猫尾，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这时就见那狸子围着倒地抽搐的癩猫转起了圈子，陈瞎子心里明白，这就要见真章儿了，立刻全神贯注地戒备起来，一边仔细注视着林中动静，一边悄悄将身体重心下移，膝盖微微弯曲，打算万一见势头不对，就可以随时抽身逃走。

只见那狸子像是在月下闲庭信步，全身黄色的绒毛，夹杂着斑斓的花纹，显得非常罕见，陈瞎子从来没见过长这种皮毛的狸子，心下有些嘀咕：“常听人说狸子喜欢在坟里扒洞躲藏，它最能蛊惑人心，这狸子莫非真就是从坟里钻出来的？难道那玃猫便是着了它的道，受到了狸子的控制？湘西山区称狸子为黄妖。这回怕是遇上黄妖了……”

陈瞎子看得心中疑窦丛生，就这么一走神的功夫，那狸子已慢慢走到瘸猫旁边，用前爪轻轻捋着老猫仰起的肚腹，发出嘿嘿嘿一阵夜枭般的笑声，三足瘸猫已经完全失去神智，任那狸子摆弄也毫无反应，但身体微微颤抖。好像心里明白死期将至，但全身肌肉已经僵硬失控，在那双早已失神的猫眼中，忽然流露出一丝悲哀凄苦，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和无助，竟流下两行泪来。

狸子不时用爪子戳戳瘸猫身上的柔软处，欣赏着它哀苦求饶的情状，颇为自得其乐，待它耍弄够了老猫，就低头伸出舌头去舔瘸猫肚腹。也不知这黄妖的舌头是如何长的。老猫身上的猫毛，被它随舔随落，顷刻间便拾给褪净了毛。这老猫长得贼头贼脑，本就不怎么好看，全身的绒毛一失，一身溜光的猫皮上，只剩两只猫眼在动，那情形在月夜中，更是显得诡异万分。

狸子又探出一只前爪，在老猫薄薄的肚皮上反复摩娑，没用多久，那只可怜的瘸猫就被活生生的开了膛。老猫腹中盘绕的肚肠像是一盘摆在桌上的美餐。一览无余的呈现在狸子面前，只见狸子把洗得干干净净的猫肠一股节一股节抽出来，这时候老猫还没断气，四个脚爪和猫尾巴由于痛不可忍，依然在抽搐不止。狸子毫不怜悯，抽取完猫肠，咬开猫颈饮血，直到此刻，那三足瘸猫才圆睁着二目咽掉了最后一口活气。

陈瞎子看得暗暗称奇：“这世上一物降一物。玃足老猫在此遇到了它的克星，竟然连半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被吓得自己洗净肠子等对方来吃，却不知那狸子用什么鬼法子迷了它的心智，吃肠饮血前还要好一番戏弄，手段当真毒辣得紧。”

三足瘸猫体形不小，那狸子没喝几口猫血便已饱了，对开膛破腹的死猫再不多看一眼，转身拖拽着掏出来的猫肚肠便向林中古碑后面走去，陈瞎子估计它是吃饱喝足回窝了，此地不宜久留，赶紧捡回那女尸的耳朵，回去在罗老歪等人面前也好有个凭证，免得空自夸口。

想到这，他便趁着它钻入墓碑后的机会，悄无声息地从树后跃出，刚刚被狸子吃猫那一幕血腥的场面搅得反胃，他不知那狸子的厉害之处，并不敢轻举妄动，只想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死人耳朵就跑返回去。

林中处处透这妖氛诡气，纵然有山风掠过，那草丛间生出的雾气也始终不散，而且只停留在距地面两三尺的高度，随着陈瞎子接近地上的死人耳朵，他也离着那块断碑越来越近，视界逐渐推移过去，但那碑后仍是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

陈瞎子提住一口气，皱着眉头摸到老猫尸体旁边，从草地上捡起耗子二姑那只耳朵，心想总算是把耳朵找回来了，这就能让耗子二姑有个囫囵尸首下葬，她今生活得艰难，若有来世，也不至于做个缺少五官的破相之人，此番周全了她一个全尸，还不至坠了卸岭群盗的名头，否则被只瘸猫在眼前逃掉，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

陈瞎子暗中得意，更不想惊动断碑后的狸子，取了耳朵便悄悄离开，但不等转身，就听到断碑那边发出一阵噉噉吮吮吞咬肉食之声，他只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但就是这一眼，使他全身肌肉立刻陷入一种僵硬状态，目光再也移动不开了，只见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嫗，满身凶服，骑着一头雪白雪白的小毛驴，一脸不阴不阳的表情，就在断碑后站定了死死盯着陈瞎子看。

那瘦老太婆双眼精光四射，可她实在是太瘦了，就像是从墓里爬出来的干尸，可能除了皮就是骨头，看不出她身上有一丁点儿的肉来，皮肤都跟老树皮似的粗糙干瘪，半点血色儿也没有。而且身材奇短，站起来尚且不足三尺，脑袋上戴着顶白疙瘩小帽，一双穿着白鞋的小脚还是三寸金莲，嘴里边咬着半截猫肚肠子，正自鼓了个腮，“嘎吱嘎吱”的嚼得带劲，刚刚害死老猫的那只狸子，就老老实实的蹲在白毛驴旁边，同样不怀好意地看着陈瞎子。

陈瞎子头皮都乍开来了，心中叫起苦来：“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是白老太太显灵了，她绝对绝对不是人，鬼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在这深山老林里碰上她，怕是我命休矣。”虽然心里明白大事不好，应该掉头跑路，但也不知那瘦老太婆的眼睛是怎么回事，被那恶毒的目光一看，便会立时全身发麻，从内而外的开始打哆嗦，陈瞎子被那她看得两腿一软倒在地上，全身就只剩下一对眼珠子还能动，只见白老太太嚼着猫肚肠，嘴角挂着几缕血丝，歪着脑袋看了看倒在地上的陈瞎子，忽然发出一阵阴沉沉的怪笑，驱动白驴向他走来。

陈瞎子被那乱坟中的白老太太看了一眼，顿觉神魂飞荡，毛发森竖，全身生起一片寒栗子来，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他心中虽然明白，但手足皆已不听使唤，周身上下除了眼睛和喉咙之外，根本动弹不得分毫。

瞎子暗道：“不妙，听说五代年间多有那些奇踪异迹的剑仙，各自怀

有异术，千里万里之间倏忽来去，也有那骑黑驴白驴的，可日行千里，平时也不见那驴踪影，需要骑乘的时候剪纸为驴，吹一口气，就是驴了，这白老太太骑着的白毛驴雪白无暇，没有一根杂毛，看来不像是人间的凡品。八成就是其辈中人，接下来就要飞剑取我陈某人的项上首级了。”

第九章 古狸碑

陈瞎子被那乱坟中的白老太太看了一眼，顿觉神魂飞荡，毛发森竖，全身生起一片寒栗子来，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他心中虽然明白，但手足皆已不听使唤，周身上下除了眼睛和喉咙之外，根本动弹不得分毫。

瞎子暗道：“不妙，听说五代年间多有那些奇踪异迹的剑仙，各自怀有异术，千里万里之间倏忽来去，也有那骑黑驴白驴的，可日行千里，平时也不见那驴踪影，需要骑乘的时候剪纸为驴，吹一口气，就是驴了，这白老太太骑着的白毛驴雪白无暇，没有一根杂毛，看来不象是人间的凡品，八成就是其辈中人，接下来就要飞剑取我陈某人的项上首级了。”

可一转念，却又觉得蹊跷，想那古时剑侠都是何等超凡脱俗的风姿？而这白老太太啃吃死猫肚肠，满脸奸邪之相，非妖即鬼，哪里会是什么剑客。

就这么瞬息之间，陈瞎子已觉行僵就木，他也是通晓方术的人，猛然醒悟，知道自己这是中了“圆光”之术，中国人称“摄魂迷幻之法”为“圆光”，西洋人则称“催眠术”，实为一理，料来那瘸腿老猫也是着了这道，才任由狸子洗肠屠宰，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此刻那白老太太已经驱驴来到了陈瞎子身边，她身边那只小狸子也人立起来，盯着陈瞎子嘿嘿一阵冷笑，嘶哑生硬的笑声令人颤栗欲死，陈瞎子终于明白了刚刚那只掰猫的感受，现在他只能在喉咙中。发出一些奇怪地声音“嗬……噢……嗬”，那是由于他身体过度紧绷，使声带颤抖振动空气的响声。

陈瞎子知道成了精的狸子善迷人心。只是万万没想到竟然如此厉害，心里还算明白，知道眼下先是身体不听指挥，不消片刻之后。自己地心神也会逐渐变得模糊，便如同三足掰猫般自行洗肠，然后束手就擒，任凭那狸子和白老太太活活分食，想到那种惨状，真是万念俱灰。

心如死灰之下，也打算就此闭目等死，可发现身体僵硬。就连眼皮都合不上，心中骂遍了那狸子和干瘦老嫗的十八代祖宗，今日遭此横死，恐怕连尸骨都剩不下了，唯有死后变为厉鬼再来报仇雪恨，若不报此仇，自己都没脸去见家族中的列祖列宗。

困兽犹斗。陈瞎子自然也不甘心被那狸子掏了肠子，可他越是用身体越是不听使唤。而且由于用劲过猛，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作用力，似乎所有地力量都集中到了咽喉部位，使得口中怪声连连。他突然

想起个死中求活法子，中了这邪术，就如同“鬼压床”的情形一般不二。只要能咬破自己的舌尖，使得全身一振。说不定就能够从那白老太的控制中解脱出去。

可牙关也已僵了，陈瞎子渐渐感到麻痹之意由下而上，双眼之下有如木雕泥塑，想咬破舌尖也已不能，心想：“罢了，罢了，想我大业未成，就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古墓林中了……”

眼看陈瞎子神智一失，就会被獠子引去水边洗肠，可无巧不成书，也该陈瞎子命不该绝，古墓林中忽然一阵拨草折枝的响声，只听那边有人朗声念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这《正气歌》中每字每句，都充满了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专能震慑奸邪，陈瞎子一听之下，立刻感到身上一松，知觉竟自恢复了几分，心下也清醒了，随即明白是有高人相助，自己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但不知是哪路英雄这般仗义？想开口去问，但身体麻痹过久，还是说不出话来。

骑着白驴的老嫗也受到震慑，脸上一阵变色，贼眉鼠眼地环顾左右，她身边地那只小獠子，更是受惊不小，战战兢兢地藏在这老嫗下，探头探脑地不住张望。

这时就见荒草一分，走出两男一女三个年轻苗人，看身上装饰都是冰家苗打扮，各背了一个大竹篓，不知里面装了些什么。

那苗女持了柄花伞走在最前面，冰家苗的女子出门都有带伞的风俗，另外还要在腰上系花带，都是用来防蛇以及驱山鬼之用，陈瞎子看得分明，这时嘴里已能出声了，也顾不上什么身份了，赶紧叫道：“兀那仙姑，我穿着撒家衣服却也是猛家汉子，快来援手救我一命，定有重谢。”

陈瞎子心里算盘打得挺好，见那边来的都是苗人，就赶紧报上家门，称自己是猛家，猛就是苗，都是苗人和苗人的，她焉能见死不救？

谁知那三个苗人却并不理睬陈瞎子，口中念念有词，将那骑白驴的妖妇围在当中，对着她撑开花伞，原来伞上都嵌了许多专破圆光术的镜子，陈瞎子只觉得月下黑雾一闪，心中更加清醒了些，再看时，残碑前哪有什么白老太。

只有条全身灰白秃斑地老獠子，骑着好大一只白兔，那老獠子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的毛都快掉秃了，只剩下遍体灰白干瘦地老皮，但是两只眼睛极亮，贼溜溜的正盯着那三个苗人看，另有一只黄毛花斑的小獠

子，在三柄镜伞合围之下，都被逼得惊慌失措，只能在原地乱转，先前那种嚣张已极的神态，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陈瞎子这才知道老狸子的圆光妖术，是被那三个苗人破了，障眼法一消，现出了原形，觉得身子已能动了，便一个鲤鱼打挺跃将起来，想要手刃了那狸子一雪心头之恨。

老狸子见来人不善，也知道大事不好，一催跨下的兔子，那只大兔子带着老狸先冲向冰家苗女子，不等接触，蓦地一个转折，早已蹿回了残碑，又从断碑上高高跳起，想要声东击西，趁三个苗人措手不及，从其中一个苗人地头顶上跃过逃走。

有个形容词叫“动如脱兔”，逃跑中的兔子速度是非常之快，趋退之间犹如闪电，看得陈瞎子眼前一花，叫道：“不好，休让这厮走脱了。”

老兔子蹿跃之势虽快，想不到那苗人身手更快，就在兔子负了老狸从其中一个苗人头顶蹿过之际，那苗人忽地断喝一声，一个筋斗翻身而起，轻捷不让飞鸟，使个倒踢紫金冠踢到半空，这一脚恰似流星赶月，抡出去结结实实地迎头踢个正着。老狸和兔子顿时被踢得直飞出去，倒撞在半截残碑上，发出骨筋碎裂的闷响。

老狸子被连踢带撞，当即骨断筋折，软塌塌地掉在草里一动不动了。它所骑的那只兔子后腿被撞断了一只，口吐鲜血，拖着伤腿，飞也似的逃进草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残碑上还有只小狸子，也就是掏老猫肠子的那只，不等其余两个苗人过去捉它，就一头栽下石碑，瞪着双眼吐出苦胆而亡。这家伙胆子太小，竟是被老狸惨死的一幕情形活活吓死了。

陈瞎子目瞪口呆，见那苗人一脚踢死老狸，岂是“凌厉”二字可以形容得来。陈瞎子是个识货的行家，他知道那一脚根本不是什么武术中的倒踢紫金冠，分明就是搬山道人踢僵尸的魁星踢斗，怎的这伙苗人竟会搬山道人的绝技？莫非……

还没等陈瞎子明白过来，就听那一脚踢死老狸的苗人走到近前来，用绿林中的隐语道，“摘星需请魁星手，搬山不搬常胜山：烧的是龙凤如意香，饮的是五湖四海水。”云深无迹。

陈瞎子听得真切，“常胜山”便是卸岭群盗的隐语代称，既然说出“魁星”和“搬山不搬常胜山”之语，就已知对方是搬山道人的首领。陈瞎子脸上一红，暗骂这伙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假道士太不仗义，到了湘西却不穿道袍，偏扮成冰家苗子，适才心慌也没认出来，害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出丑卖乖。但江湖上“礼”字当先，他身为常胜山的舵把子，自是不能

失了身份，便也按绿林规矩，报切口道：“常胜山上有高楼，四方英雄到此来；龙凤如意结故交，五湖四海水滔滔。”

叙过了礼就听那苗人哈哈山笑，抱拳说道：“陈兄，别来无恙否，若非小北记错了，陈大掌柜应该是汉人撒家，刚才怎的改换门庭，忽然自称起是猛家苗人来了？莫不是在同我等做要？”

陈瞎子最好面子，赶紧给自己找理由开脱，说自家祖上确是苗人，只因在汉人中厮混和久了，反倒常常忘了出处，刚才一看苗人，就觉得十分亲切，毕竟是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一笔又怎能写出两个“苗”字来。

原来这伙苗人都是搬山道人，那能使魁星踢斗的首领人称鹧鸪哨。搬山道人之术，传了不下两千年，也是能人异士辈出，不过大多是年轻成名，英年早逝。他们暗中盗墓掘冢，一向不与外人相通往来，世上都传言“搬山道人发古墓者，乃求不死仙药”，未知真假。直传到云深无迹民国年间，搬山道人中更是凋零无人，好在其中出了个以一当百的鹧鸪哨，他知道再凭剩余的搬山道人寻珠，恐怕终究渺茫无望，只好破了千年传承的禁忌，常常与卸岭群盗相通讯息。卸岭之辈都知道搬山道人只喜欢找药，对金玉宝货不感兴趣，又兼鹧鸪哨本领高强，为人慷慨侠义，群盗都愿结纳于他。

陈瞎子同鹧鸪哨二人，是当今世上搬山、卸岭的两大首领，早已相识多年，虽是结拜相熟的兄弟，可仍不能没了礼数，就于林中重新剪拂*了。说起别来情，原来另外一男一女，都是鹧鸪哨同宗同族的师弟师妹，女的善通百草百花的药性，道名花灵；男的血缘中色目未消，一头卷发，不像中土之人，道名老洋人。道名并非道号，而是搬山道人的隐名和绰号，这两个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经验尚浅，但鹧鸪哨在搬山道人中也没其余帮手了，只好将他们带在身边。

鹧鸪哨这三人欲去黔湘交界之地，盗掘夜郎王古冢，那边厢多是洞民，道家装束多有不便，故换作冰家苗打扮。路经老熊岭，闻得有黄妖用古庙残碑圆光，使障眼法害人，已不知伤了多少无辜，就特意冒雨绕路过来将它除了，却碰巧救了陈瞎子一命。

鹧鸪哨让老洋人和花灵拎了一老一小两只死狸子，对陈瞎子一拱手，就要作别：“我等终日奔波，但盼能得半日清闲，再来与练兄相会，如今尚有要事在身，先告辞了。”

陈瞎子稍一寻思，又看搬山道人身后竹篓沉重，定是带着掘子利器。搬山分甲之术是盗中绝学，何不请他们助我云深一臂之力，破了瓶

山古墓，我自取宝货，将墓中丹药都给了他们就是。以前从没动过元墓，怕是有些棘手，若能合搬山卸岭之力，何愁大事不成？这买卖十分划得来，于是赶紧说起老熊岭的元代古墓之事，有意请搬山道人出手。

鹧鸪哨闻得瓶山是古时皇家炼丹求药的所在，立即有几分动心，不过盗发夜郎王古墓之事，早已筹划半年之久，预计六七天内就能了结，而瓶山古墓一切不明，怕是急切难拔，就同陈瞎子约定他们盗了夜郎王古墓，就立刻来瓶山与卸岭群道会合。在此之前，就由陈瞎子率人探查地形。

元墓深埋大藏，在搬山分甲术面前倒算不得是什么阻碍，只是自打进了这老熊岭后，搬山道人们发现深山中常有两道虹气冲天，只在黎明之际隐没，由于行色匆匆，还没来得及过去查看，如今尚难断言是墓中金玉宝气，还是深山里的妖气。

第十章 探瓶山

搬山首领鹧鸪哨告诫陈瞎子，他曾远远看见深山里运气不祥，虽说古墓中若有异宝奇珍，往往会有祥云缭绕，但也可能在那深山密林里，还藏有妖物。说罢，他指了指那两只狸子的尸体，示意这便是佐证，让陈瞎子带着他的手下切不可轻举妄动，想进瓶山古墓，需以术为盗，等过几天双方会合之后，再从长计议不迟。

陈瞎子未置可否，只是点了点头，他又想回去对手下夸一番海口，就向鹧鸪哨要了那只老狸子的尸体。

鹧鸪哨慨然应允：“狸子肉酸，但百年老狸的骨头碾碎后可以入药治离魂症，是极珍贵的药材。这灰皮白斑的老狸子道行已深，不过蠢蠢老朽，想是未曾修出金丹。它的一身老肉是吃不得的，只可取骨入药，或制迷香。”

陈瞎子谢过，接了老狸尸体。他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圆光”可分真伪两派，基真者，在圆光的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所见人物也都可以识别，只是需要请神送神，符咒多达数百道，非常繁琐奥妙；而假圆光术则是江湖术士行骗的鬼蜮伎俩，先以碱水图人形于纸，喷水便可现形。

而这老狸以荒坟为窝，常年用唾液尿液圈绕在四周草木，无色无嗅，只要进圈便会被老狸迷了心智，是一种障眼法，除非有外力介入，受困者才会清醒过来，否则只能任其宰割了，就像是真正的圆光术一样。老狸子也是集中全部心神施术，使人神智不清看到一些奇怪的场面，可一旦受术者清醒过来，施术者就会自食其果，那只老狸年老狡猾还能逃开，而那小狸子便承受不住，吐胆而亡了。

有了这黄妖的骨头碾成粉，服用后可以破去各种幻术，于是陈瞎子拎了老狸尸体，别过了三个搬山道人，此时天色已经微明了，觅路回了岭上的奶奶庙义庄。

说罢就请那洞人向导带路，谁知那熟苗却说什么也不肯了：“好教各位客官知道，别看老熊岭蛮荒闭塞，可咱这瓶山的景色之奇，确是天下别无二处，不过在此看看也就罢了，如何敢到山上去？想那山顶生长着灵芝和九龙盘，常常栖有巨蟒，等闲上去采药的也是有去无回。而那山洞里更有一座古墓，百年前地震，瓶山古墓裂开几道缝子，里面宝气逼人，有许多股盗墓贼和土匪想进去发财，结果还不是进去几个死几个，从无一入能够从墓中出来。都说那山里埋了尸王，诸位都是本分的生意人，好端端的何必要去那个猛恶所在。不如听我的良言，到此为止，也

好早归故里……”

罗老歪听得不耐烦了，一脚踢翻了向导，掏出转轮手枪顶在他头上：“操你奶奶的，把招子放亮点，谁是本分人？你这蛮子在山里就没听说过我屠人阎王罗老歪的威名？让你带路就带路，再他娘的多说半个字，老子先一枪揭了你的天灵盖，回去再杀你全家！”

罗老歪是湘阴的大军阀，做司令之前实是杀人如麻，在当地，闻其名小儿不敢夜啼，不过在湘西老熊岭这闭塞之地，那些洞人谁又知道他罗司令。

可有道是名头不如枪头，转轮手枪冷冰冰的枪口顶在脑门子上，那洞人惊得险些尿了裤子，这才知道这伙客商都是响马子，一个不对付，瞪眼就宰活人，哪里还敢不从，连忙颤巍巍地答应了：“好教……好教诸位好汉得知，上山要先拿些木棍，打草惊蛇……”

不等向导把话说完，罗老歪便又踢了他一脚：“聒噪什么，你这厮就是拨草惊蛇的棒子，你给老子在前边蹚着草走！”

陈瞎子向来以替天行道之辈自居，虽然看不惯罗老歪身上霸道的匪气，但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也只好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任由罗老歪押着那熟苗，去瓶山上看那古墓裂开的缝隙。

一路下去，绕山走到瓶山的山口，这里有一座巨岩中空形成的天然石门，当地土人称其“地门”，与天门山上的“天门”齐名，从中穿过就算进了山口。这座瓶山四周峰林密布，山体虽然比那些巍峨的大山小了许多，但少说也是座数百丈的石山。

在近处一看，原来整个山就是一大块暗青色的山石，石色暗青性属阴寒，触之生寒，与周围的地貌地质截然不同，天地造化的鬼斧神工，使这块自打开天辟地以来便存在的巨大青石，化成了酷似一只大腹古瓶的形状。底座陷入大地，整个瓶身状的山体向北倾斜欲倒，后山断崖就这么欲倒未倒地凌空倾斜了几千向万年，千分的绝险之中带着万分的离奇，形成了一道奇险兼备的罕见景象。

由于山体过于倾斜，岩山下坠的力量，在若干次地震后，使山势向阳一侧出现了无数大裂缝，细小一些的裂缝被山风带来的泥土填满，生长着一道道间隔开来的植物带，没裂开的地方仍都露出暗青色的岩体。那些绿色的草木点缀其上，如同古瓶上绘的图案纹路，深浅有致，错落连绵。

那些个极宽大的裂缝，却未被泥土覆盖，在瓶形山体间形成了十余

道巨大裂隙，如同刀劈斧切般直裂下去，山隙内云雾锁掩，深不见底，危崖两侧奇松倒挂，绝险无比。

这瓶山形势地貌，陈瞎子、罗老歪等人早已在老熊岭的高崖上观看过了，大裂缝间都有古时所造的石桥相连。众人沿路上山，人和山比起来，小得如同爬在大瓷瓶上的蚂蚁。从山口处便有条宽阔的青石古道，大道借山势扶摇直上，穿过道道层层丛林断崖，曲折蜿蜒分布着九十九弯，弯弯相连，层层叠起，宛若苍龙盘旋，直通天际。

众人上山之时，天气便有些阴沉，走至半山腰的时候，原本山间的虹气都已隐去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雨雾迷蒙，细雨如丝。大青石山路被水汽遮盖，到处都滑溜溜的，雨雾渐起，山形树影都朦胧起来，变得模糊不清。

众人被天上落下的细雨薄雾搅得心烦意乱，又担心山湿滑发生危险，正想找个地方避避，可这时，太阳却突然挤破了云层，霞光万道照在山间。幽深处那些山石林泉，神奇地全部映在眼中，一草一叶都看得清晰无比，而未及细看，就在一瞬间，山谷中彩雾升腾，又把幽深僻静处遮盖吞噬。

陈瞎子等人站在山腰望着山中奇景，只见半空云雨起于方寸咫尺之间，幽壑林泉现于弹指一挥之际，都暗自赞叹，这瓶山真是处烟云变幻奇景掩映的神仙洞府，先前谁又能想到在穷僻蛮荒的老熊岭中，竟有如此真山真水。

这倾斜歪倒的瓶山上，共有两处山巅，一处是比较平坦的瓶肩，这里也有一道极宽的山涧；另一个制高点则在瓶口，上面奇树怪石，古壁削立，是处奇绝险绝的所在。众人站在瓶肩上环视良久，也未见有什么巨蟒，而且那向导这辈子从未上过山来，对瓶山的事情也都是道听途说，根本不知古墓的裂缝在什么地方，气得罗老歪想就地一枪崩了那向导，多亏被陈瞎子拦住。

陈瞎子见山上有土之处林木茂密，没土层的地方则都是一体的暗青巨岩，用“望”字诀的观泥痕辩草色之法，根本难以查知古墓地宫的方位，而且瓶山坚固，非是寻常土岭，要漫无目的地一层层卸至地宫墓道，怕是动员数万兵马也难做到。

如今只好试试“闻”字诀。他让众人来至山颠处的深涧，只见深处白雾弥漫，难测其底，就俯在山壁上，让罗老歪对着山涧开上几枪，以便施展手段，探知山中古墓的大致方位。

罗老歪将他那支大口径的转轮手枪对准深涧下方，一扣板机就开了

一枪，枪声在山谷中回响良久。陈瞎子借机施展“闻”字诀中，听风、听雷的“闻山辩龙”之法。他生来就是五感敏锐过人，普天之下，再无第二人有他这身本事，此时贴在壁上倾听起来，遥闻山底空鸣，似有一处大如城郭的空间。

随着罗老歪六发子弹射入深涧，陈瞎子已大致听出了几条墓道和三座地宫的轮廓，多半就是那片被占为元人墓穴的山中道观殿宇所在，其中最大的地宫，就在山巅裂开的这道深崖下。

罗老歪见瓶山果有古墓，而且地宫入口确在这绝壁之下，而且竟然“大如城郭”，那他妈得有多少金玉宝货！常言道：“丰财厚葬起奸心”，他此时便有些等不及了，见其余的人都在同陈瞎子俯瞰深涧，正好哑巴昆仑摩勒背着一个竹筐撂在地上，里面装了些干粮水壶，以及成捆的绳索，罗老歪就探手装绳索取出来，扔在那熟苗向导眼前，逼着他用长绳坠下去探探地宫。他一脸冷冰冰的神情说道：“好教你家罗帅看看，古墓中是怎么个有去无回，你这蛮子若是牙进半个不字，可别怪罗帅管杀不管埋。”说完就把那苗子向导拖到崖边，使劲向下推落。

第十一章 工兵掘子营

瓶山之巔的一道山隙下云雾缭绕，这道深不见底的天然裂痕，将山腹中的古墓暴露出来，如能直达地宫，将省却许多开山卸岭的麻烦。但瓶山古墓的传说流传已久，始终无人从中盗出宝货，当地土匪山贼曾有数度想从地震的裂缝中进入古墓，大多为此送了性命，谁也猜不透这云雾下藏着什么危险。

罗老歪趁其他几人不注意，逼着那熟苗去绝壁危崖下一探古墓地宫，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有去无回。当时的军阀就是天王老子，老百姓有句非常贴切的俗语，可以形容军阀的作风——“妈拉巴子是免票，王巴盒子是护照”，吃喝嫖赌都不付钱，完事了，一拍枪匣子扭头就走，要在山里杀几个草民，简直比捏死几个蚂蚁还要平常，又如何会将一介苗子的死活放在心上。

那熟苗被枪口顶在脑门子上，吓得当场尿尿齐流，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抱住罗老歪的大腿苦苦求饶。山巔的这道深涧，陡峭险恶，胆小的单是从高处往下看，就觉得眼晕腿颤，哪里敢下去找什么古墓地宫。

罗老歪怎由他分说，拎死狗一样拽到崖边，正要用强将他踹下崖去，却见山腹中的彩雾忽然上升，深涧里好似过火轮车一般隆隆回响，震得松石皆颤，犹如天崩地塌。陈瞎子脸色大变，把手一招，叫道：“是猪栏子，撒乎！”

其余几人见首领发讯快退，情知不妙，连罗老歪也顾不上那熟苗向导了，众人掉转头，飞也似的向山下逃去，到了山腰方才站住。陈瞎子长出了口气：“险哉，这山里果真有些名堂，深涧中的虹气根本不是墓中宝气，都是毒虫吐纳的妖蜃，毒蟒、蜈蚣……此时还无法断而言之是些什么，但看这声势，只怕是已潜养百年的毒物。日头一偏，毒蜃就从深处弥漫升腾开来，我等适才再多留在山巔片刻，此时早已中毒送命。”

罗老歪和花蚂拐等人闻言无不心惊，当时防毒手段落后，这伙杀人如麻的盗众不怕水火刀兵，唯独最惧毒气，而且不知是什么毒物吐毒，难有解药救治，一旦中毒就根本无法活命。在卸岭倒斗的切口里，有毒的古墓一率称为“乌窖”，乌窖头即为猪圈。古时猪栏多在粪窖边，两下里气味混合，十分难闻，人人避之不及。倒斗的称毒在乌窖，乃为远避之意，这种暗语在清末民初之后不再使用，自古盗墓掘家的卸岭力士死在乌窖中的早已不计其数。

罗老歪见山腹中有毒虫，却不甘心，问陈瞎子难道就此作罢不成。

陈瞎子摇了摇头，装模作样地道：“山人自有妙计，不过此地非是讲

话的所在，先回岭上再做计较。”于是趁着天色还早，带众人回到岭上的义庄里，群盗就将这死人旅馆当做了临时指挥所。

当着陈瞎子的面，罗老歪虽没将那向导宰了，却也不能就此放他回去泄露军机，暂且扣下他充个勤务杂役，随军做些挑水扫地的差事。

苗子捡了条命，哪里还敢违拗这伙强人，手忙脚乱地在义庄里收拾出一间宽敞屋子，抬了一张破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摆进来。陈瞎子和罗老歪等人大咧咧坐了，用过了酒饭，连夜密谋起如何盗得瓶山中的大墓。

倒斗卸岭的魁首是陈瞎子，这些计划自是由他安排，经过白天的勘察，可以断言瓶山的山腹中，至少有三五处很大的洞穴，相互有甬道贯通连接。甬道口在地门附近，虽然隐蔽严密，但陈瞎子擅长“闻”字诀，可听风雨雷电来寻龙点穴，找到墓门的大概位置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炸药足够，炸开几层地皮，肯定能扒出地下的墓门，但元墓深埋大藏，正面卸岭破山，恐怕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另外山巅上那道裂缝深崖，裂开的时间少说也有两三百 years 了，两侧如同刀削斧劈，底下彩雾升腾，那毒气只有在阳光充足的时候才稍微减弱。山隙处虽然可以直通地宫，可是其中必有什么巨毒之物将古墓占为巢穴，从深洞里直接下去，就算能避过毒蜃妖气，也必遭吞噬。

基于这些因素，陈瞎子觉得单凭卸岭之力难有作为，打算等搬山道人前来相助。不过花蚂拐等人对搬山分甲术所知不多，认为都是些神乎其神的传说皆属妄谈，根本当不得真。如今是枪杆子的天下，神仙难躲一溜烟，任你通天的本事，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也全撂倒在枪下了，难道世上还当真有“术”不成？

陈瞎子斥道，尔等井底之蛙，只知卸岭倒斗凭借人多势大，又兼会用些炸药土炮和干竿器械为辅，就敢小觑天下。当今世上除却那些散盗毛贼，盗亦有道之辈尚存发丘摸金、搬山、卸岭三支，摸金盗墓用“神”，卸岭盗墓用“力”，搬山盗墓却是用“术”，其机玄妙，神鬼莫测，大可搬山填海，小可飞度针孔，倏忽千里，往来无碍，岂能无“术”？

花蚂拐知道陈瞎子从不长他人威风，灭自家锐气，既如此说，定是对搬山道人的分甲之术极为看重，又觉瓶山古墓非同小可，才会主张以卸岭之力，配合搬山之术，两方伙同行事方为万全之策，当即拜服。

罗老歪在旁听完盗魁所说的方略，急得抓耳挠腮：“我操他个奶奶，等那群杂毛老道从黔边回来，黄花菜也都凉了。这块到了嘴边的肥肉也当真难吃……”他舍不得让搬山道人在瓶山插一杠子，不管搬山道人是寻

药还是寻珠，按道上的规矩，古墓里的明器至少有一部分得被分掉。卸岭盗众在三湘四水之间，随时都可以聚集几百名盗墓高手，而且他这坐第二把交椅的罗大帅手下还有几万人枪，以这等实力，要挖开一座古墓竟然需要苦等那几个道人相助？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今后卸岭群盗的面子还往哪放？

罗老歪打着自家的如意算盘，劝说陈瞎子别等搬山道人了，咱还是单干吧，反正手下有装备精良的工兵掘子营，什么样的古墓挖不了？只要策划得当，不愁破不了瓶山，就算死伤千八百号当兵的也无所谓，反正这年头就是人命不值钱。只要有银圆有烟土，咱们竖起招兵旗，就他娘的自有吃粮人，当兵吃粮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不够还能拉壮丁。只要把瓶山古墓盗了，发上一笔天大的横财，咱们想要多少人枪，就他娘的能有多少人枪。

陈瞎子本就是自视极高的人，可以前遇着凶险之时，曾被搬山首领鹧鸪哨救过两次性命，心中不免对此有些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始终比搬山道人逊色一筹。此时听罗老歪这么一吹风，稍一捉摸，也觉得言之有理，如果凭卸岭盗众单干，虽然会折损不少人手，但若真成就了这件大事，将来正好可以让鹧鸪哨那伙道士知道知道，陈瞎子统率的卸岭群盗究竟是何等手段，当年在山上潜心苦学了多少寒暑，这种扬名立万的大好良机可不能失之交臂。

想到此处，陈瞎子已打定了主意，环顾众人说道：“诸位兄弟，卸岭群盗皆属赤眉义军之后，聚众结党，啸聚绿林，秉承祖师爷遗训，替天行道，伐取不义。余尝闻：饥民果腹易子食，贵胄肉囊寝珠玉，真乃是苍天无眼，苍生倒悬。今有瓶山古墓，内藏金珠无算，系以百姓血汗凝成，卸岭之辈正可图之，遍取墓中宝货，成就大业，以济乱世。”

历代卸岭盗魁，都没有陈瞎子这般口才，把个盗墓的勾当说得堂堂正正、慷慨激烈，听得罗老歪等人目瞪口呆，好生佩服，当即纷纷献策，筹谋盗墓行动的种种安排。

陈瞎子先让罗老歪写了封调令，按上花押印迹，交给哑巴昆仑摩勒带出山去，让他火速将部队调来。在苗疆古边墙附近隐蔽埋伏的部队，一共分为三批，其中一伙将近百人的，都是湘阴的响马贼，属于陈瞎子直接统领的卸岭群盗；其余的就是罗老歪手下的两支部队，最大的一股几百号人，是所谓的“工兵营”。其实在这种杂牌军阀的队伍中，各种编制极不正规，大多数不会设立专业工兵单位，而罗老歪组建的这支部队，也根本不修工事排地雷，实际上就是专门用以挖坟掘墓的倒斗部队，都是挑选出来的那种胆大不信邪要钱不要命的，受过相关的训练，

配备有卸岭的各种器械，还分配有不少骡马，用来负载炸药土炮石，或是运输盗挖出来的珍宝。

另外还有一支手枪连，成员都是罗老歪的亲信，相当于督战队。盗墓的过程中，要是有人想私吞宝货明器，或是开小差当逃兵的，一律就地正法，而且手枪连的士兵装备精良，一水的德国造，每人两支二十响，战斗力和火力都很强。

二十响和大肚匣子，都是德国毛瑟枪的俗称，最大的弹匣可以装填二十发子弹，是以得名。当时的中国由于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不断，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了武器禁运，限制中国军队采购冲锋枪和重机枪，不过军阀们为了加强自己部队的火力，自有他们的办法，钻了个武器禁运的空子。德国产的毛瑟枪属于自卫用手枪，不在禁运之列，可是这种枪口径大，射程远，杀伤力同样不小。枪上有快慢机，拨到快机上二十发子弹一扫出去就是一片，可以做冲锋枪使，而且加上枪托增加射击精度，又可以作为卡宾枪来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种非常实用可靠的单兵武器。

罗老歪靠盗墓发了财，所以他就装备了这么一支手枪连别动队，花大价钱请德国教官训练，由自己直接指挥统辖。这次来湘西猛洞河老熊岭盗墓，正好是在几路军阀地盘之间的真空地带行动，搞不好就会引发武装冲突，另外也要防止那些扛着汉阳造的工兵部队见财起意，突然反水，所以就把手枪连也特意调了过来。

陈瞎子的意思是从墓门和地宫两地同时动手，除了炸药之外，还让工兵掘子营带了大盆石灰和辰州砂，准备用这些东西来对付藏在岩缝里的毒虫巨蟒。哑巴昆仑摩勒领命去了，他本是山中野人，天生的长胳膊长腿，全身筋肉虬结，两只脚底板全是厚厚的肉茧，活脱是只没毛的黑猩猩，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从老熊岭到苗疆边墙这点路程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但工兵营携带的辎重较多，哑巴当夜出发，大概到转天傍晚时分，才能将部队带回来。

群盗部署完毕，当夜无话，转天天一亮，又命那向导带着众人到瓶山脚下走了一遭。此次二探瓶山，则是绕山而行。只见这座瓶山四周，除了古树参天，山缝中还有几道或清或浊的瀑布涌出，苗子向导说山里本无水脉，想是雨水大了，积在山腹里冲出泥石，泻出了这青冥之巅。

陈瞎子见瓶山中有积水。不禁暗暗皱眉，担心地宫浸水太多，雨水对古物侵蚀损害非常之大。若真如此，冥殿里的明器可早就毁了，怕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不过听地寻龙时，闻得山中有数处城郭般大的地穴，中有甬道相通，即便有一两处浸了雨水，只消墓道中门户重叠封

闭，必有相当一部分墓室是完好的，倒也无须忧虑。

一行人在瓶山四周摸排勘察，不断能见到一些石梁石坊，大抵都是宋元以前的建筑遗迹，在元代都被拆除损毁了。元墓没有地面建筑和石人石碑，但有些夯土封石的细微迹象，还是逃不过卸岭盗魁的眼睛。这些所在应该都是殉葬坑，里面不会有什么值钱的行货。陈瞎子边看边命手下的红姑娘将瓶山地形绘在纸上备用。有道是千尺看势，百尺查形，在山下观望时，由于人的视野有限，只可观形，难以辨势，所以绘成图纸，看起来更为详明。

整座奇形怪状的岩山虽然剥断险恶，但仍是占据阴阳之理，显得气势不凡。陈瞎子绕山转了一圈，时已红日欲坠，他不敢在密林中逗留太久，正要带人回去义庄的临时指挥所，可走着一半，忽然在林中见到一片被挖开的空坟坑，里面地蚕、地鼠见人来了就被惊得纷纷乱窜。墓穴中都已长出杂草，竟是一片狼藉，见此情形，陈瞎子冷不丁想起一件事来，一把抓住那向导的领口，低声喝问：“昨日你说瓶山里埋着尸王，却是什么道理？”

向导被陈瞎子问起此事，脸上神色突然变得比死人还要难看，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好教首领知道，山腹中万万去不得，那是任谁也不敢去的，咱们洞家都晓得瓶山是片移尸地啰。”

第十二章 移尸地

人死后装殓到棺槨里，下土入葬，倘若有机会再掘土启棺，不论死的时日远近，只要埋到瓶山附近，棺中的尸体就会不翼而飞。棺槨封土完好无损，绝没外人动过，可棺材里就只剩下一些陪葬的瓷瓶竹筷，死尸穿的凶服也原样摆着，扣子都没解开过，但硬是见不到一星半点的尸骸。

当地人有种传说，在元兵打过来之前，瓶山是给皇帝炼丹的禁地，除了这里地形奇特，是处天然的洞天福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湘西辰州盛产朱砂，从中提炼出的水银是炼丹必不可少的原料，从延寿长生到房中术的秘药无所不炼，所以山中一年四季药气十足。

时间久了，瓶山岩石泥土里就得了能化尸消骨的药气，山里埋的尸体都只剩一股氤氲尸气，随着地脉之气流转移动，踪迹不定，故名移尸地。只有山腹中那元代将军的古尸是由于中了洞人邪术而死，僵尸难以腐烂，又得了墓中仙丹的药力，形炼成精。

据说自从古墓裂开缝隙之后，以往每隔几十年，就有人见到顶盔贯甲的僵尸在山中出没，都说是亲眼所见，并非虚谈。湘西赶尸风俗盛行，对僵尸为祟之说尤为相信，于是风传瓶山中埋有尸王，那些进山盗墓采药的都被僵尸和阴兵所害，所以人人谈之色变，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进山腹中的古墓地宫？

陈瞎子闻言冷笑起来，他见多识广，又怎会被这些土人的言语唬住。移尸地的名头倒是听过，但那只是春秋战国时的巫楚传说，世上岂能真有移尸地？元墓向来深埋大藏，里面多有西域的方技防盗，陪葬品并不如中土的王孙贵族奢华，一直以来都不是大伙盗墓贼的首选目标。

可这瓶山所埋的元军统帅是殒命阵前，他剿灭七十二洞的苗人之时，掠夺之物必重，再加历代皇家在瓶山里供奉的珍异宝货，那地宫冥殿中所藏之丰，怕是不比帝陵差上多少。可这古墓形势独特，人少了却是动不得，而且地处偏远，消息隔绝，是以近代知道的人反而少了，否则早就应该率众前来倒斗，又怎等得到今时今日。如今机缘已到，看来正是卸岭群盗成就大事的机会。

陈瞎子盘算着自己这伙人是外来的，不太熟悉当地风物，没个向导难以成事，不能杀人灭口，但必须先让这向导安心，否则他说漏了嘴，煽动得军心涣散，可是非同小可，就对那熟苗说：“不是陈某夸口，湘阴的人士，都知道我陈掌柜最擅捉鬼赶尸的方术，又兼秉性豪爽，专肯扶持好人，如今就打算率领一众手下为民除害，去除了瓶山中的僵尸，你

若肯相助，少不得有你的好处。”说着塞给那向导十块大洋。

苗人向导见这位陈大掌柜出手豪爽，而那罗大帅瞪眼就能宰人，若有不从当场便会横尸就地，这两位祖宗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谁也得罪不起，在这软硬兼施的局面之下，想逃又逃不脱，为求自保身家性命，只好言听计从，即便是上刀山下油锅也得跟着，再不敢说个不字，当下穿过这片被山贼挖空了的陪葬坑，引着群盗回归老熊岭义庄。

反复几次踩过盘子、摸过局，陈瞎子已是心里有数，只等哑巴昆仑摩勒带着工兵营到来，即可着手行事。罗老歪等得好生焦躁，不断问陈瞎子地宫里的宝货是否可以车载斗量；那元代古墓中埋的元兵元将，是不是都是蒙古兵。

陈瞎子说这些天没白探访，得知了许多情由。这古墓虽然自前清年间就裂开了，但一来地形险恶，二来里面机关毒虫甚多，小股的盗墓贼难以得手，地宫中有九成九的可能是珍宝堆积如山，所忧虑者，只是担心风雨侵蚀严重。

另外元朝兵将也并非全是蒙古人，当年元军扫平北国西域，南下之师和庚子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差不多，皆是西域番邦的联军，其中也不乏投降倒戈的汉人部队，所以葬俗未必全然相同。他们将瓶山这块洞天福地造为墓穴，也是妄图镇住南朝的龙气。瓶山自古就是皇家禁地，本就有许多防止盗药的机关埋伏，封成墓室大藏之后，这些机括多半被保留了下来，稍后进山盗墓，对于此节却是不可不防。

说话间天已黄昏，薄暮时哑巴带了三股人马混编的队伍赶来，陈瞎子手下的百余盗众，虽是临时拼凑而成，但大多都是相熟的响马，虽杂不乱，习练有素。可罗老歪手下的部队，基本上是群乌合之众，这些被选入工兵掘子营的军卒，不是抽大烟的，就是嫖堂子的，再不然就是耍筛子的，几乎个个都是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也只有他们才敢盗墓掘冢，毫无忌讳。

罗老歪是附近几股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这次离开老窝深入湘西腹地盗墓，根本就没敢声张出去，完全是秘密行动。他主要是担心别的军阀前来偷袭，另外盗墓之事毕竟名声不好，一旦传扬出去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也不敢带大部队。每次盗墓都是一个工兵营外带一支手枪连，而且在湘西老熊岭盗墓，务求迅速隐秘，完事了赶紧就撤，夜长梦多，整个过程最好别超过三五天，这不像是在自家地盘，可以打着演习的名义把山封了，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陈瞎子见人马齐备，这人一多动静就大了，不可耽搁，必须尽快行

动，当下命众人先以朱砂浸过的红绫系了左臂，以便三队人马相互识别，随后在义庄周围扎营，休息到子夜时分开拔。将近千人的队伍，在向导的引领下，牵骡拽马，带上许多的辎重，借着月色，浩浩荡荡地开赴瓶山。为了封锁消息，凡是沿途遇上的人，不问夷汉，尽数捉了，充做脚夫随军而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工兵掘子营就到了瓶山山口处的地门。

群盗并没有在山口处挖掘墓门，还是想来点省事的，直接从山巅的断崖上切入古墓地宫。山道曲折陡峭，马匹到了半山腰处就已经上不去，只好将需要的物资都由脚夫挑了，长长的队伍沿着青石古道蜿蜒上山，从头里回首望去，犹如一条黄龙攀着古瓶向上蠕动。

当天上午瓶山云雾极浓，抬头看高处，恰似在云雾里，等到了高处，云雾又在脚下了。掘子营的工兵也都知道这是上山盗墓，要是打仗难免人人退缩，可做倒斗的事，等于是去土堆里刨狗头金，何等的美差。最近几个月没发饷了，此时见终于有座古墓可挖，个个都摩拳擦掌，抖擞精神，争先恐后地跟着长官上山，山路虽然艰险，却也毫无怨言。

其实工兵营这几百号人，在倒斗之事上，主要充当苦力角色，真正起作用的还都是陈瞎子那批手下。这百十名盗众，每人都背了一个大竹篓，里面装着卸岭群盗的独门秘器——蜈蚣挂山梯。这东西是一种按节组合的竹梯，卸岭群盗倒斗之时，凡是上山下涧，遇着艰难险阻，都离不得这件器械。

蜈蚣挂山梯拆开来，便是一节节小臂粗细的竹筒，材料都是最有韧性的毛竹，在油锅里泡过数十遍，曲成满弓之形也不会折断。每节竹筒两端，都有正反两面的套扣，筒身又有两个竹身粗细的圆孔，使用之时当中一根纵向连接，便是一条长长的竹竿，两侧再打横插入供人蹬踩的竹筒，顶上装有挂山百子爪，远远一看，活像一条竹节蜈蚣。

逢着绝壁危崖无法攀登，一人轮番使用两架蜈蚣挂山梯，钩在松石缝隙里，就可以迅速爬上绝险的峭壁。而且名为“挂山”，也并非只能用以攀山，“山”和“斗”都是古墓的代称，山就是指山陵，由于盗洞或是被炸药破坏的盗洞狭窄，盗墓者很难携带大型器械进入，可以分拆组装的蜈蚣挂山梯，分由众人携带在身上，就可以进出自如，不为地形所限。有些古墓是铁绳悬棺，为了防止地宫渗水，棺槨都被铁环在墓室中高高吊起，有竹梯为辅，就在倒斗的过程中省却了许多力气。这种蜈蚣挂山梯的原型，是从汉代赤眉军攻城使用的工具中演化而成，经数十代人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完善，始成今日这般式样。

陈瞎子率众来至山巅，望到那裂谷里仍有彩雾升腾，只是近午时已自弱了许多。山里的毒蟒毒虫，皆是生性喜阴，此时必是蛰伏不出，正可行事，就将手一招，命脚夫将一袋袋石灰倾入深涧。石灰包摔进谷底就破裂开来，里面装的石灰四溅沸腾，管它有什么凶恶的毒物、都吃不住这阵暴呛，即便侥幸不死，也必定远远逃开了。

但工兵营匆忙之间，只准备了两百多袋石灰，抛下去时又被山风吹散，余下的想要铺满谷底，实在是有些杯水车薪，显得远远不够。

众人在山巅看到石灰不够，都急得连连跺脚，不过也该着他们此番功成，这阵石灰撒下去，还是起到了极大的效力，深处那阵毒屋渐渐消失，只剩空空茫茫的白色云雾。陈瞎子打算先派三两个身手利索的下去探探，便问众人：“哪个愿往？”

群盗中立刻走出两个精壮汉子，一个是赛活猴，一个是地里蹦，都是爬山钻林的好手。二人有心找个机会在盗魁面前一显身手，此刻便表示愿意下去一探究竟。陈瞎子赞了声够胆，就命他二人下崖。

这两人俯身领命，口中含了一块五毒药饼，拿着试毒的鸽笼子，腰间别了盒子炮与腰刀，黑纱蒙上口鼻，拖着两架蜈蚣挂山梯。只见他们穿云拨雾，顷刻间就消失了身影。其余的人都在山巅的断崖边向下探望，替他们捏了把汗，这一去是死是活那就看这二人的造化了。

陈瞎子表面镇静，但现下吉凶难料，心中暗自忐忑不安，罗老歪更是不耐烦地掏出怀表来看时间。但一直等了许久许久，众人脖子都疼了。在上面连着高声招呼他们，可裂谷里却始终静悄悄的，不见任何动静，只有不祥的云雾越聚越浓。

第十三章 溶化

众人等得正焦躁间，忽地里一支响箭破云而出，裹挟着尖锐的鸣动，直射向半空，正是探墓的那两个人发出了讯号——山巅下的深谷里已无毒蜃。

群盗欢呼一声，各个撸胳膊挽袖子，要请纓下去盗墓。陈瞎子做了几年卸岭盗魁，深知如今这年月，可不是宋江那阵子了，若想服众，光凭嘴皮子可不行，除了仗义疏财，还要身先士卒、同甘共苦，盗墓的时候必须亲力亲为，不惜以身涉险，只有在手下面前显出真正的过人之处，这头把金交椅才坐得稳固。当即选了二三十个手脚利索的好手，由自己亲自率领，抬了蜈蚣挂山梯下去。

深谷里的毒物也许只是畏惧日光，或是暂时被石灰驱退，藏入了墓中的什么地方，现在全体入地宫搬运宝货还为时尚早，只有先带些精锐敢死之士，下去彻底扫清深谷里的隐患。

这几十人软绳钩和蜈蚣挂山梯并用，攀着绝壁，透云拨雾而下，松石缝隙里的碎石碎土，被竹梯刮得往下不断坠落。两边峭壁间距狭窄拢音，一个小石子落下去也能发出好大动静，耳中全是阵阵回音，石壁上又多有湿滑的苔藓，藤萝纵横，只要有一个不慎，失足滑落坠下，或是竹梯挂得不牢，就会跌入深谷摔死。这是一种心理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不过群盗都是亡命之徒，跟着魁首衔枚屏息，一声不响地往谷底攀去。

穿过几层云雾之后，光线愈发昏暗，壁上渗着水珠，寒气逼人，盗众们估计离地宫越近，阴气也就越重，古墓大藏在望，反倒精神为之一振。当时在山里的照明方式，主要有燃烧竹片和松烛火把，使用洋油的马灯不是谁都用得起的。不过盗墓贼除了备着马灯、汽灯之外，更有从东洋矿主手里购买的矿灯，反正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装备。此时各自打开绑在身上的矿灯、马灯，一时间在潮湿昏暗的山壁上，仿佛亮起了数十只萤火虫，光亮星星点点，忽上忽下地起伏晃动着。

只有陈瞎子是双夜眼，并不需要灯烛探路，他当先下去，早已到了深壑尽处。瓶山山体上的这道裂隙，越到下边越窄，最狭窄的地方两人并肩就不能转身，虽然说是到了底了，可裂缝切过山腹，还在继续向下延伸。

山腹暴露在裂缝中的，是处大溶洞，洞内极深极广，只闻恶风盈鼓，虽看不到远处，却可以觉察到里面阴晦之气格外深重。一座重檐歇山的大殿正在裂缝之下，这大殿高大森严，铺着鱼鳞般的琉璃瓦，在山缝下已塌了一个窟窿，瓦下的木椽子都露了出来，上面溅着许多刚刚抛

下来的石灰。洞顶挂着一层汞霜，看样子地宫里以前储有许多水银，因为山体开裂，早都挥发净了，只留下许多乌黑的水银斑。陈瞎子在木椽上轻轻落足，捉了脚步走到稳固之处，随即打个呼哨，想要联络先下来的赛活猴与地里蹦二人。

可地宫的大殿顶上云雾迷漫，哪有那两个人的影子。此时花蚂拐带着其余的人陆续跟了下来，花蚂拐看看左右情形，问道：“大掌柜，怎样？”

陈瞎子道：“是座偏殿。先前来探的两个弟兄下落不明，你等须放仔细些，先搜殿顶。”花蚂拐知道地宫里危机四伏，急忙打个手势，群盗纷纷亮出器械，提了马灯，俯身贴在琉璃瓦上摸索着寻找失踪的两名同伙。

群盗散开来排摸过去，从崩塌的殿顶一侧，直搜到另一边，更不见一个人影，两个大活人就这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可不久前他们还从谷底射出响箭为号，倘若是在群盗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出了意外，以陈瞎子的耳音之敏锐，在这拢音的裂谷间绝不可能听不到动静，不禁心中暗骂撞鬼，这瓶山是座药山，不能等闲视之，古墓里无事也就罢了，一旦有事，必是狠的，想到这些，更觉地宫里阴森森的教人汗毛发作。

到殿顶边缘，可见殿后洞穴都被石条砌死，四周布着些井栏回廊，还有湖石摆成的假山，犹如一座花园，凹处都积着许多恶臭的污水，并且堆积着许多朽木。洞顶上搭建了许多石槽，却不知是做什么用的。群盗见这偏殿的门户都被堵死，只好再回到殿顶崩塌之处。花蚂拐扔了个寸磷下去，将漆黑的殿内烧得雪亮，只见殿堂内朱漆抱柱，金碧辉煌，比之皇宫也不逞多让，可寸磷只能照亮一瞬间，未及细看，就自熄了。

陈瞎子把手一招，立即有两名盗伙拖过一架竹梯，顺着瓦下的木椽窟窿挂了下去，有几个胆大的拎着德国造二十响，把那机头大张着，顺着竹梯下到殿内。

虽然明知空气流通，可为了防范毒瘴，群盗还是带了鸽笼，里面装着白鸽。他们一下到殿内，那笼中的鸽子就好像受了什么惊吓，扑腾个不休，众人面面相觑，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提着马灯在殿内一照，当即发现情况有异，忙请首领下来查看。

陈瞎子倒握了小神锋，带人从竹梯下来，只见先下来的几个盗伙，个个面无人色。原来这座偏殿里并无棺槨，紫石方砖铺就的地面上，摆放的都是盔甲刀矛、弓盾斧矢一类的兵器，还有数十套马鞍，真如仓库一般，想来都是阵亡元兵元将的殉葬之物，可往殿中一看，连陈瞎子都

觉得后脖子凉飕飕的。

只见赛活猴与地里蹦二人的衣服鞋袜，都平平地摊在地上，衣扣也未解开，他们带的鸽笼扔在一旁，笼门紧闭，不见任何破损，里面的鸽子却没了。陈瞎子和花妈拐等人见此情形，立刻想起了瓶山移尸地的传说，尸体入此山，即会化为一股阴气，难不成真有这等邪事？

陈瞎子心念一动，急忙命手下挑灯照明，用脚拨了拨那堆衣物，忽见小神锋刀光闪烁，心知不祥，殿中怕是有什么古怪，急忙环视四周，支起耳朵细听了一听，虽未觉有异，但肌肤上生出了一片片寒栗子，却似在无声地催促着：“快逃！快逃！”

陈瞎子遇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端，他身上对危险的这种直觉，是从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中拿命换来的经验，少说有得七八成准，哪里还顾得上再看那些衣物，撮声口哨，率众反身就退。他本是身处殿心查看两个失踪盗伙的衣物，此刻转身后撤，刚踏出一步，忽觉背后有人抓他肩头。

陈瞎子虽不是惊弓之鸟，但事出突然，又万没料到有人敢拍他的肩膀，竟被吓了一个寒战出来，回头看时，更是惊骇无比。原来跟在他身后的花妈拐，不知怎的脸上全是脓水，好似全身淌满了蜡烛油。

花妈拐又是惊恐又是疼痛，口鼻中也流出脓水，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好抓住陈瞎子肩头，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伸出来的手臂血肉全部溃烂，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举着手放在眼前观看，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眼睁睁地看着手臂就像蜡体遇热般一寸寸化为脓水。

群盗那惊骇欲死，不知所措，一怔之间，花妈拐的脑袋就已经烂没了，没头的尸身不及栽倒，就紧接着消解溶化掉了，一袭空荡荡的衣服落在当地，其中仅剩一大摊脓水，这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在瞬息之间“溶化”掉了？谁也没看清他是遇到了什么。

花妈拐是卸岭群盗魁的亲信，在群盗中地位颇高，想不到遭此横死，直看得陈瞎子心中生寒：“这拐子莫不是撞着移尸地的阴气？竟如此邪性……”饶是他临机多变，遇此前所未闻的剧变，也难以应对，只能先撤出去再做进理。

正这时，阴森的殿内忽然刷刷刷一阵轻响，动静极是诡异，百余条花纹斑斓的大蜈蚣，都做四五寸长，腭口中流着透明的涎液，窸窣窸窣地爬到花妈拐的衣物中，吞吸那些脓水。紧跟着殿梁殿柱的缝隙里，也钻出许多蜈蚣、蜘蛛、守宫之物，毒虫身上全足红纹鲜艳，奇毒无匹。

原来瓶山的药炉荒废之后，遗下许多药草金石，时日一久，药气散

入土石，引得五毒聚集。这些毒虫在古墓裂开后，将着阴宅当做了巢穴，平日里互相吞噬传毒，又借药石之效，都是奇毒无比之物。毒液中人肌肤即会使人瞬间烂为脓血，只要是血肉之躯，毛骨筋髓都剩不下分毫，也常钻入墓中咬噬死人，将尸体化为污水吸净，土人无知，都将移尸地来解释此种罕见的奇怪现象。

毒虫适才被石灰驱散，躲在殿堂和山壁的缝隙深处潜伏不动，此刻暴起发难，令人猝不及防。群盗一阵大乱，接二连三地有人中毒，毒液猛烈异常，只要溅上些许，身体就会顷刻变做脓水，溶化得七零八落，撕心裂肺的哀嚎惨叫之声，在混乱的大殿中不绝于耳。有人慌乱中扣动了扳机，殿内子弹横飞，顿时又有数人成了同伙枪下的怨魂，转眼间，跟盗魁一下来的盗众就已死得不剩七八了。

陈瞎子身边的哑巴昆仑摩勒，虽然口不能言，但心思活络，见机得好快，眼看这地宫里尽是五毒，容不得活人停留，急忙拽着主人陈瞎子退向殿角。他身躯虽然高大，却是趋退如电，这时要是径直攀上竹梯出去，必被身后赶来的毒虫吞噬，便猛地一扯蜈蚣挂山梯。

那竹梯坚韧牢固，竟被他扯断了一截，并将殿上朽烂的木椽子拽断了许多，上面的砖瓦石灰一齐落下，溅得地上白烟四起。蜈蚣之类的毒虫惧怕石灰，呛得狠了就会仰腹扭曲身亡，石灰飞溅起来便都四散避开，露比一片空当。

陈瞎子等人遮住眼睛口鼻，避过这阵飞腾的石灰，瞥见竹梯毁了，想要夺路而逃只有从殿门出去，不料木椽脱落得多了，承受不住天顶上的一根横梁。这梁是“九横八纵一金梁”中的横椽之一，虽非主梁，也有数抱粗细，由于年久失修，常受风雨侵蚀，此时竟然“轰隆”一声，带着许多瓦片木块，从主梁上倾斜滑落而下，直照着群盗砸来。

这根横梁若是砸将下来，实有雷霆之力，纵然避过了，也会被逼入没有石灰的地方遭到毒虫围攻，使进殿之人个个死无全尸。哑巴昆仑摩勒早年贫苦流浪，受过陈瞎子的恩惠，暗中发誓要死心塌地地追随报效，此时救人心切，一把推开众人，扯开站桩的马步，使了个托塔天王的架势，张开蒲扇般的大手，竟是硬生生接住了落下的木梁，整个身子被惯性所冲，猛地向下一顿，纵是哑巴天生的昆仑神力，也觉得眼前一黑，嗓子眼发甜，险些吐血来，胸前挂的马灯都被这股劲风带得差点熄灭了，拼着粉身碎骨，给首领陈瞎子留出了一条生路。

陈瞎子舍不得让忠心耿耿追随自己多年的哑巴就这么死在地宫里，想要回去接应他出来，但其余几个盗伙都知道哑巴死了是小事，首领性命才最为要紧，盗魁要是死在这墓中，卸岭群盗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盘散

沙，此刻事急从权，也顾不上尊卑之序了，不由分说，舍命拽住陈瞎子，撞开殿门，将他向外倒拖了出去。

陈瞎子心如火焚，喉咙中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空张着嘴，想喊也喊不出来，他眼睁睁看着哑巴已支撑不住横梁重压，随时都会吐血身亡，可数条花纹斑驳的蜈蚣，却早已先趁着石灰尘埃落定之机，游走着蹿上了他的双腿，恐怕不等他被横梁压死，就已先让剧毒的蜈蚣咬作一摊脓血了。

第十四章 腾云驾雾

陈瞎子见昆仑摩勒舍命相救，他卸岭群盗都是做聚伙的勾当，最重要“义气”二字，身为首领怎能只顾自己脱身？喉咙中低吼一声，摔开拖着他逃跑的两名盗伙，脚下一点地，直冲回大殿，抬脚处踢起一片白灰，将爬上哑巴大腿的几条蜈蚣赶开。

此时哑巴托举木梁，早已不堪重负，瞪着牛眼，鼻息粗重，见身为天下群贼首领的盗魁竟然冒死回来救援，心中好生感激，满是红丝的眼睛中险些流下泪来，不过被重梁压迫根本无法抽身出来，片刻也难支撑，有心让首领快退出去，但苦于口不能言，只是直勾勾瞪着陈瞎子。

陈瞎子也不愧是一众盗贼的大当家，真有临机应变的急智，见有一截折断的蜈蚣挂山梯被丢在一旁，当即抬脚钩过来抄在手里。这竹梯可长可短，实际上也无截段之说，可以随意拆卸组装了继续了使用，而且轻便坚韧，非普通竹制器物可比。

陈瞎子将竹梯拿在手中的同时，哑巴昆仑摩勒便已支撑不住，天崩地塌般地倒了下来，大木梁随即跟着下压。说时迟，那时快，陈瞎子将手中竹梯竖起，立在梁下，那木梁压到竹梯上稍微顿了一顿，竹梯韧性就已承受不住这股巨力，只听“啪嚓”一声，这半架蜈蚣挂山梯登时裂成碎片，木梁轰然落地。

木梁的下落之势，也就是这么稍一延迟，陈瞎子已趁机拽了住哑巴，使他从梁下脱身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横梁的倒塌使得整座重檐歇山大殿出现了瓦解崩塌之兆，泥土碎瓦哧哧掉落。

陈瞎子拽了哑巴昆仑摩勒跃出殿门，对门外几个盗伙叫个“烧”字。那几人会意过来，急忙将马灯摔入殿内，马灯在朱漆抱柱上撞碎了灯盏，里面的洋油和火头淌了出来，大殿本就以木料为主体结构，被火头一燎，烈火顿时呼啦啦烧了起来，成群的蜈蚣都被烧死在其中。

陈瞎子趁乱查看哑巴是否受伤，这昆仑摩勒从阎王殿前转了个来回，犹如已经死了一遭，虽是熊心虎胆之辈，也不由得神情委顿，直到呕了一口鲜血出来，胸口里被重压窒住的一股气息才得以平复，对众人连连摆手，示意死不了。

群盗在古墓中放起火来，想要另觅出路。这殿门外是片花园般的庭院，也是昔时洞天中的一处古迹，不过那些假山园林中也藏有毒物，被殿中火势所惊，纷纷从岩石树根的缝隙中游走出来，瞧得人眼也花了。幸存的几个人被困在地宫中无从进退，只好互相打个手势，要从开始着火的大殿顶部，按原路攀着绝壁回去。

但其余几架蜈蚣挂山梯都放在殿顶，群盗虽有翻高头的本事，奈何大殿太高无法攀登，正急得没处豁，忽见殿顶红衣晃动，原来是留在山隙处把风的红姑娘听到下面动静不对，便带着几个盗伙下来接应，眼见势危，急忙把竹梯放了下来。陈瞎子等人抓着了救命稻草，哪敢再在这极阴极毒的地宫里耽搁，攀着竹梯就火烧屁股般地逃了上去，真好比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

陈瞎子爬到殿顶，觉得脚下屋瓦颤抖，灼热难当，殿中火头想是已烧得七七八八了。想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有二十几个弟兄死在了这古墓的偏殿之中，心中不禁黯然。这次当真大意了，但谁又会想到地宫里有这么多蜈蚣，而且毒性之猛，普通的防毒秘药根本奈何它们不得，虽带了五毒药饼，也没起到丝毫效用。不过眼下生死关头，还不是懊恼悔恨之时，当即一咬牙关，带着众人伸展竹梯，从刀削般的绝壁上，直往山巅的出口爬了上去。

剩下的这几个人，用蜈蚣挂山梯前端的百子挂山钩锁住岩缝，或是直接挂住横生出来的松树支干，几架竹梯轮番使用，在镜面一样的绝壁上攀援而上。这些人中就属哑巴昆仑摩勒最擅攀爬，越是险处，越是能施展他一身猿猴般的本领，他和红姑娘保在陈瞎子身侧，跟着众人越上越高，穿过白茫茫的雾气，已见到一线天光刺眼，眼看脱身在即。

脚下则是云雾缭绕，往下看去心惊胆寒，饶是群盗贼胆包天，九死一生地逃到这里，也已是个个手软脚颤腿肚子打哆嗦，不敢再向深谷里看上一眼了。

陈瞎子更是心焦，身在绝险的古壁上攀爬竹梯，却是满心的不甘，见红姑娘递过挂山梯来，随手接过，搭在头顶的岩隙中，三倒两蹿就爬到了竹梯顶端，提气踏住竹梯，赫然见到眼前的青石缝里，生着一只海碗般大的红色灵芝。他心中正自烦乱，见是株悬崖绝壁上生长的灵芝草，想也没想，就伸手去采。

不料那灵芝被谷中的毒屋浸润，早已枯化了，空具其形，一碰之下，顿时碎为一团鲜红的粉末，在他面前飘散开来，陈瞎子心中猛地一动：“有毒！”在古墓地宫里，花蚂拐全身溶化成热蜡般的情形，立刻在他脑中闪现，正所谓“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惊之下，全然忘记了处在深谷峭壁之上，只顾躲闪那团血红的粉尘，竟用脚猛地一蹬石壁，手中抓着的蜈蚣挂山梯也未放开，连人带梯离了石壁，等明白过来的时候也晚了，已然悬在了空中，忽地一声，直坠向云雾深处。

攀在陈瞎子下方的哑巴听到风声不对，急忙抬头看去，恰好陈瞎子从半空拖着竹梯落下。哑巴昆仑摩勒眼疾手快，赶忙将手中正拖着的一

架蜈蚣挂山梯伸出，正搭在陈瞎子的竹梯一端，可哑巴管前顾不了后，虽然两架竹梯钩了个结实，他挂在山壁上的那架竹梯，却因用力过猛从岩缝里松脱了，两人做一堆又往谷底跌落。

陈瞎子和昆仑摩勒两人，向下落了不到数尺，正巧石壁上有株横生在岩缝里的古松，两架挂在一起的竹梯被松树拦住。蜈蚣挂山梯都用特殊竹筒制成，韧性奇佳，两人各自抓住一端，被悬吊在了半空。两架竹梯顿时被下坠的重力扯成了一张弯弓，颤颤巍巍之际，两人身体就像是天平般摇摇晃晃地一起一落，四条腿在深涧流云中凭空乱蹬，想踩到山壁上凹凸不平的地方将身体稳住，但山壁上都是绿苔，一踩就滑出一条印痕，石屑绿苔纷纷掉落，情况危险到了极点。

不等二人再有动作，陈瞎子的竹梯前端百子钩就吃不住力，一声闷响折为两段，哑巴虽还挂在松树上，可陈瞎子却再次向下跌落。这回再无遮拦，耳畔只闻得呼呼风响。脑中“嗡”的一声，在一瞬间变成了空白，但陈瞎子自小下了二十年苦功，练就了一身以南派腰马为根基的轻功，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那二十年苦功终于显示了作用。

他下坠的过程中看到两侧山壁岩面间的空隙越来越窄，瓶山上的这道大裂隙马上就要到底了，好在面临奇险，心中还未乱得失去理智，非常清楚如果此刻再有迟疑，脑袋就先撞到石头上了。他身在半空中将全身力量灌注于腰腿之间，把始终紧紧握在手中的蜈蚣挂山梯猛地打了个横，随着一阵竹子摩擦岩石的刺耳声响反复激荡，蜈蚣挂山梯用它的长度和韧性，硬生生横卡在了收拢的两道山壁之间。

陈瞎子吊在竹梯下边，感觉天旋地转，双手都被破损的竹坯割出了许多口子，加上刚才把蜈蚣挂山梯横甩之际，把胳膊挫了一下，差点没掉环儿，这时候好像两条胳膊已经和身子离骨了，除了一阵阵发麻，竟然完全不觉得疼。

这架蜈蚣挂山梯已经发挥了它自身数倍以上的功效，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他的身子再多悬一会儿，梯子非断不可。于是赶紧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攀回梯子，附近只有一块很小的凸岩可以立足，想也没想就立刻站了上去，张开双臂，平贴在冷冰冰的岩壁上，心中狂念了数遍：“祖师爷显灵。”

陈瞎子缓了片刻，心神稍定，看了看前后左右，心想自己现在这是在哪，上下左右全是白蒙蒙的雾气，前后两侧是陡峭的山壁，下面还远远没到底，但看石山裂缝的走势，少说下面还有十余丈深才能合拢。由于上行下行之时，为求岩缝松石的缝隙挂山而行，并不一定是直上直下的方向，这回落下来却已远远偏离了那座古墓里的大殿。

山底的空气还有几分阴寒潮冷，石壁上尽是湿滑的绿苔，据他估什距离大岩缝底部还有十多丈的高度，而且白雾中的能见距离只有十余步，纵有夜眼也看不清下面的地形。拿鼻子一嗅，闻到古墓中燃烧的味道，算是知道了大致的方位，是离此十余丈开外。估摸这处山缝的最底下，不是乱石便是更窄的缝隙，跳下去等于是自己找死，最要命的是蜈蚣挂山梯已经快散了，无法再用。

陈瞎子又向上望了望，在这深缝里根本不见天日，而且这里边还不大拢音，无法大声喊叫通知哑巴等人，上边的人往下喊他也听不到。绝壁上那唯一可以容身的凸岩又窄又陡，必须张开身体贴在山壁上才能立足，刚站了一会儿便已腿脚发酸，暗道不妙，就算有手下前来就应，等他们一步步攀到这里，黄花菜也都凉了。

陈瞎子心中有数，如今已入绝境，自己最多能保持这个姿势在山壁上站一盞茶的工夫，到时候腿一软，就得一头栽到最底下去。在摔死之前自己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苦等救援，但远水不解近渴，不能全指望其余盗众能及时找到自己；另外便是凭着自己的身手，找到能攀爬的地方，攀岩下到大裂缝的底部，看看两侧有没有路可以出山。

稍一思量，他便已想明白了，要想活命还得靠自己，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越为不利，强忍着腰腿拉抻着的酸麻，望着附近的山岩，想找下一个立足点，但雾气太浓，稍远处全笼在雾中，只是在左侧的斜下方，白雾中若隐若现有个阴影，细加辨认，那东西像是长在山壁上的一株歪脖子松树。

陈瞎子为了确定那里是否承得住他，先抠下一块碎石扔将过去。石头打在树干上传出“啪”的一声响，然后又滚落下去，隔了许久才传上来石头落地的声音，复又掐算了一下距离，悬在半空不能助跑，直接跳过去的把握不大，但除了那雾中的歪脖子松树之外，四周都是近乎直上直下的山壁，再无其余的地方可以落脚，手脚已经愈发酸麻，再耗上片刻必死无疑。

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陈瞎子的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他咬了咬牙，决定孤注一掷跳到那株歪脖子松树上，闭上眼睛让自己尽量放松一点，拟定先一步蹿出，踩到那架横卡在山隙间的蜈蚣挂山梯上，再跃向最远处的歪脖子松，这样是最为稳妥的，但前提是蜈蚣挂山梯还经得住他一踏之力。

体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再多想了，陈瞎子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深深吸一口气，双手在壁上轻轻一撑，横着一步跨了出去，飞身提气踏向了蜈蚣挂山梯，这一下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拿自己的生命做乾坤一跃，

决定生死的一步就在这瞬息之间跃了出去。

脚掌刚踩到竹梯，立刻猛地向下一沉，竹梯被踏成了一张弯弓，仅存的韧性把陈瞎子弹了起来，随后蜈蚣挂山梯喀嚓一声从中断开，落进了乱云迷雾深处。借着那一弹之力，他口中呼啸一声，全身凌空跃向云中的歪脖子松树。他已竭尽所能，猫腰弓身，双臂展开，耳边气流呼呼作响，整

个人像是一只大鸟般落向斜下方的古松。可就在他将要落地还没落地的那一瞬间，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雾中的古松也越来越清晰，他看那乱云间的松树黑糊糊在微微颤动，好像根本不是什么松树。

陈瞎子心中大惊，但身体已经落下，他就是大罗金仙也不可能中途转折，还没等他看明白那原本以为是歪脖子松的东西是什么，双脚便已踏到一处好似枯树皮的地方，身体也随即被下落的力道贯倒。

大裂缝越往深处光线越暗，而且底部白雾更浓，陈瞎子刚刚着地，还立足未稳，只见落足之处，是一层层黝黑发亮的甲壳，竟像一只大蜈蚣的脑壳，没来得及再看，眼前就一花，“轰隆”一声腾云驾雾般迅速升向天空。

巨大冲击惯性使陈瞎子一个踉跄，哪里还顾得上看脚下的是什么东西，他手底下当真了得，双手死死扒住能着手的地方。面前百丈高的陡峭山壁飞快地在眼前晃过，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托了起来，冲破云雾，越升越高。

第十五章 惊翅

山巅上的群盗正自望眼欲穿，这时候，忽听下方山壁像开了锅似的哗啦啦哗啦啦一阵乱响，这几百号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剧烈响声所慑，挤到崖边往下一望，都惊得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只见山隙深处的乱云浓雾，被一团黑气冲得四散，一条一丈许长的大蜈蚣，从谷底飞快地爬了上来。这大蜈蚣以扁平之环节合成二十二节，头顶乌黑，第一节呈黄褐色，其余各节背面深蓝色，腹面暗黄，每节有足五对，生口边者变为鳃脚，钩爪锐利灵动。

最奇的是这蜈蚣背生六翅，三对翅膀都是透明的，犹如蜻蜓翼翅，全身冒着黑气，背脊上从头到尾有条明显的红痕，百余只步足分列两侧，须爪皆动，抓挠着近乎垂直的绝壁，恰似一条黑龙般轰隆隆游走而上。

更令众人意想不到的的是六翅蜈蚣头上还趴着个人，那人身着青袍，背有鸽笼，臂上系了条朱砂绦子，衣襟红绦呼烈烈地随风飘动。不是旁人，正是卸岭盗魁陈瞎子，他抓着重蜈蚣头上的一对腮牙拼命扯动，大蜈蚣显然是受了惊，从深涧里卷着一阵黑风，沿着陡峭的绝壁冲上山巅。

这蜈蚣性喜阴凉，在白昼间潜伏在阴湿的谷底，有阳光的时候轻易不肯现身，谁知被陈瞎子误打误撞，竟然跳到了它的头顶，顿时惊得它蹿上山巅，竟也忘了吐毒，到得绝壁尽处，猛地鞠起腰来，首尾着力，一跳便有十余丈高。

留在山巅的盗众里面，也不乏见多识广的，但无论如何没料到从几百丈深的山缝中，会蹿出这么大一条蜈蚣。凡是蜈蚣之属，均以步足多少判定习性猛恶，混乱中来不及细数，但这蜈蚣的步足之多，足以到让人头皮发麻发炸的程度，而且老蜈蚣活上百年才能生出一对翅来，它竟有六翼，这得有多大道行？

卸岭群盗，以及工兵营和手枪连的军卒都带得有枪，可见了这蜈蚣的声势都自骇得呆了，发一声喊，四下里散开躲避，谁也没顾得上开枪，不过如此一来，倒是救了陈瞎子的性命，否则乱枪齐发，他就不免被射成筛子。

可眼下陈瞎子的境地也好不到哪去，他被这蜈蚣向上迅速爬行蹿出的力量扯动，身体如同一只毫无重量的纸鸢，但知道一放手就得摔成肉饼。忽然阳光耀眼，蜈蚣竟是离开崖壁跃在了空中，它那三对翅膀只是摆设，从谷底狂冲上天，全借着受惊后乱蹿而形成的一股巨大冲击力，

见天光明亮，哪里还肯停留，在半空中一个转折，便摇头甩尾地落了下去，掉头遁入深涧，将一名攀在岩壁上的盗伙撞下了深涧，瞬时之间就隐没进乱云之中，随着一阵爆炒盐豆般的抓挠墙壁之声止歇，六翅蜈蚣就此不见了踪影。

陈瞎子被这六翅大蜈蚣下落时从头顶甩落，翻着筋斗跌落在山巅的一株大树树冠上，好在那树枝繁叶茂，并未伤到筋骨。即使这样，也觉全身疼得彻骨，摔了个一佛升天，二佛出世，脑袋里七荤八素的，全然不知天上地下。

罗老歪见那大蜈蚣遁入云深处，这才掏出枪来射杀了几名逃兵，收拢住部队，赶过去将陈瞎子从树上抬了下来。此时哑巴昆仑摩勒等人也爬上山巅，众人惦记首领安危，都凑过来看陈瞎子的死活。

罗老歪连着呼唤了数声，陈瞎子紧闭的双眼方才睁开，“啊”了一声，疼得他直嘬牙花子。刚才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几个来回下来，头都晕到家了，眼前金星乱冒，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的，缓了半天才怔怔地对罗老歪说：“罗帅啊……你怎么长了俩脑袋？”

罗老歪通过盗墓大发横财扩充军备的计划全指望着陈瞎子，此时见他无恙，自是不胜之喜，而且刚才人人亲眼目睹，陈瞎子站在蜈蚣头上飞至半空，又自毫发无损地逃脱险境，那岂是寻常之辈能做到的？众人都赞叹道：“陈总把头，不愧是绿林道上的总瓢把子，真有通天的手段，今日亲眼得见，实令我等心服口服，愿誓死追随左右……”

陈瞎子惊魂未定，但卸岭魁首的风度却不能失了，勉强咧嘴笑了一笑，哆哆嗦嗦地抱拳说道：“承让，承让，英雄身后是英雄，好汉身边有好汉。若不是众兄弟义气深重，肯出死力舍命相救，就算陈某人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

说着话陈瞎子就想挣扎着站起身来，可才发现两条腿像面条般发软，躯壳中三魂飘扬，七魄飞荡，又哪里站得起身。

罗老歪赶紧一招手，唤过几个手下，湘西山路多，即便是有权有势之人，出门骑马乘轿也都不方便，所以二人抬的滑竿比较普遍，就找了副滑竿把陈瞎子抬了，重整了队形，退回瓶山脚下。

直到日暮黄昏，陈瞎子才算还了阳。这回盗墓出师不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越捉摸越是不甘，有几分后悔没听搬山道人鹧鸪哨的话，但是身为卸岭魁首，率众盗墓无获，今后还有何面目与人说长道短？绿林道上命不值什么，反倒是脸面最为重要，可就算再带人进入地宫，也无非重蹈覆辙，那古墓里简直就是毒蜃的巢穴，单凭卸岭之力根

本就没法对付。

正在陈瞎子犹豫踌躇之际，红姑娘在旁劝道：“如今远入洞夷之地，天时地利已失，何不暂且退回湘阴，徐图良策……”

罗老歪一听红姑娘劝陈瞎子退兵，那如何使得，不等她说完，就插口打断了话头：“且住，我罗老歪是行伍中人，图的是旗开得胜，最忌无功而返，既然带着弟兄们来了，空手回去怎么交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从上边进不去，就从山底挖开墓门，一步步铺着石灰过去。这在兵法上叫步步为营，虽是吃些工夫，却最是没有破绽，就算墓中有条六翅蜈蚣，我操他奶奶，老子叫手下几道排枪打过去，也管保射它百十个透明窟窿。”

罗老歪说完，正好看见红姑娘在晚霞中容颜之美，加上眉宇间英气飒然，实是明艳不可方物，忍不住又动了先前的念头。他知道红姑娘最大的心愿，是在大上海重振月亮门的古彩戏法，便劝她道：“咱们盗墓取财，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场大业，将来等天下平定了，你罗大哥和陈总把头免不了封王拜将。到那时，你自是要去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凭妹子你这小身段和月亮门古彩戏法的手段，加上我不惜血本地来捧你，那真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定捧你捧得红透半边天……”

罗老歪话未说完，脸上就中了红姑娘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出手如电，罗老歪脸颊被打得热辣辣的疼，歪斜的嘴角险些被这一巴掌给抽正了。罗老歪虽是自知刚才一时兴起，说走了嘴露出脏话，但自打他当了土皇帝般的军阀头子，谁又敢动他罗帅一根汗毛？不禁恼羞成怒，当场就想掏枪毙了这不识抬举的女子。

陈瞎子素知红姑娘性格激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报仇，曾将仇人全家灭门，而罗老歪更是杀人不眨眼的草头阎王，这两人争斗起来可大为不妙，赶紧从中劝道：“罗帅暂息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愚兄擅会看相，早就观出你是胎里道^①，只因早年杀人太多，在大德上亏了些，致使仙骨渐微，不过将来功行透了，也必然有面南背北的时日。想这红姑娘也是有道骨的，刚才她这一巴掌，拍掉了你三年的晦气，看来罗帅皇图霸业指日可成，可喜可贺。”

罗老歪对陈瞎子的本事一向佩服，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信了八九分，色迷迷地瞪了红姑娘几眼，撇着嘴道：“老子也是侠骨柔肠的性情中人，怎会跟弱女子一般见识。将来妹子手痒了，只管再来打过，本帅这张脸，我操他奶奶，根本就是为你长的。”

陈瞎子怕他再胡说下去，又惹出什么祸来。红姑娘绝不会是那种看

你罗老歪手下有几万人马就不敢动你的人，她真恼起来就连皇帝老子也是敢宰。这两个一个有势力、一个有本事，都是卸岭魁首的左膀右臂，怎能让他们自乱阵脚，于是赶紧将话头带过，部署二进瓶山盗墓的事宜。

如今看来，无论从山巅上倾倒多少袋石灰，也难以波及藏在岩缝地宫里的毒虫，再从绝壁下去还是照样得喂了蜈蚣，而且那条藏在深处的六翅蜈蚣，恐怕用石灰都呛不死它，只有乱枪齐发才能把它射杀，但大批部队无法从绝壁下到地宫，只能从墓道里进去，也只有按罗老歪说的法子，从墓道中步步为营切入冥殿。

首先是赶紧派人回去，加运所需物资，随后，又将其余的部队都部署在瓶山底下的地门附近，按陈瞎子的指示挖掘墓门。

陈瞎子利用他拿手的闻地之术，大致上规划了几个方位，都可能是墓道的入口，于是罗老歪指挥着工兵部队，连夜里挑起灯来挖掘。

到得中夜，山里忽然风雨如晦，雨势越来越大，天地间一片漆黑，只听得雷声滚滚。遇上这么大的雨，松烛火把是没办法点了，但在山脚下挖坟掘墓的工程也没有因此中止，使用马灯照明，穿着斗笠蓑衣之类的雨具，在一道道惨白雪亮的闪电和如注的大雨中穴地寻找墓门。

当时，在民间普遍流传着一种观念，挖掘古墓的时候，如果遇到天象异常，这是墓中亡魂显灵的征兆，深山老林中风雨大作的情形，也不由得不让人心生畏惧。工兵营里有些人胆小，就难免嘀咕起来，一面挖土，一面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

这个说：“哥哥哎，这雨下得都冒了泡了，大概是墓里的孤魂野鬼知道有人来动它，哭着求饶呢。”

那个说：“弟弟呀，你没看天上全是炸雷闪电吗？这哪里是怨魂哭嚎，肯定是坟墓中的厉鬼发怒，再挖下去，怕是要有厉鬼出来索命了……”

正说到心虚之处，就听雨中砰砰两声枪响，这俩当兵的倒霉蛋，都被罗老歪拿转轮手枪从后脑勺“点了名”，哼都没哼一声，就脑袋开花死在当场。

原来罗老歪拎着枪来回巡视，监督工兵营挖墓，正好听见这俩小子叨咕着闹鬼，顿时杀心大起，随手两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声色俱厉地喝道：“操你们祖奶奶，都看清楚了，哪个再敢危言耸听扰乱军心，这俩就是下场！”

罗老歪这回动了真格的，那两个被当场枪毙的工兵，连尸体都不派人拖走，就摆在雨中让大伙看着。四周手枪连的百十号人，凶神恶煞般围着挖掘场，拉开一条条警戒线，手里的德国造二十响机头大张，黑洞洞的枪口随着视线转动。工兵们知道厉害，再也不敢多说一句，一队队地抡锄挥铲，顶着倾盆大雨闷头乱挖。

山脚的地门下，被挖开了数条大沟，雨水淌了进去可以淹过施工者的头顶，就让那些被捉来的山民用桶往外舀水，连番折腾了多半宿，终于挖出了一些东西。看见的人无不惊呼：“人头？西瓜？这么深的土里怎么会有西瓜？下面好像还有更多！”

①胎里道，指没生下来就有道行。

第十六章 防以重门

陈、罗二人听那边的工兵一片大乱，说什么挖出了“人头、西瓜”，知是有异，便率众过去查看。此时天色将明，下了一夜的大雨也已停了，地门是在山阴处，地势高燥，流水周旋，雨停后便无积水再涌过来，但地上被工兵们挖得坑洼不平，除了稀泥便是污水，绕过几条施工的土沟，陈瞎子分开人群往内一看，也是大为诧异，不禁“咦”了一声，暗道“怪了”。

原来在地下十几尺深的地方，有许多西瓜一般的东西，也都有枝蔓藤叶，只是全深埋土中，瓜皮上凹凸起伏像是人脸，脸上点点斑斑的似有血迹，若是不知情的，冷不丁看见，难免会以为是土里的“人头”。

罗老歪用脚踏破一个，里面瓜瓢殷红如血，溅出好多的红汁，也不似寻常的西瓜瓢子，便低声对陈瞎子说：“陈总把头，兄弟在湘西做过一阵送尸贩私的勾当，山区里古怪虽多，却不曾见过此物，如今挖到了不知是吉是凶？”他虽是杀人如麻的军阀头子，做惯了欺心的生意、瞒天的勾当，可毕竟是旧社会的底层出身，对冥冥之中的事情还是有几分惧意，觉得挖出人头般的瓜来，绝不是什么好兆头，故此一问。

陈瞎子从土中抱起一瓜，看了许久，才道：“弟兄们有所不知，世上只有冬瓜、西瓜、南瓜，可为何没有北瓜？实则也并非真就没有，只是绝少有人知道。因那北瓜仅生在夷洞的穷山恶水之地，故此又唤做尸头蛮，是死者怨气所结，常产自地底，世上从不多见，如今挖出来的，就是泥土中的尸头蛮。”

早年间有种讲头，凡是屈死之人的鬼魂都往下走，比如吊死鬼脚下的地中，都会有一段黑炭；而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地下，则会生出人头瓜来，是临死前一股怨气难灭，结而成物，一般在刑场和古战场里才有，挖坟掘墓却很少见到此物。陈瞎子遍识世间方物，虽是认得，却难断吉凶。不过瓶山附近本就是古时战场，七十二洞的苗人曾被屠戮无数，镇在瓶山下的亡魂定是怨念冲天，所以在地下挖出尸头蛮也并不奇怪，反倒说明山脚下阴气深重，离那墓门已不远了。

罗老歪虽是目不识丁残暴成性的军阀，可也知道有些时候不能单凭枪头子说话，如今那些工兵见挖出异物，各个胆战心惊，必须稳定军心，以免开小差的逃兵越来越多。他眼珠子转了两转计上心来，又将一个人头瓜搬出泥坑，口里念道：“桥归桥，路归路……衣服归当铺，东海哪叱都不怕……最怕年轻守空房啊……”他想把当年做送尸匠学来的那套咒语。假意念几句来超度冤魂，以便让工兵们心中安稳一些，别耽误了

盗墓的大事。

那些套口多年不用，早就生疏了，只好顺口瞎说，不料罗老歪刚胡言乱语了没几句，他捧着的那颗尸头蛮，像是活了一般，突然从他手中滚落下来，随即滚上了土坡。

群盗和一众当兵的无不骇异，罗老歪更是吓了一跳，当场一屁股坐倒在泥水里。在旁的陈瞎子手快，早把手中的小神锋挥出，将那尸头蛮一刀砍做两半，原来瓜中有条乌黑的蜈蚣，贪图阴凉寄身瓜内，此刻已在利刃下被斩成了两截。蜈蚣体内有指甲盖大小的明珠数十，这东西叫做蜈蚣珠，不可近人口鼻，但身上有疥癣毒痢的，用之在患处反复摩擦，可以拔毒，是种难得的药材。

罗老歪以为是夜明珠，忙让手下把地底的尸头蛮悉数挖了出来，挨个刨开来检验，却再无所得，不禁发了一场脾气，也没心思再做他的道场了，喝令工兵接着开工，今天不挖出瓶山古墓的墓门，就他奶奶的不准停下来歇息。

工兵掘子营的军卒，多数都是大烟鬼，挖了整整一夜，早就筋疲力尽哈欠连天，有几个实在支持不住犯起烟瘾来，当场瘫到了泥地上，就被立即拖到林中毙了。这杀一儆百的办法果然有效，其余的只好接着大铲大锄地开挖。

有话就长，无话就短，这一挖直挖到晌午时分，果然在那片生有尸头蛮的地下深处，挖到一座气度宏伟的大石门。

原来恰好昨天夜间风雨雷电交作，陈瞎子那套听风听雷的法门正得施展，在雷雨中听得地下回响不绝，断定了墓门就在山脚，只是埋得极深，一路挖下去必有所获。要是寻常盗墓的贼人，都无这等听穴寻藏的本事，否则就算把着几百名工兵累吐血了，也不可能这么快挖到墓门。

罗老歪大喜，吩咐给挖到石门的工兵，每人犒赏二两上等的福寿膏，说着话，已和陈瞎子率领群盗走了过去，推开那些累得东倒西歪的工兵，只见暗青色的石门分作两扇，都有三人多高，横处也是好宽，犹如一座紧闭的城门。深埋地下的石门极是厚重，怕是不下三五千斤，门缝间隙处都浇灌的铅水铁汁，浇铸得严丝合缝，想用钢钎子来撬都没地方着力。古墓地宫甚大，虽然那偏殿没有什么珠宝玉石，可按照当地传说，当年道君皇帝供奉神仙的珍异之物，都藏在大殿的一口深井里，罗老歪贪心大盛，想到此处，只觉得喉咙发干，连咽了几口唾沫。

这时有眼尖的盗伙发现石门上凿有古字，拨净泥土一看，却不认得，卸岭群盗都是绿林响马，虽然其中也不乏有些肚中有墨水的，可毕

竟学问浅薄，认不出刻了些什么古篆。但这好奇心是人人皆有，越是看不明白，越想知道是些什么内容，以往盗发了不少古墓，还真没见过墓门上有字的，这不合葬制。

这伙人里只有盗魁陈瞎子是饱学之人，常以满腹经纶典故自居，当此便被群盗请至前面，看那石门上的古篆。只看得一眼，陈瞎子心中就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动了个七上八下，原来墓门上的一行大字，并非什么碑刻篆书，而是一道墓主对发丘摸金之徒的诅咒。墓里埋的虽是蒙古人，可盗墓的向来都是汉人，所以这些字都用汉字刻成，是碑上的篆体，却不是古篆，内容是对胆敢动此阴宅的盗墓者，做了许多怨毒阴损的诅咒。

陈瞎子做的是卸岭魁首，平生专发各地古墓巨冢，向来都不相信盗基会遭报应的这些鬼话，但站在墓道的大石门前，心中竟自觉得好生异样，不祥之感油然而生，隐隐感到这门后的幽冥之中，埋藏着巨大的危险，一旦破门而入，等待众人的将是一场噩梦。有道是“苍天在上不可欺，未曾举动先思量，万事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盗墓的勾当干多了，纵然是横行天下的卸岭巨盗，也难免会有心里发虚的时候。

可开弓哪有回头箭，数百双眼睛都盯在陈瞎子身上，也不容得他有些许犹豫畏惧，这些念头只是一转，他便指着那墓门对群盗说：“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这都是墓主的名讳官爵，刻在石门上正是那些西域番子的习俗，我等不必少见多怪。”

群盗听罢连连点头，在心中暗挑大拇指。罗老歪笑道：“果然还是陈总把头有见识，这些鬼画符的鸟字，我就认不得半个。”说完点手唤过工兵营长：“来呀，快给老子准备炸药，轰平了这帮人的屁门！”

卸岭盗墓自古便是长锄大铲，挖开一墓就捣毁一墓，从不顾虑些什么，当即留下二三十名通晓埋设炮眼的工兵，让他们在墓门上凿出孔来炸门，那青石巨门坚硬厚重，一凿子下去只留一个白点，这种活不是一时片刻就能完工的，其余的趁机到林子里吃饭睡觉，养精蓄锐等着进墓倒斗。

到得下午，最后几个炮眼的爆破声响彻群山，几千斤的墓门终于被炸开了，只见墓门里隆隆不断地冒出许多烟雾，只到玉兔东升才停。群盗料定墓道里的晦气都已被山风吹尽，进去一探，叫了声苦，原来墓道深处，都被石条堵死，那些石条都大得出奇，小的也有两百来斤。墓道里却不好用炸药强行爆破，只好再派工兵在石上凿出牛鼻孔来，以粗索拴了，赶着骡马向外强行拖拽，正所谓“牛牵马拽，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来颇耗时间，又费了一昼夜的力气，急得罗老歪抓耳挠腮，陈瞎子却早知道这种“斩山为椁、穿石做藏”的元代古墓就应如此，若没这般布置，这几百年来岂不早就被人盗空了？于是沉住了气，指挥群盗一步步地发掘，等把条石都运出去，又凿破了内侧的一道石门，长长的墓道才暴露在眼前。从这些巨石墓门的材料构造来看，都是拆了瓶山上的道观殿宇，将那些石阶石梁堵塞了墓道，防止盗贼，而这段入口处的墓道，离地宫的冥门尚远，不知还有多少门户，其间少不了有些机关布置，当即吩咐众人，都须放仔细些，万万不可大意了。

群盗一队队列在门前，有的背负了临时运来的草药袋子和石灰，用来对付墓中潜藏的毒虫毒民也有的拖着一架架蜈蚣挂山梯，用来在古墓地宫里面逢山搭梯，遇水架桥；最前排的每人举着一大捆稻草，中藏九层皮气上面都淋透了水，另外群盗都携有藤牌，用来遮挡墓中的伏火暗箭；罗老歪手下的部队也都吸足了大烟，枪中子弹上膛，只等首领一声令下。

陈瞎子见几百号手下站在墓道前，不免生出得意之情，这阵势虽然比不得当年几十万大军挖掘汉代帝陵，可也算得上是可观。眼看已属日落西山的卸岭之盗。如今在自己的带领下俨然已有中兴之象，胸中豪气顿生，便朗声对众人说道：“咱们也不是天生的响马贼寇，只因当今世道大乱，与其在水深火热里苦熬，还不如到绿林道中当回英雄好汉，做出些挣气的举动来，也好教世人刮目相看。这墓道后的地宫里，都是殉葬的金银财宝，此等明器当真是墓中古尸之物吗？试问哪一件不是他们从民间搜刮得来？生前受用了，死后还要摆在身边一同朽烂，难道真以为头顶上那个老翁没有眼睛吗？如今正是天道循环，我等取之乃是替天行道，这便叫做一报还一报。诸位兄弟，能举非凡之事的必是豪杰，常言道，胆大能得天下，小心寸步难行，都放开胆子跟我倒斗去也！”

群盗应和一声，跟在盗魁身后进了墓道，罗老歪也拔出枪来，边走边替陈瞎子补充了几句，叫道：“向前的个个有赏，退后的……难免要吃老子的枪子儿。我操他祖奶奶，那些屁般的明器一件别留，都给老子搬回帅府去！”

陈瞎子善会看人面相，知道罗老歪虽然是个急性的活阎王，可他也是绿林道上混出来的，极是讲义气，又兼以后盗墓还得指望陈瞎子，想来不会做反水之事。此时他这盗墓成瘾、窥尸有癖的军阀头子要跟随前往地宫，自然无妨，不过守在墓门外的一部分手枪连军兵，都由罗老歪的一个副官统帅，虽说是他的亲信，可也不大让人放心。他老谋深算，便命红姑娘带着一伙卸岭盗众留下，以免突生变故。

群盗用黑布蒙了面，一发拥进墓道。最前边的一排，是那些举着整捆长稻草、腰上挂着鸽笼的盗众，后边专门有人挑灯照明，火烛、马灯一应俱全。这墓道原本是炼丹仙殿前的穹顶甬道，古道宽阔平整，能通马车，两边每隔十数步，就都有华表般的石柱，约是一人高矮，原是放置灯盏照明之用。

最近山中雨水多，墓道里面略有渗水，在寂静黑暗的远处，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墓门闭得久了，晦气难以尽除，众人又担心这段墓道里有毒虫机关，所以推进得格外缓慢。每向前一段，就在墙边的灯柱上留下灯火照明，见到墙壁上有裂缝的，就立刻用石灰堵住。

如此攒行了三四百步，墓道逐渐变宽，但群盗人多，仍不免觉得呼吸局促压抑，灯火也由于空气不好，显得十分昏暗。尽头是道朱红的砖墙，像城墙般砌严了墓道，并不见顶，下面有个圆拱形的城门洞，两扇带有铜钉的城门闭合得并不严密，门环却被铁链锁了。哑巴昆仑摩勒抄起开山斧，上前几斧子劈下去，就砸断了那些锁链。

陈瞎子抬手指了指前面，命人用蜈蚣挂山梯顶开钢钉门，几名盗伙将四架长梯探出，前端顶到门上落力推动，两扇大门随着嘎吱吱吱的锈涩声响，被缓缓推开了来。盗众们凝神屏气，都盯着这道墓门，不知里面是何光景。可这道墓门刚一洞开，就听里面发出一个女子凄厉的尖叫，这女人的惨叫声在拢音的墓道里听来格外惊心动魄，群盗脑瓜皮紧跟着都是一阵发麻。

第十七章 瓮城

群盗各持器械，密密匝匝地挤在墓道尽头的城门前，在陈瞎子的指挥下，探出几架蜈蚣挂山梯顶开了双门。城门刚开，就听里面几声尖啸，犹如女鬼凄厉的狂叫，有些当兵的，以前没参与过盗墓勾当，乍闻此声，吓得险些尿了裤子，可墓道中人挤着人，就算想逃也动不了地方。

陈瞎子却知那异常尖锐的声响，并非是什么厉鬼尖啸，而是空气迅速挤压产生的鸣动。那城门一开，已经触动了防盗的机关，就在那怪声响起的同时，立即把手一招，以竹梯顶门的盗众见到首领发出信号，呐喊了一声，急忙把蜈蚣挂山梯撤了回来。他们身后另有一排盗众，早将那些暗藏皮盾的湿稻草捆推向城门，遮了个严严实实。

这时城中锐响更利，数十道黑色的水箭，带着一阵强烈的腥臭气息从门洞里面激射而出，落在草盾上，顿时哧哧冒出烧灼的白烟。原来这道墓门后果然有道机括，虚以门户，一旦墓门洞开，就会触动门后的“水龙”。这种水枪般的机关里装有毒液或强酸，若不防备，当场就会在墓门前被喷个正着，沾上一星半点，就会腐肌蚀骨，无药可救。

陈瞎子经过先前的探访，早知道瓶山的仙宫洞天里，自古就有防备贼人盗药的机关埋伏，后被元人造为阴宅，各种机关必定会被加以利用，是以提前有了防备。群盗队列前边的稻草都拿水浸透了，里面又装了数道皮革，每层中间夹有泥土，遇火不燃，遇硝难透，那些浓酸般的毒液虽然猛烈，却无法毁掉这看似简陋的草盾。

以草盾耗尽水龙里的毒液，又候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黑洞洞的墓门后再无动静，想必是机括已尽。罗老歪用手枪顶了顶自己斜扣在头上的军帽，骂道：“你娘了个屁，好歹毒的销器儿，要不是陈总把头料事如神，咱这些弟兄岂不都被剃了头去？”他是做惯了响马的，满嘴都是绿林黑话，“销器儿”就是指机关，“剃头”是指送命，又恨恨地骂了两句，更是按捺不住心浮气躁，说着话就要率众进入地宫。

陈瞎子身为群盗首领，自然不敢有丝毫大意，赶紧拦住罗老歪，墓门后的情形还未可知，瓶山里怕不止这一道机关埋伏，大队人马不可轻举妄动，此刻必先派几个敢死之士，进这墓门后边探路。

卸岭群盗中果然有些不怕死的，当即站出五六个来，在陈瞎子面前行了一礼，便举着藤牌草盾，带上鸽笼药饼，捉着脚步进了墓门，其余的都站在墓道里候着。漫长的墓道中除了粗重的呼吸声，以及鸽笼里鸽子咕叫抖翅的声音之外，再无一丝动静。

没过多久，那五个盗伙便从墓门里转回来复命。原来墓门后是座城子，建在山腹之中，四周设有城墙城楼，里面是狰狞古怪的石人石兽，有数口大漆棺，还有一具石椁都摆在城中，棺旁更有许多白花花的人骨，再没见有什么机关埋伏，而且城里面似有岩隙风孔，积郁的晦气虽重，对活人尚无阻碍。

罗老歪听见“棺椁”二字，禁不住心花怒放：“有钱不怕神，无钱被鬼欺。该着咱们兄弟发上一笔横财了！既没机关了，还等什么？等棺中之人诈尸吗？”说完自嘲般地干笑几声，带着部队就往里走。

陈瞎子却多长了个心眼，恐怕全进去万一有所闪失，会落个全军尽殁，一看进墓道的大概有两百余人，就让留下一半在墓道里接应，其余的进去倒斗，他自己也不得不和罗老歪一同前往。这其中也有些个不得已的原因，卸岭之盗在几代前就已名存实亡了，好多器械和手段都已失传，直到民国年间出了陈瞎子这么一号人物，他博学广闻，天赋过人，逐渐又将那些失传的卸岭盗墓手段收集了起来，慢慢整理改进，带着绿林中的响马们盗了许多古墓。但卸岭群盗人数虽众，可真正懂得盗墓之辈，却是屈指可数，所以许多时候都要盗魁亲自出马、临场指挥，盗伙中再无第二个人有他这身本事。

陈瞎子带了六十几个卸岭贼盗，罗老歪则带了三四十号工兵和手枪连的亲随，也都是卸岭中人，这一伙百十个人拖着蜈蚣挂山梯进了古墓的地宫。一进城门洞般的墓门，里面地势豁然开阔，群盗按照古时卸岭阵图，结为方阵，陈、罗两位当家的被簇在中央，四周将竹梯横了，挂上一串藤牌防御，缓缓在地宫中移动。

群盗用长竿挑着马灯向四周一探，果然如同探子所报，这座修在瓶山山腹中的地宫，四周城墙森严，城上还有敌楼，哪里像是道宫洞天，分明就像座山洞里屯兵的城池。三面城关紧闭门，相对而言，这山腹中的城子空具其形，城中没有殿阁房屋，比真正的城池规模可小得多了，如同微缩的模型城坊，不过修在大山的洞穴里，却也十分不易。

群盗落脚处，是遍地的白骨累累，骨骸大多身首分离，看那些头骨上的铜环银饰，就知道都是七十二洞的苗人，这情形在常年盗墓的卸岭之辈看来，并不稀奇，想必是这些俘虏被逼劳役，将道宫改为了冥殿，然后其中一部分便被屠灭在此。元军残暴成性，估计瓶山里像这样的地方怕是还有若干处。

嶙嶙白骨间有些道观里供奉的铜像、石人，摆放得杂乱无章，狰狞的金甲神人怒目瞪视，盯着遍地尸骨和走进来的盗墓贼，就连罗老歪这种杀人如麻的大军阀，身处其中也不免觉得肝胆皆颤。不过罗老歪和陈

瞎子一样，都是骨子里天生的狂人，野心勃勃，想要做一番横扫天下的大事业，虽然心中有些惊惧，表面上却毫不流露。

群盗结了“四门兜底”的方阵，小心翼翼地推进到城中。这里静静地摆放着九口漆棺，都是闭合严密，彩漆描金，棺板上嵌着许多玉璧，一看就是奢华显贵之人的棺槨，凡夫俗子受用不起。中间一具大石槨却是古朴无华，厚重敦实，没有什么装饰纹刻，但被九具漆棺群星拱月般围在中间，足以说明它的尊贵。

陈瞎子望望四周，城墙般的墓墙上漆黑空寂，重门紧闭。这里没有毒虫出没，而且散落着大量的洞人尸骨，从这地下城郭的规模、方位、特征上来判断，应该是前殿，距离正殿和配殿还不知有多远。瓶山古墓中的地宫大得惊人，也不知这些漆棺石槨里葬的是些什么人物，料来不是正主儿。看漆棺上的描彩，都是灵芝、仙鹤、梅花鹿和云海松山，绝不是元人葬尸的风骨，有可能是以前道宫洞天里高士藏“遗蜕”的棺槨。

得道之人死后的尸体称做“遗蜕”，不过里面盛殓的尸体是元将还是道士，可就不好说了，而且如此摆放的棺槨从未见过，莫非是什么阵符？陈瞎子满腹狐疑，怎么看怎么觉得诡异古怪，眼珠子盯着漆棺石槨转了几转，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动手“升棺发材”。

罗老歪虽是掌控几万人马的大军阀头子，但他出身绿林，和陈瞎子是结拜兄弟，即便是当了掌权的大总统，在绿林道上也始终比陈瞎子矮上一头。江湖上最重资历地位，而且就算他人马枪支再多，其势力也仅占据一隅之地，离了他那块地盘就都是别人的天下。但陈瞎子却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有字号的响马子皆是他的手下，黑道上贩私的生意十有七八都姓陈，没卸岭盗魁的支持，罗老歪单凭心黑手狠也不可能发家成为军阀头子，所以罗老歪对陈瞎子一向言听计从，看起来他们之间像是平起平坐，实际上盗魁若说煤炭是白的，他就绝不敢说是黑的，绿林道中的等级森严，不是寻常可比。

不过罗老歪看见如此奢华精美的大漆棺，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金珠宝玉的明器，心里犹如百爪挠心，实在熬不过了，不等卸岭盗魁下令，就让手下的工兵上前，动手撬棺。

陈瞎子正盯着城墙上一片漆黑的敌楼。那敌楼就是一种带了望孔的砖楼，建在城墙上可做箭楼，也可观敌。他愈发觉得不对，敏锐的直觉感到这城中有一股极危险的气息。古墓中本就应该一片死寂，可敌楼上的那种寂静却令人觉得不安，这种细微的变化除了他之外别人全都察觉不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狐狸察觉到了猎人陷阱。可被群盗拥在正中，众人气息杂乱，一时也辨不出敌楼中藏的是什么怪味，不免稍微有些出

神，竟没留意到罗老歪已经让人去撬棺材。

群盗见陈瞎子不说话，谁也不好阻拦罗老歪，工兵都带着长斧大铲，要撬些棺槨还不容易，当即十几个人随罗老歪出了方阵，有拔命钉撬石槨的，也有抡着开山斧砸漆棺的，“咣咣咣咣”的响声在空寂的地宫里回响着，展得人耳骨嗡嗡生疼。

陈瞎子正要招呼两个手下，架上蜈蚣挂山梯去城上再探查一番，可忽然听到开棺的动静，猛地一怔，立即叫道：“停手！这棺槨动不得！”可为时已晚，那边一众工兵，也已发现了漆棺石槨不对劲，棺槨墓床竟然都是虚的，也不知是触碰到了什么机关，猛听入口处“轰隆”一声巨响，藏在城墙中的千斤闸就已落了下来，把群盗的退路封了个严严实实。

罗老歪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忙问陈瞎子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陈瞎子听见断龙千斤闸落下，肚子都快悔青了，咬牙切齿道：“此处根本不是古墓地宫，而是墓道里的瓮城陷阱，吾辈中计矣！”说话声中，就听那敌楼中流水般的机括作响，四周城墙上弓弦弩机大张之声密集无比。

第十八章 神臂床子弩

陈瞎子以前率众倒斗，从不曾失手一次，对自己“望、闻、问、切”的手段向来非常自信，可有道是善泳者溺，淹死的从来都是会水的，他以“闻”字诀听出地下有几处城郭般大的空间，满以为挖开了墓道、墓门，挡掉地宫入口的毒液，就可以直捣黄龙了，岂料却托大了，这回真是进了一条有来无回的“绝路”。

此时也无暇判断，是否是工兵们砸撬棺槨引来的城中机关，那断绝来路的千斤闸轰然砸落，只听瓮城敌楼上流水价的机关响成一片，四周黑漆漆的城墙上弦声骤紧，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搅得群盗神经迅速绷紧。

陈瞎子知道这是墓中的伏弩发动之兆，瞬息间便会万箭齐射。他能统领天下盗贼，自是有过人之处，临此险境反倒镇定了下来，自知众人若是乱逃乱窜，都是有死无生，只有固守待便，寻个破绽，或许还有生机。陈瞎子顾不得再同罗老歪仔细分说，急忙打声呼哨，招呼群盗稳住阵势，竖起藤牌草盾防御。

群盗齐发声喊，在方阵四周竖起藤牌，阵内的则将藤牌草盾举在头顶遮拦。古墓中伏火毒烟十分常见，卸岭器械无论是梯是盾，都用药水浸过，能防水火，当下将阵势收紧，护了个密不透风。

罗老歪带着几名工兵离了方阵，他们看到群盗竖起藤牌，将那阵势护得犹如铁桶一般，又听城头机簧之声层层密密，也知道大事不好，飞也似的往阵中逃去。陈瞎子也指挥群盗向他们靠拢，几乎就在同时，四面城墙上的乱箭就已攒射下来。

箭雨飞蝗，有几名工兵脚底下稍慢了些，当场就被射翻在了地上。罗老歪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物，见得势头不妙，便专往人缝里头钻，把

手下几个弟兄当做活盾牌，总算挣扎着逃回了卸岭群盗的四门兜底盾牌阵，竟没伤到半根毫毛。

陈瞎子被群盗护在中间，听得四下里箭出如雨，射在藤牌上纷纷掉落。箭镞弩矢虽然年代久远，可那劲力仍是惊人。他暗自叫苦，转念又想，这阵箭雨虽是厉害，但将盾牌护住了四周，便是水泼也不得进，只消拖得片刻，城上机括总有耗尽之时，若不是卸岭群盗人多势重、器械精良，恐怕也难脱此厄。

不料刚有这些许侥幸的念头，就觉得火气灼人，原来有些箭矢中藏着火磷，迎风即燃，城中累累白骨中又藏了许多火油鱼膏，顿时被引得

火势大作，如同烈焰焚城。群盗陷身火海，不由得阵脚一阵大乱，陈瞎子急忙让外边的弟兄只管挡住乱箭，里面的把蜈蚣挂山梯探将出去，推开众人身边的白骨，将火墙推远。就这么稍微一乱，盾阵露出间隙，立刻有几名盗伙中箭带伤，箭镞都是倒刺，人肉便无法拔出，疼得杀猪般叫个不停。

卸岭群盗虽然将附近的骨骸推远，可脚下仍是着起火来，原来地下埋着易燃的油砖，但这种油砖中的火油已经挥发了许多，燃烧的势头并不强烈，饶是如此，也足能烧黑了脚底板。陈瞎子大骂：“元人恁般恶毒，真想赶尽杀绝啊！”眼看火头愈烈，灼得众人连喘息都觉艰难，好像嗓子里面快冒出火灰来了，只要群伙中有人胆子稍怯乱了心神，阵势就会散开，进入瓮城的群盗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脱，就算不被烧死，也得被活生生射成刺猬。眼下能不能固守一时三刻，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陈瞎子当即不敢怠慢，连忙吆喝一声：“众兄弟听我号令，扎楼撤青子！”

群盗被烈火逼得难耐，好似一群热锅上的蚂蚁，正要一阵大乱，忽听盗魁下令架起竹梯塔来，幸得群龙有首，忙不迭地将数架蜈蚣挂山梯撑在一处，在那火势最弱的大石榑上方，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竹塔。阵势收圆，各自手举藤牌，顶着乱箭攀在梯上，离那灼热的地面稍远一些，惊慌失措的盗众才渐渐稳了下来，但如此一番腾挪，又不免折了数人。

这时箭雨都集中在排列棺槨的区域，对准这处火势最弱的地方攒射不停，好在机弩角度固定，摸清规律后尽能抵挡得住。然而蜈蚣挂山梯架成的竹塔四周，都是一片大火，群盗好似被困在了火海中的一座孤岛之上。陈瞎子借着火光，趁机向敌楼上望了一眼，不看则可，一看真个是面如死灰。

只见城头上架满了机弩，后边站着无数木人，那些木人都和常人一般高大，构造十分简单，身上罩的盔甲袍服都已朽烂了，木桩般的脑袋上，用油彩绘着面目，瞪目闭口，神情肃然，分做两队，不断重复着运箭装弩、挂弦击射的动作。敌楼中有水银井灌输为机，那些水银一旦开始流传，就会循环往复不休，直到弓尽矢绝，或是机括崩坏为止。

陈瞎子先前闻到敌楼中气息有异，正是那楼中藏有水银井的缘故，可未及细辨，就已触发了机关埋伏。原来在修仙炼丹的黄老之术，铅汞之物必不可少，历代求仙的皇帝之所以选择瓶山作为炼丹之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辰州盛产朱砂，辰州砂可提炼最上等的水银。湘西盛产水银，但毕竟洞夷杂处，自古以来就多有民变发生，道君皇帝担心仙丹炼出来被乱民夺去，所以秘驻禁军镇守，经营久了，就在山腹里

造了一道关隘。

宋代重文轻武，指挥使都是纸上谈兵的无能之辈，在军事上没什么真实见识，只求应付皇差，哪里去管这道城关是否能发挥什么军事作用。而且宋徽宗自认是赤脚大仙下凡，平生最喜欢方技异术，御前有个受宠的多宝道人，自称擅长机簧之术，效仿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发明了许多机关器械，都被皇帝用于军中。

又因元代贵族最忌怕被人倒斗，墓主和盗墓者之间不共戴天，是一场死人与活人之间的残酷较量，说是决斗也不为过，因为谁落到谁手里都没好下场。墓主尸体被卸岭之辈得了，必是敲齿掏丹、裸身刮玉、剥皮撙环、抠肠寻珠，纵是焚体之刑，也无如此之酷；而墓主设下的防盗机关，也多是阴险狠毒，细数那些伏火焚烧、流沙活埋、巨石碎骨、腐液毒噬的机关埋伏，此中何曾有些许容情之处。

那一时期非常流行虚墓疑冢，所以元代多有移尸地之说，实际上都是迷惑盗贼耳目的假丘，造得也是力求乱真；棺槨明器不惜工本，一旦被破，就以为墓主早已飞升仙解了，也就无人再去追究真正的墓室位置。

瓶山地门中的墓道，直通这陷阱般的瓮城。如果盗墓贼凭借牛牵马引挖到此处，不是大队人马根本难以做到，就将这道拱卫仙宫的城关造成了虚墓，隔绝了与真正墓室连接的通道，利用原本的机关加以改装，竟成了护陵的鬼军，务求将胆敢进来倒斗的贼人一网打尽，是一处阴险的虚墓陷阱。

陈瞎子又并非真正能掐会算，而且他过往的经验，都无法用在瓶山这道观仙宫改建的墓穴里，他便是猜破了头，也想不到竟是如此。此时若有所悟，不禁觉得骨头缝里都冒凉气，那些木人机弩虽是死物，但皆能活动，弩机一尽，就有木人运箭装填，也不知城上储了多少箭矢，射到儿时方休。城中火势蔓延，困在竹塔上时间一久，就只这灼热的气流便教人难以承受。

这些乱箭火海的机关埋伏，在真正的战阵攻守中，也许并不能起任何实际作用，可卸岭群盗进来是盗墓的却不是来攻城拔寨的，再加上事先全未料到，一上来就失了先机，难免落了下风，百余号人被困在竹塔上苦苦支撑。

此时罗老歪也定下了神，他本是悍勇狠辣的太岁，可是眼见四面城上，都是怒目圆睁的木人，他又哪里知道什么机簧动作之理，还以为真是墓中守陵的阴兵来攻，额头上冷汗直冒，但悍匪的性子发作，怎管它

许多，就算真进了森罗殿，也欲作困兽之斗，便命手下对着城头开枪射击，他自己也抽出双枪左右开弓，一时间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城头的那些木人，木质紧密异常，构造又十分简单，木料历久不朽，且不易损毁，就算被子弹击中，也难对其行动产生太大影响，而且局面混乱不堪，罗老歪等人在枪林箭雨中一通射击，也难判断有没有击中目标。但他红了双眼，顷刻间就将两支转轮手枪的子弹打光了，又自咬牙切齿地装弹开枪，结果动作幅度稍大了些，头顶的军帽被城上一箭射落，吓得他急忙缩颈藏头，大骂那些阴兵鬼军的祖宗八代。

陈瞎子按住罗老歪，让他不可造次，抬眼瞥见城上敌楼，心中一转，只有将那敌楼中的水银机括毁了，止住这阵箭雨，才能有脱身之机，但要在乱箭中攀上城头，却又谈何容易，就算避得开一阵紧似一阵的飞蝗箭雨，可城内到处是烈火升腾，谁有本事飞过火海？

陈瞎子看了看脚下的蜈蚣挂山梯，心中有了些计较。他逞一时血勇，正待冒死一试，却忽然被哑巴昆仑摩勒拽住。原来这昆仑摩勒并不是天聋地哑，他口不能言，但耳聪尚在，又追随在陈瞎子身边多年，见了首领的神态，已明其意，连忙打个手势，要替陈瞎子赴汤蹈火，攀到城头上毁了那灌输水银的敌楼。他用巴掌拍拍胸膛，瞪眼吐舌，作势抹个脖子，他那意思大概是说：哑巴这条命就是盗魁的，死有何防？

陈瞎子知道昆仑摩勒是山中野人，其身手矫捷异常，不是常人所及，要是他去，或许能有成功的机会，他可以撑着竹梯纵身越过火海，只要到得城墙底下，便是弩击射不到的死角，此刻脚下已是灼热难当，事不宜迟，就对哑巴点了点头，命他舍身上城。

可还没等哑巴昆仑摩勒有所行动，忽听得四周高处传来一阵绞弦之声，木人张机搭弩的弦声虽然密集，都没这般剧烈，群盗附在竹塔上听得心中寒战起来，不知又是什么作怪。

蓦地里一声绷弦巨响，尖锐的破风声呼啸而来，众人抬眼一张，都惊得呆了，一支人臂粗细的大箭，来如流星，势若雷霆，夹着一股金风，从城头的一架巨弩中射出，奔着群盗聚集的竹塔直贯下来。

盗众里有博物的，识得那是古时军阵上使的神臂床子弩，就连夯土墙也能射穿，可群盗在烈火乱箭中根本无法躲闪，而且床子弩势大力沉来得太快，看见了也来不及闪躲，那一支巨弩眨眼间就到了身边，首当其冲的一个盗伙，猛然见了这等声势，连叫都来不及惊叫一声，只好硬着头皮以藤牌硬接。

藤牌防御普通的弩矢攒射尚可，但对射城用的巨型床子弩而言，无

异于螳臂挡车。三棱透甲锥的箭头将藤牌击碎，贯得那名盗伙对穿而透，余势未消，又将他身后的两名工兵穿了，血肉破碎中射作一串钉在地上。竹塔上硬是被豁出了一道血胡同，乱箭射入，接连有人中箭摔下竹梯滚入火中，哑巴昆仑摩勒也中了数箭。

余人骇得呆了，被射穿的那几具尸体，溅得罗老歪满脸是血，不等群盗堵上被强弩射穿的缺口，城上又是连弩数弦，几支床子弩应弦飞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劲射而来。罗老歪脸上都是热乎乎的人血，刚抹了一把，就见眼前寒星一闪，还没等他看得清楚，那硬弩破风，早已经射至面前。

第十九章 无限永久连环机关

床子弩是古时战争中的利器，弩架形状如同木床，分置前、中、后三道强弦，弩床后有两道绞轮拽弦，势大力沉，专射那些在寨栅、盾阵、土墙后藏身的顶盔贯甲之辈。北宋的死敌金国兵将，对此类硬碰硬的强弩尤其惧怕，皆称其为“神弩”，丧在其下者难以计数。不过神臂床子弩绞轮动作缓慢，所以比普通的弩机慢了一阵，但此刻四周城墙上隐藏的十余架神臂床子弩，逐个被机括灌输发动，几支神力弩呼啸着射将下来，顿时就将卸岭盗众勉强支撑的阵势击溃。

陈瞎子见一支神弩径向罗老歪射来，那罗老歪满脸是血，哪里看得清楚面前的情况，若被射中，立刻就会被穿了透心凉。罗老歪是陈瞎子一手扶植起来的军阀，自然不能让他在此丧命，情急之下，只好一脚踹出，把罗老歪在竹塔上踢了一个跟头。

这一脚虽在间不容发之际救了罗老歪的性命，可那神弩来势极快，劲风掠过，正从罗老歪肩头飞过，他肩上的皮肉被弩尖带出了一道口子，皮肉鲜血都翻飞开来。

罗老歪又惊又痛，身体翻下竹梯砸在一名工兵身上，所幸没有直接滚入烈焰升腾的火海之中。不过城上乱箭攒射不止，他左眼中了一箭，疼得哇哇暴叫，但这罗老歪也不愧是在三湘四水间称霸一方的军阀，竟自抬手抓住箭杆，连同那颗血淋淋的眼球一并从脸上扯落，全身是血地滚入死人堆里，混乱之中谁也没看到他是否还留得命在。

这时卸岭盗众已经乱了营，人人但求自保，在箭雨烈火中拼命挣扎，顾得了前就顾不了后，转眼间就有数十人被乱箭钉在火中，侥幸带伤未死的，纷纷把尸体拽上来遮挡飞蝗般的箭矢。陈瞎子竭力收拢群盗，把那些死人的藤牌捡回来挂在竹塔上，阻住四面八方的乱箭。刚刚将残部阵脚稳住，只听城楼上机关动作之声不断，木俑转动绞轮，神臂床子弩的弦绳即将再次发动，只要再有一阵强弓射到，蜈蚣挂山梯搭成的竹塔必散无疑。

陈瞎子手举藤牌护住身体，心中暗自叫苦，以往去各地盗墓，仗着人多势重，又兼器械阵法精熟，都不曾有什么挫折之处，岂料在瓶山古墓中步步艰难，正是“肥猪拱进屠户门，自己撞向死路来”。如今落入机关城的陷阱之中，不消片刻就得全伙殒命于此。虽然陈瞎子是胆硬心狠的常胜山舵把子，逢此境地，也不免心胆俱寒。

他原本想让哑巴冒死攀上城头毁掉乱箭机括，可刚才一阵混乱，哑巴腿上也已中了数箭，就算他身高八尺、膀阔三停，是骨骼非凡能够徒

手爬城的昆仑摩勒，可眼下中箭带伤，便真有通天的本领也施展不出了。

陈瞎子眼见山穷水尽，知道唯有自己这舵把子出马，冒死拼它个搏浪一击，若是祖师爷保佑卸岭气数不绝，或能得脱，再有迟疑就连这丝毫的机会都没有了。当即抓过一架蜈蚣挂山梯的梯头，伸手一拍哑巴肩膀，那哑巴昆仑摩勒也已会意，顾不得腿上箭伤及骨的剧痛，双手打个交叉，托在陈瞎子的脚底，运起神力，猛地将陈瞎子从竹塔上向半空里推去。

陈瞎子亡命一搏，被哑巴使劲一托，借势跃在空中，把手中的蜈蚣挂山梯戳在火中，经由那竹梯的韧性带动，如同古罗马人发明的撑杆跳一样，将身子在空中划个弧线，奔着敌楼下的城墙跃去。就这么一腾一跃之际，半空横飞的乱箭也都招呼在了身上。陈瞎子外边的袍服里面，暗藏了钢纱甲冑，他抓了面藤牌护住头脸，任凭乱箭攒射，都被钢纱甲冑隔了去。

传承了几千年的发丘、摸金、搬山、卸岭之盗，不是民间的小贼散盗可比，这些字号里代代都有身怀异术的高人，陈瞎子要没有些真本事，岂能做得天下十几万卸岭盗贼的首领。这时孤注一掷，自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将古时飞贼“翻高头”的绝技发挥得淋漓尽致，撑着蜈蚣挂山梯，从满城烈火中飞身跃过，直扑城墙，但那竹梯长度有限，眼看就要落到城墙下的熊熊大火之中。

就在陈瞎子即将坠入火窟之际，竹塔那边的哑巴早将另一架蜈蚣挂山梯掷出。哑巴昆仑摩勒神力过人，那竹梯后发先至。空竹带着破空的呼呼风声，从陈瞎子头顶掠过，刚好掷到城墙下，搭着高墙斜依在火中。

陈瞎子身在空中，看接应的竹梯凌空落在面前，暗叫一声：“好侥幸也！”要是没有昆仑摩勒这样的奇人相助，就算是他仗着飞贼的轻身功夫过了火海，到得城下也难免坠下去被活活烧死。他随手扔了藤牌，在灼热的气流中落在那架蜈蚣挂山梯上。但落足之处，仍离地面油砖燃烧的火焰太近，衣服顿时都被燎着了。他急忙蹿上几步，在竹梯上一个转身，顺势扯掉了烧着的外袍，回头看时，止不住眼前好一阵发黑，牙齿捉对儿厮打。

原来哑巴昆仑摩勒为把竹梯掷到城下，不得不踏在火中，离了群盗据守的竹塔，此时已被乱箭射做了刺猬一般，庞然的身躯轰然倒在火中，顷刻间烧成了一团火球。

陈瞎子见跟着自己多年的昆仑摩勒死得如此惨烈，不觉触着心怀，险些一头栽下竹梯。但他本是帅才，见惯了生死之事，又知道此刻众人性命全系在自己身上，只好硬起心肠，抖擞精神，几步登上竹梯的最高处。

古墓中的瓮城四墙，都如瓮壁般向内略微凹陷，城壁溜滑异常，就是刻意为了防备那些手脚凌厉的贼人攀城。哑巴临死前抛过来的竹梯，斜依在城墙上，顶端只刚到三分之二的高度，任凭陈瞎子本事再大，也没办法从此处跃墙而过。

好在手中还拖着那架跃过火海时的竹梯没有松脱，忙将这架蜈蚣挂山梯挂在城头的垛口上，倒提了脚下所踩的这架，飞身登城。

城下火光映得城上忽明忽暗，只见在火光明暗之间，一具具木俑穿着盔甲袍服，圆木拼接出的身体里，发出“咯棱棱”的木头声响，在城墙后瞪目运箭，控制机蝗飞射。当时西洋的自鸣钟机关之理已不出奇，实际上在秦汉之时，就有方士可以使机括控制木偶来演出整套的杂戏，但在机括控制下，那些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动，必有定律节奏，稍乱一步就满盘皆散。

陈瞎子虽是平生广见博学，可临到近处，看到这些形如鬼魅的木人，还是不免觉得全身发毛。看来古时传说有些古墓中藏有鬼军护陵之说不假，若是不知就里的人，在地宫中猛然见了木人机括动作起来，惊骇之余，自然真就将其当做守陵的鬼军了。

木人动作不绝，仍然是乱箭不断。陈瞎子见城上除了这无数木人木俑之外，就全是密密麻麻的弩机、箭匣，间有数张绞轮转动的床子弩。那藏在城上的一匣匣箭矢数之不尽，也不知射到什么时辰才会告罄。城头上虽是人影晃动，机簧响动纷乱，但实则只有陈瞎子他自己一个活人，置身于如此诡异万分的情形，实令人毛骨悚然。

陈瞎子冒死登城，原就是搏命而来，虽是心底里生出恶寒，但为救出那些幸存的手下，仍是壮起胆子，硬着头皮，从身边那些直眉瞪眼的木人中穿过。四下里一张，已知先前判断无误，城上敌楼里有个水银井——在机簧之术，习惯称机关的核心部分为“井”，并非是真如水井一般的构造。要破这机关城，唯有把井中水银泻出，只要流转往复的水银一失，便如同水车失水，风车无风，一旦破了机关井，城周那些机弩也就变得形同虚设了。

看定了周遭形势，又听机括水流之声，心中便已有了计较。他晃动身形接近敌楼，那敌楼中有许多四方的敌孔，里面的水银被城中火气一

逼，汞气刺鼻。陈瞎子黑纱罩面，屏住了气息，正要将蜈蚣挂山梯戮进敌楼，搅停机关，忽觉脚下无根，猛地一沉，整个身子立即向下落去。

原来这瓮城的城墙中空，里面除了机相灌输的水银机括，城头更有许多翻板陷坑，看着平整坚固的地面，只要不知情的踏到翻板上，就会立刻落在坑里。陷坑是极恶毒的机关，坑内有“脏、净”之分，净坑里面没有致命的东西，专是为了生擒活捉；脏坑则是为取人性命，里面暗设签、钉、毒水之物，掉下就别想活命。而且说陷坑狠毒，主要是因为这种陷阱一旦踩到了，就几乎无人能够幸免，那人身手再怎么出众，奈何力从地起，脚下落了空，无依无着地掉进去，纵有周身的本领也施展不出。

但卸岭群盗纵横天下近两千年，凭的就是矫健身手和器械精良，那蜈蚣挂山梯是多少代人呕心沥血打造得来，其用途除了登梯攀高，还能克制各种古墓机关，形势越是险恶危急，它的作用发挥得也就越大。陈瞎子落入翻板陷坑的同时，已将那竹梯的百子挂山钩搭上敌楼，身子下坠之势立即停住，离陷坑里铺设竖立的铁矛矛尖，只有寸许的距离。如果再稍微向下一点，就算身上有钢纱甲冑护体，也会由于下落之势太猛被戮死在坑内，惊得他全身冷汗淋漓，手脚都有些软了。

陈瞎子把命捡了回来，在心中连叫“祖师爷显灵”。他手脚并用，攀着蜈蚣挂山梯上了敌楼，见敌楼没有门户可入，便拖过另一架竹梯塞入楼内。猛听一阵巨响，长梯立刻卡在了机关井内，敌楼中的流水之声随之断绝，一股股的水银从箭孔中流了出来。

陈瞎子急忙凭借竹梯，提身纵到城头的垛口上。这时四周城墙上的木人，失去机括后，已纷纷停止活动，神情木然地立在城上，床子弩上即将射出的第二排重箭，也由于绞轮停止而留在了弩床之内，一时鸦雀无声。

此刻困在城内的盗众，虽还剩下十几个活人，也几乎是人人带伤，个个挂彩，他们被困在竹塔上苟延残喘。乱箭虽是停了下来，可城中伏火烧得正烈，遍地的白骨棺椁全都付之一炬，只有耐得水火的蜈蚣挂山梯搭成的竹塔，兀自耸立在火海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盗众，都被脚下烈火的热浪煎熬，如同架在火上翻烤的野味，一个个头发眉毛都快烧秃了，只觉身边的空气都快被点燃了，再也难以维持片刻。

群盗眼见舵把子将敌楼的机关井捣毁，现在是逃出火海的时机，急忙将手里的藤牌抛掉，正打算把竹梯连接起来，搭成长长的斜桥登上城头避火。不料忽听瓮城所在的洞穴轰然有声，一阵阵闷雷掠过头顶，火光中看得真切，只见一缕缕的细沙从天上坠下，城中好似下起了一场沙

雨。

包括陈瞎子在内，人人骇然失色，城中的机关是一环扣着一环。瓶山外表看似石山，但实则是座沙板山，岩层中原有大量细沙，都被青石夹在中间，这瓮城陷阱另设绝户机关，要是水银井被外力毁去，就会引出岩层中埋藏的大盘沙石，把这整座机关城都用流沙彻底埋住。

众人刚从乱箭中逃生，又见头顶流沙涌动，心中都是寒战透骨，什么是插翅难飞，这四周城关重门紧扣，岩洞都被巨石封堵了，呼吸之间，就会有大量流沙倾泻下来，便是真有翅膀也无处可逃了。这须臾之间，群盗是由死入生，又从生到死，尚未顾得上绝望哀嚎，那天顶上就已有数十条黄龙般的流沙狂落下来。

第二十章 无间得脱

流沙历来是古墓中以柔克刚的有效防盗手段，大量流沙一旦灌满地宫墓室，就不可能像挖墓墙夯土般，一个盗洞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沙子松散流动，不管盗墓贼掏挖出来多少，就会有其余的沙子流过来填补，除非是将里面的千万吨积沙全部掏空，否则流动的细沙就会像一面会自己移动的墓墙，盗墓者永远也别想在其中打出一条墓洞。

但是自古以来，古墓里虽然多有流沙机关，可是沙子并不合风水之道。青乌风水中涉及的“龙、砂、穴、水、向”，其中这“砂”字，是石字旁的，泛指各种土壤岩层，而不是流沙之沙。

没有墓主愿意把自己的遗骸埋入黄沙，不过相比死后惨遭倒斗之苦，宁可选择流沙伏火这类玉石俱焚的机关，将墓室和潜入进来的盗墓贼来个同归于尽。

陈瞎子等人仗着以前的经验，还以为这瓶山里面无沙，岂料瓶山根部是处罕见的沙板山，上面才是整体的青石。他们拼命捣毁了敌楼里的机关井，却又引发了岩层中的流沙涌将出来。有道是狂沙乱舞，沙性看似平平无奇。一旦剧烈流动起来，实比伏火毒烟还猛，被流沙追赶的人，只要被沙子埋过胸口，不等没顶。就会无法呼吸死在当场，而且细沙溜滑，一踩就跌出一个踉跄，又哪里逃得开。

陈瞎子在城头上见狂沙倾泻入城，登时将火头压了下来，四下里光线顿时弱了，黑暗处都是流沙奔涌的隆隆轰鸣。他也是见机得快，没有丝毫犹豫，倒挂了蜈蚣挂山梯，从城头上爬城而下，脚下足不点地般狂奔逃命。他见四周火落沙涌，留在城上顷刻间就会被狂沙吞没，那敌楼里虽然有些空间，不过大最水银灌输其中，只要楼外被流沙理了，即便不被当场即憋闷而亡，积郁在内的汞气也会将人毒杀，如今只有城门洞里能稍躲片刻。

灌入瓮城里的流沙，都是自中空岩层里倾泻下来，那道被千斤断龙闸封住的城门洞，离流沙落下的黄龙最远，虽然迟早也会被沙子埋了，但蜈蚣尚且偷生，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哪怕是为了多活片刻，也要竭尽全力逃向城门。

那些在竹梯上的幸存盗众，见首领从城上狂奔过来，一面逃一面跟众人打着手势，他身后便是山呼海啸般的滚滚流沙，群盗立时会意，跳下蜈蚣挂山梯搭成的竹塔，不顾身上伤口流血疼痛，连滚带爬地跟着陈瞎子一齐逃命。

流沙之势如同天崩山塌，群盗耳朵几乎全都聋了，眼睛直盯着那城

门洞，没命价地逃了过去，谁也不敢回头去看身后的情况。有些腿上中箭行走不得的，就拼命用两只手在地上爬行，或是脚下功夫火候不到的，只要是摔倒的就爬不起来了，稍有差池便都被流沙埋在了城中，其余的人自保都难，哪里还管得了他们。

陈瞎子一路狂奔，瞥眼间正看到罗老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瞎了只眼，满脸满身都是鲜血，就顺手揪住他胯枪的皮带。身后流沙奔腾之势令人窒息，陈瞎子也不敢停步，拽了罗老歪就逃，他稍微慢了这么几步，就落到了群盗身后。

忽然面前城门洞里一阵爆炸的气浪涌来，顿时将逃在前边的几名盗众，撞得凌空翻起，陈瞎子拖着罗老歪反而侥幸避了开来。混乱中定睛一看，原来是留在墓道中的那群盗伙工兵，为救出舵把子和罗帅，用大量炸药炸开了千斤闸，不过那炸药用得太多，连城墙都被炸塌了一大块。

陈瞎子心中一阵狂喜，想来卸岭之盗气数未尽，此番竟能无间得脱，实乃侥幸之至，提了口气，脚下加力，全力冲向炸塌的城门。墓盗中的群贼不等爆炸的硝烟散尽，就想闯进地宫里来寻找舵把子，只见里面黑漆漆的沙尘飞扬，有几个满脸都是血水沙土的汉子，从中夺路逃出，他们后边则是一道沙墙滚滚涌出。

群盗见势头不对，急忙接住逃出来的几个人，呐喊声中掉头就撤，身后流沙激射倒灌，将墓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陈瞎子受惊不小，加上连番在鬼门关前走了几趟，心神格外恍惚，知道留在此地，也难有作为，赶紧嘱咐手下，连夜里撤回老熊岭义庄。群盗和工兵营在红姑娘的指挥下，收拢部队，一时人心涣散，偃旗息鼓地从山里退了回去，暂时驻扎在老熊岭上。

到得那座被当成临时指挥所的“死人旅馆”里，陈瞎子才缓过神来。看看罗老歪的伤势，左眼算是没了，肩上伤可及骨，但罗老歪身经百战，负伤无数，这回受伤虽重，却在随军的医官处理一番之后，竟自还阳过来，口中脏话连出，不绝口地大骂瓶山古墓的墓主，要不把那墓主人从他的屁坑里拖出来乱刀剁了，罗帅就他妈不姓罗改姓屁了，当即还要再派人回去调兵，调他娘整个师来，不信挖不开瓶山。

陈瞎子知道罗老歪说的都是气话，漫说一万人马，就算有十万大军，想要挖开这么一座大石山里的古墓，怕也不是十天半个月之内能做到的。他亲自带着手下，分别从山巅和山脚两入瓶山，不仅均是无功而返，而且加起来数数，已是枉自折了一百多个弟兄，其中大多数都是卸

岭群盗的精锐之士，最可惜的就是花蚂拐和哑巴昆仑摩勒，都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陈瞎子心中暗想，这回要是无功而返，别说他舵把子的头把金交椅坐不稳了，就连常胜山的山头怕也是要土崩瓦解。陈瞎子野心勃勃，常思量要成就一方大业，这些年苦心经营，实是费了许多心血，而且他心高气傲，不肯认输，不仅身手见识过人，又兼有容人之量，惯会用义气二字收买人心，天生就是做魁首的人物，可他唯独看不开胜负成败，在此一节上，略嫌器量不足。

打定了主意，陈瞎子便召集众人说道：“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众兄弟休要焦躁，暂在此休整几天。不日陈某便要再上瓶山，不将这座山里古墓挖它个底朝天，须是对不住那些折了的弟兄！”说罢摆血酒发毒誓，定了成规，又在义庄里给那些惨死的盗众摆了灵位，烧香烧纸，并按湘西撒家风俗，扎了许多纸人，写上主家姓名和生辰八字，在灵位前焚化了，让它们在底下伺候诸位老爷，这些琐事，自不必细说。

一连几日，陈瞎子让罗老歪好生养伤，他自己只是在义庄里闭门独坐，思量着进瓶山盗墓的计策。瓶山古墓之奇，天下再无第二处了，虽从山巅进入，可直切中宫，但墓中毒物潜藏难防，被咬到一口，就连神仙罗汉也难保性命。可从前殿或偏殿挖将进去，谁知是否会误入另一处疑冢虚墓。而且石山坚固，巨石铅水封门，里面机关重重密布，听闻宋时瓶山曾有机关总枢图谱，后来落入元人之手，封墓下葬之后，那图谱便被毁去了，如今想破尽其中机括实是难于登天。

思前想后，在这瓶山之中，单凭卸岭之力绝难成事，也只有希望搬山道人早日赶来会合。搬山分甲之术，自古就传得神乎其神，陈瞎子素知其手段高明，便是神鬼也难揣测，却也未知其详，要是有搬山道人相助，也无法盗得瓶山墓中的宝货，那可真就无计可施了。

直到第四天头上，陈瞎子总算是把鹧鸪哨那三个搬山道人盼了来。原来搬山道人此行也不顺利，在黔边扑了一空，夜郎王的古墓，早就不知在多少朝代之前，就被人盗空了，墓中连块有壁画的墓砖都没给留下，只有座荒芜的大坟山遗留下来，不由得让人好生着恼。

陈瞎子让手下腾出一间静室，在里面同鹧鸪哨等人密议起来，说起两盗瓶山，都折得惨不忍睹，想来不能单单以力取之。不过陈瞎子也没忘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把那死里逃生的狼狈经过，描述得格外耸人听闻，也没好意思说折了许多兄弟。

天下盗墓之辈，有千年秘术的不外摸金校尉、卸岭力士、搬山道人，可实际上并非皆是有“术”。陈瞎子知道卸岭盗墓用“力”，依靠长锄大铲、土炮药石，加上大队人马，还有被称为卸岭甲的蜈蚣挂山梯，卸岭的手段，向来离不开这些器械，以“械”助力，所以卸岭称个“卸”字。

另外陈瞎子还知道，摸金发丘盗墓是用其“神”，但摸金校尉当世也没剩三两个了，他们行踪更是隐秘，不知如何用“神”盗墓，难道是请神求菩萨，让神灵帮忙倒斗？那岂不是望天打卦、占卜墓穴方位的巫术？只听说摸金校尉擅能观望风水形势，会些个分金定穴、寻龙找脉的本事，怎敢称个“神”字？

鹧鸪哨是搬山的首领，也是绿林里众所皆知的一号人物，英名播于天下，他和陈瞎子二人义气相投，无话不谈，对于摸金用神之事，他却知道一些。因为搬山道人虽是不修真的假道人，但扮了千百年的道人，对玄学道术多少会知道一些，便对陈瞎子直言相告。

摸金校尉始于后汉，专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那“望”字诀里上法本事，普天下再没人能及得上摸金校尉。他们这伙人盗墓，讲究个“鸡鸣灯灭不摸金”的规矩，擅长推演八门方位。这些本事，都得自《易经》。风水之道就是《易》之分支，世上相传“摸金用神”，这“神”，就是指《易》。古人云“神无方，易无体，只在阴阳之中”，“鸡鸣灯灭”正是《易》中阴阳变化之分，所以换句话说，摸金校尉盗墓，依靠的是易理。

不过搬山道人鹧鸪哨虽然知道这么个大概，却也并没真正结识过摸金校尉，只听说无苦寺中的住持了坐长老，就是位已经金盆洗手、挂符封金的摸金校尉，鹧鸪哨早有心去结识他，奈何无人引见，又诸事缠身整日奔波，始终是难得其便，说来也自连连叹息。

陈瞎子恍然大悟，看来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他和鹧鸪哨早就认识，不过二人事务太多，也难有聚首畅谈的机会，更不知搬山用“术”之说是否属实。只因知道搬山道人的，都将搬山秘术传得极为神秘，外人对此也不好妄下断言，此时问将出来，是想要探他一个实底，否则那些搬山道人有名无术，再进瓶山岂不是枉自陪他去送死？

鹧鸪哨闻言笑道，搬山道人得个“搬”字，世人常以为是与卸岭力士相同，都是以力搬山，殊不知这天底下可以挖山凿山，却哪有真正的搬山之力？若非有术，怎搬得山？“分山掘子甲”与“搬山填海术”，已有多时未得演练，正是技痒难忍，如今这瓶山正可施展出搬山分甲之术。原来鹧鸪哨听得陈瞎子一番说话，心中已经有了办法，想破瓶山，非得“如

此如此……这般这般……”这番话说将出来，才引出一场搬山与卸岭三盗瓶山古墓。

第二十一章 金风寨

陈瞎子已连折两阵，唯恐做不了瓶山，会危及到自己在绿林道上的地位和名头，此时听得搬山道人鹧鸪哨说起他有一套搬山分甲术可以施展，心中好一阵狂喜，忙道：“不知此术如何施展？愿闻其详，若真使得，我当即封台拜将！”

鹧鸪哨说：“以术盗墓，更需有能力扶持，要盗瓶山古墓，搬山卸岭缺一不可，至于搬山分甲之术……”他稍一沉吟，接着说道：‘余窃闻，天人相应之理备于《春秋》，余殃余庆①之数载于《周易》。据说，摸金校尉盗墓用《易》，此乃从古的传承，搬山道人之术也已有上千年的来历，不过搬山分甲之术不同于世间任何方术，虽是专求个生克制化，却非是从《易》中五行生克之理而来。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有一强，则必有一制，强弱生克相制，即为搬山之术。’

鹧鸪哨认为瓶山的后山之中，有无数毒物借着山中药性潜养形炼，早晚就会酿成大患，不论是不是要盗发山中古冢，都要想方设法将其斩草除根，但是必须要先找寻一番，看看瓶山附近有什么天然造化之物，可以克制那山中毒物。

陈瞎子本就是见机极快的人，听后顿有所悟，有道是“弱为强所制，不在形巨细”，好比是三寸竹叶青，能咬死数丈长的大蟒，只要找出辟毒克蛊的宝物，何愁盗不得瓶山古墓？他脸上动容，拍案而起，赞道：“闻君一席话，真如拨云见日，想那些藏身在古墓里的百年毒物，吸得山中药气和地宫中的阴晦，专要害人，其后果不堪设想。吾辈卸岭群盗，就算不为图取墓中的宝货，也定要结果了断了它们，能把这场功德行透了，说不定就可借此成仙……”他向来不信神佛修仙，不过此时说来，是为了让搬山道人知道，常胜山里的好汉可不光是为了盗墓谋财，历来都有救民于水火之心。

二人商议良久，决定再到瓶山附近的几座苗寨中走一遭，于是乔装改扮。鹧鸪哨虽然眉宇间杀气沉重，可他久在山中勾当，又通各地土语方言，识得风土人情，若是扮成个冰家苗的青年男子，只要不是撞见绿林中的大行家，也绝不会露出六十分破绽。

但陈瞎子做惯了常胜山里的舵把子，一看模样就是江湖上人，绝不是做本分生意的，所以只能扮个算命先生，或是相地看风水的地师，再不然就是七十二行里的手艺人。

于是鹧鸪哨只好周他扮了木匠墨师的伴当。湘西吊脚楼众多，常有木匠走山串寨，帮着住家修补门窗，换些个山货为生，这种墨师，在山

里被称为扎楼墨师。哪怕是在深山密林里，只要有寨子居民的地方，就有扎楼墨师的踪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陈瞎子身份极高，走到哪都少不了带许多跟班的手下，如今哑巴昆仑摩勒和花蚂拐都已折了，卸岭群盗如何能放心让首领跟个搬山道人进山。而罗老歪伤势未愈，无法同行，最后只好让红姑娘跟着陈瞎子和鹧鸪哨，另有二十个弟兄，都带着快枪，远远坠在他们后边暗中接应。因为罗老歪的部队在瓶山连挖带炸，动静闹得不小，惊动了附近的几路军阀和山贼土匪，那些人都不是常胜山的背景，只不过对瓶山古墓也是垂涎三尺。可这几路人马势力都不如罗老歪强大，又见卸岭群盗吃了亏，也都不敢轻举妄动，只是不断派出探子，在附近窥探动静，想借机捞点油水，所以卸岭魁首想进山踩盘子，实是要冒许多风险，不得不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免有意外情况发生。

鹧鸪哨看在眼里，心中颇为不屑，蹙着眉头等了半天，陈瞎子这才部署完毕，便同着鹧鸪哨、红姑娘，三人扮成走山的扎楼墨师，另教那被掳来的熟苗做向导带路，一路下了老熊岭进了深山。

瓶山附近人烟稀少，只是散布着稀稀落落的几个寨子，近处的南寨，都被开进山里的工兵部队吓得逃走避乱了。在那熟苗的指点下，鹧鸪哨等人穿过山中一条深谷，径投北寨而来。

这段路途的地形更加险恶，几乎都是原始丛林没，有路径可走，一般来说，形容山光水色，常会用景色秀美来描述，而这被当地人称为沙刀沟的山谷，即只可用景色奇美来形容。眼中所见，尽是奇峰林立、怪石横空，数百米深的峡谷中，有上千根陡峭直立，形状各异的石笋，一丛丛地直蓝天。山谷中云海奔腾、雾涛翻卷，座座危石怪怪岩在云雾中忽隐忽露，一路走去，也看不尽那许多奇绝的风景。

好在熟苗熟悉山中形势，在千奇百怪的山谷中不会迷路，而且苗人胆小怕事，知道陈瞎子等人是军阀的大首脑，处处小心伺候，哪有逃跑的胆量。另外这人还是个抽大烟的烟鬼，当地人称这种人为“烟客”，罗老歪的部队里有许多当兵的都是双枪，这双枪是一杆杀人枪，一杆大烟枪，赏了他些上等的福寿膏，那上等的福寿膏，他平日里连做梦都不敢去想，从未吸得如此畅怀尽兴，更是死心塌地地服侍陈瞎子。

沙刀沟一端连着瓶山，另一端就是附近规模最大的北寨，虽然两地的直线距离并不算远，但中间路途艰难，绝少有人从这边过去。陈瞎子等人跟着苗人，连夜穿山越岭，只到第二天拂晓，听得一片鸡犬相闻，才终于抵达寨中。

北寨又名金风寨，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金苗聚居，专以挖金脉为生，如今寨子里也是夷汉都有。山民们起得早，天刚亮就从吊脚楼中出来，各忙着自家的活计，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由于世道太乱，寨子虽然僻处深山，也要防备山贼土匪前来洗劫，所以寨中有组织起来的乡勇，持着土铳梭标，在山口检查外来的货商。

陈瞎子和鹧鸪哨都是惯走江湖的，岂会被几个山民盘住，在山口应对自如，轻而易举地冒充扎楼墨师混进了寨子。他们之所以要化装进来，主要是因为山里的老百姓对军阀土匪恨之入骨，一看那些魔君的影子，不是一排土铳放过来，就是卷了家当飞也似的逃进深山，若想套些实底详情出来，也只得乔装改扮了，以免引起当地人不必要的慌乱。

寨中山民见有外边的人来，都好奇地围拢过来，要看看他们是行商的还是贩货的，鹧鸪哨也真是好会，见山民越聚越多，便对众人唱个大诺，随即吆喝起扎楼墨师的木工赞口来。所谓“赞口”是旧社会做生意使手艺时，说给客人听的“宣传广告词”，专用来夸耀自家手段，也是一种敬天告神、图赚吉利的套口，有唱出来的，也有念出来的。戏班子有戏赞，说书的有书赞，拉纤的有号子赞，宰猪的则有生肉赞，单是做木工的，就有上梁赞、开堂赞等数十种之多。

鹧鸪哨对诸行百业无不精通，又兼为人机灵，学什么便像得什么，此刻将一通木工开堂赞喝出来，岂是那些在深山里做活的普通木匠可比，听得那些由民齐声喝个大彩，都道“好个墨师工匠，唱得好赞口”，围观的山民至此已没一个不喜欢他的。

陈瞎子和红姑娘在旁听了，都不免对他刮目相看。在这里看来，鹧鸪哨活脱就是个年轻俊朗的木匠，一举一动，仿得不差分毫，哪里看得出来他真实身份，竟会是月黑杀人、风高放火、遍挖古墓、分甲有术的搬山道人首领。

陈瞎子担心自己的风头被鹧鸪哨盖过，也赶紧帮衬“告得众乡亲知道，别看我们兄妹三个墨师年轻，可扎楼的手艺是半点不差，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本事，扎楼扎椅无所不精，榫卯接扣也有可为，但凡什么木工活技皆能承揽……”他厚着脸皮吹了一通，所幸没说出自己是鲁班爷转世投胎。苗人极是敬重鲁班，相传洞苗搭楼的法子就是得自鲁班传授，他要是吹过头了，自是露出破绽，无人肯信。

那红姑娘也曾是月亮门里跑江湖卖艺的，招揽生意吆喝赞口的本事，并不逊于鹧鸪哨和陈瞎子。这三人的算腔作势有唱有和，默契十足，很快就骗取了山民们的信任，有繁重的大活就先找借口推在了转日，只肯做些敲补的零活。那向导也跟着跑前跑后地忙活，一直忙到中午，就

在一户撒家老者家中借伙吃饭，这才有空做他们的正事。

北寨和陈瞎子先前去的南寨风俗相似，每家的吊脚楼下也都有个玄鸟图腾，都是黑色的木头，看成年代十分久远。以前陈瞎子对此未曾留意，因为湘西在古时受巫楚文化影响，玄鸟的古岩画和古图腾随处可见，虽然神秘古怪，支并没什么值得追究的。

但鹧鸪哨的眼比陈瞎子还毒，看东西看人极准，放下饭碗，对那老者施了一礼，请教这玄鸟图案有何名堂。那老者早年是金宅雷坛中在道门的，后来避乱才有此定居，已不下二十年了。他听鹧鸪哨问起，就连连摇头：“玄鸟其实就是凤凰啊！这湘西山里人大多都信奉玄鸟。湘西有座边城古锁就叫凤凰，山脉山势也形似凤凰展翅。湘西的土人，都认为这东西能镇宅保平安。像这刻有玄鸟的老木头，在咱们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了，土人家都有祖上留下来的，外来到此的人，也大多人乡随俗了。”

鹧鸪哨与陈瞎子听了，在心中暗暗点头，果然不出所料，玄鸟就是从巫楚文化里衍生而出。再想往深处问问，却打探不出什么了，只好一边继续吃饭，一边继续打量这寨中情形，想找找有没有可以克制群物的东西。此山寨离瓶山极近，土人能不受物害，他们必是藏有什么克毒的秘密，但也可能是日用而不知，只好放亮了招子，支起了耳朵，自行在各处寻找打探蛛丝马迹。

正这时，忽听一阵高亢的雄鸡鸣叫，却原来是那老者的儿子，正从鸡笼中擒了一只大公鸡出来，旁边摆了只放血的大碗和木墩子，一柄厚背的大菜刀放在地上，看样子是要准备宰杀那只雄鸡。

只见那只大公鸡彩羽高冠、虽是被人擒住了、但仍旧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神态更是高傲不驯。它不怒自威，一股精神透出羽冠，直冲天日，与寻常鸡禽迥然不同。那鸡冠子又大又红，鸡头一动，鲜红的肉冠就跟着乱颤，简直就像是顶了一团燃烧的烈焰。大公鸡全身羽分为五彩，鸡喙和爪子尖锐锋利，在正午的日头底下，都泛着金光，体型比寻常的公鸡大出一倍开外。

鹧鸪哨眼力过人，传了数代的搬山分甲术之根本原理，就在“生克制化”四字，要通生克之理，需识得世间珍异之物。他一见这只彩羽雄鸡，就知极是不凡，暗赞一声“真乃神物是也”心中一块石头随即落了地，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刚到金风寨半日，未等细究，便先撞个正着，看来要破瓶山古墓里的毒蜃，正是着落在这里。

此时那老者的儿子，已将大公鸡拎到木桩上，捡了菜刀抄在手里，

抬臀举刀，眼看就要一刀挥下来斩落鸡头，鹧鸪哨刚刚看得出神、见势头不好，急忙咳嗽一声，喝道：“且住！”

那老者和他的儿子正待宰鸡，却不料被个年轻的木匠喝止，都不知他想怎样。那老者恼他多事，便责怪道：“我自家里杀鸡，与旁人无干，你这位墨师不要多管。”

鹧鸪哨赔笑道：“老丈休要见怪，我只是见这雄鸡好生神俊，等闲的家禽哪有它这等非凡气象，不知好端端的何以要杀？如肯刀下放生，小可愿使钱赎了它去。”

陈瞎子也道：“老先生莫不是要杀鸡待客……招待我等？万万不必如此，我们做木匠的只在初一、十五才肯动荤，每人三两，还要二折八扣，此乃祖师爷定下的规矩，往古便有的循例，不敢有违，不妨刀下留鸡……”

那老者自恃是金宅雷坛门下，虽然僻居深山苗寨，却不肯将一介走山的扎楼墨师放在眼里：“你们年轻后生，须是不懂这些旧时的老例。我家杀鸡却不是待客，只因它绝对不能再留过今日，即便是你们愿出千金来赎，我也定要让它鸡头落地。”

①余殃余庆：《易》中有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第二十二章 犬不八年、鸡无六载

那老者不愿误了时辰，便命他儿子即刻动手宰鸡，他这儿子是三十多岁的一条蠢汉，左手从后掐住大公鸡的双翅，将生锈的菜刀拎在另一只手中。宰鸡的法子不外乎“一抹一斩”，把刀刃拖在鸡颈上一勒，割断血脉气管，待鸡血流尽，这鸡便会气绝而亡；一斩则是一菜刀砍下去，斩落鸡头，但公鸡一类的禽属，猛性最足，鸡头掉落之后。无头鸡身仍会因体内神经尚未彻底死亡而乱飞乱跳，其情形且得十分恐怖血腥。

但山民乡农之家，宰鸡杀鹅的勾当最是寻常不过，看那老者儿子的架势，他是打算采用斩鸡头的法子。鹧鸪哨同陈瞎子对望了一眼，他们二人要取这山民家中的一只鸡禽，原本不费吹灰之力，即便不是强取豪夺，只消拍出一条金灿灿的“大黄鱼”来，也不愁买不下来。可是扎楼墨师哪该有什么金条，如此一来，难免会暴露身份，如今只好见机行事，起身走上前去，阻拦那山民宰鸡。

这二人都是绿林中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首领。非是小可的贼寇响马，虽然做了扎楼墨师的装扮，但举手抬足之中仍是掩盖不住虎步龙行，随口说出话来，也自有一股隐隐的威慑气度。

那一对山民父子两次三番被他们拦了，宰不得公鸡，虽是恼火，但听他们说话举止轩昂不俗，却也不敢轻易发怒，只有一番埋怨是少不了的：“这伙扎楼墨师好不识趣，我自己家里一米一水喂养大的鸡禽，想杀便杀，想留便留，再怎么收拾，也都是咱自家的书，便是天王老子也管不到这些……”

陈瞎子见鹧鸪哨执意要买这鸡，心中已然明白了八九分。公鸡乃是蜈蚣的死敌克星，而且此鸡神俊不凡，料来古墓里那成精的六翅大蜈蚣也要怵它三分，能得此物，大事定矣，此时要做的，只是连蒙带唬拐了这只鸡去。

他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对那老者嘿嘿一笑，抱拳通：“接连搅了贵宅正事，还望贵翁恕罪。我等兄妹三人，原非亲生，都是学艺时在师门中认下的师兄师妹，结伴在一处走山串寨相依为畜。凭着一身扎楼手艺为生，逢此乱世，却始终不离不弃，有一口清水，要分三份来喝，得一块干粮，也要掰成三瓣同吃。只因为当年在祖师爷神位前斩过鸡头、烧过黄纸，做出了一番拜把子结同心的举动出来，虽不敢自比桃园，但那一套盟誓至今言犹在耳，皇天后土、神人共鉴，曾对鸡盟誓，若有丝毫的违背，下场定如那被斩的鸡头，所以我兄妹三人许了个大愿，终身不食鸡肉，也见不得别个家里宰鸡，见了就必使钱赎得那鸡活命。”

陈瞎子胡言捏造了一些根由出来，随后又使出惯常的伎俩，说此鸡羽分五彩，目如朗星，绝非常物，杀之实属不祥，轻则招灾惹祸，重则主家会人丁缺失，要遭“刀兵劫”。那墨师木工，自古以来便有鲁班的秘术，擅能相宅厌胜^①，也多会下阵符摆诸门。据说有家人本来富足，可搬了新宅之后，家境一落千丈，幸得高人指点，始知建造宅子的时候，克扣了木工银钱，被墨师在家中下了压胜之术，结果拆开墙基房柱，果不其然，四柱之下，那分别藏着一辆拉满铜钱的马车，全是硬纸扎成，四城马车的方向分别指向四方，好像是载着钱往宅外而去。这就是木匠暗中下的阵符，被识破之后，主家也没毁去这四辆纸马车，而是把它们掉转了车头，由外而内向家里运财，此后果然财源滚滚。

这虽只是个民间传说，但可以说明墨师的方术自古已有，所以老百姓对扎楼墨师通晓异术之说，从无半点怀疑。瞎子借此危言耸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把他们师兄妹当年对鸡盟誓之事说出，说来说去，归根到底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务必要讨了这只不像凡物的大公鸡去。

陈瞎子胸中广博，高谈阔论，尽中机宜，正是富贵随口定，吉凶趁心生，只盼把那老者的心思给说活了。可谁知那老头好似铁石心肠，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摇头对他们说道：“墨师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把这

只雄鸡给了你们，实是让你们惹祸上身，这不积阴德的事情，岂肯轻易为之？此鸡非鸡，乃是妖物，你们这些后生，难道没听过犬不八年、鸡无六载之理？”

陈瞎子和鹧鸪哨先前都没想到这些旧时民俗，此时闻言恍然大悟，暗道一声：“啊也，竟然是为此事宰鸡！”原来那老者是金宅雷坛的门下，湘西山区有胡、金两大雷坛，都是名声很响的道门。这些道门里有道人也有方士，擅使辰州符，几百年来专做些赶尸送水、解蛊驱毒之类的营生。近些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道门里的气象也早已经没落得今非昔比了，像老头这样流落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度日者为数不少，这老头虽然不是金宅雷坛中的大人物，但也通些方技之道，他最信《易妖》之理。

《易妖》是本古籍，从三国两晋之际开始流传，专讲世上妖异之象，什么是妖？《易妖》中认为，不合常理者为“妖”，世上出现不合常理的特殊现象，都是一种天下将乱，或有大灾难的预兆。“犬不八年、鸡无六载”之语的出处，就是《易妖》中的理论，在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下，民间对此深信不疑者比比皆是。

这种说法是指居家中饲养的鸡犬禽畜，都不能养活得年头太多了，

因为一旦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生存得太久，每天都和人类接触，人们说话它就在旁边听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也都看在眼里，如此就逐渐通了人性，早晚必定成精成妖，做出些危及祸害人间的恶事来。

据说当年有一户富翁，家中孙男弟女奴仆成群，他在宅中养了一头白犬，那犬善解人意，十分得人喜欢，常常不离那富翁半步，出门游玩也携带在身边。后来这富翁忽然暴病而亡，家人自是将其下殓厚葬，但富翁所养的老白犬却也随即失踪了，人们都认为这狗是眷恋主人，主人去世，它就伤心出走，或是死在什么地方了，也没把这事太过放在心上。

谁知在那富翁死后，过了整整一年，一天晚上，那富翁忽然回到了家中，家人以为死者诈尸，无不大惊，然而看他言谈行止，都和生前一般无二。他自己说是一年前由于气闷昏迷，故而被人当做暴病而死，被活埋进了坟墓，幸好遇到一位道士经过坟地，机缘巧合，将他救了出来，他就随着那道人走访名山五岳，直到今日方回。

家人见富翁能得不死，无不欢喜，于是一切照旧，那富翁就和以前一样，饮食茶饭的口味习惯也不曾有变，白天处理家中大小事物，赏罚分明，教人信服敬畏，到晚上则挨个睡他的三妻四妾，如此过了大半年，把个家族整治得好生兴旺。

可有一天适逢他过生日做寿，晚上在席间开怀畅饮，多喝了几杯，酒意涌起来，就伏案睡去。忽然门外一阵阴风刮来，大厅里灯烛尽灭，有仆人赶紧重新掌灯，想把老爷扶入内堂歇息。不料一照之下，哪里有什么富翁，只有条白毛老狗，蜷在太师椅上睡得正酣，满嘴酒气冲天。众人大惊失色，才知道富翁早就死了，如今这个分明是妖物作祟，赶紧趁它熟睡之际，用乱刀剁死了大卸八块，架火焚烧毁去形骸。

像这类传说在秦汉至两晋的这段年代之间，非常广泛，不仅普通百姓相信，就连士大夫也常常挂在嘴上谈论。这些妖象都是特殊的征兆，或主刀兵水火，或主君王无道。到得后世，那些征兆预象的理论，就逐渐没人再提了，可至于居家饲养猫狗鸡鸭的，都不肯把狗养过八年，也不肯把鸡禽养过六年。因为许多人相信，这些禽畜久居人间，目睹世人种种行状，其心必有所感，一过六年八载的年限，或许会做出些常人难信的邪祟之事，不可不防，孔老夫子都说“不可与禽兽为伍”。

金风寨要宰鸡的这家老者，已养了这大公鸡将近六年，这公鸡神采卓绝，当年寨中鸡卵无数，但只有他家的鸡卵中孵出这只鸡来，其余的鸡蛋都是空壳，必是天地灵气所钟，所以向来宝贵爱惜，每天都喂以精食，而且这大公鸡也没辜负主人的喜爱，山里毒虫蝮蛇最多，是山民之

大患，这雄鸡昼夜在吊脚楼下巡视，啄食毒虫，每天拂晓金鸡啼鸣，更是不爽毫厘，比自鸣钟还要来得准确，所以也舍不得杀掉。奈何六年已到，再留下恐怕不祥，按照旧例，今天天黑前，必定要杀鸡放血，否则一旦出了什么麻烦，料来必是狠的，于是喂它饱食一顿，磨快了菜刀就要当场将之宰掉。

陈瞎子终于明白了缘由，要是换作别般情形，好歹能诌了这只雄鸡出来。可六载的鸡禽向来不祥，倘若留了不杀，须是对主家不吉。湘西山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看这老儿脾气好倔，如何能说得他回心转意？怕是给他两条大黄鱼也是不肯，如今说不得了，只好使些手段出来。

他脑中念头一转，就对红姑娘使个眼色。红姑娘暗中点头，她擅会月亮门古彩戏法。古彩戏法中有许多机关般的秘密手段，号称“黏、摆、合、过、月、别、撵、开”，其中那“月”字诀，是种类类似于障眼法的手段，观者即便近在眼前，也看不出施术者是如何挟山过海、移形换物的，月亮门的艺人对此术最是拿手，只要红姑娘一动手，就能在这对山民父子眼前，把那只大公鸡用障眼法的手段遮住，任你是火眼金睛，也看不出她是如何施为，虽是让他们眼睁睁瞧见被一伙扎楼墨师凭空摄了去，可找不到物证，也自无道理可讲了。

红姑娘刚要动手，却见鹧鸪哨将手拢在袖中，只露二指出来，微微摇了几摇，这是绿林中用手势联络的暗号，是告诉她和陈瞎子先别轻妄动，在寨中惹出动静来，虽是不难脱身，可会坏了盗发瓶山古墓的大计。

陈瞎子和红姑娘知道搬山道人可能自有妙策，于是隐忍不发，静观其变，但暗地里也似有意似无意地走到那对山民父子身边，稍后一旦说崩了谈不拢，就要动手抢夺，万万容不得他们宰了这只彩羽雄鸡。

只听鹧鸪哨对那老者说：“犬不八年、鸡无六载，确实是有此旧例不假，但天下之事无奇不有，不能以旧例而论者极多，小可不才，愿说出一番道理来，令尊翁不杀此鸡。”

那老头见鹧鸪哨神色从容，谈吐不俗，心说别看这人年轻，他即便真是扎楼墨师，也绝不是等闲小可的人物，但却不信他能说出什么辩驳的真实言语来，最多和那陈瞎子的说法一样，满嘴烟泡儿鬼吹灯的江湖骗子套路，且听他一言又有何妨。念及此处，就道：“也好，我就听听你这后生能有什么高见，若是能说得我心服口服，就将这只雄鸡白送你。其实我也舍不得宰了它，奈何旧例在此，如何敢违？到时你这后生墨师说不出什么，可休再多事阻碍我家杀鸡。”

鹧鸪哨早有了主意，他并不想对普通山民做出绿林道中巧取豪夺的举动，如今等的就是老头的这句话，二人击掌为誓，当下抬手从山民手里要过那彩羽雄鸡。只见这大公鸡虽是死到临头，可也不知它是懂还是不怕，并不挣扎扑腾，昂首瞪视，神色凛然生威，俨然一副军中大将的从容镇定风度。

鹧鸪哨让众人细看这只雄鸡，“犬不八年、鸡无六载”之例虽是古时风俗，今人也多信服，自然是不能不依。凡是家养的鸡禽，都不肯给它六年之寿，但此鸡非鸡，却是不需遵循此例。

那老头闻言连连摇首，陈瞎子也暗中叫苦，心想：“亏你鹧鸪哨身为搬山首领，竟说这大公鸡不是鸡，不是鸡又是什么？是鸟不成？三岁小孩也不信，这如何能说得这老头信服，看来只好按咱们绿林响马的旧例……直接抢了它去。”

鹧鸪哨话没说完，见众人不信，便接着说道：“凡是世上鸡禽，眼皮长得正和人眼相反，人的眼皮都是从上而生，上眼皮可以活动眨眼，而鸡禽之物，眼皮都是自下而生。诸位不妨看看，这只雄鸡的眼皮生得如何？”

那老者从未留意此事，但养鸡的人家，谁个不知鸡禽眼皮在下？仔细一看，那只羽分五彩、昂首怒鸣的大公鸡，果然是同人眼一样，眼皮在上，若非刻意端详，还真忽略了这一细节，就连见多识广的陈瞎子和红姑娘，也觉惊异，都道：“这是何故？”

鹧鸪哨说：“眼皮如此生长，只因它不是鸡禽。”

复听此言，众人仍是满头雾水，不是鸡禽，却是什么？

鹧鸪哨也不愿与他们卖弄识宝秘术，直言相告道：“湘西从古就有凤凰玄鸟的图腾，地名也多和古时凤凰传说有关，就如同此县，名为怒晴县。怒晴乃为风鸣之象，鸡禽眼皮生在上面，更兼一身彩羽金爪，岂是普通鸡禽？它根本就是罕见非凡的风种，是普天下只有湘西怒晴县才有的怒晴鸡！”

①厌胜，镇压、镇伏、克制、压制、辟邪之意，也称“压胜”。

第二十三章 裁鸡令

鹧鸪哨说此鸡名为“怒晴”，金鸡报晓本就是区分阴阳黑白之意，而怒晴鸡引吭啼鸣之声能破妖气毒蜃，更可驱除鬼魅。若是凡鸡凡禽，其眼皮自是生在眼下，而眼皮在上就是“凤凰”，虽也有个鸡名，却绝不能以常鸡论之。

凤凰是不是当真存在于世，此事谁也没亲眼见过，不好妄做定论，今人多认为古楚人的“引魂玄鸟”，正是从雄鸡图腾中演化而来。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怒晴鸡”的传说，但到了现在民国年间，即便是在它的产地湘西怒晴，也极为罕见了，恐怕一两百年也难得一遇。“凤鸣龙翔”乃是世间吉瑞之兆，此等灵物实乃天地造化之所钟，随意宰杀必然生祸。

鹧鸪哨言辞恳切，对那老者说道：“正因此事，才劝尊翁莫要擅动屠刀。”说罢就请他依照誓约，让出这只五彩雄鸡，也不会平白要了他的，红姑娘背的竹篓里有一大袋子盐，约摸有十余斤的分量。在山区盐比钱更易流通，对这僻处深山的寨子来讲，十几斤盐已经很可观了，鹧鸪哨愿意将这袋盐留下作为交换。

那老者听到最后，始知自家养的大公鸡竟是个稀世宝物，平时杀鸡宰鹅自是不在话下，可谁有胆子宰凤屠龙？那不是自找倒霉吗？便立刻绝了宰鸡这个念头，只恼恨自己平时未曾注意这公鸡的眼皮生得恁般古怪，眼睁睁将一件宝贝轻易给了这伙扎楼墨师，有心想要悔约，可他也是有些见识的人，一看鹧鸪哨和陈瞎子都不是等闲小可的木匠，万一开罪了会下阵符的墨师，也是天大的麻烦，只好认栽了，吩咐他儿子将怒晴鸡装入竹篓，换了扎楼墨师的一袋子盐。

陈瞎子在旁看个满眼，他在往日里，常觉得自己才智卓绝，家承师传地养出一肚皮学问，这些年更是率领着卸岭群盗盗遍天下，称得上是见识广博。烧鸡也没少吃过，结义的鸡头也没少斩过，可还真不知道普天底下的鸡禽眼皮子究竟是怎么生长的。

此时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也不得不在心中暗挑大拇指称赞。虽然在唐代鼎盛一时的搬山道人现在早已经日落西山，剩下来的人屈指可致，但搬山分甲毕竟是传了千年的古术，果然是有一番神妙之处。而近年来又出了鹧鸪哨这等出类拔萃的人物，想来日后搬山道人必有中兴之期，要是能拉拢他们到常胜山入伙插香，又何愁卸岭之盗不得兴旺？

陈瞎子暗中盘算着怎么才能拉拢搬山道人入伙，而此时鹧鸪哨已经交易妥当，亲自用个大竹篓背了怒晴鸡，当即对那老者抱拳告辞，转身

出门。

陈瞎子接连走神，被红姑娘暗中扯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他神情微微一怔，也赶紧对那山民父子抱了抱拳，嘿嘿一笑：“多有叨扰，若是有什么得罪之处，尚请尊翁海涵，告辞了。”说罢一拂衣袖，带着红姑娘和向导，跟上鹧鸪哨往外便走。

那曾在金宅雷坛道门中的老者吃了个哑巴亏，又输了见识，越想越是不忿，心底也隐隐觉得这些人不像扎楼墨师，忍不住在后面叫道：“拜山拜到北极山，北极山上紫气足，天下名山七十二，独见此山金光闪……诓了我家怒晴鸡去，好歹留个山名在此！”

当时世上结党营私之辈极多，加上那些行走江湖凭手艺吃饭的，以及各地的绿林中人，黑白两道为了互相区分，都各自以“山”为字号，每座“山”，代表着一个个独立的行业或是体系。天下名山是“大山三十六，小山七十二”，比如木匠墨师就都属“黑木山”；要饭的乞丐是“百花山”；使古彩戏法杂耍卖艺为生的是“月亮山”；而在道门之辈，则向来自称“北极山”，实际也是大言不惭，隐然有自居仙人之意。各行互相报山头用的是大切口，也称“山经”，各行各业中也有本身对外不宣的唇典切口，比起“山经”来，使用范围要小得多。那老者认为这伙扎楼墨师不像是“黑木山”里的手艺人，忍不住用“山经”里的暗语问了一句，要问问他们究竟是哪一行里的人物。

那老者虽自报家门，可搬山卸岭的魁首岂会将不入流的“北极山”放在眼中。陈瞎子听见了也只冷哼了一声，恍如不闻，他和鹧鸪哨只管走路，连头也不回，既然露了行藏，就没必要再一礼三躬地讲什么礼数了，区区一个在道门的糟老头子，连给舵把子提鞋都不配。

但是按照道上的规矩古例，只要对方报了字号，听到的就不得不留下一句，这叫“明人不做暗事”。既然陈瞎子不屑理会，此时只好由走在最后的红姑娘替首领报出山头，她的言语还算“谦逊”，不提北极，只比昆仑。

因为昆仑是诸山之祖，没有任何行业敢占昆仑为字号，那等于自称是天底下所有人的首领，只有朝廷官府才是“昆仑山”。在这一百单八山中，也仅有昆仑山是座真山，其余的山名都是虚的，比如官面上的人，或是军队警察之流，才被民间在背地里称作是昆仑山里的来头，除了那些存心造反、目无王法的，轻易也没人敢比昆仑山，所以她当即回道：“访山要访昆仑山^①，昆仑山高神仙多，常胜更比昆仑高，山上义气冲云霄。”

那老者听得清清楚楚，虽然红姑娘说话的声音也不怎么高，可一字字听在他耳里，却好似晴天里凭空打出一个个炸雷，当场脚底下发软，“咕咚”一声坐倒在地。

他那蠢汉般的儿子哪懂这些暗语对答，根本不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一看他爹瘫坐在地，还以为是中风了，赶忙伸手扶住：“爹……你怎地？”

那老者面如死灰，心口起伏剧烈，断断续续地喘了好几口气，才告诉儿子：“我的祖宗哎，那伙木匠……是常胜山上下来的……响马子！”

金宅雷坛在道门的那些门人弟子，乃至整个“北极山”里修道的，不管是道士还是方士，只不过是做些驱邪面符的糊口生意，凭着愚民愚众来骗此财帛。如今天下大乱，而且都到民国了，谁还有工夫去信那些炼丹画符的？“北极山”这些人连糊口自保都难，怎比得了“常胜山”里那些杀人放火聚众造反的太岁来头大？在当时响马子和军阀没多大区别，冲州撞府连大城重镇都敢去劫，随便杀些个山民百姓，比踩死蚂蚁还要来得容易。

常胜山虽已不复当年之鼎盛，但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几个大省的十几万响马盗贼，而且暗中扶持着若干股军阀势力，真要聚集起来，真连重兵驻守的省城也打得，所以红姑娘一报字号，险些把这老头吓背过气去。他仔细想想实在是有些后怕，刚才若是稍有悔意，不肯依照誓约把怒晴鸡交出去，惹恼了那伙杀人不眨眼的响马子，恐怕现在一家老小已经横尸就地多时了。当下偃旗息鼓，紧闭扉门躲回家中，再也不敢声张。

陈瞎子等人轻而易举地得了怒晴鸡，信步离了金风寨，回转老熊岭义庄。这时罗老歪的伤情也已好得七八了，他瞪着一只眼暴跳如雷，誓要带兵挖开瓶山，管它什么尸王尸后，定把古墓里的元代干尸拖出来好好蹂躏一番，搓骨扬灰，以解心头之恨。

陈瞎子说，老熊岭瓶山一带盛产药材辰砂，常有山民冒死去瓶山采药，所以多有在山中见过湘西尸王的传说，如今墓中毒物已经有了克星，但那数百年的僵尸一旦成精，却也不能不防。常闻僵尸乃死而不化之物，那古尸生前，倘若是恰逢阴年阴月阴日阴时而亡，便会借得天地间一股极阴的晦气不朽不化，而且能在月夜出没，啃吃活人的脑髓。咱们破了瓶山，除了灭尽毒蜃妖邪，再把墓中宝货搬出来图谋大事之外，也务必要想方设法除了这湘西尸王，以扬搬山卸岭之名。

鹧鸪哨点头同意，湘西的地形地貌，多是山高水急，洞多林深，向

来与外界隔绝，又兼夷汉混杂，风俗独特。湘西尸王的传说流传了不下数百年，凡是进山采药贩货的，或是盗墓掘冢的，露宿在荒山野岭，常常会遇到不测，其中有些人确实是被挖空了脑髓，死状极为古怪，所以当地山民才有尸王吃人脑髓的说法。鹧鸪哨本不相信此事，可不少山民都欺咒发誓，称他们在山里见过那元代古尸吃人，若不去亲眼看了，实是难定真假。

摸金校尉有对付僵尸的发丘印、捆尸索、黑驴蹄子、星官钉尸针；搬山道人也有专踢僵尸的绝技魁星踢斗；卸岭群盗则有类似渔网的缠尸网、抬尸竿等数种器械，在瓶山古墓里找不出元代尸王也就罢了，真要撞见，众人一拥而上，必擒了它烧成灰烬。

于是群盗部署方略，先撒出去大批人手，到各村各寨收购活鸡，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反正现在罗老歪的部队进了山区，以演习为借口盗墓的事情已经败露，干脆就不做二不休，也不再遮遮掩掩了。瓶山古墓既然被“常胜山”看中了，其余的各方势力要想打它的主意，至少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分量，估计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

古墓里要真有宋代的藏宝井，就算被元兵元将掠去一部分，留下来陪葬的也会相当可观。元人之葬崇尚深埋大藏，可不代表是纸衣瓦棺的薄葬，陪葬品也是极丰厚的。看瓶山墓穴地宫的规模非同小可，一旦挖出来了，别说装备满满一个师的英国武器，就是再组建两个德械师怕也够了，群盗急不可忍，当即迅速着手准备起来。

几天后，陈瞎子就近择了个“宜结盟”的黄道吉日，在老熊岭义庄里设了堂口。群盗在三进瓶山倒斗之前，要先祭神告天，因为这次勾当不比以往，是搬山、卸岭两个山头联手行事，并非一路人马单干，所以必须要在神明面前起誓，一表同心，二结义气，免得半路上有人见利忘义，从内部反水坏了大事。

当天在义庄破败不堪的院子里设下香案，这香案实际上就是攒馆里为死人准备的供桌，案上摆了猪、牛、羊三牲的首级，并供了西楚霸王和伍子胥两位祖师爷的画像，上手则是关帝的神位。群盗先在祖师爷面前磕头，然后歃血为盟。

由于不是拜把子，喝血酒不需自刺中指，而是要用鸡血。歃血是由执事的司仪负责，这些天收了许多活鸡，随便选出一只来，执事的要先提着公鸡唱赞，要赞这鸡如何如何之好，又为何为何要宰，因为这是宰鸡放血时唱的赞口，所以也叫裁鸡令。

其时日暮西山，苍茫的群山轮廓都已朦胧起来。暮色黄昏之中，群

盗早已在四周点了火把，照得院内一片明亮，只听那执事之人朗声诵读：“此鸡不是非凡鸡，身披五色锦毛衣，脚跟有趾五德备，红冠缀顶壮威仪；飞在头顶天宫里，玉帝唤做紫云鸡，一朝飞入昆仑山，变作人间报晓鸡；今日落在弟子手，取名叫做凤凰鸡，凤凰鸡、世间稀，翰音徽号盖南北；借你鲜血祭天地，祷告上下众神灵，忠义二字彻始终，同心合力上青天……”说话声中用刀子划开了鸡颈血脉，将鸡血滴入酒碗里面。

随后群盗手捧酒碗立下誓来，也不外乎是那些“同心同德、齐力断金”的套话，最后赌出大咒表明心迹，若有谁违背誓约，天地鬼神都不肯容，天见了天诛，地见了地灭。

那位在旁执事的司仪，将盟誓内容一一记录在黄表纸上，然后卷起黄纸举在半空里，问道：“盟誓在此，何以为证？”

由陈瞎子和鹧鸪哨两大首领带头，众人一齐轰然答道：“有赞诗为证。”

执事的举着黄纸又问：“赞诗何在？”

群盗神色凛然，对此丝毫不敢怠慢，当即对天念出结盟赞诗，这道赞口先赞义薄云天的关二爷，其赞曰：“赤面美髯下凡间，丹心一片比日月，五关斩过六员将，白马坡前抖神威，桃园结义贯乾坤，留下美名万古吹。”

次赞的是水泊梁山宋公明，赞曰：“水泊梁山一座城，城内好汉百单八，天罡地煞聚一堂，为首正是及时雨，至今市井尤传唱，肝胆无双呼保义。”

念毕了赞诗，群盗一齐对那执事的高声叫个“烧”字，执事的便在火上烧化了黄纸，群盗同时将血酒一饮而尽，举起空碗亮出碗底，抬手处只听得“啪嚓嚓”数声响亮，碎瓷纷飞，当堂掉碎了空酒碗。

此乃绿林中结盟必须要走的一套场子，将结盟比做古人的义举，有以古鉴今之意。起了誓，赌了咒，唱了赞，再喝过血酒烧了黄纸，就算成了礼，这两个山头便能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要使尽自家全部压箱底的绝活，共盗瓶山古墓。

①访山要访昆仑山，“访”即为“拜”，常胜山里的人绝不言“拜”字，故以“访”字代之。

第二十四章 山阴

群盗斩鸡头烧黄纸，定了盟约：盗出古墓中的丹丸明珠，都归搬山道人，其余的一切陪葬明器珍宝，则由卸岭盗众所得。随即点起灯笼火把、亮籽油松，离了老熊岭义庄，浩浩荡荡地趁着月色进山盗墓。

进山盗墓的队伍由工兵打头，罗老歪手下的工兵部队里，也有不少人是在“常胜山”插了香头的。插香头就是绿林中入伙的意思，这一部分人和卸岭群盗一样，都在臂上系了朱砂绦子作为标志。

其余那些工兵，便和在普通军阀队伍里当兵混饭吃的没什么两样，扛着机枪、炸药，携带着撬、镐、铲、斧之类开山挖土的工具，除此之外每人还要用竹篓竹笼多带一只活鸡。工兵们就在一阵阵杂乱的鸡叫声中，排成松松散散的队列行军。

虽然在山路上走得七扭八歪，这些当兵的人人脸上神色振奋，毫不以前两回在瓶山盗墓遇险为意，因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指望着跟陈掌柜和罗大帅盗墓发财。一旦挖开真正的地宫，虽然当兵的分不上太多油水，可按以往的惯例，十块响洋和一大块福寿膏是少不了的。虽然盗墓确实有风险，但现今世上军阀混战，人心丧乱，就算盗墓碰邪撞上鬼，也比上战场直接挨枪子儿要好，至少做挖坟掘墓的勾当，在流血流汗之后真给银圆，当兵吃粮就是为了混碗饭吃，有几个是为了打仗来当兵的。

跟在工兵部队后边的，就是陈瞎子直接统率的卸岭盗众，先前两次损失了百十个弟兄，又临时从湘阴调了一批精明强干的盗伙，这些人也是明插暗拷，个个都带着真家伙。

而搬山道人鹧鸪哨带着老洋人和花灵，也混在卸岭群盗之中。鹧鸪哨自己用竹篓装了怒晴鸡，暗藏二十响镜面匣子枪。他的师弟老洋人，相貌太过独特，一看就是西域来的色目人，而且年纪才二十出头，那连鬓络腮胡子就已经长得十分浓密了，体格又十分魁梧，所以显得倒像四十多岁的中年壮汉。此人性格宽厚，不擅言辞，反正师兄鹧鸪哨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花灵的相貌和鹧鸪哨差不多，除了微有鹰鼻深目的特征之外，都已和汉人没什么两样，随身带着药笼。如今能出来盗墓的搬山道人，只剩下这三人了。这回进瓶山，他们三人身上还都携带了沉重的分山掘子甲，此物乃是搬山道人的秘密，谁也没亲眼见他们使过，连卸岭盗魁陈瞎子也不知它的底细。

湘西山区是八百奇峰，三千秀水，十步一重天，山势地形都与外界

迥然不同。群盗来至瓶山，天色已经亮了，只见群山丛林，苍郁葱黛。但这山壑里愁云惨雾，隐隐有股妖气笼罩，像白老太太之类的妖异邪崇之物极多。不过有大批部队进山，当兵的身上杀气沉重，倒把那妖雾都冲淡了。

陈瞎子请鹧鸪哨观看瓶山形势，搬山卸岭不会摸金校尉那套外观山形、内查地脉的本事，不过陈瞎子擅用“闻”字诀，山中哪里有多大的空间早已探知明白，那做水银机括灌输的瓮城，已被山中流沙埋了，山里应该还有冥城大殿，大致的方位是在这瓶腹中间。

但由于山体都是青石，难以观草色辨泥痕，寻找真正地宫墓道的入口，也或许根本就没有入口，真正的入口只有那机关城，早在封闭冥殿的时候被巨石铜汁灌注堵了个严实。想要进古墓盗宝，似乎只有从山巅的断崖下去，那里直通后殿，不过后殿与地宫大殿也都被石条砌死了，不下去大队人马，根本搬不开那些拦路的巨石。

陈瞎子计划带人从山隙下去，先把大群活鸡撒出去，将后殿和山缝里藏着的毒虫剿清干净，然后使炸药炸出个通道，直达冥殿；或者仍是以炸药为主，在山脊上选个薄弱的位置，炸穿石山，挖出地宫。这都是卸岭力士惯用的套路，虽然可行，却需消耗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

鹧鸪哨看着瓶山沉思片刻，这山实在是太奇特了，山势歪斜欲倒，山体上的巨大裂隙将断不断，而且山形如瓶，只怕真是天上装仙丹的宝瓶坠入了凡间，否则哪有这般神奇造化？他看了半晌，忽然心中一动，山上进不去何不从山底进去？

只见瓶山斜倒下来的山体，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夹角，其间藤萝倒悬，流水潺潺，山体与地面的夹角，随着上方倾斜的石壁逐渐收缩变窄，阳光都被山体云雾遮挡，山底如同黑夜一般。

鹧鸪哨虽然不懂风水，但他心机灵巧，也有观泥辨土的本领。山底的大缝隙里千百年不见阳光，正是背阴之地，可里面藤萝密布，说明山根处并不全是岩石，从山底这个死角里往上面挖，绝对比从上往下要省力气。

众人当场商量了一番，决定搬山卸岭兵分两路，陈瞎子和罗老歪带工兵营，在山脊处埋设炮眼，轰山炸石挖掘墓道，而鹧鸪哨则带搬山道人和一伙卸岭盗众，从山底寻找入口。此次进山人手充足，正应当双管齐下，不论哪路得手，瓶山古墓中的宝货就算到手了。

征缴来的大量活鸡，都给了陈瞎子使用，这些大公鸡足能驱除墓中的毒虫。漫山遍野的鸡鸣，使得瓶山缝隙里的毒雾毒蜃，都彻底消失隐

匿了，大大小小的蜈蚣似乎也知道有克星进山了，全藏在岩缝树根的深处蛰伏不动，哪里还敢吐纳毒瘴。陈瞎子这一路人马，当即忙碌着闻地凿穴，开挖炮眼，按下不提。

单说那仅有的一只怒晴鸡，则由鹧鸪哨携带，除了另两名搬山道人花灵和老洋人跟随他之外，又有红姑娘率领十几名卸岭盗众相辅。准备停当，便转向后山，山底一带也并不是那么轻易便去的，由山口到山底，全是崇岩陡峭，根本无路可通，必须从陡峭的山巅辗转下去。

从上到下，虽也有险径可攀，但几乎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危岩，胆小的往下看一眼都会觉得腿肚子转筋。鹧鸪哨等搬山道人，都是艺高胆大之辈，红姑娘带的一帮弟兄，也都是常胜山里的好手，利用蜈蚣挂山梯在绝壁险径上攀援而下，并不费吹灰之力。

鹧鸪哨看那蜈蚣挂山梯虽然构造简单，却是件独具匠心的盗墓器械，作用极大，也不由得暗自佩服卸岭群盗传下来的这套东西。

一行人如猿猴一般，攀藤挂梯，轻捷地下到山底，抬头一望，瓶山的瓶肩和瓶口，都绿森森地高悬在头顶。在远处看除了山势奇秀峻峭，倒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怕，真到了山底，才看出这座青石大山巍峨森严，千万钧巨岩就这么斜斜地悬在半空，也不知已有几千几万年了。这要是山体突然崩倒下来，身处下面的众人都会被砸得粉身碎骨，连神仙也躲闪不开，群盗虽然胆大包天，可眼见这大山险状委实可怖，呼吸也不禁变得粗重起来。

再往前走几步，从山岩中渗出来的水滴就落在头上，那水都冷得彻骨，众人只得顶了斗笠，披上蓑衣，提着马灯前行，还要不时拨开那些挡在面前的藤萝，走得格外缓慢。头顶山岩越来越低，四周阴森的潮气格外沉重，令群盗觉得压抑难当。

行出数百步，前边就是一片山中雨水积下来形成的水潭，由于常年被阴水浸泡，地面都陷下去一块。积水很深，水面满是浮萍，被滴水激得涟漪串串，更有许多长藤垂在水里。鹧鸪哨眼见这山底真是别有洞天，愈发证实了先前的判断，但此地幽深闭锁，积水又深，想要继续往里走，只有攀藤过去，这等手段鹧鸪哨自是能施展出来，可其余的人却未必能行，难不成在这刺骨阴寒的水里游过去？想到此处，不禁眉头微微一蹙。

红姑娘看出他的意思，就让手下把蜈蚣挂山梯拼成网状，竹筒中空，浮力极大，正可作为渡水的竹筏使用。

鹧鸪哨点头称善，当即踏上竹梯拼成的筏子，挑起马灯照明，看清

了方向，便命众人划水向前，三艘筏子径向水潭中心驶去。

水面堪堪行到一半，红姑娘就在竹筏子前边，听得黑暗中似有无数蠕动之物，她虽然也是目力极好的人，却不及陈瞎子生来就有奇遇，在古墓中开了夜眼，在这么黑的地方就看不太真切了。

她亲眼见过这瓶山里潜养成形的毒物，料得前方有异，急忙摸出三支飞刀，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一旦有什么东西出来，先用月亮门的手段钉它几刀再说。

鹧鸪哨也早已察觉，但他却是经验老到，仔细用耳音加以分辨。随着竹筏向前行驶，前边的动静越来越大，似是群鼠在互相撕咬，密密麻麻的也听不出数量多少。他心中猛一闪念，叫声“伏低”，急忙按着身边的花灵就势趴在竹筏子上。

红姑娘等人闻声一怔，也赶紧伏下身子。这时就听轰隆隆一阵乱响，从前边的岩壁里飞出无数蝙蝠，犹如一股黑色的龙卷风，在狭窄的岩壁和水面之间，向外边飞去。由于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是受惊飞出，有许多竟被同伴挤得跌进水里，或是一头撞在石壁和藤条上，发出阵阵悲惨的嘶鸣，在山底反复回荡不绝。

竹筏子上有一名卸岭盗伙反应稍慢，竟被无数蝙蝠裹住。蝙蝠并非有意伤人，而是受惊后撞到什么就下意识地咬上一口以求自保，爪子也十分尖锐，挂上一下就能带落一大块皮肉下来，哪容得那人抵挡挣扎，顷刻间身上的皮肉就被撕没了，剩下血肉模糊一副骨架掉进水里，他死前的惨叫声兀自在岩壁上回响着。

鹧鸪哨也没料到山底的岩缝里，竟会藏了这么多蝙蝠，他是人急生智，连忙用力一拍鸡笼，里面的怒晴鸡顿时一声啼鸣，声音响彻了水面。雄鸡唱晓本就是天地间阴阳分割的征兆，而蝙蝠只在夜晚出没，物性天然相克，怒晴鸡又不是凡物，果然把大群蝙蝠惊得四散逃开，再不敢从竹筏子上面经过，不消片刻就散了个一干二净。

群盗见刚进山就折了一个弟兄，都有栗栗自危之感，觉得这出师不利的兆头可不太好。这些人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生死之事早就见得多了，盗墓时死几个人更是不足为奇，可那同伙刚才的死状实在太惨，不得不让人毛骨悚然。

好在大群蝙蝠来得快，去得更快，而且山底的水潭也很快到了尽头。瓶山在这里插入大地，底部都是乱石，最窄处已经无法接近，站直身子一抬头，就会碰到上边冷冰冰的岩石。

众人跟着鹧鸪哨从竹筏子上下来，猛听前边有潺潺潺潺的喝水声，

心觉奇怪，挑灯照了照左右，都不禁“咦”了一声。

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见山根里有十几个土堆，是片一个紧挨一个的坟堆，大都水淋泥落，使得坟中棺材半露。其中有口显眼的白茬儿棺材，棺顶渗出一大摊腥臭的污血，一只小獾子正伏在棺盖上，贪婪地伸着舌头狂舔那片黑血。

第二十五章 分山掘子甲

那只狸子只顾趴在棺上舔血，神情极是贪婪，竟对外边来了一伙人全然不知。鹧鸪哨前不久曾带着另外两个搬山道人，在古狸碑除了利用圆光术的“白老太太”。瓶山附近山阴水冷，狸子并不常见，不成想在山根里又撞见一只，看它的毛色和那一副奸邪神态，就知是古狸碑那老狸子的重子重孙。

这种事情不用鹧鸪哨动手，他师弟色目卷发的老洋人便抢上一步，用铁钳般的大手捏住了那狸子，拎到师兄面前听候发落。

那狸子如梦初醒，嘴边还挂着棺里渗出的黑血，它颇通人性，似乎也能看出搬山卸岭群盗身上杀气腾腾，知道是大难临头，顿时惊得体外如筛糠，屎尿齐流。

红姑娘在旁看得莫名其妙，她是半路出家进了常胜山入伙，对那些盗墓掘冢的事情还是外行，此时见山阴里有片乱坟棺木，又有只贼眉鼠眼的狸子不知在做什么勾当，忍不住出言相询。

鹧鸪哨却没作答，只对她和身后的群盗一摆手，带他们走近山根里的一片坟丘。这是瓶山陷入地面之处，身在其中不能直起腰来，众人只好猫着腰举灯钻到最狭窄的地方，那口渗出污血的白茬棺材就近在眼前了。

群盗只闻得里面腥臭扑鼻，赶忙用黑纱遮面，遮住了口鼻，猜测棺材里八成是藏有腐尸。但鹧鸪哨觉得这口没刷漆的棺木，并不像是普通棺材，凡是大型古墓和宫殿道观一类的所在，必定生气充沛，可山脉泥土都有阴阳两面，山根里阴寒潮湿，千百年前的木棺看上去却如崭新一般，饶是他见多识广，也不知这里有什么古怪。

鹧鸪哨也是艺高人胆大，无论碰上什么异事，都必定要穷究其秘，他用指节在棺上敲了两敲，铿然有声。棺板的木料算得是上成货色，但也绝不是什么罕见的棺木，棺板缝隙里都是黏滑的污血，闻起来如同死鱼被暴晒后发出的腥臭。

鹧鸪哨见外边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让几名卸岭盗众上前破棺，那些人都得了陈瞎子的吩咐，对鹧鸪哨就如同对常胜山舵把子一般言听计从，当即领了个诺，拎着长斧上前。

盗墓倒斗之类的勾当，都离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开棺。摸金校尉开棺都是用探阴爪和黑折子，以“撬”和“拔”为主，所以称升棺发材；而卸岭盗墓，开棺的时候习惯用开山斧，以砸和劈为主。可是山根之下

空间太窄，并没办法劈棺，只见那三名盗伙横挥长斧，几斧头下去，就把棺材撬破了一个大窟窿。

群盗又用斧子将窟窿扩大，把那一口完整的棺木彻底卸了开来，提灯照去，只见棺中并没有尸体，只有满满的一堆肉菌，不停淌着黑色的汁液，气味颜色都和腐尸一般。

鹧鸪哨见此情形，心中已经了然，赶紧命人点根火把，将这些肉菌都焚化了。原来那白茬棺材不是装死尸的棺木，而是丹宫里的盛放肉菌的木奁。宋时炼丹化汞之术，已与秦汉时多有不同，相比前朝更加精细，讲求个死汞为银，铅铁为金，药草成引，合而为丹，烧丹的丹头，常会用到罕见稀有的灵芝、九龙盘、肉菌、太岁……之物，不过肉菌被采出来后，放置在平常的环境里难以保存，很快就会干枯失去药性，保存的办法只有装在木奁里，藏在山阴湿冷的地方。

那些坟丘般的土堆，都是埋藏木奁的，也不知是被獠子刨出来的，还是被泥水侵蚀才使棺材般的木奁暴露出来。奁中肉菌在山阴里仍然生长不息，但埋的年头太久了，已难入药，却引得这獠子来舔它渗出来的汁水。

鹧鸪哨看了看被老洋人擒住的獠子，骂道：“这些畜生实际上和那些妄想成仙的人一样，都打算吞丹服药以求长生不死。古人在瓶山仙宫里的丹头未能炼成，剩下的丹料药材却成全了它们，再任其胡作非为，早晚要成祸害。”

红姑娘也听陈瞎子讲过古狸碑的事情，对此颇为担心，便问鹧鸪哨道：“既然如此，是否现在让弟兄们动手宰了这獠子？”

鹧鸪哨平生杀人如麻，凡是那些狼心狗肺之徒，或是非分奸佞之辈，只要被他撞见，决不肯手下留情，杀个活人便如同掐死个虱子一般寻常，何况是只贪图丹药心怀非分的獠子？

但他习惯独来独往，只因搬山道人日趋没落，族人中懂搬山术的越来越少，这才将花灵和老洋人带在身边，让他们跟着自己学些真实的本领，以防他万一在盗墓的时候有所不测，流传千年的搬山分甲术也不至于就此绝了。鹧鸪哨不想在师弟师妹面前轻易杀生，天下是非本就难分，杀与不杀也只是在一念之间，免得将他们引上杀业过重的邪路。

此时鹧鸪哨听红姑娘问是不是要当即宰了这獠子，便摇头道：“权且留这厮一时半刻，等会儿咱们拿它还有用处。”

群盗不知鹧鸪哨抓了这只獠子还要做什么，但也不敢多问，只好按照他的吩咐，先把那些木奁肉菌挖出来毁了，然后趁着火头点了火把，

将马灯暂时熄了，各自散在山根下的缝隙里，寻找可以挖掘盗洞的位置。

按照陈瞎子那套听风听雷的绝活，这瓶山里的古墓和修在山峰上的道教仙宫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利用瓶山内部的岩洞，把仙宫修筑在了山腹里，也是阶梯形地逐渐向上，顺着瓶山歪斜的走势，山腹里是一个殿高过一个殿，大约有四五层之高，规模甚是宏大。

在山脚地门处挖开的瓮城，应该就是前殿的山门，所不好判断的，就是墓主埋骨的阴宫和那些陪葬的明器，究竟是藏在了哪座殿里。按搬山道人鹧鸪哨的设想，是从山根里挖进去，从位置上估计，正好可以把盗洞挖到瓮城后边的大殿里，不过山根里土石杂乱，山隙又是幽深曲折，实在不知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鹧鸪哨在进来之前，也只是打算先探上一探，并无太大的把握，但临头一看，已知自己料中七八成了。瓶山虽是块整体的大青石，却并非真正的无懈可击，山阴里的一些地方是土石参杂，倘若把山阳比喻成一面青石巨盾，像是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阻挡了一切想用外力挖掘古墓的盗贼，那山阴里就是个空门虚位，是铁布衫的罩门。天底下越是规模庞大的东西，越是容易有弱点可寻，百密必有一疏，山阴处石土混杂的破绽，恐怕连在此营造墓穴的元人都没考虑到。

盗墓的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其实涉及到挖掘盗洞和穿停破棺，虽然手艺不同，但其间也没多大的分别，唯独这寻藏找墓的手段，却有千差万别，高低之分极是悬殊。望闻问切的前三起，都是寻藏的方技，其中属摸金校尉最厉害，搬山卸岭对此也心服口服，那套“寻龙诀”和“分金定穴”的风水秘术，只有挂符的摸金校尉才能施展。

摸金校尉搜山剔泽寻找古墓，观山形可知地宫深浅，望天星能辨棺槨方位，这都是其余盗墓贼望尘莫及的本事。

但是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搬山道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独门办法。鹧鸪哨见群盗寻了半天，用竹签东边戳戳西面捅捅，在这到处渗水的阴湿环境中，卸岭那套观泥痕认草色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盗墓的诸般手段里，最有局限的，可以说就是看土辨泥之法，一旦到了沙漠或者被水淹没过的地方，这些办法就不太灵验。鹧鸪哨见状便让群盗停下，从老洋人手中接过那只狸子，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枚蜈蚣珠。这是先前陈瞎子和罗老歪挖出尸头蛮时所获之物，进山的时候给众人分了一些，如果被毒虫蛰咬，可以用来拔毒，但却不能接近口鼻。

鹧鸪哨掏出蜈蚣珠，在那狸子鼻前抹了几抹，那狸子顿时一阵抽

搐，两眼翻白，鼻中点点滴滴地淌出血来。鹧鸪哨拎着它在山缝里来回滴血，花灵举着根火把，帮他照亮，仔细观看鲜血滴落在土石上的变化。

最后见到血水滴在一片硬土上，既不渗下也不流淌，反倒是被吸附在土层上一般打着转，随后才渗进土里。看来这片土层接着瓶山里的阴气，与滚热的鲜血微有排斥，但这变化也是极细微的，若不是经验老到之辈，也绝对看不出来其中奥妙。此地已离埋着肉菌的土堆很远了，鹧鸪哨看得确凿了，点头道：“是这地方了，打出盗洞，必能直透地宫。”

他确认无误，这才让花灵用药给獠子止了血。那獠子可能也是上辈子不修，这辈子倒霉，偏巧撞在搬山道人手里，不知流了多少鲜血出来，再迟些找到土层，全身的血水就被放净了。

鹧鸪哨又用短刀挑断了獠子颈后的一条妖筋，令它这辈子别想再吐纳修炼，也无法用障眼法残害生灵，只能按照大自然的规律随着万物生灭，然后随手把它扔到一边：“走罢，休再落到搬山道人手里。”

那獠子如遇大赦，忍着断筋放血之痛，头也不敢回地钻进岩缝里逃了。红姑娘和她手下的卸岭盗众见鹧鸪哨奇变百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难道从那獠子滴血的土层里挖盗洞进去，就可以切入古墓地宫了？这在他们眼中看来，就如同“问”字诀上法的“卜穴”之术，简直是神乎其神，他们还以为搬山道人是用獠血巫卜，找出了挖掘盗洞的方位。

群盗摩拳擦掌，纷纷准备器械挖掘盗洞。红姑娘见只有十几个人，也不知这条盗洞深浅，怕是一时半会儿也挖不透，便想派两个弟兄回去再调些人手来帮忙。

鹧鸪哨心想红姑娘这月亮门里出来的，不太懂倒斗的勾当，她不知若是凭着人多势重，也就没有搬山之术的名头了，便说：“大可不必，诸位卸岭好汉只管在旁歇息等候，且看搬山分甲术的手段……”说罢对老洋人和花灵一招手：“取分山掘子甲！”

群盗一听都是一怔，想不到今天有机会见识搬山秘术。盗墓倒斗的谁人没听过搬山分甲之术，但以前搬山道人从不与外人往来，所以几乎没人亲眼见过分山掘子甲，众人都是做倒斗这行当的，如何能不好奇？当即人人凝神，个个屏息，眼也不眨地盯着三个搬山道人手底一举一动。

只见花灵和老洋人从背后卸下竹篓，竹篓上面盖着蜡染的花布，里面沉甸甸的像是装了许多东西。花灵取出药饼捻碎了撒在竹篓上，也不知那药饼是什么成分，她随手一抖，就忽然冒出一片尘烟，就听那竹篓

里有东西蠕动欲出，“哗啦啦”的一片乱响，好似大片铁甲叶子相互摩擦。

群盗大吃一惊，久闻分山掘子甲的大名，谁也没想到这东西是“活”的。那“掘子”二字，乃是古代对工兵的一种称呼，古时战争中常有攻城拔寨的战法，遇到坚壁高垒的城池难以攻克，攻城部队就会分兵挖掘地道陷城，而城内的守军也要挖掘深沟，并在其中灌水埋石，以防被敌人从外边挖透了城壁。执行这类任务的军卒，大多是擅长挖土掘泥的短矮粗壮之辈，如地鼠般在土沟地道里钻来钻去，也称“掘子军”或“掘子营”。

所以群盗先前都猜想分山掘子甲是一套铜甲，应该是古时挖土掘子军所穿的特殊甲冑，有掏地用的铁爪铁叶子，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活物。只听那竹篓里的声音越来越大，忽然从里面滚出两只全是甲叶的球状物，着地滚了两滚就伸展开来，竟是两只全身鳞甲的怪物。

那对怪物形如鼉^①龙鲤鱼，身上鳞片齐整如同古代盔甲，头似锥，尾

生角，四肢又短又粗，趾爪尖锐异常，摇首摆尾显得精活生猛，稍一爬动，身上的鳞片就发出一阵铁甲叶子般的响声，身上还套了个铜环，环上刻有“穴陵”二字。

卸岭盗众里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此物，惊诧之情见于颜色，纷纷向后退了两步，只有三两个老江湖还算识货，一看之下认出是鲮鲤甲来，但看到那锈迹斑斓的铜环，又不是普通的鲮鲤甲。猛然想起一事物，禁不住惊呼一声：“莫不是穿山穴陵甲？”

^①鼉，音tuó，爬行动物，背尾部均有鳞甲。

第二十六章 穴陵

那对穿山穴陵甲一大一小，好像始终在竹筐里昏睡，直到此时爬在地上如梦初醒，晃动着身躯伸展肢体，听它们利爪刮地的声音，就知道劲力精猛。群盗中多有不识的，担心此物伤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此时花灵和老洋人并肩上前，揪住了穿山穴陵甲身上的铜环，将它们牢牢按在地上。这双长甲四足乱蹬，不停地挣扎，可是苦于被铜环锁了穴位，纵有破石透山之力也难挣脱。

穿山穴陵甲乃是世间异物，虽然形貌酷似穿山鲮鲤甲，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两千多年前已有盗墓贼将鲮鲤甲加以驯服，通过喂其精食药料，使它的前肢格外发达，通过长期驯养，就可以作为盗墓的掘子利器，古称穿山穴陵甲。

那时候的古墓，大多都是覆斗丘钟形封土，即便里边没有地宫冥殿，内部也大多是木椁，用层层木料搭砌成黄肠题凑^①的形势，完全使用墓砖的不多，也很少有以山为藏的大型山陵，普通的坟丘夯土，根本挡不住穿山穴陵甲的利爪。

后来的墓葬逐渐吸取防盗经验，石料是越来越大，而且坚厚程度也随之增加，缝隙处还要熔化铜铁汁水浇灌，使穿山穴陵甲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对于湘黔山区阴冷潮湿地域的普通坟墓，还是可以派上极大用场。这唐代就已失传的穿山穴陵甲古术，在当今世上，只有搬山道人还会驱使，始终是搬山术里的绝秘法门。

搬山道人并不用摸金卸岭的切穴之法，摸金校尉仗着分金定穴的准确

无误，习惯用旋风铲打盗洞；卸岭群盗人多势重，再大的封土堆也架不住他们乱挖；而搬山道人则经常使用分山掘子甲来挖盗洞，历来号称“三钉四甲”。这穿山穴陵甲仅是四甲之一，离了湘黔两粤，此术就施展不得，但他们擅能因地制宜，还可使用另外的分山掘子甲，这些都是属于搬山倒斗的“切”字诀。

鹧鸪哨命花灵取出几个竹筒来，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红头大蚂蚁，能有数斤之重，先喂那两只穿山穴陵甲吃个半饱，就将它们拖到山根里，用药饵捣在刚才狸子滴血之处，推着它们在那挖掘土石。

穿山穴陵甲这东西见山就钻，尤其喜欢坟墓附近阴气沉重的土壤岩石，只见那体形略小的顶在前面，它躯体前弓，抖起一身厚甲，钩趾翻

飞快得令人眼也花了，刨挖硬土就如同挖碎豆腐一般简单，轻而易举地穿山而入。

老洋人则拽住另外那只体形硕大的穿山穴陵甲，在它的铜环上系了条链子，使其难以跟先前那只一同钻进山里。这俩家伙是秤不离砣，抓住一只就不愁另一只偏离方向，或是会在中途逃脱，只是放短了链子，故意急得那只大的着地乱转，把已经挖开的盗洞窟窿越扒越大。

卸岭群盗虽也都是倒斗的老手，可哪曾见识过这种手段，看得瞠目结舌。原来这两只穿山穴陵甲体形有异，却是分进合击的绝配，一只挖掘纵横的盗洞，另外一只扩大洞穴的直径，而且挖土钻山的速度之快，几乎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若不是亲眼得见，怎想得到有此异术。

这条被穿山穴陵甲挖开的盗洞，洞宽大可容人蹲行，角度是平行于地面，直着从倾斜的山根里横切进去，离那瓮城后面的地宫，距离也是不近，虽然双甲神异精猛，可要想直透中宫，也着实需要花费一番工夫。

鹧鸪哨趁机盘腿坐在地上闭目养神，一旦双甲穴透地宫，还指不定在这形势奇绝的古墓里遇到什么危险，耳中只听得山体中有隆隆的回响，料来卸岭盗魁陈瞎子已率众埋设炮药开山。但鹧鸪哨心下清楚，瓶山山势坚厚，土色藏纳紧密，从山阳处炸石而入，绝不是一两天就能得手的。这对穿山穴陵甲若是不受什么阻碍，大约在天黑之后，就能直抵古墓大藏，也不知墓中的丹丸珠散都是何物，但既已到此，急急不得了，也只有摇橹慢桨捉醉鱼，静待其变罢了，渐渐神游物外，犹如高僧入定一般。

卸岭群盗自是不敢打扰他，也就近坐在山根下歇息。红姑娘这几天常在鹧鸪哨身边，眼见他机变百出，举止洒脱，言辞清爽，绝不似常胜山里上至陈罗，下至无数盗伙那般要么粗俗无礼，要么便是一肚子称王称霸的野心，也只有嫁了他这等人物才不枉此一生，不禁有些后悔当年发誓终身不嫁，正是“夜来楼头望明月，只有嫦娥不嫁人”，想到此处轻轻叹了口气，心中却已打定了主意，将来就是天涯海角，好歹也要随了他去，管什么发过誓赌过咒，不过也不知这搬山道人讨没讨过老婆。

想到此处，红姑娘就低声去问鹧鸪哨的师妹花灵，但此事也不好直接打听，只好兜个圈子：“小妹子，我看你长得这么如花似玉，今年可有十七八了？将来谁娶了你真是他前世的福分。不知你师兄替你定了亲事没有？”

花灵没听过这种规矩，奇道：“姐姐，我的婚事怎么是我师兄来定？

我父母尚在，他们虽然卧病在床，可还……”

红姑娘说：“我依理而言，既然令尊令堂身子不适，那这种大事理应是做师兄的操心。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道是萝卜拔了地头宽，妹子嫁了哥省心，看你师兄那人整天眉头不展，好像心事很重，也不知他有没有替你着想过这些事宜，他……他自己可曾婚娶？应该也没顾得上吧？”

花灵才刚十七岁，又很少同外人接触，哪里明白红姑娘的意思，只是觉得她问的事情有些奇怪。然而卸岭群盗中有许多都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耳朵尖的听在耳中，多半已猜出红姑娘的念头，听她七绕八绕地找那小姑娘打听搬山道人有没有讨过老婆，不免暗中好笑，想不到这冰山美人也有动情的时候。

这事越想越是好笑，其中一名盗伙实在是忍不住了，竟笑出些许声音来，被红姑娘听个真切，她心知坏了，刚才心急，竟没想到山缝里拢首，有什么心腹的话也被那些人听到了。

她恼起来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抽去，打掉了那名盗伙两颗门牙，余人知道这女子的厉害，她除了卸岭盗魁之外，连罗老歪都敢打，常胜山底下的喽啰们谁有胆子惹她。众人赶紧绷起了脸，强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气氛显得无比尴尬。

红姑娘脸上发烧，正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老洋人从盗洞里钻出来，两只穿山穴陵甲也被拽了出来，他报知鹧鸪哨：“已穴透了山陵，风生水起。”

“风生水起”是盗墓时常用的一句切口，“风”是指古墓里空气流通，没有积郁的阴晦之气。这瓶山前边的瓮城独立封闭。被作为了一处虚墓疑冢的陷阱，所以没有山中毒虫的踪迹。穿山穴陵甲挖出的盗洞，正好切入瓮城后面被封住的墓道里。“水”是指“财”或“冥器”，有水就说明确实有冥殿地宫。

鹧鸪哨闻讯起身，当即就令众人准备进盗洞。他自己把一盏马灯绑在身上，看了看两支德国造的镜面匣子，子弹压得满满的，又把一条黑纱蒙在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其余的众人，也都各自收拾得紧趁利落，拆了蜈蚣挂山梯分别携带，肃立在盗洞前听候调遣。

鹧鸪哨见众人齐备，就把那竹篓中的怒晴鸡捧出来。只见那雄鸡彩羽金爪，似乎也能感觉到瓶山古墓里藏着死敌，知道今日必定有场你死我活的血战，当即昂首顾视，振翅怒啼，精神显得格外振奋。

鹧鸪哨暗中点头，他也不管那雄鸡是否能懂人言，竟当众对它嘱咐

了一翻，从金风寨山民家中的屠刀下救得这怒晴鸡出来，有什么本事都在今时今日施展出来，可别折了怒晴金鸡的威名，也别辜负了搬山道人的救命之恩。

那十几名卸岭盗众见了，也知这怒晴鸡可以扫荡墓中毒虫蜈蚣。他们都亲眼见过从深润乱云里飞出的那条六翅蜈蚣，绝不是普通枪械能够抵挡的，心想只要这只大公鸡能使群毒辟易，使搬山卸岭盗了墓中珍宝，今后就是称你一声“鸡爷”也是无妨，群盗的身家性命可全系在你身上了。

鹧鸪哨随即派出四人，其中两个去瓶山上禀报陈瞎子。听这山里炸药爆破之声断断续续始终不绝，可能山上的工兵部队还没炸出什么眉目来，既然山根里打通了盗洞，便请陈瞎子带人下来会合，另外两个留在盗洞前负责联络。

其余的人都跟鹧鸪哨进去探墓，布置妥当，他就带着众人钻入盗洞。群盗身上都带着不少铁钉，走出一段，就在盗洞墙壁上钉上两枚，两枚长钉相互交叉，再把简易的皮灯笼架上一只作为照明记认。

如此一路下去，但见这条透山盗洞，都被穿山穴陵甲挖得极是开阔平整，人钻进去不用蹲下，猫腰弓身即可前行。群盗见洞中除了硬土，更有许多坚固的岩层，竟也都被双甲穴透了，不由得暗暗咋舌，连赞穿山穴陵甲这种盗墓古术果然了得。

盗洞的长度，比鹧鸪哨先前估量的要短，可也足有数百步的距离。群盗小心翼翼地钻洞攒行，许久才到尽头，出来的地方恰好是个倾斜的坡道，坡道上铺的石板已被推开了，举着火把往四周一看，较低的地方被巨大的条石砌死，无隙可乘，顺着坡道上去，高处都是庞大的青石券顶。

石壁的缝隙里，偶尔会有一两只急速逃窜的蜈蚣之属，物性有生克，此物与怒晴鸡势成水火，见了只有逃命的份。整个山中的毒虫本来在夜晚和幽暗之处都会吐纳毒蜃，但怒晴鸡一声啼鸣，这些毒虫再没一只敢吐毒液，都没命般地往山缝深处钻，以求离这天敌越远越好。

鹧鸪哨知道这座古墓里机关埋伏众多，也自不敢托大，顺着阔大的坡道缓缓前行，群盗扛着蜈蚣挂山梯拥在他左右跟随。走出不远，见岩壁上有块极大的石碑，上面四个大字龙飞凤舞，鹧鸪哨挑灯观看，见是“红尘倒影”四字，也不知是何所指。

待走到斜坡的尽头，穿过一条浮雕云龙石梁，眼前豁然一片灯光璀璨。在偌大一个山中洞穴里，耸列着数座重檐歇山的大殿，殿宇高耸，

楼阁嵯峨，飞檐斗拱密密排列，雕梁画栋而又庄严肃穆，殿中殿外灯火通明，层层叠叠观之不尽，映得金砖碧瓦格外辉煌。

洞内岩层中有石烟升腾，使灿如天河的宫殿里香烟缭绕，透着一派难以形容的幽远神秘，与洞天福地里的人间仙境无异。但在山腹里显得格外阴森，又被云烟笼罩着，看上去让人感觉极不真实，缥缥缈缈的似是水中幻象，难怪会有“红尘倒影”的碑文。

原来瓶山虽然坚固，但由于山体常年倾斜，致使山体有许多或大或小的缝隙，不过在外边很难看出来。山腹中是块风水宝地，生气涌动不绝，藏在山里的古物历久如新，楼台殿阁间的万年烛、琉璃盏，完全按照星宫布局安置，繁而不乱，气象严谨。

此地本是皇家藏丹炼药所供奉的“仙宫”，自秦汉之际就开始经营建造，其中许多古迹年代都不尽相同，但处处都有皇室气象。那些琉璃盏内都是珍贵的千年烛万年灯，些许微弱的灯引就可以燃烧千年不灭，在时隔几百年后，大部分灯烛依旧亮着，尤其是那些八宝琉瑞盏。兀自被烛火照得流光溢彩。

群盗跟在鹧鸪哨身边，见了这一片瓶中仙境般的宫阙，都不禁惊得呆了，看得双眼发直，饶是他们胃口够大，却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冥殿，单是那些古老的灯盏就取之不尽了。

花灵出来撒山不到半年，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只觉那宫殿深处妖气笼罩，心里不禁有些发颤，拽住鹧鸪哨的胳膊躲在他身后：“师兄，前边那千奇万怪的去处……像是炼丹的道观宫殿，怎么会是藏死人的冥殿？”

鹧鸪哨十三岁开始跟着前代搬山道人盗墓，规模宏大的帝陵和诸侯王古墓也盗过。山陵里的地宫虽然奢华壮丽，也绝无眼前这等仙境般的气象。这简直就是把一整座道教名山里的建筑全搬进了山洞里，但这山里阴气沉重如同鬼宫，哪有半点仙气。

此时被花灵一问，鹧鸪哨便随口答道：“服食求神仙？嘿嘿……不过是皇帝们的一场春梦，后来山河破碎，这仙宫金殿还不是被个元代的大将军当了坟墓。我这就过去瞧瞧仙宫里的湘西尸王……看看它究竟是三头六臂，还是满身的铜皮铁甲。”

①黄肠题凑，“黄肠”指堆垒在棺槨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代指西汉帝王陵寝棊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

第二十七章 斗宫

搬山道人鹧鸪哨先前想去黔边盗发夜郎王古墓，不料却扑了一空，心里正有些焦躁，如今见了瓶山古墓气象万千，犹如瓶中仙境，不知里面都藏了些什么前朝的秘器，他见猎心喜，不禁技痒起来，当即就要单枪匹马到前边的地宫中一探究竟。

卸岭群盗和老洋人、花灵等人见他这就要动手发市，也赶紧各自抄起器械，要跟在他身边同去倒斗。可刚一抬脚就发现前面的宫阙楼台有隐隐黑气。殿顶抱柱之间像是有一股股的黑水在迅速流动。众人当时都是一怔，不知那殿中有何古怪，有眼尖的看得真切，惊道不好，殿中有好多蜈蚣。

鹧鸪哨知道携有怒晴鸡在身边，足能克制墓中毒物，但也仅能确保几百步之内无忧，要是这十几个人一同过去，自己孤掌难鸣，难免对众人照顾不周。此时天色晚了，正是山里蜈蚣吐毒的时辰，万一叫那些毒虫有隙可乘，必会折损人手。这瓶山中的宫殿实在太大，若想盗宝，只有先等陈瞎子带大队人马过来将墓中毒虫彻底除尽。

进瓶山盗墓不同鹧鸪哨以往的搬山倒斗经历，一是搬山卸岭起了一通盟约，要是不等常胜山的舵把子过来，就抢先动手，未免有负盟约，亏输了义气；二来眼下有十几个弟兄跟在身边，比不得以前独自勾当，不可因为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让他们冒险。

念及此处，鹧鸪哨只好捺下性子，仔细打量了一番山腹内的地形和建筑结构，便和红姑娘带众人撤出盗洞，留下些人手对穿山穴陵甲打出的盗洞进行加宽，为后边的大队人马开道。

这瓶周边地形险要剥断，派出两名盗伙去联络山上的陈瞎子，这一来一往的过程，非是旦夕之间就可完成。鹧鸪哨索性就在山根里找了块干燥平整的地方，躺下来倒头大睡，养足了精神就跟群盗高谈阔论，众人豪性大发，各自说些个以往倒斗勾当的得意之事。

鹧鸪哨记得当年在陕西盗挖大唐司天陵宫的时候，曾结识了两个陕西放羊的娃子，正好当时陈瞎子在山陕两省有生意，他就把这一对放羊的兄弟托付给了陈瞎子，此刻想起来就向群盗打听那两个兄弟现在如何了。

提起他们来，卸岭群盗大为不屑，老羊皮和羊二蛋那俩小子，是人又窝囊心眼又小，虽然跟着舵把子在常胜山插香头入了伙，可也只能跑前跑后地办点小事，上次倒斗的时候这两块料吓尿了裤，这回听说来挖湘西尸王，这二位便又四条腿一齐发软，干脆就没让他们跟来，真不知

道舵把子当初怎么会收了他们。

鹧鸪哨听罢也是觉得好笑，那两个放羊的娃子都是本分良民出身，违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结果竟然半路上山插香做响马，倒斗造反杀人放火的勾当确是难为他们了，心想实在不行，将来就同陈瞎子说说，让他们拔了香头金盆洗手，给笔钱财去做正经营生才是。

如此捺着性子等了好多时，陈瞎子终于带人来到山阴，同鹧鸪哨说起在山脊上炸了整整一天，没炸出什么名堂，既然山根里打通了盗洞，正可率众进去盗墓，当下一同进了盗洞观看山腹里的那座宫殿。

陈瞎子和罗老歪等人差不多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雄伟的宫阙宝殿，皆

是啧啧称奇，更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尘世上只有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老儿才能住宫殿，除此而外，仅有释、道、儒三教的神圣可以拥有宫殿，大部分建造在神仙佛道的洞天福地里。别看瓶山弹丸之地，可藏在山腹里的丹宫，比起那些名山大川里的佛道名胜宫殿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不愧是“红尘倒影，太虚幻境”，其中宝货必是取之不竭。

罗老歪用枪顶了顶帽檐，心喜之下觉得口干舌燥，喜道：“陈老大，咱们还等什么？让兄弟上吧！”

陈瞎子上次险些被护陵的鬼军射死在瓮城里，此刻却是学了个乖，眼见地宫大得惊人，料定应该不是虚墓疑冢的陷阱，但仍是不敢轻举妄动，不可急功近利再冒风险了，万一有些毒龙伏火的机关埋伏，岂不又着了墓主人的道了？

他当即吩咐下去，先让一百名工兵营的弟兄，带着鸡禽过去，把那重重的一重殿阁大门洞开，要是没有意外，再起大队进去搜刮宝货；另拨两百名工兵，分头在山根的积水淤泥里架设竹桥，并且挖宽盗洞，准备往外运输工墓中宝货。

而罗老歪瞎了只眼，伤还没好利索，陈瞎子就让他带重兵，架上机枪在山外守住路径，以免盗墓的部队半路哗变。另外还要伐条山道出来，以便骡马过来驮东西。罗老歪恨不得亲自动手去搬明器，但转念一想，这回进山的部队虽然都是心腹，可其中仍有不少见钱眼开的兵油子，对他们也是不得不防，于是按照舵把子的吩咐，自去后山调遣人马。

陈瞎子和鹧鸪哨率众观望，只见前边进去的百来个工兵，赶着成群的大公鸡把山中殿宇的大门一座座砸开，惊得那些蜈蚣四处乱窜，一片混乱嘈杂之中，也并没见到触动到什么机关。

陈瞎子心中暗喜，看来此番是胜券在握了，带头将黑纱蒙在脸上，遮住了口鼻。盗墓时以黑纱覆面这种传统，是起源于响马贼杀人放火做那瞒天的勾当之时，担心被人见了面容泄露身份，引得官兵前来缉拿，倒斗的时候则怕墓中怨魂窥视，只要不被识破了面目，就不用担心回家后被鬼缠上。

群盗黑纱罩面，臂系朱砂绦子，点了灯笼火把，扛着蜈蚣挂山梯，在首领的一声招呼之下，数百人发声呐喊，一齐赶着无数鸡禽蜂拥而入。

这些天里罗老歪的部队在四处征缴，把十里八乡的鸡禽抢了一空，又从湘阴收购来一大批，基本上都是公鸡，有老有小，连半大的鸡崽子也都给弄来了。但鸡一多了，难免就有搞混的，其中也不知怎么混进来一些母鸡，此时在地宫里一撒开来，便立刻有许多争风吃醋的大公鸡你啄我啄，相互间打得鲜血淋漓。不过一碰到殿中的蜈蚣，就都直了眼去追逐争食，鸡子按住一条条大大小小的蜈蚣，活活啄死在地。

陈瞎子等卸岭盗众，见搬山填海之术果然非同小可，无不叹服。此术虽不合五行之理，却能利用世上万物性质的生克制化，驱赶鸡禽将蜈蚣赶尽杀绝，总算是除了这一大患，如今那墓中宝货，当真是取如坦途。

一时之间，那寂静的地宫里鸡鸣四起，到处都是追赶蜈蚣的雄鸡，顷刻间就有数千条蜈蚣死于非命。世上物种相克，乃是上天造化，故称天敌。

普通的蜈蚣毒液发黑，但这瓶山古墓是处药山，生存在里面的大小蜈蚣毒液都是五彩斑斓，有些老蜈蚣身上更是彩气变幻，被那些鸡禽赶得走投无路，即便是面对天敌，虽然无法吐毒，却也只好舍命相拼，在接连不断的恶斗之中，有数十只老弱病残的鸡禽猛性不足，也都被蜈蚣咬死，羽翎脱落横尸就地，全身发黑，慢慢化为一摊血水。

瓶山地宫虽然灯火辉煌，但毕竟常年不见天日，阴气极盛，养得那些蜈蚣好生肥大，吞噬其他几种毒虫为食，使得其毒性格外猛烈。而且殿中蜈蚣实在太多，它们初时被天敌追赶。只顾四下里逃窜，但被鸡群逼得实在紧了，竟做出困兽之斗，纷纷从殿柱缝隙里钻了出来，三四条蜈蚣合斗一只雄鸡。数重大殿之间，遍地都布满了死鸡和死蜈蚣的尸骸，其余活着的还都在红着眼拼死缠斗不休。

群盗都是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那些工兵里也有许多上过战场的悍卒，但他们这辈子里所见过的腥风血雨，似乎也不及眼前这场群鸡和古

墓蜈蚣间的恶斗。那不是一只两只，也不是十只八只。而是成千条蜈蚣和成千只公鸡血战成一片，杀气激荡，冲得灯烛火把一阵阵发暗。

那些公鸡都是好斗成性，可能它们也是见了死敌就全身羽冠倒竖，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而那些蜈蚣也都被追得急了，只要听得鸡叫，就算躲进岩缝里也不得安生，只好豁出命去要和天敌同归于尽，灯烛摇曳下的剧斗之中，双方竟没一只后退半步，一时斗了个难解难分。

群盗里有些胆子小的，见了这阵势都已面如土色。陈瞎子心道不妙，看这势头，蜈蚣和群鸡还不知谁胜谁败，早知道就再多带些雄鸡进山了。

鹧鸪哨也一直在旁观望，他背的那只怒晴鸡，始终藏在竹篓里不肯放出。那血冠金爪的雄鸡是鸡中之凤。不见到那快成精的六翅老蜈蚣显形，绝不肯放它出去厮杀，只是困在竹篓里积攒它的怒性。

那怒晴鸡察觉到外边群鸡恶斗蜈蚣，果然是跃跃欲试。想出去啄它一个痛快，奈何被竹篓困住，急得不断撞笼，作势欲出。

但此刻鹧鸪哨见大群鸡禽竟然无法占了上风，反倒被蜈蚣咬死毒杀的越来越多，只好用手狠狠一拍身后竹篓，里面的怒晴鸡正急得无处豁，顿时振翅怒啼，高亢的金鸡啼鸣跌宕回响在大殿之中。那些舍命恶战的蜈蚣听得这阵鸡鸣，全被吓得全身一颤，好像忽然失了魂魄一般，纷纷行将就木，步足脚爪发麻，爬在殿柱和石壁上的，也都是一头栽了下来，被附近的雄鸡赶上去啄死。

陈瞎子见强弱之势登时逆转，心头一阵大喜，对鹧鸪哨赞道：“搬山之术名不虚传，大事定矣！”说罢对身后数百名手下一招手，大呼叫道：“小的们，有想发财的，就跟爷爷并肩子上罢！”

近千名盗众和工兵跟在舵把子身后，高举火把分成几路，犹如一条流动的火龙，踏着大殿前的石阶石桥，拥进第一重大殿之内。这里大部分蜈蚣都已被除尽了，群鸡被进来的盗众向里一赶，又都冲进后边的殿阁里继续追杀剩余毒虫。

群盗各自拽出枪械，见有没死绝的蜈蚣就补上一枪，或是用铲撬砸它个稀扁。杂乱的脚步和枪声响彻山腹，蜂拥着一路进殿，瓶山中的丹宫是方士给历代皇帝烧丹炼药的所在，一座座殿阁依着倾斜的山势，也是缓缓升高，有些地方是洞中有殿，殿中有洞，利用天然的地形地势，营造得极是巧妙。

陈瞎子和鹧鸪哨等人提着刀枪，进了最外边这道大殿，只见里面也吊着八宝琉璃盏，还燃着的约有一半，火把灯盏照耀之下，殿中光影一

派恍惚。这殿内只有一根朱漆抱柱，上面横托十八道梁椽支撑，是古代宫殿建筑中罕见的一柱十八梁，丹宫里的主殿，则应该是有柱无梁，取仙法“无量”之意。

一柱十八梁的前殿里，壁上多有神仙彩绘，镶嵌着好多点缀用的珠宝玉石，被火光辉映，显得溢彩流光，看得群盗眼都直了。陈瞎子说：“如今天下大乱，世上哪有什么正经营生？为了分赃聚义，百事可为，这就叫，遍地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咱们常胜山该着兴旺发迹的时候。吾辈干的就是发掘古墓明器的勾当，既到了此间，更不必有所顾忌，看着值钱的都挖回去，半点也别留下。”

卸岭盗众可不像摸金校尉般在一座墓里只取一两样东西，还处处讲究个进退之道，常胜山有十几万弟兄，明器拿少了还不够给众人塞牙缝的。既然舵把子发了话，底下这些群盗还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当即分出手，拿铲子去抠刮墙上的珠玉。

其实这座殿中真正值钱的宝货，当初就已被元兵洗劫一空了，剩下的这些在当时看来都不算什么，可时光推移，到了民国年间，几百年前的这些古物也都是宝贝了，包括那些焚香的鹤形铜炉，以及殿中柱上嵌着的镏金装饰，凡是能拆能卸的，全都被群盗敲下来取走。那些八宝琉璃盏则先留下照明，要等撤出去的时候再取。

盗众里有若干头目，都是盗魁的心腹，也是倒斗的老手，由他们分头指挥手下兄弟搬取金珠之物，虽杂不乱，倒是井然有序。

而陈瞎子和鹧鸪哨这两位大当家的，自然不能被区区一座前殿里的东西吸引住，他们没怎么停留，便又带着大队人马，呼啸声中穿殿而过，直奔后面那片殿堂。一路走去，遍地都是死蜈蚣，即便已经死了，但数量之多恐怕都过万了，看得众人心头好生发毛。

但人多势众格外壮胆，蜂拥而上。穿过数进殿堂之后，就已是在最高处的无量殿了。那殿正处在一处岩洞之中，殿前是个宽阔的平台，周围有镂空的汉白玉栏杆，后面就是山体內的暗青色岩石，将无量宫主殿之后的后殿封死，以宫殿结构推想，那后殿就是陈瞎子初探瓶山时从山缝里下去的位置。

这些殿中都没见到有墓主棺槨，料来必定是在面前这丹宫无量殿之中了。群盗想起湘西尸王的传言，心中难免栗然，便把脚步都放慢了，缓缓簇拥着陈瞎子和鹧鸪哨走上殿前的平台。

只见平台上有数百只全身鲜血淋淋的大公鸡，正在围斗残存的百十来条蜈蚣。旁边刚好有座拱桥，桥下是深不见底的水潭。以前应该有喷

泉涌出，从高处经过一处处亭廊流到山外，使丹宫里增添了山水林泉的意境，可如今泉水早就干涸了，只剩个空潭黑洞洞地陷在殿前的山坡上。

群盗正待上前，去结果了剩下来的大小蜈蚣，鹪鹩哨却猛然察觉不对，忙于袖中一占，知有杀机在前，抬眼正看见有几名盗伙走上桥头，赶紧叫道：“快退！”

第二十八章 强敌

陈瞎子也已听见枯潭深处似有异动，但他和鹧鸪哨出言示警的时候已经晚了，猛听下面“哗啦啦”一阵爆炒般的响声，那条六翅蜈蚣已经顺着石壁游了上来。原来它似乎感觉到有天敌进了瓶山，物性使然，惊得躲在深涧里不敢稍动，不过眼看它那些重子重孙都快被群鸡赶尽杀绝了，忍无可忍之下，终于狂冲上无量殿前的石桥。

老洋人和花灵这两个刚出道的搬山道人，刚好和几名盗伙走在桥上，谁知那蜈蚣来得好快，别人想救他们也已来不及了。只见那六翅蜈蚣攀在桥下，弓着身子猛地从桥栏上探将出来，黄褐色的腹下百爪皆动，狰狞已极。

群盗虽是有备而来，可事出突然，见那大蜈蚣蓦地里现身出来，竟连躲闪都忘了，老洋人和另外两名盗伙，当场就被六翅蜈蚣卷落桥下，惨叫着摔死在枯潭底部的乱石之中。

凄厉的叫声和骨头摔碎的声音从底下传来，在宫殿洞穴间反复回荡，吓得盗面色骤变，站在前排的群盗发一声喊，想要举枪射击。进古墓的时候，枪里的子弹就已经顶上膛了，这一排乱枪打过去，好歹也射它几个窟窿出来。

但鹧鸪哨见六翅蜈蚣爬在石桥侧面，如果乱枪齐发，不但难以射杀那条大蜈蚣，反倒是桥上没死的几个幸存之人，包括花灵在内，都会成了它的挡箭牌，此时万万不能胡乱开枪。他赶紧抬手拨开前排几名盗伙的枪口，实是间不容发，“啪啪啪”一排乱枪都贴着桥上几人的脑瓜皮射了过去。

陈瞎子也急叫：“休得开枪伤了自家兄弟！”群盗听到首领招呼，这才硬生生将枪口压下，有些胆量稍逊的工兵看明了情由，纷纷掉头向外逃跑，混在群盗里的手枪连专门负责射杀这些逃兵，当即就有几个最先逃跑的被当场击毙，人群中顿时一阵大乱。

鹧鸪哨见老洋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心中又急又恨，抬手推开挡在身边的几个人，抢步上了桥头，想把师妹花灵从桥上救回来，可就在这时，只见那六翅蜈蚣倏然间从石桥下蹿了上来，两只腭足攫住花灵，振动六翅百足，拖着她游上无量殿的重檐大顶。

那蜈蚣动作快得难以想象，哪容人有丝毫反抗躲闪的余地。红姑娘也是救人心切，当即便是几枚袖箭脱手而出，可那蜈蚣硕大的身躯进退之际快逾闪电，黑影在殿前一闪，那几支袖箭虽然准头奇佳，势劲力足，却竟然慢了一瞬，全都钉在了大殿的门柱之上，连蜈蚣的影子都没

碰到分毫。

鹧鸪哨见花灵生死不知，哪还顾得上细想，他也是仗着身手矫健，劈手从旁边的人手里夺过一架蜈蚣挂山梯，钩住殿角歇山顶的戗脊^①，三蹿两纵之际，就跟着六翅大蜈蚣前后脚上了殿顶。

鹧鸪哨脚下踏着溜滑的长瓦，只听前边哗啦啦砖瓦撞击，抬眼一看，原来那蜈蚣伸展百足，把殿顶上铺的琉璃瓦蹬挠得纷纷滑落，它爬行的速度也顿时缓了下来。

殿下的群盗在陈瞎子的带领下稳住阵脚，举着枪对着殿顶瞄准，但一来鹧鸪哨也在房上，二来蜈蚣伏在殿顶重檐垂脊之间，暴露出来的部分很少，一时之间，谁也不敢轻易开枪。忽听乱瓦响动，众人急忙向后退开，几十片滑下来的大瓦片，噼里啪啦落了一地。群盗见那六翅蜈蚣声势非凡，简直就是已经成了精了，可搬山道人鹧鸪哨竟敢上殿追赶，当真是不要命了。许多人爱惜他的人才，都替鹧鸪哨捏了把汗，纷纷呼喊，让他赶紧退下来，千紧万紧，毕竟都不如身家性命要紧。

可鹧鸪哨做惯了迎风搏浪的勾当，视千难万险如同无物，哪里肯听那些卸岭盗众的话。他一闪身形避开从上边滑落的瓦片，在殿顶兜个圈子，迂回到了蜈蚣身边，只见那六翅蜈蚣用腭足抱住花灵，馋涎流了满口。

鹧鸪哨见状立刻醒悟，这蜈蚣常年盘踞在药山之中，最喜那些炼丹的奇花异草奇味，而花灵自幼就在山中采药，常和药石芝草等物做伴，所以六翅蜈蚣才要掠了她去，打算拖回巢穴慢慢吞噬。

这念头在鹧鸪哨脑中一转，他身子却不曾停下，趁着蜈蚣在殿顶琉璃瓦上立足不稳之际，便鼓身上前，探手从蜈蚣头前夺过花灵，抱着她便顺檐顶斜面滚落下去。

那蜈蚣正想从殿顶蹿到洞壁上去，抓着花灵的腭足稍稍松脱了些，哪想到竟有人跟得如此之近，一闪之间就把到嘴的活人夺去了。它本就被逼得狂怒暴躁，岂肯甘休，当即掉头摆尾，琉璃瓦的乱响声中腾空而起，追着鹧鸪哨猛扑下来。

卸岭群盗在下面看得真切，只见鹧鸪哨抱着花灵顺殿顶滑了下来，而那蜈蚣猛然抖翅追赶，势头之猛如同雷霆万钧，都惊得张大了嘴，同声大叫不好，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鹧鸪哨听得身后风声不善，已知万难躲避，只好想办法挡其锋芒，他腰眼发力，抱住花灵猛一转身，后背贴在殿顶打了个转，顺势滑到大殿翘起的一角斜脊上，就此停下身来，两支德国造已抄在手中。

殿底下仰着脖子观看的群盗只觉眼前一花，谁也没看清他是如何在殿顶转身拔枪，又是如何拨开机头的，看清楚的时候，枪声就已响起。

鹧鸪哨手中的两支镜面匣子都拨到了快机上，一扣扳机，双枪里压得满满的四十发子弹，便如同两串激射而出的流星，电光火石一闪，全打在了随后扑至的六翅蜈蚣口中。

那六翅蜈蚣扑下来的势头顿时止住，它每中一弹，就被毛瑟枪强大的攒击射得向后一挫，中了第一枪就躲不开第二枪，四十发子弹一发也没浪费，在身上穿了四十个窟窿，里面都涌出白色浓稠的汁液，重伤之下，翻身落在了殿顶的横脊上，疼得拼命挣扎扭动，搅得瓦片稀里哗啦地乱响。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之快，殿下的盗众甚至还没来得及搭起竹梯上去相助，殿顶上便已斗到了分际。群盗都在下面看得目瞪口呆，直到枪声响过，这才如雷般轰然喝彩，那搬山道人鹧鸪哨果然是个有大手段的人。可不等喝彩声落下，就见那蜈蚣一扭怪躯，弓身甩出又在半空里蹿了下来，它突然卷土重来，那四十发子弹竟没能要了它的性命。

鹧鸪哨双枪子弹射尽，尚且来不及更换弹匣，就急着去看花灵的伤势。只见她身上被蜈蚣腓足戳穿了几个窟窿，鲜血汨汨流淌，面如金纸一般，真是“身同五鼓街山月，命似三更油灯尽”，进气少、出气多，眼见是香消玉殒救不活了。想不到这一眨眼的工夫，世上最后的三个搬山道人，就剩下鹧鸪哨自己一个了，他在一瞬间心中空落落地完全忘了身在何方。

忽听群盗在殿下一阵鼓噪，纷纷大叫不好，鹧鸪哨猛然醒过神来，见那六翅蜈蚣正从半空扑至，顿时红了双眼，咬碎牙关，心中全是杀机，刚才始终未能腾出手来扯开竹篓放出怒晴鸡，此时脑门子青筋直蹦，着地一撑也从琉璃瓦上纵身跃起，骂道：“好孽畜，接法宝罢！”

断喝声中，他已扯掉竹篓封口，飞脚将竹篓迎头踢向那条大蜈蚣，竹篓破风飞出，里面的怒晴鸡早就察觉到了外边正有它的死敌，借势从中跃出，抖动红冠彩羽，正落在六翅蜈蚣的头顶上。

那蜈蚣本已受伤极重，仗着一股怒性还想暴起伤人，可突然见到一只彩羽金爪的雄鸡迎头飞来，正是它的天敌克星，顿时魂飞魄散，急忙地甩头闪躲。

怒晴鸡哪容它闪展腾挪，虽在蜈蚣头上落足不稳，仍是一通金鸡乱点头，猛啄了它十几口。这时那蜈蚣突然腾跃起来，怒晴鸡红了眼只顾置对方于死地，被那蜈蚣身躯猛地一抖，便从它头顶滑落，鸡足金爪深

深抓进蜈蚣壳里，正在它背翅之处停下，金鸡怒啼声中，早把蜈蚣背上的一条透明翅膀扯断下来。

鹪鹩哨眼见一团彩气和一团黑雾在殿顶缠在一处，斗得难解难分，不时有雄鸡身上的五彩羽翎和蜈蚣的断翅断足从天空散落下来。他心知怒晴鸡虽然不是凡物，可那蜈蚣也是在药山里潜养多年，此刻虽然为天敌所制，不敢喷吐毒雾，但它生命力似乎格外顽强，要真想毙了它也绝没那么简单。这也就是现在撞见了，再过个十几年，恐怕天下再无一物能够伤它分毫，如果让它就此脱身逃走，将来必成大患。

于是鹪鹩哨决心尽快除掉这个妖物，以免夜长梦多走脱了它。他立刻给两支二十响重新装上弹匣，纵身接近殿顶的横脊，想要和怒晴鸡两下夹攻，一举宰了这六翅蜈蚣，这边陈瞎子也率人架了竹梯往殿顶攀来。

但这时那六翅蜈蚣垂死挣扎，竟然在殿顶猛一翻身，将缠斗在一处的怒晴鸡甩了开去，它自己也重重落下。这无量殿，实际是座无梁殿，没有一根承重的横梁，全凭椽柱支撑，虽也是极为坚固，可终究比不得四梁八柱来得稳定，殿顶被这大蜈蚣连番舍命撞击，早已经承受不住，最后被蜈蚣从上一砸，松脱的椽木和瓦片顿时陷落，无量殿的顶上塌了一个大洞。

鹪鹩哨正行到一半，脚下突然塌落下去，有道是力从地起，不管如何举手投足的施展，也都是由地发力，他有多大本事也不可能凌空飞行，随着轰隆一声，鹪鹩哨连同那蜈蚣，都跟着断椽乱瓦掉了下去。

鹪鹩哨忽觉脚下无根，眼前一黑，身子已落在殿内，不料殿内更有一口深井般的无底洞，直径大得出奇，上边有个玉盖，落到上边顿时砸了个对穿，周身奇疼彻骨，下坠的势头却并未停止，随着碎砖断木继续跌落下去。

也就是鹪鹩哨身手不凡，又是屡涉奇险经验老到，有临危不乱的机变，虽然身上吃疼，心神未乱，下坠之中，忽见眼前亮光一闪，赶紧扔了手中枪械，伸手按将过去，在直上直下的绝壁上，不过是有个小小的凹洞，竟被他用手扒住。他一身翻高头的功夫，并不比卸岭盗魁陈瞎子逊色分毫，手指上虽然磨脱了一块皮肉，毕竟在半空中挂住了身子。

这时只闻头顶上面轰隆几声闷响，又一阵沙石尘土纷纷落下，原来殿堂里的几根明柱也随即倒落，把那殿内的深井井口压了个严实，就算卸岭群盗马上开挖救人，一时三刻也挖不开这倒塌的丹宫无量殿。

鹪鹩哨深吸了一口气，换只手扒住壁上的凹槽，此刻身悬半空，也

不知是到了什么所在，忍着身上的疼痛，向四周看了看，原来自己正挂在一个巨大的井壁上。说是井也许并不准确，洞壁广可十余丈，倒像是一个巨大的垂直洞窟，四壁光滑平整，每隔一段距离，绝壁上就凿有一个凹洞，不过不是用来给人攀登的，那些凹洞里都有个金甲神人捧火的石灯，全是万年不灭，皇帝的祖庙祖陵里用的就是这种灯盏，装有石灯的凹洞都是灯槽。

只见这大地洞里，星星点点的满壁皆是这种石灯，也数不尽有许多，鹪鹩哨就是拼死抓住了其中一个灯槽，才没直接掉下去摔死，但石灯年头久了，油料将枯，灯光格外的暗淡，往下看不到底，只有一层层恍恍惚惚昏黄光晕。

鹪鹩哨单臂坠在井壁上，看清地形后调匀了呼吸，将腿脚稍一伸展，已知没受什么硬伤。他一身是胆，身临险境也从容镇定，望了望头顶距离无量殿不远，就打算攀着绝陡的峭壁回去。

正要行动，忽听这深井里哗啦啦一阵蜈蚣游走之声，鹪鹩哨全身一凛，暗骂那厮的命果然够硬。他刚扔了平时最得心应手的两支镜面匣子枪，那怒睛鸡又被拦在了洞外，此时纵然有心杀贼也是无力回天，不禁暗暗叫苦，寻声一望，只见那条六翅大蜈蚣，正绕着井壁盘旋而上奔着自己爬来。

那蜈蚣身具百足，天生就是爬壁的先锋，身上虽然带伤，速度却仍是奇快，顷刻间就绕壁而上，不容鹪鹩哨再做准备，三转两转就已到了近前，挠动的腭足和满身伤痕都已清晰可见。

鹪鹩哨心知这回却是自己被逼到绝路上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事到如今，只有搏浪一击，当即大叫一声：“来得好！”松开扒住灯槽的手指，在井壁上双足一蹬，躲开了那蜈蚣猛蹿过来的势头，清啸声中，他已纵身跳下深渊。

① 戢脊，起支撑作用的大脊。

第二十九章 诈死

鹧鸪哨也是人急拼命，为了避开六翅蜈蚣急速接近的势头，双脚蹬着井壁将身体弹出，纵身跳下了深井。可他身手虽快，那蜈蚣的速度却是更快，见扑了一个空，就舞动触须腾足，猛然间在陡壁上探出半截身子，犹如黑龙回首探珠，直取身在半空的鹧鸪哨。

鹧鸪哨并非匹夫之勇，他是谋定而动，就知那蜈蚣扑空了之后会有这么一下。他跳离井壁的时候脚底下使足了力，身子在半空一个回旋，已将身上道袍扯掉，兜头甩出，手劲分寸奇准，正好向那六翅蜈蚣头顶罩去。

那蜈蚣的触头腾足，突然被一件道袍蒙住，它也不知这是什么东西，不免有些惊慌，挂在壁上拼命甩头摆尾，想将道袍撕扯着甩掉，但越是挣扎钩挂得越牢，一时之间又哪里摆脱得开。

鹧鸪哨虽在半空用道袍阻住蜈蚣，但他凌空一个霸王卸甲甩掉道袍，实已竭尽平生之所能，道袍掷出后，身体立即坠了下去，眼前只见井壁上好似繁星般的灯光一片生花。

无最殿下这处满是石灯的井穴深不见底，更不知底下是水是石，直接落下去就是周身的钢皮铁骨也得摔散了。不过鹧鸪哨冒死跳下来，并不是自寻死路，实是死中求活。

他外边穿着道袍，里面则是一身能耐水火的掘子攀山甲。这套掘子甲是用土蛟皮制成，接缝处则用蛟筋相连，在肘、腕、踝、膝的内侧都有许多细小的倒钩，平时卧在甲槽里，机簧设在腰后，用的时候一扯身后的筋索，攀山百子钩就立刻从甲槽里弹出。所谓百子钩的“百子”，百是指众多，子是指细小，盗墓器械中多有具备“百子”构造的工具，攀出掘子甲里藏的都是这种又细又坚韧的精钢钩子。

深井中又不同开放的空间，里面有气流存在，所以身体坠落下去的速度比寻常慢了些许。此时鹧鸪哨在空中拽开筋绳，借着井中的气流张开双臂，像飞鸟般滑向了最近处的井壁，腕上百子钩在陡峭笔直的绝壁上一按，下落的势头顿时减慢，如同壁虎般轻捷地贴在了墙上。

鹧鸪哨贴在绝壁上长出了一口气，刚才扯掉道袍、蒙住蜈蚣头，再使用掘子甲挂在井壁上，这几下是一气呵成，把压箱底的绝活全使出来了，倘若其中稍有半分差池，不是喂了蜈蚣，就是跌得粉身碎骨，饶是他胆大，心头也是怦怦跳作一团。

可不待鹧鸪哨再作喘息，就听头顶上蜈蚣爬壁之声作响，那六翅蜈

蜈蚣已经摆脱了道袍的纠缠，再次绕着井壁爬了下来，它也是在连番恶斗之后退休鳞伤，恼发了性子，非要置鹧鸪哨于死地不可。

鹧鸪哨在进瓶山之前。本打算用怒晴鸡对付这条成了精的老蜈蚣，可不料阴错阳差。自己竟和它一同落入无量殿下的这口大井，出口又被封了个严严实实，自知此番是身临奇险，遇上了平生前所未有的劲敌，当下不敢托大，赶紧深吸了一口气，利用攀山掘子甲挂住井壁，施展出壁虎游墙的手段，迅速向井底攀爬。

鹧鸪哨一步步向下攀爬虽然也是迅捷异常，但那蜈蚣自上而下追得太急，他只好放开井壁，连蹿带跃地向下移动，几乎不在壁上停留，只是下坠的过程中，不时用身上的掘子甲刮按陡壁来减缓落下的力道，以免直接落地摔死。

这井深能有数十丈，地势直上直下，几乎快到山底了，鹧鸪哨身如以叶落下，眨眼的工夫，井底的情形便已经出现在了眼中。只见井底堆积着数百口棺槨，有棺有槨，也有瓮葬的陶骨罐，都是沉旧异常，款式年代也大不相同，上至金玉镶嵌的奢华漆槨，下至蛆虫蛀噬的柏木棺材，好像是达官贵人和贫贱百姓的都有，乱糟糟地堆积如山，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

鹧鸪哨是倒斗的行家，但见到井底诸棺混杂，也不禁感到惊诧，未及细看，就已经攀着井壁落到了底下，这才看见众多的棺槨周围，更有无数尸骸枯骨，有的死而不僵面貌如生，也有的就剩下骷髅头了，看那些尸骸形貌服饰差别更大，简直是夷汉混杂，年代更是从商周到唐宋皆有。

鹧鸪哨站在一口玉槨上看着四周，真是满头雾水，暗骂作怪，瓶山里究竟有什么名堂？抬眼正看见堆积成山丘般的棺槨尸骸中间，有一口巨大的青铜丹炉，铜迹斑驳，铸着许多铭文鸟兽，虽无暇细辨，但可断言，必是件秦汉之时的古物。

鹧鸪哨阅历极广，而且搬山道人常年扮了道士行走天下，也知道些黄老之法，他一看那巨大的青铜丹炉，心中立刻明了七八。原来这深井是瓶山丹宫里的丹井，炼造阴丹的丹火上行，正需要这样一个所在，而那些古时棺槨，则都是被炼丹的方士们从各地暗中盗掘来烧丹头的。在古代，世人认为僵尸肉可以入药，称为“闷香”，因为死而不腐的僵尸都是借了地脉的龙气，龙气无影无踪难以捕捉，但煮了僵尸肉就可以把尸骸里的龙气提炼出来。

而装殓尸骨的棺槨，其原料包括木、石、玉、铜等物，埋在地底年

头多了，也吸纳了地脉灵气，可以作为炼丹时的炉火之道。烧丹服食而成仙的事情，古来已有，谁不想求个冲虚清静、出有入无、超凡俗而上升、同天地而不老的神仙道路？可那修真炼性，吐故纳新的内外丹法，也有上下高低之别，大多方士是不肯用死人炼阴丹的。想不到瓶山虽是给皇家烧丹的丹宫，里面却实是处藏污纳垢的所在，为了烧成真丹，竟如此地不择手段，实是令人发指。

鹧鸪哨双眼一扫，已知究竟，看这井底周遭有许多岩石裂缝和窟窿，都是瓶山倾斜的山势而产生的。六翅蜈蚣可借此在各殿间倏来倏去，但人在井下却好比是坐井观天，莫辨东西南北，也不知哪条岩隙可通外边。正要进去躲避，却听井壁高处百足抓墙之声越来越近，正是那六翅蜈蚣紧追而至。

鹧鸪哨见那蜈蚣来得恁般迅速，在斗洞般的井底如何与它周旋？想闪身躲进岩隙怕也来不及了，何况一旦蜈蚣追进山缝里，更是难免送命。

他急中生智，四处一张，跳下玉椁，滚进下边的死人堆中，随手扯了一具尸挡在身上。那古尸一身绛紫色的枯皮，空张着两排缺东少西的牙齿，双目深陷下去，头上和下颌还有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未曾脱落，显得十分狰狞诡异。

但鹧鸪哨浑身是胆，硬是敢藏身在死人堆里装死，把那干尸搭在玉椁之侧，恰好把自己遮在底下，身周则都是其他死者的峨岫骨骸。他躲在尸骨堆里，运起龟息之术，呼吸和心率顿时缓慢了下来。

搬山倒斗常在空气不畅的地底古墓里穿梭往来，那种地方阴气尸气都是极重，应对之道，除了服用药物之外，还必须要学会如何闭气，精通此术的，能练到最多只比死人多留一丝活气。生存在地下的地龟，呼吸速度和心跳都缓慢异常，但都活得几百年。曾有人挖出过一块墓碑，碑下压着一头地龟，被压在地下数百年，只凭地缝里的空隙空气存活，没吃过任何东西，只喝渗入泥土中的雨水，饿的时候就以极慢的速度吞吃地缝里的空气，直到几百年后被人从碑下刨出来，那石碑都已残破不堪了，可它却仍然活着。所以盗墓之辈在地下呼吸的办法，也称龟息之法。

鹧鸪哨就使出这种手段，屏气埋息地藏在那干尸底下，警惕地察觉着外边的风吹草动，只听丹井壁上刷刷刷一阵响动，那六翅蜈蚣已从壁上爬至井底。

鹧鸪哨悄悄偷眼望去，只见那蜈蚣正爬在棺椁和干尸堆积的井底打

转，不时把两条长长的触角探进死人堆里，似乎想找出刚才伤它的那个活人。它身上中了一通乱枪，又被怒晴鸡一番扑啄，六根透明的翅膀都被撕掉了一半，周身上下也快散架了，但狰狞依旧，仍然精力十足，须爪攒动，在井底来回游走的速度极快。

鹧鸪哨暗自心惊，这厮莫不是真已形炼得大道已满，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势，却丝毫不见颓状？正自纳闷，忽然眼前一黑，那蜈蚣刚好从他身上爬过，枯叶般的一节节腹甲近在眼前，好在有干尸挡在上面，那蜈蚣转了几圈，都没发现鹧鸪哨的踪迹。

鹧鸪哨本以为六翅蜈蚣受伤将死，想躲在干尸堆里拖延片刻，等它伤势发作死在当场再做理会，可未曾想到那蜈蚣生性如此悍恶，身上千疮百孔还能游走不停。他却不知这蜈蚣虽然厉害，却并非不顾伤势严重，实是因为瓶山里有群鸡鼓噪，搅得它三神不宁，如癫似狂，不肯停歇片刻。

六翅蜈蚣转了几圈，未能觅得活人，就势爬到丹井边上，在墙上来回摩擦身体。鹧鸪哨心觉奇怪，偷眼去看，只见丹井的那处角落里，堆放着许多药石芝草，还有许多丹瓶药罐，都已经碎了满地，各种丹药四处散落，那老蜈蚣在药石上磨蹭伤口，竟然是在给它自己疗伤。

鹧鸪哨暗骂一声“好孽畜，还不肯死”，虽是有心了断了它，奈何现在赤手空拳，扔掉的两支镜面匣子也不知掉到哪去了，想到自己的师弟师妹都惨死在它手里，不禁恨得牙根发痒，又念及现在搬山族中都是病弱妇孺，昔日从沙漠孔雀河双黑山迁徙到内地，传了千载的搬山道人，如今竟只剩自己一人，心中好生绝望，忍不住就想推开干尸，出去同那蜈蚣拼个你死我活。可他也十分清楚，倘若自己逞得一时血勇，再次有个闪失，搬山道人就算彻底绝了，只好强行忍耐，躲在恶臭的干尸下等候时机，如果没有万全的把握，绝不肯轻举妄动。

正当鹧鸪哨思潮起伏之际，忽觉耳上一阵麻痒，险些惊出了一身白毛汗来，原来死人堆里有条三寸来长的蜈蚣，从身下一个骷髅头的眼眶里游了出来，它似乎察觉到鹧鸪哨是个活物，竟从他的耳旁爬上脸来。

鹧鸪哨心说：“苦也，想是掉进蜈蚣老巢里了，这却如何是好？”只觉那蜈蚣从耳朵爬上额头，又攒着数十只脚爪游到鼻梁上，两支一节一节的触须灵活地来回扫动，这感觉实是麻痒难当，更难忍的是心头发麻，那龟息之术眼看就要破了。

鹧鸪哨知道只要呼吸节奏一乱，必被那条六翅蜈蚣察觉，只好强行忍住，任凭那小蜈蚣在眉间额前爬来爬去，也不敢稍动分毫。所幸山中

鸡鸣杂乱，所有的蜈蚣都失了常性，不肯轻易吐毒，否则沾上瓶山蜈蚣的剧毒，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连同性命一发断送在此了。

那百足爬动的蜈蚣，就这么在脸上来回游走，实在令人周身毛骨悚然，也就是鹧鸪哨定力惊人，硬是如同死尸一般，连眉头都没动上一下。不过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蜈蚣爬了几个来回，竟打算从鹧鸪哨嘴里钻进去。

丹宫深井里尸骨堆积成山，这蜈蚣本来就是钻进钻出习惯了，它觉得尸体似乎还有活气，可也难以确定，就没头没脑地爬向鹧鸪哨口中。

鹧鸪哨全身紧绷起来，让条蜈蚣钻到嘴里如何使得，而且这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事先全然预料不到会有此遭遇，如今强忍诈死是不行了，可身体动静如果稍大一些，定会惊动了那条六翅蜈蚣。

鹧鸪哨应变奇快，更是当机立断，专做那些常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即横下心来，趁那蜈蚣刚一探头，不等它弓身进来，鹧鸪哨就先张开牙关，用牙齿将它狠狠咬住。

第三十章 丹炉

卸岭群盗携带了大批雄鸡进山盗墓，公鸡和蜈蚣是天生的死对头，古墓地宫里大大小小的蜈蚣，开始先是没命地躲藏，后来都忍受不住鸡鸣杂乱，纷纷出去以性命相搏，拼个同归于尽，却正落入搬山道人人生克制化的圈套之中，劫后余生的，也只有那条六翅蜈蚣，以及一些惊得肝胆俱裂的蜈蚣崽子。

瓶山里的大群蜈蚣已死了十之八九，藏在丹井死人堆里的这条三寸蜈蚣，更是被山中鸡鸣惊得三尸神乱跳，它没头没脑地在干尸骷髅的眼鼻耳口里钻进钻出，不肯有一刻安宁，偏巧就钻进了诈死的鹧鸪哨嘴里。

鹧鸪哨虽是胆智超群，但万一惊动了那条打不死砸不烂的六翅蜈蚣，在丹井里必定是死路一条，可任由这条小蜈蚣游进口中，也是眼睁睁地等死，他只好将心一横，堪堪等那蜈蚣爬到嘴边，两条触须刚碰到舌头，他便稍一抬头，猛地张开牙关咬去，竟一口将这三寸多长的蜈蚣咬做两半。

鹧鸪哨的劲力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一口咬得隐声避息，只听“喀”的一声轻响。可被咬掉的那颗蜈蚣头，虽然与身体分离，却没有当即死掉，在他口中又挣扎了两下，腮牙触须尽皆张开，方才不动了。

鹧鸪哨感觉到舌尖牙床发麻，自知蜈蚣临死之际吐出毒来。虽然蜈蚣并没咬破口腔，其毒还不至于融化血肉，但含了毒素在嘴里终究不是办法，急忙侧头将蜈蚣脑袋和一口浓血吐在尸骨堆里，可口舌间的麻意兀自未消，不免暗自心惊，定是已经中毒无疑了。

不料鹧鸪哨刚刚发出如此轻微的一点动静，却惊动了那条六翅蜈蚣。它正在药石膏芝堆里摩擦身上的伤口，也不知那些药散的原料都是些什么珍异之物，竟有止血生肌的奇效妙验，只见那蜈蚣抖甲振翅地翻动身体，蹭得满身都是药粉，身上筛子般的伤口就随即愈合凝结起来。它似乎察觉到了丹井中的动静，猛地扭转身子，腮口触须一阵乱摇，便攒动着脚爪，到了死人堆上爬了过来。

鹧鸪哨正自发愁中了蜈蚣毒，忽听角落中的六翅蜈蚣迅速爬了过来，心想这可真是浓霜偏打无根草，祸来只奔福轻人。花灵和老洋人都已死在了瓶山，想不到现在自己也是在劫难逃，原来搬山道人竟是绝在此地！

但鹧鸪哨很快镇定下来，他屏住呼吸，手中轻轻摸到一根死人的臂骨，臂骨一端折断了，颇为锐利，恰好能当成一条如刺的骨锥，心里打

定了主意，既然诈死就诈到底，给它来个你不动我，我不动你，真要被那六翅蜈蚣在死人堆里翻将出来，拼着一死，也要将这条背骨刺进它的脑门子里。

鹧鸪哨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偷眼看去，只见那条大蜈蚣在起伏的尸棺堆上一阵攒行，竟是奔着丹井的另一边去了。他心中一动，暗道：“又搞什么古怪？如今只好以不变应万变，且冷眼看它，看它究竟想做什么，再做道理。”

却见那蜈蚣爬到一口描彩嵌金的漆棺之前，忽然停了下来，蜷起身子张开腭口，对着漆棺一阵张牙舞爪般地蠕动。鹧鸪哨越看越奇，借着丹井里上繁星般的灯光，可以窥见那口硕大的漆棺上彩绘尚存，是数位体态婀娜的古装女子，身处祥云宫阙之间，弹拨吹抚着琵琶琴箫，看来都是天上的仙子，绝非人间气象。

古时棺槨上经常绘有镶金缀彩的仙人图，用来寄托棺中死者在冥冥之中的归宿。这口漆棺也不知出自哪朝哪代的巧匠之手，仙女们的神态惟妙惟肖，画中意境格外传神，令人一见之下，竟不由自主地产生出聆听到仙宫中天籁仙乐的超尘脱俗之感。

那六翅蜈蚣在漆棺前盘旋游走了好几圈，久久不肯离去，似乎是在膜拜画中的仙子。忽地里从蜈蚣口中吐出一枚龙眼大小的红丸，鲜红胜血，外边隐隐有层光晕包裹着，被蜈蚣吐出来又吸进去，反反复复地舞弄不休。

鹧鸪哨忽见蜈蚣吐纳红丸，心中也是不胜惊诧，又闻到丹井里忽然异香扑鼻，心中不禁一阵发毛。原来这六翅蜈蚣果然是外伤愈合了，便吞吐内丹给自己治疗内伤。不管是什么生灵，体内结出内丹在山间吐纳之际，都只会在子午相交、阴阳分晓的时辰。

鹧鸪哨心底明白，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大道里的定数，具有阴阳两极，正所谓是造化使然，阴阳一理，不管什么生灵事物，有其生，必有其灭，只有存在于虚无缥缈传说里的神仙，才能证得大道，彻底超脱了生死轮回。

不论是人还是其他生灵，一旦生在上世，免不了受生老病死之苦，所以自古就多有那抛弃家业亲人，终其一生求仙炼丹的，只为飞升羽化，金身成仙，长生不老，与天地日月同生共存，这种念头可能是出于对大自然残酷规律的恐惧。

其实不仅人类有这种恐惧，世上其余的生灵，也同样贪生惧死，妄图窥破天机，得成大道。在千年万载之下，这诸多生灵寻求长生的办

法，也无外乎是内外两丹，外丹是药汞金石烧炼而出，而内丹就显得更为神秘了，其中有阴阳采补的，还有炼气吐纳的。

单说这炼气之途，实则通过吞吐日月精华在体内养出内丹，其中法门之多，数不胜数，而且繁杂奥妙，难以尽表，不过大多都是唬人的伎俩，无论是天地间的哪种生灵，如果不遇到极特殊的机缘，绝难有所成就。

反倒是牛马猪羊一类的牲畜蠢物，却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之间，生出接近内丹的牛黄、狗宝一类结石，只因它们远比其他生灵更加没有杂念。不过也正因为它们都是蠢物，体内有了丹也难以自知，更不会吐纳修炼，最后全都便宜了宰杀猪羊的屠户。庖驴解牛的时候，执刀的屠夫，一旦从牲口内脏里捡得牛黄、驴宝之物，再卖给收购药材之辈，便能从中得到一笔横财。

从秦汉之时开始，就有这么一家修筑坎离的内丹术，男女都有习它的，其实就是根据“牛生黄，狗结宝”的原理而来。这套丹法认为世间生灵，之所以脱不开生老病死，是因为体内都有一个筋结，司掌着生命寿数，可以通过吞吐日月精华，把此肉筋化为真胆，等到形炼圆满了，就可以脱出生死轮回修成大罗金仙。这门吐纳的气功流传了几千年，也确实有极个别的人炼出来了，炼到最后能在丹田里结出血丹，但该他们死的还是死了，活过百岁的似乎也是没有，死后成没成神仙就不好说了。

想不到那六翅蜈蚣潜藏在丹宫药井里多年，吞服了地宫里残余的丹头，竟然也炼出了红丸般的内丹，看它的举动，像是要在丹井里吐纳几个来回，攒足了精力再出去和怒晴鸡相斗。

鹪鹩哨心念猛地一动，心想，“这红丸乃是六翅蜈蚣的性命所在，它全身精气都聚在其中，现在机不可失，何不冒死夺丹？否则它吞回红丸，还不知什么时候再吐出来，那时若不将其粉身碎骨，绝难将其置之死地。”

鹪鹩哨觉得舌尖知觉渐失，知道再有片刻犹豫，自己必然毒气攻心，到那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六翅蜈蚣飞上丹井了。于是再不多想，看准时机，趁那蜈蚣背过身去吐出红丸之际，迅速推开遮在自己身上的干尸，从死人堆里纵身跃起，抬脚便将一个骷髅头踢向六翅蜈蚣。

这一招是声东击西，他踢出去的这颗骷髅，呼的一声从六翅蜈蚣头顶惊过，重重撞在了井壁上摔成碎片。突如其来的动静，果然惊得那大蜈蚣全身一颤，一股丹气断绝，正吸在半空的那枚红丸，当即就落在了一面漆黑的棺材盖子上，滴溜溜地打着转。

鹧鸪哨乾坤一掷，踢出骷髅头的同时，身体也立刻弹了出去，快得如同足不点地一般，那蜈蚣丹落地之际，他已几个起落冲到了近前，还不等红丸从棺板上滚落，就被他一哈腰抄在了手中。

那六翅蜈蚣视此丹如同性命，但重伤之余，也成了惊弓之鸟，被撞在井壁上的头骨吓得不轻，稍一分神竟将红丸落在地上，赶紧鞠着腰掉过头气想要立刻吸了红丸藏纳入体。岂知就在这瞬息之间，内丹就被人盗了去，它急得发起狂来，全身须爪攒动，对着鹧鸪哨便扑。

鹧鸪哨刚一俯身抓得红丸在手，脚下并没有分毫停留，借着惯性继续向前奔出，同时将地上的棺板向后揭起，正拦在六翅蜈蚣身前。

待那蜈蚣拨开腐朽的棺材盖子，鹧鸪哨已在丹井中兜了半个圈子，斜刺里奔向井底中部的青铜丹炉。他深知纵然身法再快，也绝难在铁桶般的深井里同那六翅蜈蚣周旋，唯有寻个所在避其锋芒。蜈蚣失了内丹就活不过一时三刻，奔逃中放眼一看，也只有那个丹炉是一个容身的绝佳去处。

鹧鸪哨无暇回视身后的蜈蚣追到了什么地方，提着一口气，径投丹炉而去，他一步六尺，两步就是一丈二，身形晃动之间，几步就蹿到了炉前，当下扯开一字马，使个魁星踢斗，用脚力将青铜丹炉两百余斤重的盖子朝天顶开一条缝隙，也就是刚可容人，他便腾空一个侧翻，凌空从丹炉盖子的缝隙里滚入炉内。

猛听铜炉盖子咣当一声落下，紧跟着就听六翅蜈蚣扑到了青铜丹炉上，猛然撞出一声闷响，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电光石火的瞬间，鹧鸪哨翻身躲进丹炉，身子还没等落到底碰到炉壁，就听头上丹炉关闭，与那蜈蚣追上来撞击丹炉的响声同时传来。

青铜丹炉的炉腹内格外拢音，撞击铜钟似的声响，在耳边嗡嗡嗡来回轰鸣不绝。鹧鸪哨急忙张口捂耳，这时就听丹炉外百足抓挠铜皮，发出一阵阵噉啉喀嚓乱响，任凭他如何紧紧捂住耳朵，那密密麻麻的声音却似无遮无拦，硬往他脑袋里钻来。

第三十一章 冷酷仙境

鹧鸪哨夺了蜈蚣丹，趁势藏身在青铜丹炉里，他身在炉中，对外边的动静却听得一清二楚。只听那六翅蜈蚣随后追到，撞不开丹炉，便紧紧盘绕在炉外，以须爪狠狠挠动铜炉外壁。

六翅蜈蚣似乎知道失了那颗红丸是必死无疑，把它满腔的哀狂怨恨，全发泄在了丹炉上，没命价地用无数脚爪刮抠铜壁。虽然奈何不得这铜疙瘩般的丹炉，但密密麻麻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像是无数小蜈蚣直钻入脑中，逼得鹧鸪哨抱着头几乎发了狂。

鹧鸪哨本是定力过人，但刚刚夺丹的那一连串举动都是一气呵成，快得匪夷所思，实是孤注一掷，使尽了平生所学。由龟息的状态下突然跃起疾奔，导致胸口间气血翻涌如沸，此刻困在青铜丹炉里，脑中满是六翅蜈蚣的百足攒动之声，头疼欲裂难以忍受，心中扑扑乱跳，竟是怎么也镇静不下来了。

鹧鸪哨心智尚且清醒，生怕自己癫狂而死，想咬破舌尖收摄心神，却感觉到舌尖的麻痹正逐渐扩大，知道这是嘴中的蜈蚣毒发了，刚才用力过度，超出了身体承受的限度，舌尖牙床上沾染的毒液，怕是快要侵入脑髓了。

他猛然想起手中紧握的那枚红丸，蜈蚣内丹是瓶山日月药石的精华，六翅蜈蚣失了它不仅性命堪忧，更是已经无法吐毒。常闻内丹有起死回生之力，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只要尚有一丝活气，吞下一枚百年真丹，就绝对能把命吊回来再次还阳。想那蜈蚣珠已能解得蜈蚣毒，这内丹也许会有原汤化原食的解毒效力，不过蜈蚣珠不能近人口鼻，也不知内丹红丸之性是否与其近似。

鹧鸪哨心想如今横竖都是不免一死，何不吞丹求生？若是搬山道人该从此绝迹，也许尚有一线生机。他历来不信鬼神之说，也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可如今自己这条性命干系重大，好歹不能断了搬山分甲术的香火，不由得暗中祈祷：“安息在双黑山里的祖先，你们信奉着唯一全知全能的真神，倘若扎格拉玛神山真有灵验感应，就保佑我留得这条命在……”

鹧鸪哨转念之间，已觉喉头微麻，自知若再不吞了蜈蚣丹，哽嗓咽喉也要麻痹了，到那时就算这金丹是仙药也难以下咽，事到临头，岂容再作犹豫？抬手将六翅蜈蚣吐出的红丸抛进口中，一仰脖子就吞进腹中，只觉五脏六腑似是被火焚烧，口鼻中随即流出鲜血。

鹧鸪哨不仅胆色非凡，更是心硬如铁，即便有剔骨拔筋之痛，也断

不会动一动眉头，可此时却疼得他咬碎牙关，再也忍不得这深入五内骨髓的苦楚，只好一拳拳打在炉壁上，以求缓解噬骨般的剧烈痛楚。

爬在青铜丹炉外的六翅蜈蚣，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内丹被人吞了，铜炉上虽有许多镂空的间隙，却无法钻入其中，面对厚重的铜壁更是无计可施，唯有空自焦急。只听那无数脚爪挠铜的声响愈加密集，可它也已到了强弩之末，不多时便渐渐转弱，最后六翅蜈蚣终于从丹炉上掉落下来，几对翼翅和触须颤了几颤，便就此没了动静。

丹井内顿时变得一片寂静，鹧鸪哨在丹炉内好似万箭钻心，自忖是必死无疑了。可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胸臆间气血逐渐顺畅，一股股清凉透过三关，行遍了四肢百骸，心神逐渐凝定下来，张口呕出几口黑血，嘴里的麻木之感已消，手足活动如常，暗道一声：“侥幸。”

听听外边一片死寂，鹧鸪哨就推开青铜丹炉的盖子，单手在炉口一按，从中翻身而出。只见那条六翅蜈蚣已死在炉边地上，它全身枯槁，原本漆黑发亮的甲壳都如蝉蜕一般发皱发黄，好似一瞬间年华老去，突然衰老而亡，料来定是失了金丹之故。

这时井底边缘的山隙里忽然一阵大乱，卸岭盗魁陈瞎子带着百十名盗众挑灯赶来。原来他们先前在无量宫前，看鹧鸪哨和那六翅蜈蚣都被倒塌的殿宇埋了下去，还以为这搬山道人此番生还无望了，就赶紧过去撬柱抬砖，搬山卸岭结义一场，好歹收他个囫囵尸首回去装殓安葬了。

但那无量殿结构极其特殊，通体无梁，都是木椽抱柱相接，牵一发而动全身，卸岭群盗虽众，也无法在片刻之间挖开倒塌的废墟，有些人就下到枯潭里，收殓其余同伴的尸体，结果发现潭底有裂开的岩缝，那六翅蜈蚣就是由此爬上石桥的。

于是陈瞎子带了一伙人，驱赶着鸡群穿岩而入，却不料正看到鹧鸪哨在一口硕大的青铜丹炉旁站着，而那穷凶极恶的六翅蜈蚣竟已死在他脚下，再看这丹井中堆积如山的古尸，人人脸上皆是一片惊异。

红姑娘更是又惊又喜，料来今生死别了，想不到还有再见之时，当即抢步上前，拽住鹧鸪哨反反复复看了几个来回。鹧鸪哨苦笑道：“诸位，我是人不是鬼，可吃不住你们如此观看。”当即对众人说起从无量殿坠下丹井后的来龙去脉。

群盗听罢无不叹服，搬山道人真有扑天的手段。自秦汉至今，世上盗墓之辈，无外乎发丘、摸金、搬山、卸岭，搬山道人和摸金校尉历来人数不多，同常胜山成千上万的盗众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可这仅是就势力而言，若从倒斗的“手段”来说，搬山尚在卸岭之前。以前有些卸岭

盗众对此颇是不以为然，如今亲眼见到搬山道人鹧鸪哨夺丹灭了六翅蜈蚣，都彻彻底底地心服口服了。

而且入瓶山盗墓，虽然有搬山分甲术的生克之道，携带了千百只雄鸡对付大群蜈蚣，最后却是凭鹧鸪哨硬功硬马的真实本领力歼强敌。

盗墓行里有个很久远的传说，说是以前有个倒斗的前辈，在一座荒山古庙里寻到一口败棺，那棺材腐朽得很了，里面没有尸体，金玉明器却是极多，他自是贼不走空，顺手卷了个干净。正要离去，忽然阴风大作，有一飞僵抱着一个女子从庙外进来，这盗墓贼见有僵尸，知道在夜间撞见肯定被它坏了性命，于是急中生智，缩身藏进棺材里，用棺中锦背套住棺材盖子，任凭那僵尸在外如何发作抓挠棺材，他只在里面死死扯牢了不放。等到天亮鸡鸣，那僵尸扑到棺盖上就不动了，指甲深深陷在木头里，根本无法分离，这盗墓贼赶紧点把火将它连同棺盖一并烧为了灰烬。

这个传说在倒斗的手艺人里流传极广，此番鹧鸪哨夺丹的经过，竟与这传说有些类似，实是有倒斗先人的古风，所以群盗都是交头接耳地私下里称赞不已，真乃神勇之人。

陈暗子也赞道：“若无擒龙手，难取龙首珠。这条老蜈蚣终归是被兄弟以奇计铲除，真令吾辈抚掌称快……”随即又是长叹一声，三入瓶山，又死了几个弟兄，老洋人和花灵这两个搬山道人也在乱中折了，瓶山古墓似乎是个极晦气的所在，至此竟已交待了一百多条性命，老熊岭义庄里的临时灵堂，都已摆不开这许多牌位了。

鹧鸪哨眉宇间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侥幸死里逃生，何敢言勇，世上的搬山道人只剩下自己一个，成孤家寡人了，这跟头栽得也太大了些，而且瓶山古墓真正的地宫冥殿还未找到。看来这丹宫丹井里，并未埋葬元人贵冑，仍然是处虚墓。

搬山卸岭中皆是争强好胜之辈，岂肯凭白折损了这许多兄弟，都决定横下心来，绝不肯轻易善罢甘休，就算是挖碎了整座石山，也要盗空瓶山古墓。

陈瞎子和鹧鸪哨的盗墓经验都是非常老到，可在判断瓶山古墓冥殿的位置上，却屡屡失手，看来不能用以往山陵的常理推断，只恨不会分金定穴，难以直捣黄龙。二人当即稍加商议，觉得这丹井中颇多古怪，炼丹的仙宫本应是洞天福地，谁知丹井里面尸骸棺槨密布，在那“红尘倒影，太虚幻境”的仙宫底下，却埋藏着用僵尸烧炼阴丹的密室，怪不得山中阴气如此沉重。

这烧阴丹的丹都，是把埋在风水位中的古尸掘出，用鼎□煮煮煎熬，把僵尸体内的地脉龙气，以尸油尸蜡的形式提炼出来，作为烧金丹的引头。此道为正派所不齿，一向被视为“妖术”，几乎没人敢明目张胆地炼阴丹。不知这瓶山仙宫的丹井里烧炼阴丹之事，是哪朝的皇帝想长生不老想疯了，还是炼丹的方士为应付皇差，才会如此使用邪术，如果皇帝老儿不知道有此内幕，却一直服用尸油尸膏烧炼的阴丹，他死后在皇陵里得悉真相，说不定也会诈尸起来，大大地呕吐一番。

这丹井的井壁，在瓶山倾斜的山势压力和几百年前地震的作用下，裂开了许多缝隙，除了通往无量殿下的枯潭，另一端应该也由山缝通到后殿，也就是被陈瞎子率众放火焚毁的那处，另外丹井里除了这口丹炉，应该至少还有丹房、火室、药阁，以及提炼尸油的场所。

而今丹井里被六翅蜈蚣盘踞多年，它贪恋药石，常常在井底翻腾摩擦，把成堆的尸骸棺槨搅得一团混乱，想找出井壁或井底的其余暗室，只有先清理干净这些古尸旧槨。

于是陈瞎子传下令去，先调遣一部分盗众把死伤的同伴抬出瓶山，另一部分继续搬运仙宫里值钱的东西。山外有罗老歪率部接应，他自己则与鹧鸪哨亲自督阵，带了大批工兵，挖掘分拣丹井里的尸骸棺槨。

鹧鸪哨见自己师弟师妹的尸体，都被盗众抬出山外，心中悲苦难言。他们之间虽以师兄弟相称，实际上花灵和老洋人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又都是同宗同族，更兼朝夕相处，实有骨肉血脉之情。但凭他一个人本事再大，胆略智术终究是有个限度，如今眼见师弟师妹命丧荒山。自己竟无力相救，奈何不得心热事冷，虽然亲手替他们报了仇，可心里仍然万分难过，更担心搬山分甲术从此失传。

不过眼下大事未定，只好强打精神，指点群盗收拾井底堆积的尸骸棺槨，盗众们也担心丹井里有突然诈尸的僵人，分出数十人来持了白蜡杆守在四周，一有异动，就群杆齐戳制住僵尸扑人。

丹井里从各地挖掘收集来的古尸，绝大多数都是从风水脉里启出来的，所以有许多都是栩栩如生的僵尸。这所谓的僵尸，并不一定都是尸变诈尸的怪物，死而不化的，且身体僵硬不能弯曲的，皆可称做僵尸。

还有那些人死之后，尸体产生异象，例如有百年古尸，尸身的头发指甲依然持续生长，指甲长得都打卷了，而且尸体皮肉柔软如生。四肢关节依然可以弯曲活动，这也算是僵尸，若是细论之，则应列属“行尸”。

两百多名工兵和卸岭盗众，人人脸上遮了黑纱蒙面，个个手戴手

套，在陈瞎子的指挥下，忍着熏天的恶臭，硬着头皮在死人堆里翻来翻去，先把一具具棺槨全都砸开，抠刮棺板上的金帛玉璧。随后又是钩锹齐上，钩住古尸的嘴部，把尸体一具具拖出来，先用绳子捆扎起来，再用刀子割嘴刖肠索取珠玉。陪葬的明器有内外两等，其中藏在尸身内的明器往往更值钱。

这卸岭倒斗的手段，自然是与摸金校尉不同。摸金是“摸”，用手在尸体上搜一个来回也就是了；而卸岭则是“卸”，也就是拆，就算古尸嘴里嵌有金牙，他们不是用榔头敲，就是用钳子夹，好歹也要卸了下来。古尸口里含有珠玉的，落在卸岭群盗手里就算倒霉了，若是尸骸僵硬嘴巴抠掰不开，就用斧子劈开颌骨。

古时殓葬死者风俗不同，有些人希望死后尸解得个解脱，但在春秋至秦汉之间，也多崇尚保持死者面目如生。在保留形骸的办法上更是形式各异，正是富有富法，穷有穷招，所以有用玉匣、玉衣盛殓的，也有以凉玉堵塞人体诸窍的，也有含驻颜珠、驻颜散的，也有在尸体里灌砒霜、注水银的，薄葬的穷人，顶不济也含一枚老钱作为“压口钱”。

卸岭剥尸取珠玉几乎没有禁忌，各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和当年赤眉军留下的传统有关。那时赤眉军，盗遍了汉帝陵寝，毁掉当权者祖宗的尸体，正是军中鼓舞士气的一种办法。造反的乱军，谁管古墓里的尸体生前如何显贵，即便尸做中没有明器，也照样要祸害一番，或焚烧或肢解，手段格外残酷，他们同那些贵族墓主之间，都似乎是有血海深仇一般。

所以陈瞎子的手下，依然都用这些早年间一直留下的手法和规矩，这是其手法使然，传到民国年间已无什么特殊意义了。但这手段极其残酷，看得搬山道人鹧鸪哨也是唏嘘不已，搬山倒斗的手段，与摸金卸岭又是截然不同。

只见仙宫的丹井里是一片混乱，尸骸棺槨破碎，腐液汞砂遍地，全是刀斧劈棺斩骨的刺耳响动。群盗早已放开了手脚，把一具具古尸倒挂在青铜香炉上，先扒光了殓服饰物，然后挖出尸腔里的腐液水银一类的毒物，再把古尸开膛破肚，直到确认尸骸中再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这才把碎尸装到竹筐里，由工兵抬到井外。随着丹井里的尸骸棺槨陆续被搬运出去，井底的全貌逐渐浮现出来。陈瞎子和鹧鸪哨借着纷乱的灯光放眼打量，看到井底凹凸不平的石板极不寻常，似乎是两个模糊人形的浮雕，心中当即打了个突，二人面面相觑：“这丹井中除了尸骸……难不成还用鬼魂做丹头？”

第三十二章 云藏宝殿

陈瞎子带着卸岭群盗，在丹井内捣棺毁尸，对幽冥之中哪有什么忌讳可言。一个个昧着胆，横着心，只管尽情做去，眼看着将古尸旧椁销毁殆尽，却见井底的石板上露出一片浮雕来，竟是两个披头散发的厉鬼形象。

虽然形状模糊，但仍能看出面貌狰狞，如同修罗、药叉，更诡异的是这二鬼皆是无目，眼中只有黑漆漆的一个窟窿。

陈瞎子和鹧鸪哨两人见多识广，可也从没见过世上有什么无目的盲鬼，见到这奇诡怪异的厉鬼被刻在井底，心中一片狐疑，实不知有些什么名堂。

世上自古确有用僵尸烧阴丹的，却绝没有以鬼魂炼丹头之说。瓶山丹宫看似琼楼玉宇的神仙瑶台，里面却暗藏从各地掘来的尸骸，专做些旁门左道的邪术，不能以常理度测，而且看来元代将军的墓室并没设在丹宫正殿，井底雕有厉鬼的石门中会藏有什么玄机？

陈瞎子眼珠子转了两转，让手下把那向导带到丹井里，问他瓶山是否有闹鬼的传说。洞蛮子连连摇头摆手：“好教诸位英雄得知，咱们这的瓶山历来只风传有古之僵尸为害，却不曾听说几时闹过鬼……”

陈瞎子听罢点了点头，没鬼就好，都说瓶山里有道君皇帝供奉神仙的藏宝井，莫非正是着落在此处？大概元军占了瓶山之后，也并未发现井底的尸骨堆下，会藏有这样一处隐秘的所在，便对鹧鸪哨说：“井底密室八成是个藏宝洞，看此光景，倒像不曾被元兵卷了去。那皇帝老儿用尸油炼丹，天理不容，丹宫里的宝货，咱们兄弟正可图之。”

鹧鸪哨已重新找回了两支德国造，他凭白折了两个同伴，心中不由得顶了一股邪火，正想挖透这座仙宫，听到陈瞎子的言语，便即点首称是：“如今还剩下几百只活鸡，雄鸡的鸡鸣鸡血最能辟邪挡煞，密室里纵有邪祟毒异之物，也不必为虑，我等自当不辞险阻，穷讨其中异迹。”

于是陈瞎子立刻命手下撬开刻有厉鬼的石门，石门在外都被铜锁扣死了，那锁头都是宋代锁城的狗头锁，锁齿如犬牙闭合，如果没有特殊的钥匙根本没办法打开。可卸岭群盗是一力降十会，百十条锹凿锤锯齐上，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将石板撬得洞开。

井底赫然露出一个大窟窿来，里面没有灯盏，完全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下边风声呼呼作响，好像洞穴极广极深，有工兵用长绳坠下马灯去查着，众人看清楚时，都是吃了一惊。原来井底是株大

桂树，扶疏遮阴，枝叶如冠，生长得很是茂密，不知覆盖这多少里数。

这桂树是借着丹井里的尸气在山底生长，茂盛的树冠里阴气通人。群盗在洞口边站着向下张望，都能感到树中凉气透骨，全身起了一片毛栗子出来。

陈瞎子愈发觉得奇怪，井底这株枝繁叶茂的老桂树，为什么被石门锁住？下面洞穴空间广阔，也不像是藏有珍异宝货的密室，暗骂一声作怪，便令手下抬过蜈蚣挂山梯，挂住桂树枝杈下去探个究竟。

群盗搬了竹梯，各自背着鸡禽刀枪，从阴风阵阵的树上攀了下去。井底洞中的桂树大是大了，生得却是不高，只不过树干极粗，树上全是疙里疙瘩的老树皮，有名盗伙摸到树身上，触手所及觉得有些古怪，在竹梯上提灯照了照，吓得险些翻身坠落，多亏鹧鸪哨一把拽住。

鹧鸪哨也用马灯照了照树干，原来树身上的凹凸之处，都生成一个个人头脸面的形状，眉目耳鼻口依稀可辨，竟是五官俱全，与人脸极其酷似，不过树身人脸上的表情都像是在鬼哭神嚎，面目扭曲可怖。

鹧鸪哨倒吸了一口冷气，桂树生性属阴，丹井里埋了许多尸骸，里面的尸气都被吸浸到这树身里了，随手用刀在树上一割，树中就汩汩流出血来，便是想破了头，也猜不出炼丹的仙宫里为何要藏这么一株吸透了尸气的大桂树。这应该是一株“尸桂”，同“鬼榆”一样，都是草木中罕见的的不祥之物，传说这种树是阴阳两界的通道。瓶山丹宫里处处透着诡异，还不知真正的地宫藏在哪儿，他念及此处，便暗自戒备起来。

陈瞎子也有同感，他和鹧鸪哨率众攀到树根处，举着灯笼火把四下里一照，只见树根都扎入了石中，也不见洞中有什么潮湿之气，只是阴凉透骨，丹桂全借古尸里的阴气生长，树枝长得都快垂到地面了。

而在树冠覆盖之下，雾气缭绕如同幻境，围着桂树一圈，筑着四幢楼阁，大小格局别无二致，都是飞檐覆瓦、栋宇轩窗的二层建筑，在树底一看，倒觉得洗涤胸中俗念，颇有出尘之感，不像是人间的境界。

但楼内没有丝毫光亮，整座楼阁都是黑漆漆的，连瓦片和窗棂子都是乌黑的。这种仙境般的景致，与老桂树间的阴森气息同存共在，强烈的反差极不协调。群盗在树下四周打量，都有身入险境、栗栗自危的感觉，也不用陈瞎子发令，便自发地背靠着背结成阵势，以防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

陈瞎子等人已被瓶山中的机关埋伏吓成了惊弓之鸟，见树下的四处楼阁外边雕栏玉砌，造得格外精妙，不由得紧张起来，举着藤牌缓缓接近，到得近处，那玲珑楼阁仍是黑得好似泼墨，通体都没半点色彩，加

上洞穴中没有灯盏，显得那四幢楼阁仿佛溶化进了黑暗之中。

鹧鸪哨仗着胆大，又有甲冑护身，自行提了一盏马灯，拎着镜面匣子，从群盗中走将出来，到其中一座楼前查看。可楼阁乌黑一团，有灯光照着也瞧不真切，只能看出云雾里有座朦胧恍惚的屋宇轮廓。

他只好用德国造往那黑楼上一戳，立刻传来当的一声回响，好像撞在了铁板上。陈瞎子在后奇道：“这楼阁竟是全用生铁铸成？”

鹧鸪哨点了点头，的确通体是铁，难怪没有碧瓦朱扉的色彩，他也从没见过如此怪异的铁楼，铁门铁窗修得精致非凡，尽是镂空的纹饰，都和寻常的楼阁一样，可以开门开窗，楼中也有房舍。只不过整体使用生铁铸就，格外坚固结实，在外看不到内部有些什么，楼外应该有机关闭锁，由于不知销器儿所在，所以一时未敢轻入，转头同陈瞎子商议了几句。

陈瞎子脑中一转，说道：“铁楼自然不是住人的，看这铜墙铁壁如此森严，又锁得严密异常，里面肯定是藏着什么珍异宝货。”卸岭盗墓就是求财而来，寻到这藏宝楼，正好比是老猫撞见肥鼠，怎不动心？

当下吩咐下去，便分派出一伙盗众，个个膀大腰回，都是擅长分卸破拆手段的精壮汉子，仍然是用撬锯凿劈的办法，虽是人手众多，却由于找不到铁楼机括，不得不费了好大力气才卸开铁门。楼宇四檐都藏有连弩一类的暗器，可都已出铁锈失去作用了，并没给群盗造成多大麻烦。

见铁楼设有弩机防范，众人更加肯定了里面会有宝货，铁锈摩擦声里推开了铁门。群盗加倍地小心谨慎，先派两人进去探得再无机关，这才进去十多个人，挑着马灯寻找丹宫里隐藏的珍宝。

鹧鸪哨好奇心起，让陈瞎子在楼外接应，他自己也拎着枪跟一伙盗众进了铁楼，抬眼四顾，只见一进门的一楼便是正堂，就连里边的地面也是生铁铺的。堂内供着一尊赤足玉像，应该是仙道中的药王，神像不高，大约只有两尺，却是通体莹润，立刻就有几人上前，把药仙玉像从桌上搬下来装入皮囊。

鹧鸪哨看在眼中，心想原来铁楼是处药王阁。丹宫中藏纳丹药的所在也称露阁，露阁里存放的肯定都是极珍贵的药料，井底的大桂树应该是为了吸纳阴气，以便保持露阁里的丹丸膏散不会变质。他边走边看，在堂后狭窄的数间铁室内转了一圈。

后室里都是装药的瓷瓶玉坛，有些密封甚固，里面的芝草肉菌药性依旧。其中有一玉函最为显眼，上面有彩绘漆画，都是松鹤仙草的祥瑞

图案。鹧鸪哨揭开函盖，只见函内是若干格子，每一格上都有一个小小的金牌，格中是形态各异的药石。

鹧鸪哨在灯下仔细分辨，见金牌上写着狮子螯、蜘蛛宝、蛇眼、狗宝、篮宝之类的字样，全是各种灵物的内丹和结石。这都是大内皇宫才有的名贵药材，就连里面形状最小的蜘蛛宝，也有核桃大小，呈黑色药丸之状，都是罕见罕有的灵丹妙药。

群盗也大多都是识货的，单是装药的器具就已极其昂贵华美，里面的丹丸药石更是价值不凡，当下无不大喜，见了一样就取一样，毫不客气，由铁楼梯往二楼走的时候，雾气渐渐变浓，铁壁又是黑的，昏黄的灯光中看什么都不真切了。

鹧鸪哨提枪挑灯，当先走在前边，刚到二楼，抬脚拨开铁扉，猛见屋中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那人面朝屋内，在漆黑的铁房间里纹丝不动，看背影像是活人，可又感觉不到她身上有活人的气息。

专盗古墓的鹧鸪哨那双眼睛是干什么使的，灯影一晃，便已看清那女人竟然一身明人的装束。她脚穿木底弓鞋，身上穿着四种零碎锦料拼制而成的水田服，样式有些像僧人所穿的袈裟，外着一套比甲，正是明代女子中流行的水田服。

从明代开始，士农工商军民人等，一概禁穿胡服，大明皇帝诏告天下“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整体上恢复汉族衣冠体系，所以明代沿用了远在商周时期便有的大襟右衽交领或圆领服饰。明代妇女多穿霞帔、比甲、背子，在服装颜色上也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只能有紫、绿、桃红等浅淡颜色，不可以使用任何艳丽的颜色。

明代的古墓鹧鸪哨盗过不下十座，自然一眼认出这衣服的年代，心中一片惊疑。这自元代起便已尘封的铁楼，门户闭锁严密，好似铁笼一般，恐怕连老鼠都钻不进来，怎么会冒出个明朝女子？她如何进得楼来，会使缩骨法移形术不成？

鹧鸪哨带着群盗上得楼来，那女子只是露个背影站着不动，对一切动静恍如不觉，竟如木雕泥塑一般，黑色的铁窗里流进一缕缕的雾气，那朦胧的身影如同鬼市幻布。

群盗挤在门前都看得呆了，盗墓盗多了果然撞上厉鬼，别看平时挖坟掘墓都不在乎，那是没真正遇上邪门的事情，一想到真有鬼就不免腿肚子转筋，想要掉头逃下楼去，可此时腿脚似乎都不听使唤了，灌了铅似的钉在原地。

鹧鸪哨不管其他众人的反应，提灯上前，突然喝问一声：“是人是

鬼？”说话声中，他从后边抬手去拍那身着明代服饰的女人肩头，不料触手之处，竟是空无一物。

第三十三章 雾隐回廊

鹧鸪哨见有个身穿明装的女人，站在铁阁子二楼一动不动，铁楼地面上有层尘土，并没有什么脚印，看来几百年都无人走动，却是见鬼了不成？他心中冷哼一声，偏要看看这女子有什么古怪，上前两步，抬手就从后去拍那女人的肩头，不料手落下来却是一片虚空。

鹧鸪哨手中落空，急忙闪身退开，只见那女子原本站立的位置，蓦然间升起一片尘雾，在狭窄的楼内飘散开来。

群盗以为有毒，赶紧闭了呼吸，捂着口鼻纷纷躲闪。鹧鸪哨从进这铁楼开始，就觉得药气沉重，唯恐撞上毒烟机关，事先也已加了防备。但那女子被人一碰就立刻轻飘飘地化作一片尘埃，浓得像是雾气，雾状的粉尘里，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气息。

鹧鸪哨手上有土蛟皮的套手，随手在面前的尘雾里一抄，举灯细辨，手套上沾的，竟像是枯碎的纸屑，碎得极是细微，只剩些纸张里的经络痕迹，应该是个精妙的剪纸人，在房中放了几百年不动，纸筋早已枯散，被人一碰就当即化为灰烬了。他心中更是奇怪：“难道这女子非人非鬼，竟是剪纸而成的人形？竟如真人一般，真神工也，可它既然穿着明装，何以会在这座生铁封闭的露房当中？这年代……”

鹧鸪哨在瓶山里连遇许多奇事，凭他博物之学也难推测究竟。在二层铁阁中转了一遭，眼见再无异状，门窗都是紧紧闭锁的，实是难以判断那明代的剪纸人是如何摆在其中的，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心下满是疑惑，便转身回到楼下，到桂树下见了陈瞎子，把露房中的所遇之事说了一遍。

陈瞎子听罢也觉得出乎意料，搜肠刮肚地想了几遍，也是找不到半点头绪，只好再派人去搜索其余的三处铁楼，或撬或穴，座座都拆得门户洞开，将里外翻了个遍。原来这四座铁楼，却并非是什么储藏大内珍宝的。井底这个洞穴是个密室，而那四座漆黑的铁楼，都是用来藏纳名贵丹药和书册经典的露房，搜刮出许多珍品，光是成了形的何首乌就有十几对，但是再没见到其余三座楼里有什么明装女子的纸形。

陈瞎子见收获不小，且不说那些千百年前的丹丸膏散还有没有药性，单是装药的瓶匣之器，也尽是汉唐年间的古物，件件皆是价值不凡，但始终没找到那具被称做“湘西尸王”的老僵尸，倘若就此作罢，终究是让他这盗魁的面子上有些下不来，毕竟已折在瓶山百十个兄弟了。

于是陈瞎子决定继续寻找大藏，在生长尸桂的洞中散开队伍搜索。群盗点着火把驱赶着鸡禽，排成了人墙，在周围一个洞口一个岩缝地详

细查找。

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逐渐发现这个洞穴周围铸了一圈钢板铁壁的围墙，形成了一个院落。除了桂树下的四座铁楼，其中还有烧丹的丹室，里面砌着砖炉和风箱，以及一些古代青铜秘器，在一面玉石屏后，是道在内侧锁住的大门。

陈瞎子和鹧鸪哨等人虽是倒斗的状元魁星，但向来只是盗发古墓，丹宫里有不少东西都是平生前所未见之物，心中皆是暗自惊奇，但寻了几遍，并没有发现古墓大藏的踪迹，最后来到玉石屏后的大门前，便命人砸锁撬门，还要再向深处前进。

陈瞎子根据瓶山地形判断，这道门后也许正是通着后殿的底部，但山腹里面地形复杂离奇，瓮城、正殿、丹井之中都没有元墓的踪迹。后殿被焚烧后就匆匆离开了，那殿中确实有陪葬的马骨、兵器、甲冑之物，看这丹井里的结构如此之深，也许后殿底层也有密室密洞一类的所在，那真正的墓室多半就在附近了。

盗魁陈瞎子让手下人去卸开巨门，他则同鹧鸪哨站在铁壁院落中等候。当时陈瞎子野心极大，他认为卸岭群盗专做谋反聚众的勾当，在各朝各代都被官府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虽然卸岭势力也自不小，可这些绿林盗匪在太平年月里，往往都会成为官兵镇压的主要目标，如今难得遇上回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局面，正应当扩展势力，渗入“昆仑山”的官面，所以暗中资助了好几路军阀。

而且陈瞎子还到处笼络天下的能人异士，他眼见自己倒斗的本事，似乎比搬山道人鹧鸪哨要稍微逊色半筹，所以早就有心拉拢搬山道人入伙，有鹧鸪哨这种手段高强的人作为左膀右臂，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经营军阀势力，那何愁大事不成？但此人一向独来独往，眼界极高，得让他入伙可并不简单。

趁此间歇，陈瞎子便想同鹧鸪哨盘盘道，找个情由拉拢搬山道人入伙，于是他甩开两行伶俐齿，翻动三寸不烂舌，先从这瓶山古墓里的湘西尸王说起。听那向导讲，猛洞河流域的深山老林最多，尤其是老熊岭下的瓶山，以前常有人上山采药，被山隙里的僵尸拽了进去吸净血髓，有侥幸逃过的，都说那僵尸身材高大，紫袍金带，看装束不是王侯就是将相，所以都以湘西尸王呼之。据说其大白天也敢出来伤人，以至近代就没人敢接近此山了，可我等在山上只见有许多毒虫，却不曾见有诈尸的精怪，可见洞夷之辈的传说不可尽信。

鹧鸪哨满腹心事，听了陈瞎子没头没脑的一番话，便随口应道：“陈

总把头所见极是。素闻在那粤东粤西两广之地，也多有此类传说，凡是挖出贵族古尸，只要见到其服饰奢华，腰束金绦玉带的，便以讹传讹，称其为尸王，似乎连僵尸也可分为三六九等，生前是王公的，死后出现尸变也比寻常的僵尸厉害许多。此等愚民散盗的见解，说出来叫人好笑。”

陈瞎子说兄弟说得在理，实则生前为贵，死后保存尸骸的营葬手段自是非比贫民百姓，所以贵族的尸骸被从古墓中掘出，往往会因为棺槨明器的作用，显得尸体鲜活生动；而穷人的尸首埋到乱葬岗中，不是被野狗刨出来啃了，就是遭虫蚁侵蚀，过得不到半年，就连骨头也难保全。所以生前为王为尊，死后的尸体仍然比寻常百姓尊贵万分，还要做个“尸王”吓唬咱倒斗的苦汉子，想想着实令人可恼，不倒之不足以平民愤……

陈瞎子趁机把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他接着说道，倒斗这行当虽然能发横财，但在外人眼中却极是晦气，常年和古墓里的棺槨明器打交道，难免会染一身阴气。咱们自家里，也不是生来就想做这等挖掘墓中古董的勾当，不过造化阴阳自有其理，按你们搬山分甲术的宗旨来看，世上有一物，便必有一制，倒斗的手艺人，便是那些生前显贵之辈的克星。

看如今的世道，天灾兵祸是一个接着一个，哪有给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按说我陈家祖上留下的产业，自家纵然是十世也花用不空，但想要济此乱世却是杯水车薪。愚兄既然学了一身卸岭倒斗的本事，又蒙弟兄们抬举，做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卸岭盗魁，便不耐烦在世上随波逐流，只想趁着乱世高举义旗，盗墓取利周济苍生。

陈瞎子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做出踌躇满志的腔态来，又说道：“无奈心虽有余，而力不能足，身边缺少有真本事真手段的能人。如果兄弟愿意到常胜山插香入伙，为兄担保你坐第二把金交椅。咱们常胜山十几万盗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今后你我二人联手……”

鹧鸪哨早听出他的意思，等他说到入伙的话来，赶紧推辞道：“从古传下这三门盗墓的秘术，摸金、卸岭都是聚义取利，以济世人，奈何搬山道人不属此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虽承高谊，却实不能为。”

陈瞎子本以为鹧鸪哨这搬山道士，已剩孤家寡人了，自己刚刚这番话说得简直是“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让他到常胜山入伙是何等的诚意，竟被对方一口回绝了，心中不免有些诧异和恼怒，就问：“倒斗之道，不外乎盗亦有道之说，难道搬山之道会有所不同？可否直言，以解愚怀。”

鹧鸪哨如今也是有些心冷了，并且对那种造反图霸的举动没任何兴趣，就直言相告：“小弟原是有些心事，别个面前也不好讲，既然兄长垂询，敢不奉告？”就简略地把搬山道人盗墓寻找震尘珠的事情说了一些，这条线索越来越是渺茫，眼看搬山道人只剩最后一个，看来天意使然，人力也难强求了。但他只要还活着一天，就要遵照祖宗遗训，接着在各地古墓中继续寻找这颗珠子。

陈瞎子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个“寻不死仙药”，笑道：“何不早说，等从瓶山回去，为兄就多派人手去各地探访线索……”他善会笼络人心，正要大包大揽把鹧鸪哨的为难之事料理了，然后也不怕他不肯入伙了，可话刚说了一半，却听撬砸石门的群盗一声惊呼。

陈瞎子和鹧鸪哨心知有异，赶紧率众过去查看。原来群盗已洞开巨门，铁墙上的这道大石门只能从内侧打开，只见门外是条山中隧道，廊道曲折幽深，里面轻轻流动的云雾，犹如香烟缭绕，也看不清深处的情形。

陈瞎子见群盗大惊小怪，真是折了卸岭的威风，心头有些不快，沉下脸来问道：“刚才大呼小叫的做什么？不过是条甬道而已，里面八成就是元人的墓室了……”说着话挑灯往石门外一张，不料正瞧见那隧道里烟雾轻渺流动，好似有一人盘腿坐在地上，恍惚中就见那人全身黑衣，装束十分诡异。他身体肥大高壮，狮鼻阔口，脸上虬髯如戟，两眼精光四射。双方视线刚一相交，就惊出了陈瞎子一身冷汗，再想细看，那人又被云雾遮在里面了。

刚刚那一瞬间，跟在陈瞎子身边的人也都在个瞧了个真切，向导顿时双腿打战，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惊道：“僵尸……是……是瓶山古墓里的尸王啊！”

群盗闻言立即竖起削尖的竹竿，撑开渔网待敌。僵尸有死而不腐的，还有遇活人阳气诈尸扑人的，要真遇上大粽子，水火刀枪之类未必能起作用，只有戳住他覆盖渔网，或者往嘴里塞个黑驴蹄子。

陈瞎子刚要招呼众人上前围攻，忽然那只怒晴雄鸡从鸡群中腾起跃出，金鸡独立恰好落在陈瞎子肩头，引颈怒啼。这只雄鸡自从鹧鸪哨落入丹井后，就混在其余的大群公鸡之中，在宫殿里到处追逐蜈蚣。群盗进入露房铁阁之后，为了防范毒虫，也将大批鸡禽带了进来，但一直未见有什么异常状况发生，然而怒晴鸡突然威风凛凛地鸣动起来，定是有什么征兆预警。

群盗见状微微打了一愣，脚下不禁有些踌躇，都隐约有种预感，只

要接近瓶山尸王，立即就会惹祸上身。鹧鸪哨见状便说：“里面那厮绝不寻常，许不会也是彩纸剪出来的人形？廊道内又都被雾气锁了，恐有妖术作怪，容某先独自过去看个究竟。”说罢就要提灯进去。

红姑娘拦住他说：“且慢，你们难道都不识得，那尸……尸王穿的黑袍顶着黑帽，足底踩着靴头，元人贵族怎会这副打扮？”

陈瞎子和鹧鸪哨都觉奇怪，怎么红姑娘会知道那身诡异的黑色装束？那是什么打扮？红姑娘道：“我以前曾在月亮山里跑江湖卖艺为生，说书唱戏和古彩戏法都是同行，戏班子里的各种行道笼头，我也尽数识得。刚才看得清清楚楚，世上只有班子里的伶人戏子才会如此装扮，那套满身黑衣袍靴戴帽的装扮，分明就是演在戏文里面的勾死鬼！

第三十四章 观山太保

红姑娘熟识戏班子里的行头，一眼断定，甬道里的那厮，绝不是元代将军的装束，而是满身黑衣靴帽的无常恶鬼打扮。殓葬时尸体穿着的凶服寿衣虽是不比寻常衣衫，可墓中的贵族怎么会穿着戏装埋尸于此？古人穿着的服饰，也许在民国时期看来差不多都是在戏台上穿的，但哪里有人会在墓中穿一套勾死鬼的黑袍行头？

群盗闻听此言尽皆愕然。先前在铁阁楼里见到个一身明代水田服的剪纸女人，这会儿又冒出个穿勾死鬼戏袍的，瓶山丹宫里真正的墓室还未找到，却先撞上如此之多古怪诡异的事情，不免生出一阵栗栗自危之感，万一那山雾中真藏着黑无常却又如何是好？

盗墓掘冢，全凭一时胆气，心中越是不安，越是疑心生出暗鬼，所以历来都有倒斗不信鬼，信鬼不倒斗之说。卸岭群盗向来都认为古墓中的威胁，最主要是来自机关和诈尸，极少有人谈论鬼神精怪之类犯忌的话。可那黑袍勾死鬼刚刚是众人亲眼所见，在那个年代里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听书看戏，民间戏曲比较低俗的有鬼戏、狐戏、猫儿戏之类，都是依靠渲染鬼狐情节来吸引观众，黑袍黑帽的勾死鬼是这类戏文中的主要角色，正因为离实际生活较近，才更容易令人信以为真。

陈瞎子见人心惶惶，担心手下兄弟们折了锐气，便道：“想那戏文本子多是胡编乱造，十出戏中倒有八九出都是生捏瞎拼出来的，岂可信以为真？漫说是什么勾魂索命的无常鬼，当今这世界就连神仙也难躲洋枪洋炮的一溜轻烟，管这廊道中有些什么，先放两排枪过去再说。”言罢一挥，命手下举起步枪，齐唰唰拉动枪栓，顶了子弹上膛，就要对着甬道里乱枪齐发。

鹧鸪哨在旁见群盗要开枪射击，他心中一转，忙低声告诉陈瞎子不可用枪，鸡禽鸣动有异，定是因为那穿黑袍的死者身上有什么剧毒之物，不可仗着器械之利就大意了，否则溅出毒来，这条隧道就进不得人了。

陈瞎子心中恍然，忙道：“真乃英雄所见略同。枪里的子弹顶上火那是壮胆用的，正要叫小的们用钩竿子去搭。”随即命十几个手下上前，向雾中探出蜈蚣挂山梯，搭在那黑袍人的身上向后拉扯。

群盗领命出手，一番连拖带拽，便用竹梯将那盘膝而坐的黑袍人拖进了铁壁围墙，其余的人一个个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般围拢在四周。拖到近前一看，果然是一具形貌诡异的僵尸，也就是死而不腐的古尸。

这黑袍男尸高大肥胖，盘腿而坐，手中掐了个奇特的指诀，穿的确实是一身戏台上勾死鬼的行头，被竹梯一阵拉扯，早就开始腐朽的服饰都丝丝缕缕地裂了开来，露出身上发胀的皮肉都是白如浸水，用竹梯一碰就往外淌出脓来，耳目口鼻内都是黑色的粉末，可能当初是七窍流血而亡。这身打扮却没办法分辨是哪朝哪代的，只看靴袍都已经朽了，料来死去的年头已是不短了。

群盗见只是具僵硬的古尸，这才将心放下，纷纷骂道：“死鬼，偏穿成这副鬼模样，刚刚险些吓破了爷爷们的虎胆……”

陈瞎子觉得这具尸体死得奇异，便率群盗留心查看。古尸体内注满了剧毒，但是看起来并非是瓶山里常见的蜈蚣毒，毒液行遍了全身，应该是生前服毒。由于担心沾染毒脓，就用竹签子翻拨尸体，将死人身上的事物一件件清理出来辨认，只见都是些药瓶药罐，还有纸木造成的傀儡人形肢体，并有一个大皮囊，里面都是漆黑坚硬的豆子，看得众人如坠云里雾中，竟不知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是什么。

最后有名盗伙用竹签从尸体腰间的黑袍里挑出一面金牌，上面铸得有字，陈瞎子和鹧鸪哨都识得古文书，定睛一看，正是四个苍劲挺拔的老篆“观山太保”。

二人乍见此物，脑海里正如满天的乌云突然亮了一道闪电，猛然记起一段早已尘封多年的往事，原来这瓶山古墓里还有别的盗墓贼，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原来是大明观山太保！”

陈瞎子低头沉思片刻，便急忙让人把尸体拖到烧丹的砖炉中点火焚化了，这才转头问鹧鸪哨：“观山之事扑朔迷离，以前只道是做不得真的传说野史，原来这世上真有观山太保。贤弟足迹遍布天下，可曾听说过此中详情？”

鹧鸪哨对此事所知所闻，并不比陈瞎子多出多少。故老相传，天下盗墓之辈，有字号和传统的仅仅是发丘、摸金、搬山、卸岭，说是四路，实际上是三支，因为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本是一回事。发丘印毁了之后，世上便只剩下摸金校尉了，其余便是人多势众的卸岭力士，以及机变百出的搬山道人。

除了这三支以外，便尽是散盗和民盗，稍微有点名堂的，也不过就是南边背尸翻窖子的，其余鸡鸣狗盗之流，都是不值一提。但在近几百年的盗墓史上，却始终流传着一个极其神秘的传说。据说明代有群倒斗之徒被称为“观山太保”，擅于观山指迷，秘密发掘了许多帝王陵寝，他们的手法和盗墓动机从来没人知道，一旦做出事来连神仙都猜他不到。

传说仅限于此，当世之人对他们再无更多了解了，连那些传说里的观山事迹是真是假都不好判断。

想不到今日竟在瓶山露房后的隧道里，撞见了一具观山太保的尸体。看此人装扮举止和所携物品之诡异，实是平生前所未见之奇，陈瞎子联想到以前走千家过百户的飞贼里，有一门善会“缩骨法”，也就是贼偷作起法来，便可以钻狗洞老鼠洞进入门户紧闭的深宅大院，在里面窃取钱物，然后原路潜回。

但这邪法为时辰所限，一旦延误耽搁了，小偷就得死在屋内。不过这毕竟只是市井传闻，世上虽是真有脱铐破枷的缩骨之术，却只是拆脱身体关节，并不能钻猫狗之洞。但另有门与控尸术近似的傀儡术，可以控制纸人纸狗钻入门墙缝隙偷盗，其控制原理并不是以魂附纸，而是驱使大批虫蚁为盗，其中的具体情形连陈瞎子也不清楚。

看那铁阁子里的剪纸人与死在大门外的观山太保，似乎也正是用邪门方术窃取铁楼中的丹药，为了免于被山中蜈蚣咬噬，这位观山盗墓之人在自己体内灌注了药水，才得以潜入此地，可似乎这铁楼尸挂的格局出乎他意料，时辰耗得太久，竟至术尽身亡于此。

陈瞎子以自己的经验推断出了七八分，只是大明观山太保的盗墓之道奇诡无方，不是内行人根本看不出这些底细。卸岭群盗为了盗掘瓶山古墓，可谓倾尽了全力，不仅耗费钱物，更折损了许多人手，却不料竟遇到一出“二进宫”，足足晚了观山太保几百年。

不过看这黑厮死在隧道里，身上并无明器珍宝，而且无人收尸，这也足以说明他虽捷足先登进入瓶山盗宝，但并没有随行的其余同伙，如果山里真有古墓大藏，墓室里的东西多半还是完好的。

陈瞎子想到此处，心意稍平。从古到今，成体系的盗墓组织之间，从无恩怨过节儿，相互间完全处于一种互不干涉的状态，谁要是比别人晚了一步，等到进古墓倒斗之时，发现墓中已有其他人事先光顾过了，那也最多自认倒霉而已，所以对在墓中发现一具身挂观山腰牌的古尸，群盗都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毕竟是早已死去两朝的古人了，于砖炉密室里焚化了这具尸体之后，便不再理会此事。

看看搬空了老桂树下的珍宝异器，群盗便遣出几名手脚伶俐的探子，当先摸进隧道里探路，其余的大队跟着陈瞎子与鹧鸪哨在后攒行。这条造在山腹里的地道迂回曲折，随着山势缓缓而上，走出一段，石道渐行渐高，陡然变为石梯，攀上去又是个狭窄的山洞。密道口的盖子已被揭掉，众人笼着火烛出了洞，眼前就是一片残椽断瓦的宫殿废墟。

果然不出陈瞎子所料，这里就是最初进来的后殿。后殿与丹宫无量殿之间的通道，都被元人用巨石铅水封死，这片殿阁已在陈瞎子等人逃离之时给付之一炬了。连接丹井的密道藏在庭园假山之中，位置极其隐蔽，若不是在里面钻出来，从后殿绝难找到。

到了此处，陈瞎子心中不免有些焦躁，藏在山里的蜈蚣都被剿尽了，却始终没找到半点墓室的痕迹，一处处的全是虚域疑冢，不禁暗骂元人奸猾。历朝历代中最难盗发的便是元墓，盖因元时各种文化兼容并收，即便同样是贵族王公，他们的葬法葬俗也大相径庭。陵墓的布局和选址，带有许多西域漠北的风俗，又混合了中原风水龙脉的奥妙，横埋倒葬的匣子坟，便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所以倒斗的手艺人盗掘元墓之事，大半都是误打误撞挖出来的，元代古冢历来便是盗墓这一行当里的“盲点”。

这时有陈瞎子的手下给他献计，既然遍寻不见墓室大藏，何不再用“瓮听法”探知？这瓮听法便是在山里挖个坑，埋个大小可以装人的瓮器下去，然后盗墓贼蹲伏在瓮内，相当于身在地中，借巨瓮来扩充耳音，侦听地下空间的方位。

陈瞎子摇了摇头，这显然是外行话。瓮听法只盯探听低于埋瓮位置以下的地底，多用于土层之中，瓶山的山势歪斜欲倒，又是满山青岩大石，根本无法施展此法。另外初探瓶山之际，便已用“闻”字诀听过此山了，只辨得山腹里洞穴广大，一处接着一处，正因洞穴太多，影响了地底回声的精准，即使陈瞎子耳力超于常人，也不能细辨此山内部的各处轮廓，遂不用其言。

如今瓮城、无量丹宫、藏尸井、铁阁露房、后殿全部找了个遍，都不见那元朝将军葬于何处，不得不怀疑是否除了墓址上不封不树之外，那墓穴也曾用土回填，根本没有空间缝隙。倘若真是以土夯实的坟墓，在这地形复杂的瓶山里根本无法寻找，元人不依风水形势，恐怕搬来摸金校尉相助，都难以使用分金定穴直捣黄龙。

不过陈瞎子也明白，此次虽是得了许多珍异之物，但找不到真正的墓穴，就算是失了手，赔了如此大的本钱最后却落得个铩羽而回，他这当舵把子的盗魁，今后便再也没有面目和天下人争长道短了。

正为难的时候，鹧鸪哨忽然有了计较。闻地盗墓之法虽具奇验，但瓶山里边的丹宫规模巨大，使得群盗的精神命脉全都倾注于此，却忽略了此山的地形。瓶山如同仙人装丹的宝瓶坠地，山体形似古瓶，山腹内也犹如瓶腹一般中空，丹宫宝殿都建在其中，所以来此山盗墓的无不把目光盯在山窟里，唯独把山巅的瓶口忽略掉了。

古之陵寝皆是建在地底，即便是斩山为椁、穿石做藏的山陵，墓室也顶在山腹深处，可瓶山古墓岂能以常理度之？说不定那墓穴的选址与世间古墓截然相反，竟会是造在山巅至高处，山下却故布虚墓疑冢搅乱视线。

瓶山之顶绝险无比，如果古墓真的藏在上面，卸岭群盗的大队人马则根本施展不开，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确有出人意料之处。不过鹧鸪哨心机灵敏，盗墓经验也极丰富，在山里转了两趟，就猜到了有这种可能。

陈瞎子论才智谋略并不逊于搬山道人，奈何他统帅天下盗贼，图谋甚巨，人事繁杂，遇到疑难之处，反倒不如鹧鸪哨心中空明、灵台透彻，故此始终未曾想到此节。这时他听得鹧鸪哨一说，顿时醒悟，连道：“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也！”元人在瓶山丹宫造墓，本就有镇压洞夷的意图，此乃“厌胜”之法，以陵墓厌胜镇物的确实不多见，可扎楼墨师建造阳宅的厌胜之法，正是设在屋宇高处，瓶山古墓必定是藏在山巅。

第三十五章 山有三香

陈瞎子打定了主意，却见卸岭群盗和众工兵，到此都已有些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其中有许多烟客，烟瘾发作了，更是全身乏力，眼看那元代古墓还不知藏在哪儿，脚底下都有些迈不开步子了。

陈瞎子只好给众人鼓气道：“弟兄们，按咱们常胜山的惯例，凡是掘得大古墓，都免不了要有一番利市。今天正是倒斗的黄道吉日，虽然一路过来遇了些波折，使得一百多个弟兄命丧瓶山，但这些都是英雄好汉中有志的儿男，也皆是咱们的结义手足，必定能早升天界，在上边保佑我等洪福绵绵，今生与他们是不再相见了，来世却还要共续桃园之义……”

陈瞎子先对众人晓以这“利、义”二字，又提醒群盗，须记得当初进山之前都赌过大咒，不盗空了瓶山绝不回还。虽然绿林中人可以不信鬼神，但对赌咒发誓的行为看得极重，违背誓约便称作“坏了大咒”，为众人所不齿。史书上有多少明文所载的显著事迹为证：当年梁武帝不信咒，饿死台城无人收；隋唐年间的银枪将军罗成不信咒，成了三十二岁的短寿之人；水泊梁山的宋公明不信咒，到头来一壶药酒把命丢。

群盗“利”字当头，又肯图个义气为重，便都强打起精神，纷纷向舵把子请纛向前，此次即便肝脑涂地，也不肯折了常胜山的锐气，务必要收取全功。其余那些不属卸岭之盗的工兵们，虽是有心要打退堂鼓，可在这些响马的督率之下，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前进。

一路踩着烧毁的后殿废墟，将附近搜了一空，最后终于来至瓶山最大的裂隙处。这道刀劈斧削般的巨大缝隙，恰好起自瓶肩，由于山体歪斜，山缝便斜贯下去，插入瓶腹的前端，裂缝上宽下窄，深处乱云流动，古松倒长，从高处看下去目眩腿麻；自下仰望高处，则是峭壁耸立，天悬一线，似乎只要是山风稍大一些，便可轻易将瓶颈前端悬空的山岩从山体上刮断。这古瓶状深裂开来的山体，就如此将断未断地悬了无数岁月，倾斜悬空的山体之下，便是峰林重叠的峡谷沟壑，无论从哪个方位来看，瓶山的山势都是险到了极致。

陈瞎子在山缝底部看了许久，山巅有如一块千万钧的巨大青岩，两侧森森陡峭的石壁虽窄，但宽度极广，最深处都是积在山体里的雨水，如果想向两侧移动，只有使用蜈蚣挂山梯在绝壁上攀爬而行。他又把向导唤到近前，命其指点方位，平时采药来的山客，都是从哪儿爬下深涧，他们采药的地方又是哪里。

苗子虽从没真正上过瓶山，但他毕竟是当地土人，仅仅耳闻目染，

也或多或少了解一个大致，知道得远比外人详细。他仰头对着石壁指画方位。

瓶山盛产奇花异草和诸般珍异药材，附近的山民洞夷常有人依靠采药为生，如果能在山上采到黄精、紫参，便可以转卖给收购药材的客商，也可以拿到城中自己贩卖。这山里最值钱的便是何首乌、灵芝、九龙盘等物，怎奈这些东西都生长在绝壁危崖上的岩缝山隙深处。

那岩缝里本来都是青石，但偶尔有泥土从高处落下，积年累月就填满了细小的石缝，再借着深涧中的露水雾气，就生长出许多灵药，所以瓶山山巅的这道大裂缝被当地山民称为药壁。但据说药壁中藏着成了精的古代僵尸，进来采药的人即便遇不到尸王，也会被山中毒物取了性命，而且瓶山中药气环绕，四周潜伏着很多邪祟之物，例如白老太太之类，等闲没人敢轻易进山，偶尔有那不要命的胆大欺心之徒冒死进来，也多半进得来回不去。

在这药壁之中，有片区域叫做珍珠伞。山壁上露出许多凹凸不平的岩脉，状如钟乳，质如玛瑙，形如伞状珍珠，是以得名。但珍珠岩并不是灰或白色，而是殷红似血，又像是鸡血石，此地生长着最珍贵的九龙盘。

曾经有个善于攀山的洞夷汉子，他家族上八代都是采药的能手，为了给老婆治病，从绝壁上舍命下去寻找九龙盘，他熟识药性，所以在身上带了驱蜈蚣和毒蟒的药物，最后竟被他找到了珍珠伞，可正要动手采摘，却见山缝里爬出一具紫袍金带的高大僵尸。那古尸已经成了精，张口吐纳紫气，探出一只满是白毛的大手照他抓来，那采药的洞夷惊得魂魄飞散，哪里还顾得上九龙盘，仗着自家身手不输猿猴，攀藤连云，飞也似的逃回了山巅，从此惊出一场大病，不出两勺：就呜呼哀哉了。

当年据此人描述，那片珍珠伞就在这巨大裂缝背阴的一侧。陈瞎子听罢，心中便动了念头，此等传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即使找不到古墓的入口，至少也要把那珍珠伞上生长的九龙盘摘下来。他又问了问鹧鸪哨的意见。

鹧鸪哨见古壁陡峭，但若凭借蜈蚣挂山梯，也足能够履险如夷，珍珠伞附近有无墓道、墓门，毕竟还要亲眼看了才知，当即点头同意。于是选了三十余名擅长飞檐走壁的盗众同往，每人用竹筐背了两只公鸡，如果真有成精的尸魔害人，也有鸡鸣之声可以震慑，又各带两架竹梯用以攀山，其余的工兵都原路撤回去帮助同伙搬运丹宫里的琉璃盏等物。

瓶山裂隙最底部积了许多雨水，其上生了一层厚厚的浮萍，潮湿之

气甚重，岩壁上都渗着水珠，兼之隙底狭窄，一旦被卡在下面就进退两难了，群盗只好用竹梯挂住岩缝，在绝险的石壁上凌空而过。

众人展开数十架蜈蚣挂山梯，使出拼、接、摆、挂的浑身解术，提气凝神地攀附在绝壁上。一路顺着岩缝过去，只见那两侧陡壁之间，已多在翠云处，又进数武^①，瓶口一侧的山岩上果然如同珠壁。岩石的颜色也逐渐变深，周遭都是垂入深涧里的紫藤，藤上生满了奇花异卉，石隙的泥土里则满是杂草。

此处接近鹤肩山阴一面的尽头，在这终年不见日光的药壁上，各种叫不出名目的奇异植物却是越来越多，显得颇不平常。陈瞎子和鹧鸪哨两人，都做得盗墓寻藏中观泥痕、辨草色之道，看坟头上的植被杂草，便能确认墓中所埋尸骨的年龄、身份、性别，不论年代远近，坟墓附近的植物生长必然有异。坟上植物的生长状态俗称“坟脉”，此脉兴衰的断法都来自古之《陵谱》，若是细说起来，怕也不比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简单。

比如某处荒坟无主，也没有墓碑一类的标记，唯见坟头上杂草丛生。但在懂“坟脉”的人眼中看来，这简单的乱草，却藏有许多信息，比如“坟上草青青，棺中是弱冠”，又云“坟头草，生得杂，土下必有病亡人”。

这是说如果坟头上的草又青又嫩，墓中所埋的肯定是少年夭折之人；草色杂乱枯黄，显得没精打采，那坟里葬的死者，一定是染病而亡；那些骁勇之人的陵墓附近，则多是苍松劲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谓坟头，乃是宽泛而言，陵丘山坟处有土有草的地方，都属坟脉，土下的坟墓规模越大，坟脉范围越广。但在这世上，也只有掌握“望”字诀的盗墓贼才懂得观察区分。

群盗攀在蜈蚣挂山梯上，挑灯仔细观看药壁上生长的植物。鹧鸪哨看看左右，松枝藤萝生得苍郁虬劲，视之皆是武将冢的坟脉，他又指着藤上的一大丛金色花朵，对众人说道：“此乃猫儿眼，只生长在坟墓左近，山巅里必有墓穴。”

陈瞎子见那片奇花果然形似猫眼，都是借着古墓里凝结的阴气而生，花草中透着隐隐的杀气，看来这元墓藏得虽深，却终究是有迹可寻。他观遍了草痕，又提鼻去嗅那药壁上的气息。这“闻”字诀嗅土之法，虽沾个“土”字，却根本没人会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寸寸地去闻，此法必须自幼学起，一生禁忌烟酒辛辣之物，而且并非仅是嗅土，凡是深山绝壑，多有异香萦绕，陈瞎子可以通过闻山法嗅此奇香来辨穴寻藏。

这种深壑峡谷中常见的香气共有三种，无香之山皆为荒山，诸如两壁对峙，极深处山气凝聚，只有在这类特定的地形中，才可施展此法。最香的气息是山中毒瘴毒瘴，瘴气愈毒，香气愈浓，但毒瘴之香带有尘土气息，是土香，很容易辨别出来。

还有药草、野花、山药一类草木精华的香气，其香气氤氲迷离，闻之使人精神爽朗。最奇特的香味，则要属古墓的气息，由墓土里的水银、棺木、明器、尸体，以及防腐的石灰等物混合而成，在墓室里肯定会觉得阴冷恶臭，但在外边夹杂上坟脉草木的气息。闻起来却似扑朔迷离的一缕幽香，忽隐忽现，若即若离。离墓穴的位置越近，这股幽寒的冷香越是强烈，而且里面含有一股奇特的腥气，但这种阴森的腥气并不难闻。

陈瞎子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气，觉得这片珍珠伞里的冷香气息中胆味奇重，向深处便转为浓郁奇特难以描述的腥香，闻上一闻竟觉得寒意彻骨，更加断定山岩中藏着墓穴。此处在山阴偏僻之地，若非特意来寻，也难轻易找到这里。只见药壁上紫藤古松密密叠叠，墓道口想必都被遮蔽住了，于是打个手势，命群盗将蜈蚣挂山梯架成竹桥横在山涧当中。

众人眼见古墓踪迹已现，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在药壁上搭起竹桥，一个个捉着脚步，踏着颤悠悠的竹梯穿云而过，不是攀住老藤，便是用其余的蜈蚣挂山梯搭住岩缝，将身体挂在半空，然后拔出刀斧，去砍削覆盖在珍珠伞上的植物。

被斩断的紫藤花草和松枝，纷纷落下山隙深处，不多时便将那片凹进去的鸡血岩显露出来大半。只见岩壁上裂开了数道大缝，最大的那条宽可蔽牛，里面黑蒙蒙不知深浅，细小的缝隙里生长着几株鳞甲鲜艳的九龙盘。

陈瞎子等人心中暗喜，那苗人在药壁珍珠伞上采药的传说果然不假。这九龙盘在山阳处长的都不值钱，普通的只可以驱风解毒，唯独终年不见天日的深谷幽壑，才能生长这种鳞叶肥大的龙盘，也称九鬼盘，每株价值千金，有吊命的神异功效。

群盗见状，都暂且将那古墓之事扔到了九霄云外，离得近的，当即便伸手采药，小心翼翼地连根刨起，倘若九鬼盘少了一根须茎或半片鳞叶，便相当于破了品相，再也不值钱了。

鹧鸪哨却对此物视若无睹，他纵身从竹梯跃入鸡血岩里的大裂缝中，探手一摸石壁，指尖立时感受到一阵恶寒，正是古墓中才有的阴冷。提着马灯往前照去，发现灯光的尽头恍惚有个人影，再向前半步便

已照得真切，只见山隙里一动不动站着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古尸低头垂臂，看不清它的面目，身上积满了塌灰，以那层灰土的薄厚判断，这死者孤零零戳在这山缝里，已有许多年不曾动过了，但仍然能看得出那死尸顶盔贯甲，显然是一身古时战阵上披挂的戎装。

鹧鸪哨常常独来独往，而且他是艺高人胆大，不耐烦再等那伙一寸寸搜刮的响马子，心想何不先看它一个究竟，便不等陈瞎子等人从后边跟进来，当先将那马灯高举在头里，抽出腰间插的德国造镜面匣子枪，用枪口去拨那古尸的脑袋，想看看这元尸生得什么样子。不料德国造还没碰到那全身披挂的古尸，洞内阴风四起，那僵尸竟然忽然抖开厚厚的灰尘，合身猛扑过来。

①武，半步，泛指脚步。

第三十六章 撼岳

那具全身披甲、低头垂臂的元代古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向鹧鸪哨扑倒过来，它这一动，积在尸体身上的灰土蛛网也随之散开，洞中烟尘陡起。

鹧鸪哨绝非是有勇无谋之辈，他既然敢用匣子枪去戮那古尸头盔，便是胆大艺更高，没有金刚钻也不揽这瓷器活，脚下步子早已站得不丁不八，不论遇着什么突变异状，进退回旋的应变之策都已预先有所准备。忽听铁甲铿锵之声，不等那古尸接近，早已俯身转了半个圈子，在狭窄的墓道里与僵尸贴身而过，转到了对方身后。

鹧鸪哨的身形之快，直如一缕轻烟，一个旋子便已转到僵尸身后，立即探出双臂，从古尸腋下穿过，两手自上交叉相互扣住，锁住了尸体的后颈，同时抬起右膝，顶住它的后脊椎骨。这招看似简单，但实是搬山道人千锤百炼的绝技魁星踢斗，他两臂和膝盖同时发力一绞，只听几声骨骼碎裂的闷响发出，那身披铁甲的干尸，就已被鹧鸪哨卸断了大椎，如同一团烂泥般瘫倒在地。

倒斗之人多少都得准备几套对付开棺诈尸的办法，以防古墓中的不测之险。摸金校尉有钉尸针和黑驴蹄子，而搬山道人最拿手的就是魁星踢斗，如果不发生尸变，僵尸未必都会诈尸扑人。

据说僵人诈尸之因，其中最普通的，便是尸气积郁难消，遇电气或生人阳气而产生感应，突然跃起追扑活人，其力无穷无竭，而且皮硬似铁，刀枪皆不能伤，唯独背后颈椎尸气最弱，可以用巧劲绞断其椎骨，再用力一抖，便使它全身骨骼都散了架子，再也发作不得。

不过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鹧鸪哨动作实在太快，他见僵尸扑来，便以快制快转将过去绞断了尸体的大椎，这一串动作既快且狠，一旦出手就绝不留任何余地，但正因为鹧鸪哨手底下太过狠辣，半道想收都收不住，他鼓身上前之时，已觉得山体内部有阵剧烈的摇晃，似乎并非是突然诈尸，而是这瓶山整个动了起来，震得那具干尸扑面倒来。

鹧鸪哨心中猛醒：“难道是山中突然地震了？”他担心持续地震，导致山体塌方后被活埋在其中，当下也不敢在墓道里继续停留，急忙抽身后退。出了鸡血岩上裂开的山缝，只见攀在药壁上的群盗都已是面如土色，紧紧抓住竹梯藤萝，似乎也都感受到了刚刚的剧烈震动。

陈瞎子见鹧鸪哨从窄洞中出来，忙对他叫道：“大事不好，瓶山要断了，赶快走返！”

“走返”就是逃跑的意思。原来瓶山上的这道裂隙太深，瓶肩和瓶颈相接的部分，仅有十成中的一成，其余九成早已断裂得年深日久了，如此欲断未断地在风雨中经历了几百年岁月，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就如“风动石”一般，看似危险实则稳固，在绝险之中有着极其微妙的平衡，如果没有极为强大的外力相加破坏这种平衡，也许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仍是如此。

但卸岭群盗从没盗过崖墓，使用炸药过量。这伙人里并没懂得什么是“爆破作业”，一味地多设炮眼，多埋炸药，炸得山口、山脊等处千疮百孔，爆炸的冲击波一次次在山体中传导，使得这条裂开的巨大缝隙即将断裂，刚刚那次震动，只是一个前兆而已。

山体又传来一阵阵颤动，比第一次的要轻许多，但震颤连绵，却是一阵紧似一阵。药壁上的泥土和碎石纷纷从高处落了下来，鹧鸪哨也知这山体一旦真正断开，攀在绝壁上的这伙人，都得跟着倒塌的巨岩摔入山阴里的密林之中，就算是有铜头铁臂金钟罩的功夫也休想活命。可是山体震颤不绝，若有一步踏空，便会立即跌落深涧，如此情形之下，最忌轻举妄动，此时他听陈瞎子让众人赶快凌空撤回另一边的崖壁，赶紧加以阻拦。

可不等鹧鸪哨开口，已有数名盗众怕得狠了，想要急于脱离险境，心神大乱之下再也沉不住气，他们不管山体震动愈来愈烈，便莽莽撞撞地举起蜈蚣挂山梯纵身跃向瓶肩一侧的峭壁。满以为可以直接用竹梯挂在山壁上，不料这时山间发出天崩地摧的隆隆巨响，山体的裂缝猛然间扩大了数丈，那几名当先逃窜的盗伙身在半空，原本掐算准的距离再难触及，蜈蚣挂山梯落了一空，在众人的齐声惊呼中坠入了裂缝深处。

这几人倒也命大，掉下去的时候手中依然抓着竹梯不放，几架蜈蚣挂山梯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竹网，卡在了两侧古壁的狭窄之处。可不等他们来得及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上空轰隆隆落下数十块从山体上碎裂下来的岩石，竹梯上的几个盗伙哪里有处藏身，都被砸了个“万朵桃花开”，大大小小的岩石落将下来，撞击在绝壁上发出轰隆隆的沉重回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哀嚎，一同落进了最深处的积水里，传来一阵扑咚咚的杂乱响声。

这时剩余的群盗都紧贴在瓶口侧的峭壁上，身体和山体都颤成了一处，一块块岩石古树黑糊糊地夹着劲风从面前落下。山体上那些松动的岩石全掉了下来，避得开一块也避不开这阵接连不断的落石，不断有盗伙被乱石砸落，掉下去死于非命。事到如今，众人也只好听天由命了，砸死了那是该着死在此地，侥幸砸不死的这条命就算是捡回来的。

只听山体的岩层深处，如裂帛般响作了一片，陈瞎子和鹧鸪哨等人忽觉药壁倾斜加剧，原本乱云汹涌雾气环绕的山隙，裂痕是越来越大。众人觉得眼前一花，似是阳光夺目，山缝里的草木尽皆暴露无遗，原来裂缝扩大后，外边的天光都已照了进来。

瓶山这一瞬间真是摇晃得日月如覆，星河似坠，群盗眼前是一片天旋地转，手足都已惊得麻了。鹧鸪哨在岩壁上左躲右闪，眼见瓶口这块千万钧的巨岩缓缓倒向外侧，半空里坠下来的碎石顿时减少，当即叫道：“要走就趁现在了！”伸手扯起身边惊得体如筛糠的盗伙，让众人搭起蜈蚣挂山梯，架成竹桥逃回对面的陡壁。

陈瞎子等人见状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这形如古瓶的山体马上就要折断了。但是欲速则不达，群盗心慌意乱，加上手脚发颤，接连失手掉落了几架竹梯，仅剩的四架蜈蚣挂山梯拼成了双桥，搭在两道裂壁之间。

群盗把陈瞎子当先推上竹桥，他是常胜山的舵把子，理应先保他脱险。陈瞎子在此时已完全顾不上再作姿态，毫不推辞，抬头看了看上边没有碎石落下，便提气踏上竹梯，三步并作两步，摇摇晃晃地蹿了过去，及到尽头，一跃攀住一段岩缝定住身形，回过头来连连招手，示意鹧鸪哨不要再去管旁人了，这座石山说塌就塌，赶紧逃过来，你我兄弟保住性命要紧，否则万事皆空了。

鹧鸪哨却自恃身上本事了得，不愿争抢这条生路，对幸存的十几名盗众一挥手，示意让他们先行过去，自己断后。这伙盗众见状，虽然心生敬意，脚底下却顾不上谦让了，当即争先恐后地跑上竹梯，在瓶山山体轰天吓地、掣电奔雷的猛烈震动中，又有几人失足落下蜈蚣挂山梯活活摔死，最后这一侧只剩下红姑娘与鹧鸪哨两人了。

此时鹧鸪哨见川岳震动草木披靡，山体断裂在即，已容不得两人一个个地过去了，当下也顾不得理会竹梯能否同时承载两个人的重量，推着红姑娘飞身踏了上去，拽开身形，在阵阵巨岩断裂的声响和半空激荡的气流中急速穿过。

鹧鸪哨走在一半，忽觉脚下竹梯晃得势头不善，只觉山隙间一阵狂风吹来，人在半空身如飘叶，似欲乘风归去。他知道风势太大，再急于向前赶去，稍有差池就得被风吹下深涧，赶紧拽住身轻如燕的红姑娘，两个人联手，就不易被山间的乱流卷入裂缝了。

但刚刚稳住重心，瓶山的裂痕深处，就是一阵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的剧烈震动，怪嘴般张开的两道陡壁越离越远，终于从中轰然断开，瓶口

这块千万钧的巨岩翻滚着落向地面。山体崩塌带动的乱流，把鹧鸪哨脚下的蜈蚣挂山梯卷得如同一片飘叶，打着转落进山底，鹧鸪哨和红姑娘也是身子一沉，耳边生风，忽地掉了下去。

鹧鸪哨临危不乱，紧紧捉住红姑娘的手臂，借着一股乱流，合身扑向陈瞎子等人所在的峭壁，两人如同一对大鸟，在山风呼啸的半空中划出一条弧线，斜斜落下，陡壁上的景物在眼前飞驰掠过。

鹧鸪哨眼明手快，眼看接近了峭壁，伸出空着的左手，臂弯和手腕内侧的攀山甲百子钩，立时抓到了岩壁，奈何青岩坚硬溜滑，生满了绿苔，百子攀山甲只在石壁上抓出数十道白印，又被落下来的红姑娘一坠，两人贴着陡峭的绝壁慢慢滑了下去，竟是不能停留。

红姑娘此时也已吓得魂不附体了，闭了眼睛不敢再看，忽然觉得自己被鹧鸪哨抓着胳膊，在半空中腾云驾雾一般慢慢落向大地，大着胆子低头一看，正好瓶口那块巨大的山体砸落在地，把山底的树木泥土拍得寸寸碎裂，各种乱七八糟的碎片都飞溅到半空当中。她赶紧抬手遮住脸以防伤到眼睛，只觉一阵令人窒息的气流撞在了身上，也不知自己是生是死了。

山下的丛林地势凹凸，瓶口巨岩落地后就势滚了两滚，天摇地动的巨响中落在一片树木高大的密林里，方才止住。鹧鸪哨却无暇去看山底的情况，他被红姑娘拖得不断向峭壁下滑落，接连几条凹凸的细小岩缝都没能阻住二人下坠的势头，耳中只听得百子攀山甲的钩子摩擦山岩之声尖锐刺耳。

鹧鸪哨知道剩下的这半截瓶山，已成了一面悬崖，由于山势歪斜倾倒，垂直的崖壁底部与地面之间是空的，照这么滑下去，手中马上就会落空，直接摔到地上身亡，一颗心不由得悬到了嗓子眼，手上暗中加力，猛觉臂上一紧，他拽着红姑娘挂在了悬崖断面的棱线处，两个人的身体都悬在半空摆来摆去。终于挂住了岩隙，那百子攀山甲并不能抓挂虚空，哪怕再落下半尺，就绝无回天之力了。

鹧鸪哨单臂挂在悬崖绝壁上，长出了一口气，眼看瓶山周围云山淡淡、烟水幽幽的景色都在眼底了，暗道一声“造化了”，低头看了看红姑娘，问道：“悬在这半空里，风光虽佳，胳膊上的滋味却不好受，你自己还能不能动弹？我先拽你上来如何？”

红姑娘毕竟是个女子，虽然也是手段狠辣，又入了绿林道，她却没有什么鹧鸪哨这等神勇胆略。她面色惨白，心口突突地跳个不停，但想到此时此地身临奇险，可天幸是和鹧鸪哨在一起，死也不枉了，惊慌之意这

才稍定，两手紧握住鹤鹤哨的手臂，喘了口气，惨然答道：“我没什么，可是……山下搬运明器的那几百号弟兄全完了……只怕都被这块巨岩砸扁了……”

第三十七章 夜幕

山阴下有军阀头子罗老歪率领部队搬运宝货，千百号人的队伍都聚集在山底，那片区域地形崎岖，他们就算发觉到山顶的山体崩塌了，也绝难在一时三刻之内逃个干净。瓶口这块千万钧的巨岩砸落下去，声势凌厉已极，连参天的古树都被压为了齑粉，料来山下的绝大部分人都已死于非命了。

鹧鸪哨身悬半空，听得红姑娘所言，低头向下看了看，虽然自己逃得了性命，却也是心下惨然一片，想不到一瞬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鹧鸪哨感觉到臂上渐麻，难以在峭壁边缘再做耽搁，他急忙让红姑娘攀在他背后捉牢了，随后展开攀山甲，如壁虎游墙一般贴在百仞绝壁爬行而上。

红姑娘实在不敢往下再看，干脆闭上了眼睛，只觉耳畔呼呼风响，凌空涉虚，云生足底，似乎是乱云迷雾一阵阵从身边掠过，上升得却甚是平稳。自问平生遭遇，从未有如此之奇险，又不禁佩服鹧鸪哨的身手和胆量。

二人攀着峭壁而上，快到丹宫后殿的缺口时，便有卸岭盗众以蜈蚣挂山梯接应。此时陈瞎子等幸存之人，都已到了后殿，众人会合一处，各自惊叹不绝，还以为鹧鸪哨已经坠崖身亡了，这搬山道人当真命大。

眼见藏在山巅里的元代古墓，竟如自身具有灵验感应一般，在被盗墓者发现之后，这墓穴便从山体上崩塌断裂，砸死了许多卸岭盗众。群盗都以迷信的角度去揣摩此事，却并未考虑到山体崩断，实是因为炸药爆破之故。

众人惦记着山下弟兄的伤亡状况，急匆匆掉头出了瓶山，到山阴处一看，果然是死伤惨重，被巨石砸成肉饼的不计其数，又有许多头破血流身受重伤的，连横行湘阴的大军阀罗老歪也是当场毙命，落得个粉身碎骨。

那瓶口巨岩掉下来顺坡滚到了一片密林中，离山阴处已经远了，地面被砸出的大坑里，树木山石，以及人肉人血，还有驴马牲口都混为一片狼藉。侥幸没死的个个面如死灰，神色一片呆滞，抽一个耳光过去也毫无反应。

陈瞎子见状心中凉了半截，暗道一声：“真乃天亡我也！”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似乎都跟随瓶山一起崩裂了。死伤几百号人本不算什么，但地方军阀本就是乌合之众，如今罗老歪一死，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就立

刻变得群龙无首了。湘阴乃是卸岭群盗的老巢，此事后果之严重，已难估量，而且三盗瓶山，死伤折损的弟兄是一次多过一次，常胜山舵把子威信扫地，要不再盗得十几座大墓，这场子是找不回来了。

正所谓是“掏尽湘江水，难遮面上羞”。陈瞎子沮丧到了极点，觉得自己这一生的事业和野心，都已经在今朝一并付诸东流了，是非成败转头空，转眼间，泰山化作冰山，想到这些，不由得一阵急火攻心，险些吐出血来。

他的手下赶紧将他扶在一旁坐了，纷纷劝道：“陈总把头神鉴盖世，咱们这回虽是栽了个大跟头，但常胜山的根基却不曾动摇，将来必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当初首领不是总教诲小的们胜败兵家不可期吗，罗帅虽然福维尚殒了，死得也是惨烈，却算得上是刑天舞干戚，猛志故长在。英雄好汉不死就算了，既然要死就一定要为举大事图大名而死，只要常胜山舵把子没出意外。咱们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陈瞎子见手下人净说些不疼不痒的屁话，并无半句当用的良言，心中更是懊恼，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只把鹧鸪哨请到近前，嗟叹一声，对他说道：“兄弟啊，你我结义一场，从不曾亏负了义气，如今为兄方寸已乱，实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也只有你能帮我拿个主意了。”

鹧鸪哨是绝顶机灵的人物，他自是明白陈瞎子眼前的处境，这卸岭盗魁的金交椅怕是坐不稳了，为今之计，只有亡羊补牢，绿林道上做事，自古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绝难回头。

当务之急是首先稳定军心，防止罗老歪的部队哗变溃散。现在各路军阀之间抢地盘的战斗很是激烈，如果不把部队稳定住了，一旦出现大批逃兵，周围的大小军阀很可能就会乘隙而入，那样一来，卸岭群盗在湘阴就站不住脚了。

其次还要再盗瓶山古墓。如今那山巅里的墓室随着山体崩塌落入坡下密林了，里面的棺槨明器不知是不是也跌碎得七七八八了，但要不把这座古墓盗空，陈瞎子就更没脸面了。

鹧鸪哨愿意单枪匹马前去林中盗墓，而陈瞎子则应该指挥手下聚拢残部、安抚伤兵、收殓死者，并且派人星夜赶回湘阴，找罗老歪军阀队伍里的二号人物，用些手段让他为常胜山效命出力，以便尽快稳定局面。

陈瞎子道：“此乃万全之策，只不过那座古墓已经是颠倒无常了，让贤弟一人前去盗墓太过冒险，有道是孤掌难鸣，须得有人相助才是。”

鹧鸪哨本不想再有旁人相帮，搬山与卸岭手段不同，从不依仗人

多，对搬山道人而言，人手众多之时反倒不得施展，但也不好回绝陈瞎子。最后两人一商量，只让红姑娘和苗人向导跟随同去。如遇险情，可放火箭为号，附近收拾残局的盗众都会立刻赶去接应。

那红姑娘是月亮门里的好手，破关解锁都有过人之处，又有飞刀袖箭的绝技，并且她不像寻常盗众一样急功趋利，跟在身边是个得力的帮手。而那苗人虽然胆小如鼠，却是当地土人，熟悉老熊岭的地形地貌和一切风物掌故，进山钻林，都离不得他。这厮贪图陈瞎子多赏他几两烟土，当即豁出性命了愿意跟搬山道人前去盗墓。

等到安排已定，吃了些干粮，夜幕便已降临了。鹧鸪哨和红姑娘都换上黑色的夜行衣，让那向导拖上一架蜈蚣挂山梯，三人又各自背了一只竹篓，将怒晴鸡和另外两只雄鸡装人其中，看看皓月初生，光同白昼，便立即动身前行。

那座断裂的山体一路滚入谷底，沿途压断了许多树木，满目皆是血污碎肉，并无一寸平地可行，只好从另一边的林子迂回入内。这晚的月色似水般明澈，也就并未挑起灯火，都把马灯熄了挂在腰间，穿林过去，一派林深人静。转进山坳没走多远，身后卸岭群盗收尸整队的噪动之声便听不到了。

路上三人谈论瓶山古墓之事，红姑娘趁机谢过了鹧鸪哨日间相救之恩，鹧鸪哨对此毫不在意，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红姑娘说救命之德岂是小事，虽然暂且托寄在绿林中栖身避祸，专跟着舵把子做些没王法的勾当，可也不敢忘了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为人处世之道。搬山道人在日间也折了两人，她眼见鹧鸪哨再无其他的帮手了，便说今后愿意脱离常胜山，跟在他身边去各地倒斗，虽然力量单薄，却必定不计安危舍命相助。

鹧鸪哨何等之明，见红姑娘如此说，早知她是有意以身相许，就只好把话摆明了，免得日后情愫纠缠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搬山道人虽也和外人通婚，可这一族中之人尽受鬼洞恶咒折磨，寿命都很短暂。

红姑娘见对方识破心事，觉得脸上发烧，好在月光下也看不分明，倒不易被那不相干的苗子看到，只好说些旁的，把这话头岔开。她对这世上的得失成败并不关心，但要说到命苦，月亮山自古便是处在社会底层，备受压榨欺凌，短命夭折的艺人何曾比身受恶咒的搬山道人少了。红姑娘的师妹黑丫头就是十六岁丢了性命，她家里连老带少七口人，也都是被官府逼死的，说起来就止不住要流眼泪。

鹧鸪哨不想谈及世态炎凉，说起来难免让人心灰意冷，只是觉得红

姑娘的师妹竟叫黑丫头，这月亮山里的艺名却真古怪，都是以颜色做字，瓶山附近的老熊岭义庄，本来是座“奶奶庙”，里边供着白老太太，难不成那老狸子也是月亮山里的？难怪会使幻术。

说话间差不多就快三更天了，月色已高，烟雾四合，密林中又是妖气朦胧。鹧鸪哨让那二人暂时停住脚步，纵身攀上一株大树举目四顾，看演了那块巨岩在林中的方位，都笼在一片诡异的薄雾之中，看罢便溜下树来，仔细寻问苗子这后山的地形。

洞蛮子忙不迭地回答：“好教这位墨师哥子得知，山后林谷重叠，尽是不见人烟的荒凉地界，四周那些天然生成的石笋石柱，咱们洞民们称其为笏岩。笏岩密林之地，正是形如飞凤展翅的怒晴坳，最深处据说早年间是七十二洞的祖洞，如今好像还有些玄鸟、黑熊的石像遗迹，荒废已久，现在的当地人也不怎么看重此地了。”他对鹧鸪哨的印象先入为主，还以为此人是陈瞎子请来帮忙盗墓的扎楼墨师，兼之当地洞民对木匠极是尊敬，便仍是以墨师相称。

鹧鸪哨暗中点头，心想瓶山古墓果然取的是厌胜之法，以悬空墓穴的阴气压制夷人祖洞的祥瑞之气。元人压胜之道并非鲜见，元灭南宋后，江南释教总管杨琏真迦曾把南宋历代皇陵盗挖一空，将南宋多位皇帝的尸骨捣烂，混合在猪狗牲畜的骸骨之中，埋在一个大坑里，又在上面建了座镇南塔，用以镇压南人的龙兴之气，这办法便是典型的厌胜。又想：“夷人祖洞却不知是否真有什么名堂，看这林中薄雾不散，料来也不是太平的去处，不可不加防备。”

念及此处，便让红姑娘和苗子都放轻了脚步，寻那月光照不到的树影里潜行过去。这时就听得那林子深处哭声四起，哭得呜呜咽咽极是悲切凄惨，好像死人出殡时号丧的一般，中夜的密林里听来极是凄楚，使人毛骨悚然。

苗子知道这山里绝对再没旁人，怎么会有这许多哭声，心道莫不是祖洞里的先人冤魂在夜里出来诉苦了？想到这吓得他抖成了一团，头皮子上的毛发都一根根竖立起来，脚底下发虚如踏棉絮，当场就要一屁股坐倒在地。

鹧鸪哨抬手将他后领子揪住，没让他坐到地上发出声响，并对二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带头把黑纱蒙了口鼻，掩盖住了活人的气息，随后抽出德国造镜面匣子，拨开了机头拎在手中，使之处于随时可以击发的状态，对红姑娘和苗子指了指方向，示意二人在后边紧紧跟上，他就当先蹑足潜踪，慢慢顺着那片林中的哭泣惨嚎之声摸了过去。

第三十八章 白猿

鹧鸪哨身着夜行衣，带着红姑娘和苗子，三人在夜色中寻声前行。林中那片哭泣之声传来的方向，恰巧是在巨岩坠落之处，离得越近，呜咽悲泣之声越是清晰，啼哭修叫极是凄楚杂乱，似是一大群人同声哀哭，只听那哭声随风在林中回荡，绝不是什麼风动林涛之类由自然界所发出的动静。

鹧鸪哨见深夜之中有此异响，岂是寻常？他心下暗自纳罕，便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屏住呼吸捉着脚步向前攒行数十步，眼前便出现了一片密密匝匝的老树，那片鬼哭神嚎的动静都来自其中，林中月影扶疏，鬼气通人。

向导当此情景，已是心惊肉跳，他也知此时不能做声，连打手势，示意鹧鸪哨和红姑娘不要再向前半步了。深更半夜的密林里哪里还有旁人，肯定是瓶山古墓中的厉鬼见墓穴毁了，阴魂不散地在附近徘徊，咱们三个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往里走了。

鹧鸪哨哪里肯去理会苗子，他见树影浓密遮遍了月色，在林中穿过未必稳妥，便揪了苗子衣领，对红姑娘一指树梢，便当即带着苗子攀上一株老树。那片树林枝杈粗大，树梢枝头都可承受不小重量。

这三人中的苗子，也是惯能爬树钻山的当地土著，红姑娘和鹧鸪哨身手更是矫捷不凡，不声不响地上了树冠，将身形伏低，隐在林梢枝叶当中，从高处借着朦胧的月色，悄然向树下窥探。

月影之下，只见林后正是瓶山前端断裂下来的山体，青黝黝地眠在地上，如同一个沉睡不动的巨大怪兽。山体已经裂开无数大大小小的缝隙，有许多岩石已经从中崩塌，山体内部都暴露了出来，只是鹧鸪哨等人是在远端，看不太清楚山岩里的情状。

岩石前边，遍地都是散落的碎瓦和各种明器，金银铜玉皆有，想是墓室受到剧烈冲击，内部的砖石器物都已经跌得散了，另有一具高大异常的紫金棺椁斜在当地，那紫金椁好生奢丽，周遭罩了珠襦玉匣，所谓珠襦，便是珍珠帐幕，椁身上都嵌满无瑕玉璧。

但这紫金椁已经碎裂，珠玉残破粉碎，散了满地，椁中是具金丝楠木的漆棺，棺盖已被震开，仅有一面七星板，半遮半掩地挡在棺上。此板是以杉木为材料，度棺内可容之尺寸，置于棺盖之内，板上凿有七个大小如铜钱的圆孔，刻视槽一道使七孔相连，所以称作七星板，从隋唐年间就有了这种风俗。

七星板半遮住棺内，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不知那元将尸骸怎样，只有无数悲哭之声在林中飘来荡去。此刻的林子里，树隙间夜雾流淌，月光也被天空的轻云挡住，四下里朦朦胧胧。鹧鸪哨三人伏在树梢，虽听得四面八方都是哭声，却无法辨认哀号声到底从何而来，只好打定了不动如山静观其变的主意，将张开机头的镜面匣子枪口压低，瞪大了鹰般的眼睛，凝神注视着树下动静。

正自屏息观看，红姑娘突然轻轻一扯鹧鸪哨的衣袖，举手点指那口紫金椁，示意以她所在的角度，可以看到椁底有些极不寻常的事物。鹧鸪哨在树杈上轻移身形，换了一个角度，把眼一张，顿时心中一凛：“那是什么？”

原来紫金椁底下压着一只白森森的人体手臂，那手臂粗壮长大，五指爪长数寸，白毛茸茸，从椁底露出多半截，一动也不动。

僵尸身上出现尸变，突然生出尸毛，历来都被传说为“凶”，既为行僵的代称，素有黑凶、白凶和披毛煞之说。但在民国年间，科学观念已远比封建时代昌明多了，连鹧鸪哨也知道，尸变生毛乃是由于霉变作用。

棺中密闭千百年，只要内部空气不曾流动，开棺后千年古尸仍会如同生人，但在接触到空气后，千年僵尸必定会在瞬间产生变化，其变化和棺椁材质、尸身上藏带的明器有关，如果棺中铺了防潮的尸灰或水银，尸体必为干尸，不会产生霉变。

而含以珠玉，堵塞九窍的千年古尸，若是保存妥善，则开棺时多为湿

尸，也就是尸体内部所含的水分仍被锁存牢固，古尸的头发和指甲甚至还能继续在棺中生长百年之久，在接触到流动的空气时，水分迅速丧失，若突然被电气和生物触动，就会出现加剧的霉变，迅速长出灰白色的尸毛，诈尸和行僵多是由此而来。

对专盗古墓的搬山首领鹧鸪哨而言，尸变和诈尸的现象，乃至行僵扑人一类的骇异情形，都是平常的事，他见过不知多少，何足为奇。但看那镶珠嵌玉的紫金椁下竟然压着僵尸，不禁觉得极是古怪，瓶山崩塌下来的山体包裹着墓室，棺椁从中跌落出来，恰好是正面朝上，难道这连棺套椁竟恁般不结实，里面的古尸竟从椁底露了出来？还是这林中本就藏有僵尸，却被这紫金椁砸个正着，压在了底下？

墓室藏在山巅内悬在半空，随后山崩地裂，棺椁又从墓室内掉落到密林里，此等情形恐怕从未有盗墓贼撞见过，鹧鸪哨当然也没有这类经

验，林中妖氛浓重，在没摸清状况之前，自是不肯轻举妄动。

那向导见鹧鸪哨与红姑娘都在树上紧盯着紫金椴侧面，不知他们二人在看些什么，当下也手脚并用，攀着树杈挪了过去，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见棺底压着一具遍体白毛的僵尸，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有道是：“黄口孺子，哪敢听雷电轰鸣？病体樵夫，怎闻得虎啸龙吟？”偏僻山野之辈，最是迷信，对鬼狐僵尸的畏惧之意深入骨髓，一看之下骇然失色，趴在树上全身战栗，只比那木雕泥塑的多得一味抖。

红姑娘在旁见洞蛮子吓得狠了，手足都已废了，随时都可能失手一头栽下树去，便急忙将他背心揪住。这时只听林中悲啼之声渐渐聚拢过来，树丛中人影纷乱，撞得枝叶一片窸窣乱响。

鹧鸪哨心中明白这是“正点子”来了，对红姑娘和苗子轻轻一摆手，示意：“千下别再发出任何动静打草惊蛇，只管潜伏不动，先看看林子里的是什么来头，再做理会。”他手还没放下，树下已有成群的黑影蹿跃而来。

此刻夜雾已薄，月亮也从云中探出一半，只见树林里竟是出现了一群猴子，猴群连老带少约有百只，甚至连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崽子，也被母猴抱了来。群猴奔泣而至，到距离紫金椴十几步的距离，便纷纷停住，似是对那口碎椴十分惧怕，再也不敢往前接近半步，只围在四周抓耳挠腮地掩面哭嚎，而且上蹿下跳的，不肯有一刻安宁。

鹧鸪哨与红姑娘见这大群猴子，都如人间奔丧的一般，也觉心下骇异，鹧鸪哨心中一动：“莫非棺椁砸死了一只白毛老猿？”有了这个念头，再看紫金椴下的手臂，确实长得异于常人，正如猿臂一般，似乎是林中有只白猿突遭飞来横祸，惨死在了棺椁底下。

据说世上的万种生灵都有定数，活得年头久了，必遭天地诛灭，如能躲开种种天诛地劫，才可跳出五行轮回之苦，得个神游太虚长生不老。那白猿赶前一步，错后一步，都不会被从天而降的紫金椴砸中，若没冥冥之中的定数，怎会遭此横死？

鹧鸪哨一时也吃不准自己的推断。只好继续窥视猴群动静。那些猴子围在四周，哀嚎恸哭之声大作，似是有意过去抬开棺椁把底下的白猿尸体搬出来看个究竟，却又像是极其畏惧什么东西，鼓噪着向前半步，又似火烧屁股般“咿呀”怪叫着飞蹿回去。

三人在树上看得清清楚楚，都不知群猴为何如此畏惧紫金椴，难不成猴子也知道棺中粽子厉害？常言道“辰州的粽子，柳州的鬼”，湘西辰州最著名的几样土产之物，除了被称为辰州砂的朱砂，以及辰州苗器之

外，再就是僵尸最有名了。行僵送尸的习俗渊源悠久，尸变的传说也是最多，所以在湘西瓶山见到什么尸变异状也不奇怪。恐怕连山里的猴子都知道古尸不能轻易接触。

那苗子只是畏惧狐鬼行僵，见了猴群却不甚惊异，因为猛洞河流域常有成群的野猴出没，老熊岭也有远近闻名的白猿洞，这些猴子是往来深山行商之人的大敌之一。猴子们都知道过路的人身上带有酒水干粮，它们就在深山老林里用石子砸人，然后抢夺食物，所以当地为往来客商做向导的，都会唱“猴歌”，可以驱散猴群的骚扰。

鹧鸪哨擅长口技，也会唱猴歌。猴赞来驱猴，不过此时群猴云集，都围在紫金椴四周蹄跳哭嚎，行动极是反常，在没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鹧鸪哨暗示另外两名同伴在树顶窥视，不可惊动了群猴。

这时就看那数百只猴子急得团团乱转，其中似有若干睿智之辈，转了几圈就蹲坐在地，捡起石子向那棺椁投掷，其余的群猴也纷纷效仿，一时无数石子如同雨点般落了过去，砸到紫金椴上啪啪乱响，然而棺椁内一片死寂沉沉，并没有半点动静。

鹧鸪哨暗道：“好狡猾的猢狲，竟晓得投石问路，不知它们究竟要做出什么事来，我且冷眼看个仔细。”又想：“棺椁里被乱石击打都没有任何动静，看来这伙猴子要过去了……”

刚动这个念头，果然见几只胆大快捷的猴子从猴群中蹿出，其中有一只似乎有些胆怯，出来后要打退堂鼓，便被猴群里的一只老公猴连挠带咬地赶了出来。五六只猴子战战兢兢地向阴气沉重的紫金棺椁接近，不住手地抓挠猴腮“吱吱”乱叫，显得又慌又急，恨不得立刻把棺椁搬开，却又唯恐棺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突然出现，进三步退两步，好不容易壮着猴胆凑到跟前，仍是警惕地四下张望，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立马就会一阵风似的逃掉。

正这时，那被压在巨椁下的白猿手臂猛地动了一下，也不知是诈尸还是还阳，吓得附近几只猴子毛发尾巴全都竖了起来，原地蹦起多高，嗖地蹿回猴群。其余的猴子也受惊不小，顿时逃散开来。

过了一会儿，逃开的猴子们又探头探脑地从远处往这边观看，叽叽喳喳的好一阵骚动，方才重新聚拢过来，再次围到紫金椁前。鹧鸪哨在一旁，都暗中替这伙猴子着急，只见猴群逐渐从惊慌中镇定下来，发现压在椁下的白猿似乎还活着，都在树丛中跳上跳下的，显得皆有喜色。

当下便有几只猴子翘着尾巴爬了过去，试探着伸猴爪摸了摸棺椁，

想要搬开这沉重的紫金椁，却又不知从何着手，急得前蹿后跳。其中有只体形很大的秃尾老猴，似乎是猴群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它反复试探了几回，见棺中并无异常，便纵身跃上七星板，想将那木板搬开。

正这时，棺中忽然冒出一阵黑气，腾地坐起一具古尸，这具僵尸魁梧高大，面如牛肝一般血紫，首上无冠，满头披散将头发，周身穿着锦绣紫袍的凶纹殓袍，腰围嵌玉金带，正是一介大贵巨权的模样。尸起迅速如电，不等那秃尾猴有所反应，就惨呼着被僵尸揪入棺内，没入了漆黑的棺椁之中，那棺材既深且大，在树上已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只听那秃尾猴在棺材里面的尖声惨叫突然断绝，紫金椁中便又没了动静。

第三十九章 挑尸

秃尾猴被僵尸拖入棺中的一幕，快得让人无思量余地，鹧鸪哨等人在树上只觉眼前一花，紧接着便听到紫金椁内传出几声老猴临死前的惨叫。鹧鸪哨担心向导受惊不过叫喊出声，赶紧用手将他罩着黑纱的嘴巴按上。

林中聚集的猴群也都吓得怔在当场，视线齐刷刷投向紫金椁，看得连猴眼都直了，直到秃尾猴撕心裂肺的悲惨哀嚎突然停止，群猴方才如梦初醒，如同树倒猢猻散一般，嗷嗷乱叫着四散逃入林中，顷刻间便不见了踪影。密林深处又恢复了寂静，连根猴毛都没剩下。

红姑娘见有尸变，连忙摸出三柄涂了黑狗血的飞刀在手，当即就要发难。鹧鸪哨悄悄举手示意她先别妄动，棺中那元代贵族的僵尸好生厉害，不过看其形貌应该是西域色目人。元代是多民族兼容并存的局面，有色目人为将并不奇怪，讨伐老熊岭七十二洞之时的统兵大将，很可能正是此人。元代活人殉葬之风极盛，先前在基中所见的披甲干尸，大概是陪葬的武士。天子可有百人陪葬，王公可有数十人，统兵的将军安排几个亲随殉死在墓道里看守门户，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也不算是什么残酷奢侈之举。

但西域文化背景独特，丧葬习俗也与传统葬制存在很多区别，棺椁、墓穴、明器，以及保存尸体的办法在当时看来，都透着极其神秘的色彩。搬山道人从西域沙漠双黑山迁入中原，已逾数千载了，对自汉代开始繁荣起来的西域丧葬之法所知有限，吃不准瓶山巨椁里尸变的底细，只好动心忍性，继续在树上潜踪窥探。

死寂的林子里，只有棺中发出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动，像是僵尸正在里面啃噬秃尾猴的死体，听得苗子寒透了心肺，忽觉脖子上滑溜溜的一阵冰凉。他还以为是鹧鸪哨为了防他坠树给他绑上一条索子，一边胆战心惊地用手去摸，一边低声道：“墨师哥子，休要捆小的脖颈，这地方还得留着喘气……”

话未说完，却摸到后颈上并非是什么绳索，心神恍惚之下，抄在手里一看，竟是一条剧毒的白花蛇，冲他咻咻吐着毒信，顿时惊得有一半魂魄超生到天上云端里去了，忙使出全身力气，把手里的白花蛇甩掉，但身下的树枝可经不起他如此折腾，顿时咔嚓一声断裂开来，连人带树杈同时掉了下去。

鹧鸪哨和红姑娘正自留意树下棺椁的动静，没提防苗子会有这么一手，饶是鹧鸪哨身手奇快，等察觉到树杈断裂时也已晚了半步。这株大

树高可数丈，他担心苗子从高处落下去摔个非死即伤，救人心切之下，顾不得再隐匿行藏了，急忙在树杈上倒悬下来，脚踹树干放开双臂，如同一只夜行蝙蝠般飘身落下，他后发先至，在半空中一把扯住苗子的衣领。

在如此之高的树上落下，即便是鹧鸪哨也难保不会受伤，好在林木茂密，挂满了膝萝，不等落地，就扯住了挂在树干上的老藤，这才放开苗子的身体，从树上下来，二人已站在了那具紫金椁前。

此时红姑娘也从树上下来，听得棺中窸窣窣响个不停，似乎里面的僵尸会随时爬出来扑人，不禁秀眉紧蹙，暗自打了个寒战，问鹧鸪哨道：“如何理会？放火烧吧！”

鹧鸪哨本想先藏在暗处看个仔细，但既已来至棺前，也只好立即动手，不过盗墓者自古以来很忌讳在没看棺前便纵火烧棺，烈火一焚，里面的明器可就全都完了，还指望从中找出丹珠之物，怎能轻易放火烧？便对红姑娘道：“别用火，先用蜈蚣挂山梯把僵尸从棺中挑出来再处理会。”

鹧鸪哨说完便转身去把竹梯拖了过来，命苗子和红姑娘将这蜈蚣挂山梯抄在手里，平举了探入棺内，不管钩到什么，都用力将之拽出棺外，他自己着手按快枪窥伺在侧。

苗子遇蛇后从树上跌下，已自惊得心慌意乱，就动了逃跑的念头，但看鹧鸪哨手里拎着的德国造镜面匣子，心里明白此时逃走免不了要挨上一梭子枪弹。此人天生就是胆小，这些年见了许多军阀土匪草菅人命的事端，相比起厉鬼僵尸，他还是更惧怕手里有枪的军阀，一看见黑洞洞的枪口，腿肚子就软了，再借几个胆子也不敢逃开半步，只好硬着头皮，帮红姑娘把竹梯抬起来，对准紫金椁探了过去。

二人先用蜈蚣挂山梯拨开半遮在棺上的七星板，压低了梯首，如同飞龙搅海，在那棺中一卷，触手沉重，便知竹梯前的挂山钩已搭住东西了。红姑娘看了鹧鸪哨一眼，见他蓄势已待，便对苗子使了个眼色，手上加劲，把蜈蚣挂山梯挑将起来。

红姑娘和苗子都感觉竹梯变得格外沉重，只好并力挑动，不料竟从棺中拽出一大团事物。此时清冷的月光洒将下来，三人站在侧近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见蜈蚣挂山梯前端的包铜乱钩，正挂在那已死的秃尾猴嘴上，死猴的嘴巴被扯得豁张了，毫无生气的脸孔仰着朝天，钓鱼一般地让乱钩从棺材里扯了起来。

鹧鸪哨见惯了生死之事，死状再如何诡异的尸首，在他眼中看来，

都如泥塑蜡雕，不到事不得已之时，也绝不肯采取极端举措残害古尸，他认为只有懂得对死亡的敬畏，才能一次次躲开死神的召唤。但眼下以竹梯戮尸，却实属无奈之举，因为谁也不知棺中僵尸会如何发作，此刻见从棺中启出死猴尸体，他连眼眉都没动上一下，依旧沉静如水地在旁注视，全身蓄势待发，准备随时应付即将发生的种种不测。

但红姑娘见那猴尸死状如此狰狞可怖，她毕竟是半路入的倒斗行，不免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也不敢直视猴脸，当下壮着胆子，和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苗子一起用力，颤抖抖地缓缓抬起蜈蚣挂山梯。

只见竹梯从棺中挑出来的，并不单单是一具毛茸茸的猴尸，秃尾死猴的尸体与棺中僵尸紧紧连在一起，那古尸的头埋在死猴颈中，似乎张口咬住了不放，竹梯扯动死掉的秃尾老猴，竟连同那具元代僵尸一发从棺中启出。

秃尾老猴的分量毕竟有限，只是那具元代僵尸体格魁梧，尸身极是沉重，这也可能是灌了水银防腐，总之红姑娘与苗子额头都见了汗，接连抬了几次竹梯，而那一猴一人的尸体竟似在棺中生了根，急切之间难以挑出棺来。

鹧鸪哨之所以要让他们以蜈蚣挂山梯在远处挑尸出棺，是因为担心距离紫金椁太近，棺盖棺板都已经震散了，一旦棺中僵尸暴然而起，须是吃它一个措手不及，离得远些才有应变的时机。不料竹梯只把尸体斜斜地挑起数尺，便再也挑不动分毫了，长梯被重重坠成了一张弯弓，梯身颤动着嘎吱吱作响。

鹧鸪哨心觉有异：“却又作怪，难道是那僵尸不肯出来？”疑惑之下，他迈步转向棺侧，谁知刚一挪动脚步，便发现僵尸身后探出一对黑色的巨螯，如同蟹钳一般，紧攥住那只死猴不放，在僵尸后颈处又探出一条漆黑的肢节钩尾。原来是有体大如犬的山蝎子贪恋棺中阴气，在棺椁摔出古墓震裂之机，钻入了棺材内部，刚才群猴所惧之处，可能也正是藏在棺内的巨毒之物。

那山蝎子临敌必将钩尾高高竖起，不知为什么钻进棺椁之后，却要伏在僵尸身子底下，等秃尾老猴翻动七星板之时，始终潜伏不动的山蝎子突然发难，它一抬长尾，顿时把那僵尸也托了起来，蛰死了秃尾老猴，隔着古尸一并拽进棺内。这时被竹梯从棺底启出，那山蝎子却似乎不情愿离开紫金椁，更不肯放脱了猴子尸体，竟与蜈蚣挂山梯较起力来。

鹧鸪哨刚看到棺底藏着只硕大的山蝎子，他下意识的反应便是开枪

射杀，否则等它回到棺底，就不得不接近棺椁才能开枪，手中那支德国造二十响早已机头大张，随时都可以击发。鹧鸪哨平生最是擅长用枪，有百步穿杨的准头，当即抬胳膊就要扣动扳机。

谁知鹧鸪哨身手虽快，那只山蝎子却是更快，它也感觉有活人接近，猛然掉转蝎尾，一股漆黑的毒汁似火箭般喷向鹧鸪哨。老熊岭瓶山附近气候独特，常年阴雨连绵，山间盛产各种奇花异草，这一带的山蝎子不仅体形硕大，而且母蝎子的钩尾可以和眼镜王蛇一样激射毒液，其快如电，令人防不胜防。

鹧鸪哨只闻一阵腥风，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山蝎子如何喷毒，剧毒的水箭便已射到身前，无论如何都躲闪不及了，情急之下，鹧鸪哨也只好先求自保，把手中的镜面匣子枪举在身前一挡，毒液刺啦一声轻响，都射在了德国造的枪身之上，他担心毒水淌到手上，只好立刻把这柄镜面二十响丢掉，同时抽身向后疾趋退避。

红姑娘和苗子此时也已看到了藏在僵尸背后的山蝎子，皆是吃了一惊，手中稍松，山蝎子便拽着僵尸和死猴缩回棺内。

鹧鸪哨跳在一旁叫道：“快把竹篓里的凤凰鸡放出来。”他们三人进入密林盗墓之前，都用竹篓子背负了一只雄鸡，鹧鸪哨亲自带着那只最是神异的怒晴鸡，红姑娘与苗子所带，也都是千中所选。

“凤麟龙龟”为中华四灵，自殷商以来，世上便已有了玄鸟金凤的图腾，但是就如同龙一样，凤凰本是虚幻之物，它在神话中是长生不死的玄鸟，死后可以在火焰中涅槃重生，栖息在梧桐树上，不落无宝之地，所以它也是自古修仙炼丹之人最重视的一种神灵之物。怒晴即是凤鸣之兆，历代皇帝将丹宫设在湘西怒晴县的瓶山，恐怕也与这地名脱不开干系。

倘若追根溯源，凤凰的原型很可能脱化自山鸡，山里的野生山鸡羽毛绚丽缤纷，尾长堪比孔雀，也可在空中飞舞盘旋，十分接近凤凰。不过只有家禽中，才会出现极罕见的怒晴鸡，眼皮子和凤凰一样是自上而生，与寻常的鸡禽截然不同，是百种毒物的天然克星。

不过鸡禽体内的生物钟作用明显，天色一黑，便即无精打采，而且一旦到了晚上，视力和感知能力都严重下降，虽然被装在竹筐中，一路颠簸不曾入睡，但都昏昏沉沉地不声不响，鹧鸪哨三人眼下也顾不得许多了，扯开竹篓，将里面的三只雄鸡远远地朝紫金椁抛了过去。

以怒晴为首的三只雄鸡，在空中振翅落下，它们与毒物是与生俱来的死敌，只要见到了，必然斗个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虽然在月光下精

神不振，可陡然遇到山蝎子，仍是红了眼睛，刚落在棺内便是一通乱啄。

那藏在僵尸身下的山蝎子虽是不愿离开紫金椁，但被逼不过，狭窄的棺内又不得施展，只好放开那具僵尸和秃尾巴死猴，从它钻进来的棺椁裂缝里原路退出。

鹪鹩见三人在远处观看，只见这条山蝎子全身尘介，遍体青黑，两螯巨如儿臂，上边满是坚硬如针的黑毛，腹背奇厚，尾部环节十三，蛰动之际，奇快如电。它在原地乱转，毒尾向上弯曲起来，显得极是暴躁不安。三只雄鸡虽是团团将其围住，但在深夜之中，一时也难迅速靠近扑杀，只是与之不停游斗，消耗它的凶悍之气。

鹪鹩见已将山蝎子逼出了棺椁，便拽出另一支德国造，想一枪结果了它的性命，不过眼见三只雄鸡与巨蝎斗得正紧，遮住了开枪射击的角度，此番盗墓都离不开怒晴鸡抵御毒物僵尸，自是不能轻易伤了它的性命，只好沉住了气在旁观斗。

正在这时，见那山蝎子背部突然鼓起一团，竟将背壳撑得几欲透明了，似是发了狂一般四处乱突，蓦地里一声闷响如同裂帛，蝎背从中裂了开来，从中冒出一缕白气，其状如汞，直迫“玉兔”。

第四十章 黑琵琶

搬山道人盗墓时所用的搬山分甲术，在世人眼中看似神妙莫测，但其要旨都不离生克制化之道。此次入瓶山盗墓，正是由于药山中多有毒蜃虫瘴，才特地从附近的金风寨中寻得了怒晴鸡，山阴里潜养成形的百毒，都不是其对手。但夜色正浓，雄鸡猛性先自减了一半，一时竟奈何不得从棺里钻出的山蝎子。

鹧鸪哨等人站在十几步开外观战，只见那腹宽背厚的山蝎子狂性大发，但左冲右突都无法脱身，最后全身忽地蜷缩起来，背上裂开一条巨缝，从中冒出一团白雾来，直上直下地聚而不散，那三只雄鸡虽也斗红了眼，但见山蝎子突现异动，不免吃了一惊，又不知其虚实，便立刻分头疾退躲避。

鹧鸪哨见那蝎背里冒出的白雾古怪，也赶紧挥手让红姑娘与苗子再后退数步。这时山风轻拂，化开了白雾，但见那山蝎子从背脊开裂，如同豁开一张黑洞洞的大嘴，里面爬出一片白花花的小蝎子，从母蝎背中挣脱出来，四下里乱窜逃逸。

背上完全破裂的山蝎子，则像只破甲囊般伏在地上，再也不动，竟已毙命多时了。怒晴鸡见从母蝎背中爬出许多赤白的小蝎子来，它们之间是物性相克的天敌，哪肯放过了，立即舒羽鼓翼，扑上去将小蝎子一一撕啄了吞进肚中。其余两只雄鸡也先后上前，顷刻间把几十只小蝎子风卷残云般扫了个干干净净，没令其走脱半只，统统葬身在鸡腹中了。

苗子在旁见了，将手一拍自家脑袋，对鹧鸪哨道：“原来山蝎子钻进棺里，是想借阴气产子来着……”瓶山当地的毒物皆有奇毒，又常年吐纳山中药性，所以都喜欢躲在阴晦冷僻之处，尤其是母山蝎子在生产之时，更是喜欢钻棺材和坟土。

老熊岭附近流传着一句民谚“蝎子自小没有娘”，当地的山蝎子一生只生产一次，都从背后分娩，产下小蝎子之时，便是老蝎子毙命之期，所以湘西寨子里没有亲人的孤儿，都被山民们称作“蝎孩”。

母蝎子钻入有尸体的棺槨中，是由于阴晦的尸气，可以令其暂时缓解背裂而死之苦。当地山民大多都知道母蝎一胎所产的小蝎子，历来都是三十有六之数，不多不少，恰好是一副骨牌的数量，故此，也有俗称山蝎子为“骨牌”的。

鹧鸪哨以前从没来过老熊岭这猛洞之地，他虽广晓博见，却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对当地山蝎子奇特的习性并不了解，听苗子向导说出根由，这才得知。不过他看瓶山多有珍稀药石，山中潜藏的毒物也是奇形

异状，又怎理会得了这许多，只要辨明生克之道，带着几只雄鸡进山，料也无妨。

鹧鸪哨眼见三只雄鸡抢食了几十只小蝎子，饱食之后，神情更显萎靡，便命苗子将它们捉回竹篓，他自己则与红姑娘上前去查看棺槨中的事物。

二人拎着刀枪走到棺前，先是看了看压在槨底的老猿。紫金槨底部铸有八尊异兽抬棺，都是粗壮披鳞的半人半兽模样，抬棺的鳞怪不仅显得棺槨中尸首地位尊崇，也有在墓室中防潮的作用，使紫金槨离地稍微高出一块，倘若墓室内渗入雨水，即便一时难以尽数排出，也不至将棺木浸泡淹没。

那遍体白毛的老猿被棺槨砸在当地，幸得槨底有异兽抬棺的构造，离地面还留有这么一段间隙，而且密林中多有被雨水打落的败叶，铺得地上绵绵厚厚，又加上这白猿筋骨顽健，在一场天劫之下，竟得不死，但它受伤也自不轻。

鹧鸪哨俯下身子，提着马灯往槨底照了一照，只见那白毛苍猿口臂中都流着鲜血，压在底下一动不动，已如死掉了一般。

鹧鸪哨心想，这老猴头刚刚还能动，怎的此时却不动了，便抬脚踢了踢苍猿露出来的胳膊。那槨底的老猿果然缩臂躲闪，睁开两只眼睛贼溜溜乱转，对着鹧鸪哨呲牙咧嘴地作势恫吓，眼神中除了七分惊惧，更有三分阴狠的恶毒之意。

鹧鸪哨看这苍猿神色狡猾，便知其绝非善类。世上万物俱随自然生灭，活得年月深了，便会退去自身原本的毛色，由灰转白，再由白入银，到这种程度，已不是常物了，非仙即妖，可通人心。

听那苗子说，这瓶山白猿洞附近的猴群，常常拦截过住落单的客人抢夺食物，已害了许多人命，就连服饰货物都不放过，夺进猴洞中你争我抢，也穿戴装扮起来，学着活人的样子在山中招摇，多半都是这苍猿领头做出的歹事。

鹧鸪哨估量那厮和古狸碑的老狸皆是一路货色，心中早有杀意，当下便想一枪点了这老猿，消了白猿洞的字号。但红姑娘对苗子所说的群猴害人性命之事并不当真，又不曾亲眼见过群猴为祸于人，况且这老猿受创甚重，放它出来也活不了几天了，就劝鹧鸪哨手下留情，念在白猿仅剩一口气的份上，且饶它再多活几日，今天身死殒命的兄弟极多，我等须为他们谋些阴福。

鹧鸪哨听她如此说，不便反驳，也只好按捺杀机，反正这老猿只剩

半条性命了，权且留它多活一时也罢，他自恃枪快，想取此猿性命实不费吹灰之力，如今大事当前，还是开棺取宝要紧，便收枪起身，任由白猿压在椁底咬牙切齿，不再去理会它了。

三人随即站到紫金椁侧面，在月色下探身去看棺中情形。此时月影下落，清冷暗淡的光芒洒在棺内，只见棺中死猴与僵尸仍然叠压在一处，便仍以蜈蚣挂山梯扯动秃尾猴的尸首，将它挑出棺椁，甩脱在远处的树下。

如此一来，棺中古尸平躺的情形便历历在目了。那元代僵尸虽已死了近七百年，连身穿的紫绣锦袍都已开始变质，可古尸面目未变，只有全身肌肤颜色涨紫僵硬，一头乱发披散了半遮头脸，身形高大过人，虽然死了几百年了，可一身英爽凛然的杀气至今还未散尽。

元代军中非只是单有蒙古人，西域漠北诸国乃至高丽、汉夷之人皆有。这将军发色形貌都有浓重的西域特征，但见其口部紧闭，看起来两颊微鼓，未曾塌陷枯瘪，料来口中含着驻颜奇珍。

鹧鸪哨自是盼着僵尸的口含是颗明珠，但他也清楚，王公贵族之流的尸首，在口所含驻颜之物，向来是有三种：一是驻颜散，是以水银为主要原料的防腐密药；二来是玉含，玉能生寒，把凉润的美玉制成人舌之形，待死者人殁时纳入其口，凉玉就可以使九窍清爽，防止尸体腐烂；最贵重的便是海底所产的月光明珠，或是异类珍珠。至于含压口铜钱的方式，在古代贵族中几乎不会采用。

看这具紫金椁楠木棺里的僵尸，始终暴露在夜风下，可皮肉萎缩塌陷之状却并不明显，尸身中肯定有特殊的防腐手段。但等鹧鸪哨凑近一看，心中立时惊疑不定，原来僵尸鼻孔耳孔里，塞得满满的全是纯金粉末。用黄金驻颜的事情，世上从来没有，元代僵尸体内怎么会有金子？用枪口在死尸耳部一按，金粉立刻掉落了一片，从耳孔里涌出许多污血来，血水淌到棺内，臭不可闻。

鹧鸪哨心下疑惑，也琢磨不出什么头绪，眼下只好撬开尸口看个究竟了。正待入棺启尸，忽然听得树后一阵轻响，忙抬头看去，就见一株歪脖子树干微微摇颤，树叶纷纷落下，似乎是在被什么人用力推摇，可那树身有一抱来粗，等闲的力气又怎摇得它动？

鹧鸪哨骂道：“聒噪，莫非又是那群贼猴子回转来了？”说着已拽了德国造二十响在手，枪在手上刷地转了一圈。机头便已挑开，枪口对着棺椁下的白猿，心想若是猴群在旁扰乱，也难安心启尸抠取珠玉，不妨一枪点了这半死的老白猿来得干净。

眼看鹧鸪哨就要一声结束了白猿的性命，这时那苗子却原地蹦起一尺多高，叫道：“大事不好，竟忘了此等大事。墨师哥子，子时早就过了，现在却是初几了？”

鹧鸪哨和红姑娘见苗子神色大变，不知是吃了什么惊吓，就好似诈尸了一般，更不明白他所言何意，都道：“什么初几？”

苗子此时早将鸡笼拎起来抱到怀中使劲摇晃，也已记起了日期时辰：“好教二位得知，到得子夜相交之时，山蝎子便是逢单见单，逢双见双，刚除掉了一只雌的，左近必还藏有一只更狠的公蝎子。”山蝎子里以公蝎最恶，体形虽比母蝎子要小，但其毒猛性猛，绝难对付。如今正是深夜，三只雄鸡刚刚吃饱了小蝎子，都精神衰竭，任凭怎么摇动竹篓，也不肯就此醒来。

苗子又惊又慌，额头上出了一层虚汗，鹧鸪哨按住他道：“慌什么？无非又是只山蝎子而已，它能兴多大风浪？”

这时红姑娘忽然指着远处晃动的树梢底下，低声叫道：“你们快看，树上到底是什么？”鹧鸪哨与苗子闻声望将过去，月影下看得好生真切，歪脖子树上挂着一只漆黑的山蝎子。这蝎子倒挂在树上，如同悬着一把漆黑的古旧琵琶，稍微一动，身体上的肢节硬壳便如铁叶子摩擦般铿然有声，精猛异常，实不亚于藏身在丹宫中的六翅蜈蚣。

苗子惊道：“我的爷，是湘西山蝎子里的黑琵琶精……”其话音未落，那倒挂树身的黑琵琶，已伸展腭牙亮出一双血螯，自歪脖老树上倏然而下。

蝎性不比寻常，皆为至急至躁，比如自尽自杀之类决绝之事，有些人可以做到，并非人人可为，但若说到毒虫之属，却仅有山蝎子能够自杀。如果捉到一只蝎子装入玻璃瓶中，以凸透火镜在日光下照射于它，蝎子急痛之下又在瓶中无可逃避，便会倒转尾锋自刺而死，其狂躁之性可见一斑。

那黑琵琶自树上下来时，感觉到棺槨附近有死蝎和雄鸡，便已经引发了狂性，浑身上下满是愤恨之意，就如一阵黑风般在树底打了一个盘旋，歪脖子树顿时被它连根拔了，轰然倒入树丛。形如黑琵琶的山蝎子顺势隐入草木深处，只见乱草拨动，迅捷无伦地向紫金椁附近逼来。

鹧鸪哨叫声来得好快，举起手中二十响的镜面匣子枪，一个长射扫将过去，弹雨切掉的长草刷刷倒下一片，但是林木茂密杂草丛生，也看不清是否击中了那黑琵琶，顷刻间弹匣中的二十发子弹便已告罄。鹧鸪哨双眼紧盯着山蝎子拨动草丛的踪迹，手里迅速换下弹匣，他同时出声

让洞蛮子和红姑娘赶紧开笼放鸡，这树丛密林之中障碍物太多，离得稍远便难以开枪射杀目标，只有使雄鸡前去围斗才是上策。

其实红姑娘和苗子不用听令，早已经将竹篓中昏睡的三只雄鸡抛到外边。奈何雄鸡都吃饱了肚子，又加上夜色正深，虽然那死敌就在眼前，却完全无法抖擞精神扑将过去拼力厮杀，急得苗子束手无策，眼瞅着黑琵琶在草丛里越逼越近，哪还管得了许多，一一抱起三只半睡半醒的大公鸡，瞄准了方向从半空里投向山蝎子。

那怒晴鸡被人突然扔上了天，它身在半空，猛然警醒过来，血红的鸡冠子立时竖起，怒气直透全身彩羽，高啼一声，从空中滑翔落入长草，顿

时同黑琵琶翻滚着斗成一团。鸡禽之属不比飞鸟，双翼舞动幅度和筋力都是有限，唯独颈足之力强健异常。一双金爪狠狠抓住蝎尾，奋力一扯，竟然硬生生将骨牌黑琵琶拽得就地打了个转。

这时另外两只大公鸡也被先后扔了过来，它们本无怒晴鸡一般的壮烈神采，刚刚同母蝎子经过一场恶斗，都已困乏不堪了，此时陡然临敌，不免有些发蒙。其中一只雄鸡还没醒过神来，就被那狂躁发疯的黑琵琶一螯钳落了鸡头，蝎尾甩处，把那血淋淋的鸡头撞向苗子。

洞蛮子正自心慌，只见那鸡头带着鲜血破风飞来，直看得眼也花了，哪里还避得开它，好在鹧鸪哨眼疾手快，一把将苗子扯在一旁，鸡头正好从其脸旁飞过，若差得数寸，撞来的公鸡脑袋就势必戳瞎了苗子右眼，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动传出，鸡头已撞在了身后的什么事物之上。

鹧鸪哨等人听得声音不对，鸡头并不像是撞在棺椁或者树木之上，赶紧回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紫金椁里的元代僵尸，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从棺中坐起，指爪戟张，似乎正要爬出棺椁，那鸡头不偏不斜地撞在了僵尸脸上，古尸面部和满头乱发被溅得鸡血淋漓，在月光下真是分外狰狞。

第四十一章 湘西尸王

此时月光洒落，犹如霜华满地，四下里好不透澈，鹧鸪哨等人都看了一个真切，皆道：“作怪了，那元代僵尸怎的自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怕是僵尸要变行尸！”

鹧鸪哨情知那元代尸王身材高大，异于常人，生前必是内外双修的奇人，尸变起来非比小可。当下也顾不得再去关注怒晴鸡同黑琵琶精的恶斗，眼见事出突然，说不得了，先下手为强，忽地一转身，就要拽起身形跃进棺内把僵尸大椎卸掉。

不料未到近前，却见棺中坐起的古尸身后，露出毛茸茸一张脸孔来，挤眉弄眼的竟然是只猴子。原来此猴见棺中的毒蝎死了，另一只黑琵琶又在远处被雄鸡缠住，便趁众人不备想来救出压在棺椁下的苍猿。它悄悄溜进棺内，想把僵尸搬出去，减轻紫金椁的重量。

没成想刚从身后把僵尸推起来，断落的鸡头就恰巧飞将过来，撞得僵尸脸上满是鸡血。猴子最怕见鸡血，故有“杀鸡给猴看”之说。那猴子探出脑袋看见鲜血淋漓，又瞅见那半截鸡头掉在身旁，兀自死不瞑目，似乎直眼相视死盯着自己，登时吓得魂魄飞散，张大了猴嘴嗷的发出一声惊呼，屁滚尿流地蹿出紫金椁，攀树遁入了林中。

那猴子一逃，棺中僵尸失去了支撑，便又咕咚一声重新躺倒了回去，鹧鸪哨看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中骂了句：“泼猴，逃得恁般快捷。”他见不是僵尸异变，心中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鹧鸪哨并未掉以轻心，反倒更是觉得棺中古尸有异。那僵尸少说也死了数百年，其入地不化，郁而成僵，所谓名之为名，必有其因，那时候僵尸的僵，还应该写作“僵”，有地下尸体僵化如同树干枯蜡之意，也可以解释成不腐之尸即为僵尸，但即便尸身不腐，也必僵硬如木，关节弯曲不得，可那猴子却把那古僵从棺中推得坐立起来，难道说那僵尸竟然体质如生，与活人没有什么区别？

在湘、黔、粤东、粤西之地的荒僻山区，常有僵尸成精的传说，成了精的僵尸仍然以藏尸棺椁作为巢穴，遍体披毛，每到黑夜降临，就会从棺材里出去掠人畜而食，民间称其为“尸王”。

另有一种说法，之所以有“尸王”之说，乃是由于死者生前地位显赫，陪葬品和镇尸防腐之物，都是珍异诡秘的明器，一旦诈尸而起，其尸变必厉，寻常的黄道纸符或桃木剑之类的法器，都难以将其制服。尸王生前必是贵胄，普通薄葬的老百姓，即便死后诈尸，也没福气被冠以此名。实际上，这正是代表了古时民间崇尚权贵的一种偏见。

传言“湘西尸王”百年一现，也多是子虚乌有，不同的目击者所见的古僵，未必就是同一具僵尸。先前曾有采药之人称其在瓶山山隙里见到尸王，可能正是那具被鹧鸪哨以魁星踢斗卸断脊椎的干尸，视其装束估计是墓中殉葬的武士，元时生殉之风极盛，并不为奇。

鹧鸪哨已见到紫金椁里的古僵口鼻中都是金粉，而且那尸身看似枯僵，但容颜如生，英爽之姿未散，并且还能腰部弯曲，于棺中坐立起来，便猜测是这元代僵尸体内存有珍奇之物。

搬山道人遍搜天下大藏，只为找一颗藏在古尸口中的毫尘珠，遇到这等情形，鹧鸪哨自是不肯轻易放过。但那僵尸形容怪异，不得不加防备，只好先行断骨抽筋，再在其身上细细搜寻，才是万无一失之策。

鹧鸪哨心中一闪念，打定了主意就要上前动手，忽听脑后风声呼啸。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急忙闪身躲过，只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子，从身旁掠过，硬生生砸在紫金椁的椁壁上。

原来躲在林中窥探的猴群见鹧鸪哨接近棺椁，都以为他是要动手加害那头苍猿，便纷纷捡了石头朝三人砸将过来，只是畏惧棺中鸡血鸡头，没一只敢接近半步，只在远处叫嚣投石。

群猴盘踞在深山老林，顽劣无比，遇有过路的客商，便悄悄尾随而行，待其走到峭壁险径之时，就突然以乱石投掷。行商之人猝然难防，或是失足跌入深谷，或是中石受创，往往就被它们害了性命，衣服干粮都被于其辈劫掠一空。这群野猴尝惯了甜头，根本不将外来的人放在眼中，已然成了老熊岭中的一方祸害，比土匪山贼还要难缠。

林子里的大小石子顿时如飞蝗一般，呼呼砸下，向导躲闪不及，后脑被其中一块乱石打个正着，只觉眼前金星直冒，用手脑后一摸，满手都是黏黏的鲜血，那苗子也来了火气，骂道：“人人都欺我胆小怕事，竟连天杀的野猴子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好教你们这群猴儿知道，便是泥人也有三分上性！”叫骂声中，他也捡起石子回掷过去，但群猴数量太多，又一阵石雨砸来，顿时打得苗子抱头鼠窜，急忙向鹧鸪哨身边躲去。

鹧鸪哨和红姑娘虽然都是身手敏捷的人物，可飞掷过来的乱石实在太多，身上不免挨了几下。鹧鸪哨见苗子头上血流不止，就将他和红姑娘推到紫金椁里，好在那棺椁大得出奇，里面容纳三四人也有余裕，他自己则提了厚厚的椁盖在手，滴溜溜转动身形，如同一阵旋风般遮挡了四面八方飞来的石子。

鹧鸪哨此次来瓶山盗墓，出师未捷就先折了两个同伴，又见卸岭群盗死伤惨重，实是平生前所未有之挫折，心头早有一把无名之火高烧了

三千多丈，攒着满腹的杀机没处豁去。但盗墓的大事当前，本有心留了紫金椁下的老猿性命不去理会，可是见那群猴子好生碍手碍脚，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搅乱事态，奈何不通猴言，也没办法知会它们，只好下狠手来个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以绝后患。

想到此处，鹧鸪哨杀机顿现，他心中本就有心魔，当真是一怒使人愁，杀念一动可就收不住了。杀一个是杀，杀一百个也是杀，眼中精光一闪，瞅冷子在椁盖后举起镜面匣子，接连扣动扳机，子弹脱膛击射之声划破夜空，每一声枪响，便有一只猴子从树上倒栽下来。他是百步之外能打灭香火的准头，真叫弹无虚发，每只猴子都是眉心中弹，还不等从半空里掉在地上，就已被子弹贯脑而亡。

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发子弹就射杀了二十只猴子，其余的大小猴子都吓得呆住了，抱着树杈瞪着猴眼一动不动，都如木雕泥塑的一般。有些更已惊得屎尿齐流，身前身后湿淋淋地滴着猴尿，最后也不知是哪只猴子带的头，嘶叫了一声，争先恐后地没命介逃入山林深处，这一去就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之后，老熊岭的猴子看见穿黑衣的人，便如遇蛇蝎般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红姑娘和苗子在紫金椁里听得枪响，也探起身子观看，见了鹧鸪哨的快枪手段，也是十分惊悸，做声不得，心想此人下手实在是太狠太辣，想必他杀起人来也是如此，真如修罗道上杀人的魔君一般。

也就在这同时，那边厢的两只雄鸡也与黑琵琶王斗到了分际。这一场天敌之间你死我活的恶战，真使得日月无光，怒晴鸡本是蛇蝎蜈蚣的天然克星，但刚过子夜，月光匝地，不是它施展的天时，堪堪与那黑琵琶斗了个平手，金鸡彩羽和蝎甲碎片，混合在卷起的落叶中到处飘动，对林中猴群的连番骚动恍如不觉。

另一只大公鸡虽不是怒晴神种，却也是彩羽高冠出类拔萃的好斗雄鸡，身上虽已多处带伤，全身鲜血淋漓，兀自舍命相攻，不退半步。

蝎子精黑琵琶是瓶山古墓附近的千年毒物，极是妖异凶残，但物性相克相制，它见了公鸡就要先休上了三分，虽然一上来仗着一股猛性，钳断了三只公鸡其中一只的鸡头，但和另外两只斗成一团，时间一久就显出颓势，渐渐招架不住。

但两只大公鸡都仅数年之龄，哪有黑琵琶王服食芝草延年增寿来得老奸巨猾，只见那蝎子忽然蜷缩起来，只把硬壳留在外面任凭两只金鸡撕扑，那两只雄鸡不知是计，径直抖翅探爪合身扑上前去。

老蝎子为求活命，只好不顾鸡鸣冒死吐毒，早将全身毒性缓缓注在

蝎尾，它孤注一掷，猛然把钢鞭似的蝎尾甩出，一股比夜色还黑的黑雾从尾中射出。这片黑雾都是毒液逼化凝结而生，其毒无比，怒晴鸡知道厉害，不敢直挡其锋，高啼声中腾空跃开，而那只高冠雄鸡刚好被毒雾兜头裹住，全身羽翎顿时凋落飘散，皮肉骨骼也都化为污血。

黑琵琶虽是一击得手，其自身却也几乎是油尽灯枯了，此时腾在半空的怒晴金鸡恰好凌空落下。它也是越战越勇，来势凌厉如电，抓住了蝎尾蝎背，蓦地里生出一股神力来，再次抖翅升腾，如鹰搏兔般将黑琵琶王揪上半空。

回落下来的时候，那凤鸣怒晴鸡早已掀翻了蝎身，金爪分撕开了蝎甲缝隙，蝎子王黑琵琶吃疼不住，顿时扭动钢节般的怪躯，同那大公鸡卷作一团，怎奈腹甲早被鸡爪戳抓透了，挣扎了几下便扭曲而亡。

但黑琵琶毕竟是妖异悍恶，临死前蝎尾插入了怒晴鸡的腹腔，透体而过，蝎螯更钳断了一只鸡足，这一对生死对头般的天敌，就这么血肉模糊地死在了一堆，至死难分难解。

鹧鸪哨击杀群猴，回过头来，刚好看到了这最后一幕，心中轻叹了一口气，颇为惋惜。这只被自己从无知村民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凤凰鸡”，乃是世间稀有之物，有道是“壮士刀下死，好马阵前亡”，怒晴鸡同千年黑琵琶王同归于尽，算得上是死得其所了，如此壮烈，总好过成为愚夫愚妇的盘中之餐。

鹧鸪哨见密林中重又陷入了一片死寂，就对紫金椴中看呆了的红姑娘和苗子道：“棺椁阴晦，不宜久留，快些出来……”

不等这话说完，忽听紫金椴下的苍猿惨声哀嚎起来，似是受了什么巨大的惊吓，使得它再也不敢继续装死，惊嚎之声动荡林梢，说不出的诡异可怖。

鹧鸪哨心知不妙，湘西老熊岭怕是要有大变发生，立即抢身过去，揪住红姑娘的胳膊，将她从棺椁中拽了出来。红姑娘虽然胆大，此时听那苍猿叫得凄惨，却也不免心慌意乱，她哪有鹧鸪哨的金刚胆略，脚下如同踩到了棉絮里，有些个不知上下高低了。

这时就听得紫金椴中的元代僵尸全身骨骼作响，手爪戳动棺板之声不绝。苗子发觉身下僵尸要变行尸，也已吓得毛发森立，手足并想着爬出棺椁，但心惊胆战之余，手足俱是废了，口中只叫：“墨师哥子，快来救救小的性命……”

鹧鸪哨不敢怠慢，正待再去帮衬苗子向导出来，就见棺底僵尸“腾”地坐了起来，张开黑洞洞的大口，分着两排獠牙，猛向苗子后颈

咬去，直如恶虎扑羊也似，将那苗子抱住了啃咬起来。

鹧鸪哨眼疾手快，见僵尸忽然张开嘴来，正是要诈尸吸咬活人阳气血髓，也不及多想，就将手中的镜面匣子二十响空枪塞入那元代僵尸口中。只听得一片牙齿乱啃金属之声，千钧一发之际终究是没让它咬住苗子，苗子魂不附体，真是从死边过了。

鹧鸪哨替向导苗子挡得这么一下，立时轻舒猿臂拽住了苗子衣领，想将他从紫金椁里揪到外边，谁知那僵尸手指上指甲暴长，都戳入了苗子臂膀之中，似是箍住了千钧之力，鹧鸪哨一拽之下，竟没能动得他分毫。

鹧鸪哨应变奇快，一计不成，一计又生，正要再施展手段相救，却听轰隆一声巨响如雷，密林中天崩地裂。

第四十二章 虎车

湘西最有名的猛洞河，这“猛洞”二字，就是夷人居于山洞之意。当地洞多那都是出了名的，山有山洞，树有树洞，崖有崖洞，更有一个最大最深的地洞，广不可测，乃是历代洞夷祖先埋骨的所在，是土人眼中的禁地。

形如古瓶的巨大石山斜耸于地，山巅里的元代将军墓穴，不依山形水势，取的是一种“厌胜”之术，用以压制苗人祖洞龙气。瓶口般的山头下方，正是怒晴县老熊岭下的凤凰坳，这片山坳草木茂密，把原本地下洞穴都掩埋遮盖了。

瓶山崩塌之后，千万钧的巨大山体砸落下来，“祖洞”洞口外的地壳遭到冲击，初时并未显出什么塌陷迹象，但那压在紫金椁下的苍猿年久通灵，伏在地上已有所感，知道立刻就会有塌天大祸，故此挣扎哀嚎，狂啸不止。

恰在此时，棺中的尸王忽然诈尸起来，攫住了苗子不放，不等鹧鸪哨再次动手相救，猛然间天塌地陷，大地就像裂开了一张魔嘴，方圆几里之内的树木岩石，以及棺椁猴尸，都一股脑地坠入地下，轰隆隆烟尘陡起，星月无光。

鹧鸪哨虽然手段高超，毕竟没有三头六臂的神通变化，翻天覆地的剧变来得好生突然，事先竟没半点征兆，身子一晃便跟着塌落的地面陷入虚空，一落就是数丈。

他情知眼下自保都难，实是救不得那向导了，急忙抬臂遮在额前，以免被烟尘迷了双眼。地面虽然塌陷，但地底下的祖洞里也自有许多柱石古树，从上方塌落的土壳岩石，都被地穴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阻挡，并不是直坠到底。

鹧鸪哨踏着一块八仙桌面大的土壳子，落到一半之时，硬土壳子被地下横生倒长的树根阻了一阻，砰的一震，立刻碎为土屑，他便借此机会提身纵跃，用夜行衣中暗藏的百子攀山甲挂住洞中古树，将身体悬在半空。

鹧鸪哨在混乱之中，也无暇去看周遭环境，不知这苗人祖洞究竟有多大多深，更不知苗子和那紫金椁里的僵尸落到了何处，只好先求脱离险境再做理会。这时就听风声呼啸，闷响如雷，头顶都是大片碎石断树裹在一处陷落下来。

洞中飞沙走石，尘土激扬，使人难以呼吸，鹧鸪哨只好含住了一口

气息，抓住粗大泥滑的古树根须，足上一点，悠着老藤般的树根把身体荡向远处，避过了头上落下的碎石硬土。黑暗中只觉有一只柔软的纤手将自己胳膊捉住，急忙松掉即将被扯断的树茎，借力附在凹凸不平的洞壁之上。

定睛看去，原来是红姑娘也在地陷时落了下来，她慌乱中抓住了蜈蚣挂山梯，挂在树根处才没继续摔入洞底，正自惊得花容失色，见鹧鸪哨从半空里闪身过来，就连忙伸手将他扯住。

鹧鸪哨屡涉艰险，此时毫无惧色，看到地面越裂越大，深处黑茫茫的阴气萦绕，料来地颤还没结束，必须抓紧时机脱身，便反手抓住红姑娘的手碗，另一只手拽了挂在洞壁的蜈蚣挂山梯，纵起身来，三蹿两跃，就攀到梯顶，抬脚钩起竹梯，正要再把梯子向上送去。

此刻尘埃落定，天上的月光照入祖洞古墓之中，只见洞内是百来根数围之祖的圆木，如殿柱般支撑着广阔的洞穴，柱身上多是密如虫洞般的墓室，一室便是一洞，墓洞里都是没有棺槨的枯骨，一时也看不尽那许多。

就这么稍一愣神，忽然又是地动山摇般一阵巨颤。先前地面塌陷，只是地层中接连几声巨响，此番却是自上而下，势若奔苗，轰然不绝，就连鹧鸪哨这等心硬胆豪之人，听得如此动静，也难免有些心肝托不着五脏地栗六起来，不知祸端起在无路。

蓦然间月色被遮，头顶出现了一片巨大黑暗的阴影，鹧鸪哨与红姑娘抬头看去，不住口地叫苦，原来林中地面下陷塌落，落在不远处那块从瓶山上崩落的巨岩，顺着松动倾泻的地面缓缓滚了过来，堪堪就要从洞口处砸下。

那块千万钧的巨大青岩，里面藏着元人的墓室，崩塌后连撞带滚，山体已碎去了三分之一，内部的棺槨明器，以及殉葬的铁甲干尸都散落出来，但剩余的这部分空心巨岩仍然如同一座小山，如果坠入祖洞古墓，攀在洞壁上的二人，自是没有生机可言。

巨岩压断树木的声音咔嚓乱响作一片，出现在洞口的阴影也越来越大，一旦落下来，难免玉石俱焚。鹧鸪哨从十三岁入行，盗墓搬山已历一十四载，没少见过大风大浪，每日都在撕扑里行走，他自恃尽得搬山秘术真传，又兼身手不凡，常有傲物之心，情形越是危险，心中越是镇定，不过撞在这没着没落的境地，如雀在笼中，他便真有冲天之翅也难以施展，不由得口干舌燥，进退无策。

正焦躁间，忽听头上巨岩墓室中“咔嚓啦”铁轮滚动，鹧鸪哨不禁心

中一怔：“山间墓室里哪来铁车轮子？”红姑娘也奇道：“莫不是戏文中的铁滑车？”

戏剧中有一回本子，唤做《铁滑车》，戏中演的是金宋激战于牛头山，金兵阵中有铁叶滑车，都是千百斤的生铁铸就，从山坡上推下来一冲就是一趟血胡同。岳飞帐下大将高崇神勇绝伦，枪挑十一架铁滑车，终因力竭，被第十二架铁滑车压死在阵前。红姑娘先前在月亮山中，多看过这出戏文，听得岩中墓室里铁轮响动，便立时想到了此节。

鹧鸪哨听她提及此节，心中恍然，不及再想，就见悬在头顶那片破损的山体中突然从中裂开，铿锵声中轰然撞出一辆古代战车，车前都是利刃，在露下来的月光里泛着几点寒芒，车身上筑着数只铁虎头，虎口衔着铁环，车身一动就跟着乱响，整车皆是铁铸，底部有八道滑轮，正是宋元时期出了名的“虎车”，多用来从高处冲撞敌军阵势。

宋代以后的古墓里，常有倾斜狭窄的墓道，内藏飞虎车、飞龙车等大型器械，盗墓贼触动销器儿，就会使得虎车撞出，将墓道里的贼人碾撞成一团肉泥。想来元代将军墓里也有类似机括，可山崩地裂，千斤虎车还没露面，就跟着墓室一并滚落山底。

瓶山内的墓道墓室虽然坚固，在连番冲撞之下，墓砖墓墙也早已经碎裂了，此时不早不晚，铁虎车的销器儿偏在此时松脱，便撞破了墓墙，夹着一股疾劲的金风，以上盖下，直砸向鹧鸪哨与红姑娘头顶。

鹧鸪哨知道洞下深不可测，人向下跳绝没有千斤铁车落下的速度快，身在半空就得被撞得骨断筋折，只好死中求活，效仿古时名将高崇之举，冒死接它一接。想到这将身体从竹梯上移出，虎吼了一声，顶起蜈蚣挂山梯来，对准轰然落下的虎车就挑。

不过那铁甲虎车凌空冲击之势何其迅猛，真如雷霆一击，鹧鸪哨深知万难以一架竹梯之力拨开千斤虎车，他使的是个巧劲，方位分寸不差分毫，梯尾顶住祖洞内凹陷的墙壁，梯头斜指，刚好戳在虎车边缘。

耳轮中就听得“呛啷啷”一阵巨响，金铁摩擦撞击洞壁之声，在地穴里来回鼓荡，那千斤铁虎车被蜈蚣挂山梯弹在一旁，整个竹梯被压成了弓形，一端插入壁中，另一端卷住铁虎车的乱刃，死死卡在洞穴对面的圆木柱子上。卸岭群盗制造的蜈蚣挂山梯，不愧是倒斗行中一等一的器械，关键时刻竟然挡得千钧之力。

鹧鸪哨与红姑娘都被刚才落下的铁车劲风带动，觉得脸面双手都是疼的，紧紧攀住洞壁不敢稍动，鼻中所闻，全是地下泥土的腥臭潮湿之气。

蜈蚣挂山梯将虎车挡得悬在半空，自身也已吃了这生铁陀子猛烈一挫，竹身咔咔崩裂，终于同铁车一同掉落下去，过了许久才传来沉闷的落地撞击之声，夷人这处祖洞坟墓实是深得可以。

鹧鸪哨和红姑娘长出了一口气息，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铁虎车刚从身边砸过去，悬在洞口的万钧巨岩就紧跟着滚了下来，铁车虽然沉重，毕竟体积有限，在洞中还有个腾挪回旋的余地，可那瓶山巨岩铺天盖地，漫说是高崇还魂在此，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挡不得它，直如滚石一般压碎了土石树木直坠而下，顿时遮蔽了月色，整个地洞里陷入了一片漆黑。

但在月色被遮的前一刻，鹧鸪哨已见到洞壁上有片深凹处，是天然形成，正可容身藏纳。他听声辨形，也不回视，就一把拖住了身后的红姑娘，拽着她从壁上弹身起来，躲入山壁之间，巨岩紧贴着他们二人的藏身之处砸入洞穴深处。

两个人紧紧贴着凹壁中，几乎被震破了耳膜，身上也被刮出了几条口子，流血不止，好不容易挨到巨岩过尽，震动平息，这才觉得有些后怕，暗叫一声侥幸，若不是古苗人的祖洞里有这一块天然造化的凹壁，即便二人是铜头铁臂怕是也被砸为齑粉了。

鹧鸪哨低头看时，见那块巨岩半卡在洞穴深处，岩中墓室墓道都暴露在外。那墓中也有宫殿建筑，不过规模比丹宫小得多了，只不过一两进深，同样是重檐走瓦、朱漆抱柱的古朴格局，但砖瓦凌乱、柱梁倒落，皆被冲撞震荡得不成模样了。

巨岩墓室并未落到洞底，伏在壁上似乎还可以听到洞穴深处苍猿啼哭之声。鹧鸪哨拉着红姑娘落在岩石上，各自简单裹扎了一下身上伤口，抬头看看上面，凭他们的身手，爬上去易如反掌，不过鹧鸪哨想单独穿过元人墓室，进入古苗祖洞里搜查一番。既然那苍猿还活着，说不定向导也同样没死，那人的命虽不值什么，却是同来的伴当，进山前都是起了盟誓的，可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古苗祖洞里皆是夷人历代首领贵族的尸骨，阴气深沉，里面是否有什么凶险尚且不得而知，鹧鸪哨心想让红姑娘一个女流之辈一同下去，万一有照顾不到之处，让她送了性命，但红姑娘这女子极是要强的人，这话绝不能当着她的面直接说，于是就让红姑娘先回去找陈瞎子，请他想办法派些人手来相助。

红姑娘却已察觉到鹧鸪哨是想单干，忙道：“你莫不是嫌我碍着你的手脚？卸岭舵把子先前吩咐过了，若遇危难，可放响箭为号。如今这林

子里地动山摇，又是枪声，又是山里猴子们的鬼哭狼嚎，瓶山那边的同伙自然是听得清楚，但始终无人过来接应，恐怕那边的残局更是难以收拾，我回去又能搬得谁来？”

鹧鸪哨不想惹得她着恼，就说道：“哪有此言，有月亮山里的高手相助，在下求之不得，只不过出来得久了，理应予陈总把头通个讯息……”

红姑娘不等他说完，便抢道：“你要是看得起我，就让我跟你一同前去，那苗子生死未卜，再不快去救他，说不定就被湘西尸王吃空了脑髓。他还有一家老小尚要养活，要在此遭了横死，也该算是常胜山害他遭殃。我们常胜山里的人物，虽专做杀人放火的勾当，却最讲义气二字，难道避艰畏难见死不救不成？也许我月亮门的手段不如你那般高强通神，但只此义气一节，断不肯输给你这搬山道人的。”

鹧鸪哨根本不是优柔寡断的啰唆之人，一看自己还没说两句，就惹出红姑娘振振有词的几十句来，赶紧住口不提了。既然她有这个胆子，索性就并肩字一起上了。立刻紧了紧装束，他两支快枪都已失了，但他是常在刀枪丛里行走的，身边多是利器，就把以前装着怒晴鸡的鸡笼从背上取下，这竹筐底下藏的都是分拆开的枪弹。

鹧鸪哨三下五除二，就组装上了一柄英国造斯坦恩式冲锋枪。这些军火都是从洋人的走私船上直接买的，在当时属于极为犀利的枪械。在腰间插了三两个长弹匣，又同红姑娘二人把马灯绑在胸前，就踏着那卡在洞穴内部的巨型山岩，找到一处坍塌的墓道口，一前一后跳下了前后颠倒的墓室之中。

第四十三章 颠倒乾坤

坠入夷人祖洞的瓶山巨岩，不上不下地卡在洞穴当中，巨岩早被冲撞得残破了，里面的古墓也面目全非。那山巅墓室暴露在外的墓道口，恰好如同井穴般直指夜空。

鹧鸪哨是百年一出的搬山奇才，他自入行至今，出没于荒坟野墓不下十余载，盗过的古墓丘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这墓道墓室颠倒反转的，却还属平生初遇。

而且墓室从高空跌落，内部建筑早已面目全非，原本的墓门墓道都被乱石堵死，反倒是厚重的墓墙上却破出几个大洞，一切皆不能用以往的经验判断了，不由得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挑亮了马灯，当先跳下墓道。

鹧鸪哨觉得落足处砖石松动，四壁都在微微发颤，心知这巨岩悬在地洞当中，下边没着没落，周围的树木岩石若撑不住重量，它还会继续砸落下去，此时穿过墓室进入夷人祖洞，便如同头顶上悬了千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斩落下来。

但鹧鸪哨也是艺高人胆大，不将这些艰险放在心上，抬手将紧随其后的红姑娘接了下来，低声嘱咐她：“瓶山巨岩悬在半空，风吹可动，在墓室中举手投足之际，务必谨慎则个。”

红姑娘点头答应，二人蹑足屏息，小心翼翼地攀在残破倒塌的墓道墙壁上，如涉冰渊险壑。一步步向下挪动的过程当中，绝不敢有半分用力之处，饶是如此，仍是碰得那些碎石残砖哗哗掉落。

此时墓中的销器儿机括多半都已撞毁了，一具也发作不得，二人转过几条斜倒的石梁，从碎砖缝隙中下去，脚下就是墓室的殿门了。

瓶山山腹中依次有城门、瓮城、甬道、丹宫、后殿，以阶梯形修建，丹宫无量殿下是炼丹藏药的秘洞，搬山卸岭的群盗最初见这丹宫全貌，气象恢弘壮丽，不异古之皇宫内苑，满以为元将墓室定是藏在层层殿阁中，却忽略了山巅里还藏了一座相对独立的殿堂。

鹧鸪哨这时将那山巅里的殿门一踏在足底，觉得此情此景极是怪异，参照物全是歪斜倾倒的，原本的地面和房顶，都变为在身前后了，仿佛天地乾坤颠倒了一般，自身的重心也被这种错觉带得不稳。

他急忙抱住殿门前横倒的大石碑，收摄心神，逐渐适应了这种怪异的环境。触手所及，碑上满是凹凸的文字，鹧鸪哨和红姑娘在马灯下看了一眼，见碑文词句古奥，似乎都是古时皇帝祷告天地求仙药的内容，

估计山巅里这座被当成墓室的大殿，曾经应该是用来收藏术士炼成金丹的密殿，不过料来丹宫里始终都未炼得金丹大成，因为从没见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老儿通过服食丹药活过百岁的。

再看那搬门早已飞脱了，里面的梁柱房椽倒得一塌糊涂，封住了门户，但殿顶揭开了半面，里面黑咕隆咚的似是极深，隐听到下面有苍猿哀呼惨叫之声，看来那老猿被困在下而脱身不得，想要招呼同类前来相救，却不想山中的猴群都被鹧鸪哨吓破了苦胆，远远遁入密林深处再也不敢出来了。

鹧鸪哨心想既然那老猴子没死，祖洞墓穴里必无瘴疠毒气，下去无妨，他和红姑娘救人心切，不顾那殿阁随时有可能坍塌活埋的危险，当即便在殿顶破了的大窟窿处攀梁抱柱而下。

墓室分做前后两进，前殿偏小，后殿却极是宽阔，殿后墙壁都已碎裂，那具紫金椁就是从那里甩落而出。殿内陪葬的明器大多都成了碎片，玉瓦瓷石混在一处，只有两侧山墙还算比较完整，墙上古彩斑斓，尽是壁画，在马灯昏黄的灯光照射之下，但见得画中人物栩栩如生，多是戎装结束顶盔贯甲的行军之事。

鹧鸪哨和红姑娘对这墓中壁画并不在意，管那将军生前何等耀武扬威，到头来还是不免一死，“尔曹身与命俱灭，也不废江河万古流”，盗墓倒斗之人，谁又会理会那古尸的生前事迹，可鹧鸪哨在灯光一扫之下，猛然见到壁画中有一珠酷似人眼，竟看得鹧鸪哨气血翻涌。

搬山道人发掘古墓，实是为了寻找一枚珠子，那珠子来历不凡，不知是上古生灵内丹凝结，还是天地造化而生，其形状色泽与人眼无异，据说藏在世上某处墓中的古尸口里，唤做毫尘珠，别名凤凰胆。

千年易过，古咒难消。搬山道人世代代盗墓，也不知为此断送上了多少性命，始终连那珠影都没见着分毫，反倒是人丁凋零，可能不出百年就会断绝香火。鹧鸪哨发过大愿，拼上粉身碎骨也要将此物寻到手中，想不到竟在这颠倒反转的古墓中见着，让他如何能不心惊神摇。

鹧鸪哨为了看得更加真切，就将双腿挂在一根盘龙抱柱之上定住身形。他身轻如燕，横挂殿柱提了马灯观看，原来殿中古老的壁画，正是记载着紫金椁中古尸的事迹，其姓名难以从壁画中考证，只能推测出此人出身西域，多有战功，蒙古灭西夏之后，获悉西夏王宫中藏有异宝，此人便受命盗发西夏王陵，要在其中寻找毫尘珠，掘了若干陵寝，却始终无获。

后来终于得知凤凰胆藏于西夏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之中，但黑水城古

迹早被黄沙掩埋，沙草茫茫没有标记，难以寻找离城不远的寺院踪迹，又值大军南征，要平定洞夷之乱，此事才不了了之。

其后的山墙壁画脱落破碎，都已不可辨认了。鹧鸪哨二目几欲喷出血来，恨不得肋生双翅，立即飞到西夏黑水城，去挖出那座埋在沙漠里的古刹。想来信奉唯一全知全能真神的扎格拉玛祖先显灵了，这千年之中断断续续的线索，终是在自己眼前有了眉目。

又叹惜自己的师弟师妹临死都不知道这个消息，自己在瓶山随同卸岭盗魁陈瞎子盗墓，出生入死几个来回，数不清在鬼门关里进进出出多少遭了，做的都是刀尖上的勾当，险些连身家性命都搭在此地，但在古墓中能得到这条线索，也真不枉了经受这些艰险危难。

鹧鸪哨心中思潮翻滚，一时庆幸、一时狂喜、一时伤感、一时失落，全然忘记了身在何方，更担心那西夏黑水城之事是真是假。

红姑娘正要穿过墓室下到洞底，却见鹧鸪哨如失心了一般、身体悬在半空，盯着山墙一动不动，不免吃了一惊，急忙摇他手臂。

鹧鸪哨被她轻轻一推，这才回过神来，他虽是心绪如潮，久久难以平息，却已打定了主意，眼下在瓶山盗墓之事，必先做个了断，成全了同卸岭群盗盟约一场的义气，随后便要单枪匹马去沙漠里走上一趟，不挖出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就绝不甘休。

红姑娘奇道：“你刚才咬牙切齿的满脸杀气，为何要对着壁画发狠？”

鹧鸪哨知道红姑娘要她知道真相，必定不顾安危要随自己同去黑水城。他习惯独来独往，当今世上有几人的身手胆识能与鹧鸪哨相提并论？虽然是旁人好心相助，却净是凭空增添累赘，只好瞒着红姑娘不提此事，只是说：“先前在丹井里死中求活。不干不净地吞了六翅蜈蚣的内丹，刚刚觉得头疼恍惚，想是丹中药力未散，现下已不打紧了，那苗子生死未卜，你我快去寻他才是。”

红姑娘道：“正该如此，我看那向导苗子虽然胆小，却也是精乖伶俐之辈，不像是横死暴亡的命蹇之人，此刻或许还能有救。”说话声中，她已抢先穿过墓室后壁的破墙，轻捷地攀向洞底。

鹧鸪哨见她性子好急，唯恐她在前边有个闪失，急忙随后跟上。最底层的墓墙下方，是纵横交错的树根古木，堆积着许多原始森林中都已罕见的粗大木料，木料有横有竖，每一方都有许多人然的树窟，直径有菜篮子大小，深可数尺，刚好可容纳一具尸体。

鹧鸪哨这种盗墓行家看来，这古夷祖洞，是名副其实的“匣子坟”，一墓多尸，没有棺槨只有墓洞，每具尸体相对隔绝，墓洞密密层层，像是中药铺里药匣排列的柜子。

古时夷人居于洞中，所以又称洞民，其中虽也尊卑有序，上有洞主，下有洞奴，但生活条件原始简陋，共墓葬形式多用“匣子坟”集中安葬。尸体会佩戴一此生前常用的饰物，不设金玉之器，向来没有厚葬之俗，长江流域的崖洞之墓，实际上也是与之类似。

直到后来有朝廷官府设立的土司，才逐渐有了棺槨厚葬之风，所以盗墓行里有这么句话“竖葬坑，匣子坟，搬山卸岭绕着走”。因为匣子坟皆是洞夷成骨之所，没有搬山卸岭要找的东西，即便见了也不会动手发掘。

鹧鸪哨同红姑娘到得洞内，提灯举枪四下里一张，满眼皆是虫窟般的墓洞，里面的尸骸枯骨尚存，蛛网地菇遍布其中，阴郁的恶臭令人欲呕。落进来的树木土石堆积如山，看不到紫金槨和苗子落在了哪里，那哀嚎不绝的苍猿也没了动静。

正要张口喊他名字，突然听到洞穴角落里有人低声呻吟，呼喊声极是微弱。鹧鸪哨举灯照向那个角落，隐隐见似有个人影，但从体形和声音来看，又不是向导苗子。

红姑娘当此不禁有些愠头，手中扣了三柄飞刀，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谁在那边？”然而那边的人影佝偻着身子依在墙边，全身瑟瑟发抖，却始终不肯作答。

鹧鸪哨胆色过人，偏不信邪，拎枪走上几步，举灯一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见一个干瘦的老头蹲在一排墓洞前边，满脸讶异地看着走过来的鹧鸪哨和红姑娘。那老者满头白发，两腮都瘪了，贼眼转动，直如苍猿老猴一般，看那神态，又哪里是人。

第四十四章 吸魂

鹧鸪哨和红姑娘一见那蹲在古墓中的老者，心头立刻掠过一抹不祥的阴云。此前有只深山老林里的苍猿，被遭天诛般地砸在紫金椁下，山下地面塌陷之后，那苍猿便同棺椁僵尸一并坠入地穴。

这地穴本是洞夷埋骨的墓场，里面哪里会有什么老者，看他噙着两腮挤眉弄眼，满头白发苍苍，实已到了风烛残年，与那苍猿何其相似。

红姑娘惊呼一声：“不好，此人必是妖猿变化！”她也是常胜山里杀人如麻的响马子，手底下极是利索，出手如风，更是毫不容情，要图个先下手为强，说话声中右臂一抖，三柄早已扣在掌中的飞刀送出，金刃呜呜破风，直射向那个诡异古怪的老者。

鹧鸪哨见机更快，正自纳罕之时，见红姑娘已忽施杀手，急忙抬脚踢开射到半空的飞刀，低声喝道：“且慢动手，那人不是猿精猴怪，你看他身上衣衫……”

红姑娘听得此言，忙走近几步，提灯细看，真是好生讶异，不由自主地“咦”了一声，奇道：“这老头是那苗子？”

原来那蹲在角落里的老者，虽然形容枯槁，皮肤干瘪皱褶，须眉都已白如霜雪，看起来足有上百岁之寿，便用大气吹他一口，恐怕就会油尽灯枯死在当场，但容颜身体虽然衰老，可那人腰系花带，身穿格子布衣，上下装束半苗半汉，显得额外庸俗，不是年老之人的穿着，看他这套衣衫，却正是那位当地烟客——自打群盗进入老熊岭，便一路同行而来的向导苗子。

苗子的这身衣服，鹧鸪哨与红姑娘自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可那厮最多三十岁上下的年纪，虽然大烟抽多了人就会提前衰老，但也绝不可能一瞬间就老了七八十岁。

那苗子全身颤抖，挣扎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由于身体衰老朽迈，口里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瘪着两腮好不容易张开，只见牙床上的牙齿全都掉落了，张开嘴还没等说出话，反倒先吐出几颗老化的牙齿来。

鹧鸪哨与红姑娘二人心中又惊又疑，也吃不准这墓场地穴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当下不敢大意，又缓缓走近半步，离得苗子两三尺远，一边问：“苗子？你怎会变成这副模样？”一边环顾左右，暗中提防。

衰老虚弱的向导苗子见有人来扶，还以为自己有救了，激动之余，老化的心脏气管似乎都已不堪重负，拉风箱般地喘成一团。随着几声沙

哑的咳嗽声，他头上白发纷纷脱落，脸上皱纹越来越多，面目都已不可辨认，似是又老了几十岁，只剩下一具枯朽的皮囊在此了。

红姑娘怜悯此人横遭劫难，当即就伸手过去搀扶于他，可旁边的鹧鸪哨为人十分机警，此时用夜鹰般的敏锐目光，向四周一扫，只见那紫金椁空空如也地斜倒在旁，里面的僵尸和苍猿都已不知去向，再看那苗子斜倚洞壁的姿势好生怪异，身后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但墓穴中地形复杂，苗子身后便是马灯光亮照射不到的死角，其中怕是有什么古怪，忙对红姑娘叫道：“别动他！”

但这声示警却已晚了，就见苗子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对闪烁如烛的目光，腋下探出一只手爪，快如闪电般地扣向红姑娘手腕。

红姑娘花容失色，惊呼一声“湘西尸王”，急忙松开苗子的胳膊缩手闪避。她毕竟是做了几年杀人越货的响马贼，虽是临危生惧，心神却是不乱，躲得也算及时，在间不容发之际躲过了那只怪手。

不料手腕虽未被藏在苗子身后的僵尸扣住，那古尸竟然又生出一股怪力，推着苗子朝她直扑而来，奇快如风，再也无可躲避。

这时鹧鸪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那元代将军的尸体紧贴在苗子背后，就似吸了活人生气一样，僵尸脸上竟然变得红润光泽了几分，绝不是先前在林中看的那般死人脸色，可能苗子在一瞬间衰老，正是因为被僵尸吸干了阳髓之故。

眼看僵尸就要扑住红姑娘，鹧鸪哨有心要开枪击射，却担心地穴中狭窄，跳弹伤了自己同伴，只好一咬牙关，扔掉手中枪械，空手上前相救。

鹧鸪哨腿功超群，最擅长搬山道人对付僵尸的绝招魁星踢斗，以前也没少拆卸过古尸脊椎，可那元将古尸似乎并非寻常古僵，其尸变迹象十分异常。寻常僵尸诈尸起来扑击生人，一般扑着一个人或木板就会停止，虽遭乱刀相加，烈火焚烧，也绝不放松，而且他从没听说过，会有僵尸吸了活人阳髓，那人却还活着不死，只是身体迅速老化。

不过此时为了救人，根本容不得他仔细思量，鹧鸪哨身子一晃，直如一缕黑烟飘在洞中，不等那僵尸接近红姑娘，就已赶到近前，借着一冲之力，从侧面合身将它扑倒，连同衰老不堪的苗子一同滚在地上。

鹧鸪哨周身的真本事，曾学过当年梁山好汉燕青流传在世上的相扑之技，若论近战格杀，当今绿林道中无人是他对手，他这一扑之势，如猛虎扑羊，凌厉之极，着地一滚，已锁住了元代僵尸手臂，解脱了被古尸缠住不放的苗子。

那熟苗一溜烟似的滚到远处，老迈不堪的躯体呼哧呼哧上气不接下气，终究是抢了条命回来。

鹧鸪哨见苗子和红姑娘都已脱身，心中更无牵挂，一手揪住古尸臂膀，另一手扯住紫袍金带，低喝一声，双膀使出全力，就想当场将尸身倒提起来，使魁星踢斗搅断它的大椎。

谁知那身材高大魁梧的元将尸体，却倒在地上纹丝不动，鹧鸪哨额头见汗，也如蜻蜓撼柱般动它不得。

那古僵外罩紫绸殓袍，内套锁子连环甲，忽地全身一震，哗啦啦抖甲而起，竟然甩开被鹧鸪哨锁住的胳膊，转头张口，朝着鹧鸪哨吐出一阵黑惨惨的阴风。

鹧鸪哨暗道不好，这具元代僵尸果然非比寻常，搬山手段竟是制它不住，见尸体冲吐出一缕阴气，也不敢不避，便想抽身退开。谁知那僵尸猛然翻手扣住他的肩头，尸身指甲都如铁钩，亏得鹧鸪哨夜行衣中，也暗藏着分山掘子甲，若没这层软甲相护，古尸满是尸毒的指甲就会陷入肌肉，再也挣脱不开。

鹧鸪哨被僵尸抓住肩头，眼看古尸口中阴气逼至面门，急忙使个“霸王卸甲”，抖开被其缠住的肩膀，腰上使力，一个旋子从地上拧身跃起。

鹧鸪哨满以为就此脱身，只要转到僵尸身后，管它是尸王还是尸魔，也必搅碎其椎骨，不料他刚刚翻身跃起，地下那具元代古尸，竟也如影随形般跟着一同尸起，好似附骨之躯，紧缠在鹧鸪哨身后，又将鹧鸪哨重重拖在当地。

鹧鸪哨被住尸从身后抓住，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就感觉到僵尸体内有股巨大的吸力，似是阴寒无底，心中立时醒悟，古僵并不是尸变成精，而是此人生前曾有奇遇，竟是炼得真丹在腹，他身死之后，那颗内丹仍藏在丹田之内。先前见到死尸口鼻中都是金粉，应该都是用来封堵九窍的镇尸药粉。

古时丹道大行，不仅烧炼外丹，也有炼气之士，专修内丹，但人之寿命有限，若不是吃过什么万年成形的首乌、灵芝，绝没有人能轻易炼成真丹。因服食灵药之区别，内丹也有阴阳之别，阳者为“乌金丹”，阴者为“吸魂丹”，即便丹主死后，其内丹在特定环境下仍然如生。

瓶山崩裂之后，紫金椁里爬进去一尾寻找阴晦之地生产的母蝎子，结果又被山中野猴惊出，那蝎子一进一出，使得古尸口中的金粉都被震出，僵尸丹田中的内丹，与活人之间好比是磁石两极，阴丹借着尸口，见了生气就吸。

这僵尸的内丹就像能吸去活人魂魄，一个正值壮年的苗子，片刻间就在它身前散了生气，变为秃发掉牙的苍老之人。鹧鸪哨身为搬山道人，虽不画符捉鬼，却也多读道藏，晓得世上旁门左道里有此吸魂阴丹。

此刻鹧鸪哨发觉背后僵尸口中阴气寒如坚冰，离得尚有半尺之远，就已觉得全身汗毛上都起了一层冰霜，苦于身体已被拖住，不能脱身，只好抬肘顶住古尸下颌，耳中只听得身后僵尸全身骨骼咯咯作响，力量越来越大，鹧鸪哨眼前发黑，胸前气血翻腾，手臂更是酸麻疼痛，实不知还能撑到几时。

而旁边的红姑娘险些被僵尸扑中，多亏被鹧鸪哨救下，她翻身而起，就想上前相助，可是刚一抬脚就踩到软软的一团事物，还以为是踏中了一具墓中尸体，急忙挪开脚步，却听黑暗中一声怪叫，露出毛茸茸一张脸来，冲着她呲牙咧嘴，神情极是恼怒凶狠。

原来被紫金椴压住的那头苍猿，随着地陷跌入墓穴，它腿骨被砸断了，又折了几根肋骨，狂呼惨叫着招呼猴群前来相救，但猴子们都已逃远了，只有三个盗墓者从上面钻入墓场，那苍猿极是奸猾，唯恐来人于己不利，赶紧缩在暗中屏气不动，不料却被红姑娘在慌乱中一脚踏中断腿。

苍猿剧痛之下狂性大发，再也隐忍不住，对着红姑娘张牙舞爪地作势恫吓，又抓了石块，劈头盖脸地就砸。

红姑娘心中正有些惊慌，又被突然冒出来的老猿吓了一跳，不由得柳眉倒竖，闪头避过飞来的石块，抖手就是一支飞刀，她还算是手下留情，飞刀“嗖”的一声贴着苍猿头顶掠过，直插在它身后的木桩子里，没入两寸有余，刀柄兀自嗡嗡颤动不休。

月亮门中的古彩戏法也囊括杂耍杂技，多有以飞刀射活靶子的惊险表演，红姑娘自幼练得精熟，即便蒙了眼睛，手中飞刀也不会失了准头，见那老猿凶悍霸道，便随手掷出一刀挫挫它的锐气，想要将其吓退，免得它再纠缠不休。

谁成想那苍猿不依不饶，竟然龇牙瞪眼探出猿臂抓住了红姑娘的脚踝，一抓一扯，就在红姑娘雪白的脚踝小腿上抓出几道鲜血淋漓的口子。红姑娘哪曾吃过这种暴亏，杀心顿起，骂道：“泼猴找死！”又是一柄飞刀脱手而出，刀光闪动，正中苍猿肚腹，直插至柄。

那老猿虽然中了致命刀伤，却也当真顽强，怪啸声中不顾遍体鳞伤，人立起来挥着双臂挠向红姑娘面门。

红姑娘没想到这苍猿死缠烂打，心中也是一股邪火直撞顶梁门，只想尽快结果了它的性命，把手去探刀囊，鹿皮囊中的飞刀都已用净了，但她精通销器儿机关，周身都是暗器，鞋前藏有见血封喉的剧毒暗剑，脚底一拧就已弹出寸许长的剑头，当即下了死手，对准那扑来的白猿硬嗓咽喉处飞足踢出。

红姑娘动了杀机，只顾一击要了那苍猿的性命，却没注意身前地形，洞穴中乱石纵横，她抬脚处刚好横倒着一根石梁，迎面骨踢个正着，“咔嚓”一声腿骨断裂，顿时疼得晕厥过去。

与此同时，搬山道人鹧鸪哨正被僵尸纠缠，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刚好瞥见红姑娘身上挂的马灯灯光闪烁，她飞刀伤猿，又一腿踢到石梁，断骨昏倒的一幕，全都让鹧鸪哨在旁看个正着，只见那老猿似乎也自知命不久长，正自歇斯底里地发起狂来，拖着流出肚腹的肠子，瞪着血红的双眼抱起斗大块碎岩，高高举起，想要砸死昏迷不醒的红姑娘。

第四十五章 魁星踢斗

老熊岭山区洞多林深，盘踞其中的猴群肆意横行，为祸不小，远近过往的单身行商，多受其害。那为首的苍猿更是奸猾阴狠，它腿骨被紫金棒砸个稀碎，落下地穴时连滚带撞，肋骨也断了数根，又被飞刀开了膛，它拔出刀子，顿时肚肠横流，眼见是活不成了，却兀是忍疼拖着断腿肚肠，要举起石头砸死红姑娘，便是死了也要拉上她这个垫背的。

鹧鸪哨眼观六路，虽然被僵尸缠住不能脱身，但对周围的动静一清二楚，眼看红姑娘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要在平时早就一枪崩了那苍猿，不会费吹灰之力，可身后的元代僵尸体内阴丹极是厉害，一旦被那古僵张口咬到，立刻就会散尽生气。

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手肘顶住僵尸下颏，但不消片刻，已觉难以支撑。那僵尸生前毕竟是久经战场的悍将，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能做统兵大将的，多是凭战功出身，马上马下抱锤使槊^①的力气，使得全身筋骨发达，而且此人本身就体格魁梧，高出鹧鸪哨一头还多，死后尸体并未枯朽，加上尸起乃是古尸体内阴丹未化，阴阳两气相吸相引，并非是僵尸扑人，而是僵人体内真丹鼓荡，带动尸身。

鹧鸪哨额头上满是冷汗，正没奈何处，见那全身是血的苍猿猛下杀手，转眼间就要举着石头砸下，再不动手阻拦，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姑娘脑浆横飞，只好冒死行险，做个死中求活的搏浪一击。

闪念之间，鹧鸪哨心中已有了计较，当下里将胳膊肘撤开，身后僵尸黑洞洞的大口立即张开，直朝他后颈咬来。

鹧鸪哨趁着那僵尸从后上扑之力，翻身而起，背着那甩不脱的尸身着地一滚，就已到了红姑娘身边。

这时鹧鸪哨仰面向天，僵尸就在他背后张着阴气森森的大嘴，就在即将一口咬下的时候，鹧鸪哨猛一偏头，那举石砸落的苍猿，正好举着岩石砸将下来，斗大的岩石贴着鹧鸪哨的脸颊落下，恶狠狠砸在元代僵尸头上。

猛听一声闷响，如中败革，由于鹧鸪哨与身后僵尸离得太近，那山岩砸下来的同时，也将他的脸上刮了几道血痕，火辣辣的生疼。

这一滚一躲，实是鹧鸪哨毕生绝学之精髓，早一步、迟一步，或是有半寸一毫之差，苍猿砸下来的这块石头，所砸中的就不是僵尸，而是他和红姑娘这两颗活人的脑袋了，是生是死只相差在毫厘之间，鹧鸪哨顾不得脸上疼痛，暗道一声真神保佑。

这时就见那苍猿全身血淋淋的犹如恶鬼，它也没想到冷不丁从旁边滚过来一个活人一个死人，想砸死那女人的石头，竟然砸到了僵尸头上，心中更是愤怒，肚肠越流越长，乌青乌青的一团拖在身前，它流血太多，眼神都已散乱了。

可那苍猿年老通灵，知道自己即将丧命，全都是由红姑娘下的毒手，若不亲手弄死这个仇人，死了也闭不上眼，双目突然现出一抹凶光，也不理会肚破肠流的苦楚，又抱起一块岩石，再次对准晕倒在地上的红姑娘砸了下来。

鹧鸪哨见那苍猿垂死之际，仍要行凶，不禁怒发冲冠，厉声喝道：“大胆！”双肘一撑身下的僵尸，就要起身结果了那苍猿的性命，谁知被他压在身下的僵尸脑袋虽然被岩石砸中，脑骨碎裂，脸部都凹了下去，可体内阴丹完好无损，岩石滚落在旁，僵尸口中随即又有一股阴气席卷而来。

鹧鸪哨心中一寒，真教阴魂缠身，难不成今日就都折在此地不成？搬山一脉的福祸存亡全部系与他一身，如何肯轻易就死？也是人急生智，看那苍猿毛茸茸血淋淋地恰好站在身旁，正在举起岩块，鹧鸪哨起身不得，便抬腿朝它下盘着地扫去。

那苍猿垂死之躯，此时全身鲜血都快从肚腹的伤口处流尽了，哪架得住鹧鸪哨钩扫连环，当即被卷到在地。

鹧鸪哨出手如风，一把揪住老猿脖颈将其扯到身前，倘若是换作平时，那苍猿必能挣扎一番，鹧鸪哨也未必能一举将它擒住，可重伤之余已是油尽灯枯，竟是丝毫反抗不得，恰被鹧鸪哨掣在地上，不偏不斜地恰好送到僵尸口边。

老猿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上一声，就被元代古尸体内的阴丹吸住，周身上下残存的生气，不断被吸入僵尸口中，只听得“嗬嗬”几声哀鸣，一只苍髯白猿，全身长毛尽落，犹如一瞬间光阴飞逝，生命弹指老去。

这苍猿本就只剩下半条性命苟延残喘，被那阴丹一吸，全身血液仿佛都已经凝固干涸住了，顷刻间就化做了一副毫无生机的空皮囊，只是与那苗子一样尚未断气，四肢都不能动，空剩两颗眼珠子，毫无神采地在干瘪深陷如骷髅般的眼窝中乱转，脸上神情都已阴阳难辨，显得极是可怕。

鹧鸪哨出其不意，把那老猿当做了替死鬼，只觉身后阴寒无底的吸魂之力顿时消失，多亏他先前在瓶山仙宫里吞了六翅蜈蚣的真丹，否则就算那僵尸没咬中他，单是从口中吐纳出来的阴气，便不是活人所能承

受的。而如此一来，鹧鸪哨体内的蜈蚣丹，也就此化去，倘若蜈蚣丹不化，鹧鸪哨也早晚会丹田炸裂而亡，可该着他不应就此丧命，此等机缘巧合，却是当时他完全所料不及的。

鹧鸪哨趁苍猿被阴丹所吸的一瞬间，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更无半分犹豫，立即揪住僵尸身后袍服，连同那苍猿一并从地上拽起。

此刻古尸仍然死缠住魂气未尽的老猿不放，鹧鸪哨施出克制僵尸的绝技魁星踢斗，身形晃动中，已绕到僵尸身后，双臂从它腋下穿过，反锁后颈，抬膝顶住大椎，如此一来，便是千年尸魔，在搬山秘术面前，也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

盗墓穴陵，都免不了要和墓中的死人打交道，但发丘摸金，与搬山卸岭之间，不仅倒斗之术有别，对付墓中古尸的手法更是截然不同。摸金校尉行事都带有一层神秘色彩，他们轻易不侵害棺椁中的墓主尸体，常常戴着手套摸去明器，一旦失手了就会立刻脱身，遇到墓中古尸僵而不化，起尸伤人，则用黑驴蹄子塞入尸口的方法对付。

卸岭人多势重，惯用器械，开棺后会立刻用竹竿戳住僵尸，并覆以渔网，随后将墓主尸体倒吊起来，鞭尸蹂躏，刮肠剜嘴掠取珠玉，最后不管墓中古尸是否有尸变的迹象，都要乱刃分尸，或是积薪焚烧，搓骨扬灰，手段之残酷，在各路盗墓贼中无出其右者。

而搬山道人穴陵人冢，历来都凭借生克制化的方术，对付古墓尸变，有从西晋古术“天官伏尸阵”中流传下的绝技魁星踢斗，凭着一股巧劲，卸去僵尸大椎，施展出来，成形的尸仙也躲不过去。

鹧鸪哨是出手不容情，容情不出手，先前三番五次都不得时机，反倒险送了命去，眼见现在正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下手脚加劲，只听那元代僵尸体内筋骨缓缓撑裂，如同层层旧帛棉纸来回摩擦，整具古尸都被他从后反绞得仰起头来，前面那半死不活的老猿如遇大赦，顿时从僵尸口中松脱，软塌塌地瘫倒在地，至此方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息，瞪目而亡。

那生前身为统兵大将的古尸，也当真了得，若换做别的，早被鹧鸪哨轻而易举地绞碎脊椎，可这具尸身内丹凝结不化，虽死如生，周身筋骨肌肉仍是紧密结实，体格又是粗壮高大，鹧鸪哨一绞之下，竟未听到骨骼碎裂折断之声，不由得发起狠来，手上扣紧颈骨，使出了十二分的气力。

猛听僵尸身上锁子连环甲“哗啦啦”一片抖动，骨骼摩擦断裂，古尸的首级连着十几节脊椎，硬生生被搬山道人鹧鸪哨从腔子里揪了出来，

高大的无头躯体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漆黑的血液混合着内脏，从脖腔里随着脊椎喷出，溅得遍地都是。

鹧鸪哨也斗得脱了力，双眼布满了血丝，整个人几乎进入了一种半癫狂的状态，揪住那僵尸人头提到面前看了一眼，狠狠地抛在地上，站在当地怔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只觉四肢百骸都是疼不可挡。

鹧鸪哨咬着牙定了定神，将掉在地上的马灯提起来看看左右，只见一片狼藉当中，那猿尸和身首分离的僵尸横倒在地，一旁的红姑娘面如金纸，但她是腿骨折断，剧疼之下昏死过去，只要加以救治，料无大碍，反倒是另一边的向导苗子，此时直如风中残烛，眼瞅着是进气少出气多，性命即将不保。

鹧鸪哨实不想看那苗子就此丧命，眉头一皱，低头看了看僵尸流出体外的内脏，只见血肉模糊中，有指甲盖大小，蓝幽幽的一粒真丹。瓶山仙宫里的方士曾用古尸烧炼阴丹，历时数百年而不得，想不到那西域奇人的尸体中却有此一粒。

阴丹脱了丹田，便已失了那股阴寒的吸魂之力，如果不用特殊的方法保存，此物就和肉芝肉菌等物一般，不消半日，便枯萎风化了。

鹧鸪哨心念一动：“此物当可续命！”立即俯下身去，将那粒元人阴丹抄在手中，抢步走到苗子身边，揉碎了和水灌到他口中。苗子浑浊散乱的目光渐渐凝聚，这条命算是暂且留住了，但他身体气血衰竭，老态龙钟之状再难恢复，恐怕出去之后，活不过三年五载。

但总好过命丧当场，鹧鸪哨见阴丹果有奇效，总算把提着的心放下了，正想转身去给红姑娘接续断腿，忽觉身后一阵阴寒，忙回身一看，不由得冷汗直冒，那具湘西尸王的无头僵尸，也不知道究竟是撞了哪门子邪，阴风起处，竟又悄然无声地站了起来，一动不动地正立在他身后。

① 槊，音shuò，古兵器，长杆之矛。

第四十六章 剥龙阵

鹧鸪哨察觉到一阵阴风从身后而起，当即凝神提气，回身一看，却见那具无头僵尸蓦然而起，尸身上脏器淋漓，溅满了黑色的血水，被揪掉头颅的躯干犹如一截干木桩子。

鹧鸪哨正自惊疑，却见尸身紫袍中阴风涌动，一缕缕黄烟从它腔子里向外冒出，尸身咕咚咚流出脓水。原来宋末元初，盗墓之风盛行，而且人心丧乱，穴陵之徒为索取明器，不在乎戕害墓主遗骸，手段令人发指，所以元人最惧倒斗，唯恐百年之后不得安宁，这元将死后，除了故布疑冢，藏设销器儿埋伏之外，更有西域秘法硝制尸身。

尸体在入棺下藏前，用五毒混合幽绒草汁浸泡，一旦有盗墓贼绕过机关撬开棺槨，他不动尸身还则罢了，倘若抠肠破腹分裂尸体，立即会使僵尸皮肉中的秘药流出，整个尸体就变成了一个毒源，向四周散布浓重的毒雾。

方圆百尺之内，无论人畜虫兽，所有的死尸，遇到古僵化出的这种浓雾，就会跟着融化为同样剧毒的瘴气，称为“陵瘴”。活人吸得稍多即死，死后也会变为“陵瘴”的一部分，一传十，十传百，直到“陵瘴”外围百尺开外，再无生灵为止，最是狠毒不过。在没有防毒面具的那个时代里，是盗墓贼闻风丧胆的一种诡秘防盗手段，对那些毁尸之輩，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鹧鸪哨对此久有所闻，却因此术是从大食国传入中土，历代掌握配置“陵瘴”秘药的人并不多，所以始终没真正碰上过。他知此物阴毒厉害，中都即死，绝无解救，搬山分甲术中并无应对之策，唯有疾退逃避。

一闪念之间，鹧鸪哨猛然想到，搬山卸陵盗发瓶山古墓，折损人手无算，搬山道人并非混迹绿林，倒还好说，可陈瞎子是卸岭盗魁，倘若开棺启尸后不得一件明器作为信物，将来常胜山陈总把头在绿林中哪还有脸面坐头把金交椅。

可元代古尸身上的内丹，以及紫金椁、七星板都已毁了，僵尸正在化做陵瘴，哪还有什么明器可取？心念一动，见马灯昏黄的光影中金光闪烁，正是那紫袍古尸腰上束的金带，此带镶玉嵌珠，俨然王者风范，何不取了它去？

鹧鸪哨也是艺高胆更大，不顾陵瘴升腾，当即出手如电，一把扯断了紫袍古尸腰上金带。那条金带上挂着绿幽幽的一件事情物，看似碧玉，实则青铜，铸成披发恶鬼的形状，鬼头无眼，瞎了二目，正与丹井中所

见相同，铜鬼线条古朴简洁，乃是三代以上的古物。

鹧鸪哨虽见过无数珍异宝货，却看不出那铜鬼的来历，就这须臾之间，祖洞中的陵瘴已浓得好似化不开了，刺得人双眼流泪，当下再不及多想，一个转身纵到红姑娘身前，用那条古尸金带将她缚在自己背后。

红姑娘腿上断骨受挫，立时从昏迷中疼得醒了过来，额上全是冷汗。鹧鸪哨把她颈上的黑纱罩在她口鼻之上，打个手势让她闭住气息。穴陵倒斗的高手，都多少练过一些“闭气功”，可以支撑一时暂不呼吸，红姑娘忍疼点了点头，鹧鸪哨丝毫也不停留，又把一旁的苗子夹在腋下。

鹧鸪哨夹住向导苗子，感觉他已瘦得皮包骨头，身体犹如柴草枯木，手上便不敢用力，唯恐将他勒断了气，而那红姑娘是个女子，身体轻盈。鹧鸪哨虽是连背带抱地带了两个活人，却并未觉得吃力，他抬眼看了看周遭地形，只见祖洞墓场中那密密麻麻的墓穴，都已被陵瘴覆盖。

陵瘴就如传染迅速的瘟疫一般，将墓场里的洞夷尸骨，多是融化分解为毒蜃，一片片剧毒的浓雾从中蔓延涌动，渐聚渐浓，已无活人容身之地。

鹧鸪哨哪敢怠慢，提着一口气，施展开提纵之术，攀岩挂壁向上逃去。他边逃边想，此时即便能逃到洞外侥幸脱身，那林中也是生灵虫兽极多，都免不了被陵瘴灭绝一空，受此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心中正自焦虑，三蹿两纵之间，已攀回了瓶山巨岩中的墓室，那墓室被三人重量一坠，四壁都是颤的。鹧鸪哨灵机一动，脚踏住当中一根梁柱，使个千斤坠顿足一踩，随即借力攀住头顶的墓墙缝隙，将身体提了上去。

猛听墓室中咔嚓一声，柱倒梁塌，碎石砖瓦轰隆隆地塌落下去，烟尘障目，早将下面的地穴遮了个密不透风，祖洞里的陵瘴都被堵在了其中，再也蔓延不开。

鹧鸪哨背着红姑娘，提着苗子，一路穿土破石攀回了地面。此刻月已西沉，东方欲动，四下里静得出奇。

鹧鸪哨长出了一口气，林中空气湿漉漉的格外清爽，回想这一进一出，真乃两世为人。此时忽见林中火把晃动，到得近前，双方在黑暗中一报切口，原来是陈瞎子带了几十个弟兄前来接应。

陈瞎子等人赶过来，急忙把身受重伤的红姑娘和苗子抬去救治，鹧鸪哨见陈瞎子这伙人大多满身是血，似是经过了一场血战，忙问究竟。

双方各自说起情由。原来陈瞎子本想收拢残兵败将，稳定住局面之后就来接应鹧鸪哨，但那山崩之后，山阴里的大队人马非死即伤，军心大乱，那些军阀的倒斗部队，本就多是烟客、赌棍和一些老兵油子，侥幸没死的，见了眼前这局面，都以为是山神爷爷发怒了。

有些老兵就说，这是天公之怒，连罗帅都给砸成肉饼了，我等还能有何作为。顿时做了鸟兽之散，临逃跑前还把从丹宫里带出的珍宝哄抢了一空，督战队虽然心黑手狠，可兵败如山倒，枪毙了几十个，看看实在禁止不住这些逃兵，最后也都跟着一发逃了个精光。

剩下的就是陈瞎子率领的卸岭群盗，约有两百多人。陈瞎子先命几名心腹，星夜赶回湘阴老巢进行部署，然后便开始带着这些手下收拾残局，把那些折胳膊断腿的兄弟从死人堆里抬出来，有懂针石医理的盗伙负责救治，死了的都收殓尸首。正忙得不可开交之时，那裂开的山隙间，突然蹿出一条黑蟒。

黑蟒瓮口粗细，全身鳞甲森然，见首不见尾，它本是盘在一个隐秘的山洞之中，瓶山山崩时将它惊了出来，一张口就吞了两名盗伙。

群盗见了立刻大呼小叫地举火驱赶，把这怪莽又赶回了山缝深处。陈瞎子何等眼力，看到怪蟒藏身的山隙里黑云犹如宝气蚀天，断定那山洞里还有奇珍。丹宫里的宝货被乱兵哄抢得所剩无几了，陈瞎子正愁瓶山盗墓一无所获，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竟然撞见黑蟒巢穴里似有所藏，立刻动心要夺。但洞中蜿蜒曲折，里面黑风阵阵，腥不可闻，群盗虽有快枪，但贸然进去猎蟒寻宝，必遭吞噬，用炸药又唯恐再次引发山崩。

好在这伙卸岭群盗最擅器械，其中不乏捕蛇捕蟒的好手，盗魁当即传下号令，派出二十个精壮汉子，把蜈蚣挂山梯拆散了，用利刃削成大小不等的竹签，布成一座“剥龙阵”。

一直忙活到月上中天，才把上千枚锐利的竹签准备妥当，从洞口开始埋设，四处都是极细小的签子，细如钢针，插在土中，仅仅露出一毫，每隔一步再设一枚，顺着蟒路一直铺下去，签刃逐渐加长加阔，到最后的竹签都如竹刀一般，上面涂满了麻药。

熟知蟒性的人都知道，大蟒穿山过岭，来去无碍，怪躯所到之处，连百年老树都能绞而断之连根拔起，普通枪炮也不能瞬间将其击杀，一得空隙，临死前必会暴起伤人，当其锋芒者立毙，但其弱点是贪恋巢

穴，出入只走一条路径，是其习性使然。

第四十七章 动咒

陈瞎子捉摸不透铜人中的玄机，又不想在群盗面前露出疑惑，他引经据典地胡乱敷衍了两句，便命手下众儿郎一把火烧化了洞中狼藉满地的骸骨。那整箱整捆的道藏典籍，尽被付之一炬，如此作为，并不是为了泄愤，乃是绿林道上行事的规矩，不论是杀人越货，还是挖坟掘冢，最后都要纵火焚烧，以图灭迹，不留后患。

随后群盗又把怪蟒尸体分解了投入烈火，火光中臭气扑面。不少人都被熏得呕吐起来。这时有探子来报，说是怒晴县老熊岭周围，又出现了数股来历不明的队伍，有军队，也有土匪，看样子是想趁卸岭群盗大乱之际，趁机到瓶山来捞上一把，那些先前逃散的败兵，多被这几股人马劫杀在了半路。

陈瞎子心想这他娘的就叫破鼓万人捶啊，怒晴县周围的山贼土匪也都来浑水摸鱼了。这回盗墓卸岭之徒死的人太多了，群盗人心浮动，继续留下来硬撑着，也得了好果子吃，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如尽早撤出这是非之地。

陈瞎子打定主意，赶紧招呼众人，把被砸死的盗众和工兵尸体，尽数扔到山洞里一并烧化，带上那些受伤的弟兄从林密处连夜撤出老熊岭。一过苗疆边墙，就是自己的地盘了，他自己则带了二三十个亲信，腰挎快枪，怀揣利刃，到山坳里去接应鹧鸪哨等人。

鹧鸪哨也拣紧要的，说了一遍他在林中的遭遇。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都不算是无功而返了，好歹也是破了瓶山古墓，开棺启尸，拽了一条玉扣金带在手，把惨败变为了惨胜，收取了全功，多少为陈瞎子挽回一些颜面。

陈瞎子看鹧鸪哨出生入死，心中大是感动，拱手道：“你我兄弟间就不言这个谢字，将来你去找毫尘珠的时候，常胜山十万盗众，定当助你一臂之力。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违此言，让我跟这铜人一般坏了一对招子，终身做个废人。”

鹧鸪哨赶紧说：“陈总把头言重了，我盗此墓，在墓室中寻到了凤凰胆的一丝线索，若非常胜山的诸位好汉相助，我如今还同大海捞针一般在黔边乱转，此乃天大的恩德。陈兄下次进山盗墓，不论山难水险，我定追随左右，舍命报此大恩于万一，否则也教我鹧鸪哨终身做个缺足短臂的残废之人。”

这二人激于一时意气用事，不经意间动了大咒，当时却谁都没真正往心里去。看看天色将明，忽听远处枪声杂乱，细辨动静，似乎是几路

窥探瓶山宝物的土匪接上火。陈瞎子唯恐遭遇大股土匪，仗着这些时日在瓶山附近勾当，对周围地形也都熟悉了，就率众抬着伤者，抄小路出了山，翻岭涉河，到了苗疆边墙，终于会合了大队，马不停蹄地撤回湘阴老巢。

群盗疲惫不堪，接连休整了几日，那苗子向导就因在墓中未能闭住呼吸，吸入了不少陵瘴之毒，一命呜呼了。红姑娘断了的腿骨终于被接上，可常言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不满三个月，她都不能下地行走。

等到元气稍复，陈瞎子已察觉到自己这常胜山总舵把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从古到今，盗墓贼死伤最重的一次，可能就要属卸岭盗发瓶山古墓这回了，而且罗老歪手下的部队逃的逃散的散，多已收拢不住，常胜山在湖南地面上威风扫地。

陈瞎子不由得大动肝火，眼下这局面不容乐观，倘若不盗一座大墓狠捞上一笔，绝难东山再起。可眼下周围几省的古墓大多已毁，哪里还有诸侯王级别的大型古墓？他心中稍一盘算，就动了一个念头。

早年陈瞎子刚出道的时候，常在南方倒斗，从两粤两湖，到云南江西，足迹无所不到。曾在云南李家山盗掘过滇王墓，李家山的古滇国墓葬层层叠压，历代盗墓贼多有在此山中挖到过宝货的，但是正因为李家山滇王墓的目标太明显，从宋代起，便被盗过了不知多少遍，不是十墓九空，而基本上是十墓十空。

陈瞎子去的时候，都到民国了，到李家山一看，早已是“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好一派被盗挖得千窟百孔的荒凉境界。倒斗之辈管盗别人盗剩下的墓叫“滤坑”，第一拨找到古墓穴陵而入的盗墓贼，最有油水可捞，金珠宝玉满载而归，其余的就看不上眼了。

第二批进来的盗墓贼，虽然省了些力气，可值钱的明器多是没他们的份了，只好拣第一拨人挑剩下的，比如墓主尸首穿着的殓袍，或是墓室里的铜灯盏、陶瓦罐、人俑、石兽之类，就被第二拨人搜刮一空。

等到了第三拨盗墓贼进来，墓室里基本就剩一副空棺材和四个墙角了，但有道是贼不走空，第三拨贼人自是不能空手而回，要是墓中有壁画，就把壁画切刮下来，没壁画就挖墓砖、瓦当，最后还要把棺材板子拖回去，洗刷一遍，就可以卖到棺材铺里当做棺掉材料。

陈瞎子等人到了李家山，一看那些古滇王公贵族的墓葬群，只剩下一个个烂泥窟窿，早不知被民盗、散盗滤了多少遍坑，连根死人骨头也没给后人剩下。

不过当时陈瞎子还算运气不错，他们不死心，又在几个泥色草痕深厚的泥塘里挖了一通，发现了一座仅被盗过两三回的末代滇王墓室。不过这墓中也没什么明器了，只有空棺一具，看材质也是不凡，都是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珍贵木料，陈瞎子只好把棺板拆了，不料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张人皮地图，回去请巧手匠人复原出来，地图中所描绘的区域，竟然是献王墓的具体方位。

盗墓之人大多知道关于献王墓的种种传说。据说那座古墓建得穷极奢华，曾用万人活殉，而且地宫是座天上宫殿，凡人想入古墓拜见献王，只有从天河中驾乘一叶扁舟，渡过阴河，才能抵达，而且去了就永远回不来，都得留在那伺候献王。

此墓天上有、人间无，永远都不可能被盗墓贼倒了斗。这些传说流传的年头久了，难免渐渐失真，有许多盗墓行里的老手，都认为献王墓仅仅是个传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些天子人物，都只好把墓建在地下，他一个南疆的草头天子，怎么可能把古墓造在天上的龙晕当中，此事绝对做不得真。

可眼见周围古墓难寻，又急于做一出大手笔，陈瞎子就打起了献王墓的主意，当即取出人皮地图来同鹧鸪哨详加商议。

鹧鸪哨却满脑子尽是西夏黑水城藏有髻尘珠之事，对献王墓毫无兴理，全部精神命脉都倾注在髻尘珠这一件事上。云南虫谷的传说虚无缥缈，世上有没有献王墓都不确定，兴师动众远赴云南，未必能有收获，所以他对陈瞎子说要先到黑水城沙漠盗宝，事成之后，再来相助卸岭群盗去找献王墓。

陈瞎子却不以为然，如今巩固常胜山舵把子的地位是当务之急。按理说去找深山老林中的献王墓，远比寻找埋在黄沙之下的黑水城，来得更加容易，毕竟有张标明路线的皮地图，可以参考；而在沙漠中寻找古迹，真是比登天还难，从没听说过有盗墓贼能在沙漠里寻藏掘宝。无边无际的沙漠，是盗墓者难以涉足的禁地，搬山卸岭的手段到了那种地方，都难施展。

鹧鸪哨常常独来独往，此去西夏黑水城，本也不想让卸岭群盗相助，但他心胸坦荡，就对陈瞎子直言相告，说起沙漠盗墓之事。其实搬山道人整条族脉，皆是从西域沙漠里迁徙至江南的，也曾多次深入沙漠寻访古迹，不过那已是几千年前的旧事了。

早在汉代，搬山道人就已为寻找髻尘珠穷尽了心智，当时曾有人想过，要是找不到髻尘珠，不如返回祖地双黑山，到扎格拉玛神山的无底

鬼洞下一探究竟，说不定可以找出恶咒的根源。

不过那时候的扎格拉玛双黑山，已被鬼洞人占据，他们在双圣山谷的尽头，建造了一座城池，国号精绝，其中的精绝女王，更是一位不世出的奇人。

传说精绝女王能以目摄人，有人说她那是搬运挪移的妖法，还有人说是国光摄魂的邪术，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底细。孔雀河流域的三十六国，多受精绝所制，搬山道人几次潜入戒备森严的扎格拉玛山，都被守卫发现，凭空赔上了几条性命。

后来终于有位搬山道人，想出一条奇策对付精绝国，精绝之强，实是因为国中女王厉害，只要除了此人，破城易如反掌。

于是这位搬山道人的前辈，扮做从遥远东方而来的占卜师，施展纵横联合之术，使饱受精绝奴役的西域诸国同仇敌忾。诸国携手联合，暗中筹划集结人马，起兵攻打精绝主城，搬山道人又调配慢药，暗藏在金羊羔的肉中，使三十六国的第一勇士姑墨王子携带金羊羔进献精绝女王，用慢药害了女王性命。

那精绝女王的弱点就在自视过高，她是沙漠中使群星失色的明月，认为只有她这种天神一般的人物，才可以品尝金羊羔，果然中了此计，没过多久，便毒发身亡，被葬在扎格拉玛山的无底鬼洞之上。早已在沙漠中埋伏多时的诸国联军，得知女王死讯，顿时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攻入城中。

联军将精绝之人不分良贱，尽数屠戮在城内，激战从第一天的清晨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最后终于陷落了地下王宫，跟精绝女王仇深似海的联军将士，正要去挖开女王的古墓鞭尸泄恨，再搬空女王搜刮来的大批珍宝，沙漠里却突然飞沙走石，日月无光。

吞噬一切的黑沙暴就如真神的长鞭，所到之处使沙丘移动，覆盖了扎格拉玛山的一切。攻入城中的联军，包括那名出奇计暗杀精绝女王的搬山道人，都被沙漠所吞。此后的千百年中，只有沙漠风暴过后，精绝古城才会偶尔揭开她神秘的面纱，随着流沙移动，这座如昙花一现般的鬼眼之城，又会再次沉入滚滚黄沙。

其余的搬山道人并不甘心，此后不断深入沙漠，寻找深埋在黄沙下的双黑山，但都无功而返，竭尽所能，终不能找到毫无标志的扎格拉玛神山，至此才彻底断了这个念头。

在此期间，进入沙漠的搬山道人遭逢无数奇遇，也无意中找到了一些古迹古墓，最终得出一个共识，在沙漠里寻找没有任何特殊地理标记

的墓穴古城，对搬山道人而言，连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陈瞎子听了这些旧事，他野心勃勃，不禁神驰想象：自己带着大群盗贼，深入狂沙大漠，挖出了精绝古城中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回到湘阴做些惊天动地的大勾当，给绿林道做出些争气的举动出来，将来姓陈的说不定就是开国太祖了，也让那屡屡犯我中华上邦的美英倭夷，挨着个给我天朝“写降书、纳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此方随心意，不负大丈夫平生之志，管教那几行青史之上，留下一笔“卸岭”之名。

鹧鸪哨见陈瞎子脸上阴一阵、晴一阵，好似忽喜忽忧，哪看得出他野心之盛，忙问他何事分心。陈瞎子这才回过神来，连连叹气，他也明白去沙漠寻宝的勾当，对卸岭群盗来说终究是痴人说梦的妄想，即便有几方人马之众，到了那漫无边际的大漠中，也只如沧海一粟，起不了什么作用，天知道应该上哪挖去。

陈瞎子想到此处，就问鹧鸪哨，既然沙漠里无踪可寻，为何还要去找西夏黑水城？早在几百年前，一场流沙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早把那座西夏的一代名城彻底掩埋，就与精绝古城一样，如今多半是找不得了，还不如去云南按图盗墓，多少还有些线索可寻。你我兄弟的本事合在一处，天底下有什么大事是做不成的！

第四十八章 点名状

鹧鸪哨摇头道：“西夏黑水城道流沙埋没，搬山填海之术的确对此无能为力。可自古相传，世上有一路摸金校尉，擅能搜山寻龙，分金定穴，他那寻龙诀里有天星风水秘术，可以仰望天星，俯察地脉，倘若学得此术，或是请到摸金校尉相助，想找那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古迹，犹如探囊取物。”

陈瞎子说：“摸金校尉？据说传到清末张三爷那一代，这天底下也仅剩三枚摸金符了，民国以后，便再没听过世上有摸金的事迹。当世就算还有三两个懂分金定穴的好手，如此世外高人又上哪里去寻？”

据说无苦寺住持出家前就曾是一位摸金校尉，只不过现今世上捕风捉影、招摇撞骗之事极多，陈瞎子与鹧鸪哨没跟那长老打过交道，不知他的真假来历，而且那老和尚虽然禅学精湛，但毕竟年事已高，天知道是不是至今还活在人世。况且摸金校尉的天星风水秘术在沙漠里能否施展，也尚难断言。

鹧鸪哨和陈瞎子各有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并且都认为“对方设想之事缥缈无据，难以成功”，二人皆是心意已定，便八马九牛也拽不回头了，说到最后，也只道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了，只是在湘阴准备分头去找献王墓和黑水城。

过几天又传来消息，老熊岭附近的山贼草寇大举出动，到瓶山丹宫古墓里滤坑，各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死伤了许多人，不仅把丹宫祖洞都毁了，而且还尝到了甜头，觉得盗墓能发大财，纠集队伍打破了当地县城，用炸药炸开了怒晴县的“凤鸣古塔”。

这座古塔极有灵异，历史上曾反反复复盖过八次，每一次不出十年，必然坍塌，并非是偷工减料或是人为破坏，古塔坍塌的原因无法解释，直到元代最后一次修葺，方才保留到今天，是地方上出名的古迹。

土匪和地方军阀借着瓶山盗墓的声势，用酷刑通问守塔的老僧，得知凤鸣古塔底下埋着一座陵墓，可能是同瓶山元代将军一同死亡的一位番僧。

群贼得到讯息，立刻炸毁了古塔，在塔基下果然找到数道千斤石门，不过里面除了番僧金身之外，并无太多珍宝，还闹出了一场诈尸吐丹的事端，混乱中有人点燃了炸药，死人无算。老百姓都说是毁了古塔，镇不住山中尸王了，家家户户贴辰州符，整个老熊岭乱做了一团，惊动得四方不安。

陈瞎子闻讯大怒，卸岭群盗失手的机会，倒成全了那些不入流的毛贼，不由得好生着恼，思量着要做一番大举动出来，重振声威。

适逢阴历三月十五，正好是关老爷磨大刀的日子，要有一年一度的赏罚大典。常胜山各股各路插香的响马子，都要在这一天里从各地赶来聚会，当下在湘阴武圣庙里开了香堂，供上神位圣像，把各路盗贼响马的头目召拢，七八百人全部汇集在堂前。

每年三月十五没有不下雨的，屡应不爽，这一天也是如此。只见天空中阴云密布、细雨如愁，乌云深处，隐隐有雷声滚动，堂内虽然宽阔，也仅能容纳百余人，其余的数百人都只好肃立在雨中。新败之际比不得往年，气氛格外凝重，近千人鸦雀无声。

首先由盗魁陈瞎子出来，率众叩过了关公刀，然后就在神位前烧香祷告。绿林道上与普通的烧香不同，盗贼响马烧香，按古例都要烧三把半，其中多有“崇盗尚义”的典故成规在内，暗示着三支半的义气。

第一支是烧给春秋战国时期的羊角哀和左伯桃。当年这两个人相伴去投奔楚国，走到半路衣食缺乏，只够一人维持，左伯桃为使羊角哀顺利抵达楚国，就自尽而亡，把衣服食物都留给了自己的朋友，舍命助羊角哀成就功业。古人之风，至今令人动容。

其余两把香，分别是烧给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以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他们既有兄弟之“义”，又有君臣之“忠”。加上先前的羊、左二人，皆是至死不肯相负，传为美谈，尽可以令后人顶礼膜拜，享受全香。

而最后的“半把香”，则是烧给瓦岗寨的一众好汉。为何瓦岗英雄不能受全香？原来隋唐年间，隋场帝无道，天下大乱，贾家楼三十六友结义造反，聚义在瓦岗寨，挑了旗号，要替天行道，讨伐不义，一度名扬四海。可后来这伙人顺天意归顺李唐，唯有单通单雄信宁死不肯降唐，丢了性命，在被押到法场行刑之时，他的这些结拜兄弟里，只有秦琼秦叔宝一人来法场相送。所以瓦岗之义结局不全，只能供奉他们一半香火，以替后人。

烧香敬过了神道圣灵，便是卸岭群盗每年一次的论功行赏，其中有作奸犯科的，也要一一诛罚。所谓“盗亦有道”，响马盗乃是梁山本色，官逼民反，落草为寇，或者是怀才不遇，借这绿林中暂且栖身的，并不以为耻。不过响马也有响马的行规，谁犯禁忌了谁就是自寻死路，常胜山里的惩罚极为严酷。

陈瞎子命掌刑执事上前，重申一遍常胜山戒条，那执事先在堂前香

案上摆开诸般刑具，随后当众念道：“扒灰倒灶①忘忠义，折足断手挖坑埋；以下犯上不服令，八十红棍皮肉焦；贪水通风②有关照，三刀六洞也难饶；言语不慎坏山名，自己舌头自己嚼……”

等执事逐条念罢了，陈瞎子一招手，就有人将七八名盗众五花大绑押到堂前。这几个人都是此前瓶山山崩之时，同那些军阀部队的逃兵一起，卷了宝货临阵脱逃的胆小之辈，后来都被擒了回来。他们见盗魁面沉似水，庙堂上下一派杀气，知道此番必死了，个个体如筛糠。

只听陈瞎子问那执事：“按我常胜山的规矩，临阵吞水、走返脱逃之徒，该当如何发落？”

执事答道：“此乃大过，不容赦。按例该当在白刃之下身首异处，死后也不能以全尸安葬。”那七八名被缚的盗众一字一句听了个清清楚楚，更是面如死灰，事到临头，也怨不得旁人，只好自作自受闭目等死了，其余群盗也都在堂前看得栗栗自危。

可陈瞎子却道：“瓶山古墓空折了咱们许多兄弟，此乃我临机不决，

事先又未能谋划周全之过，倘若按例应当白刃过颈身首异处，理应先斩吾头。这几个兄弟虽然有罪，却罪不至死，灭灯惩治③即可。”

群盗叹服盗魁坦言已过的胸怀，赶紧劝阻，都说瓶山之事乃是天意，也该当我常胜山有此一回挫折，不是人力所能扭转，错不在一人，常胜山决不能群龙无首，日后还指望舵把子带着大伙东山再起。

陈瞎子本来也舍不得自己这一百多斤，装腔作势寻死觅活了一场，被众人一劝，便赶紧就坡下驴，也借机饶了那几名盗伙，命他们跟着自己一并将功折罪。几名盗众把性命捡了回来，涕泪横流之下，死心塌地地拜服令命。

陈瞎子走到堂前，当着群盗的面高声说道：“现今世道衰微，正是英雄好汉建功立业之秋。吾辈卸岭响马十万之众，自汉代赤眉兵败之后，分散四方，啸聚山林，如此潜隐山岳、寄踪江湖已久，虽只做些倒斗取利、分赃聚义的勾当，却也常有大图谋在内。纵观天下局势，已是四海动荡，人心思变，吾辈岂能不动一念？识时务者可称俊杰，知世道者当为英雄，值此良机，我等英雄合志，豪杰同心，必能图个腰金衣紫，青史留名，也不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群盗都是草莽之辈，听了陈瞎子这番极具煽动色彩的言语，顿时轰然称是。只不过现在北方的军阀势力强大，都是洋枪洋炮，极为犀利，常胜山里虽然也有几股军阀，但都难以与之抗衡，没有大批先进的军火，定然无法成事。

陈瞎子说卸岭群盗一贯是以盗墓取利为主，古时随便一座帝陵，便纳尽了当时天下财富的大半，只要盗他一座完好无损的帝陵，或大诸侯王墓，那金珠宝玉，乃至上古的珍物，只怕上万人数月也取之不竭。日前恰好获悉，澜沧江畔遮龙山后，正有一座献王墓，墓中穷奢庄严，多不是人间之物，如能盗发了此墓，大事必成，墓中宝货，十世也花销不尽。

可那云南毕竟山高路远，此去跋山涉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且是远离常胜山势力范围的蛮荒之地，种种异常艰险之处自是不消多说了，但也是扬名立万，大发横财的机会。群盗有野心大的就想跟着前去，老成持重的便不主张去，也有许多犹豫不决的，一时议论纷纷。

陈瞎子自从在瓶山受挫，觉得人多反而不易成事，这次只要带上几十人南下云南，万一盗不得献王古墓，也不至折损太多人手，否则再死个千百号人，就算旁人不说什么，自己也没脸再做舵把子了。他脑中一转，已有了主意，等堂前人声稍微平息，这才说要布设黄纸，请出自古流传下来的“过红鸡”大咒，由此决定谁去谁不去。

群盗立时赞同，这是听天由命的举措，不让你三心两意地徘徊不前，戴罪立功的自然要去，其余被红鸡点中的也再没二话可说。

所谓绿林，就是黑道，开香立会都离不开“斩鸡头、烧黄纸、赌咒盟誓”的举动。“过红鸡”也是“裁鸡令”中的一种，却非结义赌咒，而是要选拔所谓的盗墓敢死队。

“过红鸡”怎么点人名？只见在那阴霾的雨雾笼罩之中，关帝庙里灯烛高烧，先请出“文笔”，把卸岭群盗的名字，尽数写在一张极大的黄纸之上，由于人太多了，写完了一看，纸上密密麻麻的几无间隙，跟随盗魁前赴云南遮龙山盗墓的帮手，就将从这个名单里选出，去多少人，都有谁去，皆听天意。

又有裁鸡执事选了一只生猛鲜活的大公鸡，当着众人唱了一番“裁鸡赞”，无外乎就是那些“此鸡本是天上有，下界而来何所为？凡人要它无处用，弟子拿来裁红鸡……”赞词唱罢了，执事拽出明晃晃的刀子，对陈瞎子单膝点地跪在地上：“敢问舵把子，今日裁此凤凰鸡，是用文裁还是用武裁④？”

陈瞎子原本端坐堂上，此时起身对那凤凰鸡行了一礼，对执事说道：“按赤眉旧例，此乃红鸡点名状，既不用文才，也不用武才，要看兄弟的口才。”

执事领了“口才”号令，把霜刃衔在口中，提了那大公鸡拎在眼前，

将头一甩，嘴里咬的利刃便划开鸡颈，随后执事张开嘴放脱刀子，大叫一声：“过红了！”两手擒住被划开气管的金鸡，从铺在香案上写满姓名的黄纸头顶，由西到东地横着一扫而过，鸡血恰好涌出，热血点点滴滴地淋在黄纸之上。

名单纸上凡是被鸡血点中的人名，就算是“犯红”，这些人都要跟陈瞎子去云南勾当，数了数有三十余人，当即公布宣读了名姓。

没入红名的盗众，都抱拳向犯红之人贺喜，纷纷敬上酒来；点中姓名的必须连喝三碗血酒压惊，酒到杯干。血是金鸡血，酒是杜康酒，喝完血酒算是消除了“点名状”上大红的煞气。盗魁又当场分给每人一笔钱财，用以安顿家中老小，称为“压命钱”。

①扒灰倒灶，吃里扒外、背信弃义。

②贪水通风，水是明器钱财，风是指机密消息，泄漏机密，私吞赃物。

③灭灯惩治，剜眼珠子。

④文裁，割鸡颈；武裁，剁鸡头。

第四十九章 江湖

“压命钱”既是赏钱又是安家费，倘若“犯红”之人有去无回，其一家老幼都有这笔钱维持正常生计，没有后顾之忧；一旦收功而回，“压命钱”就成了赏钱，此外还要另行犒奖。

陈瞎子不愧是天下盗贼的总把头，惯会收买人心，压命钱给得格外丰厚。安排就绪，便一声令下，群盗从关帝庙内散去，连夜着手准备起来。

卸岭盗墓有种种阵法、器械，出发前要加以演练磨合，各种盗墓工具也要一一整顿齐备，并且学习云南当地方言风物，要等到万事具备，非是一日之功。

而鹧鸪哨则是单枪匹马，说走便走，没过几天，就已经收拾完备，当即就要动身起程。陈瞎子执意相送，便带着几名亲信，一路把鹧鸪哨送到洞庭湖边。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荡，帆影点点，陈瞎子和鹧鸪哨二人一生奔波，向为世间俗务所缠，从没有片刻闲暇，见了山光水色，都有洗涤胸中尘埃之感。抬头看见湖边山上有处酒楼，陈瞎子便提议到楼上登高远望，一壶水酒，为鹧鸪哨送行。

鹧鸪哨道如此甚好，正要见识洞庭风光，陈瞎子就吩咐手下在楼下相候。他同鹧鸪哨二人一前一后上了二楼，拣个临窗的位子落座，要了酒菜，先对饮了数杯，抬眼看向窗外，只见这酒楼位置绝佳，在楼上登高一望，风帆起于足下，那远处的江山，尽在眼前。

二人原本满腹焦虑，在楼头见了湖水远山，正如行在酷暑当中，忽然遇着清泉万丈，心中多有所感。陈瞎子手握酒杯，眼望湖面，不禁踌躇满志，对鹧鸪哨说道：“贤弟啊，你看从古到今，专就有那一班惊天动地的英雄好汉，不惧险阻艰难，只为了这锦绣江山，施展开奇谋伟略纵横天下，好教英名千古流传。你我皆是满身的真才实学，绝不可落后怠慢。”

鹧鸪哨却没陈瞎子这等野心，早已厌倦了整日出生入死，见陈瞎子又旧话重提想劝自己入伙，只好敷衍他道：“得失枯荣之数多是天意，怎争由人计较？在下与陈兄不同，本无宏图之才，寻到毫尘珠后，倘若天见可怜，让我侥幸留得一条命在，愿学一棹五湖同遁隐，如古时隐士一般远涉江湖，从此再不做此搏命的勾当了。”

陈瞎子见鹧鸪哨心意已决，知道难以挽留了，心想：“如此也好，反

正一山难容二虎，既不能为我所用，还不如任其退隐江湖，免得最后刀枪相见，坏了义气。反正这厮眼下去西夏黑水城挖沙子，多半是空费力气的举动，等我盗取了遮龙山献王墓，才让你知道常胜山的真实本领，绝非是搬山道人所及。”

陈瞎子还打算将来拿红姑娘做个筹码，让鹧鸪哨再为常胜山卖几次命，便又对鹧鸪哨说：“还有一事，咱家山头里的红姑娘托陈某做媒，为兄好事，就答应了她，拿她当做亲妹子一般。将来等你从黑水城回来，想必那红姑娘的腿伤也该痊愈了，不如就让她随了你去。她家遭灭门之祸，也是苦楚孤零的一个人，绿林里终究不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

鹧鸪哨不拘细节，当即应道：“此去西夏黑水城，成败难料，但只要 有命回来，必不负陈兄美意，愿带她远走高飞。”

陈瞎子心中暗骂：“好你个修心不修口、戒色不戒淫的假道士，你倒答应得真痛快，也不推辞推辞……可红姑娘毕竟是在常胜山里插香的，将来她想拔香离山金盆洗手，只怕没这么容易，到时候看我怎么难为你的。”

二人心中分歧已深，只不过都未流露出来，这时酒楼上的食客渐多，座无虚席，陈瞎子和鹧鸪哨所作所为多是隐秘勾当，不便在大庭广众面前吐露，当下绝口不谈盗墓之事，只是饮酒赏湖，指点江山景致。

不料喝着半截酒，旁边一桌商人的谈话，反复提及“风水、倒斗”之类的字眼，不由得立即吸引了鹧鸪哨和陈瞎子的注意。那伙人有意压低了声音交谈，但又怎瞒得过这两个倒斗大行家听穴辨藏的耳朵。

鹧鸪哨和陈瞎子都是常在江湖上走的，经验何等丰富，常说“人在江湖”，什么才是江湖？其实江湖并非打打杀杀，而是一种隐性社会的代称，有着自成一体的规矩和暗语，寄生于正常社会之中，没接触过这种隐性社会的人，自然是不懂得这些，可如果碰上行家，那自然是一眼就被识破。当下二人看似漫不经心地饮酒闲谈，旁边那桌商人的言语，却都被他们听了个一字不漏。

那一桌围了六个行商打扮的客人，个个皮糙肉粗，喝酒说话的时候都是佝偻着身子，看起来常年挖土，而且他们身上隐隐有股土腥气。这种气味是盗墓贼常年挖盗洞、撬棺材、抬尸体留下的，搓出血来也洗不掉，不过一般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闻不出来。

可这伙人碰上陈瞎子和鹧鸪哨，却是瞒不过了。陈瞎子暗中察言观色，早已看出这几个装扮成客商的，都是盗墓贼，心想这是哪路不带眼的散盗，倒斗竟敢倒到湘阴地面上来了？便对鹧鸪哨使了个眼色，且在

旁冷眼张他则个，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图谋。

只听那几个客商打扮的贼人密谋商议，其中一个麻脸汉子说：“这次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原本是要图谋一件大事。最近大批军阀在湘西怒晴县盗墓的事情，想必都有所风闻吧？”

另一个刀疤脸的莽撞汉子说道：“此事闹得动静当真不小，当地土匪军阀多有参与，连新闻纸上也全是此事。据说有一伙军阀在古墓里用斧子劈棺，结果棺中一股白气冲出墓室，连他娘的几十里外的山民都瞧见那股气了。当时一具僵尸从棺中坐起，口吐镇尸金丹，把那伙当兵的吓得扭头就跑，好家伙，这事可真够吓人……”

那麻脸汉子啐道：“贾老六，你他娘懂个鸟毛灰，这都是省里的小报记者自己编出来耸动视听的，要不照这么写，他们那烂报纸给人擦屁股都嫌硬没人要。”

旁边另一个车轴脖子问道：“我说吴老大，我有个表弟就在军阀部队里混饭吃，听他说到湘西老熊岭盗墓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大批人马。咱就这几个兄弟，能济得甚事？再者说，拣别人吃剩下的——那也不解馋啊。”

那叫贾老六的刀疤脸也附和道：“二脖子说的没错呀。老大，现在怒晴县深山里的古墓，差不多都被军阀土匪挖绝了，咱们再去滤坑能有多大作为？再说咱们对那一带也不熟。依兄弟所见，不如咱奔陕西算了，据说那边有座大山，里头埋着一个女皇帝，还有她生前偷来的汉子。”

麻脸汉子又啐了贾老六一脸唾沫：“啊呸，放你娘的狗臭屁，就属你有见识，陕西你就熟了？再跟我这不懂装懂，我就先掐巴死你……现在先说正事，湘西的事情虽然已是满城风雨了，但越是这风口浪尖越是有利可图。以我吴老大的经验判断，老熊岭很可能有一大片墓葬群，那些军阀土匪的乌合之众懂什么盗墓之术了？鸟毛灰……他们还不就是胡乱刨坑，真正的大墓多是埋在极深的地下，挖地三尺都找不出来。我估计那些军阀可能也就挖了几个近代的浅坟，那山里用金银塞满的古墓，如今多半还没露头呢。”

贾老六和二脖子贪心大起，但还是顾虑重重，军阀和土匪动辄就是出动上千人，那漫山遍野还不都得挖到了？连他们都挖不着的古墓，藏得必定极其隐蔽，天知道在哪。虽然老大的倒斗手艺独步天下，可要找那种地下陵寝，怕也不容易啊，难不成咱们要学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挖个不停，照这么挖下去，到咱重孙子那代能挖出来就不错了。

陈瞎子和鹧鸪哨听到这里，心中颇为不屑，原来是伙不知天高地厚

的民间散盗，听他们在此鸟乱有什么用处，稍后派两个手底下利索的弟兄，找没人地方结果了他们，把尸体沉到湖里也就是了，没的被他们搅了清兴。

二人正想不再理会，却听那麻脸吴老大冷笑起来，低声对他的几个兄弟说道：“你们这伙村夫，只晓得盗墓是挖土刨坑，这真正会盗墓的高手，都是用眼睛看，那叫看风水。山里的古墓都埋在风水宝地，只要看出龙脉在哪，一铲子挖下去必有所获，哪里是什么漫山遍野地乱刨。这寻龙点穴的高深道儿你们懂吗？”

其余的几个盗墓贼一齐摇头：“我们是蛤蟆跳井——不懂。难道吴老大你竟然懂得寻龙点穴？莫非平日里都是深藏不露？”

那吴老大道：“我谅你们也不懂。不过说实话，我他妈也不懂，咱不懂不要紧，我告诉你们可别声张出去，城里就有个算命的胡先生，在临街开了间卦铺相面测字，谈人祸福，无不奇中。这也罢了，重要的是此人善于相地，阴宅阳宅无所不精，只要有他懂就行了。等会儿吃饱喝足了，咱们就先去城里踩盘子，摸清了这胡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到了晚上天一黑，二话不说直接闯进去绑了他的票，拿他家中老小的性命相要挟，让他给咱们指点山里的风水穴位，何愁找不到深山老林里最大的古墓。等咱们挖得盆满钵满，再把他全家去了，鸟毛灰的，管教神不知、鬼不觉。”

陈瞎子和鹧鸪哨对望了一眼，都是吃了一惊，这伙贼人好歹毒的图谋。常胜山虽明目张胆地为匪为盗，却也不肯干这下三滥的勾当，难道城里真就有个会看风水的胡先生？以前可没听说过，未知真假，不过风尘莽莽，豪杰众多，俗眼不识，多曾失之交臂，既然遇此机缘，何不到城中去会他一会？此人是否浪得虚名，一试便知。

第五十章 风水先生

陈瞎子当即会了钱钞，起身走下酒楼，那几名散盗兀自不觉，仍在低声密谋。陈瞎子对候在楼口的手下打声招呼，让他们送吴老大等一伙贼人到洞庭湖底的龙宫里快活快活，随后找当地人打听到那风水先生的铺面所在，便与鹧鸪哨一同进城寻访。

那胡先生在城中小有名气，不论是测字问卜，还是相取阴阳二宅，都是屡试屡验，从不走眼，所以稍加探寻，就找到了地方。

陈瞎子自恃才高八斗，他早年曾在山上学过《月波照管洞神局》，对那些星象占卜、相面相地的江湖术士勾当，无一不通，知道无非是那些乡间油嘴村夫，哄骗愚弄百姓的伎俩，要真能卜算命运，还不如先给他自己算算。

他和鹧鸪哨都不信此道，只不过一时心中好奇，才顺路过来瞧瞧。到得卦铺门前，看那堂中摆设清洁，那位胡先生，正自摇头晃脑地为三五个乡绅财主谈论如何迁移祖坟。

陈瞎子和鹧鸪哨在旁听了一回，只听那胡先生谈起阴阳宅来，真是百叩百应，对答如流，显然对青乌之道极是精熟。虽然说的都是民间迁坟改祠的乡土之事，却实有真知灼见，妙语连珠，常发前人所未发之见，听得二人不住暗中点头：“这胡先生谈吐娴熟，世情透彻，必定得过高人指点，不是个落后的人物。”

那胡先生给一众豪绅分说了一番祖坟风水，收了谢钱，便将他们送出门外，转身一看，就见着了陈瞎子和鹧鸪哨。胡先生前些年曾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最是懂得人情世故，又常年做打卦问卜的营生，专会察言观色、照面识人。

他一看这二位就不是小可的人物，别看穿着便装，却掩不住周身上下的出众风骨，而且身上杀气凝重，不像是做本分生意的，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哪敢有丝毫怠慢，赶紧请二人落座，烹茶待客，寒暄道：“适才与本地乡绅们磨了好一回子牙，不知贵客驾临，有失远迎，还乞罪则个。”

鹧鸪哨抱拳还礼：“哪里，我兄弟二人久仰先生高名，故此特来登门叨扰，冒昧之处，万望海涵。适才听胡先生谈吐口音，想必是本地人氏了？”

胡先生说：“小可祖籍并非在此，只不过飘零江湖日久，常学南言，早已忘却乡音了，倒让阁下见笑了。”

鹧鸪哨和陈瞎子一听，这胡先生果然精细，说话滴水不漏，探不出他的来历。陈瞎子有心要试他的本领，便仰天打个哈哈，说道：“咱开门见山就不客套了，我兄弟恰好要出远门，先请先生给咱测个字，问问此去吉凶如何，请借纸笔一用。”

当下走到桌前，抓过文房四宝，磨得墨浓，喂得笔饱，提起狼毫，在白签上挥出一个“山”字，笔画森然戟张，要请胡先生讲讲这个“山”字。

陈瞎子写此“山”字，意带双关，胡先生自是明白人，望着那字微微一愣，已然会意，赶紧出去看看四处无人注意，立刻把卦铺的门关了，回身再次按规矩行礼，用山经里的暗语试探道：“今朝四海不扬波，原是高山过海来，西北悬天一块云，罩住此山生紫烟，山是君来云是臣，不知哪位是山哪位是云？”

陈瞎子嘿嘿一笑：“西北晴天没有云，只有黑白两座山，不知你问的是黑山还是白山？”

那胡先生一听实乃出乎意料，更觉对方这两人的来头非比寻常，心里有些慌了，忙道：“黑山过后是白山，黑山白山都是山；东山鹧子西山来，缕缕金风在九天。未敢请教二位爷台，大驾光临小可这卦铺，是要问什么边儿？”

陈瞎子端起盖碗来品了口茶，跷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道：“五行里不问金木水火那四边儿，单单只想问一问土字边儿。”

胡先生心中暗惊，他阅人无数，早看出这二位客人来者不善，怎么看也不像是来断阴宅祖坟的，就斗胆问了一句：“难不成是……倒斗的？”

鹧鸪哨答道：“先生果是明眼人，实不相瞒，我兄弟专做倒斗的勾当。此番前来，是听说世上有一门风水秘术，可以指龙脉宝地，搜山寻龙，百不失一，不知是否真能如此？还望坦言相告。”

此时胡先生已看出这俩人多半是杀人不眨眼的巨盗，心想这些人目无国法，都是“伸手五支令，卷手就要命”的狠人，我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万一惹恼了他们，只怕是性命堪忧，只好照实说了。

胡先生说，这测字卜卦的，多是江湖骗子，以前的古卦早已没人懂了，只不过借此谋生而已。不过风水一道，还真得过些许真实传授，他学的这一门风水秘术，源自古法，后融合江西形势宗风水理论，演变而成阴阳风水秘术。

以这形势宗青乌术看风水，观看山川脉里，不仅可以看山形地表，更可看到山脉河流的骨子里，直把它一派精神气质都瞧个透彻，唤做“形、势、理、气”，最是精准不过。

举个例子来说，以风水秘术来“相形度地”，就如同给人相面。有古人认为相面是做不得准的，因为以古鉴今，有多少面善的大恶人，又有多少恶相的真善人。

若说一个人生得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必是绝佳的好相，却未必了。那史书所载，商末纣王便是生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圆、两耳垂伦，怎么看都是个大不凡的尊贵之相。可纣王身为一国之主，无道宠姐己，反了天下七十二路诸侯，使得苍生多受倒悬之苦，如此看来，他这相貌岂不是犯煞带冲荼毒生灵的凶相？

再说一个周文王，人尽皆知是得道的明君，仁善之极，更是爱民如子。可他生了一副吊客眉，水蛇腰，怎么看都是福薄量浅的小人，恰好与之相反，不仅是开周王朝八百年基业的奠基者，更是命中有百子之福，要照这么看，相面就根本谈不上准与不准了。

其实要看一个人，应该是从内而外，有道是“人之所凭，尽在精神”，正所谓“有形不如有骨，有骨不如有神”，一个活人就好比是一盏油灯，精神如同灯油，外表如同灯火，首先灯油清澈充足，灯火才能明亮。

而阴阳风水之术，主要看的正是山川河流内在的精神气质，若把此术研习透了，必能做到天人相应的高明境界，可以“上观天星、下审地脉、观龙楼、识宝殿，凡有所指，无所不中”，非是江湖骗子那套相地的手段可以相提并论。

陈瞎子和鹧鸪哨听罢连挑大拇指。陈瞎子赞道：“先生高论绕梁三日，令我兄弟二人拨云见日……”随后说起想请胡先生出山，去云南和沙漠寻觅龙楼宝殿，为常胜山倾心竭力图效犬马之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出来，图个大富大贵，后世子子孙孙都跟着享用不尽，岂不快哉？何苦在地方上做这小买卖。

那胡先生先前已猜出他们有此心意，可当着这二位眼明的大行家，自不敢有所隐瞒，此刻话已挑明了，也只好直言其苦：“二位爷台都是有手段的人物，但小可的这点微末本事，只配在江湖上混口饭吃，而且先师临终之前，也曾吩咐小人要本分营生，如今拖家带口，万不敢有那非分之想。”

然后胡先生又说刚才所谈的风水秘术，都是高深艰难之道，他自己

也仅管中窥豹，只识得些断阴阳宅的小法，要说到搜山寻龙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去了也帮不上忙，反倒耽误了大事。

陈瞎子见此人不识抬举，正要动火，鹧鸪哨却是心高气傲，不愿强求他人，对那胡先生说：“人各有志，不便勉强。今日能与先生一谈，已是获益匪浅，临别之际，有一事相告，还望先生好自为之。”于是简略说了说有一伙贼人听了他的名头，动念要劫他全家老小，胁迫他去给盗墓贼指点龙脉宝穴，现在这伙人已经被“打发”了，这辈子不会再来找麻烦，但是树大招风，开个卦铺看风水测字免不了要对各色人等迎来送往，但务必有所保留，若不收敛几分，必然再次招来贼人眼目。

鹧鸪哨说完，对那胡先生抱了抱拳：“承蒙先生款待，就此告辞。”说罢起身就走，陈瞎子心想：“我是何等样人？在气量风度上绝不可输给搬山道人。”也不便再啰嗦了，便跟着拂袖出门。

胡先生惊出一身冷汗，连忙跟在后边不住口地称谢，眼看出了大门，他忽然想起一事，又把鹧鸪哨拽了回来，拜道：“二位恩公，非是小人贪生怕死不肯前去倒斗，实是在师傅面前发过重誓，终此一生，绝不涉足此道，但是……”

胡先生话锋一转，说起自己早年间参加军阀，兵败后去荒山盗墓，被阴阳眼孙国辅所救，遂拜其为师之事。如今二位爷台既然想以寻龙之法盗墓，何不去请摸金校尉相助？

鹧鸪哨和陈瞎子闻听此言，犹如晴天里头顶炸个霹雳，奇道：“胡先生竟然识得摸金校尉？”

胡先生便说起来龙去脉。原来他师傅阴阳眼，虽不是摸金校尉，但师傅的师傅，也就是师爷，却是清末赫赫有名摸金大师，人称“张三链子”。张三爷曾随左宗棠左大人，平定过新疆叛乱，立功不小，收兵后辞去军中职务，专到陕西河南等地古墓摸金，平生所遇极是离奇，后来他一个人竟然戴了三枚摸金符，真正流传至今的古符，只此三枚而已，故此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胡先生多曾听他师傅提及，知道许多摸金校尉的勾当，但张三爷门人弟子众多，摸金符并没有传到胡先生这里，所以终生做不了摸金校尉。胡先生说无苦寺里的了尘长老，得过张三爷的亲传，是正宗的摸金校尉，不过如今他年事已高，早就金盆洗手，只肯一心诵经礼佛，再不出山了。

但这长老或许知道其余两枚摸金符的下落，如果能去到无苦寺中参见了尘长老，应该可以从他口中得知另外两位摸金校尉在何处勾当，运

气好的话，只要能请到其中一位，世上还有什么古墓大藏是找不到的？

胡先生感念鹧鸪哨和陈瞎子的救命之恩，就倾其所知，都告诉给了这两个人，鹧鸪哨这才确认了先前风闻的消息，那了尘长老果然曾经做过摸金校尉，打定了主意要去拜访，于是和陈瞎子别过胡先生，飘然离去。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二人到得城外岔路，就要分头行事。陈瞎子对鹧鸪哨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兄弟你一切保重，他日江湖再会，不妨再到湖畔酒楼上拼个一醉方休。”

鹧鸪哨也道：“陈兄谋求大举，乃是领袖群雄的有为之身，不可常常以身涉险，务必珍重万千。”说罢二人拱手作别，各自上路。

陈瞎子自恃手里有幅人皮地图，又生性狂妄自大，也懒得去找什么摸金校尉相助，回湘阴整顿停当了，便带着先前选出的一众手下出发。不料这一去就栽了大跟头，同去的手下兄弟全撂在了云南遮龙山，他自己也废了一双招子，侥幸活了下来。

陈瞎子成了废人，种种图谋野心，顿时烟消云散，自觉没面目再回去见人，隐姓埋名流落各地，一藏就是几十年。常胜山里的人都以为他死在云南了，卸岭盗众群龙无首，没过几年，内部便四分五裂，就此彻底土崩瓦解了。

后面的事，陈瞎子都是道听途说，知道得就不那么详细了。自他去云南之后不久，湘阴地区就闹了场大瘟疫，月亮门红姑娘染病而亡，她临死也没能再见到鹧鸪哨一面。

而鹧鸪哨则拜了尘长老为师，前去西夏黑水城，不料也遭遇不测身受重伤，又见故人零落，不是死了，便是下落不明，不由得心灰意冷，携着举族亲眷，随一位美国神父远赴海外，再没回来。

shirley杨听了陈瞎子叙述当年盗墓的往事，只觉得恍如梦幻，似乎我们的上两代人之间渊源极深。只不过鹧鸪哨所留下的书信日记中，并没有详细描述瓶山盗墓的事迹，要不是从陈瞎子口中得知，恐怕就永远埋没了。这使她更是相信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又问我相不相信命运的安排。

我说这未必是什么“命运”，倒斗这行当从民国那时候就已经萎缩了，这手艺传到咱们这，还剩下几个人？这就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笨鸽子望边儿飞”，倒斗的手艺人平日里接触的圈子，自然离不开“风水、盗墓、古董”这些同业人士，自然是要扎堆儿的。不过听陈老爷子所讲的这段事迹，真令我们大开眼界，今天才算明白搬山、卸岭是如何倒

斗的，和摸金校尉的手段更是截然不同。都说摸金为王，但是看搬山卸岭的倒斗手段五花八门，令人耳目新奇，绝不输给摸金校尉。

陈瞎子叹道：“老夫如今也不好夸口了。你看搬山卸岭都衰落成什么样了？只怕从此绝迹，而摸金校尉却有中兴之象，思之也是不无道理。搬山卸岭下手太狠，反倒不如摸金校尉以《易》为宗旨。生生不息之道为《易》，古人诚不欺我，可惜当初老夫才智卓绝，唯独没悟出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也晚了。”

我忽然想起陈瞎子提到瓶山古墓中的铜人、铜鬼，似乎与我见过的铜

龙，还有嵌在秦王照骨镜上的铜鱼皆是一路货色，他先前曾说过，此物是与古时卦数有关，可当时未及深究，此刻念及此处，便请他指教。

陈瞎子说：“这些明器的出处来历……老夫当初虽说也是学究天人、不让孔孟，却还真没在此物上瞧出个子丑寅卯来。说起是怎么知道的，还是另有一段遭遇。”

第五十一章 自然博物馆

陈瞎子说起此事经过，当年率众南下云南倒斗之前，正要把从瓶山挖出的各种宝货估价出售。以往盗来明器出手都没这次迅速，盖因湘西盗墓之事闹得不小，当时不仅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军阀土匪们盗宝的勾当，更有各地的古物贩子蜂拥而来，都想趁机捞上一票。

正值世道大乱，古董价格低落，但有落必然有涨，许多商人都想在此时囤积一批货真价实的真东西，等到太平年月就可以漫天要价了，所以古董明器的交易始终都未中断。

省里有个嗜古的巨富，姓钱，家里在上海、青岛等地开了数家纱场，在地方上也有许多产业。钱老板出身大儒之家，受家庭熏陶，自幼喜欢古玩，特意托人找到陈瞎子，亲自来挑了几样中意的东西。

其中就有鹧鸪哨在丹井中，见到六翅老蜈蚣拜棺吐丹的那口棺槨，还有丹井中的青铜丹炉，另外又买下来造型奇异古朴的铜人、铜鬼，钱老板如获至宝，喜形于色。

陈瞎子一向自命不凡，非汤武、薄孔孟，总觉得自己的才学见识，在当世无人能及，连古圣先贤都不肯放在眼里，但看了那对无眼的铜人、铜鬼，虽知其中多有蹊跷，却揣测不出半点玄机，有心想问钱老板为何要选这几样古物，看他是否知道其中渊源来历，可话到嘴边，又觉得有失身份。

最后又兜了几个圈子，以谈古论今为借口，从钱老板那得知了一二。那钱老板最喜欢读《易》，而且研究得很深，知道如今的八卦都是后天推演所得，最早的古卦，不是用“乾坎艮震”，这类符号，这青铜的无眼人符和鬼符，都是古卦象中最原始的符号，要想卜出一幅卦象来，最起码要凑齐四枚古符，可惜只有两个，全套的就更凑不上了。

青铜古符最少有四枚才能使用，据说掌握此道，可以洞悉天机之玄妙。至于怎么个用法，钱老板并不知道。只知道铜符必是三朝以前的古物。所谓三朝是指夏、商、周，至于什么唐宋年间的东西，与三代的历史文物相比，尚未能称古物，在真正的行家眼中，其收成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而那口烧丹的铜炉，则应该是四汉末年之物。

丹炉上有若干精细奥妙的纹绘，都是描绘古人炼丹的场景，仔细观看的话，其中竟然也有青铜古符的标记。但钱先生造诣虽深，也看不懂其中的内容，只是觉得此乃古之奇物，蕴涵着极深的秘密，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陈瞎子心想既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藏在家中又有何用，当下送走钱老板，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一转眼光阴似箭，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再没遇到过类似的青铜古符，当年的事早就抛在了脑后，直到上次听我提起百眼赤龙符之事，他才猛然想起了此节。

陈瞎子对我说：“你们若有机缘，不妨凑齐四枚古符，也好让老夫知道知道，究竟都有些什么天机。”

我说：“其实我只是阴错阳差见过两枚青铜古符、我个人对此虽然有兴趣，可也不会因为想窥探什么古人留下的天机，就满世界去找。现在我最急于知道，世上什么地方的古墓里还有金丹。这救人如救火，再找不到古尸的内丹，我的那位朋友就得去见马克思了。”

陈瞎子笑道：“此言差矣，人生匆匆数十载，卑微渺小如同蝼蚁，若能以蝼蚁之躯洞悉老天爷的秘密，纵然是粉身碎骨也不枉了。”

找苦笑摇头，这陈瞎子虽然英雄迟暮，野心却是半点没少，不过在追求变了，而且境界更高，竟然想知道“神”的秘密。

我觉得Shirley杨信教，而且很虔诚，她可能会相信这些“天机、启示、神明”的概念，可Shirley杨也摇了摇头，她说：“问一个人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就如同问金鱼它生活在水中的水是什么，没什么意义，信仰应该是心灵的归宿。”

陈瞎子说：“至于那古尸内丹，在湘西瓶山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两枚，皆因瓶山本是丹宫，又是一座药山，有此物不足为奇，其余的地方。就少之又少了。但那瓶山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被盗空了，连当地没什么明器的洞夷墓穴，也都教那些不成气的毛贼刨空了。如今你二人想找古墓金丹，恐怕只有去问老天爷了，不得天启，偌大的世界，纵是踏破铁鞋也难寻觅。”

我见最后的一点指望都落空了，不由得心灰已极，看来多铃的性命终究是救不得了，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要多铃还活着，我就会尽力再想别的办法。眼看天色晚了，当天没办法返回北京，只好就近在铁道部招待所里临时住了下来。

转天我问陈瞎子今后有何打算，是否要和我一起去美国逛逛，陈瞎子叹了口气：“古人常将浮生比梦，感叹光阴迅速，人生一世，恰似寄身于太虚之中，其间有多少喜怒哀乐，悲欢憔悴，得失聚散，生离死别，移形换壳，到头来都如梦幻一场，有聚终有散，正应得无常二字。万万没想到当年洞庭湖畔一别，此生竟再也不得相见，回首前尘往事，恍如昨日，于情于理都该去故人鹧鸪哨的墓前祭拜一番。不过老夫的这把老

骨头，恐怕也没几天活头了，实不想死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还是想先回湘阴老家走上一遭。”

我只好买了火车票，和Shirley杨到火车站将他送上列车，并且跟他约定，清明节前就去找他，然后一同到美国去为最后的搬山道人扫墓。

送别了陈瞎子，我们就回招待所去收拾东西，路上顺便买了张报纸，在公共汽车上翻看了几页，见有一整版的内容，说的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辉煌成就。为丰富天津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天津市自然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各界领导纷纷题词祝贺”。

这种新闻随处可见，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可其中有一部分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为丰富自然博物馆的展品，湖南省的一批珍贵出土文物，将送至天津展出一周的时间，地点在博物馆二楼的第六展室。

这批湖南省的珍贵文物，包括一批由爱国侨胞捐赠的国宝级文物，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无眼人形青铜佩饰（周）、鍍金描银九色绘像铜炉（汉）……”

我奇道：“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这些东西不就是当年搬山卸岭的好汉们，从瓶山倒斗倒出的珍宝吗？原来已经被爱国侨胞献给国家了，又拿到天津来展览供群众参观。”

shirley杨接过报纸看了看，她也是好奇心起：“报上的照片有些模糊，咱们何不顺路去自然博物馆亲眼看看？”

我们俩一拍即合，当下也没回招待所，直奔自然博物馆买票入场。这个展览馆成立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被称为“北疆博物馆”，后改为“人民科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展览曾一度中断。由于重新开放时间不久，展品显得也不怎么多，但里面参观的来宾络绎不绝，有组织的学校团体占据了人群的一多半，大部分都是去看各种古生物的化石和标本。

当时的社会上流行展览热，如果去到公园里，就经常可以见到有“畸形胎儿标本、新疆古尸、人体解剖……”之类的展览活动，甚至还有些稀奇动物展览，无非就是和猪崽一样大的老鼠、人头蛇身的怪物等等，噱头五花八门，其中却也不乏挂羊头卖狗肉之流。所以我对本馆内的陈列品并不感兴趣，见馆外有楼梯，直通二层的“湖南省出土珍贵文物展览”，便带着Shirley杨径直上了二楼。

从二层外边进去一看，展品当真丰富，几百件大小文物，分门别类

琳琅满目地陈列在各个玻璃陈列柜中，其中有不少都是仿品，真东西不可能这么随便让人看，但普通的参观者也看不出来，就看个新鲜而已。不过到这层参观的人并不多，显得有些冷清。

我见过无数明器，看见这些东西，不免都觉得有些眼熟，走马观花地一扫而过。在一个陈列柜中，赫然见到了传说中的丹炉，果然与陈瞎子描述的完全一致，以我的眼力判断，这件东西绝对是真品，可能由于器形庞大，不用担心轻易被盗。

Shirley杨想起她外祖父当年曾在此炉中藏身，不由得神驰想象，看得出了神。我则盯着炉身上的纹路，想仔细辨认图中的细节，可奈何丹炉与陈列柜玻璃之间的距离足有一米远，我虽然不近视，却也看不清楚细微之处，而且铜炉上共铸有八幅“仙人化丹图”，其中几面都由于角度被挡，连看都看不到一眼。

Shirley杨忽然想起形影不离的照相机忘在招待所中了，她急着想拍些照片，就让我在这随便转转，她立刻回去拿相机。我只好在自然博物馆里独自转悠，看了几遍丹炉，又去看了看另一组陈列柜中的铜符。那眼睛中空的人符、鬼符都在，古铜绿迹斑斓，似乎皆是真品，我正待凑近了细看，忽然过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二话不说就往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我只顾着去看古符，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出突然，也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看明器也犯法？我莫名其妙地对那警察说：“警察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可一样也没落下……”

那警察却叫道：“连长，你不认识我了？”说话的嗓门很大，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以前在部队上的一个战友，当初一同在前线打过仗，叫艾红军，我以前给他起了个外号“爱捣蛋”，自从我离开部队后就没再见过他，想不到几年后竟然会在自然博物馆里遇上。当年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友意外相逢，自是又惊又喜。

我笑道：“老艾你嗓门还是那么大，怎么现在混进公安队伍了……”正要同他叙旧，却突然见到展室门口有个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我当即一怔，心中隐隐约约觉得不妙，竟像是被人从身后扎了一刀，但又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劲，茫然之中完全捕捉不到任何头绪。我急忙拨开身穿警装的艾红军，快速向那个似曾相识的神秘背影追了上去。

第五十二章 夜深人静

我快步走到门口，不料刚好有一群集体参观的学生进来，把门前的走廊挡了个严严实实，等我拨开众人下到一楼大厅，已然寻不到那人的踪影了。

我喃喃自语地骂了一句，真是见鬼了，刚刚那个人好像在哪见过，可偏偏想不起来，隐约有种预感，对方也是冲着从湖南运来展览的几件文物而来。

正当我出神的时候，艾红军从后边赶了过来，大声说：“怎么了连长？看见谁了？搞得和丢了魂一样。这回你可不能说走就走了，等我下班了咱喝酒去。”

我怕艾红军嗓门太大影响了其他人，就把他拽到自然博物馆门外，随便聊了几句。我说：“爱捣蛋你怎么当上公安了？就你这大炮筒子似的嗓门，离着二里地就把贼都吓跑了。”

艾红军笑道：“我们分局领导还就看上我嗓门豁亮了，镇得住呀。上次听别的战友说你快出国了？看来咱国内都招不开你了，真打算出去投机倒把啊？”

我说：“国外哪有投机倒把这么一说？我也不是出去当二道贩子，咱是弹性生存，看什么合适就做点什么。你穿着制服在博物馆里晃悠什么？现在没当班？”

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艾红军老家是湖南的，从部队出来后被分到天津参加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空回家探亲。这次湖南省的一批文物来天津展览，随同而来的工作人员中，有个姑娘是艾红军的亲妹妹艾小红，所以艾红军才特意抽空过来看看她。

我心里一琢磨：老艾这岂不是有现成的后门可走？就赶紧对艾红军说：“喝酒的事得先放放了，现在我这有件急事，你得想办法帮我走走后门。”艾红军说：“咱们之间提什么帮忙，有什么事你尽管说，除了借枪，借我脑袋都没问题。”

我说：“谁说找你借枪了？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是美国人你知道吗？别看跟咱中国人长得一样，也是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可实际上是啃洋馒头长大的，说白了就是一老外。他们那些老外，最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古董。据说咱这展出的那口汉代铜炉，在好几代以前是她家祖上收藏之物，所以特别有感情，一看见就眼泪汪汪的。”

艾红军插口道：“连长你都结婚了？我可连杯喜酒都没喝……”

我说：“你别打岔，暂时还没结婚呢，等结婚时肯定少不了请你喝酒。想喝喜酒吗？要真想喝喜酒你就得帮忙，因为你嫂子说了，她想在近处仔细看看这件古物，我要是满足不了她这点小小的愿望，她就跟我掰f。你说我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媳妇儿多不容易。”

艾红军面露难色：“这些湖南省的文物都锁在陈列柜里，我又不是这单位保卫科的人，手里也没钥匙。何况这都是国宝啊，咱普通老百姓哪能想看就看、想摸就摸，外国来宾也没这待遇啊。不过连长你别着急，我找我妹子问问，说不定她能找个机会带你们看看。”

艾红军说完就把他妹妹艾小红叫了过来，介绍我们互相认识，我一看这艾小红以前做过解说员，说话细声细气，普通话很标准，怎么看也不敢相信跟他哥是亲生兄妹。我先套了几句近乎，便问她能不能走走后门，打开陈列柜的橱窗，让我们到近处看看那些文物，再拍几张照片研究研究。

没想到艾小红却毫不为难，一口答应下来：“没问题，不过这次运到天津的都不是真品，而是由专家按一比一比例仿制的赝品，专门供展览使用。按有关规定，一级文物都保存在特殊的仓库里，不会轻易搬动，看看赝品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白天不方便，晚上我和值夜班的打个招呼，从后门带你们进来参观。”

我一听是赝品，不由得好生失望，那些真东西可能都严密封存在地下珍宝库中，若无特殊机缘，这辈子恐怕都无法见到了，当时就断了这个念头。可艾小红又说：“虽是仿造的，但都是出自专家之手，细节一丝不差，和真品几乎没有区别，连上面的裂痕都一模一样。”

我转念一想，我们特地来看这丹炉，主要是想看看炉壁上的几幅炼丹图，也许其中会有古墓金丹的线索，如果仿制品足能以假乱真，其上的纹绘镂刻自是完全相同，就如同实物的照片一样，应当值得一观。于是和艾小红约定今天晚上十一点，在自然博物馆后门碰头。

艾红军尚有工作要忙，嘱咐了艾小红几句，便和我匆匆话别，骑着白行车去了。我在博物馆大门等到Shirley杨回来，把遇到以前的战友，晚上可以走后门进来参观的事对她简略一说，她自是十分高兴，可一听说看的是赝品，也不免有几分失望。

当晚我们依约来到自然博物馆后门。这是一条狭窄冷清的街道，深夜里寒风正劲，吹得枯树枝咯吱吱作响，整条街上没有一个人。

我敲开了门，艾小红裹着军大衣，拎着很长一支大手电筒将我和Shirley杨接了进去。整个自然博物馆里静悄悄的，主楼里的灯全黑着，

外边的门房里，有一个值夜的老头，事先已经打好了招呼，问他拿了一串钥匙，就直接来到门前。开锁进了大厅，里面是黑灯瞎火的标本展览室。大厅很宽敞，每走一步，就有空旷的回声传出。艾小红打开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那些被制成标本的各种昆虫和野兽，都永远保持着一个凝固住了的姿态，白天看着倒没什么，可是在黑夜中确实显得有几分恐怖。

艾小红似乎有些害怕，转头对我说：“晚上和白天的自然博物馆还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可能是太静了，我有些不太适应。”

这种寂静而又诡异的气氛我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我知道艾小红不是本馆工作人员，里面的环境和建筑结构她并不熟悉，便接过她手中的电筒走在前边，边走边对她和Shirley杨说：“在这座大楼里，一楼是粽子，二楼是明器，不静才怪呢。”

艾小红不知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而Shirley杨自然清楚，低声道：“别乱说，这里展览的都是动植物模型标本，又没有人类古尸，哪里会有什么粽子。”

我信口开河地说，我认为动物标本，应该也是一种“僵尸”，在早期标本制作的过程中，肯定吸取了很多制造木乃伊的经验。而且生物标本中也囊括“人体标本”这一项，只不过粽子标本不会诈尸也不会霉变。听我祖父讲，在清代有位女性起义军首领叫“王观音”，她不幸被捕遇害后，尸体就被外国人偷着买走，制成了一具标本，从海上转运到英国展览，标榜是圣母妖孽的遗体，利用洋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来骗取钱财，这种人体标本就是很不人道的，与科普无关。

艾小红听我谈论人体标本，脸都有点吓白了，赶紧说：“胡大哥你千万别再提这些事了，我今天听人说，这座博物馆里有两件标本很……很邪门，你要不是我哥的战友，我在晚上可真不敢带你们进来。”

我和Shirley杨都觉奇怪，什么标本要用“邪门”这个词来形容？艾小红停下脚步，指了指大厅尽头的一个玻璃柜子：“就在那座展柜里，有一只白蝙蝠的标本。”

我奇道：“白蝙蝠确实比较罕见，不过世上并非没有，怎值得大惊小怪？不妨说来听听，让我分析分析是真是假。”

Shirley杨对艾小红说：“博物馆里的藏品多，相关的故事和传说自然也是很多，有些事情传得时间久了，难免会失真变形，是不必当真。”艾小红说：“大概是我太胆小了，我也是今天听招待所旁一位老太太讲的，她说自然博物馆里有只白蝙蝠标本，是在解放前由一位山民捕

杀到的……”

她说的这件事，我也曾有过耳闻。传说当时经常有小孩失踪，老百姓以为是有“拍花子”的拐卖小孩，都不敢轻易让孩子们出门玩耍，谁知附近的小孩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失踪，使得家家关门闭户，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村里来了个腰系白绦的老者，他说小孩都被“药叉饿鬼”吃了，那饿鬼吃了许多小孩；就要化成人形投胎了。方圆百里内的大肚子孕妇，都有可能怀的“鬼胎”，如今没办法了，只有拿药坠胎，死胎都要扔到山里。

解放前的人们都迷信思想严重，顿时信以为真，愚民愚众从者无数，到处逼着孕妇喝药坠胎，又把死胎扔进一个山沟里，害了不知多少无辜性命。

在山里有个猎户，一天追赶一只白兔，迷路钻进了一处山洞，见洞中白骨森森，正惊慌失措之际，见洞穴深处白影闪动，他当即以手中猎叉击刺，竟然刺死了一只灰白色的老蝙蝠，从那以后附近再没丢过小孩。

有人说这只老蝙蝠是混沌初分时，天地间一股恶气所化，专要吃人，又化为老者在市上妖言惑众，骗老百姓用药坠胎，扔进山里供养它。肯定是观音菩萨显灵，让白兔引猎户进洞，为民除了此害，可见佛天甚近，真是救苦救难，否则若无佛法周全，凭他区区一个猎户，怎有本事杀得了那洞中的老妖？而那猎户得了白蝙蝠尸体，其事迹被广为传播，当即便有几个洋人来使钱买了回去，制作成标本放在了天津的博物馆中，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这种传说在卜成里能有八成都是虚的，可能猎户捕到白蝙蝠，转卖到外国人手中制成标本是真，其余的皆不可考证了，多半是传来传去越来越不靠谱的野谈。

我走到近处用手电筒照了一照白蝙蝠标本，完全看不出它活着的时候曾是个吃人的魔君。我正想招呼艾小红也过来瞧瞧，别这么疑神疑鬼的，却忽听头顶上有脚步声传来。艾小红闻声吃了一惊，吓得险些趴在地上：“老蝙蝠精真活了！”

我脑中忽然有个念头一闪，立刻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背影，招呼 Shirley 杨和艾小红道：“二楼有飞贼……”话音未落，我已抢先冲上楼去，但二楼的门锁却被锁着，钥匙还在艾小红手中，我只好举着手电筒从玻璃窗外往里面乱照。

黑暗中果然有条人影，正蹲在丹炉附近，他猛然见到我在门外，也吃惊不小，扭头就跑向窗边，从窗台上爬了出去。这时艾小红和Shirley杨也跟了上来，急忙取钥匙开门。

我迫不及待地推门入内，见窗户敞开着，冷风呼呼灌进屋来，而那人逃得好快，早已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我们眼见是没处追了，只好关上窗户，在四周看了看，所幸并没丢什么东西，而且都是仿品，真损坏丢失了也不打紧。不过我初次看到这些展品时，由于距离稍远，都误以为是真东西了，这博物馆又没什么严格的安全措施，难怪会有人打这批古物的主意。

我对艾小红说：“既然没什么损失，我看就不用告诉警察了，做贼之輩最是心虚，此番受了惊动，肯定再也不敢来了。”

这时Shirley杨在地上捡起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这种笔记本很常见，大多是单位里发下来使用的，印着工作记录的字样，可能是那飞贼走得心急，慌乱中丢在地上的。

我从她手中接过这本工作记录，翻开看了看，只见第一页上写着主人的姓名“孙学武”。我在口中念了两遍，问Shirley杨道：“孙学武是谁？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你有没有印象？”

Shirley杨说：“老胡你忘了，这是孙教授的名字，那位经常走村串寨收集龙骨天书、研究古代符号与文字的专家孙教授。他深夜时分到自然博物馆来做什么？”

我对孙教授没什么好印象，冷笑道：“这老贼，被我抓了个现形，看他以后还有什么面目说我是倒斗的……”说着话随手翻了翻那本工作记录，竟然越看越是惊心动魄，无价之宝秦王照骨镜的图形，赫然绘在当中。

第五十三章 府中求玄

孙学武教授遗落在博物馆中的工作记录里，精确地勾绘着秦王照骨镜的图案，我虽然从没看过这面古镜的镜背，但嵌在铜镜边的无眼鱼符特征明显，绝对不会认错。古镜图案的四周还注释着许多文字，可能都是孙教授的研究和分析记录。

我还以为秦王照骨镜已经被陈教授交给国家了，难道他竟然暗中先给了孙教授？孙教授在三更半夜偷偷潜入博物馆，究竟意欲何为？

我心中满是疑问，见这本工作记录内容繁多，一时半会儿难以看出什么头绪，就合上笔记本装在了大衣口袋里，准备回去再看，眼下还是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先去看看那口汉代丹炉。

此时展柜的侧面已经被人撬开了，想必是孙教授所为，艾小红见状，当即表示要通知警察。我劝她说：“毕竟只是赝品，而且又没丢失损坏，还是别为这点小事麻烦领导和公安部门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了。”

人民警察为人民，咱们人民群众也是应该与人民警察心连心的，哪能总想把麻烦推给警察呢？应该多为你哥他们着想才是。”

艾小红也是个实心眼儿的姑娘，她点头说：“胡大哥你不愧是在部队人熔炉中锻炼过的人，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我还是不给我哥添麻烦了。那咱们就快去看那尊鍍金银五色铜炉吧。”

艾小红把我和Shirley杨带到铜炉前，这回没了阻隔障碍，炉壁上的一切细节都在眼前，我问艾小红：“小红妹子，你们馆有这东西的解说词没有？”

艾小红说当然有了，挺长一大段，都是专家给写的，当下就给我们按博物馆里的解说语解说了一遍。

我听到一半就直摇头。所谓“专家”精心撰写的解说内容，与瓶山丹炉的真实来历、用途相差太多，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不过湘西瓶山中的丹宫，在史书上少有记载，近代除了进去盗过墓的搬山卸岭之辈以外，更是鲜有人知，与其听专家们捏造出几句不囫圇的套话来，还不如凭我自己的眼力和经验去解读。

我将手电筒举起来，把光束固定在炉身精致的铜壁上，以便让Shirley杨看得清楚些。Shirley杨指着铜壁上一片凹凸起伏的铭文说：“秦汉之际崇信方术丹药，将烧炼不死仙丹称为炉火之术。这些铭文可能是药诀。”

瓶山丹宫里有大量从各地挖掘来的棺椁腐尸，按陈瞎子和鹧鸪哨那种盗墓大行家的看法，这是一种以死人“烧阴丹”的卑劣行径。Shirley杨能识古文，她说丹炉上残缺不全的铭文大致记载着：“人体以肾为引，生金之本，性命之根，有窍通于舌下。常生神水，左曰金津，右曰玉液，下灌丹田，丹田既满，流传骨髓；骨髓既满，流传血脉；血脉既满，卜传泥丸宫，反归于肾，如日月循环，死后金水凝而为玄珠。”

那八幅铸在炉壁上的仙人烧丹图，前四面都是烧阴丹提取玄珠之法，诸如“切割古尸取肾，烧煮煎熬出金水玉液，混合铅汞引炼丹头”之类，令人几欲作呕。

我心想这烧阴丹的损招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要是真能依此烧炼出金丹来，恐怕就不是不死仙药了，而是名副其实的致命毒药，谁吃谁倒霉。再看另外四幅丹图，则另有一篇较短的铭文，与阴丹药诀相反，说的是真丹，也就是我们想找的内丹。

自古炼内丹即为炼气。气之所以养形，盖于五脏六腑之间，因七情而敛散，故发于五岳四渎之上，有六气之变，能清浊以无余，湛然寂如，固山水之渊，非六气可得而取也。青龙之气，如祥云衬月；朱雀之气，如朝霞映水；勾陈之气，如黑风吹云；玄武之气，如腻烟合雾……

我在内蒙草原尽头的百眼窟里，曾亲眼见过形体巨硕的老黄鼠狼尸体中，有一枚红丸真丹，就如同牛黄、驴宝一类的生物体内结石。在风水一道中，所谓的“生气”，渺渺茫茫，无形无质，而这种古尸中的内丹，正是由于天地间的生灵感受日月山川之精化所凝结而成。《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化”字一卷有详尽阐述，其实所谓的“内丹”并不能使人延年益寿，更谈不上长生不老，只是天地之生气在生灵体内化为实质，但南洋降头师要为多铃拔除尸降，就绝对离不开此物。

以前大内皇宫中收藏了许多内丹，正史所载最著名的，当属北宋年间的“蜘蛛宝”，这些生气凝结的丹头，都有驱尸毒拔尸降的效力。可如今那些古物早就或是毁于天灾人祸，或是失落无踪了，也唯有寄希望于在某地古墓冥府中还能找到，正如古人所言，在古墓地宫中寻找丹药，此乃“府中求玄”之举。

可是鍍金银五色丹炉上却并没记载哪里有古墓金丹，我尚不死心，又去看炉壁的上下两端，边看边对Shirley杨说：“孙教授是研究古代符号密文的专家，他为何会偷偷溜进博物馆看这口丹炉？这老儿也想服食求神仙不成？他可不应该觉悟如此之低，人民群众白培养他这么多年了……”

Shirley杨忽然按住我手中晃动的手电筒，将光束照到炉顶，对我说：“孙教授大概是想看这部分……这铜炉的前身是来自归墟。”

炉顶高处是连为一体的纹饰，铸造得很精细，人物和器物都是侧像，神态古朴生动，有些像是连环画，先是大海扬波，成群结队的“龙兵”，负着一口古鼎上岸，此鼎形状特点与恨天氏以龙火铸造的铜鼎完全一样。

随后是百鸟争鸣，一个天子般的人物横卧在鼎旁，似乎是死后将古鼎做了陪葬品，鼎上分别装饰着四枚古符，分别是龙、人、鱼、鬼，都嵌在鼎身的一面圆盘之中。看那圆盘竟极似秦王照骨镜的样子。

接下来山陵遭天雷击穿，有许多人把古墓中的巨鼎抬出，鼎器至此已经四分五裂，又被人铸成厂炼药的丹炉。

这一层图案应该是记载这丹炉的来历，似乎是周王朝时恨天氏进贡的古物，被某一代周天子下葬时埋入古墓，后来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古墓内的器物暴露出来，才有人将铜鼎取走，改铸为丹炉。如此看来，那些上古的卦符，都是从归墟流传出来的。

我知道恨天人精通古卦，可以照烛以卜万象，但有件事始终被我忽略了，秦王照骨镜既然与那几枚神秘的无眼卦符配套，它就应该是一面卦镜，而关于秦王照骨镜的来历，恐怕就未必如陈教授所言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被骗了，什么古镜镇尸，镜背为尸气所浸不能照人，都是与这南海卦镜毫不相干的。秦王照骨镜也许确有其物，但肯定不是我们从南海沉船中打捞回来的那面古镜，鬼知道这镜中埋藏着什么秘密。

Shirley杨的脸色也不太好，她自然已察觉到我们被人欺骗了，可从她眼神中流露出的则是疑问：“孙教授潜入博物馆来看五色丹炉，是同他研究所谓的秦王照骨镜有关？他如此痴迷这面古镜，究竟想做什么？”

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老小子的工作记录已落在咱们手中，回招待所后仔细看一看，也不愁查不出他的底细。”

我们又将五色丹炉从里到外看了个遍，随后又让艾小红带我们去看绘有女仙的漆棺，以及铜鬼、铜人的复制品，觉得再无遗漏了，这才心满意足。

艾小红把我们送到自然博物馆门口，我跟她握了握手，客气道：“我跟你哥爱捣蛋是战友，你就跟我亲妹子差不多，也不跟你见外多客套了，但还是要感谢你今天晚上带我们参观了这些文物，另外还见识了这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前专门吃人的白蝙蝠精标本。”

艾小红说：“胡大哥你别开玩笑，等将来你们有空来湖南，我带你们去参观我们湖南的镇馆之宝，那可是千年湿尸，世界奇迹，比白蝙蝠标本有意思多了。你看到过真正的千年古尸吗？不是仿制品。”

我对艾小红嘿嘿一笑，说道：“以前倒是看见过一两回，不过不是在博物馆里，所以没敢细看，等下次去到你们那再好好参观。”说完便挥手同艾小红告别。

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路上根本没有车，只好和Shirley杨开“十一号”，等走到招待所的时候，冻得肺管子都麻木了，赶紧先用暖壶里的热水冲了杯茶，连大衣都顾不上脱，就点上支香烟，准备翻看孙教授的工作记录。

我正要翻开来读，Shirley杨却突然按住笔记本说：“我觉得这么做是不是不大好？也许这些都是孙教授的心血，咱们不应该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偷看……”

我说：“偷看也有很多种，有一种偷看是无意中看到的，他掉在地上被我不小心看了几眼，按理说不能算是偷看。再说天底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咱们要不看明白了内容，怎么好只凭一个名字就还给孙教授？”

我把Shirley杨的心思劝活了，说服她陪我一同查看这本工作记录。此时在招待所里，再无旁人相扰，说起来我老胡也算是业余考古爱好者，自然是要静下心来一页页仔细观看。我对Shirley杨说：“孙教授曾经对我说他的工作内容都是国家机密，他娘的吹牛不上税，咱们就看看这位研究龙骨天书的专家都有什么国家机密……”

我早已抑制不住好奇心，边说边翻开工作记录。这种笔记本是最寻常不过的，里面每隔数十页就有一张彩插做装饰，彩图中多是北京的各种景观，包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纸色微黄，里面还夹带了许多票据，恐怕用了不少年头了。第一页印着孙教授所在单位下发文具的红章，底下有用钢笔写的“谨言慎行”四字，最下边是“孙学武”的签名。

翻到第二页，只看了头一行字，我和Shirley杨都是一怔，心中极是惊诧，异口同声地问对方：“孙教授怎会知道大明观山太保？”

第五十四章 失落的记录

我记得陈瞎子对我们讲述盗墓往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观山太保，搬山卸岭合盗瓶山古墓的时候，在无量宫丹井下的铁阁露房的山腹回廊中见到过一具形容诡异的尸体，根据尸身上的遗物，推测其为明代的盗墓贼观山太保。

以当年卸岭盗魁陈瞎子与搬山道人鹧鸪哨的阅历见识，尚且对观山太保只闻其名，不知其实，只听闻此辈行踪诡秘无方，观山之事，神仙也猜他不到，当时卸岭群盗正在寻找瓶山古墓，只把那具观山太保的尸体匆匆焚化了事。

陈瞎子的这番话言犹在耳，但我和Shirley杨却完全没有料到，在孙教授遗落的这本工作记录中，竟会提到观山太保。

我与孙教授只在陕西古蓝县见过两次，双方话不投机，而且此人脾气古怪，喜怒无常，说起话来遮遮掩掩，屡屡欲言又止，似乎对倒斗的手艺人格外痛恨。但他身为考古专家，竟又偷偷摸摸潜入博物馆里窥探文物，还在工作记录中研究古代盗墓贼的历史，我看这孙教授一定是个有许多秘密的人，他做的事情才是连神仙也猜不透。

但知道秘密太多，而又不能说出来的人，日子一定不好过，时间久了，那些秘密就变成了对知情者内心的煎熬和折磨，所以有些人就会选择一些特殊的渠道给自己减压，例如把事情详细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孙学武大概就是这种人，他的工作笔记中，除了详细记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许多他个人的主观意识。

我和Shirley杨仔细阅读了这本记录，陈教授与孙学武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前也常对我们提起他的事情，加上一些我们的揣测，很容易就能理解记事本中的内容。原来孙教授提到的国家机密，也确实是“国家机密”不过他所谓的“国家机密”，并不是现在当代的，而大多是古时候的绝对机密。

占卜、征兆、预言、暗示之类的古老文献记载，不仅东方有，西方也有，内容和形式大多都非常神秘、隐晦。中国古代的秘密文献，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龙骨，也就是刻在龟甲上的铭文与符号，后世学者将这些古怪难解的神秘文字，称为天书、谜文。

龙骨天书中记载着大量巫卜、天兆、不死、长生之类的内容，专家对于“天书”的破解工作，是极其艰难枯燥的，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很少。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些巫卜内容多是不可信的，是科学尚未开化的古老产物，但对于研究几千年前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活动，

龙骨天书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孙学武的工作内容，就是破译解读古代秘密文献，也专门负责从各地发掘收集刻有各种古文字符号的龟甲、兽骨，虽然收集整理容易，解读起来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破解那些体系与历史背景不同的古代密文，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有时一个简单的符号，就要用掉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考证。长期面对这种艰难枯燥的工作，养成了孙教授孤僻的性格，但他仍然痴迷于此道不可自拔，甚至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也不为过。

直到后来出土了唐代的《龙骨谜文谱》，对龙骨天书的研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随之而来的，又是另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卦象、机数。

西周时期盛行演卦，照烛龟卜所产生的卦象，是巫卜的最高境界，也是所谓的“天机”，可能现在有许多人难以理解，既然古人有预测吉凶祸福之术，为何要将结果用卦象显示，而不直接描述结果？

其实不仅是演卦获天机，包括后来中国历史上各种预言，诸如推背图、马前课、梅花诗、烧饼歌之类，无不隐晦难解，多有故弄玄虚之意，把所谓的预测和秘密，都用暗示的方法流传下来，或图画，或诗词，种类五花八门，事后方解其意，似乎故意不肯预先告诉人们结果。

这种形式，实际正是古代传统观念的一种体现，古人认为“幽深微妙，天之机也；造化变移，天之理也。论天理应人，可也：泄天机以惑人，天必罚之”。

意思是说，牛生不息的“天道”可以谈论，让人们懂得天人相应的道理，但“天机”则不可明言，因为天机微妙，容易使人迷惑妖妄，正如常言所说“天机不可泄露”，君子应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西周时期的周天十六卦，却穷通天地之变化，烛万物而无所隐。据“龙骨天书”上记载，周天卦数出世之时，夜有鬼哭，随后黄河泛滥，淹死人畜无数，只因造化中的秘密，从此发泄尽了，所以才被迫毁去二分之一，仅留八卦存世。

这些失落的古卦，也成了孙教授研究中的瓶颈，记载古时卦象的龟甲数以万计，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信息宝藏，但没有周天卦数，就根本无法解读，他一生倾心竭力的研究成果，只缺少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又因为孙教授性格古板，不通人情，打点不好人际关系，所以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死钻牛角尖，打算找出周天卦数，把西周的古卦龙骨彻底破解，到时候必定震惊中外，也不负这许多年耗费的无数心血。

古代的秘密文献，大多藏在遗址、古墓，或者洞窟里。因为古墓深处地下，空间相对封闭，里面的陪葬品，往往能完好地保留下来，孙教授寄希望于此，每当考古部门发现古墓陵寝，他总是格外关注墓中的龟甲、兽骨和钟鼎铭文，指望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但解放后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被动发掘，而对那些尚未遭到破坏的古墓，则是按规定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孙教授常年在基层和考古现场工作，这些年来所见所闻，各地的古墓大多是十墓十空，早不知被历代盗墓贼滤了多少遍坑。

有几次考古人员发现古墓盗洞比较少，还满心欢喜，以为里面多少能保存下来一些东西，谁知进去一看，墓底下都被挖成蜂窝了。原来古时候的盗墓贼能观山寻藏，打盗洞可以直捣地宫，故意避开了厚土巨石的墓顶。跟那些经验、器械、手艺传承了几千年的盗墓贼相比，当代考古的方法显得格外笨拙、落后、缓慢。

孙教授对此痛心疾首，恨盗墓贼入骨。这些家伙从古到今赴后继，不停地盗墓盗了几千年，才导致大量埋藏珍贵文物的陵墓，都只剩下一个个空荡荡的土坑。要不是盗墓的贼人太多，那龙骨天书里的种种神秘卦象早就破解了，而他孙教授的价值和研究成果也会得到认可，走到哪都受人尊敬，可现在只能饱受排挤，整日怨命苦挨，一时半会儿挣不出这口气来。

在学术地位上的这点私心只是其一，另外孙教授已经对龙骨天书中的内容着了迷，他倘若搞不明白龟甲上的古卦天机之谜，便每日每夜都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有一次，孙教授意外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明代，四川省境内有一支豪族，近似神棍邪崇之辈，擅于妖术，通晓一种称为“观山指迷”的风水方术，男称“太保”，女为“师娘”。这伙人蛊惑人心，势力极大，明末政府统治能力薄弱，对其也无可奈何。

观山太保为首之人，是地方上的巨富，姓封，懂得炉火之道，炼气养形，有通天的本领、敌国的家私，收得门徒弟子无数，自封为“地仙”。此人不仅有盗墓之癖，盗发了不少各朝古墓，而且还有造陵之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山里造了座“地仙村”。虽称村庄，实为阴宅，也就是墓穴。

他将盗挖来的明器棺槨、丹鼎陶俑，甚至别的古墓中贵重罕见的建筑材料、墓砖木槨，一律收藏在自己的墓城之中，建造了许多风格诡异的墓室，又在墓室中布设种种机括销器，地仙城中铸有“银屏铁壁”，内

置“璇玑楼”，历朝山陵中的秘器珍物，多在其中。

拿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位观山太保可能有某种精神异常的症状，多牛是个疯子，对机关、风水、陵墓过度痴迷，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然花了半辈子时间，为他自己造了这样一座“古墓博物馆”。也有传说此人在当地盗挖过一座大古墓，掘出龙骨卦图，竟然从中窥得天机，从此后性情大变，所以才造了地仙村为百年之后藏真之所。至于他建造观山陵的真实原因，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等到明末流寇张献忠带兵大举入川之际，他就率众避入深山，将举族男女老幼和所有造陵挖山的工匠，都杀死在了墓中，启动机关放下断龙石，把自己活生生埋在了其中。土人们也称这座神秘的“地仙村”为“封王坟”，而且从此后再没人知道地仙村的位置所在。

此事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只是孙教授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听山民们提起过“地仙阴宅”的各种传说，各种说法并不一致，甚至难以肯定这些传说是真是假，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孙教授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使他深信，在明代确实曾经有过观山太保和地仙村。当年张献忠的流寇部队入川后曾大举挖山掘墓，史书上记载“流寇入山穴地，以求地仙所藏之金书玉咒、龙骨天机，未逞，屠戮万人，填尸平壑”，这很可能是说，农民军意图盗掘观山古墓，但没有找到位置，于是杀了许多当地民众泄愤，把盗墓时挖山掘开的深沟都填满了。

另外还有些零星的记载，都从侧面证实了此事。这座由盗墓者苦心建造，深藏在蜀地的古墓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历朝历代古墓中的奇珍异宝，不单如此，其中极有可能存在西周时期的古卦秘器。

于是孙教授就打报告，请求上级批准他组织一个专家组，专门去四川寻找地仙村，结果被许多人指责说他是异想天开。观山太保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目前人力资金都很紧张，怎么可能凭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就耗费人力物力去找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古墓？这不符合咱们的工作原则。

孙教授碰了钉子，被人说成是精神病，只好忍下性子，暗中收集资料，每次出差去四川，总是会挤出时间走乡串寨，多方打听调查，可是随着逐渐深入接触，他发现观山古墓的具体位置根本就无迹可寻。

据说中国传统行业中独占鳌头的摸金校尉，精于寻龙搜山、分金定穴，而观山太保的观山指迷之道，也脱身于后汉时期发丘摸金之輩流传下来的古术，对青乌堪舆的掌握深不可测，而且观山太保本就是个盗墓行

里的高手，他们建造的陵墓，防盗手段肯定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甚至让人连确切地点都无法找到。可能即便再过上千百年，地仙古冢的谜团，仍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第五十五章 瞒天过海

孙教授为了找到地仙城这处古墓博物馆，颇下了一番苦功，最终却毫无所获。他将这些年来从民间搜集整理有关明代盗墓贼观山太保的资料，全部记载在了这本工作笔记之中，到最后未免有些心灰意冷了。

但在研究观山太保的过程中，他从乡间野谈以及各种史料方志上，了解了许多古代盗墓活动的秘闻，知道这世上自古无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冢，只要是古墓，就早晚有被挖盗的一天。盗墓之术，不外乎“望、闻、问、切”四门。

“望”是指观望风水形势，通过上观天星、下审地脉来确定古墓的位置和布局，这需要洞悉山川河流与日月星辰的脉搏，极为深奥庞驳，不是普通盗墓者可以掌握的；另外这望墓之法，还可以观察地表、土壤、植被的差异来寻找墓穴，又称“观泥痕、辨草色”。

“闻”字诀，也可分为两种方法，有一种人天赋异秉，嗅觉极其敏锐，可以通过鼻子辨别深山老林中的特殊气息；“闻”又指盗墓者敏锐的耳音，练到“鸡伺晨、犬守夜”的境界，就可以通过聆听自然界的聲音，推断地底的情形，耳音普通之辈，也可借助工具，比如埋瓮于地以耳认穴的“瓮听法”。

据说“问”字诀是通过向当地土人“咨询”，从侧面了解古墓的情报和方位，运气好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问”字诀另有一种比较神秘的方式，即问天，据说古代盗墓贼可以通过占卜推演，来确定古墓结构和墓中吉凶，但此术在很早以前就绝迹了，再也无人通晓。

最后是“切”字诀，主要是盗墓者挖掘古墓的各种办法，是如何避实就虚地利用各种工具来挖掘盗洞，有分金定穴、直捣中宫，也有长锄大铲的崩山揭天顶，更有施术驱兽的穿山穴陵甲。

孙教授知道归知道，但这“望、闻、问、切”之术，多是传了几千年的倒斗绝学，或许在民间可以打听到这些事，可要真想学会这些本事，不得真实传授，是完全不可能掌握的，何况大部分盗墓之术都是失传已久。

按说到厂这个地步，差不多该死心了，可孙学武性格偏执，对认准的事情格外执著，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仍是没黑没白废寝忘食地想找地仙，妄想窥探璇玑楼中所藏的古卦天机。

也许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孙教授在一次整理古籍文献时，意外了解到一则秘史。在周穆王时期，曾有过一尊以南海龙火锻造的古鼎，鼎

上有卦镜卦符，古鼎出自归墟，其材质是青铜器中罕见的器物，由于鼎器中的海气凝结，其铜性历千年而不失，年代愈久铜色之幽绿愈深。

古鼎上镶嵌的卦符、卦镜，都是西周时期照烛演卦的精髓，可以利用青铜中蕴藏的海气，推演丧葬之象。古代人迷信风水中的形势理气，其中最看重的是“气”，也就是所谓龙脉中的“生气”，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异象，多是由于海气变幻所生。归墟中的海气即是“龙脉龙气”。这尊归墟古鼎上的任何一块碎片，都可以将普普通通的墓穴，变为生气凝结的风水宝地，而鼎上的卦镜，更可以用来窥测推演古墓方位。

孙教授开始并不相信真有归墟古鼎，但顺藤摸瓜地略加考证，才知道此事绝非空穴来风。不过此鼎曾作为陪葬品随周穆王下葬，后来周穆王陵寝被人挖开的时候，发现铜鼎已被雷击碎，卦镜和四枚古符分别被人取走，就此散落四方。

历史上盗墓者问天卜卦寻找古墓大藏的传说，很可能就来源于归墟古鼎。据说归墟卦镜上机驳繁奥，通过卦符的指引，便能根据周围生气聚散变化呈现不同卦象。孙教授知道周天卦符共计一十六枚，古鼎上仅有龙、鬼、人、鱼四枚，专是观取阴阳气穴所用，想以此破解西周的龙骨卦象虽然不太实际，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凭他几十年潜心研究古代密文符号的积累，自问还有几分把握能解读四枚卦符呈现出的卦象，只要有了这面玄机无穷的古铜镜，也许有一线机会能找到地仙城。

可到此时为止，这些设想还仅是孙教授脑海里的一座空中楼阁。归墟古鼎碎裂之后，铜鼎被熔化改铸为丹炉，卦符卦镜更是下落不明，它们都是古人眼中的风水秘器，天知道是否被哪个识货的墓主带着长眠地下了。孙教授无财无势，仅凭一己之力，想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又谈何容易。

不过有道是天意难料，天机最巧，也是机缘巧合，还真让他等到了机会。两年前孙教授到内蒙出差，借宿的时候，有位牧民对他谈起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当时内蒙草原已经沙化严重，但有一片沙草地上的青草却格外茂盛，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绿色的草甸子，面积不是很大，约有几十米的范围。

这片草甸子里藏有许多黄鼠狼，成群结队地进进出出，神态极其鬼祟。从前当地牧民很少见过黄鼠狼，以为此兆不祥，就相约带了大批牧犬猎枪前去剿杀。草原上的牧犬最擅长捕捉地鼠，捉起黄鼠狼来也不逊色，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咬死了大小上百只黄鼠狼子，尸体乱糟糟地摆满了一地。

清剿干净之后，牧民们开始剥黄鼠狼的皮筒子，也有人点火焚烧草丛，其中一人见里面的土窝子中，有一枚青铜的龙形器物，看起来也不值得什么，并不知是古物，随手挂在了坐骑上当装饰品，想过几天去旗里赶集的时候，带到供销社换点纸烟。

孙教授是个有心人，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就连夜到供销社买了一条香烟，向那捡到无眼龙符的牧民毫不费力地将此物换了回来，暗中收藏起来，第一枚卦符，就被他瞎猫撞上死耗子般地弄到手了。

此后孙教授对卦镜古符之事更加上心，但一直没有其余几件秘器的下落，直到不久前才又有了一些眉目。原来卦镜早已在清末流到境外，并在一次走私途中，随船沉入大海。孙学武知道自己的老朋友陈教授有海外关系，就编了个谎话，告诉陈教授沉入海里的是秦王八镜之一的秦于照骨镜，是件价值连城的国宝，让陈教授想办法找人打捞。

那卦镜背后都是密密麻麻的符号图形，非常精细复杂，收藏者担心遭到磨损，另外也是为了使铜镜中的海气持久凝聚，就以火漆封盖储存。孙学武事先早已获悉此事，却瞒天过海，告诉陈教授说：“那是由于照骨镜镇尸千年，镜中阴晦犹存，不可照人面目。”

孙学武知道沉船茫茫大海之中，不易打捞，他利用陈教授的关系打捞归墟卦镜，也是存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念头，并未抱有太大希望，想不到竟然真的从南海完好无损地取回古镜，实是意外之喜。拿到手后并未上交，而是秘密地藏在家中，暗中分析镜背的卦图。陈教授在美国治疗期间耽误了不少工作，回国后始终忙碌不停，又对他的老朋友深信不疑，心甘情愿将找到国宝的功劳让给了孙学武，从来都没追问过他是否已将国宝献出，更不知道那面南海古镜根本不是秦王照骨镜。

四枚古符中的铜鱼，历时几千载，仍然嵌在古镜上未曾分离，孙学武连做梦都没想到，两符一镜已到了自己手中，看来合该自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今只差一人一鬼两枚铜符，把这些东西都凑齐了，就可以入川开启观山古墓，周天卦数的秘密似乎已近在咫尺了。

孙教授近日得知，解放前有人从湖南盗墓贼手里买到一批文物，在民间辗转多年，幸未残缺丢失，前不久由爱国侨胞捐献了出来，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其中就包括由归墟古鼎改铸成的丹炉，以及另外两枚青铜卦符，而且在铸造丹炉的时候，还将古鼎从周穆王陵寝中的出土经过，以及鼎身原本的形制——在丹炉上铸成图形记载。

孙教授当时恰好回到北京，见这批古物就在天津展出，便再也忍耐不住。他本就性格孤僻，竟然连假都没请，就直接赶到博物馆来看个究

竟。不过在博物馆的展室中离远了看怎能过瘾，而且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归墟古鼎，所以不能通过正式渠道接触，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深夜里溜进博物馆，把丹炉上的铭文和图形都抄录下来，想要从中窥探到卦符、卦镜的使用方法。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都是丹炉上的铭文和图案，但只有一半便戛然而止，这本记载着孙教授秘密的笔记本，也就再没有接下来的内容了。想来那时恰巧被我撞见，孙教授唯恐暴露身份，匆匆逃离了博物馆，他百密一疏，把他最重要的笔记本丢在了现场。

我看完之后合上了工作记录本，冷哼了一声，骂道：“这老小子平时装得一本正经，实际上整个就一黑后台，藏得比观山太保还深，真是他妈的老奸巨猾，竟然拿胡爷当枪使了。我这辈子没让人这么耍过，在惊涛骇浪中提着脑袋出生入死走了一个来回，险些把命都丢在南海，要不是这会儿看到这本变天账，到现在还得被他蒙在鼓里——跟傻帽儿似的以为自己是为国立功了。可他放屁瞒得了响，却瞒不了臭，只手遮天的阴谋诡计终有败露之时，既然被我知道了真相，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Shirley杨却摇头道：“你先别急着动火，我看此事未必如此简单，恐怕尚有隐情亦未可知。”

第五十六章 拜访解读谜文暗示的专家

我指着笔记本对Shirley杨说：“如今事实俱在，也不用把陈教授找来与他当面对质，只要把这本工作记录拿到他面前，谅他也不敢不说实话，还能有什么隐情？”

Shirley杨况：“孙教授在事业上始终都不顺利，他暗中研究卦镜卦符，多半是无奈之举，恐怕只是不想让旁人插手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博物馆展出的古物皆为仿制品，此事你我当初虽然并不知道，可孙教授应该早就知情，他趁深夜无人，潜入博物馆看看贗品，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铜人铜鬼两枚真正的古符，都已被文物部门收入仓库了，我想即便是孙教授这种身份的学者，在没有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也很难接触到那些国宝，想用四符一镜探寻地仙村的构想终究不能实现，他迟早会将手中的铜镜铜符完璧归赵。”

我苦笑着摇头道：“你专把人往好处想，我看却未必。从孙教授这本工作记录里可以看出来，他暗中调查地仙村古墓的时间已不短了，对此倾注的精力和心血都不是常人所及，甚至说着了魔也不为过，所以他绝不会半途而废。”

Shirley杨奇道：“依你看来，孙教授还会到湖南博物馆的珍宝库里窃取国宝不成？我虽然不知道中国珍宝库的严密程度，但料来也不会比银行的金库防卫薄弱。孙教授快六十岁的人了，又没什么势力和背景，怎敢去犯此弥天大罪？”

我对Shirley杨说：“他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去偷窃馆藏文物，却也没有飞檐走壁的手段。但他手中毕竟已有了鱼龙两枚青铜古符，还有一面归墟卦镜，我看他在笔记本中所绘的镜背图案纹路，皆是先天古卦图形，中间有日月纹分为两仪，合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刻的河图之数，其中千变万化，有神鬼难测之机。”

我曾从南海龙户古猜口中，知道了先天古卦之数，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八卦，也有阴阳两极，始于震，终于艮，然而古卦并非单以“乾坎艮震”为符，与归墟卦镜合为一套的鱼、龙、人、鬼，都是周天十六卦的卦符，将卦符分别装在周天卦盘上，可以生出无穷之机，机数合而生象。

鱼、龙、人、鬼可能是古卦中表示空间、生命的符号，是古时候占卜、山川地脉的神秘暗示，全部的卦符应该有一十六枚，至少有四个机数，才可生成一个特定的卦象，神机越多，呈现出的卦象也就越准确。

只有鱼、龙两枚卦符，其实也能够推演出一个简单的卦象，只不过卦象中的暗示更加隐晦。对先天卦数有所了解的人，大多明白此理。孙

教授研究龙骨天书多年，自然晓得其中奥秘，他凑齐了两符一镜，只要找出使用古符在卦镜上推演卦象的办法，就随时可能动身入川寻找那座古墓博物馆。

但以我这些年来接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以及结识张赢川、古猜等了解一些周天古卦奥秘的人，深知此事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十六数老卦穷通宇宙之变、洞悉造化之谜，正如清代摸金大师张三爷所言“谁解其中秘，洪荒或有仙”，根本就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参悟的玄机，即便把所谓的“天机”摆在眼前，看上一辈子也未必能够领悟其中的深意。据我所知，周天老卦中分别包含“卦图、卦数、卦符、卦辞”四项，如今绘有卦图的古镜，以及卦符都有了下落；我在南海发现的归墟遗民古猜，又知道古代流传下的卦数古诀，唯独只差最重要的卦词，没有卦辞就谈不上解读卦象。

历史上发现周天卦图、卦数、卦符、卦辞最完整的，当数清朝末年，有摸金校尉从西周古墓中挖出来一次，也许是怕泄露天机招灾惹祸，不久后便将这些古物毁了。

按孙教授笔记中的信息，明代盗墓贼观山太保，也曾穴开一处古墓，并将其中陪葬的周天古卦藏在地仙村里，所以才会有明末流寇入川后盗发古墓，意图寻找丹鼎龙骨、金书玉禄的传说。

我根据孙教授笔记中的记录，推测他完全不了解周天老卦，但他自恃多少知道些古代盗墓贼的土方子，可能只会根据后天八卦的机数卦辞，以及常年研究龙骨秘文的经验，用他手里的铜镜铜符去找地仙村，只怕越找离目标越远，弄不好还得把身家性命搭进去。

Shirley杨听罢我的分析，也不禁忧心起来：“倘若真是如此，咱们应该尽快找到孙教授，劝他趁早回头才是。”

我说：“孙教授脾气很倔，做事极其执著，他研究龙骨天书多年，看样子不显山不露水，其实野心实在是不小，不肯默默无闻地当一辈子专家。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现在满世界的专家多如牛毛，挂个虚名又有什么稀罕了？他这次大概是铁了心扬名立万，要通过破解周天老卦的千古之谜，做一番轰动效应出来，搏个远乡异域尽皆知闻的高名，传之不朽。别说是你和我了，我看就算是陈教授出面也劝不住他。”

Shirley杨道：“听你这么说，肯定早已有了打算，是不是想趁机做些什么？你出起馊主意来，也算得上是半个专家。”

我说：“我可没动歪脑筋，只不过那地仙村里藏有丹鼎秘器，似乎正是咱们想找的那种古墓。孙教授研究多年的详细记录，到头来让咱们捡

了个现成的便宜。我的意思是咱们何不去四川走上一回？用分金定穴跟观山指迷较量一番，做回府中求玄的勾当，盗了墓中丹鼎出来，也好救多铃的性命。”

Shirley杨说：“此事怕不易做，观山太保是明代盗墓巨魁，而且凭孙教授的笔记，根本不知道地仙村的位置所在。从古到今，哪有以村庄为墓的做法？我想地仙村会不会和武陵捕鱼人发现的桃花源一样，是一处与世隔绝的神秘村落？在民间传说中提到的妖术和银屏铁壁机关又是什么？”

我抬眼看了看窗外，不知不觉间天已亮了，便对Shirley杨说：“这都是后话，眼下暂且不管地仙村是住活人的还是埋死人的，咱们今天必须赶紧回北京，去孙教授家里掏他。那面古镜，即便不是秦王照骨镜，也是一件稀世珍宝，怎能任其落在孙教授手中，他要是带着古镜进山寻找古墓，说不定此镜就要跟他一道失踪了。”

说完我带上工作记录本，也顾不上吃早饭，就和Shirley杨匆匆赶早班长途车回到北京。

我进家后，先把还没起床的胖子从背窝里揪出来。胖子正睡得迷迷糊糊，抱怨道：“老胡你太缺德了，你不知道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十冬腊月的还不让人睡个安稳觉？太不人道了，当年法西斯都没给犹太人下这损招……”

我说你赶紧起来吧，咱又有活儿了，我带你吃满汉全席去。胖子一听这话，立刻精神了：“我刚做梦正吃一半呢，既然都这情况了，咱麻利儿地赶紧接着吃去吧，谁请客啊？乔二爷？”

我趁胖子穿衣服的时候，问他跟乔二爷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那乔二爷在琉璃厂是个有声望的资深人士，其实多半是煽起来的浮名，没有几分真本事，年轻时挖了座元代的虚墓疑冢，竟以为自己找了块移尸地风水宝穴，不过只要他肯出钱，我还是愿意同他做生意的。

胖子说：“二爷人不错啊，挺给胖爷面子，关键咱在潘家园也是一号人物了……”说着话胡乱穿上衣服，披了一件大衣，就跟我出了门。

这时Shirley杨已经打电话向陈教授问到了地址，我对她说：“昨天一夜没睡，你赶紧回去歇着，找孙教授谈心的事，有我和胖子就足够了。我们一定以说服教育为主，向他晓以大义，让他务必认清形势，老老实实地归还国宝。”

但Shirley杨不放心，执意要一同去拜访孙教授，她最多一言不发也就是了，却要盯着我们别做出格的事情。

我没办法只好同意，路上又把此事的经过对胖子简略说了一遍，让他不可冒失莽撞，别跟当初抄家似的进去就砸，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胖子咬牙切齿：“老胡你瞧我这暴脾气的，胖爷在南海折戟沉沙，差点儿就喂了鱼，忙活这么半天，合着铜镜最后落到这条老狐狸手里了。绝不能便宜了他，一会儿他要是肯坦白交代，主动请咱们去正阳居撮一顿满汉全席还则罢了，否则你们俩还真得拦着点我，拦不住就等着给姓孙的老小子收尸吧。”

孙学武教授住在校区的一座筒子楼里，所谓“筒子楼”，就是每层楼有若干单元，厕所和厨房以及上下水，都在每层楼道的尽头，是共用的公共设施。楼道里都被煤烟熏黑了，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环境和大杂院差不多，居住条件不算太好。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许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重新参加工作，也补发了工资，可孙学武虽然蹲过牛棚下过劳改农场，可他有些问题还没交代清楚，据说他为了自保，出卖嫁祸过某些人，他却一口咬定没做过那种事。现在暂时工作恢复了，待遇却还迟迟没有落实，仍和一些资历较浅还没分房的教职员工混住在筒子楼内。

我们到他家门口的时候，门上了锁，可能是他还没从天津回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守株待兔，让胖子去外边买了几套煎饼回来，坐在楼道里边吃边等。到中午的时候，就听楼道里有个四川口音的人说：“孙教授你回来喽，你来看看我中午买的带鱼，这是啥子嘛？还没得我屋里头的裤腰带宽。亏得你们北京那么大哟，连条像样的带鱼都买不到。”

又听到另一个有几分熟悉的声音答道：“噢，老宋啊，改善生活了，晚上吃红烧带鱼？我看看，这不算窄嘛，有得吃就别抱怨了。”

我们三人听得清楚，知道是孙教授回来了。果然从漆黑的楼道里走过来一个老头，头发谢顶比较严重，仅剩的一撮头发，一面倒地梳在额顶，正是专业研究古代谜文天书的专家孙学武。他显然不知道在天津博物馆遇到的人是我，见我们在门前等他，只是有些诧异，问道：“潘家园的胡八一，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你小子找我肯定没好事。”他似乎不愿意让邻居们看到他和我们谈话，不等我答话，便掏出钥匙开了房门，将我们让到屋里。

我也不跟他客气，带着Shirley杨和胖子大摇大摆地进去，四F里一打量，满屋子除了书就是书，没什么过多的生活用品，甚至连坐的地方也没几处，我只好坐在书堆上。

孙教授关好了房门，转身告诉我们：“没热水，喝自来水自己去倒。

屋里古籍图书很多，不可以吸烟，有话快说，说完快走。”

胖子一听如此怠慢，忍不住就要发飙。我按住他对孙教授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顺路来看看您。以前在陕西古蓝县，还承蒙您指点过一场。来得太匆忙，没带什么礼物，就给您买了套煎饼，俩鸡蛋的，略表寸心，不成敬意。”

孙教授莫名其妙：“煎饼？”随即一摆手，说道：“别套近乎，我可不会指点你们这伙人去盗墓。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工作很忙，没时间应酬你们这伙文物贩子。”

我茫然不解：“教授您是不是对我有误解啊？跟您没接触过几回，怎么每次见了我，都说我是倒腾文物的？您是拿哪只眼睛看见我有文物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说，未免太伤害我们业余考古爱好者的感情了。”

孙教授脸若冰霜，对我说道：“我也偶尔去潘家园古玩市场逛逛，如今满耳朵里全是胡爷你的大名，谁不知道胡爷手里全是明器中的硬货？念在咱们相识一场，我也不瞒你，你的事我早就已经掌握了，之所以不给你点破了，是想给你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非让我替你说出来，回头广大人民群众就算想宽大你，都找不着借口了，只好从严处理了。”

我不屑一顾地说：“您老可真是忧国忧民，都把您自己家当衙门口了？可千万别对我宽大，宽大了我容易找不着北。我这人从小就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能从严的咱绝不从宽。我是在潘家园做些小本生意，可这有错吗？不就是因为业余时间爱好考古，而且买卖公平不拿假货骗人，才让同行们称道几句吗？难道这也不行？”

胖子听到这也来脾气了：“老胡你甭跟他废话，倒腾几件小玩意儿算什么？低级趣味无罪。你就把咱们倒斗的事跟他说说，说出来吓不死他。”

孙教授闻言忙说：“你看看，你的同伙都已经承认了吧，你还嘴硬？”我欲擒故纵，笑道：“胖子要不说我还真忘了，不就是倒斗吗？根本不值一提，您要真想听，我就给您念叨念叨。当年我亲手在房山县挖出来一口大棺材，那座古墓可有年头了，不是金代的就是辽代的，我当时一点都没犹豫，三下五除二就把它砸开了，一看里面东西还真不少，就把棺材里的尸体先拿麻绳揪到外头，发现那死尸身子底下，竟然还有两只拳头一般大的金蟾，都是纯金的。”

孙教授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显然吃惊不小：“你小子这胆子也太大了，在北京也敢盗墓？赶紧老实交代，后来怎么样了？墓中的文物走私

到哪去了？”

我一耸肩膀，叹道：“后来睁眼一看，原来是南柯一梦，梦醒了就没了，此梦做得真有点意犹未尽……”

孙教授被我气得脸色更难看了，站起身来就要送客，我忙说：“且慢，您先容我把话说完。就因为我做了个盗墓的梦，又觉得意犹未尽，所以才特地跑去天津参观文物展览过过瘾，想不到还在自然博物馆里遇到一位熟人，这回可不是做梦了。”

孙教授被我的话一下子戳中软肋，已是隐隐感到不妙，盛气凌人的态度没了一多半，颓然坐回椅中，试探着问道：“你……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熟人？”

我收起笑容，正色说道：“我是在半夜里由工作人员带着，走后门进的博物馆，不料撞见了馆中有贼，还在现场捡到了一本工作记录。封面是天安门城楼的红色塑料皮，里面的内容，我一字不漏地看了整晚，越看越觉得眼熟，原来其中提到的那面铜镜，正是我们这三个人，还有一伙南洋采青头的蛋民，舍着命从海眼里捞回的，为此不仅搭上了一条人命，还有一个同伴至今仍是生死难料。现在这面卦镜被人私吞了，此人就算破解了周天卦象的秘密，他头顶的学术光环，也是拿南海蛋民的鲜血染红的。我赶上十年动乱，没正经上过几年学，知道的事理也不如您这当教授的多，我到这来就是想问问你，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

孙学武听到最后面色如灰，知道事到如今已是瞒不住了，甚至可能会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他半晌无言以对，最后实在扛不住了，嘴也软了，不敢再兜圈子，央求道：“请你把……把笔记还……还给我吧，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只要是我力所能及，我都答应。”

我神色略有缓和，对孙教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现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吧？就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要你带着我们，去四川找到地仙村古墓，然后还要把古镜卦符原样不动地交还给陈教授。”

胖子补充道：“为了让你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胖爷我操碎了心，使尽了力，这些天最起码瘦了十斤，所以你还还要请我们去正阳居吃满汉全席，并且挖出错误思想的根源，对照当前的大好形势，写成书面检查，当众宣读，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你知道胖爷我让你这老小子气死多少脑细胞？”

孙教授此刻已是外强中干，又是做贼心虚，在被揭穿了老底之后，再没了那脸严肃的表情和义正词严的官腔，低着头从床底下找出几个鞋

盒子，把铜镜和两枚铜符取了出来，递到我面前。

我把青铜龙符接在手中，心中止不住思潮翻涌，想不到隔了十几年，竟然再次阴错阳差地见到此物。龙符依旧，世事却是无常，当年一同大串联的革命战友丁思甜，此时已和我们人鬼殊途，一想到她和老羊皮都去见马克思了，我心中便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再看身旁的胖子，也早在看到那枚龙符的一瞬间泪流满面了。

这时就听孙教授说：“写检查、正阳居……没问题，可地仙村找不到……不论是谁都找不到。鱼、龙、人、鬼这四枚无目古符中藏着谜一般的暗示，我绞尽脑汁也参悟不透。解不开无眼铜符的暗示，卦镜卦符就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我用衣袖在眼睛上抹了一把，略微定了定神，问孙教授道：“铜符的眼部中空，应该是用来推演卦象所用。自古照烛卜卦的方式，多称龟卜，占验古术实则分为龟、镜两种，烛光透过铜孔，光线漏到镜背卦图之中，就是所谓的照烛演镜之法。这在你的笔记中也有描述，你当我看不懂吗？”

孙教授赶紧解释说：“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要测龙脉风水，需用人油蜡烛，只有两枚铜符亦可演出卦象，但真是如此简单也就好了。镜背卦图上有周天三百六十五个铜匚，每一匚皆分阴阳以设两仪，设四方以呈四象，其中都有特定的隐意，要是想不出鱼龙人鬼的铜符为何没有眼睛，咱们又谈何使用它推演卦象？我本以为湖南出土的那尊丹炉上会有线索，可在昨天夜里亲眼看过之后，仍然是毫无所获，面对这千古之谜，我算是彻底死心了。因为卦镜与地仙古墓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循环往复的因果圆周——没有卦镜找不出隐秘难寻的地仙古墓，没有这座古墓中所藏的周天卦象卦辞，又无法使用卦镜。所以你们也别指望能找地仙村古墓了。其实地仙村本身更是扑朔迷离，如同是一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传说，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鬼吹灯II之《巫峡棺山》（大结局）

考古学家孙教授深夜潜入博物馆，被胡八一发现。无可奈何之下，孙教授逐渐表露心迹：他多年研究发明，四川的确有明代观山太保修筑的地仙墓。观山太保靠盗墓发家，将所盗之异宝悉数埋藏于地仙墓中，此墓就好比是一座“古墓葬博物馆”。孙教授一辈子怀才不遇，总想在考古界做出惊天之举，找到地仙墓一定能让他扬眉吐气。

既然地仙墓中藏尽天下异宝，一定有救人性命的丹鼎。众人正苦于无从下手，哪知孙教授酒后吐出一段关于地仙村的民谚：“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羊……”

这段民谚就像一位向导，引导着孙教授和胡八一等人一步步地接近地仙古墓。

三枚摸金符、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鬼吹灯》华丽终结，尽释重重疑窦。

前言

天下第一奇书——风水残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清代摸金校尉所创，其中囊括风水阴阳之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虽然名为十六字，可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十六卷，每卷以周天八卦中的一个字为代表，共计一十六字，所以称为十六字。

这十六字分别是：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慑、镇、遁、物、化、阴、阳、空。这部主要记载阴阳风水学的古籍，可谓无所不包，不仅有风水术和阴阳术，更因为它是由摸金校尉的高手所著，所以里面还涵盖了大量各朝各代古墓形制、结构、布局的描述，以及摸金校尉们在倒斗之时遇到过的各种疑难艰险。

可以说《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摸金倒斗指南》，不过这本书只是残本，阴阳术的部分并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风水术的十六字，十六字风水分别对应的内容如下：

天：这一部分主要是星学，也就是在风水术中占很大比重的天星风水，地分吉凶，星有善恶，看风水寻龙脉讲的就是上观天星、下审地脉。

地：风水术的主体是相形度地，大道龙行自有真，星峰磊落是龙身，通过解读大地上山川河流的走向形势，判断龙脉的来去止伏，观取“龙、砂、穴、水”，这就是地字篇的内容。

人：风水有阴阳宅之说，阴宅是墓地，是为死者准备的，而阳宅是活人的居所，对于阳宅的选择，一样也有极深的风水理论，又称“八宅明镜”之术。

鬼：顾名思义，幽冥之说为鬼，这一篇主要是讲解古墓主人的情况。例如尸首和棺槨的摆放，殉葬者与陪葬品的位置，长明灯、长生烛的象征性等等，凡是墓中与死者有直接关联地，多在此卷之中。

神：自古以来，渴望死后成仙，并沉迷此道之人不可胜数，尸解成仙的事情在风水中多有记载。同形势理气息息息相关，如何在神仙穴中尸解羽化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不过就如同是“屠龙之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神仙穴中羽化眠”只是一套不切实际的空虚理论而已。

佛：风水理论体系庞大繁杂，摸金校尉所擅长的风水秘术，都是以《易》为总纲，属于道家一脉，而其余的各个宗教也都有各自的风水理论，当然也许在那些宗教中并不称其为风水。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地。

佛字一卷记载的是禅宗风水。

魔：吉星之下无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况是凶龙不入穴。只是闲行引身过。魔字篇中的内容，主说地脉天星之恶兆，使人远避地劫天祸，这是专门讲风水中凶恶征兆的一篇。

畜：圣人有云，禽兽之流，不可以与之为伍，山川地貌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些奇山异石，自然造化生成百兽形态，这在风水中也大有名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山体似牛，便有卧牛、眠牛、耕牛、屠牛、望月牛之分，姿态形势不同，吉凶各异，这一篇主要说的是风水形成的畜形。

慑：分金定穴的精要内容，此术古称“观盘辨局之术”，不需要罗盘和金针的配合，便可精准无误地确认风水中的龙、砂、穴、水、向。是寻找古墓方位最重要的环节。

镇：风水一道，其中最忌“煞”形，镇字卷主要记载着如何镇煞、避煞，不过镇字篇中，讲的最多的反而是“避”，而非“镇”，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

遁：古墓中的机关布局，殉葬沟的位置，可以通过地面封土、明楼之类的结构，推算出古墓地宫的轮廓方位等细节。最主要的当然是讲解机关埋伏，有很深的易理蕴藏在里边，如不精通五行生克的变化，也难以窥得其中门径。

物：古有天气地运、天运地气之说，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旋转，地气而应之，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风水形势的改变，在山川之中的一切灵之物，会由于风水善恶的巨大转变，而产生异变，如果清浊阴阳混淆将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物，不合常理者，谓之妖，物字篇是描述因为风水而产生的妖异现象。

化：化者乃变化之化，地师们眼中最艰难的改风水，小者改门户，大者变格局。古风水一道中，不主张人为“改动”风水形势。宇宙有大关合，山川有真性情，其气其运，安可妄动？“化”字卷是被模金校尉视为禁忌的一卷，但面对一些是通过改变格局营造风水宝地的古墓，“化”字卷便是它的克星。

阳：此阴阳非阴阳术之阴阳，单纯从风水角度来说的阴阳，实际上就是“形势”，看得到的为阳，看不到的为阴，在风水一道中，什么是看得到的？一座山一条河呈现出的地形，便是看得到的，阳字卷是讲“形”的一卷。

阴：看得到的为阳，世人不见之形为阴，何为不见之形？一座山一

条河的地形，所蕴涵着的气与运，以及这种气与运呈现出的势态，这都是直接用肉眼看不到的精神气质，阴字卷是讲“势”的一卷。

空：大象无形，大音稀声，风水秘术的最高境界，没有任何一个字的一篇，循序渐进研习到最后，大道已证，自然能领悟“空”之卷“造化之内、天人合一”的究极奥妙所在。

摸金秘术，自古相传，几番起落沉浮，到得今时今日，又如何施展做为？请看鬼吹灯2第四卷。

第一章 地仙村古墓

话说古墓中所藏珍异宝货，多有“未名之物”，也就是没有记载不知来历的古时秘器重宝，本不该是人间所见的，一旦流入民间，教凡夫俗子见了，怎能不动贪念？即便不肯倒卖了取利，也必是想借此机会，搏此浮空的虚名出来。可见“名利”二字，实是害人不浅。

我下南洋从海眼里打捞出的青铜古镜，正是一面世间罕有的“周天卦镜”，本以为会由陈教授将古镜上交国家收藏，却没想到，最后竟被一心要“暗中做出番大成就”的孙教授骗了去，倘若不是被我在博物馆中捡到工作记录本，至今还教他蒙在鼓里。

我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当即拿着笔记本上门兴师问罪，孙教授被我抓到了把柄，苦求我们千万别把他“私下里藏了文物在家暗中研究”之事检举揭发出去，这事非同小可，他本来就得罪过不少人，万一被上级领导或者哪个同事知道了，绝对是身败名裂的弥天罪过。

我虽然恼他私藏青铜古镜，却并不真想撕破了脸让他下不来台，所以点到为止，告诉孙教授说。既然你已经有了悔意。现在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咱们的政策就是既往不咎，以后我们就当不知道这事。

我和胖子提出的条件。一是让孙学武写检查，现在虽然不流行“狠斗私字一闪念”了，可把所犯错误落实到书面上，还是很有必要的，万一这老头将来不认帐了，拿出按了手印白纸黑字的检查书来，就能把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内容完全按我的意思，我念一句他写一句，名为“检查”，实为“口供”。

随后还要将古镜古符完璧归赵，都还给陈教授，不管怎么说，献宝的功劳也轮不到孙教授，但此事乃是后话，眼下我们得先借此物一用，得让孙教授带我们去找藏有“丹鼎天书”的“地仙村古墓”。

那位精通“观山指迷”妖术的明代地仙，虽然把自己的坟墓藏得极深，但以盗墓古法“问”字诀。使用海气凝聚不散的青铜卦镜，却有几分机会可以占验出“地仙村”的风水脉络，然后我们这伙“摸金校尉”便能进去倒斗，取了千年尸丹回来，至于“地仙村古墓”中有无野史上记载的“尸丹”，暂时还不能确定，但我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救回多玲的生命，就不能视而不见。

孙教授听闻这个要求，当即连连摇头，说此事比登天还难，“人油蜡烛，青铜卦镜”如今都在眼前，那支人油蜡烛，正是打捞队从海眼里带回

来的，不过不是真正的人油人脂提炼而成，而是使用南海黑鳞蛟人的油脂制成，可以长明不灭，风吹不熄，凑和着完全能用。

一龙一鱼的青铜卦符也有了，两枚古符可以推演出半幅卦象，但并不知道两枚古符有何玄机，解不开无眼铜符的暗示，根本没办法使用，另外最关键的是没有时间了，古镜保存不了多久了。

Shirley杨自从到了孙教授家，始终未发一言，此刻听得奇怪，不禁问道：“何出此言？为什么要说古镜没有时间了？”

我也拍了拍孙教授的肩膀，警告他说：“别看您是九爷，可我们对于稽古之道也不是棒槌，您要是信口开河，别怪我们不给九爷留面子。”

孙教授说：“什么九爷不九爷的，这话就不要提了吧，我当初受过刺激，听这话心里难受啊，而且事到如今，我还瞒你们什么？你们自己看看，这面用归墟龙火铸造的青铜古镜，保存不了几个月了。”说着话，便翻过镜面让我们去看。

那古镜背面的火漆都已被拆掉了，古纹斑斓的镜背就在面前，我和Shirley杨、胖子这三人先入为主，潜意识里还将此镜视为“秦王照骨镜”，看到镜背，就下意识地想要躲开，免得被此镜照透了身体，沾染上南海僵人的阴晦尸气。

但见到镜背却并无异状，才想起这是面青铜卦镜，与千年镇尸的“秦王照骨镜”无关，凑过去仔细一看，才明白孙教授言下之意。

原来归墟古镜最特殊之处，乃是阴火粹炼，南海海眼中的海气，氤氲于铜质之内，万年不散，使得铜色犹如老翠，但此镜流落世间几千年，它在沉入海底前的最后一位“收藏者”，或者说是“文物贩子”，根本不懂如何妥善存放这件稀世古物，可能是担心铜镜中的海气消散，竟用火漆封了镜背，不料是弄巧成拙，火漆与归墟青铜产生了化学反应，镜背的铜性几乎被蚀尽了，现在青铜古镜中的生气，所剩仅如游丝。铜色都已经变了，大概过不了太久，卦镜便会彻底失去铜性，沦为一件寻常的青铜器。

我知孙教授不是扯谎，只是见寻找“地仙古墓”的设想落空，不免有些失望，正想再问问有没有别的途径，这时胖子却说：“一早起来到现在，只吃了两份煎饼，要是过了饭点儿。肚子就该提意见了。孙老九甭说别的废话了，赶紧带上钱，咱们兵发正阳居开吃去也。”

孙教授哪敢不从。好在刚发了工资和奖金，加上补贴和上课的外快，全部原封没动地带上了，把我们带到赫赫有名的“正阳居”，这个国营饭店专做满汉大菜，我和胖子慕名已久，心想这都是孙教授欠我们的，

不吃白不吃，自然毫不客气，但一问才知道。原来想吃满汉全席还得提前预订，只好点了若干道大菜，摆了满满一大桌子。

孙教授脸上硬挤着笑，也不知他是心疼钱包，还是担心“东窗事发”，总之表情非常不自然，他先给胖子满上一杯酒，陪笑道：“请……请……”

胖子十分满意，举起酒杯来。“滋儿”的一声，一口嘬干了杯中茅台，咧着嘴笑道：“孙教授啊，甭看你是九爷，认识字儿比胖爷多，可胖爷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不会喝酒的主儿，瞧见没？刚我喝的这个叫虎泯，长见识了吧？赶紧给胖爷再满上，让胖爷再给你表演个最拿手的鲸吞。”

我估计孙教授此时把胖子“鲸吞”了的心都有，但他受人所制，只好忍气吞声地给胖子又是斟酒又是夹菜，我看在眼里，忍不住有些好笑，心想这才算出了气，思量着也要耍他耍一耍，却见一旁的Shirley杨秀眉微蹙地望着我，眼神中有些埋怨之意，显然认为我和胖子的举动有些过头了，这位孙教授虽算不上德高望重，但毕竟也是一位有身份的学者，已经道歉赔过罪了，怎么好如此对待他？

我并不以此为意，心想：“孙教授这厮如此可恶，要不这么折腾折腾他，以后他未必能吸取教训，不把他批倒批臭已经算便宜他了”，可我也不忍让从Shirley杨觉得为难，只好闷头吃喝，不和胖子一起寻开心了。

这时孙教授又给Shirley杨倒了杯酒，叹道：“一念之差，我是一念之差啊，请杨小姐回去之后，千万别跟老陈提这件事，否则我这辈子再没脸去见他了……”

Shirley杨安慰他道：“您放心吧，我发誓只字不提，也不让老胡他们说，古镜就由您亲手还给陈教授好了。”

孙教授就盼着她这句话，犹如接了一纸九重大赦，喜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

我听到此处，抬头看见孙教授双眼闪烁，除了劫后余生般的欣喜光芒之外，还藏有一丝很微妙的神色，虽是稍纵即逝，却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心念一闪，当即就把筷子放下，插口道：“不行，青铜古镜和调查大明观山太保的笔记本，以及那份检讨书，都得先放我这存着，我要先研究研究还有没有别的途径找到地仙古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由不得别人。”

孙教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Shirley杨，看他表情，好象是在问：“你们两位，一个说还，一个又说还不还，到底谁说了算？”

我不再理睬孙教授，转头和胖子干了一杯，侃些个饭桌上的段子，Shirley杨见状，只好无奈地对孙教授耸了耸肩，说了声：“SORRY。”

孙教授这才知道Shirley杨原来是做不了主的，便又来给我敬酒，央求道：“胡同志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呀，当初你们在陕西，找我打听了许多紧要之事，我当时可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呐，好歹也算帮过你们一场，就让我亲自把铜镜还给老陈吧。”

我也很诚恳地告诉孙教授：“孙九爷，要不是你在陕西帮过我，这回绝对轻饶不了你，你私自窝藏我们打捞回来的国宝，知不知道这是拿人命换回来的东西？此事我可以不追究了，但我不是开玩笑，我确实计划要拿这些东西入川寻找地仙村古墓，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重新交到你手里，不过你要是不放心，也可以选择同我合作，只要你肯出力，帮我找到这座古墓博物馆，里面收藏的周天卦图，你尽管拿去研究，到时候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非你莫属。”

孙教授听罢沉默半晌，抓起酒瓶来“咕咚咚”灌了几口，不多时，酒意上头，已涨紫了脸膛，他盯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胡八一，你小子这是逼着我带你们去盗墓啊！”

我笑道：“孙九爷您终于开窍了，不过您还看不出来吗？我们可都是老实孩子，只是想去实地考察一下地仙古墓的传说是真是假，另外你偷着研究民间的盗墓手段，难道就没有非份之想？”

孙教授苦着脸说：“地仙村是明代盗墓者观山太保所造，藏在深山里边，我研究民间盗墓秘术，动机和你们一样，只是想找到方法证实它的存在，可没想过要去盗墓。”

我心想“酒后吐真言”，趁着孙教授喝多了，我得赶紧问他一个实底，就问他“观山太保、封王坟、地仙村、丹鼎异器、机关埋伏”这些传说，都是否可信？

孙教授说，当年流寇入川，几十万人也没将它挖出来，现在根本就没人相信“地仙村”的存在了，费尽心血收集了许多资料，越来越多证据都显示，四川确实有“地仙墓”，墓中藏纳了许多各代古墓的棺椁冥器，但此事却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某位权威人士指责说——这类民间传说极不可信，是源于“缺乏知识、迷信、痴心妄想”而产生的原始奇思怪论、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幼稚想象，谁相信谁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我们听这话说得可真够损的，想不到孙教授竟被扣了这么多帽子，不禁也替他叫这撞天的屈，世上之事，向来是“说无易，说有难”，是一种很普遍的从众心理，坚持守旧心理和唯科学元素论，必然会缺乏面对

新事物新观念的勇气，我心生同情，就劝他再喝几杯，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好在还能一醉解千愁。

不料孙教授量浅，刚才灌了几口白酒，酒入愁肠，整个人已然是七昏八素，胖子只好半拖半架着，带他出去呕吐，我望着他脚步踉跄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对Shirley杨说：“孙教授也是个怀才不遇时的，他这多半辈子恐怕都是活得郁郁不快……”

Shirley杨忽然想起一事，帮我倒了杯酒，问道：“对了，你们为什么称孙教授为九爷？他排行第九吗？”

我说那倒不是，他排行第几我不知道，其实“九爷”是种戏谑的称呼，因为以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时候，我们管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这是从“官、吏、僧、道、医、工、猎、民、儒、丐”的排名而来，因为儒排第九，又因为有位伟人，曾经当众引用《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说“老九不能走”，他的意思是不能把知识分子都赶走，所以当时才推广普及了“老九”这种说法，不过这些观念早已被时代淘汰了，我和胖子刚才称孙教授为“九爷”，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而已。

第二章 潜逃者

说话间，“孙九爷”已经吐完了，又被胖子架回来重新坐下，他已醉如烂泥，连神智都有些恍惚，坐在席间迷迷糊糊的，也不知他脑中在想什么，竟似鬼使神差般莫名其妙地嘟囔起来：“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

（注：老九不能走——《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手下有八大金钢，打入土匪内部卧底的杨子荣，被排在了第九的位置上，故称“老九”，座山雕挽留杨子荣的时候，曾经大呼“老九不能走”。）

我听“孙九爷”口中所言半文半俗，像是古诗，又像是顺口溜，而且内容离奇，一时间难解其意，直听到“欲访地仙”四字，心中方才醒悟：“多半是寻找地仙古墓入口的暗示！”

这时胖子在旁说道：“这孙老九，不会喝就别喝，你能有胖爷这酒量吗？你瞧喝多了就开始念三字经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赶紧把胖子的嘴按上，支起耳朵去听孙教授酒醉后的“胡言乱语”，可他说完“欲访地仙，先找乌……”就再没了下文，伏在桌上昏睡不醒，口中再也不说什么了。

我心痒难忍，恨不得把孙教授的嘴掰开，让他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再说一遍，关键是那句：“想找地仙墓封王坟要先找到黑什么？”开头的几句我没仔细听，现在想想，好像是“什么好娘子给大王煮下水？”

Shirley杨有过耳不忘的本事，她说：“不是什么好娘子煮下水，孙教授刚才说的应该是——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

我赶紧把这几句话记到笔记本上，看来孙九爷还有些关于地仙古墓的资料藏在肚子里，他情绪激动多喝二两，这才无意间吐露出来，他这几句不囫囵的话中究竟有什么哑谜？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Shirley杨说：“好个大王……有身无首……？想来王字无头，正是个土字。会不会是个藏字谜？暗示着地仙古墓中的秘密？娘子不来，群山不开，这句又是藏的什么字？应该不是字谜，后面几句都拆不出字来。”

我此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有身无首的大王？谁是无头之王？开山娘子又是谁？这第一句都想不明白，后面的暗示自然没有头

绪。”

胖子说：“待胖爷去找杯凉水来，把孙九爷喷醒了，再严加拷问，如果不肯说实话，咱就得给他上手段了，什么辣椒水、老虎凳之类的狠招。都往他身上招呼。大刑伺候。”

我摇头说：“咱们这不是渣滓洞白公馆，孙教授也不是被捕的革命者，怎么能对他用刑？我看今天就别折腾他了。一会儿咱们吃完饭，就把他带回家，等他清醒了再问不迟，量他也不敢有所隐瞒。”

随后我们三人满腹疑问地吃了饭，由Shirley杨付了钱，带着孙教授回到我住的地方，在院门口，孙教授迷迷糊糊地问我：“嗯？这是哪里？别让我去农场，我不是右派，不是叛徒。我没杀过人……”

我安慰他道：“放心放心，不会武装押送你去劳改农场，您看这是到我家了，这地方叫右安门啊，被打成右派也不要紧，不管是哪国的右派，只要住到这右安门……一发的安稳了。”我心中却疑惑更深，心想：“孙教授杀过人？他杀了谁？他脾气虽然不好，却不像是能杀人的主儿。杀人不是宰鸡，那可不是谁都有胆子下手的。”

胖子不耐烦等孙教授酒醒，到家后便去潘家园练摊儿了，下午的时候，我和Shirley杨见孙教授清醒了，就给他倒了杯热茶，我把房门关上，搬了把椅子坐到他面前，单刀直入地说：“九爷，实不相瞒，您刚才喝高了，把当年杀人和当叛徒的事都说出来了，可是以我的眼光来看，说您爱慕虚名不假，但要说您是杀人犯，打死我也不肯信，我估计您一定是被冤枉了，不妨把这些事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讲讲。”

我又拍着胸口向毛主席保证，这件事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肯定想方设法还您一个清白，万一力所不及，今天听您说的话，我和Shirley杨都烂在肚子里，再不会向外人吐露只言片语。

孙教授自知酒后失言，但看我和Shirley杨神色诚恳，只好把他在文革时期遭遇的经历说了出来，想不到竟然也与那“地仙古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教授想找“地仙古墓”，其中八成的原因是与他当年在劳改农场的经历有关。

文革的时候，孙学武受到冲击，由于人缘不好，遭到诬陷，刚开始被人指控有生活作风问题，后来不知哪个小人出首，给他扣了顶革命叛徒的帽子，公审大会的时候哪由得他自己辩解？眼看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要就地正法了，幸好他的老同学陈久仁，也就是陈教授挺身作证，证明孙学武觉悟很低，根本就没参加过革命，所以谈不上是叛徒，这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后来孙学武和陈久仁这对难兄难弟，都被下放到陕西的果园沟，进行劳动改造，果园沟其实根本没果园，而是一处开石头的采石场，陈久仁一介文士，抡大锤凿石头的活哪受得了？没出半个月身体就垮了，幸亏家里托了关系，开了个胃里长瘤的医院证明，把他接回北京治病，这才没死到农场里。

但孙学武就没人管了，他孤家寡人，老婆早就死了，没儿没女，又没路子。只得在农场里一天接一天地苦熬，好在他身体素质比较好，解放前干过农活，从事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短时间内还能顶得住，但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前途渺茫，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而且这些劳改人员，还要互相检举揭发，你不揭发别人，别人也得想方设法来揭发你，那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

孙学武在农场里认识了一个人，这人在抗美援朝时候还是个团长，姓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被送来下放劳动，由于跟孙学武总搭伴劳动，有些同命相连。俩人彼此之间还算比较谈得来。有一天封团长偷着跟孙学武说：“老孙，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想了好几天，如今想好了，打算跑，我看你也快不行了，你干脆跟我一起跑吧。”

孙学武大吃一惊，问封团长道：“跑？你不要脑袋了？再说这农场虽然戒备不严，但这毕竟是在大巴山脉人烟稀少的深山里，就算跑出去了，之后呢？之后又往哪躲？被抓回来还能有好吗？”

封团长似乎很有信，他说：“过了山就算入川了。我老家就在四川，与其困在这等死，还不如冒险穿过大山，只要回到老家，那就是鱼入大海，鸟上青天了。

原来这位封团长，祖上是明代的地方豪族，曾做过“观山太保”，也就是盗墓的。“观山太保”在四川很早以前的一座古墓里，挖出了龙骨天书，参悟玄机后，得了大道，就此成仙，他在所盗古墓的地宫中，造了一座地仙村，作为百年后藏真之所，据说谁找到这座地仙村，拜过地仙观山太保，谁就能长生不死，从此不吃不喝，连人间烟火都不沾了。

可这地仙古墓，藏得太深，无迹可寻，从明亡至今，都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不过当年地仙给封家后人留下几句暗语“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羊……”

在这个古谜中，藏有地仙村入口的重要秘密，除了封家人，从不肯说与外人知道，当时封团长只对孙教授说了一小半，劝他跟自己一同跑

回四川，躲入地仙墓中避难，别看封团长当过兵打过仗，可他对于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虚无缥缈之事，格外迷信，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被下放到此，如今受不住凿山采石的这份罪了，就想潜逃回老家，能不能长生不死还难说，但总算有一个投奔的去处，反正如今里外都是个死，万一封王坟中真有天书，那就跟着祖宗成仙去喽。

孙教授当时听了，就觉得这位封团长肯定是脑子有问题，可能不堪重负，精神崩溃了，怎么什么都敢说？这年头就冲刚才那番话，枪毙你十回都不嫌多。

于是孙教授表明了态度，坚决不肯跟他同去，说：“要去你自己去吧，你放心我绝不会背后告密。”

封团长冷笑道：“常言说得好，莫将心腹事，吐口对人言，我既然跟老孙你说了潜逃计划，就算你不揭发，恐怕我逃了之后，你也脱不开干系，这么着吧，我就帮你一把。”

孙教授大惊：“你想怎样？”话音未落，后脑勺就吃了一镐把，当即昏了过去，等醒来后早已不见了封团长的踪影。

封团长失踪之事，在劳改农场中闹得沸沸扬扬，搜山的人找遍了方圆百里，连封团长的一根头发都没找到，他也不可能插上翅膀飞了，这时有人揭发说最后看见孙教授和他在一起，孙教授当时就被提审，可孙教授也知道这事绝对不能说，否则必然越究越深，就算想说实话也没法说，难道照实说封团长去地仙古墓求仙去了？谁能信？只好一口咬定可能是跑了，其他的一概推说不知道，后脑勺有伤为证，自己也是受害者。

此事虽不了了之了，但人言可畏，有人就开始怀疑，大概是孙教授和封团长有私仇，暗中把封团长杀害了，不知道把尸体埋到什么地方了，这种说法虽然没被官方认可，但在私底下广为传播，人人都把他看成杀人犯，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这件事还是解释不清。

孙教授也不清楚封团长有没有逃回四川，而且封团长的问题后来被平反了，就算他当初在深山中躲藏起来，如今也可以挺直腰杆出来了，可还是不见他露面，这个人就如同人间蒸发了，这么多年来，始终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有关他“早已被敌特孙教授害死，藏尸荒山”的谣言就更令人深信不疑了，只不过暂时没有证据，谁都拿孙教授没办法。

封团长失踪的谜团，在日后就成了孙教授的一块心病，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到有关“地仙村古墓”的种种传说和记载，便格外留心，一是想从

中找到周天八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有所突破，另外也是想找找那位失踪了十年的封团长，洗刷当初蒙受的不白之冤。

可孙教授也知道，封团长出逃之后，很可能已经在山里喂了野兽，或者掉进哪处山涧里摔死了，逃到四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找到“地仙古墓”，也未必能从墓中找到此人，不过孙教授隐隐有种唯心的预感“封团长这个人，很不一般，搞不好他真能找到古墓入口，而且现在还活在世上”。

我听罢孙九爷的讲述，脑中一转，已有了些主意：“地仙村的谜语咱们一时半会儿解不开，而且青铜卦镜最多只能再使用一两次，不到关键时刻，还不能轻易用它占验地脉风水，但我看这位封团长，却是寻找古墓的重要线索，关于明代地仙的传说，大多扑朔迷离，向来只说是在四川，却没个大致的区域，甚至不知是巴地还是蜀地，又是川东还川西？不得要领，万难寻找。但是只要能打听出封团长老家是哪个县哪个镇的，咱们就亲自过去顺藤摸瓜见机行事，想找出墓道入口，料也不难。”

第三章 云深不知处

孙教授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但是他答应我们先设法打听封团长的老家在哪，可隔了十多年，好多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果园沟农场也早就不存在，连封团长的部队番号都不知道，想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并不容易，此事需要经过一些特殊渠道，就算立刻去办，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有结果的。

我只好先把青铜古镜妥善收藏起来，耐下性子苦等，而从香港传来消息，多玲的病情正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有多处尸斑开始出现高度腐烂的迹象，我极是心焦，和Shirley杨、胖子三人摩拳擦掌，只等孙教授的消息，便要入川搜山剔泽，不料孙九爷却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消息。

Shirley杨见不能再耽误了，便托明叔将她送到美国治疗，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将她体内的尸毒稳定住，西方有位学者，研究南洋巫术多年，他认为“降头”，是很古老的巫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度催眠术”，通过特殊的媒介，使活人接受暗示，相信自己已经死亡，身体便会逐渐开始腐烂。

姑且不说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当代科学虽然发达，西方科学却只研究物理运动，忽视人的精神与意识层面，缺少对“直觉、灵感、超感知觉”等非正常状态心理学的研究，对于南洋降头这种违背物理常识的邪术，使用深度催眠治疗也完全无能为力。

所以我们只能求助于最古老的方式，把多玲安置在医疗设施先进的医院中，并请移居美国的泰裔降头师，为她拔降，另一方面广泛搜集“地仙古墓”的消息，我琢磨着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又调查是否有其他古墓内藏有真丹，可古尸体内结出“丹鼎”，实是罕见难寻。打听来打听去，皆无着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冬去春来，又是小半年的光景，迟迟等不到孙九爷的调查结果，转眼到了夏天，正好是陈教授作寿。我也带着Shirley杨、胖子、大金牙、古猜、明叔一干等人，回国为他拜寿，顺便探探孙九爷那边的进展如何。

当天陈教授家中高朋满座，免不了迎来送往的一番热闹，我估计孙九爷和陈教授是老交情，按礼数应该过来，可等到寿宴开上来，也一直没见他出现。

陈教授德高望重，亲戚朋友众多，光是他教过的学生就来了一批又一

批。虽是热闹，场面却显得有些混乱，陈教授家的房子虽大，也招不开这许多人。

我和胖子、大金牙这一伙人。与那些学院派的人完全不熟，而且我们几人去美国闯荡了几个月，自认为见过了世面，都不是俗人了，更不愿意去理会那些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无心去结识他们，乐得自己清静，围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喝酒，着三不着两的胡侃。

胖子最近自我感觉格外良好，不时笑话那些客人的穿戴土里土气。这都什么年头了？还穿大岛冒儿西服？洋不洋土不土的，真给中国人跌份。

明叔说：“有没有搞错啊肥仔，人家穿起来，最起码显得文质彬彬嘛，你以前穿衣服的品味还不如他们，其实现在你的……”

胖子闻听此言，差点把酒瓶子直接拍到明叔头上，大金牙赶紧劝道：“别看明叔你是香港人，可眼光就是不行。香港让满清割让给英国之前，不就是海边打鱼的渔村吗，渔民穿什么咱又不是没见过，再说您老祖上不也是内地的散盗吗？可胖爷是什么人啊，人是高干的底子，将门出身，甭管穿什么，那一身派头真是谁都比不了，单穿条裤头儿，都显得倍儿深沉。”

胖子骂道：“老金你他妈夸我呢还是损我呢？穿大裤衩子还深沉得起来吗？”

我插口道：“大金牙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胖子你没看过思考者的雕塑吗？那哥们儿不也光着腚吗？全世界你都找不出来比他再深沉的人了，也就你王胖子在澡堂子里打盹儿时的气质，能跟这哥们儿有一比。

明叔抱怨道：“你们这班衰仔，篡改历史的水平比日本仔还要厉害……”

众人正在胡言乱语之际，这时Shirley杨扶着陈教授到我们这桌来叙旧，我们都赶紧站起身来，一看几个月没见，陈教授似乎又添了几条皱纹，我就劝陈教授说：“不行您就歇了吧，革命自有后来人，都这岁数了，也该在家享几天清福了。”

陈教授笑道：“都坐都坐……还不到退下来的时候，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余热可以发挥，你们不远万里来看我这糟老头子，太让我高兴了，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小胡小胖你们到了美国生活得还习惯吗？”

胖子说：“习惯是习惯，就是替他们着急，这帮大老美啊，他就是傻实在，上次我们去一个中国饭馆吃饭，看一大老黑来吃东西，吃出一鱼

丸来，一嚼还挺弹牙，伸着拇指他就喊OK呀，不过他哪懂吃的是啥啊，就找人打听这玩意儿是啥，结果问明白了大老黑就傻了，大惊小怪，他说他做梦也想不到——鱼也有皋丸，都傻到这份儿上了，您说我能不替他们着急吗。”

陈教授被胖子说得一愣，只听胖子又说：“其实往深处想想，也不是他们的错，我这人唯一的优点就是太爱学习，到国外闲着没事喜欢研究当地历史，看看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们怎么能这么有钱呢？不研究不要紧，这一研究吓我一跳，敢情倒退二百年，也都是过去开荒地呀。”胖子说得口滑，又想接着侃他对黑非洲的看法。

我见苗头不对，赶紧制止说：“王胖子你这种言论带有种族歧视倾向，回国了说说不要紧，在美国可千万别提，再说亚非拉美都是同一阵营，你爹年轻时候还要饭呢，你才刚吃饱了几年？怎么能忘本歧视黑非洲的阶级弟兄呢？”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当即就种族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衰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光图嘴上侃得痛快，竟把陈教授晾在了一旁，Shirley杨对陈教授说：“您别生气，他们这些人到了一起，永远说不出什么正经话来。”

陈教授宽容地微笑道：“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他们讨论的问题，还是……还是……还是很有深度的嘛。”

Shirley杨对我使了个眼色，我自知失礼了，赶紧脱出战团，留下胖子舌战大金牙与明叔，我拽着古猜、和Shirley杨、陈教授一起走到院子里。

陈教授家是独门独院，闹中取静，显得格外清幽，陈教授摸了摸古猜的头，他也替多玲着急，又问我今后如何打算？

我没敢把孙学武的事情对陈教授说，只说眼下已经有了些转机，让他不用为此担。

陈教授对我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你们尽管开口，刚才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今后在美国有什么打算？”

我说这段时间没顾得上仔细想今后的事，将来可能还是做老本行，在美国收购古玩什么地，上次在南海捞了许多青头，到了美国一估价，数目大得让人眼晕，不过我在部队里过惯了简朴的生活，现在觉得要这么多钱也没用，家中就算有豪宅广厦，晚上也不过只睡一张床，即便家中有座金山银山，一顿也只不过吃一碗饭。

所以我希望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只要是战争孤儿，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我都愿意资助他们到一个远离战火的国家中生

活学习。

陈教授不住点头称赞：“当初没看错人，真是替你感到由衷的高兴，Shirley杨父母都不在了，我就把她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今后把她托付给你，老头子我尽可以放心了，再唠叨一句，婚事该抓紧办了，不能再拖了。”

我连声称是，却不耐烦说这些家常里短，正准备把话头绕到孙九爷身上，向陈教授打听一下他最近的动向，就见孙学武提了盒寿桃自门外匆匆进来，陈教授上前拖住他的手：“珊珊来迟，要罚酒三杯。”不由分说，便将他拽进了客厅。

我和Shirley杨对望了一眼，心想正点子总算露头了，刚才孙教授见了我们，脸上神色琢磨不定，也不知事情是否有了眉目，只好等会儿拽住他问个清楚。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前来给陈教授贺寿的客人才陆续散去，留下满屋子杯盘狼籍，我让胖子和大金牙等人帮着送客收拾，我则找个空子，把孙学武拽进陈教授的书房。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九爷，封团长老家在哪打听到了没有？怎么拖了这么久？”

第四章 小镇里的秘密

孙教授愁眉不展：“我也急啊，可有资料能查的，只有封团长参军时留在部队的籍贯和地址，后来又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档案，却始终查不到他祖籍所在。”

我这才明白，看来此事果真不易，明末流寇入川，以及清末战乱，导致流民迁移，造成四川、湖南、湖北等地产生了大量移民，所以留在档案中的籍贯地址，并非是封团长好几代以前的祖籍，要不找到他至亲至熟的人，恐怕没人能知道详情。

我心里凉了半截，又问孙教授：“那么说就没指望找到了？”

孙教授说：“我多方打探，直到今天中午刚有了些头绪，不过……”说着拿出一本刚刚买到的中国地图册来，翻开来指给我看：“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仔细看了看他所指的位置，原来是长江三峡一带的巫山，自古都说巫山朝云暮雨，神女峰朦胧缥缈，远古时是巫咸的封地和陵墓所在，故称“巫山”，沿用至今。此地常年云遮雾罩，云雾把山脉走势都遮了，所以摸金校尉的“望”字诀派不上用场，具体位置还要更确切一些才好，我问孙教授：“巫山属中龙支脉，在青乌风水中向来有群龙无首之说，最是让人不可捉摸，此山也在受巫楚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内，有许多古老的风俗和传说，现在虽已查知封团长的祖籍在巫山县，可这片区域的范围仍然太大了，难道就没调查到具体是在什么镇什么村？您也不要跟我拽文说什么云深不知处，他老家的镇子总要有个地名才是。”

孙教授颇感为难地说：“我倒是打听着了镇名，叫青溪镇，可这地图很详尽了，巫山县里大大小小每一处都有，却偏偏找不到名为青溪镇的地方，所以才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听孙九爷说巫山县的地图中没有“青溪镇”，也觉有些迷惑，是不是消息来源不准确？又或许是历史沿革变迁，古时的地名没有沿用下来？所以新近出版的地图中没有标注，此镇既是明代还存在于世，必然是个古镇，荒废遗弃了也该有墟址可寻才对，不可能连块瓦片都没剩下，仔细查查地方志，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孙教授点头赞同：“当初我骗老陈请你们去南海打捞古镜的责任在我，我想了许久，决定要跟你们同去，有什么计划？”

我想了想说：“九爷你总算是想开了，青溪古镇之事，可以到了巫山

县再打听，咱们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就出发，人不宜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等会儿咱们合计一下。”

我从书房里出来，看外边的宾客已散得七八了，陈教授喝得大醉。早被人扶回卧室休息了，我把Shirley杨和胖子唤进书房，反锁了门，密谋去巫山“实地考察”的计划。

陈教授家的书房里，一柜柜的尽是群书，自然有不少地方志一类的人文资料，孙九爷翻箱倒柜的找了几部大砖头一样的书籍，查阅巫山县的历史沿革，却没发现有什么“无头大王”的记载，看来封团长提及的“暗示”。并非如此容易找到答案。

我对孙教授说：“巫山有没有无头之王我不清楚，但据说清朝雍正皇帝遭到刺杀，被吕四娘割了头去，所以雍正下葬的时候，尸身无首，接了一颗金头，这倒是有身无首了，可他是皇帝，要说是王。岂不是给他降级了？再说年代和地理位置也不吻合。”

孙九爷说：“此乃野史传说，不足为信，巫楚文化时期，也曾有一位无头将军，但他也不是王侯，古代割首之刑十分普遍，乱世之中，有许多王侯将相，甚至皇帝，最后都落得身首分离，要一一细数起来，恐怕永远找不到头绪，所以咱们的目光，还是应该集中在巴蜀之地。”

众人商量的许久，都想不出巫山附近有哪个“无头之王”，Shirley杨说：“恐怕此王非王，当地的传说还是要到了巫山县之后再打听，才能得到证实，既然明天就出发入川，理应先制定周密的计划才是。”

孙九爷说：“是不是得想办法开个介绍信什么的？到地方上住宿行走也都方便，要开介绍信至少需要再等一个月。”

我说用不着开介绍信，不过有介绍信确实方便，干脆我自己写一张，让大金牙找个刻印的师傅，连夜刻个萝卜章盖上就行了。

孙九爷咋舌不已：“还是你有种，介绍信也敢自己开？”

胖子嘿嘿一笑，说：“这年头认戳不认人，带套萝卜章有备无患，孙老九你是不知道，潘家园就有不少专门靠刻萝卜章为生的手艺人。”

Shirley杨却不知介绍信的用处，问我要带什么装备？巫山的自然环境如何？

我对Shirley杨说：“巫山我从来没去过，但我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曾有几个重庆籍的战友，据他们说，巫山是川东门户，县城里坡多台阶多，整体地形概括起来说，是七山一地两分水，无尽长江滚滚流，山多云多雨，咱们以前留在北京的工具装备都不多了，但我看应该足够用

了，这回虽然也是入山，但当地比不得新疆沙漠，炸药枪支一律不能携带，除去摸金校尉的工具，只带急救药品、工兵铲、照明通讯器材，以及简易的登山设备就足够了。”

胖子说：“带了枪才如虎添翼，手里没家伙胆子都不壮，我估计那伙什么观山太保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多半是老练的贼精，杀人的强盗，再多带些炸药才有备无患。”

我告诉他说：“最近这些年，铁道公路上都盘查得极紧，路上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再者来说，所有关于地仙村古墓的传说，多是形容神秘诡异之处。却不曾说它恐怖危险，我看最多不过是有些年久失灵的机括销器，咱是进山考察，又不是去打仗，想来那座藏在巫山里的地仙墓，不过是明代一个大地主坟墓，它主要是藏得隐秘，不可能如同帝陵一般坚固巨大。所以没必要带着大炮去打蚊子，这回主要得依靠咱们摸金的手段。”

孙九爷插口说：“好你个胡八一，经验如此老道，句句都教你说在点子上了，还敢说你不会盗墓的手艺？不过要想找到地仙村古墓，还非得有你这等人才做得。”

我说：“在破解古代符号和谜文方面，您孙九爷是元良，可说到搜山寻龙，您却是外行人，不过至于那套什么好个大王。有身无首、要见地仙、先见乌羊的寻仙词，还得指望您想办法破解，到时候咱们双管齐下。不愁做不成此事。”

我话虽如此说，心中却并未作乐观估计，也许最后不得不面临一无所获的结果，地仙村的传说极是神秘，多为正史所不载，唯一比较可信的一段记载，是来自清代川人所著的一本笔记《巴蜀杂录》，其中提到：明末清初之时，流寇入川，大举盗掘古墓。欲求取地仙墓中丹鼎天书，“丹鼎”是个很特殊的词，是古尸内丹的学名，要不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招了，也不会仅凭着只言片语的记载，就动念去四川寻找地仙村古墓，另外明末流寇挖山穴地的传说也并非发生在巫山地区，不过《巴蜀杂录》并非野闻荒谈，书中真实地记载了四川许多的风物佚事。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

这时胖子想起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讨论，当即站起来说：“刚才老胡说的挺好，但思想工作方面谈的还不够，本司令再给大伙补充几句，面对南海蛋民们声泪俱下的哭诉和求援，都是凭手艺吃饭的，咱们摸金校尉绝不能袖手旁观，听你们说，那观山太保是个通天大盗，他在巫山古墓里藏的金珠宝玉，肯定堆积如山，我看咱们探险队，应该本着不能贪污浪费的原则升棺发材，到时候该归堆儿地归堆儿，该打包的打

包……”

孙教授立即反对：“绝对不行，只把周天卦图的龙骨纹拓下来即可，别的一律不动，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为了发财。”

胖子说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争名就比逐利高尚了？我拦住胖子说：“为人处事，各有各的道，强求不得，别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反正古尸丹我必须给它抠出来，现在争论什么还为时尚早，等找到巫山古墓再相机行事便了。”

商议已毕，我们四人便各自整顿收拾，第二天一早动身出发，少不了“有路乘车、遇水登舟”，不把那些“饥餐渴饮、舟车劳顿”之苦放在话下，巫山县正是长江三峡中的巫峡一段，长江的滔滔巨流以气吞山岳之势，劈开崇山峻岭向东而去，这段峡区分为“瞿唐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与峡之间有宽谷相连，全长将近两百公里。

瞿唐峡以雄伟险峻著称，西陵峡则是滩多水急，其名由来，也可追溯到汉代，就同阮陵、武陵这些地名一样，都是由于埋有古冢或藏有悬棺而得名，但现在早已找不到丘陇陵墓的遗址，更没人能说得清这些以“陵”为名之地，埋葬的都是哪些古人。

而巫峡则是以“幽深秀丽”为特征，山脉绵延，云腾雾障。巫山县通着盘山公路，可以乘长途客车进县城，山路蜿蜒崎岖，偏值当天雾浓，汽车行驶的格外缓慢，周围浓绿染透的密林，以及怪石凸起的山坡，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教人难以一睹群峰秀色。

没走一半路程，司机就把车停了，估计他可能是嫌在雾中开不起来，怕出事故，想等到云雾散开的时候再走，当时的中国汽车还少，有驾驶执照的人更少，所以会开车的司机倍受尊敬，谁要是认识会开车的司机，在旁人面前就会觉得脸上有光。

这种风气在山区更重，模样好条件好的姑娘，都愿意嫁给开车的，嫁了司机的既美气又神气，没嫁成的整天眼泪汪汪。司机牛气也大，说一不二，他不想走的时候，绝没乘客敢去催他，要是司机一高兴喝上几两，下午再睡上一觉才肯开车也不是不可能，每天只有这一趟车，想不坐都不行，我们入乡随俗，也只好在路边的一处小镇上吃饭休息，顺便打探青溪镇和无头之王的消息。

这小得不能再小的镇子依山而建，建筑多是红白两色，大多是解放前就有的老房子，我们在镇口找了个当地的小吃铺整赏午饭，老板是个秃脑壳儿，呆里呆气，按他们当地话来说就是“瓜兮兮的”，见有人来吃饭就咧着嘴笑，也不懂得招呼客人，但你要吃什么他就给你做什么，手

艺还算要得。

我吃了两碗龙抄手，肚子里有了底，一路饱受颠簸的脑壳也清醒了许多，便对Shirley杨和孙九爷使了个眼色，让他们继续吃饭，我去套些“舌漏”出来，当下里起身走过去，给那秃头老板递了根烟，借机搭个话头：“老板儿，脑壳儿好亮哟，看来一定是吉星高照。”

秃脑壳老板闻言大喜，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是从北京来此地考查历史古迹的，跟你打听个地方看你晓不晓得。

秃脑壳老板点头道：“要得，不知你是要打听啥子地方？”

我问他知不知道巫山青溪镇在哪？还有这附近在古代，有没有什么大王被砍掉了脑壳儿的传说？

秃脑壳老板摇头道：“没得听说过，哪里有啥子大王被砍掉脑壳儿？解放前老百姓被土匪军阀砍掉脑壳儿的倒是很多，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的娃儿，听老人们讲，街口的木桩就是斩首用的……”

第五章 黑匣子

我一听这小吃店的老板儿果然是“瓜包气”，问他还不如不问，便想再问旁人，转头看看四周，一眼瞥见街角一个上着半边门板的老铺子，看门面是卖杂货的。

可奇怪的是，店铺门都用麻绳吊着一个小棺材般的木头匣子，匣身走了许多道大漆，都是漆成黑色，看起来年代久远古旧，漆皮剥落风化，单看那木料成色，便知是紫檀，必定是有些来历的古物，而且形状非比寻常，我越看越奇，想不到在这毫不起眼的偏僻小镇中，竟有此物？被我撞见，也算是我们“摸金校尉”的造化。

我把目光落在店铺门前悬挂的“黑匣子”上多时，看得准了，心中有数了，料想不会走眼，便对转头去问秃脑壳老板：“再跟您打听个事，街上那间杂货店是国营的还是个体的？”

秃脑壳老板一边在灶上忙活着，一边抬头看了一眼我说的那间铺子，答道：“那个是个体的，老掌柜叫做李树国，是保定府的外来户，打滥仗的老巴子，只晓得冲壳子，根本不懂做生意，没得啥子正经货色，你想买啥子东西，不如沿街走下去，有国营商店嚟。”

我一听杂货店老板是保定府人士，那就更不会错了，谢过了秃脑壳，回到Shirley杨等人身边坐下，Shirley杨问我：“怎样？打听到什么消息？”

我说：“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有没脑壳儿的大王，不过却另有些意外的发现……”说着我用手一指街角的杂货店，让众人去看店门前悬挂的“黑匣子”。

胖子奇道：“是棺材铺啊，老胡你要给谁买棺材？”

孙九爷说那肯定不是棺材模型，常年在农村乡下走动，没见过民间有这样的棺材铺，再说哪有杂货店卖棺材的，不知道门口挂个木匣子有什么讲究，莫非是吃饱了撑的？

Shirley杨的外祖父，是民国年间名动一时的“搬山道人”，江湖绿林中的门道无不熟知，所以Shirley杨虽是在海外长大，却通晓江湖上的山经暗语，别看身位教授的孙九爷和胖子不明所以，她却已瞧出些许端倪，对我说：“这木头箱子上全是窟窿，像是养蜂人的蜂箱一般。恐怕店中掌柜是蜂窝山里的来头。”

孙九爷听得纳闷：“蜂窝山？养蜜蜂的？不能够啊，你们瞧那些窟

窿，大小不一，深浅不同，毫无规则可言，可能都是用刀子戳出来的，可能是当地的某种风俗，你们不要急着武断，咱们有必要尊重当地群众的民间风俗。”

我说：“孙教授您在这方面真不是一般外行，我都懒得跟您抬杠。咱也别光说了。干脆进去买些东西，看看此店里面是不是藏着位蜂窝山的老元良。”

胖子其实也是一窍不通，但仍然不懂装懂。对孙九爷说：“露怯了吧？不懂别瞎说，别以为是个什么专家，就能在一切领域说三道四，专家教授也不是万事通，以后多跟胖爷我学着点吧，进去带你开开眼。”说完紧扒了两口饭，拎起背包，跟我们一同来到那老铺门前。

铺中有一老一少两人，老的七八十岁，头发胡子都花白了。手里握着俩铁球，躺在竹椅上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想来此人就是姓李的老掌柜；另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十分水灵，扎了两条辫子垂在胸前，从上到下透着干净利落，一看就是本地的川妹子，不像与那老掌柜有什么血缘关系，可能是店里的售货员。她见我们进了店，立刻忙着招呼，问我想买什么东西？

我左右看了看，店内摆设虽然古旧，但各处打扫的一尘不染，有个老旧的木头柜台，也不知用了多少年头了，磨得油光甍亮，柜上最显眼的是一大排玻璃罐子，里面装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南糖，还有当地一些土产，货架上的各色货物，一律码放得整整齐齐。

我知道“蜂窝山”也是七十二行里的手艺人，这种店铺在明面上和暗地里，做的完全是两种生意，不过陌生人直接进来，店主人绝不会跟你做真正的买卖，我寻思着要先找个由头，正好进山盗墓需要用些杂物，出来的匆忙尚未采办，便对那姑娘说：“妹儿，我们要买蜡烛，还要上好的白纸、线绳、火柴，糖块也来二斤。”

那姑娘听得明白，当下将我要的事物，按数量一件件取出来。我身边的胖子替我补充说：“我说妹妹，蜡烛也要上好的，不是名牌的我们可不要。”

那姑娘以为胖子拿她寻开心，有几分生气地说：“你算坛子作怪呦？有哪个是买蜡烛还要看牌子地？”

这时老掌柜把眼睁开条缝，搓着手中铁球对那姑娘说：“么妹儿，这一干人都是外来的贵客，不得无礼。”

我见老掌柜醒了，心想那么妹儿年纪轻轻，不像是“蜂窝山”里的，而老掌柜虽然老迈，却不昏庸，出言不俗，说不定正是“蜂窝山”中的大

行家，当下打个问讯：“老掌柜，我打算跟您这淘换几件行货，不知可有现成的？”

老掌柜不动声色地说：“行货件件都摆在柜上了，客人想要什么尽管问么妹儿去买。”

我心想老掌柜这是存心跟我装傻啊，有心用暗语切口跟他说本意，但我只是曾听我祖父胡国华讲过一些，大多是倒斗的切口，对通用的“山经唇典”却不太熟悉，虽会几句，可总也说不囫囵，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可又不能犯忌直接问，以免被对方视为“外行”，赶紧对Shirley杨了个眼色，让她出面相谈。

Shirley杨点头会意，上前似有意似无意地对老掌柜说：“途经高山抬头看，山上一面金字牌：金字牌后银字牌，排排都是蜂字头。”

老掌柜闻言猛地睁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Shirley杨，似乎不相信这番话能从她口中说出来。还以为听错了，当下动起“山经”问道：“一面镜子两山照，照出金风吹满面；不知哪路过蜂山，识得金银蜂字牌？”

Shirley杨想也不想，便脱口回答：“风里鹞子随山转，打马加鞭赶路程；队伍不齐休见怪，礼貌荒疏勿挂怀。”

那老掌柜神色更是诧异，又问：“山上山下？所为何来？”

Shirley杨道：“不上不下。想请蜂匣。”

老掌柜捋着胡子微微点首，但可能还是有些不太放心，继续追问：“蜂爷好见，蜂匣难请，不知请去了有哪般作为？”

Shirley杨不肯轻易泄露行踪，只推说道：“茶留名山客，门迎五湖宾，皆是山中人，何必问根苗。”

只见老掌柜一拍大腿，从竹椅上站起身来，赞道：“言之有理。这几十年来，都未曾听过有人说得恁般敞亮，么妹儿。快把贵客们往里屋请。”

Shirley杨和老掌柜的一番对答，我还能听懂个大概的意思，胖子和孙九爷则是如坠五里雾中，根本不知是何所云，胖子是左耳听了右耳冒，对此倒也不走脑子，只有孙教授听呆了，怔在当场，等我们都进里屋了，才听他在后边自言自语道：“都是磨菇溜哪路的黑话呀！”

我们随老掌柜和么妹儿进了里屋。他这铺子后面是二层木楼，都是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但没把我们领到客厅，而是将我们带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就如同一个手工作坊，里边光沙轮子就有四五个，墙边摆着的尽是“袖箭、飞镖、甩手钉、飞虎爪”一类的暗器，各种器械五花八门，见过的没见过的什么都有，有些东西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更不知如何使用。

孙教授从后拽住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店铺门口挂的木匣子是什么？什么是蜂窝山？怎么说了几句黑话，就把咱们领这来了？

我说九爷，您可真该好好学习了，我估计您自打挂了个教授的虚衔，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人不学习要变修，所以才要活到老学到老嘛，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孙教授说：“快别开玩笑，我也不想吃老本，可这些门道我上哪学去？他们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我只好给他简单解释了一番，自古以来，多有些犯禁的勾当，所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行内的暗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行话”，可是隔行如隔山，为了便于广泛勾通，七十二行中产生了一套通用的大切口，叫作“山经”。

“蜂窝山”是专门制作各种“销器儿”的工匠，不过暗器这些东西，是从古代就为明令禁止地，比管制刀具还要危险，从来没人明目张胆地开个铺子销售，都是暗中交易，店铺门前挂个黑木匣子，上面全是窟窿眼儿，那都是试暗器时候射出来的，挂在门都，懂行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铺子里有暗器出售，进去之后用行话一说，便可以交易购买了，要是不懂局的，一是看不出门道，二来即便能出再多的钱，也没人肯卖给你真东西。

我给孙教授讲解了一通，又过去同老掌柜攀谈起来，原来李掌柜祖籍河北保定府，保定府是有名的武术之乡，李掌柜家中代代都是“蜂窝山”里的巧手匠人，专制各种绝巧的器械，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掌柜逃难入川，隐姓埋名，化了个假名，开间老铺贩卖杂货，实际仍是想做他的老行当。

可是解放后这些手艺和山经都渐渐失传了，在暗器上已经有几十年没开过张发过市，至今仍把木匣子挂在门前，完全是出于“见鞍思马、睹物思人”的怀旧之举，想不到竟然还能有客人识得“蜂”字抬牌，好在当年的家伙式都还留着。

我们这队人此次入川，除了工兵铲之外，身边再没带任何利器，就连伞兵刀也没敢带，空着双拳进巫山深处寻找古墓，手中不免有些单

薄，可巧在这小镇中见到“蜂”字括牌，自然要买些称手的器械，我们挑了几样，这年头袖箭飞镖早已经没人会使了，只是要找些带刃的利器防身。

老掌柜这里有“峨眉刺”，短小锋利，都是精钢打造，而且便于携带，于是每人选了一柄藏在身上，胖子又看中唯一的一把“连珠快弩”，这东西射程比不得步枪，但一匣四十二枚“丧门弩”，皆为连发快箭，击出去足可以射透几十步内的盔甲，也只有“蜂窝山”里的能工巧匠，才能制作如此犀利的器械。

胖子问道：“老掌柜，您这的家伙真是太齐全了，我眼都挑花了，不知哪件是镇山的宝贝？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也好。”

老掌柜哈哈一笑，说道：“要说什么镇山之宝，实不敢当，不过却有件极精巧的器械，乃是老朽平生得意之作，常年累月的留在此间生锈，不该是它应有的归宿，只是不知你们对它感不感兴趣。得勒，先瞧瞧再说吧，诸位英雄，请上眼了……”说着话揭开一口躺箱，里面有件东西，用锦缎密密地裹了数层，等他翻开锦缎，我和胖子、Shirley杨同时惊呼一声：“金钢伞！”

“金钢伞”是摸金校尉的护身器械，当年无苦寺“了尘长老”曾经传下一柄，又由Shirley杨从美国带回来，不过被我们去云南盗发“献王墓”的时候，将它失落了，此伞的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是秘密，失传已久，想再找人打造一柄都不可能，想不到李掌柜竟然造过这么一件，我有个念头在脑中一闪：“难不成老掌柜也做过摸金校尉？”

第六章 五尺道

我忙问根由，原来老掌柜在民国的时候名声在外，黑白两道中，没人不知道保定府的“销器儿李”，多曾有五湖四海的客人专程过来，向他定做些稀奇古怪之物，许多年前有个打算盘的商人，特意来定做“金钢伞”，并且留下图谱和合金比例的秘方，不过等老掌柜把“金钢伞”造好了，那客商却是“黄鹤一去无影踪”，再没回来取伞，到如今隔了这么多年，料来那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把“金钢伞”拿在手中，反复看了又看，手感材质，都与先前那柄一般不二，有此物带在身边，纵然是刀山火海，也敢走个来回，不由得一阵狂喜，当下也不去讨价还价，就按老掌柜开出的价钱，如数付了钱钞。

我见李掌柜也是“老江湖”了，说不定能从他口中探听一些消息，便向他询问“青溪镇”的地点所在？古代有没有一个被砍掉头的大王？

老掌柜说：“看诸位不惜重金购买这些锐利器械，又都是识货的行家，此番到巫山地面来，肯定不是做些小可的举动，而且如此不吝金钱，眉宇间又多有焦虑之色，想必也不是为图财的勾当，要是老朽没看错的话，多半是救急救难之事，同是江湖中人，按理自然该当鼎力相助，可老朽也是客居此地，几十年来老病缠身，平日里极少出门，对当地风物不甚了解，恐怕帮不上忙了。”

我客气道：“老掌柜的心意我们都领受了，再去找别人打听就是。”说罢就想带着众人告辞。

老掌柜道：“且慢，话还没说完，老朽身边只有么妹儿这一个干孙女，她家是祖籍青溪，何不让她来说给你们知道。”说着招呼么妹儿过来，让她来讲青溪镇的事情。

么妹儿不知我们想做什么，奇道：“青溪镇？早都没了十多年喽。路上悬吊吊的，根本去不得，你们还找它做啥子？”

我听老掌柜说么妹儿祖籍青溪镇，心道：“总算是有着落了。”连忙细问端的，原来在巫山山脉中，有一个很古老的镇子，名为巫镇，此乃官家的地名。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是据传该地为巫咸丘冢所在，所以该镇中人避讳“巫”字，皆称本镇为“青溪”，外人多不了解此情，山中有矿脉资源，极是富饶，后曾多遭兵火，而且山里的资源日益枯竭，人口逐渐流失，越来越是荒芜。

六七十年代全国上下“备战备荒”。为了贯彻实施“防空、防毒、防核”的三防工作。在原本地矿坑中改建战备防空洞和仓库，在七一年前后，就把青溪附近居民迁移至周边几个县。但当地矿井众多，地壳破坏较为严重，防空洞修一段塌一段，施工进展很不顺利，不过随着时事变迁，防空洞修了一半便停工荒废，整个古镇随这时光的流逝，早已成了被遗忘的无人地带。

幺妹儿虽是青溪人，却并不姓封，也不知古时有无头之王的传说。青溪百姓举镇迁移之时，她随家搬到此地，父母都在文革中去世，剩她独自一个，被老掌柜收留下来。

幺妹儿十一岁离家，青溪镇得事物多半都还记得，她说青溪有三条路，一是水路，如今正值盛夏。江河水流暴涨，湍急危险，难以成行；道路年久失修，多处出现滑坡，也无法通过；只有一段古栈道还算完好，栈道为秦时修建，宽仅五尺，故名“五尺道”，经古栈道绕山进去，要大费周折。

我当即把地图展开，请幺妹儿指画方位路线，最好能把青溪镇“矿坑、防空洞”的具体位置详细加以说明。

这时老掌柜说：“还看什么地图？就让幺妹儿引着你们去青溪好了，将来有机会，你把她带出山去，让她见些世面，学些真实本领也好。”

我没想到老掌柜肯让幺妹儿为探险队做向导，我虽求之不得，另一方面却惟恐她会出危险，我们进巫山寻找古墓，只为救人而来，我和 Shirley 杨、胖子这三人是不消说了，孙九爷在文革时也是接受过真正考验的人，而幺妹儿如何吃得住风险？她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岂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我正要谢绝，却听老掌柜道：“我家这幺妹儿为人伶俐，胆子又大，跟我学艺多年，尽得销器儿传授，又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翻山过岭不在话下，肯定能帮到你们些许。”

幺妹儿不肯答应，她对老掌柜说：“要不得，你一把年纪了，我去了谁个来照顾干爷吃饭喝茶？”

老掌柜道：“傻孩子，干爷今年八十多岁了，还有几天好活？你花儿一般的好时候，怎好留在山里虚度日月，难道你将来愿意嫁给那个掂大勺的秃脑壳吗？干爷我虽然年纪老了，眼光却还在，看他们这一干鹌子哥精神气质最是有仁有义，都是要做大事的人物，你只管跟他们去闯世界好了，发大财，赚大钱，到时候要是干爷还没死，你再来接干爷跟你出去享福。”

老掌柜执意让幺妹儿引着我们进山，又托付我将来带她到城里做事，我和Shirley杨稍作商量，觉得有个当地人引路再好不过，不让她在前面冒险便是，于是就应了下来，权且认做我的师妹，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这辈份儿是从哪论出来的。

这时孙教授从外屋进来说：“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车子好像要开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上路。”

山里的司机都是不肯等人的，我们只好裹了些要用的杂货，匆匆作别了“蜂窝山”老掌柜，五个人各拎背包赶紧赶出了杂货铺，跳上已经发动的汽车，车身在不断颠簸摇晃中，一路驶出了山中小镇。

我坐在后排座位上，看了看手中的“金钢伞”，心道真是好一场奇遇，但愿借此兆头。顺顺当当地找到“地仙古墓”，念及此处，我当即就问幺妹儿，在青溪附近是否有啥子“地仙”的传说？

幺妹儿说：“老家一带有封王坟里埋着地仙的说法，不过老百姓都说地仙是妖仙，那坟墓就是妖仙坟，因为地仙会妖法，最会迷人心窍。他说进了古墓就能长生不老，骗了许多人去给他活活陪葬，不过这都是早年的传说，现在谁也不晓得妖仙坟之事是真是假了，但青溪镇确实有姓封的。”

我想再多打听一些事情，却见幺妹儿有些舍不得老掌柜，依依不舍地望着车窗外边，便安慰她说：“我比你现在小好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千里万里的出去锻炼了。这胖子就是当年跟我一块去的。”

胖子听我提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也来劲了：“那时候真是恰同学年少，满脑子都是造反有理的勾当。敢笑黄巢不丈夫啊，妹妹你二十出头了，还跟老掌柜撒娇？可胖爷当年才十八岁，就独自一个人在晚上到山里看青，碰上鬼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咒念，只好硬着头皮死撑……”

幺妹儿毕竟是年轻心性，极是好奇。听胖子说遇到过鬼，便忍不住向我们打听是怎么回事？

我有心要试试幺妹儿胆量，如果她连听个鬼故事都胆颤，我还不赶快把她送回去，便对她说：“这事我听过，是我参军之后，胖子在东北山区的遭遇，说出来真让人头皮子发麻，反正咱坐在车上也是闲着。就让胖子给你们讲讲。”

Shirley和孙教授也觉得好奇，都在旁静静听着，只听胖子清了清嗓子，抡圆了开侃：

地点在大哈喇子公社团山营子生产小队的屯子外边，时间是一九七零年，也是夏天的一个夜晚，山里地仲夏之夜应该很凉爽，可那天晚上也不知怎么了，可能是要有大雷雨，闷热得出奇，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

就在那天，王胖子和另一个知青被指派到山上“看场”，就是守着开在半山坡上的几亩地，那里种的都是苞米，山里的野猪最喜欢啃这玩意儿，它啃的多，糟蹋的更多，苞米地被它一滚就是一条胡同，所以到晚上得有人守着，听见动静就出来敲脸盆驱赶野猪。

当晚另外那个知青临时有事，王胖子只好一个人上山看场，他白天套了只兔子，出门时又从屯子里顺了一水壶土烧，他乐得自己吃喝，就在田间地头收拾了兔子，嘴里哼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选段，等把野兔从里到外烤透了，啃一口兔子肉，喝一口土烧，心情飘飘然，觉得山里的小日子还挺滋润，只可惜最近没野猪出来闹事，找不到借口放两枪过过瘾。

正得意间，轰隆隆一声雷响，黄豆大的雨点就掉下来了，胖子赶紧夹着酒壶拎着啃了一半的兔子逃回草棚躲雨，不料棚子里到处漏雨，根本没法呆，他一琢磨，苞米地那头有间磨房，荒废好多年了，何不到那边避避？

这间极为简陋的磨房从解放前就有了，却已经有好多年没人进去过，不知是什么原因，王胖子哪管那许多，抬脚踹开木门，里面黑灯瞎火，满是塌灰，但总好过在外边被浇成落汤鸡，他把剩下的土烧全灌进肚子，四仰八叉倒在木箱子上就睡，不多时便已鼾声如雷。

胖子这一觉睡得很香，也不知睡到了什么时候，半截被雷声惊醒，隐约觉得这天怎么始终不亮？翻了个身又要接着睡。

这时就听耳朵边有个女人在哭，王胖子是横胆的人，又且没什么心肺，只顾着想睡，谁知耳畔的哭声越来越近，感觉都快钻进脑袋里了，他迷迷糊糊地骂道：“哭他妈什么哭！”

被他这一骂，那女人的悲哭之声顿时没了，胖子却根本没去想是怎么回事，仍是接着闷头大睡，过了一会儿，就听耳边有个女人说：“你别压我的鞋，别压我的鞋，你压我的鞋我就要你的命……”

这句话清清楚楚，胖子半睡半醒间仍是听得格外真切，禁不住全身上下起了一片毛栗子出来。腾地坐起身来，饶是他胆大包天，也已出了一身冷汗，再看磨房中哪有什么女人，门外艳阳高照，天色大亮了。

胖子心觉有异，骂了几句，起身一看。原来在身下木板上，端端正

正的摆放着一双女式棉鞋，鞋头还绣了两朵娇艳欲滴的红牡丹，胖子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中发起狠来，自言自语道：“这家伙，来真格地了。”抄起两只鞋来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随后扬长而去。

回屯子后他对人们吹起此事，大伙都说十几年前。有个小媳妇在那间磨房里上吊了。临死时穿着一双新棉鞋，当时连鞋都一起埋坟里了，苞米地边上地磨房也没人再去。怎么可能在昨天夜里被胖子见到那双鞋？岂不撞鬼了？有好事的人，又跑去磨房看了，也没见有什么鞋子，都说是胖子偷喝土烧喝晕了头。

胖子也稀里糊涂地没当正经事，隔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有鬼魂前来索命，不过到今天回想起来，夜宿深山，压着女鬼的鞋子睡了一夜，也确实觉得有些耸人毛骨。天知道那天晚上是撞到哪门子邪了。

这段经历却是胖子插队时遇到的真实之事，不过此时他在汽车上侃将出来，自是存心卖弄，不肯原事原说，不免要添油加醋，增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骇人桥段。

但是么妹儿胆子大，根本唬不住她，只是觉得有几分刺激新奇，并不理会有多么可怕。还取笑胖子瓜包气，扯耙子讲个吓人的故事都讲不生动。

我暗中点头：“这丫头，果然有个能做些艰险之事的胆量。”正想打听地仙古墓附近的风物传说，便借机说么妹儿胆量真是不凡，在老家是不是总听鬼故事？不妨也给我们讲些来听。

么妹儿说青溪镇历史很古老，开了几百年巫盐矿，巫盐是一种特殊的地质盐，可以加工成食用盐，古时盐税极重，私采地盐是要掉脑袋的，民间大多都是偷着挖掘开采，以此谋取暴利，所以青溪一带的大小矿井不下千百处，到清代前后就差不多开采尽了，山中再也找不到新的盐脉，加上后来大举修筑防空洞，使得山里遍地都是窟窿。

“天然的、人工的、半人工的”各种洞穴山窟纵横交错，相互累积叠压，有的地方深可数十里，外来之人寸步难行，挖地深了难免会见到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所以各种各样地传说都有，她曾经常到矿洞矿坑里去玩，反正那时候不太懂事，也不觉得恐怖。

我听得这些情形，不禁暗地里叫苦，眼见这最后一点指望，都要抛进东洋大海里去了，青镶地各种工程，犯大山都快挖透了，却始终没人发现“地仙古墓”，不知“观山太保”究竟使了什么遮天的手段？也可能“封王坟”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根本就不存在于世上。

不过么妹儿说的话中，提到了“穴地采盐”之事，巫盐已是灭绝的资

源了，如今不复得见，我以前做工兵的时候，都不曾听说过山里还可以挖出盐来，但此事却有些符合地仙古谜中的“凿井伐盐，问鬼讨钱”之语。

想到这些，我便以“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羊……”之语相询，问么妹儿是否知道这些话中藏着什么秘密？

么妹儿也茫然不解，她从没听说过封家秘传下这段的寻仙暗示，不知话里打的是啥子哑谜，但要说到“凿井伐盐，问鬼讨钱”，必定是指“青溪”古镇，再不会错的，旧时称采巫盐矿的矿坑为“盐井”，只是本乡本土的叫法，外地人大多不曾听说。

“巫盐地井”皆为地方豪族占据，穷人只得做“苦力、窑奴”，巫盐矿内常有沼气，地底又有随时涌出地下水，矿工窑奴们下井作业，每每要担许多风险，常有大批窑奴屈死在井下，故此当地民彦才说“凿井伐盐，问鬼讨钱”。

我见终于有了一些头绪，可只此一段，仍是难解全意，估计要想洞悉“地仙村”的谜团，仍是要先破解第一句“好个大王，有身无首”，按部就班地逐步推测，青溪镇旧时居民早已分散各地，想再多找几个人打探都不可能，那些古老的传说，也肯定要比明代的坟墓更加久远，如今的人未必能还能知道，我脑中思绪杂乱，正没理会处，只见车窗外云开雾散之处，远远地显出一座苍郁挺拔的山峰，瑰丽奇俏，清幽朦胧，不觉看得入了眼。

第七章 从地图上被抹掉的区域

孙教授在旁也赞叹道：“这就是望霞峰，传说当年天下洪水肆虐，大禹带领民众治水，所作所为乃是改换乾坤的举动，少不得有鬼神之力相助，所以神女下凡，站在此地为船只导航，年深日久化为山峰，故此也称神女峰。”他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以口问心、自说自话道：“娘子不来，群山不开，这段谜文中所说的开山娘子，难道是指神女峰？”

此时云雾渐合，又将朦胧的山峰遮住，孙九爷在车上仍是出神不已，反复念叨着：“群山不开……百步九回……”直如痴了一般。

我曾多次看过孙教授的笔记，知道他是研究解密古代符号的年头多了，对谜文暗示之类格外执着，所以脑筋反而有些僵化，常常会钻死胡同，此时见他又将“神女峰”与“地仙坟”联系起来，便对他说：“神女峰这个传说太古老了，几乎是发生在神话时代，而且大禹更不是无首之王；神话传说中刑天舞干戚，刑天氏倒是无头的，将肚皮做脸了，但刑天氏既不是王，其事迹也不是巫峡一带，我看娘子不来、群山不开这句言语，并不象是与这些神话有关，可能在巫山山脉中，另有与之对应的传说。”

Shirley杨也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青溪古镇”附近，如果封团长那段关于“地仙村”入口的启示不假，“地仙古墓”十有八九是在有盐井地地方。虽然以往没能有人找到，但咱们有几个有利的条件，首先地仙留给封家后人的谜文，至少已经知道了一半；另外还有个“杀手锏”，也就是可以占验龙脉生气的青铜古镜，关键时刻，可以用它得到一些提示。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包中的“归墟卦镜”，对众人说：“我前些时候请我师兄张盈川，帮忙研究卦符的用法，亏得他是占验推算的高手。晓得许多阴阳之道，加上参详南海蛋人的卦数古咒，不久前终于有了些眉目，但古镜中的海气已快消散尽了，恐怕最多能用一次，而且没有十足把握能看懂呈现出的半副卦象？不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能轻易使用，发丘摸金、搬山卸岭留下许多盗墓寻龙地术。我就不信望闻问切四法，还对付不了一介地主矿头的观山指迷。”

孙九爷不以为然：“你们还是年轻。缺乏经验，你道地仙古墓是举手可得、易如拾芥？我通过史料推测，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正是由观山太保选址设计，那位地仙正是接了他祖上传下的名头，连观山金牌都是御赐之物。所以观山指迷绝不是浪得虚名，应该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我对孙教授所言也是不以为然：“如此论起来，摸金符却是观山腰牌的祖宗了，曹公墓就是摸金校尉造的，那才真叫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岂是明孝陵那种桌面上的布局可比？”

孙教授道：“胡八一。你信口开河呀，摸金校尉造曹操墓这是你顺口遍地吧？哪段史书上写着了？这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正确态度，我拒绝同你讨论。”

我对孙教授说道：“试看古往今来，有多少大事不入正史？史书历来都是官家做地，还不是官家想怎样写就怎样写。真正的机密之事，写史之辈又从何得知？还不只是把那些悬案谜史。在白纸上留下几行言语模糊的黑字，让后人自己去琢磨，说是清史，却多有混沌不清的内容。”

我又告诉孙教授，曹操墓是藏在天地未开时留下的一片鸿蒙之气中，看似无，实则有，下葬时，要事先找到蛇女一条，刮鳞放血杀在墓中，只留其油脂带出墓室，随后封了墓道，此后再无人能从外界看到此墓形状，祭祀之时，要把蛇女油脂做灯点燃，才能够望山间红光闪现之处祭拜，等若干年后，那碗灯油用尽，神仙也找不到此墓所在，这都是古代摸金校尉的神通手段，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古代人地智慧和技巧，咱们在巫山里寻找“地仙古冢”，也绝不能想得太轻松了。

孙教授只是不信，他的原则“是书上哪怕有一个字，也能相信，一个字记载都没有的，则坚决不信”，极为固执，我们一路争论不休，胖子则是呼呼大睡，谁也没注意汽车开了多久，半路上么妹儿突然招呼司机停车。

我还以为到站了，赶紧把胖子叫醒，众人鱼贯下车，站住了一看，只见四周云雾缥缈中群山茫茫，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问么妹儿这是哪啊？

么妹儿说：“不是说过了嘛，你们朗几个不记得了？要走五尺道才能到青溪，从这山上下去，就上五尺道喽。”

我望了望载我们来的那辆汽车，早已开得不見影了，本想到县城落了脚再行动，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如今只好从这直接进山了，么妹儿长这么大，也只走过一次，天晓得要走好久才到？

我们五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绕山而走，不久便找到了古栈道的遗迹，那是一派峭壁插在半空，石板和木材搭成地“五尺道”悬在其上，这段古道是先秦时期，为向山外运送巫盐而筑，秦时工程非同等闲，“长城、秦淮河、古栈道、秦陵、阿房宫”等等，其中的艰难奇绝和规模之巨，都使今人难以想象。

我们踏上“五尺道”，穿行在云雾幽深的峡谷之间，有如踏云而行，每一步下去，落脚处的石板都摇摇晃晃，有些地方石条石板都塌落了，仅有几根颤悠悠的木头凌空搭住，胖子见到连么妹儿都走得轻松自在。抵死不肯失了脸上面子，只好硬着头皮向前，他抓住我的背包一步一挪地跟在后边。

众人谁也不敢大意，都提心吊胆地贴壁而行，哪敢向四周去看，有时也不得不停下脚来稍事喘歇，

放眼看去，满目都是上悬下削的崇山峻岭，脚下急流奔腾，势若师孔雷鸣。看下方地山间都是云雾，仅闻得水声势大，却不见激流翻滚的情形。

五尺古道可能也不算太长，但我们就觉得这条栈道象是走不到头，越往深山里走，周遭的景色越奇，明明见到苍崖封锁无路可进，等行到峰回路转。却见云开处别有洞天，蒸郁不散的湿气借山势冉冉升腾。化作浮云细雨，有的地方是乌云滚滚，有的地方又是茫茫白露，云雾遮绕之处，都似乎是虚幻之境，古道也随之变得更加艰险。海拔落差已接近千米，谁也不敢再去分神欣赏那些缥缈朦胧的云烟变幻。

好不容易挨到尽头，众人已是个个手脚发麻，在山上就地坐下休息了许久，仍是觉得心神恍惚，都难以想象自己是怎么一步步坚持过来的。一想起回去的时候肯定还要再走一趟，不免从骨子里感到发怵。

么妹儿指着山坡下边对我说：“鹞子哥快看，下面就是你们要找的青溪镇了，你看镇里房屋还在，说不定我家以前的房子都还没塌。”

此时雨云刚散。血红的残阳挂在天边，远山暮色浓重。天地山川便如同一幅朦胧的画卷，我连忙打起精神，趁着天色还没全黑，拿望远镜看了看山下地形，只见有很大一片古朴的民居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腰处，街道多有石阶贯通，由于古镇早已荒废了，镇中灯火人烟皆无，似乎周围连只野猫野鼠都没剩下，完全是一派鸦雀无声的死寂，连地图上都已没这地方了。

再看古镇周围，地表多遭破坏，无法观看风水形势，如果地仙古墓藏在附近，我实在难以想象“观山指迷”是如何寻龙相地的，见天色已晚，众人一番长途跋涉之下，都已是又饥又累，要有什么行动也得明天再说了，于是取出狼眼手电筒来，调整好光圈，照着脚下道路，带头下山，要到镇中寻个地方过夜。

一行人走到山脚时，天已黑透了，么妹儿让我找了根长树枝探路，原来从这里过去，路上都是坟坑，有挺大一片坟地，棺材都被迁祖坟地

时候迁到别处去了，留下的空土坑里，长满了杂草，草高地陷，如果不用棍子向探地雷似地探着路走，这黑灯瞎火的晚上，肯定会有人陷进坟坑崴了脚。

我只好以树枝一步一戳，其余四人都跟在我身后，杂草丛中多有蚊虫，手电筒的光束更是吸引了许多飞蛾蛉，不停的朝人脸上扑过来，一边走路还要一边挥手驱赶，我也忍不住直皱眉头，青溪古镇的地形和环境，远比预想中的复杂许多，那死城一般地镇上不知会有些什么？

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坟茔，虽然裸露处都涂抹了防蚊药水，可仍不知被那些“神风敢死队”一般的海蚊子吸了多少血去，又绕过几处干涸的池塘，终于进了古镇，只见青溪镇一幢幢古老无人的建筑，皆是门户洞开，大部分连门板都卸掉了，里面的家具也搬了一空，只留下空壳房屋和满墙的语录，在夜幕中如同一片片高大漆黑地鬼影，盛夏时炎威正炽，一丝风也没有，入夜后的空气更加潮湿闷热，使人倍感压抑不安。

孙教授说：“亏得咱们这是一队人，要是独自一个，谁敢在此过夜？要尽快找间房子落脚才是，否则在外被蚊虫叮咬一整夜，金钢罗汉也承受不住。”

我说既然没带帐篷，肯定是要找间废弃的民宅过夜，不过天上星月无光，后半夜多半会有雷雨，您瞧这些房子都是年久失修，随时都可能房倒屋塌，心急不得，必须选个坚固可靠些的才安稳。

胖子举着狼眼手电筒，站在当街往四周扫了几扫：“我看都差不多，天已大黑了，去哪找什么安稳之处？干脆碰运气算了，横下心来胡乱住进去，房子不塌就算是咱的造化。”

我不赞成胖子撞大运地做法，运气应该留到关键时刻再堵，怎能时时刻刻都指望拿它来搏？于是想带着大伙继续顺街道往里走，这时 Shirley 杨问么妹儿：“镇子里有没有警察局、医院一类的，说……哪里地房屋最大最豪华？”

么妹儿仔细回忆了一下说：“要说公安局和医院就是没得，以前的供销社、招待所、卫生院也都不象个样儿，房子都很古旧简陋，现在肯定不能住人，要说最大最豪华的宅子，肯定要数封家宅为首，那是老大一片房子，比龙王庙还要大，不过都说里边不干净，是凶宅，老早以前就没人居住了，封家宅也是老名，后来的几代主人都不姓封，宅前的青石牌楼和石狮子，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我一听原来现在还有观山太保当年的“阳宅”，自然是要去看看，就

让么妹儿带路，她离家久了，也记不太清路，好在还能想起来“封家宅”是在整个古镇中央，摸索着走过去，就到了一幢乌瓦白壁的楼前，有一对很大的石狮子拱卫在门口，正是那座古宅。

老宅大部分都被拆除了，不复当年旧貌，剩余的部分规模要比旧时小了很多，除了门前的石狮子之外，只有这幢楼和一道峥嵘巍峨的青石牌坊，是清代以前保留下来的古老建筑。

我见这楼檐柱重彩虽然都已脱落，但砖木之料和构造之严密，远远好于普通民居，作为一处年深日久的老宅，却远比镇上其它后造的房屋坚固，只是不知封家凶宅晚上是否太平？

此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众人都累得狠了，也都不再犹豫，当即决定就在此间过夜，各自打着手电筒穿门入内。

第八章 青溪防空洞

我刚一进去就是一怔，在手电筒晃动的光速照射下，见到厅内摆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我心中纳闷，房前屋后怎地会有如此多“奇形怪状”的石狮子？突然间一道长长的闪电如矫龙惊空，刹时间照得厅内厅外雪也般亮，从窗户和后门中，可以看到后院里也堆满了奇异的石兽。

我们借着电闪雷鸣之际，看到封家宅的孤楼里面，尽是奇形怪状的石兽，心中多是疑惑，我走上近前，用手电筒照了又照，见那石兽面目凶恶狰狞，体态圆滚，与门前的石狮子有几分相似，但并无威武气质，只能让人感到邪恶可憎，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石狮子，怎么如此丑陋狰狞？

Shirley杨说：“这些石兽不象是镇宅的狮子，倒似是陵区的守墓石雕。”

孙九爷也戴上花镜看了半天：“肯定不是石狮子，鬃毛如剑，耳朵大得出奇，鼻孔朝天，要我看……是乌羊，欲访地仙，先找乌羊，乌羊、乌鬼就是猪啊，我一直想不明白地仙古墓和乌羊有什么关系，本来还想着要找肉联厂打听一下，原来世上竟有这种石雕乌羊。”

么妹儿是本地人，可她从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只好问孙九爷：“乌羊石兽是古时图腾还是镇陵的石像？”孙教授说：“不好判断，乌羊形态都被鬼怪化了，风格很是诡异，我从没见过有哪个陵区以此物镇墓。也不象是神道图腾。”说完就掏出笔记本来又写又画，把石兽的每一处细节都描绘下来，以作为寻找“地仙古墓”的重要参考。

我想不出乌羊石兽怎会摆在封家宅里，“青溪镇”世事几经变迁，教人无从推测，既然没有头绪，只好不费那脑筋乱猜了，为节省电池，就和胖子点了几支蜡烛照亮，在楼中找块干燥的地方搭个火灶。先烧些热水，好教众人吃些东西休息，看这古镇地势复杂，明天是有得忙活了。

我又在楼中上下走了一遍，将每间房子都看遍了，见二楼一间房内有木桌木椅，都是近代的简陋家具，桌上墙上挂了许多图纸。仔细一看，图纸都是遂道矿坑的结构。详细标准着工程进度，我以前做过工程兵，懂得看图，一看这些图纸，便赫然醒悟，原来青溪地区修筑“防空洞”的时候。封家宅就是施工指挥部，后来国际形势改观，工程随即废弃无效化，连这些图纸都没在撤离时带走。

而那些“乌羊石兽”身上除了一层灰尘，还带有地下泥土痕迹，显然

都不曾被人清理过。应该是施工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处理，就因为工程中断被抛在了指挥所。

说不定“乌羊石兽”出土的区域就离“地仙村古墓”不远了，我赶紧把图纸都卷起来带到楼下，把这个发现告诉众人得知。这时胖子煮熟了我们携带的真空通心粉，众人早都饿了多时。当下边吃边研究防空洞的地图。

幺妹儿问胖子这是什么食品？潮乎乎地，简直太难吃了。胖子说：“这可是美国货呀妹子，不过这味道嘛……确实惨了点，绝不是胖爷手艺潮，主要是美国通心粉就是这种东西，据说如果哪个美国人要想慢性自杀，他就天天吃这个。”

我却不管味道怎样，能填饱肚子就行，三口两口就迅速解决了战斗，看了看时间才晚上九点钟，随觉有些疲惫，但还是强打精神仔细翻看一张张地图，把有可能用到的几张单独取出来，决定明天先去地下防空洞里探上一探。

Shirley杨问我有什么计划？我把地图展开，指点上面的图标，跟她说了说我的构想：“青溪防空洞，是深挖洞广积粮时期的历史产物，我估计当初在地建造大规模防空洞，应该是与这里地下矿井矿洞众多有关，从图纸上来看也是如此，施工队将半天然半人工的洞窟加以改造贯通，使之成为纵横相联的战备设施，不过图中也标出了已有多处塌方淹水，工程进行得很不顺利。”

我用排除法，将不可能挖出古迹遗址的几个区域圈了起来，青溪附近所有地山都被挖空了，盐井矿道和改筑为防空洞之类的地方，包括这古镇的地下也是空的，都不可能有“地仙村古墓”，应该把目光集中在“真空区域。”

Shirley杨是点头会意的人，当即领悟了我的意思，说道：很有道理，真空区域是不是所谓的矿脉盲区？乌羊石兽最后的出土位置，必定是工程隧道与矿道不重合地区域。”

我说没错，战备防空洞施工之前，附近的山川地形都被彻底勘察过了，省去了咱们许多周折，既然又知道“欲访地仙，先找乌羊”这一重要暗示，首选的目标，自然是最有可能挖掘出“乌羊石兽”的地点，所有的矿道，都是依巫盐矿脉的走势开掘，所以极不规则。

从图纸上分析，只有青溪战备防空洞最西边地一段，是根据需要全新开通的，完全没有利用原有的矿道，而且根据图纸上的标准显示，西端的地下隧道尚未完工，这说明这段地区地工程一直进行到了最后，至

于实际情况和下一步如何行动，咱们还要实地看看才能掌握。

Shirley杨又多了几分信心：“不怕线索乱如麻，只怕一丝线索也没有，既然已经找到了一些头绪，咱们抽丝剥茧，终究能找到地仙村古墓。”

孙教授在旁听了半天，赞同地说：“还是胡八一这老兵油子有经验，刚到青溪就抓住了工作重点。当年跟我一起被押在劳改农场的封团长，也是打了好多年仗的人，大概就因为太能打仗，都被部队里的首长们给贯坏了，根本不是服人管的性格，那人很牛气，也够神气，他说他以前在朝鲜打仗时，天天都坐缴获来的美式吉普，吃美国罐头。有一回美军飞机穿房檐查户口，炸弹扔到他眼前都没伤到他一根毫毛，这种人哪里能够老老实实在采石场啃窝头？所以才铁了心要逃回老家，以前我总觉得他不可能活着跑到此地，现在想想，你们这些真正经过战火考验的人，确实是有过人之处，也不知道封团长他……”说到最后。又满腹忧虑的陷入了沉思。

我劝孙九爷别多想了，有人怀疑你谋杀了潜逃后失踪多年的封团长。却是死无对证的事，其实只有想害你的小人才会这么判断，他们就不想想，凭您这九爷的本事，就算暗中下手，恐怕也奈何不得那位封团长？那位爷可是跟美军作过战的志愿军团级指挥员。所以组织上没定你的罪也是有道理的，这事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只不过没给你正式澄清而已。

我想只要封团长当年真能逃到这里，他就多半躲进了“地仙村古墓”，不管现在是死是活，都会被咱们找到。你这宗冤案到时候就能有个了断。

既已有了初步的行动计划，再无挂虑，众人分派了守夜的顺序，便先后听着外边沙沙的雨声昏昏入睡，一夜无话。次日早上仍是阴雨绵绵，青溪镇遍地都是土坑、泥沟。加上雨后山路泥泞无法行走，我们只好决定就由后院的地道下去，前往西侧的战备防空洞。

据说这条地道本是暗道，因为封家宅在解放前，多是地主矿主地居所，因为社会局势不稳定，军阀土匪横行，采巫盐的矿主又多是黄金巨万之富，而且皆是双手沾满了矿奴的鲜血，为了防备不测，除了在宅中阴养一批“死士”，作为看家护院的家丁，还特意留藏暗道，以便遭遇意外时能够迅速逃脱。

不过当初留下的各条暗道，几乎都在修筑人防设施时被破坏了，隐秘的入口暴露在外，内部也成为了大型防空洞地一部分，所谓“防空

洞”并非只为给老百姓躲避空袭轰炸，最低限度也具有“三防”作用，当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动不动就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战略轰炸”，为了积极备战防御，全国上下才大规模进行“深挖洞、广积粮”，这种地下设施的很大一个作用，就是隐蔽储存大批战备物资，上至导弹、飞机，下至粮食、被服，都可以纳入其中，完全是按照战时要求设计建造，规模很是不小。

青溪古镇地下的这片区域，都是相联的圆拱形仓库，都是在以前的矿井中修筑而成，浅灰色地水泥墙，给人一种十分肃穆冷酷的观感，水泥脱落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原本矿道的岩层，局部范围内的渗水十分严重。

虽然防空洞内每隔十几米就有一盏照明灯，但线路都受了潮，简易发电设备也早就损坏，无法再行使用，只能用“狼眼手电筒”照明，凭借地图和指南针提供的参照前进，这段地下通道并不难走，而且在通道交叉路口处，还有明显的指示。

在地下通道中一路向西，防空洞内部地潮湿气息渐浓，走到半路，遇到一段塌方的洞窟，无法再按照原定路线前行，我拿出地图看了一眼，也只有从侧面的岔路绕过去，当下退回十字通道处，看地图上的标准，如果走左侧的通道下去，将是一条原始矿道，已离开了防空洞的范围，入口处设有栅栏，挂着一块木牌。

我举起手电筒一照，木牌上似乎有字迹，但被泥污盖住了，胖子上前用手抹了几抹，红色的字迹当即显露出来，胖子一字字念道：“前方塌方——危险，老胡，看来这边是矿道矿井，可能有塌方的危险，肯定不太好走，咱们还是走右边绕过去比较好。”

Shirley杨举着手电筒照了照右侧通道：“右边墙上也争、敢于胜利……那是什么意思？”

我抬头看了看右边水泥墙上的标语，真是格外熟悉，笑道：“你肯定看不明白，这叫最高指示，地图上表示右侧是条备用通道，比较狭窄简陋，但已经是完工了，同志们我看咱走到此地也没得挑了，只好从有标语的这边进去。”

胖子说：“得勒，听胡司令的最高指示准没错，走着……”说罢大摇大摆地当先走了进去，我担心胖子走得太快脱了队，赶紧招呼其余三人，跟着他快步向前，西侧通道的渗水更为严重，也可能是和下了一夜的大雨有关，两侧虽有排水管口，但地上的积水仍是有脚面深浅，水泥墙下边都生满了绿苔。

黑绿色的墙根里铺了满满一层蜗牛，白花花的十分显眼，往里走蜗牛更多，有活得也有死亡后留下的空壳，一脚踩下去，就会传出“喀吧喀吧”的壳体碎裂声。

么妹儿虽然胆大，此时脚底踩着稀烂一团的蜗牛死体，也难免觉得有些恶心：“以前哪有朗儿个多蜗牛？它们都是从啥子地方冒出来的？”

我转头对她说：“这地方渗水太多，苔痕厚了才引来蜗牛，你只要别想它就不觉得恶心了，跟紧了我，千万别掉队……”我还没嘱咐完她，就听前边有人“哎呦”一声摔倒在地，孙九爷被遍地的蜗牛滑了个四脚朝天，两手都被碎壳扎破了。

我赶紧伸手将他搀了起来，看他没摔断筋骨才略微放心，在这狭窄潮湿的通道中无法歇息，便让他再咬牙坚持坚持，好在孙九爷是吃过大苦受过大罪的人，跌得身上青淤了也不以为意，咬咬牙还能继续往前走。

我见这队伍中有老有小，真摔断了胳膊腿也不是闹着玩的，就让么妹儿和Shirley杨扶着一瘸一拐的孙教授，我和胖子在前一“工兵铲”铲开前边地上的大片蜗牛，给他们清理道路。

第九章 空袭警报

如此走了一段，终于走过了这片铺满蜗牛的通道，推开一道铁门，里面豁然开阔起来，头顶有一道道山外的亮光漏下，雨已经停了，有一阵阵阴凉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众人长出了一口气，此处是备用通道尽头的一片连接部，很快就可以抵达西侧防空洞，这一大片区域贯穿整座山腹，以前矿井密布，如今内部都是钢筋水泥。

我看孙九爷疼得呲牙裂嘴，两手血淋淋的，就说先歇会儿再走，给他包扎一下手上的伤口。

孙教授把背包放下，找块干燥的地方坐了，由Shirley杨拿出急救包给他清理伤口，孙教授叹道：“不服老不行了，倒退十年，摔着一下算得了什么？想当初在果园沟劳改农场……”

我坐下来的时候，见孙九爷又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做不好，正想取笑他几句，抬眼间却见他Shirley杨身后站着个人影蹲在地上，正偷偷伸手去捏粘在孙教授背上的蜗牛，捏到一个就送进嘴里吃了，那团黑影无声无息，Shirley杨和孙教授竟然都未发觉。

我心中一惊，把幺妹儿拽到身后，叫声“有情况”，立刻跳起身来，“工兵铲”早已抄在了手中，胖子也是反应奇快，抬手就将“连珠快”急射而出，两枚前端是透甲钢锥的短，就如两只飞蝗。“呼”地一声从孙教授和Shirley杨两人中间掠过，擦着那团影子钉进了水泥墙上。

角落中那团黑影如鬼似魅，受惊之后闪身就逃，身法快得难以思量，胖子待要再次用连珠快射它，却听孙教授忽然大叫：“不要放箭！”紧接着又高呼道：“老封……你别跑啊，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文革早就结束了……”

孙教授的喊声，在空荡宽阔的防空洞里反复回响，可回答他的却并非人声，而是防空洞深处一阵阵呼啸凄厉的“空袭警报。”

我和胖子正想起身去追那团黑影。忽听防空洞内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通道内十分拢音，凄厉的长鸣仿佛引得千山万壑同声皆应，使人惊心动魄。

众人皆是一惊，遗弃多年的青溪防空洞隧道内，怎会有防空警报响起？难道是失踪的封团长所为？胖子骂了句：“那团长属兔子地，怎么跑得这么快？”幺妹儿道：“不是人，谁有那么快的身手？我看象是巴山里的猴儿……”

刚才的一幕发生得实在太快。隧道里有许多天窗般的裂缝，有不少光线漏下。虽然不是到处漆黑一团，但光影朦胧，根本没看清楚那团黑影是人是猴，此时听那防空警报响得古怪，正犹豫是否要过去看看的时候。

突然见孙教授跳起身来，直奔着隧道深处跑去。他边跑边喊着封团长的名字，我和Shirley杨想伸手扯住他，但都落了一空，我喊道：孙九爷，你疯了？”撒开脚步，也从后赶着孙教授追了上去。同时招呼其余几个人都尽快跟上。

众人沿着隧道奔出数十米，到了一处巨大的拱形水泥门洞前，前边的孙九爷冷不丁停下了脚步，一阵阵的防空警报声，都是从刷有“备战、备荒”标语地墙根处发出。那里是光线照不到的死角，角落里有什么东西悉悉掌掌的在动个不停。似乎在摇动一部手摇式防空警报器。

我趁孙教授停下脚步的时候将他一把抓住，同时举起“狼眼手电筒”，推开光束象漆黑的角落里照将过去，角落里的东西感到光线变化，当即抬起头来，竟是毛绒绒一张山鬼般地奇异脸孔，蓝般的目光如炬如烛。

那山鬼般的怪物当时就被“狼眼”的强光晃了眼睛，一声惊慌的怪啸中，它扔下手中摆弄的“手摇式防空警报器”，响彻洞地的空袭警报立刻停了下来，只见它抬起手来，挡住眼睛遮蔽刺目的光线，手上满是皱皮黑毛和极长的指甲，绝不是人类的手臂。

此时Shirley杨、幺妹儿、胖子等人也先后赶至，胖子见状立刻举起“连珠快弩”想要将其射杀，孙九爷忙推开他的匣，气喘吁吁地道：“别……千万别放箭，老封……是……是老封……”

幺妹儿不晓得孙教授所说的老封是谁，望前一看，不禁奇道：“郎儿个会是老封？这是山里常常都有地巴山猿狖，山里人谁没见过？”

那角落中的巴山猿狖和常人身高接近，趁着众人不前之际，捂着被“狼眼”光线暂时灼伤的眼睛，闪进了水泥门洞后的黑暗之中，哀啸声瞬间已在百步开外，此时即便是“连珠快”也追它不上了。

我怕孙教授再发疯般去追那巴山猿狖，哪敢松手，仍然抓着他的胳膊，问道：“孙九爷，你是眼花了还是失心了？连人和猿狖都分不清？你没看清楚吗？哪里是什么封团长？”

孙教授顿足道：“你当我和老陈一样禁不住打击说疯就疯？那明明是封团长养的猿狖，当初在劳改农场时我就见过它，这厮是个鬼机灵的老贼，它虽不在主人身边，但总是到处偷东西，趁人不备的时候就给老封

送来，什么烟酒糖茶鸡蛋水果……没它偷不来的，当时我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光。”

Shirley杨对孙九爷说：“教授您能确定吗？巴山猿沱在深山老林中所存在皆有，天底下并非仅有封团长驯养的那一只。”

孙教授说：“虽然老眼昏花了，可绝不会看错，为什么呢？因为那老猿狖脖子上挂了个金牌。我一眼就看到了，以前封团长被下放劳改，不允许带什么私人物品，他有一块祖上传下来地观山太保腰牌，乃是明太祖御赐之物，当时被发现了肯定要没收，封团长舍不得此物，就挂在袁狖颈中，他潜逃回来之时，肯定也将猿狖带回来了。”

我说：“看来封团长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如果真能活到今时今日，我真想要去会会此人。”

胖子捡起地上的“手摇式防空警报器”，说这东西现在可是个稀罕物儿，潘家园有专门收的，也不知道那猿狖是从哪偷来耍弄的，扔在这可惜了，说罢顺手塞进包里，又说：“既然它能通人性。咱不如赶上去活捉了那巴山猿狖，逼着它给皇军带路扫荡地仙村。这家伙肯定喜欢吃糖，皇军这里美国巧克力大大的有，还发愁什么找不到古墓入口？”

孙教授道：“巴山猿狖虽然机灵，却毕竟是兽类，指望逼它带路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跟着它的踪迹。说不定就能找到老封和地仙村古墓。”

我点头道：“就是这么着了，猪头小队长王胖子，你不是想当太君吗？你的就给我们在前边开路的干活，赶紧出发。”

众人担心巴山猿狖逃得远了无法追踪，当即不敢耽搁，顺着隧道一路追了过去。这条隧道贯穿青溪镇以西的整座大山，地面铺设运送土石轨道，周围大量的矿洞矿道将山都挖空了，防空洞和正规的隧道仅是其中一小部分，里面地形复杂。叉路众多，在漆黑漫长的隧道中走了几公里远。都不见那只巴山猿狖的踪影，不知道它逃到哪里去了。

目前看来，欲访地仙仍是应该先找“乌羊”，而不能跟着巴山猿狖在迷宫般的隧道中乱转，我们只好继续向防空隧道的尽头走，那里接近一片纵横交错地峡谷，是巫盐矿脉所不及之处，也是我们最初计划要去探查的区域。

抵达隧道的尽头时，只见隧道侧面皆已坍塌，露出很大一个山洞，洞中都是碎土砖石，看砖色都是古砖，里面尚有被刨出一半的乌羊石兽，在洞窟土层中半隐半露，粗略一看，为数也是不少。

我对其余人说，这可能就是工程接近尾声时塌方露出来的，这防

空洞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实象这种满是古时无规则矿坑的大山里，崩塌渗漏的情况很严重，根本不能修建什么人防设施，人不被活埋在里面就不错了，哪还能指望起到三防的作用。

孙教授抓着手电筒钻进塌方露出的洞窟里看了看：“这是个人俑殉葬坑？可也不象……”随即发现还有凿刻了一半的“乌羊石兽”和大批石料，便猜测很可能是个古时候雕刻制造石兽的地方，洞窟内部有七八间民房大小，裸露的岩层表面平滑坚硬，岩脉十分特殊，雕刻“乌羊石兽”所用的石材，都是就地开采，此外并无任何特别的事物，但这个岩洞没有巫盐矿脉，倘若不是工程隧道延伸至此，也绝不会暴露出来。

Shirley杨发觉到山壁上有凉风流动，似有微隙通向外泥土，露出一面不太严密的砖墙，用手一轻轻一推，砖墙便轰然倒落，外边有一大片亮光撒了进来，我探身出去一看，见洞口正是开在山腰处，洞前有一段陡峭的石道，蜿蜒曲折通到山谷底部，在此处却看不到谷底的情形。

对面是一大片倚天接地的峭壁，壁立千仞，云烟缥缈，数十条雨后形成地瀑布，从山内奔涌而出，自绝壁缝隙间直贯谷底，由于山壁奇高，倾泻出来的水流，如同一道道直上直下地银线，凌空坠在苍郁的险崖古壁之间，蔚为壮观。

峡谷两侧的绝壁上，都凿有凹在山体中的鸟道，纵横回转，密如珠网，不知都通到哪里，“乌羊石兽”洞口下的一段，仅属其中微不足道的一段，我问么妹儿这条峡谷是什么地方？么妹儿说是“棺材峡”，到处是悬棺，此地很久以前有“挂棺趋吉、落木为祥”之古风，不过那已经是很多代很多代以前的风俗了，附近许多峡谷里都有悬棺，但“棺材峡”就是因为悬棺众多，才得此名。

我心想“地仙村古墓”的传说，都不曾提到悬棺挂壁之事，“观山太保”应该不会选这种风吹雨淋的暴露之地为阴宅，便又问么妹儿，峡底有什么？有没有人下去过？

么妹儿摇了摇头，表示说不清楚，因为当地人大多知道，“棺材峡”不是仅指一道峡，而是十几条深峡险谷纵横交错在一处，从高出俯瞰，地形就如同是个“巫”字，也称“小巫峡”，其中大部分崖壁上，都有古人凿出的悬空栈道，不过因为年代太古老了，这些栈道都已变为迷途，许多地方走到一半就断绝无路了，而且外边没有道路能进来，即便是当地山民，也应该很少有人知晓路径，因为除了道路艰险，“棺材峡”中更是悬棺密布，都藏着死人枯骨，谁个没事做要来这里？以前听老人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棺材峡，一线天，十个见了九个愁。”

孙九爷说：“这就对了，现在的当地人已不知悬山的古栈道和嵌山鸟道的区别，其实棺材峡古道是嵌入绝壁内部的，隔一段有个浅洞，都如鸟居巢穴一般，那句鸟道纵横、百步九回之语，肯定是指这片纵横交错的鸟道，百步鸟道应该是其中的一段，只要想办法找到这段路，就离地仙古墓的入口不远了。”

Shirley杨望了一阵说：“高耸的悬崖绝壁落差不下千错综复杂，可谓百转千回，有且山势嵯峨朦胧，周遭云雾封锁，如何判断哪一段才是百步九回之处？”

我见“棺材峡”确实形势不凡，一千多米的落差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几座数十层的摩天大楼码在一起，而且每条峡谷绵延环绕，山中云雾升腾，激流翻滚，气象神秘万千、恢宏壮阔，观之不足，看之有余。

第十章 棺材峡

我平生所见“森严险峻”之地，都比不上此处，即使在这“棺材峡”里藏上十万大军，也绝对无迹可寻。如果“地仙古墓”造在其中，外人不知其中的底细和秘密，怕是连神仙都找它不到。

我对众人说，要想在此地“搜山寻龙、分金定穴”，恐怕是难于上青天，还是要想办法先找“百步鸟道”。如今看来，封团长留下的几句暗示多有对应之处，咱们现在位于“棺材峡”外围，等进去了看看情形再做计较，随机应变就是。

胖子一听大概是要上这千仞鸟道，望上瞠目为之眩，向下看眼为之晕，太高太险了，当即就打了退堂鼓，找借口说“观山太保”肯定不在“棺材峡”，还是退回青溪防空洞抓猴带路，才是上策。

我使出激将之法，拍了拍胖子的草包肚子，问他最近是不是贪图享受变得没胆子了？“棺材峡”这地方确实是“任凭盖世英雄，也该胆丧心寒”的奇险绝险之处，但若非如此，“地仙村古墓”也不可能保留到今天都没被人盗了，里面埋的墓主，正是当年观山盗墓的巨寇，其中所藏金珠宝玉之多，几乎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你王司令再不尽快前去接收，早晚都会成别人的囊中之物。

胖子被我的话触中了心怀，听到“金珠宝玉”这个词，更是眼中放光、心里动火，咬牙切齿地下了半天决心，发狠话说：“今几个就让你们瞧瞧，胖爷我还没退休呢，胖爷我他妈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是没那种任凭风浪急、稳坐钓鱼台的胆识气魄，也不配干这倒斗的事业了。”

众人便将周身上下收拾得紧称利落了，见此处离峡底较近，而且这段绝险的鸟道仅通峡底，只好从近乎垂直的峭壁鸟道中下行，就此沿路走去，发现古壁间尽是很原始的岩画，大概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在鸟道里接连看了几处，不禁面面相觑，在那些岩画饱受风雨剥蚀的古老残迹中，都描绘着一幕幕地狱般的场面。

古崖绝壁处的岩画，似图腾似传说，风格奇异罕见。经千仞鸟道而下，只见漫山皆是，也不知是从什么年代遗留至今的。其中所描绘的情形，几乎全是各种各样的恐怖灾难，有蝗虫蔽日、洪水泛滥，也有山火焚烧、山崩地陷、人类与百兽相残……

我看得奇怪，怎么这许多毁天灭地的大劫难，都往青溪棺材峡招

呼？真可谓是“水深火热”，但我看这片纵横交错的峡谷，如同一条条老龙盘旋潜伏，山间云烟空灵缥缈，峭壁瀑布如银河坠天，多是风水形势中的“隐纳、藏仙”之地，难道在远古时代竟会是阿鼻地狱不成？

Shirley杨说：“河流涌血、青蛙泛滥、虱子成群、野蔓延、皮肤腐烂、冰雹烈火、蝗虫天降、黑暗侵袭、长子惨死，是《圣经》中记载的十种天谴，虽然中西文化有异，但我看这里就如同《圣经》中提到的，曾经是一片被神灵遗忘的失落之地。”

孙教授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他当即指出：“不要唯心地相信什么神灵和天谴，以我的经验推测，这些岩画都是比战国时代还要古老的遗迹，在先秦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前，巴山蜀水间灾难频繁，每每都有山火洪水暴发，并非是子虚乌有的传说。”

我本想和他争论几句，但鸟道愈行愈来险，再容不得再分心说话，或是去注意峭壁上的岩画，每个人都不得不以背贴墙，逐步挪动，胖子更是脸色煞白，闭着眼睛不敢下望，四周茫茫荡荡，皆是朦胧的轻烟薄雾，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不辨东西南北。

众人在凿壁鸟道上行了多时，忽听水声翻滚雷鸣就在脚下，冰冷的岩壁上全是水珠，想来已离峡底不远了，此时走在最前边地Shirley杨停下脚步，鸟道断绝，再也无路可行，不过这里至地面的高度仅剩三米左右。

Shirley杨说下面可以落脚，就放下“飞虎爪”，让众抓着精钢锁链下至谷底，峡底是条湍急奔涌的河道，两边有许多天然的青石滩，就在“乱石穿空、惊涛急流”的险滩之间，有数条曲折的石板栈道可以通行。

胖子脚踏实地，方觉安稳：“老胡，咱们这是到哪了？地仙的古墓博物馆就藏在这条峡谷里？”

我向四周看看，头顶全是倏忽聚散的薄雾，峡底则是水花四溅生腾而起的水气，目中所见，多是满山的渺渺茫茫，实不知是到了何方，正不知如何去回答胖子的问题。

却听Shirley杨说：“你们看后边……”我们急忙转头看去，原来身后的山崖底部都是塌落的碎石，乱石中露出几处近似石梁石门的建筑痕迹，看样子以前崖底有很大的一个石门洞窟，但已被落石彻底封堵住了。

Shirley杨说：“幺妹说此地是棺材峡的边缘，这石门的隧道，可能是自峡外进来的路径，咱们现在是到了棺材峡的大门了。”

我和孙九爷都觉得十有八九就是如此了，可“棺材峡”地势险峻，不知有没有矿脉矿井，看来青溪防空洞也并未延伸进来，在镇中找到的地图都已失去了作用，虽然进了山门，但面对这一片神秘莫测的深山峡谷，实不知下一步该当何去何从。

众人就地商量了几句，随即决定根据峡口石门的方位朝向，由此进入峡谷深处一探究竟，我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充足，完全可以支应短期所需，只是“棺材峡”与外界隔绝，内部幽深荒寂，恐怕会遇到意外的危险，装备上略显单薄了一些，我见么妹儿虽然胆子很是不小，又对翻山越岭习以为常，可毕竟缺少经验，便嘱咐Shirley杨照顾好她，别让她走在前边，也别落在最后。

胖子心中惦记古墓博物馆中的“金珠宝玉”，当下便拎着快弩在前开路，一边走一边向孙九爷打听：“九爷，您先给咱透露些内幕，金珠是不是纯金的？宝玉又宝到什么程度？”

孙教授听他这话头不对，赶紧说：“你这胖子，怎么又想变卦，说好了你们只要丹鼎。龙骨卦图归我，其余的算是咱们共同发现的。报上去功劳必然不小，怎么又打起别的主意来了？”

胖子说：“你甭废话，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了，你的小辫儿抓我到手了，还不是胖爷想怎样就怎样，哪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本工作笔记还想不想要了？”

孙教授说：“好好好。我只要龙骨卦图，别的东西……你们爱怎样就怎样了，只是将来切不可向别人说我的龙骨卦图是在古墓里找到地，我并非是贪图此物，只是不忍它永远埋藏地下，也好借此搏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胖子说：“孙九爷你也别不好意思。不就是几块龟甲吗？还记不记得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嘛，九爷您喝了一肚皮墨水，现在去盗墓偷天书，还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索性厚起脸皮来，大大方方的干就是了。回去灭那帮狗眼看人低的反动学术权威一道，也好长长咱们摸金校尉的威风。”

胖子所言虽然处处透着戏谑。却无不切着今时今日的病痛，听得孙教授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好不尴尬，喃喃地以口问心道：“读书人偷书不算偷……鲁迅先生说过？”他似乎觉得心情压抑，不由得仰天叹息，忽然指着半空对我们说：“快看快看，真有悬棺！”

我们抬眼上望，果然见两侧峭壁上悬挂着许多棺槨，分布得高低错落，位置极其分散，最高处小得仅有一个黑点，数量之多，无法详细去

数，粗略估摸着能有上万之数，简直是一片罕见地奇观。

而幽深的大峡谷，也自此逐渐收拢，仰头上望，当头云天只剩一线，仿佛相距我们踏足之处无限遥远，如果高处落下一粒小石子，砸到头上也足以取人性命，置身于这种深山陡峡之间，众人均有栗然生惧之意。

虽然知道此地名为“棺材峡”，料定会见到悬棺挂壁，但此刻见对面崖壁上悬棺多得出奇，不免心中好奇起来，站定脚步观看了许久，胖子想蹿叨我上攀着峭壁上去看看，悬棺里都有什么东西，我说：“悬棺不属土葬，没有入土为安地讲究，你瞧这些棺材在高出久经风吹雨淋，多是朽烂不堪，而且工艺简陋，都是土人砍伐生长于附近原始森林里的木料，直接掏空了树芯，将死者尸骨藏纳其中，覆以树皮棺板，没有什么值钱的“明器”陪葬，自古盗墓之风盛行，却很少有人愿意去盗悬棺，因为实在没什么油水可捞。”

孙教授说：“未必尽然，悬棺按照形式不同，可分为岩洞式、岩隙式、桩岩式三种，和正规的坟墓一样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大片悬棺，属于桩岩式，应该全是贫民百姓的藏骨之所……”他说到这里，忽道：“不太对劲……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奇怪……怎地悬棺都集中在一侧？另一边却连一个都没有……”这话还未说完，Shirley杨却“大伙仔细看看那些悬棺排列而成的轮廓……象什么？”

这时我们正行到有悬棺地这片峭壁下方，不知Shirley杨此言何意，当下便依她的提示仰首眺望，恰好山中云开雾散，从这个角度看，只见得高处星落棋布的一具具悬棺，显得突然密集起来，棺槨集中之处的轮廓，隐约勾勒成一个高大巍峨的巨人身影。

越是凝视得久，那大片悬棺的模糊轮廓就越发清晰，正面端坐的形态极其逼真。两肩平端，双手擦膝，两只巨足踏着峡底奔涌的水流，不过这片酷似人形的轮廓，虽然惟妙惟肖，却并没有头颅，就如一个高大威武的无头天神，一动不动地嵌在千峭壁之上，我们这五个人，都小得象是它足底的蚂蚁。

我看得出了神。直到觉得脖子酸疼难忍，方才回过神来，一看周围地孙九爷等人，还在抬着头呆呆地望着满壁悬棺，张大了嘴连声称奇，此时众人脑中除了“惊叹”之外，更应该是不约而同地想到那句“好个大王，有身无首”的暗示。

这无数悬棺组成地无头身影。若不是从巨像脚底仰望，无论从其它哪个角度。都不会显现得如此逼真，仿佛古人就是故意如此布置，使到

此之人尽皆仰视膜拜。

孙教授喜出望外：“这万棺谜图中隐藏的形狀，威武庄严，正如一位古之王者，而且缺了头颅的轮廓。也应了有身无首之语，当年的难友封团长果然没有骗我……”

我虽站在这无头天神般地轮廓脚下，也明知这成千上万的神秘悬棺，与封团长留下的暗示大有关联，却并无欣喜之感，反而觉得“地仙村古墓”之谜。绝非轻易就能解开。

据说地仙入葬前，家族中有些人不信他的“微妙玄机”，不愿进古墓成仙，所以作为“观山太保”之首的地仙真君，留给自己的后人一段暗示。只要依照这个线索，就可以随时进入“地仙村古墓”里脱炼形骸、飞升羽化。成一个与日月同寿的大道。

封团长就是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但此等玄机如何肯轻易泄露？他想劝孙教授一同潜逃，才说出其中一段，内容极其有限，仅仅是开头几句，我们自从进入青溪以来，接二连三地见到与这段暗示对应的事物，当地不仅有“巫盐矿脉”，更有“乌羊石兽”，如今又见到了排列犹如“无头之王”地大批悬棺。

虽然这些线索，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地仙村古墓”就在青溪，可事情却并非如眼前所见这般顺利，最关键的是“巫盐矿脉、乌羊石兽、无头之王”等线索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反而使人茫然不知所措。

我把这些担忧对众人一说，连孙九爷也高兴不起来了：“这个老封……跟我打了十几年的哑谜，至今还让人琢磨不透，自打进棺材峡以来，事情似乎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可现在仔细一想……所找到的线索竟没有一个能用。”

我点头道：“确实是犯了盲目乐观主义的错误了……以前总觉得观山太保就一土地主，值得什么斤两？现在看来，怕是真有些高明本事在手。”我脑中有些混乱，眼见前边峡谷中山重水复，没了线索可寻，不禁有些焦躁，好在还有Shirley杨这明白人帮忙出主意，于是问问她的意见，按军事条例，参谋对指挥员的具体决定有三次建议权，别浪费了。

Shirley杨望着峭壁想了一阵才说：“所有的假设和推断，都必须先建立在封团长当年所留暗示是真实的基础上，我想巫盐矿脉、乌羊石兽、无头之王的身影轮廓，皆是青溪地区实有的古迹，以此来看，完全可以排除这段暗示是字谜和藏头诗一类的隐晦谜语，多半是和当地的某一个古老传说有关，而地仙村古墓的入口就藏在这个传说之中。”

孙九爷说：“杨小姐说的在理，说到点子上了，可这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传说？古壁上悬棺所组成的王者身形，想必就是暗示第一句提到的无首之王，但它这无头之王，仅是古人留下镇山镇峡的图腾遗迹，还是在古代真的曾经有过这么一位王者呢？”

Shirley杨和孙教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虽然没有什么但却使我受到了不少启发，排除掉暗示中提到的内容是谜语，而是从藏有古老传说的角度来想，这些似通非通的话中，也许藏着既非传说也非谜语的内容。

我以心问心，把那几句暗示在脑中转了几遍，“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烧柴起锅，煮了肝肺；凿井伐盐，问鬼讨钱；鸟道纵横，百步九回；欲访地仙，先找乌羊……”我又抬起头仔细去看危崖绝壁上的无数悬棺，心中一闪，猛然想到了一个最重要，却始终没能引起注意的环节，这段寻找“地仙村古墓”入口的暗示，其中所含玄机定是应在此处。

我暗骂自己真是越来越糊涂了，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始终忽略了，忙问众人：“观山太保最拿手的事情是什么？”

第十一章 深山屠宰厂

其余的人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幺妹儿说：“妖坟里的人，自然是会妖法，最拿手的是妖法。”

孙九爷说：“观山太保最拿手的，当然是盗墓和造墓……还专门收藏传古之物。”

胖子说：“管他是谁呀，他什么最拿手胖爷可不清楚，反正胖爷最拿手、并且也是最想做的，就是到他墓中摸金发财。”

这些人中，只有Shirley杨思路清晰，说的比较靠谱，同我心中所想不谋而合：“观山太保……观山指迷。”

孙教授听到Shirley杨说出“观山指迷”四字，顿时用力一拍自己的脑袋，恍然大悟：“我怎么就没想到？大明观山太保，最擅长观山指迷。观山指迷应该就是风水之术，难道寻找地仙村古墓的暗示——是以青乌风水来指点迷路？”

我说倒也未必，后面几句此刻还无法判断，但“好个大王，有身无首”这句，却肯定是个藏风纳水、指点玄机的暗示。先前我只道是“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独步天下，常常忽略了“观山太保”之辈，也是寻龙有术的盗墓高手。

孙教授忽又担心起来：“观山指迷都是极高深的风水数术，如今世上所存伪多真少，如果地仙古墓入口的暗示当真暗合青乌之术，我恐怕难当重任……破解不出这些谜团。”

我一边抬头凝视星罗棋布的满壁悬棺，一边对孙教授说：“这事不用担心，摸金校尉的寻龙诀涵盖天下山川河流；观山指迷却是旁门左道，量他有什么本事，能翻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地仙古墓若不涉及风水地脉也就罢了，否则绝逃不过摸金校尉的火眼金睛，我不怕他千招万招，只怕他根本没招。”

我心中有了些头绪，只见高耸的峭壁悬棺密布，由于年代久远，大都风化腐朽了，只怕被人一碰，就会碎为齏粉，没人说得清为何“棺材峡”中会有如此之多的桩岩式悬棺，棺中尸骨是哪朝哪代也无从得知，但以我们摸金倒斗的眼力来看，都是秦汉之前的上古遗存，肯定不是距今几百年历史的明代之物。

早在西周时期，阴阳风水之术就已存在，在《诗经》中曾有一段描述，是说当年公刘为建造周原选址“度其夕阳、相彼阴阳……”说明几千

年前的商周王朝，已经开始注重“天人相应”的地理环境。

在秦汉之前，细致周密的风水理论虽然尚未形成，但后世“形势理气、龙砂穴水”皆从古风水中脱化而来。也就是说，西周、春秋等比较古老的时期，与秦汉唐宋时期，选择阴阳二宅的基准是一致的，即是“造化之内，天人一体”；但在龙脉的倾向侧重上，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有所区别，例如春秋战国时古墓多在平原旷野，而到了唐宋时期，则多选高山为陵。

甚至就连中原文明周边的地区和少数民族，也深受这一影响，虽然未必有什么具体的风水理念，但坟墓陵寝也都在山势藏纳、流水周旋的幽深之地。

我看那陡峭的古壁上，无数悬棺形成一个无头巨人轮廓，犹如一尊天神镇住峡口，脚踏奔腾翻涌的水流，正如寻龙诀所言“山势如门水如龙，山高水窄龙欲去；长门之内须镇伏。不放一山一水走”，这一片规模巨大的悬棺群。虽不知是何时遗存地古迹，其布置竟暗合古法，并非随便造在此地，几千年来始终镇守持着“棺材峡”内的风水龙气。

我脑中翻来覆去地回忆着《十六字阴阳秘术》中所有的细节，想要找出悬棺群所镇的“长门龙气”位置，发现无头巨人正襟危坐地身影，有几处略显残缺，在其左手处，似乎少了一片悬棺，使得巨掌分出二指，如同掐了个占星的指诀，直指斜对面的古崖，若不是我们站在峡底观望良久，也绝难发觉这个细节。

我们情知这片悬棺群所指之处必然有异，都回身去看身后的绝壁，但峭壁上悬下削，以我们所处的角度，如果不到另一侧去，就根本看不到上面有些什么，但峡谷中山洪汹涌，根本无法接近悬棺密布的一侧，两壁间虽有铁锁相连，却也只有猿猴可以通行。

如果想看悬棺群对面地崖壁上藏有什么秘密，只有从嵌在峭壁间的鸟道迂回上去，众人眼见前方峡谷深处道路断绝，无法再向里面行进，众人当即掉回头登上险峻的鸟道，这一段路更是艰险万分，直行到日色西沉，峡谷底部都是一团漆黑了，只有高处还有些朦胧的光亮，望望对面悬棺满目，才算是到了那无头巨人手指之处。

这里峭壁天悬，山势几乎直上直下，与挂满悬棺的一侧相反，一具棺木都不得见，只有满山的荆棘藤萝，我看了看脚下黑茫茫的峡谷，心中叫起苦来：“虽然还没到夜晚，峡底却已如同深夜，此时想回头也无法摸着黑下去了，难不成要在峭壁上过这一夜？”

正在心忧之际，就见前边鸟道下方的石壁上有个洞口，洞口有几丛

枯藤荒草，生得兀突古怪，正对应悬棺群布局指迷之处，在几百米高地峡底用望远镜也不易找到，我们虽然不太擅长搬山卸岭那套“观泥痕、辨草色”的本事，却多曾听过其中明堂，知道陡崖峭壁上荒草丛生，不是寻常的迹象。

我想下去探探究竟，却被Shirley杨拦住，她仗着身子轻灵，用“飞虎爪”攀住峭壁，冒险下去侦察，发现洞内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望内是一道巨型石门，外边落了许多泥土，使得杂草丛生，把石门遮得严严实实，石门甬道前，有许多石槽断木，可能以前曾有宽阔的栈道相通。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些残迹。

我对孙教授说：“看来咱们认定的方向没错，对面的悬棺群果然有此名堂，这隐藏在峭壁上的石门里，八成是通往地仙村古墓的必经之路，趁着天还没黑，先进去看看再说。”

我和胖子等人，当即分别从鸟道上攀下去，钻进凿壁而开的门洞里，打亮了手电筒一看，只见巨石的门梁上，雕刻有狰狞万状的“乌羊”异兽，洞中石门早已倒塌多年，里面廊道曲折幽深，用狼眼手电照不见尽头。我便将“飞虎爪”重新收了，让大伙儿迅速检查了一下随身的照明装备，就要由石门后的甬道进去。

我们正要动身，忽听么妹儿奇道：“咦……是那猿狖，它是不是一直跟着咱们？”我拨开石门前的乱草，寻着么妹儿所指方向望去。就见峡顶余辉中，一个两臂奇长的黑影，正在悬棺峭壁间来回纵跃，一路攀下山来，正是先前在“青溪防空洞”里遇到的猿狖。“棺材峡”中峡谷交错，想必并非再次巧遇，而是它远远地一路尾随我们而来。

胖子说它能安着什么好心？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惜连珠弩难以及远，现在手里要是能有一支步枪，胖爷在此只消一枪，便先点了它去阎王殿里报道。

孙九爷赶紧劝道：“这只巴山猿狖颇通些灵性，从不伤人。想不到隔了这么多年，它这家伙还活着，却不知封团长是生是死？它从防空洞跟过来，可能是想带咱们去找它的主人，你们不要对它下毒手。”

此时日影下移，整个“棺材峡”彻底坠入了黑暗，再也看不到那巴山猿狖的踪影，我对众人说：“巴山猿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跟咱们进山，但它在防空洞里受了不小的惊吓，绝不肯再轻易接近咱们，此时对其或擒或杀，都不容易做到，但棺材峡不是什么清静太平的所在，凡事都需谨慎对待。”

我嘱咐众人小心提防，暗中注意巴山猿狖地踪迹，倘若发现它居心

不善，就对其格杀勿论，反之也不可轻易动手加害，但目下时分，还是先去石门后的山洞里寻找“地仙村古墓”要紧，天色一黑，峡谷和山腹中已无区别，都是黑沉沉的一片死寂，只用洞穴深处，偶尔会传来一阵阵恶风呜咽的怪异响声。

藏在悬崖绝壁上的甬道又深又阔，能在此地斩山而入，只有神力造化，并非人力能及，但甬道内极是光滑工整，又不象是天然生就洞窟，两侧穹顶饰有古砖，并有许多石灯石兽，石灯盏都已干枯，不知在多少年前，就已没有了灯火灯油，在十几米宽的甬道地面上，还能偶尔见到兽骨兽甲，以及朽木椽子，但就此看来，这条深不可测的甬道，宛如古城石巷，又有几分象是地宫前的墓道。

胖子见状顿觉精神百倍，看这情形多半是条墓道，肯定是快到藏满明器的“地仙村”了。

孙教授却说：“先别急着高兴，我这辈子，没见过有此等墓道，我看如此布置，绝不是普通墓道。”

胖子说：“孙九爷您太没经验了，这类地方胖爷我可是熟门熟路，敢打保票此地就是墓道，再往里面走，八成就是三重墓室，左右两厢还另有耳室，最中间的就是一口巨椁……不信咱走着瞧。”

孙教授对学术问题一向不肯妥协，马上指着地上的一堆兽骨说：“古墓里确实有以人兽殉葬的，那都是在陪葬坑和殉葬沟里，甚至也有在墓室前殿的，从古至今，就没有在墓道中杀殉的例子，你瞧瞧甬道里这些骨骸，如此狼籍散落，所以我敢肯定不是墓道。”

我走在最前边探路，一路走下去，愈发觉得古怪，听胖子和孙九爷两个在后争执不休，也想跟他们探讨几句，却在此时，借着狼眼手电筒的光束，见到前边甬道已到尽头，两侧各有石壁一方，都似粉砌般雪白，壁上象双鬼把门一般，各绘了两颗血肉模糊的黑猪头。

石壁下有长方形的石案，案上堆积如山，杂乱地摆放着数千个头骨，皮肉早已消烂干净了，看牙齿和颅骨形状有些像人头，但又不是正常的人头骷髅，而是近似猿猴一类的灵长兽类头骨。如今站在这条古老的甬道中，似乎还能感受到上千年前屠戮牺牲时的血腥之气。

我心念一动，当即停下脚步来，回头对孙九爷他们说道：“别吵了，不是墓道，我看咱们这是进了肉联厂了。”

Shirley杨没听过这个词，问道：“什么是肉联厂？”常言说‘刀光血影肉联厂’，肉联厂就是杀猪的地方，我看这里正是一处深山屠宰场。”

Shirley杨带着么妹儿跟在我身后，听到我说此地是“厂”，就说：“老胡你又胡言乱语耸人听闻，棺材峡久无人迹，哪有屠宰厂？”但等她们走到我跟前，用手电筒照到密密麻麻的猿猴头骨，又见石壁上栩栩如生地绘着两个死不闭眼的猪头，也不禁脸上变色，这洞窟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此时胖子和孙九爷也走到了近前，见此情形，也是一发的诧异莫名，孙教授对我们说：“如此更加不象墓道了，又是猿猴又是猪首，难不成是到猴王坟了？”

我和胖子对他说：“亏您还常说要客观正确地对待历史，怎么连猴王坟都冒出来了？猴王是谁？孙悟空？早就成佛了，哪能有坟墓呢？”

孙教授自知语失，赶紧说：“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此地猿骨堆积如山，才无意中想起猴王坟的事情，孙悟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是小说家虚构的，可在浙江确实有猴王坟古迹，倒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我和你们不同，你们说痛快了拍拍屁股就走，什么责任不用负，但我这当教授的一样吗？不说话的时候，别人还要千方百计来找我的麻烦呢，所以这些年来，我从不肯说半句没根基的言语。”

第十二章 无头之王

Shirley杨说：“门前有乌羊头颅的神秘雕刻，我想此地也许会与乌羊有关。欲访地仙，先找乌羊，里边是个山洞，好像空间不小，何不进去看看再说？”说完就举起“金钢伞”护身，将狼眼手电筒架在伞上，当先从猿头堆积的狭窄通道进去，两堵石壁间有处洞口，其内乱石嶙峋、钟乳倒垂，竟是个石灰积岩的天然洞窟。

我见“棺材峡”里的这个洞窟妖氛不祥，担心她和幺妹儿在前边会有闪失，急忙打了个手势，带着胖子和孙九爷紧紧跟上，洞窟内部的空间出乎意料的大，狼眼手电筒的有限光束，无法即刻探清周围地形，只能看见眼前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距离头顶的钟乳有十几米的高度。

众人不敢掉以轻心，拢作一队向前摸索，不时用手电筒照向四周，而光线却像是被黑暗吞噬掉了，根本看不到几步以外的情形，洞窟里也似乎空无一物。胖子拽出一枚冷烟火，“哧”的一声划亮在手，红色的光亮顿时将附近照得一片通明。

只见一块如同巨碑般的大青石，就横倒着眠在我们前面数十米之地，石上有一高大壮硕的玉人，玉色殷红似血，身着蟒袍勾带，头大如斗，安坐在中央一片白花花的台子上，只是离得远了看不清面部，又见四周跪有为奴的男女石人数十，皆是手捧灯烛酒器。

我们见有所发现，便当先走过去看那石梁，攀上石台仔细看了看，原来中间玉人的头上，戴了一个铜釜般的铜面罩，却没有五官轮廓，连个出气视物的窟窿都没有，用手指在铜罩上一敲，铿然作响，正经的青铜古物。

孙教授奇道：“莫非是套头葬？”说着话举起手电筒，离近了照在没有面孔的铜头套上看个不住。

胖子也伸手摸了摸玉人，觉得搬不回去有些可惜，嘴里叨咕着搬个玉人头回去倒也使得，抬手就去揪玉人的青铜面罩，不料一拽却未拽动。

孙教授见他这劲头不对，赶紧制止，一只手抓住胖子的胳膊，另一只手按住青铜面具的另一边，以防胖子真把这铜罩扯脱了。

不成想，二人一较劲，竟把青铜面罩扳得原地转了一圈，后脑转到前面来了。孙教授叫得一声命苦了，慌忙去看那青铜面具是否损坏了，谁知不看则可，一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差点将握着的狼眼手电筒给扔

了。

我和Shirley杨、幺妹儿三人正在后面端详附近手捧灯烛的石人，忽然发觉孙九爷身子向后一缩，险些要瘫坐在地，就伸手将他扶住，口里问着：“怎么回事？”也同时抬头去看。

这一看同样吃惊不小，你道为何吃惊？原来玉人后脑的铜面罩上却有五官，眉目口鼻俱在，表情也是端详，只不过并非人脸，而是一张乌羊的面孔，此时青铜头罩被胖子和孙教授转了过来，加上那玉人像本来就肥胖高大，这一来就如同头披着蟒袍的“乌羊”老妖。

众人都觉惊讶：“这玉人是不是无头大王？为何说有身无首？这不明明有个猪首？洞窟中又不像古墓地宫，古怪的玉像究竟是为何所立？”

幺妹儿虽然胆大机灵，毕竟没什么见识，见那“乌羊”面具如此诡异，不禁有些心慌，惊问孙教授：“咱们清溪从古到今，都没人肯吃乌羊肉，为什么要装个这么骇人的脑壳儿？”

孙教授闻言一怔，反问幺妹儿：“丫头，这话不是瞎说？此地古时风俗不吃乌羊吗？”不等幺妹儿回答，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好个大王，有身无首，欲寻地仙，先找乌羊，难道那没头的大王……就是乌羊王？”

胖子刚刚未能得手，而且那一转之下，又发觉面罩中是空的，没有玉人头颅，心中好是不快，此刻见孙教授自说自话，内容莫名其妙，便说道：“胖爷活了三十多年，就没听说哪国有个什么乌羊王，老胡你听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从不曾听说“乌羊王”之事，Shirley杨也说：“我看过一则新闻，去年中日联合考古，在野外搜寻古巴国文化的遗迹，地点就在巫山，虽然没有考察到任何结果，但多次提到巴人在古代崇拜虎图腾，却没说任何与乌羊有关的事情。”

我见孙九爷望着那“乌羊”面罩呆呆出神，心想也许他找到了什么线索，正在苦思冥想，可别干扰了他，又见众人在山间鸟道的险径中走了一天，都有些疲惫了，便让大伙暂且休息休息，再定行止。

头戴“乌羊”铜面的玉像半坐在一片白色的台子上，我从来也不把古代的帝王将相之流放在心上，哪管他什么乌羊王是人是妖，就对它说了句：“你这老儿坐了好几千年，而劳动人民却跪了几千年……不觉得害臊吗？”当下挨着玉人像坐了。

胖子就近骑坐在旁边半跪的石人背上，跟我胡侃几句，幺妹儿坐在背包上听着，不过我们都是探讨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一般外行人听不

明白，比如玉人是整个的值钱，还是分成碎片值钱？没了原装的玉石脑壳，是不是就缺了艺术审美和收藏价值？

正说得三不着两之际，我忽然觉得屁股底下不大对劲，正要起身来看，就听胖子在旁说：“胡司令，看你表情不阴不阳，是不是乌羊王的座位不够舒服？你当那种高级领导的座位是那么好坐的吗？肯定是又冷又硬呀。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高处不胜寒嘛，小心受了凉跑肚子……”

我拍了拍身边的玉人，对胖子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还他妈伴君如伴虎呢。不过你别说，真是怪了，坐在这儿不是不舒服，反倒是……太舒服了，有点像沙发，冷是冷了点……却不硬。”

胖子和幺妹儿一听，都觉得奇怪，山洞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即便是个玉台，也许会是暖玉不会使人觉得冰凉，但哪会有什么沙发？

我自己更是奇怪，下意识地用手一摸，表面是一层灰土，但下面光滑柔软，似皮似革，不知是什么。低头去看，都是一块块枕形的长方白砖，边缘则是一片黑色的长穗。我心中纳罕，用手拨开一片，干枯如麻，如同死人的头发一样，不禁奇道：“哪冒出来的这许多头发？”

正这时，Shirley杨忽然一把将我拽向后边，我见她脸色不对，知道情况有变，急忙随着她一拽之势起身，同时也已把“精钢峨嵋刺”握在了手中，回头顺着她手电筒的光束一看，只见白色石台的侧面，竟然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露出一张女人脸来，那张脸绝非玉石雕琢，而是口眼滴血的一副僵尸面孔。

我没有思想准备，顿时觉得从脊梁骨涌起一股寒意，只觉头发根“噌”的一下全乍了起来，赶紧把孙九爷和幺妹儿挡在身后，胖子也是毫无防备，猛然间看到手电光束下有张毫无人色满面滴血的脸孔，不免有些乱了方寸，顾不得去抄背后的“连珠快弩”，就忙不迭地一手去掏黑驴蹄子，一手抡起工兵铲要砸。

Shirley杨忙道：“别慌，是不会动的！”我定了定神，仔细去看那白色石台侧面的人头，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死尸，嘴眼俱张，在黑暗中显得怪异狰狞，但她脸上淌出的却不是鲜血，而是从嘴里被填满了东西。我用峨嵋刺小心翼翼地刮下一点，全是血红的砂粒，不知在活着的时候是被灌了什么药物，整个腔子里都填满了。

而且并非只这一具尸体，铜面玉人身下那座白色的平台，竟是六具赤裸尸首的脊背，那些女尸分两排跪在地上，有的垂首低头，有的侧过了脸来，恐怖的神态不一而足，但都把后背露在上方。六具女尸身量相近，高低一致，如同一具皮革般柔软的平台，而头罩乌羊铜面的玉

人，就是端坐在由死尸搭成的软席上。

孙教授戴上眼镜盯着看了半天，脸上一阵变色，对我们说：“不必考证了，我以人头担保，这是人……人橇，名副其实的人橇，史书上有记载，想不到在此会有实物！女尸体内灌注的红沙，可能都是致人死命后，用来维持血肉不僵不硬的药物。”

我想到适才坐在古尸背上，还觉得格外舒服，止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好一阵子狂跳：“人橇搞的是什么鬼？竟然把活人杀了当家具……劳苦大众能他妈的不造反吗？”

孙教授解释道：“人橇这种称呼，是后来学者们自己加上去的，真正的名称到现在则是考证不出了，此物在三代以前的奴隶社会时代，确实是有的，据说夏的最后一代国君夏桀，就是个著名的暴君，他穷奢极欲，并且自比天日，称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女奴隶要趴在地上给他当人橇，还有男奴隶的人车、人马供他骑乘，诸如此类都是他亲自发明出来的，后来这种酷虐无比的制度还延续了许多朝代，据说直到元代还有，从古有事死如事生的风气，君王活着的时候所享受使用的物品，死后必然也要准备，这……尸橇，应该就是人橇在阴世的替代品。”

我听得怒从心头起，问孙教授说：“那么说……这具尸橇就是为乌羊王殉葬的明器了？可怎么不见乌羊王的棺槨和尸首？”

孙教授摇头道：“我早就说过了，可你们谁也不听，这根本不是古墓冥殿，而是一处类似飨殿的祭祀场所，乌羊王的墓穴也早就没有了他的棺槨和尸首，因为……观山太保早已经盗发了乌羊王古冢，并且在那座规模极大的墓穴里造了地仙村，作为藏真之所。欲访地仙，先找乌羊，岂不正是于此对应？”

我深觉此事愈发的扑朔迷离了，难道古时当真曾经有一位“乌羊王”？那句“好个大王，有身无首”之语，指的就是乌羊王？刚刚还没有任何头绪，在这一时半刻之间，孙九爷又是从何得知？

Shirley杨告诉我说：“你刚才坐在……坐在人橇上的时候，孙教授发现地下的大石梁上，满是虫鱼古迹，还有许多形似日月星辰的古符，我看不懂半个，但孙教授却是解读各类古文字的专家。石梁上所刻都是棺材峡以前的传说，虽然不知传说是真是假，却可以肯定在峡中藏了一座规模不凡的古代陵墓。”

孙教授点头道：“是啊。乌羊王的玉像尚未被毁去，可能是观山太保故意所为，有身无首之王，正是这玉像的真身，不过并非应该成为乌羊王，它的真正封号应该是‘巫陵移山王’，不过你们也别以为巫陵王是人，

按照……按照这个古老的传说，巫陵王实际上……是一头大得惊人的乌羊。”

孙教授说这洞窟本是飨祭巫陵王之地，而巫陵王之墓，应该藏在“棺材峡”的最深处，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此“王”非人，而是一头遍体漆黑，重达千斤的“乌羊。”

我难以理解，正想再问，孙九爷却自顾自的趴在石碑上看个不停，我只好忍住满腹的疑问，带着胖子去四周查看地形。山间的洞窟纵深极广，远处恶风呼啸犹如鬼哭神嚎，料来山洞是穿山而过，应该有出口通到另一边的峡谷。

好不容易等到孙九爷将记载“乌羊王”事迹的文字全部拓了下来，已经到了中夜时分，我们只好寻块稳妥的角落，生起火头，当晚宿在洞中。

第十三章 死者——身份不明

孙教授在营火前一面整理今天收集到的资料，一面给我们断断续续说出碑文上记载的传说。乌羊王人檐下的石柱，乃是当年治水所留，雕篆文刻极为细密，纹是“轻重雷纹”，篆是“蜗蝉古篆”，等闲之人根本看不懂这些如同天书般的奇形蜗篆，但孙教授浸淫此道数十载，倾注了无穷心血，造诣非凡，不是寻常的学者专家可及，读懂七八成不在话下。

我心里暗自庆幸，要不是死说活拽地将孙九爷带到青溪，凭我和 Shirley 杨、胖子这三人，即便看见了这些古代谜文，也只好当作是看不见，当下不再多说，用心倾听孙教授的讲述，原来寻找“地仙古墓”入口的暗示，除了藏有青乌风水的秘密之外，果然也与“棺材峡”中的古代传说有关。

早年间，由于巫山山脉地形独特，未受阴阳鱼引水之利，这片山区洪水肆虐，水患天灾连年不断，每年都有无数人畜被洪水吞没，成为了江中鱼鳖的食物。

正当上下束手无策之时，山中有一隐士出面，体态魁梧，满面虬髯，身着黑袍，自称为“巫陵大王”，有移山之术，可以驱使阴兵疏通河道。

但他也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移山开河的工程进行期间，要地方上供奉酒肉饭食，到吃饭的时间，就把酒肉饭食堆放在山洞的洞口，洞前有大鼎一口，送饭的民众事先鸣鼎三声，然后赶紧出山回避。

第二个条件，是请天子加封官爵，以表彰他的功德，当时苦于工程浩大，即便肯出钱粮人丁，也做不得移山导河之举，朝中又格外看重得道的高人，当即允诺。

于是巫陵王整日作法，驱役阴兵阴将疏导河流，自此山中每天都是阴云惨淡，攻山开石之声滚滚如雷，当地百姓感其德，选了一个姓李的女子，嫁与巫陵王为妻，此后为开河阴兵献饷之事，都由夫人亲自督率。

治水工程既艰难又漫长，有一天忽然天降暴雨，巫陵王指挥阴兵伐河不利，送去的酒食接连两天原封没动，夫人忧心起来，就带人送入山中。

到伐河的现场一看，众人无不大惊，峡谷中一头大黑猪正在水中以头拱山，它后边是无数山鬼山魈之属搬运土石。原来“移山巫陵王”乃是

山中“乌羊”所化，要现出原形以鬼神之力开河，所以从来不肯让人进山相见。

巫陵王见原形被人识破，从此藏在山中，再也不肯开河，更耻于再与夫人相见。夫人跪在山前苦求无果，只好投崖而死。巫陵王自觉愧对夫人，便率阴兵将最后一段河道疏通，彻底根治了水患。

朝中颁下重赏，要请巫陵真君再去治理另一段水患严重的河道，如能收取全功，当有封王列相之期。可巫陵王自言此后要归隐深峡，除非夫人复活，否则永不开山，辞别之日，有万民相送。

巫陵王大醉，误走西陵山，现出原形酣睡不醒，结果被当地不知情的山民擒获，当即紧紧缚了，烧起大锅来，又是褪毛又是放血的一场忙活，等手下人找到“移山巫陵王”下落之时，大王的下水都已煮熟多时了。

随后当地先是瘟疫大作，接着又是蝗虫蔽日翻天而至，百姓都说此乃巫陵王阴魂不散，于是在峡中造了一座大墓，收敛他剩余的尸骸安葬，但只剩一身皮肉骨骸，首级大概被人吃了，再也找不回来，又建飧殿年年祭祀不绝，制玉身铜首供奉。

“棺材峡”纵横交错的峡谷，和满壁遍布的鸟道险径，都是当年巫陵王役使阴兵开河的遗迹。历代在开河治水过程中死亡的土人，都被纳入悬棺，随着洪水逐渐降低，一层层地安葬在峭壁上。本来是无心而为，想不到竟构成了一片无头巨像的身影，恐怕也是巫陵王丧命的先兆。而巫陵王出山前，曾带着阴兵在山里挖掘巫盐矿脉，“棺材峡”内的盐井矿洞，即是其陵寝所在，从飧殿到王墓，要经过一段“百步鸟道”的绝险，才能抵达墓道入口。

孙教授把这段记载，原原本本的给我们讲了出来。我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封团长留下的这段话，实际上只有最后一句有用，也可能这只是第一段，意思是说地仙古墓的入口，可能藏在乌羊王原本的墓穴里，所以‘欲访地仙，先找乌羊’，而乌羊王开山导河的传说，正是找到王墓的重要线索，可这只是寻找地仙村的第一步，接下来肯定还应该还有若干暗示，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Shirley杨对“乌羊王”的传说也多有不解，问孙教授道：“这传说怎么听也不象史实，按照此说，巫陵王应该是开山治水、于民有功的有德之士，可洞中的尸骨如此暴虐，可同碑文上的事迹大相径庭，‘棺材峡’里真会有广德王古墓吗？”

孙教授说：“钟鼎碑刻上的铭文，大抵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语，不可尽

信，但千古遗存在此，不由得人不相信巫陵王墓就藏在棺材峡里，可真实的事迹，却未必如此，乌羊王现出原形开山的传说，多有造神的色彩在内，自然不能当真。”另外此事在各种方志史料中均无记载，巫邪文化秘密古老，有许多事情都已甄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现在已无法考证。

胖子插口道：“我看棺材峡如此险峻，不象是古代的原始劳动力能凿通的，可能尽是望自己脸上贴金的说辞，这位没有脑壳儿的大王，应该是恶贯满盈，惟恐死后被人倒了斗，才找人树碑立传戳在墓前。不过话又说回来，巫陵王就算生前再怎么暴虐，他临到头都被人做成猪头肉和卤煮火烧了，也算报应不爽了。”

孙教授道：“此言有一定的道理，据我的经验来看，巫陵王未必真是什么乌羊，中国古代历史上翻案之风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何事都不好一言定论，我记得史料上有提到过一位与之类似的诸侯王事迹，不过并非巫陵，而是龙川，据说龙山王生性残暴、穷奢极欲，但却疏通河流、根治水患，是个有功有过难以评价的人，死的时候曾遭乱刃分尸，他的后代担心有人为了报复他而盗发王陵，所以下葬时将他改了名号，又用各种手段掩人耳目。至于龙山王是哪个地区的统治者，现在始终说法不一，以棺材峡中的遗迹来看，我觉得龙川王很可能就是移山巫陵王。”

孙九爷平时在工作中向来不敢多说话，但在我们面前自然不用担心出言有误，所以话匣一开，就有些控制不住了，滔滔不绝的旁征博引，接着谈论龙川王，此人会星相异术，在古代治水开山，都离不开方术，如果不懂山川河流的布局脉向，不仅不能事半功倍，而且后患无穷，我在研究龙骨谜文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关于水灾地震的记载……

我对孙教授说：“管他乌羊王还是龙川王，他的陵寝早就被盗发几百年了，是非成败转头空了，所以咱们也没必要去考证历史上的功过。眼下应该先想办法找到那段百步鸟道，如果摆有人橐玉像的洞窟真是祭墓之处，按照风水葬制的布局，墓道入口，肯定是在玉人背后的方位，不会太难寻找，我所担心的是进了墓道还不算完。”

孙教授和Shirley杨也深为担忧，封团长留下的暗示只到乌羊王古墓的入口之后，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参考了，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没人知道距离地仙村古墓还有多远，众人计议良久，也只好是吉凶未卜、前途难料。

在洞中歇到凌晨时分，就抖擞精神，继续往洞窟尽头进发，到得洞空一看，果然是穿山过来了，这边是“棺材峡”的另外一条峡谷，虽比挂满悬棺的区域开阔了许多，但也另有一番险峻形势。

山间群峰云雾缥缈，茫茫苍苍的望之不尽，峡底水势滔天，受到山崖冲击，形成了一个“a”字形转弯，而远处的上游，则是一处咆哮如雷的瀑布口，急流在峡谷间骤落急转，激起漫天的水雾，恰似一条身披银鳞的巨龙，凌空飞下云天，钻入了峡谷深处，撞得两侧峭壁冲天劈开。

我向峡底地急流中看了几眼，我虽然不恐高，也觉得眼晕至极，再看看对面的峭壁，果然有许多蜿蜒曲折的凌空鸟道，如同一张巨大的蜘蛛网，镶嵌在千仞绝壁之上，迷路错综，一时看得人眼都花了。

Shirley杨举着望远镜看了一阵，不觉踌躇道：“对面百条嵌山险径，除了许多绝路，尽头处另有不少洞窟，怎知百步鸟道究竟是指的哪一段？”

我说别急，昨天晚上孙九爷出力不少，否则怎知无头大王的来历？但功劳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占了，今天就让同志们看看“摸金校尉”的手段，我又向孙教授确认了一遍，封团长的原话是不是“鸟道纵横，百步九回”？

孙教授当即又拿名誉担保，这段话在脑中反复念过十几年了，肯定不会错。

我暗中点了点头，心里早已有了办法，“鸟道纵横，百步九回”这句话的关键字应该是“九”，纵观对面悬崖绝壁上的鸟道，恰似“群龙缠山”之势，不管那这峡谷中的古时遗迹是何人所留，绝对不是随意构造，也许别人难以窥此玄机，但这一番推星演卦的格局，却正是撞到了摸金秘术的刀尖子上。

大凡古之墓葬，其局部或整体，都必合“九”数，取的是“久存”之意。《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之“寻龙诀”有云：“群龙缠川作九曲，曲曲尽是九回环；九回之外复九转，九转九重绕龙楼；九九盘旋终归一，三三两两入灵山。”

胖子奇道：“胡司令你算数不错，都会念九九八十一了，不过你九了半天，我愣是没听出来咱到底是应该往哪边走？”

我解释说：“什么时候说九九八十一了？还三九七十二呢，咱这叫寻龙入势诀，九宫八卦的奥妙都在里边了，要是连你这等糙人都能听明白，我不如就把我家传的这本破书撕掉扔河里算了。你们瞧这山上鸟道密如蛛网，其实只有一条路是真的，只要从底下第十条上去，每第三个岔路转一个弯，转两次弯后，隔三个差路再转，走下不走上，走左不走右，如此反复九回，见到的洞口才能进，估计那里就是乌羊王墓道的入口了。”

孙教授更觉奇怪，他出于工作习惯，凡事都喜欢穷究根底，便询问我说：“当年诸葛亮差点拿八门阵法困死东吴大将陆逊，好象其中就利用了五行生克的原理，这可都是失传多少年的东西了，怎么你还知道？听老陈说你这套东西都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你家里长辈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看了Shirley杨一眼，心想Shirley杨的外祖父是搬山首领，何等高名？她祖父那边也是书香门第的世家，跟谁说都能拿得出手，就连么妹儿的干爷，都是“蜂窝山”里的老元良。

怎么我老胡家到我爷爷那辈，偏是摆摊算命宣扬封建迷信的？觉悟太低了，说出来都不好意思，于是我低声在孙教授耳边说：“我祖父是当年走山过海的鹞子，名满天下，参加革命也比较早，不过参加的是辛亥革命，江湖上管他老人家那行当叫金点，我这些手艺都是家传的，没学到手一二成，让您见笑了。”

孙教授在路上没少向Shirley杨打听山经的切口，闻言若有所悟，称赞道：“难怪难怪，若非绿林世家出身，也不可能有如此奇才。”

我担心孙九爷再追问下去，赶紧带头寻觅可以行走的险径下山，两道好似无边无际的峭壁之间，又几座铁锁木桥相连，走在上面人随桥摆，脚底就是奔流的大江，难免惊心动魄，到此也难回头了，众人硬着头皮到了对面。

峡谷间忽又云雨升腾，在雨雾之中，周遭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起来，幸好先前看准了路径，寻得悬山鸟径的入口，按照“寻龙入势”的口诀一路上去，这段道路被雨水淋湿，走起来险过剃头，百步九回转，走在后边的人，能看见前边人的双脚就在自己头上。

我暗中默念“寻龙诀”，在绝险的峭壁间一路蜿蜒上行，又担心引错了路，不免时时分神，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往上走看的都是眼前的路，连胖子都能坚持，但如果是朝下走，眼中所见，就是令人心胆皆颤的深峡迷雾，如果一个不注意，失足翻落下去，就连尸体都捞不回来了，但鸟道忽上忽下，百转千回，没个定数。

堪堪到了百步九回转的鸟道尽头，山壁上出现了一条奇深难测的隧道，我当先攀了进去，探臂把另外四人一个个接入，这才仔细观看洞窟中的情形。此间雾气浓重，呼吸都觉不畅，岩层中有石母的痕迹，与以前的青溪防空洞隧道截然不同，应该是一条古隧道，不知通往何处。

我对这条路是否正确没有任何把握，也许刚才在峭壁上转错了路径，心中不免有些恍惚，举着狼眼手电筒往里面走了几步，忽见旁边立着一

块墓碑，碑前盘膝坐着一具死尸，面目衣服都已风化，皮肉多已消解，不知死了多久了，我连忙招呼后边的孙九爷过来，让他看看这是不是封团长的遗体。

孙九爷见到干尸，情绪立刻显得有些激动，颤抖着戴上口罩和手套，把死者地头捧起来仔细端详：“不像……不像……我记得封团长在潜逃前，曾在采石场受过伤，被打掉了几枚牙齿，这尸首牙齿较全，应该不是老封，可这个人又是谁呀？不对……你们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我们以为孙教授是说那具“无名死尸”，正要去查看，却听孙教授说：“不是干尸，是这墓碑，果然是地仙村的路标。”

我精神为之一振，赶紧和胖子把“无名尸体”抬开，只见原本被死尸挡住的墓碑上，并无死者名讳，而是刻着“观山指迷赋”五个笔划苍劲的凹字，两侧另有数行小字。我扫了一眼，正是那段寻找古墓的暗示：“好个大王，有身无首；娘子不来，群山不开……”

我见残碑上的几段暗示，远远要比封团长当年吐露给孙九爷的完整，不觉喜动颜色：“原来关于地仙村入口秘密的这段暗示，是叫做观山指迷赋，后面的这几句是……”

第十四章 看不见的天险

“欲防地仙、先找乌羊；吓魂台前，阴河横空；仙桥无影，肉眼难寻；落岩舍身，一步登天；铁壁银屏，乾坤在数；黑山洞府，神阙妙境；铜楼百棺，瓦爷临门；磕头八百，授与长生。”

我们反复读了几遍，多半不得要领，按照先前的经验，沿路下去，自见分晓，于是把残碑上的“观山指迷赋”抄记下来。

孙教授对众人说：“这下可好了，事隔多年，到今天终于见到了地仙村的观山指迷赋全貌，这百步鸟道尽头的洞窟里，可能就是乌羊王墓道的旧址了。”他随即又沉吟道：“吓魂台前，阴河横空……接下来可能要过一座高台和一条地下河，咱们还要做好心理准备呀。”

胖子说：“这段指迷赋里，是不是提到什么金牛什么重宝了？就这俩词听上去还有几分受用，棺材峡这一路尽是天上的路径，太险了，现在还觉得腿肚子转筋呢，墓中要是真有金牛驮宝，胖爷就算没平白担惊受怕一场。”

幺妹儿听过当地妖仙坟的传说，听了胖子的话就问众人道：“给地仙磕头，就能长生不死？信不信得？”

孙教授说：“这也能信？天底下哪有长生不死的人？降神招鬼之类无中生有的荒唐话，多是神道神棍们的信口胡柴，当然是不能相信的。”

我耳中听着孙九爷和胖子等人议论不住。低头看了看那具无名死尸，又瞧了瞧刻有“观山指迷赋”的墓碑，心念动处，想到了一些要命的事情，当下插口道：“咱们还没进山门，先别惦记做方丈了，地仙村古墓里的情形，进去了再做计较不迟，你们有没有想过眼前这事有些蹊跷……”

百步鸟道尽头的洞窟里大敞四开，“观山指迷赋”就无遮无拦的明摆在此。好象“地仙村古墓”惟恐旁人找不到一样，百步九回转的迷径虽然艰险繁复，但精通数术的人历朝历代都有，在清代更是兴盛一时，如果有真正的倒斗高手，进到这里不费吹灰之力。

古人云：“墓者，藏也，欲为人之不得见也”。“观山太保”多是盗墓发丘的老手，怎会如此儿戏。竟然在洞口竖碑指路？另外只有封家后代才知道观山指迷赋的内容，残碑前地尸体又是什么人？莫非其中有诈不成？

我这一番话顿时说的众人茫然起来，孙教授想了想，便表示不同意

此言：“地仙应该是个自视极高的人，自从窥得天机之后，整个人性情大变。所以才在山中造墓藏真，观山指迷赋隐然有仙人指路之意，从这些布置来看，地仙之墓是存心想度人得道的，不能以寻常埋骨藏宝的坟墓来判断，而且观山指迷赋并非是一般盗墓贼能够轻易破解。真正懂得星相数术的人，在近代廖若晨星，没有特殊机缘，肯定找不到古墓，当年流寇那么多人。也没能挖出地仙村里的天书，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孙教授又说：“咱们恰好是利用了地仙生前妄图度人得道地念头。否则棺材峡中地势奇险，恐怕难以找到这地方，这无名尸首……”言下踌躇起来，显然想不出残碑前的尸体该如何解释，这名神秘地死者既然能找到此地，又见到了“观山指迷赋”，为何不进古墓？而是死在碑前？

此时Shirley杨已经仔细检视了一遍干尸，她见孙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洞窟里的环境阴晦，判断不出尸体死亡多久了，但它怀中有几卷竹简道藏，我想这无名死者也许是个道门中人，它如果知道观山指迷赋，在活着的时候却未能入古墓，有一种可能性不应忽视。”

我忙问是什么可能性？Shirley杨说：“也许观山指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他过不去，或是参悟不透，又不甘就此离去，使得心力憔悴，最终坐化在此地，但他死在这里也可能出于其他缘故，刚才我说的只是其中之一。”

孙教授又把最后半段“观山指迷赋”念了两遍，连称Shirley杨言之有理，在宗教传说里，得道成仙可分上中下三等，下仙要在死后渡化，中仙得道前，要先经历大病、大灾、大险、大劫，“吓魂台前，阴河横空；仙桥无影，肉眼难寻；落岩舍身，一步登天”这几句，肯定是指绝险的考验历练，恐怕胆色和运气稍逊，就进不得“地仙村古墓”了。

胖子闻听此言，当即夸口道：“敢做倒斗摸金的勾当，就连天王老子也是不怕，我就不信，有什么样的天险是过不去的，在这干说有什么用？过去看看才见分晓。”说完举起手电筒就朝隧道深处走去。

我心想：“王胖子常说没头脑的话，不过刚刚这句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什么断崖阴河，不亲眼看看，又怎知是什么名堂？”当即将心一横，带着众人便走。

峭壁上遍布鸟道险径的这片大山，矗天般地高耸，直削千仞的陡崖两侧，更是看不到尽头，也不知这座山有多大，在古隧道中只顾向前，眼中所见，并无岔路，是自山间贯穿到底的一条直道，行了不知多久，眼前忽然一亮。

只见隧道的尽头，是一片奇绝的地形，隧道口正开在悬空的半山腰

里，前边是倒“T”字型的峡谷，

对面一座插在半空云雾里的高山，如同被天剑所斩，直上直下的从中劈开，纵向的峡谷底部，造有一道“龙门”，两侧是上百尊“乌羊石兽”对峙而立。看来里面就是乌羊王的地宫了，“乌羊石兽”的古迹在青溪附近随处可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下陵寝的规模十分庞大，又见龙门下探出一片天然的石瀑布悬在半空，石表溜滑光洁，千奇百怪，犹如涎凝固而成，上凿两个蜗星大篆“吓魂”。

这道筑在狭窄陡峭峡谷间的龙门，恰与我们所站的隧道出口平行，而那条横向的峡谷。则直切下去，将龙门前的道路截断，下边云缠雾绕，深不见底。

孙教授自言自语道：“看来这里就是猿猱绝路的吓魂台了，真是鬼斧神工的所在，阴河横空是什么意思？空中有河？那无影仙桥又在哪儿？”

我见这天险确实是险，从隧道口到龙门之间没有桥梁，虽然隔地距离仅仅不到二十米，仅漏云天一线，但不借助绳枪一类的特殊工具，很难跨过当中这条深沟，“观山指谜赋”中提到的阴河、仙桥，是否是指吓魂台前的深渊？难道真有悬挂在天空中的阴河？

我打算再接近点探探，刚迈进一步，就被Shirley杨拽le杨说：“别过去。你听前边是什么声音？”

我侧耳一听，在“T”字形峡、有无数怨魂哭泣，连绵不绝于耳，我问Shirley杨：“是风声？”

Shirley杨没有回答，而是捡起一块石头，投向龙门前的深谷。众人抬眼看去，顿时是目瞪口呆，只见那块石头飞到半空，忽然停住不动，随即象是落入“暴风眼”里，浮在当空“滴溜溜”打起转来，旋即晃了几晃，便不知被神秘地涡流带到了何方。

我们见此情形，无不骇异，倒转的“T”字形峡谷之间，看似寂静平常，实则杀机暗藏，事先谁也没想到，竟然有如此难以琢磨地危险气流，可能是特殊的地势，使山风聚在峡谷中间，形成了一片无影无形的涡流，在四周除了能听到微弱异常的空气抖动声，完全察觉不到任何其它危险的迹象，恐怕这就是所谓的“阴河横空”。

孙教授摇头道：“过不去，有翅膀的神仙也过不去呀，吓魂台不是天险，而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如果用绳索绳钩仍过去，瞬间就会被乱流卷住，看来此路不通，不过不要紧，我深信只要功夫深，铁杵都能磨成针，咱们豁出去了多下功夫，想办法找路绕到后山进去。”

我拦住孙教授道：“在棺材峡附近，大多是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您这一绕，没个十天半个月也绕不过去，断头崖前的阴河乱流虽然厉害，但在青乌风水里，这就是藏风聚气之所，不是风水条件上善之地，绝不会有这种奇异的现象，摸金校尉虽然擅长分金定穴，但如果不在一览无余的高处，就看不出这片山脉地龙气形势，巫山山脉云雾迷离，分金定穴之术肯定是没办法施展，所以我说不清这种风眼会有几处，也许后山和峡口处同样存在此类天险，但既然发现了藏风聚气的所在，说明咱们已经进入藏有古墓的陵区了，说到登堂入室还未时尚早，不过可以说是已经把手摸着大门了。”

孙教授一着急就变得思维僵硬，担忧地说：“如今假介绍信也开了，还有何法可想？”

我说：“九爷您瞧您一着急就犯糊涂了，想进这地方，哪开的介绍信也不管用啊。”

孙教授赶紧解释：“口误、口误，一着急把观山指迷赋说成介绍信了，如今观山指迷赋也看到了……”

我打断他的话头说：“其实也没说错，观山指迷赋就是地仙开的介绍信，只要他这介绍信不是假的，咱就肯定能从中找到办法越过这道天险。”

Shirley杨说：“吓魂台前，阴河横空；仙桥无影，肉、舍身，一步登天……这三句话，不知是否皆指吓魂台天险而言，仙桥无影应该指有一座普通人看不到地桥，最后这一句却是想不明白了，怎么落岩舍身便能一步登天？桥在哪里？”

我沉思片刻，提醒众人说：“还记得残碑前的无名死者吗？那位爷可能也和咱们一样，要找地仙村古墓，但他应该不是倒斗或者业余爱好考古的人士，我估计可能是个修仙求长生的，他是怎么死的不好说，但此人没进地仙村古墓，肯定是被这道无影无形的天险吓住了，甚至犹豫徘徊了许多年都没敢下决心闯过去。”

胖子说：“胡司令经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我十分能体会这位同志的心情，这条路……真他妈不是给人过的，眼看着宝库就在眼前了，硬是不敢过，鸡蛋不能碰石头，换了谁也没脾气了。”

我说：“我不是让你们体会那位探险家当年的感受，我的意思是说让你们设想一下，那个人是被天险吓走的，还是……被那座桥吓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一路上没见到封团长的尸体，但他驯养的巴山猿猱始终在附近徘徊，这说明他当年一定是已经逃到青溪了，而且很

可能进了地仙村古墓，可是……为什么巴山猿狖没跟他一起进去？”

孙教授若有所思：“噢……你是说巴山猿狖和残碑前的无名死者一样，没敢冒死踏过那座仙桥？而封团长胆子大，知道祖宗留下的暗示可信，就闯了过去？可你们看看这深峡绝谷一览无余，吓魂台前哪有什么桥啊？”

孙教授随即表示，要说藏风之地中，有气流形成的旋涡，这可以相信，因为这是特殊的物理现象，但“仙桥无影”就绝不可信了，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看不见的桥梁？光学作用？视觉盲点？不太可能，正确客观的对待事实，是原则问题，绝不妥协让步。

他又引用当年某位权威人士批判他的原话——这类民间传说极不可信，是源于“缺乏知识、过度迷信、痴心妄想”而产生的原始奇思怪论、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幼稚想象，谁相信谁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第十五章 吓魂桥

Shirley杨和么妹儿也连连摇头、没办法相信会有一座看不见的桥梁。Shirley杨说：“在能量高度集中的区域，人类的物理常识都会失去作用，只要条件允许，甚至就连时间和空间都会扭曲变形，但山谷交汇处形成的特殊气流，还不至于有如此之高的能量场。”

我苦笑着说：“孙九爷不愧是老同志，贯彻领导的批示很彻底，Shirley杨呢，也不愧是美国海军学院的高材生，你们说的我这辈子虽然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说实话我也不相信有看不见的隐形桥梁，但我相信咱们面前的深渊就是一座桥……吓魂桥。”

孙教授立刻批驳道：“简直是乱弹琴，你难道想让大伙踩着风眼走过去？山间的乱流虽然能吸住石子，但它最后被卷到哪去了？你有没有算过，咱们这些人的自重，加上所负装备，总共要有多沉？别说一步登天了，迈出半步就会坠入深涧，我们要严谨，要务实！”

我摇了摇头，我可没说要踩着空气过去，既然观山指迷赋中提到——“吓魂台前，阴河横空；仙桥无影，肉眼难寻；落岩舍身，一步登天”之语，按先前的经验来看，必然有其对应之处，而且龙门前的这条“T”字型峡谷，是华山路一条。所以我相信前边应该会有座无影仙桥，只不过咱们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才行。

Shirley杨说：“话是不错，但就算发现了无影仙桥，去也不好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在隧道入口的无名死者身怀道藏，可能是位前朝求真之人，他如果找不到路进入地仙村古墓。原路回去也就是了，可看他死亡的方式，好象是已经找到了无影仙桥，却没胆子通过，又不甘心离去，最终在隧道里徘徊而死。”

我听了Shirley杨所言，立刻想起以前在前线，许多战友都是被“诡雷”炸死炸伤，那情形极是惨烈，有许多战士不怕冲锋陷阵。却唯独怕那些五花八门、明铺暗设的“诡雷”。

正所谓“兵不厌诈”。隧道中的无名死者，死得莫名其妙，身上除了几卷道藏，就没任何多余的东西可以让人窥其身份。历代布置周详的古墓中，多有疑阵防盗。说不定那死尸和观山指迷赋都是“饵”，是观山太保将盗墓者引上绝径的“诡雷”。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常年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直觉告诉我：“这些迹象太不正常了，千万不能大意！”

我想到此处，就对孙教授和Shirley杨说：“无影仙桥也许不难找，但我估计即便找到了，也必然要冒天大的风险才能过去，现在的问题是，这风险能不能冒？万一是有去无回的陷阱呢？咱们怎么判断隧道中的观山指迷赋是真是假？”

孙九爷胸有成竹地说：“此事极易。只要你能想办法让无影仙桥出现，以我参与考古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自然可以考证出它是真是假，假桥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不过看后半段观山指迷赋，内容多与我调查的结果吻合，所以我相信，只要真有无影仙桥存在，碑上的石刻就有八成是真。”

我微一沉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说别的没用，眼下应该先想办法把“无影仙桥”找到，我和Shirley杨商议了几句，但谁也想不出怎么样的桥是肉眼看不到的，Shirley杨推测说或许是另有隐意亦未可知。

我心想：“落岩舍身，一步登天，落岩舍身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指抱着石头往半空里跳下去？”灵机一动：“不对，落岩在前，舍身在后，如果是指不要命地抱着岩石往下跳，应该是舍身落岩，落岩舍身也许是说首先推落岩石，然后才能做出舍身之举。”

我用眼一扫，见隧道里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碎岩，如此站着胡思乱想，哪里能得要领？管他如何落岩，先捡块大石头推下去探探，于是招呼胖子帮忙，二人来到一块几百斤的山岩边上，先推了两下，巨石微微摇晃，料来可以推动。

其余的人也要过来帮忙，胖子一摆手：“各位，都甭过来，就在边儿上候着吧，赶紧给胖爷腾块地方出来，别压坏了你们的脚巴丫。”说罢先把皮带松了两扣，他是担心一使劲把皮带给绷断了。

胖子有心逞能，把我也推在一旁，我担心他用力过猛，跟着岩石一块被乱流卷走，那可就真成了“落岩舍身”了，就拿“飞虎爪”将他肩上的承重带挂住，和其余三人在后扯着加以保护。

胖子挽起袖子，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拉开弓箭步，以肩顶住巨岩，深吸了一口气息，运在丹田，晃动一身腱子肉，霹雳也似喝了声：“开呀！”

就见那块大岩石轰然前倒，由于自重极大，又接近隧道出口，并未被“龙门”前的乱流吸住，撞击着峭壁翻滚落下满是迷雾的深涧。

由于山涧两侧距离极近，岩石翻翻滚滚地往下坠落，在峭壁间来回碰撞，发出轰隆隆的沉闷回响，我们在隧道洞口里听起来，只觉峡谷深不可测，好半天也没听见巨石落地之声。

众人见胖子推落了山岩，可“吓魂台”前并无隐形桥梁，也没任何异常迹象出现，不禁有些沮丧，正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却忽然在耳底感觉到一阵阵嘈杂的动静。

此时山岩仍未落地，山壁上除了轰然不绝的回响之外，仿佛还有千百锅热水同时沸腾起来，随即沸水之声又转为爆炒盐豆似的噪动，密密麻麻搅得人耳骨隐隐生疼，我心道不好：“落岩落出麻烦了，如何是好？”

孙教授和幺妹儿，也都被那嘈杂密集的纷乱响动惊得惶恐不安，忍不住向后退了两步。Shirley杨把金刚伞挡在他们面前道：“别慌，恐怕是无影仙桥出来了。”

耳中繁杂密集的声音骤然而紧，这感觉就好象是站在鬼门关前，面对无数从冥府中挣逃出来的恶鬼一般，惊得人心旌神摇，手足无措。我收回“飞虎爪”，交还在Shirley杨手中，随后暗地里握紧了工兵铲，心中极是不安：“难不成吓魂台前的仙桥是阴兵搭建？地仙村古墓的布置，果然是神仙也猜它不到……”

胖子也是脸上变色，拉开架式，举着连珠快弩对准半空，管它是什么上来，先射它几十枚透甲锥再说。

正当众人惶惑畏惧之际，蓦地里一股黑烟自谷底冲在当空，我大吃一惊之余更是出乎意料，叫道：“这是什么？”仔细一看，觉得连眼都快看花了，竟然是无数巴掌大小的金丝雨燕，受惊后从山崖底下飞出，当即就被峡谷间的乱流裹住，成群成群的混杂做一团，数量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怕是不下十万之众。

金丝雨燕善于在绝壁危崖之间营巢，而且它们属于集群生物，多的时候一个金丝燕子洞内，可以有数十万只金丝雨燕。其辈用唾液凝结成的金丝燕窝极为珍贵，由于金丝燕子洞大多位于地形绝险之处，所以采金丝燕窝的人都要会攀岩登高，付出的风险和回报收益都很大。

原来在“吓魂台”底部的峭壁上，藏有许多金丝雨燕筑巢的洞窟，胖子推下去的岩石惊得大群金丝雨燕倾巢而出，雨燕在民间有个俗称，唤作“风里钻”，最是善于随风飞舞，甚至有传说它们能够在风中睡觉，而且速度惊人，飞掠之际快似闪电，此刻，乌泱泱的数万只飞燕冲天而起，到得峡口，顿时都被“阴河”的无形气流卷住。

金丝雨燕性喜集群，被涡流卷得扎作了一团，一时吸在风眼里挣脱不得，燕子群中密集得几乎连间隙都没有了，峡底飞上来的更多雨燕群，还再源源不断加入燕阵。

原本从三面深峡高空汇聚过的气流，当即都被大群金丝雨燕阻塞，无形的横空“阴河”被顷刻间就被填满了，而数万只燕子也让从几个方向涌来的乱流所挡，将“T”字型，形成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燕子桥”。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无影仙桥……是由大群金丝雨燕搭成的！”眼见面前那翻飞纠缠数万只金丝燕子，仿佛停留凝固在了风中，粹然所睹，简直难以相信目中所见的奇景。

但我知道，这一奇景仅仅能维持短短的一瞬间，随着峭壁洞窟中涌出的金丝雨燕越聚越多，燕子们很快就能冲破乱流，各自随风飞散，那“无影仙桥”也就会再次变得无影无踪。

再想到所有的金丝雨燕回巢，能够重新组成桥梁，其间还不知要有多少时间，要想舍身求仙，此时就要把生死抛在脑后，豁出性命踏上这座“燕子桥”，踩着飞燕直闯乌羊王古墓地宫前的“龙门”。

我不知挤成一团的金丝雨燕能否劲得住人，而且要过此桥，实如凌波飞渡，一脚踏空就会落下万丈深渊。桥对面的龙门之内，是吉凶难料，一旦过了“神仙桥”，一时半会儿之内肯定撤不回来，地仙留下的“观山指迷赋”究竟可信不可信？

哲学家说“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左右着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选择，也可以理解成“人生就是由无数选择组成的。”我遇事一向豁得出去，但要想让我豁得出去，至少也得让我觉得有三成以上的把握，而现在我连半成的信心都没有，不是不敢过桥，而是担心过了桥之后会不会落入陷阱。

这些念头在脑中闪了两闪，可眼下这情形也由不得人多想，我向身边的众人扫了一眼，想看看他们做何设想，是否需要不动如山，静观其变，哪怕等上一天半日，有了十足的把握再去不迟。

一旁的胖子正看得肝儿颤，骂道：“好个观山盗墓的老妖，八成跟他爱人两地分居多年，否则怎么会玩出这套七月初七架鹊桥的鬼把戏，这鸟儿桥哪是给人走的呀？”

孙教授却喜出望外，大叫道：“这简直是奇迹一般的仙桥啊。王胖子你和胡八一俩人，不总是吹嘘自己万事敢做的大丈夫好汉子吗？怎么？现在怕了？这是一步登天的绝险，大着胆子走就是了，龙骨卦图就在前边了，金丝燕子桥随时都会散落，咱们要抓紧过桥！”

胖子一把扯住孙教授：“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上了桥全得掉下去摔成臭豆腐！胖爷我……”他话音未落，却忽然抢步出去，一个跟头就踏上了金丝雨燕堆成的“仙桥”，山涧中的乱流刮得他东倒西歪，他似乎想挣扎

着从燕子堆上站起来，但手脚落处立刻陷落下去，就地一个跟头翻向了金丝燕子桥前方。

我知道胖子一向有恐高症，他的恐怖症属于心理障碍，其实没什么特殊反应，就是腿软眼晕，有时候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够克服，乘坐飞机的时候他就喝药睡觉，在我看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一马当先冲上了“燕子桥”，这太不符合他的作风了，我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来得及伸手阻拦。

但我立刻发觉，再想把他拽回来已经不可能了，事到如今，只好“并肩字”齐上了，好歹不能让他独自一个“折”在对面，当下对众人叫道：“别怕，这桥劲得住人，大伙都过桥去！”

在嘈杂的燕啼声中，我拽住孙教授，Shirley杨扯住么妹儿，四人纵身冲上桥头，只听得耳边全是呜咽呼啸的风声，在一瞬间就被气流吸住，身体恰似处于失重状态，脚下根本使不上力量，不由自主地向前跌去。

第十六章 金甲茅仙

足底那无数的金丝雨燕，就好比是一团团黑色的棉絮，似有若无，周围的乱流一阵紧似一阵，好像随时都会将人卷上半空，身上衣服呼猎猎地作响，身临其境才算知道，踏上这座仙桥，实际并非是踩着燕子过去，而是利用大群金丝雨燕堵住风眼的时机，凭借燕子桥上空抽动的乱流半凌空地飞过去，脚下的雨燕仅仅只承受十之二三的重量的，古人喻险是“关山渡若飞”，凭你虎力熊心、包天的胆色，到此上下不着的吓魂台前，也多半一发地废去了。

幸好金丝雨燕太多，把半空的风眼挡得严严实实，我们四人互相拉扯着，凭借自重，还可以在风中勉强行走几步，但身涉奇险，魂魄皆似随风飘飞，肝胆都被寒透了，在相对论的作用下，这短短的几步距离，竟显得格外漫长。

我牙关打颤，总算是亲身领教“吓魂台”是什么感觉了，并且发誓这辈子不走第二回了，此刻却只好硬着头皮向前，紧紧跟住前边的胖子。眼看快要到龙门前的石瀑布了，忽然间，脚下一股巨力直向上冲，数万金丝雨燕终于挣脱了乱流的束缚，燕啼声中，飞燕们好似一股黑烟般涌向空中。

我暗道一声“不好，这桥散了”，赶紧用手遮住脸部，以防被漫天乱飞的“云里钻”将眼镜撞瞎了，只觉得天旋地转，恍如身坠云端，被底下涌出的燕子群托在半空，但这只不过是连眨眼工夫都不到的一刹那，金丝雨燕们一离“风眼”，便即翩迁飞舞着倏然四散，那燕阵再也承不住人体的重量，使我们从半空里“漏”了下去。

金丝雨燕组成的“无影仙桥”说散就散，维持的时间极短。那群雨燕在半空盘旋一阵，顷刻间便已挣脱了山间乱流，借着风势向四处飞散开来，我们被数以万计的金丝雨燕往上一冲，如同被一团团棉花套子撞击，在空中划了个抛物线，直从燕阵中坠向“龙门”。

我忽觉身体下落，自付此番定要摔成肉饼了，急忙睁眼一看，原来刚才一阵疾行，众人已经十分接近峡口了，又被雨燕向前凌空一托，竟是掠过了漆黑的深涧，在半空里斜斜地坠向刻有“吓魂”两个古篆的石台。

那迷乱无形的风眼只存在于峡谷之处，到得峡口已自减弱了许多，但山风虽是无形，却似有质，消去了从十几米高处摔落的力道，我只觉眼前一花，肩膀吃疼，身子已然着地，跌了个瞠目结舌，连东南西北上

下左右也多不认得了。

我还没来得及庆幸过了“无影仙桥”，就发觉身子下边凉嗖嗖滑溜溜，正好是落在了化石瀑布溜光的表面。这地方滑不留手，没有凹凸的缝隙可以着力，石瀑上边又是镜面般的弧形，哪里停得住人，立刻不由自主地向下滑去。

我心知不好，赶紧就地趴卧，身上再也不敢发力，张开手掌去按石瀑表面，此刻手心全是冷汗，汗津津的手掌心却是增加了摩擦力，立刻将下滑的速度止住，倘若再向下半米，石瀑的形状就是急转直下，除非手心里生有壁虎守宫掌上的吸盘，否则不时跌入深涧，也会被乱流卷入风眼。

我心中砰砰直跳，定下神来看看左右，才发现孙教授正趴在壁上，一点点地好像溜在冰面一般，慢慢从我身边滑落，赶紧伸手去拽他的胳膊，谁知被他一带，竟跟着他一并滑向石瀑底部，急忙呼喊救援。

Shirley杨、幺妹儿、胖子三人，都摔在更为靠里的区域，Shirley杨听到喊声，已知势危，当即投出飞虎爪来，勾住孙教授的背包，她和幺妹儿在那边尚顾不得身体疼痛，咬着牙关，拖死狗般将我和孙教授从滑溜的石瀑上拽了回来。

我们五人倒在地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情多是恍恍惚惚的，个个胆颤神摇，面上都没有半分人色了，耳鼓中好一阵嗡嗡鸣响。

我长出一口大气，看看孙九爷眉头紧蹙，额上冷汗不断，一问他才知道，原来是他的胳膊在刚才被一摔一拽脱了臼，他剧痛之下还不住念道：“既然发现了无影仙桥的秘密，看来那座地仙村古墓已近在咫尺了，只要把墓中所藏龙骨卦图拓下来，功成名就，指日可待，想不到我孙学武也终于有个出头的时日，看将来谁敢再给我乱扣帽子……哎呦……”说到一半疼得忍不住了，连忙求我帮他接上脱臼的胳膊。

我也跌得全身奇痛，用不出力气，就说：“九爷，您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刚还想劝你们看明白情况再过桥，谁知你和胖子如此心急，咱们在雨燕群回巢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已无退路可以周旋了……”然后转头让胖子给孙教授去接脱臼的胳膊。当初插队的时候，屯子里伤了驴和骡子，当地的赤脚医生“拌片子”常带着胖子做帮手，因为胖子手狠，不知轻重，而手软的人却做不了医生。

胖子龇牙咧嘴地爬将起来，过去抓住孙九爷右边的胳膊一阵抖落，差点把孙九爷疼得背过气去，急忙叫道：“哎呦……呦哎……慢点慢点……不是这条胳膊……是左边啊！”

胖子忽然想起点什么：“哎我说，刚才是谁把我推过桥的？运气差一点可就摔成臭豆腐渣了，这是开玩笑的事吗？老胡是不是你小子又冒坏水了？咱们对待生活对待工作的态度，难道就不能严肃一点点认真一点点吗？”

我吃一惊道：“这可不是没风起浪胡说八道的事，你刚才当真是被人推上桥的？怪不得我看你那两步走得跌跌撞撞，谁推的你？”

我赶紧回想了一下冲过燕子桥之前的情形，当时孙教授由于心中激动，所以是站在众人前边的，不可能把位于他身后的胖子推上桥去，Shirley杨是肯定不会做没高低的事情，幺妹儿精通“蜂窝山”里的门道，胆大口快，依我看她绝不会做阴险狡诈的勾当，那会是谁呢？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影子，急忙抬头去看深涧对面，只见我们在青溪防空洞里遇见的那头巴山猿狖，正在隧道口里对着我们挤眉弄眼，神情极是不善。

我全身一凛，也忘了身上疼痛，当即跳起身来，叫道：“麻烦了，残碑上的观山指迷赋……十有八九是个陷阱！”

盗墓是活人与死人之间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墓主永远是被动的，因为陵墓的布置不能改变，可是兵不厌诈，虚墓疑冢，以及各种扰乱迷惑盗墓者的高明手段，也是向来不少。如果盗墓者中了古墓里伏下的“圈套”，被动与主动之势，立即就会转变。

但有陷阱就在于它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让人琢磨不透。如果不去亲身触发，可能永远判断不出是真是假，观山太保不愧是盗墓的行家，行事一反常规，隧道入口处的无名死尸，安排得极是高明，没人猜得出那个人是谁，可以推测出无数种可能性，但哪一种都没办法确认。

让人望而怯步的无影仙桥，也会使人误认为是处“奇门”，不是被天险吓退，就是被仙桥后的墓道所引诱，舍死过来，却误入歧途。这峡谷中肯定不是真正的“地仙村古墓”，不知藏有什么夺命的布置。

幺妹儿对我说：“也许是胖子这个瓜娃子，不问青红皂白就射了巴山猿狖一弩，那家伙很是记仇，是想把他推翻下桥，桥这边不见得就是陷阱。”

孙教授听到我们的话，也是既惊且疑，耷拉着一条胳膊问道：“难道……难道咱们进了绝境了？这里不是巫山移陵王的古墓？”他说完一琢磨，觉得不对头，又道：“胡八一你不要想当然好不好？客观对待问题的态度还要不要了？那道仙桥天险世间罕有，这条峡谷中有石兽耸立，山势威严险峻，我看地仙村古墓的入口，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里，咱

们调查调查才好做结论。”

我冷哼一声道：“我看您老是想出名想得头都昏了，眼中只剩下龙骨卦图，反而是真正失去了客观看待问题的立场。”

Shirley杨道：“你们别争了，地仙村古墓本身就是盗墓高手设计，似有心似无意地留下了很多线索，可这些线索没有一条是可以确认真假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咱们就是被所谓的观山指迷赋牵着鼻子转，这正是观山太保手段的高明之处。想摆脱现在的局面，就只有抛开观山指迷赋的暗示。”

孙教授说：“既然判断不出真假，也就至少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真，观山指迷赋万一要是真的，咱们不就南辕北辙了吗？”

我抬头看看四周，只见无数的雨燕正在峡谷中盘旋飞舞，凄血般的燕啼，使空气中仿佛充满了危险的信号。我对众人说：“是真是假，很快就会有答案。如果此地真的是陷阱，在金丝雨燕回到燕子洞之前，咱们随时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大危险，可是等到金丝燕子完全回巢之后，如果附近还没动静，咱们的处境可能就相对变得安全多了。”

胖子也抬头看了看天悬一线的头顶，深沉地说道：“胡司令啊，你事先明知道可能有危险还带大家过来？要知道……进退回旋有余地，转战游击才能胜强敌，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了多少回了，不能硬碰硬，早听我的就不应该过那狗日的鸟儿桥。”

我说：“要不是你瓜兮兮的当先滚过仙桥，我自然不肯轻易过来，我最担心人员分散，只要集中兵力，握成拳头，就算大伙担些风险，却多少照应在一处，总比一个一个的折了要好，我也有原则有立场，态度客观不客观不敢说，只是绝不会放弃掉队失散的同伴。”

此时我望见天空成群的雨燕越飞越低，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忙打个手势，让胖子别再多说，只管把孙教授的脱臼胳膊接上，我又看了Shirley杨一眼，她可能同样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也把目光向我投来。四目相视，各自心照，她缓缓把金钢伞抽出，挡在幺妹儿身前。

就在这当口，只见一线长峡中的大群金丝雨燕，忽然分作数百股，便似一缕轻烟般地，投向两侧峭壁山根处。我们皆是一怔：“金丝燕子行动怪异，竟不归巢，想做什么？”

龙门后的峡谷，直如刀劈斧削般直上直下，谷中道路开凿得很是平整，但尽头处山势闭合，幽深处薄雾轻锁，被燕群一冲，朦朦胧胧的云雾骤然飘散，把许多朦胧飘渺之所尽数暴露出来，我们站在峡口处，已能望到前边是条绝径，而不是真正通往古墓陵寝前的“神道”。看到这

些，众人心里已经先凉了半多截。

一怔之下，又见峭壁岩根处多是窑洞般的窟窿，洞窟前扎着许多草人。茅草人皆穿古装青袍，腰缠黄绳，头上戴着道观，竟是一副道人的打扮。

这条峡谷龙气纵横，无形无质的生气氤氲缠绕，茅草人的道装至少有数百年之久，虽然腐朽了，颜色和形质却尚且未消，草青色的衣襟轻轻摇摆，草人脸上蒙有布袋，上面用红彩描出的眉目俱在，还多画着狗油胡子，偏又用茅草扎得瘦骨嶙峋，活似一群藏在山谷里的草鬼。

那些茅草道人手中插着的事物更为稀奇，看不出它的名堂，我们去过多地方，在乡下田野间，没少见过五花八门的稻草人，却从未见过像这样打扮奇特、满身邪气的茅草道人，不免皆有讶异不祥之感。

成群结队的金丝雨燕，似乎惧怕那些茅草道人，都在洞窟前嘶鸣飞舞，不像是离开，却又不肯近前半尺，我见峡谷深处山势闭合，几面都是猿猴绝路的峭壁，而龙门前的深涧悬空，又被风眼锁住，虽然心知大祸迫在眉睫，但实不知该退向哪里，又不知要发生什么，只得站在原地看这满天燕子绕洞乱舞。

孙教授忽然问么妹儿：“丫头，你知不知道那些茅草道人都是做什么用的？青溪以前有过吗？”

么妹儿摇头，从没见过，这回进“棺材峡”，才知道老家藏着这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以前便是做梦也想象不到。

Shirley杨问孙教授：“怎么？您觉得那些稻草人有什么问题？”

孙教授咬了咬后槽牙，惟恐会惊动了什么东西一样：“以前在河南殷墟附近工作过一段时间，当地有土地庙，里面供的都是茅草道人，我们当时觉得这种风俗很奇怪，后来一调查才知道，明代天下大旱，飞蝗成灾，那时候的人迷信，不去想怎样灭蝗，而是把蝗虫当作神仙，称是蝗仙，民间俗称茅草妖仙，多用五谷茅草扎成人形供奉，祈求蝗灾平息……”

Shirley杨问道：“您是说那些茅草人是飞蝗茅仙？棺材峡里有飞蝗？”

孙教授道：“像……我只是说那些茅草人有些像茅草仙人，注意我的用词。”

我奇道：“棺材峡里怎么会有飞蝗？这世上有在洞中生存的蝗虫吗？”

Shirley杨轻轻点了点头：“只有响导蝗虫会在山洞里卵化，繁殖能力强大，一旦成群出现，数量极为恐怖，难道那些茅草人全都是观山太保布置的……”

她这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心中立刻升起一股非常绝望的情绪，由数万金丝雨燕组成的无影仙桥奇观，也许并不是天然造化，而是高人精心布置而成，山谷间的无数洞窟里，都养满了响导蝗虫，它们都是金丝雨燕的食物。

响导蝗虫的事我也听说过一二，据说这种蝗虫不仅啃五谷，饿急了连死人死狗都吃，后脚上有锋利的锯齿，振翅频率极高，飞蝗所过，就好比是一块锋利的刀片高速旋转着射出，如果撞到人身上，立刻就能划出一条血肉模糊的口子，所以也称刀甲飞蝗。如果蝗灾中出现响导蝗虫，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据说解放前就在中国灭绝了，而金丝雨燕正是它们的天敌，谁知棺材峡里是不是至今还有大群的响导蝗虫。

洞口排列的稻草人，不知是利用金丝燕子的习性，还是洞内铺设了什么经久不散的秘药，使得金丝燕子们不敢进洞将响导蝗虫一网打尽，每天只是将它们逼出来一批吞吃生存。若真如此，实是利用了星土云物的往复循环之理，只要方术得当，利用几十几百的人力就可以布置出来，远比千万人修筑的帝陵墓墙墓城有效，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关！大明观山太保难不成真是通天的神仙？

我自从做了摸金校尉的勾当，屡有奇遇奇闻，其中感受最深之事，莫过于陈教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小看了古代人的智慧。”

类似利用万物间“生克制化”之性的异术，来盗墓或是防盗的手段，我不仅多曾听说过，也亲眼见过不少，所以见此情景，便立刻想到了这些，我赶紧说：“别管洞中是不是真有此物，万一出来了就是塌天之灾，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看看峡谷深处，满是道袍靴帽的茅草大仙，也不知设有多少虫洞，哪里有什么可以躲避之处？”

这时半空的金丝燕子群，仍在呜呜咽咽地不断盘旋，两侧的山洞里，也是一片金风飒然，听之犹如群蜂振翅，忽见空中燕阵一乱，各洞中流火飞萤般涌出大群响导蝗虫，这些响导蝗虫遍体金甲银翅，体型沉重，虫壳坚硬，也飞不到太高处，都在低空钻来钻去。

我们急忙退向山根，不料从后边的洞中，钻出两只亮灿灿金闪闪的飞蝗，在天敌相逼之际，没头没脑地朝我们撞了过来，众人看得眼中生花，见那两道火星子一闪，金蝗已然扑在面前了。Shirley杨叫声：“小心了！”迅速抬起“金钢伞”望前挡去，猛听两声挫金般的动静，两只大如拇

指的响导蝗虫恰如流星崩溅，都狠狠撞在“金钢伞”上弹了开去，未等落地，就被从半空包抄来的金丝雨燕吞进口里。

但金光灿烂的响导蝗虫实在太多，涌动之处翻天遮日，而且就凭 Shirley 杨刚刚用金钢伞挡住飞蝗的两声闷响，已经可以知道响导蝗虫的厉害之处，疾撞冲击之力不亚弹弓飞石，血肉之躯根本招架不得。

眼见峡谷中一片片飞火流星，其势甚大，轻灵的金丝燕子们也不敢直撄其锋，飘在空中飞蹿往来，专擒那些势单乱撞的飞蝗，而大批成群的金甲飞蝗，约有数十万只在峡谷底部聚作一团，没头没脑的来回滚动。众人皆从心底里生出一股寒意，现在可能只有“金钢伞”能够暂时抵挡，奈何“金钢伞”只此一柄，纵然能使得水泼不入，又哪里护得住五条性命？

空中数以万计的金丝雨燕，已然结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燕子网”，盘旋飞舞着在外围兜住金甲飞蝗，但是它们也惧怕闯入响导蝗虫密集之处，只瞅准空子不断去吞食边缘的飞蝗。

峡谷中本有一线天光，此时却被百万计的飞蝗集群遮蔽。响导蝗虫势如黑云压城，它们本身属于冷血昆虫，并没有什么智慧和感情可言，可是蝼蚁尚且偷生，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黑压压地闪着金光，振动着翼翅在山间来回冲撞，恰似一团团燃烧着的金色烟雾。

第十七章 暂时停止接触

我们身后就是风眼卷集的深涧，人不是飞燕，掉下去准得玩完，前边则是无数利甲刀翅的响导飞蝗，进退无路，眼见周围的响导蝗虫飞火流星般破风乱窜，发出“呜呜呜”的声响，震得人耳膜都是颤的。

那些没入群地飞蝗，在低空窜动极快，而且它们头壳坚硬，两扇分合式门牙后的口器更是厉害，撞到人身上就能立刻钻到肉里，Shirley杨举起“金钢伞”挡了几下，但四周扑至的飞蝗越来越多，一柄“金钢伞”独木难支，顾得了前、顾不了后，顾到了左边，便顾不到右边。

我和胖子见状，知道形势危机，立刻拽出“德军工兵铲”来，又用另一只手，把Shirley杨背着的工兵铲也给拽了出来，不料、被幺妹儿夺过去一柄，三人轮起短铲，对准四周飞过来的响导蝗虫迎头击去，只要铲子拍上飞蝗，就发出“当”的一声，如同打到了半空中飞来的石子，撞在“工兵铲”和“金钢伞”上的响导蝗虫，断足掉头纷纷坠地。????

须臾之间，我们周围就积了满满一地肢离破碎的蝗尸，但更多的飞蝗，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我手背和脸上，都被飞蝗划出了口子，却根本腾不出手来止血，其余几人也都带伤了，虽然伤势不重，毕竟是血肉之躯，支持久了难免肩酸臂麻，众人只得背靠着背。一步步退到峭壁岩根之下。

我发现不远处成团的“金甲茅仙”正在逼近，身边零零星星飞动的蝗虫已经应付不过来了，那密如金墙的大群飞蝗，几乎和巨型绞肉机一般，倘若被裹在其中，必然是有死无生。

我心中稍微一慌，就见眼前数条金光拽动，几只飞蝗同时扑到。我赶紧挥起工兵铲轮上去击打，发出“当当”两声敲中破锣般的动静，早把冲在最前面的两只巨蝗拍上了半空，可就在与此同时，忽觉臂上一麻，另一只飞蝗已经一头扎进了肩膀，只露了两条长长的后腿在外边乱蹬。

我咬着牙揪住这只飞蝗后腿，硬将它从肩膀上扯了下来，只见那“金甲茅仙”的前半端全都被鲜血染红了，我又惊又怒，把飞蝗抓在掌中用力一捏，就觉得手里象是握了几根硬刺。虽将飞蝗捏得肚烂肠流，可它坚硬如针满是倒齿的后肢，也同时扎进了我的手掌里面。？

这一耽搁，我身前立刻又露出了空隙，Shirley杨的“金钢伞”向后收来，挡住了数只撞着我飞来的响导蝗虫，我赶紧把“金钢伞”推开，让她先照顾好自己再说。

这时突然听得前面一阵阵阴风怒嚎，情知不妙，顾不上去检视自己肩上的伤口。急忙抬头向前看去，原来一大团难以计数的“茅仙、草鬼”，已被“金丝雨燕”逼到了我们所处的峡口，万虫震翅之声密集得无以复加，听得人满身寒毛直竖，心中皆是绝望到了极点。

我转头看看峡口无影无形地天险，心想就算被风眼卷了去，恐怕也好过被飞蝗当高粮杆子啃了，我身后的孙教授更是面如死灰，手足都已无措了，对我们叫道：“我参加工作多少年了？辛辛苦苦忍辱负重地不容易呀，怎的这辈子什么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要是在这死了，我是死不瞑目呀！”？

我哪有心思去理会孙九爷对命运的呐喊，眼里盯着森森如墙的飞蝗，脑子里接连闪过了几个脱身的念头，却又觉得都不可行。摸金倒斗，本就是风险极大的勾当，事先虽然想到了峡谷这边可能有陷阱，但重视程度显然不够。

此番入川，始终都觉得那座“地仙村古墓”，不过就是个地主土豪的草坟，最多藏得隐蔽一些，或是在墓室中有些销器埋伏，不免有些轻敌之意，没将“观山太保”放在眼里，直到一路进来，才发觉“地仙村”不是寻常的布置，其对“方物生克”之道，以及“风水形势”的选择，几乎都与搬山道人和摸金校尉不相上下，观山指迷赋的匪夷所思处，尤为更胜一酬，天知道观山太保是如何琢磨出这些名堂的。

“吓魂台”峡谷之中，完全是利用乱流、峭壁，构成了一个让人插翅难飞的陷阱，那些密密麻麻的“金甲茅仙”，顷刻间就会把闯入此地的盗墓者啃得一千二净，想彻底剿尽如此多的响导飞蝗，只有动用大规模的药物，可我们哪有那些装备？？

我手中轮着工兵铲拍打身边零散的飞蝗，眼瞅着已经集成一堵虫墙的“金甲茅仙”即将逼到身前，急得额上青筋蹦跳，却束手无策。

可就在我们无可奈何之际，蓦地里一声爆炸，砰然间烟火飞腾，虫墙上如遭雷击，竟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来，我和胖子等人目瞪口呆：“谁带手榴弹了？”还没等看得清楚，又是接连数声爆炸，虽然炸药的威力不大，但飞蝗惧烟惧火，顿时互相挤住，不敢再向前移，密不透风的飞蝗墙壁硬生生偏向侧面。？

我们身边的响导蝗虫也纷纷散开，我惊喜之余，回头一看，原来是幺妹儿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木匣，里面装得满满的，尽是“掌心雷”，她一个接一个地甩手抛出，一炸就是一团浓烟，面前的“金甲茅仙”都被逼退了。？

那“掌心雷”，又唤作“甩手炮”，用的都是土制火药，杀伤力很有限，远离类似于摔炮，用冲击力的高速挤压来引爆土火药，这东西不象破片手榴弹那样利用弹片杀伤，“掌心雷”如果炸中活人，很难能够杀伤致命，属于暗器。？

即便如此，“掌心雷”爆炸后可也不是谁都受得了的，而且硝烟剧烈，炸伤的人再呛上几口浓烟，就只能躺地上等着对手过来任意收拾了，这种暗器，流传在民间已有近两三百年的历史，保定府“销器儿李”造的甩手炮，在绿林道中堪称一绝。？

在老掌柜的店里见过此物，当时觉得这玩意儿——炸弹不像炸弹、信号弹不像信号弹，用于暗算别人抢劫还行，“倒斗”之事中，却没它用武之地，所以就没理会，没想到幺妹儿跟我们进山虽然匆忙，却带了一匣子“甩手炮”在身边，此时竟成了众人的救命稻草，暂时趋退了响导蝗虫。

幺妹儿也被如此之多的草鬼茅仙，骇的心慌意乱，好在她跟随老掌柜多年，常听干爷说起过这些玩命的勾当。刚才人急生智，抓出炮匣就扔出“掌心雷”，结果立有奇效，烟火升腾，迫的厚厚的虫墙，如同潮水劈波般从中散开。

聚成虫墙的“金甲茅仙”其中一股被逼近了龙门下的风眼中，无数的响导蝗虫，立刻就被山间乱流，搅成了一个巨大的黄金漩涡，他们须是不比“金丝雨燕”那般能在风中自在飞舞，当下里被乱流转的互相撞击咬噬，半死不活的飞上了半空。

天上的金丝雨燕趁机疾冲下来，燕子吞虫都是张着口迎风而入，但“金甲茅仙”虫壳坚硬，硬吞不得，只见那些金丝燕子飞在空中，先从侧面一口啄得茅仙一个翻滚，燕子便又闪电般一个转折，回身掠过时，已衔住了柔软的蝗腹。

金丝雨燕在风中的一纵一掠之姿，快得难以形容，两个动作间几乎连贯得没有任何间隙可循，挥洒自在已极，但燕子和飞蝗实在太多太密，其中就有许多躲闪不开了，撞在一处，打折翻转跌进乱流或者深渊里。桥的人眼前生花，心神俱摇。

一瞬间已有无数的“金甲茅仙”命丧燕口，但峡谷中飞蝗仍然多得滚滚如潮，我和胖子见幺妹儿匣子里的“掌心雷”恁地有效，担心她臂力有限，赶紧伸手抓起几枚，向四周连连投出，私下里顿时烟雾弥漫。

Shirley杨赶紧阻止说：“老胡你们省着点用！”她提醒的时候，我这才想起来弹药有限，低头一看幺妹儿手中的炮匣，如同被兜头泼了一盆

雪水，匣子里空空如也，竟然连一枚“甩手炮”都没剩下。

“金甲茅仙”虽被暂时趋退，想必只等四周的浓烟一散。他们立刻又会被天上的金丝雨燕逼得卷土重来，恐怕要等到群燕吃的饱满了才肯回巢，介时剩余的飞蝗才会遁入岩洞，我叹道：“牺牲不到关键时，绝不能轻言牺牲，可眼下再也没招了。咱们正好五个人，我看大伙儿就准备当狼牙山五壮士把。”

Shirley杨此时还算比较冷静，她抓紧时间对众人说：“刚才看那些金甲飞蝗被山间乱流卷在半空里。风中所形成的黄金色漩涡，却比黑脊白腹的金丝燕子桥要清晰许多，那乱流只在两道峡口的交汇处才有。龙门峡口比隧道口要宽阔一些，如果从边缘处的峭壁下去，应该可以避免乱流，倘若能爬进金丝燕子洞里……”？

??? Shirley杨的话还未说完，我们已经领悟了她的意思，除了胖子以外，都说此计可行，不待众人仔细考虑，“甩手炮”炸出的黑烟便已逐渐飘散。峡谷中一团团的“金甲茅仙”又没头没脑地涌了过来。

汹涌而来的威胁已然迫在眉睫，我心想“只好先冒险爬下峭壁，避得一时半刻也好”，急忙拿过“飞虎抓”来看了一眼，精钢索子最长可放到七八米，爬城墙都没问题。

摸金校尉的传统器械“飞虎抓”，虽然比不了卸岭器械中的“蜈蚣挂山梯”千变万化，可要论及攀山挂壁，也是一等一的利器，我们五个人的生路，如今都要找落在这条“飞虎抓”上了。

那飞虎抓的前端，是个形如人掌的钢爪，依据人手骨骼筋络设计，使用起来收放自如，无论树木墙壁，只要有点缝隙凸凹，都能牢牢抓住，我拎着飞虎抓，正要寻个可靠些的地方挂住，却见胖子往前走了两步，踏在石瀑布上，一面探着脑袋想看看底下有多高，一面口中还叨咕着：“想胖爷我英雄一世，刚才竟然被只巴山猿狖给暗算了，真他妈的是张天师让鬼戏弄……可恼可恨，哟……”一看太高了，脚底下又软了一截，赶紧退回一步：“我的……我的祖国母亲哎，这也太深了这个！刚才过桥的时候没觉得这么深呀？黑咕隆咚的完全看不到底儿呀……”

我担心胖子滑下石瀑，急忙伸手抓住他的背包，这时就听见孙教授在身后大叫道：“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如今有多深多陡的峭壁也得下了！只要能用客观的态度看待深浅高低……你就能克服恐高症了！”我回头看时，原来“金甲茅仙”组成的虫墙，已穿过消散的烟雾，如同一团团金云般压过来，显然是金丝雨燕想将更多的飞蝗迫入风眼，将它们搅散后捕捉吞食，却是把我们这伙人赶上了绝路。Shirley杨和幺妹儿拿着工

兵铲和金钢伞，不断挥动着驱开已经接近过来的小股飞蝗。

???

孙教授见半刻也不能等了，便手忙脚乱地想帮我放出“飞虎抓”，他是好心帮倒忙，不能想胖子正踩在精钢链子上，此刻被他一扯“飞虎抓”，那石瀑滑如冰镜，胖子随即重心一歪，立刻仰面滑到，只听他“嗷”的一声大叫，就停也没停的顺着石瀑边缘，擦着风眼乱流而过，径直滑下了绝壁。我本想拉住胖子，但再次回头伸出手的时候，连他的人影儿都看不见了，我惊得目瞪口呆：“难道王司令你英雄一世，最后真在这阴沟里翻船了吗？”脑中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天上地下了。

其余的人见胖子跌下深渊生死未卜，虽也担着极度的惊慌，却容不得有什么更多的反应，因为这时大群的飞蝗已经扑至，唯有拼命拨打以求自保，就连想把飞虎抓垂入峡谷脱身都已不能做到，手中稍停半拍，就会有至少数十只“金甲茅仙”同时钻入体内。

第十八章 尸有不朽者

我眼中几乎喷出火来，哪还管成群的飞蝗已经近在咫尺，当时便想一铲子拍到帮倒忙的孙九爷头上，就在此时，忽然一阵空袭警报的刺耳之声响彻峡谷，也许是这种声音与山间的乱流产生了某种共鸣，当时竟然出现了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场面，天上的金丝雨燕似乎极怕这种动静，呼地一瞬全部远远散开，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响导蝗虫，也都好似潮水般反涌了回去。

我怔了一怔，难道王胖子没摔死？那具手摇式防空警报器被他捡了，肯定是他落下深涧后挂在了什么地方，刚才飞蝗振翅之声太近，他呼喊什么我们也听不到，所以只得掏出手摇式防空警报通个信号，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原来吓魂台附近的生灵，都惧怕这件家伙。

这时就听峭壁下传来胖子的叫喊声：“刚才又是谁他妈暗算老子？我说胡司令啊，我挂到城墙上了，谁下的黑手胖爷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们快下来伸把手啊，虽然低级趣味无罪，死亡也不属于无产阶级，但你们再晚来半步，胖爷可就要归位了……”

我对下边大喊一声：“王司令，请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随即心中一凛，那王胖子莫非摔昏了头？峭壁下怎会有什么城墙？难道说地仙村古墓藏在深涧中……

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光听胖子在下边大呼小叫。他见喊话声能够听到，就不再摇动防空警报器，如此一来，那些刚刚退开几米的响导蝗虫又再次蜂拥而来。

我急忙对胖子喊话，让他接着摇动空袭警报，在这一重要的时刻，群众们非常需要听到列宁同志的声音，可千万别让它停啊。

可胖子却在下面大喊道：“还摇个蛋呀。列宁同志的木头把儿太细，刚才摇了没两下……就已经让胖爷给摇断了，本来还想带点小纪念品回去的……现在没戏了……报废了。”

我想让胖子接着摇动防空警报器，不料他胆战心惊地挂在峭壁上，手脚多是不听使唤了，摇动了没几下，竟把警报器的手柄折了下来。那部手摇式空袭警报器再也作动不得。

龙门峡谷深处成群成群的茅仙、草鬼，刚刚被尖锐凄厉的防空警报驱退开，现在再次卷土重来，被漫天飞舞的金丝雨燕不断迫入“风眼”之中。

这时我手中的“飞虎爪”也挂在了一块凸岩之上，“无影仙桥”的死亡陷阱是百密一疏。龙门石瀑边缘处，恰好有一个缺口，可以避开“T”字形峡谷空中的乱流，若非金甲银翅的大群飞蝗落入风眼，我们也根本分辨不出这片无影无形的死亡旋涡。

我见事不宜迟，赶紧让孙教授和幺妹儿当先抓住索链垂入深谷，我和Shirley杨也紧随其后，在千万飞蝗蜂拥而来之前，一前一后攀下了峭壁。

峡谷深涧头顶的一线天空，都被混乱的金丝燕群和飞蝗覆盖，仰不见天，四周多是黑茫茫的。触碰到的石壁上黑苔密布、坚冷如冰，只觉阴风刺骨，全身颤栗，上下牙关不由自主地撕打起来。

众人打亮了“狼眼电筒”，几道蓝幽幽的光束，在深峡峭壁间来回晃动，我寻着胖子的喊声看去，却哪有什么城墙，只见两峡之间，横亘着一棵漆黑的巨木，看形状是根奇大的屋梁。木梁四楞见方，犹如一座歪斜的独木桥般，横卡在两侧峭壁中间，上面还有些砖瓦榫卯地残骸。

胖子身上的承重带，将他挂在巨梁上存留的一条残椽上，身后都是裹在木梁身上的石砖，他难以回头，只能摸到身后有几块墙砖，便以为是挂在了什么城墙上，而那条残椽被他坠得嘎嘎直响，眼看着就要折断。

我对众人一摆手，示意他们留在木梁与绝壁相撑之处，尽量不要踏上巨梁，这条粗大的黑色木梁塌在峡谷中，已不知多少年头了，饱受日晒雨打，谁知它会不会就此朽断了。

当下只有我独自一个踏上倾斜的木梁，提着气挪到残椽旁边，将工兵铲探下去让胖子接住，扯得他在半空打了个旋，他回身抱在梁上，大呼小叫地爬了回来。

我见他暂时脱险，松了口气，仰头看看天上，心想：“这条木梁是从哪落下来的？看样子是被人拆除推落至此地，难道峡谷上边曾有宫殿庙宇一类的古迹？的仙村古墓究竟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

胖子刚刚身悬半空，险些把苦胆吓破了，趴在黑梁上再也不敢动弹，这时就听孙九爷在后边问道：“胡八一、王胖子，你们没事吧？”

胖子兀自在嘴上硬撑：“偶尔的心跳过速……真他妈有意于身体健康呀。”

我对孙教授等人说：“没事，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我看这条梁木可能是金丝楠木，足够结实，你们都过来吧。”

Shirley杨闻言，当即收了“飞虎爪”，同孙教授和幺妹儿三人手牵手连成一线，踏在木梁上一步步挪至中间。

我用“狼眼”向峭壁下一探，那如削的古壁上，都是一排排的岩窟，金丝燕子平时都是栖息在这些洞窟里，深涧下满眼漆黑，远远超出了“狼眼”的照明范围，但将耳朵贴在黑木梁上，可以隐隐听闻水声轰鸣，峡谷底部应该是条河道。

我对大伙说：“墓碑上的观山指谜赋果然是假的，龙门后的峡谷内全是草鬼的虫洞，我看地仙古墓不应该藏在里面，但峡口间龙气凝聚，这条峡谷肯定是个藏风聚水的所在，没有古墓也就罢了，如果真在地仙村，肯定不会离开这片区域。”

孙九爷道：“事到如今，我没什么主张了，咱们全听你的，你说现在应该如何是好？”

我对众人说道：“试看古往今来，陵墓的防盗布置与盗墓者倒斗手艺之间，无异于死人活人在阴阳两界间的斗法，一座古墓如果被被动地由盗墓者挖掘，墓主就离形骸破碎不远了，而盗墓者如果落入古墓中的陷阱，恐怕就会落个成为墓主人殉葬品的下场，咱们一度失去了主动的优势，险些将性命断送在虚设的观山指谜赋上，但一个成熟完善的倒斗方案，一定会有备用的B计划，别忘了咱们还有件法宝没使，我看现在应当先到金丝燕子洞里去，找一处稳妥安全的区域，然后利用归墟卦镜，占验出地仙村古墓地方位，免得再误入歧途。”

众人全都点头同意，再无半分异议，初时入山不肯使用归墟古镜“问”出墓藏所在，一是因为巫山山脉在风水中是“群龙无首”之地，龙脉纵横交错，找不到真正的“藏风纳水”之处，青铜古镜很可能占验不出古墓方位；二是由于归墟铜镜中的海气已逐渐消散殆尽，最多仅能再占验一到两次，而且烛照镜演所生之象，多是古卦机数，我没有太多把握能够读懂推演出的卦象，所以始终不肯轻易使用，如今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只好求助于盗墓古术中失传千年的“问”字诀上法了。

定夺了方案，我们正要在峭壁上找个能落脚的地方下去，却发觉天空上突然黑云压顶，面前“嗖嗖嗖”地不断有金丝雨燕掠过，Shirley杨说：“糟了，金丝燕子要回巢了……”

数以万计的金丝雨燕吞够了草鬼，旋即随风回洞，黑压压地撞入深涧，天上就如同下了一阵暴雨，不断有雨燕撞到我们身上，众人叫声不好，急忙在木梁上躲闪燕群。

金丝雨燕并非有意撞人，只是数量太多，在狭窄的峭壁间互相拥挤

起来，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遮住头脸退向黑色巨梁的边缘，以便躲避密集的金丝燕子集群，谁知忙中有误，五个人同时踏在倾斜的木梁一端，那卡在深谷间的黑梁虽能承重，并未立刻断裂，但峭壁上的岩石却已松动。

猛听“喀啦”一声，壁崩岩塌，巨梁轰隆隆翻滚着落下深涧，这情况要是猿猴也许能跳跃蹲在，但肉身凡胎之辈，则只能听天由命，除了能仅仅抱住木梁之外，周身上下都被巨木坠落的强大惯性带动，哪里能由自己做主？

我们闭着眼睛紧紧抱在梁上，耳畔风声呼呼作响，颠簸得筋骨都快碎了。那数抱粗细的木梁翻动着塌入深谷，遇到两侧峭壁狭窄之处便被挫得停顿下来，可被人的重量一坠，两端破碎开来，上面残存的瓦砾断椽全被震落。巨梁就象一架黑色的木头滑车，呼啸着穿过乱云白雾，东碰西撞地不断跌落进峡谷深处。

我也不知随着黑梁落下去多深，神智似乎都被颠没了，更不知那木梁是在哪停下来的。只是觉得最后好象又被卡在了狭窄的绝壁当中，全仗着木梁结实，再加上峡谷太窄，呼啸落下的巨梁挤压气流减缓了速度，并没有直接摔到谷底，也没把人从木梁上震落出去。

我这时眼前发黑，只剩下金星乱转，过了许久意识才逐渐清醒，摸了摸胳膊腿等重要的东西都还在，暗道一声侥幸了，亏得金丝楠木坚硬绵密，普通的木梁早就撞成碎片了。

我使劲晃了晃脑袋，让自己的视线重新对焦，向四周看了看，只见Shirley杨和幺妹儿由于身子骨轻，倒没什么大碍，她们手电筒已经不知落到哪去了，举着只呼呼冒着红色浓烟的冷烟火照明，正在忙着给满脸是血的孙九爷包扎头部，胖子张着大嘴躺在木梁上呼呼吸喘，见我清醒过来就说：“我说胡司令啊。连续的心跳过速……可就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了，这简直是要命啊。”

我冲他勉强咧嘴笑了笑，这才发现口里全是血沫子，刚才掉下来地时候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我吐净了嘴里的鲜血，问Shirley杨：“孙九爷还活着吗？”

还没等Shirley杨回答，孙教授就睁开眼说：“怎能功败垂成地死在这里？我不把地仙村古墓里的龙骨卦图找出来，死不瞑目呀，这些年我挂了个教授的虚衔，处处遭人白眼受人排挤，偏又挣气不来，只得日复一日地苦熬，如今好不容易盼到这一步登天的机会，便是死……也要等我当了学术权威才肯死。”

我说：“九爷您脑袋没摔坏吧？怎么越活越回去——净说些没出息的话？按说您好歹也算在文革中经受过艰巨考验的老知识分子了，这几年不就是没被提拔重用吗？何苦对那些煽起来的浮名如此执着？”

孙教授赌气说：“胡八一你们做后生的，当然是不理解我的追求呀，只要是成了权威人士，你放屁都有人说香的，胡说八道也会被别人当做真理，否则人微言轻，处处受人怠慢轻贱，同样一世为人，又大多资历相同，我在工作上也不曾有半分的落后，为何我就要一辈子听凭那些水平根本不如我的家伙——来对我指手划脚呢？”

胖子听了孙教授的这番话，对他冷嘲热讽道：“我看组织上没提拔您还真是够英明，就您现在这觉悟——还没当领导呢就整天盼着在领导岗位上放屁和胡说八道，真当了领导还不得把大伙往阴沟里带呀？”

孙教授辩解道：“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就是不服呀，我怎么就不能当权威当领导呢？他们甚至打算让我退休……我现在还算不上老迈体衰，我还有余热可以发挥嘛！”

Shirley杨劝我们少说两句，孙教授头被木梁撞破了，好不容易才止了血，一激动伤口又要破裂了。

我这时也觉得肩头伤口疼得入骨，从携行袋里掏出另一只备用“狼眼”，推亮了望自己肩上一照，原来被飞蝗钻到肉里所咬的地方，还在滴血不止，我拽了一条沙布咬在嘴里，扯开衣服看了看伤口，估计那只茅仙的脑袋还留在伤口中，只好让Shirley杨用峨眉刺帮我剜出，尽快消毒之后包扎起来。

Shirley杨匆匆处理好孙教授的伤口，就把精钢峨眉刺在打火机上燎了一燎，让么妹儿举着手电筒照明，她问我说：“我可要动手了，你忍得住吗？”

我硬着头皮道：“小意思，只要你别手软就行，想当年我……”我本想多交代两句，可话还没说完，Shirley杨早已掐住我肩上的伤口，用峨眉刺细长的刀尖挑出了茅仙脑袋，她出手奇快奇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要喊疼，这场“外科手术”就已经结束了。

第十九章 隐士之棺

Shirley杨又把烈酒泼到我肩上，我顿时疼得额上冒汗，正想大叫一声，可就在我张开嘴的一刹那，忽然发现木梁尽头多了一个“人”，呼到嘴边的这声“疼”，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我忙举起“狼眼”往孙教授身后照去，Shirley杨心知有异，也将背在身后的“金钢伞”摘了下来。

黑梁落下深涧后所悬之处，是两堵布满湿苔古藤的峭壁之间，空间极是狭窄，向上能看到朦胧隐约的一线白光，高不下千仞，向下则是黑茫茫的轻烟薄雾，听那奔流的水声，似乎还在脚下几百米的深处，这片区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人的眼睛适应之后，感觉周围的光线说黑不黑，说亮不亮，从我所在的位置，刚好能见到峭壁古藤之后，端坐着一个长髯老者，但仅见其形，不到近处看不清晰。

孙教授见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边看，赶紧回头望去，也看见了藏在峭壁缝隙里似乎有人，吃了一惊，急忙捂着头上伤口缩身退后。

在木梁另一端的胖子，发现到了这一情形，拽出“连珠快”想要击发，我赶紧抬手让他停下：“别动手，好象只是个死人，不知道是不是封团长，等我过去看看再说。”

这回众人再也不敢在黑梁上聚集一处，互相间分散开来，尽量使得木梁受力均匀。我裹了伤口，摸了摸包里的黑驴蹄子，侧身绕过孙教授，到得壁前探工兵铲拨开藤萝，只见岩缝中藏有悬棺一具，棺材是古松木质的，松皮犹如是一层层的龙鳞波涛。

悬棺的盖子揭开了，棺中尸体坐了起来。眼窝深陷，皮肉干枯腊黄，但古尸神采英容未散，头发上挽了个簪，以荆棘束为发冠，身穿一席宽大的灰袍，怀抱一柄古纹斑斓的长柄青铜古剑，眉毛胡须全是白的，长髯微微飘动。

那棺中的老者，死了也许不下几千年了，但在“棺材峡”这片藏风纳气地上善之的，依然栩栩然犹如生人，衣冠容貌至今不腐不朽。

我举着“狼眼”，在那具从棺中坐立起来的古尸照了几照，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仙风道骨的“粽子”，孙九爷说：“这悬棺墓穴不一般呐，恐怕是一位上古隐士的埋骨之所啊！”

我虽见那具古尸仙风道骨，却对孙教授的话有些怀疑，凭我“摸金校尉”的眼力，也难立即辨认出古尸的身份，而他又怎能一口断言是“上古的隐士”？简直就是源于“缺乏知识、迷信、痴心妄想”而产生的主观臆

测。于是问他何以见得？

孙九爷绷着脸说：“你们几时见我胡说过？这不明摆着吗——松皮为椁、荆藤为冠，这就是古时隐逸之士的葬制。史书上是有明文记载的呀，肯定不会错。”

巴蜀之地的崖葬悬棺，皆是古人所造，大部分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据历代方志记载，除了古巴人之外，还有许多修仙求道的隐士，对悬棺崖葬情有独衷，临终后葬于幽峡深谷的峭壁之上。以古松作为棺椁，陪葬品非常简单，只有些“绣筒、龟甲、铜剑”之物，大多是连古代盗墓贼都瞧不上眼的简陋“明器”，在离巫山不远的峡区，就有“兵书峡、宝剑峡”一类的地名，就是由在悬棺中发现的明器命名，可那所谓的“兵书、宝剑”究竟为何物？如今早已无处考证。

我们曾在“棺材峡”里见到过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悬棺，全部都是岩桩式，也就是凿在峭壁上几个窟窿，再插入木桩，把棺木横架其上，而在金丝燕子窟下方的这处“隐士”悬棺，则是藏在岩隙里，利用了峭壁上天然的狭窄洞穴，人在其中难以站立，棺中坐起的古尸，头部已经快碰到顶上的岩石了。

孙教授见悬棺墓穴浑然天成，更加确信他自己的判断了，这古尸即便不是避世隐居之人，也多半是通晓河图洛书，懂得天地造化玄妙的高士，可惜这处墓穴已经被盗发过了，否则棺中尸体怎可能自行坐立起来？必定是被盗墓贼用绳套从棺材里拽起来的。

胖子却不耐烦听孙教授讲什么“隐士”，趴在木梁一端不住问我：“老胡，棺材里边有明器没有？咱们能不能带点小纪念品回去？”

我拿了手电筒拨开古藤，将半个身子探进岩缝中的墓穴，上下左右看了个遍，墓中除了“一尸、一棺、一剑”之外，还有些陶瓦碎片，岩壁上刻着几幅北斗七星的简易图案，看得出这位墓主人生前，很可能通晓“天文、玄学”之类的异术。

我又仔细打量了一番松木棺材，棺盖被揭在一旁，破损得比较严重，而坐于棺中的古尸颈中挂着条索子，果然是被盗墓者光顾过，这些事无不被孙九爷一一料中，我看明白之后，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转头对木梁上的众人说：“棺木显然早就被盗发过了，而且我看倒斗的手法很专业，应该是专家做的。”说完我试着拔了拔古尸怀中所抱的青铜古剑，剑在鞘中纹丝不动，好象死者依然有知，过了几千年，还不肯送开贴身陪葬的铜剑。

我进棺材峡是有所为而来，对那柄青铜古剑并不感兴趣，只是有些

好奇为什么盗此悬棺的贼人，没有将青铜剑取走？难道他们当初盗走了更重要的东西？心中猜疑了一阵，又想试试古尸是否僵硬干枯，以便对棺材峡里的风水龙气有个具体认识，当下就戴上手套，想将这具仙风道骨的尸首轻轻放回棺中，不料竟是一碰就倒，尸身半点不僵。

孙九爷不解地问道：“胡八一，你动那古尸做什么？看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动，悬棺里不会有你们看得上眼的陪葬品，回头把这个发现报上去，你的功劳不小。”

还没等我回答，幺妹儿就在后面说：“死人也是躺着才巴适呦。”我笑道：“没错，我就是这意思，坐着不如倒着，先前那伙盗墓贼干活不地道，倒斗之后就任由古尸坐着，我看着都替这位隐士累得慌。”

孙九爷说：“还是保持原状比较好，否则碰坏了几千年不朽的尸身，到时候说不清楚，以前我在河南，见到在一片庄稼地里，出土了一具僵尸，那僵尸保存得比现在这个还要好，不过当时技术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很落后，匆忙之中对发掘现场的保护工作也没作好，当地老百姓来围观的极多，那看热闹的劲头简直是雨打不散、风吹不乱，观者如墙啊，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大伙一起哄，就都挤过来去摸那具古尸，等到来车运走的时候，那僵尸身上都被摸瘪了好几块，衣服都成碎片了，到最后……这件事的责任就追究到我头上来了，我是有口难辨呀。”

我知道以孙九爷的性格，只要一谈起他自身的历史问题，就能随时随地开起“诉苦座谈大会”，不把肚子里的苦水倒痛快了就没个停，其实他那点倒霉事多半都是自找和，现在我们落在“金丝燕子”窟下的峭壁之间，还不知要困上多久，根本不是扯闲篇的时候，于是赶紧岔开话头：“这峡谷里云雾缭绕，悬棺墓穴的位置又十分隐秘，不是普通盗墓贼能轻易找到的所在。十有八九是观山太保所为。”

孙教授听到我的话，从黑梁上站起来看了看悬棺所藏的岩隙，摇头道：“自古盗墓之辈多如牛毛，所盗发之丘冢数不胜数，在这里无依无据的，难说……难说啊。”

Shirley杨却同意我的看法：“悬棺中不纳金宝玉器，很少会有盗墓贼打它们的主意，观山太保擅长古之异术，那燕子桥和洞中滋生不绝的金甲茅仙，咱们都已经亲眼见到了，看来这传说绝不是假地。崖葬悬棺里有很多古籍、竹简、龟甲之物都有，也许观山太保的奇门方术都是得自于此。”

孙教授蹙着眉头想了想，对此也不置可否，看样子是默认了。却不肯从嘴里说出来，只是说：“倒也巧了，怎么黑木梁不上不下，偏偏就被

卡在这悬棺岩隙之处？”

Shirley杨说：“只怕并非单纯的巧合，你们看看四周……”说着话她将“狼眼手电筒”的光束扫向峭壁深处。我们放眼望过去，只见在薄雾轻烟中，还有许多岩缝，里面半隐半现，都是鳞纹古松木的棺材，原来金丝燕子窟下，竟然是极大一片岩隙悬棺群。

只是峡谷间云雾升腾，隐约可见身周两道绝壁上藏有不少悬棺，可是其分布的范围和数量，在此还都难以判断，料来规模可观，我们随着黑木巨梁滑落到此地，恰好被一处岩缝卡住，那岩缝中正是怀抱青铜剑的古尸，而这里仅仅是悬棺群中的一个墓穴，相比四周几处悬棺，也并无特别之处。

众人满心疑惑，倘若墓中真是隐逸山林的修仙求道之士，必定应该是孤高淡薄的人物，总不该有如此密集的悬棺群，葬在此地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我坐在黑梁上思前想后，猛然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些头绪。拍了拍那根木梁，对众人说道：“这条梁就是答案……”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虽以“形、势、理、气”为主体，但其中涵盖涉及的风水之术，无不脱身于古法，根据青溪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这片神秘的“棺材峡”，不仅在峡谷山间有许多被遗弃的古代矿坑隧道，而且曾经是“乌羊王”疏通洪水的浩大工程遗址。

我们进山以来，首先见到密如繁星的一片悬棺群，几乎有上万之数，按照“乌羊王石碑”上的记载，那些人都是在开山过程中死亡的奴隶工匠，而乌羊王，也就是移山巫陵王的古墓就藏在“棺材峡”内的一处古矿坑里。

巫山一代除了上古巫咸和移山巫陵王之墓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加著名庞大的陵墓，巫咸墓几乎完全是一个传说。而移山巫陵王尽管同样比较神秘，但在山中毕竟留有遗迹可见，而且按照封团长所留下的半段“观山指迷赋”来看，观山太保的那座“地仙村古墓”，百分之九十九是造在了巫陵王的陵寝之中。

巴山之地以群龙为脉，而且是行云暮雨、龙气缥缈，巫陵王既然能疏通洪水，肯定是懂得阴阳脉向之理，所以他的墓穴附近，有许多缠锁龙脉，使生气不散的布置，近万具悬棺组成的无头巨像，有足踏山川之势，千百条凿在壁上的凌空鸟径，也是九转缠龙的高明设计，而无影仙桥那片“藏风纳气”的所在，应该就是这一片巨大陵区的中枢。

而金丝燕子窟下的悬棺群，所葬之士都不是普通工匠奴隶，似乎是

一片贵族或者近臣的陪葬陵区，按照陵制和这附近的陪葬格局来推断，“地仙村古墓”所在的巫陵王地宫，就应该藏在“风眼”前后左右的四条峡谷之间，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我估计在“观山太保”盗发巫陵王古墓之前，这条峡谷的山顶，应该还有一座祭祀悬棺群的殿堂庙宇，说不定里面还有石龟托负的高大墓碑。

在懂得风水秘术的摸金校尉眼中看来，祭祀墓中死者的飨殿，有明暗之分，暗处的没什么价值，可明处的在倒斗行唤做“墓眼”，有的朝代比较早的陵墓有，晚期的知道墓眼是个祸害，就不再设置了，即便有也是虚的，只要古墓有真正的墓眼，能教人找到了“眼睛”，又何愁找不到入口？

虽然摸金的手段在“棺材峡”中受云雾所阻，没有机会施展“分金定穴”，但只要能找到山顶的殿址墓眼，便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地宫，那样的话，“地仙村古墓”就算找到一半了。

第二十章 巴山猿狖

????可是那伙“观山太保”，也真不愧是盗墓掘家的行家里手，更是精通风水古术，对这些门道再清楚不过了，竟然事先把设在明处的墓眼毁了，要不是有根残梁横倒在深涧半空，我也不会这么快想到此节，看来这世上终究是没有天衣无缝的勾当，留下些蛛丝马迹，总有一天要被人识破。

????孙教授等人听我所言，皆是又惊又喜，这可是目前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了，那座“地仙村古墓”的位置，究竟是在何处？

????我对众人苦笑了一下：“先别着急，话还没说完呢，如今墓眼这个重要标志，只剩下一条残梁，而且破损得几乎面目全非了，更没办法分辨这座建筑原本的朝向和方位，想以此来推测主墓道的位置，可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现在可以断定地仙古墓就在吓魂台这两座大山之中，也许是古隧道一侧，也许是龙门峡谷一侧。”

????Shirley杨说：“这两座山陡峭险峻，迂回出群峰数里，而且千仞之高，无论地仙古墓在哪一侧，都并非可以轻易找到，咱们的时间和装备给养都十分有限，大海捞针地找下去也不是办法，何不出奇制胜？”

????大伙一商量，盗墓秘术历来是“望、闻、问、切”，号称四门八法，眼前这处“棺材峡”地势地形不比寻常，很多倒斗的高招都用不上，想来想去。也唯有“问天”之术可行，只好启动“备用计划”，用归墟古镜占验出古墓地宫的位置所在。

????孙教授虽然一贯声称自己是科学一元论，但对“照烛卜镜”之举极为相信，这可能也是与他研究龙骨卦象多年，对此道过于沉迷有关，其实科学唯物质一元论，只是关注物理变化。却从来都忽视世间生灵的精神领域，这也是近代科学难以触及的一个盲点，但早在几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利用周天卦数，探索物质元素以外的“幽深微妙”。

????可要真说到幽深微妙的周天卦象，我实在没太大把握窥其真意，但眼下之事。却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一路转来转去，始终都找不到地仙古墓的入口，再不编出点具有指导性的高词来激励士气，众人的心就要散了。

????假如真能用盗墓古法占验出有效结果。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这利用古镜海气与山川龙气相应的“问”字诀，是否真能管用？好象已有

近千年没人实践过了，“问天演卦”的倒斗方法，就如同是盗墓行里一个无根无据的缥缈传说，谁敢保证是否真有灵验？万一摸不着头脑，没得解说又该如何是好？

“我心想反正我的嘴长在我身上，到时候囫圇几句‘寻龙无奇策’也就是了，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于是就伸手从背包里将‘归墟卦镜’，与那无眼的‘铜龙、铜鱼’二符取将出来，趴在木梁上一通摆弄：‘今日神机在身，正好试试这问字诀古法是否灵验，你们就等着开眼吧，待会儿……就让你们长脾气……’”

“孙教授忽然拦住我说：‘归墟卦镜虽然是你从南海捞回来的，可这东西是件无价的国宝啊，你到底会不会用？不会用千万别乱摆乱放，卦符的位置如果摆错了，镜中的海气可就没了，我看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还是先拿过来让我研究吧。’”

“我说：‘九爷呀，您不会用这卦镜，也不许别人会用？我看过您的笔记，其实您对铜镜铜符的理解基本上没错，四枚铜符分别是鱼、龙、人、鬼，卦符之中的确是暗藏玄机，只不过您解不开这个谜，就根本没办法使用它们推演卦象，我也是前不久才经高人指点，得以洞悉此中奥妙所在，您说这鱼、龙、人、鬼四符，它们为何都没有眼睛呢？这其中究竟暗示着什么天地间的造化之理？您要是能解释出来，我二话不说，拱手奉上，可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您在一旁站脚助威也就足够了，瞧我给您露上一手。’”

“孙教授被我问得瞪目结舌：‘是呀，为什么鱼、龙、人、鬼四符……都没眼睛？难道是古人将周天古卦的玄机藏在其中了？’”

“孙教授摇头不解，那四枚无目的青铜古符，除了眼窟窿里可以透过蜡烛的光线，使归墟卦镜背面的卦象呈现，似乎没有眼睛还是一个有关万物造化之理的暗示，只有了解了这个暗示，才能在古镜背后的数百个铜匱中——找到排放卦符的有效位置。”

“我点头道：‘让您给说着了，要不是我在南海蛋民口中打听到了周天卦数口诀，又请民间易学高人张赢川相助，咱们可能这辈子都猜不出青铜卦符无眼的启示，有了古镜古符也只能干瞪眼没脾气。’”

“我心中实是没底，又是急于一试，觉得这时候再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当下就想将无眼铜符之谜说给孙教授知道，要先请他帮忙确认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这藏风聚气的金丝燕子洞下，利用归墟卦镜‘问’出古墓的具体方位。”

“正说话间，忽听峡谷上空接连几声炸雷，响彻了云霄，震得人

耳中“嗡嗡”轰鸣，正是“迅雷不及掩耳”，我们五个人伏在木梁上，顿时觉得心惊肉跳，手足着力处皆是颤的，抬头向上一看，只见金丝燕子窟中万燕冲天，金丝雨燕群被震雷惊得再次倾巢而出。

????峡谷中的薄雾轻烟随即飞散，死兆般惨淡的光影之中，也分不清是金丝燕子群还是铅重的乌云，唯见峭壁的岩缝间涌出无穷黑气，恰似一道道黑烟直上天际，浓密处如同阴云荡漾，薄弱的地方又好比是数条漆黑的游丝上下翻飞，黑云发雷之处隐隐闪动着刺眼的白光。

????我见刹时间白昼变做了黑夜，心中怎不骇然？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铜符古镜，只见那枚青铜龙符在黑暗中荧绿逼人，我脑中立刻闪过了十几年前在克伦左旗草原上的一幕，老羊皮尸体被雷火焚烧的情景我到死也忘不了

虽然至今没人能解释那一切，可是眼前所见，不免让我隐约感觉到，青铜龙符是四枚卦符之首，是南海龙火煅造的青铜古物，被古人视为风水秘器，凭空出现的雷电，多半是和此物有关。

当年供奉黄大仙的元教信徒，相信无眼龙符是海龟从海中带上来的，因为龟眠地中常有海市奇观出现，而且海龟有回游的习性，其骨甲又是龙骨灵物，龙脉中的海气藏纳在龟甲里，可以千年不消。

可我们最近考证得知，龙符虽然是南海秘宝，却不应该是在龟甲空壳里被发现的，它是当年给周穆王陪葬的一件明器，从龟眠地出土的传说，很可能是元教杜撰出来的。

然而此物确实是风水秘器，埋在地里倒是无妨，一旦在见天之处与尸体接近，就很可能由于阴阳二气相激，容易引发闪电雷火，黑木梁两端的峭壁间，有许多被从悬棺中拖出的古尸，峡谷中阴气凝重，绝不能在此使用归墟龙符和卦镜。

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有几团火球从半空中落下，都是被雷火击中的金丝羽燕，这时候只要有一道雷电劈落在木梁上，大伙就谁也别想活命，我哪里还敢怠慢，忙把铜镜铜符塞进密封袋里，对众人一招手：“此地不宜久留，快撤。”

孙教授似乎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连问怎么回事？我顾不上回答，推了他就走，在霹雳闪电的催逼之下，众人行动果是迅速。当即攀住附近悬棺墓穴的缝隙，顺着岩缝沿峭壁挪动身体，顷刻间就已离开了木梁。

忽然漆黑的峡谷中一阵闪亮，我回头一望，原来已有几团火球击滚落在黑木梁上，也不知是被雷火烧死的雨燕，还是从空中劈下来的雷

电，当时就把木梁烧成了一根大火柱，辟啪作响声中烈焰熊熊，火光把周围都映亮了。

由于已将龙符收入密封袋里，黑云中的雷声持续地闷响了一阵，就随即消失了，但木梁燃烧的火头极大，我攀在不远的峭壁上觉得灼热难当，又担心烈火将山岩上的古藤和棺木一并引燃，急忙让众人不要停留，接着利用峭壁上的墓穴和岩缝，继续向远处躲避。

这片峭壁上的悬棺墓穴分布得十分密集，直耸的山势虽然陡峭，却到处都有落足着手的地方。一路攀岩挂壁而行，到了一条稍宽的横向山隙处，我见距离燃烧的黑木梁已远，就让大伙先爬进岩缝墓穴里稍做喘息。

横向裂开的岩隙中，并排摆着四具棺槨，同样都被盗发了，古尸东倒西歪地倒在墓穴中。其中一具鹤发童颜，皮肉白得几欲滴出水来，而且异香扑鼻，显得很妖异。

我们钻进墓穴，不得不低头弯腰，一个接一个地从这具古尸身边蹭过去，孙教授常年在坟坑里工作，平时见死人见得多了，爬进悬棺墓穴里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都是“摸金校尉”，这些本份中的勾当岂会在乎？但令我奇怪的是么妹儿这二十出头的姑娘，竟然也是毫无惧色，而且看她样子，好象有些心事。

我忍不住问她：“妹子，你好胆量，要是普通的姑娘，看到棺材古尸，恐怕连魂都飞了，当场就得晕倒，能吓得叫出声来的都已经算是难可贵了，你却连眼都不眨？”

么妹儿告诉我，当初她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尚在，收了开小饭馆的秃脑壳儿彩礼，就把她的亲事定下了，将来要嫁给那掌勺秃脑壳儿。即使到了现在，山里仍然流行包办婚姻，今年她正被秃脑壳儿老板逼着成婚，每日愁得以泪洗面，好在她干爷老掌柜有见识，托我们把她带出山来，这次是刀山火海也不回头了，看那些僵尸似乎也比秃脑儿好看得多。

连一向绷着面孔的孙九爷，都被么妹儿的这番话给逗乐了，苦笑着摇头道：“这就是包办婚姻的可怕之处呀，古人说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而包办婚姻比古墓僵尸还可怕，唉……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当年在老家的时候，那就是家里给安排的一门亲事，等把老婆娶过门才知道，整整大了我八岁，这样的婚姻怎么能美满呢？我都纳闷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胖子听孙九爷又开始诉苦，觉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挖苦他道：“那

您怎么不去参加革命呢？当年要真拿出实际行动来反抗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至于后来连被误认为是革命叛徒的资格都没有。”

我担心胖子胡言乱语又戳中孙九爷的痛处，便想出言岔开话头，刚一回头，就见有张毛茸茸的脸在墓穴岩缝伸出探了出来，容貌丑陋如同山鬼，正是先前把胖子推下“无影仙桥”的那只巴山猿狖。

我不知那鬼鬼祟祟的猿狖意欲何为，但肯定是存心不良，想致我们于死地，立刻拽出工兵铲来就要将过去拍它一家伙，但心中一急，忘了身处山隙之中，一抬头就撞到了上方的岩层，当时还没来得及戴上登山头盔，这下撞得不轻，疼得我倒吸凉气，赶紧用手去揉头顶。

这一来其余的四个人，也发现了藏在墓穴中的巴山猿狖，胖子对其恨之入骨，立刻骂道：“这回非他妈送你上西天不可！”怒喝声中举起“连珠快弩”就射。

孙教授大惊失色，挡住弩头道：“别动手，那巴山猿狖是识得我的。”说完推开胖子的弩匣，转身去看那猿狖，他又担心手电筒的光线太强，再次将巴山猿狖惊走，便将“狼眼”关了，蹲着身子，缓缓走上前去。

那巴山猿狖由于相貌狰狞丑陋，在民间也历来有“山鬼”之称，据说“山鬼能知一岁之事”，就是说它能预言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当然这只是虚妄不实的传说，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巴山猿狖极具灵性。

？

藏在墓穴深处窥探我们的那只巴山猿狖，似乎早就认出了孙九爷，不过开始在防空洞里被胖子用弩箭险些射中，又被我用“狼眼手电筒”晃了眼睛，接连受了不小的惊吓，再也不敢轻易接近，这时见孙九爷招呼它，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半个身子，探出猿臂一下夺过了孙教授戴在头顶的登山头盔。

？可能孙教授以前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常被它夺去帽子眼镜一类的东西，对此习以为常，并不为忤，又从巴山猿狖手中把登山头盔拿了回来，对猿狖从头看到脚下，就象遇到多年的老友一样，不断对它念叨着：“老伙计呀，你还记得我啊？这么多年没见，我老了，你也老了，怎么样？今天吃了吗？好象比以前瘦了呀……”

我见孙教授竟然跟猿狖说个没完，不是有特异功能就是精神不正常了，那老猿狖能听懂人言？刚才在吓魂台前，正是这厮险些将咱们置之死地，你知道它心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胖子也说：“对啊，一日纵敌，万世之患，咱们对待敌人，就不能手软，谁也别拦着我啊！我告诉你们，看胖爷怎么剥了它的猿皮！”说罢撸胳膊挽袖子，拔刀就上。

？那巴山猿狄也对胖子呲牙裂嘴毫不示弱，孙教授赶紧劝解：“王胖子要不是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孥箭射它，它也不会从背后推你落崖，这猿狄什么都懂，别拿它当畜牲看，当年在果园沟采石场，我和封团长连烂菜根子煮的汤都快喝不上了，多亏这家伙时不时地从县城里偷回来罐头、香烟、红糖。一路躲过看守给我们送来，我看它比人都强，这年头好多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还不如畜牲呢。”

经孙九爷一提，我才想起这巴山猿狄是封团长驯养多年的，心头的无名业火便熄了八分，劝胖子就此算了，咱们是何等胸襟？不应该跟只猿狄一般见识。

胖子恨恨地说：“要不是看在它主子也是军人的份上，我肯定轻饶不了这家伙，不过还是不能便宜它。把咱那些最他妈难吃的美国通心粉都给它吃了，让它慢性自杀。”

这时Shirley杨和幺妹儿看那巴山猿狄极通人性，都觉得有趣，就拿出糖果来喂它，巴山猿狄吃了几块糖，大概它也知道孙九爷是熟人，没危险了，逐渐宁定了许多，随后又学着人的模样讨香烟抽。

我摸出香烟来点着了递给它一根。看着猿狄喷云吐雾的古怪模样对众人道：“这贼猴子虽通灵性，却是没学会什么好东西，除了偷摸盗窃，竟然还会抽烟，另外你们有没有想过，它怎么会出现在这处悬棺墓穴的岩缝中？从龙门对面的隧道口应该是下不来的，莫非悬棺附近有秘道？如果山中真有暗道相通，它又是从何处得知？”

Shirley杨将手电筒向岩隙深处照了一照：“里面的确有条狭窄的暗道，不知通向哪里，也许是猿狄的主人，将他引到这里的。如果墓碑上所刻的观山指迷赋是假。那通向古墓入口的正确路线，也只有封团长才知道，时隔多年。他是否还在人世？”

我闻听Shirley杨所言心想多半正是如此，于是拿着一整包香烟，在那巴山猿狄面前晃了几晃：“你地良心，大大地好，快快地，给太君带路地干活……”

孙教授见状，对我说：“你不要跟它讲外语啊，它哪听得明白？躲开躲开，我来说。”说着话把我推在一旁，用手在自己头顶做了个戴军帽的动作，连比划带说地问那巴山猿狄：“老封在哪？你知道封团长在哪吗？带着我们去找他吧……我们都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巴山猿狖好一阵抓耳挠腮，似乎是想了半天才打定主意，随即它就扭头就钻进了暗道，我心中大喜，立刻叫众人紧紧跟上，只要找到封团长，那座“地仙村古墓”就算有着落了，否则真不知道还要找到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我也暗中期盼那位封团长依然活着，在深山老林里过了十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现在也该回去了，他虽是“大明观山太保”的后人，“地仙村古墓”相当于他家的祖坟，可我如果跟他通容通容，多半也能问他要来墓中所藏丹鼎，毕竟是在部队上打过仗的人，绝不会见死不救，又都是同行，说不定还能批发一些明器给我们。

我脑中胡思乱想着，跟那巴山猿狖在暗道中越钻越深，发现这条“暗道”，实际就是人工将山体深处的裂痕相互贯通，不知内情的人，在岩隙悬棺处根本看不出来，这一侧的峭壁，正是有墓碑隧道的一面，可能在古隧道中有条非常隐蔽的秘道，与悬棺群所在的崖壁相连。

我们跟随着巴山猿狖，沿着嵌在峭壁深处的曲折暗道前行，接连穿过几处置有悬棺的墓穴，来到一处有一半暴露在悬崖绝壁外的岩洞之中，这洞穴大如斗室，外边仍是那道深涧，地上横倒着一具古松皮棺木，地面的零乱浮土中，则显露出一口极大的石椁，看那椁盖上面好象雕刻着精细山川图案，并有九只青铜螭虎紧紧琐扣，巴山猿狖纵身跳到石椁上，便蹲住了盯着我们，目光炯炯闪烁，说什么都不肯再往前边走了，用爪子指着椁盖上所绘的一座高山吱吱怪叫。

我用“狼眼”照在石椁表面的山川松柏浮雕看了一眼，云烟缭绕之下的山川雄奇壮阔，颇有高山仰止之意，遍布日月星辰和四方灵兽，写意色彩非常浓重，却不象是某地某处的地图。

我抬头看向那巴山猿狖，莫名其妙地问道：“这算什么？不是让你带我们找人吗？封团长在哪呢？”

巴山猿狖对我呲牙挤眉地怪叫，我实在猜不出来它的意思，这时身后一阵脚步声响起，孙九爷和胖子等人，陆续都从暗道里钻了出来。

第二十一章 写在烟盒纸上的留言

只听孙九爷忽然“啊”地一声惊呼，我回头看时，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岩洞后侧，在一片黑色的苦藤下，有具身材魁梧的男尸依墙而坐。

那具男子的尸体低垂着头，看不到他的面目五官，但孙教授显然是从衣着上将他认了出来，失声叫道：“老封……真是你？你……你怎么死在这里了？”

孙教授神情激动，颤抖着将三步挪成了一步来走，冲到枯藤前边，趴在地上去看那具男体的脸，随即一拳捶在地上：“老封啊……老伙计你倒是真会躲清静，竟……竟然悄悄死在了这渺无人烟的地方，你可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以前的战友都怀疑是我把你害死了，你说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当初挨了你一锅把不说，还替你背了十年黑锅……”

孙教授说到此处，眼中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他脾气又倔又怪，一辈子没交到什么朋友。除了陈久仁教授之外，仅有这位相处时间不长的封团长，是他患难之交。先前还存了个指望，以为封团长从农场潜逃出去之后，躲进了“地仙村古墓”，虽知时隔多年毫无音讯，此人多半必死了，可突然在悬棺墓穴中见到故人尸骸，实是触动了心怀，鼻涕眼泪齐流，转瞬间便是泣不成声了。

我本以为封团长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说不定至今仍然活在“地仙古墓”之中。可亲眼所见，才知世事冷如坚冰，纵然与此人素不相识，但也可能是“物伤其类”，我见到当兵的人死了，心中便觉格外伤感，其余几人也多是神色黯然，连胖子都好半天没出声，岩洞中只听孙九爷一人唠叨着抽泣不止。

我劝孙教授说：“逝者已去，难以复生了。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先看看他是怎么死的，是否有些遗言遗物留下？”

孙教授涕泪横流，似乎这些年深藏心中的，种种压抑不平的事端，也都随着泪水涌了出来，良久良久，方才止住悲声，在我在我们几人相助之下，将封团长的尸体摆放在地。只见死尸并未腐烂，满脸的落腮胡子还依稀可见，临终的神色似乎也是安详从容。

众人商量着是将尸体焚化了带回去安葬，还是就地安葬，孙教授神魂激荡之下，已做不得主了，我跟大伙说：“封团长是在籍的失踪人员，这几年有好多人都在找他，关于他的死因……也须向有关部门交代，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原装，等回去说清楚了情况，再让相关的人来妥善收敛

才是。”

孙教授等人当即同意了，准备先在尸体上找几件遗物带回去做个证明，最后果然是在封团长土黄色破烂军装的上兜里，找出几张烟盒纸来，纸张都已变得发黄脆弱了，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字迹，字大概是用铅笔头写的，有些模糊不清了，所幸尚可辨认。

我心想封团长没进“地仙村古墓”，而是躲在了悬棺墓穴中，那口刻有山川地理的石椁，似乎就是他刨出来的，可他又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了？这几张皱皱巴巴的烟盒纸，多半就是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了，当即就想看个仔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该由封团长生前的难友孙九爷来读，于是将烟盒纸递在他手里：“您看看封团长留下了什么话没有。”

众人当即围拢在岩洞石椁旁，孙教授藉着“狼眼手电筒”的光亮，颤微微地把烟盒纸上地内容一字字读了出来，连那头巴山猿猱也蹲在椁盖上，一动不动地静静听着。

封团长用铅笔头写在烟盒上的话虽然不少，但语言比较简练，偶尔还有表达不清或字迹模糊之处，我们仅仅能从中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形。

封团长在遗书中略微提了一些他的相关身世，这片“棺材峡”是为移山巫陵王陪葬的陵区，在宋元时期，封氏祖先就做起了盗墓的勾当，在“棺材峡”燕子窟下的悬棺中，盗发了许多竹简龟甲古籍，因为此地的悬棺所葬之人，皆是当年治理洪水的异士，通晓星相阴阳，更精奇门变化，随葬古籍大多记载着神秘离奇的古代方术，封氏以此发迹。

因为棺材峡里藏有一座棺材山，那座山就是移山巫陵王的陵墓，封家当年借盗墓所获风水秘术发家，就自称为“棺山太保”，在洪武年间，其后人一度为皇家效力，改称为“观山太保”，御赐有一十八面观山腰牌，并留有“观山盗骨、太保相宅”等著名事迹。

直传到明末，封氏观山太保首领似乎察觉大天下大变在即，于是举族退隐故里，发掘巫盐矿脉为生，由于家资巨富，成为了地方上的一支豪族。

观山太保当时的首领封师古，满脑子都是盗墓的瘾头，更是痴心丹道不死之说，违背祖宗留下的古训，带人挖开了“棺材山”，从墓中取出周天龙骨卦图，自称参悟出其中玄机，抛掉了自家名姓，并说他自己即将脱炼成长生不死的地仙，穷尽一世心血，造了一座地仙村，专要度化这世间的凡人，一时间从者如云，许多信服神仙之说的，都随他进了古墓避世而居，从此后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地仙村古墓”里有活人出来。

当年封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封师古疯了，祖宗留下过训示，移山巫陵王的陵墓不能挖开，因为那座古墓中埋着个怪物，封师古却不遵守这个禁忌，盗发此墓后整个人都变了，多半是在盗墓时被巫陵王的阴魂缠了，他几十年来把从各地盗挖来的明器、棺槨、丹鼎、金玉，一股脑地往古墓里装，又妖言惑众，想拉着许多活人进去殉葬。

但这些反对封师古的人，在封家宅里都没什么地位，封师古对他们也不强求，只说外边的世界转眼间就会血流成河，躲进“地仙村古墓”里，先死后成仙，得了大道长生不老，“与日月同寿、并天地同存”，这乃是下仙死后渡尸之法，你们这些不肯去的，多是痴迷不悟，迷途难返了，不过你们的子孙后代要是劫有难，按照“观山指迷赋”进古墓来寻地仙，念在同宗同族地份上，我照样肯渡化他们。

后来流寇入川，果然是杀人不计其数，但大军并没有打到川东，只是明末清初土匪乱兵极多，难免殃及青溪地区，也曾进山盗发地仙村古墓里的珍宝，却并未得逞。在战乱中，封家的人没有就此死绝，背景离乡逃到了湖北，随着改朝换代隐居一方，偶尔窘迫时，便盗墓为生，“观山指迷赋”和倒斗的手艺仍然没有失传，但传到封团长这代，人丁不旺，老封家就他一个后人了，连祖宗的本事都没学全，没什么正业可做，只好常年混迹在绿林之中，倒也逍遥自在，恰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之即，他就带着几个弟兄当了兵。

他戎马半生，经历了大小几百场战斗，从解放前就当团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还是团职，要说这半辈子立过的战功不小，也获得过不少荣誉，单是他率领的那个团，就是纵队里的王牌团，其荣誉称号，在辽沈战役时期有“千炮万炮打不动守如泰山英雄团”，还有抗美援朝时期的“深入敌后出奇兵常山赵子龙团”等等。

可封团长虽然打仗不要命，而且屡建奇功，但他这个人，身上毛病太多，喝酒睡女人是家常便饭，他本人也好玩，打猎、骑马、跳舞、票戏、斗狗、养猴没有他不喜欢的，而且不管玩什么都是行家里手，再加上此人绿林中的匪气很重，跟谁都讲义气，背了许多记次大过的处分，甚至有几回差点被军法从事了，但是在战争年代，只要打仗能打出作风，别的什么事都好说，不过到了和平时期，部队里就招不开他了，只好调动到地方上工作。

封团长离开部队转到地方，身上的毛病就更明显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迷信，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从来都没含糊过，砍头只当是风吹帽，可一提火葬就吓得全身打哆嗦，并且对自家祖宗传下来的“观山指迷赋”深信不疑，所以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还多亏

了部队里以前的老首长保了他，给远远地下放到农场劳动。虽然苦点累点，但山高皇帝远，有什么运动也波及不到深山里的果园沟。

但封团长散漫惯了，只习惯对别人发号施令，眼里不揉半点沙子，觉得自己实在是干不了采石的苦力，开始先想到了自杀，可觉得这么死了有点窝囊，就打定了主意要跑——跑回老家去古墓里找地仙。

封团长在遗书中提到，他这辈子活得问心无愧，唯一觉得对不起的人，就是当时一块在农场干活的孙耀祖——老孙。

第二十二章 九宫螭虎锁

封团长本想拉着老孙一块逃的，可一看对方有些犹豫，就一狠心给了他一镐把，其实这也是为了让他脱开干系，不过封团长觉得自己是当兵抗枪的粗人，手底下没轻没重，一镐把下去，不知这知识分子能不能挨得住，记得当初跟小鬼子拼刺刀，也就是用了这么大劲头，备不住当场就没命了，可当时形势紧急，来有及再看孙教授是被打昏了还是被打死了，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逃亡的路上心中仍然忐忑不安，还不得不担心那位老孙，是不是被自己失手打死了？但既然逃了出来，就已经不可能再回去看了，这一种穿山越岭，尽是捡那没有人烟的密森险峰而行，遇到县镇之地，就让那只跟随他多年的巴山猿狖去偷吃喝烟酒，他自己则潜伏在深山里躲藏，所以始终没人发现他的踪迹。

最后终于成功穿越了大巴山脉，到达了祖籍青溪镇，经过隧道的时候，被偶然的塌方砸伤了头部，带着伤一路挨到棺材峡，按照祖宗留下的“观山指迷赋”，找到了藏有开启“地仙村古墓”入口钥匙的悬棺墓穴。

不料到头来万事成空，封团长虽然把“观山指迷赋”记了个一字不差，可对“观山太保”传下来的各门奇术，却是没学全三成，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没办法打开“九宫螭虎锁”紧扣下的古椁，按照地仙传下的“观山指迷赋”所言，开启墓门的秘密钥匙，就藏在这具石椁之中。

封团长在潜逃的过程中，身上染了重病，头上又受了伤，此时渐觉不支，眼看再没活路了，想必是天意弄人，差了最后一步。终究要引恨于此，一阵急火攻心，双腿竟都瘫了，他心如死灰，自道是活不了多久了，便在烟盒纸上留下一些话来。将来万一有人见到自己的尸体，也不会被人当做是无名的荒尸野鬼，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发现尸体的人。能替他去找一找在农场里劳动改造的孙教授，要是此人已不在人世了，自是无话可说。倘若那个难友孙教授还活着，就替自己跟他说一声抱歉，别的都不用提了。

封团长最后在遗书中留下话来，眼下全身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祖传“大明观山太保”腰牌一面，系为传了几百年的古物，完全是纯金打造，挂在巴山猿狖脖子上，它要是见到有人把我的尸体就地安葬，就会任你摘了此牌，算是些许答谢的心意。

孙教授读完这封遗书已没眼泪可流了。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其中充满了无边无尽的寂寞，似乎是叹息人鬼殊途，心中虽有千言万语，

却再也没有患难与共的朋友可以倾诉了。

孙教授的心情我十分能够体会，不仅是我，我想Shirley杨、胖子也应该是感同身受，这些年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重要的伙伴，我有时候夜深人静，会突然觉得那些早已离去的人，又好象还都还活在自己身边，因为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真实，甚至每一个细节都还能够记得，生死相隔的遥远存在感十分模糊，可再仔细回想之时，无比强烈的孤独感就会随之而来，生活中缺少了那些人，使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寂寞了。

最后孙教授还是决定把封团长先就地掩埋了，虽然龙气缠绕的棺材峡可以维持尸体一时不腐，又不会被虫蚁啃噬，可按照老封生前的遗愿，理所当然要把他埋在这处风水上善之壤，便就地用工兵铲刨了个土坑，将封团长的尸身装在松皮古棺里埋了。

孙教授取下巴山猿狢脖子上挂的“观山腰牌”，本想要一并装进棺材里，我转了个念头，这东西是“观山太保”的身份证，进入“地仙村古墓”怕是会用到此物，暂且借来一用，等将来正式将尸体入殓安葬时再拿来陪葬不迟，就让孙九爷先将“观山腰牌”保留几天。

这时胖子说：“改埋的也埋了，你们大伙别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好不好？咱们还要不要将伟大的倒斗事业进行到底了？这古椁里有开墓门的钥匙，咱就一块动手吧，我就纳闷了……这么个石板棺椁，能经得住什么？我看拿石头砸也砸开了，怎么那封团长竟然没能得手？地球天天转，世界天天变，我的同志哥，不动脑筋果然是不行的嘛，老胡咱俩试试能不能拿石头砸破了它……”

我忙说：“且慢，要是能拿石头砸肯定早就砸开了，我听陈瞎子讲过，古墓里有种带九宫螭虎琐机关的棺材，里面都是两层的，内藏硝水毒火，开这九道锁扣必须有固定的顺序，否则一旦开错了或是用外力相加，棺椁中藏着药料就会立刻喷涌，里面的东西玉石俱焚，是个反倒斗的巧妙机关，封团长生前多半只知道其中有埋伏，却没学会祖传的九宫之理，所以引恨而死。”

我又问Shirley杨，除了正式的途径，还有没有能开这石椁的办法？Shirley杨说方法倒是能想出几个，但都不敢保证是万无一失的法子，如果稍有差错，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地仙村古墓”是永远都进不去了。

孙教授此时有些沮丧，对众人道：“咱们就别存着痴心妄想的念头了，封团长的遗书里只提到石椁中有钥匙，他祖传的观山指迷赋真言，却没留下半句，纵然手中的了锁匙，又到哪里去用？”

我说只要有了钥匙，不怕找不到钥匙孔，别忘了咱们的“归墟古镜”还没使呢，等找个没尸体的地方占上一卦，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启发，就算没启发我也绝不无功而返，我们上次下南洋采珠，捞了许多价值不菲的南海秘宝，可要没采珠的蛋民相助，此时多半已到老马那里报道去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蛋民”多铃的命也许对别人来说，值不得什么，但我却绝不肯眼睁睁看她死掉，否则将来我还有什么脸去和古猜说话？就是把诺大个“棺材峡”挖遍了，我也得找出“地仙村古墓”中所藏的“丹鼎”，孙九爷您要是想打退堂鼓我也不拦着，等回北京咱们再见。

胖子说：“哎……我说老胡，让孙九爷回去哪成？你也太便宜他了，世界上最认真二字……这话谁说的来着？先不管是谁说的了，反正你家胖爷就是个凡事都喜欢认真的人，真要掰扯起来，咱们到南海珊瑚螺旋冒这么大风险，还不都是孙老九引起来的？他要不造谣说沉船里的国宝是秦王照骨镜，咱们能去吗？咱们要是不去，蛋民老阮能死吗？”

我一拍大腿，对胖子说：“对呀，你不提醒我都给忘了，老九不能走，等咱打开了古墓大门，还得让他给咱们在前边趟地雷呢。”

孙教授听在耳中，顿时动怒道：“你们这些亡命之徒简直是土匪……是军阀！而且还千方百计地诬蔑我。”说到这里心里却又虚了，又说：“秦王照骨镜沉在南海之事，确实是我捏造的，这个我早就承认了，可……可我刚才没说要回北京去啊，我也是下了好大决心才进山的，如今工作都扔了，怎肯半途而废？我是说咱们不能存有妄想，应该客观冷静的对待事实，分析事实，我的……笔记本你们几时还给我？”

Shirley杨在旁说：“你们别争了，加在一起一百多岁了，专喜欢计较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这石椁能开，么妹儿学过蜂窝山里的本事，九宫螭虎锁难不到她。”

我和胖子、孙九爷三人立刻止住话头，把目光投向么妹儿身上。看她年纪轻轻的一个姑娘，难道真学全了“蜂匣”之术？我担心她托大了，那“九宫螭虎锁”是个连环扣，开错了顺序里面的古墓钥匙就没了，“地仙村古墓”布置不凡，要没这柄钥匙，还不知要费多大周折才能进去。不是轻易作耍的事端，便问她可知“九宫跳涧”之理？“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极重要的数字。我看既然有个九宫的名头，多半是利用了河洛之数中的“九宫跳涧”为原理。

么妹儿摇了摇头，哪得有啥子“九宫跳涧”？“九宫螭虎锁”只是件连芯的销器儿，并没有奇门之道在里边。想那些“销器儿埋伏”之术，在“蜂窝山”里都是本等的勾当，何难之有？

只是“九宫螭虎锁”根据布置不同，皆有变化。就象是信用社或银行里带密码的保险箱，刚才那头巴山猿猱不断指着椁上浮雕的一座高山，“九宫螭虎”的排列口诀也许正是以山水为引。它可能正是想提醒众人注意，猿猱极通灵性，封团长生前应该知道椁上雕刻的山川就是密码，却至死也参悟不出。

幺妹儿说只要口诀没错，开此石椁易如反掌，山上雕刻九朵祥云，称做“九宫凌山”之数，鲁爷歌诀中说得清楚：“说九宫、道九宫，循环往复有无间：九宫本是无根数，鲁爷留书讲分明；又因无人识九宫，才托仙山做度量……”

幺妹儿使出“蜂窝山”里的手段，按照歌诀中的话，把那九枚螭虎一一挑开，猛听石椁中发出“喀楞”一声，机括已被绊住，椁盖松开了一条缝隙。

我喝了声彩，咱幺妹儿手艺不错，看来是把老掌柜的东西都学会了，纵然有家财万贯，也不如有一技在身，别以为这些传统手艺已经被时代淘汰不值得学了，其实越是失传的东西才越金贵，将来早晚有用得着的地方，同时心下又觉侥幸，要不是将她从那小镇上带出来，我们还不知要为这石椁费上多少脑筋，一想到“地仙村古墓”的钥匙就在其中，便都抖擞精神，上前合力搬开了椁盖。

只见那石椁里是个没盖的棺材，底下铺着一层给棺中尸体盖身的“海被”，但却没有尸骸，仅有一支将近两尺长的金匣子眠在棺中，那金匣被“狼眼手电筒”的光束一照，立时金光闪烁，夺人的眼目。

此时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得都有些过速了，深深吸了一口气，探工兵铲下去，把那海被挑了起来，连同那具金匣一同拽出椁外。

胖子大喜：“地仙老爷不愧是大地主大矿头，豪阔得很呀，装钥匙的匣子都是纯金的，今天要不倒了它的斗，胖爷晚上非得失眠不可，咱先看看这里边的钥匙是金的还是银的……”

我提醒他小心匣子里还有伤人的销器儿，可别着了道儿，胖子便将那金匣子对准没人站立的一面，从边揭开来观看匣中事物。

黄金匣子镌刻着层层花纹，内外相通，闭合的并不严密，而且一没有上锁，二没有暗器，里面无遮无拦，打开之后，匣中所放物品一览无余，众人看得清楚，都呆在了当场：“不是钥匙，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匣子里的东西从识得，再是寻常不过，可又绝对不是常识中的“钥匙”，甚至与钥匙半点关系都扯不上，正是因为这件东西，太普通太平凡

了，以至于我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脑海里一片茫然。

还是幺妹儿先开口问孙教授：“不象钥匙呀，这是个啥子东西哟？”

孙九爷也是满头雾水：“是啊，这……这算……算啥子东西啊？”说着话，他又和胖子一同侧过头来看我，似乎想从我这得到答案，其实匣中之物他们也自认得，只是一看之下，都已有些发懵了。

我一看Shirley杨也在一脸疑惑地望着我，看来他们是想逼着我说了，我只好咬了咬牙，冒着被他们看成是“瓜娃子”的危险，硬着头皮子对众人说：“这个吗……世界上好象称这种东西为……毛笔。”

第二十三章 神笔

金匣中虽然没有钥匙，却藏了一支“毛笔”，不过并非用于普通书写的毛笔，那应该是画泼墨水山所使用的大号毛笔，我本着眼见为实的原则，让众人不要再发懵了，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仅是支毛笔，而不是其它的任何东西。”

孙九爷挠了挠自己谢顶的秃头，摇首道：“石椁金匣中藏了一支毛笔，这打的到底是什么哑谜？封团长为何在遗书中说它是打开地仙古墓大门的钥匙？难道他祖上亲传的观山指迷赋也是假的？还是他临死前故意误导旁人？现在我脑子已经有点转不过来了，看来真是该到退休的时候了。”

Shirley杨说：“我想封团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会再行使诈欺人，倘若此物仅仅是与地仙村古墓毫无瓜葛的毛笔，他骗咱们又有何意义？观山指迷赋中不可思议之处极多，多为常人难测，也许这支毛笔是打开古墓大门的关键……”

说着话，Shirley杨从金匣中取出那杆毛笔仔细端详，毛笔的笔杆却不是竹制的，也是纯金造就，黄金笔杆上镂刻着两行字，她一字字念道：“观山神笔，画地为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用此笔在地上画门通行？怎么可能……”

胖子突然想到一件事：“哎……这事我好象以前听说过，有支神笔画什么什么就能变真的，画条路就能上山，画一架竹梯就能爬墙，不过我还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是在哪个古墓里倒斗时看见的？老胡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说王司令你是记糊涂了，不过也许你太热爱咱们的事了，否则怎能凡事想到倒斗上面？拿神笔画梯子爬墙的事，我记得再清楚不过，不是小人书就是动画片，叫什么“神笔马良”，这个故事有年头了，比我也小不了几岁。

胖子忙说：“对对，就是这段子，观山神笔是不是就是这意思？让咱们自己看哪好就在哪画个墓门，然后推门进去就行了，以胖爷这半辈子总结的丰富斗争经验来看……咱八成又让地仙村的民兵给涮了一道，简直是侮辱咱们的智商呀，用笔画出来的门，能他妈进入吗！”

Shirley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问我道：“怎么说？那神笔画门的事情……在古代真的有过吗？”

我苦笑道那根本不是事件，是中国五十年代创作的一篇神话故事，说是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叫马良，从小就具备艺术细胞，不老老实实放牛，反而是特别热爱从事美术创作，虽然一天学也没上过，可画什么象什么，美术学院的老师画得都不如他，而且他还有个习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走到哪画到哪。

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笔，结果有天晚上，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白胡子老头，老头给了他一支画笔，让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从此马良就用这支笔来画画。

想不到此笔竟然是一支神笔，画出来的东西都能变成真的，画只仙鹤立刻就一飞冲天，画头耕牛马上就能拉犁，后来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马良抓住了，把他关在牢里，到了晚上马良就在牢房中画了一道门，过去一推，门就开了，又画了一个梯子，顺利地翻过墙头越狱了。

最后他又被抓到皇宫里，给皇帝画了一座金山，山前是一片汪洋大海，皇帝和大臣等坏蛋，坐在马良画的宝船里去金山搬运黄金，却被马良暗中画了一阵风暴，把宝船打翻，坏蛋分子们统统被淹死在了海里。

神笔马良消灭了剥削人民的皇帝，拿着神笔回到民间，专门为穷苦老百姓画画，他的故事在五六十年代，是当时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一种故事，类似的还有宝葫芦的秘密等等，不过我们小时候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呢？别人我不清楚，反正我和胖子七八岁的时候觉悟还很低，我们整天想象着自己能有这么一支神笔，就可以自己给自己画奶油冰棍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们还一致认为马良的神笔，要比宝葫芦好用，因为当年深入的想象了很长时间，所以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楚。

Shirley杨笑道：“看来你在小时候就已经很有抱负了，可这支观山神笔与你刚才讲的故事一样吗？真的可以画出地仙村古墓之门？”

孙九爷却对此嗤之以鼻：“荒唐，太荒唐了，咱们是来寻找古墓的，不能再乱弹琴了，要多提些有建设性的想法，我看这观山神笔会不会有一个夹层？说不定在笔杆里面藏着钥匙。”

我拿起金匣和神笔反复看了几遍，金笔是中空的，没有什么夹层机关，不过我发现在金匣上却似乎别有玄机，匣面上镂空的图案属于明代风格，有高山流水和人物，整体是一片石屏般的高山，山下河谷间林木茂密，另有一位仙人，在两道石屏夹峙间的一座大山上作画，仙人所画的图形似乎正是一道大门。

我看金匣图案中的山川上有飞燕为桥的异象，酷似“吓魂台”前的情

形，如果墓门就在这道峡谷底部，也应了我先前所言——地仙村古墓肯定不会距离“棺材峡”藏风纳气之处太远，“观山指迷赋”穷尽诡异离奇之思，多不是以常规的思路所能参悟透的，也许峡谷里有一处特殊的所在，用那神笔真就可以画山开路亦未可知。

我心想反正下一步正要寻个没有死尸的地方，以便使用“归墟卦镜”洞悉古墓之谜，此时再留在悬棺墓穴中胡思乱想无益，何不就到峡谷底部来个一举两得，只要亲临其地一试，便知神笔画门是真是假了。

我拿定了主意，把金匣神笔一同收了，让众人准备找路径下山，孙教授指着那巴山猿狖问我：“这家伙怎么办？它主人死了独自流落荒山岂不可怜？我把它带回北京怎样？”

我微一沉吟，告诉孙教授这想法不可行，如今比不得以往了，路上怎么带野生动物？带回去也没办法养在家里，而且这巴山猿狖十年来一直在附近徘徊，说明它十分恋主，正所谓是“麋鹿还山便，麒麟给阁宜”，深山老林里才是它的归宿，就随它去吧。

我劝说了一场，孙教授终于打消了他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众人一直目击者送那巴山猿狖攀着峭壁隐入云雾，这才动身出发。

岩洞墓穴离谷底已经不远，并且凿有嵌壁的鸟道相通，自峭壁穿云而下，只见奔腾的急流怒吼着从山游穿山经过，置身此处，犹如身处于海拔千仞的大山裂痕深处，头顶一千多米高处的天空断断续续，只是隐约可见，仿佛已经进入了一片完全与世隔绝的区域。

峡谷底部地势相对开阔，与峡谷中部判若两地，上方险峻的峭壁虽窄，但是山根处的河道两侧，却向内深深凹陷，河床边缘全是一片片平滑如镜的卵石，岩石缝隙中杂草野花丛生，并且生着许多叫不出名目的古怪树种。

这里终年不见天日，水雾弥漫，使得附近那些植物极度阴郁，加上天气闷热潮湿，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烦躁不安。

我参照金匣中描绘的情景找了一阵，见峡谷中有条岔口，里面是干涸的青石河道，进去不深就到了尽头，是条嵌在高山中的瀑布，不过瀑布不是改道就是干了，已经没有了水源，迎面只剩下一堵溜滑的峭壁。

在瀑布干涸之前，已不知将这堵山壁冲刷了几千几万年，平滑光洁得就如同一面石镜，壁前五株浓密的老树，枝叉生得张牙舞爪，竟与金匣上的图案极为神似，仙人用神笔画门处，理应就是无水瀑布处的岩壁了。

可眼前的山势浑然一体，绝无任何人工修整过的痕迹，用毛笔在上面画一道门就可以进去了？怎么想也都是不太可能，除非那观山神笔，真是一支可以描绘出奇迹的“神笔”。

众人到此面面相觑，谁会笨到拿着笔去山上画门开路？回去被人知道了，“摸金校尉”的英名岂不沦为笑柄？

我想了想，对胖子说：“当年在军区保育院的时候，咱们那的阿姨就已经看出你有艺术细胞了，别的小孩尿床都是没品味的瞎尿，唯独王司令你今天尿个大火车，明天尿个大轮船，每天都不带重样的，真是让人佩服不已，最近这两年我看你已经有当毕加索的潜质了，要不……你过去画道大门让我们欣赏欣赏怎样？”

第二十四章 地中有山

胖子道：“你小子少来这套，这是阿里巴巴干的傻事儿要干你自己去干，甭想拿我当枪使，否则回去之后要是让大金牙他们知道了，肯定又要给胖爷编新段子了，本司令这点冷峻孤高的气质和作派，培养得多么不容易？怎么能全让你给糟蹋了。”

最后胖子出了个馊主意，如果孙教授可以不要面子过去画门，就先还他半本笔记，孙九爷一听这个条件可以接受，连二话都没说，当场就表示愿意去当“阿里巴巴”。

我把金匣中的笔墨取出来，倒点水研开了黑墨，将观山神笔的笔头蘸得饱满了，递给孙九爷，并且郑重其事地嘱咐他说：“尽量画得像一点，画完后千万别忘了念——芝麻开门。”

孙教授叹道：“大概是我过去太聪明了，现在才犯糊涂，用毛笔在山上画门取路……这……这不是我这辈子最聪明的举动，就是我这辈子最愚蠢的举动，可不管怎么样，我这也都是教你们给逼的……”他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着，一边提了笔走到峭壁前，抬笔先画了一个大方框，又在中间加了一竖道，两边各画了两个圆圈，作为“门环”，这道山门就算是画完了，虽然画得潦草了一些，可却也算得上是形神兼备之作。

众人悄立壁前，个个目不转睛，不眨眼地盯着那画出来的大门，这一刻竟然过得格外漫长，感觉心都揪起来了，我心中反复默念着：“芝麻开门吧……”

过了好一阵子，眼睛都瞪酸了，峡谷中的山壁上，画出来的大门却没有任何动静，墨痕渐渐干了，仍然只是一幅画。

我们望山兴叹。虽知可能是未解“观山神笔”之奥妙所在，才致使画门无功，却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使画出来的大门开启，我只好按照先前的约定，让胖子把孙教授工作笔记的前半部分还给了他，后半本记载着他研究“归墟卦镜”的部分，仍然要暂时留在我们手中。

胖子对孙教授说：“别愁眉苦脸的呀，是不是没把笔记全还给您，觉得我们有点不仗义？可别忘了是九爷您不仁在先。哪座庙里都有屈死的鬼。唯独您孙老九，一向没少做瞒天欺心的勾当，想喊冤恐怕都难理直气壮，所以听胖爷良言相劝，干脆就别想不开了。赶紧把这半本笔记先拿着。”

孙教授铁青着脸接过笔记本藏在怀中，对胖子说道：“事到如今，你

们以为我还在乎这本笔记？我是发愁咱们下一步怎么办？”说完又转头来问我：“胡八一，你还有鬼主意没有？”

这种时候，我自然不能流露出半分难色，只能捡些拍胸脯子的话来说：“观山神笔画地为门之事，咱们恐怕一时参悟不透，不过这峡谷底部没有死尸，正是南海秘宝归墟卦镜的用武之地。如果情况不到万不得已，原本是不想用这招杀手锏的，但此地已是棺材峡山穷水尽之处，再不使盗墓古术更待何时？”盗墓之术，其实不单观山形察地势的风水秘术，还可以“观泥痕、观土质、观水流、观草色，更有嗅土、听地、问天打甲之术，若用此法百不失一。”

我当即找了块平整的石头。把“青铜卦镜”和“鱼龙卦符”取出，准备施展盗墓四诀中——“问”字诀的上法。

孙教授痴迷于这面神秘无比的“归墟卦镜”已久，只是苦于不会使用“照烛镜卜”之法，又对我的办法不太信任，当下便凑到近前问个不休。

Shirley杨也对此很感兴趣，毕竟“问墓”之术的传说，至今已失传了上千年，现在很少有人能说其中的名堂。包括当年的卸岭盗魁陈瞎子，以及搬山道人鹧鸪哨。也对此毫无了解。

我只好对孙教授和Shirley杨做了些简单的解释，在汉唐时期的“摸金校尉”手段中，就有问天打卦的举动，也就是所谓的“问墓”之术，根据使用巫卜器物的不同，此术自古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烛照镜卜”，另一个是“烛照龟卜”。

“摸金秘术”的核心元素是《易》，《易》的核心则是“天人相应、生生不息”，如果换置到现代的概念，可以理解成介于“心”与“物”之间，“心”与“物”应该是一体的，“心”即是人，“物”即是天，心与物本是一体，既不能纯粹的唯心，也不能彻底的唯物。

连接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元素，即是风水一道中所言的“气”，在生气充盈的上善之地，可以利用风水秘器，来窥测这层无形无质的“生气”。

能够作为风水秘器的大多是上古青铜器，或者是用埋在风水宝穴中多年在龟甲龙骨，因为这些器物不能多此反复使用，所唐宋之后，几乎再没有盗墓者用“问墓占验”的古老方法倒斗了，这是此术失传的主要原因。

孙教授声称，他在一些历史资料中看到过不止一次，这“问”字诀应该是确有其事的，不是什么唯心的传说，不过“归墟卦镜”不比普通的青

铜鼎器，古镜中的卦符都是按周天卦数排列，如果不了解古老的卦图卦象，谁又知道怎么使用？

我没有立即回答，将鱼、龙两枚铜符拿在手中，仔细想了想张赢川的指点，奥妙无穷的“十六字周天古卦”，包含“卦象、卦词、卦数”三项，他们的关系是——由“卦数”推演“卦象”，再由“卦词”解读“卦象”，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难说哪个主要哪个次要。

对此三项记载最为周全详尽的，应该是“周天十六卦全图”，但现在世上已经没有出土的遗存古物可见了，也许在“地仙村”古墓里还藏着一幅周天卦图，所以孙教授才肯舍家撇业，不远万里地跟我们来到这里冒险。

我以前对于真正的“周天十六卦全图”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在南海时，曾听龙户古猜背诵过全篇的周天卦数，而我又有幸识得张赢川，在他的帮助下，通过对“周天卦数”和“青铜卦镜、青铜卦符”的反复推演，找出了使用“归墟古镜”的方法。

我对孙教授和Shirley杨说：“周天卦符有一十六枚，在不同的推演中分别有不同的特定符号来表示，鱼、龙、人、鬼代表了一个小周天的循环，专门用来占验古墓墟址的方位和空间。”

孙教授连连摇头：“谬论，简直太荒谬了，你如果说这四枚青铜卦符都是生命形态的象征，或者是生灵的象征，还多少有几分可信的程度，但它们怎么能代表方位和空间？差得也太离谱了，你那位张师兄多半是个江湖术士，分明是一派胡言，铜镜铜符都是绝世秘宝，你可千万不能乱用。”

以前在昆仑山的经历，使Shirley杨对我的易学理论比较信服，可她也觉得此事很难理解，说道：“我不懂易经的变化之道，但老胡你说鱼、龙、人、鬼四枚青铜古符，可以用于占验古墓空间方位，可否有什么依据？”

我对众人说道：“别看孙教授研究龙骨天书许多年了，但确实是顽固不化，是个不开壳的脑子，他只能想象出鱼、龙、人、鬼四符是天地间的生命形式，却想不到更深的层次，天地空间的存在，恰恰就是针对生命而言的。这是天人一体的全息宇宙概念，其实这个秘密就在没有眼睛的青铜卦符上。”

孙教授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研究成果虽然没得到重视，可毕竟是研究了不少成果出来，成果始终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的，至于我是不是不开壳的脑子，也不是你们年轻人说了算的，你且说说这没有眼睛的

古符和空间，方位有什么联系？我丑话说在前边，别看归墟古镜是你从海底捞回来的，可我绝不能听你胡诌几句。就让你随便毁坏这稀世珍宝。”

我不屑地“哼”了一声。对孙教授说：“我要真想随便废了这面青铜古镜，您还真就拦不住，不过老胡我向来以理服人，今天就给你补一课，赶紧拿笔认真记录。不要居于庙堂之高就变得目光短浅看不清江湖之远了。”

我指着“归墟卦镜”背面的周天铜匱让孙教授看，每个铜匱上都有一个符号，青铜卦符就要分嵌入其中相对应的位置，铜符无眼，实则并非无眼，而是代表着生命的空间局限性，确切点说应该是“看不见”。

中国古人对空间的认识，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形成，并且和现代的科学概念非常接近。也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了几千年，在宇宙空间的概念上，却从来没有太大进展。

四枚铜符分别是“鱼、龙、人、鬼”，在古代的传统概念中，鱼看不见水，人看不见风，“风”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空气，人生活在大气层里。和鱼生活在水中是一样的，都是生活在一种自身看不到的物质里。

而“鬼”则看不见土地，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幽灵向来是生活在地下的，鬼在地中，就如同人在风中或是鱼在水中，当然“鬼”和“龙”都只是中国传统文件中的一个概念。

孙教授听到这里，已有顿悟之感。连拍自己的头顶：“对呀……人不见风、鬼不见地、鱼不见水，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那……那龙呢？龙和鬼一样是个虚幻的概念，龙看不见什么？快说快说……”

我看孙教授急得够戗，看来是动了真火，激动之余抽风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便不再同他卖关子了，直言相告：“龙在古人的观念中，乃是图腾中的万物之灵，而龙本身，却完全看不见任何物质，龙只能看见有生命在旦夕，也就是那些具有灵魂的存在，其余的不管是风是水还是地，龙一律看不见，这就古人中反复提及的——龙不见一切物。”

所以“鱼、龙、人、鬼”四符，实际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空间概括，按照“人不见风、鬼不见地、鱼不见水、龙不见一切物”的相应标记，把卦符纳入古镜背面的铜匱中，再点燃一支南海蛟人油膏提炼的蜡烛，就可以占验古墓方位了。

Shirley杨说：“知道原理就好办了，可咱们手中只有四枚铜符中的两枚，四缺其二，却如何是好？”

我嘬了嘬牙花子，青铜卦符不全，确实是极为难之处，当年“搬山、卸岭”合伙盗发河西瓶山古墓，曾掘出“铜人、铜鬼”二符，但时至今日，两枚古符和瓶山丹宫中的丹炉，都已被纳入湖南博物馆的珍宝库中，我们连见到真品都难，更别说拿来寻龙倒斗了。

幸好我手中的两枚铜符中，有一枚“青铜龙符”，占了总符，再有一枚“青铜鱼符”相辅，至少可在古镜中推演出一半的卦象，或许不会太过精确，但只要能有一个模糊的暗示，就应该心满意足了，话又说回来，即便真有四枚铜符，能在镜中照出周一卦象，我不知卦词，多半也是有象无解，还不如半边的后天卦象容易解读。

孙教授听我解说明白了，这才放心让我动手，我将卦符安放在“归墟古镜”背面，让众人围成一圈，点起了一支“鲛鱼蜡烛”，那铜符眼中的窟窿，恰好是个卦眼，烛光好似从中漏在镜背卦图上。

这时还要参照天干、地支，以及甲子时辰等等，来转动古镜背面可以活动的一圈机数，最后铜龙、铜鱼中照出的烛影，分别投在了两个古老的图形当中，铜镜中所剩不多的海气，也在此时又散去了一些。

孙九爷研究龙骨天书多年，最基础的那些河图洛数和卦象，早已看得熟了，见卦象呈现，连声称奇，喜道：“这是坤啊，另一个是……艮，都是些什么意思？地仙村古墓在哪？”

我凝视着归墟古镜背面的卦象，对众人说道：“这卦象是艮在坤内，坤为地，艮为山，地中有山，山也是陵的意思，我看地仙村古墓肯定就在这座大山里面。”

众人听我所言，便都再次抬首仰望面前的高山，“棺材峡”中的山，实在是太高太陡了，而且云雾缠绕，形势险峻巍峨，难以施展“千尺察形，百尺看势，分金定穴，直透中宫”的手段，仅凭一句“地中有山”，针对地底的古墓而言，范围还是太宽泛了一些。

我也颇觉为难，顿觉束手无策，难道只能一米一米的排摸过去？那样做的话，怕是没个一年半载也不会有结果，而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不过有一弊终有一利，比较让人欣慰的是以前的路没白跑，我们这支探险队，确实是离“地仙村古墓”越来越近。

可我们根本不知“地仙村古墓”的规模布局，想要挖个盗洞就钻地而入，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只可惜此刻不得天时，否则这时候来场雷雨，我也可学学“听声辨穴”的法子，以竹筒听地，雷声从地下传导。听其回响之轻重缓急、沉闷顿挫、远近高低，便可将地下情形听得一清二楚，但现在既无风雨也无雷，也只能空自着急没有咒念。

我猛然想起搬山填海术里好象有“呼风唤雨”的法子，此地山势收拢，云雾都聚集在各条深谷中，正好有出现雷雨的迹象，可“搬山道人”的方术太过神秘，并不是每一项我们都能轻易理解的。按照记载，想求大雷雨，至少需要有一枚“雄鼠卵”，大概是白花花的椭圆形状，比鹌鹑蛋还小着两圈，似石非石、似骨非骨。将之浸泡入角杯水中，不过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雄鼠卵”了，雌雄阴阳倒是知道的，推测可能是公耗子蛋，可公耗子又怎么会产卵？而且就是母耗子也不应该下蛋啊，心中疑惑从生，就找Shirley杨打听，难道这样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让老天爷打雷下雨？老天爷的脾气一向很大的，而且喜怒无常。他能这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Shirley杨记性奇佳，几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她说，“搬山术”中的具体说法应该是——阴阳合而后有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这原来是“匈奴法”，汉代的时候，在草原大漠上的巫卜活动中才会用到，以净水一盆浸泡特殊石子，反复淘洗不断，密持咒语良久，既会降雨，石子名为“鲜答”，最大的有鸡蛋大小，最小的如同豆粒。这些石子全是地上走兽腹中所产，其中以牛马二宝最妙。也最为难得，后来此术流传到搬山道人手中，虽然不知咒言，但照此方以水浸石，也可可致雨。

我看基本上已经懂了一多半了，这东西就和我们要找的古尸“内丹”差不多，只不过一死一活，走兽腹中之宝，也属于“内丹”，实际上都是内结石的一种，是飞禽走兽吸取日月之精华，年深日久所得，日月之精也既是天地间阴阳之气，以清水浸润摩擦混合，正是经卷典籍中所言的“阴阳合而后有雨”，才使得附近云雨聚合、雷电激荡。

Shirley杨说了又说，凡是走兽腹中的结石，虽然在古人眼中统称为“内丹”，但各自都另有名目，所谓的“雄鼠卵”，就是老鼠的内丹，用“雄鼠卵”在山中致雷雨最有奇效，可以说是百试百验。

自然造化所钟之奇，难以掌理论测，比如凡是雄鼠所产结石，其上都有天然生成的符文，这在《本草纲目》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倒非是妖妄流传之言。又比如百岁老刺猬腋下会生有镜印，猪羊的结石上会有印篆，也都各自有其异效，牛有黄在胆、犬有墨在肾，牛的结石叫做牛黄，生在胆囊之中；犬的结石生在肾脏，叫做“犬墨”。另外马之宝、驼之黄、鹿角之玉、兜角之通天，都是此类事物，功效作用各异，举不胜举。

与尸丹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异之物，眼下又去哪找这些东西？再说古代人留下的东西，现代人反而有许多是没办法理解的，所以

即便真找到了也未必灵验，Shirley杨就劝我先不要异想天开了，现在毫无头绪了，着急上火也于世无补，一路到得此地，众人都已有些疲惫了，不妨就地休整一下再作道理。

我一看大伙确实整天没吃东西，五脏六腑十二重楼空了许久，这会儿饿得前心贴着后背，都已有些扰不住了，又看这山谷里空山寂寂，不会有什么猛兽出没，只好决定暂时原地休息一夜，然后再从长计议。

众人七手八脚在附近山根里铺设睡袋，连营火都懒得点了，胡乱吃了些压缩饼干和罐头，我满腹心事，和Shirley杨商议了一番明天的行动方案，并没顾得上吃多少东西，就让其余的四人先行休息，由我先来守夜。

第二十五章 画门

我独自依在山岩上，脑海里只是反复琢磨着“地中有山”之意，觉得此象属于“谦”卦，其中应该还有“以静制动、虚怀若谷”之意，看来要暂时潜伏隐藏，等待时机出现。

到后来，不觉困乏起来，这些年我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可不知今天是怎么了，上下眼皮打起架来，稍一闭眼就再也睁不开了，睡梦中忽然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念头——在“棺材峡”这片阴森的陵区内怎好全伙睡觉？

随即猛地警醒起来，山区昼夜温差很大，只觉夜凉如水，深处这峡谷底部，也不见月光，四下里都是黑茫茫的，原来已是睡了许多了，我使劲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些，眼睛逐渐适应了黑夜的环境，隐约觉得周围有些不大对劲，仔细一看，眼中竟然出现了奇迹般的景象，先前用“观山神笔”画在峭壁石屏上的那道大门，正自悄然无声地缓缓开启。

干涸的瀑布石屏，高可百米，即使在漆黑的夜晚，看过去也能见到一大片模糊的白色岩层，我忽然发现画在那石屏上的大门赫然洞开，露出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口。

初时我又惊又奇，还道是在梦中，或是在黑夜里看花眼了，使劲揉了揉眼睛，再次凝神观看，只见那黑呼呼的山洞竟然还在微微蠕动，不仅如此，我还随即察觉到，在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微微振颤之声。

我不敢大意，急忙把Shirley杨等人从睡梦中推醒，众人见到岩壁上的异状，皆是倍觉讶异，一时间不明究竟，谁都没敢轻举妄动，只得继续伏在原地，目不转睛地观察动静。

只听得峡谷底部的树丛中，到处都是嗡嗡振翅的声音，那嗡鸣之声慢慢变得密集起来，我心中一动，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应该是某种成群结队的飞虫，却不象是峡谷里的“茅仙草鬼”。

这时就听孙教授脱口叫道：“蛰蜂！用毛笔画门在岩壁上全是蛰蜂……”他话一出口，又赶紧伸手将自己的嘴紧紧捂住，惟恐慌声音太大，惊动了山里的野蜂。

我也已经看出了些许端倪，原来四面八方陆续有一群群的野蜂涌了过来，看样子似乎是“观山神笔”留下的墨迹中，含有某种引蜂的药物，才使得群蜂出巢，山里的野蜂多是“胡蜂”，蛰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我和胖子以前捅了不知多少马蜂窝，历来熟知野蜂习性，此刻虽觉得纳

罕，不知观山神笔画门之法有什么古怪，却并没有对峡谷里出现大群野蜂而感到惊慌失措。

我见孙教授有些慌了，便低声告诉他说：“别慌，除非是蜂巢受到威胁，否则野蜂不会轻易攻击不相干的人，只要趴在这里不动，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

孙教授听后稍觉心安，可他从前下乡收集文物的时候，曾被山区里的野蜂蛰过，见四周有无数野蜂越聚越多，群蜂汹涌，望去犹如云雾飘动，蔚为奇观，野蜂振翅之声在林间鸣动鼓噪，他切实领教过蛰蜂的厉害之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始终认为，即使是山里的熊狮虎豹，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蜂群来得恐怖。

此刻见了黑压压的蜂群铺天盖地而来，孙九爷自然免不了心胆皆颤，脑瓜皮一阵阵的发乍，只好闭上眼睛，又用手堵住耳朵，不去听蜂群“嗡嗡嗡”的飞动声，可那声音却仍象一只只粗大有力的胡蜂使劲往人脑袋里钻，脸上的神色难看已极。

我没想到墨笔画痕竟会有如此效力，驱使着大群野蜂，不顾夜深源源不断的汹涌而来，万一野蜂突然炸乱起来伤人，我们在峡谷中插翅难逃，不免也有栗栗自危之意，暗骂观山太保封师古这老地主头子，骗人用药笔药墨引来蜂群，究竟是他妈要唱哪出戏？

Shirley杨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老胡，我看这倒象是搬山分甲的方术，咱们切莫冒然行动，静观其变方为上策。”

我点了点头，对正准备往河边跑的胖子打了个手势，让众人先不要急着逃走脱身，壮着胆子看看再说。

没过多久，野蜂们似乎已被“观山神笔”所留的墨痕气息，撩拨得熏熏欲醉，就近在山壁旁的一株横空树杈上分泌蜡质，结起了数座蜂巢。

从各方聚来的野蜂似乎并不属于同一种群，有些毛蜂是利用土石结巢，又有些壁蜂将巢筑在了野胡蜂的巢壁之上，但黑尾黑头的野胡蜂数量最众，远远多过其它蜂群，更是营巢的能手，它们把自己的蜂巢越筑越大，逐渐将几个大蜂巢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窝巢，周围其余的蜂巢都被它裹了进去。

前后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蜂巢便已有两三米见方了，密密麻麻的蜂蛹在其上爬进爬出、鼓噪而动，挂着它的大树杈都被坠得弯了下来，颤微微地几乎压在了地上。

我们越看越奇，忽觉得山壁上有片白光闪烁，画在山岩上的大门，

在野蜂来回爬动摩擦之下，逐渐产生某种变化，漆黑的墨迹呈现出一抹飘忽闪烁的莹光，在夜晚里看来，就如同有一团诡异的白色鬼火。

聚集在硕大蜂巢里的野胡蜂们，似乎受到岩壁上鬼火的惊吓，纷纷从巢中飞出，乱哄哄地在空中，围绕着巢穴盘旋打转。

我恍然醒悟，岩石上的墨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夜光之状，竟然制造出了一种光焰升腾，烈火燃烧的假象，使得巢中的大群野蜂中计发懵，误以为林中火起危及巢穴，这才乱了阵脚脱巢而出。

我们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惶恐不安，虽然知道观山太保擅于异术，除了对阴阳风水之道的掌握不输于“摸金校尉”，并且在生克制化的方术等奇诡之道上，比其“搬山道人”来，恐怕也是不逞多让，一时看不破其中机关，只好硬撑着继续窥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只见群蜂出巢后，很快就从混乱的状况中恢复了秩序，其物虽小，似乎也有其号令法度，并无逃窜离群的迹象，反而为了不让火焰烧毁巢穴，一股股地集结起来，飞到蜂巢上方遗溺淋湿蜂巢，“蜂溺”一词是方术家所言，实则并非是“溺”，应该是野蜂的一种分泌物，透明而无嗅，一只野胡蜂最多可分泌出一滴眼泪大小的“蜂溺”，而且只有在蜂巢起火之时，野胡蜂才会有“蜂溺”产生。

数以万计的蜂群争先恐后，很快就用“蜂溺”把蜂巢淋得湿漉漉的，不消片刻，“蜂溺”已经淌满了蜂巢，不断滴落到正下方的青石板上。

“蜂溺”触石，如酸腐铁，地下的青石表面上，顷刻间就被“蜂溺”无声无息地蚀出一个直径约有数尺的大坑，随着更多的“蜂溺”滴落，蜂巢下方穿石破土，迅速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大窟窿。

我看到此处，终于看出了头绪，原来是这么个“画地为门”，地仙村古墓的入口不在干枯的瀑布处，而是在对面的老树之下，当此情形，我也不得不佩服“观山太保”之术果然奇诡无方，又想起好象“搬山分甲”术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记载。

深山里的野胡蜂本来无毒，有穿土破石之效，只是自蜂巢上淌落后，不能保留，所以这洞只能打直上直下的，另外如果用野胡葱汁与之混合，能制巫毒，涂于箭簇，以之刺狸子，狸子走一步而死，以后用此箭射熊，熊中箭后同样也走一步即死，倘若狸子走两步而死，熊也同样走两步而死。其中原理外人难窥奥妙，现在这些土人巫术也已失传日久，在盗墓之术，仅有“蜂溺穿山”的办法流传下来。

我想到此处，不禁蓦然生出一阵感慨，自己平生所见所闻的奇绝秘

术，如今大多都已失传，各种倒斗秘术也已式微没落，传下来的内容越来越少，估计过不了多少年，同样会彻底失传断绝，就象我们进入过的那些古墓，古代人死了就喜欢把生前的秘密和财富一起带走，宁可在地下腐朽成泥，也不愿留给不相干的世人。

眼看着山石上的窟窿越来越深，仍然见不到底，我们心里都开始有些犯嘀咕了，实不知那座古墓藏在地下多深，地仙村里又会是什么光景？

孙教授这时缓过了神，看到青绿色的泥土下，全是银白色的岩层，立刻显得格外激动，颤声道：“肯定是地仙村古墓了……那白花花的岩层都是死银子，这就是铁壁银屏啊。”

据说白银堆积年久，便会腐朽为银泥，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死银子”，朽烂的银泥风化后坚硬如铁，用开山的榔头锤子去砸，也仅仅只能砸出一道白痕，如果用“银屏”作为墓墙屏障，远比普通夯土墙来得结实稳固。

而且银屏厚重，声音难以传导，即便有耳音敏锐者，都无法使用听风听雷之术，探测到地下古墓的方位，死银子另有一个妙处，若是附近有聚银蚁之类的昆虫，银层中间出现破损，它还以通过虫蚁的活动来自行滋生填补，也就是说，这座古墓的入口，只是暂时出现，随后银屏铁壁又会再次关闭，仍旧被泥土草木覆盖，不知具体地点的人根本无法找到准确位置。

此法原自“金苗”之术，是古代金苗头领才能掌握的一种古老“迷咒”，会的人本就十分有限，而且由于太过保密，现在已经失传了数百年，世上无人再通此道，只是学方术之人人都知道几百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套神秘的“符咒”。金苗使用的所谓“方术”，也可以称为“法术”，实际上这个“法”的意思就是“方法”，是使用“术”的“方法”，是包括符咒、诀语、字号、卦歌、道具、秘方诸多法门在内的总称。每一伙金苗中都有一个首领，被视为“金头”，只有金头掌握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方术“憋金咒”。

深埋地下的金银财宝，时间久了，便得精气灵生，这套憋金的古代逆咒，就是专门用于将“金魂银魄”从地下逼出，然后用针扎住它，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地下宝藏。可要是没有“金头”的迷咒使金银之魄归位，挖出来的全部金银会腐烂得如黑泥朽木，毫无价值，土人谓之“金银粪”，但死银子物性特殊，坚固异常，斧砍锤凿一个白点，故称银屏铁壁。

只不过大量“死银子”需要沉年积累，并非在短期内可以轻易形成银屏铁壁，在墓藏中并不多见，唯独“地仙村古墓”中早就有此类传说，所以孙教授当即断定，这银尸岩层之下，必定是“地仙村古墓”的入口无疑了，只是谁也不曾料到，古墓的入口会以如此方式出现在众人眼前。

干涸瀑布故道处的鬼火药味渐渐暗淡下来，群蜂兀自不停地滴落“蜂溺”，忽闻地下砖石崩裂之声暴起，一缕白烟从地穴中直冲上来，将树杈上那巨大的蜂巢惯向了半空，蜂巢裂为数瓣，有的落在林中，有的撞击在峭壁之上，那许多野胡蜂被地穴中的白烟一冲，更是非死即伤，地上留下一大片死蜂，其余的见巢穴没了，便树倒猢猻散，都逃得一千二净了。

我们正躲在附近的岩石下观看动静，突然见到地穴中喷出白烟，半空里下起了一阵蜂雨，无数死蜂噼哩叭啦地掉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都是，浓烈的白雾随即扩散而至。

众人急忙捂住口鼻向后闪躲，但还是晚了半步，觉得脸上象是突然被人狠狠撒了一把石灰，又辣又呛，鼻涕眼泪顿时淌下来，耳鸣眼花之余还不住的咳嗽，好在是在地穴侧面，距离也不算近，没有直接被古墓中冒出白烟喷到，即使是这样也觉恶心干呕，难受了好一阵子，那阵刺人眼目口鼻的白雾，来得急去得快，瞬间就消散无踪了，等我们拨落身上的死蜂之后，再看那株老树之下，只剩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窟。

胖子在地上吐了两口唾沫，探头探脑地向地穴中张了一张，骂道：“什么味儿这么窜？真他妈能呛死活人啊，我说咱可别小看地主阶级呀同志们，这伙观山太保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看这架势，墓中的明器宝货肯定应有尽有，咱甭犹豫了，直接进去抄就是了。”

我也过去看了眼，铁壁银屏很深，用“狼眼手电筒”照不到尽头，而孙教授翻出防毒面具套在头上，急不可耐地想要下去看看，我拦住他说：“这回可是要动真格的了，怎能当真让您去古墓里趟地雷？还是我先下去，等探明了情况你们再跟下来。”

我不容众人相争，等会儿由我先下去探探，若是一切正常，再全伙一同进去，本不想让么妹儿跟着去冒险，可又想指望她来破解墓中机括埋伏，考虑到她参加过民兵训练，对当时通用的《民兵简易通讯办法》也很清楚，除了胆大心细之外，还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便决定让她同往，只不过嘱咐她寸步不离Shirley杨，并且永远不要走在探险队的最前边或是落在最后。

我让大伙着手进行最后的准备，派不上用场的事物全扔下，护具能

戴的全戴上，又清点了一下装备，把照明工具平均分给各人携带，三人份的防毒面具加上备用的，分给五人后仅余一具，以做应急之用，防毒面具的携行袋都挂在胸前，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匆匆准备之下，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料来墓道里面过够风了，我就先向地窟中扔了一根冷烟火，看清洞穴中约有十几米深，随即罩了防毒面具，用飞虎爪拽地，拎着“金钢伞”垂下地底，银屏岩层上的蜂溺都已干了，但空气中充满了杂质，地下能见度极低。

我落到地底，脚下踏到实地，这才在冷烟火的光芒中打量四周，厚密的银层下是个天然洞窟，不算空阔，约是四间民房大小，尽头岩壁收拢，地面凿有简易的石阶，曲折地通向黑暗深邃处，整个洞窟地形狭窄，环境潮湿压抑。

我先摘掉手套摸了摸墙上的墓砖，只觉岩层缝隙中有丝丝冷风侵骨，可能地下有空气流通，或是风水位里龙气氤氲，也许可以不用防毒面具，但对此不敢过于托大，在墓道中点了支蜡烛，见烛火毫无异常，这才扯下防毒面具，吹响了哨子，给地面上的人发出信号。

Shirley杨等人听到哨声传出，便跟着陆续下来，站定了四下打量，孙教授看了看洞中地形环境，疑惑地对我说道：“奇怪……这里不象是古墓。”

第二十六章 十八乱葬

孙教授说这洞窟里太潮了，里面有什么也都毁了，观山太保卦师古虽然行为古怪，但他生前毕竟是怀有异术的高士，观山指迷何等神妙？怎么会把墓址选在如此阴晦潮湿的所在？咱们八成又找错地方了。

我也觉得事情有异，这时摘了防毒面具，可以听到岩层深处隐隐有水流之声，似乎深处有阴河或者地下湖泊之类的水系，没有真正的“观山指迷赋”作为参照，使人难以断定“银屏铁壁”下的洞窟，是否就是“地仙村”古墓的入口。

我稍一思量，便打定主意要继续冒险进入洞窟深处，只有亲眼看个清楚才有计较，于是对众人说道：“咱们这队人里有摸金校尉，还有蜂窝山里的高手和解读古文字的专家，世上没有地仙村古墓也就罢了，只要是真有这座古墓，就不愁找不出来，现在胡乱猜测毫无意义，咱们不如顺着山洞到深处看个空间，大伙在路上都把招子放亮点。”

我说罢就半撑了“金钢伞”罩在身前，举着“狼眼手电筒”当先步下石阶，其余的人紧紧跟在后面，众人都知前途未卜，不免提着十二分的戒备之意，行进速度很是缓慢。

山洞里湿漉漉的，到处都在滴水，地势忽高忽低，人工开凿的简易石阶也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这里洞中套洞，周围不时有岔路出现，但石阶路径只有唯一的一条。

走到最深处，岩层中的磷化物质逐渐增多，一团团明灭闪烁的鬼火晃得人眼花缭乱，偶尔有一两只生活在地底的蛇、鼠从身边蹿过，我见此情景，心里更是七上八下，水浸蚁食皆为葬者所忌，所以在真正藏风纳水的吉壤善地中，绝不会出现虫蚁蛇鼠。

转念一想，封团长临终前所留下的讯息里，只提到神笔画门开山之地是“地仙古墓”的入口，但这处留给封氏后人的“入口”，也许并非是藏在古墓的“墓门”之前，而是不合常规的藏在古墓外围，“棺材峡”山体内部全是天然洞窟和矿井，即便这条山洞真的通向古墓，还不知要走多少里数才能抵达。

刚想到此处，忽听前方水声渐增，在山体内部的天然隧道中转过一个弯，石窟豁然变得开阔起来，洞里积满了大量地下水，漆黑的水面泛着鳞光，水里露出一簇簇石笋般的岩柱，前方的去路都被这深处地底的湖泊拦住。

虽然看不见湖面远处的情形，但听声可知，地下湖的远端可能有瀑布或泉涌，在不断将阴河泻入湖区，看近处波平似镜，湖底是个死水潭，从高处灌注进来的地下水，都被水潭四周的洞窟排出。

山洞里的石阶没入水中，周围没有道路可以绕行，再向前只能涉水过去，胖子扔石头试了试湖水深浅，就撸袖子挽裤腿准备下水。

孙教授在旁对我说：“咱们要泅渡过去？我……我不会水啊。”

我为难地说：“九爷您是旱鸭子？怎么不早说？要不……您跟王胖子商量商量，他肉多，浮力比较大，说不定可以带着你游过去。”

胖子怎么肯担这苦差事？不过凡是有机会，照例先要自我标榜一番：“胖爷我就是四化建设中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雷锋还背老大妈过河呢？咱背九爷游泳算什么？”随后话头子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实事求是地讲，我这身游泳的本事最近真是有点退步了，孙九爷您瞧这地下水水深得摸不着底，咱游到半路上，万一在湖里遇着有水鬼在水里冒出来拽人脚脖子，您可别怪我不仗义，到时咱只能各人顾各人了，所以我得提前问问您是打算是馄饨还是吃板刀面？”

孙教授怒道：“什么是馄饨和板刀面？打算把我从半道上扔河里？你们这叫卸磨杀驴呀。”

胖子说：“胖爷我是实心眼的耿直汉子，提前告诉你这叫明人不做暗事，这湖水又冷又深，水底下指不定会有什么险情，到时候你要是不愿意让水鬼拖下水当替身，我提前就给您老人家心窝子上扎一刀来个痛快的，然后我再逃，总好过咱俩都死在水里，胖爷这番推己从人的苦心怎么您就不理解呢？”

正当孙教授在地下湖前怯步为难之时，Shirley杨在旁对我说：“咱们没有携带气囊，负重泅渡不是法子，而且么妹儿也不会游泳，真想游过这片水域只能把她和孙教授留下，或者……想办法找到可以渡水的载具。”

其实我也十分清楚水下情况不明，并没有打算直接下水泅渡，当下便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附近搜索，光束一晃，见岩壁上有些模糊斑剥的画迹，仔细一看，似乎是与“乌羊王古墓”的传说有关，那位被民间传说描述成“乌羊王”的人物，按孙教授的分析可能正是“龙川王”，我们姑且按照民间传说你其为“巫陵王”，在“棺材峡”这片陵区中，随处可见移山巫陵王古墓的种种遗迹。

只见那脱落大半的岩画中，多半都是行刑的场面，绘有“腰斩、分尸”的各种酷刑，我心想这可就怪了，难道这地下水洞并非通向古墓，

而是一处古代的“刑场”？

凝神细想，却未必了，按照《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对古葬制的描述，巴蜀巫楚一带，也就是四川湖北地区，在古代有一种墓葬，采用罕见的主从叠压式结构，从葬之事有“陪、殉”两种，殉葬在大多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之人，诸如“奴隶、工匠、刑徒”，他们会在墓主下葬时，同殉葬的牲畜灵兽一并处死或活埋。

在主从叠压式墓葬中，这些殉葬者时骨之所，被称为“乱葬洞”，一般有一十八洞混葬，所以又称“十八乱葬”，古墓主体结构要建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取地脉最善处营建地榭室冥殿，作为殉葬的“十八乱葬洞”。则埋压在墓道榭室之下。

风水形势千变万化，主从叠压式的墓葬一般都有阴河自下贯穿，《易经》中所言“龙跃于渊”，这座“龙楼宝殿”的山川灵气，是自下而上升腾缠绕，古墓下方的乱葬洞则是一处凶穴，从眼前所见来看，“观山太保”是在十八乱葬里留了条道路，想进入上方的古墓，只有从阴河中渡水而过。

乱葬洞共有十八条之多，地下湖积水洞中附近，多半是埋压“刑徒、俘虏”的区域，我请孙教授过来看了看，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

孙教授出于个人习惯，从不轻易下结论，此时他却说我言之有理，古代的确有这种制度，虽然从来没有人发掘过此类墓葬，但史料上有很多佐证可以作为依据，如果能找到大量殉葬刑徒的尸骨，就再没有半点差错了。

于是我们顺着水旁的乱石继续寻找，发现在洞壁上有许多裂缝，里面尽时散乱的人骨残渣，只有牙齿和头盖骨还能辨认，另外还有连接成串的镣铐锁链，都是用来将刑徒一排排地索作一处，“十八乱葬”是盗墓者不发之地，没有任何值钱的明器，可能“观山太保”也没动过这些刑徒的遗骨，只有虫鼠啃噬。

以地形规模来粗略估计，乱葬洞的数十道岩缝岩穴中，至少埋了上千具尸骨，里面还横倒竖卧地，眠着数十具简陋的松木棺材，棺上都缚着锁链，那岩隙深处似乎积怨凝结，至今未散，活人往近处一靠，不由你不觉得心生寒意。

幺妹儿虽然胆色过人，但见这情形可怖，仍然有些惧意，问我世上有没有鬼？

我见满洞都是殡葬者的骨骸，估摸着这回真是已经进入古墓的最底层了，正在脑中推测古墓的具体结构之时，却冷不丁被幺妹儿问了这么

一句。

心想怎么初做倒斗勾当的人，都会有此一问？记得在南海时，古猜也问过明叔这个问题，不过我却不会象明叔那般回答，我告诉么妹儿没什么好怕的，不管有没有幽灵存在，我现在都没办法证明给你看，这世上万事无常，变怪不一，不经意处往往会有天翻地覆的离奇，不是你亲眼见到，由别人空口说出来也让你难以信服，如果世界上真没有欺心不公的事情了，就算到处是鬼又有什么好怕？

我说到此处，心中忽生感慨，自嘲道：“咱们是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跋山涉水，挖空心思要进地仙村古墓这鬼地方，内心深处竟还觉得这种行动特别提神醒脑，是不是有点倒斗倒上瘾了？”

胖子抱怨说：“老胡你又瞎咧咧，我以前跟你说多少回了，暂时不要搞修正主义的倒斗路线嘛，有鬼就有鬼，怕它个撮鸟？再说干事业能不全身心的投入吗？怎么能说是上瘾？这么说的话……太对不起咱们对待摸金事业的满腔热情了。”他拿手电筒照着乱葬洞里又说：“你看这不是有棺材吗？棺材命盖最是厚实宽大，上水就漂，我看能当冲锋舟使……”说着话他就跳进乱石中，去翻那些古旧残破的松木棺材，想拆几块下来扎个木筏，就地取材，总好过回到峡中去搬悬棺。

刑徒骸骨附近的棺材，其中尸首多是些俘虏中有身份的贵族，可作为殉葬之辈，却得不到什么优待，那些松木古棺极其简陋，又被锁链缠绕的年头久了，一碰之下就散，哪还有完好的棺板可用。

胖子接连用脚踹散了几具薄皮松棺，他能挤兑旁人的时候嘴里绝不闲着，又没事找事般地问孙教授，没合适的棺材做“冲锋舟”可怎么办？

孙教授似乎并没听出他这话里有话，没有动怒，漫不经心地：“嗯……这个……这个叠压式殉葬洞是处混葬区域，棺木压尸，尸骨又埋棺木，以前我在河南工作的时候，曾在一次发掘过程中见过殉葬洞底层有矩形木桩。”

我在旁看个冷眼，心想孙九爷这是把下半辈子都赌在了入墓寻找天书的勾当上，做了孤注一掷，输赢都在此一决，竟然对胖子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前大多数时候，他干脆假装看不见听不见，此时甚至还暗示胖子，让其往乱葬洞残骨深处去找保存完好的木料，我忍不住暗骂这厮果然是“假道学”，虽然同情他这辈子遭遇坎坷，却又不免又将他的为人看轻了几分。

胖子在地上翻了一阵，没见有什么木桩子，却找到六七口“朱漆戗

金”的大红棺材，同样缠着铁索，棺体装饰有秘色贝壳，并且描绘着一个钢鬃戟生的神明，嘴里叨着半具血淋淋的恶鬼，跟吃烧鸡般地大口撕咬，显得十分血腥残忍，看那些漆棺形制，都是元明前后的棺槨，众人都觉此事蹊跷，乌羊王古墓的刑徒乱葬洞底下，怎会藏有明代漆棺？不知又有什么古怪，难道地仙村封师古埋葬在此？

孙教授跳下去看了看，说乱葬洞底下被改成“墓井”了，是明代的风俗，这个“井”与金井玉葬的“井”不同，形状也不是“井”，只是指“不下葬直接掩埋”的意思，因为明朝延续了元代的活殉制度，所以“墓井”里所埋之个肯定都是活殉的，你们看这些朱漆棺上都绘着“钟魁吃鬼”，这就是镇鬼用的，不知给“地仙”殉葬的都是什么人，但十有八九，都是活活憋死在棺材里的。

我点头说：“此墓旧址已被观山太保占了，封师古精于数术，他肯定是遵照风水古法，仍然把活人钉在棺材里埋到此处，不肯使陵区内有丝毫的走风露水，朱漆棺材保存完好，咱们正好拿它当做载具渡水。”

棺材浮水本是湘西排教所做的勾当，俗称“抬响轿”，类似的传说我曾听陈瞎子讲过，裹着数层朱漆的棺材，都是密不透水无间无缝，不留缝是防止鬼魂出来，把活人关在里面生生憋闷窒息而死，棺中自然有股怨气不散，所以浮水不沉，不过这都是民间的说法，实际上所谓“藏鬼之棺，能渡阴河”的现象，多半是于棺中腐气充盈有关。

此时要拆解了棺板极是耗费时间力气，倒不如用那抬响轿的法子，把棺木当做“冲锋舟”渡水向前，众人别无良策，只得依着古法施为，能不能行尚且没把握，那朱红的漆棺极是沉重，这才叫“死沉、死沉的”，“亡而不化”的死者诸气闭塞，远比活人沉重，可有道是“偏方治大病”，有时候民间的土法子不信还真不行，拖到水中，棺材硬是不沉。

说起这土方、偏方，有许多都是从旧社会一些教门道门中流传开来的，当年那些充做神棍的“太保、师娘”，常用之来愚弄百姓，但这里边真有管用的，而且效验如神，比如刮风迷了眼，眼里进沙子了立刻吐唾沫，马上就可恢复正常；又比如“打嗝”，一气连喝七口清水即愈，多喝一口少喝一口都不行，只是七口水方可。

这些“太保、师娘”们的偏方，在近代医学上都难以解释，连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明究理，只推说是仙家传下来广济世人的妙法，解放后赤脚医生培训手册里都离不开这些偏方，我这辈子没少见各种千奇百怪的“土法子”，所以我对响轿渡水之事比较有信心，当先跳上去试了试浮力，虽然棺材比独木舟宽不了多少，但地下水水流平稳，乘在上面划水前进不是什么难事。

一口漆棺不够五人打乘，于是又拖拽了另一口下水，我和Shirley杨乘了其中之一，其余三人伏在另一口棺材上，乘棺渡水的事情没人经历过，经验二字无从谈起，也就是仗着人多胆气壮，否则独自一个，谁有胆子坐在装有古尸厉鬼的棺材渡涉阴河？饶是我自认算个心狠胆壮的，可在潜意识中不时有种错觉，总觉得身下的棺材里似乎有东西在动，漆棺附近偶尔有鱼翻出水面，发出“哗”地一声轻响，又见水面上鬼火飘荡，真如进了鬼域冥河一般，在这种诡异莫测的气氛中，周围的黑暗处更显得危机四伏，我不由得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众人用工兵铲拨水划行，寻着水声向前，两口漆棺一时倒还漂浮得极为平稳，忽见数十米开外一片鬼火闪烁剧烈，惨淡的光影中，能隐约看见有一片黑鱼脊翅般的东西，这地下湖的湖面看起来也是黑的，不过那东西身上也有许多亮点，象是有千百只眼睛，此刻正浮在水面上，与胖子三人所撑那口“浮棺响轿”离得渐渐近了。

胖子伸着脖子举了手电筒去照，要看看水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想提醒他小心点，话还没出口，就见那团事物忽地从水中蹿起，冲上了半空。

第二十七章 尸虫

湖面上突然跃起一物，我们身在“冲锋舟”上虽然有所防备，却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都握紧了“工兵铲”，同时将手电筒抬起。

几道光束扫在半空，我随着众人抬头一看，不看万事全消，一看看见了，心中真是又惊又奇，张开了嘴半晌合不拢来，惊得是从湖中蹿到四五米的那东西是条“鱼”，鱼跃出水是常见现象，可这条鱼不是活的，而是三米来长的一条死鱼，这条大鱼都已开始腐烂了，腥气冲天，鱼腹处破了几个大洞，鱼头更是缺了半个。露处白花花的头骨。

奇的是死鱼尸体离开水面后，竟然停滞在了半空，众人无不讶异莫名，这时两具漆棺顺水漂动，又离得近了几分，这才看得更加真切，原来腐烂的死鱼身上，布满了无数奇大的黑蝇，黑蝇大如指甲盖，全都牢牢附着在死鱼上，受惊后裹着鱼尸蹿离了水面，嘈杂着乱作一团，兀自不散，那些硕大的黑蝇身上腐气积聚，带有许多磷化物，飞动起来犹如暗淡微弱的萤火，又好似千百盏鬼眼明灭变幻。

这种黑蝇有个学名称作“大食尸蝇”，虽然名字里带个“蝇”字，实际上却是一种“尸虫”，最喜欢啃吃腐尸，有时候在暴尸露骨的荒葬岗上，也会出现食尸蝇的踪影，但这种生物习性特殊，从不触碰活物，对活人不会构成什么威胁。

以前在潘家园的时候。我曾听过一件关于尸虫的佚事，说是在解放前，有个民间散盗马五子，他常年做挑灯盗墓的勾当，平常只挖些地主富户的小坟，用墓主从葬的首饰银元换些吃喝，没发过大财，日子过得勉强强。

直到有一天，马五子在一片乱葬岭挖坟，无意间寻得一座宋代的墓穴，里面值钱的东西不少。马五子活了三十几岁，从没见过这么多明器，只有他一个贼人根本搬取不完，他知道这事要是让外人知道了，肯定招来祸患，就卷了几件最值钱的金珠宝玉，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没动，打算等到将来手头紧的时候，再来发掘救急。

临走的时候忽然见棺材缝里钻出一只尸虫，马五子就随手把尸虫捏住，当时鬼使神差，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随手从怀中摸出一张油纸，这油纸是用来包猪头肉的，就拿它来将尸虫裹了塞进了墓室砖缝里，他可能是想把那尸虫活活憋死。

然后马五子就盖住盗洞，回到镇上拿明器换取钱财。买房子置的过

起了富贵日子，也娶了老婆生了孩子，等到马五子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爷儿俩都染上了赌瘾。俗话说“久赌神仙输”，何况是他这两个凡夫俗子？

赌钱输赢就好似以雪填井，再没不满的日子，可那瘾头无休无止。直输得失魂落魄倾家荡产，马五子见家中仅剩四壁了。想起以前盗发的那座古墓里还有许多宝货，便带着儿子再去盗取，二人寻路进了古墓，马五子冷不丁想起他十几年前曾把尸虫裹了藏在墙缝中，也不知这会儿是不是成尘土了？便从原处寻找，一找还真找到了，那油纸包原封未动，拆开来一看。尸虫又枯又瘪，几乎快变成纸片了。

但虫肢虫须似乎仍然栩栩如活，他和儿子好奇心起，拿到面前仔细观察，却忘了盗墓的禁忌，活人不得对着死而不化之物呼吸，阳气相触，那尸虫忽然活了起来，一口咬在马五子的手指上，马五子顿时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等他儿子把他背回家中，来不及延请医生救治，便已一命呜呼了。

据说后来马五子的后人就在北京谋生。给琉璃厂的乔二爷做了伙计，这件事是他亲口所述，在潘家园和琉璃场这两大“文玩”集散之地，听说过的人很多，不过大伙都说这段子是假的，没几个人肯信，只当茶余饭后听个乐子。

但我却觉得这件事比较真实，倘若不是亲生经历过的，绝对说不上“海底眼”，尸虫、尸蜡都是墓中化物，精通风水变化的人才知其中奥秘，当年在百眼窟里，我就曾经险些被尸虫咬死，不过尸虫有许多种，“蟹虱、食尸蝇”等物皆为此类，所以在“地仙村古墓”附近见到尸虫并不奇怪，只不知当年马五子所遇是哪种尸虫，各种尸虫习性不同，有得反噬尸体。有的却吃活物。

我们眼前这片乱葬洞里，虽然是虫鼠聚集，事先却没想到漂在湖面的死鱼会引来尸虫啃噬，凭空惹得一场虚惊，这时只见头上那死鱼猛的一抖，大群“食尸蝇”哄然逃散开来，半截腐鱼就势落在漆棺旁的水里，“哗啦”一声溅出一大片水花。

胖子骂了几句，挥铲子撩水，把半空里没逃远的食尸蝇远远赶开，他用力不小，带得身下棺材跟着一阵乱晃。

孙教授是旱鸭子，最是怕水，顿时吓得脸上变色，连忙抓住漆棺上的锁环稳住重心，叫道：“慢点慢点……棺材都要被你搞翻了！”

胖子一脸鄙夷的回头说：“瞧您吓得那副怂样，肯定是不敢吃馄饨，不过九爷您放心。回头要是在水面上撞到鬼拉脚，胖爷就拿板刀面来招

呼您。”

我发觉地下湖水流有异，赶紧提醒他们别斗闷子了，注意前边有急流，话刚说完，临时充做“冲锋舟”的朱漆棺材，便被水流冲击，已经开始失去了控制。

胖子望半空里抛出一枚冷烟火，只见地下积水湖尽头斜插着一片峭壁，石壁上都是泉眼，分布得高低错落，其中两道大泉泉口处各雕有一尊虬首老龙，有两条白练似的小型瀑布，从龙头内倒灌下来，恰似双龙出水。两道水龙当中探出一片类似阙台的奇异建筑，镂造着百兽百禽，那些珍禽异兽都不是人间常见之物。充满了巫邪古国风格的神秘色彩，我心中一动：“这就是乌羊王古墓的墓门？”

巍峨的城阙下有若干石门洞开，洞壁砌有巨砖，极象是墓中甬道。墓门分做三层，最底部的一排城门，都已被湖水淹没过半，地下水泄流之势甚急，漂浮在水面上的漆棺刚一接近，就被湍急的水流卷了进去。

我深知孙九爷和幺妹儿两人不识水性，万一就此坠入漆黑阴冷的湖水里，未必能救得回来，再加上朱漆棺材并非真正的舟船，稍一倾斜就会翻倒，绝不可能指望搭乘棺木顺水漂入洞内，便即打声胡哨，招呼众人弃船登岸。

可此刻漆棺被湖面急流带动，漂流的速度在一瞬间加快，只觉耳畔风声呼呼掠过，两口漆棺在水面上打了个转，互相碰撞着拥入了阙台下的洞口，众人便想跳水逃脱也为时已晚了，只好把自家性命当做白捡来的一般，硬着头皮子伏在棺盖上听天由命。

在一片惊呼声中，朱漆棺椁在墓道中顺流而下，向前疾冲了二十余米，在漆黑宽阔的甬道里，我根本看不清周遭的情形，耳听前边水流轰鸣，想来墓道中段常年被水浸泡，已至整体下陷，在中途坍塌出了一片不小的窟窿，水流贯穿了底层墓室，如果被地下湖水连棺带人一并卷落下去，多半难以活命。

这念头一闪，再也不敢迟疑，招呼孙九爷和幺妹儿，让他们做好准备从棺上跳下水来，此时我身后的Shirley杨早将“飞虎爪”投出，挂在了墓道顶部的券石上，她在身后将我拦腰抱住，二人脚下一松，那口压葬的漆棺，立时被水流卷进了漆黑的墓道深处。

墓道中的地下水深可没腰，我和Shirley杨有“飞虎爪”固定重心，把一只手抠在墓砖缝隙里，急忙再回身去拽孙教授。

这时另一口漆棺正从身边漂过。不料在涌动的水流来势太疾，我把抓了个空。那三人也不及伸出手来，伏在漆棺上从我面前倏然掠过，

我和Shirley杨齐声叫个糟糕，话音未落。他们三人就已随急流落入了墓道中部塌陷的窟窿里。

我眼前一黑，心想这回多半是折了，忙大喊胖子等人的名字，耳中只闻水声轰响，即便有人回答也都被遮盖了，心中慌了一回，随即凝定下来，知道此刻着急上火也没什么意义，只有赶紧下去寻找生还者。

我举着手电筒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推测地下湖前的墓门，已进了“移山巫陵王”陵墓的棹殿，主殿棹室都在这片地下建筑内部，整座古墓采取主从叠压的形势构筑。在分为三层棹殿门前，应该还有一条封闭的嵌石墓道，我们是从那条墓道下的乱葬洞中进入，直接“登堂入室”了，但这里却没有任何“地仙村”的踪迹。

眼下搜救同伴是当务之急，暂且顾不上“地仙村古墓”藏在什么地方了，我和Shirley杨攀着墓墙涉水向前，见墓道两侧设有若干侧室，大小各异的洞室里空空如也。只留下墓墙上的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壁画，眼中所睹，尽是一派被大群盗墓贼发掠过后的荒寂景象，古墓内部甬道交错，纵向的墓道多有塌陷之处，这种情况也是主从叠压式陵墓的一个很大缺陷，所以唐代以后不再采用叠压布局。

由于墓道中水流太急，无法立足。我们只好从侧室中绕行过去，好不容易才从另一侧到得墓道中段的塌陷处，地面砖泥混杂，露出一个直径数米的落水洞，怎么看都象是几百年前的一条盗洞倒塌形成，可能是观山太保从地底打盗洞绕过墓墙倒斗，其后盗洞逐渐坍塌浸水所至。

盗洞下还有另外一层墓室，内部砖倒墙倾，混乱不堪。我向下一张，只见底层墓室中黑水半淹，古墓底层土壤并不坚密，灌下去的地下水都渗入了地底。忽见墓室角落的水面上光束晃动，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正在那打着手电筒东张西望。

我见他无事，才把悬着的心放下一半，朝他叫道：“王司令，你没事吧？孙九爷和幺妹儿在哪？”但落水声极为嘈杂，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在说些什么。看看下方墓室积水很深，就寻个水流不急的地方，同Shirley杨一前一后攀着“飞虎爪”垂了下去。

我摸到胖子身边，见他摔得七昏八素，身上磕破了几块，但头上有登山头盔，肩肘膝盖都着有皮制护具，落在水里没什么大碍，便又将先前的话问了一遍。

胖子使劲摇了摇头，说道：“他妈的，怎么眼前全是金星子？刚才墓道里水流太急了，胖爷我本打算从棺材上跳下来。可孙九爷那老东西怕水，几乎吓尿裤子了，拽了我死活不撒手，结果让他这么一拽，差点

害得胖爷把脑袋撞回腔子里，幺妹儿和九爷这俩旱鸭子……好象掉在水里也没敢松开棺材，要是没在这间墓室里，那就……肯定跟着漆棺漂到附近的墓道里去了。”

我看到胖子没事，估计孙九爷和幺妹儿也不会出太大意外。不过我感觉这座古墓内部似乎不太对劲，空空荡荡的阴冷中投着难以名状的诡异气氛。眼下必须尽快找到其余的人，以免会有不测发生。

积水的墓室中四面都有门洞，其中有面墓墙上绘着一片古怪的壁画，是个面无表情的肥胖妇人，手捧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枯瘦老者。匆忙间也难以琢磨壁画中描绘的是什么传说，只是觉得格外妖异，无意中瞥上一眼就让人浑身都不舒服，不得不尽量把视线避开。

在有壁画的墓墙上，有一道最大的拱形墓门赫然洞开。一米来深的积水向门内缓缓涌动，漆棺落水后，极有可能顺势漂进门后的墓道之中，因为周围的另外几个缺口，都比较狭窄。我们在墓室门前喊了几声，见半晌无人应答，便把头盔上的射灯打亮，各自摸出防身器械，趟着水摸了进去。

墓道里常年浸水，砖墙上有明显的水线，生满了墨绿色的厚苔，黑暗的空气中湿气阴郁，照明射灯的能见度低得不能再低，离开了落水洞向前走了很远，仍然不见墓道尽头。

叠压式古墓独特的结构和风水地脉，使得古墓里的声音只能随地气自下而上传导。置身漆黑阴冷的墓道中，已完全听不到背后墓室落水洞里的声音了，只闻水流泊泊轻响，周围更是惊得吓人，我担心孙九爷的安危，心中不免有些焦躁，正要再次开口呼喊失踪者的名字，忽见距头顶近一米高处的墓道顶上，又有一面斑剥残缺的壁画，与墓室中的风格类似，描绘一个神态如同木雕泥塑般的妇人，张开樱桃小口吐出舌头，她那条鲜红的舌头上盘腿坐着一个老者，那老者神貌似鬼如魅，只不过身形小如胡桃。

在苔痕污水遍布的墓道里，这幅壁画显得格外兀突，我冷眼看个正着，心中着实吃了一惊，走在头里的胖子也说：“老胡，我瞧这壁画怎么如此眼熟，本司令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好象在陕西龙岭见过，你当时还说只有唐朝才有这么肥胖的地主婆子……”

我深有同感。点了点头，脚下不停，边走边问身旁的Shirley杨，是不是觉得壁画很是邪门？怎么看都象是唐代的贵妇。

Shirley杨说：“是很邪，壁画色彩如新，看那妇人衣饰神态应该是唐人，而她舌上的老者简直……简直象是恶魔。”

Shirley杨说，这些壁画都应该是唐代之物，显得与“乌羊王古墓”的历史背景格格不入，想必是地仙封师古从别的古墓里盗发所获，却不知故意将它们藏在古墓最底层意欲何为？要提防这段墓道里有“陷阱”。

我听Shirley杨提及壁画中所绘如同“恶魔”，不觉心下惕然，虽然这个西方化的称呼在我脑海中没有具体形象，可竟然觉得这个词用来形容唐代贵妇舌尖上的“老头”，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干瘦精小的老者两耳尖竖，面目可憎，活象是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

第二十八章 恶魔

“观山太保”发掘各地古墓，将宝货异器填充在“地仙村”中，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应该是某座唐代古墓里的装饰，可我们三人虽然见识古物无数，却也难以判断这两幅壁画究竟是出自哪座“山陵”。

顺着微微倾斜的墓道前行，残缺不全的唐代壁画不断出现，皆是体态丰腴神情麻木的贵妇与那恶鬼般的小老头，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在到处潮湿渗水的环境中，壁画色彩仍然鲜艳如新，我急着找到孙九爷，来不及再去理会墓中邪气逼人的彩绘，只顾着趟水向前，但暗地里提起了戒备之心，不敢有半丝一毫的懈怠。

据我所知，“乌羊王”陵寝底层的墓道，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墓穴结构形式，后世陵墓内部的“金井”正是脱化与此，在古风水术中，“形势理气”四字尚在其次，古代人最注重土壤直观上的“善恶”。

因为无论是否回填墓土，墓址中的土壤仍然会被挖去很大一部分，在“穴眼”处的土壤极是宝贵，故此比较大型的墓葬中都会在底部挖出若干竖井，把将原土的一部分填埋入井，可以保持古墓内部生气不散，又能够作为“排水渠”，侵入底层墓道的地下湖水，十有八九都渗入了那些回填原土的竖井之中，由于地下水常年浸泡，脚下的墓砖都已松动散碎，又隔着积水看不到地形，每走一步都要先探三探，格外地吃力，向前的速度也很缓慢。

我为了不被水下乱石滑倒，不得不贴着墓墙而行，墓砖上阴冷湿滑，呼吸都觉不畅。走不几步，忽听壁中似有声音。我心觉奇怪，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了一听，隐隐听见墓道深处有人呼喊，声音沿着墓墙传导上来，听得虽不真切，却绝对是人声无疑，而且还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们这五个人组成的探险队，只有幺妹儿和Shirley杨是女子，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幺妹儿在墓道远端。赶紧对Shirley杨和胖子说：“你们听听，好象是幺妹儿……”

胖子趴在墓墙上听了一耳朵，点头道：“没错，不过距离可够远的，喊的什么也听不清楚，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在喊救命之类的，咱赶紧过去捞她吧，再耽误一会儿，在这种黑咕隆东的地方，吓也能把我妹子活活吓死了。”

我说幺妹儿那丫头胆子挺大，得过蜂窝山里的真传，还参加过民兵训练，估计不会被吓死，还会喊救命就说明她没什么大事，但没听见孙

九爷的声音，不知那老头现在是死是活。

说着话我正要再次摸索着向前走，Shirley杨却把我拽住说：“不对……你再听听。么妹儿是川音，墓道深处发出的声音却不象，象是……一个中年女子，她在喊些什么我不好判断，但肯定不么妹儿。”

我听到Shirley杨的耳音远远比我和胖子敏锐，但除了她和么妹儿之处，古墓里怎么可能还有第三个女子？而且还是个“中年女子”？心中不禁狐疑起来，如果不是Shirley杨听差了，会不会是地仙村古墓里的“人”？那样的话……是“人”是“鬼”可就难说了，几百年没人进来的古墓怎么可能还有活人？

我又能在墓墙上听了一下，墓道深处那女子的呼声断断续续，似有若无，声音显得缥缈虚空，虽然听不真切，但仔细听起来，真就不是么妹儿的口音，如果让我相信有人在古墓里存活了几百年，还不如让我相信是“幽灵”为祟，但管她是鬼是魅，终须过去亲眼见分晓，便把心一横，壮起胆子趟着水就往里走。

我刚在水中“哗啦啦”趟开一步，肩膀就被人从背抓了一把，此时Shirley杨和胖子都在我身前，我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墓道前方，身后冷不丁来这么一下，使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着实吃了一惊。

我惊呼一声，手抡工兵铲回头看去，只见么妹儿满身湿漉漉地站在我身后，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们做啥子呦？我在后头喊破了喉咙都不等我一等。”

我奇道：“妹子你从哪冒出来的？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墓道前边的喊声不是你发出来的？”

Shirley杨见我和么妹儿没头没脑地问了对方一句，都是不得要领，就让她别急，把话说清楚了，身上有没有受伤？

么妹儿定了定神，说起经过来，刚才伏在棺材盖子上顺流而下，到了古墓的墓道里地下水狂灌倒倾，不知会将漆棺带到什么地方，她当时就想跳下水里逃生，但又不知墓中积水深浅，惟恐溺在水里淹死，等到棺材被水冲入底层墓道的时候，她只觉眼前一黑，放送了双手落进了水里，旋即昏昏沉沉地被湖水带入了侧室，醒过来的时候，见墓门外灯光闪烁，就急忙出来寻找灯光的来源。

当时我和胖子三人正穿过有唐代壁画的墓道，忽略了对塌了一半的侧室进行搜索，直奔污水涌动方向而去，么妹儿自后追赶，但在这条倾斜的墓道中，声音只能向上传导，落差低处完全听不到上面的动静，她只好一路尾随而来，直到我们停下脚步才得以追上，饶是胆色过人，

此刻也不免惊魂难定。

我见幺妹儿无恙，却仍是难以放心，一是孙九爷下落不明，二是墓道深处那女人的呼喊声，果然是另有其“人”，初时我还推测会不会是墓道结构特殊，从而产生了某种扭曲声音的回响，使人出现错觉，误把幺妹儿的声音听错了，可现实情况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因为墓道里那道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仍在持续传来。

我脑中转了一转，闪过一个念头：“墓道深处的女人？莫非就是唐代壁画中的贵妇？”觉得此事匪夷所思，多想也是无用，倘若去得晚了，孙教授可能就真被那唐墓中的女鬼索了命去，事已至此，容不得我们行动有顾虑。我让Shirley杨带着幺妹儿跟在我和胖子身后，四人秉住了气息，在微弱的射灯光束照明下，涉水走向墓道尽头，似乎是感受到了某种惊动，古墓里那女人的叫喊声突然沉寂下来。

这里是间石砌的墓中斗室，室前的墓砖下有回填原土的竖井，在整座古墓中虽然地势最低，但地下水流至此处，都在墓室门前渗入了地下岩缝，墓室里边完全没有积水，两口描有钟馗吃鬼图的朱漆棺材，一东一西地搁浅在墓室中。

只见靠近墓室门洞的那口漆棺上微光闪烁，孙九爷仍然趴在棺盖上，两手还抓着棺板上的铁链没放，他那登山头盔上的照明射灯已经损坏，象鬼水般忽明忽暗地闪着微光。

我看孙九爷身体一动不动，惊道不妙，九爷可能是归位了，众人急忙上前，正要探他脉搏，看看他还有没有生命迹象，谁知孙教授如同僵尸了一般，“腾”地一下，从命盖上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尽是惊恐，倒把我们吓了一跳。

还不等我开口问他，孙九爷就说：“你们……你们刚刚听到没有？这古墓里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知道孙教授可能也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所以才会有此一问，却不当即道破，反问他：“您说的是什么声音？”

孙九爷神情恍惚地说：“好象是……鬼音，没错……我敢肯定是鬼音！我趴在棺材上被湖水一路冲入古墓尽头的这间墓室，头都晕了，也不知是不是昏过去了，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这墓室有人在唱鬼音……”

Shirley杨插口问道：“教授，您常常都说世人不该提及怪力乱神，怎么突然又说刚才听到的声音是……鬼音？”

孙教授说：“怎么？你们不知道么？鬼音是唐代的一种唱腔。在没有

伴奏的静夜里，由女子清音而唱，曲调极尽诡异空灵之能事，模仿亡魂哭泣哀叹之事，现在鬼音中国已经完全失传了，唐代曾经流入日本，日本反倒保留至今，我前年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听过鬼音演出，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了。”

我这才明白孙教授所言“鬼音”之意。不过不管“鬼音”是不是模仿幽灵哀叹的古老乐曲，至少不应该在这古墓里出现，那岂不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鬼音”？

一路上所见的唐代恐怖壁画与早已失传千年的“鬼音”，还有空荡荡的“乌羊王”古墓，不见踪影的“地仙村”，只有前半一半是真的“观山指迷赋”，无数的疑问纠结在一处，完全没有任何头绪可寻，使人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想要盗取墓中所藏的“丹鼎天书”。却又谈何容易，必须再设法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来解开这些谜团。

想到此处，我和胖子等了四下打量起来，想要找出“鬼音”的来源。但墓道尽头的墓室，与整座古墓一样四壁空空。只有些狼籍不堪的砖石瓦器，再不然就是那两口朱漆棺材了。

孙教授身下的棺木仍然封存完好，但另一口漆棺撞上了墓墙，棺木前端裂开一条大口子倒扣在地。从裂开的棺缝中，耷拉出一条干枯僵化的女尸手臂，手上还有玉镯和指环等饰物，被“狼眼手电筒”的光束一晃，显得珠光宝气，分外夺人眼目。

胖子看得两眼发直，咽了口唾沫对我说：“老胡老胡，有道是——荒村薤荔人遗矢，万木萧疏鬼唱歌。难道是棺材里的粽子在唱曲？咱不如当场点蜡烛开棺，把它从棺槨中揪出来看个明白，免得疑心生暗鬼越想越害怕。

我摇头道：“这回进棺材峡倒斗，是奔着丹鼎与周天卦图而来，做正事要紧，最好不要旁生枝节，别管是什么鬼音鸟音，都与咱们是不相干的，要是有什么不放心之处，干脆就放一把火烧了这两口漆棺。”

我一不做二不休，料来那缥缈虚无的“鬼音”是凶非吉，不如设法将这潜藏的危险提前打发了，当下就想过去放火，可等我走到近处，突然见到棺材的底部命板上有些字迹，忙凑到跟前仔细打量。

Shirley杨见我举动有异，也跟了过来，凝神辨识片刻，一字字念出藏在棺底的铭文：“物女不祥……”孙教授趴在棺材上听了一个清楚，惊道：“是观山指迷赋后面的内容？”他正要再问些什么，Shirley杨却对众人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嘘……漆棺里有声音！”

在Shirley杨说话的同时，我也听得棺中有异，那如泣如诉的“鬼

音”再次再现了，忙拽着她向后退了一步，若有若无的声音仿佛一个“幽灵”，使人心惊肉跳，可棺材里怎么会有声音？

孙九爷被面前这违背物理常识的现象惊得体如筛糠，多年以来形成的宇宙观，在这一瞬间都颠覆了，连滚带趴地跳下漆棺，躲到我身后说：“棺材里……是……什么东西？”

我初时的确有些心慌，随即血气上撞，心想棺材里有“人”说话，也无非就是三种可能，第一是真闹鬼了；第二可能是棺材里的人没死，一直活现在；第三是棺材里有部“录音机”，胡爷我这辈子什么怪事没见过？唯独就这三样事没见过，今天就他妈见识见识，也教耳目亲奇，将来可以多些与同行们盘道的“谈资”，而且此时不能显出恐慌之情，免得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幺妹儿与孙教授，于是告诉他们说：“我看那压葬的棺材里很可能有一部老掉牙的录音机，你听它咿咿呀呀的动静……播的多半是小寡妇哭坟的戏文。”

第二十九章 鬼音

孙教授说：“现在不是胡说八道穷开心的时候，古墓怎么可能会有录音机？”胖子趁机说：“这是胡八一同志源于缺乏知识、迷信、痴心妄想，而产生的原始奇思怪论、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幼稚想象，谁相信谁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我说古墓里怎么就不能有“收录机”？在工兵部队的时候，听一位地矿专家说，在深山的洞窟里有种特殊岩层，这类岩层中含有什么“四氧化三铁”还是什么“三氧化四铁”，它产生的磁场，可以成为自然界的录音机，晴天白日听见山谷里雷声滚滚，就是这种现象作怪，我估计棺材里可能藏有这种特殊物质制成的“明器”。

胖子不知我说的是真是假，一时语塞，找不到话来反驳，只说：“要真有那种古代录音机，可值老鼻子钱了……”

我见那棺材里的女人哭腔始终不停，着实教人心里发毛，就招呼胖子一并上前，想拔掉“命盖”看个究竟，我们点了根蜡烛就要动手，但走到近处仔细一听，我才发现那奇怪的声音，不是从棺材里发出的，而是来源于棺下的墓砖深处。

刚把朱漆棺材挪开，那缥缈的“鬼音”随即中止，空虚的鬼腔似乎从风中而来又随风而去，没在空气中留下一丝踪迹。我和胖子趴在地上听了半天，始终找不到来源了。墓砖厚重坚固，连撬开几块翻看，地下都只有积水浸泡的淤泥。

Shirley杨说：“老胡你们别忙活了，那鬼音倏忽来去很不寻常，我想不会是存留在特殊岩层中的声音，眼下还是先找地仙村古墓要紧。”

孙教授也说：“此话在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座古墓的地宫被盗发了几百年了。如今什么也没留下，想找到地仙村恐怕还不知要费多大力气，对了……压葬的棺材底下刻了什么字？是不是观山指迷赋？”

地仙封师古自认是得道的仙家，所以他的陵墓与常人不同，寻常的墓葬都是希望永久性封闭，让外人永远见不到墓中之物，可封师古的地仙墓，却是要度化众生得道的去处，他曾留下“观山指迷赋”一篇。除了封氏后代，那些一心求仙的信徒也可依照指引进入古墓，不明底细的外人想进墓中盗宝，却难于登天。

根据在“棺材峡”的种种遭遇来判断，我们所掌握的“观山指迷赋”，只有当年封团长亲口告诉孙九爷的那段是真，而其余所见半真半假，往

往都是将人引入绝路的陷阱，所以我一度认为，既然无法判断“观山指迷赋”的真假，还不如依靠自己的经验，不去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提示误导。

但在以“观山神笔”画出墓门之后，我们才知道以往的经验 and 见识，在“地仙村古墓”里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难怪当年搬山卸岭的魁首，都称“大明观山太保所做的勾当，连神仙也猜他不到”，我如今却想说：“观山太保所做的勾当，只有疯子才能理解。”

此刻进了空无一物的“移山广德王古墓”，虽然墓室空空如也，但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却层出不穷，我们的装备和精力，都不允许我们盲目地搜索整个地宫，“归墟卦镜”似乎还可以再使用一两回，不过一旦镜中海气散尽，我就彻底无牌可出了，事到如今，只好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观山指迷赋”的玄机之中。

我把这个设想同众人一说，Shirley杨和孙教授等人全都点头同意，但前提是压葬的朱漆棺材底部，阴刻的字迹是真正的“观山指迷赋”。当下众人便合力翻转棺木，将棺底污泥脏水抹去，仔细辨认那些字迹。

一看之下，两口漆棺完全一样，底部都刻有“物女不详，压葬而藏；南斗墓室，照壁降仙；烛尸灭灯，鬼音指迷”之语。

明代的漆棺，都是以“压藏”的形式埋在乱葬洞中，仅被我们发现的就有七八口这样的棺木，按葬制应该是“俘虏、刑徒、奴隶”之人的尸骨，但我好象从来没听说“物女”是什么，就对孙教授说：“九爷您是老元良了，在您面前我们不敢乱说，可知道这所谓的物女是什么人？棺底这些文字是不是就是观山指迷赋？”

孙九爷虽然气量偏窄，对“虚名”执着得近乎病态，但他研究龙骨天书，不仅把那如山似海的史料经书翻了个遍，又利用收集甲骨的机会，深入山区乡下，在田间地头捡过无数“舌漏”，要真论起杂学来，还真没见有谁及得上他。

孙教授果然知道“物女”的来历，他说在中原地区，旧时流行各种请神降仙的事情，降下来的仙五花八门，什么乩仙、狐仙乱七八糟地，九成九都是神棍故弄玄虚，专门唬骗愚妇的，不过信的人还真多。

很多年前，在孙教授年轻的时候，就亲自碰上过一回，当时还没解放，天下大旱，有个陕西老头自称能请龙王爷上身，只要善男信女们肯出钱，保管三日内普降甘霖，为了让老百姓相信他真有能耐请来东海龙王爷，就吞符念咒，一会儿的功夫就翻白眼吐白沫，口中念念有词，声称自己是东海龙王敖广，有谁问他什么，无不对答如流，一时信者云集，争相跑拜。

当时孙教授看个满眼，开始也不由得不信了，可后来一琢磨不对味儿，哪不对？龙王爷的口音不对，一嘴的陕西方言，东海龙王怎么可能说陕西话呢？肯定是那神棍不会说“官话”，虽然装模作样充得煞有介事，却改不了他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嘴乡音。

后来也见过许多类似请神的伎俩，可孙教授再也不肯信了，但凡天下的事，最最怕人冷眼相看，所以才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真到解放后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文物的机会多了，才听说这请神降仙的风俗，是打“汉武帝”那里流传下来的。

据说汉武帝死了个心爱的妃子，使得他茶饭不思，有“异士”称可以请那妃子从阴间前来相见，便设一白帐，帐后架起灯烛，请武帝王在其中，不多时那妃子的身影便浮现在白帐幕上，音容笑貌一如往日，汉武帝大悦，重赏了那名术士，这就是请仙降仙的起源，后来演变为灯影戏，表演者大多擅长“口技”，能够“一口唱出千古事，两手控得百万兵”，可也常有江湖术士以此道愚弄百姓骗取民财的。

所以“降仙”之事，在中国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古老历史了，世上的事，有了真的就有假的，除了神棍之外，也常听人说真有些灵异显现的，容不得人不信，想请真仙，就得有按宣引圣的器物，所谓“物女”就是女尸，不过并非普通的女尸，生前是专门降仙附体的“师娘”，这种女人由于经常被“仙、妖、鬼、魅”之属上身，所以被视为通灵之体，不是善物，所以不能按正常葬制入土为安，否则其尸会被妖物所凭害人性命，但请真仙动大咒的时候，必先焚化她们的尸体，作为降仙前的灯引，在陕西秦岭和巴山蜀水间确实曾有这种习俗，只不过孙教授没亲眼见过，不敢说是真是假。

孙教授又说“观山指迷赋”的内文，半通非通，不文不俗，涵盖着数术五行，以及许多民间传说一类的历史典故，一般的凡夫俗子，又怎知晓这些事情？多半连听也未曾听过，那些求真之輩想进地仙古墓，就必须解开这些暗示之迷，一路上免不了穿危涉险，历经种种生死考验，可是要不硬着头皮去破解“观山指迷赋”，难道就此无功而返不成？这半年的努力可都付诸东流了，干脆就继续冒险做到底，那句“烛尸灭灯”，肯定是让人烧了“物女”的僵尸，不如依法施为，引得古墓里的“鬼音”出来，听听那仙人如何指点迷津。但“南斗墓室”又是在哪里？孙教授就猜想不出了。

我说“南斗墓室”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古墓内的诸间墓室，如果是按星图布置，要取上北下南之理，最底层的这间墓室就是南斗之耀，是用来藏纳陪葬刀剑兵刃的所在。而且咱们都听到墓中“鬼音”就是从此传

出。墓室四周的墙上还嵌着石块代表星图，这是无须多疑了。

心想这事有点悬，不过照前例来看，“观山指米赋”中的暗示，往往不可以正常思路揣摩。没有亲眼见到之前，很难预先作出判断，也无法辨别暗示的真假，一旦照此做了，说不定会惹出什么大祸来亦未可知。

我咬了咬牙，暗想那点蜡烛的勾当，历来是“摸金校尉”本等的勾当，有我们这五个在此，怕它怎地？而且我也十分好奇，难道下了引子，当真就能降下仙来？墓墙里飘忽不定的“鬼音”又是怎么回事？

我横下心来，当即将那口被撞破了的漆棺命盖揭去，里面的女尸并不是平躺侧卧，而且果然是穿着明代服饰。据孙九爷说衣服是“比甲”，那是明代无袖女装，套在长衣之外，也是马甲的前身。内衬“水田服”，又名“水田衣”，是明代女子流行的杂色拼织服饰，脚穿的是“弓鞋”，因为明代妇女多缠足，弓鞋亦缠足女子所穿之鞋，形似弓，有底。不缠足的妇女也有仿制类似款式的木底鞋。

我并没有仔细去听孙九爷滔滔不绝的历史考证，因为棺材里的情形已经吸引了我的大部分注意力。只见那棺中女尸张着口瞪着目，面容都已扭曲了，棺盖内侧都是被纵横的痕迹，上面还有乌黑干涸的血迹，想来是生前被活活钉在棺材里，至今一见，仍可想象其状之惨，竟被充做了在古墓中寻道之徒降仙请神用的“油灯”。

Shirley杨见女尸腰上挂了一面铜牌，牌上有“观山师娘”四字，不禁叹了口气，对我说道，这些“物女师娘”，皆是明代衣饰，又随身带有腰牌为凭，应该都是地仙封师古的同伙，她们大概死到临头才知道被封师古当成了殉葬品，这么残忍的事情哪里会是仙家所为？实是坠了邪门歪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仙”与“妖”虽是有云泥之别，其实只有一线之差，进一步是仙，退一步就是妖了。

胖子看那女尸身上首饰不少，便想要摸师娘两件东西当作“小纪念品”，孙九爷拦下他说：“大事当前，别想着发邪财了，按古代方术的伎俩，尸体身上的衣服首饰里，可能藏有梵烟香蜡一类的药物，一同点燃才会引地鬼音出现，否则烧普通的尸体就能请仙了，可别因小失大。”

胖子正色说：“谁想着发歪财了？胖爷我这不是想给她归拢归拢吗，您说这师娘老嫂子招您惹您了，您为了一点私心，就非要点火烧了人家？还不允许胖爷帮她整理遗容？旧社会军阀土匪横行霸道压迫人民，可他们也没您这么不讲理的……”

孙教授知道跟胖子这种人没理可讲，赶紧抽身而退，连说：“算我没说，算我刚才没说还不行吗？你就快点火吧。”

这时我见么妹儿显得有些心虚，知她从没做过这种勾当，难免心里发慌，就同胖子把女尸体摆在墓室当中，我拿着打火机准备点火，动手前先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让他对那女尸交了几句，其实都是让活人安心的说辞，胖子也不推辞，声情并茂地对着那女尸说道：“老师啊老师，我们敬爱的老师，我们知道你的灵魂早就进入了天堂，可是……可是……可是在这个冷酷而又残忍的现实世界中，我们还离不开你，需要你的肉体来照亮黑暗寻找光明，为了追寻光明的春天，我们的鞋底都已磨穿……”

我见胖子说得嘴滑，竟把师娘称为了老师，而且说得内容也不太靠谱，当下就不让他再接着抒情了，伸手点了火头，那具尸体的衣服干枯如蜡帛，遇火便燃，火势立刻“噼噼叭叭”地烧了起来。

第三十章 肚仙

我们事先尽量设想了各种应急方案，万一有什么不测发生，无不全身而退，早把另一口漆棺横在墓室门口作为障碍，众人在尸体燃烧起来之后，都躲到棺后的墓室门洞中，并且关闭了一切照明工具，掩了口鼻，秉息凝神地盯着墓室门洞中的火光，明知有事将要发生，难免有些紧张，心口砰砰直跳，只等古墓中的“降仙”出现。

烈焰雄雄，把墓室中照得一片明亮，那具“观山师娘”的僵尸遭火焚烧，尸筋不断收缩，平躺的尸体在火中“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尸体裹着火焰抽搐颤动，一时间光影摇曳。我们伏在墓室门洞里窥视动静，却完全感觉不到火焰的热量，反而周身都生起一层毛栗子出来，恶寒之意直透心肺。

奇怪的是那具尸体被火焚烧，却并未产生烟雾，也没有浓重的焦臭气味，反倒是有一缕隐隐约约的冷香气息，正诧异间，忽听墓室四壁间一阵悉悉挲挲的轻微响动，我心中暗道这是正点子来，悄悄对众人打了个手势，让他们提起精神仔细看着。

只见在那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下，南斗墓室的墓砖缝隙里，接二连三钻出许多体形瘦小的“陵蠹鼠”来，这种灰鼠生活在阴暗的地下，因其喜食“脱胎虫”，脱胎虫也称“陵蠹”，故而得名。

“乌羊王古墓”如今已成了虫鼠之辈的巢穴，那些灰鼠原本十分惧火，但似乎受不住焚烧物尸体所产生的香气，数十只陵蠹鼠绕着尸体围成一圈，伸头探脑地伏在地上，群鼠目光闪烁，又惊又怕地盯着火堆。

我不知那些老鼠在搞什么名堂。也想不出古墓里如何有“降仙”出现。那若有若无的女鬼哭腔，究竟是从什么东西上发出来的？心下疑惑重重，眼前的景象更是离奇诡异，如同置身与迷雾当中，愈发的摸不着头脑了。

我感到身旁的幺妹儿瑟瑟发抖，她这种山里人，从来都是相信“降仙请神”之说，虽然现代此风已然不盛，可在荒僻地区，仍然是有人从骨子里信服，而且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所谓的“降仙”，百分之九十九请不到真仙，一是这世上未必真有仙家，二是请降之术近乎行巫，真有仙家也不一定应念而来。

请上身附体的可能都些“狐、黄、白、柳、灰”之属，也就是“狐狸、黄皮子、刺猬、长虫、老鼠”一类的生灵，因为此辈狡猾，最具灵性，所

以合称“五通”，取通灵之意，也俗称“五大仙家”。有道是“物老为怪”，那生灵活得年头多了，就擅于蛊惑人心。在民间普遍有“五通”成精为仙的说法，请降来的要不是这“五通”，也可能是些孤魂野鬼。这些东西很是难缠，不扒你层皮，就别想打发走它们。

这些传说我多曾听说过，连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却从没遇到有真实可信的“请降”之事，以前听闻的种种乡间野谈，在我脑中五五浮现，此刻见墓室里的灰鼠从四面八方的砖缝里涌出，转眼间已不下上百只了，我冷不丁冒出一个念头：“想那老鼠乃是五通里有一号的灰家，在南斗墓室中把女尸当做蜡烛燃烧，引得古墓中钻出许多老鼠，难不成以鬼音指迷的真仙就是灰鼠？它会不会附在我们这五个人的身上？”

我想到这里竟是心惊不已，不觉出了一身白毛汗，但此时墓室中又出现了一些异动，却与我所料截然不同，在棺后借着火光看得清楚，那情形让我心头骤然一紧，暗道不妙，墓室中怎么会出现如此可怕的东西？

原来那墓室中尸体遭火焰焚烧，火势已自烧到最盛之处，那具物女的尸身几乎成了一枚蜡烛芯，躯干头颅都熔作赤红的焦炭，暗红色的火光映在墓墙四壁，只见西墙的墓砖上显出一个漆黑的人影，体态丰满肥胖，看起来是个贵妇的侧身像。

鬼影般的妇人轮廓，十分酷似我在墓道里所见的那些唐代壁画。我心下又惊又奇，原来南斗墓室中果然藏着一些唐代的妖物，多半是“观山太保”从哪个唐朝古墓里挖出来的，可壁画中描绘的情形到底是些什么？

我看棺后的胖子有些按捺不住了，赶紧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沉住气静观其变，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最佳时机，这时么妹儿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景象，显得极是惊讶，多亏孙九爷手快，一把捂住了她的嘴，她的一声“惊呼”才硬生生咽了回去。

Shirley杨也对我打个手势，让我快看墓室里边，我心知有异，急忙定睛看去，只见尸身上燃烧的火焰逐渐暗淡下来，满室灰鼠都如喝醉了一般，一摇三晃，缓缓爬向墓墙前方，不知是哪只老鼠触发了暗藏的机括，猛听“咔”地一声轻响，墓室那面有“鬼影”浮现的墙壁上，忽然缓缓转动起来，原来是一道“插阁子”的机关墙。

随着一阵悉悉挲挲的怪异响动，暗墙后是一个端坐的女子，衣饰装束皆如唐时，那女子厚施脂粉，妆容妖艳，满身都是白花花的赘肉，皮肤红润细腻，似乎吹弹可破，但神姿消散，完全没有活人那股生气，一看就是一位唐代僵人。

那鼠显得战战兢兢，纷纷拖着鼠尾，对着那具唐时古僵拜伏在地。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幕。记得搬山道人的分甲术，乃是善用世间万物的生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制，老鼠的天敌极多，猫蛇之物都以鼠类为食。据说老鼠遇猫，是闻声便伏，只要听见吃过百鼠的老猫叫声，灰鼠就吓得趴地上动不了劲了，但这种事只是民间传说，吃过多少硕鼠的老猫也不可能一叫唤就把耗子吓死，而且那从唐代古墓里挖出的僵人，对于老鼠来说又有什么好怕？

我心中恍惚，就在这么一走神的功夫，就听那唐装贵妇般的僵人好象突然冷笑了一声，我只觉头发根子都“刷”地一下同时竖了起来，但既是打定了主意要窥其究竟，只好横下心壮着胆子伏在棺后一动不动。

这时就听那唐代古尸发出一阵鬼腔，如泣如诉缥缈虚无的“鬼音”，再次在墓室中出现。我心想僵尸真能唱曲不成？睁大了双眼竭力去看，一看更是吃惊，那体态臃肿的僵人身不动口张，而且背后就是岩壁，一缕缕鬼音都是从僵尸肚腹中传出。

我暗道作怪了，原来吟唱鬼音的竟是“肚仙”，那也是请降的一种异术，听说会请“肚仙”的人，都是会“腹语”之术，利用“腹语”说话可以不用张嘴，不知究竟的人，当面见着这等奇事，自然是相信那术士肚子里有位“神仙”。

但眼前所见却是古怪得令人费解，使腹语请降“肚仙”的怎么可能是一具尸体？死人的肚子里还会发出声音？

断断续续的“鬼音”在我听来简直就是“荒腔走板”，我连听京戏都不太懂，哪里听得出失传千年的“鬼音”是什么内容，听了一会儿，被那古怪的声音搅得心下逐渐焦躁，正想从棺后的阴影里走出来，把那唐代古墓里的僵尸揪出来看看是什么作怪，却见一旁的孙九爷猫着个腰，正用荧光笔写了许多字在漆棺的棺板上。

我见孙教授支着耳朵的样子，多半是他听清了“鬼音”中的内容，为了防止听漏了，就把听到的内容临时记录在了棺材板上。

孙教授写的字迹虽然潦草，我却仍可辨认，低头一看，他写的是“巫峡棺山，地仙遁隐；群龙吐水，古墓遗图；武侯藏兵，棺楼迷魂；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

Shirley杨等人也看到了孙九爷的举动，众人心口砰砰狂跳，一来庆幸孙教授能够听懂“鬼音”古曲；二是“观山指迷赋”后边的内容，深意藏玄，令人难思难测；另外如何确定这段“观山指迷赋”是真的，万一是一幽灵做祟，搞出一些假象来迷惑盗墓者，象此前所遇的那座“无影仙桥”一

般，再次把人引入绝路送死怎么办？

我又惊又喜，又是满心的疑惑，听得墓室中鬼音渐渐微弱下来，便立刻把注意力从棺材上移开。继续去窥探墓室中的动静，就见墓室中的灰鼠们，正鱼贯钻进墓墙后的暗室，它们就如同受到了催眠一样，爬得那唐代古尸满身皆是大小老鼠，唐代贵妇尸身的口部突然张开，从中探出一只干枯的爪子，揪住其中攀到头脸处的一只老鼠，一把拖进女尸嘴里。随着那只灰鼠“吱吱吱”的绝命惨叫声，瞬间就从僵尸口中淌出一缕污黑的老鼠血，只剩了一条鼠尾在它口边不断抽搐，鼠尾的抖动越来越是微弱，象是用来计算死亡的钟摆，无机地摇晃着。

我想起唐代壁画中在那贵妇舌尖打坐的精瘦老头，不由得毛骨耸动。在心里打了个颤，此时不知是谁藏得久了腿脚发麻，或是被那僵尸吞吃老鼠的情形震慑，忍不住挪了挪腿，伸腿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漆棺，发出一声动静，墓室里燃烧的尸体跟随着熄灭，眼前一片漆黑，等我再打开战术射灯看时，南斗墓室中只剩下一具烧成焦炭的物女尸骸，墓室暗墙已经闭拢，刚才混乱的群鼠都没留下一丝踪迹，好象适才什么都没发生过，要不是还有孙教授写在漆棺上的数行字迹，真会使人以为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心中的骇异之情，久久不能平复。

孙教授长出了一口气，靠着漆棺坐到地上，对我说道：“刚才在墓室中的是不是肚仙？我紧张得连神经线都快绷断了……”说罢，他自己反复念了几遍“肚仙”的指迷之语：“巫峡棺山，地仙遁隐；群龙吐水，古墓遗图；武侯藏兵，棺楼迷魂；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这些话都是何所指啊？什么是武侯藏兵？古墓遗图又在哪里？”

我见孙九爷正自揣摩“观山指迷赋”，现在不好打断他的思绪，就站起身来向有暗阁的墓墙走去，刚走出一大步就被孙教授一把扯住。

孙教授问我道：“胡八一，你去哪？”他不等我回答，又说：“我想我已猜出些眉目了，结合我以前搜集整理的资料来分析，这段指迷赋应该是说地仙村藏得十分隐蔽，外人绝难寻访，好象还说古墓的群龙吐水处，遗有地仙所绘的一幅地图，在棺材楼里找到生门，就能发现地图了。你想想……乌羊王地宫有三层墓门，高处有雕刻苍鳞老龙的瀑布，咱们应当立刻去那里取出地图，然后……”

我推开孙教授拽着我的手说：“先不忙着去，这段观山指迷赋真伪难辨，要是瀑布处有陷阱埋伏，咱们轻易过去岂不要吃大亏？胡爷我得先在这间墓室友里调查调查。”

孙九爷奇道：“调查？你要弄清那墓墙后边的古尸是什么来历？”我

点了点头：“肚仙之事格外蹊跷，不看个明白，我终究是不能放心，唐代的僵尸腹中即便真有肚仙，它又怎么会知道明代的观山指迷赋？反正早已失传的鬼音象是猫哭耗子叫，根本不象是人类的动静，我是连半个字也没听清楚，现在要不冒险查个水落石出，今后的行动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我心意已决，任凭旁人说出天来也不会更改，下意识地按了按携行袋里装的种种僻邪之物，对胖子和Shirley杨一招手：“上吧。”我们三人做此等勾当都是老手了，彼此间的默契也是外人难及，根本无需临时部署，当即从容地绕过漆棺进了墓室，打开战术射灯走至西侧墓墙近前，在墙壁上筑篱式地搜索机关，想要把机关墙重新翻转开来。

我从左到右，又从上到下摸索了一个来回，不见有什么机关，石墙厚重，凹凸不平之处颇多，正在我苦于无从着手之际，Shirley杨低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有没有发觉……孙教授的行为太反常了。”

第三十一章 行尸走肉

在我看来，孙九爷的行为从来就没“正常”过，世上之人莫不为“名利”二字所累，为了一些虚空的浮名抛家舍业，更是不择手段地捏造谎言，下作到连他自己的老朋友陈教授都骗了，而且性格偏执，竟然跟个贼一样，在深更半夜里悄悄翻窗户溜进博物馆，进行所谓的“考古研究”，试问他这种人的行为，能用“正常”形容吗？

但Shirley杨想说的似乎并不是这些，她不想引起孙教授的注意，只是压低了声音告诉我：“刚才大伙在棺材后边的时候，我看见孙教授从……从他自己的耳朵里掏出一只苍蝇。”

我闻听此言，险些一头栽到墓墙上，这厮也太不讲卫生了，多少年没掏过耳朵了？要不就是患有中耳炎，耳道里化了脓发臭，都招苍蝇了。

Shirley杨显得有些迟疑，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只是让我留心注意就是，我知道她肯定是发觉了孙九爷有些反常之处，只不过她怕我和胖子对孙教授作出盲目的举动，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她还不愿把事情挑明了。

我想起孙教授确实患有中耳炎，而且此人常年埋头工作，向来不修边幅，也不能因为他不讲卫生的原因，就把他从这次行动中开除掉。Shirley杨并非是那种挑剔细节的人，既然说出这番话来，想必孙教授的举动确实有异状。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心中猛然打了个突，转头问Shirley杨：“你说孙九爷耳朵里的是什么？古墓里的食尸蝇？”Shirley杨对我轻轻摇了摇头，适才墓室门前火光昏暗恍惚，不敢轻言确认。

她如此说，我只有当做孙教授身上出现的就是“食尸黑蝇”，在这座被“观山太保”盗发空了的“乌羊王陵寝”中，凡有尸骸处便有“食尸黑蝇”的踪迹，包括那些死鼠死蛇，以及水潭里的死鱼，无一例外的都成了黑蝇的食物和产卵地，“食尸黑蝇”不比普通昆虫，它只接近尸体，孙教授身上为什么会出现“食尸蝇”？难道他已经死了？一具死尸又如何能够跟着我们一路进入古墓深处？

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闪过，按“摸金校尉”盗墓发冢所遇“尸变”的观点来说，死而不化谓之“僵”，死而如生谓之“行”，难道孙九爷竟然是具“行尸”？想到此节，我只觉一股寒意从头顶顺着脊梁直贯足心，

下意识地回头瞅了孙教授一眼。

一看墓室门洞处的孙教授正自盯着我看，他神色如常，在一副古板表情中，带着几分略显神经质的眼神，显得有些愤世嫉俗，在直观上使人觉得不太亲切，和我在陕西古田县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我这才把心放下，暗想：“墓室里阴晦潮湿，生气龙脉早已经破了，死鼠死虫所在皆有，漆棺里的物女尸首也会招来黑蝇，我们和那些古尸骨未寒屡有接触，身上难免带有一些尸气，怎能只凭一只食尸黑蝇，就断定孙九爷就是行尸走肉？”

我心中颠过来倒过去转了几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毕竟万里还有个一，“万一”孙九爷真是“行尸”怎么办？“黑驴蹄子”专克僵尸，听说也能对付“行尸”，据传“行尸”乃是尸化妖物，说话行为都和活人一样，却是专要吃人心肝的魔头。当年我祖父胡国华就遇上过这种事，凡事就怕先入为主。我脑中有了这个念头，就总觉得孙教授有问题，就想示意 Shirley 杨和胖子帮我动手放倒他。

Shirley 杨说：“你千万别轻举妄动，也许古墓里除了尸蝇，还有别的飞虫，我只是想提醒你留意一些，棺材峡中多有古怪，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咱们这次的行动可能不会顺利。”

我点了点头，决定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孙教授就是尸妖之前，暂且耐住性子先不发难，有“摸金校尉”的“黑驴蹄子”在手，但有凶险也可确保众人全身而退，我怕他怎地？

这时孙教授在墓室门前催促我们：“怎么样？找到什么了没有？我估计那肚仙可能是种幻术，在南斗墓室中燃烧物女尸体就会现形，在古代确实有利用焚香催眠的方术，恐怕这间墓室里未必真有什么腹藏肚仙的唐朝僵尸。”

我闻言一怔，觉得此事之奇实难思量，对孙教授说：“以前的古墓有种防盗手段，是在墓室里的油灯、蜡烛、清水、美酒、丹药之中，藏以毒药或蜃雾迷香，一触即发，可使人遭受圆光制幻，封师古竟然能将观山指迷赋用障眼法般的幻术藏在墓室里？是怎么做到的？”

孙教授说：“那伙观山盗墓的术士，其所作所为多不是常人所想，我要是知道其中奥秘，直接就奔地仙村里去取周天卦图了，还跟你们在这空空的地宫里乱转什么？”

我和胖子等人，见最下层的南斗墓室里找不到什么线索，就只得按孙九爷的提议，前往古墓最高处的“群龙吐水”之处。“乌羊王古墓”主从叠压，墓室众多，廊道曲折，但格局不离风水古法，是以星宿斗方位排

列。我带着众人穿行其中，并不担心迷失路径。

所有的墓道都要穿过墓主的“椁殿”，走到中层椁殿之时，只见巨石砌成的冥殿内，也是一片混乱，石奴石兽倒了满地，墓墙上至今还留有凿取金珠的痕迹，殿中一口硕大的石椁，椁壁上浮雕着巍峨险峻的山川，数重棺椁命盖已被揭开翻在一旁，里面的尸首明器全都不见了。

胖子还不死心，打着手电筒拿工兵铲在里面来划拉：“这伙观山倒斗的孙子，搞起三光政策来比日本鬼子还狠，连点渣子都不给咱留下……”

我对孙九爷说，“整座陵墓几乎都是空的，按照那些民间传说，当年地仙封师古是带了上万人进入古墓躲避兵灾。人过一万如山如海，那么多人都藏哪去了？”

孙教授苦思片刻，才说：“棺材峡中有许多巫盐矿洞遗址，山里的洞窟极多，想来地仙村是在乌羊王地宫附近的某处洞窟里，咱们想找到它的位置还是要依靠观山指迷赋，除此以外应该没别的办法好想了。”

孙教授认为“观山指迷赋”这条线索非常重要，他在劳改农场的朋友封团长，也未必知道此赋全篇，因为一路下走下来，从隧道入口处的无名尸体处，直到“无影仙桥”以及“观山神笔”，最后是墓室里的“肚仙”，每一处都藏有一段“观山指迷”的暗示，地仙封师古这样做，肯定是出于担心泄露墓中机密的考量，可谓是“处心积虑、谋划深远”。

现在从肚仙处寻得这段“观山指迷赋”，应当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巫峡棺山，地仙遁隐；群龙吐水，古墓遗图；武侯藏兵，棺楼迷魂；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这段暗示，好似玄机深妙，教人无从揣摩。

我们对“观山指迷赋”之言完全难以理解，只好商议着临到近前再做计较，而且我还十分怀疑，假如是孙九爷听差了其中内容，一字之差，可就是谬之千里了，到了古墓群龙吐水之处，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等着我们？

这时么妹儿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她说“蜂窝山”里的手艺人，专做“机簧、销器、转芯锣丝、八宝暗轴”，甚至可以设计一些构思绝妙的城防工事，所以这一行里的人，最起码都具备“扎楼墨师”的本领，还要懂“五行八卦”的生克变化之理。

“蜂窝山”中历来都有两位祖师爷，一位扎楼的老祖宗“鲁班爷”，另一位是设计“木牛流马”的诸葛武侯。

“蜂匣子”里有一本压箱子底的秘籍，叫做“武侯藏兵图”，可以按图

打造木人木牛，机括原理类似于做运输粮草的“木牛流马”，不过都是藏兵图里的机簧销器，全部是杀人用的机关，按照古阵法生克之道排列埋设，根据地形地势的变化，可以筑楼藏兵，亦可起墙藏兵，最是神妙无方。

可正因为这套机关图谱是“蜂窝山”里的“镇山之宝”，所以流传不广，在宋元之际就已失传了，世上再也没有人会打造“武侯藏兵楼”。幺妹儿听孙九爷反复念叨“武侯藏兵”，就将此事相告，也许“观山指迷赋”中提及的“武侯藏兵”，就是那种神秘无比的杀人机关，因为“观山指迷赋”后文也提到了“生门”。

“蜂窝山”的李老掌柜曾给幺妹儿讲起过，“武侯藏兵图”中必有一个机关总枢为“井”，不把它“枢井”拆除掉，就会被层出不穷的机关陷阱下毙命，此“井”必在生门当中，但井有“明、暗”之分，如果是暗井，就很难寻到，而且根据不同的构造设计，只有掌握机关图的人，才知道真正的“生门”所在。

“观山指迷赋”最后这句“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大概就是指“暗井”方位，但以幺妹儿所知所学，就完全不知“两万四千，百单有七”之语是何所云了，并非是“蜂匣口诀”中的内容，即便换了李老掌柜在此，也多是半猜解不出。

我想起卸岭盗魁陈瞎子，曾在民国年间大破瓶山机关城，按他所述那座“瓮城”应是属于“明井”销器。在倒斗行里，常有在古墓王陵中遇到藏兵楼陷阱送命的盗墓者，但真正见过实物的人应该很少很少。

明代“观山太保”专盗古冢，保不准就从哪座山陵里，挖出这么一套“武侯藏兵图”的机关，藏在“乌羊王地宫”里作为地仙村的一道夺命屏障，不解开“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的暗示，怕是过不了这道“门坎”。

众人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对此束手无策，连“蜂窝山”里的行家都犯难，更别说我们“摸金校尉”了，这隔行如隔山，一时半会儿哪想得出来什么良策？

我给众人提气说，我这辈子从没遇到过象“地仙村”一般藏匿如此之深的古墓，在我看来，那位“观山太保”的首领封师古，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倘若作正常人的思维，绝难猜想出他的用意，可还有一说，毛主席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遇艰难，不显好处，只要地仙古墓里真有“丹鼎”一类的稀世珍宝，也不枉咱们经历这许多周折艰险，此刻还不知地仙的藏兵图如何布置，是楼？是城？还是别的什么？

但也别太过担忧，法子都是人想出来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先去实地勘察一番，咱未必就找不出对策。

孙九爷却皱眉道：“说是这么说，眼前这番周折怕是不小，不能想得太乐观了……”说着话，他就跳着墓道里的石阶向楹殿上层走去。

我担心孙教授走得更快脱了队，当即向其余三人一招手，在他后面紧紧跟上，上行的墓道阶梯下临积水，走在上面可以听见水声四溅，四周多处都有暗泉穿过古墓，墓中取的果然是水龙之脉，这时我觉得耳边嗡嗡有声，原来又有几只黑蝇在我们身边打转。

我急忙挥手驱赶，在头顶战术射灯的光束晃动中，正见到孙九爷后颈上趴着一只黑蝇，食尸蝇身上的荧光好似微弱的鬼火闪烁。

这回是看得分明，再不会错了，我一把拽住孙教授说：“且慢，九爷你身上怎么会有食尸黑蝇？你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

孙教授一愣，随即怒气勃勃地说道：“你胡言乱语地说什么？先前给我乱扣帽子也就罢了，怎么此时又说我是死人？我现在还没死，要死了也是被你气死的。”

我说：“行，您还真够理直气壮的，您看此乃何物？”说罢张开手掌，把手里拿的“黑驴蹄子”在他面前晃了一晃。

孙九爷的脸色骤变，如遇蛇蝎般“蹭”地退开一步，背靠着身后墓墙，点手指着我说：“胡八一，你小子欺人太甚，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拿黑驴蹄子作什么？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的人格！你再过来一步，我就跟你拼了老命！”

我以前只知道孙教授在文革时被揪斗多回，戴过高帽，也撅过“喷气式”，白天批斗完了，晚上就关到牛棚里，所以对我和胖子这种当过红卫兵的人，他始终从骨子里有一种反感，很容易受到刺激，却没料到孙教授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反倒被他吓了一跳。

此时Shirley杨也走上来劝我，我以心问心，自己心中确实有些歉然，但转念一想，始终没见椁殿里有什么尸骸，空椁中纵有尸气，几百年来也都散尽了，在孙教授身边出现“食尸蝇”绝对是种异常的征兆，不可一时心软留下祸根，孙九爷是不是一具“行尸走肉”一试就知。

想到这，我咧嘴一笑，对孙九爷说：“误会了，我是看您心事重重，为了让您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特意跟您开个玩笑，怎能当真？这黑驴蹄子您要是看着不顺眼，把它扔了就，接着……”说着话我一抬手，把“黑驴蹄子”对孙教授投了过去。

我心想孙九爷只要接住“黑驴蹄子”，他就不是“尸魔”，谁知孙教授见“黑驴蹄子”抛在面前，竟然一闪身躲在一旁，那“黑驴蹄子”撞到墓墙上就势落下，又被他抬脚踢进了石阶底层的地下水里，然后瞪了我一眼，斥道：“你要是能帮我找到周天卦图，我当着你的面吃了这黑驴蹄子都行，可我现在哪有心情与你胡闹！”

我怔在当场，暗骂这老东西怎么如此狡猾，不仅不接那枚“黑驴蹄子”，而且一脚踢落入水，难不成这位引我们进入古墓的“孙九爷”，当真是一个死后化做了“行尸”的妖物？

这些年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让身后的胖子赶快再给我拿一枚“黑驴蹄子”，胖子却说：“哪回出门都带，可也没见顶什么大用，这回你不是说轻装吗？所以我看你带了一只，我就没带，我这不是想……想给包里留点地方，多……多装明器吗。”

我又看了Shirley杨一眼，她耸一耸肩，表示也没有带着“黑驴蹄子”在身边，我心中立刻凉了半截，早知刚才就不自作聪明扔给孙九爷了，这一来反倒弄巧成拙，现在却如何辨别他是活人还是行尸？这时忽听孙教授在墓道石阶上一阵冷笑，笑声中隐隐有种狰狞可怖之意，在本就阴森空寂的古墓中听来，分外耸人毛骨。

第三十二章 空亡

孙九爷的一阵狞笑只是瞬间之事，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急忙绷住了脸孔，干咳两声加以掩盖，对我说：“你们莫急，人急办不了好事，猫急逮不到老鼠，先听我把话说完，咱们现在身处险恶之地，一切情况都还不明朗，眼下这话要是没用我就不说了，可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别怪我批判你嘛，我知道你这个人向来多疑，但你不能异想天开无中生有，拿黑驴蹄子做什么？难道把我当作成了精的千年僵尸？简直乱弹琴！”

现在不管孙九爷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伪装出来的，我虽然不知他到底想要隐藏什么，但他脸色的突然变化，却已足够说明——此人肯定“暗怀鬼胎”，他为什么怕“黑驴蹄子”？他独自一个人落入南斗墓室中的那段时间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古墓肚仙”发出鬼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得明白，那段在近乎幻觉状态下感应到的“观山指迷赋”，让人如何敢轻易相信？

我脑中的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冒了出来，越发怀疑孙教授是从古墓中爬出来的怪物，否则他身上怎么会屡有“尸虫”出现？想到这，我暗中摸了摸“工兵铲”的木柄，只要看他的举动稍有异常，就一铲子削过去结果了他。

此时除了我和Shirley杨外，胖子和幺妹子两个人还完全蒙在鼓里，不知为何气氛突然变得如此紧张，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墓道石阶上，僵持下的这几秒钟时间，过得格外漫长，仿佛连身边的空气都要凝固住了。

孙教授盯着我看了片刻，接着说道：“好了，你们怀疑我又不是一回两回了，我承认我以前确实利用过你们，但这次大事当前，我也是拼着身败名裂的后果，才冒死跟你们来找地仙村古墓，咱们是各有所求，都是绑在一根绳子的蚂蚱，如今我还有什么不能对你们坦白的？至于为何我身边有尸虫出现，也不奇怪，墓室墓道里尸气沉重，附近又有暗泉，出现尸蝇尸蛆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身上有，你们身上可能也有，做倒斗考古的还能在乎这些吗？反正尸虫也咬不死人，现在我孙学武干脆发个毒誓，对于棺材峡里的事情，只要我对你们有丝毫隐瞒，让我背一辈子黑锅，今生今世，永无出头之期。”

我没有真凭实据，见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不好再对他使用别的手段，可提防之意丝毫不减，这却不能怪我不信任他，之前在得知关于“秦

王照骨镜”的真相之时，孙教授此人早已被我排除出“可信任的名单”之外了。

可是，也正如孙教授所言，眼下双方都需要互相倚仗，共同克服重重阻碍，以便能够找到“地仙村古墓”，至于他深藏不露的真实意图，我无法揣测，但我确信他肯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于孙九爷这种没有正式信仰的人，即便当众“起誓赌咒”，也显得轻于鸿毛。

孙九爷的一番话，骗Shirley杨是没问题的，Shirley杨虽然聪慧机敏，但她却不攻诡变之道，对人对事都肯往好处去想，然而我早在阶级斗争中百炼成钢了，要是不能在我面前装得天衣无缝，哪怕露出些许破绽，就绝对躲不过我这双招子，岂能吃他这一套花言巧语，暗中决定暂且隐而不发，等找到“地仙村古墓”之后再做理会。

我打定了注意，对孙教授说道：“凡事就怕带着主观成见，即便是伟人圣贤，只要在心里先有了偏见，对人对事就肯定会出错，多把好的认作歹的了，我承认我以前对九爷您有些看法，现在想想肯定是我多心了，只要您身上没有尸变的迹象就好，此事谁也别再提了，这就到古墓暗泉之处去看看武侯藏兵图的规模如何？”

孙教授道：“这还像句人话。”言毕，拔足便行，我只得随后跟上，众人沿着曲折漫长的墓道，来到了位于高处的一间墓室里，此室只比棂殿规模略小，造得“天圆地方”，幕墙上的壁画保存尚好，看来未遭破坏，壁画中的人物细腰长身，装束奇异，身材远比常人高大，铺着数百具松皮棺材，棺板零乱，里面尸骸半露，皆是被盗发后遗留下的随葬棺槨，其中的尸骸全部是女子，估计多半是“移山巫陵王”的大小老婆。

殿后陷在地底的一道峭壁间，贯穿着数条雕成苍龙的古老石渠，里面涌着暗泉，把地下水引向古墓外围，暗泉奔涌，水势很是不小，苍龙吐水的古渠后有个洞穴，是沿着暗河水脉开凿，走势蜿蜒起伏，两壁间都是哗啦啦的水声。

我们见墓道里没有什么“销器机括”，想来那“群龙吐水”，应当是在水脉缠结之地，便只好进入后壁的俑道里，去寻找水源穷尽之处。

这条俑道长近数十米，尽头有道洞开的石门，出了石门就见得是条地底岩层间的裂谷，宽可三十米，地面光滑平整，俑道两侧古壁削立，时有磷火闪烁，其上都是一个个猿穴般的矿眼矿窟，能见足满目皆是，密集得难以想象，数不清有几千几万，由于没有“强光探照灯”，在石门前看不到地下山谷纵深处的情况。

我按古墓形式判断，这条地下裂谷可能正是“乌羊王古墓”的正门。

我们由“乱葬洞”进入反而是走了后门，但没想到地宫前的墓道如此气象森严。虽然大部分是凭借天然造化，也仍然需要大批人力进行修整，这工程量放到今天都难以想象，若与此间相比，那片利用矿窟改建成的“青溪防空洞”，就是在显太过简陋了。

我见裂谷深处黑茫茫的一片沉寂，只有贯穿山体的水声隐隐不绝，担心再往前走会遇着什么凶险，便停下脚步，手举“狼眼”四下里打量，看到高处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两壁夹持之间，悬了一道厚重宽大的“断龙巨闸”，距地面约有十几米高，看起来随时都可能轰然坠落，即便俑道里有辆装甲车也得被它砸扁了，何况我们血肉之躯的五个活人。

我赶紧让大伙向后退了两步，幸亏刚才没继续往前走，否则一旦触发了“销器”，巨闸落下来就算不把人砸死，恐怕我们此时也会被它截断退路，如果困在俑道里，鬼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险境。

么妹儿看那巨闸上有卦眼标记，告诉我说此门为“空亡”，按“蜂窝山”里故老相传之言，这是武侯八门中的其中一门，一入此门，可能会触发阵中的“武侯藏兵图”机括，各种杀人的机关源源不绝。

我问么妹儿你能百分之百确定吗？只此一门就能断言峡谷中有“武侯藏兵图”的布置？对于机括销簧之术我们全是外行，此时只能相信“蜂窝山”传人的意见，但千万别误导了大家，稍有差错可就要出人命。

么妹儿说：“你别因为我是山里人，从小没喝过自来水就觉得我瓜兮兮，蜂窝山里做的暗器，十样有九样是要人性命的凶器哟，我朗个会不晓得厉害？”

我说我哪敢小看你，你先说说这片机括如何布置？么妹儿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构造十分复杂的木头架子，上面挂了许多细小的铜牌，分别标有“风角、虚孤、空亡……”一类的标记。木架的细微处可以转动分解，巧妙无比，近似一副用于推演生克变化的立体模型，按照图谱拼装起来，就能推测出这条藏兵峡的粗略格局，当下就这那具模型，为众人一一指画方位。

“武侯藏兵图”是古代销器之祖，机关井里需有灌溉之力才能发动，秦时有水银，唐时有风木，两宋之际则使用暗河。谷中两侧都有暗河，就可以断言，必是伏设滚刀或是转心镞

丝，以水流输动，说白了就是地底的阴河暗泉里有“水车”。

如果从“空亡”方位的闸底进去，一定会很快遇到一个不得不触发

的“销器”，这个机关一动，断龙闸就会关闭，除非你在峡中找到“海底眼”，否则就会在一波接一波的暗器下送掉性命，至于谷中潜藏的是什么杀人机关，那就千变万化，难以预想了。

Shirley杨说：“既是如此，可以设法在外围截断暗泉，那些机括销簧没了灌溉之力，就形同虚设了。”

孙教授说此计绝不可行，咱们能想到的，“观山太保”肯定也早已料到，按照“观山指迷赋”来看，这条甬道里肯定有“地仙村”的地图，机括一停，那图多半就要毁了，如今不做它想，唯有冒死进去找出“生门”破解机关，么妹儿这丫头晓得武侯八门之阵，有她带着咱们，想破藏兵峡也不算难事，她这说的不是都挺对路吗？那句“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到底是什么意思？

么妹儿说：“我朗个会晓得？八门五行的生克推演是蜂窝山里本有的手艺，可武侯藏兵图早已失传，好比是一个藏宝匣。如今蜂窝山里只大致晓得这匣子的大小尺寸，里面装些啥子则一概不知，但刚刚孙老爷有句话说得在理，你们要想取谷中所藏宝物，就不能从外围下手，断龙闸和暗泉一破，必定会引出伏火、流沙、黑水一类的机关，不论峡谷中有啥子事物，也都要一发毁了。”

孙教授闻言急得直抖落手，九九八十一拜都拜了，偏就差这最后一哆嗦，这辈子阅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吃过千般苦，遭过千种罪，按说学识和阅历都不算浅了，连龙骨上刻的古代谜文也给破解了，可“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千，百单有七”中的隐意，慢说搜肠刮肚，纵然撞破了头也想不出来。

Shirley杨猜想这会不会是一串密码，可又觉得不合情理，接连做了若干假设，都不得头绪。

最后这段“观山指迷赋”，我不知是真是假，其中的内容虽然把孙九爷和Shirley杨抖难住了，我突然灵机一动，难不成“两万四千，百单有七”是指……？那伙“大明观山太保”的确喜欢故弄玄虚，也许孙九爷和Shirley杨想得太复杂了，反而不得其解，可这事除了我之外，别人未必会留意，若真和我所料一致，也真应了那句老话了——“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于是我说这道裂谷深处山腹，里面黑灯瞎火，谁知它如何布置？胆小不得将军做，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咱们不如兵行险招直接进去，如果“武侯藏兵图”的生门，真应了“两万四千，百单有七”之言，我就有把握找到“海底眼”，但这龙潭虎穴，看来也不是等闲的去处，万一有些差

错，可就有去无回了。

所以我看只有我和胖子两人进去就足够应付，你们三人都在外边候着，三个小时之后如果我们还没回来，也甭惦记着给我们收尸，你们从哪来回哪去，直接回去开场追悼会，赶上清明冬至，给我们哥俩儿烧点纸钱棉衣就行。

胖子道：“胡司令你太缺德了，自己送死还想拉上我给你垫背，让胖爷我去也行，但得有个条件，就是孙老九也得跟咱俩一块去，要不胖爷临死前一想到这老头还欠咱一顿满汉全席，我是死也闭不上眼啊。”

我说没错，是得带着他，当下胖子使个眼色就要行动。Shirley杨见我走就走，一把拽住我说：“你又想乱来，净说些没高没低的言语，古墓中的机括最是歹毒，怎能轻易进去送死？”

孙教授也说：“胡八一，王胖子，你们想拉上我一起死不要紧，我这条命值得什么？你们的命又值得什么？可事关地仙村里的千古之谜，我不能容忍你们任意胡来，这事不能听你们两个混小子的，只能听我的。”他又说：“王胖子你也真是的，他胡八一干什么你都得跟着起哄，看你也是条血性汉子，怎么处处都听他的？这次你得听我的，可不能脑筋一热就盲目做事。”

胖子笑道：“甭想挑拨离间，谁说我处处都听老胡的？只不过我们伟大的头脑时常不谋而合，所以经常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说胖爷我像是莽撞粗鲁的人吗？我别的不相信，我只相信真理，想让我听你孙老九的也不是不可以，可九爷您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看你的水平还不如老胡呢？更别说跟胖爷比了，所以你听我的还差不多，不要妄图篡权，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教训还不够吗？”

孙教授愤愤地说道：“我是没什么本事，可你们这两块料除了有些倒斗的手段之外，也未必再有比我更高明的才能，平时谁听谁的无所谓，我也不稀罕与你们相争，但此次事关重大，务必要听我一言，在没有万全的把握之前，决不能轻易触发武侯藏兵图机关。”

胖子十分不屑：“孙九爷你口气不小，除了倒斗手艺之外的本事，我看你也未必比得了，咱爷们儿可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熟，我随便说一样来，你下辈子都不见得能做出来。”

孙教授自付一生经历过许多磨难，常有怀才不遇时之感，此刻话茬子说惯了，如何肯服？就问胖子除了摸金倒斗的手艺之外，有什么事是他下辈子都做不出来的？

胖子指了指我，对孙教授说：“您瞧见没，这位胡爷，杀过人，杀过

活人，而且还不是杀过一个两个，人家说什么了人家还不就是忍着？您手底下宰过活人吗就敢宰我们胡司令面前口出狂言？”

孙教授的表情一瞬间僵住了，万没想到说出这等勾当，吃一惊道：“怎么？你……你……你杀过人？”

幺妹儿也觉吃惊：“师哥，你真的杀过人哟？杀的是……是哪一個？”

我被众人的眼光看得身上发毛，只好解释说：“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谋杀，我在前线的时候，枪林弹雨真刀真枪的一仗接一仗打下来，还能不在枪底下撂倒他三五个敌人？如果在战场上我手软不杀人，我和我的战友们可能早就永垂不朽了。”

我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既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刺激，血与火的洗礼使人更懂得尊重死亡与生命，所以我从来都不想主动做送死的事情，但如果不取出藏在地仙村的“丹鼎”，南海蛋民多玲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我不得不选择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全当这条命是白捡来的，打算冒死去找“武侯藏兵图”的“生门”。

孙教授道：“好，既然你有把握，咱们放开手脚去做就是了，我和你一同进去，让她们两个女娃留在墓门前等着。”

我点了点头，正要告诉他和胖子进入“空亡”前须做哪些准备，Shirley杨却突然上前问道：“教授，你脸上怎么会有尸斑？”

（注：海底眼——秘密、机密，暗指外人绝不会知道的底细。）

第三十三章 武侯藏兵图

我本就怀疑孙教授身上有“尸气”，听Shirley杨如此说，急忙抓住他的肩膀，仔细看他的脸部，只见孙教授面颊上果然有数片淤青，但那绝不是由于碰撞导致的淤血发紫，而是暗带着一层从皮肤里渗出来的黑气，是人死之后才会出现的“尸痂”。

孙教授也自吃惊不小，连忙推开我的手，问么妹儿要了随身带的小镜子，望自己脸上照了照，看后神色黯然。

我满腹狐疑地追问孙教授：“九爷，现在怎么说？你身上除了尸虫还有尸痂，照此下去，你都快长尸毛变僵尸了，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孙教授唉声叹气，垂着泪说出一件事来，两年前他在河南洛阳一带工作，曾遇到过一场噩梦般的事情，当地农民打井，打到深处不见水，却有好多青砖。三伏天骄阳似火，那些从地底挖出来的长砖上，却冷气渗渗，好象是从冰窖里抠出来的一般，搁太阳底下都晒不热。

河南古迹极多，有老农知道是挖着什么古墓了，赶紧把此事汇报上去，于是有考古人员过来勘察，一看果不其然，挖开的是一座古冢。

由于天气炎热，加上墓墙夯土和墓砖都破了，只好采取抢救性发掘，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没有现场开启棺槨，用拖拉机，就近运送到一家医院里。孙教授听说棺槨上标有许多古代铭文，那些神秘奇怪的符号，除了他之外没人识得，也恰好赶上他在附近出差，就带着几个学员前往医院，参与了这次开棺的工作。

最外层的套槨已经有些损坏了，大伙只担心里面的古尸和陪葬品已经朽烂了，没做过多的准备，但等按部就班地拆到内棺之时，才发现阴沉木树芯打造的内棺，依旧触手生寒冰凉如水。

在医院解剖室的无影灯下揭开棺材之时，众人都觉眼前一花，在那一瞬间，好象见到一个红袍男尸从棺中飞了出来，冲到众人面前就化为乌有，大伙都吓了一跳，再看棺材里的尸体，已朽如枯腊，皮肉都已塌陷，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乌灰色。

做这种职业的大多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世上有鬼，但谁也说不清楚刚才眼中所见的恐怖景象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而且谁也没敢把这件事声张出去，都知道说出去了可能要若麻烦。可从那以后，参与过开棺剖尸的这几人，便都觉得全身不适，接连不断地做噩梦，到处投医问药均是无果。

孙教授多在民间走动，知道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他暗中推想，很可能是开棺尸设备条件不太完善，谁想得到棺中古尸在世时的英锐之气聚敛未消，封闭了千年的尸气太浓，竟至冲撞了活人。他心知肚明，这股阴气已然透骨，早晚必要显露祸端，搞不好就此送命，时常为此忧心忡忡。

孙教授说：“再后来……百事缠身，早把那件事抛在脑后了，此时想来，肯定是当时埋下的祸根，竟然早不来晚不来，偏赶这个节骨眼，看来我时日已然无多了，临死前能见到周天卦图，死也瞑目了，另外……我也希望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你们找到地仙村，取了古墓中所藏的丹鼎，去救那南海蛋民的性命，这就可以帮我洗刷掉一点罪孽，临死的时候心里会稍微好过一点。”

胖子听了这些话，奇道：“孙九爷，常言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要抓狂，怎么您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不但没抓狂，反而突然间变得心善了？竟说出这么多感人肺腑的遗言来，倒让胖爷我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儿，您就放心吧，等您老撂屁了之后，我们一定会怀念您的光辉形象，牢记您的模范事迹。

Shirley杨对孙教授说：“教授您也别将事情看得太绝对了，如果是棺中积郁的千年尸气，说不定可以用金丹拔出尸毒，就象老胡常说的那样，不到最后时刻，绝不要轻言死亡。”

孙教授叹道：“什么死到临头要抓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们不懂，我自己的身体善自己最清楚，事到如今，再不妄想什么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柱香，与其窝窝囊囊地等死，不如趁着还能喘气，做些真实的事情出来，也免得死后仍给你们留下一个自私自利的印象。”

孙教授自觉时日无多，当下就着手准备，要跟我们冒死进入“藏兵峡”。我在旁冷眼相观，见孙九爷神色黯然，眼神里满是悲愤，看不出他刚刚那番话是在说谎，可我还是满脑子疑问，仍然不肯相信他的言语，即便是暂时信了，十停之中也只信他三停。

我隐隐觉得孙九爷极不简单，他肯定还些事瞒着我们，不过一个人再能伪装隐藏，眼神中也会流露狡诈之意志，孙九爷此刻流露出来的神情极是真挚，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十分之七的怀疑已自消了几成，逐渐变成了“半信半疑”，心想如果带着他一同进“藏兵峡”寻找“生门”，只须不让他离开我十步以外，纵然他真有图谋也不可能反出天来。

话虽如此，我也盼着这一切都只是我多心了，眼下之事足已使人焦头烂额，破解“武侯藏兵图”的行动最好别再出什么岔子。

我又让么妹儿讲了讲关于“武侯藏兵图”的事情，故老相传，根据这套图谱设计的杀人“销器”，最大的缺点是不能机动，很少用于战阵，以实际用途来看，最能使其用武之地的便是“古墓山陵”，作为防盗机关，少则是数十架“弩机暗箭”，多则是千军万马的“木军鬼俑”，发作后“机相灌输、往复不绝”，一环接着一环，里面所使用的暗器有“剑奴、夜龙、伏火、滚刀、流沙、毒烟、乱弩……”，种类繁多，不可尽数。

我告诉胖子和孙九爷：“听明白没有？不是闹着玩的，咱得先找点能防身的家式。”于是转到墓室中取了两声宽大的棺材盖子，那两块“命盖”皆是通体的古松皮，纹理犹如龙鳞，木质紧密，又坚又韧，强弓硬弩也射它不穿。

再把棺材盖子抬在暗泉喷涌处，拿地下水都浸透了，再以绳索捆了几匝，这样就可以任意提拉拖拽，周身上下也都收拾得紧趁利落了，留下Shirley杨和么妹儿在墓门前等候。

我们三人随即调了调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防毒面具都挂在胸前备用，纵向里排成一行，两侧抬着棺材盖子，前边撑着“金钢伞”，跟在最后的胖子背了一个大号“携行袋”，前后左右都遮得水泼不进。

我知Shirley杨肯定会担心，但做此等勾当，人多了也是没用，就转头告诉她们只管放心，千万别跟着进来，随后与孙九爷和胖子一同便踏着“沉重”的步伐，进了眼前这条漆黑宽阔的墓道。

我在前边举着照明距离较远的“狼眼手电筒”，视界可达二十余米。一过“空亡巨闸”，只走得二十步远，就见墓道中有具女尸横倒在地，尸首身着古装素服，这身打扮不象入敛时的装束，反倒象守灵哭的寡妇披麻戴孝，她一双小脚穿着尖椎般的精巧绣鞋，唯独那双鞋子鲜红欲滴，裹在一身雪白的凶服里异常扎眼。

我走到近处，拿“狼眼手电筒”望那具女尸身上照了照，见那尸体早已没了面目击者，都教尸虫啃尽了，只留下一身零散的骨骸，倒是一套衣服鞋子保存尚且完好，透露着一种令人心慌的诡异感觉。

我回头看了孙九爷一眼，见他也是满脸茫然，他劝我说：“观山太保行事诡变无方，这条建在裂谷中的俑道里，更是处处都有危险，不明底细的东西咱们最好别碰，绕过去就是了。”

我也正有此意，便从尸旁经过，手电筒的光束向壁上一扫，见高处全是密密麻麻的岩窟，心中更是没底，对孙教授和胖子说：“那座地仙村还不知是何等规模，单是从观山指迷赋的隐藏方式来看，地仙村封师古肯定是穷尽了心智，种种布置令人难以想象，就算地主阶级担心农民起

义军来倒他们的斗，可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孙九爷进了墓道后也显得有些紧张，在我身后低声说：“观山太保封师古是个疯子，这事虽是传说，可未必不是真的，我有个医学院的熟人，据她说，咱们现代的医学观点来看，收藏和创造这两样行为，都可以治疗心理疾病，所以封师古把发墓所获的古物藏入地仙村，又留下这观山指迷赋来度人，无一不是疯魔的举动，咱们自不能以常人的心思来看待。”

我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带队前行，经过那具尸骸不远，笔直的墓道里有处转折，转过弯去地势更是宽阔，墙壁凹陷处，砌着一排排腥红色砖楼，数之不绝，不过定下神来看过去，发现并不是用石砖搭成，每一块砖都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石头棺材，体成长方，棺盖带有一定弧度。单看其行制，也都不是近代之物，粗略一观，那些小棺材恐怕不下万余。

每具小棺材上都阴刻着不同的标记，个个都是不同，有“星宿、卦符、五行、六壬……”之类，皆是取古术中的一个符号作为“记认”。经如有的棺材盖子上就刻着“土”，有的就刻着“水”，不胜枚举，有些个是虫鱼古迹的文字，有些个则是绘以图形，看得人眼也花了。

传说“棺材峡”里有座“棺材山”，莫非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棺材，都是观山太保从“棺材山”里挖出来的？可它们又是何人所埋？如此小的棺材里面有是不装敛“死人”的，里面又会藏有什么？

我们举着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围着堆满小棺材的墓道，周围又数道石门，诸条墓道呈“蜘蛛脚”形分布，除了“空亡”一门之外，其余各门多已闭得无间无隙，而且还灌注了铜浆铁水，这说明墓门前的这条墓道，已与外界彻底隔绝，“地仙村古墓”并不在这附近。

“观山指迷赋”中有“棺楼迷魂，古墓遗图”之言，都与眼前所见的情形完全对应，一如先前所料，想找到“地仙村古墓”，只有找到“乌羊王古墓”中所藏地图，或是别的什么图，然后按图中指引，才能得知“地仙村”的真相。

孙教授提醒我和胖子说：“你们可千万别乱碰那些小棺材，一旦引得墓道中机簧发作，咱们就得全报销在这。”

胖子也知厉害，举着棺盖说：“九爷您拿我当什么人了？胖爷最拿手的就是乖乖呆着一动不动，可问题是咱要不动手……又怎么能找出棺材里的机密文件？就你们说那什么图，到底是不是机密文件？明器藏在哪儿，那图上全标着？”

我说这还真就象是“机密文件”，而这些石头棺材就是“保险箱”，记录地仙村秘密的那份“机密文件”，理应就藏在其中，一旦开错了咱们就得去见马克思。

胖子吃一惊道：“呦！还真是保险柜？早知道提前在潘家园淘换一本《少年飞贼之烦恼》来研究研究了，上次看倒腾旧书的刘黑子收来一本，据刘黑子说此书是民国年间的著名失足青年康小八，被捕后在看守所内的著作，一边啃窝头一边写的，这本书可太厉害了，绝世孤本啊，里面全是都是走千家、过百户、拧门撬锁、开保险柜的门道。”

我知道此时深入龙潭虎穴，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看来如果不碰那些小棺材，就暂时不会引发墓道里暗藏的“销器”，便招呼孙九爷和胖子把棺材盖先放下，脑子里飞带旋转，反复想着“观山指迷赋”里的暗示，口中只同胖子说些不相干的闲话，以便减轻心理压力。

我说：那位“康八爷”他可没开过保险柜啊，而且此绝对不是民国时期的失足青年，“康小八”是清末的盗贼，最后失了手，被官府拿住，三堂会审之后，便直接押到菜市口活剐了，刮净了一身皮肉，最后连骨头架子都喂野狗了，他哪有什么功夫去写《少年飞贼之烦恼》？至于民国埋藏比较有名的失足青年嘛，我琢磨着应该是“燕子李三”，不过李三爷好象属于文盲，也不象是“作家”，你刚才说的那本破书，书名我还真有点耳熟，多半是个没头鬼写的路边货，其中的内容怎能当真？得空你也完全可以写一本《少年王胖子的烦恼》，可现在话说回来了，咱们没有飞贼的手艺，要开眼前的这个“保险箱”，来硬的肯定没戏，必须得有正确的“密码”。

孙教授看我好似漫不经心，又赶紧提醒说：“你可得慎重重点，开弓就没回头箭了，万一开错了棺材，就算咱们命大能躲过重重机关，地仙所留的图谱也肯定灰飞烟灭了，没有万全的把握，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我说：“您别看我假装挺不在乎，其实我心里边也打着鼓呢，肯定不敢在这件事上作耍，但观山指迷赋似繁实简，天底下能知道的两万四千一百单七是指什么的人，恐怕真没有几个，偏巧我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咱摸金校尉本等的手艺，只要两万四千、百单有七这几个字没错，这棺材里的东西就肯定能拿出来。”

既然开棺材，不论是大是小，是哪朝哪代，按“摸金倒斗”的老规矩，都得先在东南角“上亮子”，我看过那些棺材后，心中有了底数，便摸出一支烛，想在东南角点上，以前点蜡烛，百不失一，但这此却是怪了，接连换了三支蜡烛，都是点燃了即灭。

墓道里没风，蜡烛在买来的时候挨个试过，并无任何异状，怎么会一点即灭，我全身骨头缝里都升起一股寒意来，觉得脑瓜皮子跟着麻了几麻，这可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深吸了口气定一定神，又拿打火机点了一遍。

这回蜡烛终于是亮起来了，但那火苗比“黄豆粒”也大不了多少，绿气森森的冒着寒光，灯烛虽是不灭，但烛光微弱，显得欲灭不灭，而且莹绿尤如鬼火，此乃“灯意”不足所致。据说早年间的摸金校尉们，将这种异常现象唤作“鬼吹灯”。

第三十四章 妖术

历朝历代的古墓结构，无不是“非圆即方”，或取天之圆，或取地之方，因此不论是“墓道、墓室”，其位置必合着“四方八门”的朝向。盗墓古术有“望、闻、问、切”四法，其中“问”字诀乃为“占验”之术，在古墓中点燃蜡烛就正是一种最简易最原始的“占验”秘法。

蜡烛点在东南这个角落，也是暗合着“推演八门吉凶”之理，蜡烛受到阴邪之气所压，烛火微弱暗淡，虽然没灭掉，但那火苗绿森森的如同鬼火，预示着“惊门有变”，巨大的危险即将发生。

我看蜡烛火苗燃得奇异，心中明白大事不妙，不管它是“鬼吹灯”还是“鬼压灯”，眼下最好是什么都别管了，直接逃出去。

可我心中转了两转，觉得自从进了乌羊王古墓之后，实在是太多蹊跷离奇的事情，似乎有个极其险恶的阴谋笼罩在附近，我随即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干脆一口气吹熄了“蜡烛”，然后转头望了孙教授一眼，只见他离我约有五六米远，正蹲在那些小棺材旁出神，他的大部分身影都隐在黑暗里，这一瞬间，我竟然全身寒毛倒竖，隐隐觉得我好象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孙九爷”，莫非他真是“借尸还魂”的幽灵？

先前在“南斗墓室”中，所遇“肚仙指迷”之事太过离奇诡异，我始终怀疑那些从唐代古墓中抠下来的壁画里，有障目之物在内，而在迷香一类的燃烧物作用下，更会使人产生某种幻听，唐至五代时各种奇人异术极多，据说在那些“障眼法”和“摄魂术”一类的勾当里，单就有一门“照烛摄魂”的法子。多不是现在的人们可以想象。与其点烛开棺，还不如大着胆子不用蜡烛。

这时孙教授看我迟迟不动，便说：“胡八一，你怎么了？蜡烛点不着就算了，你现在可别怪我唠叨，这上万口小棺材只一口是真的，机率是万分之一，其余的里面多半都藏有销器埋伏，找错了难免玉石俱焚，你可别脑筋一热就轻易下手。

孙教授说到这顿了一顿，又说：“在墓门前你好象就挺有把握，我当时没追问你要如何破解观山指迷赋，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始终都有疑心，不到开棺之时，你绝不肯提前泄露给我，但现在咱们都已到了此间，拿你的话讲咱们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所以你必须得向我说作出解释，我要先帮你评估一下可行性。”

我一琢磨，倒也是这么个理儿。但并没有立即对他解释我是如何设

想的，而是先问孙教授：“这些古旧的小石头棺材开关奇特怪异，显得极是神秘，我是从没见过，九爷您是考古行里的专家，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吗？”

孙教授说：“说实话我也从未亲眼见过，但我以前在重庆整理收集资料的时候，在档案馆里看到过一篇文献。”

其中提到，在清朝末年，有一伙洋人，在巴山蜀水间大肆搜刮骗取咱们中国的古董，甚至包括一些上古的玉器和青铜器。结果被官府发现了，可当时提督衙门也不敢开罪洋人，就找个借口把人都放了，只扣下了大批文物。

时任的官员恰是位博古之人，他看那些文物行制古怪，都不似人间的凡物，于是仔细追究下去，一直查到引着洋人挖宝的那些山民，将这伙人都拿到衙门里过了热堂，严刑拷打之后，得知是山民们在深山里找出来的，那地方估计是座“古墓”，从悬崖绝壁上的一个山洞里钻进去，就可见到里面藏有数万口小棺材，可棺中空无一物，打开来唯见一片漆黑的血迹，剩下的那些小石棺就都没动，仅把周围陈设的珍异宝物取了出来。

后来这位官员，又亲临现场勘察了一番，见那些藏在深山中的小棺材多得难以计算，棺盖上阴刻日月星辰与卦数谜符，也不知是做什么朝代遗留下的古物，他担心棺材里封着什么不详的妖物，毁了之后会招来祸事，便下令封山埋藏。

在事隔多年以后，他才打听到，巴蜀之地，自古与外界隔绝，其地巫法盛行，遗留下来的神秘文化，受中原地区“夏、商、周”这三代的影响，格外看重“星相、地脉、巫卜”之事，始终相信在巫山山脉里埋有一尊“天神”。

按照巫地之风，人死后都取一样“脏器”，包括“心、肝、脾、肺、肾”等等，甚至还有“眼球”和“舌头”，根据死者地位的不同，割取的器官也不尽相同，藏纳在小巧在石棺里，然后在山洞中掩埋供养神明。

古巴古蜀之地有许多以“棺材”命名的地区，追根溯源，自是出自古代流传神秘的巫风，埋这种小棺材的山洞应该有很多处，虽然从解放后还没出土过实物，但在“乌羊王古墓”附近出现，却不奇怪，肯定是“观山太保”盗发所获，又通过精心布置，把“地仙村”的图谱藏在了棺中，“观山指迷赋”里隐藏的最大一个难关，也就是此节。

我听罢点了点头，如果这些小棺材的来历真如孙教授所言，就说明我先前所料绝对没错，所谓“生门相连，一首一尾；两万四行，百单有

七”之言，必是应在此处，但如果棺材真的藏有图谱，不会是其中一具，以谜文推断，至少要开两具石棺才能拿到。

阴刻在这万余具小棺材上的符号，都无一个相同，但我敢断言，“观山指迷赋”中所提到的线索，百分之二百是来自《周易》，因为《周易》从首至尾，此书在清代以前，字数共计“两万四千一百单七”，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清代之后到现代，流传的版本字数则要多了一些，不再是“两万四千一百零七”字了。

此事连常年翻阅研读《周易》的专家也不知道，孙九爷这样的古文字专家，跟龙骨卦图打了一辈子交道，照样不会留意这种细节，唯独以“风水秘术”来倒斗的摸金校尉，最擅长的两种古术，一是以河图洛书为骨的“寻龙诀”，二是利用《周易》乾元之理的“分金定穴”，想明白“寻龙诀”是怎么回事，必先过《周易》这关。

“分金定穴”的口诀犹如一篇混合各种信息的密码，到最深一层全是“易理”，“分金定穴”中的第一个方位坐标，都是以《周易》中的文字作为替代。

如果将“分金定穴”之术，通过图谱表现出来，可以分为八卦八方，各驳各卦分处八门，每个字都是图中的一个特殊标志；又可按五行排列，因为自宋代开始，风水形势注重五行之理，故有五姓音利之说，这是将姓氏的读音，按照“宫、商、徵、角、玄”，归列到“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当中。

所以在阴阳风水秘术中，不管是如何推演风水穴位，都不外乎把将《周易》颠来倒去，甚至它每一篇的字数，在数术中都分别有特殊的象征，其中玄机禄无方，这还仅仅是八卦，倘若真有周天十六卦，恐怕就真可“穷通天地之变”了。

我虽然不敢说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和《周易》研习透了，但是要说到按“八门”排列各是哪一卦哪一驳，按“五行”推演又都是哪一卦哪一驳？各驳各篇又分别有多少字数？我现在即便是在睡梦里也能随口答出，老卦在天为“连山”，在地为“归藏”，在人为“周易”，《周易》八卦通篇相加刚好是“两万四千一百单七”。也是对《周易》的隐晦称呼。只须找出易中首尾二字，打开相应的两口石棺，肯定能取出图谱，却不会引发“武侯藏兵图”里的机关。

孙教授听完竟然愣在当场，脸上一片麻木和茫然，许久都没说话，胖子在旁等得焦躁了，问我：“老胡你把孙九爷都侃得找不着北了，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劲儿来，咱俩就别犹豫了，先动手吧。”

我点头同意，看那些石棺密密层层，似是杂乱无章，要想找到所寻的两具小棺材，也并非轻易就能做到，但石棺布局暗合“五行规律”，扫上一眼，就已排除掉了五分之四，我寻到目标后，便同胖子动手。

孙九爷见我们动手，忙过来观看，还不断唠叨着嘱咐多加小心，我和胖子拔掉棺盖上的石钉，揭开来一看，那两具小棺材里并没有纸卷，却是各有一半精制平整的彩绘瓷片，拼起来恰好凑成一副书本大小的“屏风”。

瓷屏上面绘着一片世外桃园般的村庄，房舍院落历历可数，藏在山壑幽深欲绝之处。底部的山川上有许多珍禽异兽，还绘有一首《水调歌头》的古词语含深意。似乎指出了入山的途径，我们身处险境，一时间未及细辨。

我嘿嘿一笑，“地仙”的手段也不过如此，碰上了咱这伙“摸金校尉”，也该着他这地主头子倒霉，可刚一抬头，却见胖子和孙教授俩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脸上神情格外怪异。

我奇道：“看什么？”胖子“唰”地一下拔出工兵铲来，朝我叫道：“在你后边……”

此时就觉一股阴风袭来，我已知道身后必有什么异状，急忙抱住瓷屏，就地一个前滚翻，同时也将“峨嵋刺”握在手里，这才抬眼看去，可我才所站立的墓道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但那股恶寒又从身后传来，我这才知道有东西在我背上，扭头回身一看，就见那做了“肚仙”的唐代贵妇，紧紧贴在我身后，她那张富态肥胖的脸颊，一张大脸厚施重粉浓妆，白得渗人，诡异的五官就好象都嵌在了一块白花花肉板子上，眉眼极细极长，一点血红的樱桃小口又与整张巨脸不成比例。

我与身后那“肚仙”，脸对脸看这一眼，险些连魂都吓散了，心中骇异至极，主要是思想准备不足，先前在墓室里，我曾怀疑是孙九爷搞鬼，但在这次寻找地图行动，我跟他始终形影不离，也故意没点蜡烛，以便不给他施展摄魂幻术的机会，没想到这鬼魅般的“肚仙”，还是突然在墓道里现身出来，看来绝不是什么幻术了。

我心知不妙，不管我如何移动，转来转去就死活甩不脱附在身后的“肚仙”，只听她腹中“鬼音”凄厉，有如万鬼哀嚎，一阵阵地钻进耳朵里来，听得我头发根子都向上竖了起来，亏得急中生智，干脆躺倒在地，这一来就不用背对着身后的危险了。

谁知那“肚仙”竟然没入地中，只露一个脑袋在外，一张口吐出一米

多长的一条舌头，我急忙竭力侧头闪避，勉强没被那条血红的长舌卷住，暗道：“不好，按早年间的说法——鬼不见地，这哪里是仙啊，不知是观山太保从他娘哪座唐墓里挖出来的厉鬼。”

胖子有心抡着“工兵铲”来拍，但我挡在上面让他无从下手，急得他直叫：“老胡你脑袋长得太碍事了！”

这时孙九爷也急道：“千万别把瓷屏地图打破了，王胖子快……快拿归墟卦镜照那厉鬼！”

心慌中我听到了孙教授说话，心中立时打了个突：“归墟卦镜虽不是秦王照骨镜，但毕竟是青铜古镜，镜为法家镇伏求正之器，专能克制邪魔歪道，在墓中撞鬼，自然要取归墟古镜脱身，否则眼下如何抵档？”于是也招呼胖子快取卦镜。

第三十五章 难以置信

那面“归墟卦镜”原本在我怀中揣着，三人一时心慌还以为是在胖子的背包里，胖子迅速把自己周身上下摸了个遍：“放哪来着？”

???? 与此同时，我也想起来是在我身上，只觉身后“肚仙”那条凉冰冰滑腻腻的舌头，已经卷住了我的脖子渐渐收紧，我暗暗叫苦，趁着胳膊还能动，赶紧探手入怀，把装着古镜卦符的密封袋拽出来，一把推到了胖子脚下。

?? ??胖子手忙脚乱地扯开袋子，拿出青铜卦镜来就要照向我背后的“肚仙”，“归墟古镜”的镜面早已磨损了，照什么都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这一照之下，只见一道寒光从镜中射出，直奔那“肚仙”而去。

?? ??只听那“肚仙”腹中一声尖啸，我觉得颈中忽然一松，她那条三尺多长的血红舌头已然松开，如同委蛇吐信般直奔胖子扑去。

??? 胖子忙拿古镜去挡，却见“肚仙”的嘴部撕裂开来，从其口中爬出一个瘦如饿鬼的老者，其身量大小不及地鼠，身着上古衣冠，露着满口獠牙，面目实是千般的可憎、万分的可怖。“归墟卦镜”一照在那老者脸上，立时将那恶魔般的老头双眼映得精光四射，它伏在那肥胖贵妇的舌尖上对镜嘶声而啸，青铜古镜似乎承受不住这种尖啸，镜体中隐隐有锦帛开裂之声传出。

???

孙教授惊得脸色惨白，在旁叫道：??“王胖子你把古镜拿反了，快掉转过来，否则咱们谁也话不了！”

???? 孙九爷说完又嫌胖子反应太慢，探手将“归墟卦镜”夺了过来，从我把古镜扔给胖子，到胖子举镜照鬼，直至孙九爷出声示意要把古镜翻转，都只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

??? 还没等胖子明白过来，孙九爷已将古镜拿在了手中，翻了一个，他把“归墟卦镜”的镜背朝外，大叫道“快闭眼”，同时已将镜背对准我身后的“肚仙”压来。

?? ??我被那厉鬼长舌缠得全身酸疼，见那古镜内精光夺目，赶紧依言闭上眼睛，可就在合眼之际，忽然闻到一缕若有若无的异香。我从年轻时烟瘾就比较大，酒也时常要喝，所以嗅觉并不十分敏感，可还是察觉出了墓道中异香扑鼻。

????

那味道象是焚烟熏香一般，我心中猛然一凛，又觉怀中所抱的“瓷屏”，被人一把夺了出去，赶紧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孙九爷把“归墟古镜”和绘有地图的“瓷屏”，都已拿在了他自己手里。

????

我心中恍然大悟：??“糟糕，孙九爷这厮果然会妖术，我们都中了他的邪法了，那肚仙厉鬼必是幻术，只不过没见他焚香烧烛，难道他另有别的法子？他究竟想做什么？”

????

胖子的身体反映速度要比脑子快上许多，见孙教授抢了铜镜和瓷屏转身要逃，哪里肯放他轻易脱身，伸手便向前抓，想抓住了孙教授的衣领，一铲子把他的脑袋拍进腔子里。

????

不料孙九爷应变奇快，六十来岁的人身于不输壮年，而且似乎是早料到胖子会拦他一道，途中忽然一个转，从胖子身边绕了开来，一溜烟似地往墓门处跑去。

????

我回头一看，身子底下哪有什么“肚仙”，只有个用发黄旧纸扎成的“纸人”。我骂道：??“孙老九你个妖人，我日你祖宗！”腰上使力，从地上弹身而起，同胖子二人各抡“工兵铲”，火杂杂地从后便追。

????

孙教授逃得虽快，毕竟年岁大了，脚底下不如我和胖子利索，眼瞅着越追越近，一伸胳膊就能抓住他了，但在墓道转弯处突然出现了几块木头棺板，孙九爷似乎预先知道，抬高腿迈了过去，然而我和胖子毫无准备，同时被绊了一个跟头。

????

胖子骂道：??“谁他妈给老子下绊儿？”只听墓道里一阵桀桀地怪笑，这声音听来十分熟悉，我猛然醒悟，是封团长所养的那头“巴山猿狖”，抬头一看前边鬼火晃动，那具身着素服红鞋的女尸体烧成了一团，都快燃成灰烬了，“巴山猿狖”就蹲在尸骸旁边。原来是它替孙九爷点燃了藏在尸骸内的梵香。

????

孙九爷听到我们在身后摔倒，跑到燃烧的尸骸处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另我更为诧异的举动，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面明晃晃的“观山腰牌”来，挂在了自己腰上，冷笑了一声，便与那“巴山猿狖”一并逃向墓门。

????

我被孙教授的举动吓得爬在地上竟也忘了疼痛，见了他的背影，竟比与那“肚仙”相对更觉惊怖，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难道孙教授被封闭团长的幽灵附体了？还是真正的孙教授已经死了，带我们进入古墓之人，却是那失踪多年的封闭团长冒充的？”脑子里的思绪一片混乱，越想越觉后怕，骇异之余竟然不敢再去追了。

????

胖子摔得不轻，疼得呲牙咧嘴，兀自对孙九爷骂不绝口，并且大声呼喊墓门外的幺妹儿和Shirley杨，让她们拦住孙老九这个叛徒。

岂料又生变故，孙教授并没有逃出悬有“千斤闸”的墓门，竟是由那“巴山猿狖”负了他在背上，攀着布满洞窟的绝壁而上，钻到其中一个山洞里消失了踪影。

墓门外等候多时的Shirley杨与幺妹儿，听到胖子的叫喊声，不知发生了什么，情急之下冒险冲进来看个究竟，她们刚一进墓道，就听“轰隆隆”一声巨响，巨闸轰然坠落，把甬道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

Shirley杨也不顾身后的情形，径直跑到我跟前，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你受没受伤？究竟怎么回事？孙教授呢？”

胖子嘴快，把刚才之事简略讲了一遍，说着就想追入那处山洞里，却发现洞内滚出一块巨石，早把道路断绝了，恨得胖子咬牙切齿地发狠，却是空自着急。

Shirley杨和幺妹儿听闻此事，都是诧异莫名。Shirley杨问我道：“孙教授怎么会做这种事？他……他还是咱们认识的那位孙教授吗？”

胖子也问我：“老胡你怎么了？好像受了不小打击？怎么一句话也没有了？我理解你悲痛的心情，咱们是暂时让这老不死的给骗了，可他娘的山不转水转，就不信追不上他了，等追上那老丫挺的，胖爷我非捏死他不可。”

我脑中思绪繁杂，一时有些出神了，被众人一问，这才摇了摇头说：“我倒没受什么打击，只是一直在想孙学武究竟想做什么，我早看出他的举动有鬼，但我始终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所以刚才使了一个将计就

计，好比是咱们身边藏着条毒蛇，谁也不知它藏在哪里，但这毒蛇随时都可能窜出来咬人，与其一路上提心吊胆，防不胜防，还不如找准机会引蛇出洞，拼着担些风险，也先让它暴露出来，但现在看来……此事绝没我预想的那么简单。”

胖子说：“老胡你就别死要面子硬撑了，咱这又没外人，你还有什么可难为情的？现在是归墟古镜和绘着地图的瓷屏都被孙老九给抢走了，还说什么将计就计？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告诉胖子：“咱打记事起就知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孙九爷虽然老谋深算，但他能斗得过从小红本里提炼出来的斗争纲领吗？我要是能那么容易被别人算计了，毛主席那四卷雄文我算是白看一千多遍了。”

Shirley杨说：“老胡你别卖关子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孙教授有鬼的？其实……我先前也有所怀疑，可看他神色绝不是作伪，不知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么？”

我带着众人退回无数小棺材处，说起我对孙九爷的怀疑，是从他指点胖子在乱葬洞里寻找漆棺之时，那乱葬洞里本不该有棺槨明器，此法不合葬制，但当时我却没有立即道破，反而是假意相信，要说“孙学武”这个人，高明就高明在他即使扯着瞒天大谎，也是神色如常，对一切秘密深藏不露，竟把所有人都给蒙住了，这就不知他是不是会使某种方术了。

我虽然始终不敢确定孙九爷有鬼，但我发现很多细节，都说明他可能曾经进过这座“乌羊王古墓”，甚至对那些断断续续的“观山指迷赋”也全部了如指掌，只不过他的真实一面隐藏得极深，没有把柄可以让人抓到。

Shirley杨十分不愿意相信人心如此险恶，但铁证如山，事已至此，也不得不信了，叹了口气说：“其实从在天津自然博物馆无意中捡到工作笔记起，我就觉得事有蹊跷，可能他正是利用了咱们急于寻找古墓中丹鼎的焦急心理，如果真是个阴谋，应该从那本笔记起就埋下祸根了。”

我说：“孙九爷是什么人，他身上为什么会出现尸虫和尸痂？以及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又为什么会那些早已失传的妖术？甚至说他是人是鬼，咱们根本猜想不到，但他背后肯定有个埋藏极深的秘密，单是想想就教人心生惧意。我只是觉得再不找机会让他暴露出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之所以感到可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知他究竟想出什么妖蛾子，一旦知道了他的企图，咱怕他什么鬼鸟？”

胖子说：“所以你就将计就计了？倒把咱的古镜和地图全给将进去了，咱们也都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了，毛主席他老人当年可是教导咱们要先保存自己，再寻机消灭敌人……”

我告诉众人：“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刚才要不是归墟卦镜拿出来，还不知此物对他大有用处，既然那面青铜古镜是个饵，咱就早晚得有收线的时候。其实我在进这条墓道之前，还没有想出办法，但我看到这条半甬道半隧道的地方，虽然确实有暗泉阴河贯穿，但从各处墓室中可以发现，此地风水都已经破了，龙气若有若无，即便真有机簧暗弩也发作不得，所以武侯藏兵图的机关很可能是虚的，另外地仙封师古虽然自称是仙，却毕竟只是地方上的一介豪族，他非王非侯，未必有能力建造大型机括陷阱。”

从孙教授的举动来看：“乌羊王古墓”中肯定藏着一卷地图，里面的内容是与“地仙村”有关，但以他的本事却猜不出“观山指迷赋”最后一段的玄机，这些小棺材里也没有销器，只不过真正的地图被“观山太保”分散开藏在其中，教人难以区分。

我为了试探孙教授是否有所图谋，故意买个破绽，打开了藏有假图的“棺材”，这老王八蛋果然中计，此时那些真图，还都好端端的眠在棺中没动过。所谓八门，分别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那《周易》中的“生门”有阴阳两相——始于“震”、终于“艮”，有“震、艮”标记的这两口石棺里，才藏有真正的“地仙村”图谱，只要有这东西在手，不愁那老鬼不来自投罗网。

胖子挑起大拇指来赞道：“还是咱们胡司令深谋远虑，这叫那什么来着？对了……是设下香饵调金鳌，孙九爷那老王八蛋自以为得计，却傻帽儿似的拿这假地图当真，现在指不定怎么后悔莫及呢。”

Shirley杨却秀眉微蹙着说：“老胡你脑子虽然转的很快，可这里埋设武侯藏兵图中的机括是真是假，你当时并不敢断定对不对？但你还是冒险取了假图，简直是拿自己的命来赌，你这个赌棍！”

我心知确实托大了，事情发展得极是出乎意料，头一步走下去便已无法回头，我们这四个人只是被困在墓道里的结果十分侥幸，但仍硬充好汉，对Shirley杨说：“时机稍纵即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不可预期，我看该玩命的时候咱绝不能含糊，要不豁出命去赌上这一把，咱们到现在仍然无法知道真相。”

Shirley杨也没再说什么，只叮嘱道：“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事……你要多想想再做，别让我时时刻刻都替你担心。”

我心中好生感动，还是Shirley杨最心疼我，正要告诉她：“今后除了大背头的话，我就听你一个人的。”却被胖子插口打断，他恨孙教授恨得牙根痒痒，催我赶快在石棺里找出真正的图谱，然后就去“地仙村”扫荡它一个干干净净，半件明器都不能给那老东西留下。

我只好带众人寻得“震、艮”两具石棺，撬开命盖，见里面仍是两片瓷片，与先前那面瓷屏完全一样，凑成一幅，屏上彩绘的图案相差无几，却没有那首古诗词，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精细复杂的图案，内容极是怪异。

这幅瓷屏上描绘的景象，除了藏在深山里的村庄之外，另有两部分，一边是颗人头，另一边是口“棺材”，棺材上没有扣命盖，呈四十五度俯视角，可以看到棺中有具无头尸体，尸身方位与那颗孤悬的人头一致，应该是同一个死者被“身首分离”。

瓷屏上所绘的其余图画，多是些山川村庄，都和普通的明清画卷相似，不像是什么地图，而那图中的棺材和人头，究竟代表什么？

眼中所见极是意外，我心中纳罕不已，参悟不出其中名堂，难道“观山指迷赋”中所言“好个大王，有身无首”之语，是指这图出的棺材和头颅？“地仙村古墓”又藏在何处？真令人绞尽脑汁也难解其意。

正在这时，就听墓道尽头处，传来一连串闷雷般的沉重响动，我们快步走过一看，见那块封死出口的千斤石闸缓缓升起，孙教授阴着个脸，一动不动的站在墓门前，刚才负着他逃脱的“巴山猿狖”却不见踪影。

我心中冷笑一声，果然不出所料，孙九爷拿了假地图，肯定还得回来找我们，但没料到他竟然会来自投罗网，于是暗自加倍警觉提防，表面上却装着不慌不忙的样子，带众人走出墓道，先同他打了声招呼：“孙九爷，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刚才您怎么走得那么匆忙？我们还以为您家着火了呢。”

孙教授听到我冷嘲热讽，却丝毫不动声色，胖子见状更是恼火，当即就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把他捆了一个结实，恨恨地对他说：“我们的政策想必你应该很清楚，估计你肯定是打算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懒得跟你废话，胖爷我今儿个就直接给你来个痛快的……挠你脚心挠到你断气为止。”说完就要去扯孙教授的鞋子。

我拦住胖子，让他暂时先不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对孙教授说：“您既然回来了，想必自己心里也明白是什么后果，要是还打算编那些虚头巴脑的谎话我劝你趁早省了。”

孙教授并不惊慌，反倒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哀凉之情，低声说：“你要是一位我存心欺骗你们，就趁早别问我什么，否则倘若我真是直言相告，你们恐怕根本无法接受。”

Shirley杨听他言语蹊跷，便问孙教授道：“您不妨说与我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棺材峡里当真有地仙村古墓吗？”

孙教授轻叹一声，低缓沉重地说道：“其实你们早在进入这座乌羊王古墓之时，就都已经死亡了，只不过你们自己还没发觉而已。”

第三十六章 烧饼歌

我这次进山寻找“地仙村古墓”，有太多的意想不到，最意想不到的还是孙教授竟然说众人都已经死了，那我们现在是人是鬼？我心想他这老东西，多半和“观山太保”大有渊源，观山之术实际上与“妖术”无异，这伙“太保、师娘”最擅蛊惑人心，其言行奇诡难测，谁信谁是傻子。

所以孙教授这种危言耸听的话语，对我没什么作用，他见我不信，就说：“你也用不着对我的话不屑一顾，你们先好好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尸癍……”

我挽起衣袖看了一眼，果然有几块尸气郁积的斑痕，但都不太明显，若不细看，难以察觉，远不如孙九爷脸上的尸癍明显，我咬了咬舌尖，知道眼中所见，绝非“障眼法”，心下也暗自吃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身上会有尸变的迹象？”

么妹儿毕竟没什么经验，听了孙九爷所言，不免有些慌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要是死了，将来谁照顾老掌柜？”

胖子一把揪住孙九爷的衣领，怒道：“死你奶奶个蛋，打明朝到现在，还没发明出能消灭胖爷的武器呢，死老鬼又想要什么花招？再不说实话胖爷活剥了你的臭皮！”

孙九爷对胖子的威胁神色漠然，冷哼了一声说道：“实话告诉你们，这座乌羊王古墓本是古时巫山禁地，古墓所处的山洞里存在某些难以想象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敢断言，如果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洞窟是一个神秘的超自然地带，生存着大量尸虫，进来的人都会被尸气所侵变做行尸走肉。时间越久，身上尸变之状就越明显，最后必会引来尸虫啃噬，最可怕的是在你被啃成一副骨头架子之前，心里还都会一直保持清醒，慢慢感受万蚁钻心地痛楚……”

我如何肯信他的妖妄之言？只是有些后悔进山时忘记带些“梅子”在身，据说只要在嘴里含住一粒梅子，那梅子味酸，会使人唾液分泌加快，时时提神。这就不会轻易着了妖幻邪法的道了，越是情绪紧张、焦虑不安或者口干舌燥，便越是容易被邪术迷了魂去。

我脑中乱想了一阵，便和胖子使出手段逼问再三，孙教授颠过来倒过去就这么几句话：“你们要是还想寻得一线生机，就赶紧把那瓷瓶地图拿出来，咱们一同逃进地仙村古墓，否则就这么耗着，到最后大伙落个同归于尽。关于我对你们隐瞒的事情，在进了地仙村之后，我肯定毫无

保留地全部告诉你们。如果现在硬要逼问于我，那很抱歉……即便是千刀万剐，也无可奉告。”

我心想这里边多有隐情，而且疑问实在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既然孙教授铁了心不松口，就算给他动刑，他说出来的言语——恐怕也是让人真假莫辨的谎话。

另外考虑到众人身上确有“尸变”的异象，虽然不明究竟。但看起来绝对是凶非吉，反正死活要进“地仙村”，不如就带着这孙九爷一路进去。把他五花大绑结结实实的捆了，我就不信他还能有什么作为。

至于那副“瓷屏”上的地图，想必是个极关键的线索，孙教授要是想借地图搞什么鬼，料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想到这，我低声跟Shirley杨商议了几句，当即做了定夺，就按此图进入“地仙村古墓”。

我多长了个心眼，没把“瓷屏地图”直接拿给孙教授看，而是让他直接告诉我如何参照图中坐标。

孙教授说：“瓷瓶地图在这上万口小棺材里，至少藏有数千片，都是观山太保所留，每两件可凑成一幅，只有按照观山指迷赋的暗示，找出唯一两片绘有正确地图的瓷屏，如果随意拼凑便会被引上歧途送掉性命。”

图中所绘村庄山川全都一致，“瓷屏”图案有变化之处，大致有两种，一是指迷歌诀，二是棺槨尸首。我讥讽他说您见机倒快，拿了假图没过多久便有所察觉。当下把地图中画的棺材和那具身首异处的尸体，告诉给孙教授，让他告诉我该如何观图。

孙教授说：“巫山里有棺材峡，自古传说棺材峡中藏着棺材山，你用归墟卦镜所卜的地中有山之语，也当真神验，那棺材山就是地仙村古墓位置的真正所在，地底有一处天然造化而成的奇观，巨大的地下岩层，形如无盖石棺，而里面的丘陵沟壑，又如同—具无头尸体，这座乌羊王地宫就是那颗头颅。要是按照真正的观山指迷为引，瓷屏中所绘的尸体与人头，应该就是一个方向坐标。”

我熟知阴阳风水，只听到此处，就已觉豁然，知道了如何参看这幅“瓷屏地图”。我又问孙教授：“你把这海底眼泄露给我，就不怕我现在甩下你单干吗？”

孙教授面无表情地说：“在古墓外边的确要担心你来这手，不过现在你是绝不肯丢下我，因为以你的性格，肯定要担心我所言不实，是故意将你们引入陷阱，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都得带着我。”

我心中暗骂这“观山老鬼”竟如此工于心计，想必图谋甚巨，不过眼下之计还是要先找到地仙坟的入口才是。当下参照地图，带着众人攀壁进入密布的岩窟之中，这些岩窟半是天然，半为凿盐所留，内部迷路纵横，极尽幽深曲折。

岩窟矿洞暗合“八门阵法”，没有“瓷屏地图”指出地脉线路和方向，必然要迷失在其中，一路穿山过去，曲曲折折地不知行了多少里数。先在迷魂阵般的矿洞中穿过了两道峡口，只走到众人都觉饥饿困顿了，忽闻洞窟尽头有风声鼓动，到近前一看，见是数片漆黑的“石舌”兀突耸立，高可数米，在风水一道中称这种黑岩为“石舌煞”。虽属“煞形”，却有“藏风纳气”之用，按那图中所指，岩后便是“地仙村古墓”的入口了。

虽然在石舌后的山根处藏有一个地道，地道口都被乱石遮了，若非有所提示，绝难发现这“洞中有洞、山下藏山”隐秘所在。胖子推着孙九爷在前边趟地雷，其余的人鱼贯而入，顺着低矮狭窄的地道钻进了数百米，便有一段石阶蜿蜒上行直通出口。

暗道虽仍然是在地底，但已无法判断是置身“棺材峡”哪座山峰的腹中了，远处暗不见物，静的出奇，“狼眼手电筒”难以及远，只感觉这似乎是条山腹间的大峡谷，但看近处，竟也有树木花草之属，但生长得奇形怪状，大多数都认不出是什么名目。

Shirley杨说：“很奇怪，地底暗无天日，怎会有如此枝叶茂密的丛林？地仙村古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见众人一路跋山，到此都已疲惫了，便说：“这世上那有什么神仙窟宅？我看此处肯定不是什么善地，大伙都精神着点，跟着我别走散了，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阵。”说完牵着被紧紧捆缚的孙九爷向前攒行。

由于孙九爷不肯吐露那只“巴山猿狖”的去向，我担心它会突然来袭，于是一边行走的同时，还要一边暗中留意四周的动静，只等那家伙一露头，就立刻结果掉它的性命，却始终没见那厮出现。

在一片漆黑的树丛中走不多远，就见迎面有一幢庙宇，这座砖木结构的庙宇没有院落，半掩在地底的古树林中，门前立着两根铁旗杆，殿堂约有两层楼高，屋顶上覆盖着“绿、黄、蓝”三色琉璃瓦，四壁红墙到底，气象森严，庙前古匾高悬，上书“武圣庙”，两边是“忠义神武、伏魔协天”八个大字。

我拿出“瓷瓶地图”来看了看，那图中的房舍小如蝼蚁，不拿放大镜都看不清楚，在边缘处似乎绘着一处庙堂，正是这座“关帝庙”。

先前在空无一人的“清溪镇”，我们曾经见过有这座庙堂的遗址。看来地仙封师古在山中建了庄子，是把明代的“清溪古镇”原样复制到了地底，据推测，经过“关帝庙”向前数百米的距离，就是大片的房舍宅院，这里应该已经属于“地仙村”范围之内了。

可“地仙村”里的古墓博物馆在哪？诺大个村庄都是墓室？地仙和他上万眷族弟子的尸体都在哪？眼见四周静得出奇，我一时不想冒然进去，决定先到“关帝庙”里让大伙休整一阵，这座建筑内有墙壁支撑，而且地仙村里纵有什么妖邪之物，包括这不知是人是鬼的孙九爷，量其也不敢在武圣关帝眼前作祟，另外正好借机逼问他口供，等心中有了底再进古墓不迟。

Shirley杨和幺妹儿两人先到庙中搜索了一番，里面是一无机关二无活人，连只老鼠尸虫都没见到，是个清静整齐的去处。

我放下心来，这才让众人全伙入内，只见堂内雕梁画栋，上设排列如北斗七星的“琉璃盏”。两侧置着六根雕龙抱柱，蟠龙姿态各异，个个须眉皆张，显得活灵活现。

正当中塑着“武圣真君”坐像，手捧《麟经》，神态“威严端庄、勇猛刚毅”，“关平、周仓”分列左右，驾着冷气森森一口“青龙偃月刀”，离近了一看，那刀竟是口开了刃的真刀，而且刀身长大沉重，不是凡人所用的兵器。

到此堂中，不得不教人肃然起敬，胖子“啪”地打个立正，先给“武圣真君”敬了个礼，然后把孙教授推到“青龙偃月刀”前，告诉他：“要是再不招出实情，别怪胖爷不客气了，这就当着关二爷的面，立刻给你这老小子放点血。”

我拦住胖子，把孙九爷推到殿中角落里让他坐着，告诉大伙先吃点东西填饱了肚子，但注意千万别用火烛，烟也先别抽了，免得又着了“观山太保”的障眼法。

为了节约照明器材，我们在漆黑的殿堂内，只点了两盏小型荧光灯，就着灯光吃了几口压缩干粮，然后便开始了对孙九爷的“三堂会审”。

孙教授倒也从容，双手被反捆了坐在地上，但他似乎对逼供这套格外熟悉，丝毫不露惊慌之情，这可能是在文革时锻练出来的，一直没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听说过“烧饼歌”？

胖子斥道：“事到如今你还想吃烧饼？不交代清楚你的问题，就只有死路一条，别再妄想吃什么烧饼了，赶紧坦白村里的明器都埋哪了？”

我却知孙九爷所言，是指明代奇人刘基刘伯温所做的一套“卦歌”。刘伯温最擅奇门数术，又兼精通形势宗风水之理，在民间传说中都认为此人有半仙之体，他根据占验推演卦象的理数，将所得结果隐藏在民谣般的“烧饼歌”中，是一种极隐晦的“预言”，其中暗藏深意，与“烧饼歌”字面上的含义相去甚远，常人绝难想象，多是参照歌诀，才得以洞悉其中“天机”。

但这仅属民间传说，《烧饼歌》未必真为刘伯温所作，我并不知道孙教授跟我们说这件事想做什么，也懒得同他兜圈子，就问他言下之意究竟是什么：“有什么话最好直说，别再转弯抹角的打什么鬼主意，真把王胖子惹急了我可拦不住他。”

孙教授道：“万事都有个始因，不知其因，怎知其果？我只是想告诉你观山太保的真实来历，说起来那还是一段几百年前的旧事，当年观山太保本是巴山蜀水间的隐士，要不是做此烧饼歌的刘伯温泄露天机，恐怕直到今时今日……都不会有人知道观山的字号。”

（注：《麟经》为《春秋》之别名）

第三十七章 观山盗骨

孙教授说要想搞清楚“地仙村古墓”究竟有什么秘密，必须先知道“观山太保”的来历，这伙“观山盗墓”之徒，与传下“烧饼歌”的明代奇人刘伯温渊源极深。

在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为了反抗元朝暴政，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俗话说“乱世必出奇人”，此言实是不虚。

当时，朱洪武龙兴“大明”，将胡人逐回漠北，一日在金銮殿上以烧饼为“象”，请刘伯温推算今后天下兴废之事，但天机难言，于是刘伯温当即做《烧饼歌》，据卦撰词，将明代以后的兴亡成败之数，都藏于这首歌诀之中。

这是民间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不入正史，实际上刘伯温确实曾为朱元璋演卦推算，但事情并非如同那些野史传说一般。

在朱元璋还未“面南背北”之时，刘伯温就觉得此主是“真龙天子”，将来必有“九五之尊”，于是投到他帐下效力，由于刘基刘伯温谈吐不凡料事如神，十分被朱元璋器重，大事小情悉以问之，刘伯温一向对答如流，屡献良策奇谋。

有一天朱元璋率部与元兵交战，军中粮草接济不上，陷入苦战，恰好刘伯温求见，便以仅有的几个烧饼款待，随后二人说起当前局势。

刘伯温对朱元璋说，眼下我军虽然处境艰难，只因天时未到，等时机来临，主公必定能成就一方大业。

朱元璋隐隐听出刘伯温的话里话外，似乎在暗示自己将来能当“皇上”，再加追问，果然如此，便说：“当年周文王请姜子牙出山，亲自在河边连拽了姜子牙八百单八步。结果周王朝一脉，得享了八百单八年的天下。倘若真如军师说言，我朱元璋这辈子能有开国定基的福份，不敢奢求江山永保万年，也不敢比周文王那等圣君明主，能有四百年的国运就很知足了。”说罢，便请刘伯温演卦推算，看看朱家龙兴的气运能有多少年。

刘伯温见帐中正好有几个烧饼，于是当即以此为“机数”，占验得出“卦象”。但最后所获的结果，却遮遮掩掩地不肯对朱元璋明说。

朱元璋说世间的得失成败，都是天意，但讲无妨，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刘伯温这才说按此卦象来看，胡人虽将败亡，但北龙气数不衰，将来这锦绣河山，还得有胡人的一段天下，我主国运恐怕到不了四百年。

甚至三百年都不到。

朱元璋闻言大惊。他倒不是为国运长短担心，担心什么呢？主要是这些年南征北战，曾经见过许多被盗毁的荒坟野冢，尤其是在南宋诸帝的陵寝附近，如今只剩下几个巨大的土坑，里面杂草丛生，多有狐鬼出没。

在元灭南宋之后，这些帝陵都被胡人盗空了，南宋皇帝的尸体也惨遭蹂躏。都被与牛马猪狗的骨头混在一处，给埋在了“镇南塔”下。看宋陵遗址，当真是“田竖鞭骷髅，牧童扫精灵；如今荒凉虚无地、昔日君王埋魂处”，其景象之凄惨，足令见者嗟叹，闻者伤怀。

朱元璋说，要是北方的胡人在几百年后还能占据天下，我即便真当了“皇帝”也高兴不起来，怎么办呢？这世上没有不死之人，我如今要是能将胡虏逐回漠北，光复汉家河山，建立这等功业自是快事，可世上从来没有不死仙药，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终，“真命天子”恐怕也难逃驭龙归天地一日。

天子死后自然要下葬到皇陵之中。可瞧瞧南宋北宋的帝陵如今是什么下场？还不都被胡人所平，我当了皇上，在位的时候有“文臣武将”保驾，死后葬在墓中，就算在陵区布置大军守陵，却早晚要有一日国破山河碎，改朝换代多是天道循环的定数，计较不得，这最要命的是将来要亡在胡人手中，咱们那现在荡平胡虏，其辈子孙一但得势，必要大肆报复今时之恨，那我和我的子孙入葬在皇陵……还不都得被奸贼们一发掘出来鞭尸焚骸？

想起宋室皇家寝陵的荒废景象，再想想自己将来的下场，不免心生寒意，即便当着“皇帝”又有什么滋味？朱元璋知道刘伯温精通南龙风水，就问他世上有没有什么办法，使“皇陵”永远不会被胡人盗毁？

刘伯温说您想得太长远了，现在要琢磨的是怎么夺取天下，皇陵之事等大业已定之时再筹划不迟，此事尽管放心，到时候肯定给主公想个安稳的法子。

由于当时大战在即，这件事说完就完了，谈论几句之后，也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南征北战始终都没机会再提过，直到朱元璋以大明天子开国太祖的身份坐了龙庭，按古例，各朝天子登基当了皇上先不干别的，立刻就要着手筹备自己的皇陵，从选取龙脉，到陵墓规模格局，一丝半毫也马虎不得，都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

洪武皇帝就召来刘伯温，说起以前那件事来，这建造皇陵的重任，必须得由刘伯温来策划主持，大明王朝的皇陵，绝不能让胡人盗发。

刘伯温当年许了个空头愿，事到临头也是觉得心里没根，忽然双眉一皱，计上心来，先请皇上宽容十天，十天之后必有良策。

洪武皇帝就耐着性子等了十天，果然在十天之后，刘伯温上殿来，行了君臣之礼，便取出一幅图画来：“修造大明皇陵之事，非从此图中来不可。”

洪武皇帝还以为是货真价实的“风水陵谱”，当即龙颜大悦，赶紧听内侍取到驾前御览，谁知展卷翻阅一番，竟是大为诧异，皇上根本看不懂这张画是什么意思，就开金口动玉言问道：“刘爱卿，你这图中所画……却是些什么名堂？”

刘伯温奏道：“陛下容禀，修造皇室陵寝非同小可，臣才疏学浅，恐有负圣望，其中若有些许差错，实是万死莫赎。”

随后刘伯温为洪武皇帝保举了一位“奇人”，此人身怀异术，通天晓地，足可担当建造“皇陵”之重任，但他本是深山中的隐逸之辈，恐其找借口推诿，故献画一卷，等将他召至宫中，先明示其意，然后不论他答不答应，只要把这轴图画给他一看，他必不敢再行推托。

洪武皇帝将信将疑，就立刻遣人将刘伯温保举的“高人”请来，此人的姓名是“封王礼”，他本是在巴蜀之地烧炼铅汞的方外之士，也常做些倒斗的勾当，专门喜欢搜寻一些“丹砂异书”之类的古物。

封王礼被召至金殿之上，得知是要让他修造“皇陵”，自古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是极容易掉脑袋的事情，他哪肯答应，忙谎称自己不懂“葬制”和“寻龙”之道，想要推托掉这份“皇差”。

洪武皇帝一看果不出刘伯温所料，就让人把那卷图画取出来，给封王礼当面观看，封王礼看了图中所绘，当时就惊得魂不附体，跪倒驾前，连称：“皇上恕罪，草民实该万死。”

原来刘伯温这幅画，画中所绘是一派险峻的悬崖绝壁，壁上挂棺而悬，藏了许多“悬棺”，画中有几个盗墓贼，其中一个贼人抱着松皮粗鳞的棺材盖子正在用力挪动，显然是刚刚揭开棺盖；另有一贼攀在绝险的陡壁上，拿绳索套在棺中古尸颈中，把棺中老者的尸体拽得坐了起来；还有两个盗墓贼蹲在棺材旁边，从棺中抱出一块块“骨甲”，那骨甲上满是“星图”和“蜗虫古篆”。

画幅旁边注着一行字“观山盗骨图”，封王礼看此图看得心惊肉跳，原来画中所绘的盗墓场面，正是其先祖所为。

“封氏”为地方上极有名望的豪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巫山棺材峡。

那峡中地形险恶剥断，藏有无数“悬棺”，封氏现任就曾经在“棺材峡”中盗取过许多“天书异器”，借此发迹，习得了许多失传已久的巫术，进而痴迷“炉火之术”。

到了元末明初，传到封王礼这辈，自称“棺山太保”，仗着精通“棺山指迷术”。在各地秘密发掘古冢山陵，实际上封家有得是钱，其辈盗墓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那些藏在墓中的古卷古籍，此刻见了“观山盗骨图”，还以为自家的秘行败露，惊动了天子，肯定逃不开灭门之祸，而且这件事从无外人知道，这说明皇上身边有“高人”。对“棺山盗墓”之事必定是一清二楚。此时只好硬着头皮，按照洪武皇帝的要求设计皇陵。

刘伯温当时在朝中已萌生退意，但在修建皇陵之事上，被皇帝逼得脱不开身，想起世上还有这么一伙“棺山太保”，最是精通陵谱和遁甲之术，就把这件“皇差”推到了他们头上，他还算留些情面，只把画卷称做“观山盗骨”。并未明言实际是“棺山盗墓”。

封氏专攻奇门异术，行事手段常人难料，而且从骨甲中掌握了许多风水秘术。对陵墓结构和选址都有独到之处，使洪武皇帝十分满意，御赐封王礼和他的几个弟子纯金腰牌，从此以后称为“观山太保”，留在御前听用，专职为皇家建造陵墓。

洪武皇帝出身于社会底层，所以对民间风物多有了解，他又问封王礼，即便皇陵得以不遭胡人盗毁，却未必是万全无忧了，因为咱们汉人也不是吃素的，听说自古以来世上便有“发丘摸金”之事，这些人要是打起大明皇陵的主意来却又如之奈何？

封王礼说臣以为民间倒斗之辈，真有手段能盗发皇陵的并非仅有“发丘摸金”，更有“搬山卸岭”，“搬山道人”擅长生克制化之术，行踪隐秘难寻，许多年来很少与外人相通，但他们所做只为求取“丹珠”，只要皇陵中不置“金丹珠鼎”之物，搬山道人就绝不会打盗发皇陵的主意，倒是不足为虑；而卸岭群盗多为“响马贼”，其辈忽聚忽散，专一的要挖山陵巨冢，最难防范，又常有谋反之意，只有派大队官军加以剿灭，彻底斩草除根，使这个山头的香火断绝才是上策。

另外还有“发丘摸金”之徒，实为一脉，最为精通风水寻龙之道，摸金之首领为“发丘天官”，此贼携后汉印符，上铸“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字，寻龙倒斗无所不为，但他们十分看重祖师爷传下来的行规，没有“发丘印”和“摸金符”，便不肯做“倒斗”的勾当，所以想对付他们，应当先毁掉发丘摸金的“符印”信物，使摸金之术不复存在于世，便可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皇上见有这等妙策，当即龙颜喜动，随后朱元璋就下了旨，历大明朝，各地严察“倒斗穴陵”之徒，不过“发丘摸金、搬山卸岭”的踪迹散布天下，朝廷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直到“永乐”年间才找到机会把“发丘印”和七枚“摸金符”毁去，但世上仍是剩了三枚古符下落不明；“卸岭响马”也屡剿不尽，不过这些举措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在明代中期，盗墓倒斗的勾当确实一度销声匿迹。

“观山太保”得朝廷重用，跟随皇室从南京到北京，始终都在禁中听差，由于“皇陵”属于高度机密，故此不敢对外宣扬，直到“万历”年间，“观山太保”的首领就是地仙封师古了，此人实有通天彻地之能，而且对风水星相之事更为着迷，他见祖上修造大明皇陵之时“百密一疏”，忽略了有对朱元璋祖坟进行迁址，夜观天相，看此地龙气将绝，就上书朝廷迁动祖陵，但当朝皇帝昏庸，国中百事皆疏，并没有理会封师古的进言。

第三十八章 九死惊陵甲

封师古眼见世道衰微，又看圣上无道，一气之下，便找了个借口告病还乡，经过了两百多年，朝廷上对“洪武年间”的旧事，早已不怎么放在心上，于是就放封师古返回故土。

封家在巫山的基业仍在，收入主要是开凿巫盐矿脉，但封师古对钱财视若无物，回乡后除了引火炼药，就是推演卦象，也常托借云游四海的幌子，带着手下人去各地盗发古墓，醉心于收集古墓中陪葬的种种奇珍秘器。

有一年上，封师古忽然想起祖宗曾经留下一篇遗训，告诫后世子孙，说是封家借着在“棺材峡”盗墓，从悬棺盗取了“遁甲天书”，从而发家成为豪门名族，但“棺材峡”里明挂暗藏的棺材，又岂止成千上万？在那深山里还埋着一座规模庞大的陵墓，但这座墓绝对不能碰，否则必有灭族之祸，因为墓里藏着“尸仙”。

封师古有“盗墓之瘾”，又常有“寻仙之意”，所以此心一起，纵有十万金刚罗汉也降压不住，他一想到自家门口就有座神秘古老的乌羊王古墓，便把祖宗的话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当即率众进山盗墓，不料却在“乌羊王古墓”中，见到了一些令他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

清溪封氏一族，都知道封师古在“乌羊王古墓”中见到了一些极为神秘的东西，据说是极古之物，但真实的情况除了封师古自己，几百年来无人得知，即便是他最亲近之人，也毫不知情。

按照封家世代留下的传说，是封师古自盗发“棺材峡”古墓之后，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时隔三月，忽称自己成了“大道”，并说天下浩劫将至，只有“棺材峡”里有个去处，可谓“神仙窟宅”，堪比秦人避乱的“桃花源”。

封师古自称“地仙”，专要广度世间的凡人，他穷工尽巧，大举在深山中修建了“地仙阴宅”，将祖上盗墓所发之物，悉数藏那其中，历时十余载，始得功成，随后告知众人，要想得一个“出入有无、冲虚清静”的“风身云骨”，必先舍掉自己这一身凡间的“血肉重浊”之躯，愿意进坟中“活殉”之人方能成仙，等几百年后得了大道，都可以跟着地仙重回世间，把天下所有人都给度了，成就一件莫大的功德。

当时，观山太保得到皇家亲点，在巫山清溪一带名望极盛，特别是封师古擅会巫蛊妖术，十家里九家半信他的，愚男愚女们都愿随他

习“观山指迷”之术。习他这套妖法幻障之术的，有许多忌讳，一怕黑狗血、二怕黑驴蹄子、三怕朱砂。一见这些事物，实术者“其行必现，其胆必裂”。

“观山指迷”看似奥妙，其实都不外乎是那些“吞符驱水，纸兵甲马”的手段，这套东西大多都是他封家祖上，从“棺材峡悬棺”中的龙骨天书所得，说的好听点是古时的“方术”，要说白了根本就是装神弄鬼的“妖术邪法”。

但在那个年代，越是“邪魔歪道”，越是能“蛊惑人心”，所以封师古一说要度众人得道，一时从者如云，一为寻仙，二求避祸。当地的男女老少大多跟着他进来“地仙村”。

封家另有一少部分人不愿去“寻仙”，“地仙封师古”也不勉强，只让他们隐藏好古墓入口，并给后人留下“观山指迷赋”，让他们严格保守秘密，尤其是不能让“摸金校尉”知道了底细，冒险留此一条奇绝的“秘径”，是备封家后代将来有难之时，可多召集欲求度化的凡人，来投奔棺材山中的“神仙窟宅”，要是当年把“摸金符”都毁了，如今就不必如此大费周折了。

封师古策划周详，虽然棺材峡云雾锁蔽了龙脉，难以被“望”字诀窥探，但仍然留下晦涩艰难的“观山指迷赋”。饶是如此，他也仍不放心，又在周围藏设了“九死惊陵甲”。这是封家先祖“观山盗骨”时得到的异术，奇诡难料，后人多不知晓，平时想接近“地仙村阴宅”的人，都得被“九死惊陵甲”困住害去性命。此甲按地支循环秘密布置，其“生门”在每一纪，也就是十二年中，仅在地鼠年的某月开启三天，每十二年一次的相应的月份日期，又会不断循环变化，外人难以推断，专为对付搜山寻龙的“摸金校尉”。

在最终没进“地仙村古墓”的这部分人中，其中就有封师古的亲叔伯兄弟，按家谱所排，他和封师古都是“师”字辈，名叫“封师岐”，洪武皇帝所赐“观山腰牌”传到“师”字辈，就有他的一块。

封师岐这一条支脉都留在了山外，因为他认为“祖训”不可违，擅入“棺材山”阴宅，早晚必会闯出一场弥天大祸，于是举家迁移离川。

封师岐也是个极有见识的高人，他临终前亲口告诉后人，“棺材峡”里确实藏有“尸仙”。那山腹中有两块风水宝地，其中一处较小的形似“人头”，在古时曾被“移山武陵王”筑为地宫埋骨。

按照上古风水之理，这人头般的龙脉是为“凶煞之地”，主葬暴君。要想消除地脉中沉积的凶煞之气，从葬活人必要极多，所以古墓中杀殉

者的尸骨层层叠压，陵区周围更是悬棺密布，具体数量现在根本难以估量，可以说墓内每一块砖，每一寸土，皆被尸气侵透。

在那“地仙封师古”盗发此墓之后，墓中凶厉之气已破，但封师古从这座古墓里的陪葬品中，发现许多青铜祭器，得知“棺材峡”中还有一块更大的风水宝地，这块地脉深藏山中，形状如同一座巨大的无盖石棺，奇的是棺中广于数里，周围棺板似的石壁上描龙绘凤，却绝不是人工雕琢，而是天然风化剥蚀形成；峡谷般的大石棺中，内部丘壑起伏，生长着许多奇花异草。更奇的是，在那地势酷似在石棺中，平躺着一具“无首尸体”，与远处地下的那颗“头颅”遥相呼应。

这座“棺材山”，是从“天地初分”之时便已有了，早已在世间存在了亿万万个年头，那时候混沌初分，天底下哪里有人？别说是棺材了，所以那座深埋地下的“棺材山”和“无头尸体”，肯定非人力施为，而是“鬼斧神工”——尽得天地造化神奇的“自生自成”。

想这“巫峡巴山”之地，自古以来崇盛“巫风”，藏在山底下的“棺材山”，很早就被人们发现了，一直保持着在附近“埋棺驱凶”的习俗，使得山中尸气沉重，到了隋唐年间，当地更盛传那棺材山里埋有“尸仙”，但“尸仙”究竟是什么，却从没有人见过。

封师岐到死都认为，“仙道”终属飘渺虚幻，世上即便真有“仙家”，也绝不可能会有古尸化为“仙”。僵尸为世间“死而不化”之物，棺材山里的东西非妖即魔，肯定不是什么“真仙”；但观山太保的首领“封师古”，却执意在棺材山里修建“阴宅”，以便寻找“尸仙”，哪里容他良言相劝。

封师岐不知封师古究竟为何如此坚信，还以为他是在“乌羊王古墓”中被鬼迷了心智，多半是入了魔障，而且看封师古的神态举止也已和活人大异，那脸上的气色，简直就是一具古墓僵人，苦劝无果之下，只好是明哲保身，带着剩下的人离开故土，并且在死前留下遗嘱，让后人找机会按照“观山指迷赋”，悄悄进入“地仙村古墓”看个究竟。如果封师古已经化成妖化之物，就务必想法子将其铲除，否则那“棺材峡”的地势虽然偏僻隐秘，却早晚都得被人从深山里挖出来。到时候墓中万一真有什么“尸仙”，必要入世害人，后患无穷无尽。

封师岐本就是有些手段的奇人，修造“地仙村”时他也有所参与，举家从“清溪”迁出之际，恰逢天下有流寇之变，到处都不太平，不久又身染恶疾，所以到死也没能再回清溪“棺材峡”，只是留下了遗言：封师古所作所为，实已使“大明观山太保”的字号，坠入了万劫不复之地，我封家子孙后代，要是不把“尸仙”铲除，祖宗们的在天之灵永远不得安息。

在封师岐去世后，他的后代家道中落，每逢赶上“地鼠年”可以进入“地仙阴宅”之期，却不是因为时局动荡就是因为家难，始终不得机缘入内，而且近代中国的历史翻天覆地，经过时势变迁，他这一脉的后人凋零散落，已逐渐把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丢了个十之七八，虽还记得“观山指迷赋”全片七十二句，并且留有封师岐遗下的“地仙村”图谱，可要解“观山指迷赋”，须懂得“奇门五行”和“风水秘术”。封家后人对这些数术就仅知皮毛了。

到民国年间，封师岐的后人是“封思北”，他平生多读道藏，中年后在四川青城山做了道士，仍念念不忘祖宗的遗训，屡次进入“棺材峡”，但不得其法而入，最后坐化在隧道中，并且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要是封家后人除了“尸仙”，就别给他敛骨安葬，他要暴尸于此，亲眼看着有人找到“地仙村古墓”的入口。“百步鸟道”尽头处那条隧道，在墓碑处有具尸体，就是此人。

这“封思北”有两个儿子，按《家谱》中“思、学、言、道”所排，都是“学”字辈，一个是“封学文”，还有一个是“封学武”，哥儿俩相差六岁，老父死后再无亲人，就流落在世上相依为命。

由于正值战乱，眼看没活路了，暂时顾不上祖辈所托之事，大哥封学文打算进山当“响马”，在绿林中谋条生路出来，临走前，就把兄弟过继给了一家姓孙的财主，改名“孙学武”，也就是孙教授了。

自此以后兄弟二人音讯隔绝，由于战争的原因，老孙家也逃离了故土，兄弟间就失去了联系。孙学武此后的经历大致都如他先前所说，由于他祖上有“棺山盗骨”的事迹，所以他自幼便识得一些蜗篆异文，加上后有所学，便从事了考古中的甲古文和一些古老谜文的破解工作，直到被下放至“果园沟”劳动改造，才又和同样被下放的兄长“封学文”相遇。

兄弟二人感叹“造化弄人”，想不到重逢之地竟是在这种场合。说起别来的情由，原来封团长果然是进了绿林道，因为还懂得家传的“观山盗墓”之术，便隐名埋姓，在“常胜山”里插香做了“卸岭响马”。

可不久后，由于“常胜山”的盗魁下落不明，在数年之内，从汉代传下来的卸岭群盗彻底“土崩瓦解”，封团长虽是名为“学文”，却最不好读书，死也不想回乡务农，正好在卸岭群盗中结识了两个西北的同伙，也是兄弟两个，哥哥叫老羊皮，弟弟叫羊二蛋。

老羊皮活得窝窝囊囊，胆小如鼠，而他兄弟“羊二蛋”却野心不小，在“常胜山”瓦解之后，羊二蛋伙同了一批人，准备去关外东三省开山立会，还是要做这些“盗墓穴陵”的勾当。

封团长当时年纪还轻，觉得做“响马子”挺好，有吃有喝还能随便睡女人，看哪个大户财主不顺眼，拎着刀枪闯进去抢他娘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上，就是要如此快活才好，于是一咬牙，就跟他们一同去了关外。

等到了东北才知道，羊二蛋虽然做了胡匪盗墓团伙“泥儿会”的大位，却没什么实权，而且这伙人都被日本关东军给收买了，所做的“倒斗”勾当都是为了给关东军效力，而且好象密谋着要找一处埋葬“黄大仙”的坟墓。

封家祖上的观山太保盗发过唐代的一座妖陵，那处古墓里埋的就有狐僵，据说此乃元教前身的邪教墓穴，其中多有妖幻之术，动这种坟墓很容易惹祸上身，另外封团长虽然一身响马骨头，专好做那些杀官造反的事业，却是条极有骨气的汉子。“响马盗”多是崇盗尚义之人，自古就属“梁山本色”。在“常胜山”的卸岭群盗中，代代都有杀富济贫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怎能去做“汉奸”祸害老百姓？

当时羊二蛋带着“泥儿会”的胡匪，把手按在枪上逼着他入伙，封团长义琢磨，我要是贪生怕死，现在昧着良心做了“汉奸”，恐怕死后也没脸去见封氏列祖列宗，于是表示万难从命，反倒是对老羊皮兄弟劝说了一番，咱们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当初在“常胜山”里何等义气？陈总把头言犹在耳，这才过了几年就忘了？何苦要奴颜婢膝地去给日本鬼子当“走狗”？要我说咱们就抄家伙去干“关东军”一票狠的，才不愧“卸岭群盗”的真实作为。

羊二蛋哪里肯听他的话，最后一言不合，双方当即拔枪“火拼”，封团长的“密雷良”下放到了七八个胡匪，自己也受了枪伤，落荒逃进山里，辗转投奔了“抗联”。参军这些年来“身经百战，屡立奇功”，但由于他身上的“游击习气”太重，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还仅是个正团职。

封团长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久，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冲击。有人揭发他曾经当过“胡子”和“汉奸”，这罪过可大了去，仅次于革命叛徒，加上他脾气不好，谁斗他他就揍谁，即便是在千人大会上，他也敢撸胳膊挽袖子瞪眼同别人对骂，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幸亏有以前部队的上级保着，找个借口把他下放到了“劳改农场”，在“果园沟”开山凿石头虽然辛苦，但总比让他这火爆脾气惹出杀身大祸来好。谁知却让他遇着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孙学武”。

封团长告诉孙学武说：“你哥哥我这辈子活的挺痛快，但现在估计是

痛快不下去了，风闻有人正在查我的老底，要是被人查出来咱祖上是大地主头子，而且还盗过墓造过皇陵，那事情就更严重了，绝对就成了不可调和的敌我关系了，所以我不打算留在农场里等死，正好今年是鼠年，地仙村的九死惊陵甲生门显露，所以我想好了，我今天晚上就打算逃跑，跑回老家棺材峡去找地仙村，必定竭尽我之所能，把祖宗留下来的事做了，最后再把咱老爹的尸骨掩埋了，只要这两件事都能得手，哪怕是死也无所牵挂了。可如今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记住为兄的话，现在的年头和以前不一样了，永远别把自己是观山封家后代之事对任何人说，最好都烂在肚子里。你这辈子对外人只有一个名字可用，那就是——孙耀祖。”

孙教授在过继给老孙家之后，连名带姓都改作了“孙耀祖”，这是孙家希望他光宗耀祖之意，但孙教授从骨子里反感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他观山封家的人家族意识很强，自觉是大宗祖之后，岂肯给姓孙的光宗耀祖？但寄人篱下，想不认头也难，等老孙地主夫妇死后，他就常自称姓孙名学武，草字耀祖。户籍身份登记改动不方便，仍做孙耀祖，只有与他相熟的人，才尊重他的习惯，以孙学武相称，在一切私人场合里他就会用这个名字。

孙学武这辈子可没封团长活得那么潇洒，做什么都不顺，饱受挫折，当时也想跟老哥一同跑路，可封团长说地仙村古墓吉凶难料，你我兄弟如果一同断送在其中，咱“观山封家”就彻底没了，我要是万一是有个闪失，将来还得指望你给我收尸。

于是留下“观山腰牌”，让孙学武牢牢记住“观山指迷赋”全篇七十二句，并把祖上封师岐留下的几件传家之物，都让“巴山猿猱”从农场外偷带进来，交给了孙学武。

这几件东西，都是“观山太保”盗墓时所获，几百年前，那时候“观山太保”尚未得御口亲封，还称为“棺山太保”，留下来几部龙骨天书，没被地仙带入墓中，其中记载的都是风水古法，学透了能得几分“形、势、理、气”之奥秘，但内容有限，达到观山寻龙的境界还比较困难。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年地仙封师古，曾盗发过一座“唐代妖陵”，这是处“肚仙坟”，据说是唐时拜狐仙的“教门”所留。陵中有本奇书，记载着种种“妖法幻术”，陪葬的一口描金箱子里，有不少施展“障眼法”的器物。其中有数枚从狐仙尸身上剥取的妖筋，混合在尸骨中焚烧后有“圆光”之奇验，但并非轻易能用，必须先让人先见到肚仙古墓的壁画，然后通过焚尸才能见到“肚仙”显身，并且得闻“鬼音”幻听。封师古在“乌羊王地宫”中，放置了从唐代妖陵盗发得来的墓墙壁画。“观山指迷

赋”除七十二句之外，还有最后一段最为隐秘，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段，就藏在“乌羊王古墓”的墓室之中。焚尸圆光，万勿遗忘。

第三十九章 死亡——不期而至

最后封团长想要一棍子把孙学武打晕就逃，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又嘱咐孙学武道：“这巴山猿狄是咱爹在世时，于山中驯养之物，年久通灵，能解人意，只比我小了几岁，它这些年来常常都跟在我身边，我此番去找地仙村古墓，无论是死是活，都会让它回来给你捎个信息，我要是出了意外，你就是咱观山封家唯一的传人了，你在十二年后一定要再次设法进入棺材峡，看看那欺师灭祖的封师古究竟是否找到了尸仙。”

孙学武知道生离死别在际，又是伤感又是担忧，垂泪道：“大哥你戎马半生，可谓见识多光，祖上所传的本事你也学的远比我多，恨只恨我这辈子让儒冠所误，成了个没用的书呆子，连你都做不到的事情，恐怕我今生也是无望了。”

封团长叹了口气，拍着兄弟肩膀说：“此事千难万险，确实为难你了，但你不去做，咱们观山封家又哪里还有其他的人？”他稍一沉吟，又道：“要是你今后觉得势单力薄，可以想办法去找摸金校尉相助，曾听说在清末还有位张三爷专做摸金倒斗的勾当，自大明永乐年间毁掉发丘摸金的印符信物以来，这世上应该还剩下三枚摸金符，想必那套搜山寻龙的摸金秘术至今仍有传人。”

封团长嘱咐兄弟，将来万一实在没办法了，就找“摸金校尉”相助，常言道“七十二行，摸金为王”，只有“摸金秘术”才能破得了“地仙村古墓”。

孙学武闻言更觉为难，小时候就听咱爹说过，这世上真有本事的“倒斗”高手，自古以来便有“发丘摸金、搬山、卸岭”三支。“常胜山”里的卸岭群盗，早在解放前就烟消云散；“搬山分甲”的那伙道人似乎也没传人，全都销声匿迹多年了。

“摸金校尉”是倒斗行里的状元，想必是极有本领的，但在明朝的时候，被朝廷毁了他们的“印符信物”，真要是追根溯源起来，这件事还得属咱“观山封家”的责任。虽然隔了几百年了，但恐怕抵死也脱不开当初那场干系。

封团长说“大明观山太保”的事迹十分保密，外边的人从不知晓，剩下的“摸金校尉”们，应该不知道那些陈年旧事。摸金济世之风古已有之，只要找到他们说明缘由，多半能得他们出手相助。

孙学武仍觉力不从心，虽然传说清末的时候还有一位“摸金校尉”，

因为他一人挂三符，所以都称那人为“张三链子”，可如今都什么年月了？期间“日月穿梭、改朝换代”，天地间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巨变，谁知摸金符还有没有传人？

退一万步说，即便张三爷当年真把“摸金符”和“寻龙诀”传了下来，那也不过是传给两三个人而已，“摸金校尉”的所作所为又格外隐蔽，这天底下人海茫茫，现在谁知道那些“摸金校尉”的萍踪浪迹归于何处？剩下我孤伶伶独自一人，我上哪里找他们去啊？

封团长眼看自己这兄弟不太争气，做事说话都是前怕狼后怕虎，知道他难以担当重任，但也毫无办法。当年显赫一时的“观山封家”，自“地仙封师古”率众入山之后，就已没了昔日的气象。虽然时至今日，科学昌明，但他对祖上遗训中提及的——所谓“尸仙”之事仍然深信不疑，认为“封师古”在山中修炼妖法，鬼知道他得了个什么结果，万一真按他进墓前说的将来还要“入世度人”，必定又要害死许多无辜。

所以封团长是铁了心了，老封家的事还得老封家自己的人去解决，另外自己再留在劳改农场里，也无非就是一死，还不如逃回“巫山”，要死也是死到祖籍“棺材峡”才好，幸许拼着一死闯进“地仙村古墓”，把封家在明末清初时所造的那场“业障”了结了。

而且封团长知道，“棺材山”里埋的“九死惊陵甲”十二年才开一次，掐指算来，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只好硬起心肠，拿“镐把”砸晕了孙学武，也就是为了不让孙学武替他吃“挂落儿”，然后便趁着夜色逃入深山，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孙学武在这件事上受了不小的刺激，遵照兄长的教诲，从此后更加沉默寡言，他唯恐言多语失，也极少和外人接触，因为事情确实如封团长所言，在那个年代里，要是被人倒出祖上是“地主、矿头”和“盗墓贼、保皇党”，那不死也得扒层皮。

再加上孙学武从事的工作性质，极其枯燥单调，逐渐就使他变成了一个孤僻的人，使周围的人都很排斥他，只有陈久仁陈教授还算是他的一个朋友，但即便是关系如同陈教授一般的“老朋友”，对他来说，也绝对不是可以掏心窝子的交情。

文革结束后，孙学武的问题虽然比较复杂，组织上尚未作出结论，但工作还是暂时恢复了，他一直没再见过兄长和那头“巴山猿狖”，心中时常牵挂着此事，终于找了个机会独自进了“棺材峡”，他一生从没回过祖籍，但这里的路线地形由家中代代所传，他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当时的清溪古镇已经被废弃，他在空无一人的镇上遇到了那头“巴山

猿狖”，被带进了“棺材峡”，见到了兄长封团长的遗体。

封团长临死前给孙学武留了一篇遗书，其中详细叙述了从“果园沟”潜逃后的经历：

封团长逃回祖籍“清溪”古镇的时候，正赶上修筑“清溪防空洞”的工程接近尾声，当时的施工人员已经把主隧道从古镇地底贯穿到了“棺材峡”，并且从古矿道里挖掘到一批“石人”，并将其中一部分运到了镇中的施工指挥部。

当时施工人员并没有“文物”这两个字的概念，只是觉得山里埋着如此狰狞丑陋的石像有些奇怪，打算把这情况上报给上级，请示如何处置。

封团长窥得这一情况，心知大事不妙，赶紧带着“巴山猿狖”在镇子里装神弄鬼，扰乱了施工人员的注意力。恰好当时由于“清溪防空洞”的坚固程度不符合标准，上级临时中断了这一带的人防工程，施工的人们全部撤走，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古镇，再也无人去理会“棺材峡”附近的古物，这才让他松了口气。

封团长半辈子都在刀枪从里闯荡，胆色和见识都远胜常人，他带着唯一的伙伴“巴山猿狖”进了“棺材峡”，但发现自己打不开“九宫螭虎锁”。祖传的能耐他根本没学全，这才知道“地仙”的厉害，先前想的太简单了，一阵急怒攻心，身上旧伤发作，自付已是命不长久了，估计孙学武将来还有可能进山来寻他，就留下了绝笔嘱托。

封团长临终前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当年在东北的时候，还没和羊二蛋那伙胡匪闹掰，听他们说关东军要在山里寻找一件古物，这件东西是个风水秘器，埋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眠龙的“宝穴”，不过具体是什么器物，当时没听清楚，只似乎听到说这件秘器，是从一面古镜上拆下来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古镜能克邪镇尸之事，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传统了，所以封团长就在遗书中嘱咐孙学武，以你的本事，想进古墓对付尸仙必是有去无回，你不但要想办法解开“九宫螭虎锁”，还要考虑到藏在“乌羊王地宫”中的“线路图”，这张图与无数假图藏在镇山的棺材里，要是不懂九宫八卦的那些门道，到了跟前也无从得知哪幅图才是真的。你从事考古工作，若有机缘搞到几面传世的“古镜”，带着几件这种东西进入古墓去见“地仙”，便多了几分胜算。

在这封遗书的最后，封团长坦言自己这辈子对不起孙学武这亲生兄弟，再三叮嘱他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把祖上所托之事办妥，否则别给为兄

和老爹收骨掩埋。

孙学武抱尸痛哭一场，把兄长的遗书和遗物都贴身藏了，回去后继续隐姓埋名，那些遗物里面有许多观山封家传下来的“数术”，竟然包括用纸人甲马焚香圆光的障眼法，但不到古墓中看到唐代妖陵的壁画，就无效验，还不知此术是真是假。

另外他祖上封师歧参与建造地仙墓，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形，留下了一些相关的记载。但传到孙学武这里，都是支离破碎的。但他仍大致知道了“乌羊王古墓”内的一些情形，哪里哪里有唐代妖陵中的壁画，地图又藏在哪条哪道墓道中，然后从哪片迷宫般的矿窟里钻进去，按照地图就能进入地仙墓，这些事终于在他脑中有了个轮廓。

但要说破解“观山指迷赋”，一步步地从那些隐晦艰难的暗示中找出了“生门”，以他自身所知所学是万难做到。但他心思极深，更有毅力和耐心，利用工作之便，日以继夜的研究“周天古卦”，以求将来进入古墓时能解开那些谜题，又到处寻找“镇尸古镜”和挂符的“摸金校尉”，以求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桩旧账，也好让父兄祖先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在这漆黑冰冷的庙堂内，孙九爷的一番话说得我们个个目瞪口呆，就算我脑子里再多长三万六千个转轴，也猜不出真相竟是如此。听他的这些言语，我已经没什么再好怀疑的了，因为里面有些细节，都属于“海底眼”，决不是凭空可以编造出来的谎言，他这番话倒是完全能让我相信。

我问孙九爷：“这么说您是打早就盯上摸金校尉了？能不能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孙九爷说：“从在陕西第一次碰面，你和大金牙让我看脖子后面的印记，当时你扯开衣领，我一眼就看见了你挂着的摸金符。”

我暗道一声“冤枉”，那时候我的“摸金符”还是大金牙给的假货，只有胖子从龙陵洞窟的干尸堆里摸到枚真符，想不到竟是带者无心、看者有意，原来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让孙九爷盯上了。他肯定是憋着坏算计我们多时，我却始终蒙在鼓里，亏得我还自己为时时刻刻掌握着阶级斗争的最新发展趋势，这回算是彻底栽了，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

孙九爷说：“当时我看你和大金牙不着四六，和潘家园那些倒腾玩意儿的二道贩子没多大区别，也不肯相信凭你们能懂得摸金秘术。但后来听说你带老陈那支探险队进沙漠找到了精绝古城，我才对你另眼相看，但……我还想试试你的本事，于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云南献王墓的线索。”

我听到此处，心中更是不忿，想到当年在陕西石碑店棺材铺中，第一次听孙教授说出“献王墓”三字的情形，要不是从他口中得知“瘞（chong）术”和“献王墓”，我和Shirley杨也不会当时就打定主意去云南“遮龙山”，这孙九爷心机何其之深？真不愧是“观山太保”之后。

孙九爷又接着说：“我这辈子活得太累了，既然进了地仙墓，我就再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索性一发说给你们知道。后来我陆续得到了青铜龙符，又知道了归墟古镜的下落，就同老陈扯了个大谎，让你们去南海打捞青头……

孙九爷告诉我们，他得到青铜古镜之后，就动了要去“巫山棺材峡”的主意，但是要请“摸金校尉”同行，只怕还不太容易，他最担心自己隐藏的身份和骗取古镜之事，一旦暴露出来，再把“观山指迷赋全篇”相告，如同社会闲散人员般的胡八一、王胖子两个“摸金校尉”，一看说话作派都是爱好“投机倒把”的家伙，多半是不会讲什么职业道德的，肯定当场就甩掉自己了，直奔地仙村古墓捞明器发财去了。

所以孙九爷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他又从陈教授口中得知，现在那伙人要去寻找古尸体内凝结的“金丹”，要是引经据典说学名就是死人的“丹鼎”。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使了一出“苦肉计”，编了一本“工作笔记”，在笔记中似有意似无意的，把“地仙村古墓”藏有“丹鼎”之事透露出来，并且把自己瞒天过海骗取“归墟古镜”的经过也记录在其中，但特别强调“卦镜”可以占卜古墓方位，如此一来去巫山“棺材峡”，就不得不带着此镜了。

然后孙九爷一路跟踪，假装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里丢失笔记本，但转过天来，才突然想起百密一疏，没算计好日子，距离守墓的“九死惊陵甲”露出生门，还差了半年之久，只好又使出瞒天手段，先吐露了一段“观山指迷赋”稳住众人，把时间拖了半年之久。

利用这半年的时间，孙九爷又找个机会，单独潜回“棺材峡”，秘密布置起来，连他兄长的“遗书”都换成了假的，并且找到始终在附近徘徊守尸的“巴山猿狖”，连比划带说，交代给它一些事情。那猿狖极为通灵，活的年头也不少了，孙九爷的意思它能明白个七八分。

最后孙九爷才假意从外地匆匆赶回来，带着众人出发进山。他虽然藏了满腹机密，却又绝少同外人打交道，所以并不擅伪装掩饰。有时候装到三分就足够了，到他这却往往要装足了十二分，引着众人，把“观山指迷赋”断断续续透露出来，自“欲见地仙，先找乌羊”之后地内容，多半是他自己篡改的，只是为了要防止别人甩了他单干。

常言说“人又百算千算，老天爷只有一算”，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孙教授做梦也没想到，半路上会多出一位成员，也就是“蜂窝山”里的幺妹儿，她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九宫螭虎锁”。这种近乎失传的“销器儿”手艺，却是连“摸金校尉”也不具备的。另有几处事先谋划周密，却产生差错，惹了许多惊心之事出来，事后念及，实是侥幸了。

等进了“乌羊王古墓”，墓门前的甬道里本来没有“武侯藏兵”的机括，因为当年由于地底暗泉起落不定，最后并未建成，仅具其形而已。在这条墓道中拼凑地图之时，孙九爷有心在拿了真图之后，就把其余的人甩掉，于是暗中给那“巴山猿狖”发了信号，使它提前躲藏在墓道中接应，等我和胖子不备的时候，焚香招仙，想用“肚仙”的妖相缠住我们，以求脱身。

孙九爷对我叹道：“我知道你们已经逐渐开始怀疑我了，所以才想在墓道中拿了地图就走，想不到你胡八一太精明，投机取巧的二道贩子果然是鬼得很，竟然事先识破了，拼了副假图来骗我，现在可倒好，你们想逃也逃不掉了，这山中的九死惊陵甲即将闭锁，生门再开的时辰……就要等到十二年以后了。”

我毫不在乎地说：“您就甭跟我危言耸听，只要孙九爷您敢进来，我有什么不敢？大不了咱们十二年之后再一起出去。”

孙九爷没直接回答我，而是问Shirley杨现在几点了。Shirley杨看了看手表：“刚好还有二十分钟就到午夜零点了。”

孙九爷说：“咱们一路进来走了许多时间，从暗道中原路回去的话，两三个小时绝对不够，一过半夜十二点，九死惊陵甲就会出现，你们摸金校尉想必知道此物的厉害，当年汉武帝的茂陵中就设了此甲拱卫，赤眉义军盗发茂陵之时死伤无数，几十万人用了半个月的才破了九死惊陵甲……”

我对孙教授说：“九死惊陵甲的厉害我自然知道，不过赤眉军当时还没有卸岭的手段，无非是群乌合之众乱挖乱刨，死伤多少人也不奇怪。我只想问问您，既然进了棺材山有死无生，你为什么还敢进来？当真不想活了？”

孙九爷脸上的肌肉突然抽动了两下，低声说：“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你们四个人早都已经死了？”

我心中一凛，想起身上确有尸斑浮现的迹象，此事大为不妙，就问：“可你这老鬼先前也曾告诉过我们，只要进了棺材山地仙村就能活命，难道这也是跟我们信口胡说？您拿出点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客观态度

来好不好？”

Shirley杨也觉得难以置信，请他将此事说明，孙九爷无奈地摇了摇头：“棺材峡里的尸气太重，你们身上的尸斑都没什么大碍，只不过中了尸毒而已，终不会致命身亡，刚才我急着进地仙墓，又没有时间同你们解释清楚，才扯了这个谎，可我那也都是让你逼的，现在……现在我就直说吧，你们千万别觉得惊慌，我对观山封家列祖列宗发誓，绝无虚言，咱们这五个人里，至少有一个人已经死了，真正早已死掉的人……就是我。”

第四十章 天地无门

此时进关圣庙时间已久，胖子和幺妹儿这两个心宽胆大的也大都疲乏了，早都依着殿中墙壁睡着了，只有我和Shirley杨还在听孙九爷说话，他此言一出，我如同“浑身泼凉水、怀里抱着冰”，看了一眼Shirley杨，她听了孙教授最后这番话也是满脸茫然。

这件事对我来说，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孙九爷身上确实有些诡异的变化，如果仅是象我们一样出现并不明显的尸斑也就罢了，只有死人身上才会有的“尸虫”竟然会在他身上出现；但若说他已经死去多时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一具行尸走肉又如何能跟我们彻夜秘谈？

孙九爷似乎看出我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便说：“其实我和你们一样，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的，甚至就连我自己是什么时候死的都想不起来了，身上不断有尸虫爬进爬出，直到过了棺材山外围埋设的断虫道，我身上才不再有尸虫钻出来，我完全无法理解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你们能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存在？”

??孙九爷见我们满脸疑惑，就低下头来，让我解开他胸前的衣扣，这一看之下，我和Shirley杨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孙九爷身上满是被尸虫啃噬的窟窿。在进入棺材山的隧道中，设有防虫道，所以他身上的尸虫都已死尽了，满是尸斑的胸口上，只剩下百十个黑洞，伤口没有愈合，更不见有鲜血流出，整个人就如一具被蛆虫啃咬过的腐尸一般。

??? 眼见为实，终是不由人不信了，但我即便是信了他的话，也如身在五里雾中，看来孙教授真是一具“行尸走肉”，可死尸怎么能与人说话？这件事越往深里想，就越让人觉得恐怖，因为我们的一切常识和经验，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难道真有借尸还魂？

????孙九爷对我说：“在进入乌羊王古墓的时候，我就发觉身子不对劲，但为时已晚，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当年观山封家也没遇上过这种可怕的情形，所以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只要这次进了地仙村古墓找到尸仙，我是虽死无憾了。但我最后并没有想拖着你们下水，偏偏你胡八一这个投机分子自作聪明，到头来却是害了你们自己。这回咱们都别出去了，这棺材山地仙村号称天地无门，生门一关，谁也别想离开。”

?? ?我听得以为不然，对他说：“您真不愧是观山封家的嫡传，现在里外都是你的理了，我们被你糊弄了大半年，到最后反而说我们是自己害了自己？就算是死人挤兑活人也不带这样的吧……”

? Shirley杨拦下我的话头说：“现在先别争这些了，既然大明观山太保能将这个古镇建在棺材山中，那这深藏地底的棺材山形势想必不小，除了九死惊陵甲的生门之外，未必就没有别的出口了。”

????那九死惊陵甲是一种守墓防盗的犀利机关，在我那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残书，以及当年鹧鸪哨传下的搬山分甲术里都有记载。但将近一千多年来，却是从没有盗墓者撞到过惊陵甲，据陵谱一类的方外古籍中说，在南越王墓和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里都埋了此甲。

????在古方术中，“甲”是一种特殊的道具，可以是青铜器，也可以是纸俑甲马。而九死惊陵甲更为特殊神秘，它是春秋战国年间的产物，其时巫法正盛，盗墓之事也刚刚出现，为了应付盗毁古冢的行为，大贵族的墓葬都要用木椁叠压封闭，并在陵墓周围的土中埋设惊陵甲拱卫。此甲必须是用三代年间的古老青铜器，用尸血沤浸出一种特殊的铜蚀，其状好似铜性受侵所生的铜花。

????这中苍绿色的铜花为积血多年侵蚀而化，埋在有龙脉的地底时间一久，就会借着地气变成了一种半金属半植物的东西，呈珊瑚刺或蛛网状生长，他能围着阴气凝结的陵墓不断扩散。那些布满倒刺的铜蚀花，近似于食人草，象植物的根须一样扎到泥土岩层里，有知有觉，平时都藏在土里，遇着活人就会受惊暴起，将接近陵墓的一切生物绞杀饮血，最是无法防范。因为其物不仅极为坚韧、能避水火，更含有尸血毒，刺中了活人立刻见血封喉。只要埋了此甲护陵，便可以使古墓外围无隙可乘。

但三代青铜古器，在后世已经非常罕见，使得造甲之术逐渐失传，在两晋及南北朝之后，世上的盗墓之徒就没再遇到过九死惊陵甲，所以也从未有人懂得破此妖甲的办法，我和Shirley杨也仅闻其名而已。

?孙九爷说封师古通过盗墓得到了不少上古青铜器，封家祖上有从棺材峡悬棺中盗得奇书，里面正好记载有如何布置惊陵甲的方法。这种半是铜蚀半是血肉的妖甲，根据棺材峡地脉中的龙气流转，每逢地鼠年便会在地底蛰伏数日，只要地底的棺材山风水不破，它就会遵循这一规律，唯有这段时间进山才是安全的。

? 地仙村古墓本来就是迷踪难寻，但封师古还是不能放心，又布了九死惊陵甲为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有不知底细的盗墓贼进来，不论是摸

金校尉还是搬山卸岭，都要在隧道中稀里糊涂地送掉性命，恐怕连死都不知究竟是撞上了什么。

按孙九爷推算天干地支的时间来看，惊陵甲很快会封死隧道，现在想离开棺材山地仙村已经不可能了。

？ 我先前在隧道中，确实看到岩土层中有一簇簇的苍绿铜蚀，还以为存在于地底的某种珊瑚状溶解岩，却是万没想到会有早已绝迹的九死惊陵甲。虽然不知道孙教授推算的时间是否准确，但根据《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所载，世间确有此物。如果这十二年的生门一过，在地底看见惊陵甲的一瞬间，就是死亡来临之际。

？ 我认为对待这种事情，应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时想不出怎么才能全身而退，但肯定是得找个生门出去，谁能耐得住性子在这不见天日的棺材山里困上十二年？

？ Shirley杨问我说：“现在形势如此，你有什么计划？”我脑中一转，知道现在应该立刻重新部署计划了。在关圣庙里停留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听四周静得出奇，还不知地仙村里会有什么情形，估计那寻仙得封师古早就归位了，于把胖子和么妹都招呼起来，让他们赶紧收拾整顿，拿了金丹之后再想办法寻找出口。

？ 这时我忽然想起最重要得一件事来。我马上问孙九爷，虽然这个事件大部分都是你故布疑阵，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棺材山里到底有没有周天卦图和古尸金丹。

？ 孙九爷拿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态说道：“实不相瞒，地仙村古墓藏有丹鼎天书之事也是我诳你们的。不过观山太保祖上所盗得骨甲秘器，确实都藏在这山里。另外.....另外地仙封师古是方外奇人，精于化形炼丹之法，他要真成了尸仙，倒是有可能会有金丹。”

我听他竟然说连这件事都是做不得准的，真恨得咬牙切齿：“你这只由地主阶级安插在我们工农兵内部的黑手！等这事完了我再跟你算总账.....”说完让胖子给孙九爷松绑。现在棺材山里吉凶难料，一切恩怨都要暂且放下，眼下首要之事，是在地仙村里找到封师古，甭管有枣没枣，都得先去拍它一竿子。

？ 胖子虽没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坚决反对给孙教授松绑，义愤填膺地说道：“纵虎容易缚虎难，这孙老九哪有什么好心眼子？我看他挂了个教授的虚名，却简直是人面兽心；也不只人面兽心，简直是衣冠禽兽；说他是衣冠禽兽都抬举他了，牛马骡子哪有他这么阴险？他根本就是禽兽中的豺狼.....”

？ 我告诉胖子你刚才睡着了，根本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孙教授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要求带咱们进地仙村里倒斗，并且他还对他封家的列祖列宗发了毒誓，即便没信仰的坏人，应该也会尊重自家先人，所以应该可以暂时信任他。谁又没犯过错误呢？西方人怎么说的来着。“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虽然孙九爷已经不太“年轻”了，但王司令这回你就大人有大量吧，量大福才大，福大命大才能造化大。

？胖子“哼”了一声，一面拿刀子挑断了绳索将孙九爷放开，一面对他说：“孙老九你再敢有二心，就算上帝肯饶你，胖爷我也轻饶不了你。快说，村里的明器都藏哪了？”

？孙九爷毫无惧色地瞪了胖子一眼，对我们说道：“据我观山封家祖辈相传，这棺材山地仙村的格局，基本上都是按照清溪镇而建，地仙封师古应该就躲在封家大宅里。现在的巫山青溪镇虽然荒废了，但它大致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老风貌，大的变动几乎没有。”

？我们进青溪古镇之时，曾到过被遗弃的封氏老宅，对封宅附近的街道布局还留有一些印象。因为棺材山深处群山之底，到处都是漆黑一片，照明装备范围非常有限，容易迷路。于是就让孙教授和幺妹儿在纸上，粗略地画了一张建筑布局地图，然后再与瓷屏地图相对照，让众人预先对地仙村的形势有个大致概念，以免走进那黑灯瞎火的地下建筑群里会迷失路线。

？ 随后把携带的装备重新分配，手电筒与战术射灯已经损坏了一部分，冷烟火和荧光照明棒所剩无多，电池和食物最多仅够维持三天，如果真被九死惊陵甲困在棺材山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 幺妹儿自小多曾听说过封家古墓之事，连他们蜂窝山里也知道惊陵甲的厉害，她对我们说：“反正是妖仙坟里肯定遇上鬼，但能见到藏在山里的封家老宅，也算是开过眼了，死也算死得硬翘，就别多想啥子退路了。”

？我和胖子从来都不缺乏乐观主义精神，便对他说：“妹子你别说丧气话，咱们谁也死不了。这棺材山又不是铜墙铁壁，它就真是生铁浇铸也得有个缝，等待咱们的必将是胜利的曙光……”

？ 那“曙光”二字刚刚出口，忽然一片暗红色得光芒从庙堂外透将进来，好像是天空突然出现了朝霞。但此刻距离地面少说也有一两千米，怎么可能天光放亮？而且时间也不对，刚过十二点，即使是在山外，也正是天黑的时候。

孙九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代祖先可都没提过棺材山是在地面，现在他对这里的了解其实并不比我们多，同样惊诧莫名。

？ 我示意众人先别急着出去，这关老爷庙最为神圣庄严，至少是个辟邪挡煞的地方，不论山里有什么邪祟的东西，都不可能进入这座殿阁。

？ Shirley杨指着殿上二层说：“先到上面的窗阁子里看看。”我们五人不知道庙外发生了什么，都轻手轻脚地沿木梯上到殿堂高处，从窗阁子缝里往外观看。只见原本黑漆漆的高处，出现了一道断断续续的光亮，有些像是熔岩涌动，却没有任何热量和硫磺气息，反倒是使人感到全身阴冷。

？ 这时整个地底都仿佛被笼罩在了一片朦胧昏暗的血色之中，可以看到那片形状酷似无头尸首的丘陵，鳞次栉比的一幢幢房舍楼阁，都绵延排布在其上。那些明代的古老建筑红瓦粉墙、高低错落，规模十分庞大，最近的一处院落，距离我们所处的庙堂并不算远，借着那猩红色的血光，甚至可以看到门前所帖的门神画像。

隐约能看到建筑群当中耸立着几座古牌楼，比周围的房舍院落要高出一筹。我暗自猜测，那里应该就是位于地仙村最核心处的封家大宅了。

？ 整个村镇好似一片阴宅鬼府，不见半点灯火人影，家家户户紧闭，哪里有什么神仙窟宅的样子，真想不出封师古躲在这里能寻得什么真仙。

？ 山丘上遍布草木藤萝，植被很是茂密，但都非常低矮，而且颜色极深。环着四周则是极高极陡的石墙，斧砍刀削般平滑，东西长南北窄，象棺材板子一样整整齐齐地插在四面。峭壁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攀龙落凤似的纹路，那些图腾壁画般的繁复花纹，都是由古壁上所生的苔藓和植物天然勾勒形成。

？ 正待再看，那半空中的血光却突然消失了，棺材山里又陷入了一片漆黑，极高极远处隐隐有一阵阵铜铁金属摩擦转动的声音。这种响声虽然不大，却似乎可以蹂躏折磨人脑中的每一根神经，令人心慌不已，过了良久方才停止。

？ 众人如释重负，松了口气回转神来，在一片漆黑中，重新打开了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我问孙九爷刚才半空里出现的血光是什么。

？ 孙九爷摇头道：“难说啊，封师古的手段神仙都难猜到，当年就连同宗同族的至亲之人，也多是不知他心腹中所藏的秘密。可能是古墓上

方有座万年灯的青铜阳髓忽明忽灭，不过血气如此沉重……也可能是九死惊陵甲的铜蚀穿破了土层。从现在开始，咱们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否则绝对进不了封家老宅。”

？胖子毫不在乎，摩拳擦掌地说：“就连皇陵王墓咱爷们儿都曾七进七出了，一个地主头子能有什么大不了？在胖爷眼里，他就是屎壳郎上马路——愣充美国进口小吉普啊！老胡你们把地形搞清楚了吧？那明器都放哪了？摆着还是埋着？咱赶紧趁黑摸进去，参观参观这地主老头子藏在阴宅里的古墓博物馆。”

？我点头同意，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时机可言了，早晚都得去见地仙，便决定立刻开始行动，带众人从木梯上下来，径直来到大殿的门前。

？这伏魔真君殿的殿门在我们进来后就随手关上了，但此时一推竟然纹丝不动，我又加了把力也没把大门推开，不知在什么时候，殿门已被暗藏的机括销闭了。

？胖子见我推不开门，就过来帮忙，他抄出工兵铲来撬门缝。我心头觉有异，怕是这殿中有什么古怪，下意识地回头扫了一眼。头顶那盏战术射灯的光束随着一晃，只见原本端坐在殿内的武圣真君突然变了面目，竟已不是那位卧蚕眉、丹凤眼、面若重枣、长髯飘动的关二爷，而是一尊体形敦实黑矮的怒目恶鬼，怀里抱着一段枯木般乌黑的佛朗机。泥像两眼红似血，目光俯视，盯在门前，正落在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上。我心中生出一股极为不祥的感觉，虽是平生见过许多庙宇道观，但却认不出这殿中所供的究竟是哪路凶神恶煞。

第四十一章 炮神庙

我心中一惊，想不到地仙封师古竟然如此亵渎神灵，连关帝庙都敢虚设，却不知是那路邪神的庙祠，与先前的庄严气象完全不同，这一正一邪，相差悬殊，真是乌鸦与喜鹊同在，难定吉凶，恐怕不是善处。

我心念一动，急忙拽住正在用力撬门的胖子：“别碰大门，这里供着凶神恶煞，肯定不是伏魔真君殿，小心门墙上有销器埋伏。”

随后众人站定了脚步，拿手电筒在殿内四处一照，发现不仅是神龛里的主像，就连侍立在武圣两侧的周苍、关平，也不知什么时候变做了阴曹中的鬼差，满身披挂红袍，头顶束着冲天辫，面目惶惶可畏。

我们还道是看错了，再次揉了揉眼睛细看之时，原来先前的泥像身上都蒙着一层布帐漆壳，此时都被藏在神龛后的细索扯了上去，空落落悬在殿梁高处，这才将庙中的邪神真身显露了出来。

刚才我们的注意力都被棺材山里的异兆所吸引，竟是谁都没有留心庙堂中的动静。其实在进来之前，就已经查看过这幢建筑外围没有销器机括，却没料到关帝庙会是个陷阱，虽然事先提着十二万分的小心，可遇到这完全走出了常理之外的诡变庙堂，仍是不免着了道儿。

殿堂中死寂一片，却暂时没再有什么机括作动，只是气氛显得十分不对。我越发感觉不妙，必须尽快脱身，借着战术射灯光束环顾左右，见那口冷森森，沉甸甸的青龙偃月刀，此刻依旧加在云台之上，我不禁灵机一动，脑中冒出一个念头来。

在中国旧社会，拜文武先圣之风自古流传，如果关帝庙规模比较大，就往往会有一座单独的刀殿设在边厢里，专供那口关公刀；规模小的庙堂，或是由周仓扛刀，或是平摆在金云托架上。

我见那柄关公刀沉重非凡，心想殿门里恐有机括相贯，破门出去虽然不费吹灰之力，却有可能会是自掘坟墓的举动，何不用这口几十斤沉的大力当破墙锤，撞破墙壁出去？于是立刻招呼胖子上前抬刀。

众人刚刚走近几步，却见那厉鬼般的恶神泥像身后有块木匾，黑底金字，书着“炮神庙”三个大字。么妹儿似乎识得此物，连称糟糕。这殿中不仅门窗墙壁，就连铺着琉璃瓦的屋顶和梁柱也不能碰，里面肯定藏有落地开花炮，一旦触发了，整座庙宇就会玉石俱焚，人人都得被炸为齑粉。

胖子原本仗着一股冲劲，打算立刻潜入封家老宅里倒斗摸金，此时

见出师不利，不禁抱怨倒霉，估计是出门前又忘记给祖师爷烧香了。

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不是咱们走背了儿，而是地主阶级实在太狡猾了，但我从没听过世上有什么炮神庙，难道这座殿堂是个大火药桶？当真是进得来出不去的绝户倒打门？

Shirley杨也问么妹儿说：“什么是炮神庙？又如何断定庙中藏有落地开花炮？”

听么妹儿一说，我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民间拜炮神的习俗，就是起源于巫山青溪。最初是因为凿伐巫盐矿脉时用到了土制炸药，因为条件极为原始简陋，时常发生炸死矿奴之事，于是老百姓就暗造炮神庙。为是专在矿山里供奉的神道，初时只和低矮的土地庙相似，平常将那些炸山爆破的硝石火药，全都存放在这种庙里，其作用就和炸药仓库差不多。

久而久之，人们发觉庙里面的炮常常都显出灵异之事来，不管是炸塌了矿道矿坑，活埋了多少矿奴；或是炸药仓库有走水的情况，却来引爆大批炸药雷管，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都被下矿井干活的工人说成是炮神爷爷显灵了，就如同出海跑船要拜妈祖一样，是一种古老的行业崇拜，在中国应该从明代就有了。

后来逐渐形成了风气，除了开矿之辈，连官兵军队里的火器营，包括后来从葡萄牙红毛国引进的红夷大炮，凡是涉及火药之处，都要拜炮神。明代火器开始发达，但观念还比较守旧迷信，军中使用的主要红夷火炮，皆会被冠以将军之职，比如“神武，神威，震威”将军等等。巨炮老化或损坏后也不可改铸分解，而是要造坟墓掩埋。这些全都是由拜炮神的风俗延伸而来。

后来又因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宁远城外被火炮轰击所伤，最终不治身亡，所以清朝彻底禁绝炮神庙，所有的炮王坟、炮爷庙都被拆除损毁，中有在其发源地还有人秘密供奉炮神，庙址多建造在地下洞窟中，外地的人绝难知道这些事情。青溪地区的百姓以炮药开矿为生，对此是老幼皆知。由于是秘密供奉，所以青溪炮神庙在清代起就常伪装成其他庙宇，以药王庙或土地庙居多，却从未见有人敢拿关帝庙做幌子。

另外在专造销器的蜂窝山里，因为常作一些火药器械，诸如神鸦飞火、火龙出水等物，所以也有许多拜炮神的传统。据传炮神之像，形态不一，但真必怀抱佛朗机，两侧侍立红袍火衣童子。

佛朗机即为古时西洋火炮之代称，自葡萄牙火炮在明正德年间传入中国后，便有此名，始终都是炮神爷的法器。我和Shirley杨等人虽然不

知炮神之事，却也识得此物，在北京潘家园见过许多旧兵器图谱，里面就有这种火器。

摆在泥塑炮神像怀中的火器自然都是假的，可这里边有个讲究，民间拜的炮神所持佛朗机，皆为红色，有红衣红药之意；另有一种黑色的佛朗机，表示炮神庙里设置有杀人的火销之物，多是五雷开花炮，或为落地开花炮。

因为此类炸药机关，在蜂窝山里称为火销，将炮神爷所持的佛朗机漆成乌黑色，正是蜂窝山匣子匠使用的一种暗号，此中的区别，出了铺设炮引销簧的工匠，外人从来不得而知。幺妹儿虽然学过这些勾当，却从没真正见识过，缺少必要的经验，直到看见黑色佛朗机，以及泥像后的古匾，这才猛然记起此事。

这座炮神庙中，必是布设了无数火销炮药，万幸刚才没有莽撞破门拆墙，否则触动炮引，众人此刻都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庙中的诡雷销器多半是藏在门墙梁柱之中，殿门窗阁都是能关不能开，四壁受力重了，就会引发炸药。虽然所埋皆是几百年前的土制炸药，但在棺材山这片藏风聚气之地，可能至今仍能爆炸，火销一旦炸将开来，就绝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的。

想那火药本是古时四大发明之一，到了明代的时候，火药火器的应用，便已经趋于成熟完善，原始的土制炸药威力虽然不及现代，可杀伤力绝对不容小视。落地开花炮类似于子母弹，顾名思义，炮药炸开之后，里面所藏的铁钉、铁片，会像天女散花般对周围进行覆盖杀伤，而五雷开花炮则会连续爆炸。

众人听了此说，都觉束手无策，这殿门一开整个庙堂恐怕就要炸上天了，但不想办法出去的话，岂不是要被活活困死在此地？这回众人全成了炮神庙里的笼中鸟，纵然插翅也难逃了。念及周围都是炮销，更是使人心乱如麻，好似热地上的蛄蛄，一刻也立脚不定。

我按捺不住焦躁的情绪，冷静下来一想，此次到青溪来寻地仙村古墓。几乎每一步都与预先所料相去甚远，这都得归功于孙教授始终不肯托出实情，以至于最后将众人拖入了绝境，但现在责怪任何人都于事无补，唯一有意义只有竭尽所能应付眼前的危机。

我正要同Shirley杨商议冒险拆掉炮引是否可行，却听一旁的孙九爷忽道：“险些忘了，地仙村里全是阴阳宅！”

我们未解此意，奇道：“什么是阴阳宅？难道地仙村不是座古墓阴宅吗？”孙九爷道：“不是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心神大乱，

忽略了此节。记得当年听我兄长说过，地仙村里的所有房屋都是阴阳宅。”

所谓阳宅是活人的居所，而阴宅则是埋葬死人的墓穴，地仙封师古有搜集古墓珍宝的瘾头，而且更有一个怪癖，不仅是墓中陪葬的珍异明器，就连棺槨、古尸、墓砖、壁画等物，也要据为己有，视如身家性命一般。

他在棺材山里建造地仙村之时，曾把观山太保所盗古墓都按照原样造在地底，上为阳宅，下为阴宅，所有的房舍院落下层，都是真正的墓室。墓室的种类上至三代，下至元明，无所不包，那些墓室在底下也各有门户和墓道相通，便如阳宅街道一般不二，但谁也不知他为什么要如此作为。

这座炮神庙地下，肯定也会有片地窖子般的墓室，从墓道里一样能通往封家老宅，就是不知地底下会不会也藏着落地开花炮。按理说应该不会，因为地仙封师古绝不会轻易毁坏阴宅，但是据说墓室里的机括暗器，悉数依照旧法设置，如果从墓道里走的话，就要想办法对付历代古墓里的种种机关。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孙教授以自家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过毒誓后，加上前后诸事的印证，我此时已暂时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否则必然寸步难行，当即便赞同说：“这倒是个办法，总强似困在这里苦熬。有道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摸金倒斗的手艺人，有什么墓室是不敢进的？”

炮神庙中看似寂静，实则危机四伏，在进退无门的情况下，众人当即决定孤注一掷，准备从地下墓道中脱身，但孙教授家里一代代传下的秘闻，连他自己也不敢保证是真的，庙堂地下有没有古墓尚属难言。

于是五个人一字排开，小心翼翼地用工兵铲和精钢峨眉刺一块块撬开地砖，发现殿内临墙的地面都有炮销，一排排暗藏铺设，密集无间。那五雷开花炮并非地雷，没办法拆除引信，只能设法避过，整个庙堂中只有炮神爷泥像周围一圈，没有埋设火销暗器。

众人唯恐触动火销，谁也不敢用力过度，缓缓挪开最上面的几块青砖，见砖下是层清泥夯土，工兵铲长度过短，挖凿夯土使不上力，而且夯土中可能混合了糯米和童子尿，土质坚密细韧，我们用铲子挖了没几下，额头就已冒了汗。

我只好和胖子去抬了关公刀过来，按搬山道人所留“切”字诀里的穴陵古方，先在地面上淋了些随身带的烧酒，将夯土浸得疏松了些，然后

倒转了刀头，用那三棱铸铁的刀往地上猛戳。这关公刀就如同一根数十斤沉的铁锹，凿起坚硬的泥层来十分应手。

把这一层夯土戳碎了挖开，果然是层一尺多厚的膏泥，泥下又有一层枕木。挖到这里，已足能证明庙堂下确实存在墓室，所用的木料大概都是出自真正的古墓，方柱般的木材都已经半朽，晦气扑鼻，用关公刀戳得几下，排列齐整的朽木便从中下陷，露出黑漆漆一个地洞，里面往外嗖嗖地冒着阴风。

胖子喜道：“看来民兵们已经把村里的地道连成一片了……”他话音未落，就听炮神庙里的那尊泥像轰隆晃了一下。原来地底的枕木早在原址就已受地下水所浸，朽得不堪重负了，一处木桩塌陷，竟然带动得附近几根横木一并折断。

断裂塌陷的几根枕木，刚好位于怀抱佛朗机的炮神泥像底部。神仙晃动，沉重的泥像一头撞栽向后墙，炮神爷的脑袋当场就被撞掉了，身首分离轰然砸落在地，只听后墙里随即发出咔咔一声怪响。

众人心中都是猛地一沉，知道这是落地开花炮的销簧发作了。我赶紧推了一把呆在原地的孙九爷：“走啊，还等什么？”

此时庙中墙壁梁柱间都是炮簧作动之声，我招呼他的同时，也顾不上墓里是什么情形了，连推带拽就把孙教授推了下去，随后其余几人也紧跟着跳进墓室。胖子觉得关公刀沉重结实，用着挺顺手，虽然一个人肯定抡不起来，但劈个棺槨可正好用得上它，舍不得弃之不顾，匆忙中也不忘拖了这口大刀。

这座由数百根枕木叠成的墓室空间十分狭窄，人在里面不能站直了，其中还摆有好大一具古老的木槨。我最后一个跳进来，正好落在木享盖子上，还没等落地的力量消失，就听头顶闷雷般的轰鸣一声接着一声，泥土碎木不断落在身上。

上面的炮神庙里，一枚枚落地开花炮在殿中不断爆炸，硝磺土屑横飞，墓室中的古旧朽木受到冲击，纷纷断裂开来，一时间砖木齐塌。我在一片浓重的烟尘中翻倒在地，感觉到墓室随时会完全塌陷，哪还来得及起身，在混乱中翻滚着摸向墓门，撞到同伴也分辨不出是哪一个是了，只能拼命把他推向外边。

慌乱中不及细辨，只是见那木槨室之外，似乎是条遍布青砖的狭长墓道。我冲将出来，满头满面都是砖泥碎土，一看身边的人也都在，只有胖子脑袋上被一根木桩砸中，虽然戴着登山头盔，可还是把脸上划了条口子。他并不在乎，彪呼呼地胡乱抹了一把，也分不清是泥土还是

鲜血了。没等我再去检查其他人的情况。后方的椁室便已被断木泥土彻底掩埋了，慢上半步都得给活活闷死在里边。就在众人惊魂兀自未定之际，忽见漆黑的墓道远墙。亮起了一簇簇鬼火般的惨淡光芒，映得人脸色发绿。

第四十二章 紧急出口

青砖墓道的墓砖上都刻有工匠人名、出砖的窑名，以及“四庚辰”——这是旧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年、月、日、时，应皆是明代之物。整条墓道狭窄幽长，两端皆是不见尽头。我们刚从木桩坍塌的椁室中出来，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见墓道尽头亮起一盏盏微弱的鬼火。？

那火头比点然的火柴的火苗大不了多少，可能燃烧物中含有磷粉，亮起来的光芒都是暗绿之色，象一排蜡烛般齐刷刷地亮了起来，但那荧绿色的光芒黯然惨淡。我们离了约有二十米，已经超出了战术射灯的照明视界。？

？ 随即是一阵阵木齿咬合的诡异动静，却不知是什么作怪。Shirley杨随后折亮了一支荧光管，对着墓道远端甩了过去，黑暗中顿时荧绿之光大盛，这回终于看了个一清二楚。？

？原来墓道尽头由窄变宽，探出一座门楼子来，当中是两扇满布铜钉铜环的石拱形墓门，规模形制与人间无异。石门前的滴水檐下探出六条木制龙头，龙头双眼闪烁如烛，可能是我们突然闯入此地，混乱之中无意触发了什么机括，使得木龙眼眶里所藏的磷硝燃烧起来。？？

??

我们这五个人，除了胖子之外，多半能猜出此物来历，只听那木龙里机括作动，再加上龙头内部有磷火燃烧，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极其犀利的火箭销器——一窝蜂。

??

那一窝蜂乃是明代军中临阵制敌的利器，外形有神鸦、火龙之状，整体造型是个长长的木头匣子，利用火药或者机簧发射，射时有如群蜂出巢，故名一窝蜂。有时箭头带火或是染毒，那样杀伤范围和威力就变得更大，后来也有人将之用来防备盗墓，最阴险的办法是在棺材内部装上几具一窝蜂的暗弩，开棺者若无提防，立毙当场。藏设在如此狭窄的墓道中，更叫人防不胜防。

??

从Shirley杨抛出荧光管照亮了墓门，再到我们看清了檐下的木匣龙头，也只是一瞬之间，那数架一窝蜂内所藏的火箭，便已击射而出。这中间根本不容人有思考反应的余地，只见木龙的龙口处火焰忽起，墓道里飞火流萤般的一片闪亮，数百支乱箭恰似群峰出巢一般扑面而来。

无数火箭在狭长的墓道里激射飞来，声势格外惊人，呜呜呼啸，听得人脑瓜皮子都紧了一紧，多亏Shirley杨眼明手快，金刚伞一抖之际便已撑开，遮在众人身后，把飞蝗般的乱箭尽数隔开。

？

金刚伞能耐水火、腐毒、刀枪，一窝蜂的火箭虽是势道劲疾，又且箭镞燃烧，却奈何不得这柄金刚伞。只是墓道里十分狭窄，若离墓门近了，一柄金刚伞难以尽数护住一字排开的五个人，众人只好不断退向墓道的另一端。

？

窝匣火箭构造简单，又易隐蔽伪装，是陵墓中用来暗算盗墓贼的常见销器，但也是比较笨的一个法子。弩箭虽然厉害，却能遮能挡，而且最关键的是匣中飞矢有限，又毕竟是无知无识的死物，有经验的盗墓者在发现暗箭之后，可以通过不断触发，使机括销簧尽绝。

但这条墓道中藏设的木龙箭匣似乎无穷无尽，箭出如雨，始终不见势头减弱，被金刚伞挡落的乱箭，在地面上兀自燃烧不绝。我们不断退向远处，身后留下遍地的箭支，如同在墓道中铺了一层干柴，将半条墓道都点燃了。

？

我们后队变作前队，退出几十步远，眼看就要离开火箭攒射的范围了，众人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两端墓道里都藏有一窝蜂之类的火箭连弩机括，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们此刻不免都要被射成刺猬了。

？

可正在这时，就听退路尽头的黑暗中，发出一阵沉闷的咆哮之声，好似金木交鸣、雷声滚动，又像是有什么巨兽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心说：“麻烦大了，这可真是人要倒了霉，连他妈喝口凉水都要塞牙。”

？

还没等我抛出照明物看看前边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就听到墓道里轰隆隆之声响彻不绝，离我们的位置越来越近，转瞬间就冲到了面前。在几盏射灯和手电筒晃动的光线中，只见从黑处冒出一只体型硕大的白牛，头圆体方，壮硕异常，单是那颗牛首，便足有巴斗般大小，头上双角闪着寒芒，尖利锋锐不让剑戟。牛眼二目圆睁，直直地瞪视向前，但既无生气，又无神采，唯闻牛腹中机括“咯咯”作响，竟是一头销器作动

的木牛。

这条狭长的青砖墓道里机关重重，每一步都是置人死命的陷阱，看到木牛冲撞而来的人皆是发出一声惊呼。

现在这条墓道狭窄压抑，宽度仅有不到两米，没有任何可以容人闪躲腾挪的余地，而且那头木牛沉重坚固，听声音是通过崩簧弹射，轰然冲击之势凌厉非凡，金刚罗汉也教它撞翻过去，何况牛角上寒芒毕现，恐怕碰上就得被其当场挑个肚破肠流，死于非命。

此时一阵劲风扑面，那头木牛转眼间便已冲至面前。有道是人急拼命，我一把抓住胖子所拖的关公刀，二人齐声发喊，压刀削，抡刀头，数十斤的青龙偃月刀翻了一个个儿，硬生生砸在木牛的牛首上，猛听“咔嚓”一声，竟将木牛车砸碎在了身前。

那牛首上铸有铜盖铁角，震得我和胖子双手虎口破裂，两臂都是麻的。我低头看了看被关公刀劈开的木牛，只见牛腹中藏着几个皮囊，从中冒出一缕缕黄烟，浓得好似化不开来，我叫道不好，招呼其余四人快戴防毒面具。

众人心屏住呼吸，匆匆将防毒面具罩在了脸上，不消片刻，浓黄色的烟雾已经扩散开来，墓道中那些燃烧的箭镞火焰，被升腾的毒烟一压，顿时暗淡熄灭，火头一灭，门楼处的木龙弩匣也随即停了下来。

我看这条墓道中的事物皆是出自明代，在元明之际，埋葬女子的墓穴中，才会有铜牛、木牛出现，而男子的墓穴中则多为犀。刚刚冲撞出来的这架木牛，不仅有铜盖铁角可以伤人，而且牛腹中藏有毒烟，如果盗墓者避开其冲击之势，木牛便会一头撞在墓门上，使暗藏在体内的毒烟发作，同样可以致人死命，实是连环杀机，教人无隙可乘。

墓道中浓黄色的毒雾凝聚不散，加上眼前隔着防毒面具，几乎使人的视线降到了最低点，前后左右的情形都已不可辨认。为求尽快脱身，我们五个人只好紧紧挨在一起，摸着墓道里的石壁，在浓雾中一步步向前趑行。

我刚往出现木牛机关的方向走了没几步，突然发觉墓道远处隐隐震动，似乎有滚石或千斤锤一类重型机关落下，此类机括是利用巨大的石碾、石锤等物，对已经被盗墓者穴开盗洞的墓道进行二次封堵，在倒斗行时称其为碎骨桩，活人被碾到其中，当场就能变成肉酱。

我暗暗叫苦，赶紧回转身去，连拍其余几个人的肩膀，让他们赶快掉头往回跑，跑到拱形墓门处还能争取一线生机。

？ 众人也都察觉到了墓道前方的异动，当即后队变前队，转身就向来路走返，好在来时的地形较为熟悉，不用再一步步摸索着行动，只是地上多有散落的箭支和木板，有人跑出几步就被绊了一跤。这时候无法分辨前边摔倒的是谁，我和胖子在后面赶到，将那人从地上拽起来就逃。身后墓道中的震动愈加剧烈，死亡的压迫感如大限相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 在浓烟中奔至墓门前，见两扇墓门间挂着铜锁，顾不上再想这里的墓室会有什么状况，直接用关公刀斩落大锁，众人一起用力顶开石门，就在墓门开启的同时，墓道中滚来的一尊千斤石碾也已轰然而至。

？ 墓道地面上的乱箭和木牛都被压得粉碎，此时的形式间不容发，我见那墓门刚被推开一条缝隙，能进得去人了，就把正在推动石门的同伴一个个推了进去，自己也紧跟着闪身入内，那巨大的石碾随机撞在了墓门之上，震得四壁皆颤，把来路彻底阻断了。

？

？ 所幸在混乱中无人掉队，都逃进了这间墓室。我全身气血翻涌，伏在墓室中喘了几口粗气。由于墓室中已有部分毒烟流入，所以没人摘掉防毒面具，抬头看看四周，见这漆黑的斗室内稀疏的烟雾飘荡，整座明朝的墓室内部也是狭窄低矮，只比普通民房的面积稍大一些。里面并无棺椁，当中有一尊九色金牛，如寻常水牛般大小，通体鍍银镏金，显得敦厚奢华，牛背上伏着一具女性干尸，可能由于是从外边盗发后搬运至此，古尸形骸消散，面目都有些不可辨认了，身穿得殓服也显得肮脏褴褛，干尸怀中抱着一个描金的精制木匣，看样子像是一个首饰盒子。

？ 我先前屡次听孙九爷提到，观山太保秘密盗掘各地古墓，最终由地仙封师古，将墓中之物悉数藏于地仙村阴宅之中，所以在地下见到干尸、明器、窝弩毒烟等物，并不觉得十分惊奇，可能整个地仙村下埋的，皆是历朝的古冢墓穴。只是想不明白封师古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在棺材山里造出这样一座古墓博物馆。看其所作所为，真与疯子无异。

就这么稍微一走神的工夫，眼前的九色金牛双目忽然眨动起来，我还道是跌昏了头看花了眼，再想细看，却见那金牛托着背上干尸，竟向前方撞来。？

？

我个赶紧闪身躲避，九色金牛从我面前一晃而过，墓室四面见方，被石碾子挡住的拱门在其中一侧，牛首原本侧对墓门，一冲就是冲向一面石墙，当即撞个正着。不过金牛并未由于撞在壁上翻倒，背上的干尸

连动都未动，而是将墓墙顶得翻转开来，壁后另有一间密室，金牛驮着尸骸，就势没入了墙后的暗室之中。？

？

我心下大奇，难不成九色金牛能够通灵感应？见有外人进入墓室，竟能驮着墓主尸骸逃往另一间隐蔽的墓室？我怔了一怔，猛然想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道”字卷中的记载，立时醒悟过来。原来这座古墓防盗机括连环发动，一旦有外人侵入墓室触发了销器，这金牛便如同一具能够行走活动的棺槨，立刻将墓主的尸骨明器转移到另外的区域，而那墓墙翻转落下之后，我们所在的这间墓室立刻又会出现毒烟、伏火一类的机括。？

？

那面被九色金牛顶开的墓墙，有个名堂唤作翻天盖，此墙一翻，墓室中就会立刻变成一处死亡陷阱，现在石拱墓门已被千钧巨石封堵，如果墓墙后的暗室再行关闭，就再无生路可寻。

我醒过味儿来的时候，金牛已将翻天盖顶了起来，眼看就要冲入暗室之中，只要那驮着尸骸的九色金牛一钻进去，墓墙落地之后，永远也别想让它再次开启。可我毕竟是过后醒悟，就算反映再如何之快，从后面赶过去也是来不及了。？

？

在这眨眼之间，就见离那面墙壁稍近的胖子，猛地把关公刀向前一送，斜戳在地面的石槽里，恰好别住九色金牛的蹄子。金牛虽是重物，却只可按固定路线移动，无法离开石槽，更不能撞断鹅蛋粗细的铸铁刀柄，硬生生被卡在翻天盖下，在也无法向前挪动分毫。？

？

我松了口气，暗道侥幸，却不知王胖子是哪根筋搭错了，怎么忽然变得如此英明果断？真是探出倒海翻江手、力挽狂澜于即倒。这时却见他地上爬将起来，晃着膀子走到金牛跟前，伸出手把那干尸怀中的金匣子抠了出来，掰开匣盖看了一眼，便顺手塞进了自己的携行袋里。？

？

我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原来胖子刚才根本没考虑别的，只是见九色金牛带着墓主尸骸逃遁，又见尸体怀中藏有明器描金匣子，自然不能容其从眼皮子底下轻易溜走，甚至都不用经过大脑去思索，出于条件反射的所用，就迅速递出关公刀把钻入密室的九色金牛挡个正着，随

后立刻动手摸金，抄了那粽子怀抱的明器。？

？

这时Shirley杨和幺妹儿已把孙教授扶了起来，我发现在石拱墓门处仍有毒烟不断从缝隙间涌进墓室，就对众人打个手势，让众人从九色金牛肚腹下钻进暗室。？

？

翻天盖后又是一间阴晦狭窄的墓室，上方悬着一堵厚重的夹墙，墙壁间铺着数层兽皮，在暗墙翻转封闭之后，就会落下来顶死翻天墙，坚固的双层墓墙会把盗墓者活活困死在先前的墓室里。即便是王公贵族的墓穴，也少有如此狠辣巧妙的布置，不知那九色金牛所驮的墓主曾经是个什么来头。？

？

我顾不上再多想什么，在翻天盖后的墓室中找了一圈，见侧面有道石阶，想必是通往古棺材山上的阳宅，我们先前想从地下墓道里摸入封家老宅，但现在看来古墓中机关重重，而且墓道墓室低矮狭窄，五个人都挤在里面根本施展不开，如果再次遇到意外，难免要有损伤，反倒不如在地仙村里可以周旋。？

？

我对众人指了指墓室中的石阶，示意离开这座所谓的古墓博物馆，改从上面行动，Shirley杨等当即点头同意。由胖子在前打头，揭开一层铜盖，五个人一个接一个地钻了出去。一看四周，正是置身于一间民宅之中，屋里家私摆设一应俱全，件件考究精美，看那规模，虽不是什么豪奢的贵族大宅，也是能算是人间的富足之家，老百姓家里不会是这样的。？

？

暗道的出口是在一架雕花水木牙床之下，四周漆黑寂静，空无一人。我划了根火柴，见火焰毫无异状，便摘掉防毒面具，鼻中所闻尽是阴冷之气，屋内显然是很久没有活人走动了。？

？

这次我学了个乖，不等后面的人都从床下暗道钻出来，就先推开房门，让胖子拖过来一把椅子挡在门前，以免又被关在屋里。？

？

胖子脸上的伤口已经止了血，却由于担心破了相，情绪显得有些焦躁。他莫名其妙地问我：“胡司令你看这张床可真够讲究，拆散了拖到潘家园可值银子了，足能震乔二爷一道。你说这是不是地主婆子睡觉躺的？”我说：“家具不错，但院落不大，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外宅，我看像是老地主头子和他姨太太的床。”胖子愤愤不平地说：“这世界上未必真是男的多女的少，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打光棍的呢？归根到底就是有钱的地主阶级饱暖思淫欲，家家户户三妻四妾，所以落实到咱无产阶级头上，连一夫一妻都不够分了，凭什么呀？结果光棍们揭竿而起，把全国的地主都给斗了。我看咱有必要将这优良传统发扬广大，跟观山太保这伙孙子没什么好客气的……”？

？

我对观山太保也没什么好印象，就告诉胖子说：“你也不用拐弯抹角找借口了，大明观山太保是朝廷的鹰犬，以前暗中坑过不少倒斗的手艺人，单凭这一条咱也该把地仙村里的明器倒净盗空。可那些个陈年宿怨，都早已是历史的尘埃了。咱这回还是得紧着正事来做，找到丹鼎天书也就罢了，如果落了空……再算总账不迟，临走时放把火烧它一个片瓦不留。”？

？

说话间，其余三人也都陆续出了暗道，孙九爷似乎显得格外疲惫，顺势坐在水木雕花牙床上歇息起来，但他坐下之后，便一动也不动了，就连脸上的防毒面具都没取掉。？

？

我看他行止有异，便紧紧按住工兵铲走到床前，伸出手给他摘掉了防毒面具。众人一见孙九爷藏在防毒面具下的那张脸，无不吃惊，一齐向后退开。

第四十三章 噩兆

孙九爷藏在防毒面具下的那张脸，根本就不是一张人脸，面部肌肉收缩发紫，一根根扭曲了的青筋、血管，全都在皮肤下凸显出来，两只无神的眼睛中血丝密布，活像两盏暗红色的鬼火。

“尸变了！”这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急忙撤步从他向前退开，工兵铲也已拽在了手中，同时握住了腰间的携行袋，准备拿出归墟古镜以防不测。

?? 正当我要上前动手之时，却发现孙九爷仍然坐在那张雕花水木牙床上一动不动，好像一具早已失去灵魂的尸壳一般，完全感觉不到一丝活气，而且并没有诈尸起来扑人，只是悄无声息地坐在床头。

?? 众人心中栗然，更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谁也不知孙九爷究竟是怎么了，先前他曾说自己已经死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迹象，也都说明他遭遇了某种意外，可我总觉得事有蹊跷，世上又怎么可能真有行尸走肉？肯定是另有隐情。但此时面前的孙教授，分明就是一具行僵，活人的脸孔绝不可能如此狰狞恐怖。

在漆黑寂静的屋子里，我似乎都能听到自己怦怦怦的心跳声，心想如此僵持下去，终究不是了局，不管孙九爷是人是鬼，都得瞧个分明才是，当下把归墟铜镜递给身旁的Shirley杨，让她和幺妹儿在后照应。

我和胖子二人各抄工兵铲，缓缓走近木床，正这时，忽听孙九爷猛地咳嗽了一声，随即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脸上突出的血管以及充血的双眼，竟自缓缓回复如常。他见我们拎着家伙面色不善，就开口问道：“怎么？真想去了我？”

众人面面相觑，全都做声不得，我再次拿过归墟古镜，往孙九爷面前晃了几晃，也不知是青铜镜面磨损得太严重了，还是卦镜不能镇尸，反正孙九爷在镜前毫无反应，镜中也根本映不出他的身影。

最后还是Shirley杨出言问道：“教授你……你刚才是怎么了？”孙教授道：“没什么，只是在墓道里接连受了些惊吓，现下已经不打紧了。”

我忍不住说道：“九爷，刚才你坐在床上，脸色可不太好，我看你活像是古墓里粽子诈了尸，难道你自己就没发觉吗？”

孙教授闻言怔了一怔，喃喃自语道：“发觉什么？我的脸怎么了……”随即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似乎对刚才的事情浑然不觉。他对我说，“刚才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恐怕不是什

么好兆头。如果我真变成了行尸活僵，你们……不用手软。”

我点了点头道：“有您这句话就成了。你现在没事了吧？看来咱们之间……。还能够暂时维持住人民内部矛盾的状态。”

?? 孙教授苦笑道：“如你所言，但盼着不会发展到敌我关系的那一步……。”他顿了顿又说，“先前我以为独自一人进到棺材山里，就能把当年祖上的孽业消除了。可如今看来，地仙村古墓中险恶异常，多亏有你们一同前来。恐怖我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咱们得尽快去封家老宅找到地仙封师古。”

我估计所有谜团的最终答案，都藏在地仙村中的封家老宅里，心中也有速战速决之意，便不再同孙九爷继续纠缠。正想招呼众人动身，却听Shirley杨问孙教授道：“您与地仙封师古毕竟同宗同族，当真要去刨自家祖坟吗？”

我心中一动：“Shirley杨这句话问得好生贴切，正是我一直想问但始终没问出来的一句话，不知孙九爷如何作答。”

只听孙教授长叹一声，说道：“想我观山封家，世代受着皇封，当年何等的显赫？要不是封师古一心求仙、违背祖训，也不会把偌大个产业都埋在棺材山里，到头来使得封氏人丁凋零，何况他居心不正，蛊惑无数百姓为他殡葬。咱们中国人最看重什么？最看重的就是祖宗，我一生没有子女，眼看到我这代，观山封家就要香火断绝了，所以我即便粉身碎骨也要在棺材山里找到封师古，以便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Shirley杨说：“整座棺材山里死气沉沉，不像有什么活人居住，封师古恐怕早已在几百年前就死了，空余古墓荒村在此，如今连那些古人的形骸都未必再能找到了，当初的求仙得道之说又怎能当真？”

孙教授道：“我是无神论者，可世事不可以常理计之者，却也是所在皆有。而且当年封师古曾留下话来，说是有朝一日还要入世度人。我虽然从没见过此人，却听父兄长辈屡屡提及，多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旧话。都道封师古绝非寻常之辈，他做出来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我不把他的尸骸焚化为灰，就不敢相信他确实死了。”

??

我插口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算封家祖辈亲口传下来的言语，年头多了也难免走样。至于相信什么羽化飞升、度炼成仙之事，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古代人前仆后继地追求了几千年，只为了得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正果，其间确实做出了很多令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举动，倘若咱们不是亲眼见到，绝难明白其中究竟。我

看当年地仙封师古触犯禁忌，暗中发掘了乌羊王古墓，那时他在墓中有什么遭遇，咱们不得而知，但这件事肯定是他修造地仙村的最关键动机。深藏地底的这座棺材山，肯定掩埋着许多古老的秘密。另外我发觉此地处处透着邪气，封家老宅中更不知会有什么玄机。总之既然到了此地，怕也无用，干脆放开手脚，进去搜他一个底朝天，才知那几百年前的传说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

胖子说：“没错，不管封师古是死尸还是地仙、天仙，只要他有金丹明器，就算是只蛤蟆，胖爷我也得把它攥出尿来。”

孙教授也同意我的看法。棺材山里迷雾重重，只有先找到封师古藏在什么地方，才能再做计较，但他对胖子的言行不以为然，觉得王胖子整个就是一认钱不认人的投机分子。地仙村里的东西都姓封，除了老封家的人，谁也不准乱动。

我替胖子开脱道：“其实这个同志的本质还是好的，虽然以前也曾一度钻钱眼儿、摸钱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迷失了斗争方向，可随着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了几个来回，现在他已经不怎么把发财太当回事了，只不过……只不过仍是比较热衷投身于摸金掏明器的过程。”

胖子说：“就是的，还是老胡了解我。钱是王八蛋啊，胖爷我是那种忘本的人吗？咱一穷二白底根儿永远也变不了。我爹当年参加红军之前穷得都漏腚了，不照样北上打日本鬼子吗？所以咱不怕穷，穷得光荣啊。倒是孙九爷这厮的人品比较可疑，所作所为哪点像是受过考验的老知识分子？”

我说：“孙九爷究竟是量变还是质变，仅凭表面现象还不好说，咱们要继续观察，不要轻易做出结论。”说罢看了看表，在地下阴宅里耽搁的时间并不算久，无须再做休整，就让大伙立刻动身前往封家老宅。

于是众人各自抖擞精神，当即从房中出来，往四周一看，正是进入古镇的街口处，不远处便是那座炸毁了炮神庙。地仙村里一幢幢粉壁红墙的建筑，在黑暗中看起来就如同一个个矗立凝固的白色鬼影。

沿着街道向深处走，只见各家各户都像是鬼宅一般寂静得出奇，全无人间烟火气象，如果说地面上那座青溪古镇，是一派被遗弃后的破败荒芜，这深藏在棺材山里的地仙村，则完全给人一种“冥纸”的感觉，似乎全是用冥纸扎裱出来——专门烧给阴世死者用的一片冥宅。从内到外，一处处笼罩在诡异不祥的气氛当中，可能是由于棺材山里实在太黑了，眼中所见一切皆是恍惚不清，让人感到极不真实。

每过一处房舍，我们都会向屋内窥探，却没在阳宅中见到一口棺

椽，或是一具尸骸，各室器具完好无损，都落了厚厚一层灰尘，似乎在建成之后，从来就没有活人进去住过。

众人心头疑惑更深，却不得要领，只好不再去一幢幢地查看民居，直奔位于地仙村最核心处的封家老宅而去。

走了许久，迎面一堵高墙拦住去路，并未见到显赫的朱漆门户和古牌楼，但面前这道院墙极广极高，气象非同小可，地仙村里除了封家老宅，哪里还有这等规模的宅院？

我们站在墙前微微一征，心下便已恍然：“八成是到了封家后宅的外墙了。”胖子打算顺着墙找后门进去，我拽住他说：“走什么后门？那是不正之风。听我祖父说过，古代大户人家的大宅子里，常在前后门和角门之中设有夜龙，专防翻高头的响马飞贼。”

么妹儿也说早年间确有此物，夜龙也属蜂窝山里的销器，和一窝蜂之?类的窝弩火箭相似，多藏伏在门楼房檐之下，撞上了不是儿戏，最好是翻墙进去。

我说地仙封师古可不是善主儿，这宅子里有没有设置夜龙不好说，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避开门户，从后墙直入内宅。”话虽如此说，我们这五个人却没有翻高头飞檐走壁的本事，便由Shirley杨取出飞虎爪来，在手中抖了两抖，抛在墙檐上，她与么妹儿两人身子轻盈，当先上了墙去。

剩下我和胖子，先搭了半架人梯，把孙九爷托到了墙上，然后我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胖子托到上边，这才轮到我拽着锁链登上墙头。定睛一看，墙内似乎是处后花园子，墙下都是花树，众人挂在身上的战术射灯一扫，竟映得园中花草翠色逼人，冷光夺目，原来封家老宅后院里所种的草木，皆是琉璃宝石与玉片珊瑚镶嵌而成，并非真草实木。

我暗骂一声好个地主头子，比他妈皇帝老儿还会摆谱，若非掘了许多山陵巨冢，哪有这些珍异宝物？这些花园里的琼柯玉树，恐怕全都是从古墓中得来的明器。

胖子也趴在墙檐上看得两眼发直：“我的爷，这回咱可真是来了。”此时也顾不得墙高壁陡了，仗着皮糙肉厚，直接滚下墙头。

我急忙打个手势让大家从墙上下去。我跳到院中，快步赶到胖子身后，伸手将他拽住：“不义之财，取之无妨，可凡是都有轻重缓急，现在先找地仙封师古要紧。王司令你可是深明大义的人物，别学这小门小户急功近利的作为。”

胖子耍起二皮脸来说：“这年头不论是谁，只要一提深明大义四个字，不用问，他肯定是个欺世盗名的主儿，咱就甭跟着他们掺合了……”

这是Shirley杨似乎发现了什么，她打断我们的话头，对众人说：“那边好像有些东西，我先过去看看。”说罢按着金刚伞穿过花树丛，径直向庭院深处走去。

我担心她有闪失，赶紧招呼其余三人从后面紧紧跟上，只走出几米远的距离，就见花园中有片黑糊糊的巨大阴影，到近处看时，原来是座封树俨然的丘冢，圆弧形的坟墓顶端有座玉石堆砌成的明楼，明楼约有半米来高，只起到装饰作用，无法容人进入。

我本就有些迷惑，现在更是觉得莫名奇妙了。这棺材山地仙村，真可也称得上是地中有山、山中有宅、宅中有坟，我平生从未见过这种环环相套的阴宅，所知所闻的风水秘术，在此也全都派不上用场了，不由得又想起卸岭盗魁陈瞎子的那句话来——观山太保所作所为，连神仙也猜他不到，封师古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孙九爷虽然知道不少与棺材山相关的事情，但对地仙村里的封家老宅，以及封师古的秘密，就完全不清楚了。看了宅院了这座坟丘，也觉格外惊诧，绕着丘冢转了一周，也不见有碑文石刻，更没有墓门露在地面上。

但在这座奇特的坟墓背后面，有一幢三层两楹的阁楼引起了众人注意。这幢楼主体都是木结构，从上到下是碧瓦朱扉，雕梁画栋，阁楼正门与宅院形势布局相逆，正对着后院的巨冢，门上横悬“观山藏骨楼”五字。

孙九爷说：“这座楼在以前的封家老宅里应该是不存在的，从没听老辈儿人提起过，地仙的真身会不会就藏在楼中？”

我准备进楼一探，为了预防万一，先把归墟古镜取出拿在手中，问孙九爷说：“倘若封师古真成了尸仙，想必不是寻常的僵尸可比，咱这面镜子能不能镇得住他？毕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孙九爷说：“话是这句话，道理却不是这么个道理。所谓邪不胜正，并不在巨细长短，道这一尺，终归是要压在魔那一丈之上。归墟古镜是传世的青铜秘器，有此物傍身，用不着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只是需要提防楼中藏有暗器伤人。”

我本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尸仙，而且归墟古镜是面卦镜，虽然镜背还可用来照烛占验，可镜面早已磨损得不成样子了，真遇到死而不化之物，也不能指望用它抵挡。刚才有此一问，只是想再探探孙九爷的虚

实，得到答复后便点了点头，思量着要把众人分成两组，一组进楼寻找地仙封师古，另一组留在楼外接应。

我正要进行临时部署，不料一抬眼之间，发现观山楼前的坟墓突然会渗出许多黑水，忙走到近处察看，只见坟砖缝隙里全是污血，腥臭触脑，令人作呕。

我用峨嵋刺探了一下，看看刀尖上沾染的痕迹，确实是血。Shirley杨奇道：“坟里怎么会流出血来？”我捂着鼻子说：“这是尸血，不是鲜血。”

第四十四章 棺山相宅图

这一路进山，我们的鼻子都快被尸臭呛废了，可此时仍然感觉到血腥气直冲脑门子。尸血污浊腥臭，与正常鲜血大不一样，先此情形，不免另人立刻联想到这棺材山中传说中的尸仙，眼前的这座坟墓中是不是埋着尸仙？

按照孙九爷的话来说，地仙是封师古，此人在棺材山里穷心尽血建造阴宅，为的就是死后能得道，度炼修化为尸仙。死后度尸为仙的观念是自古已有的，方外修道之士死后的尸体称作遗蜕，如果人死后形魂不散，仍然凝聚在遗蜕当中，历劫度炼，就可以超脱轮回，出有入无、同天地之不老。

所以我觉得后宅中的坟墓，很有可能就是地仙封师古的葬身之所，不过说到他是个什么仙家我是绝不信的，当下就想刨开这坟丘看个究竟。

Shirley杨说：“坟中渗血是不详之兆，而且尸血必定带有尸毒，不能轻易冒险发掘。观山藏骨楼守陵望坟，说不定是里面会藏有一些线索，可以让咱们了解这地下究竟埋了些什么，等掌握了详细情况再做计较不迟。”

我一想Shirley杨的确言之有理，便让胖子与幺妹儿留在楼前，以免全伙进楼都被一网打尽了，只有我和Shirley杨加上孙九爷三人进去。

三重木楼的门户紧闭，大门被数道铜锁紧紧扣了，无间可入，但我们身边有蜂窝山里的手艺人相助，开锁撬门不费吹灰之力。只见幺妹儿从随身的百宝囊中摸出万能钥匙，对准锁孔捅了几捅，钩了几钩，锁扣便应声而开。

她的熟练程度看得我们楞了半天。胖子说：“妹子的手艺可真不潮，四九城里最牛掰的佛爷，只怕是也没你这两下子利索。保险箱你会不会开？”

“佛爷”是北京地区对小偷，扒手的称呼，但蜂窝山里的匪匠，千百年来专门研究各式各样的销器机关，拧门撬锁只是其中的微末之技，幺妹儿得过许多真实传授，做起来自然干净利落。她却不知胖子所说的“佛爷”是什么意思，还以为那是句好话，颇为沾沾自喜，毕竟这些近乎失传的手艺，留在偏僻的山区小镇里根本无从施展，学了也只当是中看不中用的屠龙之术，没想到还真能有用武之地。

这时Shirley杨拎着金刚伞，轻轻推门进到藏骨楼之内，孙九爷跟在她后边，一前一后地进去。

我告诉胖子守在外面须放仔细些，别把我们的后路断了。胖子说：“老胡你成心的是不是？对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还用着的嘱咐吗？我什么时候让你们不放心过了？我也得嘱咐你一句，你进去之后要是瞧见明器，千万别跟那孙老九客气，他这老小子欠咱们的，有好东西该顺的就顺。找金丹虽然是正事，可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赶，能不耽误咱就都别耽误了。”

听胖子提到金丹二字，我心里咯噔沉了一下，看棺材山里的诡异情形，只怕这次是一只羊都赶不得了。我暗骂孙教授太能伪装了，也许正是因为他性格孤僻，很少与人接触，所以这厮装起孙子来，简直比孙子还孙子。我是终日打雁，反被雁啄了眼，竟然被他给唬住了。现在地仙村古墓里藏有千年尸丹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次误入棺材山，我们无异于深陷一场本不该属于我们的灾难之中，而且还被孙九爷这老不死的往泥潭中越拖越深，难以自拔。

我虽然自己不承认，但骨子里可能真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基因，在潜意识中，很想知道大明观山太保的秘密，又心存侥幸，只盼着能从地仙村里找到古尸丹鼎，所以干脆横下心来不去计较得失结果了。想到这些，我便胡乱同胖子交代了几句，拽出工兵铲来，自半开的两扇木门中穿过，摸进了漆黑一团的观山藏骨楼。

Shirley杨和孙九爷正在二进等我，见我 from 外进来，便打开战术灯推开了内堂的如意门。这楼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嘎吱吱的木轴转动声中，一楼内堂木门洞开，里面阴沉的空气中带有一股子檀香药气。我知道在古代的建筑中，有一种早已失传的工艺，造出来的楼阁殿堂可以使飞鸟不落、蚊蝇不入，除了建筑材料特殊之外，还要使用墨师的古老方术，这种木结构的建筑里会藏有暗香，千年不散，唤作逍遥神仙阁。观山藏骨楼可能正是一座罕见的逍遥神仙阁，看来观山封家在建筑、风水、陵墓等方面，果然都有常人难及之处。

我们站在堂前向四处打量，只见楼中有许多摆放古董的檀木架子，里面陈设的，皆是一片片龟甲龙骨。我对Shirley杨和孙九爷说：“观山太保在棺材峡悬棺中盗发之物，恐怕全都在这了。”

孙九爷点了点头，带我们上前查看，发现骨甲上满是日月星辰的符号，那些是古老的符号和图谱，有些类似于我曾看过的河图洛书，但更为奥妙繁复，应该都是记载了一些极其古老的风水迷图，却不见其中有周天十六卦的卦图。原来藏骨楼是用来存放此物的，也许地仙封师古并

不在楼中。

Shirley杨问孙九爷：“封氏观山指迷之数都是从此得来的？”孙九爷看着那些骨甲点头道：“没错，棺材峡中多有古代隐士商人埋骨，这些天书般的甲骨中包罗万象，奥妙无穷，除了古时的风水星座之道，还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异术。有道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当年我祖上借此发迹，到头来还不是毁在了“盗墓”二字之上？要是没盗过这些悬棺骨甲，后代中也不会有人执迷妖妄，惹出灭门塌天之祸。”说罢嗟叹不已。

但孙九爷目前最想找到的还是地仙封师古，他随意看了几片骨甲，心思便多没放在上面了，又直着眼继续向后堂搜索。我对Shirley杨使了个眼色，二人从后面紧紧跟上，谁知刚刚步入后堂，就见孙九爷“咕咚”跪倒在地。

我心想好端端的跪下做什么，又要诈尸不成？就要伸手将他扶起来，但抬眼间，看到后堂内悬挂着许多人物画像，画中各人衣冠服色皆不相同，形貌气质也有差异，不是同一个时代之人，画像前摆着牌位，原来后堂竟是观山封家的祖先祠。

我和Shirley杨好奇心起，忍不住也在后面多看了几眼，但见那些画中的古人，数目加起来也快一个连了，虽然气质出众，却皆是装束诡异，神情冷漠。我们站在密密麻麻的人像跟前，一种被无数死人凝视的感觉油然而生，周身上下都不舒服。

当年受过皇封的名门旺族，如今只剩孙九爷这最后一人，而且还过继给了外姓。他那佝偻的背影，在封家诸位祖先的堂前更显苍凉，我也不得不感叹世事变移，兴衰难料。

好不容易等孙九爷这“不肖子孙”拜完了祖宗，我们三人见藏骨楼一层当中，再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了，就从楼梯上去。在战术射灯的照射之下，见到二楼是个藏经存典之处，架上都是古籍道藏，内容无外是那些黄老、炉火之术。

临着窗阁两边，悬着一幅古画，画中描绘的场面，是盗墓贼在悬崖绝壁上盗发悬棺的情形，此画极有来历，正是传说中的《观山盗骨图》，是一件藏有许多历史信息的古物。

我对孙九爷说：“这张画是观山封家的镇宅之宝吧？您还不给它收回去，留在棺材山里烂掉了岂不可惜？”孙九爷道：“岂止是镇宅之宝，说是国宝也不为过。但此物一出世，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关系到明代皇陵的秘史，更有许多历史都可能因为它而被修改。你以为早有定论的历史是那么容易改写的？与其自找麻烦，还不如就让它永远只是一个

民间传说。”

我说：“您算是看开了，真不想当反动学术权威了？”孙九爷道：“你这个投机分子，撺掇我把这个《观山盗骨图》带回去能是什么好心？其实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了，先前并非是我危言耸听，我看咱们谁也别想再从棺材山里爬出去重见天日了。”言下颇有绝望之意。

我听他这么说，更觉心里头冒火：“孙九爷在北京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上了我们的贼船，结果到头来是我们上了你的贼船，而且现在想下都难了。”不过我可不打算和观山太保陪葬，又想：“我非把《观山盗骨图》给顺回去不可，不把这张破画糊到我们家窗户上，就难解我心头之恨。”我脑中打着歪念头，嘴里却告诉孙九爷说：“咱们就走这瞧吧，现在还不到寻思退路的时候，先找到地仙封师古才是当务之急。可也怪了……偌大个棺材山里，怎么连一个当年进入地仙村的人都没见到？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Shirley杨说：“既然祖先堂和封宅之宝《观山盗骨图》都在楼中，这座楼必定是个极重要的所在，咱们再仔细找找，要留意楼中是否有夹层和暗阁子。”

？

这层楼中器物藏书众多，一是哪里看得过来，只得走马观花般地一排排搜寻，到了纵深之处，就见后壁之上另挂着四幅古画。Shirley杨借着灯光看了看，喜道：“像是棺材山里的详细地形图。”

孙九爷抢上前详细的辨认，指着上道第一画卷中的字迹念道：“《棺山相宅图》……这是封师古的亲笔真迹。”

我也凑过去细看，只见头一张画卷中，描绘的正是深藏地底的棺材山，四周是棺材板一样的绝壁围绕，地形狭长；棺中起伏的丘壑，则酷似一具无头尸体，整座地仙村依着山势而建，村中房舍宅院分布得很有规律，暗合九宫八卦之形。

画中精描细绘，各幢房屋的建筑特征巨细皆备。从这幅《观山相宅图》来看，我们进山的那条暗道入口，正是位于“无头尸体”的左肩处，经过了炮神庙，又沿街进入封家老宅的后院，至此已是到达了尸形山的心窝所在。

在无首尸形的丘壑尽头，绘有一座紧紧封闭的悬山顶大石门，其风骨近似于规模宏伟的乌羊王地宫，与地仙村整体风格迥然不同，应该是山中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孙九爷说：“当年封师古可能就是通过那座石门进入棺材山，咱们走的暗道是后来才开通的。”

我点了点头，又去看第二幅画，一看却是一怔，竟与第一副画卷极为相似，但却不是地仙村，而是位于村庄地下的大片古墓群，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墓室墓道，层叠交错，历历在目，规模格局与上边的宅院相当。

我说：“这两张画是阴阳二宅的图谱，画中所绘与咱们所见相同，并无出人意料之处，咱们仍是不知道封师古究竟躲在了哪里。”Shirley杨说：“你们看尸形山的肚腹上是些什么？”

我和孙九爷忙按着Shirley杨所说的位置看去，棺材山里仰卧的巨人尸骸，仅具其形，并非真是死尸，只不过是轮廓起伏极其酷似尸体。在尸形山的腹部，绘着一道伤口般的裂痕，就好像棺中这具尸体，生前是被人以利刃所杀，刀痕犹在，天地造化之奇，令人难以思量。

我看不出其中奥妙，只好再看第三幅画卷。这幅画却不是什么阴阳二宅的图形了，描绘的是一处狭窄的深壑，地势陡峭险恶，土层中露出不少古怪的青铜祭器，另有许多人打着灯笼火把，正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壁上蜿蜒的鸟道经过，往地底最深处行走。进山的人流见首不见尾，而且画中人物各个神态怪异，男女老少皆有，上边注着“秉烛夜行图”五字，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

Shirley杨说：“这大概是随封师古在山中建造阴阳宅的那些人。《秉烛夜行图》里描绘的深壑，会不会正是尸形山腹部的裂谷？”

我说：“八九不离十了，看来封师古这个地主老头子，发动起群众来还是有一套的。但那些人走到尸形山的肚子里去做什么？真要去求个长生不死，还是另有所图？”说到这，我猛然想起一事，“对了，你们看山中这条深谷，岂不正是通往尸形山的丹田？”又念及这些画卷中的内容都有关联，说不定最后一张画中会藏有更重要的信息，当下就迫不及待地去看。

但最后一副画卷中，与前几幅描绘的场面截然不同，我看来却觉得十分眼熟：“这个……好像是咱们最初去过的那座古墓，被观山太保盗空了的乌羊王陵寝。”

孙教授点头道：“的确是乌羊王古墓，不过当时还没有被盗空，画中所绘，应当是封师古在地宫中盗墓开馆时的情形……画卷上有字写得明白，这是……《棺山遇仙图》。”

当年封师古违背祖训，盗掘了棺材山里最大的一座古墓，回来后性情大变，对在墓中的遭遇讳莫如深，只是称自己要成大道，以地仙自居，并用妖言蛊惑众人。包括日后他建造地仙村，要度尸炼药成仙的种

种事端，都是从此而起。不仅是我和Shirley杨觉得好奇，孙九爷更是苦苦猜测了一辈子，此时乍见《棺山遇仙图》，激动之情实难自己，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我劝孙九爷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只是封师古的自画像并非是地仙真身，还不到激动的时候。这是我们三人定睛细看，虽然先前做过种种猜想，可等真正看清楚《棺山遇仙图》中描绘的情形，还是惊得险些将下巴掉在地上。

第四十五章 奇遇

《棺山遇仙图》中所绘的场景，主体是乌羊王古墓的椁殿，画卷下方绘着殿前的墓道，许多身着戏装的盗墓贼，正在墓道里搬运堆积如山的明器；而在椁殿中，则完全是另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

？

椁殿中的石棺揭得大开，四周躺着六个盗墓贼。各个尸横血溅，死状极惨。其中有两人身上带着观山腰牌，应该都是封师古的同宗兄弟或门徒，只有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依然活着。看此人在画中的身形气质，真乃“一席乌袍裹云锦，两点冷目射寒星，手提三尺青风剑，胜似洞宾上八仙”，比起那伙普通的盗墓贼来，实在是几分野鹤在鸡群的卓然风姿。想必此人便是《棺山遇仙图》中的地仙封师古。

？

那具被揭去命盖的石椁里，有一具金首僵尸从中探出半截身子，因为画中描绘清晰，在古尸颈中有道截痕，所以并不是戴着黄金面具，而是僵尸无头，接了一颗面目狰狞的金头。又是在乌羊王古墓的椁殿中，所以可以肯定这具从棺椁中出来的无头僵尸，便是那位有身无首的巫陵王。

？

金头乌羊王的尸身壮硕魁梧，远远超出常人，两只手的指甲长得奇长，上边鲜血淋漓，挂着碎肉，可能那些死在石棺前的盗墓贼，都在揭开棺椁的时候遭其所害，当场毙命了。？

？

幸存的封师古，并没有招呼墓道中的同伙，而是舍身上前，单手提剑贯穿了古尸的胸膛，？另一只手抖开缚尸索，撒开天罗地网，连石椁带死尸一并逮个正着。

我看了此图，心中惊异莫名，《棺山遇仙图》中描绘的场面，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僵尸扑人多为生物静电的作用。古僵为死而不化之物。在被活物接触的一瞬间，可能会产生剧烈的霉变，出现尸起之类的恐怖现象。可有一点，头颅为四肢百脉之祖，普天之下绝对不可能有无头之尸暴起伤人之事，图中的情形，可谓是古今罕有。？

？

我祖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物，常给我讲些早年间的奇闻逸事，他也算是半个摸金传人，但我从没在他口中听过有这种事情存在；此外就连卸岭盗魁陈瞎子，以及搬山道人鹧鸪哨留下的笔记中，也都不曾提及此事，这说明从古到今的发丘摸金、搬山卸岭之辈，皆未撞上无头尸起的逸事。？

？

再者说来，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这《棺山遇仙图》名为“遇仙图”，可纵观图中所绘，哪里有什么仙人？倒不如称作《棺山盗墓图》，或是《棺山降尸图》来得贴切。常言道“名之为名，必有其因”，但图中似是玄机暗藏，教人完全无法以常理推测。《棺山遇仙图》与前面的《棺山相宅图》，《秉烛夜行图》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Shirley杨也觉不解，她问我和孙教授如何看待此图。孙九爷凝视着《棺山遇仙图》良久，脸色越来越是难看。他告诉我们说：“如果图中所绘的内容属实……恩……看前三附图画的模样，想必这张遇仙图不会是凭空捏造的虚妄之事。但从图中看来，并无遇仙之事，除非……除非戴着颗黄金头颅的乌羊王不是僵尸。”？

？

我奇道：“不是僵尸是什么？难道是仙家？他要是真仙怎么还死了装棺椁里了？”孙九爷神色凝重，缓缓说道：“肯定不是僵尸，观山太保在椁殿中揭开命盖的时候，那乌羊王可能还活着……”？

？

我对此论不以为然，怀疑孙九爷脑袋进水了，就对他说：“乌羊王连脑袋都没有，如何还能说他在开棺时依然活着？并且这巫陵王如果还活着，在几千年前也不可能被装在石椁里。看样子他并不像是因为暴虐无道，被活活钉死在棺中，因为那颗黄金头颅奢华精美，绝不是临时打造出来的。”？

孙九爷道：“你说的不错，可你仔细看这图，在封师古下剑之处，巫陵王身上分明有鲜血淌出，顺着剑刃往下流淌。千年僵尸死而不化，自然不会流出鲜血，即便有血也必是乌黑的尸血，这个细节足能证明他从石椁中出来的时候还是和生人无异。”

我又看了孙九爷说的那处细节，但仍不肯信：“地仙封师古丹青笔墨的造诣不错，懂得艺术夸张，但把僵尸身上画得血如泉涌，可就不是对待史实的正确态度了。”

Shirley杨问孙九爷道：“你的意思是石椁中的乌羊王还活首，《棺山遇仙图》的遇仙，是指封师古开棺时见到了不死之人？”

孙九爷微微点了点头道：“应该是这样，但我想其中可能还有隐情，毕竟《棺山遇仙图》描绘的仅仅是一个瞬间，虽然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封师古亲身经历的一幕险情，但在他杀了千年不死的乌羊王之后又遇到了什么？究竟何事才使他性情转变，继而进入棺材山里避世求仙？这些事情咱们就很难从图画中获悉了。”

我们实在看不出更多名堂，便取了壁上挂的一阴一阳两幅《棺山相宅图》，随后径直登上顶楼。这层木楼空间窄小了许多，只设有一个神龛般的石柜，摆着不少器物，有十几本书卷，一些五花八门的瓷瓶，还有一口带鞘的宝剑。

看起来都是地仙封师古随身之物，我心想就凭这点，封师古也不是什么能掐会算的真仙，完全没料到他的后人，会带着摸金校尉进入地仙村古墓，这些东西竟然如此毫无遮掩地放着。我们被观山太保蒙骗了多时，不抄他几件真东西如何说得过去？

想到这，我伸手拎起那柄宝剑，按绷簧拔剑出鞘，只见锋刃寒芒闪动，端的是口利器。我对孙九爷说：“观山太保的东西都是倒斗所得，也不知本主都是哪座坟里的古人，现在这管制刀具我就先没收了，我虽然不会剑术，但素闻宝剑可以镇宅辟邪，我回家挂着也总好过放在此地生锈。”

孙九爷没好气地说：“你小子是贼吃贼，越吃越肥啊！不过只要你帮我找到地仙藏身之处，他的东西你尽管拿去就是。”

我心想这话亏你也说得出口，正要对他说出两句戳人腰眼儿的话来，却见Shirley杨已从那几本书卷中找到一本《观山掘藏录》，是地仙封师古亲笔所书，记载着封师古平生之事，并且把历代观山太保所盗发之古墓一一详述。孙九爷如获至宝：“找的就是它，棺材山里的秘密肯定都写在其中了。”当下便借着灯光，匆匆忙忙地翻阅起来？

我说您别光顾着自己看啊，观山太保的事我和Shirley杨也挺关心，他这书里怎么写的，孙九爷只好边看边给我们粗略地讲解。

原来观山太保自封王礼开始，便世受皇恩，随驾听用。但世间万物，都有个兴衰起落的定数，到了万历皇帝当朝之时，已是内忧外患，关外有后金起兵攻明，各地贪官污吏们搜刮民财，使得民变不断；朝内又有党争，一时之内忧外患全都来了，自太祖成祖传下来的基业，至此已出现了大厦将倾的迹象。？

？

偏偏当朝的皇上心昏神庸，还特别喜欢服药炼丹，招募了许多方外之士，专门给他调配各种养生秘药，也常以长生不死之事询问封师古。？

？

当时封师古是观山太保的家主，对皇上也是忠心不二，但那时候封师古并不怎么相信炉火之道，他认为自古从无不死之人，世间也无不发之冢，是人就有生老病死，是陵墓就早晚有被人挖开盗掘的一天。既然没有不发之冢，那么古墓里的东西谁挖不是挖？所以他一面主持修造皇陵，一面在暗地里派人到各地盗墓，主要是为了寻求古墓里的经卷典籍，尤其喜欢收集奇门古术之类的骨甲、竹简，对此物求之不厌，这也是从他祖上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

对于万历皇帝吞丹服药的爱好，封师古不以为然，炉火之术历来害人不浅，都说古时仙人留下度炼脱化之道，是为广济世间的，但试看从古到今，谁人亲眼得见？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说旁的，单是各个朝代的真龙天子，在此事上送命的也不算少数了，怎奈人心最易痴迷，不明白天道造化之机。

？

为此他多次奏明万历皇帝，不死仙药之事终究虚幻渺茫，绝难强求，并劝皇上迁动安徽的祖陵。结果惹得龙颜不悦，认为观山封家没什么真本事，从此便将他看得轻了。

此外还有件事，是由于封师古命人在京城附近，盗掘了一个刘氏贵族的墓穴，墓主是个女子。这刘氏的来头也不小，乃是数术奇人刘秉忠之后，墓中布置有许多机括销器，还有一些数术典籍，所以就被观山太保盯上了，偷着将这处墓葬挖了一空。

但是天子脚下帝王之都，乃是五方杂聚的所在，观山太保行事虽然周密，也难免有走漏风声之时。刘家的后人同样在朝中为官，听闻此事后大为恼火，但是苦于没有找到封师古盗墓的证据，只好暗中给观山太保栽赃陷害。

封师古是个极精明的人，又兼通晓玄学，自然洞悉保身之道，便萌生退意，择个日子，将同宗同族的弟兄们前来商议。他对众人说，自古常道是伴君如伴虎，如今眼看大明朝的气数就要尽了，世乱时危，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等不如趁着还能全身而退，一同回归故里，经营祖宗留下的盐矿产业，从此闭门清静度日，岂不强似整日陪王伴驾担惊受怕的。

由于封师古怀有异术，封家诸人历来对他仰若神明，无有不依，当即商量定了退路。封师古便告病还乡，举家离开京城回到祖籍青溪镇。

回了老家，封师古在家中闭门不出，专门研究各种奇诡无方的异术，这些本事大都得自于棺材峡中的悬棺，虽然其中有许多内容残缺不全，但是剩下的部分也足够他琢磨三五世了，越研究越觉得那些古老的方术深不可测，奥妙似乎无穷无尽。

封氏是家大业大，又得过御口亲封，虽然行事诡秘，在世上名声不扬，但在当地则是一呼百应，收罗了无数门人弟子，专做些画符吞水送平安的勾当，俨然是巴山蜀水的一大巫门。

封师古有几个兄弟野心不小，眼见自家势力越来越大，官府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就劝封师古聚众造反，可以效仿当年黄巾军的做法，自称“大德天师”，登高一呼，必定从者如云，即便不能做大，咱们割据一方，裂土分疆也是好的。

封师古不为所动，观山封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气象，多是仗着擅使幻化之术——说好听是幻化之术，其实就是妖术，全是歪门邪道的东西，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史书上的兴衰成败颇多，却有几个是凭着撒豆成兵、剪纸为马的障眼法得了天下？自古凡是以妖法蛊惑民众图谋造反的，从来没有一个能有好收场，绝难成事，只因叛逆之举，向来遭天道所忌，命中没有龙兴的福分，切莫痴心妄想，否则早晚惹下灭门之祸。

世人无非是争名逐利，谁能做到清静无为？封师古虽然没有图谋造反的野心，但他广收门徒，也自有他的动机。

观山太保盗墓与平常不同，这伙人多要提前扮做戏装，像什么钟馗、无常、判官、阎罗、牛头、马面，全是阴司里的装束，其手段有烟术、蜡骨法、纸人搬运、驱使尸虫等等，显得格外诡异神秘。

实际上所谓的烟术，就是一种类似湘西赶尸的催尸术，观山太保通过向墓穴里喷吐水烟，便可以给墓中的尸体催眠，烟雾形如人形，罩在陪葬的尸体身上，可以控尸打开墓主棺槨。取出明器后，尸体就会自行仆倒在地，墓室棺槨里有什么销器机关，也都被死尸给触发尽了。最后观山太保才进去将墓中事物搜刮一空。？

如果墓室里没有陪葬的古尸，也可折叠纸人，以烟术操控虫蚁将纸人运入墓道，这是属于搬运挪移之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类妖术其实就是利用药烟，吸引一些冷血生物，例如蛇蚁虫甲等物，使其缠绕附着在尸体或纸人身上盗墓。另外烟术不能持久，否则施术者必然失魂而死。诸如此类，皆是久已失传的巫法。巫山棺材峡悬棺中的骨甲上，便

记载着许多这种奇门秘术，并有星相巫卜之法，被封氏概总归结为棺山指迷术。？

在观山太保盗毁了许多古墓之后，封师古觉得收获并不算大，其间虽然也得到了一些丹法异术，却不及祖上传下来的零头。最后他记起祖训中提到，在棺材峡中还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墓，利用了天然洞窟营建，内部城阙重重，庄严宏伟，传说是乌羊王的陵寝。？

棺材峡里藏有悬棺不下十万具，是一大片古老的墓葬群，乌羊王古墓就位于深山绝壑的尽头。据当地传说，乌羊王崇信巫风，极度残暴苛刻，但疏导河道凿井取盐，也算是有一定的功绩，可谓毁誉参半，最后被人所杀，没有了脑袋，只好戴了颗金头下葬。？

封氏祖先在棺材峡的骨甲中，发现了乌羊王古墓的确切位置，但是也同时得知古墓的椁殿里充满了诅咒，一旦打破地宫中永恒的寂静，世人就会付出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代价。

盗发悬棺的封氏祖先，知道棺材峡中确实埋藏着无穷的秘密，自古就是神秘难测的巫地，此地屡有异象出现。他们当然不敢触犯这条古老的禁忌，所以留下训示，告诫封家的后世各代子孙，无论如何，绝不要进入那座古墓，否则必有灭门灭族之祸，谁要是触犯了祖训，谁就是欺师灭祖的大不孝罪过。在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万恶淫为道，百善孝当先”，没人担得起这种罪名，观山封家的后人代人谨遵，再进棺材山盗墓这念头平时连想也不敢去想。？

可封师古自恃手段高超，又觉得乌羊王地宫中必定藏着许多奇诡奥妙之物，他素有窥墓之癖，这念头一动，再也压制不住，将弟子徒孙和自家兄弟子侄召至堂前，声称夜观天象，见到凶星犯主，天下将有大浩劫，要保家门平安，便须进棺材峡盗墓，乌羊王古墓中的周天卦图深藏玄机，可以指点迷津，让咱们找个太平清静的去处避世隐居。

其实棺材峡里并没有卦图，封师古只是以此为借口说服了众人进山盗墓。一众观山太保穿山破岭，施展出种种手段，非止一日，方才挖开椁殿。

椁殿中石椁甚巨，群贼猜测里面宝货必多。可不料揭开命盖，一阵阴风从椁内吹出，所有的灯笼火把全都当场灭了。封师古身上带有夜明珠。急忙取出来一照，发现围在巨椁前的几个人，都已尸横就地，椁中探出金光灿灿的一颗狰狞人颅。

这封师古见过大风大浪，广有异术神通，并非等闲之辈，抖开缚尸索，抬手一剑就将乌羊王的僵尸戳了个对穿，谁知金首乌羊王的身体竟

与活人一样，中剑处鲜血飞溅。

封师古所识极广，晓得早年间有古尸化仙之说，却不敢相信是真有此等异事，当时身在险境，未及从容思量，就把乌羊王大卸了八块，又见椁殿中有许多古器，便把古尸藏到一尊兽面双耳青铜釜中，牢牢地封了，并从石椁内取走了全部贵重明器。

然后封师古才招呼墓道中的同伙进来，给横死在地的几名观山太保收尸。这次盗墓，观山群贼不仅将明器古物盗了一空，连墓中的壁画也不放过。

明器被秘密运抵青溪镇的大宅，封师古就此闭门不出，不分日夜地参详墓中之物在椁殿中的奇遇，使其相信了真有尸仙存在，他此时再也顾不上触犯什么大忌，穷尽心机，苦苦寻找出棺材峡中古老的不死之迷。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乌羊王古尸的黄金头颅当中。

第四十六章 盘古神脉

封师古发现在乌羊王的黄金头颅上，阴刻着一副古老的风水地图，另外从棺槨中盗发出的龟甲、玉璧、铜器等物，也都有着许多教人难以理解的神秘铭文。这些明器中，隐藏着棺材峡里不为人知的秘密。

????

原来在巫山棺材峡的地底，自古就有两块地中有山的风水宝穴。一处酷似头颅，另一处则是个无盖石棺的形状，棺中有山丘形如无头尸体，山中有黑泉，漆黑腐臭，近似尸血，人莫敢近。

????

棺材峡外表的风水形势可以归结为“山高水窄，群龙无首”。山中洞窟交错，使得龙脉混乱缥缈，故此有许多古迹都是镇风守水的奇异格局，各条龙脉的核心就是那尸头、尸棺两穴。古代巫风盛行，最初称尸形山为盘古脉，是祭飨死灵巫神的禁地，四周峭壁的岩隙里藏纳悬棺，地底则埋有各种铜玉古物，以及无数称为尸器的小石棺。

????

那些小巧的石头棺材里面，全都装纳着殉祭者的器官，大多是从奴隶、俘虏一类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身上获得，将它们埋在地底吸纳山川的极阴之气。一旦藏得年代久了，那些心肝脾肾一类的器官，就会逐渐萎缩石化，其中有借得阴气者，就会浮现出人面五官，甚至身形手足俱全，可以成为活丹，但概率很小，万中无一。又因为山里埋藏尸器之多难以估量，所以后世也有棺材山之称。

????

这种神秘的风俗，主要受巫楚文明和古蜀文化的影响，在有贵族下葬时，就会从棺材山里挖出深藏过千年的成形尸器，当做丹珠装入死者口中，可以保持尸首英爽之姿不散。

????由于乌羊王下葬的时候，是有身无首，所以陪葬的尸器，就藏在了他的腹中，观山太保盗墓开槨时，那枚活丹已同僵尸化为一体。封师古遍阅古籍，知道世上有尸仙之说，他认为石槨中的乌羊王，既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而是尸身脱化而成仙的真仙，吃它一口肉，足可以胜过服食几株万年何首乌，于是便有了非分之想。

????

封师古将装在铜釜中的乌羊王尸体烧炼化丹，但似乎不怎么管用。他也是鬼迷了心窍，绝不肯就此罢休，料来山中所藏的其余小棺材里，还会有尸器化成的尸仙，便又带人去找棺材山，反复相夺形势地脉，才知这混沌初分时便已存在的盘古脉，在风水一道中，名副其实就是一条被群龙围绕的尸脉。

????

但是在几千年前，古时巫者为了求取活丹，在山里边挖了埋、埋了挖，早就把这地脉挖断了，而另外那处乌羊王埋骨的人头形山洞，也在观山太保盗墓之时，被挖破的龙气，一前一后两处风水奇绝的地脉此时都已废了。

????

封师古自恃有鬼神难测之术，打算把棺材山造成让他度炼成仙的阴宅，就使出惑众的手段，自称地仙祖师，扬言在古墓中窥得天机，并告诉众人世间即将有刀兵大劫，山中有个胜似世外桃源的神仙洞府，可以避祸，谁要不信谁就是身上还有恶业未消，要继续留在世上遭难偿还。

????

但是观山封家威望很重，再者世道衰败之兆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有许多人都信他，举家举族地跟着地仙进山，兴师动众地造了阴阳两层的地仙村。这种格局取自风水古法，乃阴阳混元之意，专用来恢复地脉龙气。

????

同时封师古也带着亲信，秘密在山里发掘尸器，几乎翻遍了地底全部的小棺材，历时多年终于挖出了一具栩栩如生的尸仙，并将挖开的沟壑造为阴宅，以做度炼成仙之后的藏真之所。为了保守尸仙的秘密，在棺材山外埋设九死惊陵甲，让随同他进入地仙村的人谁都甭想出去。

????

这上古所传的仙法，不可自私，到了地仙入棺之时，所有的人都要秉烛提灯，跟着下到墓中陪葬。地仙村封家大宅中有血坟一处，待到坟丘中渗出尸血，便是棺材山地脉龙气复苏之兆，所有的尸体潜养于地下，届时便可受度为仙。后世有缘之人，凭《观山指迷赋》进山到此，可去往地仙墓中叩拜真仙。

????

《观山指迷赋》是封师古生前所留，按照书中最后的记载，他是口

含活丹，被门徒活活钉入石椁下葬，此后发生了什么，就无法从书中得知了。

????

孙九爷看罢愤恨不已：“想不到我观山封家竟出了个封师古，他简直就是个魔鬼，让这么多人被他殉葬，要是不将其化骨扬灰，如何告慰成千上万屈死的冤魂？”

“我并不理解孙九爷这种封建世家出身——视家门祖宗比天大之人的感受，心想：”他就是个地主阶级的遗老遗少，可能自打解放后就没吃过一顿饱饭，难免对旧事念念不忘。”但我更觉得不解的是《观山指迷赋》与那几张图画，里面记载的内容也太离奇了，看起来却又不像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化作尸仙的活丹，是不是旧事我们要找的丹鼎？被活着钉进棺材里的地仙封师古现在究竟怎么样了？那些殉葬者全都死在墓中了吗？

????

Shirley杨不解地问道：“随封师古进入的人成千上万，有这么多人进墓送死，难道其间就没一个人对地仙的举动产生怀疑吗？”

????

孙九爷说：“从长远来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在乱世当中，人心多是久昧不明。凡是那等聚众的勾当，只要牵扯上真命、天道，往往就能一呼百应，让愚民愚众从骨血里信以为真，这种先例可就太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心中起疑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人数太少，说出来的话在当时也没有分量。我祖上封师歧就明白地仙是妖言惑众，所以才远逃避祸，给观山封家留下一条血脉，如今传到我这辈，终于有机会进到这棺材山中，想来该是封师古的报应到了。天底下最可恨的人，除了忘恩负义的负心之徒，便是这欺师灭祖之辈。”

????

我对孙九爷和Shirley杨说：“封师古这本《观山掘藏录》，并没有明确地说尸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事关机密，只有他一人心中肚明。咱们要进地仙墓，必须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也许会发生《观山遇仙图》里描绘的情形。”

????

地仙墓里的危险难以预期，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只有我和孙教授、胖子三人一同进墓开棺。这处封家大宅看起来还算安全，不如让

Shirley杨和幺妹儿两人留在这等候为好，可话刚说到一半，就听楼梯口响起一阵脚步声，胖子和幺妹儿两人都跑上来。

????

常言说，见面休问枯荣事，观看脸色便得知。我一看那两人脸色不好，就知道肯定是楼外有事发生。果不其然，胖子开口就说：“老胡，我怎么感觉这地方要出大事啊，你快看外边是怎么了？”

????

我闻言赶忙推开窗阁，众人围到窗前向外一看，心下都是骇异无比。原来这棺材山压在一座千米高的大山底部，上边的山体就如同一处坟丘的封土堆，山根中空，岩层内部陷有极深的空壳，将棺材山罩了个严严实实。从地仙村里往上看，见不到天空，唯有满目的岩层土石。此刻头顶的岩层中有时隐时现的血光浮动，更从岩缝中渗出许多暗红色的浓雾，能闻到一股阴冷腥臭的气味在空气中涌动，四周却仍是漆黑沉寂。

????

胖子说：“瞧见没，看这意思山里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即将来临，要想摸金找明器可得赶紧动手了，晚了咱就撤不出去了。”

????

我也知道可能大事不妙，但为了稳定军心，只好说：“王司令你别危言耸听，咱们的摸金队伍里有军人，有老九，还有山里的幺妹儿，典型的三结合班子，放在哪都好使，有什么局面应付不了？”

????

说话间就听半空里闷雷交作，污血好似雨点般地落了下来。我吃惊不小：“地底竟然下起血雨来了？”孙老九急忙关上窗阁子：“这是九死惊陵甲上的尸血，你们身上带伤的人可千万别沾上。封师古的书上详细记载了棺材山之事，我看看还有没有另外的生门。”说着就在墙角继续翻阅书卷，全神贯注地不再言语了。

????

据说九死惊陵甲是种尸血沤发出来的铜蚀，形状如同珊瑚刺，又像植物根须，埋藏在途中会越长越多，这种植物分泌出的液体近乎尸血，奇毒无比。

????

这阵血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多时便已止歇，只有血雾在岩层种依然凝聚不散。Shirley杨听到声音减弱，向窗缝外望了望，对我说：“看来惊陵甲早已穿透了岩层，正逐渐向棺材山内增生，可能要不来多少年，整个地仙村都会被青铜血蚀吞没了。”

????

我说这种护陵防盗的古术，本来就是条难以控制的祸根，封师古自以为神机妙算，却作茧自缚，即便咱们不来倒斗，地仙村古墓也早晚会被惊陵甲毁了。

????

胖子说：“那这墓里的明器岂不都要糟蹋了？我可提前告诉你们，胖爷我对此事绝不能无动于衷，眼睁睁地袖手旁观那不是咱的做派，我都得给它们搬回去支援咱的伟大事业，争取早点气死安东尼奥尼！”说罢就放开手脚，开始把那些瓷瓶药罐往携行袋里划拉。

????

我刚才已经翻看过了那些瓷瓶，里面并没有我们要找的尸丹，正想告诉胖子别捡这些不相干的，却见孙九爷颓然坐倒在地上，两只眼直勾勾地一动不动，脸色比死人还难看。

????

我正要出言询问，就见孙九爷合上了《观山掘藏录》，脸上的神色黯然已极，长叹了一口气：“天意啊，咱们肯定是奈何不得封师古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孙九爷说：“观山太保擅观星相，真有几分奇诡无方的神机妙算。他留下的《观山指迷赋》，全篇七十二句，但你们看封师古手书的这部《观山掘藏录》中，还有最后一段“血雾入地，群仙出山”，当年的传说果然是真的，现在地底出现血雾，岂不正应了此兆？看来他不是算得不准，而是料事如神，算得太准了。恐怕尸仙随时都会破棺入世。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咱们来得不是时候，谁也阻拦不住了……”

????

孙九爷身为观山封家的最后一个传人，他出于利用摸金校尉寻找古墓、又担心被从路上甩掉的缘故，一直不肯把《观山指迷赋》的真篇全文告知众人，现在已经全伙进入了棺材山，便也不将这套隐晦的暗示谜语放在心上了，谁知最后竟然冒出这么一句，什么是“血雾入地，群

仙出山”？难道封师古这地主头子还想借尸还魂出山夺权不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孙九爷的脑袋里是怎么想的，这事连我都不相信，他也是常年和古物打交到的老元良了，为何如此信邪？

????

Shirley杨将我拽在一旁说：“孙教授常年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他虽然没疯，但常会有些神经质的反应，你们别再刺激他了。”我说：“冤枉了，我哪有本事刺激他？他刺激我还差不多。你看他是不是脑子里的保险丝烧断了？净说些不着四六的话来，棺材峡一带的崇山峻岭是什么形势咱们都亲眼见识了，即便是天崩地裂，地仙村古墓也决不可能重见天日，碎石落下来将它埋也埋没了，墓中的古尸又怎么会自己爬出山去？”

????

Shirley杨说：“要说地仙真有未卜先知的法子，我同样不肯相信。但我看封师古确实精于推算，他对棺材山里的地形地势了如指掌，也许这山里真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

我明白了Shirley杨的言外之意，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存在一定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大多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但冥冥中真正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却从不由人计较，所以才说“人有千算，老天爷只有一算”。而地仙封师古那套所谓的仙算，应该是介于天、人之间，他究竟能推算到什么程度，我们眼下根本就没办法判断，至少他算准了九死惊陵甲会穿山入地，从而使地仙村古墓中出现血雾，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所以很难断言封师古的尸体最后是否会离开墓穴棺椁出山。

????

我对Shirley杨说：“这座棺材山是尸脉凶穴，相比地仙墓里的尸体都有尸毒，要是它真能出山，必定为祸不小。咱们只好先下手为强，不论能不能找到古尸真丹，都得想办法给它来个开棺毁尸，永绝后患。”

????

这时我们身上的射灯电池即将耗尽，灯光渐渐暗淡下来，虽然还有些备用电池，可还不知要在地底古墓中停留多久，不得不尽量节省使用。孙九爷说：“点蜡烛吧，手电、射灯最好留在必要之时再用。”

????

观山太保精于烟幻、雾化之术，多是唐五代时流传的邪术，可以通

过焚烧蛇、鼯、猫、狐一类的尸体制造幻象。我看附近没有尸烛迷香，就让胖子取出半截蜡烛头，这都是进山前在幺妹儿的杂货店中购得，拿到桌上点了一支照明。

????

我借着烛光，仔细看《观山掘藏录》中关于地仙村和棺材山的记载，思量着要找条捷径进入地仙藏尸的墓穴，其余几人也各自翻找楼中的诸般事物。我正看得出神，孙九爷突然叫声糟糕，呼地一口吹熄了蜡烛，藏骨楼中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

第四十七章 忌火

古墓乃幽冥之地，蜡烛则是命脉的象征，常言说不是厉鬼不吹灯，摸金校尉是最忌讳吹灯之事，蜡烛一灭，房间里立刻变得伸手不见五指。胖子勃然大怒，一拍登山头盔，他那盏关掉的战术射灯顿时亮了起来，随即抬手揪住孙九爷喝道：“孙老九你活腻了，敢吹胖爷的灯？出门也不打听打听——上次吹灭胖爷蜡烛的粽子是什么下场！”

孙九爷一脸神经质的表情说：“王胖子你才活腻了，地仙村里不能点蜡烛！”

我拦住胖子，对孙九爷说：“先前不是你让点蜡烛吗？怎么又突然变卦吹灭了命灯，你到底心在哪里？意在何方？”孙九爷先是摇了摇头，又马上点了点头，他说：“点蜡烛是我的主意，但我今天心里太急，像是被猪油蒙了脑子，始终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自从进了这座棺材山，我就感到周围有些地方不对劲，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但我却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直到刚才点了蜡烛，才猛然想了起来。”

Shirley杨问道：“孙教授，您指的反常之处是……灯烛？”孙九爷点头道：“没错，看来杨小姐你也留意到了，棺材山中地仙村的布置格局，处处都与清溪古镇一致，每处房舍宅院和人间无异，但还是有一个很隐秘的区别，这里所有的宅院中，都没有蜡烛和灯台、灯油，甚至厨灶中也没有柴火。”

我没能立刻领会孙九爷言下之意，奇道：“地仙村有阴阳两层，阳宅里没有火烛灯盏，这说明什么？难不成那伙观山太保都是耗子成精变来的人——地底下越黑看的越清楚？”

孙九爷说：“虽然没有灯烛，但在藏骨楼和各处宅院里，都备有一种阳髓灯筒。阳髓是种可以发光的矿石，当年的人们应该是使用矿物光源来照明。听祖上传下来的说法，在青溪古镇是从来没有用阳髓取亮的习俗的，很可能地仙村里有某种禁忌，在棺材上里不能点蜡烛。”

Shirley杨说：“封师古留下的几幅图画中，有一副称作《秉烛夜行图》，图中所绘的情形是许多人点着灯烛进入古墓，如果棺材上里有禁火忌烛之事，那些人为什么要在墓穴里点蜡烛？”

我听到此处，心中一沉，隐隐觉得当年藏在地仙村里的人们，所点灯炬皆为冥烛，那是一种殉葬者捧烛而死的旧俗，而他们正是全部去墓中殉葬的，进墓之后又是怎么死的？

孙九爷让我们将《秉烛夜行图》取出来，他再次看了看，更是确信无疑：“你们看看，图中画得很清楚，进入墓穴的这些殉葬者，凡是走在地下石阶的人，手中才有点燃的蜡烛和火把；而在高处墓门前的人们，所持灯烛都是熄灭的。”

我问孙九爷：“就算是棺材上中里确实有不动火烛的风俗，却不知点了蜡烛会出什么事情。我看附近也没有反常之处，咱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我和胖子对此不以为然，对他说：“有什么麻烦也都是你惹出来的，再说现在面临的麻烦还小吗？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除死无大事，咱们这伙是专做摸金倒斗事业的，点跟蜡烛算什么大事？”

Shirley杨说：“老胡，你别掉以轻心，先让孙教授把话说完。如果点了蜡烛，棺材山里究竟会发生什么？”

孙九爷说：“地仙村的格局形如无火灯台，我稍微懂些上古的风水，这应该是个忌火的布局。”

我平生所学皆出自摸金校尉的十六字风水，是一门以古风水为筋骨，融合江西形势宗秘术为血肉的青乌风水；而观山太保的观山之术，其根源则是出自棺材峡悬棺中的甲骨，是古风水术的一支，虽然与青乌风水出自一脉，却也存在不少差别，所以我并不太懂忌火之说，只是看《棺山相宅图》中的地仙村轮廓，确实正如一盏无火铜灯。

只听孙九爷说：“风水上的事情只是其一。其二，地仙村与明末青溪古镇格局相似，封氏蒙受皇恩发迹是在明代初期，历大明一朝两百余年，不断扩建祖宅，所以说青溪古镇的形势根基，都是从那一时期所定，后世经历清朝、民国，直到解放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以前从没有仔细想过青溪镇为什么要做成忌火灭烛的格局，或者说根本就没想到那一层，要是往深处琢磨，这肯定是与永乐年间观山封家设计毁掉发丘印、摸金符之事有关。”

相传后汉年间，曹操为求取军饷，曾举兵盗发梁孝王之墓，当时还没有发明炸药，而梁孝王的陵寝深藏石山腹中，以当时的器械和手段，即便有数万兵马也难轻易发掘这种巨型山陵，所以曹操就特意从民间网罗了一批精通倒斗秘术的人，将他们收入军中，设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之职。

古代军事编制的称谓与现代相似，现代军队的军衔有将、校、尉、士，其中每一级又分少、中、上、大，例如少将、中将、上将。在古代，将属于高级军官，校尉则属于中级军官，曹操手下的盗墓部队，为

首的是发丘中郎将，又称天官，其下有摸金校尉，并配以符印作为信物，所以才留下了发丘印、摸金符。汉末的乱世结束后，发丘印摸金之輩流入民间，不再做官盗的勾当，专一地倒斗取财，以济世间穷苦之人。

中国人自古就注重名分，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发丘、摸金这套官家的名号沿用了几千年，那枚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的发丘印，以及穿山摸金的古符，都是代代相传的信物凭证，共有九付一印。

由于摸金校尉倒斗之术出自《周易》。《周易》又为群经之祖，擅长以“望”字诀辨识天星地脉，是倒斗行里最重传统的一支，故此民间历来都有七十二行摸金为王之说。摸金校尉之魁首为发丘天官，但到了明朝永乐年间，皇室为求皇陵稳固，由观山太保设下诡计，毁了发丘印和六枚摸金符。

也许是天道有容，不该摸金倒斗的手艺从此断绝，最后仍是三枚摸金符下落不明。有道是，一日纵敌，万世之患，观山封家担心此事败露出来，早晚会有摸金校尉卷土重来大肆报复，特别是封氏祖坟都埋在棺材峡，所以思量起来，时时都是寝食难安，但这件事最终并没有走露风声，后来也就逐渐放心了。

孙九爷说，现在想来，观山太保最忌惮的始终是摸金校尉，地仙村的建筑布局暗合九宫八门之理，其轮廓又有忌火之像，在观山风水中，忌火之地不能点烛，点了蜡烛生门也要变作死门，这不正是专门对付摸金校尉的吗？

我对孙九爷说：“我看您是有点过度敏感草木皆兵了，摸金校尉与观山封家过去有什么恩怨，那早都是历史的尘埃了，没必要再去掰扯旧账，仅仅是我们和你之间的这笔账就已经算不清了。现在咱们别想多余的，还是先想法子把地仙封师古从棺材山理挖出来才是正事。”

孙九爷见我不信，只好说：“但愿是我多虑了。你们先看看地图找出行动路线了，我再翻翻这本《观山掘藏录》，这里面的棺材山一篇中，详细记载着地仙村里的大小事情，说不定还能找到些什么。”

我也正有此意，便接着去看封师古留下的图画典籍。深埋地底的棺材山是条尸脉，这种地脉只在最古老的风水传说中才会存在，而青乌风水对群龙无首的尸脉则是有名无解，很难说地仙借尸身脱炼形化之事是真是假。但是我和Shirley杨商议地仙墓中的事情，都觉得封师古谋算深远，他做出的事情鬼神难测，对于群仙出山之言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决不能让这墓中的古尸重见天日，否则肯定要出大乱子。

正说这话，就听守在窗外的幺妹儿忽道：“院子里好像有啥子东西在动……”此时半空中血雾弥漫，但山里仍然是漆黑莫辨，远处有什么动静只能以耳音去听。我走到窗阁子侧耳一听，果然有些异动，声音密集纷杂，只不过并不是在院子里，而是出自地仙村外的棺材峭壁附近，好似滚滚潮水，正向着藏骨楼这边涌动而来。

其余几人也都觉得奇怪，棺材山里没半个活人，怎会突然出现这种动静？听上去数量不小，而且也不是九死惊陵甲那种铜蚀蠕动摩擦的声音。虽然来源不明，却肯定是来者不善，有些很可怕的东西要涌进地仙村了。

孙九爷听得清楚，忽然匆匆把书卷向前翻了两页，猛地从地上站起身来，失声叫到：“咱们得赶快找地方躲起来，这声音……肯定是《观山掘藏录》中提到的棺材虫！”

这座棺材山尽得造化之奇异，山里这条盘古脉形如尸体，就像那些酷似卧佛的山丘一样，但没有脑袋平躺在棺材里，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断首的凶地，可实际上又是条凶中藏吉的奇脉。

奇就奇在这里的土层中有暗泉流动，泉水腥臭如同尸血。在倒斗这一行里，把棺中流出清水的现象，称为棺材涌，坟中有泉更是藏风聚水的宝地，所以说棺材山是个奇绝的所在，它与真正的棺材一模一样，既然有浑浊似血的棺材涌，那么在棺壁间有棺材虫出现也是理所当然。

棺材虫又称蜚虫，是棺木椁壁间生长的蛆虫变化而来，色如松皮，身具肉翅，生有七对螯牙，专愿意啃噬腐朽，其小者如米粒，但是最大的，可以生长到七八岁孩童的手掌大小，倒斗的人大多见过此物。但在那些寻常的古墓里，即便是一墓多尸，棺椁的数量也比较有限，所以即使出现棺材虫，也从来不会太多。

可以《观山掘藏录》的记载中，棺材山石壁上有天然生就的纹理图案，近似攀龙栖凤的古朴纹饰，这些岩隙里面藏纳了许多木质悬棺，满坑满谷的尽是丝藤、泥苔、朽木、尸骸，其中寄生着许多啃噬泥苔碎木的棺材虫。由于数量极多，当年的观山太保也难以将之尽数剿除，所幸它们不离山壁悬棺，与地仙村古墓无碍。

但今天大概不是黄道吉日，棺材山里出现了种种反常的异象，四周的九死惊陵甲穿破岩层直迫棺壁，将藏在岩缝里的棺材尽数逼了出来。此刻听楼外全是蜚虫爬动之声，就知是有成千上万的棺材虫，从四面八方涌进地仙村里来了。

孙九爷催命般地说：“棺材虫不像乌羊王地宫里的那些尸虫，被它们啃了连骨头渣子也剩不下，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避。我知道你们都是胆大心狠不把生死放在眼里的人，可么妹儿这丫头是不相干的，别连累她跟着一起送命。”

胖子冷哼了一声说：“老胡你听听他这话，说得太感人了，看来咱们先前全误会了，原来孙九爷他也有一颗红亮的心呀。”

这时我虽知道事态紧急万分，被成千上万的棺材虫堵到屋里就只有死路一条，可是一步不着，步步难着，贸然行动的结果只会使处境更糟，于是我嘴上对胖子说：“单凭孙九爷刚才那番话，我也差点将他当做自己的同志了。”心中却在想：“地仙村里各处房舍都与寻常人家一样，并非铁壁无间，哪里有什么可以让人藏身避祸的所在？”

孙九爷没理会我和胖子的挖苦，匆匆把封师古手书的几本册子塞进包里，指着楼下说：“地仙村下面有阴宅……这座藏骨楼的下方肯定是个墓室、咱们躲进地底，不仅能避开棺材虫，还可以顺着墓道去找地仙墓，否则被困在楼中怎么得了？”

Shirley杨拦住孙九爷说：“墓道里更危险，我先前看到地仙村阴宅的墓墙中多有缝隙，棺材虫无孔不入，未必挡得住它们。”

我听Shirley杨这话很有道理，棺材山中的阴宅纵横相连，一处处不同朝代的古墓叠压在地下，每座墓室的结构和建筑材料各不相同，导致墓道间存有缝隙漏洞，倘若大批棺材虫铺天盖地而至，在狭窄封闭的墓室中实是难以应付。

耳听远处虫足爬行之声渐渐逼近，愈发使人心中发慌。我沉住气想了想，那幅《棺山相宅图》中详细描绘着棺材山各处地形，在地仙墓入口处，绘有几道金属圆环围绕的标记，虽然在图中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名堂，但既是位于墓穴入口，古时又有天圆地方的概念，圆为生、方为死，在卦图中圆弧含“生”意。按理推想这几道圆环应为墓前断中、防盗之物，退入其中或许能够躲避棺材虫的袭击，这样做也属以退为进之计，总好过困守孤楼独宅。

这时顾不上地仙村里是否真有忌火的旧例，我立刻招呼胖子等人一齐动手，抡开铲子拆了几张木案木椅，又扯碎了些布条裹在上面，要点燃了当做火把驱虫。

孙九爷见状急得嗓子都哑了，扯住我的胳膊声嘶力竭地说：“不能点火，地仙村各处宅院里的焚全是老殍树，火头一起，非把地层里的九死惊陵甲引出来不可。”

第四十八章 隐藏在古画中的幽灵

孙九爷翻看《观山掘藏录》，从中得知棺材山里全部的建筑，都是以老殇作为原料，这与地仙村阴阳两宅的风水布局有关。

老殇树是种凶树，冬天冷、夏天热，如做棺槨，装殓的死人在地下都不得安宁，多生长在深山穷谷之处，但木中含有阴腐之气，阴阳两相的湿元宅里离不开此物。风师古为了使棺材山里的盘古神脉恢复原状，就特意令人大量砍伐殇木，仿照古镇原形建造阳宅。

地仙村虽然看似阳宅，但若是在风水之道中细究起来，却属于影宅，以前死人送葬，常有白纸扎成牛马车轿和仆从，也有白纸扎裱的楼房宫殿，都是要烧化了供死人在阴间受用的冥物，造在地底的这处村庄也有文章，专为给殉葬者的亡灵居住，又因鬼不见地，幽灵没有血肉形体，故称影宅。

地仙村里之所以忌火避烛，正是由于棺材山外面埋着九死惊陵甲，这种极其恐怖的惊陵甲有抱阴趋阳之性，如果山中阳气太重，周遭密如虫茧的青铜血烛，就会穿壁入山。明朝末年的观山太保以老殇树作为建筑材料，就是为了不使那那些自行增殖的惊陵甲接近山中地脉。

此刻顾不得细说，但孙九爷所言之意，我很快就听明白了八九分，棺材山里的种种异常征兆，都预示着山里将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剧变。究其根由，恐怕还是我们进入地仙村才引起的，要说烛火龙气，刚刚点燃了区区一支蜡烛也许算不得什么，最要命的是没有将归墟古镜妥善收藏起来。铜镜、铜符都是经过南海龙火淬炼锻造，古镜中的龙气虽然快要消失了，可毕竟是龙火之气，终于还是引得惊陵甲钻进山壁，并且先把峭壁岩缝里的大批棺材虫驱赶了出来。

Shirley杨说：“没有火焰必定被棺材虫围住了无法脱身，地仙村虽然忌火，但在地下阴宅的墓道里藏有火弩销器，墓穴里应当可以点火防身，咱们赶快拿上火把避入墓中才是。”

众人齐声称是，将观山藏骨楼中的能引火的物事都拿了，随后立刻冲到楼下寻找阴宅的入口。阴阳两宅的通道，每处都不一样，在炮神庙中是在神龛附近，民居里有在灶下的，也有在床底的，都按八宅明镜之理藏设。先前见过几处，我既然窥破了其中的奥秘，那八宅明镜自然难不住摸金校秘术，很快九率领众人在封氏祖先堂里，找到了墓道。

Shirley杨和幺妹点起两根火把来，棺材山虽然深埋地底，却是条群

龙相缠的奇脉，幕墙上有些许缝隙，如果有空气流通，虽然会感觉呼吸不畅，火光也随之暗淡，但只要火烛不熄灭，就还不至于要戴防毒面具。我不敢大意，提醒众人将防毒面具的携形带挂在胸前，以备随时使用。

地仙村阴阳两宅相通叠，上边是房舍，底下是墓室，不过各不相同，规模有大有小，却皆是大贵族和一些高人隐士的墓葬。在这连成一片的古墓博物馆中，各类罕见罕闻的棺槨鼎器、古尸珠玉，历代幽冥之物，无所不藏，都成了地仙村盘古风水的一部分。

位于藏骨楼下的墓室，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槨室主要为铜木结构，四面墓墙都是漆黑的乌木，墓室里堆了许多的竹筒，更有不少剑戈盾甲之类的古老兵器，多已经锈蚀了没有办法再用。当中设有一具保存完整的燎炉伏虎青铜槨，也就是把铜槨藏在烧汞的燎炉之中，只有两端的伏虎兽头显露在外边，黑沉沉的汞炉里装满了水银，如果盗墓者拆破炉壁，墓室中就会有水银涌出伤人，并不稀奇。

我在火把的光芒中四下里一张，见这座春秋战国的古墓并不坚固，墓室的年代太久了，木料多已残破腐朽，不能在此久留，赶紧招呼胖子一同去撬开墓门，以便让大伙夺路出去。谁知幕墙上的乌木虽然腐烂枯朽，却十分厚实，只好竭尽全力用工兵铲一层层抛挖。

正在心急似火、挥汗如雨之际，就听身后的Shirley杨等人叫声“不好”，忙回头去看，只见墓壁缝隙间好似浊流涌动，无数棺材虫源源不断地从墙中爬了出来。这古墓里的棺材虫非同寻常，在乡下也有一种被称为棺材虫的奇怪小虫，身上分泌酸液，爬到哪烂到哪，而坟地里的棺材虫则更厉害，被其咬到皮肉，就会立即引起高度溃烂，先是麻痒难挡，随后流血流脓，能一直烂到骨头。

孙教授爷抄起一根火把，接在Shirley杨手中的火把上点燃了，再加幺妹儿的一根，三支火把流星般往来挥舞，将涌到跟前的棺材虫驱退开来，这些火把都绑了几根绷带和布头，再倒上些引火的压缩燃料，能够燃烧的时间并不算短。奈何古墓中阴暗极重，火头不旺，有些棺材虫没头没脑地也不知畏火，都被三人用火把戳在地上烧死，随着被烧死的虫子越来越多，便有一股股浓烈的焦臭传出。

这战国古墓的槨室乃是以粗大的方木堆砌，巨木被从原址牵动后，已生出腐虫、败蛆，平时都藏在缝隙间潜伏不动，此刻被钻出来的棺材虫惊动了，也纷纷蠕动着笨拙的身躯，从墓墙的窟窿缝隙间逃了出来。

那些木槨中所生的败蛆，有些已借着墓中阴气起生出变异，人指粗

细的怪蛆竟会吱吱尖叫，被棺材虫咬住后发出拼命挣扎的声音，如同婴儿泣血啼哭，在这漆黑阴冷的古墓中听来，足以使人心惊肉跳，几欲发狂，握着工兵铲和火把的手都有些发颤了。

眼见再也支撑不住了，多亏了Shirley杨急中生智，从我背上拔出封师古那口宝剑，抢出两步，抬剑刺入燎炉伏虎椁的兽嘴中，触发了炉中机关，顿时有一股股汞水顺势而出，将棺椁附近成群的棺材虫和败蛆全部吞没。

这口宝剑应该是当年棺山遇仙时，封师古用来刺死乌羊王的利刃，我从观山藏骨楼中带了这柄剑出来，本是有意要用其对付地仙封师古，却被Shirley杨拿来插进了伏虎椁中，此时已遭水银所侵无法取回来。

我也知事急难权，暂时没办法万全之计，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墓室里汞气弥漫，火焰也变得更加微弱，蜂拥而来的棺材虫却是惧怕贡毒，潮水般的退散逃离。众人罩上防毒面具，一齐动手搬开挡住墓门的朽木，又撬开残缺不全的铜门，先后奔入墓道。

各个相对独立的墓穴间，都有相同的墓道相互贯通，纵横交错犹如街巷，砖墙还算比较坚固完整，不似墓室中那般阴气沉重，手中火把上的火焰再次正常燃烧起来，众人辨明了方位，就趁着还未有大量棺材虫钻进来的时机，迅速通过墓道向地仙墓所在之处而行。

棺材山中的盘古尸脉，形如无头古尸仰卧，地仙村依着山势建在古尸胸前，陷入深壑的地仙墓，则是位于盘古脉的腹部，墓道曲折交错，周围的墓室墓坑一个挨着一个，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

众人火烧火燎的跑了好一阵子，仍然不见地仙墓的踪影，胖子不禁嘀咕起来：“老胡，你是不是领错道了？怎么跑了这么半天都不到头呢？咱的原则可一直都是吹牛不吹浅的，走路不走远的……”

幺妹也快坚持不住了，问我这条路还有多远，我只好拿以前Shirley杨那逗来的一句话支应说：“你们可千万别泄气呀，别问路有多远，而是问问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和勇气走完这条路，无论路有多远。”

胖子说：“歇菜吧，别忘了地球是圆的，不问路只管往前瞎走，那不成瓜娃子了？”

这当口，我心中也是没底，便对众人坦言相告：“这墓道里漆黑曲折，说实话我都有点发蒙了，看指南针的指向，咱们大致的方向肯定没错，但也备不住走过了。”

众人稍一商议，决定先看看《观山相宅图》，确认一下处在什么位

置，否则在古墓里绕来绕去不是道理。于是多点了两支火把，在墓道中清出一小块安全区域来，从背包里取出那几卷古画，一幅幅地展开，想从中找出绘有地仙村阴宅的图画来。

我见第一幅翻开的是《观山遇仙图》，就随手递给了胖子让他收起来，刚把第二卷古画展开，却是那幅描绘入墓殉葬情形的《秉烛夜行图》。我心中愈发焦躁了，地仙亲手所绘的几幅破图，纸张装裱全都一模一样，卷起来后根本无从区分，正待再取出第三幅古画出来，竟发现这张《秉烛夜行图》与我先前在藏骨楼中看过的不同了。

我记得十分清楚，原来的《秉烛夜行图》中，是许多人点着灯笼火把，走进一个地层中埋着玉璧、铜器的山洞，而现在眼前这幅古画，却多了一些东西。在那些祭山的器皿中，出现了许多模糊的黑影，细看起来竟像是一个个狰狞凶恶的幽灵，又似乎是阴曹地府中的厉鬼，在幽冥之中注视着进入古墓里殉葬之人的鲜活生命，教人一看之下，顿生不寒而栗之感。

Shirley杨和孙九爷等人，也都不记得《秉烛夜行图》中曾有此情形，应该不可能拿错了，难道是进了古墓阴宅里，画中就自行显出异象？

Shirley杨晃了晃手中所持的火把，《秉烛夜行图》里的鬼影也随着忽隐忽现，众人这才醒悟：“古画里曾用墨鱼鳍笔描绘过，这些幽灵鬼影只有在火光下才会显形。”

孙九爷倒吸了一口冷气：“哪里是什么仙宅？简直是鬼窟地狱，在地仙墓里肯定有些可惊可怖之物，只是……封师古为什么要把这个信息藏在画中？这是否在暗示着什么秘密？地仙村里的人早都死光了，他这么做又是留给谁看的？”

第四十九章 秉烛夜行

众人看到《秉烛夜行图》中有异象浮现，心里无不又惊又疑。孙教授所言果然不错，但往深处一想，棺材山里虽有忌火之例，可明朝末年，仍然是主要依赖灯烛火把在黑暗中取亮照明。地仙亲自描绘的几幅画卷，一直悬挂在漆黑的地下楼阁中，外人不明就里，自然会掌灯观看，想必是故意留给日后有机缘进山之人所看。

历朝代历的盗墓贼里很少使用矿物光源，虽然传说古时也有人曾经用过夜光明珠盗墓，但夜光珠极其珍贵罕见，等闲也难得一见，而且不能探测地下空气质量和防身，所以仅仅是盗墓者中的特例，从未在官盗、散盗中普遍流传，探地掘墓都离不开火烛。

地仙封师古把《观山指迷赋》留给封氏后人，留了条十二年一现的暗道。让他们以后有机会进入古墓，这也是大违常理之举，多半因为封师古心知肚明，知道普天下从无不发之冢，世间没有任何一座陵墓是永远坚固永守秘密的。即使不是被倒斗之辈盗掘了，随着山川河流沧海桑田的变化，也早早晚晚要遭到破坏。

封师古如此布置，其心机之深实是令人心底生寒，这座地仙古墓的玄机不是“藏”，而是一个“出”字，在有外人进入棺材山之时，就是地仙出山之际。不仅封氏后人孙教授，甚至连我们这伙摸金校尉，也全是被其掌控利用的“棋子”，九死一生地进入古墓，只不过是来为地仙封师古接宣引圣。明知进到尸脉肚腹中的冥殿里，必定会遭遇不测，可惜势所迫，我们不得不同先前那些殉葬者一样，一步步走向深渊，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清楚这极有可能是一条有去无回的绝路。

这时只听墓道远处咬噬朽木般的声响渐渐逼近，难以计数的棺材虫在进入地仙村后四处乱钻，追逐着阴腐之气而动，古墓中多有铜棺铁槨，无隙可入，但有些漆木棺槨，就不免被它们连棺带尸一并啃碎。

我们这伙人在乌羊王地宫中沾染了不少阴晦的尸气，孙九爷的状况更为严重，我至今没搞清楚他是死人还是活人，甚至怀疑他随时都会“尸变”，所以我们此刻都成了吸引附近棺材虫的活动目标。

其实尸虫和棺材虫等物虽然可怕，也不见得就没办法抵挡，眼下最恐怖最教人头疼的还要数九死惊陵甲，一旦它冲破棺材山的山壁，势必将把地仙村和无头尸脉搅个粉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届时不论是阴宅中的古尸，还是古墓中的活人，都将玉石俱焚。

我盯着《观山相宅图》看了一阵，脑中接连转过几个念头，都没有良策可以脱身，如今不能怪阶级斗争的形势太复杂，只能怪自己的思想太麻痹了。

Shirley杨提醒我说：“咱们的火把快用完了，不能在到处都有缝隙的阴宅里过多耽搁。”

我咬了咬后槽牙，心想这回不豁出去是不行了，大不了拼个同归于尽，有了精神准备，心里反倒踏实了许多，就对众人说：“棺材山中的地仙村与其下方的古墓群，无不贯穿相联，只有尸形山腹部的地仙墓相对独立，从图上来看，咱们距离地仙墓已经不远了，还是按照先前的计划，不管里面有什么，咱们都得冒险进入墓室，想办法把封师古的尸体找出来，烧化了以绝后患。”

孙九爷有些精神恍惚，封师古传下来的《观山指迷赋》，仿佛是勾人魂魄的迷咒，把封师古和他的后人蒙蔽了几百年，如今才隐隐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他现在便不主张再进地仙墓，又后悔当初没有计划周全，早就应该从外边直接用炸药崩了此山。

胖子骂道：“别他妈再发春秋大梦了，想把棺材峡这么多高山炸平了，得需要多少军用级别的高爆炸药？你个臭知识分子上哪搞去？”当即伸手将蹲在地上的孙九爷拽了起来，一边拖着他向墓道前边走，一边对他说：“加强纪律性，倒斗无不胜，明不明白？孙老九你听胖爷和老胡的最高指示肯定没错，赶紧给我走。”

我也招一招手，叫上Shirley杨和幺妹儿，众人晃动手中火把，沿着墓道径直向前，参照图中方位，转过一座铁绳悬棺的北宋墓穴，就已到了地仙村阴宅的边缘，至此我们手中只剩下三支还未熄灭的火把。

在我的携行袋里，尚且留有一罐火油燃料，足可以增加火势驱散从四面涌来的棺材虫，但我对归墟古镜能否镇住地仙封师古心存疑虑，还指望留下这火油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所以绝不肯轻易使用，只好横下心来硬闯过去。

于是我带着众人，一同推开暗道出口的残破石门，以火把开路，合身扑了出去。没想到村后的情形却很出人意料，成千上万被铜蚀惊动出来的棺材虫，并没有爬至尸形山的腹部，这里仍然保持着幽冥寂静的诡异气氛。

我定了定神，见村外山坡上有座巨碑，碑上镌着“地仙墓根星殿”六字，并刻有精美的星宫纹饰，碑面有石雕的灵兽相驮。我想看清楚前边的情况，便攀上碑顶，在远处放眼看向四周。

只见尸形山腹部有几条圆弧形浅沟，每隔着十几步，便有一尊魁梧高大的独脚铜人，铜人赤身裸体，形貌七分活像鬼，三分才像人。它们的面貌惶怒可畏，怒目圆睁，口中不断涌出阳燧，流淌在沟中石槽里，犹如一条条暗红色的血河缠绕循环，把从四周爬过来的棺材虫全部阻在了外边。阳燧虽然属于冰冷的矿物质，自身并没有热量，却足以使惧怕光线的棺材虫不敢越雷池半步。

位于数条环形阳燧河流当中的山体上，陷着一条山缝形成的深壑，壁上嵌着栈道，两侧建有几座凌空横跨的牌楼，飞檐斗柱，高低错落，看起来显得气象不凡。《秉烛夜行图》中描绘的地仙墓理应就在这条深壑的底部。

我回到石碑底下，招呼众人纵身跳过阳燧涌动的石槽。大伙暂时摆脱了身后穷追不舍的棺材虫，心中稍稍安稳了一些，可走到牌楼前向盘古尸脉的深壑中一张，见里面漆黑莫辨，寂静诡异，又都有种刚离虎穴，复入狼窝的不祥之感。

幺妹儿虽然胆大过人，但她这几天所见所遇，尽是从死边过的惊骇骇异之事，免不了有些六神无主。而且地仙把活人骗入墓中殉葬的传说，在青溪镇自古流传，她望着壁上青石栈道，就像是一条条青蟒蜿蜒着钻向洞窟深处，更是心里发慌。

我只好给她吃点宽心丸，一边熄掉火把，给战术射灯更换最后的备用电池，一边告诉她地仙封师古想出山度人的传说，是非常不靠谱的。这人死了多年，尸体非僵即腐，最多是个木乃伊，哪里成得了仙家？我这辈子走南闯北，进过不少古墓，从没见过哪座陵墓里有什么尸仙；退一万步说，封师古这老地主头子就算真诈了尸想出山害人，它也绝不会得逞，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是肯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幺妹儿点了点头，表示虽然紧张过度，但还能跟着队伍走。胖子说：“你们尽可放心，我看要死也是孙九爷这个观山封家的孝子贤孙先归位，到时候也得拉上墓穴里全伙的观山太保给咱们垫背，不把他们这事给搅和黄了不算完。”

孙九爷无奈地摇了摇头：“都到这时候了你们怎么还顾着逞口舌之快？”他又对我说：“你也别拣大的吹了，是不是还留着一些火油准备焚烧墓中古尸？到时候可别看见满室明器就舍不得动手，千万不能犹豫手软，墓中尸仙如果真的逃出棺材山，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正想说：“事完全不用嘱咐，我自然知道轻重缓急的利害关系。”却忽听头顶上空的岩层里发出一阵阵裂帛般的声音，裂帛声连绵不

绝，震得人耳底都是疼的。

众人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但一来地底暗无天日，二来半空猩红色的雾气弥漫，根本看不到岩层中的情形。幺妹儿奇闻道：“这山要塌了？”Shirley说：“不是，棺材山是口没盖的石棺，好像是埋在山壳里的九死惊陵甲快要脱落下来了。”

虽然近千年来从没有盗墓者遇到过九死惊陵甲，但是对于此物的犀利之处却也曾有耳闻。这种混合着青铜与血肉生长的地下植物，绝不是三五个人就能应付的。铜蚀血甲在岩层中挣扎蠕动的响声，在我们耳中听来，就如同是死神的咆哮，每听到半空中有一阵裂帛声发出，就恰似泼在自己身上一盆冷水，不由得心惊肉跳，寒意陡增。

我们担心惊陵甲会随时从浓雾中出现，不敢在尸形山的表面过多停留，匆匆把孙教授和幺妹儿裹在中间，踏着嵌壁的石阶向下走去。

棧星殿上方是两壁相峙的一条深壑，十分狭窄陡峭，两侧古壁刀砍斧剁般齐整，在射灯的光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地层中条条岩脉起伏，但离在近处观看，泥土中也尽是参差凹凸之处。那些地方埋有许多形状奇异的玉璧，玉色古老，有的殷红，有的苍郁，都不是近代之物，大多都已残破不全了，按照《观山掘藏传》里的记载，这些玉器全是巫邪文化时期，埋藏在棺材山里献祭之物。

我想起先前在画卷中看到的场面，那些殉葬者入墓时正是经由这条道路。在埋有玉器的墙壁里，藏着许多幽灵般的鬼影，但身临此境，却并未见到《秉烛夜行图》中描绘的情形。其余的人肯定也有这个念头，人人都觉背后冷飕飕的，好像在后头有恶鬼悄然跟随，不时回头查看，越向深处走，这种不安感觉便越强烈。

Shirley杨突然想起什么，她对我说：“在那幅《秉烛夜行图》中，所有的人都拿着灯笼火把，而且咱们也是点了火烛才得以见到隐藏在画中的黑影，也许这是在暗示——在棧星殿前要凭借火光才能见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直觉也告诉我，在盘古脉的岩土层中，确实埋藏着某种东西，很可能就是画卷中描绘的那些“幽灵”，由于不知道它的真正面目到底是什么？难以辨别吉凶，我们再继续向深处行走的话，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经Shirley杨这么一说，我便打算点支蜡烛看个究竟。

反正点灯上亮子都是摸金校尉常做的举动，既然置身在山腹之中，更没什么顾虑牵挂，我当下摸出半截蜡烛，就在手里点了起来，用手掌拢住火苗，一边放慢脚步踩着石阶继续往下走，一边捧着蜡烛去照身边

的岩壁。

烛光照在壁上，将一块块残缺的玉器映得沁色欲滴，比在战术射灯惨亮的光束下看来，更加瑰丽神秘。胖子看得入眼，顿时贪心大起，忍不住伸手去摸，要要抠它几块下来当做纪念品。

孙九爷担心胖子旁生枝节，怎奈先前已经苦劝过多次，结果均是被胖子强词夺理地搪塞过去，这时只得换了种方式，伸手阻拦说：“这些作为祭品的玉器邪得很，王胖子你可别一时动了贪念，就毛手毛脚地乱动这些东西，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啊！”

胖子满脸无辜地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胖爷我凿它几块下来回家认真研究研究，看看这些玉器究竟邪在哪里，难道这些算得上是私心？”

孙九爷碰上胖子这号肉烂嘴不烂的人，即使真是有道理也绝难讲通。我看就此时孙九爷有意让我出面强调强调“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原则，便扭头装做没看见，只顾着集中注意力去观察烛光映照下的石壁，但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

我又向下行了几步，却听身后争执不休的胖子和孙九爷突然同时静了下来，我同走在前边的Shirley杨、幺妹儿三人赶紧停下脚步，回头去看身后的情况，只见胖子和孙九爷都怔在当场，一动不动地盯着岩层观看。

我拔足返回石阶高处，往他们二人注目处看了一眼，原来胖子用工兵铲敲砸嵌在墙内的玉璧，落铲处土石掉落，使里面的东西暴露了出来。浮土内都是整件的古玉，叠压堆砌为墙，玉墙里似乎有一个鬼影般的模糊轮廓。我举着蜡烛凑近看时，那模模糊糊地鬼影骤然变得清晰起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它仿佛有形无质，竟然能够在墙壁里移动，烛光灯影的恍惚之际，那黑影忽地抬手挪足向前爬动，作势要从墙壁中扑出。只觉一股阴风迎面吹至，我手中所捧的蜡烛火苗晃了两晃，摇曳飘忽中眼看着就要熄灭。

第五十章 棧星門

我察覺到一陣陰風撲面而至，急忙用手攏住將要熄滅的燭火。燭光雖然被遮住，但登山頭盔上的戰術射燈依然亮着，光速一晃動之際，我和胖子、孫九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這一眼，看得人頭髮根“刷”的一下都豎了起來。周身十万八千多个汗毛孔，无一无冒冷汗。

就在那片殘玉疊壓的峭壁上，有個黑漆漆、仿佛鬼影般的东西正要爬出牆外，又覺眼前一花，連讓人眨眼的工夫都沒有，玉牆中的幽靈便已到了眼前。我見到一張五官扭曲的漆黑面孔掙扎而出，冷森森凸顯現在三人面前。

我心知不妙，也管不了手中的蠟燭了，趕緊側頭閃避，嵌在絕壁上的棧道非常狹窄陡峭，使人動作幅度不能過大，否則就會一頭栽入深壑，或是將擠在身邊的同伴撞倒，所以我雖是向旁閃身躲避，也只剛剛避開突然從玉牆中撲出的幽靈。

戰術射燈的光束隨着我身體的快速移動，在一瞬間已失去了照明作用，只覺一片毛茸茸的东西緊貼着皮肉從臉側划过，刮得我臉頰上火辣辣的一陣疼痛。

這時胖子發一聲喊，抡着工兵鎚就砸，鎚頭卷着疾風，從我頭頂掠過，照着玉牆中的黑影砸了個正着，當的一聲響亮，震得他虎口發麻。可是胖子出手雖快，工兵鎚却没有击中目標，那團似乎有形無質的黑影，快得猶似一縷黑煙，“嗖”的一下鑽進了土層和玉片的縫隙之中。

地內墓棧星殿上方的棧道間，再次恢復了死一般的寂靜，只剩下我們粗重的喘息和心臟怦怦的狂跳聲，我臉上被划破的傷口這才流下血來。

經過剛這電光石火般的一個接觸，我已經可以確定絕不會是肚仙指迷的那種幻視幻聽，在這片埋滿古玉的牆壁間，確實藏着很可怕的东西。但是被泥土封了幾百年，又能在牆中移動，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種事情，難道真是《秉燭夜行圖》中描繪的“幽靈”不成？

Shirley楊和幺妹兒站的位置較遠，沒看清發生了什麼，孫九爺却是看得真切，他低聲說：“肯定不是幽靈。亡魂和幽靈大多數情況下屬於電氣磁場現象，不可能在你臉上留下這種傷口，那东西说不定就是棺材山里的尸仙，當年封師古要找的就是它！”

我本不信有什麼尸仙，但除此之外無法解釋玉牆中的幽靈究竟是些

什么，至少可以断言，肯定不会是生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绝不可能被封在泥土层中几百年却依然还能活动，即使是僵尸，也不可能变化形体钻进岩缝。

Shirley杨对我们说：“地仙封师古留下的书卷图画，都对棂星殿中的事情避而不谈，《秉烛夜行图》也只画了这条嵌壁的墓道。咱们至今仍不知道地仙墓中究竟有些什么，我看要想知道真相，就只有进入观山太保的墓穴中进行调查。”

孙教授点头道：“反正咱们是出不了棺材山了，嵌道和玉墙附近又有尸仙出没，更不是稳妥的所在。按说一不做二不休，应当进去彻底毁了封师古的棺槨明器，可我还是担心咱们的举动早被地仙料到了，进了棂星殿是等于放它出去。”

我担心藏在玉墙中的尸仙，又可能会冷不丁从哪钻出来伤人，就劝孙九爷别再犹豫不决，虽然咱们的装备有限，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一种最重要的装备——精神，只要抱着必胜的信念，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说摆拽着他继续向着地底栈道的深处进发，由于冷烟火已经用尽，无法探测盘古脉山腹洞窟的深浅，只得摸索着向下走。

这回众人加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再也不敢轻易触动两侧埋着玉壁的泥土，往地底走了一阵，发现身边脚下古玉更多，两壁间尽是深浅不一的玉石窟窿，里面真着无数小棺材，大多破碎被毁，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似乎这盘古脉的山腹中是块巨大的天然玉料，所有的玉砖、玉壁都是从中开采所得，又经人为修凿，挖成了一座玉窟。

如果从风水形势中着眼，这条仰卧在棺材山中的盘古神脉，腹中孕有玉髓，就恰如一具在肚子里用金水凝炼成了玉丹，乃是天地间五行精气所结。天地鬼神造化之奇，不在常理之中，所以这山里有什么也不稀奇。

我心中暗自纳罕，想到地仙封师古就藏在这条栈道的尽头，也不知此人是死是活，他在盘古神脉中当真脱化为仙了吗？只凭我们这几个人，能否对付得了？想到这，我摸了摸藏在怀中的归墟卦镜，对于青铜古镜镇尸之说，不可尽信，绝不能全指望铜镜，到时候还是用火油焚烧比较稳妥。

就在这时，已经可以感觉到嵌道快到尽头了，射灯和狼眼手电筒的照明范围，已探照到了下方的地面。这玉窟从侧面来看，像是一个长颈烧瓶，上面虽然狭窄，但到了底部却发现十分开阔，别有一番洞天。

洞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含有杂质，灯头照出的光柱最多只

能达到四五米，根本看不见那座棂星殿是在什么位置，苦于没有了大范围照明的冷烟火，只得像盲人摸象般地乱转。我忽然想起幺妹儿曾说过她带着蜂窝山的火斑鸠，就问她能不能在这放几支出来，也好让大家看清楚附近地形。幺妹儿赶紧在背包里翻找，最后掏出一个竹筒说，就带了这一支，再多就没有了。我说别舍不得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酒摆在国宴上，现在两眼一抹黑，正是它派得上用场的时候，上亮子吧。

那火斑鸠是种利用绷簧击射的火箭，用途很多，不仅可以攻击敌人，也可以作为联络信号，而且亮度极大，可以当成古老的照明弹来使用，是蜂窝山里的前辈们，从南宋末年传下来的火硝类暗器。

幺妹儿将火斑鸠捧在手中。这件火硝暗器还是她干爷李老掌柜亲手造的，据说威力极大，她以前从没使用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盼着蜂窝山祖师爷爷显灵，别出意外才好，当即就问我要了打火机，要点燃引信。

我见幺妹儿打算将火斑鸠平射出去，连忙让其余的人闪在旁边，众人刚要行动，忽听上空的峭壁间稀里哗啦地一阵乱响，听那动静，好像是发生了山体崩塌，有巨石滑落下来，大片大片的散碎泥土纷纷落下。

幺妹儿被上边落石的声响惊扰，她初次倒斗，心理压力不小，抬头观望之际忘了手中的火斑鸠已经点燃，听得引信哧哧作响，方才回过神来，惊呼一声，急忙抬手举起竹筒。那火斑鸠用的是快引，此刻硝簧激射，在凄厉的呼啸破风声中，被压在竹筒内的火斑鸠立即裹在烈焰里一飞冲天。

火斑鸠展开半米多长的火翅膀射向半空，长发呜呜长鸣，扇面形的火光，顿时刺破了地底的重重黑暗，斜刺里钻入山壁，钉在一处栈道石阶上烈烈燃烧。

这支火斑鸠虽然是近代所造，但蜂窝山的手艺早已经日渐没落，仍是保持着千百年前那套手工作坊模式，火药配方和原料仍然沿用的民间土方子，与现代的照明弹不可相提并论，难以持久发光，那片刺目的火焰瞬间便开始暗淡下来。

但我还是借着这道亮光，隐约看到了高处的可怕景象。棺材山上空的山体遭受到九死惊陵甲的严重侵蚀，一块块崩塌的山岩开始从半空里砸落下来。其中有那么几块，坠落进了盘古尸脉的腹部，滑落深壑，由于岩石巨大，沟壑狭窄，都被卡在了玉墙嵌道之间，没有直接砸到下边的洞窟里。但山岩接连不断地滑落。将两侧陡壁上的封土震落了不少，大片的玉壁和石棺都暴露出来，一片片模糊的鬼影，在墙间倏忽隐现，

似乎正向着山腹底部的玉髓洞窟移来。古墓中的尸仙果然不止一个，数量多得难以估算，一时间教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时光芒迅速暗淡下来的火斑鸠，被滑落的碎石泥土覆盖，立刻被吞没在了黑暗里，山岩激起的烟尘陡起，轰隆一声就落在了众人头顶，我们躲闪不及，被尘土呛得好一阵咳嗽，唯恐被大块岩石砸中，急忙退进洞窟深处。

我们手摔掉落在登山头盔上的一层灰土，见其余几人也是灰头土脸的，好不狼狈，众人刚才都已见到了洞窟上边的情形，心头都似压着千斤巨石，这地仙墓里恐怕没有任何安全的所在，如果到了此地，又该怎么理会？

么妹儿在刚才放出火斑鸠之际，被火药的后坐力攒得坐倒在地，见到洞窟深处有几尊黑漆漆的怪兽，火石光中也没看得太清，似乎是墓门前镇陵石兽，找到它们就能判断出墓门方位，于是她带着我们摸黑走了几步，果然在不远处的角落里，见到有一尊鳞甲犄角的黑色铁兽。

孙九爷说这大概是史书上记载的铁麒麟啊，是一种皇陵地宫里的照明设施，可不知铁麒麟肚子里是否还有燃料，它又是如何使用的。

我也知道这铁麒麟叫麒麟锁龙灯，古墓里的灯烛大同小异，无非是幽冥中的长生烛、万年灯，开户这种麟灯的勾当，难不住专做倒斗营生的摸金校尉。当下摸到铁麒麟的兽头前，找到鼻环，用力向外拽动，只听麟腹中“咔咔”数声，铁麒麟的甲缝中冒出滚滚火焰。

麒麟锁龙灯四足陷在地底，互相间有油渠灌注相通，此处火龙一起，附近便接二连三的，又有其余铁麒麟喷吐火焰燃烧起来，在洞窟间星罗棋布，竟有数十尊之多，将四下里照得一片明亮，但是棂星殿前的麒麟锁龙灯非比寻常，燃起的火焰不是油膏，而是暗幽幽、冷森森的磷火，把地下洞穴映得犹如一座鬼窟。

借着灯火望去，在洞窟中纵深处，有一堵高大的门墙，两扇墓门紧紧闭合，其上镶嵌着许多铜钉，纵九横十，排列成冥殿棂星曜宿之数，是只有方外之士才会使用棂星。门前站立着两排泥塑，都是黄巾力士模样，个顶个神头鬼脸，一动不动地守护着地仙村最深处的秘密。

我看身边的孙九爷脸色苍白，正望着棂星门喃喃自语，也不知道他嘴里在说些什么，心想隔层肚皮隔层山，还是不得不提防他有什么异常举动，毕竟这老家伙身上的秘密太多了，鬼才知道他嘴里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胖子催促我说：“老胡，赶紧走，咱可是带着尾巴来的。”我听得此

言，心知不妙，急忙抬头往上看了一眼，只见鬼火闪烁中，有无数影影绰绰的尸仙，正从墙壁里挣扎着爬出，不断向地底的棂星殿前涌来。磷火映照在它们身上，似乎完全被黑雾般的鬼影吞噬了，火光在地宫前洞窟里再次暗了下来。

我见几乎被赶得走投无路了，连停下来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不禁暗自咒骂，藏在地底的尸仙究竟是他妈什么东西？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存在？就连发噩梦都梦不到的恐怖情形，竟然教我们在地仙村古墓里撞上了。

我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句话不是真理，而是最起码的常识，便对众人叫道：“先进墓中找地仙封尸古要紧，别在此跟它们多作纠缠……”说罢招呼其余四人奔向棂星门。

我们五个人深知性命攸关，谁也不敢怠慢，跑到墓门前使出全力撼动石门。棂星门为千年铁树化石雕凿，十分坚硬沉重，但并未灌铜注铅加以巩固，众人个个使出吃奶的力气，总算把半扇石门推开了一条缝隙，里面阴气逼人，虽然漆黑一片，却未见触动什么机括埋伏。

我看那墓门缝隙虽窄，却已可容人进入，便和胖子把幺妹儿等人先行塞了进去，然后才收腹提气向棂星门中挤去，胖子进去之后立刻向回反推墓门，边顶边招呼：“我说同志们哪，你们快发扬一下阶级友爱，都来帮把手啊！”

我拦住他说：“别费力气了，地仙的墓石门根本拦不住外边那些家伙，快往里边撤。”

第五十一章 告祭碑

我对众人说：“咱们先往地仙墓深处走，途中见机行事。”说着话拿射灯的灯光一扫，想要看看地仙墓的规模格局，然后再作理会。

只见棂星门后的墓道皆为明砖堆砌，上边是圆弧形的券顶，棺材山里有两类古墓，一类属于巫邪文化时期，另一类属于明末地仙村里的建筑。棂星殿便是建于明末的地宫，规模远不及乌羊王古墓宏伟巨大，人在狭窄的墓道里一抬手就能摸到上方的天顶。

在墓道两侧的转墙上，各嵌着一排油尽灯枯的烛台，墓门后的墙角处散落着几件瓦器。我看眼下的境地已是华山一条路，墓道里根本没有依托之处，难以容人周旋，不免心中愈发焦躁，便打算硬着头皮进去。

正要招呼众人往古墓深处进发，却见孙九爷站在墓墙前，用手去拔灯台，举止十分诡异。我心中当即一沉，这孙老九一辈子忍辱负重，心机深不可测，绝非善主儿，他从墓墙上拔出灯盏，自然不是去学雷锋做好事，难道想触动机关将众人一网打尽不成？

我念及此处，不禁无名火起，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问道：“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胖子站在后边说：“这老小子，肯定是想趁咱们不备，偷着转动机关转移明器。快说村里的明器都藏哪了？”

Shirley杨把我抓住孙九爷的手按下来，问道：“教授你想做什么？”孙九爷满脸焦急的说：“墓中灯盏里都是阳燧挥发后剩下的膏泥。这东西和黑狗黑、天葵等物一样，都是不洁之物，抹到门缝处，说不定可以挡僵尸仙。”边说边把灯盏里的黑色油膏抠出来，往地仙墓的棂星门抹去。

么妹儿奇道：“九爷教授，这是动不得的啊，听说男人要是碰了天葵，或是女人碰到黑狗黑，都要跳火盆才去得掉晦气。”

孙九爷道：“火烧眉毛，顾不上那许多了，你们快动手帮我一把！”

我没有么妹儿这山里姑娘的迷信思想，对孙九爷的话将信将疑。我虽然也听说过天葵就是女子的月经，和黑狗血一样都是破妖法的东西，却从来不知道阳燧留下的腐油能有辟邪之用。

倒斗摸金历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幽冥之事没人说得清楚，在鬼地方撞鬼更不奇怪，但从没听说有人盗墓遇仙。这些朽烂的臭泥真能管用吗？有了先前的几次教训，我不得不对他多留个心眼儿。

此时我忽然生出一股杀机，有心想把孙教授宰了。地仙墓里处处凶险，此人身怀妖术，总把他带在身边太危险了。以我的经验判断，孙九爷先前所交代的事情，应该有几分可信，但至于他说他在进入古墓前就已经死了，此时又说灯盏里的残油能阻挡尸仙进入古墓，这些事实在教人难以捉摸，我猜不出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如果会威胁到身边同伴的生命，我对他下手绝不会手软。

可我立刻又将这个念头压了下去，毕竟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一茬还能再接着长，那人头掉了却再也长不回来。孙九爷这辈子活得不容易，我不能仅凭一己之念就决定别人的生死，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理智和镇定。又想孙九爷也是世家出身，口传心授学过些祖上的真本事，说不定我是井底之蛙，对此少见多怪了。

孙教授却不知在这一瞬间，我脑中已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急着催促众人相助。Shirley杨和幺妹儿都拔出峨眉刺，从嵌在墙壁里的灯盏中刮取腐油，涂抹到棂星殿的墓门上。

孙九爷好一通忙活，见墓门封得差不多了，墓砖上又刻着阵符咒文，不用再担心它们穿墙进来，这才松了口气。又多刮了一起枯土般的腐油，装在水壶里准备对付封师古。他见我和胖子始终袖手旁观，便不满地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还不信任我？《观山掘藏录》中记载着这类方术，不信你们自己去看。”

我见墓门外果然不再有什么动静，这才略微信服，但嘴上却说：“信任就像是笔财富，可孙九爷你在我这里早已经透支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

孙九爷冷哼一声：“虽说是我拖你们淌了这条浑水，可你们摸金校尉就敢说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吗？”

他这句话倒真是将我问住了，至少我和胖子除了想寻丹救人，也确实曾打过地仙村里珍异明器的念头。我并不想就此事纠缠下去，找什么借口没有意义，便对他说：“现在大伙都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多说无益，咱们之间有什么过节，等收拾了地仙封师古再掰扯不迟。”孙教授点头道：“算你识得大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全部秘密早已和盘托出，你们再不相信我就不对了。地仙封师古所作所为神鬼难料，倒他的斗可要加倍提防才是。”

我知道话虽如此说，但我们这伙人势单立薄，又何从提防？棺材山地仙墓实现是棘手无比，层层裹住山体的九死惊陵甲、数以万计的棺材虫，以及玉窟中忽隐忽现的尸仙，随便哪一样都足以令人焦头烂额了。

眼下众人连自保都难，至于扬言要收拾掉地仙封师古，恐怕也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可当前所面临的处境，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内在外在的种种因素，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前往棊星殿最深处，而且途中几乎不容喘息。众人只好强行压制住内心的彷徨，穿过狭长低矮的墓道，尽头处是一道圆拱形的耳门。里面是深陷在盘古脉山腹中的天然玉窟，潮气很浓，隐隐有股血臭扑鼻。有条极宽极长的古杉木化石台阶，白练般耸立在门后，望去犹如一道天梯，虽然在黑暗中看不到上方殿堂，但只看眼前的长阶规模，也知必定非同小可。

我对众人说，看这阵势，石梯最高处多半就是棊星殿了，提前把家伙都准备好，但谁也别轻举妄动，都听我号令行事。说罢从携行袋里掏出归墟古镜来，打了个十字襟，把铜镜当中护心镜一般绑在胸前，剩余的一罐火油也开了封塞在包里。

胖子身上有连珠快弩和工兵铲，另外还有一条用登山绳临时充当的捆尸索，其余三人也各自抄了器械在手，拔足登梯上行。在射灯的光束中，可以看到古杉石化后质地如玉，晶莹光润，纹理雄奇异常，被光线一照，好似冷月射目，银波翻滚。

胖子看得叹为观止，问我们说：“咱这些年也算没少长见识了，进过不少大墓山陵，没想到在这才知道什么叫大开眼界。那封师古一个老地主头子能有几斤几两？造得出这么壮阔宏伟的棊星宝殿？单瞧这台阶，随便凿下来一块多半也能换台彩色电视机。”

我也觉惊叹不已，对胖子说：“剑杉的化石在昆仑山里也有，可我最大也只见过巴掌大的树皮，可看棊星门规模不大，和座土地庙似的，与明代寻常王公贵族的坟墓相差不多，怎么内殿却又如此壮丽？”

Shirley杨说：“这些上古化石表面镌刻了许多星鱼古篆，可能都是乌羊王时期的遗迹，并不是观山太保所造。”

这时孙九爷也发现了石阶上的古老符号，停下来看了几行，似乎看出了什么奥妙，连连点头，又爬上一步，去看另一层石阶表面的古篆。

我问他这上面刻的鬼画符是什么意思，莫非就是龙骨天书不成？孙九爷道：“你成天就想着周天卦图，却是舍本逐末了。古代文字远远比卦数的秘密更深，咱们的文明历史得以代代相传，还不全是凭着老祖宗造出的这几个字来？不论你是传经讲道，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哪样用不着它？以前总有领导指责我研究古文字的工作没有意义，真是鼠目寸光。”

我听得好不耐烦，也不看现在什么时候，还讲这些旧道学？正要催他赶快进殿盗墓，孙九爷却说：“别急，这些古杉化石上的星鱼迹很不一样，确实是乌羊王时期的古老遗存，大概移山巫陵王的真面目就记载在其中了。”

孙九爷就古杉化石砌成的石阶，应该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看古篆中记载的内容，似乎是埋在棺材山盘古神脉中的告祭碑。所谓的乌羊王，以及移山巫陵王，包括那乌羊王开山引河之事，都是后世流传于民间的古老传说，不可尽信。其实那个无头之王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巫楚文化中的一代大巫。巴蜀之地受巫楚文化影响极深，又自成一体，没有君王之称，大巫者也就相当于掌管军政大权的一国之主，周末蜀王开明氏正是其后裔。

盘古尸脉中的玉窟，正是巫邪、占星、丧葬等文化的发源之地，此地山形如尸、暗泉似血，是条独一无二的风水宝脉。可异棺材山里的地脉生气早在巫陵王时期便已枯死，只留下满山满谷的悬棺和玉璧，以及在玉窟中的告祭碑、祭葬殿等千年遗迹。

由于古杉化石堆积的告祭碑规模巨大，其中的星鱼古篆密不可数，孙教授也没办法一一辨认，只看了极小的一部分，加上先前所见所闻稍一揣摩，便得到了这些信息。可能观山太保封师古穷尽心血造了地仙村阴阳二宅，就是为了使这条神脉复苏，盘古脉玉窟中的古迹，也被他改筑了脱胎换骨的棧星殿。孙九爷断言，如果再搜集更多线索，也许就找出封师古化仙的秘密，因为他发现碑上祭山的密文中，反复提及了盘古脉中藏有“灵物”在幽冥中出现，很可能正是封师古当初发现的尸仙。

但我们的光源有限，已经不能维持太久，古墓里又不是闲庭信步之地，哪容得慢慢寻找，只好不在理会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古篆碑文，径去长阶尽头寻找地仙棺椁。谁知到了高处，往上抬眼一看，众人皆出乎意料，心中又凉了多半截，谁都没有想到所谓的棧星殿会是这样，神仙也找不出他封师古藏在哪儿了。

第五十二章 万分之一

在玉杉堆砌而成的天梯尽头，不是飞檐斗拱的冥殿，而是玉脉天生就四面墙壁，形如城阙，宛然一座大宫，壁间有个宫门，里面是一片片由灰褐色灵星岩构成的群葬墓室，规模应该与地仙村阴阳二宅相近。

近似房舍的灵星岩石柱群，是存在于棺材山地底的天然奇观，其形势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像是倒塌错乱的城中民居，被玉石城墙所拦，与外界隔绝，仅有一道门洞连接告祭碑，也许棨星殿的名称来源于此。

棨星殿地宫正处于尸形山肚腹内的玉髓岩层里，它是裹在盘古脉内部的一处巨大玉窟，恰似被掏空了的人体内藏有一具玉匣。这类灵星岩地貌多见于深山绝谷，有些像海岛上的玄武岩，中国江苏六合县柱子山就与之十分相似。也许棺材峡在亿万年前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巨变，才会山腹中出现如此奇异壮观的岩层。

但就我所知，地下灵星岩层可以是海蚀形成，更有可能是经由风水地气剥蚀而生。这天地间本就有阴阳二气，自混沌中化为五行，五行之气在天为象、在地为形，鬼斧神工的造化奥妙之处令常人难以想象。

众人走进玉宫洞门，就近处粗略一看，只见其中俨然有街道房舍，灵星岩柱间的无数缝隙，都被当作了一处处的天然墓室，几乎每个岩穴中都有一具尸体盘膝而坐，全是身着明时衣冠，男女老幼皆有，手中各自捧着一盏早已熄灭的油灯。

我们站在告祭碑的最高处，身上射灯和手电筒的照明范围，最多见到眼前三十米的区域，仅在目中所及，便已有数十个岩穴墓室。远处是星罗般的鬼火闪烁不定，以磷火出现的数量和规模推测，盘古尸脉中不知会有多少这样的奇岩墓穴。

孙九爷接连看了几处墓室，不仅面露难色，他对我们说：“这古墓虽然在地底星罗棋布，按葬制却属于岩隙形悬藏墓室，而且里面的尸骨都没有棺槨装殓，根本不合常理。你们看死者怀中皆抱灯盏，应该是替亡灵在阴间引路用的，肯定是活殉坐化在此，还盼着地仙得道后把他们的灵魂从阴曹地府里勾回来，再借着自己藏在棺材山里尚未腐化的形骸成仙。”

Shirley杨说：“地仙封师古蛊惑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山陪葬，这么一大片灵星岩犹如墓穴的森林，少说也有几万间墓室，排列得毫无规律，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要是封师古藏身其中，谁能找得到他？”

孙九爷道：“找不到也得找啊。血雾入地之时，封师古就会带着群仙出山，此事听起来虽然不可思议，可封师古是个不出世的奇人，他窥尽阴阳之理，漏穷鬼神之机，既然算定了死后还要入世度人，必定要酿出一场大祸来。”

我问孙九爷：“封师古好歹是你封家先人，怎么你左一个祸害，右一个祸害，就认定了他成仙后专要害人？万一他跟耶稣似的那么有爱心，咱这趟岂不是白忙活了？”

孙九爷说：“你小子别胡说，欺师灭祖的事谁愿意做？只因在中国古代度炼成仙的传说中，唯有尸仙最为可怕，寻常吞丹服药的愚男痴女多是鬼迷心窍，都是求得死后羽化尸解，那些人死了也只不过害死自己一个人。可尸仙是指人死之后，阴魂不散，尸身不朽，在冥冥之中度过数重劫数，一缕阴魂再次还尸成仙，造的是杀劫，死在他手中的人越多，他的道行就越大。这些度仙炼尸的邪法绝非正道，所以当年封师岐才为此于封师古反目成仇，留下这场几百年的积怨。”

除了么妹儿对孙九爷的话格外信服之外，我们其余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但话却是两说着，地仙墓棂星殿外的情形都是众人亲眼所见，至于那种能够在墙壁里穿梭游走的生物是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天晓得封师古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秘密，可以让他死后凭尸还魂，万一真应了此人先前所言，将他放出山去，必定有无辜生灵遭害。

众人念及封师古奇思妙想的种种厉害，都不觉得不论真假，得想办法将地仙找出来以绝后患，但要想在一时半刻之间，从成千上万个相似的墓穴里，找出地仙封师古的尸体，却又谈何容易？

孙九爷催促我我说：“胡八一，你身具摸金秘术，在倒斗行里那可是一等一的绝学，你倒是快点想个法子出来。”可说完他又有隐忧，想那地仙封师古不仅精通奇门异术，更是深谋远虑，其心机之深，在几百年后都教人心底发怵。他留下的《观山指迷赋》，无非是想利用后人除掉尸仙的念头，将他们诳进棺材山，使生人的阳气引发血雾降下。封师岐这一脉的后人，几百年来搭上不少心血和人命，其实都是受了地仙的利用，也保不准众人一旦找到封师古的遗蜕尸骸，反倒会助其成事，万一酿成大错，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我对孙九爷说：“这内外两面的理都让您给说了，我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已经进了地仙墓，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要我看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先想办法找出封师古的墓室来再做理会，这时候就得拿出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来，别想太多了。”

其余几人均觉得我言之有理，如今棺材山已被九死惊陵甲困住，即便想逃也是插翅难飞，眼下只能凭着直接行事。至于地仙村群仙最终的结果，会不会真如封师古所预计的一般重见天日，就只好交给老天爷来考虑了。

我们虽是决心豁出去了找出地仙，将其毁尸灭迹，可无数墓室排列得恰似满天星斗，要在高低错落的灵星岩中找出地仙墓室的所在，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的勾当，完全无从下手。众人无计可施，只好走入岩穴丛中，逐步摸排，缓缓向着深处搜索。

胖子自作聪明，对我说：“老胡，我倒有一绝招，咱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点把火，把灵星岩里的墓穴都烧了，封师古这老地主头子就算藏的再深，也躲不过咱的火攻，这可是在折的，叫做火烧连营。”

我摇头道：“王司令我看你是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玉窟里的灵星岩层潮气极重，许多缝隙里都有血泉渗出，烧不起大火来，即便使用火油，也只能一次焚毁一处墓室里的尸体，想把眼前这上万间石室墓穴全部烧掉，除非是投掷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能把石头都烧着了，要烧毁棺材山也不是什么难事，可咱们眼下的装备还不如民兵，你就别他娘的异想天开了。”

这时地底忽然传来一阵颤动，仿佛是地动山摇，众人叫声不好，急忙翻身躲进身边的岩穴，只见连墓室中的尸体都在跟着摇晃。这片灵星岩墓地应该是位于地仙村的下方，头顶上的玉层发出破碎的声音，如果随着方才这一阵地颤，玉窟与地仙村阴宅间出现裂缝，立刻就会有成群的棺材虫涌进来。

我抬头向上看去，却是黑茫茫的根本看不到什么，但仅听动静也知道出大事。那阵颤动并不是地震，而是地底的九死惊陵甲将棺材山越缠越紧，只消再这么一两次地颤，盘古脉怕是要就此坍塌破碎了，眼看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前身后困厄重重，众人不免心中更是焦躁不安，就算找到地仙尸体，恐怕也逃脱不了死神的追逐，不是被活埋在千米高山之下，就是被惊陵甲吸进血髓而亡。

等到地颤过后，shirley杨到我身旁来说：“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一来能源所剩有限，失去光源之后就只得点蜡烛照明了。二来周围的惊陵甲随时可能穿破岩层钻进山里，留给咱们的时间应该不多了。你看这些灵星岩上都有古老的星宿星斗标记，说不定和天星排列之理有关，你懂得天星风水秘术，何不从此处着手，想个直捣黄龙的法子。”

我说不是我不着急，墓室的星符我也见到了，可咱们的照明范围有

限，观天星又不同于寻地脉，看不到全貌就谈不上使用天星风水秘术来分金定穴，明知封师古有可能藏在星图“司斗”之位，却也对它束手无策。

其实还有个苦衷我没对她说明，天星风水秘术乃是分金定穴中最深奥的一部分内容，我不过是一知半解，还远远未到通晓运用的程度，当初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并没有到天星风水秘术的精深之术，但这事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Shirley杨。

孙九爷出主意说：“既然是大海捞针之举，还不如分头行事，大伙分头来找，说不定还能找得快一点。”

我微一沉吟，心想：“孙九爷身上有尸变之兆，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给封师古陪葬的这些死者，死状极为诡异，说不定随时还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幺妹儿没有倒斗经验，还不能让她独当一面，众人一旦分散开来，在黑暗中难以呼应，就算找到地仙藏尸的墓室，恐怕也没办法应付，但聚拢起来又无法扩大搜索范围，这却如何是好？”

这时我也不知是烟瘾发作，还是神经线绷得太久了，脑子里就像一团浆糊，便想点根香烟来提提神，一摸口袋，碰到了挂在心口前的归墟古镜，心念一动：“怎么就忘了此物？”我顾不上掏烟了，赶紧摘下铜镜来，若想万里挑一找出地仙的墓室，非从归墟古镜上着手不可，这是个观盘辨局的古法。

我此刻来不及对众人多做解释，只让他们紧紧跟在我身后，当即就点了根鲛油蜡烛头托在镜上。古墓中阴气沉重，烛光也是阴郁不明，归墟青铜镜的背面有数百条铜匝，合着周天之数，那惨淡的烛光照在镜背，就见古镜中残存的龙气自青铜里浮动出现，铜质中氤氲的生气似有若无，仿佛是残阳下的一线冰屑，随时都可能消散殆尽。

这照烛问镜之术，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近似传说的一个古法，由于海铜稀有，自古极少有人真正用过，这个办法并非卜卦占象，而是利用了占气之理，在地脉中分金定穴。一条龙脉并非处处皆吉，藏风聚水的金穴可能仅有一枚金钱大小，而整条地脉的形势却发于其中，寻找这个金井玉穴，就是分金定穴的精髓。如果说寻龙诀所找的地脉是一条线或者一个面，分金定穴则是专为确定线和面之中的具体某一个点。

归墟卦镜中的龙气即将消散，时间极为宝贵，我一边观察镜背铜性变化，一边加快移动脚步。棺材山盘古脉中遍地都有星斗标记，说明此

地暗合星理，按照地仙封师古的本事，必定将陵区内司斗掌曜的星主之地据为己有，作为死后的藏真之地。

我把那面归墟古镜当作占气的青铜罗盘，跟随着镜中烛影的变化，在灵星岩乱石堆砌的街道中转了一阵，最后终于把目标锁定在一片峻峭的危岩之下。这时铜镜中的最后一丝海气终于耗尽，由南海龙火淬炼而成的铜镜，转眼间就成为了一件失去灵魂的普通古物。

我心中怦怦乱跳，暗叫一声侥幸。面前这块灵星岩上有四间墓室，其中一个就是盘古脉中无穷尸气发源的所在，倘若地仙封师古真是窥尽鬼神之机的高人，他就一定会藏身与此等候炼尸成仙，于是众人各抄器械，当即就要进去搜索。

孙九爷见铜镜中海气已绝，脸色更为难看了，担忧地说：“这回完了，先前还指望古镜镇尸辟邪，现在可倒好，归墟青铜完全失去了铜魂铜魄，也不知还能不能镇伏僵尸。”

我对此却并不在乎，心想有道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自打进入棺材峡以来，除了孙九爷这具“行尸走肉”以外，并没见到诈尸现象发生，而且要是真如他本人所言早已死去多时了，却为何在镜前毫无反应？如果孙九爷的话不假，恐怕就是归墟铜镜镇尸之说子虚乌有了，那样的话，将古镜留到最后也没意义，毕竟我身上还藏着一罐火油备用，只要地仙封师古还在墓中留有形骸，就不愁烧不掉它。

胖子也说：“这孙老九，简直就是条可怜虫，大概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仇恨和迷信思想逼疯了，等会儿得让你见识见识，古有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今有胖爷和胡爷赤手空拳收拾地仙。别以为科学技术和学术头衔就能包办一切，咱爷们儿这一身胆略，可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说完朝众人一招手：“凡是有头脑并带种的同志们，就别吝啬了，都跟胖爷上吧。”孙九爷拦住胖子对我们说：“别急，还有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法宝可用。听说过捆仙索没有？”

第五十三章 捆仙绳

孙教授说盗发地仙的棺槨尸骸，必须要做完全的打算，一旦归墟古镜不起作用，就要指望火油焚烧了，可是封师古的尸首万一真被尸仙附体，咱们这些人恐怕难以应付，所以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带着捆仙绳就能多有几分把握。

我知道摸金倒斗，用的是捆尸索，也就是一根绳子，两头各有一个活套，一端拴在盗墓者胸前，另一端套住棺中古尸颈中，然后将尸首拽得坐起，用双手摸明器扒殓服，倒它一个干净利落。

而捆仙绳则是绑缚行尸、飞僵的套索，也只是一根绳索，但有一十六个活扣，收缩自如，抖将开来犹如天罗地网，即便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可不懂绳技的人根本打不出捆仙索的多重套扣，摸金行传到我们这辈，许多绝活都已失传了，所以我是仅闻其名而已。

孙九爷说：“本来也没指望你会，我先前看么妹儿这姑娘腰上系的鹿皮百宝囊，分有九结七扣，决不是一般人会结的，便拿捆仙索之事问她，蜂窝山里果然有这一门手艺，不过不叫捆仙绳，而是称为打销器儿绳。”

自古有“七十二行一百单八山”之说，在这些传统行业中，几乎各行的手艺人都有绝活，相互间也融合贯通，例如月亮门里玩古彩戏法移形换物的机关手段，就多半是来自蜂窝山。所以倒斗行里的捆仙索即是从销器儿绳演化而来，也是一点都不奇怪。

自打入山以来经过了许多艰险磨难，我对么妹儿的手艺逐渐信服了，当即收拢众人身上剩余的登山绳，交给么妹儿结束套索。孙九爷将水壶中漆黑腥臭的油膏涂在绳上，不论墓室中的封师古是诈尸还是化仙，瞅准机会将其缠住，它就插翅难逃了。

我虽然没有孙九爷那么严重的唯心论，但心里也很清楚，要在棺材山中与地仙相会，着实是凶险万分的举动，多留一手候着，就能多给自己留出一条生路，自是不能怠慢，见众人准备停当了，就潜身去查看那片灵星岩墓室。

只见这片岩壁上，皆刻有晦、血、悬、亡等诸般妖星，其实天上本来没有这些妖异星宿，仅仅是存在于古天星风水术中的传说。据说妖星当头，起芒能掩月光，专主尸山血海之兆。这些不祥的古老星象石刻，使得本就格外阴森沉寂的墓穴之城，更加令人心底发毛，隐隐觉得眼下

之事万难对付。

通过解读告祭碑和翻阅地仙所留手迹，我们已经可以断定，棺材峡在古时，占星一类的巫风极盛，这棺材山盘古脉本是巫邪祭死之地，玉城中是藏纳祭器之处，而封师古又把此山建为阴宅，利用风水秘术恢复了地脉灵气，妄图令消失了几千年的尸仙再次出现，度炼地仙村里的众死者成仙。盘古脉地底玉宫的棨星殿中，少说也有上万个墓穴，如果地仙推算成真，里面的僵人蜂拥出山，谁又能阻挡得住？我前后思量，如今唯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先把封师古的形骸毁去，再彻底破了棺材山中盘古尸脉的生气，才有可能挽回大局。

我们五个人在附近几处岩室中找了一阵，发现大部分墓室内都是一室一尸，也没有棺槨明器之物，死者手捧枯灯，脸上各罩有一副面具，面具上勾画着鼻、口、眉目，眼睛都是睁开的，在黑暗中用灯光照视，使那些面具看起来格外古怪，但灵星岩墓室狭小低矮，都不像是地仙藏身之处。

Shirley杨在一处不起眼的岩室中，发现死尸背后有条三角岩缝，用狼眼手电筒向里一照，深处似乎还有空间。我俯下身子钻过岩缝，经过几米长狭窄之处，便是一处灵星岩石室，约有二十多平米的样子，岩壁整齐，墙上绘有壁画，当中是一口嵌着绿松石的黄金棺槨，金光熠熠，形状诡异，倒像是西域异地之物。

我心想这多半就是主墓室了，便回头招呼其余几人钻进岩室。胖子进来用射灯来回一照，眼光落在了黄金槨上，惊叹声中忍不住就要上前动手，孙九爷挡住他说别急，吸取点教训吧，先看清楚了，免得再次坠入地仙布置的陷阱。

众人蹲在墓室角落中，谨慎打量着墓中情形。我这回绕室而行，看得更仔细些了，却越看越是奇怪，只见墓墙上所绘壁画，竟是一片片桃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桃红叶绿间云雾缭绕。壁画用色浓重鲜艳，在近处一看，几乎有身临其境之感，只觉身前身后全是桃林。

而那口黄金铸造的棺槨，置于花团锦簇的桃林壁画环绕之中，除了底部看不见开，其余几面个铸着许多形状奇特的人物、鱼兽，眼目都嵌以绿松石，隐然有片妖异的气息，浮动在寂静阴冷的空气中。石室后方另有两间较小的墓室，其中之一与入葬的洞口相连，内嵌一道玉坊，雕着凤、麟、龙、龟，辨别上面的字迹，正是“棨星殿地仙墓”六字；另一间却被一道石门挡住，估计里面应该是个陪葬洞，只不过在外边还无法判断——地仙陪葬洞中藏纳的明器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见墓室中布局奇异，以前从没见过，与事先设想的地仙墓完全不同，不免怀疑黄金椁中是否容纳着封师古的遗蜕。胖子也大惑不解：“怎么觉得像是到了种桃树的农场了？难道这老地主祖上是卖桃发的家？也就这口棺椁真材实料，还像点样子。”

Shirley杨说墓室壁画中画的桃林间祥云飘渺，远处还有亭台楼阁，倒像是天上的景象，也可能是处避世的桃花园。

孙教授对她说：“真让你说到点子上了，壁画中确实描绘的不是凡间。据说封师古生前做梦都想当神仙，墓室中描绘满了桃林，是暗诮自己曾是当年会中人。看这里的布置，地仙肯定就在黄金棺材里了。”？

么妹儿问孙九爷道：“啥子是当年会中人？地仙开的是啥子会呦？”还不等孙教授回答，胖子就不懂装懂道：“反正肯定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估计是地主头子代表大会，会上商议的章程都是怎么剥削劳苦大众的。”

我刚才听了孙九爷的话，已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古时候那些迷信求仙得道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前世曾经参与过西王母的蟠桃会，能参与此会的都是神仙，所以许多江湖术士和丹客，都称自己曾是当年蟠桃会中的仙人，封师古的墓室中如此布置，是隐然自居真仙之意。

孙九爷没去理睬胖子，问我：“既已找到了地仙的墓室棺椁，该怎么动手就看你的安排了。”

我看看他们四人的神色，知道众人一是疲惫压抑，二是绝望紧张，只有我和胖子身上多少还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兴奋，但到了最后这节骨眼，务必要抖擞精神撑住，便对大伙说：“同志们，棺材山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伙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至于打开地仙黄金棺椁能否会平安无事，这种可怜的念头，我看趁早扔进太平洋里去好了。别忘了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只要咱们沉住气，充分运用摸金行里的手艺升棺发材，就没有咱倒不了的斗。”

棺材山地底的震动时有时无，却是一阵比一阵剧烈，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们立刻着手准备开棺。我先取出一截蜡烛来，让孙九爷到墓室东南角点起来。之所以让孙九爷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总觉得他身上有尸变的迹象，最奇怪的是，摸金校尉占测吉凶的烛火命灯，对孙九爷没有任何反映，这就说明他是人非鬼，但活人身上绝不可能出现尸虫啃噬的痕迹，自打进入乌羊王地宫开始，我似乎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活人的气息存在了。这件事的真相和后果虽然尚未显露，潜在的威胁却远远超过了黄金棺椁中的地仙，须是不能不防。

孙九爷依言点了蜡烛，烛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色简直就如死尸般灰暗，眼中神采格外浑浊，看得我心里直冒凉气。可先前他又是赌咒又是发誓，咬定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幸好他在进入棺材山炮神庙以来，所作所为都还在情理之中，看起来把能交代的也都交代了，拿他的话来说，我们五个人的命都绑在了一处，离了他未必还能有机会逃出地仙村，众人虽然都发觉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可怕，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地仙墓是棺材山盘古脉生气发源之地，蜡烛燃烧起来不见丝毫异状，我对Shirley杨使了个眼色，让她带么妹儿向后退开，确保住墓室的出口，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身后仔细观察孙九爷的一举一动，可别让我和胖子开棺时着了了他的黑手。

随后我和胖子、孙九爷三人凑到黄金棺槨前，仔细寻找下手之处。盗墓过程中，开棺摸金历来都是最凶险的环节，所以就连胖子也格外小心，原拟要找到金槨缝隙，用工兵铲撬开槨盖，不料三人找了一圈，发现地仙的黄金槨四周竟然没有缝隙，而是在槨顶上有两扇镂空的槨门，无锁无钉，一伸手就能打开，不费吹灰之力。

先前虽已考虑到了地仙封师古的墓穴与其余的著名陵墓迥然不同，但见墓主棺槨形同虚设，仍是不免感到意外。我没敢轻举妄动直接揭开槨门，先爬上黄金槨，用射灯透过镂空处向里面看了几眼，发现里面有些暗绿色的微弱反光，但隔着厚重的黄金槨盖，根本看得出来里面是另一层套槨还是什么，只闻到一股高度腐烂的尸臭从中传出。

胖子见了偌大一口金槨，满心都是感慨，恨不得把整个棺材直接空运回去，在旁边不住抚摸着黄金棺槨。他迫不及待地问我：“老胡，棺材里面是什么样的？”孙九爷也问：“地仙在不在棺材里？”

我不屑地说：“什么他娘的地仙，跟臭奶酪一个味道，估计已经烂得差不多了。看来咱们先前多虑了，封师古这老粽子腐烂到这个地步，大概连诈尸都诈不动了。”

孙九爷说：“他的尸体要是高度腐烂了，就肯定无法度炼成尸仙了，但是别大意，赶紧把火油拿出来吧。”

我还指望着里面的僵尸肚子里有金丹，虽然从种种迹象上看来，这个希望已经很渺茫了，可我人不想直接放火，只拿出火油罐子交给胖子，让他等我发出明确的信号，再动手焚毁地仙尸骸。

胖子大包大揽地说：“放火这事你尽管放心，咱们先赶紧揭开槨盖，看看里边有什么稀罕的东西没有……”

这话刚说一半，就听棺槨里忽然发出一阵古怪的声响，似乎有个沉重的躯体在其中挣扎着蠕动，我急忙一翻身滚下黄金槨，孙九爷和胖子也各自退开了两步，我向身后看了看，墓室后部的Shirley杨和么妹儿也都听见了动静，Shirley杨担心我有闪失，便抬手把金刚伞朝我扔了过来。

我伸手抄住金刚伞，心想莫非槨中腐尸在动？又见墓室墙角的蜡烛仍在燃烧，似乎附近空气中那股浓烈的尸臭对其没有影响。有火苗就说明有氧气，而且墓中暂无危险，于是对孙九爷和胖子打了个手势，三人戴上手套，再次摸到黄金槨前，用工兵铲将槨门微微挑开一条缝隙。

我感觉到槨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在动，门盖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无法彻底向外打开。在地仙墓室这种鬼地方，我不敢有丝毫大意，立刻告诉胖子准备家伙，先向棺槨里射它几箭再说。没等看清黄金槨中究竟有些什么，他便张开连珠快弩的机匣，对准缝隙里射了一通乱弩。

蜂窝弩匣中剩余的几十枚箭矢，一瞬间就被倾射进了棺槨，胖子顺手扔掉空弩叫道：“肯定射成刺猬了，赶紧开棺看看。”

我知道蜂窝山里的弩机非常强劲，不论棺槨里有什么皮糙肉厚之物，也招架不住这阵乱箭，当即就扳住槨顶上门盖缝隙，想一举揭棺见尸。谁知两扇被向外撬开的门盖，只开了不足一拳宽的缝隙，便再也无法开启，里面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揪住了，而且力量很大。

站在一旁的孙九爷和胖子也帮我去揭黄金槨盖，不想合三人之力仍然搬不动分毫，两扇门盖开启的间隙反倒是越来越小，逐渐重新闭合起来。我急忙把金刚伞戳入其中，以免黄金槨彻底封闭。

我心中大奇，正想从槨盖的缝隙处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这时却听Shirley杨叫道：“老胡，你快看蜡烛！”我抬头一看东南角的蜡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烛火苗变作了一团绿幽幽冷森森的鬼火，烛影恍惚虚实不定，将墓墙壁画上的仙境映得犹如冥府一般。孙九爷吓得魂不附体，险些瘫软在地，惊道：“不好了，封师古真成尸仙了！”

第五十四章 焚烧

孙九爷惊声叫道：“千万不能让尸仙逃出棺材山，快放火！”在那一瞬间，我见孙九爷的脸在烛光中青筋突出，血管绷现，里面却毫无血色，除了没长出僵尸霉变而生的尸毛，那分明就是一幅行尸般狰狞的面孔。

但与在地仙村民宅中的情形如出一辙，眨眼的功夫，孙九爷脸上出现的浓重尸气，再次突然隐去，随即恢复了他死灰般的容颜。

我见墓室中阴风飒然，鬼火似的烛影虚实不定，一切的征兆都预示着黄金棺椁中，不是闹鬼就是要有尸变发生，也无暇再把注意力放到孙九爷身上，一边抓住工兵铲用力撬动椁盖，一边让胖子快往里面泼洒火油焚尸，趁着局面还能控制，赶紧烧掉封师古的形骸。

我闻得尸臭扑鼻，心想高度腐烂的尸体里不会有内丹，开棺睹尸毫无意义，便竭力扳动金刚伞撬开椁盖上方的缝隙，并招呼胖子赶紧动手纵火。

胖子还算临危不乱，立刻掏出装着火油的铁罐，就想将燃料挤入棺椁，因为密封的铁罐形状是扁平长方，前边有个细小的油嘴，需要通过挤压，才会使油嘴中流出燃料，急切间不免使人觉得速度缓慢。

胖子心里着急起来，恨不得将整罐燃料直接泼洒进去，谁成想忙中出错，动作幅度大了些，那铁罐竟从他手中滑落，顺着椁盖的缝隙，直接掉进了黄金椁中。

我和孙九爷齐声叫一声：“糟糕”，这罐子燃料是最后的杀手锏，就此失落在棺椁中如何得了？我当时就想把手伸进椁盖的缝隙中去掏，但工兵铲撑开的缝隙太窄，胳膊已经伸不进去了。

这时孙九爷在黄金椁旁将我向后拽开，三人退开几步，背后顶在了墓墙上，此刻黄金椁中悄然无声，墓室中出了众人粗重的喘息声以外，就只有绿幽幽的烛光兀自晃动不定。

我不知孙九爷为什么将我从棺椁前拽开，正想问他，却听地底一阵金属挫动震颤之声，震得人手脚都是微微发麻，孙九爷两眼紧紧瞪着黄金椁说：“用不着开棺了，你看灵星岩构成的墙壁中血气已现，尸仙马上就要出来了。”

地仙封师古在《观山掘藏录》中，曾写明了血雾入地之时，便是群仙出山之际。棺材山盘古脉的生气已消失了千年，观山太保建造地仙村

阴阳二宅，正是为了恢复尸脉生气，封师古死当年在山里挖出了一具早已腐化的尸仙，他死后带着尸仙葬在墓中，并推算在棺材山地气恢复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化为真仙，带着数万门徒从古墓里破棺而出。

所谓的血雾，是指埋在棺材山周围的九死惊陵甲，这种由铜蚀变异而生的植物，铜甲铜刺中带有极重的血腥气，将地仙村古墓与外界彻底隔绝。如今惊陵甲已失去控制，在地底紧紧迫入棺材山，眼看随时都能将整个盘古脉彻底绞碎，丝丝缕缕的血气已渗入了棂星殿地仙墓，墓室中点燃的蜡烛受其影响，才变得犹如鬼火一般。

但封师古既然是个不出世的奇人，通晓阴阳五行的推算之道，为什么生前会认定九死惊陵甲入山的时候，墓里的无数死尸就定会出山？难道此人就没考虑到惊陵甲一动，整个棺材山都会粉身碎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棺材山完了，里面的古墓和古尸，也要跟着一同报销，而且盘古脉深陷地底，上头压着千仞高山，又怎么可能有群仙出山之说？

地仙村里的群尸真能离开地底逃出山外，那除非这世上真有神仙，反正我是绝不肯信的。见孙九爷心灰意懒，先前那股开棺毁尸的劲头都没了，我不由得心头动火，对他说：“地仙村里的事本来与我们毫不相干，九爷你把我们牵扯进来，怎么反倒自己先撂挑子不干了？”

胖子说道：“既然让看见了棺材，就没有不开棺捞它一票的道理，孙九爷你不想干我们也不拦着你，别碍手碍脚的就行，现在分帮散伙可也不晚。”

只有守在幕墙裂口处的Shirley杨，似乎还能体谅孙九爷的苦衷，她对我说：“老胡，孙教授不像是畏首畏尾的人，他大概是担心封师古的推算都是真的。”

孙九爷缓缓地点了点头，沮丧地对众人说道：“我封家出了家门败类，多少代人舍掉了身家性命，就是想铲除地仙封师古这个祸害。但自打咱们进了棺材山，我越来越觉得咱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被封师古料中，惊陵甲的血气已渗入墓室，黄金棺椁中的封师古，肯定已经成了真仙，无论咱们再做什么也都晚了。”

幺妹儿被孙九爷的话吓得可不轻，心下也是有些发怵，对我说道：“师兄，听我干爷讲，那尸仙在深山老林里是真有的，只要它一出山，附近的老百姓都要死翘。”

我说：“我就不信邪，没有什么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死了几百年的僵尸怎么成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妄想度仙炼丹？退一万步而言——即使这种原始迷信的东西以前真有，如今也绝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历

史的车轮是转不回去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都必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

胖子一拍屁股说道：“尸仙要是真能从棺材上里爬出来，胖爷我或许乐意跟他分享一下山姆大叔那句不朽的伟大格言——无知是迷信之母。”

我不禁惊叹王胖子的水平可比以前高多了，引用范围竟已经超出了老三篇和马列著作了，却没想到他是想起来什么顺嘴就溜，鬼知道是从哪里胡乱听来这么一耳朵，倒把巴尔扎克大叔记成山姆大叔了。

我看墓中血雾逐渐多了，也顾不上再问胖子怎么最近学问见长，要开棺毁尸后再逃出棺材山，就得趁现在动手，眼下一切的顾虑都应抛到脑后。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关键时刻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于是招呼众人一起上前动手，必须揭开樟盖，把掉在里面的火油罐子拿出来，才能焚化尸体。

众人来到樟前，合力将那金瓮般的棺樟向外撬动，这回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猛听“咔嚓”一声，樟盖从中分开，与此同时，只见眼前青光一晃，就有具尸体从棺樟中坐了起来。这具尸体身材高大，要站起来估计比胖子要高两头，全身披挂龙纹玉匣，也就是俗称金缕玉衣，一身玉甲把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那金丝玉匣结构精妙，手指关节处用细小玉片相连，屈伸自如。

玉匣古尸似乎是下葬时，在樟内双臂拽着盖子，而且樟中没有盖紧，一揭命盖，腐而不僵的尸身受到牵扯，就跟着从黄金樟里坐了起来。

众人围在樟前，几盏战术射灯的光束，一齐照在身披玉甲的尸身上，光束晃动中，就见那尸身上钉满了乱箭，都是刚才开棺时被连珠弩所射。而肢体中箭的位置则有血水流出，头部中箭处玉片崩落，却露出里面的黄金，似乎是在尸体腔子上嵌了一颗纯金头颅。

众人皆是一怔：“棺樟里的不是地仙封师古，而是有身无首的巫邪大祭司，也就是传说中被描述成开河黑猪的——乌羊王？据说乌羊王死后就曾化为了尸仙，在《棺山遇仙图》中它已被封师古分尸了，为什么会出现在地仙墓中？”

我发现那具遍体披挂的乌羊王古尸，在全身玉甲中渗出腥臭浓重的尸气，古尸手指的指甲又长又弯，已穿过了玉衣手甲的接缝突出在外面，死而如生，这是尸变的征兆。我忙问孙九爷：“这是封师古还是乌羊王？”

孙九爷目瞪口呆，话也说不出，我用余光一瞥墓室东南角的蜡

烛，鬼火般青绿色的光芒惨淡微弱，灯意将断，随时都可能熄灭，心知乌羊王古尸绝不寻常，说不定就能暴起扑人，赶紧对幺妹儿叫道：“快放绳索套住尸体！”

幺妹儿听到招呼，急忙抬手撒开捆仙绳，数层绳套恰似天罗地网，兜头将乌羊王捆个正着，向后一拽索子，早把古尸缠成了一团粽子。

我和胖子一同帮手，三人用力扯动绳索，将乌羊王那沉重异常的尸体从棺槨中拽了出来，用力拖到在墓室地面上。这么一拖一撞，古尸所套的玉甲缝隙中，便有一层黑雾冒出，玉匣头部露出的黄金，在黑雾和晃动的光束下，显得好似目光如炬，那情形极是骇人。

我深知纵虎容易缚虎难，这时候决不能犹豫手软，对Shirley杨一招手，不用多说，她就领会了我的意思，俯身从金槨中拿出火油罐子，赶过来将燃料泼在乌羊王的古尸上，一旁的孙九爷哆里哆嗦地划着火柴，伸手点燃了火头。

火焰“呼”的一下升腾起来，烈火顿时将身披玉甲的乌羊王团团裹住，压缩的火油威势不小，烧起来一时半会也不会熄灭，至此，我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管你什么僵人行尸，也必遇火而焚，烧成灰烬。回头看看墓床上的金槨，里面除了一些散落的玉片和弩箭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再底下就是墓床了。地仙的墓室规模有限，封师古不可能葬在别的地方，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变成了乌羊王？此事确实令人费解，棧星殿中的地仙墓室中再没有第二具尸体，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具黄金头颅的尸体就是地仙封师古。

我巴盼着地仙幕里的事情尽早了结，估计封师古是想按乌羊王化仙之术效法施为，结果把自己弄成了这般模样，生前那套度炼尸仙的非分之想，转眼将要被熊熊燃烧火焰化为灰烬，那厮也只能追求“在烈火中永生”了。

众人被火势所迫，都退向墓室一角，胖子还惦记着等火焰熄灭了，去取那颗纯金的头颅。那玩意儿总比黄金棺槨容易搬动，这回进山费了不少劲，不带点真东西回家当“纪念品”说不过去。

我却没心思在动地仙幕里的明器，眼见烈火已将尸体吞没了，便开始思量着如何逃出棺材山。想从九死惊陵甲和棺材虫的重重围困中脱身，机会十分渺茫，但也并非没有任何生机，于是就对孙九爷等人说：“地仙很快就化成灰了，咱是不是合计一下怎么找个出口离开此地？”

孙九爷似乎不敢相信封师古的形骸就这么轻易毁了，这就完了？我

说这幸亏是我见机得快，真要尸变了，单凭捆仙索未必缠得住它，咱这把火虽然比不上火葬场的焚尸炉，也可以算一颗小型凝固汽油弹了，地仙封师古只不过一具腐而未僵的尸体，又不是铜头铁骨的金刚罗汉，估计烧完了最多剩下点骨头渣子。

地底的震颤一阵紧似一阵，像是催命符般地逼着众人迅速离开。Shirley杨说：“是非之地不宜久留，趁着惊陵甲还未毁掉整座棺材山，还是赶紧离开棂星殿这座鬼域才好。”

我点头答应，对两眼发直的胖子说：“你这回有点出息行不行，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别再惦记那快金疙瘩了，赶紧跟我撤……”话音未落，孙九爷突然一拍我的肩膀：“你快看墓室里的那支蜡烛！”

众人闻言，都把目光投向了墓室的东南角落，只见蜡烛灯竟忽然断绝，唯有残存的一缕青烟升到半空，随即飘飘渺渺地消散无踪。古人以八个奇门表示八个方位，东南方是危机出现的方位，命灯熄灭，暗示着真正的塌天大祸已经近在眼前。

我心里寒了一寒，还勉强安慰自己，蜡烛熄灭是因为墓中血气浓重，加上烈火升腾，氧气含量自然有所降低，这会儿觉得连呼吸都不畅快了，所以蜡烛灭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事到临头，哪容得我们一厢情愿，看起火之处的情形，好像是火焰使尸体烧焦的筋骨收缩，那具正在烈火中焚烧的尸体，突如其来地坐了起来，但熊熊燃烧的大火竟似对它毫发无损，只有玉匣中穿连的金丝受热融化，双层玉甲纷纷剥落，随着尸身头部和玉匣脱离散落，有一颗面目狰狞的黄金头颅在火光中浮现出来。

第五十五章 怪物

金缕玉衣是秦汉之时的古物，按贵族身份不同。可有金缕，银缕，铜缕之分，汉代以后的陵寝墓葬中大都不再使用，不知观山太保是从哪座汉墓中掘出此物，竟然耐得住水火。玉匣甲片虽未损毁，但火焰使金丝断裂，整件龙纹玉匣犹如怪蟒蜕皮抖鳞般，从头至脚脱落下来，这才将玉匣包裹下的尸首逐渐显露出来。

众人被火焰中不可思议的情形所慑，心中惊骇之意不可名状，一时怔在了当场。只见在压缩燃料引发的大片烈火中，那具古尸满身披挂的玉甲纷纷剥落，最先脱甲而出的，是一颗纯金打造的黄金头颅。金头脸部怪面獠牙，被那火光一映，凹陷的眼眶中，就好似有暗红色的血光闪动。

随着玉衣散落剥离，尸体头颅以下的躯干，也开始暴露在火中，我还奇怪为什么封师古的尸身如此高大魁梧，与他的后人孙九爷差得太多了，难道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但看到此时，心下恍然醒悟，这具古尸绝不是地仙，而是几千年前埋葬在盘古脉头部的乌羊王。

原来这具古尸在玉匣中并未穿着殓袍，而是赤身裸体，满身皮肉肿胀，已有腐烂败坏之状，但借着火光，依然可以看到尸体上的条条血痕，似乎惨遭碎尸后有被重新缝合了，我心说：“麻烦了，如今火油已经用光了，却不成想只烧了个替死鬼，既然地仙封师古不在棧星般的墓室里，它又能藏在哪里？”

正当我惊异莫明之际，Shirley杨已看出了一些端倪，低声说：“金椁中不应该没有棺材，这玉匣和乌羊王的尸体就是地仙的两层套棺。”

Shirley杨刚刚一语点破机关，结果便已应验，只见乌羊王的尸体渐渐融化，那颗金头颅也掉了在火中，果然仅是一具皮囊，里面都已经掏挖空了，但不知为什么皮肉中仍有血水。玉匣和尸囊相继脱落，从乌羊王的皮肉中，露出一张黑发黑须的男子面孔。

藏在乌羊王皮肉棺中的男尸，虽然早已死了几百年，但须眉如生，面容间的英风锐气凝而未散，头上束着玉冠，身着黑袍，手托拂尘，隐然有出尘的神仙姿态，可尸身脸上笼着一层阴沉异常的尸气，说明它绝非仙家，而是一具死而不化的僵尸。

我身旁的孙九爷瞪目欲裂：“这就是地仙……封师古！”他虽然满腔

怨恨，但言语中流露的恐惧之意更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不敢想象，显然是观山太保的最后一任首领，死后在封氏族人心目中依然余威不减，只怕封师古现身出来，棺材山地仙村里便会有大祸发生。

我见孙九爷胆寒心战，就想告诉他说：“乌羊王的皮囊都已烧化，那封师古不消片刻也成灰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空张着嘴说不出半个字来。地仙的尸首刚一出现，墓室中的尸气就忽然加重，火势随即转弱，浓烈的腐臭呛得人几乎窒息晕倒。

众人急忙戴上防毒面具，隔着面罩上的观察窗向外看，火焰燃烧的势头已经降低到了极限，地仙死而不化的尸身在火中毫发无损。若说封师古身穿的黑袍，和摸金校尉当年使用的风云裹相似，同样能隔水火，那也就罢了，可奇怪的是封师古须眉在火中都未损毁。我心里暗暗吃惊，世界观都有几分动摇了，心说：“莫非此人已经成真仙，竟然超越了一切物理规律，形炼得水火不侵了？如此一来，想销毁封师古的形骸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说不定我们这队人马，到头来都得被尸仙度化了，留在地底做它的陪葬品。”

按照古代人的观点，异于常理者为妖，依这种说法，世上有妖就有仙，其间只不过一层窗户纸的距离，进一步为仙，退一步为妖。我当初在内蒙古草原尽头的百眼窟中，遇到两只会读心术的老黄皮子，险些被害去性命。它们应该就是日久成精的妖物了，但黄皮子异于常理之处，只不过是活的年头多了能通人心而已，却不是水火不入的不死之身，虽然也是狡猾精灵至极的东西，最后还不是被我和胖子都结果掉了。

这些年来我四处摸金倒斗，也觉得事物存在的年头太多，确实会有些灵异显现出来，但我绝不相信真有什么仙家，也许古代丹火之术是确实有的，可几千年来谁真正见过羽化飞升之事？自打秦晋之际，世上开始有人做五石散、寒食散等各种丹药，不知多少聪明的人被此送了性命。

我先前见封师古竟然在烈火中不损分毫，本来有些吃惊，但心中暗暗发起狠来，倘若老天爷有眼，就算世上真他娘的有什么仙家，也不该观山太保这伙鬼迷心窍的人做了；既然火油的燃烧焚化不掉这具僵尸，那就给它来个乱刀分尸。这些念头在脑中一闪，便抄起了工兵铲在手，对身后众人把手一招，就欺身上前，打算拿工兵铲的铲刃当作刀锯，把地仙封师古大卸八块。

我绕过黄金棺椁，当先走近火堆，火势遭尸气压制，比先前弱了许

多，地仙的尸体坐在火中一动不动。我到了近处，碍于墓室低矮，就挥起了工兵铲横扫过去，铲背迎头拍到地仙脸上，不成想落了一空。

原来就在我挥动铲子的同时，古墓里地动山摇，墓室地面突然开裂塌陷，地仙封师古连同满地的火焰，一同落了下去。若不是Shirley杨眼疾手快将我一把拽住，我用力过猛，收不住架势，非得跟着一起陷下去不可。

这时地面下陷非常严重，墓室底部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怪嘴，我们深厚的黄金棺槨，受到地陷的牵连，也跌跌撞撞地滑入了地洞中。我闪身躲开黄金槨，知道这是地底的九死惊陵甲快要绞碎山体了，心想难道地仙封师古竟然就此被惊陵甲碎尸万段了不成？

我顾不上九死惊陵甲随时都可能穿破墓室，趁着地洞里火光未灭，急忙俯下身向里面张望，只见地仙墓室下方是深厚的玉髓层和岩石，但地层裂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口子，当中全是一丛丛荆棘须般的青铜血蚀，铜刺之密犹如无数海葵触须，每一根铜蚀都布满了尖锐锋利的倒刺。

燃烧着的火油随着墓砖落到惊陵铜甲上，冗自烧个不休，借着火光可以看到，地仙封师古也落在距离地面不远之处，尸体已被数十条铜甲钉住，其中一根树茎般的铜刺，约有人指粗细，自封师古脑后贯入，又从前额刺穿了出来。

九死惊陵甲是由三代时期的古老青铜器所化，属于护陵的陪葬器物，由于早已绝迹了千年，所以我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早知道好象是在铜器中杀死奴隶，铜器里混以九死还魂草的根茎，以及碎尸的血肉、泥土，埋藏在陵区附近若干年，便可以生成一种存活在地下的吸血植物，根须茂盛，锋利无比，习性抱阴趋阳，可以环绕着陵区不断繁殖增生，遇活物便饮血，夏商周的古青铜器非常罕见，因此有惊陵甲陪葬的大型墓葬并不多见。

此刻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地底的九死惊陵甲，但这性情恐怕到死也忘不掉，铜蚀所化的血甲，受其根茎所限，一时之间还难以钻入古墓，可火光里密密层层铜刺看得人头皮子一阵阵发麻，地仙封师古被几根铜须戳住，全身血流如注，顷刻间尸体便被吸尽了骨髓，只剩一具空壳。

这一幕被我们看了个清清楚楚，凭你心狠手辣，亲眼看到地仙被铜刺吸净鲜血的情形，也不禁凜然生惧。幺妹儿不敢再看，后退了两步倒坐在地上。

我见封师古身体中竟有鲜血，与活人没什么两样，才知《棺山遇仙图》中描绘的场面不假，却想不明白他是如何做到。只不过此人自称神机妙算，妄想死后成仙出山，但他即便真是神仙，恐怕也料不到会落得如此下场。如今大事已了，接下来我们就得赶紧想法子逃出棺材山了，否则都得和封师古一样被惊陵甲戳成筛子。

眼看灵星岩下出现的裂缝越来越多，像是冰裂般向四周蔓延，容不得再有迟疑，我便揪住趴在地上伸着脖子向下窥望的孙九爷，想尽快逃离地仙墓室，但我的手刚抓住他的胳膊，却发现布满铜蚀的地底深渊里，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封师古那具被铜甲刺穿，并且抽尽了骨髓的尸体，头部竟然缓缓抬起，铜甲上的倒刺，将死尸的头颅连骨头带肉扯落一块，额前黑糊糊露出一个窟窿，只见地仙双目忽然睁开，两只眼睛却像两个黑洞，忽然脑袋后仰，嘴部越张越大，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幅度，两排牙齿间几乎分离开了一百八十度。

此时落在九死惊陵甲上的火焰即将烧尽，墓室下的裂缝了已逐渐陷入漆黑，最后残存的一抹火光中，正有一团模糊不清，好象满身绒毛的黑影，挣扎着从地仙封师古嘴中向外爬出，随即火光熄灭，再也看不到地底下的事物了。

众人几乎惊得呆住了，但地层开裂处逐渐增多，再留在墓室中的话，顷刻就会随着塌方陷落下去。我已顾不上再去多想，拽住已经魂不附体的孙九爷向后猛拖，Shirley杨也将么妹儿从地上扯了起来，众人互相打个手势，由胖子带头，迅速退向地层尚未破裂坍塌的地方。

这时来路早已塌陷了，墓墙处处开裂，入葬的墓道中也陷落了好大一片。胖子情急之下，出死力过去猛撬陪葬洞的石门，所幸那是一道活门，也不算厚重坚固，竭尽全力之下，终于开启了一道缝隙，刚可容人通过，我见四周都是绝路，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就拽着孙教授，跟着胖子钻进了地仙墓的耳室。

一阵阵地震般的颤动不断传至体内，我急忙用后备倚住墙壁，把登山头盔中的战术射灯左右一照，见众人全部跟了近来，心中方才稍稍安稳，然后立刻打量四周。这座低矮狭窄的灵星岩石室，果然是放置明器的耳室，地面上堆积着一些书卷和珍宝，眼中所见满是珠光宝气，匆忙中也细辨不出那些明器都是些什么珍异之物，其间还混有梅花鹿、仙鹤等灵兽的尸骨，石室尘封已久，空气中杂质很多，还不能冒险就此摘掉防毒面具。

我借着昏暗的光束，发现耳室也开始破裂崩塌，尽头墓墙崩塌，露出一条狭窄的石阶，两端都不见尽头，有一侧斜刺里通向上方。棧星殿地仙墓位于盘古尸脉的腹腔中，无数天然形成的墓室分布得高低错落，相互间大多只是一墙一石之隔，此刻根本无法判断出台阶通向什么所在，只是见地底的九死惊陵甲已经撕裂了地层，明知惊陵甲如蚕茧般缠住棺材山，四面八方都是绝径，也不得不尽快向上撤退，尽量争取几乎不存在的生存希望。

我当即抬手一指，让众人别做停留，继续奔命蹿上前边的台阶甬道，这时我们已是强弩之末，腿脚酸麻难支。我和Shirley杨经过部队锻炼，而胖子则天生轴实，在兴安岭山区插队多年磨练出的体质也不含糊，连我们都有些撑不住了，就别说孙九爷和幺妹儿两个了。众人相互间连拖带拽，黑暗中不知行了多久，好容易挨到了石阶尽头。甬道至此分出了两个岔路，前边仍有空间，但石阶上方是个铁盖，像是连着一处密室。

山体四周那阵猛烈的震颤逐渐平息，这才得以停下来暂做喘息，并确认所处方向，对照《观山相宅图》中的布局，发现这条暗道迂回曲折，竟然从棧星殿中穿出，又借棧星岩高处的地势，透过尸形山里的玉窟，最后连接着地仙村观山藏骨楼下的那座战国古墓。整条暗道中的石砖都刻着经文符咒，并埋有断虫秘药，不见棺材虫的踪影，似乎是仅为地仙村封师古一人随时进入墓室所设。

《观山相宅图》中详细描绘着地仙村阴阳二宅，却没有画出棧星殿和这条暗道的情况，但揭开铁盖见到上边墓室里汞气迷漫，伏虎青铜椁依旧沉睡在旁，这才知道自己位于何处——原来在古墓博物馆下边，还藏有这么一条暗道。

此时地仙村阴阳两层宅子，都爬满了被惊陵甲赶出来的棺材虫。那观山藏骨楼肯定是回不去了，下边的棧星殿又被铜甲所破，一时进退两难。只有继续顺着漆黑的暗道往深处走。我估计，这条暗道既然能通往地仙墓室，其重要程度自然是不言而喻，岔路的另外一端，一定还连接着另一个非常隐身的区域，既然鬼使神差的撞了进来，就没办法不去一探究竟。

众人疲于奔命，又都戴着防毒面具无法交谈，只是都有些惊弓之鸟，时时都回头去看身后，唯恐地仙封师古从后追了上来，谁也顾不上去猜测地仙村的暗道里藏有什么秘密，借着射灯和手电筒昏暗的光线，在漆黑阴森的暗道里走出数十步。

胖子像是脚底下绊到了什么东西，突然一个踉跄摔了个趴虎，这下

摔得好不结实，险些把王胖子摔冒了泡，半天也没从地上爬起来。战术射灯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发挥不出太大作用，我也没看清地上有些什么，担心出现意外，急忙打手势让其余三人站住脚步别动。

我随后俯身将趴在地上的胖子扶了起来，二人伸手在地上一通乱摸，想看看暗道里究竟有些什么，是块砖头还是具尸体。最后我摸到圆滚滚的一件东西，约是人头大小，又冷又硬，将灯口对正了，光束晃动中凝神细看，竟是一只沉重硕大的铁铤子，铁球上连着一极粗的铁链，我心念猛然一动：“这分明像是一件禁锁囚的刑具，如此粗重，那一端锁的是人是兽？”

第五十六章 在劫难逃

我随手拖曳着那条沉重的铁链，想看看它到底连接着什么东西，但锁链又重又长，隔几米又是一个铁坨子，一扯之下，竟是没有拖动分毫。

这时Shirley杨在后面点了一根蜡烛，烛光将不见尽头的暗道照亮了一片，众人见蜡烛没有异状，纷纷摘下防毒面具，地底阴冷的空气，顿时让人头脑清醒了许多。

胖子摔得不轻，一屁股坐倒在墙根里，再也不想走动了，孙九爷和么妹子也累得够戗，同样是上气不接下气，就地坐下连吁带喘。

我心想：“这些人真是乌合之众，没半点倒斗摸金的样子，与那些胡同串子组成的西单纵队差不多，暗道里吉凶未卜，哪能说停就停？”但看他们确实是体力透支过度了，也只好让大伙在此稍做喘息。

我问Shirley杨，九死惊陵甲已经撕开了棺材山底部的棧星殿，料来周围也都是这种情况，这座深埋地底的棺材山还能存在多久？

Shirley杨说，“我估计不出。惊陵铜甲随时都可能绞碎山体，到时必然玉石俱焚，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也许下一秒钟就会发生，也许还要拖上一两个小时，但留给咱们的时间一定是不会太多了。”

孙九爷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根本不关心如何逃出棺材山，忽然开口问我们，“你们有没有看清楚，从地仙尸体里钻出来的究竟是什么？”

当时在墓室中发生地裂，封师古被惊陵甲吸尽了骨髓脑浆，但在地底火光熄灭之前，众人亲眼看见从封师古口中钻出一个黑影，似乎满身都是霉变的尸毛，具体的样子却没有看清。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东西不惧水火，在吸血刮髓的九死惊陵甲铜刺穿身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行动，除了大罗金仙，谁能在刀山火海中毫发无损？难不成是封师古的真元出壳，当真化为仙人了？

么妹儿和孙九爷对此深信不疑，我和胖子虽然不相信，但连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都找不出来，只有Shirley杨没有表态。

我们这五个人里，就属Shirley杨和孙九爷学问最高，可偏偏这两个人一个是有神论者，另一个满脑子家传的迷信思想，事到如今，我只好由着Shirley杨和孙九爷尽量客观的分析地仙村里的情况，世界上到底有

没有神仙。

孙九爷叹了口气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凡事没有绝对。封师古的尸体遇火不焚，被那么多铜刺钉住后依然能动，金木水火土一类的物理生克现象，在它身上已经完全失去作用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它是超出了五行之属的尸仙。”

Shirley杨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世界上肯定是有神存在，哪怕只是存在于精神信仰中，至于尸仙是否存在……我想所谓尸仙，可能只是古代人对某些超自然现象的描述，明代虽然距今只有几百年，但当时世间仍然盛行烧丹炼药，以求长生不死，或许观山太保在棺材山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東西，可以让人死后不腐不僵，就称其为尸仙。举个例子来说，就好比古代人眼中的天狗吃月亮，被现代人称为月食，然而不分古今，当时的人们都自认为掌握了这一天文现象的奥秘，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其实即使是以当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速度，对宇宙和世界深入的探索也是非常渺小的。”

孙九爷听罢点头说，“尸仙的存在，也许正如杨小姐所言，是类似于古代人眼中天狗吃月亮的神秘现象，但咱们至今也不了解真相，更有可能永远也揭不开古尸成仙的谜团了。而且由于封师古的所作所为，这些东西如今确实出现在了棺材山里，倘若尸仙逃出这地底世界，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也不好说。总之咱们还得想办法，赶在山崩地裂之前，把它彻底除掉。”

胖子插口说，“既然那老地主头子已经修炼的水火不侵了，咱还能有什么招？总不能一人一口把它嚼碎了吃了吧？依胖爷所见，这活不是咱们不想干，而是实在干不了，不如随便卷点明器，趁着腿脚还能动唤，撒开丫子跑返出去才是正路。”

孙九爷冷哼一声说，“王胖子你还在做梦？九死惊陵甲的厉害你又不是没瞧见，我先前反复说过了，只要这座棺材山依完，咱们连具囫圇尸首都留不下，竟然还指望逃命？不如听我一句劝——人的一生，活得有没有价值，不在于他生命的长短，而是取决于他这一生做过什么……”

不能孙九爷说完，胖子就恼了起来，骂道，“放你封家老祖宗的狗臭屁，那老地主头子封师古烧都烧不化，你有种自己下去跟它拿板砖菜刀单练，别他妈拽着大伙给你垫背。反正胖爷是死活也得逃出去，咱是光荣的无产阶级，死也不能死在棺材山给地主当陪葬品。”

么妹儿看胖子和孙九爷快要掐起来，赶紧劝阻，但她哪劝得住这两位，Shirley杨见状赶紧在身后推了我一把，我刚才正在考虑如何克服眼

下面临的种种困境，经她提醒，立即回过神来对众人说：“又都歇过劲来了是不是？都别练嘴皮子了，先听我说，我看棺材山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事先的预想，盘古脉中的地形比迷宫还复杂，到目前为止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逃出地仙村，至于想除掉古墓中的尸仙，更是有心无力。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条暗道里，多半藏着封师古不可告人的秘密，大伙先在这喘口气，然后再沿着这条暗道走下去，看看能否找到脱身之策。”

我终于将众人说服，这种处境别无他策，谁也想不出什么高招，可以说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只有这条暗道，是最后一条行动路线，究竟是生路还是死路，要先押上五条人命才能知道结果。

原地发愁干着急于事无补，俗话说的好，“要吃辣子栽辣秧，想吃鲤鱼走长江”，要想逃出生天，也许只有挖掘出棺材山所埋藏的真正秘密。可时间一分一秒地不断流逝，九死惊陵甲紧紧箍住山体，塌方和地震不断发生，我们稍微歇了几分钟，就不得不匆匆起身，继续沿着地仙的暗道往最深处探寻。

这段暗道的地形并不规则，有的地方开阔，有的地方狭窄，我们顺着地上铺设的铁链，向前摸索着走出了十几步，发现地上又横卧着一具尸体。这具死尸十分奇怪，看起来生前应该是个瘦骨嶙峋的长者，脸上披头散发，身着的衣衫破烂不堪，几近半裸，裸露的胸膛上一条条肋骨都突显出来。

因为棺材山是条藏风纳水的灵脉，所以地仙村的死者皆是面容如生，全部死者的皮肉容貌都还保存完好，绝不会形成干尸。而暗道中的这具尸体，不仅被锁在粗重的铁链上，而且干瘪枯瘦，犹如恶鬼一般，手脚皆被镣铐锁住，不出我先前所料，应该是个被关押在秘道里的囚徒。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片，片子里有几个镜头是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是瘦的皮包骨头，可以说那情形十足的触目惊心，甚至让人难以想象——人类可以因为长期缺乏营养食物而瘦成那副模样，看到眼前这具囚犯的尸体，就让我想起了战争记录片里的那一幕。

不过为什么地仙封师古，竟会用如此沉重的刑具，来锁住这样一个枯瘦的长者？这个关押在地仙村里的囚徒会是什么人？

胖子一向是见怪不怪，看了两眼便说道，“这种事，连没看过福尔摩斯的人都能分析出来，肯定是反对封师古的人，结果都遭了那老地主头

子的黑手，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底活活饿死了。”

Shirley杨和孙教授都说不像，看那囚犯的尸身上，衣服的样子非常古怪，不像是明代百姓的穿着，也不像地仙村里观山太保的诡异装束，被如此秘密地关押在暗道里，绝不会是普通人，但是关于囚徒尸体的身份，根本无从判断。

众人满腹狐疑往前走了几步，赫然是间宽阔的洞室，石室中的铁索镣铐更多，铁链上还拷着上百具狼藉的死尸，老少妇孺都有，全部是骨瘦如柴，而且有不少尸首断肢缺足，死状凄惨难言。室内更有几尊青铜巨兽森严陈列，大部门的尸骸，都被牢牢锁在其中一尊高大古老的铜龟周围。

我如坠五里雾，棺材山地仙村怎么会有这么个地方？既不像用活人殉葬的墓室，又不像普通关押囚犯的地牢，但这间秘室已经是地仙暗道的尽头，只有来路的一个入口，前面再无路可行。

其余几个人也都觉茫然失措，眼下只能推测出一点，这些被关押在地仙村古墓的囚徒，不会是普通的奴隶和罪犯。Shirley杨眼明心细，她很快发现在所有死者的身体上，都有一个酷似乌羊的文身。尸骸中有一位苍髯老者，看那头发胡须和服色，身份显得与众不同，我上前一翻，果然在尸体的衣襟内发现了一些字迹。

孙九爷奇道，“还是与乌羊王的传说有关？这是不是说明，这些囚徒不是地仙村的人，他们也许都是巫楚时代的遗民，为什么会被封师古抓来关在此地？”说着话，他便迫不及待地挤身过来，观看那些写在残破衣襟上的字迹。

我点了支蜡烛照亮，众人定睛细辨那片字迹，确实符合孙九爷的猜测，原来这些密室中的尸骸，原本都是棺材峡中一支古老的遗族，世代守护着棺材山的秘密。封师古建造地仙村古墓时，在棺材山遇到了这些巫者的后裔，曾杀了他们许多人，后来得知这批人掌握着巫邪时期的占星演卦之术，便将他们秘密关押，日以继夜地施以酷刑折磨，逼着他们为地仙演卦推象。

由于深藏地底的棺材山，是巫邪时期的祭死之地，埋了无数装有死者尸器的小棺材，年深日久，阴气沉积之下，竟在腐尸残骨里生出尸丹。凡是死后藏了尸丹一同下葬之人，即便入棺时腐烂僵化，埋在土中百年之后，也会渐渐变得和活人一样，于是巫者就从土中掘出古尸，以显灵异之能。

但是后来发现，那些死而不化的尸体一旦出土，就会引发大规模的

瘟疫，因其死亡的人畜不计其数，当地巫风也从此衰落。所以在乌羊王死后，棺材山便被视为禁地，平时在当地人口中，连相关一个字都不敢轻易提及。

封师古在盗发乌羊王古墓之时，发现早已没了脑袋的乌羊王竟然鲜活如生，便动了邪念，知道山里有条盘古神脉，就打算借此度炼成仙。他认为此前发生的事情，那是由于古人不明究竟，不能善用，反遭其害，于是穷尽所能修造地仙村古墓。

但是封师古十个疑心很重的人，为求万无一失，便强逼着那些巫者的后裔为其推演象数。封氏祖先是在棺材峡盗掘悬棺发迹，盗出了许多载有星相异术的龙骨，也从中得了一些推算占验的本事，可都是后天所学，许多奥秘之处不得传授，毕竟不如乌羊王遗民掌握得精妙广博。

古代占星现象，不一定是直接仰望星辰，更准确的办法是借助铜器龟甲占卜，因为古人认为龟壳纹路就是天星征兆的直接反应，现代科学虽然发达，但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探索，反而不如古代人的理解来的直观，对于许多古老的语言和启示的精准难以理解，其实那正式占星演卦的玄妙所在。

地仙封师古从陕西盗掘了几件西周古铜器，都是推演占星的铜兽，暗中藏在地仙村古墓的秘室中，并将这些囚徒关在里面。开始那些巫者还不肯触犯祖宗留下的禁忌，但后来吃不住严刑拷打，加上封师古不断杀人相逼，只好为其推算。

得出的天启是，九死惊陵甲会逐渐吞噬棺材山，而在有盗墓者进入古墓倒斗的时候，地仙的棺木享会遭刀山火海诸劫。自古以来，传说凡是成仙者必须要经历若干劫数，随后成了尸仙的封师古，将在地仙村毁灭之时，带着全部殉葬者，跟随那些盗墓者一同逃出棺材山，然后这世上便将会是尸山血海，在天兆星法中称此为“破山出杀”之象。

这些乌羊王的遗民，生前都很清楚在封师古入葬之时，他们都会被杀掉灭口，在临刑前，有许多人都在衣襟中藏留了血书，发出了很多极其恶毒的诅咒，死后变为厉鬼也要前来复仇

我们接连翻看了几具尸骸留下的诅咒和遗书，越看越是心惊肉跳，这些死者死于几百年前地仙下葬之时，他们利用西周古铜器占卜象数，所得结果，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能否应验，但我们五个人却无不清楚，这些幽深微妙的天机肯定是真的，而且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尸仙出山是命中注定将要发生的，那我们就是促成此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无论我们做什么，该发生的都必然会发生，人类在早已注定的

命运面前，如同蝼蚁般毫无抗争的余地。

我虽从不信命，可结合进山以来的种种遭遇，再看到这些血迹斑斑，几百年前便已写下的字迹，一切事情无不暗暗吻合，真如被当头泼了一盆雪水，从头顶凉到了脚心，有种在劫难逃的不详预感。难道人生在世，无论一饮一食，还是一言一行，都是早已注定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孙九爷更是早有这种预感，如今见已是铁板钉钉了，拿脑袋撞墙的心都有了，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揪住我的胳膊说，“不会！绝对不会发生！千万不能让尸仙出山，。我有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你们现在……都死掉，命中注定的事情便能由此改变！”

第五十七章 启示

孙九爷非常严肃地强调说：“自从在地仙村藏骨楼，看了封师古留下的《观山掘藏录》以来，我就开始担心咱们进山盗墓之举，是中了此人的圈套，一路舍生忘死的所作所为，最终却是促成尸仙出山的可怕后果，现在看来果不其然，事到如今，要想改变这即将发生的灾难，大伙也只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孙九爷的祖上封师歧曾与地仙反目成仇，他的后人在几百年间，处心积虑地要找到棺材山，毁掉地仙留下的尸骸，这种积怨旧仇，早已渗入到了孙九爷的骨髓里，他的父兄至亲，就为此暴尸在荒山野岭多年，加上现在得知封师歧这一脉后人，都只不过是地仙掌中的一枚棋子，这种屈辱和愤恨更难忍受。

所以孙九爷觉得，就算是让众人全都死在棺材山里，也不能放棺材山里的任何一个死者离开，否则尸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胖子听他说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我们即便再怎么想不开，也不可能仅凭这种事情自寻短见，而且这种巫者为封师古推演的结果，十分晦涩不明，怎能当真？我们绝不相信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早就是命中注定的。

孙九爷问我道：“你也是懂些奇门八卦之理的，自古便道是数术神通，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真不相信命运？”

我冷笑道：“我这些年就是凭这个赚钱吃饭的，当然是相信这些古老的数术。我摸着良心说，我确实相信命运，世间万物都是一个缘字，缘就是命运，咱们认识一场，到现在我们上了你的贼船来找地仙村，这可能都是命运。”我顿了一顿又说，“可是我所相信的命运，也有我的标准，标准就是以我的个人需要来决定，凡是我能接受的，那就是真正的命运；只要是我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他娘的扯淡。”

孙九爷怒道：“你这明摆着是强词夺理，当初要不是你自作聪明，也不会逼我带你们进入棺材山，既然惹出了这场大祸，就应该敢于承担责任。咱们倘若不死，地仙村一旦开始毁灭，可就是尸仙出山度世的时候了，现在咱们还有机会改变这一切。我之所以直言相告，是不想背后再给你们下黑手，否则我大可暗中结果了你们。我知道你是明理之人，你好好想想，现在除了一死，没别的办法好想了。”

我没心思再和这老疯子多说，正要找条绳索将他捆了，免得由他做

出些威胁众人生命的举动来，这时却听Shirley杨对孙九爷说：“教授您是急糊涂了，您仔细想想，如果真是命中注定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咱们又置身于这个事件之中，那无论咱们采取什么措施避免，都绝不会改变早已注定的事实，否则就不能算是命中注定了。”

孙九爷听罢愣了一愣，随即蹲在地上，抱着头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确实如Shirley杨所言，这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从来不会有第二种可能，如果说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那就绝不是仅凭区区几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的。

事实上，我对这些囚徒们推演的象数结果，也十分担忧，我的经验和直觉告诉我，尸仙出山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会出现，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肯定不会做出轻易放弃生命的举动，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轻言“牺牲”二字。

我见孙九爷一时沉默无语，便使个眼色给胖子，让他和幺妹儿两人死死盯住孙老九，然后在石室内继续查找线索。如果那些启示的结果都是真的，那么只要我们不出山，暂时留在地仙秘室里，就不会有任何危险，所以将心一横，不再去费神考虑棺材山里的重重危机了。

当务之急，是要先设法找到证据，确认启示中的巨大灾难是否真会出现。没想到不找不要紧，在满是囚徒尸骸的石室中仔细一搜，越来越多的“真相”便逐一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件宽阔阴暗的密室，是巫邪后裔推演天启的所在，在石牢秘室的后边，还藏有一条暗道，门户紧紧闭锁，无法通行，我们只好先去查看那密室中的天启。现在已无法推测地仙封师古是如何判断这些启示的真假，但地仙的深谋远虑根本是常人难及，既然能让他深信不疑，当年一定是有他的根据。然而我们在几百年后发现这些秘密，却可以对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作出判断，当年推算出的种种启示，其准确程度是不容置疑的。

我和Shirley杨抹去石壁的灰尘，发现留有一些彩绘的壁画，有星相挂数之类的符号标记，也有人物山川，似乎是当时利用龟甲和青铜兽盘，推演象数，随后根据象数绘成图案。

Shirley杨说，这些符号图案，好像是代表着一个个事件，倒与扎格拉玛山的预言先知相似。

我对她说这可太不一样了，我虽然不知道扎格拉玛的先知是怎样预言，但当时的经历可以证明，真可谓是神数。如果说世界上真存在命运，那位先知的预言就是证据，不论你是翻过来倒过去，一切应该发生

的事情，都会如预言中描述的一样发生。先知作画的行为可能近似扶乩，是一种古老神秘的通灵术。

但是这间囚室里出现的，却是中国玄学中最深奥的推演之术，因为自古现象占星，都是观察征兆，其宗旨不外乎是天人一体，天空与大地出现的不同征兆，即是人世间种种现象的预示。

天象、天兆一类的推演之法，都属于古挂中的鬼神之道。所谓的鬼，指的是事物运行的轨迹，例如星斗的移动；而神则指的是时间，例如二十四节气或一天当中的十二个时辰。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在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又有“钩钩云，雨绵绵；瓦楞云，好种田”之说，这是通过观察天上的云霞变化，来判断阴晴，是最古老的天气预测，现在当然说这是气象学，但古人则认为这是通过天空的不同征兆，做出简单准确的预测。现代气象学动不动就研究云层、风速、气压等等数据，发而没有古人观看星月云霞判断天气来的准确，所以现在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天气预报，虽然看起来显得挺专业，却基本上和小孩子撒尿一样没准。

而观测星象天兆，远比预测天气神秘复杂，我仅有半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半本还只是风水残书，虽然这些年来不断领悟钻研，但是对真正的占卦观星之术也仅仅刚刚入门。我只知道此道向来是以数生象，石牢中的刑徒们，应该都是用此古法推算，比如天星中显示“盗墓犯官”，加以天干地支推演，便得出将来在“某年某月某时，必定有盗墓者进入棺材山棧星殿，盗发地仙棺槨的天启”，推算的过程极为复杂，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石牢中上百具刑徒的尸骸，如此骨瘦如柴，也许是精力神智消耗太过的缘故，不一定是因为饥饿造成的。

据说只要掌握这种古老的巫卜之术，加上有足够的青铜器和龟甲龙骨，并且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运用得法，就可以从天兆中获得启示，比先知的预言还要准确，所以说有时候人不信命也是不行的，也许冥冥中真有氤氲大使暗中主张，控制着世间万物的兴衰变化。

石牢记录的天启中，有破棺、火焚、乱刃诸劫的描述，地仙封师古经历诸劫之后，尸体脱胎换骨，化为真仙。先不说世上是否真有神仙，至少撬开棺槨，以捆仙索缠尸，再泼以火油焚，直到最后——封师古被九死惊陵甲乱刃穿身时的种种情形，都是我们亲眼目睹的。

而最后的天启，是藏在石牢的天顶上，从象数和壁画上来看，是尸仙端坐在盗星之上，凌云飞上半空，下边是地仙村里殉葬者尸体，尸骨堆积如山，无数死者从尸山中逃脱出来，分别蹿向四面八方，尸山下面

就是一片血海，那情形充满了恐怖与绝望，犹如到了世界末日。

孙九爷被头顶这片壁画吓得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来，连道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真是完了，封师古习的是杀生道，度的死者越多道行就越大。要是咱们这伙人就是天兆中出现的盗星，尸仙最后肯定会附在咱们大家，或者咱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逃出棺材山，真的会发生？命中注定发生的事情……难道真的没办法改变吗？

此时我心念乱杂，也无话可说，没有回答孙九爷的问题，事情是明摆着。不论我们做什么，天启中的灾难肯定都会出现。

Shirley杨叹了口气说：“有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力量。地仙村注定将要引发的可怕灾难，就如同是一部早已写好了的小说。咱们作为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早已被作者写完——并且注定要成为最终事实的大结局，成功的可能性……恐怕连亿万分之一都没有。”

么妹儿一听连Shirley杨都这么说了，自道是此番必死再也见不着她干爷了，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只是强忍着才没落下来。

Shirley杨见状安慰她说：“么妹儿你别害怕，不管是生是死，咱们大家都会在一起面对，而且……而且我始终相信有上帝存在，上帝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只有胖子压根儿就没搞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刑徒尸骨堆里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值钱的明器，又见众人面色沉重，便信口开河道：“上帝哪有空啊，听说他现在都把总部挪到贝鲁特看美军打仗去了，哪顾得上咱们这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要我说，别人咱是指望不上了，但咱自己不能不疼自己呀，只要瞅准了机会，能跑还得跑，千万别想不开。”

我忽然想到一事，对众人说：“用不着太悲观了，你们想想这地仙村，完全被压在大山底下，九死惊陵甲迟早要把山体撕碎，所有的东西都被埋在地底，就凭这一点，天启中最后的场面也不会出现。这些刑徒饱受封师古的酷刑折磨，备不住最后就胡乱编造一通蒙混过关，真要这样，咱们岂不是杞人忧天了。”

我这么说主要是想给大家吃颗宽心丸，虽然我完全想不出古墓里的群仙如何逃出棺材山，但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出现，迟早而已，当前的处境下，满心恐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刚才胖子说的那样，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指望。

孙九爷虽然在把我们诳入乌羊王古墓这件事上，显得老谋深算，实际上他一辈子深居简出，本人并没什么见识，只不过是出其不意，连我都没猜到他的背景如此之深，但到了现在，他心神早已乱了，根本拿不出什么主张，只好答应凭我安排。

我心想如今之计，只能先想办法躲过棺材山毁灭的浩劫。看情形逃是逃不出去，只能固守待变，然后看看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再做理会。当即便取出《观山相宅图》来，问众人这棺材山里什么地方最为坚固，要找一个稳妥的所在，最好是可进可退，避过四面八方的九死惊陵甲。

孙九爷说要是天启是真。咱们逃到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在尸仙出山之前，即使是天崩地裂咱们也死不了。

我说这件事不能这么看，天启中最后的灾难会不会发生，而这灾难又是什么情形，不真正到了那个时刻，谁也说不清楚，而且盗星只有一枚，咱们五个人是不是都对应此星？还是会有些人死在棺材山里，有些人会带着尸仙出去？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眼下能做的，只有尽人事、听天命而已，有道是“命是天注定，事在人作为”，咱们倒斗摸金的原则是“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凡是自身能做到的事情，还是要竭尽全力去做。

众人都觉得是这个道理，便各自出谋划策。最后参考幺妹儿和孙九爷的意见，一致认为地仙村封家老宅最为坚固，因为在封氏大宅的正堂屋，地下除了墓室，还应该有几条与清溪镇封家旧宅相通的地窖，是个藏纳金银、躲避兵祸的战备区域，其位置在地图中也有标注，那里绝对封闭坚固，附近的棺材虫也爬不进去。

我见石牢中有照烛推算用的灯盏蜡烛和残油，心想此物正有大用处，但还缺点东西，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先在室中对那些尸骸拜了一拜：“诸位老少爷们儿，按理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别看咱们来自五湖四海，可都有一个共同的死对头，所以……我们有困难的话，你们可得多多支援。待会儿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务必包涵。盐多了咸、话多了烦，我就不跟诸位同志多说了，姓胡的要是还能活着出去，必定多烧纸马香橛镲，度荐各位早脱幽冥，下辈子投胎保准都能当上领导干部。”

说完我让众人剥了几件刑徒的衣衫，找几条断肢无主的干枯腿脚，浸上灯油，绑了几支简易火把，准备返回到地仙村时用其驱赶棺材虫，然后的事就是找到出口，返回地仙村。石牢后边的大门被重锁扣了，但幺妹儿有拆销器儿撬锁的蜂匣子手艺，对付区区几道铁锁不在话下。

推开石牢后门，见又是一段倾斜的石阶通道，总之越往上就离地仙村越近，众人也无心再去多项，鱼贯钻进暗道一路举步向上而行。尽头处有个被锁住的盖子，再次撬开锁销，就觉得眼前一亮，我定睛一看，原来兜了一圈，又转回到了盘古脉腹部裂开的深壑之前，这里距离地仙村后面的村口不远，四周有阳燧流动的石槽，依然循环流淌不绝。

棺材山里的地震、地颤不断发生，地仙村中的房舍却还坚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坍塌，爬进山里的棺材虫仍在四周流窜，只是畏惧阳燧，不敢接近通往极星殿的玉窟。

我打个手势，招呼暗道里的人都钻出来，正准备点燃火把前往封家大宅，四周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那些从山壁上爬入地现出的棺材虫，像是突然被什么恐怖的东西驱赶，如同一片片黑潮般向我们扑了来，它们似乎失去了常性，根本不顾石槽里阳燧的威胁，爬在前边的棺材虫落入石槽当即死亡，但死掉的虫子顷刻间就将沟槽填满，其余的前仆后继狂涌过来。

我心想这要不是棺材虫都疯了，就是它们预感到地仙村里有更恐怖的东西即将出现，在走投无路之际，才奋不顾身地要逃进盘古脉玉窟中躲避。这种情况下火把已经没用了，我们五个人再不逃跑，都得活生生被棺材虫啃碎了。

我心下骇然，正要招呼大伙赶紧退回暗道里躲避，没想到孙九爷却已在身后把暗门的铁索重新扣上，而且往钥匙孔里塞满了泥土，再回去可就回不去了。我脑中“嗡”的一声，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揪住他的衣领骂道：“孙老九，你你他妈的真疯了！信不信我把你大卸八块！”

孙九爷的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的说：“我只是想看看命中注定的事情究竟能不能改变，要是天启中最后的灾难注定要发生，爬过来再多的棺材虫都咬不死咱们；相反如果咱们都被虫子啃没了，地仙村里的死人就永远不可能重见天日。”

第五十八章 移动的大山

孙九爷满肚子都是仇怨，对于他想做到的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我和Shirley杨、胖子、幺妹儿四个人的性命，在他眼中如同草芥，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所作所为已经不能用常理衡量。

我对孙九爷虽有戒心，也一直暗中盯着他的举动，但刚刚那一瞬间，我的注意力被地仙村里出现的反常现象所吸引，谁承想百密一疏，这么稍稍一分钟，就被他钻了个空子，把众人的退路彻底切断了。

我可不想那众人的生死，去检验命运的真实力量，暴怒之下，一把将孙九爷掼倒在地，但这时候棺材虫已从村中铺天盖地地蜂拥而来。我眼下也顾不上再理会他了，四下里一望，见身后有几座石坊牌楼，在深壑两端横空凌跨。

我估计此时再从深壑古壁逃向棂星殿，肯定会被棺材虫在半路兜住，便把手一指，招呼胖子等人赶快爬上石坊。

孙九爷从地上挣扎着想要再次阻止众人，胖子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见状二话不说，抽出工兵铲来，一铲子狠狠拍到孙九爷头顶。

孙九爷脑袋上虽然带着登山头盔，但被胖子的工兵铲狠狠砸中，还是承受不住，双眼一翻就栽倒在地。

我说就让孙九爷自己改变命运把，咱们赶紧撤！Shirley杨不忍就此抛下孙九爷不管，对我叫了声“必须带上他”，就同幺妹儿两人倒拽着昏迷不醒的孙教授双腿，拼命把它拖向石坊。

我无可奈何，只好咬牙切齿地同胖子帮忙去抬，四个人像抬死狗般，把孙九爷连搬带拖，撂到了石坊的柱子下边。

这时四周环形石槽中的阳燧，都被棺材虫的尸体埋住，附近的光线顿时暗了下来，黑暗中我发觉已经有不少棺材虫爬到了脚底，它们虽然是受惊奔窜，无心啃噬活人，但棺材虫满身腐毒，爬到那里就烂到哪里，只能远远避开才能幸免于难。

我让胖子背住孙九爷，众人相继蹬着石坊的蟠龙柱爬到高处，前脚刚上去，地下随即就“哗哗哗”地响成一片，我低头往下看，战术射灯的光束投到地上，只见成群的棺材虫黑潮般从石柱下爬过，这其中还混杂着地鼠、土龟、陵蠡、黑鼬、毒蛇，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称的奇怪虫兽，反正都是出没于坟地、墓穴等隐晦环境中的东西。

棺材山里并非如同表面所见是个幽冥之地，虽然被铜甲团团裹住，但由于环境特殊，四周环绕如同棺板的峭壁中，悬棺腐气滋生，也向来生存着许多生物，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全封闭的生态系统，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是九死惊陵甲的食物，此刻生存于地仙村附近的生灵们，如遭大难，没命价地逃向地底的玉髓洞窟。

不论是昆虫还是动物，其对灾难的敏锐直觉和预感，远非人类所及，棺材山地仙村里会发生这种情形，只能说明一场可怕的大浩劫即将到来，但下边的峭壁间似乎布置着更厉害的药物，所有的棺材虫爬到壁上就纷纷僵住死亡，雨点般的尸体坠下玉窟。

我们困在石坊上，环抱梁柱，目睹着这犹如末日降临般的景象，不禁由心底里产生一股恶寒，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正没奈何处，我看见被胖子单臂夹在腋下的孙九爷忽然睁眼醒了过来。

孙九爷发现胖子正夹着他往石坊上攀爬，马上伸手去摸随身携带的峨嵋刺。我在旁看得清楚，见他竟想行凶，喝道：“你他娘的找死！”

胖子也感觉到事态不对，骂道：“敢他妈跟胖爷玩阴的，摔死你个老龟儿！”一抬手就把孙九爷松开，将他抛下了石柱。

眼看孙九爷就要从半空里跌落深渊，Shirley杨却抛下飞虎爪，爪头刚好搭在孙九爷身前的背包带子上，那条精钢索子一紧，竟将孙九爷吊在了半空。

孙九爷被飞虎爪钩住的身子，在石坊下不断打转，Shirley杨竭尽全力想将他拽上来，但剧烈的摇摆之下，反倒坠得石坊的柱梁接合处“嘎吱吱”作响，一时间险象环生。这古牌楼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哪经得住如此折腾，听声音和颤动就知道随时都要倒塌。

石坊并不坚固，而且这两柱一梁之地更是狭窄异常，我攀在上边根本不能动弹，只好对Shirley杨叫道：“你别管孙老九了，即便现在救了他，咱们早晚都得被他害死。”

Shirley杨受孙九爷重量所坠，渐觉难以支撑，已没办法开口说话，但我看他的眼神，也知道他的性格，到死都不会松开，眼见她双手皮开肉绽，都已被飞虎爪的链子勒破了，鲜血一滴滴顺着索子流下去，滴落在了孙九爷的脸上，不由得替她暗暗着急。

孙九爷四仰八叉悬在空中，摸了一把脸上的鲜血，沙哑着嗓子叫道：“杨小姐……你松手吧，看来命中注定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在棺材山毁灭之前，咱们注定都能平安无事。”说着话他就拔出峨嵋刺，去割背包的袋子，想从飞虎爪的锁扣中挣脱出来。

胖子巴不得孙九爷赶紧跌进石坊下摔个粉身碎骨，连身上的恐高症老毛病都忘了，趴在石坊上不断出言提示——告诉孙九爷该用刀子割断背包的哪一部分，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自由落体的高难度动作。

幺妹儿不忍看到惨剧发生，一边骂胖子煽风点火从来不起好作用，一边又劝孙九爷别做傻事，她虽是有心去帮Shirley杨，但她极怕棺材虫，见身下绝壁上虫涌如潮，被吓得手脚都是软的，空自焦急无能为力。

此时的情形是四个人一个挨一个趴在石坊上，最前边的是Shirley杨和幺妹儿，然后是胖子，我则处于最外侧，我想帮Shirley杨却被幺妹儿和胖子挡住，可以说是鞭长莫及，有心无力，但看到Shirley杨的双手都快被勒断了，就再也沉不住气了。

我只好冒着随时摔下深壑中的危险，从胖子和幺妹儿身上爬了过去挪到Shirley杨跟前，俯身下去接住了飞虎爪的精钢锁链缠在手中。我想将孙九爷从下边拎上来，但这一来动静不小，我只觉手上一阵奇疼，整座石坊都跟着不停颤动，摇摇欲坠。

孙九爷不等我将他拽上石坊，就已经割断了被爪头所抓一侧背包带子，他的身子“呼”的一下坠入了漆黑的山体裂缝中。

在这一瞬间，我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动了个七上八下，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既没感到解脱，似乎也没觉得失落，隐隐觉得孙教授掉进了深渊，也未必就死，何况从他身上的种种迹象来看，似乎从进入乌羊王地宫开始，他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另外，如果地仙墓囚徒们推演出的天启真会出现，孙九爷便不可能就此摔得身碎骨，也许他从石坊上掉落之事，都是命中注定将要发生的，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并不确定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充满了变数和未知。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其余三人，个个都是深色茫然若失，可能每个人都想问：“天兆启示中最后的灾难会不会发生？”可除了不住流逝的时间谁也无法给出真实的答案。

这时从地仙村里逃出的棺材虫，大都已经死在了棧星殿入口的深涧里，除了在头顶的浓雾中，不是传来九死惊陵甲颤动的金属摩擦声响，四下里都是寂然无声，但我十分清楚，空气中越是寂静，越是预示着更大的危险将要来临，这是一种暴风骤雨到来之前的沉闷。

就在我一转念之间，便觉一阵连绵不断的不祥之声，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棺材山地形狭长，我们处在盘古脉腹部的裂谷，地仙村依山势

渐在盘古脉胸腹之地，那声音的源头来自棺材山的上首，也就是尸形山颈部的方向。

随着声响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震动，我见这石坊就快散架了，急忙招呼其余三人下去，众人相顾失色，棺材山里要发生什么事情？看重动静难道是天崩地裂？是地脉断裂引起的地震，还是九死惊陵甲绞碎了山体？

我心神恍惚，自言自语道：“是要地震塌方了吗？如此一来，咱们将和棺材山一起永远埋在地底了……”

胖子说：“老胡，我看小车不倒咱就得接着推，别管这山里怎么回事了，咱还得接着跑，跑出去一个是一个啊。”

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对我们高声呼喊，我连忙回头一看，隔着深壑有个人影，离得远了射灯照不到他，但听那人的声音正是孙九爷，原来他刚一掉下石坊，就被峭壁间的栈道木桩挂住，并没有直接掉进玉窟里摔死，但他只能从对面爬上来了。

这并不出乎意料，我也没有理会他，现在总觉得离此人越远越好，但听孙九爷的呼喊，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千万别动地方，就留在原地等着我，我终于知道天启的真相了！现在发生的不是地震……不是地震……”叫喊声中，他不顾山体震动不绝，竟然又要攀上石坊越过裂谷。

我们四人对孙九爷的话是再也不信了，谁知他是不是又想拿众人的生命去验证天启的真假。我对Shirley杨说：“别再管孙九爷了，他根本不是你我这样的活人，多半是棺材山里跑出去的行尸。这座山快要塌了，咱们走咱们的。”

随后我不由分说，拽着Shirley杨带头便走，胖子和么妹儿在后面跟着问道：“咱往哪撤啊？”我一指那如同棺板一样高耸的峭壁。地震会引发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棺材山形同无盖石棺，从上边落下来的岩石会把盘古脉彻底买主，整座棺材山里，只有四周的石壁下边相对安全。

在山体强烈的震颤和塌方中，已无法正常行走，我们只好扶着身边的石碑石柱，连窜带跳的奔向绝壁。刚跑过围绕裂缝的阳燧沟渠，就发现孙九爷爷从裂谷的另一侧赶了过来。

孙九爷不等我们开口，就抢先说道：“不是地震……”话音未落，大地似乎被猛然揭动，地面轰隆隆地倾斜了起来，众人立足不定，都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而且地面倾斜的幅度渐渐变大，摔倒了就再也站不起来，只能趴在地上。

这时就恰似天摇地动，棺材山里全是轰隆隆的闷响，我们匍匐在地，拼命爬向峭壁根隙，好不容易挨到山壁下方，众人找了以前藏纳悬棺的岩洞钻了进去。山壁极厚，外部的九死惊陵甲还没能穴壁进来，暂时可以躲避山顶上崩塌下来的碎石。

胖子见孙九爷也跟在身后，便骂道：“还他奶奶的想蒙谁，这情况连傻子都能看出来，不是地震是什么？看震级估计最起码也有八九级。”

我说：“我经历过地震，应该错不了，肯定是九死惊陵甲破坏了地脉地层引发的震动，但不可能有九级，九级地震差不多都属于毁灭性的陆沉式地震了，连整条山脉都能陷入地底。”

孙九爷似乎急于想告诉我们什么，但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时之间，竟然做声不得，我担心他再做出什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举动，就想找东西将他绑了，谁知地面的倾斜程度越来越大，岩壁中格外拢音，震耳欲聋的地颤一波近似一波，震得人耳鼓都快破了，说话的声音完全被吞没，不断有碎石从我们藏身的岩穴前滚过，其中还有许多瓦片。

我心中猛然一惊，山体的倾斜必然使地仙村房倒屋塌，如果我们现在还没离开棂星殿玉窟上的石坊，都会被顺着地势倾泻下来的卵石碎瓦所埋，刚才突然动念想要到峭壁的悬棺岩穴里藏身，多是出于不想听孙九爷的话留在原地，难道真是命该如此？

假如世界上确实存在由上天注定的命运，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冥冥中主宰命运的重力，在整个地仙村发生的巨大浩劫里，无论我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做出任何行动，都绝不可能阻止最终灾难的发生。在无形之中，有一种凡人无法窥测的神秘力量控制着一切，而我们这几个被困在棺材山里的人，只不过是沙漠风暴中的一粒细沙，又如同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即便再怎么拼命挣扎，也永远都是身不由己。

但看可此情形，这座棺材山顷刻就要被深埋地下了，棺材山上边都是棺材峡里的崇山峻岭，就好比上头压着一片片摩天接地的高楼，如果地震剧烈，就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山体崩塌，千仞高山即便从中裂开，但是掉下来的碎石泥土都能把棺材山埋没，真要是那样的话，天启中预示的地仙村无数死者会爬出山外之事，又怎么可能发生？

孙九爷突然起身，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想让我听他说话，但山中轰鸣不觉，震动之中，我光看他的嘴在动，却不会读唇术，无法理解他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孙九爷见说不了话了，就拼命打手势比画，此刻众人犹如置身于一辆剧烈颠簸的车厢中，黑暗中仅有几道微弱的射灯照明，但我还是很快

领会了孙九爷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稍一会意，不禁先是吃了一惊，仿佛连躯壳内的魂魄，都在随着地震颤抖。

我判断孙九爷可能是想说：“这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是棺材山在移动，它不会被埋在地底，这座填满死尸和各朝古墓的大山……很快就要进入长江了。”

第五十九章 超自然现象

棺材山里发生的地震现象并不寻常，不像是九死惊陵甲绞碎地脉岩层的动静，而此时山中不断遭受铜甲攒刺挤压的情况，反倒没有先前来的猛烈了。

我虽然隐隐约约产生了这种感觉，却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是Shirley杨以前提到过的超自然现象？直到孙九爷当面一阵比画，方才恍然大悟——地仙村将要面临的真正灾难，远远要比地震、山崩更为恐怖。

我不知道孙九爷是如何想清楚这件事的，在地动山摇的混乱之际，只能猜想到他是想告诉我们，山里的地震是由一场洪水引发的。

青溪山区的棺材峡古迹中，留有累积了几千载的大型巫盐矿洞旧址，山体内部犹如蜂巢蚁穴。在过往的几百年间，深埋地底的九死惊陵甲不断增生繁殖，棺材山周围的岩层和泥土受其钻掘，许多区域早已被掏挖一空。

加之棺材峡自古就有洪水泛滥，峡谷中水量充沛已极，在今天最大的一次地颤中，也就是地仙村里大量棺材虫蜂拥逃窜的时候，被九死惊陵甲绞得支离破碎的岩层，终于坍塌崩裂，几条潜伏在地底的地下水脉，还有汛期山腹中击沉的大量雨水，犹如一条条汹涌奔腾的巨龙突然出现，不断以惊天破石之势力，从棺材山上首冲击着整座山体。

环绕在棺材山外部的岩层，都是纵横叠压交错的矿洞，也有天然形成的岩窟，各处洞窟矿井之间的岩层极其脆弱，根本挡不住受巨大暗流冲击的移动棺材山。

在这势如摧枯拉朽的自然之力中，棺材山就像是一口漂浮在洪水中的浮棺，遭受急流冲击推动，一路随波逐流撞穿挡住去路的薄弱岩层，有可能被大水冲进峡谷，只要这座棺材山足够结实，最后甚至会进入长江。

九死惊陵甲对地脉的不断侵蚀，引得地下水脉改道，使棺材山被洪流冲击而移动，其山体撞破了一层层薄弱的岩壁，好似乌羊伐河般贯穿数座洞窟，直至棺材山最后进入峡谷才会彻底崩塌瓦解，这仿佛是一趟由死神指引的旅程，终点站必然就是最后灾难发生的所在。但棺材山究竟要载着地仙村在河道中移动多远？这段距离却是谁都无法推测判断的，只知每当山体移动一米，我们和死神之间的距离也就拉近了一米。

孙九爷虽然没办法做出直观的描述和解释，但我和Shirley杨等人也并非死脑筋，见他提到峡谷中的水流，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思路总算算是转过了这个弯来，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最初我们对地仙村里的尸仙出山之事，做出过种种设想，但每一种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几乎都是难以成立，唯独没想到这座棺材山可以移动。据乌羊王时期留下的传说记载，盘古脉里的尸仙，是可以附着于死人与活人的躯体上，埋在地下后能够使死者不僵不腐，可是一旦离开盘古脉这片神仙窟宅般的风水宝地，被尸仙所凭的死者就会使瘟疫蔓延，害死无数人畜，当年盛绝一时的巫邪文化，就是受其牵连，从而没落消亡。

但是在棺材山被奔腾的暗流冲出山腹之后，是否真会如天兆启示中描绘的那样——地仙村里的全部死人都会逃向四面八方，天地间完全变作了一片尸山血海的地域？难道这种比山体在地底移动更加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真的会出现在巫山棺材峡中？

我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是通过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促成的，观山太保数术通神，地仙村里的布置真称得上是诡秘无比，从破解观山指迷赋到现在的天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想到此处，我不由得心头火起，暗暗决定即便拼个粉身碎骨，也绝不能把棺材山里的尸仙放出去。那地仙封师古处心积虑想要死后成仙，在古代社会来讲也算情有可原，但封师古显然觉得为他陪葬的人还不够多，在杀生道里以“杀劫”度人，死多少人也不嫌多——这活人的性命，杀死一个两个是切切实实的触目惊心，而到了死亡人数上升到一百万、两百万，则只是一个令人麻木的统计数字而已。

死后几百年还要让自己的尸体出山以杀劫度人，这种想法只有地仙封师古这种疯子才会有，可正应了天才大多是疯子的说法，也不得不承认，棺材山古墓只有封师古这种不世出的奇人异士能够控制。

我们五个人都挤在峭壁下的一道岩缝中，这里原本是用来安放悬棺的所在，比普通的墓室要狭窄许多，在山体一波接一波的震颤中，根本没办法做出任何举动，虽然心中焦急万分，可是只得听天由命了。

如此苦撑了一阵，实际上可能没有多久，但即使只有几分钟，也会觉得犹如几个世纪一般漫长。棺材山和从山后涌出的激流，似乎已经撞穿了挡在前方的几道岩层，地震般的颤动逐渐平缓，只有隆隆的水声仍然响彻于耳。

我从岩缝墓穴里探出身子向外张望，只见地仙村里一片漆黑，似乎棺材山移动的山体还没有穿地而出。这时忽觉峭壁中发出一阵极为刺耳的动静，仿佛是用无数金属钎子快速摩擦岩石，完全压过了激流涌动的声响，一瞬间便使人双耳嗡鸣。我们赶紧捂住耳朵张开嘴，尽量减轻这阵触人神经的苦楚，可那声音似有质有形，仍然不住地从四面八方钻进闹中。

我赶紧堵住耳朵就地滚倒，翻出了藏身的岩隙，其余几人也先后爬了出来，人人面色如土，似乎连魂魄都被这阵金属锐动声击碎了，但棺材山如箱似峡，内部到处拢音，所以离开岩隙后情况并未出现好转。

所幸这阵密集攒动的声音来的迅速，去得也极快，不消片刻，那声响便从锐转钝，便做了“喀嘣喀嘣”的动静，而山体的震颤再次出现。

众人都知道那些声音是九死惊陵甲发出的，听起来显得非常可怕，却不知有何征兆。这时耳鸣已经停止，面对面地大声说话勉强可以听辨。Shirley杨指着黑漆漆的上空问我：“刚才那阵动静……是不是九死惊陵甲都死掉了？”

我点了点头，有这种可能，九死惊陵甲是种生存在地底的嗜血植物，据说其根须都生在三代青铜古器之中，不能脱离地脉，否则九死惊陵甲就会立刻枯化死亡。棺材山受暗流冲动离开了原位，紧紧缠裹在山壁上的铜蚀虽然强劲，却无法阻止整座棺材山在地下的移动，听那声响不难想象，八成都被从泥土中扯拖而死了。

孙九爷插言说：“咱们的恩恩怨怨先放一边吧，眼下这座棺材山算是被连根拔了，接下来肯定会被大水冲入峡谷，要想阻止尸仙离开古墓，咱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此山一旦飘入大峡谷中，可就一切都完了……”

胖子不愿听孙九爷啰嗦，抄起工兵铲就像再拍他的脑壳。我拦住胖子，没有容人之量难成大事，何况即使是将孙九爷乱刀分尸了，这场毕定将要发生的灾难也不可避免，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改变早已在天启中注定出现的“命运”。

山体颠簸晃动使人难以立足，我只好让众人倚在壁上，想要尽快寻思一个对策出来，在脑中闪过一个个念头，不论是打算逃脱，还是打算阻止地仙村移动到峡谷中，首先必须清楚自身处于什么形势之中，知己知彼才有胜算，盲目的行动之后适得其反。

此时事态之奇，真是连做梦也梦不到的情形，在摆脱了九死惊陵甲发源的古铜器之后，棺材山遭受激流冲击，轰隆隆地在地底洞窟中不断穿行，山体不住地颠簸起伏，四壁的岩层也当真坚固，暂时并未出现破

裂崩溃的迹象。

而那些枯死的铜甲，就好比是缠绕在周围的层层铜茧硬壳，也在随着山体迅速移动。棺材山上边虽然没有石盖，却被惊陵甲形成的铜网遮住，地底崩塌的随时都没落进山中，地仙村里的大部分建筑尚且完好无损。

但在不断的颠簸和撞击中想要行走几步都难于登天，面对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办法可行？想起Shirley杨先前作的比方，棺材山地仙村将会引发的巨大灾难，如同是一部早已完成的小说结局，故事中的人物绝对改变不了注定成为事实的故事结局，我却觉得命运更像是一具无形的枷锁，虽然无影无形，但是挣不开、砸不破、甩不脱，不论我们在怎么样拼命努力，事情的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地仙村随着棺材山进入大峡谷的结果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置身于此事之中，明明知道最终的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却偏偏无能为力，我虽然凡事都能看得开，现在也不由得渐觉自身渺小无力，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颠簸晃动中的棺材山忽然猛地震了一震，虽然不知山体外边的情况，但凭感觉像是被卡在了地底洞窟的狭窄区域。

众人头晕眼花，全身骨骼几乎都被颠散了架，心头怦怦怦地迅速跳作一团，天摇地动中的棺材山好不容易停了下来，人人都觉如遇大赦，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可就在眨眼的工夫，耳听头顶上咔嚓一片乱响，原来是棺材山半途停住，上方裹缠的九死惊陵甲被地底岩层阻挡，山体后边的潜流冲动不绝，阴风攒动中，一片片枯死的惊陵铜甲顿时被山岩刮断，残甲犹如一阵枪林箭雨般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这时山里一片黑暗，最先落下的几条残甲铜棘中，有一段足有矛头般粗细，刚好擦着我的脸戳进地里，另外有一条断裂的铜刺，掉下来插进了我身后的背包里，其余几人也险些都被钉在地上。借着战术射灯的光彩，我看得格外清楚，戳在眼前那截惊陵铜甲虽已枯死，但锋利坚硬的倒刺依然存在，自上落下完全可以贯穿人体致命。

不等众人惊魂稍定，几乎就在转瞬之间，上方的铜蚀崩裂、折断的声音突然变得密集起来，已有更多的铜刺折断坠落，破风声中纷纷落下。到了生死关头，往往可以激发人体的潜在力量，众人本已筋疲力尽，但出于求生的本能，竟然蓦地里生出一股力气，从地上挣扎站起

身，想要拼命向刚才藏身的岩穴移动。

孙九爷叫道：“躲什么？既然是命中注定要送尸仙出山，现在想死都难，就算天塌下来也砸不到咱们……”

他话音未落，却忽然从中断绝，我看其余三人，本已都躲入了峭壁之下，听到孙九爷声音不对，急忙回头看他，只见竟有一条从上飞落的铜刺将孙九爷贯在地上，钉了一个对穿，他神色茫然地盯着那根将他刺穿的铜刺，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Shirley杨见孙九爷被铜蚀贯穿在地，闷不吭声地返身冲出岩缝，想要舍命救人。

我见状急得额前青筋乱跳，有心伸手去拦Shirley杨一道，不料手中抓了一空，急忙在后紧紧跟住，只踏出两三步，便听上方破碎断裂的九死惊陵甲不断滚落，我赶紧把金刚伞撑起当头护住，将砸落下来的大团铜甲挡开。

这时Shirley杨已将插在孙九爷肩头的残甲拽出，那铜蚀上全是倒刺，一拽之下，当即连血肉带碎骨都给扯下来一片，鲜血四溅，甭的我们满身满脸都是，但孙九爷硬是忍得住疼痛，伤成这样，仍是一声未吭。

我们无暇细看孙九爷的伤势，趁着惊陵残甲断裂坠落的空隙，招呼胖子和幺妹儿在洞口接住，二人半拖半抬着，把孙九爷抢回了藏纳悬棺的岩缝。

胖子愤愤不平地说：“老胡你们都活腻了？为了这孙老九险些把命搭上……值吗？”

我随手摸去脸上的鲜血，敷衍胖子道：“这趟买卖反正算是彻底赔了，也不争再多赔一些，只要留得命在，以后早晚还得捞回来，现在就当是放高利贷了。”

Shirley杨却道：“没有这么简单，我救回孙教授，是因为突然想到了一个盲点，命中注定将会发生的事情……也许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样子，咱们都被关押在地仙墓石牢中的囚徒给误导了。”

第六十章 悬棺

缠绕在山体上的九死惊陵甲虽然根须已断，但紧紧附着在山壁上的残甲不断刮蹭着岩层，使棺材山被挡在了地下洞窟的狭窄之处，此刻地动山摇的震颤稍有平息。我听到Shirley杨的话，一时不解其意，使劲晃了晃头，还是觉得眼前金星乱转，恍恍惚惚地问道：“莫非地仙墓石牢中的天启不是真的？”

Shirley杨说：“至少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应验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却未必如同咱们先前所想。地牢里的壁画是根据卦数星象所绘，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说过，世间万物由数生象，在最后的的天启里，是尸仙附在盗星之上离山……”

我点头道：“盗星之兆肯定就是应在咱们这伙人身上，看情形咱们身不由己，不论做什么，最终都会使古墓中的尸仙逃出山外。”

Shirley杨接着说道：“孙教授说在尸仙出山之前，即便遇到再大的危险咱们也都不会死亡，可你想过没有，记载着天启的壁画虽然隐晦抽象，但盗星只有一个，并且无法判断离山时是生是死，也许咱们都死在了山里，尸仙也会附在咱们其中一人的尸体上。当然……在地仙村进入峡谷之前，所有的推测都没有根据，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无法用常理判断，不要先入为主地去猜想。

我听Shirley杨说到这里，已明白了她言下之意，事情并不会像孙九爷认定的那样，而是我们在离开棺材山之前就随时可能送命，即便是全员死亡，也无法扭转乾坤，地仙村里的尸仙最后一定会逃出山外，但是真实的情形不到最后时刻，还根本无法推断。

这时候我不由得心中起疑，转头看了孙教授一眼，只见么妹儿正为其处理伤势，把强力止血凝胶喷涂在他肩部的贯通伤口处，而孙九爷神色木然，在如此重伤之下，竟似根本就没有觉得疼痛。

我突然想到，孙九爷的举止和行尸没什么两样，而且他对自己身上为何有尸气笼罩，又有尸虫出现的异状推说无法解释，难道此人还有更深的图谋？有没有可能孙九爷就是尸仙？

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中走马灯似的旋转着，迅速搅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越往深处想越觉得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种种可能都显得不合逻辑，单是孙教授这个满身尸变迹象之人的存在，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常识和理解范畴。

孙九爷见我盯着他看，就推了我一把说：“此前我锁住地道暗门，并不是存心想害死大家。经杨小姐这么一说，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咱们这五个人是生是死，都没办法改变地仙村早已注定将会引发的灾难，希望你们别往心里去。要知道……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我跟你们从来没有冤仇，我只是想尽我的一切能力，阻止尸仙逃出棺材山。”

我看孙九爷虽然行事偏激，但他应该是把能说的都已经说了，再与他纠缠下去毫无意义，如今只须暗中提防，找个机会引蛇出洞才是，就说：“别跟我说这些谬论，我不懂什么叫对事不对人，事都是人做的，对事就是对人，不过咱们之间的事一时半会根本掰扯不清，眼下大祸临头，还是先想法子脱身才是当务之急。”

孙九爷叹了口气说道：“你胡八一这是有容人之量，这辈子我欠你们的恐怕没法报答了，要是我封学武还能有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还你们。但是棺材山被激流冲动移向峡谷，咱们区区几人想阻拦这天崩地摧之势，无异于螳臂当车，我算是彻底看透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别和命争，咱们就在这闭眼等死算了。”

我和胖子向来是“不怕黑李逵，只怕哭刘备”，孙九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也不好再为难他，但我可不想就此等死，既然棺材山暂时被地底岩层挡住，就说明祖师爷保佑，给摸金校尉留下了一线生机，天机微妙，天兆隐晦，最后的灾难会不会发生谁能说的清楚？万一那些乌羊王的守陵人推算错了，我们在此等死岂不是错失良机？

我同胖子稍一商量，决定先听听Shirley杨和幺妹儿的意见，究竟是应该冒险逃出去，还是困在这等死。因为列宁同志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

幺妹儿没什么见识，可遇到生死大事的抉择，自然是想活不想死，而Shirley杨也觉得事在人为，地仙墓石牢里的囚徒遭受酷刑折磨，他们为封师古推算出的天象，也许会在其中深埋祸机，虽然可能性不大，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最后的时刻谁也无法知道。

我见除了孙九爷之外，意见都已统一了，就决定趁着山体停留在地底的这一时机，翻越峭壁逃出棺材山。这时半空中掉落下来的铜蚀恰好止歇，正是开始行动的绝佳时机，我当即不由分说，和胖子二人掀起不肯行走的孙九爷，先后钻出藏棺的岩穴，顺着石壁上开凿的鸟道盘旋上行。

棺材山同无盖石棺，四壁上有许多裂缝和岩穴，藏纳着无数悬棺，

大多是装殓古尸器官的小棺材。峭壁间鸟径、栈道纵横交错，加之岩缝里生长了许多腐化的苔藓，最为深处恶臭触脑，自远一望，如同是古棺上攀龙栖凤的花纹图案，人行其中，实如一只只爬在棺板缝隙里的棺材虫般微不足道。

绝壁中相连的通道，有一部分是凿了木楔铺设石板的古栈道，更多的则是凹入山缝间的鸟径。那些木桩石板结构的栈道，大多都已在先前的地震中坍塌，仅剩下些凌空的朽烂木桩兀突耸立，我们只好在断断续续的鸟道中，绕过一处处岩穴蜿蜒向上。

在黑暗中攀至半途，举起狼烟手电筒来向上照射，已经能看到头顶覆盖着密密的九死惊陵甲，虽有不少残甲在碰撞中碎裂折断，却只是些根须末节，裹缠在棺材山周围的惊陵甲主体尚且完好，铜刺密布无隙可趁。

先前众人本以为惊陵铜甲已有大半脱落，趁着棺材山还没被冲入峡谷，可以脱身出去，不承想竟裹得如此密不透风，看来打算翻山而走的计划不得不搁浅下来。

众人无可奈何，在峭壁绝高处久了，恐有失足跌落之险，只好觅原路下去，谁知棺材山里的盘古脉中，喷涌出无数股漆黑的地下水，原来山底被铜甲撕扯的裂缝最多，四周涌来的地下水与山脉中血泉混合，化作了滚滚的浊流，棺材山里的水平面不断上升，已经将地仙村吞没了将近一半，一时间山中满是腐腥之气。

地仙村下边埋的座座古墓，以及棂星殿里的无数尸体，都被大水冲出，并且随着持续上涨的黑水浮了起来。我们看不到远处的情形，但射灯光束所及的水面上，几乎漂满了古尸和棺槨明器，都在水面漩涡里打着转。我心中生出一阵寒意，眼中所见正是血海尸山之象，如今的境地是进退两难，通往山外的出口都被惊陵甲堵死，而山中水位上涨迅速，一旦掉在尸气弥漫的水中也绝无生机，落入棺材山这天罗地网里真是插翅难逃。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蓦地里一片惊天动地的巨响，就如撕铜断铁一般，头顶上“咔嚓嚓”乱响不绝，原来层层缠绕在棺材山周围的九死惊陵甲，终于抵受不住水流轰然冲击之势，但又遇到四周狭窄的岩层阻挡，硬生生被从山体上扯脱开来。

形如金属荆棘的九死惊陵甲盘根错结，倒刺互相咬合，一部分铜甲脱离棺材山的同时，也将其余的铜甲从山体上剥拽下来。

棺材山的体积和重量顿时减小，被汹涌而出的地下河流一冲，立刻

撞破了前方薄弱的岩层，继续在颤动颠簸中，倾斜着向前移动。

九死惊陵甲被剥落之时，山体震颤格外猛烈，我们身处石壁岩峰的间隙里，都险些被撞入水中，随即移山倒海般的震动一波接着一波，再也没有给人喘息的余地，地底的巫盐洞窟一路偏滑倾斜，棺材山便顺着地势不停地移动。

我们借着一处狭窄的悬棺墓穴藏身，五脏六腑都跟着山体忽高忽低的颠簸一起起伏，只觉得头晕目眩，就连手脚身体都已失去了控制，脑海中一片空白，全然不知身在何方。

不知道随着棺材山在地底移动了多远，最后猛然停住，耳听水声轰鸣如雷，又见眼前一片白光刺目，还以为是产生了幻觉，但冷风扑面，使人稍稍清醒了一些，定睛看来，方才发现这座空腹石山已经进入了山高水长的棺材峡了。

时下正值汛期，棺材峡山势森严壁立，高山深峡里如龙似虎的水势奔腾咆哮，地底改道的洪流，在靠近谷底的河道上空峭壁里，冲出一条瀑布，棺材山顺流而下，前端撞在了对面绝壁上，后端兀自停在瀑布洞口，就这么悬停在了半空。

藏纳着地仙村盘古脉等遗迹的棺材山体积虽然不小，但到了这段大峡谷里却显得微不足道，只是峡壁陡峭狭窄，才未使得棺材山直接坠入大江，但那山体饱受水流冲击，又被九死惊陵甲侵蚀了数百年，此时四面棺壁已是千疮百孔，遍体裂痕，犹如一具腐朽了千年的悬棺，裸露在狂风暴雨之中，随时都会被激流冲得粉身碎骨。

此时山外正是白昼，我们在峭壁间惊魂稍定，摸了摸腿脚脑袋还都在原位，皆是暗自庆幸，但脑中仍是七荤八素一团混乱，只剩赶紧脱身离开此地这一个念头，慌慌忙忙爬到倾斜的岩壁顶端向周围一望，只见头顶天悬一线，两道千仞峭壁间乱云飘渺，棺材山犹如悬棺横空，底下的江河汹涌奔流，水势澎湃惊人。

我趴在棺壁顶端，回身向棺材山内一看，被颠摇散了的思绪才重新聚集。此刻建在盘古脉尸形山上的地仙村，早已经是房倒屋塌，盘古脉也已破裂崩溃，积在山体前端的血水尚未被大水冲尽，由于山体倾斜，“棺材山”前端顶在峡谷对面的绝壁之上，后端却仍悬在地下水脉喷涌而出的瀑布洞口里，乌黑浑浊的水流，把地下墓穴里的无数尸体冲上水面推向峭壁。

那些殉葬者的尸体，被古墓外的山风一触，立刻在身上生出一层黑斑，我惊呼一声不好，地仙村里的死人要尸变化为“黑凶”了！

孙九爷叫苦不迭：“这些不是僵尸，僵尸一不能听鸡鸣，二不能在白天尸变，更不可能没有棺槨，这些都是随封师古炼化的尸仙！”

在民间传说中，古僵化凶为祟，可以扑人吸髓，无论是飞僵、行僵，一到了鸡鸣天亮之时，便即倒如枯木。而且僵尸必然是在棺槨中才会尸变，地仙墓木灵星殿里的死者除了封师古以外，都没有棺槨装殓，如此之多的尸体突然在山中生出黑斑，显得极为反常，所以孙九爷认为它们都是炼出形骸的尸仙。

此前众人还道古墓里只有封师古一具尸仙，不料竟有如此之多，亲眼目睹天兆之中的大劫已经出现，我们这伙人算是再也没有回天之术了。

孙九爷道：“尸仙还未现出全形，咱们应该到近处去看看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哪怕是豁出性命……也得把它们全部毁掉。”

胖子身在高处，全身胆气先去了七分，忙说：“不是胖爷不仗义，那些死倒儿水火不侵，咱拿它们能有什么办法？还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算了，老胡咱们赶紧撤。”

我看看四周，立刻打定了主意，对众人说：“这座山随时都会崩溃瓦解，棺材山后端陷在瀑布激流里，要想离开只有从棺首攀着峭壁才是一条生路。”说罢就当先沿着石壁向棺首而行，Shirley杨等人互相招呼一声，也都在我身后跟了上来。

瀑布冲击之下，那棺材山遍体震动，山体中后部的一切土石建筑，正逐渐被水流冲进峡谷，落入急流中的东西，不论是大是小，顷刻间就没了踪影。棺材山的后半截山体仅剩下一个躯壳，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彻底崩塌散落，走在其中，好似身临倒倾的天河之上，绝险无比。

堪堪行到棺材山抵在峭壁上的棺首处，山体的分崩离析也在不断加剧，那声势真可谓是石破天惊、日月变色。我看孙九爷还想攀下去查看那些生遍黑斑的尸体，急忙拽住他。棺材山在顷刻间就会彻底崩塌落入大江，地仙村里的东西不管是死是活，都会被江水卷走，看来用不着咱们再费周折，封师古的神机妙算转瞬就要成空，幸亏咱们没有完全相信天启中的预兆，现在还不逃命脱身，更待何时？

孙九爷却不放心，毫不挂念自身安危，执意要亲自去查看个究竟，我本有心不再管他，但有许多事情还要着落在此人身上，便让Shirley杨带着么妹儿当先攀上凿在峭壁间的鸟道，随后我和胖子强行拖住孙九爷便走。

在峭壁上攀出十几米，渐行渐高，料来棺材山也该坠入大江了，但都觉得事有蹊跷，不像是可以如此了结，又觉得峡谷中云雾有异，忍不住回头下望，不望则可，这一望险些惊得魂魄出窍。

只见我们身下的峭壁上，竟然爬满了从地仙村古墓里遇水浮出的死尸，密密麻麻的不计其数，那些给地仙封师古陪葬的死者，一个个全身生满了霉变的尸毛。此时峡谷底部黑雾弥漫，棺材山中残存的废墟在迷雾中若隐若现，如同一片从洪水中浮出的鬼蜮魔窟，那情形简直就像是“酆都^①（酆都，）城门一时开，放出十万恶鬼来。”

① 酆都：鬼城，传说中的地府

第六十一章 龙视

我心道不妙，地仙村里的死尸全逃出来了，乌羊王古墓守陵人推算出的天兆，到最后果然是一一应验，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冥冥之中注定将要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谁也改变不了。

从棺材山里爬出的尸体，几乎遮蔽了暗青色的峭壁，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地仙封师古那具头部裂为两半的尸首，也赫然混在其中，在群尸簇拥下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混乱中看不清是如何移动的，只是转眼间已到了脚下。

事情发展得太快，不容人再做思量，我赶紧从嵌壁鸟道间向上攀爬，只求离那化为“尸仙”的封师古越远越好，可是两条腿就如同灌满了铅水，虽是心急，在那陡峭的鸟道间拔足挪动，却是格外地艰难缓慢。

孙九爷心如死灰，他肩上伤重，一条胳膊已经完全不能活动，当下扑在狭窄的岩道里再也不想逃了。眼看地仙封师古的尸体如同壁虎般游墙直上，裹着一团腐臭异常的黑雾，自下而上正撞倒孙九爷身上。

我来不及出手相救，全身一凉，心想这回孙九爷算是完了，正打算继续逃命，眼中却出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情形，那尸仙竟对孙九爷视而不见，在他身边擦过，径直扑向了距离它更远的胖子。

胖子发了声喊大叫不好，当即掉头跳向斜刺里的一具岩桩悬棺，它是人急拼命，顾不得高低了，那具悬棺像是一枚木钉般突出峭壁，他一扑一跃之下，将悬棺的棺材板砸了个窟窿，底下支撑的木桩当即就被坠断了一根，剩下的几根木桩子架不住重量，也发出“咯喇喇”的响声即将折断。

胖子趴在悬棺上，一时不敢起身，唯恐再有动作，会立时跟着棺材坠入波涛翻滚的大江之中。他这一逃，等于把他自己置身在了一个孤岛之上，四周再无遁处，满指望能够暂避锋芒，谁知道那“尸仙”在绝壁上如影随形，又紧跟着追了上去。

我在旁看得清楚，心中猛一闪念，为什么“尸仙”封师古舍近求远，绕开了孙九爷直奔胖子？难道封师古死后还能识得观山封家的后人？别的我不清楚，但做倒斗的勾当，自然离不开古尸、明器、棺槨之事，这些年耳濡目染下来，所知也不可谓不多，据我所知，凡是尸起扑人，必然是受活人阳气吸引，在民间和道门里都称其为“龙视”。

龙目仅能够看见有生命和魂魄的东西，而僵尸的眼睛也没有用处，

只能凭生物或灵媒传递的电气感应，所以在民间才有“龙视”之说。尸仙封师古绕开孙九爷，这说明什么？难道孙九爷既不是“行尸”，也不是“活人”，真是连灵魂都没有，他只是我们眼中的一个“影子”？

孙九爷心思极深，似乎完全继承了观山太保行事诡秘异常的传统，他在棺材峡里见到自己父兄的尸骸都能无动于衷，又用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筹划进入地仙村盗墓毁尸，种种所为都不是普通人能轻易做到的，但这些还可算是在情理之内，而孙九爷身上真正的反常现象，都出现在我们进入乌羊王古墓之后。

也正是在曾经埋葬乌羊王的古墓地宫中，孙九爷身上隐藏的秘密逐渐显露，他身为考古学者竟然身怀早已失传的妖邪之术，这才仅仅是“冰山一角”，随后众人还发现，他身上出现尸虫，对黑驴蹄子显得极为恐惧，似乎完全是一具行尸走肉，可是他在归虚古镜面前毫无反应，摸金秘术中占验吉凶的蜡烛，也对孙九爷不起作用，似乎此人什么都不是，既不是鬼，又不是人，更不是行尸，如果排除掉这些可能，那他会是什么？他有形有质，也有血有肉，步行有影，衣衫有缝，难道此人才是棺材山里真正的“尸仙”？

以前我也曾如此猜测过，可都没有把握确认，还想把他带出山去再仔细调查，可此时再次见到孙九爷身上出现异状，超越常识的存在，往往容易使人感到恐惧，在潜意识中我根本就打算相信如此诡异之事，但事到临头也不由得不信，想到这我脑瓜皮子都像过电般麻了一麻。

电光火石之间，也根本容不得我多想，俯身在峭壁鸟道上微微一怔，见胖子陷在孤立无援之地，形势危险无比，立刻把这些纷乱如麻的念头抛掉，也不去理会趴在地上不动的孙九爷，忙对先前上到高处的Shirley杨大了个手势，让她赶快相救。

由于我们的通讯手段始终比较落后，在距离较远的情况下，互相间联络基本靠喊，沟通基本靠手，但相处日久，彼此皆有默契，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传达意图。Shirley杨在上边探出身子来看得明白，她也知道眼下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抛下飞虎抓已然不及，好在峡谷中到处都有悬棺，当即就招呼么妹儿，二人联手将身前的一口悬棺推落峭壁。

胖子见头顶有口悬棺坠下，赶紧随身躲闪，那悬棺呼啸着从他身边砸落，正好掉在封师古的头上，顿时砸个正着，将他那颗自嘴部破裂开来的脑袋，直接从脖颈中拍了下去，仅剩一具无头的尸身依然附在峭壁上。

Shirley杨想要趁机放下飞虎抓接应，可这时从棺材山里爬出的尸体

源源不绝，已在峭壁上对众人形成了合围之势。Shirley杨和幺妹儿只得不断推落悬棺、石板、木桩，但他们附近只有三四具残破悬棺，那里阻得住地仙村里群尸出山。

我心知此刻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逼问孙九爷说：“现在棺材山里的尸仙全都跑出来了，你现在总该告诉你究竟想干什么了，可别让我们死了也做糊涂鬼。”

孙九爷心神恍惚，面沉似水，他也不看我，只是始终盯着封师古留在峭壁上的无头尸体，愣愣地说：“我想干什么？我要……”话音未落，我们立足的鸟道忽然坍塌，孙九爷也知大事不好，叫得“哎哟”一声，身体便在宽不逾尺的鸟道间失去了控制。这一下极是突然，我甚至根本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已随着碎石从峭壁上滑了下去，直接坠向棺材山涌出的黑云迷雾之中，再也不见踪影了。

我急忙俯身看去，没见到孙九爷摔在哪里，却见正从封师古那具无头尸体的脖腔中，蠕动出一团黑漆漆的事物，似乎满是又短又细的黑色尸毛。古尸藏在绝对封闭的棺槨中年头多了，在突然接触到外界流动的空气时，尸体皮肤会产生加剧的变化，在瞬间塌陷萎缩，同时生出一层霉变的尸绒，可地仙村里的死尸除了封师古以外，其余大多暴露在地底几百年，并且没有棺槨装殓，竟然会产生这样的尸变，显得很不正常。

峡谷中黑雾渐增，断断续续地一线天光分外暗淡，可我这回距离封师古的尸身极近，看得异常清楚真切，藏在封师古尸身内的黑色物质，先前在棂星殿前玉窟中，我们曾见到玉髓岩层里藏有酷似人形的“鬼影”，《秉烛夜行图》里也暗中描述着这种幽灵般的黑色物质。

它们似乎可以吸附在峭壁上迅速移动，散发出一股诡异的尸臭，外观形态并不固定，而且不惧水火刀枪，被此物附体的死尸能够不腐不僵，甚至连体内鲜血都不曾瘀化，巫邪时期将其视为镇尸乌丹，而观山太保封师古则将其看做尸骸仙化之兆。

除了在地仙所绘的图画，以及棂星殿和墓中尸骸体内，我应该还在某些地方见过此物，好像就是在棺材山里，甚至乌羊王古墓和峡谷悬棺附近都曾见过，只不过先入为主，总认为是什么炼化来得“尸仙”，却忽略了眼中所见的无数细节。这种黑色物质应该是一种在阴腐环境中生存的苔藓，或者说就是风水一道中提及的尸藓。

巫邪文化与观山封家掌握的观山指迷之术，都是出自风水古法，其中天星风水占了很大的比重，但这些东西与摸金校尉所传的阴阳风水，实际上都是周天八卦分支，完全是同宗同源，其宗旨皆是造化之内、天

人合一，只不过古风水更为深奥晦涩，里面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论，大多在汉代之后就不再使用了。观山封家却是在棺材峡盗墓学的异术，研习的内容还是三代古法，与我始终接触的形势宗风水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我始终在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弯来，现在忽然醒悟过来，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棺材峡里藏有成千上万具各种各样的悬棺，而棺材山盘古脉更是藏风聚气的极阴之地，里面埋了无数小棺材，那些尸体器官在山中年久生变，长出了一层黑绿色的苔藓，可以寄生于活人或死者体内，这种肉苔就是乌羊王时期，巫者用于给死尸防腐驻颜的“活丹”。

后来巫邪人发现此物虽可保持古尸万年不化，却不能让其离开棺材山，一旦离开藏风纳水之地，就会借着宿主的形骸滋生蔓延，世上的人畜生灵多受其害，所以告祭碑上才提到了“挖断地脉、封山压藏”之事，棺材山成为了古之禁地。

封师古所学异术，大半出自棺材山，加上他执迷于参悟天机以证大道，所以对山中所藏的“活丹”心生妄想，意图借此物形炼成仙，建造地仙村古墓修复地脉龙气。其实也不能说封师古的判断有误，至今因果循环，一切都按照他生前的推算和布置出现，那盘古尸仙如果从此流入各地，就不知要有多少活人都得被其度化了。

在我掌握熟知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物”字一卷中曾经记载着尸苔、尸藓等项，说是“恶脉之下无所吉，尸苔老而生肉，年久结为人形，追噬活人阳气而动，离坟则主世间大疫”。那都是在陵墓坟茔地里出现产生的凶晦之物，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像守墓护陵的九死惊陵甲，只不过一刚一柔，而且尸藓几乎没有弱点可寻。

棺材峡中的峭壁悬棺、古墓地宫，到处都生有腐化的苔藓，却只有盘古脉中埋藏的才是尸藓，可我一叶障目，误认为棺材峡风水隐纳，是仙逸之辈埋骨的宝地，竟未想到传说中的“尸仙”，却原来是盘古的尸藓。

我虽然在峡谷绝壁间辨明了“尸仙”的真相，但完全于事无补，寄生在死尸体内的盘古尸藓，与地仙墓里关于“尸仙”的传说基本一致，此时看来，底线村里的全部死者是体内的黑色尸藓，便纷纷从宿主体内蠕动出来吸附在峭壁上向四处爬动，让它们逃出峡谷必然会为祸不小。

我眼见此时硬拼也难有什么作为，趁着Shirley杨推下棺板将附近两具盘古尸藓砸落，急忙将身体挪到胖子头顶，随即和shirley杨、幺妹儿一同放下了飞虎爪，把胖子从摇摇欲坠的悬棺上扯了回来。胖子在鬼门

关前打了个转，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子，匆忙问我：“孙老九就这么翘辫子了？”

我点了点头：“可能掉进江水中被卷走了，也可能跌入棺材山摔了个粉身碎骨，眼下没办法确认，只可惜我还有句挺重要的话没来的及跟他讲，看来是没机会说了……”

Shirley杨和幺妹儿见孙九爷下落不明，也不免神色黯然，但Shirley杨心理素质极好，她此时还能保持镇定，问我说：“老胡，地仙村里的尸体好像都被什么生物寄生了，看来咱们挡它们不住，现在如何是好？”

Shirley杨心机灵敏，反应更快，在看清“尸仙”的面目之后，果然和我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她虽然不懂什么风水之理，却立刻判断出那些尸体中藏有寄生之物，但身陷绝境，脱困逃生都难以做到，哪里还有办法对付棺材山中的盘古尸藓。

横在峡谷中的棺材山逐渐土崩瓦解，但山体中阴晦之气久久不散，似有无穷无尽的黑雾涌动不绝。一阵阵飘缈盘旋的阴云惨雾，使峡谷中的光线越来越暗，我当此情形，也只有空自焦急束手无策，如果继续沿着鸟径栈道向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攀过这堵壁立千仞的峭壁危崖，而且众人心理和身体上都至极限，恐怕上不到一半，就会被迅速滋生的盘古尸藓追上死于非命。

幺妹儿见我踌躇不决，忙求我别动跳水逃命的念头，她不惧翻山越岭，唯独不识水性，对浩大之水有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告诉他用不着担心，水路根本不会考虑，这峡谷间水流湍急，即便有再好的水性，跳下去也活不了，但我心急如焚，四周的盘古尸藓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涌至近前，如此举境，除非是肋生双翅飞上青霄，否则怎能脱此大难？

胖子向下张望着说：“水路是险，可咱凭两条腿跑八成是没戏了，眼下也只有学孙老九的样子，跳水遁入龙宫逃脱……”

我比谁都了解胖子，他就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主儿，刚刚所说的这句话肯定是给他自己壮胆，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听在我耳中，尤其“孙老九”和“龙宫”两个词格外兀突，不觉心中一动……

孙九爷身上有着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迹象，身处峭壁之上，竟能避过了盘古尸藓，使我当是怀疑“尸仙”开了龙目，在龙视中捕捉不到他这非人非鬼的存在。我虽然很久以前就听过这种传说，但所谓“人不见风，鬼不见地，鱼不见水，龙不见一切物”之言，还是从张赢川口中得知，这也正是归虚古镜和两枚青铜卦符的奥秘所在。

每当我一想到青铜卦符，十几年前老羊皮尸变后，被雷火焚击的惨状就如近在昨日。那盘古尸藓是风水穴眼中腐尸所化，既然开了龙视，当然也属于尸变化物，肉藓尸苔之物最是腐晦阴沉，普通的火焰根本不能将其烧毁，也许我怀中的这枚青铜龙符，才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个念头一动，立刻扯开紧紧随身的密封袋，掏出了包中的青铜龙符，身边的胖子好像突然明白了我的意图，忙叫道：“这可使不得，本来就没倒出来什么真东西，反倒要把青铜卦符搭进去，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赔本的买卖千万别做……”

我知道这枚铜符对我们意义非凡，可我们所得的三件归虚青铜器，其余两件被火漆侵蚀拔尽了铜性，只有这枚龙符是四符之首，而且埋在百眼窟中年深日久，铜质中的海气浸润不散，权衡轻重利害，惟有横下心来舍了此物，才有可能彻底毁掉地仙村，如今我们这四人是生是死，也都系于其中了。

想到这我咬紧牙关，看峭壁下那具无首尸体近在咫尺，当即抬手将龙符抛了下去，青铜龙符的铜质中海气氤氲，经历数千年而不散，只见死者形骸内的盘古尸藓在吞吐黑雾之际，早将那龙符裹在体内。

几乎就在同时，峡谷中已是黑雾遮天，天黑得来面对面都看不到人影轮廓，一阵闷雷在云雾中滚滚鸣动，我知道这是雷火降至的前兆，赶紧将其余人按倒在地。还没等我俯下身子躲避，就见有道矫若惊龙的闪电从眼前掠过，顿时把两道峭壁间映得一片惨白刺目，雷鸣电闪发于身畔，震耳欲聋的炸雷霹雳声中，引得棺材峡千窟万棺同声皆颤。

第六十二章 天怒

被观山太保囚禁的乌羊王古墓守陵人，曾为地仙封师古推算天机，最终应验如神，那座棺材山被洪水从地底冲入峡谷，横空凌驾在奔腾咆哮的江水之上，山里无数尸仙趁机逃窜出来，与天兆中描述的“破山出杀”之象完全吻合。

我们被困在峡谷中的峭壁上走投无路，绝望之际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说不定归虚青铜器能够扭转乾坤，那几件青铜符镜都是传古的风水秘器，除了占验风水、卦象之外，铜质中蕴藏的海气也决然非凡。

当年老羊皮暴死在草原的蒙古包里，临终前偷偷将卦符吞入体内，引得黄皮子穴地盗尸，又阴错阳差地被我们从土中重新挖出，最终被炸雷所击，老羊皮的尸体和前来盗符的黄鼠狼子，都被雷火击中，烧做了一堆焦炭。

可昔人已逝，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老羊皮的真正用意了，时隔多年之后，我又从陈瞎子和孙九爷口中或多或少有所耳闻，据此推测老羊皮当年确实心怀非分。他早年间听说过无眼龙符是风水秘器，想死后据为己有，荫服子孙后代，所以才安排出裸尸倒葬的诡异事端，他却不知如此作为，最易遭天谴，终归是落得个奇谋无用、诡计空成。

这回在棺材峡中找到封团长遗体之前，我曾见到峭壁悬棺里有不朽不化的隐士之尸，那尸体须眉神采俱在，看起来一派仙风道骨，完全不像什么千年古尸，应当也属古代留存下来的僵尸，当时我正准备在悬棺旁使用铜符铜镜推测地仙墓的方位，结果引得附近落下一场雷暴，使众人守了一场惊吓。

有了这两段遭遇，使我隐约觉得在青铜龙符中还藏有许多秘密，这可能是一枚“雷符”。其实僵人尸变之时，尸身内多有极阴的疠气，在外界遇到阳气，会使得阴阳相激，又被归虚青铜中那股氤氲不明的混沌之气所引，就会在低空形成云间放电，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雷电霹雳。

我虽然产生过这种念头，却并不能确定事情如何，此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再也无计可施，我不容易想出个办法，满以为天无绝人之路，哪还管它行得通行不通，立刻便将青铜龙符对准盘古尸藓抛了出去，恰好落在封师古断头尸身的腔子里。

谁知那座棺材山里涌动的尸雾太重，在风水一道中称此为“破山透穴，群龙惊蛰”，是极凶之兆，顿时引得深峡绝壁间电闪雷鸣，这些霹雳

闪电并非发自天空云层，而是从峡底接近水面的黑雾中产生。

常言说“迅雷不及掩耳”，那峡谷中的雷电说来便来，先前的阵阵闷雷声中，四周黑得如同锅底，可随着一道极长的枝状闪电横空划过峡谷，恰似惊龙乍现，刺目的闪电立刻把峭壁间照得亮如覆霜。

我们藏身的鸟道岩穴处及其狭窄陡峭，大部分区域宽不逾尺，闪电从身边划过之际，我尚未来得及俯身躲避，借着那电光火石的一片惨亮，可以看到四周峭壁间布满了盘古尸仙。地仙村无数死者的尸骸，大多都已皮开肉绽，里面露出大片大片漆黑蠕动的尸蕨，形态千奇百怪，血淋淋地吸附在石壁上，拥挤着不断爬向高处。

那道矫龙惊空般的闪电转瞬即逝，棺材峡旋即又陷入了弥漫的黑雾之中，峡谷里由黑转明，复又再次没入黑暗，只不过是在瞬息之间，我双眼被电光一晃，还没来得及眨眼，就听一片霹雳炸响，振雷声尚未落下，漆黑的谷底就突然冒出无数火球，所有的盘古尸仙都被雷火击中，仿佛连周围那片浓重的尸雾也被引燃了，将空气都一同烧了起来。

棺材山附近的两道峭壁间雷火蔓延，就如同被一股灼热异常却有阴森刺骨的飓风卷住，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大动静，见那四周大大小小的尸蕨肉苔，尽数被一团团火球裹住，不断在绝壁上挣扎翻滚，赶紧就地趴倒躲避。这时也不知是我的耳朵被炸雷震坏了，竟然听见峡谷中似乎全是凄厉异常的尖叫哀鸣之声。

在青乌风水的常规理论中，总说世间之火除了神秘的鬼火之外，还有另外三种，分别是人火、龙火、天火。龙火能在水中潜动燃烧，人火是烧薪伐髓的常世之火；而天火即是雷火，称为恨世之火，如果世人德行亏失败坏，或是物老为怪一类的现象，容易引得雷火相击。民间都说那是雷公开眼，专门诛罚妖邪奸恶，其实就是风水“形、势、理、气”四门中的“气”有异变，导致天地失衡，才会使得云雾间雷电交作。

空气中充满了焦灼的臭氧气息，以及焚尸化骨的恶臭气味，呛得人几欲窒息，眼前一阵阵发黑。我们四人赶紧将防毒面具罩在脸上，伏在地上不敢稍动，所幸穿的服装都是耐火防水材料，加上防毒面具隔绝活人气息，才得以幸免于难，否则不肖片刻，便都被雷火烧死在棺材峡中了。

心惊胆战中不知过了多久，我透过防毒面具向外窥视，只见雷火中焚烧的尸雾已经消失，深峡绝壑中的天光重新落下，无数漆黑的灰烬满天飞舞，其中尚有火星未熄。看来大劫已过，我这才扯脱防毒面具，一阵清冷的山风吹至，虽然浓重的焦糊气息尚未散尽，但胸臆间烦厌闷恶

之情顿时为之缓解。

众人在绝壁上举目四顾，眼前所见，尽是触目惊心的情景，百死余生之后，更令人唏嘘不已。那座棺材山地仙村被雷火击中，地仙封师古破山出杀的图谋如同冰消云散，顷刻间灰飞烟灭。峡顶一线天光再次显露出来，除了绝壁上全是焦糊的痕迹，再没留下半具尸骨，只有无数雷火焚烧尸骸后形成的漆黑碎灰，随着山风满天飘荡，峡谷中犹如下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黑色飞雪。

倾斜着横架在两道峭壁间的棺材山中，四周石壁已经开始逐渐碎裂，山中的盘古脉和地仙村，都被水火滔噬殆尽，泥水中只剩遍地的残砖败瓦，内部的玉石和灵星岩分崩离析，更无一丝生气，散碎的大小石块瓦片，正在不断落进江中。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地仙村果然应了破山出杀之兆，天象中注定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这是乌羊王古墓守陵者们，为地仙村封师古利用古卦推演出的真实结果，但这个天启卦象中，却埋藏着守陵人恶毒诅咒。

就连地仙封师古这种异术通天的奇人，都没能察觉到此中竟然会深埋玄机，那些饱受观山太保酷刑折磨得守陵者们，只将推算出的“破山出杀”作为天象的最终征兆，却隐藏了随后将会出现的结果，使得封师古穷尽心机建造的地仙古墓毁于雷火。

经历了这一些，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确实自有天意安排，其实古代先贤高圣们早把道理说得明白了：“幽深微妙，天之机也；造化变移，天之理也；论天理以应人，可也；泄天机以惑人，天必罚之。”

可以用天地变化的原理来给人们作为指引，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宽厚包容；但是天机微妙幽深，世俗间的肉眼凡夫不应该去窥探其中秘密，否则定会招灾引祸，害人害己。也许炼丹修仙之术是真有的，未尝不是传古的奇术，但必应用心宁静，无欲无求，在金水丹火中习练的时间久了，便可以筋骨强进，延年益寿。但那地仙封师古本是绝世的奇才，却执迷救世度人的求仙法门，有心怀非分妄想，逼迫巫邪遗民们推算天机卦象，意图形炼尸仙，结果受其所惑，引火烧身，落了这么个尸骸不存的下场。

棺材峡里云雨无常，天光刚现，高处忽又云雾聚合，片刻间大雨如注，泼天也似的倾了下来，把半空中的飞灰尽数洗去。我们被雨水淋得全身湿透，这才完全从心神恍惚中清醒过来，精神从高度紧张的状态放松下来，顿觉全身筋骨乏力，周身上下三万六千多寒毛孔，没一个不

疼，只好仍旧停留在安放峭壁悬棺的岩穴中歇息。

众人虽是筋疲力竭，但劫后余生，重见天日，棺材山地仙村里的特产盘古尸仙也全毁了，不免皆有庆幸之感。

我和胖子说起这回被孙九爷诳来棺材山倒斗，算是栽了大跟头，这回彻底是被人家当枪使了。那盘古尸脉中虽有古丹，却不是我们想找来给多玲救命的内丹，两样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最后孙九爷还下落不明，再想找他兴师问罪可就难了。但是能全胳膊全腿的出来，也算是祖师爷显灵，该当咱们摸金的气数不绝。

我和胖子俩人越说越恨，口中毒汁横飞，把能想到的狠话全说了一遍，眼见地仙村已经不复存在了，要是孙九爷此刻就在眼前，我们当场食其肉寝其皮的心都有了。

幺妹儿并不清楚海南采珠的事情，也不明白我们为何如此动火，她觉得从封师古的坟墓里走了一遭还能活着出来，就已经该算是意外之喜了，便出言询问原委。

胖子当即掰着手指头数出孙九爷的十大罪状，连当年的作风问题都算上了，当然这事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据说当年孙九爷刚从农场改造回来，就利用某次参加田野考古的机会，偷着和当地一个房东女人搞到了一处，结果被村里的农民们抓了个现行。这在当时可是大事，当场被乱棒打了一顿，要不是同事们替他说了一车皮的好话，他差点就被村民们扭送到公安部门去了。

事后组织上要求孙九爷写检讨，结果孙九爷狡辩说，自己和那个农村女人根本不是作风问题。这件事情非常特殊，因为当时乡下农家土坯房里的跳蚤虱子特别多，钻得人全身都是，他和房东妇人两个人夜间无事，便在床上脱光了互相捉虱子，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做，孙九爷对此事的态度极其顽固不化，拒不承认真相，交代事实。

胖子说就孙老九这样的人，钻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空子，竟然能混上个教授的虚衔，其实在私底下还不知道有多少反动罪行没有暴露出来，就该枪毙他个十回八回的菜大快人心。胖子对孙教授一向看不顺眼，此时说溜了嘴，信口捏造，把能想象出来的罪名都给孙九爷加上了。

胖子把话说得离谱了，Shirley杨和幺妹儿都摇头不信，Shirley杨说：“孙教授决不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但他是观山封家的后人，也不是普通平凡的考古工作者。解读龙骨谜文专家的这重身份，应该被他当作了一层伪装网。他这一生想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进入地仙

村寻找封师古了，其坚忍冷酷的性格几乎都有些扭曲了，根本不是常人能做到的，这大概是同他的经历有关。事到如今，你们再怎样恨他它没有用了，现在听我一句劝，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回味着Shirley杨的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孙九爷他……他是人吗？他身上有尸虫咬噬的痕迹，肩上被九死惊陵甲刺穿了也跟没事人一样，盘古尸仙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这个影子一般虚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边裹扎伤口，一边低声议论着发生在孙九爷身上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兆，却始终不得要领，谁也猜不透他这位观山封家最后一代传人的秘密。正说话间，忽见一个硕大的黑影从身边峭壁上蹿过，众人吃了一惊，惊鸿一瞥之间，只见这个东西大得出奇，身裹一席黑袍，攀登绝壁如履平地，穿云破雾过壁而上的身影迅捷绝伦，快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第六十三章 沉默的朋友

我见有个东西从峭壁上蹿过，其身形轻捷快速不输猿猴，看的人眼前一花，心想莫非是观山封家驯养的那只巴山猿狖，可是青溪防空洞里巴山猿狖似乎没有这么大的体型，难道棺材山里还有残存的“尸仙”？

就在这时，那攀壁直上的身影忽然停在我们侧面，我赶紧揉了揉眼睛，定睛再看时，不觉更是讶异。我和胖子等人是置身于一条狭窄陡峭的鸟道中，在相距数十米的地方，有数根钉在绝壁上的木桩，专为用来搁置悬棺，巴山猿狖背负着孙教授，在大雨中一动不动地停在了那里。那一猿一人，就这么面无表情地转头凝视着我们。

我猜测巴山猿狖并未跟随众人进去棺材峡，但它极具灵性，徘徊在峡谷中，感觉到地底有山崩地裂的动静，便一路翻山越岭而来，在即将毁掉的棺材山里，找到了孙九爷，背负了他又从峭壁上来，再次同我们打了一个照面。

我看孙九爷耷拉着一条胳膊，满身都是黑泥，脸上被雨水一冲，显得格外苍白，他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我感觉他只是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事，随后便不知要遁向何方，从此再不与众人相见了。

我们在峭壁上同孙九爷和巴山猿狖遥遥相望，几分钟内竟然谁都没发出一声，棺材峡里的绝壁陡峭异常，我想再接近他一步都不可能。

我们此番自地仙村中捡了条命回来，所幸几个同伴并无折损，想想这场遭遇都觉得像做了一场噩梦，对以前的事情也自是看得开了，感觉孙九爷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情上可原、理上难容，虽然和胖子嘴上发狠，但并未真想再向他追究什么。

此刻亲眼看到孙九爷被那巴山猿狖从棺材山里救了回来，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但见他像是要远远逃避，还不知下次什么时候再能撞见。我想起还有句场面话要交给他，就将手拢在口边，在雨雾中对他喊道：“孙九爷，咱们之间的帐还没清，但盼着老天爷保佑你平安无事，至少在你下次再碰到我之前。”

孙九爷听了此言无动于衷，紧紧盯着我们看了一阵，毫无血色的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轻轻一拍巴山猿狖的肩膀。那猿狖会过意来，对我们再不看上一眼，舒展猿臂纵身攀爬绝壁，他负着个人却仍能在千仞危崖上往来无碍，三闪两晃之际越上越高，竟在大雨中消失了踪迹。

我和胖子等人从鸟道见探出身子，仰望峭壁上方，唯见雨雾阴霾，哪还有人踪猿迹可寻，心中空落落的无所适从，只得收回身子，继续留在岩穴中避雨。

此时棺材峡中风雨交作，我们不敢冒险攀越湿滑陡峭的绝壁，只好耐下性子等待大雨停歇。而悬在峡谷中的棺材山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分裂成无数巨大的岩块，被瀑布冲入了大江，现下正值汛期，山中水势极大，地仙墓棂星殿的种种遗迹落入水里，立刻便被吞没。

众人吃了些干粮果腹，随后抱膝而坐，各自想着心事默默不语，积劳之下倦意袭来，不知不觉间相继昏昏睡去。

巫山境内历来以朝云暮雨的幽深著称，等我醒来的时候，山里的雨仍没有停，直到转天上午，方才云开雨住，得以翻山越岭离开棺材峡。一路上都没见到孙九爷的人影，不知他是否仍然藏在峡中，还是逃到了别的什么地方。

众人身上大多挂了彩，当即先到巫山县卫生院里治伤，同时商量起孙九爷的去向。胖子说这孙老九太可恨，该遭千刀万剐，不过也甭着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回北京再抄他的老窝去，上天追到他凌霄殿，入海追到他水晶宫，他就是如来佛边金翅鸟，也要赶到西天揪光了他的鸟毛，不把那顿正阳居的满汉全席吃回来不算完。

我最担心的是孙九爷另有什么图谋，他身上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越琢磨越觉得这老家伙不是常人，倘若我们无意中助纣为虐，那罪过可就大了，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找到他。

不过对于胖子提出回北京抄他老窝的办法，我觉得没有意义，那孙九爷比起他祖上的那伙大明观山太保来，行事手段之诡秘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出所料，他在跟我们一同从北京出发之前，就已经下决心抛家舍业不打算再回去了。

我和Shirley杨当天就在县城里挂了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的陈教授家里，试探着打听了一下孙九爷的事情。果不其然，孙九爷已经交割了工作，称病提前退休回老家了，连他那间筒子楼的宿舍都交回去了，现在在北京那边的人也就只知道这么多情况。

我见此时无果，多想也是没用，只好暂且抛在脑后，静下心来调养身体。那乌羊王古墓和棺材山里的阴气太重，我们四人身上都淤积了不少尸毒，先是咳嗽不断，呼吸不畅，随后更是常常呕出黑血来，在医院里耽搁了近一个星期，始终未能痊愈。

这天晚上刚刚入夜，我躺在病床上输液，不知不觉做了一场噩梦，

梦见情景恍恍惚惚，依稀回到了棺材山地仙村，走到那封家老宅正堂里，见堂屋内香烟缭绕，墙壁上挂着一幅冥像，前边还摆着一张供桌，桌上七碟八碗，装着各种果品点心，以及猪牛羊三牲血淋淋的首级，白纸幡子来回晃动，俨然是处开了水路道场的冥堂。

我走到供桌前边，想看看冥像中画的是谁，接着堂内昏晃的烛光，隐约辨认出是个混血少女的身影。我心想道：“这不是多玲么？她怎么死了……又是谁将她的灵位供在地仙村里？”正自惊诧莫名之际，忽听供桌上有阵稀里哗啦的响动，那声音就像是猪吃泔水。

我急忙低头去看，见那摆在供桌盘子里的猪头，不知怎么竟然活了过来，正贪婪地瞪眼吞吃着各种供果点心，血水和口水淋漓四溅，显得极是狰狞恐怖。

我见状心中动怒，更有总说不出的厌烦之意，当即抄起供桌边纸幡的杆子，擎在手里去戳那猪首，谁知纸幡杆子太软，全然使不上力气，不禁急得满头冒汗，正焦躁间，就觉得被人在肩上推了几下，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

我一看是Shirley杨等人在旁将我唤醒，方知是南柯一梦，可这个梦做得好生诡异，而且梦境又极为真实，全身上下都被冷汗浸透了，暗觉得此梦不祥，心里仍然感到阵阵恐慌。

幺妹儿好奇地问我梦见啥子东西了，竟然能把你骇成这个样儿，做了噩梦就应该立刻说破，说破了就不灵了。

胖子也奇怪：“老胡你那胆子可一向不小，也就是天底下没那么长的棍儿，要是给你根长棍儿，你都敢把天捅个窟窿出来，怎么做个梦还吓成这德行？”

我说你们别胡说八道，常言说梦是心头想，主不得什么吉凶祸福，可能是我最近太多挂念多玲的事情，才做了这么个没头没脑的噩梦，说着便将梦中所见给众人讲了一遍。

众人听了都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怕多玲的命是保不住了，虽觉得对不起船老大阮黑临终所托，但我们也已竭尽所能，终归没有找到千年古尸的内丹，多玲最后是死是活全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我们说起多玲竟是中了自己亲生父亲所下的降头邪术，真是造化弄人、天意难料，但南海事件归根结底，还是孙九爷的责任，最近这么多天，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半点音讯，也不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推测孙九爷不会离开清溪地区，毕竟这是他的祖籍，他父兄的尸

体也都留在这了，于是我打算等伤势稍稍恢复了，就立刻再次进棺材峡找他。

我们正商议如何寻找孙九爷，突然从窗外扔进一个包裹，里面的东西似乎并不沉重，“啪”的一声轻响就落在了地上，胖子立刻起身去看窗外。这县城里有新老两片城区，卫生院位于古城边缘，人口并不稠密，这时正值仲夏，空气潮湿闷热，夜晚间虽是点了蚊香，可病房里的窗户仍然开着以图凉爽，外边仅有零零星星的几盏街灯亮着，并不见半个人影。胖子只好先把窗子关上，以防会有意外发生。

Shirley杨捡起包裹，打开来一看，见里面包着几束奇形怪状的野草，并有一沓信纸，那枚无眼的青铜龙符也赫然裹在其中。她拿过来交给我说：“应该是孙九爷让巴山猿狖潜入县城给咱们送了封信。你看看这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我急于一看究竟，连忙展开信纸，边看边读给其余三人，信是孙九爷亲手所写，落款署着他的本名“封学武”，洋洋洒洒的篇幅不短，大抵是说他自觉愧对众人，没面目再来相见，但这次在棺材山地仙村倒斗之事，全仗摸金校尉相助，虽然可能后会无期，但有许多事不得不做个交代。

孙九爷在信中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自在过，心中始终压着一座大山，家门出身以及种种的内因外因，使得他连个能说心腹事的朋友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也仅仅是藏在棺材峡里的那头巴山猿狖，可这位老伙计虽然绝对忠诚可信，又颇通灵性，但终归不能口吐人言，就像是一部以狼狗为主角得罗马尼亚电影，它永远都是个“沉默的朋友”。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孙九爷阴沉冷酷的性格，在他的世界观中，除了观山封家的事情，普天下再没第二件大事可言。由于地仙村古墓外围埋有九死惊陵甲，所以只有在十二年一遇的地鼠年某几天中，趁着惊陵甲蛰伏休眠之际，外边的人才能有机会进入棺材山，所以封师岐的后人屡屡错失良机，封团长就是因为途中染病错过了日期，一时怒火攻心，竟致双腿瘫痪，才死在了九宫螭虎锁前。

孙九爷眼见家门人丁凋零，如果在今年夏天还不能找到入口，恐怕就终生无望了。经过多年处心积虑的筹划安排，终于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谋划虽然周密，毕竟不能未卜先知，自从进入棺材峡开始，还是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本来孙九爷掌握了真正的《观山指迷赋》，只是担心摸金校尉甩了他单干，所以始终加以隐瞒，事先做了几个局，让众人在不同地点一段

一段接触真真假假的信息，再加上点苦肉计，以便混淆视听，到关键时刻再由他一一点破。其实在那段观山指迷的真正暗语中，已经包含了如何开启九宫螭虎锁的信息，唯一所碍便是拼接瓷屏风水地图的碎片，但蜂窝山的传人半路加入探险队，是他始料不及的，好多已经布置好的计划，不得不临时更改，以至局面逐渐混乱失控。

最令孙九爷意想不到的，是在金丝雨燕组成的吓魂桥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本意是借着峡谷中埋伏的金甲茅仙，来分散众人的注意力，然后再点出生路，从化石瀑布下到木梁上逃脱。

之所以如此布置，是因为下了这条峡谷不久，就要进入乌羊王地宫了，在此之前，他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手术”，这个所谓的“手术”，其实是种古代流传下来的“妖术”，观山封家凭盗发古时隐士悬棺发迹，从中发现了许多早已失传千年的巫法邪术。

其中有一门，是以骨针刺脑，据说可以使人体的三昧真火熄灭，因为活人身上都有三盏灯，是活人阳气的象征。这三盏灯火的明暗，预示着本主气运品德的衰旺，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只有鬼魂和僵尸能够看到，从后脑对准穴位刺入骨针，就可以灭了这三盏命灯，盗墓之时便能避开“遇鬼诈尸”之事，但用了此术，绝不可对旁人说明，只能自己心里知道，一旦说出去，马上魂飞魄散，死后连鬼都做不成。

这种邪术源于古巴古蜀之地，实际上是针灸刺穴的前身，巫楚文明遗留下的壁画岩画里，就曾详细描述这类似的情形。巫者施展妖术，被骨针刺倒的人，就会如鬼附体，上刀山过火海，浑然不知疼痛，因为骨针所刺穴位，正是脑中司掌疼痛感知的神经中枢，古代人不明白其中奥秘，便以为是巫邪之术。

可孙九爷在化石瀑布的龙门前，对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落到木梁上的时候被撞了头，刚刺入脑中的骨针就不知跑到哪去了，可能全部没入后脑了，也可能在混乱中掉在什么地方了。在进入乌羊王地宫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神经逐渐麻木，身上被尸虫啃咬，竟然丝毫没有感觉，但无可挽回，恐怕在有生之年都要做一具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了，而且一旦紧张激动过度，他就会觉得全身血脉贲张，估计随时都可能血管爆裂而亡。

孙九爷心坚如铁，事情已经出了，就只好认命自安，并没有过多埋怨。他生性冷漠，对别人和自己的生命看得极轻，但他当时也只计划独自一人进入地仙村，仗着灭了三盏命灯，又有归虚青铜镜辟邪，一旦找到地仙墓，应当足能应付。

谁知阴差阳错，他身上尸变的迹象，引起了众人的怀疑，所以提前败露了身份，为了赶在九死惊陵甲封锁棺材山之前进入地仙村，明知进了棺材山便是有去无回，也只好再出诡计，让众人一同前往。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早已超出了孙九爷所能想象预计的范畴，更想不到他的所作所为，都被地仙封师古生前推算了出来，不由得心念俱灰，满以为墓中尸仙必然逃出山外，要引出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不管在灾难中死掉多少人，最后的孽业都算是由他引发，到了九泉之下也愧对列祖列宗，精神状态几欲崩溃。

谁知道最后山穷水尽处峰回路转，这可能也正是老天爷有眼之处，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仅是咱们进山倒斗的这伙人，就连地仙封师古都上了乌羊王古墓守陵者的恶当，可以说观山太保和摸金校尉，都没有那些守护着棺材山秘密的巫邪遗民心计深刻狠毒，细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刑徒们死前推演出来的天兆，使棺材山在离开地底后终于被雷火焚毁，地仙村里的死人被烧得连灰都没剩下，似乎这一切都在冥冥中早已注定了，人世间的一切痴心妄想，都只不过是场过眼的云烟。

孙九爷当时从峭壁上摔下，落在了棺材山的死人堆里，黑暗中侥幸没有撞在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随后峡谷中雷鸣电闪，地仙村陷入了一片大火之中。非人非鬼的孙九爷得以避过霹雳闪电，又被循声前来的巴山猿狖所救，在瓢泼大雨中翻上峭壁远远逃走。

随后他在信中提到，归虚青铜镜是古之重宝，切不可因为铜气消散就此遗失。在北京西城的一处院落中，有口早已废弃的枯水井，那里面藏着一些东西，可以按信中标绘的地图寻到位置挖掘出来，然后把此物与青铜古镜镜背的卦图相辅，说不定可以找到失传已久的周天老卦。

第六十四章 千年长生草

孙九爷世家出身，虽然他祖上大明观山太保的手艺十成里未学够一成，但也算自幼识得各种虫鱼大篆、蜗星古符，被从果园沟劳改农场释放出来之后，恢复了工作，常年研究夏商周时期的龙骨天书，这几年接触了大量骨甲和青铜器上的铭文。不过他的心思却没放在工作上，而且由于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导致孙九爷常年被一些权威人士打压，从来没有出头的机会。

所以孙九爷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却都迟迟没有汇报上去，而是私自藏匿起来研究，日积月累，已然是规模可观。所谓周天老卦，乃是阴阳之枢纽、天地之轨迹，绝不是凭着零零星星的卦图和古篆，就能轻易全面破解。

自从得了归墟青铜镜之后，孙九爷发现古镜背面的铜珥卦图奥妙无穷，要是能假以时日，结合他对周天老卦的研究结果，也许可以使绝迹的周天全卦重现于世。

但比起失传几千年的周天老卦来，孙九爷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十二年一遇的地鼠年将至，地仙村古墓之事已经刻不容缓，容不得他再耗费上七八年研究十六字天卦，当时又打算带着古镜进墓镇尸，就只好把研究资料和他所收集的卦图、卦象，都一并埋葬在枯井底的隧道里。

1971年全国上下备战备荒，广泛开展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当时北京也对地下人防工程进行了扩建，那口藏东西的枯井，就通着一段封闭废弃的地下隧道。孙九爷在信中画了个简图，标明了位置和各个入口，他希望我们可以回北京把东西挖出来，将来若有机缘，或许可以掌握全篇周天老卦，这就算是他的一种补偿和报答了。

随后他又在信中说，同信送来几样东西，一是失落在棺材峡的青铜龙符，地仙村古墓遭雷火焚烧击毁，可能是龙符中海气太盛，也可能是棺材山盘古脉风水理气变动太大有关系，但无论如何，从北京带来的这两符一镜三件归墟青铜古器，终归得以完好无损。

另外棺材山为古时巫邪祭鬼之禁地，其中阴腐之气格外沉重，尸头脉处的乌羊王古墓，也属此类，虽然有防毒面具保护，可难保周全，裸露的肌肤也会沾染阴晦腐化的气息，所以众人身上都会陆续出现黑斑淤痕，随后还会呕血咳黑痰，虽不致命，但时间久了，还是会在体内留下难以拔除的病根。

所以同信送上几株九死还魂草，学名叫卷柏，此物专门生于深上穷谷之地，在水土养分不足的时候，就会枯萎假死，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全部停止，但不久之后又能回魂重生，所以才得名九死还魂草，在民间也有称其为“长生不死草”或“千年草”，外用可当做金疮药，内服能化淤散毒，消解深入骨髓的阴沉腐朽之气。

到县城中药铺里，可买到化痰的鳊鱼肉干等几味中药，将全株长生不死草焚化为灰，混合后连续服用三天，就能彻底根治。以前棺材峡绝壁上生长着许多这种千年长生草，皆是九须九叶，不同于寻常卷柏，但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见到了，这几株草药虽少，却足够五六个人服用。

孙九爷在信中最后说道，现在咱们彼此之前的帐算是扯平了，我对外界事情再无挂虑，而且骨针刺脑后神魂将散，死后怕是连鬼都做不得了。现下剩余时日无多，在安葬了父兄尸体之后，就打算留在棺材峡里等死了，再也不想与外人相见，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尸骨已寒，被巴山猿狄埋葬在某个秘密的所在了。这棺材峡内全是崇山峻岭，峭壁纵横，就算藏他个十几万大军，也根本无踪可寻，所以你们就不要再白费心机进山来找我了，也请你们务必不要对任何人泄露我的事情。

我们读过巴山猿狄送来的这封书信，心里边多是半信半疑，自从经历过地仙村古墓事件，众人对孙九爷的看法都有了颠覆性的改观，以前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私心较重、脾气古板倔强、性格偏激、不近人情的古文字专家，可事后看来，这孙老九不仅身世特殊，而且非常善于隐藏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正所谓大象无形、大智若愚，不知是否与他祖上是观山太保有关，其行事作为完全无迹可寻，神仙也猜不透他。

我们自负见识广阅历不凡，却都着了了他的道，在进入棺材山以前，竟然谁都没能识破他的伪装，正如《厚黑学》提到“心黑而无色、脸厚而无形，”肉眼凡胎谁看得透他？这就是孙九爷为其常人所不及的高明之处。

如果都像港农明叔似的，虽然看似精明狡猾，可境界太低，还没说话就让人知道不值得信赖，如此谁还信他？但凡懂些世故的，都不可能明叔这路人蒙住，我看与那位深藏不露的孙九爷相比，小诸葛明叔简直都能算是一个实在人了。

幺妹儿是本地山里人，识得些药草习性，她说生长在棺材峡的九死还魂草几近绝迹，这几株草极是难得，确实可以化解腐毒。我仍不放心，又在县城里找了个老中医，问清了药方中君臣之理没有偏差，这才依法服用。

不出几日，众人的身体皆有所好转，商量起今后行止，觉得还是应该设法找到孙九爷。可棺材峡地势复杂，地形险峻幽深，峡谷内常年云雾飘渺，藏纳着不计其数的各种悬棺，孙九爷身边又有巴山猿狖相助，我们在明他在暗，想找到他是谈何容易。

我们再次进山寻他，果然毫无结果，眼见根本不可能再找到藏在棺材峡独自等候死亡的孙九爷，众人无奈之余，就只得准备动身返回北京。

离开之前，在县城里吃罢了晚饭，我和胖子着手打点行囊。此番进山虽然没有找到古尸丹鼎，但也非一无所获，首先是从地仙村里带出来几幅图画，都是观山太保封师古手绘的真迹，此人虽然不以笔墨丹青著称于世，但《观山相宅图》等几副画卷，却都属历代罕见的手笔和题材，可以拿到琉璃厂请乔二爷给估个价格。

另外还有胖子从地仙村阴宅古墓里，捡漏倒出来的一个描金匣子。当时是在古墓中见到一具被金牛驮负的女尸，怀中抱了这么个明器匣子，那座墓室是观山太保从外界移至地仙村的。金牛驮尸的机关设计得极是巧妙，一旦有盗墓者闯入主室，便会触动金牛暗藏的销器，机括作动之下，就立刻使得金牛猛撞墓墙翻板，带着墓主尸骸遁入后室。

我们只能判断这座金牛墓室建于明代，但无法确认墓主姓甚名谁，是什么出身来历，又为何有如此精巧结构的主墓。

胖子出于贼不走空的成规惯例，抄了一件明器在手，但后来遭遇种种危险，他早把这事忘到东洋大海去了，收拾东西的时候才想起来，赶紧拿出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描金匣子精美绝伦，那墓主又是个女子，所以我们猜想里边多半是陪葬的金银首饰，或者还会有玉镯一类的珍珠宝石，看墓中机关巧妙，墓主身份也必定不凡。随身的明器自然非常贵重，用手一摇沉甸甸的，也没什么声响晃动，我和胖子想先睹为快，一见匣子有锁，不敢硬拆，以免损毁了其中值钱的物事，就请来么妹儿帮手。

待么妹儿捅开银锁之后，我们同向匣中一看，瞧清楚了里面的东西，不免半是意外半是失望。那描金匣子里并无半件珠玉金银，而是厚厚的几本旧书，纸页多是深黄色的。我翻开来看了看，不像是经卷典籍，书中全是希奇古怪的插图，文字注解深僻难解，竟像天书一般。

但常言道“天书无字”，因为真正的天书里边都是卦象卦图，看起来全是蝌蚪虫鱼般的神秘符号，从来没有文字，有字的都是后世解卦之书。但我敢断定，这几卷厚厚的书册，绝对不是我经常接触的《周易》

之类，仔细再看，发现很像是古时构造机括、销器的图谱。

有道是隔行如隔山，我头一次见到这种古籍，并不敢轻易确定，好在幺妹儿学了满身蜂窝山的本领，我就让她好好瞧瞧，能否看懂这书里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

幺妹儿翻看了几页，也是面露诧异之色，这套古籍似乎正是《武侯藏兵图》。蜂窝山自古以来多有能工巧匠，专造各种暗器机关，《武侯藏兵图》虽是后托借诸葛武侯之名所著，最早见于唐宋之时，但里面记载的种种销器机括极为奥妙精奇，比起传说中后汉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侯藏兵图》更是蜂窝山这一古老行业的镇山之宝，可以说就相当于摸金校尉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历代的蜂爷匣匠，都视这套图谱为压箱底的绝活，可惜失传已久。幺妹儿的干爷销器李，虽然手艺精湛，工巧能欺鬼神，却也没能学得《武侯藏兵图》中的三四成本领。

那些手艺绝活历来是各山头安身立命的根本，大多数师傅传徒弟，都“猫教老虎”，留下一手救命的上树本领不传，再加上什么“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之类的规矩，导致各门绝艺越传越单薄，时常青黄不接，甚至香火断绝。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各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的传统行业就难免显得有点“上吐下泻”，早年间的东西流失太严重，到了现代又不能把仅存下来的继承完善，而且还在持续流失，蜂窝山匣子匠的暗器手艺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武侯藏兵图》对于幺妹儿来讲，显得过于艰深了，她根本看不懂多少。

胖子一见描金匣子里装的明器是几本破书，顿时没了兴致，只把匣子留下，打算拿到潘家园出手，就问我剩下的几本图谱如何处置。

我说其实《武侯藏兵图》绝不是寻常之物，不过外行人完全看不懂。所谓物各有主，这东西流落到普通人手里属于暴殄天物，咱们这躺进棺材峡寻找地仙村，幺妹儿给咱们帮了不少忙，不如就把《武侯藏兵图》送给李老掌柜，当是还他一番人情，说不定李老掌柜还能知道藏兵图谱的来历出处，咱们也能顺便跟着长点见识。

胖子欣然表示同意，他说这东西放咱手里闲着也是闲着，拿到李掌柜的杂货店里，可以再换上三五柄金刚伞，就算咱金后不倒斗了，到了加利福尼亚戳到海边的沙滩上还能大遮阳伞，说不定就能导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潮流了。

说话间，Shirley杨又来同我商量，眼下多铃命在旦夕，但众人在地

仙村古墓扑了一空，不如绕路去趟湖南找算命的陈瞎子，他是当初卸岭群盗的魁首，阅历见识不凡，也只有请他再帮忙想想办法。

我心想如此也好，那陈瞎子当年统辖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响马盗贼，实是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物，直到湘西瓶山盗墓开始，不知走了什么背字，又或冲撞了哪路凶神，不但没有东山再起，反而接连受挫，是极其不顺，还没过遮龙山就折了许多人手，剩下的人也全伙交在了山里，只剩他一个侥幸逃脱，坏了一对招子隐姓埋名活到今天。

但陈瞎子当年非常熟悉《陵谱》，手下耳目众多，知道许多各地古墓的情报，连关内人很少得知的东北黄皮子坟，他都有所了解，我们现在只好再让他搜肠刮肚好好回忆回忆——哪座古墓荒冢里还可能埋有丹鼎异器。

他现在所在的湘阴，曾是常胜山卸岭响马的老巢，据陈瞎子说，按惯例群盗发墓取利和各地历代埋葬的线索，都要造册详注，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够找出解放前遗留下的相关信息，强似我们毫无目标地乱撞乱找。

虽说此事未必确实可行，但如今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当下就打定了主意，要直奔湖南，没想到就在这时，竟然传来了不好的讯息，多铃已经死在美国了。

第六十五章 金点

在南海珊瑚螺旋的归虚遗址中，船老大阮黑不幸遇难，在他临终前，我曾亲口答应要好好照顾多玲和古猜，谁知多玲鬼使神差般，捡到了玛丽仙奴号船长断腕上的金表，中了下在金表中的降头邪术。而且事后经过我们多方确认，那位在南洋私运古董的法国船长，正是多玲在越南战争时期失散的亲生父亲，这不得不说是天意最巧，却又是天公无情。

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挽救她的性命，但在海上漂流的时间太久，回到珊瑚庙岛之时，尸降之毒已经深入骨髓，要是没有那件翡翠天衣在身，多玲的时还早就消腐没了，但最后我们终归没有找到可以救命的古尸内丹，还是无法将她留住。

从大金牙发来的电报中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就像被堵了块石头，一觉自责，二觉愧对船老大阮黑的在天之灵，虽然明知人力有限，有些事能做到，有些事又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起死回生的愿望已经成画饼，想到世事坚冷如冰，实在难以让人接受。

众人嗟叹了一回，都道这是生死在天，人力强求不得，事到如今也没有奈何了，只好改变行程计划，要返回美国参加多玲的葬礼。南海蛋民大多比较恪守传统，按其风俗，人死后，要放船送五圣出海，蛋民尸骨则入土为安，并且还连做三天水陆道场的法会，发上一场冥事，超度她死后早日脱离轮回之苦。

我们先来到那个无名小镇的杂货铺里，向蜂窝山李老掌柜作别。老掌柜连忙关了店门，把众人接在店里问长问短：“看你们愁眉不展，想必这次进山做的事情不太顺当，反正来日方长，纵有什么难事，也不必太过挂怀。”说着话就从柜里拎出两瓶酒来，要跟我和胖子喝上几杯。

我们推辞不过，只得敬从了。想不到老掌柜年事虽高，酒量却是不减，三人半瓶老窖下肚，就拉开了话匣子，我把进棺材峡寻找内胆未果的事情说了一遍，又将从地仙村古墓里倒得的《武侯藏兵图》拿出来。

我对老掌柜说：“有道是物归其主，这套《武侯藏兵图》总共八册，在现代化建设中根本派不上用场，除了精通机括销器的匣匠师傅，可能再没别的人能够看懂它，只有落在您的手里可能还多少有些用处。”

老掌柜闻听此言着实吃惊，赶紧拿过老花镜来，如捧至宝般一页页翻看不住，边看边连连念叨：“祖师爷显灵，真是祖师爷显灵了！”这本

图谱是古时匣子匠的宝典，后世出现的发条和八宝螺丝都不及其中的机关巧妙，大部分内容都已失传很多年了，眼见蜂窝山里的手艺就要没落绝迹了，他这个老蜂爷做梦也想不到，竟又能在古墓中重新找到全套的《武侯藏兵图》，当下千恩万谢，将图谱妥善收藏起来。

我问老掌柜为什么《武侯藏兵图》会出现在地仙村古墓里，难道那位金牛驮尸的女子墓主，也曾是明代蜂窝山里的人物？

李老掌柜也是老江湖了，他据此说起一些往事来，使我想到了一些头绪。推测那明代女尸，可能是数术奇人刘秉忠之后，刘家擅长奇门遁甲，并且精于布置各类销簧机括，虽然不是蜂窝山里的匠人，但刘家与历代蜂头交情深厚，家中传有这套机关图谱半点都不奇怪。

数术刘家和观山封家同朝为官，本来就相互不合，地仙封师古盯上了刘家的销器图谱，便暗中盗了金牛驮尸墓，但封师古虽然神通广大，却是擅长邪门歪道的异术，即使拿到入了《武侯藏兵图》也难以尽窥其中的奥妙。所以乌羊王古墓中的武侯藏兵机关仅是虚设，到最后都没能建成，而这本图谱也随着观山太保盗发来的各种尸骸明器，被原样安置在了地仙村阴宅中。

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想，随着棺材山的土崩瓦解，其真实情况已经无法考证了，三人推杯换盏，眼花耳熟后倾心吐胆，说了许多肺腑之言。我对老掌柜说起幺妹儿的事情，倒斗的手艺跟我学不着什么，其实学了也没大用，而且一旦陷进摸金行里，再想脱身可是难上加难。

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当初我我和胖子去东北野人沟，是想捞笔横财帮衬那些穷朋友，没有多大追求，但自从我们在金国将军墓里拿到一对螭璧开始，那些没完没了的麻烦就开始找上门来，没少遭罪，没少吃苦，能不缺胳膊少腿地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期间谁身上没添几处疤痕？胖子的鼻子在昆仑山被削掉一块，相都破了，亏得我们腿脚利索，又承蒙祖师爷保有，才得以三番五次从鬼门关里闯出来，而幺妹儿她一个山里姑娘，学倒斗摸金这本营生，绝不是她的妥善归宿。

说到这里，我转头看了看屋外，Shirley杨和幺妹儿正在外厢说话，听不到我们交谈的内容，便压低声音对老掌柜说：“女人嘛，关键是嫁个好人家，我以前在部队的战友挺多，多半都打光棍呢，所以这事您不用发愁，全包在我身上了。前几天我问过幺妹儿了，她不愿意出国，但是挺想去北京看看，我和胖子在北京潘家园琉璃厂还都有点面子，可以让她到乔二爷的古玩店里工作，学些个鉴别古董的手艺，然后再嫁个可靠的男人，喜乐平安地过上一世，您也能跟着享享清福。”

老掌柜点头说：“我看人从不走眼，你的注意准错不了。我旧病缠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哪天就撒手闭眼了，么妹儿这孩子能有个好归宿，就死也瞑目了。”

随后李老掌柜说起他最开始见我们识得金刚伞，就已经猜出我们都是挂符倒斗的摸金校尉了，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当然知道倒斗行里的摸金秘术，对风水阴阳之事非常信服，想请我在他死后帮着选块坟地作为阴宅。

我劝他说，风水之道我算不上精通，略知一二而已，只不过凭着祖传的寻龙诀和分金定穴混口饭吃，平生所见所闻，确实有许多事和风水有关，但我同时也发现，风水并不能左右吉凶祸福，它只是一门地理生态学。

为了让李掌柜相信，我给他讲了一件我祖父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前我的祖父胡国华以测字、看风水、相地为生，这些通过数术为他人占卜吉凶来糊口的，因为知识含量比较高，所以往往被尊称为“金点”。胡先生的本事得自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都是真才实学，加上为人精明仔细，所以得了个“金点先生”的名头，置办下的家业在当地来讲也算是比较富裕的大户。

金点胡先生每天坐堂大褂，为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讲谈命理地理，一天细雨如愁，街上行人稀少，生意冷清，店铺都提前打烊关了门板。胡先生正在馆中闲坐喝茶，忽然就听街道上马蹄声响，马上乘客行到金点卦铺门前，猛地勒住缰绳，翻身跳下马，急匆匆走进店来。

胡先生赶紧起身相迎，同时放眼打量来者，只见那男子四五十岁，体态魁梧矫健，一派有钱有势的土豪模样，行事如此张扬，应该不是响马盗贼，但他神色极是阴郁，满脸吊客临门的衰相，不知是不是家里死了什么亲眷才致如此。”

胡先生不敢怠慢，请那客人落了座，敬茶叙礼，无非是说：“贵客临门，不知有何见教？”

那土豪抱拳道：“先生金点之名，咱们是多有耳闻，今日冒雨赶来，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问胡先生可懂相地相宅之道？”

胡先生就指这买卖吃饭养家，见到外行人，他如何能说不懂，当下里便自抬身价道：“非是小可自夸，小可早年曾有奇遇，在雁荡山中拜天目真人为师，得了许多传授，那些个宅经葬经、青囊奥语、灵城精义、催官发微诸论，无一不晓，无一不精，相地取宅是咱家本等的生意，自然不在话下。”

那土豪闻言大喜，这才说起缘由，原来他姓马名六河，祖籍铜陵，后来做生意迁到洞庭湖附近居住，最近这几年来，马家凭着手段豪强，上通官府下通响马，垄断了当地的许多生意，钱多了就像造一片豪宅庄园，请个风水先生相形度地，选中了一块宝地，于是强取豪夺地侵占了土地，大兴土木建造宅院，费了许多的钱财，造得是高门大户、深宅大院，奢侈非凡。

马六河最信风水，选这块地就是看上了纳财进宝的形势，宅中所有的院落格局，不分巨细，都请高明地师指点布置。等新宅建成后，全家老少高高兴兴地进去居住，谁成想刚入住，马老太爷就在园中滑了一跤，老胳膊老腿受不得摔，没挺过半天，便翘辫子咽气了。

喜事变成了丧事，还没等把马老太爷发送入葬了，马六河的大儿子就在地被仇人劫杀了。总之自打搬进马家新宅之后，家里接二连三地死人，算上仆佣帮工，全家七十余与口的大户人家，不出一年，里里外外就横死了十三条人命。

但说来也怪了，死的人越多，马家的生意就越兴旺，赚钱赚得叫人眼晕。马六河贪图钱财富贵，硬挺着不肯搬家，但财运虽旺，家门却是遭了大难，眼看仍然不住有人横死暴亡，实在挺不住了，只好找人来改动风水，附近的地师都请遍了，却始终没有一点作用。

马六河经人介绍，得知城里有位金点胡先生擅能相地，便打马加鞭赶来，要请胡先生去给看看，马宅那块风水宝地，究竟哪里出了差错，竟然如此折损人口，若有结果时，不吝重金相谢。

胡先生一听之下，也觉得这事非同寻常，想不到死了这么多人，什么样的凶地竟然如此厉害？他生性谨慎，唯恐破解不得，对马家难以交代，正想找借口推辞，却见马六河从怀中摸出四根金条摆在他前面，这四条“大黄鱼”只是定金，事成之后，必定再有比这多上十倍的心意相送。

胡先生被金子晃得眼睛一阵发花，心想：“马宅的形式如何，总要看过才知，这是我凭本事赚来的钱，有何所碍？难道将送上门的买卖就此推掉不成？再说那马六河冒雨赶来，我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当即接了定金，收拾起应用之物，雇了辆驴车乘坐，跟随马六河回去相宅。

到得马宅已是深夜，先在外边用过了酒饭，随后宿在客栈中，等转过天来，马六河陪着胡先生自内而外地相形度地，胡先生师传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有“八宅明镜”之法，专能分辨宅院格局的吉凶兴

衰，这些年来从没失手过。

胡先生进宅之后取出一枚小小的铜镜来，照着日影辨认方向角度，摸金之术出自后汉三国时期，实际上最早发源于西周时期的神符古术，不论是寻龙点穴还是察形观势，历来都不用罗盘，用罗盘的不是古法。

胡先生随马六河一路进去，穿宅过户，看了各房摆设，觉得条理详明，虽然谈不上十分高明，布置得却也该算可观。但条理详明只是一个因素，还要以“八宅明镜”之法继续推算，因为古书有云：“夫宅者，人之根基也，大小不等，阴阳有殊，若不遍求，用之不足。”

自从宋代以来，阴阳二宅多取五姓音利，从姓氏的读音来分金木水火土，配合五行八门的方位来布置宅子。马六河家的姓氏与此宅并不犯冲，而且利财兴旺，所以这个缘故也很快就被胡先生排除了。

随后又论黄白之道，推测日月、乾坤、寒暑、雌雄、昼夜、阴阳等等细节、只见马宅以形势为身体、以井泉为血脉、以砖瓦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门户为冠戴，一切形势制度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地方。

再把马宅上下人等一一照面，也没发现其中藏有凶神恶煞之辈，胡先生不禁额头冒汗，不知马家是撞了什么邪，吉宅吉地，又有富豪之象，为什么家中屡屡有人暴病夭折？

看罢宅内，一无所获，只好到外边再看，马宅后边有片山坡，胡先生带人上了山，登高俯视下来，只见好一片山明水秀、龙飞凤舞的风水宝地。

马六河见点金胡先生始终没瞧出什么名堂，心中更觉忐忑，就问他此地如何，究竟是吉是凶。胡先生无奈地说：“端的是块贵不可言的风水宝地，可为何……”说着话突然停下，倒吸了一口冷气，脸上竟已变了颜色，惊呼一声，“果然凶险！”

第六十六章 鬼帽子

马六河被胡先生吓了一跳，知道多半是找出家中触凶犯煞的根源了，忙问：“先生何出此言？哪里凶险？”

胡先生抹了抹额上的冷汗说：“若非被我瞧破，你马家满门的男女老幼，都要到阴间做鬼去了。”

马六河对风水之说是信入骨髓，闻听此言，心下更是骇异无比：“咱家这风水宝地，怎会如此凶险的运势？”

胡先生指着山下对马六河说，你且用眼细看，马宅西侧的高山像个什么？马六河顺着手指看去，只见自家宅院后面有座秀丽葱郁的山峰，平时也见得惯了，习以为常，并未觉得怎样，但此刻加意端详起来，不觉也是一身惊呼：“分明像是一顶帽子，这是……是戏文里判官的帽子啊。”

胡先生说那山峰上窄下丰，高出两峰相对耸立如锥，山形避阳取阴，恰好笼罩马宅，这种形势在风水里有个俗名，唤作“鬼帽子”，也难怪阁下家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因为这正是条森罗殿前判官收冥钱的财路。你这座宅子哪里都好，造得没有半点问题，只是扣在“鬼帽子”下，岂不是把此宅当作了阴宅冥府？恕我直言，不出三年，马老爷您家里就要死得鸡犬不剩了。

马六河惊得魂不附体，当场揪住胡先生恳求道：“先生务必救救我全家老小，不管要费多少钱财，尽管开口。”

胡先生宽慰他道：“马老爷倒是用不着担惊受怕，拼着舍了此宅，你全家搬走就是了，现在走还为时不晚。”

马六河心里可舍不得这块纳财的宝地，眼珠子转了两转，央求胡先生道：“建造这座大宅虽然花费不小，但也没什么舍不得的。只是那‘鬼帽子’明明是片聚财的好风水，怎好使它寂寞无用，还求先生帮着像个妙法儿，周全我马家守住这条财脉。”

随后马六河又拿出几根金条，软磨硬泡让胡先生再出良策。那胡先生随师学艺之时，就已知道一句古谚：“山川尔能语，葬师无食所；药草尔能语，医师无食所。”风水之说不应过分迷信，但古代先贤至圣也曾常谈天人相应之理，有时候山川地理似乎确实能左右吉凶祸福，所以胡先生总认为风水一道并非虚妄无用，也时常考虑给自己找块风水宝地，等到百年之后，荫福家门子孙。

架不住马六河苦苦哀求，胡先生只得同意，其实要想留住“鬼帽子”这条财脉，倒也并非是什么难事，只须阴阳颠倒即可，先把阳宅舍了，然后再迁祖坟过来埋葬于此，马家的生意仍会越做越发达。

马六河喜出望外，连赞胡先生不愧是“金点”中的高人，省里的名家都请遍了，谁也没看出马宅哪里犯了凶煞，可胡先生是火眼金睛，在山上一眼就能窥破玄机，真是神仙般的本领，遇到如此高人，必是该当咱马家气数不绝。

马六河对举家兴衰之事不敢有半分怠慢，当下请胡先生在镇上最好的地方住了，派专人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一面让他帮忙指画地脉穴道，一面举家搬迁离了新宅。

正值马老太爷刚刚去世周年，择个黄道吉日，集合人手挖开坟墓，在夜间按规矩请来道士念咒安魂，孙男弟女们烧香磕头罢了，方才吊出棺材，灵幡明灯引路，黄牛白马拉车，把装殓马老太爷尸骸的棺材，运到“鬼帽子”风水宝地重新入土为安。

棺材是冥葬之事的核⼼，因为旧社会迷信风水，认为地有吉地凶地，星有善星恶星，如果找到一块吉壤作为祖坟，埋葬先人尸骨，后世子孙就可以借着风水龙气发迹。家族兴旺不外乎当官、赚钱，“棺材”与“官财”同音，取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动迁阴宅祖坟，是非同小可之举，而且马家颇有财势，惊动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们都来看热闹，一时间观者如墙。

原本的宅院已经基本上拆掉了，墓址也已选好，但为了防止走了阴宅里的龙气，在棺材运到之前并没有破土，等马老太爷的棺材运到地方，马六河立刻命人动手挖开坟土，自古都是崇尚深埋厚葬，棺材在地下埋得越深越好，只有穷人的坟才浅，不出半个月都得被野狗刨开。

那马家虽然有的是钱，但毕竟不是贵族，民国时期也不再有人在地底修筑冥室，只是要挖个深坑厚葬。十几个大小伙子轮流开挖，这坑挖得比房屋地基打的还要身，眼看深浅就要合适了，却突然挖到一块石头。

众人皆觉惊奇，这穴位乃是金点胡先生所指，怎么地层里不是吉壤，竟是岩石？那胡先生在旁冷眼相看，也觉得奇怪莫名，心想这回可失策了，怎么不偏不斜点了这么个石穴？怕是要当场出丑卖乖。正寻思着要找机会开溜，却见马六河面沉如水，阴着个脸走到胡先生身边，让他到前边看看，为什么穴眼底下会有岩石。

其实马六河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宅子也拆了，祖坟也刨了，却

在墓穴中挖到岩石，自然怀疑胡先生是江湖骗子，他自恃与官面上相熟，横行霸道惯了，弄死个把老百姓不算回事，当时就想要把胡先生活埋在坑中。

胡先生追悔莫及，早知如此，当初开什么卦铺充什么金点，老老实实给地主家放羊也是好的，现在落个活埋的下场，自作孽不可活，也只好任命了。在众人相逼之下，愁眉苦脸一步三挪地蹭到坟坑前，脑子里不断盘算着如何能捏个大谎儿出来保全性命。

可临时抱佛脚，哪有办法可想？正没奈何的时候，却听挖土跑坑的几名长工大呼小叫，说是挖到的石头上有字迹，似乎是一截石碑，马六河赶紧叫人把石碑掘上来。

人多手快好办事，不消片刻，就将那石碑搬到坟坑外边，众人抚去泥土一看，见碑面上阴刻着六个大字，当时许多人围拢过来观看，识文断字之辈多能认得，众口纷纷念道：“居此绝……葬此吉。”

马六河拨开众人连看了数遍，惊得半晌合不拢嘴来，咕咚一声给胡先生跪倒在地，磕头称谢不已：“先生真乃神术！我马六河今日算是彻底心服口服了！”

胡先生本以为这回必被当场活埋填坑了，不想竟有如此奇遇。此地从未有人造过阴阳宅，土中所埋必是古之遗存，万没料到如此应验，他也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更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言之有物，不是等闲的江湖伎俩可比。

其时围观者人山人海，人人都拿胡先生当半仙看待，直如众星捧月般，胡先生自觉飘飘然起来，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不敢轻易流露，只挑些场面话前来支应，当下主持为那老太爷落棺下葬，回家时得了好些财帛谢礼。

此后胡先生声名远扬，提起金点胡先生，知道的都要挑一挑大拇指，赞他一声“神术金指”，但树大招风，渐渐就有许多贼人盯上了胡家，想绑了他去寻龙脉盗墓。

胡先生自我膨胀了一段时日，见一伙伙响马巨盗不断找上门来，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得敷衍处便敷衍，能躲避时就躲避，但他自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留在城里打卦相地，早晚要惹大祸，自己脑袋掉了不要紧，家里妻儿谁来养活？

于是胡先生卷了金银细软，举家出奔，他本就不是湖南人，说走就走，并无任何牵挂。过了两年，赶上时局艰难，手头有点吃紧，想起还有一匣子“袁大头”埋在洞庭湖边的秘密所在，那是当年家境富裕是备着

救急用的，先前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带上，现在急需要用，便化了装易容改扮成客商回去拿钱。

胡先生小心谨慎，处处躲人耳目，他又熟悉路途，没费吹灰之力，边轻易取回钱匣，准备带着钱回家的时候，忽然想起马六河来了，心想那年给他相取了“鬼帽子”阴财地脉，此时马家必定更加兴旺了，何不前去叙谈一回，说不定能再得些好处。

他打定主意就绕道去找马六河，谁知一到地方就傻了，马家满门都已死绝，连马老太爷都坟墓都给散盗给刨了。胡先生觉得此事出乎意料，心里不免嘀咕：“莫不是我地脉相得不准，竟把马六河一家给害了？”可是转念一想，“不能够啊，那坟址中挖出古代石碑，分明写着居此绝、葬此吉，说明古人早已认出这块风水宝地了，又不是有人动了手脚，怎会有错？”

胡先生满心疑虑，此时关系一家大户人家的几十口子性命，不打听明白了回家也睡不安稳，当即在附近套取舌漏，终于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结果更是出乎他的意料。

原来马六河家牵动了阴阳二宅，果然生意更加兴隆，买卖做的如日中天，钱财好似流水般赚进库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忽有一日，家里的水井被人投了毒，一并药死了几十口子，虽然家里有人，但死的人太多，仓促间连棺材都置办不齐。

马六河大骂胡先生是个神棍，这顶“鬼帽子”仍然戴在马家活人的头上摘不掉了。他怒气冲冲带着人去城里砸胡先生的铺子，那时候相地的金点胡先生已经不知所终了。

马六河遍寻无果，只得打道回府，他是乘船从湖上走水路回去的，不想途中一阵风浪翻起，打沉了坐船，一众人等全喂了龙鱼水族，没有半个活命，马六河偌大个家族，竟就此死了个干干净净。

当时战乱频繁，马老太爷的坟墓是座新坟，等于是桩明面上摆放的金银。湘阴的大股响马散伙后，就有不少人就地做了散盗，有百十号人带着武器流窜过来，明目张胆地挖了这座坟墓，把马老太爷陪葬的东西掠取一空。

当时厚葬之风已衰，但还是流行给死人放压口钱，嘴里含着银元和铜钱，而马家又是财大气粗，棺中着实有些阔绰硬气的事物，死尸的衣服不用说了，但是那烟袋的殷红玉嘴，就能值几百块现大洋，最后连马老太爷嘴里镶嵌的几颗金牙都给拔了，方才砸棺毁尸扬长而去，其状惨不可言。

后来又有数伙规模更小的民间散盗，以及附件的一些山民前来滤坑，坟坑是越挖越大，底下没动过土的地方，又露出一块石碑，那些好事的人们都来看过，见那截新出土的碑面上，也有六个大字——“义者吉，不义绝。”

第六十七章 账簿

这件事情轰传一时，当地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金点胡先生浪得虚名，骗了马六河的一注钱财，却为人家指了个凶穴，结果坏了他家几十条人命，可能那位胡先生自己也知道事发了，所以卷着家当逃了个不知去向。

但更多的人却不这么看，“鬼帽子”坟土中先后掘出两块石碑，上边刻的碑文何等警醒！仔细想象“葬此吉、居此绝，义者吉、不义绝”之言，就能明白不是金点胡先生指错了穴眼，而是马六河丧尽天良，这些年明争暗斗，又倒卖假药材，在他手中也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命，方圆几百里，谁不恨他？可见欺心的事是做不得的，老天爷专要收他这一门，真正是苍天有眼，神目如电，报应不爽。

胡先生再往深里打听，人们果然都对马六河这一家恨之入骨，此人欺诈亲戚，侵害乡里，窝藏盗贼，生意上专做些无风起浪、没屋架梁的虚假勾当，把地方上搅得寸草不生、鸡犬不宁，可以说是惹得天怒人怨。大多数老百姓对其家灭门惨祸鼓掌称庆，都道这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而马六河祖坟中刨出残碑，也是真有出处来历的，据本地庙里的一个老僧讲，很多年前确实有过“鬼帽子山”的地名，山下这片旷地，曾是城隍庙的所在，赶上鬼节给死人烧纸钱，就在这山口处。庙底下埋了石碑是为了告诫后人——“阴地不如心地”，风水龙脉再怎么好，也不如自家积德行善最好。

后来城隍庙毁于兵，几百年岁月消磨，旧址早已不得存在，想不到埋在土中的残碑至今尚存，又因马六河家的事情重见天日，让世人知道天意之深、天道之巧。

从此以后，胡先生再也不敢声称自己精通风水地理了，他算是终于知道当年师傅所言之意。为何说“天道无言”？只因老天爷不会说话，但天地之感应往往在于人心，无论是造坟建宅，都应当以积德为本，正所谓“心为气之主，气为德之符”，天未必有心于人，而人的心意德行往往与天感应。

我将此事说与李老掌柜知道，是为让他明白风水之学，是指“天人相应之理，造化变移之道”，而不是说找块坟地埋骨这么简单，不应该过分迷信，古往今来多少皇帝死后都埋在龙脉上，可照样阻止不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潮流。

李掌柜点头道：“灯不拨不明，话不说不透，窗户纸不捅一辈子不破，今天听你一说，确实是这番道理……”他忽然想起一事，把幺妹儿叫进屋来，吩咐了几句，好像是让她去拿件什么东西。

幺妹儿在房中翻箱倒柜地找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一个乌木匣子，匣口没有锁，穿了两道绳子紧紧扎缚着，绳扣都用火漆封了，上面还按了押印，里面沉甸甸的似乎装了许多东西。

我和胖子颇感好奇，还以为李老掌柜又要同我们卖弄什么镇山之宝，就请教他匣子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奇门暗器。

老掌柜说：“这里边装的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甚至从来没见过，可你们或许知道一二。”

我更觉奇怪：“您的东西您都不知道，我们又不能隔空视物，怎么猜得透？”说到这我心念一动，忙问，“莫非是摸金校尉的东西？”

老掌柜道：“没错，我先前看你们能识得金刚伞，就知道肯定与当年我店里定做此伞的客人是同行，因为金刚伞不是寻常的器械，只有摸金倒斗的才用。当年那位客商来我店中要造一柄金刚伞，并且在柜上寄存了这匣物事，说好取伞的时候一同拿走，可这人一去就是数十年不见踪影，如今我黄土埋到脖子了，却再没见过他第二次。”

说起这段往事来，老掌柜难免感叹良久。挡不住日月穿梭、物换星移，如今蜂窝山早已从河北搬到了四川，经历了那么多年月，身边多少东西都没了，这乌木匣子却始终保存完好，因为当初应承人家，就得替人家好好看管。

李老掌柜自觉年事已高，恐怕无法再保存这里的東西了，就将乌木匣子交给我们，毕竟同是摸金校尉，强过它死后落在不相干的外人手里，至于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在得知多铃的死讯之后，我的情绪比较低落，见木匣样式古老，估计里面肯定装了些贵重东西，加上当时酒意涌上了头，就没有急于打开来看，喝酒直喝到深夜里尽醉方休，转天一早我们谢过李掌柜，作别了动身回程。这次分作两路，Shirley杨和幺妹儿取道湖南，接了陈瞎子，然后一同到北京会合。

一路上无话，我和胖子最先回到北京，明叔和大金牙等人早已经等了多时。明叔不住打听我们去什么地方倒斗了，可曾发市，我没有吐露半个字，只是让胖子和大金牙二人，按照孙九爷信中描述的地点，挖出了他研究整理多年的许多资料，却没什么文物古董，只好垂头丧气地把东西裹了回来。

我把这趟所得的几件东西都拿到桌上，和胖子、大金牙三人关起房门，商量如何处置。孙九爷留在了棺材峡，这辈子到死是不肯再露面了，他留下的古卦资料却都是真的，只是想解出周天全卦，还需有张赢川那样的大行家协助，不是一两年就能有结果的事情，而且离不开归墟青铜古镜。

我以前对十六字周天老卦极感兴趣，但经历了许多事情，使我隐隐觉得天机卦象惑人不浅，当年张三爷毁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一半，很可能与此大有关联。另外以前我就发现张赢川这个人甘于淡泊，好像并不怎么看重周天全卦。

张赢川精通理学，推天道而明人事，他的眼光看得极远，能见识到许多常人看不透的道理，我要是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补全了，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何况还要费上许多脑筋来做水磨功夫，我这性子哪能坐得住枯禅？

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把孙九爷研究古卦机数的资料，都转送给张赢川，而归墟古镜和青铜龙符，更是意义非凡。归墟青铜器都是传古的重宝秘器，一同出海的船老大阮黑因归墟青铜镜而死，我的战友丁思甜更是与青铜龙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东西不应该落在任何人手里，仍是交还陈教授处置最为妥当。

胖子捧起李掌柜给的乌木匣子来问我：“老胡，这东西咱怎么办？都到北京了总该打开瞧瞧，这匣子分量不轻，摇晃起来里面哗啦哗啦乱响，是不是有袁大头啊？”

我始终认为乌木匣子是他人之物，总不能因为别人不回来取，就当借口据为己有了，但我更好奇同为摸金校尉的前辈手里，究竟能有什么宝贝。这世上只有三枚真正的摸金古符保留下来，我和胖子、Shirley杨每人一个，其中两个是当年无苦寺了尘长老所传，另一枚是胖子在鱼骨庙后的古墓里找到的。

以此看来，当年在蜂窝山订造金刚伞的客人，很可能是死在龙岭蜘蛛洞里的前辈，要真是那样，他肯定永远都不可能来拿回自己寄存的东西了。

当年那位最后的搬山道人鹧鸪哨，为了寻找掩埋在黄沙下的黑水城通天大佛寺遗迹，拜无苦寺了尘长老为师，想学寻龙诀和分金定穴之术，怎料了尘长老死于非命，并没有来得及传授他寻龙诀，在了尘长老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嘱咐鹧鸪哨，让他去黄河两岸寻找另一位摸金校尉。

那位摸金校尉常做客商打扮，手中总拿着一架黄金算盘，虽然了尘长老没说明他与此人的关系，但肯定是当初相识的朋友搭档，有着非比寻常的交情，否则他也不会到最后时刻对鹧鸪哨提到此人。可惜了尘长老却不知道，金算盘早就死在龙岭迷窟中了，而且金算盘行事隐秘，要不是我们从西周幽灵冢里出来，误打误撞钻进了更深处的蜘蛛洞，恐怕就谁也不知道金算盘竟会葬身其中。

这件事我先前就想到了，可一直不敢确认，是因为我没在幽灵冢和蜘蛛洞里见到纯金打造的算盘。那东西金灿灿的必定格外显眼，而且又是金算盘的随身紧要之物，当然不会轻易离身，如此推想，难道除了三枚古符的上一代主人之外，世上还有第四位摸金校尉不成？

想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了，打算先看看再说，将来真要是有人找上门来认领，原物不动还给他也就是了，只看上几眼又看不坏他的，当下动手割开尘封多年的牛筋绳扣，刚一打开匣盖，就见里面金光夺目。

原来这乌木匣子极像是旧时买卖商家装钱收账的钱箱，里面赫然有副破碎了的算盘，框架算柱都是黄金铸就，刻着表示天干地支的许多细小符号，式样古朴精致，不知传了多少年代。

我心想这就再也不会错了，果然是了尘长老相识的金算盘之物，看来我们与此人也算有缘了。再看匣中其余的几样东西，无非是些账簿，里面记载着买进卖出的收去明细，但细看之下，却发现账簿中夹记着许多信息，我翻了两页，似乎有描述《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相关事迹。

虽然我打算这次在美国为多铃料理了冥事之后，就想从此不再倒斗摸金，结婚后过一过清静日子，但我这些年的种种经历，几乎都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关，可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包括张三爷的后人张赢川，都说不清为什么这部风水奇书只有半部残卷，即便讲了些理由，也都教人难以信服。此刻见金算盘的账簿里，竟记载相关事迹，心里也觉十分意外，更急于知道详情，于是把乌木匣子里的东西交给胖子收拾，然后在灯下拿起账簿来一页页翻看。

我一字不漏地看了整晚，总算解开了埋藏在我心头多年的疑问，又想了想我和胖子等人这些年的经历，也不得不佩服著成《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张三链子远见卓识，在风口浪尖上全身而退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借古鉴今，使我心有所感，打定了主意激流勇退，也要把曾经对Shirley杨许下的承诺实现。在安葬了多铃之后，我就同Shirley杨、胖子

三人金盆洗手，从此摘了摸金符，将我们在珊瑚螺旋采回的青头变卖了当本钱，与陈瞎子、明叔、大金牙、古猜等人在海外合伙做些生意，平生再不问倒斗之事。

赶上闲暇清静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当年由摸金前辈传下的东西，一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半卷残本，再有就是我和胖子、Shirley杨三人曾经戴过的摸金符。我不知道这些古物身上是否也存在命运，但它们些看来的“兴衰之数”却在很久以前，就完全被金算盘的师傅张三链子料到了。

金算盘的账簿中到底记载着什么？《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又为何成了残书？容我最终也交代一下这些老辈们的故事。

第六十八章 金盆洗手

张三爷是清末盗墓行里的老夫子，他一人挂三符，世上多称其为张三链子，真名不详，即便当初在昆仑山里任职，身子处在官面中，也仅用真姓，埋了实名。

可是张三爷的真实名讳，就连他的弟子家人也多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他平生所为，皆是犯禁之举，黑白两道无不相熟，在绿林中也有他的字号。

而在民国以前，中国尚属帝制，倘若犯了弥天大罪，就有可能诛连九族，一人犯事，他的亲戚朋友都要跟着受牵连，所以绿林中人，向来不用真实姓名，只以字号、绰号相称，即便有些人名满天下，但一直到死也只留绰号于世。

张三爷身上虽然积案累累，但他年轻时曾受过咸丰皇帝的封赏，更兼世情娴熟，用倒斗得来的珍异古物结交了无数王公，官吏捕役根本不敢动他，所以门下党徒极众，家财不计其数，五湖四海的豪杰都愿与他结交。

有一年张三爷萌生退意，他了身知命，厌倦了人世间的营生，打算归隐山林、安度余生，于是广散请柬，邀请各地的朋友们来张宅赴宴。

既是在黑道里混，就离不开控制着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卸岭响马，当年是官匪一家，张三爷自然也要入伙，这回明面上的金盆洗手，是拔常胜山的香头。

当时卸岭群盗势力衰退，许多人并不知道三爷就是摸金校尉张三链子，再加上当时的那任盗魁虽然身份较高，但声望远不及张三爷，所以他这举动，闹得比盗魁撤伙的动静还大，是当时绿林中的一件盛事。

那些个江湖后进，谁不想开开眼界？及到阴历六月十五，果然宾客盈门，齐聚一堂，所到之辈，无不是江洋大盗、绿林响马，桌椅从正堂排至大门，边廊两厢里也都挤满了人，好多辈分低的人，都只能在边上站着，没地方人坐。

排好了坐次辈分，先要开设香堂，叩过祖师武圣真君，动起拔香大礼。其实这也就是走个过场，但俗礼总归是不能免了，更不敢怠慢轻视，眼瞅着天上的月亮圆了，星星也差不多都出齐了，便请出卸岭盗魁端坐正堂神位之下，两边司仪抬了一口香炉在堂前，里面插点了十九柱大香，插香的阵法是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间插一柱独香。

一通锣鼓过后，行礼在即，观礼的各路黑道人物顿时鸦雀无声，这时由张三爷走出来，在盗魁面前行半跪之礼。当时的绿林道是入伙易，拔香难，一般人根本不敢拔香，普通的盗伙想洗手不干了，除非是亲爹娘或老婆孩子出了大事，家里的主事者不得不回去，这才敢提金盆洗手的事，舵把子派人一查确实是这么回事，才能让他拔香，否则杀无赦。虽然张三爷身份不同，可还是免不了这套过场，先要在盗魁面前陈述拔香的理由。

张三爷先禀明拔香撤伙的缘由，无非是说如今旧病缠身，又有妻儿老小牵连，难以再做杀人越货之举，还望祖师爷和舵把子高抬贵手，容弟子全身而退。

盗魁听罢赶紧将张三爷扶起，赔笑道：“恭喜三哥金盆洗手，激流勇退难能可贵。世上黑白两道哪一边都是水深火热，能熬到这一天可真太不容易了，有道是——风云常际会，聚散总无期，拔香撤伙，义气留存。”

于是张三爷在盗魁的陪同下来至堂前，到香炉边站定了，念动拔香颂子：“满天星宿布四方，常胜高山在当中；流落江湖数十载，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肯请众兄多宽容；小弟回去养老娘，还和众兄命相连；来兵来将弟传报，有火有水弟通风；下有黄土上有天，弟和众兄一线牵；铁锤碎牙口不开，钢刀刺胆心不变；小弟虚言有一句，五雷击顶家难全；遥祝魁星聚金光，常胜香火盖昆仑，替天行道永流传。”

绿林道上无论是谁拔香，都要念这篇颂赞词，说自己家有老母要奉养，是取“百善孝当先”的由头，无论拦着人家做什么，纵是有天大的借口，也不可能拦着人家尽孝道。虽然三爷自幼孤苦无父无母，可仍是要按原文念颂，丝毫不能更改，而且念颂的过程中，更不能有一字口误差失，也不能中途停下来想词儿，否则即被视为心中有愧、意图不轨，周围的群盗将会立刻上前乱刀相加，将念颂赞者剁为肉酱。

全篇颂赞子共有一十九句，每念一句，便拔一炷大香，等张三爷的颂词都念毕了，炉里的香也就拔完了。这时舵把子立刻对他拱手抱拳称喜：“三哥好走，什么时候想家了，再回来喝杯水酒。”到这就算是成了礼，从此以后，张三爷与绿林道的俗务再无瓜葛。四周众人同时上前道贺，宅院外大放鞭炮，鼓乐鸣动，下人随即开上席来，一时间水陆横陈，杯幌交错，宾主俱欢。

席间群盗推杯换盏，有人就提议：“今天是张三爷拔香撤伙的大日子，各路豪杰云集，席上又全是美酒佳肴，好不痛快，奈何没东西下酒，这叫狂饮寡欢，难以尽兴，咱们绿林道上多是粗鲁汉子、须眉丈

夫，也不能效仿文人墨客来行酒令，这又如何是好？小子斗胆，不妨请各位高人在席间当众讲述平生得意经历，说到奇异、勇武，或常人所不能及处，吾辈当各饮一大碗以赞之。”

群盗轰然称妙，张三爷本是随性的人，他心知肚明，这是大伙想趁机听听自己当年的事情，正赶上今天高兴，哪里还能有什么推辞，于是就在席间讲了出来。不过张三爷挂符摸金，都是私底下的勾当，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吐露，只是掐头去尾，给众人说了几段平生涉历的奇险。

张三爷本是名门之后，家败后自幼流落乡野，少年时参与破获了几件奇案，在江南平寇成名，后来又做了军官，同太平军作过战，也剿过捻子，并跟随左大人镇压过新疆叛乱，平生久经沙场，多临战阵，一生奇遇数不胜数。

三爷的事迹，随便哪一段讲出来，那都是“说开来星月无光彩，道破了江河水倒流”，听得众人如痴如醉。他讲过之后，便按照辈分资历，依次请其余几位前辈述说自家踪迹，群盗纵横南北，往来万里，除了杀人放火，更做过不少卸岭倒斗的大事。他们的经历也多有耸人听闻之处，绿林中的人更喜欢卖弄这些豪杰事物，真是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神魂颠倒，席间也不知放翻了多少空酒坛子，这顿酒酣畅淋漓，从天黑直喝到转日天光大亮，方才大醉而散。

等把黑白两道上的事情都打点利索了，足足过了一月有余，张三爷这才带着亲眷回了老家，他还要在祖师爷神位面前摘符封金，以后都不打算再做摸金校尉了。

世上仅存在三枚摸金古符，是代代相传之物，按成规古例，不挂符不能倒斗。张三爷有一儿一女，并且有四个弟子，除了女儿不算之外，加起来总共是师兄弟五人。张氏一门都是风水高手，当世有资格挂符之人，不外乎就是张三爷和他的这伙门人弟子，往多了说，也远远不足十人，但真符只有三枚，究竟把摸金符传给谁，还得费上一番脑筋。

张三爷这四个弟子，个个都有过人之处，一是日后在无苦寺出家的了尘长老，当年的了尘长老尚未剃度，在绿林中不留真名，无人知道其俗家名姓。此人自幼做过飞檐走壁的通天大盗，人送绰号“飞天欸觥”，偷取豪宅大户从不失手，翻高头的轻功极是了得，寻龙诀和分金定穴之术尽得张三爷传授。他火热似火，好管天下不平事，常有济世救人之心。

另一个便是金算盘，商贾世家出身，懂得奇门销器儿，为人精明油滑，难得的是立心正直，只是自视过高，不将常人放在眼内，一架纯金

打造的算盘从不离手，算盘珠和框子上刻满了天干地支之数。他这算盘不是用来算账的，而是专以演算五行数术，占测八门方位，他和张三爷早年相识，交情不凡，半是师徒半是朋友。

第三个是阴阳眼孙国辅，本是世家子弟，只因生下来就有阴阳眼，自幼“目能见鬼”，所以被撵出家门，流落四方，后来被张三爷遇到，收做了徒弟。此人宅心仁厚，满腹经纶，一派道学心思，换句话说就是比较传统守旧，虽然学了满身本事，却不愿做倒斗取利的勾当，也从不参与绿林中分赃聚义的举动，所以他无论到哪都用真名实姓。

最后一个老么儿，是张三爷收的关门弟子，有个绰号唤作铁磨头，满身横练儿的硬功夫，曾落草为寇，又入过捻子，以前杀人无数，只是张三爷说他的脾气禀性，极像自己早年间的一个兄弟，念他手段高强，为人诚实，才将他收入门下。

这天张三爷把弟子子孙唤至堂前，把三枚古符放在一个玉盘中，告诉众人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要传下摸金符，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不论是拿到符还是没拿到符的，从今天起都要自立门户，各凭本事到外边闯荡去了。可有一条，学了摸金校尉的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却不挂摸金符的人去倒斗的，一次两次也许能侥幸捡条命回来，但坏了古例，早晚躲不过要命的大劫数，你们要是不听师傅这番话，等有朝一日死到临头之时，可别怪为师没说清楚。

门人弟子们都知张三爷聪鉴盖世，说出来的话无有不中，自然不敢不遵，一齐上前拜倒，都说：“三枚摸金古符传给谁，全凭师傅做主，弟子们再无二言。”

张三爷点了点头，其实虽然包括儿子在内有五个弟子，其实摸金符给谁，早有定夺，他首先让自己的儿子退出房外。原来摸金秘术，千年传承，内规极多，真符不传自家后人，便是其中之一。

与毫无章法的民间散盗截然不同，这条行规，是出于倒斗取利极损阴福，即便是摸金校尉盗取古墓珍宝，大部分是为了济世救民，但那些珍宝多不是人间所见的凡俗之物，在世间显露出来，定会引出明争暗夺，追根究底，那倒斗发墓取宝之人终归造孽不小，因此才有“做一代、歇三代”之说。从三爷儿子这辈开始算，到他重孙子那代，都不能再做挂符盗墓的勾当，否则必遭天遣，断子绝孙，身丧家败。

如此一业，能够挂符之人，就剩下张三爷的四个徒弟。这其中的“阴阳眼”孙国辅，是个不带冠的秀才，根本不愿倒斗，甘心做些寻常生计，或是开馆授徒教书，或是为人打卦相地，选取阴阳二宅，反正身上技艺

甚多，不愁生计无着。

张三爷见“阴阳眼”心意已决，就取出一本书来，此书名为《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详细记载着张三爷平生所知所学。

摸金秘术实为《易》之分支，周天古卦共计十六字，传到后世仅剩八卦，这八卦又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据说先天八卦为伏羲大帝从龟甲图案中所得，后天八卦为周文王所演，其实都是后人所造，两者相差不大，都属以“龙”为象的天卦之数，所以解卦的周易应属龙卦。在这八卦诸驳中，虽然有兴衰诸象，但细究起来，都是振兴之数，故此《易》自开篇至终，讲的都是乾元天道。

而自从西周时期便已失传的另外八卦，则属阴卦，大多以星凤为象，古人认为古卦卦数太全，把天地间造化之谜全都发泄尽了，如此必遭鬼神所嫉，留之不祥，便将十六卦毁去一半，从此不再复存于世。

张三爷曾经盗发过西周古墓，从中找出了失传几千年的周天卦象，于是用十六字古卦为引，将风水阴阳之术写入其中，著了一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其中阴阳、风水各占一半，阴阳篇中是占验数术、造化之理，风水篇中则是青乌寻龙、风水之道——仅这半卷，便涵盖了摸金校尉的寻龙诀和分金定穴之术，并将中国各朝各代葬制葬俗集大成，可谓“穷究天地之理，自成一家之言”。

当着四个弟子的面，张三爷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扯去一半，只留下风水秘术半册，而将阴阳秘术的半册在火盆中焚化为灰烬。众人大惑不解，向师傅询问究竟，这天书何等奥妙，为何竟要烧毁了？从此世上岂不再没有周天古卦？

张三爷笑道：“旱地里种田，水路上跑船，人头顶不长果子，这都是天理天道，世间兴衰造化向来有些定数，可谁能窥破其中之谜？只能说洪荒或有仙了，反正不是咱们世俗中人应该知道的，这天机虽然幽深微妙，但留在世上却必然祸人不浅，只有烧毁了祭天才是正理。”随即把剩余的半部残书，传给了阴阳眼孙国辅，嘱咐道，“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神妙无方，探尽了南北中三大龙脉，留此半卷残书在世上，将来或许还能有它的用武之地，你要好生收存，万勿失落。”

阴阳眼孙国辅连忙叩谢师恩，含泪收了残书，便就此离开师门远游去了。最后张三爷对剩下的了尘、金算盘、铁磨头三人说，看来摸金古符就着落在你们三个身上了。今天非是吉日，等子时拜过了祖师爷，再行戴符授金。

第六十九章 物极必反

这天夜里，张三爷将他的三个徒弟带到后堂，让他们在祖师爷曹公像前跪下，叩了头，上了香，便每人传了一枚摸金符。

随后还要传行规、器械、掌故等等，张三爷先问金算盘三人，可否知道世上为何自古便有倒斗的行当。

金算盘师兄弟三人也是久涉江湖之辈，见闻广博，对诸行百业、各路乡俗所知甚详，见师傅问起，就争着纷纷回答：

天底下有三教九流，三教是“释、道、儒”，九流是指九个阶层，其中又分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三教九流中各类营生甚多，纵览共有三百六十余行。

所谓“上九流”，是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员外六流商，七流当铺八流匠，第九流是种庄稼的农夫，这都是正经的营生；中九流里手艺人比较集中；数到下九流，便是戏子伶人和娼妓之类。

在这三教九流中衍生出的几百个行业里，本来没有倒斗这么一行，倒斗是属于外八行。外八行里有金点、乞丐、响马、贼偷、倒斗、走山、领火、采水，合称“五行三家”，其实细论起来，这里边有好几行都可以算得上是“盗行”，可在外八行里却给分开来算了，比如响是明盗，所以不能与飞贼一类的暗盗相提并论。

至于倒斗，占了五行里的“土”字，按理说也属盗行，和响马、飞贼无异，做的是盗墓摸金的举动。往高处说，倒斗算是劫富济贫；往低了说，也是发死人财，做损阴德的勾当，一高一低，判若云泥。

摸金校尉自然不是散盗可比，所作所为，从来都是盗取古墓珍宝周济穷苦，当得起“盗亦有道”四字，在世间一向名声不俗。只因自古穷人多，富人少，富者太富，穷者太穷，所以才有了外八行里的几路盗行，专做替天行道的举动。

张三爷听罢摇头道，你们说倒斗这行当是替天行道，但却曲解了“天道”之意，摸金倒斗也并非是这么来的。世上的人有穷有富，富贵也好，贫贱也罢，这多是命中注定分内得来，哪里用得着响马盗贼来替天行道？这只不过是他们杀富劫财的借口而已。

倒斗却是盗墓挖坟的勾当，为什么有人做此营生？只因历朝历代崇尚厚葬，任何一座山陵古墓，从修筑之日起，就要耗费民间无穷血汗，不只陪葬的宝货不计其数，更要杀殉活埋，连筑陵的工匠也难逃灭口之

灾。

须知天道有容，上天有好生之德，任那墓主生前是开国的明君还是治世的能臣，只要在死后的幽冥之事上奢用太过，必然亏了大德；再者墓址大多选在风水宝地，将天地造化的龙脉据为己有，也会遭鬼神之忌，天道历来不佑此辈。

倒斗这行当，就应了天理循环，不论山陵巨冢如何深埋大藏，也早晚要遭倒斗之灾，一报还一报，这正是天理不泯之处，所以摸金倒斗，并非仅仅是盗发古墓、劫富济贫这么简单，也暗合着大道中的兴废之理。

就好比是咱们这个大清国，康熙乾隆治世之时国富民丰，何等的盛世，可如今真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眼看着就要玩完了，所谓物极必反，有过兴旺之时，也就自然要有衰亡之期，说到最后都是个“命”。

金算盘师兄三人，都知道师傅张三爷学究天人，胸罗万象，无技不精，无事不通，而且擅长占卦推演，对他们说这番话，似有深意，一时未能尽数领悟，只得跪在地上恭听教诲。

张三爷又讲起摸金校尉的起源来历，最后说到各种行规掌故。他说摸金校尉从来没有师徒之分，我传给你们寻龙诀和分金定穴之术，这是师传徒，但戴了摸金符一同去古墓倒斗，那就不能算师徒和师兄了，而只能算是把命绑在一起的“伴当”，也就是同伙。你们兄弟三个今后出去倒斗，一不能坏了行规；二不可贪恋名利，辱没了摸金的名头；第三要互相照应，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勤商量着。

之所以如此嘱咐，是因为张三爷非常了解他这几个弟子，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了尘自幼洗髓换骨，擅长轻身术，能飞檐走壁，摸金的手段更是高强，但他心性慈悲，手底下不硬，有些优柔寡断，行事不能当机立断，这在盗墓行里是个大忌。

那铁磨头也是一身本事，胆大包天，不惧鬼神，论杀人越货勾当他都是行家里手，可身上匪气太重，脾气点火就着，做事又比较草率，是个祸头。

而金算盘精通易理五行，是个盗墓高手，又识得世间各种奇异方物，他虽然心机灵巧，细密谨慎，只可惜此人身手不行。像了尘和铁磨头身上的功夫，都不是半路出家的人能够练就的，想学翻高头，必须从三岁起就在烧热的药锅里洗澡，而硬功最晚也要从六岁开始练起，金算盘出身于商贾大家，自幼养尊处优，没下过苦功。

所以张三爷让他们三人结做伴当，相互间取长补短，务必不要单独

行事，随后将旋风铲、黑驴蹄子、金刚伞等一应器物传下，让三个徒弟谨记六个字“合则生、分则死”。

把这些事都交代完毕，金算盘等三人便算是名副其实的摸金校尉了，今后三人就要结伙出去倒斗。

转天早上金算盘起了个大早，没带另外两个师兄弟，独自一人来给师傅请安。

原来金算盘一直非常好奇，为什么师傅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毁去一半，只把残书传给了阴阳眼孙国辅，想要在出山之前问个清楚，因为这事肯定不是像张三爷当时说的那么简单。

张三爷正在喝茶，听金算盘问及此节，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金算盘是如何看的。

金算盘半开玩笑地说，师傅您这脾气，弟子太了解了，从来喜欢的都是俊爽的名流、草莽的豪杰，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假文酸醋的道学先生，想必是阴阳眼这假道学不招师傅待见，所以只给了他半本残书，让他回家整天守着残书发愁，想破了脑袋他也想不出另外半部书中的奥妙。

张三爷生性豁达，与金算盘的关系又非比寻常，对他没什么可隐瞒的，就直言说：“其实为师我也是一派道学心肠，只不过从不肯讲道学。但说实话，你这师弟阴阳眼孙国辅，确实不适合做摸金校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我毕生心血所在，当天毁去一半，只留半卷残书给他，那也是不希望咱们摸金的手艺就此绝了。”

原来其中的道理，张三爷先前已经说过了，如今又详加说明，摸金秘术的根源在于《易》，生生变化之道为《易》，所以《易》中只言生，而不言克，那又如何能“生”？

所谓“生”，一是指存活，二是指兴旺。张三爷曾在西周古墓中，窥得周天八卦，发现机数奥妙无穷，加上他一生屡逢奇遇，学了许多本事在身，于是写了这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把世上的阴阳分晓、风水形势之理都给阐述尽了，也即是说，发源于后汉的摸金之术，传到张三爷这代，就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巅峰。

但天地间的事物发展规律，是有起有落，有兴必有衰，张三爷通晓八卦，自然明白这层道理。这就好比是日到中天，光照万物，但过了正午，日光就会越来越暗淡，逐渐落入西山；到了阴历十五，满月当空，但接下来就会由盈转亏。

天道中的造化变移这理，简单点说就是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如何才能控制衰退？唯有抱残守缺而已。这就是张三爷毁去半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原因。

摸金秘术虽是起于后汉，实则是在周代即有雏形，几千年来又由历代摸金校尉逐步完善，在最早的古风水术中，渐渐融合了天星风水、禅宗风水、八宅明镜、江西形势宗风水……产生了集诸家风水大成于一体的寻龙诀和分金宝穴。

等到了《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出世，其中包罗更广，连风水秘术发祥的根源——周天古卦都有了，穷究天地万物，实可称为鬼神难测之术，再也没有任何进货的余地了，就有了物极必反之兆，从此之后，摸金秘术只能逐渐式微没落。

所以张三爷毁了其中阴阳术半部，只给后人留下残缺不全的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以便让今后的摸金校尉，还能有振兴前行的余地，以免由生转克，受造化所妒，断绝了摸金的字号。

说个最浅显的例子，摸金校尉是专门盗墓的，如果世上没有了古墓，那摸金校尉也就不存在了，这一代人把古墓都挖绝盗空了，今后岂不是只有就此断绝香火，再无摸金一脉的传承了？

张三链子知道盗墓是件玩命的勾当，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残书传给金算盘等人不妥，于是就特意留给了阴阳眼孙国辅，让他将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流传后世，或许将来还能有中兴之期。

第七十章 起源

金算盘听罢心服口服，暗赞张三爷看透了世情物理，当天他就同铁磨头、了尘三人，辞别师门出山，做起了摸金倒斗的营生。

那时候正处在改朝换代的乱世，到处都是天灾人祸，老百姓多受倒悬之苦，三人先到河南邙山开市，接连盗了几座古墓，把墓中最值钱的明器取出来，经营古物，换钱换粮，周济灾民。他们这几趟买卖都做得顺风顺水，此后的足迹所至，踏遍了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诸省，不知盗发了多少山陵巨冢。

自古道“凡间事，天上做”，所以在人生世上，不论你水里火里地奔波，最后成事与否，往往都在天意。赶上大运了，撞上什么都是买卖，火焰也似的涨起来，没有盗不成的古墓；若是时运衰退，那真是潮水也似的往下退，凡是碰着的，就全是折本的，身家性命往往都要赔在里边。

财运有起有落，不可能总那么顺利，有一年，该着金算盘他们三个人倒霉，三人看准了洛阳附近的一处古墓，于是裹粮进山，不期撞上了一场战乱，大队败兵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败兵势大，赶着无数难民，铺天盖地般拥进山来，把金算盘师兄弟三个冲散在了山里。

了尘和铁磨头救了一伙灾民，躲入山间古墓林中。那些难民中，有个怀孕待产的妇女，在混乱中牵动胎气即将临产，谁知胎儿横生倒长，眼看临盆难产，就要一尸两命死在荒山野岭。

了尘一向心肠仁善，哪里忍心看着别人当场丧命，他看出这片古墓林里，有座坟丘封树俨然，了尘审视地脉，纵观山形，料定坟里边肯定有棺材泉，也就是地宫里有泉眼——在民间有种说法，把棺材涌烧滚了能够顺产。

于是了尘和铁磨头一商量，救人要紧，拽出旋风铲来，飞也似的挖开坟土，区区一处土坟，哪架得住两个摸金高手挖掘，顷刻间就见到了棺材盖子，谁知坟土棺板里藏有销器，二人大风大浪没少经历，阴沟里翻了船，铁磨头被机关打中罩门，当场死于非命。

了尘这才想起来，当初下山时，师傅曾千叮咛万嘱咐——“合则生、分则死”，如今果然是应了张三爷此言，倘若有金算盘在此，他最精于五行八卦各类数术，肯定能识破棺中机关，但一念之差，铸成大祸，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后来金算盘来寻两个搭档，见铁磨头竟已横尸当场，也是眼前一黑险些晕过去，只能说人莫与命争了，跟了尘两个嗟叹了一回，含泪将铁磨头的尸体焚化了，骨灰装到瓦罐里。

了尘和金算盘一商量，按师傅所说的“合则生、分则死”，咱们两个今后要是再去倒斗，估计也不会有好结果，看来是不能再做摸金的勾当了。

了尘这些年来看尽了民间之苦，自道本事再大，也救济不了亿万天下苍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打算挂符卦金，带着铁磨头的骨灰坛，去江南寺庙中出家为僧，以后伴着青灯古佛，忏悔前尘往事。

金算盘不想出家，也不想摘符，既然倒斗的事不能做了，还可以做老本行，继续当个贩货牟利的商人，赚了钱一样可以扶危济贫了，于是就跟了尘说：“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咱们今日一别，将来肯定还有再见的时日，你要遇到什么麻烦需要帮衬，只管到黄河船帮里寻我就是。”

在古墓林中一别之后，金算盘果然只在黄河流域买卖货物，他本就是商贾世家出身，行商贩货之事再熟悉不过，但天灾不绝，生意也不怎么好做，加上凡是惯盗，必有瘾头，况且天下又有哪种营生有倒斗来钱快？金算盘仗着自己聪明绝顶，眼见黄河水患泛滥，饿殍遍地，所以仍在暗中做些倒斗的勾当。他清楚这是玩命之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心里也是发虚，所以每次都是谋划周密，没有万全的把握绝不下手。

有一年金算盘贩了一批货物，搭了条船往下游去，当时恰逢黄河水涨，巨流滚滚而下，金算盘正在甲板上同几位客商闲聊，忽然天地变色，天上的太阳就像没了魂儿，白惨惨的只剩一个影子，旋即连日头都失去了踪影，天地间黑云四合，河面上浊雾弥漫，夹杂着豆粒大的雨点和冰雹往下落。

船老大连叫不好，天地失色，说明水府里有老龙受惊，这是黄河暴涨的征兆，赶紧将船驶向附近的码头。货船冒着暴雨刚刚停住，后边的大水就到了，只见黄河上游浊浪排空，水势几乎与天空相连，分不出哪里是大水，哪里是天地了。狂风中大雨、冰雹，裹着河底的泥沙，一股脑儿地倾泻下来，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近似黑暗的昏黄之中，真乃是“黄河泛滥乾坤暗，波涛洪流滚滚来”。

金算盘见暴雨如注，四下里越来越黑，知道这是遇上塌天的灾难了，这时候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也对抗不了黄河一怒之威。他顾不上满船的货物，随着众人跳下船来，拔足向高地上奔跑，那些逃难的人群，

众人当中有腿脚慢的，就当即被浑浊的水流卷走，死在水里的连尸首都找不回来。

以前张三爷曾说金算盘身手不行，可那是分跟谁比，相比了尘与铁磨头是差了许多，可毕竟是做了多年摸金勾当的老手，比起那些普通人来，他的腿脚也算是格外敏捷，被大水所迫，在暴雨中一路狂奔，最后舍命抢上一处高冈。

金算盘逃至高地，趴在地上往下一看，只见黑云已渐渐消退，远处的天际犹如一片乌黄色的浊泥，其中浮动着暗红色的光芒，泛滥的黄河以不可阻挡之势，吞没了岸边的村庄、船只，被黄河大水卷住的人们，和牛羊牲口一起挣扎着随波逐流，全喂了水府里的虾兵蟹将。侥幸逃到高处老百姓，一个个面如土色，不住口地哭爹唤儿，但世间的一切声音，都被隆隆水声遮盖，景象惨不可言。

这场大水来极快，浑浊的河水足足两个时辰才退净，金算盘捡了条命回来，惊魂稍定，一摸身上带的东西，才发现背后背的金刚伞没了。

当初张三爷留给他们的金刚伞共有两柄，其一乃是摸金校尉传下来的千年古物，这柄在了尘手中，金算盘随身所带的是明代所制，材质工艺与古伞一般不二，也是件极难得的防身器械。肯定是刚才亡命奔逃，把金刚伞失落了，如今多半已被大水卷去，哪里还能找得回来，只好再想法子找个能工巧匠重做一柄。

金算盘打定主意，就顺着山坡走下去，想要跟当地老乡买些东西吃，但大灾过后，饥民遍地，田舍村庄都没了大半，即便有钱也买不到食物。他饥火中烧，正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时候，就见好多人都往河边走，说是要去看龙王爷，他心觉奇怪，就随着人流走了过去。

到河边一看，饶是金算盘见多识广，也不免暗自吃惊。只见在河弯的坡地上，搁浅了一条大鱼，尚未断气，鱼头比寻常民房都大，满身巨鳞都和铁叶子相似，没有淤泥的地方泛着乌青的光泽，鱼目圆睁，头尾摆动，黑洞洞的鱼口一开一合，腥不可闻，看它的鱼嘴大小，恐怕连千百斤的大黄牛都不够它一口吞的。

当地老百姓们全都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跪在鱼前，烧香叩头不止，恳请龙王爷息怒，快回水府，有许多人当即就上前去推，想把龙王爷送回黄河，却如蜻蜓撼柱，根本推不动半分一毫，也没地方去找牛马来拖拽，眼瞅着龙王爷进气少，出气多，瞪着鱼眼死在了岸边。

金算盘看了多时，然后向叩拜龙王爷的百姓们打听一番，找到路径进了县城打尖吃饭。听当地人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水，虽然来急退得

快，可造成的损失甚重，而且黄河水府里的龙王爷死在了岸上，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后边肯定还有大灾难，如今黄河泛滥，淹死了不知多少人畜，这里本就地薄人穷，十年之内元气难复，还不知要饿死多少穷人。

这些话听在金算盘耳中，便动了恻隐之心，眼见天灾无情，苦了两岸的黎民百姓，心想：“这等大灾过后，定然饥民遍野，现今世道衰废，官府无能，除了我，谁肯来管？”当下就有心置办粮食赈灾，但他的货物失在了河中，消折了本钱，身上虽然还有些钱，可面对成千上万的灾民，无疑是杯水车薪，于是动了倒斗的念头，思量着要做一票大买卖。

金算盘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从一位客商口中得知，在离此不远的龙岭，有处大唐皇陵，藏在崎岖盘陀的蛇盘坡里，要是能从其中盗出一两件皇家珍宝，就不用为筹措钱财发愁了。只是他熟知陵谱，却推算不出唐代有哪座皇陵是建在此地。

他在客栈里捡了几个舌漏，窥到一些端倪，问清了去龙岭的路径，便进山寻找古墓，果然见山中形势不俗，虽然山体支离破碎，但掩盖不住龙飞凤舞的气象，按理是个皇陵的所在，只是附近零零星星有几处村落，常有放羊放牛的在附近徘徊，想打个盗洞挖进古墓地宫容易，但难掩人耳目。

金算盘想了个主意，又回到黄河岸边，眼见大鱼尸体仍然停在河边，便对当地百姓声称愿意出钱建座龙王庙供奉鱼骨，以求河神老爷保佑地方上风调雨顺，并捏造了一些借口，让众人相信，鱼骨庙的位置一定要建在山里，否则还会发生水患。

通过建庙、盖房、种庄稼来伪装盗掘古墓的踪迹，是摸金校尉常用的法子，乡民们不知底细，自然信以为真，当即便由金算盘出钱，百姓们出力，把大鱼的骨骸运进山里，搭建了一座龙王庙。

金算盘趁着建庙的这段时间，着手准备倒斗，依他的经验判断，龙岭古墓规模不小，当地对那座古墓的传说极尽神秘诡异，料来不是太平的去处，没有了金刚伞护身，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可另一柄金刚伞留在了尘手中，一别多年，始终没通音讯，也不知当年那位同伴的下落，只好搭船到河北保定，寻找暗器名家销器李再重新定做一柄。

那销器李是蜂窝山里的蜂头，手艺出众，能造各种器械，但他看了金算盘的图谱、配方，却觉十分为难，因为金刚伞非比常物，有些材料不太容易凑齐，而且要求的工艺和火候格外复杂，少说也得一年才能打造出来。

金算盘急着去盗龙岭古墓，根本等不到一年半载，加上隔的年头多

了，他对当年张三爷的嘱咐也已记得淡了，心想自打铁磨头死后，自己独个也盗了许多大墓，都不曾有半分闪失，只要倒斗时谨慎些个，凭着一身见识，纵然有些机关暗器，料也足能应付，不会出什么太大的差错，哪这么巧就真折在里边了？

但这时候他那副形影不离的纯金算盘，好端端的突然就开裂破碎了，黄金算珠落了一地，这算盘乃是他传家的宝物，无端毁了好不心疼。他心中隐约觉得，这多半不是什么好兆头，就预感到阎王爷要收自己这条命了。

金算盘聪明一世，遇事无不深思熟虑，但这次真可以算是吊客临门，黑星当头，就像鬼迷心窍了一般，即便观音菩萨显灵，也劝不得他回头了。索性把心一横，琢磨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该死，在家中闭门坐着也会无疾而终；要是命不该绝，纵然在刀山火海里走个来回，全身上下也能完好无损。与其胆战心惊地烧香求菩萨，还不如该干什么干什么，又想：“倘若从龙岭古墓里盗出珍宝，赈灾救民，积德必定不小，真要能把这件大善举做成了，暗中就必有鬼神相佑，说不定还可再增寿延年一纪。”

他觉得那座唐墓规模虽大，却能推算出内部的地形结构，有把握单枪匹马盗取墓中宝货，但也想到可能会在古墓中遭遇不测，万一有些闪失，岂不是死得悄无声息？在传统观念中，名声往往要比性命重要，正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于是将他平生所历，都写在贩货的账本上，连同毁坏的纯金算盘，一同封在一匣子里，暂且寄存在销器李的柜上，约定等到拿金刚伞的时候一并取回。

后记

我写的《鬼吹灯》这部书前后两部，共计八册，顺序依次是《精绝古城》、《龙岭迷窟》、《云南虫谷》、《昆仑神宫》、《黄皮子坟》、《南海归墟》、《怒晴湘西》、《巫峡棺山》。

从2006年2月份开始，直至2008年2月底，前前后后总共写了整整两年时间，约有两百万字的篇幅。这期间付出了很多，但同样也有很大的收获。通过这部书，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这其中有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可以说如果您喜欢我的这部书，咱们就应该算是朋友了，在此请允许我由衷地感谢你们，能和许多人分享我写的故事，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快乐。今天在全本结稿之际，我想对《鬼吹灯》全的创作过程做一次简单的回顾，献给喜欢《鬼吹灯》的读者朋友们。

常被人问起自己觉得哪一卷最满意，所借《鬼吹灯》完结之际也来个“导演自评”。作为作者，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全套八卷故事，每一卷的核心元素与题材都不相同，想表现的内容也有所区别。在连载的过程上，每天只能写几千字，由于时间限制和个人喜好的原因，对于已经写过的部分基本上从未进行修改，而且始终没有故事大纲，到现在还不知道大纲是什么，对我而言，自己也不清楚下一章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许多都是即兴发挥，这是创作过程中很大的乐趣。

很难说这八卷中有哪一卷是我自己最满意的，每一卷都有很满意的章节和桥段；但在我自己看来，每一卷也都同样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如果重新修改一遍，会好很多，可是那样一来难免会有匠气，也就失去了即兴创作的乐趣。

下面按照创作顺序逐册讲评，包括每一册的特点和创作过程、出场的人物和背景，以及自认为满意和存在缺陷不足的章节。

《鬼吹灯》是一部探险小说，根源于易学的风水，是贯穿其中的经脉。虽然书中包含着众多元素，但只有“探险”二字能概括其精髓，绝非单纯的盗墓小说，也绝不是恐怖灵异和老掉牙的推理悬疑小说。古墓只是故事中探险的凭借，本书所讲述的，是一系列利用中国传统手工艺和理论来进行的冒险旅程。

《精绝古城》

《鬼吹灯》第一部第一卷《精绝古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截止到野人沟黑风口的地下军事要塞，主要是一个框架、平台的搭建，并没有什么与主线关系明确的线索。这半部是想写成民间传说、乡村野谈那种类型。所谓民间故事的类型，我感觉大概就是僵尸和黑驴蹄子那种深山老林里的传说。

从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古城开始，触及到了鲜明的地理文化元素，西域沙漠、孔雀河、双圣山、三十六国、楼兰女尸、敦煌壁画，提到这些元素，一股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所以在精绝古城这部分，我是将神秘感作为了故事核心，到最后精绝女王也没露面，她算是神秘到底了。这一卷中涉及到了一些考古解谜之类的元素。

作为最初的一卷，现在来看最大的缺陷，就是有些部分写得过于简单和潦草了，逻辑比较松散，随写随编，完全没有考虑后面的故事如何展开；满意的地方是描写和叙述比较真实、生动。

看起来很真实很乡野很神秘的风格，是我在写第一卷的时候，最想表现的内容。

说到“真实”，就想起常被问到这样一些问题：《鬼吹灯》写的是不是真事？出现了那么多名词、术语、地理、风水，不懂的人根本写不出来，这些内容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首先我想说《鬼吹灯》是故事，是小说，绝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回忆录，真真假假掺合在了一处，如果要区别真实与虚构，只有具体到某一个名词或某一段情节，才分辨得出。

比如在野人沟这一部分的故事中，地点是虚构的，但作为场景的关东军地下要塞却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在东北内蒙古等地仍有遗址保存下来，据说当年的兴安岭大火，便是由于关东军埋藏的弹药库爆炸引发。

关于名词和术语，有必要解释一下，《鬼吹灯》中称盗墓为“倒斗”，和称陪葬品为“冥器”一样，这些特殊的行业名词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而称古墓中的尸体为“粽子”，则完全是我个人原创虚构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再举一个例子：书中描写摸金校尉要配戴摸金符，才可以从事盗墓活动。摸金校尉这个名词是三国时期就有的，但并没有作为传统行业流传下来，仅存在了几十年，一切关于摸金校尉的传统行规，包括在东南角点蜡烛，以及鸡鸣灯灭不摸金的铁律，都是我个人编造虚构的，不属事实，世界上也从来不曾有过摸金符这种东西，原型也没有，希望读者朋友们明鉴，不要被我的故事误导了。

类似的例子在《鬼吹灯》这部书中数不胜数，每座古墓和冒险地点

的历史背景、各种神秘动植物的原型和风水玄学、民俗地理等等，都有真有假，更多的是虚实混合，而且内容会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调整，如果要全部说明，绝不是三五天能讲清楚的，在此就不多做讲解了。

《龙岭迷窟》

《鬼吹灯》第一部第二卷《龙岭迷窟》，实际上这卷故事，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龙岭倒斗发现西周幽灵冢，二是摸金校尉黑水城寻宝，三是石碑店棺材铺献王瘴术浮出水面。虽然一卷中有三个故事，但在本卷中，我主要想突出惊悚这一核心元素。也许有人说《鬼吹灯》是惊悚小说，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整体上和“恐怖”关系不大。如果说到惊悚，我想惊悚只是本书诸多元素之一，并非主要元素。悬念迭出的只有《龙岭迷窟》这一卷，到处是传统话本般令人窒息的扣子，这是耸人听闻的一卷。

写《龙岭迷窟》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整体故事的构架，为了将前两卷与后面的内容连起来，就安排了一些大篇幅的插叙，这就是鹧鸪哨拜师、纳投名状，盗南宋江古墓，然后与了尘长老，以及托马斯神父一同前往黑水城探险的事迹。

《鬼吹灯》的副标题是“盗墓者的诡异经历”，这就是说以摸金的事迹为主，但作为暗线，搬山道人和卸岭力士等其余盗墓者的故事也开始逐渐出现，并且确定故事的线索将围绕着无底鬼洞展开，所以《龙岭迷窟》的作用类似于穿针引线。在本卷中大篇幅的插叙是为了调整思路，通过民国时期的传说，来检验一下自己驾驭不同年代背景的文字能力，可以说是在摸索中前进。

在这一卷中，个人比较满意的是灯影、樟异、悬魂梯，以及野猫、鸡鸣灯灭不摸金这几章，存在较大缺陷的则是钻鱼骨庙盗洞、西厦黑水城通天大佛寺这两部分，因为计划要写到一百万字，因此放慢了故事的节奏，另外说明一下，因为每天在起点更新，为了给网络盗贴增加一些阻力，从这一卷开始用了不少生癖字。

《云南虫谷》

《鬼吹灯》第一部第三卷《云南虫谷》，写这卷故事的时候正好是在看世界杯，印象尤其深刻，是对精力、体力、毅志品质的一次严峻考验。云南献王墓这一卷中以探险作为核心。我个人很喜欢看电影，曾经非常喜欢《深渊》和《异形》。所谓的探险，是探索加冒险，后来看到翻拍版《金刚》的预告片，有一段探险队利用转盘式冲锋枪，同山谷里蜈蚣恶战的桥段，超级喜欢这种场面。老式装备的探险队，皮划艇漂

流、坠毁的空军飞机残骸、幽灵般的摩尔斯信号、芝加哥打字机、千万年不死的巨型昆虫、吞噬万物的尸洞效应、在自然环境恶劣的丛林和化石洞穴中披荆斩棘，于是云南虫谷就启动了，完全是藏宝图式的传统探险元素，里面加有一些奇怪的灵异和科幻色彩，这是新旧冒险元素相互结合的一卷。

在《云南虫谷》中，故事类型全面转向“探险”。本卷出场人物较少，主要篇幅用于讲述险恶的地形和各种诡异的陷阱。对于陈瞎子贡献的人皮地图，开始的时候在我脑中并没有什么概念，觉得怎么离奇就怎么安排了，随着写作的推进，把这一一个个谜团揭开，自己也觉得有些惊讶，最早设计的献王墓，是一个只有在天崩时才会被人进入的古墓。还曾异想天开，有一架大型客机坠毁在摸金小队面前，从而撞开了古墓的大门，但后来一想到还有许多朋友今后要坐飞机出门，这么写可能不太好；加上在幽灵信号一段中，使用了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的运输机，所以最后就把天崩描述成几十年前坠毁的轰炸机了，这种情节上的重力感和命运感是我自己也无法提前预测的。

这一卷我比较满意的部分，是对于虚构的巫术的创造，终于能自圆其说了，自己还是很佩服自己的，另外葫芦洞、天坑深潭、霍式不死虫、鬼信号这几段也觉得非常满意。

但此卷篇幅较长，存在缺陷的地方也是很多，主要是节奏控制得不是太好，最不满意的是写到后面忘了前边埋的一些线索，导致脱离的时候没有用到。

《昆仑神宫》

《鬼吹灯》第一部第四卷《昆仑神宫》充满了神话色彩。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与传说。凡是中国神话必定离不开昆仑山，它是天地的脊骨、祖龙发源之地、西王母的神宫、北方妖魔的巢穴，昆仑离开了神话传说似乎就不能称之为昆仑了。古籍上记载着昆仑西王母的真实形象是个怪物，我个人想象可能是条大鱼，曾在自然博物馆中看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感觉真的像龙一样。

这一卷的情节涉及到格萨尔王传说。制敌宝珠的英雄大王史诗，本身就是一篇神话色彩很强烈的说唱长诗，所以在昆仑山这一篇中，揉入了许多接近神话的另类元素。风蚀湖的鱼王、无量业火、乃穷神冰、大黑天击雷山、水晶自在山、恶罗海城、灾难之门，这场冒险光怪陆离如同进入了幻界。《昆仑神宫》是如同在神界中冒险的一卷，虽然神话元素众多，但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原则，尽量向真实世界靠拢，当然不会有飞天入地、长生不死、神仙符咒那种真正的神话。

由于时间安排与合同的原因，《鬼吹灯》的第一部在《昆仑神宫》后，就算结束了，最后的结局处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属于完美大结局。起点中文网最后一章234章中完整收录了全部内容，实体书更是完璧无缺，当然这个大结局只属于第一部。

在《鬼吹灯》第一部的前四册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情节，就出现在西藏，但出于篇幅的问题，那部分被收录在了实体书云南卷的最后，是描写胡八一参军不久，在西藏月夜下的荒废寺庙中，同铁棒喇嘛恶战狼群的一部分，其实这几章无论如何都应该算在最后的西藏之卷里。

最不满意的这部分是这部分节奏没控制好，导致最后进入凤凰宫的时候已没篇幅展开。

2007年3月，临时决定写《鬼吹灯》第二部，和第一部几乎一样，在动笔的时候，基本没有整体的构思，只是有个大致的目标，打算在第二部中，写两部前传和两续集，并且相对第一部而言是独立内容。

第一部的构架上存在许多遗漏，我希望在写第二部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对第一部做些补充，当时并无把握，但最后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满意的。

《黄皮子坟》

如果按照我最初的计划，还是要在《鬼吹灯》第二部的四册中，描写四种不同的重点元素，这所以要写前传，主要是想活络一下思路 and 文字，使自己不会因过于僵化的时间线索失去耐心。

《黄皮子坟》是年代背景非常强烈的一卷，核心元素是关于黄鼠狼的种种诡异传说，和非人生物的墓穴和棺椁，以及东北地区特有的江湖体系，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元素。但由于年代背景比较特殊，许多词语和内容难免要受限制，不同于思想活跃的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主人公尚不成熟，但满腔的热情却是什么困难都挡不住的。

我曾在海拉尔和大连，参观过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的遗址，包括焚尸炉、监狱、欧洲风格的医院和研究所等建筑，对其印象深刻，所以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其中。在这一卷中，我觉得写得比较满意的，是对于黄皮子读心术和焚化间的描写，以及老羊皮死后被雷火击中的诡异事件，很有沉重感，单就实物来讲，觉得怪汤这一段很离奇又很真实。比较大的缺陷在于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忘了写进去，人熊那部分也处理得太草率了。

《南海归墟》

作为第一部故事的延续，在前边几卷中，对于摸金倒斗的描写，使我觉得中国传统行业中，有许多风险很大的职业，风险性最高的，当属在海中采珠的蜑民。南海采珠的蜑民原型出自广西北海地区，秦汉时期就已有龙户和獭家赴水采珠屠蚌，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来写他们的故事。

所以在这一卷中，海中采珠和这一行业的传说是重点元素。有观点认为，灿烂辉煌一时的玛雅文化，是中国西周时期渡海的先民所建，因为两者相似之处极多，射日神话更是华夏文明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曾想把海底的神箭，描写成一种真正的巨型兵器，迷失在归墟这片混沌之海内的摸金校尉和蜑民们，最终开动了震惊百里的神箭，射破了头顶的大海，从而逃出生天，可后来写的时候，把这个构思给忘了，但借助过龙兵这一海上的真实奇观逃生，也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冒险。

关于用装填了石灰的西瓜杀死水中恶鱼，并依靠司天鱼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航行，这些事情并非是我虚构的。以前在中国南方，确实存在着。对于本卷中我比较满意的，是对海岛上的黑市描写，有一些关于海难的桥段也觉得不错，例如乾坤一跳等等；感到最不满意的是海柳底舱中海匪的尸体，这段粗糙了，应该有很大发挥的余地。珠母海里的事情也应该展开来写，但每卷书的篇幅和字数也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限制，情节和内容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在没有整体大纲的情况下，很难控制，业余和专业的水平可能就在于此了。

《怒晴湘西》

在这一卷时，我的工作时间非常宽松，时间多了相对就会写得比较从容，所以单从文字上来讲，我觉得《怒晴湘西》是八卷中最精致的一卷，因为关于现代题材的限制越来越多，所以决定把前传倒回民国时期，放开手脚狠狠开挖。

以前我曾图着顺口，随意编了发丘摸金、搬山、卸岭这三大体系，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展开，就逐渐勾勒出了这些行业的来历、掌故、传说、手法，因为以前几本都以望风水盗墓为主，导致许多人，甚至连跟风写所谓盗墓小说的人，都只知道看风水找龙脉，却不知民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盗墓方式。

所以在这一卷中，把望字诀以外的盗墓手段作为核心。我觉得民国传说式的故事，一要有说书的语感、二是要有侠盗般的人物，再加上各种黑话切口，充满了历史民间故事的色彩，才会有趣。以前写黑水城一段，是试探性的，没敢往大处写，但有了以前的经验，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其中编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性暗语，也就是山经，包括常胜山和月

亮门等体系，完全是虚构的。

另外本卷也创造了几个记录，一是出场人物多，以前担心控制能力，没敢同时写过双主角和大批配角轮番上阵。但写了这么多也不可能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一卷的人物调动和背景描述已经能得心应手了，而且情节上对第一部做了很好的补充，也贯穿了第二部的四卷，超出了最初的计划，这是令我很高兴的。

再说一下地理背景，湘西的故事被写入文学作品中的，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巫蛊、赶尸、落洞一类的事情，听得多了，就不会再有新意，我个人也很不喜欢，所以在《怒晴湘西》中，写了瓶山的各种传说，争取与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区别开来。

并且在这一卷里，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器械，例如蜈蚣挂山梯和穿山穴陵甲；再比如，陈瞎子使用的听风听雷之术，还有以敏锐的嗅觉闻土辨藏，都是民间流传的盗墓手段，可以算是对我自己发明的几大盗墓体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这是最满意的地方。另外个人感觉写得比较好的两个桥段，一是群鸡大战古墓蜈蚣，另一处是之前卸岭群盗误入水银发动的机关城。

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花灵和老洋人没什么戏份就挂了；二是鹧鸪哨同六翅蜈蚣落入无量殿，这一节描写得比较混乱；三是发现丹房的桥段比较平。

《巫峡棺山》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卷，《巫峡棺山》这一卷的任务比较重，最要命的是字数，根据合同约定的字数来算，第二卷的前三册，第一册少了三万字左右，只好都加到最后一卷中，所以本卷是超长篇，足足多了半本书，但即使是这样，最后一卷的篇幅也显得不够用。

在计划中作为全书主线的四枚铜符，象征着通过不同形式存在于天地间的四种生命状态，想每部引出一符，但那样一来，就需要至少五册，只好简化了一些情节。

另外也打算在这一卷中，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成为残书的真实原因，以及摸金符上代主人的故事做出交代。《鬼吹灯》全书起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残卷，最后也将终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当年被毁的往事，除了地仙村探险的内容，最后一卷中还包括了这些情节。

除此之外，还在本卷中说明了，为什么只剩下三枚古符，以及发丘印在明代被毁的历史，故事的地点发生在长江三峡附近，地理背景是令

人匪夷所思的棺材山，情节发展上的转折很大。

长江三峡长七百余里，两岸连着无数山阙，层峦叠嶂，这里自古就是神秘的巴蜀文化与巫楚文化交汇的区域，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数不胜数，其中多少有一些上古历史的投影；兵书宝剑、千年栈道、峭壁悬棺……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作为通篇贯穿的主要线索——《观山指迷赋》，是一段类似于民谣的口诀，包括《观山掘藏录》，本来都是我另一部作品中的原创内容，因为2007年的写作计划改变，临时变为了《鬼吹灯》第二部，所以都被用在了本书中，另外一部书就此取消，以后也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出现。

本卷中我最满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金丝雨燕搭建的无影仙桥；二是观山神笔，画地为门；三是乌羊王古墓鬼音指迷。另外，关于黑猪开河的传说，以及棺山盗骨图的来历，算是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在虚构的故事情节中，融入许多大家都知道的传说，比如天河鹊桥相会、神笔马良，还有古画《群贼盗墓图》，这些或真或假的传说，都在《巫峡棺山》中以全新的角度进行了解构。

缺陷是由于最后一卷中要表现的内容太多太集中，不免有些地方没有深入展开，显得仓促了，结局并不能说是圆满的，毕竟多铃终于死亡。与我初期一味喜欢不可思议事件的态度不同，对于用了两年时间写就的超长篇作品来讲，平淡朴实才是真。在最后的六章里，我主要想阐述一下《鬼吹灯》全书的理念，“鬼帽子”这三章，是说不能迷信风水，“天人一体”的概念是在心而不在地；最后“物极必反”的三章，则是说明摸金校尉保身求生之道。

最后再说一下我的作品《鬼吹灯》两部八册，始自《精绝古城》，终于《巫峡棺山》，按我的想法还可以再写八本，但是，新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所以已经没有再往下写《鬼吹灯》的计划了，这部书到此为止。

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并且感谢起点中文网、安徽文艺出版社，以及千喜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各位老师，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鬼吹灯》这部作品问世。

——全书完

鬼吹灯之《圣泉寻踪》

本书内容紧跟《鬼吹灯》之前的八本，是一部真正的长篇。

金盆洗手后的三人分开来，Shirley杨回了美国，进入了自然博物馆，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可某日她却突然消失了。从国内和日本赶来的胡八一和王胖子再遇见了Shirley杨以后，经过一番美国的华人街乱斗，卷入了一场寻印事故中。后来自然博物馆发生了火烧事故，Shirley杨也神秘失踪了，胡八一在经过一番调查，发现Shirley杨是跟踪行凶人前往了南美，目标直指印加人传说中的青春泉宝藏。在追踪的过程中，他们见识了南美雨林诸多奇异的生物，以及当地的土著人种。最为奇怪的有二，一是在南美的丛林里世代生活的土著，竟然会认识王胖子身上带的“摸金符”；二是Shirley杨竟然在他们遇险的时候惊现了一下，但是却没有搭救他们，反而落井下石。终于他们一路追赶，追踪到了传说中印加人的圣地青春泉，最终的幕后黑手竟然是一个会蛊术的干瘪老头，看上去像是粽子一般的人物……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一章 翻身凤凰

1985年春天，这时节百废待兴，万物复苏。一个身穿浆布蓝衣的泥腿子抱着一个包袱走进了我的店中。那人似乎是第一次来城里，眼神飘忽不定，他走到柜台前什么也不问，将一个蓝印花的破包袱拉开了一道口子。我告诉他，小店这几日修整不收任何东西。那人不依，非要让我给他长个眼，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一道人影风风火火地闪进了大门，一把抓住了蓝衣中年人的手，露出一口黄灿灿的大金牙笑道：“哎呀呀呀，您这宝贝，小店收不起。”

我一见是大忽悠金牙兄，索性将麻烦事都推到了他头上，对那个中年人说：“您瞧好了，这位才是我们‘一源斋’的大掌柜，您有什么买卖，找他就是了。”

中年人立刻把手中的东西搁在桌上，叫大金牙过目。他只看了一眼，两手一摊，摆出一张忧国忧民的村干部脸：“我说这位大老板同志，俗话说的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您这宝贝好归好，可咱们‘一源斋’庙小力薄，做的是小本买卖，混口饭吃。您这件宝贝实乃世间少见的珍藏。我们呢也是有心收，没力拿。这样吧，您上前边贡院街去找找门路，那里多的是大铺。”

他说完，又回过头来指了指我，压低了嗓子对那人说：“不瞒您说，这个月工资还没给呢，您瞧我这伙计，一脸菜青，都是饿出来的。”

我一听他这说辞，心中不免发笑。大金牙这点儿小九九，只能蒙蔽淳朴老实的劳动人民。这老小子指不定又打什么坏主意，想要贱价收了人家的东西。

那位皮带扎到胸口的‘大老板’满脸狐疑，捂着怀里的破布包袱，探头朝我这儿张望。大金牙乘机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不好黄他的脸，只得憋了一口气，顺着他的口气嚷嚷：“对了掌柜的，啥时候发工钱啊？俺家里耗子都饿死一窝了，这日子可怎么过？”

大金牙叹了口气，对那人说：“承蒙您看得起小店，大老远跑上门，连口茶都没喝上。要不这样，咱们取个折中的法子，您把东西留下来，算寄卖。等回头换了票子再给您汇过去，至于佣金，您看着赏就是了，有多了最好，少点我们也没意见，怎么样？”

那人立刻捂起包袱，把头摇成了拨浪鼓，生怕大金牙上去抢他的宝贝。说了句谢谢，就溜烟儿奔着贡院街跑了。我揶揄了他两句，

说：“几年没见，连舌头都快换成金子的啦，说什么像什么，不愧是京城第一名嘴。”

大金牙并不在意，自己先坐到我面前邀功：“大掌柜的，这回你可得给兄弟我记上一功。”

我看他话中有话，就问他刚才那人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为什么不收。大金牙嘿嘿一笑，摸了一把瓜子磕起来：“胡爷，当初您找我来当店里的掌眼，可真找对人了。幸好我来得及时，也就前后脚的事儿。就刚才那一包东西，别说你夫子庙里七街八井九十九间半铺没人认得，就是拿回北京潘家园，照样吭死一票倒爷。”

大金牙说，包袱里藏的，是一幅唐时古帖，学名叫做“翻身凤凰”。通俗地讲，就是赝品。其实这赝品也分三六九等，“翻身凤凰”指的就是赝品中品相最高能够以假乱真的伪作。就拿刚才那幅古帖来说，制作工艺相当不俗，是用旧竹帘上的夹纱做头道纸，再收集烟草末起香，以火气将纸质逼脆，最后取大庙中的香灰和成糊，仿造古帖的臭味。这些技艺本身就是令人骇绝的巧智集思，更别提古帖上的字迹用笔纵横自由，毫无规拟之态。连大多行家都信以为真，栽在这“翻身凤凰”的跟头下面。

听完“翻身凤凰”的来历，我不由对它产生了几分兴趣。刚才要不是大金牙来得及时，我这独门掌柜可就亏大发了。改明儿要是有机会必定要收它几件来研究研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毕竟‘一源斋’是受人所托才接手下来，万一砸了招牌，恐怕那位脾气暴躁的桑老爷子非从棺材里爬出来掐死我不可。

大金牙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收到电报，我摊子都顾不上收拾，麻溜地赶过来了。胡爷，您太够意思了，发财不忘兄弟。‘一源斋’这么响的字号您都盘下来了，小弟当初真没看走眼，您是一身金骨，富贵天成。不过要我说，六朝古都再好，那也是前朝遗物，比不得我们四九城光鲜。你怎么跑这儿发展来了？不是听说要去美国挣刀子吗？”

我连忙打住了他的话头，慢慢解释起来。

自打下了棺山摘了摸金符，雪莉杨不时来电邀我和胖子去美国发展。这事儿我们哥儿俩琢磨了半天，还是觉得不太妥当。一来，伟大的祖国还没建设好，人民依旧需要我们当好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螺丝钉。二来，自我经济基础没有夯实，去了美国要靠女人提携，这种挂不住面子的事情，我俩实在做不来。更何况，我与雪莉杨之间还有一些事，只有彼此明白。

送雪莉杨上飞机那天，胖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老胡同志，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都到这个节骨眼儿上了，你怎么能把到手的机会白白浪费了呢？这是极大地犯罪啊！”

我说：“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按理说这么久以来，同生共死，我和她之间的事情不应该再有半分的犹豫，可人到了节骨儿眼上，偏偏就浑身不自在，逼着自己往后退。我胡八一走南闯北从没这么孬过。”

胖子听完我的理由之后直翻白眼，咧着嘴大骂：“老子一屁股坐死你丫的！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老胡你他娘的怎么比娘儿们还不省事！”

倒是雪莉杨比我豁达许多，她摘下蛤蟆镜，用撒切尔夫人一样的口气下达了最后通牒：“老胡，你现在属于缓期执行。我在美国等着你，希望你能早日投案自首。”人家大姑娘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再有半句废话，那就不是纯爷们儿。我当场向伟大的指导员雪莉杨敬礼：“首长，您安心，我是您忠诚的警卫员。等小的把咱们的长期作战计划都整理出来，立刻奔赴前线与您会师。”雪莉杨笑了笑，登上飞机走了，头都没回一个，看来对我这个警卫员那是相当地信任。

为了不辜负首长的信任，我和胖子将生意本一分，准备与明叔、大金牙合伙做生意。等挣够了老婆本，顺便把英语练麻利了再去与她会合也不迟。没想到几个月后胖子拍着屁股去了岛国，说是要为当初受到迫害欺压的同胞们讨回公道，在经济上对小鬼子进行残酷地制裁，把他们买米买油的钱都挣光，回头给祖国人民铺桥盖屋。我从没想到胖子能有此等觉悟，临走的时候依依惜别，再三叮嘱他不能被岛国上的女特务蒙蔽，回头做了汉奸，可别怪做兄弟的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多年的患难之交，说散就散了，心头难免有些不是滋味。正值改革大开放时期，很多人都南下经商，我也顺应时代的号召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没想到在南京站换车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再也走不了了。

第二章 龙藏浦

那是1984年的冬天，因为大风雪的缘故，我到南京站之后排了半宿队，死活没买到当天的火车票，最早一班车也要三天以后。当时跟我一起被搁置的旅客还有七八个人。其中一个是一位常年在朝天宫练摊的倒爷，这人姓赵，小时候爹娘没照料好，给田里的花蛤蟆啃过，烂了一头的浓疮。现在浓没了，疮还在，所以得了个生动形象的译名：赵蛤蟆。

我跟他同坐一节车厢，随口聊了两句才发现彼此算半个同行，一路下来天南海北地胡侃，渐渐熟络了不少。赵蛤蟆这人，典型的南京大萝卜，简单好懂。他一看我没买着票，就邀请我留在南京转转，小住几天。我本来就没有太具体的目标，既然买不着票，那在金陵城里闲晃几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随即挎着我的背包跟他去了朝天宫古玩市场。

当年的朝天宫不像今天是专门倒腾古玩的地方，那年头白下区还属于城乡结合部，朝天宫那片跟庙会赶集差不了多少，除了古董摊，更多的是些卖衣服鞋帽，鸡鸭果蔬的小商贩，鱼龙混杂。赵蛤蟆的铺子在市场外边的街道上，租的是一处民房的小单间。

他的小铺十平方米见方，里面多是些西洋玩意儿，什么琉璃灯、水烟斗、波斯地毯、大理石雕像。我说：“你这到底干的是古玩，还是装修？”赵蛤蟆哈哈大笑，一张饼脸快赶上洋瓷盆了。

“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人都好这些洋玩意儿，随便淘换两件往家里一放，看着就摆。”赵蛤蟆丢下行李，指着外边的大市场说：“别看朝天宫今天热闹，兄弟我发现一处更绝的地方。晚上带你去见识见识，保管叫好。”

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夫子庙，侵华战争的时候被战火烧成了半壁残骸。1983年夏，国家决定对夫子庙进行复建工作，大半年的工夫已经初见成效，不少店面已经陆续撑出了模样。赵蛤蟆摸着痢痢头说这地方日后商机无限，他走后门，托亲戚给预留了一间小铺子，准备先占个天时地利，等夫子庙火起来之后，那人和也自然跟着就来了，不愁没有买卖送上门。

至于为什么选在晚上去逛，自然是为了十里秦淮的动人夜色。说到秦淮河，那在风水学上也是一桩著名的啼笑案。秦淮河本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古时的淮水，本名“龙藏浦”。可你想啊，古时候跟龙沾边儿的，只得皇上一人。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心里很不开心，他觉得天下是他的，王霸之气也是他的。又听说这儿有条河叫“龙藏

浦”，当时胡子就翘起来了：你金陵一不是皇都重地，二不是龙脉所在，凭什么叫“龙藏浦”！这不是摆明了要造反吗？也就遇上了这种“焚书坑儒”不讲理的主，敢与山河大川叫板，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队搞土木工程的，在金陵城附近大肆破坏，胡乱搭建违章建筑，愣是把金陵城外的方山给砸成了水坝，断了淮水活源。又以黄金灌地，企图封死金陵的王气。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河”。

不过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秦始皇幼稚的举动只是自欺欺人，秦朝到二世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金陵城却成了后来的六朝古都，挡都挡不住的风水宝地。

第三章 五宗大供

夫子庙复建无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许多像赵蛤蟆这样眼光独到的生意人都把自己的盘口搬到了秦淮。他本来要请我去饭店里撮一顿，算是接风洗尘。不过，我急着想看他口中江南秦淮的水上风光，不愿意去规矩繁多的大饭店里头吃饭，两人就在路边用馄饨面凑合了一顿，然后包了一辆小三轮往夫子庙去了。

初入夫子庙，我先是被一道百米长的大壁照震撼了心神。红墙上飞舞着两条五爪巨龙，顶上盖的是金黄通透的琉璃瓦，威严不可方物。这条壁照相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建成，应的是风水里“前照，后靠”之说。

还没来得及看个仔细，赵蛤蟆忽然拉了我一把，指着前头的大广场说：“老胡你快看，咱们碰到巧上去了。”

话音还没落下来，就被一阵惊天震地的巨响给盖了过去，我心说最近国际形势也没发生什么巨变啊，和平时期放炮干吗？顺着动静一看，只见一条巨大的七彩幡龙正随着人群在广场上游动，百十号人的腰鼓队把音调拔得山响，沿途的百姓都被吸引过来了。我掰着指头算了半天，然后问赵蛤蟆：“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大动静？”

赵蛤蟆看着那条七彩舞龙，无不羡慕地说道：“五宗大供、又有大铺子开业了。”

五宗大供，这在老北京是大商号祭拜财神爷的标准供奉。用的是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以及红鲤鱼。

前几样都好制备，唯独红鲤鱼不好办，这鱼必须是“龙鲤”。所谓“龙鲤”就是头上带角的红鲤鱼，这种鲤鱼全身殷红如血，唯独头顶上有两处凸起的白瘤，如同刚发芽的龙角一般，母鱼十年只产一卵，如此罕见的品种，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何况是拿它炖汤祭神。所以一般的商号只能用石灰膏在鱼头上点两个犄角充数，算不得真正的五宗大供。

我听老一辈人说过，当年四九城里头也只有号称“五鹤朝天”的百年老字号——鹤年堂能够十年如一日，拿正宗的红鲤鱼祭神拜祖。不过到了第十一个年头，这个传统也就废了。因为实在找不着龙鲤，此鱼的珍贵可见一斑。

我与赵蛤蟆都没见过传说中的龙鲤，一琢磨就跟着人群涌到了那家店铺门口，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敢弄这么大排场。

第四章 天下第一店

这间新开张的铺子设在棧星门里头，我一看地段就知道不是寻常人家能起的门脸。棧星门在三门六柱里属正宫门，也叫做九五至尊门。“九”是阳数中的极数，“五”在阳数中居正中，“九五”就是极阳居正。古时候皇帝才有资格从正门进，其他文臣武将只能贴着两边的侧门走。

能将店面立在这里，店主必然是个门路极其广络的人，与本地政府的关系怕是只深不浅。

果不其然，隔着半条街就能看见店铺外边人头攒动，围观的民众不在少数，愣是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探究竟。我挤到门面前头一看，只见门前两边的广场上，齐溜溜地排着四辆红旗牌轿车。那是什么年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能见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都能从梦里笑醒，何况是轿车。普通百姓家里根本不让配备，难怪围观的没有一个人敢轻易上前凑这趟热闹。

那店铺占的是一处三进三出的古宅，门楣上挂着“一源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还有一枚看不懂的印刻点缀其中，想来可能是题字人按的印章。看门脸这里应该是间古董店，我想进去瞧瞧。回头招呼赵蛤蟆，没想到这死小子已经跑没影儿了。我本来料想他可能是看见了轿车，怕跟政府里边的人打照面，所以才逃跑了。像他这样倒买倒卖的投机分子，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可后来才知道，这死小子是看懂了印章里的玄机，撒下我自己落跑了。

我刚踏进堂厅，就有一个秘书模样的瘦竹竿子走了过来，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动都没动。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纸说：“先生，请留名。”

我有点不解，没听说逛商店还要留字据的，不过既然人家店里有规矩，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提笔把名字写了下来。竹竿子拿着我的字看了半天，随即又走到厅堂门口，对外头的人说：“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有兴趣的明天请早。”说完将木门一推，从里头把大门给闭上了，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胡先生，内堂请。”

竹竿子带着我左拐右晃，脚底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他是贴着地面在飞。等到了他口中所说的内堂一看，里面已经坐了十来个中年男子，有几位爷，光凭吐纳就知道是常年在江湖上跑动的手艺人。我才跨进去半步，他们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抛了过来。我一边往

里面走一边冲大家微笑，他们见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毛头小子，也就不大放在心上，又纷纷把头扭了过去。

我见没人愿意跟我搭话，就选了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坐了下去。竹竿子倒是个挺称职的秘书，给在座的沏茶倒水，最后从屏风后面慢悠悠地拿出一只古朴无华的木盒说：“各位，请看。”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打开木盒的瞬间，屋子里的灯悉数灭了个干净。我还没来得及眨眼，有几个人已经先站了起来。只见木盒之中躺着一颗牛眼大的琥珀，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我心说没劲，搞了半天，只拿出这么一颗猫儿眼来糊弄大家。看来店主也只是徒有空名的江湖骗子。

堂中的宾客好像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目光中多少露出不屑的神情。其中有一个离我最近的大胡子，他黑着方脸，一掌拍在檀木桌上：“姓桑的老鬼是什么意思，敢拿这种次货出来糊弄老子！”

我离他最近，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就好心劝他说：“这位大叔，何必动气呢。做生意讲究一个有买有卖，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本来是好心劝他，没想到大胡子个子不大，脾气不小，指着我大骂道：“你小子算哪根葱，敢跟爷爷叫板？”

我一看他这股南霸天的嚣张气焰，火就不打一处来，百万农奴都翻身做了主人，你还想强装三座大山压迫老子，立刻卷起袖子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还没说完，大胡子挥着铁掌向我扫来，我仗着年轻力壮准备迎接他一掌，挫挫他的锐气。没想到这人的掌力之间竟然夹着暗器。

我见整排的细针扑面而来，实在不敢接，一猫腰，想乘机把大胡子撞个王八朝天，没想到他动作竟比我还快，左手自腰间又发出一排细针，我收不住身形，眼看就要自投罗网给扎个满脸麻斑。想不到我胡八一英明神武了一辈子，今天居然要栽在一个连“毛选”都没读过的反革命分子手里。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把心一横，随雪莉杨去美国。毛主席不是一直告诫我们说成功的华人大多是敢于冒险的人，前怕狼后怕虎，只找简单的工作做，那什么时候能冲出去呀？毛主席的教导我怎么早没听进去呢。

正在我发誓下辈子要端正态度好好给雪莉杨做警卫员时，忽然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后背像被人拿烧火棍暴打了一顿。等回过神的时候，大

胡子已经倒在一边失去了意识。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竹竿子已经移到了屏风边儿上，他额头上冒着牛毛汗，弓着腰十分恭敬地说：“惊动您老人家了。”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那幅屏风上。

一个派头十足的银发老者在竹竿子的搀扶下从屏风后面踱了出来，脖子仰得老高，全不把在座的放在眼下。

“五毛这厮敢在‘一源斋’里放肆，落得这样的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老夫只取了他一臂一腿略做小惩。你们可有意见？”

老头子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也犯不着一出手就把人家大胡子打成残废。我心中嘀咕了几句，没想到老头子忽然瞪起双眼，厉声对我喝道：“好小子，你竟敢质疑老夫！”

我被他一语道破心事，倒也没那么害怕，索性开口说道：“晚辈的确是不服。虽然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可下手未免太黑了！你那一下打得威风，可有没有想过，他家里老小以后该怎么办？”我看老头子面色越来越暗，担心他一时气不过，背过气去，立刻补充道：“当然了总的来说，您的功劳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这一句话补充得十分关键，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在场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个带刺儿的皮球踢给他们，来不及多做思考，纷纷点头拍起了老头子的马屁，就差把他比喻成玉皇大帝的亲爹了。

人一上了年纪，跟小孩子其实没什么大差别。别看老头子刚才皱眉瞪眼怒得跟鬼一样，眼下已经满面红光微露笑意，还拿出首长的派头，对在座的摆摆手：“都坐，都坐。”

此情此景看得我又好气又好笑，却不敢再招惹这个老小孩，万一他当堂哭闹起来，那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在道上混了？

老头子耍过威风之后心满意足地坐了下去，盯着桌上的木盒说：“老规矩不变，说出这盒子里是什么物件的人，分文不收将宝物拿走。”

又有一个憋不住的大胖子举起了手，用乡镇企业家开大会作报告的神情说：“桑老爷子，您‘一源斋’这么大的门面，只拿一颗夜明珠出来，是不是有些……有些不妥？”

大胖子斟酌再三才开口试探，我本来心中也藏着同样的疑惑，立刻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没想到老头子的脸色又变了，这次红得像块刚取出来的猪腰子。竹竿子立刻给他顺了一口茶才将火气压了下去。

“荒谬！我桑玉吉是什么人，老夫说它是宝物它就是宝物，你们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驴犊子，来人啊，都拖出去，别脏了我‘一源斋’的地方！”

老头一发话，竹竿子比谁都勤快，两臂一揽拖起大胖子和地上的大胡子就往门外摔。两个大汉少说也有三四百斤的重量，他说丢就丢，手下的功夫可见一斑。剩下的宾客里有几个年纪稍轻一点儿的，立刻“嗖”的一下站起身来。我以为他们是要联合起来向老头讨个说法，告诉这位自以为是独裁者，《日内瓦公约》已经签订了，他不能这样胡乱使用暴力，不想这帮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只是抱拳鞠躬就此离去。

一时间内堂里连我在内，只剩下四五个人，不免有些冷清。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一股阴气直往脖子里钻，像有无数小虫子在脊背上乱爬。

“桑老大，既然您说这是个宝贝，那俺们也不敢多说啥，要不这样，你让俺把珠子拿起来，看明白点儿。”一个穿着貂皮戴着毛帽的老汉慢慢站起身来，也不等店主点头，径自走到木盒旁，张开大手将珠子取了出来。

我坐的位置不太好，视野被厅中的柱子挡去了一半，不太能看清貂皮老汉是如何鉴别那颗宝珠的。只知道桑老头摇头晃脑地在太师椅上穷开心，看来是遇上知音了。内堂一片寂静，除了貂皮老汉不断地发出抽泣和叹息，其他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搬起长凳想往中间靠一靠，仔细研究一下那颗珠子，没想到刚抬起屁股来，貂皮老汉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啊！”的一声轰然倒地。我还在郁闷是不是自己动静太大，惊着老人家了。谁知貂皮老汉又接连发出几声惨叫，对着空气大声叫道：“别过来，别过来！”

周围的宾客都不明白他发的哪门子神经，纷纷往后退。貂皮老汉涨着一脸紫气，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发了疯一样抡起身边的木椅，到处乱砸，满屋的古董家具被他砸了个粉碎，那颗牛眼大的宝珠也被他摔在地上散发出碧绿的寒光，照得人脸都绿了，十分恐怖。

桑老爷子却像看戏一般，直等貂皮老汉出气多进气少瘫倒在地上，他才发话说散了。

他这句话一出，牛眼珠的光芒立刻暗淡了下去，屋中那股鬼魅的气氛随即散去。我重重地喘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浸了一身的冷汗。

貂皮老汉为何忽然发癫，我心中想不出个所以然，隐约觉得那颗牛

眼珠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时候要是雪莉杨在，以她的冷静和广闻说不定能猜出个一二。现在单靠我的力量，实在很难参透其中的奥秘。

貂皮老汉一倒，其他人再不敢多话，一个个用见了鬼的表情盯着地上那颗宝珠。桑老头此刻十分得意，捻了一下银须，故作惋惜：“老夫归国这些日子，遇到的尽是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想不到内地人才如此不济。想找一两个懂行知理的内行人竟有如登天揽月一般。实在叫人心寒，你们几个也都退了吧！”

我对那颗珠子实在好奇，看到貂皮老汉在地上抽搐，不禁想起当年在精绝古城里遭尸香魔芋蒙蔽的情景，难道这颗牛眼珠竟与异域魔芋一般，也有扰乱人心智的力量？

正寻思着，要不要上前试一试运气，地上的宝珠忽然原地打起转，发出“嗡嗡”的低鸣，慢慢地朝我这边滚了过来。

第五章 三虎同行

那颗刚夺取貂皮老汉心智的牛眼珠忽然动了起来，带着“嗡嗡”的低鸣不紧不慢地朝我脚边滚过来。我赶紧往左边挪了一步，没想到它居然像认路一样，也跟着我拐了过来。我又试着向右跨了两大步，它依旧死缠烂打，急得我满头大汗。这位珠爷，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儿，别老贴在我屁股后面跑？

眼瞅着就要到跟前了，其他人伸长了脖子往我这边看好戏。我心下一横，他奶奶的，不就是一颗破珠子吗，还能吃了老子不成？一弯腰，把那颗牛眼珠死死地抓在了手里。

刚入手只觉得烫人，像满手抓了火堆里的毛栗子，后来才发觉是因为在珠子太凉才会产生类似冷灼伤的痛感。

我握紧牛眼珠，警惕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忽然从角落里冒出来。对付粽子我摸金校尉有的是办法，可光天化日之下与魑魅魍魉搏斗，那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只可惜我那本《十六字风水秘术》是部残书，只有后半部的风水，无法参透前半卷《阴阳》的奥秘。要不然，管你是什么牛鬼蛇神，统统打倒，怕个球。

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内堂中央端坐了下来。桑老爷子似乎很满意我的举动，树皮一样的老脸上慢慢地笑出了褶子，起初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后来他越笑越欢，连牙龈都露出来了，整张嘴恨不得撕到耳后根子上去，到了最后他的笑声竟似虎啸猿吼一般震得人两耳生疼。

我赶忙伸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一个没留神，牛眼珠“咣当”落到了地上。珠子一落地，立刻露出了湖光一般的脆绿色，我正寻思要不要把它捡起来，却看见桑老大原本老朽的牙床上迅速地冒出了一排锋利的钢牙，我揉了揉眼睛想确定这不是在做梦，又见桑老大上臂前屈，腰身发鼓，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冒出了一层浓密的汗毛，好似一只老猿蹲在太师椅上，正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看。

我不敢怠慢，抄起手边的板凳想做防身器械。可等板凳拿到手，我又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缘何其他人会消失不见？空荡荡的内堂里，除了我和浑身长毛的桑老大之外，原本的宾客、竹竿子还有昏倒的貂皮老汉为何统统失去了踪影？再看地上那颗碧光四溅的牛眼珠，我心中猛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为了避免惊动老猿，我俯下身子，尽量将身形缩小表示自己对他毫无威胁。我一动，老猿立刻张开了血盆大口从太师椅上跳了下来。我顾不上多想，就地一滚朝着牛眼珠扑去。老猿猴似乎十分害怕我拿到珠子，撑起双臂发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吼叫向我奔来。我右手中指尖刚碰上牛眼珠还没来得及握在手中，老猿已经从天而降将我拦腰拉起，一口切骨断筋的钢牙齿狠狠地戳进了我的右肩，最后只听到一声骨骼断裂的闷响，我眼前一黑，整个人疼得昏死了过去。

迷迷糊糊地，我听到一阵阵掌声似乎还有人在一旁推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内堂里的宾客围着我竖起了拇指。我低头一看，牛眼珠好好地握在手里，而桑老爷子也没有变成什么怪物，此刻正在悠闲地喝茶。他见我醒来，冲竹竿子耳语了几句，竹竿子不住地点头。我像刚做完一场噩梦，不太分得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急忙用手去摸右肩，只觉得一股酸疼，并没摸到窟窿。看来桑老爷子妖化成老猿的确只是我的幻觉，而一切的元凶都是我手里这颗牛眼珠，只是不知道此珠到底什么来历。

竹竿子按桑老爷子的意思把其余的宾客请出了大门。又回过头来，从怀中掏出一支枯萎的孤爪，用那支假手将地上的牛眼珠小心翼翼地拿了起来放入盒中。起初我觉得孤爪十分恶心，怀疑是从老粽子身上取下来的断肢。后来再一琢磨，就想起在潘家园练摊的时候从大金牙那里听说的典故，这支形似枯骨的孤爪不是别的，正是一枚千年古玉。

玉器历来为帝王权贵所爱，文人雅客也多自喻身如白玉，视它是纯洁廉明的象征。古墓中的陪葬品十陶九玉，而判断玉器的年代又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入土五百年，玉体发松受沁；千年则玉质似石膏；两千年形似枯骨；三千年烂如石灰；至于六千年的玉器，那都是上古神器，轻易不出于世。而竹竿子拿来取珠的孤爪就是一枚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玉，质地松烂，玉性未尽，轻易不能乱碰，稍有磕绊玉体就会剥落脱离。

经过方才这一番波折，我明白这位桑老大定然不是寻常角色，先不说刚才那一伙登门鉴宝的凶神恶煞，单就那一支古玉孤爪，已经有市无价的国宝级古董了。

“你可知道这枚宝珠的来历？”这是桑老爷子第一次拿正眼看我，我也不敢在大行家前造次，不卑不亢地回答：“依晚辈所见，桑老先生所藏的这颗龙珠必然是大有来头，与市面上那些小打小闹的玻璃弹子不可同日而语。此珠生性极寒，又有碧光透体。我斗胆猜测，如果不是深海老鼋腹中所藏的护体真丹，就是从灵山大川的风水眼里凝固结聚而成。”

我这一番话实际上都是大套话。听着顺耳，其实没有一句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想挑错也无从挑起。不过要是老头子非说这颗珠子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蹦出来的，那我可实在没办法，只能是听天由命任他处置。

桑老爷子似乎早就预料到我说不出个所以然，颇有成就地将木盒捧了起来，说道：“老夫看你倒也有些斤两，是个可以教化的小子。不似方才那些鼠目寸光的庸才。既然有缘，那就不妨告诉你此物的来历，也免得你心中再质疑老夫的手段。”

我赶紧对着老头笑了笑，摆出一副谦卑好学的模样。细听之下心中不免一惊，原来此物来头甚大，其中的利害关系比我想象中更为复杂。

桑老爷子一边品茗，一边回忆往事，故事先从《西阳杂记》中的一段轶闻说了起来。相传荆州有一座古寺，叫做陟岵寺。寺中有位高僧，法号那照。那照师父身负奇技，能够在夜色中看到百兽身上的灵光，一认一个准儿。光长而摇摆不定的，是鹿；光贴着地面，时闪时灭的是兔子；光低而不动的是老虎，如此等等。那照大师就给整座山的动物都上了记号，就像现在我们用的身份证一样好使。他一看那光就知道是什么动物又上寺里来偷粮食了。

有一天夜里，那照师父失眠，大概是因为最近收成不好，晚饭只喝了一点稀饭，被肚里的馋虫扰醒了。路过弟子们休息的地方时，发现小秃驴们也没睡好，饿醒了不敢被师父发现，都蒙在被子里说悄悄话呢。那照心头一酸，觉得自己当家的没当好，就寻思着，去后山找点果子给寺中老小充饥。古时候可不比现在，有枪有炮还有原子弹。想从山上百兽口里边抢食的，那没有点儿真本事就是自寻死路。不过那照师父有奇技傍身，又善于弯弓，并不将危险放在眼中。

原本一切都挺顺利，那照摘了一筐水果，顺便捡了半箩柴火，刚想念一句阿弥陀佛，以示对佛祖的感谢，没想到，树林中飘来了三朵急行的绿光。那照仔细一看编号，坏了，该他倒霉正碰上百兽之王——虎大虫。大虫夜行，必是三只同往，夹在中间乃是山王首领，两旁的是护卫，这样才能显示其虎威。容不得多想，那照弯弓急射，一箭射死了为首的大虫。这在今天是捕杀野生动物犯法的勾当，该把老和尚拷进大牢，可在当时却是为民除害造福一方百姓的大善事。山下百姓听说此事之后，陟岵寺的香火一下子旺盛起来，小和尚们也能吃饱饭了，那照方丈挺开心，却怎么也没想到，他当日那一箭险些害了全村人的性命。

自从除去了山王首领，陟岵山周围不断发生野兽伤人的怪事，不光是虎豹横行，原本温驯纯良的棉鹿野兔之辈也转了性，不食山间草露，

偏偏跑下山来咬那些圈养的牲畜，连衙门里看门用的大黄狗也被山上的鸟雀活活啄死了。那照苦心念佛希望能得菩萨点化，一连十多天滴水未进，山上的野兽反倒越闹越凶，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骚扰周边的村落。那照一看这个局势，只得使出了最后一个法子：以命抵命。

这天夜里，那照背着弟子们又上了陟岵山，就坐在当日大虫毙命的老树下边想要自决填命，只要能保住这一方百姓的生计，他觉得自己就是死得其所，值了。谁让自己当初手贱，把山神给射死了呢？

后半夜，阴风大起。那照看见漫山遍野飘满了灵光，知道这是百兽要来为他们的大王报仇，索性褪去了身上袈裟，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摆在一旁，只求自己的污血不要脏了佛祖的宝衣。果不其然，不一会工夫，一只猛虎从林中蹿了出来，围在那照身边不住地吼叫跳跃。老和尚被吓得可不轻，赶紧掏出佛珠大声念起了佛经。那头凶虎不知为何就是不取他性命，只是不停地冲他吼叫，徘徊左右不肯离去，就这样折腾了一夜，等到天色渐白时老虎非但没有上前取他性命，反倒消失不见了。老和尚十分有毅力，觉得这是上天在考验他，老虎越是不下口，他越是要坚持。这一等又是一夜，凶虎如期而至，却依旧没有伤他分毫。老和尚十分郁闷，舍身殉虎无奈虎不开口。就这样，一连三天，那照终于看出了一点蹊跷。

经过那照的仔细观察，他发现此虎虽凶悍，却不伤人，而且每晚准时到准时走，活动范围也只在袈裟周围半尺左右，绝不多行半步。看它神色急躁，不住地以虎掌拍地，难道，这头猛虎不是来索命，却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照壮起胆子试着站起来，他一动，猛虎似是受到了惊吓，围在他身边不停地跑跳，似乎想阻止他继续向前走动，吼叫也变得更加凄凉阴森。不过这都没用，那照知道它这是故作威风，想要把自己吓退。老虎越是凶悍，越说明它在害怕什么东西。那照掀起袈裟蹲下身去查看，只觉得一股凉意迎面扑来，地底下似乎藏着什么东西。索性挖掘起来，入地二尺深时，忽然看见一颗如牛眼大小的琥珀琉璃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原来，那只猛虎是当日被那照射死的山林首领化作的恶鬼，它死时头皮贴地，额间的“王”字入土，虎威全失。死后不甘心，所以化作恶鬼每晚纠缠，如今它见自己的虎威被掘，再也无法贪恋凡尘，一声长吼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照大师挖出来的那颗琥珀一样的珠子，就叫做“虎威”，是一件能够祛除百邪十分罕见的珍宝。

平息了百兽之乱以后，这颗“虎威”自然成了陟岵寺的镇庙之宝。后来满人入关，天下成了辫子军的天下，地方换守的官员听说有这么一个

宝贝，就给抢夺了过来，当做贡品献进了宫中。这颗虎威伴随大清朝皇室历经了兴衰，最后成了慈禧太后的陪葬品给带进了普陀谷定东陵里头。

说到此处，桑老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手中早就凉透的茶盏，吩咐竹竿子说时候不早了让他去制备些茶果招呼客人。我一看时间，已经是午夜时分，瞎猫吃宵夜的点了，就起身想走。桑老爷子不依，老人家叨叨起来就没个完，非要我把故事听全乎了才肯放人。

我想起自己的行李还在赵蛤蟆的小店里，就对桑老爷子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我也不是本地人，这趟来南京就是路过，早上的火车票，一会儿就该走了。我行李还在朋友家里寄着呢，再不取恐怕来不及了。要不这样，下回我打南京过的时候再亲自登门拜访……”

“呵呵呵，你这小驴崽子想走……”桑老头拿手指在木桌上轻敲弹了几下，狡猾地一笑，“只怕没那么容易。”

第六章 生死簿

听他的口气不像是在讹我，可这腿长在我自己身上，要去要留全凭我自己的意思，难道他还有什么办法将我强制拘留不成？老爷子见我不信，就命竹竿子拿了一本线装小册子出来，我正要瞧瞧他到底想要什么花样，就接过来随手翻了那么几页。

那本精致的线状小册子上记录了不少人名。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并没有看出什么大名堂，正想要还回去，却被其中一页纸上的内容钩住了目光。

原来那一页上赫然写着“胡八一”三个大字，而这三个字无论怎么看都是出自我的笔下，绝不是旁人仿造的。我回忆了很久，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这本小册上留过姓名。最离谱的是在我的姓名边儿上还标注了生辰八字，分毫不差。我迅速地向前翻了几页，发现有几个名字看上去好像在哪里见过，估计都是打洞掘沙的老同行，同在一条道上混，虽然不曾打过照面，却也混了个耳熟。

难道桑老爷子开店是假，暗地里是在为政府办事，专门负责调查那些民间盗墓倒斗的非法勾当，是一位吃皇粮领皇命的离休老干部？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这个跟头可就栽黑了，急忙又把小册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确定胖子和雪莉杨并没有和我一起“金榜提名”，心头的绳子这才松了一节。

“怎么样，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我全招。我愧对祖国多年来的教育，愧对部队领导对我的培养。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一切都是我的主意，其他人是无辜的，他们全都是被我胁迫被我利用的。我才是罪魁祸首，万恶的法西斯独裁者。”

这段独白我私底下已经练习过无数遍，刚入行的时候我和胖子各自准备了一份，这么多年一直没落下，时不时的会找个空旷无人的地方拿出来练一练。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天总算让我撞上了。也好，省得成天提心吊胆。待会儿老爷子要是刑讯逼供问起共犯的情况，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有本事他把我弄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倒要看看谁的骨头硬。

他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又叫我重新说了一遍，随即大笑：“你这个驴崽子，不错，不错，倒跟我年轻时候有几分相似，哈哈哈

哈……”他笑到最后几乎直不起腰来。本来在一旁面无表情的竹竿子也忍不住捂着嘴偷笑了几下。一瞧这对老小的神情，我知道自己肯定是猜错了，顿时觉得不好意思，只好请他赐教。

竹竿子像早就等着我发问，拿出进门时让我签字的宣纸往桌上一摆，然后供起手缩回桑老大身边，便不再多话。

“这种纸，叫双飞翼。”桑老爷子指着两张纸上的签名说道，“是一门早已失传的手艺。”说完提起毛笔，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落了几个字。我立刻打开手中的线装名册，果然看到了一排陡然出现的“天下为公”，与桑老爷子写在宣纸上的墨宝一无二式。

“双飞翼”固然神奇，我胡八一也不是被蒙大的。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留住？老头子似是读懂了我的心事，又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个用黑线框出来的名字说：“你不妨看仔细，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我心想不就是名字吗？就算是洋文又有什么好稀奇的。它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难不成这人姓王名八蛋？

桑老爷子一再要求，我不便推托，只好反复揣摩，倒也瞧出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人名“林聚水”，名字被黑线框得四四方方，小册子上除了生辰，还标注了他的死忌，这小子死的时候正值青壮年，比我还小了几岁。最特别的地方要数页脚上的图章，金底镂空的模子，图章上的内容看着有些别扭，一时间只觉得似曾相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再看下去，又陆续找到几个被框死的人名，年纪各不相同，却同样都有一颗金章敲在页脚。我虽猜不透图章刻文的含义，不过印在死人名字下面的料想也不会是什么好玩意儿。

这桑老头太爱卖关子了，稀奇玩意儿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抛，却又不肯透露其中关联。自打进了‘一源斋’我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到现在连人家半个底都没摸着，再耗下去恐怕也是多说无益。我就把小册子搁回老人家面前，准备撤退。

桑老爷子摩挲着那个小本，有条不紊地说：“这些人，和你一样都是能够从我”一源斋“里取走藏品的能人。不过，后来大多死于非命。”

我一听就急了，《三项纪律八大注意》里讲明了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坐了半天连水没都喝您半口，这帽子扣的忒大了点儿吧？

“老爷子，您说笑了吧？我胡八一白手来空手归，您店里的宝贝，半件都没碰。这可是名誉问题，要不您搜我身得了，不带这样胡乱冤枉人的。”我边说边拉外衣拉链，桑老爷子止住我说：“你有所不知，我店中

的规矩是‘货挑人’。昨儿夜里在内堂，‘虎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独独挑上了你，这就是你们的造化。这颗珠子现在已经是你的东西了，至于你要不要，拿不拿，那都是你的事情。不过打今儿个起，你名字下面就要敲上‘霸王印’此物不得转让不得过继，只有等你撒手人寰那天，它才能有下一个主家。我们‘一源斋’在全球一共有二十四家分店，今后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是我们的客。”

我一听这是家奉行强买强卖政策的霸王店，心头顿时燃起了一股无名火，面子里子都不要了，撕开了脸皮说亮话：“桑老先生，说句您不爱听的，这珠子再好我也不能要，外面有多少人等着我也不怕，我胡八一要走，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谁也拦不住！”

我与桑老头撕破了脸皮无非是想让他赶我走，没想到他却不生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这小子，若是早几年叫老夫碰上，还有机会收来传个衣钵，只可惜我年事已高，有心无力。你想走我也不愿强留，只是命中该有的，你早晚还会回来便是。”

我对他这番毫无根据的预言嗤之以鼻，象征性地一拱手，转身跨出了‘一源斋’的大门。

第七章 通缉犯

出了“一源斋”的大门我才发现外面已经天光大亮，就决定吃点儿东西先垫一下肚子再去朝天宫找赵蛤蟆，沿着夫子庙外边儿转了一圈儿，好不容易寻了一处还没打烊的小店。我走进塑料帐篷，问老板有什么好吃的，他说早饭的点已经过了，汤包馄饨都让赶早班的人给买光了。现在能吃的只有鸭血粉丝汤，不过他店里的粉丝也没剩下几根，要不给我凑合来碗鸭杂。我说那行吧，你给来一碗海的，多加点辣椒。老板从柜子里头拿出一瓶红彤彤的调料说：“南京人，只有辣油。要啊？”

我说：“您爱加什么随意，我这饿了整宿，再不吃点儿东西一会儿饿晕了，您还得背我去医院，多麻烦。”

热气腾腾的鸭杂一上桌，我肚子裡的馋虫就开始翻腾，还没动筷子，口水已经流出来了。老板看我实在是饿极了，又夹了一根油条给我：“早上太忙，没来得及吃。我一会儿收摊回家，老婆做好午饭等我了，这根油条你收着。”

我赶忙接过来咬了一大口，这油条老板一直在灶上热着，已经发软了，不过味道还是一样好。我就着鸭杂汤沾了油条恭维老板：“您家这汤头实在是好，难怪生意兴隆。”

面老板摇摇头：“平时夫子庙沿街的小吃摊不下二十家，哪轮到我不兴隆，主要是昨天夜里牌坊广场出了事故，早上他们没敢出摊。”

“怎么，工商局的人临检来了？”

“傻了吧？你听说过哪个机关单位的人夜里边儿爬起来上班的吗？”老板舔了舔嘴唇，凑到我桌边小声地说，“活闹鬼干架，死了好几个人。天不亮的时候，消防队开着大红卡车，冲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路面清洗干净了。”

他怕我不信又补充道：“我可没骗你，我家就住夫子庙后边。昨天夜里两点多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活闹鬼，从孔庙门口一路砍到大广场。不光是西瓜刀，他们还有这个……”面老板在桌子底下比了一个“八”字。

我一听那些人有手枪，本能地问道：“您没看错？真是这个？小混混打架好像用不上这玩意儿吧？”

老板又回忆了一下，最后肯定是有枪的，因为他起初就是被枪声吵醒的，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放鞭炮。“我看他们不是普通活闹

鬼，其中有一个老头戴着貂皮帽子打得特别凶。说不定啊，他们都是特务。”面老板越说越兴奋，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哎呀，我怎么早没想到，我看他们就是特务。这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想要窃取我们南京军区的情报，昨天晚上只是一场小演习。哎呀呀，这位同志，我是不是应该去居委会汇报一下情况？”

我隐约觉得此事和“一源斋”脱不了干系，正要多问他一些细节，却看见两个大盖帽朝这边走了过来，面老板立刻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别多话。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他们就是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正要低头喝汤，没想到其中一个扁脸圆身的大盖帽居然直接坐到我面前，开门见山地问：“请问，是胡八一同志吗？”

我心说坏了，刚从黑店里出来，屁股还没坐热，政府已经找上门来了。不过，我也存了个侥幸心理，觉得可能是为了别的事找我，不一定就是关于“一源斋”的话题。索性继续喝汤，等一碗鸭杂都落了肚，才抬头问他有什么事。这位人民警察的态度特别亲切，笑眯眯地说：“请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位叫赵大宝的同志，三十多岁中年男子，体型微胖，头上有疤。”

我一听是找赵蛤蟆的，就回答说：“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我朋友，昨天一起逛的夫子庙，不过后来走散了。”

大盖帽点点头：“情况是这样的，赵大宝同志和你走散以后十分着急，在我们派出所登记了失踪人口。你现在是不是有空跟我们走一趟，把记录消掉？”

这话一听就有问题，赵蛤蟆是看着我进“一源斋”的，他要是想找我，直接在门口蹲点就是了，何必把事情闹到派出所去？再说了，夫子庙这么大的地界，我额头上又没刻名字，前脚出了“一源斋”后脚就叫你们碰上，太不合理了。我怀疑这两人根本不是警察，甚至有点担心赵蛤蟆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可眼下没凭没据的，也不方便跟他们来硬的，只好顺口编了一个理由，说有急事，等下午再去他们派出所。

两人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其中一个还硬撑着嘴角，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八一同志还是跟我们走一趟的好，免得你那兄弟在里头想念。”说着从口袋里丢出一件黄铜的小挂件。我一看就知道赵蛤蟆出事了。这条护身符的来历，他在火车上跟我说了一路，当年他年纪小不懂事，去村头的死人河里涉水，差点儿就回不来了。被村里人救上来之后，发了一通高烧，头也烧烂了。最后还是他娘三跪九叩去观音庙给他求了一个铜符，才把水里的脏东西给压住了。这件观音符他随身携带，当初在火车上，我想借过来瞅两眼他都没答应，现在却落在两个陌生人手里，看来

赵蛤蟆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妙。

对方用赵蛤蟆的性命要挟，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我别无他法，唯有跟他们走一趟。两人将我带进一处偏僻的小巷，朝巷子里头响了一声口哨，不一会儿一辆红旗牌轿车缓缓地角落里驶了出来。他们两人一左一右将我夹在中间，示意我上车。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多话，一屁股坐在了副驾驶座上。还没坐稳呢，戴着鸭舌帽的司机忽然一个油门冲了出去，把那两个准备上车的大盖帽甩出了老远。我车门都没来得及带上，差点儿摔出去。再一看开车的司机，差点儿笑出声来。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屁！你还敢问，要不是你小子，老子至于被人大半夜抓去一顿毒打吗！”鸭舌帽揭开自己的帽子，指着黑糊糊的眼眶说，“妈的，那帮王八蛋，赵爷的眼睛差点儿让他们给废了。”

我一看赵蛤蟆被人揍成了熊猫，心里挺过意不去，知道全是我给他惹下的祸头，赶紧掏出那块铜符安慰他。赵蛤蟆一看是自己的宝贝护身符，恨不得丢了方向盘两手来夺，我急忙给他套在脖子上，让他注意交通安全。

“兄弟，你这趟可玩儿大了。早就跟你说过，那家店进不得。水太深，我们玩儿不起。”赵蛤蟆将车驶入一处无人的街道，对我说道，“说句老实话，我本来没准备救你，怕把自己也搭进去，全冲着我娘留下的这条链子才冲进去的。以后这金陵城恐怕是混不下去了，辛苦奋斗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真是背到家了。”

原来那天赵蛤蟆认出了招牌上的霸王印，知道店家是古董行出了名的桑霸天，没敢多作停留就跑了。半路又觉得自己把兄弟丢进火坑是件不仗义的事儿，折回来想在门口蹲点守我出来，哪曾想刚到门口就被一队大盖帽架住了。一开始他也以为是公安临检，谁知道被他们越带越远，弄到了郊区的一处破仓库里头。

赵蛤蟆知道问题严重了，也不敢反抗，对他们有问必答，连我在火车上去了几趟厕所都招了。那些人看他对答如流反而觉得其中有诈，说他不老实，又白白挨了一顿胖揍。我说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轻易叛变革命，你千万要牢记血的教训，以后可不能随便出卖革命战友。

赵蛤蟆一边开车一边继续讲述自己的遭遇：“后来我装晕，天快亮的时候乘机逃了出来。我估计他们还得上夫子庙堵你，就过来碰碰运气。还真叫我给碰上了，当时就剩开车的小子一个人在巷子里守着，我就过去给了他一砖头，你猜怎么着？那小子居然没晕，还回过头来问我为什

么砸他，他妈的，我立刻又给他补了一块，这才摆平了。”

我知道他这两砖头下去，已经把那些人彻底得罪了。恐怕很难再在南京继续混下去，心里十分愧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蛤蟆叹了一口气，说：“咱们先别管以后的事了，总之这两天我们得躲起来，避一避风头才是。”

“那你有藏身的地方没有？”

“地方是有，不过……”他看着前面的路口，幽幽地说，“只怕你不敢住。”

第八章 古平岗老宅

不知不觉赵蛤蟆开着车将我载到了一条僻静幽深的路边上，还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十分危险，怕我不敢跟他一同躲进去。我笑了笑，人活着最怕一个死字，摸金校尉干的就是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既然有胆子走上这条不归路，那生死早已经置之度外。你带我去的地方再恐怖，总也不至于睡满千年老粽子吧？

“你第一次到南京，还不知道古平岗的厉害。”赵蛤蟆点了一支烟，“我们脚底下这块地，老南京都叫它骨平岗，骨头的骨。说这里古时候是一块丘岗，后来打仗，用死人骨头给填平的。开始我一直以为是老头老太太宣扬封建迷信瞎编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九八零年年初政府搞城市扩建要在附近修一条马路出来，当时这附近很多居民都反对施工，拖家带口地在工地上闹事。我有一个远房老姨奶奶就住岗子头上，七十多岁的人了也跟着瞎起哄，我妈知道以后就让我来接她，把老太太弄我们家去住，免得她在外面有个闪失。”他指着路边的小牌子说，“我在施工现场转了好几圈，总算把老太太从人群里头找了出来。有几个斗志高昂的住户，举着高音喇叭跟施工人员瞎嚷嚷，说古平岗底下埋着老祖宗，不能随便打扰他们休息。工程队哪肯听这些老头老太的，总指挥一声令下，钻头机咣咣直响，没几下就打出一个洞来。”赵蛤蟆说着把车开上了山坡，“要不是当时亲眼所见，打死我我也不信。那个洞钻到一半的时候，机器再也打不进去半分，我远远地瞧见钻头已经开始冒白烟了，可就是打不下去。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没了声，跟鬼迷了心窍一样，一个跟着一个跪下去磕头。我拖着老姨奶奶想走，结果老人家死死地抓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回头瞪我的那眼神别提有多瘁人了。总指挥刚弯下身去察探情况，洞口忽然传出一阵爆炸声，我当时吓得蒙过去了，只看见一股浓烟像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顶着天地从洞口直往外冲。乖乖，那阵势跟到了阴曹地府似的到处都是鬼哭狼嚎的惨叫声。我被吓得够戗，丢下老太太就跑了。后来听小道消息说，古平岗那块以前是填尸用的万人坑，地底下白骨森罗，都是些不能见天日的东西。有人说工程总指挥的尸体被找出来的时候，像给千斤顶压过一样碎得不成形，有几个处理现场的小战士当场就吐了……”

车越开越慢，最后停在一处单门独院的三层洋楼门口，赵蛤蟆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汗。“最最邪门的要数我那老姨奶奶。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被我妈臭骂了一顿，说什么也要我连夜把人接回来，不能留在那种不干净的地方遭罪。我说老太太健康着呢，敢跟解放军战士对着干，您别

瞎操心。结果被我妈给打出来了。我一看这形势，就硬着头皮又折回了古平岗。老太太以前给一对国际友人当过老妈子，这栋小洋楼就是那俩外国人留下的。政府几次想从老太太手里买过来，都被她用扫把轰走了。我后来在楼下敲了半天没人答理，生怕老太太是白天刺激受多了，昏过去了。立刻从阳台翻了进去，屋子里头黑黢黢的，连根蜡烛都找不到，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她这么多年一个人怎么过的。没曾想才到她房间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呜呜的响声，跟小奶娃娃的哭叫似的。我贴着门犹豫了半天，又使劲儿叫了老姨奶奶几声，始终没人答理。倒是哭声越来越小，最后整间屋子就剩下我一人的喘息声。我只好壮起胆子去推门，还没碰着门把手，那红木门就自己开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黑糊糊的一大团，从我脚下‘噌’地蹿了出去，吓得我屁滚尿流一口气冲进房里把门给反锁了。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发现老太太根本没在她那屋里歇着，上上下下的房间找了个遍，别说人了，鬼都没看见半只。当天晚上我们就报了案，可到今时今日连头发都没找到半根。”

我看着这片光秃秃的小山岗，知道赵蛤蟆说的地方就是眼前这栋废弃多年的小洋楼，我安慰他说：“既然我们被活人追得走投无路，那借死人的地方躲一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说了，万一你家老姨奶奶只是一时兴起，搭火车去北京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说不准的事儿。”

他知道我在安慰他，硬挤出一个笑脸来：“自打那天以后，我都是绕着古平岗走的，没想到还有绕回来的一天。老胡，你先进去等着，我把车开出去，丢远点儿，免得暴露。”

我说：“你现在再开出去，更容易暴露，不如找个地方就近处理，如果附近找不到地方，把车留着也行。对方装备精良，我们留部车方便逃跑，也不失为一个计策。”

我们在附近溜达了一圈儿，决定把那辆汽车沉进古平岗后边的人工湖里。好在这附近人烟罕至，没费太大周折就把事情办妥了。最后我们俩一人拎着一袋玉米棒子准备躲进传说中建在万人骨平岗的老宅里去。

自从家里的老姨奶奶神秘失踪之后，赵蛤蟆再也没有踏进过古平岗半步。对那栋独自耸立在山岗上的小洋楼充满了恐惧。可眼下，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躲进去掩人耳目。

这栋三层小洋楼用的是青砖红瓦铜门石柱，典型的民初建筑。我沿着洋楼外围溜了一圈儿，顺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此宅的位置起得非常不好，阳宅挨星与阴宅无疑，以山水兼得为佳，以受气之远为主，阴宅重水向，阳宅重门向。这栋宅子正立在山岗之顶，大门背水朝山，又有一条直路与宅门相冲，犯的是风水上的‘枪头煞’。住在这里的

人，十有八九会有血光之灾。如果古平岗附近真如老一辈所说是一块万人坑。那这栋宅子就成了万人坑上独一碑，是极邪门的聚阴之地。

“老胡，你又瞎琢磨什么呢？快过来帮我一把，钥匙捅不开。”赵蛤蟆扛着口袋，一个劲儿地想把门拧开。我试了两把，果然纹丝不动。我低头去看那锁眼，发现里面早就锈透了，拔出钥匙来一看，上面沾了一层碎屑，估计再这么捅下去，周围的居民就该把我们当成流窜犯抓进派出所去了。

“别折腾了，还是按你当年的土法子，从阳台翻进去。”

赵蛤蟆点点头，我们顺着楼下一棵老槐攀进了二楼阳台，只见门窗紧锁，窗户上还挂着一条猩红的金丝绒窗帘，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我们没办法，只好砸了一块玻璃，把门子从外面挑开了，这才进到了屋子里面。

老宅久未通风，我一落地就被满屋子的霉臭味熏得头昏脑涨，赶紧按原路返了回去。

我趴在阳台上咳嗽了老半天才把一口气喘匀了。赵蛤蟆不信，觉得我在逗他玩儿，“老胡，你真该进话剧团工作。没听说有人给旧房子里的灰呛死的，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不，这里头不止是霉灰，还有尸气。”这种味道我太熟悉了，即使夹杂在浓烈的霉臭里头也不会弄错，老宅里头有尸体！

“你……你别吓唬我，好好的房子哪来的尸气！”赵蛤蟆抓抓头上的痢痢，故作镇定道，“我看你一定是被熏傻了。我们把窗户都打开给屋子透透气再说。”

“不，你先去买一瓶醋，还有防风口罩，口罩越厚越好，最好是里边带石炭的。就算通过风，里面的气体还是对人体有毒，不能大意。我们手头没有装备，只能尽力而为。”

赵蛤蟆见我不像在逗他，立刻严肃起来：“屁，不是真有那东西吧？我说老胡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得了，没必要跟死人争地盘吧？常言道‘树动死，人挪活’。死人不能动，咱们还不能挪吗？”

我对古平岗老宅的风水始终有疑问，现在一栋阳宅里头又莫名奇妙地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尸气，这其中必然有大大地文章。就这么走了，我实在有些舍不得，可如果贸然闯入回头弄出什么纰漏，又没法向赵蛤蟆交代。进退维谷之间，赵蛤蟆忽然一把按住了我的头，小声说道：“有人！”

我光顾着思考老宅里头为什么会有一股尸气，压根儿没注意赵蛤蟆口中的“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被他这么一按头，才发觉自己刚才大意了。我问他那人在哪儿，只见赵蛤蟆嘴唇泛白，脸色发青。按在我脖子上的手不停地打战。我连叫了他几声，他才抬起头来，拿一张哭丧脸对着我说：“不……不好了，我……我刚看见姨奶奶了，她‘嗖’的一下从窗口飘过去，门都没开人就不见了。她穿墙跑过去了！”

我一听鸡皮疙瘩立马起了一身，赶忙问他：“你确定？屋子里边又没点灯，你确定是她？”

“不骗你，”赵蛤蟆抱着树干想往下爬，“我的亲娘哎，诈尸啊闹鬼了。我早说过古平岗不是太平地方，老胡我们快撤吧！天一黑再碰上鬼打墙，那时候再说什么可全晚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将厚重的红窗帘挑出一道缝出来，傍晚的光线不是很足，隐约能看出个大概。我们撬开的这个窗门是二楼的一间主卧室，因为长期没有人打理，已经生出了一层厚厚的老灰。屋里的家具摆设上面都盖着白布，地上铺的是木质的红漆地板。墙上好像挂了几幅油画，距离的关系看不太清楚画上的内容，我估计上面不外乎是军阀老爷的姨太太之类的人物，又或者可能是洋楼原先的主人，那对外国夫妇的画像。

赵蛤蟆看我要进去，死活不答应，抱着那棵老槐树就是不肯撒手，我只好抬脚把通往阳台的那一根老枝给拗断，绝了他的后路。赵蛤蟆一看下不去，差点儿跟我拼命。这小子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我只好讲了几段亲身经历，用事实告诉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你家老太太，就不许你看花眼了？就不许是猫啊狗的叼着花布帘子跑过去了？一个没有站在阳光底下接受过人民群众检验的人，你凭什么说她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姨奶奶？赵大宝同志，你敢对毛主席发誓，看见了你最亲的姨奶奶赵翠花同志吗？”

被我这么一问，赵蛤蟆自己也糊涂了。一跺脚，对我说道：“就算我们要进去，不是说有毒气吗？树枝都被你踹断了，上哪儿去买醋买口罩？”

我解释说刚才通气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有害气体基本排除，我们用衣服包着头进去，然后把楼上楼下的窗户都打开，一两个小时内就能换上新鲜空气，一点儿也不危险。赵蛤蟆将信将疑地说：“我怎么现在才发现，老胡你其实是挺不靠谱的一人。”

“老赵同志，凡事都讲两面性，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来，为了

向你证明我老胡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子弟兵，这一仗我打头阵，你只要负责后方安全。”说完，我掀开红得像血一样的窗帘再次跳了进去。这一次房间里面的空气质量明显好了许多，我告诉赵蛤蟆里面没有危险，带头把事先缠在头上的衣服取了下来，老式木地板被我们踩得嘎吱嘎吱地响。赵蛤蟆在墙上摸索了一会儿，“啪嗒”一声，顶上大吊灯一下亮了起来，把原本阴森恐怖的房间照了个通亮。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是一间极大的卧室，不下四五十个平方米。我在窗外所见，不过其中一二。“水晶吊灯还挺亮，你们老赵家的成分很可疑啊。”我本来是故意调侃他，没想到赵蛤蟆哆嗦着朝我挥手说：“老胡，这灯不是我开的。”

屋里除了我和赵蛤蟆，再没有第三个人的踪影，我被他这么一说，全身的汗毛都倒立了起来。赵蛤蟆半举着手臂，悬在半空更加坚定地对我说：“你看，我还没碰到它呢。”我一看，赵蛤蟆站的位置离开关还有小半米的距离，难道外国人的洋油灯已经进化到了隔空触碰的水平？我走过去，想试试开关是否已经老化。一抬脚，整个屋子忽然暗了下去。赵蛤蟆“啊”了一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喘着大气说：“不……不得了了老胡。刚才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别慌，你刚才碰开关了吗？”

“想碰，没碰着。太紧张了。”

“那你在原地别动，我过来。”我小心翼翼地往赵蛤蟆那边靠过去，脚底下的木板一直嘎吱嘎吱微微作响，下脚再轻也不顶事，听得人心烦意乱。此时外边太阳已近西落，房间里被厚厚的窗帘遮得密不透风。赵蛤蟆先前已经走到卧室门口准备开灯，而我还在窗户边上，想弄清楚那几幅油画的内容。我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最多也就七八米的样子。可我在黑暗中向前连跨了好几步，却连他的呼吸声都听不见，整个房间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深吸了几口气，告诉自己现在一定要镇定。日后要是被胖子知道我在阳宅里被人活活吓死，那可真是做鬼都不能安心的荒唐事。这样一想，果然冷静了下来，我凭着记忆又接连走了几步，总算在门边逮住了赵胖子，这小子被吓得够戗，黑暗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不过他靠在墙上全身缩成一团，显然是吓傻了。我一边摸开关一边对他说：“快别抖了，我估计是线路老化，没什么大毛病。”哪曾想，赵蛤蟆的声音一下从我脑袋后面蹿了出来，他问我：“老胡，你在和谁说话？”

这一句话如同惊雷，差点儿把我惊得跳了起来，赶紧按下了开关，

房间一片雪亮。赵蛤蟆正站在我身后，畏畏缩缩地说：“我刚才怎么看见你对着墙角说话，老胡，你可别吓我。”

我一看，自己根本不在卧室门口，而是贴着一张大木床站着。我对面只有一堵白刷刷的空墙，哪里还藏得下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人影。我晃了晃脑袋，再三确定自己看见的不是幻觉，可如果刚才的人影不是赵蛤蟆，那会是谁？难道说除了我们俩，还有其他人藏在老宅里？这个人又会是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躲进一间早就被人遗弃的老宅里呢？更重要的是，他是如何在眨眼的工夫就从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的？

我问赵蛤蟆：“这屋里有没有什么机关，或者是通往其他地方的密道？”

“这个当然没有，你当拍地道战啊？这么老的房子，要是下面再多几个坑洞，不早就塌下去了。”

我心有不甘又在主卧室里面搜索了一番，除了看懂了画像上写的“格林夫妇”之外一无所获。

“老胡，你就别折腾了。这个房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楼上楼下好几十间屋子，还不算地下室。等你排查完天都亮了。”赵蛤蟆被屋子里的西洋摆设迷得心花怒放，早就忘记了之前闹鬼的事情。他拿起壁炉上一只木雕的小盒子，兴奋地说：“快看，古董盒子。”我看了一眼差点儿笑出声来：“亏你倒腾了这么多年古玩，你见过哪个朝代的古董盒子上装的是十进制的密码锁。”赵蛤蟆低头一看，眉头皱得老高：“原来是个赝品，我说怎么摆在这么显眼的地方。”他又摇了摇那盒子问：“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接过来掂了掂：“死心吧，最多是一盒糖纸。”他不信，硬把人家锁给撬了，打开一看，全是老照片。一共十来张的样子，大多是格林夫妇在美国老家的照片，相片上他们夫妻抱着一个奶娃娃，笑得十分甜蜜。还有几张照片拍的是一张插满羽毛的金属脸谱，脸谱的额头上刻着三个光芒万丈的圆圈。赵蛤蟆兴冲冲地问我这个脸谱是不是外国古董，能换多少钱。我说老外的东西我也没怎么见过，看这样子好像是美国印第安人的东西。赵蛤蟆问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叫美国人，要叫印第安人。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胡乱编了一气：“印第安人就是美国人，是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分支。”赵蛤蟆点点头：“那这就是美国人的京剧脸谱，不，这个应该叫美剧脸谱。我去找找，兴许能找着几个现成的。”

说着又把木地板踩得嘎嘎直响，跑其他屋寻宝去了。我回到窗边想再看看格林夫妇的画像，这时一道强光从窗外直射进来，我心说不好，立刻冲到门口按掉了顶灯。不料赵蛤蟆忽然雄吼一声：“老胡，我们发达

了，满屋子的美剧脸谱！”

我心想坏了，这下子我们暴露了。

我不敢打灯，几个箭步冲到隔壁。赵蛤蟆正抱着一堆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脸谱穷乐呵，我来不及跟他解释，先把屋里的灯给灭了。

“你这是干吗……”他刚一张嘴，一道强光从屋外打了进来，吓得他连滚带爬，如同一只落了开水的大蛤蟆逃到我身边来：“怎……怎么搞的？哪来的光？”

我说这不是屁话吗，人家找上门来了。我本来以为至少能熬过今天晚上，给我们留一个喘气的机会，没想到这帮人穷追不舍，连一顿晚饭的机会都不给。

外面的光柱在几扇窗户之间来回游走，我对赵蛤蟆说：“现在他们还没有确定我们的位置，你先去楼下找地方躲起来，我留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等他们冲上来，你再找机会逃跑。”

赵蛤蟆比了一个保重的手势，弓起腰摸出了房间。我就地一滚冲到窗台边上，掀起窗帘朝下面张望，想看清敌人的数量。这一看不要紧，我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自己。赶紧撒丫子往楼下冲。我禽，这帮王八蛋，外边一溜边停了三四辆空车，只留了一个人在打灯，剩下的人早就潜进宅子里来了。赵蛤蟆单枪匹马摸下去，估计心里头还在沾沾自喜，觉得可以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怎么也不会想到，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在楼下埋伏起来，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我心中虚汗直下，难道离开部队太久，人真的老了？我赶紧打消了自己这个无聊的想法。生死关头，有时间感慨人生，还不如想想如何救赵蛤蟆来得实际。

我刚走到二楼走道，就听见楼下有噼里啪啦的声响。我俯下头，贴在楼梯口往下看，发现七道八条人影正在一楼大厅里到处乱晃。带头的老头举着一只老式手枪，气急败坏地：“他奶奶的，看着他跑下来的，人怎么可能不见了。你们这帮饭桶，给我搜。找不到活人，就把尸体给我拖出来！”

看样子赵蛤蟆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我松了一口气，开始思考如何在群狼合围的险境中突围出去。对方手里有军火，人数上也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这边赤手空拳不说，赵蛤蟆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决定先潜伏过去，来他个出其不意，缴了为首的那支枪，把他绑做人质，到时候不愁出不了老宅。我一边尽量压低脚下的动静，一边观察楼下的情况。那些人已经把一楼大部分屋子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为首的老头变得很不耐烦，要带人冲上楼来。我藏在一楼和二楼的拐角之间，只等他前

脚一上来，后脚就把他给废了。

我蹲在黑暗之中屏息凝神，不断地计算着出手的时间。只听见脚下的楼梯被撞得咣咣直响，那些人离我越来越近。我[奇·书·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给他们来一个恶虎扑食。脚下一凉，一颗又圆又亮的大光头从楼梯的缝隙间探了出来。我瞪大了眼睛，怎么也没想到赵蛤蟆会躲在这种地方，他一伸手将我拽了下去，这里的楼梯居然暗藏翻板机关，我只觉得头脚颠倒，整个人咕咚一下掉进了黑黢黢的暗道里。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落地的瞬间，我头顶的楼梯上响起了雷雨一般的脚步声，看来那帮人已经冲上二楼。黑暗中，我只听见赵蛤蟆大声喘气，不一会儿，一盏透着微光的煤油灯照着他那张大饼脸出现在我面前，赵蛤蟆额头上全是汗，端着油灯的手也不太利索。我也是惊魂未定，刚才他那颗大脑袋贸然从我脚下冒出来，我只当是见着大头鬼了呢！

“这都是我姨奶奶在天之灵保佑，”赵蛤蟆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我在楼下差点被他们逮住，本来想原路返回，结果在拐角的地方看见我姨奶奶穿着白衣服跟我招手，吓死我了。脚下一软，整个人摔了下来。开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后来一想，地府也得有光，要不然阎王爷怎么办公？摸了半天才发现这是楼梯下面的隔间，还有一个机关翻板。巴望了半天可算把你盼来了。”赵蛤蟆一边念叨着亲姨奶奶你是世界上最亲的人，一边问我：“老胡，你从哪儿招来这么些阎王爷，我就没见过这样死缠烂打的主。”

我说可能是“一源斋”里惹的麻烦，桑老头给我敲了一个什么终身保修章，反正这些人要的是财。赵蛤蟆说人家要钱，你就给人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以后再挣还不行吗？有命拿没命花的東西，你稀罕个什么劲。我说要怪就怪霸王条款，强买强卖。我有苦说不出，这次要是有命活着出去，必须先回趟“一源斋”，把桑老头的胡子拔光了才能解气。

“你说，这屋子里为什么会有密室？”赵蛤蟆拿煤油灯到处打量，我四处看了看，这间屋子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密封管，每一个都有半人高，上面被老厚的蜘蛛网缠绕，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角落里摆着一张长长的办公桌，上面有一些化学药剂，我只看明白其中有一大瓶医用酒精，其他的洋文一概不懂。整个地下室看上去像是进行某种秘密研究的小实验室。赵蛤蟆一个劲儿地问这里是不是敌特的秘密基地。我没兴趣研究这些早就过去的历史，更关心是不是有通道，可以直接逃到外面去。

我们两人沿着墙缝摸索了一圈，最后终于被我在办公桌下面找到了

一条用石板砌出来的通道，我回头招呼赵蛤蟆跑路，没想到这小子正踩在实验台上，想把隔间上的玻璃罐取下来。我说：“你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啊，你就拿。万一泡的是那些蟑螂、老鼠之类的恶心玩意儿，你带出去当夜宵吃？”他一边傻笑一边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胜利果实，上了年头的东西，甭管是什么，等回头搁在店里……”他越说越得意，怀里的罐子一滑，整个人朝后倒了过来，我起身只顾着扶他，就听一声脆响，半人高的密封罐已经摔成了碎渣，一股腥臭无比的味道直往鼻子里边刺，不知道什么东西从里面滚了出来，黏黏糊糊地贴在我脚边上。我举起煤油灯一看，发现那是一具用药剂浸泡过的尸体，它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小猴子，不过并没有看见尾巴。赵蛤蟆抱着喉咙干呕起来，大叫：“孩子，这是个孩子。我在科技博物馆里看过照片，还没生出来的孩子都这模样。”

我心中一震，难道玻璃罐里装的都是未出生的婴孩？老外夫妇居然在自己家中做如此歹毒的收藏，难怪要把房子建在聚阴背阳的万人坑上，为的就是借当地百年不散的阴气把婴孩的怨气封住，是一种借力推力的歹毒法子，极损阴德。看来他们后来把房子转赠给别人，绝没有安什么好心。

赵蛤蟆站在边上，拿手指着我脚下的尸体说：“我刚才，好像看见它动了一下。”

我低头去看，只见尸体软烂如泥的身体正在一上一下有规律地起伏，像在呼吸一样。没听说粽子跟人一样会喘气的呀！何况它在药水里泡了这么久，筋骨早该融掉了。可不管怎么说，到底是瘆人的邪门东西，还是早点儿离开免得夜长梦多。

我让赵蛤蟆先走，自己殿在后边，想从里面把石板带上，可一回头的工夫，地上那具泡水的尸体居然不见了。我暗道一声不好，赶紧扣上石板要把通道堵上，却被一只湿漉漉的小手抓了个正着，我当时半个身子已经入到石道里，被它这么一抓，险些直接掉下去。那小东西趴在办公桌上，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水，两只眼睛还没睁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叫妈妈。我当时哭的心都有了，拼命想把它甩开，没想到这小东西力气极大，几乎要将我从石道里活活拖出去。几番挣扎之下，更多的密封罐被我们撞落下来，一时间十几具尚未成型的小婴孩都欢快地向我爬了过来。

“老胡，你干吗呢！还不下来。”赵蛤蟆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大叫：“快帮我一把，你儿子想拖我陪葬。”赵蛤蟆一看不好，一把抓住我的裤腰带拼了命地往下拽。我一只脚踩在洞口，一只脚悬在半空，两股

力量僵持不下，我只觉得再这么弄下去，自己非给分尸了不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头顶上传起了几声巨响，大量的木屑灰尘掉了下来，弄得我满嘴的土渣子。抬头一看，原来是楼梯间的隔板被人生生砸出了一个窟窿。拿枪的老头狞笑着对我喊道：“臭小子，总算找到你了！”

第九章 可耻的叛徒

我一看，来者居然是昨天在“一源斋”里那个戴皮帽的老头，心中大喜，卯足了力气，把攀在我手臂上的幼尸甩了上去，对它说：“小朋友，那才是你的亲爷爷。”楼上立刻惊叫连连，随即又响起了枪声。我乘机缩进了通道口，将石板狠狠地从里面扣上。我和赵蛤蟆一刻也不敢停留，在漆黑的石道里玩儿命地一路往前跑，直到前面出现了一道亮光，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赵蛤蟆三步并作两步，急忙从洞口爬了出去。他一出去就大叫：“老胡，快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自由的味道太美妙了！”我从洞口探出头，只见外边阳光和煦鸟语花香，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觉有些不对劲，为什么空气里会有一股奇特的味道？爬出来一看，我当场给了赵蛤蟆一脚：“你他妈的敢骗我，这他妈的是公共厕所门口！”

他乐得喘不过气，搞得从厕所里出来的女同志纷纷向我们投来了恐惧的眼神，生怕我们是不安好心的严打分子。

按赵蛤蟆的意思，既然有命逃出来，那就是老天爷赏我们机会，切不可再回去自寻死路。他琢磨着小店也不要了，我们直接取道火车站，有什么票去什么地方，先出了金陵城这片苦海再说。

我说不行，冤有头债有主。有些事情我必须找桑老头当面对质，问个明白才行。我们两人在公共厕所门口分别，约定日后找到落脚点，一定相互知会一声。

跟赵蛤蟆分别之后，我独自去了夫子庙，想找桑老头讨个说法。谁料想到那地方一看，“一源斋”大门紧闭，上面落了一枚双头獠牙紫金锁。这玩意儿以前是衙门里头专门用来锁红头文件的金贵东西，县太爷得拿三香五谷，天天用鲜果供着，饿着老婆孩子也不能亏待了它，现在被桑老头随手一挂成了看家护院的铁头锁。我在心中为它鸣了一声不平，决定一会儿出来的时候要找个机会解救它。

翻墙头这个活儿对我来说属于日常操练的范围，找了一处僻静无人的墙根没费多大工夫就翻进去了。不知为什么，外边明明是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可一进到“一源斋”里面，四周都透着一股冰凉刺骨的寒意。总觉得跟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有些不一样。连院子里的草木山石都变得狰狞可怖，灵气全失。都说物久成精，难道是因为桑老头店里收藏了太多古物，所以才会业气横行，乱了此处风水？

不过我来这里是为了给桑老头人民的铁拳，实施正义的制裁。至于他院子里到底是闹耗子精还是黄大仙，那我可管不着，当务之急是把老头子找出来。没有竹竿子带路，我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内堂的大门，就想着要不要先顺他两件古玩改日再来。忽然，一阵瓷器破碎的撞击声从不远处传来，我一听有动静，撸起袖子直往里边冲，心想：老小子让你再躲，今天要是不把你拔成一颗秃毛和尚，你还当你胡爷爷是吃素的！

我顺着小路很快找到一间隐藏在拐角处的青砖小屋。里面传来激烈的搏斗声和叫骂声，我心想这可好，老头子平素得罪的人太多，还没轮到我出手，已经有人替天行道找他晦气来了。虽说听墙根子不是男子汉大大夫该做的事，可又不是我故意要听的，谁叫我就站在窗户底下呢？

“你这个反骨仔，居然串通外人谋害老夫，咳咳咳，我死了也没你好果子吃！”

我一听居然有人能把桑老头逼到了绝路上，立刻爬上窗台，想要看个究竟。只见屋内乱作一团，桑老爷子倒在一排碎瓦之中，脸色发青，胸前的衣襟被鲜血染得通红。

竹竿子站在他对面，依旧一副冷言冷语的模样，十足的叛徒嘴脸：“大掌柜，有些人等不了那么久，我只是替东家办事，希望您能明白。”

桑老头被他气得又连咳了几口鲜血，大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竹竿子走到他面前，耳语了几句，老头子瞪大了眼睛，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口吻自言自语道：“他还没死？不可能，不可能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说完又是一口浓血喷了出来。看样子就算竹竿子不对他下毒手，也撑不了多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双臂护头，撞开了木窗直接冲了进去。竹竿子怎么也没料到这个时候会有人撞破他的阴谋，脸色一沉，低声说：“是你。”我被窗上的老木头撞得眼冒金星，一时辨别不清方向，只好强作镇定：“就是你爷爷我！”

桑老爷子也很激动，拖着我的袖子想说些什么，我说您先一边歇着，我待会儿还要找你算账。不想他硬是撑起身子，对我苦笑道：“傻小子……门没锁……咳咳咳咳……”我一听这话，肠子都悔青了，怪自己太鲁莽，也没试试正门上锁了没有。妈的，还没出手已经在敌人面前失了面子。我强忍着尴尬站了起来，竹竿子此刻也在掂量我的实力不敢贸然出手，其实那一刻，我眼前还是一片雪花什么都看不清，他要是来个突袭我根本招架不住。怪就怪这小子心机太深，非要把对方的底细搞清楚才肯出手，就像对桑老爷子，我看他一定是潜伏多年才逮住了今天这样的天赐良机。对付这样的兔崽子，就得耍横的，要不然你玩儿不过他，

就是个死字。我死死地盯着他的动作，想要寻找先发制人的机会，两边正僵持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朝门外看去。只见一个戴着皮帽的老头，在两队人马的簇拥之下得意扬扬地跨进门来。我心说晦气，恨不得能开辆坦克把这一屋子王八蛋都给碾碎了才好。

“桑老大，别来无恙啊！”貂皮佬装模作样地向老爷子作了一个揖。又冲竹竿子点了点头，最后看着我说：“两位的家务事，我姓杨的没兴趣过问。不过这小子的脑袋，我是要定了，希望主家能行个方便，通融通融。”

我最烦他们这种形式主义的官方辞令，抄起手边的青花瓶砸了过去。貂皮佬没想到我会冷不丁地偷袭他，吓得缩起脑袋，大喊护驾。我说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护驾，护你个头护。

貂皮佬的手下一个个都急了，抄着西瓜刀要上来砍我。桑老头一声怒吼：“放肆，也不看看地方！杨二皮，这就是你们跑道的规矩吗？”

貂皮佬没想到桑老大还有心思保护我这个外人，眼珠子滴溜了几圈，让他们放下武器，笑着说：“我们生意人最讲诚信。要是桑老板肯行个方便，我们自然不会为难这位小兄弟。”

桑老大问他：“你想要的可是宝珠‘虎威’？”

我看貂皮佬笑而不语，心中反倒没有那么顾忌。生意人讲的是个“利”字。他有所求，我们就方便牵制他。

果然貂皮佬搓了搓手，对桑老大和颜悦色道：“我们走马行船的号子，最怕就是上货路途中出纰漏。人祸好挡，天灾难防。我听说桑老板手上的‘虎威’宝珠能辟世间百邪，这趟来南京就是为了求此珠。‘一源斋’规矩大，我们也只好按道上规矩走。如果桑老板现在要保这个小子，是不是能拿出点儿诚意来？”

我心想说了半天，还不是要把珠子匀过去。分明是奸商本质却硬要装出万事好商量的模样来，实在叫人恶心。

桑老大胸有成竹地说：“老夫可以考虑破一次例，不过还要劳驾杨老弟一会儿出门的时候，把店里的垃圾也顺道处理掉才好。”

貂皮佬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表情，连说几句好办。

竹竿子在一边观望形势，见两只老狐狸渐渐谈拢。冷不丁地说：“杨大当家的大老远跑一趟，只带一颗小珠子回去，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此话一出，貂皮佬眼角皱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他反问竹竿子：“司

马兄的意思是？”

竹竿子瞥了我们一眼，对貂皮佬说：“我们掌柜的现在被外人挟持，难免会言不由衷。杨老大要是肯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两家日后的合作还会少吗？”

这死小子，扯着民主的大旗为自己闹革命，一上来就企图占领道德的至高点。看来我对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一匹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儿狼。

选择权一下落入貂皮佬手中，他先是安静地把我们三人轮流扫视了一遍，像是在心中评价哪一块肉更有油头。最后哈哈一笑，向竹竿子大步走去，伸出双手要与他握手言和。我心中一沉，老奸商果然是重利轻礼的生意人。既然眼前的局势已经是回天乏术，那么现在能做的唯有争他个鱼死网破，可是我看看自己浑身上下，好像连一点儿同归于尽的本钱都没有，不禁暗自恼火。回头去看桑老大，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好像完全放弃了希望在等死一样。我俯身对他说：“老同志，咱还不到绝路，那几个守门的都是花花架子，待会儿我数到三，我们一起冲出去，能活一个是一个，总比坐以待毙要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从这么一群亡命之徒手底下活命的概率少之又少。可看着桑老爷子一脸末路枭雄的颓败之相，我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能在死前给老人一点儿安慰总比什么都有的强。不想他听了我的话，只是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小子，你太嫩了。”

话音刚落，貂皮佬那边已经动起手来，几乎是眨眼之间，只见寒光一闪，竹竿子脖子上被人抹出一道血泉。他踉跄了几下，撞在古董架上，碎了一地的瓷器。貂皮佬大叫一声好身法，亮出了夹在掌心里的匕首，又是一个箭步开弓，朝着竹竿子的脑袋劈了下去。那小子也算是条硬汉，他单手夺刀硬挡了一下，提脚踹向貂皮佬腹部，乘着貂皮佬闪避的空隙，他甩起身后的木架子，将窗户砸出一个洞来，飞身逃了出去。

“追！找不到活人就是尸体也要给我拖出来！”貂皮佬一挥手，守在门口的七八条汉子立刻跟着他追了出去。

由生到死全是转瞬间的事，直到人去楼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从鬼门关里绕了一圈。桑老爷子半倚在墙上，把我招了过去，他冷笑道：“司马小贼，终归是棋输一着。做买卖讲究一个‘先来后到’。杨白菜既然已经与我点头，又怎么会做他的帮凶。咳咳咳，我们跑江湖的最恨的就是吃里扒外的反骨……咳咳咳……”

我没想到貂皮佬虽然势利，却也有一套做人原则。更没想到桑老爷

子居然早就料到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我这些年做摸金校尉总觉得已经见惯了江湖险恶人间冷暖。现在看来，我的人生道路才是刚刚开了一个小头。

我把桑老爷子扶了起来，对他说：“您现在别忙着思考打击报复的问题，咱们先去医院。”

他摇头道：“来不及了，内伤。老夫命不久矣。想不到人到垂暮，最后守在我身边的却是只有一面之缘的毛头小子。”

我说：“您快别感喟人生了。您现在必须相信广大的医疗工作者，您这点儿伤，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来，您快趴我背上，我背你走。”

老头死活不肯，说：“胡八一，你这个小混蛋。要不是老夫身边无人，怎么也轮不到你……也罢，只当是天意，你听着，从今天起，你就是‘一源斋’二十四家行铺的总掌柜，百十号弟兄以后都指着你混饭吃，咳咳。我手上这枚祖母绿的戒指，能打开后堂里的仓库，里面的资料你随便看。我们总店原本是在美国唐人街上，我老觉得在洋人的地盘上不自在，想不到刚回来没几天……哎，这也是命。我死后，尸体先不要入土，你去总店找我的一个老伙计薛一棍，他会交代你一样东西，等那东西到手再与我一同下葬。”

我本来想告诉他，现在国家明令禁止遗风余俗，你就是带着传国玉玺也只能火葬。可一看他这副模样，只好点头应诺，接下这桩天大的麻烦。

桑老爷子又抓住我，急切地说道：“还，还有一个人，千万小心……他，他还没死，他……”“他”了半天，老爷子一口气没接上来，直接见毛主席去了。

第十章 美国之行

我把如何接手“一源斋”的故事给大金牙这么一侃，他听得两只眼睛都直了，不住地说妙。其中涉及到的古玩、奇技，传说还有那些个乱七八糟势力的关系，他几乎每一个都能说上那么一两段典故出来，不过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大部分都是现编胡套的瞎话，想要在我面前显摆学问。

“如此说来，胡老哥您是打算长期留在国内发展，不出去了？”大金牙留着口水把我店里的古董瞄了个遍，然后很鸡贼地说：“不过老哥您放心，既然兄弟来了，那说什么也不能抛下你不管。往后兄弟我一门心思放在您店里，有什么需要您吩咐，甭管是刀山火海，只要掌柜的您招呼一声，我闭着眼睛往里跳，屁都不放一个。”

我让他别先急着宣誓，把眼下严峻的革命形势给他分析了一遍：“竹竿子另起炉灶，对我们是一大威胁，虽然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不过此人城府极深，轻易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能让他钻了空子。还有一件事，其实过两天我要去趟美国，手续早就办好了，一直等着你来接手店里的生意。”

大金牙一听我要把店里生意交给他顶上一段日子，两只眼睛笑成了两道缝，恨不得抱着我啃两口：“哎呦喂，我的亲哥哥哎。这得多大的交情啊，这，这，这哎呦喂，我得哭一会儿，您别拦着我，别拦着我。”说完就趴在桌上抽泣起来。我知道他这多少有点儿表演的成分在里面，不过在南京待了这么久，今天第一次遇上熟人也不愿意点破他这层破报纸。

我本来还想告诉大金牙，开始是准备把胖子叫回来顶店的，不过王凯旋同志一听说我要去美国找雪莉杨，立刻表示他也要同去，此行无论如何都要喝上我的喜酒。我说小胖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嘴里别老没个正经。胖子不听，他说大不了逼婚，正好看看美国人的婚礼是如何操办的，是不是也要闹洞房。我觉得这个话题再讨论下去就要往低俗的方面发展，就打住了话头，跟他约定一周之后在华盛顿机场碰面。

那个年月，出国的机票非常不好搞，光有钱不行，还得有上边的文件。雪莉杨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做研究员，听说我要去，很是欢迎。从美国那边给我打了一份证明，文件里面说我是民间考古学专家，这次出国是给博物馆做讲学，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因为这份文件的关系，我顺利

地拿到了短期签证，展开了美国之行的前奏。

出国之前，我去电话局往“一源斋”在美国的分店挂了电话，那边的负责人叫“薛一棍”，是桑老爷子拜把子的兄弟。一听说我要去，差点儿在电话里就哭出来，让我过去的时候千万记得把老爷子的骨灰坛子带上，让唐人街的老少爷们儿有个想念。我说桑老爷子比较顽固，死后不肯入土，现在只好拿“虎威”珠给他做了个冷藏保鲜，尸体在一源斋的库房里停着呢，不方便运出国，怕海关把我扣了，说我倒腾干尸。薛大叔一听，又开始号啕大哭，说那就带两件老爷子的随身衣服，让他们立个衣冠冢也是好的。我只得答应，临行之前又去库房给桑老爷子拜了几拜，取了一件马甲塞进了背包。

大金牙坚持要去上海机场为我送行，我说店里的生意你总得照顾吧？他说歇两天不要紧，我这一走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万一到时候在那边结婚生子做了华侨，以后做兄弟的想见上一面，还要拿国家的条子办事。不如送佛送到西，陪我去趟上海得了。

我心说你不给我把店里的东西来个卷包会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两人一路海侃山聊到了上海，本来要坐当天晚上的飞机直飞香港，然后从那里转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把航班给耽搁了。我和大金牙裹着厚厚的军大衣，靠在候机厅里等消息，他抱着暖壶，笑咪咪地说：“怎么着，掌柜的？我这趟没白来吧，你看这浓雾一起，说不好要耽误多长时间。咱们哥俩随便聊一聊，也就正好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我吸取了上次南京等车的教训，再也不敢到处乱逛。一边喝热水一边等航空公司的消息。后半夜外头的雾反而越来越浓，很多旅客都纷纷要求退票。大喇叭里不停地喊着“请旅客们安静，请旅客们安静”，候机厅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激烈。

大金牙要去前台看热闹，我说我有点儿困，想先睡一觉。头刚枕着背包没五分钟，就被大金牙摇醒了。

“老胡，你快瞅瞅这个，是不是眼熟？”大金牙兴奋地挥了挥手里的东西，像害怕被人看见一样，又迅速地揣进了军棉袄里。

我说什么破玩意儿，你捂那么严实我看个屁啊！他赶紧道歉，说自己兴奋过头，太激动了。我看他前言不搭后语，估计这小子可能是捡着美元了。没想到他从怀里拖出来的是一张图纸，虽然只露了半个角，我已经认出那东西来，大金牙兜里藏的，居然是一张洛阳铲的制作图纸。

俗话说得好，没有精钢钻谁敢揽那瓷器活。趁手的器械，那就像是合作多年的老伙计一样，跟手艺人之间有说不完的默契。孙悟空舞的金

箍棒，关二爷使的偃月刀，解放军握的二八杠，盗墓贼扛的洛阳铲。吃什么饭用什么碗，一步都错不得。当初我和胖子一直想买两把正宗的洛阳铲使使，还特意跑到当地作坊去求宝，可惜人家卖铲子的不认我们这两块杂招牌，卖铲子的老蛋蛋说祖上有规矩，家里的宝贝只供给正主使，像我们这样的门外汉就是给他堆一座金山也不成。胖子当时就想掀人家摊子，说他们是资本家的看门狗。我说造洛阳铲的手艺，天下就只此一家。你要是再把他打死了，以后洛阳铲将和大熊猫一样，被划为活化石的行列，祖国的花朵们就只能去博物馆瞻仰它们了。胖子听完之后觉得十分有道理，终于放弃了对小作坊的军事打击，不过临走的时候摸了人家圈里两只老母鸡，说经济上的制裁还是要的。

眼前这张图纸，可以说是巨细无遗，不仅精确地标注了洛阳铲各个部分的零件配置，连制作时使用的金属比例，火候控制，对水质的要求都有详细的记录。有了这份图纸，我们完全可以开一间洛阳铲专卖店，把民族产业的牌子打到联合国去。

我问他：“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金牙乐得合不拢嘴，偷偷地指着前台的人潮说：“捡的。嘿嘿嘿嘿，你猜怎么着，捡的。”

平白无故捡到洛阳铲的制作图纸，这可比大白天捡美元的概率还低，我说你可别骗我，从实招来。大金牙拉着我坐到角落里：“掌柜的您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我估计那几个人现在正满世界找图纸呢。刚我不是去前边看热闹吗？有几个黑衣黑裤的年轻人一个劲儿往前台挤，带头的说他们必须赶这趟飞机，晚了要耽误大事。人家服务员回答得可有水平极了，那小娘儿们说：‘再急的事，也急不过人命啊！天上这么大的雾，你不要命，我们机组人员总不能也不要吧？’嘿，你听这话说得多绝。有一个气不过的，要动手打人，被保安架住了，两拨人推推搡搡的，就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摔倒了。这张图纸就是从她的公文包里掉出来的。好在我眼尖，一眼认出来是个好东西，没等她觉察，我就把图纸捡起来了。你看看，上面都是手稿，天下独一份啊！”

洛阳铲的制作工艺一直是独门秘籍，老蛋蛋说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子承父业，口口相传，传男不传女。可眼前就有一张记录详细的制作图表，难道说老蛋蛋晚节不保，把老祖宗给卖了？

“依我看那几个黑衣人都不是善茬儿。随身携带这样的图纸，还要出国。保不准是要出去干大票生意的。掌柜的，咱们是不是把东西送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入一份股？”

我说：“你这是白日做梦，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图纸到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灭了……”正说着，几个黑衣黑裤的中年男人气势汹汹

地走了上来，把我和大金牙围在了中间。

“呦，不知各位有何贵干啊？”大金牙将图纸塞给我，自己两手一拱对着为首的中年男子说，“这位爷好面相啊，你看啊……”对方看都没看他一眼，粗声粗气地对我说：“丢了样东西，不知道兄弟有没有看见？”

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在试探我，估计真是误打误撞才找上我们，就对他说：“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直打盹儿，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我打了个哈欠，关照大金牙飞机来了再叫我，军大衣一裹又转身躺回长椅上睡起觉来。没几分钟脚步声就走远了，我继续闭着眼睛装睡，大金牙靠在我边儿上小声地说：“胡爷，您绝了。那几个孙子一句屁话没多说扭头就走了。”我半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发现他们正逮着一人堵在了墙角盘问，就对大金牙说：“东西毕竟不是我们的，揣在怀里烫手，一会儿找个机会丢掉，咱们只当不知道这回事。”大金牙说：“不是，这么好的东西丢了多可惜，外边多的是人想收，掌柜的您要是觉得麻烦，这事交给我得了。”

我说一来我已经答应雪莉杨不再干摸金校尉的勾当，洛阳铲要来也没用；二来你要是把图纸卖了，难保日后人家不会找上门。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丢了它，一了百了。大金牙听我这么一分析，虽然心疼这到手的肥肉，可也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我乘着去厕所的机会把图纸丢进了垃圾箱，回来正赶上登机检票。大金牙抹着眼泪星子与我依依惜别，关照我到了那边一定要给他挂个电话。

少年时候，我一直梦想当一名光荣的航天兵，没想到第一次坐的却是民航，这个心理落差确实有点儿大，不过蓝天白云祖国大好河山尽收眼底，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很快的我就忘记了心头那点儿小苦恼。这时，忽然有一个粗声粗气的人在我身后叫了一声，让服务员送茶。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在候机大厅遇到的那几个黑衣人。他们一行六人，站了三排座位，那个丢图纸的小丫头片子此刻虎着一张脸，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心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让他们认出来免不了又要废一番口舌，索性拿报纸盖了头呼呼大睡。

憋了一夜，次日下午总算是顺利到达了美国。我一下飞机，只见候机室里人声鼎沸，到处穿梭着肤色各异国际友人。我心说这下到了人家的地盘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外。我翻出随身携带的《中国人境外旅行须知》想找个电话号码问路，却看见大厅里边赫然竖着一块巨大的横幅，上面印着几个金光闪闪的中文大字——热烈欢迎胡八一同志来美视察工作。横幅底下站着十来号人正仰着脖子四处张望，还有两个穿花裙子的小朋友抱着鲜花在那儿翘首期望，路过的旅客没有一个不停下来

看两眼的。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才好。正琢磨着谁会干出这么无聊的事儿，一个声音高喊道：“就是他，胡八一，他来了！”我一听这声音怎么如此耳熟，只见一个穿着皮夹克的大胖子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向我簇拥过来。我说嘛，天底下除了胖爷还有谁敢这样拿我当消遣。一巴掌拍他背上：“死胖子，你小子怎么先到了？”

胖子哈哈一笑，反过来也给了我肩膀上一拳：“老胡，你这趟速度太慢了。我都蹲这儿等好几天了。”

原来胖子那天挂了电话之后，就开始张罗美国之行的事儿。他一到美国，先去了趟唐人街找“一源斋”的店面，差点被店里伙计当成是我。解释清楚之后，薛大叔又担心我找不到地方，跟胖子一合计，索性在飞机场拉了一条横幅专门等我。来接机的除了胖子还有“一源斋”的伙计，都是生在美国的华人后裔。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看上去斯斯文文。他介绍自己说是桑老爷子的律师，全程负责我在美国的交接工作。我本来准备先去博物馆找雪莉杨给她一个惊喜，可这位律师大哥说，桑老爷子的遗嘱还在他手里，要先去唐人街签几份协议才能生效，我不好意思让店里的老小等着，只好跟着他们先去唐人街走了一趟。

一路上我和胖子大侃特侃，两人激动得像回到了当年一同当兵插队的青春岁月。初到唐人街，没有一点儿不适应，到处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秦律师介绍说唐人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用汗水和血泪建立起来的。不仅在美国，全球各大城市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唐人街。我被他的演讲搞得热血沸腾，看着周围比邻的商铺民居，心里涌起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民族自豪感。

“一源斋”就在唐人街深处的一条小巷里，颇有点儿大隐隐于市的大家风范。一进大门，我就看出来这里面另有乾坤，不愧是桑老爷子一手创建的天下第一号古玩店。店中陈列的古玩，没有一样不是精挑细选的精贵玩意儿，最难得的要数一部被烧成半部的大词典。

“哈哈哈哈哈，好小子眼力不俗，看样子桑老大这次倒没看走眼。”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家从后厅走了出来。接我的伙计一见他，纷纷叫了声“薛二爷”，我知道眼前这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家就是桑老爷子的拜把兄弟，“一源斋”的老军师薛一棍。我二话不说，翻出临行前从桑老爷子身上取下来的马甲给他递了过去，薛大叔一看马甲，激动地热泪盈眶，双手接过马甲，叫了一声“老兄弟，走好”。然后命伙计把马甲装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佛龕里面供奉起来，店中老小，纷纷焚香叩拜。我和胖子不便打扰人家，跟着律师大哥进了桑老爷子生前的书房。

秦律师从保险箱里取出几份文件给我说：“胡八一先生，这是桑老留

下的遗嘱，基本内容我们已经核实过了。但是最后一条情况比较特殊，希望你能慎重地决定。”

我拿过来看了一眼，啼笑皆非。转过头对胖子说：“快来看看，里面还提到你了，这老头简直是未卜先知。”

胖子很好奇，拿起来看了一眼，随后大怒道：“我肉，这种不平等条约，死都不能签。老胡我可告诉你，咱[奇·书·网]们二十多年的革命情谊，你可不能为了那么点儿破古董就忘本。”

桑老爷子的遗嘱里，最后一条明确规定：但凡继承我桑玉吉衣钵之人，必须与所有“王”姓亲朋断绝往来。擅自违反者，剥夺其继承权终身。

秦律师也很尴尬，他说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当年立遗嘱的时候他也质疑过，不过桑老先生十分固执，坚决不肯做半点让步。我说：“这是他的自由，我们应该尊重。”

“那胡先生的意思是？”

“谁爱签谁签，这事儿从今天起跟我没关系。”

其实来美国之前，我一直在为如何从“一源斋”脱身苦恼。现在有这么一纸天赐良机，我当然得牢牢把握住。虽然不知道桑老爷子又在搞什么花样，不过只要我抓住这条霸王条款，他们也不敢逼着我签字，毕竟决定权在我手上，要朋友还是要江山你们这些个外人管不着。

胖子朝我竖起大拇指：“老胡，好样的。你顶住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和胖子起身要走，秦律师跟在我屁股后面追了一路。走到大厅的时候把薛大叔惊动了，他听说桑老大立了这么一条遗嘱，苦笑道：“这么些年了，他还是吞不下心里的那口气。胡老弟，这事怨不得你。不过他也是苦衷的，你不妨坐下来，听我从头讲起，等听明白其中的原因，再做打算。”

我一看又要听故事，赶紧解释道：“不瞒您说，我这趟来美国主要是娶媳妇来的，算命先生说了，我要是再不走，耽误了吉时，将来要打一辈子光棍。您的故事您留着，要是有缘我回头带着媳妇来听。”

说完我和胖子头也不回冲出了大门。胖子一边跑一边问我怕个什么劲，我说这帮老头子太能讲故事了，上次一讲就是一宿，今天再叫他从头讲起，那得要听到何年何月？

胖子说：“那咱们现在怎么办，你那儿有雪莉杨的地址吗？”我说只

知道是国家博物馆，具体的位置倒是记不太清了。他说那好办，估计他们这儿的国家博物馆就相当于我们北京故宫，都是名胜古迹。一打听一个准儿。

我翻出一本英语小册子，现学了两句问路的英文。跟胖子两人跌跌撞撞一路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史密森尼博物馆，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美国国家博物馆。当时是下午六点多钟，天色已经渐渐西沉。眼前的建筑高大雄伟，充满了现代气息，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出一股浓郁的人文气息。我站在大广场上感叹了好一会儿，对胖子说改天要弄一台相机来拍几张照片，带回国做纪念。胖子指着博物馆大门边上的售票处说：“万里长征只差最后一步。老胡，快买票。”

第十一章 博物馆惊魂

我掏出来时兑换的美元，走到售票处，小洋妞“吧嗒”一声把窗户锁了，挂了一张小牌子出来。我翻出小册子找了半天，对胖子说：“人家售票员下班了要赶回去给孩子喂奶。恐怕不能招待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了。”

胖子一听这趟白跑了，一个劲儿地抱怨都是我英文水平不过关，才会导致现在的窘境。我说你一个连汉语拼音都读不全的人，少在那里装学问。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雪莉杨找出来，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就要露宿街头，把老祖宗的脸丢在外国了。胖子说要不然找传达室的保安打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举着小册子找到一个在广场上巡逻的保安询问雪莉杨的情况。

老外中文水平有限，我的英文口语更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交流了半天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急得恨不得拔枪崩了自己，我赶紧安慰他，OK，OK，I'MOK。胖子说美国大兵的心理素质也忒差了点儿，难怪当年干不过咱们人民解放军。我说此言差矣，这位兄弟只是一名保安，最多属于民兵的行列，并不是政府的正规军，咱们不应该对人家有过多的要求，能听懂“你好”已经很不错了，就跟我们那边的红领巾现在都会说“HELLO”是一个道理。

天色渐晚，广场上已经亮起了探照灯，老在博物馆外边转悠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对胖子说：“总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谁知道雪莉杨会从哪个门出来，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是。”

胖子说：“我也是这么个意思，要不咱们还是按老规矩，翻进去得了。”

我观望了一下四周的地形说：“不行，博物馆的墙太高，形状也不规则。得另辟溪径。上面行不通，我们可以从地下走。”胖子大喜，说：“老胡，不愧是一个战壕里的伙伴，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瞒你说，这趟出来，我带了一样东西。”说完他拉开背包拉链，露出一截铲头。我一把捂住背包问：“你大老远跑美国带这玩意儿干吗，不是答应过以后不做倒斗营生了吗？王凯旋同志，我现在开始怀疑你去日本到底做的什么买卖，坦白从严，速速招来。”

胖子说：“日本那么大点儿破地方就算有什么值钱的古董，那也是唐朝时候咱们老祖宗给的慰问金，我稀罕它们干吗。工兵铲是给你和雪莉杨结婚时候准备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你想啊，雪莉杨祖上

是搬山道人，老胡你干的是摸金校尉，两人又是因为倒斗才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等你大喜的时候，可不得有一把工兵铲做证婚人吗？做兄弟的，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

这种缺德主意也只有胖子想得出来，不但敢想居然还敢付诸实践，把东西带出来了。我苦笑不得，只好夸他未雨绸缪有一代名相孔明遗风。我们两人绕着博物馆外围转了几圈，发现广场旁边有一个喷泉公园，公园尽头拉着铁丝网，与博物馆内的大花圃只有一墙之隔。

我们两人合计了一下，觉得花圃与公园林区应该是通的。于是两人又买了一个帐篷，假装是在公园野营的游客。我们选了一处枝叶茂密的树林扎营，计算了一下从树林到博物馆中心花园的距离，估计最多半个钟头的活计，两个人交替打洞散土，又有帐篷做掩蔽，实在比闲在博物馆门口傻等要强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后来雪莉杨告诉我，美国的下水通道早在“二战”时就已经修建完善，我们打土洞进去的方法，实际上是多此一举。不过那都是后话，当时我和胖子从树林里打出一条直通博物馆花园的地下道，两人十分激动，觉得回国之后可以把这一宝贵经验传授给有关部门，作为窃取美军情报的成功案例回报上去，到时候说不定还会高薪聘请我们当国防部参谋。

胖子头上顶着草窝，拍拍土问：“老——胡——，我们是不是已经进来了？”

我看看四周，发现先前跟我们说话的保安正站在铁丝网外抽烟，于是很肯定地对胖子说：“咱们已经成功渗透到敌人内部了，下一步工作就是找到负责接头的雪莉杨同志。”

胖子点点头：“那老杨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说她电话里说是在研究所里工作，我看不会在展区里，可能在博物馆后边那几栋建筑里。胖子说那还等什么，咱们赶快行动起来，找到杨参谋之后可以吃上美国大餐。

进来之后才发现博物馆大得出奇，我和胖子一路好找，始终没有发现雪莉杨说的研究室在什么位置。胖子急了：“咱们老这样在敌区外围转悠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先潜进去再说。”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惦记上人家博物馆里收的东西了？这可不是斗里，你要敢随便动一下，国际纠纷在所难免。中美关系将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胖子说你少在那里瞎扯，怎么每次犯错误的都是我。我们选了一个看上去最大最气派的建筑

物，想先混进去再说。我试着推了推玻璃门，居然是开着的。胖子说：“美国人太轻敌了，如此重要的地方居然不落锁。”我说并不是每个游客都像我们会使用如此特殊的方法潜进来，他们的麻痹大意是可以理解的，构不成严重渎职。

因为是闭馆的时间段，展区里没有亮灯，只有月色透过天顶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整个博物馆看起来阴森恐怖，特别是那些古老的盔甲和人俑，比在墓里的时候还要可怕。胖子在展区转晕了头，问我研究所到底在哪儿，我趴在墙上，看了半天游客指南，最后很有把握地说：“你看，这个地方写着‘NO’就是‘不’的意思，我估计那里就是工作区域，所以一般游客不给进。”胖子点点头，说我分析得十分有道理。两人顺着指南上标注的路线一路往里走，不多会儿就绕到了那个写着“NO”的房间门口。胖子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高兴地说：“就是这儿，里面有人声。想不到美国人也三班制。”

为了表示礼貌，我们进去之前还敲了门。没想到进去之后，里面却是一间漆黑无比的大仓库，竖着一排排的陈列架，上面摆满了古董，并未看到活人。我问胖子：“你刚才听见有人说话了？”

胖子点头：“伟大的母语。听得倍儿清，一个男人的声音，有点粗。说的好像是找到了之类的。”

我看了一下这间仓库里陈列的东西，发现仅是一些没有分类归档的古董文物，就猜想可能是工作人员在给它们标号。胖子抱起一只瓷瓶，激动地说：“老胡，这是唐朝唐三彩。”我说这就是秦始皇的内裤你也没权利拿，快给人家放下，回头逮起来你有理说不清。胖子抱怨了几句，又去其他陈列架上看文物。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就招呼胖子说可能找错地方了，这只是一间普通的储藏室。

正准备原路返回，胖子忽然激动地说：“快看，那里有人。”我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果然有一个穿着蓝色保安服的人低头坐在角落里，胖子走上前得意地道：“呵呵，上班时候偷懒，还不是叫你胖爷爷逮住了，不过你不用怕，只要你告诉我们研究室怎么走，我们就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年轻人，刚开始工作，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说着往那个人肩膀上拍了一下。月光中，只见那人的身体晃了几晃，接着“咕咚”一声脑袋掉了下来。

我和胖子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人头吓了一跳，胖子无辜地看着我说：“真不关我的事，我……我拍一下没那么重。”我说屁话，你下多重的手也不能把人脑袋凭空拍断了。蹲下一看，那是一个金发的美国男人，脑袋被人用利器齐刷刷地切了下来，一刀毙命连喊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快退，此地不宜久留。”我正说着，眼前忽然闪过一道要命的寒光，不知道什么东西贴着我的脖子笔直地飞了过来，我整个人往后一仰，勉强避开了攻击，没想到那东西竟然会转弯，也跟着我往后扫了过来。我腰力有限，眼看着那东西到了鼻子跟前，居然是一根又细又长的银线，胖子站在我后面，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我的神情也知道大事不妙，急忙上前拉住我往后一拖，把我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还没来得及喘气，几个黑色的人影如同离弦的快箭从陈列架后面蹿了出来。我一把推开胖子：“快砸东西！”胖子开始没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后来看我举起那个唐三彩做势往地上砸，他也跟着把手边的东西使劲一举：“老胡，你可千万想清楚了，这些东西咱们干几辈子都赔不起。”

那几个黑影见我们要砸东西，纷纷停住了脚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响起一声口哨，他们几个夺门而出，只留下我和胖子在黑暗里流了满头大汗。

“他们是佛爷，”我放下手中的文物，“怕我们砸出大动静把保安招来。”

“我禽，人命都闹出来了，还怕保安。”胖子擦了一下脑门上的冷汗，“咱们快撤，他妈的。这要是被人逮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跑，刚到转角处，一个人影就冲着我扑了过来，我握拳挡住了他的攻势，反手一钩将来者按在了地上；胖子也遭到伏击，不过他此刻大发神威，已经将那个偷袭他的黑影坐在了屁股底下。我刚想看清楚袭击我们的人是谁，一个冰冷的东西贴住了我的脑袋，有人用熟悉的中文对我说：“举起手来。”

冷不丁地被人拿枪指着脑袋，出于部队里当兵的本能，我并没有放弃抵抗，一个侧闪晃开了顶在太阳穴上的枪口，与此同时单手扣住了对方握枪的手。那人没想到我会负隅顽抗还擒住了他的武器，另一只手立刻化为掌刀劈了下来，我见他动作虽快，可惜力道不足，立刻扭住了他握枪的手腕直往下拗，那家伙一掌未至，已经“啊”地大叫了一声。我本想乘胜追击，哪料到对方十分狡猾，乘着大叫之际，一个曲膝撞在我的小肚上，那一下撞得我冷汗直下，差点儿让对方逃脱。此时博物馆里警铃大作，灯如白昼，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偷袭我的人是谁，只听胖子哭天喊地号了一嗓子：“我的亲人解放军啊，都是自己人，误会！”

再一看，一直与我交手的不是别人，正是穿着一身白大褂的雪莉杨。她原本一脸怒气，看清来者是我之后，先是一笑，随即又是劈头盖脸的一掌，打得我莫名其妙却又不敢还手。

这时，外面响起了“踏踏踏踏”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美国保安来了。雪莉杨指着被胖子坐晕的另一个白大褂说：“他是我的导师，一会儿你们什么都别说，我来回答问题。”胖子一听又是误伤，急忙站了起来。

这次的保安配备比较齐全，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衣，一进来就高喊了一嗓子我们听不懂的鸟语。其中一个黑头盔快步走到我们面前，对着我叽里呱啦一通乱吼，见我没反应，用蹩脚的中文问：“听得懂？”这时雪莉杨说道：“这两位是我们博物馆邀请的中国古文化专家，刚才就是他们替博物馆赶走了小偷，保护了欧文教授。”说完又用英文翻译了一遍，对方看了一眼她的胸牌，冲后面拿枪的保安队挥了挥手，取下头盔说：“你好雪莉小姐，中文听得懂，SOME。”

我和胖子都知道，雪莉杨之所以说中文，是为了给我们俩提个醒，别一会儿串口供的时候说漏了嘴。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外国保安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笑，我对他说这是一种中国人的礼节，见了陌生人都要这么笑，笑得越大声说明你越友好，他听完之后也跟着我们笑了起来。

那位欧文教授醒过来之后一个劲儿地穷念叨，说自己会中国功夫，并且与一个小偷交过手。不过他的眼镜在搏斗中打碎了，没有看清对方的样貌，但是体型肥硕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他听说我和胖子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之后，十分激动地与我们握手，用熟练的中文说道：“感谢你们，大侠。雪莉经常向我提起你们，她说你们是中国的罗宾汉。今天能见到你们，真是名不虚传。”

趁着警察和欧文教授去检查博物馆损失的时候，雪莉杨带着我们去了她工作的地方，原来研究室并不在这栋建筑里，而是在中心花园旁边的一座小楼里边。胖子埋怨我多走了冤枉路不说，还差点为此送命。雪莉杨一路上没有说话，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情绪，可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没底。

“说吧，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怎么会和小偷撞到一起。”雪莉杨坐在老板椅上，我和胖子坐在硬板凳上。我知道这个时候得顺着她的脾气来，否则依她的性格难保不会大义灭亲把我们送进警察局去。两人不敢有半点隐瞒，把如何挖进博物馆如何与那几个佛爷遭遇的事通通交代了一遍。她先是埋怨我们没有早点通知她来美国的事，然后又责怪我们不该擅自闯入博物馆，最后又批评我胆大妄为，居然去追那些亡命之徒。我本来想解释一下，告诉她我们只是想逃跑而已，不过她担心我们总比小瞧我们好，也就不愿在此事上多废口舌了。

雪莉杨说：“今天下午有一批新到的文物被送进了仓库，我和教授急

着给它们分类，所以才会这么晚赶过来。那间被你们当成研究室的仓库里存放的是还没有做研究和标记的文物。听你们这么一描述，我觉得那些人早有预谋，目标十分明确。”

我说：“杨参谋长深谋远虑，所言甚是。我看这些人不但早有预谋，在博物馆里可能还藏有内应，否则怎么能如此熟悉藏品位置和内部路线。”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雪莉杨接完电话，对我们说：“被窃的是下午刚到的那一组文物，欧文教授已经核对过入库目录。警察要带我们回去录口供。你们机灵点儿，别耍小孩子脾气。”

到了警局要分开录口供，可他们一时找不到会中文的翻译，就让雪莉杨陪同一起录，刚坐下没几分钟，之前的黑头盔走了进来，他拿出一份文件给雪莉杨看。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雪莉杨的脸一下沉了下去，对我和胖子说：“他说博物馆没有你们的出入记录，有些情况警方想进一步了解。可能要请你们的律师先来一趟，如果没有，政府会给你们指派。”

我一听知道这事可能兜不住，要出大纰漏。正想着上哪儿弄个律师出来，胖子从怀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黑头盔，黑头盔看了一眼名片，说：“OK。”然后退了出去。我问胖子那是什么东西，他得意地说：“你家老秦的电话。”

我问他哪个老秦，胖子说：“‘一源斋’那个戴眼镜的呀，桑老头的律师。”

雪莉杨听到“一源斋”三个字之后，表情明显变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黑着一张脸反问我：“老胡，你什么时候和走私文物的非法组织勾结上的？”

她没头没尾地这么一问，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解释说：“‘一源斋’只是一家古董店，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雪莉杨摇摇头：“你刚到美国所以不知道，一源斋是当地最大的文物走私集团，他们手上握有境内百分之六十的古董黑市生意，我们博物馆有部分藏品还是从他们手里收购的。”

我一听坏了，原来桑老爷子是做不法生意起家的。这老头临死还想拉我下水，好在我当时没签那份合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雪莉杨继续打听我和“一源斋”的关系，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只好把如何认识桑老爷子如何来到美国的事给她大致地讲了一遍。讲完

之后，我再三表示已经和不法分子划清界限，雪莉杨半信半疑正要说什么，一伙人从门外闯了进来，带头的那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一看见我就说：“掌柜的，让您受苦了。兄弟们救你来了。”一时间我百口莫辩，只恨不能当场掐死这个姓秦的小王八蛋。

秦四眼带着店里的伙计冲进警察局，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胖子也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跳。这事要是搁前清，那可是劫天牢抄满门的死罪。

我说：“小秦同志，看你平时挺像读书人，怎么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事情，不是明摆着要拖我下水吗？”

秦四眼内疚地笑了笑：“这些都是薛二爷交代的。具体情况咱们回去再解释。想必这位就是掌柜夫人，幸会幸会，在下姓秦，你可以叫我威廉。”

雪莉杨没答理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既然有人帮你处理这边的问题，我就先回博物馆去了。老胡，有些事情，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我看事情已经超出控制范围，眼前的情况恐怕越解释越乱，于是对她说：“你放心，我处理完就去找你，这次保证不出状况。”她刚一出门，黑头盔臭着一张脸走了进来，秦四眼迎上去跟他对质。不一会儿工夫，黑头盔摔下手里的文件夺门而出，摔得玻璃门咣咣直响。

“掌柜的，走吧。”秦四眼收起桌上的文件，对我们说，“他手上没证据，光凭几张出入记录说明不了问题，扣不住我们。”

胖子说还是你们读书人牛，两句话就把老外收拾了。秦四眼直说不敢当。外面的伙计们见我们出来，纷纷散开，让出一条道来。上车之后，我问秦四眼：“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大的一份人情，我可还不起。”

他一边开车一边笑道：“胡爷好眼力，不瞒您说，‘一源斋’里的确出了点儿小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您能解决。”

第十二章 天王老子

秦四眼这大帽子一扣，我说什么都是白搭。胖子表示桥归桥路归路，能帮的我们义不容辞，只当还你们的人情债，可要是签合同按手印把兄弟卖给你们当掌柜的，那我可第一个不答应。秦四眼不断地向我们保证不是关于遗嘱的问题，可又不肯透露半点风声。我们被他吊了一路胃口，终于回到了唐人街上的“一源斋”。

还没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店门口有几个伙计正在洒水，大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熏得焦黑，进门之后发现里边更惨，东西碎了一地，不少人都挂了彩，薛二爷在天井里边组织了一个医疗小分队，正在给受伤的人处理包扎伤口。我一看这是给人砸了场子，迎上去问：“薛二爷，您没碰着吧？”

老头脑门上绑着一根五彩绳，见我来了，一把抱住我大声哭喊道：“少东家，这次你可走不得了。你爹他老人家在天上全看着呢！”我心说这次唱的又是哪一出？我爹他老人家天天在家唱沙家浜，好得很，怎么被你一哭就上天上去了。薛大叔在我耳边低语：“里面有人，一切看我眼色。”说完继续号啕大哭。

“薛老二，你就别演了。这小子横竖怎么看都不像老鬼的种。来人啊，招牌卸了。”

一个穿着青衣马甲的老人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从内堂走了出来，两眼精光四射，整个人不怒而威，后边跟着四个精壮的汉子。有几个伙计见他出来，都不住地打起战来。

薛大叔朝我挤了一个眼色，回过头去对他说：“王老板，我们少东家已经回来了。您要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聊。”我被薛大叔一把推上前，差点儿撞在那位王老板的胸口上。马甲老头吐了一口烟，挑眉道：“你，真是老鬼的徒弟？”

我最讨厌别人这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挺起腰板，拿眼角瞥了他一眼，学着桑老爷子的语气反问道：“放肆，‘一源斋’是你们这些人撒野的地方吗？你当自己是什么人！”

那老头哼了一声，沉声道：“怎么，老鬼没告诉过你，遇到天王老子要跪地叫一声‘师伯’吗？”

我心想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老怪物，居然一上来就敢摘“一源斋”的招牌。按雪莉杨的说法，“一源斋”怎么着也算是地方一霸，为何会被一

个小老头子逼到这步田地，难道桑老头死前欠了人家一屁股债，这位是来讨债的阎王？正想着，薛大叔已经走到我身边，对那个趾高气扬的天王老子说：“王老板，我们新掌柜刚从内地赶过来，上一代的事他还不太清楚。咱们不妨进去慢慢谈。”

“哼，我看他是老糊涂了，临死还认个徒弟回来跟我作对。”

“王老板，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来来来，里边请，咱们边喝茶边聊。我们少东家这次特意从大陆带了上好的普洱回来。”他一边说一边把我推了下去，秦四眼立刻拉着我往后院走：“哎呀，掌柜的，你说你把茶放哪里了，我也找不到，你快跟我看看去。薛二爷您招呼着，我们一会儿就来。”

秦四眼把我和胖子带到后院里的小屋子里，关上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二爷关照得对，幸好没跟你串词，要不然早穿帮了。”

胖子早就憋坏了，见四下没人立刻问道：“我禽，这什么情况。老胡怎么成死鬼的徒弟了，那老王八谁啊？拽得二五八万似的，要不是你硬拦着，老子早就上去抽死丫的了。妈的，胖爷打娘胎里出来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秦四眼给胖子倒了一杯水：“胖爷您息怒，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说着坐到我跟前，严肃地说：“天王老子——王浦元。华人商会的会长，也就是江湖上说的大龙头，胡爷，这其中的意思您应该明白了吧？”

我说我明白，不就是个老土匪吗？我们躲这儿干吗，按胖子说的出去抽死他才是硬道理。秦四眼摇摇头：“一般的黑社会也就算了。可这位王老板是桑老先生的师兄，两位老人家还有一笔五十年前的账要算，请胡爷您务必担待着点。”

原来桑老头和王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同年同月同日同一时刻拜入师门，本来应该是相互扶持的师兄弟。可常言道，一山容不得二虎，两人打初一见面的时候就对不到一块儿去，斗了一辈子的气，就为争一声“大师兄”的称呼。后来王老头被家里招回了美国接受家族生意，桑老头继续在国内作威作福，还曾经当过孙魁元的参谋长。我一听就明白了，孙魁元何许人也，那就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盗掘慈禧墓的主凶。难怪桑老爷子后来要避走他乡躲到美国来，难保不是为了逃脱当局的通缉。秦四眼继续说道：“桑老先生初到美国的时候，全靠王老板不计前嫌在暗中提携才能顺利扎根立足。可以说‘源斋’能有今天的风光，其中少不得王老先生的辛苦。”

我说那不是挺好的，两老头化干戈为玉帛，没事出来斗鸟喝茶，叙一叙兄弟情义。怎么现在桑老头刚死，他就要砸店，别不是思念故友，脑子烧糊涂了吧？

秦四眼摇摇头：“要怪就怪两老头都是倔脾气。到最后还是非要争那一声‘大师兄’不可。你是不知道，当年唐人街上被他们折腾的，直到特区高层出面才把局势暂时压了下来。桑老先生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生出了归国的心思。这些年来他看着对手儿孙满堂，自己孤家寡人很是落寞。我想他这次回国除了散心，多半也是寻找一个能托付家业的可靠之人。要不然，怎么会在最后关头把‘一源斋’交到你手上呢。”

我一看这是要我独挑大梁，急忙说：“这些都是你们‘一源斋’的家务事。我一个外人跟着瞎掺和不合适。要不这样，我出去帮你们揍他一顿，咱们两清得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当年两个老人曾经用‘一源斋’做赌注，具体的内容我不是很清楚，但却关系到我们店里百十号人的生计。如果牌子倒了，不但这里的员工要被遣散，其他分店恐怕也要受到波及。现在桑老爷子过世，如果你又不肯接手。恐怕店子是要撑不下去了。”

我知道桑老头是个桑霸天，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天王老子。人情要还，可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命去赌，我顿时被搞得一个头两个大，不知该如何推托。倒是胖子的鬼主意多：“老胡，要不然你先去打听一下，到底赌的是什么，能保住店面当然是最好；万一保不住，至少努力过，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说：“你这种行为是对大家不负责，我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底。”秦四眼连连说是，我说你激动什么，我还没答应呢，你再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这时，院子里忽然响起了打斗声，我们开门一看，只见几个店里的伙计被人摔在地上，伤得不轻。一个叼着雪茄烟的年轻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身后跟了一溜的打手跟班。他扫了我们一眼，用一股王八家特有的痞子气问道：“我爷爷人呢？”

秦四眼眉头一皱，拉开领带走上前去：“王大少，这里是‘一源斋’的地方，请回。”

小王八蛋跟他爷爷一个德行，不爱拿正脸看人，吐了一口烟，指着秦四眼说：“来人，收拾。”

我和胖子一看这是要动手，憋了半天的火气终于有地方可以发泄，两人大吼一声，没等那帮孙子明白怎么回事，抄起摆在天井里的笤帚长

凳一路砸了过去。要说这帮保镖，平日里做的都是欺善怕恶的勾当，估计已经很久没碰上像我和胖子这样不要命的打法了，一轮下来我们身上挨了不少硬伤，不过他们那边更惨，其中一个脑袋上挂了彩已经晕死过去。我本来以为秦四眼要吃亏，没想到这个读书人还挺硬气，跟小王八两个人从天井打到前厅，已经在地上滚成了一团。

常言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对付这样的败类，就得抄家伙跟他们来硬的。店里的伙计被我们的热血感染，纷纷拿起家伙跟那群看似凶悍的保镖动起手来。

“你们这是胡闹，统统给我住手！”

老王八一声狮吼，我们的耳膜都快给他震聋了。胖子捂着耳朵大骂：“他妈的这老头属驴的，嗓门也忒大了点儿。”

我张大了嘴对他说：“这是内家功夫，看样子老王八是个练家子。”

小王八正被秦四眼按在地上一顿好打，见他爷爷来了，急忙呼救。秦四眼看了王老头一眼，冷笑了一声，爬起身来，把领带系了回去。

老王八看到自己的反动部队被广大人民群众打得落花流水，脸都气青了。我和胖子在暗地里比了个大拇指，都觉得这一仗干得十分漂亮。

老王八怒极反笑，走到我面前说：“好好好，不愧是老鬼找的好徒弟。哼，老子倒要看看，你如何把霸王印找出来。”说完拎着他那龟孙子的耳朵走出了大门。

我问薛大叔霸王印是什么东西，他并不回答我们，只说果然英雄出少年，夸我很有桑老大当年的风范。秦四眼从地上捡起眼镜，笑道：“两位好本事，姓王的怕是这辈子也没有被人这样扫过面子。”

我擦了一把脸上的血说这都是小意思，当年我和胖子在山区剿匪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硬仗。跟山上的麻匪比起来，这帮少爷兵，奶还没断呢。

闹了一宿，我们连饭都没来得及吃，胖子直喊饿死了。我的肚子也跟着不争气地叫了起来。薛大叔拍拍脑袋，一个劲儿地道歉，立刻让厨房准备了一桌饭菜。

开席前，薛大叔先给桑老爷子上了一炷香，年纪大的人容易激动，才说了两句，又差点哭出来。我看着满桌的鸡鸭鱼肉，肚子里的馋虫一个劲儿地闹腾，急忙把薛大叔搀了回来。

“二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来，您老先把这只鸡腿吃了，补充点儿能量，回头再去哭的时候才有底气。”我顺势给自己也撕了

一只鸡腿啃了起来。薛大叔看着我们一个个吃得油光满面，抹了抹眼泪，接过鸡腿说：“也好。咱们先吃饭，等吃完了，我再给你们讲讲当年的故事。到时候你们自然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心说坏了，又是个废话篓子。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没事总爱找点儿机会跟人往事一下。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现在就听他说完，回头睡一觉，明天早上再去找雪莉杨把事情解释清楚。

秦四眼看出我的心事，给薛大叔斟了一杯酒：“薛二爷，我跟了桑老这么久，有些事情也是半知半解。既然王家的人今天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您不妨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准备。”

酒一下肚，薛大叔的话就多了起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胡，这一次连累你了。当年桑老大和王老板年轻气盛，为了争夺掌门的位置，曾经闹出一场腥风血雨。他们的师傅为了化解这场恩怨便将掌门信物霸王印藏了起来，本意是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同展宏图。哪曾想这一下，更是激起了两人的矛盾。好在后来王老板回了美国继承家里的产业从了商。而桑老大一直不曾放弃过寻找霸王印，这么多年来他到处收集古玩文物，就是为了找到掌门信物的线索。”

我问他难道“一源斋”的牌匾下印的不是霸王印？薛二爷苦笑说那是桑老爷子气不过，按照记忆叫人仿制的。王老板那里也有一个，不过同样是赝品，当年他们师傅明明留下了一枚戒指，一张地图，叫他们一起去找信物。可这两人斗了大半辈子怎么也不肯合作一次。年前的时候，桑老爷子说要回内地看看，还跟王老板打赌，说他这趟要是找不到霸王印，就把“一源斋”的牌匾拆了给老王家添炉子。想不到不但东西没找着，连命都搭上了。说到此处，薛二爷又把吃里扒外的竹竿子痛骂了一顿，说日后要是遇上必要将他碎尸万段。

我说既然两件信物要合二为一才能找到霸王印，那又何必当心老王八拆店，大不了咱们把戒指毁掉，他光凭一份地图始终是有心无力空费心思。薛大叔喝得半醉，迷迷糊糊地说：“毁戒指，那是不得以的事。桑老大穷其一生，不过是想赢那个姓王的一次。我这个做兄弟的，到最后也不能帮他一把，我惭愧，我惭愧啊！”说完又抱着佛龕痛哭流涕，我们三个晚辈也被他弄得鼻子发酸，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第二天，我和胖子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博物馆找雪莉杨。有了上一次问路的经验，这趟可谓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地方。上次来得太匆忙没把博物馆仔细看清楚，今天日头正高，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舒缓了许多。决定一会儿进去的时候，把里面仔细地逛一逛，毕竟这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的

博物馆，其中的收藏囊括古今贯通中西，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

进了博物馆之后，先要穿过一个巨大的纵向花坛，里面种满了应季的黄色郁金香。这就是我和胖子昨天挖进来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个盗洞被发现了没有，胖子说咱们现在要不要找个机会把它填了毁尸灭迹。我说你现在进去，只会被人当做“采花贼”。还是算了，万一回头被问起来，我们打死也不承认，就说是那几个小偷挖的。

因为白天的关系，博物馆里已经接待了不少游客，各色人种混杂其中。有不少老外端着相机一个劲儿地闪，热闹得很，一点儿也没有昨天晚上阴霾。胖子被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馋得快掉口水了，为了避免这小子犯错误，我拎着他一路绕过了展区，找到了雪莉杨所在的研究室。

这地方白天看起来更像是个医疗诊所。进去之后，前台的美国妞把我们拦了下来，我说找雪莉杨。她点点头，往里边挂了一个电话，很快笑眯眯地对我们说请进。胖子夸我外语水平进步神速，我没告诉他，其实我一共就会这几句，那妞要是再问下去保准露馅儿。

美国妞把我们带进一间装着落地窗的会客厅里，我看这地方挺宽敞，不但有牛皮沙发，角落里还摆着一棵绿油油的芭蕉树，就对胖子说：“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开会的地方都赶上老家的政府楼了。”胖子表示深有同感，掏出钢笔准备在人家墙上写一行标语，批斗一下。我们正商量着用哪一句更贴切，会客厅的玻璃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回头一看，来者并不是雪莉杨，而是那天在警察局里差点儿被秦四眼活活气死的那个警察——黑头盔。

第十三章 印加公主

黑头盔一见我俩，脸上的笑意立刻散得无影无踪。胖子见了他更是嗤之以鼻，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唱起了抗美援朝救国曲。我问美国妞，雪莉杨怎么还没出来，她说雪莉小姐和欧文教授正在作重要的研究，可能要晚一点儿才能见我们。黑头盔拿着一打厚厚的资料，坐在角落里看，好像我和胖子完全不存在一样。我估计他手里拿的是这次失窃案的报告，几次想和他打招呼，都被他用资料本给挡住了。我心说这个老外也太小气了，索性放弃了沟通的念头，跑到角落里去数起了芭蕉叶。

这一等，我几乎把整棵芭蕉上的叶子都数了个遍，雪莉杨和那位神神叨叨的欧文教授才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会议室。

“老胡，你来得太好了。我们有重要发现，你们快来看看。”雪莉杨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了过来，然后摊开一打资料给我们看。“重要的部分我已经用中文标注了，图片资料比较老旧，都是从档案馆里调出来的老照片。”

黑头盔没想到自己等了半天，最后却成了透明人，挥起大手表示抗议：“他们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更不是警方人员，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调查行动。欧文教授，我向你提出正式抗议，我要求把这两个中国人从这里赶走。”

像是为了示威，他还特意用中文又说了一遍，没等他说完，雪莉杨已经表态了：“罗伯特警官，我想你是误会了。这两位考古学专家，是我们博物馆请来的贵宾。他们对古代印加文明有着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们的加入对我们这次调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冒昧地说一句，如果要在警方和他们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更倾向于他们。”

我知道什么“专家”、“贵宾”都是雪莉杨为我们编造的身份，无非是想叫那个黑头盔知难而退，不希望他对我们的行动做过多干涉。黑头盔拿一双湛蓝的眼珠子上下打量起我来，显然不相信我们会是雪莉杨说的考古学专家。我为了应付他，端起老学究的架子呵呵轻笑了几声，随手拿起一张旧照片来，准备现编些瞎话，来唬住这个洋警察。

那是一张从老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照片四角已经破烂不堪，被人用厚牛皮纸在照片背面糊了一个底儿。照片上拍的，是一个充满异族风情的少女，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身上穿着类似羊毛编织成的大斗篷，头上插着五色羽毛，最显眼的要数腰间系的一大串绳结。因为照片的年代太过久远，她手里握的东西已经看不清楚，我凭感觉判断，可能

是一个类似于面具一样的装饰物。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张照片上的异族少女似曾相识，可又说不上来到底在哪里见过她。

黑头盔见我一直不说话，轻蔑地哼了一嗓子。我懒得理他，又拿起剩下的照片认真翻着起来，这一看不要紧，一个人名迅速地从我脑海里闪了出来：“格林夫人！”

难怪我一直觉得照片上那个手持面具的异族少女十分眼熟，原来正是在古平岗老宅看到的那副画像上的格林夫人。虽然画像上的格林夫人看上去三十来岁，年龄与照片上的少女相差甚远，可是单从脸部特质和整体轮廓来看，即使不是格林太太本人，两者也脱不了关系。最重要的是，其中一张老照片上的羽翼三眼黄金面具，与我在古平岗看到的印第安脸谱几乎一模一样，要不是因为我手中这张照片的年代更为久远，纸质发黄，我几乎要以为自己回到了那间闹鬼的老宅里。

欧文教授原本在一旁与雪莉杨窃窃私语，一听“格林”二字，他整个人几乎跳了起来，激动地拉起我的手，用流利的普通话问我：“你，你说什么？你认识她，你知道莉莉娅公主？我的上帝啊，亚洲人真是神秘莫测！”

黑头盔见欧文教授的情绪如此激动，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不过为了在这个老外面前保持我“学者”的风度，我只是拍拍欧文博士的后背，一脸淡然地对黑头盔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神秘的能力，以后你会慢慢知道的。”

胖子拿起照片好奇地说：“老胡，你怎么还有相好的是个老外？这照片可有年头了，你小子什么时候犯的政治错误，胆敢欺骗组织。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说你小子少在那里挑拨离间，我的革命信仰坚定着呢。不信你问杨参谋。雪莉杨叹一口气：“你还是老样子整天胡说八道。我们博物馆这次遭窃的就是照片上的古代印加面具，除此以外，还有一整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欧文教授从我手上接过老照片，充满回忆地介绍：“照片上的印第安少女，是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格林斯蒂文森的夫人莉莉娅，印加皇室的后裔……”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欧文教授还是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当时正值“二战”时期，他跟随导师格林先生一起进入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地的喀喀湖，寻找古代文明的遗迹。船队遇到了风暴，考古队损失惨重，正是莉莉娅公主的族人发现了他们，并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后

来考古队在岛上发现了蒂瓦纳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格林老师也与莉莉娅公主产生了纯真爱情，结成了夫妻。好景不长，岛上的部落间发生暴乱，最后格林老师夫妇带着小欧文死里逃生。回到美国之后欧文教授与格林夫妇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打听他们的消息。两个月前，一群登山队员在安第斯山脉的大型冰藏区附近发现了一对手脚相缠的人类遗骸。事后证实，那对在雪山上封印了二十余年的‘冰人夫妻’正是失踪多年的格林夫妇。而照片上的那个面具就是当年莉莉娅公主从岛上带出来的唯一的随身物品。欧文教授感慨道：“事隔五十年。没想到面具刚送进博物馆，我还没来及再看它一眼，就被人偷走了。”

我一边听欧文教授回忆往事，一边计算了一下前后的时间跨度。发现教授口中的格林夫妇失踪的时间，与他们出现在中国的时间是吻合的。按赵蛤蟆的回忆，那对老外把房子转送给赵家姨奶奶之后，就神秘地消失了。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来中国，他们的遗骸又是如何在距离南京几万公里的安第斯山脉被发现的呢？更重要的是，照片上的婴儿到哪里去了？格林夫妇离开中国的时候，难道没有带上自己的亲生骨肉？想到这里，我的心忽然揪了一下，老宅地下室里那些装在玻璃罐中的婴儿尸体，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发生的一切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是格林夫妇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解答我的疑问。倒是那些偷面具的人，他们也许掌握了一些我们尚未了解的真相也不一定。

雪莉杨接着说道：“印加文明集南美洲印第安人文明之大成，是这片土地最古老，也是最强大的三大文明之一。博物馆对印加文明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个人认为这次的失窃案是早就预谋的，从他们犯案的手法来看，不像是专业小偷，更像训练有素的特种兵。”

黑头盔把手中那叠资料摊在桌上，对雪莉杨说：“验尸报告上的结果说明，那位保安的头是被一种特殊的钢制材料切断。这种材料前所未见，可能是某种最新科技成果。从犯罪现场收集的证据来看，对方一共三个人，两男一女，亚洲人种。”

他说完这句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几个一眼，随即补充道：“难道你不觉得这两位专家出现的时间巧合过头了吗？”

黑头盔一直怀疑我和胖子与此次博物馆失窃案有关，根本不买雪莉杨的账，再次当着众人的面质疑起我们的身份来。

雪莉杨又想解释什么，被我拦住了。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你跟他讲道理，只会让他变本加厉。我摔下手里的照片，皱起眉头对黑头盔

说：“如果警方有证据，现在就拿出来。如果没有，我希望你马上离开，不要妨碍我们的研究工作。”

黑头盔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强硬，一时间被气得无话可说。雪莉杨连忙出来打圆场：“罗伯特先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团结起来追回失窃的宝物。如果警方不肯信任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那么合作很难继续开展下去的。请你理解我们，也理解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黑头盔听了之后，沉吟了一下，最后坐来说道：“我尊重博物馆方面的意见，但是也希望你们尽量配合警方的行动。为我们提供失窃物品的详细资料，以及具有犯罪动机的嫌疑人名单。”

欧文教授再三保证回去之后会将所有资料整理出来，送到警局。雪莉杨也表示，如果警方有需要配合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两个“外籍专家”在内的所有人员都会鼎力支持。黑头盔见有台阶可以下，立马站起来说：“既然这样我就先回去了，大家保持联系。欧文教授，我等着你的资料报告。”

胖子早就气得要上房揭瓦：“老胡，你拦着我干吗？这样的美帝国主义军阀头子，就应该给他当头来一棒，叫他知道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厉害。”

雪莉杨笑了一下，对我们说道：“你们都这把年纪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特别是你老胡，越来越没个正经了。”

欧文教授见我们要叙旧，就对雪莉杨说：“资料整理好之后送到我办公室。咱们明天再去警局走一趟。还有小胡，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多跟我讲讲格林夫妇的那栋老宅，我觉得他们的中国之行可能藏着巨大的秘密。”

送别了欧文教授之后，雪莉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转过头来严肃地对我俩说：“这次的失窃案绝不寻常，你们先跟我去看一样东西再说。”

凭我对雪莉杨的了解，如果不是有十二分的把握她绝不会轻易下结论。看来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线索。我们跟着她穿过博物馆的前廊，她一边带路一边给我们两人普及了一下有关印加文明的基本常识。

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与阿兹科特文明并称南美洲三大文明，整个印加帝国历经了7个世纪，十四位君主，鼎盛时期的印加帝国，疆域广阔，人口一度达到1200万。印加人甚至在平均海拔高度四千米以上的安第斯山脉上建造了闻名世界的印加道路网。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

葩，却在公元十六世纪，毁于西班牙殖民者的铁蹄之下。

关于印加帝国最著名的传说要数黄金屋和青春泉。前者有历史学家记录的相关文献为证，1531年1月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着装备着火枪大炮的骑兵队伏击了当时的印加王阿塔瓦尔帕。为了保住性命，印加王对皮萨罗说，如果释放他，他就用黄金堆满囚禁自己的房间。根据考古学家后来研究表明，那间关押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屋有3米高，6米宽，7米长。为了赎出自己的国王，印加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筹集了举国上下13265磅黄金来堆砌那间空屋。可惜后来殖民者背信弃义，杀死了阿塔瓦尔帕，这位印加王临死的时候对着太阳神印提许下了毒咒，要让所有碰触过赎金的殖民者不得好死。可惜，神明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诅咒。1533年11月侵略者的魔掌伸到了印加帝国古老的首都库斯科城，人类古老的文明遭到了最野蛮最无情的方式的摧毁，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关于青春泉的传说则更为神秘莫测。

前边说了，印加人崇拜太阳神，和所有统治阶级的逻辑一样，印加国王自然就是“太阳之子”，皇命天授。这都不打紧，最要命的是史诗中记载的第一任印加王曼科·卡帕克，这小子不但是神子，更有他老爹太阳神赐予的金杖。传说印加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太阳神准备派自己的儿子卡帕克，女儿玛玛·奥克略·瓦科去给人类扫盲。至于兄妹两个为什么不同姓呢，这是人家太阳神自己的问题，外人无权干涉。卡帕克出门前，他爹关照他：“儿啊，你带着你妹去了人间以后不要害怕，爹已经给你们打好关系网了。大家都会跟着你们干革命，到时候，你拿金杖戳地，一戳即中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龙脉所在。你在那里建都，可保子孙后代永世安康。”

神仙老子一发话，卡帕克想不服也不行。他和妹妹两人被送到了第一束阳光到达的地方——的的喀喀湖。兄妹二人从圣湖出发，一路寻找能定都安邦的地方，试了很多地方，均无功而返。最后终于在库斯科将金杖顺利地戳进了土壤之中，开始了印加帝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繁荣之旅。

胖子问雪莉杨：“哎，那么多的金子，都藏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参考？”

我说：“寻宝挖金的梦，你还是等几年再做。先听完那个什么长生不老泉的故事再说。”

雪莉杨接着说道：“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美洲大陆之前，有关青春泉的传说就已经层出不穷。最著名的要数西班牙探险家璜·庞西·德里昂的航海日记，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如何在印加人的部落中找到圣泉

的经过，根据他的描述，那道圣泉是在太阳神的金杖最后一次插入大地后出现的。能够使枯朽的树木发芽，死去的鸟兽复活，失去了青春的老人只要泡在泉中就能恢复青春。后来德国宫廷画师还根据这个传说绘制了一幅著名的《泉水女神》，现在就收藏在莱比锡博物馆。莉莉娅公主的部落就在圣泉的诞生地的喀喀湖附近，他们是一支古老的印加人后裔，她的存在就像一座活化石，对于我们研究印加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欧文教授回忆，当年逃出丛林的时候，公主拼死也要把面具从废墟里抢救出来，可见其重要性。只是不知道在印加人的概念里，羽翼三眼黄金面具到底代表着什么，能够使他们甘愿放弃生命。”

我沉浸在雪莉杨描述的古老帝国中，眼前仿佛能看见那段辉煌的过去，已经被侵略者焚烧的城池。我们中华民族又何尝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创伤。正想着，雪莉杨在一处树叶繁茂的道林边停了下来，这处道林因为贴着遭窃的仓库外围，所以被警方用警戒线隔了出来，一道黄色的塑料线横在半腰十分明显。

我问雪莉杨这里有什么古怪，她俯身钻过警戒线，将堆放在墙角的盆栽移到一边，一个地洞兀自出现在我们眼前。胖子看了一眼，蹲下身说：“哎嘿，奇了怪了，怎么除了咱哥俩，还有别人打进来。老胡，你看这洞口的形状，是不是洛阳铲？”

洞口圆润通达，笔直插入墙内。从外观上来看，的确是洛阳铲的痕迹，可一把小小的铁铲如何能打通一堵钢筋水泥墙，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器具的形状相似，但是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区别。”雪莉杨指着如火烧过的洞口说，“我祖父曾经提到过一种割石秘法，是搬山道人不传的独门秘籍，传自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李姓的内臣，据说当时粤东盛产砚材，有一种世间罕见的紫砚只生长在海边悬崖的陡壁之中。采石人用铁杵榔头开凿，每天只能在崖壁上打出半寸的距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几年的工夫才能取一块小小的原石。李某到任之后，命人以昆吴山兔兽的肝脏为引铸造开山器械，每次割石前，先用事前准备好的腊月雪冲洗石壁。开山工人无不夸赞使用了李大人的秘法之后，山石如同泥土一样松软，铁器更是锋利有如神降一般。昨天晚上，警察离开之后，我又把仓库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有一些储物柜的位置被人移动了，我觉得事有蹊跷，沿着墙角一路照过来果然被我发现了这个盗洞。当时墙面上还有水迹，摸上去冰冷入骨。所以我猜想这些小偷的来历绝不简单。”

我和胖子都没有听说过世间还有如此神奇的开山秘术，先是感慨了一番前人的智慧，而后胖子说道：“按你这个说法那不是随便什么地方的

墙，给它一桶冷水就能挖进去。那老百姓还穷忙活个屁啊，都去当小偷得了。”

雪莉杨回答他：“腊月雪好找，吃铜铁长大的兔兽却不易得。我问你，你见过不吃草木，专啃铜铁的兔子吗？”

胖子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为失去一条快速致富的道路伤心不已。我看着墙上那个盗洞忽然想起那日在飞机场遇到的黑衣人，他们手中拿的不正是洛阳铲的工艺图吗？

第十四章 风云再起

电光火石间，我想起了在上海机场遇到的那群黑衣人，他们举止神秘，随身携带了洛阳铲的制作图纸。听大金牙说，他们当时急着要赶飞机，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耽误时间。我急忙问雪莉杨：“博物馆一般怎么处理刚到的藏品？”

她不知道我此刻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但还是耐着性子给我解释起来：“一般先统一存放在临时仓库，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间，然后由专人负责整理分类计入档案，再送到对应的研究所进行分析标注，所有的研究工作结束之后，博物馆决定是当做展品展出还是收入库房里妥善保管。”

我点点头，又问她：“如果展品被放入库房，是不是外人就很难再接触到？”

“这是当然，库房的位置在地下一百多米处，设置了完善的保安系统。而且库房里的报警器与国家安全局直通。可以说，我们博物馆是全球最坚固的堡垒。”

雪莉杨正说着，忽然停了下来，盯着我说：“老胡，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把在飞机场遇到的事情跟他们两人说了一遍。雪莉杨蹙眉道：“这条线索很重要，我觉得有必要和警方沟通一下。老胡，你有什么打算？”

我和胖子天还没亮的时候偷偷从店里跑出来，估计现在薛大叔已经在满世界找我们俩了，如果不回去打声招呼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于是我们决定先回店取了行李再回来找她。出了博物馆大门，胖子还在惦记穿墙秘术，说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昆吴山找找吃铁的兔子，回头试试灵不灵。我看见对街停着一辆黑色的大房车，路边有几个亚洲面孔在向这里张望，就拉住了正准备过街的胖子：“哎，那些人，怎么看着有点儿眼熟？”

我们假装沿着街道漫不经心地散步，那几个人立刻穿过马路，向我们靠近。而那辆黑色的大房车也在街对面缓缓地前进，一路跟在我们身后。

我们来美国就那么几天的工夫，接触过的人屈指可数。这些人行事风格不像警察，“一源斋”里也没见过这几个弟兄。剩下的就只有那位华人商会的总龙头，那个自封为天王老子的王浦元。难道这个老王八又想

出什么馊主意想找我们兄弟晦气？

那些人越贴越近，我和胖子在人群里快步前进，几乎要跑了起来。

“他妈的，这帮王八孙子，咬得太紧了。”胖子很久没有这样运动，热出了满头大汗。我见实在甩不掉，就对胖子说：“找个地方，把问题决掉，省得麻烦。”

我们两人打定了主意，在瞬间发力，迈开了脚丫子一路狂奔。那几个人立刻追了上来。四周的行人被我们吓得左躲右闪，我只觉得脚下生风，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活动身子骨了。

“胖子！这边。”我看中了一家小饭馆的后巷，拉着胖子跑进了一片黑暗之中。那几个盯梢的随即冲了进来。这条巷子十分窄小，最多能容两人并行。对方虽然有七八号人，也不得不分开行动。我和胖子最爱干这种硬架，拎起地上的空啤酒瓶子看见人就砸，两个染着金毛的小子当场被我们掀翻过去了，那几个盯梢的没想到我们下手会这么狠，殿在后面的几个撒腿就跑。剩下的还想负隅顽抗，被我们一顿老打。

“说，你小子谁派来的？”胖子提溜起其中一个人的脖子，狠狠地问道，“不给你们点儿厉害看看，你还不知道马王爷为什么有三只眼。敢跟你家胖爷爷动手，我呸！”

那黄毛小子被胖子吓得不敢哭爹喊娘，抹着眼泪用结结巴巴的中文说：“唐人街薛二爷让我们来的，他说有事找胡爷……”

胖子一听，懊恼道：“坏了老胡，自家人打起来了。”我本来也在奇怪王浦元的手下不该这么菜，谁会想到这几个金毛只是唐人街上的小混混，薛大叔找的传话的人。这时一辆黑色的房车缓缓地停了下来，稳稳地堵在巷口上。我和胖子对看了一眼，都觉得情况不妙。只见车门一开，四个大汉唰唰跳下车来，正是那日跟在王浦元身后的四个保镖。他们怀里鼓着一块东西，我知道那是手枪，立刻提起黄毛小子丢进了垃圾堆里。胖子和我迎着那四个人高马大的彪形大汉走了上去。对方见我们过来，没多废话，单手比了一个请的手势，另一只手都伸进了怀中。我苦笑了一下，对胖子说：“来美国这么久，还没作过这么高级的车，今天兄弟请你，上吧！”

胖子哈哈一笑，拍了我一把。两人二话不说，钻进了那辆漆黑的车里。

房车一路急速地前行，四个大汉端坐前后，把我和胖子围在了中间。四个人像石头雕琢的门神一样，眼睛眨都不眨，一刻不停地紧盯我们的举动。我本来还想说几句活跃气氛的话，被他们面无表情地看了一

路，反倒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心里有些忐忑，也不知道这是带我们去哪里，万一老王八一发狠就这么要把我们沉进太平洋，那可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我看了看窗外的景色，沿岸的楼房在逐渐消失，这说明我们离城区越来越远，很快一片海平面出现在视线内。我对胖子说这次可能要连累你了，大老远跑一趟还没来得及吃一顿好的，就先要去见马克思汇报这些年犯的 errors。胖子也挺感伤，他说老胡你太坏了，当初可说好了是喝喜酒，怎么大蛋糕没吃上，黄泉酒倒先端上来了。回头见了马克思，我可得跟他好好说说，你这个同志很不靠谱。

房车一路风驰电掣，半个小时的工夫，停在了一座位于城郊的农场里头。四周是一望无垠的玉米田，田地里有几辆拖拉机正在开地。我们不知道老王八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只好在四个大汉的簇拥之下走进了玉米田。

“老胡，他们不是准备在这里下手，拿我们沅肥吧？”胖子一边走一边说，“要不咱跑吧？这么大一片庄稼地，他们也不一定能追上咱们。”

“这里太荒了，附近连一户人家都没有。咱们跑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再说了，如果真要杀我们，路上就动手了，何必大费周章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我观察过了车钥匙在最前面的秃瓢手里，实在要跑就从他下手。”

我们走到玉米田深处，不时有一两声模糊不清的喊叫传来，秃瓢保镖回头来对我说：“待会儿见了龙头，放聪明点儿。他心情不太好。”

我嘴上说：“老王八心情不好管我屁事，老子又不是他的奶妈子。”心里却暗暗给自己提了个醒，待会儿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再往里走了几步，我们来到了一片烧焦的空地上。只见两个被打得半死的黑衣人奄奄一息地瘫在地上，身上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好肉。王浦元捧着茶壶，坐在一把金幡佛伞下面，身后有两个打手。他那个小王八孙子此刻正站在一边，看见我们来了也不敢作声，只是比画了一下手指。

这显然是王家人在执行家法，只是不知道那两个黑衣人犯了什么规矩，才会遭受这样的待遇。更不明白，王浦元把我们抓来是为了什么。

“胡八一，”王浦元喝了一口茶，然后一字一顿地念起我的名字，“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我摇了摇，心说笑话。这两位被你们揍得跟猪头一样肿，别说我

了，就是他们亲娘来了，估计也认不出来。

王浦元放下茶壶，又问：“知道为什么找你们来？”

我说：“您找我们来，肯定不是为了喝茶。地上这二位，我们也不认识。您要是有话，不妨直说。”

王浦元站起身，走到那两个黑衣人身边对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见过没有？”

地上那哥儿们，头都没回喘着大气说：“王老英雄，这事跟旁人没关系，您横竖给个痛快的。免得日后传出去，说老王家的人不懂江湖规矩。”

他刚说完，小王八就跳出来给了他一脚：“偷了我们王家东西，你还敢讲规矩。”

这一脚踢得极重，那人身子往后飞出了半米，倒在地上连吐了好几口鲜血。小王八还想再动手，王浦元叫了一声“清正”，他立刻缩了回去，辩解道：“阿爷，是他先……”

王浦元一挥手，小王八没敢再说下去，乖乖地退到了佛伞边上。我听他们这一番对话，显然是王家有重要的东西被人偷了，而这两个正是落网的嫌犯。不过，从刚才的情形判断，失窃的物品并没有追回，而是被他们的同伙给带走了。王浦元抓我们来，无非是因为他怀疑我们，认为我们与此事有牵连。

王浦元走到我面前问：“胡八一，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和老鬼打过一个赌？”

我说如实回答他：“薛二爷提过一些。”

“那你可知道，如何找到霸王印？”

“大概知道一点儿，听说是两件从师门传下来的信物。”

“不错，看来你什么都知道。”王浦元用鹰一样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然后开口说道，“可就在昨天，我手上的那份地图被人偷了。所以想找你来问问，那枚祖母绿戒指是否安好？”

地上那两个人原本已经瘫软如泥，听说戒指在我手上之后，那个被踢的人强撑着一口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先是在我和胖子之间扫视了一下，当目光落在我身上之后，立刻喊道：“是你！”

他这一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凑到了我身上。我心里十分郁闷，就问他咱们在哪里见过。那家伙激动得几乎要从地上爬起来，不过腿骨已

经被人敲断，只好半躺着说：“我们在上海机场见过，你不记得了？”

我蹲下一看，可不正是那天在机场问我和大金牙要图纸的黑衣人。一时间，无数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缠绕，都不知道该先问他哪个好。小王八见我情绪有变，对他爷爷说：“我早说他们有勾结，阿爷，让我收拾这小子。”

“收拾他，你是人家的对手吗？”王浦元不再答理他那个没用的孙子。放下手中的茶壶，蹲到我边上冷笑一声，“好一个他乡遇故知。胡八一你敢说偷图的当真与你没有半点儿瓜葛，与‘一源斋’没有一点儿关系！嗯？”

我说老爷子这事儿真和我们没关系，我们自己还被人掏了包现在到处找凶手呢！

胖子听说这两个黑衣人就是我在上海遇到的图纸人，兴致马上被点燃，他蹲下问那人：“哥儿们，博物馆那面具也是你们干的吧？”

黑衣人被胖子这么一问声音忽然颤抖起来，十分慌张地说：“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在机场见过这小子和一个镶着金牙的人。”

他这一说，我更加确定当初遇到的那群黑衣人与失窃案有关。站起身对王浦元说：“不瞒您说，我们也丢了东西。而且很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两个人十分重要，希望您老留他们一条生路，交给警方处理。”

王浦元自然没那么容易相信我们说的话。一再咄咄相逼，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博物馆的面具失窃案，和在上海机场遇到这帮人的经过又仔细地给他讲了一遍。“王老爷子，事情就是这样，您要是再不信，咱们就只能去警局对质了。”

胖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对王浦元说：“老王同志，大家都是受害人，现在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放下你的怀疑吧，我们要是真拿了东西，不早就找那劳什子印去了，谁有工夫在这儿跟你瞎扯淡。”

王浦元向手下使了一个眼色，他们立刻拖起地上的黑衣人往玉米田外围走去，我担心他们遭毒手，就对王浦元说：“现在东西还在他们手上，您做事还是留点儿余地比较好。”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怎么，我还要你来教我做事？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桑老鬼有你这样的传人，算他倒霉。”说完又吩咐手下带我和胖子去山上的别院等他。

王浦元的别院就在农场后面的山上，我们被四个大汉押着，爬了一

个多钟头的山路，来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门口。我问秃瓢老头自己怎么上来。他指着天空说：“缆车，直通的。”我抬头一看，果真有一条电缆挂在空中。胖子问我：“这老头干吗把宅子建在山里，难道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他这一问，倒是激起了我的思考。美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大大地不同，中国整体地势西高东底，万山一贯，起自昆仑。风水学中把山水的发源地称做祖，有远祖、太祖、少祖、祖山之分。古时候的风水家认为昆仑山是连接天地之间的天柱，地上所有的山脉、河流皆出自昆仑。所以把昆仑称做太祖，而昆仑山分出来的大干龙则是太祖，太祖分出来的中干龙则是少祖，少祖分出的小干龙则为祖山，结于穴后的山则称为父山。比如五岳中的嵩山、恒山、华山、衡山、泰山都是昆仑山发出的大干，为众小山川之祖，故称为大宗。

我们现在的人知道昆仑山并不是世界最高的山脉，从世界地理的范围上来讲，它只能算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龙脉太祖。初到美国，我也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地理环境虽有千万种变化，风水勘兴的原理却不离其宗，同样讲究一个造微逐吉、天人合一。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王家的别院附近的山势，属于龙顺势巍，山脊俊秀，四野通达，两边的包护形势如飞，是一个一等一的三阳吐珠位。阳宅立在这里，取的是三百年的子孙紫衣缘。看样子王老头的野心极大，不但想在商界纵横，还有在政界分一杯酒水的念头。不过我看他家那个孙子，平素专横跋扈又没什么真材实学，恐怕王老头这片苦心是枉费了。

到了别院里头一看，和事先料想的差不多，不外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从家中的器具摆设到四壁的装潢布置处处透露着资本家的丑恶嘴脸。胖子问我下一步是什么对策，我想了一下，那两个人还在老头手上，我们现在跟他明着翻脸不太合适，就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应当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正说着，小王八从楼上走了下来，对我说：“阿爷叫你上楼，书房见。”

我和胖子刚要上楼，他又说：“只有你一个人，那个胖子不许上去。”

我说：“我们俩是一起来的，要上自然一起上。你家老头要是有意见，让他下来见我们也一样。”说完我和胖子就一左一右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小王八被气得眼睛都歪了，骂骂咧咧地跟着我们进了书房，一进屋就开始跟他爷爷打小报告：“阿爷，是他们自己闯进来的，我拦过了。”

王浦元似乎早就料到我们不会按他的意思办事儿，老头也不生气，摆摆手叫我们都坐下说话，态度比起先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心说奇怪，难道老头转性了？

“既然只有我们几个，那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王浦元拿起书桌上的相框，充满回忆地说道，“我和老鬼，师从龙虎山太一道长，这位道长早年游历欧美，精通天文药理、各国语言，可谓学贯中西。当年他在美国讲学，结识了家父。家父十分钦佩道长的才学，这才有了后来我回国内拜师一说。我初到中国心浮气躁，脾气比小胡你还要暴躁几分，”说到这里，王浦元笑了笑，指着照片上的人说：“这是老鬼来美国时，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当年我要不是与他赌气，争那一声‘大师兄’也不会闹出后来那么多荒唐事，枉死了一干人等，真是冤孽啊。”

我听薛大叔说过两人当年的“光荣事迹”，所以安慰他说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只要不再滥杀无辜，太一道长和桑老大会原谅你的。

“放屁！老子做事哪里轮到姓桑的原谅，”王老头摔下照片，对我说道，“我也是半截黄土埋到腰的人了，有话直说。今天找你来，一、是对质偷盗藏宝图一事；二、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合作。”

我把王浦元的话在嘴里嚼了几遍，总算品出点儿滋味来了。他出动人马声势浩大地把我们“请”过来，并非只是兴师问罪。老王八的算盘打得比谁都响，说到底还是在打那块失踪已久的霸王印的主意。我虽然不知道此印有什么珍贵之处，更不知道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要夺它，但是此事涉及到博物馆失窃案。我必须跟他多做些周旋，才能获取更多有利的情报。

我假装糊涂反问他：“王老板，您做的都是大买卖，我们好像帮不上什么忙。既然偷图的事与我们没关系，是不是能走了？”

“呵呵呵呵，既然你不愿意，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想走，请便。”

王浦元似乎十分有把握，没有对我多做挽留，居然真的叫他孙子送我们下楼。我没想到他做事如此干脆，居然一点儿余地都不留，按理说他丢了地图，又没有戒指，想找宝印应该比登天还难，怎么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慌张？如果不是他演技太好，那就是这件事

的背后大有文章。不过人家下了逐客令，我也没办法再厚着脸皮说要留下来吃晚饭，只好腆着笑脸跟他说拜拜。

临走的时候秃瓢保镖给了我俩一张名片，说要是以后想明白了，可以回来联系他，王老板宅心仁厚不会跟晚辈计较。我接过名片象征性地看了一眼塞进兜里，心说除非天塌下来，否则绝对不会再跟王家的人多做瓜葛。

可没想到，刚回到“一源斋”，天就真塌了。

我和胖子下山之后在公路边上耗了一宿，总算逮住了一辆进城卖玉米的小卡车。美国农民十分热情，一路上不停地邀请我们吃他家种的玉米，胖子边啃玉米棒子边说：“天底下的农民都是一样的，甭管咱们中国还是美国，都透着那么一股子朴实。大爷，您这玉米多少钱一斤啊？回头我称两袋带回去，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见证。”

可惜人家美国佬听不懂他的京片子，一路上两人基本是鸡同鸭讲话。进了城之后，我们急忙赶回唐人街，刚到大牌坊门口，被一群踢球的金毛小子堵住了，他们一边推搡一边说：“快走，警察在里面等你们。”我认出带头的金毛就是昨天在酒吧的后巷里被我们误打的传话筒，揪住他带到一边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警察？”

他一边推我们一边说：“薛二爷让我在这儿等你们，警察局的人把店围了。他让你们快走。”

胖子道了声奇怪，问我说：“老胡，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偷吃玉米，被人家举报了？”

我说你少胡扯，刚才人家那一车玉米差点儿被你一人啃光了，你还怨我。问小金毛，薛二爷还交代什么没有。

小金毛看我们还不肯走，急得直跺脚：“警察说你们纵火杀人。是危险分子，已经发出通缉令了，你们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我和胖子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杀人？天大的玩笑！差点儿被填尸荒野的是我们两个才对，怎么现在反倒成了通缉犯？我说现在不能跑，一跑就等于认罪，属于畏罪潜逃，咱们得去“一源斋”问个清楚，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胖子也同意我的说法，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一没杀人二没放火，美国警察管得再宽也宽不到太平洋不是。

我们不顾小金毛等人的阻拦，执意要去问个明白。还没到店子门口，已经看见两个穿着警服的美国人站在招牌底下全神戒备。我招呼胖

子躲进一边的杂货店里，商量对策看怎么混进去，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胖子问我她在说什么，怎么看见咱们比见了毛主席还激动。那两个警察忽然拔枪向我们冲了过来，我赶紧拉上胖子：“人家喊的是救命。快跑，我听说美国警察不讲理，逮着人就开枪。”

胖子说：“不至于吧，那还有没有王法了。”刚说完，“砰砰”两声枪响，美国警察举着枪在我们身后一阵狂喊，大致意思是让我们举手投降优待俘虏之类的。我们藏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旁，周围的不少行人都抱着脑袋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胖子说：“我禽，这帮痞子兵。要是老子手上有家伙，一枪一个，保管打得他们脑袋开花。”

枪声惊动了很多周围的居民，“一源斋”里不少人都跑了出来，看见警察向我们开枪，纷纷冲上前来阻拦。秦四眼也在人群中，他冲我们比了一个手势，然后自己向反方向跑去。胖子问我秦四眼什么意思，我说没看明白，总之咱们现在得乘乱跑，那几个警察不像要活捉我们的样子，可能上面有命令，对付恐怖分子可以先斩后奏。

那两个警察一看群众起哄，只好拿起步话机求援，我估计他们有大批人马埋伏在周围，不敢多作停留，两人玩儿命似的狂奔，刚冲到巷子口，一辆黄色的出租甩着长长的尾巴拐了过来，一下子停在我们面前，秦四眼不耐烦地敲了两下车喇叭，我和胖子如获重释，急忙上了车。

刚上车，屁股后面就响起了警笛声，秦四眼骂了一声亲娘，踩起油门，一连撞翻了好几个路边的小摊，这才杀出了唐人街。我回过头去观察情况，发现三辆警车紧紧地咬在我们的车尾后面，相差不过十来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他们要是开枪，我们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

“胡八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点儿投降！”

我一听这熟悉的蹩脚中文就知道喊话的人是黑头盔，趴在后座上一看果然是那个金发老外，他半截身子探出窗外，举着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胖子说这孙子没安好心，咱们不能停。秦四眼从倒车镜里看了一眼，说：“你们都抓好了，咱们今天得赌一把。”说完猛踩了一脚油门，整辆车差点儿飞出去。

警车追着我们绕着商业街可劲地跑。耗了十几分钟愣是没甩掉。秦四眼解释说 he 平时上班活动地点就只有这一片，再往外围跑他就不认识路了。

我对他说：“现在这个跑法对我们很不利，油用光了就准备等死，必须找个地方，是警察管不了的。”

秦四眼沉吟了一下：“两个地方可以躲，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华人商会。这些警察胆子再大也不敢乱闯。”

这时候黑头盔那辆车忽然发力追了上来差点儿把我们的车撞出公路，我说不能再等了，就近开，哪个近咱们去哪个。

秦四眼推了一下眼镜对我们说：“抓稳了。”然后一个急转弯朝着警车的方向撞了过去。我说你这是干吗，他无奈地说：“没办法，刚才开过了。”说完我们的车“咣咣”两下，撞开了迎面而来的警车，驶进了一片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广场。我被这么一颠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再看胖子已经趴在座位底下开始骂娘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秦四眼拉开领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老王八的地盘。”

我们刚一熄火，广场对面的大楼里就唰唰跑出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迷彩服。这时候警车也到了。黑头盔倒没像我们这么不懂礼貌硬闯人家的地盘，而是靠着铁栅栏将车停了下来。十来个警察以警车做掩护散成一排，个个举着枪。黑头盔一马当先，一边朝天鸣枪一边喊：“胡八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所谓的挣扎。”

我一听立刻回答道：“是无谓的挣扎，你这个死老外少他妈的给我装文化人。”

黑头盔头都气歪了，可面对华人商会的雇佣兵，他不敢贸然开枪只能钻回车里拿起对讲机寻求上级援助。这时那群迷彩服已经大步上前，把我们的车给围住了。领头的人敲了敲我们的车窗，我一看，居然是小王八，他穿着迷彩服举着狙击枪，笑得分外灿烂：“呦，这不是胡爷嘛，怎么有空来喝茶啊？”

胖子用力把车门一推，差点儿撞着小王八，他一边下车一边说：“哥儿几个找你家爷爷说话，当孙子的一边儿凉快去。”

秦四眼跟小王八本来就不对付，他下车之后二话没说直接往商会大楼里走，一点儿面子也没给小王八留下。黑头盔在外面急得抓耳挠腮，举着枪大喊：“都给我站住，否则开枪了！”

小王八挑了挑眉，大笑道：“少爷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人啊，机枪架起来，让这群美国兵瞧瞧咱们的厉害。”说完真有两个壮汉从后面推着一挺机枪走了上来。我说这东西在美国不犯法呀？他拍了拍枪口，得意扬扬地说：“‘一战’时候的马克沁，属于古董收藏。他们有种抓我呀！”

胖子说：“没想到你小子思想觉悟不高，耍起小聪明倒是有一套，回头见了你爷爷，我们一定替你美言几句。老胡，正面战场就留给这位小同志吧，咱们去后方研究作战计划。”

秦四眼早就在商会门口等着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老头子的保镖，秃瓢。秃瓢给秦四眼递了张名片，然后对我说：“胡先生，又见面了。看来这次你是想通了。”

我跟他打了个哈哈，问他王老板在不在。他指着电梯说老爷子已经在上面候着了。秦四眼说华人商会在这个区有四个分会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王浦元的老巢，是他会见各国政要和美国高层的地方，所以那些警察才会有所顾忌不敢擅自闯入。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想起那群偷地图的黑衣人，连警察都忌讳三分的地方，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说偷就偷，也不知道那两个被活捉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秦四眼说：“自从你们那天早上不辞而别之后，薛二爷就派了不少人马四处打探。总算在博物馆找到了你们的踪迹，小金毛回来说你们被人劫走了。我们料想应该是王浦元做的好事。本来已经纠集了手下弟兄要去农场救你们，没想到警察忽然找上门来，说要抓通缉犯。”说到这里秦四眼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国家博物馆的欧文教授已经死了，警察说你们不但杀了人，还烧毁了他的办公室。他的一名亚洲裔女助手也失踪了。”

秦四眼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在那一瞬间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浑身的血液顺着脑门冲上了天灵盖。顾不上大家还在电梯里面，我一把抓住秦四眼，反复问他：“谁死了？再说一遍谁不见了？”

他被我摇得差点儿跌坐下去，只好反握住我说：“掌柜的，你冷静一点儿，博物馆发生火灾，死的是一位老教授。那名亚洲裔女子只是失踪。警察说现在没有显示她遇害的证据，乐观估计发生火灾的时候她并不在现场。”

胖子说：“杨参谋智勇双全，那么多古墓大斗都逃出来了，区区一场小火，肯定伤不了她。老胡，你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回头被杨参谋看见该笑话你了。”

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极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秃瓢安慰我说：“关于博物馆的火灾，我们手头上倒是有一些线索。胡先生，一会儿见了老爷子你自然会明白，有些事情无须担心。”

我松开一直扣在秦四眼肩膀上的手，向他道了个歉。也不去思考秃瓢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甚至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到了王浦元的办公室，里面已经坐了一个打着绷带的男人。他看见我进来朝我笑了笑，我实在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人，就直接问王浦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广场上对峙的人马对我说：“你肯来找我，算你的造化。我也是刚刚从这位兄弟嘴里知道了一些事情。”

绷带男见我看他，又笑了笑：“小兄弟，不记得我了？算上这次，咱们可见过三面了。”

我想了半天，倒是胖子先反应过来：“我禽，你小子被打成那样还没死，命够硬的。”

我听胖子这么一说才想起来，这个脑门上缠着厚厚一层绷带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玉米田里的黑衣人之一。我心想之前还当你是条硬汉，怎么眨眼的工夫就被策反了。看来老头给他的好处一定不少，真是刀剑易挡，糖衣难防。不过此刻我一点儿也不关心他到底为什么投靠王老头，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昨天晚上博物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雪莉杨到底身在何处。

王老头见我真急了，于是也不卖关子，敞开了窗户说明白话：“他们一行六人，是收了别人的好处来美国找一样东西。博物馆的案子是他们犯的，我王家的地图也是他们偷的。至于昨天那一把火，八九不离十，也是他们干的。”

绷带人不等王老头说完，立刻解释道：“昨天的火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是他们干的。”

我才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一把揪起他的领子问：“你们为什么要偷博物馆的面具？那个女研究员怎么样了？”

他被我这么一扯，疼得哇哇直叫，估计是伤口裂开了，他急忙捂着脸说：“这位小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这事得慢慢说，急不得。”

绷带男叫蒋平，家中祖祖辈辈干的是鲁班的活计。手艺传到他这一辈一件正事儿没干，做的尽些偷鸡摸狗的歪门生意。半个月前，有一个个子奇高，脖子上挂着围巾的年轻人找到他门上，要跟他做一笔买卖。

“他给了我一笔款子，说过段时间会有人联系我，到时候跟着那个人走就是了。好处只多不少。”绷带男继续回忆说，“他走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就有三男一女找上门来，说东家介绍来的，要带我去美国做大买卖。我一开始不答应，觉得其中有蹊跷，没听说一上来生意就能做到美国去的。后来其中一个粗声粗气的大汉子说我们出国是为了顺几样东西，事成之后东家还有更多的好处均摊给我们。何况我已经知道了此事，如果不入伙，那就只能灭口。各位，我的确是被强迫的，都是受他们胁迫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我们的行程很

急，全由那个黑大汉决定。其他几个人，我也曾经试着打听过的，不过每个人的口风都很紧。只知道那个女的，好像是哪个科学院的制图员，跟那个黑大汉关系不浅。一到美国，黑大汉就给了我一张建筑图纸，问我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还不留任何痕迹。我说这个好办，蒋家祖上多的是巧手段。只是不知道咱们到底要顺什么宝贝。黑大汉说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开锁打洞，其他的事有别人负责。我当时觉得分工明确是件好事，可等打穿了博物馆的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他们不光偷东西，还杀人。我当时就想跑，可黑大汉说还有一样东西没到手，必须尽快行事。后来的事，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在王老英雄家栽了跟头，给逮住了。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要不是王老英雄，我哪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您那一顿不是毒打是教育，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王老英雄！”

我问蒋平那天跟他一起被抓的人是谁，蒋平看了王老头一眼，直到他点头才说：“那家伙专门负责进屋取东西，黑大个管他叫‘长腿李’。”看蒋平的神色，那个被敲断了腿的‘长腿李’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王老头行事歹毒，对于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毫不留情的。我看蒋平一方面是被利诱，更多的受了老头子的威逼，不得不出卖别人以求自保。

秦四眼问他：“既然你们在博物馆已经得手，昨天为什么还要放火行凶？”

这也正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急忙竖起耳朵听蒋平解释。他摇了摇头说：“各位，昨天晚上我还被王老英雄关在农场里头呢。放火的事可真没我的份儿，不过我听黑大个说过，那个外国老头研究的东西对东家下面的行动很不利，要除掉。所以我料想昨天的事八九不离十，跟他们有关。”

胖子一拍大腿，跳起来说：“这就对了，咱们昨天晚上一直在农场，天快亮的时候才下的山。咱们有证人，不怕那帮警察。”

秦四眼点点头：“不错，你们的不在场证明很充分，这事就算闹上法庭也不用担心。”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被通缉的事，我更关心这群黑衣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印加公主的面具和王家的藏宝图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何况当年太一道长又说了地图要配合戒指才能定坐标。那群黑衣人只取地图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而他们背后那个神秘的东家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召集一群能人异士来博物馆偷藏品。

这时候王浦元忽然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一下子把我点醒了。他问我说：“还记得老鬼是怎么死的吗？”

本来我并有做过多的联想，可王浦元的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给了我一个想法。我急忙问蒋平：“你说的那个年轻人，一开始找你的那位大东家，他长得什么样子？”

蒋平被我揪怕了，紧赶回答说：“个子挺高，长得人模人样的。不过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儿低，戴着围巾。”王浦元听了他的话，笑着对我说：“你现在明白了？”

蒋平口中的人正是当日谋害桑老爷子的罪魁祸首竹竿子。一时间万般线索汇成一团。我迫不及待地问王浦元：“如果真的是他，那为什么他偏偏不取我手上的戒指？”

王浦元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复印件，他说：“你先看看这个，再自己想想为什么。”

我拿起那张复印件看了几眼，只见上面标注着山川河流，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看上去好像是一幅地图。蒋平凑过来看了一眼，跌坐在地上：“怎么，这张地图还在你这儿？”

王浦元冷笑道：“你们偷走的固然是原件，不过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它在我手上四十多年，我就不会留几份备用的？”

我看着这张复印件，顿时茅塞顿开：既然王浦元有地图的复印件，那么心思细密的竹竿子跟了桑老头这么多年，又怎么会搞不到祖母绿戒指的翻模呢？他早就为自己留好了后路，难怪在南京的时候他撤得如此之快，原来是有备而来。这小子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太一道长留下来的霸王印。他原本是想等老爷子过世，顺理成章地接管“一源斋”，拿下戒指，可后来突生变故，让他不得不提前露出真面目，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先偷了地图，再把希望寄托在戒指的翻模上。他之所以一开始不露声色地专心潜伏。恐怕还是因为他生性多疑不做无把握之事，害怕仅凭手中的赝品不能读出地图中的秘密，后来东窗事发才不得不铤而走险，想出一个杀人夺宝、雇凶偷图的后备计划。

几个转瞬间，我把这前后的关系理了个八分透。正要向王浦元取证。办公室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小王八举着枪，兴高采烈地说道：“阿爷，我把这个警察头子给俘虏了！”

第十五章 欧文教授的研究报告

我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里分析一个巨大的谜题，王家少爷忽然压着缴械投降的黑头盔走了进来，他耀武扬威道：“这个洋鬼子真是狡猾，他让手下的人马后撤，然后自己想乘机从后门翻进来，还好被我逮住了。”王浦元抄起茶壶砸了上去：“你这个饭桶，他现在照样进来了，你抓没抓住他不都是一个样！”

王大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被他爷爷一吼，之前的威风都没了，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抽起了闷烟。

我虽然对黑头盔一直没有太大的好感，但总觉得他不会蠢得自投罗网。他这种行为倒像是故意被擒想见我们一面而已。

我对他说：“昨天晚上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正在王老板的农场做客，有不下二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们是今天早上刚回到城里，我想知道，警方有什么权力随意抓人。”

黑头盔对我摆手说：“对不起胡先生，是我的属下失职，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擅自开枪。我们原本只是准备向你们取证，并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

我心说你这个谎编得可真够溜的，合着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儿都是吃撑了闲的，一大票人带着真枪实弹在“一源斋”门口扎半宿堆就为了找我们哥儿俩聊聊天儿拉个家常？

秦四眼正了正嗓子对他说：“当初你们来店里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又是搜店又是拿人，逍遥自在得很。”

黑头盔自知理亏只好老实交代：“之前是我们太过武断了，博物馆昨天晚上发生火灾时的录像带已经调出来了，你们并没有出现在那个时间段，我想一切只是误会。”

子急了：“误会？老子被你们追得跟王八似的满美国跑，弄了半天你就给一句误会。想得太美了哎，你孙子今天不把事情解释清楚，你胖爷爷叫你挺着进来仰着出去！”

蒋平见了美国警察一直在哆嗦，生怕被我们供出去。我不是没想过当场把他交给黑头盔，只是这里是老王八的地盘，蒋平又是被他策反过去的，到时候要是老王八想保他，我们这一干人等自然成了灭口的对象，特别是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的黑头盔，我估计轮不到胖子出手，他就会被老头子在暗地里处理掉。

黑头盔倒是没在意现场有个埃及木乃伊。他拉开上衣的拉链，从里面掏出来一包用塑料包裹好的文字材料说：“这些都是从火灾现场找出来的东西，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文教授是在整理关于失窃物品的资料时被杀害的，验尸报告显示，在火灾发生前他已经遇害，死法和前天在仓库发现的保安是一样的，被人用利器割断了喉咙。发生火灾时，大概是凌晨两点，根据那天的出入记录显示，除了欧文教授，雪莉小姐当晚也留在研究所里。但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搏斗过的痕迹，却并没有找出她的尸体，基本可以排除遇害的可能性。只是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雪莉小姐行踪的消息，我们只能暂时认为，她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凶手劫持了。”

黑头盔并不知道雪莉杨的过去，所以他认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定是遭到了歹徒的挟持被当做人质带走了。可我和胖子都明白，雪莉杨的身手那绝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形容的，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应对突发情况时候的机智，那都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要活捉她并且顺利地博物馆带出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按照我对雪莉杨的了解，案发时她必定在极力保护欧文教授，然后一路追击凶手，此刻根本来不及联系任何人，否则她至少会想方设法地向我报个平安才对。

秦四眼听了黑头盔的描述，不无担忧地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她的消息，雪莉小姐会不会……”

我立刻说：“她不会有事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追上凶手，而不是坐在这里胡乱猜测。罗伯特先生，这份资料你能不能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黑头盔本来有些犹豫，结果小王八掐了烟头一把抢过塑料包，三下五除二给它拆了个干净。黑头盔想跟他抢，被秃瓢一拳正中腹部，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我实在看不过眼，扶起黑头盔说：“王老板，他好歹是吃皇粮的人，你们这么个搞法实在欺人太甚。”

小王八一边把资料给他爷爷递上去一边说：“胡八一，你这人可真奇怪，墙头草两边倒，刚才在楼底下要不是我们出手，你和你那两个兄弟早就被这位吃皇粮的打成马蜂窝了。现在才装好人，是不是晚了点儿，你到底站在哪边？”

我说：“我只站在人民队伍中间，做事凭良心，做人讲道义。”黑头盔没太明白这几句中文的意思，只知道我是在帮他，忍着剧痛说：“胡，我一直误会你了。我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心说废话，你要是连一拳都挨不过去，那还当个屁的警察，早该回家给孩子换尿布去了。老子站出来帮你说话，是怕他们乘机下黑手把你给废了。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不是孤立无援。这个傻帽儿警察一点儿也不懂中国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我也懒得跟他解释，只能冲他友好地笑了笑。

王浦元坐在老板椅上，慢慢悠悠地研究起那份被烧得破烂不堪的研究报告。蒋平坐立不安，把我拉到一边说：“胡爷，小的现在是良民。以前的事，咱们能不能看在王老板的面子上既往不咎，别把小的捅出去。那个美国警察一直盯着我看，我都被他盯毛了。”

我说：“你那是心理作用。你瞧瞧自己现在的模样，包得像个粽子，别说他从来没见过你，就是你亲爹来了估计也认不出来。少在那里自己吓唬自己。我问你，当初偷面具的时候，你们东家有没有透露过什么别的线索？”

蒋平回忆了一下，很肯定地说：“不是我不说，我们几个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队伍，事先连要偷的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要说跟东家关系硬的，我看也只有黑大个和‘长腿李’。我和‘长腿李’被抓住之后谈过几句，他说宁可被人打死也不愿意出卖东家。现在‘长腿李’不在了，知道实情的也只有那个黑大个了。只可惜我们当初没有留下任何联系对方的方式，要不然……嘿嘿。”

“要不然你早就设下陷阱，帮王老头抓他们了是不是？”我鄙视地看了蒋平一眼，“摊上你这么个叛徒，也算他们倒霉。”

蒋平不以为然：“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我跟他们也不过萍水相逢，大家搭锅吃饭，该散的总是要散的。王老板待我不薄，又肯收留我为他在美国办事，何乐而不为。我看换成是你，你也会心动。”

我说屁话，少他妈的把老子跟你这个叛徒混为一谈。要不是为了抓你们那个黑大个，我闲疯了也不会跟老王八蛋一块儿办事。

蒋平见我要发火，知道这是自讨了个没趣于是又坐回沙发上，看起了报纸，不过他半个洋文都不认识，报纸拿倒了还不知道。

王浦元卸下老花镜放下烧焦的资料，抬头对我说：“胡八一，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眼熟。”

我接过一页烧得只剩半边的枯纸，那是一段扫描下来的甲骨文，我心说老头子怎么拿这样的古董考我，别说甲骨文了，我连英文字母都没识全。耐着性子把那段甲骨文看到头，我一下子被页角的小印章给吸引住了。整个章面呈正圆形，刻章的剖面直径大概在一厘米左右，虽然是

一个不规则图像，可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枚印章和“一源斋”招牌上的霸王印是同模同样的子母印。

“被偷的东西不止是公主面具，还有这块甲骨文龟骨。”王浦元指着枯纸说，“依我看，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其他的小动作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我有点儿糊涂了，就问他：“您老的意思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块龟骨，而偷印加公主面具只是为了误导我们？”

“不，不是误导我们，而是套中套。”王浦元充满自信地笑了一下，“你可知道这块龟骨是在什么地方出土的？”

我说甲骨文这东西，当然是在中国境内，跑不了殷墟附近。他笑意更浓：“错，从欧文教授的这份报告上推断，这块龟骨是从印加帝国后期的遗迹中挖出来的。”

乍听王浦元说甲骨文是在印加人的遗迹里找到的，我只当他是老年痴呆了。没想到秦四眼却接着他的话问道：“王老板说的，可是前些时候在加州海岸线上发现的‘石锚’？”

王浦元似笑非笑道：“这就是读书人的好处，一点就通。不像有些兵犊子出身的人，呵呵，做了几年摸金校尉就当自己是考古界的专家了。哈哈哈，殊不知自己那点儿专业知识简直是贻笑大方。”

我被他们搞得一脸门子雾水，只好问秦四眼“石锚”是个什么东西，跟我们说的龟骨有何联系。他推了一下眼镜：“你在国内，消息闭塞可以理解。八十年代初期在加州海岸线上曾经捞上来一只‘石锚’从制作工艺上推断是中国古代航海专用的锚。经过碳十四的鉴定，这支锚大概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这说明，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人早就到达了这里。”

“何止一千多年前，”王浦元掉起书袋来滔滔不绝，“早在《梁书·诸夷传》中就有过扶桑国的记载。四十年代初朱谦之教授还曾经写过一本《扶桑国考证》，从地理农作社会系统等方面，逐一考证了《梁书》中的扶桑国其实就是指现在的墨西哥，中国人在公元5~15世纪前早就到达过美洲。”

胖子一听“扶桑”就来劲了，赶紧反驳他：“王老爷子，这‘扶桑’在古代地理里面不是指的日本吗？怎么又成了墨西哥，您别是耍我们开心了吧？”

王浦元露出一脸鄙视的样子为我们解释道：“人云亦云总归是要害了

你们这一代。哎，中国从古到今，从未有过扶桑即为日本一说，古代的日本叫做‘倭’国，是《梁书》中记载确凿的六大夷国之一，从地理位置的远近上来排，分别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倭、文身国、扶桑国。扶桑是为“太阳最初升起”的地方，你们总觉得日本国在自己的东边就成了扶桑，殊不知，本初子午线附近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扶桑国。这套中国人发现美洲的理论并不成熟，虽然考古证据颇多，但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质疑，一时间说不上青红皂白。不过这块甲骨文的发现倒是十分有趣，你们可曾听说过‘成王东征’的故事？”

我点点头，《封神榜》这类充满革命意识的书籍一直是教育和指导我的床头读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方便阅读，我曾经下了狠工夫去了解那段历史。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周武王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牧野之战”，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建立了大周，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位列“三监”，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两年后，周武王病崩，他的儿子诵继位，史称周成王。因为周成王年幼，所以武王的弟弟周旦就挑起了辅政的重担，正是这一点儿引起了管叔、霍叔等大贵族的不满，俗称窝里斗。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男人在时刻寻找复国寻仇的机会，也就是商纣的儿子武庚，他并没有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死于什么狐仙后娘的魔爪。他还活着，而且每天都活在自责中。为什么呢？因为就在“牧野之战”那天，他手握二十五万重兵却无力挽回败局，不是他不挽回，而是因为他被困在东海岸线的剿匪最前线，与当时叛乱的蒲姑、徐、淮夷等部落做斗争。小小的东夷部落当然不是大商精兵的对手，可正是这场来不及返城的剿匪之战，造成了商都的后方空虚，使得周有机可乘，并且一击即中。

二十五万剿匪精兵的总指挥武庚王子听到亡国的消息之后恨不能当场掐死自己，可惜那个时候科技比较落后，没有飞机，更没有航空母舰，否则二十五万装备一新的商朝最精锐的部队，对付周武王区区三百战车，三千重骑，四万五千人的步兵军团，那还不跟收萝卜似的，一砍一个准。所以武庚同志每天都活在痛苦中，他呐喊，他彷徨，他等待着复国。一等两年，终于机会来了，他拉拢管叔、霍叔，又把当初那群被剿的蒲姑、徐等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言简意赅道：老子要打回去！

一时间，周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好在周旦早有防备，集齐大军先消灭了在开会的武庚，然后杀死了叛徒管叔，流放了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霍叔，消灭了叛乱的中心势力。最后继续东部剿匪，这才有了大周国后世的百年兴盛。这次战斗比“牧野之战”的规模更大，战局更惨烈，时间也更长，至此才真正完成了周灭商的宏图霸业。

大家听我讲完这段历史之后，纷纷表示很精彩。王浦元点了点头说你小子总算不是全无建树。我问他“成王东征”难道与这块甲骨文有关？

王浦元说：“历史学家推断武夷被杀之后，他的残部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节节败退直至东海沿岸。这群商朝没落的贵族们面临着前有追兵后有深海的绝境。我们都知道，商族的前身是生活在沿海地区，掌握了先进航海技术的航海部落，他们有足够的 ability 渡过东海，去海外寻找一片新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就在墨西哥和美洲中部，一支具有浓厚中国文明特色的奥尔梅克文明在没有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从天而降。他们的雕刻、玉器甚至崇拜的图腾，包括这些被发现的甲骨文都与商朝遗民有着巨大的联系，或者说是直接的关系。欧文教授的报告就是针对这块在秘鲁丛林里发现的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很有可能是亚洲人的后代，而这块甲骨文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想起了雪莉杨对印加帝国的描述，不解地问道：“按理说，印加帝国的首都都在库斯科，属于高山盆地地区。这块在亚马孙丛林中发现的甲骨文又怎么会是印加帝国的遗物？”

“这就是你学而不精。”王浦元点了点资料说，“整个印加帝国的疆土横跨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其中有高山气候，更有热带雨林气候。当年印加王被西班牙人杀害，他的弟弟瓦斯卡尔继承了王位继续和侵略者战斗，后来不敌，遂带着帝国大量的黄金和子民退守雨林，放弃了首都库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在秘鲁丛林中也会发现印加遗迹的原因。这块甲骨文上的印章相信你我都不陌生，这其中的关联，你可曾推想出一二？”

我点点头，关于甲骨文和印加遗迹的关系我以前一直想不透，现下经过欧文教授留下的研究报告残片，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块甲骨文上的金印就是太一道长说的霸王印，当年随着殷人后代漂洋过海到达了美洲大陆，被印加人当做祖先的遗物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块霸王印很有可能是太一道长在游历的过程中偶然得到，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自然知道此物的来历并将其精心收藏。为了让两名弟子重归于好，他派人将金印送回最初发现的地方，并将地图与指示地图用的戒指分别交给两个弟子，希望他们能共同合作，参透其中的奥秘将金印取回来，至于这块金印本身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倒是未尝可见。

我把我的分析向王浦元说了一遍，老头有些激动地咳嗽了两声，特别是当我说起太一道长的良苦用心时。王浦元不无感慨地说：“师傅的寓意再明显不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遥想我中华万里之外的异地后裔都知道睹物思乡团结一致，我与玉吉兄生作同门，却为点滴意气之事

屡番私斗。最可恨的要数我，活到这把年纪才读懂了师傅的一片苦心……”

老头子说着说着忍不住抽泣起来，我曾经也失去过许多一起战斗生活的伙伴，所以他此刻的心情我大致也能体会个一二，安慰他说：“既然您能明白大师的用意，那说明遗计生效，太一道长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您也不必太自责，人嘛，总归是要犯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犯了错并且勇于改正。老王同志，你依旧是一位好同志。”

王浦元淡淡一笑，透着一股子无法名状的凄凉在其中，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苍老了许多。他让秃瓢打开投影仪，将那份地图复印件投射在墙壁上，然后挥舞着拐杖意气风发地说：“现在我们要向着这块雨林前进。”

我点点头，《封神榜》这类充满革命意识的书籍一直是教育和指导我的床头读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方便阅读，我曾经下了狠工夫去了解那段历史。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周武王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牧野之战”，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建立了大周，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位列“三监”，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两年后，周武王病崩，他的儿子诵继位，史称周成王。因为周成王年幼，所以武王的弟弟周旦就挑起了辅政的重担，正是这一点儿引起了管叔、霍叔等大贵族的不满，俗称窝里斗。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男人在时刻寻找复国寻仇的机会，也就是商纣的儿子武庚，他并没有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死于什么狐仙后娘的魔爪。他还活着，而且每天都活在自责中。为什么呢？因为就在“牧野之战”那天，他手握二十五万重兵却无力挽回败局，不是他不挽回，而是因为他被困在东海岸线的剿匪最前线，与当时叛乱的蒲姑、徐、淮夷等部落做斗争。小小的东夷部落当然不是大商精兵的对手，可正是这场来不及返城的剿匪之战，造成了商都的后方空虚，使得周有机可乘，并且一击即中。

二十五万剿匪精兵的总指挥武庚王子听到亡国的消息之后恨不能当场掐死自己，可惜那个时候科技比较落后，没有飞机，更没有航空母舰，否则二十五万装备一新的商朝最精锐的部队，对付周武王区区三百战车，三千重骑，四万五千人的步兵军团，那还不跟收萝卜似的，一砍一个准。所以武庚同志每天都活在痛苦中，他呐喊，他彷徨，他等待着复国。一等两年，终于机会来了，他拉拢管叔、霍叔，又把当初那群被剿的蒲姑、徐等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言简意赅道：老子要打回去！

一时间，周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好在周旦早有防备，集齐大军先消

灭了在开会的武夷，然后杀死了叛徒管叔，流放了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霍叔，消灭了叛乱的中心势力。最后继续东部剿匪，这才有了大周国后世的百年兴盛。这次战斗比“牧野之战”的规模更大，战局更惨烈，时间也更长，至此才真正完成了周灭商的宏图霸业。

大家听我讲完这段历史之后，纷纷表示很精彩。王浦元点了点头说你小子总算不是全无建树。我问他“成王东征”难道与这块甲骨文有关？

王浦元说：“历史学家推断武夷被杀之后，他的残部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节节败退直至东海沿岸。这群商朝没落的贵族们面临着前有追兵后有深海的绝境。我们都知道，商族的前身是生活在沿海地区，掌握了先进航海技术的航海部落，他们有足够的 ability 渡过东海，去海外寻找一片新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就在墨西哥和美洲中部，一支具有浓厚中国文明特色的奥尔梅克文明在没有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从天而降。他们的雕刻、玉器甚至崇拜的图腾，包括这些被发现的甲骨文都与商朝遗民有着巨大的联系，或者说是直接的关系。欧文教授的报告就是针对这块在秘鲁丛林里发现的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很有可能是亚洲人的后代，而这块甲骨文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想起了雪莉杨对印加帝国的描述，不解地问道：“按理说，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属于高山盆地地区。这块在亚马孙丛林中发现的甲骨文又怎么会是印加帝国的遗物？”

“这就是你学而不精。”王浦元点了点资料说，“整个印加帝国的疆土横跨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其中有高山气候，更有热带雨林气候。当年印加王被西班牙人杀害，他的弟弟瓦斯卡尔继承了王位继续和侵略者战斗，后来不敌，遂带着帝国大量的黄金和子民退守雨林，放弃了首都库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在秘鲁丛林中也会发现印加遗迹的原因。这块甲骨文上的印章相信你我都不陌生，这其中的关联，你可曾推想出一二？”

我点点头，关于甲骨文和印加遗迹的关系我以前一直想不透，现下经过欧文教授留下的研究报告残片，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块甲骨文上的金印就是太一道长说的霸王印，当年随着殷人后代漂洋过海到达了美洲大陆，被印加人当做祖先的遗物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块霸王印很有可能是太一道长在游历的过程中偶然得到，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自然知道此物的来历并将其精心收藏。为了让两名弟子重归于好，他派人将金印送回最初发现的地方，并将地图与指示地图用的戒指分别交给两个弟子，希望他们能共同合作，参透其中的奥秘将金印取回来，至于这块金印本身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倒是未尝可见。

我把我的分析向王浦元说了一遍，老头有些激动地咳嗽了两声，特别是当我说起太一道长的良苦用心时。王浦元不无感慨地说：“师傅的寓意再明显不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遥想我中华万里之外的异地后裔都知道睹物思乡团结一致，我与玉吉兄生作同门，却为点滴意气之事屡番私斗。最可恨的要数我，活到这把年纪才读懂了师傅的一片苦心……”

老头子说着说着忍不住抽泣起来，我曾经也失去过许多一起战斗生活的伙伴，所以他此刻的心情我大致也能体会个一二，安慰他说：“既然您能明白大师的用意，那说明遗计生效，太一道长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您也不必太自责，人嘛，总归是要犯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犯了错并且勇于改正。老王同志，你依旧是一位好同志。”

王浦元淡淡一笑，透着一股子无法名状的凄凉在其中，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苍老了许多。他让秃瓢打开投影仪，将那份地图复印件投射在墙壁上，然后挥舞着拐杖意气风发地说：“现在我们要向着这块雨林前进。”

第十六章 古城库斯科

投影反射在墙面上的地图上有一层塑料纸标注的地图坐标，还有精确地形比对，王浦元和他旗下的学者研究了四十多年，最终确定看霸王印所在的位置是一座16实际后印加时代的太阳神庙，这座神庙被人们遗忘在无尽的热带雨林中已经长达数个世纪，虽然他多次派出

过探险队，自己也曾今试图前往，但以为缺少关键的经纬坐标和路标只是，不但屡次无功而返，损失也是相当巨大的。

王浦元指着在地图上一块用太阳神头像标注的地方对我说：“胡八一，如果这些黑衣人背后的大东家真的是司马小贼，那么现在，这伙人应经踏上了寻找霸王印的旅程。你那个相好的杨博士若是没有死，势必会追踪他们一路前往。我王浦元断不会眼睁睁的瞧着师门宝物白白落入他人之手，至于你想不想加入，那全凭个人的意愿，老夫绝不勉强。只是我桑师弟的那枚戒指，还希望你能卖个人情乖乖地交出来，不要延误了时机。”

既然王浦元已经向我们摊了牌，那我也不好再在装傻充愣，立刻表示祖母了绿戒是我们“一源斋”大掌柜的信物，绝对不会假借他人。何况桑老爷子心愿未了，在寻找霸王印的立场上，我们可谓是站在同一战线的“敌人”，既然要去，那就得一块去，至于最后鹿死谁手那

就全看各自的造化了。

王浦元点了点头说：“你们的本事我都有耳闻，既然你肯加入那是再好不过了，我立刻让他们去准备，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讲出来，。”

其实我选择与王浦元合作，完全是无奈之举，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一没钱脉二没人脉，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更别说此行的目的是远在拉丁美洲的秘鲁，一个只是在广播新闻里听说过的国家。我们唯有加入王浦元组织的队伍才能有机会深入追查下去。好在我们手头还有足够的筹码，没有祖母绿戒指，他王大老板空凭一张缺少坐标的地图终归是无法找到神庙的所在。

试想在70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去寻找一座距今已经千年的建筑物。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坐标。枉凭他天王老子真有通天的手段，只怕有生之年也绝无一丝希望。何况现在竹竿子的队伍已经先我们一步将所有信物集齐，相信早就已经踏上了旅途。我们这群人要是在墨迹

下去，只怕不仅会错失神印，连shirley杨也会有性命之忧。

王浦元自然不会让师门神印落入叛徒手中，他与桑老先生既是一生的死敌，同样也是惺惺相惜的对手，两个老头斗了一辈子，总不能叫一个叛徒捡了便宜。他当即吩咐手下去准备秘鲁之行的所需物资然后又拨通了几个电话向有关部门的头头索要方便。

一个下午的功夫，所有是想均被他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胖子，小王八，秃瓢，还有秦四眼均在队员名单之列。我说：“你家少爷是不是别凑这趟热闹，回头有个闪失，老王家可就绝后了”

小王八瞪着眼睛跟我叫板：“死土鳖你说话邮着点。少爷我怎么说也就哈佛考古系出来的高材生。你们这帮连美洲史都没有读过的乡巴佬。少了我，怎么在秘鲁混。”

胖子是个硬犟筋，取笑他说：“探险寻宝是个体力活，别说你小王八蛋读的那些个书顶个屁用，就算真有用，进去之后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还不是思路一条，你见过拳头大的鞋子吗？见过吗？”

小王八经不起挑衅，开始跟胖子争辩说丛林里边根本没有蝎子。我懒得劝架，总觉得这两人碰到一起就吵个没完，上辈子也不知道谁欠了谁的，我又对秦四眼说，这趟太危险，亚马孙丛林的厉害我虽然没亲眼见过，可相比云南的毒沼密林恐怕不输只赢。那是一片被人类遗弃。同时也将人类排除在外的地方，你没有必要跟我们一起冒险。

秦四眼说：“桑老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何况王家人多势众，多一个人，你这边也多一份照应。八一兄要是看得起我秦某人，不嫌我累赘，那咱们这一趟必要共同进退。”

我那这个硬骨头律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一同前往，不过事先约法三章，进了林子一切得由我说了算，如果发生意外，只要我喊停，他就必须退出。最要命的是黑头盔，他隐约听懂了我们的意思，非嚷着说这是非法活动，必须把这东西交给警方由他们组织探险搜救队，我对他说哥们这事你就别跟着掺和了，先保住小命活着从王家的地盘走出去才是真的。好在黑头盔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不像有些老外死心眼，非把自己往绝路上逼，王浦元本来就没把这个小警长放在眼里，见他规规矩矩的坐在角落里，也就没有再提杀人灭口那档子事。

王浦元那边除了他的孙子那个自称考古系高材生的王清正，还有就是老头的心腹刘秃瓢，这个刘秃瓢据说是蒙古人的后裔，不但骁勇善战，而且为人低调，十分懂得进退，王浦元自己虽有心出战，无奈岁月如刀风霜似剑，身体条件所限他无法跟我们一同进入亚马孙流域。临行

前他对我说：“我这个孙儿平时娇生惯养，不成气候，也没经历过什么大场面，这一路还麻烦你多多关照他。”

我心说少爷兵架子再大，进了林子还不是任老子处置，别的不说，热带雨林里的气候条件就够他受一阵子的了，去不了大么蛾子。不过面子总要给他一些，谁让老头出钱又出装备，连随行的翻译都给安排好了。我拍着胸口向王浦元保证：“王老板，你放心。这趟有我就有他，王家少爷回头给您练解释了再送回来。”

胖子比较关心印加帝国的黄金宝藏，系上背包兴奋的说：“老胡啊，想不到转了一圈，咱们又干起了老本行，看来工兵铲还真带对了。”

我说咱们是去雨林里找印加人的和尚庙，不是挖土摸金。你那铲子留着拍那些个巨蟒恶蚊还差不多，可别指望这能挖到什么印加黄金冢。胖子说：“那可不行哎，我听老头说当初那什么印加国王的弟弟带着老多金子退守二线，咱们这趟主要任务虽说是营救杨参谋长，可挖金子的事作为副业，也不能耽搁了。”

王浦元的运输队效率之高几乎叫人咋舌，还在商会顶楼给我们准备了一架S-51，胖子激动地指着人家的直升机说：“我爹给我讲过抗美援朝的那会儿，漫天飞得都是这种鸟直升机，我后来天天做梦，们见自己捡了一块小石子儿，搜的一声把它打下来，漫天飞机，都是我用石头子儿打下来的，我童年纯真的梦想。”

我赶紧拉着胖子，生怕他随手拣一块石头把人家老王的直升机砸穿了。

但是秦四眼说：“我们人太多，直升机拍不上用场。不过有了他做支持，我们在丛林里的轰动会方便很多。”

胖子还是不肯放下童年的执着，他说：“我们五个人，其实还是可以挤一挤的。”

小王八说：“你说的那个是屁话，连驾驶员带乘客一共只能做四个，挤一挤？你这个死胖子一个就顶俩。怎么挤，在下面给你挂一个运输带行不行？”

王浦元出来打圆场，说直升机可以作为我们后备的战略支持，负责我们空投物资，后续撤退用。我十分赞同这个想法，就对胖子说：“敢于做梦是好的，勇于实现它更是优秀的。不过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如果你带头搞特殊化，其他同志会有意见。这样做不但破坏了我

们的内部团结，也损害了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要不这样，咱们

回头撤退的时候，就由你做直升机带领大家冲出亚马孙，到时候再让驾驶员带着你围自由女神绕三圈，俯视这片被资本主义吞噬的大地。”

胖子听完我的计划十分心动，表情真诚的随我说：“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组织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包括站在自由女神的手电筒上，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我们一行人轻装上阵，改坐火车，先去美国边境，再由当地的华人商会代表接待入境，一路上虽然颠簸却看到了瑰丽多彩的拉丁美洲风情，这块处在南半球的大地上有太多雄伟壮阔的景色，有太多所未见的动植物，这里有着和中华民族一样古老的人类文明，又是一片

保持着原始风貌的自然之洲。

到达秘鲁之后，我总算见识到为什么秘鲁又被叫做玉米国，这里导出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华人代表汤姆陈介绍说玉米自古就是秘鲁的主要经济作物。他们商会里的大部分华裔商人，做的收拾和玉米有关的深加工，我想起王浦元家的农场，哪里的玉米产量和我们眼前的

玉米地比起来，那真是不值一提。我做在车上，眼前所见几乎都是玉米的海洋。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太阳城库斯科，这座从侵略者的战火中重生的千年古城地处安第斯山脉的山谷，被丛山峻岭包围，加上山谷撕走葱郁的林木，整个地区气候宜人，丝毫敢收受到寒冬的侵袭。秦四眼说“库斯科”在当地人的语言里是“世界的中心”的意思。传说

中的第一任印加王曼科，卡帕克使用了太阳神赐予的金杖，定都在库斯科，印加国本命叫“塔万廷苏龙”，意为四方之地，由此可见被称作世界中心的库斯科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的神圣。

进了库斯科城，我和胖子彻底成了瞎眼睛，对于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古都来说，我们才是外来者，这里道路狭窄泥土飞扬，导出都是用石板铺设的陋道。建筑风格基础上保持了当地原始风貌，还有不少西班牙殖民留下的遗风。狭小的道路两边密密麻麻地站满了贩卖

格式土产品的小商贩，城墙下坐着乞丐流浪人，路上的行人多是红色皮肤的印第安人，他们披着驼毛编织的斗篷，带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尖帽，从我们这群黄种人身边走过时无不侧目观望。我因为连最基本的西班牙语都不会，招呼也打不上，只好不停的向路人报以友好的微笑，一路笑下来，脸都僵了。

在火车上，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计划，先去到库斯科，在这里有

王浦元为我们安排的向导，以为库斯科博物馆的研究员，据秃瓢说这位研究员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常年西欧年股市印加文化的研究，有雨林考古的精力，会说印加人的克丘亚语，对我此行有几大的帮助。以往王浦元的探险队都是邀请这位老先生担任顾问，有他在，我们此行自当如虎添翼。不过，我也对秃瓢和小王八说，这次行动要冒很大风险，除了那位传说中的老向导，在场的各位都没有在亚马孙雨林里生活的经验，到时候进了林子，务必要听我指挥，不能擅自行动。

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到库斯科的时间很不凑巧，博物馆已经关门了。秃瓢事先几次联系都没能跟老向导接上头，汤姆陈一心挂念他的生意，我看他心思根本不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无非是受了王浦元的指派不得不接待我们，索性就把他打发走了。秃瓢把我们几个人

带到博物馆附近的小酒馆里休息，他自己准备先去老向导家里看看情况，别不是老头年纪太大已经登了极乐，那我们这样一大群人找上门去显然不太合适。

这栋小酒馆很有西部风味，想起来也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建筑，我们几个人中间最沉闷的秃瓢一走，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秦四眼和小王八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吵上了，胖子和我商量着先喝他两盅当地的好酒再说，我随手推开酒馆的小扇门走了进去，酒吧里头乌烟瘴气，大白天已经有很多人围坐在酒桌边，喝酒抽烟。我们两人在吧台上做了一阵子，死活没看懂酒瓶子上面写的是些什么东西。胖子说：“要不然就随便点一个，管他是马尿还是牛骚，先喝起来再说。”

我说：“此言有理，不能叫这帮红皮猴子看咱们笑话。”于是敲了敲桌子，随手指了一下吧台后面的酒鬼想让老板给我们先上一瓶再说。没想到一个晶莹剔透的大玻璃杯忽然照着我的脑袋，“咣”地一下砸开了花，我顿时感觉头昏眼花，脚下有些不稳，我一边扶着流血的额头一遍在心中暗骂这是哪里跑出来的丧门星，怎么老子什么都没干呢，就无缘无故低挨这么一下。他妈的，难道这是秘鲁人表示友好的方式么？

来不及多像，更多的酒杯酒瓶纷纷砸了过来，酒吧里的人忽然发了疯一样，圆凳，长桌抄起来就砸，根本不看对方是谁，秦四眼站在门口大叫：“你们块出来，里面的人在打群架”

胖子见我受伤，二话没说揪着我的衣领往外拉，我本来想说哥儿们没事，咱找酒瓶去角落里看着，没想到眼前一黑，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高大的人影，直接把我给压倒在地，这一下的分量极重，我只觉得自己肺部的空气在一瞬间给人挤了出来，别提有多难受了，胖子在边上憋着一脸坏笑，十足的损友。我抬起手臂，想给压在我身上的家伙一

拳，可仔细一看，居然是个娘们儿，人早就晕过去了。

我们刚到小酒馆，不幸碰上当地酒鬼斗殴。我不但被无辜牵连，挂了满头彩。还差点儿被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少女压死。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难怪胖子在一边看着穷乐呵就是不肯向我伸出橄榄枝，和着知道我不敢打女人，等着看我笑话呢，我推开那个昏迷不醒的小丫头对胖子说：“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那个仗义的小胖子到哪去了。难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待久了，连我最亲密的战友王凯旋同志都被无情的腐化了？”

不过胖子已经没工夫跟我斗嘴了，不知道为什么，酒馆里的醉汉看见胖子跟老牛见了红裤衩似的，一个劲的往他身上撞，那些红皮肤穿着尖头鞋的男人嘴里吆喝着我们听不懂的号子，跟猴子似的左摇右闪，不是的向我们投掷酒杯，酒瓶。胖子因为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又被几个酒瓶子砸中了屁股，此刻十分气愤，抄起手边的园桌子狠狠的砸向渐渐包围我们的人群。我怕那个印第安小姑娘被误伤，心里嘀咕着一个姑娘家没事怎么跑这种地方抛头露面，就把她扶了起来。

这时秦四眼已经冲进了人群，朝我猛地招手：“老胡，快跑。他们要抓的是这个女人。”

胖子一听这话比我还激动，几乎要跳了起来：“我cao了，这帮红皮猴子还要不要脸了，一帮男人为难一个小娘们儿，这他妈的算怎么回事。老胡，你扶着她点儿，这群菜头交给我收拾。”

我踹开一个扑向我的斗篷男，把小姑娘塞到秦四眼手里，让他和小王八驾着人先跑，然后回头对胖子说：“别傻了，就你那点儿地想觉悟我还能不知道，不过就是屁股上挨了几下，心里不平衡，想要打击报复一下。我懂的，没事，来，咱们哥儿俩一起。”说完我和胖子豪情满天的大吼了一声，在场的印第安人都被我们震住了，一是不敢轻举妄动。我看了机会大喊一声：

“跑！”

喊完，两人双脚飞踢踹倒了一排酒鬼，夺门而逃。

俗话说得好，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人家还是蛇鼠一窝，我们留下来硬拼那就是自寻死路。强出头的事，偶尔干一下还可以，但不适合作为主要事业长期奋斗，我们一出小酒馆，先是给外面的夕阳晃了一下眼，紧接着身后居然出来了几声枪响，我一看不妙，这群家伙动

真格的了，更是不敢迟疑，恨不得连手都用上，没了命的逃。古城的道路十分崎岖狭窄，我们逆着人潮一路狂奔，又不熟悉当地交通，被

那群人追的上蹿下跳跟洞里的耗子没什么两样。

跑到一处石头台阶的时候，一个人忽然从旁边的小矮屋子里冒领出来，我一看，光亮亮的一颗大秃头，可不是之前去找老向导的秃瓢嘛。

秃瓢身上全是血，眼睛红了一大片，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来不及解释，一看我们身后的追兵，抄起家伙从窗户里直接跳了出来，“啪啪”朝地上放了两枪。那群人见他这幅凶神恶煞的样子，纷纷止住了脚步。这时我们身后响起了一声口哨，回过头一看，小王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辆吉普，正在阶梯尽头“突突突突”地等着我们。

秃瓢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丢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心里那个美啊！德产瓦尔特，半自动9毫米手枪，这可是在国内绝对不可能摸上的好东西。

“老胡，别美了，块掩护我们撤退！”胖子一遍和为首的印第安人搏斗，一边朝我呼救，我和秃瓢一左一右，护住胖子，边撤退边朝着追兵开枪，小王八就在车上等得不耐烦了，刚才在小酒馆，他光顾着跟秦四眼吵架，没赶上动手的好时候，此刻见我们撤退的速度太

慢，干脆一踩油门，倒着车向我们冲了过来。小吉普被他在石板阶梯上一震，差点散了架，好在我们已经及时冲了上来，三个人都来不及用手，直接挺着肚子跳上吉普的后座，秃瓢一翻进去，脑袋直接砸在了铁板上，疼得眼泪都下来了，可为了面子死活不肯交出来，小王八

握住了方向盘，狠狠的一转，我们瞬间从台阶上飞了出去，奔着一条大路开了起来，后面的追兵显然不想放弃，一直追着我们放枪，不过人腿始终跑不过4个轮的，很快就被我们甩掉了。

“继续开，库斯特不能久留。我们现在直接去提他玛村，在那里找土着向导进林子。”秃瓢擦了一把脸上的血，然后对我们说：“阿拉不拉老先生遇害了，我们晚到了一步。这位是他的女儿，多利尔小姐”

我这才注意到，吉普车的后排上蜷缩着一个全身发抖的人，正是刚才在酒馆里险些将我压死的印第安傻女，秃瓢从鼻子里呼了一口气。扼腕道：“我在石阶路上绕错了方向，耽误了一点时间，他妈的，就差一步，我进去的时候阿拉布拉现身已经被别人切断了喉咙，有几个当地人正要有多利尔小姐下毒手，我开枪打死了一个，让多利尔小姐去酒吧求救，没想到一个亚洲人忽然从后面袭击了我”秃瓢指着脑袋上一道皮肉四绽的伤口说：“那家伙又黑又壮，我估计他就是蒋平说的那个黑壮汉，竹竿子此行的得力干将。”

我本来推测竹竿子的队伍已经先我们一步进入了亚马孙雨林，看样

子他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向导，威逼利诱不成索性杀人灭口，要除去阿拉布拉一家。那个叫做多利尔的印第安少女，虽然个头不小，可仔细一看也就十八九岁，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面对一群闯入自己家中的暴徒时还能够沉住气冲出来求救，实在是难能可贵。只是她眨眼间痛失亲人，此刻已经魂不附体，一个人缩在角落里不肯和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话，我们一群大老爷们，也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还是秦四眼心思细腻，他说到了前面的城镇，找一家医院把多利尔小姐送进去，一来看看她有没有伤，二来医护人员见她浑身是血必然会报警，三来医院毕竟是社会性的机构，如果有追兵也不至于敢贸然冲进去行凶，何况我们已经暴露了行踪，他们势必会一路追击，她一个神志不清的小姑娘跟着我们太危险。

小王八开着车，摇摇头补充说：“咱们这趟祸闯大了，不止是竹竿子的人马，回头当地警察也会找我们麻烦。”

我说酒馆斗殴不算重罪，等咱们进了热带鱼领警察也未必敢往里面追，秦四眼苦笑了一下，指着小王八说：“这位大少爷打了巡逻警，咱们的车是从人家手里抢的。”

我一听这话，赶紧俯下头去看车身，果然贴着秘鲁的三色国徽，顿时肠子都悔青了。出过一趟，shirley样没见着几眼，先是被美国警方通缉。想在又抢了秘鲁警察的座驾。赶明儿还有什么脸面回去面对家乡父老，我爹他老人家要是问我：八一，都给街坊邻居带了些什么土特产回来啊？我怎么说，呵呵爹，。别的没有，通缉令一打，要么？各国文字都有，我他妈的，还不如现在趁早自己抹脖子死了干净。

我和胖子轮番把小王八臭骂了一顿，吉普车日夜兼程，终于在汽油耗光之前感到了提他玛村附近的小镇上，我们把惊魂未定的多利尔小姐送到了当地医院，幸运的是正好有几位修女在医院传教，我们将多利尔小姐托付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香油钱，这才离开了最后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小镇，徒步向提他玛村这个距离亚马孙丛林仅1.5公里的土着村落走去。

越是接近提他玛村，植被变化越是明显，我们已经进入了热带雨林气候下的秘鲁东部，这里属于亚马孙河上流域，为山麓地带与冲积平原，终年高温多雨，森林遍布，地广人稀，尔秃瓢口中的提他玛村就是我们进入亚马孙雨林之前，最后一个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补给站。

进村之前秃瓢给我们大了一个预防针，他说当地土着很少见到外人，他也是之前跟我老板的探险队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与他们打过几次交道，所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能打扰当地人的生活，能找到愿意带我

们进入丛林的土着向导那是最好，如果不能，那只好靠我们自己

的本事在丛林中摸索。秃瓢说克丘亚语的水平和我学英语的水平差不了多少。这趟没有阿拉布拉先生充当翻译，恐怕我们的进度要落后许多。按照之前的计划，王家的空投机要在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所以我们势必要留在村子里过夜，如果不能和当地土着达成友好协议，我

们就有可能要睡在蛇虫遍地的丛林边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纷纷露出了最友好的笑容，踏入了这个传说中的原始部落。

一进提他玛村，我就明白了何为秃瓢说的原始土着，这些人穿的衣服就像我们在博物馆里看见的史前人类一样，不分男女老少，身上穿的都是用植物的根茎编织成的遮羞布，他们的肤色洪亮，身上全是纹身，看见我们进村，一个个的都露出了恐惧的神情，纷纷避而远之，朝着村落中心最大的帐篷跑去，小王八为了卖弄他在大学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很得意地指着那座用木头和枯草搭建的帐篷说：“你们看帐篷顶上盖的驼毛圣旗。那是土着族长的标志。”

胖子说你这是废话，如果不是他们老大的帐篷他们还跑个屁啊！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东西，你一人在那瞎嚷嚷个什么劲，我怕他们又吵起来，吓着周围的土着，就随便问了问秃瓢这个部落的风土人情，岔开话题，他们几个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亚马孙土着，也就不再多嘴，我们一边往大帐篷那边走，一边专心听秃瓢的讲解。

秃瓢一直是我们几个人里面最低调最老实的，可能跟他常年从事保镖工作有关，人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不过做事却异常细心，他见我们几个人都在等他讲故事，脸居然还红了那么一小会儿，摸了摸头上的绷带说：“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只知道上次跟王老板来的时候，见识过他们的毒箭，那种吹箭十分厉害，我亲眼看到过他们的勇士，一箭射死了丛林里的豹子。”

我带头鼓掌，说秃瓢不但伸手敏捷，学识也十分广博，不愧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硬杆子。秃瓢有点儿不好意思，谦虚的说这些东西不值一提。走着走着，打头的小王八忽然停住了脚步，胖子拍了他一个脑瓜子，说你小子又犯什么毛病。没想到这次小王八破天荒的没有跟他

顶嘴。二是将双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往前一看，只见大帐篷外面齐刷刷的站满了浑身涂抹着黑色图腾的男子，他们头上插着色彩绚丽的羽毛，每一个人手上都举着一根细细的有点像弟子的木管，管口统统瞄准了我们的方向。

我们不敢等着，几个立刻学着小王八的样子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第十七章 食人部落

初入亚马孙流域土着部落，我们几个人被当地的武装土着围了个水泄不通，秃瓢说土着的毒箭十分厉害，可谓是见血封喉，连丛林里最凶悍的美洲豹都抵挡不住这种土着用当地植物萃取的毒素。

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一看根本不可能从这些土着底下逃脱，立刻举起双手表示我们并没有攻击性，而是怀着友好的态度前来借宿。小王八和秦四眼轮流用西班牙语跟他们沟通，结果那些土着一个个面无表情，胖子想上前解释，被一根毒箭刺中了衣服边，再也

不敢乱动。我催促秃瓢说：“刘大哥，你不是会说他们的方言么？快点儿跟他们交流一下，总这么举着也不是个事。”

谁知道秃瓢一时紧张，连仅有的几句克丘亚语也忘个干净，我们被土着绑个结实，拿羊毛绳栓成一排，被押进了铺盖这无色驼毛毯的酋长帐篷里。

胖子想起一些道听途说的小故事，朝我靠了靠低声问：“老胡，你说他们是不是吃人啊？”

我被他这么一问，心都揪起来了。听说有些原始部落因为生产力底下，市场会拿族中的老弱病残和夭折的幼儿用作储备粮食，我们这一群膘肥体壮的年轻人落入他们手中，万一真成了传说中的人肉宴，那岂不是亏大发了，还不如当初拼死一搏面积是死在毒箭悬之下也好过当别人的盘中餐，碗中肉。

小王八听见我们的对话，吓得哆嗦了一下，胖子见他害怕，继续蛊惑他说：“这位大少爷平时吃的是山珍海味，相比细皮嫩肉十分可口。一会儿让那边的红皮土着先拿你开刀，我们也跟着闻点儿肉香。”

小王八被他这儿一说，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全无平日里的威风。秦四眼看不过去，拿肩膀顶了胖子一下：“不看看这里谁的肉最多，我听说有些部落喜欢用上等肥肉祭祀神明，待会儿把老王你丢湖里洗白，直接抹上棕油绑在火刑架上生烤了才是真的。”

胖子立刻反驳说自己只是虚胖，不如老胡身子骨健壮，全是受精肉，比较有嚼头。我说你怎么老在关键时刻叛变，不带你这样出卖战友的，回头他们要烤你我可管不了。

秃瓢被我们愈来愈离谱的推测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开口说：“这里的部落有自己的耕地，更多时候靠狩猎为生，定期派人用打来的猎物去换

镇上换取生活必需品。和现代社会还是有一些接触的，不吃人，更不拿活人祭祀。我也他们的老酋长有过一面之缘，待会儿我向他解释一下，回头再送他们一些医疗用品和驼羊毛就是了，你们几个千万别添乱”

我心想你他妈说得挺容易，怎么在门口的时候不跟人家商量商量，现在大家都被捆了，你还有闲工夫琢磨讨价还价的事，真是人不可貌相，这群人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看来之后的行动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带领这群杂牌军活着冲出亚马孙。

酋长帐篷里十分宽敞，和我在内蒙古插队时见到的大蒙古包相当。里面的布置十分简陋，挂满了各种野兽的头骨和五彩斑斓的驼毛绳结，这种绳结有点儿像我们北方过年的时候挂的中国结。我听shirley杨介绍过，印加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信息都是通过一种叫“奇谱”的棉线来打结记录，这种“奇谱”用骆驼或羊驼毛制成，在主线，用不同结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然后再主绳上穿上密密麻麻的副线、每种颜色有着不同的涵义，比如红色代表军队，黄色代表黄金，白色代表白银，绿色代表粮食。而绳结的数量也代表着不同的数字，如一个单节是10，两个是20，一个双节100。在美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者从古印加国找到的巨大棋谱，上面有几千个绳结，根据专家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张记录了古印加国当年粮食产量的农业报表，据说

当年西班牙侵略者攻占库斯科时，当地居民最先抢救的不是遍地可见的黄金，而是挂在自己腰间的棋谱，这些用羊毛编织起来的绳结才是印加人心中最重要的私人财富。

部落酋长是一个干瘪如柴的老头，他头上戴着巨大的红羽头饰，脖子上挂着老祖一条石头项链，腰间系着五彩斑斓的棋谱，盘坐在帐篷中间，正拿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不动声色的盯着我们

几个人看，为首的土着勇者把我们一个个推进了帐篷，然后围着老头站成了一圈，把我们几个围在了正中间。我们脚下踩的是用豹皮和驼羊毛制成的地毯，显示着眼前这位干瘪酋长在部落中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

秃瓢指着酋长腰间的棋谱说：“这位酋长叫做棋谱卡玛雅，在克丘亚语里，就是绳结保管人的意思。在古印加，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碰太阳族也就是皇室专用的棋谱，一个称职的棋谱卡玛雅，能够像盲人一样，只靠手指的触摸分辨出棋谱上的内容。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传说皇室棋谱是由太阳神印提亲自编织的，上面记录了印加帝国每年将发生的大事记，所以皇室御用的棋谱卡玛雅又被称作神的仆人。我们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皇家棋谱卡玛雅的后人。”

秃瓢说完之后，又用一种听起来像要把舌头咬断的别扭语言叽里呱啦对卡玛雅酋长大说特说了一通，干瘪酋长一开始没什么反应，越到后来，他的表情越发舒展开来，到最后几乎笑成了一朵风雨中的小菊花。他一边和秃瓢对话，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围在我们四周土着勇士，一个个忽然跟抽风了一样，跟着他边拍大腿边绕着我们跳舞。

胖子说，坏了这是他们在做饭前运动，活动开了膀子，好拿我们下酒。

我往后退了一步，把他们几个集中在一起，说：“待会儿要是情况不对，我们先扑上去把那个红毛酋长按到，抢了他腰上的绳结，其他土着要是敢轻举妄动，咱们就把他们的最珍贵的棋谱毁掉。”

小王八缩在秦四眼身后，仰着头问：“我们都被绑着呢，压老头容易。怎么毁绳结？”

我一想也是，但情况危急顾不上许多，就对他们说：“大不了用牙齿，直接咬断它。”

秦四眼看了一眼手指粗细的绳结，苦笑道：“老胡，咱们又不是刨地的鼯鼠，到时候绳子没咬断，人到要叫他们射成马蜂窝。”

胖子磨了磨口中的大白牙安慰他说：“大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敢做一切皆有可能，来，张嘴让哥哥看看牙口怎么样。”

我们正商量着对策，红毛酋长忽然停止了拍腿的动作，他招呼站在身边的勇士过去，指着我们右掌一挥，比画了一个砍的手势。只见土着勇士从腰间掏出用石头打磨成的匕首，快步朝着我们冲了过来。我心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拿一块破石头砍我们，这是要杀到猴年马月才能见血，实在太折磨人了。不过这些土着空有蛮力缺乏格斗技巧，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沉下腰身，准备在他冲过来的瞬间直接攻其下盘，把整个人顶出去。就在我几乎要起跳的同时，秃瓢忽然回头对我说：“打不得！”

就这么一晃神的功夫，土着人的匕首已经在我眼前划开了一道白光，胖子大叫了一声老胡，我踉跄了几步，回过头去对他说：“别了我的战友，这个月的党费你回头记得替我交上去。”

秦四眼站在他们中间，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哀伤，他说：“胡八一，你少在那里装死。”

我被他这么一说，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被匕首砍中，红皮土着捡起地上的绳子，边比划边对我傻笑。秃瓢蹭了一把汗解释说：“他们听说

我们带来了医疗物资和驼羊线很是高兴，刚才跳舞是为了向我们表示欢迎。胡八一，你这个人怎么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差点被你吓死，你那一脚要是踹下去，我们今天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提他玛人在对待敌人的立场上异常坚定，一旦伤害了他们的族人，那就等于是跟整个部落作对。”

听秃瓢这么一说，我顿时生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方才我那一脚没有踹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举着石头匕首的土着依次为我们解开了绳子，秃瓢按照之前的承诺，恭敬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牛皮袋，双手向上递给了红毛酋长。老酋长眼中精光一闪，一把夺过去自顾自地拆起了牛皮口袋。

胖子问秃瓢：“什么东西啊？这么精贵，你看把那老头乐得。”秃瓢笑而不语，一副你们绝对猜不到的神情。

我们几个都很好奇，就一起盯着红毛酋长手中的口袋，只见他迅速的从袋子里掏出一件长方形的东西，看都不看直接往自己脸上戴去。等他两手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楚，他脸上戴的不是别的东西，正事一副镶着金边的老花眼镜。

红毛酋长佩戴上老花镜之后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他两手一撑从地上站了起来，拿起旁边的吹箭走出了帐篷。不一会儿外面传来了“哦哦哦哦”的叫声，秃瓢说这是他们高兴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怕是老酋长已经射中了猎物，现在正带领小的们庆祝呢。

我们走出帐篷，外面的天色已经逐渐变黑，土着人燃起了篝火，围在红毛酋长身边跳着夸张的印第安舞蹈，他们一手高举长矛一手拍打大腿，最里面喊着号子，在为老酋长回复往日的神勇而欢呼。

“上一次我们路过这里，卡玛雅酋长就因为视力问题一直都郁郁寡欢。这趟过来的时候，王老板特意叮嘱我，要为卡玛雅酋长准备一副老花镜”

因为老花镜的缘故我们被当成了提他玛村的贵宾，受到了当地土着热情的款待，秃瓢还特别受到邀请去大帐篷里与酋长共进晚餐。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和其他土着一起，围坐在外面的篝火边上。端上来的食物中，除了大块的烤鸚鵡肉，居然还有米饭，秦四眼说亚马孙河流域每年都会有大的汛期，这里的农业水平基本上仍然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种植的稻谷类作物十分有限。当地居民最主要的食物还是“契加内”，就是煮熟的玉米，现在用米饭招待我们显然是特别优待，怕我们这些异乡客吃不惯他们的食物。

我坐在篝火边上，一边欣赏土着淳朴奔放的舞蹈，一边感喟年华似水，卡玛雅酋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个部落里有如天神一般的地位，可是依旧抵不过岁月老去，一个老花镜就能逗得他心花怒放。看来古人说的那句话还是对的，人生最怕面对的就是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任凭你年轻时候多么风光，到最后还不是要弯下腰板做人。难怪古时候那些个帝王将相总想着长生不老，连秦始皇这样的千古一帝也难免寻求仙丹的恶俗，殊不知，人世间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连天上的星辰都有陨落之时，何况是人。纵观历史，又有谁能够真正寿与天齐，至于那些自称能够修仙得道的江湖骗子，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破坏我社会主义大形势的牛鬼蛇神、

秦四眼看我一直闷在那里不说话，就问我在想什么，刚好吃饱喝足闲来无事，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一边拨弄这篝火一边耐心的听我说话，等到我把刚才关于人生的那番总结说完，他一推眼镜补充道：“正是因为人生难逃最后一把黄土，自古寻仙问道的民间故事才层出不穷，别说中国，细数人类文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没有关于长生不老的传说。就拿我们这趟要去的印加帝国来说，早在公元15世纪的时候，关于青春泉的传说就吸引了大批探险家前来，连英女王都秘密出资赞助他们。永葆青春对人类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这是我第二次听说关于青春泉的故事，不禁联想到当年在新疆的一段经历，那年我去喀纳斯的时候已是初秋，游历湖区后我便决定在此地多停留些日子，湖区附近有武警招待所，这个地方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也是误打误撞，不过好在人少，还是可以住的。湖区夜晚很冷且安静，睡觉的时候，盖了两曾被子还要用军大衣来搭脚，不过到了白天，日照很充足也暖和得多，当地的具名经常会给武警官兵送来很多干果，然后他们就把干果放在招待所院子里晒，偶尔凑过去拿一些吃，当然他们也会主动邀请你去品尝。我喜欢还当地的居民聊天，不仅能听来很多风土民情，在聊天中还会有不大不小的意外收获。

住在招待所附近的一户居民，祖孙三代，爷爷非常热情好客。我们和他聊天。虽然只是贫水相逢，但他拿出了很多自制食物来招待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讲起他小时候的喀纳斯，最重要的是他提起了“圣泉”这个地方，老人家的描述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寻找圣泉也成了我当年做的比较疯狂的事，现在想想可能因为当时年纪太小，对任何未知的东西都抱着一股极大的热情。当我听说了这个圣泉的传说之后，二话没说就把它提上了日程。

圣泉是当地人非常信奉的一处泉眼，经常会有人步行前去朝拜，许

愿。为了节省时间，老人家把他家的马借给我，还让他的孙子给我充当向导，小孩子的名叫艾尔肯，因为他头发卷卷的，所以我喜欢叫他小卷毛。

牧民的孩子大多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别看小卷毛当时才9岁，马术已经相当精湛，我们策马扬鞭一路飞驰，翻山越岭，周围的景色起伏起伏，穿过沼泽地的时候，马的姿态时而上扬，时而下冲，着实

让我捏了把冷汗。离圣泉不远的地方，马已经不能通过了，前面横七竖八着长着奇怪的枝干，说来也奇怪，穿过怪树林临近圣泉处，数目挺拔，中间闪出一条路，豁然开朗，却并非人工铺设。

我们把马放出去吃草，然后徒步前往，走了两个多钟头，圣泉是一处直径大概半米左右的泉眼，水极其清澈，最右意思的就是，当你发出声音的时候，泉眼里的水会打出浪花，晶莹剔透，随着声音频率的增加，水花也会加快或减慢，很是神奇。在当地人的严重此处泉眼是神圣的，周围的树上也挂满了人们许愿的小牌牌。

只是圣泉在当地人心目中再神圣，也从没出现过什么返老还童的传说，要不然老艾尔肯还不早早的下去洗一个凉水澡。我把当初在喀纳斯的故事当做饭后娱乐给大家讲了一遍，胖子对我说：“想不到老胡你也年轻过，当年还挺有追求。”我刚想反驳他，远远的看见一直在大帐篷里和老酋长聊天的秃瓢，忽然苦笑着一张脸走了出来。我很少见到他把表情挂在脸上，心想可能出了什么大事。秃瓢走到篝火跟前，盘腿一坐，对我们说到：“司马贤的队伍很可能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人的心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小王八带头问道：“咱们在库斯科的时候不是刚和他手下的人马动过手吗？怎么算他也不可能比我们快，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错不了，我刚才想向酋长要一名会说西班牙语的土着做向导。他告诉我说，村子里唯一会说外语的是一个叫亚洞的猎人，亚洞负责村子里的对外贸易，每个月都要带着村民们打的猎物去镇上换取生活必需品，遇到大的节庆就骑着毛驴去更远的大镇子里，向游客兜售妇女们做的手工艺品，所以亚洞会说一些西班牙语和英语。但是三天前，有一个亚洲女人带着几个白种人来到提他玛村，出高价聘请向导，她说自己是杂志社的记者，想去丛林里拍摄一些素材。亚洞向酋长告假想要挣一笔外快。没想到一去三天，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他家老婆孩子都快急疯了。”

初闻“亚洲女人”四个字的时候，我的心眼跟着跳了一下，但随后一想，shirley杨走得十分匆忙，并没有什么随行人员同住。何况她要是有

时间请向导，又怎么会不给我们留下线索。这个自称是记者的亚洲女人，很有可能是蒋平口中那个科学院的绘图员，竹竿子一行人种唯一的女性成员。如果真的是她，那么竹竿子的队伍必然是分成了两队。一队人马由黑大汉带领在库斯科做阻截任务，另一队人马由那个绘图员充当领队，先我们一步深入到了亚马孙雨林中。

我觉得这个线索非比寻常，值得深入调查，就和秃瓢一起再次来到了红毛酋长的帐篷里求证。

我们进去的时候，老酋长正捧着腰间的绳结不知道在思考什么问题，他身边跪着一个十五六的印第安少年，一脸急切的样子。秃瓢拉着我坐到一边低声说：“奇谱卡玛雅正在用绳结为这位少年占卜，咱们的事还是缓一缓再说吧。”

因为天色已晚，土着们在帐篷四周的围柱上插上了火把，卡玛雅酋长坐在用美洲豹的兽皮缝制的毛毡上，一边摸索着绳结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对那个印第安少年诉说着什么，我问秃瓢占卜的内容，他说他也不是听得懂，大体意思是少年的家人要遭殃云云。果然少年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焦急失落的神色。我心说十卦九骗，要是万事都能预测，那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秃瓢对我说：“印加人十分信任占卜术，据说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之前，巫师曾经看到太阳被三层怪圈围绕，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惶恐。以致后来西班牙侵略者来到印加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解救亡国危急天神供奉。”

我啧啧而叹：“这就是封建迷信带来的恶果，淳朴的印加人民一定没有想到看似和善的异族天神只是一些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侵略者，他们到这里根本不是为了解救印加人的危急，二是抢夺黄金和土地。”

不知红毛酋长说了些什么，印第安少年忽然跟他激烈的争论了起来，他们的语速很快，秃瓢根本来不及听明白，更别说翻译给我听，只见那个印第安少年手舞足蹈的站了起来，不停的拿手指指着外面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老酋长心平气和的向他解释，不想少年越说越急，最后干脆一跺脚冲出了大帐篷。

我心说这死小子个头不大，脾气不小，居然敢当着客人的面跟部落酋长耍横，回头肯定少不了挨一板子，只是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回头可别把好好的娃给打傻了才是。

卡玛雅酋长并没有追究少年的责任，他看了看我们，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秃瓢和我向酋长行了一个礼，然后就开门见山的问起了那个叫亚洞的向导和亚洲女记者的事。

从红毛酋长的叙述里，我们知道了一些那个亚洲女人的外貌特征，身高一米七左右，梳着黑色齐耳短发，留着娃娃头，这显然不是shirley杨的风格，更不是我在上海机场遇到的那个身材娇小的绘图员，她的队伍一共六个人，除了她之外，还有三个白人男子和两个秘鲁当地人。他们携带了大型的照明设备，还有一辆水陆两用的越野车，听完酋长的描述，秃瓢松了一口气：“看样子他们不像是司马贤的人马，刚才我是多虑了。”

我说：“能多想一步总归是好的，免得到了里面被人家打得措手不及。既然没有想到，我们只能在进入丛林之前，尽量把线路标注清楚，现在有机会不如直接请教酋长。”秃瓢向酋长转达了我的意思，老人家笑眯眯的对我说OK。

我拿出事先重新整理过的地图，向卡玛雅酋长请教路线。他戴着老花镜，只扫了一眼，直接对我们摆了摆手，秃瓢急忙问他怎么回事，两人交涉了一番，秃瓢惨着一张脸对我解释：“他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魔鬼桥的对岸，只有生活在亚马孙平原内部的当地土着才认识路，提他玛村人的活动范围只限河滩外围，深入到雨林内部的情况他们也不了解。没有办法为我们指明详细的路线。他还说过了魔鬼桥就是恶魔的老家，那里危机四伏，传说还有食人族出没。酋长希望我们珍惜生命，不要去冒险。”眼看着夜色已深，我们也不方便继续打扰老酋长休息，只能就此告辞。

我俩在卡，玛雅酋长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心里很是失落，没想到刚掀开帐篷上的门帘，一个黑乎乎的小手就从旁边伸了过来，仔细一看，正是之前在帐篷里与老酋长发生争执的少年，原来他刚刚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帐篷旁边的柴堆里偷听我们和酋长的对话，他拉着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对着秃瓢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神情很是急切，我问秃瓢这孩子说什么，他抑制不住兴奋的表情对我说：“这个孩子认识去魔鬼桥的路，他说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我一听觉得很奇怪，老酋长明明说村子里没有人去过魔鬼桥对岸，眼前的少年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难道他居然比活了一把年纪的卡玛雅酋长更加博识？再者，如果这个小豆丁所言非虚，那么老酋长又为什么要欺骗我们，说村子里没有人认识去魔鬼桥的路呢？这其中难道有莫大的隐情？我看眼下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就把小豆丁带到了我们几个人的草屋里，让他坐下来慢慢说。没想到，这一谈，却谈出了许多被卡玛雅酋长可以隐藏的真相。

胖子他们三个人坐在草棚里胡侃，胖子高举着工兵铲，得意的

道：“等找着印加人的和尚庙，咱么把里面的金子分一分，用拖拉机给运出来，这些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胜利果实，不能白白留在地底下给那些个万恶的统治者陪葬。到时候秘鲁人民一份，中国人民一份，你们美国公民就算了，也不缺这点儿小钱花。”

小王八不同意，他说：“凭什么美国人就不缺钱花，我既是华裔又有美国护照，我怎么觉得我应该拿双份。”

胖子说：“你这个孩子，你这是被腐朽的资本主义烧坏脑子了。我跟你讲啊，账得这么算。”胖子正在词穷，一见我进来赶紧招呼我做支援，“哎，老胡，你快来给这个小兔崽子讲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现在居然天真的认为自己有权利从印加人民的手里夺取胜利果实，哎，这个小红皮是谁？老胡你不是吧，屁大的功夫娃娃落地了，速度够快的，赶上大跃进了。”

我说：“你他妈的少扯淡，这是那个土着向导的儿子，他叫卡迪隆。有一些重要的情报想告诉我们，胖子你快点儿把屁股挪开，到门口挡着点。”

公有制的社群里很忌讳与外族人过分亲密的接触，这种行为容易引起同族人的猜忌，有时候甚至会引发流血事件。小卡迪隆一进我们的草棚就记着把门帘拉上，生怕被外面的土着看见，为了减少他的顾虑，我并没有急着询问他具体的情况，而是翻开背包，送了他一些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小卡迪隆蹲在地上，用大大的棕色眼睛警惕的把我们几个人逐一扫了个遍，最后从腰间掏出一块小牌子，递了过来。

我接过来一看，那是一块美国大兵常戴德军牌，上面用英文标注着姓名和番号，不过字迹潦草，刻得跟鬼画符一样，秦四眼接过去一看，说：“汤姆，很普通的名字，代号是狂蟒，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号码和番号。”

秃瓢和小卡迪隆聊了一会儿，他的方言也不够用，两人边谈边比画，搞了半天总算是明白了彼此的意思。秃瓢拿着军牌为我们翻译说：“这块牌子，是他从记着的营地捡到的。当时他的父亲猎人亚洞正在和亚洲女人聊天，谈话内容涉及了丛林深处的魔鬼桥。她答应事成之后给村子准备净水器，还会定期向村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援助，虽然酋长一再明令禁止大家去魔鬼桥的对岸，但是她开出的条件实在太诱人了，特别是医疗援助，这对一个平均寿命四十岁不到，随时有可能死于感冒的半原始部落来说，简直是天赐的福音。所以亚洞当即表示愿意担任他们的向导，但是此行只负责把他们带到魔鬼桥对岸，其他的一概不管，双发达成协议，亚洞还帮助他们欺骗酋长，只说是记者要去雨林边缘的

带拍摄一些摄影素材，亚洞走之前再三叮嘱儿子，不许把这件事告诉村里的任何人，从村子到魔鬼桥最多只要两天的时间，可是亚洞一走五天，音信全无，他担心父亲出了什么意外，就请求卡玛雅酋长为他占卜，卜卦十分不详。他吵着要去找父亲，没想到被酋长无情的拒绝了。后来听说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是魔鬼桥附近，索性把心一横，要给我们当向导，去雨林深处寻找他那个失踪已久的老爹。”

我们对那群记者的身份一下子产生了怀疑，秦四眼掂量着手里的军牌说：“我们此行可能不止一路的麻烦，这群美国人行踪诡秘，目的明确，恐怕来头不小。”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明天装备一到，立刻出发。”我想了想，拿出地图对秃瓢说，“这孩子太小，跟着我们一来不安全，二来影响行军速度，你让他把沿途的路况和显眼的地质特征尽可能详细的标注出老，告诉他，我们一定会把他的父亲平安的带回来。”

不想小卡迪隆十分倔强，他说就算我们不带他去，他自己也会偷偷的跑去找爸爸，他还十分得意的掏出一把小匕首在空中舞来舞去，想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勇敢的小武士，我好说歹说，他死活不肯就此罢休。小王八“切”了一声，单手扛起卡迪隆，狠狠的抽了他几屁股，然后对秃瓢说：“刘猛，你跟他说，要是他敢跑我们现在就告诉酋长他那个死鬼老爹私通外敌的事。到时候按我们美国人的法律处置，他们父子俩都给抽筋扒皮，丢进河里喂鳄鱼。”

小孩一听，吓得当场就哭了，跪在地上不住的向小王八求饶。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肚子坏水，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欺负。他面有得意之色，摇了摇膀子，充满成就感的说：“少爷我小时候不肯吃饭，我爷爷天天拿这套话吓我。一试一个准，看见没有，优秀的教育是没有国界的，小兔崽子现在不是挺老实，刘猛，告诉他，他那个爹我们保准给他找回来，让他把地图画完，赶紧回家洗洗睡了。”

卡迪隆在王清正的威胁下，一边哭一边给我们标注地图，胖子于心不忍，说：“老胡，咱们是不是有点儿虐待印第安儿童的嫌疑，我的心怎么就这么不踏实呢。”

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这个孩子本性不坏，但是个性太冲动，又不肯听人劝，叛逆期的男孩子多少喜欢搞一搞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他好。你想一想，假如他真的不顾后果自己冲进雨林里，那我们日后怎么向村民交代，我们是成年人，做事要讲分寸，不能再跟小孩子一起瞎胡闹了。”

画完地图的小卡迪隆，被秃瓢偷偷的送了出去。我们几个大人被他这么一闹，心里也有点儿慌。我对大家说：“现在想什么都晚了，大家把地图各描一份，定一个汇合点，方便走散之后寻找对方。我们这一趟要面对的不仅是大自然的挑战，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在暗处蠢蠢欲动。”

虽然我装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特别是到现在一点儿shirley杨的消息都没有。我整颗心都被火烧着一样急，但是越是面对这种情况，我越要顶住，这里的五个人，除了我和胖子之外，都没有野外求生的经验，更别说是深入环境恶劣的雨林中寻找数个世纪前的神庙了。

临睡觉前，我忍不住祈祷希望太阳块点儿升起来，好让我们尽快进入眼前这片神秘的亚马孙大雨林。

我是被巨大的机械声从梦中吵醒的，睁开眼睛一看，草棚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昨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又累又乏，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连梦都没做天就亮了。秃瓢套起外衣对我们喊道：“快，我们的装备到了，”我这才想起，外面巨大的轰隆声不是别的，正是王浦元的直升机在为我们空投物资。我胡乱抓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拉起背包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

当地的土着起得很早，许多人捂着脑袋聚集在空地上，仰望天空中那只钢铁巨鸟，纷纷露出了恐惧的申请，我一边压着头发，一边点燃了信号弹，黄色的S-51在天空打着转，秃瓢他们几个人也走了出来在到处疏散人群。直升机慢慢的降了下来，胖子和我顶着巨大的风力走上去，把两箱垂挂在飞机底部的物资卸了下来。驾驶员向我们比了一个大拇指，然后盘旋了几圈之后迅速的消失我们在视线以外。

王清正迫不及待的拆开了木箱，其中一箱是个人装备，另外一箱是武器弹药，王浦元为我们装备的是越战时期美军步兵专用的装备，包括热带野战服，丛林靴，M17A1防毒包，工具包，等等，不过老头把M1956型军兵装备换成了轻型单兵多用途装备，简称LC1，这一套背包里包括了L型塑料手电，土工器具，水壶，M9刺刀和轻武器弹药袋。这套LC1比越战时候的M1956更加轻便，减轻了我们的负重，看来老头这次是下了血本，要让我们在硬件配备上远远的超过对手，我和胖子拖下军装多年，想不到再回首往事，穿的却是美国大兵的装备，这都不打紧，最重要的是，我们把衣服套上身之后才发现，每个人的袖章上都绣着一个大大的“王”字。王浦元这个老东西，到最后都不忘提醒我们谁才是这次行动的出资人。真实奸商本质想改都改不了。

装备一新之后，我们告别了提他玛村的印第安土着，向着眼前辽阔

的亚马孙丛林深入，小卡迪隆一直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不住的向我们挥手，我们都明白，这个孩子已经把全部的希望托付在了我们这群异乡人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

进入到丛林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片雨林的广阔与神奇。秦四眼介绍说：“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脉，被拉丁美洲人称作是他们的矛和盾，是当地人最骄傲的世界第一长河，因为在赤道附近，这里十分适合热带植物生长，光目前发现的植物就有五万多种，人类能够分辨的不超过三千种，这里的动物种类也很丰富，有不少珍禽异兽，攻击性比较强的有美洲豹，美洲豹又被印加人叫做绿宝石之眼，传说印加神曾经收到过美洲豹的恩惠，于是赐予了它丛林的王位，可以享用雨林里所有的动物，人类如果想捕杀美洲豹取它们的皮毛，就必须在豹子的眼窝里放置两颗绿宝石，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很多当地人虽然窥视美洲豹华丽的外衣，但是因为无处寻觅更加珍贵的绿宝石，最终只能放弃捕杀的念头，这个传说其实在无形中对美洲豹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过近代西方的捕猎者根本不理会古老的传说，在亚马孙流域大肆捕杀，有很多动植物数量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锐减。”

常言说得好，贪心不足蛇吞象，我想起以前当摸金校尉的时候，遇到过不少穷凶极恶的盗墓贼，它们又何尝不是像偷猎者那样被贪婪蒙蔽了眼睛，极尽奇巧之能事，只求把墓中的名器顺光挖绝，拿不走的宁可毁掉也不愿给后人留一点儿甜头，长此以往，天下墓葬再多，也经不起他们这样折腾，到头来无墓可挖的时候，他们又当如何应对？这样一想，他们岂不是和贪图一时之快的偷猎一样愚蠢？

我们靠着地图和指南针，在雨林中缓慢的前进，这里气候酷热，到处都有巨大的昆虫，和色彩斑斓奇形怪状的植物，我们从河边经过的时候，甚至看见河面上盘旋着一大片拳头大的蚊子，胖子哆嗦了一下，问：“这么大个头的蚊子，被他盯一口，还不直接失血过多晕死过去。”我胡八一天不怕地不怕，最烦就是这种嗡嗡乱飞的大花蚊子，以前要么点蚊香，要么一巴掌拍死，可眼前的蚊子比麻雀还大，毛茸茸的口器和巨大的翅膀，看得人心惊胆战，我情愿去和美洲豹搏斗，也不愿意被这种怪物盯上一口，为了避免被巨型蚊子叮咬，我们偏离了河岸，改走树林深处的小道，这些道路都是被林子里的野兽们踩踏出来的，虽然面部了蛇虫蚂蝗的骚扰，可总比我们自己开一条道要轻松许多。

雨林里的气温比外面还要高出不少，走了一整天，大家身上的汗不用挤，已经如同瀑布一样直往下淌。整个人像闷在热水壶里面，透不上气。我和胖子还有秃瓢都是当过兵的人，身体素质相对好一些，小王八

跟秦四眼两个人早就累的气喘吁吁，用枪当拐杖，在后面一路拖着。我看了看日头，对秃瓢说：“今天还是早点儿找个地方，把窝子安下来休息，雨林不比其他地区，想找一片安全的地方扎营不容易。”

雨林的植被覆盖率高，无论是野兽还是蛇蚁都很容易找到藏身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过夜，选择扎营地点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首先不能选择下游，然后不能离河岸太近，亚马孙河在汛期随时有涨潮的危险，到时候大水一来，想跑都来不及，其次安营的地点不宜靠山傍谷，这是为了防止山体滑坡时被活埋，不过我们所处的位置处于冲击平原，不存在泥石流的危险。倒是雨林里的流沙地需要小心提防。我把选窝的标准大致给两个新手讲了一遍，大家以我们目前所在的阔叶树为中心，分头寻找扎营的地方，约定半个小时后汇众集中。安全起见，我把王清正和胖子放在了一组，让秃瓢照顾秦四眼，我自己单成一对，这样的分组，一来对新手有个照应，二来，王家的人和我们的人可以相互牵制，免得有人背着大家搞小团体。

我和其他四人分开之后，一路向东逆着水流前进，想找一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先看看周围的环境再说。脚下的灌木林里到处都是小爬虫，好在我们穿的是热带专用的行军靴，要不然被这些小东西顺着裤腿爬上去叮一口，那可可得苦头吃了。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我发现地上有燃烧过的痕迹，走近一看，这一片林子明显有人类活动过的痕迹，地上废弃的篝火堆，周围帐篷木桩留下的坑洞都是不可磨灭的证据。我拉开步枪上的保险杠，谨防有敌人埋伏在四周。匍匐在原地观望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四周除了鸟兽不停的鸣叫，并没有其他人的踪影。于是我爬起来，捡来一根树枝弄拨起早就熄灭的火堆，可是除了几根烧得发松的骨头之外，一无所获。

但是，这个营地的存在说明除了我们之外，雨林里还有其他人。从他们行进的速度来看，很有可能是竹竿子的队伍。我觉得事态紧急，为了避免大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敌人交火，我决定立即原路返回去宽叶林里等待其他人归队。刚走出营地没几步，就听见不远处的河岸边上传来一声枪响，惊得四周的鸟都飞了起来，随后又是一阵急切的打枪声，我心说不好，看样子他们已经交上手了，立刻弯腰系紧了鞋带，端起步枪向交火的方向跑去。

我一口气跑了七八百米的距离，沿途的树叶一路打在身上，别提有多疼。快到岸边时，我慢下了脚步，想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没想到刚在树林中找好了一个埋伏点，“唰唰”一阵摩擦声从我身后传来，来不及回头，我只觉得背上被人重重的锤了一棍子，整个人向前倒去，我心

说偷鸡不成蚀把米，胡爷这趟面子可栽大了。我摔倒之后急忙侧滚，避开了随之而来的当头一击，顾不上背部一阵的剧痛，我急忙站了起来，这才看清了偷袭的我家伙是一个身高接近两米的丛林野人，他手里举着巨大的石斧，斧身比我的头还大，木质的斧柄上涂着耀眼的红色涂料。他披散着一头杂乱的长发，身上缠绕着树叶兽皮，表情凶恶，两只眼睛瞪得跟牛似的。见我站起来，立刻挥舞着大斧头迎面劈了上来，我不等他冲到面前，就地一滚将摔在地上的枪抄了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在过于危机，我连瞄准的时间都没有，照直了连开两枪。凶悍的石斧土着先是被吓了一跳，随后挨了一枪，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将石斧向我甩了过来。我没想到他的战斗意识如此强烈，在近距离吃了我一枪之后，还能反击，急忙侧头躲避，这东西少说也有百来十斤，要是正面挨了一斧子，那不直接见毛主席去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乘着我分神的瞬间逃跑，没想到这个大野人十分凶悍，肠子都挂在外边了，还迈着大步向我冲来，我光顾着躲他的石斧，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不要命的人，还没来得及回头，已经被他一双雄厚有力的手臂勒住了脖子，这个野人力气极大，我被他勒着脖子按在了腋下，只能靠双手的力量反握住他的手臂，借此为自己留一丝呼吸的机会，我被他掐的喘不上气来，只恨没有多长几只手，一枪击毙了这家伙。

他靠着一股蛮力占据了上风，我渐渐头脑发昏有点儿坚持不住，我知道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丝毫松懈，一定会被他乘机扭断脖子，可是肺部的空气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就在我几乎要昏死过去的时候，两声震天的枪响从野人背后响起，他连哼唧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两手一松，轰然倒地，我被他连带着压在地上，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五指山下的孙猴子。我一边推开野人的巨臂一边猛烈的咳嗽。等我看清楚放枪的人是谁时，忍不住高喊道：“二师弟，你想害死为兄吗？”

胖子头上顶着树叶编成的野战帽，两手扛着长枪昂首阔步向我走来，秃瓢，王家大少爷黄i有秦四眼也纷纷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刚才那救命的一枪正是胖子朝野人背后打过去。我艰难地推开野人的尸体，连着咳嗽了好一会儿，这才把气喘匀了。秦四眼脸上挂了彩，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出一道又细又长的血口子。

胖子在野人的尸体上踹了几脚：“他奶奶的，这是个什么怪物，刚才从林子里冒出来的时候，差点儿把胖爷的裤子给吓掉了，太他妈的突然了。”

小王八挥了挥手里枪说：“不止这一个，我和刘猛在前面也遇到了两

个张牙舞爪的野人，我们连放了好几枪，也不知道打中了没有，不过总算是把他们吓退了”

秦四眼捂着伤口蹲下来检查了一下，说：“这些人应该就是卡玛雅酋长口中说的亚马孙原住民，从他们的穿戴和武器来看，部落的规模不算很大。刚才那几枪留了活口，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块区域，省的夜长梦多。即使我们手上有再多的军火，可也扛不住几百号野蛮人一起围攻。”

为了避免和当地原住民再次交火，我们放弃了可以用来休整的营地，选择连夜赶路，争取在下一个日出前赶到魔鬼桥对岸。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当天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第十八章 野人的葬礼

为了避免与亚马孙野人发生遭遇战，我们五人探险队决定连夜赶路，按着地图上的标示，向着第一个坐标魔鬼桥挺近，我一边啃着干粮一边问秦四眼，当年的印加人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交通桥起这么一个晦气的名字。他分析道：“可能是因为当时生产力落后，造桥工艺比较粗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古代人搞不清楚状况，总以为是鬼怪作祟，所以才想出这么一个名字。”

王清正走在我后边，他听到秦四眼的解释之后哈哈大笑，拍拍秦四眼的肩膀说：“你这个大讼棍真不是吹的，什么东西都能现编出来。”

秦四眼拍开他的贱手，鄙夷的道：“怎么，王大爷还有其他什么高见？”

王家大少爷这一路没少被秦四眼排挤，此刻话语权好不容易落在他手上，整个人都飘了起来，拍拍胸脯说：“少爷我读大学那会儿，你们这帮土鳖连印加国在哪儿都不知道呢！魔鬼桥在印加人的神话故事里是有典故的，绝不是你说的封建迷信那么简单。”

我们连夜赶路，难免有些困乏倦怠，我一听这其中另有名堂就故意激王少说：“什么典故不典故，不是你小子编出来欺骗广大群众的反动宣言吧？”

“你还别不行，少爷我可是从正儿八经的文献上读到的故事。纯西班牙文，要是没有我，你们这帮土鳖这辈子也别想看懂。”

胖子被他弄烦了，直接问：“你小子到底讲不讲，不讲一边呆着凉快去，老胡同志有的是段子。”

王清正生怕没人搭理他，拉了拉背包，在亚马孙丛林茫茫的夜色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印加神话。

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印加才俊，名叫卡尔卡，乳名卡卡。卡卡对创世神维拉科查十分虔诚，把工作换来的食物和水果都用做了供奉。后来他爱上了地主家的女儿恰斯卡。和所有美好的爱情传说一样，恰斯卡这个小姑娘美丽大方又善良，最重要的是，她一点儿都不嫌贫爱富，对卡卡也是一见钟情。

卡卡赶着家里仅有的小毛驴，去地主家提亲。老地主自然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他语重心长的对卡卡说：“光有爱情顶个屁用，你买不起红烧肉那什么养俺闺女。这么跟你说吧，小伙子，到外边去奋斗

吧，等房子票子都干到收了再回来娶媳妇。”

卡卡为了心爱的姑娘，毅然立下誓言，如果一年之内不能脱贫致富成为一名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他就放弃美丽的恰斯卡从此不再出现。

卡卡走后，恰斯卡一如既往的每天等待着心上人归来，老地主也遵守自己的诺言，为女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前来求婚的好青年，直到当时的印加国王查库特克出现在求婚的队伍中。老地主激动得不直到该说什么，差点儿脑溢血抽过去。这门亲事要是结成了，自己从今往后就可晋升为果张老爷了，连国王都要叫自己一声“亲爹”。这种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碰上的，不过老地主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懂得君子之道，他一边忍住心中的剧痛，一边对帕查库特克国王说：“皇上啊，这是真不怨小的，是您来晚了。小女已经答应要等那个叫卡卡的穷小子一年了，要不这样，您亲自跟俺闺女聊一聊，看看是不是能培养出一点儿感情。”

帕查库特克国王是什么人啊，一国之君，印加人的千古圣贤，哪能干出这种趁火打劫的下作事情？他听闻恰斯卡的誓言之后，立刻知难而退，一点儿也没为难人家。不过帕查库特克也是一个大情种，在离开地主家的时候，让士兵们现场凿了一条河出来，直通王都。他给这条河起名叫“阿其拉纳”，意思是为了美丽的姑娘而奔流的清水。

国王这一凿不要紧，求婚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其中有一个青年，是当地贵族的儿子，他为人正直，在族人中很有地位，对恰斯卡也是用情颇深，屡败屡战，竟然比国王帕查库特克还有毅力，不知不觉，一年的时限就快到了，而远去的卡卡一直没有消息传来，老地主觉得是时候给女儿筹备婚事了，于是把老贵族请到自己家里来喝茶，两个老头一边嗑瓜子一边商议着子女的婚事：“阿贵啊，你也知道俺闺女的驴脾气，总之一年之期不到，她是死活都不会嫁的，不过我琢磨着，卡卡那小子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赚够老婆本。你看这样啊，咱们把婚礼慢慢筹备起来，还有七天就满一年了，到时候花轿直接抬进门，咱们给孩子们把这个主给定了。”

老贵族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说对老地主说：“咱们家那个傻小子对您家妞妞那是真上心。人都说妞妞等卡卡苦，我家傻小子又何尝不是真痴情。七天就七天吧，这么些日子都等了，他也不会在乎这最后的几天。”

两个贼老头喝着老酒唱着小曲儿就这么把儿女的婚事定在了七天之后，而此刻，那个幸福得连皇帝老子都羡慕的卡卡又死在什么地方苦挣钱呢？

答案是沿海盐场，古今中外，盐这个东西向来是受国家管制的，这块盐场的主人就是卡帕克。尤潘基亲王，情种皇帝的亲弟弟。卡卡在盐场表现出色，为人低调，宗教信仰异常坚定。盐场负责人十分欣赏卡卡，就将他推荐给亲王。卡帕克。尤潘基亲王因为当初竞选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败给了当哥哥的，于是一气之下跑到沿海地区当起了土皇帝，他一看卡卡的资料，居然是老哥的情敌，顿时乐得前仰后翻，觉得自己给老哥一记耳光的时候到了。于是卡帕克。尤潘基亲王给予卡卡贵族的身份和相应的财富，以便他能够与心上人完婚，完成当初的誓言。

本来一切应该圆满结束了，偏偏卡卡这孩子是个死心眼。他琢磨从盐场赶回老家只要五天的功夫，于是在距离一年之前还有七天的时候，才向亲王告假上路，想着要给家乡父老来一个意外的惊喜。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罕见的暴雨突然袭来，冲走了卡卡的惊喜，给了他人生中最可怕的意外。

暴雨阻碍了卡卡的行程，原本只要走五天的路程，拖到了第七天，他被耽搁在离家乡一桥之隔的对岸，因为暴雨的冲刷桥梁早就在数天前被毁坏了。卡卡站在桥的这一边，甚至能看见对岸火红的婚队，这时离天亮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卡卡与恰斯卡隔岸相望，心急如焚。风雨中几乎要绝望地跳下河去，直到恶魔马里克的声音响起：“年轻人，我欣赏你的勇气，可你们的主神维拉科查已经抛弃了你。只有我能帮助你，我可以为你搭建一座去对岸的桥，不过等你死后，要把灵魂交给我作为报酬，怎么样？”

卡卡只得答应了恶魔的条件，死马当活马医。两人约定，只要马里克在一个小时内为卡卡造一座通往对岸的桥，他就能获得卡卡的灵魂。马里克运用自己的神通，使山石都听从他的召唤朝河边涌来，不一会儿功夫，一座石桥即将完成。马里克心里很得意，因为不久他就能从竞争对手维拉科查那里抢到信仰者的灵魂。他哪知道维拉科查此刻已经躲在暗处，准备给这个勤劳的小恶魔来一个惊喜。

话说日头已经渐渐地露出了锋芒，整座桥旋刻就要完工，马里克选定了最后一块小石头去填补桥梁的缝隙。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小小的石头就是不听他的命令，马里克十分气愤，可惜小石子就是雷打不动，因为伟大的创世神维拉科查正附着在它的底部，任凭马里克本领通天也无法驱使这枚承载着创世之神的石子。一根筋的恶魔就这么跟一颗小石头死耗着，也不知道换别的石子试试。

这时，远处的雄鸡开始打鸣，一个小时的约定已经到了，卡卡以最后一块石子为借口，赢得了与魔鬼的赌注。马里克因为一块无关紧要的

小石子失去了到手的灵魂，他恼羞成怒，从此以这座石桥为界，与人类老死不相往来，而河岸那边自然被归入了马里克的地盘，再也没有人敢踏入那片魔鬼的土地。

我听得津津有味，对即将出现的魔鬼桥充满了期待。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因，整个沉闷的旅途有了新的乐趣，我们讨论着魔鬼桥对岸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走着走着在队伍最前面的秃瓢忽然半蹲下去，高举右掌在空中捏成了一个拳头，我知道这是前方发生紧急情况的手势，立刻横开手臂挡住了后面几个人。

胖子等人一直在后面闲聊，被我猛地一拦，纷纷停止了说话，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压低了身体，向他们比划了一个匍匐的手势，然后慢慢地向最前面的秃瓢靠了过去。

在距离他一两百米的地方，我透过茂密的树林看到了零星的火光，渐渐地有一些嘈杂声传了过来，秃瓢爬在我前面的草丛里一动不动，我一边向他靠近一边在心底暗骂自己疏忽，只顾着想那些天马行空的鬼怪故事，居然忘记留心周围的情况。

秃瓢听见我的动静，缓缓地向旁边挪了一下，然后指着树丛对面说：“咱们这次算是撞枪口上了，整窝的亚马孙野人。”

我拨开眼前的树枝一看，安安咂舌可不是正赶上野人开大会，河岸边的空地上驻扎着三四十号身材高大、披头散发的亚马孙野人。其中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小孩混迹其中。个个衣衫褴褛，脸上不知道涂了什么东西，在漆黑的夜色中闪烁着诡异的蓝光。不远处的河堤上，有一堆乱石岗，地上齐刷刷地排着四五具野人的尸体，我认出其中身材最高的那个正是被胖子打死的石斧野人，就对秃瓢说：“他们可能是聚集在这里，为死去的同胞举行葬礼，不过怎么会死这么多人。我记得被咱们枪毙的野人只有一个呀。”秃瓢点点头：“我和少爷当时被三四个野人包围，所以不敢恋战，只是放了几枪吓唬他们。剩下的几个野人不可能是我们打死的。”

河岸上的野人先后举起了火把，嘴里喊着奇怪的口号围成一圈，然后开始绕着篝火乱舞。他们在夜色中摇晃的身影如同一群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孤魂野鬼，十分瘆人。这时胖子也钻到了我身边，他一看眼前的景象忍不住说道：“野人代表大会啊这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土着。哎呀妈呀，地上那个不是下午被我们打死的大斧头吗？怎么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

我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地从这里绕出去，不能被他们发现。胖

子你负责带四眼和王少先撤，我和秃瓢留下来放哨。你们一个一个地走，不要打枪。”

胖子不肯让我和秃瓢配合：“打掩护这种工作交给他我不放心，我留下。”

我说：“就是因为不放心才让他留下，万一王家的人都撤出去了，回头再开一枪，我们俩不就都暴露了。”

胖子朝我竖了个大拇指，一拍秃瓢的肩，然后带着秦四眼和王少慢慢地退出了树林。树叶被人刮动的咯吱咯吱地响，我紧张地观望着河堤上的野人，生怕他们发现自己的领地有外人闯入。从我们匍匐的树林到河堤之间的距离，不过三四百米。我躲在草丛里几乎能感觉到篝火的热量。我回头看了一眼，王少和秦四眼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胖子向我招了一下手，表示他也要撤出去了。我点点头催她快走，这时河堤上忽然传来雷鸣般的欢呼声，我嗓子一紧，急忙端起步枪瞄准对面，透过瞄准器看到的，却是一个身穿热带作业服的亚洲女人被几个凶猛的野人从岸边的乱石岗后面拖了出来。她被人揪住了衣领，不住地挣扎，两手被人捆在了身后，一个劲儿地往地上蹲，不肯跟着野人往前走。这女人的力气着实不小，几个野人连拖带扛才把她带到了篝火边上。周围的野人一看见她，纷纷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几个小孩朝着她龇牙咧嘴，还不时用石头砸她。那个女人虽然一脸硬气，不过连续被几块鹅卵石砸中了头部，头上已经开始冒血。

胖子本来已经准备撤出去了，一听动静又折了回来，他也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拉开保险杠就要开枪。秃瓢扣住他的扳机：“这事跟咱们没关系，你现在开枪不但救不了她，还会把咱们都搭进去。”

胖子一把推开秃瓢，开始瞄准：“去你娘的，是个男人就跟老子一起干，我肉，看老子怎么收拾这帮孙子。”

秃瓢让我赶紧劝劝胖子千万不能意气用事，我说对不住了刘大哥，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坚决站在我兄弟这边的，见死不救的事，咱干不出来。我对胖子说：“盯着他们领头的打，枪一响我就冲过去，到时候务必火力掩护我。”

胖子说：“OK，这次哥们儿就不跟你抢头功了，你快去快回，人家闺女正遭罪呢！”

秃瓢狠狠地在地上捶了一拳，对我说：“这事你不能一个人去，他们数量太多，我和你一起冲。”

我刚准备夸他两句，胖子已经“咚”地一声冒失地亮了家伙，可惜准

星太差，没打中野人首领。河岸上的野人们被枪声吓得魂飞魄散，男人们尖叫着挥舞起石制的武器对着空气乱砍，女人拉着孩子四处躲藏。我和秃瓢看准了机会，一跃而起，一手操着半自动瓦尔特，一手反握军用匕首，奔着河滩飞快地冲了过去。

原本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六神无主的野人，此刻一看树林藏着人，倒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们一旦确定了敌人同样是人类，而非神秘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灵之后，立刻恢复了战斗的意识。十来个粗壮的野人，提起长矛石斧迎着我们冲了上来。我们处在奔跑状态下，想要瞄准十分困难，我连开了几枪，一点儿准头都没有，眼看就要与野人正面遭遇，索性把瓦尔特别在了裤腰带上，单手将匕首换了上来。

野人头领更是因为刚才那一枪丢了面子，此刻恼羞成怒高举着巨大的石斧径直朝我砸了下来。我先前吃过这种重型兵器的苦，此刻不敢硬拼，侧过身用匕首做了一个格挡，远远地避开了正面攻击。秃瓢给商会老大当了大半辈子保镖，遇敌经验丰富，身手自然也比我漂亮许多，他一手持枪一手用匕首，在大群野人中间来回游走，动作干脆利落，转眼间已经杀到了篝火堆附近。

为了方便他救人，吸引对方注意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肩上，我一边与野人头领周旋，一边学着他们的声音胡乱喊叫，想借此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原本聚集在篝火附近的野人听见我的喊叫后，纷纷向我这边跑了过来。为了给秃瓢创造时间上的空隙，我一边放枪一边撤开了脚丫子绕着河滩奔命，野人见到我，就好像看见了什么新奇的猎物，死死地跟在我身后狂追不止。我一边努力兜圈子，一边在心中祈祷，希望秃瓢手上的动作能够快一些，要不然，没等他把人救出来，我这条小命就要倒贴进去了。

我跑的正带劲个，脚下忽然一沉，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整个人失去重心，狠狠地摔了下去，河岸上参差不平的石头顿时把我浑身刮了个血肉模糊，手中的枪也在瞬间飞了出去。低头一看，原来是野人自制的投掷器，这种用两块圆石头和一条短绳制作而成的投掷器，我曾经在博物馆里见过，Shirley杨介绍过这是印第安人捕猎时用来捕捉猎物、防止猎物走脱的战略武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相似的投掷器。这种武器十分适合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使用，配合骑兵的冲刺，威力无穷。想不到我这个手持现代火器的文明人，此刻居然栽在了千年前就存放在的冷兵器手上。我的双脚被投掷器死死地捆在一起，别说是跑了，就连爬都爬不起来，只好一边用屁股往后挪，一边用匕首割绳子，也不知道投掷器上的绳索使用什么东西制成，又粗又韧，连精钢打造的军用匕首都

条不断它。

跟在我屁股后面的野人一看我被他们擒住了，得意地大笑起来，两手高举长矛不住地大叫，带头的野人首领回头对着部下吆喝了几句，随后光着脚大步流星地朝我跑了过来。

我一看两人的距离只剩下十来步，忍不住喊道：“胖子，快开枪，哥们儿要遭殃了。”

树丛里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只听胖子大叫一声：“禽他娘的老王八蛋，给爷配的都是些什么二手货，卡壳了老胡，我这就来救你！”

话音刚落，一个白白胖胖的身影猛地从树林里扑了出来，野人头领被他这么一扑，差点儿把五脏六腑都给撞出来。我急忙滚到一边费力地解起了投掷器。我说胖子为什么躲在林子里不给我们打掩护，原来是步枪卡壳了。难怪他一直没动静，估计是被逼急了，直接丢下枪从旁边绕过来的。

秃瓢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还没来得及靠近地上的女人，就被守护在尸体周围的野人发现了。此刻以一敌十，可以说是腹背受敌。那个女人先前被石头砸晕了失去知觉，现在睁开眼睛一看，立刻用中文喊：“枪！”

我刚解开脚上的绳子，一听这女人说要枪，以为她是被吓坏了，心说这位女同志，你手还被人家捆着呢，要枪顶个鸟用啊！没想到那女人喊完之后，立刻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她从地上坐了起来，然后整个人向火堆仰去，硬是用滚烫的篝火将反捆在背上的绳子烧断。随后她一个箭步弹跳起来，俯身捡起我摔落的瓦尔特，“呼”、“呼”连开数枪。

“我禽，这娘们儿吓傻了吧！”胖子指着她大叫，“她打地上的尸体干什么？”

我也没想到她不惜烧伤自己，最后只是为了给排列在石滩上的野人尸体补上几枪。难道她真是因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变成了傻子？

“看什么看，你们才是傻子。光头的，快点儿瞄准那些尸体！”

那女人一边拿枪指着地上的尸体，一边向秃瓢靠近。说来也怪，原本占据了优势的野人们，一见她用枪瞄准了尸体，纷纷露出了恐惧的神情，有几个人甚至丢下了手中的长矛，朝我们跪了下去。

难道在这些亚马孙野人的概念里，死人竟然比活人还要重要？他们的尸身是毁不得的？像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测，领头的野人毫不犹豫地丢

下了手中的石斧，其他野人见到首领投降，也不敢反抗，乖乖地丢下了武器。

秃瓢用枪指着地上的尸体问我：“咱们怎么出去，一直这么耗着不是个事，少爷还在外面等着咱们。”

胖子捡起地上的长矛，往肩上一扛说：“这么大的动静你家少爷都没杀回来，估计已经跑远了，不用担心。依我看，咱们不如把这些野人的尸体背上，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给他们放下。”

用尸体当人质这还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谈，我对胖子说：“既然这些尸体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必然一直尾随着咱们，咱们总不能一路都扛着这些尸体做挡箭牌。”

一时间我们进退维谷，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安全地从大批野人的包围圈里走出去，只要我们一离开这些尸体，野人们必定会群涌而至，将我们四个活活撕碎。

这时，那个女人看了我们一眼问：“有一个地方，我保证他们不敢跟上来。你们几个敢不敢跟我走？”

之前我们救她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至于她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出现在雨林深处，又是何被野人俘虏，这些具体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概不知。现在她忽然提出让我们跟她走，又问我们“敢不敢”，不得不让人生疑。秃瓢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这是在怪我们当初不分青红皂白冲出来搅这趟浑水，可扪心自问，即使再来一次，我依旧会选择救人。

我故意不去回应秃瓢的眼神，朝那个女人点了点头：“你带路，我们走。”

她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的山头说：“只要咱们能上去，这些克瑞莫人就不敢跟过来了。”

我虽然不知道她说的那个山头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为了避免与当地野人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只好勉为其难先偏离原定的路线，去山上躲一躲。

为了防止野人迅速地赶上我们，我和胖子用投掷器把几个带头的家伙捆了个结实。然后又把他们的长矛和石斧统统丢进了火堆里。秃瓢提议先杀了他们的头领，因为一般的部落都是酋长中心制，失去了领导人，整个部落都会陷入瘫痪状态，在选出下一任酋长之前，是不会有心思追捕我们的。他的提议被我们一致否决，毕竟这些野人才是丛林的

原住民，我们的突然造访对他们来说原本就是一种入侵，如果我们再肆意屠杀他们的族人，那和当年洗劫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殖民者还有什么区别。

因为不放心秦四眼和王少，我们决定先回之前约定的阔叶林，在大树下与他们会合。那个叫林芳的女人自称是植物学家，一周前她带着自己的作业小组来雨林收集植物标本，没想昨晚遭到这伙野人的攻击，工作组损失惨重。她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不幸被俘。

我拿出在提他玛村找到的军牌，问她是不是认识一个叫亚洞的向导。她十分兴奋地夺了过去：“感谢上帝，我以为在树林里的时候把它弄丢了。这块军牌是我父亲的遗物，对我十分重要。谢谢你，太感谢了。”关于亚洞的下落，她颇为遗憾地说：“我们的确请了一名叫亚洞的向导，他还帮助我们向村子里的酋长撒了谎。我们当时制定的路线是到传说中的魔鬼桥对岸。我的老师曾经去过那里，并且带回来一种十分奇特的红色果实。但是自从昨天晚上之后我一直没有亚洞的消息，如果没有遭遇不测的话，他现在可能和剩下的人在一起。”

我问她可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络到她的工作组，她摇了摇头：“我们自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魔鬼桥，怎么也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

秃瓢对林芳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他说这是职业病，干他们这行的特别相信直觉，他从一见到这个女人浑身就不舒服。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对她产生信任感。胖子对此嗤之以鼻：“要是人人都像你，做一个怀疑论者，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那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跟女人怄气，你说你有意思吗？我个人觉得，林芳同志是一个不错的姑娘。至少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镇定，而且很勇敢。不像某些大少爷夹着尾巴临阵脱逃。”

秃瓢最容不得有人说他主子的坏话，立刻反驳道：“撤退又不是我家少爷一个人的主意，你们姓秦的小子不是也跑了吗？”

我问林芳：“为什么从山路走就不用担心被野人追击。是不是山上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特别忌讳的？”

林芳望着远处的山峦，很认真地说：“这些居住在亚马孙河沿岸的野人是克瑞莫人，他们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去的那片山，叫‘马里克巢穴’在克瑞莫语里是‘死亡地域’的意思。山上寸草不生，没有任何活物。按照克瑞莫人的习俗，部落里的巫医一旦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就会跑到马里克巢穴去等死。这是因为在克瑞莫人的概念里，巫医是接

通天和人的渠道，他们死后理当归于天国，如果把巫医的肉身留在部落里，用普通人的方式埋葬，就会给部落带来灾祸。至于部落里的其他人，即使是头领也没有资格，更没有胆量踏上那片被死亡笼罩的土地。”

我只听说过，家里养的老猫在临死的时候为了避免主家伤心，会离家出走，跑到外面等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克瑞莫人中流传如此特殊的习俗。

林芳见我们对亚马孙流域的文化很有兴趣，就继续说道：“之前你们在河滩上看见的尸体是他们的巫医。就是他带头袭击了我们的营地，也不知道他遭了什么报应，晚上被同伴抬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没来得及送去马里克巢穴。所以他们就在河岸边为他喊魂，想用活人做祭品，把巫医的魂魄喊回来。当时要不是你们及时出现，我现在恐怕已经被乱石砸死了。”

胖子说难怪他们一看你对尸体开枪就慌了，敢情是怕那个巫医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打成了马蜂窝。

林芳很乐观地说：“克瑞莫人的活动范围大致是在附近的河谷地带，咱们只要翻过马里克巢穴，就能绕回原来的路线到达魔鬼桥。如果幸运的话，还能赶上我的大部队。”

我们今天饶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阔叶林。我们赶到的时候王清正跟秦四眼两人正在吵架，大致内容是要不要回去接应我们。两人一看多出来一个女人，立马上来问东问西，小王八指着林芳问：“这个该不会就是你那个失踪的媳妇吧？”

胖子说：“他倒是想，可人家大科学家不答应。哎，老胡你说这趟来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把咱们哥儿俩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一下？”

我乘林芳不注意，对胖子说：“你努力一下，好好学习英语，争取留在美国，跟大科学家多套套近乎，说不定人家心一软眼一闭，以身相许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没想到这话被林芳听见了，她哼了一声就不再搭理我们，跑去跟秦四眼聊起天来。我说胖子你没戏了，这娘们儿看上咱们大律师了。胖子惆怅地看了一眼夜空，对我说：“不怕，列宁那句话说得好，妞儿会有的，票子也会有的，哥耐得住寂寞。”

秃瓢简单地向他们讲述了一下刚才发生了的事情，然后总结道：“那些野人很有可能已经召集了大部队来追赶我们，所以不能在拖延下去，咱们必须马上进入马里克巢穴。”

第十九章 鬼角

热带雨林常年高温多雨，依托亚马孙河勃勃生机，雨林中生活着大量稀有罕见的动植物，而亚马孙河也被称作“地球之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充满生机的亚马孙丛林中，会有这样一座寸草不生的死亡之丘——马里克巢穴。

比起疲倦和饥渴，一路尾随我们的克瑞莫人才是真正的大麻烦，这些野人虽然智力低下，武器落后，但是他们对打游击战很有一套，往往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跑出来袭击，在我们准备反击是时候又消失不见。我们整个晚上没有休息，又要不住地提防他们，到凌晨时，每个人都被困倦扰得精神不振，王清正靠在树身上说稍微休息一下，居然一眨眼的工夫就睡着了，秃瓢扛着他跟在我们后面，走得十分辛苦。好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终于登上了马里克巢穴，这片贫瘠狰狞的山地给我们带来的是视觉上无与伦比的震撼。

周围都是葱葱郁郁的丛林，只有它光秃着身体，如同一具扒尽了皮肉、抽光了血管和神经的骨架，屹立在丛林深处。我们脚下的地质状况明显与山下不同，满地都是细小的石灰岩。林芳指着峰顶说：“最高处应该就是历代克莫瑞巫医安息的地方，你们要是有兴趣可以上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还要翻山，等到了山下面的谷地，我们就算彻底走出克莫瑞人的领地了。”

我们走了一夜的路，此刻到了马里克巢穴，终于算是暂时安全，不用再担心克莫瑞野人的追杀，一个个都撤去了强打起来的精神，就地躺了下去。

地上满是石子，躺上去难免会感觉有些咯得慌，但是我们几个走了一天一夜，此刻精疲力竭根本顾不上去找一块平整的地方休息。倒是林芳比我们几个都要精神一些，大概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在丛林中生活，已经习惯了这里高温闷热的环境。她坐在一处背阳的石头底下喝水休息，与我们保持着一段不近不远的距离。其实关于她的身份，我私底下也有疑问，一个年纪轻轻的植物学家何以能够独自带队深入丛林，而且从小卡迪隆描述的情况来看，她携带的设备价值不菲，现在却一样都看不到，至于她口中的随行工作人员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重要的是，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她的果断和冷静，别说是一般人，即使是有多年军旅经验的人，也要汗颜。可惜眼下我们死无对证，除了相信她的话之外就只能静观其变。

想着想着实在抵挡不住困倦就合上眼睡了过去。我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连梦都懒得去做，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日头已经快落山了。我抖了抖头上的碎石爬了起来，看见其他几个人正在山腰间的背风口上点酒精炉。胖子见我醒了，一路小跑了过来，满嘴饼干渣子：“老胡，咱们还是下山打点儿野味回来吧。王浦元给咱们准备的口粮太坑人了，尽是一些压缩饼干、袋装蔬菜粉。我算看明白了，当初美国人打越南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就冲着这伙食水平，没被人家打趴下算好的。”

我说：“没你讲的这么夸张吧，你看他们几个不是吃得挺香的。”

胖子说：“他们这些人，洋垃圾吃惯了，不懂咱们中华美食的精髓。不信你试试，这他妈的是人吃的吗！”

我将信将疑地拆开一包压缩饼干，这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四方方一小块，个头不大，掂量起了却有板砖重，看外貌黄不拉叽的，估计味道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试着咬了一口，咯牙。怕给胖子看笑话，我又使劲儿咬了一口，总算啃下来一小块，卷进嘴里嚼吧了几下，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口感有点儿渣。硬要形容的话，这就是一块能填饱肚子的石膏板。其实压缩饼干也没胖子说的那么糟，当初在战场上，缺衣少食，遇上断军粮的日子，连这样的石膏板都吃不上。不过在进林子之前，胖子就多次提到过要试一试美洲野味，这里物产丰富，又是动植物的乐园，我们一路走过来，碰到过不少野鸡山猫之类的动物，对于无肉不欢的胖子来说，只靠背包里几包压缩饼干充饥的确有点儿残忍。不过我们这趟并不是游山玩水，更不是野营烧烤。山下有大批的克瑞莫野人在伺机袭击我们，而劲敌竹竿子的队伍也不知道行进到什么地方了，他们的进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我们。此刻下山打猎只会徒增麻烦。

我对胖子说：“咱们眼下情况比较复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过了魔鬼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打什么，美酒肥肉大大地有。”

胖子也知道目前不能计较太多，他掏出饼干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我也就是随便说说，这东西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吃，嚼着嚼着就习惯了，非常时期非常对待嘛。不过老胡，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去峰顶看一看。我刚才夜观星相，发现此地风水有异，十分值得研究。”

我和他认识快大半辈子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还会看风水的，忍不住笑道：“你小子前面抱怨了一大通，哪里是肚子里的馋虫作怪，分明是惦记着人家克瑞莫巫医的陪葬品。”

胖子板起脸来，故作深沉道：“当初说好了摘符挂印金盆洗手，我那枚摸金符老早就丢进日本海里去了，怎么可能还惦记人家老外的明器

呢！我不过是因为看见这个地方的地貌特殊，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想借此机会向胡司令多学习一点儿风水知识，响应毛主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号召。你这样误会我，让我很心痛很心痛。胡八一，如果我今天因为这口气堵死了，你就是那赤裸裸的刽子手。”

我看见胖子开始发牢骚，急忙打住他的话头：“行了兄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又看了一眼围在酒精炉旁边的秃瓢等人，回过头来交代胖子：“待会儿吃完饭，咱们就说散步，然后从背面绕上去。不过咱们把话说前头，进去之后就是看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胖子贼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拍了拍肚子，大声说：“老胡，这一顿吃得很丰盛啊，我都有点儿撑了。你呢？”

我只好顺着他的口气回答：“是啊老王，我也有点儿撑。怎么办呢？”

“那咱们找个地方走一走吧，饭后散步帮助消化。”

“这个主意太好了，那咱们去山上走一走吧！”

我们一边胡扯一边向山顶走过去，秦四眼站起身，朝我们大力地招手：“掌柜的，我也有点儿撑，你们等等我。”

我和胖子先是假装听不见，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没想到那个不开窍的大律师居然自己追了上来。胖子被他气得牙痒痒，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发作，暗地里对我说：“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把这小子敲晕了再上去？到时候要是有人问，就说是被山上的落石砸的。”

“他跟咱们又没有多大的仇怨，这种缺德的事还是少干。他要跟就让他跟着，一会儿咱们在路上多讲点儿粽子吃人的故事，吓唬吓唬他。”

“那他要是不害怕，非跟着咱们去看巫医墓呢？”

“这就不能怪哥们儿几个心狠手辣了，给他一板砖，搞晕。”

“你看你，早晚都要砸，还费心思编故事吓他干嘛！”

“这叫先礼后兵，咱们把能做的都做了，才能问心无愧地砸。”

“胡司令，想不到你的思想水平这么快又突破了，到达了一个历史新高。”

秦四眼不知道我俩在商量暗算他的事情，兴高采烈地跑了上来。他说：“实在没办法跟王家人待在一块儿，喘不上气。你们这是去哪里？我听林芳说山顶有一处墓地是安葬克瑞莫巫医的地方，我还没有见过现实生活中的古墓是什么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上去瞧瞧？”

我心说你这可问对人了，咱们这几个人里，还真的就属我和胖子对古墓最有兴趣，不过我们计划里可没有你小子。我虽然跟胖子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秦四眼碍事就把他敲晕了，可这毕竟只是玩笑，人家好歹在美国的时候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他及时开车载着我们逃进了华人商会，我们哥儿俩现在可能已经被关进美国大牢吃牢饭了，哪里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领略亚马孙丛林壮丽的景色。所以，该带着他的地方还是要带，反正大家都是本着学习参观的态度去考察一下克瑞莫巫医墓，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最重要的是，我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有一个秦四眼跟着我们，必要地时候说不定还能为我们客串一把讲解员。

我打定了主意，就对秦四眼说：“既然四眼你对巫医墓感兴趣，那咱们就舍命陪君子，壮起胆子跟着你上去看一看，见识一下洋人的墓穴。”

秦四眼并不知道我和胖子的老本行，他颇为正经地推了推眼镜说：“没问题，你们跟着我走。如果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害怕。听说有些尸体死后会化作僵尸伤人，到时候一切听我指挥。在这方面，我比你们有经验。”

胖子和我都很好奇，秦四眼口中所谓的经验是怎么回事，就问：“怎么，你遇到过大粽子？”

秦四眼一边往山上爬一边腼腆地说：“算不上什么大粽子。我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起僵尸伤人的案件。被咬的人坚持称攻击他的是一具尸体。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证词，受害人又希望当地政府负责他的损失。我被指派处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在当地警察局的停尸房见到受害人口中描述的僵尸。这具尸体，是受害人在开垦农田时从地里挖出来的。据他自己的描述，刚挖出来的时候，尸体身上的皮肤毛发完好无损，他一度以为有人被谋杀，然后弃尸在田地里。但是，尸体的衣物又不像是近代装束。受害人知道自己挖到的是一具历史悠久的尸体，于是准备打电话报警，就在他站起来的瞬间，那具尸体忽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上。好在受害人手边有铁锹，于是他一锹拍断了咬住自己的僵尸脖子，然后急忙跑回家报了案。等到警察赶到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化成了干瘪的骨头架。”

我一直以为僵尸这种东西只有我们中国才有，没想到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赶忙问他：“那后来呢？你见到的那具僵尸是什么样子的？还能扑人吗？”

秦四眼摇摇头：“都成了散了架的骷髅，拿什么伤人。我核对了受害人身上的牙印，与古尸的牙齿特征基本吻合，但是警方以超自然事件为借口，推翻了我的证明，这个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只是听说受害人在案发几周之后突发性精神崩溃，咬死了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他的邻居报了警，那家伙又因为袭警被当场枪毙，据说中枪之后他依然能够直立行走，流出来的血都是凝固的，最后警方不得不连续射击，直到把他的头彻底打烂了，这才结束了这恐怕的一幕。”

他见我一直默不作声，以为我是被他描述的僵尸故事吓坏了，又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安慰我说：“其实后来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当不得真，反正咱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是不是真有僵尸这个东西，刚好可以亲眼见证一下。”

我心想哥们儿见过的大粽子比你吃过的米粽子都多。马里克巢穴地形特殊，气候湿润，尸体埋在这里只会迅速腐烂尸解，根本来不及变成僵尸。要不是为了陪胖子来过过瘾，祭奠一下我们逝去的青春，我才懒得爬上了看那些恶心的腐尸。

马里克巢穴的实际海拔，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毕竟是冲积扇平原地带上的小山丘，再高也顶不了天。到达峰顶之后，根本就耗费不了多大力气就找到了克瑞莫人的巫医墓，倒不是说我们的运气有多好，而是在我看来，野人的概念里根本就没有风水一说，快到峰顶的时候，地上已经到处都是死人骨头，有些地方根本没办法落脚，我们只好一边喊着“借过”一边硬踩过去。脚底下“嘎巴”“嘎巴”地乱响，踩得我头皮忍不住发麻：这里到底是巫医墓还是乱坟岗，怎么到处都是被随意丢弃的人骨？

秦四眼一直走在最前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律师这么久，什么样的尸体没见过，眼前这些骨头看起来要清爽许多。到达峰顶之后一座向下延伸的石窟赫然占据了我们的视线。根据林芳的描述石窟下面应该就是历代莫瑞克巫医圆寂的葬洞。我探头向下望去，只看见洞口堆砌的乱石，再往深处能看见的就只有一片漆黑。我捡起一颗石子丢了下去，很快就有回音响起，这说明洞窟不深，里面应该没有太大的危险。

胖子对此行早有准备，他从马甲包里抽出绳索，自顾自地找了一块坚固的岩石绑了上去，然后又掏出手电，别在了衣服口袋上。秦四眼见他动作如此熟练，好奇地问我：“王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为了岩石尴尬，我一边给自己腰上栓绳子，一边给秦四眼解释说：“我们以前在矿场工作，中国山西你知道吧？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小煤矿，和这个洞窟很像。”

秦四眼点点头，学着我们的样子，把自己捆了起来。临下洞之前我对秦四眼说：“一会儿要是情况不对，你就割断绳子，自己跑，千万别回头。我们两个有丰富的地下逃生经验，你要是留下了，只会拖我们后腿。到时候大家憋死在一个洞里，那可不好看。”

胖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们都准备完毕，招呼了一声，第一个爬下洞去。我和秦四眼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踏入了传说中的巫医墓葬窟。

和我事先预计的一样，这个石窟并非人工开凿，而是先天形成的地质窟，克瑞莫巫医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殉葬坑，可能因为马里克巢穴是附近唯一的山丘，在他们看起来最接近天空的地方，认为在这里可以与天国里的神明达到沟通。Shirley杨曾经告诉过我，在印第安人的生死观念里，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他们并不害怕死亡，他们对死后的世界有一番自己的描述，认为灵魂脱离肉体之后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我说既然这样，印加帝国为什么还会流传关于青春泉的传说，返老还童本身就是对死亡的一种抗拒。Shirley杨耸了耸肩膀说既然它存在就说明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再怎么妄加推测也不能知道前人到底经历过什么，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考古学的重要性才真正体现了出来。

通往巫医葬窟的入口十分狭窄，几乎成九十度垂直，粗糙的四壁上没有人工打磨的痕迹，好在距离并不十分长，我们用手掌和膝盖一路往下爬行，半个小时后终于抵达了洞底。

洞窟底部是一个椭圆形的密闭空间，大概一百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因为长期通风的原因，空气质量也算差强人意。胖子一落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挂在脖子上，我看见之后差点儿没笑出声来，我问他：“你不是说这玩意儿已经丢进了日本海里，怎么现在又挂上了？”

胖子捂着摸金符解释说：“一丢进去我就后悔了，跳船捞了老半天才找回来的。它现在就是一个装饰物，平安符。跟和尚挂的佛珠神甫挂的十字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具备任何职业属性。”

秦四眼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位大律师虽然声称见过稀奇古怪的尸体，可下地跑现场的活儿毕竟是头一遭，他攀着缆绳一点一点地滑了下来，鼻子上的眼镜有好几次都险些掉了下来，弄得他手忙脚乱，十分狼狈。这洞口到底部的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万一他摔下来，那也不是说笑的，折了胳膊崴了脚最后出苦头的还是我和胖子。我解下腰间的绳索，站在洞口，一手托着他的脚，一手扶住他的腰，将缆绳一点一点地收了回来。秦四眼下来之后先是蹲在地上喘了一阵子，然后解开绳索说：“下来一趟可真不容易，看你们两个这么轻松，想必当年在煤矿里干了有一段日子了吧？”

我尴尬地笑了笑，这是胖子已经走到石窟的尽头，他高举手电，像是为了让我们看的更清楚一点儿，喊道：“老胡，快来看这边，满洞的粽子。”

我一开始还有点怀疑洞里有粽子的说法，因为雨林地区高温湿润，尸体十分容易腐烂。也正是因为这样古代印加人才会不远千里将尸体运到极寒的安第斯地区实施安葬。难道在马里克巢穴有什么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能够使巫医们的尸体保存完好？

我顺着胖子指示的位置一看，在椭圆形葬窟的角落里，排列着无数用印加驼毯包裹起来的柱状物体，如同一个个巨大的虫茧。根据茧的形状和大小来看，里面包裹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克瑞莫巫医。

秦四眼在洞窟里摸爬了几下，总算习惯了地下的环境。壮观的裹尸群葬窟让他叹为观止，这个心思细腻的大律师，忽然问了一个充满哲学性的问题：“如果每一任巫医都是自己独自爬进洞里等死，那么又是谁在他们死后，为他们包裹尸体的呢？”

秦四眼的这个问题问得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按理说，克瑞莫巫医会在预感到死亡的时候独自爬进马里克巢穴，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寿终正寝魂归天国。除了巫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资格踏入这片土地，那么在巫医死后，何以能够驼衣裹身，平静整齐地排列在洞窟内部呢？

一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被这个问题弄得不寒而栗，静静地站在被裹尸包围的洞窟里，感觉自己正在被一双不知来自何方的眼睛监视着一举一动。它随时都会冲出来，用无形的大手把我们包裹在驼毛毯中，然后当做死人和莫瑞克巫医的尸体排列在一起。

胖子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咱们别老在这儿自个儿吓自个儿。怎么就不许人家死之前把自己裹起来呢？”

“驼毯又不是麻布袋，你把自己套进去还怎么在外面打结？”秦四眼的律师病又犯了，一点儿也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径直走上前，掀起一具裹尸丢在胖子面前，“你看捆尸绳上的结，不但结实而且还有各种花头。这说明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的。试问一个将死之人，哪里有心情一边给自己裹尸一边拿绳子编花样。”

他的这个发现倒是提醒了我，我随即翻看了几具排在最外边的裹尸，发现捆尸绳上的花色样式不尽相同，不像是同一个人所为。有的绳结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已经腐朽松烂；有的却依旧结实如新。这说明这些裹尸的出现有先后顺序，其中相隔的时间最远的怕是有上千年之久。

我脑中浮现出了一个想法，随即在洞窟中翻找起证据来，如果能够

找到这件东西，那么克瑞莫巫医死后自动“结茧”的秘密根本就是一个连三岁小孩都能解出来的谜题。

胖子见我翻动葬窟中的物品，一下子高兴起来，跑到我边上一同翻看：“老胡，怎么着，想通了？找什么值钱的东西呢？长什么模样的？我帮你呗！”

我一边埋头苦干，寻找那件至关重要的证据，一边向他描述：“那东西的年月不好说，如果没发生意外，那应该还保持着原始外部特征。是个大件儿。”

“哎哟哟，还是个大件儿，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对老外的古董玩意儿还挺有研究。放心，等回头换了钱我不告诉Shirley杨，算咱们哥儿俩的私房钱。”胖子拨弄起地上的碎石，举着手电在黑暗中摸索，我让秦四眼帮忙，两人合力移开一具挡在外面的尸茧，想从里面找到些许蛛丝马迹。不知怎么的，洞里的手电光忽然抖了那么一下，我刚想回头叫胖子，光一下子灭掉了。

黑暗中，我蹲下身去，只听见胖子在我边上喘着大气，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握着手电，急匆匆地说：“角落里站着个人，他再看咱们。”

秦四眼没经历过这种的突发情况，一时间整个儿贴在我背后，两手掐的我肩膀发疼，我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不要太紧张。

不想胖子摇摇头：“可是，咱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头上长犄角的人。”

我从没听说过人的头上会长出犄角，除非它不是人。我问胖子：“你倒是看清楚了吧，别不是眼花了吧？”

他什么都没有说，“啪”地一声推开了手电。只见一道圆光从我们面前散发过去，直直地照射在不远处的碎石地上，一个极大的人影被投射在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个人影的头部，有一块尖尖的突出物，如同一个长着犄角的恶魔正在角落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

胖子和我对视了一眼，像是要证明他所言非虚。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单凭一个影子实在证明不了太多东西，我从他手里接手电，站起身来朝那个长着犄角的神秘人身边走去，随着手电光越来越清晰地找出那个人的外部轮廓，我心头越是抑制不住地恐惧。只见角落里直立着一个人形的物体，说他是物体，是因为这个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健康完整的皮肤，身体上布满了一个又一个圆形的陀螺洞，从他的手臂到腹部，甚至在他干枯的脸颊上都长满了。无数大小不一的陀螺洞长在人体上，他就如同一个人形的马蜂窝靠在墙角，两手推握在身体的侧面。

一个浑身长满坑洞的人，自然不可能是一个活人。可一个浑身长满坑洞的人，他又真的曾经是一个人吗？或者，又只是一具类似人形的异兽的遗骸？我走上前去，举起手电，想要在比较近的距离里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具人类遗骸。

我用手电一照，一张狰狞的鬼面赫然出现在灯光下。尸体的脸部干瘪无肉，皮肤呈现出一钟酱紫色，颧骨高挺，眼眶深陷，一串串又小又密的陀螺形坑洞在他脸上有规律地滋生开来，如果不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观察，我几乎要以为它们是镶嵌在脸上的装饰物。

这时，胖子和秦四眼也先后走到了立尸身边，同样被这一具不可思议的尸体吓了一跳。胖子搓了搓手臂说：“这是什么鬼东西，看得我身上汗毛直竖。这人生前是个麻子吧？”

秦四眼推了一下眼镜，几乎要把脸贴到尸体身上，他用手拎了一下尸体头上的小尖角：“哪个麻子头上是有角的，我怀疑这个根本不是人类的尸体。”

胖子并不赞同秦四眼的观点，他询问起我的意见说：“老胡，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不是人还能是鬼吗？”我看着眼前这具畸形的尸骸对他说：“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应该恭喜你。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大件儿。”

胖子一脸不解，先是看了看尸体，然后问：“我禽，和着你翻了半天就为了找这个头上长犄角的怪物？”

我看着眼前的干尸，心中五味俱全：“我本来想找莫瑞克巫医的尸体，只是为了解释他们死后自动成茧的秘密。只是没想到，他们会是这么个样子。”

秦四眼脑袋灵活，一下子就听懂了我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哈哈，死后成茧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尊重和传承。”

胖子歪着脑瓜子盯了半天：“怎么，你说这具尸体是莫瑞克人的巫医？和尸茧里的是一种人？我禽，那不成一群占山为王的怪物了。这也不对啊，为何独独是他没有成茧？”

我指着成排的裹尸说：“原本我推测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出于某种我们暂不能了解的原因，第一任莫瑞克巫医来到这里，寿终正寝。他死后，又因为马里克当地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尸体得以保存下来。若干年后，下一任巫医也以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原因是一个口口相传的秘密，他们对族人中的人灌输了一套巫医归天、庇佑全族的观念，使得其他莫瑞克人不敢贸然踏入马里克巢穴。当继任者

来到这里时，看到前任的尸骸裸露在洞穴中，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胖子点点头，将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当然是给他收尸了，难道要看着一具几十年前的尸体等死。”

“这不就结了？巫医在莫瑞克族中地位显赫，除了他们之外，连族长都无权拥有驼毛毯。这都相当于在咱们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配使九鼎。巫医前来赴死的时候，必定携带驼毛毯和绳结，为的不是其他，是给早就死去的前任巫医收尸！长此以往，一代一代的巫医累积起来，就形成了今天这样壮观的画面。这具尸体刚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因为克瑞莫人最新的一任巫医已经在山下被我们打死。根本没有机会来这里等死，更没有机会为前任收尸。所以我一直在找一具没有被包裹的尸体，如果能找到就正好说明我的推断没有错误。可现在看来，”看着眼前这具畸形变异的干尸，我心中沉淀出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酸楚，“死后变异，恐怕就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我们将干枯的尸体从角落里取了出来，平放在地上。然后三个人一合计，决定从满洞的尸茧里挑选一个，打开来一探究竟。如果驼毯里的尸体和地上这具一样头上顶角，身上穿洞，那就证明我先前的论点是正确的。秦四眼挑选了一个看起来年代不是很久远的裹尸，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小心翼翼地割开了系在驼毛毯上的绳结。用驼毛和羊毛、兽皮混织成毛毯，是印加人特有的技艺，其工艺水准、艺术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很高的评价。我怕贸然下手破坏了眼前的文物，只是轻轻地挑开了绳结，这时胖子也凑了过来，探手掀起了驼毯的一角，想要亲手揭开克瑞莫巫医的真实面目。

我说这个活儿还是我来做，你们一个打手电，一个抄家伙，要是真遇上一个凶的，也好给我一个照应。胖子觉得我的建议很有道理，他松开了手，只管攥紧了手中的工兵铲，我憋着一口气，慢慢地撩开积满了灰尘的裹尸毯。

随着驼毯一点一点地被我拎起来，原本包裹在里面长达数百年的克瑞莫巫医逐渐露出了他死后不愿意被世人察觉的秘密，秦四眼大概是因为太过激动，举着电筒的手有些微微发颤，以至于我眼前的光都在不住地晃动。胖子推了推我的手臂，催促我快点儿揭开毯子。我深吸了一口气，用力一扯。身后停放尸体的地方猛地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我头皮一麻，握住驼毯的手跟着抖了一下，原本就快松散开来的尸体一下子扑到了我身上，一具浑身长满莲蓬洞的尸体笔直地朝我压了下来。黑暗中，胖子警觉地朝地上的尸体高举起工兵铲，管它三七二十一，辣起手来一通狠拍。秦四眼也不知道给他打个光，偏偏一手拿着电筒，一手伸

向我，想要帮我从尸体底下爬出来，无奈尸身上遍布了数不清的小洞，叫他无从下手。我只听见胖子那边打得热火朝天，也顾不上什么古尸不古尸的。两脚蜷缩至胸前一蹬，将压在身上的尸体抛了出去。我劈手夺过秦四眼的电筒，一扭身飞快地加入到战局中。对方忽然被强光闪了眼，急忙用手去挡，我乘机一脚踢了上去，正中对方腹部。胖子快步冲上前要一铲子剁死他。我急忙拦住：“别开枪。它腹部是软的，可能是个活人。”

对方一听我的声音几乎要跳起来，大声骂道：“胡八一，你们搞什么鬼。本少爷差点儿被你们打死。”

拿光一照，果真是王家大少爷，他此刻蹲在地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脸上还挂了彩，一看就是胖子的杰作。刚才那声巨响，就是王清正从洞窟入口处摔下来的时候发出来的，他腰间还系着半截绳子，见我们三个都在，立刻爬起身来对着洞口喊：“他们都在这里，暂时安全了，快把刘猛放下来。”

他一起身，露出一大片血红的前襟。我心说胖子这一下也太黑了，弄出这么多血。正要上前扶住王大少爷，没想到他摆了摆手，对我们说：“血是刘猛的。”

胖子搁下铲子问：“怎么，秃瓢受伤了？”

王大少用手背抹了一下脸，擦了一把血：“他替我挡了一刀。那些亚马孙野人攻上山来了。”

这时，洞口传来了咯吱咯吱的摩擦声，我让大家先准备好东西，先把秃瓢接下来再说。

我、胖子和秦四眼走了之后没多久，大批莫瑞克野人就带着武器冲上了马里克巢穴，王少他们根本没想到对方居然敢公然冒犯圣山，秃瓢为了这事还差点儿和林芳打起来，说野人根本没把这座荒山放在眼里，一切都是她编造的谎话，是故意把我们往绝路上引，动机不纯。林芳当然不服气，就在两人争吵的工夫里，十几个壮硕的野人已经冲到了我们安扎在石岩下的帐篷外面。刘秃瓢为了掩护王大少爷撤退，硬是挨了对方一刀，石刀不比一般铁器，刀面虽然钝，杀伤力却不少，一刀下去，秃瓢被砍得皮开肉裂，鲜血直下。王清正给喷了一身的血，当场就蒙了。好在林芳反应及时，一连开了好几枪，打死了五六个带头的野人勇士，这才把局面暂时控制住，为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因为失去了意识的原因，想把秃瓢顺利接到洞里的行动变得困难重重。洞窟入口呈直筒型，宽度有限，直径不超过半米，只能容纳一个成

年人竖直进入，我们在下面不知道林芳是如何为秃瓢捆绑绳索的，生怕他被拦腰捆住了半截身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下降的过程中，必定会磕碰在四壁的岩石上，轻则头破血流，重则切肉断骨，甚至有性命之忧。胖子说：“要不然，我先爬上去，再把他背下来。好过拿命赌他的运气。”

我说：“先不说洞宽能不能同时容纳你们两个大男人，光是爬上去，少说也要个把钟头。即使你真能爬上去，估计也只有给秃瓢和林姑娘收尸的份儿。”

任凭现代化的火器再厉害，子弹总有耗光的时候，敌人又是四面围攻，单凭林芳一个人想要在毫无遮蔽的山头上坚持一个钟头，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唯有让他们两个先下到洞里与我们会合，避开克瑞莫人大举进攻的锋芒才行。只是我实在想不通，视马里克巢穴为圣地的克瑞莫人为何会无缘无故地冲上山来，难道是族中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故，使得他们宁愿违背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训，也要闯一闯这座克瑞莫巫医的群葬地？

“底下的人接着点儿，秃瓢晕过去了。”洞口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都知道这是林芳的信号，我和胖子四手交替，握成了一个井字形的人梯，然后把这些人中身子骨最轻的秦四眼抬了上去，他整个人成一条直线，被我们送入了洞窟的瓶颈口。

王少在衣襟上插着手电，蹲在一旁准备缝线、包扎用的急救物品。

四眼在洞里几次又喊又叫，显然是秃瓢在下降的过程中遇到了危险，不一会儿的工夫，我感觉到手上的重量忽然沉了好几分，知道这是秃瓢已经顺利地放了下来，我和胖子数了个“一、二、三”同时缓缓下蹲，将秦四眼和他接住的秃瓢放了下来。四眼在狭窄的瓶颈里闷了一身汗，下来之后两腿发抖。我接过秃瓢一看，好家伙，原本油光光的大脑袋，此刻成了一个血葫芦。眼睛鼻子都分辨不清楚，只知道再不给他止血，铁定以身殉职去黄泉路上给王家老头子开路。

王家大少平日虽然嚣张跋扈，此刻见到朝夕相处的刘猛被人砍成了血葫芦，手底下竟然有些颤抖，拿出缝衣针来回比画了好几次，死活下不去手。我一把夺过针线，把他挤到一边。我用刚从克瑞莫巫医身上扯下来的裹尸毯在地上简单地铺了一下，然后叮嘱胖子去洞口守着，先把林芳接下来，然后盯在入口处，千万不能让克瑞莫人乘机摸进来。胖子满口答应，然后跑到洞口喊道：“林家妹子，你别害怕，赶紧下来吧。你家胖哥我接着你。”

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搞对象。”胖子两手向上，伸进洞窟的瓶颈口等着林芳，然后对我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能体现我的一片真情。日后我们组成了革命家庭，老胡你可千万记得要来喝一杯。”

胖子这一搅合，连忙着给我打手电的秦四眼都跟着扑哧笑了起来，他这一笑可不要紧，我手上的缝衣针顿时插偏了地方，疼的秃瓢大叫一声，清醒了过来。王家大少爷端起机枪要扫我，我急忙把针拔了出来：“你不要太激动，这是我们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法，你看他不是醒过来了吗？”

秃瓢在剧痛之下睁开了双眼，按着太阳穴咝咝直叫。我和王少两个人联手才把他按住。

“胡八一，你这个王八蛋，你他妈的是故意的。这笔账小爷我记下了，回头再跟你算！”

我一边给秃瓢缝合伤口，一边对小王八说：“大少爷，咱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还是个问题，知道现在的情况叫什么吗？瓮中捉鳖。人家不说放火，一把烟就能把我们熏死在里边。你要是想秋后算账，就乖乖地配合我，先把你家保膘的头给缝上。”

王正清还算懂得轻重缓急，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按我说的从包里取了一些抗生素给秃瓢打了几针。慢慢地，秃瓢的神智开始恢复，他看见王少在边上眼圈泛红，立刻安慰他说这些都是小意思，不碍事。我看胖子那边许久没有反应，就问他：“二师弟，你到底背着媳妇了没有？”

胖子嗡嗡的声音从洞窟里传来：“脖子都仰酸了，还是没动静。我媳妇她莫不是叫妖怪掳上山做了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哎老胡！要不你过来搭把手，让我上去瞧瞧。”

我一听情况有异就对胖子说：“林芳不是那么容易出岔子的人，你先出来透透气，我去盯着洞口。”

胖子圆滚滚的肚子几乎要卡死在洞口，我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了出来。我说幸好林芳还没下来，要不然，你们两个可就真成了亡命鸳鸯。躺在地上的秃瓢挥动起手臂，挣扎着要站起来，王少急忙去扶他，没想到秃瓢上来就夺了他的步枪，冲到洞口一阵乱扫，大量的碎石从四壁上剥落下来，一时间洞窟里弥漫起呛人的白色的粉尘。我一边咳嗽，一边从后面抱住了秃瓢，要把他手中的枪夺回来，没想到他左摇右晃不住地反抗：“不能让她下来，我知道她是谁，我知道她……”

秃瓢的神色极度惊慌，我从来没见过他有如此激动的反应，可手

下一点儿也不敢松懈，生怕他挣脱之后又到处乱开枪。此时洞窟里的人除了咳嗽就是骂娘，我们头顶上的洞窟入口处忽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胖子只当是林芳下来，站起来要接。没曾想人还没到洞口，一件黑色的物体轰然落地，从高高的洞窟口笔直地摔落在众人眼前。

秦四眼举起电筒一照，所有人都忍不住闭住了呼吸，落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别的，正是一具被拆的筋骨分离、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离洞口最近，看得也最清楚，那具尸体从近百米高的洞口直接摔落下来，身体早就在磨擦中被四壁锋利的岩石刮蹭得不成人形，最叫人头皮发麻的要数暴露在皮肉外的断骨，特别是依稀能分辨出的腿骨，只剩半截皮肉连着，其他部分悉数断裂，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在向我们招手，王少当场发出一阵干呕声。随即又有一道黑影从洞口直直地落了下来，那个人的腰背弓成弧形，手脚在地上轻轻一碰，如同黑暗中的猎豹，着地之后先是就地打了几个滚，然后才缓慢地抬起了上身。

秃瓢一看来者是林芳，不等她站稳，抄起步枪一杆子砸了上去。我站在洞口处，正好位于两人中间，也管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先一把抱住了秃瓢，然后对胖子说：“快把她扶到边上去，守住洞口。”秃瓢瞪着一双虎眼脸上的血迹还没擦干净，指着林芳大喊：“我见过她！”

林芳也不与他多话，抬头望向洞顶：“他们人太多了，我顶不住。你们的弹药还剩多少？”

这时我们头顶上的洞口又传来一阵猛烈地抖动，我仰身一看，隐约能看见一些漆黑的人影，知道克瑞莫土着已经将我们团团围住，也就不再追究林芳和秃瓢在上边的时候到底有过什么过节，只想着如何渡过眼前的难关。我将大家手中的武器一汇总，两条步枪三支手枪，弹药还剩百十来发。正面突围显然是痴人说梦，唯有从洞中另辟蹊径才能有一线生机。

秃瓢因为过度激动，再度昏迷。林芳和胖子守在洞口，时不时地放上几枪，想把堵在洞口的土着吓退。土着人深知火枪的厉害，一时间也不急着下来送死，只是趁着空隙丢一些石块长箭下来，唯一让我庆幸的是，大概是害怕殃及池鱼，他们并没有采用火攻的策略，要不然，任凭我们有几条命，一把大火下来，谁都跑不了。

“掌柜的，老这么耗下去，咱们耽误不起啊！”四眼对我说，“弹药总有用光的时候，咱们的储备粮满打满算也就一个星期的量，最缺的是水。咱们五个人再加一个伤员，怎么算也熬不了十天。”

胖子连续被两块大石头砸中了脑袋，此刻火气正旺，明知道没用，还是端起步枪，突突突地朝着头顶上的入口处一通乱扫。我对他说：“你先去一边休息，让四眼给你把头上的伤口处理一下，咱们弹药有限，不能做无谓的浪费。你沉住点儿气，别叫一群野人给撩拨了。”

胖子头上肿了两个大包，又被不断掉落的碎石迷了眼睛，疼得满脸是泪花：“你说得倒轻巧，你自己过来挨一下试试。哎呦我的亲娘舅哎！他妈的，千万别让老子活着出去，要不然，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林子，看他们日后还怎么跟老子狂。”

在我们停止射击后不久，头顶上的出入口也渐渐安静了下来，我分析说野人们的智力丙没有想象中那么低下，他们必定是想围困我们，待到咱们精疲力竭的时候自然不攻自破。

“那现在怎么办？”王少抱着秃瓢，语气中加蕴着一丝绝望，“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我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下一波攻击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咱们得抓紧时间休息，把精神头养足了，才好跟这帮野猴子干。不过，眼下有一件事，要先处理好了才是，你说对不对，林小姐？”

林芳毫不在意地耸了一下肩，很随意地坐在了满地尸骨的碎石地上：“我和秃头的确见过一面，王家少爷可能不记得了。三年前，商会年庆的时候，我和我老板都出席了王家的宴会。”

王清正似乎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反复打量起林芳，最后摇摇头：“我不记得你。”

“王家何等排场，大少爷不记得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你那个光头保镖疑心病太重，他说我是故意混进你们队伍来搞破坏的。哼！幼稚！”

凭王家在华人圈中的影响，商会年庆上的嘉宾必然囊括了各界精英，林芳既然有能力独自带队进入亚马孙丛林，她在业界的专业水准必定差不到哪儿去，她当年受到王浦元的邀请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刘猛当保镖久了，对周围的事物怀着十二分的戒备。他从一开始就对林芳不信任，恐怕是因为潜意识里对她有印象，只是苦于时间间隔得太久，又只有一面之缘，所以始终说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我问林芳：“既然你们早就见过面，为什么在河滩上的时候你一点儿表示都没有？”

林芳说：“三年前的事，谁会放在心上。要不是这个大光头在上面提

起王家商会，我哪里知道大家以前见过面。”

看了秃瓢刚才醒来后的激烈反应，恐怕是因为忆起了那次宴会。顿时觉得林芳早有预谋，这才起了杀之而后快的歹心。我看了看还在昏迷中的秃瓢，对大家说：“职业病害死人，一切还是等刘猛醒了再说。我们暂时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怀疑林小姐。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先团结起来从死人窟逃出去才是真的。”

胖子一直对林芳有好感，这下更是要挺身而出保护人家：“依我的意思，根本就是大光头想的太多，把脑子给烧糊涂了。”

王少拎起一块石子就往胖子头上砸，被我和四眼按住了。四眼一巴掌拍他头上：“多大的出息，跟个泼妇似的拿石子砸人。传出去，你们王家的老脸要还是不要？”

我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也许出路不止头顶上这一条。一般来说，能生成干尸的环境，要么是极寒要么是极燥。这里的空气温度不低，如果没有一条通风道的话，尸体不可能保存的如此完好，早就成了烂坛子里的酸霉菜，臭开花了。尸窟一共就这么大的地方，百十来平方米的样子。咱们找一找通风口的位置，兴许能通一条生路出来。”

胖子站起身，头顶上顶着两贴膏药。他闭起眼睛，仰长了脖子在空中晃了那么几圈：“没觉着有风啊！老胡你确定这里有通风口？”

我又蹲下去，检查了一遍那些恶心的莲蓬尸，很确定地说：“先不管他们生前是什么样子的。总之现在，身体里的水分的确是被蒸发干的，皮肉成酱紫色。如果不是高温瞬间所至，那只能是因为长期通风，直接被风干的。就像咱们过年时候吃的腊肉肉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少抹了几味调料而已。”我还没说完，林芳的脸色就有些犯绿了，她摆摆手：“行了行了。我们相信你，别再说了。大家起来找找吧，总比坐以待毙要强。”

林芳第一个站起身来，她走到我边儿上，看了一眼地上的独角尸，整个人差点儿跳起来，急忙往后退了几步：“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上帝啊，太可怕了！”

胖子一见她害怕，逮住了机会握起她的手：“别怕别怕，这就是克瑞莫巫医的干尸，估计他们是生前坏事做多了，死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不过都死了这么久了就算他们有害人的心，也没那份力。”

我心说毕竟是个女人，平日再凶悍，碰到怪力乱神的东两还不是一样怕得要死，索性又帮胖子补充了一句：“这里所有的尸体都是这样的，长满了莲蓬和犄角。顺便提一下，你之前跳下来的时候，正好踩碎了其

中一具，我刚好好像还看见它的眼珠子沾在你的鞋底上。”

林芳尖叫着抱住了胖子，不停地甩着脚上的鞋，急的几乎哭出来。胖子心里那个美啊，可脸上还是摆出了一副大义灭亲的包公脸：“胡八一同志，你再这么欺负她，兄弟的可就要翻脸了。”随即又换上一副忠厚可靠的面孔安慰了林芳一番。

这个小打小闹的插曲并没有给我们持久的快乐，我们四个大老爷们儿在漆黑的尸窟里摸索了老半天，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找到。我举着手电，仔细地排查起洞窟上的岩石，希望能有一两处可以活动的通风板，只可惜找了半天，除了在手上多出几层老趼之外可以说是医务所获。林芳因为害怕诡异的裹尸一直跟在胖子后，秦四眼带着王少负责搜查洞窟的左半边。我贴在墙壁上不断地摸索，恨不得凭空砸出一条道来。

这时候忽闻林芳一声尖叫，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得一惊。胖子那头的手电一下子灭掉了。我高呼他俩的名字，许久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回应。秦四眼急忙朝着他们消失的地方跑了过去，我跟上——一瞧，只见原本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坐尸裹茧此刻已经乱成一团，由原来横竖陈列的长方形变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弧形，所有的尸茧成螺旋状排列，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旋涡。

王大少爷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诡异的事情，整个人几乎瘫坐在地上。秦四眼比他镇定一点儿，不过舌头也开始打战：“掌柜的，这……这就是你说的地下会发生的特殊情况？他们两个、人、人上哪儿去了？”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时间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胖子和林芳显然是在尸茧附近消失的，地上劈裂的手电筒就是最好的证据，我只是想不通凭他们两人的身手和反应，居然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就消失不见了。这背后如果不是有什么臬器机关在作怪，难道此处还真是闹鬼，将他们三人给活吞了不成？

我低头看了一眼躺在洞窟中央的尸体，它空洞深邃的眼窝里似乎正流露出似有似无的笑意，在嘲笑我们不自量力，擅自闯入神圣的马里克巢穴。

“你们两个拿好枪，守着秃瓢和洞口，别让上面的野人钻了空子。我去检查一下这些尸茧。”我捡起胖子他们遗落的手电，一步一步走向排列成漩涡型的裹尸堆中。秦四眼他们拉开了枪栓，一刻也不敢松懈。

“要不然，还是我跟你一起进去吧？”秦四眼举起手枪，“两个人前后也好有个照应。”他指了指眼前浩如烟海的尸堆，“还不知道胖子他们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我笑道：“大律师，你还是守着王家少爷吧！别一会儿我出来了，他倒没了。胖子身手不差，林小姐也不是一般人。如果里面的情况连他们都应付不来，你跟我进去，也只是枉送了一条性命。”

王少也拖着秦四眼的袖子说：“外面的野人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钻进来了。你我做的是防线工作，不比胡爷轻松。再加上刘猛现在这个样子，你真放心撒下我们跟他走？”

四眼看了王少一眼，又瞧了瞧地上的秃瓢，无奈地点了点头，放弃了跟我一同前往的计划。只关照我凡事千万小心，如果有特殊情况，立刻呼救。

我笑着说那是当然，转身爬进用驼毯包裹起来的尸茧堆中，心中说：他下何其凶险，生死不过转瞬之间，哪里会有什么呼救的机会。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尸茧，我握紧了胖子留下的手电，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踏进了漩涡形的尸堆之中。

第二十章 奇袭

我为了找寻在尸茧堆中消失的胖子和林芳，独自踏入了一片属于往者的领域。这趟出来之前，根本没有料想到还有再进古墓的一天，别说黑驴蹄子和糯米，我连摸金校尉看家用的蜡烛都没带半根。也不知道这鬼地方是不是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老人们常说，遇上脏东西，你就狠狠地对着它骂些糙话。有道是人怕鬼三分，鬼敬人七尺。可我们现在身在外国，蛮夷之地。我估计这里的野鬼别说中文了，连英文里那些骂娘的单词都听不懂，不禁有点儿担心真要是碰上了该如何交流。

我举着手电，在裹尸间的缝隙里来回打量，丝毫不敢松懈，生怕遗漏了胖子他们的身影，可我脚下越走越黑，身边的尸体也越来越密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我回头看了看来的路，已经被灰黑的裹尸毯掩埋起来，如同一个巨大的尸壁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好在我心理素质过得去，要不然还没找到别人，自己就先给吓死在里面了。我试着拉动了一下手边的尸茧，驼毯包裹得十分完好，风干后的尸体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轻，大概是因为碳化的原因，骨质中的碳元素沉淀，使得失去了水分的尸体比活着的时候还要重上几分。胖子他们当时就在这些尸茧边上寻找通风口，想要在短时间内搬开这些沉重的尸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基本上可以排除他们是自愿消失的可能。但是，如果他们的消失属于非本人意志的范围，那么又是什么能够使两个大活人凭空消失在一堆用尸体堆砌的漩涡中？我一边思考着突然消失的可能性，一边继续深入裹尸群中心，不知不觉，连头顶上都是被尸体堆砌起来的墙壁，我整个人仿佛置身在一片死亡之海中。

越是接近漩涡中心，我越是感觉呼吸困难，很快地我不得不解开了上衣的纽扣，以便呼吸，尸堆中心的空气质量明显要比外面低很多，我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甩了甩头，大片的汗水从发丝上滑落下来，我这才注意到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浑身大汗，为了给自己鼓气，我没走几步就会大喊几声胖子和林芳的名字，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能给我一点儿回应，可是整个裹尸堆里一片寂静，我连在外围留守的几个人的动静都听不见，更别说早就不知道消失在何方的胖子等人。

忽然之间，我手中的电筒开始自顾自地闪烁起来，不一会儿耳边响起了“呜呜呜”的声音，像是婴孩的哭泣一般。我心说只知道这里是克瑞莫巫医的群葬墓，怎么又跑出来小孩子的啼哭声，总不至于这巫医是拖家带口的吧？

我循着哭声一路向前寻找，不知不觉被它带到了裹尸堆积最为密集的漩涡中心，我道了一声奇怪，难道是老天开眼为我指了一条明路，知道我要找中心点，就学着小孩子的哭声把我给引过来了？尸茧中央排列得实在太过密集，连一丝缝隙都没有，所有的驼毯好像都裹成一体，根本无法顺利通过。只好将电筒咬在嘴中，空出两手来搬挪尸体。我伸手拉住了一具裹尸，拽起驼毯上的绳结使劲往外拉，在拉扯的过程中，我十分小心，生怕抽错了位置把自己活埋在干尸堆里。因为尸体被挤压得非常紧凑，以时间我竟无法移动这具裹尸，索性抬脚踩住了凸在旁边的尸体，想要借个力。没想到我刚一下脚，那具原本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尸体忽然动了一下，发出了“呜呜呜”的抽泣声。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又连踹了几脚，尸茧连续抖动了几下，抽泣声越发嘹亮。我心说这可是天下奇闻，埋了几百年的干尸居然会动。于是抽出匕首在驼毯上比画了两下，选定了一处比较好下手的地方扎了过去。

这一下刚扎进去不到两寸就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那具裹尸紧跟着剧烈地颤动起来，我心说不好，这可能是老僵要出棺了，上了年头的僵尸连千年的棺材板都能捅出洞来，何况克瑞莫人用以裹尸的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驼毯。我急忙抽出匕首，不想扎入驼毯的匕首居然纹丝不动，似乎被什么柔柔韧的东西缠住了。我使足了吃奶的劲儿才将它抽了出来，整个人因为惯性的原因摔倒在地，一头撞在了身后的尸茧上，堆积如山的尸茧立刻晃动起来，眼看就要倾泻下来。我急忙贴着地面屏息凝神不敢胡乱动弹，生怕尸体倒下来将我压死在里面。等了一会儿工夫，摇晃逐渐停止了。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再去捡掉在地上的匕首，上面居然缠绕着一件叫我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我爬在地上将匕首迅速地捡了起来，再三确定自己没有看走眼。

“胖子！胖子！”我扯下缠在匕首上的挂件，心急如焚地扑向了刚才被我捅中的裹尸。绕在我匕首上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胖子用来栓他那枚摸金符的金线。我一想到可能捅死了自己的亲兄弟，恨不得当场一枪崩了自己。好在那具尸茧在听到我的喊叫之后，又扭动了几下，以示自己无恙。我赶忙割开了驼毯上的绳结，把裹在里面的人拖了出来。

“肉，肉，肉，喘口气……”胖子如同一圈巨大的肉球整个人蜷缩着身子从破旧霉腥的裹尸毯中滚落下来。他瘫软在地上，摆出了一个大大字，脸上因为缺氧，早就憋成了朱红色。一看见我，两眼几乎要冒出火来，“你他妈的，居然捅老子，我肉，肉……肉你大爷的。”

我见他还有力气骂人，料想问题不大，整个人心中一松，也跟着坐

在地上，大笑起来。

胖子有气无力地拍了我几巴掌，然后一同大笑道：“好在有摸金符护身，要不然，一刀叫老胡你捅了心窝子，见了毛主席也没处喊冤。”

我说：“你小子搞什么突然袭击，怎么跑尸茧里头去了？林芳人呢？不是也躲在里面吧？”

胖子突闻林芳二字几乎要跳起来：“我禽，那小娘们真不是个人。就是她把我弄进去的。”

“林芳要害你？”我问胖子，“你们本来在寻找通风口，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

胖子抽了抽鼻子，坐起来说：“那小娘儿们太狡猾了，我怀疑她根本是故意把我们引进洞里，想困死咱们。”

胖子回忆说当时他正和林芳排查尸茧周围的地面，希望能找到通往外面的地下道。结果林芳不知道为何，自己朝尸堆里面走去。胖子知道她胆子小，就一直跟在后面，想在关键时刻来一个英雄救美。没想到林芳独自来到大批的尸茧中间，不但不害怕反而像换了个人似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狼一样的光芒。胖子起先还想叫住她，后来见她突然蹲下去，像是要解开其中一具尸体的裹尸布。就灭了手电悄悄地凑了上去。没曾想就在灭灯的瞬间，林芳忽然大叫了一声，胖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人套了黑布口袋，失去了意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嘴被人用破布堵上了，手脚蜷缩在一起根本动弹不得。他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镇定下来，确定自己是被人裹进了驼毛毯。他好几次尝试着挣脱绳索，无奈周围都是软绵绵的驼毯，一点儿力都使不上。最后因为激烈的挣扎氧气几乎被消耗殆尽，他在昏迷中听见了我的叫声，就鼓起力气回应我。没想到我一上来就动了刀子，吓得他不停地挣扎，险些把我们两人都活埋在尸茧里头。

种种迹象表明，林芳的一系列举动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她手中掌握的关于这个群葬窟的信息远比她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她也并非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柔弱，至少一个正常女人在面对如此诡异的尸体时不会像她那样，流露出期待的眼神。可以说，她初见独角巫医的尸体时，表现出来的慌张根本就是一次恶劣的表演，是为了掩饰她心中的喜悦。这些尸体可能就是她一直想找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她绝不可能一上来就独自走到尸堆里，还能熟练地解开绳结，这个女人与马里克巢穴中的群葬窟之间必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说不定，外面那些克瑞莫野人正是冲着她而来。

我把我的分析对胖子说了一遍，他一拍大腿，直呼高明：“我看这女人来头不简单，说不定跟咱们当初一样，做的是死人的买卖。”

“你的意思是，林芳根本不像她自己介绍的那样是植物学家，而是盗墓贼？”

“这有什么奇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都被她给骗了。这个臭不要脸的小娘们儿，要是让老子逮住，非把她跟老粽子一起钉进棺材里活埋了不可。”

我和胖子又在漩涡形的裹尸堆里寻找了半天，林芳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胖子气得牙痒痒，对天发誓此仇不报，他这辈子就不娶老婆。我劝他冷静一点儿，先出去跟外面那三个不知情的人汇合再说。

我们沿着直线一路冲了出去，返回的速度要比进去的时候快乐好几倍，刚到外头，就发觉情况不对劲，黑黢黢的洞窟里边没有一丝亮光。

秃瓢、王少还有秦四眼通通失去了踪影。整个群葬窟寂静一片，仿佛从来没有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一条长长的绳索挂在洞口，我和胖子对视了一眼，掏出手枪，一前一后走到绳索边上。我抬起头，朝洞口张望。忽然间，一张巨大的鬼脸从洞口伸了出来。我连退了两步，正撞在身后的胖子身上。他扭过头来，对我说道：“老胡，咱们被包围了。”

我定睛一看，洞窟中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一圈手持吹箭的克瑞莫土着。而洞窟口里的鬼脸也并非其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亚马孙土着。面具土着从洞中跳了下来，其他土着纷纷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欧拉绷”，我估计可能是面具土着的名字，或者万岁之类的意思。面具土着身材高大，肩上背着石斧，他走到我面前，单手摘下脸上那枚黄金三眼面具，冲我凶了一阵。

“老胡，这个红脸土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他就是河滩上那个酋长，昨天夜里被我们用枪子打屁股的那个。”

“哦，那咱们可得跟人家解释清楚，打他屁股的是你，我可没参与。”

“你现在说什么都一样，他早就把我们都划入打击对象了。你看其他三个人都不在，估计是被俘了。”

我们不敢与土着人硬拼，一来敌我数量上实力相差悬殊，二来搞不好他们会拿四眼等人当肉盾。领头的土着正是昨夜在河滩上主持葬礼仪式的石斧酋长。他拿手指着我，对身后的手下们比划了几下，眨眼的工

夫，一群克瑞莫壮汉将我扑到在地，用带刺的藤蔓将我的手脚捆成一团。藤蔓上的尖刺扎进皮肤里又疼又痒，比上大刑还叫人难受。胖子咧了一下牙，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我躺仰在地上对他说：“把手放下，咱已经够丢人了，不能再输了志气。”

土着见胖子束手就擒，就抽出一根磨得比较光滑的绳子去绑他，而且只是将他的双手反扭在背后，并没有像我这样五花大绑。我说同样都是俘虏，不能搞待遇特殊化。胖子说：“这只能说明我的态度比你端正，所以受到了群众的优待。待会儿我对他们酋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充分发挥一下我在谈判方面的口才，让他们也给你判个死缓。”

我叫苦连连，心说我刚才也是主动投降，怎么就没看见他们对我手下留情。紧接着，我们又被土着用吊绳从洞底拖了上去，我因为手脚朝天的缘故，在上升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尖锐的石壁挂碰到身体，连身上的衣服都被磨成了破布条。刚被吊出洞口，外面就爆发出一阵如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批克瑞莫人驻扎在山顶上，一见他们的部族顺利逮捕了敌人，个个手舞足蹈像吃了一个星期红烧肉一样开心。野人们把我和其他几个人分开来关押，胖子被推倒捆绑四眼和王少的大石岩底下，而我手脚被绑在一处，整个人“背朝黄土面朝天”，叫野人用一根木杆横架在平地中央。王清正见我被人像烤乳猪一样地抬了上来，居然还有心情嘲笑我：“胡爷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大家就是自己爬上来，不及您面子大，嘿。是被人抬出来的。”

我说你个死兔崽子，有种等老子空出手脚来你再猖狂。他摆了摆手：“我看悬，你看见山头上竖的木桩子了没？估计就是留着料理你用的。”

第二十一章 逆袭

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光秃秃的山丘上不知什么时候树起了一根巨壮的木桩。这根木桩明显是人工打磨过的。光露在外部的就有三米来高。我部明白这些克瑞莫人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将它从山底抬上来，就问秦四眼这是个什么东西。秦四眼抬头看了一下木桩，说：“顶端好像有一些雕刻花纹，具体是什么我看不太清。不过从这些野人狂热的表情来看，可能是某种跟祭祀有关的东西。掌柜的，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你待会儿可能要受苦了。”

胖子用脚踹了四眼一下嫌他乌鸦嘴臭。我说：“四眼说的没错，早做心理准备没什么不对的。秃瓢在哪儿，怎么没看见他？”

我一问起秃瓢，所有人都沉默了下去。我脑中划过一個糟糕的念头，急忙问四眼怎么回事。他低下头说：“你走了之后，野人们连续发动了四五波猛攻，把我们的子弹耗光了。刘猛当时已经醒过来了，跟他们带头下来的勇士扭打起来，最后被人砸了脑袋拖出了洞口。我们被抓上来之后就再也未见他。恐怕……”

“我呸，”王清正用后脑勺磕了四眼一下，“你少给本少爷嘴欠。我告诉你，刘猛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指不定一会儿端着冲锋枪就上来了。”

四眼一听，也用脑袋反磕了回去：“你小子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见过谁脑袋开花还能冲锋陷阵……”

两人谁都不服谁，硬是用脑袋干上了。我深知秃瓢这次生机渺茫，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愤怒和懊悔。胖子跟他们两个绑在一块儿，并没有参与这场幼稚的争吵，而是一反常态地对我说道：“兄弟知道你心底里在想什么。老胡，哀伤和悼念都是以后的事，咱们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先活下去。否则，刘秃的仇找谁报？林芳那个死丫头谁来抓？”

我被横穿在木杆上，脑袋因为长期吊挂有些充血，眼眶不知为何有些湿润。我对胖子说：“他们认准了我是领头的，一会儿必定先拿我开刀。你尽量保持低调，逮住机会就带这两个小的先跑。不用担心我。”

胖子鄙夷道：“换成是我，你能丢下我跑吗？肯定不能是不是？这种冒充龟孙子的事谁乐意谁干，反正胖爷我绝对打死也不做逃兵。”

我回忆起以往的种种险阻，多是与天斗，与地斗，与往者斗。鲜有像今天这样有面对整个野蛮人部族的机会。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受到过被俘后的训练，大多是教导我们，要向革命烈士们学校，打死

不能招，屈死不能降。最好在面对枪决的时候能像刘胡兰那样，高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可眼下，敌人既不要我们招供也不要我们叛变，似乎只是琢磨着要如何把我们料理干净。

这时，热情高涨的土着们在巨木桩前燃起了篝火，石斧酋长戴起黄金三眼面具，整个人如同鬼神附体一般，剧烈地抖动起来，然后发出了一串意义不明的喊叫声。我以前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经常碰到类似的迷信活动，那些神婆神棍多是混吃榨财的江湖骗子，烧几道黄符，洒一些米酒就开始胡言乱语说自己是什么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下凡云云。有一次我们的工程队收到命令，开驻在陕西秦岭附近修建秘密工事，正赶上当地一个叫牛尾村的地方在搞迎神会，当时我们的指导员再三叮嘱，迎神会属于当地举办的民俗活动，对此都队的态度是不干涉不参与，只当不知道这回事。不过我们这些工程兵大多是十七八九的毛头小子，每天面对着枯燥的开凿工作难免想要开小差。正巧我们连队里有一个小通信兵叫李毛毛，他家的一个远方老表就在县里供销社工作。我就撺掇他带我去村里瞧瞧集市赶个热闹。当时只是单纯地想在庙会上玩儿个痛快，没想到那天晚上一到那地方，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地的迎神会根本不是我原先料想的庙会活动，而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活人祭祀。

事前我和李毛毛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他从老表店里偷借来的白衬衫黑长裤，打扮成普通民众的样子混进了迎神的队伍里。队伍打头的老道士高举七莲紫镜八卦符，两旁的小道士摇着铃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住户就举着鸡鸭水果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间。我们两个事先不知道参加庙会还要带贡品，就从路边的草堆里胡乱捡了几块石头，用布头包好，顶在头上充数。

游行的队伍一路向深山里开去，我有点儿奇怪，从来没听说过赶集赶到山沟沟里去的。就问李毛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只是听老表提起过，之前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迎神会，并不知道村里的老小这是要去什么地方举办庙会。我们走了大概有半个钟头的山路，游行的队伍越发壮大起来，其中不仅有牛尾村的村民，还有很多周围庄子上的百姓，大家像是被花蜜吸引的蜜蜂一样，不知疲倦地跟着打头的老道士一路行进到山凹深处。

山凹里面潮湿阴森，四周都是狰狞怪异的山石，中间的大广场上早就点上了火把，搭好了一座五六平方米的戏台子，台子上摆着案桌和供奉用的灯炉白烛。我们混在人群中，席地而坐。我拉着李毛毛特意坐得比较靠近戏台子，对他说可能是要先看一台样板戏，然后再开始其他的庙会活动。就在我们激动万分地猜测，今天晚上唱的到底是《沙家浜》

还是《红灯记》的时候，一个衣着褴褛的年轻女子忽然被人五花大绑着推上了台。

我和李毛毛面面相觑，一时间搞不清楚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李毛毛眨了眨眼睛不解道：“哎？难道是新戏板？”很快我就意识到，这并非是一出新戏，而是旧式封建迷信在作祟。一个村干部模样的老头走上台，先是宣读了一下最近国内外的形势，然后指着那个跪在案台旁的女人说：“她，赵青花，已经被黑姥姥妖附体，就是因为她，村子里的娃娃才会接二连三地被山里的野狗拖了去。现在我们有请金锣大仙上台来为我们牛尾村斩妖祈福。大家鼓掌欢迎！”

那个被称做妖妇的赵青花在哭喊中被两个道士绑在了戏台上的桅杆顶上。高举八卦镜的老道士，用木剑在案台上挑起一串黄符，口中念念有词，随即摇动铜铃道：“不好，妖孽已经与她形神合一。待我祭起三昧真火烧出她的原型来。”

几个农家汉子搬起事先备置好的干柴扛上戏台，一捆一捆地丢在赵青花脚下。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眼前上演的并非什么新的样板戏，而是一出活生生的杀人闹剧。李毛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班长，他们真的要烧死她吗？”

我捂着他的嘴，看了看四周，好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看台上，声说：“这是滥用私刑。我们不能看着她被烧死，你你快点儿回连队去申请支援，我想办法上去把他们拖住。”

李毛毛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点了点头，悄悄地从人群中退了出去。台子上的老道士祭起了木剑，一串火焰陡然凭空而降，围绕在他身边上下起舞。地上围观的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朝拜声，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甚至跪在地上不停地念叨着菩萨保佑。我冷笑一声，如果台上的真实什么救苦救难的菩萨，又怎么会残忍地下令烧死无辜村民。从牛尾山的山凹到我们连队驻扎的地方，大概二三十分钟才能来回一趟。眼看打鬼迎神的仪式已经渐入高潮，黄衣道士和村干部样的老头一同举起了火把，朝桅杆下的柴堆丢去，我再也克制不住满腔的怒火，站起身来，三步一跨，单手一撑，跳上看台，拎起那一包用来假装贡品的石头，对着那两个草菅人命的侏子手狠狠地甩了出去。

台上的人怎么也没想到会突然跑出来一个搅局的，被我砸了个措手不及。那个老道士更是被一把乱石砸得头破血流，火把脱手险些烧着自己的袍子。我乘着台下民众骚动的空子，割断了麻绳抱着赵青花一路往山上逃去。恼羞成怒的老道士率领了一大群被蒙蔽的老百姓追着我们满山地跑。赵青花被吓得魂不附体，几乎要昏死过去，幸而后来我们指

导员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及时赶到，用真枪实弹把企图烧山毁林的暴徒们镇压下去。

因为这件事，我和李毛毛都受到了牵连。特别是我对村干部“实施暴力”的罪恶行径被部队领导定性为官僚主义作风，险些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好在指导员和赵青花一再为我作证，最后我只是被象征性地革去了班长的职务，发配到喀纳斯当了一阵子闲差。我当时年轻气盛，还因为调任的事情跟指导员大吵了一架，后来想想，把我调离当地，完全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保护，害怕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借题发挥，鼓动村民们对我实行打击报复，进而把事态严峻化，造成当地军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不到时隔多年，今天要被人上架火烤的却成了自己，看着巨木下面越燃越烈的篝火，我忍不住地想，是不是此刻也有一个思想进步的野人正在筹划着解救胡八一行动呢！

面具酋长跳完了表示娱乐天神的舞蹈，从脸上卸下了面具，我越看那枚三眼黄金面具越是眼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时，两个肌肉鼓得像山一样的野人走到我面前，一前一后将吊我用的木杆抬了起来。我像一个正要被人开膛破肚的野人，任他们抬到了巨木跟前。酋长得意地将面具交给身边的一名印第安少女，又从少女手中接过一枚细小精致的金柄人头斧朝我走来。

我看着这两件精美的工艺品，心中疑窦丛生，照理说克瑞莫人的生产技术落后，至今依旧是部落制的公社群体，使用的武器都是石制，部落里没有驯养牛马，更不可能懂得冶炼金属。酋长佩戴的三眼面具和现在这柄人头斧做工精细，面具一只眼睛上嵌有红宝石，一只眼睛上镶着绿松石，鬼脸中间的眼睛是一个空洞，与金斧人头上的式样一致，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古物，有着强烈的印加色彩。这样有配套意识的艺术品不应该出自如此落后的野蛮人部族的，这有可能是古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可能与我们寻找的印加神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危机之际，我被自己脑中闪现的灵光叫了一声好，可惜双方语言不通，之前的几次接触效果不甚理想。此刻我和其他人都成了俘虏，想要从面具酋长口中探听到有用的信息更成了天方夜谭。

酋长两手朝天，仰望星空。其他野蛮人纷纷蹲在地上，不敢直视他，他走到我跟前，用金斧挑开了我的手脚上的绳子，随即又叫人将我两手朝后反捆，挂上了巨木，看来秦四眼的分析一点也没错，这群克瑞莫人当真要把我一把火烧了祭天。

面具酋长举着金斧走上前，在我胸口比划了两下，冰冷的刀口贴着外衣传来了一阵阵的寒意。我心想难道火刑不够，这哥们还打算挖我的心肝出来下酒？

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推测，他狞笑了一下，一手高举金斧，一手扯开了我的外衣，作势朝我的胸膛劈下来。见金光一闪，我脑中浮现出“一片丹心照红旗，去留肝胆两革命”的传世名句。

克瑞莫人办起了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要拿我这个眼中钉当干柴烧了祭天，无奈面具酋长与我有旧仇，行刑前还要假公济私一把，用金斧取我的心肝泄愤。

我心想既然要死，死得光荣肃穆些，像条真汉子，我索性瞪大了双眼直视面具酋长的暴行。不想，那金斧砍到一半，硬生生地停在我胸口上，再也没有往里头近一丝半毫。我道了声奇怪，如果不是这位印第安兄弟转了性，就是我胡八一得了什么奇遇造化在不知不觉中练就了铜皮铁骨，竟然叫锋利的金斧摧不动半分？

用屁股想也知道不可能是后者，要真是这样，我还当什么摸金校尉，直接去中南海当保镖算了。可如果是前者，那这位前一秒钟还恨不得将我抽筋扒皮的面具酋长又为什么在瞬间改变了主意，不杀我了呢？

面具酋长盯着我的胸口看了好一阵子，最后尖叫了一声，扑通给我跪了下去，嘴里高喊着“欧拉崩，欧拉崩”不停地磕头。其他野人一听他喊话，立刻学起他的模样，对着我虔诚地膜拜了起来。我心中好生郁闷，低头朝自己的胸口看去，想瞧瞧是不是有毛主席在暗中相助，给我刻了一个免死金牌什么的。可我胸口空荡荡的，没多一根毛也没少一块肉。唯有先前从胖子身上拿来的摸金符在脖子上一晃一晃地摆动。总不至于这些亚马孙丛林里的野蛮人还认得咱们摸金校尉的护身符，难道他们都是粽子僵尸的后代？

可我胸前除了摸金符再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要说他们是忽然被我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折服的话也未免有些离谱。酋长再抬头看我，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敬畏，胖子他们原本被绑在一边的大岩石下，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逆转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胖子扭了扭被绑得无比结实的身躯对我喊：“老胡，你那边怎么回事？这帮驴日的怎么都叫你给整趴下了？”

我苦笑道：“兄弟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他们这唱的又是哪一出。”

“那你倒是给他们威风一个，先把咱们放了再说呗！”

我这才想起自己还被吊在半空中，于是故意板起脸，朝跪在巨木面

前的酋长使了一个眼神。酋长惶恐地看了我一眼，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低下头去为我解开绳索。我一落地，先是给他一脚，狠狠地踢在屁股上。接着从他手中夺过金斧快步走到大岩石下边给胖子、四眼还有王少松了绑。克瑞莫土着一直跟在我身后，弓着腰哈着背，神情出奇地恭敬。

胖子甩开断绳，活动了一下手腕：“老胡，你什么时候解放的南美洲，怎么不早点言语一声。”

我解释说：“千古奇冤啊，我哪知道他们又跪又拜的是怎么回事！”我取下摸金符交给胖子，“依我的看法，他们怕的是你这枚摸金符。”

胖子半信半疑地接过去，挂了起来：“不能够吧，野人又不是穿山甲变的，对摸金符有什么好忌讳的？”

他一挂上摸金符，面具酋长就从我后面跑了上来，这次看都不看我一眼，径直给胖子行了个大礼。秦四眼从我们的帐篷中取出了火器，被跪成一团的克瑞莫野人弄得浑身不自在。他听我描述完祭祀的过程之后，很肯定地说：“我同意掌柜的看法，克瑞莫人顶礼膜拜的就是这枚摸金符。他们与传说中的摸金校尉一定有着什么联系。”

王清正可不管这些，他抄起秃瓢留下的手枪，一把揪起酋长：“我问你，跟我们一起的那个光头呢？那个头上受伤的人，他在哪儿？你们把他弄哪里去了？”

土着自然听不懂他说的中文，一个劲儿地摇头，两手护住自己的脑袋。秦四眼先后用西班牙语和现学现卖的克丘亚语对他连比画带说明的，他们总算明白了“大光头”是什么意思。一个黑黢黢的印第安小战士指着山下的树林一阵比划，大致意思是那个凶恶的光头居然早就被他们抬下山喂野兽去了。王清正当场给了他一个耳光，差点一枪毙了酋长。

我拦住他说：“你现在杀人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让他们带路，先找到刘猛再说。”

四眼想得比我仔细，他说：“找两个土着带路，我和王少去就行了。掌柜的，你要留在这里，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另外还要小心堤防林芳，这个女人十分狡猾，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真面目，不可不防。”

秦四眼和王少带着两个认路的克瑞莫野人下了山，去寻找刘猛的下落。我和胖子则留在了马里克巢穴，向面具酋长打听事情的始末。不过我们双方语言不通，只好打起了手势、比起了哑谜，半天下来，话没听懂半句，闷火倒是憋了一肚子。

我和胖子好生郁闷，说话的声音不禁大了起来。面具酋长似乎很怕触怒我们，一直诚惶诚恐地站在边上。这时，一个神色慌张的土着从山坡的另一头慢慢地向我们靠了过来。他的位置很刁，一直卡在山坡中间，不停地探头向我招手，又用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声张。每当面具酋长向我这边望的时候，那个山坡下的土着就会贴在地上，似乎躲避酋长不想被他发现。

我对胖子说：“那边有情况，我过去看看。你继续跟这个地主头子聊聊。”

胖子指着酋长说：“就他这个猪脑子，聊个屁啊！你干吗去？要是撒尿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说你再憋一会儿吧，我现在有正事，你替我看着点儿，别让他跟着我就行。“

胖子满口答应，我一转身，酋长就想跟上来，被胖子”哼“地一声喝了回去，不敢动弹。我快步滑下山坡，四周都是碎石乱骨，先前那个一直朝我招手的土着不知去向。我心想难进是眼花看错了？忽然，一个冰冷的东西拉着了我的手腕，有一个声音在我脚边喊：救命。”

这一句中文听着十分别扭，我低下头去看见一个土着趴在石滩上，身上并无半点伤痕，可他神色慌张、声音发抖，用力拉住我，又说道：“救命。”

我十分肯定他就是方才背着酋长向我招手的土着，这人头发乱而不长、皮肤黑而不暗、个头壮而不粗、样貌野而不凶，虽然是个地道的印第安人，但是与居住在亚马孙丛林中的克瑞莫野人有着明显的差别，最重要的是，他用中文向我求救，说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光凭这一点来看，背后必定大有文章。

我矮下身去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混在野人群里？”

他茫然地看了看我、舔舔嘴唇，又用不太熟练的英文说：“我叫亚洞，提他玛村向导……，”随后他又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估计不是西班牙文就是克丘亚文。我一听“亚洞”二字激动地快要跳了起来，赶忙扶住他，用蹩脚的英文告诉他卡迪隆正在找他，村子里的人都很关心他，我们是卡玛雅酋长的老朋友。这些话虽然有虚构的成分在，但已经足够使这个害怕得浑身发抖的印第安向导平静下来。家人和村子的消息使他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亚洞眼中闪出了泪花，几次张口想说话都因为太过激动而发不出声音。我对他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先起来跟我走，咱们换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亚洞点点头，抹去了眼角的泪花，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回到了野人营地。我领着亚洞回到秃坡上的营地中，刚爬上山头就听见胖子在喊：“秃瓢找到了。老胡，你快来。”

听闻刘猛生还，我比摸了金子还要兴奋百倍，拉着亚洞说：“快跟我走，这里有人能听懂你们的话。他是卡玛雅族长的好朋友。”

我们原先搭制的帐篷边上围满了克瑞莫野人，胖子从人堆中挤了出来，对我大笑道：“刘猛这小子命也太他妈的硬了，你猜怎么着，野人当初把他丢在山沟里等死，以为会被野兽吃掉。哪曾想那一片长满了有毒的热带植物，一般动物哪有兴致去那里捕食。四眼找到他的时候，这家伙居然在呼呼大睡，我的个亲娘哎，听说山头上就有豹子，真他妈的危险。”

我来不及向他介绍亚洞，只说这是一个能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们钻进帐篷里，只见秃瓢头上裹着厚重的纱布睡在行军床上，王少在一旁点着小酒精炉一丝不苟地伺候着。

四眼见我们进来了，指着王少说：“大少爷这次可立功了，要不是他眼尖，刘光头可就找不回来了。”

胖子说：“大少爷真够体恤下属的，一路把刘秃背回来不说，包扎、上药的活儿也全包了。你看，小炉子上还炖了肉。”

我说：“这就叫一报还一报，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现在让他也体会一下伺候人的感觉，省的他老自以为是，拿臭架子使唤人。”

在我们这群人中，刘猛可以说是王清正唯一信任的人，这个忠厚老实的保镖一路跟着他走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两人感情深厚得没话说。王少此刻少有的安静，根本不屑与胖子、四眼斗嘴，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受伤的伙计。

秃瓢头上本来就有伤，又被面具酋长砸了一块大石头在脑袋上，没有当场毙命已经是前世修来的造化，此刻见他生还，我心中的石头也落下了大半，现在只等他醒过来，我们一路上所遇到的谜题自当迎刃而解。

今天折腾了一整天，又是尸茧又是祭祀，我们几个人身心俱疲，胖子自面具酋长揪到帐篷里准备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以解心头只恨。

“你看，这是我找到的藤条，一会儿咱们几个轮流给他一顿鞭子，让他知道劳动人民的厉害。”胖子作势要抽他，酋长吓得连连后退退。我夺下藤条说：“你们刚才对人家又打又骂的，有什么怨气也应该消了不少。

跟一帮野蛮人计较长短，算什么英雄好汉。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欧拉崩’到底是什么，和摸金符又有什么关系。一切还是等弄明白了之后再作定夺。”

酋长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是从我们的神情举止里还是看出了端倪，知道是我使他免受了皮肉之苦，于是心怀感激地朝我拜了一下，我很受不了这种又跪又叩的不平等待遇，就把酋长扶了起来，对他比划说能不能将三眼面具和金斧交给我看一看，研究完之后自然会还给他。

酋长犹豫了一下，默默地把眼睛转向了别处，不愿意把东西交出，看来面具和金斧对他们的部落来说至关重要，可能是某种权利的凭证。胖子“啪”地一下，甩了他一鞭子：“你这个老财迷，四道临头还敢消极抵抗，快把东西给老子交出来，要不然……”

酋长十分害怕胖子动怒，从腰间掏出面具和金斧，往地上一丢，转身退出了帐篷。我笑道：“果然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他客气倒当成了福气，非要动粗才知道怕。”

胖子捡起金斧，晃了晃手中的藤条：“这就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实力说话。”

秦四眼也跟着笑道：“人家怕的可不是你的鞭子或者枪，如果没有脖子上那枚摸金符，我们几个不早就叫人给煮了。哎，掌柜的，你们以前做的到底是什么营生，怎么也不知会我一声。”

我说：“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摸金倒斗，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活。看起来威风，说穿了还不就是穿山的老鼠、刨地的野猫，有什么好提的。你还是过来看看这个面具，我总觉得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秦四眼拿起面具，凑到煤油灯下仔细观察起来，他在一源斋当律师，跟在桑老爷子后头也有小半辈子的时间，耳濡目染下习得的东西自不在少数，是一个洋学，对外国的历史、民间文化也有颇深的见解，论学识实在不是我们这几个莽夫能比的。

“掌柜的，这东西你我都见过，你忘记了吗？就在华盛顿警局。”四眼拎起黄金三眼面具送到我手，“就因为这玩意儿，你和胖兄还险些吃了冤枉官司。想起来没有？”

“我肉，难怪这东西看着眼熟，老胡，这是失窃的印加公主面具！”胖子从我手中捧过面具，喜道，“捉贼捉赃，这些可叫我们逮住了。嘿嘿，这群驴日的野人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他们。”

他俩这么一说，我才真正地想起了面具的来历，可不正是我们费劲千辛万苦要寻回来的失物嘛！Shirley杨一路尾随盗取面具的凶手深入雨林，为的就是缉拿杀害欧文博士的真凶，夺回博物馆的藏品，此刻失窃的三眼黄金面具就在我们手中，那么Shirley杨现在身处何方，是不是也同我们一样身陷克瑞莫人的营地？

胖子端倪了半天说，“我怎么瞧不出这面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竹竿子的人到底为什么要偷它？”

我说：“虽然不知道在印加人的文化体系里，面具扮演着什么角色。不过在国人的概念里，面具是人内心的象征，是用做伪装的武器。面具文化又被称做傩文化，咱们常听说的傩戏、傩祭就是一种带着面具的祭祀。在古代，傩戏的流传范围很是广泛，在西南地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嫩江流域等地都有流行。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演变，傩戏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消失，不过在偏僻的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中民众依旧信奉傩戏的神力。在傩祭中，面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傩祭之风盛行的商周时期，为了在傩祭中获得强烈的祭祖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着‘黄金四目’面具。《周礼夏官》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来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后世将方相氏神化就变成，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形象代表。这枚三眼黄金面具的作用，想来也是大同小异，可能是印加国的祭傩之物，被赋予着强烈的神权色彩。”

胖子说：“既然咱们老祖宗用的是四只眼，他们用的是三只眼，这说明印加人的规格比咱们低，属于孙子辈的。王老头不是说过，每周土着都是劳什子商朝遗民的后代嘛，有一两个跟祖上相似的面具也不足为奇。”

从我们说话的时候起，亚洞就一直躲在帐篷的角落里，看见酋长进来更是吓得缩成一团。四眼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对我，亚洞的外语能力有限，听不太懂西班牙文，英文也不够用。他大概地介绍了一下，说野蛮人杀死了许多考古队员、摄像、外国大兵。亚洲女人十分厉害，她也杀了不少野蛮人。亚洞害怕被牵连，所以脱了外衣混迹在野蛮人中间，已经有五天的时间了。至于为什么会打起来，他也不是很滴楚，只知道野蛮人是在一天夜里忽然袭击了考古队的营地。

“这个消息十分重要，至少我们知道林芳的队伍并不是简单的研究小组，而是配置齐全、有政府性质的考古队。她自己的身手也很不一般，看了秃瓢的直觉没有错，这个女人一定的出于什么目的才会一直混迹在我们中间。她可能是在巫医墓中发现了什么线索，急于脱队，这才暴露

了身份。”

胖子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她的目标会不会和我们一样，都是魔鬼桥对岸的印加神庙？”

四眼点头：“这个可能性很大，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个，而且林芳的底细我们还没摸透，她那边是不是还有后续部队的支援也不清楚。掌柜的，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思考了一下，指着桌上的面具和金斧说：“失窃的印加公主面具现在就在咱们面前，竹竿子的五人小组也不会跑远。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面具的作用，更不知道克瑞莫人是不是同他们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刘猛伤势严重，不适合再跟进寻宝行动，我的意思是，等刘猛醒来之后，让他和亚洞再仔细地谈一谈，看是不是有什么遗漏的线索，然后找人把刘猛送出去。至于亚洞，他要是愿意担任我们的向导那是最好，要是不愿意……”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次四眼出奇地坚决，“我们已经被别人抄了线路，已经没有时间再耗费在路上了，必须一举击中，直线向神庙开进。”

胖子说：“你们美国人怎么老这么自私，人家老婆孩子在家盼着呢，是你说走就走的吗。”

四眼推了一下眼镜对我们说：“总之向导的事情由我来敲定，亚洞不会离开我们的队伍，这一点我有信心保证。至于用什么方法，你们就别管了。”

我把目前能整理出来的线头都顺了一下，首先是印加公主面具，已经追回；其次是竹竿子的队伍，估计已经领先我们三天的路程；然后是林芳，这个女人狡猾多变，她的实力我们还没清楚，不得不防；最后就是Shirley杨的下落，这也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病。进入雨林这么久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她的消息？我心头一直压着一块大石头，怎么也透不上气来。

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在不断地困扰着我、阻碍我的思路。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公主面具和霸王印之间的关系，对于克瑞莫人与印加帝国之间的联系也是半猜半蒙，全不得章法。眼下刘猛受了重伤、王少意志消沉，大家的心情都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搅得失去了滋味。以往行动，都是我、胖子和Shirley杨的三人组合，大家长短互济、患难与共，没有一般人之间的猜忌和利益冲突。可这次不同，印加神庙的探索小组，不但集合了来自王家和桑家的精英，外围更有数不清的人在窥视我们，就目前来看起码有两路人马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料和内幕比

起我这个临时队长只多不少。而这些忧虑和不安我无法对任何一个人倾诉，即使是胖子也不行。他自己已经因为林芳的忽然变节伤心不已，只是憋在肚子里没有说出来罢了，我实在无法让他再来承担我的压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对大家说：“人是铁饭是钢，再愁再难，也是明天的事。一切都等刘猛醒过来再说，咱们现在出去吃点儿东西。我刚才看见野人在外面烤野味，你们闻闻看，是不是已经有肉香味飘进来了。”

胖子仰起脖子，吞了一下口水：“你不说还真没觉出来，真是烤肉的味道，来来来，大家先出来吃饭。这顿丛林烧烤我可等了有段日子了，谁都不许跟我抢！”说完带头冲出了帐篷。

四眼笑了笑，对王少说：“你和掌柜的也去吃点儿东西吧！这里我看着，顺便再和亚洞聊一聊。”

我说这里暂时还没有危险，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四眼指着亚洞说：“他害怕被克瑞莫酋长发现，我得陪着他。还是你们先去吧，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点儿肉就是了。”

王清正原本不愿意丢下刘猛，被我拎起衣领拖了出去，这种情况下，他的情况其实才是最糟糕的，刘猛受的是外伤，躺上个一年半载最多留两块疤也就过去了，可王清正要是这样一路抑郁下去，可不是多躺两天九能治好的事。像他这样没吃过苦头、没受过挫折的大少爷，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自暴自弃、失去信仰和目标。我拖着他走到帐篷外，望着满天的星光、闻着遍地的肉香，决定先和大家饱餐一顿，再好好给这个资本主义的大少爷讲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

秃山上，野人们燃起了篝火、烧起了烤肉。胖子露着胸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挂的摸金符有多厉害。他每走到一个地方，野人们就会献上烤好的野味。酋长还特意为我们搭了一处背风的篝火堆，亲自为我们烤制食物。

我、胖子，王少席地而坐，啃着香喷喷的鸚鵡肉。胖子问我：“你到底搞清楚这些野人和摸金符是什么关系没有，他们老这样拜我，搞得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死人一样。”

我招呼站在一边的酋长与我们同坐，指着胖子胸前的摸金符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你们怎么认得？”

酋长大致看懂了我的意思，跪在地上朝着胖子磕了一个头，然后从火堆中抽出一根火把，站起身来，舞动手臂示意我跟着他走。胖子说：“老驴日的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会不会是个陷阱？”

我也学着酋长的样子，抽出一根薪柴来用作照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他想害咱们多的是机会，何必卑躬屈膝演这一出。你准备一杆枪，咱们跟着他去瞧瞧到底出的是个什么幺蛾子。”

我叫王少把烤好的野猪肉带给四眼和亚洞，他默然地应了一声，用刺刀插上一块肉径直进了帐篷。胖子说这孩子怕是憋屈坏了，弄不好以后就是个二闷。我说心理问题必须提早预防和治疗，王家大少现在的种种表现都属于早期症状，回来要抓紧治疗，晚了可就把好好的娃给耽误了。

面具酋长带着我和胖子一路向着山顶攀爬，黑暗中，脚下的小石子不断地滚落下滑，路面状况很是糟糕。胖子一手举着电筒一肩扛着步枪：“他这是要去什么地方，怎么越走越往回缩了？”

我看着高低起伏的地势，又瞄了一眼天上的星位，对胖子说：“我们现在是在往马里克巢穴的顶峰走，就是先前那个群葬窟，里面堆满尸茧的那个地方。”

“你确定他听懂你的意思，是要问皿金符的事？”

“错不了，他指了好几遍你胸前的宝贝。要是这都能理解错，那咱们也别去找什么印加神庙，回家均两亩地，种瓜生娃算了。”

克瑞莫人驻扎的营离里峰顶大概有五六百米的距离。不过把直线距离换算成坡度高之后，爬起来并不轻松。我们被折腾了一天，烤肉没吃上几口，又被人拖出来做饭后运动实在有些郁闷。我一边擦汗一边暗下决心，到时候如果这个面具酋长不交代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子就把他一脚踹下山去。

面具酋长走在我们前头，爬得十分起劲，住地回头朝我比划手势，意思说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我看着这熟悉的山头，心中充满了疑惑，照理说我们先前在峰顶转悠了也有小半天的工夫，如果除了克瑞莫巫医墓墓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特殊事物，我们早就应该发现了。难道面具酋长要带我们看的还是那个巫医墓，墓穴里面藏有我们尚未洞悉的玄机？

“乌拉崩！乌拉崩！”在里墓穴口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面具酋长忽然停住了脚步，跪在地上大声地呼喊起一连串重复的短句。

胖子被吓了一跳，拉开枪栓瞄准了前方：“这老红毛叫唤个什么劲，前边有东西？”

我按住胖子，朝前连跨了几步。黑暗中，只见一个白色的物体葡萄

在墓穴洞口一动不动。酋长抓着我的手臂继续大喊：“乌拉崩，乌拉崩。”神色十分激动。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安静下来，免得惊动了他口中的那个“乌拉崩”，我长吸了一口气，猫下身去慢慢地朝洞口摸了过去。胖子

子凑到我身边，小声说，“你别先过去，甭管它是什么，咱们打一枪再说。”

我摇摇头：“你看着点儿老红毛，我去前边探探虚实。在没有弄清楚状况之前不能胡乱开枪。”

“胡司令好觉悟！”胖子朝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笑了一下，随即转身继续朝着那一团白花花的物体匍匐过去。

身下细小尖利的石子我浑身发疼，越是接近那团白色物体，我的心跳越是激烈。黑暗中我没有携带任何可照明设备，即使离它只剩下三四米的距离，我还是只能隐约看清一个轮廓。那东西横在地上，没有一丝呼吸，像是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除了白色的衣角在风中不断地抖动，看不出任何生命迹象。我摸起地上的石子，朝它丢了上去。石子随即被弹开，不见它有半点反应。我爬起身快步走上前去，只见漆黑的洞口前平躺着一具用白色驼毛毯掩盖住的物体，从大小形状来看，极似人类的尸骸。我大吃一惊，想不通何以在我们离开之后洞口会出现一具尸体，我看了看脚下漆黑的墓穴窟，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想法：巫医的尸体主动跟着我们走出来了！

俗话说，人吓人，吓死人。我站在墓穴口被自己突如其来的一发妙想惊出了一身冷汗。来不及多想，我俯身朝地上的尸体靠了过去想要揭开驼毯一探究竟。如果真是身上长满了莲蓬洞的巫医遗骸，那也算不枉此行，逮住了一具会自己移动的尸体。

我探出手，有些微微颤抖，总觉得白布下的物体会忽然坐起来。我告诉自己必须冷静，没必要被莫须有的想象给吓住。心下一横，死死地抓住了粗糙的驼毯。只听我身后一声惨叫，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白毯已经被我在无意间扯了下来。一具头上顶着寸角，身上长满螺旋洞的男尸赫然呈现在我面前。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巫医诈尸，连忙往后退去，却被一个结实的物体撞了个满怀，一双粗大有力的手掌稳稳地将我扣住。我扭头一看，原来是胖子不知道什么跟着我爬了上来，他被我的身体挡住了视线，不曾看见地上的莲蓬尸。只是问：“那什么玩意儿，你丫脸都吓黄了。”

我顾不上回答他，急忙问，“刚才是谁在叫？”

胖子“哦”了一声说：“不就是那个没出息的老红毛，他看见你要扯白布吓得屁滚尿流，大叫一声就晕过去了。我早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禁不住历史的考验。老胡，你快让我看看布下面到底是啥！”

我懒得再去看一具身上穿满小孔的古尸，摆摆手让胖子自己去看个究竟。胖子看了一眼，差点把吃下去的肉都吐出来，掐着自己的脖子把我一通好骂：“咳咳咳，胡八一你太恶心了，你，你咳咳咳，你不能早告诉我……”

胖子咳完之后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想起不对劲儿：“我禽，这东西不是在石窟底下埋着的吗？怎么自己跑上来了？老胡，咱们该不会是被外国人的粽子盯上了吧？”

我说：“你想得倒美。你又不是什么绝世美男。人家外国粽子闲得蛋疼，大老远爬上来找你磨叽。再说了，要真是个粽子还不早就跳起来扑人了，哪里轮得到你我在这里说他的闲话。”

胖子用刺刀捅了捅莲蓬尸，没想轻轻一碰，居然揭下它半层皮。尸体整块腹部上的皮下组织露出了大半，已经坏死的肌肉上同样布满了坑坑洞洞。胖子好生郁闷，急忙把刀头上的死人皮甩了出去。

我虽然也被恶心得不行，可脑中依旧在飞速地旋转：“洞中的尸体都是干尸，为什么独独这具莲蓬尸还保持着柔软，并未僵透？到底是因为它离开了洞穴，脱离了某种特殊环境后所致，抑或它根本就不是洞中的干尸？如果不是从洞中来的，那又会是哪里冒出来的一具莲蓬尸”

面具酋长先前被我擅自揭开白布的行为吓得昏死过去，此刻正用手抱着脑袋—缩在地上不断地颤抖。我走上去点了他一下，酋长被吓得几乎要跳起来。我想了想，指着山头上的莲蓬尸问：“他是谁？是不是你们的‘欧拉崩’？”

酋长连连、跪在地上、双掌平展、掌心朝天。这个姿势我在国家博物馆的石壁画上曾经见过，Shirley杨为我解说时提到过，掌心朝天是印加人对皇族也就是太阳族所行的必须礼节，在印加除了皇室之外，只有尊贵的祭司，也就是部落中的巫医能享受有这种待遇。

胖子惊呼一声：“敢情是那个大斧头勇士的尸体？”

我也不太相信这具尸体就是前两天被我们打死的野蛮人，可林芳说过，克瑞莫人在河滩上举行召魂仪式，是为了让死去的巫医复活。换句话说在树林被胖子一枪打死的，并非什么大斧头勇士，而是这群野蛮人

的巫医。

“他死前没有及时赶到马里克巢穴，死后异变的模样被族中人发现，这些无知单纯的克瑞莫人以为是天神对他们的惩罚[Www.Qisuu.Com]，于是违背了千百年来克瑞莫巫医的告诫，踏入了圣山顶端的群葬窟。我估计，他们最初的本意是把大斧头巫医的尸体送进洞窟平息天神的怒火，没想到半路上发现了我们的营地，这才打了起来。而大斧头巫医的尸体在混乱中被遗弃于洞口，还没来得及运下洞去。”

“这也不对啊，这些野人既然敢爬进洞里抓咱们，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巫医尸首留在野外呢？”

“别忘了，这是一具变异的尸体。连你我看了都触目惊心，这些没有接触过科学，对神秘事物抱着敬畏之心的克瑞莫野人又怎么会不害怕呢！何况巫医都是自行爬进洞里等死。依我看来，他们将大斧头巫医的尸体安置在洞窟外，是因为他们相信巫医的法力，在等着他自己爬进去消除灾祸。”

“可这和摸金符有什么关系，这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克瑞莫人，跟咱们摸金校尉没有半毛钱关系。”

胖子玩笑式的一句话，点中了我心头的灵光，我提起酋长的脖子，指了指地上的巫医然后又指了指胖子，没想到酋长居然看懂了我的意思，不停地点头叩拜起来。

胖子大怒：“这王八蛋什么意思，胖爷我跟死人成了一伙船上的人了。”我将心中的想法对胖子说了一遍，“历代的酋长死后都会变异，而其他克瑞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一盲以为巫医是为了部落的福祉而选择葬身荒窟。这说明在克瑞莫巫医身上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有巫医之间才会口口相传，既然酋长如此敬畏摸金符，我看八成跟盗墓人脱不了干系。”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儿意思。”胖子拍拍肚子说，“不过一切都是空谈，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秃瓢又在昏迷中，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翻译。就算有一肚子话也无从问起，我们还是先回去，把烤肉吃了再说。”

我一看眼下的情况只好点头下山，不想一到营地，四眼就远远地冲了过来：“掌柜的，你快看，我找到宝贝了。”

第二十二章 摸金符

我心想野人部落里边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宝贝，最值钱的也就是三眼黄金面具，而且都已经交公了。四眼奔至我面前，高举手中的卷宗，忍不住邀起功来：“我闲来无事，就去他们巫医生前住的帐篷里去翻看了一下，没想到，真叫我碰着了。你快看看，这里面有中文。”

我和胖子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急忙接过那本破旧不堪的羊皮卷宗翻阅起来，这是一本极厚的卷宗，分成好几个部分，已经被人用晒干的羊肠穿起钉了起来。卷宗的封面上赫然画着一枚形如弯月的摸金符。我来不及翻看，就已经知道全部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卷宗里面，一把抱住四眼：“大律师，你太伟大了！这件东西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四眼笑嘻嘻地将我牵到了篝火边，胖子和他害怕打扰我翻阅，都静静地坐在一边，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来解读这本用克瑞莫语、中文，还有英文夹杂的羊皮卷，渐渐地，将克瑞莫巫医的故事梳理

了出来。

胖子一个劲儿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啧啧称奇：“说出来你们不信，要不是有这本卷宗在手，我也不愿意相信世界上有如此巧合的事，这正是老天的缘分。”

四眼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掌柜的，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望着渐渐露出鱼肚白的天空，压低了嗓子说：“葬洞中的巫医与克瑞莫人并非同支，他们都是当地土着和一批清末淘金者的后代。”

我刚说了一句，胖子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老胡，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开始编胡话骗人了。就他们一个个长角穿洞的鬼样子，怎么可能是咱们中华龙脉的子孙。”

我摇头，拍了一下手中的卷宗，翻开其中一页：“这其中的变故都要从一座亚马孙丛林中的古墓谈起。”

清末年间，新思想的涌入给予了国人更加广阔的视野，有四个江湖跑把式的手艺人，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一个在南洋做买卖的生意人，搭伙坐上了轮渡，计划来美洲掘金。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伙人都觉得与其在国内穷一辈子，不如出海赌一把。当时那个南洋人对美洲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连南美和北美都没分清，只知道听外国人说美国遍地是金子，生活十分幸福美好。结果一行人稀里糊涂地到了南美洲丛林

里，那四个手艺人再没有见过世面，也知道自己受了诓骗，南洋生意人为求自保，只好对他们说自己学过相地勘兴的风水术，已经在此地找到了一处外国皇帝的墓穴，只求大家同往发财。不过他没敢告诉其他人，自己的风水秘术是从说书先生嘴里听来的，只知道天下盗墓掘坟者，摸金最大。所以他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摸金校尉，能寻龙点穴，找天下丰葬之所在。

那四个手艺人只求能发财致富，也不管到底是挖金子还是挖古墓，就暂时放过了生意人，让他漫山遍野地找那处传说中的外国皇帝墓。也算是他祖上积德烧了高香，几天之后居然真叫他找到了一处墓穴的所在。五个人自觉多福，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挖开的是一座魔鬼的坟墓。

故事说到这里，我就停了下来，四眼听得出神，催促我继续讲下。我拍拍手，无奈道：“下面就没了。中文就这么多了，还都是白话文。剩下的尽是些乱七八糟的鬼画符。你要是能看懂，你看。”

胖子劈手夺过卷宗，前后翻阅起来，最后将它摔在地上：“这不是扯淡吗，讲了半截，后面就看不懂了。四眼你说，这是不是你闲来蛋疼，自己编出来的。”四眼大呼冤枉，我为他解围说：“我们上山也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他脑袋又没被门夹过。”我前思后想，将我对故事的

后半截推断说了一下，这五个人可能是在墓中触动了什么机关诅咒，有一个当场死在了墓中，落得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下场，其他人再也不敢走出丛林，害怕自己死后露出鬼角，被别人当成妖怪毁尸灭迹，最后只好留在异乡与当地土着通婚，又靠着坑蒙拐骗的伎俩当上了部落中的巫医，你们知道的，自古神仙啊罗汉啊，长得都跟寻常人不同。他们自封为天神的使者，死后回归天国，实则是为了掩藏自己死后变异的秘密。我捡起羊皮卷翻开一页破旧不堪的画卷：“你们看这个地图上的墓室，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胖子眼尖，一眼认出这是我们刚刚爬过的巫医墓。“哎，这墓室底下怎么还有一层？”

我笑道：“不错，这个巫医墓只是一个顶盖，真正的墓室就藏在石窟底下，这是有人故意做了一个金鸡孵凤的风水局，想要混淆视听。”

胖子一听古墓比谁都积极：“我就知道，墓里边怎么可能没有陪葬品，一洞的尸茧吓唬谁呀！走，咱们快回去看看，说不定有一洞宝贝正等着咱们呢。”

四眼皱了一下眉头：“掌柜的，你不觉得这地下墓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我怀疑，这就是那批清末掘金人最后挖出来的百鬼坑。”

我们三人沉寂了一会儿，决定等秃瓢醒来后再作打算。这一等就是三天，在王少的悉心照顾下，秃瓢总算是清醒过来。我把后来发生向他讲述了一番。他也表示对那个百鬼坑十分感兴趣。我们将面具酋长提来询问，让亚洞与之交谈，再将谈话的内容用克丘亚语讲给秃瓢听，一个翻译连着一个翻译，听得我们旁边的人个个头晕眼花。秃瓢的伤还没痊愈，土着话的水平有限，不过倒是截获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酋长的面具是在三天前从一个黄皮肤男子手中用金杖换来的。

我急忙问金杖什么样，那男子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用三眼面具换那个金杖？酋长被我吓了一跳，支支吾吾了半天，秃瓢说：“那金杖就是一根普通的棍子，是巫医平时用来大骂下人用的，酋长见他死了，又有人愿意用精美的面具来换，就答应了对方。”

我们都觉得这个黄皮肤的亚洲人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中与我们作对的竹竿子，而那根在克瑞莫人眼中毫无用处的金杖，可能对他另有大的用场，Shirley杨一路追人凶手而来，必然也在丛林之中。

四眼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坚决地说：“百鬼坑里还有很多的秘密，我想自己下去看一看，你们不必冒险。”

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否决了我，胖子说：“老胡，你大大的狡猾，有钱分就想踹了兄弟们，门儿都没有。”剩下的三人纷纷应和，我只好答应一同前往，不过一切都是老规矩：听我的。

亚洞实在不愿意当我们的向导，于是秃瓢就给了他一些药物，让他回提他玛村去。胖子起了个坏心眼，揪住酋长说：“这小子是本地人，让他给我们带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想了—想，虽然语言不通，不过我们离魔鬼桥就只有数日的路程，竹竿子又快我们一步，带上他不是坏事，于是两人佯装恐吓了一番，将面具酋长提上马里克巢穴。

再度进入巫医群葬墓，我的心情与之前大不相同。先前，我们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情在外国墓中留个想念；眼下，我们得知了克瑞莫人死后异变的真正原因，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种恐惧，同样都是摸金人、盗墓者，清末的那批掘金徒到底栽上了什么样的遭遇才会落得如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凄凉下场，不但枉害了自己一条性命还祸及了子孙，白白断送了后人的相资，福禄富贵。

我们一行五人，强压着克瑞莫人的酋长来到瓶颈洞中。秃瓢脑袋上有伤，我本来是不愿意让他涉险下洞的，无奈这个硬脾气的汉子跟我急

红了眼，非要跟下来为他家王大少爷挡刀子。胖子说：“你这个狗腿子心态，死到临头了还惦记着主子。”秃瓢不置可否，强打起精神，忍着伤痛跟在了队伍后面。我心里明白，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对王清正有多么的忠心，而是不愿意辜负了王家老爷子——天王老子王浦仁的一番信任。

面具酋长被我和胖子一前一后夹在队伍中间，他几次想借机脱壳，都被秃瓢用枪杆子挡了回来。我安慰他说：“下了洞之后，我们不用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负责站在边上，别到处乱碰就是了。”秃瓢把我的话翻译了一遍，面具酋长听了之后面色发白，我估计他一定擅自加了几句狠段子来唬酋长，我不愿干涉他。只求这一趟能查个水落石出，带着所有人能平平安安地从百鬼坑中撤出去。

一落洞底，王少和四眼就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羊粪火把点了起来，插在葬窟的中央位置。巫医墓上窄下宽，空气流通不好，我担心氧气被消耗得过快，所以在上边的时候只准备了两支火把。胖子从包里翻出半截蜡烛对我说：“林子里的蜂巢老蜡，我让野人从蜂窝里刮来的，灯芯是用干草拧的，聊胜于无，老胡你凑合着用吧！”我接过胖子精心准备的蜡烛，从火把上借来火种这么一点，蜂窝蜡一下子冒出了白烟，小火苗颤颤巍巍地燃起来。

我将半截蜡烛立在巫医墓的东南角，对大家说道：“虽有形式主义之嫌，不过老祖宗的规矩立了，咱们照做就是。我们的礼数到了，待会儿要是出了乱子，动起手来自然才不理亏。”

四眼翻看起老巫医的羊皮卷，环视墓穴四壁，对我说道：“卷宗里只是大致记载了‘白鬼坑’位置，基本上能断定就在咱们脚下这块地方，不过入口在哪儿，如何得以进入，老巫医并没有记录下来，咱们好比是做贼的找不到大门，白想念”

我说：“在印度安人的概念里没有死亡一说，他们认为肉身死后，魂魄出窍是为了开始下一段生命。所以风水是肯定有的，总也没见他们把尸体胡乱丢在野地里任其腐烂不是。我们只能凭借百鬼坑的格局来推断巫医墓的样式，再从巫医墓打穿下去。就好比在下一盘盲棋。”我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给大伙打气，让他们心中有底：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梳理整件事情的脉络。在老外的地方上使用《十六字风水秘术》望穴相地，那是公鸡下蛋——自古没有的事。不光是我，往远了说，估计一人挂三符的张三链子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我挽起袖子，站在洞口，仰望星空：“南半球与北半球的地理状况各不相同，地势、水流、风向这些都做不得准。唯有靠天幕上的星辰来定位。”十六字风水秘术中，首推一个“天”字，我这个人实践一贯强于理论，对于“天”字卷中对星位、气

象、黑黄二道的演推向来都是一知半解，只是嘴上的皮毛功夫，此刻真要用以探穴定位，心中还真是没底。不过大话已经放在了前头，众人手握工兵铲跃跃欲试都在等着我指定吉位，我也顾不上那么多，只好把生平所学的东西一股脑儿用上，马里克巢穴一峰独秀卓立云霄，走的是异龙位，此龙本身就带着一股煞气，属木，清末的摸金人是为了克住煞龙，才将山间树木尽毁，又以熟石灰烧地使得这里百年难生寸草。想在这个地方取吉位，非要取天凰阳玑也就是角、宿二星赤居其所在。这样一看，活眼的位置立马变得清晰可见。我丈量了一下葬窟的长宽，最后在被尸茧堆砌的西北角偏北的位置上定出了百鬼坑的入口。

面具酋长本来靠在火把边上，一直不敢出声。眼见我们要搬挪历代巫医的尸茧，立刻挥舞着大手上前阻拦，他拉着我的衣袖不断地苦苦哀求，秃瓢翻译说：“老红毛说巫医墓自古是克瑞莫人的圣地，巫医牺牲自我在此地镇守恶魔的巢穴，如果我们擅自移动尸体会遭到魔鬼的报复，巫医们的英灵也不会放过我们。”

王少一把拍开酋长的手，虎着脸说：“少他妈的贼喊捉贼，你们的巫医又长角又长洞，看着可不像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地下埋的那些玩意儿能比你们的巫医更像妖怪，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少杵在这儿耽误你少爷我干正事。”

此时胖子和四眼已经将大部分的尸茧移开，西北角凭空多出老大一块地方出来。王清正不甘落后，也提起一具裹尸，双手抱住尸茧底部开始往外移，秃瓢自然容不得他家少爷干种粗活，要上前帮他。我本想上去给大伙搭个手，只闻王少忽然大叫一声，吓得我急忙举起手电朝他看了过去，只见秃瓢面带惧色站在离王少半米开外的地方，而王家大少爷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我拿手电一照，只见他原本光滑细长的手臂上，布满了绿色的霉斑，如同一枚枚生着铜锈的钱币。而那一具被他摔在地上的尸茧外围也同样长着厚厚一层绿霉。

胖子道了一声：“你小子几天没洗澡，怎么都生霉了？”

四眼一脚踢翻地上的尸茧：“霉点子是从尸体上长出来的，这几具也有。”

王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急得又蹭又抓，恨不得将自己的胳膊整个儿卸下来。我按着他的双手对秃瓢说：“别傻站着，酒精，快拿酒精来。”

秃瓢恍然大悟，急忙翻开背包将小酒精炉取了出来，也许是太过紧张的缘故，他连拧了几下也没打开炉子下面的液体包，四眼抢了他一

步，用汗巾包住了炉子一摔，大量的酒精直接被汗巾吸收进去。我抓起汗巾按在王少胳膊上一阵梦擦，酒精所到之处，绿霉立马挥发殆尽，燃起一层层诡异的蓝色烟雾。王少龇牙咧嘴不住地喊疼，想要挣脱。秃瓢上来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肩膀叫我快擦。随着酒精一遍一遍地擦拭，蓝烟不断地从王少手臂上冒出来，铜钱般大小的绿霉很快就被我擦了个干净。

“我禽，姓胡的，你想杀人啊！”王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臂疼得咬牙切齿。我见他虽然疼，但是整个人并无大碍，所以也就不计较这个小鬼崽子出言不敬的事了。因为酒精反复冲洗的关系，被他抓挠过的皮肤起了一道道血印，又红又肿十分骇人。恐怕再晚几分钟，整条胳膊都要被他抓毛挂烂。

我心有余悸地拿枪杆子挑起尸茧外边的裹尸布，上面长满了寸把长的绿毛。面具酋长吓得瘫软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嚷着要离开这里。秃瓢说：“这玩意儿就算没什么危险，看着也挺碍眼的。不如一把火烧了它。”

王少嚷嚷道：“谁说这东西不危险，你看看我的胳膊！”

胖子挺惋惜：“好不好都是一件古物，带回去说不定博物馆还愿意出大价钱来收。烧了是不是有些可惜。”

我说：“你那点财迷心思还是等到下了百鬼坑再说，你看这周围百十具尸茧，只有东北角里的长毛了，地底下必然有古怪，你硬要带着生霍的裹尸毯下地谁知道会遇上点儿什么。”

胖子说此害有理，既然如此还是烧了为妙，我让他们把生有绿斑的裹尸毯带到角落里去烧毁，又走到被搬空的西北角看了看，只见空地偏右贴着墙壁的地方，平白生出一块绿斑，像一块幽绿的草坪横生在地表，面积不大，总共三尺开外的样子。

“你们看，这块地已经生满了霉斑，恐怕是地底下有不干净的东西在往上冒。如果不是这些尸茧年复一年盘踞此地、吸收绿霉。恐怕整片山窟都要被它们腐蚀干净。老巫医的记载果然没有错，巫医墓下面压着东西。”

胖子和秃瓢都是行动派，两人挥起铲子将地表上的霉菌铲起丢在一边，四眼说：“酒精可以消毒，也能用做照明，不能再浪费在这些绿霉上了。咱们往下挖挖看，实在没有办法再用酒精消毒。”

我扛起工兵铲和大家一同朝地下打洞，面具酋长跪在克瑞莫巫医的尸茧前，唱起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歌谣，秃瓢说：“这是野人们祭奠祖先

时唱的哀曲，酋长可能是内疚，觉得自己引狼入室坏了先人风水。”

胖子不屑道：“这谁是狼谁是羊还不知道呢！你看老巫医本子里画的图，又是吃人又是剥皮的，如果不是咱们摸金的同行来得早，把这些克瑞莫野人驯化了一番，指不定咱们现在已经被这个老红毛烤来下肚了。快挖快挖，挖通了独角天神的墓，咱们也好替老前辈们出口恶气。”

别看马里克巢穴寸草不生，枯石遍地。这都是清末摸金人使的风水秘术，变换了此地的自然外貌，不过换皮不换芯，拨开葬窟中的碎石地之后，下面肥沃的土壤顿时跳入我们眼眶。这种红土松软厚实，十分适合植物生长，我们挖起来虽然费劲，但也好过在石头堆上打洞。因为葬窟内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也不必担心有人来抓现成的。散土放风的工作就被我们略去了。五个人轮流打洞，轮流休息。整个作业时间不超过半个钟头，很快就打穿了一条通到百鬼坑的盗洞。

因为不确定底下的空气质量是否适合人类呼吸，我们戴上了防毒面具依次下到坑中。因为只有五只面具，自然就不能要求酋长与我们同行，王少怕他逃跑，说要用绳子将他捆起来，被我严令喝住：“他是个人，不是畜生。虽然心智尚未开化，也轮不到你这样折辱他。”

秃瓢说：“那打断他一条腿，省得多事。”

胖子“呸”了一声：“你们主仆二人少出这样的馊主意，他一没绳子，二没援兵。往哪里跑？天上啊！”

我说：“既然这样，那不如我冒个险，先戴面具下去，确定空气质量过关之后，你们再带他下来；如果不行，你们留一个人在上面看着他，这样万一底下出了纰漏，也好帮衬一下，不至于全部搭进去。”

胖子戴上防毒面具，朝我比划了一下，先一步跳进了盗洞。我急忙将面具罩了起来，紧跟着他跳了下去。L型手电好处在于轻便耐摔，所有零件都是塑料制成的，还有卡口，可以扣在口袋上，我将手电夹在胸前的口袋上，两手抓住秃瓢在上边拴好的麻绳“呲溜”一下到了底。胖子先我一步下洞，已经在地上插起了火把。两支火把一照，整个百鬼坑的构造跃然眼前。

“真是一模一样，老胡，你神了。”胖子见百鬼坑果然与上头的巫医墓一个格局，心悦诚服道，“要不怎么说知识就是力量，还是读书好啊，不读书怎么知道哪里有古墓，不知道哪里有古墓又怎么发家致富。”

“你当养猪呢，还发家致富。”隔着防毒面具，声音嗡嗡沉沉的，我举着火把照了一圈，对胖子说，“咱们可说好了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你少想念点儿那些明器，待会儿我先摘了面具，确定没问题，你就再去洞

口放一枚冷光弹招呼他们下来。”

摘下面具之后，可视度明显有了改善。我深吸了几口空气，发现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见百鬼坑与巫医墓一样，是有通风口通向外面去的，我朝胖子竖了一个拇指，他点点头从包中抽出拔取式照明弹，朝着盗洞上方挥舞。我环视四周，发现这处坑洞不似人工挖掘，整个洞窟浑然一体，不见分室，更寻不着棺椁，漆黑的洞窟四壁是石质结构。用灯光一照，发现壁上纹有雕刻画。

“哎呦，这哪来的野草，扎人啊！”王少一落地，先是重心不稳，摔了一跤，他趴起来之后捂着手掌直喊疼。我说这坑百里无一物，别说草了，连蚂蚁都找不到半个。你磕着石头了吧？

“石头能扎人肉里吗？哎呦，哎呦，疼啊！”王少甩了甩右手，不住地喊疼。四眼、酋长还有秃瓢也陆续跳了下来。

秃瓢一落地，急忙为他家少爷检查伤口，我凑过去，拿手电这么一照，之间王清正的右手心里插了一枚又细又长的尖刺。胖子说：“奇怪了，有人在这洞里啃过鸡骨头？”

四眼握住王少的手，用指尖挑了挑那个细刺：“不是鸡骨头，是人骨。”

秃瓢用大拇指按住伤口，然后轻轻一抽，将骨头剔了出来，他拿到光下照了半天：“这么细的骨头，怎么可能是人的。秦律师，你少吓唬我们。”

四眼白了他一眼，说：“是不是人骨，你们自己看地上。”

我进来的时间比他们都长，只顾着看石壁上的壁画，从未注意过脚下。经四眼一提醒，我们纷纷将视线投到地上。我之前一直以为脚下踩的是不平整的碎石。这时才发现，遍地铺满了白骨，碎得如同石渣儿。

如果不是角落里还有些许未毁坏的尸骸，任谁都不敢相，百鬼坑中所铺设的并非是白色的石英石，而是厚厚的人骨。我走上前去检查其中一具尚未碎裂的尸骨，这具尸体长手长腿，头骨有一般人的两倍大小，最不同寻常的要说头骨正中间的凸起，虽然已经被钝器磨得几乎不见，可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有一块骨质增生一样的东西长在额骨中央。“这里埋的，也是头上长角的克瑞莫巫医？”

“我看不像，”我提起一段腿骨在自己的小腿边上比画了一下，“你们看，长出了大半截，少说也有两三米的样子。”

王清正笑了笑：“怎么，就不许人家克瑞莫人比你胡爷高出一截？”

四眼说：“人体的骨骼是成比例生长的，就拿掌柜的来说，身高一米八出头的样子。那这些

人骨直立起来以后，起码有三米的高度。”他一边说，一边又捡起一根骨头，“这不是个别现象，坑里钓骨头随便挑一个起来，都是这样的骨骼比例。也就是说，埋在这里的人，生前平均身高在三米左右。这和我们所见到的克瑞莫人完全不同，即使是自然环境引起的人种突变，也绝对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所以这里埋的，必然与上头的群葬墓不同，不会是克瑞莫巫医的尸体。”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人种能达到平均三米以上的高度。”秃瓢用手比画了一下，：“这太不可思议了。白鬼坑里埋的到底都是什么人，他们还是人吗？”

我想起老巫医的羊皮卷，清末的盗墓者是追寻着东印度洋公司的货船来到的美洲大陆，他们最初要寻找的是深埋在丛林中的金脉。最后因为当地传说和得天独厚的地貌特征，断定马里克巢穴下面，有一处大墓。故而在异乡荒野干起了淘沙掘土的活计，不曾想祸从天降，挖出了一个葬满了“鬼怪”的妖窟，当初远渡重洋的换命汉子五人，只有两人从墓中脱逃。他们被困在丛林深处寻不着出路，最后更是一个个头上生出了鬼角，身上冒出了坑洞，成了妖窟中那些被埋葬的怪物模样。南洋生意人认为这是鬼怪作祟，对盗墓者发出的诅咒，于是又在妖窟上面平空建了一座“金鸡孵凤”，要破了此处的风水，断了百鬼坑中的煞气。他死后被剩下的幸存者埋在了风水墓中，用做震慑之能。再后来，因为生相变得怪异无法再融入文明社会，头顶鬼角的盗墓人索性留在了丛林之中，与当地土着通婚，因为他特殊的样貌，和相对先进的科学知识，被土着们奉为圣贤，成了部落里的巫医。而巫医这一职能在盗墓者的子孙中代代相传，也不知道沿袭了多少代。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渐渐被遗忘，但盗墓者的后代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身上印着一个可怕的诅咒，所以才会死前去到先辈们所建造的墓穴中坐化终了。因为只有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

至于墓穴下方的百鬼坑，老巫医在羊皮卷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里面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想，一来是因为年代久远，老巫医也未必知晓前人具体见到些什么；二来，即使知道些什么，也未必会记录下来，可能是害怕子孙们擅自闯入百鬼坑，带来更大的灾祸。

只是我们眼前这些被剔去了鬼角的巨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何会被埋在这里，又有何异能，能在死后诅咒他人，使得一批盗墓者变成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异模样，从此有家归不得。我将寻找答案的希

望，寄托在了岩窟上的石壁画上，就对王清正说：“王少你既然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对墙壁上刻的石画是不是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王清正一路跟着我们，没少被揶揄欺负。一听我向他请教问题，眼睛笑得只剩一道缝：“好说好看啦，我王清正是什么人，哈佛高材生哎！刘猛，上灯，让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些壁画。”

我这样恭维他其实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很多人因为地下封闭，环境黑暗，会产生可视性幻觉，再加上百鬼坑中埋着独角巨人的遗骸，本身就极具威慑效应，让王清正解读墙上的壁画，给大伙讲讲历史自然好过一群人胡乱编造一些怪力乱神的小段子。我在各式古墓中，见过不少石碑壁画，但其中多是中式风格的散点透视画，墓室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记录死者生平，第二种是描述死后的世界，也有第三种，那是单纯的祭祀用壁画，刻在墓中是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至于到底是为了防止墓主人死后被精怪骚扰，还是恐吓前来盗墓的摸金人，那就全凭后人揣测了。

王清正掏出小本子，边记录边解释说：“这面墙上的壁画，大致是讲述太阳神印提的子孙，战胜邪神，保卫家园的故事。这些壁画没有固定的时代顺序，需要做后期整理和排序。让我看看其他壁画的内容再说。”

面具酋长早就被先人留下的壁画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两掌朝上，面朝天顶行起了印加人的大礼。

胖子用胳膊肘偷偷顶了我一下，我跟他退到一边，他低声问我说：“他说的话可做不得准，我看这墙上的东西也没什么好研究的，选几块松散的，咱们装进背包，带出去换美元就是了。何必留在这里听他胡吹，找神庙和Shirley要紧。”

我说：“咱们进来都这么久了，你看你点的那两支老蜂蜡烛烧的正旺。考古和盗墓不同，他们更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和解读，我们出道此地，对印加人的文化、历史都不熟悉，难得有这么一处古墓，里面藏着线索。多看一会也无妨，说不定能找到关于印加神庙位置的蛛丝马迹。”

胖子仰头，看了看我们身后的壁画，挠挠肚子说：“那老胡你看，这画上一大群人是在干嘛，篝火晚会？”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我们身后的这墙壁画又与王少整理的不同，用色鲜亮，我伸手摸了一下，大惊道：“是金粉！”所有人都被我的发现吸引了过来，四眼的眼镜都被吓得掉了下来，我们将所有的照明物都对准了我发现的壁画，在强烈的光照下，整面壁画折射出耀眼的金光，胖子几乎咬掉了舌头，高呼：“金子，金子做的墙：我的娘啊，这得

值多少钱！”

这面壁画长六米、宽四米有余，上面印刻着一幅类似战争画面的历史长卷，我着实被眼前壮观的黄金画弄得紧张起来，再次凑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很肯定地说：“这不是纯金的墙面，只有石刻壁画的内容是用金粉涂抹上去的，这面壁画上的内容必然十分重要，否则作画的工匠么重视，敢用金粉覆盖整幅壁画。”

金墙壁画一下子勾起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在金光的照射下，连角落里的蜡烛都闪耀出一股金灿灿的光芒。王少如获至宝，大声惊叹：“这张壁画太重要了，它是故事的核心部分，天啊，你们看，我们要找的东西都在画里！”

我盯着画卷仔细观察起来，画卷正中间，一个三眼长须的巨人浑身闪着金光，一手持斧、一手持杖，他双臂朝天沐浴在湖水中，身后跟着无数印第安人，在他面前跪着一排排头上长角的长脚怪物。画卷另一端展现的是三眼长须人带领印第安战士将鬼角怪人埋入巨坑的场景。长须人脸上的三眼面具我十分熟悉，正是被竹竿子的人从国家博物馆盗走的印加公主面具。

秃瓢长期跟在王浦元身边，对该研究的东西早就了然于心，印加帝国的历史，他记得比谁都牢。“印加人在新王登基的时候，会用金粉将其包裹成一个金人，然后随同大量的金器一同浸入圣湖中，新王要在湖中沐浴洗尽身上的金粉，象征着将宝贵的财富献给了太阳神，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大致是因为印加人的创世神话中，两位开国的神子曼科。卡帕克及其妻玛玛。奥克略。瓦科二人都是从圣湖的地喀喀湖上岸来到人间。所以印加人坚信，水是沟通人间与太阳神宫殿之间的媒介。”

我说：“你的意思是，在当时拥有如此大的财力粉刷金墙，又对太阳神无比崇拜的国家，只有印加帝国。金壁上记载的是印加人战胜独角怪人的历史？”

王清正看得如痴如醉，他继续解读道：“他们战胜的不是独角怪人，而是天神。最上面的一组壁画，刻有云纹和太阳神的圆盘标志，这些独角人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传授印加人种植技术和天文知识。这里，你们看这里刻着一座镶嵌着太阳圆盘的建筑，有一个带着皇冠的长须男人在建筑前受到了太阳神的启示，要消灭独角天神。大家注意他的表情，瞪着眼睛、张着嘴巴明显是受到了惊吓，但是在下一组故事里面，一张黄金打造的三眼面具从天而降，长须人带上面具之后，手中就多了金斧和金杖，从此获得了神力。随即这位被赋予了神权的印加之王就拥有了消灭独角天神的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印加人勇猛杀敌，将独角人的长角

锯断，然后敲断了他们的骨头，活埋于此。这座坟墓是独角天神的衰落史，也是印加帝国走向繁荣的第一步。”

壁画上面触目惊心的内容，记录了整个独角天神被屠杀的全过程，虽然都是简单的石壁雕刻画，但是独角天神被断角凌迟的画面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集体面朝天空发出嘶吼、挣扎时候的一组壁画，看得人简直仿佛身临其境，亲耳听见了他们凄凉的哀嚎。看完这些壁画，不难理解“百鬼坑”这个名字的由来，堆砌掩埋在这个地下洞穴中的，都是当年遭到屠杀的独角天神一族，当时的统治者害怕拥有先进科技知识的天神夺取他们的权利，所以在表面上假意奉承，实际上却是暗藏杀机，乘着天神眠息的时候，将其灭族。壁画中有一个头戴金冠的巨人，带着三眼黄金面具、一手持金斧、一手持金杖，他脚下踩着堆积如山的独角人头，宣告了在千百年前的那场战争中，王权对神权的彻底胜利。

酋长恨不得贴在墙上，可他心中充满了畏惧，只是指了指面具，用手在脸上一遮一掩，随后又指着金杖，不断地比画着插入地面的动作。秃瓢翻译说：“他说当初那个黄皮肤的人就是用三眼面具向巫医换走了部落里的金杖。后来巫医死在了我们的抢下，他就生了贼心，将面具和金斧纳为己有，自封为神王一体的‘欧拉崩’。他现在追悔莫及，求我们将他留下，让他在洞中忏悔赎罪，渡过余年。”

我对酋长说：“你这样消极避世不是长久之计，面对困难我们要勇于迎头赶上。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和你们的印加王，那个‘欧拉崩’一样伟大的领导人，他教导我们，不要害怕错误，敢于改正错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你应当打起精神与我们一起去把祖辈们留下的宝物夺回来。你看壁画上刻得多明白，等有了面具、金斧和金杖，你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人了，到时候何愁不能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走出雨林。”秃瓢把我的话翻译了一遍，面具酋长显然很心动，对我不住地点头。

王清正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壁画上的内容，胖子笑他充斯文。四眼为他辩护道：“王少这可不是装的，科班出身的人，非你我所能想象，他们对考古文物的兴趣远远超出常人。”

胖子说：“照你的说法，依我对明器的热爱程度来看，岂不是教授级别的人啦？”

我说：“你爱的那是财，关明器屁事。”

“非也，我王某人爱财不假，更爱闪闪的红旗，你给再多的票子也换不起我那一颗火热的红心，”胖子一脚踩在骷髅堆上，比画了一个冲锋上

阵的姿势。我分析说：“现在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早期的印加墓。我们要找的神庙应该就是壁画上的那座。”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一来它证明了印加神庙的确存在；二来，它更正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误概念，包括王浦仁在内，我们大家一直认为亚马孙丛林中太阳神庙是印加帝国后期，退守二线时建造的，从壁画的内容看来，太阳神庙早就存在于世，不过是印加人在后来的迁徙与发展中渐渐将其遗忘，直到西班牙殖民的闯入，使得帝国破裂，当时的国王这才想起了祖先们在丛林中留下的最后一块土地，于是举国迁往。难怪当年莉莉娅公主在落难之时都不忘从废墟中抢救三眼面具，那是他们印加国王权的象征，从太阳神那里得来的天赐之物。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事有两件，第一，莉莉娅公主与格林教授结成夫妻之后，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前去中国，最后又被人发现冻死在安第斯山脉的冰藏区内；二是壁画中金杖的作用，竹竿子费劲心机从博物馆盗取面具，难道只是为了与酋长交换金杖？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根金杖在寻找神庙的过程中必然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我们这队人所不知道的。想到这里，我不禁头疼起来，总觉得有一些关键部分被遗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秃瓢接话道：“既然黄金面具的谜题已经解开，我们也该是时候上路了，这地方毕竟是个坟场子，待久了未必是好事儿。”

王清正还想读完全部的壁画内容，他一反大少脾气，此刻用小本子认真地做上了记录。我对他说既然百鬼坑已经被我们发掘出来，日后你们王家想怎么勘察研究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何必急于现在。前面还有印加神庙在等着我们，失了老祖宗的霸王印你可担待不起。

王少正在兴头，谁拉也不走，挥了挥手说：“有种的拉我一下试试，老子偏就不走。”话音未落，墙角的火把和蜡烛忽然“扑”地一声同时灭了个干净。黑暗中，不知道谁的牙齿在咯咯地打着颤。

第二十三章 灯笼火

为了节约电池，我在阅读金壁上的内容时已经将手电熄灭。眼下我们一群人忽然陷入了无止境的黑暗当中，也不知道是谁在慌乱中推了我一把，原本挂在胸前的L型手电一下子飞了出去，我急忙扑到地上去捡。

我还没摸着手电，大伙已经乱作了一团，特别是面具酋长，他对这个百鬼坑本来就充满了敬畏之心，一见火烛俱灭，吓得当场哭叫起来。黑暗中，只听见有人在喊：“都别乱动，大家先找火种，上灯。”

我趴在地上，在遍地的碎骨中寻找手电，手指忽然触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物体，我心下大喜，急忙把它拖到面前，连推了几下开关，都不见它有些许反应，恐怕是因为刚才摔落的时候撞坏了什么部位。静谧黑暗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在漆黑的百鬼坑中慢慢地燃起了一朵明亮的小火花。我心想奇怪，手电还没打起来怎么会有光。靠着那朵微弱的小光，我找到了胖子位置，他和秦四眼两人正蹲在地上找翻口袋，看样子是想找一盒洋火出来。其他几个人也被黑暗中突如其来的明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那朵小火花飘在空中，忽左忽右在我们头顶上不断地打着转，我攥紧了电筒，朝胖子他们那边慢慢挪了过去，心下好生郁闷：识过鬼吹灯的，可没听说过鬼还会点灯。这小火苗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怎么看着如此之邪乎呢！

深入地下的百鬼坑中，我们照明用的设备悉数被灭了个干净。半空中忽然飘起了一朵小小的火花，这朵亮光在我们几个人头顶上漂浮不定，我不禁想起了老三俗里讲的鬼火，难道是因为此地尸骨遍地，积累了大量的白磷所以才会有这种诡异的漂浮物出现？我准备把心中的推测跟大伙交流一番，不想那个克瑞莫野人酋长见到了火光，如同得了失心疯一样，露出一脸狂喜，朝着有亮光的地方狂奔了过去。

“小心！别过去！”秃瓢原本蹲在他身边，想要伸出手去拉住他，却只扯下了他腰间的遮羞布。

面具酋长在瞬间爆发出来的求生欲望是我们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我甚至连喊住他的时间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撞向了那朵诡异的火光。他整个人在接近火光的瞬间猛得跳了起来，发出了一声我从未听过的惨叫，他这一嗓子下去，我们所有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我急忙拍打手电希望它能在关键时刻闪一闪灵光。这个时候酋长已经双手捂脸摔倒在地，整个人大概是因为疼痛的关系，已经开始满地打滚。我们都被这骇人的一幕惊呆了。秃瓢将王少按在地上，冲

我们喊：“他的眼睛，他说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刹那，那一朵闪光的小点又在酋长的哭喊声中向我们逼近了过来。秃瓢早就按捺不住，掏出了手枪，一通乱射。其他人一下子反应了过来，也抄起武器朝着空中胡乱地放起了枪火，毫无准星的流弹打在墙壁上反溅出大量的火花星子，我被烫了个哆嗦，忍不住对他们喊道：“都冷静，我们子弹有限不能浪费在这里，大家快点火。有了光一切都好办。”

“我禽，那什么鬼东西，火，火呢！”胖子和四眼学着秃瓢的样子，将身体贴在地面上。我低着头一边摆弄手电，一边去摸背包里的洋火。这时一个声音在我旁边响起：“老胡，头顶上！”我猛地一抬头，见那朵要命的亮光正在我头顶上盘旋，一眨眼的工夫已经俯冲而至，扑到了我眼珠子前头。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举起手里的电筒冲着那朵急速向我逼近的亮光砸了下去。就听“滋”的一声，那东西居然被我敲了个结实，我手中的电筒也因为冲击的关系亮了起来。强烈的发散光中，只见一头尖嘴猴腮的巨翼长怪正扑扇着翅膀发出“滋滋”的嚎叫。

我愣了两三秒的工夫才识别出那是巨大的灯笼蝙蝠，这种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巨型蝙蝠靠寄生在它们头顶上的微生物发光，在黑暗的洞窟中就如同一盏漂浮的明灯，源源不断地吸引那些向阳的生物向它靠近，一旦猎物到达了攻击范围内，它们就会用尖利的口器捣破对方的眼球，然后再慢慢地将猎物折磨致死，最后拖回巢穴中饱餐一顿。这种共生互利的寄生关系在物种多样的亚马孙丛里十分多见，我之前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曾经在展区见到过灯笼蝙蝠的标本，那个时候只当做是普通的大型蝙蝠标本而已，并没有留心，现在遇上这只活的，才知道此物非同寻常，不但生性狡猾，而且猎食的手段十分凶残，刚才要不是我手中攥着手电筒，恐怕现在已经跟酋长一样，被它活生生地刨去了一只眼球。

这只灯笼蝙蝠被我手电光照得四处乱窜，胖子和四眼已经乘机燃起了火把。他狠声道：“好一个飞天耗子，看打！”说完就对着蝙蝠发了一枪。这杂毛畜生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受不得强光的刺激，先是被手电当头一棒，转晕了脑袋，后来又被我们手中的火把吓破了胆，根本来不及躲避，被胖子一枪打中了翅膀，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然后笔直地摔落下来。我长吐了一口气，起身去搀酋长，他脸上满是鲜血，用双手死死地捂住了右眼，整个人在地上不住地打着滚，我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势，发现右边的眼球已经被啄了出来，还剩半条鲜红的视神经挂在眼眶周围，我不忍再看下去，两手按住酋长的肩膀，招呼秦四眼过来给他包扎。秃瓢扶起王少，他看了看四周说：“蝙蝠是群居动物，我看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撤的好。”

“你这个乌鸦嘴，就不会说点好听的，这里真要是蝙蝠窝，我们几条命都不够赔。”胖子举起火，朝地上啐了一口吐沫。

“你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煤星子嘴。”我头皮阵阵发麻，总觉得要有什么意外，就对大家说：“哥几个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点上，咱们快些退出去才是正经事。”

像是为了验证我的预感，原本静谧漆黑的百鬼坑，一下子亮了起来，坑洞四壁上不知何时挂满了星星点点的小火光。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把捞起瘫软如泥的酋长喊道：“蝙蝠出洞了，快跑！”

几乎就在我喊话的同时，头顶上响起了风箱一般的嗡嗡声，我耳边呼啸而过的尽是一些刺骨寒风，偶尔耳朵边上还会被一些又毛又硬的东西迅速地刮拉过去，弄得人浑身直冒鸡皮疙瘩。我抬头仰望天顶，数不清的小亮点正在半空中盘旋飞舞，我们仿佛置身在无边的星海当中，不过此刻星海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它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灯笼蝙蝠，头上的发光灯笼也不是为了给路人照明指路，而是一盏勾魂夺魄的杀人灯笼。

“跑！跑！都往出口跑！”秃瓢挥舞着手中的火把，在黑暗中为我们指了一条逃生的捷径。不过他自己立刻就暴露蝙蝠群的攻击之下，蝙蝠这种动物生来就是睁眼瞎，全靠超声波定位来判断猎物的位置。我们的火把只能逞一时之威，实在无法与成群的蝙蝠狙击队相提并论。我和胖子两人端起步枪对着半空中的蝙蝠疯狂地射击，也不管是不是能打中，只求能争得一时半刻，让其他人有逃出洞去。

我们的火力压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四眼和王少已经拖着昏迷不醒的面具酋长爬上了出口，进到了上面一层的巫医墓之中。我和胖子且战且退，手臂和脑袋上的皮肉几乎被这些凶猛的抓了个透烂，我从秃瓢手中接过了火把，摔下步枪，抄起手枪一边射击一边挥舞火把，那些狡猾的灯笼蝙蝠看准了我们火力骤减的瞬间，朝我们蜂拥而至，秃瓢爬到一边，还剩大半个屁股露在洞口，被盘踞在半空的蝙蝠死命地叮咬起来，我推了胖子一把：“你快上，我垫底。出去之后，拉手雷，不能让它们钻出去。”胖子不肯，换了一支弹夹，大吼一声：“禽它妈的，你先走，老子火力猛，我掩护你。”

蝙蝠已经洞悉了我们逃跑的路线，大批蝙蝠堵在了洞口，将原本就只能容纳一人上下的盗洞堵了个水泄不通，秃瓢和四眼在上面死命地射击，依旧挡不住蝙蝠们疯狂的攻势。我一看情况不妙，上头的人已经坚持不住，抬脚将胖子踹了出去，我将嫩烧的火把摔了出去，又抽出剩余的酒精一股脑儿地砸了出去，冲天的火花一下子燃烧起来，不少蝙蝠在

热浪的烘烤下纷纷摔落在地，胖子朝我比了一个中指，在手心中吐了两口吐沫，抱着绳子“蹭蹭”几下窜了上去。在酒精的作用下，整个百鬼坑顿时陷入了火海，我头发衣服都被烤出了焦味，再也不敢恋战，追着胖子的屁股一路往上爬，不少贼心不死的灯笼蝙蝠盯在我们后边试图冲出盗洞，我的大腿和屁股被它们又抓又咬，险些遭这些畜生活生生地拖回洞里，好在秃瓢眼疾手快，跟胖子两人死命地将我拉出了盗洞，我双脚一落地，四眼就搬着一块巫医墓中的岩石滚了过来，将洞口封住。经历了这么一场声嘶力竭的搏斗，我整个人再也提不起半点力气，直接躺了下去，耳边还在不断地响起蝙蝠们被大火灼烧时发出的惨叫。

面具酋长被灯笼蝙蝠夺去了一只眼睛，我们为他包扎伤口敷上了草药，总算是勉强止血。这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更加狠挫了队伍的士气。从灯笼蝙蝠的巢穴中死里逃生之后，我凭借地图和壁画所描述的自然景观，大致判断出魔鬼桥的位置，本来是打算连夜沿亚马孙河北上。可惜酋长的伤势实在太重，再加上夜晚的雨林危机四伏，我们不得不就地安营扎寨以作整顿。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野营装备都留给了亚洞，所以眼下只剩下三张防水布可以用。好在我们当兵的时候时常遇到野外过夜的情况，有一块防水布已经是天大的恩赐，我选了两棵半人高矮的树，用绳子把两棵树栓在一块，然后将防水布齐中间一折，晾绳子上，又截了四段短绳栓上石头扣在防水布的边角上，凑合搭了一个简易的三角帐篷供大家休息用。丛林中蛇蚊遍地，想要真正地睡一个囫囵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只好，站岗放哨，大家交替休息。面具酋长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被连累至此，我心头实在过意不去。可现在把他送回去也是于事无补，克瑞莫人的卫生医疗条件落后，既没有必须的药物补给更没有适合的休养环境，原始部落里一个感冒都能轻易夺取人的性命，更何况面具酋长被毒物摄去了一只眼睛。

四眼从面具酋长的帐篷里走了出来，手上全是脓血：“我怕他撑不住了，蝙蝠长期生活在充满尸气的环境中，身体里充满了尸毒。那一口不但吸了他的眼珠子，还将唾液中的毒素注入了他的身体。你看换下来的纱布，上面已经开始出脓了，咱们随身携带的抗生素本来就不多，又给了亚洞一些，还剩下两支，如果再不想办法估计只够拖到明天早上。”

我问秃瓢：“如果咱们现在退出去，最快多久能联系到医疗队？”

秃瓢说：“咱们进入雨林已经有四天的时间了，再加上从提他玛村到镇上的距离，满打满算怎么着也得一周的时间。他连今天晚上都未必能撑过去，即使我们联系上医疗队也是于事无补。”秃瓢会说亚丘克语，对

酋长的身体情况比我了解得要多一些，“他的体温上升太快，人已经有些不清醒，刚才还一个劲儿地求我给他一枪。八一兄，你是领队，这件事我听你的，不过说句良心话，他这个样子送到哪儿都是个死，照我的脾气就该给他一个痛快的。”

一时间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等我下决定，我说：“如果事态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那这个责任自然是由我来扛。”说完，我弯下腰去，跨进了酋长的简易帐篷。亲自一看，才知道秃瓢所言非虚，酋长躺在防水布上，整个脑袋肿得有两个西瓜大，受伤的右眼虽然被四眼细心地包扎了起来，可发脓冒泡的眼眶依旧从纱布的缝隙中透出了部分，屋子里充满了腐臭的味道，他胡乱喊着一些单词而后又昏昏欲睡。我拔出瓦尔特，扣住了扳机，准备送他一程也好早日帮他解脱苦海。忽然，王少猛地冲了进来对我大叫：“有得救！”

第二十四章 神仙果

王少一声疾呼之后，秃瓢和四眼也探进头来，我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王少走上前抱住了酋长的头，将耳朵贴在他嘴边仔细聆听了一阵，然后笑着扭过头来：“我没听错，‘瓦拉瓦突’他说的是‘瓦拉瓦突’。”

胖子从另外一边探进头来：“哇啦哇啦是个什么东西？老红毛烧糊涂了？”

秃瓢解释说：“‘瓦拉瓦突’是一种草药，是从亚丘克语中音译过来的，在西班牙语中的读音基本相同。翻译成咱们的中文就是不死药的意思，也就是中药里常说的神仙果。”

“我禽，那不是骗人的东西吗？神仙故事里的东西，你们也信。”

“不，绝非杜撰。”王清正眼中燃起一阵炙热的光芒，“这种植物的果实我曾经见过，有棒球大小。除了颜色几乎与人眼无疑。分眼皮、眼珠、眼白、眼仁四个部分，果实最外层的眼皮是橘红色的，眼球部分是纯黑色的，眼白部分就真如人的眼白一样，洁白无暇。这种植物的果实群结而生，我们的教课书里有过图片。远远地看就像一串人的眼球挂在树上，十分恐怖。不过，据说这种‘瓦拉瓦突’在亚马孙流域的原始部落里十分盛行，是一种能化腐生肌的天然灵药。”

我一听有救，就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取到这种灵药，王清正说：“这得问他自己，‘瓦拉瓦突’对亚马孙流域的居民来说是圣药，多年来秘而不宣。外人绝少知道这种植物生长在什么地方。”

秃瓢趴在酋长枕边，听了半天。起身说：“这家伙已经烧糊涂了。我听不大懂具体的意思。只知道草药长在河水湍急的亚马孙河中央，有‘瓦拉瓦突’的地方，周围必然有卷柏。”

卷柏是亚马孙流域特有的植物，又被称做“会走路的树”，它随着周围的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形态，四处迁徙。我也是在自然课本中读到过一些。胖子听说这是一种会走路的树，很是好奇：“这树又没长脚，它还成精了不成？”

四眼解释说：“卷柏是灌木植物，相当于一种比较高的杂草，它想迁徙的时候，就把自己卷成一圈，只要有风就能四处游荡。等到了水土肥沃的地方，再展开枝叶扎根下去。并非真的会行走。”

我说：“他给我们的坐标物已经很明确了，既在河流中央、又有卷柏，可见这种果实生长的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是在湍流中心的陆

岛上。”

秃瓢点点头：“附近的河岸要比一般的河岸窄小，我刚才巡视的时候就看见好几处湍流，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河心陆岛。”

我抄起家伙招呼胖子说：“事不宜迟，我和胖子去找灵药。你们守在这里。”秃瓢说他也要去，被我果断拒绝了：“你有心我懂，可你自己脑袋上的伤还没养好，跟酋长算是半斤八两。还是留在这里休息。我们天亮之前一定会赶回来，如果实在找不到药，务必麻烦你送他一程。”

我和胖子带着绳索和枪，以及一个空背包上了路。傍晚的亚马孙丛林被如血的夕阳映照着，如果Shirley杨在一定会惊呼上帝，然后拿出相机来好好地记录一番。只可惜我这趟上路，没有丝毫旅游观光的闲情，肩膀上反而扛着一条鲜活的人命。我们在雨林中穿梭了大半天，一直贴着河岸走，湍流险滩见得不少，却总找不到卷柏的痕迹。

胖子说：“那个叫神仙果的东西脾气倒不小，非要挨着什么破卷柏才肯扎根，真是资本主义的植物，又腐又修。”

我说：“自然界有很多像这样的共生关系。丛林中动植物繁多，为了让自己的种子能大范围地扩散，争取到有利的生长环境，植物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拿我们要找的卷柏来说，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更换居住地，是一种少有的迁徙性植物。其他的植物，要么有艳丽的色泽吸引鸟兽，传播花粉种子，要么天生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跟我们做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看未必是‘瓦卡瓦突’果要贴着卷柏，卷柏跟粉‘瓦卡瓦突’走才是真的，那句话你又不是没听过，树大好乘凉。”

我们两人一走就是三四个钟头，眼看夜色已经笼罩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大地上，我们还是没有丝毫关于神仙果的头绪。为了轻装上路，我们将大部分干粮都留在了营地，胖子早就饿得饥肠辘辘不断地向我抱怨。我说其实我的五脏庙也不好受，要不咱们下河摸两条鱼，喂饱了肚子也好有力气干活。胖子大呼过瘾，说是很久没有过这种野外生活，十分想念当年“万里一丈青，炊烟平地起”的日子。

河岸边湿气重，薪柴不容易点着，烧了半天起了一屁股烟，差点儿把我俩熏死。最后只好拿出了从秦四眼那里坑来的酒精炉。我问胖子：“你枪都没带一杆，怎么倒记得酒精炉？”他用匕首削起树枝，得意道：“你随身有把小手枪就够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人是铁，饭是钢。所以说，有饭吃才有未来。酒精炉如此精辟的造饭工具，我怎么会落下。”

我试了试削尖的树枝，夸他说：“王司令高瞻远瞩，我胡某人心悦诚服。来，接过这支革命的鱼枪，咱们吃饱了快些上路，第三世界的同胞还在等着我们带神仙果回去救命呢！”

夜晚钓鱼有一个方便之处，这是在东北当地的时候，跟当地猎户学来的土法子，在河岸上挖一个坑，然后将火把斜插在水边上。鱼儿看见湖面上的光，自然而然就会跳上来落入土坑中，这招叫做“鲤鱼跳龙门”，插入火把的角度和坑洞的位置都有大的讲究。我和胖子在河边刨了一个洞，然后将火把斜做三十度左右插入河岸上的淤泥中。亚马孙河水一马平川、水流湍急，稍有不慎火把就会被溅起的水花熄灭。我们手握自制的简易鱼叉守在土坑旁边，等待着猎物上钩。不一会儿，河面上就起了动静。一尾闪着银光的热带大马哈鱼一下子跃出水面，掉在了地上。胖子起手去捡，不想那鱼十分有力，摆了摆尾巴连跳了几下又蹦回了水中，溅了我俩一身腥泥。

“好你个小王八种，敢跟胖爷叫板！”胖子退下鞋、袜准备下水，我说此处水流太急，也不知河中有没有什么猛犸，为了一条鱼下水冒险不值当。胖子被大马哈鱼弄了一脸腥泥，拍了拍腰间的横肉：“就胖爷这个吨位，还不信龙王能冲了去。老胡你越来越弄了，快下来，跟我抓鱼。”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将鞋、裤子退了下去，在岸边蹦跹了几下，摸下水去。夜晚的河水冰凉刺骨，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水位不深，水深只到我的大腿部分。在火把的照耀下，浑浊的河水呈现出一股泥胶状，胖子不断地用脚丫子拨动沉在河床底下的烂泥，想把藏在泥中的鱼儿都惊起来。我说：“你几天没洗脚了，少在这里乱搅拨，到时候烤出来的鱼一股脚丫子酸，老子可不喝你的洗脚水。”胖子切了一声：“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爱吃不吃。哎，这里有动静！”胖子瞄准了水底的动静，一叉子扎了下去，他在水中晃荡了几下，我急忙扶住他。

“哈哈，你看！”胖子高举起鱼叉，只见一尾银色的大马哈鱼被他死死地钉在了削得锋利无比的树枝上。我也被收获的喜悦感染，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这时，胖子的笑容忽然僵在了脸上，他松开了手中的鱼叉对我说：“有东西，抓住了我的脚。”

胖子斜着身子连甩了几下，都没把脚上的东西甩掉。我立刻潜下水去，只见一团黑色东西，像海带一样死死地钳住了胖子的右脚。我试着用鱼叉去挑那些海带，没想到它们竟好似是有活动的生物一般，居然全缩了起来。胖子疼地大叫一声失去平衡摔进了河水中，他连吃了几口凉水，差点被活活呛死，我甩开鱼叉，两手扯住海带，连牙齿都用上了，好不容易将那团黑糊糊的东西从胖子腿上拉扯下来。我们两人连扶带搀

总算在河水中站稳了脚步，我浑身被泥水浸了个透，胖子更惨，他在水下呛了半天，整个人几乎要背过气去，不断地咳嗽打颤。

“先上岸再说，这地方不能久留。”我摆摆手，示意胖子先走，他双手掐着脖子，脸色红涨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东西，我害怕他是被脏东西卡住了咽喉，急忙把手伸进他嘴里抠挖，胖子渐渐连呼吸都困难，我只好一手卡在他嘴中，一手死命地在他背上猛拍，两人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我终于从他嘴巴里边掏出一段细长如发丝一样的东西。

“我禽，咳咳咳，禽，这不会是死人头发吧！”胖子掐着自己的喉咙，恨不得把嗓子整个抠出来。我也被恶心得不行，硬是把那团东西凑到眼睛底下研究了一番：“你放心，是枯草，刚才就是这东西绊住了你的脚。不碍事的。”

胖子长喘了一口气，脸色渐渐地回上了血色：“干他娘的，河里边怎么会有枯草。这东西像活的一样，我差点儿被它拖进水里。”

被他这么一说，我又弯下腰去，在河中摸索了一阵，从水中捞起来了大量的细长枯叶。我捧着一大螺枯草，狂喜道：“这是卷柏，这就是卷柏。它们是刚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在河道里扎根，所以还保持着刚飘过来时候的枯叶状态，刚才你就是被它们缠住了，既然卷柏在这里，那神仙草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胖子从我手里夺过卷柏，凑到鼻子底下看了半天说：“这东西就是卷柏，我怎么看它都是一团杂草。”他随即又在河面上搜索了一圈，“老胡，你看看河中央漂的那一滩是什么？”，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河面中央漂浮着一大丛芦苇一样的植物，它们在风中摇曳着身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就是它们。是会走路的卷柏没错。”我拍了胖子一巴掌，大笑，“你这一呛真是呛到宝了。此处有湍流又有卷柏。我看咱们要找的东西跑不离，就藏在这些卷柏丛中。”

我们两人商议了一番，都觉得传说中的印加灵药“瓦拉瓦突”就藏身在河流中央的卷柏丛中。我俩回到岸上，取了背包中的绳索，在岸边选了一棵牢靠的大树，在上面拴了一个海军结，然后将绳子缠在腰间，再慢慢地摸下水去。为了防止受到攻击，我特意抹上了按照Shirley杨在南海之行中留下的药方所制作出来的防鳖剂。这种药剂我是第一次制作，制作方法并不困难，难的是取材选料，要凑足九条冬鱼的右腭、九条夏鱼的左鳍，将这些鱼肉的腥气围在陶罐之中，直到完全腐烂成泥。将这些鱼泥涂抹在身上，能起到误导水族的作用，使人类能够混迹其中不被

察觉。

胖子一边往身上涂抹这些恶心的鱼泥一边问我：“不是说防鳖剂吗？咱们又不是潜海，抹它做什么？没听说最近鳖鱼搬家，住进亚马孙何了呀！”

我试了试腰间的绳索，确定了它拴得够牢，又在岸边打了一套军体拳，保证筋骨都活动开了，不至于一会儿抽筋溺毙。“鳖鱼没有，鳄鱼总还是不少的，我们在博物馆的时候不是见过许多亚马孙丛林里的动物标本吗，这河里什么鱼没有，搞不好碰上史前巨鳄。防鳖剂这东西有备无患，全当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也好。”

胖子哼唧了一下，跟着我慢慢地踵进了冰冷的河水，这次我俩分外小心，在水中每次行走之前都用探棍先试一试，在确保前方没有危险之后才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粉河流中央密集如林的卷柏丛前进。

这个时候，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河面，如果有人恰巧看见在河中缓慢行进的我们说不定会以为是两只出来找食的水鬼。我们慢慢地向着那河中央的卷柏靠近，却不知怎么的，走了半天，还没摸到半片叶子。

胖子说：“老胡，咱们是不是走偏了，怎么老半天了还没到。岸上看的时候挺近的呀。”我起初以为是水流关系将我们慢慢地带离了航线，两人又走了一段时间，卷柏林还是距离我们十来米地方静静滴漂浮着，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越想越不对劲儿，这时腰部的绳子一紧，似乎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上了，我赶忙对胖子说：“咱们的绳子够长吗，怎么到我这就没了？”

胖子拽了拽自己腰间的绳子回答说：“绝对够了，二十米的麻花绳，我屁股后面还有老大一截儿呢！”我冲他摇摇头，示意自己腰上的绳子已经到了尽头，再也无法前进半步。

胖子道了一声郁闷，蹬着河水朝我走来：“我估计老王八当初在置装备的时候可能图便宜，给咱们捎了一段假货。”

这时，我腰间的紧绷感又突然消失了，正在纳闷儿之际，原本朝我逼近的胖子猛地僵在了水中，他一边在原地划水一边冲我大叫道：“老胡，你快看看，绳子怎么忽然变紧了！”我忙潜到胖子身旁去扯他腰上的绳子，没想到整条绳子一下子全都拽了过来，我大惊，看了看绳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别人偷偷地扯断了！我急忙拉紧了胖子，低头去查看自己腰间的绳索，果然只剩一条空绳孤零零地漂浮在水面上。我拿着我那根断的绳头对胖子说：“看来咱们早就被人盯上了！”

胖子警惕地举起了探棍：“真要是‘人’也就罢了，只怕……”我知道他要说什么，立刻反驳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咱们求药救人，做的是良心事。怕它个球。”

“说得好，怕它个球！”为了防止被水流冲散，胖子和我不互相搭起了臂膀，像两人三足一样，慢慢地朝卷柏丛靠了过去。在朦胧的月色下，我隐约望见卷柏丛中包裹着一窝白色的球形物，每一个都有排球大小。胖子眼尖，乐呵呵地笑道：“怎么河里还有鸟蛋，个头这么大，保不准是双黄蛋。”

我说：“你的鸟能生出这么大的蛋啊，它就是三黄、四黄也憋不出这么大一颗鸟蛋。”我心中急着寻找神仙果藏身的地方，接连向前跨了几大步，这时，不知从哪里卷来一股巨浪，将我和胖子当场掀翻过去，我连呛了几口水，要不是胖子来得及时，险些当场溺毙。胖子和我在慌乱中抱成了一团，两人定睛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一只满身甲胃的巨型老鼃不知何时悄悄地潜伏进了卷柏丛中，此刻正用两只碧油油的眼睛瞪着我们，月光洒在它凹凸起伏、长满肉锤的脊背上，大概是折射的关系泛出了一层金光。它全身浸在水中，只留出大半个鼻孔，和半长半合的一张巨口，光从露出水面的部分判断，这条老鼃全长大概在八九米上下，这种体型的鼃即使是在亚马孙丛林中也实属罕见。我和胖子几乎被吓得魂飞魄散，想都不想扭过头就跑。那条恶鼃竟好似能洞察我们的行动一般，长尾一摆追了上来。胖子边游边喊：“老胡，没想到咱们这趟‘出师未捷身先死’杨指导员没找到，倒把自己搭了进去！”我心想这次算完了，就我这个身板，它一口下去还不够填牙缝的呢。

那条老鼃张开了血盆大口一路追着我在河中猛窜，几乎就要将我整个吞下肚去。可突然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那老鼃好似被天雷击中一般，发出一声巨吼，调转了身体，再次向河中心冲去。胖子被一股巨浪打到我身边，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好奇道，“老胡，你是不是跟龙王结了亲家，怎么老鼃不敢吃你？”我大骂：“扯淡，你才是王八女婿呢！一条烂泥鳅能把我怎么样！”心中却在奇怪，到嘴的肥肉岂有不吃的道理，金甲碧眼鼃到底为何舍近求远，放弃了一顿到嘴的美餐？

我正想得出神之际，却听胖子指着卷柏丛大喊，“快看，那老泥鳅钻进林子里去了！”我朝着胖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那恶龙正全力追着卷柏丛逆流而上，我从未听说过卷柏能在没有风的情况下逆流而行，更不明白金甲碧眼鼃缘何要去追赶卷柏丛，眼前这景象太诡异，只见卷柏丛真如长了脚一样，在河水中飞速前进，老鼃紧追不舍却总也赶不上它的

速度。我俩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敢靠上前去一探究竟，只得远远观望，但只见那金甲碧眼鼉不时用嘴向前啃咬，溅起漫天的水花。

我仔细观察起那一簇卷柏，渐渐看出了端倪。我对胖子说：“你看卷柏林底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胖子用手搭在额上，遥望了几眼，点头说：“是有一股银闪闪的东西在下边牵着卷柏，我就说嘛，又不是真的长了脚，怎么能跑这么快。敢情是被什么东西在水边拉着跑。”

老鼉在水中鲜少有对手，悉数丛里中的各类猛禽飞兽，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真不叫多。

我耳边不住地响起那老鼉凄惨的哀嚎，那声音好似它在被什么东西噬心焚骨一般。

“我懂了！”我拉住胖子，“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看见的大鸟蛋？”

“恩？你不是说那不是鸟蛋吗？怎么又变卦了。”

“那不是鸟蛋，是老鼉蛋！这是只护崽的母鼉！”

像是为了印证我的想法，一只几乎有汽车大小黑甲长腿的蜘蛛慢慢地从水中浮了出来。我和胖子都被这个黑面煞星吓得哆嗦了一下。那只蜘蛛显然是乘母鼉不备，准备偷食鼉蛋。

此刻两只巨兽在水面上展开了一轮惊天动地地搏斗，我对胖子说机会难道，我得摸过去找救命用的神仙果。胖子自知拦不住我，比画了一下手中的鱼叉：“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你在旁边打掩护，它们一有动静立刻叫我。”

我潜入水底，一口气憋上了卷柏丛，映入我眼帘的一幅画面惨不忍睹，即使我已经见惯了恶心血腥的画面，也忍不住心口一阵发堵。那些被蜘蛛啃碎的蛋壳洒满了整片卷柏，而一些黄色的私稠物中竟然混合着一些红色的液体，想必是一些即将孵化的小鼉惨遭蜘蛛咬噬，四下看去，一只被啃了一半的小鼉证明了我的想法，由于它尚在孵化中，浑身通红晶莹，尚未长成的壳无法保护它不受侵袭，想必被蜘蛛一口咬去了半截身躯，血液从身体里涌出，冲向那像脓水一样的黄色粘稠物。蜘蛛行凶未久，它还没有死，正在作死前的挣扎，混合着红色血液，黄色粘稠物的液体中轻轻蠕动着，不时吸一口来维持生命，而那仅剩的几个蛋外面也密布着蛛丝。一旁边的母鼉被蜘蛛绊住了手脚，此刻行动不使，只能用力撕咬起蛛丝。胖子在一边催促我抓紧：“老胡，快，快！”

我找遍四周，没有找到土着口中所说的神仙草，不由心中大急，我

暗道，一定要冷静，肯定有地方还没有找，既然土着说就在水中漂浮的林子里，那么，会在什么地方呢？我盯着那盖着蛛丝的龙蛋出神。又是一声哀嚎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那恶龙望去，只见那蜘蛛不断地吐着丝线，而那恶龙几次想要冲向那蜘蛛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扯住，想必是那蜘蛛将蛛丝吐在上方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先向上游去再折返过来，正好打个死结将那头母鼉捆了个结实。那母鼉的声音越发悲戚，显然是母性的能量在支持着它作殊死挣扎。我忍住恶心，翻开碎裂的鼉蛋，果然在错综的卷柏叶中找到了一颗像眼球一样的红色果实。我不敢打愣，一把摘下神仙果，朝岸边游了回去。

我才从水里冒出头，胖子就急切地问：“怎么样，老胡，采到没有？”我扬了扬手中的神仙草，说：“真是一颗眼球样的果实。”胖子立刻大笑：“哈哈，这叫以形补形，我看酋长死不了了。”我点了点头，但耳边那一阵阵的哀嚎实在让人于心不忍，回到岸边之后，我提起步

枪瞄准了水面，胖子说：“你这是干吗，咱们子弹有限，可不能浪费在它身上。”

我主意已定，连发了数枪，将蛛丝打穿了几道小孔，蜘蛛一见巨鼉挣脱了束缚，不敢恋战，急忙遁入水中。那条金甲碧眼鼉一下子扑上卷柏丛去查看她的龙卵。

胖子朝我竖了一个大拇指，我不置可否。两人跨上背包，匆匆赶往营地。

第二十五章 天龙出水

雨林中的树木分层状况明显，这里的树木大多长得高大茂密，从林冠到林下树木分为多个层次，彼此套迭，几乎没有直射光线到达地面，林下十分幽暗、阴森潮湿。热带雨林树木各种大小皆俱、高矮搭配，构成3-4个树层。第一树层高度一般都在30米以上，它们的树冠高高举出成为凌驾于下面林冠层之上的耸出巨树；第二树层由20-30米高的大树构成，它们的树冠郁闭，是构成树冠（森林天蓬）的主要层；第三树层高10-20米，由中小乔木构成，树木密度大；在5-10米

高度一般还有一个小树层。树木层之下是1-5米高的幼树灌木层，热带雨林中的灌木在形态上与小树几乎分不清楚，难怪有人称它们为侏儒树。在幼树冠木层之下通常为疏密不等的草本层。

我们选择搭建树屋一来主要是躲避地面上的虫蚁侵袭；二来这片由天蓬树构建起来的空中堡垒平稳安全，十分适合我们用做休息的营地。四眼说，在印加首都库斯特的郊外，有一片城市，被称做人类的空中花园。不过现在能来，我们如自副其实的空中花园，下无根基上无梁柱，全靠大自然的神奇，造就出如此壮丽神奇的自然景观。这些巨木枝叶勾连藤蔓相逢，在亚马孙名从林里构造出了一片空中楼阁，我们借此宝地得以休整，心中说不出的神仙滋味。

面具酋长因为敷上了“瓦拉瓦突”的果实，面部的脓肿已经消去了大半，体温也有了明显的下降。秃瓢自告奋勇说要替他守夜，四眼和王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冒险生活，早就累得像两条死狗，衣服都来不及脱，裹着毛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胖子在水里头被那条老鼋折腾得够呛，我说你先去睡一觉，后半夜起来换我就是了。他嗯了一声连饭都顾不上吃倒头就睡。我带了一支手电，给步枪换了弹夹，走出树屋在枝叶繁茂的天蓬顶盖上值起了夜班。

今夜月色皎洁、亮如银盘，不禁让人想起了家乡的亲人。早几年有些崇洋媚外的龟孙子老说外国的月亮比咱们中国的圆，说因为外国有天堂，离天上的神仙比较近，所以月亮也圆。我难得有机会静下心来好好观察一下，今天守夜多的是闲时，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同。夜晚的雨林看似平静，其中却暗藏着无限杀机。狩猎者与猎物在夜色的帷幕下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追杀与逃捕，在黎明来到前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沦为别人的腹中餐。在这样一片月色中，我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Shirley杨，明知道同处一片绿沼之中，却又看不见彼此的身影，前路对

我来说不是艰难，而是恐惧。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明日度过了魔鬼桥之后在神庙中依旧无法找到她，那该如何是好，若是连这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我该怎么办，真就夹起尾巴灰溜溜地逃回国去？

“哟，老胡，想媳妇呢？”我回头一看，胖子那家伙裹着毛毯睡眼惺忪地从树屋里走了出来，我说大半夜的你不睡觉，跑出来消遣我做什么。他抖了抖屁股：“臭美，老子哪有时间关心你那点儿破事。撒尿没见过啊？”

我看了看表说：“那您得抓紧了尿，咱还剩三钟头就换班了。”胖子站在树端，朝下边海尿了一把：“不是吧，就三钟头了。那算了吧，我还是陪你蹲一会儿，说说话也好。免得想不开，一个人抹眼泪。”

“扯淡吧你，当年插队的时候，是谁夜里饿醒了哭着喊亲娘……”

“哎哎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爱揭别人的短啊，胖爷我那时候年少不懂事，当年还是祖国的小花朵，号两声是犯法还是碍着别人了？老胡你越来越不厚道了。”

我俩正聊着当年的趣事，树冠中忽然出来了钦救的嘈杂声。我举起手电朝树影中扫了过去，只见秦四眼套着半截衬衫从里头爬了出来。

他一看我们都在，拉了拉衣领苦笑道：“王家少爷的睡相真是不敢恭维，我情愿在外面凑合一宿。”

胖子好奇道：“怎么，他打呼吵你？”

四眼坐到我们边上，指了指领口上的线头：“不老实，扒拉别人的衣服，我领扣都被他扯掉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胖子啧啧了一下：“我看他是故意的，想借此打击报复。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我帮你扒了他的裤子，挂起来当门帘。”

我说：“你噪不噪，这么大的人了，跟刚毕业的大学生较个什么劲。”

“他可不只是大学生，还是资本家头子，社会主义的头号大敌。”

“少给别人扣大帽子，他最多就是资本家的孙子，大敌还轮不到他。我可发现了，你们这一路尽以欺负小孩子为乐。这都是些什么低级趣味，什么时候养出来的坏毛病，我怎么早就没发现呢！我答应了人家爷爷要送个活的回去，你们可别把他整残废了。”

四眼摆手：“掌柜的你别扯了，咱们还是商量点儿正事吧！关于印加神庙，你到底有几成把握？这里没有外人，您就坦白交了吧，”

“不错，”胖子也跟着说，“以往咱们找墓探位，那是一挖一个准。这趟出来，意外太多了。老实说，我这颗已，它就没停过。”

“废话，要停了，你不早报废了。”

“这就是个比喻，说明我担心。老胡，你懂不懂比喻。”

“行了吧你，咱们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老实跟你们说了吧，”我从怀中掏出地图和戒指，“道长当年制图的时候十分谨慎，将地图和坐标分别记录在这两件物品中，地图上空有神庙周围的山势水流，戒指上光刻了坐标方向。这就像图纸和罗盘，少一个都不行。我们从马里

克巢穴出来后已近偏离了原定的路线。如果想在后期追上竹竿子的队伍，就必须从这里，也就是我们脚下这段急湍中间横插过到对岸，才有机会反超他们。否则沿河岸往北走，起码还有三四天的路程才能到头。”

胖子俯瞰树林尽头的湍流，叹了一口气：“今天我们下去找灵药，已经见识过亚马孙河的厉害，咱们连游到河中心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下面还要带着伤患强渡。”

四眼想了个办法：“那，制木筏如何？这里不缺木料，我们手中的器械也算趁手。”

我说：“真要是这么简单，我早就动手了。从砍木料到绑筏子，哪一样不用废工夫，你当读小说呢，半页纸的工夫就过去了。木筏一来耗时间，二来不安全，咱们得另外想办法。”

四眼说：“那咱们一块儿再想办法，三个人在一起集思广益总比掌柜的你自个儿憋这里闷驴蛋强。”胖子坏笑道：“大律师这你就不懂了，人家老胡憋的可不是驴蛋，是媳妇。”

我一巴掌拍他头上：“成天尽胡说，也不怕老天爷一个响雷收了你！”正说着，天空中猛地闪过一道刺眼的亮光，将四下里照得雪白一片，“轰隆隆”的雷声随之而来。胖子张着大嘴惊叹说：“哟，老胡，你他妈的太牛了。说什么来什么，快赶上毛主席了。”

四眼望着不断闪起的紫雷，慌了神：“快，快招呼大家趁雨。从林里的暴风雨可不是好玩的。”

亚马河流域处在赤道低压带，信风在赤道附近聚集，辐合上升，所含水汽容易成云致雨。时常有暴雨倾泻，一场暴雨往往还会伴随着激烈的飓风，任你是百年老树还是千年古刹一律连根拔起。我们的树屋搭在树顶天蓬上，简直就是天然的靶子招雨打。我披上外衣，让胖子和四眼

分头去叫王少和秃瓢，没想到三人刚刚起身，一声凄厉的哀号就从面具酋长的树屋中传了出来。

我心下一惊，心想秃瓢这么大的人了，还怕打雷不成。紧接着秃瓢的身影如同天空中的闪电一般，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树屋中钻了出来，他肩膀上扛着酋长，脸色苍白：“快逃，有蜘蛛。”

几乎就在眨眼间，一股黑色的洪流顺着树身从我们搭建在天蓬上的小屋里头喷发出来。乍一看，差点以为是河水混合了污泥倒灌上来。黑色一的洪流很快把树屋吞了个干干净净。一小撮黑流抢先涌上树枝朝我们扑了过来。胖子跳着脚大叫：“禽，这么多蜘蛛。毛手毛脚的，快踩，快踩。”

“踩不得！”四眼惊恐地朝他摆手，可惜为时已晚，细小的长腿蜘蛛被胖子一脚跺死了好几只。

我一边用火把抵着树干阻止蜘蛛群上前，一边问四眼为什么不能踩，话还没说完，胖子忽然开始脱衣服，边脱边叫：“什么东西，疼，太疼了！”我凑上去一看，胖子的腰间上，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一样，冒起了一个一个的小黑点。

秃瓢扛着酋长说：“林子里的东西，宁可跟个头大的硬碰，也不敢跟个子小的死磕。越小越毒，这些是亚马孙丛林特有的细脚硫酸蛛。”

光听“硫酸”这两个字已经够疹人的了，胖子和我一边猛拍后背一边欲哭无泪：“怎么着，这蜘蛛还会吐硫酸？”

“它们死后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化学成分基本与硫酸相似，属于酸性高腐蚀性流液。而且这种蜘蛛都是成君结队地出来觅食，一旦受到攻击，它们会相互咬食释放硫酸恐吓对手。”秃瓢说，“我以前见识过细脚硫酸蛛的厉害，手掌那么多的一群蜘蛛，就能腐蚀掉一只半大的绵羊，实在太惊人了。”

王清正可顾不上听他家保镖做科普讲座，背起行李一溜烟地顺着树藤窜下树去。我对大家说：“恐怕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它有似地下翻出来，要聚在远处躲避大水。咱们雀占鸿巢，抢了它们的避难所。事不宜迟，还是快点离开这些天蓬大树的好，一会下起雨来，还不知道有多少蜘蛛要爬上来。”

胖子早就攀着树枝往地上跑，他喘道：“先是在河里被蜘蛛精拖去了器械，现在又被小蜘蛛精追得满林子跑，咱的老脸算是丢尽了。小王八你倒是爬快点，小蜘蛛精快窜进我头发窝里了。”

我让秃瓢带着酋长先行下树，自己留在后边为大家垫后，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没想到黑色的洪流像是认准了受伤的软柿子，并不敢与我手中的火把硬碰，而是绕开了我，直直地奔向了秃瓢。蜘蛛群如同一道黑色的瀑布，在风雨中急速前行，很快将整棵大树围了个水泄不通，树干上到处都是黑色的细腿小蜘蛛，我们的后路被阻，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秃瓢扛着昏迷中的酋长对我说：“这样下去就是个死，咱们只能跳了。”

我看了一眼大树底下的胖子和四眼，他们已经安全着陆，正朝着我们挥手，不过风雨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喊的话一句也听不清。我说：“天蓬顶离地面少说也有十来米，从这个高度跳下去，跟自杀没有区别。咱们还带着一个伤员，实在太冒险了。”

秃瓢和我背靠着背，将酋长护在中间，两人举着火把，不断地向树身上挥舞，想借此吓退挡路的蜘蛛群，可风雨渐渐地大了起来，我们手中的火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在风中摇曳的一抹小火苗。

“火把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火把熄灭，它们肯定会群涌上来。”秃瓢顿了一下，看了看昏迷不醒的酋长，朝我露出一个充满了深意的眼神。

我心中一惊，急忙大叫：“不行！咱们不能拿他做靶子！”

秃瓢一跺脚，将酋长放了下来：“管不了这么多了，他要是不死，咱们就得一块死。”

暴风雨终于在电闪雷鸣间落了下来，顷刻间，整个丛林被浸了个透。我们站在天蓬顶上的人自然也被淋成了落汤鸡，手中的火把早就熄了个干净。在雨水的冲刷下，那些没有来得及躲进树干林叶间的细脚硫酸蛛群一下子被猛烈的雨水冲刷得四零八落。我见机会来了，扛起酋长，用外衣将两人捆在一起，抓着树枝连蹦带跳地向地面接近，秃瓢也不是傻瓜，他手脚并用如同一只矫捷的树猿，在林间几个轻巧地来回，速度已经远远比我快出了许多。树身因为不断地受到雨水冲击变得又滑、又冷，很不好抓。我背着面具酋长，有好几次几乎要抓不住树干，摔落下去。

秃瓢那个混蛋，仗着自己身手矫健，抢在我前头爬到了树下。他一落地就被胖子按住一通狠揍。这时，我背上的酋长似乎被什么东西惊醒，他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一手飞快地扯起了我身上的衣服。我朝他喊：“别乱动，咱们在树上。我不会害你的，你冷静，冷静。”可惜为时以晚，我扭过头，只能看见酋长半边狰狞的面容，他似乎正在被极大的

痛苦折磨着，两手扭曲在背后，不住地乱晃。树下的人冲我大叫：“掌柜的，蜘蛛，蜘蛛。他背上全是蜘蛛。”

我这才知道，原来酋长是受到了细脚硫酸蛛的攻击。恐怕他背上的蜘蛛正是乘他躺在树屋中的时候，偷偷躲进衣服中的。此刻在大雨的冲击下，躲在他身上的蜘蛛误以为是受到敌人的攻击，于是纷纷释放出硫酸液。酋长被蜘蛛吐出的致命液体弄得痛不欲生，我两手攀爬在树枝上，根本没有多余的能力去驱赶在他背上肆虐的硫酸蛛。只好咬起牙，加快了爬行的速度，希望能早一点到达地面。

不想酋长忽然激烈地晃动起来，他在我耳边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两手不断地在自己的背上乱抓，我见他手掌的皮肉已经被蜘蛛液腐蚀，慢慢地露出了花白的肌肉，在南水的冲用下，血都来不及涌出来就被洗得不留一丝痕迹，这样下去他的两只手基本上算是废了。我甩了甩头发上的雨水，想在暴雨中辨认自己距离地面还有多远。胖子和四眼已经开始爬树，看样子，是准备在半道上接应我。我对自己说，生死在天就赌这一把。狠下心来对酋长喊了一嗓子：“小心！”两手一松、双脚一蹬，我护住了脑袋，以正面着地的姿势从高大的天蓬树上纵身跳了下去。两个人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耳边是呼啸的风雨声，下落的过程中沾了水的树枝不断地拍打在我身上，我全力护住了脑袋和脸，不用想也知道暴露在外面的身体已经被抽得皮开肉裂，我一边忍着剧痛，一边在心中庆幸树枝起到的缓冲作用，祈祷自己不至于摔得粉碎。下落的过程也就三、四秒的时间，我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绳子，和酋长在落地前的最后时刻分开了，以免两人被对方压成肉泥。

我眼前“轰”地一下，顿时黑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嗡嗡的蜂鸣。眼前不断地闪过白色的光球，整个人好像飘在云端。一个悠长低沉的声音一直在喊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渐渐地恢复了意识，先是感觉浑身无力，紧接着就是从五脏六腑中传来的啞心之疼。最后我发现自己正趴在胖子背上，上下颠簸着。天空已经被乌云包裹，暴雨已经停了，可飓风比起先前还要猛烈。我刚一张口呼吸就被大风呛了个满怀。

胖子掉过头来，反手拍了我一把：“你他妈的吓死人了，那么高的地方说跳就跳。”

我想说话，可胸口堵着一口东西，连咳了好几口，吐出一口血痰，这才把呼吸调整了过来。我看见秃瓢、王少和四眼都跟在胖子身边在风中狂奔，我们脚下的草木已经被先前暴雨压得抬不起头来，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趴在地上。

我在胖子耳边吼道：“酋长呢？”

胖子边喘边说：“没用了。他背上被蜘蛛蚀出了一个大洞，连骨头都烂掉了。掉下来的时候，肠子内脏都飞出来了，挂了满树。老胡，你尽力了。”

我一听酋长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心中很不好受。四眼从后面窜了上来，对我说：“别，别多想……咱们也，也危险了。”一说完，他指了指我们身后的地面。

我低下头一看，狂风中一股黑色的洪流如死神一般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胖子说：“这他妈的我算看出来了，都是之前那只大蜘蛛的徒子徒孙，它们这是要借机报仇，拿我们给那只蜘蛛精果腹。”我从他背上跳了下来，连跑了几步有些头晕，也不顾上多说什么，被秃瓢和四眼一架跟在大伙后面急速地逃命。

黑色的蜘蛛群紧贴在我们身后，它们细长的腿脚仿佛天生是为了追击猎物一样，以一种人眼无法辨认的速度前行。王清正落在队伍后边，几次要摔倒，都被胖子揪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被一只蜘蛛盯上，那就等于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机会。

我估计自己昏迷的时间不长，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大家的体力有限，再这样跑下去恐怕都要丧生在细脚硫酸蛛的洪流之中。我环视了周围一圈，想要寻找一个封闭的环境躲避蜘蛛群，后来发现这几乎是痴心妄想，这些小蜘蛛个头最壮的也只有指甲盖大小，在野外，它们可以算是无冕之王，可以出入任何地方。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地方，是不存在一丝缝隙，封闭的，能将恐怖的细脚硫酸蛛完全挡在外面。

我们被蜘蛛到处追赶，渐渐地跑出了树林来到了河岸边。我一看见湍急的河水，忍不住大叫：“快，所有人拉起手，下水！”

王少掐着我的手喊：“我肉，河里有巨鼋。下去不是得喂了它们当口粮。”

“管不了那么多，不下水只有死路一条，你再磨叽可就要被蜘蛛给融了！”我牵起四眼和胖子的手，对大家说：“闭气，大家沉到水下去，能憋多久憋多久。”

为了避免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我们五人团在一起，手拉着手跳入了冰冷的亚马孙河中。因为入水太急，我被呛了一口污泥，来不及下潜。只见蜘蛛群如同点人水池中的墨汁一下子在河面上散开，它们细长的蜘蛛腿不断地在河面上快速地交替前进，与河水保持着相对静止。我深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潜入了河底。我一下水，头顶上的水面立即被黑色

的细腿蛛包围住了。

我们下水十分急促，根本来不及涂抹防鲨剂，不过先前我们受到老鼉攻击时也未见防鲨剂起到什么作用，估计一个是海底霸主，一个是河里的龙王，谁都不服谁，所以老鼉对防鲨剂并不感冒。我们几个拉住了彼此的手，拼命在水下保持着平衡，生怕一不留神就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也不知道憋了多久，我肺部开始一阵阵地抽搐，忍不住吐出了水泡，我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索性松开了双手，浮出了水面。心里想就是做鬼也得再呼吸最后一口新鲜的空气。

我一探出水面，成群的蜘蛛就像蜜蜂嗅了蜜，撒开了细长的小腿朝我奔了过来。我心想也好，就让我老胡当一回炮灰为兄弟们争取逃跑的机会。细脚蜘蛛组成的洪流一股脑儿地逆着水流涌了上来，我只觉得下半身的浮力陡然消失，自己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被什么东西顶出水面。一阵大浪打来，将水面上的蜘蛛卷去了大半。我心想难道是龙王爷显灵看中了我这个俊女婿，想收我下去给他家闺女拉郎配？我朝水中一看，只见一大片黑影潜伏在我脚下，将我整个人托出了水面。随着黑影猛得一摆，一张利齿铜牙夹杂着腥臭的巨嘴分水而出。我大叫一声不好，原来是遇上了护卵的金甲碧眼鼉。其他几个人也被巨浪打昏了头，纷纷浮上水面，胖子一瞧见这条长达数十米的巨鼉几乎要哭出眼泪来：“老胡，当初让你别多管闲事，你看，恩将仇报的人

间惨剧又要上演了。”

我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会有金甲碧眼鼉跑出来与硫酸蛛争食。正所谓前有狼后有虎，我们几人顿时被逼得进退不得。我对四眼喊道：“手雷准备好，咱们拼个鱼死网破，我可不做老鼉的下酒菜。”

四眼在水中拼命保持着平衡，他脸色苍白，不知道是被河水泡的，还是被眼前的场景吓的，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湖面，大叫：“不好了，老蜘蛛精出巢了！”

我一看那只先前被我打断了蜘蛛的巨型细脚蛛，惊呼冤家路窄。王少哭丧着脸喊道：“胡八一，你得罪的怎么尽是些惹不起的主。这东西赶上轿车大小了。咱们怎么办？”

那只蜘蛛似乎认定了我就是先前坏他好事的罪魁祸首，吐着蛛丝一路朝我们开进。我大骂它是个小心眼的蝼蚁之辈。正在绝望之际，又一只长达十五米上下的巨形金甲碧眼鼉突然从水中出，将蜘蛛撞到一边。

我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这它是特意前来搭救，不想，小一点的母鼉温顺地在我身边游了几圈，[WWW.Qisuu.Com奇书网]其他人被她吓

得不敢动弹。我撞起胆子用申手碰了它一下。母鼉用前额将我顶起驮上了背脊。胖子大呼过瘾：“老胡，你再跟它商量商量，能不能加个座？”

这厢我们这在讨论母鼉报恩的事，那只老蜘蛛精已经和公鼉战得难解难分。无数细小的长脚硫酸蛛在一旁助阵，公鼉渐渐占了下风，我低头，对母鼉说：“快让你老公住手，咱们逃命要紧。”

这灵物居然听得懂我的话，长鸣了一声，震得我们耳膜几乎要命掉。别看公鼉块头大，还是个惧内听话的二憨子，他一听到母龙的嘶吼，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朝着我们冲刺过来，将剩下的人悉数顶上了它的背脊。蜘蛛们岂肯罢休，一路追着我们猛赶。两头巨鼉眼皮一翻，露出了内眼膜。我知道这是要入水的举动，急忙招呼大家吸气闭气。

“轰隆”的水压在我们周围炸开了花，我死死地抓住了巨鼉身上的肉瘤，不敢有半分松懈，两条巨鼉在水下一路狂奔，最后将我们丢入了一处水下树窟之中，我们一进洞，外面的蜘蛛就追了上来。金甲碧眼鼉颇通人性，摆动起巨尾不停地撞击着树洞，将周围的淤泥都碰了下来。在金甲碧眼鼉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撞击下，水下树窟的洞口被淤泥死死地堵住，别说细腿蜘蛛，连蚊子都进不来半只。我们几个人劫后余生，身上脸上浸满了污水。“外面水流太急，淤泥撑不了多久，这里随时会塌，大家跟我来，咱们往树洞的深处走，先避开洞口再说。”

背包里的行李吸了水此刻又沉又重，我们不敢在洞口久留，只好浑身滴着水，在错综复杂的树洞中前进。好在王家配置的L型手电防水耐摔，一路下来居然毫发无伤，拍一拍里面进的水，照用。

“我看那两只巨鼉不像本地物种。”王少脱下上衣一拧，泥水直下，“美洲鳄属于初龙下纲、鳄型总目、鳄目下属三科中的鳄科，与鼉科同目不同种，美洲鳄里面，个头最大的不超过五米，我们今天所见的金甲碧眼鼉身长接近十米，比西半球的奥里诺科鳄还要长出半截。而且他们眼球上方有突起的硬角，掌中的肉蹼带刺，又会潜水闭气，我觉得这两只金甲碧眼鼉可能属于古鼉科，是四种亚目鳄鱼中已经灭绝的一种。而这种鼉的原产地在高寒极冻的内陆湖地区，是自然界少有的珍种。动物学家分析，它们当年最常分布的地方就是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地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贝尔加湖。”

四眼摘下眼镜用拧干的衣角擦了起来：“长白山的天池湖怪我倒是在地理杂志上看过不少报道，说不定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碧眼鼉也不一定，我看它们既通人性，又懂得知恩图报。真要说有人不远千里从中国境内将它们运过来，那似乎也未尝不可。只是不知道，前人到底处于何种目的才会不惜重金运鼉。”

水下树洞里边根茎缠绕，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天然空间，这里的空气因为地下腐水的关系，十分污浊，并不适合正常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我试着在巨大的树洞中接连叫了几声，除了陆续的回音之外，没有倒可收获。

“我看这两只鼯一路游过来没有任何的迟疑，像是早就认准了此地，要把我们送过来一样。说不定这个水下树洞暗藏玄机，并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秃瓢心思细腻，一下子说中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正是我所想的。既然金甲碧眼鼯是人工饲养的巨宠，又一直盘踞此地不愿离去，可能当初运过来就是为了看守重地。若洞中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又何必特意选中两只庞然大物来充当看门狗。”

胖子脱得只剩一个大裤衩，他肩上扛着衣服，腰间插着匕首，走在队伍前面好不威风：“你们猜了半天，尽些些虚的。咱们还是先找块平整干燥的地方，生上火，把衣服行李烤干了再说。不瞒你说我鞋里泡的小鱼都憋臭了，一会儿倒出来准是一锅酸菜炖鱼。”

我们捂着鼻子把胖子埋怨了一顿。我还在为失去了酋长的事而自责，脚下不禁加快了速度，誓要抢在对手前面找到神庙。四眼紧跟在我后面，这个平日里叱咤公堂的大律师安慰我说：“听我一句掌柜的，这都是个人的命。我们神仙果都给他摘了，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摔死在半道上，这说明他命该如此，旁人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何况他平日里作威作福也没少造杀孽，我们挂心就是，也不需要太过自责。”

我虽然知道他是好意，可心头还是过意不去，只是点了点头：“当初如果不是我硬要拉他人伙，他现在还是一个快乐无忧的野人酋长。又哪里会落一个死无全尸的凄惨下场。”

四眼摇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虽有硬逼的嫌疑，但到底没有使用武力胁迫他，最后是他自己选择跟着我们，为我们充当向导。咱们即使有责任，也不是全部。”

我不愿意再跟他纠缠这个问题，只说赶路要紧，又加快了脚下的速度朝胖子那边赶了上去。秃瓢跟胖子打了头阵，两人凭借树洞中不时流窜出来的新鲜空气来判断出路，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在嗅空气的味道。我追上他们，指着脚下的积水说：“这里的水是半流动的。咱们顺着水流走，不愁找不到出路。”

“我倒没注意到，还是胡兄阅历广。”秃瓢蹲下去看了看水流，起身朝我竖了一个大拇指。我谦虚了一下，又对他们说：“我们虽然在河底，

但整体方向还是对的，只要能从这里走出去，到达地面之后就能赶上前面的队伍。接下来的战斗，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博弈，我们要面对的还有装备精良心狠手辣的敌人。大家切记小心，千万不能落队。”

胖子踩着树根一路跑在最前面，他跳上一块凸起的树茎，挥动着衣服朝我们挥手喊道：“别开大会了，这里有个人工开凿的洞窟，快来看看是不是出口。”

我们一听有出路，纷纷提起精神，大步流星地赶了上去。还没到洞口，一股新鲜空气就宁眙而来、四眼摸着洞口的石刻说：“这是矿洞的排水口，木质结构的承重架，固定木架的铁十字已经锈光了，这地方有年头了，估计不下百年，里面估计是一座废弃的开采场，石碑上的英文已经不太清晰了。我看没有太大的危险。只是不知道，什么人会在这里开矿。”秃瓢凑到石碑上，用手大力蹭开上面的苔鲜：“是个金矿，我老家漠河有许多这样的矿场，你们看下面的图形，知道是什么吗？”

胖子一听是金矿，比谁都来劲，恨不得把脸贴在石碑上：“这个看形状像个狗头，怎么，里面有恶犬把守不成？”

秃瓢大笑：“狗头金，这是狗头金的标志。”

第二十六章 金矿火洞

狗头金是天然产出的、质地不纯的、颗粒大而形态不规则的块金。它通常由自然金、石英和其他矿物集合体组成。有人以其形似狗头，称之为狗头金。狗头金在世界上分布稀少，不易多得，但由于黄金价值昂贵，被人们视为宝中之宝，想不到在亚马孙丛里的深处，居然暗藏一处被废弃的狗头金矿洞。我笑着说：“巨鼃果然有灵性，先不管它是不是有金子。大家套上衣服跟着我走，咱们要上岸了。”

王少累得够呛，一听说有出路，急忙抢在我们前头钻进了矿洞的排水口。胖子惦记着价值连城的狗头金，一路高唱“社会主义好”盯在王少的屁股后边跑了进去，生怕有人夺了他的金子。

秃瓢和我、四眼垫在后边，因为找到了出路，心中难免松懈，秃瓢半开玩笑地说：“来一趟雨林，挖出了史前墓穴不说，还顺带发现一个矿脉。再走下去，说不定连传说中的黄金国也要跑出来了。”

我说你这话可别让胖子听见了，那小子是个大财迷，要真找到黄金国，估计他得把家都搬进去。四眼和秃瓢哄笑起来，我们沿粉矿洞的排水口一直往前走，秃瓢分析说：“一般的砂金矿床的开采分为采金船开采、水力开采、挖掘机开采以及地下开采。咱们现在身处地下，是逆着排水口进去的，可见这是一个竖井式的地下矿。在美国西部拓荒的年代里，有无数淘金者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去西部挖金矿。你们看这个矿洞的承重架，典型的美式风格，如果我猜的没错，过了排水口，下面就应该有运金子的铁轨出现。敢在地下打出一个竖井矿出来的，恐怕这里埋的还是一个大矿脉。”

走着走着，十来分钟过去了。我们面前豁然出现一段破旧的铁轨，运金车翻落在一边，上面挂满了蛛网，车上的木板也早就腐穿了，只剩下教裂的铁栅栏挂在一边。胖子和王少的脚步声一直在我们前头响起，秃瓢担心他家少爷有闪失，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一路小跑冲到了前头。四眼和我分别提着两个大背包，一边走一边抱怨这帮不够义气的同路人。

“掌柜的，我们从金矿出去，是不是真能赶上司马小贼的队伍？”四眼认真地说，“我想知道，咱们有没有交手的可能性。”

我知道四眼一直放不下桑老爷子的死，可他一介书生，想要手刃仇人恐怕也是有心无力，我想了想，还是说了实话：“两拨人手上攥着一样的地图，想不碰上都难。不过真要是交上手，我希望你能冷静。杀人可

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我怕你到时候刀子没硬下去，自己倒先被别人给处理了。”

四眼点头：“这些我懂，那小子虽然浑蛋，可手下工夫不差，交起手我吃亏不说，连命都可能搭上。我只求掌柜的一事，如果……”

话音未落，前方黝黑的矿洞中突然传来大叫声，而且是三个人异口同声的大叫。我和四眼急忙抓起背包，顺着铁轨朝矿洞深处冲了过去，没几步路的工夫，一座巨大的天然矿洞就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胖子、秃瓢和王少直挺挺地站在入口处，一个个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我走上前一着，也忍不住“啊”一声。只见矿洞的四壁漆黑一片，连地上也有被大火烧灼过的痕迹，几具烧焦的尸体很突兀地躺在洞口，远远地就能闻到焦味。

秃瓢扭过头来，用一种毛骨悚然的语气说：“这些人，刚死不久。”

我咽了一口吐沫，走上前去检查，脚下的焦土一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越是靠近那几具焦尸，糊味越是严重，我脚下不知道被什么咯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枚金色的弹壳。我蹲下身去翻看了一下尸体，对其他人说：“彻底烧焦了，碰一下就碎。没留下什么线索。”

秃瓢捡起弹壳，看了看编号：“这是美军的AK，军工厂出来的子弹。这几个刚白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兵。”

王少皱了一下眉头：“没听说最近有什么南美洲的项目，平白无故哪来的美国大兵？”

我听在耳里，记在心上，看来王家不但从商涉黑，连军界也有不少关系。我说：“不管他们从哪儿来的，时间都不会长，地表还有热度，弹壳也是新的。他们比我们早不了几个钟头。大家小心一点儿，周围的东西不要乱碰，咱们加快速度，先到地面上再说。”

胖子从来都不忌讳死人，他抽出铲子，在焦黑的矿壁上敲了几下：“来一趟不容易，总不能因为死了几个美国兵，咱们就落跑。来，让我王司令挖几铲子，先搞它几颗狗头金回去花花。”

四眼看着地上的焦尸，不无担心地道：“想在短时间内将人体烧成这个样子，没有上千度的高温很难做到。你们看看矿壁上下，没有一寸地方不被大火烧灼过，连天顶都是。这场大火来得蹊跷，咱们还是听掌柜的，先撤出去再说。”

胖子挖得起劲，“恍恍”几铲子凿下来一件圆滚滚的东西，他“哎哟”了一声，兴奋道：“快给个火，胖爷怕是被金子砸到脚了。”

我给他一照，只见胖子脚边上，静静地躺着一颗碎了半边的人头。“我禽，”胖子被猛地一吓，整个人打了个趔趄，一脚把烧焦的骷髅头踢到了边上。我心中生疑，走到矿壁前仔细观察起来，原来焦黑起伏的洞壁上，并非空无一物。无数扭曲变形的人体如同被活活抽嵌在矿壁上一样，连同这个金矿一起被烧成了黑炭。

我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撩得大脑一阵发麻。相信我身后的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四眼后退了几步，差点儿跌坐在地上。他仰起脖子发出一阵惊呼：“天啊，顶上也有。”我本能地抬起头，随着手电筒发散出去的光柱，看见焦黑的天顶上同样嵌满了密如星盘的人骨，只是因为烧焦的缘故，尸体与矿壁融为一体，分不出彼此而已。

想到自己被一个充满尸体的矿洞包围，我心中忍不住泛起了恶心。王少直接一手搭在秃瓢肩上干呕起来。胖子拎上背包对我说：“哥几个愣着干吗，快撤呀！早跟你们说了此地不宜久留，怎么就不听我劝呢！”

我们套上衣物，勒紧了背包，打算快些离开这个不祥的矿洞。忽然间，一阵激烈的枪击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大家趴下！”我用背包护住头，将愣在旁边的四眼按倒在地，那厢秃瓢也机警地把王清正抱在怀中。胖子顶着背包朝我喊道：“老胡，谁在放枪？咱们的人不是都在这里吗？”

我摇头大喊：“都别乱动，小心流弹！”

冲锋枪激烈的扫射声很快就过去了，我站起身，发现周围并没有人，枪声是从旁边的矿洞分支里传来的。

“怎么办，要不要过去瞧两眼？”

“当然要去！”我对秃瓢、胖子招呼了一下，然后又对四眼说，“你留在这里，看着王少。要是有什么情况……”

四眼一副了然的样子，拍了拍手中的枪，让我们快去。秃瓢快我一步，先上来就奔着发生枪击的矿洞跑了过去，我和胖子不甘落后，借着手电强劲的灯光在黑暗中摸索着追上了秃瓢，沿着我们所在的主矿洞向前大致三四十米的地方赫然出现一个小洞，我举起手电拐了进去，一进洞，就照见满地的弹头，秃瓢警觉地拉开了枪栓，我朝他“嘘”了一声，带头猫进了分矿洞。

矿洞里面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焦味，腐臭的味道大大地刺激了我的嗅觉，忍不住打起了喷嚏。胖子说：“怎么光看见弹壳，没瞧见人。老胡，矿里边不会闹鬼吧？”

“放屁，你见过鬼打架的时候，是上枪上子弹的嘛！洞里肯定有人，从枪响结束到咱们进来也就三四分钟的事情。他们跑不了，肯定还在里面。”

秃瓢也跟着我打起了喷嚏，他揉了揉鼻子，说：“这地方有古怪，我一进来，浑身冒冷汗。咱们还是小已为妙。”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四壁、地面统统呈现出焦黑凝灼的状态，又不时有烧焦的味道传来，我总觉得自己正置身在一个巨大的熔炉里边，虽然热，可不为什么背上渗出来的汗却是凉的。

我带着他们两人进入刚刚发生过枪击的分矿中，胖子从地上捡起一样黑糊糊的长物件，他看了两眼递给我说：“老胡，你看看，这是不是开矿工人留下的工具。”

我接过来摸了一把，直接从把手下面卸出一支弹夹，我们三人都愣了一下。秃瓢从我手中抢过那件被烧焦的器械惊呼：“天啊，是枪！”

什么东西能在瞬间将金属制造的枪械烧成这副鬼模样？我脑中轰的一下燃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又往矿洞深处连走了几步，顿时看见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在分矿尽头的墙角边上，蜷缩着几具被烧得发焦发碳的尸体，之所以能分辨出是人类的尸体，全凭周围散落的子弹和烧得变形的枪械。

我们远远地看着贴在墙角里的尸体，他们还保持着死前挣扎的狰狞之态，有的人蹲在地上，颈脖后仰，全身扭曲成一团；有的人用两手死死地抱住了脑袋；更有的人趴在地上，握紧了双拳，显然是在忍受被高温灼烧的痛苦。

我浑身的汗毛大张，招呼胖子和秃瓢说：“这个矿洞太邪乎了，这些人来路不明，死得更蹊跷，我们先出去再说。”

秃瓢脑门上冒出了大量的汗珠，他几乎用颤抖的语气问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我们连半点呼救声都没听到？”

他平空抛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说：“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问题，一切还是出去之后再说，你家小少爷可还在外边等着呢！”

我们三人从分矿洞中迅速退了出来，大家脸上的颜色都不好看，一路上谁都没有多说半句，显然是被刚才看到的恐怖景象所震撼到了。我们沿途用石子在烧焦的墙壁上刻了记号，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可空荡荡的矿洞里，除了一条破旧的运矿轨道，看不到半个人

影。

秃瓢一下子慌了神，开始大声疾呼他家少爷的名字。我在四周查看了一下，对他说：“撇开你家少爷不谈，至少秦四眼一向稳重，绝对不会不辞而别，除非当时发生了什么特别紧急的状况，迫使他无法及时留下记号。你冷静一下，别自乱阵脚。这个金矿洞说大也不大，咱们一个洞一个洞地找过去，总能找到一些线索。”

“事不宜迟，我看咱们还是分头去找，找到之后，就鸣枪为号。”

“不，分开之后反而更危险，还是一起行动的好，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好相互帮衬一下。”

四眼和王少的突然消失，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因为怕延误了时机，我们三人没有再多费口舌，立刻开始在金矿的各个角落中逐一寻找他们的踪迹，我们接连找寻了好几个分洞，始终一无所获。

“你们说，好端端的金矿怎么会说废弃就废弃了，这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意外？”胖子为了缓解凝重的气氛，自顾自地说起话来，“依我看啊，这里可能是发生过大的事故，说不定是一次燃气泄露引起的爆炸，要不然，怎么会到处都跟大火烧过一样。至于我们发现的尸体……”

“你消停一点儿，没人当你是哑巴！”秃瓢本来就紧张，现在胖子又在编造一些不吉利的故事，他自然火冒三丈。

“哼，你这个人，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老胡，你评评理，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本想说你们两个半斤八两，就别再狗咬狗一嘴毛。可远远的，有一阵急切的呼救，如带刺的竹篾子扎进了我的耳朵里，他们两人显然也被刺耳的声音吸引，一下子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左边里左边的洞！”秃瓢面露喜色，随后又急切地向左前方的矿洞跑去。我和胖子也是拼了命地跑，还是被他甩出了一大截儿。

一到洞口，里面就传来了枪声和杂乱的吵闹声。秃瓢快我们几步早就进去洞中，我看着洞中不断闪起的火光，心中大骇。

“肉，司令，里头干上了！”矿洞里头接连响起了“突突突”的扫射声。

“机枪，”我一听声音不对，急忙拉开了枪栓冲了进去，一进洞就被眼前混乱的状况吓了一大跳，这个矿洞不大不小，一百平方米不到的样子，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堆受伤的老外，看他们身上的配置，应该是正规的美军。另外还有一些人，疯了一样端着枪，胡乱扫射。不断地喊着

一些听不懂的语言。

“老胡，贼婆娘也在那儿！”胖子眼尖，一下子发现了人群中的林芳。自从她将胖子绑了裹入地下墓穴之后，我们已经有好一段日子没有再碰到过她。关于这女人的身份还有目的，我们一路上也没有少猜测。此刻再见林芳，几乎跟疯了一样，她手中扛着美式冲锋枪，不断地对着剩下的大兵扫射，眼中透露出疯狂的信号，大有不将所有人打死绝不罢休的势头。胖子跟她有旧怨，我也不愿意看着她任意残杀生命，两人异口同声大呼：“住手！”我提枪为胖子掩护，他朝手心里连吐了几口吐沫飞身上前，将林芳直接撞飞出去，摔在墙壁上，撞了个半晕。

胖子得意地朝我笑了笑。我本想夸他两句，却看见其余的人纷纷在抢夺机枪，慌乱中不知道谁扣动了扳机，子弹到处横飞。

“我禽，这帮人都疯了吗？”胖子捂住脑袋滚到一边，我也急忙退到洞口，这时我身后响起了急切脚步声，回头一看，秃瓢带着四眼和王少正朝我们跑过来。他看见我，立刻挥手到：“我找到他们了，你们这边怎么回事？”

“他妈的，你们三个开什么国际玩笑，你不是跑进洞了吗？管不了那么多了，里面的人有武器，一个个像是疯了一样。”我探了一个头，发现胖子正冒着弹雨，将撞得七晕八素的林芳朝洞口拖，“你们火力掩护，我去帮胖子。”我一个前滚翻，冲到胖子身边，两人大手一拎，拖着林芳一路往洞口跑。林芳在昏迷中不断地重复着“全都杀光，全都杀光”，那情形像是被什么恶鬼附身一样，十分吓人。

“怎么是这个祸精？”秃瓢一见林芳，眉头顶出了两座小山。我说你先别急着找她的毛病，洞里那些才是正经事了。

洞中的枪击声忽然静了下去，秃瓢探了一个头，随即说：“死绝了。”我没想到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幸存者活下来。抄起火把再次走进矿洞，墙上、地上布满了血迹，有些人胸口已经被打烂了，口中吐着鲜血，还不肯咽气。

“没救了。”我从洞中走了出来，四眼迎上来道：“我们刚才听见旁边的洞里有人声，又怕你们出事，所以就离开了主矿洞，过去瞧了几眼。”说完，他撇了一眼王少，“也不知道大少爷怎么做的标记，转到后来就迷路了。亏得刘猛来得及时……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

“四眼不忍地看了一眼我身上的血迹，又问：“这个女人，怎么处理？”

为了等林芳醒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暂时在金矿中放慢行

程。秃瓢检查了地上那些美军的尸体，回来说：“没有番号、没有姓名。除了迷彩什么都看不出来。我看，连是不是正规军都是个问题。”

王少说：“我一点儿也不关心她是什么人，要不就在这把她料理掉算了，省得一会醒了，再添麻烦。”

我说你们这些资本主义的投机分子，怎么就知道打打杀杀。你这种行为，治标不治本，是错误的修正主义。

“那把她丢在这里也行，反正咱们还要赶路，带着她，不知是敌是友，不方便。”四眼的法子很快被胖子否决掉了：“这怎么行，她给我下绊子的事还没了解，哪儿能这么便宜了她。这事必须弄明白，否则我这一路上都睡不踏实。”

胖子取出水壶，给林芳灌了一大口他在提他玛村用皮带跟土着换来的水果酒。林芳呛了几声，将酒水吐得满地都是，泪眼朦胧地苏醒过来。她一见我们先是懵住了，然后立刻跳起身来大叫：“他们呢？他们死了没有，他们都死了没有？”

我说：“你这个女人心肠怎么如此歹毒，他们是迫害了你爹娘，还是霸占了你田地。怎么上来就要赶尽杀绝。还有我这个胖兄弟，人家对你真心实意，你不想着念着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在巫医墓里对他下毒手。这件事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可别怪我们不尊重妇女权益保护法。”

林芳用手捂着脑袋，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你们不知其中深浅，这些人不死，以后就会死更多人，他们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洞。”

我看林芳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就让她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这一聊，居然聊出一段充满了阶级斗争意义的血泪史。

这个狗头金矿是冷战时期，美军用来扩充军需储备的经济战略点，是林芳的养父，一位身居高位的美国将军，亲自负责开发的项目。林芳谈老乔治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了一种自豪和骄傲。“可惜，那个时代，说话的永远是少数人。我那年才四岁，记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群人冲进家里，把我父亲带走了，后来他被秘密处决，罪名是叛国。”

我们在心里很能理解林芳的感受，服本吵吵嚷嚷的胖子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追查真相，因为工作的关系后来终于可以接触到一些不愿意被人提起的资料。在一份关于我父亲的审讯文件上面详细记载了他的罪行：破坏国家重要财产，企图通敌。文件里的‘重要财产’指的就是这座金矿，他们说我父亲和苏联共党勾结，烧毁金矿，屠杀相关工作人员。在审讯的过程中，我父亲对此供认不讳，一直强调所有的责任都在他身上，是他的错，他最后夺了看守的枪……”

短短几句话，概括的几乎是林芳整个人生。秃瓢说：“我不相信，他既然有勇气承认，又何必自杀。除非是为了隐藏什么。”

林芳含着眼泪，点头说：“这也正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利用职务之便，筹集了有关工作人员，向上级申请重新开启这个秘密矿坑，实际上……”

“实际上，你只是要替你养父故地重游，找寻当初的秘密。”

林芳深吸了一口气：“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们的先头部队和专家组早就驻扎在金矿附近多时，我因为后续工作的原因，来晚了一段时间。专家不断向我来电，表示金矿内部是问题，不适合再次开启。我害怕计划失败，带着两组人马连夜赶往雨林，没想到，半路上跟克瑞莫人打了起来。”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恩将仇报，还对我们说谎话、隐藏身份。”胖子很是委屈，“我们哪点像坏人了，你有多不放心，嗯？”

林芳不屑道：“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一个个装备精良，杀人跟砍菜一样。哪儿那么简单就向你们交代身份。”

我说：“冤枉，胖子也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英勇杀敌。哎，一片深情人苦海啊！”没说完胖子就捡起石头砸了我一脑瓜子。

“那你在巫医墓，为什么暗算我？老子一路上对你哪点冒犯了，下这种毒手。”胖子将一路的委屈全倒了出来，希望林芳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们是贼，我是兵，自然有义务抓你们。”林芳轻蔑地打量了我一眼，“怎么，当你脖子上的摸金符，我不知道吗？一群倒斗摸金的盗墓贼。有什么好狡辩的。我当时要不是缺人手，早把你们一锅端了。”

我一听，心下忽然雪亮：“这么说，刚才那些人都是你的手下？是驻扎在金矿附近的部队？”这女人未免也太歹毒了，怎么连自己人都不放过。转念一想，林芳是为了寻找当年的真相才来带亚马孙丛林，她没有理由会对自己人下毒手。

说到此处，林芳脸色一转，变得阴郁起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父亲当年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因为就在刚才，我和当年的他一样，做了同样的事。”

当日林芳故意将我们骗进巫医洞，自己落跑就是为了找她的队伍。“没想到等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晚了。”林芳像是在回忆什么恐怖的事情，“我到营地之后，三十几个人的先头部队，只剩下零星的十几个

人。他们说进去洞里的人都失去了联系，无线电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我留了一批人留守，带着剩下的七个人组成了搜救小队……结果，你们看到了，都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明明看见是你杀了他们，怎么还要诬赖金矿里有鬼不成。”

“不是鬼，是金子。这些金子……不能碰。”林芳说话间，微微颤抖起来，“你们有没有看到另一个洞里的人，他们是留守部队里第一批进来进行开拓的科学家，负责检测金子的纯度……结果，他们都被烧死了，被自己烧死了。”

四眼结巴了一下，问道：“你说的，不是自，自燃吧？”

林芳点头，然后捂着嘴巴不再说话。我从未听说金子能使人自燃，心中不免怀疑这又是林芳编出来的谎话，她见我不信，又说：“起初我也怀疑，可是后来，我队伍里有一个人，就在我眼前，一下子烧成了灰烬，之前毫无预兆，我后来才知到，他是捡了一块金粒……”

她见我还在怀疑，索性站起身来：“人体死后，自燃现象还是会产生，我杀他们，不过是希望他们死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你要是不信，可以跟我回刚才的洞里看个清楚。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应该要开始了。”

秃瓢说：“听了这么久，都是你一个人自说自话，老子怕你不成，去就去。”说完他也跟着林芳站起身来。王少微微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这个，还是算了吧！”我说大少爷你什么时候跟娘们儿一样了，林芳都不怕，你哆嗦个什么劲儿。王少没有再说什么，跟着我们回到了美国大兵被射杀的小矿洞内。

还没到洞口，就听到一声凄厉的喊叫，林芳脸色发白，端起手中的枪冲了过去。我紧跟着她，只见一个浑身燃着大火的男人倒在血泊之中，扭曲着身体不断地喊叫。

“秃头，你这是什么眼力见儿，这个可没死透呢！”

林芳想冲进去，被胖子一把拉住：“里头火太大，你进去凶多吉少。枪给我，哥哥送他一程。”

林芳摇头：“没这么简单，他是我们队的爆破兵，我太大意了，没有把炸药包取下来。”

“我禽，你敢再镇定一点吗！”我一拍大腿，招呼道，“看什么看，还不快跑！”

我们几个根本来不及给地上的哥们儿送一个光荣弹，在林芳的带领下甩开了胳膊朝洞口跑去。身后随即而来的爆炸声和热浪几乎把我们烤焦了。

“少爷，你快点儿！”秃瓢伸手要拉落在最后的王少，没想到那小子快到洞口的时候，忽然往反方向朝着正在爆炸的矿洞跑去。我们都被他这一神经病一样的行为吓住了。

那小子一脚瑞开秃瓢，大喊：“你们走吧，我捡了金子，反正活不成了。”我脑海中一片空白，被王清正那一嗓子喊得不知所措，总觉得能在最后关头捞他一把，可只听“轰”的一声，我眼前炸开了一朵白色的火焰，接着很久一段时间都看不清眼前的事物。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整个矿洞已经烧成了一团，秃瓢嚷着哭着要去救他家少爷，我只好忍痛把他给当场敲晕了。林芳四肢着地跪在洞口不停地用拳头锤地。胖子和四眼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骗人的吧，掌柜的，那个小子，那个小子。”四眼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只好按着他的肩，四眼一下子抱住我，将眼泪都蹭在我衣服上。

“我们还是要上路，连王家少爷的份儿。”我让胖子和四眼背着秃瓢，对林芳说，“你的留守部队一起拉走吧，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

林芳恢复能力奇快无比，听了我的话之后，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好，你们也该做一些补给了。我们营地就在前边的林子里，东西还算全，要什么尽管拿吧！”

我们决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寻找神庙的旅途。林芳的营地里矿洞大概十来分钟的路程，隔着树林就能看见四顶军用帐篷，整齐地驻扎在开阔地上。

还没到营地，林芳皱眉道：“不对劲，不可能一个守夜的都没有。”

我说也许是天快亮了，他们偷懒也未必。林芳说：“你不了解我的士兵，如果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当初就不会来这里。”

我耸了耸肩，不愿与她争辩，一群人走到营地中，除了一摊刚刚熄灭的篝火之外，连半个人影都没找到。

“情况可能有变，咱们分头去找。”我们四个人分散在附近的树林中，开始寻找那群凭空消失的美军。

第二十七章 魔鬼桥

“老胡，快看，这里有血迹！”胖子第一个发现了线索，我急忙跑过去，蹲下身，仔细观察地下的血迹。

林芳这时候也走了过来，只漂了一眼，就说：“血迹尚未干透，估计离我们不远，咱们追！”我再三辨认之后说：“胖子、四眼，你们照顾一下秃瓢，从中间走，林芳小姐，就麻烦你追踪血迹带路了！我负责断后，一旦遇到什么意外，大家立刻聚集在一起，千万不可走散了！”林芳点了点头，顺着血迹开始前行，胖子背起秃瓢，紧随其后，我见大家开始走后又再次蹲下身去，用食指沾了点儿地上的血渍，在鼻子上嗅了嗅，一闻之下，不由大惊！居然有股臭味直冲大脑，我连忙在衣服上擦了擦，赶忙追上前去。

“他妈的，想不到胖爷我还要伺候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我说老胡，秃瓢怎么这么沉，搞不好都要超过我的标准了。他妈的，要是咱负伤，估计这老小子早把咱沉亚马孙河了！”胖子走在我前面不住地抱怨着，四眼一声不吭地和他一起扛着秃瓢，我则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我们正向着树林深处走去，前面的林子越来越密，只要落后前面的人三五步的距离，前面人的身影就会被林子挡住。

“胡八一，你过来一下。”林芳忽然停了下来，我快步走上前去，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些散落的肉渣，但这似乎并不是属于人类的。“看这些肉渣，虽然很碎，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应该属于某种大型动物的，人的肌肉纤维远比这个纤细得多。”林芳拿起一块肉渣对我说道。我看了她手上的肉渣，对她说：“你闻一下。”令我意想不到的，林芳只是皱了一下眉头，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把肉渣丢掉。

我看了看四周，却又发现了让我郁闷的一幕。眼前，到处散落着肉渣和血迹，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沿着一路流淌下来，我们唯一的线索在此处似乎中断了。“现在，我们看来追寻不下去了。”林芳蹲下身去，仔细地在地上搜寻着。胖子则把秃瓢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旁休息了。

我看了看胖子，说：“胖子，你在这里照应一下，我和她到前面找找看，一会儿再折过来，大家接歌为号，不要走出声音范围，嗯，胖子，你带个头吧！”伴随着胖子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和林芳分头朝前方走去。

我刚走出了有十步远，耳边除了胖子的歌声，又听见了几声“沙

沙”声。那似乎是重物从林中拖过的穿梭声，这时候听起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但此刻，我也顾不得心中的狐疑，只希望赶快沿着血迹可以找出一条路来。

那声音却离我越来越近，我不由得戒备起来，我停下身，屏住呼吸，但那声音却消失不见了。一时间，我耳边只有胖子的歌声，于是我只得低头继续找寻血迹，但我这边的血迹似乎和刚才所见的那些有所区别，我这里的血迹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想放弃，沿路折回，可是这边的血迹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尤其是我处在这个位置，一棵树上两人多高的位置竟然也有一块大大的血迹。这血迹干涸已久，而我的左手边的血迹尤为奇怪，不是活物奔跑所流淌下来的，而是拖拽走的时候所留下。

我走上前去，用手拨开林子，看到了一头被撕裂的美洲豹！那豹子的头颅被一股巨力扯断，仅剩上面的一层皮与躯干相连，而它的躯干则只剩下了一只后腿，其他的腿已经消失不见了，整块地方鲜血四溅，我看到这一幕不禁为林芳的手下的命运担忧起来。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心中忽然觉得有些奇怪，眼前的这一幕似乎很反常，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地方不对。

我又回过头去查看了半天，那些伤口有的是被一种很钝的东西割开的，有的则是被撕裂的，可是除了满地的鲜血肉渣，这里并无半个活物。究竟是什么，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上来。于是我只得顺着胖子的歌声返回原地。

“老胡，你可算回来了，”胖子正挥着肥大的阔叶给秃瓢赶苍蝇，“这哥们儿是不是要挂了，怎么苍蝇已经开始围着他转悠了。”

我看了看秃瓢，心中不忍，挥手赶了赶这些苍蝇，说：“前面的路估计很危险。美洲豹知道吧，前面有一具美洲豹的尸体，被人活那了。”

四眼原本坐在树下休息，听到前面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情之后，也忍不住站起身，朝我们靠了靠。

“行，老胡，大不了咱找到杨指导员就不干了呗！也真奇怪，我们追踪了那么久，还是没有看见她！”胖子叹了口气，继续替秃瓢驱赶苍蝇。

“胡八一你过来一下，这边有东西。”林芳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迅速地奔跑过去，林芳指着地上的血迹说：“你看，是不是刚才的血迹。”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闻了一下，一股刺鼻的臭味冲了上来。这确实是刚才的血迹。

“你是怎么发现的？”我不禁有些好奇地问林芳。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林芳只说了这样一句，便不说了。我也不便追问，只得去招呼胖子。

我们继续沿着血迹前行，由于我把刚才遇到美洲豹尸体的事情给大家说了，一时间大家都很沉默，耳边只能听到我们穿过树林的声音。

忽然，一声惨叫传来，林芳听到后立刻变了脸色，迅速地冲了过去。

胖子大呼：“你慢点，老子可背着个人呢！”我立刻快步超过胖子，并丢下一句“别把他摔了！”就冲了过去。接着，只听见林芳“啊”的一声，我心中大惊，是什么东西会让这么一个铁娘子大吃一惊？我来不及细想，加快脚步冲了过去。

到了林芳近前，只见她扶着她的副官坐在地上。我走上前去，看了一眼她的副官，只见他的脖子上有一处致命伤口，正在有大量的血液喷出，而他的脸上更是被咬得惨不忍睹，左脸颊竟然露出了骨头，左眼已经不见了，眼窝处空荡荡的，嘴巴上有丝丝血液渗出，只听他大吼：“有鬼，有鬼。”就咽气了。

“都是新伤，攻击他的东西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

我听了以后，立刻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四周的情况。这时胖子驮着秃瓢也赶到了我们身边，他看到林芳副官的尸体后，立刻问：“老胡，什么动物能把人弄成这样？”

林芳站起身来，说：“我看这应该不是我们已知的生物所为，他脖子上的致命伤很奇怪，似乎是人咬的，但我的副官身手矫健，总不可能是被人活活咬断脖子吧？”

胖子一脸神秘地对林芳道：“呵呵，那可不一定，说不定这里可能有一群大粽子呢！”

我听到胖子提到了粽子，立刻回头又看了一眼林芳副官的尸体，并走过去检查了一下他的手掌，发现除了伤口，并没有什么异常，但在他的指甲内，发现了一些黑色的残屑。

我拿起他的手掌对林芳说：“你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林芳拿过去，仔细地检查了半天，说：“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不是土壤，也不是什么植物，但具体是什么，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副官在生前与那东西搏斗的时候，从那东西身上

抓下来的，现在，这东西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检查一下四周，有可能那东西还没走，或者找到什么，继续追查下去。”我说完后看着林芳，林芳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便立刻站起身来朝着林中检查去了。

我再一次检查了一下林芳副官的身体，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这时，我心中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是又没什么头绪，许是天气太热了，所以才会那么快发臭吧！我很希望这一路的怀疑都是杞人忧天。于是，我也开始在四周搜查起来。

搜查了许久后，并未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把刚才发现林芳副官尸体已经发臭的事情对林芳说了，林芳请求我们把他的副官安葬后再继续前进。我本想立刻前行，因为多待一分钟，前面的人生还的概率就越小，可我实在觉得此人就这样的曝尸荒野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我们从包里拿出工兵铲挖了一个坑。

在我们挖坑的时候，我注意到，林芳副官的皮肤竟然慢慢变黑了。我看到后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走了过去，也顾不得对死人不敬了，抄起铲子就敲了一下林芳副官的腿。

只听“砰”的一声，竟发出了一声碰到石头般的声音！我大惊失色，又对他的手臂也敲击了一下，竟然也是“砰”的一声！

我看了一眼他副官的脸，脸上的皮肤却依然如常人一般。

我回头对胖子说：“胖子，快过来，和我把他快快埋了，这是要变大粽子了！”

胖子听后不敢怠慢，立刻走过来和我把林芳副官的尸体抬起，我边和胖子把他扔进挖好的坑里边叫林芳迅速地向里面填土。

刚填了几铲子，就见那尸体的手动了一下，我对胖子说：“带秃瓢，准备走。这尸体能那么快变异定然非同小可，估计不是咱们能硬敌的。”说话间不由地又加快了填土的节奏。

话音还未落，只见那尸体竟然坐了起来，我不敢打愣抄起工兵铲就着他的头猛砸下去。按理说这一铲子下去，他的头就该飞了，可我只觉得虎口一麻，耳边只听见“砰”的一响，接着就听见胖子喊道：“老胡，快走，这粽子起来了！”

我和林芳对视一眼，又纷纷用工兵铲对着那大粽子的腿、小腹招呼，却依然只听见“砰，砰”声，忽然，那粽子竟然按住了林芳的工兵铲，林芳奋力争夺，却不料被粽子一下拽倒在地上。

眼见林芳就要被粽子拖下去，我大喊撒手。林芳听后，立刻松开了紧抓工兵铲的手，那粽子一失力道，便倒进了坑里。我见他倒在坑里，拿着我这一把仅剩的铲子挖起一大捧土就向坑中填去，并翻过铲子将土拍实。但这亚马孙丛林里的土质柔软，只见那粽子的手从那黑色的土壤中伸了出来。

那手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的手臂了，通体墨色，如同碳烤烟熏过一般。整个手臂的皮肤上则有好似一块块鳞甲的东西。我对林芳道：“快起来，此地不宜久留，这种黑皮粽子最是很难缠不过，你快找一条路带我们离开这片林子，不然我们的下场就和你的副官一样！”林芳听后，连忙起身朝前走去。

我转头对胖子说：“带伤员走我随后就到！”我说完，便狠命拿着工兵铲对这露出土壤的粽子手臂就是一横劈，只听“啪”的一声，我朝那里看去的时候，粽子的手臂在我这一劈之下，终于折断，一些黑色液体流了出来。我一见之下，不由大喜，又铲了一铲子土将这里盖实后便紧跟大家逃走。

胖子见我跟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道：“老胡，他娘的，她的副官怎么那么古怪？一眨眼的工夫就变了粽子？”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黑皮粽子没有跟上来才回答道：“咱们大小粽子见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可这次就在咱眼皮底下尸变的还是头一回吧，真他妈的邪门透顶了。”

林芳道：“嗯，我也没有听说那么快就发生尸变的事情。既然他已经死了，我怕其他人也难逃厄运，胡八一，你有什么计划？”

我拿出指南针，定了下方位，对他们说：“前面就是魔鬼桥了，我们要找的神庙就在那边。林小姐你要是放心，不妨跟我们一起走。”

胖子一听林芳的人已经死绝了，立刻说：“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地方吧，万一后面那粽子又出来了怎么办？”

我说：“应该不至于吧！再说了，我刚才已经打折了他一根手臂，他若敢来，就让他尝尝工兵铲的味道！”说完，我把扛在肩上的工兵铲拿在手中扬了扬。

不料我得意得实在太早，只闻见身后传出一阵“沙沙”声。我回头望去，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大惊失色，那黑皮粽子竟然跟了过来！

那黑皮粽子头发上满是泥土，脸则黑如墨炭，原来是眼窝的地方现在里面是一只不知名的虫子。而上衣和裤子被我和林芳刚才用工兵铲打得千疮百孔，里面黑色的皮肤裸露在外，而被我打折的那半截手臂已不知去向，他一边张着嘴，一边朝我们走来。

胖子对我说：“老胡，这哥们儿不服，找你接着打来了。”

我心想，这黑皮粽子也忒不给面子了，老子刚想表表功，你就过来寻晦气。当下我对胖子说：“无妨，粽子咱们也不知打了多少，既然刚才我能打折他一根手臂，现在我就能打烂他的脑袋！”

“怕是没那么简单，我的副官身手也算是一流，还不是遭了毒手？我们还是避一避吧？”林芳一脸凝重地说道。我心想也对，一来减免不必要的伤亡，二来毕竟还背昏迷的人。于是，我对胖子说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宜与敌人正面战斗，我们还是快往桥那边走。”

却不料那黑皮粽子像听懂了我们谈话一般，竟然猛地朝我冲了过来！我不敢让他近身，先闪身到了一棵树旁，然后低下身子，举起工兵铲对他的小腿就是一击。那黑皮粽子竟然没有倒下，只有一个踉跄，而我的虎口却被震得一麻，差点儿把工兵铲扔在地上。

我抬起头来，眼看那黑皮粽子竟离我只不到一步，我只感觉到臭气扑鼻而来。我慌忙用工兵铲对他一推，想隔开我和他的距离，怎料到他竟然用手臂一挡，差点儿把我手中的工兵铲咯飞。

借着这一路之力，我得以喘息，便直接仰天倒了下去。那黑皮粽子一时间失去了目标，用仅剩的一根胳膊在我上方挥舞着。又是一阵臭气袭来，我只觉要晕过去，当下不敢久留，便往旁边一滚。我还没定身，那黑皮粽子就扑在了我刚才躺着的地方，手掌深深插进了那边土里。

我见状慌忙起身，举起工兵铲对着黑皮粽子的背部就是一击。只听“啪”的一声，这次的攻击终于见效，那黑皮粽子一时竟不动了。

我喘息了两口气，定睛一看，却见他仍然没什么损伤。而那“沙沙”的声音这时候又在我耳边响起。我立刻举起工兵铲防备起来，警惕地看着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低头看了一眼那黑皮粽子，霎时间只觉一股绝望涌上心头。那黑皮粽子竟然又站了起来。我见状大惊，赶忙辨认了下方向，朝着魔鬼桥跑去。

这一路，我边跑边喊：“胖子，这他妈的玩意儿邪门得很，快来支援我！”耳边只听见那“沙沙”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只觉得那黑皮粽子带来的臭气要把我熏得窒息过去。

“老胡，你在哪儿？看我来收拾他。”听到胖子的声音，我心里大喜，连忙顺着胖子声音发出的声音跑去，可那黑皮粽子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却是怎么都甩不掉。

我心中十分恼火，这黑皮粽子怎么就阴魂不散的，不就弄断他一根

手臂吗，至于追得我上天入地的。他究竟是靠什么追上我的？

一阵微风从我背后吹来，把紧随我身后的黑皮粽子身上的臭气也带了过来，我忽然想到，这恶心的气味我在追寻血迹的时候闻到过，那气味和这一摸一样！紧接着，我忽然想到了为什么我看到那头美洲豹心中会有奇怪的感觉，总感觉少了些什么，苍蝇，是苍蝇，腐臭和血腥都会招来苍蝇，可唯有这种腐臭和血腥招不来苍蝇，招来的只有这黑皮粽子！

“老胡，快过来。我和林芳准备了一个绳套，他只要敢过来，咱就把他扔下去！”胖子在前面向我挥手道。

“胖子，你们小心点儿，我把他引过去了，他一倒地，就用工兵铲招呼他脑袋！”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黑皮粽子，发现他依然紧紧跟随着我，便朝着胖子他们那跑去。

只见一个打着活结的绳套放在地下，而胖子和林芳一起拽着绳头，我刚跑过他们就只听身后“砰”的一声，听到声音后我立刻回头，望见那黑皮粽子被拽到在地。我抄起工兵铲对着他的脖子削去。

我定睛一看，这一劈之下，竟然劈偏了些，却把他的脑袋劈下一半！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的大脑里的东西似乎凝固了一般，竟然没有任何东西溅出。我看了下四周，发现了被我劈落在地的半截脑壳，整个脑壳却依然如常人一般。

那黑皮粽子在地上不住地翻滚，而胖子和林芳则死命拽着套住他脚的绳子。此时，他已经缺了上半截脑壳，整张脸只剩下嘴和半截鼻子，我又用工兵铲朝他的头部打了数下，他终于停止了翻滚。

我见状忙对胖子和林芳喊道：“快，把他扔桥下面去！”胖子和林芳听后拖着这黑皮粽子到悬崖边，二人一起将他瑞下了山崖。

我盯着那黑皮粽子滚下山崖，才长吁一口气。抬头向上看去，只见一座吊桥横跨在两座悬崖峭壁之间，两根绳索已经显得十分破旧，而桥上的木板更是残破不堪，山峰之间的横切风异常猛烈，一不小心就会掉下这万丈深谷。耳边的“沙沙”声又一次响起。“老胡，来了一群粽子！”胖子大叫一声。我向那林中望去，只见一群身穿迷彩服的粽子正朝我们奔来。

“快，四眼，带秃瓢上桥！我和胖子断后！”我大吼道，接着扭头对林芳道：“这些不会都是你的人吧？”林芳露出了一脸恐惧的表情，连退了好几步，这才说道：“是他们，可惜以后也不是了。”

四眼拖起秃瓢先行跑上了浮桥，我们剩下的人且战且退，不敢恋战，我们行至桥中央的时候，那些僵尸忽然停住了脚步，我正想：难道现在的粽子都有恐高症？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僵尸群中缓缓走出，轻轻一挑，割断了浮桥上要命的绳索。

电光火石间，我几乎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幻觉，Shirley杨！真的是Shirley杨吗？她为什么会出现僵尸群中，她为何要割断维系我们几个人生命的缆桥？我被自己看见的景象弄得头昏脑涨，根本来不及多想，手中的缆绳已经滑落出去，整个人猛地跌出了悬崖。

“老胡！”我手臂忽然被人提了一把，仰头一看，发现胖子正挂在悬崖边上，他一手握住了崖边的枯木，一手死死地扣住了我的手臂。胖子整张脸憋得通红，在他旁边的断崖凸起处，有一个小小的崖壁，只够两人勉强贴壁而立，林芳大半个身子挂在崖壁外面，单手攀住了凸起的岩石。周围看不见秦四眼和秃瓢的踪影，恐怕他们已经随着断桥一起跌落谷底，摔得粉身碎骨了。

我们存活下来的三人同样是命悬一线，枯木因为承受不了两个成人的重量，已经慢慢开始倾斜，我看了看脚下云雾密布的悬崖，对胖子说：“能活一个是一个，你上去之后把林芳带好。”胖子咬着一口牙，骂道：“他娘的，胡八一，老子豁出命来罩着你，你居然敢在这种时候留遗言。我告诉你，要死一块儿死，做兄弟的有今生谁他妈的还指望来世。”他一说话，手上的力气难免松懈，抓住枯枝的左手一下子滑出了许多，我们两人顿时往下落了半米有余，都被吓得不敢再多说话。那厢林芳到底是行伍出身，凭着个人的毅力居然翻上了崖壁，她在我脚下大概三四米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然后伸出双臂，仰头对我俩喊道：“是死是活，试一把，总比都死了的强。”

我抬头看胖子，对他说：“要不然你先撒手，我跳下去试试。”

胖子“呸”了一声：“那巴掌大的地方，你能跳得准吗？差半步可就活活摔死了。再说了，那个贼妞我可信不过。”

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惦记着她陷害你的那点儿破事，现在我们三个是一条绳上的蚂炸，我们死了，她一个人也爬不上去。

胖子点头，答应试一试。他努力将我晃到贴进崖壁的地方，想让我先攀住悬崖上的石头再顺着岩石攀爬下去，我们试了几次，我差点撞得粉身碎骨，连忙摆手：“你还是直接撒手，把我放下吧！”

胖子还在犹豫，林芳在下头伸长了脖子等着接我，我朝胖子比了一个军礼，然后在他的手背上狠掐了一把，“哎哟！你掐我干吗！”吃疼之

下，他本能地松开了握住我的手，我一下子摔了出去，脚下不断地在空中画着步子，希望能更加接近凸起的岩台。林芳抽出腰间的皮带，两手握住皮带两端，将手臂伸出岩台，我在下落的过程中根本无法估算距离，只知道死命地一抓，整个人猛地被悬在了空中，林芳被我带得整个人趴倒在地，手臂发出了“咔”的一声脆响。我一看得手，赶忙手脚并用爬上了石台，林芳面色惨白，捂着自己的左手大臂朝我竖了一个拇指。我仰头对胖子说：“下面怎么样，能撑住吗？”

胖子两手都抓住了枯木，正在朝上头爬，他喊道：“我好得很，这种小树爬起来简直易如反掌。”还没说完，他身形一晃，险些从树端翻落下去，我的心悬在嗓子眼上，忍不住提醒他要多加小心。

林芳为了救我，自折一臂。我十分过意不去，急忙翻出背包里的夹板和绷带为她做应急处理。一时间发生了太多的意外，我心乱如底手底下分不清轻重，林芳叫唤了一下，夺下绷带说：“我没事，你冷静一下，想想怎么上去。”

我被她这么一提醒，掏出地图来比对了一下周围的山势和自然环境，不禁称奇：“按地图上的标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正是太阳神庙。可这里除了陡峰和峭崖，四处山石峥嵘，并没有发现到任何人类建筑的痕迹。”

就在这时，一颗人头忽然出现在悬崖正上方，四眼趴在地上，冲我们几个招手喊：“掌柜的，怎么样了？我马上丢绳子下去，你们接住。”

胖子在我们上方，正用大屁股压着枯枝苦苦挣扎着，一看四眼没事，欢呼道：“快，快丢绳子下来，你先找棵结实点儿的树拴紧点。”

我见四眼平安无恙，顺利到达了对岸，心中悬着的大石头总算掉了一块，只是不知道秃瓢是不是和他一起安全着陆了。

一旦有了援兵，我们几个人心都松了下来，连林芳也跟着长吐了一口气。她说：“刚才那个就是你的老相好？我看，她倒是很不想见你的样子。”

我被她戳中了痛处，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现在连林芳都看见，恐怕那个割断悬桥的人真是Shirley杨不假。

“你也别多想，万事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等咱们上去之后找到你那相好的再说。”她安慰了我几句，然后又仰头关照胖子当心。

四眼很快又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他用石块绑在绳索一端，慢慢地送了两条绳子下来，胖子先抓住其中一条为自己打了一个安全结，然后

又拉紧了另外一条开始向上攀岩。

林芳虽然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可她痛失一批战友，心中难免会有不快。她望着几尽下山的夕阳对我说：“人折了我也没什么办法，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继续寻找答案。”

我说你伤成这个样子，再跟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她不等我说完，即刻反驳说：“回去的桥已经断了，我的通讯设备还有求生装备都在营地，如果你们不带我走，才是草菅人命。”

我生平最怕跟女人将道理，因为但凡是个女人，她永远比你会讲道理。胖子上去之后，又费尽心思造了一个简易担架，将林芳悬了上去。等到我重见天日的时候，夕阳已经再次铺满了丛林的各个角落，金灿灿的落日照在亚马孙河上，远处不时有一群飞鸟荡过，我顿时被重返人间的喜悦所包围。直到四眼说：“刘猛没能跟上来，他牺牲了。”

初闻这个噩耗，我几乎以为这是四眼对我们开的一个恶劣的玩笑，我环顾四周的确没有发现秃瓢的踪迹，看着万丈悬崖心中一阵绞痛。一想到王清正死于火坑，秃瓢摔落悬崖，王家人马这次损失惨重，我实在不知道回去之后要如何面对王浦元的质问。一代白发送黑发，人生最凄凉的境遇莫过于此。

在我的牵头带领下，林芳、胖子、四眼站在魔鬼桥断崖边上，为我们逝去的同胞高歌了一曲饱含着热泪的《国际歌》。

“别的不多说，咱们要扛起同志们的遗志，将这一切的幕后真凶挖出来狠狠地教训一顿。”胖子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感想，“找到太阳神庙以后，再均一份钱出来，建立一个王氏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怀揣远志的摸金人。”

我说：“伙家尸骨未寒，你少开这种玩笑，找神庙人口要紧。”

当晚，我们四人席地而坐，围在篝火边，将地图和祖母绿戒指分析了半天，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地图上最后一个坐标就是魔鬼桥，我们现在已经身处桥岸，却没瞧出半点“风景这边更好”的迹象。胖子提议继续往丛林深处走一走，说不定神庙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四眼反对说：“既然目标指定了这里，那神庙的人口必然就在我们眼前。只是我们为常识所困，还没有发现它。”

林芳问我：“瞧你的样子，像是对风水有颇高的见地。能不能通过一些中国风水术，定位神庙的位置呢？”

我说神庙它是一个宗教场所，不是阳宅更不是皇陵，想建在什么地

方，全凭当权者高兴，没有什么太大的规律可循。

四眼想了想：“印加人极度崇拜太阳神，我个人认为，神庙的位置应该是在一处能常年照射到阳光的地方，至少是一处高的地方，能接近天空才是。”

胖子一拍大腿：“这个想法好，咱们不妨在附近打个游击，找找看。”

我前思后想又绕到了最初的那个传说上：“你们还记不记得王少讲的那个关于魔鬼桥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太阳神庙

一听我的想法，胖子立刻说道：“老胡，你急疯了吧，神话也当真。”

“反正我们也没有线索，索性死马当活马医就是了。”我对四眼说，“你记性好，帮我回忆一下，关于桥另一边的世界有什么描述。”

四眼推了一下眼镜：“只知道另一个世界被弃神马里克接管，他在清晨的鸡鸣中输掉了赌注，主角跨过魔鬼搭造的桥回到了故乡。”

我眼前一亮：“重点就在这里，我在想也许咱们并没有真正地渡过魔鬼桥。那座浮桥不过是供先人来往所建。”

胖子不屑道：“老胡，我确定你是急疯了。你自个儿回头看看，悬崖两边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大裂谷。魔鬼桥，你倒是给我变一个瞧瞧。”

林芳沉思了一下，“也许这座桥内藏玄机，只有触碰了什么机关，或者在特定的时刻才会出现也不一定。”

我对她这个大胆的假设十分赞同，对其他人说：“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时机就是朝阳升起的那一刻，就像传说里写的那样，魔鬼会架起石桥，通往故乡。”

四眼和胖子互相看了一眼，最后妥协说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大家看个日出，要是没有什么魔鬼桥就把我踢下山去。我们四人靠仅有的水和食物度过了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夜晚。

次日，我们四人趴在悬崖边上，看着朝阳一点一点地爬上山头，悬崖底下云雾缥缈，只听见“呼呼”的横断风在山间呼啸。我们的头发被吹得跟鬼一样。胖子喊道：“老胡，你这次可折了，看看，太阳晒屁股了。屁的魔鬼桥。”

我正郁闷，阳光已经在顷刻间洒满了峡谷，在阳光的直射下山间的云雾消散开来，四眼瞪大了眼睛惊呼：“快看，快看，是一座螺旋石梯！”我们纷纷凑到他的位置上往悬崖下看，只见云雾之间，有一座用青石小板搭建的栈梯一路盘旋而下，直通悬崖底部，而离我们最近的一块石板梯就在昨天胖子救命用的崖间枯木的左下方。

“我禽，这样也行！”胖子捡了一块石头丢下悬崖，正好磕碎在石板上，“我不是在做梦吧！这条天梯一直都在我们旁边，我昨天居然没看见

它。”

我说现在不是说屁话的时候，咱们得赶快下去，一会儿阳光的角度就要偏过去了。到时候云雾再次凝结，咱们就得等明天了。

虽然有天梯沿途铺设，可山间的横断风还是吹得我头头发麻，生怕一不小心摔下去，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我们四人用绳索将彼此连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下到了螺旋形的石梯上，我的脚一踏上石梯就被冰凉的地气狠狠地侵袭了一把。

“他娘的，怎么这么冷，你们几个感觉到了没有，这楼梯不像石头做的，倒像是冰块。”

四眼点点头：“悬崖下面气压陡降，温度很低。咱们御寒的衣物几乎没带什么，真要是下去之后可就麻烦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后退半步，我走在四人中最后一个，随着日头渐渐偏移，我身后的石板在云雾弥漫的悬崖陡壁间再次消失，名副其实的魔鬼桥。到后来，我根本不敢回头，只是催促前边的胖子加快脚程。

“你催个屁啊，这破桥又陡又滑，摔死了谁负责。”

“你不回头看看，我后边的桥都消失了，再不走，咱们就被困在云里了。”

胖子回头看了一眼，惊呼不妙，晃动了满身的肥肉，一溜烟地朝石桥尽头跑了下去。俗话说的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胖子玩命似地带领下，我们总算是在云雾缭绕间勉强撑到了谷底。一人深谷，气温变得更低，我哆嗦着身体，用两手在臂膀间搓揉。四眼摘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哈了一口气，没想到镜片上居然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这里气温太低，咱们得跑起来。胡八一，你确定太阳神庙在这里？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林芳的手臂挂在脖间，四下张望了一下，焦急得原地踱起步来。

悬崖下边出奇的冷，四周大雾弥漫，能见度偏低。十步之外就看不清彼此。我对她说：“如果神庙不在这里，何必费尽心思造这样一座魔鬼桥。咱们不清楚下面的状况，还是凑在一起走比较安全。再说了，你本来就是那个拖油瓶的后备兵，就不要挑三拣四的了。”

胖子依次解开了我们身上的绳索，他搓了搓手，对我说：“先前不是告诉我，亚马孙河流域是个热带地区，可以光着膀子打太极吗？怎么现在这么冷，老胡，咱们是不是到南极了？”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极度的低温，向前走了几步，想看看周围的情况再说，不想脑门上“咚”的一下，不知道撞上了什么坚硬的物体。

才走了两步，就被撞了个正着，脑袋上顿时鼓起一个大包。我刚准备骂娘，就听见身后的胖子先叫了一嗓子他娘的。我心想又不是你平白无故被撞，穷叫唤个什么劲儿。不想紧接着，林芳、四眼陆续发出了惊呼。

“掌柜的，前面，你前面！”四眼瞪大了眼睛，仰视我前方。我心想全是大雾，你惊叹个屁啊！一扭头，眼前一片漆黑，霎时间以为自己被人捂住了眼睛，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浓雾退去，一根高大精致，雕刻着太阳圆盘的石柱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仰起脖子，连退了好几步，这才将整根高达三十米以上的石柱看了个大概，我又接连后退了几步，这间一座高人云端的辉煌建筑如同神话传说中的神殿一般，屹立在两峰之间，整座神庙成青灰色，采用了印加全盛时期最通用的石料搭建，整个神殿成金字塔形，顶端秃平，与埃及金字塔有明显的区别，石缝之间的缝隙十分紧密，我试了一下，只勉强够插入一片树叶的厚度。在神庙的大门口，也就是我们脚下踩着的地方，是一个用石头雕刻，堆砌起来的圆形图案，我只隐约觉得可能是印加人最崇拜的太阳神印提。很难相信千年前的印加人是如何在断崖间修建这样气势磅礴的雄伟建筑的。

“走走走，总算是找到了！咱们待在外面傻看什么，还不赶快进去。”胖子拍了我一把，兴高采烈地爬上神庙前高耸的阶梯。

神庙入口处并没我想象中的封门砖或是其他类似于大门的构造。四眼说：“印加人认为太阳神是永生的，所以通往太阳神殿的门是永不上锁的。”

我说这倒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体现，看来印加人的思想素质一定不错，个个都是活雷锋。林芳笑道：“再怎么不错，也是奴隶制国家。老百姓根本没有话语权，又谈什么素质，可笑至极。”

我不愿意跟她多理论，追着胖子的脚步，一路走进了这座失落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太阳神庙。下魔鬼桥之前，我让大家分别收集了一些干枯的树枝，用做照明材料。刚才谷中的气温寒冷，一直派不上用场，深入神庙之后，走了大概五六分钟的样子，气温渐渐回暖。我说总在黑暗中，肩搭着肩走也不是办法。就让四眼将最后一点儿酒精包了一些碎布料，缠在枯枝上点着了当做是火把引路。

火光一起，漆黑的雨道顿时亮堂了一大片，神庙内部也是由石料搭

建而成，每隔百米都有一支豹头铜架镶嵌在壁石上头，估计是古代印加人用做放置照明器具的灯架。胖子一看灯架子就来劲，问我是不是值老多钱。四眼说：“这些都是直接用铜浆灌注出来的物件，跟墙壁融为一体，你想要，除非是把神庙的石墙一起搬回去。”

胖子想了想不再废话，又走到前头去了。再往前走，出现了分叉路口，四眼指着墙上的壁画说：“你们看，这个像迷宫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我急着找Shirley杨的下落，看了一眼，表示毫无兴趣，只催促大家快些上路。四眼若有所思，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胖子问我朝哪边走，我犹豫了一下，说：“神庙不是古墓，它是神圣的宗教藏所，一般不会设置防盗机关。在路线上咱们没有太大顾及，爱走哪边走哪边，别迷路就是了。”

林芳说：“你这个人婆婆妈妈说这么多，也没看见你选定路线。听我的走左边。”说完她大步跨入漆黑的左雨道。我和胖子无奈地比了个鬼脸，跟着她往前走，我刚抬脚，就听四眼在身后喊：“走不得，有关！”

可我已经一脚踏入其中，不光是我，林芳和胖子都猛地回头。这时候，只听见神庙内部发出了石块移动的剧烈响声。我说死四眼，你知道不早说。他委屈道：“迷宫图上有标注，让你看，你不看。”话音未落，我脚下一空，笔直地落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我从未想过在祭祀祈福用的神庙中还会设有机关，一个没留神落进了印加人的陷阱。重重地落入了漆黑的坑洞之中，我的L型手电筒只闪了一下，就彻底罢工，碎成了两半。借着最后的灯光，我好像看到一条通道，在我正前方十来米的地方。眼睛渐渐适应了环境之后，我发觉这是一间不小的石室，头顶上的陷阱盖已经重新盖上，想要出去，只能在石室里找出路，好在这里并非封闭的，我相信只要顺着印象就能在能见度不佳的石室中找到出路。

我靠着仅有的一丝光线，贝占着墙壁前进，走着走着听见脑后一阵风过，只听得身背后“扑”地一声怪响，扭头一看，黑暗中，一双红色的眼睛正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东西乍一看长得像美洲豹子，黑皮、碧眼、钢牙、铜尾巴。可个头又比一般的美洲豹大出了许多，背上也不知道长了什么东西，形状怪异，一条粗壮的绿色植物连在它背脊上，还有一些细小的藤条覆盖在左右，像是一个寄生瘤。这怪物拗着背脊，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忙转过身来，抄了工兵铲在手里，闪到石台一边。它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朝上一扑，从半空里俯冲下来。我见它扑来，慌忙一闪，晃了到它的背后。

不想那豹子反应奇快，将爪搭在地下，腰胯一掀，再次扑腾起来。我便向旁边一躲，将自己卡在了墙角，八爪金背豹见掀我不着，吼叫一声，如同晴空霹雳，震得整个石室跟着晃动。它将那铜棒一样的尾巴倒竖起来，朝我剪了下来，我急忙滚到一边。八爪金背豹一见伤不着我，顿时恼火不已。我见那八爪金背豹正在掉头，逮住了机会，双手轮起工兵铲，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从半空中狠狠劈落下来。只听一声脆响，定睛一看，他娘的，居然砸中了石台，并未击中那畜生。

我刚才那一下敲得太急，正打在石台上，把那工兵铲折成了两截，我大骂王浦元这个老混蛋，一路上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假冒伪劣产品。都说兵器这东西，一寸短一寸险，不得以，我抽出了腰间的匕首，那八爪金背豹一声咆哮，狂性大发，翻身又是一扑。我忙使出平生力气，往后连跳好几步，避其锋芒。说来也怪，我一退到墙角，它就不再上前，只是原地抛爪子。我试探性地地上前挑衅了几次，这畜生无不是跑到墙角前就止住了脚步，我蹲在角落了观望了一下，发现原来这八爪金背豹的活动范围只在石台，他背脊上那跟长藤真似活的一般，将他的活动范围死死的框住了。这时，我不禁想起了丛林中常见的共生法则，难道说，这怪物，竟是与植物共生的？为了证明我的想法，我又再次靠近石台。

这时候，八爪金背豹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我面前，我将匕首咬在嘴里，两只手就势把八爪金背豹头顶花皮地揪住，死命向下按住。那八爪金背豹急要挣扎，我慌忙拼死按住，不敢放松半点。

这次终于让我看了一个清楚，原来怪物的背脊的确是和一株长藤相连接，它背上一道长长的伤口，绿藤就顺着伤口插入它体内，这伤口又深又长，如果不是这八爪形，一长七短的怪藤捣乱，恐怕这只怪物早就死了。看来唯有将两者的关系斩断，我才有一线生机。

那八爪金背豹仍然死死挣扎，想把我甩开。我抬脚便朝八爪金背豹脸上一通乱踢。它惨叫连连，将背部的藤蔓绷得笔直。我一个翻身，骑在它背上，从腰间拔出匕首，迅速割断了它和那母体联系的藤蔓。那八爪金背豹一失去背后的联系便很快没了力气。我左手紧紧地揪住它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刚才用的匕首，尽平生之力，只顾往里扎。扎了十几下后，那八爪金背豹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后，才终于委顿倒地。

我长吐了一口气，瘫在地上不能动弹，很久才想起来，要去找其他

人的踪影。我摸了半天总算从口袋里翻出一盒火柴，打开一看只剩一根独苗，我点起来一看，哑然失色，只见我所在的石室里头堆满了金银宝器，就在那根长藤枯萎的角落里，还有一口半人高的金鼎。我想起 Shirley 杨说的，印加人为了赎救他们的国王，曾经举国上下筹备黄金，那些数量庞大的赎金后来落入了西班牙殖民之手。而当新王迁都之后，入侵者没有从国度库斯特找到半块黄金，看眼前的阵势，说不定都悉数藏在神庙中也不一定。

就在火柴熄灭的瞬间，我身后传来了声响，我警觉地一撇头，“突突突”的枪响忽然在我耳边响起，我趁着黑暗，就地一滚奔着金坛而去。

第二十九章 小王八

赎金室四周散落着大量的金币、金器，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印加文物。我靠在金坛里不敢多呼吸一口。赎金室的人口处，一队装备精良的外国佬手持高功率探照灯，严阵以待依次排成了两派，他们身上穿着深绿色的丛林服，外面套着防弹衣，头上戴着钢盔，手中握着AK，个个昂首挺胸，摆出了一副威武神勇的姿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这是在武装演习，等着迎接国家领导人的审阅。不一会儿工夫，皮靴的声音就在雨道里响起，我从金坛上的孔洞里往外一看，只见一个头发梳得油亮，嘴里叼着雪茄的少年小子挂着一脸冷笑走进了赎金室。

“胡爷，我知道你在里边，怎么，不肯赏脸出来聊一聊？”

我一看是王清正王大少，心中既惊又气。这小子不是早就烧死在金矿中了，怎么此刻又会带着大批佣兵，半路杀出来搅局？

难道说之前的一切都是他在装疯卖傻，故意演戏，想要混淆视听，借此打消我们的防备？想起刘猛就这么为了一个浑蛋主子枉送了性命，我恨不得立刻冲出去一口咬死这个天杀地灭的小王八蛋。可眼前这般阵势不容我冲动，只好继续潜伏在金坛中，静观敌人的行动然后再伺机突围。

小王八蛋笑了笑，不无得意道：“既然你不肯出来，我只好先请你的几位朋友喝两口茶，咱们慢慢等。”

我心中一沉，就听一阵推搡叫骂的声音从甬道里传来，“小王八蛋，你有种放开你胖爷爷，咱们出去练练，看我一拳打得你王八尿满天飞，哎哟，我禽，你敢打我，我……”

果不其然，很快满脸青紫的胖子被两个黑人大兵推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同样被人捆住了双手的林芳。我知道大家是在无意触动机关的情况下被分散开来，没想到一切都是王清正这个小王八蛋的阴谋，看来我们这一路都是在被王家的人利用，关于神庙的事情他们掌握的信息要比我多得多。甚至说，即使没有我的参与，他们也能找到神庙，只是因为缺少最关键的戒指坐标，使得他们不能不将我纳入队伍名单之列。

胖子被人五花大绑硬是推进了赎金室，他吐了一口血沫，昂起头来对王清正一通狠骂。然后又喊道：“老胡，做兄弟的今天要是折在这里，来日给我选一处好坟。日后替我报仇的时候，记得先把王八卵摘了，兄弟在底下好拿它下酒。”

他刚说完，旁边的黑人直接举起了枪托，狠狠地砸在了胖子脸上。胖子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林芳急忙在他身后挡了一下，胖子这才稳住了身形，额头上顿时红了一大片。王清正摇了摇头，又开始喊话：“胡掌柜的，想要你兄弟死得舒坦一点儿，你就出来亮个话。我手下这些都是粗人，一会儿要是对这二位冒犯了，你可怪不得我姓王的没有招呼你。”

林芳皱了一下眉头，站起身来对王清正说：“姓王的咱们把话挑明白了，你敢动我们一下，从今天起我要你们王家在美国永无宁日。”

王清正冷笑道：“林上校的本事我们王家自然晓得，不过嘛，一个死人总不会有本事跟我王家作对吧！”

胖子立刻将林芳推到了一边，提脚喘向王清正，不想那小子倒是比平时机灵了许多，腰腹一缩，反手给了胖子一个耳刮子，这一下打得极重，胖子狠狠地吐了一口血沫子，满嘴的鲜血，张开了大嘴要上去咬他，王清正的手下见胖子豁出命了要跟他们的主子斗个鱼死网破，不敢怠慢，四个大汉奔上前来，将胖子死死地按在地上。胖子一通挣扎，他们围成一团，提起枪托看也不看就照着他脑袋就砸，我知道自己此刻要是再不出去，胖子他们就会遇上十二分的危险，眼下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胖子从这群歹毒之辈的手中救下来再说。

我大力地敲了一下金坛，所有人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纷纷朝我所在的坛子望了过来。王家这群佣兵的素质十分出众，面对满屋子的金银宝器没有一个擅自行动的，看来王浦元是许了他们重金，甚至有可能答应了他们在事成之后可以将神庙中的宝藏尽数取之也不一定。

我将匕首藏在靴中，然后喊道：“姓王的，你想合作就让手下的人客气点，金印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了，再敢为难我兄弟，咱们就争个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占着便宜。”

我一说话，藏身位置自然暴露了出去，王清正一撇头，他手下两个大兵就端着枪爬上了金币堆砌起来的钱堆。他们一左一右朝我藏身的金坛包抄了过来，我两手抓起大把金币，猛地从坛子里撒了出去，两人皆被吓了一跳，其中一个更是被足金的古金币砸中了脑门儿，我乘机单手一撑，跳出了金坛，借着势头上去就是一脚，喘得那个大兵脑袋朝下直接翻落下去，发出一阵骨头断裂的惨叫。另一个黑人大兵显然没有料到我在此刻还能镇定迎敌负隅顽抗，先是愣了一下，随后

立刻抄起步枪朝我瞄准。我一看不好，脚下朝着他下盘一扫，将他垫脚用的金币堆踢散了大半，他身形一晃，手中的枪立刻飞了出去。我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罩着他脑门儿一通狠撞，那黑人看似

彪壮，实则不堪一击，被我撞得晕头转向摔落金堆，哼都没哼一声就晕死过去。

我本想乘着这股势头将王家大少擒来当个人质，不料这小子不但心思歹毒而且防范意识极强，一点儿都不像先前表现出来的执绔子弟。他吞了一口烟，退到人盾后面，然后又将林芳推了出来。

“胡爷，我的人都让你打了，气也该消了，我现在放了林姑娘，只留你兄弟一人在这儿，这个人情，你是不是该好好惦念一下。”

林芳站在两路人马中间，她朝我看了一眼，我冲下金堆将她拉了过来。王清正笑道：“这里四下封闭，只有一条道通到外边。石室里面我的人早就搜查过了，没有霸王印的影子。胡爷你要是知道金印的下落，我们也好合作，否则的话，哼哼。”

王清正这一招十分毒辣，他不想轻易得罪林芳，又想从我手中套出金印的下落，所以假借放人为名，实则是在逼我就范。如果因为我，其他人受了连累，他出去之后大可以放话，说是胡八一不讲道义，才害死大家。

我一边给林芳解绳子，一边对王清正喊话：“这件事可大可小，王家的人要是真有诚意，我看一切都好商量。”

林芳说：“你不能信他，王家世代出的都是奸商俊户。东西一到手，我们这几个人都得被他一锅端。”

我绕到林芳背后，借着给她解绳子的机会，将手枪塞进了她屁股兜上的口袋里，小声说：“我兄弟交给你了，机会一到，你务必带着他逃。”说完，我将林芳推到一边，大步走向被人墙掩护得结结实实的王家大少。

一走近这伙不要命的匪兵，腾腾的杀气扑面而来，胖子被两个大兵用枪杆子架在一边，脸颊上青紫了大片，外衣早就被撕扯成了破布条。他见我过来，一个劲儿地摇头。我眨了眨眼，让他安心。随即对人墙后头的王清正说：“是不是龟孙子当久了，都好养成一个缩头缩脑的毛病。金印的下落我有，可有些事情我一直没弄明白，所以暂时不想告诉你。”

王清正的副官傻乎乎地问：“你想知道什么，怎么样才肯告诉我们？”

我理了理头发，不屑地说：“千金难买爷高兴，让你家少爷学两声龟叫，兴许我就说了。”

那个副官被憋了一脸菜青，王清正瞪起眼睛狠刷了他一耳光。推开

人墙，走到我跟前叫板说：“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姓王的讲道义。保管叫你们做一个睁眼鬼。”

我见他上钩，心中暗喜，故意板着脸问：“金印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抢。”

王清正露出一张极其狠琐的笑脸，拍了拍腰间的口袋：“你们这些下等人盗墓掘坟，为的顺几件趁手的古物出去换两口饭吃。”

胖子哼了一声，讥笑道：“和着你们王家盗古墓、挖神庙，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我呸，少他妈的给自己脸上贴金。”

王大少并不理睬胖子，他脸上露出了一种狂热的表情，向我跨近了一大步：“印加人的不老泉，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圣泉，就在这里，就埋在太阳神殿下面！只要找金印，我就能打开圣泉的入口，我们王家、我们王家的事业，就可以千秋万载……”

我挥起拳头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下颚，冲林芳喊了一嗓子。她反应极快，抬手连发三枪，将按住胖子的守卫击毙。对方人数虽多，可我们三人胜在兵少将精，我飞身扑向入口处的机关，将活动的石板用力推了进去。顿时整个赎金室都开始晃动，石室中间的地板发出了“咔咔”的巨响，一个雕刻着太阳神印提神像的力柱从地底缓缓升起，力柱上的太阳神有三眼，双手朝天将象征着力量的金印稳稳地拖在掌中。我乘其他人惶恐之际，一把将力柱上方供奉的金印夺至怀中。

王清正一见金印现世，再也不用假装客气，他手下的佣兵纷纷朝我开火，林芳拖着胖子一路往甬道外面跑，胖子大喊：“放手，老胡还在里边。”我翻滚在地，一边往墙边靠拢，一边对胖子喊：“快走，我有办法。”

原本缓缓上升的力柱因为陡然失去了来自金印的压力，一下子停止了上升，甬道入口处的封门砖在瞬间砸了下来，几个大兵上前推抬，想要破一个出口。我笑道：“一般墓室的封门砖少说也有两吨的重量，你们这辈子是别想活着出去了。”佣兵们一下子混乱起来，王清正气得牙痒痒：“给我先毙了这个混蛋！”所有人立刻抄起家伙朝我疯狂地射击，就在这时赎金室墙壁四角上的豹纹神像一下子张开了血盆大口，如瀑的亚马孙河水顿时倾灌进来，将所有人都冲得人仰马翻。我

事前早就准备，牢牢地攀住了被切断的长藤，顺着它一路潜入水中。上边的人还在不停地朝水中扫射。只听一个声音喊道：“少爷，撑不住了。这地方马上就要塌了，快走。”赎金室中的水位急速上升，我在水下也被波浪不断地翻滚冲击着，如果不是有长藤的牵引，恐怕早就丧命

洪流之中。我顺藤摸瓜，凭长藤伸入赎金室的通道口，摸到了墙边，这根巨藤有成年男子的腰杆子粗，由无数细小的藤蔓缠绕扭曲而成，我抽出匕首沿着墙缝与巨藤交接处连割了好几刀，无奈水下阻力

太大，只是挑断了巨藤上面的几撮小根须，想要闯出一处能供我逃生用的通道，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工作。我心中悔恨，都怪自己没有事先调查清楚，以为长藤能带着我逃出生天，哪想通道口早就被千年老藤堵死，我这个摸金人终归是要葬身古墓之中，只是一想到自己将要客死他乡，心中不免懊恼。这时我身后的水纹忽然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不断翻滚的气泡大大影响了水下的可视度，我只觉得脚上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正拖着我飞快地下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整

个人已经被拖离了冰冷的河水。巨大的压力差与氧气在第一时间将我打得几乎昏死过去，我浑身是水又重又沉，躺在地上喘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渐渐看清了眼前的人。四眼趴在我上面，一个劲地狠拍我的脸颊，看他的样子几乎要哭出来了。

“掌柜的，掌柜的！快醒醒，醒醒，你可别吓唬我。”

我被他“啪啪”连甩了两个耳光，吐了满地的酸水，脑袋总算清醒过来。我爬起来一看，只见自己置身在一处长满藤蔓和苔藓的小石室中，石室里边堆满了各式动物的骸骨，我脚边就是一段被炸得稀巴烂的巨藤，一张朴实无华的石桌正好堵在缺口上边，桌子底下不断地有河水溢出。四眼见我醒来，长出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幸好我在这边发现得早，这颗手雷便宜你了。”

原来这间小石室是连通赎金室与巨藤之间的换气室，美洲豹就是通过这些穿插在墓室各处的小换气室自由出入，肆意袭击入侵古墓的盗墓者。被我切断的长藤，只是隐藏在这座墓室里的冰山一角，相信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多这样的输氧长藤。

四眼说：“我和你们被机关分离之后，就掉进了这里。摸了半天也没找着出路，后来我发现这根长藤连接了一处通道，似乎是通向什么地方，就试着用手雷把它炸开，没想到大水一下子灌了进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张石桌推了过来，想堵住缺口。你猜这么着，我一回头的工夫，你就跟河水一道被冲了进来。这真是天大的造化。”

我说你小子的狗屎运不是一般的好，我们几个被野兽追着满屋子跑，你一个人闲里偷安，在这里看热闹。秦四眼推了推眼镜，很严肃地说：“我这可不是光靠运气，进门的时候我就叫你们多留意墙上刻的迷宫地图。是你们自己不愿留心。”

当初进入太阳神庙的时候，我只顾研究赎金室的机关图，压根没有去关心其他东西，秦四眼不愧是桑老爷子御用的大律师，观察现场比所有人都仔细。我向他赔了声不是，环视这间小石室问：“现在唯一的出口已经被堵上了，咱们得另寻出路。你掉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机关是从哪里发动的？”

秦四眼身上的衬衫早就被河水淋了个透，他脱掉外衣拧了拧，甩头说：“事出突然，我连自己怎么掉下来的都不知道。不过这间石室我在迷宫图上见过，应该是在神庙最底下一层，这些骨头大概都是被守护神庙的野兽所猎食的动物和人。这地方就相当于它们是它们吃饭的集体食堂，要出去不是难事，我只怕外面还有跟多的野兽在等着咱们。”

我想起在赎金室外与八爪金背豹的那番殊死搏斗，颊上又冒了一层冷汗。不过眼下胖子和林芳下落不明，虽然暂时将王家的雇佣兵困在了赎金室里，可谁知道王清正那个小王八又会折腾出什么妖蛾子来。既然 Shirley 杨就在神庙之中，我必当竭尽全力将她找出来。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四眼你要有顾忌，就留在这里等我……”我话还没说完，四眼忽然捂住了我的嘴，我眨眨眼睛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皱了一下眉头，拿食指指了指东边墙角下的石块。

我仔细便听之下，闻得一阵患患窸窣的微响。我俩靠在墙边，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那块正在一点一点向上移动的石块。四眼的步枪早在魔鬼桥上的时候就已经遗失，我手中唯一能派上用场的也只有匕首，如果此刻再钻进来一匹金背兽或是别的什么怪物，只怕我们很难有机会活着走出神庙。

石板发出的摩擦声越来越响，大半块石板已经冒出头来，我反手抄起匕首，想要来一个先下手为强，不想对手十分狡猾，居然先将整块石板顶了上来，我半个身子一闪，避开了石板，还未来得及补上一刀。就听有人喊道：“自己人，别乱来。”

定眼一看，胖子头上顶着半截豹皮，从石板下钻出了大半个身子。不过因为体型的缘故将他卡了个正着，此刻正不好意思地冲我们憨笑。

我和四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他从石壁中拉扯出来，紧接着林芳也从缺口处滚了进来，她手臂上的破烂纱布已经换成了豹皮和豹骨，胖子颇为骄傲地说：“借花献佛，用老胡你猎的豹子给她换了一副新夹板，你还别说，猎豹的骨头还真硬，拗了半天才取下两节。”

林芳抬脚玩笑式地给了他一屁股，我们四人都没想到能在变化莫测的神庙里找到彼此。四眼笑了一下，无奈道：“真服了你们几个。掌柜

的，你还要不要找媳妇了，咱们离神庙大殿已经不远了。”

胖子颇为惊讶：“怎么，秦四眼认路了？”

我说：“谁让咱们进来的时候不注意看标示牌，这小子过目不忘，少了他，我们这趟还真是寸步难行。”

秦四眼凭借着记忆，一路带着我们穿过悠长阴森的雨道，很快就来到了一扇双开四合的石制大门前，大门高三米有余，在石门的主体上雕刻着精致繁复的日印花图案，又有三眼长须的智者形象点缀左右。胖子上前卯足了力气推了一把，石门纹丝不动。林芳仰头望着高大的石门说：“这里应该是通往神庙中心祭祀台的门，这两扇石门在平常时候是封闭的，只有当举行重大祭祀的时候，才会从里面打开。你们看大门上面连个锁眼都没有。”

四眼不解道：“既然是门，为什么连锁眼都不开一个，这叫人怎么进去？”

我举起火把，在雕刻的凸起处拍打敲击：“一个门，如果没有锁，那说明压根就没打算打开。我看这地方另有蹊跷。”

正说着，沉重的石门忽然发出了一声响彻亘古的声响，长久未曾启动的机关挂链发出了“咔咔”的声响，门缝间扑鼻的灰尘便随着巨大的响声，将一个被尘封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世界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第三十章 黄金大道

“我的个娘啊，金子啊，满地的金子！”胖子手中的火把一下子摔落在地。我们四人无不被眼前壮丽的景色所震惊，一条黄金打造的大道在我们眼前铺设开去，笔直地通往正前方的祭祀台。祭祀台的中央是一株我从未见过的巨大植物，它深深地扎根在神庙中心位置，从树身上衍生出来的藤蔓错枝密密麻麻爬满了四壁的石墙。植物的顶端早就顶破了建筑物的天顶，如同一条冲天的巨龙，透过树枝间的缝隙，连外边的星空都隐约可见。

我忍不住趴在地上，用手抚摸起这条用金子铸造而成的黄金大道。印加人的冶炼工艺十分精湛，铺设在地上的金砖光滑如镜，金砖和金砖之间没有一丝缝隙。四眼和胖子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无法撬动半分。四眼指着前方的祭台说：“你们看那棵巨木，恐怕它就是给神庙中的野兽提供养分的罪魁祸首。”

我对那些背上连着藤枝的野兽十分忌讳，叮嘱大家，待会儿上去的时候要小心行事。林芳将胖子从地上揪了起来，呵斥道：“男子汉大丈夫，见了金子就腿软，你们摸金校尉难道就这点儿本事。”

胖子哼了一声快步跑踏上祭台中央的巨木，四眼说：“这是印加帝国的国花，日印花，不过我从未听说过日印花能长成这么大一株，这座神庙简直就是以它为中心而建造的。”

我说：“见怪不怪，它都能给野兽输养共生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咱们这趟来是为了找Shirley杨，然后捉拿博物馆一案的幕后黑手，你们待会儿可别见财起意。”

胖子嘀咕了一声，大致意思是摸金符都挂上了，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林芳为人谨慎，她爬上错综复杂的藤枝四处眺望了一下，对我说：“没看见你那[WWW.Qisuu.Com奇书网]个宝贝媳妇儿，王家的人马好像也没追到这里。你们到底想找什么东西，这里除了一株史前巨木，我可没看见什么稀奇的东西。”

胖子指着我们走过来的黄金大道叫喊：“这是什么，金子铺的路啊，这还不够稀奇的。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娘们儿是吃什么长大的。”

林芳说：“看来美国的西部拓荒史你是没有读过了，当年在西部淘金

的美国牛仔也曾经发现过一条类似的黄金大道，据说当时在西部挖出来的金脉有百十米长，都是纯度极高的优质矿藏，不过，他们后来因为分赃不均导致自相残杀，最后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所以像这样的黄金大道，也被我们叫做黄泉大道。”

胖子狡辩：“既然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这个故事你又是从何而知。黄金就是黄金，你少唬人。”

我怕这两人再吵起来，只好出面调解：“你多大了，跟一个女人计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试图跟女人讲逻辑，她们本身就是没有逻辑的人。哎，我说，你不是又看上人家了吧！”

“去去去，谁会看上这个凶婆娘，母老虎有一只就够了，你自己好好享受去吧。等找着了Shirley杨，我看你再敢猖狂。”

我拿出费尽万般艰辛夺来的金印，心中不是个滋味，这就好比你全副武装想跟敌人干一架，可到了约好地点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空悲切。四眼和胖子纷纷爬上巨大的日印花树，想在枝叶茂密的树枝根叶间找寻线索。

我站在树端眺望整个祭祀室。神殿中央一条黄金大道直通石门，四周空旷入野，墙壁上爬满了日印花的藤蔓，这株老树根基盘错，我听说热带丛里中的植物平均寿命要高出平常许多，不过像这样一棵参天顶地的庞然巨物可真不多见。此刻我更关心的是Shirley杨的下落，我们找了一路，从美国追到秘鲁，从繁华多姿的都市追到人烟罕至的丛林。除了在魔鬼桥上的那次不愉快的相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Shirley杨的踪影。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和她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

么误会，才会导致反目成仇？

正想得入神，头顶上忽然被一块小石子砸了一下，我抬头一看，一个肥大的人影正在我头顶上的藤蔓上慢慢地往下爬，刚才的小石子就是被他带动，才从建筑物上脱落下来的，我喊道：“胖子，你不会注意一点，爬那么高的地方干吗，树顶上又没有吃的。”

“老胡，你叫我？”胖子的声音从我后方远远地传来，我回头一看，他正趴在黄金大道上研究如何将金子挖出来。“你什么时候又跑回去了？”我问完才觉得不对劲，如果胖子在我身后，那头顶上是什么？

我再次将视线集中到树顶，只见那个人影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他动作僵硬、脑袋朝下、同手同脚，“毗溜”一下就消失在茂密的藤蔓之间。我更加肯定这人不是胖子，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从天顶上的缝隙中爬入神庙的人。

四眼和林芳本来忙里偷闲，正在树冠底下聊着什么，一听见我的呼喊立刻站起身来询问。

我说：“有东西从外边爬进来了，看着像人，不过又不太像。”

胖子灰溜溜地从黄金大道上跑了回来，见我们开小会，就问：“怎么着？不是要开批斗大会批斗我吧？”

我说：“你试图私挖第三世界国家黄金的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讨论，我刚才好像看见什么东西在树上动。”

胖子不屑道：“林子里头什么东西最多，猴子狻！指不定是住在树上的老猴子看你俊俏，想收了做女婿。”

这时，又有大量的石屑从我们头顶落了下来，林芳抖了抖头，眯起眼睛朝树冠顶端望去，她的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我的人，是我的人下来了。”

我心想自己的队伍跟上来是好事啊，你怕个什么劲儿，紧接着猛地一想，他娘的，林芳的部队不是在林子里早就死光了吗？

事实总是胜于雄辩，逆着漫天的星光，只见从神庙天顶的缝隙处，不断地有人影涌入，他们行动速度有的极快、有的极慢，成发散状，从巨树的各个角落朝着我们逼近。如果不是因为早就知道这些人已经死掉，我甚至会以为这是一支配合无间的特种部队。

“抄家伙，跑！”我将手头唯一一支手枪丢给林芳，转身招呼大家跑路。胖子捂着工兵铲一路跟在林芳后头跳下巨树。我自己连爬带滚从树上往下跑，后悔自己刚才不该爬到那么高的地方，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一时半会儿想从树上逃掉，真是比登天还难。

胖子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一路护着林芳在树杈藤蔓间逃窜，完全不顾我这个做兄弟的。这个时候，地面忽然传来了猛烈的撞击声，我心想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低头趴在脚下的藤蔓缝隙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破土而出，连带着伸出来大半个皮肤枯如老木的手臂。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更多的黑掌从地下伸了出来掀起层层泥土。四眼本来已经跑到树下，一见我趴在树杈间，急忙折回来问怎么回事儿。

我说：“这趟事大，咱们脚底下全是粽子。”四眼朝树缝里看了一眼，整个人忽然一个踉跄向后头仰去，“掌柜的，救我！”

一只破土而出的黑皮粽子从树缝间伸出了魔掌，死死地扣住了四眼的左脚，将他整个人拖下去大半。窄小的树缝将四眼半个身体卡在中间，他吃疼地大叫起来，“我的腿要断了，快拉我上去。”

我不敢怠慢，顾不上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个猛子飞扑上去，凸起的藤蔓狠狠地磕在我的腹部，我忍住巨痛一把抓住了四眼的双手，此刻他整个人又被树下的黑皮粽子硬拖下去半分，口中已经溢出了鲜血，我死命拽住他的手臂大叫：“胖子，你他娘的死到哪里去了，快来帮忙！”

这时我身后发出了巨大地震动，不断地有“咚”、“咚”的巨响传来，我用余光瞥了一眼，原来是那些顺着树干朝下攀岩的死人部队觉得行动速度太慢，在一声凄厉的哨声中径直从十来米高的树冠上飞扑下来。其中一具正好猛地砸在我旁边，百来十斤的尸体一落地，先是把厚厚的藤蔓砸了个窟窿，我被飞溅的树枝刮得遍体鳞伤，可丝毫不敢松懈手中的力气，害怕我一松手四眼就会被那些黑皮僵尸拖了下去啃个尸骨无存。空中不断有尸体砸落，原本铺满地面的藤蔓被砸出

了一个又一个人形窟窿，那些从地底钻出来的僵尸瞄准了机会，就接连翻了上来。

抓住四眼的黑皮僵尸力气极大，他拖着四眼，连带将我一同拽出了好几米。胖子原本已经跑上黄金大道，一见我蒙难，急忙高举工兵铲，大吼一声冲了上来。这时四眼已经被树缝卡得进气多出气少，渐渐支持不住就要昏迷过去。

“老胡，接家伙！”胖子蹬上巨木，将铲子摔到我身边，我连续够了好几次，才将它握住。武器到手，我不敢迟疑，一铲子直接插入树缝里头，先将卡在四眼胸口的藤蔓断了个干净。

“老胡，跑，僵尸，僵尸出来了！”胖子在树根处急得直跳脚。指着我身后逐渐变多的黑皮僵尸大叫，“都赶上一个加强排了，这什么破神庙，简直是粽子养殖场。”

眼看就要被粽子军团包围，我急忙跳下树缝，那只抓着四眼不放的黑皮粽子已经有大半个身子探出泥土。他身上的皮肤坚硬如石，我连砍了几铲子，他还是纹丝不动一点也没有撒手的意思，我见四眼的左脚已经渗出了血丝，知道再不抓紧他这只脚就算废了。也顾不上周围越集越多的老粽子，双手紧握铲柄，卯足了力气朝那只扣进四眼皮肉里的黑爪上剁了下去，黑色的汁液一下子飞溅出来，腥得我差点背过气去。僵尸原本就是死人，自然不会有疼痛的意识，他只是寻找本

能想要扑人，失去了一只手臂之后，继续在土中挣扎，想要冲出来伤人。其余黑粽子几近破土成功，眼看我就要被黑压压的群尸包围。

胖子此刻已经扑到树缝边上，朝我伸手：“老胡，快上来。”我扛起四眼，踩着僵尸的脑袋往上翻爬。一出树洞才发现回天乏术，整个祭祀

台周围已经聚满了黑皮僵尸，根本下不去脚。我当了这么久的摸金校尉，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群尸乱舞。心中不免慌张：难道我老胡英明一世，今天就要葬身在这个粽子坑里？

第三十一章 毁灭

“老胡，你这趟可把我拖累惨了。好在林芳那婆娘跑得快，要不然又多一个陪葬的。”我和胖子蹲在祭祀台上，叼着烟屁股，旁边躺着昏迷不醒的秦四眼。而我们脚下就是浩如烟海的僵尸军团，他们一个个伸长了手臂，想要将我们拖进尸堆。

“死开，死开，一边儿凉快去！”我把烟屁股按在脑袋仰得高高的僵尸头上，心中十分烦躁。这个石砌的祭台高达两米，僵尸们关节僵硬无法弯曲攀爬，只能一个劲儿地在地上蹦跳，一时半会儿还幸我们没辙。不过我们此刻仅有的安身之所就是这个小小的三尺平台，祭台下面站满了青面獠牙的黑皮僵尸，我们就如同被困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还带着一个重伤昏迷的伤员，没有一丝办法。

“鲁滨逊也比我们强啊！”胖子皱粉眉，将烟头丢下祭台。他砍个筏子也就漂出去了。“咱们现在一穷二白，就是给条快艇也冲不出去。”

我实在不明白，神庙中怎么会埋了如此多的尸体，而他们几乎是在瞬间尸变破土而出，似乎是专门返回阳间找我晦气的。

“你注意到没有，这些粽子是怎么出来的？”我回忆起最初从天顶上顺着藤蔓往下爬的尸体，心中燃起了疑问，“当时我只看到林芳的队友的尸体在顺着树干往下爬，后来，是不是有什么声音，像信号一样的响了？”

胖子想了一下：“是有挺刺耳的声音，有点像拉练的哨子声。难不成，有哪个天杀的王八蛋在暗处算计我们？”

“很有可能，我听说坊间有许多秘术能够御尸伤人。刚才的哨声说不定就是有人在暗中操控这些粽子。”

“我不是在听说书的吧？”胖子挠了挠头，“这都什么年代了，飞机大炮漫天飞，还有哪个老古董会用粽子伤人。不过你还别说，这也是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回头咱们雇一个排的粽子帮农民伯伯种田，又节约劳动力又不浪费口粮。”

我叹了一口气：“先别琢磨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咱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还是个严重的问题，它们已经将前后的出路都封死了，回头活活困死在祭台上，传出去可不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胖子眺望了不远处的黄金大道：“薄薄一层粽子墙，困死摸金盗墓人。自由之门在呼唤，叫我如何不心疼。”

我说：“你歇菜了吧，都要死了还做诗。想两句遗言刻在桌子上才是真的。”

胖子微微抽动了一下鼻翼：“老胡，我已经准备好为共产主义献身了，你把我喘下去吧！找个机会逃跑。”

我说：“不至于这么绝。既然是有人暗中操纵这些粽子，他必然是有目的地将咱们围困在这里。咱们就在这里跟他耗，看他什么时候肯露出狐狸尾巴。”

胖子说：“一切都是我们的推断，万一没有这么个人，咱们不是要饿死在神庙里头？”

我很肯定地说：“不，绝对有。而且这个人的身份，我已经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就在这时，一幕奇异的景象忽然出现，只闻一声刺耳的哨声，原本毫无秩序堆积在祭台四周的粽子忽然自动退避躲让开来。

胖子惊道：“肉，粽子列队，不是要欢迎粽子王阅兵吧？”

我笑道：“你看好了，对方沉不住气，要出来搅局了。”

黑皮粽子让出了一条供两人并行的通道，从祭祀室大门口一路直通到我们所在的祭台。两个熟悉的身影缓缓从大门口走来，我和胖子冷着脸站起身来，看着对方一点一点地向自己靠近。

胖子低声问：“这小兔崽子谁啊，一脸苦瓜相。”

输人不输阵，我死死地盯着对方，向胖子介绍说：“人民内部的毒瘤、反动组织的头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大叛徒，竹竿子。”

胖子点头，“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大叛徒，果然一脸欠打的贼样。”他又问，“可是他旁边那个女的，好眼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她？”

我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个老姜：“那是Shirley杨！”

胖子揉头，解释说：“我当然知道那是Shirley杨，我这不是好奇，你媳妇怎么叛变革命，跟反动派走到一块儿去了。”

“没看见她眼神涣散，脚步虚乏吗？很明显，她是受人控制的。”我噜起袖子，两手叉腰，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想要跳下去将对方狠揍一顿。

胖子一把捞住我：“老胡，冷静。我怎么看着他们身后好像还有一个人？”

我定眼一看，果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如幽灵一般尾随在两人身后。心中不禁一凛：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阎王，怎么以前一直没见过。

我们这一路走来，一直没有与竹竿子的人马正面交锋，原以为他们只是轻装上阵，想在速度上超越我们，没想到对方根本只来了两个人，难怪一直领先我们那么多。

竹竿子走至祭台前，笑了笑。他身边的Shirley杨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身形不断地打着晃，好像喝醉酒一样，只要稍微一碰就会摔倒。

“金印交出来，人还给你。”竹竿子说话一如既往的简单明了，胖子未曾见识过他的手段，虎着脸凶他说：“别以为人多我们就怕你。快点把Shirley杨交出来，胖爷爷饶你不死。”

竹竿子提了一下手指，我以为他要发什么暗器。没想到我们身后忽然扑来一阵腥风，我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儿，一道黑影已经闪过跟前，将胖子从祭台上扑了下去。待我看清楚之后心中大骇，只见一只四肢灵活的重量型尸体已经将胖子死死地按在了地上。他长着一张腐烂的大嘴，将嘴凑在胖子脸上，好像随时都会一口啃下去。胖子憋住了呼吸，躺在地面上不敢动弹。

我从未见过有行动如此灵活的粽子，心中不免生疑。竹竿子说：“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金印。女人、朋友都还给你。”

我心说屁话，你小子是个狼心狗肺的歹毒货，东西真要是交到你手上，我们三个哪还有活路。我装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怕这小子看出金印就藏在我身上，他见我不肯就范，微微摇了下头。

“小五，你怎么了？”忽然一个声音从竹竿子背后透了过来，那声音又沉又哑，一点也不像是从人嘴里发出来的。

竹竿子一听这声音，浑身好像抖了一下，恭敬地往边上让了一让，正好将那个一直贴在他背后的神秘黑影露了出来。

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干瘪枯瘦的老人，整个人罩在一件宽大的黑袍之中，看不清相貌，只有半只枯如朽木的手掌露在袖子外边。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袍子底下透着半截白帮黑面的老布鞋，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件凭空飘浮的空衣。

难道，这个老家伙就是竹竿子背叛一源斋的原因，他就是传说中的“东家”！

老头子一亮相，竹竿子就解释说：“他就是我提过的胡八一，摸金校尉。”

“哦？倒是真传？”

“并非嫡传弟子，不过是个半路出家的野狐禅。”

“嗯，”老家伙架子极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对竹竿子说，“小五你做事，还是太过寡断。不过取一个金印而已……”

我听他这话，以为老头子是要上来硬抢，心中打定主意，他要是敢恃粽行凶，我就将金印吞下肚去，死个干净，免得再受群棕撕咬之苦。不料老头子一抬手，只是轻拍了Shirley杨一肩。

“你要对她干什么！”我怕他对Shirley杨不利，高声厉喝冲上前去要将他一拳放倒。哪曾想Shirley杨忽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一样，迅速挡在我面前。我心中既喜又惊，伸手要拉她过来。结果，她却从背后掏出一把手枪，吓得我不敢轻举妄动。

“杨指导员，你清醒一点儿，把枪放下再说。”我朝她摆了摆手，生怕她鬼迷心窍，一狠心将我击毙，Shirley杨的枪法我可是见识过的，不可小觑。

她眼神涣散，掌中紧紧地握着手枪。说话间已经抬起手臂，眼睛眨也不眨，朝着自己的左肩“砰”地一声扣动了扳机。鲜血立刻如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她竟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只是身体晃了一晃，随即又瞄准了自己的膝盖。

“不要！金印给你，给你！”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揪心割肉般的痛苦，生怕老家伙又让Shirley杨做出自残的行为。我从裤兜里掏出那枚小小的金印，因为太过紧张，手指不断地颤抖，金印有好几次险些掉在地上。

竹竿子脸上也露出不忍的神情，他开口说：“早点儿把金印拿出来，她也不会受苦。胡八一，你真是名副其实的丧门星。”他走到我跟前将金印一把夺了过去。我要不是看Shirley杨还受他们控制，我真想一拳打烂这些浑蛋的脸。

干瘪老人轻蔑地笑了一声，Shirley杨应声而倒。我冲上前要扶她，那干瘪老人缺如同鬼魅一般飘到了我面前，将我拦住。

“金印已经给你了，还想怎么样！”我充满了怒火，那一刻几乎想要把拳头揍进他的胸膛里，打穿打透才能解恨。

老头并不说话，探出一只枯手，他手上的指甲奇长无比，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本以为他是要夺我双目，不料老头的手势急转直下，一下子挑开了我的衣襟。我胸前挂的是Shirley杨失踪时留下的摸金符，搬山

道人鹤鸽哨的遗物。干瘪老头用长得几乎打卷的指甲挑起摸金符，放在手中玩了一下，随即又将我狠狠地推开。他这一推看似轻描淡写，力道却是出奇得大，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他拍飞出去。

“老胡！”胖子虽然被胖粽子压在身下，依旧忘不了观望形势，他见我老头一掌拍飞忍不住大叫起来。

我一落地直接撞在了祭台的础柱上，背脊瞬间像是被人抽出来一样，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眼前一片漆黑。

竹竿子从背包中抽出一根三尺有余的金色长棍，看样子就是他用公主面具从克瑞莫人手中骗来的金杖，我一直不知道这鬼东西有什么宝贝的，一边忍着巨痛不吭声，一边观望形势。竹竿子将金印倒置，又将金杖竖着朝金印敲了过去，只听“咔嚓”一声，两件物体居然合为一体，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件二合一的法宝，非要双剑合璧才能完整。只是不懂他与那古怪老头是出于什么目的，千方百计的要将这件印加秘宝抢到手。

“师祖过目，钥匙已经取出来了。”竹竿子双手朝上，将腰身压低，毕恭毕敬地将金杖献上去给了老头。

他单手提起金杖，轻飘飘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几次想伸手拉住他，可手上一点儿知觉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头走上了祭台。他将晕倒在石台上的四眼一下子摔了出去，四眼在台阶上连滚了几圈，最后倒在我身边，脸上的眼镜早就碎成了玻璃渣子。

老头子两手轻抚台面，自言自语道：“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说完，他高举金杖，朝着石台狠狠地插了进去。

说来也怪，看似结实的祭台，一下子被金杖戳穿。整个祭祀室猛地抖动了一下，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可随后晃动越来越剧烈。我忍住巨疼，半撑起身体：“你们想干什么，神庙要塌了！”

老头毫不理会我的警告，将金杖拔出石台，续而又是一下猛力地贯穿。这个时候，神庙的天顶已经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不少岩石脱落下来，将站在两旁的黑皮粽子砸成了肉酱。我见那老头如疯魔一般，自知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咬紧了牙关想要站起来阻止他这一疯狂的毁灭行径。

我才一动，手边忽然被一个冰凉的东西碰了一下，我低头去看，只见四眼面朝着我，偷偷地眨了一下眼。他动了动手指，用血水在地上写了一个“逃”字。我抬头再去看竹竿子和老头，试着咳嗽了一声，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祭台，并没有将我们这几个受伤待宰的羔羊放在眼

中。我立刻俯身问四眼：“你伤得怎么样，能不能动？”他点了点头，不断地拿眼角瞄着出口处的黄金大道。我估算了一下距离，咬牙说：“胖子还在他们手里，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崩塌了，一会儿，你带Shirley杨先跑。我留下来拖延时间。”

“你们在干什么！”竹竿子本来站在老头身后，神庙剧烈地晃动并没有扰乱他注意力，他转过头来，厉眼扫了我和四眼一下，冷笑：“垂死挣扎！看我现在就来收拾你们。”

我知道再不行动就来不及逃生，大喝一声：“胖子开枪！”竹竿子惊慌地扭头，看见胖子还被大粽子死死压在地上，知道是我耍的花样，不禁大喝一声。可惜我早就准备，趁他分神的瞬间，鼓起全身的力气飞扑上去。四眼立马从地上爬起，朝一直昏迷不醒的Shirley杨跑了过去。我见计划成功，心中杀意大盛，两手死死地掐住了竹竿子的颈脖。他没料到受了重伤还能如此凶悍，先被我压在地上，然后两人扭打着翻滚起来。这个时候，那干瘪老头仿佛不存在世间，全然不理睬我们的搏斗，他大力拔起金杖，狂笑不止，也不知道一个人傻乐个什么劲儿。

竹竿子对他大叫：“快，快，还差最后一下。”我听不懂他们的暗语，只看见神庙的墙角已经开始坍塌崩坏，巨大的石块在无数灰尘的包围下纷纷倾泻下来，连地表都出现了裂缝。

竹竿子被我压在身下，提膝一撞，正中我受伤的腰腹。我吃疼之下，松开了双手被他连踹两脚，踢飞出去。

“老胡，顶住，我来了。”原来是胖子趁着神庙解体之际从僵尸身下钻了出来，他上来就是一个飞扑，用独门绝技“重磅炸弹”将竹竿子一击绝杀。

我怕干瘪老头有异，急忙又看了一眼祭台，只见他使出全力，黑色的外套一抖。金杖整个没人祭台之中。

“轰”的一声巨响，远处的日印花树慢慢发出了即将倒塌的悲鸣。“大家快跑！支柱倒了，这地方马上就要完全倒塌了。”我也顾不上老头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拎起胖子朝黄金大道逃去。

“老胡，那小子太瘦了，我肚子碍得慌。”胖子将手臂搭在我肩上，一边跑一边诉苦。我恨不得连手都用上，没命地在黄金大道上甩跑，气喘吁吁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房子要塌了快，你还计较这些干吗！”

我这话没有半点虚构的成分，神庙从中央祭祀室开始一点一点地崩塌，我们身后的世界简直是在以光速消失。不仅如此，黄金大道尽头的石门已经被不断倾泻的巨石堵得几乎只剩一道门缝，四眼扛着Shirley杨

在门外一个劲儿地朝我们招手、呐喊，不过塌一方的动静实在太太，我耳边到处是轰鸣声，根本听不见他在喊什么。

我们冲到石门边上，下边的通道已经被堵了个水泄不通，四眼从对边丢了一条绳索过来，我俩立刻攀住这条救命的绳索从石门上部的缝隙中钻了出来，我爬出石门时，最后看了一眼祭祀台，除了满地被砸烂的粽子，早就空无一人。

“老胡，你干吗呢？快下来里”胖子和四眼扛着Shirley杨，在门外朝我招手，我嗯了一声，直接跳下碎石壁，抱起Shirley杨与他们一同朝外边跑去。

随着身后的世界在泥土和石壁中轰然倒塌，我们总算在最后关头冲出了神庙。外头的阳光一片灿烂，林芳一直守在旁边的树林中，她见我们平安归来，激动得红了眼。胖子朝林芳笑了笑，还未来得及说话就径直倒了下去。我们几个人被他吓得紧张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发现他是因为失血过多加上腹中饥饿，被活活饿晕过去了。

记载着印加帝国最后一份秘密的太阳神庙就在一片嚣杂的灰烟中化为了废墟，这无疑是一次考古界的巨大损失，即使是我这么一个大老粗也不免在回程的路途中感到惋惜，四眼屡次向我问起最后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将自己片面的感受说给他听，至于那个干瘪老头到底是谁，他想找的又是什么，一切都要等Shirley杨完全清醒之后再解释。不过，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等待我们去解决，回了美国，如何向王浦元作一个交代？

第三十二章 印加不老泉

我们回到美国之后，遇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接机。除了薛大叔，以及林芳靠关系安排的医疗小队之外，另外一组人马的出现，使得我们始料未及。一进候机大厅，只见一个油头粉面、穿着貂皮大衣的年轻人飞扑向我，高呼道：“胡爷你可让小弟我好等。来来来，快把衣服换上，华盛顿这边早就人冬了。”

我看着眼前这张贴着膏药的人脸，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热情高涨的小伙子就是不久前在美洲丛林中几乎要置我于死地的小王八——王清正。

他手下的马仔十分勤力，为我们一人置备了一件带毛领的呢制大衣。王清正亲自为林芳递了一件外套，她只是笑了笑，并不接下，只对等候在一边的救护队说：“这位小姐和先生都是我的朋友，立刻转去第一脑科医院，给麦克教授打电话，就说，是我的要求。”

美国白求恩们不敢耽搁，立刻立刻将Shirley杨和胖子抬出了候机大厅，胖子对林芳念念不舍，嘴里一直念叨着：“我没事，我没事，咱们还没亲密合影呢！”

这时，薛大叔总算从簇拥在我们周围的人堆里挤出头来，他一看见我就犯了老毛病，眼泪汪汪地一把抱住我：“受苦了，掌柜的你受苦了。王家小少爷都跟我说过了，你太给桑老哥长脸了。”

我一时间被这伙人弄得晕头转向，好在四眼机灵，一语道破了王家大少的诡计，他从王清正手里边拽过风衣，往自己身上一裹，鼻息道：“别以为事先跑回来打个小报告，跟老人家们卖个乖就算了。你干的好事儿，我都记着呢！这笔总账咱们回头再算。”

王清正露出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拍拍四眼的脸颊，得意道：“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死绝了，空口无凭，你拿什么告我呀大律师。”

我不放心Shirley杨和胖子，向四眼招呼了一声，就跟着林芳搭上了前往医院的救护车。大概是因为林芳身份特殊，医院对胖子和Shirley杨给予了特别优厚的待遇，将他们安排进了单人单室有专人照料的贵宾房。胖子除了脑袋上缝了两针，基本没什么大碍，他在住院期间不是逢人打听林芳的消息，就是将其他时间耗在了医院食堂里，不过大概是不习惯美国的伙食，整个人不但没胖，反而破天荒地瘦了两圈。

Shirley杨的情况则比较特殊，起先，医院里的专家无法诊断她昏迷

的原因，然后又动用了大量的现代仪器做全身检查，依旧一无所获。最后还是林芳请来的脑科教授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她的耳朵里，我们发现了一枚节肢虫，这种虫子，展开是全长大约有一厘米左右，平时呈卷曲的球形，浑身雪白，口器成倒钩形，虽然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它的品种，但是从脑电波的测试纸来看，自从把这只虫子取出来之后，杨小姐的意识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她清醒过来，只是时间问题。”

老麦克是林家的旧友，与林芳的养父，那位惨死在自焚事件中的乔治老将军有着深厚的情谊。他的帮助使得Shirley杨昏迷之谜有了合理的解释，可我们依然无法知道眼前这只被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圆形虫是何来历，它到底是不是竹竿子口中那个“东家”故意放置在Shirley杨身上的，如果是，这小小的虫子又如何能够控制人的心智呢？

薛二爷来医院探望我们，见到此虫之后，若有所思，他说他早年在茶马古道上当马腿跑马帮的时候，曾经听说过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中，有这么一种蛊虫，能够夺人心智。也曾亲眼见过一些传说中的苗蛊巫师施法，其中的诡异多端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我觉得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拜托薛二爷找寻故人，去调查一下甘形虫的来历。

四眼因为这一次的事，与王家的人算是彻底撕破了脸皮，听说我们在医院的这两天，商会街上很不太平，每每会闹出一些事端。我们的老熟人黑头盔来过好几次，说是要录口供，让我将这些天发生的事详细交代一番，我天天守着昏迷不醒的Shirley杨，根本没工夫搭理他，敷衍了几句也就将其打发了。听四眼说黑头盔这次吃了秤陀铁了心，认定我是黑帮火拼的幕后指使者，要收集证据将我缉拿归案，我说大律师，这孽是你造的，可不能让我这个良民背黑锅，哪知道，黑心大律师回答我说：“大家都知道掌柜的是你胡爷，这个祸，你想跑，谁都不会答应。”因为这件事，我在美国的滞留时间又长了一个月，每天都有不同的黑西服、黑墨镜要来医院盘问一番，搞得我心力交瘁，恨不得把四眼掐死。

我时刻守在Shirley杨的床铺边上，一刻也不敢离开，生怕她醒来看不见我。薛大叔和秦四眼陆续来看过我几回，给我带了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方便食用的补品。

Shirley杨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叫麦克的白胡子老头，林芳介绍说他是美国著名的脑科医生，在国际享有盛誉。这天，老麦克又来为Shirley杨做例行检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用夹生的英语指责道：“你到底是什么医生，她在飞机上还醒过几次，怎么一进你们医院连眼皮都

没眨过一下，你说，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医生是干什么吃的！你有没有一点儿白求恩精神！”

老麦克是地道的美国人，不太能明白我别扭的发音方式，不过我的愤怒已经如实地传达到了。他拍了拍我，说：“上帝会保佑Shirley杨的，CT结果显示，她的大脑没有受到任何损伤，醒过来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早就听腻了他这番说辞，立刻挥起拳头朝他脸上砸去。

“老胡，这才多久没见，你又犯臭毛病了。”

一句熟悉的女声，硬是拉住了我的拳头，我扭过头，只见Shirley杨躺在白色的被单里，身形略显单薄，回到美国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睁开眼睛。

“你要看我，没有问题，是不是该先把大夫放下来再说。”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才意识到老麦克已经快被我掐得断气了。

“呵呵，误会，误会。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从来都是和睦相处、和平友善的。”我拍拍麦克医生的肩膀，急忙将他推出了病房。这个不识趣的老美还一个劲儿地砸门，威胁说要让保安把我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小混混拖出去。

我给Shirley杨垫了一个枕头，让她半躺半靠，又给她续了一杯沉年老桂蜜泡的蜂蜜水。

“吃苹果吗？橙子还是梨子？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啊，这么冷的天，连西瓜都有。”

“好了好了，我就是睡了一觉，又不是什么绝症。”Shirley杨似乎红了一下脸，随即又像想起了什么，紧握住我的手问，“金杖呢，不老泉是不是出现了？那个凶手，那个杀人凶手……”

我绝少见到Shirley杨这般激动，壮起贼胆反握住她的手，细声安慰说：“咱们慢慢来，你有什么事一件一件说，我这里也有许多疑问要等你解答。”

Shirley杨先谈了一番博物馆火灾的真相，这与我的推断基本相似，竹竿子手下害怕欧文博士破译出甲骨文上的金印之谜，阻扰他们寻找印加神庙，所以半夜里又折回办公室，想要烧毁文献，不想Shirley杨与欧文博士都在研究所里，于是他们索性痛下杀手，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Shirley杨看似文弱，其实身手了得。

“我眼看博士断气，追着他们的车子一路到了边境线上，当时我想报警，可惜车上的无线电出了故障。又怕他们逃出境之后再无法寻觅踪

迹，便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墨西哥。我知道这些人只是替别人打工办事的马仔，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到后来……”Shirley杨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极度痛苦的事情，我鼓励她说：“天塌下来，有老胡扛着，你尽管说，是哪个没屁儿眼的小畜生欺负你了。”

Shirley杨深吸了一口气：“那几个偷面具的人在交货之后就被人杀死了。”我没想到竹竿子出手如此歹毒，居然连自己亲手招募来的人马也一起干掉了。但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在丛林中一直未与之交手的原因，从头到尾，在暗中与我们较量的就只有竹竿子和干瘪老头，而其他人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受他们操控的僵尸罢了。

Shirley杨在亚马孙丛林中目睹了惨剧的发生，也正是那个时候，她被人发现，下了蛊咒之后一直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甚至屡番做出了伤害我们的举动。我一直没敢把她割断绳索、朝我开枪的事告诉她。生怕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会过分自责。

“欧文博士在研究报告中，解读了印加面具真正的寓意。末代印加帝王瓦斯卡尔在痛失城池之后带领余部逃往雨林深处，去寻找开国圣君曼科·卡帕克遗留在太阳神庙中的法器——三眼面具、金把神斧以及一分为二的金杖。特别是太阳神给曼科·卡帕克留下的金杖，据说能够探测到不老泉的位置。瓦斯卡尔妄图凭借长生不老的力量伺机夺回帝国，但是在迁都的过程中，他不幸死于西班牙人的流弹，在之后百年的岁月中，印加帝国的遗部大多散落在亚马孙丛林中。莉莉娅公主的部落有幸寻得了三眼面具，这使得她从小就坚信不老泉的传说。”

我想起南京古宅中那一屋子的三眼面具，虽是仿制，不过细节材质都十分考究，恐怕都是出自莉莉娅公主，也就是后来的格林夫人之手。

“欧文教授认为，格林夫妇可能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躲到了中国。后来又在寻找不老泉的过程中不幸丧生雪山。至于这对原本幸福美满的夫妻为何要去找寻神话故事里才有的东西，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起那座恐怖的宅邸，实在不知如何跟Shirley杨解释，格林夫妇如果不是心理极度变态，那他们的生活绝对会是幸福美满的。特别是那一地下室的童尸……想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道：“格林教授可有留下子嗣，或者其他亲朋？”

Shirley杨摇头：“这我就知道了。按理说他们夫妻在中国定居了那么久，是该有一两个儿女共享天伦之福……”

她的话如同一根金针，狠狠地挑动了我的神经。“你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激动得几乎要颤抖起来，Shirley杨忙说：“我说错

什么了吗？正常夫妻不是该有一两个孩子吗。哦，对了，我忘记中国人的国情，只能生一个，可就算是一个孩子，”Shirley杨说到此处自己也打了一个冷颤，她用一双惶恐的眼神看着，嘴唇微微颤抖，“难道说，难道说他们的孩子……”

“不错，只有这个解释了！”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将隐藏在古平岗老宅的秘密娓娓道来，“他们夫妻生活的确是幸福美满，直到莉莉娅公主的小孩夭折了。崇拜太阳神、从小受到部落文化影响的她，一定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孩子复活，而印加太阳族中一直流传着关于神器和不老泉的传说。于是她说服丈夫与她一同研究死而复活的禁术，从地下渠道收集各种小孩的尸骸进行研究。而莉莉娅公主随身携带的三眼黄金面具就成了她心中唯一的寄托。”

Shirley杨接着分析道：“试验一定是不成功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突然离开中国，我看这其中必定是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只是，为何他们最后要去安第斯山脉呢？”

我沉吟了一下反问她说：“你要是快死了，最想去的是什地方？”

“回家。”Shirley杨脱口而出，随后接到，“你的意思是，他们受不了试验屡次失败的打击，最后选择了回到印加帝国的圣山安第斯山脉自杀？”

“这只是我的推测，并不能成立，倒是那个跟竹竿子同行的‘东家’你有没有他的底细？”

Shirley杨摇头：“这些天我昏昏沉沉的，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直到刚才一刻，我好像还在梦里。不过他既然能御尸伤人，又懂得风水秘术，恐怕隐藏的身份十分不简单。”

我总觉得干瘪老头来历诡异，他和竹竿子两人一直在神庙中待到了最后，似乎并不害怕塌方带来的危险，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隐隐作动，总觉得这件事还有后续文章，这两个不会如此简单地葬身遗迹之中。不过Shirley杨大病初愈，我不想让她多担忧，只是笑着说：“早知你一直在做梦，我天天在你床边敲锣。”Shirley杨笑叹：“怎么经历了这么多生死，你还那样，满嘴胡说八道。”

我本来准备将一件藏在心头多年的事情交代于她，不想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心中不爽，又不便发作，只好走过去将门打开。

薛大叔裹着厚厚的老棉袄，对我说：“掌柜的，你托我办的事成了，蛊虫有眉目了，我千托付万打探，总算找到了一个用蛊高手，他听说这

件事之后点名要见你，说有些事情要和你交换一下情报。”

Shirley杨朝薛大叔点了个头，问我说：“怎么回事儿，你又想折腾什么？”

我从薛大叔手中接过联络单，朝Shirley杨大力地挥舞道：“关于那个干瘪老头，我们有线索了！”

为了寻找干瘪老头的下落以及真实身份，我和Shirley杨还有胖子，决定再回国内一趟，去彩云之南，探访一位薛二爷口中的用蛊高手。听说，他手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与干瘪老头有关。就在我们计划着要即日动身的时候，一封来自国内的挂号信，被送到了我手中，给我们的行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数。

（本部完）

鬼吹灯之《抚仙毒蛊》

经历了南美的圣泉诡异之后，大金牙一封莫名其妙的挂号信，让重归平静的局面再次出现波澜。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为了追查苗族毒蛊的真相，以及幕后的“神秘人”，又不得不重新起程回国，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神秘探险经历。他们返回南京，突然成为国家通缉的“要犯”，被追得四处逃窜，后来又闯入古代的坟头村“阳山”，接着再亲身陷入苗族地区的抚仙湖，深入湖底寻找传说中的“滇王墓”，可谓一路艰险不断，步步惊心。到底“神秘人”想要得到什么，“毒蛊”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抚仙湖又为什么成为人类不敢靠近的地区……这一部都会给出交代。

引子

Shirley杨遭人下蛊，神志不清，敌友莫辨。眼下虽然已经将毒蛊取出，但放蛊之徒的身份尚未明确。我带着虫蛊向薛二爷请教其中的奥妙，他翻出若干古籍为我详解道：苗疆放蛊，确实是人间一大奇闻。蛊，俗称草鬼也，在苗语中叫做“欺”古来巫蛊之术，不绝于载。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过关于蛊的记载。《周礼·秋官》云：“庶氏掌除毒蛊，以嘉草攻之。”

又《左传·宣公二年》载：“晋里克有蛊疾。”

到了西汉时期，巫蛊已经盛行于朝堂内院之中，连宫廷都深受其害。汉武帝时著名的“巫蛊之祸”牵连数千人丧命。而汉唐以降，巫蛊之说日益兴盛，至宋代时，巫蛊多传说风行福建沿海各省，至明清时代，又传说西南各地亦盛行巫蛊之术，到了清代以及民国年间，巫蛊之风渐退，陆续间只余湘西、云贵等地，皆传以苗蛊最盛。尤其一些当地的旧时官志，内容更为详细。如清代《乾州厅志》卷七云：“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

如此等等，记载颇丰。

薛二爷将巫蛊之历史与我细细讲述，而后又说：“吾有一旧友，曾在云南掌事，前些日我向他请教毒蛊之事，遂推荐一饱学之士。当家的你若是有心，不妨前往云南一探究竟。”

因着薛二爷的一句话，更为了追查神秘老人的身份，我们一行人再次踏上旅途，前往传说中的万蛊之地，云南。

第一章 挂号信

印加神庙的事件过去不久，在薛二爷的一番周全下，我们好歹是从国内打听到了一点儿蛛丝马迹，准备等Shirley杨身体痊愈之后，立马取道云南去寻找那位专门收藏蛊物的能人。Shirley杨出院前夕，二爷差了一帮伙计来接人。我事先再三强调不能走形式主义，不要摆官僚作风。结果，他撇着两撮儿山羊胡子说：“咋？谁家新媳妇进门，不得体体面面。掌柜的，还没过门，你就想委屈人家女娃娃？”

胖子跟着起哄，吹嘘自己是幕后大功臣，让二爷给他配一辆小轿车，到时候跟着威风一下。好在Shirley杨是明白事理的人，她说大小事情都攒在手头上，咱们先把正事办妥了，抓着了幕后真凶回头再热闹一番也不迟。这才打消了薛二爷大张旗鼓的念头。

秦四眼这段日子一直没闲着，负责给我们几个打点回国事宜。Shirley杨出院那天，他开着小车来接人。意思是先回唐人街吃个团圆饭，等店里的老小都插过香、拜过命再走。

“怎么，你们美国人也讲究插香头这一套？”

胖子最近迷上了一种洋烤鸡，每天不啃上两口就浑身不舒服。他手中捏着鸡腿，问秦四眼，“那咱们晚上都吃点啥，林芳她，来不来？”

四眼一边开车一边回答道：“今晚上，是一源斋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日子，胡掌柜要点头香。该来的，不该来的，都要来。胖爷您只管敞开了肚皮，一个字：吃！”

我和Shirley杨坐在后排，听说今天晚上是个大阵势，脑门子一下给挤大发了。我赶忙凑到前排问他：“不是说好了一切从简，办一桌家常饭就走嘛，怎么临时变卦？”

“这可不怪我。”

四眼跟胖子混久了，中文水平见长，没事总爱蹦跶两句京片子，“王清正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在道上放了话。现在大半个纽约城都知道一源斋换了新的当家人，咱要是不给他打一炮响的，桑老爷子在天之灵可不答应。”

我一听见四眼学胖子说话，腰就疼，忙接过话茬儿道：“虽说远到就是客，不过那些资本家头子，老子我可不待见。再看见王家祖孙，可别怪兄弟俩翻脸。”

王清正印在印加神庙里闹的那出戏，实在是太无耻了。不光是我，连四眼这样的读书人都忍不住想问候他祖坟。

“这个自然，”四眼推了一下镜片，将车牢牢地刹在了一源斋新起的金牌巨匾底下，“今晚开的是流水宴，三百三十六席。王家人，安排在末席，眼不见为净。”

胖子一听要开流水宴，顿时精神抖擞。刚一下车，洋鸡腿也顾不上吃了，拿油汪汪的手往我肩上一拍：“老胡，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当年插队的时候在老牛村，那一出流水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夜里头还老被馋醒呢。”

旧时办流水宴的习俗很是兴盛。特别是那些个大户人家，每逢红白喜事，年关岁尾总爱摆上那么一长溜儿的流水宴，以示家门兴旺、富贵满堂。我们有一次代表生产队去老牛村作工作报告，正遇上村中一位老儒生做寿，流水宴从村头排到村尾，吃到最后人都是横着走的。没想到远在美国的一源斋总店，如今还保留着旧时的习俗，不禁心生向往。Shirley杨从小在美国长大，从未见过流水宴，所以表现得十分好奇一路上不停地向我打听相关细节。

刚到一源斋的大门口，我们就被暖烘烘的人气弄得心头一热。只见门口上新起的金牌巨匾高挂，匾上面悬了一路红底黑边的绕金百扇大绒球，视线往下一走，薛二爷翘着山羊胡，满脸喜气地从两尊石狮中间的红漆槛上跨了出来。

老人穿了一身藏青色的棉袍，腰间挂了一块儿晶莹剔透的古玉，头上的银发服帖无比，整个人容光焕发，两手一拱：“东家，可把你给盼来了，请。”

“薛二爷，瞧瞧您这精神头，快赶上井冈山上的老首长了。来来来，老胡……”

胖子一把抱住二爷，回头调侃我，“待会你们小两口儿，可得好好给二爷敬酒。”

我作势要踹他，臭小子拍拍屁股抢先躲进了大门里头。

就在我们几个说话间，内堂天井里已经站满了人，有几个混熟了的伙计偷偷在满堂宾客身后朝我们招手。老实说，流血的场面我见得多了，却鲜少有机会体验如此温情的家宴。不知道怎的，心坎里头没来由地泛起了点点酸痛，有点像当年退伍的时候。秦四眼挑了一下眉，凑到我身边低语道：“当家的，有客人。”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人群中有几个比较眼熟的面孔，开始的时候也没想起来那些个洋鬼子是谁，反正在我的印象里，老外都是一个模样的，想来也无非是当地的财阀政要。倒是Shirley杨在当地的人面比我广博，她提醒我说：“老胡，你注意点形象，林芳的上司，司密斯上校也在里头。”

Shirley杨早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学院，又在海豹突击队待过一段日子，对军界人士自然十二分的熟悉。既然她特意提点了一下，我心中明白，这位司密斯上校必定不是寻常角色。果然，那美国老头并不与其他宾客一般起身与我们寒暄，他一看见我，反而转头折进了内厢。

这个时候，薛二爷忽然一抬手：“各位，既然主人家已经到了，咱们就开席吧。劳诸位大驾，往狮子楼的大广场挪一挪。咱们的主宴设在那里。”

说完，又找了几个伙计给宾客们引路。

在纽约这片地界上，只要你敢跟人提起中国菜，那狮子楼的舒御春师傅可谓是不得不聊的头一号人物。听薛二爷介绍，早在明末清初年间，狮子楼的招牌菜红爆狮子头已然在京津地区赢得半壁天下。后来清兵入关战乱连连，狮子楼总店迁到了江南，这一偏安就一直偏到了民国。据传，当年青天白日蒋委员长在浙江巡查的时候，就曾经三次亲临狮子楼品尝红爆狮子头。再后来，天下乱了，舒家人远走他乡，辗转在唐人街扎下了根尾。时至今日，狮子楼已经是名满纽约华人界的中华第一楼。

薛二爷能请动收山多年的舒御春老师傅出马亲自转这场流水宴，那也真是面子顶上天了。在座的宾客一听舒老师傅主勺，人群立刻向狮子楼大广场方向潮涌而去，林芳不紧不慢地走到我身边，笑道：“这种场面在唐人街可不多见，胡老板果然好面子。”

“我最怕别人打官腔，林小姐有话不妨直说。”

“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上校想请你喝杯茶，就现在。”

话语间，她又朝Shirley杨看了一眼。女人这东西，天知道是怎么生出来的，只要凑到一块儿，那耳根子从早嚼到晚，没个歇停。在医院的时候，她们就老爱背着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胡侃。据胖子从墙根儿里刮来的小道消息看，Shirley杨跟林芳已经结成了手帕交。

Shirley杨问林芳：“既然上校想见老胡，何必约在茶室，咱们宴席上聊也是一样的。”

林芳摆手：“妹子你就别故意刁难我了，能在外边聊的事，我们又何必换地方？”

她此言一出，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这位军中大佬必定不是为了简单的结识而亲自出面。胖子原本已经顺着人流拥到前边去了，此刻又折了回来。他往人堆里一挤，满头大汗：“哟！我说大老远瞅见一朵花，林家妹子才多少日子没见啊？又俊了！”

林芳看见胖子，面色一下子沉了半分。Shirley杨立刻拉起胖子说：“咱们先去占位置。我听说今天来的人不少，待会狮子头肯定是抢手货。”

胖子“嗯”了一声，脚底下不见挪步子。林芳转头对他说：“我还没有座位，要不，王大哥，你帮个忙呗？”

胖子被她一声“王大哥”酥得笑开了花，拍着胸脯道：“小意思，就哥哥这身板，十条板凳也给你占了，爱吃狮子头不，来一盆？”

“好了好了，你当林小姐跟你一样。”

Shirley杨拽着他朝大广场走去。这小子还不忘十步一回头，给林芳一个劲抛媚眼。

我朝他比了一个大拇指，边朝内堂走边问林芳：“咱们都是明白人，你给个实诚话，觉得胖子还合适吗？”

林芳的脸刷地红了，我一看有戏，又再接再厉：“王凯旋同志这个人我也算是知根知底的，成分绝对没问题，人品也是一等一的。别的不敢说，起码在对待女同志的问题上，绝对真诚。”

“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林芳眉头一蹙，推开了茶室的雕花木门。我心说怎么又扯到我头上了，往木门里头一瞥就看见俩老头，一中一西，正襟危坐，手里皆捏了一盏小杯。

我正奇怪薛二爷为何不去主持流水宴，他慢悠悠地抿了一口茶盏，便摆手招呼我过去同坐。

我说二爷你真有闲情，躲在雅室里陪美国老头喝茶，外头的宾客可都等着咱呢。这间雅室是以前桑老头的书斋，四五十来平方米的青砖乌瓦里头堆的都是老头子生前搜刮来的孤本绝唱。胖子曾经进来过一次，看完眼睛都直了。桑老走后书斋门庭凋零，一直无人问津。也不晓得今天吹哪门子邪风，居然在里头招待起客人来。我一落座，那个司密斯上校就搁下手中的杯盏，朝门口的林芳微微颌了一下首。林芳一敬礼，而

后将木门从外头捎了起来。

怎么，难道谈话内容还要保密？薛二爷见我疑惑，遂开口道：“不打算，闲聊尔耳，上校时间有限，稍坐片刻就要回去了。”

我心说哄谁家孩子吃奶呢这是，人家大小也是团级干部，闲得腋疼找你一个糟老头子喝茶。这里头肯定有猫儿腻，也不知道找我过来是何目的，可别是打算策反老子做美帝的走狗！

正待开口试探，秦四眼捧着一摞大部头从书柜后头走了出来。他对薛二爷说：“相关的资料都在这里头，不过他们想查出头绪，恐怕是得耗费点工夫。”

司密斯上校似乎听不懂中文，二爷接过书卷又将四眼的话翻译了一遍。上校很大度地一笑，连忙说不碍事。意思是他们部队里别的不多，光剩人了。

我被他们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大伙聚在这里到底是折腾些什么，好在四眼比较够意思，他从资料里抽了两本，叫我自个儿琢磨。我顺过来一看，满篇的小篆。我说你这不是诚心挤对我嘛，鬼画符一样的东西，谁看得懂。司密斯上校像是看出我不太高兴，就对薛二爷比画了一个请的手势。老头给我倒了一杯茶：“掌柜的勿恼，上校这趟来，是想借两本书，顺便见见你。”

我说二爷你别卖关子，外头等着开席呢，再不说我可走了。薛老头喝了一口茶，四眼笑道：“我说什么来着，跟老胡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是这么一回事儿，上校手上有一个军事项目，涉及深海作业，他听说掌柜你有过南海采珠的经验，就想问问是不是有兴趣加入。”

说采珠自然是客气话，林芳认识我们这么久又岂会不知道我的老本行？现在我算是知道薛老头的如意算盘了，一方面他不愿意当老外的说客，怕我碍于面子违背自己的喜好办事；另一方面又不肯轻易得罪军中要员。说白了，就是想两头落好。不过这次他实在是多虑了，我这个人做事从来是不看面子只讲良心的，何况眼下神秘老头和竹竿子的事还没有眉目，哪有半点心情去管什么美国人的海底计划。四眼将我的意思委婉地传达给了司密斯上校。上校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失望，像是事先就预料到会被我拒绝一样。看样子林芳没少给他打预防针。

上校取了资料，便与林芳离开了一源斋。薛二爷见他们离去，这才起身向我抱拳：“掌柜的，薛某人今天倚老卖老，千万海涵。”

我说您老这可见外了，一源斋是您和桑老毕生的心血，我这个掌柜的也就是做给外人看的花架子。美国这边的生意还要多仰仗您老处处周

全，应付他们您比我经验足。

薛老头被我哄得眉开眼笑，我问四眼美国佬做什么项目，居然要来一源斋套材料，还想找摸金校尉助阵。

“他要的多是些秦时史料，还有古代的海事逸闻。提及的东西里有不少我们也缺，再详细一点儿的情况只字未漏。我看他倒不像很急，估计手里头的后援不少，找咱们不过是想要锦上添花多一份帮衬而已。”

薛二爷招呼下人进来收拾茶局，之后对我和四眼交代道：“此事就这么了结，不要多声张。流水宴还在转，咱们招待客人要紧，特别是掌柜的你，”老头语间一顿，爱掉泪珠子的毛病又犯了，“你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舍不得啊，好孩子……”

我赶忙搀住他，生怕又多一场忆苦思甜的离别大会。三人出了书斋，刚到门口，门房张大爷忽然蹿了出来。他手里捏着一封皱了吧唧的挂号信对我说：“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找掌柜的。”

我一看上面十几个邮戳，就知道这封信在路上耽搁的有一段日子了。再一看寄件人，居然是远在南京的大金牙。薛二爷听我提起过这个京城小倒爷，就问是不是南京那边有什么要紧事。我三下五除二，将信封一拆，抖落出一张轻飘飘的纸，上面扭着两条青虫一样的大字：勿归。

“怎么？总店出岔子了？”

薛二爷见我发愣就凑过来瞅了一眼。我将信纸展给他和四眼看了一下，说：“大金牙平日里虽然总爱口无遮拦，可这样的玩笑也不敢给我随意开。恐怕总店那头是真惹大祸了。”

嘴上虽是这么一说，我心底却摸不着头绪，按道理讲一源斋是间大场，在金陵城总算得上一块儿响当当的牌子。大金牙为人圆滑世故，到底是捅了哪个马蜂窝，才会发出一份逃命一样的跨国邮件。转瞬间我主意已定，先托薛二爷与四眼去打点宾客，然后找门房张大爷，让他帮我拨了一通越洋长途。那年头，电话在国内尚未普及，我这通电话自然不是打去夫子庙，而是去秦淮风景办的孙秘书那里打听一点儿风声。这个孙秘书是桑玉吉的旧部遗脉，祖上做过红绿买卖，一源斋占的那块地皮就是他亲自给批的。所以此人跟一源斋的关系可以说只亲不疏。我算了一下时差，估摸着南京那边还在上班的点上，接线员连换了好几拨总算是通到了孙秘书的办公室。

因为不清楚大金牙那边到底出了多大的纰漏，我在电话中称自己姓桑，是孙家在美国的远亲。孙秘书的声音一下子变了，他先是咳嗽了几

下，而后说道：“小老弟，我们正到处打探你的下落，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些年祖国变化很大。听说桑家在美国做大买卖，想必你是没有那个闲情回来了。不过留在那边发展也未尝不可，我们这里你就不必挂念了，安心在美国好好生活。日后有机会总能再会……”

之后我们又胡乱扯了一通废话才将长途挂去。孙秘书在电话里说得明白，叫我暂时不要回国，与大金牙的来信如出一辙。我正思量对策，胖子和Shirley杨倒提前从宴会上退了回来。

胖子一进我房门，先从怀中取出一份用麻油纸包裹的狮子头递了上来。

Shirley杨问我南京那边有眉目了没有。我说看着挺棘手，暂时没有消息。他们两人把大金牙的信拿过去看了几眼。胖子说：“要不，咱先去南京走一趟，把事情弄明白再说？”

我问Shirley杨的意思，她攥着信，寻思了一下，开口道：“我不赞成去南京，既然那个孙秘书婉言相劝，说明事态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贸然回去太不理智。”

“你们这些女人，满肚的花花肠子，”胖子拍着桌子与她争辩道，“咱们连自己要躲个啥都不晓得，那他娘的还躲个屁啊！老胡你自己说，咱们兄弟做过什么亏待良心的熊事没有，躲！躲他娘的！”

“这个熊事，其实咱们也做过不少，”我怕他们争执起来，只好当起了调解员，“只是大金牙的情况出得太过突然，好端端地闹这么一出，换成是谁心里都没底。杨参谋的顾虑我懂，可金牙兄那边，也不能任他一个人扛着。南京是一定要回的，不过咱们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等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再做对策。现在本着民主公正的投票原则，咱们举手表决。”

“胡八一，你这是耍浑蛋，”Shirley杨瞪了我一眼，“总共就我们三个人，有什么好投的！”

胖子将手举得老高：“不投可就算你主动弃权，到时候别赖我们中国百姓不讲民主。”

她见拗不过我们两人，只好退步同意将回国后的第一站定在南京。不过她与我们事先约法三章，要我们对着毛主席像发誓一切行动听指挥，绝不胡来。我满口答应，心说南京好歹也算老子半个地头，等到了地方再夺权也不迟。

第二章 贼头

次日一早，我与Shirley杨、胖子以及秦四眼在纽约市的寒风中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临行前，薛二爷将一只绣工精美的荷包塞进了我的衣兜里。我嫌它花花绿绿显得女气，就对薛二爷说：“八字还没一撇呢，您怎么就帮我们置备起这些个肉麻的玩意儿来了，再说荷包都是女的送男的，我一个大爷们，拿它给Shirley杨，不合适。”

老头胡子一抖，说：“岁数不大，说起话来老也没个正经。老朽自知这趟拦不住你们几个，天高海阔，你们年轻人，有心气儿去闯一闯也是好的。这块锦囊是救命的宝贝，你若是在故京有难，自然会用到。”

我猜不透老头的心思，也不便推辞，将荷包胡乱塞进了包中。一行人打点行装，准备返京。

秦四眼的加入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先前他载我们去机场，随身塞了一只小行李箱在后备厢里。进入检票口，他还是一路跟着，胖子对他送君千里终需一别，大律师你再跟上去，飞机可就要超载了。

四眼从怀中抽出机票交与检票员，然后朝我们笑了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同行者弄得莫名其妙：“你小子事先也不招呼一声，你这一走，老爷子那边谁来照应。”

“我也是昨天才临时决定的。有些情况……比较特殊，先上飞机再说。”

四眼的神情少有的窘迫，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说话间，他脸色猛地一变，拉起我就往登机口跑。我听见身后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转过去一看，一群黑西装越过人群，朝着我们的方向猛冲了上来。

“姓秦的，你他妈的，给本少爷站住！”

人群中钻出一张熟悉无比的脸孔，我从未见过王家大少爷怒成这副样子，龇牙咧嘴，脖子涨成了一片鸡冠红，跟别人掘了他祖坟似的。如果我猜得没错，他身后的那些个黑西装里恐怕少不了商会的佣兵。虽不知小王八发的是哪门子邪风，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我绝不陌生。我牵起Shirley杨，招呼了胖子一声，奔着登机门便杀了进去。机场保安很快就被这一出人数众多的闹剧吸引过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美国保安一把拦下王清正，他手下那几个黑西装一看有人动他家少爷，顿时鸡血上脑，居然跟荷枪实弹的机场保安动起手来。我们混在登机的人群里迅速离开了现场。等到在飞机上顺利落座才长喘了一口粗气。我顾不上搁放

随身行李，拽起四眼，逼他坦白从宽。

“你是欠人家钱，还是短人家理。老实交代，这次是不是准备潜逃？”

秦四眼拎起我们几个人的背包，交给空乘服务员，然后掸了掸衣领：“昨天流水宴上惹的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王少自己想不开而已。我的为人，掌柜的你还不清楚嘛，何必为了躲他，逃到大陆去。”

我一想也对，秦四眼是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缺德点子比较多，可总不能是犯了杀人放火的重罪，何况王少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白毛雪羽干净鸟。要说四眼亏欠他什么那倒真不至于。

Shirley杨推断问是不是给王家安排的席位太次，所以惹了麻烦。胖子“切”了一声，说这个可能性很大，像王清正这样的二世祖平日威风惯了，稍微绊个小跟头就怨党怨社会。咱们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我虽对此事好奇，想知道四眼是如何把王家大少爷给得罪了，但也不好再三追问。一来毕竟是人家私事，打探得太多没有好处；二来，南京之行凶吉未卜，云南那头的事又一直悬着，我委实缺那份闲情去关心别人的事。

一路辗转，又换机又换车，我们花了四天的工夫才回到南京，沿途颠簸比摸金倒斗还锻炼人。下了火车，已经是午夜时分，到处都找不着代步工具。胖子在火车上一直没睡好，此刻累得人仰马翻，全靠我和四眼拽着。

“说什么都不走了，我要睡觉。玉皇大帝来了都不算。”

说完就一屁股蹲下去，和衣卷在了马路沿儿上。

“都怪我，”Shirley杨内疚道，“要不还是在附近找一间宾馆，先住下再说吧。”

“这怎么能是你的错，怪我准备得不够周全，没有提前买好火车票。害大家从上海一路站到现在。”

四眼的西装在火车上被挤成脱了线的破袄，皱巴巴的，远远地看起来像个乡村教师。

这二位在美国待了小半辈子，什么大世面没见过，愣是叫国内的绿卡吓得不轻，火车上人挤人、人踩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攒不出来。我们三个大老爷们，用行李给Shirley杨砌了一个临时碉堡，在角落里隔了一个勉强能休息的座位。胖子自视体力过人，坚持把座位留给Shirley杨不肯换班休息，这才上演了一出横卧车站口的悲喜剧。不过根据我对胖子

的了解，这小子肯定是惦记着让Shirley杨替他在林芳面前多打感情牌。

好在火车站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不少，我们几个很快找到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招待所。一推开招待所的玻璃门，就瞧见前台大妈穿着一件碎花小袄，靠在桌上睡得正香。我们几个累了一路，此刻跟逃荒难民似的拎着行李直往暖和的地方冲，前台大妈被我们一通哄闹坏了美梦，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这家招待所分上下两层，是典型的作坊店，石灰刷出来的砖头墙，不少地方露出了稻草秆。不过我们在火车上被折磨了几十个小时，已经顾不上换别的地方。大妈取出登记用的纸笔，指着墙上的告示栏说：“结婚证、身份证都拿出来。”

我凑上去一看，小布告栏里头，贴着一张玄武区的街道居委会通告，说最近南京地区有外省流窜犯四处作案，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各招待所做好入住人员登记手续，一人一证，杜绝隐患。

别的好说，可结婚证这玩意儿，我上哪给大妈找去。我只好跟她解释说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好青年，没证。大妈将我和Shirley杨上下打量了一番，斩钉截铁地说：“没证还想开房，你这是耍流氓。把身份证交出来。”

四眼和胖子哄笑起来，我没空答理他们，继续给碎花大妈解释：“我们要两间房，她单独住。”

大妈重重地哼了一声，宛若寒风般冷酷，她得意地说：“你们这些年轻的花花肠子，我见多了。没证，就是三间房也不行。”

我被她弄得啼笑皆非，又不敢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较真儿。四眼推了一下眼镜，从胖子的包里翻出一袋巧克力来，塞进碎花大妈手里：“我们刚从外边回来，还不熟悉大陆形势。您通融一下，就一晚，我们开三间房，住两间。”

胖子问：“多一间干吗使？”

四眼笑了笑，问碎花大妈的意见。她提溜起那袋花花绿绿的美囡巧克力，翻了一个白眼：“既然是特殊情况那就只好特殊对待，我看这个戴眼镜的是老实人。你们自己把登记表填一下，钥匙拿去吧。”

我心说贪污受贿是最大的犯罪，大妈您拿慰问品就算了，平白无故还多收一间房钱，要是真遇上流窜犯，也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不得治安环境。

我将四个人的资料胡乱填写了一通，碎花大妈装模作样地拿起来一

看，随后放下本子，戴起老花镜问：“胡八一是哪个？”

我朝她点了点头，无奈人家对我成见颇深，不愿跟我多说话，只是拍了拍桌子，让我们取钥匙走人。

好不容易弹好了床，反正是三个大老爷们，我也顾不上换洗，一头扎进了软绵绵的棉被里头。胖子刚一着床立马鼾声大起，四眼皱着眉头站在一边，显然不愿意跟我们同流合污。我说大律师你将就一点儿，要不你和胖子睡床，我打地铺。四眼摇了摇头，问我：“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服务员的态度有点……有点不对劲？”

“谁？你说前台那个大妈？”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大妈的神情语态，活脱儿一个居委会退休的老主任，没瞧出来有什么大毛病。

四眼也摇了摇头：“可能是我多心，没事。快睡吧，精神养足了，好办事。”

正说着，房门忽然响了，“咚咚”连敲了好几下，听着还挺急。我和四眼对视了一下，凑到猫眼里头往外看，只见Shirley杨裹着一条毛毯，头上湿漉漉的，神情十分焦急。我急忙打开门将她让了进来。

“你们快听……”

Shirley杨揭开毛毯，刺啦啦的电流声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接过收音机，放在耳边仔细辨别，这才听清楚，里面在报一则午夜新闻，说的是公安机关悬赏捉拿通缉犯的重要通知，播报员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此人已经被定性为本案主谋，下面我们再重复一遍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胡八一，男，32岁，汉族，身高182公分，原籍……

我被自己的名字弄得浑身一震，脱口而出：“是不是搞错了？”

Shirley杨示意我继续听下去，此刻胖子刚从梦乡中被我们吵醒，睡眼惺忪，一时半会儿尚未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劲地问我们在折腾啥玩意儿。我冲他嘘了一声，让大家静下心来继续听广播。

也不知道是不是信号太差的原因，收音机的接收一直断断续续，后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破碎的只言片语，大致意思是南京地区出现了一个倒卖文物的犯罪团伙，涉及数起金额巨大的文物走私案，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该团伙骨干成员落网，牵涉出了幕后黑手胡八一云云。

我听得目瞪口呆，怎么才出去几个月，转眼就成通缉犯了，还是匪首。胖子拍了我一把：“行啊兄弟，处了这么多年，真没看出来，背着我们搞副业。”

四眼脸色大变，抄起外套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得跑。”

我一把将胖子从床上推了起来：“四眼说的有道理，只怕消息早就出来了。大金牙在信上所指，恐怕正是此事。”

Shirley杨甩下毛毯，严肃地说：“事不宜迟，我们从消防通道出去，尽量不要惊动前台。”

刚到南京，我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播报员口中的通缉犯，这可慌了众人的手脚。我们几个三下五除二，将刚刚铺开的行李卷又草草打好包，准备从招待所的后门遁走脱身。不料四人前脚刚出房间，后脚就听见走廊里响起了服务员大妈嘹亮的呼喊：“就是他们几个，别让他们跑了，抓贼啊，抓卖国贼胡八一！”

我被她一喊，满口的牙都酸了半截，胖子惊呼：“禽，老胡家长脸了，大阵仗。”

我扭头一看，哭的心都有了，一队绿褂、绿裤的大盖帽，手持警棍堵在了走廊的入口处，哥几个连帽子都是绿色的，少说也有十好几人。

“走，走，走，这边！”

Shirley杨拽着我们几个，拐进转角处的通道，向着反方向跑去。她后来告诉我，这是在陆战队养成的习惯，到了一个地方，得先把前后门摸透彻，搞一个逃生方案出来。要不然，她就不敢躺下。四眼说这个习惯非常好，要借鉴，免得日后着了小王八的道。我给他们三人夹在中间，走道又相对狭小，满屋子的公安干警跟地爬子似的，逮哪儿哪冒头，堵得我们抱头鼠窜狼狈极了。胖子顶着行李，急得满头是汗：“这是哪个部门的同志啊都是，锲而不舍、鞠躬尽瘁，包围圈战术用得怪娴熟。”

我说你歇菜吧，被包围的是咱们，要学习借鉴也得等逃出去再说。这时候，有几个跑动比较猛的，已经冲到了我面前，离我最近的一位警察同志，瘦得像只蚰蚴，满眼精光，一个饿虎扑食，牢牢地把我的裤腰带扯在了手中，他兴奋地呼喊同伴：“动1动1，我是动13，嫌疑犯已经被我逮捕，请求支援！重复一遍，请求支援！”

四眼一看情况不妙，照着他脑门儿一脚狠踹。我说袭警要不得，天下警民是一家，你打他跟打我儿子一样，看着心疼。胖子仗着个头壮，将通道堵了个七七八八，有两个大盖帽想要突破他的防线硬挤过来，衣服扣都挤掉了，还是没有成功。

“老胡，快跑，我顶不住了。”胖子憋了一脸酱紫，头上不知道什么

时候被人揍开了，满脸的血印子。我心里明白，以他的身手，远不至于被几个小片警弄得如此狼狈。他必定是为我着想，唯恐事态扩大，所以才会硬顶在枪口上不肯轻易还手。Shirley杨本来跑在最前头，这时她猛地一刹，朝我们大力地挥手，意思说出口近在眼前。我见胖子受伤，也顾不得那么许多，提起地上的小片警一把甩了出去。其他人原本都在围着胖子打转，一瞧自己人被提溜起来，急忙去接。胖子乘机抽出身，可能是失血过多的缘故，他脚下不稳，要不是我上前搭了一把，差点给摔个狗啃泥。趁着眼下形势混乱，我们撞开了招待所的后门，一鼓作气逃出了半个多钟头的路程。那个时节不同今日，南京的基础建设还没有完全翻新，火车站附近多是农田，要不就是刚刚兴建起来的工厂，大半夜的，想找个有人烟的地方比登天还难。

“先找地方停下来，给胖子止血。”胖子被我和四眼搀扶着，脑门儿上顶了一条秋裤。我们跑得太急，没工夫为他处理伤口，我从包里胡乱抽了一件衣裳出来打算先把伤口捂上再说，好在是条棉质秋裤，万一抽中了内裤，估计胖子能当场把我揍死。因为不确定对方是否会穷追不舍，安全起见我们只得先藏身在一片收割过的稻埂田里。南京这地方，四季分明，独缺暖春。九九寒歌唱到头，扒了棉袄直接凉拖，别看现在三月天，照样天寒地冻，冷得人鼻涕眼泪一把抓。如果再不抓紧找个地方停下来休整一下，我怕我们四个都吃不消。眼下一片漆黑，胖子不断地喘着大气，四眼抽了抽鼻头，哆哆嗦嗦地翻出一张南京地图来。我见状急忙去掏衣兜，想找盒火柴出来照明，不料手指一入口袋，先是被一件滑溜溜的东西碰了个冰凉。我心头一惊：薛二爷的救命锦囊！

第三章 五鹤朝天

离开美国前，薛二爷曾经给过我一只古色古香的绣红荷包，关照说此物是件在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宝贝，当时我并未在意，心想您老走的那会儿还是伪帝的天下，眼下改革开放都好几个年头了，就算真有什么宝贝，只怕也成不了大事。谁料我们此行出师未捷，名先扬，落了一个走私文物的罪名，被人撵得抱头鼠窜满南京城地躲。此时此刻，我摸出那只救命的小荷包，巴望着能有奇迹发生。我们蹲在田坎儿中间，周围漆黑一片，胖子挨了一记闷棍，此刻龇牙咧嘴地向我抱怨：“我说老胡你赶紧想想办法整一个战略转移，你瞧哥几个，再这么冻下去，迟早出人命。”

Shirley杨离我比较近，她点燃了防风打火机，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将薛二爷给的荷包掏出来，放到火光底下，叫他们看。四眼本来在一边摆弄地图，他瞅了一眼荷包，问：“这是什么？掌柜的，你疯了？”

我说这是你家薛老爹临行时候塞的宝贝，眼下死马当活马医，咱们先拆开来看看里头是不是真藏了什么锦囊妙计再作定夺。说着我就拉开了荷包两侧红色的线头。胖子挪了挪身子，想要看清楚荷包里头到底藏了什么宝贝。我低下头去，只见小小的荷包里头，漆黑一片，一阵凉风嗖地一下从我面前拂过，我揉了揉眼睛，又将荷包口朝下翻转过来，心中恍惚。怎么，薛二爷的锦囊是空的！

“不可能啊！”胖子一把抢过荷包，左右摇晃，“救命的银子起码得留点吧，老年痴呆也不能严重到这个地步啊，哎，老胡，你是不是把救急的口粮都贪污了。我禽，真是个空包。”

薛二爷此举，直叫人跌破了眼镜，我裤腰带都快吓掉了。这什么老头啊这是，你没有就说没有，非装深沉，学人家诸葛孔明临行前给个锦囊妙计，当初表情还贼他妈的真诚。现在可好，演砸了吧。我抄起那个面上绣得花里胡哨的荷包准备往田埂里丢。

“等等！再让我看一眼。”Shirley杨“咦”了一声，从我手中接过绣满了红花绿叶的荷包盘弄了几下，又将缎面的锦囊翻了个儿，举起打火机冲着荷包的屁股一照，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一看Shirley杨入神的表情，心说有门儿，看样子，这小东西里头的确藏了玄机。

“老胡，你老实交代，这东西是从哪里顺出来的，”Shirley杨语气颇有些激动，声线上下微微抖动了一阵儿，我不明白她缘何为一只巴掌大

的小荷包动气，急忙指天发誓地对她解释说：“杨参谋，你是了解我的，如果真是我顺来的，怎么会让你发现呢？”

此话一出，胖子扑哧一下笑了，我急忙又补充道，“其实我主要是想说，咱们凡事都要讲究一个证据，切忌私自将人民内部的矛盾扩大化。”

Shirley杨像是早就料到我会为自己开脱，她指着荷包屁股上密密麻麻的针绣说：“你们都来看看，这是什么。”

我对着火光，凑了上去，仔细观摩起来。先前我并未将这只小荷包放在心上，只当是无关紧要的小物件。没想到Shirley杨一见它顿时紧张万分，弄得好像马克思要请她喝豆汁一样，使我不得不从新审视这只看似朴拙的荷包。此物，长宽约在三寸之间，掂在手中半斤不足，上好的黑色锦缎做底，配以细若牛毛的孔织线绣图，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间工艺品。但要说有多金贵，那倒也不尽然，好东西都是古来稀，我看它撑足了也就百十来年的道行，在惯于摸金搬山的盗墓贼眼中，实在不值一提。至于Shirley杨叫我们仔细分辨的那一团白色针绣，大小不过在一片小拇指的指甲盖之间，我左摸右看，实在瞧不出个所以然。

四眼眯着眼睛，差点把鼻子顶到荷包上，然后抬起头说：“上面好像绣了一只白头鹤。”

Shirley杨微微摇头，又将打火机挪近了半分：“你们再看，到底几只。”

我凑上去一数，忍不住长吸了一口气，就在看似拮据的方寸之间，居然环了五只红顶雪羽的长腿仙鹤，这五只鹤，形态各异，神色悠然，也不知道绣红师傅用的是什么线料，这些鹤居然给人一种展翅欲飞的感觉。胖子躺在炕上呻吟了一声：“什么白鹤黑鹤，不就是只鸟嘛。他娘的，讨论了半天这玩意儿顶个屁用啊！”

我说此言差矣，你看这块针绣撑死了不过指甲盖大小，在毫厘之间绣出五行神迥异的仙鹤，这位师傅的手艺可见一斑，此物定是大有来头，只是不知凭一件死物要如何解我们几个的窘局。

Shirley杨笑道：“谁说它是死的？”

这下可轮到我只结巴了，难道这荷包中藏了成精的老妖，它还能喘气不成？

Shirley杨眨了眨眼，抿唇一笑：“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五鹤朝天’这句话？”

嗯？胖子愣了一下，随即接口道：“武松打虎倒是听说过，那啥啥鹤

能干吗，红烧还是清蒸？”

我寻思了一番，仙鹤在古代又叫一品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吉祥图案，有一句古话说得好，“鹤鸣人长寿”这么一想，忽然之间就联想到了国字号的煎煮药坊，老北京的鹤年堂。无独有偶，四眼推了一下眼镜片，说道：“我曾经听老一辈提起过，在北京有一家名贯九州的中药铺子，名叫鹤年堂，曾经一连开出五家分店，所以又有五鹤朝天之说，只是不知道跟我们眼前的五鹤荷包是不是有些裙带。”

我说这茬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老薛在北京有门道，此物与老字号鹤年堂脱不了关系。百行千业，医者至尊。特别是古时候，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落后，随便拉一个痢疾都能丢了性命，大夫这个职业，叫人爱恨交加。离了它，不行；可它一上门，必定是家中遭了晦气，有人生病。所以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商贩走夫，无一不对行医之人心存三分敬畏。至于五鹤朝天的鹤年堂，更是否林行中的龙头舵手，黑白两道都要留它几分薄面，绝非寻常人家能够招惹的。毕竟人活一世，谁能没有个病啊痛的，到时候，还不是落人家大夫手里？只可惜天高皇帝远，在六朝金陵面前，它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算人家真有这个心，赶过来搭救，搭趟火车也要耗费几天几夜的工夫，到那时候，咱们几个早就死绝了，只能坐等收尸。胖子拧道：“嗨，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北京南京都分不清，依我看薛老头早就朽糊涂了，举着荷包当干粮。要不咱们还是快跑吧，起码先进城再说，别在荒郊野岭耽误工夫，万一那群绿王八壳子追上来，你说怎么好，打还是不打？”

Shirley杨满有把握地说：“这你不用担心，刚才‘鹤唳’已经放出去了。我看用不了多久，自会有人来接应。”

“鹤唳？”

我不解道，“你说鸟叫啊？拉倒吧，刚才连屁都没响一个，哪来的鹤唳。再说，声音怎么可能装在布兜里面？咱们凡事要讲科学，要知道唯物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Shirley杨指着空无一物的荷包说：“你有所不知，荷包上的线，并非普通绣线，而是仙鹤的涅羽。仙鹤在中国神话中的地位，仅次于凤凰。据闻有一种仙鹤能活百年，临死前会不断鹤唳冲霄，直到最后一根羽毛被九天强风卷落。这最后一根鹤羽就叫做涅羽，能传鹤唳声于千百里。刚才你打开荷包的时候，绳结之间相互摩擦，声音早就传出千里之外，只是这种鹤唳分贝过高，人耳难以察觉，要以特定的器物来监测。”

我们都没听说过世间有此奇物，不禁对Shirley杨的学识佩服得五体

投地。四眼问道：“这东西既然是鹤年堂传声求救的信物，那这里面的秘密你又是从何而知？”

我心想既然Shirley杨对荷包由来如数家珍，那就没有理由交不出底来。果然，她又继续为我们解说道：“鹤年堂自明朝年间起家，开山祖师名叫丁鹤年，他广结江湖豪门，这其中无论黑白都不在少数。就拿我祖父这一行的手艺人来说，也多少与丁家有过来往。”

我听说鹤年堂与搬山道人有过来往，先是一惊，稍后一想此事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搬山道人掘土盗墓的初衷便是寻丹问药，鹤年堂做的既是汤药买卖，两者通气互闻自是情理之中。也难怪Shirley杨会对五鹤荷包如此熟悉，敢情她的祖父，搬山道人鹧鸪哨曾经和他们有过来往。

“关于五鹤荷包，我听祖父提过，是鹤年堂与各帮各派结义的凭证。丁鹤年曾于百十余行的手艺人有过救命之恩，所以江湖上有一句通用的切口，叫做‘红顶白翅人齐福’，意思是说，但凡有良心讲道义的江湖人，只要听闻风声鹤唳必定会出手相助。”

胖子露出一副心旷神怡的模样感叹说：“没想到，旧社会也有过学雷锋的革命思潮。按你这么说，只要咱们手里头握着荷包，自然会有人主动找上门？”

他从田地里伸出脖子，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垂头丧气地说：“依我看啊眼下世道不同，人心不古，咱们在这窝了半个多钟头，别说人了，鬼都没碰上半个。这救命锦囊多半是作废了。”

我重新找了条毛巾给他：“来，这是招待所里带出来的你先换上。咱们走得太急，只有这么一件战利品。你把伤口重新处理一下再说。既然没有等到援军，那就依着那句老话‘靠人不如靠自己’。咱们趁天没亮，赶紧离开这里，日头一出来，肯定会大范围警戒，到时候连进城都是问题。”

说话的工夫，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狗吠，数九天里听来格外凄凉。鹤唳老早就放了出去，我见一直未有回应，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如我们设想中美好，一来事隔多年，知道此事的人恐怕多数已经作古；二来，我们身处远郊，哪来的狗屎运，刚好碰上懂行的手艺人呢。所以说，与其坐以待毙等着被公安追上来抡大棒，不如铤而走险摸进城再做打算。四眼也同意我的观点，Shirley杨虽然心有不甘，可眼见胖子头上的血窟窿也知道无法再拖延下去。我们扶着胖子从光秃秃的田地里爬了出来，拿出地图一比画，便直奔总统府的方向去。我脚下踩着泥泞的田径，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此行如果不是因为我太过莽撞，大家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步

田地。回头看看胖子，他似乎知道我想说什么，只是大笑了一声，让我赶紧进城给他买两笼猪肉馅的包子赔礼道歉。我说你丫小声点，还没出敌区呢，万一惊动了绿壳王八，咱们回头只能蹲号子里头啃咸菜。正说着，一阵猛踩油门的声音由远至近拉着巨风而来，地上的石子被碾得嘎嘎作响。我扭头一看，黑夜中一道强光笔直地罩住了我们身后的小路，亮得叫人睁不开眼。我一瞅这架势，来者不善，急忙招呼大伙甩膀子跑路。没蹿几下，只听一个声音高声喝道：“前边的人，站住，快站住！”

第四章 林家草堂

黑灯瞎火被陌生人这么一吆喝，傻子才不跑呢。我胡八一自认为头脑健全，自然不会被轻易叫停。转念一想，这也未尝不是从天而降的转机。甭管来者何人，他是单枪匹马不是，我们这三个大老爷们，“借”车还不跟方便一样方便。这样一想，我冲胖子挥了挥拳头说：“甭管什么人，撂倒再说。”

胖子哎哟了一声开始夸我说：“老胡你脾气见长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打算付诸武力。好样的，不枉费本司令对你一片厚望。”

那辆驴嗓子大卡车很快就开到了我们面前，仔细一看，是辆改装过的解放。车灯一闪一闪，晃得人眼前一片昏眩。车上那人噌一下跳了出来，看那身板，像是一条练过的汉子。不过他逆着光迎上来，整个人隐在黑暗之中，实在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不等那人近身，胖子一脚踩在车灯上，倍儿痞气地“哼”了一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先声夺人，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对方窃笑了一声，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看清，开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面目可憎，笑容猥琐。穿着一件流里流气的黑皮衣，包着毛边领。怎么看怎么像伪军的特务头子。头子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就是个狗头军师。我皱眉，问他有何贵干。那人窃笑道：“失敬失敬，不知方才的鹤唳可是出自各位之手？在下姓松，林家草堂的伙计。我家掌柜的差我来问一声，看各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吩咐。”

这人眼睛一直盯着我手中的鹤纹荷包，看来的确是闻音寻迹而来。他见胖子头上有伤，立刻从车里翻出一个小包：“罪过罪过，这是我们草堂的刀伤药，止血有奇效。快给这位兄弟先抹上，待会到了咱们草堂里头，再叫坐堂大夫瞧瞧。”

林家草堂一听就是药材铺的名字，想来与鹤年堂少不了生意上的往来。只是凭空冒出来这么一个獐头鼠目的援兵，实在有些唐突，心理上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人家好心好意来一趟，连膏药都送了，再怀疑下去反而显得我们量小疑人。胖子和四眼都没料到此人居然是闻鹤来援的救兵，特别是胖子，老早就端起对付土匪恶霸的革命态度。他拉着我嘀咕说此人瓜皮生得猥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咱们行事需谨慎，别着了人家的道。我分析说不像诈和，人家既然知道鹤唳，就算不是自己人，起码也给足了鹤年堂面子。我们现在只求进城过夜，再这么磨叽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大老爷们哪那么多顾忌，咱们先上车再说，到

时候万一情况不对，大不了给他一顿胖揍，跑路就是。Shirley杨批评我说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胖子立马看风使舵，跟着说：“我也是这么个意思，老胡同志还是太年轻了，不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平时我怎么教育你来着，以貌取人要不得啊。”

四眼倒是爽快，直接将背包甩在解放车上，学着老电影里的桥段，朝这位阿松哥一抱拳，二话没说爬上了车。胖子还打算废话，直接被我和Shirley杨架上了大卡车。我给阿松哥递了一支烟，他看都没看就接了过去，凑在鼻子底下一嗅，咧嘴笑道：“洋货，好东西。这位兄弟怎么称呼，要是不方便，我直接叫你鹤大哥也一样。”

我见此入还算上道，知道有些事情问不得，就顺着他的口气编了下去：“实不相瞒，小弟和朋友是到南京办货的。半路出了点意外，实在没办法才想到了老祖宗留下的法子……”

阿松连连摆手：“这是哪的话，鹤大哥太见外。我们掌柜的一看见铜鹤振翅就知道是鹤唳风声故人远到，不瞒您说，我出来的时候赶得急，嘻嘻嘻，贴身的裤衩都没来得及套全乎。各位多担待点，一切事情等到了草堂再说。”

我虽然不知道他说的“铜鹤”是什么玩意儿，但估计跟Shirley杨口中的探测装置差不离儿。因为不熟悉，眼下我们对彼此都存着三分恭维四分距离，话不宜多，说的也尽是些场面话。原本只是打算让他载我们一程，送进城就算了。没想到林家草堂规矩颇大，非要请我们几个过门喝茶。我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也不知道鹤家与林家近几年是不是还有来往，万一露了馅儿，叫人家看出来我们是冒牌货那可怎么使得。我让Shirley杨和四眼坐在后排照顾受伤的胖子，自己攀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一来是方便观察沿途的情况，二来也是提防阿松耍心眼儿。老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这趟回国之旅实在算不上顺心，眼下要是再被人下个绊子，那以后回去也就真没脸说了。夜凉风寒，郊外的小道很不好走，一路颠簸忐忑，我胃里那点隔夜饭差点给折腾出来。解放车一路风驰电掣，沿途的红绿灯全不放在眼下。阿松解释说最近城里搞大建，很多地方连夜施工，到处都是渣土车，他开解放大卡出来有鱼目混珠之效，一般人不忍拦。我问阿松草堂具体的位置，他说总店在老城隍庙，现在要去的分店就在傅厚岗附近，当家的是林家大小姐。草堂外铺内宅，占了半条巷子，是五进三出老宅门。他说的那条街我心中有些印象，当初赵蛤蟆带着我满南京城地溜达，还特意领我去了那条颇为怀旧的民国巷看风景。那一片的建筑多是前清年间就竖起来的胡同巷，住房结构有点像北京的大杂院，但又不尽相同，基本上都是单门独院的二层

古宅，外头围着一圈青砖乌瓦，绿满了爬山虎，遇上落雨斜阳的时候，颇有些风雅。听说要去的地方是自己熟悉的，我心里头顿时松了半口气，不再像刚上车时那样满心戒备。解放车行至城西的时候，果然看见遍地的渣土泥山，不少修路工人挥动着铁锹在路边挥汗如雨，昏黄的路灯一照，整条路上腾起了一层似烟非雾的薄纱，给酷冬的夜晚平添了几丝生气。后排那三个早就累趴下了，我强打着精神跟司机阿松一路大侃，总算在眼皮子打架的时候熬到了目的地——林家草堂。胖子等人睡得正香，阿松在草堂门口猛地一刹车，他们纷纷惊醒过来。四眼挣扎着坐起身，到处找他的眼镜：“火车怎么停了，南京到了？”

我伸手拍了拍他脑袋说：“大律师你这一觉可算睡回去了。快睁开眼睛看看，南京？草堂都到了。”

他扶正了眼镜，眯起眼朝车外一看，很快清醒过来，调笑说自己睡迷糊了。Shirley杨原本就是闭目养神并没有睡着，车一停，她便推开了车门，与我一同将胖子搀了下来。胖子挥手说：“又不是娘儿们，一点儿小伤你们叽歪个鸟，胖爷我好手好脚的，自己会走。”

说着脚下一个踉跄，差点磕在路牙上。阿松并未下车，他指着马路对面的老松树说：“门前有两只铜狮子的就是草堂。大卡白天不让进市区，我先绕出去停车，省得天亮了麻烦。门房大爷姓李，各位报鹤年堂的字号自会有人接应。”

说完油门一踩带着渐远的噪声消失在黑暗之中。

午夜时分马路上空无他人，我们四个站在砖墙外，显得十分突兀。我抬头去看草堂的门楣，漆木红匾上“林家草堂”四个篆体粗豪奔放有力，铁黑的大门上头有一个小窗口开在齐额的地方，想来是方便门房通报的小孔。草堂门口歇着两尊铜狮子，均有半人高，腰胖体壮，一个踩球一个叼崽，神态威仪。胖子建议说跑，反正城也进了，寻个地方落脚找大金牙查清楚整件事情的原委才是正招。我说来都来了，咱们好歹该过门跟人家道声谢再走，要不然日后传出去，一源斋的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还不等于往薛二爷脸上糊泥吗？

Shirley杨同意我的看法：“老胡现在榜上有名，我们在南京还没有找到固定的地方落脚。不如先借林家的地方休整一下，探探外面的风声再作定夺。”

我问四眼怎么看，没想到那小子正撅着屁股凑在石狮子面前不知道摆弄些什么。我走上前说：“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咱们一源斋门口的可不比这个差。”

四眼点头：“我一直没弄明白，这狮子是干吗用的，怎么家门口总爱摆上一尊。”

胖子嘿嘿了一下：“什么一尊，这就是你没学问了。镇宅的狮子从来都是双的，哪有孤家寡人的道理。就拿咱们面前这两尊来说吧，四眼你分得清公母吗？”

“嗯？这东西也分公母？”

“多新鲜啊。这成双成对的东西，总不能搞两只都带把儿的竖在门口吧。快猜快猜，哪只长屌。老胡你可不许提醒他。我得让四眼在实践中寻找真知。”

我说：“胖子，你怎么成天没事做，老喜欢折腾国际友人。秦四眼哪见过这些，你丫别成心为难人家。”

Shirley杨也是第一次听说镇宅狮的事情，一下子来了兴致，跟四眼两人蹲在草堂门口研究了半天。最后这两个在美国长大的苦逼孩子信誓旦旦地说：“老胡，我们分析过了，叼崽的是父亲，我见过美洲狮锻炼幼崽的方式，就像这样叼起来，甩下山崖，然后让它们自己爬上来。这种严苛的行为，母兽是不忍心做的。”

我见这俩义正词严，分析得头头是道，实在不好意思反驳他们。没想到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大笑声。扭头一看，是个年轻男子，生得浓眉大眼，怀中抱着一只虎皮猫，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就站在我们身后了。胖子最见不得这种莫名其妙掺和一脚的人，拧着嗓子问：“你小子谁呀？大半夜不睡觉，跑别人家门口撒泼。”

那小子怀里的猫龇牙呜了一声。他自己却笑道：“这里就是我家。”

我心说不好，还没进门呢，就把草堂里头的人得罪了。正要开口解释，大铁门刺啦一下开了。从里头探出来一个胡须半白的老头，手里举着一盏煤油灯，看样子像是阿松口中那位门房李大爷。他一见那个抱猫的男人，脸上的褶子立马都笑开了：“哎呀，孙少爷你可回来了。今天铜鹤振翅，大小姐说……”

老头话说到一半，忽然打住了，警惕地瞥了我们几个陌生人一眼。

四眼向来最会打理人际，他一见对方生疑，翻手将鹤纹荷包递给李大爷。门房老头接到手里头一看，神色立马变得恭敬起来。将手中的煤油灯高高举起，说道：“几位稀客远道而来，快快请，快快请。”说毕又要对他家孙少爷解释。“原来是京里的贵客，难怪奶奶大半夜召见……”

那抱猫的青年两臂一松，怀里的虎皮猫刺溜一下，从半掩着的门缝

里蹿了进去。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介绍说自己叫林魁，是草堂的坐堂大夫。

“外边风寒，几位还是先进去暖暖身子，叙旧的事缓一缓。”李大爷推开铁门为我们几个引路，林魁走到门口，从他手中接过油灯：“李伯，里头的事，您别忙了。大姐她们一会儿可能过来，门前你多照应着点。”

李伯听见“大姐”二字，不知为何眼角忽然抽搐了一下，而后就自顾自地进了他那间门卫室。我们几个一入铁门，先是被眼前繁花锦簇的阵势惊了一跳，要知道现在外边的温度那是滴水成冰，一个喷嚏打出来，还没落地呢，就全成了冰碴儿子，谁也没想到就在一墙之隔的草堂里头，居然春意盎然，开满了一院的鲜花。林魁那只虎皮猫正趴在花丛中弄蝶，他指着眼前的石子小径说：“转个弯过去就是前堂了，奶奶生平好静，前院里的花园假山多是做屏障用的，待会有机会进后院，见了那些草药，才叫真热闹。”

我顺着他说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不远处果真被一座青石假山半遮半掩地隔出来半道，再往里头一点儿，就只能隐约看见前厅门柱窗花上的边边角角。我说那就有劳林大夫代为引见，我们这一路来得匆忙，也未准备见面礼，只怕待会唐突了老太太。刚说完，前厅里头立刻悠悠地飘起女音：“哪来的小兔崽子，你道谁是老太太？”

胖子最爱幸灾乐祸，拉着我说：“栽了吧，马屁拍到驴腿上去了。”

林魁急忙摆手说不要紧，微微拉高了嗓子喊到：“奶奶，孙儿前来请安。鹤年堂的朋友远道而来，您就别为难人家了。”

他方语毕，里面就歘噓响起了女人的笑声。听音色不过三十尔耳，气音通透质地清脆，我猜想这位林老太太也是位练家，要不然如何有这等气音。林魁带着我们走过花径，绕过假山，一座古旧飘香的飞角木楼豁然出现在我们几个面前。正值午夜时分，大宅上头却是灯火通明，六个华贵无比的七彩琉璃盏悬挂中厅，瞧那皮相都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贵器。胖子对着人家古物流起了口水，我说好歹是见过世面的人，你矜持点，别叫人家笑话了去。胖子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胡你这是假正经。林魁一直与我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本以为他听不见，不料他嘴角偷偷抿了一下。我心说惨了，待会这小子要是给他奶奶打上一个小报告，人家肯定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南京之行甚是不爽，一路上状况频频不说，还老往弯路上拐，要是待会在林老太太那里再闹出什么麻烦，说不定直接就被扭送派出所了。等到进了前厅，真见了林家老太太，我们几个都吓了一跳，我忍不住看了看林魁，这小子少说也有二十三四。怎么林家奶奶辈的，看上去却是

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林老太似乎对我们的反应很满意，她穿了一件极为普通的中式大褂，满头乌发不见一丝银光。见了面也不寒暄，只摆手让我们坐下，又叫下人备了茶。我刚准备说明来意，不想，老太太径直走到Shirley杨面前，和蔼地说：“这姑娘俊，倒不如留下给我做孙媳妇。”

四眼一听，顿时将刚进喉咙的龙井茶喷了个干净。

“怎么，不妥？”我没想到这位老人家如此不认生，这连姓名都未通报的陌生人，她就敢上来拉小手攀亲戚。

Shirley杨急忙起身准备开口跟老太太解释，可她话到嘴边忽然停住了，扭头看我。胖子跟着推了我一把。我一看这架势，必须出马。清了清嗓子，对老太太说：“这个，不瞒您说，这位俊姑娘已经有对象了，时刻准备着组成革命家庭。”

我拍拍胸膛表示名花有主。林老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横竖不如我家魁儿，你是鹤家哪一辈，我怎么没见过？”

她这一问正好打在枪口上，我心想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万一待会编岔了，那可真是有嘴说不清，自惹一身腥。索性将薛二爷在美国交代荷包的事托盘而出，不过对我们几个的身份，则是大而化之，绝口不提一源斋掌柜半句。更不敢提被政府通缉的事，只说来得急，又碰上一家黑店，万般无奈才会上门打扰。老太太上坐中厅，有一茬没一茬地听我把故事说了个大概。林魁抱着他那只虎皮猫也坐在一边跟着听。等我把唾沫星子都耗干了，这祖孙俩才开口说话。林老太慢声细语道：“我也正纳闷儿，又不是过年过节。北京那边怎么就派人来了，鹤喉也敢随便放，没想到，是薛神棍的人来了……”

说着她指了指屋顶，我顺着她说的方向，昂起脖子一看，只见木梁上头悬挂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鹤形铜像。铜鹤做振翅欲飞之态，虽然是金属铸造的死物，却处处透露着一股子灵气，仿佛随时准备一飞冲天。我想起阿松提起的“铜鹤振翅”心说这么个死物，难道真就能闻声而动。无独有偶，Shirley杨瞧见那铜鹤笑道：“看来这就是用来做感应器的接收装置，想不到此物如此精巧。老胡，你看它的翅膀，接缝处嵌的都是比纸片还薄的铜片，一旦有鹤喉之声，立刻会产生共鸣同振。”

我心思没有Shirley杨细致，听她这么一说，倒挺像这么一回事儿。不过我此刻关心的不是铜鹤，而是林家掌柜的态度。好在薛二爷的面子挺管用，老太太并未发作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原先坐在边上一言不发的林魁与她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口向我试探道：“听说夫子庙里出了大新

闻，不知道是不是跟一源斋有关？”

我心说完了，原来还当能遮掩过去，没想到自己早就声名在外。看来大金牙在信里并没有夸大其词，搞不好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个万恶的阶级敌人叫做胡八一。胖子眼珠子一转，替我们辩白说：“那些小道消息作不了准。都是赤裸裸的含血喷人，一小簇敌对分子的污蔑之词。老太君您这样的明白人，还看不清形势吗？就我们哥儿几个往这一站，哪个不是精忠报国、赤胆忠心，什么盗墓贼，什么走私犯，那都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不瞒您说，站在您面前的既有考古界的科学标兵，也有政法界的精英人……”

老太太被他哄得大笑了起来，摆手道：“哎哟哟，这小胖子，真逗。来来来，过来给我瞧瞧，这性子跟我那小孙女倒是一模一样，登对。”

我一听老太太又要拉郎配，急忙说：“这位兄弟也是名花有主，老婆在美国工作，是一名光荣的野战兵。”

胖子瞪了我一眼：“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就乱说话，玷污老子的清白。”

“林芳你不惦记了？”

“那也得先见见林家孙小姐不是？”

“王凯旋同志，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革命意志如此不坚定。”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说话也不看场合。”

Shirley杨深知我俩的脾性，她怕林老太见笑，急忙打断我们，“怎么一聊起这些低级话题，一个个比猴子还精神，正事不办了？”

经她这一提，我才想起这一趟责任重大。在美国的这几个月，我们根本不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一源斋何以被查封。刚听林魁的意思，对其中内幕似乎颇为了解，向林家这样的地头蛇打听情况，最是合适不过。林魁打着官腔，笑道：“你们远在美国，不知道也是应该的。这事闹得不小，连军区都惊动了。”

我们几个心中一惊，大金牙到底接的什么买卖，动静通天啊！

第五章 坟头村

短短数月时间，大金牙将一源斋的名声折腾尽了不说，哥儿几个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事要不是搁自己身上，我肯定佩服得五体投地，掏心掏肺叫他一声大哥，这么大的动静，一般人想整也整不出来啊。我看着林魁说：“我们这趟回南京，就是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洗刷这段不白之冤。林兄弟要是知道些什么内幕不妨直讲。”

他摆摆手说内幕不敢当，他也是有一茬没一茬地从外头听了一下回来。说完他整理了一下思路，慢条斯理地对我们讲道：“这事，还得从年前的古玩节说起……”

夫子庙古玩节我是知道的，自打景区翻修一新之后，政府在夫子庙风景带招商引资的事上，动足了脑袋瓜子。古玩节就是其中一个噱头，每到正月的时候，就要举办为期一周的夫子庙古玩节，配合着金陵当地的特色小吃、民间工艺，每年的古玩节都做得有声有色。要知道夫子庙里头的古玩店没有上千也是过百的，这么大的节庆，成千上万的游客，谁不愿意趁此良机将手头的陈谷积货处理出去。我依稀记得店里似乎是有那么一批收坏了的赝品，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可就算大金牙借机狮子大开口，狠捞一笔，也不至于弄出封店通缉这种乌龙。具体的情形，林魁也说不上太多。只是听一位在朝天宫练摊的朋友闲谈过一二，说是古玩节上曾经出现过一批来路不明的新疆佬。口气十分狂妄，说他们手中的货是从天上寻来的稀罕物件。只兑给出得起价钱的大行家。夫子庙是什么地方，藏龙卧虎聚杰汇英，哪家旗号后面没有一段故事。乍一听对方口气如此之大，许多人都忍不住调笑起来。有几个爱使坏的更是出言恶讽，叫新疆佬将东西掏出来遛遛。不想那些个胡番子对在场的size人物一概不理，直到霸王店一源斋的伙计来请，这才挪了屁股，进了棧星门。至于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与一源斋做了买卖，外人自然是不得而知。林大夫说到这里，顿了一顿。Shirley杨皱眉道：“难道是一群新疆人的货出了问题？”

胖子一拍腿：“我就知道大金牙这臭小子不靠谱，见钱眼开的老财迷。回头逮住了，老子非把他那点黑心钱都抄出来。”

我回忆起广播里的内容，似乎的确是文物走私有关。再听林大夫这一番言语，跑不离是大金牙贼胆包天，收了来路不明的东西才会惹下这等掉脑袋的麻烦。好在他机灵，知道及时抽身。只是苦了我们几个不明真相的，糊里糊涂就成了替罪羊，被追得满南京城跑。林家老太太是

个大方人，并未追问我们细节，只说找大金牙的事由草堂里的人出面，叫我们先安心住下。又吩咐下人去通报各家，只说虚惊一场并非京城的客人，叫他们不必往草堂跑动，随后就安排我们几个人去客房休息。折腾了一夜，我浑身的筋骨早就散架了，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谢过堂上的老太太之后，一头钻进客房呼呼大睡过去。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我醒来时还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一起身，只觉得臂膀、腰间出奇的酸疼，跟跑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似的，差点一头从木床上翻落下去。我爬起身之后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昨夜那一连串曲折的机遇。看看日头似乎不早了，我就包里翻出一身干净衣服，准备换上之后出门看看。这时房门口忽然有人招呼：“胡爷，醒了？大小姐那边有消息，请您过去。”

我一听是阿松的声音，赶紧将外套胡乱一套，拉开门问：“怎么，是大金牙的消息？”

阿松今天还是穿着一套黑不溜丢的外衣，说话的时候两眼珠子一眯，活像一条大泥鳅：“那可不是嘛！昨夜里，几位刚躺下，大小姐就打发我们几个跑腿的出去探消息。嘿嘿，金陵城这片地头，别说找一有名有姓的大活人，就是埋土钉棺的尸首，咱也能给你挖出来。”

我见他虽然满脸堆笑，可皮色发暗，裤腿上沾满了泥点，知道必定是折腾了一整夜，赶忙向他道谢。阿松笑道：“哎哟，都是自己人，以后还有仰仗的地方。”

说完他指着前厅，“其他几位都在前头等您吃早点呢，胡爷您赶紧去吧。水西门的盐水鸭配小米粥，一等一的好味道。”

一进前厅，就见满屋子飘着热气，四盏镂花雕空的铜炉里头堆满了火红的炭渣子。Shirley杨换了一身南方常见的绢花夹袄，跟胖子还有秦四眼三人围坐在八仙桌旁。胖子嘴里叼着一整只鸭腿，见我来了，吆喝道：“你怎么才起来，粥都凉了，等你好大会儿了。快来尝尝这大肥鸭……”

话说一半，鸭腿差点掉了下来，他紧忙用手接住，连皮带骨吮了下去。我说：“你这吃相也太唬人了，跟黑熊吞山药似的，好东西都给你这么一口吞下肚，尝出味了吗？光知道糟蹋粮食。”

“咦？老胡，才一夜的工夫你废话怎么多出来半筐，还专门挤对自己人，贼他妈像地主家的儿子。”

“好了好了，一大清早，都消停点。”

Shirley杨挪开椅子，“林家老太太在里头等着，估计是大金牙那边有

了消息。你把饭吃了，咱们一会儿就过去。”

秦四眼坐在一边，碗里还剩小半口白粥。他手中握着报纸，眉头一直没松过。我问他是不是咱们几个的光荣事迹见报了。他推了一下眼镜：“这还用问嘛，白纸黑字，整版的篇幅。连你当兵时候在人家田地里摸番薯的事都抖出来了。掌柜的，我看南京是待不下去了，抓紧时间把云南那边的事办了要紧。”

他说着将报纸递了上来，我一看版面上的大头条，差点没把嘴里的热粥给喷出来。胖子凑过来看了一眼，拍腿道：“他娘的，这是诽谤，赤裸裸的诽谤！老子烧他们报社去。谁全村通敌匪患，谁祖上地主老财，他娘的，这哪个孙子写的，他全家都是狗日的！”

我安慰他说一切都是媒体舆论，记者臆想出来混口饭吃而已。可心底里也不舒服，横竖是给国家站过岗、放过枪的人，平白无故闹这么一出，要不是当着大家的面怕大伙担心，我哭的心都有了。刚入行那会儿，我根本不怕出事，只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可眼下满纸的软刀子，捅得人是真疼。也不知道我家那俩老的是不是也看见了，我爹他骨头那么硬，真要是知道这事，估计能气得抄家伙满社会主义国家追杀我。一顿好好的早饭，被搅和得兴致全无。我草草扒了几口，就直奔林老太太屋子里去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大金牙，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顺个明白，就算做鬼，也不能做个屈死鬼。我前脚刚迈出花厅大门，林老太太的嗓子就从远处吊了上来，听那腔调像京剧。胖子问我这是哪一出，我说反正不像样板戏，听唱词可能是老来俏思董郎之类的黄色选段。四眼咳嗽了一声：“这段我听薛二爷练过，霸王别姬。”

我“哦”了一下，心说总归不严肃。这时林魁抱着他那只大花猫从楼上探了个头。Shirley杨跟他招了个手。他笑道：“奶奶在药庐练声呢。咱们一块儿去。”

我这才知道林老太太不在屋内，差点白跑了一趟。林家草堂看似前铺后宅一览无余，可真要身在其中了，那逛起来老费神了。整个宅院被花草山石左屏右障隔开，弄得人眼花缭乱。光跟在林大夫后头走，眼睛都慢慢开始犯花。胖子老嘀咕说花花草草是娘儿们整的玩意儿。我对他说千万不能小看林家草堂的格局。这里头颇有讲究，要不是有熟人带路，一般人肯定是要被困死在里头的。胖子说你又想蒙我，一听就是从村口老黄那学来的说书段子，天底下还真有话本里头的八卦阵不成？就算真有，那老孔死了也有段日子了，谁还会用？我琢磨了半天，不记得孔子跟三国搅和过，就问他哪个老孔。胖子语出惊人：“没文化了吧，老孔，卧龙孔明呀！”

林魁走在前头，被胖子逗乐了，他怀中的猫刺溜一下，又蹿了出去。我见此猫身形健硕，扑腾之间有龙虎之相，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林魁特意停下脚步问：“胡爷识猫？”

我说：“看猫看坎。这老一辈的都知道。猫口中有坎，分三、五、七、九四等。九坎猫一年四季都捉耗子，是最勤快的。”

秦四眼对相猫之术一窍不通，听我说起很是好奇，想抓林魁那只虎皮来验证一下。可惜那只大花猫实在机敏，根本不将大律师放在眼中，长尾一甩，居然踩着四眼的鼻梁一下子跃上了瓦檐儿。林魁说：“猫以纯色为贵，身形要如狐狸，面容要像老虎，毛软齿利，胡须硬挺，上腭多棱。这才是绝顶的好猫。至于我这只……”

“照你这么一说，这虎皮是有点胖，身形不似狐狸细长。估计是平时吃得太好了，”我安慰他说，“饿几顿就是了。”

才一说完，那虎皮居然像能听懂人话一般，弓起腰身朝我扑了下来。我低头一避，脸颊处却被那条又长又粗的猫尾扫得生疼，心中大骇，普通的家猫哪来这等气力。再看它那两颗铜铃大眼瞪得好似灯泡一般，立刻问道：“这是什么品种？如此剽悍。”

“这是山狸子串出来的虎种。才半个月大，奶水都没断呢。”

林老太太穿着一身青衣，不知从何处拐了出来。我们刚才只顾着讨论虎皮猫，也没留神周围。我一听这虎皮来历非凡，瞥了林魁一眼，这小子明知道其中蹊跷还要逗我的老底，真不厚道。老太太抖抖了水袖：“你们几个娃儿，去将东西收一收，阿松在后门候着呢。”

我一听就懵了，这是哪儿到哪儿？刚来没一会儿，怎么就要赶我们走，不是说有大金牙的消息嘛？林魁将花猫抱到怀中：“刚才忘记告诉你们了，那位金兄，人在阳山。想找他，得先进坟头村。”

我到南京有一阵子了，阳山碑材自然不陌生。那是明成祖时期半途而废的国家项目，为了纪念明太祖朱元璋所建。劳命伤财不说，关键是后来连朱棣自己都跑北京去了，只剩下这么一座尚未完工的天下第一碑。这座为了祭奠明太祖朱元璋而开凿的碑料，分为碑身、碑座、碑额三部分，重达上万吨，总高七十余米。当初了为了建造此碑，累死、病死的工匠不计其数。据说在采石场外围坑埋的工匠足有一个农庄大小，所以阳山南麓的采石场又有坟头村之称，不过早在八百年前就废弃了。初闻大金牙躲进了那个鬼地方，胖子恨得牙都痒痒。我说南京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躲进阳山，可能也是无奈之举，保命的招。怎么说都是自己人，我当初要是没把铺子托给他，人家也不至于受这种罪。咱们

废话不多说，找人要紧。

林老太太拍掌道：“我就喜欢你这脾气。今后要是有人敢说胡八一为了钱，私贩国器。那我是第一个不信。外边那些风言风语，你别怕。我叫阿松送你们上山，开车过去也就个把小时的事，来去快得很，寻了人，还上我这来住着，偏不信有谁敢上林家拿人！”

我嘴上谢过了林老太的好意，心底里却有别的盘算。盘踞林家不是长久之计，脑袋上挂着官司，任谁都睡不踏实。我早就想好了，先找大金牙把事情理个清楚，能给政府一个交代最好，要是实在撇不清楚，那也就不折腾了，一条道黑下来，先把云南的事情了结再回来翻案也不迟。搞不好日后真跟桑老爷子当初似的，只能远走他乡，当一辈子潜逃犯。想想那光景，我眼泪都快愁出来了。想到此处，我看了Shirley杨一眼，觉得实在拖累她了，花一样的姑娘，成天跟我混在一块儿，也没干多少正经事，弄不好以后连户口本都混不上，只能当黑户。我长叹一声，她自然不知道我心里的包袱，满脸嗔怪地给了我一拳，说我又犯浑。我懒得解释，将胖子他们召集到一处开会。

“分道扬镳！老胡你疯了吧？”胖子大腿一晃，一脚架在板凳上，“这还没作出什么成就呢，就琢磨散伙的事了？”

我说胖爷息怒，我是有准备、有计划的。Shirley杨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拧着眉头问：“在美国的时候，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回来找人。眼下刚有点眉目，怎么就反悔了？”

“人当然要找，但不是你们去找。”

我拍了拍桌子，早上的报纸还摊在那里，“外面风声紧，你们早走一天，是一天。我的意思是，反正我已经暴露了，留下来找大金牙，是为了翻身。你们呢？跟我一块儿绑在这里，一来招摇，二来浪费。咱们不如分道扬镳，一队人马去云南，把打听蛊虫的事情先着手办起来；一队跟阿松上阳山找大金牙。这样两边都不耽搁，省得大家都在一个坑里憋死。”

Shirley杨和四眼对视了一下，两人沉默了许久。Shirley杨开口说：“这个办法不是不行。但是谁走，谁留下，还需要商议。”

胖子说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和四眼先走。南京这边有我陪老胡顶着，等找着了大金牙，保准先替大伙抽他一顿大耳刮子。

“不，还是你们走。我跟掌柜的留下。”四眼之前一直没怎么发话，他这一开口，立刻遭到了其他人排山倒海的反驳。胖子当然是第一个反对票的：“你凑什么热闹，上了山，还不够山狸子啃两口的。”

“找人只是一方面。关键掌柜的现在吃的是政府官司，我不在这守着，万一栽进去了，你们没一个顶用的。”

Shirley杨说：“就是怕出事，老胡才不能留下。依我看，还是你们先行一步。大金牙我来找，毕竟有林家几位陪着，应该不成问题。”

三个人争个没完没了。我对Shirley杨说：“上山这事已经定下来了，谁都拦不住我。至于云南，我还是希望你和胖子能先行一步，当一次急先锋。”

我见胖子要瞪眼，忙按住他，继续说：“你别急着嚷嚷。云南之行非你们两个不可。四眼他真不行。原因，听我慢慢说……”

Shirley杨是我们几个里面，唯一一个亲身和毒蛊接触过的人。去云南为的就是鉴定从她身上取出来的蛊物，所以她自然是非去不可。至于让四眼留下来，的确是出于我的私心，想找着人之后借林家的东风，以及四眼的专业把走私国宝的罪名给卸了。所以我要留这个大律师在身边，林中之虎固然可怕，可再毒也毒不过披着人皮的狼。有他在，起码闹进堂上也有底气，不至于任人宰割。他们几个听了我一席话，不管服不服气，反正是沉声默认了。最后决定，由Shirley杨和胖子，先行一步，去云南会会那位收藏蛊物的大师。而秦四眼和我，就由阿松带路，去阳山坟头村找大金牙。临行前，Shirley杨再三叮嘱我，不管南京的事成不成，一找到人，立马去云南与她会合。他们会在昆明等我十天，届时再不见人，大家就去江城会面。胖子偷偷把他那枚摸金符塞进我手里，说是防身。我说哥儿几个进阳山，又不是为了摸金倒斗，要它干吗。胖子说我傻，坟头村什么地方，古时候的填尸场，多少累死冤死的人都搁里头烂着呢。这大几百年的怨气积下来，那还了得。万一有个别不知天高地厚的白毛老僵想造反，你也好威风一下不是。我说这事到你嘴里怎么说这么没谱。可摸金符我还是收下了，做兄弟的一番好意，就算是一泡狗屎我也得接着不是。阳山碑材，距离市区有二三十公里的路。我在车上问阿松是如何找到大金牙的。他踩着脚底下的油门说：“本来也是没谱的事，正巧分店有个伙计，去阳山收药材。回来的时候跟我闲扯说到最近坟头村里多了一个生面孔。那鬼地方，终年乌云盖天阴气冲天，平日里周围只有一些居无定所的流浪汉盘踞。到了晚上，更是一个活人都碰不上。他见对方不像混迹街巷的三无人员，就上去攀谈。你猜怎么着，一开口，就看见一颗大金牙……”

阿松笑道，“我一听就觉得有门儿，天不亮就赶回来了，怕打扰各位休息，在车里窝了半宿，直等听见大小姐练声才进门禀报。”

我们今天坐的是一辆小货车，一股子药材味。四眼不习惯中药的味

道，一个劲地打喷嚏。他随口问道：“那个地方既然如此荒凉，你们跑去收什么药材？”

阿松脸色先一紧，颇为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我心说坏了，看来那地方是长了什么外人不知道的名贵药材。他一时口误把草堂的货源给供出来了，这是在提防我们以后要分草堂的生意。为了避免阿松起疑，我忙说：“我这兄弟不懂规矩。要是不方便，你自当他什么都没问。”

阿松看了一眼后视镜，低声说道：“其实也没多大秘密。只是……二位真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它盛产什么药料？”

我哈哈一笑：“瞧你话说的，我们做的是古玩生意，怎么会知道药材行情？”

我见他神情严肃，故意开玩笑，反问，“不就是一个采石场嘛？怎么，还能是长生不老的人参果？”

阿松摇头：“看来你们真不知道其中厉害，不瞒二位说，那地方出老僵。”

第六章 阳山

用僵尸肉入药，这是古来就有的偏方。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僵尸肉有奇效，到处挖冢掘棺只为求一片来做药。特别在道家的概念里头，僵尸肉若是炼丹得当，甚至能化出长生不老的飞升药。我们摸金校尉下地只为求财，对毁坏尸身、打扰苦主的事，向来是能避就避的。所以听阿松说林家草堂用僵尸肉入药，心里头顿时生出一些反感来。阿松见我面色有变，苦笑道：“胡爷何必大惊小怪，取财或是取药，还不都是扰人清静的买卖？我就不信，你们做古玩生意的，手里头还没沾过腥？”

被他这么一说，我顿时心中一虚。这番话听着虽不痛快，却都是大实话。阿松见我不说话，也不敢再多嘴，低下头去老实地开车。

“既然那地方危险，光我们三个人上去，是不是太唐突了点？”秦四眼大概是想起在林子里遇到的那些黑皮老僵，他从后座探上头来问我，“咱们连把猎枪都没有，真这么上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

阿松逮住了话题，立马解释道：“哎哟哟，一听各位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黑皮老僵，那是用蛊物淬炼过的邪气玩意儿。寻常尸地里怎么会有？坟头村周围在明成祖那会是有名的乱坟岗，有一些古尸因为掩埋的方式和特殊的地理环境，百年不腐，进而成僵。名义上叫僵尸，也不过干瘪脱水的普通尸体罢了，跟那些会扑人吸髓的红毛凶僵可大不相同。秦爷要是真不放心，车座底下还有两只黑驴蹄子，只管拿去防身。”

“驴蹄子？”

秦四眼吓了一跳，“你们把驴蹄子砍下来了，放在车上？”

四眼兄一改往日镇定自若的大律师模样，一屁股坐回后面不再多话，嘴里叨叨着上帝阿门。我只得说了许多好话来给他解释黑驴蹄子对付僵尸的奥妙。最后他还是半信半疑地宣布要看了效果再说。我说：“呸，呸，呸！那还不如不看，就我们三个赤手空拳进阳山，遇上僵尸哪还有命回去。别说两只黑驴蹄子，两筐都不顶用。”

三人一路闲话，一个钟头不到，已经进了阳山地界，周围荒石铺野，满地沙石，连一棵草都没有。阿松指着头顶上灰不拉叽的天空说：“乘着正午时分阳气重，咱们赶紧进村找人，这地方等太阳落山之后，除了当地人，连鬼都不愿意待。”

我一下车就踩了满脚的沙土。放眼望去，天空和远处的石山连成一片，没有个尽头。阿松从车底下取出两捆包得严严实实的长物件挎在身

后。

“这地方荒了有段日子，常年没有人住。政府早就不管了，路也没通，再往里只能靠步行。你那金牙兄弟可真会找地方，要不是收药材的伙计提起来，估计再藏个一年半载也没人能找到他。”

我看了看插在路边的路牌，薄薄的铁牌早已经锈得支离破碎，唯有一个“坟”字还算勉强能看个大概。阿松将两只水壶分别丢给我们：“阳山看着矮，爬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路上到处都是石头，得翻过南麓才能进村。咱们轻装上阵，起码两个钟头才能见着人烟。”

一路上我们三人并没有过多地交谈。一来，山路崎岖，走起来相当费劲，有力气闲聊还不如好好看着脚下的路；二来，我对林家草堂又有了新的看法，取僵入药，这绝不是寻常铺子敢做的买卖，当初林老太太听说我是被通缉的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林家在暗地里也做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交易，根本不拿走私当回事儿。我早就金盆洗手发誓不再盗墓，现在若是与林家深交下去，保不准又要出什么纰漏，那还不如当一个露水朋友，好聚好散。

就这样爬了好一会儿工夫，直把一壶水都耗光了，终于看见山壑中一点儿零星的建筑物。阿松搓了一把鼻涕：“这就到了。你看那边还有炊烟，咱们下去问问，这里藏不住生面孔的。”

我环视四周，只见坟头村被一大片畸石怪峰怀抱谷中，四周既无盖顶之木，亦无通江活水。整个村子成一个巨大的“囚”字格局。最败的要数那股子掩都掩不住的腐臭味，我们站在山尖上都能闻见。这里以前又是停尸葬骨的乱坟岗，建村住人，那不是找埋吗？秦四眼体力一直不太好，此刻顾不上体面，两手撑住膝盖在一边大喘气。我说眼看村子就在跟前了，要不你在这里休息，屁大的地方，估计眨眼的工夫就能把大金牙揪出来，你就别凑着热闹爬上爬下了。四眼不肯，他说来都来了，自然要见识一下。阿松说周围有不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是些不讲道理的蛮汉子，万一见财起意伤了秦爷，那多不合适。还是一块儿进村吧，图个安心，咱们脚程放缓就是。入壑的山路大概是因为经常有人出入，比上山那会儿平滑了许多。有些特别陡立的地方，还被有心人用木桩打下一溜儿做工粗糙的扶栏。阿松说这是当地流民所为。我看坟头村深处山壑，周围又不便耕种务农，也找不到任何基础设施。就问他为何有人愿意久居此地，他们靠什么生活，难道当地政府对村民们不管不问？

“咳，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政府前几年打算在这里搞一个旅游项目，施工队来了，又走，换了又换，始终搞不起来，地基建白打下去，晚上就自己填平了，跟没动过土一样。不瞒各位说，这地方真邪

性，我们常年在此处取‘药’，知道的自然比外人多一点儿。大前年夏天，我来这里办药材，遇上大暴雨，不敢冒险翻山回城，就打算在村子里凑合一夜。你猜怎么着，起夜的时候啊……”阿松正说得带劲，山壑里忽然响起了一声杀猪一样的惨叫声，跟剥皮剔肉似的，听得我牙龈一阵酸痛。阿松和四眼懵了一下，齐刷刷地朝村子里看了过去。四眼眉一紧道：“不好，下面失火了！”

我往下边一看，只见才眨眼的工夫，刚才那一缕轻飘飘的炊烟已经化作了冲天的火焰，卷着黑得吓人的烟雾铆足了劲头直往天上蹿。

“先下去，救火要紧。”我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可心里头忽然敲起了一阵没由来的急鼓，总觉得要出大事。也不等四眼和阿松反应过来，我两腿一紧，跨开了大步，直奔坟头村而去。跑起来才发现，这一段入村的下坡路不是一般的危险，有好几次，我险些翻了跟头冲下坡去。四眼在我身后高喊掌柜的，让我等等他。没一会儿声音就不见了，我回头一看，他已经成了山坡上的一个小点，就大喊道：“阿松，替我看着他，别乱跑。”

“胡爷，您悠着点，村子里就那么几栋破草房，烧光了火自然也就灭了，犯不着拼命！”

我朝他们招了招手，表示自己明白。不过脚下依旧马不停蹄，很快就独自冲进了村子里面。刚才山上离得太远，也分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到了跟前才发现大事不妙，着火的地方远不止一处，十来分钟的工夫，大半个村庄已经蔓延成一片火海，浓滚滚的黑烟熏得人睁不开眼。这火势没有消防车根本压不下来。周围有不少人，光着膀子，端着脸盆四处浇水。我冲他们喊道：“这点水救不了火，都往山上跑保命要紧。”

可惜没一个答理我。

慌乱中，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一人，慌慌张张地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我骂了一声亲娘，身上立刻挨了好几脚，都是叫那些急着逃命的人给踩的。那个将我撞倒的家伙，自己也滚在众人脚底下被急于逃命的人群一通乱踩。发生火灾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发生拥挤踩踏，出村的路又只有这么一条，我当下就地一滚，抱住那人一路滚到了路边。那人咳嗽了好一会儿，一抬头，满脸黑灰，鼻孔不断地张合着。我看他情绪有些激动，刚想安慰两句，没想到他倒拖着哭腔，用一口极熟悉的京片子喊道：“胡爷，快跑，快跑，村子里闹鬼了。”

他就着一把眼泪朝自己脸上这么一抹，我当即跳了起来：我肉，大金牙！我尚未反应过来他这话的意思，身后轰隆一声，一座草屋居然凭

空爆炸，卷起骇人的热浪。本就慌乱不堪的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呼天抢地的尖叫。我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甲醛味，心中大惊，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大金牙顺着来时的路便逃起命来。大金牙身上的衣服早被残火烤得破烂不堪，我们两人虽是劫后重逢，可眼下要命的节骨眼儿，谁都没闲情停下来说话。不知道跑了多久，等到屁股后边的热浪渐渐退去，我们才稍微放慢了脚步。我甩下他汗滋滋的脏手，回头看山坳里的荒村，此刻已经被浓烟和烈火包围，看不真切。那些抢先我们一步逃出来的“村民”早就跑得不见踪影。

“胡爷，胡爷！”阿松和四眼快步从山上跑了下来，秦四眼满头大汗，见我身上被熏得黑不溜丢的，一个箭步冲上来扯开了我的衣领。

“快脱，背上都灼出洞了，等血凝上去，比剥皮都疼。”

经他这一提我才发觉背上一股刺痛，扭过头去瞅了半天，只知道肩膀上破了一大片，衣服都烧烂了，刚才逃得太急，根本没发觉，现在一静下来，后背火烧火燎地疼。被四眼这一扯，直接撕了半块皮下来，四眼拿自己的外衣给我捂了几下，沾了满手血，疼得我眼角泛泪，差点问候他全家。

“脱了好，脱了好。”阿松在一边帮腔，“等到皮肉和衣服粘在一起再脱，那麻烦可大了。胡爷，你救火怎么救出一身伤，这位小兄弟是？”

阿松没见过大金牙，我说这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倒霉催的。说完我就给了大金牙一脑袋刮子：“你小子怎么回事儿，看店还能看出毛病来，老子现在给人撵得满大街跑，差点没进去。”

大金牙破天荒地没给自己辩白，一脸孙子样，两行猫尿一撒，抱着我大声痛哭道：“老胡啊，我的亲哥哥，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你打死我算了，哎哟哟，我的亲哥哥哎……”

他那眼泪蹭在我伤口上，别提有多难受，我扭了好几下，愣是没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再看他这副熊样，也不忍心再说什么。只得安慰他说人没事就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秦四眼说：“火势还在扩大，光靠我们几个也成不了事，还是先出去再说吧。”

我一想也对，现在咱们几个身份敏感，万一待会再碰上救火的消防官兵上来问话，那有几条舌头都说不清楚。大金牙貌似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可他结巴了很久，似乎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看样子事情绝不简单，居然连他这么一张八哥嘴都被难住了。我说你把思路理一下，慢慢说别急，咱们现在下山，有车在下边等着呢。

不想大金牙拼命摇头：“走不得，我有东西在村子里。”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光着膀子教训他，“命都快没了。你还有什么宝贝疙瘩好惦记的！”

“不是宝贝，是证据。我是被陷害的，有人暗地里给一源斋下绊子。”

大金牙挥着拳头大叫，“就是那个杀千刀的竹竿子！”

我一听“竹竿子”三个字，脑袋一下子炸开了。秦四眼瞪起眼问他怎么回事儿。我早就觉得封店一事有异，却不料与竹竿子有关。看来非得听大金牙当场说完不可，只是司机阿松并非我们店里的伙计，叫人家平白无故跟我们几个在荒山野地里耗着，实在太不仗义了。于是我便叫他先行下山，去车上等，顺便给我们把风。

“不妥，你们几个对这儿地形不熟悉，万一在大山里走失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这里又不通车，消防队想进来，起码得花三四个钟头，我还是留下来与你们几个一道比较妥当。”

我见阿松态度诚恳，也就应了。四眼追问大金牙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金牙索性盘地而坐，吐着唾沫星子给我们痛诉起革命家史。大金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直把肠子都哭青了。原来古玩节那一日，他的确高价收了新疆佬带来的东西。那是一块儿开瓢古玉，但凡玉器，只要是古土出产，必有水银沁入，行家往往通过水银的老嫩分辨玉器年代。若是三代以上的旧玉，内部必然有水银结块，干涩老滞，参差错落；若唐宋时期的旧玉，水银虽入其肤，却未老，稍加热气就会自行流出；至于秦汉时期入土的古玉，水银则明晃活泼，成片而结。这些特征都是仿不来的天成品，大金牙精通此道，一眼就看出新疆人手上这块玉，是块百年难见的上等货色。他给的价不低，盘算着古玉的行情最近一路上涨，这东西盘在手里，不出两年收成就能翻上数十倍。这样一想，他出的价，不高反低，占足了便宜。

“坏就坏在事后，”大金牙哭丧着脸，对我说道，“古玩节过后没几天，有三个中年人上门看货，瞧装束打扮，十足的暴发户。我先递了几样花哨玩意儿上去，没想到居然藏了一个懂行的小伙子跟在他们身后。”

那个年轻人个子奇高，身形消瘦，说话间不露半点神色，把大金牙那点坑拐人心的小伎俩都点破了。“我一看，再不拿点东西出来镇住场面，回头哪有脸面在夫子庙里做买卖。心一狠，就把前几日收的新疆古玉给祭了出来。”

说到此处，大金牙抽了抽鼻子，拿袖口一抹，死爹葬娘地继续说道，“你们猜怎么着，领头的大胖子眼前一亮，刷地从怀里掏出一副手

铐，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几个彪形大汉一下子就扑了上来……”

“打劫？”

“公安……”

大金牙捶胸道，“他们说那是两年前，故宫博物院失窃的文物。热心市民报案，说在我店里看见了。胡爷，你听听，这像话吗？”

我点点头，事情发生得太蹊跷。那么多巧合都凑到一块儿，实在很难不怀疑这是个阴谋。两年前被盗的东西，为何平白无故出现，又好死不死，叫大金牙撞在枪杆子上。他口中那个高瘦青年，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四眼叹了一口气，估计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他又问大金牙是如何逃出来的。

“哎，幸亏有孙秘书，真是够义气。全凭他暗地里多方打点，我才有机会乘着保外……”

“你不该逃的。”

我批评大金牙，“你这一跑，等于不打自招，还给孙秘书惹了一身腥。”

“胡爷，我不比你 and 胖爷，个个都是大英雄。以前出点事，交俩钱，关几天也就过去了。这次弄不好，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我不跑，不跑能行吗！”

大金牙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四眼说：“这就是你不对了，你买玉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国家文物，为什么不把那些新疆人供出来？你这一跑，正中竹竿子下怀，顺水推舟把掌柜的也坑了。”

“我那时候实在是慌了，顾不了那么多。本打算连夜逃回北京，哪想到各大交通点都贴了通缉令，我一看走长途是躲不过去了，就辗转到了汤山附近，本来是打算找个偏远一点儿的地方，然后再等机会混出去。没想到，这地方实在太破了。躲了两个多月，毛都快熬白了，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胡爷，有烟吗？埋在这个鬼地方我都快憋死了。”

我看大金牙这副狼狈的模样实在好笑，就问阿松讨了一包烟递了过去。大金牙吐了一大口白圈圈，指着火势渐渐退去的村庄说道：“后来我总算想通了，这是有人故意要毁咱们招牌，当日那个年轻人，越想越像你所说的那个竹竿子。收玉的时候，我存了个心眼，彼此留了联系方式，出事之后一直藏在贴身地方，到了这以后我怕不妥，所以就把手字据用陶罐装了埋在床板底下。一会儿等火退了，咱们下去取，不管顶不顶用，总归……总归算是一件证据。”

阿松跟大金牙对了一根烟，没抽两口就问村里的火是哪儿来的。大金牙听了这话，手一抖烟头直接烫在裤腿上。我说你慌个什么劲，又猛地想起刚在村子里的时候，他对我说过，村子里闹鬼！秦四眼不知道我们先前的对话，他只当是大金牙闯出来的祸，就安慰说一会儿下去把纵火证据毁了，保管回头没人知道。我说大律师你这种行为属于监守自盗，传出去还要不要在圈子里混了。结果人家巨牛气地冷笑了一声：“老子混的是华尔街，你们这儿我可管不着。”

我看大金牙心神不宁，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也不催他。等他自己缓了半天，最后他颤颤巍巍地开口说道：“胡爷，我先前挖了点东西出来，可能不太干净。”

挖？墓啊？我说你小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到哪里都能搅出是非。大金牙急忙辩解：“这事真不怨我，当时你要是看见村子的情况，你肯定第一个带头干。”

原来坟头村里聚集的不仅是周围一些无业无田的流浪汉，还有几户老弱的特困户。据说祖上是在阳山开石的工匠，后来修碑死了太多人，周围山上的野兽经常被吸引过来啃食尸首。朝廷当然是不管，一些工匠的家眷就主动要求，在坟场周围当守夜人。一来二去，坟头村也就慢慢成了气候。明成祖放弃修建孝碑之后，这片地方便逐渐荒废，但是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眷们还是留了下来。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代能走的走，自然早就走得没影了。只剩下最后两三户实在走不动的老人留在当地，靠提供茅屋过夜，收取一些微薄的房租度日。大金牙初到此地的时候，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是连滚带爬从山上硬摔下来的。幸而被一位村子里的大爷救起灌了一碗米汤下去，这才起死回生。后来他才知道，这碗连筷子都插不住的汤，是老人最后一点儿口粮。我们都是经历过大灾害的人，自然懂得饿肚子的滋味。我看大金牙说红了眼，知道他这次的确不是为了自己。

阿松挠挠头：“以往我们来收药，都会带粮带盐来换，大小姐常说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事也不是林家能操心的。”

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没有接下去的念头。只是关心村子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大金牙清了清嗓子：“吕大爷说村子里一没耕田二没劳力，等他们几个老光棍儿都死光了，这地方就是真正的坟头。我不死心，总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村子周围的山上瞎转悠。结果碰上一个进山收药的伙计，细聊之下，发现这地方居然盛产僵尸。我夜里辗转反侧，觉得这事有门儿。这里挨着阳山碑材，又有大量古尸，当年说弃就弃，民间早有传说，朱棣以修碑为名，实则给侄儿修墓，要将自己那点不可见

人的小秘密给埋了。这地方啊保不准藏了什么皇陵大墓，即使没有，那古尸也是能换大钱的东西。何不放手一搏，总比坐吃等死的强。”

大金牙虽然对古玩明器如数家珍，但真要叫他去定穴挖墓，那还不如叫母猪上树来得快些。不过他这人别的本事没有，招朋引友的嘴皮子一点儿也不缺，没几天工夫就跟来往的流浪人混了个透熟。这些人平日在周围的村子里乞讨蹭饭，晚上就在坟头村集宿过夜。一听大金牙有致富的法子，还不用投本钱下去，一个个的摩拳擦掌，表示愿意入伙。

于是一大帮子人在大金牙的带领下，上山下海，满山头的胡挖海掘，忙活了十来天，总算是找到一点儿东西。

我说你这不是坑骗群众吗，连坟头在哪都不知道就敢下铲子，也就是荒郊野岭没人管，换了别的地方，早速进去了。大金牙颇为骄傲地一笑：“咱不比胡爷您本事，可运气着实不差。那一土掘出来的，是一批宋时瓷器，大多数是民窑里头的碗瓢。细数下去，能拿出去换钱的，大概有四五件。虽不是什么珍品，但对这个破村来说也算破天荒出了件宝贝。”

大金牙做惯了这一行，知道东西得慢慢出，如果市面上一下涌现出太多同类的物件，那就得跌价，不合算。他将陶器分了几个档次，挑了一件品相中等的兰花茶碗，交给吕老头拿出去换钱，再三叮嘱他，断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吕老头按大金牙交代的法子，找了一间小铺子，骗说自己是乡下人，想用祖传宝物换两个钱，好给傻儿子娶一房媳妇。这种买卖段子，堪比古玩界的老三篇，任谁都不会怀疑。对方一看货色，说这碗是清朝私窑里出的，只给两百。吕老头又多要了二十块钱这才心满意足地回了村。

两百虽然是跳楼吐血的甩卖价，可大金牙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不招人惦记的效果，免得日后遭人怀疑追查起来，又多一事。

我听他说了半天，也没觉出个重点，死活不懂哪儿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就催他快点，大金牙掏了我的水壶，大口牛饮：“说书的还有中场休息呢，不带您这么猴急的。再说后边那事发生的太突然了，我自己都没琢磨过来。”

他支吾了半天也解释不清后来发生的，索性拽着我们说进村，让我们自己看。秦四眼说山壑里的残屋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既然大金牙说不清楚，那下去看看也没什么不对的，何况字据还埋在里面。

大金牙从地上爬了起来：“咱们还是趁早取了字据走人，那东西，实在有些瘆人。”

我边走边问到底挖出什么瘠人玩意儿了，大、小粽子咱们打过的少说也有一个加强排了。他加快了步伐说：“是尸体，我们挖出来的，是一具在喘气的尸体！”

第七章 荒山老尸

这下我可傻眼了，没听说地底下埋活尸的，既然是尸体，那埋下去还能活吗？阿松在此地收药多年，也从未听说过如此奇事。我们逼着大金牙快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他回忆道：“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可后来，村里有个小孩子来找我，说她爹在家里藏了一只大耗子，把粮都吃光了。我当然不信，多大耗子能把一家人的口粮都吃光。没想到她又接着说，那只大耗子是她爹从地里带回来的，黑不溜丢的，不光吃饭还会吐发光的石头，爹拿石头去城里换钱了。经她这一说，我一下子就想起她爹杜二狗这两天似乎真的没有出现过，就给了她一块儿饼，让她带我去家里看看那只大耗子。可小孩倔脾气，说阿爹不让。我只好说那是一只耗子精，吃完米饭就要吃小孩。把她吓哭了，跟我说耗子精藏在她家地窖里。我立刻从石场找了几个有力气的跟着我去了杜二狗家……”

大金牙说杜二狗是村里唯一一个识字的常住居民，吕大爷介绍杜二狗时曾提起过，那小子也是个外户，只知道姓杜，看不清年纪。因为他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带着两条土狗，自然而然就二狗二狗的叫顺了。至于他女儿妞妞，本是村中一个老太的孙女，老人死后，杜二狗就把她接到自己身边养了。而他家的地窖，以前是村里公用的，后来村里人渐渐散了，慢慢地就成了他杜家的私人财产。大金牙悔恨道：“我当初那会儿没注意这么一个人，现在想想，的确可疑。那天刚到了他家地窖外，还没将门板揭开就闻见一股子腐臭味。仔细一听，里头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在咕咕地响。我带头将门闩拔了出来，下面一点余光都没有，漆黑一片，那东西就在地窖尽头周围，地窖下面不知道点了什么灯，隐隐发光。”

村里这些流浪汉活了大半辈子，谁也没见过如此诡异的场面，没有一个愿意下去的。大金牙举着火把，在地窖门口徘徊了好久，也不敢随意下洞。最后还是吕老头主意多，抱了一条大黄狗下去。那狗东西胆子奇大无比，刚下地刺溜一声就不见了，蹿进地窖中没一会儿工夫，就叼着什么东西开始往外拖。大伙见没有危险，纷纷下去帮着大黄狗，一帮人呼哧呼哧把那沉甸甸的东西拖到太阳底下一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是一具尸体，一具在喘气的尸体！”大金牙忽然一把抓住我，恨不得将指甲全抠进我肉里去。“那东西摊在石头地上，像一摊被打散的肥肉，浑身上下黑不溜丢，也不知道裹的是什么。还发出一股刺鼻的味

道，脸上找不到五官，只有一张嘴在不停地张张合合。”

我们几个的脚步顿时都慢了下来，别说大金牙没见过，就连我出入大、小古墓无数的人，也从未听说过，天底下有这样的怪物。四眼明显不信，他问大金牙怎么知道那是个人，大金牙说：“这不废话嘛，有胳膊有腿的，那东西要是站起来，恐怕不止两米。猪肉没吃过，僵尸还能没见过嘛。”

四眼看看我，想听我的意见，我从未听说过这种奇闻，一耸肩：“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起码得让我先看看那东西再说。”

“那难了，已经烧了。”

“烧了？你不是说那东西还在喘气吗？”

“那东西一见光就开始发腐，没多大工夫就烂透了，半脓半疮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毒。我觉得还是早毁了好，就叫大家合力起了个草台子准备烧个干净。没想到那东西一遇着火，忽然就爆炸了。烧得满村狼藉，你来的时候，大家正忙着逃命，怕恶鬼要来报复……”

我说好好的村子怎么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原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真不知道该恨天还是怨人。大金牙唉声叹气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罢了罢了，看来南京这地方跟我八字不合，赶明儿还是回潘家园去，发财谈不上，起码能睡个踏实觉。你可不知道，自从店里被封之后，我躲在这儿，连个囫囵觉都躺不舒服，天天梦见自己被政府给枪毙喽。”

我说躲得了一时，避不开一世。眼下就是回得了北京也换不了清白，说到底，还是得把这事了断了。四眼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要是真有字据，那翻案的本钱就有了。就算揪不出幕后黑手，起码能洗脱一源斋的冤屈。大金牙听他这么一说，忙收起了哭丧脸，咧嘴大笑。没多会儿工夫，我们下到了山壑间，整个村子早就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阿松惊叹：“这才个把小时的工夫，连根草都没剩下。”

“好在是孤村，又凹在山里头。火势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曾经见过厉害的森林大火连烧了四五天，靠人力根本无法扑灭，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外围把可燃物全部清出去，尽量减少可燃面积，等它烧尽了以后自然熄灭。我看满地都是焦黑的枯木，一些塌倒的房屋还在冒烟，问大金牙还能不能认出老吕家那间草屋在什么方位。

“老吕家挨着井，就在村尾巴上。”

“那你们烧活尸的地方在哪儿，我要过去看看。”

大金牙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劝道：“都烧成这样了，还能剩个毛啊。咱们挖了东西快跑才是。”

我说你小子吹了一路，神乎其神。管它剩毛还是剩，我看看怎么了？万一要是国家级的珍稀保护动物，送给博物馆也算立功了。四眼和阿松也附声说要长见识。大金牙拿我们没辙，直叹说没见过这么多不怕死的，拿古怪当精彩。就答应我们，先挖字据，再去烧尸的地方转悠转悠，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根怪物的遗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吕老头家的枯井，大金牙沿着井边摸索了一通，然后朝着西边连跨十大步，指着黑焦黑焦的泥土说：“东西就在这儿！”

我们此行并没有携带方便掘土的铁器，阿松从包里翻出一柄寸把长的木刀说：“这是我平日里割药用的，挖土也凑合，只是不知道埋得深不深，毕竟是木料，怕取不了多深的土。”

大金牙说东西藏得不深，肯定没问题。然后就接过木刀哼哧哼哧地挖了起来。我问阿松，这木刀如何取药。他笑道：“僵尸肉在我们这行叫做‘肉草’，用一般的铁器割取，会伤了药性，金、银、铜、铁统统不行。所以采药师傅会随身配一柄木刀。一般采药的木刀用的都是竹料，也有高档货，比如红木、楠木都是有的。”

我们正聊着，就听大金牙忽然叫道“有了有了”随即从土里捧出一个粗陶罐，敲开了一看，果然有两张字据。一张是买玉、卖玉的收据，一张是卖家的联系方式。我看了看收据，居然还是一张正规发票。四眼接过两张字据仔细辨认了一下，说格式没问题，都是有效证据。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大金牙更是雀跃，心头包袱丢了大半，人也精神起来，说这就带我们去看那具怪尸。坟头村一共巴掌大的地方，从村头到村尾加起来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他们焚烧尸体的地方就在杜二狗家那口地窖边上，选择就地焚烧的原因，是因为那东西刚开始还在喘气，到后来叫太阳光照了一会儿就慢慢开始化脓出水，味道奇臭无比，好多村民已经开始谣传这东西是山里的臭尾巴仙。大金牙可没听说过什么臭虫能修炼成精的，却知道古尸能生异伤人，所以他立刻召集人手搬了柴火，要将这具古怪的尸体当场烧掉。

“烧着烧着就炸了，”大金牙摸摸被烧了半截的眉毛抱怨，“你们说杜二狗藏什么不好，藏一具古尸，好在没有行僵扑人。”

我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上来就是一把火，村子没了，你叫他们以后住哪里。他狡辩说那也比被怪物摄了去好，谁知道那东西有没有毒，流了一地的黑水。杜二狗家的地窖，离古井不过百十来步的距离。大金牙替自己辩白完，遥指了一下地窖的大致位置，就领着我们几个走了过

去。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太阳偏落，山间的气温陡降。阿松说这一片山区，阴气很重，隔壁山头就是他们草堂“采药”的地方。咱们看了遗骨得赶紧下山，如果在前无村后无店的阳山上过夜，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林家就曾经有人在采药途中走失，到今天连块骨头都没捞回来。大金牙附和说当地的确有类似的怪事发生，来往这里的流浪汉是绝不走夜路的，有时候没有草屋，宁可多出几块钱，跟别人搭床拼住，也不愿意冒险独自在村外过夜。他边说边往四下打量，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焚烧尸体的地方，只见一摞半人高的空木架子独自耸立在空荡荡的泥地上。因为大火的关系，木头柱子早已经焦黑开裂，架子底下像是堆了什么东西，黑溜溜的一大片凸在那里，像一个小坟包。走近一看，原来是烧剩下的木料灰。我上前去，用脚拨开木灰，不想那小坟包一下子就散开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风，吹得那些细灰漫天乱飞，一吸气满嘴都是灰。一想到这些可能是那具古尸的骨灰，恶心得人直想吐。一时间，我们四人纷纷用手捂住了口鼻，大金牙不停地大口吐着唾沫，估计刚才吸进去不少。这时我们身后忽然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叫声，尖利无比。扭过头去一看，一个穿着老头衫的中年男子如疯癫了一般朝着我的方向扑了上来。我急忙往后退，那家伙脚下却未停住，径直扑倒在满地的灰烬之中大叫起来。我一时闹不清发生了什么，却见大金牙两眼发愣，低声对我说：“他就是杜二狗。”

不料杜二狗一听见大金牙的声音，像见了血的苍蝇，二话不说，挥舞着拳头作势要打。我自然不容他胡来，大步一跨，牢牢地将他两手反扣在背后，怒道：“你这人怎么回事儿，上来就犯浑！”

他疼得哼哼直嚷，听他号了半天才弄明白，是在恨大金牙烧了他的古尸。我继续按住他，说：“首先，尸体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公家的东西，他一不是你祖宗，二不是你媳妇，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你哭也是白哭，少在那儿自作多情；再说，你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你就敢往自己家里倒腾，害了其他人怎么办？”

杜二狗扭动着身躯，不住地挣扎：“你放屁，老子当然认得它。它是山上的财神，我好不容易请回家的神仙大王。你……你们愚昧！你们无知！大金牙你这个浑蛋……”

他越骂越凶，有几次还企图抬脚踹人。我只好发狠一拧，卸了他的关节。就听咔嚓一声，杜二狗发出了杀猪一样的惨叫。接着又哼唧了一阵，终于不再持强。四眼待在一旁，一直没说话，见杜二狗被我制伏才上前问话。可他问的却是大金牙。

“我记得你说过，那个东西，会吐石头？”

大金牙愣了一下，忙点头，又摇头：“是妞妞告诉我的，当时也没放在心上，秦爷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说。她说大耗子吃饱了就会吐发光的石头，她爹就拿石头出去换钱。怎么，那具古尸真有此奇能？”

他们说话时我一直在观察杜二狗的表情，他听见“石头”二字时，明显紧张了一下，腮帮子上的肉一鼓一鼓的。我心说难道天底下真有如此便宜的买卖，给口粗粮就吐钻石，老蚌孕珠尚且要花百十年的工夫。如果古尸真能产钻，那还种地圈猪干吗，全民养尸就是了。我见杜二狗不再挣扎，就松开了他的胳膊。大金牙嘴角一咧，蹲到他身边，奉劝道：“杜老哥，那么好的宝贝，我们怎么可能烧呢，你多虑了。”

我忍住笑意，朝四眼和阿松摆了摆手，让他们配合。大金牙这小子又准备诓人了。

“放屁，我回来的路上都听说了，”杜二狗苦着一张板凳脸，“大家伙都喊着要逃命，说你烧了地窖里的大仙，惹怒了山神，村子也被大火烧了。你这个扫把星，大瘟神！”

大金牙凑到他面前，哎呀了半天，做足了腔调：“杜大哥，我这是在帮你啊。那些人想将宝贝占为己有，我假意烧毁，其实暗地里已经将大神送回山里了。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嘛，火架子里除了木灰，还剩什么，凡火哪里伤得了大神真身。他临走的时候还叫我转告你，说老杜好酒好肉伺候得神君很是舒坦，待他回到天上禀告玉帝，回头要封你一个地仙做做。”

我心说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谎话也只有大金牙敢往外编，说话的时候还一脸恩正，也不怕回头遭报应。不过这招对杜二狗显得十分受用。他听得眼睛都直了，用那只没脱节的手握住大金牙一个劲地上下甩动：“好兄弟，你没骗我？你真没骗我？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就知道我有当神仙的命。”

秦四眼乘机问他事情的始末，那杜二狗已经兴奋得语无伦次：“我们杜家，出过神仙。很久很久以前，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知道我也能找到，哈哈。你们看，看这个……”

说着就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两颗闪闪发光的珠子。珠身圆润，光泽喜人，竟不似一般珠物。阿松说一般贵美石，断不会如此圆滑通透，这两颗东西，会不会是珍珠？大金牙将珠子放在嘴边，用金牙嗑了一口，然后很肯定地说这玩意儿不是珍珠。我说这你也能尝出来？他“嘿”了一声说：“胡爷又忘记我的老本行了。珍

珠与普通贵石不同，是珠母用阴体孕育而成，平日不见天日，吸收的都是月光湖气，入口必是极寒极阴的，有一股类似尸气的味道。除非用熟石灰连续浸泡盘用，否则很难去其恶寒。”

我说不管它是什么，如果找不来产珠的本体一探究竟，我们在这里瞎猜始终不是办法。大金牙此刻对当初的一时冲动悔恨不已，痛说到手的钞票又白白飞了。秦四眼说：“烧了就是烧了，既然找不到解释，那也不必耗在这里，你们看这天，再不走就要晚了。”

杜二狗神色亢奋，两眼炯炯发光，扒拉着木架子说什么也不肯跟我们走，大金牙上去拉他，差点给啃下一口肉。大金牙捂着手往后一跳，后怕道：“这家伙不会疯了吧？”

我看了看杜二狗那副六神无主的样子，说：“他本以为古尸被你烧了，心中肯定又气又恨，赶回村中果真见到处火烧狼藉，连最后一点儿希望都没了，整个人处于绝望的状态。你刚又骗他什么成仙成佛的，我看这人一下子由悲转喜，可能真把自己给刺激傻了。”

阿松点头说：“瞧这样子，失心疯是跑不了了。也算他自作孽不可活。”

“他不过贪财，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你这话说得未免太绝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此时的天色已经暗淡下去，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再不走，可能就要被困在此处。我可不想亲身体会阿松口中说的“恐怖事件”可要是让我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独自留在荒村野地里，那也是绝无可能的。我心下一横，指着杜二狗对大伙说：“好歹是条人命，他现在疯疯癫癫的，留在山里太危险了。咱们得带着他走。”

大金牙反对，他将被咬的手举得老高：“太危险了，跟狗似的，说什么都不走。我说胡爷，阳山闹鬼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何必为了一个外人冒险，还是乘天色有光，快走吧。”

我说既然危险就更不能丢他一个人在这儿，要不你再骗骗他，就说神君要见他，让他乖乖跟我们走。四眼“哼”了一声说哪来这么多麻烦，敲晕了扛下去就是。

我说还是秦兄缺德主意多，不愧是读过书的人。阿松曾经被迫在阳山过夜，此刻早就坐立不安。一听我开口，立刻跑到杜二狗背后，咣当就是一砖头。我没料到他行动力如此之强，居然真把杜二狗给砸了。好家伙，我原本只是随口调侃两句，他居然当起真来下了毒手。我啧啧了两下，知道此时也不能怪阿松，只好满心愧疚地背起杜二狗，希望他醒过来的时候能恢复理智。

因为杜二狗一事，我们耽误了行程，虽然心中千不甘万不愿，也不得不赶起了夜路。阿松对阳山忌讳颇深，看样子是对店中伙计失踪一事心有余悸。别看他平日像个人精，处处透着一股精明，此刻却一直板着脸，像只断了尾巴的耗子，瞪大了双眼不住地扫视四周，生怕有东西忽然蹿出来，将他叼了去。

我背着杜二狗走在队伍中间，大金牙跟在一边。他因为得知秦四眼是在美国当律师的，所以言语间格外殷勤，仿佛官司已经打赢了一般。

大金牙问我今后有什么发财的计划。我想了想，自打从印加神庙出来，我这一路似乎都是追在竹竿子屁股后边跑，一日逮不住，一日不舒服，至于自己以后的出路，倒是真没仔细筹划过。就像这趟南京之行，本是意料之外，如果不是大金牙手里出了变故，我此刻恐怕已经和Shirley杨他们到了云南，调查神秘老头所使的蛊虫。大金牙见我默不吭声，也不敢多问，又去和阿松搭话。听说人家是林家草堂的伙计，忙作揖说久仰。我说你小子怎么见谁都自来熟。他不以为然地说林家在南京城是数得上大拇指的中药铺，信誉、医术都没得说，属于跨行隔业的劳动模范。

阿松被他逗得不好意思，紧绷了多时的脸终于松了下来。我乘机问他那天留宿阳山，是不是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阿松居然抖了一下，夜色中两眼竟好似有精光射出。他靠到我边上，压低了嗓子，说道：“胡爷，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眼见为实啊！”

说着他又环顾四周，我被他弄得紧张起来，四下又到处是怪石枯岩，山路融在夜色当中，透着一股墨铁一般的冷光，单用看的都觉得瘆人。

阿松咽了一口吐沫，继续说：“我那日借了一草棚来睡，后半夜憋不住，就躲在一处断石碑后小解。您猜怎么着，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睡在草棚里头，我身体下面一片冰凉，整个人枕在一块儿墓碑上。”

他一说完，我们几个都傻住了。我脖子后边起了一大片鸡皮疙瘩，大金牙哆哆嗦嗦地靠到我边上，探头问阿松：“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当时睡迷糊了……我在村子里少说也住了两个多月，可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最多就是老被山上的狼叫吓着而已……”

阿松瞪了他一眼：“我倒宁愿是误会，可我滋的那泡尿还在石碑根上透着一一直没干。你倒是错一个我瞧瞧。再说，阳山根本没有狼。”

“啊！”

大金牙这下直接退到了我身后，结巴道，“没，没有狼，那我，我听见的是……”

“鬼知道你听见的是什么东西，”阿松摇了摇头，“反正这次打死我也不留在这鬼地方过夜了。咱们抓紧赶路，翻过这个山头就到停车的地方了。”

不知是人倒霉还是天有意，今儿个夜里，居然是万里无云的明月天。空荡荡的天际唯见一轮又亮又大的圆月高挂当中，夜幕与山色连成一片，叫人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知身在何方的错觉。我心里不知为何，绕满了狐鬼拜月之说。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一溜烟的全冒了出来，后背上冷汗不停地往下刷。看看其他人，个个都冷着一张脸，在月光下透着一股死气。我本来想开口调节一下氛围，可一开口，声音就堵在嗓子眼儿上，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这样的气氛不知维持了多久，一直到下山的路忽然出现在面前，整个人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见出路，大家的脸色明显好转，竟不约而同地一起出了口长气。

“我的娘啊，终于走出来了。”

大金牙满头大汗，扯着衣领呼啦呼啦地扇风，“真邪门儿，刚才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我还当要一辈子在山上转悠呢。”

说着他又扭向阿松抱怨，“你说你没事讲什么狗屁志异，魂都给吓没了。”

阿松朝他摆摆手，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道：“你们刚才听见没有，我耳朵边上一一直呼呼地响，忽近忽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将杜二狗放在一边，擦了一把汗，脑袋里晕晕乎乎的，连怎么走出来的都不记得。虽然我心里明白，这多半是人吓人，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可那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像闷在一口大布袋里，连气都呼不上来。至于阿松说的怪声，我倒是没有注意。

秦四眼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两手撑着膝盖，虽然没发话，看脸色也够戗。我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说：“万里长征最后一程，都打起精神来。出了阳山，咱们坐车走。”

阿松点点头，对我客气道：“胡爷你歇会儿，人换我背。这家伙个头不小，看着就沉，你驮了他一路，歇会儿吧。”

大金牙见状跑上来准备跟他假客气，嘴上不停地说来我来，手底下却一点儿没动。我说：“人家阿松一路为了我们跑前跑后，你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杜二狗的事，你责任重大，快背上，别装孙子了。”

大金牙憨笑了一声，苦着脸去背地上的杜二狗。我们四人奔着下山的路马不停蹄地赶。我边走边想下山之后的事，虽然证据有了，可是想要在短时间内翻案，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Shirley杨和胖子已经上路去了云南。看来只能找一个可靠的人将买卖玉石的字据托付出去，这个人，一来要能走得动官司衙门，二来要有说话的分量，最重要的是，要可靠。竹竿子既然敢明目张胆地栽赃嫁祸，事后工作必然是做足了。我思前想后，觉得此事还是要委托孙秘书出马才行。我决定下山之后，还是先去草堂，先安顿了大金牙和杜二狗，然后再请阿松走一趟，为我请孙秘书过门一叙。打定主意后，我加快了步伐，回头招呼其他人抓紧时间。大金牙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架子，背着杜二狗跟在队伍最后，喊道：“胡爷，你们倒是等等我，这厮死沉死沉的，哎哟哟，我的老腰啊，这是哪辈子作的孽。”

阿松指着前方路牌下的大卡车安慰他说：“看见蓝色的点没有，马上就到了。”

说着他追上我的步伐，“胡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跑过去开车。免得金牙兄弟真折了腰，还是耽误自己的时间。”

说着他将一直背在身后的黑驴蹄子塞到了我怀中，独自朝货车跑了过去。

我看大金牙越走越慢，就折回去想帮他一把。没走几步，就听见他大嚷道：“胡爷，胡爷，你快来看看，怎么回事儿，杜二狗，杜二狗他……”

言语间，只见跟在最后头的大金牙忽然扑倒在地，声音一下断了。我和四眼不敢等，急忙冲着大金牙摔倒的地方跑了过去。刚一近身，就看见大金牙背脊朝天，横趴在小路上，而他背上的杜二狗跟死了一样，将他牢牢地压在身下，只露了半个头。我心说才走了半个钟头的路，不至于累成这样啊，就伸手去拉杜二狗，没想到手一碰到他，就跟伸进了冰窟一样，冻得我心中一颤。再仔细一看，趴在大金牙背上的，哪里还是昏厥过去的杜二狗，分明是一尊真人大小的石雕人像！

刹那间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四眼惶恐地看了我一下。我稳住心神，又伸手去碰大金牙背上的“那个人”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递过来。我蹲下身去观察，发现那的确是一尊实打实的石头像，四肢成狗刨式牢牢地扒在大金牙身上，少说也有二三百斤。

“先搬开。”

我见大金牙已经不省人世，生怕他叫石头压死。我与四眼两人合力

去搬那尊不知从何处来的诡异石像。刚把那玩意儿推开，大金牙就开始大声咳嗽，他脸色惨白且透着金紫之气。我将他翻过来，顺着胸口按下去，发现肋骨已经被压断了数根。

四眼见他睁开了眼，忙问他杜二狗的去向。大金牙早就被吓得魂不附体，一个劲地摇头，说人一直在他背上，可刚才忽然像座山一样压了下来，他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四眼把那尊石人像翻转过来，“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我伸头一看，那石像居然没有面孔，唯有嘴巴的部位开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外形竟与大金牙之前所说的古尸大径相同。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根本来不及思考是哪里出了差错。我对四眼说：“他肋骨断了，不能走路。咱们快点抬着他上车，抓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俩一前一后，一个抬脚一个抬肩，将大金牙慢慢地抬向了站牌旁的货车方向。我吆喝着叫阿松来帮忙，喊了半天却无人应声。夜色中只有一辆蓝色的小货车独自停靠在指向坟头村的站牌边上。我觉得不对劲，让四眼先扶住大金牙，自己先他一步，踩着橡胶轮胎攀上了货车，货车上的玻璃不知为何碎了一大块，但肯定不是最近发生的。一串钥匙孤零零地挂在车中，四下到处都没有阿松的影子。我将半个身子探入车中，想看看后座上有没有他的踪迹，不料耳边忽生“呼”一阵疾风，一股腥气扑来。我急忙往后缩，可惜车中空间有限，我又有半个身子卡在里面，虽避开了要害，可脸颊火辣辣地疼，脚下一晃整个人向后摔了出去。

“老胡，脚底下！”

还没落地，四眼的叫声就从身后响起。我此刻连平衡都掌握不好，哪还有余暇顾忌脚下。“啪”的一声，径直摔落在碎石道上，细小的石子一下子划破了衣服扎进了肉里。来不及喊疼，我耳边又兴起一股“呼呼”的腥风，扭头一看，好家伙，车底下还藏着一个，那东西浑身漆黑，四肢曲张，贴在地面上，头小身长，整个外观看起来有点像人。那东西一伸爪就直扑我脑门儿而来，要不是先前四眼提醒，我根本来不及防备，恐怕眼珠子都得叫它直接撸了去。上山之前，我只当阿松口中阳山诡事只是道听途说的江湖段子。现在亲眼所见，才知道山中确实藏了不为人知的怪物。这厢一愣，那东西呼地一下从车座底下蹿了出来，我连滚带爬好不容易躲过了那双又长又硬的尖爪。

此时我手无寸铁，琢磨着黑驴蹄子既能驱邪避尸，那不知道对眼前的怪物是不是管用。四眼扶着大金牙在我身后提醒说：“咱们人手不够，没有武器，还是考虑怎么逃跑比较现实。”

我说废话，你看眼前横的这两只大爷，像是吃素的主嘛！待会儿我引它们往山上跑，你抓紧机会，开车。腿脚麻利点，要不然，兄弟我可就在这交待了。

四眼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深吸一口气，张开双臂，冲着地上的怪物大吼一声，撒开了脚丫子玩命地跑了出去。别看那俩孙子是四条腿的，在平地上还真没人跑得快。我绕着八字圈，连头都不敢回，耳朵边上不断传来空气撕裂的声响。脚下不敢懈劲，一心希望四眼能够快些将货车发动起来。

跑着跑着，身后忽然没了动静，我扭头一看，好家伙，两只怪物居然不见了！这个小广场是往来行人等车的地方，四周一马平川，连棵树都没有，更不要说其他遮蔽物。那两只怪物刚才还跟在我身后，转眼间居然不见了。我心中慌了神，脚下不知被何物绊了一下，狠狠地磕倒在地，脚踝处出奇得疼。定睛一看，居然有一只黑色的枯手从地下伸了出来，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右脚，又尖又利的爪子一下子插进了肉里，我没想到这家伙还会遁地，急忙提脚就踹。这时，地下传来轰轰的响声，泥土一下子翻滚开来，看样子又有一只怪物要破土而出。我忍着剧痛，用左脚狠狠地踩向怪物，连踹了十来下，竟好似踹在钢板上一般，只觉得脚底心生疼。就在我咬牙的片刻，我面前的泥土顿时拱开了天，我发狠抽动右脚，顿时扯得皮开肉裂，整个人因为用力过猛一下子掀翻了过去。

再一抬头，面前猛地贴了一张巨脸，其实说脸，还不如说黑洞来得贴切。这怪物眼鼻全无，唯有一张黑洞洞的嘴，凑到我面前就是快如闪电地一啄。我挥臂来挡，手臂上立刻被它攫取了半块皮肉。

我手脚并用，不住地往后退去。才移了两步，身后忽然撞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低头一看，一只又长又细的枯爪赫然出现在肩头。我知心知不好，自己已经在转眼间，被这两只怪物包围了。

为了让四眼有机会突围，我以身做饵，拐着那两只怪物跑上了进阳山的小道。岂料，长腿长脚的怪物长得虽丑，脑子倒是挺灵光，居然懂得土遁之法，将我前后围住，加之右脚受了重伤，情况立刻变得岌岌可危。我抽出黑驴蹄子，朝眼前的怪物砸了上去，就听一声闷响，正中脑门儿。可它不避不闪，一点儿表示都没有，跟苍蝇挠头一般继续朝我冲了过来。我就纳了闷儿了，怎么最近遇到的怪人怪物都如此邪性，各个身手不凡，全寻不着半点软肋。难道是因为改革开放全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连这些个野生的异兽也跟着进化了？这样一想，我都快绝望了。心中暗暗发誓这次要是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好好锻炼拳脚，以免被历史淘

汰。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对付眼前这两活阎王。为了避免再次被钩住，我用双手护住了脖子，蜷起身子，以膝盖顶胃，不断地滚动。姿势虽然狼狈，却是从实践里吸取的经验。人体不比其他异兽生就有甲冑护体，脖子和皮肚是人体最为脆弱的部分，稍一大意就会送命。在我毫无章法地满地打滚之下，那两只怪物总算是停止了攻击，因为害怕我就此逃脱，它们开始围着我打转。地上的沙土不断地被掀起来，没多大会儿工夫我的肩背就磨出血来。不过我深知此刻绝不能示弱，一旦停下来随时就有可能被它们分而食之。这场实力悬殊的角逐，其实是在挑战双方的耐心和毅力。

不知道滚了多久，我渐渐开始眼冒金星。速度刚降下来，守在我边上的怪物立刻扑上前来。我一个后滚翻过去，两手撑地，朝着它扑起的腹部死命踹了下去。那东西发出一阵“呼呼”的哀鸣，一下子飞了出去。这一脚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它要是再爬起来，那我只能就此歇菜。这时我身后忽然亮起一道强光，在漆黑的夜色中格外刺眼。“突突突”的发动机声如同救命稻草从远处传来。

蓝色的货车高鸣车笛，四眼一手握方向盘，一手伸出车门，朝我比画着上车的手势。我连滚带爬站了起来，单脚蹬地踩着那怪物的脑袋一把扣住了车门，飞身上车。那两只怪物哪肯轻易罢休，铁钩一样的大爪子拍天捣地扇了上来。

“转弯，快转弯！”

我边往车里爬，边拉住方向盘，使劲一扭，车屁股刷地一下甩了出去，将追兵直接撞了出去。我抓住这片刻的机会一下子缩进车中。四眼见我安全着陆，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就听车轮滋滋作响，一溜烟地奔下山去。

我瘫躺在副驾驶座上，大口急喘，恨不得把胸腔填炸了。抬眼一看，大金牙早就昏死过去，被四眼安置在后排。

“现在怎么走？”

四眼根本不认识回南京的路，我心跳得飞快，眼下阿松和杜二狗都莫名地失踪，如果我们就此走脱，那这两难兄难弟恐怕是凶多吉少。可要是再杀回去，单凭我和四眼，别说救人只怕还要将自己搭进去。四眼似乎看出我的犹豫，他扯开领带丢给我说：“伤口先扎上。”

然后猛地踩下油门，杀出了阳山，之后就不再多话。我默默地给他指了指回城的路，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恼火，想着这事，眼前忽地一黑，就这昏死过去。

第八章 江城水寨

再次醒来，周围一片浑黑。脑袋疼得出奇，我甩了甩头，用手捂住太阳穴慢慢地起身。我努力回忆发生的事情。只记得之前在阳山上寻找大金牙，然后碰上了无面长爪的食人兽，再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实在无法回忆起来。我想起身，用手臂抓住旁边的围栏一撑，不想脑门忽然撞上了硬物。疼得我本能地一缩，没想到屁股底下跟着一颠，全身一下子失去重心摔了下去。这时，一道强光猛地射了进来，我捂着眼睛反应了好一会儿，只见一个人影在外边冲我笑了一下，随即说道：“老胡，你要是再不醒，我们可准备好就地掩埋了。”

开头，我还以为是胖子。转念一想声音对不上号不谈，这小身板似乎也不可能是那熊小子。此时，我身下又传来了激烈的晃动。那家伙脚下一扭，摔了进来，差点没把老子压死。我一看凑在我面前那张脸，大骂：“四眼你闲得慌！这什么破地方？”

秦大律师似笑非笑地掀起我的裤腿，指着包扎好的伤问：“忘记了？你当时疼晕过去，在阳山？”

我点点头：“后来呢？这什么地方？”

秦四眼伸出手一拉，挂在我们面前的黑布帘子一下垂了下去。绿油油的山间梯田顿时扑入眼眶。我这才发现，我们此刻身在一节简易的车厢之中，由两匹高头大马牵着正在山道上前进。我正纳闷儿怎么跑到郊外，一只虎皮大猫慢悠悠地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蹿进车厢之中。我认得这是林魁那只虎犊子，心说他怎么也在。果然，一阵马蹄由远及近，林大夫的脸很快从车窗处探了进来。他笑嘻嘻地将握着缰绳的手一拱：“胡爷这一觉可有两天了。叫小弟好生想念。”

我被这俩弄得脑袋里一团乱麻，好在四眼比较够意思，他指着车外说：“咱们已经进滇了。你睡了快一个星期了，期间半醒半晕，一个劲地说要找Shirley杨他们。我本来是准备等你伤好了再上路，但南京那边的盘查越来越紧，再不走只怕会被困在里边。我和林大夫商量了一下，正好铺子里有一批医疗物资，是要送进云南支援贫困地区建设的，咱们正好搭了一个顺风船混出来了。今天早上刚换的马车，现在离江城还有半日的路程。”

想不到在我昏迷期间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我忙问他阿松和大金牙的下落。这两个倒霉催的，大金牙被巨石压断了肋骨，如果及时就医，应当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草堂伙计阿松却是活生生地从我们面前消失了，

只怕……四眼紧了下嘴角，看了林魁一眼便不再说话。林大夫却对我笑道：“各人命数自有不同，胡爷犯不着替他担心。店里已经派人去寻了，要是真没了，只能怪他命贱。”

“话不能这么说，阿松兄弟要不是为了帮我们找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如果他出了事，这个责任，自然是我的。”

我生平最讨厌有人宣扬那种高低贵贱的命数之说，见林魁居然如此评论阿松，心里顿时不是滋味。本来是打算好好教育他一顿，端正他那股子迂腐的封建大家庭观念，却被四眼生生拉住了。他劝我说咱们人生地不熟，连胖子他们的影子都没摸到，要是与林家的人顶起来，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

我心知他说的是个理，毕竟是林家自己折了人马，说不定林魁只是心中记恨故意拿这话堵我也未尝可知。我深吸了一口气，决定转移话题，随口问了一句我们现在的位置。林大夫回答说：“昨天在昆明卸了一批货，现在准备去江城。再往下走是苗区，到了抚仙湖附近，汉人就不方便进了。江城是入苗之前最后一个杂居点，我也只能送这么远。”

四眼接过话头：“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打探过Shirley杨的下落。她用五鹤荷包在各大药房都留了口信，说胖子性急等不得我们，两人已经起程去了江城拜访那位老前辈。这是两天前的口信，赶车的师傅说，天黑前就能到江城，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与他们会合了。”

我回想起当初薛二爷口中那位弄蛊的大师，只知道此人是苗家出身，似乎因为一件无头悬案得罪了当地权贵所以被撇出了苗寨。此人虚长薛二爷他们一辈，因为生得一双有白无珠的瞎眼，所以道上的人都唤他“白眼翁”薛二爷离开国内已有些年头，他托人多方打听，得知白眼翁尚在人间，目前蛰居抚仙湖附近。所以才叫我们几个自行探访，虽然不一定能查出神秘老头的身份，但以白眼翁在蛊物方面的学识，必定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虽然在南京遭遇了诸多不顺，可既然已经入滇就不能再沮丧下去。我为自己鼓了一口气。四眼看出我心中郁闷，安慰道：“这两天发生的也不全是坏事，至少大金牙目前已经安全了，买卖玉石的证据咱们也有，我已经托国内的同行起草此事。等一切都安排好了，咱们再回去翻案。眼下咱们急不得，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你我都知事情背后有内幕，除非狐狸不吃鸡，否则迟早露出尾巴来。”

我没想到回了一趟国，四眼的语文水平居然会得到如此高的飞跃，连比喻都学会了。我一下子被逗乐了。我说睡了这么久，身体都锈了，得抓紧练一练，起身将赶车的师傅喝住，自个翻身上马。一旁的林魁忙

叫我小心，说后面一节车厢里都是高档药材。我说咱当年插队，天天给生产队赶马运草，属于熟练工。看着四周广阔的天地，呼吸着山野间的新鲜空气，我一下子浑身是劲，抖了抖将近一个星期都没活动过的骨头，马鞭一挥，一下子蹿了出去。天高地广任我翱翔，心情格外舒畅，没多大工夫就听林魁急切地呼喊，和着山风在我耳边响起：“胡爷，你跑反了，那边是悬崖！”

滇池境内多丘谷沟壑之地，即使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当地还是有许多地方是人类足迹无法抵达的。不说远的，就拿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江城来说，汽车大巴之类的交通工具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的。这里的民风还维持着百年前的自然风貌，货物全靠沿境的马帮，用马驮，用骡运，走上百十里的山路从外面运进来。如果怕山路险峻频出篓子，也有别的法子，那就是走水路，从澄江出发，过了抚仙湖就能进入江城水域。不过听赶车的师傅说走水路一来耽误时间，二来抚仙湖附近流传着不少骇人听闻的民俗传说。所以大多数时候，为了保险起见，行商走路的各地买卖人还是更愿意雇用马帮的“马腿子”运货。至于像林家这样自己配马队的大户商铺，又另当别论。

一路上，我们三个讨论了一下大致的行动计划。林魁说，江城地区鱼龙混杂，过往商贩密集，想在这个地方找人，特别是胖子和Shirley杨这样特征明显的外来人并不困难，但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白眼翁”他从来都没听说过。照理说此人来头不小，如果真是在江城，那他的名号肯定早就顶上天了。这样一看，此人很可能不是江城的常住居民。

“最要命的就是他住在苗区。”

林魁解释说，“过了江城往东，就是抚仙湖地区，那里是苗人的地盘，外人很难深入进去。你们要找的老头子要是住在那儿……我的马队可进不去。”

我说：“怎么天底下还有林大夫去不得的地方？你们草堂不是常往苗区运药吗？”

“想入抚仙湖地区，只能雇专业的马帮带路。他们常年混迹此地，马帮里头有苗人也有汉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跑马人。居民对他们的戒心相对比较少，稀缺的生活物资也全靠他们走马换货来运，所以在多民族混居的抚仙湖地区，各大马帮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就连我们林家，想从苗人手里换白药，也得通过马帮来交易，让他们从中抽成。”

我一听如此麻烦，就问林魁可有相熟的马帮。他说有是有，不过人家常年在外边跑生意，江城不过是一个小据点，能不能碰上还得看运

气。秦四眼做事总爱把前路铺顺当了再走，一听情况可能与设想中不一样，又开始犯嘀咕，跟个老妈子似的问这问那。我说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大律师你愁什么，说不定Shirley杨他们已经找着人，现在正江城三缺一，等我们过去搓一盘呢！咱们也许根本不用深入抚仙湖也不一定。没想到他信誓旦旦地说：“跟了你这么久，我早就想明白了。只要跟老胡你沾边儿的，事情没有简单，只有麻烦。”

我本想反驳一下他毫无根据的反动论调，可仔细一想，一路下来似乎真与他说的没差。心中不禁郁闷，希望这一趟去江城能够一步到位，别再出什么岔子。

当晚我们就进入了江城水寨，云南这地方，山多水广，风景一等一的好。江城虽在名义上是座城，实际上却是常住人口不足万计的水寨。此地地势低洼、四面环水，寨中的水道桥码远比旱路多出数倍，尤以中央水道十八湾出名，又名“去马湾”我们的马车到了这里也只好留在城外驿站之中，货物也全都换做船运。用当地的话来说叫“道无骡马，水中飞天”意思是说，在江城寨内走陆路根本没有前途，只要入了水，连天上就能去得。虽然有点言过其实，可只要亲眼见过当地繁荣的水道文化，就能明白此话绝无无中生有之虚。

当地的乡绅听说林家草堂的大少爷亲自送货，早就准备好了香船在十八湾的入水口接应。我们跟着林魁身后被一大群人前拥后捧着上了油光可鉴的龙头香船，心里着实吓了一跳。敢情人家林大夫在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还是挺有地位的，也就我和四眼，天天在人家背后嚼舌根。

这条龙头香船长近十米，分了上、下两层，三间大舱，据说是寨子里迎接贵宾时才能祭出的法宝。虽是傍晚时分，可河道上灯火璀璨，密密麻麻的水上商船几乎要把河道占满。我站在船头，看见沿岸上稀稀拉拉一路过来，不过二十来家小铺子，与繁荣的水上集会比起来，简直寒酸得可怜。由此可见，江城的水上文化绝非浪得虚名。

林魁早早地将迎接我们的商会老小“请”了出去，独自占了这一艘宝船，说要陪贵宾游览此地风景。搞得我和四眼顿时被大家侧目围观，一个劲地猜测身份。我说你一个做大夫的，怎么能欺骗群众的感情。林魁却说：“山风淳朴，江城人好客是出了名的，你没看见船尾摆的汾酒，足够灌出人命。不吓吓他们，咱们哪能这么容易脱身。”

我这才注意到尾舱里头堆满了酒坛，赶紧向林魁道谢。四眼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水上集市，似乎连此行的目的都忘记了，只顾着与别船的商贩讨价还价，买了一堆用不着的手工艺品。

“现在是晚集高峰期，咱们的船太过引人注目，想开也开不动，咱们先吃晚饭。待会儿租艘小艇靠岸，我带你们去吊脚楼上打听Shirley杨他们的消息。”

水寨的吊脚楼就相当于我们的茶馆，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是江城里消息最为流通的地方。不夸张地说，你只要敢从里边走一圈，第二天，连城里卖报纸的都知道你在老家有几亩地。所以上吊脚楼上打听消息，那是最方便不过的选择。我们吃过了水上阿妈烧的腊肉，又用船上的小炉煮了一壶汾酒，待到月上梢头，吊脚楼亮起了开张营业的大红灯笼，这才找了一艘小乌篷船上岸。

不知道是不是在南海留下的阴影，我在船上的时候一直坐立不安，直到两脚踩上岸，才有了一种安全感。江城水寨里的路比河窄，沿岸的吊脚楼多数是半立在水中的。楼下空出来的水域，既可以歇船也可以开店。即使是在有水乡之称的南方地区，也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景象。林魁介绍说，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江城的南大街。再往前走，过一段石阶拐过去就是东大街。南街行商，东街住人，不过大多数人家还是习惯在水上过活。而我们马上要进的这座挂着烫金流苏大红灯笼的吊脚楼，就是本地最大的酒水铺子。酒铺并没有挂招牌，但只要在当地提起“吊脚楼”三个字，必定就是指此处。

我看了看沿途的行人，多做黑衣蓝裤打扮，有的肩头还扛着山珍野产，一看就知道是少数民族猎户进城换钱来了。也有与我们同道的汉人，大家同在异乡，即使遥不相识，也免不得有一股亲切感，都远远地报以微笑。林魁拉着我俩说：“少在那里自作多情，这里多有行骗的歹人，江城这块地方，每年死于非命的汉人，没有上百，也过几十了。”

我心中一惊，问他怎么会这样。林魁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这里天高皇帝远的，少了个把人，谁会关心。杀人劫财，或是只为泄愤的。骗到暗处去，脖子一抹，再往水里一丢，天才知道。你们这副游客打扮的，最容易成为别人下手的目标。待会儿上了吊脚楼，千万别到处东张西望。”

秦四眼听得目瞪口呆，大概没想到景色如此宜人的地方，居然会出这等杀人越货的买卖，而且竟被视作寻常事。他随即跟在我后头不再多话。我抬头看了看吊脚楼前红艳艳的大灯笼，不知为何，居然紧张了起来。林大少哈哈一笑，带着我们两人轻车熟路地踩上了竹梯，听着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看着满楼里不断攒动的人头，我忽然有一种预感，这一趟旅程可能会比想象中来得困难。

这座林魁口中江城头号吊脚楼，远看不过尔耳，可你要是真进了它

的大门，就会明白，何其谓“头号”刚一进门，我差点被楼里扑面而来的大潮弄得晕死过去，好家伙，百十平方米的铺子里头，摆满了红漆大桌，每一桌都是宾客满席。山里地方，不比城中那些假客气，大伙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不少人早就光裸了上身，手里端着粗瓷碗，灌酒跟灌白水没有差别。

一时间我满眼的人头，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看。四眼问：“这么多人，楼不会塌了吗？”

林魁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个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壮汉就说道：“怎么不会塌，光今年就塌过两回。哈哈，都掉水里了，不知道多热闹。”

说完拎着酒坛子就跑了。我看这里多是一些喝得天昏地暗的酒疯子，心里不禁对探查消息一事抱起了怀疑的态度。秦四眼经历过秘鲁酒吧那场厮杀之后，对这种场面很是忌讳，一直在竹楼门口徘徊。我眺望了一下里里外外的人群，似乎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林魁拍了我俩一把：“傻看有什么用，要深入看问题。”

说完领着我们挤进了人堆里。

刚一进人墙就听见里头人声鼎沸，不时有喝彩声传来，仔细一看，是一个穿着长衣青衫的瘦老头，正盘坐在大红桌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小段。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看不清面孔，摇头晃脑说得好不热闹，围观的听众不时为他鼓掌叫好。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他口中所操的绝非普通话。林魁见怪不怪，解释说这位老者是苗寨里的人，经常在附近几个寨子走动，靠说书讲传过活。他说的是当地的方言，讲的是发生在苗地附近的怪物狐说，我们听不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虽不明白老人讲的是哪一段传奇，但见听客们一个个情绪高涨，看来故事定是十二分精彩，又想到老人既然常年走南串北，见闻必定相当广博，就对林魁说，能不能请他代为询问一些事情。

林魁反问我是不是要查白眼翁的下落。我摇头：“是关于阳山上的食人兽。老实说，怪事怪物我见得不少，可阳山这一趟走下来，实在有太多的疑惑。不说别的，光它一张饼脸，只生一张大嘴，眼鼻全无，就是天底下罕见的奇闻。我听说这位老人讲的是鬼怪志异，所以想请教一下，看是否有解。”

林魁招来店里的服务员耳语了一番，随后对我说：“郭老头的段子是这里的招牌，现在正到火热的地方，停不得。咱们去楼上包间里等，他一会儿上来。”

我知道这是托了林大少的面子，忙道了声谢，叫上四眼，跟着林魁

一同上了二楼。不同于楼下的热闹，二楼雅间显得冷清了许多，领路的服务员小赵说：“来往的商客，也不全是山里的粗人。我们这里的包间，全都是向水望月的风雅居。你看，饭点还没到，已经包出去大半了。”

小赵将我们带进其中一间包房，颇为殷勤地倒上了茶水。我问他最近可有一个话多皮厚大胖子偕同一位漂亮姑娘来过这里。他回忆了一番，说：“哎哟，这里每天人来人往，少说也有百十来号，实在想不起来您说的这两位。要不您再说得详细一点儿，我找人问问？”

我又将两人的名字告诉了他，小赵拍拍胸脯：“有了名字，一切都好办。三位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他一走，四眼就说：“这里怎么还雇童工，刚才那个小服务员看起来，还不满十五岁。”

林魁喝了一口香茶：“勤工俭学，他阿妈去得早，阿爸去年进山采药，折断了双腿，现在躺在家里，是个废人。家里还有两个妹妹要养。在江城这个地方，大多数孩子学了两个字，学会了加减乘除就要出来帮父母摆摊挣钱，没什么好稀奇的。”

四眼对此表示不能理解，林魁摆手：“江城这里还算好的，再远一点儿的苗寨，常年不通人烟，那里的原住民连大字都不识。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都过去了。听说当地还有土司大老爷当家，百姓过的是解放前的苦日子。我还是那句话，各安天命，多说无益。”

秦大律师一听这话，拗劲又上来了，揪着林魁说要好好“研究”一下学术问题。两人平日里看都是斯文得要命的主，可只要一争上谁对谁错的问题，就像吃了耗子药，非得吵得面红耳赤，劝都劝不住。我只好推开包间的门，出去透气。

我蹲在走道一头的角落里边，琢磨着如何寻找胖子他们的下落。上岸的时候我就打听过了，江城不同于昆明，这里是多民族混居的水寨，除了政府设的乡公所，其他公共设施基本上就保留了当地居民自立自给的经营形式。也就是说，这里的医药铺子根本不会将五鹤朝天的牌子放在眼中。那Shirley杨他们又能通过什么方式，给我留话呢？万一小赵那边没有消息，下一步又应当如何走，正想得头疼，脚下的竹楼忽然开始有节奏地晃动起来，很快，小赵的声音便随着爬楼的脚步声一同传来。我心说这小子可以啊，一根烟的工夫，居然已经把人带来了？忙掐灭了烟头，准备从角落里站起来。可还没抬脚，就听见一个颇为熟悉的声音传来。

“这趟买卖全要仰仗各位，今天我杨二佬做东，来来来……”

我心中一惊，这声音又粗又高，带着一口浓厚的闽南口音。加之“杨二佬”三个字，我透过竹隙偷偷地瞄了一眼。果然是那个高头马壮、头戴貂皮帽的漕帮总把子，杨二皮。这老东西自打收了虎目珠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南京的地头上出现过，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江城叫我碰见了。我对此人的印象算不上好，自觉没有特意上去打招呼的必要。我又多看了一眼，他身后跟着的客人，一男一女，皆是苗家打扮。男的一脸杀气，看样貌估计四十来岁；女的稍微年轻一点儿，样貌普通，掉进人堆里也不会惹来注意。这两位横竖不像是与杨二皮有什么生意往来的，怎么这老家伙平日里目中无人，对这两个苗家子弟却如此恭敬。我虽然有些好奇，可转念一想，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必再去招惹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当没看见便是了。

趁着他们寒暄的工夫，我溜进了自己的包间，四眼和林魁俩人似乎已经“研究”完了，各占了一个角落，谁也不搭理谁。我只好打圆场，告诉他们小赵已经回来了。说不定一会儿就会有胖子和Shirley杨的下落。

正说着呢，包间门被人从外边推开了，小赵笑嘻嘻地探进头来，我冲他招招手，小赵立刻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找着了，找着了。我就说嘛，江城里没有我打听不到的事情。嘿嘿。”

小赵说，两日前，有一个叫洋名字的女人跟一个大胖子来过吊脚楼，想找人带路，进苗寨，价钱出得可大了。不过在江城地界，能进苗区的，除了当地苗人，也只有跑马带货的马帮子。他们要去的又是抚仙湖那块晦气地方，所以根本没人愿意带路。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事情果然如林魁推测的那样，白眼翁并不在江城本地，只是不知道Shirley杨她急个什么劲，为什么不留在江城，等我前来会合。小赵又继续说：“不过后来，他们总算是找到一名苗人猎户愿意带路。这话是前台卖酒的梨花姐告诉我的，错不了。她还说，那个猎户是老客了，他家寨子就在抚仙湖外十里地，叫做月苗寨，离江城有三日的路程。”

我狠狠地抱了小赵一把，拿出一张票子塞给他：“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看看能不能再找个向导给我们带路，就去月苗寨。”

小赵惊道：“现在就走？”

他看了我们三人一眼，摇头说，“这个时节山上狼多豺猛。你们人又少，走夜路太危险了。好的向导，是不会为了钱，拿客人的性命开玩笑的。”

林魁同意他的观点：“你没见识过这里的猛兽，不知道厉害。多少有经验的猎户都丧命在外边这片山区里头。我看咱们今天还是好好休息一

夜，明天，我让店里的伙计去给你们联系一下，看寨子里有没有大马帮歇着要走，送你们一程就是了。”

小赵忽然拍手道：“哎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阿铁叔在，阿铁叔的队伍就在楼下。”

林魁一听这名字忽然笑了，连声对我说好运气。我被他和小赵弄得一头雾水，问他阿铁叔是谁。小赵撇嘴：“连阿铁叔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土包子。他是马帮的大英雄，十寨九沟最出名的马锅头。只要是阿铁叔接的买卖，没有送不到的，连鬼葬岭都去过！不过，已经有人请了阿铁叔送货，正在隔壁喝酒呢，恐怕他不能带你们去月苗寨了。”

马锅头，是马帮对头领的敬称。吃饭看锅，被称为锅头的人就是马帮的总把势，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解放前，交通设施落后，很多道路，常人是无法通行的。很多地方的吃穿用度全都仰仗马帮来运送。历史上最为出名的茶马古道，就是靠马帮子弟用马蹄和双脚一寸一寸走出来的天堑之路。我一听江城里头歇了这么一位奇人，忍不住就想去拜访。可又听说他正在隔壁吃酒，心里咯噔一下，打了一个战。

事情，没这么巧吧？

我问小赵：“那位阿铁叔是不是在跟一个戴着貂皮帽的汉人喝酒？”

“哎？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

我暗道晦气，当真是叫杨二皮抢了先机。我说那个老东西哪会对一般人如此客气，原来是在宴请马锅头——阿铁叔。

四眼不知道我先前在外边遇见了熟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把杨二皮在江城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又向林魁介绍了一下当年的那点小恩怨。两人皆叹息：“胡爷，您人品真不是一般二般的糟，专门出这种闹不清的幺蛾子。”

“那怎么办，过去抢人，砸了杨二皮的场子？”

我对杨二皮虽说心底里不大对付，可场面上也算过得去。都是在道上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此刻真要是过去抢场子夺生意，那传出去自然是我胡八一理亏。毕竟做买卖的都讲究个先来后到不是。

四眼捏嘴一笑，又出起了主意：“大家相识一场，咱们先过去打个招呼，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让人家捎我们一程。实在不行，再做其他打算也不迟。”

我心说就杨二皮做的那点黑心买卖，肯带我们入队才有鬼。但也不

愿意就此放弃。林魁起身说：“我与阿铁叔还算有交情，咱们过去看看，打个招呼也不为过。至于能不能带你们一程，那倒未必，权当多认识一个朋友也好。即使他不能亲自带你们入苗，起码也能介绍其他向导，总好过你们自己瞎转悠。”

我说这也是一个道理，常言道出门靠朋友，我们在江城人生地不熟，要去月苗寨寻找Shirley杨的下落只能靠他们这些个地头蛇。于是就让小赵先去知会了一声，就说是林家草堂的人要打扰阿铁叔的雅兴。

“最烦你们这些假客气的！”

小赵进去没一会儿，就听隔壁包间响起了打雷一样的声音，紧接着“咣当”一声，我们的房门应声而开。铁浮屠一般的壮汉大笑闯了进来，指着林魁笑骂：“你这个混账小子，人躲在隔壁这么久，屁都不知道放一个。真不拿我当兄弟。”

我见阿铁叔性格如此豪爽，与杨二皮那种滑头奸商不像一路人，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铁锅头在谈生意，谁敢老虎面前拈须。来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在南京的朋友，到你们江城寻人，锅头你这次可得卖我一个薄面，帮他们一把。”

“林仔的朋友，就是我老铁的朋友，你们放心，这事我管定了。要找什么……”

正说着，一顶极不和谐的貂皮帽径自出现在门外。我一见杨二皮探头，就往边上缩了一下。没想到这老家伙眼睛贼尖，视线一下子就盯在我脸上。我只好谄笑了一下，准备伸手去握他。不料，他脸色一转，居然像没看见我一样，只对阿铁叔说：“锅头，咱们才喝了一半，怎么就跑出来了？”

铁锅头将大手一挥：“这几个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见了。哈哈哈，杨老板要是不嫌弃，一起过来喝。”

他这一句话，将杨二皮的面子一下子扫到底了，我真怕这不要命的老貂皮当场翻脸。果然，杨二皮一听铁锅头这话，脸色立马掉了下来，一张打褶的老脸憋得铁青。我急忙走上前，握住他的手，激动地上下晃动：“哎呀呀，老杨同志，这真是他乡遇故知，雨后逢甘露。能在这个地方遇上您老人家，三生有幸，有幸啊！”

铁锅头惊奇地问杨二皮：“你认识这个小兄弟？”

杨二皮皱了一下眉头，冷冷地将手抽了出来，回答道：“没见过。”

一时间，所有人像看智障一样地看我，我闹不清他为何要假装不认识，心中暗骂：“我禽，大爷你痴呆了吧！”

第九章 铁马帮

我与杨二皮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交情，可红绿买卖至少也做一些，何况他也曾经走过竹杆子的道，理应与我同一阵线，怎么今天还没说上两句话，就佯装不识。我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阿铁叔，难道其中有猫儿腻？杨二皮见我一直盯着他看，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而后对阿铁叔说：“我这事比猫抓了心肝还急，请铁锅头务必帮忙，事成之后再加三成。最好今晚就能动身。”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声音似乎还微微发颤，全然不将其他人放在眼中，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看他这副模样不像耍诈，倒似乎真有要命的事急着去办。我要是在这个时候横插一杠，那就等于是公然与他作对，梁子就可结大了。只不过，杨二皮平日里横行于世，桑老爷子的死他也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跟我面前要面子，谁高兴答理他。我朝林魁眨了一下眼，拿嘴努了努正在谈话的两人。他窃笑，假意咳嗽了一下，然后走到阿铁叔面前说：“阿铁叔呀，咱们刚才说的的事儿，你看能不能办，要是方便，我这两个过命的朋友就交到你手上了。”

阿铁叔看了看杨二皮，又看看林魁，有些为难：“实话说，人家是先到的，货量又大。你这两个小朋友要去什么地方，要是顺路带他们一程也无妨。万一不同道，我分两个伙计护送他们，你看成不成？”

林魁还未回话，杨二皮倒是先急了眼，他挥手道：“不成不成，我这趟货十二分重要，就算同路，也不能带外人，特别是这个！”

他说着还特意指了我一下。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大爷你刚还装着不识，怎么一眨眼就开始排挤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果然，阿铁叔反问道：“杨老板，这两个人，你当真不认识？”

杨二皮这才意识到说走了嘴，支支吾吾含糊了一下，不敢再多话。我本意只是去月苗寨，谁带队都没差。如果阿铁叔肯另外找人给我们带路，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忙向他道谢，告诉他，我和四眼是要去月苗寨找人。

“哦？月苗寨。”阿铁叔大笑，“同路同路，我们要去抚仙湖，刚好经过此处。林大夫，你这两个小朋友我就带走了，等这趟走完回来，咱们再喝。”

杨二皮在一边气得眼睛都瞪直了，两撇八字胡不断地上下晃动。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杨同志啊，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还请你老多关照啊！”

他厌恶地拍开我的手，低声威胁道：“姓胡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到了地方你立马给老子滚，耽误了我的大事，别怪我不给桑老头面子。”

我只当他放屁，理也不理，又叫小赵开了两坛老酒给阿铁叔他们，直把杨二皮气得差点背过气去。阿铁叔的旗号是从前清时候遗留下来的“铁马帮”过去专走“硬货”所谓“硬货”就是平常马队不敢接的货，军火烟土无所不包。据说刚解放那会儿，云贵地区，大匪云林，是当地政府心中一块儿毒刺。有一队解放军进山剿匪不成，反被悍匪围困在毒沼林中。当时那块地方还没有被收编，属于三不管地带，谁都不也轻易靠近，阿铁叔主动请缨，带着马帮里的弟兄，硬是从断崖后面攀了上去，将弹药送到解放军手中，打了一次漂亮的突围战。我曾经参与过地方剿匪，深知其中的苦处，一下子对这个看似粗鲁的大汉肃然起敬。这阿铁叔虽然面色不善，却是十打十的真汉子，我们两人相谈甚欢，差点当场拜起把子。当天晚上，喝过了酒，吃过了肉。阿铁叔就带着我和四眼，以及一脸尿急的杨二皮进了马帮的队伍。阿铁叔的队伍由二十匹骡马，八个赶马人组成。队伍里唯一的女性成员，就是我在走道里见过的那个苗家女子，叫香菱。阿铁叔介绍说，别看小妮子年纪不大，却是用“药”的行家，“药”是苗人对蛊物的通称。因为蛊虫在苗人眼中是一柄双刃剑，所以平日颇为忌讳直呼其名，却用“药”来指代，谁家有了“用药”的人，旁人也不能明说明指，大家心知肚明，都躲着他就是。香菱家世代养虫用药，到了她这一代，因为被族人排挤，只好逃出了自家的寨子在外流浪。好在阿铁叔为人仗义，也不在乎那些世俗忌讳，将她留存了马帮中，充当医生。我一听说队伍有个用药的好手，立刻就来了精神。就跑去队伍集结的地方找香菱，想向她请教一下，控制人的圆形虫是怎么回事儿。刚到马槽边上，就听见香菱在和阿铁叔争论，一时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躲在草料后面静观其变。

“我不同意走这趟货。”香菱的声音起伏很大，“那十箱东西虽然包得严实，可我一靠近它们浑身都不舒服，里面绝对不干净。”

“丫头，咱们这行的规矩你是懂的，客人要运什么货，我们不能管也不能问，只要收了定金，哪怕脑袋掉了也要送到地方。杨老板是漕帮大头，以后我们过水路还用得着人家，他这次又是诚心诚意请咱们走货。抚仙湖那地方，你我知道，普通的马帮哪能进去？人和货都已经在队伍里了，我要是现在推了他，日后铁马帮的旗子还往哪儿插？”

“名号重要还是帮里弟兄的性命重要，你没看见杨家那几个随班的

人，各个怀里揣着家伙。我看杨二皮急成这样，东西必定棘手至极。咱们又不缺钱，这趟浑水还是不要蹚的好。铁叔，你就听我这一回，莫要为捡芝麻失了牛羊。”

“这些我都想过，可人家好歹是前辈先生，既然放低了姿态来请咱们办事，三番两次上门。今天又把场面做到这个份上，咱们于情于理都退不得。你没看见满江城的人都在讨论这事嘛！人家早就把势给做出去了，我想收也来不及”

我先前并不知道杨二皮的人马已经到了江城，听了他们俩的对话才意识到，貂皮佬这次是真急了。阿铁叔虽然看上去五大三粗，分析起利害关系却十分有条理，将事情前后想得一清二楚，看来文教在吊脚楼里，根本就是借我们的口去捉弄杨二皮，乘机泄愤而已。不过，我也好奇，杨二皮怎么说也是河中一霸，但凡想从水路过的货，没有他点头，就是一粒芝麻你都休想漂过去。有什么货他运不得，非要千里迢迢跑来这江城马帮，托给别人？香菱并不放弃继续跟阿铁叔死掰，我见没机会上前插话，只好又偷偷退了出来，去找其他人打听情况。绕出马厩一看，队伍里的人已经整装待发，大伙正在检查马匹货物。我特意留心观察了一下杨二皮要运的那十口箱子。每一口都是长宽超过两米的大家伙，用水牛皮包裹得严严实实，外头扎了麻绳，绕了钢线。又有杨家特制的鱼头章刻在封口处，十口大黑箱在空地上排列得整整齐齐，好不威风。林魁正在和一个马帮里的小兄弟聊天，我走上前去打了一声招呼。他指着那个小兄弟说：“他叫查木，老家就在月苗寨，这趟货，他只跟一半的路，然后回家省亲。你们只管跟着他走，人家可是月苗寨的小霸王。”

那个皮肤黝黑的小兄弟腼腆一笑忙说：“林大夫你别乱说，你给俺娘抓过药，是俺的恩人，这两个大哥交给我，是顶放心的。”

我说：“林大夫，可真有你的，一下子给找俩保镖。”

查木说：“俺们月苗寨是附近最大的苗寨，这次运货只从寨子外围过一过，你们要想进寨，没有本地人带路是绝对找不到入口的，嘿嘿，阿铁叔的句号虽然响，可入了苗区，还是俺小查木说了算。”

我深知强龙难压地头蛇的道理，就顺势夸了他两句，半大的小伙子不禁夸，一下子就给我羞跑了。一想到林魁连入苗之后的向导都给我们安插好了，我又拉着他大谢特谢了一通，反正口水不花钱。林魁摸着那只虎皮猫淡笑：“我能帮的，也就到此为止。出了江城，我姓林的说话就不顶用了。那个杨老板不寻常，与他同路，胡爷还是小心为妙。希望你能早日与Shirley小姐会合。”

我想起阿铁叔与香菱的那番争执，最后还是决定不告诉林魁为好。又将调查阳山食人兽的事托付给他，叫他有空一定要去请教那位说书的老人。林魁满口答应，与我们几个一一道别，然后就折回江城去了。秦四眼方才一直在队伍里到处走动，他见林魁离开，就急冲冲地将我拉到一处无人的角落说起了悄悄话。

“我刚才都问过了，月苗寨属于自治区，管事的是当地土司，虽然有乡公所，但是说话也不顶事，还有就是杨二皮的货……”

我说你怎么什么事都打听，跟老妈子似的。他不屑道：“有些事，看上去小，关键时刻能要命，事先不调查清楚，到时候有你的苦头吃。”

“依我看，以后甭叫你四眼了，都改口，叫秦老师，多合适。”

“老胡，你严肃点。”

“秦老师教训得是。”

……我见四眼要恼，忙岔开了话题，问他到底打探到什么消息。四眼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在地上比画了一下：“咱们待会儿要翻的山，叫雷公岭。顺着山路走，明天下午就能到月苗寨的边界线。马帮里的人跟我说，当地除了月苗寨，还有五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寨，其中会用‘药’的师傅不在少数。”

我点点头，如果真像四眼所说的，苗寨中有用“药”师傅，那Shirley杨和胖子必定就是冲着那些师傅去的。小赵说Shirley杨和胖子是两天前出发的，按路程推算，理应早就到了当地，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我们要见的那位“白眼翁”我又问四眼，有没有打听到白眼翁的下落，他摇头：“说来也怪，马帮上上下下问了个遍，这个名字他们连听都没听过。我现在开始怀疑，薛二爷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或许那位师傅根本不在云南。”

“你这不是扯淡吗，人要是不在云南，那咱们这些天做的不都成了无用功。薛二爷又没痴呆，忽悠我们几个满中国跑，好玩还是怎么着？”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管白老先生是搬家还是远迁还是撒手人寰，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说不好就正该我们命不济，白跑一趟那也怪不得别人。只是一想到可能就失去调查神秘老人的线索，我心有不甘，主观地不愿意承认这趟云南之行落空的可能性。这时，空地上的马匹接二连三地发出嘶鸣，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阿铁叔在组织手下，将货物抬上马。别看这十口箱子个头大，却难不倒劳动人民的智慧。他们将马匹前后相连，然后用绳索将重物固定在两匹马之间，又用竹竿撑在货箱底下，一左一右，各派一人去抬。我问阿铁叔

为什么不将两匹马并排同行，不比这样方便许多。旁边的香菱扑哧一笑：“一看你就是没进过云贵山区的城里人。雷公岭是盘山道，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人侧身通过，两匹马并行，那不是找死嘛！何况两匹马之间的步伐各不相同，你那个法子根本行不通。”

“上面的路居然那么窄？”

我不是没见过天险栈道，只是看着这些高头大马和沉重的货物，实在不明白他们要如何翻山。杨二皮在我旁边冷笑了一声：“后生仔，行船走马七分险，我们做的买卖，不比你在地底下安全多少。他们既是吃这碗饭，自然有办法把东西运过去，用不着你在这里杞人忧天。”

我虽不服杨二皮这副趾高气扬的神气劲，却对马帮众人的本事刮目相看。也难怪姓杨的死皮赖脸求着阿铁叔帮忙，在无法使用现代化器械的深山陡崖中运送如此庞大的货物，的确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天底下，除了常年跑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接这个活。一盏茶的工夫，十口大黑箱子全都悉数安置完毕。阿铁叔叫人给我和四眼各牵了一头骡子。

“胡老弟，别嫌弃这骡子。咱们马帮里的规矩是马比人贵。马匹只能用来驮货，平时是不能骑的。你看看其他人肩上还要扛担子呢，我看你们不像常走道的人，这两匹骡子上扛的都是野营用的帐篷，要是走累了，你们骑一段也无妨。”

我看了看从身边走过去的马帮子弟，果然一个个背上都扛着一顶巨大的包裹，连香菱那丫头身上也捆着一只半人高的箩筐，里头堆满了地瓜之类的干粮，神气活现地从我身边跑了过去。杨二皮乘机奚落道：“你们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可比不得我们当年。你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待会儿要是跟在队伍后边拖了后腿，别怪老子到时候一脚把你们踹下山去。”

“不劳杨老板费心，我胡八一好歹是真刀真枪从战场上下来的，倒是您老，待会儿要是闪了腰，扭了脚，可别嚷嚷。”

我将手中一匹灰毛骡交给了四眼，然后追上香菱，从她背上抢过了箩筐。好家伙，感觉比山还沉，两根纤绳压在肩膀上，扣得人皮肉发麻，真不知道她一个小丫头平日里是怎么背着它翻山越岭的。这时候队伍最前头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锣响。

“开阀，走道！”

阿铁叔雄赳赳地一声吼，整个队伍爆发出一股响彻天际的呼应声。我、四眼，还有目的不明的杨二皮等人，就这样跟随着阿铁叔的马帮，朝向充满神秘传说的抚仙湖地区开始前进。

第十章 雷公岭

为了将杨二皮的货物及时送往抚仙湖，铁马帮当天夜里就整顿人马，开始朝雷公岭前进。别看阿铁叔的马帮只是一支民间运输队，内部分工却十分明确。八个汉子，分前哨后卫，一队在前面开路，一队在后方盯守。阿铁叔介绍说，现在日子太平了，道上少有匪患。雷公岭这样的险峻，要搁在往昔，绝少不了占山为王的土匪。我环视了一下雷公岭的山势，高耸陡峭，密林如云。唯一能通车马的就是我们脚下这条盘小道，的确是一处易守难攻的万夫敌。通过一路上的接触和交谈，我慢慢了解到为何装备精良的杨二皮要劳师动众请阿铁叔出马。只为一个字：快。雷公岭幅员有限，若是没有此山，去苗寨不过半日光景。可它横山一拦，寻常人家想要翻过去，起码得耗费四五天的时间。唯独纵横云贵的铁马帮，他们拥有一套翻山绝技，能叫车马在一日之内，飞渡绝岭，到达对岸。查木一路跟在我屁股后边，不停地宣讲铁马帮如何威风，搞得我对如何一日之间飞渡绝岭充满了好奇。可这猴小子实在可恶，话说了一半就跑到前边追香菱去了，只说等咱们爬到山腰上自然能见识到此地的神奇之处。

“老胡，杨二皮的事，你怎么看？”

“他自己的买卖，爱干嘛干嘛，咱们操这份心干吗？”

我嫌四眼那股事儿妈劲，就劝说道，“我刚才都打听好了，只要下了雷公岭，一直往南就到月苗寨。运气好的话，明天天黑之前，咱们就能跟Shirley杨会合。到时候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咱们过咱们的独木桥，至于杨二皮那点破事，我是真没兴趣知道。四眼你最近是不是闲得发疼啊，老琢磨那些有的没的。”

“我这不是好奇吗，”四眼鸡贼地朝我靠了靠，“你说他急什么呀，是不是赶着去会老情人？”

我差点被他这句话噎死，不可思议地反问道：“你这话跟谁学的？怎么跟胖子附体一样。”

四眼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我听小查木说的……他说那些箱子里装的，说不定是聘礼。”

“这不是扯淡吗，啊，附近除了月苗寨哪还有活人地方，他去抚仙湖给鬼提亲啊？”

话才说出口，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劲，身后一道火辣辣的视线如鹰爪

一般盯了上来。扭过头去一看，杨二皮骑在马上，手中举着火把，满脸铁青地瞪着我。在这黑夜笼罩的山道上，显得格外阴森。照理说，杨二皮和我之间的距离起码十米开外，不可能听见我和四眼在议论些什么，可看他这脸色，也不像是单纯的便秘啊！怎么这老东西有顺风耳不成。四眼也注意到杨二皮毒辣的表情，他扯了扯骡子的耳朵，朝我摇摇头：“荒山野岭的，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还是少提为妙。”

我说还不都是你小子开的头吗，怎么到头来成老子的不是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真难伺候。没劲，不跟你废话了，我去前头问问，阿铁叔准备怎么飞渡雷公岭。我快步走上前去，避开了身后紧盯不舍的视线，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上了山道，我总觉得浑身不舒服，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可这山上除了树木就是石头，又高又陡不像能藏人的地方。我暗自告诫自己，不能乱想，人吓人是要吓出事来的。从江城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们一路走来，三四个钟头过去了，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叫累喊停的。就连杨二皮那群平日里好吃懒做的痞子兵也咬紧了牙关，跟在马帮后边行进。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窄，虽然有火把和照明灯开路，可心里还是不踏实，要知道离我们一展臂不到的地方就是断崖，脚下稍有踉跄就会换来粉身碎骨的下场。也不知道Shirley杨他们是怎么翻过去的，是不是已经安全抵达月苗寨。因为山道已经无法容两人并行，我只好看着阿铁叔的后脑勺与之交谈。

“哈哈哈哈哈，你问如何一夜飞渡雷公岭？”阿铁叔将步伐停顿了一下，扭过头来坏笑道：“我听林魁说，你很有些本事，怎么样，能不能猜一猜？”

我心说大爷你胃疼呀，我要是喜欢玩猜谜语，我干吗找你折磨自己的眼球，我随便找匹骡子也比你那张黑脸强不是。嘴上只好顺势回答他：“这个，我估计其中必定包含了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从先辈手上接过来的秘艺，能够充分体现马帮上下的胆识与气魄，对不对？”

“你这个娃说话，怎么跟广播里一个调调。”

阿铁叔不屑道，“绕了半天，没一句大实话，城里人都是这个德行。”

“是是是，您教训得是，”我收起笑脸，思考了一下，“人是长不出翅膀的，何况还有货物马匹，在这山上该是有缆车之类的装置，顺风而下，直达对岸。”

这下阿铁叔干脆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在我肩头重重一击：“好小子，这都叫你看出来了，不错，雷公岭上是有一处缆索，但寻常人是绝

对不敢轻易攀用的。”

“这是为什么？”

阿铁叔指着我们脚下万丈深渊道：“雷公岭太过险要，无法修筑大型工程，所以上头空有缆绳连到对岸，却挂不住铁盒子车，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绳子拴在人畜身上，顺势滑下去。”

他一说完，呼呼的山风一下子从山下卷了上来。我举起手电朝下边照了一下，整个光柱没照多远就被黑夜吞没。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上了多高的地方，一想到待会要从无依无靠的缆绳上独自滑到对面，我忍不住吞了一口吐沫。

“怎么，怕了？”阿铁叔摸摸络腮胡，有些纳闷儿道：“我也是奇了怪了，按理说，攀索道是不得已的下策，我们也只有在实在着急赶路的情况下才会用，结果那个杨老板，上来就问我最快的路程。我对他说了雷公岭索道的险要，他居然眼睛都不眨，一个劲地说好，非要在两天的时间内赶到抚仙湖。也不知道他运的是个啥，真叫一个要钱不要命。”

他见我还在思考，又说：“你不用担心，这索道又不是非要你们也跟着去走，待会儿我们的大部队下索道送货，然后叫查木带两个人，陪你们走山道去寨子里，脚下抓紧点，也就三四日的路。”

我说阿铁叔你想多了，我们也是急着去找人，既然这索道大家都走得，我怎么好退，那不是叫杨二皮看笑话嘛，没想到阿铁叔并不同意，他说：“你们这是没见过厉害。这索道走人的交易，我们帮里每年也有人马折损，要不是他急着去抚仙湖，我也不愿意从这里走。你和那个小眼镜，是去找人，又不是什么要命的关节。再说，俺已经答应林大夫要照顾你们，万一出了篓子，俺阿铁的脸往哪里搁。不成不成，你们给我定心爬山，索道不是给你们这些外行人准备的。”

我将阿铁叔的这番话转告了四眼，问他的意见，四眼不满地说：“怎么计划又变了，咱们不过是去月苗寨而已，怎么一天变三变，你们这些人办事真不牢靠。”

“不是我说了算，鬼知道它上边还有一个索道，我是无所谓，别说索道了，蜀川的驿道我也是爬过的。”

“哦，你这意思，是为了照顾我？”

四眼推了一下眼镜，“告诉他，我们跟大部队走，翻山什么的太累，秦爷不高兴。”

四眼和我都有意走一走传说中的雷公岭索道。两人打定了主意，跟

着马帮一条道走到底。他杨二皮走得，我们自然更走得。阿铁叔拗不过我俩，只说一会儿到了地方，保管吓得我们不敢再说胡话。这个时候，已经午夜时分，山风呼呼地朝山头上刮，我走在半人宽的崖道上，总有一种摇摇欲坠的错觉。因为山路的宽度有限，队员之间已经拉开了距离，别看马匹比人壮，可四条蹄子就是不一样，爬起山路来比我们这两条腿的要轻快许多。因为路况的关系，货箱已经无法像在平时那样用两匹马同时来驮，进入陡崖前，赶马人已经将货箱两边的帮衬都捆绑在马背上，任由马儿横扛着走道。货箱凭空多出来那么一截露到悬崖外边，全靠马儿掌握着平衡在险道上行走，看得我胆战心惊。查木说这些老马常年走山路，掌握平衡的本领要比人高出许多，我们无须担心。可看着它们摇摇晃晃的样子，我心里就像悬了一把刀子，生必发生什么意外。我看了看前后，大部分人已经拐过了前方的山道，向山腰进军，在我身后的是杨二皮一干人等，以及马帮里面负责殿后的两个小兄弟。我两手扒住山壁，整个人呈大字形，一点一点地朝弯道口挪。我那匹小骡子就跟在我身后，它侧头看我，估计是不明白为何要如此辛苦。这个时候，要是忽然有什么东西碰一下，我估计自己就只能烂在云南这片热土上了。有句话叫，怕什么来什么，我前脚刚跨过弯道，四眼尚未来得及拉住我，身后的山道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忽然爆发出了一声尖叫。我脚下一晃，整个人倒向身后的悬崖，四眼一把扯住我，两人在水平线上晃了半天，这才稳住了身形。我回头大骂：“哪个王八蛋，想死啊！”

却看见杨二皮那伙人，一个个见了鬼似的，不要命地往前跑，好家伙，三尺宽的山道上，这群人疯了一样，鬼哭狼嚎地往前冲，好像根本没看见脚下的悬崖。有一个冲在最前边的，大喊道：“有鬼，山上有鬼！”

哭着喊着，朝我这边扑了过来。这下可轮到我头疼了，虽然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变故，可我脚下这方山道，只能容下一个人勉强站立，他这么没头没脑地一跑，我连挪的地方都没有，眼看着不是被他推下去，就是要狠心将他放倒。

“别跑，别跑！这边站不了人！”我将整个身体贴在山壁上，对那人猛地挥手。他却好似没看见一样，一个劲地朝我跟前蹿。四眼侧身站在我的前边，他瞪了我一眼，示意我狠下以来。就在我犹豫的当口那家伙已经扑到了我面前，两手紧紧地拽住我的衣领，因为远处落脚，他已经半个身体挂在悬崖外面，可整个人还浑然不知，光晓得在我耳边大吼：“不见了，不见了，有鬼！”

我被他这一下拽得失去了平衡，两人一起朝山崖下倒去。

四眼一个箭步俯身下来，抓住了我的左手。我倒在山崖上，上半身完全悬在外头。杨二皮的疯伙计早就吓懵了，只知道抓着我的上衣，不断地往上跃，可他越动，我们这边越是危险。弄不好，三个人都要掉下去送命。山间的横风从我脸上刮过去，疼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只听见那家伙不停地喊救命，我被他喷了满脸唾沫星子。心说你个大傻缺，让你跑让你跑，妈的，临死还要拖老子垫背。我们出事的位置太过尴尬，刚好是山道转弯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边的人都只能干着急。四眼一个人拉我们两个，憋得满脸通红，眼镜就剩半个耳朵挂着。

“老胡，踹他下去。”

四眼的声音从未有过的狠辣。我不可思议地回头看了他一眼，本能地用悬空的右手拽住了挂在我身上的倒霉孩子，想将他稳住。四眼见我不听他的，当场急了：“再不松手大家一块儿死，他值吗？”

他这一开口，手中的力气顿时松了几分，我一下子滑出许多。他急忙又是一扑。得，这下我和那倒霉孩子彻底挂在悬崖上了，四眼趴在地上，两手死命抠住了我的手腕，使出了吃奶的劲，眼看他手背已经磨出血来。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伙计，他现在似乎已经清醒过来，低头看了一下黑糊糊的山地，而后泪汪汪地对我喊：“别松手，别松手，我不想死。”

我被他拽着衣领，脖子都要卡断了。心说待会儿你小子没死，老子先叫你勒晕过去，那这笑话可就闹大了。正想安慰他两句，就听头顶上咔嚓一声，我急忙抬头一看，原来是杨二皮那老家伙，他黑着老脸站在崖口，手中举着一把黑黝黝的王八枪正朝我们瞄准。我脑中顿时冲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还没来得及喊出来，眼前一热，被喷了满脸鲜血。脖子一松，原来拿我当救命稻草的伙计，一下子摔落下去。杨二皮俯身，与四眼一道将我拉了上来。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发生，我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小心，就眼看着那家伙遭了杨二皮的黑枪。“怎么，你不服？”

杨二皮亮了亮手枪，“要不是老子，你和这小眼镜，早就完蛋了。”

此时在我们前面渡过弯道的人也已经回过神来，阿铁叔的声音从前边出来：“后面的喊话，谁掉下去了？”

他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也不敢贸然折回来，杨二皮回他说：“无妨，我自己的人失足。我们马上就过来，阿铁你别急。”

阿铁叔沉吟了一下，声音再次响起：“你们自己当心，这地方摔下去，那是连尸体都找不到的。”

我看了一眼杨二皮身后的伙计，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原本他那支十

个人的队伍，不知道为何只剩八人，而马帮里，负责殿后的两个小兄弟也不见了踪影。杨二皮见我的脸色，自知瞒不过去，他朝前走了一小步，蹲下身来，对我耳语：“这山上不干净，已经有三个人被叼走了。”

我忙问他怎么回事儿。杨二皮朝头顶上看了一眼，摇头：“鬼知道，刚才还好好地，我一扭头，跟在最后那两个人，已经不见了。你说怪不怪，前一秒，人还好好地跟在后面，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连一点儿响动都没有。”

这盘山道又长又陡，根本藏不住人。那两人就算是失足摔下悬崖，起码也应该喊一声，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消失了？杨二皮见我不信，又放缓了语气：“老子哄你干吗，你没见我自己的人也丢了吗？”

原来杨二皮最开始发现有人丢失，并未声张。他怕耽误了行程，所以一直没喊出来。直到刚才，马帮里头那两个殿后的人也失去了踪影，他才慌张起来。而他手下那些个伙计，一看情况不对，纷纷吓得魂飞魄散，到处乱跑，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发生。此刻杨二皮身后寻出笼个人，各个神色慌张，坐立不安，不停地朝四周张望，他们想靠成一团，又因为山道狭窄，不得不各自为伍。我说这事太诡异了，一直瞒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还是要尽快通知前边的人，叫他们做好防范。杨二皮一把拉住我，我当他要阻止我报信，不料他却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脸色，问我：“这个，这个胡老板，依你看……阿铁他知道之后，会不会不肯走？”

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送货的事，你睁开眼睛看看，已经闹出人命了！”

这话刚喊出口，山道前头忽然响起一阵喧哗声，就听香菱又尖又高的声音传来，大喊道：“小六不见了！”

我们后边几个人一听又有人不见，心里顿时大惊。杨二皮几乎握不住手中的枪械，脸色霎时变得蜡黄蜡黄的。我不敢等，招呼四眼立刻朝前头走去。弯道那边的路况不比我们这头好多少，山道稍宽了那么半尺，能容一个成年人阔步而已。我刚一过去，就和一个人打了照面，仔细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查木。他两腿直打哆嗦，一看来人是我，带着哭腔道：“不，不好了，小六不见了，眼睁睁不见了！”

他身后呆站着的是马帮里的其他人，大家叽叽喳喳吵个不停。越过人头，我看见阿铁叔正趴在崖边，香菱在他身边不知道正说着什么。四眼和杨二皮紧贴着我跟了上来，我问查木刚才发生了什么，他抹抹眼泪说：“我，我也不知道。我走得慢，在最后一个，小六就在我前头，本来

还说着话，我低头系了一下草鞋，他，他就不见了。”

杨二皮一听这话，整个人都退了两步，他浑身一震，追问道：“凭空不见了？连个声音都没有？”

查木看着我，只知道不停地摇头，并不回答杨二皮的提问。这时，杨二皮身后的人群里又爆发出来一阵骇人的叫喊声，我心说不妙。果真没出两分钟，又有一颗人头从后边探出来，他两手抱着山墙，对杨二皮喊道：“不好了，当家的，又有兄弟不见了！”

第十一章 诡丝

雷公岭上不擎天下不柱地，好端端走道的人，怎么可能无故消失。我从不信鬼神之说，就喝令杨二皮那群人冷静，不许推嚷。阿铁叔在前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对杨二皮说：“咱们现在的位置，想跑都没地方去。你让你们把手牵起来，先待在原地别动，我上前头看看情况。”

他们一听我这办法，纷纷点头，三三两两将手一牵，然后席地而坐。我让四眼看着点杨二皮，然后带着查木去前边找阿铁叔商量对策。马帮众人此刻也心神不定，大家靠成一排，谁都不愿意贸然落单。阿铁叔坐在崖边，叼着大烟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深不见底的悬崖。香菱见我来了，忙招手：“你们后边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我点点头，走到阿铁叔边上，他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种事情，我走了一辈子道，还是头一遭赶上。真晦气！”

香菱急红了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上路之前，三酒五谷，各处的山神河神都供过了，这，这眼睁睁的，人就没了。”

“你们亲眼看见人不见的？”

“这哪能啊，都是没注意的时候，一眨眼，人就不见了。”

香菱说，“断不会是落下去的，石头摔下去还要有个响，人又不是木头，还不会喊嘛！”

一个养马人建议说赶紧折回山下，找神巫驱邪。阿铁叔大喝一声：“走个，事情还没弄清楚，小六子，白给了啊！他妈的，老子行得正走得直，我倒要看看，是哪来的野鬼敢叼我的人马？”

他这一说，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灵光，我看了看左右，问他：“马匹呢？光丢人了，马和骡子都在？”

阿铁叔也好像想起了什么，他起身吹了个口哨，不一会儿就陆续有口哨声回应。“东西都在，只有人少了。小六和尾巴上的人都不见了。”

阿铁叔这一行出来，总共十人。一下子就少了三个，此刻只剩他、香菱、查木以及四个养马的大汉，损失不可谓不怪谲。我看了看黑夜中的雷公岭，分析道：“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的。要么下去了，要么，就是跑到上头去了。”

“上面？”

香菱抬头看了看天，“我们离山腰索道琮有百十来米的距离，上头除

了横生在外的树枝，什么都看不见。哪有人会自己走着走着，跑到天上去的。胡大哥，你别瞎说了。”

阿铁叔皱了皱眉头，将大手一拍：“要是不上也不下，难道，是山石开口，吃人了？”

他一说完，整个队伍都安静了，原本靠在山壁上的人，像见了鬼一样，各个将背脊挪得远远的。生怕背后的山石当真生出一张巨口，将他们吞没。我走到山壁面前，用手摸了一下，山石粗糙的触觉一下子传了过来，再拿脚踹了几下，硬邦邦的，也不像有什么机关软肋暗藏其中。天寒夜凉，我们被挂在山腰间，转眼十来分钟过去了，整个队伍没有挪动半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要裂。阿铁叔冷着脸对众人道：“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才屁大的风浪，一个个摆出一张死人脸，是要给谁看！”

他指着头顶上的天，怒道，“离索道还没有多远的路，是爷们的都给我爬起来，走！”

他这一声吼，如雷霆贯耳，一下子把人的魂都震住了。马帮余众纷纷露出如梦初醒的神情，站起身来吆喝“快赶路”、“怕个”之类的话语。香菱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她拍手对大家说道：“山上有异，也敌不过我们齐力断金，大家把手拉起来，前后连成一纵，兄弟们相互帮衬，咱们先上索道再说。”

站在后面的杨二皮也下了命令，他叫那几个手下，仿效马帮的做法，用绳子将彼此拴在一块儿，拦腰处打上了死结。我劝杨二皮：“咱们手头没有登山镐之类的器具，你的人这样一连，万一稍有别差，摔一个下去，那损失可就大了。”

“黄口小儿，我呸！”

杨二皮狞笑一声，“老子这就是防止逃兵。”

我说：“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非逼着他们跟你走，我就真不明白，你那几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还是玛瑙，连命都不要了？”

杨二皮有脸狠狠地抽了一下，许久才吐出一句：“就是要命，才非做不可！”

说完，也没解释一下，兀自领队去了。我心里琢磨着他这句话有什么深刻的含意，被四眼推了一下，他问我咱们怎么办。我看了看眼下的形势，肯定是不能跟杨二皮手下那帮泼皮小无赖绑在一块儿。不过此时我心里头还有另一个想法正在酝酿。四眼见我不说，闷声道：“老胡，你是不是又在琢磨那些不靠谱的事？”

“哪能啊，难道我在秦都你眼里，一直不够牢靠？”

“哼哼，别当我看不出来，你想查下去对不对？”

“啧啧啧，秦老师远见”秦四眼轻蔑地笑了一声，指着前后说道：“我猜想，马匹和货物一直都很安全，是因为重量的关系，这马加上货，少不得三百靠上。而一个成年人，最多也就二百斤的样子。现在大伙都连在一块儿，如果我们假设中的未知物要搞突然袭击，那么它的目标，必定是落单的人……”

我笑了笑，大律师这股眼力劲儿，果真毒辣，一下子就被他道破了我那点小九九。我告诉他说：“大墓疑冢，我下过不少，凭空消失的把戏也不知道见过多少回了。可在野外还是第一遭。这山上又没有虎豹，也未见什么奇异的肉食类植物，更不可能藏有机关销器。不瞒你说，我现在满脑子的疑惑，非要把他们消失的愿意找出来不可。”

四眼挥挥手说，狗改不了吃屎，待会你要是丢了，看其他人还会不会好奇。被他这样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过四眼说他也满心猫抓，想要一探究竟。于是我俩偷偷地慢下了速度，渐渐地就落到了杨二皮他们后面。我回头看了看身后，黑黝黝的山道，超过五步的距离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四眼举着探照灯看着渐远的队伍说：“咱们现在算是垫底的人物了。这要是再不出点什么状况，那可对不起刚才丢的兄弟。”

我没有出声，独自要了一个火把，默默地注视着四周的环境。我们从江城出来，并没有特意准备防身器械。我身上唯一揣着的就是一把德国军刀，这还是刘秃在亚马孙丛林里给我停下的东西，本来想还给王少做个念想，可人家王大少倍儿矫情，瞪着眼说不要，瞧他那两眼红的，我估计他别过身的时候肯定是在抹眼泪。不过既然人家开口，我也不好强塞，再说这把匕首的确是好钢好刃，德国鬼子别的本事没有，那股子踏实劲却叫人不服不行。我抽出短靴中的匕首，夜色下，寒光淬溅，一看就知道此物没少见过红。这时，我眼前忽然花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晃过去一样。开始的时候，并未在意，只当是飞蛾之类的虫子要扑我手中的光亮，可伸出手在眼前连抓了两三下，还是有东西，像雾一样遮在眼前。我猛地意识到不对劲，浑身一紧，不敢乱动。四眼本来走在我前头，见我一直没声音，急忙回过头来。他一看见我，整个人都朝后退了一步，然后举起探照灯朝我慢慢靠近，他说：“老胡，别乱动。”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嗓子眼儿上了，维持着刚才的姿势，问他看见什么了。“你肩膀上，有东西。”

四眼咬了下牙，声线抖了几下，最后努力保持着镇定，朝我微微一

笑，“千万别往左看。”

我心说去你妈的，你那个笑法，跟见了鬼一样，这到底是想安慰人，还是打算吓死老子。可骂归骂，意见还是要听的，我僵着脖子，虽然心里很急，不知道自己肩头到底歇了哪家阎王，精神上丝毫不敢松懈。万一动出人命来，那死得可就太冤了。四眼抽吸了一下鼻头，我问他到底看见什么玩意儿了，他盯着我肩头说：“丝，越来越粗的丝。”

丝就是丝，正因为细才叫做丝，你那“越来越粗”是什么意思？我心想难道刚才在我眼前晃动的透明物体就是这些诡异的丝？自然界里，能吐死结茧的东西并不多见。真要说起来，当然数蜘蛛。我大骇：“该不是又掉进盘丝洞了吧！”

老子上辈子做的哪门子的冤孽，天天跟八条腿的节肢动物作斗争，都快成四害专家了。我按捺住心头的恐惧，缓缓抬起右手，将火光朝自己肩头靠去。四眼朝我偷偷地比了一个大拇指，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蜘蛛还是母猪，一把火下去，多解释的蛛丝也该断了吧！因为害怕被缠住脖子，我不敢擅自扭头去看，只能凭着四眼的表情去判断自己身后的情况有多糟。他脸色发白。眉头紧锁，一副老子随时都可能慷慨就义的神情，使我不得不相信，麻烦大了。火把在靠近我头部的地方，呼呼的燃烧着。我甚至能闻到自己头发被烧焦的糊味。四眼的表情去没有一丝变化，我心中满是不解，火都快贴到我耳朵边了，别说是蜘蛛丝，就是钢丝铁丝也该融下去几分了吧！可四眼的神情越来越严肃，我甚至能看见他额头上开始冒汗，汗水顺着脸颊流到了脖子上，银光闪闪的——我眼前一亮，几乎要喊出声来。四眼的肩头不知何时居然冒出了一根细的几乎难以差距的银丝，要不是他手中的探照灯太亮，形成了巨大的反光。旁人根本无法察觉。“四眼，你肩膀上——”四眼一听这话，忙将脖子偏向旁边，像落了枕一样。这时，那根银丝开始慢慢旋转，进而变粗，不一会功夫，四眼左边的肩膀上已经落满了数量惊人的丝线。我们都没料到，彼此会中招。四眼苦笑了一下：“这下知道，自己肩膀上市民样子了吧。”

我哭得心都有了，难怪他对我说不能乱动，这要是稍微偏一点，还不把整个脖子都绕进去。可眼下，前头的队伍已经走得没影了，我们2人又不敢擅自移动，难道就等着风干成茧不成？我仔细盯着四眼肩头那一撮古怪的蛛丝，想要找出他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顺着蛛丝的方向，我渐渐将视线瞥向了空中，只见一根细若牛毛的丝线从半空中降了下来，另一头消失在山腰处的密林之中。好家伙，果真叫我逮住了老鼠尾巴。我心下一横，反手握起肩头的蛛丝，那东西一入手，又粘又利，充

满了弹性。“快放手！”

四眼刚一喊，我脚下如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起，真个人朝天空中飞了出去。几乎就在我眨眼的一瞬间，身边的蛛丝如同一张吞天食地的巨网将我死死地缠了个干净。握着丝线的手心里顿时传来一阵切骨小肉的剧痛。我低头一看，居然是被那一把蛛丝割进了皮肉。霎时间，红色的血顺着蛛丝蔓延开来。我被困在密密麻麻的蛛丝里头，看不清下边的状况，只知道自己大概是被吊上了树梢，我手头的火把早就熄灭了。试着叫了几声，也不知道外面能不能听见。在黑暗的环境，最先要战胜的就是自己的恐惧，我强迫自己先做个深呼吸，然后伸手去摸靴子里的匕首。这是，不知道谁贴着我的耳朵嗡嗡地哭了一声，我条件反射的用手拍了一下耳朵，可惜什么都没有碰到，空吧自己那半张老脸抽的火辣辣的疼，蛛网内的空间有限，绝不可能容纳二个人，我手脚几乎是贴在一起整个人都保持着一种蜷缩的状态，能明显感觉到有粘糊糊的东西粘在后背上，一想到四眼此刻可能跟我一样被困在这鬼东西里头，我很是担心。我也顾不得去细查到底蛛茧内有什么东西，将匕首一横，用力向面前的粘得要死的蛛丝扫了上去。没想到一划之下，居然豁开了一道细长的切口，这玩意儿内部的蛛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弹性，反而脆弱的要命。山头上的风一下子灌了进来，催的我浑身一站，这是哪凄厉的哭声又在丝茧内响起，问问嚶嚶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说不尽的诡异我握着匕首扭过头去准备乘着外面的月光看个清楚，不了眼前一黑。脸上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盖住了。突袭之间，我慌了神，一边挣扎，一边用手去扯，那东西浑身是毛，一掐下去碰到了坚硬的外壳，体积有脸盆大小，因为被它迎面扑住，我不得不紧闭双眼，不断的拉扯，并没有看清是什么怪物，只觉得脸上像爬了无数的蚂蚁，又痒又疼，恶心极了。

第十二章 逃命

被巨蛾迎面一盯，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树端待得太久了，已经暴露了目标。几乎就在吐吸的片刻间，那巨物振动一扇，无数灰白色的鳞粉如雨一般劈头盖脸地朝我这边卷了过来，因为不知此物是否带毒，我不敢小觑，看准了后路，翻身一滚，直接扑入了密林茂枝之中。那东西虽然巨大，毕竟是天上飞的，一时间无法穿透枝叶，我抓住这个机会，一溜烟地蹿下树去。开玩笑，这鬼地方到处都是银茧，谁知道一会儿有多少么蛾子要扑出来。我手上没有武器，四下更没有支援，不至于傻到冲过去跟它死磕，常言道，双拳难敌四手，人家可不光有手，还有翅膀。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最近落过雨，我一落地就踩了满脚的烂泥巴，差点摔倒。不过片刻也不耽误，抬头看了一眼那东西的动向，果真是叫密不透风的树冠绊住了手脚，一时无法靠近地面。我拔腿就跑，专挑道窄林密的岔路走。那东西一直在我头顶上跟着，没有一丝松懈。我心里明白，这样逃下去不是办法，必须要想一个脱身之策，而关键是与大部队会合。只是我初到雷公岭，此刻连方向都无法辨别，想从此地突围简直比狗嘴里抢包子还难。急智之下，我想起阿铁叔说过我们此行的目标是翻山索道，人马和货物都要从索道走，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对岸。当时他也说过，我们的位置离索道不过数百米，我被诡丝拉上山崖不过十来分钟，只要能摸到主干道，顺着山势一路往下走，必然能找到马帮的行踪。打定主意之后，我不再犹豫，鼓起一口气，准备冲出树林寻找生机。空中不断有银色的粉末往下落，这说明巨蛾还在上头盯着。我实在不明白，如此巨大的生物，是如何在此地生存下来的。江城离这里不过半日路程，又常有旅人从山上借道，刚看它们的幼虫在山道上以诡丝捕食银茧做笼，整个过程熟练老道，是它们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捕食本能，绝非一日之功。如此巨大的体积，它们平时到底是以何为食，为什么附近的居民，假道的商旅从来未受到过攻击？我始终觉得，马帮被袭击一事不合情理，只是一时间，思绪太过混乱，又忙着逃命，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这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来，抬眼一看，好家伙，原来这里的树端上同样缠着一只银茧，此刻正摇摇欲坠，只怕又有巨蛾要破蛹而出。我一看此地不宜久留，想也没想转身准备离去，却看见银茧底部忽然燃起一阵火光，刚才那阵异响就是银丝燃烧时发出的。我见其中蹊跷，心生疑惑，也不急着逃，快速巡视了一下四周，从地上抄起一根朽坏的树枝朝着火的银茧上捅。一戳之下，居然听见里头有人喊疼。我心喜，看来这位兄弟还未化作蛹食。当下又猛地挑了几下，想赶紧把那东西从树上弄下来。不想火焰越烧越

旺，我在树下都被烤得两眼发疼，再不抓紧，估计里头那人不被蛾子的幼虫吃掉，也要葬身火海。里头的人似乎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冒着火光的银茧像一只大红灯笼，不断地晃动。很快在大火和晃动下，银色的虫茧底部裂开了一道焦黑的活路，还没来得及看清掉下来的人是谁，就觉得头顶上一重，我整个人后背朝下被压倒在地。那一下磕得我，脊椎都快撞断了，疼得哎哟哟地直叫唤。“老胡？”

我身上压着的人，满脸黑灰，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烤化了。唯有一副眼镜，在黑夜中贼亮贼亮的。我一把将他推到边上，问道：“你他妈怎么也在这里，这火怎么回事儿？”

秦四眼死里逃生，他看了一眼在树端燃烧的破茧，笑道：“我看你被抓上去之后，也学着你的样子，拉了一下银丝。这不，就被困住了。”

他指了一下脖子，那里全是血，又红又肿，“要不是随身带着打火机，恐怕咱们现在也说不上话了。”

我见他身上除了被咬伤的痕迹之外，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有几处已经冒了水疱，尤其是手臂上，皮肉红现，如果不及时消毒包扎，很可能会留下隐患。此时破茧因为火力猛烈，终于挂不住，整个摔了下来。我忙将四眼拉到一边。

“灭火。”我脱下外套，冲了上去。这地方到处都是易燃物，随便引一个火星就能引起森林大火，必须趁现在立刻扑灭。四眼也明白其中利害，立刻跑上来，先是将地上的枯枝烂叶抛去，接着用脚猛力地踩踏火茧。我俩忙了半天，好歹是把燃烧中的银茧灭了个干净。

四眼喘着气，看了看伤口，对我说：“这地方太危险了。我看八成是虫窝，快走吧。不知道马帮那边怎么样了。”

“出了林子，找大路，这种地方如果真有索道，必定不可能藏在密林里头。应该还是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还要有结实的基石打底。”

四眼点点头：“我们现在的位置，大致在雷公岭三分之二的地方。阿铁叔他们说索道在山腰上，我们如果能回到来时的盘山道，速度就快了。”

我说你先别忙着走，伤口稍微处理一下。我背包里有水、酒精和纱布，都是从江城林家的铺子里弄来的。在野外走惯了，身上不准备一点儿应急的东西，浑身不舒服。胖子老说我这是瞎操心，这下事实胜于雄辩了，可惜，他人又不在。待会儿下了山见了人，可得让四眼现身说法，给他一记警钟。我让四眼把身上那些破破烂烂的布头都扒了，然后用清水给他冲了伤最后将我的外衣脱给了他。迅速地做好了这些工作之

后，又用破损的衣料和酒精做了一个简易的火把，我俩这才上路，去寻找大部队的人马。一路上，四眼跟我谈论起雷公岭的巨蛾，都觉得不可思议。“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

“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它们靠什么为生？你也看见了今天的场面，绝对是肉食性昆虫。”

四眼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我噓了一声，抬头去找那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白蛾子。转了一圈，天空中没有找到一点儿踪迹。奇怪了，刚才还虎视眈眈一路尾随着我，怎么四眼来了之后，它倒销声匿迹了。我看了看四眼，此刻上半身光罩着我的大外套，手臂上包着纱布，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像有什么驱虫秘方的样子。

他见我看天，也跟着停了下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将蛾子失踪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四眼沉思了一下，说：“你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它怕的不是人，是火？”

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非常有可能！刚才我在扑火的时候，的确没有再看见粉末飘下来，这说明它当时已经不在现场了。这之后，我们一直在救火，起码到刚才为止，也没有见到它的影子。我看，这种巨型蛾八成是畏火，早就逃远了。”

这可真是天下一大奇闻，从来只听说过飞蛾扑火，这雷公岭上的巨蛾偏偏背道而驰，刚发现火星就逃了，静心一想，不可谓不聪明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盘山道的痕迹，四眼指着前方的火光大叫：“那里有人。”

我一看的的确确是篝火驻在山崖间，知道这是阿铁叔他们在下边，立刻带着四眼朝山道跑了过去。没一会儿，马帮的队伍就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那边的人，也明显感觉到山林里的火光。查木第一个看见我们，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力地朝我们挥手。队伍里的人，见我们从山上头走下来，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杨二皮原本坐在火堆边上，一听见有动静，立刻拔出了手枪。我怕他冲动之下，乱放黑枪，只好大喊道：“是我，胡八一。”

这一声不只喊给他听，更是喊给其他人听。如果老东西想乘乱放枪，必然有所顾忌。果然，香菱和阿铁叔同时站了起来，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查木这小子快步迎了上来，一张黑脸，不知道是哭还是笑，一把抱住我说道：“你们可真吓死人了，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读书人怎么了？怎么都是伤？哎，胡爷，你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对了，你们到底去哪里了，怎么一眨眼……”

我被他劈头盖脸地一问，一时间也不知道先答哪个好，只说我们两人不碍事，先见了阿铁叔再说。查木忙点头说“好”拉着我和四眼快步向山间空地上的篝火营走去。走进一瞧才发现，队伍里的人又少了几个，杨二皮的伙计只剩下三个人。一个个都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见了鬼一般。我也没多问，径直走到阿铁叔面前，对他说：“失踪的事，我弄清楚了。是山间的巨蛾幼虫在捕食，它们用韧丝做饵沾在人肩头，趁人不备的时候，就发力提上山去，当做卵化用的食物。我们刚才差点死在虫茧里头。山上的林子里已经有不少成虫孵出来，这里太危险，还是早点撤出去为好。”

阿铁叔的脸色在火光下显得尤为凝重，他听我说完山顶上发生的事之后，静静地坐了下来，叹气道：“这么说，我的人都是叫山上的么蛾子给裹去了。妈的，老子跑道这么多年，雷公岭这块地方，恨不得每一块儿石头都摸着走过。怎么偏今天，遇上这样晦气的事？”

他说完，瞪了杨二皮一眼。那杨二皮先前一直站在我们边上，有意无意地将我讲的事情都听了去。此刻他面色不善，几次想开口，最后都憋了回去。后来才知道，他那一串拴在一块儿的伙计，果真是叫山上的诡丝吊了上去。好在带头的人聪明，及时将腰间的绳子割断了，死里逃生。要不然，杨二皮这趟就真成光杆司令了。香菱见大伙都不说话，将手中的柴火一丢，带头发言：“咱们都走到这里了，索道近在眼前，哪有不走的道理？既然山上的怪物怕火，大家只管把火把都竖起来。我一个女人都怕，你们一个个傻坐着孬不孬？”

“我呸！”

有一个养马人忍不住暴跳起来，“老子才不是怕它，老子要上山，给兄弟们报仇！”

他说完，取出腰间的弓弩，作势要走。立刻有几个人也跟着他起身，嚷嚷着要放火烧林，把那些东西逼出来，给死去的马帮众人垫背。眼看局势要乱，就听一声巨吼：“这铁马帮，到底我做主，还是你们做主！”

阿铁叔一跺脚，所有人都震住了。此刻他脸色铁青，眼睛瞪得有牛大。他抄出腰间的猎枪，环视众人：“咱们是马帮，不是土匪。当初入伙的时候，签好了生死状。这个仇要报，可不是现在报……咱们跑马的，信誉比命重要，答应了人家，明天太阳升起来之前要到抚仙湖，那说什么也不能拖，必须在太阳上山前送到。豹子你要去给兄弟们报仇，我第一个点头，可这事现在办不得。所有人听我的，立刻收整东西，查点货物，牵上骡马。咱们过索道下山去，等回来的时候，老子把这片山头铲

平了给你们看。”

阿铁叔说话，根本不容其他人反驳。四眼咋舌，朝我比画了一个大拇指。我又想起在黄皮子坡上，跟胖子大开杀戒的那一年。所以阿铁叔此刻心情，我非常理解。杨二皮似乎没有想到阿铁叔还肯走下去，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到篝火前，朝大伙拱手：“各位朋友，今天这一趟，是我杨槽对不起诸位，死去的兄弟，算我的。待来日，我与诸位一同上山，为他们报仇。”

阿铁叔对他摆手：“生意是我们自己接的，怎么能因为出事了，就迁怒别人。铁马帮没有这样的人。你叫自己的人小心，货物查点好，我们现在要去下索道。”

我当时只觉得这次杨二皮仗义过头，可能藏有猫腻，直到下山之后才发现，这家伙分明是话中有话，深意暗藏。

我一路上都在听大伙谈论雷公岭索道，眼下就要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不禁有些激动。先前带头哗变的豹子听了阿铁叔的话，走到空地边缘处，他高举火把，将山壁上的树枝一把扯落下来。我早就奇怪，为什么寸草不生的山道上，会有一处布满枝叶的角落。没想到原来是马帮做的掩体。阿铁叔解释说，这个掩体的作用其实并不是为了隐藏索道的位 置，他指着嵌在山崖上的单线钢丝说：“你看这个锁头，要是不好好保养，用不了几趟就要出危险。我们的人会定期上山检查更换索道配件，这些树枝是用来防风挡雨的。你别看这玩意儿简单，飞渡直下，过了山下的婆婆溪，就是苗区了，比平时翻山节约了十几倍的时间。”

我遥望了一下山脚下，果然在南麓有一处河溪，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查木兴奋地为我们介绍起这条他小时候光屁股摸虾的母亲河。据他说这是月苗寨附近最大的一条溪河，寨里人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这条婆婆溪。而溪面上，此刻如星河一般璀璨的是他们寨子里特有的捕虾方式——放河灯。利用的是河虾向光的原理，捕虾人在溪面各处插上削好的木桩，以木桩为中心，围一圈尼龙网，最后将灯泡挂上小电机，拴在木桩中央，一般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收网，捕上满满一网的虾子。

“以前都是用煤油灯，最近才改用电机，一个电机能连十几个灯泡。方便着呢！”

查木说着扯了扯钢丝，准备第一个下索道。阿铁叔一下子将他拉住：“你个子小，不能当先锋。香菱，把筐给我，我先下。”

阿铁叔负重而行，是为了确定钢丝能够承受所有人的重量，查木毕竟是个少年人，也就一百来斤的模样，他过得了索道，不代表其他人也

能顺利通过，更何况队伍里还有马匹和货物。四眼说没想到阿铁看上去粗陋，心思却十分细腻，连这些容易马虎的细节都注意到了。我点头，小心使得万年船，就算平日里有人会上山检修，也难保它关键时刻不出意外。阿铁叔将一支铁打的双头挂钩，用棉布抱住手握的一头，然后又在连接索道的那头抹上了油脂。我问香菱既然知道单向索道危险，为什么不再安一条，并成双股的，好歹结实一些。她想了想回答说：“你看锅头腰间挂的那一节钢丝，待会儿滑过去，连在对岸不就成了双向的？”

我不解地问：“既然这样，那一开始就做成双向索道不就好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每次冒险？”

香菱咬了一下嘴唇并没有回答我。四眼拉了我一把说：“马帮说穿了是运输业的一个分支，他们挣钱，走的都是常人走不了的路。如果此处的索道修成双向的，就会减少路途上的风险，必然有其他人愿意冒险一试。”

我点点头，他这个分析很有道理，要是天底下的人都能一夜飞渡雷公岭，那等于断了马帮一条财路。单行索道不但危险，而且有去无回，一般的商旅是断不敢轻易尝试的。马帮每次渡索道，都要先派一人在山这头将另一道钢丝接好，等那人带着钢线到了对岸，只要将锁头连接好，就能形成一个简易的双向索道。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再将第二道钢丝撤去。这样一来一往，断了别人的路，发了自己的财，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查木在一边听了我们的分析，恍然大悟：“我说怎么每次都要拆来拆去，锅头真是聪明。”

我心知这些跑马人苦钱不易得，也未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有些担心，单行索道，靠的是向下的重力和引力，一旦他们想从对岸折回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是遇上什么突发状况，那可怎么办。正想着，阿铁叔已经整装待发，他朝豹子等人比画了一个拇指。然后高呼一声，拉住挂钩，双脚在崖边一蹬，如同一只脱笼的猛虎，一下子飞了出去。看着阿铁叔健硕的身影，大家都忍不住跟着欢呼起来。香菱用手搭在额头上，张望了一下，回头说：“再过去一个人，帮锅头拉绳子。剩下的人，把马匹和货物捆结实了，等双行道准备好了，咱们就走货。”

我问她马匹和货物要如何从这万丈陡崖上运过去，陆地上的牲畜，生来就惧高。马匹也不是什么温驯的动物，要是它们半道上乱动出了闪失，那不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

豹子白了我一眼，粗声道：“俺们的马不比你们那些汉人的娇气，别说过索道，下火海都不怕。你待会儿看着好了，我这匹黑云上去之后要是敢乱吼一声，我这趟的工钱全分给你小子。”

听他的口气虽然像在故意找茬儿，但我知道他其实在恼杨二皮惹来的麻烦。他火急火燎地赶这趟货，凭空叫马帮折损了兄弟，豹子碍于锅头的威严不敢当面叫板，只好没事找人来吵两句以求发泄。所以我心里虽然有火，但也不愿跟他当场叫板。查木看不惯，上前阻劝，反倒被豹子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才结识多久的人，你倒替他说话。这些汉人又奸又诈，特别是那个老头尽给大伙添麻烦。查木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是不是收了人家好处？”

查木被气得两眼发直，我见不惯这种不讲理的人，沉下脸来，挡在他面前。

“你，你要干吗？”

我抬手就是一记耳光，那豹子早有防备，速度却没有我快，凭空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刮子，正要发作，又被我一声巨吼：“你多大的人了，跟一个孩子闹别扭。你怎么好意思现在起内讧，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对得起对面的马锅头嘛！”

这招叫做先声夺人，诀窍就是必须在敌人发作之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把对方吓得没了火气，你自然而然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这是胖子总结出来的几大神技之一。我活学活用，给豹子来了一个下马威。其他人本来正在整理行李，准备下索道，一听见我们这边闹开了锅，纷纷朝这边看了过来。豹子涨红了脸，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辩解。香菱忙上前解围，她两手一伸，用力地捶在我二人肩头：“好了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两个大男人，也不害臊。豹子，待会儿你先过去，帮锅头在对岸接货。胡大哥，你以前下过这种索道没有，我找个人教你？”

我不好意思拿人家小姑娘为难，就顺着她起的话头把谈话内容接了过来。我告诉她自己对双向索道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派两个人去教杨二皮那伙人才是真的。说起杨二皮，好像自从我回来之后，他就没怎么开过腔。难道老东西转性了？被山上的巨蛾一吓，吓老实了？不能够吧，再怎么说是走南闯北，几十年大风大浪走过出来的槽帮巨头，死几个人就认了？我忍不住朝杨二皮几人看了过去，发现他们正团在一处低声密语。杨二皮脸色泛青，似乎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一边说话，手一边在微微颤抖。我本想靠上去看一看，却被四眼叫住。原来他从未有过横渡索道的体验，此刻看着脚下黑黢黢的断崖，心中惶恐，要我教他。

我说这事其实跟学游泳一个道理，没下过水的都怕把头埋进水里，呛过一次自然就不怕了。索道也一样，你试一次就知道了，这事比吃饭难不了多少。四眼“哦”了一声，又问：“那万一摔下去怎么办？”

我思考一下，说：“那可就没办法了。要不你留张字条下来，有什么要说的，我回头替你转达。”

四眼当场朝我屁股踹了一脚，我哈哈大笑，跟他说这都是玩笑话，帮他放松心情而已。这个时候，豹子和阿铁叔已经相继到达对岸，他们在对面扬起了绿色的三角旗。香菱在这头也挂起了同样的旗帜。她回头对剩下的两个养马人说：“索道已经上结实了。你们把马拴紧，准备过去。”

只见其中一个黑胖墩点了点头，将一匹五花大绑的货马赶到了悬崖边上。那高马似乎早已习惯了跟随马帮翻山越岭，搭索道走险滩，此刻面对陡峭的崖谷没有半点儿惊慌，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随他们几个养马人摆弄。没多大会儿工夫，裹在马匹身上的皮带扣就被挂上了索道下面的悬吊处。我问香菱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和马一起过去，她怪我没见过世面，笑道：“怕什么，都是老马，习惯了。再说太重了索道也受不了，更容易出危险。”

说着，就见两个养马人相互做了个手势，齐声喊了一声号子，将货马推了出去。

虽说经验老道，可毕竟摆脱不了生物的本能，那匹白马被他们一把推出山崖，整个身子一沉，四蹄立刻在空中飞快地奔腾起来，不断地发出嘶鸣声，看样子被吓得不轻。山下河溪对岸，阿铁叔和豹子两个人，戴着木工用的粗线手套呼哧呼哧地拽着绳索往自己那边拉。我见马帮这边并不需要帮助，就转身去看杨二皮那边的情况。

大概是因为刚刚的意外，眼下马帮里居然没有一个肯主动上来帮他准备过河事宜。杨二皮青着一张老脸，抛不下面子出来找人打探下一步动向。我瞧着两边这个架势，只好上去做和事老。杨二皮见我朝他们走了过去，立刻迎了上来，不过并不主动开口说话，看来还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主。都闹到这步田地了，愣是不愿意放下那副盛气凌人的前辈架子。

我也懒得跟他计较这些虚的，只当帮阿铁叔做好事。赶紧把杨二皮连人带货送到山下去。等我们进了月苗寨，就跟这老贼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到时候，他就是天王老子，大爷我都不会答理半句。

“杨老板，准备过索道了，你们这边的伙计，都准备好了吗？”

杨二皮见我对他开腔，立刻把台阶顺了下去，摆出一脸假和善：“托胡掌柜的福，这些小的们早就整装待发，准备好下山了。不知道，铁锅头那里……”

“马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运货了。杨老板，先前在江城，我怕人多嘴杂，不方便。你看现下发生了这么多事，也没有外人。您是不是方便透露一点儿消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你这趟走的货，不一般啊！”

杨二皮两眼忽然一瞪，旋即又冷静下来，继续打哈哈：“哪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受人所托，去送点货。至于在江城的时候，哈哈，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一时眼花，并未认出胡掌柜的来。”

我见他实在不愿意坦诚，也就不再勉强，让他将手下两人招呼过来，把过索道要用的挂钩和皮带交到了他们手中，又示范了一下如何使用。杨二皮连声道谢，带着人直奔山崖口而去。四眼问我是不是探到了什么消息，我说这老东西狡猾得很，得了便宜还卖乖。既然他不想说，咱们也别多问了，过了索道，大伙分道扬镳。他就算运的是满箱的老粽子，也挨不着大爷半根汗毛。

四眼对涉及人身安全的事习惯亲力亲为，他在一旁将我俩要用的装备上下检查了许多遍，就差用牙咬了。最后很笃定地对我说绝对安全。我俩走到崖口，发现大部分的人员和马匹已经运到了对岸。杨二皮再三强调他要殿后，看着货物全部安全抵达对岸才肯跟上来。我和四眼只好身先士卒，先去对岸接应。不过，我对杨二皮这个古怪的提议充满了疑惑，总觉得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和四眼一到对岸就被阿铁叔稳稳地接住，他笑道：“好小子，第一次过山道，不慌不忙的。也没听你叫一声，是条汉子。你瞧那几个脓包，已经趴在地上不敢动了，哈哈。”

我其实小腿也在打战，一路上没敢朝底下看一眼。此刻见杨二皮那两伙计脸色惨白正抱着大树干呕，不禁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四眼就更不用说了，这小子怕摔了眼镜，根本就是瞎着眼被拉到对岸来的，人说眼不见为净，他落地之后才从衣兜里掏出眼镜戴上，见了旁人的窘状，还问我发生了什么。

阿铁叔将插在一边的绿旗拔下，换上了一枚黄旗。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货物差不多都齐了，让那边收尾的人准备收索道。”

此时，对岸响起了哨声，最后一箱黑木箱顺着双行索道一路飞驰而下，原本在岸边接应的伙计不知因为什么，并没有上前接住货箱。我大呼不好，只见货箱带着巨大的惯性一下子冲上了河岸，发出了一声巨响。停在边上的马匹受了惊吓，顿时变得狂躁不安，到处乱撞。马匹受惊不是小事，我在农村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匹发狂的成年马，掀翻一座农舍，破坏力十分惊人。阿铁叔深知其中厉害，他高喊：“一队人去接应对面的货物，一队人跟我去追马！”

随后他高举马鞭，“啪”地一声在卵石滩上抽出骇人的声响。

我对驯马并不在行，立刻招呼四眼，让他躲到一边去，千万别挡在马匹前头。然后转身朝河岸跑去，想帮养马人照看刚才摔落下来的货物。我举着火把，蹚过溪流来到浅滩附近，因为货箱的撞击，原本遍布在河道上的虾灯已经被撞坏了不少，我只能依靠火把的光亮来寻找水中的货箱。走近一瞧，发现那一口木箱已经碎裂开来，要不是因为外头捆着麻绳恐怕早就散了。我蹲下身来，凑近货箱，想试着将它拖出水面，无奈这东西死沉死沉的，又进了水，一时间竟动不得半分。我回头看了一眼岸上，经验丰富的养马人正举着探照灯和鞭子，两两一组拉起绊马索开始对发狂的马匹进行围阻。四眼早早地爬上了一棵大树。

我见他们都腾不出手来帮忙，只好自己想办法收拾眼前的烂摊子。我将手伸进水里摸索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夜晚，还是河水本身就凉，手一碰到水里的箱子，就被狠狠地冻了一把，一股钻心的寒气从货箱破裂的缝隙透了上来。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将脸贴近水面，想看看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我将火把移到近水的地方，自己俯下身子去看，可惜缝太小，又太黑，根本看不清楚，只隐约觉得里面那东西好像动了一下。我忙将手抽回，揉了揉眼睛。我对自己说，可能是河水反光产生的幻觉，因为我实在不相信有什么活物能在这样的箱子里存活。我不死心，使劲抬起箱子的一角，用脚在河床地下拨弄过来一堆沙石垫在货箱底下。这样一来，箱子破碎的那一面就被暂时抬离了水面，方便我确定刚才是否是错觉。这次我直接将捆在边角的绳子拉开了一截，箱面上的缺口立马散开了大半，一股绿色的烟雾腾空而起。我被吓了一跳，心说杨二皮怎么开始倒腾起化学武器了。也不敢再上前，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拽起绳子，想将箱子捆回去。这时就听见我身后一阵狂吼，我急忙回身一闪，只见杨二皮满脸死灰，拼命一样举着枪朝我砸来。我不知他这是吃错了哪家药，手下不敢有丝毫怠慢，右手一挥将火把挡在了面前。杨二皮竟好似浑然不知疼痛一般，一把扯了上来，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扣住我的手如同一把铁钳，“刷”地一下将我甩了出去。我整个人朝后一仰，后背重重地磕在箱角上，原本就摔得四分五裂的箱子根本承受不住我的重量，眨眼的工夫，连人带货物都跌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头。杨二皮大吼一声：“不！”

然后，他立刻扑了上来。我当时呛得满鼻子、满眼睛的水，心里郁闷极了，老子好心帮你抢救落水的货物，你反倒偷袭我，早知道这样就把你这堆破箱子一把火烧了，省得事多。我一口凉水呛住了嗓子，差点当场溺毙。本以为杨二皮要落井下石当场办了我，不料，他竟好似没看见我一样，只一个劲地去捞那些碎木头。我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了个

透，火把早就熄灭了，岸上的人已经平息了马匹的骚乱，纷纷往我们这边跑来。我咳了很久才将嗓子眼儿的河水吐了出来，也不知道那箱东西是不是有毒。我见杨二皮蹲在水中央，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无方才的杀气，就走上前按住了他的肩膀。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怒道：“老年痴呆又犯病了啊？你到底想干吗？”

杨二皮缓缓地回过头来，脸上的皮肤不知为何像癞蛤蟆一样鼓了起来。他双手垂在水中，握着一样东西。我凑近一看，差点叫出声来：那是一只腐烂的断臂。

第十三章 吊死鬼

杨二皮直勾勾地盯着我，蹲在水中一动不动，他脸上的皮肤如同浸泡多时的尸体，又肿又烂。我上前一步要拉他，他却像发了疯一样的往后退去，嘴里不断地嘟囔：“我送，我送，我一定送，不吃，我不吃……”

我怕他犯了失心疯，也顾不上那么多，连跨了两大步，将杨二皮牢牢地按住，朝岸上大叫：“杨老板出事了，快来人帮忙。”

杨二皮那两个伙计原本在岸边观望，一听当家的出事，非但不上来帮忙，反而转身往林子里跑。阿铁叔和豹子二话不说朝我这边跑来，边跑边问怎么回事儿。

我看了看杨二皮，此刻既不喊也不闹，如同失去了心智一般，颓坐在水里。他手中握着的东西早就不见了，四下也没有灯，我怕他乱来，一直半扶半按着，也腾不出手去寻找落水的东西。

“杨老板怎么烂了？”豹子手中举着探照灯，他一看杨二皮的脸，连往后退了好几步，他结巴道，“不，不会是被人用了，药……”

他“药”字刚刚出口，阿铁叔已经一掌呼在他脑门上：“别瞎说，先搀到岸上，让香菱瞧瞧。”

火光下，杨二皮的脸散发出青铜器一般的锈色，脸颊上肿了大片，个别地方破了洞，里头流出又稠又黏的腐汁。我见豹子并不愿意上来接人，就和阿铁叔联手，一人一边，叉住了杨二皮的左右臂，将他拖上了河岸。一出水就看见香菱挎着医药箱在岸边接应。她和查木将杨二皮扶到铺设了防水布的临时“床位”上，四眼远远地跑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指了一下杨二皮，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二皮脸运的货可能不干净。”

四眼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反问：“他走私？”

“具体的我也没看清，不过箱子里装的东西挺邪门。他那两个伙计呢，跑哪儿去了？”

“他们进林子了。”

四眼指着我们身后密不透风的树林说，“我看他们满脸大汗，龇牙咧嘴的模样，还以为是拉肚子了呢！”

“这事没这么简单，我们得通知阿铁叔，叫他留心。”

我说完又回到岸边，阿铁叔一听有人进了林子，神色大变。他大呼

危险，两手一挥，豹子和剩下两个养马人，立刻翻身上马，朝林子里追去。我问他怎么回事儿。查木黑着脸解释：“你们汉人不懂规矩。这片林子是月苗寨的外围要塞，一般人入夜之后是不准通行的。林子里到处都有暗哨，没接到寨里土司的通知，一旦发现有人……就直接射杀，喊都不用喊。”

“这还不是最糟的，”阿铁叔凝神道，“我们刚才坏了渔灯，给寨子里带来了经济损失不谈，更破坏了双方长久以来的友谊。那两个汉犊子要是再一闯，回头更不好解释，闹不好会破坏两族人民的友谊。”

我没想到一入苗地就会平添如此多的忌讳。又想到那两个贸然闯进林子的伙计可能凶多吉少，当场急出了一脑门子冷汗。查木说：“要不我也追过去，我阿哥是寨里的民兵，守夜的人大多认识我。”

“人越多越乱，豹子他知道进退，要是追不上……那只能怪他们命短，我们断不能一错再错连夜闯寨。丫头，你瞧瞧杨老板这是怎么弄的，其他人就在林子口扎营，一切等豹子他们回来再说。”

香菱将杨二皮的衣领剥开，一股脓水夹杂着恶臭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他烂的不仅是脸，就连身上也开始发疮。“你们都让开点，我要给他检查一下。”

她一开口，围在杨二皮身边的人纷纷后退，阿铁叔也拉着我退到边上。四眼问做身体检查，为什么不能有人在场。查木快嘴答道：“才不是一般的体检呢，香菱姐要看看他身体里是不是有‘药’。”

我已经无数次听人提起过“药”也知道这是当地居民对蛊物的通称，只是不知道香菱要如何分辨杨二皮是否中了蛊，如果她真有这样的本事，说不定我们不需要深入苗区找那位名不见经传的白眼翁，只要她指点一二，就能了解圆形虫的来龙去脉。因为好奇，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刁钻的位置，透过人墙偷看香菱对杨二皮进行体检。小丫头先是从随身携带的荷包里掏出一枚五角绿叶，然后放在口中嚼碎了，最后将碎叶糊在杨二皮的人中位置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只好耐心等待，看她下一步的动作。香菱一直盘腿守在杨二皮身边，一丝不苟地盯着老头的脸，那神情好像一眨眼就有什么宝贝要飞了一样。不一会儿工夫，香菱忽然弯下腰凑到了杨二皮面前。我伸长了脖子想看她在做什么，却被阿铁叔大喝了一声，要不怎么说为人不能做亏心事，经他这一吓，我差点跳起来。阿铁叔瞪了我一眼，比画了一个掉脑袋的手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苗蛊果然忌讳颇多。很快，香菱就站起身朝我们走了过来，我见地上的杨二皮未有什么改观，急忙问她结果。香菱不慌不忙地伸出右手，说：“你们看，是青鱼。”

我起先只当自己听错了，再仔细一看，只见香菱手中握着刚才嚼烂的叶子，一条又小又怪的青色鱼苗慢慢地从烂叶里钻了出来，说不出的诡异。我和四眼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马帮中的人却各个如临大敌，有人呸了一声，喝道：“我早说这貂皮佬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染了药，还敢托我们运货。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其他人纷纷议论起来，都说杨二皮不是个东西，不应该再替他送货。阿铁叔面色如铁，他横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杨二皮，嘴唇上下抖动，最后一跺脚，喊到：“不管怎么样，先扎营。香菱，杨老板暂时交给你，好好照顾。”

为数不多的养马人立刻炸开了锅，有人不愿意，说队伍里有人中药，这是晦气到家的事情，会伤了其他人的福寿。这些养马人平日里都极其义气，为了兄弟放血插刀全不在意，偏偏对苗地的蛊物忌讳颇深，宁可冒阿铁叔的怒火，也要将杨二皮踢出队伍。

阿铁叔握起拳头，我当他要揍人，不料抖了几下又松开了，想来是不愿意对自家兄弟们动粗。香菱忽然拍手，对着众人道：“你们这样嫌弃他身上有药，莫不是在暗示，也要把我赶出去！”

香菱出生在用药世家是众人皆知的事，她这么说是故意让他们为难。果然几个汉子都不敢得罪香菱，忙连声说“不”

“既然没有意见，那都散了，喂马，扎营，等豹子回来。谁再提丢下货主的事，谁自己来领鞭子。”

阿铁叔乘机接过了话头，他一挥手中的马鞭，大伙立马散去，拾柴的拾柴，打桩的打桩，纷纷动手布置营地。

阿铁叔环视了一下，对我苦笑道：“世道不同了，人心握不住，队伍不好带啊！哈哈哈哈哈，让你见笑了。”

我冲他摆摆手，问有什么能帮忙的。他看了一眼香菱和查木，对我说：“自打接了这批货，我就浑身不对劲。可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自己没什么，就是担心这两个小家伙……胡老板，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出了什么纰漏，希望你能看在林大夫的面子上，照顾他们一程。”

不知为何，我从阿铁叔言语间听出一股难言之隐，边点头答应边安慰他说：“不过一时背运，太阳总是要升起来的。睡一觉，明天自然好了。”

这时，树林中响起了急促马蹄声，阿铁叔苦笑：“只怕这一夜，连觉

都没得睡了。”

我顺着声音的来源望了过去，只见豹子和另一个同伴从漆黑的树林中一跃而出，他们骑的马不断地嘶鸣，马背上各扛着两个人，看样子都晕过去了。

豹子下马，他满头大汗，快步朝阿铁叔跑了上来：“他娘的，要不是老子的马快，四个人都要死。”

原来豹子他们进去树林之后不敢驱马，怕声音太大暴露了目标，到时候吵了守夜人，别的不说，先一通硬弩铺天盖地地一射，躲不躲得过都够戗。豹子追着那两个伙计的痕迹一路跟到了树林深处，他知道再追就要出事，果断决定后撤，不想前头却忽然出来了“嗖嗖”的箭雨声。他知道这是守夜人的机关被触动了，正在犹豫要不要上前救人，却看见有人影朝他们的方向移动，仔细一看正是先前逃脱的汉人伙计。那俩家伙被吓得屁滚尿流，惨叫连连。豹子看不过，一马当先冲进林中，左右开弓，拽起两人就跑。“没出息的东西，后来就晕了。”

豹子将二人从马背上扯了下来，大喝他们，“别他妈的装孙子，快睁开眼睛，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你们当家的，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两人早就被一连串的事情吓破了胆子，他们支吾了好一会儿，连比画带解释，我听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只知道杨二皮这批货是要送去抚仙湖，而且是大主顾的意思。杨二皮曾经对他们几个手下说过，这批货物关系到他杨某人下半辈子的生活，要是有了闪失决不轻饶。奇怪的是，他这趟出门既没有带自己的得意门生，更没有让他的宝贝儿子陪同，只挑选了一些外帮的人跟随。这两个伙计，一个叫阿蛮，一个叫老么，都是槽帮新进的人丁。我好生奇怪，既然是如此重要的买卖，杨二皮怎么会只招一群酒囊饭袋同行，这不是摆明了给自己找不自在嘛！

大伙都不说话，等着阿铁叔发话。他沉吟了一下，开口说：“事情都到这一步了，怎么闹都没意思。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把窝子扎起来，避开涨水的河滩，聚到树林入口处。至于这两个人，豹子，他们都放在你的帐篷里，好好看管起来。大家按平常的分配，都忙起来吧！”

阿铁叔说话极富感染力，我们眼下分明疑云丛丛，他几句话的工夫就把大家给打发了。我从货马上取了一些扎帐篷用的工具，跟四眼两人扎起了自己的帐篷。马帮扎窝之后大家各自散去，我和四眼聚在帐篷里讨论刚才发生的一幕。

“你也看见了？”

“废话，那么显眼的东西，化成灰我都认得。”

四眼点点头：“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那里头藏的……真是黑粽子？”

我回忆了一下当时的场面，杨二皮的反应太过激烈，我没来得及仔细辨认水里的残肢是不是从粽子身上掉下来的，不过那股特有的腐臭味，差不离是从尸首里散发出来的。我说：“杨二皮现在都快烂成梭子了。咱们胡乱推测也不是办法，反正眼下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不如再开一箱出来瞧瞧他们运的到底是什么？”

四眼说私自拆看他人物品是违法的，我问他然后呢，四眼扶了一下眼镜，严肃道：“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过于迂腐。我个人认为你的意见是可以接纳的，并且打算在行动上予以支持。”

“你丫屁话越来越多了。想看就承认呗。别天天掉书袋，这里是苗疆，不是华尔街。”

我带着四眼摸出了帐篷，先看了看那几个养马人的动向，发现有几个已经赶着马放食去了。香菱在篝火旁烧水，阿铁叔跟豹子两个人则坐在他们的帐篷门口，一边闲聊一边抽烟袋。至于存货的大帐就设在树林边上，我估摸着杨二皮那两个伙计现在必定是守在他们掌柜的面前，不会花心思去看管那一堆黑箱子，现在四下无人，正是去查看货物的大好时机。

四眼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块儿黑布头，叫我把脸包上。说待会儿就算被人碰见了，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我们。我拗不过这位大律师，只好接过布头胡乱扎了一通，随后两人猫着腰、背着火光迅速地潜进了存放黑箱子的大帐里头。

为了防止被外面的人发现，我们没有带手电，而是将大帐背对营地的一面开了一道小口，引了一点儿月光进来用作照明。这座囤货的帐篷是由四根主杆和一张巨大的防潮帆布搭建而成，看上去虽然简陋，但在潮湿高温的云贵地区却十分实用。整个帐篷大概有四五平方米的样子。杨二皮的货箱就堆放在帐篷正中央，先前碎裂的那口箱子已经不见了踪影，不知道是被马帮还是杨二皮的人收了去。原本十口大箱，眼下只剩九口，三三一垒排列得十分整齐。我们想偷偷打开其中一口，只好两人一叠爬到最上面一层去一探究竟。我先蹲在地上，将四眼抬了上去，而后依托木箱之间细小的缝隙作为垫脚处一跃而上。四眼爬在箱顶问我拆哪一箱。我左右看了看，觉得没啥大的区别，就挑了一口最左边的黑木箱。

“这箱子上有蜡封，不好弄。”

四眼挑了一下箱口的封条，“现在拆了，回头肯定有麻烦。”

我想了想，问四眼要了打火机：“你挡着点光，我把蜡条边缘烤化了，这东西就是个摆设一揭就开，回头再给他们糊上去就是了，再说一路颠簸，有个别地方破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和四眼跪在箱顶上，一个放风，一个拆箱，很快鱼头纹的蜡封就被烤软了。我用刀子一挑，将它整个剥了下来搁在一旁。最麻烦的要数那些左一层右一层的防水布，我都开始怀疑杨二皮运的其实是一箱山芋干，他就是怕干货遇潮才会如此重用防水布。四眼说：“你快别乱猜，我都快笑死了。”

我摇头说你定力还不够，要多向王凯旋同志学习，在对待这些乐观向上的问题上，他一向优于常人。

总算把黑箱子上的“寿衣”扒了个干净，露出了里头的黑漆大木箱。可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这口箱子居然是用寸长的钢钉钉死了的，四角皆有钢钉封箱的痕迹。

“杨二皮防得也够严实的，还留了一手在里头。”

我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下。现在想撬当然是没问题，我们手头有铁器，可到时候只要人家当场一拆，立马露馅儿啊！何况这钉子每个都有寸把长，要起出来颇费工夫。不过，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要是无功而返，我面子挂不住不说，也对不起人家四眼的一番热情。我想了想，一不做二不休，该撬的还是要撬势必必要将隐藏在角落里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都拖到阳光底下，绳之以法。当然，如果事实证明杨二皮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那就最好不过了，要不然回头立马扭送派出所。我打定了主意之后就让四眼去下边把风，自己掏出从马队顺来的马蹄钩开始倒腾箱子上的钢钉。才起了半枚，就听四眼在下面悄声道：“老胡，外头有动静，快下来。”

我顺着帐篷外的月色一看，果真瞧见一个人影晃晃悠悠地朝大帐方向走来，忙把防水布胡乱一裹，蹲下货箱。不想外头的人已经举灯而入，我俩来不及逃出帐篷，只好躲在货箱背面，祈祷不要被人发现才好。

那人一进帐篷就把手中的煤油灯挂在墙柱上，我只瞥了一眼，知道是个男人的背影，却没看清楚那人的正脸。不过他既然敢明目张胆地在停货的地方亮灯，那肯定是在队伍里说得上话的人，此人如果不是阿铁叔，那八成就是杨二皮。不过杨二皮已经浑身生了怪疮，此刻躺在病患

帐篷里面奄奄一息，不太有可能会出现在此处。那么，来者是阿铁叔？他跟我一样，不放心杨二皮的货？我屏息将身体贴在货箱上，生怕被人看出破绽。好在煤油灯火力不旺，只有些许昏黄的微光。那人与我们隔着货箱，就站在我们对面，四眼紧紧地拽着我的手，咬紧了牙关。我瞪了他一眼，心说好好一大老爷们儿，没事自己吓唬自己玩，整得跟大姑娘似的，你他妈的再掐老子，老子一脚把你踹出去。四眼似乎看懂了我的意思，立刻撒开了手，改掐自己去了。

因为看不见对面的人在做什么，我只好靠听觉在判断他的行动。起初先是听见敲击木箱的声音，而后又是踱步声，看来此人绝不是杨二皮，来者跟我们一样根本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正在犹豫要不要拆箱检查。果然，没走几步，那人忽然停了下来，接着又听见砰一声，然后就是布料摩擦之声。我心说不好，看样子此人是要爬上顶端，去拆最上面的木箱，万一他朝底下随便看一眼，那我和四眼可就彻底暴露了。

四眼也发觉情况不对，偏了偏脑袋，示意我趁对方在攀爬之中立刻出去。我虽然也好奇箱中的物品，可万一被马帮的人当场逮住，那可真有理说不清。于是我俩就趁那人翻箱顶的工夫，从帐篷背面猫了出去。

我们出了帐篷之后并未走远，四眼拍了拍身上的草叶，问：“咱们要不要绕到前面去看一看里头是谁，就当是路过？”

我说你这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还不如去找香菱他们聊一聊，看看谁现在还没有归队。四眼点头说好，于是我俩假装散步，慢慢走进了营地中央的篝火堆。

“胡大哥，你们怎么还不睡？”

香菱正抱着一本书在啃，见我们来了立刻站了起来。

睡不着，起来透透气。”

香菱看了看天，不解道：“都这个点了，再过三四个钟头天都亮了。你们哪来这么好的精神？”

四眼哈哈一笑说：“时差时差，刚从国外回来。哎，杨老板那两个伙计怎么样了？”

“早睡下了，被豹子捆回来的时候吓得连话都不敢说。我最看不惯这种叛徒了，关键时刻自己落跑。”

我随口问她杨二皮的伤还有得医嘛。不想她神情无比认真道：“有人下药必定就有人能解药。他那一身青鱼不知道是得罪了谁家的药师。我

虽然想帮他，可断断不能坏了规矩，破了人家的蛊。”

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为难她，要她替杨二皮解药，忙说只是随口一问，叫她不要放在心上。

四眼假意环视了一下周围，忽然指着亮灯的驻货大帐说：“那里怎么有灯？不是货仓吗？”

香菱看都没看，笑道：“我们锅头不放心货，睡前要检查一遍。你们要是不困就等他回来，聊两句再走。”

我与四眼对视了一下，看来香菱并不知道阿铁叔的真实用意，只当他是为了货物的安全在做例行检查。我打了个哈欠推说困了，就跟四眼两人离开了篝火堆，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

“怎么不趁这个机会，去看一看。有香菱跟着，铁锅头不敢为难我们。”

“话是这么说，可他现在必定已经发现货物被人动过了，我们此刻再去找他，不是不打自招嘛！”

“那怎么办，到嘴的鸭子又让它飞了。老胡，我发现你的求知欲已经大不如前了。”

“你小子才认识我几天，就满嘴胡话。既然暂时看不了那就算了。明天咱们就要进寨了，你早点睡。”

“那你干吗？”

“我去杨二皮那边看看，我眼皮老跳，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走之前得跟他打个招呼。”

“封建迷信。”

四眼摇摇头，裹起外套倒头就睡。我拉了拉衣领走出帐篷，外头白日已经露出了小头，天灰蒙蒙的。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跟守夜的豹子打了个招呼，就低身进了杨二皮的帐篷。因为是病号房，所以他的帐篷比我们住的要高级一些，细心的香菱在帐篷外面起了一个小灶，整个帐篷里暖洋洋的。杨二皮一个人躺在军大衣铺成的野营床上，呼吸平稳，要不因为他满脸烂疮，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先前会做出那些发疯一样的举动。

我将挂在一边的油灯拨亮了几分，凑到他床前。火光下，杨二皮那张烂得变形的脸怎么看怎么吓人。我蹲在他边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都是前辈，大家这次又走的一条道，他出了这样的意外，又叫人摸不

着半点头绪，实在是窝火。按他伙计的话来说，他这次送货去抚仙湖，是极不情愿，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他是被人威胁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其中盅的事，与送货联系起来呢？我觉得自己的分析很有道理，忍不住出了神。忽然，我浑身闪了一个激灵，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果然，我低头一看，杨二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眼睛，他笔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两只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光。事出突然，我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那杨二皮不知吃错了谁家的药，二话不说，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我料到他病成这样还有力气起身，就问他是不是饿了，想吃东西。杨二皮一听我这句，反应奇大无比。他像疯了一样，扯开被子，两手高举在头顶，嘶吼：“不吃了，我不吃了，让我走，我要跑，要跑。”

说着一把推开我，连鞋也不套，直接冲出了帐篷。我立刻追了出去，大喊：“快来人，杨老板跑了！都醒醒！”

我这一吼，如同炸雷，在黎明前的营地炸开了锅，很多人衣服都没套好就跑了出来。阿铁叔原本是靠在篝火边和衣而睡的，他一听出事了，如同被蛇蝎叮了一般，立刻跳坐起来。四眼迷迷糊糊地从帐篷里探出头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见杨二皮朝树林深处跑去，也来不及跟他解释，随手抄起一杆养马人的猎枪就奔进了树林。阿铁叔在我身后大呼站住，我头也不回追着杨二皮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四周的景色就不认识了，到处都是密不透风的高枝茂叶，云贵高温潮湿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一片又一片壮丽的林沼。这里有不输给亚马孙丛林的复杂生物循环系统，更有数不清的瑰丽神秘的大自然壮景。不过眼下我可没心情去在意这些，虽然是黎明时分，外头天光乍放，可林子里依旧黑黢黢的，如果没有照明物，根本看不清脚下，人就像在原地踏步一样。我手里只有一杆枪，只好不时地用打火机照明，查看地上的足迹。这只火机是四眼随身携带的，说是高级货，美国特产的防风火机，能抗十级台风。我对此嗤之以鼻，说他崇洋媚外。四眼气极了，就将火机丢给我，让我自己看。我原本只是随意一收，不想此刻却成了救命的关键。我蹲下身去，查看地上的足迹，果然见到一组新留的脚印，脚印前深后浅、东倒西歪的，一看就是发了疯的杨二皮留下来的。我追着脚印一路往前，没几分钟线索就断了。我举起火机在地上排查，脚印直到此处就断了，我怕杨二皮临时换道，又朝周围几个方向找了一会儿，都没有发现他的足迹。此时阿铁叔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见有火光，急忙朝他招手。

“你这个年轻人，真不要命，单枪匹马就闯进来了。”

他此刻只穿了一件无袖的坎肩，露着大半个胸膛，腰间插着匕首，

一手提着手电，一手握着头巾。我问他这是干吗，他说这块扎染的头巾，是月苗寨里通用的物品，他怕遇上守夜的民兵难以解释，所以从查木那里借来的。我也来不及去佩服阿铁叔的冷静，指着地上的脚印说：“人不见了，你看看，好好的脚印，一到这里就断了，像……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阿铁叔蹲下身来，他用手捏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下，随后说道：“人是不会凭空消失的。你忘了在山上事吗？”

被他这一提醒，我心中恍然大悟，立刻抬头朝空中望去，一撮黑不溜丢的东西一下子扑入眼眶。阿铁叔顺着我的视线朝上一看，立马朝我扑上来，用大手捂住我的眼睛：“别看，是吊死的。”

我心头先一惊，后又疑惑，吊死一个人而已，你捂我眼睛算什么，老子又不是娘们儿。不料阿铁叔接着说道：“苗地吊死的人，是要找替死鬼的。千万看不得，你对上它的眼睛，就要被勾上去陪葬。”

我只当阿铁叔说的是志怪民俗，一把甩开他的手：“阿铁同志，现在是一个讲科学的年代，不要老宣扬这种迷信传说。”

我抬头看了一眼树杈上，白花花的，好像真吊了一个人，披头散发，脖子拉得老长，舌头吐在外面。四下只有微弱的火光透上来，这要是单独一人看见这样的光景，恐怕不吓死，也要吓瘫。阿铁叔可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一掌拍在我脑门上：“别乱看，这地方不兴胡说八道。”

我不愿跟他争，只是为这个枉死的姑娘可惜。听说苗地多有殉情自挂的习俗，不过看她一个人吊在这里着实可怜，不知道是哪个寨子里的人，为何寻短见。我问阿铁叔要匕首，想把人放下来，他往后一退，果断地拒绝了我：“这种事情做不得，你看她一个人吊在这里，说不定是被情郎骗了。你要是插手，就会被缠上，下场凄惨。再说，她家人寻不着她，自然会来找人。苗地的习俗，尸非至亲不葬，鬼非孤魂不打。咱们在人家的地方你还是习惯的好。”

我绕不过这个老苗疆，只好答应不去过问此事，我催他快走，两个大男人，站在一具吊死的女尸底下，不知道的还不知怎么想呢！阿铁叔见四下都没有杨二皮的影子，也不愿意在此地久留。他说天色已经放光，寨子里的民兵应该撤回去休息了，咱们再找两圈，实在没有就回营地看看。

我实在想不通杨二皮又疯又病能躲到何处去了，而且他一再狂喊不要吃了，不要吃了，难道这家伙是吃撑了河鲜，才落得如此下场？我甩了甩头，叫自己赶紧忘记这种荒谬的想法。两人在林子里又转了十来分

钟的样子，还是没有杨老头的影子。我说这么绕下去不是个办法，还是依照你之前的计划，先退出去再说，指不定人家发完疯已经回去了。阿铁叔原本一直走在我前头，他听完我说的话之后并没有给予反应。我正好好奇，以为他找到了线索。不料他突然回过头来，愣愣地问了一句：“天怎么还不亮？”

我起初没闹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仔细一看，方才天色还慢慢开始放光呢，此刻四下却是一片漆黑，仿佛回到了夜晚。我俩对视了一下，深知不好。我慢慢地抬起头，朝头顶上瞥去，果真看到一道白花花的東西，悬挂在我们上空。“不会这么巧吧？”

同一片林子，不同的地方，都有人上吊？这话说出去鬼信啊，才隔了十来分钟的路，这个数量也密集过头了吧！

阿铁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低头去检查地上的脚印，而后沉声对我说：“这地方，咱们先前没来过。她……她在跟着咱们。”

我被他这句话弄得脖子一凉，忍不住就将视线移到了悬挂着的女尸身上。她脚下的鞋早就没有，脚底板上沾满了泥巴。一想到阿铁叔的言论，我不知为何真就联想到有一具女尸一直跟在我们头顶上，我们走到哪儿，她就挂到哪儿，别提多瘆人了。

“这怎么弄？”对付僵尸，我有办法，可这种鬼怪之事，我经验可不多。平时用得最多的也就是跑，闭上眼睛一路瞎窜。

“别慌，”阿铁叔朝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而后运了运气，低头默语，“各位大仙，我二人路过此地无意冒犯，这位仙女姐姐不要见怪，待来日，我们出了林子，自然将您的真身所在传到各处，好叫后人祭拜。冤有头债有主，您放我们走吧！”

他说完之后脸色一变，又指着树杈破口大骂：“你这个小不正经的泼蹄子！吃了狗胆，拦你爷爷的道，我有关二爷神脉护体，又得岳将军亲传宝刀！”

说着就真拔出了腰间的匕首在空中比画。我看着我笑，又觉得不严肃。仔细一想，人家的战术战略很明显，先礼后兵，连哄带骗。只是不知道这女尸是吃软还是服硬，别闹到把人家撵火了，真就飘下来跟我们对着干。我对鬼神之事，向来心存敬畏，不过眼下，我们对这位吊死的姑娘可没有半点愧疚。她要是不明事理，敢跟我们对着干，那我可管不了别的，先将她拖下来暴打一顿再说，好男不跟女斗，可没说跟女鬼斗。

阿铁叔一连串贯通古今的国骂，足足说了五六分钟。我见他终于停

下来喘气，就问效果如何，他摇摇头：“感应不到，咱们走吧！看能不能绕出去这次。”

我看着四下漆黑的天色，心说不靠谱，看来这位姑娘可能是苗家人，听不懂汉语，要不你再用土话问候她两句，大不了给她揪下来就地掩埋，我看那些小洋片里头都是这么放的。

阿铁叔坚决不肯碰尸体，他说既然有规矩，就有它的道理，不是亲人的尸体，是碰不得的。我说那行，咱们再走两步吧，我瞧瞧看，她是不是真跟着咱们。说完，我故意拉着阿铁叔快步朝前跑去，也不管东南西北一通乱闯，两人马不停蹄又跑了十来分钟，停下来抬头一看。得，这位姐姐算是真盯上咱们了，树梢上毫无意外地挂着一个女尸。我见阿铁叔死活不肯将她解下来调查清楚，只好出了一个馊主意：“要不，咱俩分开走？”

第十四章 消失的货箱

我这主意一出，阿铁叔立马露出了一口大白牙：“我怎么没想到，真别说，这主意怪毒的。可……”

“别可……待会儿这位大姐要是真下来，谁招架得住，跑吧！”

我一推阿铁叔，自己先朝林子深处钻了进去，临走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头顶上，白花花的影子还在那上头悬着，像一只巨大的蛾子。

阿铁叔道了一声“小心”而后朝着反方向跑去。因为不知道这鬼东西为何要将我们困在此地，我心里头一点儿底都没有。虽说冤鬼哭丧要索命，可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大姐你不去找冤家，非要为难我们这两个过路人，是不是太不讲理了。我走了一阵，只觉得脚下越来越软，呼吸慢慢地变得困难了起来。算一下时间，天早该大亮了，可眼下四周还是黑黢黢的，如涂抹了一层乌墨。看样子，那东西是循着我来了，我只好安慰自己说那是因为胡爷我长得太俊了，对女性同胞有着不可避免的杀伤力，连女鬼也不能免疫。抬头一看，果然，冤魂不散就搁我脑门上三尺不到处悬着，我只要稍微抬个手就能把她给拽下来。当时我整个人都转迷糊了，明明记得阿铁叔再三叮嘱过，苗地的尸首非亲勿碰，可手脚就是不听使唤，看着那副女尸孤零零地悬挂在林子里，又一路跟着我们许久，总觉得她是有什么事想找人帮忙。我心下一狠：大不了就是老命一条，早死早超生，好过在林子里瞎转！

一伸手，抓住了她那条冰冷的腿。

起先我就是试试，手上没带多大劲，没想那尸体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二话不说径直摔落了下来。我吓了一大跳，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托了她一把。这尸身不知道已经在此处悬挂了多久，浑身僵直，跟风干肉有得一比。我将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吊死的人不比其他，脖子拉得老长不谈，舌头还外翻，属于死得比较难看的一种方式。想想生前都是如花似玉的姑娘，要是知道死后会变成这副光景，估计她得懊恼死。不过此刻，她人魂已散，要懊恼也是我的事，他妈的怎么就一时手贱把尸首给弄下来了呢？现在怎么办，就地掩埋，还是假装没看见。我犹豫了一会儿，见四下并没有发生什么突变，就慢慢放下心来。不觉认为阿铁叔刚才那一番言论都是危言耸听。只是苗地诡异非常之事颇多，我不敢托大，瞧了瞧地上的女尸，虽然眼下没有尸变的嫌疑，但也难保一会儿不出要人命的“惊喜”这样一想，我更不愿意久留，将尸体摆放在树下，鞠了一躬，转身抬脚就走。没跨两步，脚腕猛

得一沉，像是灌了水泥。我低下头去一看，尸体不知什么时候翻了过来，背脊朝天，两手朝上，其中一只手如同铁钩一样，牢牢地扣在了我的脚腕上。我身上的汗毛顿时都张开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死者为大、女性权益，抬起另一只脚朝她后脑门上狠狠地踹了上去。这一下虽重却毫无效果，捏在我手上的手没有松开半分。那具女尸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地上，仿佛一切都跟她无关一样。虽没有扑起伤人，可她光趴在那儿的心理震慑力已经不是一般强了，任谁平白无故被一个死人抓住，都不会太镇定，何况我还落在一个少数民族女同志手里。真不知道事后万一闹出民族矛盾来，算谁的。我连踹了好几脚都没有脱身，锐气被挫，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蹲下身来，去查看尸体。先前我明明检查过，这尸体浑身僵直，手指关节根本不可能弯曲。可此刻抓住我的分明是她，难道一眨眼的工夫，这人又活过来了？我沉下一口气去掰她的手，硬得像铁钳一样，想移半分都难。我彻底泄了气，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跟这位不幸的少数民族大姐讨论起人生观。

“大姐，虽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汉语，不过我估计人一死百事通，这点语言障碍应该难不倒你。你看啊，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满了神州大地，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五星红旗下，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你这一步走得有点早，没赶上，十分可惜。不过没赶上这一趟没关系啊，还有下一波机会在等着你。新世纪的孩子一定会更加的幸福，每天都有面包和牛奶当点心。你现在撒手，刚好能赶上投胎转世的历史洪流。我也就是一路过，为难我干吗呢？要不您有麻烦心事告诉我也行，我这个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帮助弱势群体。总之，咱们先放手行不行？”

我说了半天，她没有半点表示，跟死了一样。我转念一想，人家本来就是个死人，要是真爬起身来，拉着我哭诉，那才真惨人呢！林子里密不透光，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困了多久。只想着既然她一路追了上来，那阿铁叔那边应该已经安全脱困。这样一想，又有力气站了起来，我不愿坐以待毙，深吸了一口，盘算着大不了将尸体砍断。当初在营地的時候，阿铁叔知道我丢了匕首，所以特意送了我一柄猎户用的割肉尖刀防身。此刻尖刀就贴在我靴中，我懒得再与这死人纠缠，心中一狠拔出刀来，飞快地朝她手臂上一插。这一下竟如同撞在顽石上一般刺不进分毫，反倒是我自己被震得手腕一抖，尖刀险些脱手。我知道这是尸体僵化的原因，生怕她会飞起扑人，身边也没有黑驴蹄子防身。越想越怕，拼了命甩动右脚想要脱身。我正发急寻思着大不了拖着她一路往外走，远远的突然有一朵蓝色的火光从她身后的密林里飘了出来。我大骂了一声，想不通为何晦气的玩意儿都爱往我这招呼。却听见一阵女人的

笑声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

“我禽，这位大姐，你可别吓我。”我举起刀又要朝地上的尸体刺去，只听一个女声高喊：“伤不得，那是抓药用的药人！”

这声音虽小，听上去倍加耳熟，我一愣，很快反应过来，是香菱。眼看有熟人出现，我急忙喊道：“你在哪里，这是什么东西，快给我挪开。”

蓝色的火光离我越来越近，就着火光，我看见香菱和阿铁叔两人正快步朝我走来，很快就到了眼前。小丫头手中举着一盏玻璃皿，里头爬满了各式各样的毛毛虫，花色艳丽，想来都是含有剧毒的。

“胡老弟，胡老弟。”阿铁叔见了我的窘样连忙俯下身来，他先是伸手要扯那女尸，而后再停住了，回头去看香菱。香菱将手中的玻璃皿高举，照在女尸的背部，而后再用从怀中抽出了一枚小签子，慢慢将她背脊上的衣服挑出一个窟窿。

“你们看，这里有缝合过的痕迹，她不是人，是挂在这里抓‘药’的诱饵。”

就着蓝幽幽的荧光，我看见女尸背部有一道奇长无比的缝合线，沿着背脊一路向下，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吸附在她的脊梁骨上。我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浑身不舒服，就问香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想了想说：“一言难尽，你还是自己看吧！”

说完，又从随身的医药箱里找出一截打火石。她伸手在女尸铁青色的背脊上按了一会儿，最后停在肩脊处，将手中的铁签烧得通红，然后狠狠地插了进去，黑色的脓液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听见铁器插入皮肤的声音差点没吐出来。连阿铁叔这样的硬汉都皱起了眉头，将视线跳了开去。香菱下手极快，“刷”地一下，居然将那一道道十字形的红线缝线全部挑断了。女尸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了下去，一股黑色的浓烟从她被剥开的皮囊中涌出。我和阿铁叔立刻用手捂住了口鼻，倒是香菱不慌不忙地对我们说：“莫怕，没有毒的。这是揭了皮的魂，转世去了。”

我被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小丫头拿脚挑开女尸瘫软的手掌，低头对我说：“苗家女子有落洞的习俗，落洞的尸体是十分宝贵的药材。时常被蛊婆，也就是大伙常说的药婆买来当药饵，引一些少见珍贵的毒虫上钩。这一具尸体是被下过药的，她背脊上的伤口是用特殊的刀具从里头割开的，加上这条被焚过香下过咒的红线，虫子一旦进入尸体里面，就再也无法爬出来。这样越聚越多，到最后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蛊囊。”

“那为什么要挂在这里，这是故意给过路的商客找不自在嘛！”

“寻常人家，进了月苗寨的林子，哪个敢往头顶上看，谁不知道这里有民兵、有蛊囊。锅头你也不是第一次进寨，怎么跟胡大哥一起犯起了糊涂。要不是我看你们许久未有动静，出来寻人，麻烦可就闹大了。我看这东西日久成精居然学会了害人，才下手将她毁去，待会儿进了寨子还需向蛊婆赔罪。”

阿铁叔辩解说之所以乱了手脚，是因为杨二皮丢得太急我们才会贸然闯入。眼下，天已经放光了，还是快回营地将大伙召集起来找人要紧。

大概是因为女尸被解的缘故，此时天空放出了久违的阳光，我一抬头，就被金光闪闪的太阳晃了一下眼。我爬起身问他们：“现在什么时候了，杨二皮还没找到？”

“哪有他的影子？”

阿铁叔顿足，“我们一直被困在这个鬼地方，现在都已经快到晌午吃饭的点了。”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发觉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直叫。香菱将干瘪的女尸扛了起来，挥手道：“那就听锅头的，先回营地再说。”

我随着他俩朝营地方向走去，才十来分钟，已经看见前夜我们扎营的帐篷。四眼正站在林子口左右徘徊，他身边的豹子一个劲地拉他的袖子，看样子是要阻止他进林。

“锅头他们回来了！”眼尖的查木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四眼推开豹子，一下子朝我扑了上来，激动地热泪盈眶：“老胡，你，你急死我了……”

我见大律师这架势，跟参加谁的遗体告别会似的，连忙一把抱住他安慰说“没事了”不想四眼这小子忽然翻脸不认人，在我背上死命地拍了一巴掌，我本来就饿得前心贴后背，给他这一掌糊下去，顿时眼冒金星。我说秦老师，你这是欺君犯上大大的不敬。他白了我一眼，转身问阿铁叔有没有找到杨二皮。

阿铁叔摇头：“他没回来？”

四眼脸色一暗，说：“他没回来，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回来过了。”

四眼这话说得我们全都蒙了，我说没听说过这么复杂的绕口令啊，从哪儿听来的怪绕人的。你是不是学中文学傻了？

查木抢前一步搭话：“不不不，杨老头真的回来过，只是我们没看见，他的人，他的货……”

我一听这话，立马环视了一下营地，居然到处都看不见杨二皮那两个伙计。我朝四眼看去，他摇头，一旁的豹子憋红了脸：“你们走丢了之后，香菱妹子说要去。我们几个守在营地里头，一步也没敢挪。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片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连对面人的脸都看不清，后来雾一散就发现……锅头，你罚我吧！”

他说完就跪了下去，阿铁叔看都不看一眼，迈开了牛步，沉声向堆货的帐篷走去，沿途的伙计无一不低下了脑袋，生怕惹了他。我追上阿铁叔的步子，跟着他到了帐篷门口，还是昨天晚上那一张巨大的防水布，只是帐篷上的门帘已经打开，不用入内就能看清里头的光景——光秃秃的帐篷，空无一物。我快步上前，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还堆满了货箱的帐篷此刻空旷得可怕，地上还留有货箱的痕迹。可整整九口大箱就这么一夜之间忽然没了，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掉头看阿铁叔，他此刻屏住了呼吸，两只眼睛瞪得像牛蛙一样，脸色忽红忽白，身形一晃居然要倒。我连忙扶住他，招呼大伙找水来。

“我没事，没事。”阿铁叔摆了摆手，声音仿佛老去了许多。他蹲坐在地上久久没有发话。四眼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将他拉到一边低声：“马是马帮的宝，货是马帮的命。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自古以信誉为荣。对他们来说，丢了货比掉了脑袋还惨，可不是赔两个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再想想，杨二皮回来过没有？”

“一场大雾，伸手不见五指，别说杨二皮回来了，就算他全家都回来，我们也不可能看见。一切都只是我们的判断，否则还有谁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又偏偏劫了他那几口箱子！”

说起那些货箱，我也正想问里头到底是什么，阿铁叔当时不是偷偷把货箱打开了吗，“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他有没有透露一点儿内部消息？”

我说刚才两人光顾着追杨二皮，还没找着机会问他关于货物的问题。四眼怪我错失良机。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偷油的耗子一样，看见点油星儿就不镇定了。你瞧阿铁叔现在的模样，像是有心情跟你讨论货物的样子吗？四眼和我同时看了看阿铁叔，他此刻已经初步冷静了下来，一面命人收拾家伙，一面差人先行去村子里打招呼。我问他：“抚仙湖不去了？”

阿铁叔摇摇头：“当然要去，只是要先进寨子里做一些补给。哎，这

事闹得太突然了。他妈的，霉到奶奶家了。”

查木给阿铁叔上了一杯水。香菱安慰他说：“杨老板对此地并不熟悉，而且又疯疯癫癫的。我看他即便提了货也是乱转。咱们抓紧时间去寨子里探听一下情况再出发也不迟。何况，锅头你一夜没睡，不好好吃两口肉，叫我们怎么放心？”

我让四眼去收拾我们的行李，然后来到了杨二皮失踪前睡的帐篷，想从中找寻一点儿线索。我这一路走来，越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关系就越发密切，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又都是一些常理不可解释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事出有因，我几乎要怀疑这一切都是有人在暗中刻意安排的。

杨二皮的帐篷外，还有昨夜特意升的篝火，此刻已经燃尽，只剩一些灰白的木炭和岩石。我掀起门帘子低头钻进帐篷，里头与昨夜无异。地上铺着行军毯，杨二皮的军大衣散落在一旁。查木跟了进来，他说：“锅头让拆帐篷，那个杨老头真是一扫把星，依俺看这帐篷甭要了，一把火烧了干净。胡大哥，这里头有啥值钱的东西吗？”

我笑着摇头，杨二皮的帐篷是马帮众人在慌乱中为他搭建的医疗棚，杨二皮随身携带的小腰包，在他仓促逃跑之后也失去了踪迹。这叫人不怀疑他是装疯卖傻，哪个疯子跑路的时候还记得带随身物品？可我回忆了一下他当时的疯样，实在可怕，一点儿也看得出来是装的。查木捡起军大衣问我要不要。我看了看料子还挺富贵的，就对他说：“那老东西不是什么好鸟，不拿白不拿，日后他要是回来了，再还也不迟，衣服你先拿去穿吧！”

查木点点头，将衣服套了起来：“呵呵，真暖和。”

说着将手插进了口袋。查木愣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将手从衣兜里伸了出来：“胡大哥，口袋里头有东西。”

第十五章 入寨

查木张大了嘴巴从衣兜里面掏出一叠厚厚的信封。我接过来掂量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分量，奇怪的是信封上居然是我的名字。查木问我信封上写了什么，我想了一下，骗他说是杨二皮的家书，可能是看自己不行了，要留点遗言。查木点头：“他现在人都没有，要信有啥用，胡大哥，你替他收着？”

我点头，然后将信封塞进自己的衣兜中迅速离开了杨二皮的帐篷。我一出帐篷就跟四眼撞了个正着。他肩上背着我们的行囊，手里还拎着一个背包，见我神色慌张就问怎么回事儿。我把他拉到河溪边，将信封拿出来给他看。

“情书？”

“情你个鬼，这是杨二皮留下的东西，在他大衣口袋里找到的。查木刚才问，我没说实话，觉得事情可能不对劲。”

“既然有你的名字，那它就属于私人信件。告不告诉其他人是你的权利。”

四眼推了一下眼睛，补充道，“当然了，我个人很愿意分享这个秘密。”

我白了他一眼，迅速将信封打开，看样子杨二皮留信十分匆忙，连封口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将信封口简单地折了一下。我从里头抽出一页薄纸，上面果然有杨二皮留下的字迹。我回头看了一眼大营里头，确定大家都在各忙各的，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个小角落，就放心地将信件展开，飞快地阅读起来。杨二皮在开头称我为胡兄，我心说老子比你小了两轮都不止，这回倒知道攀起交情了。再往下看越发觉得事情不简单。四眼阅读水平有限，没跟上我的速度，等我看完了，他还在前面几行绕着呢。我说别费这个劲了，杨二皮这信里的内容太玄乎了，可能有诈。四眼充满求知欲，要我将来龙去脉讲清楚。我点头把内容大致转述了一下：“杨二皮的确中了蛊毒，而且是遭人胁迫，要送一批东西去抚仙湖。那几口箱子里，一半是他们槽帮的船械物品，一半是别人的货。下索道的时候，货物被毁了一箱，他气急攻心这才引得毒蛊入脑。半夜醒来发觉事情有异，他不愿再拖累大伙，这才佯疯逃跑，最后又折回来将货物和人马拉走，此刻恐怕已经独自踏上了去抚仙湖的路途。他知道我是个驴脾气，绝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所以留了这封信下来，一来是劝我放弃，不要再调查下去；二来是要我转告铁锅头，为他道歉，说要是

有命回来，酬金加倍。”

杨二皮在信中再三强调此事非比寻常不是一般人力所能控制，我半信半疑总觉得里头有猫腻。但是人家既然是出于信任给我留下一份书信，我决定还是负起责任，把他的信带到。四眼分析说：“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已经病得只剩半口气，实在没有理由再留书骗你。我看此事可信性还是比较大的。眼下阿铁叔他们要去抚仙湖寻人，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是不是将此事告诉他，还需要你决定。”

我说：“杨二皮的意思，是要我替他劝说马帮不要再跟进抚仙湖。我现在去为他做说客，不但说不清，或许还会惹一身腥。这么多人，他偏偏留信给我，接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郁闷。”

“你的意思是，瞒住马帮？”

“那哪儿成啊，你看他这信，留得跟绝命书一样。我要是私自按下来不提，那不成了偷蛋的王八？哎，这死老头临了还给我找这样的麻烦，回头见了，非揍他一顿不可。”

我让四眼先去集合，准备独自跟阿铁叔谈谈杨二皮的留书。我找到阿铁叔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先前的精神，正在指挥马队准备进林子。

“胡老弟，你来得正好。待会儿进了寨子，我们要忙的事情很多，不方便照顾你们，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交代过查木了，他负责帮你们找人。”

我见阿铁叔如此热心，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决心。我将杨二皮的信拿出来交到他手中，阿铁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接过信凑到阳光底下慢慢阅读起来。

我一直留意他的神情，生怕这位面黑心硬的主当场拔枪毙了我。好在阿铁叔是见过世面的人，懂得轻重。他看完信，沉吟了一下。然后抬头问我：“胡老弟，觉得有几分可信？”

“八成。杨二皮虽然浑蛋，却不会轻易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我听说他这趟出来，未带一个亲信，恐怕就是为了防止全军覆没。我看他早就做好送命的准备。现在看情形不对，将队伍和人马撤走，恐怕是担心将你们也拖下水。”

“我呸！”

阿铁叔忽然发急，将手中的信纸撕了个粉碎，“老王八蛋，他当我们跑马帮是干什么吃的？既然接了货，那这趟水我们早就下了。现在想撤，晚了！”

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是要去追杨二皮，就想劝说他放弃，可转念一想，我实在没有立场去劝住人家，毕竟送货送到西是马帮的职业操守，我一个外人再多说也是废话。

“我说他一路上老打听路线，原来早就有了撇下队伍的意思。从这里去抚仙湖，如果不走苗寨补给物资，最多还有一天的路程。胡老弟，看来我们没时间陪你进寨子了。我现在去招呼大家上路，留一匹骡子给你们三个。等有机会，咱们江城再见，好好喝一回。”

阿铁叔当机立断，将马帮众人召集在一起传达了新的行动纲领。查木一听自己被撇下，立刻跳出来：“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小孩子要听话，给老胡同志带路，就是组织分配给你的任务。”

阿铁叔打起了革命的旗号，喝令查木，“要是不能给他们送到月苗寨，找到另外两位。你就给我滚回家，跟你阿爷当木匠去。”

查木虽然人小，却有一种敏锐的本能，像是能嗅到危险。他无法辩解却死了命地要跟着大部队走。弄得阿铁叔下不来台，好在香菱出面，又是哄又是吓，说了好大一会儿才劝动了查木给我们当向导去月苗寨。

很快先行去寨子里通报的人也回来了。“锅头不好啦，村子里出了事，土司的儿子叫人给打了。现在汉人一律不准入内。说，说逮住了就要绑了上山祭神。”

我一听这话立马火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实行滥用私刑。阿铁叔让我冷静，听完来者的话。那人接着说：“县政府前年不是给配了一个姓蒋的书记吗，那人也被围住了。他们还围在政府楼里头讨说法。我看咱们还是别进去找晦气了，改道吧！”

他并不知道阿铁叔已经下令直接向抚仙湖进军，还一个劲地劝说不要进寨。这下可轮到咱们着急了，Shirley杨和胖子说好了在月苗寨等我们，眼下出了这样的矛盾，弄不好他们已经被困住了。

我问报信的小伙子，有没有在寨子里见到一个胖子和一个漂亮姑娘，两个都是汉人。他摇头：“哪里还有汉人，听说土司的儿子就是被一个汉人大胖子给揍了，现在全寨上下都警戒起来了，民兵队带了人，说要搜山抓人。哎，胡大哥，那个胖子不会就是你要找的朋友吧？”

我尴尬地笑了一声，推说我要找的胖子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脾气好得没话说，打人的肯定不是他。四眼在一边偷笑，我见他不给面子，忙偷偷拉了他一下。

“当着外人的面，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

“胖子的性格你我都清楚，呵呵，我看打人的八成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进寨子不是为了找那位收藏蛊物的专家吗，怎么跟当地苗人动起手了？”

我说就胖子那爆脾气，屁大点事都爱跟人争得头破血流，别说打人了，他就是把人家寨子掀了，我也信。

“那现在怎么办，进不进？”

“进！怎么不进。你没听见吗？他们连政府派的书记都堵了。Shirley杨他们此刻要是还在月苗寨，那情况可不容乐观。他妈的，Shirley杨平时挺稳重的，这次怎么没拦着胖子，就这么任他胡来？”

阿铁叔见我执意要进寨子，也知道拦不住。他此刻的心境其实和我差不离，都是去做一件不该做的事，都是去走一条不该走的道。

“那咱们就此告别，有机会再聚。”

阿铁叔领着队伍顺着河溪向抚仙湖方向开去。我、四眼还有小查木则踏入了被告知不可进入的月苗寨密林。我昨天夜里走过这林子，当时这里阴气森森仿佛随时会有鬼魅出现，可眼下，四周都是绿油油的树木，地上还有一些常年不败的植被，色彩艳丽动人。我被这一派生机所感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脚下也倍加有劲。查木介绍说月苗寨是附近最大的苗寨，寨子里有自己的神堂、集市，附近苗寨里的人想要医个病、拜个神都要往月苗寨走动。其他地方早就取消了土司制，只有月苗寨还在名义上保留了这一职位。“不过，俺们寨里的人都听土司爷爷的话，那个什么蒋书记，说话又酸又长，我们不爱听。”

查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既天真又单纯。月苗寨地势险要，又深居山林，对周围的苗寨又有辐射性的影响力，政府只能象征性地设立一个村委会，他口中的蒋书记并没有实权，恐怕只是个空头将军。

走了大概半个钟头的路，我们就出了树林，远远地看见前方有吊脚楼和尖角屋顶，一些地方还飘出了炊烟。查木看见久违的家乡，激动地几乎一路小跑起来。因为先前就有人告诉我们月苗寨在抓人，所以我和四眼都换了当地苗人的衣服。这两件都是查木平日里换洗用的，我们两个成年人穿上去显得十分别扭，不是衣袖短了，就是裤管开了。四眼一直闹不清头巾要如何扎，还被查木取笑了一番。我们牵着一头骡子，背着两捆行李跟在查木身后，装成是外村来寻医的苗人。进寨前查木再三叮嘱我们进去村里不能开口说话，我们不通苗语，一开口就露馅儿了。搞得好像做间谍工作的敌特分子一样。

月苗寨外围有一圈高高的碉堡，我知道这种暗哨都是有伏兵的，底

下的人稍有不轨，上面就会开枪。果然我们还未接近寨门就听见上头喊话，先是一阵听不懂的地方语，然后是汉语。查木抬起手，朝碉堡上晃动。他特意用汉语喊道：“是俺，马帮放假，俺带了两个养马的来拜神巫大人的庙，这两个都是阿铁叔的好兄弟。”

为了配合查木，我也跟着抬起头，朝着漆黑的碉堡露出了八颗大牙。很快寨门就开了，两个寨民跑了出来，其中一个年纪还挺大，胡子花白，一声猎户打扮，肩膀上背着长枪。查木一看见他就大叫阿爷，欢喜地冲了上去。

“这是俺爷爷，老木头。”

我不知道老人为何要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不好意思开口。倒是老人家比较善解人意，他向我们打了招呼，然后说：“这小东西平日里尽给人添麻烦，你们走马运货辛苦了。我这孙儿有劳各位照顾。他要是听话啊，你们就替我打，莫要见外。”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木头原来是汉人，“文革”时期受了迫害，逃到村子里来的。他原先是个木匠，本就不识字，父母走得早，并没有正经的大号。他来到月苗寨以后，靠给人打家具做木工为生，因为手艺活好，慢慢就被寨子里人接受了，顺理成章起了一个“老木头”的绰号，渐渐也就代替了原名。有了这么一汉人老爹当主人家，我们开口也就方便多了。连忙向老人家打招呼，说了一堆查木的好话。

“好啦好啦，你们要在外面站到什么时候？”

这时，靠在寨子门口的人忽然开了口，他也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壮年小伙，皮肤黝黑，也是一副苗人打扮。查木介绍说这是他好哥们儿，民兵队的小队长。专门负责夜里守林子。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善，我不愿意与外人多做接触，只是简单地朝他点了点头。我就牵起骡子，跟着老木头与查木进了月苗寨。四眼第一次亲眼看见苗家人的村寨，不禁四处打量起来。我用眼神喝住他，生怕一不小心暴露了。入了寨子，满眼都是吊脚楼和随处奔跑的小孩，有几个原本在树上玩耍的，一见查木就欢天喜地地跑了过来，围着他打转，看样子这小子以前也是村里的孩子王。苗人家的娃娃并不惧生，见了我和四眼也不怕，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个劲地看。我拿出一袋水果糖来，立刻被他们分了去，唧唧喳喳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查木朝我竖起大拇指：“哈哈，他们说，你是神巫大爷的好朋友，大伙都喜欢你。”

我第一次被这么多小朋友包围，除了点头微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四眼这小子自来熟，抱起一个娃娃，就掐人家的脸。我说你自觉

点，咱们是来找人的，凡事低调。信不信人家爹一会儿出来用钉耙追着你打。四眼“切”了一声，将小孩放了下去。

老木头带我们来到他住的吊脚楼，苗人的房屋是通屋通铺的，客厅和卧室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老木头一进门就把竹门给掩上了，他探头朝窗外看了几眼，然后回头问查木：“为什么要带汉人进寨？”

他说话的时候明显瞪了我们一眼，原来他早就看出我和四眼不是苗人，只是碍于当时的情况，不便揭穿我们。查木吐了吐舌头，笑道：“阿爷的眼光真没话说，这都叫你看出来了。哈哈，他们是我们马帮的客人，要来寨子里找人。阿铁叔亲自交代的，我可不敢不听。”

“哼，我一看他们的衣裳就知道了，都是爷爷亲手给你缝的，小东西，还想骗我？我看瓦嘎也不是好糊弄的，他就是顾着你的面子，怕你被抓才没有说破。”

“哎呀，瓦嘎哥也看出来啦？”

查木慌乱地站起身，“他不会叫人来抓胡大哥吧，好不好，我要带他们走。”

我说要抓早抓了，何必放我们进寨子。你别乱，没事。老木头点了点头：“就是这个道理。你这小子，又给人家瓦嘎添麻烦。”

随后他又问我和四眼为何要混进月苗寨，想找什么人。

我知道此事瞒不住，只好直言：“两个人，一个漂亮姑娘，还有一个大胖子。”

“胖子？”

老木头瞪起了眼睛，一副要吃人的表情，“是不是一口京片子，说话没正经，还老爱跟别人唱反调的胖子？”

我说您形容的也太贴切了点，我家王凯旋同志一共就那么点优点，全给您夸到了。“哼，那个小胖子……”

老木头忽然狡黠地一笑，“有点意思。他打了土司的傻儿子，还烧了神巫的庙堂。呵呵呵，这可是村子里百年难遇的大事。”

我听老木头的意思非但没有责怪，还有褒奖，难道土司家与他有仇，要不然怎么会笑得如此欢快。查木大叫：“什么，他，他打了阿狼？哈哈，那个，那个土司家的傻狼？”

老木头含笑点头叫他轻点声。查木吹了一个口哨：“这有啥好怕的？那个坏东西仗着自己是土司的儿子，到处欺负人，明明是个傻子，还想

霸占学堂做小老师，我呸！”

查木挥了挥拳头，“早该有人教训他了！”

我见老木头一家对胖子揍人事件持肯定态度，立刻明白，村中的人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郁闷的民众，这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度，外面的思想、外面的新鲜事物在不断涌入。土司的权威已经在慢慢瓦解，最后终将成为历史名词。“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老木头烧了一壶水，盘腿坐在竹制地板上，“阿狼家有私人武装，这附近的小寨子都听他家的。你那两个朋友早前就逃出去了，说是要去抚仙湖。土司已经命令附近的大小苗寨通缉他们。你们现在要是露了身份，我可保不住。”

我一听“抚仙湖”三个字，头皮顿时就麻了，忙问老木头：“你们寨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白眼翁’的老先生？他，他收集蛊物，十分出名。”

老头木脸色一变，接着迅速地摇头：“不知道，我们村里唯一的蛊婆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没有你说的这个人。”

我知道苗地的人对蛊有特殊的情结，于是再不敢再提此事，转问他那个胖子来了月苗寨，是不是接触过什么人、打听过什么事。

“这个嘛，他们一进村，就散了好些医用品，本来大伙挺欢迎他们的，蒋书记还带头开了欢迎会，土司也出席了。”

老木头回忆了一下，然后又说，“当天晚上，在蒋书记的陪同下，他们被请到土司大宅去过夜。至于谈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第二天阿狼就肿着一张猪头一样的脸在寨子里贴布告，说那两个汉人烧了神堂、打了人，是来坏月苗寨风水的。然后，发动了一大批的人去追他们，就连蒋书记也被连累了，躲在村公所不敢出来。我看，你们要想找知情人，就去政府楼找蒋书记总错不了。那晚他在，应该知道一点儿东西。”

我谢过了老木头，打听了一下政府楼的位置，查木说什么都要陪我一块儿去。老木头说：“你就让查木陪着吧，你们两个都不会说本地话，要是被人套住了，还不是大家都麻烦？还有，这身衣裳换了，不长不短的，看着就不地道。”

我和四眼彼此相视而笑，也不跟老木头客气，将他拿出来的衣服当场换了起来。换到一半，门忽然响了。我心头一惊，其他人都也愣住了，不想那敲门声越来越急。老木头凑到门口，厉声问：“什么人？”

门外传来了一阵哭腔：“是我，老蒋，快开门，要出人命了。”

第十六章 突围

我们都没想到前来敲门的会是蒋书记。老木头朝我们几个摆手，让查木将我们带到里屋，然后才慢悠悠地打开了大门。我们藏在屋子里头，忍不住探头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蒋书记穿着一身墨蓝色的中山服，岁数约莫四十上下，头发已经有些灰白，戴着黑框眼镜，镜框上还缠着一圈白胶带。门才开了一道缝，他就挤了进来：“快关门，关门。他们在找我，可不能被拖去。真是要命，村公所里的电话线被人剪了，老木头咱们都是同乡，你可得救我一命”“怎么？土司家不怕犯法，要拿你？”

老木头拉着蒋书记落座，顺便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可不是嘛，你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这是准备造反啊！居然带人把我的办公室给围了。哎哟喂，这月苗寨是待不得了。我打算入了夜就跑，先到附近的村子里躲一阵子。”

可不是嘛，你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这是准备造反啊！居然带人把我的办公室给围了。哎哟喂，这月苗寨是待不得了。我打算入了夜就跑，先到附近的村子里躲一阵子。”

蒋书记一口气将热茶喝了干净，“有两件事，我想托老哥哥你帮忙，一是请你去江城带个话，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外面的人；二就是替我保管一下公章，我怕被他们抓住，这是公家的东西，可不敢落在这伙歹人手上。”

“严重了，严重了，”老木头并未接过蒋书记递的东西，反倒安慰起他来，“土司老爷平时还算讲理，我看他只是恼火外人在寨中撒野，坏了他的面子，这才迁怒于你。这样，你别忙着走，我老木头出面，替你说两句好话，求个请。你好歹是公家的人，他说什么也不敢难为你的。”

“这老狼家的爷俩你我都清楚，那都不是吃素的主儿。老木头，你要是真心拿我当朋友，就让我躲一会儿，天一黑我就走，不连累你。”

我在屋子里听到这段对话，心里顿时火冒三丈，都什么年代了，这里居然实行封建大家长制，一个小小的土司，他竟然敢公然迫害政府官员，这月苗寨里头还有没有王法了！想到此处，我一把推开了屋帘，蒋书记没想到里面有人，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你，你是什么人？”

他露出恐惧的眼神，一边打量我一边朝老木头身边靠。“不管我是什么人，都不值得你怕。”

我被他这幅窝囊样气的够呛，“你是一名人民干部，毛主席当初是怎么说的，什么是干部，干部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你看看你，不但对一个小小的土豪卑躬屈膝，居然还要丢下公章私逃。我你脸红啊老同志。”

蒋书记一下子憋红了脸，他支支吾吾想要解释，不过被我大义凛然的气势所震撼，沉默了一会儿，一拳敲在桌子上：“这位小兄弟，老实很你说吧，我就是碍于自己的工作性质不方便跟他们闹，要不然，依照老子当初的性子，哼！一枪蹦了那个老土匪。”

我见蒋书记有些血气不像是平白无故屈服于恶势力的人，就问他土司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瞥见我一眼够反问：“你和这个戴眼镜的是什么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老木头忙给我们介绍，听说我们是来找胖子个Shirley杨的，蒋书记立刻激动起来，一个劲地哎哟喂。我说你老牙疼还是胃酸啊！别老哼唧啊！我那两位亲人你是没见着啊？

“那个肥兔崽子，哎哟喂，哎哟喂。气死我了，都是他闹出来的事端。”

蒋书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平复了一下情绪，“起先那两个人来村子里，送了好多急确的物资，大伙都挺高兴的。我还特意将他们引见给杀狼土司。”

“这不是挺好的吗？后来怎么翻脸了？”

“嗨，那个胖兄弟对土司说，想在当地找人。本来谈得好好的，可哪晓得，他一报‘白眼翁’三个字，土司当场就变了脸。我在这里做了四年的书记，从来未曾听说过此人。那个女子倒是个聪明人，她看土司脸色不对，就推说时间不早了想回去休息。两人走了以后，杀狼土司又将我找去，再三盘问两人的来历。我说这是猎户带回来的旅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土司决口不提那个‘白眼翁’的事，我也没敢多问。当天夜里，土司大宅突然起了火，大伙都忙着去救火也未在意那两个外来人的去向。等到了天亮之后才知道是夜里失了贼。土司的儿子被贼人打得鼻青脸肿。一口咬定偷他们家的是那两个汉人。”

蒋书记说到这里瞥了我一眼，“我去勘察了一下现场，发现有人从外面打了一个盗洞，直通土司家内院。你这两个朋友，本是可不小。”

我呵呵一笑，心说肯定又是胖子出的好主意。不过Shirley杨并非鲁莽之人，如果连她都参加了这起活动，那土司必定是隐瞒了重大的真相，他对白眼翁的事绝不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一无所知。只恨我当时不

在现场，蒋书记又因为害怕没有注意过多的细节。现在除了知道胖子和Shirley杨私闯了土司家的内院，盗走了某样东西之外，我对那一日的事可谓一头雾水。

蒋书记继续说：“后来杀狼的私人武装就把山给封了，不让来往的商旅通过。他们说闹事的是汉人，所以断定我是同谋，每日都会上门滋事。我也曾找土司理论，我问他到底丢了什么宝贝，我们可以报警，可以立案替他找回来。偏偏他又嘴硬得很，什么都不愿意透露。昨天我办公室无缘无故被一伙人砸了，他们打着找赃物的旗号，将村公所上上下下搜了个遍，还威胁说如果不将那两个汉人交出来就要用族规处置我。今天中午我在吃饭，远远地看见一伙人扛着猎枪往办公楼方向来。我想这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将门反锁，从后院翻了出来找老木头帮忙。”

我听他前后一说，也觉得此事蹊跷，哪有人丢了东西，光喊捉贼不喊捉赃的？土司既然不愿意透露失窃的内容，那只能说明两件事，要么他丢的东西见不得光；要么，他根本就没丢。听了我的分析，蒋书记露出一脸骤然醒悟的表情：“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哎哟喂，那老家伙唬我！”

我点了点头：“胜利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对付这样的恶势力，你越是软弱他越是强横，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想想那位王胖子同志，单枪匹马独闯大院，真的勇士敢于面对一切罪恶，然后举起正义的大锤给予敌人致命的重击。我们要学习他，再学习他，好好地学习他。”

“哎，你这段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又说不上在哪里听过……”

蒋书记挖了挖耳朵，一脸疑惑。

我说甭管这话的出处，咱们眼下要想两件事：第一如何对付杀狼土司从月苗寨逃出；第二就是Shirley杨和胖子的下落。

“他们往抚仙湖方向去了，”蒋书记很肯定地说，“这是民兵队传来的消息，说已经派人跟上去了。你要是想找他们就得突破封锁线，一路往北走。”

我不屑道：“就土司那点破人破枪还敢叫封锁线，杀狼家的人真是做惯了土霸王不知道天高地厚。”

“哎，你有所不知，附近几个寨子都唯杀狼土司马首是瞻，他们家历代都是土司，已经世传了三代，势力盘扎伏脉极深。我这个书记不过是花架子，当地的实权统统把握在他手中。我的公章还比不上他杀狼土司的一句玩笑话。这些年来，我不是没向上级领导汇报过这个问题。可每

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好了派兵派人驻扎此地却从来没有兑现过。我每日伴君如伴虎，这书记的日子还不如一个放牛娃来得舒畅。不怕各位笑话，其实我老早就在琢磨着离开的事，今天正是个机会。”

四眼听了这番话之后对我说：“我们这趟出来，是为了找白眼翁，调查毒蛊的来历。Shirley杨他们会不会在土司家找到了某些线索，如果民兵队的消息没有错，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是冲着白眼翁去了。而土司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不愿意透露白眼翁的下落。”

我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眼下别的不谈，咱们至少要追上Shirley杨他们。蒋书记一听这话立刻表示愿意带路，只要我们能带他离开此地，他就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胡闹。”老木头大声反对道，“抚仙湖是个邪门的地方，你们贸然前往跟送死有什么差别？”

我对抚仙湖并不了解，只是沿路老听杨二皮提起所以才对这三个字记忆犹新。老木头见我们一脸不解，叹气道：“你们辈分小，又是外乡人，不知道抚仙湖上的厉害。抚仙湖中央有大、小两座孤岛，大孤岛上本来有一座村子，叫疯狗村。据说疯狗村在前朝是供镇滇王狩猎游玩的地方。村中盛产一种猎犬，个头奇大无比，是滇王带上岛的猎犬与当地土狗混交出来的杂种，性情十分凶恶，故而留下一个疯狗村的恶名。后来滇王被废，疯狗村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不过岛上居民靠捕鱼捞虾为业，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只是后来出来一件怪事，疯狗村从那之后便荒废了抚仙湖也成了众人口中的魔鬼湖。”

“这个我知道，当时我刚到江城，在报馆做文案工作。那会儿这可是个大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

蒋书记回忆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老人们不是常讲山高有灵、水深有怪嘛！这抚仙湖深不可测，听说直通海眼，湖里藏精纳怪自然不足为奇。报社的老记者曾经跟我讲过，解放前抚仙湖这片曾经捉到过僵尸，也有说那东西是水里的猴子，体生白毛寸余，似人非人，有鼻子有眼，满身腥臭，身上有很多肉虫，用网捞起来抬到村子里的时候这东西还活着，整夜呜呜哀嚎惨叫，村子里的狗听到那声音，全都吓得夹着尾巴打战。村民以为此物不祥，是沉在湖底的僵尸所化，就拿乱棒打死喂狗了，谁都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怪物。也就是抓住僵尸的那天晚上，疯狗村突然从大孤岛上消失了。江城先后派过好几队调查组上岛，回来的时候都像狗咬过一样垂头丧气，说找不到线索。这条新闻我听过不下百遍，所以有印象。你那两个朋友如果是去了抚仙湖，那恐怕凶多吉少。”

我并不知道Shirley杨和胖子从土司那里查到了什么信息，以至于要去抚仙湖涉险。难道，我们要找的那个白眼翁与抚仙湖有关，或者他就住在当地？可是从两位老人的口气来看，抚仙湖依然是百姓心目中的禁地，正常人怎么会住在那种地方。转念一想，白大爷既然是养蛊饲虫的世外高人，那在此地隐居也不无道理。何况还有人从抚仙湖里打捞过“僵尸”我看光冲着这两字，胖子早该乐得上蹿下跳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追上去再说。蒋书记，你要是愿意给我们带路那当然最好，如果害怕，那咱们也不勉强。”

“你这话说的，不中听！”

蒋书记一拍桌子，“我现在，连那个老匹夫都不怕，还怕劳什子抚仙湖。正好，我陪你们走一趟，倒要看看湖里是不是真有僵尸。”

老木头急了，说我们这是瞎胡闹：“跟土司斗，那是人打人，去抚仙湖，那可是自己往鬼门关里闯。你们一个都不许走，统统给我留下。等入夜之后，我亲自送你们走。”

“阿爷，”查木一直在边上听我们说话，这会儿突然插嘴道，“人家自己定下来的事，您就别跟着操心了。让他们去吧，大不了我给他们带路，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呗！”

老木头伸手狠狠地拍了查木一脑袋瓜子：“驴犊子，在外面野了几十年，倒学会跟爷爷叫板。你们这些后生仔，一个比一个浑，都不爱听老人家的教训。到头来吃了亏，还不是只有我这个当爷爷的心疼。他们几个爱去不去，我管不着。至于你，想都别想。”

查木被老木头一喝，顿时倍感委屈。又不敢直言顶撞老人，只好支支吾吾地拉住我，要我给他求情。我说你的好意咱们心领了，不过我们是去找人，不是干架。人多了也不一定管用。有一个带路的就行了，你好不容易回一趟家，老老实实待着孝顺爷爷才是正事。查木又跟我争了几句，最后好歹是被劝住了。不过他自告奋勇，要为我们铺路，打探寨子里的情况。蒋书记连忙点头说：“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这一跑土司家的那群狗腿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已经在寨子里搜人了。依我看咱们也别等天黑了，趁现在寨门没封，跑路要紧。”

我和四眼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应当立即离开去抚仙湖寻找Shirley杨他们的下落。老木头听说我们要走，不慌不忙地打开了一间偏室。我一看，好家伙，满屋全是铁疙瘩的火器。“呵呵呵呵，这些是当初打土豪留下的东西，我平日里除了打猎，就好摸两把枪杆子。你

们这一去，还不知道要遇上多少麻烦。选两杆称心的东西拿，就当老木头给你们饯行啦！”

我见老木头连压箱底的看家货都拖出来，忙连声道谢。蒋书记也不客气，长枪短炮各挑了一支，又灌了一盒子弹。我看了看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家伙，虽然经过长期保养，可有一些半自动使用起来实在麻烦。我们带枪无非是提防山上的豺狼虎豹，给自己一点儿安全感。真要是跟民兵队交起火来，光凭这些装备一点儿胜算都没有。

在老木头的帮助下，我们还绘制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地图。蒋书记一看就说好，老木头给我们指的这条道，比起他认识的大路要节约路程，要是脚程快的话，天黑之前就能赶到抚仙湖区域。

我们收拾了一下背包，把没用的东西卸下，暂时寄放在老木头这里，老人家还特意换了一支新买的手电给我们。眼下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只等着查木回来汇报村中的情况。们在老木头家的竹楼里等了大概半个钟头的样子，一直没等到查木。四眼为人谨慎，他问会不会出了岔子，查木叫人发现了。我说查木是本地人，咱们的身份也未曾曝光，民兵队抓他一个半大的孩子干什么。话才说了一半，就听见大门口传来了“咣咣”的砸门声。蒋书记一惊，整个人差点跳了起来。老木头“噓”了一声，抵到门口厉声问：“什么人？”

“开门，快开门。姓蒋的在不在里边？”

那声音连喊了好几句，又开始使劲砸门。竹楼上的木板被他敲得几乎要炸开来。

“你们快走，后门，走后门！”老木头一边抵住门，一边朝我们挥手，蒋书记二话不说抄起东西就朝竹楼后边跑去。我知道眼下这个情况，只能跑，要是被逮住了，那必定会连累老木头一家吃不了兜着走。四眼看了我一眼：“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胖子教过我，这不叫逃跑，叫，叫战略转移。”

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一手提起行李一手拎起长枪带着四眼从后窗翻了出去。一落地就听“哎哟”一声，定睛一看，是个苗人打扮的小伙子。他戴着袖章，背上扛着一杆猎枪，一看见我们就张嘴要喊。我心想坏了，这小子八成是民兵队的哨兵，刚要拿他，只见一道黑影从草丛里猛地蹿了出来，“咣当”一声就将那苗人砸倒在地。“你看看你们，年纪轻轻的，动作一点儿都不利索。”

蒋书记将他的帽子朝后头一转，然后指着地上的人说，“要不是我动作快，咱们早就暴露了。”

我怕他嗓门太大，引来追兵，只好一边把他朝草丛里推，一边夸他是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标兵，堪当全国书记的典范。

老木头家的竹楼，就在月苗寨边上，离寨上的碉堡围墙大概有四五百米的距离。现在是晌午时分，太阳高照，我们从草丛里走反而更加容易暴露目标，不过此刻村中到处都有追兵，我也顾不得会不会被碉楼上的民兵看见，拖着他们二人一路沿着向老木头事先指好的路线跑。老木头说过围墙下有一处洞口，是供泄洪时使用的。他曾经给泄洪口做过栅栏，那个地方是整座碉堡最为脆弱的环节，只要将木栅栏卸开来就能钻到外面去。这个工程是他亲自做的，泄洪口的位置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们沿着他画的路线图，穿过草丛来到了墙下，很快就发现了一处被青苔覆盖住的洞口。我们三人贴着围墙，头顶上就是碉楼的瞭望口。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往下一低头，我们立马就会暴露。我让四眼和蒋书记先闪到边上，自己将迷彩包顶在头上，然后蹲下身去检查洞口，将杂草与青苔扯开之后，果然看见一处半米高的木栅栏。栅栏的另一头黑黢黢的，散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恶臭，想来就是老木头当年负责监工的泄洪口。我皱着鼻子，伸手掂量了一下，抓住栅栏两端使劲拉扯了一阵，不想那玩意儿纹丝不动。我真不知道该夸老木头手艺好，还是骂他坏了我们的大计。

“怎么回事儿？”蒋书记一边探头观望四周，一边朝我靠了过来。他看了一眼黑黢黢的洞口，抓头道：“老木头这是要害死我们啊，你看这木桩打得有多结实，光靠人力哪撬得开。”

我说人家既然指了这条路，那肯定是有窍门在的。只可惜那群人追得太猛，老木头没来得及交代而已。

“那现在怎么办？”四眼将他怀中的背包拉了一道口，“我刚才出来的时候，顺了点手雷，要不……”

“打住哎，兄弟。手雷？”

我把他那包抢过来一看，满满一包手雷，少说也有十来枚。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人不可貌相，别看四眼平时里斯文，有时候做起事来，比我们虎多了。“这个计划不行，这一响轰下去，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哪儿。跟冲正门、夺高地没什么区别。他们去老木头家也只是例行搜查，我们这里动静太大，反而会害了他。你们两个都过来，咱们一起拉，这东西少说也有二三十年的光景了，再结实也禁不住我们大男人一块儿发力。”

这个时候，远处的寨子里已经传出了鸡飞狗跳的声响，想来那些民

兵正在进行大范围搜索。蒋书记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挽起袖子蹲在我边上。

我们三人以半蹲的姿势，沉下了腰身，我低喊了一声，三人同时发力，咬紧了牙关将栅栏朝自己的方向使劲扯，木制的栅栏不断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憋红了脸，脚下硬是蹭开了一层薄土。我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急忙深吸了一口，将肩膀朝后拉。“哎哟不行了！”

蒋书记忽然撒开了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息，“憋死我了，憋死了。”

我差点被他给气死，使劲归使劲，你不会换气啊？

四眼也跟着松了手，他擦了一把汗，边喘边问：“拉不动怎么办，踹吧？”

我点了点头，叫他们闪到一边，我站起身来，后退了几步，冲上前去就是一脚。本以为要被撞个头破血流，没想到那一脚下去竟如同踩在了棉花地里，我整个人朝前一趴，直接摔进了泄洪口。

“我禽，这破门是用推的！”

我趴在臭水沟里欲哭无泪，敢情三个人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全都白搭。这鬼栅栏轻轻一推就开了，真不知道老木头是不是故意耍我们玩，也不交代一声。四眼跟书记一看门开了，立刻弯身钻了进来，四眼掏出了手电，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还没来得及爬起身来，就听见头顶上传来了脚步声。想来是刚才摔得太猛，栅栏被我一脚排开惊动了碉楼里的人。蒋书记本来就是个风中的野兔，此刻一听上头有动静，吓得推着我的屁股就往外跑：“快快快，咱们被发现，哎呀呀，民兵队各个都是神枪手，咱们快跑。”

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寨子里很快就响起了枪声。我连滚带爬从污水里头站了起来，将四眼和书记推到了前面：“你们先走，我殿后。”

蒋书记也不客气，接过四眼手中的电筒，一马当先踩着齐小腿深的污水奋力向前跑去。我回头看了一眼，洞外的草垛子里已经隐隐约约能看见有人追了上来。我二话不说，将四眼推向前，然后转过身，将木栅栏扶了起来，顶回了洞口。前面的人，给我站住！”

草丛里忽然扑出一个大汉，他面目狰狞，手中握着王八壳子。大概是因为外面光线太强，洞中黑暗。他只好眯起了眼睛朝我叫喊，“快滚出来，老子要开枪了！”

他的汉语极不清晰，口音很重。我哪里有闲工夫听他废话，装好了

栅栏立马转身就跑。那家伙“噌噌”两下蹿了上来，继续威胁说要开枪。我头都懒得回，老子最瞧不起这种光打雷不下雨的，子弹是你的，要放就放，老这么吆喝算怎么回事儿。我要是被你这副熊嗓子喝住了，那干脆别当摸金校尉了，回家开田得了。

泄洪洞里头积了不少污水，一直淹到小腿肚子。污水平添了阻力，我跑起来十分费劲。四眼原本在我前头，他不时地回头看我，示意我抓紧。此时我身后传来了“砰砰”的枪响。我被吓了一跳，紧张缩紧了身体，但脚下却不敢等，这种生死关头，哪怕慢一步都有可能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那几个苗人已经追到了栅栏口上，有两个正在使劲拽门，带头那个将手伸过了栅栏上的缝隙，一个劲地放黑枪。好在洞中黑暗，他无法瞄准，只能昏天黑地乱放一通。我到最后几乎是手脚并用，满脸脏水好不容易钻出了泄洪洞。我才从洞中探出半个身子，就被人拎着衣领一把揪了出来。外头阳光明媚，照得我睁不开眼，我看了看将我拖出来的人，迷惑道：“四眼，你被人打了？才多大会儿工夫，脸怎么肿了？哎，好像个子也高了。”

“我呸！你脑子叫门夹了，连你胖爷爷都不认识了！”

此话一出，我浑身抖了一下，伸手一揉眼睛，我禽，真是胖子！我激动万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太突然了，这个喜悦来得太突然了。我几乎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老胡，你怎么搞的，挖煤啊？”

胖子指了一下我脸，又朝我身后的泄洪洞看了一眼，“这洞挖得有水平啊！啧啧啧，想不到你离开摸金岗位这么久，专业一点儿没落下。”

“少他妈扯淡，这么大一洞，能是我挖的吗，这是月苗寨的泄洪洞。你怎么在这儿，Shirley杨呢？”

我看了一下四周，这里是一片密林丘地，四周有高大的热带植被遮挡，算是比较隐蔽的露营点。不过此地离月苗寨也就二十分钟的路程，他们两人不是昨天夜里就跑了么，怎么还会寨子附近徘徊？“别提了，一提我就上火。”

胖子朝我摆手，“那群蛮夷野苗真不是个东西，漫山遍野地放枪，我跟杨参谋被迫了一夜，这才想起了一个深入敌腹的巧法子。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绕回来。你媳妇勘察地形去了，回来准备第八次反围剿。”

“别围剿不围剿了，后面的追上来了！”

蒋书记蹲在洞口，一脸便秘的痛楚，“你们听听，有声音。民兵队追

上来了！”

“我禽，这帮孙子。你们也被堵了？”

我点头，抄起家伙，对胖子说：“一言难尽。这事以后再说，现在咱们一人守一边，保管叫他们有来无回。”

蒋书记见我们拔枪，表情立马蔫了，他摇头说：“我看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咱们虽然不承诺放弃武力，可和平谈判的机会还是要给人家的。万一演变成民族矛盾问题，我不好交代啊！”

拉倒吧你。”

我噓了蒋书记一声，叫四眼将他拉到一边，“刀架在脖子上的事，你还妄想人家跟你坐下来喝茶聊天谈理想。对付这帮不讲理的蛮主，就得硬干。”

胖子大概是憋久了，一看有架打，比谁都有热情。他冲蒋书记比画了一下：“你跟美帝讲过道理吗？跟鬼子聊过人生吗？拳头不硬谁听你的？待会儿咱把那群孙子打趴下了，你爱怎么谈都成。”

说话的工夫洞口响起了两声枪响，我知道他们这是在做试探，怕遭人埋伏。我立刻挥手示意大伙散开来。四眼按着蒋书记，躲在了远处大树下边。胖子跟我一左一右，埋伏在了树林里头。

我趴在地上回忆了一下，那队民兵大概有五六个人，带头的是那个说话含糊不清的大汉。现在我们打的是伏击战，只要能够先声夺人，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将带头出洞的人逮住，后面那几个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必然作鸟兽散。所以这第一枪一定要打准、打狠，最好能打得那家伙哭爹喊娘，撅起屁股滚回去，免得我们再花工夫去对付剩下的人。我们这边各个屏息凝视，光听着泄洪洞中扑水的声音，枪声很快停止了，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知道这是有人要出来，立刻屏住了呼吸，瞄准洞口。

不一会儿就看见带头的苗人鬼鬼祟祟地从泄洪洞里钻了出来，他前脚刚踏出洞口，我立刻扣动了扳机，不伤人，光打脚。随着我一声枪响，胖子那头也打起了枪。四眼和蒋书记不忘在远处帮腔，一时间整个凹地里头枪声遍野，做足了疑兵的阵势。那苗人被我打中了脚，一下子瘫软下去，四下密集的枪声吓得他丢下了手中的猎枪，一头扑回洞中。我追至洞口又狠放了一枪，里边连半点反击的声音都没有，只听到一群人哭爹喊娘的叫骂声。

蒋书记在月苗寨一直没什么说话的地位，平日里被土司家的人欺负

得够钱，今天总算逮住了机会。抄起家伙一通甩打。我说你悠着点，别把整袋子弹都浪费在这里。他大笑了一声，直呼痛快。胖子摇摇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瞧蒋书记这样，我总算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话一点儿没错，真理。”

我料想这群人回去之后必定要再搬救兵，就招呼大家收拾东西往抚仙湖方向撤退。没走两步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老胡，你可等死我了。”

第十七章 白眼翁

我回头一看，正是许久不见的Shirley杨，她穿着一身冲锋衣，头发高高地揪在后脑勺上，手里握着一柄手枪。

“我一听见枪声就赶回来了，声音那么密吓死我了。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她光顾着跟我说话，一时间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蒋书记。后者咳嗽了好几声，这才吸引了Shirley杨的注意。她一看见蒋书记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知道我和四眼在月苗寨受了困，刚和书记逃了出来。

“实在不好意思，是我们连累了你。”

她握住蒋书记的手充满歉意地晃了一下，而后再度询问起我们的情况。我将在阳山遇到的事情给他们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了一番，听得大伙目瞪口呆。期间我不时向四眼使眼色，要他配合，不过大律师没有半点表示，全靠我一个人自说自话。

等他们把要问的都问了，我总算有时间静下来，听Shirley杨说一说她和胖子是如何大闹月苗寨的事情。胖子扛起从苗人那里缴获的军火，高唱胜利会师的红歌，一派慷慨激昂的先驱模样。自从南京一别之后，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们，虽谈不上生离死别，但那种感觉就好比少吃了一顿饭、少喝了一口，反正就是浑身不对劲。胖子没听我感慨完就拍大腿说：“坏了！你这是老婆奴的早期并发症啊，老胡，你这辈子可算是完蛋了，彻底栽在杨参谋的星条旗下了。”

Shirley杨笑了一下，她看了看蒋书记，然后慢慢向我讲起分别之后的经历。他们两人离开南京之后，一路南下到达了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两人在当地的民俗馆调查了一番，对云南地区的施蛊习俗进行了大致的了解，随后就马不停蹄地进了江城。

“我们原本以为，像白眼翁这么出名的人物，应当各个都知道。没想到整个江城县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我仔细一想，‘白眼翁’不过是一个译名，我们手头也没有他的照片，无名无姓的实在很难调查。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们总算在一家酒楼里打听到了一点儿风声。一位月苗寨的猎户透露说他曾经听寨里土司提过这么个人，好像是个用‘药’的。我们当时很激动，也顾不上等你们，第二天一早就跟着猎户进了山。一连走了三四天。这才到了月苗寨。”

胖子嫌Shirley杨讲得慢，他急于表现自己在土司家的光荣事迹，接

过话头说：“咱们到了月苗寨之后，先碰上的就是这个老蒋。我跟他谈了几句，发现是个不错的老同志，根正苗红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就劳烦他引荐去找那个什么土司。老实说啊，依我的意思，那个什么土司早该废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中美都要搞通婚了是不是？”

我让他别扯话题，继续说土司家的事。他“哦”了一声，又说昨天晚上在土司家吃饭，席间双方聊得还挺欢，直到Shirley杨提到想要找白眼翁的话题。老土司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你没看见那色儿，吓死个人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那是要尸变呢！”

胖子嘟囔了一下，“我看情形不对就拉着杨参谋撤了，两人一合计就策划了一个夜袭土司宅的方案。当然了，计划大部分是我决定的，老杨同志只负责局部细节，比如进去之后如何逼土司开口。”

蒋书记听着我们的对话，不时地发出抽泣和惊叹，搞不清是想夸咱们还是骂咱们，既然分不清楚，我全当他是在致敬。

“后来呢？你们两个造反派怎么把人家房子点了？”

我一向不赞成扰民，即使是杀狼土司这种硬充大尾巴狼的刁民。

“形势所逼，绝对是形势所逼。这要换成是老胡你，指不定就把人家炸没了，动静比我还大。”

胖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放火烧屋的罪魁祸首是我一般。

Shirley杨拍拍他，对我说道：“我们挖进了土司大宅，原本只是打算乘夜将土司绑了盘问几句，不想却听到土司与他儿子的对话。你猜怎么着，他果然知道白眼翁的下落，只是不知缘何要对外人隐瞒。他那个儿子与我们一样好奇，就问他白眼翁是什么人。土司说得很隐晦，只说那是一个瞎老头，几十年前从抚仙湖上逃出来的，原本是疯狗村的神巫。我本想继续听下去，谁知道这个胖子，他一个喷嚏把我们给交待出去……”

“这可不能怨我，”胖子见我们都在看他，立刻为自己辩解，“打洞要花力气吧？出了力气总要流汗吧？晚上冷，风一吹，喷嚏自己就来了，不受控制啊！我也是没办法。”

“好了好了，总之你一看暴露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追出来的土司儿子给打了，对不对？”

“这个，是他先动的手。我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不信你可以问杨参谋，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孙子先拔的枪？”

你有理，全世界的真理都掌握在你手里。”

我朝胖子比画了一个大拇指，又问，“那干吗还要烧人家房子，连累到乡亲们怎么办？”

“这个不能怪他，火是我放的。”

Shirley杨挺起胸膛站了出来，“当时对方人太多，大宅里一下子冒出来十几条枪，我们只好挟持了土司父子退回主宅。我趁乱放了一把火，扰乱了民兵队的视线，这才有机会逃了出来。”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仓促之间两人逃出了月苗寨，尚未来得及弄清楚抚仙湖的位置，却叫民兵队追得漫山遍野地跑。最后不得不绕回月苗寨避难，这才遇上了我们几个刚从泄洪口里逃出来的难兄难弟。

听完他们的描述我大致了解了昨夜的情况，土司大动干戈要抓他们，肯定不只因为自己的儿子挨了揍那么简单。我问蒋书记当年疯狗村可有幸存下来的人。他回忆了一番说：“我到江城的时候，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日子了，从坊间传闻来看，一个都没有逃出来，全都消失不见了。”

我说：“看来这个白眼翁是疯狗村里唯一的幸存者，杀狼土司并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存在。照理说，疯狗村月苗寨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两码事。他为什么要掩饰白眼翁的存在，居然还为此大动干戈，对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下手？我看土司与白眼翁，甚至是疯狗村之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

按照原本的计划，我们只是来云南寻找白眼翁，向他请教圆形虫的事情，想借此寻获一点儿神秘老头的线索。不料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倒叫我们牵扯出一桩解放前的迷案。胖子他们并不知道抚仙湖的传说，听名字只当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景点。当我把抚仙湖闹僵尸的传说，以及疯狗村凭空消失的故事告诉他们之后，两个人立马来了精神。尤以胖子最为亢奋：“哎，这么大的事。你说那村子是咋弄的？湖底下是不是有古墓啊！我来之前可听说了，古滇王的墓到现在还没个着落，你说有没有可能……”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冥器？咱们不是说好了，金盆洗手封铲封符了吗？哎，等等你脖子上挂的那是什么，我怎么看着眼熟……好小子！你又把摸金符挂上了！”

我追着胖子要打，他反击道，“我就那么点个人爱好，君子不夺人所爱。胡八一，你要是再这么婆婆妈妈小心胖爷跟你翻脸，把你插队时候，跟隔壁村小花的那点故事都抖出来。再说了，你那块我不是还给你了，你敢说你没带？哎，你看，Shirley杨站起来，嘿嘿。”

“好了好了，也不看地方。我看你们两个凑在一起，除了瞎胡闹就没半点正事。”

Shirley杨将我拦下，劝说道，“咱们眼下，先要突破包围圈，杀到外面去。下一步才是寻找抚仙湖白眼翁的下落。”

我说这个你放心，有老木头画的地图，找抚仙湖不是难事。至于那些野鸡兵就更不是问题了，打游击战是我军的优势项目。这期间四眼一直没有说话，我问他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他推了一下眼镜说：“我在想马帮的人，他们去抚仙湖找杨二皮，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这一说我才想起，还有那个杀千刀的杨二皮，他不是因为中了毒蛊被人要挟送货去抚仙湖吗？那地方早就荒废了，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除了白眼翁当地再无他人，又联想起白老头的职业……难道对杨二皮下手的人，居然是他？

四眼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儿，他面色严肃，不无担忧道：“薛二爷并未说与白眼翁交熟。我们对此人了解不多，只是一相情愿地以为，他是个老学究、老研究员。可从土司那里听来的消息看，这个白眼翁原本是疯狗村的巫师，又是僵尸事件唯一的幸存者。算算年纪也有一把老骨头了。你们难道不觉得，一切都很吻合？”

我心头一惊，知道他想什么。这个假设太过大胆，以至于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Shirley杨眼神一变，尖声道：“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老头！”

想不到绕了一圈，我们居然回到了原点，我一时间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要将队伍立刻开往抚仙湖。好在Shirley杨和四眼都有冷静过人的分析能力，他们一把拽住我说这事急不得。

“这有啥好等的。真要是那个老王八，他妈的，老子一屁股坐死他！”

胖子在印加神庙吃过老头的亏，一直记恨在心。眼下听说仇人就在抚仙湖，恨不得插了翅膀飞过去啃下他几块肉才过瘾。四眼解释说：“我们对这个白眼翁并不了解，现在仅仅是几条模糊的线索，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和竹竿子一起行凶的神秘人。你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找上门去，万一不是，那不是给人家看笑话嘛！即便真是他，对方手段高明，又善于使蛊，我们如果不做好完全的准备，那就等于羊入虎口——自寻死路，送上门去给人家宰。”

蒋书记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的遭遇，只当我们是去寻仇。他嘴里念着阿弥陀佛，手中画着十字。我说你这是拜的哪家神仙。他哼了一声：“我

们党员都是无神论者，早知道你们是去处理私人恩怨，我何苦跟着你们钻林子。有这个时间，我早就到隔壁寨里求援了。”

“你这话可不厚道。”

我拍了拍蒋书记的肩膀，“要是没有我们，你连月苗寨都出不了，还能上哪求救去，再者说谁告诉你我们是去寻仇？我找那位白眼翁不过是探讨一点儿学术知识，专业的东西，书记你既然什么都不懂，那更应该谦虚，少在那边瞎掺和。”

蒋书记将信将疑，我只好拍着胸脯向毛主席保证自己的清白。“现在扯这些都是白搭。”

胖子啃了一口干粮，转头问我，“走了这么久，离抚仙湖还有多远？”

我看了看手中的地图，刚才光顾着跟大伙交流信息，居然没注意脚下的路程。

这会儿拿起地图一看，顿时傻眼了：“我禽，咱们到了！”

“啊？扯淡了吧！”

胖子夺过我手中的地图，上下翻转，“咱们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已经到了？那这个抚仙湖未免也太近了点吧。简直就是月苗寨的郊区嘛！”

为了确定没有走错路，我特意选了一棵高大的树木攀爬上去，只上到半米高处，就看见远处波光粼粼，一道碧深的湖水在阳光的反射下，赫然映入眼帘，深深地刺伤了我的眼睛。我转身跳下树，激动地告诉大家：“抚仙湖就在眼前。”

第十八章 坟场小屋

“沿着陡坡下山，翻过这片林子就是。”

我指着地图上的圆圈，很肯定地画定了目的地的位置。蒋书记惊叹说老猎户就是老猎户，他在月苗寨当了小半辈子书记，只知道有抚仙湖这么个地方，离月苗寨大概有半日的路程。怎么也没想到，我们按老木头所指的捷径，只花了两个钟头就赶到了目的地。此时是下午三四点钟，日头正浓，远处不断地有闪闪的波光，透过树林间的缝隙反射过来。

我想起阿铁叔和香菱，他们从大路追赶杨二皮，眼下说不定也正在抚仙湖地区，只是抚仙湖面积太大，冠中国深水型淡水湖之首，容积量达到数百亿立方米，想在这里碰面实属不易。这样一想我不禁犯愁，抚仙湖面积如此之巨大，我们上哪儿去找白眼翁。他要是万一住在湖中央的孤岛上，我们连涉水的筏子都没有，又该怎么办。蒋书记并不知道我在心烦什么，他见我皱眉，以为是旅途疲倦，索性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向我们介绍抚仙湖的由来。

“唐时懿宗年间，朝廷要攻打南诏，派湖南观察使蔡袭为经略使。这个蔡袭麾下有一文官叫樊绰，他收集了大量的南诏国资料，期间还曾经几番涉险，深入民间去调查南诏国情，后来仗打输了。樊绰一看没饭吃了，就开始著书立传，这其中有一本叫做《蛮书》的，就相当于当时的云南地方志。书中称抚仙湖为大池。在后来的《澄江府志》里，有一篇也是讲抚仙湖的。‘量水川即唐书架水县，大池，抚仙湖也。’后称罗伽湖，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澄江府‘北有罗藏山，南有抚仙湖，一名罗伽湖’。这个名字可能和宋元时南诏、大理段氏在澄江设罗伽部有关。‘抚仙湖’这三个字的由来，据说是根据一则神话而来：相传玉皇大帝有一天派了两名大仙下凡考察民情，估计主要就是看看百姓是不是都按时上香交供。这两位大仙一路上，边考察边游玩，甚是欢乐。他们来到滇中之后，看到一池碧水，波光粼粼，顿时就被吸引住了，觉得这地方比天上强多了。空气好无污染，最重要的是不用跟其他神仙挤房子住。顿时流连忘返，站在湖边上忘了年月。我们都知道，这个神仙是长生不老的，没有太强的时间观念。他们这一站就是千年，最后变为两块并肩搭手的巨石，永远留在了湖边。所以此地才会有抚仙湖一名。”

“唉，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挺长见识的。”

胖子精神饱满地扛着长枪走在队伍最前边，“不过照古时对抚仙湖的

描述，这里倒像一块好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白老头既然选在这里跟天上的神仙一块儿隐居，那也算是懂风识水的大行家，好不快活。老胡，你不是懂风水吗，快来这里看看，到底水下有没有古墓？”

我说你怎么三句话离不开老本行，抚仙湖底下不太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只是看湖面清澈如镜，四周山色祥和，山峦峰圆玉润实在不像是个能藏僵尸的地方。胖子说风水宝地怎么了，日久成精，话多成怪。那些个大墓皇陵哪个不是埋在风水眼上，还不是照样该闹什么闹什么。光咱们拍死的来算，即使没有一打，也够凑一路纵队了。我说抚仙湖底下就是埋了金山银山，跟咱们也没有半分关系，你还是死了心吧！

蒋书记听了我们的对话，很是惶恐，他含蓄地打听起我们几个的职业。Shirley杨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上去。蒋书记没念过洋文，将名片翻来覆去研究了一下，指着背面的星条旗问：“怎么，几位是外商？”

面对蒋书记稍显期待的眼神，我不得不假正经了一回，给Shirley杨编造了一个外籍开发商的身份，而我们几个则是她的顾问以及保镖。这话一说完，蒋书记顿时心花怒放，脸上的神情瞬间转了，乐呵呵地走上前来，要与我们几个一一握手。胖子搂住蒋书记的肩膀，一脚踩在石头上，抬手比画了一下：“看看这山色、这湖光，平白埋没了多浪费，浪费就是犯罪。我们杨总经理计划着，到时候，嘿，在这把地一圈，改成旅游景点，到时候再把路修一修，柏油马路直通昆明。你看那块地怎么样，我觉得好极了，盖一排大别墅，拉电线，树牌子……”

Shirley杨趁着胖子跟蒋书记胡扯的时候将我拉到一边，她无奈地看着我，问：“你这样骗他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很有可能要扑空。到时候还拖累人家跟着我们白跑一趟。何必呢？”

“眼下咱们再急，白眼翁也不会自己跑出来。蒋书记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细。我这样说无非是给他一个盼头，再说了，星条旗的事我可一句都没骗他，是人家自己想当然了。”

“好了好了，我说一句，你顶十句。理由大把大把的。”

Shirley杨皱起眉头，环视四周，“地方到了，人没有。都怪我当时太冲动，如果再与土司周旋一会儿，说不定能套出更多的线索。起码把白眼翁的家庭住址问出来才是。”

“杀狼又不是个傻子，既然他这么害怕别人提及白眼翁，你问了也是白问。我看不如这样，先下河滩，看看这里的环境再作打算。”

我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心底里也知道靠这个破主意找人无异于瞎猫

撞着死老鼠的概率，不靠谱。

“哎哎哎，那边的两个男女青年，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估计胖子是吹完了，此刻情绪高涨，真拿自己当大户了。“别磨叽啊！咱们下山去，老白不是还等着咱吗？”

我问胖子老白是谁，他瞪了我一眼，跑过来一勾肩，附耳道：“我跟蒋书记说，咱们要找的那个白老头，是Shirley杨的外公，失散多年，今个是寻亲来了。”

“这你都敢编？”

我想起搬山人鹧鸪哨，顿时觉得天上要响雷了。

“我也就是那么信口一说，你看蒋书记的眼神是不是变了，是不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一个穷乡僻壤里灌出来的小书记，不就是想做点业绩出来，不就是想改善乡亲们的生活？别的作假、捐款的事我可没骗他。这一路走过来，交通实在太欠了，刚听他说附近寨子里的孩子想读本书《雷锋的故事》都得翻山越岭去江城，你说说来回不得三四天的路？都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听着多心疼啊！我琢磨着，等这趟回去就给汇点款过来，别的不说，石子路总要修的。当然了，要是能在抚仙湖底下摸到点什么东西，那就再好不过了，全捐了，一个子都不留。”

“你这觉悟是不是忒高了点？你把脸伸过来，给我掐一把。”

“滚蛋，你怎么能这样怀疑自己的阶级战友，我那颗火热的心，你有什么好质疑的！”

“你说的事是好事。可我听着，怎么像是在给下斗的事铺路呢？我们什么时候说要下抚仙湖了？再者说，就算真要下，哪来的船只，哪来的呼吸器。我们是来找人的，不是摸金。除非白眼翁说他家在湖底下，否则，这个抚仙湖跟咱半张粮票的关系都没有。”

胖子反驳道：“来都来了，不下一趟你放心啊！”

“那又不是我家的湖，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此言差矣。看来胡司令你的觉悟还不够高，这种事情怎么能分彼此呢？湖是谁的湖，国家的湖，更是人民的湖，我们是什么人，人民的子弟兵。这湖里闹僵尸的事，我们能坐视不管吗，能眼睁睁看着百姓们受罪吗？不能！坚决不能！打死了都不能！”

胖子慷慨激昂，一副指点江山的派头，“我琢磨着，不管下边是不是

真有大墓，都要走一趟。没有最好，用事实证明一切，给抚仙湖辟谣；要是没有，那就更好啦，把地主老财的墓一气儿拔了，造福乡里。”

我听着胖子那意思死活都要去探一探，心中不禁犯愁。他见我不说话，以为达成共识了，扭着屁股哼着小曲跑到了前头。四眼和Shirley杨研究了一会儿地图，对我说：“这一片虽然大，能住人的地方却不多，湖深水阔涨落起来肯定够呛。我们圈了几个点不太受涨落影响的地点。可以先从这几个地方找起。”

瞧瞧一马当先的胖子和春光满面的蒋书记，我只好接受了四眼的建议，先从几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地区开始搜索。心中不禁责怪自己来的时候没有向薛二爷打听得清楚一点儿，现下到了地方又找不到人。我看了看天色，从月苗寨出来之后我们一直在赶路，眼下太阳已经慢慢有了西沉之势。抚仙湖看起来近在眼前，可真走到跟前还需花费一番工夫。弄不好等我们到了湖边天都黑了。我招呼大伙抓紧赶路，务必要在太阳落山前到达地图上圈定的地点。

记得当年，我们来云南，是为了寻找毫尘珠，解开搬山道人身上的诅咒。那个时候我们有地图、有向导，不像现在大海捞针，要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去寻找一个只晓得绰号的老人。我一边走一边在脑中思考要如何将白眼翁找出来。胖子还在和蒋书记讨论修路的事情，Shirley杨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讲话，看来跟我一样，都在想法子。等我们几个真正抵达抚仙湖岸的时候，日头已经落到了半山腰上，五色的霞光铺洒在碧幽的湖面上美不胜收。我几乎要被这美景咬住了眼球，站在湖边久久不能自己。“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

Shirley杨站在我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难怪会有关于神仙留恋化为山石的传说。要是真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看与神仙也没什么差别了。”

“别管他是神仙还是妖怪，先找出来要紧。你看这天色，搞不好，咱们都要露营。”

一想到月苗寨里的那些武装队，我就一脑门子官司。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兄弟，虽说充当了杀狼土司的走狗，可这些毕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等我们找着了白眼翁，把事情问个清楚，说不定就能顺带揪出土司的秘密，还苗区乡亲们一片幸福的自由天。

“那就从这片凸岭开始吧！”

四眼指着连接山林与湖面的凸起处说，“那个地方如同一块儿断崖，既濒临抚仙湖又不受潮汐影响，住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Shirley杨从包中取出望远镜，朝小山坡上望去，不一会儿，她就兴奋地喊道：“那里有人家，你们快来看。”

我接过望远镜，朝四眼所指的凸岭上看了过去，透过稀疏的枝头隐约看见一处吊脚楼的屋顶。

“好极了，有一户人家在断崖边上。这回可真叫瞎猫逮住死老鼠，碰到巧上去了。”

我将望远镜递给了胖子。他瞄了一眼，笑道：“老白同志倒是会享受，房子建在湖边上，夏天那个湖风一吹，连吹电扇的那点钱都省了。”

突如其来的小屋给了我们新的希望，以至于我都懒得提醒胖子，此地并没有通电的事实。虽然连续走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山路，但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喊累喊苦，连蒋书记都没皱一下眉头，所有人都迫切盼望着能在天黑前赶到白眼翁的吊脚楼。

因为心情开始放松，Shirley杨的神色有了明显的缓和。她向我问起杨二皮的事，并且对他身受蛊毒这件事表示担忧。我说你就别瞎操心那份心了，貂皮佬是个硬点子，哪能那么随便就折了。再者说，他平日里做的也尽是些见不得光的事，这次算他倒霉，碰上了用“药”的人家，只当他们黑吃黑，与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

“话虽这么说，可你一点儿疑惑都没有吗？”

Shirley杨望着无际的抚仙湖向我提出了疑问。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而且私底下也将围绕抚仙湖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放在脑子里转过好几个弯，可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之外，半点主意都没有，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见今天Shirley杨又将话头挑了起来，我便反问她：“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她边走边说：“首先抚仙湖底下闹僵尸的新闻是见过报的，这件事有目共睹，算是八九不离十。至于他们说的那个浑身长白毛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僵尸那就另当别论。然后就是疯狗村突然消失的事情，根据蒋书记的说法，捞到僵尸的日子与村庄消失的日子不谋而合，这其中必定有极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有着直接关系。”

我想都没想就点头附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根本不用质疑，我可以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至于剩下的百分之一那是留给毛主席的，他老人家教育过我们，凡事不能绝对化。”

“可不咋地，按我的意思，疯狗村既然过去是滇王放公假的旅游点，那湖底下很有可能就埋着他死后的遗骸，是一座帝王墓。”

胖子一听到“僵尸”两字，堪比耗子见了油，一下子蹿到了我们边上，踊跃发言。

我给他那个热忱的劲头弄得哭笑不得，只得用事实来打击他的积极性：“人家滇王算得上是封疆诸侯，要死也该葬在自己的土地上，没事把自己沉湖底下去，那算什么？又不是抚仙湖王。”

胖子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反驳我：“我可发现了，你小子最近老爱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对别人的兴趣爱好横加干涉。老胡啊，这可不是好现象，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出现，大大伤害了你我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会影响到人家Shirley杨对你的好感。我说得对不对，杨参谋？”

Shirley杨忍不住笑了一下，随后对我说：“这次我同意胖子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貂皮佬的出现，与抚仙湖僵尸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

我说你这个观点起得有点大，是不是有什么证据？她摇头：“女人的直觉。你说过貂皮佬是因为中了人家的圈套，身上落了‘药’，这才不得不将一批神秘的货物送往抚仙湖，对不对？那么，我问你，谁住在抚仙湖？”

“白眼翁！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脑海中千思万绪，一时间无数的线索涌了出来，“不错，不错。杀狼土司说过，白眼翁是疯狗村的巫师，用药的高手。虽然不知道杨二皮身上的‘药’是谁下的，可既然送货地点是抚仙湖，那就必然有一个收货人。而据我们所知，抚仙湖地区唯一一个活人就是白眼翁！除非杨二皮是给鬼送东西，要不然……”

“要不然，他的货就是送给白眼翁的。那么他身上的蛊就与白眼翁有关。”

Shirley杨微笑了一下，指着前边的吊脚楼说，“这些都只是推论，你不是说从姥姥溪到这里起码有一日的路程吗？如果事情真如我们猜测的那样，说不定一会儿还能碰上你的‘老熟人’呢！”

不知为何，我心头闪过阵阵寒意，当初我在杨二皮的货箱里，见到了一只类似僵尸残肢的断手。假设他那一批货箱中装的确是僵尸，而下蛊的又正是白眼翁，那这位老人身上所具备的特征简直与我们要寻找的黑衣神秘人不谋而合，他很有可能就是与竹竿子狼狈为奸的幕后真凶。

我脑中响起了警钟，正在犹豫要不要将这个想法告诉大家时，只听蒋书记大叫了一声，那个惨劲跟见了鬼似的。此时天色早就沉了下去，

我一听蒋书记的声音是从前头传来，急忙边找手电边朝他的方向奔了过去。

“四眼呢，怎么也不见了？”

我、胖子和Shirley杨三人这才发现刚才聊得太起劲，居然没发觉那两人早就走到了队伍前头，已经攀上了凸岭。

天色黑得极快，等我们三个冲上那处独岭，夜色已经降临了大地。我们手上这支手电，还是托老木头的福借来的，冷清的光柱四处扫射，就是不见他们两人的踪影。

“是不是出事了？”Shirley杨不无担心地问。

从我们听见蒋书记的叫喊声，到登上凸岭之间大概有七八分钟的空隙，在这段时间里居然没有听到他俩再次呼救的声音，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四眼！书记！”胖子扯开了嗓子朝着山头上大喊。我观察了一下凸岭上的环境，这是一条类似伸展台的独道，直通临湖的悬崖，说宽也不宽，说窄也有百八十米的宽度，总之是放眼一望就能到头的地儿。这里的树木也不算很茂密，有一些零碎的山石倾倒在路边，看上去像是人为铺设的，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适合藏人的地方他们是沿着这条山道上来的，除了往前走，没有其他出路。”

我跟在胖子后边大声呼喊起那两人的名字，生怕出了纰漏。可耳边除了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再也没有半点回应，就刚才书记那一声“救命”仿佛成了大家突发的幻觉一样。

我举着手电一路向前冲，才跑了没两步，就看见有两坨黑影出现在手电光中。我眯着眼睛一看，是两个人，不过他们的姿势很奇怪，都是半蹲半坐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两人抵肩而靠，脑袋几乎要凑到一块儿去。我被这诡异的景象怔住了心神，声音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四眼？书记？是不是你们？”

第十九章 猛狗

我知道自己这个问法太过奇怪，可眼前的景象实在叫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慢慢地朝那两坨黑影靠了过去。

胖子一直跟在我边上，先前被我挡着所以没看见那两人。他见我猫腰，就凑上来向前张望。“嚯？这是怎么搞的，一起闹肚子？”

“我哪儿知道，先靠上去瞧瞧他们再说。”

在距离两人百米的时候，我大力晃动着手电，想试试两人的反应，不料这两位兄弟跟吃了石头、吞了秤砣一样，死死地蹲在原地，没有动弹分毫。这下我可急了，朝胖子使了一个眼色，大喝一声，朝着四眼和书记扑了上去。刚到两人背后，四眼忽然猛地一回头，他的脸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股骇人的惨白。他瞪大了眼睛对我龇牙，神色又急又狠，跟我抢了他的粮票一样。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于是张口要问话，不料此时书记也猛地一回头，冷不丁地将我一把按倒在地。胖子见我忽然被人撂倒，立刻跳了起来，却听四眼沉声道：“都趴下，别出声，前面有东西！”

我被蒋书记按住了脑袋，左脸贴在泥地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胖子被四眼一喝，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顺势匍匐在地。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恐惧，书记的手一直在发抖。我挣扎着拍打他的手臂，咳嗽道：“撒手，快撒手。快憋死了。”

书记这才意识到自己用力过猛，急忙松开了钳住我的大手。他一脸惶恐地看着我，然后用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闭眼说：“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四眼拍了他一下脑袋，低声道：“小声点，那东西动了！”

这时，胖子已经爬到了我们身边，他挤了挤我，仰头问：“什么东西这么神秘，你们看见什么了？”

四眼没说话，从脚底下抽出一样东西递到我跟前，东西一入手，只觉得圆滚滚的，触觉怪凉。因为手电早就摔没了，就接过来凑到鼻子底下来看，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咳嗽了一声，眯起眼睛仔细一瞧，得，居然是一块儿被踩裂的人类头骨。头骨的下巴部分已经碎裂不全，倒是两个贼洞洞的眼窝在黑夜中显得异常突出。难怪书记会怕成这样，黑灯瞎火的，忽然踩着一颗脑袋，是个人都会害怕。我将东西传给胖子，然后抬头问四眼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摇摇头，环指了一下四周。

我跟着一看，这才发现，原先我们注意到的碎石块根本就不是什么山体落石，而是一块块刻满了异域文字的墓碑，这地方根本就是一处荒野坟场！

我说怎么一上来就觉出一股子阴气，敢情我们是一窝耗子落了猫窟，身在坟场后知后觉。胖子看明白手里的东西之后，立马将它甩了出去。这时Shirley杨也跟了上来，她是个细致的人，一见我们都不吱声，立马跟着蹲了下去。

四眼指着前方说：“刚才我们跑快了，一不留神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捡起来一看，是块人骨头。书记被吓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本准备上来拉他，没想到前头的石碑底下忽然蹿出来一样东西，有半米长，跟猫似的，在坟场里窜来窜去。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东西，能用那么快的速度移动，简直连它的影子都追不上。”

因为天黑，又是个大近视。四眼没看清坟堆底下冒出来的是个啥。我们几个又落在后边，他害怕那是猛兽，一时间也不敢大声嚷叫，只知道护住了书记。两人蹲在原地不敢动弹。胖子听完之后嘿了一声：“我当多大的事，坟场子里钻的，多半是山猫、猞猁之类的野生动物，了不起是条黄大仙。不过云南这地方热，估计黄鼠狼待不住。你们等等，我上去看看是哪家的畜生在装神弄鬼。”

我拦住了胖子：“你别麻痹大意，坟场是个阴地方，说不好闹什么幺蛾子呢！我跟你一块儿去，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

于是我们两人，一人挑了一杆枪，也不点灯，贴着沿途凌乱的墓碑慢慢地朝四眼所说的那座坟头靠了上去。

因为靠得近，我便顺带看了看碑文上刻的字，无一不是天书一般的异文。在离坟头还有三四米的时候，胖子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侧起耳朵问我是不是听见了什么奇怪的声音。我屏住了呼吸，仔细聆听，果真听见了刨土一样的“沙沙”声。我们面前的坟堆不知何时被拱出了一道缺口，不断地有土星子往外翻。

我心说难道是鼯鼠打窝，通错了地方？可这动静未免也太大了点，连坟头都给翻了，那得多大一只地爬子呀！胖子拉开了枪栓快我一步冲到了坟头顶上。我划开了火机想给他照明，不料胖子猛地一退，差点把我撞翻，火机也掉在了一边。

他连开了数枪，不断地大叫：“我禽，这什么玩意儿！”

我只听见耳边呼呼的枪声，脚旁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原先落在地上的火机，也不知道烧着了什么东西，燃起了一团火焰，一张又尖又

长的狐狸脸一下子扑入我的眼眶。那东西的耳朵极大，身形像狼，拖着一条长长的白尾巴。似乎很怕光，一见火就冲我扑了上来。我一时间被它瞪住，居然像失了魂一样，动不得分毫，眼看钉钩一样的爪子就要扼了眼珠子就在我快要绝望之时，一道黑影从半空中闪过，就听一声“嗷嗷”地惨嚎，那东西居然被扑了出去。不等那白畜生落地，救命的黑影再次扑了上前，又听见一阵撕肉剥皮的吼叫，我浑身一阵，一下子清醒过来。这时不知从何处亮起了灯光，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不远处的坟岗子里传来：“翡翠，吃饱了快回屋。”

咯吱咯吱”的声音还在我耳边萦绕，映着火光，我看见一条巨大的犬科动物背对着我，在啃食刚才被它扑倒的白尾狐。之所以说“犬科”是因为那家伙的个头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快赶上一头成年的马，叫人实在不愿意承认它只是一条普通的狗。Shirley杨等人听见了喊叫，立刻端着枪冲了上来。蒋书记一看见那只庞然大物就“啊”地一声晕倒在地，幸好有四眼拖住他。

胖子原先是想射杀那只突然从坟堆里冲出来的白尾狐，此刻一见这巨犬也知道土枪是奈何不了它的，但依旧全神戒备，摆足了架势。这个时候，先前说话的老人已经从暗处走了上来。老人家头上戴着斗笠，身上穿着极为普通的长衫，脚上穿着黑布鞋，一手扶着拐杖，一手举着一盏五光十色的琉璃盏。我看他手头的东西眼熟，一下子就联想起香菱的那盏百虫灯。

我看着那老头接近，脱口问道：“您是白眼翁？”

“嗯？”

老头脱下斗笠朝我走来，等他走到近处，我居然觉得此人像是在哪里见过。

“我们见过？”老头子抽了抽鼻头，笑道，“我这眼睛不好使，可你这声音我确实听过。”

我这才注意到，这老头空有一双黑漆漆的招子，瞳孔中却没有半点光彩，想来是个盲人。经他一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喜道“见过见过。我在江城听过您老讲的书，就在吊脚楼上的酒家里头。”

我说怎么如此眼熟，这老人家不就是江城吊脚楼中的说书人吗？当时我还准备叫林魁代为引荐，后来因为要急着赶路耽误了机遇，想不到现在居然在百里之外的抚仙湖遇上了，实在是莫大的缘分。

“哦？你是江城人？”

老人家兴致勃勃地笑道，“嗯……来的人还真不少，五个。嘿嘿，有一个还是姑娘家。天黑夜凉，你们跑到这个野地方来做什么了？”

他这一笑，那头巨犬一下子蹿了上来，它贴在我面前，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因为刚刚啃食过动物的尸体，它满嘴是血，牙齿上还沾了不少皮肉。我几乎要被扑面而来的腥气熏晕过去。

“你想干吗！”

其余人一见猛犬向我起身而来立刻端起了武器。我心说本来没事，你们这一紧张，气氛立马僵持住了，万一人家小狗不禁吓，一口把我解决了，你们几个可该哭死了。

我清了清嗓子，将来意向老人家说明了一番，并再三提及薛二爷的名号。瞎老头默默地听着，像在盘算着什么，末了他打了个口哨说：“翡翠，回屋去，这几个是客人。”

他一说完，那狗就甩起尾巴转身离去，我这才松了口气。看样子他算是默认自己就是白眼翁这件事了。

“天色不早了，大家有话进屋说去。”

老人家将琉璃盏挂在拐杖上，带着我们几个朝悬崖边上的吊脚楼走去。Shirley杨问我是不是要留一两个人在外头警戒。我说应该没这个必要，刚才他要是想对我们不利，一声令下，那条狗起码能连端两人，何必要引我们进屋去？

四眼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小心为妙。胖子指着晕倒的书记说：“拉倒吧！蒋书记都晕过去了，真要是出点事，咱们还能丢下他跑了不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就是一个破竹楼吗，还能藏了什么妖怪。”

他这一说，我倒想起方才从坟头里刨出来的白尾狐，那畜生还未来得及向我发难，倒成了旁人的腹中美餐，想来死得也挺凄惨。我走到巨犬扑食的地方，想看清白尾狐的真面目，不料地上只剩一摊被开肠破肚的烂皮毛，早就看不清那畜生的原貌。我叹了一口气，转身领着大伙走进了白眼翁的吊脚楼中。

刚一进门，就瞧见屋檐底下停着一头巨犬，它半躺在走道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油亮的皮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不祥的信号。我们几个站在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进该退。

“傻站着做啥，翡翠不咬人，你们进来就是了。”

白眼翁的声音从屋子里传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从小巨犬身

边跨了过去。

老人家的竹楼比想象中要简陋许多，进了门只看见一张四脚桌和角落里的小床。老人站在桌边，指着桌上的茶水说：“我这长年累月也没个客，你们要喝水自己倒，杯子只有一个。”

说完自顾自地坐到了床沿上。他这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我们五个人一起涌进去之后显得格外拥挤。

“老蒋怎么还没醒，不会是掉魂了吧？”

胖子将蒋书记平放在地上，使劲掐了掐他的人中。书记倒吸了一口大气，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一看见我们几个就喊道：“妖怪，有妖怪，大象那么大的妖怪，吓死我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不过是条狗，体重是有那么一点儿超标，不碍事的。”

他惶恐地看了看四周，又见屋外一直抬头的翡翠，一下子跳了起来。胖子笑他胆小，蒋书记不解道：“这是什么品种，哪有这么大的狗？”

“呵呵呵，翡翠是疯狗村出来的独苗苗。这要是搁在当初，也算是犬王啦！”

白眼翁摸了摸山羊胡子，问道，“那个江城的后生，你方才说自己是薛二介绍来的。我这把老骨头与外面的人早就断了往来，你摸上门来，是为了啥事？”

我见老人家开门见山，也就不打算隐瞒什么。直接从Shirley杨那里讨了装圆形虫的玻璃瓶交到了老人手上：“我们这次是慕名前来，想讨教一点儿东西。这虫子听说是苗地的蛊物，您是养蛊的大行家，是不是能向晚辈们指点一二？”

白眼翁将玻璃瓶接了过去，他拧开了盖子，反手一倒，将那颗圆溜溜的虫子倒了出来放在掌心中。他张开口，我以为要说话，不想老头子居然一仰头，将虫子吞了下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蒋书记几乎要再次晕死过去。胖子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大，大，大爷，那东西不能吃，您，您没事吧？”

白眼翁并不答理我们，他迅速地咀嚼起来，嘴里嚼得嘎嘣乱响，跟嗑蚕豆一样，许久才摇头晃脑道：“果真是它，果真是它。想不到这么多年了，又叫老夫碰上了，哈哈，哈哈。”

我听他这口气，似疯带邪，心中打起了边鼓，走上前去试探道：“这

么说，您是认得这东西？”

“哼！何止认得，这东西就是被那个浑蛋从老夫手中骗走的！”

白眼翁两眼一瞪，虽是无光，却透出一股慑人的劲头。我一听有戏，急忙追问：“您说的那个浑蛋是什么人？”

不料老头子突然像扎了气的皮球，神色骤然颓废起来，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双手敲打自己的脑袋：“是我不好，是我作孽，是我不好，是我作孽，都来找我吧，都来找我吧……”

我们都没料到，老头会忽然发起这么一股子神经。胖子咋舌：“是不是吃了虫子，食物中毒？我早说不能乱吃了吧！”

我怕老头把自己的脑袋拍出毛病来，忙上前拉住他。那条叫翡翠的大狗本来在走廊上好好地趴着，它一见主人不对劲，立刻吼了起来。那嗓门儿烈得，恨不得震破了所有人的耳膜。说来也怪，先前我怎么拉也拉不住老头，可翡翠一吼，白眼翁倒慢慢镇定了下来。我们被这主仆二人弄得一惊一乍，都不明白他为何失常。好不容易等白眼翁冷静了下来，我不敢再拿虫子的事刺激他，可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打探神秘人的消息。从白眼翁的表情判断，他对这枚圆形虫那是相当的熟悉，并且很有可能与神秘人有过接触。Shirley杨不愿放弃，她给白老爹倒了一杯水，然后细声道：“您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这次来找您，也是想寻求帮助。不瞒您说，因为这枚圆形虫，我们几个都吃了大亏，还有朋友因此丧命。如果您知道些什么还请指点一二。”

白眼翁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他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过了很久才说话：“你们要找的人，我晓得。”

我一听这话，精神立刻上来，我半蹲在老人面前，握住他的手：“您还记得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的？”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白眼翁摇头道，“我年纪太大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来过我们村子，是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哎呀呀，我不记得了，哎，我们村子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我和Shirley杨面面相觑，分不清他是真不记得，还是故意卖傻。胖子凑过来说：“看他这一大把年纪，说不定是真痴呆了。他妈的，千辛万苦跑了这么一趟，到头来全白搭了。”

“不应该啊，老头子在江城说书的时候，别提多带劲了。一口气溜了三四段都不带喘气的。怎么一提起过去的事情，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四

眼，你再来看看，是我们在江城遇到的那个说书人吧？”

四眼坐在桌子上，很肯定地点头：“错不了，林魁不是还准备介绍我们认识吗？就是这位老大爷，一点儿也不错。我推测，他过去可能受过什么刺激，要不然刚才怎么说疯就疯。”

胖子叹了一口气：“妈的，好不容易找到人了，还是个半疯子。现在怎么办，就这么撤了？”

所有人都将视线集中到了我身上，我原本以为找到了白眼翁就能解决所有的疑问，不料人是找到了，事情却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蒋书记见我们都不吭声，好奇道：“怎么，他不是这位杨小姐的外公？”

Shirley杨愣了一下，我怕露馅儿，急忙支吾道：“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如果仔细追究起来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啊，胖子啊，你带书记出去透透气，给他解释一下。”

胖子立刻揪住蒋书记夺门而出。Shirley杨皱起眉头质问我是不是又编了什么谎话骗人。我说眼下的问题，是如何从白眼翁口中问出神秘人的身份来，至于其他的问题，咱们可以等有空的时候慢慢研究。

“我看这件事比较困难。”

四眼叹了一口气，“刚才的情况大伙都看见了。再追问下去，只怕情况会更糟。”

我看了看白老头，不甘心道：“您真的想不起来，关于圆形虫的事？”

他先是点头，然后摇头，最后神秘地将我拉到他边上，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们都死了。不听我的话，我早就说了，那是湖底下的妖孽。他们不听我的，听那个浑蛋的。都死了，都死了，全都要死……”

我顺势问他那个浑蛋叫什么，白眼翁瞪起了眼睛，摇手说：“张，张，张大仙。张大仙是个骗子，不能听他的，不能听，哈哈哈哈哈。你们被骗了……”

我再追问下去，他就不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摇头。Shirley杨握住老人的手，想要努力使他平静下来。老头子哼唧了一会儿，索性倒头睡了过去，怎么叫都不醒。这下我们都傻了眼，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走吧，守着他也没用，我们去屋子外面透透气。”

我站起身来招呼大家出去商量对策，又将外衣脱下来，盖在老人身

上。

“怎么样，问出来什么没有？”

胖子一个人站在竹楼底下。Shirley杨问他书记怎么不见了，胖子得意道：“给他发了一支枪，巡逻去了。”

“就他那个胆子，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去了？”

“嘿，别拿书记不当干部。人家心系群众，一听说我怕黑，立刻请缨要去执行巡逻任务。要不怎么说，好干部都在基层。”

“得了吧你，又拿人家当猴子耍。待会儿再把他吓晕过去，还不是你背？”

我顺势坐在楼梯上，悲愤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革命导师老白同志已经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咱们的计划可能要流产。”

“禽，真傻了？刚才还好好好的。”

胖子不信，说要拿出渣滓洞的那一套好好审问白眼翁。

“他过去可能受过刺激，平时看着挺正常的，一碰到某个记忆点就会发病。”

四眼推了推眼镜，“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很常见，如果治疗得当，康复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认识几个脑科专家，要是把他带去美国……”

“歇菜吧你，”胖子打断了四眼的话，“咱们回来一趟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再带这么一个神经病老头回去，指不定就闹出人命官司来了。照我的意思，既然他什么都不记得，咱们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趁早抄家伙回月苗寨，狠狠地干他娘的杀狼土司一架再走。”

我说：“你别老想着打击报复的事情。白眼翁虽然半疯半傻，但线索倒是提供了不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Shirley杨点头：“从他刚才的状态来看，疯狗村里发生的惨剧可能与我们要找的那个神秘人有关。他一看见圆形虫就精神失常，紧接着又提起了村子里死人的事情。可见三十年前疯狗村消失的事情里藏有巨大的隐情。而他口中所说的‘张大仙’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人物。只是不知道当年岛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居然使得整个村子都消失了。”

我说：“白眼翁是岛上唯一的幸存者，而杀狼土司又极力想要隐藏他的存在。我看两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说不定，土司也是知情者之一。既然白眼翁受了刺激，无法回忆当年的事情，咱们倒是可以杀回月苗寨

去，问个清楚。”

“这个主意好。”

胖子举起了双手，“咱不管那个杀千刀的土司是不是知情者，反正我看他就是不顺眼，抓起来先揍一顿再说。”

四眼说：“谁揍谁还不一定呢！别的不谈，人家起码是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我看这事急不得，最好能智取。”

Shirley杨说：“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咱们可以去疯狗村看一看。当年发生的一切，咱们都是听来的，并没有亲眼看到过，至于疯狗村是不是真的消失了，更是无从知晓。要是能亲自去岛上探一探，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她这个大胆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大伙一致的认同。胖子说：“来都来了，上个岛算什么。索性把老白也带上去，故地重游说不定他能想起来点什么。”

这个提议虽说有点主观主义倾向，可说服力还是颇强的，起码我们几个人听着都挺心动。只是我们此刻无船亦无舟，更别提导航员，想要到达抚仙湖中央的大孤岛，几乎是不可能的臆想。

“来都来了，也不急于一时，这是我们手头唯一的线索，如果就此放弃那就半点主意都没有了，不如就此跟进。”

Shirley杨打定了主意，“现在回江城去联系设备。来回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得留人下来照顾老白，他现在神志不清也不知道何时才会醒过来。他是整件事情的突破口，轻易马虎不得。”

胖子点头：“何况那个王八土司还在追咱，要是他的人找上老白同志的麻烦，光靠一条大狗也顶不了多大的事。”

最后我们商定，由蒋书记带路，Shirley杨和他去江城联系外援，要船要装备，最好连下水的器械也一并带来以防万一。她临走前说这次要的东西不好准备，可能要联系美国那边请求援助，所以时间会长一点儿，要我们耐心等待。我说八年抗战都熬下来了，这十天半个月的工夫，全当是放假了。我们找到了巡夜的蒋书记，把事情的头尾稍微修饰了一下，告诉他说Shirley老板对抚仙湖地区很有兴趣，准备大力投资，做成一个世界级的旅游项目。现在她要出去联系美国的专家让公司派人过来，实地考察一下，所以要麻烦蒋书记带路先去江城一趟。蒋书记握着盒子枪，万分激动。他握起拳头向我们保证，一定会将Shirley杨顺利

带出去。趁着大伙劲头十足，我们将能收集到的干粮和水集中到了一块儿，给他俩打了一个包，并将唯一的照明手电也塞给了他们。

Shirley杨走之前，又去吊脚楼探望了一下白眼翁。她出来之后再三叮嘱我要沉住气，一切行动听指挥，务必等她回来，绝对不能擅自行动。我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们又不是孙悟空，上山下海，还能游到岛上去不成。她不无担忧地说：“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真要是犯起毛病，十辆车都拉不住。”

我说既然你不放心，那我跟你一块儿走就是了。她摇头说人多眼杂，况且胖子是个爆脾气，万一等得久了，心血来潮想去月苗寨闹一闹，必须有个人拦住他。我心说领导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真到了那个份上，我闹得比胖子还凶呢！不过这话不能当面对她讲。我老老实实地向Shirley杨保证，一定管好胖子和四眼，在后援部队未到达之前绝不会轻举妄动。

送走了Shirley杨和蒋书记，吊脚楼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我，胖子还有四眼，围着在翡翠边上闲扯淡。

四眼几次想摸摸翡翠那一身光滑的皮毛，都被它那口利牙给吓退了。我说你别老想着占狗的便宜，它要是发起狂来，我们可救不了你。胖子伸手比了比翡翠，感叹道：“嚯，这狗东西吃什么长的，长出这么大的个子。你们瞧瞧，光坐在这里，已经快赶上我们几个了。这东西要是牵到城里去，怪威风的。”

翡翠虽然不知道胖子在说什么，但看我们三个的神情也明白是在夸它。不禁摇起了尾巴，它那条大尾巴，甩起来呼呼生风，要是正面挨上一击恐怕远不止伤筋动骨那么简单。我分析说翡翠应该是白眼翁从疯狗村带出来的。大家纷纷点头，说这样的大家伙，寻常地方是找不到的。四眼说它简直破坏生态平衡。我问他生态平衡是个什么玩意儿。四眼解释说：“自然界的物种之间环环相扣，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虫子。翡翠的身体条件已经超出了大众对犬类的认识，几乎算得上是一种猛兽。普遍意义上，犬科动物类最具杀伤性的狼在它面前几乎是个小不点。如果不是有人类喂养，以它的体格突然出现在某处山林中，必然会破坏当地的食物链，导致一些优势物种失去原先的地位，甚至可能导致灭绝。”

我将四眼的话想了一遍，觉得颇有道理：“怪不得只有疯狗村能产这种巨型犬，想必是当地的那个，那个生态适合它们。”

“嗨，我们讨论这些个做什么？”

胖子抓了抓脑袋，“咱们是不是该研究点正事，比如给土司找点乐子？”

“王凯旋同志，杨参谋走的时候是怎么交代的，不动百姓一针一线，才半个钟头的时间，你又忘了？”

“那老东西欺人太甚，老实告诉你，当初要不是Shirley杨拦着说走为上策，我他妈早就跟他们干上了，就那帮民兵的素质还想跟我打游击战，我呸。老胡你是知道我的，真要是干起仗来，一个粽子排都拉不住。”

“吹吧吹吧，吹牛不上税。”

我瞧了瞧天色，外头星空高耀，夜色迷人。抚仙湖拍打着堤岸，不时传来有节奏的声响。“咱们走了一天，也该静下心来休整一下了。离天亮还有好一会儿工夫，待会咱们轮流守夜，主要负责照看老白。至于外边倒是不用我们操心，有翡翠在，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能接近这座吊脚楼。”

说到这里四眼忽然问我，吊脚楼前的坟场是怎么回事儿。我猜测说，上面刻的都是少数民族文字，看痕迹不像是古物，应该是后人造的。胖子说：“是不是白老头的亲人？疯狗村不是没了吗，，说不定是他给村民们建的衣冠冢。”

我回想起之前那枚头骨，摇头：“不像，既然是衣冠冢，怎么会有尸体。你忘记四眼他们踩的东西了？”

“那可就怪了，你有没有想过老白为什么要住在这种荒无人烟的鬼地方守着一方孤魂？我觉得其中肯定有秘密。”

我抬起头，放眼望去，凸岭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冢，方圆只有白眼翁这么一户人家。他简直就像是一个守墓人，一直候在抚仙湖边上。当年疯狗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什么只有他一人还？他又缘何要守着一片荒坟，这地底下埋的又是些什么人？这一切的疑问，此刻都没有人能够给予我们答案。我看了看翡翠，它也歪着脑袋盯着我瞧。我甩了甩头，暂时不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更不能指望一条不会说话的狗来给我们解答疑问。一切静等Shirley杨带来渡湖的装备之后再作打算。我们三人商定轮流守夜，在吊脚楼中简单铺了一床衣当做床被，我见四眼和胖子纷纷睡去，就点起了火把，想去外头的坟场子里转几圈，调查一下。翡翠原本趴在走道里头，一看我裹起外套要出门，很有灵性地朝我晃起了尾巴。这家伙倒是不怕生，才一会儿的工夫居然就认得我了。它站起身来，几乎要顶到我的下巴，黑漆漆的眼睛里头充满了期待的光

芒。

“怎么？想遛遛？”

它龇开了嘴巴，朝我直哈气，像是在对我的提议表示欢迎。我一想也难怪，白眼翁这把年纪了，平日里就算有时间遛狗也走不出多远。翡翠这么大的个头，整天窝在小坟场里是够委屈的。今天正好有空带它四下转转，顺便联络一下感情也好。翡翠身上并无链条或是绳索，它与白眼翁独居山林，想来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根本不需要那种无谓的枷锁。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朝着远处甩了出去，翡翠立刻飞扑而去，树枝尚未落地已经被它一口咬了下去，咔嚓一声碎成了粉末。它似是有些恼火，回头看我。我连蹦带跳从吊脚楼上跑了下来，领着翡翠一路沿着坟头间的空隙遛起了弯。这畜生极通人性，只跟在我左右跑前跑后，也不走远。我一边走一边观察墓碑上的文字，确定是苗族人家无疑。这片坟场占地面积不小，走了半个多钟才渐渐到了尽头。我对翡翠说：“野撒够了，咱们该回去，你主人还病着，万一发起疯来乱跑，那可不好办。”

翡翠呜呜了几声，似乎还没跑够。我只好威胁它说：“再不回去，等白眼翁醒了，我可要告状了。”

翡翠一听这话，耳朵顿时耷拉下来，冲我呼了一声，转身朝吊脚楼方向走去。我暗笑了一下，准备摸摸它的脖子以示安慰。刚一抬手，就见它猛地回过头来，眼睛中射出两道骇人的精光。我心中一惊：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狗东西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难道是要在这里啃了我当宵夜？

翡翠露出了尖牙，哼唧了几声，两只前爪猛地一蹬，丢下我飞快地向凸岭底下奔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一边追着它往下跑，一边喊它的名字。可翡翠跟疯魔了一般，一个劲地朝山下冲了过去。我撒开了脚丫子一路狂追，差点没背过气去，两条腿的到底是跑不过四只爪的，没多大工夫，翡翠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我浑身冒出了冷汗，心想它要是真这么回归大自然了，我回头该拿什么赔给白眼翁才好。

翡翠甩下我，径直朝着抚仙湖方向跑去，那四只大掌犹如擎天巨柱，别提跑得多欢快。我追得都快喘不上气了。没多会儿工夫，就听见前头传来了人的惨叫声。

第二十章 杨二皮

我心说坏了，翡翠要伤人，可转念一想，这地方不是没人吗？这年头难道连鬼也怕狗？我一边疾呼翡翠的名字一边拼了命地往湖边赶，越跑越觉得不对劲。现在月满星稀正是涨潮时刻，湖岸附近陆续出现了许多脚印，渐渐地又有一些木工材料出现在我视线之内。我正好奇，就隐约看见湖堤上有人举枪，翡翠浑身的毛发都竖立起来，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吼叫。看来这些外来人是将突然出现的翡翠当做了山中猛兽，两边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备战模式。我一看这场面，知道喊死了也是白搭，立刻掏出了手枪，对着天空连续放了几声。

这招果然管用，两边都被吓了一跳。翡翠发觉是我，顿时变得欢快起来。那几个站在湖堤上的人可能没想到这么荒凉的地方，也会有人。他们远远地冲着我喊：“我们是路过的商人，这，这东西是你养的吗？”

我知道他们手中捏着枪，绝非普通行商走道的人，于是一边装出和蔼好客的样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朝他们靠近：“啊，各位好兴致，这么晚了，散步啊？哈哈哈，天气不错呀！”

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得能看清楚彼此的样貌之后，其中一个握枪的人忽然抬手指着我喊道：“是你，胡八一！”

我心中一惊，心说天高皇帝远的，莫不是政府已经对我下了跨省通缉令，怎么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还能有人认出我来？那个握枪的人一看见我，情绪就有些失控，他脑袋上顶着帽子，看不太清表情，身体不断地打战。我问：“这位大哥，咱们见过？”

他结巴了一会儿，大叫：“掌柜的不好了，马帮的人追上来了！”

说完抬手就向我射击。我本来就对这几个人心存防备，他这一下来得刚好，我顺势两手一捞，将他的手臂紧紧揪住，一手扣住了他的小臂关节，一手扭住了他的手腕，一下子就缴了他的武器。他的同伴想上来帮忙，却被翡翠猛地扑在了脚下。

“你们是什么人？”

“别，别装蒜了。我们是杨老板的人，咱们先前在马帮同吃过一锅饭，你他妈的装什么相！”

我甩了他一耳光，然后又拎起来仔细辨认了一下，果然是杨二皮那两个手下。听四眼说杨二皮趁着起雾的时候，将他的人马和货物统统拉

走了，不知道在筹备什么阴谋，哪曾想现在却被我在抚仙湖岸上，逮了个正着。我犹豫着要怎么办，却见那个被翡翠压在爪下的伙计哭饶道：“胡爷，您行行好，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是偷逃出来了，要是被掌柜的抓住……”

我不解道：“跑？你们跑什么，杨二皮他人呢？”

戴帽子的伙计冷笑：“哼，事情弄到这一步我们也不打算装了。实话告诉你，杨二皮这次惹了不该惹的人，他算是走到头了。我们兄弟不愿意跟着他去岛上送死，所以，所以就偷偷跑了。他此刻，人就在湖堤底下。”

“我问你们，他来抚仙湖到底是干吗，你们知不知道？那些货箱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

“我，我说了，你就放我？”

“哪那么多废话，我家狗可饿着肚子呢，你要是再吞吞吐吐的，我可拉不住它。”

“我说，我说。”

被踩住的小子，一看见翡翠满口的尖牙差点被吓死。他白着脸说，“那十口箱子，有一大半是我们槽帮的东西，里头是船料，掌柜的来之前选了一艘快船，我们要送的箱子只有三口，说，说是要送到抚仙湖上的大孤岛。可我听马帮里的人说，岛上闹鬼。胡爷，之前发生过什么，你我都记得，这，这太可怕了。求求您，放我们两个一条生路。杨老板要的船已经组装好了，等他睡醒就要拉我们去送死啊！”

我听得雾里云里，只知道杨二皮早就准备，连登岛的船只都已经事先备好了，难怪他要将运货的重任托付给阿铁叔。这种危险的工作，想来也只有在茶马古道上行走过的养马人才敢接手。我又问他们后来有没有碰上过阿铁叔他们。两人摇头，说他们是今天早上抵达，干了一天的活，方才快船完工了，趁着杨二皮打盹儿的工夫，他们才逃了出来。

“自从接了这单生意，掌柜的越来越奇怪，他，他现在浑身冒脓，咳嗽起来还会吐出青色的小鱼。太可怕了，您让我们走吧，要是被他抓回去……”

那家伙正说着，脸色忽然一下子转青，他看着我身后顿时打住了话头。我回头一看，夜色中只见一道骷髅一样的身影悄然降临到我们身旁。

“杨老板？”

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人，就是前几日那个肥头大耳的槽帮总把子杨二皮。

杨二皮的出现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带着人马脱离了大部队，自己开往抚仙湖。阿铁叔说要追，可眼下湖岸上只剩杨二皮和他那几个幸存的伙计，大部分木箱已经拆封，地上到处横散着木料和铁器工具。与先前相比，杨二皮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身皮骨像被剥去了一般，瘦的只剩一副干枯的骨头架子。他的脸色极差，透着一股青紫之气。当下一看见我，像是见了鬼一样直哆嗦，哪还有半点槽帮巨头的威风。

他那几个小弟各个灰头土脸，要不是先前在马帮里大家相处过一段日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群人就是当日嚣张跋扈的槽帮伙计。

我安抚了翡翠，走到杨二皮面前。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冷笑道：“今天叫你撞见了，是我自己作孽。怎么铁锅头叫你来的？呵呵呵，也好，也好。”

我看着满地的木工船料，问他这是准备干吗。杨二皮推了我一把，没好气地说：“送货，把这几箱货送上岛去。既然事情都闹到这一步，再这么瞒着掖着也没啥大意思。你先前不是见过我发病的模样吗，那是有人在我身上下了蛊。我在信上也提过，如果无法准时将这几口黑木箱子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我这条老命就算交待了。眼下还有四个钟头天就要亮了，期限一到，我就会全身肿胀死得无比凄惨。真想不到，我在人世最后见到的，居然会是你这个臭小子。”

翡翠似乎十分厌恶杨二皮，一直蹲在我身旁，冲着他龇牙咧嘴。我问杨二皮他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怎会遭如此毒手。他摇头：“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我拼了老命，想出这么一个法子，好不容易把船搭好了，想将货物送到岛上去。可你看看，就凭这几个废物，等船开到大孤岛上，我也早就烂透了。哎，作孽啊！先是在山上折了人手，到了湖边上，又没人能驾船。天要亡我，天要亡我。”

说着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不断地有绿色的黏稠物从他口中吐出。原本守在他边上的两个伙计见此，再也不敢上前一步。其中一个脱下了帽子，扭捏道：“掌柜的，你看，天，天都快亮了，船也可以下水了。我，我们是不是……”

“想走？咳咳咳，咳咳咳！”

我听杨二皮咳得肺都快震出来了，忙上前扶住他，给他顺气。杨二皮也不知是怒是悲，拖长了嗓子大吼：“滚，你们都滚。只当我没你们这样的兄弟。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

另一个伙计被他这么一吼，几乎要哭出来：“掌柜的，掌柜的您别恼，我们也是有妻小的人，一路上，一路上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我们实在是……”

“你跟他解释什么，”那个脱了帽子的伙计索性硬下脸来。他摔下手中的铁锤对杨二皮说，“我们一班兄弟跟着你出生入死，肉是你吃，酒是你喝。我们有什么，分到手的那点钱，连老婆孩子都快养不起了。这趟出来，折了那么老多人，你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又想叫我们替你去什么闹鬼的岛上送死。我呸，现在船也给你装好了，咱们仁至义尽，以后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两清了！”

杨二皮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人会如此绝情，他想骂想打，可身体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要不是被我扶着，他几乎要瘫倒下去。那两人见他脸色越发难看，也不敢等，将随身的行李往肩膀上一甩，扭头就跑。我想拦都拦不住。杨二皮被气得几乎要吐血，挂在我身上咳嗽了老大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别人一脸苦瓜样，当下作了一个决定。我先将杨二皮扶坐到一边，问：“有没有纸笔？”

他以为自己听糊涂了，问我要纸笔干吗，我说你哪这么多废话，有就拿出来，救你命用的。他从兜里掏出两张信纸说：“拿去吧，最后两张了，本来是准备留着给家里写两句遗言的。”

我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犯不着想身后事。杨二皮不信，他说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还能有什么办法。说着将口袋里的墨水笔递到了我手上。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一心向好的方面努力，说不定还有转机，不就是几箱子货吗？咱们给它弄上岛就是了。“你要帮我？”

我将字条递给了翡翠，让它火速回吊脚楼。“我帮你也不是白帮。一源斋的事情，相信你也知道一些。竹竿子从中作祟是真，可我们怀疑幕后黑手另有其人。这趟来抚仙湖也是想找知情人，打听一点儿消息。我总觉得，暗算你的人，跟我晦气的，是同一拨。”

翡翠叼起字条朝着凸岭飞奔而去，杨二皮颓坐在岸边，看着他那艘独帆木船发呆。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连对方的正脸都没见过。事发前，我在店中，收到一封信，对方说有一批顶要紧的货物，请我务必在一周内，替他送达抚仙湖上的大孤岛。我吃这行饭多年，从未见过态度如此强硬的要求。信封里除了送货单之外，还有一张巨额支票，署的是一个洋名。我叫人去查，发现那是一个国外信托机构，支票随时可以去兑换。你说说这不是千古奇事吗？我这还没答应他接下这笔单子，钱倒先

打过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对方怎么就不怕我吞货吞钱，叫他货款两空？哪想三天前，我身上突然起了疹，又红又痒，一挠就出水，绿色的水。公家的医院，私人的药房，都看过，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后来一个走街的算命先生说，这可能是湘西或者云南的蛊物所致。我想来想去，唯一可疑的就是这批货物。”

说完自己的遭遇，杨二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一路损兵折将，死的死散的散，背到家了。我想对方之所以将货物强塞于我，无非是看中我们槽帮在水上的行动力。可他怎么就不想想，老子走陆路，要花多大的工夫才能把船给他弄过来。”

“既然是强买强卖，你可曾开箱验货，试试斤两？”

“这可万万使不得，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就像马帮送货总是有货必达，我们槽帮接活也知道不能多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知道一点儿就多添一份危险，这个道理换到哪个世道上，都是行得通的。”

我点点头，难怪当初在雷公岭摔了货箱的时候他会如此激动，原来是怕坏了行业间的规矩，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危险。我又想起那一只断手，就问他：“我记得在雷公岭的时候，箱子已经破了，你没有乘机看看里头装的是啥？”

杨二皮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什么乘机我当时被吓坏了，哪还记得那么许多。”

他这个谎撒得并不高明，不过我也没空跟他计较。我对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待会儿过来。既然咱们都是冲着大孤岛去的，那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杨老板要是信得过我们几个，那不妨一同前往，也好有个照应。”

他一听我说要陪他上岛，激动地几乎要将我一把搂死。我说你先别忙着激动，咱们虽然有着同一个目标，但出发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从本质上说，你是一个资本家，而我，是共产主义战士。咱们桥归桥路归路，有些原则上的问题还是不能乱的。杨二皮哈哈一笑：“你这小子，岁数不大，事倒挺多。有什么条件你尽管开，要是能托你洪福，熬过这一关，来年我亲自去金陵给一源斋送一道纯金的匾额。”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条件要向他提，不过杨二皮是个老江湖，现在虽然是虎落平阳，但也难保他不会临时变卦，给我们难堪。待会儿下了水，全凭他船老大发话，我们几个都未亲自驾驶过船只，现在要是不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我不是个软柿子，等到了水上那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我与杨二皮约法三章，在船上，他是老大，一切行动听他的指挥。但是登岛之后，指挥权就得移交，所有事情，我说了算。杨二皮巴不得有人能够与他同行，眼下他身体虚弱，想要一个人渡过危险重重的抚仙湖然后上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正准备跟他再聊一聊那些货物，却听见远远有人叫我的名字。仔细一听，是胖子的声音。

“我禽，老胡，我太他妈的以你为荣了。才多大会儿工夫啊，就弄出一条船来。我和四眼把能带的都带上了，连老白都被我们给架过来了。哎，你快说说这船是从哪儿弄来的？”

胖子走到独帆木船跟前，伸手抚摸船身，拿出一副大行家的口气说，“好船啊，好船，一摸就知道，是条一日千里的好船。这位老伯，可是船家？”

杨二皮知道我有过命兄弟叫王凯旋，所以也未曾与胖子动气。只说自己有事要上岛，与我们刚好结伴。白眼翁被安置在翡翠背上，此刻依旧昏迷不醒。秦四眼说老人家多半是想起了疯狗村的事，受不了刺激才会一直不醒。待会儿上了船，多吹点湖风就好了。我和他联手将他从翡翠的背脊上抬了下来。

胖子问我：“真就这么走了，不等Shirley杨他们回来？”

我说：“杨老板有些事情很急，需要立刻上岛。我不是叫你在吊脚楼里留字条了吗？”

“留是留了，可我们又擅自行动，是不是不太好？”

“动都动了，想再多也是白搭。家伙都带齐了？”

“自然。”

胖子拍了拍肩上的背包，“从月苗寨顺来的，还有白眼翁家里的，能带的火器，我都带了。咱们这次的火力，快赶上一个战斗小分队了。”

在杨二皮的安排下，我们将白眼翁安置在船舱内，翡翠一直紧跟在主人前后，一刻也未松懈。

“我查过一些资料，大孤岛离湖水岸大概有两个小时距离，这是艘快船，要是运气好，顺风的话，最快一个钟头就能上岛。”

“那这三箱东西，要运到岛上什么地方？”

“哦，这个你放心，对方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在信上说，上岛之后一目了然，交货地点离码头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

“怎么，那人要亲自在岛上接货？”

“这我就知道了，信上只说要将货物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指定地点。否则就会……”

杨二皮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想来是怕乌鸦嘴吐了不吉利的话，自己给自己触霉头。

四眼一直信不过杨二皮，他将我拉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忘记在马帮里发生的事情了？这个貂皮佬，又奸又滑。阿铁叔被他骗得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贸然与他同行，只怕是祸不是福。”

“这件事，我待会儿慢慢再跟你们解释。杨二皮的确不是正经人家出身，但是此次关系他的身家性命，他要是想要滑头，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何况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这船登岛，白眼翁迷迷糊糊的，一直在昏睡之中。Shirley杨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咱们去岛上探一探，最多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咱们已经带足了补给，又有武器防身，量他也整不出什么麻烦来。”

四眼见我和胖子铁了心要随杨二皮上岛，也就不再阻拦。只是威胁说如果出了意外，就要我好看。我满口答应，心想一个无人荒岛，还能有鬼不成。此时距约定的交货时间，还剩下三个小时零四十分钟。我们一行人在杨二皮的指挥下登上了快船，准备向着最后的目的地抚仙湖大孤岛，一个被人类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神秘岛扬帆起锚。

第二十一章 天兵走马

抚仙湖南大北小，从空中了看，呈一个葫芦型，传说与太上老君收妖的葫芦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胖子对这个言论很是不屑一顾，他蹲在船头说：“像葫芦就是太上老君的法宝？那要是像黄瓜，不就是玉皇大帝的……”

我一听这小子又要开腔，立刻将手头的缆绳甩了过去。胖子哎哟了一声，拍拍屁股站起：“干吗老胡，又没有外人。”

我翻了一个白眼：“你看看咱这船上，要病的有病的，要疯的有疯的，你要是再不学着矜持一点儿，我看别说上岛了，能不能熬到葫芦口都是个问题。”

抚仙湖分大小两块瓢，葫芦口连接着南北两块湖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孤岛，就在距离葫芦口三海里的地方。白眼翁一直半睡半醒，不停地说胡话。胖子为此还埋怨了我好一阵，说都是我造的孽，非要逼人家回忆历史的伤痛，现在可好，原来挺机灵一老头，活活给吓傻了。我说这事真不能怨我，你也不是没看见，他自个捡起那颗虫蛊二话不说就搁嘴里边去了，我有什么办法。胖子哼了一声，又蹲回船头：“杨二皮可真不是个东西，摆出一副船老大的派头把咱们骗了上来，刚喊了一声‘开船’，人就自己倒下去了。哎，好在你胖爷爷我是出了名的劳动标兵十项全能，开得了飞机，驶得了坦克。就这小破船，老子穿开裆裤那会儿就已经玩熟了，闭着眼睛都能给它诺曼底登十次陆。”

“歇菜吧！”

我一手握着船舵一手拿指南针，四眼在边上给我举着地图，“好好盯着前边，这一片有暗礁，弄不好咱们都要喂了湖里的大青鱼。”

胖子比画了一个火眼金睛：“二师弟你放心吧，有大师兄我在，嘿嘿。”

四眼朝他比画了一个中指，然后说：“胖爷您还是去舱里看看那两个老的吧，前头交给翡翠盯着，我放心。”

“怎么说话呢，我可发现了，你这个读书人越来越不厚道了，再挤对我，小心你胖爷爷的拳头。”

四眼给他赔了个笑脸，好说歹说把他弄进了船舱。我一门心思放在开船上，根本无法分神去管其他的，只能任由这俩祖宗瞎折腾。

原本我们借了杨二皮的船，是希望他能早一步将我们送上大孤岛上，调查疯狗村消失一事。没想到，他身上的蛊毒突然发作，人一下子就瘫了。那个时候，龙头船已经起航，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驶进了抚仙湖。眼下，我、胖子、四眼还有翡翠已经在湖面上游荡了快半个钟头，靠着指南针和地图，勉强辨认着路线，朝着目的地——大孤岛歪歪扭扭地接近中。

没多会工夫，胖子从船舱里艰难地钻了进来，杨二皮的船，为了求快，只设了一间底仓，不仅淡水储备有限，连睡人的地方都没留半。为了让那两个倒霉老头能平躺下来，我们费尽力气把底仓清理了出来。

我瞥了一眼搁在桅杆旁的三口大木箱子，心头立马涌上来一股脑儿的关子。这三口大木箱，就是昔日杨二皮受人胁迫，要求在指定日期内送往抚仙湖上大孤岛的货物。眼下，他老人家病倒了，乐得自在，我们几个与他非亲非故的却要掌船撑杆替他卖命。真不知道是前世做下的孽还是这辈子欠他的债。

“哎，老胡，你怎么又苦着一脸死了娘的样？我看过了，俩老的头并头肩比肩，睡得甬提多踏实了。咱还有多久能上岛？这小破船，不能跑不能跳的，我这胳膊腿都闲坏了。”

四眼举着海图说：“现在咱们顺风，不出意外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就能看见葫芦口。”

这张海图是杨二皮的贴身之物，他上船之后千叮咛万嘱咐说此图是他好不容易收来的，上面标有抚仙湖地区的暗礁分布，都是手绘的珍贵资料，要想平安到达大孤岛，少不得靠它领航。我记得蒋书记曾经说过，抚仙湖底下出过白毛僵尸，又或者是传说中的水猴子。我未曾接触过此类水下生物，对它们并不了解，只希望这趟出海能借天老爷一个吉祥，休要与这些湖怪海兽打上交道。四眼问我既然现在东西在我们手上，为什么不拆开来一看，也好解开长久以来的困惑。我说我这心里头也是猫爪狗挠挠麻雀闹，可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弄不好真是一棺材僵尸，四下无桥也无路，孤零零的湖面上，咱们往哪儿跑？不如等上了岸，家伙都准备齐全了再开箱也不迟。再者说，离杨二皮交货的时间也只剩个把钟头了，要是耽误了时辰，咱们不就成了害死他的帮凶？

胖子也好奇货箱里的宝贝，可他毕竟比四眼多走过两年道，知道有些时候非要忍耐不可。他同意我的观点：“反正东西已经落在咱们手里了，什么时候看不是个看，非要急着现在干吗呀！等回头上了岛，咱们把它抬到一个通光透气的地方，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连棺材板都给它拆光了看！”

说话没个正经点，还没看呢，你怎么知道是棺材，说话要有根有据，不能够想当然。”

我打断了胖子的臆想，问他说，“咱们的水和粮食够用多久？”

“嗯，你问这干吗？咱们不就上去勘察一下疯狗村遗址吗？能花多少工夫，又不打算安营扎寨。这船你也看见了，屁点大的地方，淡水有两桶；粮食嘛，没多准备，还是来时候那两口糙饼。”

四眼掏了掏衣兜：“我这还有一块儿巧克力，掌柜的，你饿了？”

我摇头，敷衍了一句只说随便一问。其实我心底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大孤岛之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总觉得岛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伺机等着我们几个落入它的陷阱一样。

但是既然我担起了领队的职责有些话就不能随便讲，只能放在心里头。这个时候又有些后悔，也许当初不该如此冲动，该等Shirley杨带着先进的设备过来之后再作打算。但一想到杨二皮危在旦夕，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理。

我正思考上岛之后要如何行事，翡翠忽然大叫了起来，这畜生一路上都守着白眼翁，十分乖巧，不知此刻为何狂吠起来。湖面上无遮无掩，它那嚷破天的铜锣嗓子在夜色中听起来无比凄凉。我见翡翠神色不对劲，一直冲着船头前方龇牙，猜想可能是前边出了什么变故。动物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总是要比人类强烈一些，胖子似乎也看出了一点儿端倪。他抄起土枪，跳上了甲板，举起望远镜，将身体探出船外朝着远方眺望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前边起雾了，而且来得不小。”

四眼费尽了全力才勉强将翡翠安抚下来，他皱眉问我：“你有过在雨雾天气驶船的经验吗？”

我心说笑话，别说雨雾天，老子打生下来，这才是第二次掌舵，而且身边连个像样的领航员都没有。我朝四眼笑了笑，说：“这个经验嘛，是需要培养的，这次没有，不代表下次没有。你看，有了今天的积累，下一次我不就变成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了吗？”

“说了半天们几个落入它的陷阱一样。”

但是既然我担起了领队的职责有些话就不能随便讲，只能放在心里头。这个时候又有些后悔，也许当初不该如此冲动，该等Shirley杨带着先进的设备过来之后再作打算。但一想到杨二皮危在旦夕，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理。

我正思考上岛之后要如何行事，翡翠忽然大叫了起来，这畜生一路

上都守着白眼翁，十分乖巧，不知此刻为何狂吠起来。湖面上无遮无掩，它那嚷破天的铜锣嗓子在夜色中听起来无比凄凉。我见翡翠神色不对劲，一直冲着船头前方龇牙，猜想可能是前边出了什么变故。动物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总是要比人类强烈一些，胖子似乎也看出了一点儿端倪。他抄起土枪，跳上了甲板，举起望远镜，将身体探出船外朝着远方眺望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前边起雾了，而且来得不小。”

四眼费尽了全力才勉强将翡翠安抚下来，他皱眉问我：“你有过在雨雾天气驶船的经验吗？”

我心说笑话，别说雨雾天，老子打生下来，这才是第二次掌舵，而且身边连个像样的领航员都没有。我朝四眼笑了笑，说：“这个经验嘛，是需要培养的，这次没有，不代表下次没有。你看，有了今天的积累，下一次我不就变成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了吗？”

“说了半天，你也不行就是了。”

四眼推了一下眼镜，“我们要么趁雾还没到，现在冲出去；要么就地抛锚，等雾过去了再说。这一片水域暗礁密布，稍有不慎就会触礁。”

我果断拒绝了后一项提议：“咱们时间有限，停就是死。不能停，只能走，加速冲出去。”

胖子一把拉住我，将望远镜丢进我怀中：“你自己看看，那雾浓得像糨糊，冲出去？拿什么冲？”

我说现在管不了那么多，这雾来得太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散去，杨二皮的时间不多了，每耽搁一分钟，他就离死亡更近一步。胖子不同意，他始终认为冒着大雾前进是找死的行为。我让四眼来评理，不想他只是轻轻地咳嗽了一下，指着前方说：“太晚了，咱们已经绕进来了。”

我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置身在水雾之中，周围烟蒙蒙的，浓密的雾气很快将整艘船都笼罩了起来。我们几个人几乎要贴面而站才能看清对方的脸。四眼将航海图拍在桌子上，建议说：“能见度太低了，贸然前进很危险，还是停船吧！”

我摆手道：“湖太深了，这里已经行到一半的路了，就算下锚也不一定能停住，到时候随风一吹，还不知道要碰上什么东西呢！”

翡翠很不习惯浓雾天气，不断地在船上跑动，一会儿从船头窜到船尾，一会儿从舱里钻上甲板。它不断地吐露着舌头，十分亢奋。胖子准备逮它，追了一气，最后坐在地上直喘。我不愿意坐以待毙，叫他们将

船上所有能照明的物件都祭出来挂在船头。什么探照灯、手电、连老式煤油灯都点上了，能见度丝毫不见好转。

“别瞎折腾了，就这么屁大点光还想走？”

胖子爬在船头的桅杆上张望了一会儿，扭过头来说，“这回彻底歇菜了，你胖爷我的火眼金睛都看不见前头的路。黑灯瞎火来这么一场雾，我看是要生怪。”

我举着手电，研究了一下杨二皮的航海图，将我们目前的位置指给他们看：“咱们离葫芦口已经非常近了，要不是这场该死的雾，都能看见大孤岛了。根据我的推算，岛就在偏南一点儿的地方，咱们应当试一试，尽量往它那个方向靠。”

“这不行，”四眼用手指在海图上圈了一下，“我们连陆地都没看见，现在靠上去，不但有触礁搁浅的危险，更有可能偏离航向驶进葫芦口里边去，到时候再想出来可没那么容易，反而更耽误时间。还是再等一等吧！这雾来得快希望它散得也快。”

“我反对这种寄希望于运气的行为，”胖子高举煤油灯，单手叉腰，“你算算海里，也就二三十分钟的事了。我都能闻见陆地的味道。等这雾散了，那粥都凉了，杨二皮早歇菜了。我主张，前进、前进、前前进！”

船上一共就我们三个说得上话的人，眼下胖子与我统一了意见，四眼就算想反对，也不会有人听。他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威胁说我俩这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拿大伙的性命跟天赌，万一出了岔子，一船的人都要跟着遭殃。胖子不屑道：“我呸！不就是一场破雾，它还能翻天！”

正说着，船身忽然剧烈地摇晃起来，我们没料到会突然闹这么一出，一没留神全都摔得前仰后翻、四脚朝天。

“我禽，海啸啊！”胖子开口要骂，才骂了两句，他“哎哟”了一声，两手捂嘴滚到我身边。

船身还在猛烈地晃动，湖水像是被齐天大圣的金箍棒搅了一通，不断有巨浪冲打上来。我被刚才的撞击摔到了船舱门口，整个背脊撞在门框上，别提多疼了。

“你怎么样了？”我扶住胖子，将他拖了起来，只见他两手捂在脸上，不断有鲜红色的液体在往下滴，我被吓了一跳，只当他是磕着了脑袋，不想他摇摇头对我支吾：“没事，没事，咬着舌头了。”

四眼叫这场风暴一闹眼镜也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成了一个睁眼瞎，在狂风巨浪中冲我喊：“快稳住船舵，再这样下去，船要翻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职了，就在我发愣的那几秒钟，船身发生了巨大的偏移，几乎要翻转过来。我们几个人根本连站稳的机会都没有，又再次被甩了出去。我顺着甲板一路下滑，甲板上早就被湖水泡湿了。我拼命地挥动着手脚，还是不停地打滑，眼看就要摔出桅杆。好在翡翠机灵，它呼啦一下滚到了我身边，嘴里叼着一根拴在船帆上的麻绳，我哪里敢错过这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二话不说，挺足了腰杆上的力气，两手向前一扑，死死地拽住了麻绳。这条绳索上泡足了湖水，又刺又滑。我随着向心力，朝外飞了一阵最后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手上立刻传来一股钻心的痛，低头一看，绳子上已经透出了一层带血的水泡。

甲板另一头，胖子已经爬了起来，他抓住了帆绳，死了命地想将船帆收下来。我快步冲到船舵面前，两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将船身朝反方向打了过去。四眼和翡翠一前一后顶在胖子那边，帮他收起了风帆。大浪行船不进则退，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对他们吼道：“拉帆，往南走，我们冲出去。”

胖子喊道：“老胡，不对劲啊，你听听外头的声音，不像是风暴，像，像是在打仗！”

我被他这奇怪的形容弄得愣了一下，随即静下心来倾听，果真听见“轰隆隆”地喧杂声从船底透了上来，那阵势如同千军万马在抚仙湖底下对垒一般。想到此处，我抓起帆绳拦腰一系，跑到船身侧面，将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俯身查看湖底的动静。不知为何，原本清澈见底的抚仙湖此刻呈现出一摊泥泞的糨糊状。湖底的水像是被什么墨汁搅过一样，不断地透出深色的旋涡。我趴在桅杆旁根本看不清湖底的状况，只见湖水不断地翻滚跳跃，像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一条狰狞的怪物猛地蹿出湖面一样。那阵金戈铁马的行军声时近时远，靠近了一听更显真实。如果不是因为再三确定我们是在湖面上，我几乎要以为这是一片正在激烈交战的古战场。就在我准备撤回甲板的时候，我面前的湖水忽然开始猛烈地翻滚，有什么东西似乎正要分水而出。我将身体俯得更低，只剩两脚卡在围栏之间，脸几乎要贴到水面上。

“找死！”一股极大的后拽力从我脖头上传来，我只觉得眼前一亮，整个人朝船上倒了过去，回过头一看，只见白眼翁气喘吁吁地站在甲板上。他指着湖水大吼道，“天兵走马了，还不停船靠岸。你们这是找死！”

随着他的吼叫声，湖底不断传来水雷爆炸一样的声音。我刚才所在

位置上，涌起一股巨浪，几条青色的小鱼被浪头打上了甲板，细看之下，无一不是被烫得浑身冒烟。刚才要不是白眼翁及时将我拉回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白眼翁虽然眼盲，可做起事来相当果断，他喝止了我之后，又指挥胖子和四眼卸下了风帆，自己独自跪到了船头上，嘴里念念叨叨的，全是听不懂的地方话，念到快处，几乎要唱起来。翡翠见了主人，并未表现出些许的欣喜神色，反倒乖巧地蹲在一边，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我们都被白眼翁的举动所感，不敢再擅作主张，三个人缩在船舱门口，商量着对策。胖子不放心把船交给白眼翁，他探头探脑道：“老头神神叨叨的，不会是吃虫子吃傻了吧？”

“我瞧着不像。”

我看了看四周，自从白眼翁出来之后，雾气的确散了不少。而湖底轰隆隆的怪响也在慢慢退去。“老头子是从岛上出来的，对此地风俗应当再熟悉不过，这可能是渡湖必要的步骤。”

四眼比较务实，他直接问我：“你刚才趴在水里，看见什么没有？”

我回忆了一下，方才水面上浓雾迭起，水下又是一片混沌，除了感觉到大量的热气在朝空中涌动，我几乎就是个睁眼瞎。四眼见我不说话，知道我刚才并没有收获，于是又问：“白老头是什么时候上甲板的，你们看清了没有？”

胖子抢先道：“我正要问你们这事，他不是个瞎子吗？怎么一眨眼的工夫，手脚比我们还要麻利。你瞧他刚才拖老胡上来的架势，跟吃了大力金刚丸似的。哎，你们说这人他是不是装疯？”

说到此处，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船头望去，白眼翁不知何时已经换了一个姿势。这次他整个人躺在甲板上，摆出了一个“大”字，两手朝下不断地拍打着船身。我哆嗦了一下，心说这黑天半夜的，这要是有什么不知情的看见了，还当闹鬼呢！随着雾气渐渐散去，湖面上的景色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一座黑色的凸起物傲然横现在湖面上。

我几乎要跳起来：“大孤岛！”

“好啦，扶我起来。”

白眼翁停止了诡异的吟唱，朝我喊道，“那个挂符的。”

我心中一惊，胖子在南京的时候，的确把摸金符给我留下了，我一直贴身挂着并未露出来，何况就是我挂出来了，他也不应该看见啊，难道这白眼翁的白眼是假的，他并没有瞎？

我一边想着一边朝他走了过去，他艰难地从甲板上坐了起来，扭头对我笑道：“休要乱猜，老头子我的确是个瞧不见东西的飞老鼠，不过，嘿嘿……”

我见他故意卖关子就蹲下身想要再听得仔细一点儿。老头笑眯眯地掠了一把胡子，然后压低了声音说：“你身上那股子土腥味可不是随便能压过去的。呵呵呵，我看不光是你，就连你那两位朋友，也不是寻常人家，特别是那位姑娘，嗯？她怎么不在？”

我听他句句到点、针针见血，全不像当初见面时那副糊涂样，立刻恭敬地将他从船头搀扶了下来：“您老真是见多识广，什么东西都瞒不过您的法眼。实不相瞒，我们也非是故意将您老挟上船来的，实在是形势所迫。”

他摆摆手说：“这个当然，你们要是有一丝毫歹心，翡翠那口钢牙可不是吃素的。它愿意亲近你们，是好事。”

我对翡翠能够分辨忠奸的事不置可否，天知道当初我不过是领着它遛了个弯，这家伙就彻底叛变了，我让它干嘛就干嘛。连四眼都说它是徒有虚表，架子大，脾气小。

“怎么，听风向你们是准备上岛？”

我不知道白眼翁这么问是出于什么目的，就先试探性地回答说：“我们受朋友所托，送点东西上去。放屁的工夫就走。”

不料白眼翁眉头一皱，颇有些惋惜道：“只怕你们上去容易，想走可就……”

胖子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他不耐烦道：“我们想走，天王老子都拦不住。岛上有什么呀，说出来听听，胖爷爷我可不是吓大的。”

我噓了胖子一下：“尊老爱幼懂不懂，人家还没说什么呢，你急个什么劲儿？”

“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做派，整的跟真的似的。也没看见有什么东西从湖里钻出来不是？”

“白先生你别介意，我这兄弟嘴糙话粗，是个直肠子，他就是随口一说，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白眼翁倒也不恼，十足的好脾气。他叫我先把船掌好，待会儿先靠了岸再说。四眼不放心，偷偷问我：“他一会儿说岛上有危险，一会儿又叫我们先靠岸，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想害咱们，刚才起风暴的时候，大可以不必出现，躲在仓里就是。何必冒着被卷进湖里的危险出来提点我们。我看大孤岛上必然藏着巨大的秘密，疯狗村的消失势必与此有直接性的关联。白眼翁既然是当年唯一的幸存者，很可能掌握着一些惊人的内幕。”

第二十二章 祭湖神

浓雾散去之后，抚仙湖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清澈的湖水一望到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我问白眼翁他方才口中的“天兵走马”是什么个名堂。老人家清了清嗓子回答说：“这些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法，抚仙湖这些年算荒废了，除了我一个孤家寡人，连条狗都不剩。”

我提醒他说还有翡翠，老头哼了一声继续说，“刚才湖底下响的是古滇王的游骑兵。”

我一听是关于抚仙湖的传说，立刻将耳朵贴了过去。“你知道云南这个地方，山林茂密地势多变，并不适合操练骑兵。相传清末有一位滇王酷爱狩猎，他的部下为了讨主子欢心，特意从蒙古运进了一批獒犬助兴。滇王大为满意，次年更是不远万里，去到草原上，亲自挑选猎犬。山里的大王到了草原上，那就别提有多欢腾了。回到云南之后，他仿造蒙古骑兵的格式，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游骑兵，不为打仗，专门用以围猎打野。”

说到此处白眼翁将头转向了大孤岛的方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相信你也知道，关于疯狗村的故事。我们的村子就是拜这位古滇王所赐，才会产出像翡翠这样的巨犬。”

白眼翁介绍说别看疯狗村名义叫“村”其实占地面积相当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大孤岛。解放前有一段时间，疯狗村很受军阀显贵的欢迎，曾一度被当做观光度假的胜地。“那些政要殷商多半是躲上岛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我们虽然明白，但也不便插手，兵荒马乱的，谁知道日后谁说了算。”

我见他越扯越远，忙把话题绕了回来：“那个，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咱们待会儿再谈历史遗留问题，咱先把那个滇王的游骑兵聊完。”

“哦，你不提我都忘了。人一上了岁数，什么都算不得准，说忘就忘。呵呵，咱们刚说到哪里了？哦，对。这个滇王生前酷爱狩猎，死后依然对大孤岛恋恋不忘，再加上抚仙湖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坊间就传说，滇王死后并没有埋入皇陵，而是葬在了抚仙湖中。他那一十八骑游骑兵连人带马一并殉葬。我们刚才见到的湖底异像，据说就是滇王的鬼魂带着游骑兵在水下狩猎。”

“这种现象在抚仙湖地区是不是非常普遍？”

“这可不好说，我当年住在岛上的时候，倒是遇上过几次。后来上了岸，就不太关心湖上的事了。”

胖子一点儿也不关心什么鬼不鬼的话题，他一听说古滇王是埋在抚仙湖底下的，精神大作：“我说什么来着，湖底下果然有名堂不是。老胡啊，这回可不是我乱想，货真价实的滇王墓有没有？”

“是是是，滇王墓是你的，全世界的墓都是你的。”

一见胖子打了鸡血的劲头我就招架不住。这两年也不知撞了什么邪，当初咱们满中国跑，为的就是寻一处肥墓，现在洗手不干了，什么大幕皇陵都自个往我们门上撞。古话怎么说来着，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点儿也没错！

好在我们这趟来，跟滇王墓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深吸了一口气，心中琢磨着要怎么向白眼翁打听圆形虫的事情。上一次我们将虫子拿出来，他二话不说就给吞了，随即像发了疯一样胡言乱语，最后一睡不醒。眼下我们在船上，他是要再次精神失常跑去跳湖，那麻烦可就闹大了。我正寻思着要怎么开口，白眼翁一拍脑袋，然后一脸迷茫地问我：“哎，我怎么不记得你们来找我，是做什么的？”

“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这个，我只记得在坟场里遇见了你们，哦，对对对，这位小兄弟，在江城就认识了。哎，然后呢，然后……”

我怕白眼翁再次失常，只好先伸手将他牢牢地抓住：“那个，白大爷啊！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一点一点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我就不说了，您可千万别激动。”

他点点头：“我一把年纪了，什么风浪没见过，能怎么激动。”

我心说你在吊脚楼里头那可不是一点儿半点的动静，差点没把我的手给吞下去。

“你磨磨叽叽的干啥！”胖子一把推开我，对白眼翁说，“你在家把一只虫子给吞了，我们估计那是苗地的毒蛊。有印象了吗？”

白眼翁哦了一声，又嗯了一声，他甩开我的手，在甲板上踱来踱去。转得我头都晕了，还是一棒打不出个闷屁。我眼看着他走来走去一句话不说，生怕老头子又犯病了。急忙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不料，老头忽然仰天大笑了三声，最后一脸幸喜：“天意都是天意。哈哈，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哈哈，他还是来了，我就知道这是老天可怜我，要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来得好，来得好啊！”

我见他越说越兴奋，急忙让四眼倒了一杯水过来。“我不喝不喝，没事，没事。老头子我就是高兴。”

我心说这水没打算给你喝，待会儿你要再敢晕，我泼你！

好在白眼翁比较给面子，这次没有再胡言乱语，也没有昏厥倒地。他笑了一会儿，又转而抽泣，最后拉住我的手说：“孩子啊，这可是一段血泪史，你真要听？”

我说屁话，老子大老远来一趟云南，为的就是弄清楚这枚能控制人心的圆形虫是何来历，它就被八国联军抢过我也要听啊！白眼翁见我心意已决，索性席地而坐，从我手中抢过了水杯，自己先灌了那么一口：“也罢，离上岸还有一段时间。这件事憋在我心头几十年了，再找两个人聊聊，只怕日后归了黄泉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来来来，你们几个后生都围过来，我给你们讲讲疯狗村的故事。”

白眼翁言语至此，神色陡然变了，浑身散发着一股叫人不可抗拒的威严。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他身边，耐心地听他讲起了往事。

“我们疯狗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捕鱼，抚仙湖是块天赐的好地方，每到夏末秋初的时候，满湖的鱼虾任你捞，又肥又嫩。搁到外边的集市上，只要标上‘抚仙湖’三个字，收货的老板绝不二价。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疯狗村上下对抚仙湖都充满了敬畏，将它视作母亲一般。每年重大节庆都要祭拜，更别提一年一度的湖神节。抚仙湖里供的湖神就是先前说到的那位古滇王。至于为什么要供奉他，说法有很多，多半是脱不了滇王身份尊贵，对疯狗村又有封地赐名之恩。我本是村里的神巫，现在的人一提到神巫多半以为是多威风、多神气的事情，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被选作神巫的人一不能结婚生子，二不能与外人亲近，只得终日躲在家中诵经养蛊，为村子祈福。村里的人看上去对你恭敬，其实暗地里对你充满了恐惧，甚至不愿意与你共饮一口井。这些都是次要的，最最要命的是养蛊。我们这个地方治病驱痛全靠蛊虫，稍有不慎就会遭蛊物反噬。我这对招子就是当年替村长家的儿子驱病时废掉的。你们试过眼球被毒虫啃出来的滋味吗？哈哈，老夫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夜里边还时常吓得惊醒过来。”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当神巫，难道不能换个人？”

“换？换谁，谁家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心头肉割了给大伙做福利。但凡被选来做神巫的，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打小由师父带大，吃的是村里的百家饭。那个年月，有饭吃就要谢天谢地了，至于日后做什么，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主的。”

白眼翁感叹完身世继续向我们讲述往事，他说疯狗村的日子虽然清苦了一点儿，但赖活顶过好死，他这神巫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一直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场祭湖神大会，所有的平静都被一个不请自来的外乡人打破了。

“我到今天都记得，那是农历十月二十二，杀羊猎猪放狗祭神的大日子。我们村里祭的神仙不同于外边的什么玉皇大帝、观音老母，我们拜的是抚仙湖里头的湖神，那位传说中带着一十八骑下葬的古滇王。每逢祭湖大典前夕，大小孤岛必定要封山封水，湖里的鱼、虾半只都捞不得，至于外人那更是断断不可入岛的。按照祭祀的惯例，神队要将供奉在宗堂里头的信物从大孤岛送到小孤岛上头的祠堂里，次日再由神巫独自将信物送回村中。这一路上，所有的村民都要沿街喝彩，为神队献茶送米。神队有一个打头的米袋师父专门负责将贡品收集起来，还有两个敲锣打鼓的伙计帮着扛抬米袋，一个扮作仙女的黄花闺女要一路上载歌载舞咏诵湖神的丰功伟绩，而神巫则披红挂绿跟在队伍后边，将沿途的污秽霉运扫除。”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白眼翁的描述，我陡然想起来农村里那些类似跳大神的迷信活动。不过一看人家那副严肃的神情，这话我也不能直说，只好偷偷藏在肚子里。白眼翁并不知道我心中的小嘀咕。他揉了揉腰继续说：“神队一路从大孤岛出发，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的，一直到我们过桥的时候，情况突然有了转变。平日里想从大孤岛上小孤岛上办事，必须乘坐渡船。只有在祭神的日子，两岛之间的吊桥才能使用，因为大孤岛这边的桥身上刻的是鱼头，小孤岛那头的桥身上刻的是鱼尾，所以这座桥又被叫做年年有鱼。除了讨个吉利之外，大概是因为这吊桥每年只有祭祀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次。至于这其中的缘由现在的人也说不清楚，总归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些规矩罢了。负责看管吊桥的人，是我们本村的一个老鳏夫。老头无儿无女，一辈子没讨上媳妇，村长看他可怜，就给他派了这么个活。平日里撑船当渡夫，顺便给吊桥做些保养，到了祭祀的时候，他就要提前将吊桥放下来，等神队过去之后再再将桥拉上去，避免有不相干的人通过。”

四眼听了一半，打断道：“听您说了这么多，那个小孤岛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上面没有住人吗？”

“哦，怪我怪我，事先没交代清楚。我们疯狗村的人只住在大孤岛上，那个小孤岛是荒废的，上头寸草不生，尽是一些悬崖峭壁石窟窿。你说怪不怪，两座岛之间的距离明明差了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可岛上却是天壤之别。最奇怪的就是一个荒岛上居然供奉了一座无名无主的祠堂。”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奇怪的自然地貌，不禁对即将出现的大小孤岛充满了期待。如果能够顺利将杨二皮的事情了结了，势必要去小孤岛上瞧个清楚。

白眼翁又说：“那天到了桥头上，却不见老鰲夫的人影，他守的那片渡口本就荒凉，除了偶尔有人去小孤岛上拜祠堂之外，平日里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当时我们神队里的仙女是一个外来的女教师，叫杨柳。这种本族的活动原先是不允许外人参加的，但她人长得美，又跟村长的儿子有婚约，这事也就由得她了。杨柳是个外乡人，对祭祀本身充满了好奇，她一看吊桥没有放下来，第一个冲进了船夫的小屋，没想到那小屋早就空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那年才二十出头，刚从师父手里接了神巫的棒子，第一次负责祭祀活动。我一看出了这样的意外，当时就傻了眼，好在领头的米袋师父是个老把式。他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将渡口附近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船夫的影子。米袋师父说这老鰲夫是个酒葫芦，有可能是馋酒跑到岸上去了，一时大意未来得及赶回来。我们都说有道理，现在想一想，村子里一年一度的头等大事，就是拿了他的脑袋他也不敢耽误，怎么可能会因为喝酒就擅自离开了工作岗位。”

“因为担心错过了选定的时辰，对于渡船船夫的失踪我们并没有深究。几个男人凑到一块儿商量着把吊桥放下来，赶紧上小孤岛去。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我们在这头放桥容易，过去之后要如何及时再把桥收上去呢？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杨柳是个急性子，她大咧咧地说‘放就放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回来的时候还省了一事。我立刻驳回了她的提议。吊桥一年只得通行一次，这是祭神的死规矩，万一出了差池谁都担当不起。米袋师父也同意我的意思，最后我们五个人决定用渡船划向对岸，虽然耽误那么一点儿时间，但只要上了岛之后加快脚程，还是能够在天黑前赶到祠堂的。”

就这样白眼翁一行人借用了老鰲夫的渡船划到了小孤岛。因为走水路的关系，到底是延误了时辰，等到他们赶到孤岛深处的祠堂时，太阳已经下了山。白眼翁深知不妙，他师父曾经交代过，大孤岛的祠堂里所供奉的是从抚仙湖底请出来的定海珠。此物若是遇了阴月的精华，会引怪聚鬼招来一些不祥之物。领头的米袋师父与神巫合作了多年，他也深知其中厉害。队伍行至祠堂门口的时候，米袋师父忽然停住了脚步，白眼翁只当他是累了，不料米袋师父面色死白、满头大汗地对他说：“我的脚动不了了。”

白眼翁走上前要扶他，却见米袋师父忽然将肩头的米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众人一见散落在地上的大米顿时吓白了脸，只见白日里村民们

供奉的白米香茶不知何时全都霉变发黑透出了一股子死气。

“都进祠堂！天亮之前一个都不许出来！”

米袋师父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打了个激灵。二话不说纷纷夺门而入冲进了山凹间的孤岛祠堂。白眼翁却不肯退，他是新任的神巫，又是第一次挑大梁，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是说什么也不能退的。事已至此，白眼翁狠下心来，掏出了傩鼓。在苗人的世界观里，鼓与蛊同音并非巧合，而是药师驱蛊下蛊往往少不得要用鼓音来助阵。而疯狗村的神巫更是有通过傩鼓放蛊的本事。

我个人对毒蛊的神奇之处有过些许接触，但是听白眼翁这么面对面的讲，整个脊梁背上都微微地透出一股不可名状的寒气。白眼翁讲到他要放蛊救人的片段时神色明显高昂了起来，像是又回到了壮年时期。

“不过我那时候刚入行不久，对于蛊物的认识不够深刻。一开始，我只是打算破了那一袋米中的邪气，不料我越是击鼓唱傩，那米粒越是发黑，最后散发出一股类似于尸体的腐臭味。米袋师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撕开了自己的裤腿，指着枯萎发黑的小腿说这是有高手在幕后下蛊，对方的目的必定是定海珠。他要我带着珠子躲进祠堂，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许出来。我年轻气盛不愿意丢下他自己逃命，硬是要留下来拼一拼。哪想我话还没说完，忽然心头一抽，疼得好像有人在拿锥子刺我的骨头一样。米袋师父大喝了一声，从怀中掏出一把新米恶狠狠地砸了我满头。我浑身一抖随即摔倒在地，心知这是最后的机会只好一狠心丢下米袋师父自己扑进了祠堂里头……哎，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心，我的心……”

我见白眼翁说到伤感处呼吸变得不甚顺畅，生怕老头子一口气背过去，急忙给他递水送茶，和声安慰：“您别难过，米袋师父虽然牺牲了，但他的付出不是没有回报的。他用宝贵的生命换取了众人的平安，他这种精神是一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值得写进教科书里的典范。”

白眼翁淡淡地说：“谁告诉你他死了。死了倒干净，米袋师父他，他最后生不如死！”

“这，这怎么弄的，还有比死了更难受的？”

胖子一脸迷惑。

我拍了他一下，让他不要追问，怕白眼翁回忆起那些伤感的画面，回头再受不了刺激昏厥过去。

“你拍我干什么？老白同志他铮铮铁骨。渣滓洞、白公馆，什么酷刑

辣吏没见识过？你瞧你那一脸娘们儿样，瞎担心个什么劲儿。对不对老白？”

他说着用肩膀顶了白眼翁一下。

老头哼了一声，说他没大没小。随即又对我们讲道：“我连滚带爬进了祠堂，杨柳和另外两个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躲在牌位桌下不敢动弹。屋子外头狂风大作，我虽然担心米袋师父，却也不得不先将手头的正事做了。我按照祭神的仪式，将装有定海珠的匣子供上了牌位桌，又将那三个魂不附体的可怜人聚到了一处，再三叮嘱他们，待会儿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断不可开门。杨柳心直口快，她问我要是开了门会怎么样，没想到敲锣的那个壮汉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打在她的脸上。我一拳将他放倒，回头去看杨柳，那姑娘冷不丁地被人扇了一耳光，顿时就破了相。她嘴角渗出了一丝鲜血，眼眶里头泪花直转，哭着喊着要走。我一把拉住她，不料她反过来狠狠地挠了我一把，女人啊都是老虎，发起疯来，不是叫就是抓。我脸上叫她划出一道又长又粗的口子，却死活不敢撒手。我对她说这个驴犊子不懂事，等回了村里叫族长用家法收拾。可她偏不听，拉长了嗓门儿说现在就要走再也不要留在这个鬼岛上受罪。我没办法，只好招呼另一个人上来帮忙，用绳子将她和壮汉都绑了。屋外不停地有东西撞门，时而又好像能听见米袋师父在喊门。那一夜似真似幻，到最后我几乎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只好将四个人同时用绳子拴在祠堂的顶梁柱上。熬到后半夜的时候，整个人都要疯了，恨不得杀出去，与那个看不见的魔鬼拼个你死我活。”

“哎哟，老白。你这形容也太虚幻了，那屋子外面到底是什么？妖怪？神仙？你到最后也没弄清楚？”

“我当然清楚，那是有人在作法！”

白眼翁长叹了一口气，“怪我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每天混吃等死，不肯听师父的劝告。哎……”

“那后来呢？你们是如何从那个神秘高手的陷阱中逃脱出来的？”

“我先前不是说过，有一个不该出现的外乡人被卷入了此事。”

“不是杨柳？”

“管她屁事，那个时候她早就吓晕过去了，哪还有力气救大伙于水火。”

白眼翁咳嗽了一声，“本来我已经绝望，准备杀出去一决生死，却见黑夜中忽然有一阵亮光闪过，透着祠堂的门缝直射进来。我心说莫非是

湖神大人下凡来搭救？只见那道光越来越强烈，紧接着就听见祠堂的大门嘎吱一声，被人从外边缓缓推开了。我心头一紧，急忙松了绳子抄起了柴刀，不想门外站的却是一个青衫白发的老者。那个老头鹤发童颜、气宇轩昂，站在那里还未说话，已经散发出一股迫人的王者之气。他一手搀住了几乎不成人形的米袋师父，一手握着一道金符。我见这是有高人搭救，急忙上前道谢。那位老者自称姓张，是位道人。他云游山水路过抚仙湖，瞧见岛上有秽光，这才租了一条小艇上岛来查看，不料却正好救下了我们。他与我一同为米袋师父查看伤口，一看才发现，米袋师父四肢尽毁，也不知道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手脚都枯萎干缩，如同被烈火焚烧过一样。人，早就疼得失去了知觉。张大仙说这是极其毒辣的苗蛊，必须及时找药师放蛊解毒。我见他对苗人蛊物知之甚详，也不敢多做隐瞒，就告诉他，我便是本地的神巫，只是我所学有限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医治，要是能抬回村子去找我师父那就好办多了。张大仙当机立断要我跟他去村子里求医。一方面，我实在很想救米袋师父；另一方面，我又不能将定海珠留在祠堂里一走了之。一时间进退维谷，恨不得变出两个自己来。”

白眼翁不愧是江城说书人的典范，这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越听越是精彩。我几乎要忘记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苦痛，一心巴望着他能继续讲下去。这时船身忽然猛地一震，我惊了一下，以为又有湖怪作祟，一抬头却见漆黑如铁的大孤岛赫然出现在眼前。

我们靠岸了。

第二十三章 登岛

不知不觉船已经靠了岸，我招呼大家抛船锚、拴绳索，很快就将独角龙舟固定在了大孤岛沿岸的码头上。白眼翁似乎许久未曾回到故乡，他神色激动，两手微微发抖。翡翠一直陪在他身边，不断地用头去蹭主人，似乎想要安抚他的情绪。我和胖子他们商量一下，决定不带杨二皮下船，一来他身体不便，二来船上总是要留一个人做看守的。我让四眼先陪着白眼翁上码头上转一转，随后跟胖子两人下到了船舱里头。杨二皮遭人暗算被下了毒蛊，眼下只剩下半口气吊着。他倚靠在船舱一角，半睡半醒地询问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已经到大孤岛了，一会儿把那三口该死的箱子抬上去，送到指定地点，这事就算结了。杨二皮很是激动，连续咳嗽了好久，又吐了一口浓血，这才开口说话：“各位的大恩大德，我杨某有机会一定报，咳咳咳，咳咳咳。刚才与我同舱的老人，他，他是何人？”

“怎么，白大爷跟你说过些什么？”

我没想到白眼翁醒得这么早，居然在风暴前就已经跟杨二皮搭过话。

“他，他是个高人，他说我身上的蛊，蛊是抚仙湖底下的青鱼所致，咳咳咳，他说一切都是缘分。我，我听不懂这话，你们能明白吗？”

“他原本就是这大孤岛上的人，识得蛊物没什么好奇怪的。待会儿我给你问问，他这话的意思。你现在还有力气吗？我们一会儿下去送货，船交给你方便吗？”

“方便，方便，咳咳咳，我要不是这把骨头要散，非得跟你们一块儿去才行。我，我……”

我看他又要讲那些煽情的段子，连忙打住他。说时间不多了，得抓紧行事。杨二皮连连点头，挥手叫我们快去。并告诉我们船板旁边挂了一辆平板小拉车，可以用以运送货箱。谢天谢地，好在他早预备了一手，还知道给我们留辆小车，否则那么三大箱子的东西，单凭我们几个人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给它运到山里头去。小推车虽不是什么先进的运输工具，可眼下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破岛上，实在是聊胜于无。我们放下了船头的登陆板，从救生艇的位置上将平板车拉了上来，再将货箱用船上的滑轮和绳索放了下去。这一来一去又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此时远处的山头已经露出了微微的霞光。四眼一看手表说：“坏了，还剩二十来分钟。咱们要抓紧。”

我说这哪是抓紧的问题，这是赶命，单子呢，杨二皮不是把交货的地方标出来了吗？四眼掏出另一张送货单，上面赫然写着“疯狗村宗堂”五个大字。

“没，没了？”胖子一跺脚，叫骂道，“这不是拿我们几个当蚰蚰耍嘛，狗日的村子早就没了，去他娘的宗祠，我送它祖宗十八代！”

我一下子傻了眼，没想到在这最后的节骨眼儿闹了这么一出要命的笑话。疯狗村早就在三十年前消失了，眼下到哪里去给他找宗祠。白眼翁带着翡翠在岸边遛弯儿，他听见我们在一边唉声叹气就上来询问。我看眼下时间所剩无几，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将实情转告于他。不料白眼翁一听这话，面色陡然一变。他叫我扶他去货箱旁边，我不知老人出于何意，但还是照做了。白眼翁颤颤巍巍地走到货箱边上，一手扶住膝盖上，一手耷拉在裹箱的油布上。他摸索了一会儿，就问我这箱子是什么样的。我说：“先前拆过一次，不知道跟其他的是不是一个模样，我记得是口刷着黑漆的木箱，用料挺结实，箱口是用钢钉封住的，再详细一点儿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白眼翁急切地问：“有没有鱼，有没有青鱼？”

有，有，蜡做的封口鱼……”

“这就是了，就是了。”

白眼翁的喉头上下滚动了一阵。他一把拽住我，颇为激动，“快走，跟着我走。抓住他了，我们要抓住他。”

我被白眼翁疯癫的话语弄得摸不着头脑，胖子跟秦四眼也是一头雾水，大家大眼瞪小眼，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没时间了，推车！跟我走，路上再解释。”

白眼翁一跺脚，比画了一个“走”的手势。翡翠立刻咬住了小车的把手作势要走。我明白这其中必定有惊天的秘密，就先忍住了疑惑，与胖子、四眼一块儿推起小车，跟在白眼翁后边朝山里走。

胖子嘟囔道：“我说老白你又看不见，一个人跑在前头，万一带错路怎么办？”

白眼翁似乎并没有听见他说话，仍是大步流星地朝前迈步。“我怎么觉着这事不太靠谱啊？”

胖子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咱们跟着一个有精神病史的糟老头这么漫山遍野地瞎溜达，这要是有个闪失，杨二皮可就要翘辫子了。”

“不跟着他走还能怎么办，我们连疯狗村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就纳了闷儿，你们倒是说说，哪个不开眼的浑蛋会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折腾人。啊，村子都没有了，还往宗祠里送货，这不是有鬼嘛！”

四眼接腔道：“可我看白大爷的样子，像是胸有成竹。他是不是知道些隐情，还有刚才那个故事分明才讲到一半，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疯狗村是怎么消失的。”

“对啊，”被四眼这一接，我才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白眼翁跟我们聊了一路，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夜神队的遭遇，根本没有谈到关于疯狗村的话题。这老不正经的，差点被他忽悠过去。我将小车交给了四眼，追上前去，酝酿了一下感情，然后问白眼翁：“方才在船上还没聊完，不知道你与那位张大仙后来可曾想出一个两全的主意？”

白眼翁到底上了年纪，走得快了难免有些喘息。我伸手要扶他，不料他却反手将我挡住：“不碍事，我们不要停，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我知道是他回来了，这次绝不会叫他得逞。”

“谁要回来了？难道疯狗村里还有其他生还者？”

“你真想知道？”

“这不是废话嘛，我们这一路都被蒙在鼓里，您既没有告诉我圆形虫的来龙去脉，更没有交代疯狗村里发生的异事，光想着自己那点往事了。”

“不是我不说，而是，我怕我说了，你们反而不信。”

“这年头的怪事还不够多吗，既然您知道我是做什么行当的，那这天下还有什么怪事奇事是我不敢相信的？”

白眼翁沉吟了一会儿，伸出手来，我急忙上前扶住。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当时一犹豫，就将剩下的三人留在祠堂里头，命他们将大门反锁，天亮之后再寻渡船回村。然后与张大仙一块儿抬起半死不活的米袋师父，登上了他租来的小艇朝着大孤岛赶去。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嘈杂哄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湖面，我们尚未登岛，村子里就亮起了火把。我先前说过，祭湖神的这段时间内，是不允许外来人出现在抚仙湖地区的，所以这艘外边的快艇一出现在码头附近，立刻引来了村里的民兵警卫队。那时节像翡翠这种个头的猛犬，我们满村都是，家家户户有一只到一只以上。警卫队里配得狗更是百里挑一的烈性子，厉害的一口就能吃掉半只牛头。我怕他们放狗伤人，只好将船停在湖面上，然后朝警卫队喊话。对方开始怎么也不相信来的是新任神巫，谁都知道今天疯狗村的大日子，神巫早早地带着供奉之物去了小孤岛，得到明几个才

能回来。我急得只差当场将那个带队的民防队员揪出来暴打一顿。等到最后终于弄清楚我的身份之后，天都快亮了。”

大伙慌慌张张地将米袋师父抬进了神巫的宅邸。白眼翁的师父叫嘎苗，是个地地道道的苗家人，当年与苗寨大土司政见不合逃难到了疯狗村。嘎苗老人一见徒弟这个时辰回来深知大事不妙，他招呼村人将米袋师父抬进了屋，然后把白眼翁单独召到了一处僻静地方询问事情的始末。

嘎苗老人对白眼翁说祭神一事关系到整个村子的繁荣兴盛，处理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他命白眼翁立即回小孤岛，将定海珠与神队里的其他人带回来。为防不测，又派了一队民防兵与巨犬配合他同去。白眼翁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奔波于两岛之间，等他们一船人终于赶回小孤岛上的祠堂时，却发现祠堂的门洞大敞，牌位碎了满地，屋子里头空无一人，更别提定海珠了。白眼翁一走进空荡荡的祠堂，整个人几乎要昏厥过去，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才四五个钟头的时间，一切居然都变得面目全非。

“我晓得这次闯了大祸就叫民兵队长将我捆了，亲自去找族长请罪。回到村子以后，大家伙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年纪长一点儿的就叫我是丧门星，更有人提出要拿我去祭湖泄愤。总之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变了。”

说到此处白眼翁忽然停住了脚步，我和胖子他们听得正入神，不知他为何要停下来。白眼翁抽了抽鼻头问我说：“你看见前头的山坡没有？”

我眺望了一下远处，的确是有个陡坡在离我们百十来米的山林尽头。

“疯狗村的遗址就在那里，咱们这条路快到头了。待会儿你见了，见了村子莫要奇怪，我没有骗你。”

我心说不过就是一个荒村遗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怎么还扯到骗不骗上去了。他说到了地方，我们自然明白，我也不方便多问，显得自己没有深度。四眼是尊老爱幼的典范，他见白眼翁走了这么久的路，让他坐到板车上休息一会儿。老头死活不肯，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照顾。

此时，清晨的第一缕光线已经越过了山头，我招呼大家加把劲，务必要在日出前将东西送到。白眼翁说的山头看起来很高，但爬起来并不费力。很快我们就爬到了峰顶，一到那地方，我直接傻了眼，乖乖，这哪里是山峰，分明是一个活火山口，一汪碧蓝的湖水如同天上的明镜赫

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这里是疯狗村？您没带错地方吧？这怎么看都是一湖死水啊！”胖子丢下手中的推车，趴到湖边上，将手伸进了水中，“哎哟，还挺凉的。老白你可不能坑我们，村子在哪儿？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

我将平板车停在湖边上，望着碧幽幽的湖水发愁，敢情老头子确实疯魔了，拿我们几个小的穷开心。这时太阳已经爬上了山头，我急得满头大汗，难道杨二皮他就要因为我们几个客死他乡？我正要找白眼翁讨个说法。就看见胖子大喊一声“小心”我急忙回过头去，只见翡翠忽然一反常态，如脱笼的猛虎朝我扑了上来。我来不及闪避，被它猛地一撞，整个人朝后仰去，直接落入了深不见底的碧湖之中，落水时还隐约听见了胖子和四眼的惨叫声。

第二十四章 疯狗村遗址

我一落水，口鼻之间就被呛得发酸。我挣扎着想要游上去，却看见头顶上有一道黑影闪过，一个巨大的物体紧跟着我跳落水中。我划动手臂，逐渐适应了水下环境，还未来得及游出水面，就发现刚刚落水的不是别物，居然是翡翠。它将我撞落碧湖之后，不知为何也跟着跳了下来。翡翠在水下的行动迅猛无比，想来疯狗村既然是一座湖岛，那这里的狗儿会水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它潜入水中蹿到了我身边，不停地对着我刨动前爪，像是在招呼我跟它一起走。我这一口气憋了半天，如果不再上去换气，随时可能溺毙，但是翡翠并不肯就此放过我。这狗东西相当执拗，见我不愿意跟它走，反倒一口衔了上来，拽起我的衣领直往水底游去。我心说难道它这是打算跟我一块儿死在湖底？这要是个姑娘找我殉情也就罢了，你说你一只狗，这个关键时刻，怎么想出拉我垫背呢？我被它叼着了衣领，水下阻力甚大，我挥动手脚要甩开它的牵制，力道全被水流化去，最后因为缺氧的关系，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等到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恍惚中听见有马蹄鏗鏗的行进声，接着又似乎看见无数青色的小鱼连成一体在我四周游来游去。我浑身像被车轱辘碾过一样，又疼又酸。我“哎哟”了一声，张开眼睛，看见的却是一片黑暗。那一刻，我差点被吓得再次晕过去，他妈的，怎么下了一趟水，眼睛就看不见了？不过很快我就镇定下来，并且确定自己并不是瞎了，而是四周太黑，我又是刚睁开眼睛，难怪什么都看不见。我瞪大了眼睛，很快习惯了四周的昏暗，我伸出手去，刚到胸前就被一面又平又光的墙面挡了回来。我心中一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只知道自己此刻是平躺着。我顺势又朝其他地方摸去，出路全被封死，连坐起来的空间都没有。我慢慢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一处狭小的物体内部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空气并不混浊，有新鲜的空气在流动，这次稍微安心，随后就开动脑筋调查自己的处境。我试着喊了几声，都不敢太大，在这么一个近似于全封闭的空间内，吼得太大，只会伤了自己的耳朵。果然我连喊了几声胖子，声音都是嗡嗡的，被结实的墙面反射了回来。我握拳于胸，使劲地朝上敲打，不见半点动静。我将能试的招式都使了一遍，最后确定，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我是很难从这个密闭的箱形物体中逃出去的。我闭上眼睛命令自己冷静，而后开始思考这里是什么地方。

首先，我是被翡翠拖下水，最后失去知觉的。我自己并不知道期间

间隔了多久，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那么然后呢？翡翠拖我下水，明显是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我似乎也听见其他人落水的声音。当时在湖边只有我们和白眼翁而已，他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什么要陷害我们？如果他真的要加害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有大把机会，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了岛，找这么一座奇怪的湖来下手？他一路上讲的故事，真实性有多少？他口中一直念叨的那个人又是谁？

我越想越是烦躁，这破地方又小又暗，简直就是个棺材！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急忙探手沿着墙壁的缝隙去摸索，果真在靠近头部的地方摸到一处弧形缺口。我心中又悲又喜：他娘的，老子被人钉进棺材里了。那道弧线是封棺钉敲进去的痕迹。

也许是出于本能的恐惧，我虽然弄清楚了自己的所在，心情却更加沉重，忍不住再次拍打棺材盖。他妈的，老子不至于是被人当淹死鬼给埋了吧，那他娘的，我是晕了多久，心脏呼吸全停了？我心中默默流泪，也不知道Shirley杨是不是参加了我的葬礼，王凯旋同志是不是遵守了男人之间的约定，将我埋葬在开满小花的山冈。

我脑袋一下子涌进了许多面孔，熟悉的不熟悉，还有一些我几乎要忘记的人。眼下再懊恼也不是办法。想想自己开过那么多棺木，到头来反倒被困其中，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被葬了，还是停棺内堂。不过听外头这么安静，似乎并不是在葬礼现场。我艰难地摸了摸衣兜，发现匕首已经不在。我身上穿的还是落水时的衣服，一摸到湿漉漉的衣服，我顿时大骂自己昏了头。这衣服分明还是潮湿的，说明我落水之后并没有过去多长时间，更不会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我当做尸体入棺下葬。可既然如此，我又身在何处，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正想着，外头忽然传来了微弱的敲击声。我静下心来，将耳朵贴在棺材板上听了一会儿，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那声音很低，虽然小却充满了力量，像是隔着很多层东西传过来的。我分辨了许久，确定那是胖子的声音，不禁也跟着大叫起来：“我在这里，胖子是不是你！”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反射共振的，我两只耳朵被自己的声音吵得几乎聋掉。不过总算是与外界取得了一点儿联系。

我喊完之后耐心地等待回复。果真，很快就听见胖子的声音传来：“去他妈的，老胡，我们是不是牺牲了，怎么进了棺材？”

我扑哧一笑，原来这小子跟我一样，被人钉进来了，估计两口棺材隔得还不算远。我用手捂住耳朵，运足了气对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

们还不能见到马克思呢！这棺材是假的，我们得想办法出去。”

“我禽，老白真不是东西，我是被他推下水的。四眼也是，哎？四眼呢，四眼！你在不在？老胡，秦四眼在不在你那边？”

“我这是单人间啊，没看见四眼的影子。估计他也在哪个棺材里睡着呢！胖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老胡，你脑袋进水了吧？现在是什么处境，你就是有十万个问题，也等咱们先逃出去再说不是？”

“不行啊，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挺应景的。”

“那你说吧！”

“嗯，你在棺材里挤不挤，能平躺吗？”

“还行。就是肚子有点顶。哎，你扯这个干吗？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问吗？”

“我已经问完了。”

“……胡八一，你他妈的，等老子出去弄死你丫的！”

因为这么一闹，气氛明显缓和了许多，得知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心情顿时舒展开了。我正琢磨着要怎么从这个破棺材里出去，就听见头顶上方出来了“咯吱咯吱”的噪音，随即一道光线透过棺材间的缝隙透了进来。我知道这是有人在外头开棺，不禁有些紧张。以往开棺发财这种体力活都是我来做，别人躺在棺材里头等着我检阅就行了。现在我自己躺在里头，被人家从外边撬进来，那感觉还真别说，是挺郁闷的。难怪各个都要诈尸，要是有人不请自来，二话不说一榔头撬了你家大门，然后把值钱的东西一骨碌卷走，你说你跳不跳。

我正在反思自己以往的行为，棺材盖已经被人从外边给挪开了。一盏亮得有些过分的灯高高挂在我脑门上，晃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在黑暗的环境里待久了，猛得一见光，很容易刺伤眼睛，我刚才光顾着作自我批评一下子忘了这茬儿，眼睛别提多难受了。

等我好不容易能看清楚眼前的人是谁时，差点给他一老拳：白眼翁！老头子还有闲情换了一身衣裳。他似笑非笑地向我伸出手，我一巴掌给拍开了，两腿一跨飞快地从棺材里头跳了出来。这才发现我们是在一处溶洞中，旁边的地上还停着两口一模一样的黑木棺材。用膝盖想也知道，胖子和四眼就在里头。我懒得跟白老头说废话，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撬棍，开始松棺材上的钉子。老头在一边举着灯说：“听这麻利劲，你倒真是熟练工。”

我叫白老头气得无话可说，只好安慰棺材里的胖子，对他说兄弟这就来救他。胖子听见我在外边倒也没有先前那么担心了，问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说这鬼地方我也不认识，待会儿他出来了，咱们得好好审一审白老头。

胖子一出来，先是狠狠地骂了一通娘，而后将身上湿漉漉的衣服甩了下来。他四下看了一眼，瞧见白眼翁就在边上，顿时不淡定。“我禽，死老头子，你他娘的吃了豹子胆，居然还敢出现。别以为无产阶级的铁拳是吃素的，我早就看你这个老神棍不顺眼了。”

他说完就要冲上去打。

白眼翁不躲不避反而仰长了脖子等着他打。虽然心头有火，可眼下我们的处境还未明朗，白眼翁又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动手容易，想解决问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架住胖子，转头问白眼翁：“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关我们？”

“这里就是疯狗村的祠堂。”

他这话一出，反倒轮到我和胖子傻眼，这里是祠堂？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个溶洞的确有人类活动过的痕迹，黝黑的墙壁上凿有洞壑，里头还留有蜡油燃烧过的痕迹。

白老头又说：“至于为什么要将你们锁进棺木，呵呵呵，是不是先把戴眼镜的小兄弟放出来再说？”

我这才想起四眼还在棺材里，急忙抡起撬棍去起钉子。打开来一看，秦四眼脸色惨白，人早就晕过去了。胖子跟我合力将他抬了出来。

“你说你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老做这样的缺德事，为老不尊。”

我一边数落白老头，一边给四眼掐人中。他咳嗽了半天，最后吐了一摊水总算是醒过来了。

白眼翁说：“我这么做，实乃无奈之举。如果不用这三口棺材，你们一个都进不来。”

“什么破地方啊，就进不来。你自己怎么没进棺材？他妈的，差点没吓死。你倒是提前招呼一声。”

胖子骂骂咧咧地白了他一眼，然后将秦四眼扶了起来。

白眼翁歉声道：“看来不将当年的事情讲清楚，你们是不会明白的。”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说我们不给你坦白的机会，等交代完，看

表现再收拾你！”

胖子朝他挥了挥拳头。

我说人家是个盲人，你挥拳头没什么威胁。四眼早就懵了，他被我们扶起来之后像失了魂一样，绕着黑长的洞穴走了好几圈。我当他在水下脑缺氧，已经傻了。不料他忽然开口问：“咱们是不是在水下？”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我一开始都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我见白眼翁两眼一眯这才明白：疯狗村的祠堂居然在碧湖水底！

蒋书记曾经提到过疯狗村失踪的怪事，他说那是因为村子里的人捞到了湖中的僵尸，处理不当最后才会引火烧身。但是，从白眼翁的描述来看，疯狗村里的人对抚仙湖充满了感情，对湖底下埋有滇王墓之事也是多半抱着敬畏之心。甚至将古滇王奉为他们的湖神，遭天谴一说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此刻听闻我们正身处湖底，而这里居然就是疯狗村，我心中一冽：难道，三十年前发生过什么大的地质灾害，所以才导致整个疯狗村沉进了湖底？可如果当真如此，为什么这个祠堂能保持干燥，祠堂内部还保有空气供我们呼吸？

白眼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走到棺木面前，探出干枯的手指，轻轻地抚摸起来：“看来，不将全部故事告诉你们，是不行了。”

我们三个人，被他当猴子耍了一圈，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我看他到现在还有闲情在一边装腔作势假抒情，恨不得一板砖拍死这老头。

“算我求您了，你赶紧说吧！这一路我都快给您憋出病来了。”

“你们这些个年轻人，一点儿耐心都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一点一点地讲。”

“你他妈的到底说不说？再不说哥几个可走了。您一人对着棺材板回忆吧！”

“好好好，我说，我说。哎，话说当日我为了救人，失了定海珠。这本是一桩大罪过，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胖子问他：“都什么年代了，你们村里还实行动用私刑？”

“那有什么，别说是三十年前，就算搁今天，滥用私刑的事也不算少。”

“这倒也是。那后来呢，您不好好活着呢吗？”

“这是后话。咱们得先从回到疯狗村的那天说起。我丢了珠子，便叫

同行的村人将我反绑送给村长处置。回去的路上我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一来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二来更为失踪的三个人担忧，根本没考虑过自己回到村子以后会遭到怎样的责罚。你们也知道，从小孤岛回疯狗村只能坐船，因为渡船的船工一并失踪的缘故，我们所乘的是村中自备的渔船。虽说是渔船，可个头倒也不小。我们一行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民防队员以及两条巨犬。因为丢了定海珠，一路上大伙都绷着个脸，不敢多话。船行至湖中央的时候，两条狗几乎同时冲向了船头，开始狂叫不止。先开始，我们只当是水里有大鱼巨虾，吸引了巨犬的主意，可没想一眨眼的工夫，其中一条狗居然发出一阵惨叫，片刻间就落入水中，剩下的一只狗也呜咽了一声，当场夹起尾巴钻进了船中。要知道，我们村里的狗向来以剽悍凶恶著称，像这样被吓得抱头鼠窜还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顿时觉得事情不对劲，水里头可能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民防队里有一个胆大的，他抄起船上的渔叉，背着土枪去查看情况。我喊了一嗓子，要拦他，却被其他几个人骂了回来。他们将我绑在船舱里头，只能隐约看见那人的背影，他先是将渔叉探到水里，试探了几下，随后又伸出头去看。其他几个人跟在他后头，有的出了船舱，有的还躲在门后张望。另外一条巨犬趴在我身边，用爪子盖住了自己的鼻头，不停地打战。我心里紧张得要死，不知道湖里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猛然间就看见那个趴在船头的人忽然浑身一抖，跟见了鬼似的大叫了一声，紧接着谁都没来得及反应，他就一头栽进了湖中。这下子，所有人都慌了，有几个直接吓得丢下了手中的武器，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嘴里不停地喊着湖神息怒。可随即落水的人就发出一声惨叫，我见他扑腾了几下，水面上很快就滚起来大片的血花。那些民防队员根本没有工夫去管同伴的死活，一个个都像见了阎王一样哭丧着脸。我见情况紧迫，已经威胁到村人的生命安全，也就不去管那么许多，奋力一挣，摆脱了绳索，捡起地上的猎枪，拉起搁置在船舱中的渔网冲上了甲板。我一出门，船身就猛烈地晃动起来，原本平静的湖水像沸腾了一样，不断地翻滚，巨大的浪头几乎要将天空遮蔽。”

我听白眼翁的形容一下子就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在抚仙湖中遇到的奇景。白眼翁讲到此处神色颇为得意，想来当时他必定神勇非常。果然，他又接着说起了事发的全过程。抚仙湖非一般的小湖浅泊，这风浪一起堪比江海，一艘普通的渔船被困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几乎就只有等死的份儿。那些民防队员大多是岛上居民，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孤岛，平日里不过就是打鱼晒网，这样的大风浪几乎是前所未见。白眼翁自恃胆识过人，他觉得与其莫名其妙地葬身湖底还不如拼一拼，于是就提着武器扑

到了船头，倒要看看抚仙湖中出了什么怪物。风雨飘摇间，只见七八只像人手一样的东西正在水中不断地推挤渔船。白眼翁心中大骇，生死关头，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两腿一沉努力稳住了身体，将渔网撒进水中，而后对着水中白色的人手不断射击。其实他心中也明白风急浪高，子弹打进水里之后威力大减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但那种时候，要是再不做些什么，他几乎就要发疯了。子弹很快就打尽了，这时水面上慢慢地涌出了大量的鲜血，开始的时候白眼翁还挺高兴，以为打中了一只，不料一个浪头上来，将一节黑漆麻乌的东西卷上了船头。大伙定睛一看，他妈居然是半截人体残肢，那半截身体被啃得体无完肤，骨头露了半边，有一些残肉挂在骨头边上，伤口又密又碎，一看就是被许多尖利的牙齿同时啃食过的。一哥们儿趴在白眼翁边上，直接就吐了。白眼翁上前查看尸体，发现正是先前掉下去的民防队员，尸体上还有几处明显的弹痕，很显然白眼翁方才放的那几枪全招呼了这个倒霉的自己人。

“湖神发怒了，我们都要死，全都要死了。”

那个刚刚吐过的哥们儿脸色铁青，嘴角还挂着白沫。白眼翁见他神志已经不清楚，也不愿多说什么，径直走到他跟前，一枪敲在脑壳上，将人砸晕了过去。

“去他妈的湖神，老子当了这么久神巫，还没见过他爷爷的蛋呢！现在是水猴子在闹事，想活命的统统给我打起劲头来！稳住船，上渔叉，把这群畜生给料理喽！”

群龙无首之际，白眼翁发出狠话，给濒临绝望的村人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大伙纷纷捡起了散落在渔船上的钢叉铁戟准备与湖中的恶兽搏斗。白眼翁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水面上的白猴子不过七八只而已，照理说应当无法撼动渔船，更卷不起这样的风浪，除非在水底下还藏有大批这样的生物。可抚仙湖之中素来盛产鱼虾河蟹，如此凶悍的水猴子如果真是长期居住在此地，那水产早该被它们啃绝了，怎么会留到今天，突然向渔船发难？

他一时间想不明白，索性不去管那么些琐事。如果眼下斗不赢这群水里的畜生，那整船人都要成为它们果腹的粮食。白眼翁赤膊上阵，领着众人不断地用渔叉向水中投掷，很快，他们的密集攻势就收到了效果。一只被困在网中的水猴子叫白眼翁插中腹部，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其他水猴子想来搭救，白眼翁看准了机会，将渔叉向上一扯，那只网中的猴子立刻被钢钩上的倒刺划拉地肠飞肚破，瞬间在水中解体。其他水猴子闻到了血腥味，也不管是不是同类，扑上去叼起残肢就啃。船上的人见此良机哪还敢等，上足了马力将渔船飞快地驶了出去。这一群

人死里逃生，拖着破损的渔船勉强驶入了疯狗村码头，这一边村里的人早就等急了，嘎苗老人与张大仙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米袋师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不过他的手脚已经枯化，嘎苗师父也是回天无力，只能眼看着多年的老伙计从此成为一个废人。张大仙见抚仙湖上空阴气盘踞，湖面上起了浓雾，知道大事不好，就提前来到码头接应。果真叫他遇上了刚刚入港的渔船，一船人死的死伤的伤，白眼翁更是垂头丧气。嘎苗老人与村长先后赶到，听说他弄丢了祖祖辈辈供奉的神物，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差点被当场气死。村长的大儿子得知媳妇杨柳也跟着丢了，立刻挥起了拳头要找白眼翁拼命。

白眼翁自知这一趟损失太重，就算拿命偿也不为过，于是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只说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要求村里公事公办。可渔船上的民防队员不答应，他们说方才在水上，全靠了白眼翁大伙才能侥幸生还。又将遇上白毛猴子的事情添油加醋对几位长老讲了一番，每个人都说尽了好话想为白眼翁求情。

嘎苗老人是见过世面的，一听水下有异，立刻明白此事与定海珠丢失一案脱不了关系。他向村长请了情，说此眼下事关重大，不能轻易处置白眼翁，留他一命有大用。大伙自然明白，他这是替爱徒找个借口开脱。除了村长的儿子贝大海，其他人都没有表态，算是默认了。那个贝大海不依不饶非要白眼翁赔命，想来也是，换做你家媳妇还没过门就莫名其妙地丢了，你也急。两拨人为了如何给白眼翁定罪的事吵得不可开交。就在此时，远道而来的张大仙忽然发话了，他指着渔船问：“船上怎么有动静，是不是还有人没下船？”

“我们一行六人，还有两条狗。除了先前丧身湖底的人和狗之外，其余的人马早就下了船。此时张大仙一发话，我们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到了那艘几乎要散架的渔船上。我们一行六人带了两条狗，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五个人和一条吓得不能动弹的疯狗。一靠岸，大伙都拼了命地往陆地上跑，船上根本不可能留人。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仿佛船上藏了一个吃人的妖怪一样。我靠上前去仔细一听，果然有‘嘎吱嘎吱’的声响从船舱里传来。那个声音很有节奏，不缓不急，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船上的木板。大伙很快都听见了那个声音，民防队的那几个人立马嚷嚷起来说这是水猴子来索命。我对师父说可能是有不干净的东西跟来了，要上去看看。他并没有反对，先是安抚了众人，叫他们先散去。然后交代我说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我开始并没有理解师父的意思，后来想一想，老人家无非是要我亲自去擒住那怪物，在村人面前表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好求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去寻回定海珠。”

白眼翁满口应承了下来，讨要了一支手电，拔出匕首就要回船上去，不料贝大海忽然拉住了他，说要一同去。所有人都不明白了，既然这个贝大海与他共戴天，又为何要与他一同去送死？贝大海冷笑一声说道：“鬼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到时候假意搏斗一番，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野兽出来交差。我就是不信这神棍，我要一起去，做个见证。”

张大仙原本在一旁听着，等他弄明白贝大海的意思，哈哈一笑，说他也一同去见识见识。“你们两人本就是对头，到时候各说各话，还有个做裁判的人。我想我这个外乡人做的公证，大伙总还是愿意信的。”

其实村民们早就被一阵阵诡异的抓墙声弄得魂不守舍，哪还有心思管什么公证不公证。大部分人胡乱地点了点头将此事托付出去，而后就径直逃回了家中。村长并不愿意儿子参加这种危险的活动，可拗不过贝大海那股子傻劲儿，最后也就只好由得他去。于是白眼翁、张大仙还有那个不服气的贝大海三人就一同登上了那艘刚从抚仙湖中归来的渔船。再次登上那艘渔船之后，白眼翁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船分明就是十来分钟前他刚刚乘过的船，可眨眼间，再次登上船来，老是有那么一股子寒气从脚底直往上钻。小小的渔船在瞬间好像变得又暗又大，像铁打的地窖一样。贝大海看上去倒是没觉出什么不对劲，他嚷嚷说：“不就是一艘破船，年久失修才会这样破旧，你休想骗过我。哪来的水猴子，哪来的白毛僵尸？你把杨柳和其他人怎么样了，快交出人来！”

白眼翁心里很急，他看这船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偏那个死脑筋的贝大海自视在外头读了两年洋书就处处得理不饶人，不叫他有片刻安生。

“总在甲板上，也瞧不出名堂。”

张大仙点起火折子，指着半掩的船舱说，“咱们先下去看看，我听着声音好像是从里头传上来的。”

白眼翁点点头，他一把推开贝大海，举起雪亮的匕首慢慢地挑开了舱门。说来也怪，船舱外头明明有明晃晃的日头，可一进到仓里边四周立刻变得一片漆黑。船舱里头的窗户跟糊了厚厚的牛皮纸一样，透不进半点光。白眼翁不仅奇怪，他先前被绑在船舱里的时候有这么黑吗？挠墙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黑暗中传来，张大仙举着火折子跟在后头给他照明，两人都不敢轻易出声。那个贝大海躲在门板后头，大概是被船上这种诡异气氛大概是被船上这种诡异气氛吓到了，不敢继续胡说八道。白眼翁咽了一口唾沫，重重地喘了一口气，随即猫手猫脚地摸进了船舱。一进到这个四方形的建筑里头，“嘎吱嘎吱”的声音就更响了，听着听着就觉得其中还带有一丝丝的喘息声，就好像濒死的人在拼命抓紧最后一口呼吸一样。白眼翁见火折子不够亮，就准备去摸挂在栏杆上的油灯。

他记得有一盏灯就挂在绑他的柱子上，于是便拉着张大仙上前去点灯。贝大海一个人蹲在门口好不尴尬，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进还是退，倒是张大仙比较厚道，叫他在门口“望风”给了一个台阶叫他下。

白眼翁很看不起那个仗势欺人的村长儿子，他从张大仙手中接过火折子，探手去取挂在围柱上的灯，不想一伸手就摸到一样毛茸茸的东西，还有一股黏黏的感觉。他像触了电一样，立刻将手抽了回来，拿火折子凑近了一看，只见原本应当挂灯的地方，此刻却钉着一颗血淋淋的大狗头。在漆黑的船舱里猛然看见如此血腥的一幕，就是白眼翁也忍不住一阵恶心。张大仙走上前来看了一眼问他说：“这是你们村里的狗？”

“这个块头的狗，只能是我们岛上的。这一只恐怕是先前被拖进水的。”

白眼翁将火折子递给了张大仙，随后伸出双臂用力一拔，将反钉在铁钉上的狗头取了下来。动物的头骨本是身体上最坚硬的部分，也不知道这颗狗头是如何被钉上去的，后脑上叫大铁钉穿了个透。他这一拔不但喷了一地的血，还有一些又黏又滑的东西从狗头后面流了出来。张大仙皱了一下眉说：“看来那东西很有可能还在船上，它在向我们示威，大家务必要小心。”

白眼翁回头看了一眼，摇头道：“这里可没有什么大家了，只剩你、我。”

他指着空荡荡的门口说，“那个浑蛋已经跑了。”

原来是贝大海方才在舱门口见到了死狗的头颅被吓得不辞而别。白眼翁心说那个没出息的蠢货跑了也好，省得拖后腿。随后他又在围柱四周找了一圈，总算找到了那盏苦命的煤油灯，但外面的罩子早就裂了。“凑合用吧！”

他将煤油灯捡了起来，信手塞给了张大仙。张大仙伸出手来，很快将灯接了过去却半天不见动静。

白眼翁冲着朦胧的火光问他怎么不亮灯，岂料肩膀上忽然一沉。张大仙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哪来的灯？”

白眼翁几乎要跳起来，他本能地反手一扯，将身后的人从黑暗中甩了出来。那人料不到白眼翁反应如此激烈，根本没作准备，“哎呀”一声被丢了个狗吃屎，而原本亮着的那团微光也在瞬间熄灭了。白眼翁急忙蹲下身去查看，只见张大仙倒下身去查看，只见张大仙倒在地上。他喘着大气，捂住了脑袋怒道：“你这是干什么！”

白眼翁捡起快要熄灭的火折子结巴道：“我，我刚才……你不是在我旁边，还把油灯拿走了，怎么又跑到我身后去了？”

“油灯？”

张大仙的表情在黑暗中显得尤为扭曲，“你，你刚才不是跟我要了火折子？我还一直奇怪，你抢它干吗？”

白眼翁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将张大仙扶了起来，沉声说：“这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

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那阵刺耳的挠墙声又响了起来，还间隙伴随着一阵尖利的笑声。

白眼翁望了一眼船舱外边喊道：“贝大海，是不是你在捣鬼！”

这船上一共就他们三个人，贝大海方才离开谁都没有看见，谁知道他是不是趁乱跑了进来，想要伺机吓唬他们。张大仙说：“不会是他，没这么大的胆子。我问你，方才你有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白眼翁摇摇头：“没有，那个人动作非常快，嗖得一下就接过去了。我只当你是给我点灯，根本没留意。”

张大仙说：“我本来站在你身边，后来有一道影子晃了过去，我一扭头，火折子就被夺走了。我还当成是你要用火……”

他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竖起耳朵仔细聆听起来，“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挠墙声，怎么四面八方全都是。难道来的不止一只！”

“很有可能，我们在湖里的时候少说也遇上了七八只。真要是它们也不为怪。只是船舱就这么小，总共也就七八平方米，它们能躲在哪儿？”

说完这话，他就走到门边，咣当一声，将门给反锁了。

“刚才在水里，它们有优势，现在上了陆地可由不得它们。待会儿逮了活的，送到城里去交给博物馆宰了做标本。”

他嘴上虽这么一喊心里其实一点儿底都没有，无非就是给自己壮胆。张大仙却不然，他资历深，又是个戴冠的道士，对这些牛鬼蛇神的把戏自然比白眼翁熟悉上百倍。于是就分析说：“抚仙湖水深山高呈葫芦型，又是一个老君炼丹的风水局，本不应该有污秽之物。我看昨夜山河变色，湖面上有瘴气升腾，恐怕是水底出了问题，有什么东西坏了此地风水。”

白眼翁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联想起自己弄丢了用来供奉湖神的定海珠，一下子恍然大悟。恐怕抚仙湖生异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犯下大

错，丢了定海珠。他原本就对神队成员失踪一事自责不已，眼下见整个村子都要受到牵连，一下子气急攻心，眼前一片昏暗。

张大仙并不知道白眼翁丢了定海珠的事情，他只是单纯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见白眼翁忽然摇晃起来还以为他身体不适。

“我不碍事。不瞒您说，这事都因我而起。我，我昨晚不该丢下他们的。”

张大仙并没有多问，他安慰说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将藏在船上的晦物逮住，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白眼翁知道这件事与外人解释很难说明白，只好打起了精神，准备与张大仙一同先搜查船舱。

张大仙随身携带的火折子已经烧到了尽头，连吹了几口气，火光却越发的羸弱。这个船舱虽然小，可里头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物件，什么渔网、渔叉、竹筐、水箱都是平日里渔夫们用惯了的捕鱼器械。白眼翁越找越急，眼看这最后一丝火光就要熄灭了。张大仙说这样找不是个办法，咱们还是先回村子里去，找些照明的器械来。正说着，一声惨叫穿透了木板门从对面传来。白眼翁大惊，他认得这是贝大海的声音，这小子不是早跑了吗，怎么此刻会突然叫了起来，难不成是遇到了危险？两人不敢等，寻着贝大海的呼救声冲出了狭小的船舱，可这渔船总共就屁大点地方，出了门一望到底，却到处都找不到贝大海的身影。

“在那里！船头，船头下面有人！”

眼尖的白眼翁一下子就看见船头的栏杆上吊着一只人手。他飞扑上去，只见贝大海大半个身子都挂在船外，只剩两只手攀住了围栏。贝大海一见有人来了，立刻大声呼救：“快救我，救我。”

他说着向下看了一眼，就听“滋滋”两声怪响，一只长满白毛的“人”手从他腰间探了出来。白眼翁单脚跨在围栏上，一眼就看见了一只白色的水猴子正往贝大海身上攀。这是他第一次在如此近距离里，看清楚这东西的真面目。传说中的水猴子与普通猴子并无半点相似，长马脸，佝偻背，还有一双与人类极为相似的双手。它身长爪子上带有倒钩，它扣住了贝大海死活不肯松，很快贝大海的腰间也渗出了鲜血“管不了啦，你拉住他。我下去收拾那个畜生！”

眼见人就要被拖下水去，白眼翁索性松开了双手，将脚边的绳子往桅杆上一拴，叼起匕首滑下了船头。贝大海被钩住了皮肉，疼得嘴角直抽搐。那只白毛水怪见有人要下来与他抢晚饭，龇起嘴牙，抽出一只爪子挠向白眼翁。白头翁抱着绳子轻轻一荡晃过了要钩皮带肉的利爪。贝大海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水猴子在抽爪的瞬间，带去了他一大片皮

肉。他疼得几乎昏死过去，不断地叫骂，看样子也是怕到了极点，有点怒火中烧的意思。白眼翁哪有心思去管他死活，他两脚登住了船身，一手绕绳稳住了身体，而后反手握起匕首朝着水猴子的颈脖狠狠地插了上去。

因为悬挂在半空中，他这一下很难控制力道，一刀过后根本掌握不了平衡，径直朝贝大海身上撞了过去。

“好在老天有眼，我那一刀正中靶心，生生地捅进了那畜生的背脊。它吃疼之下，狂叫了一声，那声音又尖又锋，如同一把刀子割得人心头发麻。当时我与贝大海撞到了一块儿，那畜生眼看就要扑上来。我哪敢松手，握住刀子的手打着战，又是一捅一划，只把那畜生半侧的身体都掀出一块儿天窗来才停手。”

而后他与张大仙合力将受伤的贝大海拉了上来。那只叫白眼翁捅穿了的水猴子尚未断气，它身体里流出尽是些绿色的脓水，腥臭无比。白眼翁将它摔在甲板上，然后又取了渔网缠了个结实，一路拖回了村中。这个时候村中的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好多人聚在村头上，在等着他们回来。有几个穿开裆裤的孩子，远远地看见白眼翁就开始欢呼。贝村长领着大伙迎出了村子，他被贝大海浑身的伤口吓了一大跳，急忙叫人将儿子抬去了医疗所。嘎苗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了渔网边上，这个时候水猴子还没有断气。白眼翁踹了它一脚，向大伙解释道：“这畜生不光在水里头凶，还想跟进村来。大海叫它啃了两口，估计要躺一段日子了。”

村里的百姓都没见过这种浑身长白毛的动物，纷纷围上前观看。

村长听说这是湖里的东西，建议说要放生，白眼翁第一个不同意。他说：“这东西是个祸害，现在放虎归山留后患，日后倒霉的还是我们。”

“你这个混账东西，”村长抄起手杖一棍砸在他背上，“弄丢了定海珠，惹恼了湖神才会派这些虾兵蟹将来找疯狗村的晦气，连大海都叫你给拖累了。你还有什么脸说话，我打死你，打死你！”

他说着又狠砸了数下，最后还是嘎苗师父与张大仙一同说情，才勉强拦下了村长的追打。

嘎苗师父说：“依我的看法，抚仙湖里发生的异象的确与丢失供品有关。这是他失职，也是我做师父的责任。这样吧，待会儿我去宗堂里开坛作法告慰祖先，请他们代向湖神求情。宽限我这徒儿几日，叫他把人和东西统统寻回来。要是到时候找不回杨姑娘和信物，我这个当师父的第一个把脑袋卸下来以平天怒！”

德高望重的嘎苗师父发了毒誓，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说个“不”字。白眼翁知道师父已经尽力，他立刻跪在众人面前，以天地起誓，三日之内寻不回珠子，他就自毁双目做个有眼无珠的废人。疯狗村素来是个平静的地方，相亲邻里就跟一家人似的，从未出过如此血腥的要命官司。这一眨眼的工夫，伤的伤死的死，还有两位地位尊贵的神巫当场立下了毒誓，所有人无不屏息自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张大仙最先打破了沉默。他笑着说：“小道在外行走多年，这样的怪物怪事见的不算少数。要我说，各位大可不必惊慌，一切皆有定数。”

用今天眼光来看，他这番话是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废话，可放在当时，老百姓就偏好信这个白胡子老道士，觉得够权威。刚好早先那几个民防队的人也在，他们指着地上的水猴子说：“这怪物害了我们兄弟的生命，留它做什么，剁碎了喂狗！”

这话一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疯狗村是个偏僻地方，平日里也没有什么大的娱乐活动，了不起是谁家娶媳妇生娃娃唱一台大戏而已。“杀怪物的头”这话题一听就带劲儿，很快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妇女小孩都被动员了起来，敲锣打鼓将只剩下半条命的白毛猴子拖上了广场上的戏台。村长原本想要阻止大伙，但他儿子受了重伤，根本没有心情跟着其他人搅和。于是就将现场交给了嘎苗和民防队，自己先行去医疗所探望贝大海的伤势。

这头村民们将白毛猴子连同渔网吊在了戏台子上，而后又把家里养的猛狗牵了出来，三下五除二的工夫就分得一干二净。白眼翁在旁边看着，心里泛起了一阵恶寒，这不干不净地就叫家狗吃了，万一食物中毒，那疯狗村以后可就就要改名叫死狗村了。

收拾完了白毛水怪，嘎苗师父向张大仙道了谢，而后语重心长地将白眼翁叫到了边上：“湖中生异，只怕全和定海珠有关。据说此珠能够镇邪避祸。这才刚丢，湖里边就出了白毛僵尸。我看这事拖不得。”

白眼翁问他湖底下是不是还藏了别的东西。嘎苗老人沉吟了一下，说道：“滇王墓的传说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事。只是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交代清楚的。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非要下水，务必要准备三口棺材用作开路的法器。”

“棺材？”

白眼翁从未听说过此事，他又想再追问两句。但嘎苗老人话已至此：“我做了大半辈子的神巫，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懂个七七八八。这滇王墓的事情，从前几辈神巫起就有研究，只是那玩意儿与我们村子

无害亦无益，便没有多作探究。现下湖底生变，若是日后它成了祸害，你千万要记得毁掉。”

说完他又交代白眼翁去准备祭祖的法器摆设。随后便先行去了宗堂处理场地问题。

此时的白眼翁不敢有半点怠慢，立刻去官楼里收拾施法的家伙。张大仙表示想要一同去见识见识。白眼翁不好意思拒绝，但也声明苗家的官楼分东西，东官楼是村长家的，西官楼是神巫家的。这两座楼外人是轻易进不得的，就算张大仙于他有救命之恩也只能在二道门外头转转，内院说什么都不能带他参观。张大仙说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一定不乱闯。这俩忘年交便一同去了嘎苗老人的官楼中取法器。

在苗人的习俗里祭祖告神不但要黄纸红符，还需制备一些通神的物件，一般来说大多是死者用过的东西。但神巫通告祖先，一律使的是虫蛊。这西官楼是疯狗村中的重地，里头只住神巫与他的接班人，外人很难窥探到楼中布置，所以外界多有传说，这西官楼里头藏满了毒虫药蛊。神巫不吃饭，都是靠吞虫子过活，这才练就了一身趋虫下蛊的本事。这些坊间传闻自然可笑至极，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有些可信性的。就拿白眼翁住的地方来说，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来说，大部分地方都用来堆置养蛊的玻璃缸。这些毒虫猛蚁在旁人看来狰狞可怖，却是神巫们用以救人祈福的良药。白眼翁将师父要用的通灵虫小心翼翼地引入了巴掌大的圆形小瓮之中，再以红布将小瓮包了个结实，接着又将师父点了名的法器一一打包，最后统统塞进了包里。

他扛着包袱来到院子里，看见张大仙正在研究一株花草：“我这里收拾好了。大仙你逛完了？”

张大仙直起腰来，见他背了一包东西就想上前帮忙，白眼翁摆手说：“不碍事，师父还等着我呢，咱们走吧，去宗堂。”

张大仙恋恋不舍地与他离开了西官楼，路上说道：“我游历各地，对这些民俗怪力之事很有兴趣。此番进了苗地，想研究一下蛊物，一直没有机会，等这件事结束了。你我可要好好聊一聊。”

“这事你找我师父就对了，别看我学了十来年，其实大多不通。”

白眼翁叹息道，“要不是这样，何来丢了贡物？”

张大仙自知戳了人家的伤心处，急忙换了话题，与白眼翁谈起了大孤岛之外的世界。听得他两眼放光，表示如果这趟有命回来，一定要随张大仙出去走一走看看外边的世界。两人一路闲话很快就到了宗堂，却见门口人声鼎沸，里里外外被围得水泄不通。

白眼翁开始还当是村民们凑热闹，赶来瞧神巫作法。不想村长忽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一把抓住白眼翁结巴道：“不见了，宗堂，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你说清楚一点儿。”

白眼翁只当自己听错了。可大伙一看见他来了，像见了救星一样，纷纷围了上来，七姑八婆各个拉着他喊救命。

村长颤颤巍巍地指着人群后边的建筑说：“不见了，整个宗堂都不见了。你师父，师父也在里边……”

乍听之下，一栋祖宗祠堂凭空消失简直是疯子才会说出来的话，可大伙围了一圈，各个都说不见了。真叫白眼翁有些不知所措。他一听师父也在里边，立刻拨开人群冲到了宗堂门口。

一看见宗堂，他整个人都傻了眼，背在肩头的包袱都掉了。张大仙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才挤过了人墙跑到白眼翁边上，饶是他见多了世面，也忍不住“啊”了一声只见原本屹立在村子中央广厦青砖的宗祠堂，此刻只剩四角的围柱与天顶健在，房屋中央凭空汪出来一潭深不见底的碧水，如同一个大澡堂子。而祠堂里原先供奉的牌位灵牌，还有座椅板凳全都不见了，如同被这一滩碧波吸进去一样。

白眼翁的第一反应就是祠堂淹水了，可好端端地哪来这么多湖水？这里既不是井眼也不是河道口，那些水如同从地下凭空渗出来的一样。这诡异的现象让白眼翁无所适从。他愣了半天才想起来，忙问：“我师父呢？他不是宗堂里边准备法事吗？”

村长皱着一张老脸，恨不得挤出一朵菊花来：“嘎苗师父也不见了，他进门之后一直没有动静。我们担心了好一会儿才把门推开，谁知道，谁知道……作孽啊，这是祖宗们发怒要惩罚我们……”

白眼翁自然不信这一套，他丢下法器蹲到水边伸手去摸，像是要确定眼前的一切是不是幻觉。“给我拿绳子来，越长越好。”

他一说话，立刻有村人去取了织网用的编织线。白眼翁在绳子一头拴了一块儿大石头，而后将石头丢进了水中，那卷尼龙线少说也有三十四米长，绳子不断地往水中沉，好半天也不见停。随着绳子渐渐告短，他心头也越发慌张。最终一整卷绳子全都被大石头拽入了水中村人看到这一幕无不震惊，已经有人在传说这是通到地府里的黄泉水，疯狗村就要完蛋了。白眼翁身为神巫也无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唯一确定的就是一切都与丢失定海珠有关，难道真是湖神发怒了，要毁了疯狗村？他不信，又叫人去准备潜水用的器械，打算下到这潭碧水里去一探

究竟。张大仙说这水底必定有蹊跷，他要一同前往。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推开了人群走到了白眼翁身边。他一看，原来是贝大海。贝大海身上缠着纱布，裹着一件外套嚷着说要一同去。他爹劝他说：“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闹个啥，神巫要去就由他去，你身上有伤，怎么能下水？”

贝大海去意已决，他指着张大仙说：“我欠他俩一条命呢！再说了，我是贝家的儿子，不能叫外人抢了先。”

白眼翁心说刚在船上倒不见你有这等觉悟，现在当着全村人的面反知道装英雄。他冷笑了一声，说：“潜水用的装备，村里多的是。贝少爷你想去没人拦着。只是，我不喜欢有人拖后腿。你一会儿下去了，可别跟着我。”

贝大海瞪了他一眼，拍拍胸口：“我是为了村子做事，不像你这个坏胚。我已经叫人去小孤岛上找杨柳他们了，等找着了，自然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样。”

白眼翁懒得跟他解释。他伸展了筋骨，背起渔民专用的水下呼吸肺，一个猛子扎进了那一潭深不见底的碧水。张大仙与贝大海紧随其后也都下了水。这碧潭看似清澈见底，下去才知道这底下是别有洞天。白眼翁沉了十来米左右就看见一张木头桌子飘在水中，他游过去一看，居然是祠堂里红木桌。张大仙跟到他边上，见了桌子忍不住比画了起来，问他是不是祠堂里的东西。白眼翁点点头，心中喜忧参半，他喜的是祠堂果真如他所想，是陷入了水底。可又不禁为师父的安危担忧起来。这少说也有半个多钟头的时间了，嘎苗老人没有携带潜水器械，要如何在水下呼吸，会不会已经……想到此处，他急忙打住了这个荒唐的念头。

此时贝大海从另一面游了过来，他指着远处不停地招手，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领他们去看。白眼翁与张大仙对视了一眼便朝着贝大海的方向游了过去。他越游心中越是疑惑，这潭水的实际面积比他想的要大得多，至少从他所在的角度来看，远不止祠堂这么大，难道疯狗村底下真有一个地下湖？

他们游到贝大海面前，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远远地看见在碧潭深处有一处通光的小点。白眼翁立刻想到那可能是一个水下通道，只是不知道能通向何方。当时的潜水器械相当粗糙，当地渔人潜水捕珠多半靠的是自身的技巧，一口气憋下去，再加上水肺能潜上半个多钟头。白眼翁他们几个都不是专业选手，此刻已经在水下待了十来分钟，再撑下去很可能会出危险。

贝大海身上带伤，张大仙年事已高，白眼翁拍了拍胸口表示自己先

下去探一探，叫他们二人先行上去换气。那两个明白水底下的事情不容耽搁，于是向白眼翁抱拳一拜，随后就转身朝着水面浮了上去。白眼翁深吸了一口气，憋足了劲，向着水下的亮点潜了进去。

他又游了十来分钟，终于见到了亮光的真面目。那是一个巨大洞窟，也不知道通向何处，洞口有明显的人工痕迹。他犹豫了一下，水肺中的氧气可能不够他再折回去了，于是决定先进到洞里去赌一赌，没想到还真叫他赌对了。那个洞窟里头居然是一处用天然溶洞改建的石室，石室两壁的洞壁上刻有朱砂描红的篆体大字，顶端绘有神仙百兽的壁画，看上去如梦似幻，仿佛回到了古代。

第二十五章 滇王墓

听他讲到此处，我忍不住插嘴问：“那难道是一间水下墓室？”

白眼翁慢悠悠地点头道：“不错，我们找到的那间溶洞正是古滇王的墓室入口。”

胖子一听这话顿时心花怒放，他刚在一旁听白眼翁说故事，都快瞌睡过去了。这下听见“墓室”二字，脸上乐开了花：“滇王的墓室？你是说那个统领多少路铁骑的猎户古滇王？”

“什么猎户不猎户的，你尊重一点儿。”

“本来嘛，好好一个诸侯王，偏爱打猎，不是猎户是什么！”

“随你随你，我这讲到一半，你听也不听，休要插嘴。”

白眼翁似乎很讨厌别人打断他的故事。我忙向老人道歉，请他继续讲下去。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一间墓室，只当自己做梦，到了神仙住的水帘洞。我当时对古文并没有研究，也看不懂墙上刻的是什么东西，隐约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处了不得的地方，很有可能找到了师父口中的滇王墓。我在那个溶洞里边待了十来分钟，走走停停，也不敢深入。过了一会儿水中忽然冒出了气泡，贝大海跟张大仙两个人先后浮了上来。他们见到这座巨大的溶洞也十分惊奇。张大仙接连说了好几声果真如此。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曾经在云南的时候，听人提起过抚仙湖下葬有滇王墓一事，眼下看来，当真如此。”

白眼翁对墓葬并没有过多的研究，疯狗村毕竟是个封闭的地方，平日就算死了大户人家，也就是多占两亩地，多盖两层碑，多种两棵树，吹拉弹唱孝子哭丧，做点派头出来就过去了。得知自己眼前就是滇王墓之后，他也没觉得有多新奇，不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吗？但是张大仙却不这样认为，他似乎对这里很感兴趣，说要上前头去看看。贝大海在人前爱说大话，可这人一少，他的胆子也跟着缩水了。他见前方昏暗不明，四周阴暗潮湿，就建议说反正已经知道下边是个什么东西，还是回去多叫些人来才好。

“我师父可能还在下边呢！要走你自己走！”

白眼翁很看不惯这个两面三刀的村长儿子。他取出用油纸和塑料包裹好的手电，径直朝溶洞前方走去。贝大海自然不敢一个人待在原地，

只好扭扭捏捏地追了上去。三人一口气走出了近百米的距离，白眼翁不仅好奇道：“不就是个死人墓，怎么这么长，也没瞧见棺材。”

张大仙笑道：“诸侯的陵墓岂能与寻常百姓相提并论。像滇王墓这种规格的，起码有了神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三处地方。这还是因为建在水底下，施工多有不便，换到陆地上，那起码要占一个山头的土地。”

“这，这么大的地方？埋死人做什么？”

“当然是占风水抢龙头，安死者贵后人。”

白眼翁听张大仙说得头头是道也不敢与他争辩，只求快些找到师父的人影。大概走了二十来分钟，溶洞终于见了底，地表上除了一道与来时相同的碧泉之外，四周空无一物。

“啥都没有啊！我师父呢，师父！师父！”

白眼翁见这么简单就到了尽头，一下子心急起来，他满山洞地呼喊，希望能听见嘎苗师父的回应。

“看来咱们还得再下一次水。”张大仙指着碧汪汪的潭水说，“这是双龙贯珠的局，我们刚才是在小龙的肠子里头，穿过这道水门才能通到正主的胃里边。”

此时的贝大海已经满头大汗，他脸色有些发青，哆嗦道：“这，这个地方太冷了，再下水，我怕，怕……”

“怕个蛋。你瞧你这副样，难怪丢了媳妇。水下不比这洞里暖和？你那几年洋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白眼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老实说要不是看在村长的面子上，他早就将这个废物丢进水里喂猴子去了。想到此处，他后背不禁犯毛，抚仙湖中以前从未出现过浑身长满白毛的长脸怪，那些白毛猴子又是从水里来的，那会不会是墓室里跑出去的僵尸呢？

他将心中的疑惑对张大仙讲了一下，后者沉吟了一说：“你的推断很有道理，只是僵尸多为死人所化，尸体僵直，行动缓慢，也没有思考的能力。而白天在渔船上攻击我们的，明显是一件活物，它能跑会跳，也有一定的智力，实在不像是僵尸，但也不能说它与这湖底墓全无关系。毕竟嘛，抚仙湖是一个老君炼丹的葫芦局，其中收治了一些山怪海精也不是没有可能。”

“按您这么说，这不是墓，是个炼丹炉，里头装满了妖魔鬼怪？那滇王算什么，他不是也被埋在这里吗？”

白眼翁带着满心的疑惑看向张大仙。后者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道：“这些我哪里会知道，不过胡乱猜测，来来来，我们快下去。说不定你师父就在前头。”

白眼翁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但是不知道要如何表达。加上他十分担心师父的安危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因为不知道这一汪水的深浅，这次又是白眼翁打头阵。他带了两个新换的水肺，一口气潜了下去。这次下潜给他的感觉十分不同，四周水流不断交织，大小鱼虾在他周围游来游去。他又游了一会儿，发觉根本找不到边际。这时一大群青色的尖嘴鱼从他身边悠然地窜过。他心头一紧，这种青尾尖嘴鱼是他们抚仙湖的特产，外地是绝少见到的。紧接着更多的青尾鱼出现在他面前，白眼翁心想难道水湖相通，自己竟然来到抚仙湖底？真要是这样，想找师父的事无异于海底捞针。偌大的抚仙湖年年都有人失足淹死，如果师父真是被卷进了湖底，那恐怕凶多吉少。只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祠堂里头怎么会无缘无故就多出来一潭连通抚仙湖的水来。这件事恐怕除了当时身在祠堂的嘎苗师父之外，世界上恐怕再无他人能作出解释。

白眼翁不愿意在湖底浪费力气，准备折回去找张大仙商量对策。不想才一转身就被一张又长又尖的脸撞了个满怀，他吓得差点将呼吸器吐了出来，连吐了好几圈气泡才勉强镇定下来。那张长满白毛的马脸，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正是白天里差点掀翻了渔船的水猴子。只是这只水猴子四肢僵直，漂在水中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死去多时。他壮起胆来，拖住了水猴子的尸体，拉到了方才进入抚仙湖的洞口，想要带上去做研究用。不料才入洞口，就看见湖底泛起一阵阵的水泡，那场景，如同有人在湖底下生了一堆烈火想要将整个抚仙湖煮成一锅开水一样。白眼翁又惊又怕，躲在洞中不敢轻举妄动。只见翻滚的水泡中间慢慢地游出了一群排列整齐的白毛猴子。它们口中不知道衔了什么东西，在碧绿的湖水中泛着红光，三个一组，五个一列。齐刷刷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白眼翁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景象，一方面他害怕被发现之后遭到这群怪物的撕咬啃食，一方面又想追上去看看它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他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要跟上去一探究竟。他将那只僵死的水猴子绑在了自己身上作为掩护，然后便悄悄地跟上了前边的队伍。

游了一路，不断见到有僵死的白毛尸体从前边的队伍里漂出来。他一开始还好奇是怎么回事儿，后来亲眼看见跟在队伍后头的水猴子将前边的同伴咬死，然后从尸体里掏出一块儿拳头大小的红石头叼在嘴里继续向前游去。就这样一直下去，不断地有尸体留下来，原本二三十只的队伍，跟到最后只剩下半数不到。它们停在一处洞穴外头，叼着红石头的白毛猴子一只一只井然有序地游了进去，隔不了多大工夫又游了出

来，却不见红色石头的下落。很快，十来只水猴子就陆续散去。白眼翁躲在远处观望了一会儿确定它们已经离开，便游到了洞穴外头，想进去瞧个清楚。为什么它们要自相残杀随后又将那些奇怪的红石头藏进这样一个水底洞穴中？这个洞穴比起先前来时的“龙珠穴”要大上数倍。他进去之后浑身感到一阵恶寒，手脚越发冰冷。白眼翁在外头观望的时候已经换了一副水肺，现下手脚被冻得僵硬，也不敢继续前进。正要回头，却发现洞中红光闪闪。他咬下牙又游近了一段距离，隐约看见水光那头似乎有一个人影在晃动。可惜氧气已经快要耗尽，他没有办法再待下去，只得先行折回来时的龙珠洞。因为在水下待了许久，他害怕瞬间离开水面会伤了耳膜，先在水中慢慢地浮了几下才爬上了岸。

他话说到此处，忽然停了下来，我当他讲累了要休息一会儿，不料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你们可知道，我回到岸上之后看到怎样一幅光景？”

他先前讲了老半天，也未曾像这样严肃地发问。我心头咯噔了一下，觉得当时溶洞中一定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情。胖子挠挠头说：“怎么，该不是站了一洞的白毛僵尸，要给你行礼？”

“要是多了点东西，那倒还好……算不上恐怖，”白眼翁叹了一口气，“可我回到洞里之后，却一个人都看不见了。”

“他们不见了？”

我咋舌道，“贝大海跟张大仙不是在原地等你吗？怎么会不见了？”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一脱下水肺，我就大声呼唤他们二个人的名字，可除了短促的回音之外根本一无所获。现在咱们人多，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形，被独自一个人留在坟墓中的感觉真是太糟糕了。我头晕目眩差点晕倒。我抱起呼吸器，沿着来时的路一直朝前狂奔，希望他们只是因为无聊所以四处乱逛去了。可等我回到连接祠堂的溶洞口时，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一人的踪影。这一条被张大仙称为神道的水下溶洞几乎成了我心头的魔鬼，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缓过劲。”

“那然后呢，你是如何回到地面上的？”

“我们三个人，有三套潜水器，我带了两套下水。他们两人并不熟水性，想要合用一副水肺是十分危险的事。当我见找不到他们，就只好安慰自己说两人可能迫于某种特殊情况已经先回村子里去了。我虽然明白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但心底里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我不敢在无人的溶洞中多做停留，背起几乎要耗竭的水肺一口气潜了出去。可等我浮出水面之后，发觉外头已经大大不同了。祠堂的墙壁和屋顶统统消失不

见，连周围的民居也不见踪影。我能看到的只剩一棵红枣树，那一棵原本种在村中高地上的望风树，几乎算得上是村中最高的东西。”

听了他的描述，我瞪大了双眼问：“你是说，在你下水的这段时间内，村子被淹了？”

“不是被淹，是下沉了。疯狗村有一大半的地方都被碧湖取代。我游了半天才碰到了陆地。一上岸就看见满地狼藉，到处都是——一幅逃荒过后的惨淡模样。”

听了白眼翁的描述，我们大致明白了疯狗村消失的经过。他说当日从湖底出来，已经是傍晚时候，村子里落魄狼藉，找不到一个人。他寻思着村里的人可能是逃难去了，就顺着记忆来到了码头边上，可村里头的渔船都好好地靠在水边上。他打算上船去看看，才走了两步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低头一瞧，居然是一只从草丛里伸出来的人手。他拨开了草丛，发现里头躺着一个人，翻过一看，竟然是从溶洞里消失了的贝大海。他此刻脸色发紫，全身的血管都凸了出来，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白眼翁上前去扶他，发现他浑身滚烫，烧得吓人。这时从村子方向传来哗哗的流水声，白眼翁感觉到地面在激烈地晃动，脚底下不断有清水在往上头涌动。他哪敢再等，立刻架起贝大海上了一艘就近的渔船。

“我们才一上船，海啸一样的浪头就从村子的方向扑了过来。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陆地上平地起浪，整艘船一下子被洪水打了出去。我对驾驶渔船的事又不熟悉，摆弄了好一会儿总算把渔船驶进了抚仙湖。那之后我开船靠了岸，带着贝大海逃进了离抚仙湖最近的一处苗寨。我记得他们的土司好像叫做杀狼的，对我们十分照顾。可贝大海的病情十分严重，每天除了说胡话之外还不断地吐青鱼出来，吓得寨子里的人不敢靠近。那个土司刚刚上任，在苗寨里并没有什么威信。他得知我是疯狗村的神巫之后，就请我为他作法施药想要在百姓心中立威。他还答应只要我能帮他坐稳大土司的位置，就帮我将贝大海送到城里，去找有洋大夫的大医院治疗。下蛊这种事情我只有理论经验，从未在活人身上试过。可眼看着贝大海一天衰过一天，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何况，我还打算借助土司的力量回大孤岛上去寻找幸存者。说起来真是作孽，我用药的功夫并不娴熟，他先后抓了好几个人来给我试，结果都惨不忍睹。我枉害了几条人命之后总算是找到了一种能控制人心神的虫子，只要将它按比例注入人体就能控制人的行动，减小用量之后，自然能产生威慑力。我帮他在村中的几处水源里都下了蛊。他也没有食言，在我试药的几天就先行派人将贝大海送去了江城。我忙完寨子里的事，立刻带人乘船回到了大孤岛。”

“那时节大水早就已经退了，只是我们的村子已经被完全淹没，成了一片碧湖，连山头的枣树都消失不见了。我在岛上待了三四天的工夫，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幸存者，只好垂头丧气回到了苗寨。大土司的意思是叫我留在寨中为他办事，可我心里还挂念着贝大海的病情，便将此事推脱再三。他拗不过我，于是差人备足旅费和干粮，送我去江城探望贝大海。等我到了医院，发现他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他在弥留之际对我说那天在溶洞里，张大仙向他盘问了许多关于疯狗村的事情，随后又骗他说此地阴气太重不宜久留，问他想不想回村里去。他自然是一百个一千个点头。张大仙叫他吃了一种丹药骗说有助于人在水中闭气的功效。他问大仙为何早不拿出来用。张大仙回答说这是珍贵的药材，只有大海这样的有缘人才有机会服用。贝大海被他唬得心花怒放。两人回到村子之后，将底下的情形大致描述了一遍。张大仙说神巫一个人在下边十二分的危险，他要去西官楼里取一些必要的法器再下水相助。村子当然不答应让外人进西官楼。可张大仙义正词严，说现在是关键时刻，大家伙都是外行，只有他是修道之人，懂得施法救人之术，能助神巫一臂之力。贝大海因为之前受他蛊惑也跟着吹嘘起张大仙的法力。恰逢祠堂里的水位再次上涨，大家伙已经开始商量着逃命的事情，于是只得默许张大仙进了神巫居住的官楼里头。”

“哎呀呀，你们的觉悟实在太低了。遭贼惦记了吧，我开头一听就知道那个什么狗屁大仙不是个好鸟。怎么着，他是冲着你师父收的那些个宝贝去的吧？”

胖子得意地跷起了二郎腿向白眼翁示威。

我只好再次提醒他，老人家是看不见他这个熊德行的。然后我又转头问白眼翁：“那个张大仙费尽了心思就是为了偷你们收藏的毒蛊？”

老人家艰难地点了点头：“不错，贝大海觉得他是个能人，一门心思想与他结交，所以一直跟在他身后。他原以为张大仙是真心要帮忙，不料一路尾随，却发现此人卷了西官楼里头的东西之后，立刻背着大伙逃到了码头上。当时张大仙已经上了他那艘小艇，贝大海想要找人拦他已经来不及，索性豁出去了，想当面喝住这个胆大包天的老贼头。人家既然敢做这个买卖，准备当然是做足了。贝大海说那个老贼冷笑了一声，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顿时浑身如同被火烧过了一样，疼得满地打滚，眼睁睁地看着贼人驾船离去。他在恍惚间似乎听见了水流声，还有村人呼救的声音，可他最后坚持不住一下子昏死过去，直到我出现，才铆足了力气呼救。”

原先听白眼翁讲述整件事情的时候，只觉得那个张大仙出现得太过

突兀，如神兵天降一般为他们解围。此刻再一想，这人分明就是小孤岛事件的幕后真凶。他独自出演了一出陌路英雄的大戏，叫白眼翁先是对他感恩戴德，随后又以世外高人的身份介入到疯狗村下沉的事件中。看样子，定海珠与失踪的三个人都落在了他手里。只是不知道他千辛万苦演了这么一圈，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单纯觊觎苗家所藏的蛊物？

我将这个疑惑说了出来，白眼翁点头称赞是：“开头我听了贝大海的讲述也是这样认为，只当那姓张的老贼是冲着我们神巫所藏的各式蛊物而来。直到他找上门来，我才明白，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还找上门来了？”

四眼问道，“什么时候的事？他偷了你的东西怎么还敢出现？你没有报警抓他吗？”

“那还是在我将贝大海接回苗寨之后的事情。我静下心来研究起他的病情，发觉他很像是中了南洋那边的降头，便擅自对他下药，想将毒物逼出来。到底还是太年轻了，不但没救下贝大海的性命，反而遭到毒蛊反噬，毁了自己一双招子，应验了当日的毒誓。我瞎了之后，土司对我的态度一落千丈，大概是看准了我非要依靠他才能在苗寨立足。这之后大概过了三四年的样子。一天夜里，土司忽然将我召进了他家的土堡，说有熟人要见我。天知道疯狗村连条狗都没剩下，我好奇这世上怎会还有人识得我，却不想一进门就听见一个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声音，那个杀千刀的狗贼他居然回来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气急败坏，质问土司为何留这个浑蛋在寨中。岂料张老贼却与土司达成了不可告人的协议，说是要助他统领周围大小苗寨。我见土司倒戈相向，心顿时凉了半截。张老贼向我逼问有关滇王墓的事情。我见他又打起古墓的主意，就骗说那地方极其凶险，非一般人能够进入。他说这两年他曾经试图找过墓穴位置，但几乎一无所获。我心说老天还是有眼的，不叫你这个畜生寻到墓穴所在。要不怎么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这老东西太过珍惜他那条贱命，居然听信了我的话，以为滇王墓的入口，只有在太岁年涨潮之际才会出现，要想入得此穴还需三具百年以上的僵尸做诱。他哈哈一笑，威吓道：‘你那个师父临死前交代说要入墓先要棺，现在你又说要准备僵尸做饵。依我看没一句是实话。’我当时这么说纯属机智之言，只为了阻他一阻，给自己留点时间以便准备对付他的计策。听说师父曾经落在这个老贼手里，我气得恨不得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可当时的情况，我哪有什么胜算。只好憋住了一口气，佯装苟且偷生之徒。我再三恳求他饶我一命，并表示说师父当年交代的的确是三尸会堂的法子，至于棺材，有可能是漏听了，抑或老人家留了一手。他见我瞎了眼

睛又没有反抗的能力就信以为真。不久之后便离开了苗寨，像是当真要去准备僵尸入洞。他走后我与土司彻底闹翻了便搬出了苗寨，守在抚仙湖边上。太岁年涨潮时就是在今天，我苦等了这么多年，就只想着与那个老贼拼个你死我活，不想最后来的却是你们几个，天意，天意啊！”

四眼掰了掰手指头说：“按您的形容，那个张大仙当年已经有五十开外，到现今少说也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会不会他已经死了……”

“这不太可能。”

我指着那三口棺材说，“他要是真死了，又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把僵尸送上岛。你想想他胁迫杨二皮所用的手段，估计用的就是当初偷去的蛊物。这个张大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无论是外貌年龄还是行为举止很符合同一个人。”

张大仙千算万算怎么也没料到杨二皮在运货的时候，会发生意外，毁了其中一副棺木，破了嘎苗大师临死前留下的入墓之法，“既然如此，那咱们哥几个还就非去一趟滇王墓不可，管他到底要找什么。咱都给他来个卷包会，不留一针一线，我急死他！”

胖子宽慰白眼翁说，“大爷您放心，这事我们有经验，保管做得漂亮。对了，咱们回头要不要在墓室的墙上给他留几个字？气死他个孙子。”

胖子这么一提倒是提醒了我。我忙问滇王墓里头是不是有什么宝贝，那个张大仙缘何会惦记一个先前全不在意的墓穴。白眼翁说他后来也对古滇王作了一些调查。史书上对他的描述大多是记录此人生平如何如何酷爱狩猎。在当时云南地方的野史中，有几篇相继提到过这位古滇王死因蹊跷，似乎关系到清末民初的兵变。我一算年头，这位滇王死了也百十来年，他的墓室连古墓的级别都够不上，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头，最有可能带入墓室的也就是死者生前攒的那么点黄金珠宝。可从我们对神秘人的认识来看，他一直追求的并非金钱。否则当初在印加神庙里，他怎么会对满屋子的黄金置若罔闻？我让白眼翁再回忆回忆，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落下了。他想了一下说，这个滇王除了死因蹊跷之外，一生之中还真没有几件特别的事情发生。野史记载，在他的统区内，苗汉关系一直不融洽。他曾经以为与上头派下来的钦差发生争执触犯了当地土豪的利益。那个土豪家中养了大批药师，书上说，滇王最后是被人下蛊所害，死相十分凄凉。除此之外，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

我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他当年去大孤岛，为的是偷师学艺，盗取你师门的蛊虫。后来又打起滇王墓的主意，他要找的很可能就

是滇王尸体上残留下来的那种毒蛊。”

“被你一说，我也觉得这算是一条道理。只是，他到处收集蛊虫做甚，这老贼习得了我师门所藏，天下间难道还有什么蛊虫是他弄不到的，非要去一具古尸上找？”

胖子不耐烦地道：“咱们在这里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空话，赶紧找地方下水，先进了滇王墓再说。咱们的棺材早就运进来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捷足先登，挖滇王的骨头去了。”

不料白眼翁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他沉声说：“我这把老骨头等不了那么久了。张老贼熟知奇巧淫技，三棺之术已破，只怕他这次不会轻易现身。我打算毁了滇王墓，以绝后患。”

胖子听了之后忙说不妥：“你这老头怎么这般想不开呢！有罪的是那个张大骗子，滇王墓怎么了？滇王墓是国家保护文物，毁掉太可惜了。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要毁，也得等我们进去摸过了之后，把重要的东西拿出来也不迟，为国家保留一点儿历史遗物。”

我也劝说白眼翁，急不在一时，那家伙既然打定了滇王墓的主意，说不定下次还会再出现，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岂料白眼翁抬起头来，用一双眼白看着我说：“晚了，炸药已经埋好了。此处的泉眼直通墓穴。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引爆。翡翠它是条好狗，从我意外收留它，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我将它留在岸上做接应，你们出去之后要是有心就带它走吧！”

四眼一听白老头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立刻朝我眨眼，随即向前一步。我明白他的意思，随即向老头扑了上去，岂料白眼翁年纪大，手脚却十分灵活，居然躲过了我的擒拿手。

“你们要干什么！”

白老头情绪十分激动，与方才大为不同。我说您跟我们上去，万事好商量。

“我呸！”他扑到水潭边上，大叫一声，“张老贼，你的千秋大梦下辈子再做！”

语毕一头栽进了泉眼之中。

第二十六章 抚仙毒蛊

我们仨被老头突如其来的阵势吓了一大跳，谁都没想到他为了报仇连命都不要了，一头栽进了水潭之中。胖子咋舌道：“我看他这是疯病又犯了。”

四眼蹲在泉眼边上说道：“现在哪有时间讨论这个？掌柜的，追不追？”

他这个问题其实很现实，白老头一心求死，我们下去了也未必有个结果。但如果就此放弃，那等于是无端放弃了一条鲜活的人命。我脱下外套和鞋袜对他们说：“他要做糊涂事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跟着糊涂。我下水去找他，你们留在上头。”

“放屁！”

胖子和四眼二话不说，都脱去了外衣。胖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党和人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妄图脱离群众，脱离集体。这种资本主义的小腔小调你趁早给我打住。”

四眼深吸了一口气，带头潜入了水中。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手脚越来越麻利了。胖子骄傲地拍拍胸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摇摇头，先将半截身子泡进了冰冷的湖水之中，而后捏住鼻子，一头扎进了泉眼中央。我刚一入水，身后就泛起了巨大的浪花，胖子扑腾了两下游了过来。我记得在白老头的描述里，这一段水域是连接大小龙珠之间的过渡口，直线距离应该不是很远。但我们这一趟下来并没有携带任何潜水装置，如果发生突发性险情耽误了时间，那几乎就只能等着丧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并不想让胖子和四眼贸然下水的原因。只是当时情况太过紧急，为了追白老头，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好任由他们跟着入水。先我们一步进入水洞的四眼就在我们前头不远的地方。他铆足了劲头一马当先，看样子是发现了白老头的踪影。我和胖子也不敢怠慢，两人奋力向着大龙珠的位置游去。

抚仙湖里的水清澈见底，同时更是冰彻入骨，我根本不敢放慢速度，生怕一停下来就会四肢麻痹失去知觉成了水猴子的盘中餐。白老头一把年纪，居然能在这样的水温中穿梭自如，将我们这一群壮年人远远地甩在身后，真不知道该夸他老当益壮，还是可怜他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想起他跳水时咬牙切齿的模样，我心中猛地打了一个寒战，立刻加快了速度，追着四眼所在的方向游了上去。白老头先前说过，宗祠下边

的洞穴是一处小龙珠，只要过了眼前的水域，就能到达墓室的前端，也就是大龙珠的所在。当初他对滇王墓并无过多了解，无法打开墓室的封门石，可这么些年过去了，他独自一人守在抚仙湖边悉心研究，恐怕早就成了滇王墓的专家。更何况，他早就趁我们昏睡之际将炸药埋了下去，如果不能快他一步到达墓室中央，只怕哥几个都要遭受牵连。我正想得入神，身后的胖子忽然拍了我一把。我回过头去，只见他口吐气泡，像只大螃蟹，手舞足蹈地指着前方。我蹿上去一看，四眼早就没了踪影。我们两人的斜上方赫然出现了一道圆弧形的洞口。我心中大喜，看来白老头所言非虚，大龙珠的入口就在此处！

我钻出水潭，眼前一片水雾，胖子跟在我后边，一张大手将我整个托了上去。我趴在水潭边上连咳了好几口清水。四眼站在我跟前，面色焦急，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大概是刚出水的原因，我耳朵里头嗡嗡直响，一时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胖子吐了一大口湖水，他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爬出水潭，左右张望，而后问道：“老白人呢，怎么没影了？”

我两手一撑，从冰冷的湖水中游了上来。这才注意到这个大龙珠里头灌有积水，齐到脚脖处。四眼说：“我追着他上来，前后脚的工夫，除非这里头藏了机关暗室。否则没那么容易跟丢。”

胖子捂了捂胳膊：“这鬼地方够冷的。比先前那个石窟洞还大了几圈。奶奶的，老白他不是个残障人士吗，怎么这会儿比我们都麻溜，眨眼就不见了。”

我看了看四周，这地方前后通达，四壁都是未经雕磨的水下岩窟，也不知道通往何处。白老头当年是跟着水猴子群来到此处，并未来得及一探究竟。但按照他先前的说法，已经在墓室里头安埋了炸药，可见他对这个地方已经了如指掌。我们初到此地，还没有摸清楚具体的情况，想要将他找出来恐怕要费一番工夫。“别的不管，先探探虚实。咱们往里走走，大伙小心脚底下，这里的积水不深，但是比较混浊，能见度太低，别叫钟石扎了脚。”

我们这一行，唯一一件照明的设备就是从老木头那里弄来的手电，我一直随身携带，这会儿倒成救急的宝贝。胖子从我手里接过手电，要打头阵，他扯起嗓子，对着黑漆漆的石洞大声呼喊白眼翁的名字。

“老白，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我们知道，你也是一时糊涂，快出来吧。组织会给你机会重新做人的……”

我说你小声点，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万一受了刺激，搞不

好说炸就炸了。胖子忙捂住了自己的嘴，不敢再乱喊。四眼跟在我们身后，他推了一下眼镜，问：“按理说这里已经到了滇王墓的内部，为什么看起来一点儿皇室风范都没有，处处透着冷清。”

“这你就不懂了吧。蛮夷之地穷家小户的，滇王家充其量就是个暴发户，哪懂什么风水宝穴之说。估计他翘了辫子之后，家人多半随意挑了个地方，就地掩埋。”

我一听胖子又在忽悠四眼，就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历代滇王，都是受大统皇恩的封疆诸侯。不谈云南每年出产的烟土作物，就是朝廷给的赏赐，那也是了不得的大数目。即使当年滇王暴毙，仓促之间修建了这座陵寝也不该如此简陋。四眼这个问题提得很关键，你少糊弄他。”

胖子敲打着岩壁，若有所思：“听你这么一说，也的确是个理儿。按理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滇王家再穷也算王侯将相之后，墓里头没有堆金砌银也就算了，怎么连墓室内部的装修都没搞好，破破烂烂的，像个叫花子窑。”

“这种情况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墓室在修建的时候，遭遇了不可估计的难题，以至于刚刚凿好了一个大致的模子就不得不将滇王仓促下葬。但是从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当时并非兵荒马乱的年代，滇王也未遭遇政变，这种潦草下葬的可能性比较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滇王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想将这里修建成自己的陵寝，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使得他最后不得不落户此地。”

“你说了半天，等于没说。滇王死了可有段日子了，就算把他从棺材里拖出来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照我的意思说，咱们先找老白要紧，至于滇王他老人家当年到底遭遇了何种变故，那是他们自家人愁的问题，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我被白眼翁的事弄得一个脑袋两个大，也不愿意去深思滇王墓到底为何如此简陋，只知道跟白老头失去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他要是将炸药引爆了，那我们几个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思及此处，我心中一紧，不禁加快了脚步。大概是步子跨得快了些，一个踉跄撞上了前头的胖子。他被我这一推，忽然大叫了一声，整个人朝前头趴了下去。我说：“王凯旋同志，这才多大的力气你就跪了。看来在美帝生活的这段子里，你的确被腐化了。我早就说过，炸鸡腿对身体没有好处，那是美帝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软武器……”

“你他妈的才腐化呢，哎哟哟哟，快，看看，老子踢到什么东西了，我肉，跟钢板似的，疼死老子了……”

胖子两手搬起右脚，坐在水中一个劲地哎哟喂。我一看不是做戏，赶忙蹲进积水中摸索，要把罪魁祸首揪出来。洞里的积水上了年头，散发出一股腐臭味，刚才鼻头在湖水里被冻得够戗，一时间没有缓过来。现在弯下腰去，差点叫这一汪腐水熏晕过去。胖子一手扶着墙壁一手搬着自己的脚。我捡起手电来一照，发现他的脚背已经肿成了一个大馒头。看来水底下的确是藏有硬物，否则绝不会撞成这个鬼样子。

四眼见状也俯身下水摸索起来，我在水中扑腾了一阵，就听四眼“咦”了一声。我忙将手电光照了过去，只见冷光照耀下，四眼双手探在水中，腐臭的污水淹没至他手腕上方。他面色发沉，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疑惑。我问他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捞到什么东西了。谁知四眼摇了摇头，随即两手一举，从水中抬出一件谁都没有想到的东西。“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胖子捂着脚一蹦一跳地走到四眼前。他单手拎起那玩意儿，指着阀门上的指针说：“还剩大半瓶呢，老头下来的时候没带这玩意儿吧？”

我瞅了一眼，接过来一看，很肯定地说：“进口货，老头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

“哎哟我禽，”胖子甩了甩被它撞得发肿的脚，“这地方怎么会有氧气瓶？”

四眼从水里站起身来，将我的手电筒压下，低声道：“这地方除了咱们，还有其他人进来过。”

“老白可能有危险，咱们得快。”

知道滇王墓的人不少，但能深入到大龙珠里头的屈指可数。当年疯狗村死的死疯的疯，除了白眼翁之外，最有可能到达这里的就是那个居心叵测的张大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神秘人——那个跟竹竿子一道陷害我们的枯瘦老者。一想到这里，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胖子一瘸一拐地跟了上来，他背起氧气瓶道：“依我看，这十有八九是竹竿子那伙人留下的。咱们再找找，他们一般都是集体行动，不应该只留这么一瓶。”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把氧气瓶留在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老白暴露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白老头第一次进来埋炸药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有其他人。这中间应当有个时间差，就在他回祠堂跟我们会合的时候，另外

有一伙人潜入了这里，等到白老头再返回此地，想要引爆炸药的时候，两伙人马碰了个正着，甚至发生了肢体上的摩擦。为了追击白眼翁，他们不得不甩下了行装。”

“听你这么一分析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儿，那咱们现在还傻站着干吗，赶紧救人去啊！”

胖子挥了挥拳头，“那群老狗日的，这次是在咱们的地盘上，非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四眼却说：“他们有备而来，我看武器弹药必定比咱们充足。我们这次下来得太过仓促，要是硬拼，肯定要吃亏。”

我说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先找到老白的下落是真。待会儿我打头阵，你们殿在后头，情况不对立刻跑，切忌冲动。”

“拉倒吧，真遇上那浑小子，你比谁都激动。”

胖子不屑地扭了扭手腕，“你放心，有我在，保管叫他们尝到革命铁拳的滋味。”

我们三人顺着甬道一路向前摸索，因为尚未探明对方的来历，我们不敢轻易暴露目标，熄灭了手电，贴着石壁排成了一字纵队。先前在印加神庙的时候，我们吃了暗亏，被人家倒打一耙不说，还差点全数折了进去。Shirley杨更是因此受了伤。这一次，我们在暗，他们在明，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如果能把握时机，加以善用，说不定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我们下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老白的安危如何，不得不叫人担忧。

我走在队伍前头，一边为白老头的境况忧心，一边思考待会要是真碰上了竹竿子那伙人该如何应对。这时，我脚下忽然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我心说难道又是氧气瓶，他们果真有同伙？蹲下身来一摸，居然是一条又长又粗的铁链。胖子和四眼围了上来，胖子朝前头走了两步，说：“这边也有，哪来这么多链子？拴狗用的？”

他两手一提，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我急忙打开手电冲着脚底下一照，这才发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那一滩浑水。眼前的岩洞比起之前的大龙珠，变得窄小了许多，地上积的都是流动的活水，也不似先前那般冰寒彻骨。粗糙的地表上铺满了错综复杂的铁链，每一根都有我手腕粗细，胖子连扯了好几下，愣是没能将它们拖出水面。铁链一路向前铺设，直通向前方一出窄洞。“这闹哪一出啊？”

胖子甩下链条，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着。我也没听说过在墓

里头挂锁链的，又不是监牢，弄这么多链条锁人还是锁鬼？看来这滇王墓与我们原先设想的不尽相同，其中必定大有名堂，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很可能就是张大仙当年陷害白眼翁的初衷。回忆起他在印加神庙中的所作所为，绝非是求财那么简单。四眼沉吟了一下，抬头环视了一下岩窟，犹豫道：“我一直有种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单纯的墓室。无论在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概念里，大家都秉承了入土为安的传统。墓室就相当于墓主人死后的家，没有理由把家里布置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用脚踹了踹水中的链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阴宅的风水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富贵安危，人死安宅，这是头等大事。眼前这个滇王墓的制式一不符合王侯的陵墓规格，二不符合传统观念里的墓穴要求，实在奇怪得很。”

“那，会不会是我们搞错了，”胖子突发奇想道，“也许这个地方埋的根本不是古滇王。你们想啊，从一开始，这一切都是疯狗村里流出来的坊间传说。老白他也是听上一辈人口口相传才断定抚仙湖下有一座滇王墓。可谁知道当初的传言是不是真的，反正按照我们的经验来看，这地方不想大墓，倒像是个劳改农场。指不定是滇王当年囚禁犯人的黑牢也不一定。”

他这一说还像那么回事儿。我心说难道咱们这趟白折腾了，折腾了半天这抚仙湖底下不过是座空牢？我禽，这事要是被老白知道了，岂不是要气死？可从张大仙还有白眼翁的判断来看，这地方的确是古滇王的水下陵寝无误，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被刻意隐瞒了？当年疯狗村里发生的惨剧，还有后续？我正在苦思冥想，忽然有一阵闷裂声从远传徐徐而至，不断地有“咔嚓咔嚓”地声响从我们脚下发出来，我来不及多想，只觉得整个洞穴忽然猛烈地摇晃起来。“不好！石洞要塌了！”

胖子一声惊呼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我们三人突兀地站在岩道中间，前后没有遮掩，只好捂住了脑袋就地一滚，缩到了墙边贴紧了墙壁。

“你他妈的，该不是老白已经动手了吧？”

胖子被震地左摇右晃。他摔倒在水中，死死地扣住了铁链。我和四眼连忙学着他的样子，将全身的重量都固定在了铁链之上。我先前也以为是白眼翁引爆了炸药，可这洞中四周都是积水，又没有地方可以固定炸药，他想引火势必要花费一段时间，何况震动是从岩窟内部传来，也没见半点爆炸的痕迹，看来这场震动并非人为，很有可能是湖浪长期侵袭，岩体自身发生了断裂，从而引发的局部塌方。果然，这场骚乱并没

有持续多久就停止了，我们刚从碎石灰沫中站起身来，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听不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我吃了一惊，更加确定洞中有其他人存在。三人立马屏住了呼吸，却听枪响过后，一阵撕心裂肺地兽吼冲破了漆黑的岩道，响彻了整个墓室。我们一时间无法判断前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加紧了脚步，在铁索横卧的窄道内狂奔起来。

胖子边跑边问：“什么鬼东西，叫这么惨？”

我摇摇头：“这洞里一共就我们几个人，肯定出事了。”

“没听说人能号出这么惨的音儿，太他娘吓人了。”

“你可别乱说，这里除了我们，只剩滇王他老人家……”

“诈尸啊？没听说僵尸还会叫唤啊！”

“那就更危险了，僵尸咱们不是没见过。可里头那东西你我都没接触过，打起交道来只怕没那么容易。”

“都怨老白，好不容易缴了一筐武器，也不知道带两杆下来。空手套白狼的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说话的工夫，我们已经来到了洞窟的尽头，这里四壁皆被砌得平整无比，是我们一路走来，少见的人工痕迹。四眼观察得比较仔细，他指着南边的墙地说墙角有洞。我爬过去一瞅，洞口笔直向下，切口成半圆形，一看就是手艺老道的盗墓人打出来的盗洞。胖子见此，搓了搓手笑道：“盼什么来什么，我就说滇王墓哪能就这样到头，快快快，下边到正主儿了。”

我指着洞口不断下渗的水迹说：“这洞刚打没多久，能在半淹水的石壁上打洞，此人的手艺不一般，跟在美国钻透博物馆的那伙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咱们这次是找对地方了。那位张大仙并没有因为棺材的事放弃滇王墓，而是铤而走险挖进去了。”

“那还等什么，赶紧下去要他好看！”

胖子一马当先，叼着手电就要往盗洞里钻。我拦住他道：“你这腰板，万一卡在里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大家都尴尬。打头阵这种工作还是交给我。”

说着我接过了手电，先选了一颗石子丢进了洞中，落地声随即而来，看来这是一段直上直下的盗洞，距离也不长。我与他们约定，下去之后，闪三下手电做信号，说明一切安全。交代完之后，我就顺着盗洞的口慢慢地滑了下去。方才那一粒石子因为个头小，所以落得十分轻松，等到我自己来爬的时候才发现要爬下去十分不易。这石壁的厚度十

分惊人，也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打出这么一方笔直的盗洞。我不断被洞中的碎石划破手脚，行动十分不方便。等到终于要见着洞口的时候，却听见下边有声响出来。我急忙闭了手电，两手两脚并行将身体撑在盗洞之中不敢动弹。不一会儿工夫，下边隐约传来两个男人的对话。其中一个比较低沉，另一个则较嘶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这两个天杀的王八蛋，果真追到滇王墓里头来了！

“老师，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这瞎子怎么处理？”

我一听竹竿子提到了“瞎子”就知道白眼翁落入了这两个浑蛋的手中，恨不得立刻跳下去救人，可对方显然是有枪在手的，我贸然暴露自己，只会坏了白老头的生机。

“呵呵呵呵，”嘶哑的声音长笑了一声，而后饶有兴致道，“这小子为了报仇，居然空等了这么许多年，勇气可嘉。倒不如留在此处叫他与那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做伴。”

我听他称白眼翁为“小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此人正是当日的张大仙，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这老妖怪当年已经是年近百岁的身体，怎么在印加神庙中竟丝毫不显老态？总不会真是修炼成精了吧？”

我没有听见白眼翁的声音，估摸着多半是受人所制被敲晕过去了。我附耳继续偷听他们的对话，只听竹竿子惋惜道：“这老鬼实在狡猾，居然敢欺瞒师尊，将滇王墓的秘密藏了这么多年。”

“哼，自以为是，愚不可及。我们走。”

老妖怪哼唧了几声，以示自己不凡，而后就传来了竹竿子恶心的恭维声与离去的脚步声。我在盗洞里憋了好一阵子，一直怕他们去而复返。等了大概十来分钟，这才从洞中跳了下去。一落地我就叫明晃晃的万油灯晃了一下眼睛。这是一处五六平开外的正方形建筑，我仰头去看自己落下来的地方，发现上头是圆弧行的天顶，正符合古代人天圆地方的说法，四下却不见有棺槨的踪迹。四周都是粗砖垒起来的墙壁，其中一面墙上有铜铁封门，似乎要把什么东西封在对面一般。三盏铜灯高挂壁沿，里头的灯油一看就是新添的。白眼翁颓坐在墓室一角，我看了看墓室的入口处，居然有一道水帘高挂，也不知道通往何处。如此看来白眼翁果真是知晓墓室里的机关，并没有与我们走同一条道。而竹竿子与那个老妖怪则是使用最原始的方式，直接打了一处盗洞下来。我检查了一下白眼翁，颈脖后边有一处淤青，看来是被人用硬物砸晕了。好在身上没有看见伤口，估计那几枪并不是对他开的。我拍拍老头的脸颊，将

他抬到通气的地方。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而后猛地一把握住了我脖子。

“杀了你，老贼，我杀了你！”

他这一下是拼尽了全力，我差点叫他直接掐晕过去，只好挥手给了他一拳。白眼翁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被我一拳击中了腹部，剧痛之下整个人朝后倒去。我顾不上脖子上的痛楚，将他一把拉住，喊道：“老白，自己人，是我。”

白眼翁踉跄了几下，甩了甩脑袋，捂着肚子道：“你，你小子。胡八一？你怎么下来了，快走快走。他们……”

我扶住老人，为他顺气，安慰说：“你放心，他们已经走了。我们追着你过来的。”

白眼翁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猛地站了起来，拉住我的手道：“我知道他在找什么，我知道他想找什么了，哈哈哈哈，他疯了，他是个疯子。你看滇王，你快看滇王……”

我一看白老头又要发病，急忙顺着他的口气将话头接了过来：“没事了没事了，咱们慢慢说，滇王怎么了？他的棺槨不在这里？”

“哈哈哈，他没死，他没死，哈哈哈，这里不是他的墓室，这里是，这里是……不见天日的监牢！哈哈哈……”

我被他这一番吓死古人的言语弄得莫名其妙，滇王作古至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白眼翁说他还没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先不谈他当年是否真的断了气，难道他能在没有食物没有供给的水下建筑里待上数百年？

“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看。就在里边，他就里边……”

白眼翁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将我推了起来，指着正对着水帘的一道铜墙壁说，“这就是张老贼想要的答案，他怕了，他不敢，哈哈。”

我见白眼翁疯魔至此，头上不禁渗出了冷汗，也不知道铜墙对面到底封了什么玩意儿，居然能叫他变成这幅模样，又想到先前老妖怪的口气，的确很是懊恼的样子。我屏住了呼吸，慢慢地贴近了铜墙，只见墙体上不知道何时被人炸开了一道细缝，靠近之后就能感觉到有微微的腥风从里头卷了出来。我向前靠了几步，听见一丝微弱的喘息声不断地从细缝中透出。如果不是事先知晓这是滇王的墓穴，我真要以为是什么人被困在了铜墙之中，正在等待援救。我手脚冰冷，看了看地上的白眼

翁，深吸了一口气。贴上细缝，朝铜墙里头看去。墙的另一头，一片漆黑，起先眼睛并不能适应，等到慢慢习惯了黑暗之后，就看见有一团黑影在铜壁之后蠕动。我努力地想要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无奈能见度实在太低，我正打算去问白眼翁，就听一声巨吼，那东西居然朝我扑了上来，铜壁被他猛地一扑，整个都颤抖起来。就在那一瞬间的工夫，我看见一双通红的眼睛从我面前闪过。我被吓得连往后退了好几步，差点跌坐在地上。那样的场面实在是太诡异，我可以确定那是一双人类的眼睛，却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困兽一般的吼叫不断地从铜墙后头传来，这时我身后响起了唏唏噓噓地声响。回头一看，胖子跟四眼先后从盗洞里跳了下来，胖子一脸警戒，指着铜墙喊道：“何方妖孽！老胡，你没事吧？”

那吼叫声继续了几下就停住了。四眼要上去看，被我拉住了。白眼翁颓坐在地上，他好像明白我在等一切的解释一样。他颓声说道：“不是我有意要瞒你们，连我自己都不信世上居然有如此荒唐的事情。”

“铜墙里的人，真，真是……”

“是他，我先前不信，也就没有把野史上的事情当真。传说古滇王是英年暴毙，死后并没有进入家族封地里的王陵，而是被葬入了朝廷特意为他修建的水下墓室。外人都当这是一项殊荣，唯有一个修墓的工匠对外宣称，滇王并没有死，而是被活活地关进了水下监牢。”

“即便如此，百十年来，他为什么还没断气？”

我回忆起刚才惊悚的一幕，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步也不愿靠近铜墙。

“死，自然是死了，人死最怕不肯松气。正史上记载，滇王的死，是因为他长期违抗圣意，假会猎之名，私自操练精兵意图造反，最后死于巫毒降蛊的邪术。依我了解的情况来看，他所中的毒蛊非是一般，所以才会弄成这副不人不鬼的德行。说是活了上百年未腐，其实早就不是人了。行尸走肉一般，没有意识，更没有人性。那些水猴子可能是受了蛊物的感应，才会定期来给他喂食。太可怕了，弄到这步田地，即便能够长生不老又如何，还不是永生永世受着折磨，倒不如死了干净。”

胖子和四眼听说铜墙后边封的是古滇王，无不惊叹，都以为这是我俩开的玩笑。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谁有心情给你们开这种国际玩笑。

胖子说要去亲自验证一下，我知道这厮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也就没有阻拦。岂料白眼翁却说：“一具行尸走肉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张老贼现在只怕已经出了抚仙湖，那老东西心狠手辣待会儿必定会引动

机关将入口封死，出了这道水帘就是抚仙湖底，你们也快逃命吧。”

我说要走一块儿走，你现在也见着仇人了，还怕日后没机会报仇嘛。四眼也劝他想开一点儿，我们正准备将白眼翁强行拖走，岂料墓室顶端忽然炸开了一道口，接连不断地爆炸声由远近陆续传来，碎裂的砖瓦一下子倾斜下来。白眼翁大叫：“不好，老贼他炸墓了！”

“跑！往水帘后边跑！”

我架起白眼翁，挥动手臂招呼胖子和四眼。他们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纷纷冲向了那一道救命的水帘，我托起白眼翁往水里推，岂料他猛地一挣，将我的手臂反折过来。我急得大叫：“墓要塌了，你要闹上去再闹！”

“小子，你走吧。我，不想走了！”

他一咬牙，抬腿就冲着我狠狠地一踹，顿时，一股巨大的水流朝我冲了过来。

第二十七章 荒岛求生

我被白眼翁狠狠地推出了水帘。刚一入水，猛烈的气压差点将人打翻过去，此时四面八方都是涌动的洪流，我根本分不清方向，三个人很快就被冲散。那一刻的抚仙湖像沸腾了一般，不断有气泡从水底冒出。我憋着一股气，顺着气泡上升的方向，向着水面奋力划去，心里一边懊悔一边惋惜，有好几次都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逃出升天。

到最后我呛了满口满脑的水，终于浮出了水面，我身后的湖水不断地冒烟，烫得能把人活烤了。我望着空荡荡的湖面，四处都不见其他人影，急得我又潜了下去，想要将他们两人找出来。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我渐渐没了力气，只好浮在水面张望了一会儿。这时就听见远处“扑腾”一声，胖子和四眼从水底下冒了出来。胖子光着膀子，脑袋上还在流血，估计是在祠堂里头被乱石给砸的。他捂着脑袋大骂了一声，然后揉揉眼问：“老白呢？没，没上来？”

我想到白眼翁最后的眼神，只怕他早就对人世间断了牵挂，却不敢把话说得太绝，支吾道：“反正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没瞧见他。老白这家伙命硬得很，恐怕没那么容易翘辫子。咱们先上岸再说吧！”

我们三人费尽了周折好歹是爬上了一处堤岸。我一上岸就瘫软下去，觉得自己浑身灌满了铁铅，连手指都动不了分毫。胖子和四眼就更别提了，两人一碰到陆地就倒了下去。我想起叫他们脱了潮湿的衣服，可大概是太累了，说着说着眼前就模糊起来。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我们的屁股蛋上。我睡得迷迷糊糊，一时间分不清自己身在何方。睁开眼睛之后呆坐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大孤岛上，只是到处都没见着翡翠的影子，也不知道这狗东西跑哪儿去了。胖子和四眼靠在一旁的灌木林上头，呼呼大睡。我挣扎着站了起来，踉跄了好一阵子才爬到他们面前，我拍拍两人的脸颊，费了好大工夫才把他们弄醒。四眼丢了眼镜，眯着眼睛用英文问我是谁。

我说：“胡大爷。”

他点点头：“你大爷。”

我“啪”地给了他一脑袋刮子，四眼摇摇头这才清醒过来。

胖子被吓了一跳，他扑腾着站起身来，大喊到：“哪来的女妖精，快给老衲显出原形！”

我说：“你这都做的什么低级趣味的梦，怎么连女妖精都冒出来了？快清醒清醒，咱们还在岛上呢！”

一阵鸡飞狗跳之后，大家伙总算是从水下逃生的冲击中清醒过来。胖子问我咱们睡了多久。我看看天，不确定这一觉混了几天过去，反正日头正健，估计现在离吃饭的点不远了。我站起身来准备去码头看看杨二皮和他的船。也不知道那位大爷身上的蛊毒解了没有，反正我们几个已经将东西按时送到，还顺带将滇王墓毁掉了，算是间接教训了那个阴他的张大仙。这老小子就算升天也该安慰了。我们三个饿得前心贴后背，全靠想着船上那点干粮才撑到了岸边。可一到那地方，我们全都傻了眼：空荡荡的码头，杂草丛生，却到处都看不见独角龙船的踪影。

“我禽，滚你娘的杨二皮，过河拆桥，丢下咱们跑了！”

胖子急得直跳脚，一副恨不得一口将杨二皮咬死的模样。

我说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咱们沿湖找一找，他神志不清开不了船，说不定龙船是被水流冲到别处去了。说完我强打起精神，沿着湖岸开始寻找独角龙船的影子。其实我自己比胖子还要急，这大孤岛四面环湖，驾船来回有五六个钟头的时候，这里又是个荒岛，如果杨二皮真的独自离去，那我们无疑成了被困的鲁宾孙。“老胡，这边，快过来，出事了！”

四眼的声音远远地从湖岸另一头传来。我赶忙迈开了大步冲他的方向跑了上去。四眼站在一处浅滩跟前，他手里拿着一截木板，然后指着地上的桅杆说：“你来看，这是不是我们的船？”

整个浅滩上，大大小小的木板碎片不计其数，还有一些漂在湖面上，四周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我蹲下身来检查桅杆上的标记，果真是杨二皮家的鱼头章。这下连我都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骂起来。胖子原本在湖边上汲水，他听见我的叫骂声之后就跑了过来，一看这满地的架势也知道出事了。

“杨二皮呢，没留下尸首？”

“你看看船都炸成这样了，人还有得活吗？如果他在船上，那全尸是肯定找不到了。他要是不在……哎。”

你叹气干吗？咱们又不会死在岛上。你忘记了，还有杨司令呢！”

胖子这一说，我才想起Shirley杨还在外头，“对对对，她去外头找船，回到吊脚楼之后找不到我们，必定会出海来寻。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真该死。”

四眼倒没有我们这么乐观，他说：“Shirley杨这一去少则一周，多则半月，我们在荒岛上，连口饭都没有，要怎么度过。”

胖子噓了他一声：“一看就是地主家的孩子，这有树有湖还能饿死爷不成。知道荒岛求生的那个大胡子吗？就抚仙湖这环境，别说半个月，半年都不是问题。”

我忙拦住他：“算我求你，别再乌鸦嘴了。半年？这鬼地方，都能撑十天已经是奇迹了。”

随后的几天，我们风餐露宿，把在部队里学到的求生技能统统用在了实战上。到了第九天的时候，我从睡梦中被久违的马达声吵醒。四眼原本就守在求救用的篝火边上，此刻兴奋地脱下了外套不停地挥动。眼看那艘水上快艇飞速向我们驶来。胖子激动地几乎要冲进水里去迎接。当快艇在码头靠岸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跟见了毛主席一样，热泪盈眶。不等快艇停稳，Shirley杨大步流星地跳了下来。她身穿一身黑色的皮衣，头发扎在脑门儿后边，神色略显憔悴，却透着一股坚毅。她初见我们三个，几乎不敢相认。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才冲上来，一把抱住我说：“老胡，你这个浑蛋，急死我了。”

我一想到自己接连小半个月没换过衣服，忙将她推开。胖子在旁边说：“亲人哎，可想死我们了。来来来，我不要拥抱，有肉没有，带盐的肉！”

“哈哈哈哈哈，你们这几个大男人，怎么弄到这步田地，连秦律师都成了野人。我对你们几个的中国行太感兴趣了。”

一个亮丽的女音从快艇上传了出来，我这才注意到船上还有另外两个人。那女人站起身来，嘴角勾起一丝的笑意。胖子泪眼汪汪地冲了上去：“芳，我的芳。你可想死亲人解放军了。”

林芳被他逗乐了，随手拎起一个背包丢给他说：“喏，别说我不照顾你们，干粮全在里边了。”

“有没有搞错，那是我的包！”

一个穿得花花绿绿的身影“嗖”地一声从船尾跳了出来。我一看见大少爷那副脖子仰上天的说话劲，心头就堵得慌。四眼跟我几乎是同时问道：“他怎么也来了？”

小王八“切”了一声，很是潇洒地从船上跳了下来：“你们几个土包子也不看看是谁家的船，除了本少爷，谁能在这么短的工夫，把最新型的快艇从美国运到这个破地方来。哎，狗头律师人呢，少爷我手上还有一

笔账要跟他算呢！”

秦四眼一看见王清正，脸都绿了。Shirley杨问我白眼翁上哪儿去了，我光顾着跟胖子抢干粮，根本没工夫答理她。林芳摇摇头：“这才几天的工夫，人都饿成狼了。这个人情你可要好好还我。”

Shirley杨叹了一口气对她说：“答应你们的事，我是不会反悔的。等抚仙湖上的事解决了，我就跟你们走。”

我正啃鸡腿呢，一听见她说这话，立刻将肉塞进了胖子手里，起身问她怎么回事儿。林芳和Shirley杨都不说话，倒是小王八得意扬扬地笑道：“你还不知道吧，美军有一个项目，在日本海域。咱们两家又要联手了。”

“不是，你说什么，谁要联手？”

“Shirley，她和王家的人要一同帮助我们完成一个军事项目。目的地在日本海域。不瞒你说，这次是个大手笔，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参一脚，都没那个机会。你们能加入进来，应该感到荣幸。”

我说老子什么时候答应要给你们这帮美国鬼子卖命了？

林芳指着快艇说：“照你这么说，我们的物资白给了？”

我忙向Shirley杨求证，她点头说：“没办法的事。我跟蒋书记到了江城之后，他多方联系，死活找不到愿意去抚仙湖的船只。我试着联系了一下林芳，她同意以最快的速度向我们提供援助，但是条件是为一项水上项目做技术指导。我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就答应了下来。没想到最后出现的会是他们两个。等我到了吊脚楼之后发现了你们留的字条，没敢等就上岛找你们来了，白眼翁他……”

我们一行人吃饱喝足之后在岸边扎了两处帐篷以供人员休整。我趁着空闲的时候细细地将白眼翁遇难的事向Shirley杨讲述了一遍。她听完之后欷歔不已。我们正要就张大仙身份进行探讨。林芳却突然跑了过来，她举着手里电报单说：“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过去。”

我这说到一半，闹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Shirley杨说：“美军有一个海上计划，现在遇到了瓶颈。我答应过她解决完这里的事，就去海上基地报到。”

我问林芳：“Shirley杨又不是工程师，她学的专业与水上作业更不相干。你们找她，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林芳坦然一笑，将电报拍到我手里：“真是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不错，我们最先想找的人，并不是Shirley，而是你。”

找我？”

这让我更加迷茫了，一时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何目的。小王八从一旁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土包子，你就偷笑吧！咱们这次是去给老祖宗报仇。”

“啊？”

我眨眨眼，没明白大伙是在说什么。秦四眼抱着一卷古籍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他身后跟着笑得像花一样的胖子。

我一看这伙人似乎都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愈发迷茫。胖子蹦跶到我边上，仰天大笑：“老胡，这次发达了。秦始皇的墓，叫咱们碰上了。”

我看了一眼站在帐篷前的众人，脑袋一下子涨得老大，这真是遇人不淑，遇人不淑啊！

(全文完)

鬼吹灯之《山海妖冢》

史上最佳三人组合，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离开抚仙湖后，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参与林芳他们制订的计划。而是一起回到北京，准备休整几天。一天，大金牙手捧一本古本《山海关志》来求教胡八一，正巧，远在美国的陈教授也委托胡八一代为寻找陈家祖坟所在。胡胖杨摸金小分队再次聚首，开往山海关。本以为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却意外遇到许多难料的凶险。食人树、尸油河、黄皮子、九棺黑煞、冥须沟……跌宕起伏，惊险不断！

第一章 翡翠双篆梅花笺

离开抚仙湖之后，我们一行六人先行来到了江城歇脚。酒足饭饱，休整了几日之后，我问林芳：“你说的那个海底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儿？可别又是美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可惜，林芳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声称有急事要处理，提前回了美国。我纳闷儿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时，便被小胖生拉死拽地拽回到了北京。

北京的春天是一年中最美也最短暂的季节，花红柳绿的格外喜人。胖子的心思也随着春天的到来活泛了，一大清早就哼着小曲儿抹了半盒头油要出门，说是约了前几天在舞厅认识的姑娘去玉渊潭划船。看着胖子养了一冬天的肥膘，我实在忍不住说道：“王凯旋同志，春天刚刚到来，革命的思想正在复苏，你确定要在全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的情况下在行动上向资产阶级靠拢吗？”

胖子对我的调侃很是不屑，一面擦着皮鞋一面甩动着他的臭脚丫子说：“胡八一同志，春天刚刚到来，伟大的革命行动要尽快实施，我要去联系群众，在劳动中揣摩伟大导师的革命思想。”

“闲了几个月，你养了一冬天的膘儿，划得动船吗你？再说了，我刚刚给你占了一卦，你今天不宜近水。”

胖子转过头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说道：“胡司令，莫非你看胖爷出去舒展筋骨心里有点儿痒痒？也难怪，杨参谋长最近忙着在美国搞什么慈善摄影展，你孤家寡人一个，确实有点儿寂寞。”

我说道：“别放屁了，我胡八一岂是那么儿女情长的酸书生！不过说到寂寞，还确实有点儿。这一歇歇了大半年，从去年夏天歇到今年春天，歇得我胳膊腿儿关节都快锈住了，昨天上厕所的时候差点儿没站起来，一哆嗦好悬没栽倒在茅坑里。你说，这是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两位爷这是说相声呢。”门帘一掀，大金牙笑咪咪地走了进来，一手拿着一本泛黄的破书，另一只手里拎着一袋热气腾腾的包子。胖子一见包子，鞋也顾不得擦了，顺手接过拿起一个就往嘴里放，“大金牙你得真是时候，胖爷正好没吃早饭呢，不过这素三鲜下回就别买了，一水儿猪肉大葱的就行。”

大金牙赔笑着说：“胖爷您慢点吃，这刚起屉的包子热着呢。我今天过来是有一事想请教二位爷，让二位爷帮我参谋参谋。我手上这本书，

是我一个老主顾的物件，想出手给我，因为关系熟，所以也就不怕放在我这儿。这古董方面，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也算是个行家，可要说鉴别古书，还得请二位爷帮我参详参详。”

我这几天正闲得发毛呢，一听说大金牙有古书，赶紧接过来。这是一本线装书，纸页已经泛黄，残破不堪，封面上写着“山海关志”四个楷书大字，左下角有“崇祯×年”四个蝇头小楷，看来这是本县志。这本书墨迹古旧，书写笔体不同，想来不是同一人记载。我将纸张对着窗户的光线看了看，应该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没错。于是便抬头问大金牙：“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是真品，确实是崇祯年间山海关地区的县志。可问题是这种县志保存不易啊，而且改朝换代以后这些县志都是应该销毁的，不销毁也应该以清年号重新编撰。你这老主顾从哪儿弄的这本书？”

大金牙听见是本真品，顿时喜笑颜开，答道：“胡爷，您说是真的我就放心了。本来我也是觉得像真的，但又不敢肯定。既然您说没问题，那我明天就把这货收了。至于这货从哪儿来，我还真不知道，就知道这主顾老家是山海关附近的。”

胖子听见我们说的话，走过来擦了擦嘴上的油，便要接过县志看看。大金牙一看连忙说：“哎哟胖爷，仔细您手上的油，这要是蹭上了这书可就不值钱了。”胖子不耐烦地说道：“蹭上了怎么了？这书要是蹭上了胖爷手上的油，那就值钱了，怎么着也得拿个几百万才能买着。回头胖爷再往书上踩两脚，蹭上点儿脚香，嘿嘿，那就是无价之宝了。”说着接过书，哗啦哗啦地翻着，看得大金牙眉头直皱，囁着牙花子又不敢说什么。胖子翻了半天，往大金牙手里一扔，说道：“怎么都是字啊！你胖爷虽说文武全才，可最烦看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还是竖着写的。老胡，这破玩意儿值钱吗？”

我正吃着从胖子手里接过的包子，听见胖子问，说道：“你怎么把猪肉大葱的都吃了，给我剩的都是素三鲜的，今儿晚饭你别吃了，带着你的花姑娘划你的布尔乔亚小船去吧。这书你别看破，那可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县志，县志知道吗？就是县政府记录县中民生情况的笔记。明朝的玩意儿，你说值钱吗？”大金牙听我这么一说，突然乐得直拍手：“真是祖坟冒青烟，竟然碰上个宝贝。那老主顾看着不显山露水的，一出手就是这么大的手笔。我要是把这宝贝收了，回头转手一卖，嘿，抱着钞票睡觉喽！”胖子一听有钱赚，头油也不抹了，一把抓住大金牙说：“你老小子可别拿着宝贝就想跑啊，这书是我和老胡给你鉴定的，卖的钱怎么也得算我们俩一份。你要是敢独吞，胖爷我饶不了你。”

胖子一急就不分轻重，眼看大金牙面上有些微微动怒，我赶紧打圆

场：“胖子你别急着提钱的事，我刚才翻了翻这个县志，发现里面记载的一些东西挺值得深究的。”大金牙一听这话，顺势收起了不快，走过来看我手里的县志。胖子哼了一声，也不想和大金牙闹得太僵，不急不缓地慢慢晃了过来。

县志被摊开的那页上写着：“陈拓，吴三桂麾下右校尉，骁勇善战，人称陈大将军。祖籍山海关，陈氏家族乃山海关地区百年望族，族中曾出妃子共七人，在朝官员三十二人。陈拓为陈氏望族唯一嫡孙，卒于与明军争夺山海关一役，自此陈氏家族没落。陈氏家族以一翡翠双篆梅花笺闻名，后随陈拓战死沙场而再不见于世。据传陈拓葬于燕山脚下，未葬入陈家祖坟，却不得而知，可惜可惜。”看完这段，胖子两眼放光：“翡翠双篆梅花笺，这是个什么宝贝，听着挺值钱的。”

大金牙说：“这翡翠双篆梅花笺我倒有所耳闻，据传是一块长两尺、宽一尺的巨型翡翠，色绿而底透，是翡翠中的上品。因形似信笺而称翡翠笺。最特别的是，这翡翠笺上面有唐玄宗御笔两行梅花篆字，后流传数百年至明太祖朱元璋手中，更在翡翠笺下方亲题雅号，因此人称翡翠双篆梅花笺。这翡翠笺看来至少是唐代的事物，更兼有两代君王的御笔题字，实在是人间至宝啊！不过这些都是传说，因为流传甚少，是不是真的都值得怀疑。不过既然这县志上有所记载，我看这真实性不容怀疑啊！”

大金牙越说越激动，搓着手又开始嘬牙花子。胖子一听嚷开了：“我说老胡，那咱们还等什么啊，赶紧上路啊，这就呛唧唧直奔山海关，找着这翡翠笺咱就发了。还他妈去玉渊潭划什么船，胖爷我直接买艘航母开美国去了。”

我沉吟了半天没说话，胖子有点儿发急：“老胡，你倒是说话啊，林芳那个丫头片子也不搭理我了，我闲得浑身直痒痒，顺手发财的买卖你不想干了是不是？”我抬头看了胖子和大金牙一眼，说道：“你们不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吗？”“有什么蹊跷的？”胖子一脸不耐烦。大金牙听见我的话，缓缓点头道：“胡爷一说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这翡翠笺可是好几十年没在市面上听见风声了，今儿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居然就被咱们在这本县志上发现了。这县志也是个稀罕物。我觉得咱们运气好得有点儿奇怪。”

我问大金牙：“你知道你老主顾的具体情况吗？最好去查查。”

就在我们三个围着这本县志想破脑袋的时候，胡同口的刘大妈叫我去听电话，说是有国际长途打过来。接了电话才知道，Shirley杨的慈善影展办得差不多了，近几天打算回国来与我军全方面会师。另外，陈教

授有一事相求，他无意中在亲戚手中找到了家族族谱，发现他家在曾祖父搬到北京来之前，一直生活在山海关地区。陈教授父亲有个遗愿，就是带着曾祖父和祖父及自己的骨灰葬回陈家祖坟，但是由于陈教授曾祖父出逃山海关之时正值战乱，陈家也人丁飘零，线索全无，所以竟不知祖坟在何处，也因此一直没有迁回去。凑巧陈教授前几日在一个远方亲戚家里找到了族谱和一些线索，可惜他年事已高，更因在美国养病，因此拜托我们帮他找到陈家祖坟所在地，也好了却他父亲的心愿。我知道依Shirley杨的性格，不用说她肯定一口应承了下来。那我自然也没什么意见，待着无事，帮陈教授这个忙就是了。

我将陈教授的请求一说，胖子就说道：“又是山海关，又是陈家，难道陈教授和那个陈大将军是一家？那翡翠笺岂不就是陈教授的了？不行不行，我们帮陈教授找祖坟行，可别告诉他翡翠笺的事，他要是把翡翠笺拿走了，胖爷我还赚个屁钱。”大金牙也说：“胖爷说得有道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难道陈教授真是陈拓将军的后人？”我见他俩都在犯嘀咕，便说道：“现在猜也是白猜，还是等Shirley杨把陈教授家的族谱带回来我们研究研究再下定论吧。看来无论如何，这趟山海关之行都不可避免了。”

一想到又要出发，我心里便涌起了一股兴奋夹杂着期待的感觉，顿时觉得四肢百骸充满了力量，腿打哆嗦掉茅坑的事是再不可能发生了，于是提议道：“这喜事也来了，春天也到了，中午饭也该吃了，咱们收拾收拾吃点儿东西去吧。胖子你赶紧去玉渊潭呀，人家姑娘还等着你呢。”大金牙说：“胡爷，春天咱应个节气，我知道东四有一家春饼店做的春饼那叫一个香。金黄的大饼，卷上新炒的韭菜豆芽，再配上天福号的小肘子，甭提多好吃了。胡爷咱走吧，今儿我请客！”胖子一听大金牙的描述，顿时嘴就兜不住哈喇子了，扯着大金牙说：“玉渊什么潭啊，再大的花姑娘也不管饱。古人不是说吗？饱暖思淫欲，胖爷得先把温饱解决了再琢磨花姑娘的事，咱这就去吧。”

Shirley杨两天后就回到了北京，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饿着肚子比赛看谁坚持不住出去买饭。她一进门就将陈教授的家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也顾不上饿，一个鲤鱼打挺起来对Shirley杨说道：“杨参谋长不远万里赶来与我红四方面军会师，有失远迎，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来呀，给杨参谋长看座。”说完拿起家谱便研究起来。Shirley杨无奈地摇摇头，与我一起研究起那本族谱。

族谱标注出了历代陈氏家族男性姓名及亲戚关系，详细备至，却有

两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叫陈臻，下面用黑色横线画出。另一个完全被涂黑，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字。两个名字并排列在族谱里，显示出这两个人应该是同辈，而陈氏到了这一辈则只有这两个人。我将前几天大金牙拿来的县志情况对Shirley杨讲了一遍，她点点头道：“如果陈教授和陈拓是一个家族，那么陈教授的家谱里为什么没有陈拓的名字呢？但是山海关并不大，同时存在两个陈氏大家族的可能性非常小。难道那个被涂黑的名字就是陈拓？可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至于真实的情况，看来还需要我们去发掘呀！那个翡翠双篆梅花笺则是题外话，老胡你们不要多想，是否有此物还不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的山海关之行我们是去定了，不管怎么样也要帮陈教授把祖坟的位置找到。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族谱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能让我们尽快找到祖坟。”

我给胖子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便与Shirley杨继续研究族谱。族谱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无量山峰晴转阴，马蹄腾空吠声急。十万冤魂铺长路，午夜而行夜莺啼”。我沉吟道：“这首诗像是在描写当时的战争场面，却又有些牵强。难道这是寻找陈家祖坟的线索？可是族谱不是在陈氏族人手里代代相传吗？陈家老祖宗干吗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个难题，这不是给后人安葬增加难度嘛？怎么还有不希望后人安葬进祖坟的祖宗？”胖子不以为然说：“这还不简单，就是陈家祖宗嫌后来人越葬越多，每个人地方越来越小，本来先人都一进三出的大宅子，现在变成小四合院了，人家不乐意了啊！琢磨着你们别往里葬了，挤得老子都转不开身了，又不好明说，干脆给你们留首歪诗吧，谁解出来谁葬进去。”

我竖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副司令的这番解读真是抽骨剥髓、鞭辟入里，充分体现了陈氏祖先的前瞻性和神秘性，兼顾优胜劣汰的教育方式，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啊！”Shirley杨听了胖子的话哭笑不得，对我说道：“老胡，咱们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吧。这次去主要是寻找陈教授家族的祖坟位置，任务比较轻，也就没必要带什么家伙了。”我一听暗叫不好，你去是寻找陈教授祖坟，我和胖子还要找翡翠笺呢。不过这话不能直接同Shirley杨说，说了她肯定不同意，只能先把她稳住，到时见机行事了。于是我赶紧说道：“还是带几把兵工铲和伞兵刀以备不时之需吧，我看陈氏祖坟也不像是容易搞定的，多带些东西总是有备无患嘛！”Shirley杨点点头，也不多说什么，便出门准备东西去了。

第二章 无量山

北京离山海关并不远。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我们三个就到达了
这个曾经记载了太多历史与记忆的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很有些破旧之
感，街道和居民楼的形态看起来似乎还保留着建国初期的样子。胖子一
见这情形就嚷道：“嘿，听着山海关这名字胖爷我还以为是个多威武雄壮
的地方呢，怎么着也得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啊，可除了这‘天下第一关’的
城楼看着还像那么回事，其他的地方哪还看得出来当年那金戈铁马的气
势啊！听见了吗？金戈铁马，形容得多贴切，胖爷我就是文武双全。”

我说道：“小胖这你就说错了，越是破旧我们应该越高兴，越破旧越
保存了以前的风貌，这样我们寻找起陈氏祖坟也能简单一些。要是都高
楼林立了，我们上哪儿找去啊！”Shirley杨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说
道：“老胡说得没错，古旧的东西保存得越多越方便我们寻找。可陈氏祖
坟毕竟已经是百年前的墓葬地，不知道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和城市建
设，是不是还存在。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试试，帮陈教授了却了这一
桩心愿。”

“可是我们从哪儿找起啊，那本烂族谱上就写了一首歪诗，我看说不
定是陈家祖宗逗后人玩呢。”胖子一提那个族谱就火冒三丈，我们三个在
火车上研究了一路也没什么头绪。我对Shirley杨说：“陈教授家族家业再
大也必然不可能像诸侯君王一样，选择一处风水绝佳的宝地开辟墓室，
一是因为工程量太过浩大，不是普通家族承担得起的；二是但凡建造地
下墓室的家族必然是有些值钱的物件进行陪葬的。如果防盗措施做不
好，明器势必要被人盗走，这样建造墓室的规格也不符合朝廷的规定。
既然如此，那我这分金定穴的本领也没用处了。咱们就只能从那首歪诗
入手了。”

Shirley杨说：“那首诗的第一句是‘无量山峰晴转阴’，无量山峰……
难道说山海关有一座山叫无量山？”我说：“咱们在这瞎猜也没用，还是
找个本地人问问吧。正好到了吃午饭的点儿，咱们找个饭馆儿边吃饭边
打听消息。”胖子赶紧说：“来的路上我就发现了，火车站往西有个饭
店，叫聚满楼，看着不错，号称专做本地特色，咱们去试试，吃饱了饭
才有力气干活嘛！”说罢便向西走去。

这聚满楼确实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打听消息的好场所。山海关人讲究
吃喝，因此来这吃本地特色的反倒是本地人比较多。胖子忙着张罗点
菜，Shirley杨便同服务员攀谈了起来：“姑娘，我们是北京社会科学考察

院的，第一次来山海关，想作一份社会考察报告。我能跟你打听点儿事吗？”

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顿时分外热情了起来：“北京来的就是不一样，你长得可真漂亮。我就是这儿的本地人，打小就在这附近生活，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问，知道的我都告诉你。”Shirley杨见民风如此朴实热情，暗暗松了口气，问道：“这山海关附近有没有一座山叫无量山？”“无量山？”服务员连忙摆手道，“绝对没有这座山，我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就听说过角山、天马山和万寿山，这无量山绝对不是我们这儿的山。你们搞错了吧？”Shirley杨和我对视了一眼，正好胖子点完菜，便谢过服务员让她去上菜了。

“没有这座山？”我诧异道，“难道我们分析错了？这无量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某种暗语或者代号？”Shirley杨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并不接话，反倒是胖子见此情形大声说道：“你看吧，我就说这陈家祖宗是骗人玩呢，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找着祖坟。我看咱们还是安心去找翡翠笏吧。”Shirley杨听闻此话怒道：“好啊胡八一，你们果然打的是那翡翠笏的主意。你早都答应我摘了符不再摸明器了，原来你都是骗我的。哼，你放心，有我在就不会让你们去找那翡翠笏的。”

我一看Shirley杨动了怒，赶紧训斥胖子道：“小胖你胡说什么，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陈教授寻找祖坟，跟那什么什么翡翠笏有何干系，你不要偏离了行动的主导思想。”胖子自知说漏了嘴，闷头吃饭不再言语。Shirley杨见状也不再说话，胡乱吃了几口饭便思索起线索来。

吃罢饭我们三个走出饭馆儿，在马路上海漫无目的地溜达，突然胖子猛一回头，见一个年逾六十的老头儿跟在我们身后五步远，略佝偻着背，却是精神矍铄的样子。胖子几步冲过去一把抓住老头儿便扯到了我们面前，问道：“你是谁？干吗跟着我们？老实招来，不然小心胖爷的拳头，哼哼，你胖爷可不是吃素的。”老头儿被胖子这么一闹，顿时急红了脸，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Shirley杨白了胖子一眼，对老头儿柔声说道：“老大爷，您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您既然跟着我们，那肯定是有原因吧！”

老头儿好不容易喘定了气，怯生生地答道：“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坐在你们旁边，听你们提到了无量山。”Shirley杨一听见“无量山”这三个字，赶紧问道：“您知道无量山？”老头儿点点头道：“自然是知道。不过无量山这三个字可有年头没被提起了，再不提老朽就该忘了。”Shirley杨进一步问道：“那这无量山究竟是不是一座山？到底在哪儿？”老头说：“姑娘，这无量山根本就不是山，而是一座大墓。”

“大墓！”我、Shirley杨和胖子面面相觑，齐声叫道。

“对，就是大墓。这座大墓是一个陈姓大家族的墓地。这陈氏家族自明太祖时期就已是山海关地区的名门望族，风雨历练了数百年，直到清兵入关时才败落。一夜间两百多口族人全部失踪，就连战死沙场的陈氏唯一嫡孙陈拓将军的尸首也不见了踪影。一个兴旺了百年的大家族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空留一座大宅子生气全无，也在几年后被清兵捣毁了。”

“那您知不知道陈氏家族究竟为什么一夜间全部失踪了？”我急急问道。Shirley杨和胖子也紧紧盯着老头儿，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儿大概是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线索来源。

“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老头儿摇头叹道。听到老头儿的回答，我们仨顿时失望不已。Shirley杨紧接着追问道：“老人家，那您知道陈氏墓地在哪里吗？”老头听见Shirley杨的话，仔细打量了她一眼，谨慎地问道：“姑娘，你打听这个是要做什么？”Shirley杨急忙答道：“不瞒您说，我的一位父辈我要尊称他一声陈叔叔，他叫我们代为寻找家族祖坟，在他给我们的家族族谱上便有一首诗提到了无量山，所以我怀疑您刚才所说的陈氏家族就是陈叔叔的家族。”

“陈叔叔？你能不能把那个族谱拿给我看看？”老头儿说道。

Shirley杨刚要掏身后的背包，就被我拦住。我转身对老头儿问道：“老人家，敢问您是怎么知道陈家的事知道得这么清楚？您究竟是什么身份？”这老头儿对于陈家的事知道得如此详细，不由让我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老头见我拦住了Shirley杨，便仔细地上下将我打量了一番，徐徐说道：“鄙人姓陈。”

“难道您是陈氏家族的后代？”我大惊失色地问道，“可是您不是说陈氏家族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吗？”

“我并不是陈家的后代。”老头儿不疾不徐地答道。胖子一听老头儿这样说，差点儿抡起拳头要揍他：“不是陈家的后代你姓什么陈，你卖什么关子，你要我们呢是不是，嘿，胖爷我这暴脾气。”老头急忙说：“我虽不是陈家的后代，但是我家先祖是陈氏府上的管家。因为跟随陈氏多年功劳、苦劳甚多，便被陈氏赏赐了一大块田地，并允许子女皆姓陈，可以跟随陈家的子女一同读书。因此老朽虽不是陈家的后代却也姓陈。”

“管家？”我奇道。“对，管家，我家先祖也在陈氏族人消失的那夜一同消失了，剩下几个孩子零星知道一些陈氏的故事，这么多年口口相传，也没剩多少了。”老头儿的话让我和Shirley杨都惊奇不已，看来事情

更复杂了一些。不过这也算是好事，至少我们可以抓住这条线索，事情也算是有了些头绪。

“那这山海关地区有没有两个姓陈的大户人家呢？”Shirley杨问道。“没有，绝对没有，山海关地区在明朝时期本来就不是一个大县，别看陈不是一个特殊姓氏，但是在山海关姓陈的就这一户。”老头儿肯定地答道。

那这么说陈教授和陈大将军陈拓竟然是一家。想到这儿我和Shirley杨都惊异不已，就连胖子都露出目瞪口呆的神情。可是陈教授家的族谱上根本就没有陈拓的名字。照理说陈拓既然是当时显赫的名将，族谱上不可能不记载。难道说那个被涂黑的名字真的是陈拓？想到这里我和Shirley杨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正打算回身接着盘问老头儿，发现老头儿居然在我们沉思的时候不见了！

我们三个大惊失色，一个大活人居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我们虽经历的怪事不少，可这大白天在街道上就上演大变活人的把戏可是头一次见到。这老头失踪的方式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消失意味着刚刚找到的线索断了，这让我们又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就在我们都沮丧的时候，Shirley杨首先打破沉默：“老胡，既然老头儿说无量山是陈家的大墓，那么我们开始的猜测可能是错的。看来陈家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至少他们拥有一座规模超出我们预计的大型地下墓穴。既然有地下墓穴，那么就势必会选择一处风水宝地，这样你的分金定穴本领就可以用到了。”

Shirley杨这样一说，我茅塞顿开，说道：“对，你说得没错，既然有墓穴，就需要选择风水好的地段。这山海关地区北倚燕山山脉，咱们也不方便去爬到山顶上去俯视地形，我看咱们就找个资料馆、图书馆去查查山海关的地势地形图，我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到了县图书馆才发现这里小得惊人，我目测藏书也就两千多本，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居然保存着明朝崇祯年间山海关地区的地图，虽然是影印本，但也很让我们惊喜。我和Shirley杨摊开地图仔细研究山形地势，胖子照例在旁边逗图书馆的管理员小姑娘，最后人家骂了句“臭流氓”就赶紧走开了。胖子方才心满意足地寻找下一目标。

山海关确实是块风水宝地，北倚燕山，南临渤海湾，形成前白虎后青龙的阵势。燕山山脉是一条中型山脉，并没有巍峨高峻的突出山峰，整体山群自西向东分布。我运用起分金定穴的本领锁定了一处风水地，而这处风水地却不是完整的风水俱佳的墓葬宝地，而是虽呈风水之象，

中心位置却有一处空白在地图上未描绘出来。我们又要来当代的地图予以对照，却发现当代地图上清楚地描绘了空白处的地势走向，没见有何奇怪之处。Shirley杨叫来图书管理员询问，管理员也不知道这地图上的空白处是什么意思。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明代地图对山海关地区全都描绘详尽，唯独这块用空白表示。难道这有什么奇特？可当代地图却又将此地地形、地势描绘得相当清楚，明明就是一个小山谷，山谷间有条小河贯穿。”我百思不得其解。

“莫非那块空白是以当时明朝的人力、物力所无法探明的地带？”Shirley杨沉吟道。

“如果那处空白真的没什么蹊跷，那处风水地就很有可能藏有大墓。而如果空白地果真有什么异常情况，那风水地就呈败势，完全被毁掉，别说不适合葬大墓，就是普通墓穴葬进去，也会祸及三代。此地是不是有大墓，而大墓又是不是陈氏之墓，我还真不敢断定。”关于分金定穴我向来自信，但对于没探明的地形，我却实在不能妄下定语。

“嗨，你们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是不是宝地咱们去探一探不就得了。管它什么异常情况，什么情况也拦不住胖爷我寻找陈家大墓的决心。”胖子的单细胞特性又开始显露，不过除了亲自去一探究竟，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和Shirley杨对视了一眼，便起身开拔。

第三章 杪椽食人树

从县城进山至少有二十公里，我们跟一户农家商议好，雇用他家的马车送我们进山。一路上胖子兴高采烈地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站在马车前端一手横握胸前一手高摆在身后做向前进的姿势，不一会儿就让马拉屎的臭味给熏了回来，老老实实地坐在我身边。

我对胖子说：“小胖，刚才你唱得我军斗志昂扬，怎么不接着唱了？”胖子横了我一眼说道：“这马早晨吃什么不消化的了，拉屎臭得我差点儿把中午吃的孜然羊肉都吐出来，万一吐出来，多可惜呀！”我说：“孜然羊肉算什么，你站那儿要是真吐出来，等咱们回来我请你吃山海关特色‘浑锅子’，不能让你白表演一回是不是。”

胖子恨声道：“老胡你就缺德吧，想看胖爷笑话，没门儿！不过浑锅子听着倒挺不错的，我看这事可以提上议事日程。”赶车的农夫边听我和胖子不着边际地胡侃边笑，Shirley杨倒是司空见惯。就在我和胖子互相抨击的时候，马车“咣当”一声停了，农夫回头说：“到了。”

Shirley杨给了钱并嘱咐农夫在这儿等我们出来。如果这儿真有大墓，我们还要先回县城置办家伙，光凭我们仨这赤手空拳的，想要进墓实在是心里没底。Shirley杨临走时问农夫：“大爷，您知道这山里有什么奇怪之处或者传说吗？”

农夫呵呵笑着回答：“你这个女娃娃，没事跑大山沟子里做啥。就连我们本地人都不轻易进山，有那时间还不如给我那麦子地多锄锄草呢。不过你们小心啊，这块地方好多年没听说有人进去过了，没准儿有啥野狼、毒蛇什么的。”Shirley杨见问不出什么，答应了一声便招呼我们往山里走去。

这山里俱是高大的杨树、杉树，春末初夏时节，正是枝繁叶茂的情形，林间鸟鸣渐渐，光影斑驳，很有番动人景象。胖子捡了根长树枝每往地上插一下才走一步，边走边问我：“老胡，这林子里会不会有大烟泡子？”大烟泡子是由大量落叶积累在地上腐烂形成的，含有大量气体和液体，表面由新鲜落叶覆盖着，不小心踏上陷进去就出不来，被成为“森林里的流沙”。我回答道：“应该不会有，现在落叶没那么多，按理形不成大烟泡子，不过还是小心为上。小胖，我命令你为我军的先锋队员，走在队伍前面，用你手中的金箍棒替我军察看前方道路。”胖子不满足道：“老胡，我好歹也是副司令，说到为队伍察探地形没问题，但起码也应该表现出这是我身先士卒自愿的，不要老是命令命令的，这让我在美

国顾问面前抬不起头来。”

Shirley杨暗笑一声，走在我的身边。走了十几分钟，面前出现一条小河，正是地图上绘制的横穿风水地的那条河，要到达空白地带就必须穿过这条河。河水并不急，河流清浅而过，河面大概三米多宽，胖子不愿弄湿了新买的军勾皮鞋，说什么也不蹚水过河，硬是东拼西凑找来几块大石头扔在河里，踩着石头率先过了河。Shirley杨过河的时候脚下一滑，差点儿扭伤了脚。我只能扶着她慢慢地过去。

到了河对面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我嗅了嗅没闻到什么，但我知道Shirley杨不是小题大做的人，她这样问一定的道理。Shirley杨说：“我从一进林子就觉得空气中有一种似甜非甜的香气，很淡很淡，开始还以为是林子里野花的味道，但是我刚才仔细看了看，这树林里除了树以外并没有花儿。而且我刚才过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头一阵发晕，所以才差点儿摔倒。”

听到Shirley杨这样说，我连忙谨慎地嗅了嗅，果然发现空气中有一种似甜非甜的香气，很迷人，让人忍不住想多闻几次。就在我大口闻着这股甜香的时候，突然觉得头一阵发晕，紧接着就想大喊大叫。我心想坏了，可能是中毒了，赶紧咬了舌头一下，疼痛伴随着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我的神志清醒了一些，却发现Shirley杨站在我身边神情木讷，在默默地流泪。我一下着了慌，还从来没见过她哭过，今天她这是怎么了。我赶紧过去摇了摇她，Shirley杨慢慢回过神来，对我说道：“老胡，这香气有毒！我刚才觉得自己神志不清，特别想哭。”

看来这林子有古怪。我和Shirley杨一人撕了一块衣角用河水沾湿了捂住口鼻，刚起身准备继续前进，就发现胖子突然不见了！好像自从我与Shirley杨过河以来就没见到胖子，只是刚才我们全神贯注于林子里的香气，没注意到他在不在。我大声唤了胖子几声，也不见答应，这才真的急了，没想到还没摸着人家的门，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Shirley杨说：“胖子会不会也吸了这香气，现在晕倒在哪里？”就在我刚要回答的时候，林子深处传来几声似哭似笑的声音。这声音一出，惊得附近的鸟全都扑棱着翅膀飞走了。声音在山谷中回响着，头顶的阳光不知何时被一股淡淡的雾气遮挡了，气氛说不出的诡异吓人。好在我与Shirley杨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保持镇定自若。

那怪声又响了几声，我回身对Shirley杨叫道：“是胖子！快走！”说罢便向林子深处冲去，Shirley杨也紧跟着跑了过来。跑了几十米，便进入了一块开阔的草地，草地四周和中心散落长着几株参天大树，我一看就见到胖子站在一棵树前，全身被几株藤蔓紧紧地缠绕着，好像被绑在

了树干上。胖子不安地扭动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但是表情却既像笑又像哭，极为难看，嘴里发着嗯嗯啊啊的怪声。

我急忙往前跑想要把胖子从树干上解救下来，却不料跑过一棵树的时候，突然横地里伸出一枝藤条，紧紧地缠住了我的腿，把我猛地拽向树干的方向。我被这藤条一绊顿时摔倒在地，赶紧伸手到身后的书包里去掏工兵铲。马上就要掏出来的时候另一枝藤条伸出缠住了我的手腕，顿时手腕上就被勒出了一条血痕。Shirley杨见状赶紧跑过来用工兵铲砍断了缠在我手上的藤条，我顺势掏出了背包里的工兵铲砍断了缠在腿上的藤条，爬起继续向胖子的方向跑去。

刚跑到胖子面前，就听见胖子哼哼唧唧地叫道：“老胡，小心，快来救我，他妈的老子要死了。”我和Shirley杨同时挥动工兵铲向胖子身上的藤条砍去，还没砍到，树上便伸出几条粗壮的藤条把我和Shirley杨全都缠住。Shirley杨体轻，一下被缠到了树干上，背部紧贴上树干，顿时发出痛苦的一声低叫。我见胖子和Shirley杨都身陷险境，心里便发了狠，拼命朝缠在腿上的藤条砍去。藤条被砍即缩回，随即又伸出更多的藤条缠住我的四肢。转瞬间我们三个都被绑在了树上。

刚一贴上树干，我顿时觉得背部火烧火燎的疼，就像是被硫酸烧了一样。这时又一枝藤条伸出缠住了我的右手，藤条一紧，我手里的工兵铲就掉落在地。背部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感觉皮肉仿佛都被烧化了一样。我眼见Shirley杨的左手没有受困，便示意她把藤条砍掉。Shirley杨左手拿住工兵铲，反手拼命砍缠住右手的藤条。右手的藤条刚被砍断，便被从腰间伸出的一只藤条缠住了。我见Shirley杨挣脱不易，便用缠得不十分紧的左手去摸靴筒里的伞兵刀。藤条像是能发现我的行动意图般越缠越紧，我一发狠，左手使劲往下一伸，手臂上便被磨掉了一大块皮肉，血丝立刻就渗了出来，左手因此也得到了解脱。我顾不上伤口，赶紧摸出伞兵刀伸手割断了绑住右手的藤条，先让身体离开树干。我用脚底顶着树干，身体趴在地上。这藤条虽然厉害，但是基本都在半米左右的高度伸缩，似乎触不到地面。

我眼见暂时脱离了危险，赶紧以脚为轴，身子贴地爬到胖子身边，先用伞兵刀割断缠在他大腿上的藤条，又从他背包里拽出工兵铲，一下砍断了缠住他腰身和胳膊的那根最粗的藤条。胖子脱了困便也学我，扑倒在地。我赶紧回身去救Shirley杨，胖子也紧紧跟在我后面匍匐前进。Shirley杨这边已然陷入极危险的境地，一根藤条伸出缠在了她锁骨的位置，稍一用力Shirley杨的头就会贴在树干上，四肢也早已被藤条缠得死死的，工兵铲也已经掉落。Shirley杨正竭力地扭动着，妄图挣脱藤条的

束缚。我快速爬过去，站起身一把砍断缠在Shirley杨锁骨处那根藤条，胖子紧接着赶紧用伞兵刀斩断了缠在四肢上的藤条，趁老树还没伸出新的藤条袭击我们时，我们三个赶紧趴在地上快速向草地边爬去。

等爬出了草地，远离了那些树木，三人方才停下喘了口气。我顿时觉得后背、胳膊、大腿等贴在树干上的部位疼痛难忍，好像全被腐蚀了一样。转身去看胖子和Shirley杨，也在吸着凉气，显然伤得也不轻。我仔细查看了一下伤口，伤口处的衣服已经全都腐烂，露出了皮肉，伤口处的皮肤也腐蚀掉了一些，正往外渗着黄色的液体，露出粉红色的皮下组织。

Shirley杨检查完伤口说：“咱们的伤口看来都伤势不轻，需要去医院进行消毒和包扎。这林子古怪太多，我看咱们还是尽早离开才好。老胡，你知道刚才缠住咱们的是什么树吗？”“是桫欂树。”我答道。“这桫欂树是什么鸟玩意儿？”胖子追问道。

“桫欂树是一种食人树，类似食虫草或者食虫花之类的植物。它会利用藤条绑住经过的野兽，然后用树干上分泌的腐蚀性液体慢慢将猎物腐化，再通过树皮吸收养分，往往将猎物腐蚀得连骨头都不剩。这种树一般生活在严寒带或者寒带，经常捕猎老虎或者黑熊等身形壮大的生物。大概这燕山脚下气候寒凉，所以这里也生长了一些。我以前在昆仑山当兵的时候见过几棵，十分罕见。”我刚才回想起树的形态和捕猎方式，突然想起了这个树名。

“他妈的，这树太邪恶了，胖爷差点儿就折它手上了。我从一进这林子就觉得脑子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就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被他妈的捆树上了。”胖子边骂边用树枝抽地上的草泄愤。

“这桫欂树通常分雌树和雄树，雌树会散发出一种扰乱猎物神经系统的香气，让猎物神经麻痹，跌撞进雄树的包围圈。雄树使用藤条缠住猎物以吸收养分。”我解释道。

“妈了巴子，我非一把火烧了这鬼林子不可！”胖子说着就要起身去烧树林。Shirley杨赶紧制止胖子：“千万不可，在树林放火很容易演变成森林大火，到时候咱们也都会被烧死在这里的。”

“那怎么办，就让咱们仨吃这闷亏？胖爷我可差点儿把命搭在里边，你们要是再晚来一点儿，我估计我就变成那大树的美餐了。想想我就来气。”胖子愤愤道。“算了吧小胖，咱们三个什么大亏没吃过，差点儿送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再说了，你这一身肥膘看着也有碍美观啊，这不正好帮你减减肥了嘛。”

Shirley杨无奈道：“你们俩真是什么时候都能开得出玩笑。对了老胡，你说这地方出现这种树，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种在这里，想要保护某些东西？你不说这地方是块风水宝地吗？”

我答道：“没见过这树以前这地方还有可能是风水宝地，但是既然有这树就绝对不可能了。”

“为什么？”Shirley杨不解道。“这桫欂树性属极阴，又性情凶残，人称地狱之树，民间都说它是地狱中魔鬼的化身。但凡宝地都讲究阴阳调和，这树至阴至残，是最邪恶的象征，你想谁家会在自己的墓地种这种树，那不是破坏风水祸及子孙嘛！”

Shirley杨点头道：“难道说明朝百姓因为有这桫欂树在这儿都不敢到这儿来，自然也就查不出这里的地形，因此才在地图上空白出这一处？”我说道：“也有可能是那时的人民难免迷信，认为这里是不祥之地，所以没有在地图上标出。”

胖子不满道：“闹了半天这儿没大墓？害得胖爷我还受了伤。咱们仨真是出门没看皇历走背字啊！”我说道：“小胖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咱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只信仰老马一人，往多了说再加上老恩，怎么动不动就提那些封建迷信的调调呢？”胖子反唇相讥道：“我呸，你个摸金校尉还敢提唯物主义，那你盗墓的时候点什么蜡烛、带什么黑驴蹄子啊！”我辩解道：“我那是遵循盗墓传统，承接祖辈形式，绝不给组织丢脸。”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贫了，我看你们真是伤得太轻。咱们还是趁天没黑赶紧去县里处理伤口吧，去晚了万一伤口恶化就麻烦了。”Shirley杨催促道。

我们仨起身向林外走去，走了大约半小时便来到入林的地方，却发现马车不见了。胖子骂道：“他妈的这死老头，答应得好好的说在这等咱们，这怎么没影了。这庄稼人不是应该老实巴交的吗？怎么这么奸猾，时代真是变了。”

第四章 洗尘寺

眼见没了马车，天又快要黑了，我们三个只好徒步朝县城走去。背上的伤口越来越疼，看来是毒液没清理，因此一直腐蚀着我们的皮肉。可这树林离县里至少还有二十公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到，我们又都饥肠辘辘的，身上还带着伤，眼看快要撑不住了。

又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照我们三个的速度也就走了三四公里，天已经黑透了，估计走到县里也要后半夜了。这时，Shirley杨一指前方道：“你们看，那里有个寺庙，还有灯火的样子。不如我们先去那里借宿一晚吧，先把伤口简单清理一下。”

胖子赶紧附和道：“杨参谋长说得对，我这疼得快挺不住了，而且饿得也没劲走了，咱们先去那庙里歇歇吧。”我自然是没什么意见，于是三人向庙里走去。

走到庙前仔细一打量，庙并不大，看样子很有些年头，庙门上方悬着一块匾，上书“洗尘庙”三个大字。我见着这庙名有趣，说道：“一般出家人讲究的是出世，心无旁骛，追求至幻至虚的境界。这庙的名字听起来却挺入世，大有涤尽天下尘埃之感。难道说这庙还管民性善恶、社会治安？”

Shirley杨想了一会儿说道：“大概这庙里最早的住持本是一介热血中人，因为某些不得已的原因才落发为僧，虽说遁入空门，却还一心想着匡扶正义、惩恶扬善。”胖子在旁边鼓掌说道：“胡司令、杨参谋长真是悲天悯人、心系天下苍生，这危急时刻还能抽空探讨出世入世的问题。此等宽大胸怀实在是值得我等在午夜梦回之时认真审视自己的灵魂，寻找我与二位的差距。但是我想，此时此刻，我与二位最大的差距就是受伤的程度。”说着转过身让我和Shirley杨看他的伤口。

胖子确实受伤比我俩重很多，从背到腿几乎全都露出了红肉，衣裤也被腐蚀坏了，露出半个大白屁股一颤一颤的。Shirley杨看见胖子荤素不忌地就转过身来向我们展示他的屁股，顿时红了脸，低头快步走上台阶去敲门。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小沙弥开了门，探出半个脑袋，一见门口站着一个女人，赶紧低了头念“阿弥陀佛”。

Shirley杨也双手合十对小沙弥说道：“小师傅别见怪，我们是北京社会科学考察学院的，下午去树林里考察地貌，却不料被林子里一种食人树伤到了，现在又没有车回县城，所以想今晚借宿在这里，容我们清理下伤口。还请小师傅为我们通传一声。”小沙弥上下打量了Shirley杨几

眼，终于犹犹豫豫地进屋去通传了。

就在胖子马上不耐烦得要骂人的时候，庙里出来了一个年老和尚，大约七十多岁，虽已老态龙钟却精神良好，双眉长垂于眼角，看起来有些慈眉善目的味道。老和尚双手合十鞠了一躬，笑呵呵地说道：“我是这庙里的住持释然，三位施主快请进。听闻三位受了伤，还请进庙处理伤口并用些斋饭。”胖子一听有斋饭二话不说就要进去，被我一把握住。我也双手合十鞠躬，说道：“释然方丈，我们三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深夜叨扰，多谢收留。这里还有一位女施主，还请见谅。”

释然方丈微微一笑说道：“施主何必拘泥，出家人慈悲为怀，救死扶伤乃是修行责任，更何况只是为女施主提供片瓦遮身呢。”我听方丈这样说便放了心，拉着胖子和Shirley杨赶紧进庙。

胖子一进庙里便嚷着肚子饿要吃饭，小沙弥便带着我们去了斋堂用饭。斋堂十分破旧矮小，看样子也就能容纳十几个人，看来这是座小庙。不一会儿小沙弥就端上来素面和黑糊糊的馒头，我们三个都饿坏了，二话不说接过去就吃。胖子三下五除二就将他那份吃完，趁小沙弥不注意偷偷对我说道：“这庙也太穷了，面条里就漂着几片葱花，连点香菇菜叶的影子都没有。住在庙里就这点不好，只能吃素，可是胖爷我今天受伤出血，得需要吃点儿肉补补。”说完趁我不注意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我还没吃完的馒头，被我一筷子打了回去：“快吃吧你，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要嫌滋味不够就从自己腿上片点儿肥肉吃解解馋。”

待我们三个吃完，赶紧去安排好的屋里处理伤口。Shirley杨被安排在庭院的东侧小房间里，我和胖子被安排在庭院的西南角房间。方丈听说我们是被桫欂树所伤，特意送来了庙里自制的药膏，并对我们说道：“二位施主真是吉人自有天相，这片树林自从老衲来这出家开始就没有人进去过了，那桫欂树的厉害老衲还是听我师父说起过。这是庙里自制的药膏，很老的方子，配制好后也很久没人用过了，二位施主快处理伤口吧。另外，我让人给那位女施主也送了些。老衲告辞。”

我赶紧说道：“请问大师，您在山海关有多久了？”

“老衲出生在这里，今年虚岁七十有六。”方丈慢慢答道。

“那您有没有听说过无量山？”我问道。

“无量山？没有，从没听说过。不知施主打听这无量山是有何贵干？”方丈一脸茫然，显然不是说谎。“没事，我们来这里之前听说过一些关于无量山的传说，所以好奇就向您打听一下。看来传说不可信啊，哈哈。”我见方丈不知，就不再追问，毕竟这种事不声张的好。

方丈走后我和胖子赶紧给对方上药，这药也真是奇特，擦上之后一股清凉之感取代了之前的灼热疼痛，顿时感觉好了很多。肚子也不饿了，伤口也不疼了，疲惫感便涌了上来，没多久我和胖子就睡着了。

晚上吃的面条干货太少、汤太多，灌了个水饱半夜就被尿憋醒了。我起身准备上厕所，发现睡在旁边的胖子不见了。这荒郊野外破庙古寺的，胖子一个大活人不见了，我顿时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去敲Shirley杨的门。Shirley杨睡觉一向很轻，听见我敲门立刻警醒地问：“是谁？”

“是我。”我悄悄地答道。Shirley杨疑迟了一会儿没做声，过了一会儿打开门问道：“老胡，你大半夜的来我房间干什么？”我暗自好笑：“漫漫长夜无心睡眠，特来邀你一起赏月。”Shirley杨不屑道：“你要是有赏月的闲情雅致你就不是胡八一了，我看你只有吃月饼的时候才有兴致。”我见被她识破，赶紧正色道：“不开玩笑了，胖子不见了。”

Shirley杨大惊：“你俩不是睡在一个屋子里吗？他什么时候不见的？”我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刚才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他不见的。”Shirley杨点点头说道：“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不方便打扰方丈，咱们还是先自己找找吧。”我和Shirley杨便一起去找胖子。

这寺庙并不大，入门一个小庭院，庭院北边是佛堂，东西两边都是厢房，厨房在东北角，西北角便是厕所。夜深，整个寺庙一片黑暗，没有一点儿灯火，只有头顶的月亮投射出一点点光辉。不一会儿我们就找遍了院子佛堂和厕所，都没有看见胖子，我们便向厨房走去。刚进厨房，就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Shirley杨一把拉住我，我点了点头意思是我也听见了。正好扭头看见身边灶台上放着一根烧火棍，我顺手抄起，蹑手蹑脚地向声音的来处走去。走近了就看见一个黑影缩在墙角，我二话不说抡起烧火棍就向黑影打去。

“哎哟！咳咳！妈了巴子的老胡你要害死我啊！”胖子的声音喊了出来。我和Shirley杨一听是胖子顿时放了心。我一把揪起胖子质问道：“你大半夜不睡觉跑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快从实招来，不然我大刑伺候了。”

胖子一边揉着我打疼的地方一边哼哼唧唧地说道：“这庙里的和尚也真够抠的，就给那么一口饭，谁能吃得饱啊！还没睡多长时间呢我就被饿醒了，所以来厨房找点儿吃的，不然饿着肚子怎么睡觉啊。老胡你个王八蛋，胖爷我正往嘴里送馒头呢，你这一棒子差点儿没把馒头整个塞我嘴里，噎死我了。”自从知道这黑影是胖子后我早就猜到他来干什么，也就不觉得意外，这像是他能做出的事。

Shirley杨小声埋怨道：“王凯旋你也太……害我和老胡为你提心吊胆的，找了你半天了。”胖子不领情，不情愿地说道：“你们俩也太过于谨慎了，我胖爷那是什么身手，上天降魔、下水擒龙的角色，能出意外吗？”顿了顿又说道，“哎老胡，我刚才在厨房找东西吃的时候发现碗橱后面有一个暗门，我忙着找吃的，手头又没个手电筒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就没进去。你说这寺庙是潜心修行的地方，偷偷摸摸建个暗门是什么意思？”

胖子说的话也让我大感意外，顿时好奇心陡起。转头看向Shirley杨，她虽矜持着，但我看得出她也很好奇，于是对胖子说道：“革命工作不能光凭嘴说，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中去，落实到实践中来。这暗门有什么古怪，咱们这就去一探究竟。”说罢率先向碗橱走去。

这碗橱立在厨房最深处的东北角落里，说是碗橱，其实就是用木头钉起来的简易的架子，上面每一层都摆满了粗碗和粗盘。透过碗和盘子的缝隙，勉强能看见墙上有一条门缝，看来这个暗门是嵌在墙里的。如果不是紧紧贴在碗橱上仔细观察，几乎看不见碗橱后的这个暗门。

胖子和我轻轻都把碗从碗橱挪到案板上，不一会儿Shirley杨就从房间里拿了狼眼手电回来。我和胖子合力把碗橱挪离了墙大约一人距离。胖子累得气喘吁吁道：“这破庙里一共没几个和尚，碗架子上摆这么多碗干吗，也用不上，都落灰了。”

我一边接过狼眼手电仔细打量墙上的暗门一边说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嘛，这么多碗和盘有两个作用，一是遮挡视线，不让人们发现碗橱后的这道暗门；二是如果有人想挪动碗橱，这些易碎的碗就是最好的警报设施。小胖，你这都不懂，怎么进行革命工作。”

门的颜色与墙一样，没有开门的把手，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在墙上刻出了一个门的形状，在狼眼的强光照射下看起来有一丝诡异的味道。

我问胖子：“这么隐蔽的门，又有碗橱挡着，你是怎么发现的？”胖子颇有些自豪地说：“这得归功于我多年与我妈斗智斗勇的革命行动，小时候我总偷我妈单位发的红糖和大枣，偷了就藏到碗橱里，用碗挡上。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我一进这厨房就不自觉地去翻碗橱，果然在最后一层的碗后面发现了仨馒头。”

“门呢？我问你怎么发现的门，你告诉我你利用多年的直觉和敏锐判断发现了仨馒头，王凯旋同志，请你认真回答组织的问题。”我也饥肠辘辘，一想起胖子独吞了三个馒头就怒火中烧。

“门还不简单，拿走碗取走馒头就看见了啊！”胖子不以为然道。

Shirley杨观察了门半天后对我说：“我仔细观察了，判断不出门上有没有什么机关，我看咱们试着进去吧。”我点了点头，Shirley杨用我刚才给了胖子一闷棍的烧火棍使劲往门上一捅，门便吱吱呀呀地开了。Shirley杨用狼眼往门里扫了一圈儿，五尺见方的屋子黑黢黢的没有任何光亮，也没有任何物品摆设，这是一间空屋。

“空屋搞这么神秘干吗，我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呢！”胖子一见是间空屋，大失所望。我与Shirley杨也面面相觑，这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在我们想进屋进一步观察的时候，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鸡鸣的声音，原来不知不觉天快要亮了。我和胖子赶紧把碗橱挪回原来的位置，又七手八脚地把碗放回碗橱。Shirley杨则赶紧打扫着地上的痕迹。做完这一切，听见寺院的后院传来了晨钟的声音。再过一小会儿和尚们就要起来做早课了，我们赶紧偷偷溜回了房间。

吃过早饭我借口胖子的伤还行动不便，希望再住一天，方丈立即答允，旋即又担心地建议是不是胖子需要去县城的卫生所处理伤口。我忙回绝道：“不用，真的不用，他皮糙肉厚的，没什么大事，就是劳累加上受了点儿惊吓，还需要休息休息。况且您给的药膏真是难得的良药，现下好得差不多了。”

方丈见我们确实也不像是重伤员的样子，便不再坚持。我趁机对方丈说：“大师，我们此次来山海关是带着任务来的，要写一篇关于山海关社会形态的论文。不知您是不是方便将寺里的文献借我们阅读一下，也好作为我们写论文的参考。”

方丈捋着胡子笑呵呵地答道：“当然没有问题，能为三位的论文提供一些帮助，是敝寺的荣幸。我稍后就派弟子送过来。二位施主好好休息吧，老衲就不打扰了。”说着就退出了房门。

胖子一见方丈出去了，转头对我说道：“我说老胡，谁皮糙肉厚的？胖爷我养得是细皮嫩肉的。再说了，就那两棵快枯了的烂树，能吓着我吗？你不要对我进行污蔑和诽谤，本来这两天吃不饱心里火气就大呢。”

我早饭也没吃饱，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以期缓解一下胃里抓心挠肝的饥饿感。听见胖子的话，我眼皮都没睁开：“你就别废话了，我不把你描述得娇弱些，咱们怎么能顺理成章地留下。快去把杨参谋叫来，一起研究一下寺里的文献，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暗室的秘密。顺便看看她那儿有没有什么吃的。他娘的，早晨就喝了一碗米粒都数得过来的稀粥，跟喝水也没什么两样。这寺里哪儿都好，就是吃饭太抠。”

胖子也没吃饱，哼哼唧唧地去找Shirley杨。没一会儿工夫，两个人便回来了，同时小沙弥也送了寺里的文献来。寺里文献不少，摞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大部分纸质已泛黄，书看起来残破不堪。但也有几本看起来很新，想必是近几年的文献。

Shirley杨从书摞的最下面抽出一本，随手便翻看起来。我发现胖子鬼鬼祟祟地坐在床的一边，低着头，把脸埋在胸口，形迹十分可疑。我虽不信鬼神之说，可昨天刚经历了树林里的险情，这片地域古怪太多，我怕胖子冲撞了些什么，便悄悄走过去站在胖子身后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站在胖子身后我发现他在进行很细微的抖动，时不时传来一声吧唧的声音。我深吸了一口气，一把抓住胖子的衣领，硬把他的头拽了起来。胖子嘴里叼着半拉馒头，冲我嘿嘿一笑。我一把夺过馒头塞进自己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王凯旋同志，你太没有互助友爱的精神了。搞了个馒头不仅不分给战友一半，还藏起来偷偷摸摸吃独食。我要进行投票取消你副司令的职务！”

胖子自知理亏，也不辩解，眼巴巴地看着我手里的半拉馒头。我怕他饿极了上来抢，赶紧三口两口地吃了，差点儿没把我噎个半死。我费力咽下了最后一口馒头后对胖子说道：“你赶紧从实招来，这馒头哪儿搞来的，实话实说组织上还有可能念你初犯，保留你副司令的位置。”

胖子眼见馒头没了，顿时泄了气，往床上一躺，跷着二郎腿说道：“粮食藏哪儿能瞒得住胖爷我呀！我刚才去找杨参，正好见厨房蒸馒头呢，趁和尚不注意顺了一个来。”

“那你他娘的不多拿几个，一个哪够吃啊！”我对胖子十分不满。

“我倒是想多拿，来不及了，差点儿被发现。”胖子对于我吃了他冒着风险拿回来的馒头还埋怨他表示抗议。

就在我们俩为馒头的事争论不休的时候，Shirley杨突然说道：“老胡，你过来看。”我知道Shirley杨一定有什么发现，忙过去看她手里拿的文献。只见文献上写道：“本寺建于崇祯×年，由陈氏家族出资，陈拓右将军负责督建。建造历时三个月，占地约十亩。”

Shirley杨咬着下嘴唇说道：“看来这个洗尘寺与陈氏家族还颇有渊源呢。不知道会不会藏有关于陈氏大墓的线索。”

崇祯×年，这个年份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似乎还有什么事情也是在这一年发生的，却实在想不起来。我甩了甩头，干脆不想了，和Shirley杨一起翻看起来。

看了整整一个上午，终于把文献翻了个大概，我和Shirley杨都已是头昏眼花，胖子倒是在床上睡得呼噜震天。文献里大概记载了建寺以来每位住持和沙弥的姓名以及每年寺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倒也没发现什么有关于陈氏大墓或者暗室的只言片语。

我一脚踹醒正在睡梦中吧唧嘴的胖子，宣布道：“今晚，由我带队，杨参谋长指挥，再次夜探洗尘寺暗室！”这时寺里想起了吃午饭的钟声，胖子一骨碌爬起来就向餐堂冲，我和Shirley杨也不甘落后地小跑前进。

吃饱了午饭下午睡了个绵长香甜的午觉，终于挨到了入夜时分。和尚们做完晚课都各自回禅房休息了，我和胖子偷偷向厨房摸进。快到的时候，Shirley杨的房门也打开了，她轻快地向我们会合而来。

第五章 食人蚁

长久共事形成的默契让我们三个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点了一下头，便自觉地对进入密室进行了分工。我和胖子七手八脚地把碗架上的碗搬下来，Shirley杨则用狼眼仔细查看着碗架附近的墙壁，看看有没有机关或者一些有关密室的线索。忙活了半个小时我和胖子才把碗架上的碗盆搬干净，合力抬开了碗架，露出了墙上的暗门。我回头看向Shirley杨和胖子，他二人向我略一点头，我便带头进入了密室。密室长约三米，宽约两米，刷着雪白的墙壁。等到三个人都进来便觉得狭小，尤其是胖子的大身板太占地方。Shirley杨最后进来，进来后就用我之前打过胖子的烧火棍在门合叶处支着，防止门在身后关上。这密室的门是向内推开的，门上光滑如镜，关上后与墙几乎严丝合缝，如果我们三个都在密室里，而有人从外面把门关上，那想要再开门这是件难事。我不禁佩服起Shirley杨的细心来。

Shirley杨从背后的背包里掏出两只狼眼，给我和胖子一人一只。空无一物的狭小密室在三只狼眼惨白地照射下有着说不出的诡异。我和胖子仔细查看墙壁上有没有机关，Shirley杨则负责查找地面上有没有暗道。

胖子一边找着一边嘟囔道：“这洗尘寺好好的建这么个密室干什么，也许是方丈老头藏着什么宝贝也说不定。”这密室墙壁不知是用什么材质涂的，竟然有吸光的作用。狼眼的强光照在墙壁上，并不像照射普通物体一样光影毕现，而是光线显得十分柔和，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就变得更加黑暗，什么都看不见。

Shirley杨趴在地上，用手电一寸一寸地察看着地面，不时用手敲敲，也是一副看不清的样子，看来地面也涂了同样的吸光材料。胖子揉着脖子对我抱怨道：“老胡，看得我脖子都酸了也没发现什么机关之类的啊，会不会这密室就是间空屋子，没准儿是当初建寺的时候规划失误建错了。咱们三个还当宝贝似的找呢！”

Shirley杨也站了起来，看样子也是什么密道机关都没找到。我对胖子说道：“如果是规划错了那为什么要用碗架把这扇门遮挡起来，完全可以做个储藏室嘛。而且这扇门做得这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么精心的工艺怎么可能是建错了。你看这密室的墙壁上，全部涂了吸光材料，大概就是不想让人们发现什么。这密室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作用，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

Shirley杨望了望门外说道：“也许，这密室的机关不在密室里，而是在密室外？”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没错，也许机关根本就不在密室里，防止进入密室的人发现秘密的秘密。我一挥手，对胖子和Shirley杨说道：“杨参谋长果然谋略过人，一句话就点明行动方向。这屋太憋屈，咱们还是出去看看比较好。”

话音刚落，我们才发现密室的门已经悄无声息地关上了！我们三个顿时一惊。Shirley杨进来时明明在门合叶处支了木棍来防止门关上，门一旦要闭合，必然会被木棍卡住。可是这门居然就在我们三个说话的时候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Shirley杨反应最快，马上冲到门边，拔出伞兵刀想插进门缝，试图把门撬开。可是这门与墙之间的缝隙实在是微乎其微，以伞兵刀的厚度根本插不进去。胖子拉开Shirley杨，气急败坏道：“他妈的不知道是谁趁着胖爷走神的工夫使坏在外面把门关上，以为这就能关住你胖爷？做梦！”说着便使出吃奶的劲猛撞门，撞了几下之后胖子肩膀都快散架了，可门还是丝毫没有打开的趋势。

胖子有点犯浑了，抓起Shirley杨的背包乱翻，边翻边对Shirley杨喊道：“雷管呢？带了吗？”Shirley杨赶紧拉住胖子说道：“咱们这次出来是来县城，我哪敢带什么雷管，枪也都没带，现在身上唯一能用的利器就是伞兵刀了。”

胖子生气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摔，问我：“老胡，这门估计是打不开了，怎么办？”我一直没有行动，站在一边看着Shirley杨和胖子不停地忙活，可脑子里却一直在思索，这门是由外向内开的，门上又没有把手之类可以让手着力的地方，那外面的人是怎么趁我们三个不注意时拿走了支在合叶处的木棍并把门迅速关上的呢？而且关上了以后竟然如此难打开，感觉并不像是因为门上没有把手而不方便拉开，反倒像是这门本来就是打不开的一样。

胖子见我半天不说话，又问我：“老胡，你说天亮了方丈一看咱仨不见了，厨房又这么乱，是不是就会猜到咱们被困在这破屋里，把咱们救出去？”

Shirley杨摇摇头说道：“我看这门不像是从外面关上的，到像是触动了什么机关自己关上的。寺庙里有一个带机关的密室，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猜这密室的机关门就是用来关住擅自闯入的人的。”

我点点头说道：“杨参说得有道理，这洗尘寺一定藏着一个大秘密，而这寺里的住持也好，和尚也好也许都是秘密的守护者。我有预感，咱

我们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什么发现。”胖子擦着汗说道：“先别提什么发现了，能出去就不错了，再不出去咱们三个都得憋死在这里，现在我就觉得有点儿喘不上气了。”

胖子一说提醒了我和Shirley杨，我赶紧使劲吸了吸气，果然觉得氧气有些稀薄，看来要不了多久我们三个就会因为缺氧而死。Shirley杨见状说道：“老胡，咱们在这干等着也没用，要是和尚真是秘密的守护者，那他们一定不会放我们出去的。咱们还是仔细找找这屋子里有没有什么另外的出路吧。”

我和Shirley杨拿着狼眼仔细地在墙上、地上搜寻着，胖子依旧拿着伞兵刀试图把门撬开。墙上依旧光滑如镜，不见任何物体或痕迹。突然狼眼扫过西北角时，我发现在墙的折角处有几个很小的黑色物体。我拿着手电对准那几个黑色物体细看，发现是一排九个小小的类似水泥钉一样的钉子钉在墙的折角处，因为墙壁吸光，使得手电所照之处阴影颇多，这九个钉子钉在折角的缝里，不仔细查看根本看不见。

Shirley杨见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便走过来用手电照亮我的手电所照之处，这九枚钉子便明显地显现了出来。Shirley杨惊奇地说道：“老胡，这是……”我凑到墙前面仔细地打量这些钉子，每个大约小手指粗细，一端钉进了墙里，另一端顶有一个大约指甲大的圆盘，黝黑发亮。我用伞兵刀轻轻碰了碰钉子，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看样子这些钉子是精铁所制。

胖子刚才坐在地上看着我和Shirley杨的举动一直没做声，见我小心翼翼地拿刀试探钉子才不耐烦地站起来说道：“我说老胡，几枚破钉子又不是金子做的，你摆出这副生怕敲坏了的架势干吗？”我没理胖子，继续挨个儿打量这几枚钉子。Shirley杨在旁边对胖子说道：“这屋里空无一物，唯独有这几枚钉子，而且镶嵌在这么隐蔽的角落里，显然是不想让人发现。所以，我认为这钉子应该是开启某些机关的牵引。”

Shirley杨所说正是我心中所想，这几枚钉子在这间空屋里确实太过突兀，一定是别有用途。但这些钉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该怎么用，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胖子见我一直不说话，有点儿急了，说道：“老胡，再不出去真要被憋死在这里了。你和杨参倒是气定神闲，我气都喘不上来了。”我回头一看胖子，果然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看来这屋子里的氧气已经被消耗掉一部分了。我安抚胖子道：“你先别急，我觉得Shirley杨说得很有道理，这几枚钉子肯定是什么机关，但是我现在猜不到这钉子每个都是做什么用的，不敢随便动啊！”

“还他妈猜什么啊，都拔下来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胖子一急就开

始犯浑，一把拽住最下面的钉子使劲往外拔。Shirley杨和我见胖子犯浑都大惊失色，一起冲上去掰胖子的手，三只手阴错阳差之下竟然把钉子给按进了墙里，只留黑色的圆盘露在外面。这一按我们三个都呆住了，不知道机关是不是被触动，一时间竟然谁都没有动。就在犯愣的工夫，屋子正中间地面的一块两尺见方的地慢慢下沉，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深洞。

胖子大概浑劲儿过去了，看见黑洞轻声问我，好像生怕大声说话会惊动洞里的什么东西一样：“胡司令，你是不是派人前去打探一下？”我点头道：“王副司令的提议不错，那就你去吧。”胖子咬咬牙说：“老胡，你果然是个见色忘义的小人，不舍得派杨参去，就派我去。也罢，胖爷我也不是怕事的人，我这就去看看这洞里到底有什么玩意儿能吓唬住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胆色。”说罢拿着狼眼手电慢慢往洞口蹭去。

胖子站在洞口往里伸脖子看，无奈狼眼的照射距离太短，除了黑色什么都看不见。胖子转身对我和Shirley杨说道：“看来这洞很深，狼眼的照射距离是十米，据我估计这洞的深度有三四十米。”话音刚落，突然从洞口嗖嗖嗖连射出三支钢筋，全部钉在了天花板上。这天花板不同于密室外的厨房是木质的房梁，而是水泥的墙顶。这三支钢筋全部没入天花板一寸深，看来速度很快，是想一招要命呀！

这一下惊得我们三个目瞪口呆。Shirley杨用手电照着天花板的三支箭，这三支箭全部手指粗细，箭骨光滑，泛着蓝光，看来箭上涂抹了剧毒的药物。胖子就站在洞口边，差一点儿被箭射到，抬头看着头上方的三支箭，顿时觉得腿发软，赶紧跑回来我身边，嘴里骂道：“他妈的幸好胖爷我命大，不然就被这箭串成羊肉串了，就算没被串，这要是擦破一点儿皮，沾上毒药，说不定死得更难受。这庙里的和尚真他娘的狠。”

Shirley杨盯着洞口说道：“这洞口这样狭窄，如果刚才我们贸然下去，箭射出来连闪躲的地方都没有，一定被当场穿透了。”说到这，我们三个都是一身冷汗，后怕得腿肚子转筋，半晌儿没有说话。

Shirley杨首先打破沉默，问我：“老胡，这洞咱们下去吗？”我答道：“当然下去，这洞里设着这么狠毒的机关，说明这下面一定藏有什么宝贝或者秘密。不过剩下的八枚钉子还没有动，不知道该不该按下去。”胖子一听说下面藏有宝贝，顿时来了精神，转头对我说道：“老胡，我看剩下那八个钉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起按下去算了，这机关设得这么狠毒，反正一个也是躲不过，不如八个一起招呼上来得了。早过了机关早下去摸宝贝。”

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机关激得犯了浑，听了胖子的话，一挥胳膊说

道：“八个就八个，咱们什么阵仗没见过，还怕这几个机关。”Shirley杨一见我和胖子都开始耍浑蛋赶紧劝道：“老胡，这一个机关都这样难对付，八个一起启动后果不堪设想。你先别急，咱们先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打断Shirley杨的话，“难不成还留一个人在上面，等下去的两个人每过一个机关都再启动一个吗？”

Shirley杨一时语塞。我知道她是绝对不放心我和胖子下去的，我也不会放心留任何一个人自己在上面，所以现在把八个机关都启动是唯一的办法。胖子催道：“老胡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吧，下面的宝贝该等着急了。”我看了看Shirley杨，她直直地看着我，没有反对。我伸出双手，一手覆盖四个，深吸一口气，果断地将钉子按了下去。

洞口没有任何异样，密室里除了我们三个的呼吸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寂静得可怕。我偷偷拉了下Shirley杨的手，发现我和她心里全是冷汗。胖子见没有动静，对我说道：“老胡，看来就那第九枚钉子是机关，这几枚都是摆设。咱们这就下去吧。”说着便要往洞里钻。我赶紧拉住他说：“王副司令切莫着急，行军不宜急功冒进。刚才那几支箭也不是一按下机关就射出来的，万一进去之后有什么危险可就不好对付了。再等十分钟。”胖子无奈，在旁边来回踱步。

过了六七分钟，胖子呼吸渐渐粗重，停下脚步说道：“不行，这屋里没什么氧气了，再不进去没被铁箭射死我先憋死了。”说完一扭头，撅着大屁股一头爬进了地道。我见状赶紧招呼Shirley杨第二个爬进去，我背上背包最后一个进去，防止队伍后面有什么危险。胖子体型太大，洞口又窄小，因此磕磕碰碰地爬得十分缓慢。我在后面刚进洞就听见胖子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对前面的胖子喊道：“胖爷，这地道可比盗洞宽敞多了，您怎么爬得更费劲呢？看来是最近生活太安逸没少长膘啊，资本主义的享乐思想害了你呀！”胖子不能回头，边爬边气喘吁吁地说道：“胡八一你就缺德吧，这他娘的地道是个下坡，倾斜角度都他妈快垂直了，我再爬快点儿非一跟头栽下去不可。”

“那你可得闭着眼睛爬，你不是恐高嘛，别一哆嗦滚下去了。”我看胖子气喘吁吁精神紧张，有意逗逗他，调节一下气氛。胖子自知戳到他软肋，想想地道的斜坡，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见不肯服输的胖子吃了个哑巴亏，我心里十分得意，顿时心情大好，刚想继续挤对胖子几句，身后咔的一声巨响，传来了石板合上的声音。

随着身后咔的一声响，我们的退路彻底被堵死了。胖子在前边爬边抱怨：“这他妈什么寺啊，看着破破烂烂的，门框都要掉了，倒是舍得

下血本建机关，一会儿一个，还都他妈建得这么结实。这要是爬到里面发现是个死胡同，咱们三个是不是就直接等死变粽子了，都省得埋了。”

Shirley杨说道：“其实从进这个密道的时候我就预感后路一定会被封死，就像咱们进密室一样。显然这个密室的建造者是不想让发现秘密的人将秘密散播出去。”我刚要张嘴说话，突然觉得后背针刺一样疼了一下，忍不住“哎哟”了一声，爬在前面的胖子也哎哟了一声：“这他妈密道里有蝎子，蜇死我了！”我赶紧问胖子：“你是不是觉得被针扎了一样？但是特疼？”胖子骂骂咧咧说道：“比他妈拿锥子扎还疼，什么蝎子这么厉害，正好扎我屁股上了。”

说完密道深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开始还很微小，渐渐地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万只蝎子在密道深处快速地爬向我们。胖子禁不住停下了，带着点儿颤声问我：“老胡，你听见什么了吗？”这种簌簌的声音在密封的地道里被无限扩大，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想到被几万只蝎子蜇的情况我也忍不住腿脚发软，手心直冒冷汗，说道：“我他妈当然听见了，这声音都快把我震聋了。胖子，你赶紧拿手电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Shirley杨和胖子同时掏出手电照向前方黑魆魆的道路，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但是簌簌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听起来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我故作镇定地大声说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看来敌军虚张声势的战略很奏效，不过毛主席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咱们……”我话还没说完，前面胖子一声惨叫：“啊！撤！快撤！是他妈的食人蚁！”

听见胖子的这一声喊，我和Shirley杨便没命地往回爬，却似乎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胳膊腿软得像面条一样。食人蚁，又叫羯蚁，一般生长在南非的热带雨林，最大的能长到拳头大小。食人蚁的食性极杂，从地面上的各种动、植物到枯枝腐肉几乎无所不吃，无论多大个的人或兽类，都在它们的猎取范围之内。我在越南作战时，在一个异常干燥的山腰驻扎时遇见过食人蚁。数万只食人蚁从石缝里喷涌出来，密密麻麻地爬了一地。有几只食人蚁爬上了一个战友的身体，那个身经百战曾负伤数次的老兵立刻发出惨烈的叫声。旋即更多的食人蚁爬了过去，瞬间就爬满了那个老兵的身体，一个个黑色的小点儿蠕动着，惨烈地叫声夹杂着细微却恐怖的咔嚓声，回荡在山谷间。顷刻间食人蚁爬下了老兵的身体转移向下个目标，而曾经铁打的七尺男儿几秒钟的工夫就只剩下了一具惨白的尸骨。战友们全都吓坏了，发疯似地往山下跑，美帝和越南狗凶残地炸弹也不曾让他们皱一下眉头，可面对着这些小小的蚂蚁，他们真的害怕了。那次折损了三个战友，就此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

我们三个慌乱地向后拼命爬，窸窸窣窣的声音就紧紧地跟在身后。在这个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密道里，如果食人蚁真的攻击上来，恐怕我们只有等死的份儿。退了没几米，我的脚砰的一声踢到一块石板，我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儿。他妈的，忘了这密道已经被封死了。胖子还在玩儿命地往后拱，大屁股挤着Shirley杨压在我身前。

我大吼一声：“别他妈挤了，出口被封死了！”

胖子一愣，对Shirley杨喊道：“杨参谋长，带炸药了吗？把洞口炸开！狗日的食人蚁快他妈爬过来了！”

Shirley杨急急地说道：“咱们这次来山海关什么装备都没带！你忘了！”

胖子还没等接话，就噉的一声叫了起来，在这趴着都困难的密道里直打滚。我赶紧打开狼眼照向前方，只见离我们五米远的密道壁上黑压压地爬满了食人蚁，密密麻麻地蠕动着。这些食人蚁个头大得吓人，每只足有一厘米长，不疾不徐地爬向我们，好像知道我们退无可退，必将成为它们的美食一样。

突然我的手背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被撕掉了一块肉，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整只手上的肉就都被撕咬起来，疼得我眼前发黑，手电一个没拿住掉在了地上。我用另一只手拼命地拍打着被咬的手，却感觉那些蚂蚁是拍不绝的，拍死了这只，又会有更多的蚂蚁扑上来撕咬。胖子的惨叫不断地落进我的耳朵里，我心里不禁一阵绝望，看来我们三个今天要葬在这里了，死前还要经受肉被一块块咬掉的痛苦。

胡八一啊胡八一，你自恃读过一本风水秘术，便贸然把身家性命抛在脑后，只图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物质欲，不仅害死了你自己，还搭上了好朋友的性命，现在报应来了。想到这里我不仅心生绝望，顿时没了抵抗挣扎的斗志，垂手待毙。只是心里一阵愧疚，觉得对不起胖子和Shirley杨。

就在此时，突然觉得眼前呼地腾起一团火光，只见Shirley杨把外套脱下，做成了一个火把，点燃了扔向胖子面前的食人蚁大军。蚂蚁群离胖子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被突如其来的大火袭击，却并没有慌乱四下溃逃，反而十分默契有组织地纷纷扑向点燃的火球，就连咬在我手背的食人蚁都放弃了撕咬，向火球扑去。

我和胖子暂时得到了解脱，赶紧摸到手电检查下伤口。我左手手背已经露出了部分骨头，胖子腿上也是鲜血淋漓。我急忙问Shirley杨伤的

情况。Shirley杨困惑地说道：“根本没有蚂蚁咬我。”我和胖子大吃一惊，我拿手电照过去检查，她果然身上没有受伤的痕迹。现在来不及细想原因，赶紧躲过这些魔鬼是要紧事。

地道里弥漫着衣服和蚂蚁被烧着的糊味儿，浓烟呛得我们三个都咳嗽起来。火球已经整个被蚂蚁覆盖住了，最外面的蚂蚁已经被烧焦，噼啪作响。随着蚂蚁越聚越多，火势渐渐小了。胖子看见这情况叫道：“不好，这些蚂蚁舍生取义，一副我党舍己救民的架势，火要被扑灭了！”说着就要脱下身上的外套点燃。

我拦住胖子说道：“这些蚂蚁数量庞大，咱们三个就是全脱光了把衣服都点了恐怕也不能消灭他们，到时候没了衣服的遮挡，再想冲过去就更难了。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道食人蚁防线冲破。越到地道下面，地势越低，肯定越潮湿，这些蚂蚁生存不了。”

Shirley杨突然对我说道：“老胡，快，把你背上的背包拿下来。”我知道她是个做事有把握的人，当即将背包拿下来递给她。Shirley杨在背包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两副绑带和一小瓶液体燃料。Shirley杨边把绑带拆开边急急地说道：“这些绑带本来是为了必要时候包扎或者救援用的，我不知道能不能为咱们冲出一条生路，只能试试了。”说着递给我绑带的一头，递给胖子另一头，自己把液体燃料均匀地洒在绑带上。我和胖子顿时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帮忙把绑带都洒上燃料。燃料洒均匀了后，Shirley杨把绑带细细地卷起，这时那团火球终于被蚂蚁扑灭了，地道里又重陷入了一片黑暗。蚂蚁们又划着整齐的步伐向我们逼近，簌簌的声响又充斥着整个地道，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耳膜。

胖子迅速脱下外套，点着了扔向蚁群。呼，又一团火球腾起，蚂蚁们又前赴后继地扑向火球，看来这团火要不了多久又会被扑灭，我们必须尽快冲破这个蚁阵。Shirley杨卷好了绑带，喊道：“胖子，让开！”胖子应声往旁边一闪，Shirley杨将绑带卷竖起放在地上，向前一滚，绑带沿着地道斜坡向下滚去，顷刻间便展开了。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燃浸满了燃料的绑带，霎时间一条火龙向前延伸而去。

蚂蚁们照例扑向火海，企图以数量扑灭火势。Shirley杨对我和胖子说道：“这两条绑带大约有二十多米长，咱们要沿着这条火路尽快爬过去。二十多米后有没有蚂蚁我不知道，这火路能不能爬过去我也不确定。”

胖子不耐烦地说道：“杨参谋长你怎么婆婆妈妈地像个买菜的大婶，行不行咱们也没别的选择了，硬着头皮冲吧。胖爷我命硬，老天还没说让我死在这帮杂碎口里呢。”说着深吸一口气，带头沿着着火的绑带爬了

过去。Shirley杨紧跟其后，我照例最后。

绑带细窄，火势自然不旺盛。胖子沿着爬过去，绑带上的火便微弱许多，蚂蚁便冲上来噬咬。我跟在最后，到了我这里绑带上的火就已经全灭了，沿途全是食人蚁的尸体，压上去咔嚓作响。爬了没两步，蚂蚁就爬上了我的手和腿，钻心的疼痛拼命刺激着我的大脑，疼得人只想在地上打滚。胖子也边爬边骂道：“他妈的！哎哟！狗杂碎！”嘴里虽然骂骂咧咧，腿上的速度可是一点儿没减，反倒越爬越快。

突然一只蚂蚁爬到我的脸上，照着我的眼皮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眼睛顿时一阵剧痛，忍不住哎哟了一声。Shirley杨立刻关切地问：“老胡，你怎么了？”我伸手拍死眼睛上的蚂蚁说道：“没事，别管我，快点儿往前爬。”眼睛疼得厉害，我只好闭上这只眼睛，快速地向前爬去。无数只蚂蚁扑上来啃食我的身体，我感觉肉正被一片片地从我的身上撕扯下来。这种剧痛是全天下最痛苦的感受，疼痛感比弹片扎进身体还要疼上一万倍。这短短的二十米，爬起来却像是两万米那么漫长。就在我马上要坚持不住的时候，胖子在前面喊道：“到头了，没有绑带了！”

Shirley杨急忙说道：“胖子，停下来吧，咱们冲破蚁阵了！”听见Shirley杨这样说，我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顿时觉得全身疼痛难忍，似乎每一处肌肤都被咬烂了，双腿和双手也酸软无力。Shirley杨打开手电，照向我和胖子，胖子只能用惨烈来形容，衣服全被咬烂，身上的肉像是被绞肉机绞过了一样，都流着血。身上更是有些被火烧过的痕迹，双手被咬和被烧的最严重。我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跟胖子差不多，没什么人样了。倒是Shirley杨除了有几处烧伤，并没看见被食人蚁咬伤的地方。

我和胖子无力地摊在地上，Shirley杨一看我俩的样子，低低地惊呼了一声，马上把背包摘下翻找，并说道：“我刚才仔细观察了，这段地道比刚才的地道地势低洼了很多，据我估计我们以六十度的角度向斜下方爬了二十米，也就是说垂直距离是十二米左右。这段地道的地面很潮湿，头顶有水滴滴下，食人蚁是不会在这儿生活的。你们放心好了。”说着翻出一管药膏和一瓶抗生素，给我和胖子吃下抗生素，并在伤口上抹上药膏。

胖子躺在地上“哎哟”了半天，终于喘匀了气说道：“老胡，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这么多回了，这回最他妈让我害怕。我一想那群蚂蚁疯狂吃人的样子就后怕。刚才咱们要是没逃出来，现在咱仨就是三具白骨躺在那里了。”

伤口抹上药膏凉丝丝的，我感觉好些了，撑着坐起来说道：“想不到

你这个浑不吝的主也有害怕的时候，这密道真是阴损到家了，我倒要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贝。不把这秘密整明白咱们就白遭这罪了。对了，Shirley杨，你为什么没被食人蚁攻击呢？”

Shirley杨忙着找绷带给我和胖子包扎，说道：“我刚才想了想这个问题，按理来说这些食人蚁是什么都吃的，可是却只攻击你和胖子，不攻击我。而咱们是一起下到这个地道来的，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是在地道外面的时候。”

我灵光一现，说道：“难道是开关？”Shirley杨点点头道：“我也觉得问题出在密道的开关上。我并没有碰密道的开关，是胖子和你先后按下了那九枚钉子，也许那些钉子上涂有什么特殊的物体，而这些蚂蚁也不是普通的食人蚁，它们只攻击触摸了钉子上特殊物体的人。”

胖子恨恨地说道：“妈的，一群老秃驴还口口声声‘慈悲为怀’，用他娘的这么狠毒的机关。等老子出去了一定一把火烧了这个洗尘寺。”等Shirley杨包扎得差不多了，我们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继续前进。爬了大约有一百米，一直相安无事，密道里静得只听见我们三个的呼吸声。越是这样安静我的心里越不放心，从我们爬的距离来看，这密道应该也快到头了，没道理所有的机关都藏在刚一进密道的地方，而让后面的路程这么顺利。我边爬边仔细听着密道里的声音，以防止有什么不测。

第六章 鬼葵

胖子爬着爬着突然叫道：“老胡，这路怎么一下子这么陡了！都他妈快垂直了！”话刚说完，一个重心不稳向前滚了去，滚了没几米只听“扑通”一声，胖子掉进了水里。我和Shirley杨紧跟着爬过去一看，原来前方没有路了，垂直向下两米有一个大水潭，深不见底，看来胖子是掉在里面了。

胖子马上就浮了上来，骂道：“他妈的，这里净是古怪，好好的整个大水潭干吗？也没准儿这宝贝就在水下，等我这就去……”话还没说完，好像被水下什么东西拉住了一样，猛地沉了下去。

“胖子！”我和Shirley杨齐声叫道。看来这水里有古怪。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紧接着感觉Shirley杨也跳了下来。水潭的水很混浊，还有股腥臭的味道，我眼睛上被蚂蚁咬伤的伤口一沾到这个水就像针刺一样疼，完全睁不开。我只好闭上这只眼睛，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这大大地影响了我的视觉范围。

我向Shirley杨跳下的位置慢慢游过去，果然游了没几米就看见了她，她也正在向我的方向游来。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水潭危险莫测，可视性又差，还是先保证力量集中比较好。Shirley杨向我打手势，意思是胖子在我俩的右前方落水，我们一起游过去。我拉着Shirley杨向右前方游去，腥臭的水几乎要把我熏晕过去了。游了两下，我的脚踢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我心里一惊，难道是胖子？我急忙向下潜去，手刚碰到那个软绵绵的物体，突然一只庞大的触手猛地卷住了我的脖子，用力将我向更深处拉去。

卷着我的触手强壮有力，有成年男子大腿粗细，上面布满了粗硬的绒毛，被这只触手卷着我全身都像触电了一般，四肢无力，一种麻麻的感觉在全身游走。我被这只触手拖着向水潭底部游去，丝毫动弹不得。隔着混浊的潭水似乎能感觉到Shirley杨在追来，但是马上就看不见了。

游了几米我被触手扔在水潭尽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我肺里的氧气快没了，我见触手松开了就赶紧浮上水面呼吸了几口气，刚想游走，触手又一把将我拖了下去。也不知道这触手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样子体型十分庞大，不好对付。也不知道胖子现在怎么样了，不用想肯定也是被这个庞然大物拖下了水。Shirley杨不知道追来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大怪物袭击。我心里暗暗着急。

大怪物放下我之后便往回游了几米，我刚沉到潭底便触到一个物

体，朦胧中像是一个人，我赶紧潜下去一看，果然是胖子。胖子看见我连忙打手势说他快憋不住气了，我赶紧扶着他浮到水面吸了几口气。胖子喘匀了气急道：“老胡，赶紧逃，他妈的这是什么怪物，太可怕了，我被那大触手一缠，全身发麻没劲，动都动不了，你再晚来会儿我就被憋死了。”我抬头看了看说道：“没地方逃，这他妈水潭根本就没有岸，这就是一深藏在地底的大坑，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滚下来的那个地道。”

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黑魆魆的地下土层就在我们头上方三米高，像个大锅盖似的压在头顶上，恨声道：“他妈的，那也不能等死啊，我可不想被那怪物吃了。先把那怪物杀了，再他妈想办法出去。”说着就要翻衣服找伞兵刀，我一把拉住他说道：“别找了，东西都在Shirley杨那儿呢。”胖子瞪眼睛说道：“Shirley杨呢？”我心里咯噔一下，二话不说深吸一口气就扎到水里潜了下去。紧接着胖子也跟了过来。我打着手势告诉他Shirley杨在水里，并向怪物游走的方向指了指，胖子立刻领会，跟着我去找Shirley杨。

果然没游多远就看见了怪物庞大的身体，半透明的奶白色，圆形的身形下面长着无数只触手。原来这他妈是只大水母，目测身体直径至少五米，这么大的水母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胖子显然也被吓了一跳，指着水母身后一处暗影比画。我仔细一看，像是个人形，恐怕是Shirley杨遭到了袭击。赶紧游过去，果不其然，就是Shirley杨被触手电晕了。摘下Shirley杨的背包，掏出两把伞兵刀，一把递给胖子，比画着告诉他先缠住水母，我带Shirley杨上去换气。

胖子点点头，绕到水母上面，拿着伞兵刀猛地扎了下去。大水母顿时喷出一股白色的液体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水母受到袭击，狂躁了起来，无数根大触手在水中胡乱地摆动，遇到什么物体便卷起来向体下的口器中送。他妈的这水母要开始吃人了！我赶紧抱着Shirley杨向上游去，入水这么长时间，她肺中的氧气恐怕早就耗净了。我刚抱着Shirley杨浮到半路，一只触手便卷住了我们，这只触手比较细小，没带电，但是力度仍是强大无比，顿时拽着我和Shirley杨便向口器中送。我急忙抽出伞兵刀狠狠地割向触手，几下就把触手割断了。水母更加暴躁，更有好几只触手向我们袭来。我狠了狠心，抓住Shirley杨的肩膀给了她胸前一肘，登时Shirley杨便苏醒过来，呛了几口水。

这时突然一只粗大的触手卷住了我，Shirley杨见状便要救我，我赶紧示意Shirley杨先上去换气，我应付得来。Shirley杨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快速游到水面去换气。我拿起伞兵刀扎进触手，触手疼得一缩，把我卷得更紧了，快速地向水母的口器中拽去。我用力抓紧伞兵刀沿着触

手猛地向后一拉，顿时在触手上剖开了一条巨大的伤口。触手疼得一颤，松开了对我的缠绕。我趁机向上游去，到达了水母的上面。刚到上面就见胖子被一只粗大的触手缠着，但是他用刀扎进水母的身体，死不松手，触手只要一拉胖子，刀就会在水母的身体上划一道口子，因此触手也不敢使劲地拖胖子，只能上下地抖动，想要把胖子给抖下来。

我上去的时候胖子正在苦苦地挣扎，眼看就坚持不住了。我赶紧游过去给了触手狠狠一刀，触手受疼松开了对胖子的拉扯，胖子赶紧向上游去换气。我肺里的氧气用得差不多了，便紧随着胖子向上游。这时突然一只异常粗大的触手猛地伸过来，狠狠地抽了我一下，登时我眼前发黑，向后栽倒。还没等我缓过劲儿来，大触手便紧紧卷住了我快速地向下滑去。我拿起伞兵刀向触手扎下，可是这条触手外皮滑腻、坚韧，我一时情急竟没有扎进去。就在这顷刻间，我已经被拖到只离口器一米多远的位置了。我清楚地看见口器像是一个大黑洞，不停地蠕动着。水母是腔肠科生物，没有牙齿，吃东西都是直接吞食，再把消化不了的东西从口器中排出。这个口器硕大无比，周围全是软体，分泌着黏液，要是一口将我吞下去，我就永远都出不来了。

触手还在拼命地拉着我，想将我送进口器里。眼看就到了口器的边缘，我甚至都看见口器里不停蠕动的肉。还没等我作出反应，口器瞬间吸住了我的脚，我一个把持不稳，就被口器缓缓地吞了进去。情急之下我用伞兵刀拼了命扎进口器的边缘，使劲太过连半只胳膊都扎了进去。这么一下，总算是停住了被口器吞进去的势头，但是大腿以下已经没进了口器里。

触手又猛地挥了过来，我用胳膊一挡，登时像是被巨物击中一样，胳膊差点儿折了，手一软伞兵刀便脱手而出。眼看就要被吞进去了，斜刺里快速游过来一个人，一刀斩在触手上，一手拼命地拉住我。我肺里的氧气几乎用光了，肺要憋炸了，眼前出现了幻觉，想要游上去换气却全身没有一丝力气。就在我马上要晕过去的时候，一双柔软的嘴唇贴住了我，随之而来的是一口氧气缓缓地进了我的嘴。我贪婪地吸着久违的氧气，慢慢回过神来。只见Shirley杨在我面前焦急地看着我，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扎进触手的匕首。

这时胖子也游了过来，与Shirley杨一起合力把我拉了出来。我一脱离了水母的口器，立刻便向上游换气，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好像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呼吸了一样。还没等我吸够，又一只庞大的触手卷住了我的腰将我向下拽去。这次我有了经验，不再拼命挣扎浪费力气，而是顺势向水里游去，路过水母身体旁边的时候猛地将伞兵刀扎进水母身

体，然后保持住身形。胖子和Shirley杨见了也效仿我的办法，我们三个便都用伞兵刀挂在了水母的身上。水母大概由于屡次抓我们都抓不到而烦躁了起来，突然整个身子猛地上升，快到水面的时候又猛地下降，企图把我们震下来。就在下降的时候，水母柔软的身体随着下降的浮力而漂了起来，露出了隐藏在碗形身下的长有巨型牙齿的另一个口器，和小得像西瓜一般的脑袋。说是脑袋，其实就是支配身体运作的一个神经中枢。我看见了脑袋和口器顿时心中一惊，连忙打着手势告诉Shirley杨和胖子浮上水面，我有话说。Shirley杨和胖子一脸不解，跟着我浮上水面后我急促地说道：“形势紧迫，我挑重点的说。这他妈根本就不是水母，是鬼葵！这家伙比水母凶残很多，牙齿上都带有剧毒，常袭击大型鱼类，这么大型的恐怕连鲨鱼都敢袭击。”Shirley杨和胖子听见我的话很是吃惊，不过他俩都是久经考验的人，行动力和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强很多，马上就镇定下来。

Shirley杨说道：“老胡，你先说怎么杀死这只鬼葵吧。”

我说道：“藏在碗形身体下面的口器旁边有一个西瓜大小的脑袋，那是鬼葵的神经中枢，把那个脑袋切下来的话鬼葵虽然不会死，但是会因为神经中枢被破坏而无法行动。”

胖子犹疑道：“可是咱们没有称手的武器，伞兵刀太短小，那只鬼葵什么的玩意儿触手又太长，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这太不利于发挥了。”

我们三个一边小心地在水面浮动以躲避那些粗大的触手，一边苦想办法。突然胖子说道：“看来只能有人作出牺牲冒险了，胖爷我向来舍己为人，干脆就这样，我潜下去被触手卷住，趁着它把我往嘴里送的时候，其他的触手肯定就放松警惕了，那时候你们俩就潜到下面把那西瓜脑袋割掉。”

我和Shirley杨听完后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我说道：“小胖你算了吧，你以为这鬼葵跟你一样是单细胞生物，一次只能控制一根触手呀？人家从出生就开始几只手一起玩儿，现在早就练得轻车熟路了。”

Shirley杨听完我的话说道：“我有一个主意。背包里还有一捆绳子，大约二十米长，据我目测，差不多够把这鬼葵围起来。我和胖子负责用绳子将鬼葵的触手围起来打结，当然肯定不可能全部控制这些触手，但至少能对它的战斗力有所阻碍，老胡你就趁这时间潜到鬼葵的下面去把脑袋切掉。”

我沉吟了一下说道：“好吧，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要小心，那些触手有的是带电的。”

Shirley杨低声说道：“你也小心点儿。”

胖子催促道：“哎呀，你俩在这么危险的关头还有心情卿卿我我，赶紧动手吧！”说着就接过绳子的一头向水下扎。Shirley杨听了胖子的话顿时红了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拿着绳子的另一头也潜下了水底。

我用嘴叼着伞兵刀，深吸一口气后潜了下去。鬼葵感觉到了我们，顿时将触手挥舞了出来，四处搜寻我们的踪迹。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触手的来回搜寻，顺利地游到了碗状身体的下面。这时Shirley杨和胖子也基本用绳子将鬼葵松松地围了一圈儿，我向他们俩打手势意思可以开始行动了。胖子和Shirley杨便猛地向相反方向游去，顿时抽紧绳子，将鬼葵的触手紧紧地围住。鬼葵知道受了袭击，登时狂躁起来，触手的下半截儿疯狂地扭动着，其中一只粗大的触手猛地抽在我的头上，登时我眼前一黑手脚就不听使唤了，好在胖子和Shirley杨的绳子拦住了触手的一部分力量，否则这一下我非脑出血不可。

过了几秒我缓过劲儿，看见胖子和Shirley杨都担心地看着我，我打了个手势表示没事。胖子和Shirley杨也被触手地挣扎拽得上浮下沉，眼看力气就快要用光了，我必须尽快完事。这次我小心了许多，排除杂念，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穿过触手的围攻游到下面将神经中枢切掉。触手还在漫无目的地疯狂摆动，我看准迎面袭来的一只粗大触手，拿出伞兵刀在它马上就扫到我的同时，猛地将伞兵刀扎进了大触手里。大触手吃疼猛地摆动起来，我紧紧抓着伞兵刀不撒手，一下子就被大触手带到了触手阵的内部，这正合我意。我忙将伞兵刀从触手内拔出，趁势向上浮动了一点，正好游到了触手摆动的盲区。

Shirley杨和胖子见我游到里面，马上松开了绑着触手的绳子，也学我的样子将伞兵刀扎到就近的触手里面，趁着触手挣扎的时候来到了碗形身体的下面。这时我已经游到了鬼葵脑袋的旁边，Shirley杨将绳子的一端偷偷系在最粗大的一根触手上，将另一端递给了我，我接过绑在腰间。眼见准备工作做完，我们三个相视一点头，我猛地将刀扎进了鬼葵的脑袋！

这是鬼葵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突然受到袭击的鬼葵疯狂地挣扎起来，无数根触手拼命地摆动，我紧紧抓着刀柄死都不松手，随着那根粗大触手的前后摆动，在鬼葵的脑袋上划出一条条深长的伤口。

眼看脑袋快被我划烂了，大触手猛地一抽动，我立刻失去控制向长满大牙的口器中撞去。妈的！我心里一惊，鬼葵的牙齿有剧毒，我要是撞上就完了！可是触手刚才那一下抽动实在是力道太强，我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不了我的速度，割绳子也来不及了，惯性依然会把我送进口器里，让我成为这巨大鬼葵嘴里的一顿饭。眼看离口器越来越近，不停地收缩扩张，露出几百根尖利的牙齿，我不禁心下一凉：完了，看来我是折在这里了。

突然一股后拽的力量猛地让我的身形停住，我赶紧转身向口器的反方向游去，抬头一看，竟然是Shirley杨和胖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拽住了我。我马上割断身上连接触手的绳子，奋力向脑袋游去。Shirley杨和胖子也赶紧一同向脑袋游过去。这时的脑袋已经残破不堪了，因为神经受到破坏，很多根触手已经垂下去不动了，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我继续将刀插进脑袋拼命地割断神经，胖子和Shirley杨也抽出伞兵刀使劲地割着。触手也随着脑袋被破坏渐渐地晃动小了，幅度也小了，鬼葵的脑袋就像一团烂布一样。慢慢地，鬼葵终于不再挣扎，软软地沉到了水底，我们三个相视松了一口气，都感觉手脚酸软，想举起胳膊都难。Shirley杨有气无力地对我说：“老胡，咱们该去那个洞里看看了，那应该唯一的出路，只是不知道洞里是不是还有什么危险等着咱们。”

胖子纵使体格再健壮也累得不行，扒着水潭壁上一块凸起的石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听到Shirley杨的话说道：“甭管什么危险，那洞必须进。他妈的胖爷为了这洞里的东西差点儿把命搭上，最后要是还半途而废了那不亏大发了。”胖子发了狠劲，说完深深吸了几口气就沉到水下向洞口游了过去，我和Shirley杨自然也相继跟着。

进了洞才发现，这个洞与来时的密道正好相反，走势是逐渐向上的。走了没多久，我们就已经高出水平面，到了干爽的密道里。密道的倾斜角度依然很大，只是密道壁上被凿了很多凹陷，正好方便攀爬。我们三个刚刚与鬼葵搏斗完，身体酸软无力，爬起来费劲了些。但是想着离秘密越来越近，心里却也是咬牙坚持着。

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地势终于趋于平缓，胖子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Shirley杨也靠在墙边闭目休息。经过了刚才两战，我们三个都已经疲惫不堪。我拿出狼眼照了照前方的路，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攀爬。突然Shirley杨叫道：“老胡，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的眼睛已经肿得完全睁不开了，用手摸起来像是一个大核桃，硬硬的、热热的，不时还伴有一阵阵麻痒的感觉。我能想象到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吓人。我说道：“没事，刚才被食人蚁咬了一口，可能水潭的水

太脏了，有点儿发炎了。”

Shirley杨在包里翻找消炎药，找了半天没找到，可能刚才在水潭里丢了。没办法只好用干净的纱布将我的眼睛蒙起来，防止更多的脏东西污染。胖子看我的样子大笑道：“老胡你现在整个就是一海盗！”我没好气地说道：“胖子，你现在整个就是一乳猪。”胖子的衣服都被食人蚁咬得破破烂烂的，露出大部分的肥膘，又在水里泡了半天，现在整个人被泡得亮白水肿，就像褪了毛的乳猪。

Shirley杨一边替我处理身上的伤口一边说道：“你们两个真是什么情况下都能逗得起嘴来，也不知道是说你们心理素质过硬好还是说你们两个没心没肺好。别乱动。老胡，我感觉这个地道快爬到头了。”

我顺着地道向上看去，前方黑洞洞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同Shirley杨一样预感谜底就快揭晓了。

第七章 狗头人身像

我们三人又动身向前爬了十几分钟。大家都带着伤，胖子的大身坯子又在这狭小的密道中挪腾不开，所以这十几分钟其实爬了并没有多远。胖子突然在前面喊道：“胡司令，到了。”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快跳了起来，刚要张口，胖子说道：“甬，这边也是被封死的。”听了胖子的话我一下子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突然想到了当年在昆仑山的时候。全身上下都凉透了。难道我们就被封死在这地下迷宫里了？

Shirley杨沉着说道：“胖子，你好好摸摸，看是不是有机关能打开。没理由设计个这么难的路线就是为了把人困死在这里。”

胖子听了Shirley杨的话后，就开始在出口附近仔仔细细地摸着。我和Shirley杨在胖子身后静静地等着，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见胖子喊了一声：“找到了！”前面的铁板伴随着咔嚓的摩擦声缓缓地开了。胖子带头从活板门里钻了出去，我和Shirley杨也紧跟其后。

我们三个从密道里钻出来发现进了一间黑糊糊的屋子，Shirley杨打开狼眼，一个巨大的雕像就耸立在离我们半米远的房间中央。在狼眼的强光照射下，雕像显得诡谲莫测。随着光亮的移动，一只巨大的狗头映在后面的墙上，獠牙毕现。手电往下移，似乎是一匹马站在地上，身形矫健。

胖子上下打量着说道：“难道这雕像就是宝贝？看样子也不是很值钱，顶多就是个铜做的雕像。不过古代不是有个什么马踏飞燕挺值钱吗？没准儿这马驮着狗也是那朝代的。可是这么大咱们怎么弄出去啊？”

我的狼眼在与鬼葵搏斗的时候掉在了水里，我对Shirley杨说道：“你带我去房间四周看看，也许能发现点儿什么。”Shirley杨点点头，向墙角走去。手电所照之处是光洁的墙壁，看样子与之前进来的那间厨房密室是一样的构造。Shirley杨将手电向下一照，一张丑陋的脸赫然映入眼帘，脸上肌肉盘错，大张着嘴，露出一口尖牙。Shirley杨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张狰狞丑陋的脸，低低地惊呼一声，猛退了一步，向我靠过来。

胖子听见Shirley杨的惊呼，急忙举着狼眼走过来，看见那张脸惊诧道：“难不成这是粽子？”

我接过狼眼仔细地照向墙角，发现那张丑脸原来是一个人的雕像，全身赤裸，跪在地上高昂着头，紧闭着双眼，张着血盆大口像是在呼叫，又像是想要吞下什么。我掉转手电照向房间的其他角落，发现沿着房间墙壁一共跪着九个相同的人像，围成一圈儿，将狗头的雕像围在正中间。我们三个站在狗头雕像旁，四周围着九个赤裸人像，只有两只狼眼发出惨白的光，黑影幢幢，一派阴森。

胖子拿着一只手电仔细打量着面前的人像，人像全身黑腻着一层物质，看不出本身的颜色。胖子大着胆子伸手敲了敲，人像发出闷闷的响声，听起来不像是金属。胖子回头对我说：“老胡，我怎么有个预感，这人像是用真人做的。”

Shirley杨也仔细地打量着人像，尤其专注于那张血盆大口，用手电向里面照着。她突然回头对我说：“老胡，把你背包里的打火机给我。”我掏出打火机扔给了她，她又在衣服上撕下一段布条搓成细条，放进了人像的嘴里。呼地一下，布条点燃了，照亮了Shirley杨的脸。

“难道……”我若有所思地说。

Shirley杨快步走到其他几个人像面前，像刚才一样撕下布条放到人像嘴里一点燃，整个房间猛然呈现在一片明亮的火光中。

胖子大声叫道：“老胡，你看！”我转过头，中央的狗头雕像浑身散发着青铜器特有的隐隐光晕矗立在房间中。这座雕像下部是一匹俊美的战马，两只前蹄腾空抬起，逼真之至。战马身上驮着一个人，右手紧拽着缰绳，左手指向左前方。可是，诡异的是，这个人身上竟然顶着一个狗头！原来刚才我们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见的狗头居然安在人身上！

“老胡，这是什么情况？马驮着人，人肩膀上长个狗脑袋，这也太他妈难看了。难不成这是山海关人民祭拜的什么大仙？”胖子边走上前去对着雕像敲敲摸摸，嘴里边念叨着。

“杨参谋长，听说过山海关有什么狗头人身的典故吗？”我转身对Shirley杨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雕像好像哪儿提过，但是又想不起来。对了，老胡，你不觉得周围这几个人像透着古怪吗？”Shirley杨依旧站在墙角，仔细地研究着人像。

“是不是这几个人像嘴里装满了灯油？”我问Shirley杨。

“对，是有灯油，不过没有多少了。嘴里还有灯芯的痕迹，不过看样子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看来这九个人像是人形灯。”Shirley杨说道。

“确实是灯，不仅仅是人形灯，还是人灯。”我说道。

“人灯！”听见我的话，Shirley杨和胖子都惊诧地回过头。“这是什么意思？”胖子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这些人灯应该用真人做的。”胖子听见我的话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又忍不住好奇走到人灯旁边仔细地打量。

“这些人灯应该用某种方法在人活着的时候将人整死并风干，然后涂些防腐的药剂，做成了干尸。又把内脏等物件都熬成尸油，灌在人灯体内，再放上灯芯，就可以点燃做灯了。尸油可以燃烧很久，虽然不像深海蛟人的油可以万年不灭，但至少点个几百上千年没什么问题。”我徐徐地说道。

“可是，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怀，严戒杀生，这洗尘寺却用活人做人灯，未免太残忍了些，也有违佛家教义。”Shirley杨听完我的话不住地摇头，深深叹息。

胖子用伞兵刀轻轻地割着一个人灯的胳膊。这人灯虽是血肉之躯制成，可涂了防腐药水，可能又用了特殊工艺加工，现在已经是坚硬如石。纵使伞兵刀尖利，胖子也是费了好大劲才割下一小块肉，用伞兵刀尖扎着，放在眼前细细地观察。末了得出结论说道：“老胡，你猜的一点儿都没错，这他妈人灯还真是用人做的，这肉虽然风化了，可是肌理还在。太他妈恶心了！”说完将肉抖到了人灯嘴里，缓缓没入灯油里。

这房间中央立着一个狗头人身的骑马雕像，周围是九盏活人做的人灯，橘黄色的火光映着巨大的黑影投射在墙上，这房间透着一股说不清的诡异和恐怖。我们三个在不知不觉中靠在一起，谨慎地打量着这个房间。

Shirley杨突然捅了捅我，说道：“老胡，你看，这雕像的腰部是不是活动的？”

我闻言向雕像腰部望去，雕像下半身与马匹是浑然一体的青铜铸就，上半身与狗头也是没有任何缝隙，唯独上下两个半身之间的腰部有着一丝缝隙，像是两个部分叠在一起一样。胖子听见Shirley杨的话，便要上前试着转动雕像。我赶紧拦住他，说道：“小胖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急功近利的坏毛病。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任何给敌人打击我们的可乘之机都要杜绝。这屋子阵法诡秘，没准儿有什么机关，你千万别轻举妄动。”

胖子没好气地说道：“照你这么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这自从进洞以来都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再不想办法出去我就要饿死在这里

了。我看实在不行咱们返回去把那水母烤了吃了吧，估计跟烤鱿鱼味道也差不多。”我和Shirley杨也早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是这雕像和九盏人灯到底是什么意思却丝毫不得要领。

“老胡，原路返回是不现实了，单单就那个食人蚁阵咱们就没有能力再闯一回。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出去关键全系在这间屋子里。”Shirley杨沉吟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屋子跟陈氏家族有关。”

我靠墙坐在地上闭上眼睛快速地思索着中午看的那些寺内文献，努力回忆有没有哪些是记载着跟陈氏有关的事情。

突然胖子说道：“老胡，二郎神那只狗叫什么来着？”

我睁开眼睛，没好气地说道：“王凯旋同志，封建迷信要不得，你应该是唯物主义教导下的好青年，别总琢磨这些没用的。”

“不是，”胖子急赤白脸地说道，“你丫别总损我行吗？说正经的呢。咱们在县图书馆找那片空白食人树的时候，我待着没事翻了翻什么山海关传奇故事之类的，好像看见书里写到陈大将军有一绰号，叫什么犬。他妈的这两天饭没吃饱，脑子都不好使了，死活想不起来了。”

“哮天犬？”Shirley杨试探着说道。

“对对对，就是哮天犬！”胖子激动地说道，“好像因为陈大将军抗敌特别牛逼，而且他属狗，所以百姓送了他一绰号叫哮天犬将军，以表示他的骁勇善战。”

“是骁勇善战，”我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小胖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这么说来，这狗头人身有可能指的就是陈大将军。等等，你们还记得那首诗吗？”我激动地说道。

“马蹄腾空吠声急？”Shirley杨也激动得大声说道。

“没错！”我说道，“这样说来一切就都不牵强了。陈大将军人称哮天犬将军，而且这雕像里的马着盔带甲，明明就是匹战马！最重要的是，陈家族谱里那句诗明明白白地写道‘马蹄腾空吠声急’，与这雕像完全吻合。这说明，这雕像就是陈大将军的雕像！”

Shirley杨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也都很激动，我们竟然误打误撞地就找到了四句诗中的一条线索，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奇妙安排。

“可是我们验证了这屋子跟那句诗符合了有什么作用呢？”胖子问道。

“这些线索一定是用来指引我们找到陈家大墓的。也许这个雕像就是

下一条线索的指向。”Shirley杨直直地盯着雕像，目不转睛地说道。

“嗨，这陈大将军不是已经指给咱们看了吗？”胖子指着雕像指向左前方的手说道。

“小胖，你还真是单细胞生物，说你是草履虫都是夸你呢。要是这么简单就指出下一条线索在哪儿，请问给这雕像设计成腰部可以转动又是为什么。”我说道。

“这……”胖子显然哑口无言，发了狠说道，“我不管了，再出不去胖爷我真要发脾气了，这事你们俩研究吧。”

我和Shirley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走到雕像旁仔细研究不理他了。Shirley杨对我说道：“老胡，我看这布置像是暗含玄机，你看这九个人灯，暗合三三之数，每三个为一组，围绕在雕像四周。我不太懂易经八卦之数，你照着这个思路想想看能解答出什么吗？”

我点点头，表示Shirley杨的说法我认为很有道理。我绕着雕像走了一圈儿，发现这些人像灯是三男六女，三男为一组，在人像的后边，六女为两组，分别在人像的左边和右边，而人像的前面则空了出来。

“莫非是这样？”我小声地嘀咕道。

“老胡，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Shirley杨见我嘴里念念有词，连忙问道。

我没有做声，依旧专注地盯着这个狗头人身骑马像。嗯，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胖子，杨参谋长，你们过来。”我站在雕像前招呼道。胖子和Shirley杨听见我的招呼，知道我肯定想出了什么，赶紧凑了过来。

“老胡，你肯定想出这里的玄机了，别卖关子赶紧说，我饿得腿都软了。”胖子抢先说道。Shirley杨倒是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

“看来这布置阵势的人对周易研究得非常透彻，别看这屋里只有简简单单一个雕像，九盏人灯，却暗含着周易的精髓。首先，这中间一个雕像，旁边三面被围起来就是周易中震卦的基本雏形。震，动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雕像所指示的方向不是下一条线索的方向，需要变动才能得到正确的指向。而这九盏人灯的排列是三男六女共为三组，男女各表示阳和阴，左右为阴，身后为阳，唯有朱雀方位没有人灯，这又暗合坤卦。坤，顺也。现在雕像的右手指向左前方，正与左边的人像相交，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将人像向右转动，直至与右侧人像相交为止，称为顺势而为。”

“我明白了老胡，雕像转动完了以后所指的方向就是下一条线索的方向，对不对？”胖子抢着说道。

“要是这么简单，不懂周易的人误打误撞也能把雕像转动的玄机看破了，那还设这么难的局干吗？”我不以为然地说道。胖子又没猜对倒也不生气，反正他已经习惯了。

“这狗头人身骑马像其实也有玄机，并不仅仅是陈大将军的代表而已。狗为艮卦，在上。马为乾卦，在下。上艮下乾，其‘悬’未决，表示某些神秘的事情还没有找出答案。”我接着说道。

“神秘的事情没有答案，这难道是暗示陈氏大墓的寻找还有后续情况？可这也不用暗示，因为这只是第二句诗，后面两句和前面一句都没有解答。这么说难免多余。”Shirley杨摇摇头说道。

“这里我也觉得有些奇怪，这秘密没有解开是明摆着的，根本没必要提示。也许这上艮下乾的卦象另有深意。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线索。也许我们能在接下来的线索中找到解释。”我说道。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你领会错了？也许这卦象是暗示将雕像转多少度？万一转错了天知道又会发生什么！”Shirley杨急急地说道。

“哎呀，杨参谋长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胖子不耐烦道，“老胡能解释的都解释了，咱俩又谁都不懂易经，不试试光在这儿想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我的能力也只有这么多，具体解释的对不对我也真是不敢保证。可眼下不按照我分析的做，难道咱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对Shirley杨说道。

Shirley杨咬了咬下嘴唇，每当她作决定的时候都有这个习惯。“好吧，老胡，咱们就试试，你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不了咱们就死在一起。”

“呸呸呸，我说你怎么这么乌鸦嘴，”胖子不满道，“还你们中国，好像你不是中国人似的。”

Shirley杨刚要反驳，我赶紧接过话头：“行了行了，胖子，废话别多说，咱们赶紧挪雕像吧！”说完就赶紧走到雕像旁用手扶住上半身。胖子和Shirley杨见状也过来帮忙。

雕像已经数百年没有转动，大概机关部位都锈住了，转起来非常困难。我们三个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脸憋得通红才听见腰部的机关发出生涩的咔嗒咔嗒的声音。随着陈大将军右手由左前方渐渐地指向了右前方并与右边人灯重合，机括完全被启动了，之后便自行向右边转动。

Shirley杨赶紧掏出罗盘，测算出现在雕像所指出的方位，东南54度，这应该就是下一线索的位置了。正在Shirley杨记录线索位置时，雕像身后的墙面发出轰隆的声音，像是启动了某种大型机关。我们三个登时紧张了起来，背靠着背站在一起，以防止哪里又射出什么杀伤性的暗器。

过了片刻，并没有任何暗器射出，后面的墙壁慢慢地整体向一侧挪开，一丝阳光射入我们的眼睛。在昏暗的人灯室内待的时间长了，外面猛烈的自然光线让我们三个都暂时盲了。待眼睛适应了光线，发现整面墙都不见了，才赫然看清楚密室外面是间禅房。

“坏了老胡，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的行踪了，没准儿外面正有公安等着抓咱们呢。”胖子紧张地说道。

“哼，不会的，他们要是敢报警我就要仔细问问这不杀生的寺庙里怎么会有九具人尸。”我咬着牙阴沉地说道。

外面的禅房里一个声音大声地说道：“三位施主，这儿没有什么公安，你们放心出来吧。”听声音是方丈。我还在犹疑，Shirley杨就已经带头走了出去。我见她出去，心里放心了些，因为我知道她不是鲁莽的人。

我们三个走出了密室，原来外面就是方丈的禅房。已经是日上三竿了，隐约可以听见佛堂里僧侣们做早课的诵经声。方丈微笑着将我们引到椅子上坐好，又递给我们三条湿毛巾，说道：“三位施主请便。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想必您是在伙房僧人准备早饭的时候发现我们行踪的吧。”Shirley杨边喝茶边说道。

“施主明鉴，其实我一早就猜到了三位的意图，不过是在清晨的时候证实了心里的想法。”方丈微笑道。

“确实是，我们三个这次行踪比较明显，大师心境通透，看出来也不难。想必接下来您就要向我们说说这洗尘寺地下的秘密了吧。”我见既然事情已经暴露，干脆摆在明面上说了吧。

不料方丈摇摇头说道：“阿弥陀佛，恕老衲不能相告。”

方丈此言一出，胖子站起来嚷道：“开什么玩笑，我们三个在你的洗尘寺下面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出来了，你居然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下面会有那些怪物？”

“这位施主，你们三个未经寺内允许便闯入寺内重地，请问我为何要

向你们交代缘由？”方丈并不生气，依旧微笑着说道。

胖子一时气结，又找不到话来反驳，只能气哼哼地喝茶水。我和Shirley杨见状也并不说话，经历了这么多次盗墓，被人发现并当场扣住还真是头一回。

方丈说道：“三位施主不必生气，老衲不能相告并不是故作悬念，而是因为里面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

听闻此话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方丈接着解释道：“这间洗尘寺是崇祯十六年陈家出资修建的，建成的第二年，明朝就亡了。据悉本寺第一位方丈乃是陈氏家族的至交印空法师，因陈家信佛，常广结善缘，故与印空法师交好。洗尘寺落成之时，印空法师便来这里当了住持。这间洗尘寺下藏着一个大秘密，由每届住持知晓并保守。想必你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那具陈大将军雕像。至于这具雕像是做什么用的，除了这具雕像以外还有什么，那我也不清楚了。不过看三位的样子，想必还经历了不少磨难。”

我们三个相视苦笑，彼此的样子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方丈接着说道：“陈氏家族在失踪前留下话说，请印空法师务必保护好洗尘寺，并寻找合适的僧人将住持之位相传，以便保守秘密。至于这秘密的用途，陈氏家族并没有说明。三位既然发现了秘密，想必也是有缘人，如果真要一探究竟，那便根据指引继续探寻吧，老衲并不阻拦。”

胖子愤愤地说道：“早知道这雕像就在你的屋里，我们当初就应该直接来你屋，把墙砸开就得了，省得费了那么多精力，还差点儿死在里面。”

方丈双手合十道：“施主切莫生气，老衲房中这面石墙乃是由精钢所制，外表假装成石墙，并配合一些机关，实在不是简单一句砸开就能攻破的。况且本寺僧人三十二名，三位如果想砸墙，恐怕僧人不会坐视不理的。再者说，如非施主看见碗架后的秘密，又怎会猜到老衲房中别有洞天呢？”

胖子摆摆手说道：“算了算了，不跟你争论了。住持大师，开饭了吗？我们都饿得不行了。”

方丈笑道：“施主莫急，老衲这就带三位去饭堂。不过去之前还请这位施主用药，否则眼睛可要留下残疾了。”说着找出一盒小药膏递给了我。

Shirley杨忙接过药膏替我抹在眼睛上，顿时麻痒感就减轻许多。我

双手合十谢过住持，说道：“还谢住持相告。我们三个并不是坏人，而是受人所托要寻找一处地点。既然住持并不阻拦，我们也就尽早上路了。”

我们三个都饿坏了，到了饭堂狠狠地吃了一顿，虽然依旧是馒头、青菜、稀粥，却也觉得美味至极。看天色尚早，又回到禅房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感觉体力恢复了很多。遂谢过方丈，拦了辆牛车返回县城。

第八章 深海龙头

到了县城天色已晚。我们三个找了个旅馆住下，一来准备养足元气，二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这次的行动让我们感觉装备带少了，犯了轻敌的错误。因为没有装备，我们三个差点儿葬在洗尘寺的地下密道里。经初步决定，给大金牙打电话搞点装备。

电话拨通我刚“喂”了一声，就传来大金牙急切的声音：“我说胡爷，想死我了。你们怎么这一走几天就没动静了呢，我惦记啊！”

听大金牙的语气倒不像是假的。我说道：“一言难尽，这边的进度不快，遇见的麻烦事也不少。”我瞟了一眼不远处的门卫大妈，她总想听听我电话的内容，于是我压低声音说道：“你把我家藏着的那三把工兵铲拿来，最好再搞三支勃朗宁手枪，子弹自然也是多多益善。炸药也要一些，最好还有冷烟火之类的。这山海关虽然是县城，可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行，我明白了胡爷，您就放心等着吧，东西搞到手了我亲自开车给您送过去。”大金牙连声承诺着。

有了大金牙搞武器的承诺，我们三个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等着武器送来，并且分析下一步的行动。

“我说这次出门怎么这么不顺呢，就是因为没带家伙。”胖子一听说大金牙过几天就把装备送来，顿时气焰逼人。“甭说别的，哪怕手里有把工兵铲，咱们三个也不至于在水潭被那只大水母折腾成那样，差点儿没出来。”

“咱们这次确实是轻敌了，本来想着山海关怎么也算是历史古城，不应该有什么太过危险的东西，谁知道这吓人的玩意儿一点都不比深山老林里面少。这手里没点家伙还真是胆子不壮。”我想起在洗尘寺的那番遭遇也是心有余悸。

Shirley杨见我跟胖子都沉浸在家伙即将送到的喜悦中，连忙嘱咐道：“老胡，胖子，虽说武器是必需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小心行事，毕竟这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这里生活着几十万的居民。万一被别人看出蛛丝马迹，咱们三个随时都有被公安抓去的危险。私自携带军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胖子最烦Shirley杨唠叨，我见他又要拌嘴，赶紧说道：“还是杨参心细，嘱咐得很有道理。咱们该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了。”

Shirley杨拿出一张山海关地图，铺开说道：“密室中狗头人身像指示出下一线索的位置是东南54度。这里是洗尘寺的位置。”说着在地图上用笔圈出一个点，又画出以洗尘寺为基点，东南54度的整条线路。

“现在地图上这条射线就是咱们下一步的方向。”Shirley杨看着我和胖子说道。

地图上那条被Shirley杨画出的红色的线，从洗尘寺出发，向东南延伸直没入海里。胖子见状说道：“这范围也太大了，从洗尘寺出发沿着这线一直到海里，距离少说也有十几公里，这一路上的每一处都有可能是下一条线索的所在地。上哪儿找去啊？”

我摇摇头说道：“陈家既然将找到大墓的线索藏在山海关县城里，就不会随便选择一处地点。陈家一定会选择能够长久保存线索的地点以防止战乱或者社会动荡将线索毁掉。咱们应该着眼于一些大型的古老的建筑之类。”

Shirley杨说道：“别忘了，那句诗里还有可以挖掘的信息。上一句诗‘马蹄腾空吠声急’基本上算是写实，那这句‘十万冤魂铺长路’也有可能是写实。哪里有十万冤魂呢？这长路倒是遍地都是。”

古老的大型建筑、十万冤魂、长路，这下一条线索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三个一时没了头绪，百思不得其解。苦熬了两个小时后，胖子不耐烦了，说道：“想不出来就先别想了，反正线索在那儿也不会跑。这会儿也该吃晚饭了，咱们先吃饱了肚子再想也不迟。这自打来了山海关还没怎么吃地方特色呢。我看这旅馆边上就有一个小饭馆，吃烤串，看着不错，要不咱们去试试？”

听胖子一说我也觉得自己肚子咕噜咕噜直叫，Shirley杨也没意见，当下三个人就向小饭馆走去。这山海关的烧烤真是一绝，羊肉串烤得外焦里嫩，瘦肉干而不柴，肥肉油而不腻，撒上孜然粉、辣椒面，吃得我和胖子都顾不上说话。还有各种烤蔬菜，什么豆角、韭菜、茄子、大蒜，凡是能吃的都能烤，Shirley杨也吃得嘴不停闲。不一会儿我们的桌子上就放满了烤串的竹签和啤酒瓶。终于吃得酒足饭饱，三个人歪歪扭扭地回到旅馆，洗漱脱衣睡下，一夜无梦。

大金牙还要过几天才能来，这几天我们三个边等大金牙边逛山海关县城，着实过了几天悠哉的生活。今天我们正参观古长城遗址，Shirley杨趁胖子走到城墙根撒尿的工夫问我：“老胡，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当然喜欢，”我说道，“有好东西吃，有好景致看，闲来无事就溜达溜达，优哉游哉。”

“美国的景致也很好，而且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体会。”Shirley杨接着说道。

我一愣，知道她又想劝说我跟她回美国了。这事我们以前也谈过，可是我心里放不下胖子和我那些死去战友的家庭，迟迟不肯下决心再去美国，所以终究没有一个结果。我也知道Shirley杨无非是想让我少冒些险，能够跟她安稳地生活在一起。可是两边矛盾着，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我正尴尬着不知道怎么回答Shirley杨的时候，旅馆老板的女儿跑过来喊道：“胡叔叔，有一个客人在旅馆找你呢。”我听见这话心知是大金牙来了，赶紧招呼胖子和Shirley杨回到旅馆。果然一进房间，就看见大金牙坐在床上正等着我们。

“胡爷、胖爷、杨小姐，可见着你们了。一看你们就没少遭罪。”大金牙激动地站起来，打量着我们三个说道。确实，我和胖子手上、脸上还留着蚂蚁噬咬和火烧的痕迹，Shirley杨也因为与鬼葵搏斗的时候在脸上划出了一道伤口。

胖子抢上去说道：“这都是小事，最关键的是你来了。拿着家伙我们就可以奔赴下一个地方了。”

Shirley杨听见胖子的话赶紧关上房门。我对大金牙说：“金爷，劳烦你跑这一趟。小胖说得没错，没有家伙确实行动不便。你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大金牙笑着说道：“胡爷，您这是哪儿的话，为您三位做好后勤那不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吗？”说着就打开放在地上的大行李包，往外掏家伙，说道：“现在市面查得严，枪支不好搞，就搞到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一支汤普森冲锋枪，子弹也不怎么富裕，就只有这些。这还是费了老大劲才搞到手的。”

胖子一见就这点家伙，顿时就生气了，说道：“我们三个人，才两把枪，还有一把是手枪，都不够分。这他妈怎么行啊？”

大金牙赔笑道：“胖爷您别急，我也知道家伙太少，所以又托人搞到了一张弩。”说着掏出一张精钢做的弓弩，大约六十厘米长，能一次并排射出三根钢箭。

“您别看这弩是冷兵器，但是近距离射击力度可一点不比勃朗宁差，就是换箭麻烦了点。”大金牙解释道。随即又从包里拿出三把三代工兵铲，铲把也是精钢制作，能折叠，铲头一边是铲一边是镐。这是我们用最顺手的家伙。

我掂了掂弓弩说道：“也难为你了，最近公安查黑市查得严，有这几件想必也够了。小胖，你就用这把汤普森，杨参用这支勃朗宁吧，这弩就归我了。”

Shirley杨和胖子见我这样说也就不再说什么。Shirley杨收好家伙后对大金牙说道：“金大哥，正好你来了，也帮我们出出主意，想想这下一条线索在哪里。”说着拿出地图，将诗句和狗头人身像指出的方向细细说了一遍。

大金牙沉吟半晌儿说道：“二位爷，杨小姐，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觉得下一步线索显而易见。”

听见这话我们三个都大吃一惊。只听大金牙接着说道：“胡爷之前的分析是对的，就是着眼于大型的易于保存的建筑，这样才能保证线索长久的存在。而纵观东南54度这条线路上明代以前的建筑不多，除了长城、三清观、孟姜女庙外就没有别的了。第三句诗是‘十万冤魂铺长路’，这显而易见说的就是长城。秦时为抵御外敌，据说动用十万百姓修建长城，累死的百姓尸骨就填在长城里面。这山海关的长城虽说是明长城，可寓意应该是一样的。”

大金牙这番话说得我们三个豁然开朗，越想越觉得下一条线索就在长城里。胖子抓着大金牙的手说道：“老金，真不愧是潘家园的奇才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每看见你旁征博引的潇洒，我便禁不住慨叹自己的单纯与无知。”

我赶紧截住话头：“小胖你算了吧，说你无知是真的，可还是别糟蹋‘单纯’这个词了。你这脑满肠肥的样子，怎么都跟单纯挂不上钩。不过老金，你这分析还真是丝丝入扣，服了。”

大金牙笑着说道：“哪里哪里，您三位这是当局者迷，我也无非是胡乱猜测的，信口雌黄罢了。”

Shirley杨低头在地图上比画着说道：“金大哥，照这样分析，下一条线索的所在地就应该是长城与东南45度线的交叉处。那就是这里。”说着手指沿着45度红线一划而下，停在了一处。“这里，老龙头。”

我们三个低头看去，发现这老龙头在海边，是万里长城的入海之处。Shirley杨说道：“糟糕，线索有可能在海里，我们没有水肺实在是不方便啊！”

我沉吟道：“眼下想在县城找来几副水肺恐怕很困难，回北京去找再拿来恐怕又要耽搁许多日子。不如我们先去老龙头看看，也许线索并不在水里。”

胖子说道：“既然家伙到手了，线索位置也找到了，那咱们还等什么，今天晚上就动身吧。胖爷我倒要看看这陈家还能整出点什么花样。”

我对大金牙说道：“老金，谢谢你特意过来送一趟家伙，没什么事你今天下午就回去吧，潘家园那边的生意你也离不开。”

大金牙说道：“胡爷，不然我在这里等你们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还能有个照应。潘家园的生意相比较于咱们之间的情谊，那都是小事。”

我摆摆手说道：“没事，你还是先回去吧。说实话这寻找陈家大墓的过程比我们预计的要困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这儿等着也是担惊受怕。还是先回潘家园替我们安顿好后方，一有消息我们马上通知你。”

大金牙见我坚持，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四人吃过午饭，将大金牙送走，便回到旅馆休息、准备，等待傍晚前往老龙头。好不容易挨到天色昏暗，我们找到中午约好的马车，便向老龙头奔去。

天还没有黑透，路上的行人便已经稀少了许多。越往海边走路上越没人，等我们快到老龙头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路上再没有一个行人。赶车的大爷回头问道：“小娃娃们，这大黑天的你们去老龙头干啥啊？那风景是好，可是天都擦黑了啥也看不见，小心掉海里头。”

Shirley杨答道：“大爷，我们是自然科学院的，主要是想记录一下月亮周期变化与潮汐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晚上去海边。感谢您的关心。”

大爷笑呵呵地说道：“啥月亮和找妻，这月亮跟找媳妇有啥关系。反正我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娃娃，净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上次那几个男娃娃也是城里来的，净问些稀奇古怪的事儿。”

我好奇道：“还有一批大城市来的人？”

大爷说道：“可不是，人数还不少呢，少说得有七八个，个个五大三粗的，领头那个说话还卷舌头，呜里哇啦也听不太清说啥，什么姑娘山啥的，谁知道是啥玩意儿。你们这城里人咋都对媳妇、姑娘啥的这么感兴趣呢？”

Shirley杨忍不住扑哧一笑，我和胖子也是忍俊不禁。可是那伙城里来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问道：“大爷，那伙城里人除了问姑娘山还问什么了吗？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大爷抽了马一鞭子说道：“哎呀，那我哪儿知道啊，他们来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啊，就是前几天跟我打听姑娘山来着，还说点啥我给忘了，这岁数大了脑袋不好使了。”

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伙人一定不简单，但是我没把这个想法跟Shirley杨和胖子说，这只是我的直觉而已。

继续走了没多久，随着大爷“吁”的一声，马车停了下来。空气里满是腥咸的海水味道，耳边也传来了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老龙头到了！”大爷向前方一指。顺着大爷的指向看去，月光下高大雄伟的长城缓缓延伸入海，在海中长城的尽头矗立着一座黑魑魑的城楼。

Shirley杨付过了车钱，我们三个便向城楼走去。胖子背着所有家伙走在最前面，我和Shirley杨紧跟其后。夜晚站在城楼脚下仰视，才能更深刻地发觉长城的雄伟是多么令人敬畏。在长城入海的端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城楼，上端屋檐飞角，雕梁画栋，下端灰砖垒砌，直没入海。楼上悬挂一匾，上书“澄海楼”三个大字。月光静静地洒在海面，海浪携带着呼啸的声音拍打在城楼上。我们三个站在城楼下静静地看了一会儿，Shirley杨说道：“咱们进城楼里看看吧，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城楼下背海的一侧有一个大门，进去之后是一间厅堂，厅堂西侧是楼梯。由于年代十分久远，踩上去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寂静的城楼中显得格外瘆人。胖子莽撞，这次我没让他走在前面，而是我自己走在第一个，Shirley杨照例在中间，胖子最后。

上了二楼向南走，来到了澄海楼的二楼亭台，趴在栏杆上眺望远处的海面，顿时生出一股豪迈之气。胖子刚想号一嗓子，就被我麻利地捂住了嘴：“小胖我能理解此时此刻汹涌澎湃在你心中的豪气，但是请控制在体内，转化成屁排出。要不然，招来狼就麻烦了。”

胖子横了我一眼说道：“这山海关到了晚上5点路面就没人了，这么晚谁来海边散步啊，刚才我诗兴大发，一首佳作马上就要诞生了，硬被你一巴掌噎回去了。”

这时Shirley杨在身后说道：“你俩别贫了。过来，这有个楼梯可以下到下面去。”听见她的话我跟胖子走过去一看，这是个建在二楼屋内西南角的一个活板门，打开后里面露出一个旋转向下的石质楼梯，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长期密封的不新鲜的味道。

Shirley杨说道：“老胡，我们下去看看吗？”

我说：“嗯，看样子是要下去看看。这活板门藏得这样隐蔽，说不定里面会有什么发现。”说完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支蜡烛，绑上线，点燃后拎着线慢慢放了下去。蜡烛的火苗变得微弱了一些，但还燃烧着，这说明里面有氧气可以支撑我们呼吸。我打了个下去的手势，便带头沿着楼梯向下走去。Shirley杨和胖子紧跟在我身后，三只狼眼光柱打在石墙上，

惨白得吓人。

一路向下走了几分钟，终于走到了头，根据距离估计我们现在可能在城楼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面积不小，被隔成一间间不大的小屋子，屋子间并没有门，可以随意通过。屋内用石块砌着一些石凳、石桌，整个房间全是石头做的，没有一点儿木质的痕迹。

Shirley杨说道：“这也许是供士兵休息的区域，你看这里有石桌、石凳，刚才的那个小屋子里甚至有个看上去像是放碗的架子，也许士兵们吃饭也是在这里。”

我点点头，看样子这城楼二层是供瞭望的平台，一层是门厅，而这地下则是供守城士兵休息的地方。我们又在地下的屋里转了一圈，在每个小屋子里都仔细找了找，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在没有任何提示下寻找下一个线索，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来了这么久，居然没有遇见任何麻烦和危险，我觉得不太对劲。

胖子坐在石凳上休息，说道：“老胡，你说这下一个线索能藏在哪儿呢？那歪诗里就写了一大概位置，可这城楼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他妈的，等我找到了陈家大墓，我非把里面的明器都搬空了不可，尤其是那大翡翠，让它出这么难的题难为咱们。”

我坐在胖子旁边说道：“别为自己的欲望找借口了，王凯旋同志，好像他直接告诉你大墓在哪儿你就不会拿明器似的。那只会让你拿得更快。”

胖子哧的一声讥笑道：“胡八一同志，不要摆出一副布尔什维克的清高和蔑视，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Shirley杨来找陈家大墓真的单纯是为了帮陈教授？你直视我的眼睛，我能在你的眯眯眼里看出你内心的真实情感。咱俩多年兄弟了，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我调整了一下二郎腿的姿势，嘿嘿笑道：“小胖，咱俩谁跟谁啊，那是多年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好兄弟，是心灵契合的知己。这事你知我知就得了，千万别让Shirley杨知道，不然她又该跟我发脾气了。”

胖子哼了一声说道：“这时候咱俩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了啊。我告诉你老胡，嘴上说这些没用，真正的兄弟感情是体现在行动上的。等找到了陈家大墓你得管着点杨参，别让她拦着咱俩摸明器。不能这一趟刀山火海都过了却空手回去吧。”

我赶紧说道：“嘘，你小点声，让她听见咱俩这一路就有的受了。”

胖子不以为然道：“放心吧，她没在这屋。瞅给你吓得那样，这怎么

有了媳妇连点老爷儿们气派都没了。”

说到Shirley杨我才发现她很久都没说话了，想回头看看她在干吗，我记得我坐下跟胖子说话之前她正要去旁边那间屋子查看查看。我叫了一声Shirley杨的名字，却久久没有回答。我不禁有些奇怪，又放大声音叫了几声，竟然还是没有回答。我有点慌神，忙站起来向旁边的屋子跑去。胖子见我着急，也赶紧跟了过来。

旁边的屋子空无一人，我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Shirley杨的回音。奇怪了，她去哪了？胖子跟在我身后说道：“她没准儿是跑到外面或者楼上去了。”

我摇头道：“Shirley杨不是这么不谨慎的人，如果她去别的地方，应该会告诉咱俩的。况且我喊得这么大声，她应该能听见的。上次在洗尘寺遇到那么多危险，说明要找到陈家大墓肯定是危险重重。我怕她是自己碰到什么麻烦了。”

胖子说：“哎呀老胡，Shirley杨那是什么身手，一般的麻烦哪难得住她。别着急，咱俩分头找找。”说着就向另一间屋子走去了。

我见这间屋子没人，便出门走向刚才我跟胖子聊天的屋子，我记得房间的另一头是通向另一间屋子的，我想去那边找找。可是我进了门才发现这间居然不是我和胖子刚才待的屋子了。我明明记得房间的墙边有几个石凳和一个石桌，而这间屋子只有一个大石台，像炕一样。也许我刚才一着急拐错了地方，于是我又退回去想回到找Shirley杨的那间屋子。可是到了那间屋子我发现，居然也不是原来那间了！

妈的，遇见鬼了！这里的石屋长得都一样，全是清一色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大青石砌的。我又返回了之前的屋子，还好，至少这次没又变成另外一间屋子，还是屋里有炕的那个。我看见屋子的另一头通向又一间屋子，便急忙跑过去，嘴里喊着Shirley杨的名字，依旧没有人回应。这间屋子与前几间又不一样，只有散落的石凳，没有石桌和石炕。但无一例外的是，这间屋子仍旧没有Shirley杨的踪迹。

Shirley杨绝对不是冲动、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在这种陌生的地方，她去哪里都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找了她这么半天之后仍没有她的回应，我越来越强烈感觉到，她肯定是遇到麻烦了。想到这儿，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疯了一般往回跑，想去楼梯那里上楼去找她。可是刚原路跑回我就惊呆了，这间屋子居然又不是刚才那间了！这间屋子里有石碗架、石凳、石桌，甚至还有一个灶台。可是我确定我就是按照刚才来的路线跑回去的。

第九章 鬼打墙

糟了，该不是又遇上鬼打墙了？我心里暗暗叫道。脚下不容迟疑，我马上跑向最开始我来的房间，却发现这房间竟然是我第一次与胖子去找Shirley杨的房间。

妈了个巴子的，看来真遇上鬼打墙了。我想起胖子刚才与我分头去找Shirley杨，我这边怪像频出，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于是我高声叫道：“小胖！小胖！”根本没有回答。我心里不禁有些发慌起来。Shirley杨和小胖都没有回应，他俩该不会都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本来这次寻找陈家大墓之旅就险象环生，我们三个吃了不少苦头，彼此齐心协力才通过了洗尘寺的种种难关。这下胖子和Shirley杨都不在我身边，他俩如果都遇上危险，单凭一己之力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想到胖子和Shirley杨有可能正在某个地方受着危险的侵袭，我顿时害怕起来。越南战争中我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如兄弟的战友在我面前死去，不会动、不会说话，活生生一个铁打硬汉变成了一具尸体，我的心不寒而栗，我真的再也扛不住失去的感觉了。

我没了命地向另一个通道跑去，进去的房间依然不是我刚才见过的，就好像这个地下有着无数个不同的房间，它们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身边转着圈地变换。我在这个地下大迷宫里发疯一样从一个房间跑向另一个房间，已经数不清见了多少个房间了，却还是没有看见胖子和Shirley杨的一点痕迹，而且几乎每走一次都能看见一个新的没来过的房间。

我大声地呼喊着急胖子和Shirley杨的名字，依然没有人回答我。不行，我不能再这样没有目的地瞎跑下去了，我必须得想想究竟怎样才能通过这个鬼打墙迷阵。

鬼打墙就是在一个地方无论怎样都走不出去，有人解释说遇见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的两条腿力度不同，如果闭上眼睛凭感觉走，你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线，其实走的是一个圆圈。因为任何物体在不受外界干扰下做的都是圆周运动。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以前走就没事，某一次走就有事。鬼打墙有的是自然形成的，解释不清究竟是为什么，人类的认知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则是人工刻意制造的，为的是想困住擅自闯入的人，就像现在这个城楼一样。但凡是人为的，就一定有破绽，人类的智慧总是比不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老龙头的线索叫做“十万冤魂铺长路”，难道说真的是冤死的鬼魂在给我们出难题，要干掉我们？我们三个一起盗斗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彼此失去联系。不能慌，一定要保持镇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绝对不会允许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遭遇不幸离开我。

从我们登上澄海楼开始，就一直有一种诡秘的感觉萦绕在周围。这老龙头是戚继光当年为抗倭修建的，说不定这些鬼打墙就是专门设计用来抵抗倭寇进攻的。这次澄海楼里的鬼打墙我不信真的是鬼魂作祟，我们盗过的斗无一不是诡秘难寻，神秘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但却没有一个是因为真的有鬼存在引发的。

我靠墙坐在石凳上仔细地回想刚才的情况：假设我和胖子坐着说话的那间屋子为甲，第一次去找Shirley杨的屋子为乙，返回后有石炕的桌子为丙，返回后又变样的屋子是丁，有散落石凳的是戊，有灶台的是己。我在这几个房间中来回跑了好几次，而这六个房间在同一条通道上。

首先，我和胖子在甲聊天，然后去甲的右侧房间乙，返回甲的时候发现甲变成了丙，返回乙的时候发现乙变成了丁。又从丁返回了丙，后穿过丙去了左边的房间戊，从戊返回丙的时候发现丙变成了己，向己的右边跑去后发现来到了乙。那基本可以确定，乙和丁在右边，甲、丙和己在中间，而戊在左边。为什么我从乙返回甲的时候发现甲变成了丙呢？难道这石屋可以自己移动？我摇了摇头，戚继光时期大概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那么一定是有什么巧妙的设计迷惑了我的眼睛，让我以为我按着原路返回，可实际上我却走了另一条岔路。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四周，我现在的屋子有一张石炕，那说明我现在在丙里。按照我刚才的推测，我的右手边应该是乙和丁。我拿着狼眼仔细地照着墙壁，慢慢向右边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整间房子都是由一模一样的大青石砌成，错落有致地码成两米多高的墙。我身高大约一米八二，因为这间房子的举架不高，在这间屋子里隐隐觉得有些压抑。狼眼的光在这没有丝毫光线透进的黑暗地下室里显得有些微弱，我费力辨认着墙上、地上的痕迹。可出了门仍旧是一条宽阔的通道，我沿着通道右侧慢慢地向前走着。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条通道里的青石竟然不像屋子里的青石是横平竖直的长方体，而是前端窄、后端宽的形状！我急忙返回了几步，发现从出了门开始，青石就有了变化，不再是长方形，而是全部变成了梯形体。

我继续向前走，慢慢打量着墙上的青石，全部是梯形，走了没多远，我就来到了房间丁。我仔细在房间丁里面寻找，却没有丝毫破绽，

与丙一样都是用长方体大青石砌成的，唯一的区别是丁的另一侧没有出口，是个死胡同。看来这个房间没什么线索了。我顺着通道慢慢走回丙，这次丙依然是丙，没有变化。可是当初我是通过乙来到的丙，这说明丙一定还有一条通道通向乙。

我又回到丙通道的门口，继续沿着通道左侧向前走。这时我发现通道的青石竟然不是梯形体了！又变成了长方体！我马上用狼眼照向通道右边的墙上，发现砌墙的青石是梯形体。

我明白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是被这设计巧妙的屋子迷惑了。通道左侧墙是由长方体砌成，右侧是由梯形体砌成，这就导致了两侧墙面所形成的弧度不同。由长方体砌成的左侧石墙以一条直线的方向向前，而右侧的石墙则以弧线的方向向前。再加上通道很宽，人出于自我保护心理在黑暗陌生的环境本能地会选择贴着一边墙前进，那么贴着不同的墙面就会被引到不同的房间。换句话说，沿着左侧会直线向前，而沿着右侧会渐渐偏离直线方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沿着左侧墙壁前进会到达房间乙。走了一段，果然找到了房间乙。看来这戚继光设计的鬼打墙还是没能摆脱鬼打墙的基本原理，通过不易察觉的两侧差异来制造不同的结果。

想通了这点我便放心多了，当下从乙房间出来，沿着另一侧墙壁走，果然到了房间甲。而穿过房间甲又来到了房间戊，又从房间戊来到了己，己又通向乙。这一切就解释清楚了。明白了鬼打墙的基本构造，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看来胖子和Shirley杨也是陷在鬼打墙里出不来了。我要赶紧去找他们，免得他们遇见更多的危险。

刚开始因为太心急找Shirley杨而陷入了混沌之中，现在明白了道理就仿佛超脱在这鬼打墙的设计之外，纵横交错的通道在我眼里清晰无比，仿佛已有蓝图在心中。我沿着胖子跑去的方向去找他，果不其然，这又是些新的房间，但道理基本与我推想的一致。这次我不再因为着急就莽撞，而是仔细观察通道两侧的青石，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寻找胖子。

我刚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突然门里一股劲风迎面扑来，我下意识地猛一低头，咣当一声，是某种铁器砸到墙上的声音。还没等我直起腰又一个劲风袭来，我急中生智就地一滚，轻松躲了过去。还没等我站起来，又是一下子，我大喊一声：“胖子！你大爷的！是我！”打来的工兵铲生生收住了来势，胖子将工兵铲一扔，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一把抱住：“老胡啊，你跑哪儿去了，这城楼里真他妈古怪，我都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还在这里面转悠呢。你再不来我就该刨墙了。”

我快被他勒得喘不上气了，赶紧挣脱了胖子的怀抱，揉揉刚才被摔疼的屁股说道：“你丫真是不长心啊，也不看清是谁上来就抡铲，我要是躲慢点现在都被你当西瓜开了。幸亏你没脑瓜子一热开枪，否则你就等着埋我吧。”

胖子没理我，赶紧问我：“老胡，这他妈是不是鬼打墙？我在这几个屋里都他妈急出汗了，死活出不去，也不知道你跟Shirley杨到底怎么样了。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把这鬼打墙的原理简单地跟胖子说了一遍，胖子听完一拍大腿说道：“他妈的，我说我怎么绕不出呢。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在一个西周的古墓里遇见什么悬魂梯，好像他妈的用的也是这种原理，反正就是一不小心就让人着了道。你说这古人是不是都他妈闲的，天天不琢磨别的，净研究怎么把人困住。”

我说道：“这老龙头是戚继光将军修建的，为了抗击倭寇的入侵，也许他修建这个鬼打墙就是为了如遇不幸的倭寇进入城楼可以困住倭寇。”

胖子奇道：“我记得上次在悬魂梯的时候你说这种不起眼的小错觉只能对付人少的情况，这要是倭寇真的入侵了，成千上万冲进来，把这地下都站满了，这他妈鬼打墙还有什么用啊？”

我一愣，胖子说得没错，鬼打墙、悬魂梯这些东西都只能困住几个人，人一旦多了就没什么用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拍着胖子的肩膀说道：“行啊小胖，进步得够快的，现在已经能够举一反三了。看来什么事都不能阻挡一颗追求进步的心灵。这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想不明白这鬼打墙究竟是用来干吗的，咱们还是赶紧去找Shirley杨吧。”

胖子一听说道：“杨参还没找到呢啊？别废话了，咱赶紧找吧，这都多长时间了，十有八九也是被困在这鬼打墙里了。”说完背起背包就要往外跑。

我一把抓住胖子把他拎了回来：“你往哪儿跑啊，这里跟迷宫一样，先研究好路线再去找，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胖子膀子吃疼地说道：“我能不着急吗，Shirley杨都失踪了这么半天了，万一她要是出现个意外，看你到时候怎么办，这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吃！”

胖子说的我心里当然知道，其实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心里更着急Shirley杨的安全，但是现在着急一点儿用都没有，这鬼打墙布阵这么诡异，万一依着胖子的急性子来，这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现在Shirley杨已经失踪了，我不能让胖子再出现什么危险。

“胖子你听我说，现在这几间屋子的原理虽然咱们已经猜出来了，但是难免还会碰到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Shirley杨不见了着急，但我其实比你更着急，但是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只能在保持和保全现有战斗力的基础上再去找她，要不然咱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一旦咱们出现了危险，咱们还怎么去找Shirley杨呢？”我和胖子说道。

胖子心里一想，确实也是这么回事，也就不再激动，向我说道：“老胡，那你看吧，咱们今天究竟该怎么办，这鬼打墙的原理已经明白了，那咱们反推就可以推回去了。现在Shirley杨就在这几个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但是她是不固定的，因为她如果没有发现这个鬼打墙的秘密的话，她可能还是正在一间房子到一间房子地走下去。如此说来，咱们一定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走下去，但是，这个顺序不能是之前我走过的顺序，因为我已经走过了一圈了，并没有发现Shirley杨的影子，这就说明Shirley杨也是在运动中的，只是不知道她在哪个屋子之间运动。就比如两个人向同一个方向走，都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这样你们肯定是碰不到，但是只要其中有个人能够掉转方向走下去，这样你们就能碰到，当然也有两个人都掉转方向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在咱们所处的这间屋子里面给Shirley杨留下一个记号，如果她能通过这间屋子的话，就让她在这里等咱们，哪里都不要去，然后就算咱们再绕一圈回来，也能在这里碰到她了。”胖子说得有理，说干就干，我和胖子从包里面拿出伞兵刀，在墙上刻下了“留在这里等我们，老胡”几个大字，我和胖子就开始走向下一个房间，现在我们所处的房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应该是丙，我们先从丙房间去到丁房间查看，丁房间没有，我们又从丁房间折回丙房间从另一边折去了戊房间，又从戊房间去了己房间，己房间里面也没有，接下来就是去了乙，乙房间也没有，那我们接下来就只能去甲或者丙了。因为乙房间有两个通向，鬼打墙的偏差感觉就是从乙房间开始的，我们先去了甲房间，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那个屋子，也没有Shirley杨。我们又索性折回，经由乙去了我们之前留有记号的丙，还没有到丙房间，我就听到了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走动的声音，我和胖子高兴地跑过去，这屋子里面的人，不是Shirley杨还能是谁？

Shirley杨正独自等着我们着急，一看到我和胖子突然出现向她跑去，顿时眼泪就流下来了，也真是委屈她了，自己一个人在这个迷阵里面走来走去，这种孤独的感觉和紧张气氛的压抑，不是谁都能够承受得了的，也许这件事情换成两个人一起承受，或者多个人一起承受，都没有问题，但是Shirley杨毕竟是一个柔弱女子，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边抱边说道：“没事了没事了，你看，我们这不已经找到你了吗？没事没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Shirley杨本来只是轻轻地抽泣着，没想到我这么一说，她的眼泪哇地一下就都涌了下来，哭得更厉害了。别看我和胖子出生入死经历过这么多次的险境也从来没有束手无策过，但是对于女人，我和胖子还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Shirley杨更紧地拥在怀里。胖子也只能在旁边苦笑着摇了摇头。

Shirley杨就这样号啕大哭了一会儿，渐渐地就恢复了，毕竟她也是和我们一起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换做平时可能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哭鼻子，其实有很多时候突然经历的某些事情或者某些场景会让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Shirley杨现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了，现在Shirley杨已经找到了，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吧。”我说道。

“刚才咱们在这几个屋子都已经走了很多遍了，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和其他的有价值的线索啊！是不是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咱们想要的线索？”胖子说道。

“就像之前咱们说的那样，戚继光既然能在老龙头里面设置这样的一个关卡，肯定不是来抵抗倭寇的，因为倭寇一般都成群结队地出动，像鬼打墙这种关卡，人多了之后肯定就没有作用了，所以说，这用来抵抗倭寇是完全站不住脚，但是这个关卡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觉得，这个是用来迷惑想要进来寻找一些什么的人的，这就说明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他花这么大的工夫来保护的。这些东西，肯定就在这老龙头里面，咱们要找的，肯定就是它们。现在的关键就是，咱们如何能够找到这条去寻找发现它们的通道！”我说道。

Shirley杨看到我这个样子，说道：“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这些鬼打墙的道理弄明白了，而且每个屋子都已经挨个地走过，说明咱们的线索就不在这些屋子里，而且这些屋子没准儿就是一个幌子，就是故意让咱们跳进去，然后绕在里面绕不出来，其实真正的通道及线索没准儿就在咱们刚开始的那间屋子里面，因为一般人如果想要去寻找线索的话，都不会把入口的地方观察得太仔细，因为前面已经有一扇门为你打开，这其实是属于人的一种心理上的作用，就会很自然地放低对于这间屋子的关注从而去关注那些还没有进行查找的屋子，这就叫探索心理，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的重点就应该退到之前的那间屋子里面去，如果那间屋子里面还没有线索的话，那咱们就应该回去从长计议了。”

我们又按照原路返回了之前的那间屋子，这一路我和Shirley杨还有胖子的手都紧紧地拉在一起，生怕再有什么闪失让我们再次失去联系，我们只要明白了鬼打墙的原理，再走起来就轻松容易得多了，这样没过

了多久，就到了，这间屋子还是像原来的那间屋子一样，还摆放着石凳及石桌等东西，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但是具体是哪里，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开始在这间屋子里面寻找着线索，这间屋子就是用那种青板巨石建起来的，时间的痕迹把这间屋子里面的墙壁都已经磨蚀掉了很大一部分，也跟这间屋子是建在海边有关系。

我们就这样，找了半天，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不免有些垂头丧气起来。

胖子一屁股坐到了石凳上，说道：“你们不都说这间屋子里面会有线索吗？为什么刚才找了半天都没有呢？”

我也奇怪，难道我和Shirley杨的判断是错误的吗？也许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能让我们发现线索的东西？

不对！我终于知道哪里有些不对了！这个石桌和石凳，竟然被变换了位置，原来石凳和石桌是冲向南面，现在却是冲向北面了！这绝对不是我的视觉差异，因为胖子之前面向石桌坐在石凳上的时候，我对着他看到的是墙壁，而现在，我看到的却是房间的通道！而且石凳肯定是同一个石凳，因为我记得它的构型！而且更奇怪的是，这石凳和石桌虽然朝向改变了，但是它们的相对位置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真是奇怪！

我赶快把我的发现告诉Shirley杨和胖子，他们也都恍然大悟，而且我们不禁都有了同一个疑问，那就是，究竟是谁把这个石桌和石凳的位置给移动了？移动这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要是想知道这个疑问的解答，那必须得等我们再次重复一次这个操作了，但是这个石桌和石凳，究竟是怎么让它们保持这样相对的一致，从一个方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我们赶紧去研究周围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果不其然，在这个石桌案板的下面，如果不是仔细查看的话，根本就看不见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石盘，我们按照方向转动石盘，待转动之后，只听到“轰隆隆”几声，这个石桌和石凳下面的地面突然间升起一寸的距离，并朝着南边转去，等到转到了南边之后，只听见“咔嚓”一声，就像机械卡壳的声音，这个石桌和石凳又降了下去。

“我知道这个机关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只要这个石凳不动，咱们破了鬼打墙之后，肯定能从其中的一个房间出去，也就是说，除了那些给咱们制造视觉错觉的屋子，肯定还有一个隐藏起来的屋子，这个机关肯定就是开启那个屋子的钥匙，当咱们刚才进去之后，有人在外面把这个机关给关上了，所以咱们如果破不了鬼打墙的

话，最后肯定就被困死在里面了，一辈子都出不来。到底是谁暗中跟踪我们，并且动了这个机关，这都不得而知了，他肯定以为咱们出不来，要不然如果有提防的话，他肯定就在刚才咱们从那几个屋子回到这里的时候动手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秘人已经走了，而且我们现在想要查到那个神秘人是谁，根本就不行，咱们现在唯一真正要做的就是，赶快把咱们要找的线索找到，然后根据线索再找到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谁！”我说道。

“他奶奶的，竟然还有人给咱们下套！等胖爷把他找出来之后不五花大绑把他抽得哭爹喊娘！”胖子怒道。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要不然一会儿等到那人要是不放心再回来，咱们可就真的凶多吉少了。”Shirley杨说道。

我们三人又再次进入那间屋子里，顺着鬼打墙的原理又把每间屋子按顺时针转了一遍，当转到最后那间屋子的时候，发现，果然在之前我们走过的那个门的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稍小一些的门，这个门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机关控制的隐藏房间的入口！

我们先后进入这个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房间，而且这个房间，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门。这个小门小得只容一个人半蹲着通过，就像狗洞一般，我们想去看看这个狗洞里面到底是通往哪里。正往那边走着，突然间，“嗖，嗖，嗖”三支利箭齐齐向我们射来，我们大吃一惊，赶快扑向旁边躲过。

我和Shirley杨身手还算敏捷，都只是扑到地上沾了一身灰，而胖子由于体型太大，没扑好，一个狗啃屎吃了一嘴的土，那样子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这里面有机关，刚才我踩到了一个！他妈的，咋都是箭！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胖子怒道。

原来这个房间空出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引诱别人踩这个机关的，真是太惊险了，差点儿我们就中箭了，而且这个箭尖上面乌黑油闷，肯定是抹了剧毒的，轻轻沾到一点儿没准儿就会要了我们的命。我们现在趴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就再次触动机关，我们地上趴了一会儿，慢慢地向那个洞口爬了过去，虽然我们离洞口总共没有几步远，但是我们从刚才的地方爬到洞口好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冷汗淋漓。Shirley杨第一个爬到了那个门口，先进去了，我和胖子紧跟着也爬了进去。进了洞之后，发现这个洞进去之后是一条长且狭窄的通道，和刚才房间里面密不透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从门口进去，迎面就感

觉到风从前面吹来，并且带着浓浓的海水的腥味。

幸好我们大家都没有受伤，只是在这几间房间里面找来找去走的次数太多了，有些疲劳，但是我们都明白，现在并不是歇息的时候，刚刚进来就碰到了鬼打墙，这往后说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机关在等着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经过刚才的破阵劳累，又碰上毒箭惊险，我们几人都有些困乏，为了让胖子和Shirley杨重新打起精神，我说道：“咱们胡胖杨摸金小分队再次成功聚首，说明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住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啊，毛爷爷说的话还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亏是一代伟人啊，总结得就是在理！这眼看胜利在望，咱们一定要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啊！加油啊同志们！这次的任务如果能够成功，那咱们的回报可是很丰厚啊！”

胖子和Shirley杨看了看我，都苦笑了一声，确实，我们这次的任务要比之前的任务艰难得多，但是回报也更大。

“老胡，你也不用激励我们了，我们心里其实都知道，既来之则安之吧，既然咱们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怎么能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你们谁放弃都行，但是我胖爷可不会轻易放弃。”胖子说道。

“咱们当然是要同进退、共患难了，老胡、胖子你们两个要是想得了好处不带我，那是不可能的！”Shirley杨也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突然觉得很感动，我一凡夫俗子，既没有大把的钞票，也没有纵横四海的权势，而且，干的还是最不正经的职业，竟然还能交到如此肝胆相照、如此生死与共的两个朋友，心里突然有些话说不出来，堵在胸膛里，就像一股热热的暖流，顿时觉得之前所有的一切疲劳突然一扫而光。

“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咱们事不宜迟，接着去找我们的线索吧。”

第十章 戚继光墓

老龙头由蓟镇总兵戚继光奉旨修筑，它屹立在山海关的南海之上，是长城绵延万里唯一一个入海的地方。老龙头入海七丈，由一万五千军工，单等海水落潮时，才能紧急修筑。正因为如此，当初修建老龙头才会百般艰难。可是大海无情，三天一涨，五天一落，城墙修不上八尺高，潮水一来，砖头、石块便被冲得七零八落，修一次，垮一回。时间越长，葬身海底的生命只会越多。当初，戚继光打算在老龙头修筑三十二关，设三千敌台，铸五千斤一尊铁炮。

而在当时的明王朝，奸佞当道，奸党纷纷上书议论戚继光是在劳民伤财，暗藏私心。明皇帝也听信谗言，不问青红皂白，便派得宠的太监做钦差到蓟镇监军。这位太监公公一来到蓟州，就立刻马不停蹄，直奔山海关。

钦差大人说期限三天，要戚继光拆除已经打好根基的老龙头。戚继光想想国家安危，百姓的生命财产，毅然下定决心，不管自己的安危，也一定要完成这项工程。这钦差大人一看戚继光胆敢抗旨不尊，违抗自己的命令，违抗皇上，当即决定回京禀告皇上，说戚继光违抗圣旨，不但不拆除老龙头的工程，反而变本加厉地修建。在老龙头竣工的当天晚上，戚继光得知自己马上就会被皇帝宣召进京，估计一去不复返也说不定。但他心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就是戚家军从倭寇那里收缴来的大量物资和财宝。按照道理来说，这经过战争之后所获得的钱财都应该按照明朝法律原封不动地上交国库，但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无能，贪官云集，如果这批财宝如数上交国库的话，肯定会一分钱也落不到老百姓的手里。戚继光是想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些财物用来招募军队抗倭和分发给真正需要它的百姓。就在老龙头修好的那天晚上，戚继光明白自己此次返京凶多吉少，所以他连夜指派军队里的一个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的一个官员把这些财宝统统从军中转移出去，藏到了一个地方。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且行动之前已经发下毒誓，在有生之年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个财宝究竟是藏在了什么地方。等万事办妥的第二天，皇上御派的钦差就赶到了戚继光的军营，把戚继光押解回京。等到了京城之后，皇帝就以以下犯上和违抗圣旨的罪名把戚继光关入大牢，择日处斩，但是由于当时的宰相张居正爱才惜人，打通了层层关系，又在皇上面前极力维护，终于换得戚继光免于死刑，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虽然把戚继光从大牢里面放了出来，并且免除了死刑，但是戚继光的官职被降级，并且被安排到了一

个特殊府邸里面软禁起来，再也不让他随便走动，参与政事。直到张居正病死，戚继光在随后几年也郁郁寡欢，最终病逝。伟人的生命就此凋谢，至于他所埋藏的那些珍宝，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人遗忘，谁也不知道财宝真正的去向。

我，胖子，Shirley杨一行三人，今天进入了戚继光修建的老龙头，又历尽艰险通过了他建造老龙头时所建造的机关，实属不易，且通关最后时刻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密道，又不知道这个密道究竟会带我们通向何处，难道这个密道是戚继光之前埋藏宝藏的地方吗？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通过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这条密道并不是很宽，两个人并排前进稍微有些挤，所以我们三人就我在前，Shirley杨在中间，胖子在最后，依次前进。这个密道越往里走越呈下降趋势，最后我们都在走下坡路，海水的腥味越来越大，越往下走越能听见海水拍打着老龙头城墙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走到了海平面的下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海里，只是因为城墙的保护作用，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

“老胡，杨参谋，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已经走到了海平面以下了啊，感觉头顶上凉飕飕的，海水就在上面拍打着。”胖子抬头说道。

“胖子，你说得没错，咱们就是已经到了海下了，没想到这个老龙头竟然建得如此奇妙，竟然将海水隔开在外，并且将里面修成了一个空旷的空间，看来，这里面还应该藏有很多的秘密。”我说道。

“这里面确实有蹊跷，咱们还是小心为妙。”Shirley杨和我们说道。

我们三人边顺着密道走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生怕又触动了什么不该触动的机关，但是好像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走了没多一会儿，就看见了一扇门出现在这个密道的尽头。这扇门从外面看是一扇铁门，上面可能因为周围潮湿的环境已经生满了铁锈，我们三人来到了折扇铁门的前面，这门目测有三米高，两米宽。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扇门的后面肯定有我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他奶奶的，这地方怎么会有扇这样的门啊，而且这扇门怎么看上去这么脏啊，我觉得这门后面肯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胖爷今儿从这该死的澄海楼里面绕了这么多圈子，终于让我找到了最后目的地。我猜这里面肯定是成堆的金山和银山，进去了之后，谁也别和我抢，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胖爷的，要不然也对不起胖爷今天走那个什么狗屁鬼打墙的房间走得掉了十斤分量。”胖子边说着，边想拿脚把那扇门踹开。

“别别别！胖子，脚下留情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首先你不知道这门里面究竟有什么，而且你不知道这扇门上有没有什么暗器，到时候你要是瞎踹给碰上了，万一飞来很多支箭，岂不是我和Shirley杨都跟着你一起变成刺猬了。”

“哟哟哟，瞧你这话说得，把你胖爷想象成什么人了，那别人一提起王凯旋同志，那不是人见人夸有勇有谋、大风大浪遇事不惊啊！怎么可能今天因为这种小小的问题就着了道呢？就算你们让我踹，那我也是一万个不愿意踹。刚才我抬起脚只是觉得走这一路脚比较酸，想抬起来休息一下。”胖子面不红心不跳地解释道。

“行啦，王凯旋同志，我知道您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大人物，您还是往边上站站，让小的我先来观察一下这扇门吧。”

我边说着边往门边上小心地凑过去，门就是一扇普通的铁门，可是如何能够打开它呢？我决定先拉拉它试试，看能不能使劲给它拉开，我回头示意胖子和Shirley杨先退后一些，因为我要开始开这扇门了，但是怕触动什么机关，别伤到他们，并且他们这样站在身后的话，自己活动也不灵活。Shirley杨和胖子领会了我的意思，各自退后了几丈有余，我看他们已经处于范围之外，就着手要拉这扇门了。

我正想伸手去拉，听见Shirley杨在后面喊我：“老胡，接着。”我回头一看，Shirley杨给我扔来了一副高聚分子防毒手套，我领会了她的意思，把手套戴好，双手就去拉这扇门的把手，可是任凭我使了吃奶的劲，这扇门也纹丝不动。

我观察了一下这扇门的构造，看上去并不是那种很厚重的结构，我从背包中拿出小刀，开始刮门缝隙里面的铁锈。过了没多久，我把门缝和连接处的铁锈能够刮掉的全部都刮掉了，再次戴上手套，拉住铁门的把手，我一吃力，“吱”的一声响，这扇铁门，就这样被我拉开了。

铁门被拉开的时候，我的精神保持高度紧张，生怕因为这铁门的开启触动了什么机关，让我们三人再次陷入危险境地，不过所幸的是，在我拉开这扇门的同时，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我一使劲将整扇门全部拉开，顿时，一个黑黢黢的入口伴随着强烈的海腥味出现在我们眼前。Shirley杨和胖子看到这边没有什么危险，也都跟了上来。我们把手电往洞口里面照过去，里面竟然是一条狭窄的栈桥。栈桥的两边是腥咸的海水，我们用手电照过去，这条栈桥约莫有五百米长，栈桥的另一端也是一扇门。

“这他妈里面究竟是什么构造，怎么一扇门接着一扇门的，究竟当初

是谁建了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啊，走了这么半天，胖爷我都累啦！”胖子边骂边说道。

“小胖，坚持就是胜利啊，刚才谁还信誓旦旦地说不半途而废来着，现在就……”

“呸，我只是说我累了，也没说我半途而废，胖爷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胖子边说着边往前走着，一步就跨到了栈桥上，顺着栈桥往前走去，我和Shirley杨紧随其后，也上了栈桥往前走去，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胖子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老胡，这他妈的有机关！咱们快撤！”胖子喊道。

我和Shirley杨望向胖子脚下，只见胖子脚下一个石块已经下陷，随着下陷到底部，只听“砰”的一声响，我们身后的那扇铁门应声而关，这真是越小心越来事儿啊！

我和Shirley杨跑过去扶起胖子，准备要返回刚才进来的铁门，想办法把铁门再次打开。

“老胡，Shirley杨你们快看，这栈桥周围的海水好像正在上涨！”胖子喊道。

我和Shirley杨听了胖子这么一说，赶紧向下面看去。果不其然，这海水顿时好像沸腾了一样，在吐着气泡翻滚着向上涨，就像发了疯似的。

我们赶紧往来的路跑去，可是就当我们往回跑的时候，跑着跑着，我突然觉得脚下一空，又一个石块陷了下去，这通往铁门的那一段栈桥，顿时坍塌了。

“我禽，我又踩机关了！”我喊道。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怎么来的时候没有踩到这个机关呢？难道是因为我踩的这个机关必须得等胖子踩的那个机关启动了之后才行？啊，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想置人于死地的机关，如果胖子不踩机关的话，铁门就不会关上；如果铁门不关上的话，就算先踩到我的那个机关也没关系，因为就算栈桥那半段坍塌的话，我们还可以游过去进入铁门里面，这样这个机关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我们往另外一个门跑的话，那边也会有和我踩的机关一样的机关，让那边的栈桥也断掉！这样就能确保我们不管往哪边跑，肯定都逃不出这个陷阱了，真是算法缜密，稍微想不到的话都会葬身于此。

这边肯定是过不去了，那我们只能往另一边跑去，趁着海水还没有

涨到致命的位置，我让Shirley杨和胖子沿着栈桥的两边跑，千万不要在中间跑，中间肯定还有机关，我们就这样贴着栈桥的边缘，急急地跑到了另一扇门前。这扇门是一扇普通的白石门，没有拉手也没有任何装饰，现在也管不了门里面有没有什么机关了，形势紧急，千钧一发。

“胖子，咱们两个使使劲，一起把这扇石门给推开，快！”我向胖子喊道。

胖子赶忙跑过来，和我一起将双手支在这扇石门之上，这扇门明显比之前那扇铁门要沉得多，我和胖子都使出吃奶的力气了，石门才慢慢地被我们移开了一条缝。我一看这个有戏，赶紧喊Shirley杨也来帮我们一起推，人在危机时刻激发出来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海水已经没到脚下了，我们终于将这个石门推出了一条一个能让一人进去的缝，我们让Shirley杨先进去了，然后轮到胖子，胖子这圆滚滚的身材进这个缝还有些费劲，刚刚进去一半的身子，另一半就卡在外边了，眼看着水都该没到大腿根了。Shirley杨在里面拉，我急中生智，在外边一脚窝到胖子的大屁股上，一使劲就给胖子蹬了进去。胖子进去了之后，我赶紧也挤了进去，这时候水都已经从门缝往门里面涌进了不少了，我们不敢懈怠，又赶紧三人合力将这个石门推上了。

等到石门彻底关上，我们这一刻悬着的心才逐渐放了下来。人在危险时刻能够激发无限的潜能，但是危险过后，精神状态一旦放松，那股疲劳感就会像大山一样地向你压来。我们三人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地上还积着刚才漏进来的一层水，我们三人也不管那么多了，背靠着背，席地而坐。

“咱们这真是逃过了一劫啊，好险。”我边喘着气边说道。

“这究竟是谁设计的机关，竟然连每一步都给你想好，这不是就想要置进来的人于死地吗，难道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老龙头已经伫立在山海关这么多年了，这老龙头里面的秘密竟然都没有人发觉。”Shirley杨说道。

“他奶奶的，累死老子了，早知道当初，老子见好就收，就不说什么从不半途而废的话了！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刚才差点儿就折到里面了。”胖子说道。

“我觉得，这个机关设计得如此缜密，肯定有它的用意，你们好好想想，谁会把一个不重要的东西用如此缜密的机关保护起来？步步都想到要置随便闯进来的人于死地？所以说，咱们要探到的这个东西，如果不是金银宝藏，就是一个惊天的秘密。”

胖子一听我说到这个，顿时两个眼睛放出光芒，刚才那股累劲、抱怨劲也没有了，马上凑过来问我：“哎你说老胡，你觉得这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呢？你这一说我心里特别痒痒，小心脏跳得突突的！”

我看了看胖子这一副向往的面孔，向他说道：“我哪里知道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啊，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用一步一步猜着来了啊！”

“那你不知道的话，那咱就别从这废话了啊，赶紧开了手电找啊！”胖子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反身回去摸背包里的手电，摸了半天才发现，刚才匆忙之中背包落在石门外面了。

我和Shirley杨也去摸各自的手电，我的手电也找不到了，Shirley杨的还在，因为她刚开始没有帮我和胖子推那扇石门，所以手电被她收到了背包里，这么说的话，我们三个人手里就只剩下Shirley杨手里的一把手电，这可不是一个太妙的情况，光源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它，我们别说找线索了，连出去都成为了奢望。这下外面的路已经被海水封住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头，只能一路向前，看看在前面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

刚才进这个石门的时候，我们光顾着在那里休息了，也顾不上看看这门里到底有些什么，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从Shirley杨那里拿过手电，边照亮边扫视着这个屋子，这个屋子并不大，而且空空如也，什么东西也都没有。

胖子一看到这个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禁怒道：“老胡，你个大骗子！你不是说这里面肯定会有金银财宝吗？怎么什么都他妈的没有？骗胖爷呢！他奶奶的！”

我也不禁愕然，怎么回事，这间屋子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呢？不可能啊，如果这间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会在外面设置机关呢，设置机关肯定是要保护什么，可是这里面没什么值得保护的啊！

我正暗自纳闷儿，突然间听到Shirley杨在旁边说道：“老胡，胖子，你们看，这个屋子最右边的那个角落里好像还有个门。”

我和胖子一听到这个，赶紧向Shirley杨说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个小门在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我们三人向着这个门走了过去。

这是一个木结构的门，门上已经落了很多的灰，我们推开它，用狼眼手电照进去。等看清楚屋子里面，不禁大吃一惊，这里面，竟然是一间卧室。

这个屋子里面有一张大大的木书桌，还有两排高大的书架，架子上

面还摆满了书，只不过这些书都已经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还有几把椅子和一张床，床上好像放了什么东西，鼓鼓的在那儿，我们的视线因为被书桌给挡住了，所以看不清楚床上有什么。

在外面把整个屋子浏览了一遍，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之后，我们三人才进入这个屋子想要探个究竟。我正看着书架上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书，突然听到胖子在我身边叫起来：“哎呀我的辣块妈妈，吓死你老子我了，哎呀哎呀，老胡你们两个看床上是什么！”

我和Shirley杨赶快看向床上，也不禁被眼前的东西吓了一跳，刚才看见的这个床上鼓鼓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具皮肉早就腐烂掉了的人体骨骼！

这事出蹊跷，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出现一具尸体呢？这尸体到底是谁呢？而且这具尸体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这一个个谜团看来只有等我们好好地检查完这个屋子之后才能够解答了。我们先看了看这个尸体身上穿的衣服，衣服都已经有些腐败得看不清楚样子了，但是能够看出来腰间佩的是一个典型明朝样式的腰带，这个人应该是生活在明代的人。我们又翻看一下书架上面的书籍，每一本书上面都密密麻麻满是批注，肯定是这个人生前每一本书都认真地阅读过，而且该人的字体雄劲有力，生前肯定是一个戎马从兵的人。我们正在翻看着书籍，就听到Shirley杨说道：“这人身下压着个东西！”

我快步走到床边，看到这个人体骨骼下面确实压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点像一个卷轴。我把尸骨抬起来，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擦了擦上面的灰尘，发现果然是一个卷轴，当我拿着它的时候，我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个卷轴会揭开这里所有的秘密。我慢慢地把这个卷轴放在桌子上展开。因为这个东西年代肯定足够久远，如果我太过于用力的话，生怕将它毁坏，一丁点儿的毁坏也许对于我们寻找的线索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

随着这个卷轴慢慢地展开，满满的一篇文章映入我们的眼帘。由于这篇文章里面的用词是文言文，我和胖子都看不太懂，只能让Shirley看完了之后再给我和胖子说。Shirley杨看的时候，我和胖子都很着急，一是因为在老龙头经历了这么多，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可能揭开我们探索谜底的東西，二是等待真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Shirley杨看着看着眉头就紧锁起来，好像这篇文章里面确实写了一些秘密。

过了一会儿，Shirley杨终于看完了这个卷轴，说：“老胡，胖子，这幅卷轴，颠覆了我们之前所有的认识，写这幅卷轴的人和这床上的尸骨，就是这老龙头的建造者，戚继光！”

当“戚继光”这三个字从Shirley杨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和胖子登时惊得目瞪口呆：“这不可能，戚继光不是病死在京城了吗？怎么会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幅卷轴？”

Shirley杨早就已经猜到了我和胖子的疑惑，接着说道：“你听我和你们细细说，这幅卷轴是戚继光大人的亲笔，不会错的，这上面还有戚继光大人的题跋！”Shirley杨给我们指了指这篇文章后面的印跋，接着说道，“戚继光大人被钦差押回京师之后，关入大牢，最后承蒙张居正所救，但是还是被软禁在府邸当中。因为戚继光大人刚正不阿，在朝廷中曾经得罪了很多的奸臣和宦官，这些人都想借此机会落井下石致其丧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时有张居正在保护他，这些奸臣碍于张居正的权势，都暂时偃旗息鼓，不再声张，但是都各自暗寻办法想找机会再次置其于死地。就这样，在张居正的保护下，戚继光将军过了几年稳当的日子，然而世事难料，张居正竟然没过几年，就病死了，这下戚继光将军在京城没有了庇护，很多朝中的仇家都摩拳擦掌，准备派杀手暗中将其杀死，然后伪造成病死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陈光勋的人出现了，这个陈光勋就是陈拓将军的爷爷。因为陈拓将军的父亲，也就是陈光勋的儿子，他就是那个帮戚继光将军隐藏倭寇财宝的那个发了死誓的将领。这下都明白了吧，为了保护戚继光将军，陈光勋在死牢里面找了一个和戚将军长得比较像的死囚，把他打扮成戚将军的样子，让他吃饭睡觉都待在戚将军的屋子里，并且放松了戚家的警卫。果然不出几天，就不知是被哪个仇家派来的杀手用一种暗器杀死，和在夜间暴病而死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戚将军家的家奴也按照陈光勋的意思放出话去说戚将军是病死的，而真正的戚将军已经暗中被护送回了山海关，并被秘密地安置在之前藏有倭寇财宝的这里。财宝就放在之前那间空无一物的屋子，然后戚将军就暗中住在这间小屋子里面，每天一日三餐都由陈家派人送进来。他在这里等待着机会，准备用这抗倭的钱财出去招兵买马，有朝一日出去推翻这个荒乱无度、民不聊生的皇帝，另立明智的皇子为新的皇帝。结果天算不如人算，就在戚将军住在这儿不久，由于这个密室是建在海面以下，阴冷潮湿，而且戚将军多年征战打仗，身上旧伤无数，结果寒气侵身，便病倒了，没想到，这一病便如山倒，到了最后戚将军已经起不来床了，每日必须要仆人服侍。他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推翻昏君的大业他已经不可能完成了，所以他就把陈拓将军的父亲叫了过来，对他说，让他把这里的财宝统统转移走，然后招兵买马，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还和他说他死了之后不要下葬，他就要葬在这座老龙头里面，他就算死了，也要和这座老龙头一起镇守祖国边关，不让倭寇侵犯。”

Shirley杨说到这里，我和胖子不禁黯然，戚继光将军真的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临到了死去的时候还想着保卫边关，保卫国家百姓，真是让人敬仰。

“可是，还有一件事很是让人不解。”Shirley杨接着说道。

“有什么事情让人不解？说来听听。”我说道。

“老胡，胖子，你们看这个卷轴，这里……”Shirley杨边说着边指着让我们看，这篇文章里面，被人用圆圈特意圈出了“阳”、“清”、“观”、“三”这四个字，而且“阳”这个字和另外三个字还不一样，它被圈了两圈，另外三个字都只被圈了一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四个字被圈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些字被圈出来，肯定是代表着什么，我在脑海里把这两天在山海关经历的事情逐一捋了一遍，突然脑袋里面灵光一闪，顿时想起，这里面这“清”、“观”、“三”三个字重新排列组合一下，那不就是山海关有名的那个道观，三清观嘛！这条线索肯定是在暗示下一条线索就应该是在三清观！

我激动地把我的想法和他们说了一下，他们都表示赞同！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这被两个圆圈圈住的“阳”字，又指的什么呢？算了，这个字还是留着吧，我想，等我们去到了三清观之后，可能这个谜底就会迎刃而解了。

我激动地和Shirley杨和胖子说：“咱们现在就去三清观！向咱们下一个目标前进！”可是胖子和Shirley杨却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很是奇怪：“怎么了你们俩，难道发现了这个线索，不高兴吗？”

“老胡，海水是不是进到你的脑袋里面去啦？虽然咱们发现了线索是让人高兴，可是，咱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这里面啦，这可怎么出去啊？”胖子说道。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沉浸在发现谜底的兴奋和喜悦里，早就已经将我们被困在这里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赶紧将我的思路转移到现在我们的处境上来，我再一次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屋子很小，摆了书架、桌子、床等之后就显得更小了。我在屋子里面环着走了一圈，感觉这间屋子里面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也不像有机关的样子，这可怎么办？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间屋子里面肯定会有其他的通道出去，不可能只有之前栈桥那一条通道，可是这个通道到底在哪儿？

我坐在床上仔细思考着，Shirley杨和胖子也都或站或坐，在那里默

不做声，想着办法，这间小屋里面出现了难得的安静。可就在这个时候，在屋里静得出奇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耳边有轻微的“嘶嘶”的声音响起，不仔细听，根本就听不见什么，就好像有一个人在耳边悄悄地说着话。

“Shirley杨，胖子，你们听，你们听，你们能听到什么吗？”我问道。

“听到什么？”胖子问道。

“你们谁也别说话，静静地听着。”

顿时屋里如死寂了一般，谁也不在出声。

“嘶嘶，嘶嘶……”

“我听到了！我听到声音了！”胖子说道，“可是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风的声音，有风，就说明这个屋子肯定有地方和外面通着！”我高兴地说道。

“哈哈哈哈！我们能出去啦！”胖子高兴得喊起来。

“行了行了，胖子，咱们先别高兴得太早，咱们大家一起来找找看，看看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了，找到声音的出处，那么咱们就可能找到出口。”

我们三人分头找了起来，谁也不能发出声音，因为这个空气流动的声音非常的小，仔细听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桌子旁边，这个声音好像就是从桌子上面的屋顶处传来的，为了确认一下，我搬来一把椅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跳上桌子，站到椅子上，去看看上面的屋顶。我刚刚站到了椅子上，就感觉到这嘶嘶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一股极其微弱的风拂在我的脸上，这阵风好像直接吹进了我的心里，把我所有的紧张情绪全部一扫而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如此舒服。

我赶紧向他们说这上面就是风传来的地方，他们两个也很兴奋，但是兴奋归兴奋，我还要寻找如何出去的办法。我找到风吹出来的那个缝隙，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间房子的屋顶，因为这间屋子是在老龙头长城的下面，所以这个屋顶的构造就是用垒长城的石块砌成的，我用双手顶这个缝隙周围的石块，连顶了两块都顶不动。当顶到第三块的时候，这个石块竟然被我向上顶起了一些，这就说明，这个石块的上面，是空的！我赶紧用力把这个石块接着往上顶。当石块被我顶开的那一刹那，海风伴着海洋独特的气味冲了下来，这上面，果然是空的，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细细的通道，而且沿着通道的边缘刻着供攀爬用的石梯，我

赶快顺着椅子爬下来，告诉胖子和Shirley杨他们，他们两个都很兴奋，本来一直以为要被困死在这个地方，结果最后不但找到了下一条线索，而且还找到了密道且死里逃生，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我们也顾不上高兴了，先把该拿好的东西拿好，让胖子先爬进密道，我和Shirley杨在下面推他，然后是Shirley杨，我在后面推，胖子在上面拉，最后是我进去。在我将进密道之前，我又低下头来看了一眼床上戚继光将军的尸骨，没想到戚继光将军戎马一生，奋力保家卫国，最后竟然自己一人孤零零地病死在这里，唉，真是世事难料啊。一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禁一阵黯然，要不是戚继光将军卷轴里面写到了要与老龙头共存亡，我一定要把戚将军的尸骨带出这个潮湿阴冷的海下，要把他的尸骨好好地埋在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并给他修一座大墓，把戚继光将军的经历写成墓志铭都刻在他的墓碑上，让百姓们都能了解戚继光将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他受到万世百姓的敬仰。我们三人都进去了之后，就顺着石梯往上爬，爬了没多久，就感觉前面有些光亮从头顶的石板上透射了出来，我们用双手把石板拱开，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来，外面久违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真是有种说不出的舒服感觉。

“老子又重生了！”胖子突然来了一句。

原来这个老龙头下密室里的通道，是一直通到了老龙头入海处，就是最靠近海边的长城看台上。我们现在就在看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欣赏着海水在下面波澜壮阔地拍打着长城，我们已经找到了下一条线索，而且自从到了山海关就接二连三经历了种种磨难，我们都一一挺了过来。一想到这里，再看看脚下的大海，顿时一种豪迈的情怀涌现出来。

“老胡，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咱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你说钱财吧，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就算能够用来享乐，也总有迟暮的那一天；你说是刺激吧，也不是，其实每次想到咱们之前经历的那么多次生死悬于一线的任务，我都会害怕，因为当时如果真的有半点差错的话，你我可能现在早就见毛爷爷请教《毛泽东选集》去了；你说是工作吧，这也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咱们盗了这么多次斗，经历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看下面的大海，大海这么深邃，里面有无数的生命也有无数未知的东西，凭我们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是根本探索不过来的，但是人类探索不了的东西就并不一定说它们是不好的吧？就像我们冒了这么多次险，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是人类科学解释不了的，但是解释不了的就一定是坏的吗？这又是一个悖论，想要去寻找答案，就像要去这个大海里捞针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吧？”胖子说道。

“小胖，真是长水平了，能说出这样的话了。看来，我平时对你的谆谆教导还是有用的。也许吧，胖子，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挣够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也不是为了去寻求刺激才去盗了这么多的斗，这盗斗也并不是我们的正当职业，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想要去完成它，想要去实现它呢。一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可能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这种在面临危险边缘时刻的这种团结、这种互相信任的感觉，而且一路上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三人总是相知相伴，哪怕有时会生气，有时会争吵，但是我们一路走过，快乐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老胡的一生能够有你们两个知己，足矣。”我看着大海，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行啦行啦，老胡、胖子你们两个人有完没完啊，这话听得我都起鸡疙瘩了，还能有比你们更肉麻的人吗？”Shirley杨边说边捂嘴笑道。

“行行行，得得得，咱们既然已经在老龙头这里得到了线索，那咱们也别在这里看大海了啊，赶快回去旅馆整顿一下，好好休息，补充体力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胖爷我饿啦！”胖子说道。

“吃吃吃，小胖你就知道吃，不过也确实是，说实话，咱们在老龙头里面也待得确实够久的了，走那个什么鬼打墙的地方走了那么久，后来又找线索什么的，我现在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咱们现在就打道回府吧！”Shirley杨也同意道。

“好，那现在就让咱们打道回府，回去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好好吃顿饭，也好好休息一下，其他的事情咱们明天再作商议！”

我们一行三人边走边聊。下了老龙头之后，由于是白天，老龙头外边有很多当地的老农牵着马车过来拉游客回山海关城区。我们和其中一位老农讲好价钱，让他带着我们回到了旅馆。

第十一章 三清观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房间，脱下脏兮兮的衣服，然后去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便去山海关有名的柴火市吃了当地有名的浑锅子。边吃锅子我和胖子二人边喝了两瓶烧酒，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晚上，最后我和胖子都喝得酩酊大醉，一路由Shirley杨引路回到了旅馆，各自上床睡下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顿时感觉疲劳困顿一扫而光，整个身体充满了能量。由于我起来的比较早，我就顺便去胖子那屋里看一下他在干什么。我走到我旁边的屋子，把屋门打开，果然不出我所料，胖子还盖着被子睡得呼呼哈哈。如果按照往常样子的话，我肯定上前去把他被子一把抽掉，从床上用手推着让他滚下来，不过这次我没有，因为这次胖子确实太累了，因为他体型比较健硕，所以他在执行任务和我们做同样动作的时候，他耗费的体力更多。尤其是可能我们都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对于胖子来说，做这件事真的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悄悄地从胖子的屋里溜了出来，生怕动作大一些会吵醒他。

这下我只能回自己的房间了，因为不管Shirley杨起或者没有起来，我都不能够没有经过人家邀请就轻易跑到一个女孩子的房间里，我还是回自己的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准备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要放在背包里面的。我就顺着走廊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这人不是Shirley杨还能是谁呢。

“咦，Shirley杨，这么早你就起了啊？怎么没多睡会儿啊，你看胖子睡得多香，根本叫都叫不起来，这两天咱们也算是比较折腾也比较劳累了，多休息休息有助于咱们的任务更加顺利、快速地完成啊！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先回去把刀磨好了再砍柴，也来得及。”

“我也想睡啊，但是我心里有事情，所以就不太好睡着。”Shirley杨回答道。

“你心里有事情？什么事情啊？是关于咱们这次的事儿吗？还是关于其他的什么事儿，还是关于陈教授的？”我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你说咱们之前在这个老龙头下面的密室里，戚继光将军死在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令人悲痛，但是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被别人在这个卷轴上画这个圈圈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到底这个圈圈是谁画的？是戚继光将军自己吗？但是如果是戚继光将军自己想要留下一个线索的话，为

什么他不亲自写在卷轴上呢？亲自写在卷轴上这样更一目了然啊，而且这个卷轴上面记载了所有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提到跟咱们之前任何线索有关的事情。所以，我断定，这个线索肯定不是戚将军写的。”Shirley杨说道。

“咱们误打误撞进入了老龙头里面，然后竟然发现了戚继光将军的尸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之前的抗倭缴获的财宝肯定是被戚将军放在他卧室外边的那个大屋子里面，也就是之前咱们看到的那个空空的大屋子。按照我的推理，在戚继光将军去世之后，陈家的人按照戚继光将军的意愿，就将将军的遗体安置在了老龙头里面，然后把之前的财宝从老龙头里面转移出去，藏到了另一个地方。而这批财宝，承载着戚将军的意志，陈家是不会随意动用的。很有可能，这批财宝一直都没有被动用过，一直就在老龙头里面藏着，一直藏到了陈拓将军那一代。后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财宝在最后时刻被转移出去，然后陈家后人就在这里面留下了一个线索，但是因为什么留线索，又因为什么把这批财宝转移，这些全部都不得而知了，这批财宝，很有可能就被藏在了陈家的大墓里面，或者大墓的附近。”我说道。

“既然还是有很多的谜题不得而知，那咱们就继续往下探索吧，这个探索是需要一定耐心以及决心的，既然咱们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接着说道。

“昨天咱们吃饭的时候和当地人打听这个三清观的消息，很多人都说不知道，还有很多人说话吞吞吐吐，说起来的时候闪烁其词，几乎都不愿意正面回答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老胡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Shirley杨问道。

“咱们这一路遇到的奇怪事情还少吗？根本也就不差这一两件奇怪的事情。奇怪也好，不奇怪也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最终的目的，咱们也得去啊！”我答道。

“老胡说得没错，越奇怪越不寻常的事情就越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激发胖爷的兴趣，胖爷这样的身价地位，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就能请得动的？”

趁着我和Shirley杨说话的工夫，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床已经站到了我们身后。

“好吧！事不宜迟，咱们就此起程吧！”我说道。

我们各自回屋收拾了一下东西，走出了旅馆，直奔三清观。

等我们走出了城，再看山海关，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除非去太远

的地方，要不根本就用不到那些交通工具，纯靠着走就可以了。

我、胖子、Shirley杨一行三人当下决定现在就出发去三清观，胖子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这下线索找到了，把胖子这身肥膘都激动地抖了三抖，一路小跑在前面带着路，边跑边向后面的我和Shirley杨喊着：“紧张、激烈的抗美援朝战役即将打响了啊，早已被美帝压得翻不了身的人民们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啊，赶紧勒紧裤腰带往上冲啊，看咱胖爷的，走一个！”一个大跨步往前冲去，边跑边还哼起《国际歌》来了。当然以胖子的唱歌水准，是全然不在调上了，我和Shirley杨怕胖子这样一冲动跑远了到时候再出什么情况，只能在后面紧紧地追着。这样就看一坨白白的肉在前面快步地跑着，两个黑影在后面紧紧地追着，不知道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山里跑出来了两个土匪在抢一胖丫头呢。不过别看胖子一身肥膘，这跑起来还真是一点都不含糊，估计晚上没少吃饭，我和Shirley杨就这样追追赶赶，就这样过了有半个时辰，我这累得已经口干舌燥，我扭头一看身边的Shirley杨，她早已面泛潮红，额头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滴，定是累极了。不过Shirley杨的性格本身就不愿服输，想着必是不管她多累，只要我不说停她也不会停的，想到这儿，我就喊胖子停一会儿再走：“胖子，咱这战役要打持久战啊，速战速决那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毛主席不是说过，战略战术高于一切啊，咱大部队先歇一会儿成吗，等咱养精蓄锐之后接着再干啊！”

胖子一看这还没到哪儿呢，三清观连个影还没见着呢，这怎么能停呢？“老胡，我看你是了吧，胖爷我可是一顶十的硬汉，刚赶了这会儿路还不够胖爷塞牙缝的，这会儿算什么啊，连个三清观里道士放的屁还没闻着呢，还提说着歇呢，瞧胖爷这暴脾气，要歇你和Shirley杨歇吧，胖爷可接着赶路了。告诉你老胡你可听好了，咱打个赌，咱仨人谁先找到三清观，明儿另外俩人就请先到的人吃十屉山海关四条包子，要猪肉酸菜馅儿的，就是一咬一嘴油的那种，谁明儿要是不认谁就是孙子。”不等说完，胖子就挺着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一边吧唧嘴一边撒开脚丫子就跑走了。任凭我和Shirley杨怎么叫也叫不住。“这胖子，净会没事儿找事儿，这早两步到晚两步到能怎么样啊，这夜路一个人走那么快不是叫人担心吗，咱来山海关这一趟，也没少出奇怪的事儿，怎么就不能注意点呢，唉。”Shirley杨在旁边边念叨着边看着我，“这胖子，我这没辙啊，上来劲儿了谁也拦不住，多少年了都这样，甭管多危险的事儿，我看他的终生理念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傻大胆，唉，咱也甭搁这儿磨叽了，咱还是抓紧追他去吧，别一会儿又让他捅出什么娄子来了。”

说罢，我和Shirley杨赶紧赶了上去，一路无话，顺着线索的指向，又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的时间，一幢黑黑的建筑逐渐出现在我们前方不

远处的路上。离远了看，一丝灯光都没有，显得很诡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清观？我和Shirley杨互换了一下眼神，我在她眼神中也看出了些许的疑惑，我们加紧了脚步，渐渐接近了这个黑黑的建筑。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一个长满杂草看上去早就已经荒弃的破旧道观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道观的墙上破开了很多的口子，露着白白的内土，还有的地方墙体已经倒塌了一部分，在上方露出一个大缺口，人可以通过这个大缺口往里望着道观里黑黑的一切，反而道观大门已经不知道被谁用水泥封得死死的，一点缝隙都不漏，墙头长满了杂草，在夜里随着风飘动，有种说不出的恐怖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与北京的白云观和沈阳的太清观合称为“京东三观”的三清观？怎么会如此的破旧不堪，难道出了什么事情？

“Shirley杨，我看咱们在外面也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咱们还是进去看看吧。”

“好吧，可是我总觉得这个道观有说不出的诡异，咱们还是小心为妙。”

我和Shirley杨绕了道观一圈，发现能进人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被堵死了，就剩下那个墙上豁开的那个大口子，可是这个口子离地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在道观附近找了两块烂砖，垫在大口子墙的下面，我站在烂砖上用手一撑，就撑上了墙。这时Shirley杨也已经垫上了烂砖，伸着手够我，我一手扶着墙，一手抓紧她的手，一个使劲，把她也拉到了墙上来，我们互相接着力翻到了道观的里面，观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想拿出手电来照明，但是摸遍全身，哪里还有手电的影子？

“Shirley杨，我的手电是不是在你那里？拿出来照照。”

“你的手电今儿不一直都是胖子那儿吗，我这儿没有。”

“胖子，胖子，胖子，我禽，忘了胖子这茬了，胖子哪儿去了？”一想到这，我手心立刻就冒了冷汗，“这胖子不说和咱们比谁先到吗？按道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啊！”

“这可坏了，胖子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这大半夜的自己一个人，这人跑哪儿去了啊？”

“胖子！胖子！”我和Shirley杨在观里就叫开了，几时声喊叫过去，哪里有半分的回应，只听见风刮着墙头的草发出呼呼的声音。

“老胡，你那儿有火柴吗？”

“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我今儿抽完烟还剩几根火柴，供咱搜

观里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至少能让咱知道胖子在没在这个漆黑倒霉的观里。”我说着就掏出火柴，“刺溜”划燃了一根，观里的景象一下子映入眼帘，破旧残垣的石块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窗框、门框坏的坏折的折，蛛网丛生，一看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胖子！胖子！你在观里面吗？”

Shirley杨和我不断地划燃这剩下的几根火柴，挨着各个门前往里张望着，随着最后一根火柴的熄灭，确定胖子没有在这个观里，“这可奇怪了，胖子和咱们约好的比谁先到观里，怎么就没有人影了呢？难道他碰到其他的事儿了？我觉得事不宜迟，既然胖子没有在这个观里，而且今儿咱们也没有照明的措施，也搜不出什么东西，咱们就赶紧出观去找胖子去吧！”我和Shirley杨在黑暗中手牵着手，三步并作两步，原路返回又顺着大口子跳出三清观，结果等我把Shirley杨顺下墙去，自己往外跳的时候，手背蹭到了墙上支出来的一个木头楔子，刮了一个大口子，血就汨汨地顺着手背流了下来。Shirley杨赶紧过来看，我让她给我做了一下简单的包扎，这会儿没有工夫顾这个伤口了，还是赶紧出观去找胖子要紧啊。可是这大半夜的可上哪儿去找啊。刚才这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道观上了，根本就没有留意道观附近的情况，我和Shirley杨跳出了观才发现，这观的附近几乎是荒无人烟，连个住户都没有，而且现在都几近半夜，附近黑黢黢的一片，就算附近有住户，劳累了一天的劳动人民大爷大婶们早就熄灯上床去超生游击队了，在这夜里根本就看不见，这可怎么办啊？我们来的路肯定是不用找了，胖子如果原路返回的话刚才肯定会和我们碰到的，剩下的路只能绕过道观，往更远的地方去找了，“胖子啊，胖子，你净给我们惹事，看我找到你不拿鞋底子抽你丫大嘴巴子！”黑灯瞎火，我和Shirley杨又不好走得太快，只能手牵着手，一步一步往绕过道观后面的路走去，就这样，一边喊着胖子的名字，一边估摸着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突然我觉得手上一紧，耳边听到Shirley杨“啊”的一声闷叫，原来是Shirley杨绊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摔倒了，我被她那么一拉，踉跄几步，也险些摔倒，我稳了稳重心，赶紧过去想要把她扶起来。结果Shirley杨一把摆开了我的手，闷着声小声向我喊道“老胡，你先别管我，你快看，你快看，前面，前面！”我顺着她的目光往前看去，这不看还好，这一看，顿时吓了我一身的白毛汗。

却见一个矮小丑陋的轮廓，在前方的路的中央站立着，两个眼睛像猫一样，发出绿色的光，身上披着不知是什么东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它就站在路的中央，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仿佛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所有底细。我刚想大喝一声，问清是谁，突然觉得它的目光让人觉得好舒服，沉浸在它的这种目光里竟然有种让人流连忘返的感觉。我不知道

身边的Shirley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转回头看她，她竟然也在看着我，是那种温柔的，好像可以滴出水来的目光，甜甜的融化了我的内心，融化了我的一切，这种莫名的感觉，让人觉得极其地想要通过某种途径释放出来。突然Shirley杨开始慢慢解开她衣服的扣子，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脱掉外衣，接着又去解她内衣的扣子，边解边向我招手还边说“老胡来啊，老胡你过来啊”。这充满了狐媚的声音，有点像混杂着猫的叫声，听着分明觉得不像Shirley杨平常的声音，但是又说不出哪里不像，这话语夹杂着这一阵一阵的香气飘过来，让我觉得顿时口干舌燥，步子竟也不由自主地迈了出去，一步一步地往Shirley杨那边走去，每走一步，都会觉得浑身舒服无比，只想更快迈下一步，这一步接一步地迈着，马上就要够着Shirley杨了，“啪”的一声，左脸不知被谁扇了一个大嘴巴子，扇得我眼冒金星，登时醒了。“老胡，你快醒醒！再往前走你就要掉下去了！”我赶紧收脚，定睛往前一看，好家伙，这么深的一个坑，我站在上面根本就看不到底，这要是掉下去，不摔死也得摔得骨骼尽断，好危险！我转过头看究竟刚才谁打的我，不是Shirley杨还是谁，她一脸的土色，看来也是刚才被吓得够戗。我再顺着刚才我看到的Shirley杨的方向看去，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影子，刚才离得远没看清，现在离得近了，借着月光，我才看清，这个矮矮小小的东西，不是别的，竟然是一只黄皮子！而且更让人觉得恐怖的是，它身上披着的东西，竟然是胖子今天身上穿的衣服！我猛打一个激灵，一个大步就跨过大坑，冲着这个黄鼠狼就抓了过去。这畜生一看我一爪袭来，倒也伶俐，身子往后一缩，衣服一褪，转身就顺着路跑走了，我只抓到了胖子身上的那件衣服，我脑门儿一热，憋足马力就想撒足狂奔，正要开跑，突然想到，Shirley杨还在我身后没有跟上来呢，热劲一下就降了下来。这鼠辈狡猾无比，胖子定是着了它的道了，如若我一人赶去追它，怕它到时候还有什么诡计对付我，而且如果我追走了，一会儿它原路返回来对付Shirley杨，这就更不妙了，仔细一想，还是要先去和Shirley杨会合，两个人一起追赶，才最为妥当，毛主席不是说过，保存现有力量才是燎原的根本，而且我也想回去问问Shirley杨，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想着想着，我又跳过大坑，回到了Shirley杨的身边。

“刚才是怎么了？怎么我刚开始看到你在我前面，招呼着我过去，结果最后你竟然到了我的身边，还给我一巴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个你？”Shirley杨脱衣服那段，我故意省略了没说，心里面一些想法还是别让她知道的为好，想到这儿，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幸好天色比较黑，她应该看不见，“刚才我不是摔倒了吗，一抬头，就看见路的中间立了这个怪东西，我就招呼着你看，结果招呼着，我就觉得是你好像

就立在路的中间，一边叫我过去，还一边……一边说些叫人脸红的话……这时候我的脚也不知道怎么的，一点都不听我的使唤，只能一步一步地迈向你，等到快接近你的时候，你把手伸过来要把我拉过去，我刚要伸出我的手，结果这时候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你手上之前在三清观跳出来的时候刮的那道我给你包扎好的伤疤，竟然没了！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等我清醒了一看，眼前哪里还有你的样子，分明就是一个眼睛发着绿光的矮丑的黄皮子，而且脚下还有一个我马上就要迈进去的深不见底的陷阱！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我刚想回头去叫你过来帮我，可是等我回头一看，你竟然也在往这边走着，而且马上就要迈进这个大坑了，我赶忙叫你，但是不论我怎么叫你都不应我，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情急之下，我只好扇了你一个嘴巴子，幸好之后你就醒了，如果你不清醒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Shirley杨说着说着，嘴角竟然有些微微地抽动，眼圈一红，怕是要掉下泪来，我赶紧上去安慰她，不知怎么的，我听着她的诉说，看着她的神情，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温暖。不过这种温暖转瞬即逝，胖子的衣服还拿在我的手里，这就说明胖子现在没准儿正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哪里还有时间去儿女情长，救人要紧！

我安慰了Shirley杨两句，又检查了她刚才摔倒的时候有没有伤到关节之类的，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我和Shirley杨带着胖子的衣服，顺着刚才黄皮子逃跑的路线，一路跟了过去。走了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时辰，经过这几个时辰的折腾，天已经有些蒙蒙亮了，我和Shirley杨这一路顺着黄皮子留下的脚印，紧赶慢赶，追到了一个山脚下，脚印便中断了，这荒山野地的，该到哪里去找胖子啊！正犯着愁，突然看见山上晃悠悠好像下来了一个人影，等着越走越近，仔细一瞧，是个农夫模样的人，扛着锄头下了山来，这天刚刚蒙蒙亮，这应该是趁着早去田里耕地。这农夫看见了我们明显也吓了一跳，因为我们这么早就出来而且一看明显就不像庄稼人，我强颜欢笑冲着他走了过去，远远地看着他的脸上明显就带有些戒备，“大哥，这么早就出来种地了啊！”“你们二位是？”“我们是从北京来这里游玩的，但是因为对这边地界不熟，昨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走着走着就迷路走散了，我们这已经找了他一晚上，还没找着，就找着他身上穿的一件衣服，您看。”边说着边把胖子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拿起来冲着他扬了扬。这农夫看我说话一脸诚恳，又看旁边站了一位美貌女子，两个人倒也不像是坏人的样子，警戒心慢慢地也放下了，努了努嘴，说道：“你们这群游客啊，这真不能怪我说你们，你说你们有钱去哪里玩不好，非得晚上上这个地方玩，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地人晚上都不敢出来瞎逛，更何况你们了。”我和Shirley杨听闻此话都略显吃惊，忙追着问：“您这句话是怎么讲？”

农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Shirley杨，摇了摇头说：“唉，说你们什么好啊，这个地方你们外地人肯定是不知道啊，这就是有名的黄皮子观啊！”“黄皮子观？”我和Shirley杨均是一惊，“先生这话是怎么讲？这附近不就只有一个观，叫三清观吗？这黄皮子观又是从何而来？”“说你们不懂，你们还真不懂了吧，这黄皮子观，就是三清观！”我和Shirley杨这回彻底蒙了，这是怎么回事，三清观怎么就突然变成黄皮子观了？这个三清观不是在山海关地区很有名的道家大观吗？怎么和黄皮子还扯上关系了？

农夫看我和Shirley杨一脸不解的样子，缓缓说道：“你们确实说得没错，这三清观啊，确实是山海关地区一座有名的大观，但是说起这个观的来历啊，还确实是有段历史。山海关其实自古并无大观，到了明朝末年，有个阴阳先生叫做李真，发愿募资，由一百岁老人曹绣实住持创建了正殿，后又经道人张守正扩建而成。这张守正为何人，乃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全真七子之一。至于为何要叫三清观呢，是因为观内供奉着上清者原始天尊、太清者太上老君、玉清者通天教主，故统称为三清。”

“那这个观到底和黄皮子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地往下说吧，这个观刚开始建成的时候，官绅富贾、小商小贩、江湖艺人、善男信女们纷至沓来，可谓盛极一时，香火不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在1933年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山海关成为进出东北的国境线，日军对赶孟姜女庙会的人严加盘诘，甚至对妇女搜身凌辱，致使城内很少有人到孟姜女庙烧香拜祭。见此状况，三清观住持道士姜商周等三人经商议集资雇工，在正殿东侧又增建一配殿，设为‘娘娘殿’。娘娘殿落成之后，那些原来参拜孟姜女的善男信女们怀着虔诚的心来到七宝云宫和三霄娘娘面前，焚香祷告，求神保佑，祈求五谷丰登，幸福平安。求子的在娘娘殿抱走一个泥娃娃，留下布施钱；得病的把象征性的膏药贴在十不全、咳嗽神像的身上，祈望二神能将病魔带走。更有甚者五步一跪，十步一叩，口中念念有词，汗流满面，其场景令人心动。届时，三清观门前人潮涌动，诸神像香烟缭绕，钟声回荡，直至午后三时方渐散去。”

我和Shirley杨二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心里均道：“这个农夫怎么对三清观了解得这么多，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这也忒有点出乎常理，难道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当然表面还是不动声色，继续和农夫攀谈：“大哥，那按照您这个道理来说，这个观应该是一个使人民深受厚泽的道观啊，怎么现在会和黄皮子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扯上关系呢？”

农夫听了我说的话，轻轻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位小哥说得没

错，按照常理来说，这个道观是应该越来越兴盛才对，可是唯一不幸的就是，它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和Shirley杨相视一眼，不禁黯然，十年的浩劫，究竟毁坏了多少东西，这还真是任谁也说不清楚的，农夫看出了我们的意思，接着说道：“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古物，不管是建筑还是物件，只要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传说的，这个三清观，坏就坏在了它的传说上面。”

我和Shirley杨不禁一怔，异口同声道：“此话怎讲？”

“这个三清观，有三个传说，这第一个传说嘛，就是避尘珠和避鸟珠的传说。三清观与尘世隔绝，室内森严静谧。然观内建筑上却无任何鸟类做窝鸣叫，打扰道士修行练功。另外，虽不见道士清扫，但大殿内却洁净如初。众人好不称奇。倒是相传三清观修建时，因是京东第一观，皇上赏给了两件宝物：避鸟珠和避尘珠。避鸟珠是千年大蛇的眼睛，安放在大殿的双吻上，飞鸟不敢在此做巢；避尘珠是千年蜘蛛的眼睛，安放在大殿的顶部，传说蜘蛛双眼绝尘，所以七宝云宫内总是一尘不染。”一说到这避尘珠和避鸟珠，我还真在大金牙那里见过类似的物件，这两种东西都极为珍贵，在古代只有帝王才能使用及赐给个人，虽然原理是什么研究不清，但是放着避鸟珠的房子，不管外面鸟儿如何成群，但是根本就不会近屋一步。放有避尘珠的房子，不管屋外如何的尘土飞扬，屋内竟然会是一尘不染，极为干净。这都是极为令人费解的，到现在科学都研究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自然流通在市场上的珠子也极为稀少，价格也极其昂贵。“避尘珠和避鸟珠这两件宝物我也略有耳闻，确实是奇妙至极，不枉传说，那大哥您再和我们说说这第二个传说吧。”

农夫顿了一顿，接着说道：“这第二个传说嘛，就是影壁高墙的传说。这三清观修建初时并没有影壁，朱红大门正对着西关大街。庙修好后，有一阵子这里时常发生居民生的小孩动辄夭折的怪事。众家请来风水先生解疑释惑。风水先生说：‘庙内灵官殿护法神手持钢鞭，怒目而视，小孩受到惊吓，自然难以成活。’急问有何办法可破？先生思忖后答道：‘在庙门外修一面大影壁墙，挡住灵官的眼睛，如此就没事了。’居民便集资修了一面高两丈有余、宽三丈有余的影壁墙，之后再没有发生死小孩的怪事。”

这个灵官等雕塑眼睛的事，爷爷给我留下的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残本里面也有讲到，这种灵官本来就是镇邪之物，所以难免周身充满煞气，而且整身之中最煞的部位当属眼睛，成年人看到可能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刚出生的小孩尤其是先天阳气不足的早产儿，见煞必死，所以这个风水先生建了一座影壁，挡住了灵官最煞的眼睛，真的

是救了很多孩子的性命。

“您再说说这第三个传说。”

听了我的话，农夫突然仿佛一下子丢了魂一样，不再是之前那种夸夸而谈的气势，像霜打过的茄子一般，几度想说，却又几度停止。终于他缓了缓语气，慢慢说来：“这第三个传说，就是彻底断了三清观这么多年香火的一个传说，也是最终将解开你们谜底的传说。”

我和Shirley杨均是一惊，齐道：“您说！”

“这第三个传说，叫做响杨神树。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为修建炮楼、工事，日本侵略军到处收集木料，最后，他们看中了三清观里的这两棵千年杨树。观里的住持为了保护古树，劝说日本兵说，这树已经修炼千年之久，已有道行，有神灵保护，不能砍伐。日本兵哪里肯信，提着大锯便直奔大树。可锯刚一入树皮，树干就流出如血液的红色液体。日本人也觉得蹊跷，不敢乱来，怕此树真有神灵保护，只得作罢。从此之后，响杨神树的名声就散开了，无人再敢砍伐此树。可是几十年后，劫难再次降临。响杨神树本已声名远播，谁都知道这两棵树是神树，万万砍不得！可那十年期间，造反派头头儿只好把‘地富反坏右’人员集合起来，命令他们砍树。这些人属于被专政对象，他们为了讨好这些造反派，不敢违抗命令，不得已对神树下不了手。结果没过多久，那些争着去砍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吊死在了三清观里，并且每一个吊死的人的身子下面都躺着一个断了气的黄皮子。

这事儿当时在山海关地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山海关这边的公安干警们调查个一六八开，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吊死在了这样一个荒废了的道观里。为了这事儿，当时山海关政府还特意从北京请了几个破案专家来进行协助侦破，查来查去结果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找了当地一个住在道观附近耳聋眼瞎的老寡妇来顶罪，定性为故意恶性杀人案，草草枪毙了事。道观也拿水泥把门和窗户都糊了个严严实实，再也不让别人进去，就此结案。这事儿当初在山海关是人尽皆知，都传那两棵响杨神树是黄皮子的根，是和黄皮子一起成精的物件，这树让人砍了，黄皮子当然要出来报仇，要那些砍树人的性命。这事沸沸扬扬了好大一阵儿，那个时候都传说，那个道观虽然已经封起来了，但是经常有人在旁边走过的时候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还有笑声，不是正常人的笑声，而是像猫一样的笑声，并且淫声淫雨的直沁人心肺。而且有很多时候尤其是晚上走夜路走到道观附近的时候，明明记得哪条是回家的路，但是就是怎么走都走不出去，不是从道观前面走到道观的后面，就是从道观的后面走到道观的前面。不管你是

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总是会走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原点。只有走到天开始蒙蒙亮的时候，才能看到回家的路。而且有那么一回，附近有一个叫王二麻子的人晚上喝酒喝多了，他喝酒的地方就离他们家不到一里路，但是中间要经过道观。他喝完酒回家，就这样离奇失踪了。他的家人找啊找，哪里都找不到，剩下唯一没找的地方就是观里了，但是这个道观门和窗户都被封死了，围墙又高，普通人尤其是一个喝了酒的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爬进去，所以就都没搜查这个观。

但是怪事儿发生了，这家人搜了一晚上都没有结果，天蒙蒙亮悻悻地准备回家去的时候，路过道观，突然听到道观里面的墙上有人在用手拍打墙壁的声音，并且有人在叫喊，隐隐约约像是王二麻子的声音。这一家人都吓了一跳，赶紧回家拿了梯子搭在道观的墙上往里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谁在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越过高墙往里看，这里面趴着的人不是王二麻子还是谁。只见王二麻子赤身裸体一件衣服都没穿，下身不知被什么东西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眼看就不行了。这王二麻子的家人一看就着急了，赶紧下去把王二麻子拿衣服一裹，抬出来送医院去了。经过医院医生的抢救，又是输血又是消毒又是缝针，这王二麻子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那活儿却是没了，以后都只能当个太监了，这可让王二麻子他媳妇儿给哭的啊！但是大家都纳闷儿啊，这王二麻子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人，是怎么趁着酒劲翻过三米多的高墙的？而且就算他翻过去之后，他又为什么会赤身裸体地躺在里面，他的衣服呢？就算他赤身裸体地躺在里面，他的下身又是被谁给抓成那个样子的呢？究竟谁和他有这么大的仇呢？这些疑问，也只能等待王二麻子醒了之后才能揭晓了。

昏迷了三天，王二麻子终于醒了，警察赶到医院对他做了笔录。王二麻子说，他就是喝了酒之后往家里走，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东西好像披着个什么物件挡在路的中央，他就很好奇地过去看了看，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衣冠不整的少女坐躺在路上，这俗话说得好，酒壮人胆，这王二麻子平常胆小怕事，连杀只鸡都不敢放血的主儿，喝了半斤小烧进肚，这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了，正好这两天媳妇儿和他吵架呢，好几天没亲热了，这不是送上门来的黄花大闺女吗，这黑灯瞎火的，也没有个人，他要是把她拉到旁边的树丛里面去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啊。这心里的算盘一打定，王二麻子就动起手来，抱起姑娘就死命地往旁边树林里跑。这越跑越不对劲，越跑越觉得这姑娘怎么越来越轻啊？这王二麻子就低头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哪里还有什么姑娘，怀里只剩下一只穿着花衣裳两个眼睛闪着绿光的黄皮子死死地盯着自己。这胆小的王二麻子怎么可能禁得起这种惊吓，“啊”的一声就吓晕

了过去，然后等到再次醒过来，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这么邪乎的话，民警同志们当然是不可能相信的，民警同志认为这事儿另有隐情，可是最后问来问去只能问出这一个结果，再纠缠下去也没有任何用处，自己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最后案件就定性为王二麻子醉酒翻入三清观内，失足跌落并跌伤下体，以此结案。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接连发生了很多有关于黄皮子的怪事，住在三清观周围的老百姓们都认为是从前要人命的黄皮子又来借人命投胎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三清观附近再也没有人敢继续住下去了，所以最后都陆续地搬走了，所以现在这个三清观附近荒无人烟，谁也想象不到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多么人声鼎沸的地方。从此以后这个三清观因为发生了很多关于黄皮子的怪事，也慢慢就被别人叫成黄皮子观了。”

我和Shirley杨听了之后都眉头紧锁，原来我们之前碰到的黄皮子真的和这个道观有些关系，那岂不是胖子现在也正身处危险之中。现在耽误不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去找胖子了，“大哥，您还别说，我们这一路确实也碰到了关于黄皮子的怪事，而且我猜我们的朋友肯定也是因为夜里赶路碰到黄皮子了，可是我们刚刚从三清观那里经过，并且在观里仔仔细细地找过了，并没有找到我们的朋友。您能否帮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

农夫低下头皱着眉思索了一会儿，说：“如果确实是黄皮子作怪的话，观里没有，那就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他了。”

“在哪儿？”我和Shirley杨同时喊了出来。农夫看出我们焦急的神色，说道：“那个地方就是，道家。”“道家？是道观里面道士的墓地吗？”“没错，就是历代三清观道士们的墓地。”“那您快点告诉我们吧，我们现在就去！”“这个道家，就在你们眼前这座山的东南侧，你们顺着这条小路，在进山的地方拐到左侧的山路上，一直前行，就能到了。你们快去吧，这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估计黄皮子现在也不能作怪了，快去找你们的朋友吧。”“大哥，谢谢您，今儿给我讲了这么多，等我找到我的朋友，回头一定带着他去您家当面感谢！您贵姓，住在哪里？”我的直觉让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农夫十分不简单，有些事情我还需要以后当面问他。“嗨，什么大哥不大哥的，我免贵姓李，单名一个‘大’字，家就住在山腰上，你们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好的，大哥，后会有期，我们改日再聚。”“好的，你们快去吧。”事不宜迟，胖子现在还生死未卜，我和Shirley杨匆匆拜别了李大，顺着他给我们指的路快步赶去。这山高数丈有余，山上及周围长满大树，郁郁葱葱遮挡视线。通往道家的小路极为隐秘，藏在上山路左侧的众多大树之后，如若不是李大指路，我和Shirley杨如果只是慢慢摸索，这决计是要费很大工夫的。可是一提

到道家这事儿，我又不禁心里奇痒，这道家自古都是极其重视风水走向的，那道家估计八成也是一极好的风水提气之地，真想去瞧它一瞧。

因为心里惦念着胖子，我和Shirley杨一路疾奔，不多一会儿就顺着小路来到了山的左侧。走着走着，本来渐渐要变亮的天气，不知怎么的，突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将阳光也遮挡了几分，显得有些阴暗。我发现了这些异常，想回过头去提醒Shirley杨一下，只见她眉头紧锁，一双妙目也疑惑地盯着我，定是也发现了这种异常。我向她比了一个小小的手势，继续往前走去。又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我突然间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可是又说不出，总觉得按照我们的速度，早就应该到了李大嘴里说的那个道家了，可是却没有，这分明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我停下脚步，和Shirley杨仔细辨别方向，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正欲继续行走，突然Shirley杨在后面叫住我，说：“老胡，咱们要不要在这附近留下个记号，一是一旦这雾下得越来越大，咱们找不到道家也不至于迷路；二是到时候咱们如果走到道家找到胖子，等咱们原路返回的时候也有个目的性。我总觉得这树林和这条小路不太正常。”“其实我也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只是之前因为我觉得按照李大的说法，顺着这条小路就能找到道家，应该比较简单。现在都走了快一个时辰了还没有找到，看来确实有些蹊跷。”我边说着边拿出一直插在靴子里面的伞兵刀，找到小路旁的一棵大树。来到大树面前，我才发现，这棵大树长得很是怪异，因为它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势在生长着，没有外力的束缚，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正常生长的大树竟然如此的扭曲，就像是人被人活活烧死时的狰狞恐怖。我再看看其他的树，也都以这种扭曲的姿势生长着，顿时觉得不解，因为我和Shirley杨刚才急着赶路，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正纳闷儿，Shirley杨在后面重重地拍了我一下：“胖子现在生死未卜，你还有工夫在这儿发呆？这里的树虽然长得比较奇怪，可能和山的形状和向阳向阴有关吧，现在雾大不好分辨，赶紧刻个记号，刻完了之后咱们继续赶路要紧。”我一想也对，赶紧在树的上面刻了一个三角形的记号。因为这树枝叶繁多，我怕雾气一大会会有遮挡，到时候这个记号不好发现，又和Shirley杨把树上支出来有可能遮挡记号的树叶砍掉一些，被砍掉的树杈哗哗啦啦落了一地。等都弄妥当，这才放下心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咱们继续赶路吧。”

我和Shirley杨继续顺着小路走了下去。又差不多走了半个时辰，这雾气越来越大，我们前方的能见度已经很低，别说胖子还没有音信，就连那个道家现在还没摸到半点。我和Shirley杨也渐渐着急起来。“老胡，走了这么久，咱们怎么还没有走到呢？刚才据我在山下目测，咱们走到李大说的道家的位置，最多也就半个时辰，现在咱们都已经走了快一个

半时辰了，不太对劲啊！”“我也觉得是，可是咱们是一直顺着小路走的啊，没有任何的偏差啊。”听了我的话，Shirley杨低头思索，不过一会儿，她抬头道：“老胡，我总觉得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有些问题，可是究竟有些什么问题，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这雾越来越大，要不咱们原路返回，找到李大来带我们进去找胖子吧。”我低下头，想了一想，这样盲目地走下去也不是办法，就说道：“那好吧，那咱们先暂时回去，等找到李大，让他带咱们找道家。”说罢，我和Shirley杨掉过头，往回走去。

Shirley杨和我都是边走边思考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路很是奇怪，但是又说不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正苦闷着，突然听见Shirley杨向我喊道：“老胡，你快看！”我被Shirley杨这一声大喊吓了一跳，边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嘴里边埋怨着：“大小姐，您别一惊一乍的成吗，您这一喊吓了我一……”我呆住了，眼前的一切让我呆住了，我顺着Shirley杨的目光，看到地下散落着之前被我们刻记号时砍落的树枝，也看到树上被砍秃的枝杈，可是，我们的记号，竟然没了！为什么记号会没了呢，因为，之前所有扭曲的树，现在又全都变正常了！“我禽。”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怎么一直都觉得哪里不正常，却总也没有发觉呢，因为我和Shirley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路上，其实真正不正常的，却是树！着了道了！其实我和Shirley杨一直都在这里绕圈子，应该有两条相同的路，中间被这群树夹着！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面向这条路的树是扭曲着的，而绕了一圈走到另一条路的时候，这些树就扭到另一边去了，因为扭到另外一边所以这条路的树就正常了。其实树都是同样的一群树，但是路却是两条，就好像我和Shirley杨在操场的跑道上兜圈子，而这些树就长在操场里，随着我和Shirley杨的行进方向不断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如果我和Shirley杨做记号的时候不砍掉些树枝，并且继续走下去的话，铁定了是永远都走不出去的！最后只能被困在这里，还谈什么救胖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除了刻记号还砍掉了一些树枝，这也成了拯救我们的关键！我赶快和Shirley杨说出了我的看法，Shirley杨也恍然大悟：“老胡，咱们差点儿就着了道了，我说怎么觉得这地方总有些古怪，但是怎么想也想不到呢，原来竟然不是路，而是树！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这地方的古怪，那咱们就赶快赶到道家去救胖子吧！”事不宜迟，我和Shirley杨即刻起程，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没错的话，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肯定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隐秘的岔路口，把我们带离这条环向的小路。和Shirley杨交代清楚互相仔细看着小路的两旁，果不其然，在行进了一会儿之后，在路的右侧树林里有一条很小很小很隐秘的路。我和Shirley杨赶紧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去，走了不多会儿，果然看见一片相

连在一起的坟地，还没走进去，我便发现，此处风水绝不一般。这块坟地地地方圆，晋代大风水家郭璞在《葬书》中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这块墓地前有大石河流过，后靠群山，境内又多有参天大树，枕山面水，层峦叠翠，并且俗话说得好“点穴立向须贯通，八龙顺逆要分清”。这处墓地，八龙方位丝毫无偏差，看来也是一位道行极深的风水师傅给把的穴位。但是这位风水师傅人算不如天算，这大石河自古都是水运充盈，可是就在建国初期的时候，由于响应国家大兴水利的号召，政府领导群众在大石河上游建起了一座水坝，把大石河的水给蓄了起来，所以这大石河被截流了，所以算这道家的风水先生怎么算也没算到这一出。七龙均齐独缺水龙，这估计也为之后三清观的破败埋下了伏笔。

我和Shirley杨赶紧快步跑进道家，这还没进去，就看见一大坨花白肉白的肉趴在一个道家旁边的地上，不是胖子还能是谁。我和Shirley杨赶快过去把胖子扶起来，这一翻身不要紧，胖子满脸是血的样子顿时映入我们眼帘，但是五官齐全，只是脑门儿上还在汩汩地冒血，地上也有一大摊血。“哇”的一声，Shirley杨登时就哭了出来：“胖子，胖子，你不会死了吧！”我心里也咯噔一下，赶快俯身去探胖子的鼻息，还好，鼻息微弱。“还好，还好，虽然微弱，但是没有死。”听了我说的话，Shirley杨也赶快过来确认一下，确认无误后，我和Shirley杨赶快拿出绷带为胖子包扎，看来胖子也只是晕了过去，但是，为什么胖子会在这个地方？又如何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的？难道也是因为黄皮子吗？可是为什么黄皮子要迷惑胖子呢？胖子又为什么满头是血的躺在这儿呢？这也成了我和Shirley杨心中的一个疑惑，看来，也只有等胖子醒了之后再说了，还是先把胖子架回去吧。我架起胖子，扫了一眼胖子刚才旁边的道家，这个家明显和其他的家不太一样，说不上多么的大与豪华，但是就是给人觉得与众不同的感觉。这个家的墓碑经过这么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姓名里面有个“英”字，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是先带胖子回去吧。由Shirley杨在前面带路，我架着胖子在后面沿着原路返回，这时候由于已经快接近中午，雾气已经慢慢散开了，我们没用太长的时间就走出了小路，一路回到了城区。

把胖子安排回了我们下榻的宾馆，我和Shirley杨轮流看护胖子，我不断地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串起来，想从中得到一些线索，可是不论怎么串，这中间还是有很多未知的谜题没有解开，还是需要等胖子醒后才能问清楚。

第十二章 坟冢

就这样，胖子一直昏睡了三天三夜。在第四天的清晨，我还正趴在胖子床边上打盹儿，突然听见床上“噗”的一声巨响，把我一下子就从甜美的梦乡中吵醒了过来，接着一股奇臭无比的气味蔓延开来。我还正迷迷糊糊纳着闷儿呢，却见胖子一边哈哈地笑着一个使劲坐了起来，结果还没坐直，又倒了下去，扶床便吐。我一看胖子吐了，赶紧招呼Shirley杨去拿水，Shirley杨一听胖子醒过来了，高兴极了，但是又听到胖子吐了，便赶紧去找水。这胖子也真是，都三天没吃饭了，还吐出来一大堆烂乎乎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在旁边帮着敲背，Shirley杨在那儿拿水给胖子漱口。等胖子吐了一会儿，渐渐好了，我便扶他躺下，说：“胖子，你个兔崽子终于醒过来了，你知道我和Shirley杨有多担心你吗？”Shirley杨一听我说这话，这些天的担心又一一浮上心头，不禁眼圈有些红了，边低头边说：“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胖子一脸苦笑地看着我和Shirley杨，可能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不好意思还口，也可能身体还是不大舒服，平常一向爱贫耍宝的胖子今儿却一声不发，只是冲着我和Shirley杨轻轻地点了点头。“唉，你个死胖子，说你什么好，就不知道老实点，叫你跟着社会主义老大哥一起行动，你非得搞特殊当朝鲜，这都出多少回险情了，就不能老实点？这幸亏没出什么大事，要是万一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和你家人交代啊！再说就算我能和你家人交代，我也没办法向我自己交代啊，下次真应该让美帝把你给灭了，你才知道好受！”我越说越来气，“胖子同志，我告诉你，你这种脱离组织单独行动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极其不重大局，下次再这样，别怪我胡八一解下裤腰带抽你。”Shirley杨一看我这越说越多了，有点刹不住车，赶紧过来打圆场，说：“老胡，你看胖子刚醒，身体还是很虚弱的，你没看刚才还吐了那么好一阵儿，咱们新仇旧账等胖子身体好了之后再说，先让胖子休息一会儿。”又转过头去对胖子说，“胖子，你刚才吐可能是因为你的头受到了轻微的震荡，你再休息一会儿，等会儿中午我带你去医院复查。老胡刚才说你也是为你好，你不知道找你和你昏迷的这些天老胡有多么的着急。”胖子听到我说的话，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是Shirley杨也好言相劝了，并且确实是他有错在先，所以也没还嘴，眼睛冲我一挑，好像在说：“等老子病好了再和你辩个三分。”之后就老老实实在地上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沉沉地睡过去了，鼾都打起来了。

就这样我和Shirley杨退出房间，让胖子自己一人在房间里面好好休息。

这个胖子，性子真是太急了，之前已经很多次遇险，虽然每一次都能侥幸逢凶化吉，但是谁知道下一次究竟能不能继续好运呢。唉，算了，先不去想这些了，人命天定，多说无益。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既然胖子醒了，那我也就了解开心中那些疑问的时间了，Shirley杨在我身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老胡，我还得和你说两句，胖子虽然有错，但是毕竟他还是想急着去破解那个谜底嘛。胖子这人性子急你也不是不知道，等会儿他醒了你可别再责怪他了，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责怪得再多也已经于事无补，而且胖子现在身体还不太舒服。等会儿中午咱们先带胖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头上的伤势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碍。等下午回来的时候咱们再详细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了看Shirley杨，叹了一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

经过了上午的休息，等胖子醒过来的时候，明显感觉脸色较之前好看多了。我们带他下楼吃点东西，我和他说话，他还不好好答理我，心里肯定还对我之前说的话别别扭扭的。这胖子，别看身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心眼儿还真是不大，我刚想说几句话损他几句，一转头就看见Shirley杨冲我使了个眼色，唉，谁让胖子现在正处于特殊时期呢，我也只能闭住嘴了。再说，确实胖子也是为了尽快想破掉这个谜底才着了道的，说到底也是情有可原。想到这儿，我心里顿时气消了大半，我转过头对胖子说：“这么着吧，这么多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要不咱们去吃四条包子吧，一咬一口油的四条包子。”这胖子，刚才还不好好正眼看我，一听我提到四条包子这一茬，立刻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放着光渴望地看着我，好像我就是那流着油的包子一样。看他这副猪八戒般的贼模样，我就想逗他一逗，接着说道：“不过胖子这刚刚大病初愈，并且也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一开始就吃大油大腻的也不好，我想这两天咱还是先去吃点清淡的刮刮肠子，等过两天再吃油腻的吧。”胖子一看这架势，马上到嘴的肥包子就要飞走了，这怎么能行呢，赶紧接话说：“胖爷这两天人虽然昏迷过去了，但是思想没有昏迷啊，这天天在梦里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这是个耗费体力的活儿，怎么可能只吃点青菜呢。这破青菜根本就不能安抚我这一颗永远向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火红的心啊！咱还是去吃四条包子去吧！妥儿妥儿的！”我这心里一阵暗笑，既然胖子都开口了，我也别逗他了，向着胖子说道：“胖爷这金口终于张开了啊，这俗话说得好，胖爷口一开，好运自然来啊，既然你与天斗、与地斗都其乐无穷了，那我也不能让我们朝鲜好兄弟饿着肚子啊。走着，那咱就四条包子的干活儿吧，今儿我请客。”胖子一听我说这话，一颗想吃包子的心是落肚了，这明显气也不生了，心里也不别扭了，用着一种满含感激的眼

光看着我，就差热泪盈眶了。我看这架势，也别在这儿磨蹭了，再磨蹭一会儿胖子估计该趴我怀里哭了，赶紧走吧！我回过身冲着胖子和Shirley杨喊着：“咱走着吧，二位爷，甭在这儿磨蹭了啊，为了庆祝咱们胡胖杨摸金小分队再次胜利聚首，咱四条包子的干活啊，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心里慌啊！”一听这话，胖子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边跑边喊：“先到先吃，谁也别和我胖爷抢，我一会儿叫上个十屉酸菜猪肉，十屉猪肉大葱，配上三合油，再就着大香蒜，我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吃完了全记胡八一的账上，我先走啦！”我和Shirley杨对视一眼，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胖子，这刚大病初愈，也不知道小心一下，一提到吃，又跑走了。”“是啊，这个胖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哈哈，那咱们也快去，反正四条包子铺离这边又不远，别一会儿去慢了胖子又捅出什么娄子来了。”

等我和Shirley杨快步走到四条包子铺，一看，胖子早就已经坐到店里面胡吃海塞上了，面前那已经吃完包子的空蒸屉都快摞成一座小山了，这还一边大口吃着一边让老板抓紧上新的呢。这包子店的老板开包子铺都开了多少年了，头一次碰上这么能吃的大主顾，这吃得越多他赚得越多啊，在胖子旁边一边上着包子一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我和Shirley杨一先一后进到店里，坐到胖子的旁边，Shirley杨看了胖子吃包子这个狼吞虎咽的样子，白了一眼说：“吃吃吃，就知道吃，慢着点，别一会儿噎着了还得送医院去。”胖子也丝毫不示弱，边吃边反驳道：“胖爷这是为了之后的战斗储备力量，这馅儿大皮薄的包子摆在胖爷的面前，就像摆了一排排的敌人那样，胖爷要加快速度全部消灭它们。不吃白不吃，反正也是老胡请客，平常老胡那么抠门，这可让胖爷逮到一次，我可得吃个痛快。咳咳咳，噎死胖爷了，Shirley杨，你也赶紧吃啊！”Shirley杨看着胖子吃包子噎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说：“好好好，我也吃我也吃。”说着Shirley杨回过头来看着我，说：“老胡，你也快吃吧，咱吃完了之后好带胖子去医院复查一下。”我这心里惦记着前两天发生在胖子身上的事儿，这会儿也没什么胃口，但是Shirley杨都说了我也不好拒绝，只能应和着了：“好的，那我也吃两口。”

风卷残云。没多一会儿，这一桌子的空包子屉，摆得满满当当，结账的时候这老板笑的那叫一个喜庆，边数着钱，边招呼着让我们以后常来，说以后再来会有优惠。胖子这吃得那叫一个酒足饭饱，眉开眼笑得连打了几个响嗝，一股子猪肉大葱的味道。我和Shirley杨带着胖子，一路就来到了医院。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听到医生最后说了一句身体无恙，完全健康，我和Shirley杨终于放下了心了，而且我也终于不用担心胖子身体健康的原因从而可以继续放心大胆地损他了，不禁心里一阵暗

爽。

回到了住处，等胖子坐稳，我和Shirley杨一左一右在他的身边坐定，一本正经地看着他。胖子一看到我们这个架势，心里顿时明白了，说：“我胖爷多么英明神武，一看你们两个往这儿一坐，我就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想问我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啊？”说完，胖子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们。我看了看胖子的样子，说道：“既然如此，咱们亲切和蔼、善良美丽的胖子同志，可否将当晚的事情略说一二告知在下？”胖子斜着眼睛看着我，说：“想让我胖爷说，那语气中得带敬语，得说请，听到没，要说请。”我白了胖子一眼，心想，这个死胖子，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这儿摆谱呢。正自己想着怎么对付胖子呢，却听见胖子“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我赶紧抬头看去，却看见胖子被Shirley杨一手提着耳朵给拽了起来，Shirley杨边使着劲边骂道：“你个死胖子，你知不知道你失踪的那段时间老胡和我有多么担心你，这总算历尽艰险把你给找到了，又看到你受伤的那个样子，我们有多难受你知道吗？现在倒好，人也好利索了，包子也吃够了，现在开始和我们俩个摆上谱儿了是吗，我看你是想挨抽了！”胖子一边扶着耳朵，一边求饶道：“哎哟哎哟，我的姑奶奶，您下手轻点，轻点成吗？我这耳朵都快被您拽掉了，我这还没结婚呢，就算我长得再怎么英俊帅气，这要是耳朵没有了，那也没有姑娘喜欢我了啊！您行行好，我说我说，您放过我成吗。”Shirley杨白了胖子一眼，在松开手之前又使劲拧了一下，说道：“这还差不多，快说！”胖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Shirley杨，自知理亏无力辩解，并且就算辩解的话，一对二也决计没有任何能赢的架势，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了。

“那天你们两个走得真是慢啊，这么紧急的事情怎么能不快点去一探个究竟呢？我这小暴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那敌军指挥部都确定是哪儿了，我这哪里还能容忍他们再继续嚣张下去！我这当即骑着我的汗血宝马，一扬鞭就到了二里坡啊，锵锵锵，听我给你说哎，锵锵锵……”我看胖子这一身呼呼肥肉也摆上了，两手一上一下，眼神一翻，这架势是马上就要唱上大戏了，我赶紧挥手，说：“得得得，胖爷胖爷，你是我亲胖爷，咱别搁这时候唱成吗？你先给我和Shirley杨好好讲讲那天的经过，等讲完了你想咋唱就咋唱，成吗？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歌舞大联欢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这老蒋还追着咱们屁股跑呢，咱别搁这儿磨蹭了。”胖子刚想练起来，就被我抢白了这么一顿，脸红了，但脸红归脸红，可是在胖子的人生格言里写着，面子虽然丢了十分，在话上怎么说也得找回七分。

“老胡，我看你这话里面有着赤裸裸的嫉妒，你不能因为我是苏联老大哥，就处处防着我吧，这曲儿比我唱得难听就难听呗，我又不埋汰

你，何必堵人家的嘴呢。”Shirley杨一看我俩又开始没正经了，赶忙说：“得得得，您这二位别从这事儿上磨叽了，胖子，你赶紧往下说吧！”胖子一看刚才抹我一面，我没还嘴，这面子找补回来了，也不犯挺了，接着说道：“好，就冲Shirley杨这句话，我接着说吧，刚说到哪儿了？啊，对了，我这就先去找那个三清观了，话说这个观也不难找，我就顺着那条路一路走就走到了一幢黑洞洞的建筑前面。离远了还没觉得什么，就是觉得挺黑的，可能观里的人都睡下了，但是我走近一看才发现，这他妈根本就没人，而且不但没有人，连观的门和窗户都被堵死了。这不就成了一座废观了吗？咱们历尽危险就找这么一废观，白瞎了胖爷这一路连跑带颠的了，跑了一身臭汗不说，还他妈进不去，想着想着咱胖爷就火了。瞧胖爷这暴脾气，我就在观的门口踹那封死的门，边踹边骂：‘你们个臭牛鼻子怪老道的祖宗十八辈，不让你胖爷进去，我咒你们祖宗的十八辈！’我这连踹带骂，再加上刚才跑了那么一路，不一会儿就累了。我就坐在观的门前等你们来，等着等着，突然觉得头上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我以为是和你Shirley杨来了，就骂道：‘他妈的老胡你别和Shirley杨装神弄鬼，赶紧出来，胖爷我等的都不耐烦了。’这连骂了几句，都没人应，我就站起身来想过去看看，刚站起身，头顶又挨了一下石头，这次的石头可比上次的大多了，砸得我是眼冒金星啊！

胖爷这暴脾气顿时就被点燃了，我就顺着石头来的方向冲了过去，是在道观的侧面，我就跑到了侧面。正好这时天上的月亮在云彩中钻了出来，映出了在前方路的中间有一个黑影，像胖爷这么胆大心细的人，哪里敢贸然前进，我就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想慢慢地接近它，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随着我脚步的前移，我看见，原来是一个女子半趴半躺在路的中间，看样子好像是受伤了，我这一看是个受伤的娘儿们，怕是她半路遇到贼人了，见义勇为、拾金不昧高尚精神的火星立刻就在我的眼前闪烁起来。我这二话不说立刻就噌噌噌冲了过去，不知怎么，我越跑近越觉得奇怪，按照正常道理来说，我越跑近眼前的这个人应该越大，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我越跑近越觉得这个人在变小，而且是急速变小，我这顿时大惊失色，肯定着道了！不知道这是什么货色，我想停步，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股奇香蔓延开来，我就是停不下来。我正着急，却看见前面路上躺着的那个女人站起来了，她身高也就一米多一点儿，像个孩子一样高，她背对着我，披着一件衣服，我看不见她的脸，她向远方走去。我的身体不听我使唤了，就只能一路跟在她的后面，我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就记得她好像在一座山的前面带我下了大路，穿过一片树林走起了小路。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被她带着走，坐着走着，就来到了一片坟冢。

我这一看，坏了，不会是遇上了一个索命鬼，来找我索命投胎的吧。我登时就出了一身白毛汗，当时我就想，像我胖子这么帅的小伙儿要是死了，那绝对是祖国的一大损失啊，况且我还没结婚呢，别说孩儿了，连媳妇儿都还着落呢！而且要死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跟我王凯旋曾经梦想过的地方根本严重不符啊！我的梦想是要扛着五星红旗占领美帝的地盘，哪怕最后战死沙场，也要被万众世代敬仰，这才是我最终归宿啊！今儿没想到就要死在这儿了，顿时伤心起来，就想哭，说来也怪，那个人带我进了坟冢，走到了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墓之前就消失了，之后我身体就不听使唤地跪在墓的前面，这时我就觉得所有的伤心事一起涌上了心头，登时就痛哭流涕了，觉得墓里葬的是和我息息相关的人，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给他磕头，向他请罪。可是我这头磕起来却停不下来了，直到脑门儿都磕出血了，还是停不下来了。我心里想，今儿算是着了道了，交待在这儿了，结果磕着磕着我就晕过去了，等我再醒来，就发现我在这个客栈里了，老胡、Shirley杨要是没有你们，那我怕就……”胖子说着说着，眼圈竟然还红了，没想到胖子还有这么细腻的感情呢，看他这个样子，我和Shirley杨在旁边安慰了他好一阵儿，胖子情绪才有些好转。

突然想到关于这个三清观的谜底还没有揭开呢，还是趁着现在天还亮着去三清观走一趟吧，以免天黑了之后再出现什么怪事，到时候就不好弄了。俗话说得好，趁热打铁，“哎哎哎，我说同志们哪，咱们这个胡胖杨摸金小分队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呢，此时酒足饭饱，天气刚好，此时不行动，老马和老恩他们二老都看不过去了，咱们唯物主义一定要拿出实事求是、敢打敢拼的精神啊！”Shirley杨转过头来投来赞同的目光，看来她也急着去破解这个三清观的谜底，“已经过去好几天的时间了，这中间因为种种的事情，一直耽搁，今儿既然咱们三个人都凑齐了，那咱们就开始行动吧，不能再拖了。”胖子看看我，又看看Shirley杨说道：“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敢糊弄胖爷的王八犊子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神通，奶奶的，不扒了它们的皮胖爷誓不罢休！”

说走就走，我们三人分别都拿好了各自的装备，这次的装备带得比较齐全，因为这个三清观确实比较诡异，怕再出现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三人互相商定好，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胖子，我和Shirley杨一再对他强调，不能再逞个人英雄主义，要时刻与组织团结在一起，需要提升自我保护及团队保护意识。胖子自知理亏，只能一一点头称是。

等一切准备妥当，我、胖子、Shirley杨一行三人又踏上了去三清观的路。由于找寻线索破解谜题心切，并且考虑到要赶在天黑之前完成搜

索任务，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三清观。

第十三章 黄皮子

道观还是那个道观。但是白天看到它的样子比夜晚看到它的样子更加显得荒凉，周围杂草丛生，仿佛除了荒草就没有什么再能与其为伴。由于之前天黑并没有仔细端详过这个道观，今天站到了这个道观的前面，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胖子因为那天的遭遇，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没地方撒，到了道观门口，抬起脚就想给三清观的大门几下子。我一看胖子这不管不顾的架势，赶紧拦住他：“我说胖子啊，咱们这还没开始行动呢，省点体力行不行，敌人的苗头还没发现呢，自己先干起这自损八百的买卖来了。这样可不行啊，一会儿万一有什么情况，咱小分队还全靠指着王凯旋这‘唱支红歌给党听’的好同志呢！况且要是你这么一闹，到时候再出现什么怪异的情况，我和Shirley杨可不能次次都能化险为夷啊！你到时候要是真栽在这里了，那你到了下面可别哭没找着媳妇儿啊，鬼也不能同情你了。”

胖子听了我这番话，脸刷地变得惨白惨白，本来高高抬起来的脚飞快地收了回去，看来确实我的话起了作用，着实把他吓得不轻，可是胖子就是胖子，什么时候也不能丢了面子：“奶奶的，上次摔得我腿还疼呢，现在想抬起来都还有点费劲，这次就暂时先饶了你们这帮牛鼻子臭老道还有那臭黄皮子，等小爷一会儿进道观里面好好收拾你们，呸！”边说边往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浓痰，两眼一翻，就不再发声。

我看了胖子这个样子，心里暗暗好笑，回头望向Shirley杨，她也是一脸笑意在忍耐着。

“闲话就少说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胖子，上次我和Shirley杨发现在这个道观旁边的墙上有一个缺口，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跳进去。”我边说着边带着胖子和Shirley杨来到了之前的那个缺口的位置，“那天我和Shirley杨来到这个道观，发现所有的门和窗户都被人拿水泥给封死了，只有这个缺口还……”我还没说完，只听Shirley杨在我身边喊道：“老胡，你快看！”

我被Shirley杨这冷不丁的一声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着Shirley杨的目光看过去。

“我肉，缺口怎么没了？”

“我肉，不会吧？”胖子看看我，又看看Shirley杨，我们两个人都以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看着眼前的这堵墙。“老胡，你和Shirley杨是不是记

错了啊！咱们去别的墙上看看去，没准儿是你们记错了吧，这墙一点缺口都没有啊！而且就算这墙之前有缺口，它也不像被别人重新补过的样子啊！”

我和Shirley杨面面相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堵墙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我和Shirley杨的方向感都很好，就算是黑天的话，东南西北还是能分清的。可是现在事实就是，这堵墙完美得连一个缺口都没有，而且根本就不像是被别人修理过的样子。

胖子看着我们的样子，不屑地说道：“胖爷我觉得吧，肯定是你们记错了，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把方向弄混。我这就去其他的墙去看一看，等找到那个缺口，我就喊你们。”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去问Shirley杨：“Shirley杨，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像胖子说的那样，记错方位了啊！这个墙根本就不是我们之前跳过去的那个墙啊，一点痕迹都没有，而且一看这个墙上斑驳的样子，肯定是被封死很久了，不像是之前被人趁机修理过的样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Shirley杨摇了摇头，说道：“这个问题我也很是费解，如果按照方向来说，咱们都记得是这个方位的这面墙，可是为什么现在这面墙竟然没有缺口。难道真如胖子说的，咱们两个都记错了吗？可是这种可能性真的太小了啊，真的太小了。”

我和Shirley杨正说着，胖子这时候一步一颠地绕了一圈跑回来了。“老胡，老胡，‘呼呼呼呼’，真他妈的怪了！这道观根本就没有一面墙像你 and Shirley杨说的那样有缺口！”

听了胖子的话，我和Shirley杨一阵发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他妈怪了！

“对了，老胡，你还记得之前你跳出这个道观的时候，手被墙上的木楔子划破了吗？”

“我当然记得啊，这个木楔子，就是插在墙上的……木楔子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Shirley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胖子，缓缓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咱们那天，根本就没有进出道观里面去！”

我愣愣地看着Shirley杨，并不知道她讲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只能问道：“这话怎讲？”

Shirley杨看着我和胖子一脸迷惑的样子，接着说道：“你们还记得咱

们都碰到的那个黄皮子吗，这个道观里面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它不让我们进去，就故意迷惑我们，阻止我们。那天的那个道观肯定也是它通过幻象创造出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胡，你先把你手上的那个我给你包扎的绷带拆开。”

我听着Shirley杨说的话，将信将疑地把手上的绷带一层一层地解开。随着绷带的脱落，我看到了我不敢相信的画面，手上哪里还有伤口的影子，连一丁点儿的伤痕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受伤！

“真奇怪了！我明明是跳墙出来的时候划到了手啊，现在竟然不但没有伤口，连伤疤都没有！这难道也是黄皮子给咱们下的幻象吗？”

Shirley杨看了看我，继续说道：“对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老胡，你好好想想，咱们从缺口跳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那根木楔子了吗？”

听Shirley杨这么一说，我低下头仔细地回忆，“好像真的没有这根木楔子啊，因为咱们跳进去的时候很顺畅，如果有这根木楔子的话，我应该会小心的，而且跳出来的时候也不会让自己划到了。”

“这就对了，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跳进去的时候，这根木楔子，根本就不存在！”

胖子在旁边，看我和Shirley杨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免着急，也抢白说：“那为什么黄皮子要故意等你们出来的时候安排这样一根木楔子在墙上呢，又为什么要让老胡划到呢，这真的很奇怪啊不是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猜，这是黄皮子故意让我们觉得这幻境真实的一种手段，如果不这样的话，它怕我和老胡会起疑心，会发现真相，然后进到它不想让我们进去的三清观里。这种伎俩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装喉咙生病，会故意咳嗽很多声、故意地吐痰来让别人注意，其实真正生病的时候并不需要咳嗽那么多声也并不需要吐那么多口痰，这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黄皮子也真够狡猾的，能制造这么大的幻象出来，那这个黄皮子的功力也较深了，咱们一定要小心才是！”

“怪不得胖爷着了它的道了，要不以胖爷这么深厚的功力，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能被这小小黄皮子给迷住，简直胡闹！”胖子赶紧接话说道。

“嘿，现在某人倒是精神上了，还不知道谁当初磕头磕得头破血流的样子呢，躺在地上我和Shirley杨两个人费了老劲才给拖回去的，平时总

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次咱们王凯旋同志怎么就差点儿让纸老虎给吃了呢？哈哈哈。”

胖子被我这么一抢白，自知理亏，登时憋得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只能不停地冲我翻着白眼。

Shirley杨一看我们两个这个样子，赶紧过来说和：“行啦行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光耍嘴上功夫。这天色都不早了，咱们还要趁着太阳落山之前，进到道观里面探个究竟呢，要是万一一会儿太阳落山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诡异的事情呢，我看咱们还是尽快吧！”

我和胖子均觉得Shirley杨说得极为有理，互相一视，登时都对对方的眼神里面感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志同道合的同志精神，现在大敌当前，还是先共同携手出击要紧。这么一想，顿时注意力从胖子身上转移到了三清观上来。这道观的所有能进去的入口全部被封死，这要是想进去的话，还是得找个地方跳进去，可是这墙足足有三米高，不可能不凭借外物就直接跳进去。我们在道观的附近找了找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垫脚的，可是道观附近不是碎石头就是树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进行合理利用。

“奶奶的，这算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什么得力的东西都没有，这不是让胖爷上火吗？算了，要不这样吧，老胡，Shirley杨，咱们干脆就人叠人吧，我先把你和Shirley杨顶上去，然后你们在上面拉我上去，这不就妥了吗！”

“别价，别价胖爷，您这大功无私的心意我们是心领了，您把我和Shirley杨顶上去这事儿算小，但是要我和Shirley杨把你拉上去这事儿就大啊！我看要不这样吧，你先把Shirley杨顶上去，然后让Shirley杨在上面拉着，我在下面顶着你，把你顶上去，然后你和Shirley杨一起把我拉上去，这样就齐全了。”

“行，就照老胡这办法办吧，胖子你太胖，估计我和老胡在上面拉不动你。”Shirley杨同意我的办法。

“切，你们别看胖爷体型虽然有些略微健壮，但是我这身手可是矫健无比的，从你们这些俗人的眼里，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真正的厉害，哼！”胖子自己嘟囔着。

“行了，胖子，下次再让你展示你的矫健身手还不行吗，这次先听老胡的，来，先帮忙把我托上去。”

“行，Shirley杨这可是你说的啊，下次不许反悔，骗人的是老胡他奶奶。”

Shirley杨一听这话，“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胖子啊胖子，合着你这句话，把我和老胡两个人都拐到里面去了啊，这有些阴险狡诈啊！”

“谁让你和老胡两个人合伙欺负我一个老实人，哼哼，这回知道我胖子的厉害了吧！”

“行行行，胖爷胖爷，不光Shirley杨服您，我也服您了，没人不服您啊，现在能麻烦您卑躬屈膝一下，把Shirley杨托上去吗？”

胖子一听我说这话，顿时觉得把刚才丢的面儿都找回来了，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顿时一个马步在墙边扎好，让Shirley杨先踩着他的腿，然后再迈到肩膀，之后胖子挺直身子，Shirley杨的双手就能够撑到墙头上了。她一使劲，脚下一蹬，就跃上了墙，不得不说，Shirley杨的身手还真有两下子。接下来就胖子了，我这心里打鼓啊，因为胖子这身材这体重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胖子好像看穿了我的心理，呵呵笑着凑过来对我说：“怎么啦，老胡，怕啦，咱胖爷又不能压死你，怕个什么劲儿啊，哈哈。”

“切，王凯旋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别说你了，就算再来个你，老子想托也全都托上去，你听说过‘托塔李天王’吗？这都不是个事儿，瞧把你胡爷给看扁了。”

“行行行，胡爷您可吃准劲啊，那我可就上去了啊，您这要是疼着可吱声啊，可千万别憋着。”胖子边说边笑着往我这边凑过来。

“这死胖子，我就不信你能踩死我。”我也扎起了马步，等着胖子。

胖子过来之后，慢慢地踩上我的腿，生怕动作大一点儿我受不了，这胖子，就是嘴硬，心地却比谁都好，唉！

Shirley杨在上面拉着胖子，我在下面使劲往上托着他，好不容易给胖子弄上去了。这胖子给我衣服上蹬得都是鞋底印子。

“行啦，老胡，别顾着拍衣服了，把手给我和胖子，我们拉你上来。”Shirley杨边说着边把手伸下来，胖子紧接着也把手伸了下来。

我拉着他们两个的手，也费劲地蹬上了墙头。我们三个一起骑在墙上，往三清观里面望去。太阳还没有下山，这次三清观的真实面貌终于让我们看个一清二楚。

“啊！这也……太出乎意料了吧！”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因为难以让人想象的是，这座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荒庙，里面竟然如此的崭新。

还记得上次进来的时候，那里面杂草丛生，物件东倒西歪，简直和现在眼前的样子是天壤之别，也不知道究竟里面隐藏了多少秘密。

下了墙，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大石作为墩基的三个连在一起的朱红色木大门。看样子这个门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历史了，上面的红漆已经斑斑驳驳，好像上面还有被刀砍过的痕迹，估计可能就是当初“文革”年代的时候被那些个红卫兵们砍的吧。

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我向身边的Shirley杨和胖子使了一个眼色，意思让他们别离伙伴太远，以防突然出现什么突发事件。

胖子边走边嘟囔着：“老胡，你和Shirley杨走得怎么这么慢啊，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了，咱们得加快脚步啊，这连道观的大门还没进去呢！”

我和Shirley杨只能各自苦笑一声，随胖子说去了。

我们三个就紧挨并排走过了大门，过了大门，有一条笔直的石路直直地通向正殿，我们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正殿的门口。这三清观不愧是“京东三观”之一，从建筑精细程度及规模均让人感觉不俗。正殿的两侧还有两座不小的侧殿。在正殿的门口，抬头望去，“三清观”三个苍劲的大字直入眼帘，这块匾上面也是斑斑驳驳，看来没少经历历史的洗礼。

我们三人并排着走进道观，首先看到的是殿内供的三清神像，其中上清为元始天尊、太清为太上老君、玉清为通天教主，两侧还有四天师站像，三清神像仪态可掬，天师神像傍其左右。可是不管这三清神像是多么的仙风道骨，此时在我的心里总感觉得到一股无名的煞气，不知道为什么。

我正暗自琢磨着神像出神，只听到Shirley杨说道：“老胡，胖子，咱们越往里走我越觉得这个道观奇怪，你们不觉得，这里面干净得异常吗？这个道观被封死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早就没有人住了才是，可是现在却给我感觉这个道观每天都有人打扫的样子。喏，你们看看！”

Shirley杨边说着边去拂拭窗边的木框：“老胡，胖子，你们看！”Shirley杨边说着边把手举起来给我们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这个窗户框上，根本就没有灰尘！”

Shirley杨这么一说吓了我和胖子一跳，“什么？不可能，这都多少年了，不可能没有灰的！”我和胖子赶紧也去拿手摸摸殿里的东西，我摸了一张摆在角落里的桌子，胖子摸了神像的宝座。

“我肉！老胡，果然没有灰啊，一丁点儿都没有，这可真他妈的奇怪啊！”胖子边说着边举手给我看。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果然也没有灰，这就奇怪了，怎么这座道观废弃了这么多年了，竟然一点儿灰都没有呢？正想着，这时外面的天差不多全黑了下来，道观内显得越发诡异。现在继续搜下去不是个好办法，这诡异的地方等一会儿天要是全黑下来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呢，还是叫Shirley杨和胖子先打道回府吧，等明天再来。“胖子，Shirley杨，这外面天快全黑下来了，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吧，这道观里面好像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咱们不能解释，等明天天亮咱们再来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啊！”

胖子一看这天黑下来了，因为之前吃过三清观和黄皮子的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当口儿心早就虚了，一看我提这话了，赶紧接下去说：“对对对，老胡说得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咱们今儿先回去吧，明天再来建罗马，不建罗马建奥克拉荷马也成啊，反正明天建就成了！”

我和胖子都表过态了，都转头去看Shirley杨，她冲我们点点头，也表示同意。

我们三人退出大殿，往门口走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都不约而同加快了脚步。我边走边考虑着明天的计划，想着明天一定要叫胖子和Shirley杨一早就到道观里来仔细地寻找线索，上午先把正殿好好搜搜，然后下午抓紧时间把两侧的侧殿再好好搜查一遍。

正想着计划，突然听见胖子叫我：“老胡老胡，你快看看，我怎么感觉，咱们走了这么久，好像就在原地踏步一样，那个大门始终离咱们那么远啊！”

听了胖子的话，我猛地惊醒，抬起头向前望去，走了半天，那个大门果然还是离我们很远，我抬头望去，这不望不要紧，一抬头，“三清观”三个大字就在我们的头顶！走了半天！我们压根儿就没离开道观门口！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同志们，都做好准备吧，咱们的敌人出现了！”

胖子被我这句话吓得够戗，脑门儿上冷汗都冒出来了，脸色“刷”一下白了，我一看他这个样子，赶紧使劲给了他一拳，装怒道：“胖子，看你现在个样，你不是骁勇善战吗，你不是道行深吗，你不是想找它们报仇来吗，你就这么报啊？出这一身的虚汗你这是想淹死它们吗？别说我

还真觉得你这是个好主意啊，人家是水漫金山寺，你这是汗漫三清观啊，不过等你这身汗流下来，没准儿咱们早就已经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了！睁大你的招子看着点儿，把你那平生的虎胆壮起来！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敌人的影子还没瞅着呢，你这儿先犯上了！精神点儿！听见了吗！”

胖子被我这话一刺激，登时斗志就出来了，汗也不流了，脸也不白了，把包里的工兵铲也拿了出来，喝道：“没错啊老胡，这他妈的才哪儿到哪儿啊，让他们他妈的来吧，我这儿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双宰一双！他妈的！老子从小就不怕吓！”

我看胖子已经准备好了，又转头去看Shirley杨怎么样，只见Shirley杨双眼坚定地看着我，冲我点了点头，倒是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我一看大家准备齐全，说道：“自从咱们出了三清观正殿的大门，走了很久了。可是刚才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根本咱们就没有走动过，背后还是三清观正殿的大门，这说明肯定有什么东西在搞怪，故意不让咱们出去。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今天虽然想躲，但是照现在这个架势一看，肯定是躲不过了，剩下的路就是唯一拼了，你们敢吗！”

“他妈的！还用问吗！抄起家伙，干他妈的！”胖子瞪着眼睛吼道。

“干吧！”Shirley杨也说道。

“好，既然说定了，那咱们就商议一下，既然咱们走外面走不出去，那咱们就进入殿内寻它个究竟。我觉得这个殿很是奇怪，那个给咱们使坏的鬼东西在殿内的可能性比较大！”

“同意！”“我也同意。”胖子和Shirley杨都表示同意。

“好，那让咱们先退到殿内吧，大家互相照应一下，千万不能有一个人脱离咱们的视野之外。从现在开始Shirley杨你盯着我和胖子，胖子盯着我和Shirley杨，我盯着你们俩！Shirley杨，把你包里面的手电拿出来，咱们三个打好手电再进去。”

“好的，给。”Shirley杨边说边把手电从包里面拿出来交给我和胖子一人一只，然后自己又拿了一只。

我们三人都打开了手电，当手电的光亮起来的时候，顿时觉得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儿依靠，再也不用在这漆黑的夜里无所适从。

我们小心翼翼上了台阶，进入正殿，现在天色已经全黑了，这正殿里面就我们三束手电的微光，更显得诡异。

“老胡，你说这个鬼东西到底能躲在哪里呢？这个正殿里面是一个空旷的大厅，然后就是那三座大佛爷，接着就是它们旁边那四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再然后就是旁边的破桌子、破椅子了，什么都没有啊，唯一它们能藏的就是这个神像的后面了，我他妈过去看看，看看到底是他妈什么东西在搞鬼。如果它们在那个后面的话，我生扒了它们的皮！”胖子一边愤愤地说着话，一边打着手电朝那些神像走过去。

“胖子，小心点啊，别靠得太近，离远了从侧面看就成了！”我看着胖子走过去，赶忙嘱咐道，生怕胖子又碰上什么诡异的东西，惹出什么乱子。胖子这次倒还是小心翼翼的，也没有离得太近，可能也是上次的事情让他心有余悸，离石像离得远远的，抬起手电朝着神像的身后照去。随着手电把神像的后面照亮，胖子脸上的神情突然变得很是恐怖和惊讶，难道他看到什么东西了？

“怎么了胖子！你看见了什么了！快说话！怎么了？”我一看胖子这个样子，赶紧朝他喊道。可是喊了半天，胖子也不理我，“Shirley杨，你看着大殿的大厅，我过去胖子那边看一下！不知道胖子那边发现什么了！”我一边向胖子冲过去，一边向Shirley杨喊道。

“好的！交给我吧！”Shirley杨答道。

我急急地跑到胖子旁边：“胖子，你怎么……啊！”

我话还没说完，胖子突然回过头来拿手电从下面照着脸向我做了一个鬼脸！

“哈哈！老胡你看看你现在脸上的表情！看给你吓得！哈哈！”胖子捧着肚子大笑道。

“他妈的，你个死胖子，吓死老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消遣老子！他妈的！老子白担心你了！”胖子这一下吓得我不轻，我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哎哎，哎哟，胡爷胡爷，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活跃一下气氛嘛，省得你们总精神紧张啊，哎哟哎哟哎哟，别价别价，我知道错了。”

我又给了胖子几拳才解气，这胖子不挑时候、不挑地方，紧要关头开玩笑，真有他的。

“哎哎哎，我说王凯旋同志啊，说正经的，你在佛像后边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我转过头问胖子。

“喏，老胡你自己看啊，什么都没有。”胖子拿着狼眼手电在佛像后

面扫了一圈。

“等等，等等！”我大声喊道。

“干吗啊？”胖子被我吓了一跳。

“你再沿着刚才的轨迹照一遍，慢慢地，再来一遍！”我说道。

胖子被我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又拿着手电慢慢地照了一遍。

“停！别动！”我隐约在佛像后面的地上，看到一小团模糊的东西，我赶紧走近去看，胖子也提着手电走在我的后面为我照亮。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发现这地上的一团东西，竟然是一团嫩金黄色的毛发，可是这个一看就不像是人类的毛发。

“哎哎哎，胖子，来来来，你看啊，重大发现，你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我喊着胖子。

“来来来，让知识渊博的胖爷给你长长眼。”胖子边说着边凑过来。

胖子把这团毛发拿在手里，左看右看，还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最后神情肃然地得出结论：“老胡，我觉得吧，嗯，这不是人类的毛发。”

“他妈的你这不是废话吗！是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人类的毛发，你家人能长这黄毛吗，除非他妈洋鬼子！”合着胖子看了半天才看出来这不是人类的毛发，真服了他了。

胖子被我一说，面子上有点儿挂不住了，忙和我抢白道：“去去去，你还不让人家把话说完了啊，除了发现这不是人类毛发的基础上，我还觉得吧，这特别像动物幼崽的嫩毛。”

“咦，这你是怎么知道的？”胖子的这番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催促着他快说下去。

“看看看，这回怎么不骂我了，胖爷我宰相肚里能撑饭，不和你一般计较！你看啊，这个毛发的发尖呈浅嫩色，发根部薄细，一点儿都不粗壮，且闻起来有股臊臭味，明显是刚产下的小崽过了月子脱下的毛发。”胖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听了胖子的这番话，我拿起那团毛发仔细地查看起来，果然正如胖子所说，这团毛发柔软且味道奇怪，看来胖子不是胡诌，我不觉信了几分。此时发现的这团毛发，说明这道观里肯定有除了我们之外的活物，很有可能就是黄皮子，终于找到一些线索，我不禁有些兴奋。

“Shirley杨，Shirley杨，你快来看啊，我们发现了一个东西。”我喊

道，可是没有人回应我。“Shirley杨？你别和胖子一样开玩笑啊！现在可不是时候。”

“Shirley杨？”突然一股寒意升上了我的心头，我赶紧转过头去看大殿的大厅，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厅里面一片漆黑，哪里还有Shirley杨的影子！

“胖子，坏啦！咱俩光顾着看这鬼东西了！Shirley杨不见啦！”我大声向胖子喊道。

“我禽！真没啦！他妈的！这到底有什么鬼东西啊！老胡，咱们快去找找！”胖子边说边拉着我跑向大厅，我们两个打着手电把大厅上上下下仔仔细细都找过了，哪里有半点儿Shirley杨的影子？

“老胡，这正殿咱们都找过了，没有啊，咱们快分头去两边的侧殿找一下吧，你去左边的，我去右边的。”胖子说道。

“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不能分开，本来Shirley杨就失踪了，咱们两个要是再分开，岂不是更容易被分而击破了，不行不行。”我摇了摇头说道。

“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先去左边的侧殿找找吧，快快。”胖子急道。

我和胖子拿着狼眼手电照着出殿的路，快步跑向门口。马上就要到门口了，突然，感觉身边突然一阵阴风刮起，“啪”的一声，门自己关上并在外面插上了！

“胖子，小心吧，我估计它快要现身了。”我一字一顿地对胖子说道。

胖子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镇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把手里的工兵铲握得紧了又紧。

我看了看胖子，用狼眼手电把整个正殿照了一遍，朗声道：“到底是何方神圣，您也别为难我们了，快快现身吧！我知道我的朋友在你的手上，我们到此来多有打扰，请您见谅！我们只是为了找一个事关重要的线索，并非特意来此地叨扰，找到线索之后我们立刻就走，请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们的朋友。”

“对对对，您大人有大量，把我们朋友放了吧，我们立刻就走。”胖子也在旁边附和道。

整个正殿里面一片死寂，过了好一会儿，丝毫没有动静。

胖子悄悄凑过来，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道：“这么半天还没有什么回

话，此物定非善类，咱们先拿话给它骗出来，到时候拿工兵铲使劲招呼它。”

我点了点头，继续朗声说道：“看来这三清观也不过如此，到处破破烂烂和大垃圾堆一样。这里面的不知什么货还搞这种下三烂的手段，暗处下手，连出来见面的勇气都没有，缩头王八！”

“臭他妈狗屎，真他妈恶心！老胡，咱们一会儿一把火烧了这个三清观，烧得干干净净，一点儿渣都不剩！”胖子恨恨地大声喊道。

“呼，呼”，胖子话刚落地，突然在我们周围刮起两阵阴风，我和胖子手中的狼手电应声全灭，我和胖子不管怎么启动都不起作用。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突然我和胖子身后的大门和窗户都“啪啪啪”地剧烈拍打起来，我知道这该来的终于来了，向胖子喊道：“胖子，注意啦，放亮你的招子，别到时候被吓得哭爹喊娘啊！”

“老胡，别他妈贫啦，你快抬头看他妈的房梁上！”胖子喊道。

我赶紧抬头一看，不看不要紧，这头顶上无数个小亮亮的小圆点在房梁上飘着。

“胖子，这些都他妈是什么啊，不会是他妈的萤火虫吧！”我诧异道。

“老胡，你他妈脑袋锈住了吧！这是一双双的眼睛！眼睛！”胖子大声喊道。

我听胖子这么一喊，再抬头一看，可不就是吗！这无数的亮亮的小圆点，两个一对两个一对在房梁上游动着，闪烁着诡异的绿光，不是眼睛还能是什么！放眼看去，至少有一两百双眼睛，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心里想着这他妈的究竟是什么啊，这么多。我把手里的工兵铲握紧了，打定主意，一会儿要是它们蹦下来，不管怎么样，先招呼着。

“胖子，你能听见我说话吧，咱们现在先撤到大门这边来，找个办法先出去，这个大厅里面地方太小，咱们不占优势，等咱们先跑出去再想办法！”我喊道。

“行啊，老胡，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大门，咱们拿铲子把门给砸开！”胖子说完就往大门这边跑过来，我也往大门这边快步跑过去。

房顶上的那些东西一看我们往门口跑去，一下就炸了锅了，齐刷刷地全部跳了下来，往我们这边追来。

胖子已经和我在门口会合，可是我们前脚刚到门口，它们后脚就到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砸门的时间，只能回身应战。刚才在大厅里面看不

清这一个个的是什么，现在到了门口借着从门框里透出来的月光才看清楚，这一只只大小不一的不是别的，不正是黄皮子吗！

“妈了个巴子的，老胡，咱们这次算是彻底把黄皮子的老窝给捅了！哈哈哈！”也不知道胖子怎么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个死胖子，这会儿工夫还能笑得出来，咱们都快被它们给淹了！”我喊道。

“去他妈的黄皮子！都给老子上西天去吧！”黄皮子已经追到我们面前，开始了它们的进攻。胖子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挥舞着工兵铲防御着。我和胖子因为背身靠门，所以黄皮子只能在我们身前进行攻击，我和胖子一左一右拿着工兵铲阻挡着黄皮子的进攻。可是由于数量太多了，且黄皮子确实太过于灵活，不一会儿，我和胖子外面的衣服就已经被撕得破破烂烂，大腿上和胳膊上被抓得和咬得伤痕累累。

“老胡，不行啊，这黄皮子数量太他妈多了！哎哟哎哟，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快想个辙儿啊，再不想办法，我们都快被它们吃啦，敢情你这浑身瘦不拉几的，它们要是吃你的话几下就完事儿了，可是你胖爷我这不行了啊，浑身肉多，要是被它们吃了的话临死前得受多少苦啊！哎哟，你们这帮狗杂种禽的，敢咬你们胖爷，杀杀杀杀！”胖子从我身边边疯狂地挥舞着工兵铲边说。

听胖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这黄皮子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怎么抵挡，也不能完全地抵挡住它们的每一次攻击。而且这些黄皮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身手特别矫捷，我们的每一次攻击并不能给它们致命的打击，冲在前面的一只被我们打伤了，在它后面的两只、三只又冲了上来。这样一直耗下去的话，先别提被不被黄皮子吃了的事儿了，累也要累死了，可是我们又没办法突出重围，这该怎么办！

“老胡，你想出来办法了没有啊，我这边快扛不住了，哎哟。”

我一边挥舞着工兵铲，一边转过头去看他那边的情况，只见胖子浑身的衣服已经被黄皮子或抓或咬得全部破烂不堪了，身上伤痕累累，动作越来越迟缓，头上的汗水混着血水一滴一滴地洒在地上。

突然间，“哧”的一声，胖子身上背的背包被一只黄皮子抓开了一个大口子，只见一个黑色的物体“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定睛一看，这不是Shirley杨给我们配的那把防身用的枪吗！

“胖子，快捡枪，干死它们！”我冲胖子喊道，胖子一听这话，顿时大喜，把工兵铲往身边一扔，低下身子就去捡枪。说时迟那时快，就在

胖子低下身子的一刹那，所有的黄皮子停止了攻击，掉转过头，冲我和胖子所在的反方向跑去，不一会儿就隐藏在黑暗里。

“咦，这他妈奇怪了，我还没开枪呢啊，它们怕个什么劲儿啊？”胖子边把枪捡了起来边说。

“是啊，确实奇怪，这不能是它们整的什么阴谋诡计吧！胖子，招子放亮点儿，咱们一点儿都大意不得，这黄皮子聪明着呢，别忘了它是怎么样把我们迷倒的了！”我看着前面的黑暗，对着胖子说道。

“老胡这事儿还用你说吗，以我胖爷的脑力，这点儿事情还用不着你提醒，你还是自己先把自己顾好吧，要不然一会儿我还得救你。咱胖爷的神功再牛，也不能说把把都成功，这也得看缘分，缘分。”这紧张气氛刚刚放松一点儿，这胖子又开始贫上了。

我正想骂胖子两句，突然间听见前方的黑暗中竟然传来“乒乒乓乓”好像是很多东西撞击的声音，这种声音夹杂着像无数只猫叫一样但是比猫叫的声音更凄厉的叫声，听得我和胖子是一阵的毛骨悚然。

“老胡，这帮黄毛畜生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到底是怎么回事？”胖子一脸迷惑地望着我说。

“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撤到了黑暗里，听这里的动静，好像是在打斗啊？”我迷惑不解地回答道。

“要不咱们趁这工夫赶紧溜了吧，你说怎么样？”胖子问我。

“谁不想溜呢，可是你看这门，这么厚的木头，还在外面用门插插上了，就算咱们是用工兵铲，没个一时半会儿也铲不开啊！有这工夫，那帮黄皮子早发现我们并且反攻上来了，并且到时候要是咱们体力都消耗了还打不开门的话，那黄皮子反攻上来咱们就真的只能等死了。”我摇了摇头道。

“那老胡你他妈倒是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出去也不行，不出去也不行，难道就在这里等死吗？”胖子着急道。

我看了看胖子着急的样子，说道：“我觉得咱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设法弄清楚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再想对策，万一它们聚集在黑暗里就等着给你我致命一击呢，那咱们岂不是太危险了！胖子，你看看你脚下的狼眼手电还能用吗？”

胖子一听我说这个话，捡起了脚下的狼眼手电，打开开关，但是手电并没亮，胖子冲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不知道手电哪里坏掉了，暂时是用不了了。

“对了，老胡，你那边不是还有冷烟火吗，扔过去看看到底那边是怎么回事。”

胖子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赶紧去翻包里的冷烟火棒，引燃了一个扔到了前面的黑暗中。随着烟火在地上“咕噜咕噜”慢慢地滚过去，我和胖子终于看到了前方黑暗中的一切。虽然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迎接恐怖景象的准备，可是这突然出现的一景，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只见前方有一条两米来粗、十多米长的大蟒蛇！倒三角形的大蛇头上缀着两只灰绿色的眼睛，红色的芯子吐得长长的，在左右晃动着，好不狰狞！它的身子附近躺着大大小小的黄皮子数十只，看来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起不来了。别的没有受伤的黄皮子还在前赴后继地往上冲着，又不断地被这条大蟒拿尾巴或者头部扫开，这几个来回下来，形势立见高下。

我很纳闷儿，这条大蟒蛇是怎么来的？它究竟来做什么？为什么和黄皮子打上了架呢？我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胖子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冲我努努嘴道：“老胡，你看，你快看，在那群黄皮子的后面，是什么！那条大蟒在和黄皮子打斗的同时，眼睛时不时地总是瞟向那些黄皮子后面，而且那群黄皮子好像聚在一起，要保护它们身后的什么！”

我顺着胖子的话往黄皮子的身后看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冷烟火的照射下，黄皮子身后的东西逐渐清晰，一个一个圆滚滚的小小的，原来是这些黄皮子的幼崽，密密麻麻的竟然有数十只之多。

“胖子，这些黄皮子身后的，是它们的孩子，它们是在保护它们的孩子。”我冲胖子喊道。

“可是这条大蟒蛇要它们的幼崽干什么？”胖子疑惑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残本里面有写道，黄鼠狼的幼崽学名叫金顶虫，是大补的物件，人类吃了延年益寿，兽类吃了增功加道啊！”我向胖子解释道。

“啊，怪不得这大蟒蛇要吃这些黄皮子的小幼崽，合着是想给自己增加道行啊，怪不得怪不得！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之前咱们在正殿神像后面看到的毛发，就是来自这些黄鼠狼的幼崽。”胖子向我说道。

“对啊，没错，应该就是它们的幼崽身上脱下来的毛发。胖子，你看现在这战局的情形，黄皮子已经被这条大蟒蛇打得七零八落了，现在这条蛇还没有看到我们，我估计等它把这群黄皮子打败吃了幼崽之后，接下来倒霉的就是我们了！”

“老胡，那还等个什么劲儿啊，反正现在黄皮子也对咱们构不成什么威胁了，而且那条大蟒蛇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此时不动，更待何时！”胖子边握了握手里的枪边说道。

“咱们就给它来个出其不意！俗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但是这条蛇太大了，咱们这样贸然上去肯定不是它的对手，别说打七寸了，估计咱们连它后背都摸不着，所以，咱们两个先在旁边下暗手往它脑袋上来两下，给它废了！然后咱们再去打它的死肋。”我向胖子说道。

“好，就这么办，Shirley杨不是给咱们两把手枪吗，这会儿不就正能派上用场，俗话说得好，枪到用时就该用，别等茶凉空悲戚。”

“去你的大头鬼吧，王凯旋同志你别总瞎诌行吗，这两句是什么屁诗啊，根本就完全不通。这节骨眼上还能自己编诗呢，您这心理素质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什么叫我编的，这本来就有这句诗，不信你回去查查去，别冤枉好人，你这文学素养不够，完全不能欣赏得了我这种诗意大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文思如尿崩，你不懂你不懂。”胖子边摇着头边说着，然后从他的口袋里又掏出了一把枪给我。

“我说胡八一同志，你看那蛇倒三角的脑袋，一看就不是善类，咱们这吧吧两枪下去必须一次性把它废掉，千万不能给它任何缓过神来的余地。要不然，咱们别说对付黄皮子了，这大蛇会把咱们外加黄皮子一股脑儿全部送到阎王殿去，到时候咱们和黄皮子到了阎王殿还得打，这不是死了之后都不消停吗？”

“呸呸呸，胖子你这是什么臭嘴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再好的局势让你这么一说都得玩儿完，呸呸呸，行了，咱们先说说咱们的计划安排吧。胖子，你听好，为什么现在这条大蟒蛇没有发现我们，一是因为它现在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黄皮子的幼崽身上；二是因为咱们离它比较远，而且是在它的侧面，所以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咱们想要精准地打击到这条大蟒蛇脑袋的话，必须要离它再近一些，并且咱们要一人在它一边，这样才能确保咱们有足够的概率来打中它。而且如果一旦咱们出手，出现失误让它发现咱们的话，那咱们的境地就比较危险了，你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要以静制动，一发制敌。”

“老胡，你也太小看我胖子了，我这枪法你又不是不知道，该准的时候必须是很准的，这你是不用嘱咐我的啦，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胖子说道。

“好吧，既然你都听明白了，那好，胖子咱们两个人分头行动，你就在原地慢慢向前靠近这条怪蛇，而我就偷偷地绕到大蛇的另一侧。然后你在这边要看清我的手势，我左手往上一抬然后落下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开枪射它！”

“行，没问题，老胡你过去吧，我在这边等待你的指令。”胖子边说边把子弹上了膛。

我和胖子打了一个手势，就俯下身子，慢慢地从这条蛇的后面溜过去。此时这条大蛇还在和黄皮子们对峙着，由于黄皮子们数量众多，大蛇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那等待时机的出现，慢慢地寻找着突破口。而黄皮子们一个个都严阵以待，前身半趴在地上，随时准备着攻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大蛇瞅准了时机一举攻破。不光是人，动物保护孩子也是天性啊！趁着它们对峙的这个空当，我踮着脚步，悄悄地溜到了另一边，也许它们注意力太过于集中了，任何一边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曾经的局内人。我找了一个能够清楚瞄准这条大蟒脑袋的地方，我往远处望了望胖子，看到他也已经站好位置，伸着头望着我这边，在等待着我的信号。我把手枪也上了膛，举起左手，向胖子示意。他冲我这边点了点头，我迅速把手挥下，只听“啪”的一声响，大蟒一边的眼睛顿时迸出了血水，可是，我这边的眼睛却毫发无损，到底怎么回事？我低头一看，他妈的我的手枪卡壳了！这下可坏了！我可把胖子给害了！

大蟒痛得摇起了它那倒三角的头，疯狂地吐着血红的、大大的长芯子，它发疯了似的寻找着攻击它的那个东西。胖子就在它的眼前，这不轻而易举就被发现了吗！它飞快地冲着胖子蹿过去！胖子完全被这情形吓傻了，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这下可坏了！我忙向胖子喊道：“胖子，你他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跑！”

可是这大蟒速度太快了，我话还没说完，它就已经到了胖子的身边，张开了血盆大口，眼看就要将胖子吞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看见一个黑影，趁着大蟒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在胖子身上，“噌”一下蹿向了大蟒的头部，只听大蟒突然“嘶嘶”地怪叫起来，再一看，这大蟒另一只眼睛竟然被这个黑影给咬瞎了！这黑影不是黄皮子还能是什么！大蟒这回两个眼睛全部瞎掉，“突突突”地往外流着血水，顿时疯狂地愤怒起来，脑袋使劲一甩，把刚才那只趴在它头上的黄皮子狠狠地甩到了地上。这只黄皮子顿时被摔得皮开肉绽，嘴吐鲜血，眼看就活不成了。

一看这情形，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啊，我马上向胖子喊道：“胖子，这厮已经瞎掉了！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啊！把工兵铲拿出来！铲它七寸！”

胖子一听我这话，登时回过神来了，刚才发生的一幕把他吓得够呛，他立刻从地上捡起工兵铲，就向这条大蟒冲去。我也拿出我的工兵铲，也向大蟒冲去。

不光我们，这帮黄皮子，一看大蟒眼睛已瞎，时机已到，登时倾巢出动，在大蟒身上啃的啃、咬的咬，想要立刻置它于死地。我和胖子端着工兵铲，找准大蟒的七寸部位，死命地铲了下去，生怕大蟒一旦缓过神来，再次对我们不利。大蟒腹背受敌，身上吃痛，不断地扭动着身体，我和胖子不断地躲着大蟒的身体，就这么一下又一下地铲下去，也不知道最后究竟铲了多少下，大蟒终于一动不动，瘫在了地上。

再看看我和胖子身上，大蟒的鲜血呼呼啦啦地溅了我们一身，浑身黏兮兮的，散发着血腥的味道，此时危险解除，我和胖子气力全无，顿时像两摊烂泥一样，瘫在了地上。

“胖子，你看看你刚才的熊样子，一头蛇都能把你吓得死愣死愣的，当年的威风哪里去了？你真是没半点儿出息！”

“放屁，胡八一你还有脸说呢，你刚才怎么回事，存心想害死我什么的，怎么你没开枪？”

“这你得回去问Shirley杨了，她给我的这把枪不知道是什么破枪，竟然关键时刻卡壳了，这幸亏有那只黄皮子，要不然，咱们岂不是早就沦为大蟒腹中的美食了！”

“对对对，还真是得亏了那只黄皮子，不对……黄皮子？黄皮子！老胡！快起来！咱们事儿还没完呢！”胖子冲我大喊道。

“我禽，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快拿工兵铲！”

我和胖子“腾”地一下子都跳了起来，把工兵铲紧紧地握在了手里，精神再次紧张了起来。

顺着之前黄皮子聚集的位置看去，哪里还有半点儿黄皮子的影子？我正暗自纳闷儿，怎么回事，难道它们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我和胖子暗自心里打着嘀咕。

“胖子，注意头顶，没准儿它们又隐藏在这个房间的横梁之上呢，千万要小心！”

“好的，老胡你放心吧，我这儿注意着呢。”胖子端着工兵铲，低声说道。

这时整个大厅里面鸦雀无声，感觉如果掉了一根针下来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我抬头往上面看去，大殿里面还是漆黑一片，根本什么都看

不见，我和胖子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生怕黄皮子突然间攻击过来。

突然，“砰”的一声响，正殿之前被紧紧关上的门自己忽然打开了，外面的月光直直洒进来，让人觉得好像和这股光亮隔了几个世纪那么久，我和胖子见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间黄皮子们都消失了，而且不但都消失了，并且之前困住我们的门也都自己打开了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胖子一看门开了，激动得手舞足蹈：“老胡老胡！你快看啊！门开了！咱们能出去啦！终于能脱离这个鬼地方了！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胖子边说着边跑向门口。

“慢着！胖子，怎么突然间这么容易门就打开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奇怪的地方，你先别出去。”我向着胖子说道。

“有他妈什么奇怪不奇怪的！这门既然都已经开了，说明就我们已经不用被困在这里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还不赶紧走啊！”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大步迈出了正殿的大门。

我看胖子已经出了门，而且好像没有什么危险的样子，我也紧接着随着胖子出了正殿。

“老胡你看吧，我说没有什么危险吧，你偏不信，咱别在这里耽搁了，赶紧去周围找找Shirley杨去哪里了吧，已经半天没有见到她的身影了。”

听胖子这么一提醒，我猛然想起来，刚才的战斗太过于激烈了，全身心都放在如何对付蟒蛇和黄皮子身上了，Shirley杨的事儿完全都忘在了脑后。突然脱离了危险，那就赶紧去找Shirley杨吧，现在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儿。

“胖子，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这间道观里面总共就三个殿，刚才那个正殿咱们刚从里面出来，Shirley杨肯定是不会在那里面的。那咱们现在就去这正殿旁边的两个偏殿去找一找吧，八成就在这里面的其中一座里面。”

“那好吧，咱们分头找吧，你左边那座，我右边那座，抓紧时间。”

“不不不，胖子咱们不能分头找啊，你又忘了各个击破的这个事儿了吧。咱们必须要紧紧团结在一起啊，苏联老大哥和中国小老弟能够分开吗，不能，要不然这样会被美帝给分而击破的，明白吗，再着急也不能这样。”

“那好吧，那咱们就先去搜左边那个……老胡你快看！看你身

后！”胖子突然向我喊道。

我一听胖子喊，以为又出现了什么古怪的东西，赶忙扭过头去看。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吃了一惊，一个人正缓缓向我们走过来，定睛一看，这个人正是Shirley杨！

胖子明显也吃了一惊，看见Shirley杨缓缓向我们走来，我们两个赶快迎了上去。

“Shirley杨，你没事吧？你到哪里去了啊？我和胖子都很着急你的安危。”我迎上去说道。

“我和老胡都很着急啊，你没事儿吧，杨参谋？”胖子也急道。

Shirley杨抬起头，迷惑地看着我和胖子，说道：“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啊？什么我到哪里去了？刚才不是老胡你让我去侧殿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吗？怎么回事？”

“我让你去侧殿找东西？不可能啊，我根本就没和你说过这样的话！”我说道。

“那就奇怪了啊，就是老胡你和我说的啊，难道是我听错了？不可能啊，你说话的声音就算我再怎么着也不可能听错啊！”Shirley杨说道。

“老胡，Shirley杨，你们也别纳闷儿了，肯定是着了黄皮子的道了，这黄皮子的拿手功夫不就是迷人吗，老子之前不就是着了它们的道！哎，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胖子说道。

“Shirley杨，你确定自己没什么事儿吗？”我不放心地问道。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都多大岁数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儿，自己有事没有事自己还不知道啊！”Shirley杨说道。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咱们就暂时离开这里吧，等回去商议一下再说。”我说道。

“噢，对了，Shirley杨，你刚才说你把旁边的侧殿搜了一下，有什么发现吗？”胖子问道。

“没有，两边的侧殿和中间的正殿还不太一样，中间的正殿怎么说还有些东西摆在那里，两边的侧殿里面都是空的，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没有。我把周围的墙壁还有地面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了，确定了，什么都没有，你们正殿那边怎么样？”

“正殿那边除了几座神像其他的什么东西也都没有，真是很奇

怪。”我把中间大战黄皮子和蟒蛇的那段略过没说，怕Shirley杨担心我和胖子。“如果这样的话，这座道观里面正殿和侧殿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到底线索究竟是在哪里？”

我们三人边说着，边往外面走去，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我们跳进来的那个墙的旁边，这次行进异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阻碍，我们一边商量着下次的计划，一边准备再叠一个罗汉，按照进来的办法再跳出去。当然胖子还是必须得第一个当垫脚的啦，胖子还是在墙边扎起了马步，等着Shirley杨踩在他身上。

突然，一阵狂风刮起，我们三人都没有任何的准备，这阵风刮得飞沙走石，登时被眯了眼睛。等我们眼睛能够睁开之后，赫然发现，墙上出现了两个拿墨汁泼成的大字，这两个大字不是别的，正是“李大”！

我、胖子、Shirley杨三个人，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景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留给我们这两个字的？这个李大是之前我们在山脚下碰到的那个李大吗？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这又是怎么回事？

脑袋里面突然间升起了多个念头，每个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旋转着，搅得我头好疼。突然间这么多的疑问涌现，该如何一一把它们理出头绪呢？

胖子和Shirley杨好像看出了我的意思，说道：“老胡，不管这怪字究竟是谁留下的，但是字确实是‘李大’这两个字，咱们搜遍了整个道观，也没有任何线索，咱们先把这两个字记下，然后回去从长计议吧。”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

第十四章 密室卷轴

我们一行三人，按照来时的办法又依次跳了出去。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折腾了一个晚上，神疲力乏，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其他的事儿等回去再作打算。

我们三人一路无话，回到了休息的旅馆，随便叫了点儿东西吃，就各自倒头睡了。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了陈教授站在我的身边小声地和我说着一些什么事情，而我又听不清楚，很着急，想让他大点声音说，但是我的嘴又张不开，不知道怎么了，身体软绵绵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所以只能他说着，我听着。但是一句都听不清，就这样听啊、着急啊，他一直保持着讲话的姿势，我一直保持着听的姿势。这样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我突然感觉能慢慢地活动了，等我刚想对陈教授说让他把之前的话再大点声说一次，突然一把剑“嗖”地一下飞了过来，一下插中了陈教授的眉头，从两眉中间刺入，从后脑勺部位穿出，鲜血“噗”的一声喷了我一身。我一下子就惊醒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醒来之后头接着疼了半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梦，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索性穿上衣服起床，去外面逛逛，顺便看看胖子和Shirley杨醒了没有。

我三下两下从包里把新衣服拿出来穿上，之前的那件衣服因为沾了满身的血迹洗不掉已经扔掉了。穿好了之后我整整衣服，穿上鞋，走出房门。外面天已经黑了，因为我们是早晨到的旅馆，睡了一天，刚好到了晚上。

我逛到了胖子的房前，看胖子的门开着，人没有在屋里，肯定他已经醒过来了；我又逛到了Shirley杨的房间前面，Shirley杨的屋门也开着，但是人也没有在屋子里面。看来他们两个人应该都已经醒了过来了，而且应该一起出去了吧。我暗自没趣，那就去旅馆旁边的饭店吃点东西吧，正好我也饿了。

走出旅馆，这个时间正好是晚上吃饭的时间，旅馆旁边的饭店里面都人声鼎沸。我随便找了个饭店进去，要了两个小炒，要了一碗面条，再要了一碗烧酒，睡了一天的觉，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乱叫了。等菜饭都上齐，我立刻就狼吞虎咽起来，边喝着酒，边琢磨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为什么黄皮子突然间就都没掉了？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指引我们的是条明路还是一个圈套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从得知。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头绪，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并且有头绪的就是“李

大”这两个字，看来，我们只能先去找李大了，之前见到李大的时候，就觉得他这个人不简单，这个神秘的李大身上究竟隐藏了多少的秘密？只能等我们亲自去探索了，管他前方是光明还是迷途，只能咬牙前进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打定了主意，我把剩下的饭菜胡乱地扒拉了一通，付了钱，就回去找胖子他们商量去了。

出了饭店，我就往旅馆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远远地就瞧见胖子和Shirley杨在旅馆门口站着。我快步地向他们走去，他们两个看上去好像有什么烦心事一样，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

“王凯旋、Shirley杨两位同志，竟然丢下了胖胡杨摸金小分队的小队长，这可是罪过啊罪过。”

胖子一看我冷不丁地站在他和Shirley杨身边，吓了一跳，说道：“老胡你个王八蛋，来了也不说一声，冷不丁儿一说话吓了你胖爷一跳。”

“我说王凯旋同志，美女佳人做伴也不能自己独享啊，是不是，什么事儿能少得了你胡爷呢，尤其是这等美事。”我笑眼眯眯地边说着边看向Shirley杨。

Shirley杨听我说话，回身一看，正好与我的眼神相对，顿时脸有些泛红，说道：“呸呸呸，你个胡八一，你这说什么不正经的话呢，我和胖子正商量着怎么去寻接下来的线索呢。”

“那还能怎么寻啊，咱们现在除了那两个字，别的什么线索都没有，只能就坡下驴，顺着找下去了。”我说道。

“什么李大李小的，胖爷怎么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人名吗？”胖子问道。

这李大胖子自然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和Shirley杨碰见李大的时候，胖子正困在墓地中呢，这件事情我和Shirley杨也没有向胖子详细地讲过，所以胖子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只能让我给他解释一下了。

“这李大啊，是我和Shirley杨去找你的途中碰见的一个住在山上的农夫。话说这个农夫，真是有别于其他的农夫，他不但知道三清观的事儿，而且还知道得比一般人要详细得多。你像之前咱们也向不少人打听过三清观的事情，按照道理来说，他们都应该属于山海关几代的坐地户，如果李大知道的事情，他们应该也会知道。但是恰恰相反，李大明显比他们要了解得多，很多消息我们都是通过李大那里听到的，而且当时我和Shirley杨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也是李大给我们指明了要去那个墓地的。所以说，这个李大肯定知道些什么，咱们的线索能不能寻找得到，我觉得李大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明白了，那咱们还等什么呢？秋天来了就该割麦子了啊，要不然过了季节气候咱们过冬可就没有粮食吃了。你们应该都学过小蚂蚁的故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要不然机会就白白浪费啦。”胖子边说着边向我和Shirley杨看过去，脸上带着一副说教者的神态。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天已经全黑啦，咱们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妙。一是去山上的那条路必须要经过三清观，那边怪事比较多；二是就算咱们过了三清观，上了山太黑也不好走；第三，这么晚了，李大肯定早就睡了，既然咱们是有求于人家，就不好这个时间去打扰。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明天一早起来出发去李大他们家，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完就向Shirley杨和胖子看去。

“行！”“就这么定了！”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没有什么异议。

“那咱们还是先回旅馆去休息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去李大他们家了。”

我和胖子还有Shirley杨前脚后脚进了旅馆，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旅馆的时候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总觉得被什么东西盯着，但是我警惕地看了看后面，又什么都没有，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我们各自回到了房间，我脱掉了衣服，躺在床上，想着明天见到李大之后该如何和李大说这件事情，又该如何向李大问起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就这么想着想着，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梦中和Shirley杨进行亲切而热烈的交谈，马上就要谈论到感情的某些关键问题，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雷鸣般的敲门声，一下子就把我吵醒了。只听门外面边敲还边喊着：“老胡老胡！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啊！咱们胡胖杨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啦！”

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不是胖子，那还能有谁？我忍着美梦被打断的怒火，打开了房门，一脚就踹到胖子圆滚滚的大屁股上了：“你个他妈的死胖子，大早上叫人起床不能温柔点啊，而且早不叫晚不叫，非得等你胡爷做美梦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叫，大早上就扫你胡爷的兴致，真他妈的。”

胖子被我一脚踹到了屁股，疼得嗷嗷直叫，两眼一翻向我骂道：“胡八一你个老王八蛋，你胖爷好心好意早上起来叫你起床，你不但不感谢你胖爷，还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踢你胖爷的减震缓冲利器，要是敢把你胖爷的这个减震利器给踢坏了，等下次胖爷要是再摔跟头就往你身上摔！直接压死你丫的！”

“你个死胖子，你还有脸说呢，大清早的哪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每次都连敲带喊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门外面是吗？你就不能温柔点？”

“哎哟喂，老胡你是个娘儿们是怎么的，叫起床还非得温柔点儿，切切切，我早就知道了，你压根儿是想让Shirley杨来叫你起床，你早说啊，你胖爷以后还就不费这个事儿了！”

胖子说完就拍拍屁股，向屋外走去，我一看胖子这是要生气了，赶紧追了出去说：“呀呀呀，小胖，说了两句就生气了，咱们这不是纯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兄弟情怀嘛，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能句句都顺心哪是不是，刚才我胡八一说话是有点过，主要是这美丽的梦被您老吵醒了吗！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小弟这一回吧！”

胖子看我过来给他服了个软，就给个台阶下得了，说道：“算啦，看你小胡这一片冰清玉洁的布尔什维克兄弟情怀的分儿上，咱们大人不计小人过，个中缘由，就此一笔勾销吧，不过，勾销的前提是，你得再请我吃一次四条包子。”

“你这死胖子，还真是话说不了三句，就又提到吃上了，好吧好吧，只要咱们这次的任务圆满成功，这四条包子我老胡做东，你和Shirley杨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哈哈，行，老胡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千万别反悔。”Shirley杨趁我和胖子说话的工夫，已经梳洗完毕，站在我和胖子身边，等待出发了。

我一看他们都收拾完了，就差我了，我这赶紧回去急忙洗了个脸，又刷了个牙，把衣服一穿，又把包里面该带的东西都带齐，和他们两人一起走下楼去，走出旅馆，往山那边走去。

一路无话。路过三清观的时候，我们特意停下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结果一切还都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没有任何的异常。我们稍作停留，就继续往山的那个方向走去，这次胖子没有急躁地贸然前进，经过前面的那几件怪事，他也学会了小心翼翼，一路静静地跟在我 and Shirley杨的后面，赶着路，走了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当初碰见李大的地方。我们顺着李大下山来的方向朝山上走去，这座山没有什么植被覆盖，就算是有树也是稀稀疏疏的那几棵，由于没有树木的遮挡，所以我们一路顺着上山路走，很快就找到了李大的屋子。这座房子坐落在半山腰，周围都是巨石环绕，附近地上也都是光秃秃的一片，没有植被的覆盖，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李大要把屋子建在这个地方，真是奇怪，这座房子在外面看年头应该已经很久了，外面的门框和窗户

都已经有些破破烂烂。我们走上前去敲了门。

“您好，请问李大在吗？”我隔着门问道。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我，我又再次向着屋里喊道：“请问有人在吗？我找李大哥有点事儿。”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应我。

“你看看，你看看，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咱们光着急没用啊，这李大人家不在家。”胖子在旁边没好气地说道，因为这爬了半天山路，给胖子累个够呛，满头大汗的。

“你这个胖子，尽从旁边扯些用不着的，这人在没在家又不是咱们说了算的，这大早上的，李大应该是出去种庄稼去了。上次我和Shirley杨找你的时候，早上就碰到李大出去种庄稼了。”我说道。

“那怎么办啊？李大种庄稼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吗？要是他半夜才回来呢？”胖子愤恨地说完，仰头拿起水壶喝了一大口水。

“那没有办法了，咱们又不知道李大究竟在哪里种庄稼，这样吧，咱们先搜索一下李大家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正好这段时间也别闲下来。”Shirley杨说道。

“那好吧，那咱们也只能先这么办了。”我说道。

我们看了看李大家周围的环境，就是巨石林立、荒无人烟，这个山本身就算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山了，树木稀少，真不知道为什么李大离群索居，要把自己的家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栋房子年份真的比较老了，门框上和房屋前檐上的花纹还是明朝时期的大耳蝙蝠葵花纹图案，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刷，但是还是能比较明显地看出这些轮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座屋子从明朝就已经建起来了，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为何这座屋子现在还能保留下来？而李大究竟是如何住进去的呢？这些我们全部都不知道。切入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人好好去想的问题。

我正在李大的屋子前面观察着这些花纹，突然听见胖子在远远地叫我和Shirley杨：“老胡、Shirley杨，你们快来看啊，看我发现了什么！”

我和Shirley杨快步向胖子的方向走去，不知道胖子在那边看到了什么，刚才我和Shirley杨在这边观察着李大的屋子，胖子则是绕过屋子去看那些在屋子旁边的大石块。这些个大石块每块都一丈有余，大且圆，外面呈现灰黑颜色，看上去久经日晒雨淋，斑斑驳驳的，胖子就站在一块石头的旁边，在向着我和Shirley杨使劲地挥手。

“怎么了啊，胖子，是不是发现有什么啦？”我问道。

“老胡，你快来看，你看这里。”胖子一手指着地面，拿起手里的军用水壶，往地上倒水。

“你个败家孩子，你不喝水别人还喝呢，你白白地往地上倒什么？”我边生气向胖子说道，边伸手想要去抢下他手里的水壶。

“别别别，老胡，你别抢，你看着。”胖子把我的手一把挡住，说道。

我和Shirley杨将信将疑地看着胖子把水倒在地上，由于有地势高低的起伏，水流慢慢地向这块石头的下面流去。可是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水流到了石头下面与地面接触的地方之后，水“刷”地一下就漏了下去，并且边渗边冒着气泡，而不是慢慢渗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老胡，你看吧，刚才我喝水，没拿住水壶洒出来了，结果发现水流到了石头下面之后就很快漏下去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这石头下面，可能有个洞！”胖子言之凿凿地说着。

“我说胖子，这下面就算是有洞的话，也不一定是什么洞呢，没准儿就是一小洞呢，也说不准，这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回答道。

“呸，我才不信呢，你看这地方这么奇怪，我刚才试过了，其他大个儿的石头下面都没有这种情况，就这一块石头有，你不信的话，我给你搬开看看，看看到底下面是个什么东西！”胖子说道。

“得得得，别了您哪胖爷，这石头这么大这么重，您能搬开吗？这可不是一个人能搬动的事儿，来，我帮你一起搬吧！”

我想，既然这边什么线索都没有，不妨先看看胖子的判断到底对还是不对吧。

胖子用后背紧紧地靠住这个大石头，我把双手搭在这块大石的上面，我喊一二三，我和胖子就一起使劲，巨石应力而动。可是，这块石头，并没有像正常的石头那样慢慢地滚开，而是，慢慢地滑开了！没错！就是滑开了！我和胖子低头查看大石的下面，原来大石的下面特别隐秘地装有一个滑动的轮槽，只要外力足够大，就能够把这块巨石推动。

我和胖子均是一惊，又加了一把劲儿把石头再往外推开，一个好似地窖的入口豁然出现在了 my 眼前。

“我靠，这次真被你这小子说中了啊！”

胖子一看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得意的神态立刻溢于言表，“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胖爷的观察推理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我就是没有生在旧社会，要是生在中国旧社会，那说不定我就是下一个领导人啊！要是我生在那时的沙皇俄国，那我就是下一个列宁啊！那我要是生在……”

“得得得……胖爷您一开心起来又没完没了了。咱们现在既然都发现这个了，就赶紧打开进去看看吧，胖子，你在外面给我和Shirley杨放风，我们两个下去看看。”我向胖子说道。

“为什么不是我下去啊！不行不行，我发现的我得下去啊！”胖子不愿意了，嘟嘟囔囔道。

“你这个胖子你怎么不懂事儿呢，那也不能咱们三个人一起下去啊，要是万一上面来一人把大石头给咱们推上了，那咱们估计得一辈子困在这里面了，而且如果你和我一起下去的话，Shirley杨毕竟是女人，抵抗伤害能力不强，万一她被坏人从暗中偷袭了，然后坏人再把石头推上，咱们两个不都要困在这里面了嘛，对吧？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这里呢？这不是因为组织认为王凯旋同志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是，是人民的好卫士，组织的好帮手，是一名有勇有谋的忠诚卫士。而且这下面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惊奇诡异的事情呢，组织让你在上面站好岗是为了你和为了组织共同的利益。你明白吗？王凯旋同志！”我郑重其事地向胖子说道。

胖子一听这个也在理，而且里面也不一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且一看这个洞口比较小，自己进去也有点儿费劲，只能勉强同意我的提议了。“那好吧，我就在外面给你们站岗，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喊你们，要是你们在下面发现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你们一定也要告诉我啊！我也要下去看看！”

“好好好，肯定不能忘了你的。”Shirley杨对胖子说。

我和Shirley杨把洞口的门掀开，人手一只狼眼手电，往洞下照去，这个洞不深，也可以说有些浅，而且这个洞口向下都已经铺好了直梯，一级一级地砸在墙壁上。我和Shirley杨攀着直梯，举着狼眼手电，一级一级地往下面走去。走了约莫有二十来级台阶，视野就顿时开阔起来，我和Shirley杨把目光从脚下的台阶顺着狼眼手电慢慢地移到这整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感觉并不大，我们打着手电往房间中间一扫，Shirley杨突然说：“停！”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问道：“怎么了Shirley杨，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老胡，你刚才拿手电照这个房间中间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类似于门的东西？”

“嗯？一扇门？我看看，刚才我并没有注意到啊！”我又拿着手电晃了回来。

我慢慢地将手电移动到中间的位置，果然不出Shirley杨所说，这里有一扇门，因为门的颜色和周围墙壁的颜色确实太像了，所以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扇门。我回头向Shirley杨摆摆手，示意我们一起靠近它。

Shirley杨向外面胖子喊道：“胖子，这里面什么新奇的东西都没有，可能还没有走到真正重要的地方，你不要着急，好好地在上面看好了啊，我和老胡可全靠你啦！”

“行啊，Shirley杨，你和老胡放心吧，上面有我胖子在替你们看着，有什么可担心的！”胖子在上面喊道。

听到了胖子说的话，Shirley杨这才放下心来，慢慢地向我靠拢过来。我示意她去门的另外一侧，我数到一二三，我们一起把这扇门打开，看看里面到底隐藏着些什么。

“一，二，三！”我飞快一脚把门踢开，嘴上叼着手电，手里拿着工兵铲，就往里面冲去，可是，映入眼帘的东西，让我和Shirley杨都大吃一惊。

哇！牌位！这屋子里面摆了满满一面墙的牌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牌位呢？我和Shirley杨把狼眼手电往旁边照去。“这么多的牌位，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拜祭先祖的地方，所以不可能总是这么暗的环境，而且你看咱们头顶上悬着一个灯泡，所以肯定是有电源开关的，我们分头两边找一下。”我和Shirley杨说道。

我们两人打着手电往墙边上看去，果然有一个开关按钮一样的东西，“啪”的一声按下去，顿时这个房间亮起来。

这个房间有了光亮，我和Shirley杨就能更好地观察这个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大大的方桌上面架了一个大大的宝龕，里面摆了大小很多的牌位，桌子上面还有烛台还有一些祭祀用的供品。

我和Shirley杨揣着好奇心凑近去看这些个牌位到底是谁的牌位，走近一看，最顶端牌位上的一行字从上到下依次写着“三清观历代祖先张守正灵牌”。

“Shirley杨，你看这里，竟然有三清观的灵牌！”我大声说道。

“是啊老胡，我也看到了，而且你看看，这最上面是三清观的创始人的灵牌，下面依次应该就是历任观主的灵牌了。”Shirley杨向我说道。

“应该就是这样的，咱们往下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对咱们有些帮助的事情。”

我和Shirley杨，往下看，边看边想，这里面所有的牌位都是三清观历任观主的牌位。这些牌位在观里都没有，怎么会在李大家里面出现呢？而且李大要把它藏得这么隐秘，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正思考着，突然间听见Shirley杨在旁边叫我：“老胡，老胡，你快看，你快看！”

我转过头一看，只见Shirley杨双眼紧盯着一块牌位。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这块牌位上面写着“三清观历代祖先李叶英灵牌”，仔细观察过去，这块灵牌和其他的灵牌也没有什么的不同。“Shirley杨，你在这块灵牌上面发现了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老胡，你想想咱们的那些诗句！”Shirley杨说道。

“诗句，是那句‘午夜而行夜莺啼’吗？”我突然浑身一震，猛然领悟。

“夜莺，叶英！”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两个字的重音绝对不是巧合。

“Shirley杨，我觉得，线索里面的夜莺，说的就是这个叶英！这个线索里面‘午夜而行’这还好解释，而‘夜莺’就是这个重音的‘叶英’，但是‘啼’这个字怎么解释呢？肯定还会有相关的线索指向，咱们只要抓紧和叶英有关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关于叶英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出去问李大了。”我和Shirley杨激动地说道。

“等等，老胡！我看这个灵牌的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Shirley杨忙说道。

我赶忙向灵牌后面看去，只见灵牌后面隐约有一卷纸质的什么东西，我过去把李叶英的灵牌移开，果然有一个卷轴。我把那个卷轴拿出来，小心地打开，竟然是一幅苍劲有力的字，这幅字里面记载着三清观在李叶英作为观主期间的发展及发生的一些事情，落款题字上面写着“李叶英洞湖亲笔”。我和Shirley杨通篇阅读了这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发现一些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我们再搜寻了一下屋子里面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再发现其他的一些东西。

“Shirley杨，咱们把这幅字收起来吧，对于咱们来说，这幅字可能就是唯一的线索了，咱们先出去，等会儿李大该回来了，让他发现咱们贸然地闯入了他家的话，到时候就不好解释了，而且咱们还拿走了这幅

字。”

“好吧，那咱们赶快出去吧！”Shirley杨答道。

我和Shirley杨关掉这间屋子里面的灯，退身出来，准备出去。可是当我们开启狼手电往上照去的时候，发现洞顶的那块巨石，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人在外面给推上了！这就意味着，我和Shirley杨被困在这里面了！妈的，怎么老来这个。

“Shirley杨，不好了，咱们出去的路被封上了！胖子不是在外面给我们看着的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啊，胖子是不是出了什么危险了？”

“胖子！胖子！”我和Shirley杨一起在洞口向着外面叫道。

可是叫了半天，根本没人应我们，我们一起努力想要把洞口打开，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受力点不一样，在洞下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岩石给挪开。

“不行啊，老胡，咱们这样挪是挪不开的。只能借助外力从外面帮咱们打开！”

“是啊，这样不是个办法，等我想一想究竟该怎么办吧！”我往台阶上一坐，开始思考起来。

可是光靠思考是不行的，我们要想办法出去，这个下面就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放有牌位，一间就是我和Shirley杨现在所处的位置，这里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够出去的路子，除非靠挖洞。但是挖洞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我和Shirley杨身上也没有带干粮，我们的洞还没挖好，就已经饿死了。

正在我一筹莫展想着如何才能脱身的时候，突然听到头上一阵巨响，就感觉头顶上逐渐亮了起来，我和Shirley杨都抬头向上看去，原来是头顶上的巨石不知道被谁在外面给推开了。我和Shirley杨心中一阵兴奋，以为是胖子回来将石头推开了，正要欣喜地叫声胖子，却突然听到上面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向洞里面喊道：“出来吧。”

这个声音不是胖子的声音，胖子呢？我和Shirley杨小心翼翼地爬出洞口，刚一出来，就看见一个男人就站在洞口的旁边。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大！

“李大哥……”

“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刚才站在洞旁边的那个胖胖的人是你们的伙

伴吧，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李大说道。

“李大哥，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行了，我都知道，咱们进屋去说吧，你们那个朋友在屋里等着你们呢。”李大说道。

“好吧，那最好不过，打扰您了。”我说道。

我和Shirley杨随着李大进了他的屋子，看见胖子已经坐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脸上还有些淤青，看来刚才和李大有过交手，这会儿看见我们进来了，好像看见了亲人一般。

我和Shirley杨各自寻了一个位置坐定，四人均无话。待了一会儿，我刚想开口，却听李大先说话了：“你们是不是想问我是谁？”

“正是，李大哥，当初我和Shirley杨在胖子失踪后去找他，正好一路走到山前碰上了您。要不是您，胖子可能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要先谢谢您！”我向李大说道。

“谢我，完全没有必要，我也只是说了我该说的话而已，不该说的话我可一句都没说。”

“其实当时我们问您三清观的事儿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您不是一个普通人物，因为我们之前在山海关城区打听有关三清观的消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到底三清观是在哪里或者三清观的详细历史。而且就算有人肯告诉，也只是模模糊糊地形容，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像你说得那么细。”我说道。

“这也没什么，我也只是比较留心这些而已。”李大答道。

“比较留心？我真不相信一个住在山上种地的农夫能够对于三清观了解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而且说得有理有据。”

李大看着我沒有说话，也没有否认。

“您既然已经知道了我发现了您屋后的那间密室，为何不能将真相告诉我们呢？我们并不是坏人，只是想帮我们一个老朋友找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需要线索，这个线索指向就是三清观，希望您能帮帮我们。”我说道。

“老胡，刚才该说的我都和李大哥说过了。”胖子说道。

“你们去密室了是吧，那该看到的都看到了吧？”李大说道。

“对，我们都看到了，包括里面三清观历任观主的灵牌。”

“既然你们都看到了，那我就都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千万不能说出去。”李大说道。

“好的，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

“那好吧，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告诉我，家里有一个密室，而且密室里面有个秘密，让我千万不要说出去，一定要等到真正的人来了之后才可以。具体是什么秘密，我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只知道家的后面有个密室。后来，才知道这个密室里面供奉着很多的牌位，这些个牌位又都和三清观有关。其中一个牌位的后面，有一幅写得很好的字。这幅字，是属于这个牌位主人的。我父母告诉我，这幅字里面隐藏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必须得在子时的时候将这幅字画横放于月亮之下，才能一探端倪。”

子时的时候，横放于月亮之下，这个符合这首“午夜而行夜莺啼”里面的“午夜而行”，那这幅字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

“好吧，李大哥，不瞒您说，那幅字我们刚才在密室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并且在我们手里，等我们把线索找到，一定将这幅字完璧归赵，归还给您。”

“我父母从小就和我说过，如果有人找到这间密室并寻得这幅字，就说明是有缘之人，又谈何归还不归还的，没有任何的可是。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你们赶快走吧，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要落到坏人的手里。”李大边说着，边起身送客。

“好吧，谢谢李大哥指点，我们今天就此告辞。”我向李大说道。

“走吧，Shirley杨，胖子，咱们就此下山吧。”我转过头向他们二人说道。

我、胖子、Shirley杨三人别了李大，往山下走去。我和Shirley杨都看到了胖子脸上的淤青，就问：“胖子，你这脸上的淤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刚才和李大交过手了吗？”

“去去去，别提这事儿了，我刚才不是在上面替你们看着洞口吗，看着看着，突然有点困，就坐在旁边石头上打起瞌睡来，睡着睡着，突然不知道背后谁猛地踢了我一脚。我一个趔趄就摔地上了，然后脸就磕青了。我回身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瞧咱胖爷的暴脾气，什么时候吃过亏，起身我就上去抓他，没想到他身手很好，没几下我就被他制伏了，然后他就问我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什么同伴吗之类的，我就……我就都告诉他了。”

“哈哈哈哈，胖子你可真，平常的时候不是见你挺能打的吗，今儿怎么就这么了？看人家李大哥的样子也不像是武林中人，只不过是一介农夫，都能将你打得鼻青脸肿，你这事儿可千万别说出去，丢了我们胡胖杨摸金小分队的脸面，哈哈哈。”我笑道。

“我呸，胡八一你就只会说风凉话，边儿去，有本事你和李大打打看，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好不好，平常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好意思说我呢，纸老虎！”胖子狠狠地说道。

“我可打不过您，还不知道是谁呢，大半夜的在人家墓园里面磕头磕得都昏过去了，真不嫌丢人。”

胖子被我这样一通抢白，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自知理亏，再也不敢言语，只是一个人不说话，在那里呼呼地生着气。

Shirley杨赶紧过来打圆场，说道：“这李大已经告诉咱们线索的所在，今晚子时咱们就看看这幅字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第十五章 悬阳洞

我们三人就一边走一边聊着，回到了山海关的城区。现在时间还早，刚刚下午时分，离晚上的子时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时正好没有事情要干，还不如去逛逛街呢，也正好放松一下这两天我们三个人一路寻找线索经历危险的紧张情绪。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奉命在此修筑长城，并在此地修筑关城，因其位于山海之间，故名山海关。山海关平面呈方形，四面均开有城门，东、西、南、北分别称“镇东门”、“迎恩门”、“望洋门”和“威远门”。山海关城墙高十四米，厚七米，周长约四公里。外用青砖包砌，内用夯土填筑。墙外挖掘了深八米、宽十七米的护城河包围东、南、北三面，并架设吊桥。城中心筑有钟鼓楼。山海关明代城墙建筑基本完好，是一座文化古城，主要街道和小巷，大部分保留着历史原样。其实天下第一关并不单单指一道关卡，它包括山海关城、东罗城以及“天下第一关”城楼，牧营楼、靖边楼、临闾楼等。天下第一关城楼，耸立长城之上，雄视四野。登上城楼二楼，可俯视山海关城全貌及关外的原野。南可见大海，北可望长城。所以古人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说。

我、胖子、Shirley杨一路溜达着，就来到了东门下面，我们抬头一看，头顶正中央“天下第一关”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映在我们的眼前。这个五个字写得那叫一个流光溢彩，我们三人不禁为之叫好。

“老胡，你看这个字写得真他妈的好看，该钩的时候钩，该拐的时候拐，写得那叫一个漂亮。虽然比照胖爷我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已经算是非常好看了，但是这么漂亮的字到底是谁写的呢？”

“小胖，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些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呢，你听我给你讲。话说，五百多年前，明成化皇帝突发奇想，亲自降旨，要挂一块题为‘天下第一关’的大匾在山海关城楼上。当时，一位兵部主事镇守山海关，小胖，你知道兵部主事是什么职位吗？”

“老胡，端正态度，你快少啰唆，直奔主题，胖爷我等着呢。”

“这位兵部主事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立即派人爬上箭楼，量好了尺寸，长约一丈八尺，宽约五尺。然后就请木匠做了一块巨匾。匾做好了，但最重要的是找谁来写？明朝书法大师一堆一堆的，这位兵部主事琢磨了一天一夜，终于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姓萧名显，两榜进士出身，书法雄浑、灵动，很是符合这位主事的想法。正好，萧显因老辞官，归

家山海关赋闲。兵部主事次日一早便亲自到萧家拜访，说明了来意。萧显这人也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思来想去，沉吟了半晌，才点头应允。但是，萧显说，写这种字，不能催促，不能着急，要等时机成熟，方可一蹴而就，挥笔功成。兵部主事也只好答应下来。可二十多天转眼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兵部主事无奈，只好预备好了几样东西让手下人送了过去，意思是催催萧显，该动笔了。手下人一会儿便回来禀报说：‘萧老先生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偏院里练功，好像是在耍一根长扁担。’兵部主事不解，这写字跟耍扁担有啥关系，不管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不差这么几天。一转眼，又是十天半个月，还是没回音。这位兵部主事真是不耐烦了，本来戎马一生，也是一个暴脾气，但是求到人家门上了，没办法，硬着头皮又让下人准备了一些上好的笔墨纸砚送了过去。很快，下人回来禀报说：‘老先生正在吟诗呢，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兵部主事问：‘见到礼物后，他怎么说？’他说再过一个月。’等吧，总算有了一个期限，那就等着吧。第二天，兵部主事接到中央的一封急信，说是新任蓟辽总督将代皇帝来山海关视察挂匾事宜，预计三天内到达。事出突然，可把兵部主事急坏了。兵部主事觉得事不宜迟，立马让人抬着那块巨匾和一坛子墨汁赶往萧家。这急急忙忙到了萧家，也无暇寒暄，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萧老先生也非凡人，也不敢怠慢，立即行动起来。只见他，提笔走到巨匾前，一边端详一边走，一会儿大笑，一会儿点头。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屏气凝神，笔走龙蛇。只见他，起笔如飞燕掠食，落笔如高山坠石，又稳，又准，有快，有慢，笔随身行，少顷，‘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便写好了。兵部主事也很是惊叹，忙拱手道谢。萧老先生说：‘本打算想先阅读古诗，陶冶性情一个月的时间，可惜时间太急了。’这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兵部主事连答道。为了表示谢意，这位兵部主事第二天上午在箭楼下的‘悦心斋’酒楼宴请萧显。酒过几巡，宾主凭栏仰望，萧老先生这才发现城楼上巨匾上的‘下’字少了一点。此时，回府取笔登楼补写已来不及，而下人禀报说蓟辽总督已过石河，怎么办？萧老先生不愧是聪明过人，急中生智，马上命书童研墨，之后随手抓过堂倌手中的一块抹桌布，在手中一团，饱蘸墨汁，朝箭楼上的巨匾用尽平生之力甩去。只听‘啪’的一声，墨布正好落在了‘下’字的右下角，补上了那一‘点’。”

“哈哈，没想到一块小小的牌匾竟然还有这么多故事呢，这山海关真的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古城了。”

“其实还有一个有关于山海关更有意思的故事，你们想听吗？”我说道。

“当然想听啦，老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和我们卖什么关子

啊！”胖子说道。

“老胡就是喜欢吊人胃口，真是的。”Shirley杨也嗔怪道。

“好吧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想听，那我就接着说吧。”我如此这般，说完了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今天，我们站在山海关的古城前，抚今思昔，该有多少思考，该留下多少感叹。”

一段山海关的故事，说得Shirley杨和胖子心情有些沉重。Shirley杨可能是在想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胖子可能是在想当年那么多的战士曾经在这里洒下那么多的鲜血，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古老的城市总是有很多的故事。

我一看他们明显情绪不高，赶紧提议：“来来来，既然咱们都来到这儿了，就赶紧去逛逛吧，我知道这个城楼旁边有个特别有名的市场，叫做柴火市，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去那边逛逛吧。”

胖子一听到我说有好吃的，立刻就精神起来，连忙点头赞同，我们三人就一路来到了柴火市，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这个市场里面人特别多，有卖水果的，有卖山海关当地小吃的，也有很多卖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胖子当然来到这个地方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吃，他买了很多的小吃攥在手里，边走边吃，像极了一个馋嘴的孩子。而我和Shirley杨却没有他那么好的胃口，所以到了柴火市只是逛逛，并没有要买什么东西。

逛着逛着，突然间我们看到前面聚了一大堆的人，我们也过去凑凑热闹，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男子在地上摆了一块大布在卖古董，他一边卖还一边吆喝着：“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瞧一瞧看一看！这都是我收集来的陈年古董，非常有收藏价值，现在家中急需用钱，全部便宜卖啦，全部便宜卖啦！都过来看啊！”

也许是职业操守的问题，我和胖子一听到“古董”这两个字，立刻双眼放光，脚也再挪不动半步。我们拨开了围观的人群，挤到了最前面，正好一个老大爷正在把玩一件他摊子上的陶罐，这老大爷问道：“你这陶罐是什么年代的啊，看上去觉得成色好新啊！”

这人答道：“大爷这就是你的眼力问题了，这陶罐新吗？一点都不新，你看这花纹，你看这土沁的成色，你再看看罐底的题字，这典型的宋代的陶罐。这罐子要是拿到大城市去卖，那这个罐子卖个几万块钱没问题。我这也就是家里急需用钱，所以就便宜卖了，三百块钱，您觉得行，就抱走，您要是觉得不行，您就放着，等真正识货的人来。”

老大爷估计被这摊主将了一军，脸皮上有点挂不住了，说道：“我怎么就不识货了，这上面的花纹我早就看出来是宋代的了，还有罐后面的题款，我都看出来了，这罐我要了，我这就给你拿钱。”老大爷边说着边从兜里掏钱包。

我和胖子这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因为这个陶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近代的产物，这个摊主说的什么花纹啊，什么题款啊，都是后加上去的，这种骗人的把戏在北京潘家园那儿有的是。眼看这大爷就要掏钱买了，看这大爷穿着打扮也不像个有钱人，三百块钱对于他来说也肯定不是一笔小数，这要是让这黑心摊主白白骗去了那岂不是可惜。

我急中生智，一个跨步上前，说道：“这位摊主，我是从北京来的游客，我刚才看到您这边在卖这个陶罐。这个陶罐是个好东西，这样吧，刚才我听到这大爷出价三百元，那我这样，我给您三千，您卖给我吧。”

“三千！”人群里“哗”的一声炸开了锅。

胖子赶忙凑到了我的耳边和我说道：“老胡，你疯了吗！这就是个他妈的破假罐子，十块钱都值不上，你竟然还出三千块钱买！你脑袋是不是坏掉了！”

我回过头冲胖子一笑，悄悄说道：“别急，你看我怎么整他。”

胖子一听我说这话，登时放心下来。

这时人群开始涌动，因为在山海关这样的一个小城，三千块钱相当于普通人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收入，用这样大数目的一笔钱去买一个破罐子，这还真是这些人生平头一遭看见，所以他们都想挤进来看看到底谁拿出三千块钱来当这个大户。人群挤来挤去，我和Shirley杨还有胖子也被挤得东倒西歪，突然一不留神，Shirley杨身上的背包被一个人挤掉了。背包“啪”的一声掉在地上，那个李叶英道长写的字咕噜咕噜地滚了出来。

我一看这么宝贵的东西掉在了地上，赶紧蹲下身捡起来重新装进Shirley杨的背包里，这时听见身边的那个摊主喊道：“都他妈的别挤啦，谁要是挤坏了老子的古董，老子一个让他赔十个！谁要是挤坏了我这位北京远道而来的朋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人们一听这话，顿时安静下来，摊主一看人群不再骚动，赶紧满脸堆笑地和我说道：“这位小哥看上去岁数不大，但还真是位识货的人，这个宋代的陶罐价值连城，别说三千块钱买了，您就是三万块钱买，等您回到北京大城市，十万块钱我给你打包票都有人要！”

我假装赞同他的看法，和他说：“您这陶罐我三千块钱买还真是买便宜了，您这摊主真是好心赔本大甩卖啊，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有好心人！”

刚才旁边的那位出三百块钱的老大爷一听这话，更入迷了，冲着摊主嚷道：“你刚才已经三百块钱卖给我了，做买卖怎么能不讲信誉呢！你得卖给我！”

这个摊主这次连个正眼都不看这个老头，说道：“你个老不死的，该滚哪儿滚哪儿去，谁他妈刚才说要卖给你了，我和你签合同了还是你给我交订金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给我这儿讲信誉？你再他妈从这儿闹，老子把你腿打折！”

老头一听被骂，顿时火气上来了，就要上前和这位摊主理论，这时胖子突然上来，将老头拉到一边，和老头悄悄耳语了几句，老头刚开始眼神还很迷茫，等到他又看了看那个摊主手中的陶罐，顿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胖子应该是告诉了他这个陶罐做工假冒伪劣的地方，这种压根儿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东西，也就能骗骗外行和这种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

老大爷明白了之后，冲摊主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犊子，不得好死。”说完就恨恨地走了。

这个摊主虽然听了之后生气万分，但是他现在心中估计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够先将我手里的这三千块钱骗走，所以也就不和这老头一般见识，赶忙又满脸堆笑地和我说道：“这位小爷，您看，这下这陶罐没有人和你抢了，我看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得了，你我都图个乐子。”

我看他满脸谄媚的样子，心里生出无比的厌恶，说道：“其实吧，老板，你这个古董摊上的东西吧，我看着都喜欢，我都想要！”

这老板一听这话，就差给我直接跪下了，两个眼睛全都冒着绿光了，浑身激动地打着战说道：“这，这，这位小爷啊，您，您，真是个好货的大主啊，你说我这是走什么运了，今儿碰上你这么一识货的人呢。您这要是都拿走，我给您优，优，优惠啊！大大地优惠！”这摊主激动得说话都磕巴了。

“行，你说的啊，给我优惠啊，那我都要了！”

摊主一听我这话，腿脚都站不稳了，差点儿一个踉跄跪到地上，说道：“行！行！行！大大地优惠！大大地优惠！”

“好吧，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买这么多古董吧，我和我的朋友也拿

不回去，这样，我出钱，在场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分到一个！见者有份啊！先到先得！你们快拿啊！我付钱！古董给你们！”我说道。

众人一听，那还了得，人群里猛地爆发出一阵骚动。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都一个个不论男女老少，不论高低胖瘦全部都向着摊位冲过来，疯狂地抢着。整个摊位乱成一团，摊主没想到我能出这么一招，顿时傻了眼，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趁着人群疯狂的工夫，赶紧偷偷拉着胖子跑出了人群。

“哈哈哈哈，老胡，真有你的啊！这摊主估计要歇业好长一段时间了，哈哈哈。”胖子和Shirley杨都说道。

“谁让这个黑心的摊主不干好事，专门挣这种黑心钱呢！不给他点教训他根本就不知道收手，连老大爷都骗，这还是人吗！”我说道。

“确实是，人在做，天在看，这种人终归是要有报应的！”

这时天色已经不早，我们三人边说着，就边往回走。

“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民，不管他们有着怎么样的文化习惯，说着如何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爱凑热闹！哈哈哈。”Shirley杨说道。

“确实是啊，今天围观的那些人没挤死我，而且还把你的背包挤掉了，并且叶英道长的字还滚出来了，幸亏咱们及时发现了，要不然咱们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字要是就这么丢了，那可真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都不解气啊！”我说道。

“是啊是啊，这幅字要是丢了，那可就……”突然Shirley杨停了下来，把背包摘了下来，双手在里面快速地摸着，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在摸什么。

“坏了！叶英道长的字没了！”Shirley杨大声喊道。

“什么？”我和胖子大吃一惊，“字怎么会没了的？我明明记得给我捡了起来放在你的背包里面了啊！”

“我也不知道啊！明明就在背包里的，怎么会没了呢！好奇怪啊！”Shirley杨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对啊，我分明记得我亲手将这幅字放在Shirley杨的背包里的，然后从地上把背包捡起来交给她让她背在肩上的，难道是最后人群拥挤的时候给挤掉了吗？我一想到这儿，赶紧拉着胖子和Shirley杨往之前摆地摊的地方跑。

正跑着，突然听到身后好像有人在叫我们：“小伙子，小伙子，你们等一等！”

我回过头去看看究竟是谁，原来是刚才那个差点儿挨骗的老大爷。

“老大爷，你有什么事儿吗？如果要是感谢的话就不用了，我们也不是只因为你一个人才这么做的，主要是因为这个摊主挣黑心钱我们实在看不过去，所以才给了他一个教训，所以你不用谢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急急地道，心里十分着急那幅字的事儿。

“年轻人，我来是为了感谢但也不单单是为了感谢的。”老大爷说道。

“此话怎么讲？”我感到很诧异。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了？”老大爷问道。

我们三人一听这话都顿时一惊，忙问道：“是啊是啊，老大爷您是看到什么了吗？”

“是啊，在刚才我走了之后，越想越觉得不解气，就又折回来想要当面拆穿这个摊主的虚假面孔，结果就看到了一群人在抢摊主的东西，我一想就是你们使的计策，很高兴，终于有人给他一个教训了。但是我看着看着，就看到人群中有一人把手伸到你们那位女士的背包里，好像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走掉了，我想上前面告诉你们，但是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又太吵，我根本就接近不了你们，等人群都散去之后，我发现你们早就已经走没影儿了，所以我就一路寻着你们过来了。”

“老大爷，我们确实丢了东西了，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您能告诉是谁偷了我们的东西吗？”

“我看到了啊，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山海关有名的泼皮王二。这个泼皮游手好闲，平常就爱占个小便宜，净干些赌博、喝酒、偷东西之类的事，他家就住在这个城楼东门的小胡同里，你们现在就去他家找他吧，他刚偷了你们的東西，肯定先回家藏起来。”老大爷说道。

“行！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正着急，等我们拿回了我们的东西，肯定好好地感谢您！”我说道。

“没事，没事，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说什么呢，这点小忙算什么，你们快去吧，别到时候让王二把你们的東西给弄到别处去了！”

“好的，我们现在就去，就此别过！”

我们辞别了老大爷，快步向王二家奔去，这王二家也不是很难找，

没一会儿就到了他家的门口，大门紧关着，我们不能来硬的，这样怕打草惊蛇，所以只能引诱他自己来给我们开门了。我让胖子站在门口喊王二的名字，喊了几声，王二在屋里面应了：“谁啊？”

胖子答道：“王二，是我啊，我是隔壁酒店的店小二，今儿是我们酒店一周年店庆啊，掌柜的吩咐小的给二爷拿了一壶好酒来。”

王二一听还有这等好事，赶紧过来把门打开：“算你们掌柜识相，二爷可不是好……哎哟！”

胖子一记势大力沉的重拳一下窝在了王二的脸上。“让你这傻逼偷东西！让你这傻逼偷东西！”胖子一边骂着一边拳头如雨点一般落下。

“爷爷，您手下留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二求饶道。

“快说，你把爷爷的字给偷哪儿去了！”胖子边打边问道。

“就在我家的炕头上呢，给爷爷保存得好好的呢，您去拿了便是。”王二答道。

Shirley杨一个箭步进入内屋，找到了那幅字，仔细看了看，确实没有任何损坏，向我们一点头，我们一直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让你他妈的再偷东西，胖爷我今天就要给你打废了！”胖子又使劲地打下去。

这一阵组合拳下去，这王二眼看就要咽气了。我和Shirley杨赶紧拦住胖子，拿了字画就打道回府。

这架也打了，气也出了，字也拿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一起去饭店好好地吃了一顿，然后回旅馆休息一下，就等着晚上看这幅字里面的线索了。如果按照李大的意思，那就是在午夜时分，这幅字会出现我们想要的线索。

等待总是漫长的，终于到了午夜，我和Shirley杨还有胖子把这幅字拿到了旅馆的院子里，又搬来一张桌子，把这幅字平铺在桌子上，等待它的变化。

大约过了十分钟，在月光的照射下，奇特事情发生了，这幅字上所有之前写的字全部都消失了，而李叶英题款的地方闪出一个闪光的大字，这个字就是“洞”字！

好神奇！这个字就是我们这次要找的线索吗？那结合之前的那几个线索，之前在洗尘寺发现的“悬”字，在老龙头发现的“阳”字，和这次发

现的“洞”字，那这三个字连起来，那不就是“悬阳洞”！

第十六章 尸油河

我们三个终于来到了黄牛山脚下，仰头望去，这黄牛山奇峰突出，怪石峥嵘，古木蔽日，流水漫走，端的是令人观之忘俗。

Shirley杨赞叹道：“在我印象里，中国北方的山多是巍峨雄壮的多，没想到竟然也有如此风景秀美的地方，让我想起了美国落基山脉南部的一支分支山脉，也是这样的美。”

胖子从鼻子里小声哼了一下，别看胖子一心念叨着去美国享福，可是你要是说美国比中国好，那他准急。估计要不是因为在三清观的时候我和Shirley杨不遗余力地救他，他小子还有点良心，非得又跟Shirley杨吵起来不可。

Shirley杨听见胖子的鄙夷，假装没听见，问我道：“老胡，这黄牛山虽然不高，可是范围也不小，不知这悬阳洞究竟在山里什么位置？”这时不远处走来一位农妇，我忙走上前去问道：“大姐，跟您打听一下，这黄牛山上是有个悬阳洞吧？”

农妇热情地说：“是呀，你们是来玩的吧？这黄牛山可漂亮了，不过我跟你说，俺们山海关好玩的地方多着呢，还有背牛顶、天马山、宝峰禅寺……”

我本来问这句话就是想先套个磁，没想到山海关人民质朴热情，不住口地介绍起来。我们着急上山，我赶紧打断她说道：“大姐，太谢谢您了，您说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去过了，今天主要是想去悬阳洞看看，麻烦您能告诉我们从哪条路上山能找着吗？”

“唉呀妈呀，那你们赶紧的吧，从这到悬阳洞还得爬老半天呢，再不去一会儿天黑了。就这边，顺着这条路上去就是了。”说着农妇给我们指出一条看起来还算好走的山路。谢过了农妇，胖子就甩开一身腱子肉先跑没影儿了，显然是没记住去三清观的时候他遭遇的事。我跟Shirley杨赶紧慢慢跟在后面追他，生怕他又遇到什么危险。

这黄牛山看起来不高，但是山路崎岖，环山而行，我们三个又连续两天没怎么好好休息了，我和Shirley杨还没爬到悬阳洞就已经气喘吁吁。胖子倒是劲头十足，隔一会儿就跑回来看看我们跟没跟上。

胖子又一次跑回来的时候大老远就对我们喊道：“我说老胡你俩快点行不行，就这体力还当什么摸金校尉啊，没等找到悬阳洞呢太阳都下山了。”

Shirley杨一听眼睛一瞪：“胡八一！你答应我这次只是帮陈教授的忙找到陈家大墓，原来你心里还打着摸明器的主意！”

我赶紧对胖子使眼色，一边微笑着对Shirley杨说道：“哪能呢，答应你不摸明器就是不摸，你还有什么不信的？你别听胖子瞎说。”一边心里暗暗骂道，王凯旋你个王八蛋，都嘱咐你多少次了，到底给老子说漏嘴了。

胖子一见我挤眉弄眼的样子立刻反应过来了，赶紧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老胡好歹做过摸金校尉，不能因为现在不做了就把传统丢了，有些有益处的传统我们还是要保留的嘛！”Shirley杨将信将疑地瞪了我一眼，不说话闷头赶路。我走过胖子身边时捏住他胳膊上最嫩的一块肉狠狠掐了一下，小声说道：“死胖子，你说话走点脑子。”胖子自知理亏，也不跑在前面了，乖乖跟在我后面走。

又爬了一个多小时，眼看太阳已经偏向西方。Shirley杨看了看表说：“老胡，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咱们要加快速度了。天黑以后山林里有野兽，不安全。”

我刚要说话，胖子突然斜冲出去向前方跑去，Shirley杨生怕胖子再莽撞，在后面大喊：“王凯旋，你干什么去？”

胖子边跑边叫：“杨参、老胡快跟上来，我发现了！”

我跟Shirley杨对视一眼，这胖子也不说清发现什么了，我们只好赶紧小跑跟了上去。跑过了挡在眼前的灌木丛，胖子站在一处石碑前细细打量，宽厚的后背将石碑上的字全挡住了。我好奇地走上前去：“小胖你真是该减肥了，往前面一站跟堵肉墙似的。”走到胖子身边，才看清石碑上刻着“悬阳洞”三个篆体大字，忙招呼Shirley杨过来。

Shirley杨看见悬阳洞几个字也很高兴，微笑道：“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我还担心天黑前找不到呢。”

我一拍胖子肩膀说道：“行啊，王凯旋同志，眼神练得够不错的！这得益于你对漂亮姑娘身材的多年观察。”

胖子一拍胸脯说道：“那是，不是我吹，只要一姑娘打从我眼前走过，一打眼我就能知道这姑娘胸部什么型号的，要是夏天什么形状的我都能判断出来。”

我一听胖子嘴又没把门的，赶紧一把捂住，笑着对Shirley杨说道：“杨参，你看看，这碑上的三字是‘悬阳洞’吧。”

Shirley杨冷笑一声道：“王凯旋，想不到你还有这爱好呢。想必胡八

一的水平跟你不相上下吧。”我一听Shirley杨这么说，心想，完了，这事大了，这我得怎么解释才能证明我跟胖子这种色狼不是一路人呢。我狠狠剜了胖子一眼，随后对Shirley杨说道：“这事咱先别讨论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是进悬阳洞一探究竟。等咱们找到陈家大墓，了了陈教授的心愿你再审问我不迟。”

我这样一说，Shirley杨反倒不好再说什么，转身向洞里走去。胖子对我吐了吐舌头也赶紧跟上了Shirley杨向前跑去，只有我在后面苦笑着。这俗话说女人心海底针，说得真是不假，随便一句玩笑立刻就翻脸了。回头我得叮嘱胖子这种玩笑少开。

这悬阳洞初进广阔，洞口高四五米，建有一座三层阁楼，龕内原供神像，洞后壁中塑释迦牟尼佛像，旁塑十八罗汉。洞侧两壁碑刻题记甚多，看落款多是明清两代文人题刻，内容大多也都是赞美悬阳洞景色突奇的诗句。洞左侧有一段石阶向上延伸，不过因为洞内太黑，看不清楚石阶通向什么地方。Shirley杨率先登上石阶，我和胖子紧随其后。石阶开始一段尚且宽阔，并排站五六个人没问题，谁知越向上越窄，最窄的地方胖子一个人过去还有些费劲。而且离洞顶越来越近，坡度也越来越陡，我们三个几乎是手脚并用才爬了上去。

胖子颤着声问我：“老胡，咱们爬了多高了？这洞里黑黢黢的，前边该不会没路了吧。”胖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就是恐高。我嘴里叼着狼眼，说话不利索，含含糊糊地说道：“没多高，你就放心大胆地爬吧，别往下看就是了。”

大约爬了五分钟，洞里渐渐不那么黑了，好像有一丝光线照射进来。Shirley杨叫道：“你们看！”我和胖子抬头一看，只见石阶的最上方有一圆形小洞，此时已经是下午，太阳西斜，正好透过小洞照射进夕阳的余晖。小洞虽然是天然形成，可是却浑圆无比，在漆黑的洞里看去，正像是一轮太阳悬挂在洞里。我恍然大悟道：“原来悬阳洞的名字来源于此啊，大自然真是奇思妙想，令人畏惧。”

Shirley杨说道：“我在县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见过一本县志里记载：‘洞顶有穴，日光悬照，然后山上迹之，终莫得其穿漏之处，因名悬阳洞。’大概是这样说的。”

胖子因为在洞口说错了话，赶紧拍Shirley杨的马屁道：“高啊，实在是高！身为一个美国人，竟然能对中国的文言文过目不忘，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聪明才智和多么崇高的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话说回来，俗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杨参跟了老胡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媳妇，热爱点中国文化也是应该的。”

Shirley杨听见胖子胡扯了一堆，哭笑不得，转身拿着狼眼对着胖子晃了一晃，想吓唬他一下，嘴里说道：“叫你满嘴的胡言乱语。”没想到胖子本来就因为恐高心惊胆战的，被Shirley杨突然用手电一晃，顿时脚下一滑，滚了下去。我和Shirley杨大惊失色，连忙爬下去追赶胖子。胖子终于滚到了一处比较平坦的角落里停了下来，半天没有动弹。我和Shirley杨冲到胖子身边扶他坐起来，用手电一照，还好他皮糙肉厚，没有摔坏，只是手上有点擦伤。胖子哎哟个不停：“我说杨参你也太狠了，我只是说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您老这是要整死我呀！还是老话说得好啊，最毒妇人心。”

Shirley杨满心愧疚地道歉：“胖子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吓你，让你别再瞎说了，忘了你恐高这件事了，I'm sorry for that.” Shirley杨一着急连美国话都秃噜出来了。胖子赶紧摆摆手道：“行了行了，我原谅你了，最怕你说鸟语了。老胡啊，看来以后你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危险了，小心吧。”

我笑着给了胖子一脖溜子说道：“你丫还是摔得太轻，这工夫还能贫呢。赶紧活动活动胳膊腿儿，看哪儿摔坏了没有。”说完我拿手电仔细照着胖子的身上，看有没有擦伤之类，一会儿出去了好擦点药膏。我的手电刚晃过胖子的大肥脸，隐约觉得旁边墙壁上好像有字，忙照回去仔细看。在狼眼惨白的灯光照射下，只见三个血红的大字“无量山”刻在漆黑的洞壁上。看见这三个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Shirley杨和胖子发现了我的不寻常，顺着我的手电光束看去，也惊呆了。还是胖子先反应了过来，大叫道：“无量山！我禽！老胡咱们找到了！”我和Shirley杨相视一笑，这是我们自从来山海关以来第一次直接看见这三个字，这说明无量山确实就在这悬阳洞附近，也说明我们这么多天的辛苦终于要有个结果了。

胖子猛地一拍我肩膀道：“都啥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儿眉来眼去的，无量山啊！咱们找到了！肯定就在这儿附近，别磨蹭了，赶紧摸摸这地方有没有机关。”说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伸手就在无量山那几个字周围摸，我和Shirley杨也赶紧用手电照着洞壁的各个角落。

就在这时，头顶小圆洞穴透进来的光线渐渐暗了下去，可此时离天黑还有至少两个小时。Shirley杨说：“我上去看看。”说完便向上爬了过去。洞穴并不长，Shirley杨不一会儿便回来说道：“外边竟然日食了！已经进行一半了，怪不得天暗了下来，这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胖子听说日食也非要出去看看，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日食，我们三个便向上爬到小圆洞穴处去看日食。爬到了洞口才知道，原来小圆洞穴

也并不小，足够一个成年人弯腰通过。洞穴外是一条山路，看样子通向另一座山峰。太阳逐渐被吞食成一个月牙形状，天色也越来越暗了，不多时日全食就已经完成，整个太阳只剩一圈红色的光圈，静静地悬挂在山上。我们三个都很兴奋，没想到此行竟然还能看见日全食。恋恋不舍地看了一会儿，Shirley杨说道：“回去吧，咱们还要继续找无量山的秘密呢！”胖子这才不情不愿地返回洞里，我和Shirley杨跟在后面。

胖子这次说什么也不爬在第一个了，我便爬在最前面，石阶太陡，只好背着爬下去。差不多快爬到无量山那几个字的位置，我打开狼眼，向墙上一扫，顿时手一抖，狼眼掉在了地上。Shirley杨和胖子听见我的异常，急忙爬了下来，顿时也惊呆了。原来刻着无量山这几个字的洞壁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洞！

我捡起狼眼，向洞里照去，可是洞里实在太黑，什么都看不见。Shirley杨扯了扯我的衣袖说道：“老胡，这一定就是陈家大墓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胖子奇道。

“你忘了吗，诗的第一句，‘无量山峰晴转阴’，刚刚外面还阳光明媚，突然间竟然出现了日食，这不正是晴转阴吗？”Shirley杨说道。

“对，”我点头道，“杨参说得没错，外面刚一转阴，这原本写着无量山三个字的地方就变成了大洞，可见这绝不是巧合。我猜这洞口一定有一个感应光线或者温度的机关，会随着外界的阳光照射条件而控制石门的开关。”

胖子说道：“这陈家也太缺德了，写了首诗作为线索竟然是从第二句开始，第一句竟然是终点。幸亏咱们运气好，不然从第一句开始找，光找这无量山就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呢。”

Shirley杨点头道：“现在想来，最难有头绪的还是第一条线索，谁会想到这陈家竟然留了条线索在洗尘寺底呢。”想到这一路的艰辛，我们不仅有些慨叹。

胖子急道：“你们俩别在这儿伤春悲秋的了，赶紧进去吧！这终点就在眼前了你们怎么不着急呢，心真宽呢！”

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冷烟火扔向洞里，冷烟火发出明亮的光，照亮了整个洞穴。只见洞穴内顶高约三米，宽约四米，洞壁及地面干燥光滑，只是深不见尽头，想必这陈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才修建好这个洞穴的。我们三人共同历险已经多次，没什么好嘱咐的，我便让胖子带头先进洞穴，我照例殿后。胖子二话不说立刻进洞，Shirley杨紧跟其后，我检查了下背包物品便也跟着Shirley杨进了去。前脚刚迈进去，我突然听

见石阶下面的洞口处似乎有什么声音，便停了下来用狼眼照看。前面胖子见我沒有跟上，便回过头大叫：“老胡你干吗呢，快点儿跟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队伍！”

我没看见下面到底有什么，也许是野兔、野鸡什么的小动物在下面路过，便赶紧向前跑了几步追上胖子和Shirley杨。走了几步我突然想起在老龙头时遇见的鬼打墙，忙对胖子说道：“小胖，别贴着墙壁走，走在路中间，免得着了道。”胖子顿时领会了我的意思，走在了路中间。

这条路又黑又长，三只狼眼的光线根本不足以照亮整条道路。走了大约十分钟，前面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胖子在前面边走边喊道：“老胡，前面有东西挡路，扔支冷烟火照照。”我又从背包里掏出一支冷烟火扔了过去，幽冷的火光照亮了我们面前挡路的东西。只见眼前竖立着一个硕大的铁架子，上面悬挂着一只巨大的东西。还没等我们进一步看清楚，冷烟火便熄灭了。这时Shirley杨突然说道：“老胡，你看墙边。”我打着狼眼照过去，只见墙边每隔半米便有一个人灯跪在地上，与我们在洗尘寺摆放狗头人身像的密室里见的一样，都是全裸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背后，大张着嘴。我走近用狼眼照了照人灯嘴里，不出意料，嘴里也有一些人油，只是这些人灯嘴里的灯芯比密室里的更粗些，尚没有完全腐烂，并且每只灯芯之间都用绳索连着。

我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一只灯芯，这只燃着的灯芯的火苗顺着绳索点燃了另一只灯芯，一个传递一个，慢慢地这一侧全部人灯都点燃了。Shirley杨走到墙的另一侧也点燃了灯芯，渐渐所有的人灯都点着了，洞穴里一片明亮。我们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东西。

山洞到了人灯这里就已经是尽头，前方是一片豁然开朗的空间，好像是在山体里掏的一个大洞，大到几乎把整座山都掏空了。在距离我们两米远的地上有一条河沟，大概有三米多宽、四五米深，河里流动着一些液体，在明亮的灯火亮光下发出忽明忽暗的光芒。河沟里竖立着一个巨大的铁架子，几乎顶到了山洞顶。铁架的上部竖着一个风扇一样的圆盘，镶嵌有七片扇叶，看起来锈迹斑斑。圆盘直径差不多也是三米左右，远处看这个铁器像是一只长着硕大脑袋的怪兽，在静静地等待着前来的人们。

胖子捅了捅我说：“老胡，你说那铁架子该不会真的是通风的风扇吧。按理说明朝应该还没发明风扇吧。”

Shirley杨摇头道：“这铁架立在河沟里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总觉得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怎样能渡过这道河沟。”我对他俩说道，“这河沟里的液体怎么看都不像是水，说不定有什么腐蚀性。”

“妈的，这破山洞里连老鼠都没有，不然还能扔下去一只试试。”胖子遍寻活物无果，恨恨地说道。

Shirley杨站到河沟边上探头往下看，回头对我说道：“老胡，这河沟的设置明显是为了不让闯入者进入，可是这沟里又立着一个铁架，只要把绳子绑在铁架顶端荡过去就行了。这设计明显自相矛盾。你说这铁架会不会是有什么别的用途？”

胖子说道：“哎呀这还不明显吗，这铁架上的风扇肯定也是个机关，没准儿是转起来伤人的，不过好几百年过去了，早他妈锈了，不信你们看看，这哪有什么东西能让这大风扇转起来，古时候也没有电。要我说咱们就吊在那大风扇上荡过去得了。”

我仔细看了看铁架顶端，确实锈得很死，如果没有外力的话应该不会轻易转动。而且看这个铁架子，是几根大腿粗的铁柱围搭起来的，中间有一根铁管连接风扇，像是有个轴承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铁柱、铁管、轴承全都已经锈得死死的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不会活动。于是我大手一挥：“过河！”

Shirley杨运用在美国西部时练就的套马技巧轻易地就将绳子套上了风扇。胖子估算了下长度，握住绳子的末端说：“不用说，肯定是我王副司令身先士卒，先替同志们蹚蹚道，无论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我绝不退缩！”说完就想抓着绳子荡过去。我和Shirley杨一把抓住胖子同时说道：“我先来！”

我是怕胖子莽撞，又发生点什么意外，所以想着我先去蹚路。眼见Shirley杨也说先过去，我心知她也是这样想，不禁有些感动。我拿掉Shirley杨抓住绳子的手说：“杨参，我知道你们美国讲究女士优先，可是在我们中国，讲究的是大丈夫冲锋陷阵，女子坐守后方。所以你就别争了，我先过去。”“可是……”Shirley杨还要说什么，我摆摆手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我抓住绳子，一挥手道：“同志们，冲啊！”喊完就拼命向前冲去。

到了河沟边上，我猛地一跃，自忖下一秒一定是双脚踏在河沟对岸的土地上，不料我荡到一半，绳子猛地往下一沉，顿时前进的势头停滞了，我顿时向旁边的铁架子荡去。身后的胖子和Shirley杨一声惊呼。就在我马上要撞上铁架子的时候伸腿在架子上一蹬，身体顿时便荡了开去。

胖子立刻就要拿绳子上来救我，一把被Shirley杨拦下，急道：“你千万别上去，这铁架子锈了这么多年，万一禁不住你俩的重量呢！”胖子一听只好作罢，焦急地看着我。我在又荡回去马上就要撞到铁架的时候用腿钩住了一根铁柱，我的腿却也狠狠地撞在铁柱上。我疼得闷哼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腿钩住铁架的时候，我猛地松开绳子，借着冲力紧紧地抱住了一个铁柱。

Shirley杨在下面焦急地问我：“老胡，你没事吧？”我故作轻松地答道：“我很好，很有些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是有点高处不胜寒，你们快上来陪我吧！”Shirley杨急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刚才吓死我了。”胖子哈哈大笑道：“胡司令，怎么说你也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领袖人物，现在像只猴子似的抱在柱子上，实在是损我军军威啊！”

我本来抱在柱子上就有些心惊胆战，被胖子一嘲笑，加上Shirley杨还站在下面看着，顿时有点儿脸红。我对胖子说道：“王凯旋你现在尽情地嘲笑我吧，一会儿你也要荡着绳子过来，看你还笑得出来吗？”胖子恐高症不轻，听见我这么说，正好戳中他的心病，讪讪地不吱声了。我见胖子偃旗息鼓，正得意地准备继续叫嚣，突然发现岸边的一只人灯摇摇欲坠，连接两个人灯的绳子已经被烧断了。我刚要招呼胖子去看看，那只人灯却扑通一声掉进了河沟。

霎时间河沟里便起了大火，火苗呼地一下就蹿了一米多高，瞬间蔓延开去，整个河沟变成了一条大火龙，吐着火舌企图吞噬一切。我们都被这个变故惊呆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Shirley杨最先反应过来，对我喊道：“老胡，那河沟里的液体是尸油！你快抓着旁边的绳子想办法到对岸去！”

Shirley杨的话提醒了我，我赶紧抓住了垂在我身边的绳子，可是不料因为我手松开了柱子，只有双腿紧夹着，在抓住绳子的同时我竟然因为没有受力点一下子大头朝下了。Shirley杨一声惊呼，胖子一急就要冲过来，我赶紧喊道：“我没事！小胖你别过来！”说着我手上暗暗使劲，慢慢抓着绳子爬了上去，终于颠倒了过来。胖子见我正了过来对我喊道：“老胡，你别磨蹭了，一会儿绳子该被烧断了，你赶紧过去吧！”

我低头一看，绳子下端已经被烧着了，过不了多久火苗就会顺着绳子烧上来。我赶紧一腿盘好柱子，一只脚踩在柱子上，勉强找了一个着力点，想要一咬牙荡过去。突然听见Shirley杨在底下叫道：“老胡，不好！风扇转起来了！”我抬头一看，原本锈得死死的风扇竟然缓慢地转了起来，更要命的是连接风扇和铁架的杠杆竟然也转动了起来，顶着风扇正从右边缓缓地转向左边。我本来手抓着绳子腿盘在铁架右侧的铁柱

上，而绳子被Shirley杨套在了杠杆上，现在杠杆向左侧转动，我也随着绳子慢慢地转向了左边。我号叫道：“王凯旋，老子杀了你！你不说这锈死了吗！”胖子见状也吓呆了，赶紧对我说道：“老胡，你快撒手，别拉着绳子了，一会儿风扇转到左边你会被带得掉下去的！”

我赶紧松开了绳子，依旧双腿双手抱着柱子，一时进退两难。底下的火越烧越旺，热浪不停歇地扑上来，烤得我大汗淋漓。我感觉自己再烤一会儿就要虚脱了，赶紧咬了一下舌尖，顿时清醒了一些。Shirley杨在下面对我喊道：“老胡，风扇越转越快了，你小心些别被打到。”我转过头一看，风扇已经转得起了速度，就像是有人在生锈的轴承间涂了润滑油一样，越转越快。这七片硕大的风扇叶锋利无比，飞快地转动起来就像是一台快速切割机。我看了暗暗心惊，这要是不小心碰到了，肯定胳膊都会绞折的。还好杠杆可能锈得比较死，转动得比较慢，现在转到左边正慢慢地转回来。我暗自估算了一下，杠杆大约长半米多，也就是说风扇离铁柱大约半米多，那么这半米就算是这台切割机的盲区，只要我保证抱着铁柱不超过半米的范围，那应该还是安全的。可是我自从上了铁柱到现在，已经有十分钟了，再加上下面的火烤烟熏，体力消耗很大，实在是支撑不了多久了，如果再不赶紧想办法过去，恐怕真要掉下去变成烤乳猪了。绳子已经被火烧断了，Shirley杨想再套过来一根，可是不知怎么无论如何也套不上杠杆。

胖子见Shirley杨套不上绳子，急得直骂娘，眼见我越来越支撑不住，站在岸边又实在帮不上忙，对我吼道：“老胡，管他娘的，直接跳！这距离我看了，也不算很远，拼死跳了没准儿还能过去，总好过掉下去直接被火烧死！”Shirley杨一听见胖子这样说，顿时急了：“王凯旋！你怎么能这样说！万一老胡跳不过去呢！”说到最后已经带上了哭声。听见胖子和Shirley杨的话，我心一横，反正不跳是肯定死，跳了没准儿还能活，趁着还有力气干脆跳吧。想罢眼睛一闭，心一横，一腿盘紧柱子，右脚撑在柱子上，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右腿猛地使劲一蹬，整个人就扑了出去。

砰地一下，我重重地撞在了对岸的河沟壁上，然后开始迅速下滑，我的手拼命地抵住地面，脚使劲抵住沟壁，终于停住了滑势，吊在了对岸边缘。还没等我暗自庆幸，一股滚烫的感觉自脚底传来，我没法低头看，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垂下的身体碰到了凶猛的火苗。可是我的胳膊和腿已经酸软无力了，我想爬到岸上可是使不上力气。突然我觉得小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想必是火苗烧着我的裤子。这时Shirley杨在对面凄厉地喊了一声：“老胡！”我听见她凄楚的声音，顿时不知从哪里生发一股力气，双臂猛地一使劲，脚下使劲一蹬，爬上了岸。我就地一

滚，腿上的火苗被压灭了，可是我低头一看，裤腿已经烧着了一半，小腿也起了很多大水疱，其他部位也有少许的烧伤，惨不忍睹。

不过还好我过来了！我站起来向对面的Shirley杨和胖子挥了挥手，胖子使劲对我竖着大拇指，Shirley杨偷偷用手背擦了眼泪。我见他俩为我着急的心情，不禁也有些动容。胖子冲我喊道：“老胡，你真牛逼！我承认你是正司令了！我甘愿在你手下当副的！”

我笑骂道：“你大爷的！我本来就是正司令！”

“正司令，您老过去了，我和杨参谋怎么办？风扇转得太快了。”胖子喊道。

我抬头一看，果然风扇已经越转越快，快得都看不清扇叶了，杠杆看起来也活动开了，快速地转着。现在的铁架子整个就是一台绞肉机，恐怕就算是钢筋铁骨也禁不住这一绞。我心下着急起来，胖子和Shirley杨不进来，难道我自己一个人进去找陈家大墓？他俩肯定不放心我自己进去，我自然也不放心他俩留在这儿，万一又有什么机关就麻烦了。

“司令，干脆你在那边等会儿，我和杨参谋等火停了就过去。”胖子把手卷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喊道。

“胖子，这沟里的油应该跟人灯里的油一样，是尸油，这么多恐怕要烧几个月才能烧完。”Shirley杨面露难色说道。

听见Shirley杨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原来这沟里填满尸油有两个用途：一是形成大火隔断去路；二是利用火产生的热浪并配合一些机关来让风扇和杠杆转动，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绞肉机，想要通过更是难上加难。而那些把人灯连起来的绳索，根本不是为了点燃一个人灯就可以点燃整排灯，而是为了烧断后使人灯掉落，点燃河沟大火。而我们在洗尘寺已经见到了人灯并点燃了，所以到了此处再不会怀疑这人灯还有其他用途，自然而然就点亮了。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便想要告诉Shirley杨，谁知她指了指风扇，又指了指河沟大火和人灯，我便知道她也想明白了。胖子见我俩打哑谜，狐疑道：“你俩比画什么呢，该不会都这工夫了还有闲情表白吧！”

“表白个屁，你这个单细胞生物。赶紧想想怎么过来吧！”我冲胖子喊道。

烧了这么半天，火势并没有小，反而越烧越旺，看来我们分析得不错，这河沟里的液体果然是尸油。随着火势不停地增大，产生的热空气越来越多，冷热空气对流越来越频繁，自然风扇也就越转越快，杠杆也

越转越快，现在风扇已经围着铁架疯狂地公转和自转了。胖子走到墙边灭了一个人灯嘴里的火，举起人灯，小心翼翼地伸向风扇，顿时风扇的快速转动将人灯的下半身打了个粉碎。胖子赶紧松手将人灯扔进了河沟，对我喊道：“老胡，这他妈太吓人了，怎么过去啊！”

我耸耸肩，表示现在没有任何头绪。一时我们三个都陷入了沉思，我拼命地想着怎么能让它们顺利地过来。胖子突然把身后的背包解了下来，从里面掏出大金牙带来的弩和钢筋。我连忙问：“小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万万不可自杀成仁。”

“呸，胡八一你满嘴放屁，老子还没活够呢。”胖子将钢筋装在弩上，端起瞄准了风扇。Shirley杨奇道：“胖子，难道你要将风扇射下来？”胖子用一只眼睛瞄准，说道：“我这么高深的思想岂是你们能领会的，看着吧。”说完嗖的一声将钢筋射了出去。

钢筋正好打在疯狂旋转的风扇叶上，铛的一声被风扇猛地打了出来，飞速地向我射来，我连忙就地一滚，钢筋就射在我身后一寸的地上，深深地扎进土里。我看着钢筋的位置，出了一身的冷汗，慢慢爬起来咬牙道：“王凯旋副司令，我们凡夫俗子果然是不能领会您高深的思想，敢请您专门瞄准了就等着射我呢！”

胖子看差点儿射着我，也是吓了一跳，赶紧说道：“不敢不敢！还请胡总司令原谅，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这次必当班师凯旋。”说罢又将一支箭装在了弩上，我和Shirley杨见状赶紧各后退十米，防止成了胖子练手的牺牲品。胖子深吸一口气，瞄准了风扇，“嗖”的一声又一支箭射了出去。这次钢筋不偏不倚刚好穿过风扇的包围圈，铛的一声射在了杠杆与铁柱的轴承处。轴承年久失修，已经锈掉了大半，又被胖子射来的钢筋一扎，顿时变了形，渐渐卡住不动了。我愣愣地看了半天方反应过来，大叫道：“胖子你太牛逼了！你这准头儿堪比杨子荣！我决定代表组织赐予你王子荣的称号！”Shirley杨也连忙跑到胖子身边，拍着胖子的肩膀说道：“小胖，你这招太厉害了！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胖子扬扬得意道：“不是我吹，打从胖爷我四岁能摸枪开始，那北京四九城神枪手这一名号就再没到过别人手里。百步穿杨都是小意思，四百米外我能打穿啤酒瓶子。我这人谦虚，平时不爱炫耀，再说了这一手也没什么，跟卖煎饼的摊煎饼好吃、卖草鞋的编草鞋好看都是一样的，还是属于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嘛。你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客观辩证地看问题。”

我笑道：“是是，胖爷说得是。胖爷不仅技艺超群，还兼有高远的思想、宽广的胸襟，实在是我党的栋梁之才。胖爷，接下来您老是不是该

稍移玉趾，赶紧过来了？”Shirley杨走到岸边又将绳子套在了风扇叶片上，回头对胖子说道：“小胖，你先过去吧。”

“还是你先过吧。”胖子不肯。Shirley杨也不再争辩，走到远处助跑到岸边，猛地一荡，身形矫捷地便荡了过来。

“小胖你快点过来吧，队伍没有你怎么能打胜仗，我们需要你。”我对胖子喊道。

“同志们不要急，少安毋躁，我这就过去。”说完抓住Shirley杨扔过去的绳子，也荡了过来。荡到一半的时候，风扇“咔嚓”一声断了一半，胖子猛地下沉。本来胖子就有恐高症，荡过来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这下猛地一沉胖子忍不住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腿脚发软。绳子已经不听使唤地向铁架撞去。我赶紧喊道：“小胖，抓住架子！”胖子听见我的喊声猛地抱住眼前的铁柱，像我之前一样附在了铁柱上。

那风扇本来经历了数百年的水汽侵蚀，已经锈钝不堪，再加上之前我荡过去的时候已经大力拽了一下，刚才又被胖子一箭射得变了形，勉强承载住Shirley杨的重量已经是极限了，胖子这二百来斤的体重实在是禁不住了，一阵断裂声之后风扇无力地掉了下去，瞬间被火苗吞没了。胖子战战兢兢地伏在铁柱上，紧紧抱着不敢睁眼。我忍不住大笑道：“小胖，你怎么说也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领袖人物，刚才一箭射坏风扇的英姿还历历在目，现在却像猴子一样趴在柱子上，实在是损我军军威。”

胖子闭着眼睛恨声道：“胡八一，你等老子下来，先与你大战三百回合！”Shirley杨狠打我一下说道：“老胡你太没正经了，胖子还处在危险之中呢，你还有心思拿他开玩笑。”我揉着被Shirley杨打疼的地方说道：“小胖，拿出你的勇气来，前方还有宝贝等着你呢，你可别在这儿了。”胖子一听急道：“他妈的，谁敢动老子的宝贝！我这就下来！”

我暗笑道：“那你睁开眼睛，我把绳子给你扔过去，你猛地跳过来就行，我和杨参谋拽着你。”胖子勉强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儿，点点头。Shirley杨把绳子扔向胖子，胖子猛地伸手一抓，还好抓住了。这手离开柱子一刹那的工夫就把胖子吓得够戗，抱着铁柱直哆嗦。我赶紧说道：“小胖，干得漂亮。现在你把绳子缠在手上，我喊一二三，你蹬住了就跳过来。”胖子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深吸一口气，猛地点了点头。我趁势喊道：“一，二，三！”胖子使劲向前一跳，我和Shirley杨拼命拽着绳子，咚地一下胖子拦腰撞在了岸边。

我和Shirley杨连忙连拉带拽把胖子拖了上来，胖子躺在地上哼哼

道：“老胡，快看看老子膝盖骨是不是摔碎了。妈的，刚才正好卡在腰上，差点儿把午饭吐出来。”我边检查着胖子的腿边说道：“胖爷这一跳当真神勇，不仅速度奇快，姿势还很优美，就连着陆点都选得比我好。”胖子的骨头硬，没摔坏，就是小腿上有很多擦伤。Shirley杨拿出药膏给胖子细细抹上，胖子这才缓过劲来。

我们三个回望着对岸，回忆着刚才惊险的一幕幕，都是心有余悸。Shirley杨仔细地为我包扎伤口，胖子仍然躺在地上休息，气氛平和得就好像没有发生刚才的事一样。我见大家歇得差不多了，踢了踢胖子的大屁股，说道：“走吧，继续前进吧！”我们三个便背起背包继续向前走去。

第十七章 九棺黑煞

胖子刚刚撞了腿，走不快，我也满身伤痕，Shirley杨虽然没受什么伤，但是折腾了这几天，体力精力也消耗极大。三个伤病员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山洞里缓缓地走着，胖子边哼唧边抱怨道：“老胡，这他妈陈家看着也不像忠良之辈啊，这他妈障碍设置的，都快赶上皇家陵墓了。清西陵也没听说有这么多机关！”

Shirley杨沉吟道：“老胡，按理来说这陈家只是当地望族，可是胖子说得没错，这陈家大墓修建得确实太过于烦琐。通常修建大墓是选择一片区域进行墓室的建造等工程，可是寻找陈家大墓的踪迹却几乎遍布了整个山海关县城。这陈家，似乎势力不是一般的大。”Shirley杨分析得没错，陈家煞费苦心地修建如此庞大的一座墓穴，究竟是为什么呢？胖子一脚踢开挡在路上的一个石块道：“没准儿是陈拓那老小儿大肆敛财，贪赃枉法，最后被皇帝秘密处死，株连九族，所以陈家才会一夜之间全消失了，这大墓说不定就是埋藏财宝的地方。”

Shirley杨不悦地警告我：“老胡，你已经摘了符了，不再是摸金校尉了……”我赶紧打断Shirley杨道：“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杨参咱还是抓紧赶路吧。”Shirley杨瞪了我一眼，没有继续说话。胖子转着圈地乐呵，完全忘了刚才的惨痛经历。

我们沿着地洞继续走着，黑暗的地洞没有任何光亮，胖子的狼眼没电了，只剩我和Shirley杨的手电还有微弱的电光。走了一小段，跑在前头的胖子突然叫了一句：“我禽！”我和Shirley杨赶紧跑上前去，只见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九具石棺，石棺和房间的用料全是灰色大理石，东边四具，西边五具，中间留一条两人宽的通道直通向房间另一头的大门，可是大门是紧紧关着的。

我们三个对视了一眼，Shirley杨悄悄握住了我的手，胖子扭头问我：“老胡，难道说这是陈家大墓吗？”听见胖子这样问，Shirley杨的手明显紧了一下。我摇摇头道：“这肯定不是最后的墓室。咱们这一路进来，并没有见主墓室，而且即使是主墓室，也没有一下子葬着九个人的情况，就算是陪葬也应该在耳室。况且你看，这墓室那一面墙上还有一个门，这说明肯定前方还有路呢。”Shirley杨明显有点儿失望，可是随即就镇定了下来。胖子一跺脚道：“还他妈不是，这老陈家到底是整了个多复杂的阵势。可是老胡，见棺不升，不合规矩呀！”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俩对视了一眼，胖子问我：“升吗？”我坚定地

说：“升！”Shirley杨一把拦住说道：“老胡，咱们此行的目的只是要找到陈家大墓，不要无事生非。”

胖子大声说道：“杨参谋，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很明显这是一阵势啊，不破了这阵势就别想去后面那门。”说着一指对面紧闭着的门。我点点头道：“胖子说得正是，门特意安排在墓室的那头，而且这棺材摆放得很有讲究，东西共九具暗合九五至尊之数，肯定是有些说法和意图的。通常一间墓室只摆放一个棺槨，偶尔有夫妻合葬的情况也仅仅是摆放两个。像这间屋子一下子摆放九个，一定不同寻常。虽然咱们不找麻烦，可是麻烦找咱们咱也不能退缩是不是？”

Shirley杨也不知是真的被我说服了还是被我侃晕了，竟然赞同地点了点头。胖子见状大喜，向我一挤眼睛，便喜滋滋地掏出套尸索递给我，自己拿了工兵铲就朝左手边最近的棺木奔去了。Shirley杨在墓室东南角照例点上一根蜡烛，有了以前的几次灭蜡烛经验，这次来之前我特意让Shirley杨从美国买的高级蜡烛，一根有小孩胳膊粗细。胖子一见蜡烛就笑骂道：“老胡，你真他妈鸡贼，整了一根这么粗的蜡烛。我看下次再给这蜡烛套一防风罩，更他妈踏实。”我说道：“别他妈废话了，赶紧升棺吧。”

Shirley杨突然在墙边喊我：“老胡，这蜡烛点不着！”胖子一听急了：“我说杨参，你是不是买的假冒伪劣产品啊，这种事上怎么能省这一块两块的呢。这是什么事，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是关系到能不能发财的大事。怎么美国人也这么抠！”我赶紧让胖子别说了，走到Shirley杨身边看看，蜡烛完好无损，摸摸烛芯也是干燥没有受潮，可为什么就点不起来呢？我拿起蜡烛使劲用手捻了捻烛芯，用打火机反复地烧着烤着，终于，蜡烛上燃起了一个小小的火苗。不过这个火苗不像别的蜡烛一样燃起的是黄色的温暖的火苗，而是泛着幽幽的蓝光，小小的摇曳着，就像是随时都可能熄灭一样。

我奇怪道：“杨参，你们美国的蜡烛点起来都这颜色的？”Shirley杨道：“这种蜡烛我以前没买过，教堂里做弥撒点的蜡烛都是细蜡烛，火苗都是橘色的，这种蓝色的我是第一次见到。老胡，我觉得这屋子里有问题，要不还是别升棺了。”

胖子一听急了：“那怎么行，不升棺怎么知道这棺材里有什么啊，万一蹦出来个粽子谁负责啊！”二话没说直接拿起工兵铲就开始撬棺材盖。这棺材盖是用木楔子直接钉上的，胖子下死了劲没几下就撬动了，我见胖子来真的，赶紧冲上去拿着工兵铲帮着一起撬。俗话说俩人齐心其利断金，我和胖子没几下就把棺材盖撬开了。Shirley杨和我赶紧把鼻子捂

上，防止吸入棺内的尸气。尸气是极阴的东西，吸入一点即可损伤内脏，而且尸气会久郁体内不易排出。胖子掏出简易的防毒面具戴上，用工兵铲抵住棺材盖的边沿，使劲一推，棺材盖“哗啦”一声整个翻到了地上。一股浓郁的尸气扑面而来，我们三个赶紧躲开。

等尸气散得差不多了，胖子一马当先冲上前去看棺材里有什么，我和Shirley杨也赶紧扑上去。只见棺内躺着一个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紫色长袍，衣料还显得很新，眼睛部位凹陷。整个尸体竟然没有腐烂，只是像脱水了一样干瘪，皮肤紧紧贴在身上，尸身呈一种类似城墙砖瓦的青灰色。可是棺内竟然没有一件明器。胖子一看这情形立马就急了：“老胡！这他妈什么情况？”我也很诧异，穷苦人家下葬用破草席一卷没钱买棺材更别提陪葬品了，但凡用棺材下葬的，甭管棺材板多薄，肯定是会陪几件东西的。可是看这口石棺外面是大理石的椁，里面是云杉木的棺，怎么也不像没钱陪葬的样子。

就在我纳闷儿的时候，Shirley杨对我说：“老胡，你看着棺木像不像柳树做的？”Shirley杨这样说把我吓了一跳，柳树性属阴，是墓葬忌树，也就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墓葬附近的树，这样性阴的树会极大的破坏墓地的风水，容易形成粽子。可是我刚才看了，这棺木明明是云杉木。Shirley杨指着棺木的纹理说：“你看，这棺木的纹理粗中带细，在环形的大纹理内兼有细小的曲线纹，粗看确实像是云杉，可细看这是水柳木的特征。”我沿着Shirley杨的指向看去，确实有她说的特征。我心下一沉，这墓里拿水柳做棺材板，不是明显想养尸吗？

胖子突然叫道：“老胡，蜡烛！”我应声看去，只见烛火腾地一下变成了明晃晃的绿色，火苗突然大得吓人。一看这情形，我们三个都有点紧张。Shirley杨问我：“老胡，这蜡烛还没熄灭，我们究竟是不是继续？”见到这么诡异的情形，我现在也说不准。胖子没摸到明器正窝火呢，脖子一横道：“祖宗规矩是‘鸡鸣灯灭不摸金’，这不没灭吗？再开下一个，我就不信这九具里都没有明器。”

我低头一看棺里，登时吓出一身白毛汗，棺内的那具男尸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身的黑毛！尸体长毛称为煞，白毛为白煞，黑毛为黑煞，煞是粽子中极为厉害的一种，我和胖子第一次盗斗的时候曾遇见一只，差点儿让我和胖子、英子葬在那座大墓里，最后还是用了个计，让草原大地懒对付了它。可是现在，我们三个只有两支枪和一张弩……就在我回忆往昔的这么一瞬间，那只黑煞的黑毛越长越盛，连手上、脸上都长了，我赶紧大叫一声：“遇见大粽子了！抄家伙！”胖子和Shirley杨瞬间掏出武器，就在这时棺里的粽子突然颤抖了起来，手指甲和头发开

始飞速地生长，骨节发出咯咯的响动。

我们三个迅速撤离到一边，三把武器同时对准那口棺，准备随时开枪射击。可是好像受到了那口棺里黑煞的影响，其余几口棺内竟然也出现了咯咯的声音，还有指甲挠棺盖的刺耳的摩擦声。我们三个对视一望，全都面无血色。Shirley杨颤声对我说：“老胡，你看蜡烛。”我转头望去，只见蜡烛早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蜡烛一熄灭，我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没了，说明这就是阎王注定不让我们摸明器，可是这他妈棺材里也没明器可摸啊！没办法看来这次只能硬扛了。

棺材里的咯咯声和挠棺材盖的摩擦声越来越响了，满屋都充斥着一种刺激人神经的刺耳声音。我们三个背靠着背慢慢退到房间另一侧的门边上，胖子深吸一口气，猛地一脚踹在禁闭的门上，登时噉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这他妈门怎么关得这么死！妈的！老子的腿估计要断了！”胖子坐在地上使劲揉着脚底。

刚才被我们升棺的尸煞腾地一下从棺里站了起来，像受到感召一样，其余八个棺椁里的粽子也开始疯狂骚动，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砰的一声，八个棺盖齐齐弹开，从其余的八个棺椁里跳出八具黑煞，看身形有男有女，均是满身满脸黑毛。九具黑煞一起从棺材里跳出来，震得地面都颤动了。黑煞四肢不会弯曲，像九具石像一样齐刷刷地飞速向我们跳来。

胖子一抬手，芝加哥打字机的一梭子子弹全打在跳在最前面那只黑煞的腿上了，登时那两条腿就被打烂了。两条腿支撑不住黑煞沉重的躯体，黑煞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但是竟然并没有停止来势，而是不停地使劲向前拱着。Shirley杨抬手就瞄准了一只离得最近的女黑煞的头部，几枪就将黑煞头部打得稀巴烂，可是黑煞只是停顿了一下，马上又快速地向向前跳过来。

Shirley杨吃了一惊，眼看那只无头的女黑煞就要跳到面前了，她赶紧就地一滚，躲开了女黑煞砸到面前的手臂。无头女黑煞一击打空，随即向右挥拳打向我来，登时我就感觉一阵劲风扑面而来，我忙举起手里的钢弩迎面一挡，“当”的一声巨响，我的手上传来一阵剧痛，一定是虎口被震裂了。我的胳膊一阵酸麻，钢弩没拿住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无头女黑煞又将胳膊砸来，眼看就要砸我头上了，我眼睛一闭心一横，刚要学Shirley杨就地一滚，突然旁边传来一阵冲锋枪的声音，女黑煞扑通一声仰面倒下。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胖子换完了弹夹看见我正处在危险中，几枪又把这只女黑煞的双腿打折了。

我向胖子一竖大拇指，赶紧捡起钢弩，装好钢箭。我见Shirley杨又

换上了弹夹，赶紧对她说：“打头没用，这些黑煞的行动不受脑部神经控制，他们的神经早都坏死了。控制他们行动的是身上的黑毛！你得把腿打折才能阻止他们！”Shirley杨躲在一个石棺后面掩护，听见我的话冷冷说道：“我刚才已经明白了，你拿好自己的弩吧。”我暗自好笑，Shirley杨的自尊心可不是一般的强。

剩下的七只黑煞也迎面蹦了过来，全都挥起双臂准备打死我们。黑煞身上的黑毛是尸体在极阴的情况下存在的一种潜在病毒，如遇阳气则会迅速滋生。长了这种黑毛的黑煞力大无穷、刀枪不入，寻常刀剑硬物根本伤不了它，只有近距离的枪支才能勉强穿透黑毛的保护，击碎里面的尸骨。那些黑毛大概是带有生物电感应，能感知近距离范围内的活物，从而引导黑煞进行攻击。人有三觉，天觉为上，地觉为中，人觉为下，这三觉暗合道家的人法道自然理论，这黑煞的黑毛大概就是三觉中的人觉，虽然最为低等，却是攻击力最强的一觉。

眼见剩下七只黑煞也迎面扑来，胖子和Shirley杨都迅速换好弹夹，分别向离得最近的黑煞射击。胖子和Shirley杨的枪法那都没的说，一个出身于军人世家，一个是美国海军出身，几枪就将两只黑煞的膝盖打得粉碎，顿时两只黑煞都摔倒在地，不停地扭动，企图进一步往前。剩下的五只黑煞趁着这空当迎面扑来，我举起钢弩瞄准一只黑煞的膝部猛地射出去，因为距离很近，这只钢弩的射击力不输胖子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瞬间就将一只黑煞的膝盖穿透。这只黑煞身形猛地一晃，一下子仰面摔倒在了地上。我刚要欢呼，这只黑煞猛地一下又弹了起来，用另一只好腿快速地蹦到了我面前。

没想到那只黑煞竟然又蹦了起来，用没断的那只腿一下就蹦到了我的面前。顿时一股陈年腐朽的尸气夹杂着黑煞手臂挥过来的劲风迎面扑来。眼看那只长满黑毛的手臂就要打到了我，我有了上次硬碰硬的教训，不敢再用弓弩抵挡，连忙弯腰就地向右边一滚，躲过了黑煞的一击。还没等我站起来，又一拳砸向了我，我本能地将头向右一偏，那一拳砸了个空，将我脸旁的大理石地面砸了个坑。我赶紧连爬带滚地向旁边挪去，趁那黑煞还没追上来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只见那只黑煞已经转身去打胖子。胖子拖着笨重的身体左躲右闪，应接不暇。我连忙抽出一支钢箭装在弩上，瞄准了那只缺腿黑煞的另一只好腿，刚要放箭，突然腿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回头一看，是一只黑煞踩住了我的小腿。我心里一惊，赶紧放箭，还好准头没失，正中缺腿黑煞的膝盖，这下两条腿都被钢箭击碎，黑煞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眼见得手，我转身用钢弩猛插进黑煞的脚背，但是黑煞身上的黑毛刚硬无比，这猛地一插震得我手臂发麻，也没插进黑煞脚背半分。

小腿像被万斤大石压住一样撕心裂肺地疼，黑煞伸手向我的脑袋砸来，我大喊一声：“胖子！”只听吧吧两声枪响，黑煞的双腿膝盖被双双击中，登时便倒在地上。我回头一看，却原来是Shirley杨听见我的喊声，抽身猛击两枪解救了我。可是她正在与一只黑煞进行搏斗，因为救我分神，一个不注意被对面黑煞猛地一拳挥中胸口。Shirley杨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捂着胸口不住倒退，狼狈地躲避眼前黑煞的进一步攻击。

我眼见Shirley杨遭到袭击，看她满脸痛楚的样子，顿时心急起来，刚想回身拿箭，牵动的小腿上传来的疼痛让我倒抽一口冷气。我没时间查看腿上的伤情，赶紧忍着疼痛拿出一根钢筋架在弩上，对准袭击Shirley杨的黑煞膝盖就射了出去。没想到由于离得有些远，钢筋的威力大打折扣，虽然射进了黑煞的腿部，但是并没有将膝盖骨射碎，黑煞也就没有倒下，继续向Shirley杨的位置前进。这一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Shirley杨手中的勃朗宁也来不及换子弹，胖子正自顾不暇地被一只黑煞裹进了攻击范围，狼狈地左躲右躲，几次想换子弹都没机会。我一咬牙，猛地站了起来，感觉小腿好像折了一样疼痛剧烈，此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眼见黑煞举起的手臂马上砸到了Shirley杨的身上。Shirley杨满脸恐惧，拼命地想向后躲，脸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我猛地跳上一具棺材，向着黑煞的方向居高临下猛地一扑，我感觉自己就像撞上了一堵石墙，肋骨手臂都像是撞折了一样，却还是将黑煞扑倒在地。

黑煞身上的黑毛就像钢针一样扎进我的身体，我顿时觉得无比阴冷，仿佛身上的热气都被冻结，一股阴寒自丹田升起，迅速传遍全身。黑煞的进攻速度被我一阻，Shirley杨就有足够的时间换好弹夹，砰砰两枪，将我扑倒的黑煞双腿打折。我倒在地上全身像坠入了冰窖一样冷得不能自己，不自觉地开始打冷战，手脚哆嗦不听使唤。Shirley杨想挣扎着过来扶我起来，刚要起身，却神情痛苦地捂着胸口跌坐下去，脸色惨白。还剩两只黑煞正在袭击胖子，胖子正围着一个棺材与那两只黑煞周旋。两只黑煞逐渐包抄将攻击圈子越缩越小，胖子怪叫道：“妈的这黑煞也学过兵法，还他妈讲究包抄，胖爷我快支撑不住了！老胡，杨参，你们别见死不救啊！”

我听见胖子的喊声，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股阴冷寒湿之气在体内四处乱窜，流过四肢百骸，便觉得双腿双手仿佛都不是自己的，无论怎么使劲都抬不起分毫。Shirley杨终于挣扎着坐了起来，捡起勃朗宁想要换子弹，但是左手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一直哆嗦着使不上力气。胖子见我俩半天都没动静，转过头来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老胡，杨参，你俩没事吧？”就这一分神儿的工夫，两只黑煞迅速蹦到胖子面前，同时举起手臂向胖子砸去。我心里一急，使出最大的力气喊道：“别碰那

黑毛……”可是我却听见我的声音微小得仿佛耳语一般，而且沙哑难听。

就在这顷刻间，胖子已经陷入了绝境，就在眼看两只黑煞的手臂都要打在胖子身上的时候，胖子猛地向后一躺，就势一滚，两只黑煞都砸了个空。这时Shirley杨已经强忍着疼痛给手枪换完了子弹，费力地托着右手瞄准一只黑煞的膝盖打了一枪。Shirley杨不愧是美国海军的优秀学员，在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准确无误地打中了黑煞的膝盖。这只女黑煞身形单薄，一只膝盖被打中后明显站立不稳，向前扑倒，砸在对面的黑煞身上，两只一起摔倒在地。胖子见状赶紧疯了一样跑出黑煞的攻击范围，向我们跑来，边跑边换子弹。倒地的两只黑煞腾地又弹了起来，快速地向我们跳来。胖子发了狠，回身蹲下，咬牙切齿地说道：“胖爷我不发威你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厉害。妈的，受死吧！”说完举枪瞄准，“吧吧吧”三枪，将两只黑煞的膝盖骨登时就打得粉碎。两只黑煞腿部没有了支撑，顿时倒在地上，不停地蠕动。

胖子见九只黑煞目前已经没有了威胁，赶紧跑到我的身边扶我坐起来，Shirley杨也忍着疼痛挪了过来。这时我已经冷得快要失去了知觉，手脚麻木，全身发抖，阴寒之气在体内不停地游走，经过哪里哪里就生发一股冷彻心扉的寒意。胖子见我这样子发了急，问Shirley杨：“他怎么搞成这样的？”Shirley杨也急得快哭了，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道：“老胡为了救我扑到了一只黑煞的身上，我估计应该是黑煞身上的黑毛带着极重的阴寒气，传到了老胡的体内。”

胖子将我的上衣解开，果然发现我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肌肤全扎满了黑毛，尤其手上最为严重，已经呈现出一种青灰色。不过幸好由于穿着迷彩服，衣料厚实，身上倒并没有扎上黑毛。胖子急忙问我：“老胡，你是不是冷？你哪里难受？你快说啊！”Shirley杨看见我痛苦的样子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落，抽泣着对胖子说道：“咱们当务之急是先把老胡身上的黑毛清除掉，否则留在肉里会一直产生毒素的。”说完撕下一块衣服将手指包好，抱起我的手替我仔细清除那些黑毛。胖子见状也学Shirley杨帮我摘除手上脖子上的黑毛，但是黑毛又细又密，摘了半天也没有摘干净。胖子眼见我手上的青灰色逐渐蔓延到了手臂，急得团团转。突然胖子大步转身走到了一个石棺前，掏出伞兵刀用力锯下来一块柳木的内棺，扔到了我的附近，又回头接着锯，不一会儿锯下了七八块。胖子回来用锯下的柳木条搭了个火堆点着，将我抱到火堆边上烤着。Shirley杨继续仔细地给我摘着手上脖子上的黑毛。烤了一会儿火，我渐渐觉得手脚似乎暖和过来一点了，意识也有了一点恢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胸腔也不那么火烧火燎得难受了。我睁开眼睛，一眼就见到了胖子和Shirley杨焦急的脸，还有我身边的火堆。我哑着嗓子问

道：“胖子，你这哪儿来的木头生的火？”胖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激动道：“妈的，老胡你终于醒了，你他妈再不醒我就以为你要交待在这儿了。你就别管那火堆怎么生的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被胖子气个半死，这厮永远抓不住重点。我刚要张嘴骂他，突然觉得一股格外强劲的阴冷之气猛地在身体里上蹿下走，顿时我觉得全身仿佛掉进了万年寒冰的冰窟，忍不住猛烈地颤抖起来。Shirley杨一见我的样子，好像明白了什么，大声对我喊道：“老胡，老胡，你坚持一下。这火堆的木头是从内棺上劈下来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在迷乱痛苦中勉强听见Shirley杨的回答，心里暗暗骂道：“王凯旋你个王八蛋，老子差点儿被你害死了。”我费尽力气哑着嗓子一字一句地说：“死胖子，你他妈把这火堆赶紧灭了！”

胖子听见一愣，Shirley杨赶紧用脚把火堆踢散，招呼胖子把余火踩灭。胖子把火踩灭后我顿时觉得好了些，刚才那股猛烈的阴寒之气变得弱了，但仍旧在体内游走。我让Shirley杨掏出我背包里带的黑驴蹄子，细细地切成粉末。胖子纳闷儿道：“老胡，你都冷成这样了，干吗不让我点火啊？”我有气无力地说道：“胖子，你丫这是要害死我啊！那柳树本就是阴性极重的树，更何况养过百年古煞，那他妈就是个养尸木。你还用来生火，这木里的阴寒之气全被逼出来了。我本来就中了黑煞的阴毒，再受点寒气，要不是我八字硬，早他妈见老马、老恩去了。赶紧蹲墙角自己给自己二十个嘴巴。”

胖子听我说完猛一拍脑门儿，说道：“他妈的，差点儿一个不小心把你给害死了。这要真是把你害死了，你放心，我肯定陪你一块儿死。”我心里暗骂道：“我都死了，你他妈陪我死了有个屁用，还不如盗了这陈家大墓的斗，好好享快活呢。”心下虽然这样想，却也难免对胖子的这一番情意感动。扭头去看Shirley杨，正眼圈红红地用伞兵刀仔细切着黑驴蹄子。我赶紧笑着说道：“杨参，是不是刚才黑煞那一下把你打疼了？疼了就哭可不像你的行事作风。”Shirley杨白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却是满眼的关切。我刚想再斗几句嘴，体内的阴寒之气又卷土重来，我重又陷入了奇冷无比的境地，全身哆嗦，牙齿打战。Shirley杨见状大惊，眼见我又要陷入昏迷，忙使劲掐着我的人中，急得对我说道：“老胡，你让我切这黑驴蹄子有什么用？是不是能治这黑煞带来的寒毒？”我被Shirley杨一掐人中，恢复了些意识，听见Shirley杨的问话，费劲地回答道：“我背包的最下面，有一小瓶二锅头。你把黑驴蹄子的粉末倒进酒里，喂我喝下……”Shirley杨二话不说拽过背包就开始翻，在包底找到了一瓶二锅头，然后小心地将黑驴蹄的粉末倒进去，晃了晃。黑驴蹄的粉末遇见酒立刻就产生了反应，生发出大量细小的气泡，整个酒的颜色变成了深褐

色。我示意Shirley杨喂我喝酒，胖子将我扶起来，Shirley杨拿着酒瓶放到我嘴边，我喝了一大口，一股辛辣腥咸的味道充斥在嘴里。我缓缓地将酒咽下，感觉到一股暖流顺着食道慢慢流进身体，逐渐扩散开来。

这暖流停在丹田位置不动了，渐渐越来越暖，暖到将丹田内的阴寒之气逼成一团，在体内不安分地颤动。暖流越来越暖，甚至都滚烫，寒气也越来越不安分，拼命地向上拱着，我五脏六腑仿佛都被绞烂了。Shirley杨和胖子见我一脸痛苦急得团团转，问我我又答不出话来，只能焦急地盯着我。突然，我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正喷在胖子身边。Shirley杨赶紧扶住我，为我擦拭嘴角。胖子低头仔细观察那黑血，只见那黑血黏稠腥臭，隐隐带着一股凉飕飕的感觉。胖子一拍大腿道：“杨参，赶紧再喂他喝一口酒。这黑血想必就是黑煞传给老胡的寒气，看来这酒能将寒气逼出！”

Shirley杨又要喂我喝酒，可是我肚子里正翻腾得天昏地暗，处于无意识状态中，Shirley杨熟练地捏住我的下颌骨，将酒灌进了我的嘴里。又有一股暖流进入了丹田，我接连喷出好几口黑血，渐渐喷出的血色不再黑得那么吓人了，我也觉得自己好了很多，没有了阴冷的感觉。我缓缓睁开眼睛，只见胖子和Shirley杨都紧张地盯着我看，我微微一笑道：“放心吧，我没事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胖子和Shirley杨都松了一口气，Shirley杨的眼圈又红了起来。胖子看见了揶揄道：“这女人一恋爱，甭管多大年纪了怎么都跟十七八的小姑娘似的，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的。”Shirley杨狠狠地白了胖子一眼，柔声地问我道：“老胡，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我仔细感受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了，就是身体有些虚，想必是阴寒之气没有排干净，不过能捡回这条命已经不易了。我摇了摇头，对Shirley杨说道：“刚才你被黑煞狠击了一下，没事吗？”

Shirley杨说道：“没事，当时虽然很疼，但是现下已经好多了。”胖子不耐烦道：“你俩差不多就行了，我这在旁边当电灯泡都快把整个悬阳洞照亮了。老胡，地上这些黑煞怎么办？”

我在Shirley杨的搀扶下站起来，说道：“小胖，你去拿这黑驴蹄酒倒在一只黑煞身上试试。”胖子依言将酒洒在一只离得最近的女黑煞身上，顿时发出一阵嘶嘶的声音。黑煞的身上冒起了白烟。黑煞不住地颤动，渐渐不动了。胖子弯下腰一看，惊奇地对我说：“老胡，这黑煞被洒了酒的地方，黑毛掉了！”

我点点头说道：“看来这黑驴蹄二锅头是好东西，胖子你收好了，没准儿咱们接着往下走还会遇上点粽子。”Shirley杨扶着我道：“这黑驴蹄

子泡白酒能克制黑煞，这是什么原理？”我斟酌道：“其实我想到用黑驴蹄子泡酒也是一时之智，黑驴蹄子素能克制尸变，这你们都是知道的。白酒性热，更何况是二锅头这种高度白酒，更是性热得不得了。这黑煞养在柳木棺中数百年，全身生出的黑毛正是百年阴寒之气的物化形式。与阴寒之物相克的自然是性热之物，本来这白酒的热性没那么强，但是遇上黑驴蹄子这种本来就克制阴邪之物的利器，却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黑驴蹄子中的某种物质与白酒的热性发生了化学反应，恰好产生了能克制黑煞阴毒的物质。我老胡真是八字够硬。”

Shirley杨打量着我的脸色说道：“等我们出了这个陈家大墓你还是要马上找人驱一下你体内的寒毒，这黑驴蹄白酒肯定没有完全驱除你体内的毒性，现在你脸色还是铁青的。”我点点头。胖子说道：“胡司令，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儿女情长这些事等出了大墓再说。”我知道胖子着急找明器，尤其是在吃了黑煞这么大的亏以后，更是憋着一股劲不找到明器誓不罢休。我深吸一口气，觉得身体没什么大碍了，一挥手道：“王副司令，派你去前线查看大门情况，如果一切妥当，我军即刻出发！”

第十八章 画壁

胖子一溜小跑到门边，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到门上，回头看我，我点了点头，胖子猛地一使劲，门嘎吱一声，缓缓打开了，而且是匀速的，看起来不像是胖子踹开的，而是有机操纵着打开的。我们三个看到这一情况，都面面相觑。胖子一耸肩膀说道：“管他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一路的怪事已经这么多了，再多点也没什么了不起。胡司令、杨参，咱们走起吧。”说完做了一个京剧中武生走起的动作，呛啷啷地便向前走去。

Shirley杨扶着我走在后面，出了大门又是一条深长的甬道，狭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会撞到旁边的墙壁。我示意Shirley杨我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让她走在前面，我殿后，防止刚才屋子里的黑煞们又袭击过来。Shirley杨见我确实不再像刚才那般虚弱，就点了点头，走在前面。我见胖子又跑得没了影儿，赶紧高声叫着让他回来。胖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道：“你们怎么那么慢啊，我这都跑了一个来回了。这条路真他娘的长，跑了半天也没到头。”

我嘱咐胖子说道：“你丫别没事跟撒了缰的骡子似的自己往前面跑，三清观的事儿你忘得倒是够快的。这他妈墓里的情况深不可测，咱们三个必须要集中战斗力量。你丫也不是第一次出来盗斗了，怎么这次急得跟愣头青似的。”

胖子听见我这么说，一脸的不耐烦：“老胡你丫别光顾着说我，咱们在这陈家大墓上耗了有四五天了，装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我这也就剩了二十多发子弹，再遇上点什么事估计是扛不住了。而且我怎么总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具体哪儿古怪又说不上来。”

听见胖子这么说，我突然想起刚要进洞前我听见的奇怪的响声。当时沉浸在发现大墓的喜悦中，没太把这声音当回事，以为是野兔、野狗路过发出的。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似乎是背包一类的东西被碰倒了发出的声音。我把这情况向胖子和Shirley杨说了。Shirley杨沉吟道：“老胡，你记不记得咱们去老龙头的路上，赶车的大爷说过，有一群人来山海关找什么姑娘山。你说，会不会是老大爷听错了，也许他们要找的是无量山……”

听见Shirley杨这样说，我心下一惊，隐约觉得这里面似乎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可究竟是哪出现问题，我却一时说不上来。胖子道：“老胡，咱们刚拿到族谱的时候你不就说这事情有蹊跷吗？说什么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胖子这话提醒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和大金牙确实

产生过疑问。当时是大金牙的一位老主顾拿来一本《山海关志》要出手，里面就记载着陈大将军和翡翠梅花笺的事情。没过多久，Shirley杨又受陈教授所托拿着陈氏族谱要寻找陈家祖坟。因着Shirley杨和陈教授的情分，再加上翡翠梅花笺的诱惑，我们这才踏上了来山海关的征程。来了之后遇见一个神秘老头，自称陈家管家后人，据其所说，发现这陈教授竟然跟陈大将军是一家，这族谱里提到的无量山竟然是陈将军家的大墓。

听我从头捋了一遍事情经过，Shirley杨和胖子纷纷点头，表示没有异议。我沉吟道：“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这一切看起来都行云流水，流畅无比，可是就是太顺利了，我们刚拿到县志，族谱就出现了，或者说就在我们受陈教授委托前，县志出现了。这县志和族谱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足够的资料来寻找陈家大墓。”我见Shirley杨瞪我，连忙改口道：“是胖子没有足够的动力，我是义不容辞来替陈教授找祖坟的。”

Shirley杨白了我一眼道：“这县志出现得确实奇怪，大金牙又说打听不出老主顾的底细，我看有些问题。”

胖子抢着说道：“那为什么就不能是陈教授的问题呢，也没准儿是陈教授想利用咱们找到那块大翡翠。”

Shirley杨听见胖子这么说，顿时柳眉倒竖，气得声音都打了战：“咱们认识陈教授这么久，还一起去新疆寻找精绝古国，又受他老人家所托打捞秦王照骨镜，你从哪儿能看出来他像是爱财之人？”

胖子哼了一声道：“你不提那次打捞秦王照骨镜还好，提了我就来气！就因为他想保护什么文物，害得我们差点儿没死在南海。也就是胖爷我命大，不然我他妈现在就在水里喂鱼了。”

我知道Shirley杨对陈教授就像对父亲一样尊敬，有着深厚的感情，听见胖子怀疑陈教授伙同别人来骗我们当然气得不行，而胖子一听说找陈家大墓这事有阴谋，再加上这么多天的劳顿奔波，一股脑儿把气全撒在陈教授身上了。我赶紧制止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了，Shirley杨已经气得变了脸色。我对着他二人说道：“如此说来，这事情确实是有些问题。如果真是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咱们三个此时完全处于被动地步，也许一举一动早已经被别人控制了。不过现在事已至此，胜利在望，我们是断没有理由后退的。”

胖子道：“他妈的，当然不能后退，在我胖爷的字典里就没有‘回头’这两个字。这苦也吃了，灾也挡了，不把那翡翠笺搞到手老子他妈白

遭罪了。”

我说道：“小胖你快拉倒吧，你这文盲字典里压根儿一个字都没有。”

Shirley杨突然说道：“老胡，你看，这墙上是什么东西？”听见Shirley杨的话我转身向她看去，只见她站在甬道边正拿着一根树枝刮着墙上的什么东西。我走进用狼眼一照，树枝上尽是一些黄色黏稠的液体。狼眼照到墙壁上，墙壁上也尽是这种液体，黏黏地覆盖了满墙，悬挂着，并不向下流淌。我凑近一闻，这液体微微发出一种淡淡的腥味，隐隐还有一丝丝的酸味，闻着像是什么东西在腐化。

Shirley杨奇怪道：“老胡，这液体看起来像是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我仔细一看，在青石堆砌的墙壁上，石头连接处的黄色黏液确实微微地波动着，似乎是在小量地往外渗透。胖子见我们研究得仔细，就要伸手蘸点黄色黏液看看，却被Shirley杨一把拉住道：“现在没搞清这黄色液体是什么，你别用手摸，万一有腐蚀性就完了。”胖子听Shirley杨这么说，吓了一跳，讪讪地收回了手。

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黄色黏液究竟是什么东西，Shirley杨看样子也全无头绪。我看了看前方黑黢黢的甬道，手向前一挥道：“调整队伍，继续出发。”说着继续向前走去。Shirley杨跟在我身后，胖子最后。

我们一行三人继续向前走去，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墙壁上渗出的黄色液体，走了五六分钟，终于走到了甬道的尽头。尽头处是一间大理石空屋，看起来与前一间摆放九具棺槨的屋子一样，只不过这间屋子是空的。房间的另一头并不是大理石的墙壁，而是在离地一米处变成了白色墙壁，像是在墙上铺了一幅画，覆盖了满墙。房间的两侧各有一条一米宽的沟渠。胖子见这屋子里没有棺槨，对我说道：“老胡，这他妈陈家大墓怎么不按照规矩建造呢。哪有墓里不摆放棺材的道理，这他妈上哪儿摸明器去啊！”我也有些奇怪，这陈家大墓确实没按照规格建造，先是在外面建了个屋子养了九具极阴黑煞，现在又一间空屋子没有棺槨。看来这陈家大墓实在是不能用基本盗斗知识推测。

胖子走到房间侧面的沟旁边伸脖子看了看，扭头说道：“这沟里都是些黑糊糊的东西，看着挺恶心的。老胡，给我个没用的东西。”我摘下背包找了一块被压坏的压缩饼干抛给胖子。胖子使劲往沟里一砸，“咚”的一声，压缩饼干弹起又落了下去。

“这黑糊糊的东西还挺结实，但是好像又有点弹性。”胖子奇怪道。我和Shirley杨也都走到沟边上，用狼眼向下一照，只见整条沟里都布满

了黑糊糊的东西，像是黑色的石油凝固了一般。Shirley杨嘱咐我和胖子道：“老胡，你和胖子都小心点，这沟里的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陈家大墓处处透着古怪，各种障碍也不是寻常墓里应用的机关，咱们小心为上。”我和胖子点了点头。我正要去房间另一侧的沟里查看一下，胖子突然指着墙壁叫道：“老胡、杨参，你们看那壁画。”

我们应声看去，只见原本房间对面雪白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一幅巨大的壁画，布满了整个墙壁。壁上画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宝殿，在云雾缭绕中闪闪发光，台阶下尽是大片的云朵萦绕，像是在天上一样。

Shirley杨低声道：“这墙壁刚进来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这一会儿就出现了一幅画。老胡，看来机关又来了，我们要小心了。”说完我们三个慢慢靠拢，背对着背扫视着周围，做防御状态。可是过了半天，也没出现任何危险的气息。胖子纳闷儿道：“难道这屋子就是为了让咱们欣赏壁画的？”

我继续向壁画看去，忽然发现壁画似乎有了些变化。宝殿下的台阶似乎更长了一些，向下无尽地延伸着，穿过云层，直延伸到墙角下。整个宝殿也似乎更大了一些，以前还只是远景，现在似乎离我们更近了。Shirley杨在旁边“咦”了一声，我问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壁画有了些什么变化？”

Shirley杨点点头道：“这宝殿好像越来越大了，像是向我们靠拢一样。”胖子指着壁画说道：“老胡，你不觉得这宝殿有点像故宫的太和殿吗？”我听了胖子的话仔细向壁画看去，雕梁画栋，描金涂银，确实看起来很像故宫的太和殿。这陈家在自己的墓地里画太和殿是什么用意？胖子嘿嘿一笑道：“你说这陈家是不是仗着富可敌国、家大业大的，起了造反的念头，想自己做皇帝，所以才在这墓里画了故宫的壁画。没准儿因为这点狼子野心才被明朝皇帝发现了，所以满门抄斩了，一夜之间都失踪了。”

我摇头道：“你别扯淡了，这陈家要是被满门抄斩，史书上一定会有记载的。就算不记载，生活在山海关的人也一定会知道这事的，没道理大家都不清楚陈家究竟为什么一夜之间失踪了。”

Shirley杨点头道：“老胡说得对，这陈家绝对不是被皇帝满门抄斩的。这陈家大墓设计得如此复杂危险，一进洞的铁风扇如果还能说是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那么刚才那间养了九具黑煞的房间看起来就不像是正常为了埋葬祖先而设计的，谁也不会在自己的祖坟里养如此阴寒凶恶的粽子。”

我说道：“对，以往我们遇见的粽子都是因为被盗墓者触碰或者因为山形地势变化导致风水破坏所形成的，都是被动形成的，毕竟哪个墓主都不愿自己死后变成僵尸。但是这陈家大墓倒像是故意养成粽子来袭击闯入者。按理来说这悬阳洞风水绝佳，确是一块开辟做墓室的好地方，但是陈家故意在好风水内用极阴物品培养粽子，故意造成邪恶之势，真是透着说不出的古怪。”

胖子一拍大腿道：“太好了，哈哈，这更说明翡翠梅花双什么笺就在这陈家大墓里了。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不被盗斗，这陈家干吗费这么大劲造了这么多机关障碍。这历来越难盗的斗就越藏有好东西，看来咱们这次要满载而归了。”

我心中暗暗一笑，胖子这么直接，估计Shirley杨又要生气了。但是胖子说得也很正确，这陈家费这么大力气建造一座满是机关的大墓，肯定是要守护什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但凡古老而重要，就一定是值钱的。看来这一趟没有走空。但是现在事情变得这么扑朔迷离，更吸引我的倒是这墓里最终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人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目的又是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将谜底揭开。

刚想到这里，突然听见Shirley杨说道：“你们看，这壁画似乎又有了变化。”我和胖子转头看去，只见壁画上的宝殿似乎更向我们靠近了一样，近得宝殿台阶下的储水大铜缸上的花纹都清晰可见。台阶更像是从墙壁上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似乎抬腿就能迈上去。我们三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好。Shirley杨突然狠狠掐了我腰一下，疼得我不禁哎哟一声叫了出来。Shirley杨问我：“疼吗？”

我一边揉着被掐的地方一边抱怨道：“你听我刚才叫那声，你猜是疼还是不疼？”

Shirley杨接着道：“那你抬头看看壁画，有什么变化吗？”我依言抬起头仔细看了看壁画，仍旧是近到像是可以迈上台阶的样子，没什么变化。我对Shirley杨说道：“杨参，你要是怕我走神没好好看画，可以进行善意的提醒，没必要下手嘛。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每当我上课走神的时候她就若无其事地走到我身边，照着我胳膊就狠狠地掐一把。”

Shirley杨不理我的胡说八道，自言自语道：“我原本以为这壁画的颜料可能有迷惑人的作用，让人产生幻觉，以为壁画变化了，所以刚才狠狠掐了你一下，想让你从幻觉中摆脱出来，确认一下究竟画是不是真的变化了。看来这画的变化并不是我们产生了幻觉，而是真的变化了。”

我哭笑不得：“我说杨参，你学精了啊，你们美国人朴素诚实的品质哪儿去了。你怎么不掐自己一把啊，自己观察自己得结论，结果多令人信服啊！你可倒好，挑着我腰上最嫩的一块肉，狠狠一把掐下去了，真是掐的不是自己的肉，下手一点儿不手软。现在绝对紫了。这腰上的神经最多了，你这要是给我掐了个半身不遂高位截瘫什么的，你可得对我下半身……啊不是，是下半生负责。”

胖子嘿嘿笑着伸过手来：“嘿嘿，老胡，也让我掐掐你腰上的小嫩肉，掐坏了算杨参的。”我一把打掉他伸过来的罪恶的黑手：“去去，哪儿都有你。”

Shirley杨本来站在我身边，此时突然动身向壁画走去，我一把拉住她问道：“你干吗去？这屋子里变幻莫测的，咱们还是不要分开的好。”Shirley杨专注地看着壁画，眼睛一眨不眨，对我说：“老胡，你看这壁画上的台阶似乎已经延伸到咱们脚下了。”听见Shirley杨的话我低头一看，台阶好像是已经沿着墙壁延伸到我们脚下了，似乎一抬脚就能走上去。但是台阶周围云朵环绕，看起来模糊不清，实在分辨不出这台阶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

胖子低头一见这情形大为惊讶：“老胡，这他妈什么情况？这台阶不是画里的吗，怎么变成真的了？”

我摇头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不你踩上去试试？”我本来是随口一说想逗逗胖子，没想到他当真了，竟然真的一脚踏了上去。我心下一惊，想拉没拉住，谁知胖子竟然真的站在了台阶上，比我高了半头。这一下我们三个都诧异了，原来这台阶竟然是真的。可是这台阶明明是画中的景物，怎么会延伸到画外变成了真实的东西呢？

Shirley杨试探着将脚踏上胖子所在的台阶，回头对我说道：“老胡，这台阶千真万确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见他二人都如此肯定，也踏了上去，汉白玉的台阶光滑平整，与太和殿前的台阶一模一样，脚踩上去是实实在在的感觉。

我们三个全都一样的惊讶，实在弄不清这壁画究竟怎么变成了真实的存在。胖子对我说：“老胡，咱们既然都上来了，要不再往上走走试试吧。”我刚才一直注意脚下的台阶，听了胖子的话抬头一看，赫然发现刚才画在壁画上的整座太和殿已经悬浮在我们上方，而我们脚下的石阶正通往这悬浮的宫殿。宫殿和台阶四周云雾缭绕、似真似幻，看起来像是幻境，可脚下的石砖又让人清楚地感觉到存在。这太离奇了！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贸然上台阶，却见Shirley杨已经缓缓地走了上

去，没几步就已经步入了缭绕的云雾里。我和胖子对视一眼，异口同声说道：“上吧。”说完一起踏上了石阶。这石阶看起来不宽，可是却轻而易举地可以让我和胖子并排前进。Shirley杨依旧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胖子在后面说道：“我说杨参，你平时是咱们三个里面最谨慎的，今儿这是怎么了，一句话不说直接往上冲，怎么着，着急坐金銮殿龙椅去啊！”胖子就爱撩闲，这又故意说胡话气Shirley杨。可谁料Shirley杨竟然停了下来，缓缓回过头，严肃认真地说：“当然是去坐龙椅，不然你以为去干吗？”说完转过头继续向前走去。

Shirley杨这种认真的态度让我和胖子都是一愣，平时遇到胖子说浑话故意逗她的情况，Shirley杨都是要么装作没听见，要么冷嘲热讽地还几句嘴，可是刚才她竟然把胖子的话当真了，极其认真地回答了他。胖子惊讶地问我：“老胡，是不是你刚才不让她掐你丫生气了？”

我猛摇头：“不可能，我刚才只是开玩笑跟她说的，她不是那种爱使小性子的人。”

胖子不以为然道：“那可不一定，这恋爱中的女人，跟平时可大不一样。再豁达的女人那也是女人，是女人就有小心眼的时候。”

我给了胖子一胳膊肘道：“你丫怎么说得那么头头是道的，跟真的似的。你谈过几个女朋友啊，就把自己定义为情圣了，我看你也就是在舞厅耍耍流氓的份儿。”我嘴上这样说，心下却不禁真的有点担心Shirley杨是不是小心眼儿生气了，因为她刚才的表现实在太不正常了。

就在我跟胖子斗嘴的这一会儿工夫，Shirley杨已经把我俩远远地落下不见了身影。胖子还在我旁边臭贫呢，我一把抓起他的胳膊就快速地向上去。这壁画的秘密深不可测，这时候要是走散了可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向上跑了十几米也没看见Shirley杨的身影，而石阶已经到头了。我和胖子站在宫殿门前的空地上，向四周张望，没有Shirley杨的身影。这空地也是用汉白玉裁成三尺见方的大方砖铺成，宽敞气派。眼前的宫殿巍峨耸立，华彩浓墨，几根红色的大柱子立在大殿门前。殿檐下挂着一块蓝色的描金竖匾，上书“太和殿”三个大字。

胖子一见这几个字就回头对我说道：“老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宫殿真他妈是太和殿，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这故宫我小时候去过无数次了，绝对不可能看错。不过我记得太和殿上面那块匾上除了汉字以外还有满文呢，这匾上怎么没有？”

我摇头道：“小胖你丫有点历史知识吗，这陈家大墓是明朝的时候修建的，那时候清军还没入关打下天下呢，哪儿来的满文啊！”

胖子点头道：“嗯，有道理。也就是说这太和殿现在是明朝的太和殿？可是这太和殿不是应该在北京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也正在纳闷儿这个问题，这太和殿怎么会凭空出现在陈家大墓里。不对！我一把抓住正在四处巡看的胖子：“小胖，这太和殿少说也得七八米高，占地面积十几亩吧，怎么会出现在陈家大墓里？这墓室一共也就三米高十米宽啊！”

胖子听我一说也愣住了：“我禽，是这么回事。这他妈什么情况？难道说咱们瞬间转移到北京了？”

我说道：“不，这还是山海关。这太和殿也不是真的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明显是一个仿制的，你抬头看屋檐上的琉璃瓦，图案照真的太和殿还是粗糙了点。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他妈哪儿凭空出来这么一大宝殿？难道咱们进入虚数空间了？”

胖子低头想了想说道：“嘿，别琢磨了，这陈家大墓里发生的怪事还少吗？咱们还是赶紧找杨参吧。”我刚才光顾着琢磨这大殿的奇怪之处了，居然一时把Shirley杨给忘了。我狠拍了一下脑门儿，赶紧向前跑去。胖子在我身后喊：“老胡，咱俩分头找找吧。”

我听了这话赶紧跑回去抓着胖子的胳膊说：“你丫别整事儿了，这地方太诡异了，咱俩还是别分开的好。回头再把你丢了，就真危险了。”胖子被我抓着不情不愿地说道：“听你那意思我还挺不让人省心的。不是我胖爷吹，甭管出多大的事，我还真就没错过。”

我没心思跟胖子斗嘴，赶紧四处找着Shirley杨。我绕着太和殿四周的平台找了整整一圈，也没见到Shirley杨的身影。她刚才明明就在我俩前方不远处，怎么耽搁了这一小会儿工夫人就不见了呢。我不禁有点慌乱了。

胖子在旁边试探着说：“老胡，咱们要不进殿里去找找。刚才杨参好像说要去……坐龙椅……”不知道为什么，听见胖子说这话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没来由地更加慌乱了，好像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被我忘记了。我二话不说掉头就往宝殿的正门奔去，胖子在我身后紧紧追着喊道：“你丫发什么神经，杨参那身手一般人奈何不了她，甭急得跟没了主心骨似的。”我一言不发快速地跑着，胖子根本没理解我，我现在压根儿就没想着Shirley杨，而是心里有一个念头极为强烈和迫切，要立刻去实现。

我跑到正门见大门紧紧地关着，伸手便要去推。这时胖子也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见我要推门，立刻上前也把手放在了门上。我们两个一

起用力，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只见大殿内雕梁画栋，好不奢华，地上漆黑的金砖泛着沁骨的凉意，殿内红色的大柱子描金画龙，极尽天家威严。大殿中间是几级台阶，台阶上的平台上摆着一张铺着明黄龙纹刺绣台布的案牍，而这案牍后则是一把金光闪闪雕刻着龙形纹样的龙椅。而龙椅上坐着一个面无表情的人，不是别人，正是Shirley杨。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刚想说：“你还真是诚实守信的好姑娘，说坐龙椅居然就真的来坐龙椅了。”可这句话还没等出口，突然心里涌上一股深深的恨意和嫉妒，看见Shirley杨端坐在龙椅上，面目可憎，嘴角似乎透着一丝嘲笑。他妈的，那位置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坐上去！我二话不说从包里掏出钢弩，装上并排三支钢箭，端起瞄准就要向Shirley杨射去。

这时胖子也在旁边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瞄准的方向也是Shirley杨的位置。我心下一阵纳闷儿：“怎么胖子如此果决，见我要射Shirley杨就立刻也要开枪打她，难道全然不顾他跟Shirley杨一起出生入死这么久的情分？果然是好兄弟。”就在我愣神的这一刹那，Shirley杨迅速拔出手枪瞄准了我。我大吃一惊，赶紧迈出大殿向门后一躲，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打在了我刚才站的门边。几乎与此同时，胖子迅速开了一枪，Shirley杨猛地一弯腰，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一连串打在了龙椅的椅背上。

胖子见一击未中，愤愤地骂了一句，退到门后隐藏起来。我和胖子对视一眼，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胖子伸出手掌比画了一个杀的手势，我狠狠地点了一下头，心中杀机四伏。我突然愣了一下，Shirley杨难道不是我同生共死的好伙伴、生死相许的爱人吗，我怎么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念头想要杀死她？可是我的脑袋混沌不堪，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件事。此时我只知道放在金銮殿内的那张龙椅必须是我的，我一定要坐在上面，俯瞰天下众生，挥斥方遒。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敢取代我坐上去，那我就必须要杀死他。这种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渐渐就把我与Shirley杨的情分压倒，什么生死与共、生死相许，再也不能构成阻碍。任何人，无论是谁，哪怕是我亲爹坐在龙椅上，我也一定要杀了他！

想到这里我突然豁然开朗，心中再没有什么疑虑和顾忌，只有一个念头在脑中拼命地嘶吼：杀了她，杀了那个贱人！我紧了紧手中的钢弩，示意胖子看看Shirley杨那边的情况。胖子点点头，慢慢地挪到门上的镂空处，向屋里看去。“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胖子的头皮射过，胖子哎哟一声赶紧蹲了下来，血缓缓地从小胖子的脑袋上流下。我见胖子负伤赶紧问道：“你没事吧？严重吗？”胖子一伸手抹掉流下的血，咬牙

切齿地说道：“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妈的小贱人，老子不一枪崩了你都对不起流的这些血。”说完利落地给芝加哥打字机换上子弹，比画着手势告诉我Shirley杨藏在龙椅后面。

我盘算道：“她藏在龙椅后面不好射击，咱们投鼠忌器不能硬碰硬，打坏了龙椅就完了。这样，我先进殿引她出来，你藏在门后，只要她一露头立刻射杀。”胖子点了点头说道：“那你小心点，那小娘儿们枪法可不赖。”

我深吸一口气，一个贴地打滚就进了殿内，迅速找了一个方鼎作掩护，藏在了后面。我刚从鼎后一露头想看看Shirley杨的方位，一颗子弹就嗖地射来，我赶紧缩回头，子弹“砰”的一声打在了我刚露头的位置。妈的，这下事情有些难办了，看来我已经进入了她的射击范围，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她都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我解下背包，在里面掏出一顶帽子，这帽子还是我们在山海关县城边玩边等大金牙的时候买的。我一把将帽子扔了出去，果然砰的一声帽子上中了一枪。趁着机会我迅速地移出鼎外，正好看见Shirley杨在龙椅后伸出手臂开枪。说时迟那时快，我瞄准Shirley杨迅速地放箭，刷刷刷三支钢箭呼啸着飞速射了出去。

Shirley杨反应迅速，快速地躲到了龙椅后面，三支钢箭贴着她的胳膊射了个空。见一击未中，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趁她没露头，我赶紧前进挪到了一个大柱子后面躲了起来。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钢弩的射击力度就会更强。我心里默算着Shirley杨手中的子弹数量，应该没剩多少了。刚才经过与黑煞的一番搏斗，她本来存余的弹药就已经只剩下两匣了，刚才又与我和胖子进行了一阵交锋，估计顶多就剩下一匣。只要耗到她没子弹了就好说了，凭我和胖子手中的武器，拿下她简直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我装好钢箭，深深吸了一口气。刚才我观察到这龙椅虽然雕刻精美，但上面飞龙腾飞的雕刻上留有很大的空隙，足够一支钢箭穿过。如果我瞄准空隙射出一箭，Shirley杨一定会趁我出来放箭的工夫现身打我，这时胖子就可以一枪干掉她。就是我要冒的风险大了点，没准儿还没等胖子把她干掉，她先把我干掉了。但是没有风险哪来的成功，我他妈宁可中枪也不能让她把龙椅宝座抢了去。想到这里我狠了狠心，猛地闪身向龙椅放箭，果然，钢箭顺利地穿过龙椅的空隙射了过去，Shirley杨立刻从龙椅后现身瞄准了我。我大喊一声：“胖子！”喊完立刻就地一滚。胖子应声迅速举枪射击，只听“啊”的一声，Shirley杨捂着左臂痛苦地靠在了龙椅上。

“中了！”我心中一喜，却听见吧的一声，胖子迅速向后退去，只见

一枚子弹打在了胖子的脚前。胖子恨恨地说道：“妈的，受了伤枪法还这么好，老胡，今儿我不把她收拾了我就白练这么多年枪了！”胖子也躲在一根柱子后面，我们两个屏息等着Shirley杨的下一步举动，却等了半天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那贱人该不会是逃跑了吧？”胖子没出声用口型跟我说道。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这大殿安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Shirley杨左臂中了弹，应该支撑不了多久的。我又拿起一支钢筋装上，快速闪身出了柱子，瞄准龙椅的空隙射了过去。“嗖”的一声钢筋又顺利地穿过龙椅，却未见Shirley杨再次出来袭击我。难道她学聪明了，知道我跟胖子里应外合交替进攻，她占不到便宜，所以伺机躲在一旁等着消灭我们？

胖子见Shirley杨半天没有动静，沉不住气了，将子弹上好膛，快速地挪出柱子的保护范围，从旁边包抄过去，几步就跑到了龙椅的侧面柱子后面。胖子远远地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他要开始进攻了，让我掩护。我将钢筋再次装好，点了下头作为呼应。胖子猛地闪身瞄准了龙椅后面，却缓缓地将枪放了下来。

“她跑了！”胖子喊道。跑了？我赶紧跑到龙椅后面一看，果然已经没有人了，地上留着一摊血迹，想必她负伤不轻。我和胖子沿着Shirley杨留下的血迹跑去，只见血迹绕过龙椅背后的屏风，从后门出去了。

我沉吟道：“看来她从后门逃跑了。据我估计，她的子弹应该没剩几发了，可能她自知不敌咱俩，所以才三十六计走为上。”

胖子咬着牙道：“哼，算她聪明，她要是留在这儿胖爷我非一梭子子弹把她打成筛子不可。”我说道：“咱们出去找她。她虽然负了伤，可她是美国海军部队出身，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好，咱俩不把她消灭，那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大麻烦。没准儿她正藏在什么地方暗算咱们呢。”

胖子点头道：“嗯，你说得有道理，咱们这就出门去找她。”说完一步跨出了后门，顺着血迹继续找去，我紧跟了上去。Shirley杨的血迹沿着后门的平台直向前门拐去，到了我们上来的台阶处就没有了。我和胖子站在台阶上方向下看，只见云笼雾罩比我们来的时候更加浓烈缥缈了，下面什么都看不见，目力所及只是眼前的这几级台阶。

胖子转头对我说：“她是不是受伤太重已经跑出这太和殿了？”

我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也许吧。既然她已经跑出这太和殿，咱们也就别赶尽杀绝了。”胖子点点头，刚要说话，突然从下面扔上来一个硬物，狠狠地砸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哎哟”一声捂着眼睛蹲了下去。我低头一看，那硬物正是Shirley杨原来拿在手里的勃朗宁手枪。这时

Shirley杨从下面猛地蹿了上来，挥起右拳狠狠地打向我。我举起钢弩挥手一挡，将Shirley杨的拳头隔开。看来她的子弹已经用光了，我心下暗喜。要是硬碰硬用肉搏战术，她可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她一只手臂已经受伤了。

Shirley杨目光凶狠，出手又狠又重，别看她已经受了伤并且是女流之辈，但是这美国海军部队的近身肉搏术却实在是不容小觑。Shirley杨竟然能与我打成平手。我心下有些起了急，看见胖子还蹲在地上用手捂着眼睛，想必刚才那一砸不轻。Shirley杨一个后摆腿向我的肩膀劈下。我闪身躲过，一拳打向她的太阳穴。Shirley杨向后一仰，轻易躲过了我的重拳，又一腿向我面门踢来。我看准她踢来的速度方位，伸出手臂抓住了她的小腿，顺势向前一拉，接着一记重拳打向她的胸口。Shirley杨腾起另一条腿重重地踹了我一下，我一时吃痛，两人都摔在了地上。我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却发现Shirley杨好像摔的时候碰到了左臂的伤口，疼得蜷在地上起不来。我一见这是个好机会，一脚踩在她受伤的左臂，她登时疼得惨叫一声，右手狠狠地向我的小腿抓来。我跳开躲过她的一抓，正要踢她，旁边的胖子却突然站了起来，狠狠一脚踢中了Shirley杨的肚子。Shirley杨疼得闷哼一声，蜷起了身体，胖子一脚将她踢下了台阶，Shirley杨顺着台阶直滚了下去，穿过弥漫的云雾，看不见了。胖子仍旧愤恨不已，抄起芝加哥打字机，对着台阶下面一阵扫射，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打中，但是胖子还是打得畅快淋漓。

直到这一梭子子弹打空，胖子才住手，揉着被砸肿的眼眶恨恨地吐了一口吐沫道：“妈的小贱人下手真狠，这一下差点儿把我砸瞎了。”我见胖子的右眼已经肿得老高，眼睛几乎睁不开，眯成了一条缝儿，眼球布满了血丝。我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我们终于把Shirley杨打死了，她不会坐在龙椅上碍眼了，可是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呢？反而心里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好像我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胖子捡起Shirley杨扔过来的手枪看了一下，见没有子弹了，就顺手扔了。胖子见我半天没说话，奇怪道：“老胡，你该不会是心疼了吧？这Shirley杨刚才下手打你的时候可没心软。”我摇头道：“不是心疼，我有什么可心疼的，不就是一个女人嘛。但是我怎么总觉得我忘了点什么事呢。为什么咱们杀了Shirley杨我却没觉得轻松呢？”

胖子不以为然道：“别瞎琢磨了，管她呢，咱们还是回大殿里吧。”我见一时也想不清楚，就干脆同胖子回到大殿。殿内依旧清冷宽

敞，威严肃穆，只有龙椅上的弹痕和掉在地上的帽子能看出刚才我们打斗的痕迹。大殿的中央，龙椅静静地摆放在那里，看见龙椅，我和胖子都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我见胖子动身也向龙椅走去，心中一阵紧张，不禁走得略微快了一点。没想到胖子见我走到了他的前面，竟然也加快了脚步，走到了我的前面。我心中一惊：难道胖子也要跟我抢这龙椅？转头偷看胖子脸色，只见他一脸严肃，紧抿着嘴唇，目不斜视地走着。

眼见胖子越走越快，马上就要走到龙椅了，我心里一急，一把拽住胖子质问道：“小胖，你什么意思？你干吗走那么快？”

胖子一脸不快道：“这龙椅本就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走快点去坐？”听了胖子这话我如同受了一大重击一样，心慢慢地沉了下去。胖子见我面色不善，狐疑道：“老胡，你该不会是要跟我抢这龙椅吧？”

既然胖子这样问，那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沉声道：“王凯旋，这龙椅是我的，你要是跟我抢，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各凭本事。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胖子呵呵冷笑道：“胡八一啊胡八一，你说这话是想吓唬我呢还是劝我放弃啊。我王凯旋没别的厉害，就有一点，不怕事。老子玩枪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巴呢！”

胖子说这话不假，他出身军官家庭，他爹又宠着他，他打小就把各种枪械拆卸组装练娴熟了，枪法更是不用说。不过我那几年参加越战也不是吃素的，枪法身体素质都是一流。如今胖子真要跟我一较高下，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呢。但是他手上有枪，而我只有一张连发弩，这是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改变的硬件，看来我只能使诈了。

我微微一笑道：“小胖，咱俩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咱俩这感情说他妈深如大海那也不是吹牛，从咱们一同插队开始，这十多年了，咱们什么事没遇上过。盗过的斗里金银财富多得数不清，咱俩也从来没掰过面儿。现如今不过是一张龙椅，我怎么会跟你抢呢。”

胖子半信半疑道：“你刚才还说如果我要跟你抢，你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这么快就又是一套说法，你究竟打得什么算盘？”

这胖子虽然愣，但是并不傻，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大小盗过的斗没十个也有七八个了，阅人的功夫是越发见长。我见这番话没打消他的怀疑，于是说道：“胖子你这样说就太让我寒心了。行，你去吧，我站着不动了，不往前走了，不跟你争了，这下你放心吧。”说完我便停住，不再往前走了。胖子见状面色稍缓，对我说道：“老胡，你只要不跟我争这龙椅，咱俩就还是好兄弟。等我坐上龙椅，做了这大明朝的皇帝，这天

下就是我的了。我封你个高官厚禄的职务，你什么都不用干，要什么样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的东西，要什么样的美女就有什么样的美女，那Shirley杨算什么。”

我听胖子这么说，心里隐隐觉得哪儿不对劲，但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究竟是哪儿不对劲。不只是胖子的这番话，好像我们自从上了这台阶进了这太和殿就全都不对劲了，但是究竟是哪儿不对呢？我拼命地摇了摇头，觉得脑子里一团糨糊，只有一个念头格外清晰，那就是这龙椅一定是我的，绝对不能让胖子坐上去。想到这儿我淡定地点了点头，对胖子说道：“小胖，有你这份情义就够了，你去吧，我在这下面看着你。”

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向龙椅走去。我见胖子完全把后背留给我，立刻拿出钢弩装在了钢弩上，正抬头准备瞄准，只见眼前一支黑糊糊的枪管瞄准着我的脸。胖子端着枪，恶狠狠地盯着我，似乎我只要一有动作他立刻就会开枪。

我见那枪管正瞄准着我的头，而胖子又一脸不善，登时不敢再动了。胖子阴沉地说道：“老胡，想不到你真的打算暗算我，嘿嘿，幸亏我没有信你那真诚的鬼话，否则现在别说坐龙椅，我他妈早都躺在地上见阎王了。”

我刚要张嘴说什么，胖子立刻打断我：“你什么都别再说了，咱俩的兄弟情分也尽了。老胡，你干不该万不该，不该跟我抢这龙椅。我这就送你上西天，你和Shirley杨在阴曹地府相会吧！”说完就扣动了扳机。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却许久没听见枪响，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这把以卡壳率高而闻名的汤普森冲锋枪竟然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卡壳了。真是天不绝我！我举起手中的钢弩“嗖”的一声射出一根钢弩，胖子慌忙向旁边一闪，举起冲锋枪隔开了这根呼啸而去的钢弩。我眼见一击未中，这时想换钢弩已经来不及了，忙挥起钢弩狠狠地向胖子砸去。胖子见我来势凶猛，举起胳膊一挡，但是钢弩乃是精钢所制，又沉又结实，这一下竟然将胖子砸得一个站不稳，差点儿摔倒。胖子手中的枪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却砰的一声射出一颗子弹。原来这枪一掉地上，受了猛烈地撞击，竟然将卡住的那颗子弹震动了，射了出去。我和胖子一愣，都迅速扑向掉在地上的枪。胖子离得近，一把抓住了，刚要站起来，被我一脚踹倒在地上。我趁胖子摔倒的工夫整个人扑上去，把他压在了身下，伸手去抢他手里的枪。但是胖子人胖力气大，跟我扭打了几下竟然挣脱了我的身体，从旁边钻了出来，顺势压在了我的身上。我被胖子这二百来斤的体重压在胸口，差点儿一口气喘不上来，我抬起腿倒着劈下，一腿踹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登时就有点发晕，我乘机拿着枪站了起来。还

没等我站稳，双脚被胖子一拉，整个人“啪”的一声趴在了地上。这一下将我摔得够戗，眼见胖子一手压着我一手过来拿枪，我连忙踹了一脚挣脱了胖子的控制。

胖子捡起钢弩向我扔了过来，趁我闪身躲避的时候胖子狠狠一脚把我踹倒在了地上，手里的枪也脱了手，滑出去好几米。我和胖子一见此情形又同时扑了上去，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胖子平时就是一个浑不吝的主，现在打急了，招招都是发了狠的打法，拳头不是砸向我的鼻梁骨就是太阳穴。我也发了狠，仗着自己比胖子灵活，总能挣开他的攻击范围，瞅准了胖子下巴一记猛地上勾拳。胖子被这一下打得发蒙了，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我大喜过望，忙跑过去捡枪，还没等直起腰，胖子就一拳打在了我的太阳穴上，顿时我胸中一阵犯恶心，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突然，我来到一片虚无的幻境，也是金碧辉煌的太和殿，雪白明亮的汉白玉石阶，不同的是，这里的云雾更加缭绕，整个宫殿都弥漫着一股薄薄的若有似无的雾气。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推开太和殿的大门，殿内依旧是打磨光滑的金砖，漆红的大柱子，龙椅仍旧摆在大殿的中央，整个殿内安静得让人不安。我环顾下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龙椅就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克制住去坐上去的想法。于是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走上台阶，伸手摸到了龙椅。我摸着龙椅上精心雕刻的龙纹，冰凉感似乎直扎到了心里，这难道就是我一直想坐的龙椅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来得这么简单。我缓缓地坐在了龙椅上，龙椅很宽，端坐在中间根本就不能摸到两边的扶手，我顿时有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感觉。我发现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玉玺，不禁心中狂喜，拿到玉玺就是真正的大明朝皇帝了，我马上就要一统天下了。我伸手将玉玺拿了过来，白玉的玉玺，上部雕刻真龙盘腾，下部是方形印章。玉玺的印章处缺了一角，用黄金补好了。这玉玺又称和氏璧，从战国时期流传至今，是我中华民族的至宝，是一统天下的象征。

就在我拿起玉玺观赏的时候，大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胖子和 Shirley 杨满身鲜血地走了进来。我大吃一惊，一把将玉玺搂在怀里，颤声问道：“你们……怎么来了？”Shirley 杨面带讥诮地说道：“老胡，我自从认识你以后与你一起出生入死、倾心相随，想不到你竟然为了坐上龙椅而残忍地将我杀死。你的心呢？还是火热的鲜红的吗？没被欲望染成肮脏的黑色吗？”

Shirley 杨刚说完，胖子就开口了：“老胡，我认识你十几年了，咱俩也算是肝胆相照了，你朝我端起钢弩的一刹那，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咱

们这些年的情分？嘿嘿。”

听完他俩的话，我的手不禁变得冰凉，冷汗直流。妈的，我都干了些什么！我竟然杀死了我最亲密的兄弟和最爱的人！就为了这张龙椅、这块玉玺？我低头看我手上的玉玺，顿时觉得无比烫人，仿佛是一块烧着的火炭，烫得我的手奇疼无比，这疼一直传到了心里。再回身看我身后的龙椅，金碧辉煌，雕刻精美，可那龙的表情却是那么狰狞，就像恶魔一般。

等我再回过身去看Shirley杨和胖子时，却发现他们两个已经不见了。我大惊失色，顿时觉得这空荡荡的金銮殿是如此的寂静可怖，我大声呼喊他们俩的名字，却没人回应。

第十九章 冥须沟

喊着，喊着，突然一只脚踩到了我的脸上，我迷迷糊糊地恢复了意识，勉强睁开眼睛，看见我的面前站着一个人。我使劲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些，我才看清，眼前的这个人约莫有三十多岁，看起来比我略年长一些。瘦长的脸形，两条浓眉分外抢眼。身材并不十分高大，但是能看出来很精壮，一看就是常年锻炼。他的身后还站着五个人，其中四个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全都身材魁梧、肌肉纠结，剩下一人看起来有些瘦小，站在黑影里，看不清面貌。

我刚想挣扎着爬起来，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住了，我扭头看去，看见胖子也像我一样被五花大绑，趴在地上，还没从昏迷中醒过来。看来我们是被暗算了，这伙人虽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但明显能看出不是善类。

我勉强坐了起来，靠在墙上，胸口和胳膊腿都火辣辣的疼。我抬头问站在我面前的中年男子：“你们就一直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操纵人吧？也就是在山海关向赶车的大爷打听无量山的那伙人。”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道：“你猜得不错。胡八一，我很佩服你的胆识，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临危不乱，气定神闲，看来我真是没挑错人。”

就在这个时候，胖子呻吟着醒了过来，他一见眼前这情形吓了一跳，大喝一声：“你们是谁！”说完就想坐起来，可是马上就发现自己被绑住了。胖子一转头见我也在旁边，跟他一样的遭遇，连忙问我：“老胡，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谁？”我无奈地说道：“这些人就是做好这个圈套等着咱们跳进来的幕后高人，虽然咱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想必早就认识咱们了。”

中年男子微笑道：“胡八一说得没错，我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你们了。”胖子大喊一声：“老胡，别听他们废话。赶紧把绳子解开，妈的，趁我们不注意偷袭算什么英雄，赶紧把你胖爷爷放开！”

中年男子看了胖子一眼，没有说话。我看了看四周没看见有Shirley杨的影子，心下猛地一惊，突然想起了刚才在太和殿中的情形。我扭头去看壁画，只看到一片空白的墙壁，没有任何壁画的影子。难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幻觉？我动了动身子，胸口和肩膀都疼得要命，我扭头去看胖子，只见他右眼肿得老高，依旧是睁不开的样子。难道刚才发生的一切竟然是真的？我转头问中年男子：“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呢？”

中年男子略带惋惜地说道：“她胳膊上中了一枪，掉进了冥须沟里。”说着向房间一侧的沟一指。听见他的话，我和胖子大吃一惊，原来我们刚才经历的那些事是真的，Shirley杨也是真的负伤了！

我大喊道：“快把她救上来，她受伤了！求求你们。”胖子拼命向沟旁边挪去，想伸脖子看看沟里的情况，但是被一个魁梧的人一脚踢了回来。中年男子摊了下手说道：“很抱歉，我没办法救她上来，虽然我也觉得很可惜，接下来我们还有可能用到她呢。”

我大惊失色：“没办法救上来是什么意思？”

中年男子缓缓道：“你知道这冥须沟里都有什么东西吗？”我没有说话，胖子在一旁说道：“是一些黑色的有弹性的东西，看着像轮胎一样。这有什么的，用根绳子把她拽上来不就行了！”

中年男子摇头道：“这冥须沟里的东西就叫冥须。胡八一，你知道在之前那个屋子袭击你们的黑煞是什么东西吗？”说完带着考一考我的神情微笑着。

我哼了一声道：“我当然知道。那黑煞是天地人三觉中的人觉，利用久死不朽的僵尸身上的阴寒之气连同人为的柳木身上的阴寒之所培养出的极寒之物，乃是三觉中的最下一觉。因为所养出的黑煞没有知觉没有思想，只会遇见活物就扑，虽然全身的黑毛刚硬无比，但是攻击力和攻击范围有限，很容易就能被制伏。”

中年男子满意地点头道：“不错，分析得很透彻，看来我选你来盗这个斗是没选错。”他言语之中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感，也说明我们的情况早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胖子看不惯他的样子，狠狠地呸了一口。

中年男子也不在意，继续问我：“那你给我说说剩下二觉是怎么回事。”

我急道：“甭管还有几觉，你先救人要紧，等你把她救上来了你让我回答什么都行！让我做什么都行！”

中年男子道：“你别着急，等你给我说完了这几觉，救不救她我自有定论。”我见他这样说，不敢再强求，怕把他惹急了不顾Shirley杨死活，只好认真答道：“剩下二觉是地觉和天觉。这地觉沾了一个‘地’字，也是利用死尸来捣鬼，但是这地觉就比人觉厉害得多。想制造地觉首先要将死之人服下某种特殊的药物，连服七七四十九天，等人死了以后身体会生发出一种似植物又似动物的长须，长满全身。这种长须万年不死，无论怎么被破坏，只要残留有一点点，就会如同春风吹又生一般迅速地长出来，而且越长越旺盛，越长越茂密。这长须缠在活人的身上能控制人

的行动，意志薄弱些的人甚至会被控制思想，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古时常有心性败坏的茅山术士养地觉害人，利用这些长须能控制人的心性，干些败坏的勾当。”

中年男子微笑着点点头：“解释得很不错，那天觉呢？”我心里记挂着Shirley杨的安危，赶紧说道：“天觉是三觉中最厉害的，能利用微小的东西让人产生幻觉，甚至心性发生严重改变，然后通过这些幻觉和心理变化来让受害者做施术者想让他做的事。这种手法直接操控人的思想和意念，所以是最厉害的。”

胖子在一旁听得不耐烦道：“你问这么多干吗，还有完没完了？赶紧把Shirley杨救上来，不然胖爷跟你们没完！”说完拼命扭动着身体想把绑在身上的绳子挣脱开，但是马上就被他身边的大汉一脚踹倒在地。我见胖子吃亏，赶紧说道：“小胖，你先别说了，这位先生既然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想必是有些自己的见解想要告诉咱们。”

中年男子微笑道：“你真是个聪明的人。既然是聪明的人，想必已经猜到这沟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吧。”

我低头念叨着，冥须沟，冥须沟，这沟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脱口而出：“难道这沟里的东西是地觉？”听了我的话，胖子大吃一惊，中年男子点头道：“你说得没错，这沟里的东西就是地觉，并且数量不少。”听了这话我的心如同被大锤猛击一下，心中一阵疼痛，如果说这沟里的东西真的是地觉，那么Shirley杨掉进去这么久，一定已经被控制了。想着Shirley杨会变成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我心如刀绞，都怪我，怪我当时不知怎么就鬼迷心窍，非要把幻觉当真，一定要坐什么龙椅，将她打伤，她才掉进冥须沟的。

想到这我突然灵光一现，问中年男子道：“难道说这壁画竟是天觉？”中年男子点头道：“不错，这壁画就是天觉，是陈家数年的辛苦所得，为了制作这幅壁画，陈家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四处采办材料，到处遍访茅山术士，家族中有几位甚至自己开始研究茅山之术，就是为了能够将天觉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这幅壁画中，光是极北冰雪之地的鲸鱼鱼骨就用了不下数千斤。这鲸鱼叫做抹香鲸，据传身上的香腺被用来提取御用龙涎香，只要身上沾了一星半点儿，那香味就能数月经久不散。可是人们只知道抹香鲸能制作龙涎香，却不知道这抹香鲸的鱼骨是制作天觉的必需品。这壁画中所用到的所有颜料，都是混合着抹香鲸的鱼骨粉末调制出来的，其中更添加了十年曼陀罗第一次开花的汁液和七环银蛇的毒液，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我也不清楚了。可惜啊可惜，这制作天觉的方法竟然失传了。”

怪不得我们三个都看见壁画延伸出了墙壁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甚至那台阶那宝殿都如此的真实，原来我们都受了天觉的控制，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了太和殿这个场景，包括我们踩在台阶上的真实感，触摸龙椅的冰凉感等全都是我们在脑海中虚构的。那些场景和真实的感觉都是调动我们头脑中对于太和殿的记忆和踩在石阶上的记忆或者触摸金属物体的记忆，用这些真实的记忆覆盖在这次我们虚构出的情景上，感觉起来就像是真的了。甚至我们想去争夺龙椅成为明朝皇帝一统天下这样的想法都是受到了天觉的控制，它让我们幻想自己处在明朝，存在的目的就是争夺龙椅，蒙蔽了我们彼此之前的真实感情，让我们自相残杀。于是我们就在自己脑中虚构的场景中打了起来，但是那些受伤却都是真的，Shirley杨也因为被我和胖子一起攻击而掉进了冥须沟。

想到Shirley杨我不禁心中一阵剧痛，她以前与我在一起时的种种情形，或嗔或笑，或生气或伤心，一幕幕全都闪现在我的眼前。是我害了她，是我亲手杀了她，想到这儿，我仿佛五脏六腑都被撕成了碎片，恨不得立刻就死了的好。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决绝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后悔，现在后悔的感觉真的来了，我才发现竟然这么让人难以承受。是我亲手害了她，是我亲手害了她。眼泪不停地涌了出来，在我脸上恣意地流着，我想嘶吼却发不出声音，想打自己手却被结实地绑在身后，我胸中像塞了一团抹布一样，紧紧地堵着我的气管，让我的呼吸变得艰难。我不能抽出手来，只能用脑袋不停地撞着地面，仿佛只有身体上的疼痛才能让我心里的疼痛稍减。

胖子听见我们的对话也明白了过来，呆呆地愣住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是我把她踢下去的，是我把她踢下去的……”胖子和Shirley杨虽然总是互相看不惯，平时会斗嘴，但是一起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险阻，其中的感情早已不是一般的情义可以比拟。胖子见我不停地撞着地面，嘶哑地劝着我道：“老胡，老胡，你别这样，现在Shirley杨已经遇难了，你再有什么事，我他妈也活不下去了。”

中年男子突然说道：“你们不必这样，那位杨小姐不是没有救过来的可能。”听见他这样说，我和胖子都是一愣，赶紧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子沉吟道：“这冥须沟里的地觉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主要用途还是以长须控制人类身体，从而操控人来做它们想做的事。凡是被长须控制的人，头脑一片混沌，没有了思想，完全受长须摆布，时间长了精力脑力受损，成为活死人，时间更长则会因为精血耗尽枯竭而死。这杨小姐掉下去的时间不算长，看得出来她又是意志坚定的人，身体素质也很好，想必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损伤。不过时间长了就说不定

了。”

我愤怒地大喊并扭动着：“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去救她！你们这些禽兽，让我去救她！”中年男子冷冷地看着我没有说话，向身后的两名男子使了个眼色，那两名魁梧的男子拽着我和胖子往沟边走去。我和胖子见这是个机会，试图踢倒他们挣脱束缚，但是那两名男子一看便是身怀绝技的练家子，两下就把我和胖子制伏了。中年男子冷笑道：“我劝你们别轻举妄动。我知道你们二位也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我找的帮手自然是能制伏你们的。你们还是乖乖地按着我的意思来，否则这冥须沟里实在是不多你们二位。”

我和胖子见硬碰硬丝毫占不到便宜，只好作罢，等着合适的机会再动手。那两名男子拉着我们来到沟边，掏出手电向沟里一照，登时吓了我们一跳。原来这沟中的东西是黑色的固体，就像是沥青凝固了一样，现在全变成了密密麻麻手指粗细的黑色长须，在沟中不停地翻腾着、扭动着，个别的几根还伸长出来，卷曲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一般，令人作呕。

见了这情形我不禁心下一凉，Shirley杨掉进了这么多的地觉中，难道还能活命吗？这些长须饥渴地扭动着，看起来像是迫切地等待着新鲜生命的进入好吸取养分和精血，这种情况下就算我和胖子奋不顾身地跳下去肯定也找不到Shirley杨，这沟看不出深浅，而且通向其他的房间，没准儿遍布整个墓穴，现在Shirley杨究竟还在不在刚掉下去的位置都已经是个谜了。

胖子在一旁说：“那能不能找个长棍子之类的东西伸进这沟里试探一下，看Shirley杨到底在不在这里面，如果在的话咱们好把她捞上来啊！”

中年男子“嘿嘿”笑了一声，对身后的一个男子说：“小吴，把钓竿拿出来。”那个被叫做小吴的人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钓鱼竿，打开折叠部分，抻长了足足有三米长。他拿着这根钓竿走到沟旁边，小心翼翼地伸向沟里。钓竿刚刚触碰到长须，长须便像遭了电击一样猛地一抖，刷地一下就将钓竿缠住了。小吴用力向外拽着，丝毫都拽不动。这时更多的长须像感知到了异动一样迅速地缠上了钓竿，越缠越多，越缠越向上爬。小吴使劲地拽着，旁边的一个男子也走过去帮忙拽，却根本都拽不动。这时长须们猛地一拽，把小吴和那名男子拽了一个趔趄，差点儿一头栽进冥须沟。他们赶紧松了手，钓竿便立刻被拽进了沟里，顷刻间便被长须淹没了。小吴和那名男子脸色苍白，满头是汗，讪讪地退到了中年男子身后。

中年男子对胖子和我说道：“你们看吧，以我们目前的能力，想营救

是没有可能的。”我气愤得大吼：“可是你刚才还说救她有可能，你现在怎么又说没法救她！”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说以我们目前的能力，营救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别的力量。”

我和胖子异口同声道：“什么力量？”

中年男子说道：“陈家在这墓里布置下地觉这样一种机关，想必不仅仅是为了破坏盗墓者的力量，如果只是想重创盗墓者，那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培养地觉，尽可以设计一些其他的具有杀伤力的机关，例如之前的黑煞和火沟。既然这地觉被放在这里，那说明陈家是想利用地觉来操控掉进去的人，以达成某种目的。所以我觉得，说不定我们继续往前走，就能遇见被操控着的杨小姐。”

我大声道：“可是就算碰见了又能怎么样！她已经被操控了，变成了活死人。就算她还没有丧失意识，我们又怎么救她呢！”

中年男子缓缓道：“你们来这陈家大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只是为了帮陈教授找到祖坟一了心愿？”

听见这话我和胖子大吃一惊，看来这中年男子不简单，竟然什么内情都知道，看来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对付得了的。既然如此，只能见招拆招了。我说道：“不错，我们来这陈家大墓确实不只是为了帮陈教授找到祖坟，既然你连陈教授的事情都知道，那想必你也一定知道我们此番是为了什么。”

中年男子哈哈大笑道：“胡八一，你想探我的话就直说，我痴长你几岁，这点小滑头还是看得出来的。既然如此，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那两尺长一尺宽的翡翠双篆梅花笺确实就在这陈家大墓里，那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胖子不屑道：“废话，这还用你说嘛，翡翠但凡成色好的，都价值不菲，更何况是玻璃种的子绿翡翠，还他妈两尺长一尺宽，这东西是件宝物傻子都知道。”说完狠狠白了中年男子一眼。我知道胖子被绑在这里一直心里不爽，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尽可能地找机会想扳回一局。

中年男子转头微笑地看着胖子问道：“那你可知这翡翠双篆梅花笺真正的价值在哪儿吗？”

我说道：“据闻这翡翠双篆梅花笺曾是唐玄宗的宝物。唐玄宗在这梅花笺上亲自题了两行梅花篆字，后流至明太祖手中。明太祖又在篆字下方亲题雅号。这翡翠双篆梅花笺不仅是难得的翡翠，更是意义非凡的文

物，它的文物价值可远远高于它本身的价值了。”

中年男子摇头笑道：“看来你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啊！”

我和胖子不禁有些惊讶，胖子问道：“照你这么说，我俩竟然都没完全答对？难道说这梅花笺还有更值钱的地方？这又是宝物又是文物，还有什么更值钱的地方，难不成上面画着一幅藏宝图？”

中年男子正色道：“这翡翠双篆梅花笺的真正价值隐藏得很深，知道的人本就没有几个，还都已经葬在了这陈家大墓中。仅有一人逃脱了这葬在大墓中的命运，将这个秘密传了下来。这梅花笺最宝贵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件能解万毒的解毒灵物，而且是一件能镇压及驾驭任何邪灵物体的宝贝。你们难道不奇怪，这陈家大墓中邪恶之物这样多，尤以天地人三觉最为邪恶，却为何这大墓所在地仍旧气宇祥和、国泰民乐，没有任何不安之处吗？”

我惊讶道：“难道说，全是因为这梅花笺的缘故？”

中年男子点头道：“没错，全是因着这梅花笺的缘故。这梅花笺乃是天地宝物，自有祥瑞之气，任何邪恶物体遇见这梅花笺自然便气势低沉，邪气内敛，不能作怪。”

胖子不解道：“这梅花笺如果是宝物，那唐玄宗为什么还是被安史之乱搅得不得安生，硬生生杀了杨贵妃才得以平息军愤？”

中年男子道：“唐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乃是历史发展之使然，这梅花笺只是一枚神物，能够镇压邪灵，可没有维系天下的作用。”

我仔细想着这中年男子的话，突然间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找到这梅花笺，就能用它来镇压附着在Shirley杨身上的地觉，从而救她了？”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想明白了这一点我欣喜若狂，看来Shirley杨真的有救了。我早已想好，如果她真的因我而死，那我是一定也不能独自活下去的，等我从这陈家大墓出去了，安顿好胖子和我那些战友的亲人，我便自行了断，去找Shirley杨，也算是赔了她一条性命，况且没了她，我的生活也没什么意思了。现在得知还能救她，我生的希望便不可抑制地喷涌出来，我还想与她长长久久地活下去，经历人生百态，生几个孩子，过平淡安逸的生活，这些都还没有实现，我怎么能让我们都死去？

想到了这里，我便多了许多信心。胖子听见我这样说，知道Shirley杨还有救，也十分高兴，大声说道：“他妈的，老子就是拼死也要找到这

块梅花笺，什么挣钱什么文物都是次要的，一定要把杨参谋救过来，不然我这下半辈子都不得安生。”

中年男子突然饶有兴趣地问我们：“难道你们就不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吗？”

胖子不耐烦道：“妈的，你是谁鬼他妈才知道，你自己说不就完了，卖什么关子。现在我们被你绑着，还不是任你宰割，你还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这一路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都够多的了，你现在就是说你是陈大将军我都不奇怪。哼。”

我沉吟道：“老兄你对这陈家大墓的情况这么清楚，甚至还知道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内情，想必你与陈家肯定有关系。”

中年男子沉着脸道：“我虽不是陈大将军，但我确实与陈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便是陈家第五十九代嫡孙，你们叫我陈先生就好了。”

我和胖子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这陈先生怎么会是陈家嫡孙？我奇道：“陈家不是所有人都一夜之间失踪了吗？难道说他们全都逃到了某个地方隐姓埋名地生活了起来？”

陈先生摇头道：“不，据我所知，陈氏一族的全体成员都在城破的那一天以身殉城，葬在了这里，陈氏大墓。”

我和胖子听了这话对视了一眼，彼此眼中都充满了震惊。难道说陈氏家族一夜之间失踪竟然是因为全部殉葬？

我迟疑道：“既然陈氏家族全部殉葬，那么你怎么会是陈家的嫡孙？而且陈教授说他的曾祖父在搬去北京前，一直生活在山海关，这又是怎么回事？”

陈先生说：“陈教授的先祖也曾是陈家的孙辈，他的先祖在婚嫁年龄与一位大户人家结亲，那大户人家只有一女，所以要求那位先祖入赘。陈氏应允，那位先祖不久便入赘了，因此没有在数年后随陈氏一族殉葬。至于我……”

我抢着说道：“难道你便是那个陈臻的后代？”

陈先生摇头道：“不，陈臻便是陈拓陈大将军，陈拓是他入军后皇帝御赐的名字，以奖励他军功卓绝，大破敌军，拓取击破拓展的意思。”

胖子急着说道：“那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族谱上名字被涂黑的那个人的后代！”

陈先生听见胖子这样说不禁有些愕然：“被涂黑？”

胖子说道：“对，被涂黑了。族谱上最后一辈只有两个人名，一个是陈臻，另一个被涂黑了，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开始我们还以为被涂黑的那个是陈拓，看来是另有其人。嘿嘿，你的祖宗究竟干了什么，竟然让陈家这么痛恨，涂得那个黑呦。”胖子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

那陈先生倒也不生气，说道：“看来那个被涂黑的名字确实是先祖的。先祖叫陈摯，与陈臻同属一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陈臻自幼聪明好学，是陈家引以为傲的后辈，后又参军英勇抗敌，更是为陈家增光。而先祖陈摯自幼体质虚弱，幼年时曾经因为成功预言了本县一户农家将要因野兽袭击全家暴毙而被视为怪胎和不祥之人，因此从小就被关在家里，从不让出门，鲜少与外界接触，因此外人也就很少有人知道陈家的这位后辈。但陈摯先祖实是天资聪明并且心高气傲，因为受到了家里这样的对待，并且看着全家人都宠爱陈臻以陈臻为傲，心下难免不平，便渐渐地变了心性，变得偏激敏感，难以与人相处。后来到了崇祯十七年，清军与明军的战争白热化，又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妄图攻打进京，这时陈摯先祖便动了歪念头，竟然暗中联系清军，要伙同清军里应外合引其入城，想在清政权中取得一定的功绩和地位。我猜他一定是想做出些事情来让陈家上下看看，一雪前耻。可是陈家上下是明王朝的死忠派，知道了这件事后阖家震怒，共同斥责陈摯先祖。谁料陈摯先祖死不悔改，不仅坚决不答应与清军断了联系，反而大骂陈家上下迂腐顽固，并预言明王朝必定灭亡。此事，终于惹恼了陈氏家族，派人将陈摯先祖送离山海关，送到南方的一个小村落，并将其在族谱除名。

“后来陈摯先祖辗转到了广东一带，并在那里安家落了户，繁衍子嗣。听闻李自成的农民军入京打倒明朝政权后，陈家仍以一己之力奋力抵抗清军，但是吴三桂倒戈，清军得以大批入关。而陈家在清军入城的那天全体退入这无量山大墓，自杀殉国。陈摯先祖派人探听得这一消息后，伏地大哭，俯身向北磕了三个响头，从此再没提过任何有关陈家的事情。不过在他临终前，将这一切告诉了后人，而后人代代相传，便传至了我这里。陈摯先祖后人在清王朝后期随一只英国游轮去了英国，后又辗转去了美国，从此便定居在那里。”陈先生说完这个故事长叹一口气，久久没有说话。

听了这个故事，我和胖子都大为惊讶，原来这陈家竟有这么多的秘密。我说道：“这陈氏一族的高风亮节和忠贞不二确实令人赞叹敬佩，竟然甘愿绝了陈氏一脉自杀殉国。不知那位陈摯先祖听闻这事后心中有没有一丝悔恨？”

陈先生道：“据说陈摯先祖确实心生悔意，后半生吃斋礼佛，再没有

“问过政事。”

胖子说道：“这陈家也太下得去手了，全族好几百人，竟然因为改朝换代这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全自杀了。要我说偏激的根本不是陈挚先祖，而是这陈氏家族。”

陈先生点头道：“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全族自杀殉国的事实有些偏激，但是就当时人们的思想来说，却又是合情合理。不过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也是我此次来找这陈家大墓的原因之一。”

想不到陈先生竟然还有别的想法，我和胖子顿时好奇心陡起。陈先生接着说道：“陈挚先祖过世前曾将这陈氏家族的所有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后人，唯有一件事情没有说。他说这件事是导致陈家全体殉葬的原因之一，却也是全族数百年来的最大秘密。只有陈氏家族的嫡系传人才能获知这个秘密。他从懂事起就被告知了这个秘密，并且立下毒誓要求宁死不得说出。陈挚先祖一生都死守着这个诺言，谁也没告诉，包括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却没有遵照陈家祖训将这个秘密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说明朝既然已经灭亡了，就让这个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埋葬吧！”

我奇道：“这个秘密跟明朝灭亡有什么关系？既然是陈氏家族数百年来的大秘密，那想必万分重要，可是陈挚先祖却说明朝灭亡了这个秘密就该被埋葬，这其中有什么蹊跷？”

陈先生点头道：“我也一直很奇怪，想必这个秘密与明朝大有干系。因此我这次下定决心来找陈家大墓，有三个原因：一是想找到那块翡翠双篆梅花笺；二是想弄清楚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三则是将陈挚先祖的遗骨葬进这陈家祖坟。”说完一挥袖，身后一位男子手捧着一个骨灰盒和一个牌位走了过来。

胖子生气道：“你找你的祖坟这无可厚非，但是跟我们三个有什么关系？背后算计，太他妈阴险，跟你那陈挚先祖一个德行。”

陈先生听见胖子这样说，脸上闪过一丝怒意，但他平复了一下说道：“胡八一和王凯旋，你们二人的名头在潘家园可不是一般的响亮啊，包括那位杨小姐，在潘家园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据一位算命的瞎子讲，你们三位曾出入云南献王墓，盗得上古宝物凤凰胆，这份摸金校尉的手艺，当世第一恐怕非你三人莫属。”

胖子呸道：“甭他妈给我们戴高帽，老子不吃你这套。那他妈死瞎子又把我们卖了。”

我说道：“你知道这陈家大墓神秘莫测，墓中又定是凶险万分，所以设计让我们三人来给你当前锋，先帮你找到陈家大墓，待马上就要取得

宝物的时候你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将我们一举擒获，你好坐享渔翁之利，是不是？”

陈先生微笑道：“胡先生果然是聪明人。”

我接着说道：“那为什么赶车的老头说你们也在打听无量山的事？你不是已经决定由我们来找这些线索了吗？”

陈先生答道：“本来我们一行人是悄悄跟在你们后面的，一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让你们不会发现，又不至于跟丢。但是你们从图书馆出来后直接进了一片树林。那片树林很有蹊跷，我们进去了之后就有两名兄弟觉得不适，出现了幻觉，其他人也相继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就退了出来，找了一个地方调整了一下，结果就错过了你们出树林的时机。再后来你们去了哪里我们就知道了，只好边在县城打听无量山的情况边等你们，后来终于在你们去老龙头的路上又重新发现了你们的踪迹。”

“可是我们并没有找到翡翠梅花笺，你们又何苦这么早现身呢？”我反诘道。

陈先生讥讽道：“你们已经深陷天觉，精血气力都已经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如果没有我，你们要么自相残杀而死，要么精气耗尽而死，难道你以为只凭你们两个能逃脱这天觉的法力？哼，这么算我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呢。”

胖子大声说道：“别他妈放屁了，你费尽心机地让我们帮你找那举世无双的大宝贝，等真找到了你还能让我们活着出去？你当我们是傻子呢！”

胖子说得没错，此人心机这样深，一旦找到那翡翠双篆梅花笺，他定是不能容我们活命的，以防我们走漏了风声。

陈先生笑道：“那好，你二位不找那翡翠梅花笺也好，想必那位杨小姐的死活你们也不放在心上了。那既然这样，我这就让身边的人送你们出去，反正你们也不找那梅花笺了，我也是断不能容你们来破坏我的计划的。”

陈先生说完，胖子一愣，现在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这梅花笺我们无论如何是要找的，但是有这个瘟神在这里，我们想避开他们自己去找是不现实的，看来只能暂时听命于他了。胖子见我半天不说话，急得一直给我使眼色。我想了一下说道：“陈先生，想必你在Shirley杨掉进冥须沟之后再救我们也是故意的吧。如果你任由我们三个找到梅花笺后再出现，那你很难将梅花笺夺走。所以你故意等到我们三个自相残杀以后出

现，等到我们手中的武器已经耗费完了，而且都或多或少受了些伤，并且失去了一个战友，这时我们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容易被你控制。而且Shirley杨掉进了冥须沟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梅花笺。这样你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梅花笺并且保证不被我们夺走，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而且我猜，如果我们当时不把Shirley杨踢进沟里，你也会暗中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推下去的。”

陈先生微笑道：“随你怎么猜测，反正现在情况你们也明了，既然大家都已经敞开心扉说得这么透彻了，那我不妨说得更透彻一点。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帮助我找到梅花笺，你们也可以救了杨女士，这墓中如果还有其他的明器随你们挑几件拿走，也算不走空。第二条路，宁死不肯去找梅花笺，那我就帮你们安葬在这无量山中，死后有这么大的墓室，也算死得其所了。是生是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也微笑道：“陈先生果然是爽快人，既然您都已经这样说了，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胖子张嘴想要说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陈先生笑道：“胡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就简单多了。”

我心里记挂Shirley杨的安危，只想赶紧找到翡翠梅花笺好将她救出来，至于找到之后怎么逃离这个狗屁膏药我还没想好，现在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沉声道：“陈先生，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就别耽误时间了，不妨就赶紧开始下一步吧。”

陈先生点点头，对身后说道：“老陈，你来给胡先生松绑。”一直站在阴影里的那个人走了出来，来到我身边。看清了那人的面目，我和胖子大吃一惊。胖子叫道：“你就是那个怪老头！”

那个老头微笑道：“正是我。”

胖子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个老不死的，原来打从一开始你就是个骗子，你跟这个禽兽是一伙的，你那时告诉我们关于无量山的事情就是想让我们尽快找到！妈的你们这帮骗子！”

老陈笑咪咪地说道：“这位小兄弟，我没有骗你啊，我确实是陈氏管家的后代，这无量山也确实是陈家大墓，我只是没有告诉你们我与陈先生的关系而已。”

胖子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只能气哼哼地喘着粗气。我说道：“老陈，进行这些口舌之争没有任何意义，你赶快将我松绑，尽快去找翡翠梅花笺是正事。”

老陈点点头，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我活动了一下已经麻掉的手臂，刚想走过去解开胖子身上的绳子，突然就觉得腰间一疼，登时一阵酸麻感自腰间扩散到全身，但是顷刻间便散了去，却随后觉得四肢百骸软绵绵的没有了力气。我大吃一惊，回头之间老陈笑咪咪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惊怒道：“你对我做了什么？”

老陈道：“也没做什么，就是在你的腰膪穴上按了一下。这腰膪穴掌管四肢力气，你的腰膪穴被老朽这么一按，现在四肢应该没有力气了吧。”

我暗暗运劲想打这老头一拳，却发现无论怎么使劲胳膊都举不起来，看来这老头说的是真的。我大怒：“你这个死老头，你废我力气干什么？”

老陈也不生气，仍旧笑咪咪地答道：“胡爷身手不凡，这是我们早就如雷贯耳的事情，如今咱们一起去寻找这翡翠梅花笺，自然有什么危险就不能劳您亲自动手了，有身后的小弟们去照应。您就负责运用您摸金校尉的知识和经验指点大家找到梅花笺即可。”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这他妈陈家人怎么都这么阴险，想必是怕我半路发难逃跑或者跟他们打起来，干脆直接废了我的力气，省得麻烦。胖子见我这样气得大骂：“妈了个屁的，你们这帮小人，你们等胖爷我翻身的时候，我让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得好死，都他妈跪着求我饶命！”

陈先生并没有给胖子松绑，而是派身后的两个年轻男子将胖子看住，剩下两个和陈陈则走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向房间另一头的大门走去。

这扇大门很容易便打开了，想必是因为我们闯过了天觉和地觉的机关。出了这扇门又是一条冗长的甬道，黑黢黢的不见前方道路。陈先生一行人都拿出手电照明，我趁着大家都注意脚下道路的时候偷偷用手猛戳刚才被老陈点穴的位置，但是戳了半天却丝毫不见力气恢复。正当我要接着再试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老陈似笑非笑的声音：“胡先生，不要再枉费力气了，老朽练气功五十余年，自十岁便练起，手上的力道难免大了些，这穴道寻常人是解不开的，更何况你现在四肢酸软无力，想解开实在是难上加难啊！”

我心中暗暗问候了一遍他的祖宗十八辈，假装没听见，继续向前走去。这时一名魁梧男子对陈先生说道：“陈先生，您看，这墙壁又渗出黄色黏液了。”说着将手电的光束照在墙上。墙上果然布满了我们之前见到的黄色黏液，墙缝处也依然缓慢但是不绝地渗出新鲜的液体。胖子对守

在身边的其中一名男子说道：“哎，这液体看着像是山洞里形成钟乳石的那种液体，这钟乳石可是值钱的东西，我祖父就是研究这种东西的。你上前蘸点拿到我面前让我仔细看看，这离得太远我看不清。”

那名男子刚要上前用手蘸点液体，便被陈先生制止道：“小魏，这液体来历不明，小心为上。”那个小魏听见陈先生这样说，便收回了手。胖子见没骗到小魏，气哼哼地骂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

陈先生饶有兴趣地走到墙壁前仔细地研究着那种黄色黏液，转头问我道：“胡老弟见多识广，不知是否知道这种黄色黏液是什么，或者曾在哪次盗斗中见过？”

我摇头道：“承蒙夸奖，这种东西我也是第一次见，实在不知道是什么。”

陈先生微微一笑对大家说：“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再停留纠缠下去也没有用，咱们还是尽快去寻找翡翠梅花笺吧。那位杨小姐可等不得！”

胖子阴阳怪气地说道：“究竟是杨小姐等不得还是你陈先生等不得啊！别想既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这便宜事儿不能尽让你一个人得了啊！”

陈先生不以为意地继续往前走，胖子在后面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我们一行人又向前走，这条甬道又黑又长，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了还是没见到任何出口，我们渐渐有些慌乱了起来。陈先生带的那几个彪形大汉忍不住窃窃私语，小声嘀咕着为什么还没见到出路。陈先生也迟疑了起来，毕竟在这暗无天日的深山内部走了二十多分钟却始终不见终点，前方又不知会有什么危险在等着自己，这确实是件考验心里承受能力的事情。

胖子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典型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主，看见陈先生的队伍出现了小骚乱，顿时高兴了起来，转头对我说道：“老胡，咱们在那洗尘寺的地下密道里遇见的那群食人蚁真他妈吓人，妈的要不是咱们仁命大现在绝对是一堆白骨躺在那里了。我禽，咬人那叫一个疼，也不知道那些蚂蚁是怎么进化出来的，一口就能咬掉一块肉，你看我这手都快被咬烂了。”说着胖子伸出手来，摊到我面前。胖子还真不是瞎说，那双手上确实大大小小布满了各种伤口，基本全是在地下密道的时候被食人蚁咬的，甚至有的伤口已经有点发炎了，红肿不堪。胖子又撸起袖子，胖子长得又白又胖，胳膊上少了十几块小指甲盖那么大的肉，伤口还没长好，结了血痂，映在雪白的胳膊上格外触目惊心。

我马上应和着胖子说道：“我参加过越战，经历过热带雨林里的枪林弹雨，也去昆仑山当过工程兵，雪崩都遇见过两次，更别说盗献王的斗，经历过这么多自认为也算胆大的了。我禽，这些经历加起来都没有那些食人蚁吓人。一抬头发现好几十万只蚂蚁黑压压全冲你这边来了，一口咬在身上，生生地把肉撕下来，那滋味比他妈死了还难受！当时真恨不得就死过去得了，也省得遭这份罪了。你们看我这眼睛，就是被那些食人蚁咬的。”我的眼皮在密道里被食人蚁咬了一口，肿得跟个核桃似的，出来后抹了老和尚给的药膏，早就消肿了，但是眼皮上少了一大块肉，这一口狠得差点儿把眼皮咬穿了，好像那些蚂蚁多少年没吃肉了似的。

陈先生带的那四个大汉听见我和胖子这样描述，看了我们身上的伤口，顿时有些害怕了，一个个呆呆地看着我们半天没说话。我和胖子见了他们这个样子，心下不禁暗暗鄙视了一番。胖子小声对我说道：“这帮人看着五大三粗的，估计也就是退役的雇佣兵之类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一帮酒囊饭袋。”

我也小声说道：“咱们也别太轻敌了，你看那个小吴和小魏腰间鼓起来那块，像什么？”

胖子惊讶道：“枪？”

我点点头：“对，你仔细看那形状，再看这两个人现在的反应。”

胖子顺着我的目光看去，果然小吴和小魏听了我和胖子的话下意识地将手放到了腰部鼓起来的那个东西上，这个动作我和胖子太熟悉了，武器在危险的环境中会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因此当人感到不安全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手移到武器附近，以方便在危险袭来时能够第一时间抵抗。

我把胖子拉到我身边说道：“我现在全身酸麻、四肢无力，根本使不上力气，跟个废人没什么区别，咱们现在战斗力不行。千万别轻举妄动，伺机行事。你先帮我试试能不能把这穴位解开。”

胖子照着我被点穴的地方猛按，按得我疼得龇牙咧嘴的，却一点儿作用都没有。这时候，陈先生突然说：“大家都别惊慌，据我所知食人蚁生活在干燥而温暖的地方，这甬道潮湿而且阴冷，绝对不是食人蚁能生活的环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胖子在一旁说道：“这食人蚁是不一定遇见了，但是这一路上各种怪事、各种机关哪个都不是好对付的，没准儿前方还有更可怕的呢。哼！”

陈先生面色一沉刚要说话，我赶紧接过话头：“陈先生，小胖说得

对，我们这一路遇见的机关无不是凶恶至极的，咱们确实应该提高警惕，小心为上。”

陈先生见我这样说反倒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冷冷地说道：“多谢胡先生和王先生的提醒，我们自然会加倍小心。你们大家把该做好的事做好，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抓紧继续赶路吧。”

听见陈先生的话，那几个人安静了下来，我们一行人继续向前走。因为我和胖子刚才那番连吓带蒙的话，大家都走得小心翼翼，格外的慢。又向前走了大约十分钟，终于看见了一扇门，大家既感觉松了口气，又觉得紧张万分。松口气是因为这条狭窄昏暗的通道终于走到尽头了，并没有遇见什么可怕的东西；紧张的是推开这扇门，不知道还有什么危险等着我们。

第二十章 地觉

陈先生见大家都裹足不前，转头对站在我身边的老陈说道：“老陈，你去把那扇门推开。”

老陈点了点头，走到门边，伸出手使劲一推，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这房间的构造与前两间房间一样，都是大理石的地面和墙壁，宽敞没有遮挡物，但是房间的中间立了一些黑色的圆柱，大概两人手臂圈起来那么粗，一人多高，一共三个，站成一排。陈先生一见这些圆柱便大惊失色，走上前去用手电照着细细观察。小吴见陈先生半天没有做声，走上前去问道：“陈先生，这圆柱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种阵法吗？”

陈先生缓缓道：“我也不敢断定，但是我怀疑这是地觉。”听见这个名词我们全都大惊失色，刚才大家都听见陈先生所讲的地觉究竟是什么东西了，现在真的遇上了，难免心中一阵惊慌。小吴颤声问道：“可是陈先生，这地觉跟咱们在刚才那个房间看见的不一样啊！”

陈先生摇头道：“这地觉现在还没有被唤醒，但是原因我却不知道，咱们趁现在还安全，快穿过这个房间继续前进吧。”说完指了指房间另一头的一扇门。

我说道：“如果我没猜错，那扇门是打不开的，必须要破了这地觉的攻击才能打开，前几个房间都是这样设计的。”

小魏对我的话将信将疑，快步跑到房间另一头，使劲推了一下大门，门丝毫未动。小魏又深吸了一口气，狠狠一脚踹在大门上，这大门还是一点打开的迹象都没有。大家见此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趁大家都慌乱的时候偷偷拿出藏在靴筒里的伞兵刀把绑着胖子的绳子割断了，我们两个悄悄地站在了人群的最外面。陈先生最先镇定了下来，说道：“大家先别慌，这地觉究竟什么时候被唤醒我也不清楚，唤醒后有什么样的后果也不可预知，咱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保持战斗力的集中。胡老弟，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摇头道：“这地觉是陈家刻意培养的，凶险万分。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并没有什么了解和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同意陈先生的说法，首先要集中战斗力，大家应该先聚在一起。”

我的话音刚落，小吴身后的柱子上刷地一下伸出一根手指粗细的黑色长须，一下子勒住了小吴的脖子。这一下变故来得突然，让人措手不

及，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小吴一下子就被勒得倒退了几步，整个人靠在了身后的一根黑色柱子上。那根柱子迅速变成了数万根舞动的长须，将小吴紧紧地缠了起来。长须舞开的一刹那，露出了里面枯槁腐烂的人形，原来这柱子是九具身上长满地觉的尸体。在地觉没有被唤醒的时候，长须就以固体的形式紧紧地缠在尸体上，一旦被唤醒，就会变成长须挥舞开来攻击就近的活物。

小吴被长须裹住顿时发出了一阵痛苦的惨叫，脸庞变得狰狞无比，双眼瞬间变成了红色，瞳孔变成了一条细缝，就像猫一样。

这一下突然的变故让我们都愣在了当场，谁都没有动，直到被长须控制的小吴挥起手臂直捣身边一名男子的胸口，大家才反应过来。老陈和陈先生迅速向旁边退去，我拉着胖子快速跑到他们身边，我俩现在势单力薄，必须得找个靠山。剩下的三名男子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向控制小吴的地觉打去。见他们都拔出了枪，我向胖子抛了一个“你看吧，我说他们带了枪”的眼神。胖子点头道：“高，实在是高。”说话间又一只地被唤醒了，伸出一只长须迅速地向离它最近的小魏身上缠去。这一下不像刚才的地觉缠小吴那样出人意料，大家都已经有了防范之心，因此小魏身形猛地向右一偏，脖子躲过了长须的缠绕，但是胳膊还是被缠住了。这地觉的各条长须像是有感知一般，一条长须捕捉到了目标，其余的就迅速向目标缠去。瞬间小魏的胳膊就被长须缠满了，起先小魏还能抵抗着不被长须拖拽过去，但是渐渐地长须的力道越来越强，小魏有些抵抗不住了。

小魏拼命地向后仰着，努力不被拽到地觉的身边，刚才小吴的惨状大家是有目共睹。我见老陈和陈先生犹自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便说道：“怎么，自己的兄弟身陷险境，您二位却在旁边袖手旁观？”

陈先生没有答话，仍旧目视前方，认真地观察着小魏和其他两位男子同地觉拼命地搏斗。老陈看了我一眼也转过了头，冷冷地说道：“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陈先生的安全，至于其余的人，陈先生既然花了钱雇他们来，他们就要为陈先生抵挡危险。”

我见小魏眼看就要被拉到地觉身边，那等待他的将与小吴一样，迅速被长须缠住全身，成为地觉手中的傀儡。我把伞兵刀递给胖子，指着小魏说道：“你去帮帮他吧，一旦他们被消灭干净了，咱们马上就会变成地觉攻击的目标。”胖子横了我一眼，看着我手脚软绵的样子，接过伞兵刀向小魏走去。

小魏还在与地觉奋力地搏斗着，拼命地向后仰着不被地觉拉过去，但是地觉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小魏情急之下竟然伸手抓住了身边一

只还没被唤醒的柱子。这没被唤醒的地觉一接触到人身上的阳气顿时苏醒了过来，腾地伸出一只长须缠住了小魏的手臂，还没等小魏叫喊出来，其他的长须也都迅速缠了上来。这样一来，小魏的两只手臂全都被地觉缠住了。这两只地觉分别往相反的方向拉扯小魏，小魏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地觉的纠缠。长须的力道越来越大，小魏痛苦的号叫着，眼见就要被从中间拉扯开了。胖子一个斜刺里冲过去，挥刀便将缠住小魏右臂的长须砍折了好几根。

地觉应该还是没有痛感的行尸走肉的一种，因此这几根长须被砍断并没有影响地觉的拉扯，反而断掉的这几个长须卷曲着向胖子袭来。胖子猛地一蹲躲过了向他脖子缠来的一个长须，一挥手又斩断了另一根向他袭来的长须，赶紧一个地滚翻后撤了几步，退回了我的身边。

胖子喘着粗气道：“妈了个逼的这些地觉太他妈厉害了，刚才要不是老子闪得快，现在变成行尸走肉的就是我了。那些长须怎么他妈的跟割不完似的，割掉一根还有一根。”

胖子刚才的援救让小魏暂时脱离了被撕扯的命运，但是马上右臂的长须又缠绕了上来，小魏此时已经是大汗淋漓，力气也用得差不多了，有点放弃挣扎的感觉。我赶紧用尽浑身力气，一脚踢向胖子：“赶紧去啊，他快不行了。”

胖子腾地站起来骂道：“胡八一你他妈的到底是哪伙的，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的安危去救一个敌人啊！”说归说，却还是快速地奔了过去用伞兵刀砍断了缠绕住小魏的长须。长须受挫纷纷放开对小魏的缠绕。胖子趁机拉着小魏快速向我们的位置跑了过来。那只被砍的地觉倒是并没有立刻过来伤害我们，而是站在原地，整体弓成了一个弧形，被砍断的长须在空中狂乱地挥舞着。

小魏由于被长须长时间地缠着，手臂已经紫黑了，神志也有些不太清醒，反应迟钝，有点语无伦次。陈先生仔细看了看小魏的手臂沉声道：“这两条手臂怕是保不住了，搞不好要截肢。这地觉不知是费了多少心血培养出来的，端的厉害无比，仅仅被缠住了这么一小会儿，阴寒毒性已经渗透进了小魏的体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的血液中氧含量已经变低，毒素恐怕早就渗过了皮肤，渗进了肌肉组织，将手臂中的神经全部杀死了。”

这地觉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那边地觉控制着小吴疯狂地进攻剩下的两名男子，小吴现在已经神情木讷，眼神迷茫，血红的猫眼一样的眼睛中隐隐透着一股煞气。长满长须的地觉本身是一具干瘪腐烂着的尸体，全身乌黑泛着脓水，个别地方还露着干瘪的

肌肉和白骨，看了令人作呕。这地觉伸出的长须紧紧将小吴缠在地觉本身上，一人一尸紧紧地贴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臃肿的怪物。那两名被攻击的男子要不断抵挡着小吴的拳脚，还要躲避着舞动着的长须，实在是狼狈不堪。

突然一只长须猛地伸长缠住了一名男子的手臂，那名男子一震惊，“砰”的一声开了枪，正中小吴的额头。登时小吴的脸便被鲜红的血模糊了，闭上了血红的眼睛。地觉也受到了震动和影响，缠紧男子手臂的长须猛地缩回，其余长须也迅速地盘回到了地觉本身，只剩下一部分长须还缠着小吴没有松开。

陈先生见状欣喜道：“看来这地觉只需要吸收活人的精血气力，死人不需要。这就好办多了。”

胖子讥笑道：“那可不一定，你看这地觉还是死死缠着小吴不肯撒手。”

陈先生摇头道：“现在缠在小吴身上的长须明显少了很多，但之所以还有残留，是因为小吴是在瞬间暴毙的，身上的阳气和精血还没有消失殆尽，因此这地觉依旧吸收着，只是不像先前那般长须数量繁多了。”

胖子说：“照你这解释，等这地觉缓过劲来，小吴也死透了，就会来袭击咱们？”

陈先生点头道：“恐怕是如此。”

开枪的那名男子见自己一失手打死了一名兄弟，顿时愣在了当场。另一名男子见暂时没有了危险，忙拽着开枪的那名男子跑到了我们所在的位置。陈先生安慰道：“小谷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情况突发，这是大家都不想也不愿看到的事，这不怪你。”小谷低着头不说话。胖子见状悄悄对我说：“那小谷没准儿心里还偷着乐呢，要不是他开枪打死了小吴，现在死的就是他了。不是我想得偏激，照我看，这帮人没一个好人。”

我没接胖子的茬儿，而是对陈先生说道：“陈先生，现在咱们身陷囹圄，又已经折损了两名兄弟，现在满打满算只剩下咱们六个人了。这地觉厉害之至，而且还一个都没被消灭，咱们实力实在是不足。您看能不能把我的穴位解开，至少以我的身手能抗击一两个地觉的进攻。否则我就是半个废人，我不仅帮不上大家的忙，没准儿我还会拖后腿。陈先生，虽然我十分讨厌你对我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形势所迫，就目前来看，咱们现在是一伙的。”

陈先生听了我的话微微一笑道：“我承认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不能排除你消灭掉这些地觉后又转过头消灭我们的可能。况且胡先生，你

真的觉得你有这么大的价值让我不得不依靠你来寻找翡翠梅花笺？这个墓已经找到了，我对盗斗也略知一二，况且看此情形，这无量山的机关也出现得七七八八了，我相信接下来没有你的帮助我也能找到梅花笺，无非是多费些事罢了。”

胖子被气得破口大骂：“你这个小人，不需要我们帮你寻找梅花笺，却也不放我们离开，又怕我们跟你争夺，你还真是里外便宜都想占尽了。”

陈先生说道：“王先生你这就是意气之言了，纵使你们答应不跟我抢夺梅花笺，我又怎么可能在找到之前放你们走呢。兵不厌诈啊！”

胖子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就在这时原本因为被胖子斩断长须而弯曲起来的地觉蓦地伸直了，而砍断的长须也已经重新长好，我们见了大吃一惊，原来这地觉刚才弯曲竟是在凝聚精力让断须重新长起。而此时缠住小吴的地觉也已经吸完了精气，松开了小吴的尸体，挥舞着长须寻找着下一个目标。

这两只地觉的重新进攻让我们又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小谷和另一名男子举起手枪就射击地觉，但是子弹打到地觉身上便如同击中一块破棉布，虽然打穿了尸体，却不影响地觉的进攻。就在一根长须马上伸到陈先生面前的时候，陈先生一把抓过小魏扔了过去。长须瞬间便缠住了小魏，将小魏拉至本身面前，所有长须顿时将小魏缠了个严丝合缝。小魏还没等神情变异，砰的一声一枪被人打穿头部而死。我和胖子大吃一惊，转头发现竟然是陈先生开的枪。陈先生轻描淡写道：“他心智已然受损，留着也没用，反倒成为我们的拖累，不如替我们暂缓一下地觉的攻势。”

说时迟那时快，另一只地觉也挥舞着长须向老陈和陈先生冲过去，老陈学陈先生故技重演，一把抓过我想送过去。我四肢疲乏无力反抗，刚想叫胖子救命。胖子趁老陈抓着我分神的工夫一脚踹在了他的腰间，老陈一个趔趄将我扔了出去。我落地的时候正好腰压在一块小石子上，疼得我龇牙咧嘴。这时一只长须猛地缠住了我的脚腕，将我向地觉尸体拖去。我紧紧地扒着地面的砖缝不让地觉拖走我，一时间双方僵持了起来。那边胖子和老陈已经同缠着小魏的那只地觉打了起来。那地觉因为小魏已死，身上精血不旺而攻击性并不十分强。胖子和老陈手握短刀才与之斗了个平手，斩落了不少长须，但是手臂上却也尽是被长须缠上后残留的毒液和伤痕。

缠住我脚腕的长须越来越多，只有一部分长须因为长度的限制而没有缠上来。我的脚腕很快就麻掉了。长须猛地一拽，顿时我手上的指甲

就因为在地上拖拽而掀了起来，疼得我咬牙切齿。因为地上太过平滑没有能抓住的地方，马上我就被地觉拽到了面前，我没回头都清晰闻到了尸体腐烂的奇臭无比的味道，我大声喊道：“胖子，救我！”

胖子听见我喊，一回头看见我的样子，大惊失色，转身就想跑过来救我，刚跑出去一步，就被一条粗壮的长须拦腰缠住，猛地向后一拽，顿时一个不稳，趑趄着退了好几步。就在这一耽搁的工夫，我的脚已经抵到了地觉的身上，顿时一根长须迅速地缠住了我的大腿。我心里一凉，完了，这下不死也得残废了。就在这时，一把短刀利落地斩断了缠在我脚踝的长须们，我顿时觉得身体一松，后拖之势停止。我立刻捡起一把伞兵刀一刀割断了缠在我大腿上的长须，趁地觉还没有重新袭击来，赶紧爬了起来躲开了。

我站起来之后发现竟然是陈先生救了我，大感诧异。还没来得及细说，转头一看胖子那边已经应付不过来了，身上被缠了好几圈长须，眼看就要被拽过去了，我赶紧上前斩断长须将胖子拉了出来。

胖子见我行动利索还挺惊讶，悄悄问我：“那死老头把穴位给你解了？”

听见胖子这么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身体又有力气了。老陈是绝对没有给我解穴的，难道是时间长了穴位自然就通了？

我回头看向老陈，发现他对于我解穴这事像我们一样震惊，看来我这穴位不是时间长了自己解开了。他脸上的表情明显写着“意外”两个字。我揉了揉刚才被石头硌疼的腰，顿时明白了。我拉过胖子小声告诉他道：“我刚才被死老头摔出去的时候腰正好撞上一块石头，估计是爷运气太好，正好把穴撞开了。你别说出来，装得神秘点儿。”

胖子点点头，偷偷竖了个大拇指。我们六个人站齐一起面对着两只地觉，都在思索究竟怎么过了这一关。那两只地觉因为长须尽数被砍断，正在弯曲着重新聚集能量，因此我们暂时是安全的。现在我们六个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只能先合力把这些地觉击退，再进一步寻找梅花笺。

正在我们冥思苦想的时候，陈先生问我道：“胡先生，你觉得这地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把我问愣了，地觉究竟是什么，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沉吟了一下道：“我以前对地觉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也知道这地觉是死者怨念所聚形成的，属于恶灵的一种。但是这地觉与一般怨念、恶灵的区别是，死者生前服用药物变成地觉却是自愿的事情，

而让死者产生怨念的是死者不得不采用变成地觉这种方式，因此怨念中的阴寒之意格外的重。所以地觉这种东西邪恶之气比一般的恶灵要少，但是更易渗透和扩散。”

陈先生点头道：“胡先生果然学识渊博，不愧是摸金一派的翘楚。这地觉中的恶灵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魔神。这魔神的存在全凭借死者的怨念加上服下的药物两两反应，生成后被存封于死尸体内。不管经过多长时间，死尸是风干还是腐烂，只要留存有一点皮毛，地觉就会无止境地繁衍，那些长须会越来越长、越来越粗。直到尸体彻底腐烂得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完全融入泥土开始物种新的循环，才会枯竭而死。”

小谷急道：“陈先生，你的意思是这些地觉咱们无论如何都消灭不了？那咱们怎么逃出去？”

陈先生继续说道：“你别急，听我接着往下说。这地觉的存在是依托于死者产生的邪恶之气，那我们想要消灭地觉，就要消灭死者的邪恶之气。胡老弟，你所知道的能克制邪恶之气的东西有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那瓶泡了黑驴蹄子的白酒，兴奋地说道：“黑驴蹄子自然是首选，大年初一煮的糯米也是好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比不上一个阳年阳月阳日出生的小男孩的童子尿，哈哈。”

陈先生微笑道：“这阳年阳月阳日出生孩子的童子尿现在是找不到了，但是大年初一煮的糯米我们还是有的。”说完在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袋子，拿出了一大袋糯米。糯米煮熟后具有黏性，因为糯米本身湿气较大，煮熟后湿气散发出来，因此很黏。但是这驱逐恶灵的糯米却不能煮熟，只能放在锅里象征性地煮一下，将湿气保持在将出不出状态，撒到恶灵身上才能及时将阴毒之气渗出。

我道：“陈先生真是准备充分啊！我曾经在盗献王墓的时候用糯米将杨小姐身上被尸蛾咬伤的阴毒拔出来过，不过当时因为糯米太少，没拔干净。这次陈先生带的糯米倒是挺多，但是糯米毕竟属于植物类，本身精气比较弱，想要对付这百年地觉，恐怕还不是那么够用。”

陈先生道：“没有办法了，目前咱们只有这一样东西可以用来对付地觉了。”

我笑道：“如果我说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陈先生和陈小谷还有另一个男子听见我的话，全都眼睛一亮。陈先生故作平常地问我：“不知胡老弟还有什么宝贝能克制这地觉呢？不妨拿出来一用。”

我伸手一招呼，胖子便从背包里掏出了那瓶宝贵的二锅头。之前对付黑煞的时候已经用了小半瓶，现在只剩三分之二了。

老陈看着这一瓶黑糊糊的液体，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污秽之物？”

胖子嘿嘿一笑道：“你尝尝不就知道了。”

老陈横了胖子一眼。陈先生正色问道：“胡老弟，这究竟是什么你赶快告诉我们吧，现在时间紧迫禁不起耽搁。”

我心里暗骂一句，妈的你丫现在又出来扮好人，我他妈比你还急呢。我说道：“这东西也是我们在对付黑煞的时候才发现的，是黑驴蹄子的粉末加上高度白酒，这两样东西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竟然变成了一种能够充分克制寒毒的液体。我已经在黑煞身上试过了，估计对这地觉也有用。”

陈先生点头道：“这黑驴蹄子是克制寒毒的法宝，而高度白酒也是性热之物，想必这两者结合能有意想不到的作用。胡老弟，你就拿着那瓶白酒吧，其他人一人来我这里抓一把糯米。依我看，这地觉的精魂所在全在长须身后的那具死尸上，而人的精魂则全在头部，所以我们应该全力攻击地觉的头部位置。等到长须全部展开之后将手中的驱邪利器奋力扔到头部，兴许能将地觉克制住。”

我担忧道：“还有三只地觉没有被唤醒，不知道唤醒后又会有什么状况。”

陈先生道：“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对付几只是几只吧。”说话间一只地觉已经完成了能量聚集，长须重又挥舞了起来，一根长须嗖的一声向小谷甩去。小谷一惊之下便要將手中的糯米砸出。旁边的胖子一把把小谷拽到一边，让他躲过了长须的袭击。胖子教训他道：“你丫着什么急啊，这长须还没完全展开呢，你就砸过去也砸不到头，白浪费糯米。”

小谷自知刚才乱了阵脚，讪讪地没有说话。那地觉见刚才那一下没有缠住，长须便向另一名男子缠去。那名男子有了小谷的教训，只是奋力躲避着那些长须，却并不把糯米扔过去。

我见这地觉始终只是集中攻击一个人，并不把长须全展开，而是留了一部分缠在尸体上加以保护，尤其是头部缠得更多，这样我们就没有机会砸中尸体头部，不能干掉它。可见这地觉确实是有思想的更高一等的邪灵。我大声对其他人说道：“小谷和那位兄弟，你们站在地觉面前吸引它的注意力，集中让它攻击你们两个。老陈，陈先生和小胖，咱们四

个分别站在它周围，找个东西故意戳它，争取让它伸出长须攻击咱们。”

胖子一面快速地跑到这只地觉旁边一面喊道：“老胡你这是故意找死的行为啊，爷就喜欢你这种愣头儿青的精神。”

我笑骂道：“别你妈废话了，记得戳完赶紧收手，那些长须反应快着呢。”说话间我们四个已经站定好位置，前面小谷和那个男子已经应接不暇了。我大喊一声：“出手！”我们四个同时掏出短刀刺向地觉，这一刀如同刺中了一块破布，软绵绵使不上力气，却又觉得像是划破了坚韧的牛皮一样，分明能感觉到刀刃的利度。我们刺中后马上收回了手，长须已经挥舞着向我们袭来。我、胖子和陈先生都快速向旁边闪开了袭来的长须，唯有老陈大概年纪大了，反应没有那么敏捷，被几条长须卷住了手臂，刚“哎呀”了一声，便被卷到了地觉面前。陈先生见老陈被卷，大惊失色，忙上前去营救，一刀便砍断了缠着老陈手臂的长须，将老陈拉了回来。

到这个时候地觉的长须已经基本全挥舞了起来，唯有几根粗壮的还紧紧缠绕着尸体的脑袋露出半分。陈先生见状对我说道：“老胡，咱们猜对了，这尸体的头部果然是最关键的部位，所以那些长须才不肯放松保护。咱们要想个办法让那些长须尽快放弃保护，那边小谷他们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我知道陈先生说的是对的，但是却一时想不到办法能让那些长须松开对尸体头部的保护。Shirley杨已经失踪了这么久，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我必须抓紧时间去救她，否则如果她有什么不测，我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小谷旁边的那个男子刷地一下被一根长须卷住了。大概是这地觉久战不利，突然抓到猎物，所有的长须都伸了过去，瞬间便将那名男子缠了起来。小谷惊恐地叫道：“陈先生，大个儿他……”

这说话间的工夫，大个儿就被整个地觉紧紧地包裹住。地觉的尸体从头到脚紧紧地贴在大个儿的身上，所有长须也紧紧地缠着大个儿。大个儿瞬间便面色狰狞，眼睛血红，沦落成了地觉的傀儡。老陈见此情形一步蹿了过去，反手拿刀，猛地一下将大个儿的脑袋砍了下来，地觉尸体的脑袋顿时暴露在了我们面前。数百根长须刷地一下向老陈缠过去。老陈的双臂登时便被紧紧地缠住，动弹不得。老陈见我们全都愣在那里，大喊一声：“陈先生，快动手。”

我们四个一下子反应了过来，四把糯米狠狠砸向了地觉的脑袋。漫

天的白色糯米像冰雹一样砸在了尸体的脑袋上，却一粒都没有掉落，全部粘在了尸体头部身上。长须像受了电击一样嗖地一下松开了对大个儿和陈的缠绕，漫天狂乱地挥舞着。糯米渐渐变成了黑色，开始只是一部分，后来越来越多的糯米都变成了黑色，而长须挥舞得越来越无力，并且渐渐地干瘪了。终于在所有的糯米都变成黑色以后，长须慢慢地不动了，原先像手指一样粗壮的长须也变得如同一根细绳一样干瘪，好像充盈在里面的东西没有了。随后，尸体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我们五个愣愣地看了半天，突然爆发出一声欢呼，看来我们找到了正确对付地觉的方法，这样剩下的几只地觉就好办了。陈先生赶快跑去将摔倒在地的老陈扶起来。老陈的双臂已经成青紫色，并且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勒痕，却不像是勒的，而是像长须将缠住那部分的精血吸干了。

虽然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太过于残忍，老陈在大个儿还没有死的情况下就一下将他的头砍下，并且牺牲了自己的双臂牵制住很大一部分长须，我们才有机会将糯米撒了过去。这个办法我和胖子是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的，我们也绝对不会让对方去冒险，那剩下的几只地觉怎么对付又成了难题。

这时另一只地觉精气也彻底恢复了，左右晃着向我们走来。小谷看见刚才大个儿惨死的样子，顿时心生恐惧，他看了看我和胖子，陈先生和陈，我们都明摆着是一起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显得额外扎眼。不出意外，如果需要牺牲谁，那陈先生肯定第一个把他丢出去。这时那只地觉已经走近了我们，“嗖”地伸出一根长须向小谷的方向袭来，小谷闪身一躲，蹿到了陈先生旁边，突然猛地一把将陈先生推向了地觉！

这一下变故来得突然，老陈在旁边惊叫一声。我和胖子在心里暗暗地鼓掌。却没想到那陈先生应变奇快，眼看就要撞上地觉了，猛地一下卧倒，躲过了地觉伸过来要缠住他脖子的长须，就地一个侧滚翻，翻出了地觉的攻击范围。

小谷本来想害死陈先生自己也许就能活命，却没想到被陈先生躲了过去，这一下面色惨白，伸手拔出手枪，指着陈先生道：“我知道，你和那个老头都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人，最开始是小吴和小魏，刚才又是大个儿，你们为了活命不惜害死我们，现在马上就轮到我了。与其等死还不如干脆拼个鱼死网破！”说完便朝陈先生开了一枪。陈先生掐好时机猛地一闪，这一枪没打中要害，却也是擦着胳膊过去的，顿时鲜血便渗了出来。这时吧的一声，小谷倒在地上死了，后脑勺中了一枪，鲜血

溅了一地。

老陈一手拿枪，另一只手快速拖着小谷的尸体猛地往地觉怀里一扔，地觉迅速伸出长须将小谷裹了个严严实实，老陈便又故技重演，割下了小谷的头，我们见事已至此，只好拿出糯米撒向地觉，又一只地觉被我们消灭了。

老陈见没了危险忙跑过去将陈先生扶起。这陈先生一看便知不是等闲之辈，身手敏捷，体质强健，这一点擦伤并不算什么，反倒是老陈，因为之前被地觉袭击，现在身体有些虚弱。我们四个不约而同地看向最后一只地觉，这只地觉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未被唤醒的姿态，一直立在那里没有动。显然这个屋子就像是一道命题，不把最后一个问题解开是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胖子说道：“听说这地觉需要接触人气才能被唤醒，咱们干脆猜拳决定谁去唤醒吧。”虽然这个办法幼稚，但是却是最行之有效并且公平、公正的，所以大家都同意了。胖子见大家都同意了又说：“咱们到那只地觉旁边去猜拳，一来呢让地觉多感染点人气，好尽快苏醒，咱们也好尽快去寻找翡翠梅花笺；二来呢也是防止去唤醒的人被地觉袭击，咱么离得近也好方便营救。”胖子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平时做什么事态度都是不正经，如果遇见重要的事，那态度就变成了死不正经，只有心里憋什么坏主意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现在看他一脸严肃地提着合理化的建议，我就知道他肯定有什么想法了。

胖子虽然平时总不着调，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很可以信赖的。他提的建议我自然是不会反对，陈先生想了想之后也答应了。于是我们四个人便小心翼翼地走到地觉旁边站定。胖子说道：“咱们来猜拳，每一轮赢的人就出局了，直到最后输的那个人去碰这柱子，让地觉复活，接受这个光荣的使命。”

第一轮，陈先生出了局，胖子对我使了一个眼色，伸出两根手指挠了挠头，我便心领神会。随着石头剪刀布的声音落下，赫然见老陈出了石头而我和胖子出了布。胖子强忍住笑说道：“老陈啊老陈，这是无上的光荣，带着我们的殷切期盼，去吧，去吧，去承托起那沉重的使命。”老陈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知道中计了，可是也没有办法了。这个游戏是我和胖子总玩的，早就心有灵犀了，胖子一提出要猜拳决定谁去唤醒地觉，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胖子故意用手比画成剪刀的样子，让老陈看见，让他以为我们俩商量好了要一起出剪刀，他就赶紧出了石头，结果我和胖子一起出了布，就把他套进去了。

老陈小心翼翼地走到那只地觉旁边，猛地伸出手掌推了一下那只地

觉，便赶紧侧身闪出。没想到那只地觉并没有像之前的两只那样迅速伸出长须袭击，而是慢慢地将长须松了开来，垂落在地觉两侧。这长须一松开，便露出了里面的人形。原来这人形并不只是一个腐烂的尸体，在尸体前面还站着一个人，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Shirley杨。我和胖子见了Shirley杨都大吃一惊。她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见她这个样子，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知道她究竟是死是活。

胖子马上就要冲上去把Shirley杨拉过来，我一把拉住他道：“你先别急着过去，这地觉我们还摸不清情况，别到时候Shirley杨没救出来，又把你搭了进去，那我真的就可以直接自尽了。”

陈先生看见这个情形，微笑着对我说：“胡老弟，恭喜，这么快就找到了杨小姐了。”

我没搭理他，拿出那三分之二瓶黑驴蹄子浸泡的白酒，走到地觉的背后，猛地一下将白酒洒向了地觉。那地觉仍旧一动不动，连身体两侧的长须都只是轻轻地摆动了一下，便又回归了原位。胖子见这样都没用，二话不说就走过去将Shirley杨拉了出来。我马上跑过去接了过来，将她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Shirley杨始终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一般。我摸了摸她的脖子，还好，还有心跳，只是很微弱。我扒开她的一只眼睛，顿时吓了我一跳。Shirley杨的眼睛和小吴、小魏他们一样，全都血红着，瞳孔变成了一条缝儿，丝毫没有了平时的美丽，怎么看都不像是善类。

我检查了一下Shirley杨身上的其他部位，还有没有受伤，只是肩膀中了一枪。看见这个伤口，我和胖子都满心愧疚，尤其是我，看见Shirley杨因为失血而惨白的嘴唇，和手上用火攻食人蚁留下的烫伤疤痕，我更是心如刀割，差点儿一个没把持住掉下眼泪来。我赶紧平复了一下情绪，转头问陈先生：“陈先生，麻烦您能过来看一下吗？”

陈先生听到我的请求便走过来蹲了下来，仔细摸了一下Shirley杨的脉搏，又观察了一下她的情况，对我说道：“胡先生，这杨小姐现在明显是昏迷了过去，第一是因为中了一枪而失血过多，第二则是因为长时间受地觉控制，精气大量损耗，体力不支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问道：“她被地觉控制了这么久，心智会不会受到伤害？像小魏那样？”

陈先生摇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我和胖子简单地替Shirley杨将中弹的地方包扎了一下，并且强喂了她几口水。她却基本没喝进去。我着急找到翡翠笺给Shirley杨治病，便

问道：“陈先生，咱们可以动身继续找翡翠笺了吧？”

陈先生见我找到Shirley杨后更急着要翡翠笺，眉头微微一皱，没有说什么，而是点了点头，对老陈说道：“老陈，你去看看那大门开了没有？”

老陈依言过去一试，大门果然能打开了，我背起Shirley杨便和胖子快步走了出去，陈先生和老陈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出了这扇大门却并不是之前的那种黑暗的甬道，而是宽阔明亮的走廊一般，前方不远处透着隐约的光。令人惊奇的是这走廊两侧竟整齐地放着许多棺槨，一个挨着一个，沿着走廊两侧整齐地码着。这些棺槨看起来都一个样子，皆是柏树做的外槨，大小花纹全都一模一样，实在是猜不透里面究竟葬的是谁。

我着急寻找翡翠笺救Shirley杨，也没工夫研究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只是背着Shirley杨一路飞奔，向着眼前的光亮奔去。胖子紧紧跟在我后面，气喘吁吁地问道：“老胡，那些棺材都不升棺了？没准儿里面有什么宝贝呢。”我头也不回地紧跑着说道：“没工夫，你丫就认识宝贝。我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翡翠梅花笺。”

陈先生和老陈在我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也不追上我们，但是也并不掉队。胖子小声道：“后面那两张狗皮膏药早晚是个问题。”我现在没心情理他们，一言不发只是狂奔。跑了半天，这个走廊终于跑到了头，眼前是一间巨大无比的屋子，没有门，只是静静地敞在那里。

第二十一章 蟒腹升棺

这屋子跟之前看见的屋子不一样，这屋子整体都用雪白的石头铺就，白色的地面，白色的墙壁，屋内没有任何柱子，奇大无比。房间的周围摆着一圈棺槨，形成了一个圆形，中间地上有一块雪白的凸起的石头。最重要的是，这房间的另一侧墙壁没有像之前的房间一样有一扇门，也就是说，这个房间已经是尽头了。

赶上来的陈先生和陈先生见了这房间的样子大为兴奋，老陈沙哑着嗓子说道：“陈先生，这恐怕就是最后的房间了，也许翡翠梅花笺马上就要出现了。”陈先生点了点头，眼睛里面全是狂热的光芒。我一见这房间的阵势也有些发蒙，以前盗的斗都讲究个什么墓室之类的规格，但是这个陈家大墓从一开始就格外的诡异，现在竟然将棺材摆了整整一屋子，比之前见到的放了九具黑煞的屋子看着还要诡异。

胖子捅了捅我说道：“老胡，别愣着啊，赶紧升棺吧，找到翡翠梅花笺赶紧救杨参。”我点了点头，将Shirley杨交给胖子，挑了一个看起来最顺眼的棺材走了过去。胖子背着Shirley杨也紧跟着我走了过来。老陈和陈先生见我行动，也赶紧跟了过来。我能看出来这陈先生虽然心机深沉，并且功夫不错，但是对于这升棺盗斗却实在是个外行，所以他要我和胖子帮他打头阵，帮他找翡翠梅花笺。

我走到那个看着顺眼的棺材前面仔细打量了起来。这些棺材全是白色大理石做的棺槨，看起来与地面和墙壁融为一体。我让胖子将Shirley杨放下靠在一个棺材旁边，腾出手来跟我一起把这棺槨打开。老陈和陈先生看来都是第一次盗斗，见我们要升棺，都有些莫名的兴奋。我交给老陈一根粗大的蜡烛，让他去房间的东南角点上，并且看着火苗别让它熄灭了。老陈不太情愿。陈先生道：“老陈，去点上吧，这是摸金校尉的行规，俗语道‘鸡鸣灯灭不摸金’，如果这蜡烛要是灭了，恐怕咱们都要葬在这里面了。”

老陈听见陈先生这样说，便接过蜡烛去东南角点上了。我和胖子、陈先生一起用力，将这口棺材的外槨盖子推掉了。这外槨的盖子是用滑槽的设计，因此很容易打开。打开之后就露出了里面的棺材。这棺材不知是用什么木头做的，木色雪白，纹理细腻，轻敲上去听起来声音清脆却不失醇厚，一看便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木头。

胖子见这棺材板绝非凡物，顿时乐开了花，忙着去背包里翻工兵铲准备撬棺材。我仔细看了一下棺材的构造，对胖子说道：“你别找工兵铲

了，这棺材盖根本就没有钉上，完全是虚掩在上面的。”

听了我的话胖子大为惊奇，因为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我和胖子忙找出一副手套戴上，并且嘱咐好陈先生一会儿等我们开了棺千万别用手接触尸体，以防止尸体突然接触阳气诈尸。我们三个各撕下一块衣角塞住鼻孔，防止吸入尸气而中了尸毒。准备好一切，我手中暗握黑驴蹄子，陈先生手中攥着一把糯米，胖子拿好套尸索，三个人一使劲，棺材盖便应声落地。

这棺材中的尸体是一具男尸，身材魁梧，体格矫健，身着甲冑，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尸体竟然没有腐烂，只是脱了一部分水，看起来有些干瘪而已。尸体脚踏粉色玛瑙雕刻的莲花，头枕和田白玉枕，身体两侧塞满了各色样式的珠宝，看成色皆属上品。胖子一见这些珠宝顿时眉开眼笑，二话不说拿起套尸索紧紧缠住尸体。这套尸索乃是由朱砂浸泡过的，有克制尸变的作用。胖子放下背包，连规矩都不顾了，拼命地拿各种明器往包里塞。我和陈先生却被端正放在尸体胸前的一本书吸引住了。我见胖子这一番胡闹也没有什么事，于是伸手将那本书拿了起来。

这本书经过数百年的时间，书页已经脆弱不堪，仿佛轻轻一点力都能将它揉碎化成粉末。我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书的封面上一个字都没写，我只好翻到里面去了解这书的内容。这棺材中值钱的明器数不胜数，全堆在尸体身体两侧，唯有这本书被端放在尸体胸前，可见重要性非同一般。我轻轻地打开书，里面全是潦草的字迹，我一向对古文研究不怎么在行，通常我们盗斗遇见了有关文字方面的事情，都是Shirley杨出来解答，现如今Shirley杨昏迷不醒，我便一筹莫展了。

陈先生接过书道：“让我看看。陈某对于这古文倒还是略知一二。”说着便细细地翻着，翻了几页以后面色渐渐凝重起来。我见他似乎十分吃惊，忙问道：“陈先生，这书里到底是在说什么？”

陈先生缓缓道：“原来这棺材里的人竟然是陈臻先祖，而这本书则是他的手记，里面是陈家天大秘密的记录。”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连忙着挑选明器的胖子都忍不住停下了动作，吃惊地望着我们。

陈先生走到棺材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朗声道：“陈氏后人陈肃卿拜见先祖。今日之举实属无奈，皆因肃卿感怀于陈氏一族一夜间灭亡之蹊跷，且为一圆陈挚先祖回归陈氏的心愿，所以冒昧打扰，还请先祖原谅。”说完起身，对我和胖子说道：“你们两个过来，我给你们讲这本书里的内容。”我和胖子赶紧过去，心想终于能揭开这陈家神秘的面纱了。

陈先生慢慢翻着书，翻译成白话文细细说道：“这书大概是陈臻先祖临死前草草而就，所以字迹潦草不易辨认。这书里写到，陈家世代守护着一个大秘密，陈家数百年的基业，甚至全是为这个秘密而存在的，而现在明朝灭亡已成定式，这个秘密也将要随着陈家的灭亡而永远葬在这墓里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文武兼治，是不可多得的一代明君。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炆，但是燕王朱棣狼子野心，率大军进京抢夺了皇帝的宝座。朱允炆无奈之下只好逃离京都。朱允炆的一些贴身侍卫和太监，沿海顺势而下，假造了朱允炆南下的消息，可是实际上朱允炆带着几个贴身的随从，向山海关方向逃来，准备逃出关外。谁知到了山海关朱允炆竟一病不起，况且朱棣在山海关设了重卡，严格盘查往来行人，这朱允炆是万万逃不出去了。经过身边一个随从的建议，朱允炆决定投奔陈家。陈家当时的在朝官员陈启厚先祖在朱元璋在位期间忠贞不二，虽官职并不十分高，但是很受朱元璋的赏识。于是朱允炆便连夜逃到了陈家，敲开了陈家的大门。这陈家果然是忠贞之辈，当时便表明忠心，只认朱允炆为一国之君，朱棣乃是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誓要帮助朱允炆重新将皇位夺回来，并将朱允炆安顿了下来。从此朱允炆便秘密在陈家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一辈子，直到寿终正寝。”

听到这里，我和胖子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嘴巴张得大大的许久没有合上。良久，胖子说道：“我炆，我炆！怪不得这朱允炆失踪，朱棣几乎翻遍了全中国也没找到，原来丫就藏在山海关陈家！这这，这历史该重新改写了吧。这他妈绝对是个惊天大秘密！”

我说道：“看来那些贴身侍卫和太监散布的假消息十分奏效，朱棣一直以为朱允炆南下逃到了南洋一带，因此派郑和七下南洋，假借探查国情互通贸易的理由，实则是打听朱允炆的下落，却一直没有消息。他怎么会想到，这朱允炆竟然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陈先生接着说道：“陈家初衷是想帮助朱允炆重新夺回政权，但是无奈朱棣实行明政，民心所向，并且实行铁腕政权，使得曾经很多坚决拥护朱允炆的臣子都渐渐改变了主意，改拥护朱棣。陈家家世并不大，财力也不是十分雄厚，因此这夺位之事就耽搁了下来，直到朱允炆死都没有完成。朱允炆一生抱憾于此，郁郁寡欢，只活了三十七岁便去世了，留下二子一女，临死前交代给陈家，务必将来要辅佐他的儿子登上皇位。陈家则以全族人生命发誓，会一直效忠小皇子，全力辅佐。可是朱棣的政权稳固，一年年过去，竟然没有任何机会重新夺取皇位，直到小皇子逝世，这件事仍然没有达成。但是陈家一直没有放弃希望，陈氏

家族一直在积累财富、联络人脉，以期待能够辅佐朱允炆的后人重新登上皇位。这件事成了陈氏家族每一代人的使命。因此陈家的所有人，一旦懂事便被告知这条使命，并必须发誓要以性命去完成，不得外泄。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达成。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京都，夺取了皇位后，朱允炆的唯一一个后人，因病，加上得知明王朝灭亡的消息，急火攻心，竟然一病不起，没几天便死了，生前还没有留下任何子嗣。自此，朱允炆一脉便断绝了。

“陈家世代的使命就是帮助朱允炆一脉重登皇位，可是朱棣一脉政权稳固，这陈家数百年来竟然没有做成这件事。再加上明王朝灭亡，清军异族入关，陈家便决定同明朝共存亡，坚决不能落到异族入手中，于是全族人在吴三桂倒戈，清军攻入山海关的那天，集体退入这无量山大墓，为明王朝殉葬了。

“这无量山本是为存放为辅佐新政权而积累的财富之用，也储存了大量的粮草。但是陈家也渐渐感觉到了明王朝的逐渐衰退。自崇祯登基后，明王朝越发昏庸混乱，陈家此时辅佐朱允炆后人登基的决心也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强烈了，后来渐渐预感到了灭亡的结局，陈家便将这无量山改成了大墓。”

陈先生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道：“想我陈家数百年来忠心耿耿，最后却仍旧落得了一个全族人殉葬的结果。可这结果却也是陈家人自己的选择，可叹可哀啊！这都是命运的造化。”

胖子哼了一声道：“要我说这陈家也够迂腐的，既然想辅佐新帝登基，经过数百年的各种积累，想必钱啊人啊也聚集了不少了，怎么就不试试呢？万一趁着明朝昏庸无能，没准儿还就成功了，总比最后连试都没试，直接全死翘翘了好。”

陈先生想了想说道：“也许天下安定时期，我陈家也深明一旦企图拥新帝登基，势必将发动战争，那天下又会大乱，生灵涂炭，最后不管谁当权，苦的总是百姓。到了后来，明朝腐败昏庸了，我陈家这份建立新政权的心思却变淡了，况且族中人像陈臻在忙着抗击清军和各地方农民军，保家卫国，这换新帝的想法也就搁浅了。”

我点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那陈家倒真不枉是一代忠贞名门。确实，不管谁取得皇位，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总是百姓，况且新政权也并不一定会好过旧政权。百姓最想过的日子是平平淡淡的安稳日子啊！”

陈先生点点头，继续翻着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突然愣住了，抬头对我们说道：“陈臻先祖的这本书中说朱允炆及其后代全部葬在

这无量山中，机关就在房间中心的石块上。”

胖子一听腾地一下跳起来跑到房间中间，果然在地面上有一个白色的石块。胖子研究了一下，抬起脚，一脚就踩了下去，石块缓缓沉入了地下，突然房间中间的地面渐渐分开了一道裂缝，裂缝越分越开，直到分到将近两米宽才停止。我们三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不禁有些紧张。慢慢地，从地下上升出了一口棺材，棺材越升越高，直到完全升出地面才停住。两边的裂缝也越缩越小，正好卡在棺材的边缘。

陈先生激动地跑过去，刚要伸手推棺材盖，一把被胖子抓住胳膊：“慢着，你是不是预料那翡翠梅花笺就在这棺中？嘿嘿，谁都不傻，那么贵重的宝贝，还是朱元璋传下来的，肯定在他孙子朱允炆的身边。可是这梅花笺可不是你发现的，你想从胖爷手里把它夺走，没门儿。”

陈先生没有说话，深深地看了胖子一眼，说道：“还是先把棺材打开，我们确定了有没有这梅花笺再说。”说完伸手一推，棺盖应声落地。这棺材一看便是千年古树树心所制，异常珍贵，黑市上价格每克重量比黄金还贵，葬在这棺木内的尸体，保存完好，万年不腐。

这棺内的人全身上下无一处干瘪腐烂的迹象，就像是睡着了一般。朱允炆神情安详、面庞圆润、须发飘逸，身穿明黄御制龙袍，头顶九层宝塔帽冠，一切形制全按帝王标准。但是我们的目光却全被放在他胸前的一块两尺长一尺宽的绿翡翠吸引了。这块翡翠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历尽奔波险阻要找的——翡翠双篆梅花笺。

这件宝贝真的就在面前了，却谁都没有伸手去拿，只是默默地打量着。这翡翠被雕刻成了横幅卷轴的形状，透明如玻璃，颜色翠绿如夏天绿油油的杨树叶。整个翡翠没有一丝杂质，就好像一块绿色的玻璃，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焕发出流光溢彩。翡翠的正面书写着两行金色的大字：“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梅花双篆字，端正漂亮，金色璀璨。翡翠左下方一行小字：“瑞园居士，明洪武十四年。”

陈先生轻声说道：“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李白的诗。想必唐玄宗看见了这句大有感悟，便写于这翡翠上以悼杨贵妃。自古帝王多薄幸，能如唐玄宗与杨贵妃这般恩爱无疑，实属难得，令人赞叹。”我见陈先生说到此处似乎眼中泛有泪光，不禁大为惊讶。我点头道：“这梅花篆字既然是唐玄宗的亲笔，那么这瑞园居士自然就是洪武帝朱元璋的落款了。据传朱元璋这一生也有一位爱侣，深情之至，只是两人相爱没有多久，那位女子便病死了，朱元璋大受打击。看来这朱元璋对于唐玄宗亲笔的这两句诗也是感触颇多。”

胖子道：“这翡翠竟然还是爱情信物？看来有了这段历史，这翡翠更是价值倍涨了。”说完抬头看了一眼陈先生。我见胖子神色有异，登时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胖子和陈先生同时出手，一把抓住了那块翡翠。我趁陈先生伸手抢夺翡翠的时候伸手将他腰间的手枪抢夺了过来，抵住了他的脑袋。陈先生登时便不动了，慢慢松开了手。胖子乐呵呵地将翡翠抱在怀里，刚要说话，突然整个房间猛地颤动起来，地面传来咔咔的声音，天花板上的大理石开始往下掉碎小的石块。

我和胖子大惊，唯有陈先生镇定自若地说道：“陈臻先祖的那本书里提到了，这无量山大墓是建在长寿山中一只万年巨蟒的体内，这巨蟒修行万年，实属异类，体内妖气太重，全靠这翡翠中的祥瑞镇压着。你们看到的墙壁上渗出的黄水，实际上便是那只巨蟒的体液。如果有人要动这块翡翠的话，巨蟒妖气压制不住，必将出山，到时这墓便会坍塌，而世间也会生灵涂炭的。”

胖子骂道：“呸！别你妈放屁了！糊弄撒尿和泥的小孩吧！什么万年巨蟒，鬼他妈才信！这洞要是真的会塌，你还伸手拿这翡翠干什么？”

陈先生说道：“我来这无量山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凉薄帝王尚且有得真情，我却终求一生而未得。更何况，这是我陈家祖坟，我们这一脉人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便应该跟随全族人一起死去。只是命运安排，苟延残喘多活了这几百年，现在也是该回归的时候了。先祖陈挚晚年最后悔的事便是被家族驱逐，我便代他还了这心愿吧！”

我和胖子张大了嘴，心里暗骂一百遍，这他妈太坑人了。胖子怒道：“原来你是早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那你不早说，还想拉着我们三个给你陪葬！你他妈的活该得不到什么真情。”

陈先生没有理会胖子，转头对我说道：“快拿这翡翠去给杨小姐驱逐阴毒吧，晚了就没时间了。”我看了胖子一眼，胖子将翡翠递给我，我飞快跑到Shirley杨身边将她扶起，这翡翠一接触到Shirley杨便渐渐地颜色变暗，似乎里面有黑气在涌动。慢慢这黑气越来越浓，将翡翠整个变成了墨绿色，但是Shirley杨却缓缓睁开了眼睛，一见面前是我，猛地一把抱住我哽咽道：“老胡……”便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心中悲喜交集、强自镇定地说道：“咱们快离开这里，这里快塌了，我背你。”说完便将Shirley杨背在身上。我走到陈先生身边将翡翠递给他。胖子惊呼道：“老胡你他妈疯了！咱们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居然不要了！你不会真的相信他说的什么镇压万年巨蟒的鬼话吧！”

我看了看颤动得越来越厉害的房间，说道：“我不知道这翡翠是不是

真的镇压着什么，但是我知道咱们三个因为这块翡翠，几次涉险，差点儿没命，如果你和Shirley杨你们其中之一有人出事，那我也不能独活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块翡翠。说是因为翡翠，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贪欲。放下这些，我们都会好过的。我不想失去你们。”

Shirley杨听了我的话，在背后紧紧地搂住了我，胖子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最后还是咽了下去。陈先生说道：“你们快走吧，再不走这洞真的就塌了。”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什么都说不出来。这时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我背好Shirley杨，对着胖子一挥手：“王副司令，出发！”

我们三个没命地向外跑，这山洞震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头顶不停地有碎石块掉落，地上也渐渐出现了裂缝。我们跑过了跟地觉战斗的房间，跑过了让我们产生幻觉自相残杀的天觉甬道，跑过了满是黑煞的人觉房间，最后跑到了火沟前。胖子学Shirley杨的样子将绳子套在风扇上，率先荡了过去，其次是Shirley杨，最后是我。我重新背起Shirley杨拼命向外跑去，这时身后的洞已经开始坍塌了，大块大块的石块络绎不绝地往下掉，很快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洞口就在前方了，我抓紧Shirley杨猛地向外一跃，就这一跃，将无量山的一切抛在了身后。

我们顺着悬阳洞内的石阶滚了下去。刚好初晨的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分外喜人。身后的山内轰的一声巨响，随后便归于了平静。Shirley杨揉了揉被阳光刺痛的眼睛，说道：“看来我错过了很多好戏，老胡你要给我细细地讲明白。”我回头向她笑了笑，觉得我眼前的容颜便是世界上最美的容颜。

胖子遗憾道：“那陈先生就这么死在这山里了？”

我点头道：“也许这是他最想要的归宿。”

胖子耸了下肩膀：“我怎么觉得这趟盗斗跟做梦似的，太不真实了。不过还好这次咱们没做赔本买卖，爷这就回潘家园发财去喽。”说着拍了拍身上的背包，里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金玉之声。

晨光熹微，鸟鸣悦耳，我们三个缓缓走下山，心中都觉得，一切美好才刚刚开始。

（完结）

活见鬼之《雨夜妖谭》

荒村、古墓、干尸、狐仙、鬼剃头……传奇继续演绎，恐怖无限升级……

……雨夜，千万不要讲鬼故事！……

夜半讲鬼，“鬼”就在身边！

遇神杀神、遇仙杀仙、遇鬼杀鬼——胆大包天的“我”杀鬼奇遇记。

中国顶级悬疑恐怖至尊经典，黑匣子大型悬恐书系之一《活见鬼》^①《雨夜妖谭》带给你独一无二的冒险历程，精彩绝伦的恐怖感受！

《活见鬼》是一个充满了冒险、悬念与阴谋的惊悚故事。

故事框架通过“点”与“线”全新的解构，使每一段情节都会出人意料、峰回路转，窒息的情节、噩梦般的恐惧，在这个故事中如同家常便饭，您如果想体验咄咄逼人的真实感，在令人发冷的黑暗中，经历一回“午夜听众”的刺激，《活见鬼》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引子 暴雨

阿豪神秘失踪了三天，回来后，我和臭鱼问他去哪儿了，他死活不说。我们猜他肯定没干好事，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没打，回来以后，见我们就笑嘻嘻的。跟泡了哪个小明星或者捡张彩票中了五百万似的。我跟臭鱼背后嘀咕，都觉得有必要弄清阿豪失踪之谜。

过了一星期，公司做了笔大买卖，赚了不少钱，臭鱼提出要用公司的钱腐败一回，我立刻说好。阿豪也是那种三天不腐败脚丫子就痒的主儿，他没想到我跟臭鱼在算计他，所以照旧乐呵呵地跟我们去了。

我跟臭鱼使劲灌阿豪酒，没到下半夜，他就撑不住了。后来去按摩，臭鱼使眼色让小姑娘闪一边去，他跟我一左一右，把阿豪两只胳膊架起来，使劲往上拧。

阿豪杀猪样叫唤，按摩小姐站在边上“嗤嗤”笑，说没见过你们这么大年纪的男人，还跟小屁孩似的，那么爱闹。

臭鱼和我是同乡，他本名于胜兵，长得黑头黑脑粗手大脚，活脱脱似是黑鱼精转世，所以我们都称其为臭鱼；阿豪是广东人，为人精明能说会道，他的名字很有粤派特点——“赖丘豪”。我们三个人在两年前合伙开了一家小规模药材公司，兄弟齐心，再加上天时地利和不错的经商人脉，生意做得很火。

我们三个臭味相投，别看谈生意时西装笔挺，个个都跟文化人似的，其实都特别爱闹腾，这回我跟臭鱼要弄清阿豪失踪那几天干了啥事，所以下手决不容情。

“你小子要再不招，今晚就废了你。”臭鱼咬牙切齿地叫。

“都是有身份的人，别动粗行吗？”阿豪咬紧牙关，刚开始还想撑过去，后来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大声叫我的名字，说，“啥时候上美人计，我都等半天了。”

从桑拿院出来，我们上了车，直奔阿豪家而去。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猎人，阿豪终于坦白，他失踪那三天，去了一个地方。这是废话，三天时间，他肯定不会窝在家里，究竟去了哪

儿，他说让我们看样东西再说。我们问什么东西这么神秘，他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那会儿已经下半夜了，街面上一个人都没有。车子开得快，没有半小时，就到了阿豪家。阿豪到卧室去，很快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木盒子，还没打开就让臭鱼一把抢了过去，阿豪叫：“你这粗人小心点，摔了我要你的命！”

臭鱼不搭理他，打开盒子，看到里头有块红布，裹着一个物件。

我把那物件小心地抓起来，迎着灯看。是件青铜器，肯定没错儿，上面绿色的铜锈斑斑驳驳，一看就有些年头了。形状看着有点像大号的酒杯，上面是个容器，下面有个托儿，边上有个把手。细看，上面碗状容器的边缘，还有五个狰狞的面孔。

臭鱼说：“你从哪儿捡了这破烂？”

阿豪得意地笑：“这破烂搁市场上，起码值五百万，我找人码过价了。”

我跟臭鱼不是没见过钱的人，五百万，还是让我们心跳了一下。

臭鱼酸溜溜地说：“就这破烂玩意儿值五百万，那我们老家那夜壶不是要卖一千万？别跟我们扯鸟蛋了。”

臭鱼一把抢过那青铜物件，作势就要往地上摔。那边的阿豪嘴里骂一句，身子直扑过来，伸手去接。臭鱼当然不会真摔，但阿豪却真紧张了。臭鱼嘻嘻一笑，说：“这破烂玩意儿到底是什么，瞧你那副德性，强奸你未来老婆，你都不会这么紧张。”

阿豪说：“老婆被奸了可以换一个，这宝贝儿要摔了，就没地儿再找了。”

阿豪告诉我们，这青铜物件是盏灯，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秦朝的古物。关于这盏灯，还有一段典故。

话说秦皇统一六国，成就不可一世的功业，他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千世万代地传下去。但不幸的是，他的王朝只传到了秦二世胡亥手里，便断送了。胡亥在秦始皇的众多儿子里面，并不是最出色的，属于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飞扬跋扈，任意胡为。秦始皇也根本没瞧上他，把长

子扶苏立为太子，为了磨砺扶苏，派他和蒙恬一块戍守北面的边境。

后来胡亥当上了秦二世，得归功于一个叫赵高的阉人。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胡亥与赵高都随行。始皇病死在途中，赵高说服了当时的宰相李斯，共同篡改了秦始皇立扶苏为帝的遗诏，把个浪荡公子哥胡亥推上了帝位。

胡亥即位后，在咸阳杀死了自己的十二位兄弟，又在杜邮，将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碾死，刑场惨不忍睹。兄弟姐妹尚且如此，朝中不听话的文武大臣，当然也无法幸免。

阿豪手里的这盏灯，便跟当时的一位大将军蒙恬有关。

话说蒙恬跟太子扶苏镇守边境，胡亥赵高篡改诏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除去太子扶苏。他们假传诏书，逼得太子扶苏自尽，将大将军蒙恬投入阳周的监狱里。胡亥有段时间不想杀死蒙恬，但赵高说当年始皇帝本来想立胡亥为太子，就是这个蒙恬从中作梗，才让始皇改立扶苏。胡亥大怒，当即决定赐死蒙恬。使者带了毒酒和诏书去了阳周监狱，逼蒙恬自尽。蒙恬不肯，大叫要见胡亥，当面请他收回成命。但使者哪有这权力，一个劲让他赶快喝了毒酒。蒙恬眼见生还无望，长叹一声，接过毒酒，说了自己死前唯一的要求，那就是死时不要有人在场，而且，他要点亮一盏从家乡带来的油灯。

蒙恬一生征战沙场，当然也是心高气傲之人，不想让人看着自己死去，算是保留最后的尊严。在当时，人们都有死后灵魂返祖的信仰，点亮那盏家乡带来的灯，当然有为魂灵指路的迷信思想了。所以，那使者想了想，就同意了。

“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阿豪说到这里，忽然卖了个关子。

秦二世那段历史，中学历史课上都讲过，大将军蒙恬死在阳周的监狱里，书上都写着，所以我对阿豪的关子，嗤之以鼻。倒是臭鱼，上学时候天天翘课泡妞调戏女老师，那点历史知识，撒泡尿的工夫就还给老师了。

“蒙恬没死还是跑了？”臭鱼说，“这种事不稀奇，出名的人都不容易死，跟电影上一样，借尸还魂，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其实人早溜了。李自成，徐达都这样。”

阿豪一拍大腿，说没错，还是臭鱼聪明，说着还冲我翻白眼。

“蒙恬还真没死。那使者出去过了一會兒，算一下時間，蒙恬要喝了毒酒，差不多該翹辮子了，就帶人進去準備收尸。可誰知道進門一看，蒙恬沒了。要知道那是監獄，蒙恬又是重犯，那會兒雖然沒有電網警犬，可也是戒備森嚴。剛才蒙恬還戴着大鐐在裡頭，就算他這一會兒工夫肋生雙翅，他也飛不出去啊？”

“就是就是，蒙恬哪去了？”臭魚來了興趣。

阿豪得意地笑，小心地接過臭魚手中的青銅燈，一只手輕輕摸了兩下，跟摸漂亮女人一樣，眼里露出特別爽的神情。

他說：“蒙恬究竟哪去了，呆會兒再跟你們說。”

臭魚罵：“我日你大爷，你想憋死老子。”

我皺着眉頭假裝思索，說：“你別說蒙恬在大牢里點亮的，就是你手上這盞燈。”

阿豪在那兒顰着臉奸笑：“沒錯兒，就是這盞，所以我說這寶貝兒拿出，起碼值五百萬，還是咱們國內市場的價，要拿到國際市場上去，五千萬也沒准的事兒。”

我跟臭魚啞了半天，臭魚才罵一句：“日死你大爷，有五千萬，今晚殺人越貨也值了。”

我也說：“月黑風高夜，正是殺人時。今晚你小子要不交代這玩意兒哪里弄來的，我們哥倆加個班，把你毀尸滅迹算了。”

“至于嘛兄弟。”阿豪往后退，“瞧你們沒出息那小樣，五千萬就能讓你們手足相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臭魚罵：“我妈没生你这根葱，生了也早按尿盆里溺死了。”

阿豪退到牆角，我跟臭魚一左一右把他夾在中间。阿豪把青銅燈抱在怀里，嘴里嚷：“你们别闹，想揍我机会多了，你们等我把这宝贝放好再动手。”

我跟臭魚哪給他這機會，臭魚上前抱住他，我把那青銅燈搶了過來。

“你还是招了吧，打盹躲不了死，人都掉井里去了，就靠耳朵挂着，你能挂得住吗？”我面目狰狞地说。

阿豪无奈，说：“算你们狠，我招了还不行吗？”

臭鱼放了手，阿豪眼睛盯着我手上的灯，叹口气，作出副很无奈的样子，终于跟我们坦白，这宝贝儿，他是从一个开药铺的老头那儿买来的。

阿豪还说，他只花了三千块钱，那老头就卖给他了。

我说：“这老头要么缺心眼，要么就让你忽悠傻了。”

阿豪得意地笑：“跟你们说，老头手上还有一堆宝贝儿，我估摸着，每一件拿出来，都价值连城。”

臭鱼一巴掌扇过去：“你也傻了，就没想到替我们哥俩一人也弄一件！”

阿豪委屈地道：“我咋没想到，我还想到把那一堆宝贝儿都整回来，可是人家老头不卖，我当时打劫的心都有，可又怕自己打不过那老头。”

我说：“我们仨加一块儿能打过老头吗？”

阿豪严肃地点点头：“我们仨能打俩老头。”

我说：“那我就放心了。收拾家伙，我们走吧。”

阿豪愣一下，问：“去哪儿？”

臭鱼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没好气地道：“打劫老头！”

阿豪在车上跟我们说，老头的药铺，在三百里外的一个荒郊野外，方圆好几里地，连户人家都没有，正是杀人越货的好地方。我们在车上发着狠，说见到老头，一定要痛下杀手，还设想了好几套毁尸灭迹的方案来。

这些方案都是我们说着玩的，别说杀人越货，就是打劫，我们都没那胆儿。

这是阿豪坦白交代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开着车去那老头的药铺。昨

天晚上，我们其实哪儿都没去，就在阿豪的家里睡了一夜。醒过来时已经快中午了，吃了饭各自回去收拾一下，再集合就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阿豪说时间有点晚，臭鱼说晚了屁，三百公里开车去，也就三个多小时，天黑前肯定能老头那里，半夜就能带着一车宝贝满载而归。

车子上了路，驰出去没多一会儿，忽然天降暴雨。

别说暴雨，就算下刀子，也阻挡不了我们发财的热情。我们的车子在雨中疾驰。

到了沪宁段高速公路时，因为暴雨路被封了。我们不得不开车绕道而行。说来也怪了，三月中旬竟然下这么大的雨，天色将晚，四周都被雨雾遮盖，能见度越来越低。但我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不住催促阿豪把车开得再快点。

阿豪闷头开车，半天没说话。车子拐个弯，驰上一条泥泞的土路时，他忽然向我和臭鱼两颗火热的心，兜头浇了盆冷水：“你们别高兴得太早，那老头怪得很，手上的宝贝儿虽然多，但他一般不卖。”

臭鱼道：“一般不卖什么意思？我们往他屋里一站，他一瞅我们都不是一般人，肯定就卖了。”

阿豪道：“别臭美了，就你这德行，老头肯定不搭理你。”

我正色道：“那要怎么样，老头才肯卖他的宝贝？”

阿豪沉默了一下，这才道：“说了你们别不信，老头有一怪僻，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但凡有人要买他的宝贝儿，他总得让人先讲一段。”

臭鱼笑：“忽悠人的事儿我们擅长，不说故事吗，我一肚子全是黄段子，给他说上一夜也没问题，老头听完，肯定不用喝汇仁肾宝了。”

阿豪道：“别打岔，老头要听的可是恐怖故事，越恐怖越好，最后他要是听满意了，一高兴，丢三千两千下来，那些宝贝儿就能由着你挑一件。”

我说：“没问题，吓唬人的事儿我行，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没事就对着女同学讲鬼故事，每回都能把人吓我怀里去。不过好多年没操练了，现在女的你不吓她，她都主动往你怀里钻，弄得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阿豪点头道：“你这回就把那老头当女同学，肯定成。”

臭鱼满脸焦急：“那我讲什么啊，我肚里除了黄段子，没别的故事了。兄弟一场，你们可不能不讲义气，在这危急关头丢下我。”他脸冲着我，双手抱拳冲我作揖，“求求你，把我当回你女同学，先吓我一回吧。”

我喊一声，道：“有你这么丑的女同学吗？往我怀里钻一回，我得腻歪一辈子。”

那边的阿豪哈哈笑，道：“臭鱼你施点粉黛就是如花，没准老头对你一见倾心，留你当药铺老板娘，我们哥俩也沾光。”

臭鱼骂：“我日你俩大爷，你们俩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要买不到宝贝儿，你们一定也买不成，买到我也得把它们砸了。”

我跟阿豪一起笑，过一会儿，臭鱼想起一档子事来，对阿豪说：“你上回买那盏灯时，跟老头讲了什么恐怖故事？跟我们讲讲，算是当个范文吧。”

我也说：“没错，阿豪你就先跟我们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阿豪扭捏了一会儿，可能是雨中赶路挺无聊的，所以他清清嗓子，开始跟我们讲他上回在药铺里说的那恐怖故事。

第一章 鬼盗灯

我有个表妹，在一家外企上班，收入高，人长得又漂亮，到哪儿都招男人眼球。偏偏我这表妹，根本不把终身大事放在心上。那些围着她转、大献殷情的男人，无不兴高采烈地来，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伤透了心。后来表妹年龄渐渐大了，她对男人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这可就有让家里人着急了。家里人没事老劝她，有合适的就谈一个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谁都免不了俗的事情。我这表妹，把家里人的话当耳旁风，仍然成天乐呵呵地做她的单身贵族。

为了这表妹的事，姨妈没少跟我诉苦，我听了心里其实挺高兴的，总觉得那么优秀的一个美人儿，跟了谁，都是让人捡了便宜。

后来有一天，接到姨妈电话，她兴奋地说表妹终于有了男朋友。

我心里纳闷，不知道谁走了狗屎运，能赢得表妹的芳心。

我问姨妈表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问之前，我想现在的小姑娘都挺现实的，表妹找这位，要不家财万贯是个财主家少爷，就是才高八斗的学问人。我最希望对方是个小白脸儿，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哄骗了表妹，这样，我这当表哥的就有机会揭穿那小子的丑陋嘴脸，在表妹面前，展示一下表哥的英雄气概了。

姨妈的话出乎我意料，他说，那男的是个演员。

“明星？”我脱口而出，“那些明星个个花里胡哨的，表妹不会上当受骗吧？”

姨妈对那小子也不了解，所以心里也没底。我问那人都演过什么电影，姨妈说他不演电影。我说演员哪有不演电影的，莫非是演话剧的？姨妈叹口气，说他是变魔术的。

原来表妹找的男朋友是个魔术师。

魔术，虽然有些年没看了，但我们这岁数的人都不陌生，印象里，小时候，常碰到些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挑个担子，随便找个地儿吆喝摆场子，变些三星归洞、布袋里面变鸡蛋一类的小把式。现在的魔术跟那会儿大不一样了，舞台搞得越来越奢华，魔术表演中还加入了更多的

高科技元素，利用声学与光影的效果，来忽悠观众的视觉。

魔术都是假的，那些魔术师玩的都是些骗人的把戏。所以，虽然还没见过这位未来的表妹夫，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总觉得他是用变魔术那种办法，把表妹给骗到了手。

那之后不久，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这位魔术师。还是姨妈给我电话，说是表妹的男朋友明天晚上，要到市里最大的剧场进行魔术专场演出，表妹拿回来一堆票，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姨妈还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去，她特别在意我的看法。

第二天，我去了大剧院，特意跟表妹坐在一块儿。表妹说她跟魔术师的相识挺简单的，俩人一块儿在家餐厅吃饭，魔术师坐表妹对面，凭空变出一朵花来，远远地举一下，示意要送给表妹。表妹摇摇头，意思是嫌花太少。这种小事哪能难住魔术师，他手上的花摇了摇，立刻就变成了一大束，当时表妹还不知道他是魔术师，眼睛都看直了。

“这种魔术专场表演，可不是哪个魔术师都有机会的，这就相当于歌星的演唱会，没有实力和人气，肯定不行。”表妹说，话里透着自豪。

我不说话了，心里想原来魔术拿来泡妞这么容易，等这位魔术师哪天成了我表妹夫，一定要跟他学几招，专门留着泡妞用。

演出开始，台上这位准表妹夫还真有一套，几个节目下来，博得满堂喝彩。他最精彩的表演，就是在一个空地上，可以把任何东西给变没了，开始是些小东西，后来东西越来越大，他都照样蒙上块布吹口气，那东西就没了。魔术都是假的，他不可能真把东西变没了，这背后都有设计好的机关。所以，后来表妹夫魔术师在台上请求一位观众上台，配合他表演时，我毫不犹豫举起了手。

跟表妹夫一块儿站在台上，我才看清他原来长得还挺英俊，就是瘦，他好像早就知道我是谁，所以还冲我使眼色，让我放心。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就是想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位表妹夫，顺便还想能猜破他魔术的机关，回去在表妹面前炫耀一下。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机会，魔术师让我蹲在舞台中央，我依言做了，然后音乐起，忽然间，一块黑布兜头把我罩在里面，那一瞬间，我觉得身子一颤，头晕了一下，然后就听到耳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眼睛左右看看，我已经不在台上了，表妹就坐在我边上。

我根本就没闹明白我是怎么回到了座位上。

我使劲拍巴掌，心里对这位表妹夫已经佩服至极。拍完巴掌我心里又有点嘀咕，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表妹嘴巴凑我耳边，说：“厉害吧，赶明儿跟他好好学学，看上哪个美女，立刻就能变回家里去，多好的事啊。”

我不住点头，深感表妹真是善解人意。

接下来，表妹夫要表演另一项绝活，据说国内除了他，根本没第二个人能做到。主持人在卖关子，我忍不住了，问表妹那绝活是什么，表妹含笑不答，只指指台上，示意我耐心点。主持人终于说出了那绝活的名称——穿墙术。

我靠，穿墙术，不会是真的吧。我心里热血沸腾，这世上难道真有人能穿墙而过？如果有这本事，那是件多爽的事情啊。我心里已经在虚构这样一幅画面，夜深人静，我像个幽灵，在高楼大厦里，进出自如，哪家银行钱多去哪家，哪里的美女漂亮我就往哪里钻……就算被警察抓住了也不怕，什么深牢大狱也不管用，我照样进出自如。

“想什么啦，哈啦子都流出来了。”表妹拿手捅我，我这才从意淫中回到现实。

表演的是穿墙术，当然需要一面墙。墙由八名壮汉推上来，两米高、一米宽、一米厚，墙下有四个极小的轴承。这面墙已经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一米厚的墙很多人没见过，表妹夫要穿越的显然就是这面极厚的墙。

观众又开始兴奋，甚至不待主持人发话，便有些自告奋勇的男女上台察看。

墙自然是真实的，不可能有任何机关暗门，而且就算有暗门，舞台四周都是观众，魔术师也不可能瞒过这么多双眼睛。

魔术师慢慢向那堵墙走去，场中立刻鸦雀无声。我跟观众一道瞪大了眼睛，盯着台上，生怕眨眼的工夫，错过了穿墙而过的一刹那。

就算眼睛瞪得再大也没用，魔术师逼近那堵墙的时候，还看得很清楚，但蓦然间，他的身子就直直地进到了墙里，转瞬间，整个人都看不见了。

要知道那堵墙有一米厚，如果是空心墙，里头藏个人根本不成问题。但偏偏那墙不是空心的，魔术师是硬生生走进了墙里。

掌声雷动，我也兴奋得手舞足蹈。这表妹夫能耐大了，我心里已经在想抽机会一定要好好巴结他，不对，就算替他做牛做马铺床叠被也行，只要他能把这些绝活传点儿给我。

可是那一晚出了点状况，让我根本没有机会巴结这位表妹夫。不对，不是一点儿状况，是大状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这位表妹夫魔术师，走进那堵墙里，竟是再也没有出来。刚开始，台上奔出来一些人围着那堵墙转，我们以为都是节目设置好的环节，所以还在下面玩儿命地拍巴掌，后来有点不对劲了，大幕谢了下来，把那堵墙和工作人员都隔在了后面。我们都在下面等，掌声平息了，大家开始嗡嗡嘀咕发生了什么事。

表妹首先憋不住了，“腾”地站起来，就往台上跑。我那会儿还丁点没替表妹夫魔术师担心，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见面方式，所以，也跟在表妹后面跑上台去。

钻到大幕里面，我们傻眼了。那堵墙还在，边上围着一拨人，全都板着脸，如临大敌。再看那边，过来俩人，手里拎着脑袋大的铁锤。有个头样的男人回头训斥我们，让我们台下等着，我不乐意了，魔术师是咱家里的人，凭什么不让我们上来呀。

“这是他女朋友，我是他表哥。”我大声嚷嚷。

那个头儿可能也没心思过问我们，所以摆摆手，那意思我们别影响他们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让那两个拎锤的人开始砸墙，墙可够结实的，一锤下去，只砸出一个窝来，握锤的人却向我连退两步。

“这是咋了，好端端的墙，砸它干嘛？”我心里已经隐隐有了些不祥的感觉，低声问边上一个穿演出服的小姑娘。

小姑娘是魔术师的助手，这会儿眼里含泪，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她跟我说：“出事了出事了，魔术师失踪了。”

我还没说话，表妹已经“嚯”一声，哭了起来，我赶忙过去抓住她胳膊，阻住她冲向那堵墙。这时候，我算是完全明白了，原来这位表妹夫表演穿墙术，成功了一半，整个人都走到了墙里，但却没能出来。

这事说出来肯定没人信，有人能走到一堵实心墙里，这本来就匪夷所思，更不可置信的是，进去的人却出不来了。要换别人跟我讲这事，我肯定得哈哈大笑，但那会儿，站在舞台上，抓着表妹的胳膊，我却笑不出来，只觉得心里隐隐生出些寒意。

想想吧，把一个大活人，硬塞到一堵墙里，会有什么感觉？身体跟墙结合到一处，想动弹都动不了，多凄惨的事。表妹哭得跟泪人似的，趴在我的肩膀上，我也是神情黯然，心想这穿墙术还是不学为好，师傅都还没修炼到家了，做他徒弟，肯定凶多吉少。

那边的墙终于被砸开了，裂成了好几块，上面的部分落到了地上。

墙就是墙，里头根本就没有人。

现在，我知道我想错了，魔术师根本不是被这墙困住，而是去了别的地方。我宽慰表妹，也许魔术师演出太累，提前回家了，就像他刚才大变活人一样，黑布一罩，我就回座位上了。他要想把自己变回家，那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呀。表妹听着觉得有理，立刻掏出手机来打男朋友的电话，手机和家里座机都没人接，她立刻又开始抹眼泪。

我跟她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好好回想一下，你们在一块儿，他有没有跟你说过穿墙术的事，说没说过万一他出不来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

表妹连连摇头：“他要知道进去出不来，肯定就不往墙里钻了。”

想想也对，但我还不死心，接着问：“他就丁点没跟你透露这穿墙术的事？使劲想想，兴许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他有提到过，哪怕就一点儿线索，这会儿说不定就能救他的命。”

这下表妹显然想起什么来了，拉着我就往后台跑。

“灯。”表妹说，“他表演的魔术，都跟一盏灯有关系。”

我当时怔了一下，问：“什么灯，灯跟魔术有啥关系？”

表妹回答：“我也不明白，但他确实跟我说过，如果没了那盏灯，他的那些魔术，一样也表演不起来。那盏灯我还见过，他说，每次表演，他都把灯放在化妆间里。”

虽然觉得奇怪，但我却毫不怀疑表妹的话，魔术师既然这样跟她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奔到后台，问了两个人，很快就到了表妹夫专用的化妆间外头，推下门，锁上了，我正有点犯难，表妹已经一脚踢过去，把门踹开。我没想到爱情的魔力原来这么大，它可以把一个淑女变成一个悍妇。

进到化妆间里，我跟表妹里里外外搜了三遍，除了天花板上正亮着的白炽灯，根本就没发现再有别的什么灯。表妹一脸焦急，不住地说：“出事了，出事了，灯没了。”

我当时有点怀疑是不是魔术师忽悠表妹，他的魔术根本就跟一盏灯没啥关系。

表妹看出了我的怀疑，她抹一把泪又拉着我出门。这回，她站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招呼我上去后，跟司机说了个地址，车子疾驰而去。

表妹带我去的是魔术师的家。

表妹说：“他跟我说过，灯一共有两盏，一盏在家里，一盏他带到演出现场。演出时，两盏灯都得亮着，灭了一盏都不行。现在，化妆间里的灯没了，不知道他家里那盏还在不在。”

魔术师的家挺大，至少得二百多平米，装修得挺另类，金属跟镜子是最重要的装饰材料，进去后，我一眼瞅过去，能看到自己好几道影子。表妹直接往卧室去，因为她在卧室里见过那盏灯。卧室的门关着，但一推就开了，屋里面没有开灯，厚厚的窗帘也都拉上了，里面有种淡黄色的光晕弥散开来，影影绰绰的。虽然是白天，可还是有些瘆人。

我还没看清，表妹已经大声叫：“你看你看，我说有灯吧。”

顺着表妹手指的方向，我已经看到卧室壁柜上，果真放着一盏灯，乍一看，就是平常的煤油灯，再看一眼，便发现那灯具颇不寻常，上面有个圆形的小碟子样的容器，里面盛着灯油和灯芯，下面有个托儿，边上有个把手……

（阿豪说到这里，我跟臭鱼都叫了起来，难道故事里魔术师的灯，就是他从药铺老头那里买来的？阿豪示意我们别着急，听他把故事讲完。）

就在我跟表妹向着那油灯走去时，忽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一阵风，身后的门“砰”地关上，我们惊惧地回了一下头，这时候，那盏灯忽然灭了，屋里一下变得漆黑。表妹尖叫一声，一把抱住我。我虽然也吓了一跳，但却并不惊慌，依着灯灭前的印象，手向墙上开关处摸去。摁了开关，没一点反应，屋里的灯像是坏了。打不开灯，我再想到的就是拉开卧室房门，这样，就会有光线投进来。

可是，当我手向门的方向摸过去，心忽然一沉，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门不见了。

我开始以为摸错了方向，可想想决不可能，我刚刚才从那扇门里进来，再差的记性，也不会连门的方向都记错吧。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忽然觉得身子一颤，有些晕眩。这感觉我并不陌生，不久前，在那大剧院的舞台上，我曾有过类似的感觉。

没等我细想原委，漆黑的房间里，忽然有了些光亮——不对，借着微光，我发现我跟表妹根本已经不在那房间里了。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很空旷，有一道并不很强的光束，从很远的地方投过来，只能让我看到周围依稀的影子。这里应该是个旷野，不远处，好像有些人在走动，但看不清楚。

这骤来的变化，让表妹吓坏了，这丫头长这么大，啥时候见识过这些，就连自认见多识广的我，脑袋大了好几倍。幸好我挺聪明，一下就想到了魔术师表演的魔术。他可以用块黑布把物体或者人盖上，转移地方，那么我跟表妹现在经历的事，不就跟魔术中的一样吗？难道这一切，都是魔术师表妹夫在开玩笑，故意设好了局，给我这个表哥来个下马威？我宁愿是这样，只要他能再把我变回去。

我把想法跟表妹说了，表妹点头，不那么怕了。她壮着胆子，大声叫了几遍魔术师的名字，却没有人回答她。

这时候，好像有些雾飘过来，周围的那些影子更模糊了。表妹拉着我的胳膊，我横下一条心，咬牙跺脚豁出去了，向边上一个人影走过去。

我说：“大哥，麻烦问一声，这是哪儿？”

那影子慢慢转过脸来，我吓得腿肚子一哆嗦，表妹的尖叫差点震裂

了我的耳膜。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鬼。

没错，鬼跟电影电视上的差不多，脸色煞白，神情呆滞，嘴角还流着血。它们关节僵硬，因而动作缓慢。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身上有种腐尸的臭味，离他们稍微近点，就能感觉到寒气逼人。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表妹已经转身撒腿就跑。她一跑，我也呆不住了，顾不上和那位鬼先生说再见，扭头跟在表妹屁股后头跑下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一路上遇到了多少鬼，后来我们终于跑不动了，弯腰在那儿喘粗气。这地方太空旷了，我们跑了这么久，居然连幢建筑都没看到，甚至连花草树木都没有。这是哪儿，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鬼？

表妹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她哆嗦着说：“我们不会到了阴间吧？”

“这里不是阴间，但却是通往阴间的路。”一个冰冷的声音忽然响在耳边。

我跟表妹下意识地回头，看到我们身后，站着一个女人。不对，应该是女鬼，长长的头发，煞白的面孔，冰冷的寒气，这些都是鬼的标志。

“你们不要怕，我虽然是鬼，但却是个好鬼。”女鬼说。这时候，她慢慢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递到我们跟前，我们定睛看去，那正是魔术师卧室里亮着的那盏灯，只是这会儿已经熄灭了。

女鬼说：“我来告诉你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女鬼说话，我跟表妹哪敢不听，而且，她既然能拿出那盏灯来，至少说明她跟魔术师的关系不一般，我们也想从她嘴里，打听到魔术师的下落。

女鬼说：“你们现在一定已经知道了，灯有两盏，一盏魔术师带在身边，一盏留在家里，他的那些魔术，其实都是真的，因为是我跟我的老公在帮助他，让他做到那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女鬼的故事是这样的，她跟老公当年，因为家里人不同意他们的婚姻，历经种种磨难之后，终于不堪忍受分别的痛苦，双双殉情而死，死

后变成了孤魂野鬼，入不了鬼门关，只能在阳间飘荡。居无定所，餐风露宿。后来，他们遇到了两个老鬼，老鬼寄居在两盏灯里已经几千年，厌倦了那个地方，便将居所让给了他们，但却要求它们，必须住满百年方能离去。当年他们从另外两个更老的老鬼手里，接下这地方时，对方也是这样要求的。从此，这两个情鬼便寄居在两盏灯里，虽然地方小了点，但起码算是有了个家。这样，灯的主人，便成了他们的主人。

魔术师机缘巧合，从一个盗墓贼那里得到了这两盏灯，无意中窥探到了灯内两个野鬼的秘密，便让它们帮助他，来创造骇世惊俗的魔术。这两盏灯原是秦朝时的古物，本身就带有某种力量，再加上这两个鬼的鬼气，所以，魔术师才能施展五鬼搬运大法和穿墙之术。说穿了，这些在冥界都是些小伎俩，但凡死了超过两年的鬼都会使。但这力量要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不是件容易事，每次，都必须两盏灯同时点燃，灯内的两鬼同时发力，才能让他具有这种法力。

表妹不解地问：“既然这样，那么这次表演，他为什么会进到墙里后出不来了？”

女鬼回答说：“因为有人偷走了那盏灯。”

偷走魔术师放在化妆间里那盏灯的，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那助手跟随魔术师多年，深知他的那些神通法力，都是来自这盏灯，筹划多时，终于在今晚下手，潜进化妆间，盗走了那盏灯。而他将灯熄灭的时候，恰好是魔术师进入那堵墙的时候，灯灭，他便失去了法力，因而，他便陷到了两个空间的夹层里，走不出来了。

女鬼说：“要想救出魔术师，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回那盏灯。”

女鬼这样说，当然也有另外一层意思。魔术师的助手盗走了那盏灯，也带走了她的死鬼老公，当初，他们鬼夫妻答应那对老鬼，在没有找到新的住户之前，是不能擅自离开两盏灯的。所以，这女鬼才会带我跟表妹来到通往阴间的路上，告知我们一切，并希望我们能够寻回被盗的那盏灯，救出魔术师，同时，也能让他们夫妻团圆。

知道了真相，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找回那盏灯。我说：“你还是快点送我们回去吧，回去我们就找警察，让他们通缉魔术师的助手。抓到他，就找到灯了。”

女鬼摇头，一脸寒霜：“别说你们人，就连我们鬼都不相信警察，现

在有几个警察真正为老百姓办事？所以这事，还得你们自己去办。”

我同意女鬼的话，但有点为难：“偷灯的人现在不定在哪儿逍遥快活了，我哪儿找他去。就算找到了，他再让灯里的男鬼——也就是你老公，给我来个乾坤大挪移，不定把我挪哪儿去，到时，我可想哭都来不及。”

表妹拉着我的手，哭丧着脸：“表哥，你就做点牺牲吧。”

女生外相这话一点没错，我从小就看着这表妹长大，从她流鼻涕穿开裆裤起，就天天陪着她玩。现在，她刚交了个男人，就打算牺牲我这表哥了。

我还在犹豫，那女鬼说话了：“这位大哥你放心……”

我说：“谁是你大哥，你都死多少年了，是你大哥那我不变鬼也早成骨灰了。”

女鬼脸露尴尬神色，半天才说：“要找盗灯的人很容易，我那死鬼老公不管在哪儿，我都能感应到。只要你答应帮这个忙，我现在就能带你去找魔术师的助手。有我在，你还怕我那死鬼老公对付你吗？现在不光是你们阳间流行‘妻管严’，在我们阴间，也一样。”

我想想，也确实是这样，有死鬼老婆在，还怕死鬼老公吗？至于那个魔术师的助手，我倒不放在心上。别看我文质彬彬跟文化人似的，还戴副金丝边的眼镜，可实际上我打小就跟家边一位武林高手练过功夫，到现在还保持闻鸡起舞的好习惯。

我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抓那个贼，把灯给找回来。”

表妹眼泪还没干，就笑了，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我叹了口气，这么好的姑娘如果不是我表妹，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现在，只能便宜那个魔术师了，而且，我还得为她将来的幸福，去抓那个盗灯的贼。

言归正传。我跟表妹准备停当，女鬼施法，又是身子一颤，脑袋一晕，我们又换地方了。我仔细四处打量，发现身处荒郊野外，一条泥泞的土路弯弯曲曲地向远处伸展。路边有几间平房，里头亮着灯。

我走到门边，看到门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慈济堂老号药铺”。鬼知道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开药铺，能有生意吗？我虽然狐疑不定，

但想想女鬼带我到这里来，必定有它的用意。当下，整整衣服，慢慢上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老头站在门边，阴森森地问我：“看病还是抓药？”

（阿豪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打断一下。臭鱼说：“那个药铺不是你买宝贝的地方吗，怎么到故事里去了？”

我也说：“你不是跟表妹一块儿去抓贼吗，你进到那药铺里，你表妹哪去了？”

阿豪笑笑摇头，一脸神秘：“你们想听故事就别这儿瞎起哄，这些问题到最后，肯定都有交代。为什么把药铺老头拉故事里来，不就为吓唬他吗？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听啥故事不好，非得听恐怖故事，就算吓不死他，也得恶心他一回。”

听了阿豪的话，我们立刻闭嘴，等着听故事结尾。）

药铺老板我看病还是抓药，我摇摇头说来找人。老头说他这里没人，我肯定是找错地方了。我笑笑说没错，如果这里没别人，那我找的就是他。

老头想关门，晚了，我一脚踏进去，看到堂屋是间大药房，层层叠叠尽是药柜。我一眼就看到一盏油灯摆在柜台上，灯芯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线。

那灯当然就是魔术师被盗的那一盏。但是，魔术师不会找一个老头当助手，那么，这盏灯为什么会到了老头这里？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魔术师的助手盗走那盏灯之后，逃到了这里。他煞费苦心偷来的灯，肯定不会拱手送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现在已经凶多吉少，很可能已经是个死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面前的老头就是凶手。他把店开在荒郊野外，这本来就不正常。

想通了这一节，我冲着老头呵呵笑，可能是我笑得太诡异了，老头有点发毛。他问我笑什么，我说，我要谢谢他。

老头更加狐疑，说：“我又不认识你，你谢我什么？”

我说：“我谢你帮我把那个偷灯的人给杀了，这样，省了我多少

事。”

老头说：“什么偷灯的人，你找错地方了。”

我不愿跟个老家伙斗智斗勇，败了面上无关，胜了，也胜之不武。于是，我就从魔术师失踪开始，一路说下来。老头听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特别是当我说到灯里藏着一个鬼时，他更是面无人色。

我说：“你只要把灯交给我，就没你什么事了，灯里的鬼也不会把你变棺材里。”

老头沉默半天，忽然摇头道：“你说的这些，我一点都不信。你编了这么个故事，只是想来骗我的灯。你说女鬼把你们变到这里来，那么你的表妹呢？还有，如果真有什么男鬼女鬼，你让他们出来让我瞧瞧。”

我叹口气，说：“你这么大岁数，怎么就这么不识时务呢？”

但是，为了打消老头的疑虑，我还是说：“你要见我表妹有点不容易，你得跟我出去见她。她是个害羞的姑娘，胆还特别小，她知道了你这里是个黑店，哪还敢进来？”

老头怔一下，做个让我先走的手势。我笑笑，前头引路，带着老头就出了门。门外就是旷野，不远处有堆草特别茂盛。我带着老头走到离草边两米多远的地方就不动了。

“表妹就在那堆草里头，你自己过去看吧。”我说。

老头常年独居这荒郊野外，胆子自然比常人要大。他稍一犹豫，便大步走了过去。站在草丛边上，他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身走了回来。我当然知道他在草丛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一截白生生的大腿和一截白生生的胳膊。

老头微微喘着粗气，瞪着我道：“那就是你表妹？你杀了她？”

我笑道：“没错，那就是我漂亮的表妹，你知道吗，这么些年，我对这表妹有多好，可是，现在她却为了一个男人，不惜要牺牲我来换取她的幸福，这样的表妹，我留着她还有什么用？美好的东西，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她。”

老头阴森森地笑：“不要说谎了，你杀她，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我还是笑：“没错，你是个狡猾的老家伙。杀死她，我就得到了那盏灯，如果我再从你这里得到另外一盏，那我就拥有了魔术师的那些法力，穿墙术可以让我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看到好东西，我会把它们都变回家去。到那时，我就是天下最富有的人，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我还会在乎这样一个表妹？”

老头点头：“这倒是实话，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你怎么才能让我相信，灯里真有两个死鬼？”

我笑了笑，药铺老头的这番话，早就在我意料之中。

阿豪的故事讲到这里，忽然不吱声了。

我跟臭鱼等了一会儿，还是臭鱼先忍不住问道：“后来呢？”

阿豪笑嘻嘻地说：“后来那个老头就把那盏灯卖给我了。”

臭鱼叫：“可你的故事还没讲完了，老头会那么傻？”

阿豪说：“事实上，我讲上面那些故事的时候，老头始终坐在我对面，没有跟我出门，当然也没有我表妹的尸体。只不过，当故事里的药铺老头提出最后的问题时，真正的药铺老头也很关心那个问题。而且，我还看出来，他对我这故事非常投入，一对老眼死死地盯着我，等我说出下文。”

我说：“没错，换了我肯定也着急。”

臭鱼一巴掌拍阿豪的脑袋上：“别卖关子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阿豪嘻嘻笑：“要知道，我到那药铺是个晚上，外头也下着雨，加上药铺里的光线很弱，那环境特别适合讲恐怖故事。老头眼巴巴盯着我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黑乎乎的房间，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叫声——”

“你个死老鬼，再不把灯交出来，现在我就拖你去十八层地狱！”

这一嗓子，尖得有点出奇，尾音还拖得老长，一听就不像是人类发出来的。再加上声音突然冒出来，老头没思想准备，虽然没被吓得晕过去，但身子却不禁一哆嗦，刹那间，一张老脸都变得煞白。

阿豪说：“老头吓得不轻，那声音过后，他就乖乖把那盏灯卖给了

我。”

我跟臭鱼吁了口气，虽然知道了故事的结尾，但对最后的女声都有些疑惑。不待我们问，阿豪自己先交代了：“其实，去那药铺之前，我就知道怪老头喜欢听人讲恐怖故事，所以，我是有备而去。去之前，就找人录了那嗓子尖叫。讲故事的时候，我的手一直伸在裤兜里，火候到的时候，我只按了下播放键，那声音就传出来了。”

臭鱼呆了一下，摇头骂道：“我日你大爷，这丫使这招，怎么没把老头吓死。”

阿豪哈哈笑：“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啥时候打过没把握的仗。”

我问：“那么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漂亮表妹，更没有什么魔术师表妹夫了？那两盏灯的故事，全都是你编出来唬弄老头的？”

阿豪得意地点头：“没错，你真以为这世上有什么穿墙术？等你死了变成鬼还差不多。不过，那盏灯确实有名堂，我以前看过一本文物杂志上有专门介绍它的文章。你们还记得灯的杯壁上有五个小人头吗？那是五个鬼，所以，这灯的名字就叫五鬼夜行灯。”

我不解：“好好一盏灯，干嘛叫这么诡异的名字？”

阿豪道：“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跟你们提到的大将军蒙恬吗？”

经他这一提醒，我跟臭鱼都叫了起来。昨晚我们刚看到那盏灯时，阿豪跟我们说起过这灯的典故，但后来一打岔，我们就把这事儿忘了。

臭鱼叫：“快跟我们说说，大将军蒙恬哪去了，他不会也让这什么五鬼夜行灯给变没了吧？”

阿豪一拍大腿：“没错，野史记载，秦二世胡亥派去的使者回到牢里，大将军蒙恬竟然凭空消失了。那监牢除了一道门，根本没别的出路，而门外，有重兵把守，别说一个人，就算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臭鱼本来只是顺口一说，没想到真给他料中，一时间，他跟我都有些呆了。

阿豪继续说：“蒙恬失了踪，那使者没法回朝向胡亥交代，左思右

想，便花钱买通了阳周监牢里的上下人等，只说蒙恬喝了毒酒，已经毒发身亡。使者自回朝交差。蒙恬的死讯传开，一时朝野上下，不知多少人为他扼腕叹息。”

臭鱼道：“难道真是那灯将他变没了？”

阿豪摇头苦笑：“野史里记载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也许只有蒙恬他老人家亲自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后人猜测，蒙恬当时逃过那一劫，肯定跟这盏灯有莫大的关系。”

我嘴里念叨着：“五鬼夜行灯，这名字透着耳熟。”

臭鱼忽然道：“我想起来了，以前看《封神榜》，里头有种法术叫做‘五鬼搬运大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将东西变到这儿，再变到那儿。”

我一拍脑门：“我想的就是这个，五鬼搬运大法。”

阿豪哈哈笑：“你们俩脑袋瓜子进水了，那些神神叨叨的事也信。我买那盏灯，就因为它是秦朝的古物，值钱，没别的原因。它要真有那么大法力，我们还去找药铺老头干嘛，直接把自己变银行去，每人搬一屋子人民币回来，那多省事。”

我跟臭鱼相视无语，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车子忽然剧烈颠簸了一下，我们还没明白过来，车子忽然停下了。

阿豪说：“到了。”

我跟臭鱼脑袋赶快贴窗玻璃上去，外头黑漆漆的，好像我们停在了旷野的中央。土路左前方，有淡淡的几点灯光，依稀可辨是几间平房。

不用问，这里，自然就是阿豪曾经来过的那家药铺了。

第二章 慈济堂老号药铺

冒雨下车，三两步蹿到屋檐下，果然见到门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就是阿豪跟我们说起过的“慈济堂老号药铺”几个字。

阿豪上前敲门。

没多一会儿，门开了，传说中的药铺老头露出头来，边上还跟着一个幼童。老头掌着一盏带灯罩的煤油灯，上下打量了我们半天，才退到一边，让我们进去。

老头老眼昏花，一时间竟然没有认出阿豪来。阿豪冲我们使个眼色，我们都闭了嘴，让阿豪忽悠这老头。阿豪说是天色已晚，天降暴雨，我们的车又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出了故障，所以想在药铺里借宿一晚。

老者请我们进了客厅，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今天这鬼天气实属罕见。既然你们到了这里，也是有缘。若不嫌弃，就在此间将就一夜。只是我这里只有我爷孙二人居住，没有多余的客房和床铺，三位只能在客厅里面过夜。”

我抢先文绉绉地道：“能有间房子遮风蔽雨，不用挨淋受冻，我等已经非常庆幸了，哪里还敢奢求被褥铺盖。”阿豪也道：“这样就足够了，我们也不睡觉，在屋里坐上一宿就好，只求烧一壶开水解渴。”

老头面无表情地说声稍等，便携了幼童出了厅门，想必是去后院烧水。

借这空档，阿豪告诉我们，老头姓陈，那个幼童是他的孙子。我们刚才要说来买古董，老头连门都未必肯让我们进。呆会儿，他再回来，我们可以道明来意，反正水都烧开了，总得让我们把茶喝完再走吧。

我跟臭鱼一齐夸奖他老奸巨滑。

视线所及，前面有一大间是药房，层层叠叠尽是药柜。客厅在药店后面，面积不大，但是摆设装饰颇为清雅别致，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的红木靠椅上喝茶聊天，臭鱼说起前两天看来的新闻，美军的阿帕契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农民用步枪打了下来，大赞人民战争的厉害之处。

阿豪颇不以为然，说道：“一架阿帕契的火力，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整整一个反坦克旅团，但是这种高精尖的设备，有一丝一毫的操作保养失误就会酿成重大事故，倒也不见得是伊拉克民兵有多厉害，只是瞎猫撞上死老鼠而已。”

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后来扯来扯去也没分出个高下。

这时候响起脚步声，陈姓老头拎了壶水进来。

“我这荒野陋居，也没什么东西来款待几位，倒是自家饮用的一些茶叶，还算不错。今晚就拿出来算是招待几位客人了。”陈姓老者说。

我们三个赶忙站起来客气一番。

老者为我们冲茶，我们三个背后使眼色。阿豪先请老头在边上落座，然后，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道明了来意。

阿豪说：“陈老不认识我了，数天前，我曾有幸来此拜访过您，并且，有幸从您这里买走了一样东西。”

老头闻言一怔，浑浊的眼睛盯着阿豪半天，脸色旋即阴沉下来。

老头说：“东西你已经买走了，还回来做什么？”

阿豪涎着脸笑：“其实能买走您一样藏品，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这两位朋友见了那盏五鬼夜行灯后，非要让我带他们来拜访您。我跟他们说，您是世外高人，一般的凡夫俗子，岂是想见就能见的。谁知我越这样说，他们俩对您老就越是崇敬，后来盛情难却，我便只能硬着头皮，带他们俩来见您。”

我跟臭鱼不住点头，满脸诚惶诚恐，心里把老头想成刘德华。

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陈姓老者纵算一肚子气，但也不能用冷屁股贴我们的笑脸蛋。他脸色舒缓了一下，但语气仍然透着冷峻：“别以为我岁数大人也糊涂了，你们安的什么心思，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们三个一起露出谄媚的笑，我还作羞涩状。

阿豪说：“您老慧眼，我们肚里这点花花肠子，哪能瞒得过您老人家。您这样的世外高人，早就视富贵如粪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再怎么进化也不能免俗。所以，您老看在我们冒着这么大雨，长途跋涉好几

百里路的份上，就把您那些宝贝儿，随便让我们挑两件吧。”

老头无语，却用凌厉的眼神逐个扫视我们三个。老头的样子太怪了，根本就不像是现代社会里的人，穿着半长不短的蓝布袍，头发老长，后面用根小木棍扎起来，乍一看有点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里的落魄道士。也许这老头本来就是道士，道士分两种，一种可以结婚生孩子，所以有孙子也不稀奇。

这会儿，在他凌厉眼神的逼视下，我心跳加快，忽然有种想逃的欲望。

也许，我们跟着阿豪到这鬼地方来，实在是个错误的决定。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天底下根本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大凡那种为了追求外财而煞费苦心的人，大多不得善终。这道理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偏偏当外财摆在面前，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那种诱惑。我们三个当然就是受不得诱惑的人，而且，如今坐在陈姓老头对面，已经如在弦之箭，根本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老头过了半晌，才轻哼一声，对阿豪道：“既然你已经来过我这里，规矩当不用我再多说。我这里古物不少，大多是祖上传下来的，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身价，但看你们这些人，如扑火之蝶往我这里涌，我就猜到它们必定价值不菲。钱财对我这老头来说真是身外之物，如果你们要，给你们也无妨。但是，我有个规矩，来此买我古物的人，必须给我讲一个恐怖故事，讲得好了，我便卖一件古物于你，讲得不好，对不起，哪里来回哪里去，就算你再求我，也没有用。”

我忍不住插嘴道：“故事好坏是否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老头摇头：“我又不是考官，只是个听众，哪里来的评判标准？我听得高兴，那就是好。我听得无趣，就算你再巧舌如簧，也是枉然。”

这老头也忒不讲理了，故事好坏全都由他两片嘴皮子碰。如果不想卖宝贝给我们，只消说句不好，便能把我们全打发了。我跟臭鱼苦着脸，都有些愤愤不平，但阿豪却已经连连点头，显然他早就知道老头的怪癖。

老头道：“快到半夜了，如果你们准备好现在就可以开始讲了。”

我们三个六只眼睛一齐眨巴了几下，最后还是阿豪首先开口：“他们是我带来的，还是由我抛砖引玉，先给您老人家讲个故事吧。”

第三章 无头男尸

阿豪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家庭，父亲早亡，只剩下母亲王氏带着十七八岁年纪的儿子。王氏靠给人缝缝洗洗赚些微薄的工钱供儿子读书，虽然日子过得寒酸，但是母慈子孝，母亲勤劳贤德，儿子用功读书，倒也苦中有乐。

王氏为了便于儿子进京赶考，便在京郊租了一所房子。里外两间，外带一个小院。

住了约有半月，这日夜里天气闷热，母子二人坐在院子里，王氏缝衣服，书生借着月光读书。忽然从大门外冲一个男人，身穿大红色的袍服，面上蒙一块油布，进得门来，一言不发，抢过儿子正在读的书本就冲进里屋。

母子俩大惊失色，以为有歹人抢劫，但是家贫如洗，哪有值得抢的东西？但是那红袍人进了里屋久久也不出来，只得硬着头皮进屋观看。

但是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家里只有里外两间小房，并无后门窗户。王氏发现里屋床下露出一角红布，那人莫非躲在床下不成？

书生抄起拴门栓用的木棍，和母亲合力把床揭开，床下却不见有人，露出的那一角红布原来是埋在床底的地下。王氏用手一探埋有红布的地面，发现仅有一层浮土，便命儿子把土刨开，看看那红布究竟是何事物。

书生只挖了片刻就挖出一个红布包裹的大木箱子，箱子被一把铜锁牢牢锁住，无法开启。书生年轻性急，用锤子把锁砸开，箱子里面金光闪闪，竟是满满一大箱金元宝。

母亲王氏大喜，认为这是上天可怜她母子二人孤苦，赐下这一大桩富贵来。只是这笔财太大太横，母子二人都不免心惊肉跳。王氏生来迷信，便从箱中拿出一锭元宝，让儿子去城里买上一个猪头，作为供品祭祀天地祖先。又把箱子按原样埋回床下。

如此折腾了一夜，此时天已将明，城门刚开，书生拿了金子，便去城里买猪头。到了城内马屠户的肉铺，见刚好宰杀了一口大肥猪，血淋

淋的猪头挂在肉案钩子上。儿子拿出金元宝交于马屠户说要买猪头祭祖。

马屠户见这么一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书生拿出好大一锭元宝，觉得十分古怪。但是古代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纵然穷酸落迫，但是到哪里仍然都被劳动阶层高看一眼。马屠户虽然奇怪，但是并没有认为他这钱来路不正。便把猪头摘下来递给他。

书生出来得匆忙，并未带东西包猪头，血淋淋的不知如何下手。马屠户见他束手无策，觉得好笑，便拿了自家用的一块油布把猪头包上。书生谢过屠户，抱了猪头便往家里赶。

那京城重地，做公差的最多，有几名公差起得早，要去衙门里戍职，见一个穷秀才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油布包，神色慌张，急匆匆地在街上行走。

公差眼毒，一看此人就有事。于是过去将他拦住，喝问：“这天刚蒙蒙亮，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书生昨夜得了一大桩富贵，正自心惊，被公差一问，顿时惊得呆了，支支吾吾地说是赶早进城买个猪头回家祭祖。

公差见是如此老实年轻的读书人，就想放他走路。书生正要离去，一个年老的公差突然说道：“你这包裹里既然是猪头，不妨打开来让我等看看。”

书生心想猪头有什么好看，你们既然要看，就打开给你们看好了，不想打开油布，却哪里有什么猪头，里面包的是血肉模糊的一颗人头。

众公差大怒，稍微有些大意，险些被这厮骗过了。不由分说，将书生锁了带回府衙。

京畿府尹得知情由，向书生取了口供。把卖肉的马屠户和王氏都抓来讯问。

马屠户一口咬定，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书生，而且今日身体不适准备休市一日，不曾杀猪开张。

又差人把书生家中床下埋的箱子取出来，里面也没有什么金珠宝贝，上面满满地装着很多烧给死人用的纸钱纸元宝，在箱子底下是一具

身穿红袍的无头男尸，男尸手中紧握一本书，正是昨晚书生在院子里读的那本。

经杵作勘验，无头男尸同书生所抱的人头系同一人。死者口鼻中满是黑血，应为中毒而死。

府尹见此案蹊跷异常，便反复验证口供，察言观色，发现那王氏母子并不似奸诈说谎之徒，反而马屠户看似神闲气定，置身事外，却隐隐显得紧张焦急。

府尹按口供述，盘问马屠户：“书生说用一锭金元宝向你买猪头，你说早上刚开市，没有散碎银两找钱。于是他便把金元宝留在你处，约定过两日来取买猪头剩余的银两。可有此事？”

马屠户把头连连摇头：“绝无此事，自昨晚以来小人一直在家睡觉，小人老婆可以作证。”

府尹命办差官前去马屠户家里仔细搜查，在其家肉铺中搜出一锭金元宝。府尹再问，马屠户无言以对，只是摇头，连呼：“冤枉。”

当日办差官又从王氏家不远的河边找到一柄屠刀，杵作检验死尸，确认人头就是用此刀割下，经马屠户邻里辨认，确为马屠户所有。府尹命给马屠户施以酷刑，马屠户承受不住，只得招认：

一月前，马屠户去城郊采购生猪，因为回来得晚了，城门关了进不了城，只得与一山西客商共同借宿于一处空宅之中。马屠户见财其意，便下毒谋害了山西客商，又用杀猪刀割下了山西客商的人头，把死尸埋在屋里床下，凶器与人头扔在房后河中。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冥冥中却有天网恢恢。

阿豪故事讲完，陈姓老者稳当当坐那儿，眼睛微闭，似乎还在玩味阿豪故事中的情节。他不吱声，阿豪便只能眼巴巴等着他说出判定的结果。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阿豪忍不住了，怯生生地问：“您老觉得怎么样，刚才那故事。”

老头睁开眼，神情呆板，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老头对着我跟臭鱼道：“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我跟臭鱼面面相觑，这老头既然问，我们肯定不能不说。其实我觉得阿豪这故事挺一般的，稍微看过一点古代探案小说的人，都能随口说上一大堆来。而且，阿豪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怪怪的，他上回单独前来，故事说得又长又有趣，但这回，简直就像小学生交作业一般，敷衍了事。难道他这趟来，纯粹是学雷锋，替我和臭鱼带路，自己压根就没打算再从怪老头那里买点什么？

我还没开口，臭鱼先说了：“我觉得这故事挺有趣的，相当于死者自己想办法报案，而且自己还给自己准备了多半箱子纸钱。以前看过京剧《乌盆记》，也是说谋财害命，受害者的尸体被碾碎做成了瓦盆，瓦盆中的冤魂求人带他去找包公告状。跟阿豪讲的故事差不多。”

我接过来说：“这个案子我好像以前也听过，是在包公案的评书里讲的，和阿豪所说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包公最后用阴阳枕审问了受害者的亡魂，才查得水落石出。其实这种公案故事多半是后人演绎出来的，为的是突出官员的英明，宣扬因果报应，好让老百姓不办坏事，也是政府愚民的一种手段，当不得真的。”

阿豪转头问什么是阴阳枕，我说：“传说包龙图日断阳，夜断阴。晚上睡觉枕在阴阳枕上，就可以到阴曹地府断案了。如果真是这样，能让死人开口说话，这世上也就没有悬案了。”

阿豪说：“这种奇案还是有的，只是古代办案技术手段落后，有些案件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扯上些神鬼显灵的事，以便服众。在当时冤魂显灵也是一种重要的呈堂证供。”

臭鱼说：“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凡是命案，不管过多少年，没有破不了的。”

阿豪总喜欢和臭鱼开玩笑，他们俩人一向以互相贬低对方为乐趣，就算当着外人面也不例外。阿豪不屑地冲着臭鱼道：“那倒也是屁话，我还是那个观点，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不要杀人，在道德上把人约束住了。不过从古到今也不知道发生了几千万起凶杀案，看来这些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对人类的影响不大。人性的原则在财色的诱惑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没有结果的凶杀案多了，更有些恶人光明正大地乱杀无辜，也没见他们有什么报应。”

臭鱼问我的观点，我说：“杀了人不一定有报应的，不过我很愿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人如果没有了道德观念的束缚，连因果报应

都不能相信，那这社会和地狱就没什么区别了，那就该人吃人了。”

臭鱼点头说：“听你们这么讲，我也突然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件悬案的记载，悬案就是没有结果的命案，这件公案在清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看来绝对是确有其事，不然不会流传这么广，这比阿豪那演绎小说里出来的案件真实得多，我讲给你们听听”

我没吱声，阿豪冲他翻个白眼：“你着什么急呀，你总得让我知道我那故事过关没有吧。”

我们三个一齐再度盯着陈老头。

陈老头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没在听我们三个刚才说的那些话。这会儿他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样的故事，根本就是在唬弄我老头子。”

阿豪听完立刻沮丧地向后仰坐到椅子上。

臭鱼身子往前倾了倾，脸上堆着笑冲陈老头说：“现在轮到我讲了吧？”

陈老头好像连话都懒得说了，只是摆摆手，示意臭鱼开始讲故事。

臭鱼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然后站了起来，开始讲他的那个故事。

第四章 古代疑案

臭鱼讲的故事——

清朝的时候在山左县有个妇人，不知其名姓。有一日从娘家回来，丈夫因为有事在身，便使其弟去接嫂子。

妇人骑了一匹黑驴，弟步行在后。路过一处深山老林，妇人尿急，命弟牵驴，自己走到树林里去解手，没走几步，发现几株老松树和怪异嶙峋的岩石环绕着一处荒坟，很是僻静。

妇人憋不住了，就在坟边小解，解后束衣，发现里面穿的红裤衩没了，可是在解手时明明还在啊。

妇人大惊，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阿豪听了大笑：“清朝女人穿内裤吗？”臭鱼解释说：“我也不知女人内衣在古代怎么说，反正你们知道就行了，别太较真了。”我说：“古代人穿的那个好像叫肚兜。”阿豪臭鱼都连连点头称是。）

其弟在外边催促，妇人无奈只得放弃寻找，幸好衣服很长，不至于露了庐山真面目。出了树林骑上黑驴，匆匆而返。

回到家后，私下里把此事告诉她的丈夫，丈夫吓得面如土色对她说：“这件事你知我知，切不可再对其他人讲起。”

妇人不敢再说，但是始终不解其中缘故。

到了晚上熄灯睡觉，二人躺在床上，丈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鼾声如雷。妇人想起白天的遭遇，非常害怕，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忽然听到屋顶有物震响，声音很大，好像是一块大石落下。妇人害怕万分，连忙呼唤丈夫起来查看，但是连喊带推，丈夫始终一动不动。妇人点上灯烛观看，发现一把锋利如霜的刀插在其夫胸口，刀插得很深，拔都拔不出来。

妇人大惊，嚎啕大哭。家里人闻声赶至，发现房间门窗关闭得完好无损，都怀疑是妇人谋害亲夫。于是抓住妇人到官府告状。

官府讯问妇人，那妇人一时受惊过度，不能开口讲话。直到第二天

才略微镇静了一些。妇人便把在林中丢失内裤一事禀告官府。

官府命令验看那处荒坟，只见磊磊高冢，松树俨然，没有任何挖开过的迹象。

把墓主招来质问，墓主说坟里埋的是家中的一个小女儿，年仅十一，因患病不治而亡，埋在此处已经十五年了。家里只是每年春秋时节派人来扫墓，其余的事则一概不知。

官府告之墓主人案情经过，要求挖坟开棺查看。

墓主坚决不肯，官府无奈，只得强行动手挖坟。

几名衙役杵作一起动手，把棺材挖了出来，打开一看，众人无不愕然。

那棺里并没有少女遗体，却有个少年和尚，赤身裸体躺在其中，头上正盖着妇女遗失的红色内裤。胸口上插了一柄锋利匕首，血迹殷然如新。

详细走访周围的寺庙，都说没有这个和尚，也无人报官有失踪的少年僧人。

案情重重疑难困苦，官府多次勘察无果，只能悬为疑案。

我正听得投入，没想到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完了。

阿豪心细，问臭鱼：“你中间说，丈夫听了他老婆讲丢失红裤衩的事之后非常害怕，晚上就被杀死了，会不会这个丈夫就是杀和尚的凶手？”

臭鱼说：“这我就知道了，我看过的几本书上都没有结果，不过妇人的丈夫听了在坟边丢失内裤的事之后确实吓得面无人色，这是书上的原文，我记得很清楚，至于他为什么不觉得奇怪或者愤怒，而偏偏是吓得面如土色，这其中很值得推敲。”

我赶紧“噓”了一声，怕这二位推敲起来没完没了，耽误了正事。

臭鱼立刻想到了讲故事的目的什么，赶紧一把推开阿豪，可怜巴巴地瞪着陈老头，等他的判决结果。

陈老头叹了口气：“你这故事光有悬念，却没有答案，怎么能让我满

意？”

臭鱼急了，分辩道：“这世上的事，本来就有很多找不到答案。”

陈老头哼一声道：“我让你讲故事，又没让你跟我说道理。你这故事，当真无趣得很。”

臭鱼张口结舌，我看到他眼珠子都气得绿了。他的脾气属驴的，要照他平日的性格，肯定早就破口大骂了。陈老头的做法也委实有点过分，故事听完了，根本不加点评，只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判定生死。要不是因为知道他藏了一大堆宝贝儿，只怕我这会儿，也要对他恶语相向了。

但是，我还有一次机会，我当然不愿意就此放过。

我赶紧拉了臭鱼一把，冲他使劲眨巴眼。臭鱼一向听我的话，所以，他寒着脸也缩回了身子。

陈老头连听了两个觉得无趣的故事，好像有些不耐烦了。他打个哈欠，指指我，说：“你自己觉得你的故事比他们俩的怎么样？如果都是那种道听途说的货色，不说也罢。”

阿豪和臭鱼脸上都有了愠色，我赶忙抢着道：“他俩说的故事，其实都是前奏，都是绿叶，用来陪衬我这红花的。您老别着急，喝口茶养养神，慢慢听我说故事。”

老头点点头，道：“希望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第五章 界龙公墓

瞅老头那副倚老卖老的丑恶嘴脸，我也有上去打他个鼻青脸肿的冲动。但我脸上还是带着动人的笑容，开始讲我的那个故事。

在和臭鱼阿豪合伙做生意之前，我在一家私企打工。公司的老总叫张涛，是山东清河人，他家祖上都是卖牛杂碎的，年纪比我大个两岁左右。他早先跟了同乡的一位大哥在海南做房地产，后来海南房市崩盘，那位大哥去了缅甸开赌场，张涛卷了一部分钱自己到上海做生意。

张涛喜欢和公司里的员工称兄道弟，不喜欢别人叫他张总而要称其为“张哥”。

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人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的作风和经营策略都充满了小农思想和实用主义。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做大事的人，很小气，没眼光，缺少必要的魄力和智商，经常拖欠员工的薪水。

也不知道为什么，张涛对我很器重，从没拖欠过我的薪水，而且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都和我商量，我想总不会是因为我也姓张吧？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中午的时候张涛神秘兮兮的找到我，说今天中午要请我到外边吃海鲜。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家伙肯定要找我有事，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古人云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他这种小气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请我吃海鲜，只是不知他找我想做什么，我也不理会，且吃了他的再说。”

张涛开车带我去去了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上很奢侈的名豪鱼翅城。

我也不问他找我吃饭所为何事，埋头只管吃喝。

张涛给我满上一杯酒说道：“老弟，咱们公司也就你是个人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脑子好使，而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向都守口如瓶，你很有前途啊。”

我嘴里塞了一大块鲍鱼，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几声，心中盘算：“你把我抬得越高，越是要让我给你当枪使，我是何等样人，岂能被你这土老

冒儿几句好话一熏就晕菜。”

张涛自己也喝了两杯，边喝边说出一件事，我听了几句，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原来张涛在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王雪菲，张涛看她的第一眼就死心踏地的爱上了她，豁出血本去追求了一年多，对方总算是答应了嫁给他。

可是最近王雪菲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有时约会的时候竟然一句话不说，总是一个人出神发呆，对年底结婚的事也不再提起。

张涛想她可能另有新欢了，不由得又急又妒。追问王雪菲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是不是和别的男人好上了？

王雪菲连表情都没有，只是抬起了头似乎是在观赏天边的浮云，对张涛的话听而不闻。

张涛对我讲了这些就不再说话，连喝了几杯闷酒。

我知道他是在等我把话接过来，然后就要我为他办事。我才不会上当，我故意说：“张哥，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既然是那种不懂得男人价值的坏女人，就随她去吧。凭你这么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又有这么慷慨轻财的器量。何愁找不到个好老婆？日后必有良缘，今日一时失意，倒也不用放在心上。”

张涛可能有点喝多了，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说：“老弟，哥哥就拿你当亲兄弟一样，不怕兄弟笑话，什么事都不瞒你，我他娘的就认准了王雪菲了，没她我不能活了。我想求兄弟你帮个忙，你下班之后，晚上悄悄地跟着王雪菲，看看她究竟是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私会，他娘了逼的，要是真这样，我非插了那小子不可。”

我心说这不是让我当私人侦探吗，这缺德事我可不能做，连忙推辞：“张哥，这事关重大，我又没当过间谍，要是万一办砸了，那不是给您耽误事吗。”

张涛从手包里摸出厚厚的一大沓钞票塞在我手里：“现在世道艰难，开个公司实在不容易，每天晚上我都要出去和客户应酬，根本抽不出时间，所以不得不跟老弟你张这个口，务必务必，千万千万，要答应帮帮我这个忙，你一定要找点确凿的证据出来，事成之后，做哥哥另有一番酬谢。”

我心中有两个难处，其一，此时此刻这件差事是万难推托，毕竟是在人家的公司里打工，饭碗是张涛给的，他让我做的事我不肯做的话，日后也不要在他的公司里混了。

其二，即便是接了这件差事，但是如果说什么也调查不出来，在他眼里我就是无能无用之人，也不要想升职加薪了。就算调查出一些情况，找到了他未婚妻跟别人偷情的证据，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他日后也不能容我继续留在公司里做事了。

我答应帮他的忙也要被炒鱿鱼，不答应帮忙也是一样的下场。还不如我现在就辞职了事，省得日后麻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摆地摊。凭我的本事，还怕找不到工作么？

不过我看张涛这么一个男人哭得两眼通红，而且一直以来，他为人虽然不好，但对我倒也确实不错，我若不帮他这个忙，岂不是被别人看成无情无义之人？也罢，管他炒不炒我鱿鱼，就给他当回枪使吧。

我头脑一热，就接受了张涛的委托。答应他一个月之内找到证据。于是我每天下班之后，就开车到西环一大道的鸿发家园王雪菲住处观察她的动静。

这时我感觉自己真的成了臭名远扬的狗仔队了，为了搜集一些证据，我准备了望远镜，照相机，录音机等装备，还买了一张假身份证和一张假警察工作证以备不时之需。并找朋友换了一辆旧的白色富康，这种车非常普通，停在哪都不起眼。

当我第一眼看到王雪菲的时候，我明白了张涛的感受，她比照片上更有魅力，确实是个让男人牵肠挂肚甚至连魂都被勾走的女人。她身材虽高却十分苗条，容貌极美，脸上画的韩国魔幻妆，这种妆色彩很浓重，更衬托得肤色白腻滑嫩。

张涛说她三十岁了，在我看来，她也只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真是驻颜有术，不知道用了多少名贵的美容产品。

不过她的美显得太与众不同了，也许应该说是美得与世俗的社会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受人之托，我真不想和这个女人扯上任何一点关系，因为我有种直觉，这个女人是个有很多秘密的女人，而且是个很危险的女人。任何想接近她的男人都如同是扑火的飞蛾，有去无回。

我观察了一个星期，发现王雪菲每天晚上六点半前后，就从家里出

来。

她有一辆经典款的全红甲壳虫，那是张涛给她买的，不过她却一直没有开过，每次出门都是步行，或者坐公交。我在后面跟踪，看看她都去哪里，逐渐发现了一些她生活上的规律。

她每周一三五这三天，都要在晚上去黄楼镇界龙宾馆住上一晚。其余时间则是逛街买衣服，不与任何人交往说话，从没见过她有什么朋友或者熟人。

我估计那宾馆多半就是她和情人幽会的场所了。不过不晓得她为何要大老远地跑到郊县去，市里有那么多宾馆酒店却偏偏不去。

难道是怕被张涛知道？只是订了婚，又没正式结婚，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也许是因为她一直在花张涛的钱，担心被发现私情断了财路，看来这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和王雪菲住在一起的有个十五六岁的弱智少年，整天穿得破破烂烂，拖着两条青绿色的大鼻涕在外边到处玩耍，深夜才回王雪菲家里睡觉。

我问过张涛，他说王雪菲没有亲戚，是个孤儿，也没有任何兄弟姐妹。看来是她好心收养的流浪儿。

我决定先从这个弱智身上着手，他和王雪菲整天住在一起，多多少少应该知道她的一些情况。

这天傍晚六点我等王雪菲离开家之后，在楼下找到了蹲在地上玩屠杀蚂蚁的弱智，我走过去蹲在他对面跟他一起把蚂蚁一只只的用手指碾死。

弱智见我和他一起玩，很是高兴，抹了抹鼻涕对我傻笑。

我见时机成熟了，就装作漫不经心的问他：“我是阿华，别人都叫刘德华，你叫什么名字？”

那弱智不知道我信口开河，以为我真的叫刘德华，不过他可能也不知道刘德华是谁，吸着鼻涕对我说道：“我小名好像叫宝石，别人都叫我傻宝石。”

我跟他闲扯了几句，傻宝石说话还比较有条理，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白痴型智障，只是比起同龄人笨了一些，其智力应该属于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他这是人傻心不傻。

我问道：“宝石，我看你跟一个漂亮姐姐一起住，她是你什么人啊？”

傻宝石只顾低着头杀蚂蚁，捏死十几只之后才想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哦哦，那是三姑，我没家，在街上讨饭吃，三姑看我可怜，就带我回家。”

我心中暗想王雪菲外表冷艳，想不到心地很好，看这流浪儿可怜就带回家，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只是不知她为何自称三姑？排行第三？还是有别的含义？

我问傻宝石：“你三姑有男朋友吗？”

傻宝石听不懂什么是男朋友，我给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不懂。

我继续问傻宝石：“三姑带你回家做什么？”

“给我好吃的，晚上让我和她一起睡在软床上。”傻宝石靠过来小声在我耳边说：“三姑是神仙。”

我心中觉得好笑，表面却不动声色，郑重地表示对傻宝石的话十分赞同：“三姑长得这么美，当然是仙女了。”

傻宝石见我相信他的话，十分开心，接着说道：“她是神仙，怎么会不美？每次月亮圆的时候，三姑就去楼顶脱光衣服飞到半空对着月亮跳舞。”

我听得头皮发麻，心想：“这傻小子满嘴跑火车，但是傻子是不说谎的，那是连傻子都知道的。他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呢？我在社会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他要是装傻我不可能看不出来。”

暮霭苍茫之中，我看见傻宝石两眼发直，傻呼呼的没有任何狡诈神色，绝不是在说谎骗人。

傻宝石看我不说话，就自言自语：“三姑不让我说的，我给忘了，被三姑知道了我又要挨针扎了，很疼很疼的啊。”说完不停地揉自己的屁

股。好像回想起来以前扎针的痛苦。

我听出他这段话里隐藏了不少信息，就问道：“三姑会打针吗？我倒不知道她曾经做过护士。”

傻宝石可能是想起王雪菲说过不让他跟别人讲自己的事，否则就折磨他，很是害怕，摇摇头不肯说。

此事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现在若不问个明白，日后不知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哄骗傻宝石：“宝石，你放心吧，你跟我说的话我绝对不跟别人讲，咱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好朋友是要掏心窝子的，这叫肝胆相照，任何事都不可以对朋友隐瞒，否则以后没人愿意做你的朋友，也不会有人陪你玩了。”

傻宝石有点动摇了，看来他很担心没人跟他一起玩。

我继续巩固战果：“我刘德华发誓，绝对不会把你跟我说的话泄露出去，否则就让刘德华永远没有鸡腿吃。你告诉我三姑怎么给你打针，我就带你去吃肯德基好不好？”

傻宝石见我发誓发得诚恳，又听到有肯德基吃，终于说了出来：“三姑肚子里有根刺，扎到人疼得要死。”说着把裤子脱了，让我看他的屁股。

傻宝石的左边屁股好像是被巨大无比的毒虫所蛰，又红又肿。

我暗暗心惊，心想：“月圆的时候脱光了衣服去楼顶跳舞？肚子里有根刺可以刺人？那是人类能做到的吗？傻子的话实在难以理解。他所说的究竟是针还是刺？那针会不会是用来静脉注射吸毒的？”

我想不出结果，又盘问傻子详情，傻子翻来覆去也只是这几句对答，而且这家伙说话太没水平，讲了一大堆，基本全是废话。看来他嘴里确实没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既然答应了傻子吃肯德基，说话当然要算数的。如果对一个傻小孩都不能守信用，那干脆不要做人了。

于是我带着傻宝石找了家肯德基让他吃了个够，并嘱咐他今天的事

绝对不要泄露出去一个字。否则我也把他说的话到处传播，让他屁股上再挨几针。

傻宝石最怕打针，满口答应，并发誓说如果泄露出去，让傻宝石一辈子没有鸡腿吃。

我知道这个傻子嘴不严，稍微用点威逼利诱他就会说出去，不过我也不怕，让王雪菲去找刘德华算账好了，我是绝不认账的。

傻宝石的话真是云山雾罩，我越想就越是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果然还是要亲眼看看才能明白。

转天正是星期三，我估计王雪菲惯例要去界龙宾馆，便提前开车到界龙宾馆等候，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拍到几张她和情人幽会的照片。

我到宾馆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时间还早，我就在周围转了一圈，界龙宾馆的规模相当大，大门前一条林荫大道，古柏森森，清幽欲绝，整个主楼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经过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显得有些残旧。门面装修的却甚是奢华气派，地面上铺着猩猩红的地毯，大大的霓虹灯字号隔着老远就能看到。

大门对面有一家卖酒酿丸子的小吃店，我进去吃了两份，店主夫妇十分热情，招呼得很周到，我平时虽然不经常吃甜食，但是感觉这里的酒酿丸子比城隍庙的要好吃许多。

正想再吃一份，发现王雪菲到了，我连忙买完单跟上去，尾随着她进了宾馆。

在宾馆前台，服务员问我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是去找个人，就问王雪菲住几号房，服务员查了一下，告诉我是三楼311。

我没乘电梯，从楼梯上了三楼，长长的走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男服务生，见我过来，就主动过来询问：“先生，您住几号房间？”

我看了他一眼，他左胸前别着个号码牌311，我想这号码真有意思，和王雪菲住的房间号一样。我掏出假警察证件对他晃了晃，答道：“我是公安，查点事，你不要多问，也别多说。明白吗？”

服务生看都不看我的假警察证件，只是盯着我的脸，就像是见到什么离奇的东西，看个没完。

我被他看得有点发毛：“看什么？没见过警察是怎么着，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服务生说：“表弟，你怎么也来了？姨父和姨妈身体好吗？”

我被他气乐了，心想：“我家的亲戚屈指可数，哪里有什么表哥，再说这服务生年纪比我小了不少，怎么能是表哥，真是乱认亲戚。”

311服务员又对我说：“表弟，你怎么来这里玩？就赶快走吧，这地方很乱的，不太好。”

我想他可能是认错人了，这小子既然认我做表弟，我正好将错就错利用这种关系打听一下王雪菲的事情。便没接他的话，反问道：“表哥，我跟你打听个人，住311号的大美妞儿你见过吗？她是不是经常来这过夜，她跟谁住一起？”

311说：“见过的，她在这家宾馆长期包了房，每星期都来三天，而且固定住在311，风雨无阻。她是你女朋友吗？我劝你还是离她远点，那种女人你是养不起的。”

我假装真诚无比地恳求：“我就喜欢她怎么办呢？感情这东西很怪，自己根本控制不住。表哥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这个忙，我要确定了她确实是另有情人，就死心了，以后绝不会再找她了。”

311服务生见我说得真挚，只得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谁让咱俩是亲戚，她房里确实有不少男人进进出出，我不知道哪个是她的情人。你说我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我拿出个小型录音机递给311服务生：“你借机进去收拾房间，顺便把这个东西打开，藏在房间里，千万别让她发觉。”我又拿了两百块钱塞到他手里：“不能让表哥白忙活啊，明晚这个时候我来取，到时再给你两百。”

服务生跟我推辞了几句，见我执意要给钱，只得收了，我便告辞离开。

回去的路上我觉得今天的事实在是顺利得异乎寻常，没来由地冒出个表哥，真是又好笑又奇怪。只要那个服务生把录音机打开藏好，那么明天就能拿到王雪菲背着未婚夫偷情的证据了，这事总算是将对张涛有个交代。

但是我又有种预感，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能了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难以自拔，越陷越深。

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傻宝石的模样，也不知是何缘故，只是隐隐感到十分不安。宝石虽然傻呼呼的，但是朴实真诚，我对他印象不坏，现在的时代是个越认真越热血就越被看成是白痴的时代，社会上的人虚伪油滑，我倒喜欢傻宝石性格的真实不假。

我决定去看看傻宝石，绕了一大段路到了王雪菲住的小区。平时这个时候傻宝石都在附近玩，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三四圈却始终没见到他的踪影。

我问了小区的一个保安，保安摇头叹气：“那个傻孩子真是可怜，今天早晨被一辆拉煤的卡车压死了，人都压扁了。”说完一边指路边的一个弯道：“你看，事故现场的血还没干。”

我顺着保安指的地方看去，虽然天黑，但是在路灯下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清晰可见，从这么大的一片血迹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车祸的惨状。

我心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他的死会不会是昨天我和他谈话有关？

想起傻宝石傻呵呵的笑容，心里不由得发酸。这家伙可能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没享受过真正的幸福，孤苦伶仃也不晓得他是怎么生活的。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活到现在，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容貌俊美锦衣玉食，精神和物质都极其丰富，可以尽情地享受人生。也有很多人，就连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源都极度缺乏，如果说人类的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那么冥冥之中，人格的高低贵贱痴傻美丑又是由谁来安排的？究竟有没有规则，如果有规则，这种规则是谁制定的？如果这些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我心里很不好受，胸口如被刀刺。直觉得身上燥热难耐，把西装脱了，领带扯掉，拎着衣服在街道上盲目地乱走。

走出两个路口，见前面是一家金碧辉煌的唐宋大酒楼，这时差不多是晚上八点多，正是吃饭的时间，酒楼门前停满了各种高档汽车，门前站了两个穿旗袍的漂亮门迎接待食客，里面人头涌动交杯换盏，热闹非

凡。

我想起来自己从中午到现在只吃了两份酒酿丸子，腹内十分饥饿。不过我一向对这些人多的高档酒楼没什么兴趣，只想去前面找家小馆子胡乱吃点东西。

忽然酒楼门前一阵骚动，酒楼的大堂经理拉着一个新疆小孩的耳朵把他从里面拉了出来，那大堂经理连骂带打：“小赤佬，跑来这种地方要饭，找死是不是？”

左手揪着小孩的耳朵，右手一记耳光，打得新疆小孩鼻血长流。又骂道：“你这脏兮兮的样子，给客人添恶心是不是？”说完一脚踹在小孩肚子上，把他踹到门外街上。

我平生最恨仗势欺人，持强凌弱。心想这小孩只是在里面要饭，又没偷东西，你赶他出来也就是了，何必下狠手打人。

我过去把新疆小孩扶起来，把他领到路边人少的地方，见他鼻血流个不停，我没有手帕纸巾之类的东西，就把衬衣口袋撕下来帮他堵住鼻子止血。

我上学的时候曾经去过几次新疆，我问那孩子：“你会说汉语吗？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点点头，感激地看着我说：“我嘛，阿斯满江嘛。”

我笑着说：“我知道，新疆男孩的名字都要带个江，这个‘江’就说明是有气质的男子汉。你是不是饿了？”从兜里拿出一百块钱给他。

阿斯满江接过钱，从身上掏出一把短刀递给我：“英吉沙小刀，送给你的嘛。”

我知道这种英吉沙是新疆男子在出门远行的时候，家里长辈都要送他一把随身短刀，表示预祝一路平安吉祥，就像是汉族的吉祥物一样，从意义上来说是十分贵重的。

我说：“这刀很贵重，我不能收，你好好留着吧。”

阿斯满江不肯，死活都要我收下，我推辞不掉，只能收了。阿斯满江说他是跟家乡的几个大一些的小孩一起来内地的，他们都去偷东西，

阿斯满江的家里世代都是阿訇，不肯做有失尊严的事，但是没有钱，找不到活干，只能到处流浪要饭。

我见他可怜，又想起死掉的傻宝石和他年纪相仿，动了侧隐之心，于是拿出钱包，里面大约还有一千多现金，我只留下几十块零钱，剩下的都给了阿斯满江：“这里的生活不适合你，买火车票回家去吧，家里的妈妈还等着你呢。”

跟阿斯满江分手之后，我站起来想走回去取车回家，却发现酒楼的大堂经理在门前看着我直翻白眼，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你这家伙，多管闲事，而且给一个新疆小崽子那么多钱，真是有病。”

他要不对我翻白眼还好说，我一看他这种势利小人的样子不由自主的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我正好要找地方吃饭，今天要不吃你个人仰马翻，姓张的就不是站着撒尿的。”

当下更不多想，迈步就进了酒楼。那大堂经理见我进来吃饭，马上换了副面孔，陪着令人肉麻的笑容把我请进里面。

我挑了张空位坐下，服务员小妹很快就倒上茶来，把菜单递给我，并介绍说：先生来的蛮是时候的，今天刚好有新鲜的龙虾，咱们这的三吃龙虾远近闻名，南京苏州都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还有三文鱼……”

我一摆手打断她的废话，也不看是不是喜欢吃，就指着菜单上最贵的菜点了七八个，又要了两瓶好酒。大堂经理在旁边看了，虽然觉得我举动奇怪，一个人吃饭点这么多菜，但是他看见我刚才给新疆小孩很多钱，出手大方，觉得我肯定是个有钱人，也就不去多问，自去招呼其他的食客。片刻之后佳肴美酒流水般地送了上来。

我看了那大堂经理的举动，觉得好笑：“你只看见我给那小孩一大把钱，却不知道我钱包里只剩下了五十多块零钱。”

不一会儿吃得酒足饭饱，觉得身后站着的服务员小妹十分碍事，就打个响指把她叫过来，吩咐她给我再加一份鱼头酸辣汤。

服务员小妹也是没什么经验的，没看出来我肚子撑得溜圆，哪里还喝得下汤。她转身去取汤。我一瞥眼之间，只见周围的人都各忙各的，没人注意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剩酒，心中暗道：“张某去也”抬腿就往外跑，还没等大堂经理和服务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已经穿过了一条马路，到了十字路口拦了一辆出租，随着出租车开动，路边的街灯不

停地向后掠过，心中充满了活着穿越敌人火力封锁线的喜悦。只是吃得太多，肚子有点闹腾，心想下回跑路就不能吃这么饱了，正想着，只觉肚里翻江倒海，酒意上涌，赶紧把车窗摇开，哇哇哇地吐了一路。

此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晚上我下班之后，直接去了界龙宾馆，我那表哥果然不负所托，事情办得极其圆满，把录音机交还给我。

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把磁带装进车里的音响中从头播放，发现录音效果不太理想。

从磁带中所录的声音听来，昨天晚上在王雪菲的房间里，的的确确还有一个男人，只是王雪菲的声音十分清楚，那男人的声音模模糊糊断断续续难以分辨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虽然不知道那男子说话的内容，但是根据王雪菲的话语推断，前半段两人一直在说话，就如同平常两个人闲聊，都是谈些琐事，无关紧要，也无非就是晚上吃的什么，新买了什么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事情。

后半段两人可能上了床，不时地传出王雪菲放荡的笑声和呻吟，我正听得骨头发酥，录音带却到头了。

我想凭这盒录音作为证据，如果交给张涛，似乎欠缺了一点说服力。因为声音质量实在太差，虽然像是有个男声，但是每到他的声音就似乎受到了信号干扰，刺啦刺啦的模糊不清。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有个好朋友叫刘永利，外号“抄子”，他在电视台做调音师，他那里有很多专业的录放设备，我去找他帮忙，看看能否把这盒录音带的杂音消除掉，把原音还原出来。

提前打了个电话到抄子的单位，约了时间过去。

抄子先听了一遍磁带，笑着说：“你又想敲诈哪个富婆啊？把人家开房偷情的声音都给录下来了，你也太缺德了。”

我说：“我哪损得过你呀，你是专业人士，你要去了，就不录音了，就该现场视频直播了。那损招你又不是没用过。”

抄子嘴上跟我聊天，手中不停地忙活，把录音转到了电脑上，看了一会，突然不再说话。

我问他怎么了？

抄子说：“这录音很怪，你确定是在宾馆的房间里录的吗？那房子有多大面积？”

我也没进去过王雪菲开的311房，凭经验说：“怎么着也有二十平米吧，四星的宾馆，双人间不会太小。”

抄子说：“那就奇怪了，我不跟你说得太专业了，我简单地给你解释一下，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声音从人体中发出，肯定会在四周的墙壁上产生声波的反射，声波会一层一层逐渐地减弱，空间的大小决定了声波反射量的长度。你这盒录音带中的录音，从声波的反射长度上看，录音的空间只有一只手掌大小。”

我说：“会不会是录音机藏在什么狭小的空间里录的？”

抄子摇头说：“绝对不会，如果是隔着东西录音的话，那种情况声波不是向外扩散，而且会有回声。不过这个女人的声音倒是正常的，应该是在一间十五平米以上的房间里发出的。”

我又推测：“男女两人的声音是不是后期合成的？”

抄子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两人的声音虽然不像是在一个空间里发出的，但是这段录音完全没有任何合成加工过的迹象。如果中国有人能合成这么无懈可击的录音，他早就被美国情报部门挖墙角挖走了。”

毕竟隔行如隔山，抄子虽然已经尽力用最通俗的语言描述录音的情况，我还是只听懂了一小半。我干脆就直接问他：“你能不能把这里面男声的干扰过滤掉，还原本来的真实声音？”

抄子苦笑着说：“我也算是专家了，但是这活，别说是我，就是把全世界的专家都找来，也没戏啊。”

我感到很失望，看来前一段时间的工作都白做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抄子，如果让你来解释这段录音为什么会录得这样奇怪，你怎么解释？”

抄子想了想，然后一字一句的回答道：“如果让我说，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这个男人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

抄子的话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我认为他当时只是在开玩笑，事后我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确实是随便说说，因为没有理论依据能解释。

为了进一步取得证据，我在周五晚上带着照相机守候在界龙宾馆大门前，从晚上七点一直等到九点连王雪菲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一段熟悉的手机和弦响起，看来是有人给我来电话了。我拿起手机瞄了一眼，张涛的号码。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边，站在外边接通了电话。

张涛在电话中问我最近的调查工作进展如何？

我说不是很顺利，有不少预想以外的阻力。

张涛说：“兄弟你别着急，这事确实不太容易做，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当哥哥的忘不了你的好处。”

我一听这话乐了，我说：“张哥，你看过《勇闯夺命岛》那部电影吗？”

张涛说：“没看过，怎么了？”

我说：“在电影里肖恩·康纳利有一句很棒的台词：只有把事情搞砸了的人才会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张涛听了也哈哈大笑：“真有意思，那成功的人该说什么？”

我说：“成功的人什么都来不及说，因为他急着回家去操绝代佳人。”

张涛乐得喘不上来气，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连叫：“他娘了个逼的，绝了！他娘了个逼的……”他平时一激动就爱说这句。

我安慰他说：“张哥，你不用担心，我什么时候把事办砸过？上次跟你说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张涛说：“哥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对了，他娘了个逼的，王雪菲那妮子，今天约我晚上十点去界龙宾馆见面。你知道那宾馆在哪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呢。”

我说：“在郊县呢，离市区有些远，你开车一进黄楼镇就能看见，最高的楼就是。以前我也没来过，因为帮你调查你马子的事才来了几次。”

我想起最近所了解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想劝张涛暂时不要见王雪菲。

还没等把话说出去，身边路灯的灯光突然变黑。

好像是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把我罩住了，耳中听到呼呼风声作响，如同是什么会飞的庞大生物扇动翅膀鼓风，已经近在咫尺，马上就会落到我的头顶。

我来不及抬头去看，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把车门车窗全部锁上。

只听得“嘣”的一声巨响，有一个巨大物体落在了我的车顶，不断传出“咯吱咯吱”的爪子挠动车顶的声音，车身左右摇晃，那动物似乎是想把我的车顶掀掉。

我心中焦急，这车虽然是旧车，那也是找朋友借来了，被它把车顶揭掉了我怎么回去向哥们儿交代。我赶紧发动汽车想开车逃跑。

富康后面的两个轮子已经被车顶的怪物提了起来，车轮打着空转，半米也开不出去。

我不知车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间束手无策，想找人求援，在颠簸摇晃的车里向四周看去，街上的路灯竟然全部熄灭了，一丝光亮也没有。

唯一的光源只剩下车内的仪表盘，我赶紧把车灯全部打开，希望有人看到过来帮忙。

大灯全开，仍然感觉周围越来越黑，无尽的黑暗正在逐渐地蚕食车灯的光亮。

我心胆俱寒，不过我倒不是怕死，只是在这里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实在是不能接受。随手在车内身上乱摸，想找些能打斗的工具，打开车门出去跟它搏一下。

突然在腰间摸到一把刀子，这才想起来是前天新疆小孩阿斯满江送给我的英吉沙短刀。

其实这种短刀的装饰性远远高于实用性，但是此时有胜于无，刀虽短，却是开过刀的。

有刀在手，胆色为之一壮，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周围实在太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车顶立着一团扇形的巨大黑影，我挥动短刀向它中间猛刺，在这万分危急情况之下自身激发出来的潜能超乎想象，这一刀的速度和力量连我自己都吃惊。

“噗”的一声，手中感觉像是刺进一块糟烂透了的木板。那团黑影吱吱怪叫，越飞越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刚才这一下用力过度，手脚发软，全身虚脱，仰面朝天躺在车旁，周围的灯光又逐渐亮了起来。

我正想起身之时，走过来两名警察，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警察问道：“这车是你的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我莫名其妙地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蹲在墙角，足足晾了我三个钟头，我困得连打哈欠。心想：“我这车是借来的，又不是偷来的，凭什么抓我？”

找带我来的警察询问为什么抓我，那个警察低头写字对我不理睬。

我心中生气，对那警察说：“你既然不理我，我就走了。”拔腿就往外走。

警察哪里想得到我这么大的胆子，说走就走。站起来一把又把我拉了回来，对我说：“这是派出所，没事能把你带来吗？我不理你是让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事带你来，你想明白了吗？”

我知道他在诈说，瞪着眼说：“我真不知道，是你找我，又不是我找你，我哪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警察冷笑着说：“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清楚吗？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说，我要是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执法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吧。”

我撇着嘴说：“好像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改过自新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而且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警察让我给气乐了：“你别跟我扯那些用不着的，坦白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就行了。”

我有点急了，对警察说道：“我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红灯停绿灯行，一贯的尊老爱幼遵纪守法，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雷锋同志的故事》，远近谁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啊。”

警察一拍桌子：“你要是老实人社会上就没坏人了。你在饭馆里吃饭喝酒，吃完不给钱撒丫子就跑，有你这么学雷锋的吗？你自己说说这属于什么行为？”

我这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心想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起初还怕警察是因为我偷窥跟踪王雪菲，或者是购买伪造的假公安证件，携带管制刀具的事抓我。

要是因为那三条，随便哪一条都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吃霸王餐的行为相对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顶多是罚款拘留之类的处罚。

我嘻皮笑脸地跟警察解释，我是看见他们欺负小孩，我见义勇为来着，我的行为虽然不太恰当，但是动机和出发点还是好的，希望政府处罚我的时候能考虑到这一点，从轻发落。

警察说：“行了，法制社会，只重视行为造成的后果，动机只是参考因素。你签个字吧。”

我一看警察是给我开了张拘留十五天的刑票，后面备注上还写着处以罚金，并责令改正。

我也没多看，就签了字，跟警察说：“还有别的事吗？没有就赶紧把我送分局拘留所吧，现在还不到晚上十二点，我现在赶紧进去还能算是一天。”

警察奇怪地说：“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真想得开，倒一点都不在乎。”

我斜着眼没好气地说：“我要是想不开你就不拘留我了是吗？那我就

想不开一个给你看看。”

警察赶紧说：“可别，你还是想开点吧。”

我说：“好像有个伟人说没进过监狱的人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看守所虽然比监狱差一个级别，我好歹也算是进去学习一回，蛮好的。”

一个多小时之后警察用车把我送到了分局看守所，我对拘留罚款之类的毫不在乎，把心一横，想都不去想了。

但是在进看守所的一瞬间，我想起一件事来：“糟了，忘了告诉张涛别去见王雪菲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的电话是我和张涛最后的一次通话。

被拘留的这些日子里，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也从社会的另一个特殊角度见识了一些平常的生活中无法想象到的真人真事。

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每个监号各自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社会体系。监内的犯人，按照身份不同，依次排出地位等级。最大的头头便是号长，享有不少特权。

我被关的所在是一楼甲三，整个监区是按照甲乙丙划分，甲一是女号，与甲三中间隔这一间空置的甲二。

甲三室是所谓的“小拘”。羁押的都是短期拘留的，人员结构复杂无比，有赌博的，有嫖娼的，有打架的，有卖盗版影碟的，有贴小广告的，此外还有三四个残疾聋哑人，这些哑巴清一色的是扒手。

我和阿豪也是在甲三里面认识的，他之所以被关拘留，是因为他参加朋友的婚礼，席上喝得多了，认不得回去的路，便去敲一个老太太的家门，那老太太吓得不敢开门，阿豪就用手把那家的玻璃砸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了不少口子，后来有路过的人打了110，他就被关进了拘留所。事后如果不是警察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他自己根本就完全的不知道做过什么。

有些情况是我没进去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首先一个没想到的就是人太多。十几平米的地方关了四十多人，睡觉的时候一层码一层，足足摞上三层才睡得开。

若是不幸被压在最下面一层，那就不要想睡觉了，整夜都要提防别人的臭脚伸到自己的嘴里来，为了不被活活憋死，隔几分钟就要把上面的人推开，呼吸几口空气。

早上起来更是要命，四十余人合使一把牙刷刷牙，那牙刷上红的黄的绿的五彩缤纷，让人恶心得想吐。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里面并不是整天吃窝窝头白菜汤，只要你有钱，基本上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包子，红烧肘子，面包夹火腿，雪糕等等应有尽有，香烟也有三五红云昆湖三种。

但是如果没钱的话，每天能吃的就只有窝窝头，白菜汤。其实那种白菜汤可能连汤都算不上，把整棵的大白菜随便切碎了，然后装到水桶中，倒入开水，放一把盐，撒上几滴油，就算做成了。

有个因为在大学校园里对女学生亮电把的老流氓，他看了我的拘留刑票之后，对我说：“你这事不是拘留罚款那么简单，你最少得被劳动教养一年。”

我听后大吃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老流氓说：“我活了六十多岁，在监狱里就呆了四十多年，你这刑票上写的虽然简单，其中却大有文章，除了拘留罚款之外，最后这几个字是：并责令改正。这就说明要判劳动教养。”

我笑道：“你个死老头别吓我，判一年劳动教养不是小事，怎么着也要开庭审理吧？警察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就定下来了？”

老流氓说：“你不懂法律啊，违法的是劳教，犯罪的是判刑。违法是人民内部矛盾，犯罪是敌我关系。劳教又叫做强劳，是强制的，根本不用审判开庭，而且也不会让你缓期执行，所以有句话进来过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宁捕不劳。”

听他说得煞有其事，我不由得心下黯然。想到要劳教整整一年，也不免有些着急。

老流氓幸灾乐祸地说：“别着急了，反正才一年，也不是很长，我这次也是一年，咱俩正好做个伴。”

我听得大怒，抬手一个通天炮打掉了老流氓的两颗门牙，周围的人

赶紧把我拦住，这时看守所的管教听到骚动，过来查看。问明了事情原委，把我关到了单人禁闭室。

我进了单人禁闭室后十分后悔，早知道打了人就能被关单人禁闭室，还不如早些找个人来打了，也不用在甲三室挤了这许多时日。

那日晚上，我找看守所的管教借火点了烟，一个人在黑暗的牢房中坐着抽烟，忽然铁栏杆外飘进一个人，他穿着宾馆服务员的制服，胸前识别证上有四个数字：0311。

我见界龙宾馆的0311号服务员虚虚渺渺的身影飘进了禁闭室，一阵阴寒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时将初春，正是春暖花开之时，却觉得斗室之中的空气似乎可以滴水成冰，忍不住全身颤抖。

看守所的禁闭室很深很窄，宽度不足一米，人在里面横向伸不开手臂。身处其内，压抑难当，又见到如此诡异的情形，一阵阵的绝望冲向我大脑皮层之下的神经中枢。

0311背对囚室的铁门，把外边走廊中本就昏暗的灯光完全遮蔽。我心想此番休矣，定是我让我这乱认来的表哥去偷录王雪菲偷情的声音，被她发现，遭了毒手，他不敢去报复王雪菲，却来找我索命。

我想张口求救，由于全身肌肉过于紧张，虽然张大了口，但只有声带振动空气的声音，硬是挤不出半个字来。

听着自己喉咙中发出的：“嗬……嗬……嗬……”的怪异声音，更加重了内心恐惧的情绪。

我平时洒脱自如，生死之事也一向看得甚轻，从没像现在这么害怕。

可能是由于第一次亲眼见到鬼魂，颠覆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所以心智身体皆废，只有闭上双眼等死。

闭眼等了良久，却不见那服务员的鬼魂上来杀我，此时我已经略微恢复了一些胆子，稍稍镇定了下来。睁开眼睛去看，只见那服务员就在我面前站着，不过似乎并没有想要加害于我的举动。

我想跟对方说些什么，探明他的意图，但是刚才太过紧张，现在心中仍是极为慌乱，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

还未等我想到要说什么，0311就对我说道：“表弟，过几日我就要走了，心里最记挂的就是你，前两次见你，都是来去匆匆，未及详谈，今天特意来和你告别！”

我见他确实没有歹意，就随即镇定了下来。心想绝对不能拆穿他认错人这档子事，不然他一怒之下，搞不好会对我做些什么。

0311看我不说话，以为我还在害怕，于是说道：“别怕，我虽然是鬼魂，却不会害人，更加不会伤害自己的亲人，咱们虽然是表兄弟，但是从小一起长大，比同胞兄弟关系还好，我只是想问问你这些年来过得好吗？”

我暗想对答之中千万不可露了破绽，只能避实就虚尽量说些模棱两可的废话，于是随口支应道：不算太好吧，到处打工嘛，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很是有些辛苦。”

我说这几句话的同时，脑子飞快地运转，心想在这种问答式的交谈情况下，等着他来问我，实在太被动，不如抢了他话题的先机，反客为主。

我不等0311对我前一句话做出反应，就继续说道：“我说表哥，咱们兄弟多少年没见了？我都记不太清楚了，你还记得吗？”

0311说道：“我当然记得了，自从1980年你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咱们就再没见过，二十年都出头了。”

我见有了些眉目，再多套出些话来，就能理直气壮地冒充这个鬼服务员的表弟了，便摸着自己的头又问道：“表哥，我最近脑袋让门给夹了一下，有点不太好使了。以前的事，我要是不细想还真想不起来。你还记得当初咱们为什么分开这么久吗？我当时去了哪里？”

0311也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关切地说道：“你脑袋让门夹了？那可不得了，一定要及时找医生看看。如果留下什么后遗症，很是麻烦。八零年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在一个小村子中发现了一座唐代古墓，你觉得很有学术研究价值，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份考查报告。可是你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咱们家里人去那个村子找你，结果就连你去的村子都没找到。”

我心中暗想：“这个鬼果然是个笨鬼，算不清楚年头，1980年的时候我才刚三岁，人贩子给我块糖都能把我给拐走卖了，更别说去考古了，

古考我还差不多。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了，看来他确实是认错人了，只不过我和他表弟长得外貌极为酷似，所以他才没有察觉。”

我担心他再盘问我考古方面的事，就赶紧跟他说些不相干的闲话，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忽然想起张涛来，便问0311有没有在宾馆里见过张涛。

0311服务员想了想，说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张涛，不过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我正想跟你说说。你如果再跟着她，早晚也要把命送在她的手里。她的老窝就在我们那，平时我们受她的胁迫，敢怒不敢言，恰好昨天，她又带回去一个男人，她吃了那个人之后，就全身被茧丝包住，动弹不得了，我们想动手除掉她，可是她身上包的茧硬如钢铁，我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奏效。于是把她装在盒子里埋在0311门前，她永远都出不来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去打开盒子去看啊。”

我想起那天夜里在宾馆门前遇袭的事，难不成她是什么虫子成了精？欲待细问详情，却见0311慢慢隐入墙壁，消失不见了。

我摸着那面墙壁发呆，只听得“当当当”几声响亮，原来是看守所的管教用警棍敲打禁闭室的铁门：“你，法治科提审。”

我被拘留了十四天，就给放了出去，刚进去时的种种英雄气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都被消磨得一点不剩。重新看到外边的天空，才算正经地体会了自由的意义。

我在洗浴中心泡了一通，晚上回家蒙头就睡，这一场好睡，直睡了一天两夜方才醒转。

早晨起床之后，到公司去看张涛，发现公司早已关门大吉了，员工人等也作鸟兽散，想找个人来问问情况都找不到。

张涛的人品我虽然瞧不上，但是他对我实在是不错，我决定到界龙宾馆去看看有没有他下落的线索，不管他是死是活，不看个明白，终究是不能安心。

去黄楼镇的路我在这一个月中熟得不能再熟了，此番驱车前往，自然是轻车熟路。

但是我按平时的路径兜了三个圈子，竟没找到地方。心中暗暗奇怪，可能是因为往日都是夜里来，这次白天来远处的参照物不同，导致

走错了路。于是减慢车速在路边缓缓行驶，仔细地看路边建筑。

忽然发现前边路口有家卖酒酿丸子的小吃店，自己曾经在吃霸王餐那天在这家店里连吃了两碗。界龙宾馆正门前的林荫道应该就在小店对面，可是放眼望去，只见沿途古柏森森，并没有宾馆主楼的踪影。

我把车停下，走进小吃店，要了一份酒酿丸子，店中招呼客人的，却不是上次见的那对年老夫妇，而是一对中年夫妻，丸子的味道也比上次差得多了。

我问店中的老板这里对面的界龙宾馆是不是拆了？

中年老板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答道：“这里哪有什么宾馆？对面一直下去是浦东新区黄楼镇界龙公墓。”

我闻听此言差点没把口中正在吃的东西喷到对面食客的脸上，赶紧用手捂住，强行咽了下去。

老板娘在旁边接口道：“以前倒是个宾馆，二十年前一场大火烧成了一片白地，连周围的居民都烧死了不少，我们这个小店没幸免，这店是我祖传的家业，我父母也在那场火中丧了命。那真叫一个惨啊。”

老板听了老板娘的话，也回忆起往事，神色悲伤：“是啊，宾馆里一百多人和周围的不少居民都给活活烧死了，后来想在原址上再建宾馆，但是又担心死的人太多，没人敢来住，就把这块地规划成公墓了。”

我心中冰凉，直如分开六片顶阳骨，一桶雪水浇下来。

老板娘说她父母也死于那场火灾，这家店别无其他主人，我那日晚上在这吃东西，难道那年老夫妇是火场亡魂？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老板，你这店晚上营业吗？”

老板答道：“下午一过三点就关门了，这边人少，白天就是做些扫墓客人的生意，晚上可没有人愿意来这里闲逛，呵呵，我晚上还卖给鬼吃不成？”

我听得后脖子直起鸡皮疙瘩，一刻也不愿在此多耽搁，马上想要离开，上车之前，我忽然想到了在看守所禁闭室里听0311服务员说的把王雪菲关在盒子中埋在门前的事情。

我心想若不看个明白，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把恐惧二字扔到了脑后。有时候真的是很痛恨自己的好奇心，明知不该去看，但是两条腿不听使唤，迈步走进了墓园。

可能距清明节尚远，园中一个扫墓的人也没有，坟墓层层叠叠，排列得十分整齐，缓缓上升的山坡夹道中栽种了很多松柏类常青树木，白天看来依然显得额外清幽肃穆。

我看墓碑上都有编号，很容易就找到了0311，墓碑上的照片正是我见过三次的宾馆服务员。想必当年他就是死于那场大火。我们两个虽然人鬼殊途，但是乱认了一场表兄弟，心中也着实对他有些好感，下次应该带些鲜花清酒，在他墓前祭拜一下，也算对得起他了。

细看周围的环境，这里多半便是宾馆0311的门前了，他把盒子埋在哪里了呢？脚下都是红色长砖铺地，正对着墓碑的一块砖四边有些碎土，我想这多半便是埋盒子的所在。

用手轻轻一撬砖头，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撬开了。下面是个体积不大的骨灰盒，枣红色漆身，顶上是大理石的面，四周镶嵌着银制花纹装饰。

我把0311服务员告诫的不可打开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用手把盒子上面的银栓解开，缓缓打开一条细缝，想看看王雪菲是怎么被装进这么小的盒中。

刚把盒盖开启，里面就飞出一只像是飞蛾的东西，也就是指甲盖大小，那蛾子双翅迎风，每扇一下就变大一倍，我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形。

顷刻间，飞蛾已大如伞盖，它身体黄一道黑一道，如同蜂蛹，双翅像是蝴蝶，翅膀上面的花纹图案好似花草云霞，各色缤纷，灿烂无比。虽有工于画者，也不能描其美。

那似蝶似蜂的怪物翅膀变幻莫测，图案刚刚还是山水花草，瞬间又幻化为工笔仕女图，图中美女云鬓高挽，凝眉秀目，逼真得呼之欲出，其美摄人心魄。

时而又化为宫阙重重，云雾缭绕，亭台楼阁之上雕梁画栋，其间有仙人若隐若现，令人眼花缭乱，心旌神摇。

我被它翅膀上的花纹之美所震慑，忍不住想离近观看，一时竟忘了此刻生死系于一线，想不起来要逃跑。

怪翅扇动，有一股异香蹿入我的鼻腔，我鼻中的鲜血就像自来水一样流了下来。

血流入口，舌间感到一阵咸腥，全身一震，顿时清醒了过来。

此时，我已与那怪物近在咫尺，来不及多想，用手捂住鼻子止血，转身就向后跑。

怪蝶刺刺怪叫，一展双翅，随后赶来。

我听得身后风声，知道它离我极近。心神激荡之下肾上腺素急速飙升，头脑越发清醒，心想陆军是绝对跑不过空军的，若是笔直向前狂奔，便是再有一百条性命，今天也一并断送在此了。

于是转身一闪，不跑直线，绕到宾馆服务员墓碑和它兜起了圈子。

怪蝶虽然一时奈何我不得，但是人力终究有其极限，如此绕下去，终究会力竭而止。

而且鼻中血流如注，来不及采取应急措施止血，就算不累死，只需再流上两分钟鼻血，多半也是无幸。绕了几圈之后，头脑发晕，脚下就如同踩着棉花，马上就会晕倒。

墓园中清幽寂静，绝无人踪，只是偶尔有数声鸟鸣从林间传出。我向远处的天空望了一眼，发现以前见惯了的蓝天白云竟然如此绮丽动人，心中对生命眷恋无比，今日实在是不想命丧于此。

怪蝶追了几圈，发起狂暴急躁的性子来，不再同我转圈，腾空而起，凌空落到我的面前，双翅鼓风，产生了两股强大的气流，阻住去路。

我无法再跑，只得背靠墓碑坐在地下。

只见怪物下体之中，“噌”的一声探出一根略呈弧度的尖刺，日光照耀之下，尖刺发出金黄色的光泽，刺身上还有无数细如毛发的倒刺。

我心中一寒，傻宝石说的果然不假，我太大意了。

随着呼啸一声，尖刺冲我直刺而来。我失血太多，难以支撑，但是死到临头，求生的本能把身体中最后剩余的几分体力爆发了出来，左手猛按墓碑侧面，右手撑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把整个身体向左甩出。

那怪物来势太猛，把体内的针尖全部插入了墓碑，想拔却拔不出来了。急得它连连怪叫。

我连忙撕下一块衣服塞住鼻子，暗自庆幸，心想我这脑袋可不如石头墓碑结实，被刺中了焉有命在。

既然那怪物脱身不得，我可不能在此慢慢等你拔出刺来，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我回去就搬家到新疆去，你再想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打定主意，转身就逃，跑出五十多步，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那怪物有没有脱身。

没想到那怪物已经一动不动，身体变得枯黄，我停住脚步仔细瞧瞧，发现它竟然在蜕皮。

我心中发起一股狠劲，心想如此良机，若不顺手宰了它，纵然自己逃得性命，它也必然继续为害一方。我此时怎么能贪生怕死，只考虑个人安危。

只是手中无有器械，却又如之奈何？环视左右，发现路边有几块山石，最小的一块约有十七八斤的分量。我何不趁其蜕皮的机会将它砸个稀烂。以前打架经常用板砖拍人，这山岩虽然使着不顺手，但也将就着能用。

我抱起那块石头，走近怪物的所在，只见它就如同蝉蜕皮一样，刚才还五颜六色的外皮枯黄焦萎，尾上的尖刺仍牢牢嵌入墓碑，腹中破了一个口子，里面黏糊糊的躯体正在挣扎着往外钻。

我大笑一声，举起石头就砸，怪物在枯皮里面的躯体疼痛得抽搐扭曲，不断有腥臭无比的墨绿色汁水冒出，也不知是它的血液还是什么。

我毫不手软，既然动手了，就绝不留情，仔仔细细的从头开始用大石头一下一下地狠狠砸它。

其实此刻我也是害怕已极，虽然一向认为自己绝对是个心狠手辣

的，但是毕竟从来没杀过这么大的生物，以前顶多就是弄死几只老鼠，蟑螂之类的小东西。

只得一边砸一边说话给自己壮胆：“你还想吃我？吃了我的老板也就算了……我是什么人？能让你吃了？……我跟总理握过手……我跟总书记合过影……我……我我他妈的还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呢我……我让你追我……你看我不砸扁了你……”

也不知砸了多久，手中的石头终于碎成了若干块，虎口被震破了，全身都是自己的血和怪物的绿汁，衣服也被挂破了几条口子，真是狼狈不堪。

低头看看怪物，基本上已经没有形状了，能砸到的地方全砸了两遍以上。

我坐在墓碑旁大口地喘着气，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最后竟然活了下来，虽然是惨胜，但总算是把这天杀的王雪菲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我发现墓碑后面有一个类似蜂窝的三角形小土堆，用手一摸之下，原来那土堆是一种类似透明分泌物凝固之后形成的蜡状物质，上面留有一个小小的洞穴，刚好可以让一只飞蛾大小的昆虫进出。

看来这就是服务员亡灵所说的，王雪菲的老巢。

我用手把它从中间扒开，那巢建得甚是坚固，连加了三次力，才掰成两半。

里面的空间大约和骨灰盒差不多大小，阳光照耀之下，洞中的事物亮晶晶的耀眼生辉，竟然全是白金项链钻石戒指之类的珠宝，足有上百件之多。

掏出来两样拿到眼前细看，都是如假包换的真货。估计都是那怪物生前害过的男人们给它买的。

世人皆爱财，常言道人为财死。想不到这怪物也是个贪图富贵的，真可谓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潮流啊。

我喜出望外，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一趟，这些珠宝项链，我就不客气地收下来，就算是这怪物赔偿我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刚才虽是九死一生，也不枉我受了这一番惊吓。

在物质文明的刺激之下，手上的伤口似乎也不疼了，刚刚还因为失血过多感到头昏眼花，现在也立刻变得精神焕发。

我把里面的财宝拿出来，用外衣包了个小包，拎在手中，对着宾馆服务员的墓碑拜了两拜，又回头望了一眼地上怪物的残骸。自言自语道：“良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所，洒家去也。”

随即步履蹒跚地离开了界龙公墓。

后来我用这些珠宝变卖得来的钱作为资金，同阿豪臭鱼一起做了药材生意。

一年之后无意中看到一条新闻，在本市黄楼镇界龙公墓中，管理人员发现一个埋有大量尸体残骸的洞穴，尸骸全部属于成年男性，经鉴定，大部分为东亚人种，少数为欧洲人，据保守估计，尸体数量在两百具以上。死因及时间等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我暗自吃惊，那怪物竟已害了这么多人，想想也真后怕，就差那么一丁点，否则自己现在也上新闻了。

不过随即又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为民除害，单枪匹马地解决了这么厉害的怪物，真可谓是盖世无双的豪杰身手，比起当年的那些大侠恐怕也不亚于此。

可惜当时没有目击者和媒体现场直播，不然我名扬四海，不知道有多少美女会被我的事迹感动，主动送上门来。

唉，运气不好啊，只能继续默默无闻了。想到了莫斯科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铭言来安慰自己：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第六章 雨中的丽人

我的故事讲完，屋里鸦雀无声。我转头看看，阿豪臭鱼还有陈老头，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被他们看得有些发毛，一巴掌先拍臭鱼脑门上去：“看什么看，中邪啦？”

臭鱼拍巴掌，阿豪也跟着拍，俩人一齐作仰慕状。

阿豪说：“你可真能编啊，是早就打好腹稿了，还是临场发挥现编的？”

我裂着嘴笑道：“我这么诚实的人能编假话吗，那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臭鱼喊一声，话里已经带上了调侃的味道：“你丫真残忍，那么一个会变大美女的蝴蝶就让你给活活砸死了。”

我说：“不给它拍扁了，我还留着她生崽子么？我只恨天下没有这么大的苍蝇拍，害得我很辛苦的一点一点地用石头砸。”

臭鱼说：“你可真没经济头脑，这要是活捉了，或者做成标本什么的，拉到中东去，卖给哪个喜欢搞收藏的石油大亨王子之类的人物，咱们下半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我说：“你赶紧歇了吧，就属你聪明。咱们要是倒卖这种怪物，搞不好被公安抓了，给咱们扣上个走私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之类的罪名，咱下半辈子就真不愁吃喝了，在监狱里面天天吃窝窝头去吧。”

臭鱼说：“这样的怪物怎么能算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我看比起国宝也差不多。比大熊猫值钱。”

我说：“反正在中国，稀少的东西都值钱，咱们这就一样东西多，也最不值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臭鱼说：“我当然知道了，咱们中国就是人多。”

我们三个平日在一块儿耍嘴皮玩习惯了，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毛病。那边的陈老头听得很茫然，他忽然重重咳嗽一声，暗示我们该轮到他说话了。

我们三个住了嘴，忽然这时候，外面响起敲门声。

这么晚了，外面雨又这么大，除了我们，谁还会深夜赶路，而且停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陈老头站起来，叹口气，好像挺不高兴又有人来打扰他。

我们三个互相看了看，都对来人充满了敌意。

这时候来药铺的人，不用说，肯定抱着跟我们同样的目的。陈老头那些宝贝儿，任何一件拿出去，都够人吃喝一辈子还带拐弯的。谁知道有这种好事，肯定都眼巴巴往这儿赶。天下甘为人财死鸟为食亡的主儿多了去了。但这些家伙啥时候来不好，偏偏要跟我们撞车，也就是说，如果陈老头今晚只愿意卖一件宝贝儿，那么，我们就有了些竞争对手。

不一会儿，听见外面有人说话，隔得远，说什么听不太清，随即脚步声传来。陈老头走前头，后面跟着两个女人。

见到女人，阿豪和臭鱼就开始笑，我比他们俩笑得还灿烂。

我们三个一齐歪头冲她们挥手打招呼。

俩女人，一大一小。大的二十七八岁，小的二十左右，穿着时髦，模样儿也都长得挺俊，搁哪儿都能算得上美女。碰上美女，哥几个当然也不会错过机会，不过夜深人静，大雨滂沱，荒郊野外，这几个词无论如何都没法跟美女联系在一块儿。联系上了，必有古怪。

我心里警觉，但看臭鱼跟阿豪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又不甘示弱，生怕美女落他们俩手上，三个男人两个美女，套句老话就叫做狼多肉少，不定最后淘汰了谁。

俩美女倒也落落大方，上来跟我们打招呼。

那边陈老头和善地给她们让座，还亲自上去给她们倒茶。女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这陈老头年纪虽大，看来也是色心不死。陈老头可能察觉到了我们的心思，冷冷地冲我们道一句：“人家只是到我这里来避避雨，不像你们，是有所图谋而来。”

原来，陈老头刚才开门时，就问明了两个女人的来意，确定她们并不是冲着他的古物而来，自然要和颜悦色得多。

俩美女坐下，臭鱼嘻嘻笑着介绍了我们三个，她们俩也自报家门，她们是师范大学的师生，老师名叫藤明月，学生叫陆雅楠。

我问藤明月：“我们抽烟，女士们不介意吧？”不等她回答，就掏出几根烟来分给臭鱼阿豪，然后递给陈老一支，用打火机给陈老点上。

陈老抽了两口，突然把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我心说：“这老头，放着美女不看，看我干什么，是不是同性恋？”我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陈老，您盯着我看什么？我长得不好么？”

陈老头还是盯着我看，道：“我看你长得很像几十年以前来过我们这个小村子的一个年轻人，想不到天下竟有这么酷似的两个人。”

我笑着说：“天下这么大，长得像的人还是有很多的。演国家领导人的那些特型演员不就是例子吗。”

陈老头鼻孔眼里往外喷口气，头转向一边，不看我了。

那边的藤明月这时从包里取出一盒巧克力，大伙儿正好肚子都有点饿了，当即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吃。

臭鱼三两口把自己那份巧克力吃完，一看陆雅楠那份才刚吃了一小口，马上露出憨厚的笑容：“妹子，巧克力可不是这么吃的，你这吃法不对，我这当哥的不能视而不见，我来教教你吧。”

陆雅楠笑着说道：“吃巧克力还有什么方法么？啊，我知道了，你是说和室内温度有关对不对？我以前看杂志上介绍过。不过我可不是你妹妹，你长得这么黑，咱们怎么看都不像兄妹啊。”

臭鱼伸手把陆雅楠没吃完的巧克力拿过来：“又不真的是亲兄妹，咱这么称呼不是显得我没拿你当外人么。我也不是说巧克力的吃法，我是指吃巧克力时的方式。我来示范给你看看。”

说着话之间，臭鱼把巧克力全部塞进了嘴里，单手托腮做沉思状说道：“一边大口地嚼着香浓的巧克力，一边思索一下未来人生的道路，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啊。”

这可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臭鱼的脸皮比城墙拐角都要厚上三尺。众人大笑，雨夜之中原本有些压抑的气氛都烟消云散了。

这时，一直在那边闷声不响的陈老头忽然冲着我道：“其实那怪物不是蝴蝶，我年轻时也见过一只。”

我怔一下，立刻想到了自己刚才编的故事，便问那怪物要不是蝴蝶，会是什么。

陈老头说道：“但凡人遭横死之后，心中一股怨气难消，这股气无形无色，要多日方才散净，如果恰遇多股怨气凝聚，这股气又聚于虫巢附近，虫蚁蝶蜂之属吸收了这种怨气就会变异成精，以阳气足的成年男人为食，它们每吃一人，就要作茧蜕皮进化一次，每蜕一次皮，它身上的图案花纹就更加美艳一层。”

藤明月和陆雅楠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坐她们边上的臭鱼简单跟他们说了讲恐怖故事的事，这俩美女对此颇有兴趣，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

我问陈老头这种怪物叫什么名字。

陈老说道：“此物名为丧哭，又名尸璧，在道教典籍中多有记载，并不足为奇，乱世之时尤多。”

我对陈老头说道：“丧哭？怪不得有人叫它三姑，原来是这么个三姑。”

阿豪从我讲我的经历开始就始终不发一言，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这时冷不丁地问了陈老一句：“老伯，你们这个村里有没有什么唐代古墓？”

陈老头听了阿豪的问话，全身一震，脸上微微变色，说道：“这话从何说起？我在这村里住了六十多年，可从来没见过有什么唐代古墓。”

我见陈老头动怒，赶紧上前转移话题。我说：“您老觉得我那故事怎么样？能过关吗？”

陈老头脸色舒缓了些，眉头皱起，有些犹豫不决：“你的故事听来倒还算有趣，比他俩的强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我气得直翻白眼，这老家伙脸皮奇厚，居然能说出这等无赖的话。但偏偏他说什么，我们都得听着，除非真像来时说的那样，把这老不死的掀翻在地，然后把这里洗劫一空。

这时一边的藤明月道：“我都没听见你们刚才讲的故事，现在再说一个吧。”

我有些累了，心里还有气，就对她说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大脑容量有限，只会讲刚才那一个故事，其余的一概不会。

陆雅楠一看就性格开朗，当即自告奋勇，说她给大家讲一个。

我们三个这会儿心里都挺气陈老头的，有个小姑娘进来插科打诨，倒也觉得有趣。陈老头喜欢听故事，他当然也不会反对陆雅楠讲故事。

第七章 鬼剃头

于是，陆雅楠坐下来，字正腔圆地开始说。

有个工人，叫小丁，二十七八岁年纪，大学毕业后，本以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结果人才市场泡了一年多，希望破灭，只能乖乖进了一家工厂。现在的大学生值不了几个钱了，满大街都是，小丁也只能面对现实，夹起尾巴来做人。

工作干了四五年，小丁的勤快聪明，终于熬出了头。他替厂子里写的一份报告文学在省里获了奖，美美地替单位领导吹嘘了一回。单位领导一高兴，就把他调办公室去了，大小材料都交给他来写。虽说小丁只是办公室里一个小办事员，但不用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成天在车间里干活，这就算跟普通工人有了质的区别。也就在这时候，他通过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在另一家企业里干会计，长得特别水灵，那皮肤比广告里的模特儿还好。这小丁一眼就相中人家了，隔三差五就大献殷情，每个月的工资，大半都花在了她的身上。这样恋爱了大半年，俩人终于把婚事给办了。

生活在一起，小丁渐渐发现了老婆有很多可疑的地方，比如有时候深更半夜才回来，打她电话也不接。每个月都要买好些衣服化妆品，那些钱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丁经过耐心侦察，终于发现了老婆的秘密。

原来老婆以前在那家企业里，就是一名挡车工，后来跟厂长上了床，先是调到了化验室，接着又到了财务科。她跟厂长苟合的事情，在厂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厂长不愿意跟自己老婆离婚，又想跟她长期保持这种苟合的关系，所以就托人替她介绍了对象。

知道这一切，小丁怒不可遏，但又无计可施。老婆说：“你要离婚，明天我就跟你去民政局。就你这小样，能娶到我，已经是你福气了。”

小丁还真不想离婚，一来是这媳妇确实漂亮，带出去能替他长脸，二来他的家境也不富裕，为了这场婚姻，家里双亲差不多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如果离了婚，那些钱就算是打了水漂漂。所谓人穷志短，说的就是小丁这种状况。

无奈之下，小丁只得忍气吞声做王八。

屋漏又逢阴雨天，人倒霉，做啥事都不顺。小丁工作中犯了一个挺大的错误，领导一怒之下，又把他打回了车间。小丁真是欲哭无泪，在厂子里憋了一肚子委屈，回到家看着漂亮媳妇，想着她也许刚从别人的床上起来，更是心头窝了一团火。

话说小丁被打回车间后的一个星期，轮到他上夜班了。上夜班，都是半夜十二点下班，所以，他得深更半夜骑了车往家赶。这是夜班的第一天，他下了班，骑着自行车路过一条小街，忽然看到街边有个挺漂亮的女人冲他招手。

漂亮女人招手，男人能不停吗？小丁单脚支地，问那女人什么事。

女人说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等到出租车，所以，她想让小丁的自行车捎她一段路。小丁琢磨了一下，想现如今这社会，自行车也能泡到妞，实在是件挺稀罕的事。而且，那女人长得真好看，跟朵花似的，连小丁这样的老实人，都想上去掐一把。

怀着鬼胎，小丁答应了那女人。

小丁骑上车，那女人就跳到了车后座上。女人跳上去的那一刹那，小丁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要知道，不管大人小孩，跳到正骑着的车后座上，车子都会颤动一下。但那女人坐上来，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小丁根本感觉不到她有一点分量。

小丁身子立刻就僵了，他想，自己莫非碰上了传说中的女鬼？

好在一路上，那女人都老老实实在车后座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到了另一条小街上，女人说声“到了”，就轻飘飘地跳了下来，然后，挥手跟小丁道别。

小丁回到家里，差不多一宿没睡，全在想那个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撞到鬼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撞到女鬼，还是特别漂亮的女鬼。小丁对现在的生活腻味透了，他巴不得生活里能发生点特别的事，因而，他第二天下夜班的时候，还是走了那条道。说也奇怪，那女人还站在昨天那地方，见到他来，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

还是轻飘飘地跳上车后座，还是一点分量都没有。

小丁非常想跟女人说点什么，但因为紧张，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时间就这样浪费了，一路上，只听见车链条转动的声音，还有小丁略显粗重的呼吸。

到了地方，那女人跳下来，谢了小丁，扭扭屁股就走了。小丁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拐弯处，心里开始浮想联翩。他既希望这女人是个人，这样，也许就能跟她之间发生点什么，另一方面，又希望她是个女鬼。跟女鬼有一腿那更是幸运的事，没准女鬼能有什么特别的法力，可以帮助他改变现在的生活。

小丁就非常懊丧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第三天夜里，小丁还在老地方碰到了那女人，骑车载着她往前去的时候，小丁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他就吓得魂飞魄散，连车把都握不稳了，重重地摔倒在地。

小丁看到车后座上的女人，正把自己的头捧在手里，用一把梳子慢慢梳理着长头发。

这场面，谁看了能受得了，小丁算挺幸运的，看了一眼后就晕了过去。

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盖着被褥，香香的，那个搭车的女人正坐在不远处的梳妆台边，对着镜子梳头发——这回，她的脑袋还在脖子上，看起来，跟一个正常的女人没什么分别。

小丁又想到了刚才那一幕，确定碰到的真是一个女鬼，当真是又惊又喜又害怕。

听见动静，女鬼回过头来，说：“你别怕，我不会害你的。”

女鬼刚化完妆，显得特别漂亮，小丁看着看着，就不怎么怕了。小丁说：“你得保证不害我，要不，我就走了。”

女鬼笑嘻嘻地说：“天下那么多人可以害，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这人心肠挺好的，让我搭了好几次车。鬼也有好鬼坏鬼，我就是好鬼，你放心吧。”

小丁算是放下心来，于是就跟这鬼聊了起来。

女鬼告诉他，她原本是家艺术学校表演系的学生，毕业后为了能跟

组拍戏，跟好多导演都上过床。但那些导演全是吃完嘴一抹就不认账的无赖，在床上答应她的事，最后一件没办成。她气不过这些文艺圈里的无赖，愤而将此事抖落给了媒体。媒体的推波助澜，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然后是某天夜里，她在自己租住的出租屋里，被几个蒙面的歹徒强奸后杀，这案子公安查了好几个月，抓了几个人，又放了，最后也没个说法。

小丁听了女鬼的身世，大骂不止，对这女鬼满同情。

女鬼说到凄惨处，自是哭哭啼啼，小丁这时好言相慰，俩人（鬼）同病相怜，一时间生出许多戚戚之情。小丁瞧这女鬼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心里陡然又生出许多柔情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是夜深人静之时，自然而然地成其了好事。

小丁一夜未归，老婆并不在意，她心里巴不得小丁一辈子不回来，她才高兴。小丁自从跟那女鬼好上后，女鬼的温柔体贴，与老婆的冷漠无情，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小丁对老婆再无半点情意，每天除了上班，天一黑就往女鬼那里跑。

这时间一长，小丁看出来了，女鬼虽然也很高兴跟他在一块儿，但每次都面有忧色。小丁便问啥事不开心，每次女鬼都是避而不答。一连问了好几回，女鬼终于袒露了心事。原来跟小丁好上后，虽然俩人情投意合，但终究人鬼殊途，恐怕这样的好事不能长久。

闻听此言，小丁也是极度郁闷，便问如果自己死了，是否就能和女鬼长相厮守。女鬼闻言花容失色，告诉小丁，鬼魂的世界到处都是黑暗，冷冰冰的，哪有阳间花花世界那么繁华热闹。小丁无语，其实他对阳间也是充满留恋的。

女鬼还在梳头，小丁这时忽然发现，女鬼的头发越来越稀，便问她是不是病了（不知道鬼是否也会生病）。女鬼垂泪道，那些害死她的坏人，杀死她之后，硬生生揪下了她的头发，以至于她现在头发稀少，每天都会掉上许多。

小丁心里愈发对这女鬼怜惜起来。这时，女鬼忽然说出一个法子，可以让她的头发不再稀少，那就是小丁每天回去，取一根别的女人头上新鲜的头发来交给她，她趁着头发还没有枯死，将它植种到自己的头皮上。

小丁根本没犹豫就同意了。她的老婆头发浓密，每天早上起床梳头，都会梳下来几根。阳间植发的技术早就有了，而阴间的鬼神通广大，将新鲜的头发种到自己头上，当然也不奇怪。

第二天，小丁回家，早晨趁着老婆未醒，从她头上拔下一根长发，小心地收好，当天晚上，交给女鬼。女鬼将头发种到头上，转瞬之间，连面色似乎都红润了许多。

最爱小说网整理，并提供下载www.zaxsw.cn

如此书还未写完，请在网站留言，或QQ书友群及时反映，只要作品确实已经完结，我们会马上添加上去。

有什么好书，就向我们推荐吧，别说凭什么.最爱小说网，就是要与你一起成长。

可以通过在网站里留言，或者加入QQ书友群：7664403.

就这样，一连两个月，小丁每天都从老婆头上拔根头发，交给女鬼。女鬼头发越来越密，脸色越来越红润，跟小丁缠绵时，小丁甚至觉得她的身体都开始变得温暖。而另一边，他的老婆越来越憔悴，到最后已经是卧床不起了。但她变成什么样子，小丁根本不放在心上。现在他的心思，全放在了女鬼身上，只想着想能跟女鬼长相厮守。

终于有一天，女鬼告诉他，只要再过一个月，她就能还阳了。小丁大喜，问及原委。女鬼犹豫再三，终于告诉他，原来，她可以从小丁每天拿来的新鲜头发中，吸取头发主人的阳气。现在，等到再有三十根头发，头发主人的精气便会全部附着于她的身上，这样的结果，就是女鬼还阳，而头发的主人，一命呜呼。

小丁吃了一惊，他拿老婆几根头发，本来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但现在，事情显然发生了变化，那些头发，可以要了老婆的命，而他，就是杀害老婆的凶手。

看小丁犹豫，女鬼又开始垂泪。说她也不愿小丁再取老婆头发来，这样徒害了他老婆的性命。她能跟小丁有这些日子的缘分，已经心满意足了。

小丁思虑再三，终于在老婆与女鬼中做出取舍。他继续每天去取老婆的头发给女鬼。

就这样，小丁的老婆住进了医院，已经奄奄一息。小丁这晚去医

院，他只要再取一根老婆的头发，女鬼就能还阳，变作人形，而小丁的老婆，自然也就死了。

小丁到了病房，只有老婆一人躺在病床上，闭目沉睡。小丁狠狠心，上去拔下老婆一根头发。说来也奇怪，这三个月来，小丁不过拔了老婆不到一百根头发，但老婆一头浓密的秀发却已经非常稀疏了。

小丁拔下头发，小心地将它们夹到一个小本子里，揣进口袋。这时，他知道过了今晚，就再见不到老婆了，虽然对她没什么情意，但终究还是自己老婆，所以，心里多少也有点悲伤。就在他想回头再看看老婆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些极琐碎的声音。他蓦然回头，只见床上的老婆，正慢慢将自己的头发摘下来，手中拿着一个梳子慢慢梳理。

老婆说：“小丁，你害了我的性命，如果你不想死，那么，你每天都要去取一个别的女人头发来，满三个月后，就能救我性命。否则，等我完全化成厉鬼，我第一个就要来取你的性命。”

小丁大骇，连滚带爬逃出病房，拿着那根头发，去找女鬼。女鬼接过头发，一迭声道谢。小丁说了老婆梳头之事，女鬼笑笑说无妨，只消过了明天，她就魂飞魄散了，根本没法加害任何人。小丁闻言心下稍安。

到了第二天，小丁从女鬼床上醒来，女鬼已经不见了。

从此后，女鬼再也没有出现过，小丁这才明白，原来女鬼跟他在一块儿，只是利用他来吸取别人的精魂。无奈之下的小丁只能回家，这时，他那变成厉鬼的老婆正在家里等着他。

又过了几天，小丁在车间里，对身边一个年轻的女工说：“你能给我一根头发吗？”

我们一致认为陆雅楠这故事讲得好，就连陈老头都不住点头。

这时，陆雅楠对藤明月说：“藤老师，你给他们三个讲讲你家那幅祖传古画的故事吧，上次你给我讲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呀。有点聊斋的感觉。”

我和阿豪本来已经有些困乏了，听说有什么祖传古画，又都来了精神。

藤明月不像普通女孩那么娇揉扭捏，非常大方，有点像美国女孩那样充满活力和外向的性格，既然别人让她讲，她马上就答应了。

陆雅楠对大伙说：“你们先聊着，我去车里再取些吃的东西来，顺便打电话给家里人报个平安。”说完就起身去外边的车里拿东西。

第八章 狐仙

在此期间藤明月给我们讲了她家祖传的一幅画中的故事。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天灾兵祸连绵不休，百姓苦不堪言。

关外宁远锦州卫一线打成了一锅粥，朝廷只得不断地增加税赋承担军费开支。

由于粮饷太重，百姓不堪重负，导致内地流寇四起，所到洲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官兵无不望风披靡。

在四川，流寇杀人盈野，川人百不存一。在河南，流寇攻开封不克，隧掘开黄河放水淹城，一代名都就此永远埋于泥沙之下，从此再不复见天日。天下就像是个大火锅，到处都是水深火热。

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江浙两省，略为太平。皆为这两地属于中国之粮仓银库，崇祯皇帝的粮饷几乎全依赖这两省的税收。故此一向都驻有重兵，再加上这江南两省自古富庶，百姓还算能有口安稳饭吃。

藤家祖籍金陵城郊，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大户，家资殷富，而且世代书香门第。藤家当家的是当时的名士，名叫藤荣，家训甚严。

其子藤子季年方弱冠，生性聪颖，才思敏捷，尤善辞赋。

来家登门提亲者络绎不绝，藤荣皆不允，只让藤子季专心读书。

适逢流寇大举进攻，兵甲如林，官兵虽重，也不敢断言定能御敌，周边地区的土匪趁火打劫，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冲州撞县杀人放火。

百姓无不举家奔蹕，藤家的粮库也被乱民哄抢一空，藤荣携带眷属避难于中谷县中表亲朱某处，当地的富绅见藤荣是社会名流，于是为其全家空出几个院子居住，饮食器具供给无缺。

藤子季因客居仓促，没带什么书籍，学业暂时疏懒了下来，每天只有在村外散步解闷。

村中有王姓缝工，与藤子季对门而居，王妻三十许，风姿绝伦，不

类村妇。有女名柳儿，貌美尤过其母，常随母碾米于比邻。

一日柳儿携带箕帚路过藤子季门外，粗布荆钗，殊无艳饰，然而发盘高髻，秀眉在骨。

藤子季看在眼里，不禁神为之荡，目送女远去才返身而归。

回家之后，冥想梦寐，辗转反侧。早上起来不及洗漱，就等在门外。

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又见到柳儿在门前路过。

藤子季细看柳儿，只见裙下双足细锐如笋，益发喜爱不能自拔，矗立多时，眼睛都不会转了。

直到柳儿的母亲王氏走过来，藤子季自觉失态，方才依依不舍地返身回房。

王氏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意图，从此不让柳儿出门，所有需要出门做的活都由自己承担。

藤子季大失所望，咏忆柳诗百首，辗转思量，情思悱恻。

一日，踌躇于院中，负手听蝉。忽然足下锵然掉落一物，视之，银指环也。骇而四顾，只见柳儿在门外一边微笑，一边用手远远地指着地上的银指环，似乎是要藤子季收藏起来。

藤子季会意，马上捡起银指环藏于袖中，再抬头看柳儿，她已经去得远了。

藤子季心痒难耐，又苦于无人诉说，于是信口成诗一首：

银指环如月弯，向疑在天上，端自落人间，银指环白如雪，欲去问青娥，幽情无人问。

未过多久，流寇被官军击溃。藤荣一家准备还乡。买一巨舟，装载行李，只等来日风顺启程。

藤子季整日立于门外，想等柳儿言明爱慕之意，然而却杳无见期。

终于到了该走的时候，只听布帆翩翩作响，藤荣命家人登舟，中流

击楫，片刻舟以顺风而下十余里。藤子季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恨不能肋生双翼，飞过长河。一想到此处，便觉得身轻如叶，飘呼悠到北岸，信步前行，却发现路径已经变得和从前不同。

道路两旁林木葱葱，间杂荆棘，有数栋茅屋，周围围以豆篱，寂寂无人。

藤子季紧走几步，来到茅屋近前，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以便询问路径。

却听屋中有嚶嚶悲泣之声，听之怦然心动，受到那哭声感应，自己也觉得哀伤愁苦。藤子季听得哭声，于是推门而入，只见一女子红绢掩面呜呜娇啼，自觉失礼，连忙退出门外。

方欲转身离去，忽听屋中女子说道：“庭前可是季郎？你弃我而去，为何又回来？”

藤子季细看屋中女子，正是柳儿。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坠。

柳儿从屋中出来，用红巾为藤子季擦去脸上泪水，说道：“父母之前可以婉言示意，君之亲戚朱某若为我二人作媒，事无不成，何不归而谋之。我被母亲节制，不能轻出家门，从今而后，惟有在家中等候你来提亲的好消息。”言毕退入屋内。

藤子季想随她进去再说些话，忽听村中恶狗狂吠，大吃一惊而起，发现自己原来正躺在舟中，适才是南柯一梦。

后以梦中情形私下里告诉父母，藤荣认为缝工之女下贱，又以路途遥远，聘娶不易为由而不准其事。

藤子季见父亲态度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忧愁成疾，食不下咽。

冉冉光阴，又至春日。扶檐垂柳，丝黄欲均。

藤子季心中苦闷不乐，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云鬟雾鬓本多姿

记得相逢一笑时

转盼韶华空似梦

尤怜春柳挂情丝

写毕，倦卧睡去。诗稿被藤荣见到，发现藤子季如此没出息，勃然大怒，但是念在藤子季有病在身，就没有对他说什么。

时值清明节，游人如织，藤子季也出门散步排解相思之苦。

行至黄昏，日渐暮，人渐稀，在途中遇到一位老妇立于道旁。

老妇对藤子季凝视良久，走过来说道：“好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书生，只是见你神色忧愁，是否有何心事？不妨讲出来，老身愿效绵薄之力。”

藤子季叹息道：“确有心事，但恐姥姥无能为力。”

老妇说：“就怕你没什么心事，如果有，老身无不能为。”

藤子季听她言语奇异，就尽以实情相告。

老妇笑道：“此事有何难哉，假如今日不遇老身，则君终当忧愁成疾至死。”

藤子季连忙拜求。

老妇说道：“此去半里远，有一宅，王氏母女正寄居于其间。如果不信，可随我前去观看。”

藤子季欣然前往。行至一处茅屋数间，篱笆环绕，芳草古树，树荫闭日，显得阴森清寂。

此间景象和在船中做梦时所见毫无区别，藤子季甚觉怪异，问老妇：“我这是在梦中么？”

老妇说道：“分明是我引你前来，哪里是在做梦。”

藤子季说道：“曾梦此景，故疑之。”

老妇有些生气，说道：“真境何必多疑。”

藤子季问道：“清明时节，篱笆上的豆花为何发芽？”

老妇笑道：“书生喝醉了，请再仔细观之。”

藤子季揉揉眼睛细看，篱笆上果然并无豆花，唯细草茸茸而已。

等到进了屋子，柳儿的母亲王氏含笑出迎，对藤子季说道：“年余不见，竟已憔悴如此。”

藤子季哭诉其故。

王氏说道：“令尊自高门亭，痛绝渊好，难道我女儿真就成了道边苦李无人肯拾吗。我知道季郎心意至诚，故托俞姥引你前来一谈。若能联姻固然是好，但需令尊诚意而求，不然谓我缝工女，岂真不能占凤于清门。”

藤子季婉辞谢过，俞姥也代为说情。

王氏沉吟良久，说道：“倘若真想与我女儿成婚，当入赘于我家中，如不愿，请季郎速速离开。”

藤子季只盼和柳儿成婚，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连称愿意。

于是扫除各室，铺设床帐，俞姥为柳儿妆扮已毕，同藤子季上堂交拜，行礼成婚。

藤子季观看柳儿，艳光倍胜昔日，遂相欢悦，询问柳儿如何住在此地。

柳儿说：“妾于村外买布，被俞姥接来，不料妾母也已在此，于是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妾曾问俞姥此间是何所在，俞姥说这里名为俞氏庄园。”

如此过了一个多月，藤子季和柳儿如胶似漆，藤子季一日忽然想起，此间大事已定，当归家告之父母。常留此间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找柳儿商议此事，柳儿心意未决。

藤子季心想此处离家也不甚远，去去便回，何必斟酌不定。便自行离开，行出百余步，回首望去，却不见那几间房舍。

只有一座大坟，环以松柏。藤子季大惊之下急忙寻路还家。

到家之后，见父母因为藤子季失踪多日，相对悲泣，脸上泪痕犹未干。见藤子季回来，大喜之下询问缘故。

藤子季以实相告，父母大骇，以为遇妖，藤子季也自惊恐不已。

如此又过半月，藤荣怕藤子季再生出什么事端，于是答应找亲戚朱某做媒向王家提亲。

还未来得及写信，恰好朱某自上谷而来，藤荣诉说此事，请朱某做媒。

朱某大称怪事，说起其中情由：

自从你们从上次返乡之后，王氏女柳儿奄奄抱病，察其意，似乎是因为思念藤子季而病。

后来病愈，出村买米，忽然失踪，遍寻不着。

过了一段时间，自行回到家中，问其故，她说出村买米之时，遇一老妇自称姓俞，邀其同行，到了一处房中，见其母王氏已先在房中。

次日，俞姓老妇带藤子季来到家中，入赘其家，居住了一月有余。

一日藤子季外出不归，王氏让柳儿同俞姥先行，自己随后就到。

于是同俞姥乘飞车至一处，俞姥令柳儿下车，说已经离家不远，让柳儿自行回家。并说自此一别，日后再无相见之日。

柳儿想要细问，只见车尘拂拂，如风飞行而去。再看周围环境，正是之前买米时所经过的道路。

乘月色至家，见其母王氏已在室中，自从柳儿失踪后从未出门。

柳儿以实情相告，举家骇异。这才明白，所遇到的并非其母，深悔为妖所误，愧怒欲死。王氏夫妇彷徨无计，便想把女儿赶紧嫁出去。然而人品如藤子季者，寥寥无几。故托朱某前来玉成此事。

藤荣夫妇闻言大喜，备下重礼作为聘仪，择吉日完婚。

此事远近传为奇谈，就连毫无瓜葛者也都来送礼贺喜，争观新人。

藤子季同柳儿成亲之日，华服登场，见者皆惊为神仙中人。

宾客此来彼往，门庭若市，足足五日方休。

俩家深感俞姓老妇，但终不知其究竟为何许人也。

一日，藤荣醉归，天色已晚，途中遇一老妇，借宿于其家。

屋仅三盈，中堂设榻款客。睡到天色微明，老妇催促藤荣起床速归，说道：“金鸡报晓，客宜早归，此地不可久留。”

送至门外，藤荣深感其义，问其姓名。

老妇说道：“老身姓胡，借居于俞氏宅中，人疑我亦其宗派，其实非也。老身与令郎相识，有一幅画像赠送，并相烦寄一言，就说：舟中好梦，洞里良缘，皆我所赐。”

藤荣看那画像，正是老妇肖像，端的是出自名家之手，神形皆在。然而未解其话中含义，只能唯唯称是。

走出数丈，回头看去，并无人物房舍，松柏参差，环绕巨坟一座，坟前墓碑上书俞氏之墓。

这才明白，俞姥乃是住于俞坟之中的狐仙。

回家后藤氏父子出资修葺俞坟。筑墙桓，栽树木，焚香祈祷，然后再未见过俞姥。家中把她所赠的画像，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藤明月说道：“千里姻缘红线牵，然而这未必就是真的钟情，真的钟情于一个人，就是和他相对咫尺的时候，也好像隔着汪洋大海。”

阿豪听得投入，感慨道：“世间如果多了些俞姥这样的仙人，也就没那么多痴男怨女唉声叹气了。和俞姥相比那月下老儿真是无用至极。”

臭鱼说道：“回头我得去给俞姥上柱香，好好拜拜她，普天之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光棍呢，她老人家可不能退休。怎么着也得给我介绍一个什么桃儿杏儿的。”

我对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一向不感兴趣，听得气闷，心中暗想：“这些贼男女，不务正业，整日里满脑子饮食男女，都是他们这样社会还怎么进步，科技还怎么发展？尤其是藤明月的祖宗藤子季，瞧他那点出息，看见个漂亮妞儿就懵了，要搁现在，他他妈的都能入选吉尼斯傻B大全了。”

这时里屋有个稚嫩的声音叫爷爷，我们知道那肯定是陈老头的小孙

子。陈老头跟藤明月打个招呼，连看都不看我们，便起身去了里屋。

第九章 老店遇险

我们三个还想说什么，但一时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大老远开车到这里来，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

忽然想到陆雅楠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这大半夜的可别出了什么事。

藤明月也发现陆雅楠迟迟不回，很是担心，想出去找她。

阿豪自告奋勇地说道：“这些跑腿的事，不劳女士出马，我去看看。”说完抄起一只手电筒推门出去。

也就过了五六分钟，阿豪脸色刷白，气喘如牛地从门外跑进来。

我忙问找到陆雅楠了吗？

阿豪结结巴巴地说：“只……只找到……一部分。”

我情急之下，跳将起来，揪住阿豪衣服问道：“你快说清楚了，什么一部分？人在哪里？”

臭鱼和藤明月也都站起身来，一齐望着阿豪。

阿豪喘了两口气，一边擦去脸上的雨水一边说道：“没看见整个人，只找到一条大腿和一条胳膊。好像就是那小姑娘的。”

藤明月和陆雅楠的年龄差不了几岁，名为师生，情同姐妹，闻听此言，如遭五雷轰顶，咕咚一声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臭鱼连忙把她扶到椅子上，用力晃她肩膀，藤明月只是昏迷不醒。

阿豪说：“咱们先救人要紧，陈老头家是开药铺的，可能懂些医术，我去把他叫醒来看看藤明月。”

说完推开里屋房门准备进去找陈老，却似看到什么异常事物，开门之后站在门口发愣。

我和臭鱼见他举止奇异，也过去查看，二人见到屋中情形也惊奇不已。

原来里屋并非卧室，也不见陈姓祖孙二人的踪影，四壁空空如野，什么事物也没有。

阿豪对我和臭鱼说：“我早就觉得那老儿不太对劲儿，搞不好咱们这次撞到鬼了。”

臭鱼不信邪，进里屋搜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地道之类的。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却是无功而返。

我对阿豪说：“还真他妈的活见鬼了，两个大活人进了里屋怎么就凭空消失了？”

阿豪说道：“你还记得曾经有个误认你为表弟的鬼魂吗？他说他的表弟二十多年前去一个小村子考查一座唐代古墓。此后一去不返。”

我挠挠头说道：“当然记得，那又怎样？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阿豪说：“怪就怪在此处，刚才那陈老头说二十多年前这村里来过一个年轻人，长得和你极其酷似。”

我想了想刚才谈话的情形，说道：“是有这么回事，你的意思是，那个服务员亡魂真正的表弟就是在这失踪的？”

阿豪说道：“多半就是如此，看来咱们误打误撞也走入了那个有唐代古墓的村庄了。”

臭鱼这时从里屋出来，听了我二人的谈话，大大咧咧地说道：“管他什么鸟鬼，咱们只管找路出去就是。谁敢阻拦，惹得我发起飙来，只凭这一对拳头，也打得他粉身碎骨。”

我问阿豪那人腿人臂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确定就是陆雅楠的？

阿豪答道：“我出去寻她，到了她们的停车的地方，车门锁着，车内无人，我就打着手电筒在周围寻找，看见草丛里有条白生生的女人大腿，又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胳膊，看样子也是女人的，刚断下来不久，雨水冲刷之下，还能见到血迹。伤口的断面参差不齐，好像不是被刀砍的，而是被什么力量巨大的东西活活撕扯下来的。”

臭鱼说：“也别说得太确定了，世上又不只有她一个女人。只是女人的胳膊大腿，还不能下结论就是陆雅楠的，咱们一起去看看再说。”

我对那二人说道：“如果那小姑娘还活着，咱们要先设法把她找到，再跑路不迟。”

阿豪说道：“对，绝不能见死不救。”

臭鱼也说：“那当然了，那小姑娘虽然只有十八九，但是不仅性格可爱，长得也很丰满，那胸部……比咱们公司刘秘的大多了，不瞒你们哥俩，我还真有点喜欢她。”

阿豪怒道：“废话，我发现你他娘的就是一脑袋浆糊，你还拿谁跟刘秘比？比刘秘胸部平的，那是飞机场的跑道，是个女人就比她强。”

臭鱼自知失言，却转过头来埋怨我：“日你大爷的，都怪你，招聘这么个飞机场跑道来公司，我低头抬头的天天看见她，害得我审美标准直线下降。”

我也生气了，大声说：“不许你日我大爷，要不是她爹是税务局的头头，我他妈的用得着开那么高的工资雇一个飞机场吗。我还不是为咱们公司的前途着想。你他奶奶的懂个鸟毛。”

我们三人斗了半天口，这才想起来藤明月还昏迷不醒。

虽然我们三个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但是平日里只会投机倒把，吃吃喝喝，根本不懂什么无器械急救。

阿豪说：“是不是得给她做做人工呼吸？一直这么休克下去，恐怕有些不好。不过我可不会做，你们俩谁会？”

臭鱼摇摇脑袋，这种事原本也是指望不上他。

其实我也不会，但是救人要紧，马上使劲回忆了一下以前看的电影中做人工呼吸的姿势。

我把藤明月的脑袋抬起来，对着她的嘴往里面吹了两口气。

阿豪在旁指点说：“好像要把鼻子捏起来。”

我想起来电影里好像确实是这么演的，于是一手捏着藤明月的鼻子，一手扶着她的头，准备接着做人工呼吸。

刚才不及多想，现在把藤明月柔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才发现她长得

十分清秀漂亮，竟有出尘脱俗之感。

我心想：“我这岂不是跟她接吻一样。”一想到此处，心跳有些加速。不过我对她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向没什么好感，如果女人太聪明，男人就麻烦了。

臭鱼催促道：“快点，一会儿她就死了。”

我连忙收摄心神，问他二人应该是往里她嘴里呼气还是往外吸气？

那两块料答曰：“不知道，都试试。”

于是我嘴对嘴地往藤明月嘴里吹了两口气，然后又囁了两口。藤明月还是没醒过来，似乎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我焦躁起来，把藤明月放到桌子上，准备学电影里面的急救措施，给她做心脏按摩起勃术。

于是双手交叠，准备去按藤明月的胸口，正在此时，藤明月“嗯”的一声，悠悠醒转了过来。

藤明月开口第一件事就问陆雅楠是不是死了。

阿豪怕她再晕过去，就安慰道：“还不确定，她应该没事，只要是还活着，咱们几个赴汤蹈火也要把她全头全尾地救出来。”

藤明月稍感宽慰，休息了片刻，四人一同出去找陆雅楠。

阿豪引领我们到了事发现场，大雨之中地上全是泥泞，四周一片漆黑，别说什么村庄了，除了那间慈济堂药铺，根本就看不到别的房屋。

这雨下得也怪，只是闷声不响地从半空中泼将下来，天上雷声闪电却一个也没有，而且从开始下雨直到现在的雨的节奏大小就几乎没变过。

没走多远就到了阿豪发现人腿的地方，在瓢泼大雨中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只见草丛中白花花的一条女人大腿。

腿上无鞋无袜，也没有明显特征，确实不好分辨这到底是不是陆雅楠的腿。但是腿上没毛，脚踝纤细，应该是女人的腿没错。

我们怕藤明月再吓昏过去，没敢让她过来，藤明月就坐在她的车里避雨等候。

阿豪看着那节齐根扯断的女人大腿说道：“我倒想起以前看的《水浒》了。”

我问道：“跟这人腿有关系吗？”

阿豪说道：“书上有一段，是武松在十字坡遇到卖人肉馒头的孙二娘，曾说了四句江湖上流传的话语：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过？肥得切做黄牛肉，瘦的却把去填河。”

臭鱼笑道：“你别乱弹了，依你的意思陈老头是开黑店的，把陆雅楠切成牛肉卖了？”

我说：“这大腿是上好的肉，怎么又被扔在这里？看来既不是被怪物吃的，也不是被人肉饭店包了馒头，似乎也不是鬼做的，鬼撕掉女人大腿没什么道理可言。”

三人一起摇头，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何缘故。

臭鱼用手电照着远处的一处草丛说：“那里好像也有条人腿。”

我和阿豪寻声望去，雨夜中能见度太低，却瞧不十分清楚，隐约间看那草中倒真像有只雪白的女人脚。

正准备走近看看，忽地里，一道巨龙般的闪电划过长空，四周一片雪亮，我们同时抬头望向天空去看那闪电，都惊得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

借着闪电的一瞬间的光芒，透过漫天的雨雾，只见天上月明似画，繁星似锦，天际的一条银河蜿蜒流转，天空中连一丝雨云也没有。

闪电犹如惊龙，转瞬即逝，天空又变得黑沉沉的，再无半点光亮，雷声隆隆中，唯有大雨依旧下个不停。

我和阿豪臭鱼都张着大嘴，任凭雨水浇透全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阿豪先开了口：“你们看到了吗？天上没有云，这大雨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嘴合拢，揉了揉颌骨问道：“确实没有云，闪电是云层的电流碰撞产生的，凭空闪电降雨，难道是超自然现象？”

臭鱼呆了半晌，说了一句：“日他大爷的。”

这事就算是让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来，只怕也未必能够解释。我们探讨了几句，毫无头绪，只得顺其自然了。

最后我们决定，尽快确定陆雅楠的生死下落，然后立马离开，一刻都不要在这鬼地方多耽搁。

三人一起走向发现另一条人腿的草丛，阿豪问臭鱼：“那条手臂你是在哪发现的？手上有没有什么手表，手链，戒指之类的饰物？”

臭鱼摇头说道：“在另一边的树下发现的，胳膊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条胳膊，干干净净的。”

说话间，便到了那片草丛，臭鱼用手电筒照射，顺着电筒的灯光，只见一条女人的腿斜斜地倒在草间。

我想过去细看，却听臭鱼叫道：“这边还有，我的娘啊，全是人腿。”

在这片荒草的深处，横七竖八地散落着无数人腿人臂，大多数已经变成枯骨，有些开始腐烂，有些颜色发青，还有些好像刚断掉几天，尚且保持着光滑洁白的皮肤。看样子全部是女人的肢体。

臭鱼对阿豪说道：“你说的还真没错，只不过这里没有河。这些女人的胳膊腿，都被拿来填坑了。”

阿豪说道：“什么填坑？这里荒草丛生，漫洼野地，哪里有什么坑。我看这些残肢都是随意乱扔在此的。”

我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于是对他们说道：“这家黑店，大概不做人肉生意，只是卖杂碎汤的，所以把胳膊腿都当作废料扔了，只留下中间一段身体，然后在作坊里面掏净了腔子用下水熬汤。”我想起这是间药铺，于是补充道：“对了，这药铺里的人也许要炼什么长生不老药，需要女人内脏入药也未可知啊。”

胡乱推测了一番之后，听见藤明月在汽车那边叫我们，于是就回到

车边。

我们没敢把发现无数女人残肢的事告诉藤明月，只推说天太黑什么也没找到。

藤明月指着车后说道：“刚刚我一个人在车里，发现后面好像站着两个白的人，我自己不敢去看，所以喊你们过来看看。”

阿豪从车后备箱中拿出一个扳手，臭鱼不知从哪找来根一米多长杯口粗细的棍棒拎在手中，我拔出新疆男孩所送的英吉沙短刀。三人呈半弧队形，打着手电，向车后慢慢摸索着推进。

在车后不远处，确实有一瘦一胖两个白影。

我们硬着头皮走到近处，无不哑然失笑，刚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以为有什么鬼怪，原来是一个石人和一座石碑。

从远处看那瘦的白影，却原来是个汉白玉的年轻古装女子雕像，约有真人大小，造型古朴，雕工传神。

那在远处看来胖胖的白影是座巨大的石碑，由一只石头赑屃所驮，年代久远，风吹雨淋，石碑上的字已经剥落不堪，难以辨认，至于上面记载了些什么，就无从得知了。

阿豪哈哈大笑，用手一拍那女子雕像的屁股，说道：“可吓得我不轻，原来是两个大石头。”

这一夜之中诡异压抑，心口好像被石头堵住，实在不合我平时散漫的性格。

刚才我们三个大男人疑神疑鬼，只是在远处看到两个白影，就差点自己把自己吓死，想想也实在好笑。

我忽然童心发作，一跃跳上那驮碑石龟的脖子，对阿豪和臭鱼说道：“这大石头王八真是有趣，当年我在泰安岱庙也见过不少，只是没有这只巨大。”

阿豪笑道：“我说老大，你又露怯了，这哪里是石头王八，这个名叫赑屃，是龙的第六子，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

我自知理亏，却不肯认错，骑在石龟背上说道：“我说它是王八，它

就是王八，你叫它蝥蛄，它能答应你么？”

我理论不过阿豪，怕他再跟我掉书袋，不等阿豪说话，就用手一指臭鱼，说道：“索敌完毕，前方发现臭鱼战斗机，目标已进入目视距离，王八一号，请求攻击，火力管制解除，王八蛋，两连射！”

臭鱼听得大怒，也跳上石龟跟我抢夺坐骑。

阿豪连忙劝阻，说此时此地如此胡闹实在太不合适，我和臭鱼哪里肯听，正打得热闹，阿豪忽然说觉得肚子奇疼，想要上厕所方便。

臭鱼说：“你就在旁边草丛里拉呗，反正天黑，谁看你呀。”

阿豪想起杂草从里的断手断脚，不寒而栗，心想如果正拉得兴起之际，那死人的手来抓我屁股，却如何抵挡，还是去陈老药铺里的厕所吧。

臭鱼说道：“那么你快去快回，我们把两辆车都开到药铺门前等你，等你忙活完了，咱们就赶紧离开。至于陆雅楠嘛，就让警察去找吧，看那许多断肢，我估计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已经死了。”

阿豪奔回药铺，我们三个冒雨去开车。过一会儿，藤明月大声叫我们，说听到药铺里有动静。我跟臭鱼三两步蹿到门边，踹开门就冲了进去。

只见屋里，阿豪正被一个石像压倒在地，动弹不得。

我们上去，七手八脚抬开石像。阿豪起身，一脸的气恼。他冲着石像连踹三脚，竟将石像踹倒，直砸到我的腿上。我倒地呻吟，一帮人赶快再次扶起石像，查看我的伤情。我的腿伤居然比阿豪的还要重，实在是晦气。

那边臭鱼逼问阿豪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才说起他回到药铺后的经历。

他刚回到药铺时，房中和我们出去之前一样，静悄悄的，他跑到厕所卸载存货，心想可能是刚才坐在石头上面着凉了。

卸完货之后，他推门想出去找我们乘车离开，还未等他的手碰到门把，大门忽的开了，从外冒雨进来一个陌生女子。

那女人二十二三岁左右，容貌绝美，不似王雪菲妖怪的冷艳之美，也不类同与藤明月那么苗条清秀的文静之美，而是充满了妩媚之姿，话说，简直就是骚到骨子里了。

那女人对阿豪说道：“奴家避雨至此，多有讨扰，官人可否留奴家小住一夜。”说完一笑，娇羞无限。

她的声音轻柔绵软，每说一字阿豪的魂魄就似乎被掏走一部分。

阿豪平时言词敏锐，能吹能侃，但是在此女面前，怔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盯着她被湿衣包裹的丰满曲线，不住地往下咽口水。

女人见他不答话，媚态毕现，笑着说道：“大官人，你倒是跟奴家说句话嘛。”

阿豪想说些什么，脑中却空空如也，酝酿了半天，只对她说出来一个字：“脱。”

女人笑得花枝乱颤，用手把阿豪推到椅子上，说道：“官人好生性急，再这么无礼，奴家可要走了。”

她嘴里说要走，却反而向阿豪走来，一屁股坐在他的膝盖上。

阿豪哪里还顾得了许多，一手搂住她，另一只手解她衣服。

忽然觉得怀中冰冷，双腿好像被大石所压，奇疼彻骨，再看怀中所搂的，正是外边那个石头雕像。

大惊之下想要推开石像脱身，却哪里走得脱。

那石好似重有千钧，阿豪这血肉之躯万万难以抵挡，好在他坐的椅子甚是牢固，扶手和靠背撑住了几个力点。使他的双腿不至于立即被压断。

便是如此，椅子也被大石压得咯咯作响，看来撑不了多久。随时都会被压垮。

阿豪被压得透不过气，只能狠吸小腹，用胸腔里的最后一点气息，声嘶力竭地狂呼：“救命啊！我靠！”

但是重力的压迫之下，他所发出的叫喊声很小，只被外头的藤明月

听到。

随着喀嚓喀嚓一声响，整个椅子齐断，石像轰然而倒，顺势而下把他砸在地上。

不知是不是被碎掉的椅子垫了一下，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石像并不像刚才沉重，压在他的大腿上，大腿上肌肉比较多，虽然疼痛，但是好在腿骨未断。

这时我们三人推门而入，见状连忙合力把石像推在一旁。

阿豪一边揉着大腿的伤处一边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只不过把他抱那个女人的细节，改成了女人主动过来抱住他。

但是他看我们的神色，似乎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脸上现出些怒意，道：“老子的一世清名，都让这烂石头毁了。”他顾不上腿上的疼痛，跳起身来，在那个石像上撒了一泡尿。

藤明月赶紧转过身去，我和臭鱼则哈哈大笑。

臭鱼说道：“还好我们来得及时，你还没被那石头强奸，也不算失了贞节，犯不上这么歇斯底里的。对了，我记得在外边你拍这女子石像的屁股来着，莫非你想吃这石头豆腐不成？哈哈……哈哈……”

我也笑着对阿豪说：“看这石像的造型和磨损程度，似乎有千余年的历史了，物件的年头多了就容易成精。你毛手毛脚的摸人家屁股，她是对你略施惩戒而已。要不然早把你砸死了。”

阿豪此时无地自容，很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忙打岔，问我们什么时候动身离开。

我收敛笑容，说道：“事不宜迟，这地方太邪，咱们早一刻离开，就少一分危险。”

臭鱼打断我的话，抄起棍子来，说道：“不成，日他大爷的，咱们几时吃过这样的亏。陈老头这老猪狗虽然躲了起来，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先放一把火烧了他这药铺，再走不迟。”说完就轮起棍子乱砸屋中的家具器物。

我对臭鱼的话大感赞同，若不烧了这鬼地方，心中一口恶气实在难

平，遂掏出打火机来也要上前动手。

我和臭鱼从小相识，他是典型的混世魔王，头脑简单的他，从小就一门心思地喜爱使枪抡棒，天天看武打电影，一直到参加市体工队的业余武校习武。他本就是个粗壮的人，又学了些拳脚枪棒，更是无人能敌，到处打架惹事。到十七岁的时候，家里人怕他手重打死人，便不让他再去武校习武。现在他虽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却仍然没有半点的成熟稳重，要是说起打架放火的勾当，就算在睡梦中也能笑出声来。

阿豪平时喜欢读书看报，比较沉稳，我的性格则有些偏激，容易冲动，经常意气用事，但是我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惟恐天下不乱。

阿豪见我们要放火，本来想阻拦，但是被我们一鼓动，也激发了他好事的天性，最后他也张罗着四处去找引火的物品。

藤明月毕竟是师范大学的教师，见我们如此不顾后果的折腾，连忙劝阻。我们都不肯听，气得她直跺脚，独自焦急，却无理会处。

我们在屋里闹腾得正欢，忽听屋外“轰隆”两声巨响，似乎有东西发出了爆炸。我们奔到门边一看，只见两辆汽车变成了两个火团，在雨里熊熊燃烧。

臭鱼大怒：“我日他大爷，谁把我们的车给炸了，肯定是那个死鬼陈老头。今天不把他给揪出来给阉了，老子打死也不走。”

阿豪也是又气又急，但还能保持平静，他道：“那老家伙七老八十了，你不阉他，他也没什么用了，找到他后，非把他的那些宝贝儿都切了，算是赔偿。”

藤明月问：“什么宝贝儿？”

阿豪自觉失言，当时支支吾吾着也不回答。臭鱼打头，一脚踹开里屋房门，去找陈老头。我们紧紧跟在后面。

药铺的房屋共有三间，最外一间是药店的铺面，其次是我们夜晚讲故事的客厅，两侧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最里面，就是陈老祖孙进去后就消失不见的“卧室”。

这房子只有正面一个出口，更无其他门窗，只不过这种奇怪的结

构，我们在此之前并未发觉。

说是“卧室”，其实只有空空的四面墙壁，连家具也没有一件，更没有日光灯，就算是白天，这屋里也不会有有一丝的光亮。

就在这时，屋外“咚咚咚咚”一连串脚步巨响，似乎有什么巨大的动物向我们所在的药铺跑来。

那巨大的脚步声每响一下，屋中的杯碗茶壶也随着震动一下，我们心中也跟着就是一颤。

随着传来几声践踏铁皮的巨响，臭鱼脸上变色，说道：“糟了，恐龙来了。”

我一巴掌拍他脑门上，恼他都到这会儿了，还有心情耍嘴皮子。但想想，除了恐龙，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发出那么大的声响来，那必定是个极为庞大的怪物，也必定非常可怕。

四个人背靠着最里面的墙壁，人人都屏住了气息，静静的听着脚步的巨响由远而近，我手中握着短刀，全身尽是冷汗。

猛听药铺前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来，随即客厅的房门也被撞开。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向两侧看了看阿豪他们，人人都是面如土色，就连平日里的臭鱼，也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最后一道门。

忽然觉得我的手被人握住，一摸之下，触手温软，知道是藤明月的手，那两个男人的手不会这么滑嫩。

我拍了拍藤明月的手，以示安慰，随即把她的手拿开。一会儿可能是一场殊死的搏斗，被她拉住了实在碍手碍脚，虽然这么做显得有些无情，但是我想我会尽量保护她的。

没料到，巨大的脚步声在卧室门外戛然而止，外边除了雨声之外再无别的动静。

等了好长时间，臭鱼按捺不住，慢慢的把房门打开一条缝隙，伸出脑袋窥视外边的情况。

我见臭鱼看着门外发愣，忍不住小声问道：“臭鱼，你看见什么

了？”

臭鱼似乎还没明白过来自己看到的什么，说得莫名其妙：“我看到了一只猫。”

阿豪听得奇怪，推开臭鱼，也趴在门缝向外看，他也一动不动地看了半天，回过头来说：“我只看见黑洞洞的一片，中间远处好像有盏灯……那是什么？”

这时，藤明月也凑过来往门外看，一边看一边说：“啊……我……我看见一块红色丝巾……还有个悬在空中的铜盒子……似乎是个青铜的棺材……没错……是棺材悬在空中。”

我越听越糊涂，心想这三个人怎么了，究竟谁看见的是真实的情形，怎么人人看得都不同？

我还是最相信自己的眼睛，把他们三个推开，也伸出脑袋往外看去。

外边一团漆黑，唯一能看见的是在离卧室门很近的对面有一片晶莹透明的水雾，就像是在空中漂浮着的一面水晶。

就像照镜子一样，我的脸投影在那片水晶之中，放出一团光芒，随即整个脸扭曲变形，越变越细，最终变成一条线，那线又绕成一个圆圈，不停地旋转，就好像是太极的图案，终于归入一片黑暗之中。

那画面也无恐怖之处，但是我还是觉得被刚才看到的情景吓坏了，好像整个灵魂被强烈的电波扫描了一遍，全身发颤，心中难过悲伤，忍不住就想放声大哭一场。

我不想再看，赶紧把门关上，大口地喘气，努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臭鱼，阿豪，藤明月三人大概也和我的感受相同，我看到他们的眼圈都红了。

但是谁也无法解释每个人看到的画面究竟有什么含义，其中的内容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正自惊疑不定，门外那巨大的脚步声又重新响起。

这声音一下子把我们从悲哀的感受中拉回现实，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只不过，这次的声音越去越远，竟然是自行离开了。

大伙松了一口气，都坐在地上想着各自的心事，许久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藤明月毕竟是女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们差了一些，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呜呜抽泣。

我心中烦闷，用短刀的刀柄一下一下地砸着地板，回想刚才看到的圆圈是什么意思。

臭鱼比我还要烦躁，他因为姓于，绰号又叫臭鱼，所以对猫极为反感，凭空看到了最忌讳的动物，这种心情可想而知。

阿豪忽然说道：“你们听，刚才用刀柄砸的那块地板的声音发空，下面是不是有秘室地道之类的场所？陈老头和他孙子会不会藏在里面？”

藤明月打亮了手电筒，按照我刚刚敲打地板的方位照去，果然是见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地砖显得有些异常。

整个屋中的地板砖都是米字型顺着纹理排列，唯独墙角这块纹理相反，似乎是匆忙之中放得颠倒了。

我这次不再用刀柄，换用手指关节去敲击那块地板，声音空空回响，下面确实是有不小的空间。

阿豪说道：“那唐代古墓会不会就在这下面？”

我答道：“有可能，说不定刚才所见的怪事，都是这古墓里的亡魂搞鬼。”

臭鱼嘴里一边说着：“先打开看看再做道理。”一边找到了地板边缘的缝隙就要撬动。

藤明月赶紧拦住，说道：“我很害怕，不管下面有什么，咱们都不要去看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依照我的本意，绝对是想打开地板看看，如果下面真是古墓又有些

值钱的陪葬品，我等岂能不顺手牵羊，发些外财？这正是有钱不赚，大逆不道，有财就发，替天行道啊。

不过既然藤明月担心，而且万一下面真有鬼魂我们也无法应付，只能忍住对于大笔财富如饥似渴狼一般的心情，不去撬那地板。

经过刚才一番惊吓，再也没有人有心情去放火烧房了。

当下，臭鱼手持棍棒在头前开路，其余的人陆续跟在后面，一起出了药铺的前门。

大雨瓢泼，兀自未停。我们的两辆车经过爆炸，火已经灭了，但还冒着余烟。过去查看，虽然没被炸得稀巴烂，但也彻底报废，没法再开了。地上到处泥泞不堪，依稀可辨有一个巨大的足印，那足迹只有三个脚趾，似兽非人，不知其究竟是何物。有可能陆雅楠就是被巨大足印的制造者所害，多半已经遇难了。

想到此处，全身打个冷颤，只是不知那怪兽为何没进房把我们这一伙人全部抓去吃了？

就在这时，天上又亮起一道闪电，这次我们有了心理准备，没有抬头去看天空，而是准备借着这一瞬间的光明，看看周边的环境。

我顺着我们开车来时的道路看去，一颗心如同沉到了大西洋海底的深渊之中。

只见药铺周围荒草丛生，四周全被密密匝匝的无边林海所覆盖，大水已经淹没了道路。

这一来可非同小可，我们唯一仰仗的退路给断了。

在这么大的雨夜之中，贸然进入林海无疑自寻死路。更何况，那林中情况不明，谁知道是个什么鬼去处，说不定那巨脚怪兽正等在其中，恭候着我们这四份送上门的宵夜。

四人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药铺之中，阿豪把车中的应急箱拿了进来，藤明月在她的车里找了些吃的东西，也一并带进房中。

我把阿豪拿来的应急箱打开，里面只有一只手电筒，几节电池，两个应急荧光棒，一瓶502胶水，半卷胶带，几块创可贴，其余的就是些修

车的工具，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叹息道：“早知今日，咱们就该在车上装GPS，那就不会迷路了。”

阿豪和藤明月不停地拿手机拨打电话，想找人来救援，但在这荒郊野外，一点信号都没有，他们忙活半天，都是徒劳。

臭鱼忽道：“我有最后一招，咱们在这里坐着等到天亮。”

我们一听之下，无不大喜，臭鱼这招虽笨，但是可行性极高。

我低头看了看手表，发现指针指着凌晨两点整。对阿豪说道：“现在已经两点了，用不了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只要天亮起来，咱们就如同鸟上青天，鱼入大海了。”

阿豪听了我的话一脸茫然地说道：“怎么？你的表现在两点？咱们刚发现陆雅楠失踪的时候，我看了一次手表，正好是两点，后来又看了两次，也都没有变化，还是两点，我以为是我的表停了。”

听了我们的对答，藤明月也低头看自己的表，臭鱼从来不戴手表，拿出手机来看时间显示。

最后我们终于确认了，所有的计时设备所显示的时间，都停留在了两点整。

我们综合分析了一下所面临的局面，感到形式十分严峻。

面前一共有三个选择，第一开车进入森林，但是没人能保证一定可以找到路，并且那个不知是什么的巨大怪物潜伏在外，随时可能发动袭击，失去了房间的依托，我们的安全系数几乎为零。

第二个选择，是留在房中死守，这一夜之间，似乎也只有这间药铺里面稍微安全一些。但是这里在两点钟之后好像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们能不能平安地等到天亮？甚至说天还会不会亮。这些大家心里都没个准谱。

还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去看看卧室的地板下有什么，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解开这些如同乱麻一样的迷。但是地板下潜藏着什么危险？究竟值不值得去冒险一试？

藤明月苦苦哀求，坚持让大家等在房中，并说自从看见了水晶中的

图像，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怎奈，我们这三人都是在商战中摸爬滚打惯了的人，血液中涌动着一种赌徒投机的特性，与其坐在这里干等，不如抓住那一线的机会，放手一搏。

说干就干，我因为腿疼，和藤明月一起留在客厅，阿豪臭鱼去里屋撬地板。

始料不及的是，这次的赌博行为，我们所押上的筹码，是所有人的生命。

第十章 唐代古墓

我坐在客厅的长椅中揉着自己被石像压得又青又肿的腿，无意中看了藤明月一眼，发现她也在凝视着我，目光一撞，双方赶忙去看别处。

我心中一动，回想起刚才给她做人工呼吸的情形，发觉自己对她也不是刚见面时那么反感了，从内心深处逐渐萌发了一些亲近的感觉。

但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免有些尴尬，我想找个话题跟她聊聊，想了半天，对她说道：“你看那水晶中的图像，除了觉得可怕之外，有没有很悲伤的感觉。”

藤明月点头说道：“是的，好像内心深处，被一根针刺破了一个洞，哀伤的情感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似乎是一种……是一种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而又无能为力的悲哀。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刚才还难过地哭了半天。”

我刚才也觉得难过无比，只是不知怎么形容，确实如藤明月形容的，那绝对是一种对于自身宿命的无助感。

我问藤明月道：“你觉得咱们看到的不同图像，代表着什么意思？不是一种用抽象来表达的内容？”

藤明月说：“我也不清楚，好像都是些无意义的东西组成的画面，似乎是毫无关联，但是观之令人胆寒。你说咱们还能不能见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不论任何危机，我从不说不点泄气的言语，于是笑着安慰她说：“没问题，你命好，碰到我们这无敌三人组，我们什么没经历过啊，什么贼跳墙，火上房，劫飞机，抢银行，都见得多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这种未够班的小情况，哪里困得住咱们。”

藤明月也笑了，说道：“你们这三个人的性格作风，也当真少有。你大概就是你们这小团伙的坏头头吧？”

我听得气愤，怒道：“什么坏团伙？合着你拿我们当黑社会了啊，我不做大哥已经好多年了，想当年我……”

我正和藤明月侃得起劲，阿豪在里屋招呼我们：“你们俩进来看看，我们找到一条地道。”

藤明月见我的腿肿了，就扶着我进了里屋，其实我腿上虽然肿了，但是还能自行走路跑动，不过既然美女一番好意，我岂能辜负，于是装出一副痛苦得难以支撑的表情，每走一步就假装疼得吸一口凉气。

我心中暗想：“我这演技精湛如斯，不去好莱坞拿个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真是白瞎了我这个人，阿尔·帕西诺那老头子能跟我比么？”

走到屋内，看到房中那块地板已被撬开，扔在一边。阿豪和臭鱼正用手电照着地面上露出的一个大洞，有一段石头台斜斜地延伸下去，洞里面霉气扑鼻，嗖嗖地往外冒着阴风，深不见底。

阿豪伸手探了探洞口的风，说道：“这不是密室，气流很强，说明另一边有出口。”

我想在藤明月面前表现表现，自然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也把手放在地道口试探，说道：“不错，确实另有出口，另外这里面虽然霉气十足，但是既然空气流动，说明人可以进去，不会中毒窒息。”

藤明月说：“这里面霉味很大，可能是跟不停地下雨有关，说不定下面会有很多积水，咱们不知深浅，最好别轻易下去。”

我想吓吓臭鱼，对他们说道：“有水也不怕，咱们先把臭鱼绑成粽子扔下去试试，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再下去。”

臭鱼瞪着眼说道：“本来我独自下去也不算什么，只是现在我肚子饿得瘪了没有力气，不如把剩下的食品都给我吃了，我便是死了，作个饱死鬼也好。”

阿豪说道：“藤明月的那点食物也不够给你塞牙缝的。先不忙下去，咱们到客厅旁的厨房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十几个小时没吃饭，想必大家都饿得透了。”

于是众人又重新回到客厅，在厨房里翻了一遍，发现米缸中满满的全是大米，米质并不发陈，可以食用，又另有些青菜豆腐也都是新鲜的，油盐酱醋和炉灶一应俱全，只是没有酒肉。

我和臭鱼都不会做饭，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好在有个女人在

场，阿豪给她帮忙，没用多久，就整出一桌饭菜。

阿豪边吃边说道：“这药铺厨房中有米有菜，和寻常住家居民的生活一般不二，看来那陈老祖孙并不是鬼，不然他们弄这么多米面青菜做什么。”

臭鱼嘴里塞满了饭菜，含混不清地说道：“我早说了，这家黑店是卖人肉的，所以厨房里没有鸡肉牛肉，全是青菜豆腐。他们想吃肉时，便宰个活人。”

听到臭鱼如此说，藤明月想起了陆雅楠，食不下咽，又开始哭了起来。

我瞪了臭鱼一眼，心说这条烂鱼，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多时，吃饱喝足，我站起身来活动腿脚。

阿豪把手电筒集中起来，一共有三只，还有四节电池。我和阿豪各拿一只，剩下一只备用。另外把胶带和502胶水创可贴应急照明棒等有可能用上的物品也都随身带好。

一行人来至地道入口处，臭鱼急促地便要跳下去，我一把拉住他说：“你还真想一个人下去？要去也是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

阿豪也说：“你这臭鱼虽然臭了些，但让你一个人冒险，我还真有点不忍心，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外面那些妞可就便宜了别人。”

臭鱼大笑：“我要是死了，那些妞你们哥俩分了吧。”

我骂：“乌鸦嘴，还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

话说完，不待他们再开口，我拿着荧光棒在前引路，一马当先下了地道，其他人等也鱼贯而入，臭鱼断后，又把本已撬开扔在一旁的地板砖重新盖住头顶的入口。

顺着长满苔藓的石头台阶，不停地往下走了好一阵子，才下到了台阶的尽头。

倾斜的地道终于又变得平缓，四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借着微弱的蓝色荧光在漆黑的地道中摸索着前进。

整个地道有两米多宽，两米多高，地上和墙壁上都铺着窑砖，四处都在渗水，地上溜滑，空气湿度极大，身处其中，呼吸变得愈发不畅。

臭鱼边走边说：“那一老一小两只鬼，会不会是从那古墓里出来的？打又打不到，抓又抓不住，如何对付才好？”

阿豪说道：“对付亡灵咱们只有一招可用，就是俩鸭子加一鸭子，撒丫子。”

走不多远在地道的左手边发现了一间石室，我问阿豪：“这该不会是间墓室吧？”

阿豪说道：“应该不会，这些砖都是解放后生产的制式窑砖，看来这地道也不过是几十年以内的历史。咱们进这间石室看看再说。”

这石室是从地下一大块完整的岩石中掏出来的，大小相当与药铺最里面那间“卧房”的一半。里面也无特别之处，只是要比地道里干燥许多，室中一灯如豆，摆放一张大床，上面有铺盖被褥，十分的干净整洁。另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骨灰坛，除此之外更无它物。

臭鱼想把骨灰坛砸碎了出气，被阿豪拦住，阿豪拿着骨灰坛说道：“我听人说亡魂就宿于装殓尸骸的器物中，如果砸碎了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不得超生。那老陈祖孙虽然好像是鬼，但是至少他们没对咱们做什么伤害性的举动，刚才也只是吓你一吓，没造成什么损失。在没搞清陆雅楠的失踪是否和他们有关之前，最好别把梁子结得太大，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藤明月也很认同阿豪的观点，说道：“就是说啊，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对他们二人的这种鸽派的作风非常反感，我的主张和臭鱼一样属于鹰派，对待敌人要像寒冬般严酷，即使不确定是敌人，只要察觉到对方可能构成了对己方的威胁，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当断不断，则必留后患。

不过，既然藤明月心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我刚才还在盘算着回去以后让她做我老婆。当下只得随着他们离开了石室，继续向地道的深处走去。

随后的地道时宽时窄，蜿蜒曲折，可能是修凿时为了避开地下坚硬

的岩层所至。

大约走了二十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终于来到了另一端的出口，拨开洞口的杂草，发现外边仍然是倾盆大雨，唯一的变化就是这里不再像之前那么黑得深手不见五指，隔着十几米就有一盏防雨的常明灯，就好像是城市里的路灯。这灯光虽然也极为昏暗，但是对我等来说，简直就如同重见天日一般。

回首来路的出口，原来是在一个小山坡的背后，没膝的荒草把地道出口遮盖得严严实实，若不知情，绝对无法找到。

阿豪用笔在本子上画了几个参照物做标记，以防回来时找不到路。

荒野之中没有路径，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缓缓前行，直奔着灯光密集的地方走去。

臭鱼眼神好，突然一指南面说道：“呵，原来你们说的那个村子是在这里。”

我们放眼南望，透过茫茫的雨雾，在死一般寂静的夜幕中隐隐约有百余栋房屋聚成一片，确是个小小的村落。

从我们所在的高地顺势向下便觅得一条道路，延道路而行，来到了村子的中央。

村子中间的广场，是一条十字路，一宽一窄的两路交叉，把整个村子分成四块，我们所来的那条路，是其中窄的那条。

全村寂静无人，就连鸡鸣犬吠都不得闻，看来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活着的生物。

我们随便推了几家的房门，门上无锁，房中却没有任何人迹，从房内的积灰蛛网来看，至少有十几年没人居住进出了。所有的房中都如同寻常农村百姓的住宅一样，家私朴实，没有特别奢华的事物。各处还都保持着生活中的迹象，有的人家中锅里甚至还有正煮了一半的饭菜，当然那些食物早就腐朽不堪了。

只是不知人和家畜都去了哪里，难道是在一夜之间，这上百个家庭全部人间蒸发了吗？

也许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大的灾难之类的突发事件，所有的人毫无准备，就突然遭难。

就连聪明精细如同阿豪，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事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常识。然而我们几个人也不具备推论这种超自然现象的能力。

众人冒着大雨，顺着村中最宽的道路来到了村子尽头的一片建筑之中，这一带不同于其余的那些普通民居，由呈品字型的三部分组成。

中间是个二层楼高的山坡，前面立着十数座石人石碑，当前一座巨碑高近三米，人在其下站立，会产生一种压迫感。

我们走近观看石碑上的文字，发现都被人为地刮掉了。唯独左下角有几个小字没被刮掉，上面刻有：“唐贞观二十一年”的字样。

臭鱼问我：“这山坡为什么还要立碑？是不是以前是古战场，作为纪念。”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还糊涂着呢。”

阿豪用手点指石碑后面的山坡，说道：“那不是山坡，是坟丘。这就是那座唐代古墓，我本指望只是一场误会，没想到现在世态的发展，已经对咱们越来越不利了。”

我们用手遮在眉骨上挡雨，抬头仔细观看那座巨大无比的坟丘，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意。

左侧是一栋大宅，庭深院广，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里面黑沉沉的很是渗人。无意中看上一眼，便会产生一种悲哀痛苦的感觉，同时无边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冲进大脑。

我们不敢再多看那大宅，转过身看对面的另一座建筑，却是一座古香古色的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建筑风格绝不同于今日的建筑，楼顶铺着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四角飞檐各筑有镇宅辟邪的神兽。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眠经楼”三个篆字，楼中隐约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

藤明月自从进了村子就紧张害怕，这时指着眠经楼说道：“看字号这里好像是藏书的，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文献记录之类的，也好知道咱们现在究竟身处何地，这样才能思索对策。”

其实，即使她不这么说，我们三人也都有此意，反正只有这三处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大的超乎寻常的坟墓是没人想去的，左侧的大宅，别说进去了，只看上一眼身上就起满了鸡皮疙瘩。也只有这像是书房的地方能去看看。

臭鱼一脚踹开大门，拿了棍子在门边乱打，里面到处是积灰，呛得我们不停地咳嗽。

我问道：“老于，你折腾什么呢？是不是刚才吃多了想消消食？”

臭鱼答道：“我看电影里像这种地方一开门，就往外飞蝙蝠，真他奶奶的见鬼，这里却没有半只，害得我空耍了这许多气力。”

楼中屋顶挂着一盏琉璃水晶的气死风灯，不知道使的什么光源，看样子几十年来都不曾熄灭过。

上下两层都是一架一架的群书，插了不少书签，两边几案上各有文房四宝，另有一幅屏风，众人一见那屏风上的图案，无不大喜，竟然是完完整整的一张全村地图。

阿豪用笔把图中的标识道路一般不二地画在自己随身的笔记本上，说道：“这下有希望出去了。”

我和臭鱼两人看他在画地图，于是在周围乱翻，想找些值钱的事物，回去之后变卖了，也好入手一点精神损失费。

可是除了各种古籍手记之外，更无什么名贵的事物，我随手翻开一本线装书册，看见封面上写有“《驱魔降鬼术》驴头山人手书”。

我哈哈大笑，招呼那三人过来观看，我说：“这作者名字够侃的啊，驴头，肯定长得很难看。”

阿豪也过来说道：“是啊，要是让我选驴头和鱼头两种相貌，我宁可选鱼头。”

臭鱼不知阿豪是讽刺他，也乐着说：“哈哈，长了驴头还能出门么？整个一怪胎。”

藤明月说道：“这书名真怪，世上真有能驱魔降鬼的本事么？咱们看看，挑简单的学上几样，也好防身。”

我随手翻开一页，见这一页中夹着一个纸做的人形书签，约有三寸大小，做工极为精致，是手工镂空雕刻。纸人顶盔贯甲，手持一把大剑，虽然只是纸做的，却显得威风凛凛。

纸人书签粘在书页上，我随手撕下纸人，扔在身后地上。

看那页上写道：“以生米投撒，可赶鬼魅，以米圈之，则魂魄可擒矣。”

我说道：“这招简单，药店厨房里有得是米，只是不知管不管用。”随后接着念道：“翻阅此书，切勿使人偶书签遇土，否则……”

正读到这里，藤明月忽然指着我们对面的墙说：“咱们只有四个人，怎么墙上有五个影子？”

我心中一沉，本能的感到身后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我才不会弱智地先抬头去看墙壁上的影子浪费宝贵的求生时机。

我直接拽住藤明月的胳膊一拉，连她一起侧身扑倒。

一把大剑喀嚓一声把我们刚才站立处的桌案，连同驴头山人写的书砍成两段。我躺在地上回头看去，只见身后站着个金甲纸人，真人那么高，杀气腾腾地拎着一口大宝剑无声无息地站在我们身后。

那金甲纸人一击不中，反手又去砍站在另一边的阿豪，阿豪躲闪不及，腿上中招，鲜血迸流，把整条裤子都染得红了。

金甲纸人举大剑又向阿豪脑袋斩去，阿豪惊得呆了，无法躲闪，只能闭目等死。

说时迟，那时快，在此间不容发之际，臭鱼一棍架住斩向阿豪的大剑，怎奈那金甲纸人力大剑沉，虽被棍子架住了剑，仍缓缓压向阿豪的头部。

阿豪腿上受伤不轻，动弹不得，我见此情况，连忙和藤明月伸手拉住他没受伤的另一条腿，将他向下拉出两尺。

也只差了这半瞬的功夫，金甲纸人的大剑已压倒臭鱼的棍子砍在地上，那处正是刚刚阿豪的脑袋所在。

臭鱼见阿豪受伤，暴怒之下，一把扯掉上身的衣服，抡起棍子和金

甲纸人战在一处。

初时臭鱼尚且有些畏惧，后来却越打越猛，口中连声呼喝，把那一套咏春棍法使得发了，呼呼生风，金甲纸人虽然厉害，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双方翻翻滚滚地展开一场大战，那书斋中的书架桌椅屏风尽数被砸得粉碎。

我见臭鱼暂时挡住了敌人，就把阿豪负在背上，也不顾腿上之前被砸得发肿疼痛，咬紧牙关，冲出了书斋。

藤明月跟在后面搀扶，一起到了大坟前的石碑下，我见阿豪伤口深可见骨，两侧的肉往外翻着，就像是小孩的大嘴，血如泉涌。来不及多想，马上把衬衣撕开，给他包扎伤处。又把剩下的破衣当作绳子狠狠地系在他大腿根处止血。

我既担心阿豪，又挂念臭鱼的安危，处理完阿豪的伤口之后对藤明月说道：“你好好照顾阿豪，我先去帮臭鱼料理了那纸人。”不等她答话，光着膀子就返身跑回到书楼之中。

此时臭鱼与那金甲纸人战了多时，完全占不到上风，因为那纸人浑身硬如钢铁，棍子打在上面丝毫也伤它不得。

他们两个刀来棍往，旁人近不得前，我只好站在臭鱼后边给他呐喊助威，不停地支招：“老于，它下盘空虚，打它下三路！抽它脑袋，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西。”

臭鱼叫道：“哥们儿这回可真不成了，日它纸大爷的，它比坦克还结实。你快跑吧，我撑不了多久了，咱们跑出去一个算一个。”

我如何肯扔掉兄弟逃命，环顾左右，看尽是桌椅书籍，心想这纸人是纸做的，不知使了哪般法术才刀枪不如，只是不知这家伙防不防火。

于是掏出打火机来点燃了两本书，大叫：“老于快跑，我连房子一起烧了它。”

此时臭鱼豁出性命硬拼，体力渐渐不支，只剩下招架之功，根本抽不出身，只是大叫：“放火，放火。”

我怕烧起火来臭鱼逃不掉，和纸人同归于尽，便不想再放火，未成想，那房间里极其干燥，书本遇火就着，我刚点燃的两本书，转眼就

烧到了手，急忙仍在地上用脚去踩，不料根本踩不灭，顷刻间已经有两个大书架被火星点燃，烧起了熊熊大火，只须过得片刻整座书楼都会被大火焚毁。

情急之下，我捡起一把书楼中扫灰用的鸡毛掸子，从侧面披头打向那金甲纸人。

金甲纸人似乎没有思维，看见谁就打谁，见侧面有人动手，就撇开臭鱼，举剑向我砍来。我哪里是它的对手，只能四处躲避。

臭鱼借机会缓了一口气，虚晃一招，跑出了书楼。

我脚下忽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金甲纸人大步向我逼近，手中宝剑高高举起，笔直地向我砍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闭上眼睛，双脚如博鹰之兔样使劲蹬去，踹在金甲纸人的小腿上。金甲纸人站立不稳，重重地摔倒在地。

我立刻翻身爬起，顺势将边上一排书架推倒，压在那纸人身上。

我在转身逃跑之前，忽然想起什么，低头仔细去看那纸人。只见他还在拼命挣扎，身上的金甲颜色在搏斗中已经褪去了一大片，露出里面黑漆漆的颜色。还有，纸人的脸上这时也露出些痛苦的表情。

我不及多想，转身撒腿跑出楼去。

整座楼转瞬间就被火焰吞没，我和臭鱼刚才一番死里逃生，精疲力竭，趴在离书楼二十几米的泥地中喘作一团。

这时只听藤明月在远处焦急的叫喊声响起：“你们俩快过来……阿豪昏死过去了……血止不住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从大雨中传来，我和臭鱼心里慌了，不约而同地感到，有一片不祥的阴影掠过心头。

我们连忙跑过去看阿豪的伤势，虽然用衣服包住了他腿上的伤口，仍然没能止血。阿豪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了过去，人事不省。

来不及细看，必须先找个避雨的处所，因为在这大雨之中，伤口随时有感染的可能，如果发炎化脓的话，这条腿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那处黑沉沉阴森森的大宅是不敢去的，我们只好就近找了一间普通民居破门而入，把阿豪放在房中的床上。

经过这么一折腾，阿豪又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脸上毫无血色。藤明月在房中找了一些干净的床单擦去他身上的雨水。

我把阿豪伤口上包扎的衣服解开，仔细观看伤口，那刀口只要再深半寸，恐怕连腿骨都要被砍断了，殷红的鲜血像自来水一样不停地冒出来。

只是眼下无医无药，如何才能止血？看来现在腿能不能保住不重要了，首先做的应该是止血救命。

我忽然想起一个办法，赶紧把包中的502胶水和胶带拿来。

藤明月不解其意，问要胶水何用？

我说道：“你没听说过么？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了一种应急止血剂，叫做强力止血凝胶，在战场上伤员大量出血，如果没办法止血的话，就用这种止血剂先把伤口粘上。其实我看那不过就是一种胶水。还有用木柴烧火，把伤口的肉烫得坏死也可以止血，不过现在来不及烧火了，打火机是燃气火焰有毒不能用，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再犹豫不决就来不及了。”说完就要动手粘阿豪的伤口。

藤明月急忙拦住我说道：“不行，你怎么就会胡来，这是502胶水，不是药！咱们再想别的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我怒道：“现在不粘上，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死掉，咱们又没有药品，难道就眼瞅着我兄弟流血流死么？”

阿豪躺在臭鱼怀中，昏昏沉沉地说：“别担心……就让他看着办吧，反正这条命今天也是你们救出来的，就算死了也没什么……死在自己人手里，也强于死在怪物刀下……早死我还早投胎呢。”

我骂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他妈的还充好汉，有我在，绝不能让你死在这，要死也要回去死在自己家的床上。”

没功夫再跟他们废话，我一把推开藤明月，先从包里拿出一支烟放在阿豪嘴里，给他点着了火。

臭鱼用床布在阿豪伤口上抹了几把，把周围的血擦掉，趁着里面的血还没继续流出，我就拿502薄薄地在伤口皮层上涂了一片，双手一捏，把伤口粘在一起，又用胶带在受伤的大腿处反复缠了几圈，脱下皮带死

死地扎住他的大腿根。

这几个步骤做完之后，我已经全身是汗，抬起胳膊擦了擦自己额头的汗水。臭鱼对我说道：“效果不错，阿豪还活着。”

我抬头去看阿豪，发现他疼得咧着嘴呲着牙，脑门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子。他怕我手软，硬是咬了牙强忍住疼痛一声也不吭。

我忙问他：“你感觉怎样？还疼不疼？”

阿豪勉强挤出一句话来：“太……太他妈疼了……如果你们不……不介意……我要先昏迷一会儿……”说完就疼晕了过去，那支香烟竟然还在嘴里叼着。

不知是我这套三连发的战地急救包扎术起了效果，还是他腿上的血已经流没了，总之血竟然奇迹般地止住了。而且他能感觉到疼，昏迷之后呼吸平稳，说明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臭鱼红着眼圈对我说道：“如果天亮前送到医院，还能活命，不过这条腿怕是没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把阿豪嘴里的香烟取下来，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颤抖，连站都站不稳了。

见阿豪只是昏睡不醒，我和臭鱼在那房中翻出几件衣服换下身上的湿衣，顺便也给藤明月找了一套女装。

这些衣服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老款式，穿在身上觉得很别扭。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准备让阿豪稍微休息一下，等伤势稳定一点，就参照地图找路离开。

臭鱼刚才书楼里打脱了力，倒在阿豪身边呼呼大睡。

我腿上的伤也很疼痛，又想到阿豪的伤势难免继续恶化，还有当前的困境，不由得心乱如麻，坐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藤明月坐在我身边又开始哭了起来。我心中烦躁，心想这些人真没一个是让人省心的，但是也只能好言安慰，说我刚才太着急了，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

藤明月摇摇头，说道：“不是因为你对我发脾气，我在担心阿豪和陆

雅楠。”

我发现她总揉自己的脚踝，问她怎么了，她不肯说，我强行扒掉她的鞋子发现她的踝骨肿起一个大包，我问藤明月：“你脚崴了怎么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崴的？”

藤明月低着头说：“从书楼里跑出来是不小心踩空了，不要紧的，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然后取出挂在颈中的十字架默默祷告。

我心里更觉得愧疚，对她说：“真没想到，你原来也信耶稣啊？咱俩还是教友呢。”

藤明月看着我说道：“太好了，咱们一起来为大家祈祷好吗？”

我说我出来得匆忙没带十字架，回去之后再补上，你先替咱们大伙祈祷着。心中却暗想：“我的信仰一点都不牢固，如果由我来祈祷，会起相反的作用也说不定。”

藤明月说：“你就蒙我吧你，哪个信教的人会把十字架忘在家里？”

我心想这要再说下去，肯定会被她发现我又在胡侃了，想赶紧说些别的闲话，但是我的嘴又犯了不听大脑指挥的毛病，想都没想就说：“咱回去之后结婚吧！”

藤明月没听明白：“什么？谁跟谁结婚？”

我想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干脆就挑明了吧，于是把心一横郑重地说道：“我发现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打算向你求婚，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不过像你这么好的品貌，一定有很多男人追求吧？有没有五百个男人追求你？如果只有四百个竞争者我一定能赢。”

藤明月本来心情压抑，这时倒被我逗乐了，笑着说：“嗯……跟你结婚也行，你虽然没什么文化，人品倒还不坏。不过，我们家历来有个规矩，想娶我们藤家的姑娘，先拿一百万现金的聘礼。”

这可把我吓坏了，心想这小娘子真敢狮子大开口，该不是拿我当石油大亨了吧？

藤明月看我在发呆，便说道：“看把你吓的，怕了吧？谁要你的臭钱啊。逗你玩呢！”

我还没从打击中回过神来，怔怔地说道：“我能不能……付给你日元啊？”

这时阿豪醒了过来，我才得以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和藤明月一起过去看他，他的精神比刚才好了不少，只是仍然很虚弱，他让我从包里把他的笔记本拿来。

阿豪翻到他所画的地图，说道：“还好把地图抄下来了，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出去吧，我还真不想死在这里啊。”

我让他先休息一会儿再说，阿豪坚决不肯。指着地图给我们俩讲解：“你们看，这里是咱们去过的眠经楼，这个大坟下边有条地道，那处大宅院里同样有条地道，而且这两条地道互相联接，地下的路线是用虚线标明的，下面的结构很复杂，一直通向地图的外边。这座坟下面还标明了有规模不小的地宫，中间被人特意画了一个红圈，看来是处重要的所在。”

阿豪又指着我们从药铺找到的地道出口位置说道：“咱们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这条地道在图中并未标明，看来药铺中的地道是在这地图绘制之后才挖的。这些年来还有没有别的变化咱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这张地图上来看，四周都是山地和密林，唯一有可能是出口的就是那唐代古坟后面隔着一片林带的这个山洞。”

我问道：“咱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山洞走不出去怎么办？”

阿豪说：“如果山洞走不通，那么咱们只能退回来在巨宅和巨坟的地道中任选一条了，不过这两条地道可能都很危险，咱们走错了一条可能就出不来了。”

第55节：第十章唐代古墓(8)

我拿着地图反复看了两遍，确实如阿豪所说只有走山洞中的隧道这条路看来比较安全，也比较有希望走出去。

藤明月整理了一下剩余的装备，已经少得可怜了，只有一只手电筒，四节型号不一的电池，以及最后的一根荧光照明棒。

由于要钻山洞，我想在附近的民居中再找些可以照明的物品，但是这里的人家好像对电器十分反感，没有任何电器制品，忙乱中也忘记了可以做几只火把应急。

阿豪急于离开这是非之地，便叫醒了臭鱼，四人一共八条腿，这时却有其中三个人的四条腿受了伤，只好互相搀扶着向坟后的山洞走去。

有了地图，很容易就在坟后大山下面找到了山洞的入口。

事已至此，不管能不能出去，都要硬着头皮走一遭试试了，希望这次好运能站在我们一边。

洞口很大，洞中虽然漆黑一团，但是道路笔直，倒不难行走。

为了节省光源，我们没用手电照明，只是排成一行，在黑暗中摸索着墙壁前行。

走了一段之后，藤明月蹲下身去摸索：“说道，这洞里好像有铁轨。”

阿豪忽然指着前边叫道：“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看见过……在水晶里看到的影像就是这个！”

忽然间，我们前方传来一片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洞顶有些巨大的石块落了下来，然后在山洞里发出巨大的回响。我们尽皆骇然，不及多想，一起撒开脚丫子向前狂奔。

奔跑时，我一把抓住藤明月的手，不想让自己跟她分开。患难见真情，危难之际，充当女人的护花使者，女人稍微有点良心，都会在事后以身相许。我心里正打着如意算盘，忽然觉得抓住的手骨节粗大，粗糙无比。随即，听到耳边响起臭鱼喘着粗气的声音：“真是好兄弟，这会儿还不忘拉兄弟一把。”

我操，本来想拉藤明月的手，却错拉了臭鱼的。

山洞里黑乎乎的，耳边尽是纷沓的脚步声。

我跟臭鱼腿脚利落，终于跑出山洞，但阿豪和藤明月却没了踪影。我们俩面面相觑，探头再往山洞里看，里面静悄悄的，没一点动静。我们犹豫着要不要回去找阿豪和藤明月，就在迟疑不定的时候，里面忽然传出些脚步声，接着，藤明月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

臭鱼上去往她身后看，大声叫：“阿豪呢？”

我这时顾不了许多，看藤明月狼狈不堪，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不仅花容失色，而且面色煞白，就跟撞了鬼一般。

我放低声音问：“阿豪没跟你在一起吗？”

藤明月失声哭了起来，她说：“阿豪死了，阿豪让火车给撞死了！”

女人胆子都小，受了惊吓，胡言乱语挺正常的事。但是，藤明月接下来跟我们说的话，却让我跟臭鱼都呆立那儿。

原来方才在山洞里，我们四个跑散了，藤明月正往一个方向跑，忽然前方出现一道刺眼的光亮，接着，一辆火车，从远方直冲过来。借着车灯，她看到阿豪正站在自己边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的光亮。她想上去拉阿豪，但阿豪却一下子就甩开了她的手。这时，火车已经逼近，她只来得及向后跑出数十步，便跌倒在地。然后，眼睁睁看着火车撞倒了阿豪，直直向她冲了过来，这时候，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闭上眼睛。

但是，想象中的死亡并没有发生，她睁开眼，被看到的情景惊呆了。

火车在驰到她身前一米远时，忽然节节消失了。

消失不见的只是到了藤明月跟前的车体，后面的车身形成一个横切面。里面的乘客机械清晰可见，一片片在眼前消失。

只见一层层的车体横截面不停的叠压推进，足足过了半分钟整列火车才过完消失无踪。然后四周静悄悄的，就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藤明月完全被吓傻了，直到山洞里彻底恢复了平静，这才跌跌撞撞地起身到前面去查看，但阿豪已经被那列鬼火车吞没，哪里还有一点踪影。

我们听完藤明月的讲述，全都目齿俱裂。

永别了，朋友！

我祈求上苍多去怜悯那些在黑暗中独自哭泣的灵魂。

我在这矫情的时候，那边的臭鱼大放悲声，我想起了阿豪惨死的样子，急火攻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人中疼痛，睁眼一看自己在先前休息过的民宅之中，臭鱼正掐我的人中，他俩眼哭得如同烂桃一般，见我醒了过来才松了一口气，说道：“你再不醒，我就要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我没心思跟他说笑，沉默不语坐着发呆，悲从中来又恸哭起来。

这一哭感染了藤明月和臭鱼，也跟着一起又哭了半天。

直到哭得筋疲力尽，便各自躺在地上抽泣。

第十一章 尸墙

现在毕竟不是难过悲伤的时刻，等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三人商议，准备按照阿豪临摹下来的地图中的两条地道中选一条进去寻找出路。就算是横死在地道里面，也强过活活地困死在村中。

藤明月说：“最好别进那大宅，我连看都不想看那里一眼。”

我指着地图上画着的虚线说道：“那就只有从古墓的地宫下去了，而且这下面道路纵横，好像有几条路和那大宅相通。其实我看从哪下去都差不多。”

藤明月坚持不肯进那大宅，说宁可在古墓里被古代僵尸吃掉，也不愿意接近大宅一步，而且自称第六感很灵敏，感觉那里有一具悬在空中的铜棺。

我们又说起在水雾般的晶体中看到那些影像的事来，按阿豪临死前所说的只言片语，那种影像似乎是一种死亡的预兆，既然大家都看到了，是不是就说明所有人都活不下去了？

臭鱼说道：“日他大爷的，我最恨黑猫，我看到的还是只浑身黑毛的大老猫，如果说我命中注定死在它手上，我绝不肯那样死。你们要是看到我即将被猫害死，就提前在我脖子上割一刀，给我来个痛快的。”

我说那也未必，也许只是巧合，你们看到的都是实体，要说是死亡的预兆，也有些道理可言，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旋转的圆圈，那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可能那样死？你们认为我会上吊吗？

于藤二人一齐摇头，藤明月说：“总之咱们都要小心就是，如果见到那些和影像中相同的事物，就及早避开。”

我对藤明月说道：“古墓中难免会有棺材，我走在最前边，如果看到有悬在空中的铜棺就大喊一声，你听到我喊就赶快往回跑，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

藤明月低头不语，迟迟不肯答应。

我现在心中急躁，不想和女人磨蹭，既然计议已定，就按地图上的

标记，找到了古墓的墓道进入其中。

墓道每隔不远就有一盏点燃的油灯，光线虽暗，却还算可以见物，不过奇怪的是那里根本没有门，也没有任何遮拦，径直下去就是墓主的墓室。

其中也无棺槨，一具人体骨架零散地摆放在室中的一个石台上，骨质中的水分早已挥发尽了，就连骨头都接近腐烂，有些部位已经呈现出了紫红色，似乎这尸骨还被人为地毁坏过。

尸身旁放着一把长剑，一串念珠，都早已腐朽枯烂，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才成了这样。

我们不敢多看，继续向前，后边是条向下而行的通道，参照地图，再向前走一段就会到达地图中标出红圈的位置。

斜下而行的通道不长，随即进入了一处大的超乎想象的洞穴，足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那洞虽然庞大，但是只有脚下一条碎石砌成的窄道可以通行，窄窄的石道两侧下陷，以下半米全是浓重的黑色雾气，无法看清黑雾中是深潭还是实地，但是可以感觉到里面似乎有不少蠕动着物体，看得人毛骨悚然。

这石道如同是在黑色湖泊中的一道桥梁，笔直通向前方，连接着巨形洞穴的另一端出口。

我们壮着胆子，走到石桥的中央，忽听走在最后的藤明月低声对我们说道：“咱们后边跟着一只黑猫。”

臭鱼最怕黑猫，不敢回头去看，便叫我转过身去看一眼，然后再把情况告诉他。

我也心中没底，突然出现的黑猫究竟是什么？我太惧怕再失去一个重要的朋友了。

我回过头去，见藤明月正用手指着身后的通道入口处，示意让我往那边看。

在洞穴墙壁昏暗的灯光中，一只肥肥胖胖的大黑猫正趴在地上。

那黑猫体态臃肿，年纪不小，懒洋洋地在那里用两盏小灯一般的猫眼看着我们三人，和寻常家养的宠物一样，似乎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

唯一有些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少说也有二十几年的猫龄了，这种岁数在猫的世界里，相当于已过暮年的老人。

我对臭鱼说道：“没什么，一只小胖猫，很乖的样子，它的嘴再大，也咬不动你。”

臭鱼还是不敢看那只黑猫，问道：“你确定它不是什么妖怪变的吗？我怎么感到后边阴嗖嗖的？”

我说道：“要不要我走回去宰了它？”说完拔出短刀，脸上尽是凶悍之色。

自从阿豪死后，我的心好像也缺少了一部分，突然变得嗜血狠辣，一直想用冷兵器杀些活物发泄心中的痛苦。

臭鱼是个浑人，端的是不知好歹的心，见我要替它杀猫，大声称谢：“太好了，我听说猫有九条命，你宰得彻底一些，你先把它开膛破肚，把肠子一节一节掏出来晒晒，再把它碎尸万段，扔到这下面去，日它猫大爷的，看它还能怎么来害本老爷。”

藤明月一把拉住我的手，焦急地说：“千万别，求你们了，你们男人怎么这么残忍？猫咪实在太可怜了。”

我的手被她温暖的手一握，忽然心中一软，紧紧握着刀柄的手也渐渐放松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老子，它要是真的对你有威胁我再动手不迟。也许你在水晶中看见的是另一只，这只真的不像坏猫。”

臭鱼点点头，说道：“好，就依你们，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我之前对你说的话？我绝不想被猫害死。到时候我希望你别手软。”

我心中一片凄凉，说道：“我要是动手杀了你，你小子是痛快了，我下半辈子就别指望睡得着了，咱们不说这些……继续向前走吧。”

石梁狭窄，我担心后面的黑猫对臭鱼不利，于是让臭鱼走在最前

面，我和藤明月跟在他身后。

忽然身后的大黑猫“喵喵”地叫了一声，我急忙回头去看。

黑猫就跟在我们身后，它似乎对人类很亲近，希望我们去抱抱它，给它抓抓痒。

我想抬脚把黑猫踢下石梁，但是看到藤明月不忍的神色，稍微愣了一下。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黑猫已经跑过了我和藤明月所站立石梁，一下子蹿到臭鱼脚下。

那黑猫似乎极喜欢臭鱼，不住地在他腿上挨蹭撒娇。

臭鱼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掉了当球踢的大胆性格，这时竟然被只胖胖的肥猫吓得动弹不得，两腿直打哆嗦。

我见黑猫并不伤人，这才放心，笑道：“老于放心，这小猫不会咬人，你看它想让你跟它玩呢。”

藤明月也觉得那猫黑亮光滑，圆头圆脑的十分可爱，蹲下去想伸手把它抱起来。

这时臭鱼发了狂一般，双眼瞪得滚圆，抬起脚狠狠踩了一脚，胖猫躲避不及，喵的一声惨叫，口吐鲜血，痛得在地上乱滚。

臭鱼不容它再叫，紧接着飞起一脚把黑猫踢下石梁，那猫在半空还未落入石梁下的黑雾之中，就被从黑雾中探出的一只干枯人爪，一把抓住。

见到此景，臭鱼吓得转身就跑，岂料脚下一滑，从左边掉下石梁。

藤明月吓得不知所措，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我百忙之中伸手一抓，勾到了臭鱼的胳膊，被它下坠的力道一带，险些跟他一起掉下去，被坠得趴在石梁上，我手臂都快要被他坠断了。

也不愧是臭鱼，身体素质超于常人，腰上一用力，一只手勾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已经按住石梁，后背一挺，就可以跃上来。

忽然臭鱼觉得腿被人抓住，回头一看，从下面黑雾中伸出一只干尸的手爪，狠狠抓住了大腿，正在拼命往下拉扯，隐约可见那手爪的主人，身材苗条，显然是个女人。不对，该是女鬼，她披头散发，一张脸都陷在黑暗里，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那股拖拽臭鱼的力量大得出奇，我拽不住臭鱼，也被拖得向石梁边上挪了半尺。这时藤明月吓得倒在地上，即使他和我一起拉，也无法和干尸的怪力相对抗。

臭鱼大喊：“老张，快动手，日你大爷的，活干得利落些。”

我目露凶光，“刷”的一声抽出刀来，腿上一紧，藤明月死死抱住我的腿：“千万不要，你怎么能杀自己的朋友！”

我对藤明月大喊一声：“你抓紧了，千万别撒手。”

话音未落，探出身去，一刀割向抓住臭鱼大腿上的那只干尸手爪，我原没指望一刀就能割断，只是不能见好友死而不救，豁出性命一拼，没想到那只干爪见刀子刺来，居然立刻撒手。臭鱼腿上得脱，双臂一撑石梁，就跃了上来，与藤明月一起把已经掉下去一半的我拉了起来。

底下的女鬼这时也悄无声息地潜回了黑雾之中，黑雾如水，顷刻间恢复平静，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

臭鱼死中得活，心中无比激动，只是对我反反复复地说一句：“日你大爷的……日你大爷的……”

我站起身来，用短刀的刀背拍了拍他的脸，严肃地对他说：“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日我行，日我大爷就不行，我最恨别人日我大爷！你他妈再日我大爷，我就阉了你！”

臭鱼傻了，问道：“你不是没大爷吗？”

我白了他一眼，说道：“没有也不许你日，你逮谁日谁大爷这习惯很不好。”

不敢多作停留，急忙离开了这条狭窄漫长的石梁，我刚才一时充英雄，其实吓得脚也软了，走得很慢，落在了他们二人的后边。

藤明月和臭鱼进了出口，我急忙紧走两步随后想赶上他们，还没进

去就听藤明月在里面悲哀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喊：“陆——雅——楠”

我听到哭喊声，忍着腿上的伤痛，赶忙跑进了石桥另一端的出口。

刚一进去就听臭鱼对我说：“咱们都猜错了，他们不是开人肉饭店的……是人肉建筑工程队的。”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什么意思，举头观瞧，这里和前边一间地下洞穴大小相似，与硕大宽广的洞窟相比，人类显得非常渺小。

就在洞窟的右手边，石壁上有个巨大的洞口，足有一幢居民楼的纵面大小。

洞口完全被一堵墙砌得严丝合缝，搭建那堵墙的砖，全部是女人的尸体。

尸体的手足头颅全部被割掉，只剩下中间的一段躯体，就如同一块块长方形的大砖头，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难以计其数量，粗略估计最起码有几十具之多。

尸砖中间所存在的空隙，则以切碎的人头的碎骨碎肉来填满，有些碎肉上还挂着几缕女人的长发，有些缝隙非常小，竟然用人眼球去堵。整面尸墙上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黑气，缝隙间不时有鲜血流出，浓重的血腥味使得整个空间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看来我们在药铺附近荒草丛中看到的女体残肢就是来源于这些被当作砖头来码墙的女尸。

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所有的尸砖都未腐烂，不知是什么原因，依然保持着刚刚死亡时的新鲜。

我产生了一种错觉，甚至觉得尸体断口处的肉还在疼得跳动。

看到这等惨状，除了臭鱼之外，我和藤明月再也忍耐不住，趴在地上不断呕吐，最后连胆汁都快吐净了，方才停止。

藤明月趴在地上，她这一晚哭得太多，眼泪已经干了，这时却又干哭了起来。我本以为她会吓得晕倒过去，正准备给她再做一遍人工呼吸。

没想到，她竟然站了起来，跑到尸墙边上，抚摸着其中一段女尸的

尸砖喃喃自语：“雅楠……你让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求求你……快活过来吧。”

我担心她受到打击太大，导致脑子受了刺激，过去把她拉了回来，问道：“你怎么知道那是陆雅楠？”

藤明月指着那块尸砖说：“她胸前有一大片红色的心形胎记，除了她那不会是别人。”说完就颓然坐倒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看了看藤明月所说的那块尸砖，确实在双乳之间有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这种胎记世上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相同的，看来之前阿豪估计的完全正确，陆雅楠早已遭了毒手了。

自从在药铺中发现陆雅楠失踪以来，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会碰上恐怖而又不可思议的危机。面对于这些毫无头绪的现象，我才发现自己蠢得可以，完完全全的束手无策，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这片空白中还用红笔写了两个大字“害怕”。

如果我们的军师阿豪还活着，他也许会想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我拿出笔记本看了看地图，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正是地图上醒目的红圈，旁边的注释只有一个字“门”。

我苦苦思索，这“门”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指被尸墙封住的巨大洞口。如果是门，那么这扇门又是通往什么地方的“门”？

再查看地图，图中这个红圈周围完全没有标注有任何别的通道，只是孤伶伶地画在那里。似乎“门”后的情况就连画图的人都不晓得，也许是有不能公诸于众的大秘密。

我们所在的山洞中，除了“门”和我们进来的入口，在旁边还画着一条一直延伸到图外的路径。

现在所有的路都行不通，最后剩下的这唯一的一条路，是仅有的一线生机。

我和臭鱼商量了一下，决定赌上三条命，走这最后一步棋。

臭鱼准备背着藤明月走，藤明月揉了揉哭得发红的眼睛，表示自己还可以走，暂时不用别人背，并对我说我腿上的伤比较重，还是让臭鱼

去背我好了。

我甚感欣慰，还好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如果她又哭又闹，受了惊吓就神经崩溃，那我们可就要大伤脑筋了。

不过我也不想输给女人，这时只能顶硬上，继续充好汉了，对他二人说道：“我也不用人背，不就是砸得肿了些么，就算是断了一条腿，我来个金鸡独立，一蹦一蹦地也跳得比你们跑起来要快。”

我们正准备离开，忽然尸墙里面传来一阵沉闷的哀嚎声，但是那绝不是这个世界中任何生物所能发出的声音，整个山洞为之一震，尸墙不停地摇晃，可能随时都会倒塌。

形势万分危急，三人一刻也不敢再作停留，绝对没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想去看那尸墙后面的事物。

沿着最后的一条通道不停地往深处走去，远远听得那“门”中的巨响已经停止，身后静悄悄的再无别的动静。

这才敢站住了脚步，停下来喘口气，然而就在此时，我们同时见到了最不想见到的情况，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和地图上完全不同，在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三条岔路。

古墓下这条阴深诡秘的地道似乎没有尽头。

地道的岔口处比较平坦干净，三个人面对岔路无奈之极，只能坐下来休息，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我从臭鱼背的包里找出剩下的半盒烟，给臭鱼发了一支，两人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这三条路口，也许只有一条是生路，其余的两条说不定会有什么会作怪的纸人，幽灵一样的列车，就算是没有什么危险，只要再见到像刚才那么多的尸体，吓也会把人活活吓死。

人生中，随时随地的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所谓的性格就是对待选择的态度，然而有些选择是没有正确结果的。

现在我们对面的三条路口，也许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选择，如果选错了，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了。

我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开始觉得没什么，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伤到骨头了。我真想干脆放弃算了，既然这三条通道都有未知的危险，还是躺在这里慢慢等死比较好。

不过，一想到藤明月，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无论如何，搏到尽头吧。

臭鱼对我说道：“日他大爷的，前面是三条路口，咱们又是三个人，这是不是命中注定让咱们三个分开来各走一条？”

藤明月显然是害怕一个人走：“什么命中注定？主动权还是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咱们非要一起走，谁也不能把咱们分开。”

臭鱼提议，因为我和藤明月的腿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先暂时留在原地休息，由臭鱼先分别从三条路各向前探索一段距离。

我坚决不同意让他独自去冒险，但是臭鱼很固执，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也不管，扔下我们自己先往前跑。

我又考虑到藤明月的脚踝无法走太远的路，只得答应了臭鱼的要求，嘱咐他快去快回，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千万不要逞能，赶紧往回跑。

臭鱼走后，我坐在路边靠着墙壁休息，腿上的伤痛不停地刺激着大脑，再加上体力的透支，使人想要昏睡过去。

在这里睡觉实在太危险，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决定跟藤明月谈谈。

我问道：“那件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藤明月正在想着心事，听我这么说就好奇地问道：“啊，我考虑什么？”

我给她做了点提示：“一百万日元怎么样？你还没答复我呢？”

藤明月哭笑不得：“你粘上毛可能比猴还精，这一变成日元，马上就除以八了。我不要钱，我想嫁个会唱歌的人，你先唱首歌让我听听，这

个考试合格了咱们再谈接下来的问题。”

我心里没底，我根本不会唱歌，还有那么一点点五音不全，但是为了娶媳妇，只能豁出去了，想起来当初臭鱼经常唱的一首酸曲，于是厚着脸皮放声唱道：“总想对你表白，我对夜生活是多么热爱；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美女是特别豪迈……”

藤明月赶紧打断了我的抒情歌曲，笑道：“您可千万别再唱了，别把鬼招来。”

我也觉得脸上发烧，唱得自己都觉得难听，还好地道里面光线昏暗，没让她看出来，要不然没脸做人了。

藤明月说：“回去得给你办个补习班，好好学学怎么唱歌。”

我一听她这么说，觉得这事有门儿，心想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我先占点便宜再说，伸手一搂藤明月的腰，就要亲她一下。

藤明月用手推住我：“刚还一本正经的，怎么马上就开始耍流氓了？”

我怒道：“不是你在一直给我暗示吗？怎么我倒成流氓了？你还人民教师呢，也太不讲理了。”

藤明月都快气哭了：“谁给你暗示了？”

我说道：“不是暗示你干嘛总拉我手，抱我腿，还要回去给我办补习班！都办上补习班了，还不算暗示？”

藤明月说：“你这理论再哪也说不过去。我对你印象不坏，不过你不能再耍流氓了，要不然我就算你刚才的音乐考试不及格。”

我讨个没趣，暗骂着死丫头原来是泡不开的老处女。不过她最后一句话颇值得人回味啊，及格了？

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朦胧间觉得身上发冷，一阵阵的阴风吹过来。

藤明月竟然主动投怀送抱，靠在我身上。

我都来不及睁眼，就先一把搂住，没想到她竟然更进一步，主动地

来吻我。

但是她嘴唇接触我的一瞬间，我猛然感到她的嘴怎么变得这么冷？那简直就是一种深不见底的阴森森的恶寒。

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悲伤怨恨的潮水无止尽地从我对面向我涌来，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和外边那大宅中的一般不二。

我努力地让自己镇静下来，狠狠推开“藤明月”，低声喝问：“你究竟是谁？”

黑暗中，对方一言不发，虽然看不见她的眼睛，仍然觉得从她眼中射出怨毒的目光，有如两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不停地搅动，无边的黑暗从心中的伤口冲了进来。

身体好似被沉重的悲伤所压迫，一动也不能动。

只要再被她看这么一两分钟，我就会彻底丧失反抗能力了。还好求生存的欲望，暂时抵挡住了黑暗的冲击波。

稍微缓得这么一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心中的黑暗驱散，紧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在大腿上前后一擦，点燃了ZIPPO，我要看一看对方究竟是谁，藤明月到哪去了。

不料，ZIPPO的火焰刚刚出现，就被一股阴风吹灭。

我硬着头皮，再一次磨擦ZIPPO的火石，火焰又被阴风吹灭，我头皮发麻，一千多块钱的美国原装限量版精工工艺，独特的防风的燃料ZIPPO在这里只不过和一根小小的火柴差不多。

反复数次之后，干脆连火都打不着了。

我对面的“藤明月”，仍然一动不动地在黑暗中注视着我，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也许她想要把我活活吓死。

想到这里，我不惧反怒，太可恶了，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样被吓死更耻辱的死法了。

我正在咒骂，忽地手电灯光一闪，我看得清楚，在我对面，近在咫尺的距离，面对面站着的不是藤明月，而是一个“女人”。

不对，根本没有人，只有一袭雪白的长衣，一头乌黑的长发，脸……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身体有没有看不到，因为穿着衣服，取而代之这些部位的……是浓重的黑雾。

最醒目的，是她脖子上系的一条红色的丝巾，白衣如雪，巾红胜血，再加上如黑瀑般的长发，三色分明，更衬托得鬼气森森。

我随即想到了，藤明月在水晶中看到的启示，阿豪看到了隧道中的火车灯，结果死在了里面。藤明月看到的启示是红色丝巾和悬在空中的铜棺，会不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已经遭到不测了？

不过臭鱼看到的黑猫，他为什么能把黑猫杀死，自己毫发无伤？难道那启示，不代表死亡？

我思绪混乱，竟然忘了害怕，突然地面一阵剧烈的晃动，阵阵哀嚎从远处传来，好像那个“门”中的怪物又开始嚎叫，想冲破尸墙而出。

这时觉得腰间一紧，被一只有力的大手夹在腋下，原来是臭鱼探路回来，用手电一照，见情况危机，于是不及多想，把我大头朝下，夹起来就跑。在颠簸起伏中，我用力仰起头，去看那个白色的身影，她还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身上的黑雾正逐渐消散在空气中。

臭鱼把手夹着我，一路狂奔，我感觉转了一百八十度之后，地势转而向上，越奔越高，黑暗中凭直觉判断方位，似乎是有条路，通向“门”所在的山洞上方。

大山洞中传来的呼嚎声也逐渐减弱。终于又归于平静。

最后终于停在一个石门前，臭鱼这一番又是用力过猛，坐在地上喘气，从包里拿出水壶，几口就喝个净光，方才能开口说话：“日你大爷的，刚才真危险，我再晚回去半分钟，你就被那女鬼强奸了。”

我问臭鱼：“这是什么地方？藤明月呢？”

臭鱼说：“我也不清楚，那三条路我走了两条，都是死路，好像刚挖了一半，我还没来得及看最左边的通道，就听见后边有令人寒毛倒竖的惨叫声，我放心不下你们，赶回来看，见到情况紧急，就抱着你从一直没走过的左侧地道逃命，藤明月在哪我没看见。还好这条最后的地道不是死路，绕了一个大弯后就逐渐向上，现在咱们的位置大约是在之前大山洞的上方。这有个石门，咱们歇歇就进去。”

我心中明白藤明月多半已不在了，就算暂时没死，她脚上有伤，在这个如同迷宫般诡异的山洞中，恐怕也无法生存。但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暗地里期盼着她能侥幸活下来。

臭鱼倒在地上抽烟喘息，回复体力，我坐在一旁，想起阿豪和藤明月，心如刀绞，暗暗痛恨自己对朋友的死无能为力。

忽然发觉在石门里有滴水的声音传出，这滴水声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我们刚才逃得慌忙，没有留意，现在在这寂静的地道中，这声音格外的清晰。

臭鱼也感觉到了，爬起身来，和我一起用力推开了石门。那石门也不甚厚重，而且开合的次数多了，磨出好大的缝隙，稍微一用力就应声而开。

我往里面看了第一眼，心中就是一片冰凉，只有一个念头：“罢了，藤明月必死无疑了。”

石门中是个不太大的石屋，大约一百平米见方，高四米有余，对面另有一扇石门似乎是出口。中间吊着一副琉璃盏，中间燃烧着不知是什么的燃料，配合四壁上的八盏封灯，把屋中照得灯火通明。

屋中别无它物，在中央的位置上，把个造型古朴雄浑的苍然铜人像，都有真人大小，聚拢成一圈，皆呈跪姿，共同抬着一具造型奇特的铜制棺槨。

那铜棺和铜人，都长了绿色的铜痂，看来少说也有千年历史。棺下有个小孔，从中一滴一滴地流出鲜血，血刚好滴在地面上的一个玉石凹孔之中，那凹孔深不见底，不知通向何处。

这铜棺多半就是藤明月所见到的死亡启示中的影像，不过不管她是生是死，我都务必要亲眼看到。于是和臭鱼二人打开铜棺的盖子。

我们见了里面的景象，都眼前一黑，险些晕倒，实在是太惨了。

一个女人的尸体端端正正地摆在棺中，棺底有数十枚精钢尖刺，其工艺之复杂精巧，在现代社会也极其罕见，这些针刺分别插进了那女人全身各处的血脉中，想必那些钢刺中空，在液压的作用下，逐渐把人血放尽，所以棺材下面才会不停地滴血。

而且人死之后血液凝固，如果想把血全部放出，必须是把活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更让我跟臭鱼想不到的是，棺中的女尸竟然会是陆雅楠。

陆雅楠从药铺里出去后，便失了踪，后来阿豪发现外面的断手断腿，便猜测她遭逢了不幸。后来在那石窟里，藤明月再次确认了一具尸体的躯干正是陆雅楠的，至此，我们都确定她已经遇难。现在，看到陆雅楠的尸体，对于她的死，我们当然是再无疑虑。可是，这里面却存在一个问题。陆雅楠的尸体明明已经被大卸八块了，现在又怎么会好端端地出现在这棺材里？

可想想这也不算奇怪，我们今晚的奇遇实在太多，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这个鬼地方都可能成为现实。

我强忍悲痛，想把陆雅楠的尸体从棺中抬出来。陆雅楠的身子轻飘飘的，想必是因为全身的血都已经被放光。想到此处，我不由得从骨髓里感到寒冷，全身都在颤抖，究竟是谁如此残忍？

肯定是那个穿白衣的长发恶鬼，要不把她碎尸万段，我如何能出心中这股怨气！

我拔出刀来，双眼血红，恶狠狠地挥刀在空中劈刺，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报仇。”

此时，反倒是臭鱼比较冷静，劝我道：“要是金甲纸人那种怪物，咱们自是不必怕它，可如果它真是鬼魂，有形无质，咱们怎么杀她？”

我忽然想起一事，说道：“有了，你还记得在藏书楼里，看到驴头山人所记载的捉鬼术吗？有生米就行，可惜咱们没来得及多看几条，不过这就足够了，村子里的米都发霉了，咱们先想办法回药铺取米，然后再回来收拾这驴操狗日的死鬼！”

臭鱼大喜：“太好了，本老爷手都痒了，今天一直受他们欺负，日他大爷的不曾发誓，既然知道了它们的弱点，如果还不能给阿豪藤明月他们报仇，我誓不为人！”

眼泪，已经流得太多，复仇的火焰压倒心中的苦痛，人如果有了目标，也就有了行动的方向，我们打定主意，今天就算把自己的命搭上，也要给把那些未知的敌人捎上几个垫背。

后面唯一的一条路，被那穿白衣的亡灵封锁，我们眼前唯一可以走的是对面的石门，不管怎么样，先从石门出去，再见机行事，找路径返回药铺取米。

最后的门打开了，前面又有什么危险等待着我和臭鱼？

长长的地道曲折而漫长，像是被命运之手所指引，我们终于来到了尽头。

最后的一段地道越走越窄，仅仅可以容一个人通过，如果身材稍微高了一些，就必须弯着腰前进。

在尽头，有一段很矮的木梯，爬上去就是出口。那个出口被一块木板盖住，我用手一推没有推动，换臭鱼上去，使出蛮力，硬生生地把那木板推破，发现是在一张大床的下面。

我们前后脚地爬出来，一看四周，二人尽皆喜出望外。

原来所处的位置，正是药铺后地道中的石室床下，初次来时比较匆忙，没有发现床下别有洞天。

臭鱼发起飙来说道：“阿豪这个烂好人，要依了我早把这屋里的骨灰罐子砸得粉碎了。我看这地方根本就没好人，个顶个都该千刀万剐！”

我也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不等臭鱼出手，拿起摆在桌上的小骨灰坛，狠狠砸碎在墙上。

随着骨灰坛的破碎，门外忽然响起一个小孩哇哇大哭的声音，片刻后，一个小男孩抹着眼泪跑进来，对着我们连声怪叫。我们定睛看去，这小孩正是药铺陈老头的孙子。

我们砸破骨灰坛，这小男孩便立刻冲将进来，我们便认定了他是一个小鬼。

我们现在手中无米，不敢跟那小鬼放对，二人一齐呐喊，破门而出，从外边的地道跑向药铺。

等到得药铺厨房的时候，二人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了，我发现腿上的伤也不疼了，想必是因为心中太过于激动，精神已经凌驾于肉体之上了。

那小鬼哇哇大哭着随后跟进了厨房，臭鱼一脚踢开米缸上的盖子，两手轮流抓了把米猛向小鬼抛撒。

这招果然是有奇效，米粒击中小鬼的身体，那小孩疼得又哭又叫，转身要逃。

我眼都红了，岂能容他逃走，用衣服兜住一大把米，在小鬼周围划了一个米圈。

我哈哈狂笑，对臭鱼说道：“老于，别太急了，慢慢折磨这小崽子，今天先拿它祭一祭咱们的朋友。”

臭鱼见困住了小鬼，也不再大把地撒米，一点一点地慢慢用米粒投他。小鬼倒在地上，形状越来越虚，眼看就要魂飞魄散。

便在此时，厨房门口一个老迈的声音叫道：“二位壮士，快快住手，且听老朽说一言。”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药铺掌柜的陈老头。

我大骂：“你这老猪狗，最是可恨，老于，别跟他废话，抄家伙上！”

臭鱼打得性起，本就不想说话，抄起一大把米向陈老头撒去。

没想到，打在他身上之后，竟然全无反应。

陈老忙说：“二位爷，二位好汉，老朽是人，不是鬼怪，且住手容老朽解释，之后是杀是留奚听尊便。”

我见事情奇怪，但是仍不放心，我用为防陈老头动手发难，把短刀拔了出来，恐吓他道：“老杂毛，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先给你来个三刀六洞。”

陈老头看了看他孙子，说道：“二位爷，能不能先放过我孙子，他虽然是鬼，却没做过什么坏事，我再不救他，他就要魂飞魄散了。”

臭鱼说道：“你先把今天晚上事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则罢了，说不清楚，别说你孙子，老爷我让你这老儿也一起魂飞魄散！”

陈老头无奈，只有先行解释。

第十二章 “门”虫

于是他也开始跟我们讲述一个故事……

隋末唐初，天下出了一位奇人，不知其来历姓氏，只因生就一副异相，容貌丑陋无比，破袍无履，脱略行迹，其头骨形状似驴，故自号驴头山人。

只因其德高望重，世人不敢直呼驴头，皆称其为山人，或曰绿仙，以避忌讳。也有传闻绿仙乃是当世一位剑仙胯下骑乘的青驴所化，然而这些传说不足为凭。

绿仙有无字天书三卷，修仙悟道，游历神州大地，可以呼风唤雨，驱神役鬼，到处降妖除魔，仙名播于天下。

贞观八年某日，绿仙参道于青石洞，弟子禀报有一贵人求见。绿仙将客迎进道观相见，来者非是旁人，乃是海内第一人的名将李靖。

李靖辅助唐王，南征北战，却又为何得闲到此？

宾主叙礼已毕，说明来意，这才引出一场除魔大战，有分教：欲做降妖除魔事，需请通天彻地人。

原来李靖率军迎击土谷浑，在积石山一场恶战，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一举击溃其主力，并击杀土谷浑可汗。

剩余残敌退入一条山谷，唐军分精兵五千，绕至谷后，主力则在前，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鼓声大起，唐军主力蔽野而至，从正面攻入山谷，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未遇任何抵抗，谷中的敌军全部不知去向。

派出红旗探马去联络山谷后面夹击的五千唐军。结果连出六骑，尽皆有去无回。

主帅大惊，要知道，当时大唐帝国的军队，横扫中原平定四方，就连当世军事实力最强的突厥都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连颉利可汗都被生擒。

这剩下的几千吐谷浑残兵败将如何能够在眼皮子底逃脱？然而那五千精锐竟然会被这些不堪一击的吐谷浑溃兵消灭得一个不剩？

谷后是一片平野，无遮无拦，敌人不可能逃得如此无影无踪。李靖亲自率众搜索，没找到敌军及失踪的唐军，却在山谷后面的谷口处的一个大坑中，找到一只奇怪的“虫子”。

这虫有成年牛马大小，其外皮坚硬似铁，水火不能侵，全身火红，之所以说它是虫，以为它虽然体态巨大，但是长得便恰似是寻常的毛虫一样，只是无头无嘴，趴在地上全身一起一伏的似乎是在鼾睡，用刀剑戳之，它毫无反应。

李靖大奇，见这巨虫形状奇怪，便准备带回去献给太宗皇帝。吐骨浑残余兵马虽然未能全灭，又折了五千精锐，但是仍然堪称大胜，遂班师还朝。

途中行至一处郡县，大军扎营，当地太守宴请军中将佐，李靖率各部将领进城赴宴。

宴散之后回到营地，众将本已大醉，此时全被吓得酒意全无，数万军兵驻扎的大营，凭空消失了，就连马匹帐篷，刀枪器械，包括营地后面的一座土山，也都无影无踪。

在原地上只有一个大得吓人的大坑，直径足有十余里，圆整光滑，就像是把西瓜切成两半，用勺子把瓜心一下子挖掉那样。

巨坑的中心一只大虫子正在睡觉。李靖明白了，自己的军队，都让这虫子给吃了。

如果此害不除，让它这么吃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唐的江山子民早晚都要变成它肚中的粪便。

然而此虫水火刀剑皆不能伤，如何杀掉，委实困难，最后只好求助于青石山紫烟观的绿仙。

绿仙见此事重大，自然不肯推辞，遍阅典籍，终于查出了这巨虫的来历。

夫宇宙者，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宇宙就是由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在一个宇宙之外又有无穷数量的其余

宇宙存在，其中的缝隙，则全部是一片虚无混乱的混沌存在。

在太古神话时代，本没有现在咱们所在的宇宙天地，只有一片混沌，有个巨人盘古睡于混沌之中，梦醒后开天辟地，力尽而死，血液化成了江河湖海，身体化为了大地山脉，他的灵魂不灭这才又有金木水火土五位古神诞生于天地之间，其后又有女娲氏造人。

然而在混沌中诞生盘古氏之前，又先有一只以时间与空间为食的虫子，爬进了诞生盘古氏的这片混沌之中，产了几枚虫卵，随后不知去向。

这虽是神话传说，也许天地的形成并非如此，但是这几枚比上古神话中的众神还要早无数年就诞生的虫卵，却真有其物。

在古印度的经文中记载，此虫名为“波比琉坂”，译成中文，意思就是“门”。

“门”的卵存在于世界之中慢慢地孵化了亿万年，虫卵在古印度曾经出现过两枚，被燃灯古佛以无边佛法并大慈悲力铲除，让其不能卵化为虫。

因为这种虫太可怕了，“门”孵化为虫之后，平时一直睡觉，在睡眠中偶尔会吃掉附近的小块空间，每隔十几二十年就会醒来，直到把所在的世界全部吃成黑洞，才爬向混沌之中去产卵然后继续吞噬下一个宇宙。“门”就是依靠吃能量为食。

宇宙，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空间的稳定能量造就了时间，时间是一种动态能量，不停前进的时间又提供动力维持着空间的稳定，这就是所谓的阴与阳，静与动。

李靖所抓到的“门”就是一只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幼虫，也是天下唯一一只虫体，很不幸，这倒霉事被卫国公和绿仙遇到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件想都没想过的大难题。

虽然说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两极，比如有夜晚，就有白天，有男人，就有女人。但是这种阴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相等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平衡，比如咱们所在的世界，就是以阳这种能量为主。

所有的食物链的最末端，都是以依靠光和作用的植物。这就说明在

咱们的世界中阳在明，阴在暗。阳为主，阴为辅。

“门”的口中，也就是门后，并不是它的肚子，而是连接另一个宇宙的通道，所以称其为“门”是十分合适的。

而在“门”后的异界，不同于咱们的世界，是一个阴为主导能量的时空。即使是燃灯古佛，太古众神复出，恐怕对那个异界的认知程度也为零。

绿仙请卫国公李靖先回长安，自己驾起一片七彩祥云，将“门”放在半空，以防它在梦中继续伤人，随即闭关参详对策。

三日后，绿仙带同门下弟子并各弟子家眷，离开了青石山紫烟观，择一僻静无人烟的山谷聚众而居，这个地方，四面环山，被森林围绕，与世隔绝。

绿仙决定以自己的元神进入“门”的口中，拼上自己的元神散灭，争取和“门”同归于尽，以在“门”苏醒之前，拯救天下苍生的性命。

但是自己法力虽高，进入“门”中能否成功消灭它，实在殊难预料。于是安排下种种后事，命令门人从此不可出谷，只在此间隐居，其后历任族长，都要以铲除“门”害为首要重任。

随即造一巨坟，将“门”封印在墓室下的一个巨大山洞中，自己则在墓室中坐化。元神进入了“门”中。

因为绿仙是修行成仙的金身，元神虽已不在，肉身数百年不朽，直至民国年间，才逐渐腐烂。门人怕有朝一日师傅回来没有肉身，就未将其尸骨入棺装殓，一直摆在墓室的石床上。

然而绿仙金身进入“门”，一直没有动静，“门”安安静静地睡觉，直到二十几年之后的一天夜晚，天地变色，时空扭曲，“门”死了。

绿仙门人无不大喜，跪拜先师遗体，祝贺灭“门”成功。

但是，事情往往都会向人们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门”虽然死了，它的亡灵苏醒了过来，而且比有肉体的虫身，更加狂暴，也更有破坏性。

好在，第二任族长，也是才智卓绝之士，也准备以元神出壳的形式

去镇住门的亡魂，但是他的修为远不及绿仙，能镇住多久，没有任何把握。

第二任族长凭借超凡的才智，想出了一个无奈之举，他命门人弟子，在他死后，立即从门中选出一个刚出生的女婴立为圣女，从小在她身上刺上咒文，族中职位最高的长老作为她的师傅，让她住在全村最大的宅院里。督导其背诵百万字的咒文，并教授舍身取义拯救天下众生的意义。

圣女从小到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潜心修炼，只等“门”的亡灵出现异动，就进行“放神”仪式。

因为圣女的法力还不足以元神出壳，而死后灵魂也会失去很多法力，所以必须进行“放神”仪式，这种仪式就是把圣女活着装入铜棺，用刻有咒文的钢刺慢慢放血，灵魂随着鲜血流入下面的“门”中，使其灵魂能安抚门的哀伤，每次可以维持十几或者二十几年不等。每个圣女死后，肉身也不会腐烂，被钢刺刺在身上的窟窿，会有黑雾冒出，没人理解，为什么会有黑雾出现，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痛苦所产生的。

圣女的遗体如同丧尸，无知无识，只懂得饥饿，但是族中人等不忍将这些丧尸焚毁，就把它扔在墓室后第一间山洞的石桥下面。

大唐天子后来得知此事，心中不忍，于是为圣女立石像石碑，以表彰其德行。

此后千年易过，族人遵从绿仙遗训，无不以谋划关门之策为毕生大任，然而在想出对策之前，就要不停地把无辜圣女的灵魂填进“门”的亡灵之中。

直到公元1980年出现了一场大的劫难，在这最后一次仪式中，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在凌晨两点“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震动，谁也不知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一位圣女的亡魂又从“门”中爬了出来，带着强烈的怨念，变成了恶鬼，族中会法术者虽众多，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也拿她没有办法。

一夜之间，她把全村老少男女鸡鸭猪狗全扔进了“门”的亡灵口中。

得以幸免的只有两条生命，一只她生前养的黑猫，另一个就是她的爷爷陈老头，其实还有她的弟弟，也就是陈老的孙子，不过，虽然他姐姐没杀他，但是他见到了如此可怕的事，被活活吓死了。

只因陈老的孙子死在了村中，他才会有亡灵，然而那些被扔进去的人，连鬼都没得做了。

陈老头因为有事外出得以幸免，回来后恶鬼的怨气似乎已经消除了一些，把自己关在大宅中，再也没有出来过。

陈老头也学过很多祖传的法术，在经楼中翻阅历代前辈留下的笔记，找到了一个应急的法子。

因为“门”后的异界，是一种以阴为主导能量的时空，所以不能让它沾染阳气，因为异性磁场相互吸引，比如阳光，不修行的男人这一类的事物，只会让“门”更加活跃。为了让“门”平静，只能用相斥的阴来压制它。

首先在村子周围布置了一个结界，不分日夜，不停地下雨。

另外还用咒文驱使夜叉杀死误入村中的女人，把尸体砌成墙，用女性尸墙的阴气封堵“门”的活动，但是这也不外乎是饮鸩止渴之计。

“门”的震动越来越强烈，所需要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当然陈老头不会乱杀无辜。族中祖传有一样异宝，孽石。用孽石可以照凡人因果，以及人类本性的丑恶，只有照出一片黑气的，才会让夜叉鬼撕断她的四肢，把她砌在尸墙中。好在她们在死后才被做成墙，灵魂免去了进入异界之苦。

“门”的活跃越来越频繁猛烈，由于受到异界的侵蚀，在村子周围出现了一个时空扭曲的漩涡，时空的扭曲范围是整个村庄，每天晚上两点，时间都会停止运行，短则十几个小时，长达数百个小时。而最强烈的时间空间扭曲的地点是村子的边缘一圈很窄的地带。

举个例子来讲，阿豪死亡的山洞就是个时空的乱流，所以会在本来没有铁轨的山洞中遇到火车，如果在时空的乱流中死亡，灵魂则会进入“门”嘴中的异界。

对门的压制，千年来牺牲了几百名圣女，圣女们存留在遗骸中的痛苦，变成了一股黑雾，人们称其为“圣女的叹息”。在八零年开始，又有数千女人被砌成了尸墙。刚开始抓误入村中的女人，到后来，数量根本达不到需要的程度，只好去村外抓。

只有一个前提，用来做尸砖盖墙的女人，她的灵魂必须是邪恶的。

唯一能判断人性善恶的宝器，是一面称为孽石的水晶，传说它是由神怜悯人类的眼泪所化。

每个人的对灵力的感应程度不同，在镜中看到的启示详细程度也不相同。心灵阴暗的人，会在镜中发射出黑暗的气息，生命力顽强的人会出现光芒，这种有光芒的人只占万分之一。

臭鱼等四个人所看到的影像，并不是死亡，而是因果的启示。不过孽石在八零年大灾祸的时候遭到破坏，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而且即使是完整的信息，也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

然而每个人看到的内容不同，包含的信息也各异，其内都暗含禅机，只能自行参悟。

除了陆雅楠之外，其余四人并非奸恶之徒，陆雅楠究竟哪里邪恶，无从得知，因为她已经死了。

陈老头想等凌晨两点之后，想办法放四个人出去，可是就在此时“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尸墙随时可能会塌，于是陈老头就去墓中查看。

没想到这四个人一通折腾，搞得天翻地覆，连眠经楼都被一把火烧了，历代先人的笔记经卷全部付之一炬，不过这也是运数使然，并不是个别人的责任。

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了，阿豪藤明月死掉了，阿豪是因为时空的乱流，陈老头不知道藤明月是怎么死的，有可能是圣女的恶灵所为。另外还活着的两个人，也在孽石中看到了“果”，这种启示，在死亡即将来临之际才能见到果，不过也未必是死亡，总之是路走到了尽头的人和没有未来的人才能看到。更不幸的是“门”随时会开启，族中的人都死个精光，再没有可以填进去的圣女了。

村中虽然还有一位圣女的灵魂，不过已经被邪恶和怨念侵蚀，她的灵魂即使进入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和臭鱼听得一片茫然，事情太过复杂，凭我们俩的大脑，暂时还理解不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陈老头应该不是坏人。

于是我们就让陈老头去救治他的孙子，我对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的惭愧，十分的抱歉，十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想问问陈老头，我和臭鱼能做些什么，我们既然命中注定今晚难免一死，是不是可以死得有点价值？

陈老头摇头说道：“二位爷，虽然命硬，终究是凡人，对门无能为力，咱们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只能坐下来等死了，想不到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就在今夜。”

附录：

关于“门”

绝非危言耸听，我不知道门是否真的存在于世间，这种传说在中国并不多见。

然而在中国的邻邦印度，一衣带水的日本，远隔万里的欧洲，德国，英国，都确实有拜门教派的存在。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被当作邪教，行事十分诡秘。而且不同教派对“门”的称呼不同，解释也各不相同。

印度宗教中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神灵的梦境，神的梦醒来之时，就是世界的末日。而神与神之间不同的梦境，会有联系。在梦的间隙有一种吞噬梦境的虫子，也就是波比琉坂。

日本的宗教认为：门是通往黄泉的通道，黄泉者，地狱也。这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解释。

欧洲的宗教则认为：门是让撒旦回到现实世界的通道，有朝一日，撒旦会重新回来统治世界。

美国的科学家则认为：各种宗教中所提到的门，应该是一种异次元通道，连接着不同的宇宙。

这些宗教无一例外地对门进行杀人的祭祀活动，文化背景的不同，杀人的方式也各异。

印度是需要高僧的鲜血，日本是进行五马分尸，欧洲则是用铜棺刺身体的铁处女。

第十三章 圣女的故事

忽然厨房的门被打开，飘进来一个身穿白衣的亡灵，披头散发，正是那个在谷底抓住臭鱼脚脖子的干尸女鬼。她身上的黑雾已经消失了，形容憔悴，而且我感到她已经没有了那股强烈的怨念，那种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死想哭的哀伤，取而代之的一片明镜止水般的气息。

她的脸上盖着一块红色丝巾，只露出似水的双眼，开口说道：“这个世界虽然充满悲哀与残酷，不过并没有走到尽头，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

我跟臭鱼一见她，立刻跳开三尺，拉开了架势，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只待她放马过来。岂料这女鬼低头呆立当场，竟然一动不动。

陈老头赶忙上前一步，横在我们与那女鬼中间，颤声道：“二位不要紧张，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村中最后一位圣女。”

臭鱼叫：“她明明就是个女鬼，适才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也叫：“就算是圣女，干嘛没事装成鬼样吓唬人。”

陈老头陪着笑，已经没有了一点刚来时的冷漠。他点头哈腰地道：“两位不要动怒，我愿意送几件古物给你们带走，算是赔罪。”

臭鱼怒道：“今夜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们还要你那劳什子古物有个屁用。我日你大爷的，还是先把这女鬼毙了，先过把瘾。”

我拦住作势欲扑的臭鱼。这小子知道那女子是人非鬼，胆气自然大壮，这时候，满腔的怨愤和怒气，都要发泄在那女子身上。

那女子这时抬起头，轻轻分开遮住脸庞的头发，露出的面孔居然还颇有几分姿色。女子垂泪道：“两位大哥，可否愿意听我的故事？”

臭鱼大骂：“我日你大爷的，合着我们到这儿来，是开故事会来了。”

我却冲着那女子点头：“成，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如果今夜真是世界末日，那我们大家反正都是活不了了。既然能死在一块儿，也算是有缘。”

女子点头向我施礼，算是表示感谢，然后，开始跟我们说起另一个故事。

青窈是个孤儿，从小和爷爷一起长大，她还有个弟弟。

她不是一生下来就被立为圣女的，圣女的候选人在族中都是各大长老的血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寻常的族人想都没想过会被选中做圣女。

但是，当时被选定为圣女的婴儿夭折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从普通族人中挑选，最后选中了六岁的青窈。

从此以后，她不得和爷爷弟弟分开，一个人住进了古墓边的大宅，除了每天上眠经楼看书之外，再也没有去其余任何地方的自由。

由于她被选为圣女时的年龄已经有六岁，时间紧迫，有更多的事要进行准备。

青窈从小就很善良聪明，她有一种责任感，她虽然不知道天下苍生是些什么，但即使是只为了村中的亲人伙伴，自己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日复一日地努力背诵族长的咒语，每天晚上被毒针在身上纹刺符录，直到她十八岁的时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只要门出现异动，随时都可以进行放神仪式。

青窈早已心如止水，对这个单调而乏味的世界没有任何留恋，她希望仪式的日期早一点到来，她会作为圣女壮烈地牺牲自己。

在某天清晨，她一如既往地去眠经楼看书，发现有一个外来的年轻人在和族长大吵大闹。

青窈好奇地在二楼注视着这一切，她从来没见过世界上有人吵架，说话这么大声。

那个年轻人的要求没有得到允许，族人把他赶出了村子。

第二天青窈在二楼发现，那个年轻人又溜了回来，拿着个本子在偷偷摸摸地记录墓前石碑的文字。

书楼古墓圣宅这一地区，只有族长和圣女可以进出，其余的族人要

先得到准许，否则任何人不准进入禁地。

这个年轻人是谁？胆子很大。青窈没有管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整整一天，没有心思读经书。

连续两天那个年轻人都来，最后一天他看见了在楼上注视他的青窈，年轻人在楼下和她讲话。

这个年轻人是美籍华人，来中国研究时空隧道，他发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被这里的神秘深深吸引，他经常笑，村里几乎没人会笑，青窈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笑，他还对青窈讲了很多新奇的事情，什么电视机啊，音乐轮船航天飞机猫王之类的，全是青窈连想都想象不到的事物。

转天，年轻人又来找青窈，送给她两样礼物，一条红色的丝巾，他说这和她的白衣服黑头发很相配，还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

青窈很喜欢这两样礼物，她忘了圣女的心是不允许有波动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此刻她丧失了成为圣女的资格。

当天夜里，“门”猛烈地震动，它的亡魂又活跃了起来，方圆数十里，都可以听到它悲惨的哀嚎。

放神的仪式，必须在当天夜里举行，然而族长发现了最可怕的事，圣女的心失去了神圣的平静状态。大怒之下，族长带人暗中杀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的灵魂毁灭。

青窈并不知道此事，她虽然喜欢那个年轻人，但是她不会留恋这个世界，她明白自己有必须要做的事。

沐浴更衣之后，青窈静坐在室中，静静地等候晚上的牺牲。

这时她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全身是血的身影，那个人……

仪式必须举行，下一任圣女年纪太小，达不到要求。即使青窈的灵魂不合格，也要冒险试一下。

可是青窈还有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看一眼那个人，她带着怨恨、思念、悔恨，痛苦的心情被活活装进了铜棺，她的心被黑暗笼罩了。

她的灵魂没有进入门内的异界，执念和怨恨把她留在了门与异界之

间，说简单点就是门框中间。“门”这只大虫子对于死亡的悲伤与恐惧给了青窈无边的能量。

世上一分钟，门内如万年，青窈原本圣洁的心，变成了狂暴的恶灵。在“门”的震动下，这个复仇的恶鬼又爬了回来。

一番杀戮之后，她心中善良的那部分和黑暗的部分达到了平衡，互相制约，每天都在痛苦地斗争。所以她把自己留在圣宅中。

直到有一天，她见到几个人进入了村庄，其中一个人就是当年她所爱的年轻人。她心中的黑暗也开始逐渐消失，她在后边悄悄地跟着他们，直到她看见她所爱的人对另一个女人动手动脚。

嫉妒的负面能量，再一次让黑暗遮蔽的她的心，她把那个女人扔进了铜棺，让她的灵魂随着鲜血流入异界。

随后她吻了那个她爱着的人，但是那一瞬间，她发现他们不是一个人，只是长得太像。

此时，青窈终于觉悟了，她的灵魂得到了净化，黑暗的负面能量完全消失。

她对自己在黑暗控制下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决定重新让自己的灵魂进入“门”，换取这世界二十年的平安。

故事讲完，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了故事里的青窈就是面前这个女人。

她的身世也委实可怜，没法跟自己相爱的人长相厮守。但是，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藤明月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她杀死的。可不知为什么，我对她却恨不起来，心中只是感到她太可怜了。藤明月也太可怜，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太可怜了。

臭鱼也掉下几滴眼泪，连说：“日他大爷的，太不讲人道主义了，谁规定非要用少数人换取多数人的生存？”

青窈和陈老头商量了一下使灵魂回到门中的步骤，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进行，尸墙已经压制不住门的亡灵了，只要时间一开始运转，它很可能就会破墙而出。

陈老头对我们说：“二位爷，如果想留下也可以，不过你们帮不上什

么忙，而且留下来是死路一条，现在整个村子都被异界侵蚀，青窈的灵魂回到异界之后，虽然会平息门的哀伤，但是整个结界之内的范围，也都会被卷进去。”

我问陈老：“如果是这样，那隔二十几年之后，门再一次震动，怎么办？”

陈老说道：“我们一族，已经尽力了，二十年后的事，就留给那个时代的人去想办法吧。”

臭鱼问道：“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四周都是时空的乱流，根本出不去。”

陈老头说了一个方法：

从现实世界肯定是出不去了，不过你们二位在孽石的影像中都有白色光芒的启示，说明你们二人的生命力很强，有条路可以冒险一试，不过如果失败了，就会魂飞魄散，肉体毁灭，灵魂消失。

这条路就是以肉身的形态从阴间出去，走黄泉之途，再从阴间回到现实世界，这样就能避开时空的乱流。

其方法是，在药铺旁边有棵柳树，柳树下有一口井，我用两条红线，一端绑在树上，另一端绑在你们脚上，这条线可以无限延长，而且人的亡魂是看不见的，你们自己却可以看见。

那口井，便是通往阴间之路。柳树性最阴，你们绕着柳树顺时针转三圈，再逆时针转三圈，跳到那口井里，就会到达阴间。

然后你们到往死城中的一个地方，找到另一棵柳树，逆时针转三圈，再顺时针转三圈，就能回到现实世界，也就是能抵达在我们村子结界的外边。为了以策万全，你们每个人胸前背后在衣服里都挂上铜镜，铜镜可以照出亡灵死亡时的情形，饿鬼一见之下，就会被自己死时的样子吓得魂飞魄散。

务必注意的是，你们必须要赶在下一个两点之前离开阴间，否则离开时仍会卷入失控的时间旋涡中。也就是说你们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臭鱼大叫：“你让我们往井里跳！万一你搞错了，那口井真的是口井，我们俩的小命，岂不是就交到你手里了。”

陈老头苦笑：“难道我还会害二位爷吗？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又岂敢贸然提出这样的方法。”

我连连摇头道：“这阴间阳间的事情，我们虽然都不陌生，可要说相信真有这回事，一下子脑子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们都到阴间了，还能回来吗？”

陈老头解释道：“放心好了，系在你们脚上的红绳，一定会带你们找到阴间那棵柳树的。”

我跟臭鱼还是摇头，往井里跳，这肯定是脑袋缺水的人才肯干的事。

陈老头道：“如果我这方法二位不答应，当然也行。只是让你们陪着我们一块儿去死，老朽真有点于心不忍。”

臭鱼伸头看看外面的天，仍然大雨不止，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颇有大厦将倾世界灭亡的感觉。我们俩互相看了看，都有些犹豫。臭鱼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道：“这事咋办？咱哥俩跳还是不跳？”

我也拿不定主意，目光在陈老头身上转了一圈后，落到那个叫青窈的圣女身上。青窈眉目低垂，恰好这时抬头看我，目光相视，我从对方的眼光里看到些殷殷的期盼。

我咬咬牙，跺跺脚，恨声道：“留在这里死路一条，豁出去了，跳。”

臭鱼也发狠：“我日他大爷，死哪儿都是死，哥俩死前先去逛逛阴间，也算值了。”

当下，我跟臭鱼俩人表明了态度，陈老头也吁了口气，好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接下来，陈老头前头领路，我们跟在后面，出了药铺，也不顾头上大雨倾盆，直奔药铺不远处的一棵柳树而去。

柳树年岁久远，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下果然有口井，向下看去，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陈老头领我们到此，弯腰将两根红绳系到树下，另一端再系到我们脚上。

到这时，陈老头跟我们告别，我们也不忍去看青窈的灵魂进入门中的惨事，于是，便跟陈老头及青窈挥手作别。眼看着陈老头跟青窈的背

影没入雨中，转回到药铺里面。我跟臭鱼面面相觑，半天谁都没吱声。

还是臭鱼忍不住，苦着脸道：“我们真就这么跳了？我怎么觉得有点疼得慌。”

我抹一把脸上的雨水，探头往井里看，道：“贞子不会就在这口井里等着咱们哥俩吧？就算没有贞子，这通往阴间的路上，大鬼小鬼肯定少不了。”

臭鱼道：“那咱们跳还是不跳？”

我说：“跳，干嘛不跳，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臭鱼说：“日他奶奶的，就当去找阿豪。咱们哥仨不定在阴间里又能聚一块儿去。”

我大笑：“那阴间的漂亮女鬼们可算要遭殃了！”

我跟臭鱼站在井边，一起哈哈大笑。

臭鱼说：“我先走一步了，咱哥俩这回真个是黄泉路上走一遭了。”

臭鱼话说话，单手撑在井圈上，身子便向井里跃去。（未完待续）

附录2

关于仪式

我发现，人类在残杀自己同类的时候，都有超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都能找到很好的借口。

祭祀，披着神圣外衣的血腥行为。

还是先说印度，为了不让梵天的梦境受到干扰，教中会派七名僧侣进行苦行修业，十六年之后，他们回到寺院，选出最杰出的一个苦行僧，用锋利的贝壳，一点点挖净他的血肉骨髓，每挖掉一点肉，就扔进“门”中，用高僧的血肉和佛法，这种方式就称为放神，其意为释放原神的意思。放神仪式可以平息门的震动长达十六年。仪式之后，新选出的七名苦行僧，出门旅行修业。

欧洲方面，则同故事中描述的形式差不多，由圣女的鲜血，以及罪

人的尸体砌墙来祭祀门中的恶魔，请他晚一些来毁灭世界。故事中对仪式的方法交代很清楚，在此就不再详细阐述了。

约汉默示录第六章：他从门中而来，骑乘着九个头的狮子，手中利剑指向天空，表示对神的蔑视。

日本的仪式，在残忍程度也许不及前两者，但是最为诡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认为门中的黄泉是“恨”之国，“门”会在旧历的十二月十三日打开一次，这一天被称为“祸”，需要牺牲两个女人，首先举行的是“目刺仪式”，此仪式是在“绳裂仪式”之前十年举行。举行仪式的方法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一天，选出一个七岁零九个月又二十五天的女孩子作为“恶鬼”。仪式的执行者会戴上“鬼面”和这个小女孩玩类似捉迷藏的游戏，这游戏叫做“鬼游”。和小女孩玩捉迷藏的人会慢慢地将小女孩引到执行仪式的地方，等小女孩一到那个地方，两位神官就会抓住她的双手，再由家主将眼睛部位镶有两条尖刺的面具重重地按在小女孩的脸上，随着一声悲鸣，仪式宣告结束。仪式的目的是通过刺瞎“恶鬼”的眼睛来削落“黄泉之门”的怨气，而用来刺瞎小女孩的面具作为打开“鬼口”的钥匙，“鬼口”是通往“黄泉之门”正门的入口。这样就为绳裂仪式做好了准备。

在“目刺仪式”的同时，被用在“绳裂仪式”上献祭的绳之巫女的人选也会定下来，此时巫女的年龄大约为六岁。在确定选为绳之巫女后，被选中的小女孩就只能一直呆在冰室家中不能出去，由神官来照顾她的起居，并向其灌输身为巫女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以后将要做出的牺牲。只有这样，“绳之巫女”才能在最后“绳裂仪式”上献身时做到心无杂念，对世间毫无挂念，“绳裂仪式”也才会成功。最后的绳裂仪式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中的刑罚“车裂”。在仪式中，神官将巫女放在石台上，在巫女的头和四肢分别绑上绳子，每条绳子的另一端都缠在不同的轱辘上，轱辘旁边有一个可以收紧绳子的机关。仪式开始后，家主和神官就会让绳子开始慢慢收紧，越来越紧……最后，巨大的拉力将巫女撕扯成了六块，扔进门中。

《谜中迷·天诛》

天下霸唱领衔华语惊悚杂志：

卷首语

文/天下霸唱

咱哥们儿写文，图个什么啊？不就是图个风云际会吗！而今“天下霸唱”算是有了几分名气，出了几本还像样的书，得到了读者们的几分赞誉，似乎看上去功成名就的样子。可咱江湖儿女，若是能有那么几个文友能一起喝酒吃肉，岂不更好？恰巧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担任《谜中迷》系列MOOK书的主编，我也就应了下来。此乃第一辑，内容上堪称精彩纷呈，男女老少皆宜。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期望在《谜中迷》中发表作品的兄弟姐妹们能成为那有劲的后浪。

本辑无论是文化悬疑第一人枕上晨钟携手妻子南诏无月推出的《绝魂甬》，还是新人符篆小猫熊的《尸语新说》都是标准传奇佳作；而惊悚女王端舞的《魅影》和晋江网新人明月听风的《27刀迷案》都乃异情都市里的独到一笔；在杂志圈很活跃的阿碧丝小姑娘最新作品《阿叶婆》，推出了若干本实体书的晋江网超实力作者苏想拿出的《最后的断章》，无不是让人读后背后一寒的诡异佳作……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悬疑名家紫龙晴川、幻想作者凌草夏，还有诸多潜力新人沉风、小者、焦松林、藏识、张璇、奶油龙井、紫哀茉莉，都献上了超实力作品。我这个主编在阅稿的同时，几乎是看到了那长江上翻滚的后浪正向我拍来。

最后，我们《谜中迷》独家连载栏目推出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来自爱尔兰的伟大作家布莱姆·斯托克的作品《德古拉之吻》，是不是觉得很给力呢？这可是堪称吸血鬼小说之王的作品，想必能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感谢我们的插图作者阙莹颖；感谢我们的封面设计师，来自天行健设计的董严飞；感谢我们的版式设计赵芝英；以上三位都参与了我的最新单行本《鬼吹灯之牧野诡事》的制作。最后还要感谢执行编辑邹和杰，没有他，估计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谜中迷·天诛》连影儿都没……

总之，我们的第一辑《谜中迷》MOOK书，就像是封面上那个婴儿，初入人间，带着霸气，也有几分忐忑和惊恐。但愿能够让你们喜欢，这样，《谜中迷》这个小婴儿才会茁壮成长。

现在，请尽情享受《谜中迷·天诛》带给你的全新阅读快感吧！

醉茶志怪

灯灭不摸金

曹操墓被盗的新闻一出，各种民间有关曹操的传说又轮番在媒体上演了一遍。其中自然有曹操当年是个大盗墓贼的故事。世人所指盗掘古冢的盗墓贼为“发丘摸金之辈”，其中所提到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二职皆出自曹操旗下，不过我的小说里除了这两个称号之外，其余的皆是杜撰虚构，小说中的“摸金校尉”与历史上的原型除了名称相同，再也没有其余的共同点。胡八一和胖子等人自称摸金校尉，但他们并非官盗，也不一定有军队的背景，在书中“摸金校尉”这个词，更多则是指一种需要遵守古老规则的技术，是一个神秘的流派，没有师徒的传承，只要掌握了“摸金”的特定技能，并且愿意遵守这些传统古老的守则，戴上了“摸金符”就算是“摸金校尉”了。这其中最出名的一条，莫过于“灯灭不摸金”。

灯灭不摸金是铁一般的守则，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将盗墓者的生存概率增加到最大，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通过“灯”对于古墓中吉凶祸福的判断，“灯”即是指蜡烛，古冢为埋棺之所，中国古代的墓葬。对于“向”是很有讲究的，不论是直接灌土填埋，还是黄肠题凑的木椁墓，亦或是寝殿式的地宫等等结构，其轮廓多是见楞见线的，都与五行生克的原则相应，摸金校尉在放置棺椁的地宫中，首先要辨明东西南北的方位，于东南角点燃蜡烛，一是古墓里面阴森漆黑，能见度非常低，角落里有支燃烧的蜡烛作为参照物，可以对身处的空间有种认知感；再者古墓多半是全封闭式结构，空气封闭难以流通，死者的尸体腐烂分解后，都会停留在墓室内，甚至渗透到了墓墙之中，经久不散，如果没有充分的氧气，蜡烛就无法燃烧，正常燃烧着的蜡烛，至少说明地宫中的空气质量，不会使人中毒。

东南角的蜡烛，从五行生克的角度来看，也有着一定的道理，古人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万象，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阴阳五行的属性，其中五行分别是指金、木、水、火、土，空间的方向也可以用五行来表示，东西南北中，各代表五行之一，东方是木，南方为火，在八门遁甲（又称奇门）中，东、南、东南这三个方位，都是凶门，蜡烛的火焰代表着“阳”，也暗示着生命，蜡烛在东南的位置熄灭，是一种大凶的预兆，摸金校尉认为这一种危险的信号，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蜡烛熄灭了，就必须从原路返回。

蛐蛐罐

民国时期石虎胡同有个蒙藏学校，相传该校为吴三桂旧址，即周延儒之宅，是京师四大凶宅之一，数易宅主，居者均不安宁。

某一年学校里掘土栽花，掘出很多蛐蛐罐，罐底都带着款识，有姑苏彩山窑常德盛制造的十一只，实际上是永乐年代制造；有淡园主人制造的、外青内紫者一只；有秋雨梧桐夜读轩制造者三十四只，是康熙年代制造；有赵子玉制、署名恭信主人的有四只；署名西明公一只；署名古燕赵子玉制或造者有六十只，书制者比较精美：还有敬斋主人之盆一只，彩胜主人之盆二只，韵亭主人之盆一只，寄敬堂制者一只，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只。

这些罐子不知是何人所埋，听当地老人说，道光年代长安富贵人家斗虫之风极盛。今淡园等制造者流传尚多，而且有识虫名者，应该均为上品，但是不太古朴。大概当时是新制造的、特地收藏在地窖里的，为的是去除其火气，使之不伤虫。说康熙年制或许有之，说是永乐、宣德年代制品，我不太相信。又据说，贵人蓄虫，大体需要同一式样二十四罐，列于几案上，称为一掉，蓄虫多者竟有数十百掉，当今此种风气已消竭很久了。

玩斗蟋蟀，自古就是我国民间一项赏心悦目的活动，旧时装蟋蟀的罐子风格各异，做工、材质、大小等区别，价钱也大不一样，随着人们对于蟋蟀要求的越来越高，其身价也与日俱增，别看一只小小的蟋蟀，要伺候好它，你还必须准备不少的用具，诸如“罐子、过笼、水槽、水牌、探筒、饭板”等等。

这其中就以罐子为大件，就像人住的房子，最能体现出蛐蛐主人的身价。以前经常跑去一宫的花鸟鱼虫市场，在那里什么样的蟋蟀和蛐蛐罐都可以看的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以斗虫为乐趣，甚至押宝赌钱。一只蟋蟀上场，看其罐子就可对这蟋蟀的战斗力的拿捏得八九不离十，但这蛐蛐罐在以前可是大有讲头：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身价上千。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胥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上等蟋蟀，均系主人不惜重金购得，名虫必用青白色泥罐贮之。蛐蛐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那价格高的都快上天了。

蛇鹤相斗

我有个朋友，一年前被公司派到了福州驻地办事处去拓展业务。几天前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回乡探亲，现已在市里，想小聚一下叙叙旧情，我欣然答应。在约好的饭店里见面的时候，特别激动，喜悦之情不以言表。席间与之谈笑风生很是高兴，当与他聊起那边当地的一些奇闻异事的时候，朋友给我说起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休息日，我这位朋友忙中得闲，驾车去福州的周边地方逛逛。半路上看到一座寺庙，寺名是“知觉寺”，看这庙宇应该是个有年代的古寺了，便顺路进去拜拜菩萨保个平安，然后游览一番。

他在大殿之上上过香后，起身想去后院游览游览，刚走出大殿之门，忽然转头看见大殿外走廊顶上少了一角，恰好听寺中僧人给人讲这事情，原来前段时间忽然有两只鹤飞来，筑巢在走廊顶部，但前几天这里下了一场暴雨，这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而且是雷电交加，特别恐怖。夜里睡觉之时，忽听“咔嚓”一声巨响，也不知道是什么动静。转天早上出门才看见，原来是夜里落雷，把走廊顶角击碎了，鹤巢也没了。所以自打那以后，就一直没见过那俩只鹤。

我朋友感到好奇，于是边游览边与那僧人攀谈起来，据那僧人称，这个寺院素来多有白鹤飞临，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父说过，前些年这寺院外边的大松树上曾经飞来过一只鹤筑巢，那白鹤体型俊美，脚长喙尖，似仙物一般。某日，突然有一大蛇蜿蜒而至，那蛇身长几米有余，个头甚大，双目凶狠，满身蛇鳞泛着绿光，绕着松树缓缓而上想直入其巢食之。只见那鹤腾空飞起，在空中一边盘旋一边悲鸣，直至暮色降下。

围观僧人因惧怕被蛇咬到，所以未赶上前哄吓。见那大蛇还没有离开松树附近，那白鹤便远远的飞走了。次日早上见其又引两只鹤一起飞来，飞到松树附近时，看见那条大蛇盘成一盘正在休息，于是三只鹤振翅俯冲下来围攻。搏斗之时，那三只鹤发出了“咯楞咯楞”的愤怒之声以增士气。鹤群冲到地面上后，或用喙，或用爪攻击，撕裂那条大蛇，少时便展翅飞起，然后在次冲下，如此反复了很长时间，只见哪条大蛇已经被鹤群裂为了三四段，分别散在地，这时那三只鹤一同飞下，衔起了死蛇后就飞往远去了。

飞猿

记得以前看电视，古装剧里经常有服用“燕窝”的情节，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那也不是论盆吃的，器皿很精致，顶多是一小碗。

吃燕窝之事从元代已有，而真正受到重视，还是大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当时郑和的远洋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一个荒岛处，食物紧缺。无意中发现荒在断石峭壁上的燕窝，于是命令部属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没想到几天之后，船员个个顶个脸色红润，中气充足，于是船队回国时带一些献给明成祖，成祖皇帝龙颜大悦，定为皇家御膳。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记载的数十种“上席菜单”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燕窝，据说乾隆几次下江南，每日清晨，御膳之前，必空腹吃bing糖燕窝粥，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三十多道御膳菜点中，用到燕窝的就有七样之多，由此可见其珍贵之处。

燕窝这东西，当然就是燕子的窝了，但这种燕子并不是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屋檐下的属于“家燕”，古时达观显贵们吃的“燕窝”，是由另一种“金丝雨燕”筑成。

相传南方沿海有种雨燕，啄海螺为食，留下筋结为燕巢，它们可以衔巢飞过汪洋大海，疲倦了就用其漂浮在海上歇息，人们通常分季节拾取，据称服之可得上寿，但数量很少，被视为燕窝中的珍品，非常名贵，在古代是朝廷的贡品。

这类燕窝最为集中之地是海岛中的悬岩深洞，洞口掩藏在高不可攀的峭壁上，周围是滚滚的波涛，上面是蓝天白云，那都是人之足力和绳竿难以触及的所在，身手再矫捷的人也爬不上去，有的采集者就想了个法子，蓄养善解人意的小猿猴，经过反复训练，做一个小布袋系于猿背，放出去让它爬树蹬岩，上下跳跃，剥去燕窝塞在袋中，称为“飞猿”。

飞猿采集燕窝一般要三五天才能往返，要提前将果子糕饼给它塞在袋中，使它远出不饥。如果是蠢笨的猿猴，出去攀到燕洞中剥下几片燕窝即回，回来倾倒布袋一看，燕窝很少，倒是它在路上自己采摘的果子装了很多，而聪明的猿猴则懂得多摘燕巢，塞满布袋后速去速回，如此往返数次，采得又快又好，使主人获利丰厚。但这种通人性的“飞猿”，本身价值也高，往往要数百两银子才能买到一只。

天诛

神农架山高林深，自古以来即是人烟少而野兽多，别看人少，籍贯和成份却很复杂，因为神农架本身就位于三省五县交界之地，所以当地

老乡中陕鄂川人皆有，主要以打猎、采药为生，解放后兴建林场，大批部队转业军人落户于此，还有打外地招募来的伐木工人，以及从城里到山区插队的知青。

人多就容易出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四个男知青在林场子守夜，刚刚睡下，忽听一个震雷从半空中落下，顿时把四个人都惊醒了，就见有个火球从顶棚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转眼就不见了，好像那道雷电正击在屋顶上，随后雷声如炸，一个接着一个，听声音都落在屋顶附近，雷火就绕着屋子打转，四个人吓得脸都白了，全躲到床底下不敢往外跑。

遇上这种事难免往坏处去想，更容易疑神疑鬼，有人就说：“咱四个人里，肯定有一个做了坏事，恐怕过不去今天晚上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干脆自己走出去让雷劈了，可别连累了别的兄弟。”

当时就有一个知青哭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老娘有病在身，常年离不开人照顾，所以我瞒着大伙给支书送了两条红牡丹香烟，还有几包义利食品厂生产的巧克力豆，让他给我搞了一个回城的指标，把本该回城的那个人挤掉了。”

这一开上头，其余三人也都跟着说了，毕竟人无完人，谁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但他们无法判断究竟是谁该遭受天谴，只好决定逐个往外跑，等到最后一个人刚刚跑出来，房屋就被雷电击中了，屋角崩塌了一大片，砖瓦都被烧得焦糊，房檐里有条擀面杖粗细的大蛇，周身红纹斑斓。

知青们在山里也听说过妖物躲避天诛的传言，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连忙抄起铲撬上前击打，谁知那条蛇断成数劫之后，竟像蚯蚓一般，每节都有知有觉，还能分别爬行，聚拢起来又成一体，他们只好用火去烧，却意外引起了山火，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几乎将整个“3号林场”全部焚毁。

深山老林里稀奇古怪的生物很多，据当地人说，还真有种“千脚蛇”，别称“碎蛇”，分开为虫，合则为蛇，但从来没人抓到过活的，死的也没有，有人认为碎蛇的真身，也许是那山里某种体型巨大的蚯蚓，不过蚯蚓又怎么能够在断开之后重新复合呢？看来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绝魂甬

探秘

这个晚上对刘一刀来讲，又是一个不眠夜。

自从苏西“驴行”归来，这已经是刘一刀第六次失眠了，此前在他26年的人生轨迹中，他的失眠次数几乎为零，属于挨着枕头即着、打雷炮轰不醒的主。为此，他妈他姥姥逢人便说，如果专家能慧眼识英，提取刘一刀的血液组织研制保睡新药，说不定失眠患者早就绝迹了。

刘一刀本名叫刘守财，因为觉得真名俗不可耐，便自己取了个酷酷的网名叫“刘一刀”，自认有点“一刀毙命”的狠劲。刘一刀在网上混迹多年，胡吹瞎侃的同时难免就有了三两知己，说好听是志同道合，说不好听了就是臭味相投。反正刘一刀、田鸡、麻蛇外加一潮女乔薇薇自愿组成了四人同城驴友团，绰号“F4”，不过网友多称其组织为“四人帮”。

那次苏西之行的目的地是江苏盱眙，据传那里有一座沉没300多年的古城“泗州城”，还听说那座“水下庞贝城”中隐藏着明代第一陵——“三祖陵寝”。

然而，就在出发的当天早上，怪事竟一桩接着一桩地发生了。

先是田鸡家的大吊灯突然坠落险些砸到他的头顶，接着是麻蛇养了四年的黑猫无缘无故中毒死去，然后是乔薇薇的翡翠手镯突然从中间断开。

最后，就是四人一起乘坐的刘一刀的越野车爆胎。

对于爆胎事件，刘一刀一直觉得蹊跷，因为他前一天下午专门做过车检，还特意更换了四条全新的轮胎。当车子从家开出来时还是好好的，可是当麻蛇他们三人坐上来没多久，右后车胎竟突然爆裂。

当时他就有些担心，会不会这趟旅行不该去呢？

事后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本来他们以为这次的苏西之行会是一次探险之旅，甚至还梦想着会有盗洞得宝的机会，然而，事实让他们大失所望。

本以为泗州城是座水底城，谁知现场看到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漫漫泥沙，只有一个身穿青衣的老道盘腿坐在沙上写字。

“真是败兴，还以为可以到水下探探古城找找宝藏什么的，哪知道就是一烂泥滩！就算弄来一百台起重机，没个十年八年的也休想把这些烂泥挖空啊！看来我这趟算白来喽。”

忽然，在沙上写字的老道停了下来，微微冷笑道：“自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年轻人，没事别竟想着天上掉馅饼。该你得的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不该得的就算得了也会招灾惹祸呀！”

“嘿，你这老家伙怎么说话呢？”田鸡恼羞成怒，抢上前去想对老道动粗，却被刘一刀和麻蛇双双拉住。

只听那老道哈哈大笑：“送你们几句话吧。”说着便抬起手中树枝，在沙上“唰唰唰”连写四行大字。

四人心中好奇，忍不住看那字迹，只见沙上写着：“祸来水不涌，命去干戈斧。妄做水下鬼，刀兵尘中土。”

老道头也不抬地说道：“好自为之。”

对于刘一刀来说，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便是一块图纹奇特的瓦当。而他得到这块瓦当的过程竟也充满戏剧性。

当时，他们刚刚离开泗州城不久，正在一家农家乐饭店吃饭。店主人家院内有棵一抱粗的李子树，长得比主人家的二层楼还高，上面零星挂了些紫红色的果子。老板好客，招呼他们自己上树摘果。

因为乔薇薇嚷着要吃新鲜李子，刘一刀便自告奋勇爬上树去。哪知摘来摘去他一个不留神竟从树冠上失脚掉下来。

也算他命大，下落时随手一抓，便抓住了旁边屋檐下的一根木椽，在上演了一系列高难度惊险动作后，他终于爬上屋顶。可是由于用力过猛，上房的同时木椽顶端的一块圆形瓦当竟被他生生拽了下来。

等到刘一刀平安地从屋顶下来，他才不经意地看了看手中的瓦当。谁知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被瓦当正中的那个图案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女人的图案，确切地说是一个跳舞女人的图案，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跳舞女人背影的图案。

尽管看不到女人的正脸，可是这女子长袖飞舞腰肢伸展的背影却足以令人产生强烈的震撼心灵的美感。

不知为什么，从看到这舞女图案的那一刻起，刘一刀的视线就离不开她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大脑完全进入空灵，他的眼中只有这女子曼妙的舞姿以及柔美的身段。

他入迷了。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三个人六只眼全都直直地瞪着他，所有的眼睛里都写满极度的不可思议。

田鸡还伸出手在刘一刀眼前晃了一晃：“一刀，你傻了还是呆了？我们这么喊你你都听不见？”

“有吗？你们刚才喊我了？”刘一刀错愕地反问。

“当然叫啦，叫了足有一分钟！一刀，你刚才是不是中邪了？怎么喊你拉你你都没有反应？这破瓦片有什么稀罕的？你总看那破东西干嘛？”乔薇薇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会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刘一刀更加迷惘。

而一直沉默的麻蛇却始终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刘一刀，终于他说话了：“一刀，把瓦当给我看看好吗？”

刘一刀大方地一伸手：“看吧。”

麻蛇接过瓦当闷声不语地查看起来。不过与刚才刘一刀对着舞女图像两眼发直不同，麻蛇是把瓦当里里外外前后后反复摩挲翻看数遍，尤其是查看到瓦当内侧的时候，麻蛇几乎把整张脸都贴了上去，等他几分钟后抬起头来的时候，刘一刀发现他的眼神变得十分怪异。

看到最后，田鸡都给看得不耐烦了：“麻蛇，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把这破瓦片当烧饼了吧？你小心点，一会儿冷不丁咬上一口别把你门牙硌掉了！”

乔薇薇则充分发挥着女人的好奇心：“麻蛇，这破瓦片有什么稀奇

呀？”

谜团

麻蛇本名麻强，就读于本市著名高校考古系，正读研二，人虽有些木讷，却学通古今。

麻蛇抬起头平静地回答：“这不是破瓦片，它有名字，叫瓦当。”

“瓦当？”乔薇薇鼓着眼吐舌头。

“是的。”麻蛇继续说，“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瓦头。它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用来蔽饰屋檐口出头之木，古人通常叫它‘当’，也称‘瓦’，还有的叫它‘裳’，它还有个别称，叫‘甬’。瓦当不仅有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的作用，它更凭借着上面美丽生动的图案文字来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可以说它既是一种实用品，同时又是一种艺术品。”

刘一刀这时突然问道：“可是，我记得我以往见过的瓦当都是兽头或者花纹图案啊，这类舞女的图案怎么以前没有见过呢？”

麻蛇答道：“不单是你没见过，我也没有见过，而且据我所知，史书上的记载也从没有过这方面的介绍。”

“这么说，这种图案从来没有在瓦当上使用过？”刘一刀吃惊地问道。

麻蛇忙道：“这我不敢说，可是至少在我见过的文献上没有提到过。我记得汉代以前的瓦当图案有动物形纹、云纹、文字纹还有没有花纹的素面纹瓦当。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到了汉代，素面瓦当就很少了，多为动物、植物图案纹和云纹、文字纹等等。南北朝时流行佛教，还出现了莲花纹。而时下最常用的瓦当则以兽头纹和文字纹为主。”

“可是为什么这片瓦当上会出现舞女图案呢？”刘一刀追问。

麻蛇摇头：“我也不知啊。”

刘一刀因觉得这瓦当纹案怪异，便又跑到屋檐下抬头观看，以为可以再找到几块类似的瓦当，谁知其余的瓦当竟然全是兽头纹的。

刘一刀更感奇怪，便快步走到老板跟前问道：“老板，您家这栋房子

盖的时间不长吧？”

“是啊，前年才盖好的，现在在村里都是数得着的。”老板一脸骄傲。

“那您还记得当时的瓦当是在哪儿买的吗？”刘一刀激动地问道。

“当然记得，就在东边老胡家买的呀，我们周围六个村儿盖房子都找他买，就他一家做呀。”

“是吗？老胡家怎么走？我想找他问个事儿。”刘一刀笑着说道。

老板爽朗地笑道：“想找老胡啊，走，我带你去。”

其余三人出于好奇，也一并跟着前去。

老胡正在家里忙着制瓦，见几人进门，有些错愕。

“大爷，您看看，这个瓦当您这儿还有吗？”刘一刀不等饭店老板介绍，便抢上前去掏出那片瓦当问道。

老胡只看了一眼，便果断地摇头：“这不是我这儿做的。”

“怎么可能呢？前年他们家盖房子就从你这儿买的呀。”刘一刀指着饭店老板急道。

“不是，绝对不是，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还不认得吗？”

又是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刘一刀的眼神立刻黯淡下去。

突然，一道亮光重新在他眼中燃起，他马上追问饭店老板：“老板，会不会是当初盖房子的人把从别处取来的瓦当用在您家了？”

饭店老板苦笑着摇头：“不会的，不会的。”

“老板，要么您把那些人找来，我直接问问他们。”刘一刀焦急万分。

“不就一个瓦当吗？你又何必这么认真呢？”老板不解。

“不！这个瓦当对我非常重要，您一定要帮帮我，您现在把他们找来好不好？”刘一刀变得有些不可理喻。

饭店老板叹了口气：“你问不成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在吗？那我可以等。”

“不用等了。实话跟你说吧，当年给我房子上瓦的一共就3个人，其中一个在新房落成当天晚上在我家喝多了酒，走出去一头栽在阴沟里就再也没起来。第二个是个毛头小伙子，烂赌鬼一个，结果赌输了钱把赢钱的人给捅死了。去年秋末枪bi的。还有一个更古怪，在给我盖完房子后没几天就失踪了，村里村外找了好些天，都没有踪影。直到现在还是音讯皆无啊，可怜他老婆当时肚里还怀着娃呢，一着急一上火把个成形的男孩儿也给掉了。”

四人听得寒毛倒竖，目光齐齐打在那块舞女瓦当上。

田鸡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竟取出相机来对着瓦当一通拍照，里里外外拍了足有十多张。

归来

刘一刀是在从江苏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失眠的。

原因是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太过真实，醒来后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所以，他睡不着了，瞪着眼睛挨了半宿。

接下来一整天，他无论修车还是扯闲，脑子里总是时不时地冒出梦中的影像来，就算他拼命甩头，也甩不脱如影随形的梦境。

其实这个梦并不复杂，时间好像也不长，梦里就是一个宫装女子在翩翩起舞。那女子长袖翻飞，收放自如，看得人眼花缭乱，如醉如痴。而她的纤腰更是柔若无骨，每一次下腰扭动，都像芦苇在水中摇曳，人与舞似已浑然天成。

舞者不仅能舞，舞时尚且能歌。只听她在钟馨古曲声中鹂音婉转，袅袅唱出一首哀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女子唱得情深意切，娇音绕梁，直把个刘一刀听得肝肠寸断，心

如刀割，直待梦醒，脸上泪痕犹未干涸。

梦后回思，刘一刀突然发现一件怪事。

那就是这女子虽载歌载舞，美妙无双，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回过头来，刘一刀看到的终归是这女子的背影，然仅这一背影，竟已有倾城之姿，绝代之华。就算她并不转身，却足以令刘一刀对她的容颜遐想万千。

无论如何，这都一定是个美人，红颜美人。

而当刘一刀完全清醒之后，他忽然忆起，这歌舞的美人赫然就是自己带回的那片瓦当上折腰甩袖的古代女子。

自此，从不失眠的刘一刀便开了失眠的先河，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竟至接连六晚夜夜复梦，梦中场景虽有变化，始终不变的却是这宫装女子的轻歌曼舞。

这美人究竟是谁？

梦醒时分，刘一刀总是取出那片瓦当，反复摩挲，因其忆起洪水当日麻蛇关于瓦当解析的那番话“……古人通常叫它‘当’，也称‘瓦’，还有的叫它‘裳’，它还有个别称，叫‘甬’……”所以，他便对瓦当上的舞女低声呢喃：“丽人甬，丽人甬，翘袖折腰惹人痴。丽人甬，丽人甬，丽人出处谁人知？”

思来想去，他便想起麻蛇来。或许他能帮他解惑。

麻蛇是第二天中午接到电话立刻赶过来的，不过令刘一刀吃惊的是，他不是一个人，与他同来的还有田鸡和乔薇薇。

一见面，乔薇薇便大惊小怪地叫道：“一刀，你怎么瘦了？”

田鸡在一旁煽风点火：“是啊，还眼眶发青啊，是不是鬼压床啊？”

“滚一边去。”刘一刀挥拳做恐吓状。

“一刀，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麻蛇一本正经地问道。

“没事，大家进去说话。”

说着，刘一刀便把田鸡和肖薇薇往屋里让，同时暗地里一把扯住麻蛇的袖子，把他留在最后，他不快地小声问道：“我找的是你，你怎么把他们俩也带来了？”

“不是啊，”麻蛇一脸无辜：“你打电话那会儿他们俩正好在我那儿呢，听说你找我吃饭，他们就一起跟着来了。”

“他们去你那儿干嘛？”

“是田鸡问我瓦当……”麻蛇的话还未说完，里面便传来田鸡不耐烦的声音：“怎么着？你俩还说上悄悄话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啊？”

二人一听此话，只好打住话头，走进房内。

“唉呀，一刀哇，你这小破屋也得拾掇拾掇了，太寒酸了。”田鸡环顾屋内说道。

“有啥好拾掇的？里外就我一人儿，有个地儿睡觉就行。”刘一刀随口应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不在乎，可人家薇薇不能不在乎啊？”

“死田鸡，瞎说啥呢？”乔薇薇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乔薇薇和刘一刀的关系近来走得越来越近，在田鸡和麻蛇眼里，他们俨然已经是一对情侣了，只不过乔薇薇在他们面前没有亲口承认而已。

乔薇薇是四人中唯一用真名的一个，这符合这女人的一贯风格——真实。她这人做事从不懂得掩饰，比如她就从不羞于承认自己爱钱。她是个自由职业者，具体点说是个在家开网店的，时间大把，钱却赚得不多，至少比她的预期要少。所以，她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她梦中的白马王子会开着宝马跑车前来接她。

可是刘一刀却只不过是个开小修车厂的小老板，除了他那台从客人那儿买过来的八年的老“切诺基”，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私人财产了。他住在修车厂里，厂房还是租来的，每月赚得不少可花得更多。所以，刘一刀和乔薇薇的白马王子标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刘一刀很帅，又颇有男人味，这也是乔薇薇愿意和刘一刀保持暂时亲密关系的原因。然而，精明的乔薇薇还在骑驴找马，人家都说女人的婚姻是第

二次投胎，她可不想让自己错投了胎。

田鸡笑着对胡一刀说：“一刀啊，差不多就跟薇薇把喜事办了吧。哥们儿我也没多的，就随两万块钱的礼吧。”

说着，田鸡便掏出两捆钞票砸到刘一刀床上。一时间，其余三人都瞠目结舌。

“这可使不得，田鸡，田大哥，这钱我可不能收。”刘一刀震惊之余第一反应便是拒绝。

“怎么着？瞧不起你田哥是吧？告诉你，你田哥我好歹也是一捣腾外贸的，多少总比老弟你还宽裕点，这钱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怎么着？嫌少哇？”

田鸡这话把刘一刀挤到墙角里了，事到如今，他不收也得收了。

“那好，这钱我就收下，以后有啥事你田哥知会一声就行。”

田鸡笑了，笑得很暧昧，他拍拍刘一刀的肩膀：“一刀啊，这才是好兄弟呢。对了，你那天捡来那块破瓦当呢？”

刘一刀心里一动，反问道：“田哥怎么问起这个？”

“想起来了，随便问问。它在哪儿呢？给哥们儿拿出来开开眼。”

刘一刀犹豫地看了麻蛇一眼，对方迅速地摇一下头，并故意把脸转过一边。刘一刀明白了，他立刻陪出笑脸：“真对不起呀，田哥，那破瓦片前两天让我给打碎了，看着没用就丢垃圾箱……”

刘一刀正说得起劲，田鸡却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编！编！你就编吧。一刀啊，咱们可是好几年的朋友了，我田鸡是啥人你应该知道。我啥时白占过别人便宜？我也不白要你的，这么着吧，你把那块瓦当给我，我除了刚才那两万块钱，再给你一万，你看怎么样？”

刘一刀愣了，他不明白一向精明的商人田鸡怎么忽然这么看重自己随手捡来的一块旧瓦当呢？

刘一刀沉默了，屋内的气氛也就跟着压抑起来。

“田哥呀，你就让一刀好好想想嘛，回头我让一刀主动找你。”乔薇

薇媚笑着上来打圆场。

“好，那你就先考虑考虑，想好了给我电话。我等你啊。我还有事，先走了。”说着，田鸡便匆匆忙忙离席而去。

田鸡一走，刘一刀立刻追问麻蛇：“这瓦当究竟有什么说道？为什么田鸡愿意下三万块钱的本钱买它？”

麻蛇抬起头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盱眙田鸡给那块瓦当拍了几张照片？”

“怎么？”刘一刀点头反问。

“他今天上午就是专门来问我瓦当的事的，他说他拿照片去问过行家，对方说从瓦当上的纹案看，这个瓦当似乎不是当代之物，而是古物。”

“真的？当真是古物？”刘一刀难抑激动。

“今天田鸡也是这样问我。我根据那天的回忆告诉他，很有可能，而且这东西很可能是明代以前的东西。”

两人正说话间，刘一刀写字台上的电脑不断发出“嘟嘟嘟”的提示音，同时刘一刀“驴友俱乐部聊天群”的头像始终闪烁不止。

刘一刀是个网虫，所以他平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先挂QQ，白天有车就修，没事就上群里神聊。所以，通常他的电脑都和他的生物钟同一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现在，刘一刀的心思却根本不在网上，所以当“嘟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他粗暴地命令身旁的乔薇薇：“烦死人了！把电脑给我关了！”

乔薇薇从未见刘一刀发过这么大火，先是吓了一跳，进而乖乖走到电脑前。

可是，当她看到不停闪烁的群头像时，却突然产生一种想将它打开的冲动，因为她也是这个“驴友俱乐部群”的成员之一，她很想知道群里最新的聊天内容。

对话框内，一排排血色的大字冲击着乔薇薇的双眸。

“我想自杀，我想自杀，我想自杀……”

第一排红字竟是如此惊心动魄。

下面是群友的跟贴：“你是谁？什么事想不开呀？”

下面又是红字：“我叫小懿，我老公死了，孩子也死了，他老婆还把我毁容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要自杀！！！”

群友再次跟贴：“你吃错药了吧？什么你老公，又他老婆的？究竟谁是你老公的老婆啊？”

红字再现：“我跟我老公没结婚。”

群友马上跟进：“原来你是二奶呀，抢人家老公还给人家生私生子，他老婆毁你容算轻的了。不要脸！”

红字狂飙：“我为他付出了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们怎么随便骂人？你们不知道，他老婆有多狠！我现在生不如死！”

口诛笔伐跟贴跟进：“他老婆再狠也是你自找的！ying妇！”

红字停顿后再现：“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啊？难道非要看到我死才甘心吗？”

乔薇薇虽然爱财，可却多少有点正义感，平素她最恨这种专门勾引人家老公的“狐狸精”，所以当看到最后这行红字时，她再也控制不住，用刘一刀的Q号“噼里啪啦”地发送出一排字去：“你活该！要自杀就快点！别哆里巴嗦的！”，

接下来十秒钟左右，红字都没有再现，随后，红字又来了，但对方敲字的速度很慢，很慢：“你叫刘一刀？”

乔薇薇想都不想就打出几个字：“不是，我叫乔薇薇。”

红字又慢爬：“你要我死？”

乔薇薇没好气地写道：“是你自己喊着要自杀的，我只是投赞同票而已。”

红字又来：“你就这么恨我？”

正在这时，一直忙着讨论瓦当的田鸡和刘一刀注意到了乔薇薇的举动，刘一刀连声催促：“薇薇，怎么还没关电脑啊？响声烦死人了！”

“马上就关！你们说你们的吧。”乔薇薇一边应付刘一刀，一边手指飞动，送出一条信息：“像你这种女人全天下都恨不得你早死！”

红字：“我可以死，可是我死了一定会来找你陪我！”

乔薇薇“扑哧”一笑，这种恐吓语太滥了吧，随即敲出：“没问题！我等你哈。”

红字没有了，几秒钟后，群主上来发言：“薇薇，她不会真去自杀了吧？你快劝劝她呀，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啊。”

乔薇薇不屑地笑笑，抬手关掉了电脑。她太了解这种女人了，没种。真正想自杀的人没有先行预告的，死不死是自己的事，和别人无关。这女人不过是想打着自杀的旗号在网上发发牢骚博取点网友的同情心罢了。自杀？她绝对不敢。

追命

然而，这次乔薇薇却大错特错了。

刘一刀是三天后接到警方电话的，乔薇薇死了。

乔薇薇就死在自己家里，门由内反锁，桌上的电脑一直处于屏保状态，没有关机。乔薇薇穿着睡衣死在地上，两眼大睁，似乎经受了极度的惊吓心脏麻痹而亡。死亡时间在前一天夜里。

乔薇薇的尸体是田鸡在次日上午发现的，因为乔薇薇约他到家里有事商谈，可是当田鸡准时到达乔薇薇门口的时候，敲门却没有开，他就拨打她的手机，结果手机铃声在屋内响起。田鸡直觉乔薇薇出事了，就砸门进去。结果就看到尸体已经僵硬的乔薇薇。

现场勘察结果看来，乔薇薇没有他杀嫌疑。

那么，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心脏麻痹而死呢？她的心脏一直都很健康。

据田鸡说，乔薇薇前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时，提到她见鬼了，是一个叫“小懿”的女鬼，她看见了她的“自杀视频”，还不断接到她的“鬼贴”，就算关了电脑照样给她发贴不误。所以，她才约田鸡第二天上午去她家，就是要和他商量请大仙驱鬼的事，因为田鸡有很多这样的“仙友”。

对于乔薇薇的死，刘一刀在意外之余，便是深深的内疚。

其实乔薇薇昨晚打过电话给他，要他留心群里一个叫“小懿”的人，还让他小心那块瓦当。同时，她还一再请求刘一刀立刻去她家里。可是当时刘一刀正在网上查找关于古代瓦当的资料，根本无心听乔薇薇的唠叨，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他想，如果当时听完她的电话，很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乔薇薇也不会死。

回想与乔薇薇之间的点点滴滴，刘一刀不禁悲从心起，他发现自己对乔薇薇还是付出过感情的，甚至还认真地考虑过娶她。然而，自从意外得到那块瓦当，刘一刀的心思就被那起舞的宫装美人牢牢占住，不只日思，还会夜梦，有时候他也想让自己从这份痴迷中挣脱出来，可是，他偏偏对自己无能为力。

他忘了工作，忘了朋友，忘了乔薇薇，只记得瓦当上始终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那位舞艺高超的古代美人。

结果，就因为他的忽略，就因为他的粗心，乔薇薇死了。

怀着深深的歉疚，刘一刀打开了自己的群聊记录。他隐约记得三天前乔薇薇似乎在上面以他的身份发过贴子。

果然，没费什么周折，他便找到了那天的聊天记录。当他看到对话中出现“我叫小懿”四个红字时，他的脑子立刻如猫头鹰般警觉。

当他一字不漏地将乔薇薇和那个小懿的对话内容全部读完之后，背脊突然间一阵冰凉。

乔薇薇说她见到小懿的鬼了，说她见到对方的“自杀视频”，难道说这个叫小懿的女人真的自杀了？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乔薇薇的死很有可能和这个小懿有关。

想到这里，刘一刀重新看了看小懿的网名，谁知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刘一刀又是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小懿的网名就是她的QQ号码。数字是：1741741774。谐音分明就是——一起死一起死一起去死。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懿是人还是鬼？她又和他的瓦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乔薇薇电话中让他留心小懿的同时又提到小心瓦当？

心烦意乱的刘一刀重新拿出那块舞人瓦当，然而翻来覆去还是找不出答案，只是这次他在瓦当内侧的角落里发现了四个好像文字一样的刻痕，其实这些刻痕他先前曾无数次触摸过，可是一直都以为是岁月剥蚀造成的划痕而未加留意。然而，今天当他在放大镜下重新审视它们时，他发现这四个微小的刻痕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可惜他本人对此一窍不通。

无奈之下，刘一刀只能借助放大镜一笔一笔将那四个文字描摹下来，直到自认无误才松了口气。

也是机缘巧合，第二天他在修车厂里遇到了一位熟客，交谈中获悉此人恰好认识一位古汉语教授，刘一刀一听大喜，即刻将记载四字的字签托付于他。

溯源

瓦当的秘密尚未解开，刘一刀却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田鸡。

田鸡来访的目的不言而喻，还是那块瓦当，这次他的价码已经出到四万。然而，刘一刀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卖。

结果田鸡发火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给你最后三天时间，到时候你要是再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难道你还想明抢不成？”

“你太小看我了，有些时候让一个人乖乖就范的方法有很多，我最喜欢‘曲径通幽’的一种。”田鸡大笑着离去。

刘一刀却已经嗅到即将来临的危险。

很多时候，真正看清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有块小小的“试金石”即可。这块“试金石”就叫作诱惑。在它面前，朋友可以反目，亲人可以成

仇。

当天夜里，刘一刀又做梦了。

这一次的梦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那个风华绝代的背影转过来了。

刘一刀终于看到了舞者的真容。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她的脸上血肉模糊，根本分辨不出口鼻，她的眼睛不知去向，双目处已变成两个血淋淋的大窟窿。

刘一刀吓得一声惊叫，惊叫中梦境消逝。

惊醒的刘一刀分外痛苦，梦想中的美人怎么竟会形如鬼魅？莫非她真的是妖孽化身？莫非乔薇薇已经发现了这块瓦当的问题？

可是，自己为什么看到美人的血脸更多的却是心痛？痛如刀割？

薇薇，告诉我，瓦当上的舞者是敌是友？

乔薇薇当然无法告诉他，可是有一个人却可以。

他就是麻蛇。

当麻蛇惊慌失措地出现在刘一刀修车行的时候，刘一刀颇感意外。这不像麻蛇一贯的作风，印象中麻蛇每次来他这儿都要事先联络的。

今天麻蛇怎么会如此反常？

麻蛇坐下来第一句话是要水，第二句话是要烟。

水下肚烟在口他才开始开门见山：“一刀，你这几天还做梦吗？”

“做啊，昨晚还做了一个噩梦。”

“还是瓦当上那个女人？”

刘一刀缓缓点头：“她终于转过身来了。”

“你看到她的脸了？”

“是的。”

“她什么模样？”

“不人不鬼，血肉模糊。没有双眼，看出口鼻。”

正说话间，刘一刀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当他再挂断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迷惑。

“怎么了？谁的电话？”麻蛇敏感地询问。

刘一刀不答反问：“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块瓦当内侧有四个字？”

麻蛇双眼一亮：“有啊，可惜那四个字非隶非篆，我当时根本分辨不清。”

“我问到答案了。”

“真的？是哪四个字？”

刘一刀一字一顿地说道：“戚姬陵甬。”

麻蛇一拍大腿：“果然如此。”

刘一刀诧异地问道：“你知道了？”

麻蛇点头道：“这些天我一直在多方查找瓦当方面的资料，而且也拿这块瓦当的照片去询问过我的老师，结果我搜集到这样一些讯息。这块瓦当的纹案的确是极为少见，除了外侧的舞女图案外，瓦当内侧还刻有一个动物的图案，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刘一刀点头。

“其实这个动物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夔的变体，夔是传说中的独脚怪兽，声如雷鸣，给人威慑四方之感。然而，当初我却没有辨识出来。据我的老师说，这种图案只有秦汉时期才有使用，而且，这种夔的图案往往专用于一种瓦当，就是陵墓，目的是以凶猛的夔来守护陵墓、驱赶恶鬼和盗墓者。此外，我的老师又反复分析过这块瓦当的造型和图案，发现上面的图案姿态灵动，做工精致，根据‘秦砖汉瓦’的说法，他得出结论，这是一块汉代的瓦当，而且老师尽管判断不出瓦当内侧四字中其余三字，却最终确认了四字中的第三个字是‘陵’，所以他最终断言，这是一块专用于汉代陵墓的瓦当。”

“就算是陵墓专用的瓦当，你也不应该表现得如此慌张啊。”刘一刀不解道。

麻蛇叹息一声：“一刀，你不明白，自古以来，陵寝专用的瓦当通常在陵墓修建时就被施下了诅咒，如果这种瓦当被他人盗取，则此人必不得善终。一刀，根据你这些天的怪梦和反常行为，我可以断言，这块瓦当绝非良品，它上面的那个舞女分明就是在蛊惑着你。昨夜梦中她的鬼魅面容还不能让你觉醒吗？”

一番话说得刘一刀如入冰窟，他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我并没有盗她的瓦当啊，我是捡到的呀。”

“没用的，只要护陵瓦当离开它所护卫的陵寝，它身上的诅咒就开始应验。无论是谁得到它，诅咒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你忘了？那位农家乐饭店老板说，当初给他家上瓦的三个人全都遭遇不测，两死一失踪，而且乔薇薇的死很可能也不是偶然。”

一听到“乔薇薇”三字，刘一刀脸上突然阴晴变幻，他一把抓住麻蛇的手，大声问：“戚姬是谁？”

麻蛇神情严峻地答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姬，她曾随刘邦征战四年，深得刘邦喜爱，为刘邦生有皇子如意。她也是西汉初年的歌舞名家，她擅跳‘翘袖折腰’之舞，世人多称她为戚夫人。”

“戚夫人？”刘一刀大惊：“难道就是历史上被吕后割鼻挖眼砍去手脚制成‘肉髀’，最终被活活折磨至死的戚夫人？”

“没错，就是她。她的本名叫戚懿。”

“什么？戚懿？是哪两个字？你写给我看。”刘一刀像被锥子扎了一般跳起身来。

当麻蛇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戚懿”两个大字时，刘一刀的脸色瞬间惨白。

他猛地抬起头来，望着电脑絮絮不止：“戚懿？难道就是小懿？老公死了，孩子死了，自己又被大老婆毁了容，天哪，这不正和戚夫人的遭遇完全相同吗？刘邦死后，戚夫人所生皇子如意被吕后毒药鸩死，接下来吕后又残忍地砍去戚夫人的手脚，割掉她的鼻子，挖去她的双眼，逼

她服下哑药，熏聋她的耳朵，将她丢入厕所，让她生不如死！这么说来，小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鬼魂，是她把薇薇害死的！”

就在这时，刘一刀的电脑突然发出提示音，同时，那个群头像开始不停地闪烁。

刘一刀接连按下鼠标，这时，1741741774又打出一排血红的大字：“刘一刀，你也来陪我吧！”

“她来了，她要对付我了！”刘一刀目光涣散，浑身无力。

“怎么会这样？这个1741741774是谁？”麻蛇震惊地问道。

“就是小懿呀，戚夫人的鬼魂哪。薇薇就是她害死的。”刘一刀痛苦地抱头说道。

麻蛇颓然瘫倒。

忽然，刘一刀双目发光，逼视着麻蛇道：“不对，这里有个地方不对。”

“什么地方？”

“就是戚夫人的陵墓！我记得《金瓶梅词话》第一回里有一首诗，当时因为喜欢，专门查找了此诗的出处。原来竟是宋代诗人范成大所做。内容是‘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据说诗人范成大当年出使金国路过虞姬墓，感叹楚汉相争时分别跟随项羽和刘邦的虞姬和戚姬，俱是红颜，却全都薄命，所以就做了此诗悼念二姬。诗中说‘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很显然是说虞姬虽自刎而死，却终究有个陵墓，可是戚姬却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那么既然戚夫人没有陵墓，又何来守陵的瓦当呢？”

麻蛇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刀，你错了。据史书记载，戚夫人虽然被吕后残害在咸阳，并草草掩埋。可是在她死后，她故乡的乡亲们却因为感念当年戚姬从枯井中勇救高祖的义举，又怜她红颜薄命，便掘其尸骨运回家乡建陵墓厚葬。而这位戚夫人的故乡，你也并不陌生。”

“她应该是山东人吧。”刘一刀答。

“那都是误传，据史料所载，戚夫人是江苏人，她的家乡是洪泽湖畔

淮楚，这个淮楚就是古泗州城。”

“什么？就是咱们前几天去探访的‘水下庞贝城’？”刘一刀傻了。

“正是。300多年前泗州城既然被洪水淹没，那么葬于城中的戚夫人陵墓也必然沉入水底。在洪水肆虐的过程中，很可能这块守陵的瓦当便被洪水冲离墓地，带到邻近村庄。而在300多年后，又再度可能被某个不知真相的人将这块守陵瓦当当作普通的瓦当用在了我们所去的那个农家饭店建筑之上。”

麻蛇的这番话彻底击垮了刘一刀最后的希望，他眼中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

“一刀，不要怕，咱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你是说把这块瓦当卖给不知内情的田鸡把诅咒转嫁给他？”

麻蛇点点头：“这的确是个办法。”

刘一刀却烦躁地摆摆手：“我不会这样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有我做人的原则。”

“那你可以把它丢掉呀。”

“丢掉？那如果再被别人捡去不是又要害人了？对了，我把它摔碎算了！”

刘一刀边说边要去取瓦当。

“千万不要啊，一刀。就算你毁坏了这块瓦当，它对你的诅咒也无法改变。你别急，我再去问问老师，或许他能有办法。你等我电话，在这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

麻蛇走后，刘一刀全身脱力地仰躺在床上，内心一片死灰。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响了。

刘一刀挣扎着接起电话，里面传来田鸡阴森森的声音：“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刘一刀苦笑：“不用考虑了，我不卖。”

田鸡沉默片刻，忽然吐出四个狠字：“你别后悔。”随即便挂断电话。

了断

这一夜，刘一刀再次失眠。然而，他却没有做梦，因为他一夜未眠。

他的电脑一直开着，他就在电脑前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刘一刀突然灵光乍现，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想通了。

就在这时，麻蛇的电话恰好来了。

“一刀，昨晚我老师帮我联系到一位西藏高僧，他说如果把瓦当交给他，他就会帮你消除附着在上面的咒语。一刀，我马上过来取瓦当。”

刘一刀仿佛松了口气，轻声说：“好吧。”

当麻蛇来到修车厂的时候，刘一刀便指着桌子上一个黑提包虚弱地说道：“麻蛇，瓦当我已经包好放在这里了，你快点拿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了。”

麻蛇提起提包，用力拍了拍刘一刀的肩膀：“一刀，放心吧。一切都过去了。”

说着，麻蛇便疾步向门口走去。

突然，身后传来刘一刀冷冷的声音：“你找到买主了吗？”

麻蛇身子一僵，转身道：“你说什么？”

刘一刀目光如剑，高声道：“我是问你，瓦当买主找到了吗？”

麻蛇诧异：“什么买主？一刀你开什么玩笑？”

刘一刀冷笑一声：“麻蛇，你还要跟我演戏吗？”

麻蛇这次脸色变了：“一刀，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刘一刀大笑：“昨天你走之后，我就开始把整件事重新思考，于是就发现了许多不对头的地方。首先就是那个网上‘小懿’的出

现，我发现她进群的时间就是发‘自杀贴子’的当天。我看过薇薇用我的Q号跟她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小懿问薇薇‘你叫刘一刀？’薇薇答‘不是，我叫乔薇薇。’这就奇怪了，如果小懿真是戚夫人的鬼魂，鬼魂是无所不知的，那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跟她对话的是刘一刀还是乔薇薇呢？这是其一。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那就是薇薇跟田鸡说她见到小懿的自杀视频了，她亲眼目睹了小懿的死，而死去的小懿却还在不断给她发“鬼贴”。现在问题就来了，薇薇第一次和小懿对话是用的我的Q号，就算她向小懿承认了她是乔薇薇，小懿也不可能找到薇薇自己的Q号，因为薇薇的个人资料里根本没有透露她的姓名。那么，小懿怎么可能会准确地找到薇薇的Q号并不断给她发贴呢？这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小懿真的是鬼，要么就是有知情人向小懿透露了薇薇的Q号。对于这两种可能，我更倾向于第二种，那就是有人与小懿合谋。在这个驴友群里，薇薇并不是个爱出头的人，大多数时候她都是在潜水，基本上除了我、你、群主还有田鸡，群里其他人几乎都不清楚薇薇Q号。于是，我怀疑那个合谋者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结合田鸡最近一直对我软硬兼施觊觎瓦当的行径，我最初更倾向于田鸡就是那个设局的人。而他的目的就是得到我的瓦当。”

说到这里，刘一刀斜睨了麻蛇一眼，点起根烟慢吞吞地继续说道：“然而，很快一个新的疑问又来了，设局者为什么要让小懿出现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通过小懿的装神弄鬼，让我相信小懿是戚夫人的鬼魂，从而因恐惧而自动放弃这块瓦当。那么，小懿那天发表‘自杀宣言’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设局的人很清楚我的为人和习惯，知道我天天都会挂Q，还会关注群聊，同时又知道我是个热心肠，见有人自杀，一定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那么这个小懿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我的生活，成功地对我进行恐吓，那后面的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乔薇薇的突然介入却让设局人临时改变了原定计划，结果薇薇就成了鬼魂索命的牺牲品。同时，薇薇的死也为陵墓瓦当杀人诅咒的真实性增添了重重的砝码。现在话说回来，很显然在小懿出现的那一刻起，设局者就把它按戚夫人的原型来打造的。那么，这就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设局者在那时就已知知道我得到的这块瓦当是戚夫人陵墓的瓦当了，所以才会设计出一个小懿来。可是，田鸡会是这个设局者吗？他直到昨天为止都不清楚这块瓦当真正的年代和来历，那么他又怎么会设出这个高明的局呢？好，到这时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人了。”

刘一刀紧紧逼视着麻蛇：“那就是你，堂堂考古系的高材生。我记得你第一次拿着这块瓦当反复查看的时候，特别关注了瓦当的内侧，当时

你几乎把脸贴到上面，而且足足停留了好几分钟，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你的眼神非常奇怪，尽管只有一个瞬间，我还是觉得那个奇怪的眼神透露出你看出了一些问题。然而，当我向你询问的时候，你给我的答案却全都模棱两可，甚至当我坚持去向制瓦者询问这块瓦当时，你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就让我不得不感到奇怪了，一个学通古今的考古专家怎么可能连这块瓦当是古是今都判断不出？至少你应该看得出这是一块古物吧。然而，当田鸡几天后向你询问瓦当年代时，你却不再隐瞒，告诉他也告诉我这是明代以前的古物。直到昨天下午，你急匆匆来到我这儿依然还在套我的话，当我说出瓦当上的四个字是‘戚姬陵甬’时，你才就磨下驴将这块瓦当的来历合盘托出。同时一直在反复强调这块陵墓瓦当的危险性和杀人诅咒，甚至还假装关心我要帮我找到解脱诅咒的办法。如果换成别人，一定会对你深信不疑，甚至当无偿地将瓦当对你拱手送出的时候还会对你感激涕零。然而，你低估了我的智商，我将整个事件重新想过之后，我得出一个可怕的设想，那就是，麻蛇你在最初查看这块瓦当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它内侧的‘戚姬陵甬’四字，同时以你掌握的古物鉴赏知识，你应该已经判断出这是汉代的東西。这一点从你当时那稍纵即逝的奇怪眼神里就可以看出。然而，当时你为什么要对我们所有人隐瞒呢？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产生了贪念，因为你很清楚这块‘戚姬陵甬’的价值。我昨晚在网上查过资料，一块普通的汉代瓦当目前的市值都在几十万，如果是戚夫人陵墓专用的瓦当，那么这个价码至少要到百万以上。麻蛇，我真没想到，平素那么质朴博学的学者麻蛇，竟然在金钱面前也会露出贪婪的本相！”

麻蛇推了推眼镜，笑道：“一刀，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这都是你的臆想。”

刘一刀再次冷笑：“是吗？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古泗州城我们碰到的那个在泥沙上写字的老道？他当时送了我们几句话，因为话有蹊跷，所以我当时留心记住了。他说的是‘祸来水不涌，命去干戈斧。妄做水下鬼，刀兵尘中土’。尽管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但是昨晚我仔细推敲之后，发现这些话其实就是预言，可怕的预言，因为现在前三句全都得到了证实。第一句‘祸来水不涌’，水不涌，涌没有水，就剩下‘甬’了，你说过瓦当也称为‘甬’，这样看来，这句话说的就是，祸患是由瓦当带来的，这一点目前看来完全应验。第二句‘命去干戈斧’，干戈斧，就是戚字。戚，戋也，就是斧子的意思，部首是戈。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是说‘丧命的原因是因戚夫人而起’。第三句‘妄做水下鬼’，妄字分开来就是女亡，薇薇是女孩子，所以女亡指的就是薇薇的死。水下鬼，我开始一直想不

通，因为薇薇并不是在水里死的，然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田鸡的姓‘田’字五行属火，戚夫人的‘戚’字五行也属火，只有你麻蛇的姓‘麻’字五行恰好属水。所以，这更让我怀疑薇薇就是被你设局装神弄鬼才给害死的。麻蛇，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诡辩了，如果你不去自首，我可以帮你报警。我相信警方一定会找到你犯罪的证据。对了，顺便提醒你，你手上的提包还是不必带走了，因为里面包的是一块砚台，瓦当还在我手里。”

尾声

第二天是乔薇薇的葬礼，作为朋友，刘一刀和田鸡都出现在现场。

乔薇薇的母亲因为过度悲伤没有到场，只有她的父亲含泪答谢亲友。

刘一刀走上前去握紧老人的手：“我是薇薇的朋友。”

“我知道，谢谢你来送她。”

“乔伯伯，请节哀。”

乔薇薇的父亲怔了一下，马上回答：“我不姓乔。”

刘一刀大为诧异：“您不是薇薇的父亲吗？”

“是的，可是我和薇薇的妈妈在薇薇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一直随她妈的姓。”

“那您贵姓。”

“我姓吕。”

刘一刀如霹雳轰顶，木立当场。

两千年前戚夫人因吕后而死，两千年后乔薇薇（应该是吕薇薇）又因戚夫人的瓦当而死，难道真有这样的巧合吗？

当天夜里，刘一刀再次从梦中惊醒，梦中那宫装美人不再是鬼魅面容，而是恢复花容月貌，她手中举着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玉，对着刘一刀微微含笑，轻轻说出一句话来。

刘一刀翻身下床，打开电脑输入“戚夫人”三字，在百度百科中，他

看到这样一段话“秦末楚汉相争，刘邦于彭城兵败，被项羽部卒追杀，过睢水沿西渭河而逃，时天将黑，追兵近，刘邦走投无路，见河岸边苇丛中有一眼枯井，便弃马入井而藏。待刘邦一入枯井，即刻便有蜘蛛结网。追兵至，见井口盘丝错结，蛛网纵横，料定无人，遂继续前追。待追兵已远，四境无声，居住在此的戚氏父女将刘邦救起。戚父见刘邦相貌奇伟，必有大贵，欲将戚女相许。刘邦见戚女端庄秀雅，清丽脱俗，心甚喜欢，欣然应允，解随身珍爱佩玉为礼，定下婚约。”

佩玉？佩玉？梦中那块美玉在刘一刀眼前不断放大，而他那双凝视宝玉的眸子也越瞪越大，最终，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第二天，刘一刀下落不明，同时失踪的还有那块纹着宫装舞女的瓦当。

麻蛇是在乔薇薇葬礼当天到警局自首的，他承认自己见利忘义，设计谋夺刘一刀的汉代瓦当，并且与人合谋装扮小懿的鬼魂给乔薇薇发假造的“自杀视频”和“鬼贴”，还让黑客攻击乔薇薇的电脑，来恫吓乔薇薇。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吓吓她而已。然而，麻蛇一直不承认是他最终吓死了乔薇薇，因为所有的“鬼贴”都是在乔薇薇死的当天白天发的，既然乔薇薇在当天晚上还给田鸡和刘一刀打过电话，那就说明乔薇薇并非是被他们的装神弄鬼直接吓死的，充其量他们的威吓行为只不过造成乔薇薇的神经高度紧张。

那么，如果麻蛇所说的一切属实，乔薇薇又是怎么死的呢？她被吓死的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听到刘一刀失踪的消息之后，麻蛇下意识地想起泗州城老道的最后那句预言诗“刀兵尘中土”，脸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按摩女郎

阴影里的眼睛

“凯撒大浴城”开张前天，武汉下起了一场磅礴的雨夹雪，是冬了。

风雪中，一个瘦高的影子穿着一身苍黄的雨衣，站在“凯撒”后门的锅炉房门口避雨，他手上夹着一支“苏烟”，不时抬起一双阴鸷的眼睛，瞟向二楼的按摩室。二楼窗户中传来阵阵女人妩媚的笑骂声，那声音被风雪搅散了，竟有些悲怆的意味。

一扇窗户后忽而现出一个嘴角长着美人痣的妖艳女人，那女人正将蔻丹往指甲上涂，窗台上忽而“嗖”一声掠过一团毛烘烘的东西，她惊了一下，忙推开窗户，下意识地看了出去，突然躲在了下面的那个人影，脸色顿时煞白，脸上的妆粉“扑簌簌”地抖落，手忙脚乱地关上了窗户。

下面那人猛地掐断了苏烟，仿佛掐断了谁的脖子似的，脸上露出残酷的杀意，踏着一地雨雪，绕着锅炉房而去。

“林姐，你怎么了？”按摩室内，两个打扮得同样妩媚女人都走了过来。

“没什么……刚才看到一只黄大仙从窗台溜走了，怕是附近有老鼠。”按摩女林玲强行压抑住心底的恐惧。

三天前，林玲和张翠兰、胡招娣还是“凯撒大浴城”对面的“皇家浴场”的按摩女郎。三人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因为有些姿色，当初被“皇家”的老板看中，连诱带骗请到了浴场里，让她们从按摩、修脚做起。

然后，老板请她们来，可不是让她们按摩修脚的。

林玲是三人当中年岁最大的，老板先从她开刀，在她的茶水中下了迷*，让一个煤老板把她给开了苞。许多个日子后，林玲还常常从噩梦中见到那个煤老板淫笑着，用香港脚变态地在她身体上游走的情形。

“拿下”林玲之后，张翠兰和胡招娣也难逃厄运，她们失去了贞洁后在老板的威逼利诱之下，被逼为客人提供“特殊”服务。林玲三姐妹这些

年为“皇家”的老板赚了不少钱，光是张翠兰那一舌头推活，就为“皇家”诱来了数百个客户。

然而一个月前，一个诨号“三混子”的人却纠缠上了三姐妹，尤其是林玲，在搞特殊服务时，身体上的敏感部位被抓满了伤痕，痛苦不堪，甚至几次下体大出血。林玲带着张翠兰、胡招娣找上老板，说以后不再为这个三混子提供服务，老板却说：“你们知道三哥什么来头？黑社会混的，砸了多少场子？别说我，就是局子里那些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你们给我好好伺候着，身上有伤怕什么，老子送你们去医院！”

林玲一时间悲恨交加，顶嘴道：“让我们姐妹仨伺候那个畜生，我们就不在这里干了！去别家照样能活！”

老板急红了眼：“你敢！老子砸断你的腿！”

林玲回到按摩室，一想到丑陋的三混子在自己身上野牛耕田一样喘着粗气的样子，胸中便翻江倒海般一阵呕心。她有心带着两个姐妹逃出这个令她身心俱辱的地方，然而老板为了看住这些按摩女，每个出口都有保安轮三班倒，她们除非从窗户中跳下去。

就在这个当口上，一个神秘的客人闯入三姐妹的视线，那位客人指名道姓要林玲为她服务，在暧昧的粉色灯光下，他一边温柔地吻着林玲，抚摸她身上的伤口，一边说，自己是一家即将开张的浴场的老板，早就听说林玲的手活、胸活、口活都不错，想让她去自己的浴城做按摩女郎的大姐大，培训她们，工资竟开到了她现在的十倍之多。

林玲心动了，但很快眉头紧锁，客人一眼看出她的担忧，说：“今晚我在窗下给你搭上梯子，放心，为了你，我会砸钱买通那些保安。”

林玲看着客人那张英俊的脸，心跳得厉害，说：“我还要带上两个姐妹，她们的活不比我差。”

当晚，三点的光景，林玲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便迫不及待地拖着张翠兰和胡招娣，去窗口守着。不一会，窗下传来一声老鼠的啸叫，林玲一探头，果然有一架铝梯架到了窗口，下面，是那张英俊的脸庞。

林玲没有想到，她的新老板就把浴场开在了原来老板的对面，明摆着是要抢生意。

她几次劝新老板，这样风险太大，“皇家”的老板有黑社会背景。然

而他每次都是露出诡秘的一笑：“我会打垮‘皇家’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林玲只能叹息，每天手把手、嘴巴嘴、胸对胸地教那些生瓜蛋子如何讨男人喜欢，如何做活，倒也充实。

浴池里的女尸

“凯撒大浴城”终于开张了，那天“噼里啪啦”放掉了整整两箩筐的鞭炮，大红的纸屑铺满了门前的广场，那些走进“凯撒”的人，都像在走红地毯。

开张第一天，是林玲这些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她不但获得了新老板对她培训的肯定，还拿到了平生最高的一笔预支工资。然而，第二她就快活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她指导一个女孩给一个客人修脚，一双畸形的脚忽而伸到了她的面前，一阵臭气随之而来，那只脚是那样的熟悉，多少次在噩梦中出现的东西在现实中重现了，她只是愣怔了一秒钟，“哇”一声呕吐起来。

“臭娘们，嫌老子脚臭！”脚的主人怒道，抄起一只拖鞋就向林玲的头上砸去。

一个人影闪了过来，挡住了那只鞋，却是老板金凯。

“你他妈找死，知道老子是谁？”三混子光着脚跳下按摩沙发，指头指在了金凯的鼻子上。

金凯嘴角抽搐一下说：“谁不知道你啊，三哥！这女孩是我这里压阵的，你看在我面子上——”

“我呸！看你的面子？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三混子呸了金凯一口唾沫，“老子花钱是来买享受的，想玩谁就玩谁！”说着，饿狼一样扑向林玲，一只手揪住她的长发就往包厢里面拽。林玲抗拒的尖叫声令在场的人都是大惊，这女孩难倒以前受过三混子的虐待，所以如此的害怕？

张翠兰和胡招娣听到姐妹的叫声，光着身子就从包厢里溜了出来，一左一右，向三混子扑上去，又是咬又是掐的，三混子是个练家子，三拳两脚，就将两个拦路的女人打趴下了，一把将林玲摔在了包厢沙发上。

就在三混子脱了裤子，要关上包厢门时，金凯忽而大叫道：“三混子，你是存心要砸我的场子是不是？兄弟们，上！”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一拥而上，将三混子制服了，架着一丝不挂的他就往外走，从二楼窗口摔到了一楼的雨棚上。

三混子被摔在雨棚上时，一边浑身冷得连打冷战，一边还在骂骂咧咧：“你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跟老子作对，你等着！”

三混子自从那天被摔后，便不见了踪影，但林玲三姐妹却无时不在恐慌之中，唯恐三混子突然带着一大帮人来砸场子。金凯倒沉得住气，还拿了好菜好酒给姐妹仨压惊，安慰她们说那只是个流氓，没多大势力，不用放在心上。

“凯撒大浴城”的客户积累一天比一天多，门前广场上的停车数量甚至有几次和对面的“皇家大浴场”大差不差，两家进入白热化的竞争，不断地推陈出新，澡前点心、洗后免费盲人针灸按摩等等一时间都出来了。

然而不久，“凯撒大浴城”不久就陷入了瘫痪状态，场子瞬间冷了。

那是个飘雪的日子，凌晨时分，浴池中客人已不多，水也已经冷却不少，在客人的要求下，管水的又送上一阵热水，整个浴池顿时烟雾蒸腾，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一个胖子正在热水中搓着脚，他的脚尖忽而触碰到一团软绵绵的东西，那确乎不是男人身上的肉，而像是女人的乳房。他愣怔了一下，难道有女人在浴池里？他心中一荡，一双肥厚的手伸入水中摸索，这一摸却摸到了一团发丝纠结的头颅，隔着一层子水汽，他隐隐看到那头沉浸在水中，一双圆睁的眼睛白多黑少，瞳孔已经放大。

“啊！”胖子冷不丁大叫一声，肥胖的身躯猛地出水，“死人了！水下有个死女人！”

他的尖叫声令另几个搓澡的客人都抢忙带快地离开了水池，一个搓澡工放下手里的活，走了过来，说：“水下怎么可能有死人，老板您看错了吧！”他淌着水到了胖子手指的地方，双手弯下去一捞，这一捞却捞出了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虽然雾气弥漫，但那些客人还是看出，女人的乳房、小腹以及下体都布满了淤青，女人的头颅耷拉着，长发垂入水中，一动不动，不是尸体是什么？

那搓澡工将女尸放在水池边，忽而一双眼睛瞪得鸡蛋大：“妈呀，这不是二楼的按摩妹吗？”那女尸正是按摩女郎胡招娣！

林玲听到好姐妹的死讯，和张翠兰拖着拖鞋就奔下澡堂，扑到尸体上一通哭号。金凯也赶到了，一边让人赶快报警，一边拉开林玲，柔声安抚她，让她节哀。

警方一刻钟后赶到了，法医很快进行了尸检，尸体背后已经出现尸斑，死亡时间至少在两小时之前，咽喉间有勒痕，显然是被人活生生地勒死的。而且尸斑在背上，死者挣扎时应该是面对着凶手。凶手可能在包厢杀了人，然后趁着外面走廊上没人的时辰，抱着尸体（或者假装搀扶着尸体）下的楼，抛入水池中的，抛尸时间应该是热水供应时雾气蒸腾的那一会。

雷警官听完法医的叙述，忽而陷入沉思，凶手怎么会如此精确地掌握了运尸和抛尸的时间，难倒下面还有一个内应？

警察又向在场的人录了口供，问到林玲时，她忽而疯了似地扯开了胸衣，露出里面浑圆的乳房，带着哭腔叫道：“你们看，我身上的伤和招娣身上的伤是一样的！”说着就要扯下面的裙子，两个警察忙阻止了。

雷警官扫一眼林玲双乳上的伤痕，又扫一眼女尸乳房上的淤青和创伤，忽而脸皮一颤，问林玲道：“那个人是谁？”

“三混子，那个畜生！”林玲又一把扯开了身边姐妹张翠兰的胸衣，她的胸口也是同样的伤口。

雷警官又问了前台收账的，她们都说没有见过三混子这个人，如果三混子真的来了，她们一定会认出来。

林玲忽而想起了什么，对雷警官道：“啊，我想起来了！‘凯撒’开业那天，我看到三混子在这后面的锅炉房旁往二楼按摩室看，他可能是在踩点！”

雷警官闻言，忙对身边的警察使个眼色，两个警察忙奔往锅炉房而去。雷警官迟疑一下，将一张名片递给了林玲：“谢谢你配合我们，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事直接打我手机！”说着便跟上那两个警察。

外面飘花还在飘，雪已有半指之厚。三人在锅炉房中搜寻一番，发现了一串从锅炉房上通往二楼阳台的脚印，凶手难倒是从阳台爬进二楼

按摩室，杀人抛尸后，又倒穿了鞋子从阳台逃跑了？

但狡猾的凶手并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警方的调查最后也不了了之。

三混子的幽灵

“凯撒大浴城”出现女尸的事很快在媒体上疯狂刊登，“凯撒”一夜之间客户骤减，也是的，谁敢在死人泡过的水池里洗澡？不怕做噩梦啊！“凯撒”只剩下女浴池那些不多的女客户撑着场子。

林玲和那些按摩女郎没有了男客人，自然也没有了占工资大半的提成可拿，她几次建议金凯将浴城改成夜总会或者酒吧之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每天都在赔钱。但金凯却一点也不着急，不住地转着手上的钢球，说：“不急，等到凶手正法了，会给我们带来商机的！”

林玲还要再问，金凯却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转身离去。

然而不久，又一件同样的凶杀发生在了“凯撒”的女浴池，沉浸在女浴池里的赫然是具男尸，被人砍了两刀，一道在脸上，一刀在胸口，死相很是难看。尸体的身份竟出人意料，是三混子！

这一下媒体炸开了锅，警方更是一团乱麻，有人猜测是对面的“皇家”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对“凯撒”下了套子，也有人认为三混子的死是女尸的姐妹在报仇，林玲和张翠兰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雷警官将林玲和张翠兰隔离审讯了一遍，从她们口中除了套出对三混子的恨，对死去的胡招娣的爱，再无别的，凶手难倒另有其人？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武汉，“凯撒”和“皇家”都是客户锐减。金凯放了那些按摩女三天假，林玲和张翠兰难得有逛街的时辰，两人撑着碎花伞，“吱嘎”踏着雪向市中心而去。

她们经过“东花公园”时，听到一阵孩子的嬉笑声，几个小孩正打着雪仗。林玲看着那些小孩幸福的笑脸，记忆的闸门瞬间开启，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还是孩子时，和张翠兰、胡招娣一起玩雪球的往事，忽然间鼻子一酸，一滴泪水滑了下来。

张翠兰忽而拿肘子撞了一下她的腰，颤声说：“林姐，你看那个雪人后面！”

林玲向雪人臃肿的身后看过去，这一看她浑身的汗毛立时倒竖，雪人后，一个人正勾头抽着烟，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横生在半边脸上，狰狞可怖，不是三混子是谁？

一阵冷风扬起，雪片乱飞，那“人”忽而转过脸来，掐灭手中的苏烟，对她们龇牙咧嘴的一笑，嘴中那只大金牙闪着冷冷的光芒。

林玲倒抽一口冷气，说：“快走，遇上鬼了……”两人拔腿就跑，也不顾伞被风雪吹折了。

那“人”看着她们的背影远去了，从身上摸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我现在已经替你杀了两个人，你的另一半款子该打到我卡上了吧！现在我被那两个小姐发现了，我要斩草除根了！”

那边一个阴冷的声音道：“你今晚就下手，我接应你，杀完那个姓张的，我就给你最后那一半钱！”

“为什么要留下那个姓林的？”

“你问得太多了！”那边按断了手机。

当晚，风雪声如狼嚎一般，盘旋在武汉上空。“凯撒大浴城”二楼，林玲服侍一个老客户过了把嘴瘾后，就去找张翠兰。张翠兰在她之前就给一个客户做脚底按摩，现在还没有出来。

她连敲了三下门，里面毫无动静，门却反锁了。她心生疑窦，忙从管理员老张那里借来钥匙，打开了房门。

一股磅礴的血腥气刺入鼻端，张翠兰躺倒在一张软垫沙发上，脖子上赫然插着一把水果刀！

“啊！”林玲尖叫一声，冲了进去。包厢的窗户大开着，下面是一串凌乱脚印，和木梯子的印子。很显然，凶手杀了人，又从木梯下去了，并且搬走了木梯。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凯撒大浴城”接连发生三起命案，上面很是重视，给雷警官发下话来，务必在一个月内破案。雷警官从林玲口中问到了一个线索，他们在“东花花园”看到了三混子的“鬼魂”。他当然不似这些农村来的女孩一样相信什么鬼魂，怀疑三混子还活着，那个死在女浴池的只是个替身。他忙召集警力，四处搜寻三混子的踪影。

“凯撒”彻底玩完了，接下来几天来的客户加上来一个巴掌数得完，天天都在烧钱。金凯遂暂时关了浴城，然而林玲却从他脸上看不到一丝失望，他似乎在筹划什么诡秘的事端，神情叨叨的，接手机都是去卫生间。

这一天下午，金凯忽而将林玲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市中心购置几套妩媚的女仆装，准备在重新开张时用。林玲虽一脸困惑，但还是去了。

傍晚时分，林玲背着一大包衣服，踏着晚霜往回赶。走过“东花园”，到了一个小巷子时，她忽而感到身后有什么人跟着，忙顿住了脚，身后依旧有脚步声在响，那声音在寂寥的巷子里被放大了很多遍，一脚一脚仿佛踏在她的心坎上。

她忙一回头，这一回头她顿时花容失色，黑暗中一个瘦高的人影已经逼了上来，那人头上虽兜着风衣兜，但林玲还是认出了他。

“你……三混子……原来你没死……”她看了看深邃的黑巷，心知跑不了了，颤抖着手，摸向包里的手机，按了一个设置好的号码快捷键。

“嘿，嘿嘿，嘿嘿嘿。”三混子阴笑着，手上的匕首抵在了她的心口，“如果不是受人之托，我三混子也不会杀你们三个尤物，至少先奸后杀！嘎嘎！”

“谁，谁要杀我们……”林玲口中问着，脑海中却浮现出前任老板黄永根那张凶神恶煞般的脸。

“看在你服侍了老子的情分上，老子让你死得瞑目，要我杀你的就是你原来的老板！”三混子说完，匕首就向她的右胸口刺去。

“砰！”巷子的围墙上忽而传来一声枪响，林玲浑身战栗地看上去，一个黑影在夜色下一闪，便不见了。

一阵警笛声刺破了小巷的天空，两辆警车飞速行了过来。车上下来了雷警官，他对犹自陷在恐怖中的林玲晃了晃手机，说：“你给我打了手机，他的话我已经录了音！凶手终于正法了！我原来以为‘皇家’的老板不会这么愚蠢，把自己置于最值得怀疑的境地，看来我把事情想得复杂了。”他说话间眼角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围墙上。

次日，“皇家大浴场”的老板黄永根雇凶杀人，使竞争对手“凯撒大浴

城”陷入破产境地的消息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警方代言人在媒体发布会上放出话来，认定杀死三混子的就是为了灭口的黄永根。

也在当天，“凯撒大浴城”的老板金凯低价收购了“皇家大浴场”，“皇家”在鞭炮声中重新开业；而那个被死尸阴影笼罩的浴场也被金凯改造成了酒吧和棋牌室。

林玲看着灯影下忙来忙去，一脸得意之色的老板，想起他此前的种种胸有成竹的样子，心弦一颤，忽而觉得自己就像个傀儡一样，这个感觉瞬间弥漫她的全身，她吓出了一身冷汗。

金老板的秘密

第二天傍晚时分，林玲趁着金凯离开“皇家”的时辰，以肚子不舒服为由，偷偷换上一身男装，过了马路，向对面的“凯撒”而去。凯撒的一楼已经在装潢，灯光昏暗。林玲趁人不注意，上了二楼，二楼18、19号包厢是打通的，一直都是老板金凯的寝室。林玲见走廊上没人，便上前轻轻敲了一回门，见里面没有回音，便从身上摸出一把钥匙，捅进了锁孔。

金凯的寝室装潢真叫奢侈，一张巨大的水床横在一派金碧辉煌中，床上堆着真丝棉被，墙壁上挂着的裸ti画都是金边相框。忽地，她的目光在一张床头照上顿了一下，那张照片是黑白的，显然年代有些久远了，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一脸大胡子，一个红脸中年人，一个白脸少年，三人肩并肩搂在一起，似乎很亲密的样子。

林玲忽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差点叫出声来，那个红脸正是自己的前任老板黄永根，而那个白脸正是自己现在的老板金凯！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林玲仔细盯着那个大胡子看，心里“咯噔”一下，眼中的血丝都在颤抖。她似乎在报纸上见过这个人，好像是和几个同伙挖了个地洞直抵了银行下面，偷窃了大量的现金和金条，他被捉后，在监狱中被人悄然割了喉。警方怀疑是他的同伙为防止他泄露秘密，潜入监狱将他杀了。

然而十年过去了，大胡子的同伙却销声匿迹，那笔财宝也似乎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难道黄永根和金凯都是大胡子的同伙？她看着黄永根和金凯，眼中忽而闪出一道仇恨的光芒。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响。她眼皮连跳了几下，忙把手伸向了水床上的枕头下，她的手摸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却是一把zuo轮手枪。枪口沾着些*灰，似乎已经射出过子弹。

门把手转动开来，跟着，一个人走了进来，正是金凯。他一眼看到了床边握枪站着的林玲，眼中掠过一丝惊诧，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林玲，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枪别乱动，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是真的！”林玲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向了他，忽而笑了，那笑声竟是那些的苦涩，“我终于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你和黄永玉，就是十年前和九叔合伙盗窃银行巨款的大盗！”

金凯的脸皮剧烈地颤动起来，似乎被人识破了心底深处最忌讳的秘密，冷冷道：“你好像知道得很多！”

林玲重重吞咽下一口唾液，说：“当然，我不但知道你的身份，我还知道那晚开枪杀死三混子的是你！三混子当时把匕首抵在我的右胸口，而不是左胸口，根本就没有想要我死！你是想通过他的话，让我误导警方，认为幕后凶手就是黄永根！一切都是你设下的局，黄永根不过是个替死鬼！你千方百计，先是杀了九叔，现在又将黄永根送上了死*的路上，就是想独吞那笔巨款是不是？你开浴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洗钱！我很想知道，你凭什么觉得黄永根会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不把你供出来？”

金凯嘿嘿冷笑起来，说：“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如果他供出我，他的老婆孩子都必须死！你现在明白了吧？”他的话音未落，右手猛地一抬，一枚匕首霍霍直飞向林玲的咽喉处。

“当——”水床下几乎在同一时间飞出了一把水果刀，和匕首在林玲的咽喉前两寸处相撞。

水床大幅度地摇撼起来，从下面爬出来一个人，手上握着的枪也对向了金凯，正是雷警官。

“金凯，你低估了黄永根，他在那个假的三混子死了之后，就向局子自首了，因为他受不了良心的折磨。他早已看出你设的局对他而言是个死局，他自首后，供出了脏款的窝藏点，唯一的要求便是让警方保护他的妻儿。”雷警官略带嘲弄地看着一脸绝望的金凯，“三混子是在你开业前一个月就安置到‘皇家’去骚扰那些女按摩女郎的吧？可惜，他骚扰错了

人！”

林玲冷冷地接口道：“你千算万算，没算到我就是九叔唯一的乡下私生女吧？为了给父亲报仇，我才故意引起仇人黄永根的关注，入了他的贼窝，我等了好几年才等来了你！亏得你的诡计，暴露了你的身份，我终于可以将你们一网打尽，为父亲报仇了！”她抬了抬枪口，就要扣动扳机。

雷警官厉声喝道：“林玲，不要！这样你也要坐牢的！”

林玲摇了摇头，说：“雷警官，谢谢你帮我寻到了杀父的凶手。但我若不能亲手杀他，便对不起死去的两位好姐妹，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现在已无生念，我的身子已经脏了，我不配再在这世上活！”她的话音未落，便扣动了扳机。

金凯左胸中弹，他捂着伤口缓缓倒下，依旧是一脸的不甘。

林玲对着照片上那个大胡子，一时间泪流满面。

良久，林玲单薄的身影从那片烟尘浮沉的施工地走了出来，跟雷警官一道，往警局的方向而去。

尸语新说

铁布帮

1924年秋，日渐西沉，茶马古道上行着一支十来驮马匹的队伍。开道的头骡，膘肥体壮通体黑亮，唯有四只马蹄是烧白的陶瓷色，马颈脖子上挂着牛眼大的铜铃铛。在旁人看来无非是再寻常不过的马帮商队，无什么大的新奇。可你要是问起那些常年走道的马锅头，这四蹄踏雪的头骡是哪家马帮的，每一个都会捂着你的嘴：莫要嚷，要命的硬帮子。

普通马帮，走盐运茶，接的都是和百姓生计有关的货物，离不开“吃穿用度”四个字。而硬帮子只接硬货，所谓“硬货”包括军火，土烟，有时候甚至是苗寨里头的蛊尸。所以遇到硬帮子，别说寻常路人要让，连沿途的土匪轻易也不敢打他们主意。

阿布哥就是这支硬帮子的马锅头，也就是马队的首领。这支由苗人，哈尼人，汉人组成的马帮，是从阿布哥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十寨九沟里最出名的硬棒子，别的马帮不敢接的货，他们都接，别的马帮不敢走的道，他们也要走。早年间，还是大清国治天下，阿布爷便带着弟兄们为革命军拉过机枪，炸yao，翻山越岭一路北上，跟苗寨土巫打过血仗，被清兵围剿钻过毒沼，其中的艰辛险奇非一般马帮走贩所能体会。“铁布”帮的名头便是那时候闯下来的。现下民国没几年，天下又乱了，阿布爷心灰意冷，铁布硬马帮的“锅头”之职就落到了儿子阿布哥的肩上。

跟着父亲运了小半辈子“硬货”，阿布自认为不是没见过世面的骡崽子，可这趟货走得他，实在是步步惊心，一刻也不敢松懈。麻烦全出在后面拉着的那一车货物上。那哪是硬货啊，简直是要命的炸货！正思索着，一道响亮通脆的声音打前边传了过来。

“阿布哥，前边是好窝子，晚上可以扎营了。”

两匹枣红色的高马从前边的小道上抄了过来，稍微矮小点的马背上骑着一名浓眉大眼的女子，看模样十六，七岁，短衫长裤一身墨黑的劲装，正是苗家猎户的装扮。笑起来眼弯子里像有漫天的星星在亮；另一匹高马上，则是一位身形矍铄的老人，不慌不忙地跟了上来，对阿布说：“锅头，下了这道弯，有块草地还算干爽，周围的树木也不密。今晚

开亮不成问题。”“开亮”是马帮里暗语，就是露营的意思。俗话说地好“行船走马三分命”老人一生赶马，在马帮里的最是老资格，他说的话，连马锅头阿布也要敬三分，而那笑起来像小星星的女子便是老人的孙女儿——月桂。

阿布点了点头，吩咐打锣的虎娃：“上锣，叫大伙准备开亮。”虎娃这小伙子人如其名长得虎头虎脑，结实有力，膀子亮出来老粗的一大块，铎锣在马帮是非常重要的通讯工具，什么时候上路，什么时候扎帐，什么时候戒备，全凭它招呼，跟部队里的军号一个作用。为了争铎锣，虎娃没少跟人呛场子，苦练了许久才把打锣的本事练透了。

长长的嗡嗡声在林道间响起，赶马的人们纷纷歇了一口：开亮，架锅，一整天的辛苦终于有了盼头。

要说月老爹是老资格，一点不假，他选的这块窝子，前靠河堤后背山崖，两道天然屏障一拦，谁也甭想趁黑摸过来。铁布帮虽说是在道上有名号的硬帮子，可难免有些不要命的恶匪惦记，“小心驶得万年船”最是老人家的口头禅。

旁人得了休息，马锅头却不行，马帮里头“马贵人贱”，得先喂了马料，人才好吃饭，阿布哥体恤各位赶马的兄弟，喂马的事他总是抢着帮忙，好让大伙早些开饭。

“阿爷，我去帮阿布哥喂马。”月桂给阿爷搭好了饭锅，起身要去找马锅头。月老爹笑咪咪地看着这个小孙女，在烟杆子里塞上一坨草丝：“喏，月桂长大了，不要爷爷喏。”月桂没想到阿爷声音这么大，周围的赶马人都哄笑起来，小脸一红，手里的树枝撇成了两截，撒腿就跑。

“慢些，莫摔着，马儿没吃饱，跑不了。”月阿爹敲了敲烟袋，和其他人闲话起别的事来。至于年轻人的那些个儿事，还是叫他们年轻人自己去琢磨的好。

窝子外围有一片林地，正好叫马匹休息，几个赶马人正在喂马，虎娃也在其中。月桂转了一圈却没看见阿布哥的影子，倒是踏雪马自顾自的在啃草皮。

“虎娃，锅头呢？”

“锅头自己卸货去了。月桂姐，今天吃啥？炖肉了没？”

“吃，吃，吃。就知道肉。怎么让锅头一个人卸货，你这身肉白长的！”

虎娃有些委屈，摸着秃瓢辩解道：“哪能怪我，锅头谁都不让跟，硬要自己卸货，我还是被他骂回来的。”

月桂心里道了声奇怪，阿布哥平日里待大家如亲兄弟一般，有谁漏了货，出了岔子，他宁愿少分一份红钱，自己代过受罚也要替大伙子扛过去，别说打骂了，就是红脸也是少有的。连阿爷都说锅头要是再多添几分狠辣，铁布帮的名头只怕能响到关外去。怎么今个会为了卸货这点事呵斥虎娃呢？月桂心下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瞧个明白，什么货物这般见不得人。

“虎娃，锅头在哪里卸货？”

“不行，不能告诉你，锅头要骂的。”

“那总得有人叫锅头吃饭啊。锅头不开第一勺，谁敢下筷子。阿爷打了獐子，你不想快些吃啊？”

一想到油汪汪的獐子肉，虎娃的头点得像小喜鹊，伸手指着林子深处：“就在里边，有处石窟窿，锅头说那里防雨避风，拖着车就过去了。”

“我去找锅头，喂好马你和大伙先回窝子吧。”

“月桂姐，你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不说不说，吃你的肉去。”

棺中物

虎娃说的石窟窿藏得并不十分隐蔽，穿过一片密林就叫月桂找到了，贴在山崖下面，一溜的石窟排洞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月桂走近一瞧，拉货的板车歇在其中一处石窟外面，料定了阿布哥是把货卸在里头了。走到洞口一望，里面又黑又深，心下更是奇怪，往常开亮，货物总是卸在离窝子比较近的地方，一来好看管，二来回头装货的时候方便，怎么今天全是反过来的，倒藏进这么深的地方。摸上洋火的手又垂了下来，月桂窃笑了一声，轻手轻脚地摸进了黑窟窿里。

阿布哥撇下众人独自卸货自是有他的苦衷：这趟买卖是得一位大主顾托付，给的红钱几乎多到叫人咬断了舌根，马帮要是得了这笔钱，老少爷们就不必再提着脑袋过活，整个马队都能定下来了结成商团，过安稳的日子。可天底下哪来白吃的宴席，给的红钱多，这货自然也就不是一般的货。

一口棺材，一口红漆金角百年杉木大棺。而送货的地点更是吓碎了普通人的心肝——虎跳溪，鬼葬山。

虎跳崖的鬼葬山其实是一处悬棺地。巴蜀地区气候潮湿，蛇虫遍地，死后悬棺入葬反倒是安稳主意。可为什么要起“鬼葬山”怎么瘆人的名字，据说那还是六十年前的一桩诡事。当年虎跳溪外只是一块平地，并无高山，不少村庄坐落其中。一日，众人在田间劳作，忽的天色巨变，日头平白无故的消失了，村人纷纷的逃回家中躲祸，只听得屋外狂风大作，家里的农具，铁锹，扁担全被卷了出去，外面叮叮当当响了足有三天两夜之久，待风暴平息之后，村子外面平故多出来一座高山，山上悬棺比肩。老人们说这是百鬼开山，葬其尸身。故此地起名鬼葬山。后来举村搬迁，久而久之虎跳溪水这块地方就荒废了，而鬼葬山的传说在周围的村落里更是流传得越来越邪乎。

阿布哥一听货物是一口金棺，本来就觉得晦气，接着又闻是送去鬼葬山的，当场就要婉拒。不料对方竟开出的了叫人无法拒绝的价码。平静安稳的日子对他们这些刀口上舔血汉子来说实在太有诱惑力。一想到马帮里的老少爷们，阿布哥只好再问：“那片地方连个歇脚处都没有，东西送到之后谁来接货，总不能叫我们代你将棺材抬上山。”

大主顾知道阿布哥这就算应下来了，赶忙叫他宽心：“不必上山，只要将它们卸在鬼葬山下便可。再说，路程也不远四个日头是足够的。”

阿布哥犹豫了一下，决定把这买卖揽下来，心里也打定了主意：瞞住马帮的兄弟，到了虎跳溪就把他们打发回去，自个独挑大梁将棺材运去鬼葬山，结了这笔买卖使大家过上舒坦日子。随后他又要求主顾另外再打三口木箱，将棺材裹在其中一口木箱中以便掩人耳目。对方立刻应承下来，当场付了一半的定金。

马帮上路之后，本来一切顺当。可就在昨夜，阿布哥起来巡夜却发现了一件要命的荒唐事：棺材里面有动静。接货前大主顾说的可明白着呢，棺材里是先人遗骨，风水先生说原来的坟地贵气已散，必须找一处险恶之地以毒攻毒。这才挑了鬼葬山做新葬之用，算命先生早就先行前

往，就在山脚下等着。

可阿布哥分明听见了棺材里的动静，隔着棺材板，隔着木箱子，那声音像是有上百只老鼠在同时挠洞，又像是大姑娘的指甲划在木头桌子上，总之这里头有什么东西，它是活的！夜色里阿布盯着那口大箱子，声音时响时灭，安静的时候你会以为刚才的响动是自己的错觉，可你一松懈下来，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直往耳朵里头钻，叫人总觉得下一刻就会有东西破棺而出。就这样，阿布被折磨了一夜，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守了全夜，这个可怕的秘密尚未泄露出去。

今天众人一开亮，阿布就去周围找合适的地方，正巧有一处石窟，离窝子也不是很远，他便独自拉着三口箱子过来了，可不敢再让旁人经手。上路前，大伙知道目的地在鬼葬山附近就已经吵过一次了，再传出去运的是棺材里面还有响静只要会坏了人心。

石窟内空旷黝黑，阿布点了一支火把插在石缝里，将三口大箱子一一摆放好，检查了一下封口的铁钉，看上去依旧牢固，这才松了一口气：“你们就闹吧，反正没人听见，后天到了鬼葬山，你们就是跳出来也不碍事。”

阿布这么说无非是想安慰自己，壮壮胆，没想到，离他最近的那口箱子里忽然传来一声闷响，竟好似是木头断裂的声音。一下子，整个人都僵了一下：晦气东西，不是真要跳出来吧？右手立刻握上了腰间的十拍子。

阿布死死地盯紧了木箱，屏住呼吸连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那咔吱咔吱的声响越来越大，阿布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要跳上去撬开来看个究竟，里面是什么？里面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时火把“忽”地一声就灭了，石洞里顿时漆黑一片，阿布哥屈身一卧拔出了十拍子，提手就冲着刚刚插火把的地方放了两枪。一声尖利的叫声在他耳边炸开，紧接着就有什么东西撞进了怀里。

“阿布哥，是我。”黑漆漆的洞里，一双星辰一般闪烁的眼睛贴在面前，阿布哥这才知道，来的人是月桂。待火把再燃起来，只见月桂脸色煞白，两手不停地发抖。而那三口木箱已经恢复了平静。

阿布哥拿出随身的水竹筒递给月桂，见她脸上逐渐有了血色才问：“没伤着吧？”月桂拍拍胸口表示没事，嘴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什么时候进来的？”火光里，阿布哥的脸色从未有过的严肃。月桂擦了一下额上的冷汗，清了清嗓子答道：“该看该听的都晓得了，锅头你看着办吧。”月桂是存心找别扭，一来刚刚差点挨了枪子，二来被那口箱子吓没了主意，三来就是阿布哥的态度，叫她心里头酸辣苦涩样样俱全，偏就是找不着甜滋味。阿布被她一呛，心里后怕，他拿月桂当亲妹子一般疼，刚那两枪要是伤了她，还不如拿十拍子崩掉自己的头。赶紧说软话，赔不是。

月桂倒不是记仇的人，苗家女儿做事洒脱，爱恨更是分明。阿布哥一脸愧疚还未开口的时候她心下的火气倒是自己消了大半。只是再看那三口木箱，心中又是一沉：“阿布哥，我们这趟走的到底是什么货？”阿布哥自知瞒不过，便将整件事和盘托出告知了月桂。

“吓！那里头莫不是咬人的白毛？”月桂扯着阿布哥的手臂往后缩了起来，她天不怕地不怕，土匪强盗自不在话下，附近九寨十沟谁不知道月桂的龙头箭一次能射下两只大夜枭。可这些鬼啊怪的，白毛僵尸却正是女孩子家的死穴，那些可怕的传说连听都不敢听，更别说近在眼前。

被她这么一问，阿布自己也在想：难道真是尸变起了白毛？那这趟货是万万走不得了，不但走不得最好还要弄清楚了趁着未有人受伤将它们毁去，只是大主顾那边又改如何交代？马帮走货，凭的是“信用”而字，比自己的命还值钱，在道上失了信誉的帮子，那是断没有第二碗饭可吃的。

“妹子，你先退下去。”阿布哥打定了主意，拔出弯刀走向离自己最近的那口木箱。

月桂跟阿布从小滚在一起长大的，一见他的仗势就知道不好，一个箭步挡了下来：“这箱子开不得！”

“这货是我接的，祸也该由我扛，不能连累了大伙，要真是个白毛。大不了拼个死活。你还当我是锅头，就退下！”

话说到这个份上，月桂要是再加阻拦便真是不拿阿布当汉子，女儿心头血一热，生出万般豪情，翻下肩上的短弩：“好，我不挡锅头的道，可锅头你也不能撇下月桂，我偏不信咱们联手还绷不了一只坏了躯壳的凶鬼。”

阿布哥不再多话，反握弯刀上前启钉子，才拔出两枚，忽闻得洞外

阵阵“嗡嗡”的急响伴着一声高呼：“锅头，不好啦，窝子里出事了！”

隔岸战

却说赶马人喂好了骡马，陆续回到窝子里等锅头来下第一勺，马帮忌讳颇多，都说“行船走马三分命”，多定些规矩花样不无非是求得自己心头上的宽慰，就拿吃饭来说必须由马锅头第一个添饭，这饭还不能挖出坑来，得平着挖，预示这一趟货吃的是“平安饭”。

虎娃窜到火堆旁，盯着肥獐子直流口水，叫周围的人笑话了一圈，只好缩到月阿爹身边去了。“锅头和月桂姐怎么还没回来，饿死了。”

月阿爹吐了一口烟圈，问他：“怎么，没跟你一道回来？”

虎娃不敢说卸货的事，支支吾吾的。月老爹一看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刚准备细问，去河边提水的人就跑了过来：“月爷，溪子对面好像不太平，您来掌个眼。”

这条被月老爹选作天然屏障的河溪并不十分宽阔，不过水势却不小，一般人想涉水过来，必定有大响静。天色昏暗，月阿爹带着两个赶马人跑到溪边，只见对岸有几团火光在林子攒动，不时传来放枪的声响。

一个赶马人掏出十拍子，问：“月爷，可是不要命的山横子？”

“却不像冲着我们来的。”月老爹分析到，“哪个傻犊子会点着火把隔了条河就叫你们发现了，依我看，他们做的是别人的买卖，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那咋办？看着他们打劫杀人？”小伙子血气方刚，恨不得冲过去毙了那帮山匪。

“各家有各家的饭，各行有各行的道，人家没阻我们的道，我们又怎么好断人家的饭。”老人家沉吟了一下，又说到，“不过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拿麻绳和水肺子，叫所有人都戒备起来，他们若是有命逃过这条溪来，就算是老天爷指的，咱们势必要搭手。”

一人得了令飞奔回窝子，剩下的那个小伙子匍在月阿爹身边直盯着对岸，希望那些被打劫的人快些冲出林子，只要他们下得水，自己才不管别的立刻跳下去救人！

枪声离河岸越来越近，只见月光下，一匹高头大马猛得从密林里跃身而出，一声长鸣，叫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马上似是驮着一个人，不过那人趴在马背之上，连身形都看不太清。两个举火把的人紧跟着那马从树林冲了出来，后面又冒出来五、六个扛枪的黑胡子。

“别让那小娘们跑了，杀了她重重有赏！”隔着溪水，那喊话的响声大得连对岸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月爷，是个女娃！”出来跑道的汉子最是瞧不起欺辱老弱的行径，一听这些悍匪居然在追杀一个女人，顾不上三七二十一，抬手就对岸放了一枪，这一枪自然伤不了人，却叫月阿爹他们再不好躲藏。

“驴犊子！”月阿爹拍了他一巴掌，立刻抬起双枪，又朝对面补了几下。一时间对岸的黑胡子们也分不清是怎么回事，全乱了阵脚。那马儿似有灵性，立刻驮着背上的人奔下溪来。

“月爷，绳子。”取绳的汉子扑倒在溪岸上，从肩上卸下一大摞麻绳，又有几个赶马人抄着长短家伙跟了上来，月阿爹指挥他们：“散开来，长枪往对岸打，短枪往天上打。”又对第一个放枪的小伙子说，“死小子，让你趁能，绑绳子下水去！”

那小伙子本以为要挨骂，一听让他下水救人却好似遇到天大的喜事，扯开上衣，嘴里叼着匕首，将麻绳往腰间一捆转身摸下溪去。

对岸的黑胡子被满山的枪声吓没了魂，为首的扎髯客大吼一声：“不许退，跑了她我们都没有活路。”他这一嗓子下去，本来已经退进林子的三、四人悍匪又咬下牙折了回来，扎髯的壮汉更是拔下了外衣，抽出马刀就下了水。

溪水湍急如快刀，那马儿腿上本就受了伤，此刻凉水一激，血沫子像绸缎一般在水中散开了边。冰凉的水打在马背上，趴着的人倒好似被惊醒一般，睁开了眼睛。

“姑娘，姑娘！”马帮的小伙子抵着河水的横劲，一步一步向她靠过来。那女娃蒙了一下，肩膀上一阵巨疼，反手一抹，全是血。这才想起自己是受了歹人埋伏中枪晕过去了。

“小娘们，留下命来！”她回头一看，头上带髯的凶神已经操着雪亮的马刀追了上来。赶紧夹紧了马肚子催它上前。

这个时候，马已经行至溪水中央，正到最深最湍急的险处，前来搭救的小伙子离她不过七、八步的距离，一手操刀一手伸向前。而那扎髻凶神以刀做杖插入水中，一步一步也是越逼越近。就在这时，不知那马儿是脚下打滑还是受伤太重，一个踉跄整个身体倾倒下来，马背上的女娃反应奇快，两手一撑，飞身而起，踩着马头向前翻去。小伙子见此，也一个猛子扎了出去，两人在湍流中呛了半天水，总算是抓住了彼此。扎髻汉子生怕跑了人，一手扶刀，一手抽出了腰间的王八盒子。

小伙子扶稳了那女娃娃，正给她栓绳子，也没瞧见扎髻客拔枪，倒是那女的眼神尖锐，立刻按着他潜入水中。扎髻客连放了几枪，水面上也不见动静。心里更急，拔起刀往前走，就在起刀的瞬间，水里头忽然闪起了两道银光，照得他急忙用手护在眼前。

“收绳子！”溪水这边，月老爹将两道麻绳拧成一股，栓在一块大石头上招呼大伙救人。

原来刚在水底，那女娃急中生智，自腰间摸出一块铜镜晃了扎髻的眼，而那小伙子趁机分水而出，一刀下去正扎在扎髻大腿上，扎髻吃疼之下，马刀脱手，脚下再也挡不住水势，挣扎了几下便步了那马儿的后尘被溪水冲了下去。对岸的黑胡子们见首领溺水，心里一下没了着落，顾不上追人纷纷退入林中。

神秘人

阿布哥一回窝子就被众人围住了，月桂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便被阿爷推进帐篷里。

“哎呦，这怎么弄的！”一瞧躺在羊皮上的女子，月桂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姑娘怕是遇上了劫道的山横子，又是水又是血的，恐怕身上的伤不轻。赶紧上前查看为她换衣包扎。

帐篷外面众人七嘴八舌的争着向马锅头讲述河边的险情。阿布哥东听一句，西闻一声总算描懂了大半，却见月老爹手里头攥着样什么东西，正坐在篝火前沉思。阿布哥不动声色地为各人添了饭，叫他们都散开，这才坐到月老爹身边，低声问：“月阿爷，可是有什么不妥帖的地方？”月老爹抽了几口烟，把手里的东西传到阿布哥手里，那东西似是一面古朴无华的铜镜，背面却嵌着玉石，阿布哥运过不少硬货，玉器古玩也算精通，手中这两样要是开来都算古董玩意儿少有的好货，可凑到一起却显得很新奇甚至有些驴头不对马嘴。

“那女娃不是寻常人物，只怕我们是招惹了大麻烦。”月老爹放下烟枪，指着那枚铜镜说，“这东西，早年间老头子我见过一枚，就算不是原件，起码也是子母连心，一个模子出来的。”

阿布哥一听，又凑近了些，月老爹叹了一口气接到：“那会还是大清的天下，我们铁布帮尚未闯出名头，你爹和我，还有一个阿牛兄弟，三个人赶着两匹瘦马都是刚出道的驴犊子，一合计便要去邻城碰碰运气。没想到，到了那地方，却是个死城，别说人了，连条会叫唤的狗都没碰上。要知道我们村里的人半个月前还在那里做过买卖，这一下哥几个全慌了神，生怕是大横子犯下的事，把城给屠了，后来想想他娘的就是朝廷出兵也不能弄出个死城来啊。”

“那是怎么回事，城里闹瘟疫，死耗子病？”阿布哥从未听老阿布谈过年轻时候的事，不禁悲吸引住了。月老爹摇摇头，望着月梢又陷入了回忆。

三个异姓兄弟匆匆逃离了那座死城，半路上却叫老天爷给拦了道，那夜的雨似是天下倒下来的，车马难行，何况他们几个赶着土货，拉车的又是上了年纪的老马经不起折腾，一合计反正已经逃出城了，就在山间的一处破土地庙里歇了脚。

“布仔，你说这是怎么弄的，好端端的城，咋就没了？”阿牛在三人中年纪最小，凡事都要求个明白；月爷却相反，他觉得弄不明白的要放在心里，不好叫人看出来才是。

“不晓得，明天回村子里通报一声，叫大伙都有个准备才是，最怕是大横子来了。”布仔在三个人里头最稳重，有什么不懂的他乐意亲自去查个清楚。

三个翻来覆去地讨论，喝了点暖酒，最后也就睡了，又不是我们弄没的，管他那么多。这一觉直到后半夜全被廊沿口的马叫声给惊醒了。两匹老马相继发出了凄惨的嘶吼，三个人一下子都跳了起来，摸着腰间的弯刀仆在庙柱子后面。阿牛性子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刀踹门而出，月爷想拦他只抓住几根衣角的线头，外头风雨正大，门一开，雨水狂风全卷了进来。巧好一道闪电自天上劈下把四周照得通亮。

雨幕中，有一物正按在老马身上啃嚼，而另外一匹马已经倒在血泊之后，头颈被拧成了麻花。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三人皆吓破了胆子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地上的凶物觉察到生人的味道，猛地一抬头，正应

了说书先生唱本里的段子：红毛裹身，凶眼獠牙，一双铁臂似有断木劈金之力，一对利爪又能碎骨剥皮。饮血吞毫正是一枚货真价实的红毛僵尸！那下闪电转眼即逝，外面很快又恢复了原本的夜色。要不是雨里夹杂的腥气，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天底下真有这样要命的凶物。

布仔最先反应过来，冲到门前拖着吓呆了的阿牛直往后退，月爷推着破桌上来要将木门死死封住。门才合上大半，“咔嚓”一声，一双铁臂自外面打穿进来

全卡在木门之间。阿牛此刻也回过神来，知道哥几个的生死全在转瞬，提着弯刀上去，死命一斩，上好的钢刀居然卷成了花瓣儿。月爷拼了一身的劲头去顶那破桌，见阿牛并未得手，立刻单手拔出自已的砍刀从门缝里捅了出去，这一下似是戳中了对方，可才入半寸再也使不上力气，两边僵持不下。就听得布仔大吼一声：“都闪开！”

两人一回头，只见阿布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抱着酒坛直奔着大门冲了上来。阿牛低头一闪，月爷作势一避，大门顿时就开了七，八。布仔嘴里含了一口烈酒踩着破桌飞身而去，将火把在面前一横，一口气把嘴里的酒全喷了出去，烈火裹着酒精烧在门外的红毛僵尸身上，两个兄弟扶住布仔，极速地后退。布仔使足了力气又将整坛酒全砸在燃烧的僵尸身上。三人乘机从后窗逃了出去。

没下百步，身后就传来了破竹崩土之声，三人知是那毛红僵尸穷追不舍，可这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连个避祸的瓦头都寻不着。正要横下心与它拼个你死我活，却见前面飘起了两朵火光。那时候还没有洋火灯，几个人见暴雨中露出火光还是越飘越近，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要知道红毛僵尸虽是凶物，它好歹是有形的尸体，那鬼魂则不同，谁也闹不清是个啥，这才是最可怖的！

前有鬼，后有僵。他奶奶的这是走了哪门的邪路了。一时间三人也不知道是前进还是后退。却见那两道火光已到面前，是两盏小巧别致的铜灯盏子，无依无托真是自个悬在空中，一道人影跟着铜灯后面，倾盆急雨中，那人袖手身后，脚下踏叶而行，周身竟是一滴雨水都不曾沾到。

“这莫不是神仙下凡？我们不用死了？”阿牛兴奋地直拍手。月爷和布仔也看呆了。乖乖这真不是在做梦嘛？一愣的功夫，那个在雨中踏空而行的人已经落在三人面前，却是一位年轻的道长，眉眼俊秀如画，真似谪仙下凡一般。

来不及说话，红毛僵尸已经追到，身上的火早就叫雨水扑灭，此刻狂性大发，冲着众人跃了过来。

年轻的道长提气而起，两盏小灯跟着他一道起身，一前一后将红毛僵尸在空中夹住。道长长啸一声，自怀间打出一物，正中红毛僵尸的额间。月爷他们站在地下看得真切，红毛僵尸抖了一下自额间发出了黑烟，“轰隆”一声从天上掉了下来。

“那后来呢？”月光下，阿布哥等了半晌也不见月老爹说话，忍不住问起来。

月老爹含着烟嘴，好似还没有从回忆里拔出来，老半天才说：“又来了一拨道士，推着一口棺材。他们将那只红毛连同额间的东西一同塞进去便走了。我们哥三捡回一条烂命，都当是做梦一般。”

阿布哥眼冒精光，声音似有些发抖：“那么，那僵尸额间的莫不是……”

“不错，正是这枚铜镜！”

故事里的细节千缕万麻全纠缠着阿布哥的心，难道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难道我们这一趟运的竟是……

“小姐姐，你不能动，阿爷！阿爷你快来啊。”敞篷里似是起了争执，只见布帘子一动，那位受伤的姑娘居然自个跑了出来，月桂在她身后追着想扶住她，急得直叫月老爹帮忙。

本来早就睡去的赶马人都裹着衣服提着家伙跑过来，怕生出什么变故。火光里，那女娃娃看起来比月桂大不了几岁，扎着两头长辫子，脸色虽白，精神劲可一点不输给在场的任何一位。她身上穿的是月桂平时的衣裳，短衫长裙观音片串起来的腰带，比苗家的女子更多了一层娟秀之气。

“敢问诸位，可是铁布帮的众好汉？”她一抬手就抱拳行礼，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月老爹与阿布哥。

两人对了眼色，阿布哥上前一步，也抱拳道：“不敢当，正是铁布帮，姑娘有事找我们？”

“不知哪位才是贵帮的马锅头？”

“正是在下。”

那女子似是早就认准了阿布哥，快步上前，隔着冉冉的篝火，眼神甚是尖利：“货留下！”

此言一出，众人脸色大变，一时间，长枪短炮马刀匕首，要命的家伙全都指向那火光中的女子。

斗僵尸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走的道多了，劫道的也就见多了。有明着来的，十几条汉子把路一拦；有暗着来的，内鬼接应饭菜投毒；更有官匪勾结在背后下软刀子割肉的。可像今天这般单枪匹马身上带着伤还敢明板子叫留货的，那还真是老母鸡打鸣——天下奇闻。

几个性子烈的早就骂开了，“忘恩负义”“小婊子心肠”粗人糙话叫一旁的月桂都臊红了脸。那女子却好似听不见看不着一般，又将话说了一遍：“这趟货走不得，请各位交出来。”

月桂是个急脾气，她离那女子最近，正贴着后背，怎么也没想到大伙费了老半天的力气救上来的却是个犯浑的女匪，心下一狠，丢下手中的湿衣服，摸出短刀就上去了。

“月桂，小心！”

还未弄明白怎么回事，月桂就觉着肩头一疼，短刀脱手竟是被人反擒住了身子。原来那女子早就注意到了月桂的动向，刚才一直假装和阿布哥对话。这一幕却未瞒过月老爹的眼睛，可惜慢了一步，还是叫人家掳了去。看着锋利的刀口贴在月桂喉咙上，众人皆不敢乱动，直把那挟持月桂的汉人女子恨得牙都碎了。

月老爹早就看出来这小丫头是个狠角色却不想她居然一上就反擒住了月桂，心里也乱了几分，脸上却纹丝不动：“敢问大娘哪条道上的，不妨留下字号，大家呢也算交多一个朋友。我们虽是小穷帮子，孝敬您的洋大头倒也不缺。承蒙您看得起不如报个数目，休要伤和气。”

那女子本来板着一张脸，听月老爹说到最后却是眨眨眼睛一脸不解，反问道：“老爹，你们当我是劫道的土匪？”

月桂当她故意耍无赖充愣，斜着眼睛瞪她：“不是土匪还成了救命的

大侠不成？”

那女子居然笑了起来，都说月桂的眼睛是天上的星辰在闪，可这女子笑起来竟比太阳还要耀眼。她放下匕首塞到月桂手里：“真当我是土匪，妹子你就一刀抹下去。”这叫在场的人都傻了眼，这，这唱的又是哪一出？

月桂自然是不会轻易杀人，阿布哥他们也看出了隐情，与那女子坐下来一谈，惊得在场的众人说不出一句话来。她自称姓林，名叫秀秀。乃是龙虎山上清观外室弟子，今次是得了师令下山来了结一桩五十年前留下的祸根。当年她师父曾在附近降服了一枚红毛僵尸，本来是要当场火化以绝后患。不想一连下了大半个月的阴雨，无法开坛做法，只得退而求此次，采用停葬之术将僵尸连同棺木封入地下。所谓停葬就是将棺材竖着入土，取“暂时”“停止”的意思，不同于寻常人家头脚齐平入土即安的平葬。

五十年停葬，僵尸的尸气已经化去，师父命秀秀下山将他改葬。没想到赶到那风水地里一看，棺材居然不见了。多方打听才知道那片风水地几年前已经被一户大员家纳为己有。秀秀寻上门去，里面却是一座死宅。大员一家上下二十四口人皆死于非命，而本来用以镇住僵尸的铜镜被丢弃在后院里。秀秀直呼不妙，先是知会了警局，又四下查探得知大员死前曾向铁布帮拖运过东西似是三口大木箱子，这就连夜策马赶来，怎曾想半路又遇上了劫道的山横子，什么都不说上来就要取秀秀的脑袋。

月老爹忙拿出那块嵌玉铜镜，递于秀秀：“看清楚，可是这一块。”

秀秀惊呼了一声：“正是，还好没丢，我当是落进河里给冲走了呢。”

阿布哥与月桂的脸色都变了几变，月桂低声问：“阿布哥，若她不是扯谎，那是窟窿里……”

阿布哥点头：“怕是真中了，红毛的凶物！”

两人正要上前交代一番，林子后面传来了一声“嗡”响，而后便是凄厉的呼救声。

“不好，是虎娃！”

“怎么？”

“阿爷，那红毛的棺材在石窟窿里。虎娃，虎娃在哪？”

大家这才发现虎娃自吃完晚饭之后便失去了踪影。阿布哥的头皮都快炸开了，抄起家伙就往藏棺材的石窟窿处跑，竟有一个人比他还快上几步，“嗖”地一声窜进树林里头只留下半道残影。

秀秀寻着呼救声到了石窟前面，只见地上一小滩鲜血在月光下泛着红光。还没站住脚，一道腥风从脑后扫来，秀秀身形一摇，就地打了几个滚，这才避开夺命的偷袭。刚稳住了身形，那红毛僵尸又扑了上来，秀秀一边与它周旋，一边懊恼：方才太多急躁，未曾多做考虑，竟忘记将那镇尸的铜镜收回来，现在想要收拾这孽障谈何容易。这红毛僵尸被镇在棺中多年，本来尸气已散得七七八八，成不了大害，怎料造化弄人，偏就在五十年期满之际叫人刨了出来。今日又偏巧赶上月圆之夜，叫他吸满了至阴之气才会破棺扑人，如此这般凶悍。

秀秀几番强攻，均无法将他拿下，反而渐渐落了下风。忽然灵光一闪，素手自胸前的长辫尾巴上一抹，将捆头发的两根发绳扯了下来，左右开弓箍住了僵尸的双臂。那两道发绳细如绢丝，却捆得红毛子动弹不得，原来正是道家专门用来捆棺的墨斗线。秀秀这趟出来法器黄符全在包袱里，一番恶斗下来都落了水，只有墨斗线因为方便好用，倒被她扎了辫子留在身边。此刻正成了救命的宝贝。

“林姑娘！”阿布哥举着十拍子冲了上来，对着僵尸的头一通乱轰，十颗子弹都打尽了，红毛僵尸还是纹丝不动，仿佛那几枪是给他抓痒的儿戏一般根本不多做理会，溃烂的脖子朝天一仰，放出了打雷一般的吼叫，双臂一扯，顿时将墨斗线断了个满地皆碎。

“糟了，你快走！”秀秀生怕红毛扑人行凶，矮身从他腋下窜了过去，挡在阿布哥面前。阿布哥平素就是个顶天立地的铁汉，此刻又怎肯让一个外来的女娃子为自己挡祸，竟是快她一步，掐住了红毛，就地扭成一团翻滚开来。不想那红毛专就盯死了秀秀，抓起阿布哥胡乱一甩，又奔着秀秀而去。秀秀身上本来就带着伤，稍不留神已经被僵尸逼到角落里头，再无翻天之力。

此时又有几个人从林子里窜了出来，秀秀一见来者，心中大喜：“老伯快给我铜镜！”她这一喊真气尽散立刻被僵尸反扑在地。月老爹与她还隔着一片矮林，少说也有百来十步的距离，眼看尖牙已经压在秀秀颈脖

子边上，心中大呼一声哀哉！千钧一发之际，忽见跟在后边的月桂侧身一挑，竟阿爷手中的铜镜踢上了半空。

“你这是干嘛！”

月桂顾不上答话，她自肩上抽出响箭，单膝跪地架起强弩朝着天空就是一记急射。

那一记龙头响箭如脱笼的猛虎钉住了铜镜，复又如猛龙出水一般正插入僵尸额间。一阵黑烟从红毛僵尸身上发了出来，秀秀两脚一登将他摔在一旁，方才吐出一口舒心的长气。阿布哥上前扶她，不料对方却猛地跳了起来：“不对，僵尸已经伤了人，快将他找出来！”僵尸伤人可大可小，若是被尸气攻了心窍，那么这人是万万留不得的。

月老爹毕竟是过来人，一看秀秀的神色就知道此事尚未了解，立刻着人四下寻找虎娃。秀秀本来就带着枪伤，又是连番恶斗此刻全凭一口在硬撑。好在老天有眼，虎娃很快就被阿布哥找到了，此刻正躲在树上发抖。用了老大的力气才将他弄了下来。秀秀上前检查伤口，马帮里的人围了一圈，生怕小虎娃有什么闪失。

“不碍事，这不是僵尸伤的，”秀秀长吐了一口气，方才坐下来调息。

“那他身上的血又是怎么回事？”月桂凑上去要细看那伤口，虎娃遮掩着不肯，被瞪了一眼，只好放下捂在后脑勺上双手。

“哎，这是怎么弄的？”

虎娃捂着脸，不好意思道：“我，我本来想打麻雀吃，不知道怎么的忽然跑出来一只红毛的妖怪，我吓死了，没看清路，磕了脑袋……月桂姐，我，我上树不是怕他，我，我……”

“就是想上树掏麻雀窝子，对不？”

“恩，对的对的。”

在场的众人无不发声大笑，连一旁打坐的秀秀也勾起了嘴角……

次日，就地烧了那害人的僵尸，众人上马话别，阿布哥向秀秀讨了那副原本用来装僵尸的空棺说是要送往鬼葬山去。大主顾虽然已经不在

了，可铁布帮的规矩不能坏，接下的货必定要送到，这是马帮的信义，也是阿布哥的原则。赶马的诸位汉子一致同意：继续上路，将空棺运去虎跳溪水，即便没有另一半红钱，也断不能失了铁布帮的威风。

“锅头好走，小女子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头。”

“林姑娘多保重，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只管开口，只要有铁布帮旗号的地方，就有你林姑娘的朋友。”

两人相视一笑，转身策马，于茫茫绿野苍道之中分了东西，各奔着自己心头的那股希望而去。

于是，茶马古道上又响起了“叮当——叮当——”马头铃声，继续谱写着属于这支马帮的传奇。

27 刀迷案

美丽的五月，春天还没有走远，夏天就已经赶到了，白天很热，晚上却是凉爽怡人。现在是夜里9点多，白天的热潮已经散尽，夜生活刚刚开始，大街上车来车往，热闹非凡。背街的小南街胡同里却很安静，窄窄的胡同有高墙挡着，阴凉爽快，墙上是绿叶藤蔓，在墙体的阴影里极力伸展着，给这份阴凉添了几分诡森的氛围。

胡同深处，在昏黄的路灯下，一个男子倒在地上，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白裙女子，她正拿着一把匕首，高高的举起，落下，再举起，再落下，一刀又一刀的往那个男人身上扎去。

血花飞溅，女子身上、脸上、手臂上全是血，男人躺倒的地面上也流淌了一大片鲜红，女子瘦弱的胳膊已经没了力气，举刀的速度越来越慢，她脸上全是汗，但她依然很执着的一刀一刀的刺着。

一个路人走进胡同，打算穿过去到另一边的老楼里，可走着走着，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他放声大叫，扭头就跑。

十分钟后，警笛声由远而近，几名警察持枪冲进小南街胡同，白裙女子已经停了手，木偶一样的呆呆坐在那，在警察的大喝声中，她茫然的转过头，愣着，似乎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们向她逼近，枪口指着她，大声呼喝着让她扔下匕首，举起手来。那女子眨眨眼睛，好象刚醒过来，她有些不解的皱起眉，看着指着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低了头，表情吃惊的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手，匕首掉在了地上，她看见自己沾满血的衣服，恐惧迅速爬上了她的脸，她转头看见了自己身旁那被刺得乱七八糟的男尸，她瞪大了眼睛，极度惊恐，抓着自己的头发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

市警局大楼，8层朝南的一间大办公室，空间宽敞明亮，装修豪华，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电子白板、大屏幕等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就连办公桌椅都是用的高档货。

办公室的大门上钉着一个金色门牌——特案组。

特案组，全名叫特别案件小组，只接诡异难破的案件。

这话是夏凡到局里办入职时，局长耿波亲口对她说的，所以夏凡听信了他的话，进入了特案组。可她没想到，特案组的定位理论上的确是处理诡异难破的奇案，可什么是诡异难破的奇案，却是由局里说了算。

夏凡报道了两个月，至今也没有分到一件所谓“诡异难破的奇案”。换言之，她已经闲了两个月，而根据自己的观察，她觉得很有可能她会无限期的继续闲下去。

夏凡是国内排名前三的华夏集团董事长夏政的千金，从小就聪明过人，从初中开始，她就迷上了推理悬疑的侦探小说和剧集，到了大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在夏政的要求下，她出国留学念了企管，但也偷偷的去报了个刑侦专业，一边要把企管的成绩考好，一边又要瞒着父亲跑到另一个学校读好刑侦，夏凡的留学生活很辛苦，但她是个有毅力的人，终于学成归来。经过一番艰苦的家庭革命，她终于如愿来到警局工作，可没想到被父辈这样摆了一道，哄着她坐上了冷板凳。

特案组里除了夏凡，还有两名组员，一个叫李洪将，人称小李子，个子不高，似乎刚160出点头，夏凡觉得自己穿了高跟鞋就明显比他高半头。这小李子体格瘦弱，外形看上去象小偷小摸的匪类，听说是受了排挤，才被遭到了特案组。另一个组员叫莫云，名字很文气，却是个1米88的大汉，膀圆腰粗，与李洪将站在一起那是很有龙兄鼠弟的效果，这人直肠子，不消说也是个得罪人的主。

夏凡初初见到他俩，还以为组里的其他人都出去办案了，结果不是。这所谓的特案组还真是只有他们三个。夏凡也没管，当时满腔的工作热情让她很理想化的自掏腰包把这大办公室装修了一番，还把所有办公用品全部配上了最好的。可是两个多月了，她什么案子的边都没摸到。

上周，她终于忍不住敲开了局长办公室的门去找耿波摊牌，声称如果一个星期内特案组再没有案子可查，她就要请调到区里的刑侦队去。耿波当然不可能答应，他可是答应过老朋友夏政会好好照顾夏凡的，哪能把她把危险的地方送。于是耿波承诺下来，下周一定挑个案子给特案组。

今天周二，上午阳光正好，夏凡拿了本时尚杂志，坐在窗户边摆着的大休闲椅上打发时间，她就看看，耿叔答应的事算不算数。

十点零五分，特案组的门被轻轻敲了两下，耿波领着一个高大的年

轻男子走了进来，那男人看起来30岁出头，一米八的个子，头发短短的，眼睛很亮，有点太亮了，再加上嘴角微微勾起，似笑非笑的，让夏凡觉得他很轻浮。

耿波进屋就开始介绍，这名叫韩泽城，原来是国内最年轻的国际刑警组织的探员，破案无数，能力一流，现在调回来做市局特案组的组长。局里对特案组很重视，把优秀力量都往这调，希望大家好好干，认真破案。叭啦叭啦说了十分钟。

韩泽城听了耿波这一番话笑了：“耿局，您说话还是这么委婉啊。就直说了吧，我是个不错的警察，有个案子我要破，领导让我放手，我不干，于是就被扫地出门。耿局不忍心看我流落街头，又正好碰上传说中的冷板凳组特案组非得有案子要办，耿局也想有人来照应一下菜鸟大小姐和龙兄鼠弟组合，省得闹出事来不好交代，于是顺理成章、两全其美的给我个组长当当。”

他装做看不到屋里那四个人一起瞪向他的眼光，把手上捧着几个档案夹丢到桌上，拉过张椅子跨坐着，说道：“这是局里千挑万选，分给特案组的第一个案子，大家有兴趣就研究下，没兴趣局里也不会太着急。”他冲耿波挤挤眼，笑得痞痞的：“对吧，耿局。”

耿波咳了两声，一本正经的说：“这案子虽然差不多可以结案，但是还是有不少疑点的，大家好好研究一下。”

夏凡没理会他们，她迫不及待的把卷宗翻开，她期待已久的案件啊，她得好好看看。

看着看着，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忍不住叫道：“鬼上身？什么叫鬼上身？这是什么案？”

韩泽城笑了，学着她的口气问耿波：“鬼上身算什么案？”

耿波一瞪眼：“特案，特别诡异难破的案子，要不怎么给你们呢。当然这鬼上身只是嫌犯的辩护手段，只是供你们参考。廖小晴是现行犯，是在现场作案时被逮捕的，虽然她的反应有点奇怪，但确确实实是她连捅了被害者27刀，手段相当残忍，按目击者的口供，她下手时相当冷静，而且她也有动机，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结案了。只是里面有些疑点解释不了，所以……”

他话还没有说完，韩泽城就抢过话尾：“所以就给我们特案组拿来玩

玩，对吧？”

耿波又瞪眼：“所以这么诡异的案子就只有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努力，做出点成绩出来。”他说完，重重地踩着步子走了。

小李子和莫云面面相觑：“现行犯，人证物证俱在，还有动机，都说可以结案了，那这案子还有什么可查的？”

夏凡认真的看完档案，坐那想了一会，猛的眼前一亮：“这案子，确实有得查。”

她跑到白板前，把档案夹中几张鲜血淋淋的现场照片贴在上面，然后飞快的开始在白板上写了几行字。

凶手：廖小晴，25岁，身高158，体重42公斤。无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精神症患者。

死者：王锐，50岁，身高178，体重93公斤。原小南街胡同旁一家公司的保安，7年前辞职。

死因：身中27刀，当场身亡，无其它伤痕。

她一边写，一边说道：“廖小晴7年前报案，称下午放学时回家路上，在这小南街胡同里被强暴，她当年未满18，事情发生后因为害怕就跑回家洗了澡，烧了衣服。姐姐廖小瑜回家后知道了此事，就带她去报警。廖小晴清楚的看到了罪犯的脸，认出是附近的保安，但她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所幸她是学画的，在情绪平复后，她画出了对方的相貌速写，正是王锐。当天是王锐的休息日，王锐的妻子证实王锐一直在家里，所以他有不在场证明。除了自己的证词之外，廖小晴拿出任何的证据来，于是这个案子当然不能成立。廖小晴因为此事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1年后廖小瑜带她搬家，离开了小南街胡同。”

莫云挠挠头：“这是作案动机啊，报复，很有说服力，连地点都是有意义的。”

李洪将也说：“就算时隔7年才动手，但这也算合情合理，解释得过去，没有疑点啊。”

夏凡转身，刷的一下把地图拉了下来，在小南街胡同按了颗标记图钉，又在廖小晴现在的地址东华路按了颗标记图钉，说道：“廖小晴现在

的住址与小南街胡同相差了近20公里，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人，胆怯，反应过度，敏感，对产生创伤的地点或是人有很大的抗拒心理，按理她会很少跟人接触，不独自出门，可案发现场只有她和死者两个人，她被捕后她姐姐才知道她没在家里，她是如何独自一人去到小南街胡同，又那么巧准备好了匕首，碰上了大仇人王锐，还能顺利把他杀了？”

李洪将想了想：“这也不算解释不通，她有预谋，可能早就买好了匕首，每天趁家里没人了就偷偷去小南街胡同那转悠，看看能不能碰上欺负过她的人。那天正巧碰到了，于是就动手了。”

廖小晴可是被当场抓到的，所有的物证也都指向她，案情非常明朗化。

可夏凡摇头，她兴奋得脸蛋发红，她大声说：“可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廖小晴的小个子，是怎么把王锐干掉的？”她拍拍档案夹：“这里面记得很清楚，王锐身上，除了那27道匕首刺伤的伤口外，再没有其它，如果一个人被匕首攻击受伤，他的前臂那，应该有抵抗伤痕才对，但是王锐没有，而且也没有捆绑的痕迹。现场的照片也可以看出，他的四肢是自由的，但血迹的范围有限，只在他躺下的那片区域。也就是说，他不跑不抵抗，就躺在那让人捅他。这难道不奇怪？还有，廖小晴的身上也没有伤痕，如果她有跟王锐搏斗过，她身上也应该有伤痕才对。”

第二部分 第42节：27刀迷案(4)

她这么一说，李洪将和莫云也觉得事情蹊跷了。韩泽城一直微笑着看着夏凡，这个让耿局头疼的富家小姐，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她穿着几万块的名牌套装，戴着钻石耳环，打扮时尚，妆容精致，偏偏站在警局里侃侃而谈恐怖的杀人案。

他咳了一声，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他说：“关于这点，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夏凡追问着：“是什么？”

“鬼上身。”

鬼上身？

这什么鬼解释，夏凡白了他一眼。

李洪将把脖子上戴着的玉观音掏了出来，阿弥陀佛的念叨了一会，然后问：“不会真有鬼吧，那这样的话，怎么查？”

“鬼上身嘛，那就意思意思查查哪来的鬼，怎么上的身，鬼的背后有没有指使人，鬼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指使人的动机是什么？总不得让耿局失望嘛，对吧？”韩泽城懒洋洋的把腿搭上另一把椅子，背往后靠，这办公室的椅子还真是舒服啊。

夏凡皱着眉，很不喜欢这个没正经的韩泽城。她环抱双臂，冷冷的道：“我觉得应该往药物控制或是精神控制的方向上找找问题。”

韩泽城轻松回道：“案发已经二个多月了，有什么药物都新陈代谢完了，王锐的尸体也被领走火化，精神控制更是很难查验。”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对李洪将和莫云说：“小李子，你和大云去查查王锐那边的线索，看看有谁能从王锐的死中受益，比如他的老婆、情人、仇人之类的，另外，查查他们的经济和账户往来，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然后他又转向夏凡：“走吧，美女，我们出去跑一趟。”

“做什么？”

“去看守所见见27刀手刃仇人的美女，看看什么鬼这么厉害。”

廖小晴确实是个美女，是个让人怎么都联想到杀人的弱质纤纤的美女。她被女警领着，慢慢走进了审讯室。细弯眉，大眼睛，瓜子小脸，很有股忧郁的古典美女气质。

她坐下来，胆怯、无助、紧张、神经质。她不说话，但似乎是认真听着夏凡的问话，对于她怎么到的小南街胡同，匕首哪来的，怎么杀的人，她最后只说了句：“我不知道，我没有杀人。”

韩泽城看了她一会，出去了。夏凡坐那接着问：“你那晚去小南街胡同前，做了什么？”

廖小晴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只记得我在家里画画。然后醒过来，看见警察用枪指着，我身边还有个满身是血的死人。”

“你认得死者王锐吗？”

廖小晴握紧了拳头，很久才说：“认得。”

“你恨他，杀人动机很明显。”

“我，我没有再想那事。医生说，不去想会好一点，我好多了，我不去想了。”

连番问下来，夏凡算是什么有用信息都没有得到，她走出去，看见韩泽城正在跟一个女警谈笑。夏凡心里挺不高兴，这人办事真是没点正经。

韩泽城看她臭着张脸，跟那女警招呼了一声，走过来：“怎么样？问不出什么吧？”

夏凡没好气：“那韩组长是不是拿到什么有用消息了？”

韩泽城说道：“这廖小晴的姐姐对她挺好的，经常来看她，给她送东西，还替她找了有名的律师，为她申请保外就医，不过因为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所以没有得到批准。”

夏凡撇撇嘴，讥道：“这线索很有用。”

韩泽城笑道：“美女神探，案子资料上写着，这姐妹俩父母车祸双亡，妹妹无业，姐姐养家。可姐姐只有职高的学历，目前只是个秘书，却带着妹妹住在东华路的高级小区公寓，请了专业医生，参加心理康复课程。我跟这的人聊了聊，她每次来看妹妹穿着打扮都很好，开着很好的车，送来的都不是便宜东西，还有，她请的律师，可不是普通的贵。”

“或者她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有钱，请得起人照顾妹妹，又很关心她，那她一定能察觉出妹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们应该去会会她。”

廖小瑜她跟妹妹长得很象，不过年纪大些，她32岁了，保养得当，皱纹都没一条。

她对韩泽城和夏凡的来访很不解：“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我已经请好律师了，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过了。我妹妹因为这个事又犯了病，却不让我们保外就医，现在还要做什么？”

夏凡解释：“因为案子还有一些疑点，所以还需要再做些调查，我们有些问题想再问问。”

“疑点？什么疑点？”

夏凡看了眼韩泽城，他似乎对屋子的装修摆设更感兴趣，于是她继续答：“现在还不知道你妹妹的凶器是哪里来的，还有她怎么找到王锐的？”

廖小瑜叹口气：“这些问题我真是帮不上忙，怪我没有照顾好她，我那天晚上没在家，都不知道小晴是什么时候出去的。等我回来发现小晴没在，这才慌了，她从来不自己出门的。后来半夜里接到了警局电话，才知道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小晴她一直都很乖，她只是有些病，但她从来不会做暴力的事，更别提杀人了，这真是太可怕了。”她说着，两眼含了泪：“没想到七年前的恶梦原来在她心里一直没有醒，我以为她克服了，医生也说她好多了，她平常几乎跟正常人一样，只是有些害羞内向，话不多。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发生了。”

“廖小姐，你平常上班的时候，谁来照顾小晴？”

“这些我跟警察都说过了，之前有请一个保姆，就住在这，如果我不在，就是保姆陪着她，小晴前几年的状况不好，必须有人陪着。这几年我一直有送小晴去治疗中心，她已经恢复的不错了，这两年不必定期去治疗，只是几个月去复查一次就好。小晴现在在家里能够照顾自己，她也不出门，所以今年保姆辞职回老家了，我也就没再请人。”

“案发前你最后一次见到小晴，是什么时候，她在做什么？”

“呃，就是案发当天，5月17号，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吧，我给她做好了饭，她在房间画画，我跟她打了招呼，然后出门了。她那个时候看上去正常。”

“案发前一段时间呢，小晴有没有什么情绪上的不稳定，比如受了什么刺激，或是有没有碰见什么奇怪的人，还有，这七年来，她有没有再见到过死者。”

廖小瑜摇头：“都没有，她这两年恢复得很好。那个王锐我们也一直没有再见过，直到这次事情发生。”

夏凡有些泄气，这姐姐的回答没什么破绽，跟文件笔录上的一样，似乎所有的真相只有凶手廖小晴才知道，可廖小晴的却坚称不记得了。证据确凿，当场逮捕，所以这真是一件不必再查的结案了？

韩泽城似乎把屋子打量完了，又借用了一趟厕所出来，这时他忽然问：“廖小姐，你家里就你们姐妹俩吗？还有没有别的亲人？”

“没有了，我父母10年前车祸过世了。”

“那你一个人照顾妹妹，还真是挺辛苦的。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

廖小瑜一愣，她很快反应过来，有些戒备地说：“是不便宜，我父母过世的时候，有给我们姐妹留下笔钱。”

韩泽城笑笑转而问了几个廖小晴病情的问题，又要了她主治医生的电话，然后与夏凡告辞离开，廖小瑜把他们送到门口，韩泽城又突然问：“廖小姐，王锐死后，他的家属有没有找过你？或者是通过律师或什么途径找你谈过索赔的事？”

廖小瑜愣了愣，很快摇头：“没有，我把所有事情都委托给律师了，我没有听他说有这样的事。”

韩泽城点点头，与夏凡回到了车里。

“韩队长看出什么来了？”

“这女人是情妇，应该查查金主是谁？”

“你怎么知道是情妇，人就不能是正常恋爱？”

“她只字不提男友的事，屋里摆放的照片里，也没有与男友的合影，但她家厕所里有刮胡刀，门口鞋柜里也有双男式拖鞋。我提到房价，她不够坦然，却强调父母有留钱，这说明她心虚。”

两个人回到警局，发现李洪将与莫云这边意外查出了好消息。

原来王锐的妻子潘莉在王锐死后的一周内，领取了300万的意外死亡保险金，而且有意思的是，她领了保险金之后，账户有一笔一万元的汇款，打入了一个叫冯正阳的账户里。而这个冯正阳，开了一家命理工作室，其实说白了，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仙，干的正是算命、消灾、招魂的事。

这个消息让夏凡精神一振：“太棒了，这么说来，很有可能是潘莉为财弑夫，买通了冯正阳，动了些手脚让王锐被廖小晴杀害。这样有凶手

有证据，她的保险金拿得稳稳当当的。”她越想越兴奋，把这些重点又标注在白板上。

“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还得有证据证明她和那个冯正阳确实控制了廖小晴和王锐，促使命案发生。另外，为什么挑中廖小晴？虽然有七年前的案子做背景，看起来动机的可信度很高，但这样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很复杂，复杂就表示容易出错。他们随便找个小抢匪弄出打劫意外致死的效果应该会更简单。”

韩泽城道：“小李子，大云，你们去盯着潘莉，查查她案发前那一段的举动，5月17日那天，她在干什么？还有，除了冯正阳之外，看她还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

他走到白板前，在潘莉和廖小晴之间画了一条线，在线上打了个问号：“如果主凶是她，为什么选中廖小晴？又是如何避开廖小瑜控制住她的？我从廖小瑜那边再查查看。”

夏凡在一旁说：“那我去查冯正阳吧。”

“当然，查大仙这个事，非你莫属？”

“为什么？”

“做大仙这个职业的，最喜欢有钱人了。”

第二天，夏凡开了辆奥迪S8出来，在咖啡座等待的韩泽城看到，笑着吹了声口哨。夏凡火速把车停了，下来冲韩泽城招招手，然后自己走到后座上。

韩泽城上车问：“我以为我扮演的是你男朋友，亏我今天还穿得这么帅配合你。”

夏凡不客气的说：“我家司机上班时穿的不比你现在差。”

韩泽城乐不可支：“你真是直言不讳。”

“还好。”夏凡老神在在的。

“你想了个什么故事？”韩泽城开始跟她确认计划。

“经典的豪门恩怨。”

两人顺利到达了冯正阳工作室楼下。这其实是个旧居民楼，几个老头正坐在树下下棋，楼下一层还有间用自家隔出来的小卖店，几个人正在那买冷饮聊天。

韩泽城一副标准司机兼保镖的架式，替大小姐开了车门，护着她上楼。进了楼里，他挨近夏凡低声说：“这楼有灵气，我也被感染了。我看到冯大师已经预见我们的到来，他会热情的招呼你，他还会知道我们表面主仆实际情侣的关系。”

正说着，5层到了，韩泽城没给夏凡说话的机会，他拉着她的手，用正常音量说道：“别紧张，我陪着你呢。”一边说着，一边还亲昵的替她捋了颊边的碎发别到耳后。

夏凡还不及反应，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站在门口，问道：“两位是来见冯大师的吧？师傅算到有客来，让我来迎接。”

夏凡和韩泽城对视了一眼，走了进去。那年轻男子走到里面房间门口说了一声：“师傅，客人到了，的确是一男一女。”

“是年轻人吧？”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看都不看就说的这么准，倒是有几分大仙的风范。

“是的。”这个年轻徒弟态度很恭敬。

“那好，请他们进来吧。”

这年轻徒弟得了指示，对夏凡和韩泽城做了个有请的手势。夏凡看向韩泽城，她忽然觉得她明白他眼里的意思，就说道：“我自己进去，你在外面等我。”

果然韩泽城应得爽快：“好。”

夏凡进了里屋，看到个脑后梳了马尾，穿着长袍的四十多岁的男子。她开口招呼：“是冯大师吧？”

冯正阳点点头，指了指椅子示意她坐，说道：“姑娘来此，想必是为财为情。”

夏凡一笑：“大师倒是聪明，可我怎么就不能为生死来呢。”

“姑娘天生富贵之相，必生在富裕之家，你眼角有喜印，正是蜜运恋

爱之相，但印不深，纹路短，想必情路艰苦。此外印堂明亮，无性命之忧，但一路指向额头拂顶之上的线逐渐发乌，表示你最近运气不好，必是与钱财有关。”

“大师果然是慧眼。这些说的都对，还请大师具体指点指点。”

“姑娘的生辰八字是？”

夏凡报了个数，然后看着冯正阳捏着指有模有样的算着，还拿了支毛笔在张纸上写着什么。过了一会，冯正阳放下笔，说道：“我先说说姑娘的感情事，姑娘的恋情是主仆有别，阻碍重重。想终成眷属，怕是不易。你的男友命中奔波较多，想是做运输、司机、保安之类的工作。我说的可有错？”

夏凡一脸惊讶，连连称是，心里却想着这韩泽城还真是什么都说对了。

冯正阳接着说：“你们是主仆恋，所以来自家里的压力很大，姑娘家里会提防此人的目的，而姑娘家里想必在钱财一事上也有纷争。”他说到，停了下来，顿了好一会，慢慢的问：“最近是发生了什么怪事了吧？”

夏凡连连点头：“对，对，大师说的太对了。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但我爸爸更疼我一些，原本说好了财产分配的事，遗嘱都立好了。可我交了这个男朋友之后，我哥就拼命在我爸面前煽风点火的。原本这样的事不稀奇，也不必来找大师，可是我最近总觉得迷迷糊糊的，有时候好象正在做一件事，可突然醒过来，却是到了另一个地方。比如有一次我明明记得我在房间睡觉，可我醒过来，发现自己站在厨房，煤气开着。还有一次，我明明在看电视，可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在浴室里拿着刮胡刀，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她声音中透着害怕，对冯正阳说：“冯大师，我怕是哥哥找了什么人作法，用巫术控制我的行动，让我死于非命或者自杀之类的。朋友说你很厉害，介绍我来找你，你一定要帮我，费用方面都说好，我付得起。”

冯正阳捏指算了算，又认真的看了看夏凡的面相，对她说：“恐怕真是小鬼作怪，你说的那些情况，正是鬼上身之相。要彻底去除干净，还是得做场法事，此事不能拖，久了有性命之忧。”冯正阳叭啦叭啦的说了很多鬼上身的危害，做法事的必要及紧迫性。

夏凡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要求今晚就做法。冯正阳一脸为难：“这施法很耗元气，原本应该准备个七七四十九天才是正道，不过姑娘你的事态严重，我就拼上一拼，今晚就今晚吧。”

夏凡展颜一笑，与冯正阳谈好了安排，又问费用多少，冯正阳扯了一堆功德钱看着给，但诚意越大功德越大的理论。夏凡心里鄙夷，但面上一个劲的表示有诚意，钱不会少给。

冯正阳谢过，然后请夏凡到客厅请功德交钱，做个登记留下联系方式等等，说准备好东西后会给她打电话。夏凡起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说：“大师，我哥哥这么对我，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不知大师能否再帮我一个忙？”

“请说。”

“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没他那么毒，我就是想大师也做个法弄个小鬼上他的身，让他跟女人鬼混鬼混，让我大嫂抓个奸。不知大师能不能办到？”

“这个，动用小鬼施法不是问题，但做这样的事实在……”冯正阳有些为难。

夏凡激动的握他的手：“大师，你一定要帮我。只是让他被捉个奸，受点教训，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比起他对我做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若不打压打压他，我以后在家里怎么立足。”

冯正阳还在犹豫，夏凡又说：“大师，这事单独算，我给你十万。我身边这么多朋友姐妹的，哪家没有点烦心事，大师把我这笔生意做好了，以后还怕不财源广进吗？”

冯正阳终于点头，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的嘱咐了一番。夏凡追问效果，冯正阳又说了一堆什么安排小鬼上身，控制行动，但不会有记忆，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痕迹，追查不到等等。

夏凡满意了，到了客厅里留下联系方式，付了五千块，要了个收据，然后又要了个付款的银行账号，她说为免招人耳目，她不会再过来了，事成之后把钱打到账户去。冯正阳痛痛快快的把账户给了，夏凡和韩泽城这才告辞离去。

警局里，特案组的四个人把夏凡和冯正阳对话的录音都听了一遍，

韩泽城摸着下巴：“你哥听了这些得多伤心？”

夏凡白他一眼：“拉倒吧。你倒是说说看，你怎么知道那神棍知道我们来了，还会误会我们的关系。”

韩泽城道：“我们开了辆这么引人注目的车过去，摆明了就是条肥鱼。楼下那小卖店应该是那神棍的眼线，我看到我们下车往楼梯口走去的时候，那边一直盯着，店主还打了个电话，应该就是把我们的情况跟那神棍通风报信。在那一段我表现得象你家司机，但上了楼之后，我发现楼道里有微孔摄像机，所以就故意表现的亲热些。他就靠这些预先的观察来展现他的神通，骗骗那些善男信女，果然我这么一试，他就中套了。”

“老大，那我们接下去怎么办？”小李子很兴奋，觉得这个案子太有意思了。夏凡拿到的那个银行账户对过了，正是潘莉给汇款的那个。那个神棍，难道还真有办法弄个鬼上身来控制人？

“把神棍带回来，潘莉的那一万块不可能白给他。把潘莉也请过来，两边隔开审。”

夏凡听了，接口道：“找件男式衬衣，带去给那神棍，说是我给他准备做法用的。小李子你盯着他做法，就说说我说了，先把哥哥的事搞定了，再接他来我家驱鬼。他一动手做法就是现行犯罪，人证物证俱在，把他直接押回警局。”

莫云一听，来劲了：“那这次我演司机吧，那辆车，让我也开开。”

“不行啊。”韩泽城为难的说：“大小姐说了，她家的司机穿得比我都体面。”

夏凡踢他一脚，虽然认识不久，但这两天合作，她觉得跟组里这几位还是相当投缘的。

韩泽城笑着躲开，对夏凡说：“我们去见见廖小晴的主治医生，无论他们怎么犯案的，接近廖小晴是必须的，如果有些事情姐姐不知道，那看看心理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示？”

廖小晴的主治医生姓程，是个和蔼的中年女人。她听了韩泽城与夏凡的来意，非常合作的谈了廖小晴的病情。

“她是个很乖的女孩，也很可怜，但她的病情已经控制的很好，尤其是这两年，基本能够正常生活。她每三个月会回来复查一次。”

“她的病会不会让她有隐性的暴力倾向，受到某些刺激后发作。”

“没有，她的情况，自我伤害的可能性更大，开始的几年，我们甚至不得不三次对她进行强制治疗，就因为她的自杀倾向。后来慢慢好转了，07年开始，她的康复速度惊人。我想是恋爱对她的精神治疗起到的帮助。”

“恋爱？”韩泽城停下了翻廖小晴画册的手，与夏凡对视了一眼。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廖小晴没有社交圈子，哪里来的男朋友？而且廖小瑜也只字未提，妹妹恋爱了，姐姐知道吗？

程医生道：“她一直不肯说男朋友是谁，但她确实是在谈恋爱，她会跟我说一些恋爱的过程，比如那男的带她去吃东西，带她去兜风，还会陪她看电视，买画册画书等等。她说了很多，但她不说那人是谁，也从来不画他的样子，她说那是秘密。如果时间没到，她说出来，就会发生不好的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治疗过程中画的画，明显色彩明亮了，画风开朗了许多。”程医生指了指桌上的画册，示意从倒数第三本开始就是。

韩泽城把画册抽出来，仔细翻着，果然跟他刚才看的那一本很不同，画里有花，有树，有一男一女牵着手站着，或者拥抱，或者骑车，或者一起坐着，但那个男人只有背影或是侧脸，没有五官。

“程医生，小晴来这治疗这么久，有没有男人来接送过她？”

“没有，我一直没有见过。”

“她姐姐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我跟小瑜谈过。一开始她很惊讶，说她会跟小晴谈谈看。后来我再问她，她就很不高兴，坚持说她妹妹没有男朋友。”程医生也有些困惑：“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到底小晴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小瑜并不喜欢妹妹的男友，不赞成他们在一起吧。可小晴跟我说过好几次，她男朋友跟她说，等2011年就娶她，她为了这个事很开心，一直说到时候她就能告诉我她男朋友是谁，要带他来见我。”

韩泽城翻着画册，突然问：“程医生，你知不知道27这个数字对小晴有什么意义吗？”

程医生认真的想了想，摇头：“她没有特别跟我提过数字，也没有说过什么27。”

夏凡凑过去，低声问韩泽城：“怎么了？”

韩泽城指指画册上的画：“每一幅里，都有些27的影子，比如这些花，有27朵，这里飘的云，有27朵，这张是她们俩坐在车上，看这两边的树和人影，都是27。”

程医生听了，伸手把画拿了过去：“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背景的数目，只看了画的主体内容。”

“那现在再看这些画，能看出27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这些画表达了心情。”程医生拿出几本廖小晴早期的画册翻了翻：“看，她早期的画里没有这些。我现在说不准这27的意思，有可能是对她来说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数，也有可能是她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正好遇上这个数，然后她就强迫性的把这个数放在类似相同的事件里。现在只能说，27这个数让她联想到的是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夏凡觉得背脊发凉，连捅了27刀这怎么跟开心联系不起来啊。

韩泽城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把画册放了回去。画册旁边放了一个相框，是张毕业照，韩泽城笑笑：“程医生年轻时候是个小胖姑娘啊？”

程医生笑了：“韩警官好眼力，我的样子变化还挺大的，你还一眼认出来了。那是我们医学院的毕业照，这么多年了。”

“程医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韩泽城放了照框，问道：“如果用催眠术，能否控制一个人的行动，让她毫无知觉的完全按照指示去做事，醒来后一点记忆都没有？”

程医生坐直了，她敏感起来：“韩警官，作为专业知识来解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个施术的人水平要很高，而且，被催眠的人要很放松，没有防备，才会成功。这种催眠风险很大，并不提倡使用。而从小晴的这个案子来说，你提的这个问题，会让我觉得我被怀疑了。小晴对

人的防备很深，不容易对她催眠。所以，我是嫌犯吗？”

韩泽城笑笑：“程医生既然这么说，我可以再问一下程医生，5月17日那天晚上，你人在哪里呢？”

程医生一下把脸板了起来：“那天是周日，我在家里休息。”

“隔了这么久，程医生还能马上想起来那天是周日，记性还真是不错。”

“韩警官，我知道小晴出了事，自然就对那天的事情关注了一下，会记得那天是周日也不奇怪。我还很忙，不能再招呼两位了，请回吧。”

夏凡有点灰头土脸跟韩泽城一起被“请”了出来，回到车上后她忍不住埋怨他：“你要是觉得那医生有嫌疑的，你也好歹沉住气，这样打草惊蛇，有什么线索都查不到了。”

韩泽城道：“她自己反应过度，这样的人，若真有什么古怪，就得捅她一下，然后她才会从洞里钻出来。现在起码我们知道，27这个数字，很可能不是随机的，还有，除了鬼上身，我们不是对廖小晴的行为又有了一个合理解释了吗？”

他启动车子，说道：“你去找廖小瑜和廖小晴，查查那个神秘的男朋友，还有27这个数字的意思。我查查这医生那段时间的行踪，看她跟潘莉之间有什么关系。”

夏凡得了指示，先去了一趟看守所，廖小晴还是那个样子，似乎更神经质了一些。象上次一样，夏凡没有问出什么来，这次廖小晴对她的问題一概不回答，什么男朋友，什么27，她的嘴闭得牢牢的，一个字都不说。但这两件事似乎让她想到了开心的东西，她歪着头沉在自己的世界里微笑，笑着笑着，却又落泪了。

夏凡找了狱警，细问了一下程医生有没有来探视过廖小晴，答案是没有，除了她姐姐，没人来过，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男朋友来过。不过夏凡还是问到了一个情况，医生有建议为了稳定廖小晴的病情，除了服药外，还让她画画，她画了婚礼和花束。夏凡心里一动，跟着狱警去拿了廖小晴的画，那上面是一男一女的婚礼，女的能看出是廖小晴的五官，而男的脸，是空白的，画上画满了花束，夏凡一数，27束花，每束花有27朵。

夏凡给韩泽城打了电话汇报，然后往廖小瑜那边赶。这次廖小瑜的态度特别不好，当她听到廖小晴的男朋友之事时，可以用火冒三丈来形容，坚称这是胡说八道。夏凡问到小晴曾经说过2011年要结婚，这事廖小瑜是否有听说时，廖小瑜情绪开始失控。

她破口大骂：“她结什么婚？她是个疯子，她有病。她哪里来的男朋友，她吃我的用我的，什么都是我的，她还想怎么样？什么男朋友，什么结婚，胡说八道，所有都是她想象出来的。她脑子不清楚，你们警察也脑残吗？出去，我不想再听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你们查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拿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来烦我们。出去，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她粗鲁的用力把夏凡推出门，“咚”的一下把门狠狠摔上了。夏凡错愕的站在门外，听见廖小瑜在屋子里放声大哭。

夏凡站了一会，觉得有什么事怪怪的，她回到警局，韩泽城他们几个还没有回办公室，她就自己对着那案情资料板看了很久。

一个除了廖小晴外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的神秘男友，难道这真的只是廖小晴生病幻化出来的美好想象？

一个诡异的代表着幸福开心的27数字，却变成了血淋淋的27刀，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联系？

她翻遍了资料档案，查了所有这些联系人的生日、账号、门牌、电话、车牌等带数字的，似乎跟这个27也联系不上。

夏凡撑着疲倦的脑袋，实在理不出头绪。韩泽城他们回来了，带回来消息：“潘莉有不在场证明，她那天根本不在市区。给神棍那一万是因为她老公死在廖小晴的手里，让她觉得是神明的报复。七年前她帮老公王锐做了伪证，所以她担心廖小晴或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来收拾她，所以拿到保险金后就请个大仙做法保她平安。而神棍那边一开审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交代，他就是个骗子，学了点皮毛装神弄鬼而已，他根本就不懂得御鬼，也不是神算，潘莉不过是被他忽悠过的一个客户。他并不认得廖小晴姐妹。”

“那巨额保险的事怎么解释？”

“保险是王锐买的，他七年前辞职后做了私家侦探，说是私家侦探，其实就是抓抓奸，当当打手，做些零散的工作，危险系数很高，他七年前犯下案后，对妻子有愧，于是就买了保险，打算如果有一天自己出了

什么事，能给妻子留点钱，也算补偿。”韩泽城坐到椅子上：“这些我们查了，确实属实。”

夏凡呼口气：“所以现在我们的希望是在那个程医生那吗？”

“她的账户往来很干净，表面上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疑点来，没有动机，除了她的专业具备做案的技术之外，暂时还没能查出什么来。”

夏凡听了，觉得有些失望。她告诉韩泽城：“我觉得这姐妹俩有点怪，说不上来，但是我今天忽然觉得她们好象并不是我们之前以为的那么和睦。廖小瑜就象程医生说的，对廖小晴有男朋友的事情反应很强烈。可是妹妹这样的情况，能找到真爱是多么不容易，如果真有了男友，那姐姐应该很高兴啊，他们结婚，对姐姐来说应该是减轻负担的好事。可她很不高兴，甚至可以说愤怒。”

“如果这个男友不怀好意，那就另当别论吧。”韩泽城想想：“一对漂亮的姐妹花，无依无靠，有钱，住豪宅开好车，妹妹孤独寂寞内心脆弱，多需要关怀，正好下手。把妹妹搞定，那姐姐的钱就不是问题了。”

“可如果这是个坏男人，姐姐不需要否定他的存在吧，所以一定还发生了什么事。”夏凡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王锐后来一直做私家侦探，现在不是有好多这些黑市没牌照的所谓私家侦探都是在网上偷偷接活的，会不会廖小瑜想除掉这个坏男友，动了歪主意，然后误打误撞找到了王锐，而廖小晴杀王锐不是因为七年前的事，而是新的恩怨。”

“那怎么解释案发现场诡异的情况？最初的疑点就在于廖小晴没本事杀掉王锐。”

夏凡想了半天，泄气的趴在桌上：“所以一切又回到原点了。”

这晚，夏凡一夜未眠，那个神秘的男友，诡异的数字27，在她脑子里不停的转着。第二天她早早的回到警局，却看到韩泽城和龙兄鼠弟已经在那了。

夏凡问：“有新进展了？”

“你昨天提醒了我，很多黑市私家侦探是在网上接活，所以我们昨晚去了一趟王锐家，把他的电脑拿了回来，发现他曾经给一个叫李海的人，发过勒索信。”

“李海？新阳国际的老总吗？”

“对，按电邮地址和接收邮件的IP，应该就是他。王锐的电邮上只是跟李海说，如果已经收到了快递，不想事情被发到网上，他就得按他说的办。”

原来王锐向李海勒索100万，邮件中写了要求汇款的账户信息，但是什么事情能让李海就范，邮件中却看不出来，那个快递是关键。

这封邮件李海回了，他说直接汇款风险大，还是现金交易，让王锐把东西带上，4月10日中午2点在衡阳路上的街心花园凉亭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之后，两人的电邮联络就中断了。

从这邮件的情况看，王锐并不聪明，以为弄个人头账户就安全了，而李海那边却精明的多，事情发生在王锐死前一个月，有没有可能，那次交易的结果并没有让王锐满足，他贪心不足，终惹来杀身之祸？

可这件事又跟廖小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让廖小晴去杀人？

韩泽城让夏凡去找潘莉，再查查王锐的生前还留下什么线索，而他要带着莫云去见李海，李洪将则是继续盯着技术科，看看还能找出什么来。

李海的公司叫新阳国际，是有名的纳税大户，李海与其妻子杨淑芳都是成功企业家，多次在各媒体的经济版块露脸。

跟李海的会面没聊出什么来，他承认曾收到过勒索信，但他不承认有约对方见面，他甚至说他不知道对方就是王锐。李海说他收到邮件后并没有处理，因为他根本没有收到什么快递，他以为是封恶作剧邮件。

韩泽城把邮件打印件拿了出来，摆到了李海的面前，李海看了一愣，但依然摇头说他没有回信，没见过对方，也不知道对方打算用来要胁自己的是什么。

韩泽城又问李海是否认得凶手廖小晴，李海依然说不认识。问他5月17日当天在哪里，他只说在外面。韩泽城又问可否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行踪，李海却摇头说没有。

谈话到了这一步，李海也明白韩泽城的意思了，他很镇定的打电话叫来了律师，然后对韩泽城说：“韩警官，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若你有哪

天找到我与命案有关的证据，你再带着拘捕令来，其它的，恐怕我没有时间再作陪了。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请跟我的律师谈。”

韩泽城点点头，却不离开，悠哉的似在欣赏李海的办公室，他站在一幅向日葵的画前，仔细看了看，问道：“李总，这幅画真不错，不知出自哪个名家之手？”

“是个朋友送的，不是什么名画。韩警官，我真的很忙，请回吧。”李海这次明确的下了逐客令。韩泽城一笑，带着莫云走了。

他出了大楼，给夏凡打电话：“是我，我知道廖小晴的男朋友是谁了。你现在去查一查，廖小瑜的房子和银行账户往来，跟李海有没有关系。”

莫云好奇问：“城哥，廖小晴的男朋友难道是李海？你怎么知道的？”

“27朵向日葵，27瓣花瓣，这画肯定是廖小晴画的。他说没见过王锐，不认得廖小晴，可是却好象对这个命案很熟悉。如果素不相识，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还有，他喝大红袍，在茶叶罐的包装跟廖小晴家里摆的一模一样，他跟那姐妹俩，一定有关系。”

韩泽城和莫云去了一趟衡阳路上的街心花园，这是个热闹的地方，约会的、锻炼的、散步的、逛街休息的，满是人，而且这条街没有安全监控摄像头。李海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当面交易，真是聪明。

李洪将来电话，他查到了新线索，有人曾在网上找王锐查个外遇案，两人在书屋里接上头后，转为QQ私下联络。因为在书屋里留言时提到了是个名人，一定要靠谱有经验的敢接这活的私家侦探，于是李洪将追查了下去。发现委托人让王锐查的，是李海。

这下事情可以串起来了，假设王锐受委托调查李海的外遇，却用外遇的事情来勒索李海，李海给了钱却摆脱不了王锐，于是最后便设局杀了他。

可是这个猜想里，有一点还是不通，设局杀王锐，为什么要让廖小晴来动手？

李洪将说道：“或者他觉得廖小晴有病，就算被抓也不会判太重，运气好还能混个无罪释放。”

“那多麻烦，找个杀手干净利落，还省事。而且王锐不跑不跳，躺那被砍，有可能是早就被放倒了，那又何必麻烦廖小晴来动刀子。”莫云也动起了脑筋。

这时在外面跑了一天的夏凡回来了，她表现很兴奋，带回来好消息。“查出来了，李海正是廖小瑜的金主，她们姐妹俩住的房子，原先就是李海的，三年前转到了廖小瑜名下，他每个月还会汇钱到廖小瑜的账户里。”

夏凡还带回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委托王锐调查李海外遇的，居然是廖小瑜。夏凡查廖小瑜的账户时，发现她连着三个月有给一个账户汇钱，那个账户，正是王锐用来勒索李海要求汇款的人头账户。

情妇调查金主的外遇？这还真是稀奇。韩泽城陷入了沉思，他翻了记录一看，廖小瑜调查李海的时间是两年前，这个时间跟程医生说廖小晴告诉她恋爱的事情时间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时候，程医生问了廖小瑜知不知道妹妹有男朋友的事。

所以廖小瑜找私家侦探调查的，是李海与妹妹。著名企业家不单外遇养情妇，还同时周旋在姐妹花当中，这的确是个丑闻。如果王锐的调查中还拍到一些*片，那就更劲爆了。

“我觉得姐姐的嫌疑更大。”夏凡说了自己的观点：“廖小晴杀王锐，一个死一个坐牢，这是一石二鸟的结果。王锐勒索李海，廖小瑜恐怕扯出自己，破坏了与李海的关系，而且他俩的事情若是曝光，恐怕日后也再巴不住他，所以对廖小瑜来说，有充分的理由要杀掉李海。而自己的妹妹跟自己抢男人，还说要结婚，这当然也不能放过。如果真是用催眠术，廖小晴对自己姐姐没防备，也好下手。”

可是廖小瑜只有职高文化，催眠术对她来说，应该是太难了一些。难道那个程医生真是帮凶？

对夏凡的这个推测，李洪将和莫云却不赞同，他们觉得李海更有实力实施这样的犯罪，要把王锐放倒，又要找人对廖小瑜催眠，这个人的控制能力应该一流。

他们三个人讨论得热火朝天，韩泽城却在一旁对着电脑不做声，然后忽然说：“我在想，两姐妹抢一个男人，还闹到黑市私家侦探上门勒索的地步，再加上原配夫人，现在能看到就三个女人了，其它的还不知有

没有呢，李海周旋其中还能游刃有余，真是不简单。”

大家都一愣，韩泽城敲敲电脑屏幕，网页上正是李海和杨淑芳接受采访的照片，他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帮她们搭好戏台子，看看李海到底有什么本事。”

三天后，廖小晴的病情发作，被警方送医，廖小晴的律师趁机再提出保外就医。警方为了慎重起见，从外地请了精神科权威来替廖小晴做精神鉴定。没想到，却通过这个医生问出了新案情。通过催眠治疗，小晴回忆起当天案发时的零时片段，但因为信息片段零碎，凑不全，为了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医生建议让小晴回到熟悉的地方，增强她的安全感，情绪平稳后再做治疗。

于是，这次的保外就医申请得到了批准，廖小瑜把妹妹接回了家，警方为防止廖小晴出逃，派了警力24小时监控。当天，韩泽城的小组根据手上现有的线索，开始对李海进行监控起来，并将其妻杨淑芳请回警局协助调查。

杨淑芳对于李海的外遇很惊讶，也不知道丈夫被卷入这个命案里，但她毕竟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她很快平复了情绪，冷静的问：“你们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

韩泽城仔细观察着她，说道：“杨女士，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会把你请过来。廖小晴已经供出你丈夫就是她的未婚夫，他们说好了过两年就结婚的。而且每个月，从你丈夫的账户里都有钱汇给廖小瑜，王锐实施勒索的证据我们已经掌握。”

杨淑芳心情复杂的交握双手，久久不说话，最后眼泛泪光的嘴硬道：“你们不用唬我，要是你们有证据说李海教唆杀人，就会直接逮捕他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猜的，你们根本证明不了。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廖小晴？她不是神经病吗？一个神经病的话怎么能相信，她是现行犯，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

“杨女士……”韩泽城大声打断她：“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是希望你不要包庇罪犯，这是命案，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或是线索的，请你告诉我们。”

“我什么都不知道。”

“廖小晴姐妹、王锐有没有找过你？”

“我没见过他们，我也没觉得我丈夫的行动有任何异常。”

“5月17日案发当天，你丈夫在哪里？”

“我和他在家里。”

“你确定？”

“对，我和他一直在家。”

“可李先生说他外出了，而且他举不出时间证人。”

“他记性不好，那天星期天，我们在家休息。”

“杨女士。”韩泽城说：“你帮他掩饰没有任何用，这次请来的医生，对恢复廖小晴当天的记忆很有把握。王锐的妻子也回忆起，当天王锐有打电话给她，说他在跟客户见面。王锐有个记事的小本，他习惯偷偷把事情都记上，以备不测，可案发现场并没有那个本子，王锐的妻子说王锐很警觉，他很可能在察觉到危险的时候把本子藏了，以便留下线索证据。杨女士，你知道现在的科技多发达，我们只要调出当时移动基站信号，就能定位出王锐的当时行动的范围，就能找出那本笔记。我们不是没证据，我们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现在形势对你丈夫很不利，你不如劝劝他，自首投案，争取从宽处理。”

“韩警官，你恐吓利诱这一套对我们不管用，我们可不是什么小老百姓受你们摆布，有证据你就抓人，我们有最好的律师，没证据就不要废话了。”杨淑芳很不客气，黑着脸怒气冲冲走了。

当天晚上，李洪将和夏凡给韩泽城打来电话汇报，李海去了廖小晴姐妹家里，里头似乎是大吵一架，李海黑着脸离开，而他走后，屋外还能听到廖小晴姐妹的哭声，然后就是廖小瑜破口大骂妹妹的动静。韩泽城嘱咐夏凡去把廖小晴带出来送去她一直就诊的程医生的那家治疗中心，将她与廖小瑜隔离开。

两天后，廖小晴的病房里悄悄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廖小晴看见她，高兴的喊：“芳姐，是不是阿海让你来找我的，我很乖，你让他别生气。”

来人正是杨淑芳，她慢慢走过去，坐在廖小晴的面前：“小晴，你把阿海的事告诉别人了，阿海怎么能不生气呢？”

廖小晴皱起秀气的眉毛：“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答应过的，我不说。”

杨淑芳安抚的笑笑：“好，我相信你，你乖，你还想不想跟阿海结婚？”

“想。”廖小晴满是憧憬的笑。

“你看着我，你听我说。”杨淑芳的声音很温柔。

廖小晴专心的看着她。

“你想想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阿海说爱我，他会娶我的。”

“那你照我说的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

“好。”

“你拿上笔，打开画本，写几句话。”

廖小晴全都照办。

“你就写：姐姐，我恨王锐，我杀了他，但坐牢太可怕，我不想坐牢。”

廖小晴微笑着，慢慢写下了那句话。杨淑芳皱眉，看着她习惯性的在那句话旁画了朵花。无妨，多几朵花也不耽误这封遗书的意思表达。她在廖小晴面前的水杯里丢下两颗药，然后又说：“我要走了，我离开这个房间，过一会你就把这杯水喝了，然后，你会很放松，很舒服，你在房间里坐了一上午，没有人来过，你很孤单，你累了。”

廖小晴没有说话，只微笑地坐着，杨淑芳看了看她，起身走了出去。

廖小晴静静坐了一会，伸手去拿面前的水杯，她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刚刚走进来换了水杯的夏凡，只是安静的慢慢的把水喝了。然后，把水杯放下，闭上了眼睛。

杨淑芳冷静的走出了治疗中心的大门，朝停车场走去。快走到她的

车子时，她停住了。韩泽城抱着双臂，靠在她的车旁。

“韩警官，真巧。”

“是很巧，不知杨女士大老远的跑来这有何贵干。”

杨淑芳冷静的答：“上次听韩警官说那个杀人的女孩与我丈夫有关系，我就过来看看她。”

“消息还真是灵通，知道她在这。我还以为你是来看望老同学程医生的。”韩泽城笑笑：“我的记性很好，程医生桌上有毕业照，我在网上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就想到了。”

杨淑芳愣了愣，很快回道：“对，她确是我的同学，怎么，这也有问题吗？”

“她是你同学没问题，只是你会精神催眠这件事问题比较大。”

“我从商前是学医的，这些年依然参加很多研究活动，难道这也犯罪？”

韩泽城把放在车顶上的笔记本电脑转过来，按下了播放键，刚才在廖小晴病房里的情景清清楚楚的开始播放。

杨淑芳的脸色变了。

“杨淑芳，你被捕了！”

警局的审讯室里，面对病房里的录像，杨淑芳知道她没法抵赖，但她声称这全是因为听了韩泽城说自己丈夫教唆杀人，她为了替丈夫掩盖罪行才去做的。

韩泽城把一摞相片摆在她的面前：“杨淑芳，那天你离开警局后，开车在市里转了一大圈，然后在这个街心花园凉亭里找了半个小时，又把这家茶馆的这片位置区各角落翻了个遍，最后你到了小南街胡同，在整条胡同里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线路，就是案发当天你约见王锐的线路吧。抱歉我说谎了，没有什么笔记本，让你白跑了一趟。我想故事应该是这样的。王锐用婚外情的事勒索李海，你很生气，不过你不是气他的婚外情，毕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的婚姻原本就是利益的结合。你是不能接受丑闻给你们的事业带来的影响，你收到了快递，又看到了李海

的邮件，于是你决定自己处理这事。你给了王锐钱，可他还在纠缠不清，而李海又要跟廖小晴结婚，你当然也不能接受。你知道了王锐跟廖小晴过去的那件事，你觉得可以利用。于是5月17日，你约了王锐再次在街心花园见面，把他带到了茶馆谈判，在那里趁机对他下药。他被迷倒后你就到廖小晴家，对她催眠，把她跟王锐都带到了小南街胡同。于是，一个弱质女子手刃仇家27刀的故事就上演了。”

韩泽城把廖小晴在被催眠状态下写的遗书摆了出来：“廖小晴有病，她一直在接受治疗，愉悦疗法中让她不停的想幸福开心的事，而她最开心的事是2011年她将与她爱的男人结婚，2011年，她27岁，她在盼望着27岁的到来，在此之前，因为是婚外情的关系，她一个字都不能说。你对她做催眠，需要在她放松的状态进行，于是她下意识里，会把幸福的烙印加进去，你催眠让她对王锐动刀，她就捅了27刀，你催眠让她写遗书，她就随手画了一朵27瓣的花。在她被你控制做那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她惦记的却是渺茫的幸福。你真是残忍。”

杨淑芳冷冷一笑：“韩警官是写小说的吗？故事编的很好听，可我不知道什么27刀27瓣花，我只做过治疗中心的那一次，还是未遂，我是为了保护我的丈夫和家庭，我不想他坐牢。你说的什么路线，也是我丈夫告诉我的。”

“5月17日晚上，你丈夫约了廖小瑜吃饭，谈的是分手。六年前他收廖小瑜做情妇，却没料到几年后爱上了楚楚可怜的妹妹廖小晴，廖小晴有着你跟廖小瑜都没有的柔弱气质，让他觉得自己是真正被依靠的，于是他恋爱了，他说他要娶她。2011年是你们孩子满18岁，你们婚前协议里说的是孩子18岁后夫妻财产可做分割，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后他若提出离婚，他就不必净身出户。你当然会恨廖小晴，你眼中的疯女人即将抢走你的丈夫。而廖小瑜也一样，她付出这么多年，到头来却是妹妹拿了大奖。所以那天他们那顿饭吃的并不愉快，那家餐厅的包厢服务生到现在都记得吵得天翻地覆的这对男女，所以，廖小瑜和你丈夫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你呢，带着我们找到了茶馆，那天你跟王锐很低调，茶馆服务生不记得你们，但是那家茶馆收银台有安全监控录像，拍到了你跟王锐。所以，不要说是你丈夫告诉你的。所有的事，都是你一手策划。你恨廖小晴，而你知道怎么控制她，你在治疗中心借着看望老同学的名目开始接近她，表达善意，让她以为她跟李海的关系是得到你的谅解和支持的，却没想到你打的是借刀杀人的主意。”

杨淑芳僵坐在那，再没有说话。

韩泽城走出了审讯室，夏凡高兴的抱着档案夹跟在他身后，第一个案子成功破案，她心情好得很。

“廖小晴经过这事，恐怕还得再治个几年，不过程医生说有信心让她康复。”

韩泽城点点头，远远看见廖小瑜站那等着。

“韩警官，笔录还得做多久，我要带我妹妹回去了。”

韩泽城不答，反而说：“你妹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杨淑芳接近她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真的相信那男人的老婆会有好意？她是你妹妹，她没有你们这么复杂，再怎样她还是你妹妹。”他说完不再理她，离开了。

他的身后，廖小瑜呆立原地，楼道里的灯光打在她的身上，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夏凡看了看廖小瑜，快步跟上了韩泽城。她跟着他上楼，一路还说：“我刚看到李海儿子了，长得象他妈。你说，李海还会娶廖小晴吗？”

“谁知道，换了我，很难。”

“为什么？”

“如果杨淑芳没有出事，他还能追求所谓真爱，可为了他的真爱，妻子做出这样的事，还得面对牢狱之灾，他怎么跟儿子交代？这婚又怎么结得下去？”

“说到底，还是廖小晴最可怜，希望她27岁的时候，真的能够得到幸福。”

“每个人都有故事，夏凡，你感情太丰富，做警察会很辛苦。”

“韩组长，我现在觉得，你真的是个好警察。”

——完——

仇殇

渡童

我是一名引渡未成年而夭折的人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渡童。

这看上去轻松的差事，实际上却异常麻烦。相对于大人，死去的未成年人对世间的留恋更加的多，甚至有许多小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明白自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世界。更有太多因意外死去的孩子，灵魂中包含了太多的不甘和怨恨，变成了恶灵。还有那么些不明就里的灵魂被万恶的术士抓去利用……

总之，我的工作非常非常多，整日忙个不停，可是上级却从不体谅体谅我，在这个城市，普通的引渡者多达五个，东西南北中各自负责各自的区域。而我，却要一个人解决整个城市所有的殇魂。

因为过于忙碌，我在上半年出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一个本应该由我引渡的亡灵因为疏忽，而导致她在很长时间内未曾得到引渡，变成了一个恶灵，制造了本城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恶灵害人事件。

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心中发麻。

那是我心头的一个伤疤。

那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故事。

被诅咒的班级

一切的一切都始于那次春游。

顾小娜在那次春游中掉进了湖里淹死了。

于是从那个春天开始，死亡仿佛就跟上了我们这个班级，紧接着的两个月里先后又有七名同学死于各种意外。

五月，我们的班级解散，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转到了其他的城市继续上学，没有条件的也都转入了这个城市的其他学校。

现在，当初我们班上还在这个学校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

就是当初的班主任刘老师。

刘老师留下来是因为没有其它学校肯要她做老师，而她是我们学校校长的女儿，老校长顶住压力还是让她留在了学校。刘老师当初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现在却变得温和了许多，据说她说过再也不做班主任了。这是当然，带过那样一个班级，不只是她有心理障碍，恐怕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也不愿意她做班主任了吧？不过，总是有一些可怕的流言在世，虽然她现在很温和，但是学生们都很怕她。

我留下来是因为我家很穷，我只有一个亲人——在学校做清洁工的奶奶。原来的班级出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每一位转走的学生都接受了学校的一笔赔偿金，而我跟奶奶商量之后，希望学校免去我接下来的时日在校的所有费用即可。这是一个好机会，再加上我学习成绩不错，学校也很自然地接受了。

刘老师依然教我数学，偶尔她将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时，眼中仿佛会出现一股以前那种严厉的神色，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能因为这种熟悉感，和一种莫名的同命相连感，我才不像其他学生一样暗中惧怕她。

而且，我这些日子以来，都觉得对不起老师。

有一些事情，我该给她讲，但是，那件事情又是那么的荒唐，让人无法接受，又如何对老师讲呢？

如果我对你说：“原来班级上的每一个同学的死亡之前我都知道，因为在事发之前我都梦到过类似的情境。”

你会相信吗？

我想，正常人都会觉得我是太受那些事情的刺激而变得不太正常了。

更何况，在大多数的同学老师眼中我一直都不是那么的正常。

虽然我学习好，不调皮捣蛋，从来不迟到早退，也不会与同学发生矛盾，但是，他们眼中的我始终都与众不同。

因为我贫穷，更因为我和奶奶身上背负的重担。那个重担来自一个流言，一个小城人们广为流传的谈资：奶奶必定会克死她的所有亲人。

我懂事起，身边的人看我都是一副异样的表情。

我以为是因我是孤儿，靠奶奶抚养。而再长大一些，才知道是那么一个无聊的传言。

人言可畏。

所以我面对这几个月来的所有事情，却依然显得比较冷静。

人世间再多的苦，我也受过了，这时候，更需要冷静一些。

当原来的班级解散，大家四散八方之后，我以为那件事情就会从此淡出我的生活。没想到，昨天，那份诅咒又回来了。

它一直在那里，即使我们班解散了，它依然不会放过。

昨天，我又做梦了。

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梦境，如果不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在意。

从小我都爱做梦，总是有许多光怪陆离的破碎片段会趁我闭上眼睛时涌上脑海，昨天的梦境中有那么一个很清晰的片段是这样的。

教学楼显得那么高，我站在楼顶，脚下的大楼如同棉花糖一般柔软，左右摇晃，总觉得心悬在空中，十分不安。我走动了一步，弹力让我飞到了空中，然后疯狂下坠。下坠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影，是刘老师。

我还记得那个男孩，是那个殇魂顾小娜唯一的朋友。

在顾小娜的灵魂被黑暗吞噬，四处复仇时，她那原本纯真善良的心只有通过那个男孩来预警。邪恶和仇恨占据了所有的意志，杀戮成为了唯一的目的，而这一切却是不应该发生的，那个男孩的心深处和顾小娜未曾被染的纯真灵魂有着牵连，感受到了顾小娜的真心，却无所适从，没有办法阻止。

阻止顾小娜是我的工作，而我却直到事情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才真正介入。

可惜已经太晚。

我记得那日，天空下着绵绵细雨，是很难得的清闲的一天。就连火葬场也没有属于我管辖范围内的殇魂存在，虽然那天我看到了在那里举行着顾小娜的遗体告别仪式，但那时的顾小娜的尸体没有像其他的未成年人的尸体一样在我眼中有特殊的光环，于是我就很高兴地闪开了。在龙泉山上，小妖精还等着我去陪她玩呐。

因为我的粗心大意，没有发现顾小娜的尸体之所以没有光环是因为在死亡的时候被湖底的邪恶所污染，所有属于未成年人纯真的光芒都被掩盖住了。

因为我的粗心，才让迷途的顾小娜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人言可畏

马越强的死过于惨烈和不可思议，学校停课封闭整顿了一个星期后才恢复正常。

一周时间里，什么八卦都传遍了整个小城。

“那个班是受了诅咒的吧！”

“我要是有儿女在那个班上绝对马上转学！”

“听说那个克死全家的老太婆的孙子也在那个班上，还没死！”

“他们班主任就是学校校长的女儿呢！说不定根本没有本事当班主任！”

“是春游回来才开始出的事情，或许他们班春游时得罪了什么脏东西……看来以后还是少让孩子参加这些没名堂的活动的好的……”

……

人言可畏。

现而今，我们原来的班集体已经解散，还在这个学校的人只有我和刘老师。

很长时间都没有噩梦了，当我晚上终于能睡着，认为一切都恢复正常时，那可怕的梦又出现了。

分明暗示着刘老师会从楼上摔下去。

神啊，能有什么办法结束这一切？

神没有回答我，我再次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夜不能寐，白天更是神情恍惚，再加上平时营养不够，衣物也都是灰暗破旧的，远远看上去，我形若行尸走肉。

奶奶无比心疼，狠心买了一只鸡为我煲汤。晚上回家时，小破屋子里浓郁飘香。

“仔仔，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肉，多喝点汤，打起精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眼看你就能上大学有出息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奶奶就靠你了。”

奶奶那么老，背无比驼，头发银白稀疏，整整矮我两个头。

神啊，保佑我吧。

我坐下来，为自己和奶奶各添了一碗鸡汤，然后一口喝光了，精神也略微好了些。

早上起来时，奶奶已经赶往学校食堂帮忙了，我穿上衣服洗漱好就往教室赶。

到教室坐下，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我颤抖着手想要扶住什么，但却无能为力地比上了眼。

上帝！刘老师不是还没死吗？新的噩梦就又到了？

这个梦异常短，只是我闭眼的那一瞬间，几个片段闪过了我的脑海。是以前的座位在我前面和我后面的两名同学，梦境预示着他们即将遭受意外。

我心里面一阵恶心，感觉课桌在不断摇晃，讲台背后的黑板仿佛成为了一个黑洞，要把我的一切吸进去。

我晕倒了。

还做了一个完整的梦。

我梦见高中刚开学时的一次班会，男生女生成双成对地搭配在一起做游戏。大家互相自由组队，眼看人都要没有了，我还是一个人。在初中，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在最后由老师为我指派对象。这时，顾小娜跑到我面前问我：“能和你一组吗？”那几乎是第一次有女生邀请我，虽然顾小娜有点胖呼呼的，眼睛也很小，脸上也有很多雀斑，很矮，穿得像大白菜。但是我也很高兴。记忆中的那次班会很成功，班上连我和顾小娜都很开心了，还会有人不开心吗？

醒来我看见刘老师在一边抹眼泪。

“我奶奶呢？”我问她。我应该先等着老师平静下来再说话的。

“哦，你醒啦？”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抹掉了脸上的泪痕，“没有告诉她老人家，怕她担心。你没事吧？这里是医务室，校医说没什么大碍，你要不舒服我再送你去医院。”

“没事，老师，你没事吧？你要小心，奶奶说过，人生有许多坎，但是没有过不去的。”

“谢谢，老师没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下午，一帮人冲进了学校，闯进教室，拉我出来。

带头的两个女人恶狠狠地给了我两耳光，然后嚎啕起来：“你个扫把星啊，一定是你家族的诅咒和倒霉害死了我们的儿女……”

我依稀记得，她们好像是原来我前后桌同学的妈妈。

但是关我什么事？

我心虚，不关我的事，为什么那些梦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我还是问了：“你们想要做什么？”

“还我儿子！”“还我女儿！”

两个母亲很疯狂。

实际我看得出来，她们背后的亲友们对她们的做法不是很理解，甚

至他们在很小心地劝着那两个母亲。

两个女人自己也觉得很无理取闹，但是儿女的天折让她们不得不找一些发泄的方式。她们找到了我，因为传说中我的奶奶克死了全家却克不死我，我想这就是原因。

我仿佛死尸一般任那两个女人蹂躏。

从她们凌乱的话语中，我知道了在之前转学的两个同学又遭遇了不测。

看来我在上午的梦境又应验了，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我本有打算晚上给他们电话，提醒他们小心。可是已经迟了。

没多久，刘老师带着保安过来了。

奶奶也过来了。

那帮人一下收敛了不少。

两个女人依然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你们做什么？不准骚扰我的学生！否则我要报警了！”刘老师义正严词。

可这句话仿佛让那两个女人找到了新的攻击对象。

“好啊！你还在！你居然还在！”她们明明都知道刘老师留在了学校，“你说！当初你凭什么带我们的子女去春游？”春游是我们城市所有学校的惯例，“如果你不带他们去春游，会发生这些事情吗？”强词夺理，“你要为他们的死负责！”都是意外，“你身为老师，是不是在春游的时候惹了什么不干净的脏东西？”我想起了那些梦，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说！你以为你长得俊俏就了不起了？你以为你是校长的女儿就了不起了？我今天要让你为我们的孩子偿命！”毫无逻辑。

两个疯狂的女人向刘老师攻击过去。

还好被她们的家人和保安拉住了。

警察姗姗来迟，好歹也算来了。

这时我才发现吵架到一半时出现的那个人是个记者，追这些小道消息的能力比苍蝇追屎还要快。

奶奶出现之后就带我带到了一旁。

我和奶奶在很早的时候就怕了。

很多人不凭什么，单单用言语就能把你给淹死。

今天的事情过后，风言风语再次弥漫开来。

有了刘老师这个年轻的女老师作对象，小城的小道消息变得特别生动具体又恶毒之至。

我很害怕刘老师会出事，暗中都保护着她。

可是悲剧还是在我眼前发生了。

数学办公室在三楼，我从五楼下去，到三楼办公室找刘老师。

没有人。

我刚刚走出办公室，就看到刘老师美丽的身影从天上飘了下来，坠落在地，开出了一朵血肉之花。

我真的受不了了。

学校这次停了一个月的课。

当连续性地意外死亡引起了我和这城市的其他引渡者的注意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火葬场错过的那个女孩是应该由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调查迅速开始，但顾小娜的亡魂在平时却无法找到，不知是藏到了何处。我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般，一方面要更细心地带着新的殇魂前往另外的世界，另一方面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我都在留意顾小娜的踪迹。当然，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顾小娜的亲人和她唯一的朋友——那个男孩身上。

我们的班集体I

停课期间的前几天我都在家闷着，奶奶非常担心，看上去又老了不少。

她从小城各个地方求来了无数保平安的护身符，有些是要烧了化水服下，有些挂在门口，有些垫在枕头下，有些戴在腰间，有些套在脖子上.....

我不忍心看着奶奶这样下去，于是我在城里到处逛，散心。

奶奶更怕我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给我限制了无数的条例，罗列了无数个不能去的地方，更让我出门要早点回来。

在书店，我遇见了郭超。

他看到我的一瞬间脸变得煞白，不过很快稳定下来，邀请我去水吧坐一会。

他点了两杯绿茶，和我寒暄起来。话题小心地绕开了很多敏感的地方，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常耗神，如履薄冰。

“好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郭超说。

“当然没有问题。”

他很小心地酝酿了半天，我想起来了，在那车祸之前我有给他提到过我的梦境。他小心地说：“当初出车祸前，我记得你给我说，你梦到了。”对了，郭超出车祸那时就坐在我身边。

我肯定我的脸色一定很差。

他很不安地看了看我，继续说：“你知道吗，当初在车祸的前一瞬间，你还在给我讲话时，我看到车窗外模模糊糊地有一个人影.....现在，现在我敢肯定那个影子就是顾小娜。”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一些颤抖。

我的手指开始无法抑制地抖动，身体仿佛被人抽光了血液一样冰冷，并开始小范围地抽搐。现在的我看上去一定更糟糕了。

顾小娜！天，如果真的有鬼魂一说，这一切仿佛都可以解释清楚了。那种预警一般的梦境，也是顾小娜非常喜爱的灵异小说中常有的桥段。

我这时的感觉仿佛置身极点。

“我知道，我知道顾小娜的死不是意外.....而且，我知道，顾小娜要

来复仇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死有余辜，除了你.....因为你是顾小娜的男朋友.....我求你，能不能让小娜放过我，我.....我曾经也对顾小娜好过，我是说，我也曾在考试的时候给过她答案.....好吧，我知道那是她求我，我才给她的，是可怜她.....那我现在求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放过我？”

天！他在讲什么？

我？顾小娜的男朋友？拜托，谁真的会喜欢那个又矮又胖咪咪眼满脸斑的丑女生？好吧，我承认我不讨厌她，并且看上去和她很熟络.....

当郭超说出顾小娜的名字时，这一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悲剧却有了很合理的解释。

确实，顾小娜自杀了，顾小娜回来报仇了。我是她男友，所以她不会伤害我，只是让我做一个旁观者。

郭超不知何时在我面前痛哭起来。

我想帮你也不知道从何帮起啊！

我喝了一口果汁，是葡萄汁，很久之前，顾小娜请我在这水吧喝过一次饮料，喝的就是葡萄汁。当想到这，杯里的葡萄汁仿佛变成了人的血液一般难以下咽。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是顾小娜的声音：“请求原谅是没有用的。”

我连忙回头，眼前有一个影子兹拉一下消失了。转身，我看见郭超的脸已经变成了酱紫色，他嚎啕起来：“小娜，娜娜，我求你，求你原谅我！我不该嘲笑你！我不该打你！我不该拿你做开心果！我不该.....不该不救你.....”他的声音混着哭声，从胸腔很难地发出来，听上去非常含混，最后几句我根本听不清。

一声巨响，一辆汽车从马路上冲了过来，撞破了水吧的玻璃幕墙——很不幸我们就坐在幕墙里面。我看着那面锋利的玻璃坠落下来，生生把郭超切成了两半，而我却毫发无损，只是再次晕了过去。

我们的班集体II

昏迷中，我几乎在脑海里放电影一般重新过了一遍高一到春游前的日子。

我成绩不错，样貌也算中上，因为贫穷，穿着总是很土，并且小城盛传我的身世流言，所以，我和班里的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冷不热。

顾小娜家境应该还好，但是长相骇人，身材圆滚，性格木讷有点傻，被人卖了也乐呵呵地帮别人数钱。恐怕她唯一动了脑子的事情就是在那次班会主动邀请了我。

我几乎没有和其他同学有太多交往，只是偶尔会和顾小娜在一起玩一会。实际上，她作为一个朋友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她心地善良，在知道我和奶奶相依为命之后，经常去看我奶奶，还带了不少的礼物。

我多年来习惯了孤独。顾小娜只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调味剂。

而顾小娜不一样，她总是想办法希望能够打进整个班集体的其他圈子。她会买很多巧克力给班上的人吃，可是我记得，会有女生假惺惺地吃完以后还冒一句：“顾小娜你怎么能带巧克力给我们吃呢，你希望我们都和你一样长得那么胖吗？”而顾小娜只是乐呵呵地笑。学校是全封闭式，我住不起宿舍，和奶奶一起在学校后院早先建筑工地留下来的工棚居住。而顾小娜在女生宿舍住着应该是备受嘲笑和欺负吧？古乐乐和她一个宿舍，还有那两个和古乐乐一起死的女生，每天打开水的时候，顾小娜总是提着四瓶水壶，呼哧呼哧又乐颠颠地跑着。我能想到古乐乐发嗲的口气：“小娜娜，亲爱的，你最好了，你帮我们打水吧，这样你就可以减肥了。你说，我还真是爱你呢，呵呵呵呵。”

偶尔我心情好，就会在水房出现，帮顾小娜提上一段路。

顾小娜总是以为她能够凭借这些就打入那帮虚伪的女生，可我知道，不可能。

有时候，我看着顾小娜丑陋外表下纯洁干净的心，也会很心疼。

我记得有一次最可怕的事件，实际上是我听到的，那天我并不在。我庆幸过，好在我不在，要是我在，我是会参与欺负顾小娜呢？还是做一次王子救公主？我不知道人的内心到底是邪恶多一些还是善良多一些。我只知道那次发生的事情仿佛不在人世间。

那次是学校男生篮球联赛，我不是队员，也不怎么感兴趣，于是早早回家，帮奶奶干活。

顾小娜认为那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她包办了篮球队的所有饮料，包办了拉拉队美女们的道具，并且兼任了各种后勤杂务。她任劳任怨，在比赛前我就看到她忙得像一头蒙上眼睛的驴。但是可以看出，古乐乐和她的男朋友马越强有那么几次是真心对她表示谢意了。或许她真的可以成功打入他们的圈子。

马越强是篮球队队长，郭超是副队长。

最后的噩梦发生在篮球赛开始前。顾小娜被酒水商骗了，买回了一箱假冒的饮料，篮球队员们喝了饮料全部拉肚子，完全没有办法比赛了。

听说顾小娜哭得不成人形，甚至还跪着祈求大家的原谅。

古乐乐看着顾小娜哭的样子，没来由的觉得她真是长得丑，又想到自己男朋友没有办法让她在操场上炫耀了，一股无名火起，就给了顾小娜一巴掌。

或许顾小娜不应该反抗，据说她说了一句：“我是全心全意帮忙的，我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我都跪下了，你们就原谅我吧，为什么还要打我呢？你们讲讲道理好吗？”

于是所有的篮球队员和那些拉拉队员都火了，暴打了顾小娜。

事后顾小娜悄悄请了一个月假，一个月后回来，依然买了很多吃的。那些本来心中忐忑不安的人看见顾小娜还是一副傻傻的样子，于是在吃了顾小娜的东西之后一切依然依旧。

我记得我在顾小娜十七岁生日那天，无意间在教师办公室看到了她的资料，才知道原来是她的生日。于是随手把昨天奶奶捡到的新笔记本送给了顾小娜。

然后，然后就是春游时。

快集合回学校了，我对顾小娜说：“我先回车上，我身体不大舒服。”于是我回了校车，过了半小时，是正式集合的时候了，郭超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顾小娜掉湖里了！”

我跑到湖边，刘老师正在组织大家打捞顾小娜的尸体。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

我那时的判断没有错，顾小娜的灵魂果然在那个男孩身边出现了，并且伴随着一场死亡。

让我感到无力的是，我又没能阻止。

虽然我已经异常关注顾小娜的父母和那个男孩，但是当我察觉到那男孩那里发生了异常然后再赶过去时，已经迟了。

又一名年轻的生命在我面前灵肉分离。

我迅速搜寻顾小娜的气息，那种恶灵的气息还残留着痕迹，但却消失地极快，追踪到龙泉山下，便消失殆尽，无从查起。

日记

睁开眼，听见了奶奶微弱的声音在一片聒噪的女人叫骂中显得软弱无力。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来我又晕了过去。奶奶的声音若有若无，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猛地醒悟过来，有人在欺负我的奶奶！

我爬起来，冲出去，看到郭超的亲戚们围着奶奶咒骂个不停，奶奶佝偻着腰，在那些人的包围下显得更为渺小。

我跑上前，站在奶奶身前，我很想一拳揍扁面前的死女人。

奶奶在我身后拉我：“仔仔，仔仔，别闹事，算了算了，我们回家。”

我扶着奶奶回家，工棚很破旧了，进门前我发现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裂缝。

吃晚饭的时候，奶奶说：“小娜真是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还没有满十八岁就去了……我一直以为她在以后能够成为你老婆呢。小娜本应该是有福气的女孩子，真是可惜啊……也不知道造什么孽，我这个老东西不死，你们这些年轻人却老出意外呢？”

我心里很闷，又不敢当着奶奶的面哭出声来。

第二天，我打算去顾小娜家。也许，在顾小娜家会有办法改变小娜。

小娜刚刚去世的时候，在奶奶的叮嘱下，我还经常去小娜家，虽然小娜爸爸妈妈都对我不怎么友好。现在好几个月没有过去了，不知道一切怎样了……

来到小娜家，我觉得小娜爸爸妈妈在短短几个月内，两个很有精神的中年人看上去老了许多。我在店面门口徘徊，不知道该如何过去，却被小娜妈妈看到叫住了：“诶！那不是仔仔吗？好久没有来了！我以为你不来了呢！”出乎预料的热情，把我拉了过去，不住地询问。

寒暄了一阵，小娜妈妈带我进了小娜房间。以前小娜父母管得极严，我从没有到过小娜房间。小娜妈妈在小娜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摞日记本，说：“这些都是小娜的日记，我给她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的……唉，那孩子，我从来不知道她过得那么……不说了，过去都过去了，我只知道你是真对她好的人，那就够了……你要有兴趣就看看吧，阿姨先忙去了，你今天就留下来吃饭吧。”

说完，小娜妈妈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翻看顾小娜的日记。

“为什么大家都对我那么差呢？我那么真心的，我对大家那么的好……”

“嘿，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很帅气的男孩子呢！他虽然家境不好，但是很有志气，而且看上去不像其他的男生一样的无知和嫩。”

“古乐乐，你知道我多么羡慕你吗？”

“奶奶叫他‘仔仔’，可爱极了的名字，奶奶很和蔼啊，我没有奶奶，所以以后要把她当我的奶奶！”

“实际上每天提水也是很好的，古乐乐说会让我变瘦，而且，仔仔总是时不时会出现帮我。他总是静静地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水壶，不说多余的废话，高贵得像个王子！”

“好疼……好疼……真的好疼……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亲爱的王子，明天就是春游的日子了，我要向你表白，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高贵的王子……”

.....

每一页的字眼中我仿佛都看到了顾小娜没心没肺笑起来的样子，看得越多我的心越疼，最后止不住哭了起来。

春游那天，为什么你没有说呢？我知道，是我的错，我应该留下来，如果我留下来，你就不会离开，也就不会做现在的这些错事了.....那时候我明明看到你的眼中在向我述说着故事，但是我却没有给你把故事述说出来的勇气。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亲爱的、可怜的顾小娜.....

这时，我看到了我送给她的那本笔记本，我颤抖着手抽出了那本我送给小娜的笔记本。

心里止不住地翻腾，鼓起勇气，翻开了笔记本。

笔记本前半截都写的是我，我的眼，我的眉，我的鼻子，我的嘴.....我抬头，我仰望，我走路拐弯时特别的晃荡.....

天啊.....我的心真的要碎了.....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奶奶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样的关心我爱我.....

翻到笔记本后半截，我的心渐渐凉了，我看见了在最后的几页，仿佛是用血液写成的字，黑褐色，散发着腥味，写着那些死去了的同学们的名字。

我捧着那本笔记本，愣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能怎么做.....

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那些同学都是顾小娜害死的。

为什么？！为什么善良的顾小娜会做这些事情？小娜，你不应该这样做。

春游那天

仿佛是顾小娜要告诉我什么似的，我迷糊中枕着她的笔记本，沉沉地睡了过去。

咦？这里是？这里是那天春游的湖边？！

那不就是我吗？

白痴！不要走！你走了，就再也看不到你的顾小娜了！

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一段我不知道的记忆。

于是我在梦境中呼喊：“小娜！你在哪里？你出来啊！你不要再这样做了！”

没有反应。

眼前的一切还在静静地发生。

古乐乐在那边，她把顾小娜叫了过去：“诶，小娜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要是你帮了我这个忙，我就做你好朋友，不止是我，还有全部的人哦！而且我会向你道歉！”

“不用道歉啊！既然是朋友！”顾小娜看上去很是开心，把刚才向我表白未成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什么事情，能帮忙的就说！”

“我知道小娜游泳很厉害的，你能不能帮我在这个湖里抓一只乌龟呢？”

“在湖里给你抓乌龟！？”

“对啊.....你不知道啊，小娜，我很需要那只乌龟啊.....”

“现在是春天，湖面刚刚解冻.....会很冷的.....”

“没事，你那么胖，脂肪厚，不冷，北极熊和企鹅什么时候冷过？你不比他们差！”旁边的美女帮腔。

小娜满脸通红。

“亲爱的小娜娜，我是逼不得已，我的外婆生病了，看了中医，医生说必须要刚开春的湖泊中的乌龟做药引.....我那么爱我的外婆，可是她病了.....小娜娜.....你难道不爱你的外婆吗？你难道不能帮帮可怜的快乐吗？”古乐乐假装哭了起来。

外婆吗？我没有外婆啊.....小娜想了想，咬咬牙：“好的！你等着！”

这个太善良的笨丫头啊！

顾小娜在湖边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做热身。班上的人都很幸灾乐祸的看着她，期待着一场好戏。不远处的刘老师和其他老师在一起，一个老师问：“刘老师，你也不管管？”“没事，平时都说我太严厉，今天就让他们玩玩。再说，那个顾小娜，身体蛮好的，别看又胖又不好看，游泳倒是好手！”“这样啊……”

扑通！

小娜这个傻瓜还是跳了下去。这些，都是我无法改变的历史吗？

小娜的头在湖面起起伏伏，所有的人都保持这看戏的姿态，尽量少言，生怕破坏了戏。

“诶，乐乐，你哪有什么外婆啊？”马越强问古乐乐。

“她啊，早死了，我见都没有见过。管他呢，我倒是想看看这个矮冬瓜能摸到乌龟不！”

“这水确实满冷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不会！”乐乐眉开眼笑，“怎么会出事呢？上次不是也以为把她打死了？结果还是活的好好的。”

湖面突然不平静了，原本规律的泡泡变得凌乱起来。

小娜艰难地探出头：“救我！”

声音那么微弱，可是大家居然都没有动静，仿佛看戏看得入迷，怕自己弄出的声响会破坏了戏剧的完整性。

“我抽筋……救命啊！救我！”小娜再次艰难地浮上来。

湖面的水声不断扑腾。

“乌龟……”神志不清的小娜手里举着一块很像乌龟的石头，“快，拉我上去……”

马越强终于反应了过来，问：“看样子不大对，要不要我去救她？”

“你敢！别理她，八成在装！你看她捏个石头敢给我说是乌龟！当我们都没有长眼睛吗？”

直到湖面的动静渐渐平静了下来，看戏的人才出戏，不知道谁忽然喊了一句：“快救人啊！”整个世界才慌乱起来。

一切忽然都被黑暗的混沌吞没，我仿佛浸泡在幽暗的深水之中，永远都看不到阳光，永远都只有阴郁的潮湿冰冷。努力睁开眼，影影绰绰看到原处的亮光。但是无边的寒冷还是渐渐吞没了所有。

这就是小娜当时在湖里的感受吗？

果然，前面就是她的身影。

我这时仿佛能够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一切。

寒冷，孤独，愤怒，无奈，不舍，仇恨……

她的尸体被打捞上去了，可是灵魂却留在了冰冷的湖底。

那里只有黑暗，生物死去之后沉淀下来的尸体和怨气，我能够感觉到小娜的心被一点一点的蚕食，原来那颗纯真的心渐渐远去，只留下一颗充满了戾气，只想着复仇的心。

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小娜灵魂深处依然还是原来那个纯真的小娜，现在她只是被仇恨和阴暗屏蔽了眼睛。

可惜，这一切我都没法阻止，只能任其发生。

小娜的灵魂从湖底挣脱时正好是葬礼那天。

她漂浮在空中，看着众人在自己的葬礼上：

爸爸妈妈被痛苦吞没；仔仔也很伤心；有那么几个同学真心哭了；陈老师看上去很不安；古乐乐和马越强更是一脸漆黑……郭超和自己宿舍的另外两个女生走了上来，郭超居然笑着和古乐乐、马越强开玩笑！那两个女生又开始叽叽喳喳了：“乐乐，你们两口子一会跟我们一起去玩呗，别被这破事破坏了心情啊！”原本古乐乐、马越强身上那点点仅有的负罪感在那几个人的玩笑话中荡然无存。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那天那几个家伙居然这么无礼！

我看到仇恨在瞬间燃烧了小娜的灵魂。

于是就有了从葬礼出来之后的车祸。小娜从那几个平时对她不好的，在今天葬礼上笑了的人开始了复仇之路。

难道是因为怕我在她的复仇中不小心受伤，才不清不白地给我死亡通知的暗示？

小娜啊，你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她，只能看着她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

“古乐乐，你该死！还有谁能够代替你那万恶的嘴脸呢？美丽的外表下那颗丑恶的心，带着你那两个聒噪的跟班一起下地狱吧！我要让你们死得很难看！”

“马越强，你踢在我身上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吗？你这个软耳根的男人！你这个不配做男人的男人！我要让你像个男人一样死得惨烈！”

“陈老师，你知道他们在欺负我，你一直都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管呢？要是你管了，或许就没有今天……”

“郭超，你的脚踢在我身上也很痛，可能我在你眼中从来都不重要吧？或许你根本没有察觉到过我存在！现在你知道错了，可是你也得死！”

“还有那些在葬礼上笑的人，你们都该去死！”

复仇的血腥渐渐迷离了我的眼，小娜，你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小娜了！

我与顾小娜的灵魂正式相遇是在那个男孩去她家里的那日，自从上次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过之后，我对那男孩的关注度更为密切。当察觉到那男孩要去顾小娜家时，我便暗地关注着他。

果不其然，顾小娜的灵魂出现了。

相对上一次那浓郁的邪气，这一次的她显得纯净了许多。

我看到那男孩在翻看她的日记，而顾小娜的灵魂飘在房间的一角，突然，男孩睡着了，顾小娜潜入了男孩的梦境。我也悄悄跟了进去。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

那些无知的孩子所种的恶果，害死了顾小娜，也害死了自己。如果当初他们懂得善待他人，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境。

我更没有想到顾小娜灵魂的藏身地就在那湖泊之中，而湖底还聚集着那么多的怨气。

那男孩的梦境结束了，他醒过来之后对着他看不见的顾小娜喊着，同时顾小娜的灵魂中黑暗的色调渐渐褪去。可能是被那男孩唤回了真心，也可能是复仇已经结束，总之，顾小娜现在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充满怨气的灵魂，只是普通的殇魂而已。

必须要将顾小娜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出乎预料的是，当我出现在顾小娜面前时，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要是早日将顾小娜带走，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没事，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她神情非常黯然，“实际，我并不想那样……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就请您带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吧。”

她留恋地看了一眼她的房间，看着那个为她哭泣的男孩，说：“您能让我带走我的笔记本么？”

“可以。”我对着那些笔记本挥挥手，瞬间，那些笔记本在现实中都化为了灰烬，落入了顾小娜灵魂的怀里。

“那走吧。”我例行公事，抛出了一根专门拴住恶灵灵魂的铁链，带着顾小娜去接受审判。

别离

醒来的时候，泪已经打湿了脸庞。

我心里面空落落，难受得不能自己，仿佛整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在眼前被毁灭掉了。不，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被毁灭了。

这样看来，仿佛顾小娜的复仇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那些行径在我看来始终还是无法接受。

虽然那些找上门来闹事的女人们是那么的讨厌，但是，他们的儿女就那样不明不白的忽然夭折，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奶奶说过，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看着自己最爱的人安安稳稳地活过一辈子。

但是，小娜让我知道这一切，那就说明她希望我能够救她？

我的天啊！我怎么那么蠢，小娜虽然被仇恨迷失了方向，但是那仇恨后面依然是小娜纯真的心啊！

我要是早点觉悟，早点劝阻你的行为，那一切就不是这样了？

我现在劝阻你，还来得及吗？

“顾小娜，你错了！”我对着透明的空间大喊。

虽然我看不到，但是我能够察觉到她就在那里。

“小娜！回来吧小娜！这个被仇恨迷住眼睛的人不是你！你要重新开心起来！你知道吗！我最喜欢你无忧无虑的样子，没心没肺的笑！小娜！你在哪里啊！你错了！我也错了！大家都错了！可是现在，你不能一错再错了！小娜！我想你……奶奶也很想你……你的爸爸妈妈也很想你……按照奶奶的说法，你快快去轮回投胎吧！或许有缘，我们今生还能相见啊！”我拼命喊着，对着空空的房间，宣泄着心中所有的悲伤、愤怒、疼爱 and 希望。

我一直喊着，小娜妈妈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她没有进来干涉我，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抹眼泪。

我不管不顾，拼命呐喊着，我相信小娜能够听见我的声音。

可以过了很久，我的声音沙哑了，我的喉咙中渐渐有了血腥的味道，她还是没有出现。

小娜妈妈进了房间，把我搂在怀里，安抚我的背：“好了，孩子，小娜听到了，小娜一定听到了……你别喊了……我看着听着难受……”

好半天，我总算平静了下来。

小娜妈妈见我安稳了，于是她把小娜的笔记本一本本收拾起来，放

在靠窗户的写字台上，小心地用手抚摸着每一本笔记本，仿佛那些笔记本就是自己女儿的化身。

这时，一股风吹过，那些笔记本仿佛被风化了一般，瞬间变成了细微碎末，随风而逝。小娜妈妈惊恐地在空中舞着双手，试图抓住一些残余，但那些粉末一被扬起来就向着无边的天空飞去，完全抓不住。

我看着那些笔记本化为乌有，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快慰，娜娜，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这一切都结束了，忘掉不愉快的记忆吧，我们有缘再相见！

心中抑郁的不快仿佛也随着那些粉尘飞走，窗外的阳光在这些日子里第一次显得那么的明媚光亮。

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回神过来，发现小娜妈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站在那里，我跟小娜妈妈道了别，回了家。

同样的风景，回去的时候看着却顺眼了许多。

归宿

没想到晚上睡觉居然梦到了小娜。

她看上去很害羞，眼神清澈明亮，不再是那个被仇恨遮挡住一切的迷失的灵魂了。那个纯真的小娜又回来了。

“谢谢你！”她脸红红的，“我是来道别的，刚才我去找过爸爸妈妈了。见了你之后，我就要去投胎了。”

我很高兴。

“你知道，我犯了错，害死了那么多人……天，我居然做了那些事……谢谢你，谢谢你唤醒了我……所以！所以我要赎罪啊！我要报答帮助过我的人，更要向那些被我害了的人赎罪。接下来的九次轮回，可能会更多的轮回，我都不能做人了，要做畜牲，不，是做动物还债。动物不都是很可爱的吗？所以，我还是很高兴的！说不定，说不定明天你就能看到我了！”

她说完了，脸蛋依然红红的，看上去很可爱，渐渐，她的身影消失了。

第二天我起床就很兴奋，动物，今天，我就能看到小娜的转世了！

于是整整一天我见到的所有动物都像小娜，可惜都不是，都没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我看到她时一定会马上认出来。

可惜到下午还是没有见到。

回到家，奶奶给了我一个惊喜。

“仔仔！来看这是什么！”

一只胖乎乎的，眼睛还闭着，小嘴不断叭拉着，看上去憨憨可爱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小狗！嗯，旁边还有一只大狗，应该是小狗狗的母亲。不过，谁叫那只小狗看上去那么眼熟呢，瞬间就把我的目光吸引了过去，那一定就是小娜了！

“今天在垃圾桶边发现的，怪可怜的大狗，没想到还带着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狗，以后我们就养着它们吧！破家值万贯，就让它们帮着看看门吧！”

我蹲下来，摸了摸小狗狗的頭，它趴在母亲的怀里睡得很安稳。

我大声的对奶奶说：“那小狗狗就叫做娜娜吧！”

小狗狗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小脑袋在我的手上拱了拱，又安静地沉沉睡去。

送走顾小娜之后，我和其余的四名引渡者一起，将那湖泊彻底净化，但是每次经过那湖畔，我总会想起我的那次让我深受教训的失职。

顾小娜转生成为了一只小狗，现在在那男孩家过得很好。

偶尔我会经过男孩家，那只狗狗看到我，会欢快地叫两声，述说着现在简单的幸福。

城市每日都在前进，而殇魂却从未减少，有时，我会想，有没有某天，不再会有小孩在未成年之前便离开人世。

那时，我应该能升级成引渡者了吧？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死亡

第一次做这样的梦，是在从顾小娜葬礼回来的路上。

天那么阴，浑浑噩噩，分不出天地，明明是晌午，却酷似傍晚。车从殡仪馆驶出一会之后，天终于下起雨来。糟糕的心情，阴冷的天气，我把手揣进衣兜，准备缩成一团睡觉。

哪知道刚刚闭上眼，一道血红色的光就闯入了我的脑海。我确信我现在的状态是半梦半醒间，甚至能清楚听到旁边的一些女生用很小的音量说着笑话。可是整个人却被那红光给笼罩住了，不能动弹，无法摆脱的梦魇。红光渐渐褪去，眼前出现了玻璃的碎片，人体的残肢，耳边回响着金属碰撞的声音。

我挣扎着想要醒来，却怎么都无用，突然一个急刹车，我从座位上摔了出去。

旁边的同学小声嘲笑着我，开车的司机对着窗外大骂着：“找死呀！突然闯出来！”

我站起来，看到一个胖胖的小孩飞快地跑走，背影竟然有点熟悉。

老师上前和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把车靠在了路边，老师对我们说：“下车休息一会吧，等雨停了我们再出发，前面有一些小店，还有超市，有同学饿了的，想要下去休息上厕所的，快去快回啊。”

大家都三三两两的下车了，我也下车去厕所。

回来的时候，看着车，猛然想起了刚才的梦，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靠着路边的一棵树吐了出来。

“没事吧？晕车了？要不老师陪你走回学校？”老师见我吐了，连忙上前，递给我一包纸巾，抚着我的背问道。

“不了，谢谢老师关心。”我摆摆手，“没事。”

人终于齐了，司机开动车子，再次出发。

我变得异常紧张，坐我旁边的郭超好奇地问道：“怎么了？你还在伤心么？我知道你和顾小娜是好友，但也别太过伤悲。”

“谢谢……只是刚刚做了个梦之后就很不舒服……”我喃喃地说道。

“什么梦？”他很好奇。

“我梦到出了车祸……”话还没有说完，一切就发生了，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是觉得眼前一黑，我便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奶奶无比紧张地握着我的手。

我说：“奶奶，我没事。”

奶奶猛地哭了出来：“要是你也不在了，你叫奶奶怎么活？”

“你们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就在刚才，我听护士说急救室里的五个孩子就抢救回来两个，奶奶的心都碎了。好在我的仔仔只是轻微昏迷……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听到奶奶所说的话，我在昏迷之前的那个梦境变得异常清晰，堵在我心口，胸闷气短，分外难受。

出院之后回到班级，整个班上的气氛无比的压抑。平时严厉的刘老师脸上更像结了一层霜，将教室里的气氛又降低了几分。

大约半个月之后，明媚的天气让人的心情好了许多，班级的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原来很活泼可爱的古乐乐也重新换上了她美丽的衣裳，教室里偶尔也会听到她和其他几个漂亮的女孩子的笑声了。

这时，要命的梦又来了。

我习惯在中午的时候去学校澡堂洗澡，因为那时洗澡的人很少，澡堂阿姨可以偷偷放我进去。那天澡堂没有其他人，我洗到一半时，踩到了一块在地上的香皂，摔晕了过去。

又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梦境，梦中弥漫着异常真实的恶臭感，我看到几个干瘪的人在厕所蹲着，下身哗啦啦流淌着恶臭的液体，嘴却不停的喝着某种带有腥味的汤。有一个人，我特别熟悉，虽然她干瘪到失去了人形，但头上的那个饰品却分明是古乐乐的。

一股寒意涌上心头，我睁开了眼，澡堂里面水蒸气迷蒙了一切，哗啦啦的水声让我头疼欲裂。直觉告诉我，肯定又会发生什么，我迅速穿好衣服从澡堂出来。

赶往教室找古乐乐。

没有人。

正当要出教室去找她时，便听见她银铃般的声音从外面飘了进来：“中午的羊肉汤很好喝呢，过两天我们再去吧！”

羊肉汤？！

这两天奶奶好像对自己说过：“学校门口新开了家店子卖羊肉汤，告诉你同学千万不要去喝，刚开张时我去捡羊骨头，看到那家店用的羊肉都不干净，吃了说不定会得什么病……我羊骨头都没捡也就回来了……”

我想张嘴对古乐乐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时古乐乐却对我说话了：“怎么？同学？你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就闪开点，别挡着道。”

“就是啊，没听过好狗不挡道吗？”旁边的女生叽叽喳喳道。

我顿了一下，觉得自己万分搞笑，居然会因为一个梦境就相信自己有了能够拯救他人的能力。再说，就算是真的，又会有谁会相信？古乐乐她们是肯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的。不会有什么事的，只是我的一个噩梦而已。我什么都没说，转身出教室，去澡堂重新洗澡。

再次出了澡堂，走在学校里，发现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很奇奇怪怪的。回到教室，教室里面的气氛更奇怪，而且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有同学告诉我，是古乐乐她们突发急性肠胃炎，刚刚才被救护车接走。

给我讲事情经过的同学满脸苍白，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的脸能白成那样……她们三个刚刚还好好的，然后就突然一起去上厕所。一会进来了，又出去。来来回回，十多分钟就跑了五次。古乐乐明显是撑不住了，但是她们看上去为了保持美女的形象，还是硬撑着。最后，她们要再出教室，刚走一步，一股恶臭就弥漫开来。也不知是真的不行了，或者是因为觉得太丢人，她们三个一起都晕倒在地。刚才你不在，乱成一团，老师，医生……抬走她们三个的时候，脸白的不像人……”

讲事情经过的同学，脸也白的不像人。我想我的脸也瞬间失去了血色，肯定也白得不像人。

晚上，奶奶给我说：“仔仔，以后不准在外面乱吃东西……那家羊肉店的老板已经被抓了……听说那三个姑娘已经不行了……”奶奶抹了抹眼角，“多俊俏的三个姑娘啊，虽然平时待人不大气……她们家里人不知道有多伤心……”

那一晚我没有合上眼。

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不断地盘旋：“你可以救她们的！你可以救她们的！如果你听奶奶的话早先提醒了大家，她们也就不会去那家店！如果你在做了梦之后，提早叫来医生，她们可能还能救！你能救她们，可是你没有那样做！”

那个声音那么尖利刺耳，让人无法睡着。

第三个梦出现在古乐乐她们的葬礼结束三天之后。

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出其不意地潜入我的脑海。

那是数学考试，刘老师黑着脸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我对数学很在行，做完之后还有半个小时才交卷，花了几分钟浏览了一下卷子，不知为何觉得非常困，双眼不自觉地合拢。

梦中，四处黑成一片，像是自己被蒙上了眼。我觉得自己被什么牵着往前走，四周是熟悉的校园内的声音，近处有人在边上楼梯边闲话，远方操场上有进了球之后的欢笑声。被牵着上了一层楼，然后停止在了楼道。我伸出手想要摸到点什么，但抓住的只有空气。好在脚下很真实，坚硬的地面让我稍微安心。仿佛在眼前的黑暗退去的同时，我听到了人的惨叫声，当光明再次降临，面前的楼道上滚下了一个血淋淋的人体。

头上一阵钝痛，我浑身冷汗醒了过来，黑着脸的刘老师站在我面前，把我的卷子拿起来看了看，冷冷地说：“再多检查几次。”

说完，她继续在教室里来回走动。

梦中的场景让我的汗水停不下来，汗水顺着发丝滴落，濡湿了卷子。

那梦分明是在告诉我，接下里的某一天，会有人从楼梯上滚下去摔

死。

一股无力感紧紧捏住了我的心。压迫住我的胸。束缚着我的四肢。

我发现我无能为力。

难道我能在每天都警告同学们上下楼梯要小心？

难道我能在那个倒霉蛋摔跤时接住他？

不能，我都不能。

我只是通过奶奶在学校的每个楼梯口都贴上了新的标语：“上下楼梯请小心注意！”

至此，我忐忑不安的心稍微轻松了一点点。

接连半个月了，那梦中预言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甚至看到刘老师严肃的脸上偶尔会露出笑容。

我也开始觉得之前的两次梦境只是巧合而已。

可是灾难还是发生了。

是马越强。古乐乐的男朋友。古乐乐死之后，他都是那么的难过。一米八的个头，原本看上很健康魁梧，短短的时日里变得干瘪猥琐。这几天，仿佛回光返照一般，他又变得和以前一样阳光帅气了。可是，最后居然是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仿佛被施了诅咒。

所有当时在楼梯上的人都目睹了那惨烈的死亡。

当时，他前一秒还笑着对我说：“这标语是你贴的吧？真傻，都高中生了，谁会在楼梯上摔跤呢？”后一秒，他转身时脚踏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推了他下去。

但是大家和我都看见了，他是很奇怪地踏空了，仿佛被人拉了一下腿。

然后他修长的身体从五楼的楼梯口一直滚到了底层。

一切理论上能让他停住的东西都没有使他停下，他不断地滚动，头颅、四肢和楼梯、护栏不断激烈碰撞。

从四楼的楼梯开始，鲜红的血液和肉酱就开始弥漫在楼道。

一直红到一楼。

女生不断尖叫。

压抑住自己不叫出声的男生有许多都干呕起来。

红色的血腥味弥漫了整个学校上空。

《谜踪之国》（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

在《谜踪之国》系列里，天下霸唱特意设定主人公司马灰是《鬼吹灯》中传奇人物张三链子的后人，所讲述的故事，也是司马灰率伙伴兵行险境，揭秘连考古学家都不敢公开的神秘谜底。作为一部四卷本的超长篇探险小说，《谜踪之国》沿袭了《鬼吹灯》的特点，巨大的信息量、悬念和情节的设定中层出不穷的刺激点、电影大片或是3D游戏的画面感、神秘而危机四伏的地域、别有隐情的寻宝任务、深埋地底的古代遗迹。《鬼吹灯》是一部带有传统中国色彩的探险小说，而《谜踪之国》则是在此之上增加了西方现代科学甚至现代科幻的色彩。

《谜踪之国》分为四卷：第一部《雾隐占婆》，第二部《楼兰妖耳》，第三部《神农天阹》，第四部《幽潜重泉》。

作者天下霸唱表示《谜踪之国》全四卷是他继《鬼吹灯》之后创作的一部百万字长篇，同时亦是一部与《鬼吹灯》有着“血肉联系”的作品，堪称《鬼吹灯》外传。更笑言自己就在中国探险小说这条路上走下去了，让中国探险小说再飞一会儿。

谜踪之国之《雾隐占婆》

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

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

凶险：食人水蛭困杀队员

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神秘宝物把游击队员逼入绝境，古老的诅咒是否真能预言闯入者的生死？

《谜踪之国》讲述的是以司马灰为首的缅共游击队员，战后退至缅北野人山，被胁迫加入了山匪玉飞燕带领的探险队，为寻找一件深藏地底的神秘货物而亲入险境。一行人闯进“幽灵公路”，又被超强热带风团“浮屠”追赶，长蛇显身、强光引路，他们受雇于人，却不知雇主不惜一切代价要寻找的货物究竟是什么。

曾经消失的蚊式特种运输机无声地飞过终日被浓雾遮蔽的山谷，浓雾下显露出一座占婆王建造的黄金蜘蛛城……但是，探险队里却多出一个“影子”成员……

在缅北的热带原始森林，冷战背景下的严酷旅程。你所害怕又想了解的神奇生物，你不熟悉又有所耳闻的一段历史。天下霸唱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已近失传的憋宝术、百年难遇的热带风团、封沉许久的历史真相、方术巫蛊的破解方法……让人读来连连称绝。

寻宝主题贯穿始终，而作者在其中又加入了深层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真正要寻找的宝藏？对书中主人公的种种遭遇，作者的解释颇具哲学意味。运气、宿命、财富都将得到新的解释……

人物群像

司马灰：自幼拜过“文武先生”，身手敏捷、胆色出众，又能言善道，懂得江湖辞令，十五岁后独自在“黑屋”地区谋生，之后参加缅共游击队，横扫缅甸百战百捷，在之后密林寻宝、险境求生的经历中，司马灰以他的聪明才智和绿林手段，屡次化险为夷，成为探险队的核心人物。

玉飞燕：原名胜玉，祖辈是关东晦字行里的人，他们成帮结伙，一直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走私获利，或到泰柬边境盗挖坟墓，通过走私贩卖文物为生。表面上是探险队队长，实际上是经验丰富的盗墓者。玉飞燕一路带队深入野人山，寻找一件神秘的货物，却差点让全体队员命丧原始森林……

罗大海：体格魁梧，相貌堂堂，身高和体力都超出同龄人许多，又爱管闲事，专要打抱不平，所以在同伙中很有号召力。只是他小时候在东北把嘴冻坏了，造成说起话来口齿不太清楚，可偏偏话多，因此上得了个绰号“罗大舌头”。和司马灰在黑屋一同打天下谋生，并一同前往缅共游击队和参与密林寻宝等活动。

阿脆：湖南女孩，曾在插队的时候曾做过赤脚医生，懂得些药理，尤其擅长给人接骨。与司马灰、罗大海一同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后担任军医和通讯员，部队溃散后随同司马灰、罗大海加入了玉飞燕的探险队，善良细致，负责料理伤员，数次把队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赵老憋：祖上关东人，早年混迹江湖，如今以憋宝为生。骄阳似火的三伏天，仍不知冷热地身着长裤子长袄，因此被小小年纪的司马灰窥破行藏，但司马灰仍在赵老憋眼下，失眠定风珠，夜陷螺蛳坟，好好地地上了一课。奈何赵老憋贪财太过，为了旷世奇宝雷公墨身埋地底。

姜师爷：祖籍浙江绍兴，是个老江湖兼盗墓老手，更是胜玉的叔伯辈，也算是她的半个师傅，因此胜玉对他格外尊敬，呼为“姜老”，言听计从，是探险队的智囊。与司马灰等人在密林中遭遇后即坐下来大盘海底，摸清了司马灰等人的底细后即胁迫他们入伙。

Karaweik：无家可归的缅甸孤儿，有中国血统，瘦得像只猴子，憨头憨脑，整天一副嘻皮笑脸的傻模样，游击队里的人都称他“Karaweik”。Karaweik的祖父曾是中国远征军中的一员，留下的笔记上面记载了野人山间的所见所闻以及地形地图，因此被玉飞燕等人觊觎，胁迫“Karaweik”等人加入了探险队伍。

白熊：擅长爆破的苏联流亡者，原名契格洛夫，生得膀大腰圆，心狠手辣。曾经受过酷刑，舌头被人割去了多半截，有口难言，所以总是沉默无声，但他运用炸药的经验格外丰富，只须粗略估计一下炸药用量和爆破方向，就与实际相差无几，是玉飞燕雇来的爆破专家。

名词解释

占婆文明：占婆是东南亚古国之一，国土范围横跨越南和老挝北部，是最早有史可考的国家之一。辖地内盛产黄金美玉、象牙宝石，财富强极一时，因此令周边诸国垂涎三尺，屡受侵袭，但占人北抗中原，南据柬埔寨各王朝，始终未落下风，直到元世祖派大军征伐才逐渐衰落。1720年，最后一个占城王和大部分国民逃入了柬埔寨，这个文明古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征占日程》（越南文人作，著者未知）里面记载了几件奇异的事情，说占城有“飞头蛮”，没有身体，只有一头飞来飞去吃人。还有占城国内多有一种食人鱼，即使在小溪里面人也只敢乘筏子。本书所述大部分发生在緬、寮、泰交界的原始森林，这里正是古代显赫强盛的“占婆王朝”的所在地。而书中提到的“黄金蜘蛛城”，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传说：相传占婆王朝在阿奴迦耶王统治时期，曾有一座以黄金铸造的城池，嵌满了各种宝石和翡翠，城壁上浮雕有无数宝塔，奢华璀璨几乎可与日月争辉。不过此城非城，只是由于规模巨大，按古制十里为城，因此才得了一个“城”字。至于里面有什么，或者说城中是否存在宫殿屋宇，从来都无法证实。之后入侵征服占婆的各个王朝，却都没有发现这座城池的踪迹，所以大多数人认为黄金蜘蛛城可能仅仅是个传说而已，未必当真存在于世。

黑屋：一个小镇的别名，镇子恰好位于两片秃山夹裆，人穷地瘦，非常偏僻。战争时期，这里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浓烈的硝烟把残垣断壁都熏黑了，所以当地人以“黑屋”相称。直至十年内战，黑屋地区也未得到重建，多年无人回来定居。但是由于黑屋废墟当中有条铁路贯穿，每天都有数趟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所以吃铁道的人多来投奔此处，久而久之，就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底层人口的聚集之地。

憋宝：凡是风水好的地方，都有宝物埋藏，因传说受鬼神所护，若随便触动，就要招灾惹祸，必须以奇门古术摄之，才能到手。所以对外从不能说是盗宝、掘藏，而是要说“憋宝”。据说“憋宝”之术起源于江西地区，打婴儿刚一降生落地，就得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窖子里，等到一百天头上才抱出来，从此这孩子的眼力就异于常人，能够无宝不识，这叫“开地眼”，至于此类传说的真假，外人就难以得知了。

蝎子倒爬城：又唤作“倒脱靴”。据说“蝎子爬”本是民间杂技中的一门，在旧时会使这套本领的大多是受朝廷招安的绿林盗贼，他们偷城踹营的时候，能够倒立起来，头顶向下，双膝弯曲，用脚尖勾住岩缝，张

开双手交替支撑重心，犹如一只倒立的壁虎，贴在壁上游走而行，故称“蝎子倒爬城”。在传统公案小说《大八义》《小八义》中，均有神偷以此为绝技做案。萨苏的博文《蜘蛛大侠黄象明》所掌握脚上头下的爬墙绝技即为此术。

缅北野人山：位于缅甸最北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片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历史上为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划界为缅甸国土。由于山大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地形极其复杂，原始森林中植物茂密，终年云封雾锁，潮湿闷热，瘟疫蔓延，毒虫滋生，相传密林深处栖有数十米长的巨蟒，能够吐雾成云，水里边还有成群结队的食人鱼出没，根本无人胆敢接近溪水河流。

幽灵公路和象门：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了一条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以当时美国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谋长史迪威的名字命名。修筑“史迪威公路”之时，美军工程兵参考了缅甸一座寺庙中的古老地图，图中描绘着野人山里的“象门”。象门是条很深的山谷，谷中环境阴冷潮湿，据说是野象群埋骨之地。美军工程兵依照这幅古图将公路修得蜿蜒如蛇，并希望打通英军遗留下来的废弃路段，既可节约财力又能将天堑连通，可惜最后未能如愿。这段位于缅北山区死角沉寂地带的公路，渐渐被世人遗忘，终于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幽灵公路”。

蚊式特种运输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飞机因其敏捷灵活而被广泛使用于气候复杂多变的热带地区。蚊式飞机有几大特点：一是采用全木结构，这在四十年代飞机中已很少见；二是改型多；三是生存性好，在整个战争期间战损率只有千分之六点三，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代名机。蚊式飞机型号和种类很多，如战斗机、鱼雷反潜机、轻型轰炸机、拍照侦察机、特种运输机等等。曾经有大批的蚊式飞机在缅甸服役，以轻型轰炸机和夜间侦察机居多，特种运输机却不常见。

柬埔寨食人水蛭：又称“女皇水蛭”或“蛭母”，在热带雨林的暗河里才能生存，以柬埔寨境内所存最多，习惯寄生在腐尸死鱼体内。蛭母本身并不食人，只是周身上下满是吸血肉盘，异于常类，能在一瞬间吸净整条水牛或野象的血液，在西南荒僻之地，多有以此物施邪法害人者，因而民间呼为“食人蛭”。生命力极其顽强，仅凭普通刀枪很难将其杀死，但只要不接近水面，就会相对安全得多。

地球望远镜计划：在1960年到1962年间，太空竞赛期间经济利益与国家自信心结合，促使前苏联科学家计划钻出一个“俄罗斯超深钻探（Russian Mohole）”，这样做是为了赶在美国钻探项目之前到达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界面即莫霍洛维奇不连续面（简称莫霍面），Mohole一词即由莫霍洛维奇（Mohorovicic，最早发现地壳与地幔之间界面并命名的克罗地亚科学家）和hole（洞，钻洞，钻探）一词共同组成，意为莫霍钻探，超深钻探。这个最初目标确定后，前苏联便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约11.2公里）。

优昙婆罗：佛经上对“优昙婆罗花”有很多记载。《法华文句》四上：“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慧琳音义》卷八所说：“优昙花，梵语古译讹略也。梵语正云乌昙跋罗，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相传优昙婆罗，千年一现，刹时枯萎，这种花的出现意味著将有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转轮圣王是不用武力而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佛经里记载的优昙婆罗花也只是一种隐喻，它是否存在，至今众尚无定论，不过最接近其原形的植物，大概就是本书中提到的野人山裂谷里生长的地底植物，外形近乎雾状蒲公英，按照相物之说，这东西“根如菌、叶如蒲、茁芽怒生，无异于仙树灵根”。此物可以附身在枯木砖石上存活，它近似由无数细微小虫聚集而成的菌类，生命极其短暂，眨眼的功夫就会消逝无踪。这到底是确有其物，还是作者杜撰呢？

序章

清末民初，是段改朝换代的动荡年月，纲常败坏，法纪弛废，绿林盗贼多如牛毛。仅在京津两地，就先后出现过四个比较有名的飞贼剧盗，做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案子，为祸不小。

但无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在民间流传开来，就免不了会被改头换面、添油加醋，关于这四个贼人的传说也是如此，他们成为了当时大街小巷、酒楼茶肆里纷纷谈论的热门话题，更从中衍生出许多评书、唱曲、戏文，加之各种小报上连篇累牍的不断报道，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可实际上，这四贼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富有神秘色彩，但是能有如此作为，总有些出众之处，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可比的。

四贼之首，也就是最早成名之人，还要属康小八。这位康八爷其实算不上飞贼，此人家中极穷，本是个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居住在京东康家营一带，因为机缘巧合，被他从英国公使身边偷了柄转轮洋枪在手，从此狂得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到处杀人劫财。

康小八心黑手狠，看谁不顺眼就对谁开枪，身上不知背了几十条人命。单说有一回康小八去剃头，剃着半截他问剃头匠：“听说过康八爷吗？”剃头的顺口答道：“知道，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康小八心中暗暗大怒，又问：“怎么不是个东西？你认识他？”剃头匠说：“不认识，听说他净胡来。”康小八说好：“好，今儿就让你认识认识。”说着话就掏出六响洋枪来，把那个剃头匠当场打死了。

康小八杀人如麻，积案累累，但他胆小心邪，杀的人越多，就越是疑心有人要暗算报复他，黑夜里走路，听见后边有脚步声比他快，也不问来人是谁，立刻回头就是一枪。后来康八爷耍到头了，终于被五城练勇拿住，给刷在了菜市口了。

民国时有不少好事之徒，为了哗众取宠、耸动视听，硬把康小八归入绿林盗贼之中，为他写了新戏，茶楼书场和三流传奇小说里也多有讲他的，想不到在戏文评书里，竟然将此人演义成了武功高强的江洋大盗，都能和窦尔敦、赵四虎之类的绿林豪杰相提并论了。

四贼中排在第二位的是宋锡朋，此人成名的时间，与康八爷大闹北京城的年代相去不远。不过宋锡朋并不是北京人氏，他祖居在天津卫南大寺附近，自幼跟个老回回习武，天生气力过人，能够单手举起百斤石锁，围着场子走上一圈，也照样面不改色，更有一身横练的硬功夫，刀砍一道白印，枪扎一个白点，人送绰号“石佛宋”，曾经在镖局子里做过

几年镖师。后来山东闹义和团的时候，各路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北上进京，石佛宋也凭着一身真功夫入伙做了大师兄。

庚子年剿灭拳匪，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都被官府捉去砍了，宋锡朋逃亡在外，做起了土匪草寇，他又聚集了一伙水贼，到天津劫夺盐道船舱里装运的官银。这种银子旧时称为“皇杠”，都是一百两一个大元宝，十个装一鞘。宋锡朋精于用镖，百发百中，甩手镖底下打死了五名官军，一劫就劫了三十万两“皇杠”，自知惹下了弥天大罪，当即与同伙分掉赃银，潜逃到沧州隐踪逆迹。

一年后，宋锡朋以为风声过去了，便暗中回天津寻亲，没想到刚一露面，就让“采访局”的人盯上了。这回他再想走可走不脱了，只好当街亮出家伙动起手来，终因寡不敌众，被缉盗捕快一涌而上按翻在地，来了个生擒活捉。

这件大案惊动了朝廷上下，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正闲得难受，听说在天津鼓楼拿住了使镖的巨贼，于是想要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条英雄好汉。李总管就命御前侍卫给宋锡朋戴上手拷脚镣押到殿前，请太后老佛爷一观。不过您想想，惹下重罪的囚徒落到这个地步，他还能精神得了吗？所以慈禧看后很是失望，只是不冷不热地说了句：“敢情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没过几天，宋锡朋便被断成“斩立决”，解到法场内枭首示众，人头在城门楼子上悬挂了整整两个月。

四贼之三，是民国初年，在北平城里做案的燕子李三，据说李三爷幼年贫苦，曾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艺成后才还俗，平生以擅长轻功著称，可以施展“蹬萍渡水”等独门绝技，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不留踪迹，堪与江南神偷赵华阳齐名。他仅用一个晚上，就接连偷盗了八大商号，并在现场留下“燕子镖”为凭，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事实上燕子李三未必有此神通，不过他也有几分真本事，此贼惯能攀爬，蹿房越脊不在话下，作案时脚上要穿五六双袜子，为的是轻而不滑，落地悄无声息，而且他素有贼智，机巧过人，官府虽然围捕多次，却始终都没能将他擒获。

但李三爷身上染有烟瘾，每天都要吸足了上等“芙蓉膏”才有精神，有一回也该着他倒霉，寻思着“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稳妥”，夜里就躲在侦缉队办案的房顶上歇着，后半晌烟瘾发作难熬，便用洋火点起了随身带的烟枪。

结果不巧被街上巡逻的侦缉队发觉了，那侦缉队长看见一片漆黑的夜晚，房顶上忽然亮了一下，显得极不寻常，料定是有飞贼藏身，立刻

在暗中布置人马，从四面八方围住房屋，来了个瓮中捉鳖，燕子李三毕竟不是能飞的真燕子，只好束手就擒。

天刚蒙蒙亮，侦缉队就将人犯押送至南城监狱，官府担心李三用“缩骨法”逃脱，就挑断了他双脚后根的两条大筋，又拿锁链串了琵琶骨，使他变成了残废人，又加之烟瘾折磨，还没等到临刑，李三爷就先屈死在了狱中。

四贼中的最后一位，其实是对同胞兄弟，兄长是人称“滚地雷”的田化星，二弟是“坐地炮”田化峰。那时正好有大批军阀盗掘皇陵，军阀部队挖到康熙皇帝的景陵时，炸开了墓门，却不料地宫里涌出大量阴冷的黑水，怎么排也排不空，工兵们无法进入，只得暂时放弃。

谁成想这件事被一伙山贼草寇知道了，土匪头子正是田化星，他是旗人出身，得过“十三节地躺鞭”真传，常自诩胆大包天，世间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大概是深受旧时说书唱戏等民间曲艺影响，田化星知道以前有段“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据说康熙皇帝有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唤作“九龙杯”。那是个玲珑剔透、雕琢精湛、巧夺天工的玉杯，每当在杯中倒满琼浆玉液，杯底就会显出九条蛟龙，活灵活现的旋转翻腾，历历在目，越看越真，世人称此奇景为“九龙闹海”。

田化星听族中老人们说起过，真正的玉杯虽然没有传说中那样离奇，但玉质洁白无瑕、细腻透明，雕镂工艺精湛非凡，教人叹为观止，也绝对是一件稀世的皇家珍宝，而且景陵里确实藏有九龙杯陪葬。他对此动了贪心，跟手下弟兄们商量要去盗墓，并且说：“眼下这空子，正是个发横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咱们兄弟盗得了景陵珍宝，别的东西我全不要，只要康熙爷身边的九龙杯，其余的你们大伙随便分。”

众人一拍即合，当晚趁着月明星稀，群盗各带器械闯进陵区，这伙人远比军阀熟悉当地的地形，没废多大力气，就找到位置截断了水脉，随后冒死潜入陵寝地宫，打算把皇帝和嫔妃的棺槨一一撬开，以便搜寻明器宝货，谁知田化星刚撬开一块槨板，借马灯照进去，就见那棺中躺着的死人冲着他发笑。

有道是：“做贼的心虚，盗墓的怕鬼”，或许是自己吓唬自己，可那时灯烛恍惚，谁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田化星吃这一惊，非同小可，被吓得双脚发软瘫倒在地上，脸色惨白，牙关打颤，抖成了一团，三更里被几个同伙抬回家中，连口热汤也灌不进去，不等到五更天就一命归阴了。

田化星虽然两腿一蹬“呜呼哀哉”了，可他二弟田化峰仍是不顾死活，转过天来再次夜探景陵地宫，终于盗得了“九龙杯”，但在打开内槨的时候，忽然从槨中冒出一股绿色火焰，将他的眼睛灼瞎了一只，面容也给毁了大半，从此落了个“鬼脸”的绰号。

不出半年，包括“鬼脸”田化峰在内的这伙盗贼，便都在河北保定被官府擒获，就地执行了枪决，贼人所盗珍宝尽数得以追缴，但景陵中的宝物，随后竟在官库中全部下落不明了，至今查不到去向，留下好大一个谜团。

前边所说的这四个盗贼，虽然俱是绿林出身，惹下的案子也曾一度震动天下，但要论起资历和本事来，最多仅属三流脚色，只不过他们的事迹流传广了，在民间传说中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演义成份，都被看成是侠盗之流。

然而这绿林手段，可大可小，上者盗内府宝器，中者盗大院珍物，下者盗民间财货。真正有本事有作为的人物，却往往埋没于草莽尘埃之中，未必能在历史上留下踪迹。以前在湖南洞庭湖里就有是一路字号称作“雁团”的盗贼，始于清朝末年，首领姓张，排行第三，人称“贼魔”，曾在军中为官，据传此人有神鬼难测之术，可与古代“白猿公、红线女、昆仑奴”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

到了民国之时，旧姓张家传到了张葫芦这辈儿，由于前人数代积藏，家底殷厚，早已收拾起手段，不再轻易使用，而是迁回祖籍，在平津等地开了几家当铺，做起了正经生意。

以前大户人家都有家庙，里面供着“宅仙”，这宅仙是各种各样，根据各地风俗不同，供什么东西的都有，有供五通神的，也有供奉金珠宝玉的，而张家供的是一只“铜猫”，是件灵验异常的古物。但没想到的是，张葫芦在搬家的时候，竟把家中供养的“宅仙”给遗失了，结果难免有祸事找上门来，家道渐渐衰落。

有句老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当初北平城里最大的是“盛源当铺”，东家姓穆，为人贪得无厌，与官府多有勾结，把同开当铺的张葫芦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而且他还无意中得知，张家地窖里藏有许多罕见的古董，都是从古墓山陵或皇宫内苑里盗取出来的稀世奇珍，便起心要谋占这份产业，千方百计害掉了张家好几个人命，两家为此结了很深的梁子。

那时的张葫芦年轻气盛，受欺不过时，竟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作起了“暗行人”，潜入穆宅，杀了仇家老少十一口，统统割下人头，又顺

路把警察局长的脑袋也给剃了下来。随即施展祖传绝技蝎子倒爬城，将这一十二颗血淋淋的首级，拴成一串，全部悬挂在了城楼子的檐角上。最后张葫芦还觉得不解恨，一把火烧毁了“盛源当铺”总号，才肯罢手。

这回案子作得太大了，天底下再无容身之所。按以往的绿林惯例，在惹下如此大祸之后，也只有远走高飞，才能躲得过海捕通缉。那时仅有的几条出路，无非就是“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张葫芦不得不舍了家产，背着老娘来到山东地面上，漂洋过海逃到关外，从此隐姓埋名，改用了母亲的姓氏，是复姓“司马”，同时为求生计，仍旧重操祖业，上山做了“马达子”。

后来到了东北实行土改，民主联军剿匪的时候，张葫芦和他的弟兄们弃械投降，被部队收编，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跟着大军自北而南，入关后直取两广。

这其间哪怕没有功劳，也有十分的苦劳，但因为张葫芦出身绿林，底子不清，在军中始终得不到重用，解放后被安排到长沙工作，并且安家落户，娶妻结婚，1953年得了个儿子。可张葫芦对旧事从不敢提，惟恐说出来牵连甚大，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给儿子起名时，户口本上写的是“司马灰”。

因为绿林中人，大多是作触犯官禁的举动，常年在刀尖子上打滚，说不定哪天就把身家性命赔进去了，对能够推测吉凶祸福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所以张葫芦特意从老家请人来给儿子批了八字，按早年间的说法，命是死的，运却是活的，人的名字是一个人的终生代号，必须要合着命里格局，才能够助涨运势，其后代虽然是隐姓埋名，那也得有些讲究才对。

时下虽然是新社会了，但张葫芦毕竟出身草莽，观念比较陈旧，对这路会算命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而且这种信服是根深蒂固、渗入骨髓之中的，怎么改朝换代也难转变，

只见那老先生摇头晃脑地掐指算了半天，最后算出这孩子的八字属土，是个“土命”，按照八门命格来讲，这“中央戊己土”刚好列在第八，若以动物八仙的排位顺序，第八家恰是灰家，也就是老鼠。以前戏班子里都供“灰八爷”，为的是防止耗子把箱中道具服饰啃坏了，民间俗传“灰八爷属土”，所以得叫“司马灰”。

张葫芦乍舌不下，他说“司马灰”这名字倒是响亮，但别人初闻此名，必然会以为司马灰的“灰”字，用的是“光辉显赫、辉煌灿烂”之辉，谁也想不到竟是以“灰暗、灰烬、骨灰”的灰字为名，这个灰字可……可

真是取得太有门道了，但盼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才好。

张葫芦毕竟出身于绿林旧姓，总觉得新式学校里教的东西没多大用处，也不想让祖宗的手段失传，于是几年后就把司马灰送到北京，跟着本家一位隐居在京的“文武先生”学艺，从此下苦功，起五更、爬半夜，熬过两灯油，颇得了些真实传授，直到他十三岁时师傅去世，葬在京郊白马山，这才算告一段落。

在《谜踪之国——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第一部里，是说的是司马灰年轻时，跟随一支境外探险队，从原始丛林中死里逃生的经过。有道是“人无头不走，话无头不通”，至于司马灰是怎么混进考古队的，必须从此说起，就权且充为开场的引子，做个得胜头回。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一话 黑屋

正如司马灰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倒霉——是一种永远都不会错过的运气。”

十五岁那年，司马灰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右派，先后在学习班里因病去逝，走得匆忙，甚至连句话也没来得及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告诉司马灰应该去哪上学、到哪里吃饭，也没人理会他是死是活，等到把家中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从里到外再也一无所有，才知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他为了找条活路，只好跑到以前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黑屋”去谋生。

“黑屋”并不是一间黑色的房屋，而是远郊一个小镇的别名，镇子恰好位于两片秃山夹裆，风不调雨不顺，人穷地瘦，非常偏僻。战争时期，这里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房倒屋塌，遍地狼籍，浓烈的硝烟把残垣断壁都熏黑了，所以当地人以“黑屋”相称。

直至十年动乱，“黑屋”地区也未得到重建，这么多年以来，从没有任何正式居民回来居住。但是由于黑屋废墟当中有条铁路贯穿，每天都有数趟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所以吃铁道的人多来投奔此处，久而久之，就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底层人口的聚集之地。

当然这里边免不了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其中包括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四处流浪的拾荒者、从乡下跑到城市里的农民、在铁道上捡煤渣的、在江边码头上抗大包的、卖烤甘薯的”，甚至还有“受不了在边远地区插队之苦，私自逃回来的知识青年”。

他们在“黑屋”里结成帮派，大多依靠掏窑挖洞，以及在黑市上做些小买卖为生，没有正经职业，当然其中也不乏拧门撬锁、扒火车的贼偷，更有“平地抠饼、抄手拿佣”的地痞无赖。

在“黑屋”地区出没之辈，几乎都是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以外的人，政府不让做的事情他们全做，但是外界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却始终与此地绝缘，就连贴大字报的都不到这里来。每当有外人来驱赶搜查之时，黑屋帮便一哄而散，等到风声过去了，便又会重新聚集。各方势力都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只要别捅出大漏子来，谁又会去理会这些被抛弃在城市边缘的“社会渣子”。

司马灰所在的团伙里，都是一群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的半大孩子，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受到冲击的右派子女，当兵插队都

还不够年龄，在社会上东游西荡，即没工作也没学上，更找不到亲戚朋友可以投奔，真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仗母娘见了踹三脚，连狗都嫌。”

这群半大的孩子，虽然有些人可以领到生活费，但那点钱根本不敷使用，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组成团伙杀向社会，因为时下流行的口号是“毛泽东思想如同春风吹遍大地”，故此号称“春风战斗团”，并且都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发了誓：“今后要团结起来，同甘共苦干革命”。事实上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到处捣乱、惹祸，搅得一个地方上鸡犬不宁，城里的革命群众见了他们，没有一个不相骂的。

“春风战斗团”的性质，有几分近似于历史上盘据在英国雾都伦敦的“童党”，成员年龄普遍偏低，并且都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质。最后这伙“春风战斗团”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便成群结队地流蹿到“黑屋”附近，先后与地痞们打了几场群架，虽然吃了不小的亏，但所谓“不打不成交”，最后双方竟奇迹般地达成了谅解和共识，经过反复谈判磋商，终于明确划分出各自的地盘，混乱的局面暂时稳定了下来。

司马灰在“春风战斗团”中，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叫罗大海，也是一身英武气质，其父罗万山在是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法院工作的干部，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举家从东北迁到湖南，砸烂工检法的时候，罗万山被押去蹲了牛棚。剩下罗大海举目无亲，只得混迹街头，这小子仗着体格魁梧，相貌堂堂，身高和体力都超出同龄人许多，又爱管闲事，专要打抱不平，所以在同伙中很有号召力。只是他小时候在东北把嘴冻坏了，造成说起话来口齿不太清楚，可偏偏话多，因此上得了个绰号“罗大舌头”。

由于司马灰自幼拜过“文武先生”，学了些绿林本事在身，他不仅身手敏捷利落，胆色出众，而且能言善道，又懂得解放前那套江湖辞令，知道“行帮各派，义气为先”。占据在黑屋地区的市井之徒中，有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只有司马灰才能与他们搭得上话。所以司马灰和罗大海就成了“春风团”的首领，带领着数以百计的少年男女，整天在废墟铁道旁呼啸来去，席卷城郊，犹如一股骤起的飓风。

“春风团”虽然与“黑屋帮”商量好了以铁道为界，互不相侵，但罗大海等人的生存问题，并未就此得以解决，他们自居身份，绝不甘心去铁路上拾煤渣，或是从事下等的体力劳动。幸好司马灰心眼多，脑子来得快，还是由他想了个点子，他让众人将家里剩下的家式都搬回来，纳入棚屋临建，以此作为活动的据点，并且让年纪小的孩子们利用家庭背景之便，回到各自所属的机关食堂“顺手牵羊”。这是个苦肉计，即使被人

发现了也不要紧，因为派出去的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工作人员又大都与其父母是相识的同事，谁也不能忍心去抓他们，多半还会把自己打来的饭菜分给这些小孩。

如此试了几天，各个食堂果然都肯把剩饭留给这些孩子，司马灰见此计可行，就在破墙根里搭了几个炉灶，并偷来几口大锅，食物不够的时候就再加些烂菜叶子，干的上屉蒸，稀的下锅煮，混成大杂烩，因为里边包括了诸多食堂不同口味的残羹剩饭，炖热了之后倒也香气四溢，所以美其名曰“六国饭店”。

不过司马灰等人可不想吃这种东西，而是转卖给铁道另一边的“黑屋帮”，那些人都是常年累月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肚子里没什么油水，而且这辈子从来就没吃过机关大院食堂，看见“六国饭店”的锅子里食物丰富，漂着一层油花，远比自己的伙食强过许多，便肯纷纷掏腰包买上一大碗，连干带稀吃得就别提有多香了，没钱的则用东西作为交换，司马灰发明的“六国饭店”，每天都要卖个锅底朝天，供不应求。

他们的这一举动，极大缓解了铁道分界线两侧的相互敌视情绪，而且也得以获取利润囤积物资，维持自己这伙人的生活所需。

如此过完了整个春天，白昼越来越长，转眼间就进入了酷暑季节。这些日子以来，始终没有降雨，骄阳似火，风干物燥。快到中午的时候，也是黑屋地区一天里最清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去干活挣饭了，只有几个女孩子，在忙碌着拾柴烧水，准备煮些昨天的剩饭，给留下来的人吃。

当天早上，罗大海在野地中布下绳套，套到了一头拱地乱撞的半大野猪，带回黑屋里宰了，开膛扒皮，收拾了下水，全都血淋淋地用钩子钓住，剁下来的猪头顺手扔在了木板子上，准备晚上烧锅肉给大伙改善伙食，等中午忙活完了，就坐在木棚前的青石板上歇息乘凉。

这会儿“罗大舌头”早已热得汗流浹背，但仍然歪扣着一顶抢来的破军帽舍不得摘下来，嘴里叼着跟烟卷，一边抽烟一边对司马灰夸夸其谈，话题无非就是等他爹官复原职重新参加工作之后，他是要如何收拾当初给他老罗家帖大字报的那些杂碎。

司马灰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经历的坎坷已不算少，使得他对社会的逆反心理格外严重，对此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是顺口答音，跟罗大海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

正这时，就见由打路口走来一个老头。司马灰耳目敏锐，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开他，稍加打量，就觉得来人有些古怪。

再仔细一看，只见那老头是个拾破烂的打扮，显得土里土气，而且十分面生，应该是从黑屋废墟外面来的，看样子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年纪，小个儿不高，生得贼眉鼠眼，嘴边留着狗油胡，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头上顶着八块瓦的一顶破帽子，手里拎把粪叉子，肩上还背了个鼓囊囊的麻布大口袋，身穿老皮袄，前襟系着一排疙瘩栓，长裤子长袄，脚蹬一双踢死牛的厚底黑布鞋，鞋口露着白袜边。眼下正是下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看他这身不知冷热的打扮也是反常。

那拾荒的老头，两眼贼溜溜地在街上东瞧西看，等走到司马灰所在的木棚前，忽然停下了脚步，假意蹲下来提鞋，同时伸头探脑地向棚内张望。

他这举动瞒得过旁人，却瞒不过司马灰。司马灰见此人的行为和打扮全都十分诡异，立刻警觉其来，同时开口问了一句：“看爷们儿脸生，是打哪来的？”

那拾荒的老头闻言赶忙站直了身子，他拿眼角一扫，已看出司马灰和罗大海是这片废墟棚屋里的团头，马上咧着嘴挤了些笑在老脸上，对二人说道：“爷们儿可不敢当，俺姓赵，老家是关东的，从来也没个大号，相识的都管俺叫赵老憨，解放前流落到此，这些年就城里城外混迹各处，靠着捡荒拾茅篮度日。今天来到贵宝地，是想在黑市上换些生活必需品。”

司马灰听他说得还算通明，心中却并未减轻戒备之意，再次盘问赵老憨道：“赵师傅穿的这叫什么？大热的天，你就不怕捂坏了身子？”

赵老憨微微一怔，随即答道：“你们后生不懂，咱穿的这是英雄如意簷，四通八达，到处有风凉。”

司马灰一听这倒象是些跑江湖的话，现在哪还有人这样说话？不由得更加奇怪了，便又问道：“看您老说话不俗，腿脚也挺利索的，但走在破砖烂瓦的废墟里，就不怕崴了脚、迷了路？”

赵老憨听出对方话里有话，但他似乎不太相信这些话能从司马灰的嘴里说出，他也是有意试探，就把脚按前后叉开，站了个不丁不八的步子，答道：“咱这脚底板儿厚实，站得牢，踏得稳，走路走的是逍遥快活步。”

二人之间的这番对答，全都合着《江湖海底眼》里的暗语，把一旁的罗大舌头听得晕头转向，但赵老憨和司马灰却都已暗中有了一些分寸，各自不敢小觑了对方。

那赵老憨似乎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他说赤日炎炎，路上走得又乏

又渴，想跟二位“团头”借个地方歇歇脚，再讨口水喝，他嘴上这么说着，也没等任何人答应，就自己蹲到了棚子跟前。

司马灰想看看此人到底想做什么，所以并未推阻，还递给赵老憋一个海碗，里面是早上新沏的“老荫茶”。

赵老憋说了个“谢”字，接过碗来一口气喝个净，把碗底朝天一亮，赞道：“还是这生了茶虫的老荫茶最解渴。”说完就掏出烟袋锅来，在底上磕了几磕，又填满烟丝，划根火柴点燃了，叭哒叭哒地抽个不停，还没话找话的跟司马灰和罗大海聊了几句，最后总算将话头绕到了正题。

这个赵老憋自称早年间跑江湖谋生，熟悉人情世故，现在跟城里有些特殊渠道，不仅能走后门，而且还可以在黑市上搞到许多好东西。经过刚才的交谈，他发现司马灰年纪虽轻，却颇懂些昔时规矩，想必也是从旧姓人家里出来的，很是难得。俗话说得好“光头的进庙、戴帽的归班”，这内行人碰上内行人，就算是进家了，所以他愿意让司马灰和罗大海跟着自己沾点光。

赵老憋说着话，就象变戏法似的，从他那个破麻袋里，翻出三条高级香烟来，嘻皮笑脸地摆到地上。

罗大海家里底子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种烟是仅限于供应高级干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即使在黑市上也不好找，有钱都难买。这家伙出手不凡，一亮就是三条，罗大海舌头顿时双眼冒光，忙伸手去拿，嘴里还说：“咱今天毕竟是萍水相逢，头一回见面您就这么大方，真让我们受之有愧，您是哪个单位的？回头我们一定要写封表扬信，感谢您对我们慷慨无私的援助。”

赵老憋拦住罗大海刚伸到香烟上的手：“且慢，俺这东西也来得不易，但不管咋个说，咱爷们儿能见着都是有缘，今后就交成个朋友来往，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两位团头，你们看看，能不能让俺用这三条好烟，换你们棚子里的一件……一件东西？”

罗大海哈哈一笑：“老赵啊老赵，不瞒你说，我们兄弟现在可真是‘黄鼠狼子被人刹掉了尾巴尖儿——周身上下再没半根值钱的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棚屋里这堆破烂，看什么东西合适就尽管拿走。”

司马灰见此情形，不禁暗暗称奇，虽然也想留下那三条香烟，但他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在旁拦住赵老憋说：“先别急着成交，你得先说清楚了，到底想换棚屋里的哪件东西。”

赵老憋似是急不可耐，他眼珠子一转，又从麻袋里摸出一大包卤猪耳朵，还有四听牛肉罐头，都堆在地下说道：“究竟想换哪件东西，还得

进棚去挑挑看看才知道。但俺赵老憋也提前把话撂在这，这些个吃的和纸烟，仅换一样就够了，绝不多拿。”

司马灰已看出赵老憋大有势在必得之意，哪还没到哪呢，他就自己主动把筹码越开越高，有道是“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上赶着的，从来不是买卖”，肯用这么多紧俏稀缺货品来换的，绝非等闲之物，怎能轻易答允。

并且司马灰还想起一件事情，他当初在北边，曾听过“蛮子憋宝”的传说，凡是风水好的地方，都有宝物埋藏，那可全是天地造化的奇珍异宝，暗中受鬼神所护。倘若随便触动，难免要招灾惹祸，必须以奇门古术摄之，才能到手。所以对外从不能说是盗宝、掘藏，而是要说“憋宝”。

据说“憋宝”之术起源于江西地区，想学这套本事，必须是由小练起，打婴儿刚一降生落地，就得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窖子里，等到一百天头上才抱出来，从此这孩子的眼力就异于常人，能够无宝不识，他们管这叫“开地眼”，至于此类传说的真假，外人就难以得知了。

司马灰见这赵老憋的装扮和举动格外奇特，显得神秘莫测，与听过的种种传说不谋而合，看来多半就是个身怀憋宝异术的奇人。只不过自己居住的这座棚屋里，箸长碗短，桌椅板凳都不完整，全然不似过日子的人家模样。也确如罗大海先前所言，棚内连个囫圇的茶碗也找不出一只，哪里会有什么宝物？赵老憋想要的到底是件什么东西？何况他初来乍道，又是如何发现此地藏着珍异之物？

正当司马灰胡乱猜测之际，赵老憋早把脑袋探到棚内，盯住了一个木头桩子，那是个古旧糟腐的屠案，平时被用来切肉剁菜，油腻腌臢，十分的腥秽，毫不起眼。谁知赵老憋却偏偏看中了此物，贪婪的目光落在其上，再也移不开来。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二话 憋宝

司马灰见那赵老憋行事格外出人意料，竟然愿意拿值钱的香烟和罐头，换取一个污糟腐旧的屠肉案板，愈发觉得此事不同寻常了。

黑屋废墟里到处都是无主之物，谁捡到就是谁的了，棚中这块屠案，本是一段通体的朽木桩子，约有一抱多粗，周围用三道麻绳箍住，常年被血污油腻浸润，木案的颜色早已变了，被捡来后就当作菜板使用，现在没人知道它的具体来历，但看起来除了使用的年头非常多之外，也别无它异。平白无故的，怎会有人看上此物？

司马灰一寻思：“这肉案肯定是个什么宝物，我倘若此时被蝇头小利所动，轻易将它换给了赵老憋，不管换多少东西都是吃亏，得先找些借口显得奇货可居。”于是他顺口胡说：“老赵师傅，你有所不知，其实我们家本是在北京城里开肉铺的，专以屠猪宰羊为业，这朽木案板虽然普通，却是家里留下来传辈儿的东西，不仅我用着十分顺手，而且‘见鞍思马、睹物思人’，一看见它就想起我们家去世多年的老太爷来了。那还要追述到光绪年间，义和团围攻东郊民巷，引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这伙洋鬼子都是蛮夷化外之地来的，哪有半个好鸟啊，到了咱中国自然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打瞎子、骂聋子、踢寡妇门、挖绝户坟、专揍没主儿的狗，你就数吧，凡是缺德的事，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结果一路就抢到我们家来了，几个洋兵瞅见我们家养的大花猫不错，就想抢回去献给他们的女王陛下，惹得我们家老太爷是冲冠一怒，说当初慈禧太后老佛爷看中了我们家这只猫，拿仨格格来换，都没舍得给她，你们那位番邦老娘们儿又算老几？他盛怒之下，就跑到街上就去扶清灭洋去了，抱着块屠肉案子见着外国人就砸，仅在这块木头板子底下，也不知放翻了多少洋兵洋将。后来传到我爹那辈儿，落在江西参加了工农红军，一直将它保留至今。在别人眼里也许这木头疙瘩不值什么，但对我来说，它简直就是我们家经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是个割舍不开的念想，每天摆在眼前早请示晚汇报，看不见它我就心里发慌，连北在哪边都找不着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倘若三日不见，着急上火那还都是轻的，我说这些话可没有半句虚言，掉地上能摔八瓣，你要是不信，就找块豆付来，我一脑袋撞出脑浆子来给你瞧瞧。”

罗大舌头在旁听得好笑，也趁机跟着起哄抬价，蹓叨赵老憋最少再拿三条高级香烟出来，才能将东西换走。

赵老憋闻言目瞪口呆，还以为是自己走眼了，他又盯着屠板纳纳地

看了半晌，摇了摇头表示不信，并且抖开麻袋让那二人看看，里边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不可能再给你们加码了。”

司马灰见事已至此，索性就把话挑明了：“咱是水贼碰上了钻舱的，还使什么狗刨儿啊？干脆就谁都别糊弄谁了。你这套我们全懂，以前没少见识过，说话也不用藏着掖着再兜圈子了。我们早就看出来你赵老憋是个憋宝的，否则哪有好端端的活人，会在自己脖子上挂串打狗饼。”

“打狗饼”这东西，是种药饼子，可以用来驱赶猫狗。在早年间，农村死了人，停尸的时候，往往会给尸体颈中挂上这么一串，以防饿狗啃坏了尸首，或是野猫爬过来让死人乍了尸。憋宝的人常在深山老林或荒坟野地里出没，为了驱避毒蛇和野兽，也都有携带“打狗饼”的习惯。

赵老憋也看出这司马灰虽然不过十五六岁，却是个鬼灵精，知道的事也多，轻易唬不住他，但绝没料到这小子竟能窥破自己行藏，不禁暗自吃了一惊，佩服地说：“这位团头好眼力，想不到现在这年月，还会有人知道咱憋宝的行当。”

事到如今，赵老憋也只好坦言相告，承认自己确实是憋宝的，今天也是撞大运，无意间在黑屋废墟发现了这块屠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最后他告诉司马灰和罗大海：“咱爷们儿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有啥说啥，你们这块屠肉的旧木头案子，确实是个罕见之物，但这天下虽大，除了俺赵老憋之外，却再没有第二个人还能识货。今天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就此别过，你们二人好好合计合计。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俺也就不能让你们太吃亏，俺在城里还藏着一件好东西，明天也带过来。你们到时候要是认准了还不肯换，俺也就别无二话了，抬腿就走，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有句老话咋个说的来着？‘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到时候你们俩别后悔。”

司马灰和罗大海点头同意，二人目送赵老憋离开“黑屋”，便立刻回到棚内，举着煤油灯，把这块糟烂油腻的案板子摆在地上，颠过来倒过去看了半天，但他俩翻来覆去，也没从中瞧出什么子丑寅卯，满肚子都是疑惑。当晚思前想后，彻夜难眠。

转天一大早，赵老憋果然又寻上门来，这回在他的麻布口袋里，多出了一件油光毛亮的皮袍子，皮毛黑中透红，有几分象是貂皮，却更为轻薄。不过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人别说貂皮了，长这么大连貂毛也没见过半根，便不懂装懂地问赵老憋：“这是什么皮子？溜光油滑的瞅着还真不错，牛逼皮的？”

赵老憋颇为得意，有几分卖弄地说：“俺这件皮袍子的来历可是不

凡。”随即给二人讲起了来历，说是解放前他到长白山里挖参，晚上就借宿在木把的木营子里。那木营子中养了一只老猫，斑斓如虎，肥大憨健，更是灵动非凡，上树能掏鸟窝，下树能逮耗子。

赵老憋在林场子里住得久了，也就与它厮混熟了，常常给这老猫喂些吃食。可后来每天早上进山时，都会看到那只猫趴在树上，气喘吁吁，显得筋疲力尽，连猫尾巴都懒得动上一动，一连数日都是如此。

赵老憋心说这可怪了，憋宝的人眼贼，一看之下，料定此猫必是有所奇遇，就打定主意要看个究竟，于是暗中跟踪观察，发现只要天一擦黑，这只老猫就去山神庙，从门缝里钻进去就躲在墙角的黑暗中，潜伏起来一动不动。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山神庙的房梁上便发出一阵响动，旋即有只体大如犬的巨鼠，两目闪烁如炬，自梁上而下，爬到神位跟前，将鼠尾伸进灯盏里，偷喝供奉在那里的灯油，并且抱着牛油蜡烛乱啃，发出“噉噉噉”的声音。

这时那老猫突然从角落里蹿出，与硕鼠相互激斗，但那巨鼠虽大不蠢，而且极其凶残猛恶，丝毫不惧天敌，老猫虽然矫捷，却也奈何它不得，两个翻来覆去斗个不休，真是你死我活、各使神通，难分高下。

赵老憋借着月光窥得真切，才知此猫每晚必来与这巨鼠相争，所以天亮后累得脱了力。他偷看这场宿敌之间的恶战看得入了神，也跟着全身发紧，无意间碰倒了一扇破门板。

那巨鼠正自全神贯注的与老猫恶斗，忽听身后传来异响，受着惊吓，只不过稍稍一分神，便露出些许破绽，被老猫扑倒咬断了喉管，顿时血如泉涌，将庙堂地上的石砖都染遍了，挣扎了好一阵子，终于翻出白眼，咽气而亡，这正是“到头分胜败，毕竟有雌雄”。

赵老憋是博物识宝的行家，知道这巨鼠积年累月的吃油啃蜡，成了些气候，道行毕竟不浅，便摸出刀子剥掉鼠皮，回去加些材料，做成了一件皮袄。到了寒冬腊月里，关外滴水成冰，但只要穿上这老鼠皮袄，哪怕是里边光着脊梁板儿，在三九严寒当中，额头上也会热得冒汗。只不过他对外人，从不肯说这是百年老鼠皮，而是称其为‘火龙驹’。”

赵老憋对司马灰和罗大海说，别看现在酷暑炎热，但等到秋风起，树叶黄，天上大雁“嘎儿嘎儿”叫着往南飞的时候，你们仍住在黑屋破棚子里，可就难保不会受到阴冷潮湿之气侵害，身上迟早要落下病根，到时必定离不开这俺这件“火龙驹皮袄”。

司马灰心知这件皮袄已是赵老憋出的“底牌”了，反正凭自己的眼力

和见识，根本看不出那旧木墩子是个什么宝物，不如就换给此人罢了，当即答允下来。但他又对赵老憋说：“这桩生意跟你做了倒也无妨，可老师傅您得敞亮点，别让我们吃糊涂亏，应该把这块屠肉木案的来龙去脉，全都说清楚了，以及你究竟是如何发现此物有异，拿去了又有什么用处？如果有一处讲不清的，我司马灰豁着把它当堂劈碎了烧火，也绝不肯让你白捡这天大的便宜。”

赵老憋十分为难地说：“司马团头，你的理岔了，古话咋说的——‘绣取鸳鸯凭君看，莫把金针渡与人’，咱们两下交易，是以物换物，又不曾亏失了半分一毫，咋能硬要套问俺的底细？”

司马灰和罗大海虽然在社会上闯荡了几时，却毕竟都是少年心性，好奇心重，凡事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才算完，不打听明白了，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二人软磨硬泡，死说活求，非逼着赵老憋交底不可，并且发了誓，事后绝不反卦反悔，也不会当叛徒出首告密。

赵老憋碰上这两位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不得不交出几分实底：世间都说憋宝的蛮子眼尖，事实也确是如此，他昨天中午路过黑屋废墟，一眼瞥过去，发觉有片棚户不同寻常。

识宝的眼力是门功夫，更是经验，怎么讲呢？其实真要说穿了，也没有民间传言中的那么邪乎，并不是还离得好远，就已看见木棚子里金光闪闪，而是憋宝的人极善观察，往往能够发现常人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

赵老憋由打跟前一走，就发觉这座木棚附近，存在着许多反常的迹象。照理说，这么炎热的天气，黑屋地区垃圾堆得都成了山，罗大海又剔剥了一头野猪，弄得遍地都是血腥，周围该当是蚊蝇盘旋，嗡嗡扰乱不休才对。可是司马灰与罗大海身后的棚屋周围，不见半只飞蝇，这不是怪事吗？

赵老憋料定这附近可能藏有宝物，当即停下脚步，谎称讨碗水喝，趁机坐在木棚门前，向四处仔细打量起来，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剁肉的朽木案板之上。那肉案是截老木头桩子，四周拿麻绳箍着，案上摆着死不闭眼的一颗猪首，鲜血滴落在案面上，也不见血水向外流淌，竟都缓缓渗到木桩的缝隙中去了。

赵老憋一眼就断定在这污糟油腻的木案之内，必然有些奇异。这块作为肉案的木头墩子，当年定是取自一株大树，在那株树木在被人砍伐之前，树身上已生有虫孔木隙，恰巧里面钻进去了一条细小的蜈蚣。因为它在树里住得久了，体形渐大，难以再从先前进来的窟窿里脱身，以

至被困在树内，木性属阴，经络中含有汁液，养着蜈蚣多年不死。

后来经人伐树取材，把藏有蜈蚣的这段木头，削作了肉铺中屠肉放血的案板。树中蜈蚣得以不断吸噬猪血，年深日久，在体内结出了一枚“定风珠”，因为据说蜈蚣珠能治痛风，才得此名，倒不是取西经三调芭蕉扇时用的那枚珠子。而后这段肉案木墩被屠户抛弃，不知怎么就遗落在了黑屋废墟，里面的老蜈蚣早已饿死了，但珠子应该还在。这定风珠是阴腐血气凝结为丹，才使得周围蚊蝇莫近，赵老憋所求之物，正是此珠。

司马灰一时未敢轻信，哪有这么准的？他当即找来斧头，劈碎了肉案，见其中果然蜷曲着一条遍体赤红的大蜈蚣，已被斧刃截作了两段，但是虽死不化，须爪如生，在蜈蚣口中衔着一枚珠子，白森森圆溜溜的，没有任何光泽，倒像是个可以浑珠的“鱼目”。

司马灰和罗大海面面相觑，到这会儿才算是真正的心服口服了，怪只怪自己眼拙，空伴着宝物许久，竟然视而不见，如今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晚上就等着喂蚊子吧。

赵老憋嘿嘿一笑，心中得意非凡，却假意劝解他们道：“那个老话咋讲的……‘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两位团头英雄年少，虽与这珠子无缘，但来日方长，而且还得了皮货、香烟，更有许多好嚼头，又有啥可不知足的？咱两下是各取所需，谁都不吃亏，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了。”说罢捏了定风珠在手，转身便走。

司马灰和罗大海正在兴头上，怎肯善罢甘休，他们急忙拦住赵老憋：“底还没交全，怎能说走就走？这鱼眼般的肉珠子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拿去了又打算用来做什么？”

赵老憋稍显迟疑，本不想再往下说了，但他看司马灰和罗大海都是胆大妄为不惧鬼神之辈，自己进山憋宝正缺几个帮手，如能得他二人在旁相助一臂之力，岂不平添几分把握？赵老憋想到此处，眯着眼看了看天，然后低声说：“看这黑屋古镇形势不俗，本应是一块‘凤凰展翅、玉带出匣’的风水宝地，可这么多年以来，为啥土地贫瘠、民物穷尽？”

司马灰和罗大海极为不解：“风水地理这些旧事我们不明白，但听说黑屋自古就穷，荆棘杂草丛生，土地拔裂，种什么庄稼都难活，怎么都不会是一块宝地。”

赵老憋道：“俺先前说啥了，怪就怪在这上，本处地理虽好，可是山川之间，缺少了一股风水宝地所独有的灵气，所以咱就敢断言了，在地脉尽头的荒山野岭，人迹不到的所在，肯定埋藏着一件阴晦沉腐的千年

古物，被它耗尽了天地精气，才害掉了这一方水土。但有道是‘眼见方为实’，至于那山里边究竟有啥，现在还不好妄加揣测。”

赵老憋自称千方百计谋取走屠肉木板中的“定风珠”，正是想要借此挖掘藏匿在山里的宝物，他临走时留下话：“两位团头，你们要是够胆量，就在今夜子时，到黑屋后的螺蛳桥下等候，到时俺让你们开开眼界。不过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这件事跟谁也别提起。”

（注：木营子——林场）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三话 螺蛳桥

赵老憋把事情交代完了，约定深夜十二点整，在螺蛳桥下一同憋宝，便揣了“定风珠”，匆匆忙忙地自行去了。

司马灰和罗大海却再也坐不住了，二人跃跃欲试，觉得晚上这事肯定够刺激，说不定还能分到许多好处，当下摩拳擦掌地准备起来。

二人先是把香烟和罐头等物事，都给大伙分了，然后找了只还能用的煤油灯，又担心遇到意外，便分别藏了柄三棱刮刀在身。这种三棱刮刀是三面见刃，有现成的血槽，如果扎到人的脏脾上，根本就收不了口，即便送到医院里，也往往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可在黑屋一带的尽此类凶器，并不希奇。二人收拾得紧趁利落了，只等入夜了，就去桥下跟赵老憋碰头。

好容易盼到日落西山了，俩人正要动身出发，却有个叫夏芹的女孩找上门来。在学校停课之前，夏芹是司马灰和罗大海的同班同学，她虽然谈不上太漂亮，但身材匀称，五官得体，学习成绩也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家中政治条件很好，早晚都要去参军，有着光明的前途，很少跟着罗大海等人在外惹事生非，她今天突然来到“黑屋”，使司马灰和罗大海都感到十分意外。

夏芹没带帽子，额前剪了齐刷刷的留海，扎了两根细长的麻花辫子，穿着一件货真价实的斜纹军装，蓝色卡基布的裤子，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从城里一路赶来，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打透了，她似乎有些极其重要的事情想说，但看到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个提眉横目、吊儿郎当的无赖模样，感到很失望，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本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责怪了二人一番，说他们不该自甘堕落，应该找机会多学习，免得浪费了青春年华。

司马灰最不爱听这套说教，心中暗道：“这丫头片子成天事儿事儿的，都什么年代了还学习？”他嘴上不以为然地敷衍说：“你当我们愿意这样？人为什么要学习呢？当然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但又有位哲学家曾经讲过，人生在世，应该有五个依此递增的指标，一是生存，二是安全感，三是爱欲归宿，四是尊重，第五个才是自我实现。我们现在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过得有今天没明天，连第一个指标都快达不到了，哪还顾得上学习。”

夏芹自知说不过司马灰，鬼知道是哪个哲学家对他说过这些话，还是他自己随口编出来的，只得说：“司马，咱们同学一场，我还不是为了

你们好。”她又见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人劲装结束，手上拎着煤油灯，皮带上插着凶器，还以为这俩家伙又要出去跟谁打架，忙问他们要去哪里？

罗大海脑子远没司马灰转得快，随口就说：“我们去螺蛳桥……”话到一半，自知语失，赶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夏芹曾听说过远郊的“螺蛳桥”，那是一座废弃已久的旧石桥，过了桥都是荒山野岭和大片坟地，根本没有人烟，大晚上到那里去做什么？不由得更加起疑，认准了他们是要出去闯祸。

司马灰连忙解释，绝不是定了局去跟人打架，而是……而是去捉鹌鹑。“螺蛳桥”附近都是半人多高的杂木野草，草窝里藏着许多“鹌鹑”。

他这也并非完全是讲假话，因为外来者想要在黑屋站住脚，不与那些地痞无赖们打出个起落来是不成的，除去械斗群殴之外，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斗鹌鹑”。

“斗鹌鹑”是从明末开始，在民间广为流行起来的一种赌博活动，如同“斗鸡、斗狗、斗蟋蟀”，当初正是由司马灰找到了一只满身紫羽的“铁嘴鹌鹑”，三天之内，接连斗翻了黑屋帮的十五只鹌鹑，这才打开局面，为同伴们搏到了这片容身之地。

事后每当双方有所争执，都会以“斗鹌鹑”的方式解决，但是鹌鹑养不长，所以司马灰经常要千方百计的去野地草窝里捉，不过在深更半夜却是捉不到的，现下如此说，只是拿这借口搪塞而已。

夏芹对这种解释将信将疑，非要同去看看才肯放心，司马灰劝了她一回也没起作用，眼看天色已黑，现在也没办法再把她赶回城里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当天夜里，满天的星星，没有月亮，空气里一丝凉风也没有，闷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三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悄然离了黑屋，在漫洼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许久，就见一座塌了半边的石桥，横架在干枯的河床上。这地方就是“螺蛳桥”了，桥对面更是荒凉偏僻，丘垄连绵起伏，其间都是漫无边际的荒草，是千百年前就有的一大片乱葬坟地，也没有主家，地下埋的都是穷人，甚至几口人共用一个坟坑的也有，闹鬼闹得厉害，很少有人敢在天黑之后来此行走。

入夏后，桥底下的河道里积满了淤泥，生有大量蒿草，深处蛙鸣不断，水泡子里蚊虫滋生，有的飞蛾长得比鸟都大，扑楞到面前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但司马灰和罗大海在外边野惯了，全然不以为意，看看时间还早，索性就蹲到桥底下，熄灭了煤油灯，一边抽烟一边等候。

司马灰见事到如今，恐怕是瞒不住了，就把遇到赵老憋的事情给夏芹说了一遍，让她回去之后切莫声张。

夏芹低声答应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当叛徒，但你们两个如此胡作非为，早晚要惹大祸。前天我听我爹说，公安局已经决定要彻底铲除黑屋帮了。你们要是不想被关进看守所，还是早些回到城里为好。”

司马灰听了这个消息，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他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发现其实所谓的“黑屋帮”，都还是些很朴实的人，无非是些卖烤甘薯和葱油饼为生的小贩，再不然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全是吃铁道的，里面并没有什么罪大恶极之辈，如果真让他们离开这片废墟棚屋，又到哪里才能容身？

罗大海倒不太在乎，他说黑屋要是待不下去了，就让司马灰跟他去东北，他老子以前在部队的底根儿在哪呢，要关系有关系，要路子有路子，说不定等岁数够了，还能安排咱们参军，强似留在这里整日受些窝囊气。

夏芹说：“东北有什么好，到了冬天冷也冷死了，你的舌头不就是小时候在那冻坏的吗？”

罗大海撇着嘴道：“你懂什么？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他又转头问司马灰：“司马，你爹也是后来进关的吧？你说关外那地方怎么样？”

司马灰虽已隐约感觉到自己这伙人前途渺茫、命运难料，但他向来随遇而安，也不以此为意，听罗大海问起关外的事情，就说：“我从没到过东北，只是以前听我爹讲过一些，那地方到了冬天，确实是冰封雪飘，万物沉眠，有些人都把鼻子给冻掉了。可那深山老林子里，怪事也特别多，仅在木营子里听老把头讲古，听上整个冬天可能都听不完。”

为了打发时间，司马灰就把他爹张葫芦在关外遇到的稀罕事，给罗大海和夏芹讲了一件，说是关外深山里有座废寺，有一天来了个老道，在山下收了个道童做徒弟，并且募缘修建了一座祖师殿。师徒两个一住就是数载，那殿门前峰峦密布，尽是怪木异草，经常能看见有两个小孩在山门外戏耍。老道每次碰见了，就会随手给那俩孩子一些糕饼、果子，时间一久，相互间也就渐渐熟悉了。但那两个小孩子，却从不敢进殿门一步。

如此过了数年，始终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老道从山下带回来几枚鲜桃，顶枝带叶，个个饱满肥大，都摆在殿内香案上供奉祖师，老道士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困，神情萎顿，就坐在殿内扶着桌案沉沉睡去。

这时一个小孩在门外扒着门缝往里看，看到了桃子鲜润，忍不住悄悄溜进殿内偷吃，谁知那老道突然大喝了一声，跳起身来，伸手抓住那小孩，更不说话，狠狠夹在腋下，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后殿积香橱，手忙脚乱地将那小孩衣服剥个精光，用水洗净了，活生生扔到一口大锅里，上边盖上木盖，并且压了一块大石头。

老道又叫来徒弟小道士，命他在灶下添柴生火，千万不能断火，也不能开锅看里边的东西，然后这老道就跑去沐浴更衣，祭拜神明。

小道士心想出家之人，应该以行善为本才对，怎么能如此残忍要吃人肉？只怕师傅是要修炼哪路邪法了。他耳听那小孩在锅里挣扎哭嚎，心中愈发不忍，想揭开锅盖放生，但又担心师傅吃不到人肉，就要拿自己开刀，根本不敢违令。

随着火头越烧越旺，锅内逐渐变得寂然无声，想来已经把那小儿煮死了。小道士担心锅里的水烧干了，微微揭开一点锅盖，正要往里看看，忽听“嘣”的一声，那小孩钻出来就逃得没影了。

老道士正好抱着一个药罐子赶回来，见其情形，忙带着徒弟追出门外，结果遍寻无踪，只得挥泪长叹：“蠢徒儿，你坏我大事了！我居此深山数年，就为了这株千岁人参，如果合药服食，能得长生。看来也是我命中福份不够，升仙无望。不过那锅里的汤水和小孩的衣服，都还留着，炼成丹药吃下去，也可得上寿，而且百病不生。”说完，师徒两个赶紧回到殿中。

可当他们回来寻找衣服的时候，发现已失其所在，而锅中的水，却早被一条秃毛野狗喝得涸滴无存了，老道士大失所望，一病不起，没过几个月便郁郁而终。据说那条野狗则遍体生出黑毛，细润光亮绝伦，从此入山不返。

山上只剩下了那个小道士，守着空荡荡的祖师殿，后来他穷困潦倒，无以为计，被迫落草为寇，跟随张葫芦去当胡子了，这些事都是他亲口对张葫芦讲的。

罗大海和夏芹二人，听司马灰说得言之凿凿，仿佛煞有介事，也分辨不出是真事还是他胡编出来的。

司马灰解释说：“既然是故事，就别问是真是假，可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是因为我总觉得憋宝的赵老憋，跟那个想捉人参精的老道差不多。”

罗大海深表赞同：“都他妈不是好鸟！你看这都什么时间了，赵老憋怎么还不来？我看他多半是把咱们给诳了。”

司马灰点了点头，大言侃侃地道：“是人就必然会具有社会性，而社会又是时刻都具有尖锐矛盾的复杂群体。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咱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操蛋人都有啊。”他说着话，就站起身来，想看看赵老憋来了没有，不料抬眼望远处一张，却是吃了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见的情形，连忙揉了揉眼睛再看。

此时天上有云，遮住了满天的星光，四野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下，唯独在“螺蛳桥”对面，那片黑魆魆的旷野尽头，竟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城池，广可数里，能容得下上万人，规模着实不小，只是夜色朦胧，视界被坟丘和乱草遮掩，草间荒烟薄雾缭绕，看过去有些明暗不定，更显得城内鬼气沉重，耸人毛骨。

罗大海和夏芹也都发现了异状，三人只觉头皮子一阵发紧，可从没听说荒坟野地里有什么城镇村庄，此处虽然人迹罕至，但白天总还是会有人途径路过，却都不曾见到坟地里有人居住，怎会突然冒出一座大城？看那座城子里阴森异常，莫非是座鬼城冥府不成？”

司马灰和罗大海都不信邪，很快就镇定下来，重新点起煤油灯，拔了三棱刮刀在手，对准那片鬼火般忽明忽暗的城池走了过去，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作怪。夏芹虽不想去，但她更惧怕独自留在桥下，只好拽住司马灰的衣服，紧紧在后边跟住。

三人远远望着“鬼城”所在的方向，摸索着在坟茔间拨草前行，虽然走出了很远很远，但越走越感觉不妙，不论他们怎么朝前走，却始终不能接近那座灯烛恍惚的城子。

罗大海心中不免有些发虚，劝司马灰说：“我看咱还是先撤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再不走可就棋差一着了。”

司马灰见夜色实在太黑，也感觉到力不从心，只好决定先撤出去再说。三人便又掉头往回走，谁知荒野茫茫，黑暗无边，煤油灯那巴掌大点光亮，只能照到眼前三两步远，放在这荒郊野地里，还不如一盏鬼火。三人眼中所见，全是坟包子连着坟包子，走了许久，仍没回到“螺蛳桥”下的干枯河床，再回头望望那座鬼火飘忽的城池，与他们相去的距离似乎从来都没有改变。

天上已瞧不见半个星星，根本就无法分辨南北方向，失去了参照物，空间感荡然无存，在闷热的夜晚中，仿佛连时间都凝固住了。

罗大海额上冒出冷汗，不免嘀咕起来：“这不是见鬼了吗？听人说冤死鬼在夜路上引人，专在原地绕圈，最后能把人活活困死，俗传“鬼巷

子”的便是，难不成今天让咱们撞进鬼巷了？”

司马灰还算沉着：“大不了就在此地耗上一夜，明天早上鸡鸣天亮，什么孤魂野鬼的障眼法也都消了”。他又晃了晃手中的刮刀：“有这件杀人的家式在手，甭管这坟地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它也得怵咱们三分。”

话虽这么说，但此刻就好似与世隔绝了一般，每一秒都过得异样漫长，完全感觉不到时间流逝，三人都难以抑制唯心主义作祟，担心果真是落在“鬼巷子”里了，大概刚才在坟地中乱走的时候，已经无意间踏过了“阴阳路”，有道是“人鬼殊途”，鬼走的道人不能走，万一误入其中，恐怕就再也等不来鸡鸣天亮的时刻了。

罗大舌头猛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告诉司马灰和夏芹，按照东北民间流传的说法，倘若是一个人在山里走“麻答”了，往往会误入一座古城，那城中肯定没有半个活人，仅有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枯瘦老者，见了你便会自称：“头顶黄金帽，身穿琉璃裘；本是坟中一大王，骑着玉兔巡山来。”

这种情形之下，遇上的绝不是人，而是撞着山里的黄鼠狼子了，也就是“黄大仙”，你要是想活着走出鬼巷子，必须立即给它下跪磕头，求它带路出去。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四话 鬼巷子

深更半夜，司马灰三人在荒坟野地间走迷了路，越来越是发慌，三转两绕之下，心中早就毛了，再也辨不清东西南北。

罗大海平时胆子很大，但是要分什么事，论起闯祸打架，他都敢把天捅一窟窿，牛鬼蛇神也多是不在话下。但他小时候曾去鸡窝里偷鸡蛋，不料里面恰好钻进去了一只黄鼠狼子，可巧一把被他揪了出来。当时那黄鼠狼子刚咬死了母鸡，满嘴都是鸡血，两眼通红，当时可把罗大海吓得不轻，从此心里上留有阴影，至今念念不忘。所以他唯独最怕狐仙黄仙之说，以前在这方面表现得无所畏惧，多半都是硬装出来充样子的，一旦遇到些超出常识范围以外的恐怖情形，难免会往其上联想，果真是比兔子胆还小。他曾在东北听到过不少此类民间传说，认定是被藏在坟地里的黄皮子迷住了，想到此处心底生寒，竟连腿肚子都有点转筋了。

夏芹听他说“鬼城”里住着只老黄鼠狼子，想想都觉毛骨耸然，也不由自主的怕上心来，吓得脸色都变了。

司马灰却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知道东北地区崇信“黄仙”之风极盛，但在满清以前，关内迷信此事的民众并不太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直到八旗铁甲入关以后，满汉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关内才逐渐开始有了拜黄仙的习俗。关于“鬼巷子”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那些田间地头的说法不见得都能当真，这片坟地里未必会有野狸等物作怪，只是眼下遇到的情形实在太过诡异，难以用常理判断，纵然是他胆气极硬，又擅长随机应变，毕竟还是年轻识浅，此刻也难免觉得束手无策。

这时司马灰发现手中所拎的煤油灯光亮渐弱，眼瞅着就要熄灭了，心中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对罗大海和夏芹说：“这条路算是走迷了，怕是轻易也难出去，我这灯盏里的煤油所剩无几，看来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有道是‘灯灭鬼上门’，咱们要想活命，必须尽快想点办法往外走。否则再过会儿完全失去灯光，落在这坟地里两眼一抹黑，更没有机会逃出去了。”

罗大海无奈地说：“我算是彻底没招了，平时就属你小子的馊主意最多，依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司马灰绞尽脑汁地想了想，他当初在北京，师从“文武先生”，颇知道一些绿林典故，响马这个词，本来是专指：“山东路上、跨马挂铃、自作暗号之绿林盗贼，多重侠义之气，难识其歹，莫辨其非，图财于至

秘，谋命于无形。”发展到后来，不论是“关东的胡子、关西的盗马贼、江南的雁户、两湖的船帮”，凡是自居“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并尊关圣，拜十八罗汉为祖师爷的盗众，也都被归为响马之流了。

以前的响马常会钻进山沟里躲避官兵追捕，那些终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生得比人还高、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不摸底的人一进去就会立刻被“海蚊子”叮成干尸；还有沼泽、雪谷、瞎子沟，都是响马藏身避祸以及摆脱追兵的“宝地”，他们跟官军一打就散，逃进人迹罕至的老林子里躲藏起来，等风声一过才重新聚集。

正因如此，世人才说“响马子擅能识路”，即便是逃入地形复杂的深山穷谷，遇到迷失路径之事，可以通过观看星斗来辨别方向，天阴看不见星星的时候，就找水源水脉，只要跟着水走，也一定能走出去，可眼下既没星星也没溪水，哪还有什么法子可想？”

最后司马灰记起绿林中还有种“推门术”，也就是通过迷信的方式推算生门，那是“先天速掌中八卦”其中一种，一般都是狗头军师来做的。司马灰根本不知道这路手段是否有用，也从来没有具体实践过，但为了死中求活，也只得照猫画虎、按着葫芦画瓢，效仿前人相传下来的古法，在坟前堆起三块石头，搭成祖师府，又撮土为炉，插了几根野草作香。

这时本该念一遍“推门令”，但司马灰早就都给忘了，不得不临时拼凑了几句，只听他口中念念有词：“有请关夫子降坛、李老君临世、列位祖师爷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三老四少在上，快来显真身救弟子脱困……”说完抬手摘下罗大海的帽子，一把抛上天空，看那帽子落下来掉在哪个方位，便是“生门”所在，朝着那个方向走就有活路。

罗大海完全不懂这套东西，他只是心疼自己的军帽，大叫道：“你小子疯了，这种封建迷信的糟粕也能信？”说着话就去找他那顶落在地上的帽子，但是坟茔间到处漆黑一团，长草过膝，帽子从空中掉进荒草丛里就没了踪影，又上哪里去找。

罗大舌头急得鼻涕都流到了嘴里，正不住口地埋怨司马灰，却听草丛深处“悉窣”有声，他还以为是黄皮子从坟里钻出来了，不禁被唬得半死，张着大嘴一屁股坐倒在地。

司马灰想不到扔帽子这招还真管用，心下也觉诧异：“莫非祖师爷当真显灵指路来了？”他将夏芦挡在身后，举起光亮如豆的煤油灯寻声一照，就见在夜雾笼罩下的荒草丛里走出一人来，那人提着一盏马灯，口中低声哼唱着赌徒们平日里惯唱的小曲儿：“财神今日下凡尘，天下耍钱

一家人；清钱耍得赵太祖，混钱耍得十八尊；千山万水一枝花，清钱混钱是一家；你发财来我沾光，我吃肉来你喝汤……”

荒腔走板的俚曲声，在黑夜中由远而近，直待那人走到近处，司马灰才看清楚，来者正是赵老憨。

原来赵老憨依时来到螺蛳桥，没看见司马灰和罗大海的影子，又发现坟野中有灯光晃动，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下一路寻了进来，他一见到三人就说：“让你们夜里子时在破桥下等着，咋敢擅自撞到来这片坟地里来，还多带了个丫头片子，都不要小命了？万一掉进坟窟窿里被野狸拖去，随你天大的本事也别想再爬出来。”

罗大海总算盼来了救星，不由得喜出望外，但嘴上兀自用强：“老赵，你先前可没告诉我们这片坟地不能进，到这时候就别小诸葛亮脱裤衩——给大伙装明灯了。”

赵老憨也没理会罗大海胡言乱语，他指着夏芹问司马灰：“这丫头片子是谁？”

司马灰见赵老憨衣衫有缝，身子在灯底下也有影子，就知他是人不是鬼了，便把夏芹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夏芹此前已经知道了赵老憨是司马灰和罗大海的朋友，虽然此时惊魂未定，仍是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过来握手说：“老赵师傅您好。”

赵老憨没有理会她，转脸对司马灰皱起眉头说：“俺们提前讲好了别带外人来，咋都忘了？”

司马灰道：“这件事回头再说不迟”，随后简单告之了目前的处境，这地方很是邪门，倘若能有人在河边挑灯接应就好了，可如今四人都进了坟地，不等到天亮时分或者是云开月现，绝难脱身。

赵老憨眯缝着小眼看了看四周，低声说道：“其实在深山野岭间赶夜路，难免遇着鬼巷子，只要别让孤魂野鬼跟你回去，也就没啥大不了。只是走黑路不能闭口，咱按古时流传下来的法子，撞进鬼巷就唱戏，一正能压百邪，一吼一唱就闯出去了。”

司马灰等人听得满头雾水：“这事我们还真是头回听说，在鬼巷子里走麻答了要唱哪一出戏文？《红灯记》还是《杜鹃山》？赵师傅你会唱这戏？”

赵老憨也不做回答，只嘱咐道：“你们只管跟在后边走就是了，不过千万别回头去看那座灯烛闪烁的城池，否则就别想再离开了。”

司马灰不解其意，又问道：“这话怎么讲？”

赵老憋说：“那座鬼火般的城子，在杂木林中荒烟衰草之间若隐若现，忽远忽近，诡变难测，越看越是迷糊，咱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它的方向作为指引，万一陷入其中，那可就万劫不复了。”说完了这番话，赵老憋引着三人望前便走，同时用他那副破锣嗓子唱道：“黑夜里走路我心不惊，我生来便是铜手铁指甲，身上还有七杆八金钢，我挑起火龙照四方……”，原来他口中所唱，竟是种民间失传已久的“腔簧调”，曲声虽是嘶哑，但在中夜听来，却显得粗犷苍凉，有股激烈昂扬之意。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心理作用，这几嗓子一吼，司马灰等人也不觉得心里再发虚了，赶忙抖擞精神，埋头向前走出一程，竟然就此走出了坟地，又重新回到了那座破败不堪的“螺蛳桥”前。

三人见终于脱身出来，也都松了口气，司马灰到了此时，更觉得赵老憋是个深不可测的奇人，别看他土得掉渣，但可真应了“凡人不可貌相、海水难以斗量”之言，就同他请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遇着鬼巷子，一唱戏就走出去了？这戏唱的究竟是哪一出？

赵老憋适才走得急了，蹲在地上歇气，又点起了他那杆老烟袋，闭上眼贪婪地吸了两口，一阵喷云吐雾之后，才慢条斯理地答道：“为啥？只因——夜行千里都姓虎！”

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所谓“夜行千里都姓虎”，其中提到的“虎”姓，是指山神爷，走山的迷了路，自然要唱“走山腔簧”。

罗大海也在旁边问赵老憋，远处那片灯火辉煌的城池究竟是什么地方？里面有没有住着老黄鼠狼？

赵老憋说那地方是“枉死城”，城里住着“含冤、负屈”二鬼，还有浩浩荡荡的五千阴兵把守，活人难近。随后他又掏出那枚“定风珠”来，说只要有此物在手，当可冒死进城一探，你们敢不敢去？

罗大海听说那边没有成了精的老黄鼠狼子，立刻就来劲了，他把挑了挑眉头，抹去脸上的鼻涕说：“我还真就不信这个了，咱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的人，你也没比我多长了一个脑袋，只要你赵老憋敢去，我罗大海有什么不敢去的？”

赵老憋虽然确实有些本事，但他为人气量很浅，见罗大海出言无度，当即冷笑着伸出左手说：“其实在俺眼里，你们也就是群半大的毛孩子，所以你们还是且慢夸口吧，你看俺这左手是个六指，可不是比你多长了一根指头，有本事你手上也多长点啥，给俺见识见识。”

罗大海一看赵老憋还真是个六指，只好浑辩道：“这还值得显摆？别忘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个六指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实不相瞒，

我罗大海刚生下来的时候长了三条胳膊，可我爹为了响应毛主席勤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不愿意为我浪费布料做三条袖管的衣服，就硬拿菜刀给我咔嚓下一条去，现在那条胳膊还在我们家咸菜缸里腌着呢，不信你可以跟我回家看去。”

赵老憋这才发现对罗大舌头这号人没理可讲，只好闭了口不去接话，他转过头又看了看司马灰和夏芹，问二人是如何打算。

司马灰同样不相信赵老憋的危言耸听，世界上哪里会有什么“枉死城”存在，他也决定过去看个究竟，而夏芹不敢独自留下，不得不再次选择跟随他们同行。

赵老憋见状“嘿嘿”一笑，就地磕灭了手中的烟袋锅子，站起身来在前引路。

四人从河床边绕过大片的坟地，兜了很远的圈子，但说来也怪，随着脚步的移动，这次竟离那座鬼火闪动的城池渐行渐近，待得离到近处，赵老憋忽然停住，熄掉了马灯，并且打个手势，让司马灰等人都蹲下来，伏在草窝子里，向前方悄然窥视。

司马灰揉了揉眼睛，凝神细看，就见坟冢荒草之间，有一团团火光吞吐闪烁，竟是难以计数的萤火虫，成群结队的在荒野间盘旋，密密麻麻地凝聚成墙壁屏障，只见萤光烛天，变幻莫测，远远望过去，蔚为奇观，宛如一座流动的火城一般。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五话 灯笼虫

那无数萤火虫成群结队的漫天飞舞，幻光聚合，恰似深埋地下的“枉死城”重现人间。

三人躲在赵老憋身后，直看得目为之眩，这才知道原来先前在荒草丛中看到远远有座“灯笼城”，竟然是这许多飞萤聚合而成，若不是今夜亲眼所见，实难想象世间会有这等奇观。

司马灰想起曾听人说过“腐草为萤”，萤火虫都是腐烂的荒草所化，大量集结在一处时，必然凝聚阴晦之气，遇着活人的阳气即退，而且“萤火城”始终在缓缓移动，此前三人在坟地里迷了路，以远处的萤火作为参照物，不论你紧赶慢走，是进是退，迟早都会失去方向感，渐行渐迷，犹如撞进了“鬼巷子”。

但是为何此时能够离得“萤火城”如此之近？司马灰心中稍加思索，已然醒悟过来，肯定是那枚“定风珠”的阴腐气息更重，遮住了四个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生气，只是他并不知道赵老憋为何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萤火城”。

这时就听赵老憋把声音压得极低，对着司马灰三人说：“那些鬼火般的灯笼虫，都是枯草腐尸所化，想来那萤火幻聚为城，本不该是人间所见的景象，这事足以说明地底下埋藏着一件极其阴沉的东西，才引得大量飞萤成群结队，聚而不散。俺赵老憋这辈子从关东寻到关中，又打关中找到湖广，足迹半天下，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时间，所求者正是此物，但是孤掌难鸣，你们如能在旁相助，自然最好。事成之后，必有答谢。”

原来赵老憋精通古术，除了憋宝博物的本事之外，更是受过异人传授，深得柳庄妙诀，比如象什么奇门遁甲、八卦五行一类，也都了如指掌。平日里到处走村串寨，寻访奇珍异宝，无意间得知螺蛳坟附近有座“萤火城”，此城变幻无方，仅在特殊年份的仲夏之夜才能一遇。

据说那些萤火虫都是枉死城中的鬼火磷光所化，这座鬼影般的火城子，明灭不定，并非时常都能见着，只有逢着灾劫之年，阴曹鬼府门关大开，要往里边收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赵老憋推测“萤火城”附近必定埋藏着奇异之物，而且此物吸尽了日月精华、天地灵气，使整条地脉都已僵枯了，绝对非同小可，只有找机会寻踪觅迹，看清这座“萤火城”的根源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那时才可施术憋宝。

长沙城方圆数百里之内，皆是“九龙归位”的风水地，共有九条地脉，九龙形势各异，而且贵贱也不相同。附近古墓旧冢极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两代，埋葬着无数王侯将相和达官显贵。通过古墓所在的地形，可以大致区分判断——葬于平壤者多俭率，埋藏山陵者多坚奢。

但赵老憋并不是盗墓人，他所要找的是条穷脉，也就是从“黑屋废墟”到“螺蛳坟”一带，“萤火城”只在这附近出没。他先后多次探查，发现“螺蛳坟”是数片坟茔相联的漫洼野地，有无数坟丘古冢，民国以前是埋死人的乱葬岗，大部分坟头都没有墓碑，起伏的地形都被荒烟衰草所笼罩，野狸喜欢以阴冷的墓穴栖身，所以墓草之下，到处都是被狸子掏出的坟窟窿。

这些窟窿和洞穴有深有浅，星罗棋布，外面都被长草遮掩，丝毫也看不出来。倘若有行人经过，只要有一步踏错，陷到窟窿里，就算当时走运没把脚崴断了，可等到好不容易把腿抽出来的时候，也早就被坟窟窿里藏的野狸地鼠等物，将脚上皮肉啃个干净，抬腿一看，足底只剩下血淋淋白森森的骨头了。

这地方即便在大白天进来也容易迷路，何况“萤火城”仅在夜晚现形，而且遇到活人接近就会移开，想借此追根溯源又谈何容易。如果盲目地在坟茔间乱找乱挖，那就如同是在大海里边捞针了。

世上万事都讲个缘份，缘就是机会，所以也称“机缘”，机缘这东西，最是可遇而不可求。赵老憋在各地找寻了许多年月，穷尽了无数心智，终于找到了黑屋屠案中的“定风珠”，他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如今所要等待的，就是接近“萤火城”的时机。

赵老憋估计自己要找的这件东西，个头肯定小不了，想从坟地里运回家去可不太容易，就拉拢司马灰三人帮忙，并且许以重酬。但是按照以往旧例，在事成之前，跟着相帮的人，绝不能打听具体细节。

司马灰和罗大海本就想跟着看个究竟，又见有利可图，自然答允。夏芹知道这司马灰一旦决定了要作什么事，天王老子出来也阻拦不住，事已至此，有进无退，只好表示愿意在旁相助。

赵老憋还有些不放心，又低声对司马灰说：“咱把丑话讲在前头，事成之后，只要俺赵老憋有的，啥都能给你们，可唯独不能要俺今天晚上找到的这件东西。”

司马灰很不屑地说：“想我司马灰毕竟出身于绿林旧姓，早年间我们家府上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就连后院牲口棚里拴驴的索子，还是杨

贵妃在马嵬坡上吊用的那根麻绳儿，糊窗户纸都是北宋的乾坤地理图。我能稀罕你从荒山野岭里刨出来的东西？”

赵老憋不仅眼孔小，心思更窄，他又常常以己度人，听了此言，还不相信，追问道：“此话当真。”

司马灰心想：“老子是何等样人，说出来的话岂能不算？”便赌海咒道：“朝廷有法，江湖有礼，光棍不做亏心事，天下难藏十尺身；有十八罗汉祖师爷在上，我如若口出半句虚言，必教我死无葬身之地。”

赵老憋点头道：“这话说得够份量了，看来司马团头果然是言下无虚。现在时辰不早了，咱们要赶紧着手行事。”随即带着司马灰三人伏在草丛中，悄悄跟着“萤火城”在荒野间不断移动。

此时夜色正浓，只见有许多零星的飞萤，都从草窝子深处飞出，不断聚入“萤火城”中，万千萤蠓结成的火墙，散发出团团光雾，看过去灿若霄汉。

由于距离极近，目中所见，唯有流萤漫天疾窜，卷着一波波光雾盘旋不定，司马灰和罗大海、夏芹这三个人，看见到萤烛倏然幻灭，直教人眼花缭乱，恍然置身于梦境之中，觉得眼睛都已经不够用了。

赵老憋观察了好一阵子，终于看出流萤大多是从一座荒坟后边飞出，能使枯草化虫，肯定是腐晦最为沉重之地，看来那地底必然有些古怪，当即带着三人摸到跟前。

那草丛间是片低洼的深坑，相其形势，犹如锅底，里面生满了杂草。拨开一人多高的乱草，就见草盖下有条地裂，狭长数米，宽处刚可容人。两侧阴冷的土壁上草根盘结，里面密密麻麻，伏满了还未成形的“灯笼虫”，最深处凉风飒然，黑漆漆的看不到底。

“螺蛳坟”一带土质松散，加之天旱少雨，使得地裂极多，深浅不一，加之许多田鼠和野狸的活动，形成了许多地下洞隙，但这些洞隙很不牢固，随时都会随着土石滑动而崩塌，没有任何人敢轻易钻进去，除非是活腻了。

赵老憋带着两捆长绳，他先用绳子缚住了马灯，一点点放下去，借着灯光窥探洞底的情况。

绳子放出十几米，在晃动模糊的灯影下，隐约可以见到地缝中有块黑石，石表凹凸不平，露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窟窿，质地光润似玉，量米的米斗大小，估计大约有数十斤的重量，在灯下泛着妖异的寒光。

赵老憋趴在地上拽起长绳，探着身子不住向下张望，他一见此物，

激动得手都有些发颤，连说：“老天爷开眼。”

司马灰等人却似坠入了五里雾中，此前他们还以为赵老憋要找什么惊天动地的宝物，原来只不过是块毫不起眼的黑石头。

赵老憋看准了方位之后，就把马灯拽上来，解开绳索绑在自己腰间，他要亲自下去取宝，而让司马灰三人留在上边牵引绳子。

夏芹看得好奇，忍不住问道：“老赵师傅，这是块矿石吗？”

赵老憋掩盖不住内心的得意之情，嘿嘿笑道：“啥？矿石？你这黄毛丫头乳臭未干，真没见识，莫非你看俺赵老憋象是找矿藏的？”

罗大海可不吃他这一套，绷起脸来说：“别跟我们卖关子，念在咱们相识一场，我奉劝你可千万不要错误估计了你当前面临的形势，你要是现在不给我们交代清楚了，信不信等你爬下去之后，我们立刻就把你给活埋了。”

赵老憋吃了一惊，他相信罗大舌头这号人是说得出的，忙服软说：“可别，爷们儿，就算俺刚才错误的估计了当前的那啥形势不成？你可千万别给俺使那损招。”

罗大海不耐烦地道：“什么叫就算？你他娘确实是错误的估计了当前形势，赶紧说这块石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赵老憋只好暂且交底，他烟不离口，再次蹲下来填满了烟袋锅子，边抽边问罗大海等人：“你们可知这东西是从何而来？”

罗大海和夏芹哪里知道，立刻被问得张口结舌，接不上话来。罗大海怒道：“废话，我们知道还用得着问你？”只有司马灰见赵老憋将这毫不起眼的黑石视为至宝，想必定有非同一般之处，他稍加思索，就答道：“这是荒无人烟的旷野坟茔，若非天然所生，就是古人埋藏，但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来历。”

大凡有真本事的人，都不愿意把话说得太透了，可能那样显得自己太肤浅，赵老憋也有这毛病，他得意地笑了笑：“这东西可太稀罕了，连当年慈禧太后也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你要问它是什么来历？”赵老憋说到这里，故弄玄虚地抬手一指天空：“从天而降！”

司马灰心下一片茫然，仰起头来看看夜空，随即恍然醒悟，问道：“这是……雷公墨？”

赵老憋点头称是：“这东西名头甚多，根据地区年代不同，官俗两路的称谓非止一个，也有称它是‘雷公石’或‘霹雳堪’的，其实啥雷公墨、雷公石，说穿了就是一块从天而坠的‘陨石’，按照史书记载，当年有块雷公

石带着天火落在了咸阳城，把附近观看的人群都烧成了灰烬，雷公石质地犹如黑玉，经得住异常灼热的烈焰焚烧，又是从天外而来，所以被古认视作至宝，更说是天地之秘，都在其中。”

赵老憋又道：“非止如此，故老相传，石能镇宅，这雷公墨更是可以做为‘宅仙’，山西、山东等地的大户人家，都有祖庙祠堂，将雷公墨供奉在其中，便能保得家门平安，荣华富贵，不求自得，收聚天下的金银财宝，再也不废吹灰之力。”

“螺蛳坟”是九龙归位中的一条龙脉，这块雷公墨恐怕就是龙口里的“珠子”了，虽然世间的陨石算不得罕见，但无非是石、铁之属，也只有这黑玉般的质地才能称为“雷公墨”，墨属极阴之物，它腐化衰草，引得山中流萤聚集如城，端的是件稀世宝物。

但是根据古书所载，想供“雷公墨”做宅仙，也并非随随便便能做到的，稍有些许差错，就会招灾引祸，因为“雷公墨”石性太阴，生人莫近，唯有找来一枚老蜈蚣体内结出的肉珠，将其养入雷公墨内，时候久了，就会在墨石表面逐渐生出一层肉茧，籍此才能消去墨中阴腐之气。

不仅如此，家中还要每日宰杀乌鸡、白犬，把满腔的鸡血狗血，都淋到裹着“雷公墨”的肉茧上，只有如此供养，才留得住“宅仙”。从此以后，老赵家就是富贵无边，荣华无限，有发不完的财，享不尽的福。可是只要有一天断了“宅仙”的香火，各种各样的倒霉事便会立刻找上门来，非止令你倾家荡产，更有灭顶之灾，躲都躲不过去。

罗大海听了并不相信，插嘴说：“要是真这样，岂不是日日夜夜都要提心吊胆？看来还是没产没业最舒服，咱无产阶级把灶王爷糊到鞋底子上，一抬腿就能全家上路，这辈子四海为家，活得无牵无挂。”

司马灰也猜赵老憋所言不实，上什么地方才能每天找一对乌鸡白犬？此人挖掘“雷公墨”，肯定还有别般企图，但他明知再追问下去赵老憋也不会吐露真相，只好就此作罢。

这时赵老憋已经抽足了烟，也把该说的话都说透了，就起身钻入地缝，其余三人合力牵扯绳索，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到“雷公石”旁。

赵老憋用手扒住草根，以脚撑住土层，拨开一层层蠕蛹，通过附近的迹象，可以看出应该是先有限落，后有地裂。如今那块漆黑异常的“雷公墨”，就那么不上不下的悬在地缝当中，与两壁相接的位置，仅有拳头大小，似乎稍微一动，它都会顺势滚落深渊。

赵老憋可不想让这到嘴的鸭子飞了，他格外小心谨慎，让司马灰放下第二根长绳，轻手轻脚地将“雷公墨”捆绑起来，看看系得牢固了，就

举着马灯，在半空中虚划了几个圈子。

司马灰和罗大海、夏芹三人见到信号，立即使尽全力拖拽长绳，不料随着外力牵动，突然从黑暗中涌出一股幽蓝色的鬼火，顿时将整个地缝里映的惨亮，赵老憋在旁躲闪不急，被火焰烧个正着，疼得连声惨叫，双脚不住在壁上乱蹬。只在一瞬之间，那幽灵般的火焰就将两条长绳烧灼断了，赵老憋和那块“雷公墨”同时跌落，泥沙土块纷纷崩塌脱落，将他活埋在了地底。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六话 蝎子倒爬城

城郊的坟地墓穴附近，藏有许多“火窑”，那都是死尸腐烂消解，混合了地底“烷沼”，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可燃性气体，被长年封闭在洞穴里，一旦突然暴露，与外界空气接触，就会产生剧烈的燃烧现象。

该着赵老憋倒霉，他要找的“雷公墨”，恰好紧挨着一个充满沼气的“火窑”，他命人以长绳牵引石块，立刻使洞壁崩塌，“呼”地涌出一串火球，烧得赵老憋在地缝里挣扎翻滚，“爹一声、娘一声”的惨叫，而他身上缚着的绳索也因此断裂，连人带石头，一同跌进了地缝深处。

司马灰他们三个人，见出了意外，急忙俯着身子去看下面的情况，就看壁上泥土沙石纷纷滚落，那盏马灯也摔灭了，底下是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幸好“雷公墨”附近是萤蠊滋生的巢穴，有无数受到惊吓的“灯笼虫”，都从草根中飞出，没头没脑的到处乱蹿乱撞，地下的裂缝中萤烛流转，稍微亮了起来，借着一层层暗淡阴森的光雾，隐约可以看到赵老憋的身影，他落下去之后，在距离地面三十几米深的地方，被一团凸起的岩层挡住，垂着头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司马灰在上边喊了赵老憋几声，没有得到回应，他心中起急，便打算冒险下去救人。

罗大舌头急忙劝阻道：“这地缝是个土壳子，随时都可能塌窑，爬下去肯定得被活埋在里边。你小子腰里挂条死耗子，就敢冒充打猎的了？我告诉你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

夏芹也十分焦急，但她比罗大海更没主意：“这可怎么办？要不然咱们赶紧回去找人来帮忙……”

司马灰虽然知道此事危险异常，但他觉得赵老憋是个有本事的希奇人物，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在螺蛳坟未免太过可惜，自己绝不能眼睁睁袖手旁观。眼看救人要紧，顾不得再多说什么。他摸了摸自己腰上扎的武装带，脑中一转，心中有了计较，立刻要了罗大海和夏芹两人的皮带，并让那二人留在上边接应，随后探身爬入了地缝。

罗大海和夏芹本来还想阻拦，但一看司马灰的攀爬姿势，都给吓了一跳，如果是正常人，无论是攀上还是爬下，都必然是“头顶朝上、脚心朝下”，可司马灰却完全相反，只见他“头顶向下，双膝弯曲，用脚尖勾住岩缝，张开双手交替支撑重心，犹如一只倒立的壁虎，贴在壁上游

走而行”，二人以前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诡异手段，直看得目瞪口呆，把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原来司马灰这路攀墙越壁的本事，是他祖上所传的绿林绝技“蝎子倒爬城”，又唤作“倒脱靴”。据说“蝎子爬”本是民间杂技中的一门，中国最有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几样绝活，赶上年景不好，就成群结队到外乡卖艺为生，这是他们当地从古代就有的传统，也说不清这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形成的风俗了。前不久在吴桥附近出土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墓中壁画上就描绘了“肚皮顶碗、蝎子爬、火流星”等古老的杂技项目，这说明此类绝技自古已有，历史非常之悠久。

虽然在近几百年的杂技项目中，古代绝技“蝎子爬”早已失传，但在旧时的军队里，却得以将其继承并且保留了下来，在军中会使这套本领的，大多是受朝廷招安的绿林盗贼，他们偷城踹营的时候，能够倒立起来，以双腿抱住城墙边角，快速攀行而上，见者无不吃惊，故称“蝎子倒爬城”。

其实这形同“蝎子爬”的倒行攀登之技，更加符合人体力学，只不过没人敢轻易尝试，甚至头脑正常的人连想也想不出这种姿势，司马灰祖上曾是清末军官，又是绿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实有通天彻地之能，使得这一脉至今仍有传人，司马灰自幼就随“文武先生”练过这项绝技，但火候不足，从未在人前使用。

这时司马灰提住了一口气，贴着地缝不住向下移动，没几下就爬到了赵老憋身前，借着附近团团飞舞的萤火虫，发现赵老憋口鼻中都在流血，早已摔得人事不省了，虽然身上那件厚实的皮袄算是救了命了，烧伤却极为严重，再伸手一探，发现鼻息尚存，背回去说不定还能有救。

司马灰立刻反转过来，用一条皮带缠在赵老憋腰间，另一条与他自己的皮带相连，将赵老憋绑在背后。幸亏赵老憋是个皮包骨头的干瘦身子板，加上部队里的武装带足够结实，司马灰勉强还可将他拖住，眼瞅这土壳子底下极是脆弱，说塌就塌，再也不敢多作停留，正要在从原路攀回去，却听赵老憋忽然伸吟了一声，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有气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地缝深处。

司马灰低下头，顺着赵老憋的手指一看，见地缝里的萤螭层层叠叠，光雾围裹着漆黑如玉的“雷公墨”，正好落在下方半米之处，距离不远，几乎是触手可及。

赵老憋的意思，似乎是让司马灰先把“雷公墨”带出去，因为地缝深

达数百米，土壳和岩层随时都可能崩塌，将地底裂缝填埋得严严实实。赵老憋虽然身受重伤，但他脑中贪念更重，实难舍弃这块千载难遇的“雷公墨”，还妄想据为己有。

司马灰身后背着赵老憋，爬在壁上已觉吃力，而且受力太重，地层内侧的土石崩落更为剧烈，他见势头不对，心知活命要紧，哪里还去理会“雷公墨”，当下深吸一口气，施展“蝎子爬”迂回攀向地面。

罗大海和夏芹在上边，看到土壳子大块大块地不断蹋落，有好几处都险些将司马灰活埋了，不由得俱是心惊肉跳，终于见他接近地面了，忙伸出手连拉带拽，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司马灰和赵老憋拖了上来。他们也就是刚刚脱身出来，就听得“轰隆”一声，大量剥落的泥土沙石已把地缝埋了个密不透风，“雷公墨”和无数灯笼虫，都随之压在了地底，再也难以重见天日。

司马灰已是汗流浹背，坐倒在地喘着粗气，他刚才逞得一时血勇，现在想来也觉后怕，只要再晚一步，此刻就已埋尸地下了。

罗大海见司马灰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他又去看了看赵老憋的伤势，看完一抖落手，叹道：“连烧带摔，这人可没救了，恐怕现在送医院也来不及了，趁早刨坑埋了为好，要不然摊上人命官司，咱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司马灰定了定神说：“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坟窟窿里拖回来，你好歹也得想点办法给抢救抢救再开死亡证明，这还带着活气呢，哪能说埋就埋？”

罗大海无可奈何地说：“咱又不是医生，怎么抢救？不信你自己看看，这个老赵现在真是出气多进气少，半边脸都烧没了，人也摔成血葫芦了，很快他就要两腿一蹬听蛐蛐儿叫去了。”

司马灰忽然想起一件事：“夏芹的母亲是军区医院的医生，她受家庭环境熏陶，多少也应该懂些医术。”于是赶紧让夏芹先给赵老憋采取点急救措施，然后再想办法送医院。

夏芹不满十六岁，哪里经历过这些事情，她虽然懂些医学常识，但现在看到赵老憋全身是血，脸颊烧没了一半，两排牙床暴露在外的可怕样子，心中就只剩下一个“慌”字，哪里还能施救，何况她母亲的确是医生不假，可却是位“妇科医生”。

司马灰实在不想看着赵老憋就此死了，即便只有一线希望他也不肯放过，蹚叨夏芹说：“妇科医生也是医生，你别有太多顾虑，死马当成活马来医就是了，何况老赵他一个将死之人，根本不会在乎你医生前面挂

的是什么头衔。”

夏芹经不住司马灰和罗大海一通央求，只好大着胆子去检查赵老憋的伤情，除了脸部的烧伤很严重，肋骨也可能折断了好几根，刺破了脏器，造成了内出血，所以嘴里边全是血沫子，呼吸断断续续，神智时有时无。这螺蛳坟地处荒郊，根本来不及送去医院，即使及时送去了，也肯定救不活。

夏芹虽然忙活了半天，但她既没经验也没医疗器械，终归是束手无策，急得流下泪来。

这时就听赵老憋咳嗽了几声，竟然再次从深度昏迷中醒了过来，罗大海还以为是夏芹真有起死回生的医术，连赞她本事高明。

但司马灰却看出赵老憋是回光返照，性命也只在顷刻之间，不禁心下黯然，低声问道：“老赵头，你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想让我给他们带什么话？”

赵老憋望着司马灰看了看，摇了摇头，又断断续续地说：“想不到俺赵老憋……这辈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到螺蛳坟这小河沟里翻了船，看来这就是命啊，唉……命里八尺，难求一丈，这话说得果真是不假。但俺更没想到……你司马团头年纪轻轻，竟会施展‘蝎子倒爬城’这门绝技，你是跟谁学的本事？”

司马灰见赵老憋随时都会咽气，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再对他加以隐瞒，就简单说明了自家的出身来历。

赵老憋略显惊讶，但他也感觉到自己命不久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俺赵老憋在世上无亲无故，念在咱们爷们儿多少有些交情的份上，你们就帮忙把俺这把老骨头埋在螺蛳坟里，活着看不到‘雷公墨’，死后作了鬼守在旁边也好……”说到这，他颤微微指着那地底下，有气无力地说：“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司马灰向其所指之处看去，正是刚才塌方埋住了“雷公墨”的地方，他又听赵老憋最后几句话说得很是古怪，忙问道：“你说什么？”

可赵老憋忽然间目光散乱，不等把话说完，就一口气转不上来，死在了司马灰面前。

司马灰三人虽然都与赵老憋相识不久，但毕竟患难一场，亲眼目睹他死于非命，都不免有些难过，守着尸身沉默良久，直到荒野间的“萤火虫”四散消失，才用石片在地下挖了个浅坑，将他葬在其中。

司马灰心想“雷公墨”已经被埋入了地缝最深处，今后世界上恐怕再

也不会出现“萤火城”的奇观了，又寻思着要等到清明节前后，再来给赵老憨祭扫一番。

三人别过了赵老憨的葬身之地，缓缓走向“螺蛳桥”，一路上各自想着心事，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等走到桥下的时候，罗大海才想来问司马灰：“赵老憨临死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司马灰摇头说：“我也没听明白，大概是弥留之际的胡言乱语。”他心中却寻思，死人的口中问不出话，如今这赵老憨的身世来历，还有“雷公墨”里隐藏的秘密，都已变成了一串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司马灰心事重重，他抬起头来，发现此时的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回想这一夜发生的事情，真跟作了场噩梦似的，伸展了一下周身酸疼的筋骨，对夏芹说：“你整晚上都没回家，你爹非疯了不可，这时候多半正带着人满世界找你呢，你赶快回去吧。”

罗大海也赶紧嘱咐说：“千万别跟你爹提我和司马灰，我们俩的名声可向来都是很好很清白的。”

夏芹摇头说：“没关系，我提前跟他说过我在姨妈家过夜。”

罗大舌头笑道：“司马，你看看人家小夏对咱多好，她从她爹那听说最近要清洗藏污纳垢的社会团伙，就特意跟家里编瞎话夜不归宿，大老远从城里赶过来给咱通风报信。”

夏芹又摇了摇头，表示并非如此，她犹豫了一下才说：“其实我这次来找你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我很担心你们知道了之后，又会闯出什么大祸来，所以还没想好到底该不该说。”

司马灰和罗大海闻言都是一怔，忙问她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反正在人民群众眼里我们生下来就是祸头，如今从城里到城外，凡是能捅的篓子也都捅遍了，还能再惹什么大祸？却不知：“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处无风波。”

（第一卷完）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一话 野人山

司马灰和罗大海听了夏芹说的话，都感到十分奇怪，隐隐觉得这件事情小不了，但实在想不出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能带来什么样的惊人消息，于是不断追问究竟。

夏芹看看四周无人，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表哥……从农村……逃回来了。”司马灰和罗大海几乎不敢相信这话是真的，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原来夏芹的表兄，名叫夏铁东，一米八六的大个子，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但并不显得文弱，看起来反而有几分睿智。他喜欢打篮球，文革刚开始时正好在北京读大学，曾经看过不少西方小说，思想比较激进，有雄辩煽动之才，热衷于参加各种运动，也是最早那批红卫兵的骨干成员之一。

由于夏铁东心胸宽阔，为人诚实重信，遇事敢于出头，加之文武双全，精力充沛，知识面也很广。国家大事也好，世界形势也好，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同时又很重义气，遍读马列毛和各路中外名著，例如普希金的诗，随便是哪一段，他都能倒背如流。而且在此人有种特立独行领袖群伦的气质，所以身边总有许多追随者。

在司马灰和罗大海十三岁那年，曾跟着回到湖南的夏铁东参加过串联，重走长征路，再上井冈山，那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又听这位老大哥讲了许多“革命真理”，当时夏铁东告诉他们：“只有吃大苦，涉大险，才能成大事。”二人受其影响，深以为然，从心底里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后来随着周总理发出指示，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夏铁东重新回到北京，而司马灰和罗大海则混迹于长沙街头，彼此间失去了一切联系。只是风闻夏铁东由于种种原因，被卷入了很严重的政治事件，虽然还没有最后定性，但他的大好前途算是完了，年前去了陕北的一个贫困地区插队。

可就在两天前，夏铁东突然和另外一男一女两个知青，偷着跑回了老家，他不敢在街上露面，只好找来夏芹，让她帮忙去召集以前的朋友，说是要与那些人再见一面，然后他就打算越境离开中国，这辈子都不见得还有机会活着回来了。

夏芹知道夏铁东和司马灰、罗大海之间的交情不错，所以她很担心

以司马灰等人无法无天的性格，不但不会进行有效的劝阻，反而会跟着夏铁东一同潜逃到境外，因此犹豫了许久，最终才吐露实情。

司马灰听完这件事，就对夏芹说：“小夏你太多心了，你表哥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绝对不会做投敌叛国的事。你就看他这名起的，夏铁东，铁了心捍卫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能潜逃到境外去投敌？你便是割了我的头我也不信。”

罗大舌头也表示认同：“林冲那么大本事，想到水泊梁山入伙还得纳个投名状，老夏现在只不过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又没掌握国家机密，他就算真有心投敌叛国，可能人家也不带他玩。”两人当即决定，要尽快去跟夏铁东见个面。

次日傍晚，司马灰带着当初跟夏铁东一起串联全国的几个同伴，过江来到了市区，在烈士陵园附近一处简陋的民房当中，他们又见到了已分别数年之久的夏铁东。

夏铁东明显比以前黑了，人也瘦了许多，神情更是郁郁，但是在陕北农村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下，身体却比以前更加结实了，他看到当年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兄弟，都已经长大了，心里非常高兴，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与司马灰和罗大海紧紧握了握手，重逢的喜悦难以抑制，使三个人的眼眶全都变得有些湿润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随后陆续又来了很多年轻人，把原本就不太宽敞的房子，挤得满满当当，他们都是与老夏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众人就和在生产队里开会一般，团团围坐了叙话，如此就显得司马灰和罗大海这伙人年纪偏小了，活像是一帮小喽罗。

夏铁东见来了许多老朋友，心情更加激动，一番感慨之后，与众人说起别来经过，他六八年到陕北阎王沟插队落户，开始还觉得是去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到了之后才逐渐发现，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欢迎他们，因为土地贫瘠，不论生产队里的劳动力再怎么增加，一年到头的收成也只有那么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守着地头看天吃饭，与他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不到一年就觉得实在呆不下去了，而且一想到这辈子都要在这鸟不拉屎的荒凉地区扎根，就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夏铁东虽然才华出众，但这种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理想主义的情绪太严重，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对世界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热情，觉得在国内开荒种地很难有什么作为，就将心一横，跟两个同伴逃回了老家，他告诉众人今后的计划：“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

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与其窝窝囊囊呆在家里，带累着爹娘受气，还不如趁现在投身到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去。”

罗大海等人对真刀真枪向往已久，但他们并不明白夏铁东言下之意，在旁问道：“日本鬼子早投降多少年了，什么地方还有八路？”

夏铁东说“虽然法西斯基本上是被消灭光了，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美帝国主义一日不灭亡，世界人民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在场的大多数人一听这话，可都对此没有信心：“人家老美那可是超级大国，就咱们这几个人过去，怕是解放不了他们。再说咱们就算有这份决心，也没处搞到船和武器啊，别说火箭大炮轰炸机了，连菜刀都合不上人手一把。总不能每人腰里揣俩麻雷子，驾条渔船就想横渡太平洋吧？”

夏铁东又说：“超级大国都是纸老虎，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军残酷而又虚弱，全是少爷兵。另外他们美国人也不全是大资本家，百分之九十九还都是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咱们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把敌人内部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兄弟们武装起来，煽动他们高举义旗来个‘窝里反’，只要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再加上卡斯特罗在老美后院跟咱们前后夹击，不愁打不垮美帝。不过……眼下咱们的力量确实还很薄弱，想直接从太平洋登陆美国本土不太现实。这不美帝正在侵略越南吗，我看咱们干脆先去支援越南人民，到热带丛林里打游击埋竹钉，跟美军较量一番，等到光荣凯旋胜利归来的那一天，也可以让国内这些人好好瞧瞧，看咱们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这些年轻人虽有满腔的雄心壮志，却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此言一出，立即有好几个同伴齐声响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撒热血，用二十八年的时间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我们怎么就不能再用一个二十八年，解放全人类呢？”

罗大海更是惟恐天下不乱，有这等热闹他哪能不去，而且黑屋地区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他们这伙人要是留在城里，在今年年底之前，也都得被赶到农村下乡落户去。

虽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几百万解放军离开了农民兄弟的有力支持也照样玩不转，但事实上没人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一辈子，在当时那批年轻人的心中，只有军人才是最光荣最神圣的职业，既然在国内当不了兵，去越南打仗也是条出路，反正抗枪就是比抗锄头强。又寻思兄弟们都是千辛万苦远道去支援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没功

劳也有苦劳，而且要说到战术经验和战略理论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强项，从古到今打了好几千年，论资排辈理所当然是老大哥，去了越南那边，怎么还不得给咱们安排个团长、师长之类的职务。

司马灰虽然是在北京住了十几年，也天天到学校上课，但他自小就有“文武先生”传艺授道，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很重，不是单一教育模式下形成的思维结构，所以他对夏铁东今天所说的计划并非十分认同。不过司马灰总觉得“义气”二字为重，既然罗大海等人都决定要跟夏铁东去越南参战，他自然不能落于人后，况且离了“黑屋”，自己也无从投奔，就决定跟随众人一同南下。

选择去越南的人，大多是无家可归，又觉前途渺茫的右派子女，除了个别一两个不敢去之外，其余众人各自留下血书表明心迹，随后砸锅卖铁，凑了些路费，一同离家出走。

夏芹见司马灰和罗大海果然要跟众人同行，不禁追悔莫及，在送行的时候，还想劝他们回心转意。但司马灰哪里肯听人劝，他知道夏芹的口风很严，不会对外泄露自己这伙人的去向，不必再对她多嘱咐什么了，又想到这如今是去远乡异域同美军作战，那枪林弹雨可不是闹着玩的，炮火无情，凶多吉少，万一做了沙场之魂，这辈子就真回不来了，毕竟故土难离，心中不免有些不舍，恍惚之际，本来想说的话也都忘了。

夏铁东带着二十几个同伴与送行者洒泪而别，悄悄上路，辗转南行，途中的许多波折磨难，全都不在话下。只说好不容易到达中越边境，接下来就是混过友谊关，进入了越南境内，一看北越在美国空军旷日持久的轰炸之下早已满目疮痍，更激起了同仇敌忾之意，正要赶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却不料壮志未酬，还没等见到传说中的美国大兵长什么样，就先遇上了北越的公安同志，对方一看这伙人都穿着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便以为是解放军逃兵跑错了方向，立刻不问青红皂白地捉了，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先是关了一晚上，转头就被捆成五花大绑，全部押回了中国。

这伙年轻人在回国之后，先是被审了一通，然后都给直接发配到云南的农场里劳动改造去了。他们到劳改农场后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缅甸那边也在打仗，而且战况十分激烈，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了，云南有好多知青都跑过去参加了缅共人民军，缅共尤其欢迎中国人，甭管是什么成份，也不问出身高低贵贱，去了立马就发真家伙，长的短的由你自己挑，弹药更是敞开了随使用，虽然没有飞机导弹，但是反坦克火箭、高射炮、重机枪则是应有尽有，他们还组建了“知青特务营”，这支

部队屡立奇功，威震敌胆。

夏铁东等人没在越南打上仗，本就心有不甘，一听缅甸那边的情况，立即呆不住了，大伙一合计，觉得农场看守很松，都决定再次潜逃出去，于是从云南偷着离境，泅渡怒江，参加了缅共组织的人民军。

夏铁东自从到了缅甸，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百十次战斗，虽然他只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却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比较高，又受国内战争电影的多年熏陶，对于战略战术层面的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作战格外英勇，自然倍受重用，那些战友们都称他是来自中国的“切·格瓦拉”。

司马灰和罗大海一直跟随在夏铁东身边，在长达数年的血腥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危机四伏的侦察行军到艰苦卓绝的野外生存，从阵地上遭遇的枪林弹雨到生还后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战争中的一切恐怖与荒谬，全都不可避免的落到了他们头上，也早就历练得能够独挡一面了，耐何大势所趋，缅共部队在后期作战中接连失利，人民军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牵制，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已经难成气候。司马灰所在的那支部队，终于被政府军大队人马，团团围困到了缅北“野人山”外围的密林里。

当年跟随夏铁东一同从国内出去的战友们，这时候不是阵亡，就是在战斗中失踪，已经只剩下几个人了，只好撤进山里打起了游击，夏铁东也在一次侦察行动中，受伤被俘，随即遭到活埋的酷刑，至今连尸体都没能找回来。

游击队残部大约还有四十几个人，整日疲于奔命，最终退到“野人山”附近，不仅弹尽粮绝，而且每天都有伤亡出现，任凭司马灰等人的本事再大，此刻也难以扭转大局。

军政府将这伙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悬巨赏要他们几个的人头，他们虽然不敢冒险进入缅北“野人山”，却调集重兵封锁了几处山口，要将游击队活活困死在深山老林里。

“野人山”是个神秘莫测的恐怖区域，那一带地形极其复杂，原始森林中的植物异常茂密，终年云封雾锁，不见天日，素有“深山地狱”之称。由于天气潮湿闷热，使得瘟疫蔓延，毒虫滋生，蚊子、蚂蟥数量众多，随便哪一种，都可以在一瞬间就把活人吸成干尸。相传密林深处还藏有“飞头蛮”，更栖息着数十米长的巨蟒，能够吐雾成云，水里边还有成群结队的食人鱼出没，根本无人胆敢接近溪水河流，自古以来，也从没有谁能活着从山里走出来。司马灰所在的缅共游击队残部逃到此地，

已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不论他们选择突围还是逃入深山，最终都难逃一死。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二话 Karaweik

在最后一次突围激战中，司马灰的左肩也被手榴弹破片所伤，弹片虽然不大，但深可及骨，血流不止，幸得罗大海舍命将他背了回来，可是在深山密林之中，缺医少药，根本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

游击队里唯一懂得医术的“阿脆”，是个瘦骨伶仃的湖南女孩，心地善良，爱干净，哪怕是在深山老林里躲避追兵的时候，也尽量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是当年跟着老夏一同南逃的成员之一，曾在插队的时候曾做过赤脚医生，懂得些药理，尤其擅长给人接骨。

阿脆的祖父苏老义，是个天主教徒，懂得洋文，曾在民国的时候，跟法国人学过几乎绝活，除了内科外科，还有一手接骨的技术，如果有伤者的骨头折了，苏老义不用开刀，只凭手摸，即知伤势如何，比如断了几根骨头和折断的程度，都能用手摸出来，然后对好骨，敷上药，圈上竹算、木板，绑住绷带，再给几丸药吃，受医之人伤好后恢复正常，不留任何残疾，赶上阴天下雨，也不会觉得痛痒。

阿脆该算是‘正骨科苏家’的真传，但在文革期间，她也受到祖父的牵连，没能当上军医，十六岁就到山沟里插队，当时老夏见她年纪小，身子骨也太单薄，就常常帮她分担一些高强度体力劳动，后来南逃，也将她带了过来，从那时起，阿脆就成了缅共部队里的“军医”和“通讯员”。

阿脆看了司马灰的伤势之后，发现如果不尽快用刀子把弹片剜出来，很可能会因失血过多危及生命，于是她立刻着手准备，同时问司马灰能不能忍得住疼？

司马灰在夏铁东死掉之后，心中极度沮丧，加之肩上伤口血流如注，脸色变得惨白，但他并不想让同伴为自己担心，硬撑着对阿脆说：“你那有什么家伙，尽管往我身上招呼，我要是‘哼’一声，我都不是人揍出来的。”

罗大海在一旁关切地说：“你他妈的可真是不知死活，你以为你是关公啊，刮骨疗毒连眉头都不带皱的。到时候真要忍不住了，你就使劲叫唤，这又不丢人，要不然我找块木头来让你咬着磨牙。”

司马灰咬着后槽牙说：“其实我看关云长刮骨疗伤也不过如此，历史上比他狠的人物多了去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好多被俘的将领都遭受了凌迟极刑，那可真是一刀一刀的在身上割肉，哪个用过麻药了？有

明确记载的那两位，一个是林凤翔，另一个是石达开。林凤翔是被绑到北京菜市口受刑，他在受刑过程中，血流尽了流的都是淋巴液，目光却一直随着刽子手的法刀而动，盯得刽子手都虚了；石达开是在四川成都被清军施以碎剐凌迟，然而自始至终，神色怡然，哪象是在受刑，反倒跟在澡堂热水池子里泡澡似的，这就叫视死如归，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罗大海算是对他没脾气了，摇头说：“你小子真是黄鼠狼子啃茶壶——满嘴都是词儿啊。”

阿脆对司马灰说：“你也别死撑了，我刚刚在附近找了几株‘鬼须子’，这种野生草药有一定的麻醉作用，但还是会很疼，你要忍着点。”

司马灰不再说话，忍着疼让阿脆刺出手榴弹残片，额头上的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子，但他也当真硬气，始终一声没吭。

阿脆手底下十分利落，三下五除二取出弹片，用草灰消毒后进行了包扎处理，等忙活完了，她的眼圈忽然红了，止不住落下泪来。

司马灰忍着疼问她道：“阿脆你哭什么？”

阿脆低着头用手背抹去挂在脸上的泪水：“我刚才想起以前从国内一起出来那么多人，到现在可就剩下咱们三个了。”

提起这件事，司马灰和罗大海也都觉得揪心，许多死在缅甸的同伴，死得既不浪漫，也不壮烈，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默默躺在了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下，永远都回不了家，而家里的亲人却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罗大海沉默了半晌，摇头叹道：“我就想明白了，缅共刚起兵的时候，那真是势如破竹，都快打到仰光了，可是怎么到后来说不行就不行了，散起架来比纸糊的风筝还快。”司马灰无奈地说：“这根本就不是搞革命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合都不占，我看就是格瓦拉再生，给弄到这鬼地方来，他也照样玩不转。”

三人趁着短暂的战斗间隙，分析了一下目前面临的局面，缅共人民军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零星的游击队难成气候，而正规军的各支残余部队，也都并入地方武装派别，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种植毒品、倒卖军火，唯利是图，不分好歹，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情。

司马灰等人带领的这支游击队中，能逃的早都逃没了，剩下的成员大多是被军政府通缉之辈，一旦被抓住了准没命，绝不会有好结果，既别指望着出去谈判，也别打算缴枪投降，如今被围困在“野人山”，内无

粮草，外无救兵，如果打算在原地固守，等着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游击队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逃进“野人山”中的原始丛林，但是缅甸人对此地简直是“谈虎色变”，丛林深处根本没有道路，地形崎岖，环境复杂得难以想象，除了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和沼泽地，更有毒蛇恶兽出没无常，妖雾瘴厉肆虐，进去就别想出来，这些年来失踪在里面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据说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日军一个师团的残部两千余众，被英军打得走投无路，被迫撤进了位于野人山南侧的大沼泽，结果刚进去就迷了路，又突然遭遇了无数鳄鱼的袭击，两千多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大都喂了鳄鱼，仅有少数几人得以幸存。

所以缅甸游击队根本不可能活着从“野人山”里走出去，退一万步说，就算侥幸逃出“野人山”，然后怎么办？缅北是肯定没有立足之地了，只好越境回到中国，可几年前，司马灰这伙人都是从劳改农场里偷跑出来的，此时再回去，会是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罗大海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用匕首在泥地上划了叉，表示现在的情况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然后问司马灰和阿脆：“看明白了没有？咱们现在就是这么个处境。”

司马灰点了点头，苦笑道：“明白了，连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都没有，反正横竖都得死，就看最后是怎么死了。”

阿脆也是心下黯然，但如今知道了自己必死无疑，心中反倒是坦然了许多，她说：“既然怎样都难逃一死，我可不想做俘虏被处决，咱们要死也不能死在这异国他乡的深山老林里。”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也有此意，寻思着可以冒死穿越“野人山”，如果有谁命大能活着走出去了，就尽量想办法返回中国，随后的事就听天由命了。甭管怎么说，回到国内即使被捕，那好歹也算是落到自己手里了，最起码也得先交给有关部门审审再毙，总好过被缅甸军阀抓住，那伙人可是二话不说，直接拿枪对着你后脑勺就搂火。

三人心灰意冷，商议定了去向，就把游击队里还活着的人，包括伤病员都召集起来，跟大伙讲清楚现在深陷绝境，不得不分散突围，所谓“分散突围”，也只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说咱们这支队伍从现在开始，不再有建制和纪律的约束，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

这个消息一经宣布，众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伙全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在互道珍重之后，就默默踏上了各自选择的道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宁可被政府军捉去五马分尸，也不敢再往丛林里

边走了。

但决定要走“野人山”这条路线的人，除了司马灰他们三个之外，竟然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缅甸少年，这小子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没个正经名字，瘦得像只猴子，穿着件破沙笼，剃着光头，憨头憨脑，整天一副嘻皮笑脸的傻模样，游击队里的人都称他“Karaweik”或“Kara”。

“Karaweik”是指当地传说中的一种鸟类，因为缅甸人的生肖与中国不同，只有八种，根据生于星期几来决定属什么，星期一是老虎，二是狮子，星期三比较特殊，上半天属双牙象，下半天属无牙象，星期四属老鼠，星期五属天竺鼠，星期六属龙，星期日则是“妙翅鸟”，依此判断，他可能是星期天出生的，因此司马灰等人也直接用中国话管他叫“星期天”。

Karaweik还是在两个多月以前，被夏铁东从缅北一个村子里救出来的孤儿，他的家人都在战乱中死光了，此后就一直跟这缅共人民军到处走，撵也撵不开。现在夏铁东已经不在，Karaweik死活都要跟着司马灰走。

司马灰心想：“这小子还以为跟着我们往前走就能活着突围，却不知我们三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给Karaweik指了指山外的方向说：“你上庙里当和尚去吧。”

但是Karaweik哪里肯听，要是拿北京的话来讲，他这人太“轴”了，是个死心眼儿，不管什么事，只要认准了，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而且他虽然能听明白汉语，却仅会讲几句非常生硬的中国话，司马灰也对其讲不通什么道理，无奈之余，只好带在身边一同进山。

司马灰认为落到如此境地，无所谓身边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而阿脆在老家有个弟弟，但是身在缅甸，与国内音讯隔绝，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算起来也该同Karaweik的年纪相仿，她就拿Karaweik当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照顾。

司马灰和阿脆倒还好说，唯独罗大舌头不怎么待见Karaweik。因为当地人都是极慢的性子，随你怎么催促，照样不急不徐，就连走路也是走得慢慢悠悠，Karaweik剃了发，那是由于当地人崇信佛教，依照此地习俗，女的进庵做尼姑不能还俗，而男子想做和尚则是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还俗就什么时候还俗，到庙里当和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因为心情好了，去当两天和尚高兴高兴；也有的因为不走运，就出家做几天僧人去去晦气。

由于佛法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当地人变得悠然懒散，许多人都是

老好人、慢性子，从来不着急不发愁，死就死活就活，因为这辈子过完了还有来世，犯不上为了眼前的事情焦虑，Karaweik正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这种“消极人生观”，令罗大海十分反感。

罗大舌头抱怨了一番之后，见其余的人都已四散离去，他就把剩下的一些文件烧毁，又看到阿脆正和Karaweik在摆弄那部军用无线电，便催促说很快要进入原始丛林了，必须轻装减行，现在也没兄弟部队跟咱联系了，留着这部电台就是个累赘，趁早砸掉算了。

虽然那部破旧的电台里全是噪音，“吡啦吡啦”响个不停，人语声模糊难辨，但这时阿脆正听得仔细，完全顾不上理会罗大舌头在说什么。阿脆近几年来经常找机会跟当地人学习语言，几乎可以算是多半个翻译，此刻捂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脸色越来越是不好，她似乎从那时断时续的嘈杂电波中，得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消息。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三话 被世界遗忘的幽灵公路

也许“倒霉”，真是一种永远都不会错过的运气。就在小分队决定逃入野人山之际，阿脆在电台中收听到了最后一条消息——从印度洋登陆的热带风团“浮屠”，正逐渐北移，前锋已经逼近了“野人山”，其规模之剧烈，来势之凶猛，为近三十年来所罕见。

司马灰等人在缅甸作战多年，曾不止一次地见识过热带风团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很清楚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

原始丛林中危机四伏，比起鳄鱼和巨蟒来，更多的威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毒蛇、毒虫；而在深山密林中行军，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几乎每一步都要用砍刀“伐山取道”才能通过。基于这些原因，水路就成了最为快捷有效，也是最为安全的途径。

但是随着热带风团的侵袭，必定会使山洪泛滥，不仅无法利用纵横交错的河网，而且山中的低洼沟壑地带，也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变得异常危险。

“野人山”并不是一座山峰，而是一片山脉的统称。数亿年前，这里曾经是地壳能量集中释放、构造活动频繁强烈的危险区域。作为喜马拉雅远古造山运动的产物，它西临依落瓦底江，北接高黎贡，南控勃固大平原，形同一个沉睡的巨人，横恒在“缅、僚、中”三国之间。

缅共游击队被困在了沼泽和原始丛林交界的狭长地带，只有向北穿越“野人山”，才能够接近中国边境。司马灰的手中根本没有地图，他为了避免迷失方向，本来是计划沿着水路溯流而上，但热带风团带来的狂风暴雨，一定会引发大规模山洪暴发，如果逆流而行，只能落得被洪水吞噬的可怕结果，即使选择避开水路，转到在山脊上行动，也会遇到塌方和泥石流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如此一来，就连仅有的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不过司马灰也很清楚，无论情况怎样，都是走向死亡之路，只是看其终点在哪里结束而已。他又在心中掂量了几个来回，觉得还是死得离祖国越近越好，于是吩咐众人尽快打点好行装，并让罗大海炸毁掉军用无线电，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了。

缅甸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度，近代曾经被英国殖民者统治了百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象走马灯似的在这里轮番上阵，好不容易摆脱殖民主义获得独立之后，缅甸国

内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

当初缅共家底子最厚实的时候，储备的物资和军火十分充足，连迫击炮、火箭筒、装甲车都有，各种枪支弹药更是多得难以计数。整箱整箱的地雷和手榴弹，码放得跟座山头似的，中、美、英、日、苏、德的格式军械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当地兵工厂出产的“缅甸造”，能生产仿英造步枪和手枪，简直堪称“万国牌”武器装备陈列馆。但是普遍缺少新式武器，大部分都是以往各次战争时期的遗留之物。

可自从滚弄战役惨败之后，缅共人民军一蹶不振，部队的武器弹药也开始捉襟见肘。如今司马灰一行四人，除了防身的手枪之外，只剩下两条英国造的“斯梅利”老式步枪，配有少量子弹，身边几乎没有任何粮食与药品，他们在没有地图和向导的情况下，一头扎进了“野人山”茫茫无边的原始丛林。

当天翻过了两道山脊之后，地势渐行渐低，丛林里的各种植物，也变得越来越是茂密浓郁，几乎找不着落脚的地方，人走在其中，抬起头来看不见天空，如果不借助指北针和罗盘，就根本辨认不出方向，仿佛进入了一个幽闭的天然迷宫，四人只好不断利用猎刀辟开重重藤箩开道，行进速度被迫放慢了许多。

这片广袤的原始丛林，有着一亿两千万年的生存史，它分布在群山环绕的低谷之间，沉静平稳的呼吸着。因为受到四周近百条水系的覆盖，使得闷热潮湿的气候终年不变，也无风雨也无晴。密林里生长着形形色色让你可以想象得到，和根本想象不到的热带植物，种类数以千万计，在双眼的视野范围之内，几乎完全看不到两株相同的植物。

参天蔽日的老树枝干交错，有些乔木甚至高达八九十米，由于树荫厚重，密林中的空气也显得格外阴沉，淡淡的烟霭在丛林中弥漫，不时能见到古树上栖息的巨蟒，那叫不出名目的“毒蛇、昆虫”，更是所在皆有，茂密的丛林与河边不时有鳄鱼出没，水中还有成群结队、体形庞大的蝌蚪，真不知要演变成蛤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饶是司马灰等人久经沙场，胆气不凡，身处在这墨绿色的生命走廊当中，也不免会有耸栗畏惧之感。

四人不敢有任何大意，尽量回避有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危险，可眼中尽被深绿所染，脑中所想也已迷乱，都如所看到的丛林古树般盘根错结，却又于浑浑噩噩间蓦然清醒，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大自然的永恒无边，与自身生命的短暂渺小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慑，压迫得他们呼吸都觉不畅，心思多不灵光了，只好时时停下来辨别位置。

根据司马灰以往的经验，再这么走下去会很容易迷路，还是找条溪水河流作为参照物最为稳妥，他们向前走了一程，就在密林中见到有一条宽阔的山溪，宽约数米，水流潺潺，平静安宁。

这条山溪的水质格外清澈透明，能看到溪底都是五色石卵，灿烂若锦，水藻摇曳，波光磷磷。

司马灰看了看附近的地形说：“水浅的地方比较安全，咱们先顺着这条溪流往上游走，等风暴来了再到高地上去。”他在闷热潮湿的丛林里走得久了，肩头伤口隐隐发疼，一看都化脓发臭了，但眼下没有药品，就算烂掉了也理会不得，见到溪水清冷，便当先走过去，想要拆掉绷带清洗伤口。

可还没等司马灰接近溪水，Karaweik就突然窜了上来，拦腰抱住了司马灰，冲着他拼命地摇头，脸上都是惊慌畏惧的神色，嘴里“哇哩哇拉”地喊叫着什么。

罗大海跟拎只猴子似的，把Karaweik从司马灰身后揪了下来，斥道：“星期天，你小子瞎咋呼什么？我看你跟着我们净添乱，趁早自己掉头回去，说不定那些当兵的看你年纪小，连身上的毛都还没长全，就把你当个屁给放了。”

一旁的阿脆心知有异，急忙拦住罗大海，用当地的语言问Karaweik是怎么回事。二人说了好一阵子。阿脆听罢，似乎显得有些难以理解，她告诉司马灰和罗大海：“星期天说这野人山里有水鬼，凡是喝了水的人都活不了。”

罗大海只道Karaweik是说水中有毒，听了这话根本就不以为然：“一派胡言，没看见溪水里有活鱼吗？”

司马灰却对Karaweik的话有几分相信，他曾跟随“文武先生”学过许多本事，除了绿林手段，家传的还有一套《金点秘传》，俗称“金不换”，从头到尾全是口诀，由师傅口传心授，绝不留一个字在纸面上。“金不换”共分为“天地人”三篇，天是指先天速掌中八卦，地是山川地理，人则是各种相物之术。这全是他祖上起家的根本，精深微妙，涵盖甚广，被推为天下独步，一向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故有“宁舍一条命，不传一句金”之说。这套口诀的最后几句，足以概括通篇精要：“当可执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生变，鬼神莫测；分寸即定，任意纵横；通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由此可见一斑。

当年司马灰得授《金点秘传》之时，年岁还比较小，尚且难以完全领会其中奥妙，只是死记硬背的印在了脑中，直到他在黑屋废墟遇到赵

老憋，知道了这些渊源甚久的古老方术确实有些用处，才开始逐渐揣摩研习。而且最近这些年来，司马灰在缅甸也见识了许多匪夷所思之事，这边僻蛮荒之地，常有毒蛊、降头之类的邪法，许多神秘现象都难以用常理去解释。

所谓“是草都有根，是话必有因”，在这深山大泽之中，必然多生怪物，司马灰听Karaweik这本地土人说“野人山”里的水不能饮用，不由得立刻想到游击队溃散时，那许多人宁愿自己往枪口上撞，也不敢接近这片原始丛林半步，这其中未必就没有什么缘由，恐怕远远不止是“水源问题”那么简单，但不知究竟何以如此。司马灰对“野人山”的事情了解不多，就请阿脆再仔细问问Karaweik，让他说得详细些。

但是一问之下，才发现Karaweik也不太清楚，只是缅北地区自古相传，说那深山密林里有“迷雾”笼罩，是个有去无回的凶险之地，横死在其中的人，既不能投胎轮回，也不会成佛或是被打入地狱阴曹，等待他们的，只有永恒的虚无。

发源或经过“野人山”的上百条河流，最终都要注入南边的大沼泽地，这些水即使再怎样清澈，也从来没有任何人敢喝山里的水。因为从山谷深涧中流出的溪水，也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被土人下了蛊，如果有人接触到，死于非命是免不了的，而且死后也会魂飞魄散。只有早上的露水，或是死潭中的污水才可以饮用。

司马灰觉得这种事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有谨慎些才能多活几时，便拍了拍Karaweik的肩头，示意自己知道了，看来这座“野人山”果真是个凶险的去处，除了即将到来的恶劣天候，连溪水河流也都不能再接近了。

唯今之计，是走高不走低，只好再到山脊上去找路，司马灰背起步枪来正要动身，Karaweik却又将他拽住，指着另一边的深涧，嘴里连珠炮似的说着什么，似乎是想告诉司马灰，应该往那边走。

在缅北有句民谚——所谓“人民军队里头没有人民”。缅共人民军作战部队里的缅甸人从来不多，倒是中国人成千上万，这也称得上是一怪了，不过总还是会有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司马灰常和游击队中的那些缅甸战友相处，时间久了，他也多少能听懂几句当地最通用的土语和英语，此时听Karaweik好像在说什么“公路”，不禁脑中一片茫然：“星期天，你是说山涧有条公路？扯蛋是不是？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会有公路？”

阿脆告诉司马灰：“星期天的意思是说……在山涧那边有一条‘幽灵公

路’。”

这一来三人全都有些糊涂了，什么是“幽灵公路”？给人走的还是给鬼走的？

Karaweik的表达能力比较差，有话说不清楚，急得他抓耳挠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自己的背包中翻了半天，掏出一个残破的笔记本来，递给司马灰等人观看。

司马灰接到手中，觉得那笔记本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随手从中翻开，见是一枚军服上的臂章，上边绣的是颗虎头，底色为深绿，好像代表着热带丛林，下边还有几个英文字母，但是早已磨损难辨了。徽章下还叠着一张模糊发黄的黑白照片，那是大约整营几百名军人的合影，由于人数太多，显得密密麻麻，看不清细节。

再看笔记本中记载的内容，竟然全是以汉字写成，司马灰只翻了几页，越看心中越是惊讶，但同时也已经推测出了Karaweik想说的事情——在“野人山”最为偏僻险要的崎岖角落里，确实存在着一条神秘而又隐蔽的“幽灵公路”，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工程兵部队联手修筑的“史迪威公路”。然而笔记中也提到，关于“幽灵公路”这一段区域，牵涉到了许多神秘的特殊事件。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四话 A——B

司马灰有时会想：“运气这种东西，往往有几分女人的气质，你越是想要得到她的时候，她就离你越远；然而当你已经对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时候，她反倒有可能自己找上门来。”

如今的情形，恰好是应证了这个想法，当缅共游击队溃散之后，司马灰等幸存者决定冒险穿越“野人山”返回中国，虽然明知这是条毫无生存机率的死亡之路，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前走下去。可就当众人已经放弃一切希望的时候，Karaweik却为他们指出了一条隐秘异常的“军事公路”。

司马灰知道此事牵扯极深，怎敢轻易相信，他让阿脆仔细询问Karaweik，这本笔记和虎头徽章究竟是从何得来，自己则与罗大海二人逐页翻看笔记本，想要从中找到答案。

大约用去了半个多小时，司马灰终于大致搞清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在野人山腹地，隐藏着一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中美双方联手修筑的战略公路，以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历史上称其为“史迪威公路”。

这条“史迪威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贯穿了印度、缅甸、云南、贵州，与滇缅公路相结，途中所经之地，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余脉，高山峡谷众多，是地球上地形最复杂最崎岖的区域，大地仿佛在这里突然隆起了无数皱褶，有些地方的落差甚至达到三四千米。

当年有一张闻名于世的战地新闻摄影照片，是一队美制运输卡车，盘旋在陡峭的山间公路上缓缓行进，那条狭窄的公路险峻异常，竟在短短数公里的距离之内，接连出现几十道急转弯，另有一张不见卡车，只见山路崎岖盘旋的照片，取的都是同一场景，这段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也是“史迪威公路”的其中一段。

在修筑这条公路的时候，战况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美军的援华航空队，驾驶着运输机，不间断的往返于驼峰航线之间，但是空军运输机承载容量毕竟有限，加之这条航线的飞行条件格外恶劣，不断有飞机坠毁，损失很大。仅凭空中通道，难以完全支持整个中国战场日益庞大的物资需求，所以军方决定在原始丛林中打通一条公路。

那时的缅甸已被日军占领，中美工程兵部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修筑公路的同时，又要不

断与日军激战，每一公里的路段上都会有人牺牲，可以说这条崎岖陡峭的公路，几乎完全是用军人宝贵的生命铺就而成的。

鲜为人知的是，“史迪威公路”并非只是唯一的一条公路，除了当时所称的“南段”和“北段”两条主要路线之外，途中也出现了若干分支，多是因为地质结构复杂和自然环境过于恶劣的原因，修到一半就被迫放弃改道，所以在蜿蜒曲折的“史迪威公路”沿线，出现了许多废弃的支岔路段。

其中最长的一段废弃路线，出现在缅北野人山，当时的中美联合工程兵部队，在深山密林之地，找到了一条英缅战争时期遗留的废旧公路。

早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法国人把自己治下的越、柬、寮三国统称印度支那，缅甸则是英国殖民地，而在缅北的深山密林中，有一片始终没有归属的区域，英法双方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公路铁路，都妄图将这片区域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在野人山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大大超出了预期，死了不少人，始终没能完工，各方面对于在野人山里遇到的“恐怖事件”，也向来秘而不宣。

在缅甸一座寺庙中，藏有一卷来历不明的古老地图，图中描绘着野人山里的“象门”。地名称为象门，实则是条很深的山谷。谷中环境阴冷潮湿，非常适合缅甸蟒栖身，据说山谷中是野象群埋骨之地。虽然旧时遗迹早都荡然无存了，但修筑“史迪威公路”之时，美军工程兵还是参考了这副古图，依照山脉走势，将公路修得蜿蜒如蛇，并希望打通英军遗留下来的废弃路段，如此一来，便可以节约许多力气，又能够将野人山天堑贯穿连通，最后却也未能如愿，使得这段位于缅北山区死角沉寂地带的公路，渐渐被世人遗忘，终于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幽灵公路”，再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当时为了有效协调中美双方的军事行动，中国部队中有许多曾在印度接受过美国教官轮训，又懂得英语的中下级军官，被分别抽调出来编入了美军。其中有位姓徐的少尉，名叫徐平安，他就被派遣到“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并且跟随这只部队担任修筑“野人山”公路的艰巨任务，不幸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负伤，脸部受到严重烧伤，毁了容貌，身体上也留下了残疾，伤愈后他不愿返乡，选择留在了缅北，娶了个当地的女人为妻。

徐平安正是Karaweik的祖父，他把在野人山中的所见所闻，都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但此人去世较早，其后代入乡随俗，又都是山里土生土长，虽是华裔，却连中国话也不太会说了。

由于Karaweik是华裔，又曾被夏铁东救过一命，所以他对缅甸游击队里的中国人很亲近，觉得自己该跟这些人是亲属，他虽然听不大懂司马会三人在反复讨论什么，但是却能看出这些人是要进入凶险无比的“野人山”。

缅甸有种很特别的香料，是在林中挖出老树树根，做为烧烟子的原料，再用细磨慢慢磨碎了，才能制成，“野人山”有许多生长了千百年的古树，徐平安熟悉山里的地形，并且掌握着各段公路的分布情况，所以他常到山里挖掘树根制贩香料，或是在断崖旱山处采摘草药，赖以维持日常生计。

Karaweik也曾跟家人数次进山采药，能够认得路径，如今时隔多年，旧时修筑的军用运输公路，早都被泥土和植被覆盖，又有大段区域被坍塌的山体压埋，除了Karaweik之外，旁人很难找到掩藏在地下的原木路基。

徐平安的笔记本中，虽然没有画出地图，但是通过文字，详细描述了野人山里的地形。这片山脉东西长，南北窄，走势自西北偏向东南，当中的地形最为崎岖复杂，植物茂密，地下洞窟极多，雾气浓重，积年累月不散。史迪威公路从南而北，迂回至野人山地区，开始呈“Y”字形分布，中间是个分支，右侧标注为719A路线，左侧是206B路线，被美军统称为“幽灵公路”。

A路线绕经野人山右侧的边缘地带，虽然曲折漫长，但相对而言，这是较为安全的一段；而B段公路利用了许多天然洞窟，打通隧道穿山而过，是前往中缅甸国境线直线距离最近的一条路。

可是这条“幽灵公路B线”所经过的区域，却是整个野人山最为恐怖的地带，修筑公路隧道的时候，发现野人山腹地的大部分洞窟岩缝中，都有白茫茫的浓雾涌出，进去侦察的人一个也没回来，随着工程的逐渐深入，“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有越来越多的人员在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对于地底出现的浓雾，至少有三种说法：还早在殖民地时期，曾有一位英国探险家，提出这是“瘴疠之气”的观点，推测那雾中含有剧毒物质，一经吸入，就会造成心脏麻痹，但后来经过勘验，已经排除掉了这一说法；还有一说，是俗传在象门深处，栖息着一条黑色巨蟒，当地人称其为“长蛇”，民间多有拜其为仙的，约有数里之长，吐纳云雾，凡是人畜经过附近，便被吸入蟒腹。并说从云雾中流出来的溪水，都会淌过堆积如山的白骨，其中浸透了蟒蛇的毒涎，绝对不能饮用。

关于地底有巨蟒吞云吐雾之说，许多人都相信是真的，不过你要是问有谁亲眼目击过，则都是连连摇头，但随后又会对着佛祖发誓，说确实有人曾在“野人山”里看见过，说来说去，到头来难辨真伪，所以很难指望从本地人口中探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更有人说，古时候的土人，为了保守“野人山”里隐藏的秘密，在水源处设下了“蛊”，中者万难解救，绝无生理。

总之提起这座野人山，真是让“见者不寒而栗，闻者谈之变色”，它就仿佛是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生命的恶魔。笼罩在其上的种种离奇传说，直如那萦绕在群山之间的重重迷雾，面目模糊诡异，令人望而生畏，难以琢磨。

美军工程团修筑的B线公路，终因施工的阻碍太大，被迫半途而废，从野人山西侧迂回的A线，虽然最后也未能彻底贯通，但可以从相对安全的区域绕过野人山，预计需要十几天的行程。

Karaweik担心司马灰三人进到原始丛林中迷了路，会走入深山蟒雾里送掉性命。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用飞机布雷，大量地雷从半空直接投到山中，降雨后就会被地表的泥土和植物覆盖，根本不留痕迹。Karaweik曾多次跟他祖父进山，识得那些地雷密集的区域，所以才要跟随同行，他想指明幽灵公路A线，把众人带到缅北三角区附近，那里已经距离国境不远了。

司马灰心下颇为感动，心想这些年音讯隔绝，只凭道听途说，也不清楚国内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了，但我们这伙人当年都是潜逃出来的，如今更是败兵之将，英勇不加，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可以来为当年的行为开脱。倘若侥幸有命回去，能不被按个投敌叛国的罪名，已是痴心妄想的奇迹了，即便不被枪毙，恐怕也得在监狱中把牢底坐穿。至于Karaweik这小子，自然是无法将他带到中国，最好的结果是离开野人山之后，能让他到寺庙里出家为僧，接着当个和尚，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世。但同时他也知道，Karaweik留在缅甸最终的下场，肯定躲不过搜捕，唯有死路一条而已。只不过这个结局太过残酷，他不忍去想。

阿脆怜惜地摸了摸Karaweik半秃的脑壳道：“这孩子的心真好。”说着又瞪了罗大海一眼，似乎在埋怨他先前总对Karaweik发脾气。

罗大舌头不免有些尴尬，他为人形迹粗略，并不善于流露真情实感，别看平时话多，到这时词儿就少了，只好硬装成一副“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模样，大咧咧地对Karaweik说：“想不到你这小贼秃还是个‘果敢’，今天……就他妈算我罗大海欠你一回。”

司马灰很清楚罗大海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已然表明他愿意替Karaweik死上一回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旁边听了这些话之后，司马灰有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蓦然涌上心头，总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好的预感，暗想还不如留在原始丛林中当个野人算了，与其回去送死，何不藏之深山，韬光养晦？

可阿脆与罗大海都是思乡心切，催促司马灰赶紧动身，现在是越往北走越安全，否则等热带风团“浮屠”一到，再想走都走不成了。

司马灰只好振作精神，跟着那三人朝西面的山涧下走去，由于地形高低错落，在深山密林中的直线距离，看起来虽然很近，走起来却是格外艰难漫长，一路穿山越岭，行到天已黄昏，还是没有抵达“幽灵公路A线”。

四人身边没有携带半点粮食，在山中走了多时，腹中饥饿难忍，只好捉了两条草蛇裹腹，奈何僧多粥少，济不得什么事。罗大海无意间抬头一看，发现在一株老树上，栖着一只不知名目的野鸟。那野鸟生得翠羽蓝翎，好生鲜艳，看体形着实不小，啼叫起来，声音就像是在敲打空竹筒。

原始丛林中的鸟类最多，大部分都是奇形怪状，它们一般不怕人，大概从来也没见过人，还以为人跟猴子差不多，看到有人经过，就呆楞楞地冲着你叫。

罗大舌头心想此地入山已深，即便枪声再大，也无须担心引来敌人。他用力吞了吞口水，举起英国造，把三点对成一线，瞄准了抠下扳机。随着一声枪响，老树上的野鸟应声而落。枪声同时惊起了成群的林中宿鸟，它们徘徊在密林上空盘旋悲鸣，久久不散。

Karaweik和阿脆迫不及待地跑向前边捡拾猎物，罗大海也得意忘形地跟了上去，只有司马灰肩伤较重，脑子里昏昏沉沉，只背着条六七斤沉的步枪，都感觉重得不行，他一步一蹭的落在了后边，忽然发现身后有些异样，不由得立刻警惕起来，正想回过头去看个究竟，却已被一支冷冰冰的枪口抵住了后脑。

（注：果敢——缅甸语“华人”）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五话 海底

司马灰在缅北游击队这几年，几乎每天都是滚在刀尖上过日子，深知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稍稍有些手软或是犹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此刻他忽然发觉脑后被枪口顶住，也无暇多想，立刻施展“倒缠头”，身子猛地向下一沉，右臂同时向后反抄，不等偷袭之人扣下扳机，便早已夹住了对方持枪的手臂。

司马灰左肩带伤，使不出力气，只好倾其所能，顺势用个头锤，将额头从斜下方向上狠狠顶了过去，正撞到那人的鼻梁骨上，就听鼻骨断裂，发出一声闷响，碎骨当即反刺入脑，那人连哼也没哼一声，顿时软塌塌的倒在了地上。

司马灰这几下快得犹如兔起鹘落，极是狠辣利落，结果收势不住，也跟着扑到了地上。他惟恐来敌不止一人，连忙就地滚开，随即旋转推拉SM1E步枪的枪机，正待招呼走在前边的罗大海等人隐蔽，却见丛林里钻出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缅甸人。

那伙武装人员，大多是头裹格巾身着黑衣的打扮，手中都端着“花机关”，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前边的罗大海三人，看情形只要司马灰再敢轻举妄动，立刻就会把他们打成蜂巢。

司马灰自知反抗不得，只好走出来弃械投降，被人家当场五花大绑，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司马灰暗暗叫苦，万没想到深山老林里会遇到敌人，但是看这伙人的武器和服装十分混杂，不会是政府军。野人山这险恶异常的鬼地方，大概只有“游击队、劫机犯、运毒者”一类的亡命徒才敢进来。

司马灰判断不出这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也心知肚明，自己杀了对方一个同伴，落在他们手里，定然难逃一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正在这时，从那队缅甸武装人员后边，又走出六个人来，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其中甚至还有个体魄高壮的洋人，为首却是个容颜清丽的年轻女子，看样子也就二十来岁的年纪，头上戴着顶配有风镜的丛林战斗帽，身穿猎装，顾盼之际，英气逼人，显得极是精明干练。

那伙缅甸武装人员把司马灰四人从里到外搜了一通，把找到的零碎物品，连同Karaweik身上所藏的笔记本，都交给了为首的那个女子过目。

那女子不动声色地逐一翻看，待看到徐平安所留的笔记本之时，脸

上晃过一抹惊讶的表情，她立刻合上笔记本，低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死尸，又走到司马灰近前，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开口问道：“你们是中国人？怎么穿着人民军的军装？到这缅北深山老林里来做什么？”

在司马灰眼中看来，这女子仿佛是从旧式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不知什么来路，可一听对方竟然不知道缅共人民军里有数万中国人，即以此事询问，想必是从境外来的。他又听那女子的中文吐字发音清晰标准，绝非后天所学，应该也是个中国人，至少曾经是个中国人。司马灰自己也知道中国人落在缅甸人堆里一眼就能被人认出，没什么可隐瞒的。心想：“看来这件事多半还有周旋的余地”，但眼下还不清楚这伙人和军政府有没有瓜葛，所以并没有答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女子和颜悦色地又问：“你怎么不敢说话，是不是有点紧张？”司马灰心中不断盘算着如何脱身，嘴上只含含糊糊地应道：“我非常的有点紧张。”

谁知那女子忽然变得面沉似水，哼了一声说道：“少跟我耍滑头，你刚才被我的手下用枪口顶住了后脑，却能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将他杀了，而且当真是杀得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你杀人连眼都不眨，具备如此出类拔萃的身手和心理素质，居然也会有紧张惧怕的时候？”

司马灰见那女子目光锐利，不像是个好对付的主儿，但仍狡辩说：“我之所以觉得紧张，是因为你离我离得太近了，你站在我十步开外还好，超过了这个距离，我就会感到不安全。”

那女子冷冷地瞪了司马灰一眼：“我问你什么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要不看你们是中国人的，我也不会下令生擒活捉，如果我现在把你交在那些缅甸人的手里，他们肯定会在木桩子上活剥了你的人皮。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他们是很会搞这些折磨人的花样的。”

司马灰满不在乎地说：“我罗大海欢迎来搞，搞费从优。”

罗大海被人捆住了按倒在地，一直作声不得，此刻他听司马灰冒充自己胡说八道，立即挣扎着破口大骂：“司马灰，你小子太他妈缺德了，你有舅舅没有啊？我操你舅舅！”

那女子见司马灰和罗大海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而且都是油条，问了半天，你问的明明是东，他们偏要说西，根本别想从这些人嘴里打听到半句有用的话，她心中无名火起，就不免动了杀机，一把揪住阿脆的头发。随即“唰”地一下拽出猎刀，寒芒闪过，早将刀刃抵在阿脆颈下，盯着司马灰说：“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就先一刀割断这姑娘的喉咙。”

阿脆全无惧色，对那女子说了声：“我早就想死了，你给我来个痛快

的吧。”然后就闭目待死，一旁的Karaweik急得大喊大叫，却被一个缅甸人用脚踩在地上，拿枪托照着脑袋接连捣了几下，顿时砸得头破血流。

罗大海见状骂不绝口，而司马灰则是沉住了气，丝毫不动声色，表面上继续随口敷衍，暗中想要寻机挣脱绑缚，夺枪制敌。可他四下一看，发现除了二十几缅甸武装分子之外，以那女子为首的几个人，居然都在身后背了一根金属制成的管子。

司马灰识得这件器械，它有个名目，唤作“鸭嘴槊”，通体五金打造，鹅蛋粗细，柄部有人臂长短，内藏三截暗套，可长可短，能够伸缩自如，前边是个兽头的吞口，从中吐出铲头似的槊端，槊尖扁平锋利，有点类似于游方僧人使用的五行方便连环铲，但更为轻巧精致，便于携带，是早年间的金点先生挂牌行术之时，用来判断地质条件用的独门工具，可以穿山取土，就连坚硬厚重的岩层也能挖开，如果在荒山野岭上遇着不测，又可以当作兵刃来防身，据说以前岭南和关东地区的盗墓贼，也多有用它来掘墓土撬棺材的。

司马灰看得真切，不由得心下起疑：“看来这伙人并不是政府军派来的追兵，但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怎么偏要跟我们过不去？而且神秘莫测的野人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山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才值得这伙盗墓者，如此不顾一切的前来冒险？”

那女子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老者，中等偏瘦的身材，颌下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油头滑脑，像是个“学究”的模样，他见此刻的气氛僵持到了极点，随时都会血溅当场，就急忙出来打个圆场，先是对司马灰说明了事情经过，他自称姓姜，人称“姜师爷”，祖籍浙江绍兴，是个“字匠”出身，并介绍那女子姓胜，名玉，人称“玉飞燕”，是他们这伙人中打头的首领。

姜师爷声称他们这伙人是一支考察地理的探险队，想深入“野人山”腹地寻找史迪威公路的旧址。先是使用重金，买通了在缅北三角区很有势力的一位军阀头子，才得以找机会进山。但是苦于对丛林里的环境不熟，又找不到认路的向导，空在山中转了十多天也不得结果。

刚才探险队在丛林中听到枪声，立刻四散躲避了起来，随后就发现了司马灰等人，他们见这四个人身边带有步枪，而且看上去又像华人，惟恐产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冲突，才会使用偷袭的下策，其实只不过是等解除了对方的武装之后，再商谈正事，不料司马灰下手太狠，超出了他们先前的预计，不但没被当场制住，还折掉了一个兄弟。

姜师爷经验老道，他看出司马灰这种人是吃软不吃硬，就劝解

道：“看阁下燕晗虎额，乃万里封侯之相，而且身手如此了得，想必不是等闲之辈，真令我等钦佩不已。想咱们萍水相逢，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折掉个崽子又算得了什么？可别为这件区区小事就伤了和气。我们只是想问一问，你是不是知道关于幽灵公路的事情？”

司马灰却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怎会轻易相信这套花言巧语，他不等姜师爷说完，就突然开口问道：“你们这伙盗墓的‘嗨子’，找野人山里的史迪威公路想做什么？”他猜测玉飞燕这伙人很可能是盗墓贼，但不知她的目的所在，所以先拿话点了一下，问对方是不是“嗨子”。

此言一出，胜玉和姜师爷都是满脸错愕，没想到司马灰竟能看出自己这伙人的来路，心中俱是不胜惊异，忍不住同声问道：“你怎知道？”

司马灰看到对方的反应，已知自己所料不错，便把目光落向他们身后所背着的“鸭嘴槊”上，嘿嘿冷笑道：“武二郎养王八——什么人配什么货。”

胜玉同姜师爷听得又是一怔，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姜师爷就解开了捆住司马灰的绑绳，其余三人却仍旧绑着不放，只把司马灰请到一旁详谈。

眼下双方都有许多事情想问，但谁都没有多说，因为所作所为牵扯甚大，几乎全是暗地里的勾当，更不知对方的底有多深，自不肯轻易吐露半点口风，这就是绿林中所谓“三谈三不谈”的规矩。遇到这种情形，按行帮各派惯用的方式，由两拨人里的首领，当面锣对面鼓坐下来——“盘海底”，这是指使用《江湖海底眼》中的唇典暗语来相互盘问，在摸清了底子之后，才可以详谈机密事宜。

姜师爷在附近找了块布满青苔的大条石，又找手下喽啰要来十八个行军水壶的盖子，以此来代替“茶碗”，往里面斟满了清水，随后按照海底阵法，在石面上依次排开这一十八个壶盖，请司马灰和胜玉分别在两侧前面对面坐下。

胜玉为主，理当先做开场，她将其中两个茶盏从阵中推出，左手伸出三指轻轻按住一只，右手则用四指点住另外一只，浅笑道：“行帮各派，义气为先；三一不二，枝叶同根；司马兄，请先饮此茶。”

司马灰肩上伤口隐隐作痛，脑中好似有无数小虫来回爬动，但是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惟有硬撑，他竭力打起精神，看了看左右两只壶盖，知道如果随随便便的喝了，就会被对方当作是不懂行的“棒槌”，于是摇头说：“在下既非三老，也非四少，不敢在贵老大面前冒昧。”

胜玉见他识得章法，就微微点头，撤回两只茶碗，重新摆了个“一字

长蛇”，盘问道：“请问兄台，阵上挂着什么牌，牌底写着什么字？”

司马灰知道胜玉是在问自己的出身和来历，便回答说：“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贵老大问起，不得不说。阵头挂着一字牌，牌底是倒海翻江字，在下姓个西，头顶星足流，身背星足月，脚踩星足汪。”

胜玉一听，明白了，原来这司马灰是金点真传，看对方年纪还轻，难以轻信，还得再问问他有多大本事，又得过哪些传授，于是又问道：“还要请教兄台，身上带着什么货？”

司马灰答道：“身上没别的东西，只带着五湖四海半部《金钢经》；但在下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若有说到说不出的，还望老少爷们儿多担待。”他说完之后，心想：“别总是你问我，我也得问问你。”就把海底茶碗阵摆成个“二龙出水”，盘问胜玉道：“敢问贵老大，手里掌过几条船？”因为司马灰刚才已经知道了，胜玉一伙人都是盗墓的贼人，所以直接就问她倒腾过多少古墓中陪葬的明器。

胜玉也不示弱，答道：“好说，手中不多不少，掌过九千九百九十九条船。”简而言之，她这句话就是说：“太多了，早已不计其数。”

司马灰见她好厉害的手段，根本不信，追问道：“船上打的是什么旗号？”因为在民间盗墓的晦子，手段各不相同，受地理环境因素和技术经验所限，大多是分地区行事，河南的不去陕西，关外的不到关内，这句话大意是在问：“你们这伙人是在什么地方挖坟包子？使的又是哪一路手段？”

胜玉对答说：“上山得胜旗，下山杏黄旗，初一、十五龙凤旗，船头四方大纛旗，船尾九面威风旗！”言下之意，是说各地皆去。以往历朝历代的古墓，虽是到处都有，可平原旷野上的坟包子好挖好拿，却没值钱的东西，拼着性命，提心吊胆，费死牛劲，得个仨瓜俩枣的也不值；山陵里埋的倒是帝王将相，明器珍宝应有尽有，可是地宫墓道，石壁铁顶，暗藏机括，坚固难破，既不容易找到，也很难轻易打开盗洞。但胜玉自称盗墓有术，坟包子不嫌小，山陵石冢不嫌大，只要被她相中了，就没有盗掘不成的。

司马灰听了这话可不肯领教：“我问你船上有多少板？板上钉了多少钉？”这意思是说：“你有什么本事敢放这么大的话，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胜玉神色自若地答道：“板有七十二，谨按地煞数；钉有三十六，布成天罡阵。”这是说：“我手下有既懂得风水方术的高人，也有精通地理

爆破的专家，天底下没有我们做不成的活。”

司马灰心下不以为然，冷哼了一声，又问：“有眼无钉的是什么板？有钉无眼的又是什么板？”

胜玉对答如流：“有钉无眼是跳板，有眼无钉是风板。”同时反问道：“你说天上有多少星？”

司马灰一听更不服了，心想：“就你这两下子，还敢探问我的手段？”当即不屑一顾地答道：“天上星，数不清，前人说是三万六千六，你说你身上几条筋？”

胜玉见对方开始还挺规矩，但越说越是无礼，忍不住有几分薄怒，扬眉道：“身上七条筋，剥皮剜肉寻，你可知一刀几个洞？”

司马灰也不客气：“一刀两个洞，你有几条心，我借来下酒吞！”

（注：花机关——冲锋枪；崽子——喽啰）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六话 蚊式特种运输机

天色渐渐黑透了，整座“野人山”都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这也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短暂沉寂。

然而缅甸游击队的四个残存人员，同“玉飞燕”一伙盗墓者之间的凝固气氛，却显得更为紧张。

司马灰自知己方受制于人，若是把话说得软了，不免更加被动，所以盘底时寸步不让，专捡些狠话来说，将胜玉激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在旁的姜师爷是个老江湖，他见这两位针锋相对，越说越僵，就差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赶紧在旁咳嗽一声，示意这个话头到此为止，又把海底茶碗阵中的茶水换过，按古例这回该用“酃红茶”，那种茶很浓，喝一口，能把人呛一跟头，可在原始丛林里没有条件，只是在壶盖中换了道清水，重新摆作“三羊开泰”之局。

这海底茶碗阵从自报家门的“一字长蛇”开始，紧接着是互相盘问的“二龙出水”，海中更有“三羊开泰、四门兜底、五虎群羊、六丁六甲、七星北斗、八卦万象、九子连环”，最后直到“十面埋伏”，按照规矩一层层盘下去，等盘到海底的时候，各自也就将对方的情况全摸透了。

经过这番谈话，双方都知道了彼此的底细，没有实质上的利害冲突，更不用担心走风漏水，司马灰的底子比较简单，他大言不惭地告诉对方，想当初我司马司令横扫缅甸，百战百捷，杀敌如麻，我踩一跺脚整个缅甸的地面都要跟着颤三颤，奈何现在人民军垮了台，我们也不想再趟这路混水了，打算绕过“野人山”，北上逃往国境线。

而玉飞燕这伙人，祖辈都是关东晦字行里的人，他们成帮结伙，号称“山林队老少团”，也是因为在民国年间做下了几件大案，不得不躲到南洋避祸，一直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走私获利，同时勾结海匪打捞古代沉船，或是到泰柬边境盗挖坟墓和寺庙佛塔遗迹，通过走私贩卖文物为生。

在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有“江湖”一词，江湖上存在着许多特殊行当，沿街乞讨的称作“花子”，盗墓挖坟的则被称为“晦子”，还有劫道的响马子、剪径的拐子、打鱼的牙子、走千家过百户拧门撬锁的飞贼、算命的先生、看风水相地的墓师等等。行业和谋生的手段虽然不同，有文有武，但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如果其中有懂得五行八卦、风水方术的人物，也就是那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在江湖上就会极受尊

崇。相较而言，“嗨字行”只不过是民间盗贼的统称，里面的人员结构十分复杂。

胜玉的父亲死后，由她继承祖业，带着旧时班底，做了“山林队老少团”中打头的首领，她手下最得力的几个人，无非是“草上飞、穿山甲、海冬青”之流，另有一个擅长爆破的苏联流亡者，人送绰号“白熊”。

那位姜师爷是个盗墓老手，更是胜玉的叔伯辈，也算是她的半个师傅，因此胜玉对他格外尊敬，呼为“姜老”，言听计从。

玉飞燕曾经受过高等教育，近几年她把祖传的手艺改进完善了许多，带着“山林队老少团”，在南边名头很响，这回是接了一个大客户的委托，要到野人山幽灵公路尽头，去寻找一件极重要事物。但并非是盗掘古墓，而是要做一趟“签子活”，所谓“签子”，是指异常危险艰难，好比在无数锋利的竹签上腾挪翻转之意。

司马灰听明白了之后，就说既然咱们两拨人都是不相干的，那就大道朝天，各走半边。如今笔记本也落到你手里了，还想干什么？不如趁早放了我那三个同伴，刚才我打死了你手下一个喽啰，只把我留下也就是了，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杀剐存留，悉听尊便。

胜玉在摸清了司马灰的底细之后，语气也比先前客气温婉了许多，但她并不打算就此放人，因为刚才在盘海底的时候，他手下人早已经审过了随身藏带笔记本的Karaweik，那个十几岁的缅北山区少年，怎能是这些老江湖的对手，果然不出三五句话就被套出了实情，这本笔记中并没有描绘“幽灵公路”的详细地图，现在能有可能在山里找到这条路的，只有Karaweik一个人。这是老天爷给她玉飞燕送上门来的机会，绝不可能放过，所以无论如何，探险队都要将Karaweik带走。

但玉飞燕并未把事作绝，她在说明已方意图的同时，也给对方提出了两个方案。眼下能让司马灰选择的，只有这两条路。一是留下Karaweik自己离开，二是加入探险队一同进山。另外胜玉也清楚司马灰等人面临的处境，在当场许下承诺，倘若把这趟“签子活”作成了，她就安排司马灰这四个人离开缅甸，可以去香港泰国，或是离开亚洲，远走高飞，这些事全都包在她的身上。

玉飞燕急需扩充力量，她看司马灰身手不错，胆色见识也有过人之处，而且即是缅共游击队的成员，也肯定熟悉山区情况，便起心想要拉此人入伙，言辞极是恳切。

司马灰偷眼看了看被捆在旁边的那三个同伴，见阿脆和罗大海都对他悄然点头，表示不肯抛下Karaweik，愿意跟探险队一同深入野人山腹

地，此去虽是危险万分，却未必不是一条活路，既然大伙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又有什么地方是不敢去的？于是司马灰将心一横，点头应允了玉飞燕的请求，同意加入探险队。

双方当即裁香立盟，以示永不反悔，随后胜玉就命手下给罗大海三人松绑，又提供药物让司马灰治伤，并让众人在原地设营，明天一早动身。

阿脆精通医理，她为司马灰切去脓疮，换药敷上，重新包扎好了伤口，始终提着的心这才放下，要不是能在丛林中遇到这支探险队，司马灰伤口感染势必会越来越严重，恐怕当真走不出野人山了。

胜玉看阿脆处理伤口的手法利落巧妙，更是熟识药性，比得过真正高明的医师，也不禁对她有些佩服，更觉自己能拉拢这四人入伙，是得天助，可期重望。

司马灰却没理会玉飞燕是怎么想的，他一边任由阿脆裹伤，一边和罗大海、Karaweik抱着刚要来的几袋野战食品大吃大嚼。这种六号野战食品里什么都有，不仅有咖啡、香烟、火柴还有巧克力，Karaweik饿得眼珠子都绿了，也不管是什么，捡起来就往肚子里填，他嘴里塞满了食物，不住对司马灰点头，表示这东西很好吃。

司马灰却觉得难以下咽，摇头说：“星期天你小子可真够没出息，这东西嚼来嚼去也没什么味道，不咸不淡的，你怎么就跟吃了山珍海味似的？”

罗大海也深有同感，把嘴里嚼着半截的东西吐在手里看了看说：“确实是味同嚼蜡，难道探险队天天就吃这个？”

司马灰解释说，既然是野战食品，那肯定都是在野外作战时吃的，条件不太好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如果不把食物风干了，也很难长期保存。

罗大海恍然大悟：“原来是风干的，怪不得我吃起来就他妈跟嚼手纸似的，这风得也太干了。”说完又把刚吐在手里的食物，重新放到了嘴里用力咀嚼。

玉飞燕在旁看了个满眼，忍不住出言道破：“你以为你们俩吃的是什么？那就是手纸。”

司马灰和罗大海这才知道自己拿错了，有吃的没拿，反而是看六号野战食品密封袋里的手纸体积比较大，拿起来就放到嘴里去嚼，二人得知真相，顿觉大窘，但以他们的脾气秉性，自然是死也不认，大不了将

错就错，声称咱爷们儿都是文化人，平时就喜欢吃些笔墨纸砚，别说吃你两卷手纸了，就连齐白石画的对虾也吃过二斤，说话间硬是把野战食品袋子里的手纸全部嚼烂了吞进肚中，然后才开始吃别的东西。

胜玉并不与他们计较，她借机为司马灰等人说明了探险队的人员结构，与其说是“探险队”，实际从骨子里边，还是没脱离传统响马组织的“山林队老少团”。一切事务都由“打头的”说了算，但打头的心要正，心不正成不了事。

其次是“字匠”，也称先生，就是队中经验最丰富的老贼，他作为智囊，起着军师的作用，以下还有草上飞、穿山甲等几个兄弟，都是十分得力之人。

另外那二十几个作为“脚夫”的缅甸武装人员，都是从缅北军阀武装中招募来的亡命徒，他们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而司马灰这四个人，就被充为了领路的“线火子”，负责带着探险队找到野人山“幽灵公路”。

虽然侵袭缅北的热带风团“浮屠”正在迅速向北逼进，预计一两天之内就会抵达“野人山”，但胜玉的决心似乎很大，即便面临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她仍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做成这趟“签子活”，因为缅北非军控地区的局势非常不稳定，要等下次再有机会进山，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司马灰寻思着胜玉和她手下这伙人，都是挖坟掘墓贩卖古物的晦子，但从没听说野人山里有什么“古墓”，何况能够买通地方武装力量借道进山，所花费的金钱必然不会是小数目，这可不是随便挖几件墓中的古董就能赚回来的，究竟是谁肯耗费如此大的本钱，他们到底想找什么东西？

司马灰早已迫不及待想知道内情，就问胜玉在“幽灵公路”的尽头究竟藏有什么秘密？

胜玉拿出一个防水袋，用手抽出里面的东西，那是薄薄的几份文件，还有若干张照片，她告诉司马灰等人：“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唯一目标。”

司马灰和罗大海凑过来仔细看了看照片里的飞机，看照片里的拍摄地点，其背景似乎是在某处军用机场，而且拍摄的都同是一架军用运输机。这架运输机式样古旧，奇形怪状，机体和机翼上绘有昂首吐信的毒蛇标志，显得很特殊。

二人都觉得有些眼熟，好像曾经在哪里见到过，看来并非是现代的机型，早该放到军事博物馆里去了，想到此处，猛然记起了从前在山区作战时的所见所闻，奇道：“这是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七话 通天塔

缅共人民军曾在“腊戍”附近，攻占过一处当年由英国人修筑的军用机场，机库里还保留有许多损坏多年的老式战斗机，其中就有这么一架机体，型制怪异，令人过目难忘，类似坠毁在山里的残骸他们也曾见过。

所以司马灰和罗大海细加辨认，倒是能识得这架奇形怪状的飞机。这应该是一架由英国人制造的“蚊式特种运输机”。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飞机，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型号和种类很多，例如“战斗机、鱼雷反潜机、轻型轰炸机、拍照侦察机、特种运输机”等等，向来以敏捷灵活著称，非常适合在气候复杂多变的热带地区飞行，曾经有大批的“蚊式”飞机在缅甸服役，以轻型轰炸机和夜间侦察机居多，照片上这类经过改装的特种运输机却不常见。

司马灰对玉飞燕说，这种老掉牙的旧式飞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你们冒如此大的风险和代价，绝不会仅仅只为了一架“蚊式特种运输机”。肯定是运输机的机舱里装载着什么重要物资，但它为什么会在野人山？又为什么会有人不惜重金雇佣探险队来寻找它？想来其中必然有些不可告人的缘故。

玉飞燕点头承认了司马灰的判断，不过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缘故，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缅甸、印度等国家摆脱英属殖民地统治的前夕，英国人曾派遣空军，秘密运送一批从缅甸掠夺来的稀世珍宝，准备先送到港口装船之后，再转运至本土的“大英帝国博物馆”。

在执行这次秘密运送任务的过程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因遭遇气候突变，被迫偏离既定飞行路线，坠落在了野人山腹地。通过护航战斗机飞行员的报告，与运输机驾驶员最后的通讯是：“我们降落在了雾中……”，降落点是位于原始丛林中的一个巨型裂谷，大概是由于裂谷中气流和机体结构较轻的作用，使得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并没有当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不过那个巨型裂谷深处浓雾弥漫，将空中俯瞰的视线都被阻挡，当“蚊式特种运输机”落入茫茫迷雾之后，很快便在驾驶员惊恐绝望的呼叫中，中断了一切与外界的通讯联络。

军方闻讯后，立刻调集人员，就近组成救援分队，分多路进入野人山寻找这架失事的特种运输机，甚至还不顾恶劣的天候影响，派出侦察机到坠落点附近进行搜索。

可是进山的各支搜救部队，不是找不到路无功而返，就是进入丛林后下落不明，要说失踪在山里的人员和飞机，也数不清楚这些年究竟有多少了，身份和背景来历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寻宝的冒险家和投机分子，也有逃亡者、走私犯、土匪，以及在历次战争中误入野人山的各国士兵。但不论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日军占领时期，官方对待发生在“野人山”里的一切失踪事件，都避而不谈，从未有过任何公开搜救行动的记录。

不见天日的原始丛林和千年不散的地底云雾，都成为了天然的视觉屏障，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将“野人山”彻底与世隔绝，至今没有任何人能从深山中活着走出来。

这架蚊式失踪不久，缅甸宣布独立，英国人全部撤离，关于“特种运输机”消失在野人山大裂谷的军事档案，也被永久封存。可仍有许多人对机舱中装载的“秘密”念念不忘，对于这架失踪运输机的搜索，至今也没有中断过，胜玉手下的山林队老少团，就是受人雇佣，要进山找到这架绘有黑蛇标记的特种运输机，并将机舱里的“货物”带回去。

玉飞燕手中的线索，除了几张运输机的照片之外，就剩下一些当年英军搜救分队留下的情报，可以从中得知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大致位置，是位于野人山中心的巨型裂谷，然而由地底涌出的茫茫迷雾，正逐年增多，掩盖住了附近的大部分区域。

如果探险队直接进入被迷雾笼罩的丛林，很容易会重蹈前人复辙，所以胜玉和姜师爷商议之后，决定首先寻找到由美军修筑的史迪威公路，据说这条“幽灵公路”的尽头，非常接近野人山巨型裂谷的边缘地带，当年美军的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是想从侧面避开那些诡异的的地底云雾，可他们在山中挖掘隧道的时候，无意间引起了塌方，塌方处显露出一个洞窟，里面雾气涌动，进去侦察的人员大多死于非命，所以才被迫放弃了将公路纵向贯穿“野人山”的计划。

探险队苦于没有地图和向导，想找到一条被遗弃数十年的公路谈何容易，幸亏遇到了司马灰同Karaweik等人，Karaweik虽然也从来没走过“幽灵公路206B线”，但至少他有些经验，知道究竟该怎样去寻找，也懂得如何避开历次战争时期所遗留的大片雷区，只要能找到位于“B路线”尽头的隧道，就可以设法从塌方区域穿过地底洞窟，进入“蚊式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巨型裂谷内部。

玉飞燕讲完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司马灰和罗大海说：“不管你们信不信命，至少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确实有某种‘引力’存在，咱们能在野人山里相遇，并且最终成为同伙，这恐怕就是命运的安排，从今以后，该

当同心协力才对。”

司马灰知道玉飞燕不可能透露关于“货物”及“客户”的信息，但料想运输机机舱里的东西非同小可，既然是趟玩命的“签子活”，肯定不会轻易得手，搞不好还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于是他提醒胜玉说：“既然你说要相信命运，那成事与否就看天意了，这趟活要是万一做不成，你也别强求。”

胜玉秀眉微蹙，责怪道：“你别给我动摇人心，只要咱们大伙心齐，怎么会有做不成的事？”

司马灰说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我看咱们这队人，就是做不到同心协力。我记得以前在曼支附近，听人讲过一个西方宗教传说：

那还是在远古时代，地上的人们生活很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又有洪水猛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当时的人们都听说天国不错，一年到头温暖如春，有四时常开之花，八节不谢之草，而且物产丰富，吃喝穿戴不愁，更没有生老病死之苦，只不过天空遥远，其高异常，居住在地面的普通人根本没办法上去。

结果大伙一合计，就决定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给它一直盖到天国，那样咱们男女老少都能上去当神仙，不用再留在地上受罪了。于是众人就开始施工，大伙齐心合力，进展迅速。

眼看着高塔入云，越盖越高，住在天国里的天帝就坐不住了，他急得直转圈，心想：‘天上就我一个住着多舒服，如今地下这帮孙子吃饱了撑的，都要上来跟我搅合，不成，得赶紧想点办法。’结果他就想了一个损招，把地上的人们分成不同的种族，让他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彼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

这个办法还真管用，语言和种族文化背景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地上的人们因为无法互相沟通，没办法再向先前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于没能筑成“通天塔”，至今还留在下边互相指责对方，不断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玉飞燕耐着性子听司马灰胡扯了半天，皱眉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司马灰说我就是想说在咱们这伙人里，即有俄国人、缅甸人、柬埔寨人，也有中国人，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究竟是哪国人都说不清，彼此之间相互勾通交流起来很麻烦，谈何同心协力？纯粹是伙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绝对难成大事。所以我看到野人山里寻找那架失踪多年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咱们尽力而为，可万一失手

了，你得答应我，在你们撤退的时候至少把Karaweik带走，并且安排他离开缅甸。

胜玉半没好气地说你尽管放心吧，山林队老少团又不是没做过“签子活”，别看队伍里人头杂，可你们根本不需要交流和勾通，因为我玉飞燕是“打头的”，全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

司马灰心中不屑，暗想：“你玉飞燕不就是个盗墓团伙的头子吗，老子在缅甸砍掉的人头，比你们这辈子挖过的坟头加起来都多，凭你这小骚娘们儿有什么资格指挥老子？”但他也不想在这种事上多作纠缠，点到为止，于是说了声：“但愿如此。”就将她打发走了。

这时罗大海低声问司马灰：“倒是听说大英帝国博物馆里确实收藏了许多古代文物，可缅甸当地人大多贫穷困苦，连座像样些的房子都造不起，那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又能好到哪去？我看多半也是徒有虚名，如今有场灾难性的热带风团就要来了，那伙人为它冒这么大的风险到底值不值？”

司马灰说：“这是你罗大舌头没见识了，你别看当地人穷，可这里确实曾有过很多显赫强盛的古代王朝，历史积淀深厚，当地人对信仰格外虔诚，有名的几大寺庙更是造得珠光宝气，金碧辉煌。而且这黄金翡翠之国的名头，也绝非凭空得来的，说别的你未必知道，我给你举个最直观的实例，你知道英国女王是谁吗？”

罗大海被问得犹如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了：“小看人是怎么着？英国女王我可太熟了，谁不知道缅甸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现在好多地方还留着她的画像，咱在这打了那么多年仗，真人虽然没见过，但肖像画却看了不少，咱最起码也跟她混一脸儿熟啊，她不就是英国总统的媳妇儿吗，不过我刚才问的这件事，跟她有什么关系？”

司马灰道：“你看过肖像画就应该知道，英国女王头顶上戴着个皇冠，皇冠中央镶了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鲜艳胜血，全世界仅此一颗，独一无二，那就是第一次英缅战争时期，由几个随军的英国探险家，无意间从缅北野人山里挖出来，然后才带回国去，献给了他们的英女王陛下。”

罗大海若有所悟，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肯定不是一般的牛逼，要是真能给它找着，咱就黄鼠狼子等食儿——见鸡行事了。”

阿脆听罗大海言下之意，是想将那架失踪运输机里的东西据为己有，就说你别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了，能活着从“野人山”里出去才是最

重要的，你没听说以前进到深山中的探险队，从来就没有人能活着回来吗，要是咱们也进去出不来了该怎么办？

罗大海笑道：“阿脆你可别吓唬我，你还不知道我罗大舌头是火柴棍儿上绑鸡毛吗，胆子很小啊。”

三人说了一阵，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是如果真能捡条性命回去，等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患得患失之际，只觉前途难料，一阵阵倦意袭来，陆续沉睡了过去。

转天天还没亮，就都被姜师爷叫了起来，众人收拾装备动身出发，穿过一片片茂密的丛林，攀至一道耸立的山脊，从高处向四外一看，苍茫的群山之间一片寂静，拂晓的晨雾也还没有完全消散，遥望天末长虹似血，那是强烈热带风团“浮屠”逼近的前兆。

这场灾难性的恶劣天候一来，连续几天之内，狂风暴雨都不会有所减弱，到时必然山洪泛滥，泥石流崩流，甚至就连“野人山”的地形都可能会因此改变，所以留给探险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找到“蚊式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巨型裂谷。

由Karaweik在前引路，一路穿过山涧，绕经几片雷区，在一片断崖环绕的地方，找到了“Y”字型公路的分支点，美军称此地为“堪萨斯点”，向左走是曲折漫长的A线，而右侧多为穿山隧道，直通被云雾封锁覆盖的危险区域。

Karaweik最多也只到过“堪萨斯点”，接下来只能摸索寻找幽灵公路的B线了。虽然被遗弃多年的公路路面都已被植物遮掩，或是坍塌剥断，早已面目全非。这条利用机械化辅助修建的路基，仍为顽强的灌木丛提供了入侵空间，树根渗透了圆木的缝隙，盘恒交错地覆盖住了路面，使人无法看清它的面貌。可只要掌握了公路走势的规律，也不难寻找到泥土植被下的公路遗址，以此顺藤摸瓜，要确认“206B线”的位置并不算十分困难。

不料这条“幽灵公路”见首不见尾，前半段全长六十里，纵深五里半，全修在山腰上，均系绝户道，共拐十八弯；后半段都已被洪水冲垮，没留下半分痕迹。探险队失去参照物后，迎面遇到丛林中一大片绵延起伏的断崖，被拦住了去路，根本找不到进山的隧道入口，眼见前边的断崖延展不下数十里，可是在原始丛林中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如果逐步搜索过去，没有三五天的时间，不太可能找到隧道入口。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之际，Karaweik说出一个线索，他记得父亲在世时曾经讲过：当年为了进山采药时，曾到过这处隧道入口附近的断崖

上，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也就是缅甸人古老传说中的“长蛇显身”，惊得他魂不附体，匆匆逃出了原始丛林，不料前脚刚出山，后脚暴雨就到了，淹没冲毁了野人山的许多地方，要是他晚逃一步，早就死在山里了，所以一直都认为那是“长蛇”显出灵异相救，才能使其得知危险征兆，有命逃回家中。

根据这一传说，可以推测“长蛇显身”是位于206隧道附近的特殊标志，但记载着美军修筑公路过程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奇异现象，可见并非是时时都能遇到，而且至今没人能说清楚“长蛇显身”究竟是何所指，只推测越是在天候恶劣的情况下，就越有可能见到这一奇观。

这座深处缅甸北部的“野人山”，是喜马拉雅山余脉尽头的一片深山绝壑，低海拔区域多被茂密的原始丛林覆盖，四周高山峡谷环列，流经的水系众多，气候终年不变，除了规模剧烈的热带风团之外，深山里很少受到风暴雷雨的侵袭，也许等上十几年，都不会有机缘遇见能够引动山洪的恶劣天气。

众人只能推测这“长蛇显身”的传说，大概存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代指某种“天象”，因为中国古代曾将许多天兆用生物来命名，不过历史上从来没有“长蛇显身”之语的记载，缅甸地区的宗教体系是从古印度流传而来，也许正是由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造成现在的人根本难以理解这个暗示。

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大，野人山里多有巨蟒大蛇，甚至传说有条怪蟒长可数里，它吞吐出来的茫茫白气，形成了群山深处千年不散的云雾，覆盖着许多里数，人畜进到雾中，即被它溶化吞噬。而“长蛇显身”之语，多半是指“在异常气候的影响之下，躲在山里的怪蟒便会受到惊动，从云雾中显身出来”。

此时，山中气压越来越低，闷热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住了，万籁无声，使人感觉烦躁不安，几乎喘不过气来。司马灰心说：“估计这场暴风雨快要来了，如果再找不到隧道入口，就必须立刻躲到高地上去了。”他正自寻思觅路攀上山脊，抬眼间就见对面一片裸露的山壁上，出现了二三十米长的一条黑蛇，蛇身如烟似雾，朦胧模糊，最奇怪的是，那黑蛇竟然钉在笔直的峭壁上一动不动，仿佛是一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岩画，可先前看了多时，山壁断崖上分明都是空无一物的所在，怎么就突然出现了这种奇异景象？

司马灰还道是自己看花了眼，忙叫其余众人也抬头去看，数十人目瞪口呆地凝视了良久，几乎人人都不敢相信自己双眼所见，因为那条浮现在壁上，确实有条一动不动的黑色蛇形，既不是描绘怪蟒图腾的壁

画，也并非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物。此前谁都难以想象得到，留存于缅甸古老传说中的“长蛇显身”，竟是一幅具有生命的神秘图像，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卷 蚊式特种运输机 第八话 长蛇显身

正当探险队被断崖阻挡，一筹莫展之际，竟发现在山壁上，出现了一条乌黑蜿蜒的“蛇形”，长度不下数十米。岩壁上生满了青苔和各种植物，满壁浓绿掩映，更显得那条长蛇朦胧诡异，仿佛是个幽灵。由于离得远了，也看不出究竟是蟒是蛇。

随队的一众缅甸武装人员，都惊得跪倒在地，口中不停念诵佛号，对着山崖拼命磕头。

玉飞燕也觉吃惊不小，她抓起望远镜，举在眼前仔细看了一阵，方才恍然大悟，她告诉众人用不着惊慌，岩壁上的蛇形黑影，根本就不是蟒蛇，而是在成群迁移的“红蚁”。

原来野人山地势环合，四周绵延起伏的山脉，多为太古时期“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气候终年恒定不变。通常的热带风暴难以波及影响此地。但是今年来自印度洋的这股强热带风团，猛烈程度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如此恶劣的气象变化，自从被预测出来之后，便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根据气象分析显示，缅北野人山地区也将受到狂风暴雨的侵袭。此时热带风暴带来的大雨即将来临，骤雨会使平静低洼的河道都会变为湍急迅猛的洪流。

反常闷热的天候，已使深山老林里的生物有所察觉，数以千万计的红蚁，正被迫迁移到高处，以避免蚁巢遭受灭顶之灾的厄运。原始丛林中的红蚁数量多得惊人，虽然名为红蚁，但周身乌黑，仅尾部带有一点朱红，体型最大的接近人指，小者也如米粒一般，密密麻麻地聚为队列爬壁而上。人们站在远处望见，自然会将其视作“长蛇”。也许早在千百年前，就曾经有人目睹过这一神秘的自然现象，所以才会留下这些令人难以琢磨的离奇传说。

虽然胜玉告诉众人崖壁上的蜿蜒黑影并不是蟒蛇，但包括Karaweik在内的缅甸人，完全难以理解丛林中的“红蚁”竟会主动迁往高处躲避暴雨，都认定了那是长蛇借着蚁群显身，人人噤若寒蝉，个个面如土色。

玉飞燕告诉众人，在热带丛林中生存的“红蚁”，又称“信蚁”，它们可以在觅食或行军的区域留下“信息素”，每次远距离迁移都有固定路线，等到天气好转，便要原路返回崖底，重新修造被暴雨冲毁的巢穴。看红蚁聚集的数量之多，甚是惊人，可以断定周围数十里内，应该不会再有规模如此庞大的蚁群。既然曾有人在“幽灵公路”的隧道入口附近，目击过这一自然界的生物奇观，那条穿山的隧道必定离此不远。最后她

又从身边取出一根金条，让通译告诉众人：“谁能找到进山的入口，我手中这根金条就是他的了。”

司马灰还以为她玉飞燕能有什么笼络人心的特殊手段，敢情也是属程咬金的，老是那三斧子半，一点新招没有。不过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缅甸人虽然对“野人山”有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但更是些要钱不要命的悍匪，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先是慌乱了一阵，就在队中首领的喝令下，分别去崖下搜索隧道入口了。

在探险队“筑篱”式的搜索下，终于发现了幽灵公路的隧道入口，但洞口顶部已经彻底崩塌，散落下来的大量岩石封死了去路，看迹象似乎是出于炸药爆破。大概是美军在撤离B线公路隧道的时候，为了封锁危险区域，进行了多次爆破作业，把所有的洞口都被炸塌了，再向前根本无路可走。

不过还是有几个经验丰富的缅甸武装人员，在“信蚁”爬动的断崖侧面，找到了一条被茂密植物覆盖着的隐秘深谷。谷口裸露的岩层上，还保留着描绘关于大群野象死亡情景的原始岩画。山谷内部幽深曲折，湿气更为沉重，两侧的参天古树盘根错节，头顶难见天日，只有些许透过浓密荫翳间隙，撒漏下来的细碎天光。

在Karaweik祖父留下的记录中，不仅完全按照古图描述了“象门”内部的地形，还记载了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情。据说在英缅战争时期，曾有一位英军上校，指挥着部队在野人山附近作战。由于英军武器装备精良，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敌人。在追剿残敌的过程中，上校在原始丛林中遇到了一头年迈将死的野象。他部下的印度士兵贪图野象象牙，当时就想开枪射杀老象，但上校久在印缅等地活动，深知山中野象的习性，没有让印度军卒轻易开枪惊动野象，而是带人悄悄跟随其后，要看它的踪迹究竟落在何地。

原来缅甸野象有种习性，每当一头大象临老衰弱之际，往往自有感知，介时便会独自离开象群，孤身前往深山。一直走到祖先埋骨的石窟里，然后就伏在累累象骨上不饮不食，静静等候死亡的到来。

相传缅甸野象的墓穴，最古老的甚至有上万年历史，洞中的象骨、象牙堆积如山。象群尸骸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根本就难以估算，也由于年代太久了，甚至有些很古老的象牙，都已在洞穴底层变为了化石。

象牙制造的精美工艺品，在欧洲各地深受贵族喜爱，价值不菲，这位英军上校知道，只要跟住老象的踪迹，很可能会找到象群祖先埋骨之地，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无穷的宝藏，所得可远不止两根上品象牙这么

简单。

这个英军上校当时利欲熏心，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缅甸野象的族群观念很强，它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祖先埋骨之地的秘密。而且野象似乎也都知道，象群自古就遭到人类的猎杀，其根源就在于象牙宝贵，所以它们选择的坟墓，都是深山老林里最危险的区域，足以使任何跟踪者有来无回。

结果这个上校督率两百余名印度兵卒，在后跟踪老象的足迹，进入了一条非常隐蔽的山谷。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在山谷深处，见到了两侧被榕树藤蔓覆盖着的无数天然洞窟。那都是由距今几千万甚至上亿年前，雨水渗入石灰岩山体，溶解了松软的岩石，雕刻而出的天然洞穴。山洞里面冷风呼啸，深邃幽暗的洞穴四通八达，在山腹内交织成了一张绵绵密密的喀斯特地形网。各个洞窟不仅宽阔异常，更有无数象骸象牙重重叠压在其中。

英军上校惊叹之余，只能用“猛犸洞窟”来形容眼前所见。虽然成堆的野象骨骼中，绝没有冰河时期的猛犸巨兽，但唯有猛犸体型之庞然，才得以形容这片奇迹般宏大的洞窟。此外他们还发现，在猛犸洞窟的尽头，连接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型裂谷，从地底涌出的迷雾，浓得好似化不开来，当时没人敢进去一探究竟。

上校虽然没让部下进入裂谷，但深山里危机四伏，除了毒蛇恶兽，还充满了古老的诅咒，最后使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那个为首的英军上校也殒命其间，仅有的几名幸存者连半根象牙都没能带出来。此后再去的探险家和投机者也大多是有去无回，所以这条山谷历来被看作是一片禁区。

姜师爷判断，这条山谷很可能就是古地图中描绘的“象门”，史迪威公路的走势，基本与其相似。由于美军在隧道里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无意间贯通了野人山大裂谷的边缘，使得地底雾气侵袭，从而造成了大量人员的失踪和死亡，才不得不放弃206B线公路。而“象门”的尽头，同样应该直插野人山腹地。能抵达深山裂谷的路不止一条，皆可“殊途同归”，但无一例外都很危险。

如果现在通过爆破手段炸开206隧道入口，绝不是一时三刻就能成功的，姜师爷自持探险队全副武装，而且经验丰富，与其纠缠于相对安全稳妥的幽灵公路，不如冒险进入猛犸洞窟。他也是老谋深算，先让司马灰和罗大海二人在头前探路，并安排钻山甲盯着他们俩。玉飞燕也同意如此安排，便点手唤来三人，又命手下给司马灰他们分出两柄猎刀，用以防身，另外还配备了两支手提式探照灯和信号烛。

“钻山甲”是个四十多岁的关东汉子，脸上有道刀疤，短胳膊短腿，身材粗矮墩实，为人沉默寡言，脾气不太好，总是阴着个脸。他自知走在前边很是危险，但既是“打头的”发了话，也不敢不从，便没好气地催促司马灰和罗大海：“你们俩崽子听好了，走在前边都把皮绷紧点，给爷爷打起精神来。”

司马灰和罗大海本来有意落在后边，听了玉飞燕的布置，心想：“你们探险队里的成员个个武装到了牙齿，又是草上飞又是穿山甲的，怎么好意思让我们这伙残兵败将走在前边冒死探路？”但又一寻思：“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既然注定要给人家当成炮灰去趟地雷，走到这一步想不去也是不成，趁早就别多说了，免得更加被人瞧不起。”于是各自抄起了家伙，没精打采地向前挪动脚步。

向着山谷深处走了一阵，地势变得逐渐开阔，但高大的乔木挺拔入云，稠密的树冠紧密依偎，在半空里组成了一道巨大的绿色帷幕，完全遮蔽了天空，地上藤蔓丛生，错综复杂地牵绊在一起，许多地方都是寸步难行。由于终年难见日光，所以低洼处的积水里，散发着一股股腥腐刺鼻的恶臭。

丛林底部全被一层轻烟薄雾所笼罩，通常的雾气，可分为“平流雾、上坡雾、蒸气雾、辐射雾”这几种类型，到了山地丛林或是有死水淤积的区域，更可能出现有毒的雾状瘴气。然而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迷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且经过探测，这些从地底涌出的云雾并没有毒，也不会使人至幻，恐怕只有死在雾中的人才知道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虽然难以分辨附近的薄雾，究竟是山间湿气产生，还是由从地底涌出。但“雾”的出现，标志着从这里开始，已经踏入了真正危险的区域。

司马灰和罗大海忍着口气，在前边披荆斩棘，穿过山谷内茂盛的丛林渐行渐深。罗大海回头看见钻山甲跟在十几米开外，才恨恨地说：“玉飞燕这贼妮子心太黑了，如今咱们落在她手里，真他妈是武大郎遇上潘金莲——凶多吉少了。”

司马灰黯然道：“至少武大郎还有他兄弟武二郎给他报仇雪恨，我估计咱要死在这，连个给咱收尸上坟的人都没有。不过事到如今你就想开点吧，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呀，谁让咱们倒霉呢。”

罗大舌头早就瞧探险队那伙人个个都不顺眼了，他先是乱骂了一通，又往后头看了看“钻山甲”，估摸着对方离得不算近，应该听不见自己说话，就低声问司马灰：“司马，你瞅瞅跟在咱后边那位，我怎么看他那么变扭呢，你说咱俩参加缅共人民军这些年，杀人爆破的事竟干过

多少，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咱说什么了咱还不就是忍着？可你看他一盗墓的，无非就偷偷摸摸挖几座没主家管的绝户坟，再顺便欺负欺负棺材里的死人，又算什么本事？他凭什么装得这么深沉？”

司马灰也向后瞄了一眼，他告诉罗大海可别乱嚼舌头，看那位“钻山甲”绝对是个会家子，你瞧他两条胳膊又短又粗，肯定是“掏窑、打洞、钻烟囱”练出来的；还有那两条罗圈腿，长得跟弹簧似的，在盗洞子里头一蹬，“嗖”地一下就能蹿出十多丈去；你再看他那一身的肉膘，估计闷到古墓里不吃不喝半个月也饿不死他。这位“钻爷”，简直就是专门为了挖坟包子而生的盖世奇材。

罗大海有些不信：“你说的这是人还是土耗子？”他说着话，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可这一看吓了一跳，险些将罗大海的脖子闪了，他赶紧招呼司马灰回头去看，二人回头望时，只见身后空空如也，一直跟在后边的“钻山甲”不见了踪影。

司马灰和罗大海心中吃惊，如果“钻山甲”刚才无意中陷到树窟泥沼中了，肯定应该有点动静才对，可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俩人谁也没注意后边的“钻山甲”到哪去了。

这时二人听到树上似乎有巨物蠕动，立刻下意识的抬起头来，并将手提式探照灯射出的光束往上照，寻声一扫，就见“钻山甲”的身体竟然孤悬在阴暗的半空中，他脸色难看已极，五官扭曲，似乎口不能言，只有又短又粗的四肢还在竭力挥动挣扎。

原来在他们身后十几步远的高处，有条水桶粗细的乌蟒，蟒身缠在一株古树树梢上，绕了数匝，它自上而下，探着比斗还大的蟒头，张开血盆大口不断吸气，竟将走在后边的“穿山甲”从树下吸到半空，又活生生吞入了腹中。

（第二卷完）

第三卷 浮屠 第一话 开膛

在缅甸的深山丛林中，缅甸乌蟒和毒蛇皆属十分常见的生物，但这条藏在树冠浓荫里的乌蟒，竟能在张口吞吐之际，就将体壮膘肥的“钻山甲”吸上半空，直看得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人心寒股栗，胆为之夺，奈何手中没有枪械，猎刀又及不得远，无从相救。

眼睁睁看着那条乌蟒张口吸住了“钻山甲”，就势探首下来，将其囫圇个的吞入腹中，蟒身顿时隆起一个人形。

“钻山甲”虽然挎着把冲锋枪，但是突然遇袭，毫无防备，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一股腥风卷住。

有道是“力从地起”，“钻山甲”的双脚离了地面，虚身凌空，头上脚下，毫无挣扎反抗的余地，立刻被活生生吸入蟒腹。

这“钻山甲”是常作亡命勾当的盗墓贼，身具惊人艺业，手段当真了得，他被巨蟒一口吞下，只觉得恶腥冲脑，周身上下好似掉进了汤锅，如受火灼，难以忍耐。幸得“钻山甲”神智未乱，心地尚且清醒，他仗着胳膊比较短，局促间能得施展，奋力拽出随身携带的“鸭嘴槊”，把锋利无比的捌刀向身下狠狠划去。“鸭嘴槊”利刃所过之处，如中败革，拼命再割下去，竟给那乌蟒从里到外开了膛子。

那条缅甸巨蟒，吞人吞得太狠，初时还未发觉自己腹破肠穿，直到“钻山甲”在它腹底割出了十几米长的一条豁口，才知大势不好，盘在老树上垂死挣扎翻滚。

这些情形，全都发生在转瞬之间，还不等司马灰和罗大海回过神来，“钻山甲”就像个血葫芦似的，从头到脚裹满了黏液，合身自那条被他开膛破肚的乌蟒腹中掉落下来。

二人见膘肥体健的“钻山甲”从半空坠下，都同时惊呼了一声，想伸手去接又哪里接得住，那一百七八十斤的大活人，加上下坠的势头，就跟投下来一颗炸弹似的，“钻山甲”倒撞在他们身上，立刻砸了个人仰马翻，滚作一堆摔倒在地。

而那条缠绕在树根上的乌蟒，也因腹破血尽而亡，尸体从高处滑落，司马灰就地一滚躲开死蟒，再看“钻山甲”，发现他摔下来跌得着实不轻，而且那乌蟒腹中分泌的消化液极浓，此人虽然身体肥壮，又是脱身迅速，但周身皮肉多已腐溃，脸上五官都不全了。

罗大海对刚才“钻山甲”从里边给乌蟒开了膛子的手段很是佩服，见

他这副模样，顾不上自身疼痛，忙扶将起来，关切地问道：“钻爷，你平安无事吧？”

司马灰察看钻山甲的伤势，以手轻抚其面，竟然软如烂瓜，毛发尽脱，鼻子也随手而落，便摇头道：“都成这德性了，能平安无事吗？”他请尽快招呼后边的人跟上来，倘若让阿脆立刻施救，说不定还能给钻山甲保住性命，于是立刻晃亮了一枚信号烛，抬手向高处抛去。

谁知暗红色的烟火一亮，顿时将附近的树丛里照得通明，就见周围的树窟和岩洞内尘起如雾，正有无数条目似电闪、口吐歧舌的缅甸蟒，皆是粗如量米之斗，其长不知几何，纷纷从蟒穴中游出，乔矫盘曲，环绕下行。

司马灰和罗大海二人心中叫苦不迭，刚刚亲眼看到被乌蟒吞下的“钻山甲”是怎生一副惨状，哪里还敢停留，脑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只发了一声喊，扭头就向回逃，而那数十条缅甸蟒则在后穷追不舍。

虽然深谷丛林中植物茂密，地形复杂，使得蟒势稍失，可是人在其中，同样也跑不快。司马灰和罗大海狂奔出去百十步，慌忙中也来不及仔细看路，见到能容身的地方，就没命地逃过去。身上的衣服不知被挂开了多少口子，移动的速度也被迫减慢下来。只听得身后巨蟒来势如风，撞得树干和泥土纷纷作响，距离越拉越近。

司马灰眼见难以逃脱，只好同罗大海停下身，各自握紧了手中猎刀，背后倚住一棵老树，准备以性命相搏，恰在这命悬一线之时，突然从树后呼啸着喷出两道火舌。一波接一波的熊熊烈火，犹如所向披靡的魔神，肆意施展着它的狰狞与狂暴。火焰所到之处连空气和泥土都被点着了，灼热的气流使人为之窒息。

司马灰定睛一看，原来是跟在后边的玉飞燕等人，在看到信号棒发出的光亮后迅速赶来接应，待到发觉前方有乌蟒出没，便使用携带的火焰喷射器施以攻击，缅甸蟒虽是皮糙肉厚，但哪里抵挡得住烈焰焚烧，不是被当场烧成焦碳，便是逃窜得无影无踪了。

玉飞燕发现在前边探路的三人少了一个，知道必是遭遇了不测。她顾不上多问，立即打声胡哨，招呼手下一众武装人员，以火焰喷射器开路，散成扇形在深谷中向前推进，没多久便找到了横尸就地的钻山甲。

众人见钻山甲死状之惨，又听司马灰和罗大海说明了情由，都觉不寒而栗。玉飞燕心想：“这次可是姜师爷托大了，凭空赔上了一个兄弟。”她带着手下众人，在钻山甲的尸体前拜了一拜：“全爷安心上路，家中老小都有大伙替你照看着，咱们回去之后，当在金菩缇寺设下长生

牌位，你如能泉下有知，可使一缕英魂到那里领受香火。”随后命人割下钻山甲的头发带回去收殓，就地焚化了尸体，挖坑埋了灰烬。

玉飞燕称钻山甲为全爷，其实钻山甲并不姓全，只不过盗墓的晦子行规忌讳很多，基本上和绿林道上相似。按关东道上的规矩，在各个会门道中，最忌讳在人名中提“二四六八九”，可以称三哥五哥，但不能说二哥四哥，钻山甲排在第四，所以要以全字替代。

这里边的事要是细究可就太深了，倘若讲的简单浅显些，大致上是因为三教九流千门万道，皆尊关帝，而关圣排行第二，自然没人敢与关二爷相提并论；而北宋年间杨四郎投敌降辽，隋唐时老六罗成吞咒背誓，都是反面典型，所以虚设其位警示后人。

又比如江湖上要遵循“三谈三不谈，三露三不露”。三谈是指绿林盗贼的勾当，与同道中人能谈，在香堂上能谈，将盗得的贼赃出手时能谈；三不谈是大庭广众之下不谈，喝酒取乐时不谈，庙堂中不谈，也就是同着官面上的人不能随便说。三露是说遇灾难露，遇急事露，遇盗贼露；三不露则是，道路人不露，自己人不露，遇仇人不露。自己人不露是说“上不告诉爹娘，下不告诉子女”，家族里传辈的则不算在内。毕竟官家戒盗，这些规矩和禁忌，无非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守行业内的秘密；另外也有趋吉避凶之意。

山林队老少团这类的盗墓团伙，更是对这些旧时行规敬若神明，等处理完了钻山甲的尸体，见天色更加阴沉，在热带风团“浮屠”逐渐逼近的威胁下，众人不敢过多耽搁，又继续动身向山谷深处前进。

因为时间紧迫，如果想再走回头路，只能被狂风暴雨带来的山洪和泥石流吞没，所以玉飞燕没有再派人到前头探路，而是全伙结队在密林之中行进。

这时山谷深涧中的岔口渐多，绵延起伏的山脉都被原始丛林覆盖。由于各种大型植物几乎侵略性的生长，使山体地层中开裂的深隙极多，形成的沟壑纵横交错，错落分布得犹如蜘蛛网一般。内部同样生满了大量的蔓生和气生植物，在加上大小不一的溶洞，构成了一个多重的绿色迷宫。脆弱的山体时常塌方。即便手中持有详细的地图，走到深处也很容易使人迷路。

如此行进了一阵，见不是理会处，姜师爷便让众人停下，他声称再这么走下去，恐怕要走“麻答”了，应当排开“先天速掌中八卦”，确认探险队行进的方向是否准确，玉飞燕等人都知道他经验老道，有一套相形度势的高明手段，自然信服。

姜师爷当即取出一副铜牌，在折扇上倒扣着排开，又依次翻转，他两眼盯着牌面口中念念有词：

丑不南行酉不东，求财盗墓一场空；

寅辰往西主大凶，棺中遇鬼邪害在；

亥子北方大失散，隔山隔水不成行；

巳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

午申休进西南路，坟前下马一场空；

逢戌莫向地中行，撞见妖邪把命丢；

卯上西北有祸殃，鸡犬作怪事难成。

姜师爷算罢，又用罗盘加以参照，看准了一条深壑，急匆匆向内就走。玉飞燕连忙带人紧跟在后，而司马灰却心中起疑，他倒不怀疑盗墓贼那套推演风水地理的方术，可不知为什么，隐隐觉得姜师爷活像变了个人似的，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反常气息，不知会将众人引到什么地方。

众人跟着姜师爷，在丛林中七拐八绕，走了许久，有个缅甸人发现在一片黑绿色的积水中，露出一条死人胳膊。那缅甸人大概是个战场上的老油条，他见了死尸势必要搜刮一番，想看看尸身上有没有手表一类值钱的东西，于是走上前用力去拽，从死水中拖出湿淋淋一具死尸。那尸体俯身向下，翻过来之后，露出黑呼呼一张脸孔。在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到那张脸上的皮肉完全枯萎塌陷，呈现乌黑的深酱色，形同一具在沙漠中脱水而亡的干尸，而且嘴巴大张，眼窝深陷，兀自保持着临死前痛苦的面容，周身衣物都已消烂尽了，不知死了多少年月，也判断不出身份来历。

这时其余的人也陆续跟着姜师爷停下脚步，司马灰看到周围有许多被火焰喷射器烧灼过的乌黑痕迹，心中更是疑惑：“怎么姓姜的这老土贼，拿着把破扇子不扇屁股扇脸蛋，又把大伙引回了蟒穴附近？”他偷着观望，就见姜师爷面如白纸，神色恍惚，眼中枯黄如蜡，脸形也比先前明显瘦了许多。在旁冷眼这么一看，觉得此人竟与水中那具干尸有几分相似，都和从“枉死城”里爬出的恶鬼一样。

山林队老少团中三当家的海冬青，眼光敏锐，他也察觉到这条路是绕回原点来了，又看姜师爷显得不太对劲，就上前问道：“师爷，你怎么了？”却听姜师爷嘴里叽叽咕咕似是有声，海冬青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还以为事关机密，便把耳朵凑过去细听，又问：“什么？你说清楚

些……”

司马灰预感到将要有事发生，他想拦住海冬青，可还是迟了半步。海冬青一句话说不超过一半，就见姜师爷的嘴部，突然向上下左右分别裂开。司马灰知道清代有种暗器唤作“血滴子”，那是个带长索的空心金属球，大小与人的头颅近似，内藏销器利刃和化骨水。使用的刺客躲在房梁上，见到下边有人经过，就对准那人头顶抛下“血滴子”。“血滴子”触到人头，便会立刻分成数瓣向下散开，将头颅团团裹。刺客再抖手向上一提索子，“血滴子”就会割下人头，地上空剩一具无头躯干矗立，而“血滴子”里的首级也早被化骨水消解掉了，仅余一滴鲜血，故得此名。

司马灰感觉姜师爷的脑袋此时就是颗“血滴子”，从口部裂开，分做数瓣，越张越大，就势向前一扑，当场就将海冬青的脑袋裹在了其中，并且紧紧向内收拢。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余人全都惊得呆了，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海冬青猝然受制，顿觉万把钢针刺入脑中，疼得四肢一阵抽搐，垂死挣扎之际，手中拎的枪也走了火，一排子弹横扫出去，立时撂倒了身边几个同伴。其中一颗子弹，从一名缅甸人胸前贯穿，又击中了他身后背负的火焰喷射器燃料罐，当即发生了爆炸，“轰”的一声火球乱蹿，周围躲闪不及之人，都被熊熊烈焰卷住。

第三卷 浮屠 第二话 柬埔寨食人水蛭

那具被引爆的火焰喷射器燃料罐，立刻将距离最近的几个缅甸武装人员吞没，连同海冬青和姜师爷，都被烧成了一团团火球。这种军用燃料剂的燃烧性能极强，一旦烧起来，怎么扑都扑不灭，而且被火焰裹住的人又不得立时就死，惨叫哀嚎声中，拼命在地上滚动挣扎。

玉飞燕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怔在原地。她知道火焰喷射器的厉害，即便救出一两个“周身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幸存者，在这远离医院的原始丛林中，也等于是活活遭罪。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开枪，早些结束他们的烈火焚身之苦。玉飞燕为人向来果决，但要对跟随自己多年的同伙下手，终究还是于心不忍，只好对俄国人白熊打了个手势。

“白熊”原名契格洛夫，曾经受过酷刑，舌头被人割去了多半截，有口难言，所以总是沉默无声，但他运用炸药的经验格外丰富，只须粗略估计一下炸药用量和爆破方向，就与实际相差无几，是玉飞燕雇来的爆破专家。不仅如此，这个俄国佬具有典型的外高加索人血统，大约一米九零的个头，生得膀大腰圆，心狠手辣。当年作为军事顾问援越时潜逃境外，他的家人在其出逃后，全都被“KGB”抓捕处死，所以对苏俄铁幕有着刻骨仇恨。也许是他流亡的经历，从而形成了一副屠夫般残忍的嗜血性格。他举起枪来将满身是火的几个人一一击毙，每一枪都是射在头颅上对穿而过。连杀数人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半分迟疑，下手又狠又准，脸上毫无表情，就如同苏联制造的重型机械一样——“精确”而又“冷酷”。

司马灰和罗大海等人在旁看个满眼，无不心中生寒，但设身处地来想，玉飞燕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只是换作自己，不知能否狠下心来让这俄国人动手。

一阵枪声过后，丛林深处恢复了原有的寂静，玉飞燕却仍是止不住心惊肉跳，她看着七八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折了姜师爷、钻山甲、海冬青，这些人都是山林队老少团中的四梁八柱，无异于是她的左膀右臂，自从出道以来，从未遇上过如此重大的挫折，一时间竟觉无所适从。

此刻那剩下的十几个缅甸武装人员，以及司马灰四人，都上前动手掩埋被烧成焦炭的同伴尸体，有人见低处水洼里卧着一具尸体，估计是刚才混乱之际顺势滚入水里的，于是想要上前拖回来埋掉。

不料到得近处，才发觉那尸体隐约是个人形，但未受火烧，面目不可辨认，身上裹满了水藻，有些地方还露出白骨，大概是具在死水里沉浸了很多年的尸体，与先前在水边发现的干尸极其相似，丛林深谷中的地势低陷处，多有积水成沼，而且在野人山里失踪的人员难计其数，在水中发现几具尸体并不奇怪。

但众人仔细一看，忍不住又是一声惊呼，那具“浮尸”身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吸盘，而从水藻中露出也并非白骨，都是无数蠕动着的蚂蝗，实际上是一只周身裹满绿藻的“柬埔寨食人水蛭”。

司马灰在缅甸多年，识得这是种“柬埔寨食人水蛭”，它们又被称为“女皇水蛭”或“蛭母”，在低热带雨林的暗河里才能生存，以柬埔寨境内所存最多，习惯寄生在腐尸死鱼体内，蛭母最初附在什么活物身上，就可生得与那活物一般大小，产卵则大多都是普通的蚂蟥，而且蛭母本身并不食人，只是周身上下满是吸血肉盘，异于常类，能在一瞬间吸净整条水牛或野象的血液，在西南荒僻之地，多有以此物施邪法害人者，因而民间呼为“食人蛭”。

其余那些缅甸人也都知道它的厉害，虽然没有谁敢去用手接触“柬埔寨食人水蛭”，但惊骇之余，不等首领发话，早就举起冲锋枪来抠动了扳机，一阵扫射之下，早将那条罕见异常的大水蛭，射成了筛子。

不想在那蛭母体内，都是五六厘米长的粗大蚂蟥，从被子弹撕裂的创口中，蠕动着流到水中，遇到活人皮肉，就没头没脑地往里乱钻，众人急忙躲闪，司马灰眼疾手快，在岸边抓起剩下的一具火焰喷射器，对准食人蛭“呜”地将一道烈焰喷出，狂暴的火蛇席卷向前，顿时将无数蚂蟥以及那条蛭母同时烧死在了水中。

司马灰又举起探照灯，在光束下察看附近的各处水沼，就见水里起伏伏的尽是柬埔寨食人蛭，母体大得出奇，背带黄斑酷似人眼，腹部色如枯叶，生有吸盘无数。众人看的真切，不由得胆为之震栗，头皮子也跟着紧了一紧，心中俱是骇异。丛林中的水蛭数量极多，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除了使用火焰喷射器，仅凭普通刀枪很难将其杀死，可只要不接近水面，就会相对安全得多。

这时那残存的十几个缅甸武装人员，再也不肯听从玉飞燕的号令了，他们这伙人本就是些乌合之众，也都是为了钱才来卖命的，虽然号称是要钱不要命，但丢掉了性命要钱还有何用？眼看还没接近“蚊式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巨型裂谷，就已折损了许多兄弟，看看刚才姜师爷的样子，不是中了邪术，就是被深山老林里的恶鬼附体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可能谁也回不去了。

何况探险队里的首领，根本就不拿他们当人来看，死掉一个也和死个臭虫没什么两样，再留下迟早都得替人家当了“炮灰”，于是在为首的一个头目带领下，抢夺了一些装备物资，就此甩手不干，寻着原路往回就逃。

那些缅甸人个个都是全副武装，真把他们逼急了反起水来，探险队仅有的几个人也控制不住局面，最多两败俱伤，玉飞燕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他们去得远了，恨得咬牙切齿，她又回头看看司马灰等人，恨恨地问道：“你们怎么不逃？”

司马灰看了看剩下的人，只剩下自己和罗大海、阿脆、Karaweik，加上玉飞燕和草上飞、俄国人契格洛夫，总共还有七个，他脑中一转，觉得前因后果都不寻常，而且热带风团随时会抵达野人山，暴雨洪水一起，地势底的区域都会被淹没，那伙往回逃窜的缅甸武装人员，恐怕是自寻死路去了。所以他没有理会玉飞燕的话，反问说：“姜师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玉飞燕对姜师爷被火焰烧死前发生的事情，尚且心有余悸，她本就是那个点头会意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了司马灰之言，已经隐隐觉得不妙，心想：“难不成真是撞邪了……”

司马灰不等她回答，就接着说道：“我看姜师爷可能是中了野人山里的蛊术了。”据说古代人为了保守“野人山”里的秘密，布下了许多阴毒的诅咒和机关陷阱，按照当前掌握的情报来看，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与以前深入此山的无数探险家，都曾发现过许多古老的遗迹和文物，但都因为损毁严重，难以辨认究竟是遗留自哪个朝代。

依此推断，那些扑朔迷离的传言很可能都是真的，要想在深山里搜寻失踪多年的“蚊式特种运输机”，除了要面临复杂恶劣的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以外，还要对付古代人留下的邪术和陷阱，至于“野人山”里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又是什么人设下了取人性命的蛊术，凭目前所知的有限信息，还根本摸不到半点头绪。

这些年司马灰和罗大海、阿脆等人，始终跟随着缅共人民军在深山丛林里作战，曾多次见过有人中降头和巫蛊的事情，而Karaweik是土生土长之辈，对此所知更是清楚，如果有人出现姜师爷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原因，肯定是中了“蛊”。如果中此邪术，除了在发作前，吃施术者的人肉和降马脚以外，绝无其它解救之法，只是根据各人体质不同，能够幸免于难的人大约是十分之一。

相传在中国有种方子，可以用马脚来克制蛊术，这种土方法起于云

南，据说云南古时风俗尚鬼，如果谁患上了疾病，一律不请郎中，而是请神降神驱邪，倘若遇着怪异，则用“马脚”。什么是马脚？不是钉鞋的马掌，也不是马蹄子。南方俗称“马脚”，北方则称“鸡脚”，也就是从猛活的大公鸡身上剁下来的鸡爪子。相传此物可以避邪挡凶，与“黑驴蹄子、打狗饼”，并称三灵，“马脚”虽在北方并不常见，但流传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在古时候都曾有术人用它来对付降头和蛊毒，不过其中奥秘早已失传数百年了。

现在即便能确定野人山里的“蛊”，是千百年前的古代人所下，可当初的施术者到现在恐怕连骨头都化成灰了，去哪弄古人的肉来吃？所以谁中了蛊，就该着算谁倒霉，肯定是没得解救。而且这样的死法，到最后连鬼都作不成。

缅北深山里的蛊术十分特殊，中蛊者瞳孔底下的眼球，都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黑线，形如蚕屎，果真有的话，就必然是中了邪术，绝不会错。司马灰等人亲眼见识过缅甸的降头和蛊术，知道凡是中了蛊的人，确实在眼底都会有这个特征，但对其原理可就毫不清楚了。

只是曾听人说，滇黔等地有蛮子擅长养蛊，南洋泰国多出降头，缅甸又恰好位于这两大地域之间，所以“蛊、降”邪术融为一体，其匪夷所思之处，更是令常人难以琢磨。如果你在缅甸，看到某户人家，房中没有任何尘土或蛛网，就可以断定那是有蛊之家。至于养蛊的种类则多得数不清，有鱼虾之蛊、牛皮之蛊、尸蛊、虫蛊、蛇蛊、狗骨、布蛊、蛤蟆蛊等等。

玉飞燕仍是有些不信，就对司马灰说：“如今姜师爷的尸体都被火焰喷射器焚化了，你也仅是猜测而已，如何认定是中蛊？”

二人正自低声商议，一旁的草上飞忽然好一阵猛烈地咳嗽，连吐了几大口黑水出来，等到抬起头来的时候，竟已是眼中带焦黄带有血丝，与姜师爷先前的样子毫无区别。这草上飞是个蟑头鼠目的瘦小汉子，他为人精细伶俐，大概会些闪展腾挪的提纵轻功，才得了这个浑号，不过虽是盗墓的土贼，却生来胆气不壮，刚才看到几个老伙计落得如此下场，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心神俱乱。

司马灰见了他的样子，顿觉一股寒气直透胸臆，急忙上前扶住草上飞，翻开他的下眼皮看了看，就见双眼底，各一条黑线直贯瞳仁，随后又接连看了其余几人的眼睛。

众人见了司马灰的举动，都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只有罗大海没心没肺，他全然不知所以，还问司马灰：“你看我罗大海这双眼睛，是不

是八十几年不下雨，太多情了？”

司马灰却对罗大舌头的话充耳不闻，因为他发现所有的人，应该包括先前逃走的那伙缅甸武装人员，有一个算一个，眼底全都有条明显异常的黑线，现在众人生命中所剩的时间，大概已经只能用分钟来计算了。

第三卷 浮屠 第三话 蛊

死亡只是人生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其本身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神阴影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煎熬。

玉飞燕得知自己也中了“蛊”，心灰意冷之极，她把手枪子弹顶上了膛，准备在最后时刻给自己太阳穴来上一枪。

那俄国人白熊虽是个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但真正轮到他自己要死的时候，也止不住脸上肌肉阵阵抽搐，独自一人坐到树根上，谁也猜不出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缅甸游击队的几个幸存者，此时却没什么意外之感，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承受和面对自身的死亡，罗大舌头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他如同是一个身患绝症，无药可救的等死之人，突然得知隔壁的那几位邻居，也患上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症状，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只有阿脆心思细密，她看姜师爷临死前枯瘦得犹如一具干尸，就问司马灰，既然探险队的全部成员都中了邪术，却为何不是同时发作？是否存在某种顺序或者规律？以前在隧道里修筑公路的美军工程部队，曾大批人员失踪，他们是否同样死于这阴险诡异的蛊术？降头或蛊毒的概念太模糊，如果能找出它的根源，或许还能有救。

司马灰说我估计凡是中了邪术的人，根据其抵抗力和体质不同，死亡的顺序似乎是有一定规律。姜师爷身体虽然不错，这把年纪了还能翻山越岭，但他毕竟年老体衰，目茫足钝，气血不比壮年，所以是他最先发作，随后就是探险队中年龄排在第二的“草上飞”，如果我所料不错，接下来会死的就应该是那个俄国佬了，而最后死亡的则是Karaweik。

司马灰说到这，转头看了看Karaweik，只见他双手抱头，满脸都是绝望已极的神色，在缅甸，做过和尚的人都不怕死，在他们的观念中，死亡只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但是当地人大多畏惧邪术，认为钻进脑中的虫子，会吞噬掉活人躯体内的灵魂，所以Karaweik抱着脑袋，只是在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

司马灰听出Karaweik不断念叨的似乎是个“虫”字，心觉奇怪：“脑袋里哪来的虫子？”但随后他就想到了，居住山区丛林里的人们，通常将各种昆虫，看作是降头和巫蛊等邪术的媒介，因为虫性离奇，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就会更觉得降蛊之事邪得紧了。

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Karaweik的这句话，使司马灰和

阿脆忽然觉得探险队遇到的致命威胁，很可能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之间，体内寄生了“柬埔寨食人水蛭”的虫卵。

据说柬埔寨食人蛭习性特殊，一个宿主体内只能寄生一只，如果在女皇水蛭未成形前宿主死亡，它也会随之化为浓血，并且不能寄生于冷血爬虫体内，否则只会生长为普通蚂蟥，然而自从探险队从幽灵公路塌方处，进入了这条山谷深处的蟒窟，遭遇到柬埔寨食人蛭的袭击，当时被火焰喷射器焚烧的巨型水蛭，躯体酷似人形，而附近洼地中的水潭里，还聚集着更多的同类，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死人尸体，它们怎么可能生长成这样？也许咱们今天遇到的女皇水蛭，就是以前失踪在野人山里的遇难者。

姜师爷中了降头后形容枯槁的样子，就如同有条柬埔寨食人蛭寄钻到了他体内，渐渐吸耗尽周身精血和脑髓，到最后被成形的食人蛭借其死尸躯壳换形，也成为了这死水巢穴中的蚂蟥母体，所以他的头颅才会突然裂开，那是女皇水蛭已经入脑了。

阿脆虽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可一想到自己体内有“柬埔寨食人蛭”寄生，这种死法实在太过恐怖，不禁脸上失色，惊问：“我自打进野人山起，始终没有接触过生有蚂蟥的死水，为何也会被水蛭附身？”

玉飞燕在一旁听到司马灰与阿脆之间的谈话，似是还有一线生机可寻，就插言道：“要是你能知道身体里为何会附有水蛭，也不至于中此邪术了。野人山里的环境潮湿闷热，瘴疠蔓延，植物、水流、空气、泥土、云雾、泥沼都很危险，柬埔寨食人蛭甚至可钻透衣服鞋袜和皮肉，可谓无孔不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但如果所谓的虫蛊，只是体内有蚂蝗吸入骨髓，咱们是否还可想些办法解救？”

阿脆深通医理，在缅共游击队里，曾多次治过被吸血蚂蟥咬伤的人，她摇头说：“如果水蛭附在体外，可以直接用烟头去烫，或是将草纸燃烟去熏，总之有很多办法可以对付。但腹中或脑颅内爬进了水蛭，除了开刀动手术取出之外，绝无它策，以众人目前的处境，性命只在顷刻之间，别说根本就没办法开刀，就算立刻被送到医疗设施先进的医院里急救，也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玉飞燕接连想了几个办法，却都不可行，比如自行吞食毒药，那倒是有可能毒死体内的蚂蟥，但这种举动无疑于自杀；柬埔寨食人蛭周身都是吸盘，它会死死附在活人身体中，不是寻常的寄生虫可比，就算你呕尽了胆汁，也难以将其从腹中吐出。

司马灰见众人满脸绝望的神色，也是惕然心惊，他虽不怕死，但怎

能甘心被蚂蟥吸尽血髓，而枯骨又要在水里成为女皇水蛭的产卵巢穴，他看到柬埔寨食人蛭身上密密麻麻的吸盘，脑中忽然浮现出一只形状怪异的蜈蚣，紧接着就想起当年从肉案死蜈蚣尸骸里，找到定风珠的赵老憋。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赵老憋有一身博物的奇术，擅能认知世间万种方物，如果此人还在，说不定能够想出办法，解决掉附生在活人体内的女皇水蛭。

按说司马灰是绿林旧姓之后，得过通篇金不换秘传，在家中所拜的文武师傅是“醉鬼张九衣”，人称“蝎子张”，又称“博物先生”，除了看家的本领“蝎子倒爬城”之外，还善于讲谈方术，指点吉凶，张家祖辈所留的《金点秘传》，是起家的根本，分成“天、地、人”三篇，从来只传内不传外。到了张九衣这代，一辈子只教过家族中的两个直系传人，头一个也是他重孙子辈儿的，不过此人生性木纳朴实，张九衣看不中他，只传了些口诀卦术，无非是些推演变化之道，就将其打发回乡下务农了。

而被张九衣最看重的传人则是司马灰，因为司马灰机警敏捷，骨格清奇，相貌身材都能够“压得住阵”，又能言会道，词锋锐利，心术也正，按照绿林道上的说法，这样的人经得起大风大浪，能够保守秘密，遇到失手时也不会出卖同伙和家底，所以他把老张家压箱底的各项绝技，都一股脑地传授给了司马灰。

只不过司马灰当年岁数太小，到了社会上又不逢时，已将家传的本事荒疏了好多年，此刻他想起当年遇到赵老憋的事情，就寻思那赵老憋一个旁门左道之辈，都颇有些常人难及的能为，我祖辈所留《金点秘传》，是套“通篇用熟，定教四海扬名”的古术，怎么就反不如人了？但究竟如何才能用“金不换”中的相物之理，拔除附在体内的女皇水蛭？

这些念头，虽然只在司马灰脑中闪了一遍，心想所谓“物极而反、数穷则变”，毕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寻思着只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出柬埔寨食人水蛭的弱点所在，也许探险队的这几个幸存者还有机会活下去。

就在司马灰搜肠刮肚，苦思无计之时，他一眼瞥见那个神情恍惚“草上飞”正仰着头，瞪着双眼盯着一株老树。草上飞此刻枯瘦得几乎脱了形，整个眼眶都深深地凹陷了下去，嘴里已经说不出囫囵话了，玉飞燕担心他突然伤人，就拿绳子将他绑了起来。司马灰顺着草上飞所注视的方向抬头看了看，黑漆漆的也看不见有什么异状。

这时玉飞燕对众人说：“既然咱们必死无疑，趁着心智还算清醒，赶紧离这女皇水蛭聚集的巢穴远一些。”

司马灰却说：“打头的，你说姜师爷为什么会把探险队引回这柬埔寨食人水蛭的巢穴？”

玉飞燕奇道：“你不是说姜老中邪了吗？人死如灯灭，如今你再埋怨他又有何益？”

司马灰说：“也许是这附近藏有什么东西，才会把姜师爷，或是附在他体内的东西吸引过来，倘若咱们命不该绝，或许还能从中找出一线生机。”

玉飞燕也觉此事极是蹊跷，在这片暗无天日的丛林里，环境潮湿污秽，虽使人感到憋闷压抑，但不知何故，隐约间却有种诡异的香气，说不上那是麝香还是檀香，而且越是高处，气味越浓。她见古树高耸，徒手如何能上？正待找些个应手的登山器械使用，没想到司马灰已把探照灯挂在身上，随即施展“蝎子倒爬城”攀上了一株老树枝干，虽然他肩伤还未痊愈，但其身手仍然是轻捷如风，看得树下众人眩目骇心，个个注视凝神，人人屏声吸气。

司马灰毕竟身上带伤，攀到树冠上，已觉臂膀酸麻不止，他见古树躯干中有个虫洞般的窟窿，洞内积着寸许来厚的青苔，阴凉彻骨，以探照灯向内一照，见里面藏有蟒卵，皆是大如拳头，原来是先前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烧死的缅甸乌蟒巢穴。他伸手进去摸了三枚白森森的蟒卵，藏纳入怀中，随后轻轻溜下树来。

玉飞燕等人见在这生死未卜之际，司马灰竟然偷了几枚“蟒卵”下来，都觉此人多半是疯了。

司马灰见怀中三枚蟒卵安然无恙，终于长出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摆在地上，他看众人脸上都有迷惑不解之色，只好告诉他们：“要想拔除附身在众人体内的女皇水蛭，只能指望这东西来救命了。”

俄国人白熊见还有活命的机会，顿时精神一振，但眼下只有三枚蟒卵，而幸存者却有七个，僧多粥少，不够平分，大概仍然有四个人会死，他哪还顾得上旁人，立刻伸手去夺，想要当先吞下一枚。

司马灰反应奇快，还不容俄国人白熊近身，就已施展“夫子三拱手”，格开了他那只蒲扇般的巨掌，但在这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司马灰并不想同他拼个你死我活，只是一摆手，示意对方不要再试图接近了，又作了个抹颈的手势，告之众人这“蟒卵”绝不能吃，否则死得更快。

俄国人白熊平生力大无穷，杀个人跟捏死只鸡差不多，满以为伸手就能夺来“蛇卵”，没想到竟会扑了一空，心中也觉意外，不知东方人使的什么邪术，他恶狠狠地盯住司马灰，没有再轻举妄动。

其余几人都知道缅甸乌蟒习性，雌蟒每年要产上百枚卵，司马灰从蟒穴里摸来的三枚蟒卵，外壳白润如玉，看起来都是没受过精的普通蟒卵，既然说是能够以此拔除寄附在活人体内的“柬埔寨食人蛭”，可又忽然说不能打破了和水吞服，难道这东西还能外敷不成？

第三卷 浮屠 第四话 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司马灰自知命在顷刻，也不及多作解释，拿起一枚蟒卵举在面前，分别在罗大海、阿脆、玉飞燕等人鼻前一晃，众人顿觉一阵清馥之气沁入心脾，说不出的舒服受用，不禁更是奇怪：“缅甸蟒所产之卵，怎会有如此奇妙味道？”

还没等众人明白过来，司马灰已将三枚蟒卵一一打破，摊了一地，立刻有股浓郁的奇香在空气中传播开来，使人忍不住想趴在地上去舔。幸亏司马灰识得厉害，他是炼过气的人，定力出众，在旁强行制止，不让任何人接近碎卵。

过了半分钟左右，众人只觉喉中似有异物，蠕蠕蠢动，奇痒难以遏制，那俄国人白熊与枯瘦蜡黄犹如僵尸的草上飞二人，最先熬不住了，他们同时“哇”地一口，各吐出近二十厘米长的一条寄生水蛭，通体红纹斑斓，粗如儿臂，全身都是血淋淋的吸盘，正落在那堆黏稠的液体里，蛭身一卷一扫，就已吸去了地上一半蟒卵。

其余几人也先后呕出了附着在体内的食人蛭，就见那些女皇水蛭吸净了地上的蟒卵，不久便僵硬不动，化为了一片片浓血，众人再闻那些残破的蛋壳，只要离得稍近些，都会觉得腥气撞脑，胸中烦厌难挡，再也没有先前那种清甜冷沁之感了。

众人劫后余生，个个都是脸色惨白，喘息了许久，始觉渐渐恢复，越想越觉后怕，本以为此番必死无疑，幸得司马灰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奇策，才捡回一条命来，否则再多耽搁片刻，使体内的蚂蟥养成了形，可就万难回天了。

司马灰先前根本毫无把握，此时见这救命之策果然可行，心下也觉得侥幸。他还想救下先前逃走的那伙缅甸人，便带着Karaweik从后面追了上去。只沿着深谷寻出数里，却发现十几个缅甸武装人员都被丛林里气息所迷，并没有逃出太远，也从附近的树洞岩穴中掏出蟒卵，吞下去之后使体内的食人蛭生长更快，没多久便吸尽了他们的脑髓和周身精血。

司马灰见那些缅甸人的死状，真觉触目惊心，野人山里危机四伏，自己虽然躲得过了这一劫，却不知还有多少凶险在前。他担心与探险队的其余幸存者失散，顾不上再去理会那些死尸，又转回来找到阿脆和罗大海等人，简单对玉飞燕说了那伙缅甸人的结果。

玉飞燕料定那些缅甸人中了蛭蛊以后，根本不可能活着逃出野人

山，对此倒是不觉意外。然而她对成败之数看得格外执着，并且自视极高，栽不起跟头，既然接了这趟“签子活”，哪怕是风险再大，仍然妄图继续深入野人山巨型裂谷。

玉飞燕记得山谷深处薄雾缥缈，不时可以看见野象骨骼，只要跟着这些标记找到“猛犸洞窟”，就等于接近了英军运输机失踪的区域，既然已经解除了柬埔寨食人蛭的威胁，岂能就此半途而废。

可玉飞燕看手下的“草上飞”虽是保住了性命，却已成废人，眼下的探险队，除了她这位打头的，就只剩下那个俄国人白熊了，但这俄国佬冷漠残忍，翻复无常，很不可靠。玉飞燕见识了司马灰的手段，觉得此人实有超群绝伦之处，如果真能够为己所用，蚊式运输机里的“货物”就算是捏在掌心了，想到这里，她就对司马灰说：“救命之恩，我不敢言谢……”

司马灰忙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你是给咱们打头的，我救你是理所当然，用不着谢。你即便愿意以身相许，我也不敢要你。”

玉飞燕刚一开口就被司马灰抢白了一场，禁不住又羞又急，怒道：“你想怎么死！”但转念一想：“这厮跟谁都是这副无赖腔调，我现在正值用人之际，暂且忍了也罢。”于是强压怒火，低声问道：“你既然认我是打头的，那咱们先前的约定可还算数？”

司马灰一听这话，已经知道玉飞燕还不死心，仍想去找那架失踪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心想：“我以为我就是个亡命徒，没想到你比我还不要命。这趟签子活凶险太大，真不如趁早认个晦气，就此歇帐算了。”但司马灰思量当下处境，实无退路可走，受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视死如归，只希望玉飞燕能把Karaweik带离缅甸境内，无论对方是进是退，自己都甘愿舍命奉陪，但他表示还得跟罗大海等人商量商量才能决定。

司马灰说完，就去看了看罗大海和阿脆的情形，那二人与自己一样，都无大碍，只是亏了血气，觉得精神萎靡，身上没有力气。

罗大海见司马灰过来，叹道：“昨天我还怀念咱那六国饭店里的蕃茄炒蛋，可现在就连想想都觉得恶心，这辈子是不打算再碰这种东西了。”

司马灰宽慰他道：“其实鸡蛋也没什么好处，无非是母鸡流产出来的东西而已，我就从来不吃。”

这时阿脆也在旁心有余悸地说，这回真是多亏司马灰了，记得有医书中有言：‘茹毛饮血，本是上古之风，然而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水火相济而食，否则腹内必然生虫，轻则损气耗血，重则送掉性命’。我前两

年在曼德勒跟随特务连行动的时候，曾治疗过当地一个十来岁的少年。那少年身子骨极瘦，唯独头颅和肚子奇大。他在我面前走得急了些，脑袋竟从自己脖子上滚落了下来，奇怪的是也没怎么流血。我过去查看尸体，发现他腔子里爬满了蚂蟥，肚腹和脑袋里更多。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一打听才得知，原来他常常吃河里的螺蛳，可煮得不熟，所以寄生在螺蛳中的蚂蟥卵，都吸附在他的身体里了，倘若初时舍命灌下少许毒药，或许还可解救，但只要蚂蝗入脑，或是在腹中成形，纵然有华陀扁鹊再世，也救不得他了。

司马灰没提他用的是祖传“相物”之术，只说我这都是些拿不上桌面的“土方子”，遍布“泰、柬、寮”等地的各种邪术，虽然传得分外诡异恐怖，但只要窥破了根源，找出克制应对之道，其中也没什么秘密可言。

阿脆听罢，仍觉佩服不已，她了解吸血蚂蟥的寄生习性，告诉司马灰说，身体中被女蝗水蛭寄生过的人，气血必然有所减弱，但也正因如此，只要将附在体内的“柬埔寨食人蛭”拔除，近几天内就不必担心腹内再生蚂蟥了，现在这些丛林里的积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了，可是热带风团“浮屠”随时会进入野人山，留在这里迟早会被山洪吞没，接下来何去何从，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司马灰点头说，消除了“柬埔寨食人蛭”，只不过是暂时克服了“野人山”里隐藏的无数凶险之一。仅此一项，就让探险队损失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员，如果再去寻找那架坠落在巨型裂谷深处的英国运输机，肯定还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但现在天气转为恶劣，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走回头路也没什么把握，只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阿脆想为Karaweik争取到一个逃离缅甸的机会，她表示愿意舍命跟随探险队，继续向深山裂谷里走。

罗大海也道：“在缅甸这些年，只做杀人放火的事，可从来没有真正帮到过任何人。如今难得有个机会，俺老罗自然没有二话可说。”

三人商量定了，司马灰就告诉玉飞燕：“我们四人除却一身之外，再没有别的牵挂，索性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算了。”

玉飞燕称谢道：“多承诸位不弃，足感盛情。只是一言即定，再无翻变才好。从今而后，咱们合当同舟共济，患难相救。”她见这路途凶险，再也不敢草率，当即命众人整顿剩余装备，探险队进山时曾携带有大量物资，但在刚才溃散混乱之际失落了不少，电台也被火焰喷射器烧坏了。此刻重新整顿，没了缅甸人做脚夫，只好尽量轻装，把能抛下的全都扔了。

那俄国人白熊把他自己带的大背囊里，塞满了“导爆索、雷管、炸药、风钻”；司马灰觉得裂谷深陷地底，有雾气障眼，照明设备必不可少，就多捡些探照灯和聚光手电筒，以及电池、信号烛、照明弹等物事放入囊中；其余几人则都带了些必须的武器和压缩干粮。

玉飞燕让罗大海将剩下的一具火焰喷射器带上，以策安全。罗大海却抵死不肯，说咱爷们儿“三打腊戍、四下莱朗，突破伊落瓦底、勃固反围剿、血洗曼德勒”，什么大阵势没见过？丛林里但有凶险，只凭身上本事和手中刀枪，也足够应付，根本用不着带火焰喷射器。再说这鬼玩意儿万一爆炸了，我罗大舌头可就倒大霉了，你瞧瞧刚才被活活烧成焦炭的那几位，连模样都没了，恐怕到了阴曹地府里，连阎王爷也认不出他们是谁。你要非让我背着它，还不如直接一枪把我崩了算了，挨几枪也顶多就是在身上添几个窟窿眼儿的事，那样我死得倒还利索些。玉飞燕没料到招出他这么多话来，只得罢了这个念头。

这时躺在地上的草上飞恢复了一些神智，问明情况，自知被抛在这深山老林里难逃一死，他战战兢兢地苦求首领，竭力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打头的，你行行好，给我留条命吧……”

阿脆不忍就此抛下“草上飞”，任其自生自灭，她不等玉飞燕做出决定，就已用刀削了两段树藤，利用防雨斗篷和绳索缚住，临时制成一副简易担架，同Karaweik两人把奄奄一息的“草上飞”抬了，这才肯动身出发。

众人继续在迷宫般的山谷里觅路向前，从古以来，已不知有多少缅甸野象经过这片区域，步入它们历代祖先埋骨的坟窟，其中就有许多因为年迈体衰，或遭物害，提前倒毙在半路之上，这些遗骨残骸的化石，就成了断断续续指引猛犸洞窟位置的路标。

司马灰等人寻着象骸的踪迹，往深处走了许久，忽然一阵阵阴冷的山风吹至。玉飞燕自言自语道：“热带风团到了……”只见山间薄雾半开，视野变得稍稍开阔起来，众人停下脚步四处打量，见山体有许多相互贯通的洞窟，洞中遍布象骸，层层叠压，已然堆积成了一座座的山丘之形，骨牙耸立交错。

洞窟最深处藏有石门甬道，打磨得如同大理石一样平整，几乎全部都有浮雕装饰，从藤蔓和树根侵蚀入墙缝内的痕迹来看，至少是处千年古迹，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所有的浮雕都造到了彻底破坏，没给后世留下任何可以解读的信息。这些被故意破坏损毁的部分，仿佛是一道挥不去、抹不掉的厚厚屏障，隐藏着野人山里无穷无尽的“秘密”。

甬道通往山外，尽头是座半塌的石门，外边生满了茂盛的植物，硕大的无花果树都有合抱粗细，树冠垂地，四周雾气极浓，能见度仅在十步之内，实不知身在何方。耳听天空中闷雷交作之声隆隆翻滚，热带风团“浮屠”的前锋已然袭至，笼罩在“野人山”里的重重迷雾，也都被狂风吹散开来，四周随即陷入了一片世界末日般的漆黑之中，起伏的群山虽然暂时撤去了她那道白色的神秘面纱，却又被一层厚重的黑布帷幔严密覆盖。

众人只好摸着黑向高处走，正待居高临下，找寻野人山巨型裂谷所在的位置，不料刚攀上一道山坡，眼前忽然“唰”地一片雪亮，一道骄若惊龙的闪电出现在了天际。

众人被那道闪电所慑，下意识地抬头去看，只见低空中竟有一架蚊式运输机掠过头顶，机舱内没有一丝灯光，机翼上的螺旋桨也停住不动，整架机体犹如一个悄无声息的“黑影”，在云层下的狂风中倏然驶过，飞行高度低得不可能再低。

这简直是一幕不可思议的情形，在如此恶劣的天候条件下，绝不可能有人胆敢驾机飞行；另外这架飞机从内到外，完全没有任何灯光，连发动机也是停着的，黑压压的毫无声息，似乎那机舱里边根本没有活人。

只在这恰似电光石火的短短一瞬之间，都在惨白雪亮的闪电亮光中，隐约看到机身上有个黑蛇标记，雷电经空，也不过是眨眼的功夫，再想仔细辨认，周围却已再次陷入了一团漆黑，那架形同鬼魅幽灵般的机影，也就此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众人猝然所睹，都惊得合不拢口，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不约而同地使劲揉了揉双眼，还以为先前是眼睛花了。刚才掠过头顶的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机身上绘有一条形态诡异的黑蛇，分明与目标照片上的机体完全一致。若以常理想象，英国皇家空军的“黑蛇号运输机”，早在1948年前后就已失踪在“野人山”了，隔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它怎么可能至今还在山区的低空中盘旋？

附近大多是被丛林覆盖的“低起伏山地”，按照那架飞机的飞行高度，几乎已经是擦着山头地皮在飞了，随后必然撞在丛林中坠毁，可凝视了许久，前方依然满是漆黑沉寂，并没有飞机坠落所发出的爆炸火光和巨大声响出现，它好像从来就不曾真正存在过，黑暗中只闻一声震雷惊天，响彻了山野。

第三卷 浮屠 第五话 STUPA

轰雷掣电，震惊山野，厚重的云层中，忽然出现了一架幽灵般的“蚊式特种运输机”，从众人头顶掠过，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深邃的黑暗当中。

曾多次有人在百幕大三角区域，目击过“幽灵船”出没的踪影，也有被潜艇发射了几十年的鱼雷，至今仍在海面上游弋徘徊。可却从未听说过，天空中会出现失踪二十多年的“幽灵飞机”。

众人都在山脊上看得目瞪口呆，实难相信眼中所见，难道刚才从低空驶过的机体，真是英国空军失踪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那架运输机吗？它究竟是实体还是幽灵？或是透过云雾电波中传导出几十年前的残像，就如同虚幻的海市蜃楼？

玉飞燕心底茫然，又离了经验老道的姜师爷，愈发觉得无助，忍不住问司马灰：“你认为咱们刚才看见的会是什么？”

司马灰摇了摇头：“你是打头的，又是盗墓的晦子，活人的事你比我清楚，死人的事你也比我熟，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

玉飞燕对司马灰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现在我也没办法解释，但我看空中那架蚊式运输机，似乎朝着对面山脊的方向去了，咱们只好跟过去看个究竟，然后再作道理。”

此时虽然还不到日落时分，但在强烈热带风团的作用下，头顶乌云蔽野，天黑得如同锅底，两个人即使是脸对脸站着，都看不清对方面目，随身携带的照明器材在这种环境下几乎失去了作用，探险队只有借着一道道划破云层的闪电，穿过茂密的丛林，追踪着那架诡异机影消失的方向艰难前行。

肆虐呼啸的飓风，席卷着野人山中的原始丛林，滚滚闷雷声，预示着倾盆暴雨很快就要到来，在强烈热带风团的侵袭之下，大部分区域都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

但根据英国空军留下的记录来看，位于野人山腹地的巨型裂谷，是一处较为罕见的旱山深裂地形。如果用更直观的描述，这个巨型裂谷，就是座深陷地下的洞窟，推测是因数百万年前的水脉陷落而形成，深度可能在千米以上，山洞的走向与地平线垂直，洞口相对狭窄，越往深处越宽阔，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质现象，它也不容易受到低处的洪水冲击。对探险队来讲，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只要能够设法避开山体

塌方，进入到裂谷内部反倒会使处境更为安全。

巨型裂谷的深处，一年到头云雾弥漫，没人知道浓雾中到底有些什么，更不知雾气的根源所在，几十年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运输机在野人山坠落，恰好是失踪在了茫茫雾中，当时也由于天气变化的影响，云雾位置较低，隐约可以看到裂谷深渊般的洞口，然而在多数时间，从裂谷深处涌出的大量迷雾，会覆盖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很难准确判断出它的位置。

玉飞燕带领的探险队，最初是计划通过最接近裂谷的“史迪威公路”，如此可以避开野人山外围各种自然因素造成的阻碍，再从地下洞窟中寻找被迷雾覆盖的入口，可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变数，现在天候剧变，在莽莽树海中，很难判断确切方位，只好相机行事，去寻找那架鬼魅般消失在山脊后的神秘机影，这也是目前仅有的线索和生存希望了。

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个人，当先在寸步难行的树丛中开路，途中所见，尽是一些饱受风雨侵蚀，历尽沧桑的残墙断壁。一处处倒掉的塔基，隐藏在茂盛植物组成的深厚帷幕之下；横倒的巨大人面雕像，从盘根错节的树根背后，投来令人心颤的目光。

越来越多的痕迹，都显示出“野人山”在那些早已逝去古老岁月中，确实曾有一段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那到底是个怎样显赫的文明？为什么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又是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毁坏了一切可以揭开它真正面目的古迹？

在缅甸的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古人为了保守野人山里埋藏的秘密，设下重重陷阱和障碍，任何妄图窥探这个秘密的人，都将遭到至死也难以摆脱的邪恶诅咒。”所以当地人才对野人山畏惧如鬼，从不敢接近半步。

司马灰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这个传闻，当时不以为然，可如今身临其境，才知“野人山”里确实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他虽然参加了好几年缅共人民军，但对缅甸等地的古代历史却并不是很清楚，他边走边问跟在身后的玉飞燕：“这山里是不是有座古墓？”

玉飞燕说：“我从没听说野人山有什么墓穴，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这些国度，都曾受中国和古印度文化影响，历代帝王贵族的陵寝也要讲究个‘城府深沉’，咱们这一路所见的种种迹象虽然古怪，但也不像有墓藏存在的样子，这一点我肯定不会看走眼。”

司马灰说：“可这深山里却显得比墓中城府更为神秘，看来咱们要寻找那架英国运输机的事，远比先前预期的还要困难许多，野人山巨型裂

谷中多半存在着某些难以想象的东西。”

玉飞燕也有同感，点头道：“鬼神不能测其机，幽冥难以穷其幻……”说话间，狂风夹着无数黄豆大的雨点，从半空中撒落下来，打得人脸上生疼，跟本抬不起头来，玉飞燕将丛林战斗帽上的风镜放下，然后抬眼看了看高处，催促司马灰等人道：“Stupa的前锋已经到了，你们要是还想活命，就得再走快些。”

司马灰知道，在缅甸语中，“Stupa”就是“浮屠”的音译。据说这个词来自缅甸西侧的邻邦印度，更确切的来讲是古印度，在中国管这叫“梵文”，本意代指古塔，它也有方坟或圆坟的意思，因为印度的塔，都是埋葬佛骨和圣徒尸骸的坟冢。所以“浮屠”一词，除了代指“佛塔”之外，暗中还含有一层“埋葬”的隐意。

也不知道是谁，给这场来自印度洋，时速超过140英里的热带风团，按了“Stupa”这么个名目。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凡是名称代号与神佛沾边的风暴，级别都不会太低，肯定会引发一定规模的灾难，所过之处房倒屋塌，千年古树连根拔起，如同是排山倒海的无边佛力，令凡间众生难以抵挡。

缅甸中南部，全是平原河流，属于季风性热带雨林气候，到了北边，地形就开始变得崎岖复杂，高山峡谷逐渐增多。至于“野人山”地区，更是山深路远，自古以来，始终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所以热带风团从沿海登陆，穿过缅中平原上的大豁口，然后受到山地阻截，便会逐步减弱，若是规模小一些的风暴，都很难波及至“野人山”。然而遇上真正猛烈如“Stupa”般的强热带风团，缅北“野人山”就会受到严峻考验，这里茂密滋生的植物，以及无数深浅不一的洞窟，都已使地层和山体变得异常脆弱，如果不尽快找到安稳的隐蔽所，这片被原始森林覆盖着的崇山峻岭，就当真成为埋葬探险队的“坟墓”了。

司马灰知道轻重，自是不敢耽搁，他和罗大舌头两人，顶着狂风暴雨，拼命劈开拦路的重重藤葛，奋力向着山脊的方向攀登。司马灰也料定那“野人山”裂谷深处肯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以前有多少探险家和军方派遣的搜救分队，全给折在了里边，英军美军都拿此地无可奈何，相比起他们“科幻”级别的先进装备来，自己这伙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又能在那捞着什么便宜？但形势逼人，明知多半是有去无回，也不得不横下心来，壮着胆子硬往前走。

堪堪行到山脊处的“楞线”附近，众人在漫天泼落的暴雨中，借着雷鸣电闪的光亮，见到脚下的山体犹如锥形拱起，而锥尖像是被人拦腰斩断，露出了一条宽阔幽深的巨大裂谷，不规则的裂痕向南北两侧延伸至

十余里开外，狭窄处宽度也不下数百米，就如同在崎岖的地表上，张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大嘴，仿佛通往地狱的大门就在眼前。

山体内侧裸露出的部分，都是黛青色的岩层，挂满了藤类植物，显得斑斓而又诡异。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使涌到地面上的浓雾彻底消散了，可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深处仍是茫茫云雾，幽冥浩荡，根本看不见底。

此前众人都曾不止一次的想象过，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失踪的野人山巨型裂谷，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想来想去，无非是山地间的一处深裂地形，它即不可能有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原始雄浑，也不可能有非洲十字裂谷的气吞万象，只不过是“垂直走势”极深的地底洞窟而已。

但直到此时此刻，众人冒着瓢泼大雨，站在了野人山裂谷的边缘，才真切地感受到其形势绝险可怕之处。赫然目睹过它的人，无法不对其产生畏惧之意。因为你会不由自主产生出一种身临万丈深渊的错觉，多往下看一眼都会觉得头晕目眩，似乎地底有种莫名的恐怖存在，使人为之胆寒。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慑，是深邃遥远的空旷，是无法估测的巨大内涵。

第三卷 浮屠 第六话 强光

随着热带风团“浮屠”的侵入，风雨渐渐变得猛烈。原始丛林中的植物群分布得高低错落，有些根基稍浅，相互间缺少有效的依托与保护，不是被狂风拔起，就是拦腰折断，那些韧性较强的粗壮植物，也在风雨飘摇中东倒西歪。狂风暴雨和阵阵电闪雷鸣，吞没了天地间一切的声音。

司马灰等人站在野人山巨型裂谷的边缘，抓着山脊上几株粗可合抱的老树，俯身窥视裂谷底部，就觉得风雨之势太大，这场暴雨下的，真如同沧海倾覆，银河倒泻，山脊上几乎使人难以立足。借着半空中划过一道道雪亮的闪电，可以看到裂谷内部的古壁藤蔓攀附，上悬下削，走势几近垂直，最深处云雾茫茫，完全遮蔽了人的视界，探险队携带绳索极其有限，即使连结全部长绳，用来垂入这深不可测的洞窟，也绝对放不到底。

正待寻觅一处可以容人攀爬的所在下行，不料阿脆与Karaweik抬着的担架吃不住风，被狂风一扯，顿时变成了一张帆幕，加上担架中躺着的那位“草上飞”，也瘦得仅剩一把骨头了，根本压不住份量，一阵狂风过处，竟然连担架带人，都给一同卷上了半空，犹如飞絮落花，随风飘坠。

司马灰发觉阿脆手中的担架脱落，紧接着就看有个人影在眼前闪过，连忙伸手想要将其拽住，却抓了一空，在“浮屠”带来的狂风暴雨中，眼前所见只有一片漆黑，转瞬间就已看不到“草上飞”的身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司马灰心中叹了口气，暗想要怪就怪“草上飞”这名字没取好，下辈子应该唤作“千斤坠”方才稳妥。

此时众人在巨型裂谷附近再也站不住脚了，好在看清了地形，正想顶着风雨退下山坡，寻个狭窄平缓的区域进入谷底，可在猛烈的风压之下，连脚步都移动不开，就连手中所抱的古树也被狂风摧残得摇摇欲倒，一时进退两难。

玉飞燕见山上太过危险，忙扯住司马灰得胳膊，打手势示意众人立刻冒险攀下裂谷。司马灰也知这是唯一可行之策，当即用手抓住另一侧的Karaweik，让他紧紧跟着自己，率先揽住人臂粗细的古藤，一寸寸向下攀行。

裂谷内部虽然也受到热带风团带来的影响，但在特殊地形作用下，深处有几股气流终年盘旋，使得内部风雨难侵。从岩壁上攀下数十米，

已然感觉不到地表呼啸而过的飓风，雨势也小了许多。

司马灰下到百余米深处，就见脚下雾气凝聚，如果再继续深入，就会进入茫茫迷雾之中，这些浓雾来历不明，虽然雾气本身对人体无害，但它也使空气中含有的污染物不易挥发，很有可能变成致人死命的“杀人雾”。

虽然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恶劣天气变化，将“野人山”地底涌出的浓雾冲散，巨型裂谷内部的雾气也受到暴雨压制，在以极缓慢的速度不断降低。但洞窟里边完全被云雾严密遮盖，深浅难测，凝聚不散的迷雾中死气沉沉，不知藏着什么凶险。即便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真的坠落在了此处，探险队要冒着能见度低到极限的浓雾，在如此深广的区域里进行搜寻，也无疑于大海捞针，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而且一路上疲于奔命，众人到此，早都累得经精疲力竭，感到难以支撑。

玉飞燕见探险队避过热带风暴的袭击，已经进入了野人山巨型裂谷内部。当此情形，须是步步为营，不必急于求成，免得最后功亏一篑，就让大伙停下来歇口气，等到地底的迷雾降至最低后再继续行动。

众人便在裂谷内部的峭壁间，寻了个被藤蔓覆盖的凹洞，深浅宽窄刚可容下数人，就挤在里面拢了堆火，烘干身上被雨水浇透的衣物，同时吃些干粮裹腹，耳听雨水刷刷落下，身边岩缝里有呜呜风声掠过，处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险恶之处，不免心惊肉跳，又怎能歇得安稳。

玉飞燕在短短一天之内，连折了左膀右臂般的几个得力手下，心里自然有些慌乱沮丧，想想如今身边只剩下一个俄国人白熊，而此人是为躲避苏俄铁幕统治，流亡到东南亚一带他，曾在缅、寮、泰三国之间的无政府地带，为种植罂粟的毒枭卖命，因其杀人成性，兽心一起，翻脸就不认人，后来惹下祸事，被割掉了半皆舌头，才被迫逃至马六甲海峡，最后又辗转投到了玉飞燕手下入伙，他性情冷漠凶残，心机难测，根本不值得信任。

眼下玉飞燕所能寄予希望者，就只有缅共游击队的四个成员了，她初时只想带上熟悉雷区，并且能找到幽灵公路的Karaweik，但现在回顾一路上的经历，也多亏把司马灰扯了进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玉飞燕打算要在事成之后，拉拢收买这些人入伙，通晓医术善于接骨的阿脆倒还好说，可司马灰和罗大海这俩小子却是一副软硬不吃的臭脾气，如何才能说得他们心动？玉飞燕向来足智多谋，更会笼络人心，稍作寻思，就计上心来，趁着这短暂的休息之际，先从Karaweik身上找了个由头。

玉飞燕发现Karaweik胆子很小，自从进了这野人山巨型裂谷以来，吓得牙关打颤，话也不敢说上半句，就从身边取出一枚翡翠扳指。她祖上曾是显赫贵族，这扳指是其祖传之物，如果投到注满清水的铜盆中，就会放出满盆莹绿之光，显得颇不寻常，又因是大内之物，更有避邪挡灾之异。

玉飞燕拿出这枚翡翠扳指，取个红绳给Karaweik挂在脖子上，并且说了其中好处与他知道。

阿脆见Karaweik懵然无知，就告诉他说这扳指很贵重，让他快向玉飞燕道谢。

玉飞燕心中暗自得意，正想同Karaweik认作异姓同胞，再趁机与司马灰等人结纳了。谁知司马灰看也不看她那枚祖传的翡翠扳指，反倒对玉飞燕说：“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星期天这小子，是我和罗大海的兄弟，你送他如此贵重的东西，我们也当送还你一件才对。”

玉飞燕知道司马灰这是不肯领情，心中极是不屑，心想：“你小子身上称得什么，能与我家祖传扳指相提并论，还好意思拿出来作回礼？”

司马灰看出她的意思，说你可是小瞧人了，别忘了破船还有三千钉，你胜家有祖传的玩意儿，我们也有户里留下来的东西，说着他冲罗大海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把东西拿出来给玉飞燕见识见识。

罗大海与司马灰向来都有默契，他点头会意，把全身上下口袋都翻遍了，终于掏出来一个铜制雕花的挖耳朵勺，看工艺似乎是缅甸土产，虽然看上去还算精致，那成色也像是有些年头的，但怎么瞅怎么是坊间的货色，要拿到玉飞燕这种常和稀世珍宝打交道的行家面前，实在是显得太不入流了，这件东西能有什么价值？掉在地上恐怕都没人捡。

司马灰看玉飞燕见了这挖耳铜勺，满脸都是鄙夷不屑的神色，就假意冷笑一声，对她说：“打头的你不识货了吧，是不是以为咱哥们儿手里的这件东西，是二分钱买个鸡屁眼子——贵贱暂且不论，它根本就不是个物件儿。其实你大概是有所不知，这可是清末民初的时候，由打皇宫大内带出来的。多少年来，它都是罗大舌头家里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要不是为了送给你这种有身份的人物，我们是死活也不肯拿出来的。”

罗大海在旁帮腔做势，就好象动了多大感情似的红着眼圈，含泪劝阻司马灰说：“兄弟，我前思后想，这东西我还真是割舍不得，咱这么做实在……实在是太对不起祖宗了。”说着就要把司马灰手里的东西拿走。

玉飞燕本以为司马灰是在捉弄自己，看他们神色郑重，不像作伪，难不成自己真是看走了眼，可于情于理又都说不通，只好问道：“皇宫里

怎会有这等货色？”

司马灰故作无奈地道：“咱们说到哪算哪，我今天讲给你知道原也无妨，但你可千万别给传扬出去，这也不是有多光彩的事。”玉飞燕更觉诧异了，这里边还有什么不光彩的？却见司马灰伸手一指罗大海，对她压低了声音说道：“不瞒你说，你别看罗大舌头嘴里有点东北口音，其实他祖籍是北京的，那北京皇城根底下，从来便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高人没有？这罗大舌头的爷爷，就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乃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位大太监小德海，这件东西的来历可不得了，是他爷爷小德海，跟着宣统皇帝离开紫禁城的时候，从宫里顺手牵羊给顺出来的。”

罗大海一听差点没气晕过去，心说“司马灰你真是一肚子坏水，得便宜就占，我就没见过比你更缺德的人了，你爷爷才是他娘的大太监呢”，但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只好继续苦着脸，唉声叹气地对玉飞燕说：“你听人说话不要紧，可要听明白了子丑寅卯，其实我爷爷他老人家并不是贼，随手顺出来这件东西，只是为了留个念想，这教为人不能忘本，咱那个大清国没了之后，老爷子天天对这挖耳朵勺行三拜九叩之礼，他老人家由打六岁就进了宫，服侍了太后和皇上多半辈子，一直到死还忘不了给主子尽忠呢……”他说到最后，似是念及旧事，触动了心怀，竟已哽咽难言。

司马灰连忙出言劝慰：“奴才能当到这个份上，真算是太对得起主子了。”

玉飞燕听到此处愈发起疑：“既然小德海是紫禁城里的太监，而且六岁就净身入了宫，怎么可能会有后人？”

司马灰赶紧替罗大舌头遮掩，说那位小德海公公出来之后，他不是也得成家过日子吗？结果就娶了个老宫女为妻，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在膝前，以便给自己养老送终，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感情好的没话说，所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正是罗大海他们家最令人动容之处。

玉飞燕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却仍有许多疑惑不解之处，又问道：“那位小德海公公，既然能从宫里边带出东西来，为何他不取金银玉器，更不拿古董字画，偏要拿个挖耳朵勺回来压箱子底儿？”

司马灰随口编造，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纯铜的挖耳朵勺，名副其实的是件国宝，为什么呢？因为看一件古物，你不能以材质断其贵贱，首先是要看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才是它的艺术价值。

话说自打大明洪武皇帝龙兴，浴血百战，终将元人逐回漠北，恢复了我汉家山河，后有燕王扫北，建都北京，一度励精图治，海内无事，

怎奈日月频迁，星霜屡改，这正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到得明朝末年，朝廷失政，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先是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率军打破京师，逼得崇贞皇帝吊死煤山，改朝换代为大顺，天下百姓只道是就此安居乐业，可偏又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了清兵入关，那八旗铁甲席卷而南，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从此定鼎了中原，大清国仍然是建都北京，你道这是为何？只因那满清皇帝，也看中了咱北京的形势不俗，此地北衔燕山，西接太行，东吞渤海，南压华夏，真可谓金府天城，乃是万古千年的不拔之基。

自从满清入主以来，接连出了几代明君圣主，审时度势，任用贤能，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平定各地叛乱，一举扫除三藩，终于使得四海一统，万民归心，岂料康乾治世之后，却挡不住盛衰轮转，风云变换，终于朝纲败坏，大局糜烂，不可收拾，眼看八国联军趁势打入北京，逼得慈禧太后仓惶出逃，驾撵行至途中，天时风干水涸，烈日悬空，浮云净扫，老佛爷体内生出痰火，耳鸣目燥，苦不能言，御医多方诊治无果，正当堪堪废命之时，幸有随行官吏呈上暹罗进恭来的玲珑八宝挖耳勺一柄，由总管太监李连英亲自为老佛爷掏出耳垢，上天枰权之，重一两有余，慈禧得以泄出内火，顿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因此而活，遂主张于洋人议和，签定了《辛丑条约》。

可以说如果当初慈禧没掏耳朵，她未必能保住性命再次返回京城，光绪皇帝也不会因为变法不成，积郁成疾，落得含恨而终的悲惨下场，谁又能想到，这小小一个挖耳朵勺，却是历史风云变幻和晚清末年丧权辱国的见证之物，难怪到后来李鸿章李大人感叹道：“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挖耳铜勺原非凡，请君莫作等闲观。”

玉飞燕至此才终于明白，原来司马灰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为了显得他这件破玩意儿价值不凡，足以顶得上自己送给Karaweik的那枚翡翠扳指，自己刚才那番深情厚意竟然全都打了水漂。真是明珠美玉，投于盲人，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她越想越是生气，不由得柳眉倒竖：“你就这么看不起？”

司马灰看玉飞燕被自己气得俏脸惨白，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心中难免有些恻然，就直言相告，劝她说你就收下吧，虽然跟你在古墓里见的宝物不能比，可蚂蚱蹦进油锅里，大小也算是个荤腥儿。另外你也别废心思拉拢我们入伙了，这么多年以来，从没有人从野人山巨型裂谷里边活着走出去。退一万步讲，即便咱们真能活着离开，我也只希望你履行先前的承诺，带Karaweik远走高飞，至于我们三个的事你就别管

了。

原来司马灰和罗大海、阿脆三人，在遇到“柬埔寨食人水蛭”时，便都已仔细想过，就算自己三人侥幸捡条命离开野人山，也不打算逃往海外去了。因为到了那边一无所长，也无以为业，为了谋求生计，必定会受制于人，迟早还得跟玉飞燕去做盗墓的“嗨子”。想想姜师爷和钻山甲等人的下场，可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都是被东家以重金所雇，结果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原始丛林中。做这等把脑袋别到裤腰带里的勾当，谁也保不准哪天就走了背字，一头撞到“横死鬼”手里搭上性命。与其为了金钱去给那些财阀卖命，到最后死得像条狗一样，还不如就此越境回去，该挨枪子的挨枪子、该蹲土窑的蹲土窑，倒也落得一个精神爽利。

玉飞燕听罢司马灰之言，心头怒气虽有缓和，但恨意仍然未平，正待再同他说些什么，忽闻裂谷底部传来一阵巨响，众人知是有事发生，急忙探出身子向下张望，就见脚下那片茫茫迷雾之中，射出几道强烈而又刺目的光束。

眩目的强光，穿透了层层浓雾，明一阵暗一阵的不住摇动，晃得人眼前发花，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古树朽木倒塌折断般“吱吱哑哑”的怪异声响。司马灰察觉到那动静自下而上，由远而近，来得极是不善，听着就让人发怵，他寻思：“浓雾中的几道光束看起来如此明亮刺眼，比探照灯还亮过数十倍，绝不可能是生物光。还有那阵犹如枯树一般，从巨型裂谷深处迅速移动上来的声音，又是什么物体发出的？”

第三卷 浮屠 第七话 坠毁

大约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两三百米深处，从浓雾中射出几道刺目的光束，强光在黑暗中摇晃不定，同时在地底有枯树般吱吱哑哑的异常声响发出，听那动静，竟像是深渊里有什么东西迅速爬了上来。

司马灰断定在浓雾中出现的光源，绝不会是生物光。一般由生物或矿石发出的光亮，都属于化学冷光，亮度持久，但不会发热，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光源；然而那片迷雾中晃动的光线，却极其刺眼，不是普通的探照灯可比，似乎来自于某种具有热量的电气光源。难道在这与世隔绝不见天日的地下裂谷中，隐藏着至今还可以运作的“强光照明装置”？

那架失踪近三十年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在如此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它也早该被腐蚀得破烂不堪了，而且运输机上肯定不会装有这种强光探照灯，所以从浓雾中发出的光源，不可能来自于坠毁多年的“蚊式”。

众人心下骇异难言，都不知迷雾深处会出现什么，可凝神秉息地窥觑了一阵，就见那几道光束倏然熄灭，裂谷底部再次变得寂然无声，就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般。

一个危险之所以成为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人们在事先不能预见到它的真相，司马灰也知道遇着这种事，光凭猜测没有用，还须眼见为实，他跟众人稍作商议，就决定同玉飞燕两人下到浓雾中探明究竟有些什么，当即带上武器，身上绑了以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的“宿营灯”，又拿了聚光手电筒，攀藤附葛向下而行，随着距离涌动的雾气越来越远，就隐约见那渺渺茫茫的雾中，浮现出一个巨大朦胧的黑影。

由于热带风团“浮屠”的侵入加剧，野人山地底裂谷中的雾气仍在缓缓降低，二人到得近处时迷雾已经不太浓重，司马灰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仔细去看那个巨大的黑影，发现那竟然是一架被无数枯藤缠住的改型运输机，这架运输机机头圆钝，机身形状有如椭圆断面，两翼呈梯形分布，前窄后掠，与普通运输机截然不同——它通体都采用木制胶合板结构。

运输机机身上赫然有个显眼的“黑蛇”标记，这与在空军基地照片上拍摄的那架机体完全一样，而且看机型结构，与英国空军失踪的黑蛇号“蚊式特种运输机”一致，由于“黑蛇号”属于改型特种运输机，根据任务需要有意加扩充了货舱装载容量，机体也经过了大幅度改装，和常见

的轻型“蚊式特种运输机”区别很大，所以对比照片判断出它的“身份”并不困难。当年的档案显示：这架运输机落入裂谷之后，从电波中传来断断续续的通讯声，驾驶员在拼命呼救的同时，也曾确认“黑蛇”降落在了雾中，随后便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可是司马灰和玉飞燕亲眼所见，才知原来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并没有落入地底最深处，而是被坚韧的古藤绊住，悬挂在了野人山裂谷半空只中，并不曾降落着陆，由于“蚊式”与其他军用飞机不同，完全采用全“Balsa”轻质木料构造，液冷发动机功率高，飞行速度快，续航时间久，同时载重量并没有因此降低，而且蚊式飞机生存能力很强，可以适应各种艰巨任务的需要，在缅甸山区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下，更能够发挥它出类拔萃的优异性能。这架“黑蛇号”改型特种运输机，在失控坠落时，受到裂谷间凝聚的气流作用，使得机身仍然保存完整，看上去并没有严重受损。

探险队冒死进入野人山，为的正是寻找这架特种运输机，并将机舱里的“货物”带回去，此时意外的发现到，失踪的运输机被乱藤挂在了裂谷半空，如此一来，就不用深入雾气笼罩危机四伏的洞窟底部，不能不说是意外之喜，但司马灰和玉飞燕却并未因此感到庆幸，反而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玉飞燕看那机舱里黑漆漆的鸦雀无声，就低声问司马灰道：“你有没有觉得这架运输机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司马灰攀住从峭壁上垂下来的树藤，盯着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望了一阵，他早看出些不同寻常的诡异之处，便随口答道：“是不太对劲，它太新了……好像是刚刚才坠毁。”事实上这架运输机坠落在深山洞窟里，应该已经接近三十年之久了。然而时间和地下恶劣环境的侵蚀，却并未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机身上的涂装就如同新的一般，也许连发动机都还是热的。

回想起先前在野人山巨型裂谷外边，众人曾看到一架幽灵般的机影从低空掠过，当时机舱里没有任何光亮，螺旋桨也是停止运转的，探险队追踪其飞行轨迹至此。依理推断，那架从云层中坠落的运输机，应该就被裂谷中枯藤缠住的“黑蛇号”。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执行特别运送任务的“黑蛇”号蚊式运输机，仅有二十几年前在野人山失踪的那一架而已。

玉飞燕不禁在心中狐疑起来：“难道先前看到的真是幻觉？然而种种迹象又都表明，眼前这架运输机确实是刚刚坠落不久。失踪多年的黑蛇号运输机在雾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它在完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怎

么可能在空中飞行？”又想莫非时间与空间这些恒定不变的能量，都在地底浓雾中被扭曲颠覆了，才使“黑蛇号”运输机以这种鬼魅般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另外机舱里的驾驶员到哪去了？还有刚才雾中冒出的几道刺目强光，以及地下深处那阵“吱哑”不绝的异常响动又是什么？

玉飞燕虽是见多识广，可当此情形，也如同落在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因为这些事毕竟与她惯熟的盗墓勾当相去甚远，而且现在所面对的情形似乎是属于“超自然现象”，即以科学常识和物理定律都难以解释之事，她在脑中接连闪过几个念头，但很快又被自己推翻，只好再次问司马灰：“现实中怎么会出现如此情形？莫非咱们是在噩梦里不成？”

司马灰何尝不盼着这几天的遭遇仅仅是一场噩梦，可肩上隐隐作痛的伤口在不断提醒他：“眼前之事虽然诡异得匪夷所思，却完全是铁一般的事实。”他此刻听到玉飞燕的话，稍一沉吟才答道：“肯定不是噩梦。”司马灰嘴上如此应了一句，心中却寻思：“这话也得两说着，古有‘蝴蝶、邯郸、南柯、黄粱’四梦，到后来又有个红楼梦，都在隐喻世间万事如梦，可见人活着就是做梦。仔细想想这话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本来就很模糊，只不过咱这辈子遇到的……全是噩梦。”

司马灰向来胆大包天，决定先到机舱里看个究竟再说，他使个“仙人挂画”，双脚攀住枯藤，身子倒悬下探，两手轻轻撑在“黑蛇号”特种运输机的驾驶舱顶部，然后用身上携带的聚光手电筒照射，去窥视舱内的情况。聚光灯光束所到之处，只见双座驾驶舱内空空荡荡，除了有几处地方因为撞击破裂而漏入雨水之外，连鬼影也没有半个。

整架蚊式运输机被藤葛所缠，悬停在了地下裂谷的半空，绝壁上倒垂下来的藤类植物，粗者犹如寺庙殿堂里的柱子，虽是坚韧异常，但毕竟不是钢缆，承受力已经接近尽了极限，司马灰双手撑在位于机首的驾驶舱顶部，发觉运输机摇摇欲坠，好像随时都会挣脱古藤束缚，继续向更深处坠落下去。

司马灰也不敢托大，他惟恐跟着运输机一同掉入浓雾笼罩的谷底，落个机毁人亡的下场，眼见驾驶舱里没有任何线索，便拨转聚光手电筒，照射“蚊式”机身的两翼。

可正在这时，高处传来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响动，原来热带风团“浮屠”引发的狂风暴雨过于猛烈，巨型裂谷边缘的岩层结构脆弱，劲受不住冲击，出现了大面积坍塌，滚滚泥石倾泻而下，不断落向深处，留在上边接应的罗大海等人，见峭壁间险象环生，已容不得身了，也都被迫攀

住枯藤逃了下来。

罗大海边向下逃边对司马灰大叫：“躲开！”司马灰双脚挂在藤上，听到叫喊声，屈身向上看时，就觉一股劲风扑面而来，黑暗中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落了下来，他急忙用手一推机身，借力将身体荡了出去，一大块树根随即重重砸在了运输机上，碎石泥水四溅，蚊式特种运输机受到巨力冲撞，顶部裂开了好大一片窟窿，随之猛地向下一沉，缠在机身上的枯藤也同时被坠断了数根。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玉飞燕已发觉势头不妙，两侧绝壁直上直下，一旦从高处塌了窑，古藤上部根本没有闪展腾挪的余地，如果攀壁逃向深处，即使不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也得被崩落的岩石砸个脑浆横流，她眼看“黑蛇”号特种运输机也要坠入深处，立刻招呼众人赶快躲进机舱，至少借助运输机的外壳可以暂时抵挡撞击，而且机舱里的“货物”也必须要拿到手，否则山林队老少团那些同伙全都白折了。

“黑蛇”号运输机机身上的舱门本就是洞开的，那四人疲于奔命之际，也无暇多顾，争先恐后钻进了舱内。司马灰和玉飞燕两个，就近躲入了前边的驾驶舱，还没来得及把舱盖关上，挂在特种运输机前端的枯藤便又折断了两根，机头忽地下沉，里面的乘员身体猛然随之前倾，众人不由得同时发了声喊，连心脏都险些从嘴里跳将出来，连忙拽住了机舱内用来绑缚货物的安全带。

玉飞燕闪身钻进驾驶舱内，她惊魂未定，先借着聚光灯的亮光四处一看，发现这架失踪了二十几年的运输机各个仪表和控制装置上，竟然没有一丝尘土和锈迹，此时她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怎么可能……现在究竟是哪一年？”

司马灰看玉飞燕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面带忧容，就问：“你懂得如何驾驶蚊式运输机？”

玉飞燕曾在海上驾驶过比较简易的“马丁”式水上救援机，但英国空军的蚊式运输机可从来没碰过，摇头道：“我不会，何况你在空中怎么发动它？”

司马灰心想：“反正左右都是死，但我活了二十来年，到现在还没驾驶过飞机，临死前好歹开上一次过过瘾。”于是急道：“不懂驾驶你还敢占着地方？”随即不由分说，拽开玉飞燕，抢身挤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握住操纵杆向后就扳。

罗大舌头此时也从后边探进半个身子来，他可不想就此摔死，虽说自古皆有死，如此死法可不好看。大概他以前作过几次“航模”，就自以

为算是个半个行家：“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你在操纵杆上绑块骨头，连狗都能开。”他一边指点司马灰怎么操作，一边伸着胳膊在各种开关上一通乱按。

玉飞燕看出这些亡命徒根本就是胡来，惊道：“你们找死吗？”她话音未落，塌陷下来的一大片岩石泥沙，已从高处轰然滑落，顿时压垮了大半个机身，枯藤丝萝纷纷断裂，这架英国空军的“蚊式特种运输机”首朝下机尾朝上，在众人绝命般的惊叫狂呼声中，几乎是以一种近似垂直俯冲式的姿态，向着云雾深处一头栽了下去。

第三卷 浮屠 第八话 巨型裂谷

在一阵阵狂风暴雨的猛烈袭击之下，野人山里“天崩地催，岳撼山摇”。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随着塌落的岩层，呼啸着高速向下跌落。司马灰在颠簸翻转的机舱内，就见驾驶窗外满目漆黑。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耳中听得风声嗡然作响，但许久也没有撞击到地底发生爆炸，四周惟有黑雾迷漫，使人的空间和方位感荡然无存，似乎是坠入了一个无底深渊。

在一片混乱之际，也不知怎地触碰到了什么开关，在驾驶舱的仪表板上，突然亮起了一盏红灯，司马灰看那灯光闪烁不定，心中猛然一动，想起这种灯好像是种警报信号，应该是只有飞机失控或是即将坠毁的时候才会闪烁，心中暗暗叫苦，野人山巨型裂谷内部的迷雾深不可测，以天地之辽阔，造化之无垠，鬼知道这架运输机什么时候才会落地，如今只怕想死得痛快些都不成了。

黑蛇号特种运输机以高速坠落，尚未撞到地上机毁人亡，机身却突然平缓了下来，原来巨型裂谷上半部分的走势虽然并不规则，几乎全是直上直下峭壁，可到了底部，却有个更为广大深邃的空间，裂谷口窄腹宽，洞窟剖面呈“金字塔”形，越到深处越是宽阔，而且此处形势独特，地气自下而上，强烈的热对流回旋升腾，自然而然就托住了这架运输机，使它的下坠之势骤然减缓。

蚊式特种运输机的全胶合板结构，历来有“木质奇迹”之称，在这种近似“烟囱效应”的特殊环境中发挥出了巨大优势，它就如同一架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转了几个筋斗，最后歪歪斜斜的栽落到了一片淤泥当中。运输机左翼在坠地时完全折断，发动机上的螺旋桨也都撞碎了，倾倒的机身在惯性作用下，斜刺里滑出去百余米方才停住。

司马灰在驾驶舱里，觉得三魂七魄都被摔出了壳，好不容易才归复原位，四肢百骸里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神智恍惚中意识到这架运输机总算是降落了，想是命不该绝，从千米高空坠落，竟然没被当场摔个粉身碎骨，这完全可以说是奇迹了，但此时处境不明，他也不想用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言语来欺骗自己，只是不得不感叹：“看来英国人制造的这种蚊子飞机，名不虚传，果然是生存率高得出奇。”

司马灰挣扎着撑起身子，摸出身上的聚光灯来，照了照四周，眼睛都被震成了复视，看什么都重影，模模糊糊中见其余几人还算完好，幸亏机舱内设施齐整，众人都绑着安全带，头破血流虽是免不了的，值得

庆幸的是，至少没人折胳膊断腿。伤得最重的是Karaweik，颠簸之时，脑袋上划开了一道口子，流得满脸是血，一旁的阿脆正在帮他包扎。罗大海与那俄国人白熊虽都各自跌得鼻青脸肿，却是没什么大碍，只不过头晕目眩，躺在机舱里半天缓不过劲来。

司马灰又用聚光电筒照了照玉飞燕。玉飞燕虽是脸色惨白，但她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二人脑中眩晕稍有缓解，便望向驾驶舱外，却见放眼处都是满目漆黑，唯独头顶隐隐有条忽明忽暗的细线。想必是就是野人山裂谷外缘的那条巨型地缝，在电闪雷鸣中若隐若现。可在此仰望上去，那条宽阔异常的裂谷缝隙竟然细如发丝一般，实难想象自身究竟位于地下多深之处。

玉飞燕心中暗自诧异，她没料到裂谷内部的洞窟垂直走势如此之深。倘若附近没有另外的出口通往山外，那这片幽深莫测的地底空间，与头顶高不可攀的缝隙，将成为探险队难以逾越的“噩梦”。她打了个手势，让司马灰到机舱外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司马灰身上几乎被颠散了架，疼得他倒吸了几口凉气，无奈用力推开驾驶舱的上盖，蓦然有种隔世为人之感。他这才发觉到，覆盖在洞窟深处的浓雾，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只有地层里的大量积水到处渗落，形成了无边细雨飘飘撒撒地不断降下。推测可能是由于裂谷边缘塌方的面积太大，改变了地底的气流循环，另外狂风暴雨使山体岩层里的积水迅速增加，袭入了巨型裂谷深处，天空中在降下骤雨，而这地底洞窟里也在跟着降雨，所以才压制住了茫茫雾气，看来在热带风团“浮屠”过境之前，浓重异常的迷雾暂时还不会出现。

玉飞燕急于探明所处何地，就从司马灰的背囊中取出信号枪来，在驾驶舱内向两侧各射出一枚照明弹，两颗惨亮触目的信号烛，分别划出一个长长的抛物线落向远方。由于附近没有浓雾气的遮盖，可以借着幽绿色的光芒，隐约看到地底洞窟距离裂谷顶端，实际距离没办法推测，只凭感觉估计垂直高度怎么也要超过千米。金字塔形的洞窟内壁全是倒斜面，险峻无比，没有任何可以使人攀援上行的区域，就连善于施展“蝎子倒爬城”绝技的司马灰都无法可想。这似乎是个天然的陷阱，进来就别想出去，遇难者落到此处，可真正是“分开大地无利爪，飞上天空欠羽翼”。

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最底部地势平缓，四外空旷无际，都是地下水渗落形成的沼泽，深远处仍有未散的朦胧雾气，烟迷远水，雾锁深山，使人看不真切。洞窟底部的这片区域，本该是位于野人山最深处的一個地下湖，但山中植物茂密，大部分积水还来不及渗透地层，就被丛林中的

植物根茎吸收掉了，使得整个地下湖变成了半涸的泥沼。再加上千百年来，由裂谷顶部被风雨冲刷下来的各种植物和土层，逐渐沉积在泥沼中间，构成了一片绵延相连的长堤，湿地表面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偶尔有腐化物产生的微弱磷火闪现，从水平线上望出去，起伏错落，难分草莽。

缅北野人山这个巨大幽深的地底洞窟，历来是世人难以窥探的秘境，虽然司马灰等人活着进入了裂谷内部，也趁着浓雾消散之际，利用照明信号弹的光亮，大致看清了周围的地形轮廓，但心中并未觉得了然，反而都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不安的预感：“现在眼中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不知还有多少惊世骇俗的秘密，仍被幽闭在这不见天日的地底世界之中。”

玉飞燕耳目敏锐，在照明弹上的信号烛在天空划过之际，发现周围的湿地水沼间，好像有些东西，正在运输机外围迅速爬行，但是移动速度实在太快，还没等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眼中就已没了踪影，她寻思：“在阴暗的沼泽区域里，多半会藏有鳄鱼和缅甸蟒之类的攻击性生物，冒然离开机舱并不稳妥。”于是改变了主意，提醒众人注意四周的动静，暂时不要离开这架蚊式运输机。说完又向舱外扔了三枚信号烛，照亮了附近的射击视界，并将手中“乌兹”冲锋枪的枪栓拉开，子弹顶到了膛上，以防发生突如其来的变故。

司马灰见照明弹熄灭后，蚊式运输机附近几枚信号烛发出的光亮，在幽深的地底洞窟中显得微如萤火，四周重新陷入了无边的深邃和沉默。他此前曾无数次猜测过，被浓雾覆盖的裂谷里究竟会存在什么，但始终不得头绪。此刻身处其中，更感觉到野人山巨型裂谷险恶非常，它在浩瀚如烟的岁月中，经历了无数年风雨雕凿，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视野无法认知的死角，而在这片空旷的黑暗中，必定隐藏着某种难以揭示的奥秘。他越想越是觉得复杂，思绪深陷其中，不免有些走神，半天都没再说话。

玉飞燕见司马灰还有无话可说的时候，倒是觉得有几分意外，就将自己的手枪递到他手中，提醒他注意观察运输机周围的情况，随即俯身前往机舱后部，逐一检视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内装载的货物，寻找到客户委托的那件物品，一旦得手，就该立刻设法寻找出口，觅路撤离“野人山”。

探险队的三十几名成员，到现在只剩六人幸存，并且随着这架失踪多年的运输机，一同坠入了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最深处。但抛开途中那些难以解释的诡异遭遇不提，事情进展得还是有些出人意料，首先是没想

到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黑蛇号”运输机；又由于热带风团的入侵，使地底涌出的浓雾大为减弱；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机舱里的“货物”还在。

这种经过改型生产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中型机体。并不宽敞的机舱分为前中后三段，内部完全贯通，当中没有任何间隔。最前端是驾驶舱，中后部则是可以搭载需要空军输送的人员和物资。

在“黑蛇号”机舱后端，紧紧捆着四个长方形的密封木条箱子，外边蒙着厚重的防雨布，两个分为一组，锁定得很是稳固，在刚刚那一番剧烈颠簸和撞击的过程中，也没有丝毫松动散落的迹象，但箱体上除了一些数字编号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标识。

玉飞燕先让阿脆拿着探照灯，在机舱内协助照明，又命俄国人白熊用鸭嘴槊，撬开木条货箱的盖子。正待动手，却隐约听到有个人机舱内黑暗的角落里说着什么。司马灰听那声音虽然微弱，却近在身后咫尺。运输机驾驶舱内的无线电已经彻底损坏了，不可能再接受到任何通讯信号。那货箱里的情况虽然暂时看不见，但一律封装严密，就算真有活人藏在里边，到现在也早该憋死，。而且听那声音来源的方位，应该是来自罗大海等人所在的机舱中部，现在探险队总共就剩下这几个幸存者。除了那半哑的俄国人白熊之外，其余几人说话都是什么声音，司马灰自然一清二楚，但是刚才传出的声音格外古怪，显然另有其人。司马灰惕然警觉：“这架蚊式运输机里还有其他的人！”可当他支起耳朵来再听的时候，却已听不到什么了。

司马灰还道是由于自己精神紧张，从而产生了某种错觉，就转过头去问距离最近的玉飞燕：“你刚才听到什么没有？”

玉飞燕也察觉到了异常，她多曾与欧美客户打过交道，能听出刚才说话之人，带有明显的英国口音，对司马灰道：“似乎有个英国人，他说这机舱内装载的货物……很危险。”

深渊般的地下洞窟里本就幽暗漆黑，狭窄漏雨的机舱里仅有一只探照灯，众人离得虽近，却就连对方的面容和身影都看不清楚。可正因为空间局促，而且相距极近，所以活人身上的存在气息，还是能够彼此感觉得到。司马灰可以确定，包括自己在内，机舱里仅有六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多出来一个人来？除非玉飞燕所指的英国人……是英国皇家空军驾驶员的“亡灵”。

第三卷 浮屠 第九话 声音

司马灰忽然听见身旁有人说话，可机舱里却分明没有其余的活人了。这架黑蛇号运输机，舱内前后相通，虽是漆黑一团，但提着探照灯，就能从这头直接照到那头。总共才巴掌大小的地方，又哪里藏得住人。莫非除了探险队的六个幸存者之外，在这架失踪了几十年的特种运输机里，还躲藏着一个英国驾驶员的亡灵？

那近似警告般的讯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司马灰和玉飞燕听到了，处在机舱中间的俄国人白熊也听得真真切切。他随探险队深入“野人山”腹地，无非是为了大笔酬金，不过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在山里遇到这么多难以想象的复杂情况，而且越陷越深，等他想要甩手不干的时候，发现已经走不脱了，只好跟着其余几个幸存者继续同行。

“蚊式特种运输机”坠入裂谷底部后，白熊虽然没受什么重伤，但也自颠得不轻，脑子里已经“不分南北、难辨东西”了，感觉身体虽然着陆了，可五脏六腑还悬在天上没落回原位。他没有任何信仰，心性冷酷残忍，向来从无畏惧，先前在运输机坠落的过程中，机舱里完全是一片漆黑，外边更是昏昏默默，杳杳冥冥。白熊坐在帆布垫子的座位中，身上扣着安全锁，手中死死拉着安全绳，在剧烈的颠簸摇晃中，身体也被惯性甩来甩去。他曾不止一次地搭乘过各种飞机，甚至在遭受地面防空炮火猛烈射击，都不曾有过惊慌失措的情形，因为他知道遇上这种事，怕也没用，只有听天由命而已。

但现在就在这个阴森狭窄的运输机舱内，他隐约听到有一个英国人说话的动静，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白熊的常识，他以前做雇佣兵的时候，也和一些英国人接触过，浓重的英国口音自然不会听错。可是眼下黑蛇号里现在根本就没有英国人，驾驶舱的通讯装置也分明是损坏的，为什么会有英国人的低语声？另外这架运输机已经失踪了二十几年，为何直到今时今日，还保养得依旧如新？又为什么在进入野人山巨型裂谷之前，会看到它黑沉沉的机影在低空掠过？

这一切难以解释的现象综合起来，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架隶属与英国空军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在“闹鬼”，而且机舱里躲藏着一个皇家空军驾驶员的亡灵，所以才会听到飞行员亡灵的声音。

白熊虽然没能听清楚声音的全部内容，但还是有几个断断续续的词句钻进了耳中，那个英国空军驾驶员亡灵似乎是在警告探险队：“运输机舱内装载的货物——极度危险！”白熊从不信任任何人，但他对自己的耳

朵深信不疑，打着手势告诉玉飞燕：“这架运输机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在没有调查清楚全部情况之前，最好不要随便触碰任何东西，否则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玉飞燕一直担心野人山巨型裂谷，会在热带风团的袭击下继续坍塌，倘若这金字塔形的洞窟完全崩毁下来，人人都得被活埋在地底，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取了机舱内的“货物”，然后立即寻找出口，待到“浮屠”势头减弱，就全伙逃出野人山。

可偏是这个节骨眼上出了意外，在运输机坠入裂谷底部之前，她根本就没来得及仔细察看舱内的情形，但此刻早用探照灯把前后左右都照遍了，机舱里哪里有什么英国人？据她掌握的英军档案资料记载，这架黑蛇号蚊式特种运输机在缅甸执行任务时，失踪在了野人山裂谷的重重迷雾的最深处，当时飞机上包括驾驶员在内，共三名机组人员。难道他们的亡灵仍然徘徊在这里？不肯让别人触碰机舱内的“货物”？

众人正觉这件事好生蹊跷，却见脑袋上缠满绷带的Karaweik，握着一个黑色物体递到司马灰面前。

司马灰奇道：“这是什么？”Karaweik显得慌里慌张，他比划着说了半天，好在有阿脆帮忙解释，众人才算明白。原来Karaweik躲进机舱后，蚊式特种运输机就立刻开始高速下坠。他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迎面撞在身上，在惊慌之余，也没看清是什么，顺手抓住。当时不知按到了什么，那东西里边就突然有人说话，将Karaweik吓了一跳。随后运输机碰到了裂谷中盘旋的气流，机身颠簸摇晃之际，他头部被撞了个口子，就此失去了知觉。醒来发现后那东西居然还在自己手里握着。按了一下又有声音发出，Karaweik大觉希奇，按照缅共游击队里的不成文的规矩，在战场上，任何无主之物，以及死人身上的东西，谁捡找就算是谁的，这里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说，根本不存在“一切缴获要归公”的概念，于是他立刻装进了自己的兜里想要留下。等看到其余五人都说话了，Karaweik才把这东西拿出来给司马灰看，想让司马灰告诉他如何使用。

司马灰等人一看Karaweik捡到的东西，原来是个类似采访机的手持式小型录音机，侧面还插有线型麦克风，这才知道在机舱内听到有英国人说话的声音，都是从中而来。司马灰对缅甸人滚刀肉般的性子真是无可奈何，但脑中紧绷着的那根弦总算松了一扣。罗大海抬手弹了Karaweik一个脑锛儿：“你小子差一点就把我们的魂都吓掉了。”Karaweik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满脸都是茫然。

玉飞燕见只是虚惊一场，但是这部录音机中的磁带里，似乎提到了

有关“货箱”的信息，她心中正有许多难解的疑惑，急着想要从中找到些答案，便决定先从头到尾听上一遍，然后再根据情况取出机舱里的东西，于是劝道：“反正差一点和差一百点也没区别，你们别责备这个小兄弟了，他能懂得什么？”她当即拿过录音机倒带播放，经过仔细辨听，发现这盘磁带中记录的声信息，果然是一个英国人所留。除了司马灰和罗大海之外，其余几人都懂得英语，可这二人又不肯在旁瞪眼听天书，玉飞燕无奈，只好听得一段，便给他们译出一段。

想不到接下来听到的事情，却又让众人觉得脑子里边“炸了庙”——这盘磁带里记录的内容，远比在地底遇到英国空军驾驶员的亡灵更为可怕。

录音是由一位英国探洞专家威尔森，通过实时自述所作的记录，开始于运输机从基地起飞的那一刻，并声称如果有人发现这盘磁带，就说明他已经遇难了。威尔森在飞行途中，简短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自称是加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精锐小分队，这支团队里不仅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有研究宗教历史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也有空军特勤组的退役军人，他们没有政府背景，只为了金钱工作。这次受雇于一位从不露面的客户，目标是寻找失踪于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蚊式特种运输机”，据说运输机里装有英国殖民者从缅甸掠夺的稀世珍宝，不过机舱具体有什么货物都是绝对机密，除了领队之外，其余成员无从知晓。

经过多次的反复探索和空中侦察，初步探明了裂谷内部的地形结构，这是一个剖面呈金字塔型的巨大洞窟，纵深极广，横面显得相对狭窄。根据那架失踪的蚊式运输机驾驶员无线电通讯，估计它是降落在了南侧。

探险队同时也发现，不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陆地还是水域，都没有绝对安全的途径可以进山，除了从地底涌出的浓雾，野人山里还存在着大量古代遗迹，不过大多遭到严重损毁，无法判断考证它们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似乎古代人想要掩盖某种秘密，并且设下了重重陷阱。而装载着缅甸古代珍宝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又偏偏坠落在了野人山，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威尔森认为也许只是自己多虑了而已，但是对逻辑研究的越深，就越是应该珍惜巧合。

不幸的是，此前进山的数支探险队全都下落不明，几乎没有任何幸存者活着回来，对于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受过高度训练、并且武装到了牙齿的职业冒险家而言，野人山外围复杂的地形，以及各种各样的毒虫巨蟒，都不是绝对的阻碍。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山里终年不散的迷雾，茫茫雾气遮蔽了裂谷周围的原始丛林，使外人难以透视其中的秘密。

威尔森所在的英国探险队，想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他们认为当年皇家空军那架特种运输机，之所以能降落在裂谷深处的迷雾中，得益于两点。一是“蚊式”的特殊材料结构；二是裂谷内特殊地形所产生的气流作用，但假若换作别的飞机，肯定不是过轻就是过重，都及不得“蚊式”。另外气象条件可能也是决定因素之一，黑蛇号运输机失踪的那一天，同样有热带风暴形成的飓风北移，使得野人山裂谷的地形轮廓，大部分从浓雾中暴露了出来。

如今想要进入裂谷深处，只有等待热带风团再次到来，并且还要使用同样型号的“蚊式”飞机，才有希望达到目的。野人山深处有雷区、浓雾、毒虫，以及各种防不胜防的邪术，都令西方人难以理解，所以他们计划搭乘同样的蚊式飞机，趁天气变化之际，冒险进入裂谷的最底部，得手后再设法乘热气球离开。直至六十年代晚期，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仍然还可以见到蚊式的身影，他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东南亚某地，找来了一架与黑蛇号相同的蚊式改型特种运输机。

野人山附近存在着古老的蟒蛇图腾；坠入浓雾的运输机代号是黑蛇，裂谷的走势也蜿蜒如蛇；甚至就连美军修筑的幽灵公路，都形如长蛇。英国探险家猜测，也许“蛇”是连接野人山全部秘密一把钥匙，于是将找来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加以重新改装和翻修，使其从内到外，包括涂装，都与当年失踪的运输机几乎完全一样，命名为“黑蛇II号”，期望它能为探险队带来好运。

英国探险队在缅甸交界处的非军控地带，买通了被地方武装力量控制的一个隐蔽机场，在热带风团“浮屠”入侵之际，搭乘“黑蛇II号”前往野人山。这个计划非常之危险，天时地利人和，胆量技术勇气，任何一个微小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命运，无常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可是面对惊人的回报，以及某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使英国探险队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仍是决定知难而进。威尔森坦言：“这次任务的危险性非常大，很可能有去无回，但愿我们这么做是值得的。”

“黑蛇II号”特种运输机起飞后，在山区上空盘旋了很久，不料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远处开始有雷暴出现，裂谷附近的浓雾并没有降低到预想程度，完全不具备事先计划中的条件，驾驶员只好提议放弃这此行动，但就在即将从低空驶过裂谷之前的那一刻，忽然从一片凝聚不散的云雾中，出现了另一架幽灵鬼影般的蚊式特种运输机。

威尔森说，那正是早已失踪了几十年的皇家空军运输机，它冲着我们无声无息地直飞过来，等驾驶员发现到它，并想要转向回避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我们的“黑蛇II号”与雾中出现的飞机撞个正着，可是突然在

空中发生的撞击，并没有使“黑蛇II号”当场爆炸，就如同撞上了一片看得见摸不着的浓雾，对面那蚊式架运输机仿佛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觉。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与幽灵运输机接触的一瞬间，“黑蛇II号”双引擎发动机同时停转，各种设备全部失灵，机舱内顿时变得漆黑一团，在失控状态下直接坠入了裂谷。

多亏了上帝保佑，“黑蛇II号”幸免机毁人亡之灾，被坚韧的古藤缠在了半空，等机上乘员陆续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之后，发现机舱外浓雾障眼，看不清置身何方，为了能在浓雾中维持一定距离的视界，英国探险队事先准备了几盏高强光探照射灯，它可以最大限度穿透雾中的杂质，于是众人打开舱门，用多头强光射灯照视“坠落点”附近的地形。此时探险队的首领再次叮嘱众人，如果找到了那架失踪的蚊式运输机，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之前，谁都不准打开货箱，因为机舱里面装载的“货物”极度危险。

不过这支英国探险队的厄运才刚刚开始，运输机上的探照灯强光，竟然从浓雾深处引出了一个十分巨大的物体，威尔森用惊恐的声音将那个东西形容为“生命体”，它吞噬了整架运输机，随后在一阵慌乱的惨呼和刺耳的噪音中，磁带记录戛然而止。

（第三卷完）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一话 猎枪

几乎所有进入野人山的探险者，都会充分考虑到将要面临的障碍和危险。而最难以预知的威胁，是从地底不断涌出的雾气。除了那些迷失在雾中，永远都回不来的失踪人员，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究竟会在雾里遇到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根源来自哪里。若以常理推测，浓雾可能会使人产生幻觉，或是雾中含毒。但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先进的装备，再加上一些必不可少的运气，应该有机会从中全身而退。

不仅司马灰和玉飞燕是这么设想的，就连搭乘在“黑蛇II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也同样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他们为了对付野人山巨型裂谷深处的千年迷雾，事先做了许多相应准备，包括各种防毒措施，以及在雾中使用的强光照明器材。但是根本没有料到，浓雾中存在着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威尔森留下的录音磁带，听得众人面面相觑，好半天做声不得。录音中提及的内容，彻底颠覆了他们先前对整个事件的认知。玉飞燕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伙人，与“黑蛇II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肯定都有着同样的幕后“雇主”。按国际上的惯例，既然客户委托一组人去寻找失踪的空军运输机，那么在这组人失手或放弃之前，就不应该再让别人插手。要是早知如此，也就不来趟这浑水了。

玉飞燕又想起先前与司马灰二人发现这架运输机的时候，裂谷中的浓雾正在下降，当时的黑蛇II号运输机并无异常，机舱里也没见到英国人的尸体。据此估计录音中提到的“生命体”，仅限于在雾中活动，而且“灯光”会将它从迷雾深处吸引出来。

这时司马灰撬开机舱内的货箱，一看果然都是英国探险队携带的各种装备和物资，而不是玉飞燕此行所要寻找的“缅甸珍宝”。他见其余几人都是神色凝重，如同大难临头，就想找个理由宽慰众人，只好说：“至少这盘录音带……解释了咱们先前在裂谷上边遇着的，是这架黑蛇II号运输机，而不是一个在浓雾中徘徊了几十年的幽灵。”

玉飞燕看了司马灰一眼说：“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咱们遇到的确实是黑蛇II号，可是与黑蛇II号在雾中相撞的又是什么？”

司马灰说既然“黑蛇II号”迎头撞上了对面的蚊式运输机，但是却没有发生爆炸，我想这大概是由于“雾”的原因。听说世间常有“海市、山市”幻布，晚上在荒坟野地里还会有“鬼市”。浓雾中突然出现的，多半是那架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在几十年前留下的影子而已。

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有整整一个中队的野马式战斗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突然发现对面空域有日军的零式战斗编队出现，然而当时的日本联合舰队都不复存在了，海军航空兵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早已丧失了制空权，怎么还会有如此齐整的大规模编队出现？正当美军战斗机飞行员想要发起攻击的时候，却又失去了敌方机群的踪影，眼中只剩下海天茫茫，碧蓝无垠。通过联络得知附近巡航的舰载雷达上，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当时野马式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皆是目瞪口呆，没人知道刚才亲眼目睹的情形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证据显示，那只是海市蜃楼一类的光学折射现象，还有不少目击者曾在海边或是沙漠中，看到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浮现在地平线尽头。不过科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释，在云层和海面上形成的投影，为什么往往都会出现在许多年以后。

这是司马灰曾在缅甸人民军里，道听途说得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提出来，是觉得探险队在野人山的遭遇，与那瀚海狂沙中的种种离奇现象，颇有相似之处，这么说似乎也解释得通。

玉飞燕却不认可这种推测，如果说是浓雾形成的虚像，那么黑蛇II号为什么会在撞机的一瞬间，如同接触到了强烈的磁场，使得全部设备同时停止运转？另外这架运输机落入裂谷之后，被强光探照灯从迷雾里引出来的“生命体”又是什么？英国探险队的成员是如何遇难的？为什么他们连尸体和血迹都没留下？

阿脆同样是深觉疑惑，她也忍不住开口问司马灰，为什么英国人形容浓雾中出现的東西是“生命体”？

司马灰道：“这个词还挺唬人，都把话说颠了。其实讲白了，不就是说从地底涌出的浓雾里存在着某种‘活物’吗。”

阿脆摇头道：“只怕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词太宽泛了，你可以说一草一木是生命体，甚至还可以说整个天地都是一个生命体。即便咱们亲眼见到了浓雾中出现的東西，可能也无法准确描述。毕竟天地茫茫，人类所知极其有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被探照灯从浓雾里引出来的東西，绝对是异常危险，还是遇不着为好。”

司马灰寻思：“能否探明雾中隐藏的真相，也许就是从野人山里逃出生天的关键所在”。但他被众人连珠炮似的问题，给问得无言以对，心想：“我这还懵着呢，你们怎么全都问我来了？”只好推说“见不尽者，是天下之事；悟不尽者，是天下之理”。眼前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出人意料了，几乎没有逻辑可言，换谁也琢磨不透。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应该尽

量以“弹性思维”来处理。

玉飞燕和阿脆都觉不解，奇问：“弹性思维是指什么？”

罗大舌头替司马灰解释道：“这个词是挺唬人，都把话说颠了。其实讲白了，他现在是黄鼠狼偷鸭子，无计可施了。只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给它来个见怪不怪也就是了。咱用不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否则把脑袋想破了，吃亏倒霉的又不是别人。”

玉飞燕点头道：“说得倒也在理。此时山外暴雨如注，导致地下积水不断从岩层缝隙中渗落，造成这个地底洞窟内部也被雨幕遮盖，使得裂谷深处的浓雾尽皆消散。咱们正得天时，如果就此放弃，无异于功败垂成。那架失踪的英国空军运输机，曾通过无线电联络，确认降落在了雾中，并没有沉入泥沼。这地底多是沼泽，能够允许蚊式运输机降落的区域，只有纵深狭长的一片湿地而已。如果继续向南徒步搜索，仍有机会找到失踪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

玉飞燕以前做事，无不随心而动，根本用不着对手下多作解释，可司马灰这几个人皆属临时入伙，真要是半路上甩手不干了，自己也奈何不得他们，只好忍着性子，好言好语地商量，她又对众人嘱咐道：“兵贵神速，现在不能过多耽搁，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因为说不准热带风团带来的狂风暴雨还会持续多久，它要是万一在途中转了向，或是突然减弱，事情可就麻烦了，那时候浓雾肯定还会出现。在出发之前，大伙应该尽可能多携带英国探险队留下的必要物资，特别是防身的武器和食物，以及照明装置，如果在途中突然遇到浓雾出现，就要立刻关掉探照灯和聚光手电筒，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改用冷荧光剂一类没有热量的化学光源。”说完她就开始从英国探险队的货箱中，寻找应用装备。

玉飞燕意外地发现了一部肩背式通讯电台，便问司马灰等人谁会使用？阿脆看了看说：“这是PRS25/77型军用战术无线电，美国产的，我懂一些通讯，应该可以用，但这地下洞窟里没别的幸存者了，要拿它跟谁联络？”玉飞燕说：“咱们得手后，即便能逃出这巨型裂谷，可在野人山里没有接应恐怕也走不出去，带上它有备无患，总能派上用场。”

司马灰见玉飞燕布置有方，算得上是光着屁股坐橙子，有板有眼了，换作自己也没有更好的策略，于是就没再多说什么。

其余几人也对此没有异议，当下各自着手准备，只是罗大海这辈子从来没让女人指挥过，嘴上虽然没说，心里却难免有点犯嘀咕。他无意中发发现货箱底层有个长条匣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条拆散的老式四管猎枪，配有两种特制弹药。罗大海三下五除二将它组装起来，就见

这条猎枪大得都出了号了，而且枪身材质考究，工艺非常精良，四条枪管呈“十”字配置，左右两管为霰弹，上下两管为大口径膛线。他在当地听人说过，以前有英国贵族在缅甸印度等地猎取野象和犀牛，专门使用这种猎枪。犀牛的那身坚皮厚甲，足能防御来复枪弹的射击，却唯独抵挡不住超大口径的“猎象枪”。罗大海喜出望外，对司马灰道：“这枪跟后膛炮也没什么区别，有它傍身，我心里头可就踏实多了。”

司马灰提醒他道：“罗大舌头，你他妈这是想打坦克去啊？我告诉你使这种大口径猎枪可得悠着点，它的威力是不小，但生产年代比较早，所以在设计构造上还显得比较落后，缺点很多，容易走火，尤其后坐力大得惊人，如果射击者体格单薄，开枪时能把自己撞一溜跟头出去。”

罗大海自持生得五大三粗，有膀子稳健的力气，毫不在乎地说：“那些英国佬不就是喝机器水吃洋白面长大的吗，又不是三头六臂，既然他们能用，咱也照样玩得转。”说完他将猎象枪的子弹带挎在身上，然后嘱咐Karaweik道：“你小子可跟紧了咱们，要是敢开小差掉了队，看老子不撸你个茄子皮色。”Karaweik也知道眼前处境之危险，满脸惊慌，闭了口不敢多言。

收拾齐整了，众人先后钻出“黑蛇II号”运输机的机舱，各自拎着冲锋枪，以探照灯开路，摸索着向裂谷南端搜寻目标。从地层岩缝中渗下的积水，被洞窟高处的气流一卷，都成了漫天落下的细碎雨雾，视野受到影响，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裂谷底部都是荒原般的湿地，当中有好大一片区域，纵深处绵延伸展，形势如同蟒蛇，周围的水面上，则生满了一片片枝繁叶茂的锯齿草和丛丛芦苇，都有将近半人多高，将沼泽地区分割得像是棋盘一样纵横交错。

阿脆奇道：“这片宽阔深邃的地下空间，终年都被浓雾封锁，从来不见天日，得不到半点光和作用，怎么会生长着如此茂密丰富的沼泽植物？”

司马灰也有同感：“最反常的是这里实在太空旷了，而且洞窟的深度不下两千多米，我原来还以为地底会藏着某些东西，可是这里除了雾，似乎什么也没有了。”他说话的同时，在探照灯的光束下，看到附近水面上漂浮着几段枯木般的东西，心知必是鳄鱼无疑。这裂谷四周如果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那从高处落入地底的生物和植物，只能在这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在地下沼泽附近，出现鳄鱼和缅甸蟒等爬虫类生物毫不为奇。可在雾中袭击“黑蛇II号”运输机的生命体究竟是什么？它的形体肯定不小，而且能够借助浓雾迅速移动到高处，绝不可能是鳄鱼和缅甸

乌鳞。

司马灰见没有头绪，索性不再多想了，他抬头向高处看了看，先前对热带风团“浮屠”没有任何好感，只觉得恶劣的天气是一个致命威胁，但此时却又盼着这场驱散浓雾的暴雨，千万不要停止。

正走得发慌之际，忽见前边又有一条近十米长，约有数吨之重的巨鳄，露出满口密布的尖利牙齿，横趴在路上一动不动，它猛然被探照灯脚步声所惊，并没有发出攻击，而是“哗啦”一声扭动笨拙的躯体，顺势蹿入了芦苇丛的深处，听声音是去得远了。

玉飞燕连忙提醒众人，千万不要离芦苇丛太近了，免得被潜伏的鳄鱼一口咬住拖入泥沼。

可这时俄国人白熊却突然停下脚步，拨了拨巨鳄刚才爬过的地方，撞碎了一层枯木，厚厚的泥土和青苔下，暴露出大片狗肝色层面，他又接连挖开几处地面，也都是如此，看起来一直延伸到沼泽深处。俄国人白熊似乎觉得这很不寻常，他那张本就冷漠的脸上，又笼起了一层阴云。

司马灰虽然看不懂这俄国佬在搞些什么名堂，可此处极其危险，怎敢随便停留，就问：“懦夫司机，你在这刨地雷呢？”

那俄国人白熊闻声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冲着司马灰张开了嘴，露出仅剩的半截舌根，示意自己不能说话，随即用匕首划地写了几个字。

众人借着灯光一看，见只是四个英文字母“MOHO”，俱是觉得莫名其妙：“这是个人名吗？”

玉飞燕知道一些俄国爆破专家白熊以往的经历，见了这行写在地上的英文，已然领会了他想要告诉众人什么事情，惊问：“你是指咱们掉进了望远镜里？”

（注：机器水——指自来水）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二话 望远镜计划

俄国人白熊用匕首在地上划了“MOHO”四个字，只有玉飞燕清楚他的意思，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野人山巨型裂谷底部是由造岩物质所构成，探险队的六个幸存者，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了地幔与地壳之间的“摩霍界面”。

如果要解释这件事情，还要从五十年代初期说起，当时苏联和美国这两大敌对阵营，受冷战思维支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到无休无止的战备竞争当中，军事科研也以近乎畸形的速度突飞猛进，双方竭尽所能开发各种战略资源。

当时的苏联有一项代号“地球望远镜”的秘密计划。苏联国土的南部和东部幅员辽阔，环绕着山岳地带，天然洞窟和矿井极多。为了比美国更早掌握地底蕴藏的丰富资源，以及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未知世界，苏联人在一块天然盆地内的干谷中，动用重型钻探机械设备，秘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

这一工程耗时将近二十年，他们挖出的洞穴，垂直深度达到一万三千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已知洞窟。因为涉及高度军事机密，所以“地球望远镜”计划始终都在绝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内幕。

白熊契格涅夫精研爆破和地质钻探，在“地球望远镜”的工程末期，他曾经参与其中，接触到了许多相关机密。人类设计出了天文望远镜，可以用肉眼来窥探宇宙星空的秘密，但是人的眼睛却不能穿透地面，所以才将穿透地层的深渊，称为“地球望远镜”，可以借助它来直接观测地底物质。

根据地下深度不同，物质组成也完全不同，并不是一砖到底的全是泥土岩石。概括而言，大致有三层区域，最外部称为地壳，深处是地幔的中间层，地幔里边裹着地核。地幔与上下两层不同物质的分界处，称作不连续面，外边的被命名为“摩霍不连续面”，深处的则是“古登堡不连续面”。

当年苏联人挖掘到地下一万多米，取得了“摩霍不连续面”下地幔的样本，发现地底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使造岩物质形同石蜡，它既不是岩石也不是沙土，可能里边含有微生物，才呈现出罕见的猪肝色斑痕，表面上看起来犹如腐败的人造革，与野人山洞窟里常见的地质构造完全不同。白熊曾在苏联见过样本，并且知道这种地下物质分界线具有全球

性，然而随着地表区域不同，摩霍界面的深度也有变化。如果在是缅甸野人山，至少要深入地底万米以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特殊物质。

玉飞燕仰起头，在雨雾中看了看那条高悬的地缝，心中诧异之情不可名状。此时山外风雨如骤，雷电交加，无法凭着闪电的光芒加以目测，只看手表上的海拔读数显示，洞窟底部距离出口之间的垂直落差，大约有五六千英尺。而且裂谷的顶端，本身就位于野人山海拔较高的地方，减去山体的高度，到地面也不可能超过三千英尺。这个深度当然绝对算不得浅了，但地层物质的变化，却分明显示众人已经深入地下三万多英尺。也就是说自身感觉到的深度，还不及实际深度的零头。在这个深渊一般的裂谷内部，似乎一切逻辑和常识都已失去了意义，使人完全难以判断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状况。

玉飞燕心中茫然，她向其余几人，简单说了说白熊发现的情况。可司马灰等人文化程度有限，除了知道一千米大约是三千多英尺以外，又哪里听得懂“摩霍维奇不连续面”和“地球望远镜”是何所指。可能用清浊不明的“混沌物质”来描述，他们倒还能够理解一些。

罗大舌头说：“现在咱们已经踩到底了，还管它有多深做什么？我真想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担心的。从两千米的高度掉下来是一死，从一万好几千米的高度掉下来，不也是一死？肯定都会落个粉身碎骨血溅四野的下场，反正摔成什么模样自己也看不见，所以根本不用过多考虑这个地底洞窟的深浅。”

司马灰想了想说：“应该还是有区别，从两千米的地方摔下来，大不了惨叫一声，还来不及难过就永远健康了。可真要从上万米的高处，呈自由落体式往下掉，你先是惨呼几声，然后掏出烟来点上一根，再拿起笔写份遗嘱，交代好后事，又回顾了一遍自己在热带丛林里的戎马生涯，可低头一看，那还差一半才到底呢。”

玉飞燕见他二人根本不明所以，便说：“不管是野人山内地质变异，还是自身的空间感产生了错乱，都是后面才要考虑的问题。事有轻重缓急之分，现在还是寻找失踪的蚊式运输机最为紧要。”她见地下沼泽茫茫无际，植被和黑暗阻碍了搜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找到目标，几乎是金针入海，使人无从着手。以往在山里寻墓掘藏的办法全都用不上了，根本无计可施。

司马灰一路跟着探险队进入深山，发现玉飞燕这伙盗墓者，也确实有些手段，不过他们的传统经验和技法，似乎在缅甸丛林里并不适用。起先姜师爷决定走“象门”深谷中的路线，就犯了大忌。司马灰在缅共游击队这些年，除了杀人放火，对“丛林作战、野外求生、救援搜索、辨别

方向”等方面的经验，也可谓了如指掌。他告诉玉飞燕：“缅甸山区的地形非常复杂，要想确保安全，必须尽量做到——走高不走低，走大不走小，走纵不走横、走林不走草。”

如今探险队处于野人山巨型裂谷的底部，想在此搜索蚊式特种运输机，这四个禁忌至少犯了三处。一是钻入洞窟里，走得低了；二是受地形和环境限制，视野过于狭小；三这地底全是生满茂密锯齿草的沼泽，很容易受到鳄鱼偷袭。可以说处境险恶到了极点。

听司马灰提到沼泽里潜伏的鳄鱼，众人不禁脸上变色，当年就在缅甸，有两千多全副武装的日军误入沼泽，由于伤兵太多，身上血腥气息浓重，结果引来了大量鳄鱼。还用不上半个钟头，两千多人就全都活活喂了鳄鱼。根据鳄鱼的习性，它们发现猎物后，不会立刻展开攻击，而是先要观察一阵，可一旦其中一条当先扑上来，就会立刻引来更多的同类上前争抢。那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自然不用说了。

司马灰又道：“目前也只知道那架失踪的运输机，大致降落在了裂谷的南端，可这地底洞窟空旷幽深，凭咱们这几条人枪，在沼泽里冒着雨摸黑去找，要几时才能寻到？”

玉飞燕被司马灰一番话，说得心中凉了半截，黯然道：“照你这么讲，咱们就没有任何机会找到那架蚊式运输机了？”

司马灰道：“越是处境恶劣，越是会有机遇送上门来。先前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不过进入沼泽之后，我倒是临时想出一个法子，说不定管用。”

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缅甸近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的英国军队，更是达到了规模空间的一百多万。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军卒，都来自于英属殖民地，虽说是为了大不列颠而战，但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踏上过英国本土半步，甚至说不清英国究竟在哪。

在众多英属殖民地中，英国人最为看重幅员辽阔的印度，而缅甸又是印度的天然战略屏障，当时被他们建立为印度的一个省。所以英国人对缅甸经营多年，使之一度成为了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这段时期的殖民统治，对缅甸影响极其深远。至今在缅甸境内，许多公路、铁道、机场都是英国人建造的，更有无数军火散落各地，这其中甚至包括重炮、坦克、战斗机。

司马灰就算不熟悉英国的情况，但他参加了缅共人民军这么多年，对各种英国人制造的武器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其中的蚊式飞机就他没少见过，以往跟随部队在深山密林里行军，有时遇到一些坠毁的蚊式轰炸

机残骸，还有当年投下来没有爆炸的重型炸弹。缅共人民军里的士兵，见到蚊式的外壳，都会拆下来带走，相对完整些的就可以拿到市上卖钱换物。因为这种飞机所使用的轻型胶合板，其原料全是一种名为巴尔沙的木材，相当于亚洲的泡桐。这种木料不挠不裂、易于加工、共振性好、不易变形和燃烧，很适合制作家具，或是修补房屋。如果看当地人家中旧胶合板拼接成的简易家具，不用问也能知道，原料肯定都是来自于从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子”。

这些事情都是常识，最是普通不过，又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司马灰得过金点传授，懂得“相物”之理，那是他祖上起家的根本，当今世上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套本事。至于什么是“相物”？古代有给活人相面的术士，以面貌五官和气色高低，来断人吉凶祸福；又有“相地”的地师，也就是通过风水形势的布局，来分辨山川地理；更有相猫、相牛、相马等许多杂项，其实归纳起来，这些古法全都属于“相物”一道。

旧时所指的“相物”之道，顾名思义，“相”是指用眼睛去看，“物”的涵盖可就广了，天地之间，不管活的死的，全都是“物”，是物就必有其性，无不合着阴阳向背之理。古人曾如此解释“相物”的原理：“天地本无为，辅万物之性以成之，指陈万物，看其幽微造化，辨时数吉凶，应如神察。”

这话说得太深了，倘若讲得浅显些，不妨拿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来形容：“把一滴储存在试管中的眼泪带到试验室里，可以很轻易分析出它的化学成份，得知这滴泪水是由什么分子所构成的。但这滴眼泪是由于什么原因从人体内产生的？究竟是伤心还是喜悦？即使有再怎样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完全无法分辨。这就是知其形，而不知其性。看得见摸得着的总是容易辨别，可无影无形的气质却难以判断，只有通过相物古法观察解析，所谓——观其形，知其性；知其性，才能尽知其理；尽知其理，终可得其道。”

司马灰虽然对这门家传的本事领悟得不深，仅得了些皮毛在身，只不过是刚到“观其形，知其性”的浅显程度。但当他置身地下沼泽之中，仔细辨别了附近的情况，不免看到眼里，动在心里。他知道制造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材质，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如果巴尔沙胶合板存放在潮湿无光的环境下，年代愈久，木性就会愈阴。如果蚊式运输机落在这裂谷深处几十年，即便是地下森林中沉埋千载的阴沉木，比之也有所不及。

这沼泽里的锯齿草和芦苇，也都暗合着造化变移之理。如果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同一丛芦苇中，朝北的一面茂盛密集，朝南的一面略显稀

疏。然而野人山巨型裂谷中，常年被浓雾遮盖，植被生长的规律不分南北。但那架失踪二十几年的蚊式运输机，肯定是这片区域里阴晦最重的所在，换句话说就是“阴极”，对着它的芦苇必然会稍显稀疏。如果仔细辨别，并不难找出蚊式运输机的准确方位。

如果不是司马灰等人跟着缅共游击队，在深山老林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又懂几分相物的诀窍，也不可能掌握这些特殊经验。司马灰胸中有了对策，惟恐迟则生变，于是就要在前带路而行，他告诉玉飞燕等人：“你们只管跟着我走，今天必有结果。”并叮嘱道：“在泥沼里走动，应当排成纵队前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一个手臂，并且要轻拔腿、稳落脚；务必要将枪械和背包、水壶等随身物品，紧紧贴身收住，高过头、宽过肩的东西一律扔掉，这样在遇到跌倒或陷落的突发情况下，才能尽量确保身上携带的装备不会遗失散落，也可避免拨动碰撞草丛的动静太大引来鳄鱼，有利于迅速行动。”

司马灰说完，立刻用猎刀削了一段枯树枝，踏入泥泞当中探路，他寻着这片沼泽里阴沉腐晦之气最重的区域，一步步缓缓而行。其余众人紧随其后，穿过一丛丛茂密的锯齿草，黑茫茫地也不知行出多少里数，就见荒草深处，赫然横卧着一个庞然大物。

借助探照灯的光束，细看其轮廓形状，隐约是架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模样，它在此一动不动地沉睡了二十几年，机身已半陷泥沼，附近都是凹凸不平的蜡状物质，几无间隙可寻，并且从湿地表面冒出许多石笋，结满了苔垢般的胶质物，望之如同蜡烛油，缅甸人称其为“水蜡烛”，其实是一种叫“镜蛾”的飞蛾巢穴。

众人刚刚走到近处，就惊得无数飞蛾四散而出，在漫天雨雾中纷纷落在附近的芦苇丛里，有不少被雨水打湿的蛾子，见到黑暗中有光束晃动，便笨拙地向探照灯扑撞而来，蛾翼上有白斑，通透如镜，都是潮湿腐化处滋生之物。“水蜡烛”是夜蛾身上的磷粉凝固而成，即便在漆黑的雨雾里也会发出冷光，但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很难在远处看到，大概要在几十米以内的距离才会发现。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沉眠地下多年，巴尔沙木料即使是经过加工，在过度湿热的地下，也极易腐朽，如今这周围早已成了大量“镜蛾”的聚集之处。

司马灰等人却顾不上挥散扑到身上的夜蛾，冒着雨提灯照视，面前的机身虽然盖满了青苔古藤，但用鸭嘴锄铲开植被，就显露出了运输机紧闭的舱门，检视各处特征，正是探险队要找的那架“蚊式”。众人到此，都止不住心头一阵狂跳。

玉飞燕伸手摸了摸冰冷湿滑的机身，看上面也结满的蛾巢，虽是意

料之中，疑惑却是更深：“真正的蚊式运输机，确实落在这裂谷里二十几年了，难道黑蛇二号在浓雾中撞到的果真是个幽灵？”她急于想看到机舱里的货物是否完好，就催促罗大舌头去撬开舱门。

罗大海只好把猎枪交给司马灰，接过鸭嘴撬撬动舱门。随着一阵低沉的锈蚀摩擦声，运输机的舱门被他撬开了一条大缝，里面立刻钻出一股刺鼻的霉味，探照灯的光束似乎被黑暗所吞噬，根本看不到机舱内的情形。

司马灰眼看情况不明，便拦住罗大舌头，让他不要轻易入内，自己悄悄凑到近处，想尽量看清楚运输机内部。他举着探照灯，望内一张，就见机舱里黑暗沉寂，远处看不清楚，近处也不见有什么异常状况。他忽然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身前移动，可手里的探照灯就如同熄灭了一般暗淡，跟本看不到面前有些什么。

司马灰心中隐隐觉得不妙，当即想要抽身退步，谁知忽然从机舱里涌出一团黑蒙蒙的东西，他还来不及躲闪，身上却似被铁钳牢牢掐住，只觉奇寒透骨，胸中为之窒息，顿时连气也喘不上来，而身体就像被一股巨力摄住，不由自主地被拖向机舱深处。他急忙抬手格挡，不料将手一推，所及之处却是空荡荡一片虚无，只有浓雾而已。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三话 危险的货物

司马灰惊觉面前虚空一片，将自己身体摄住之物，仿佛只是有形无质的浓雾。他胸中窒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不由自主的被拖向雾中。而此时他正背对着运输机外的几个同伙，其余的人视线被挡，都不可能察觉他遇到了意外。

司马灰身子前倾，只有脚尖还撑着地面，半分力道也使不出来，持着探照灯的左手也被浓雾裹住，阴寒直透骨髓，眼看性命就在顷刻之间。他暗自叫苦，情急之中，右手扣下了“猎象枪”的板机。

大口径猎枪轰然击出，强烈的后坐力将司马灰猛然向后撞出，重重揭倒在了泥地上，而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的顶子，也被散弹射穿了一片窟窿，凄风冷雨灌将进去，顿时将弥漫在机舱里的浓雾都打散了。

罗大舌头等人听得枪声才知出了变故，急忙上前把司马灰从地上扶起来，就见司马灰身上都是淤痕，脸色苍白。

罗大海和阿脆很了解司马灰的胆量，胆量这东西，可能也是分门别类的。有的人敢调戏妇女，却不敢跟仇家拼个你死我活；有的人剥皮剜肉连眼都不眨，却唯独不敢到医院打针；敢偷钱包的，未必敢拦路抢劫。当然也有那文武双全的，就好比是司马灰这种人，天生就是个亡命之徒，向来从容镇定，临危不惧。但此时看他神色显然受惊不小，究竟见到了什么东西才能把他吓成这样？

司马灰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摸摸自己身上的淤伤，兀自痛彻骨髓，他也不能确定在那一瞬间究竟遇到了什么，只能形容是所有恐惧叠加在一起的感觉，心想“那雾里有鬼不成？”但转念一寻思却又不像，可能黑蛇II号上的英国探险队也有同样遭遇，最后竟连一具尸体都没留下，是被野人山地底的浓雾溶化消解了，还是被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当年滚弄战役的时候，战况空前惨烈，那人死的，把整条山沟子都填满了，咱俩趁着月黑摸到山沟里，从死人身上找子弹，那我也没见你皱一皱眉头，今儿怎么就含糊了？”

司马灰摇了摇头，将大口径猎枪还给罗大舌头，要是刚才没有鬼使神差的拿了这件家伙，后果当真不堪设想。不过司马灰虽不将生死放在意下，他却解释不清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这大概就和第一次听人讲《西游记》的感受差不多，虽然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却万万没有想到猪能穿衣服说人话，倘若信以为真，自然会吃惊不小。可能人类对于

超出自己认识范畴以外的未知现象，必定都会抱有一种先天形成的畏惧心理，始终难以克服。

司马灰并不想把刚才的遭遇说给众人，免得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精神压力，只说这深山裂谷中的浓雾不太对劲，蚊式运输机封闭在地下多年，里面的雾气没有受到降雨影响，但是机舱现在被射穿了一片窟窿，内部浓雾迅速散去，应该已经安全了，赶紧取了“货物”，然后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才是。

玉飞燕见司马灰没有闪失，也稍稍放下心来，她吸取了教训，先提着乌兹冲锋枪探进舱内向上扫射，将运输机顶部打出一片弹孔，使更多的地下雨水大量淌入舱内，果然不再有什么异常状况出现，于是她让阿脆和Karaweik跟随自己进去寻找“货物”，而司马灰、罗大海，以及那俄国人白熊则留在外边警戒。

司马灰极想知道雇佣探险队的那位客户，究竟要找什么样的“货物”，战争时期失踪在缅甸原始丛林里的飞机和人员很多，怎就唯独这架英国空军的“蚊式”如此受到关注？仅是司马灰亲眼所见，为了在危机四伏的野人山搜寻这架运输机，就已搭上了几十条人命，这些年来更不知已有多少人因此丧生。

都说世间有“无价之宝”，可那也只不过就是一种形容而已，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就为了寻找一批从缅甸出土的古董？司马灰没办法理解幕后指使的客户是什么心态，也不知道蚊式运输机里的“货物”有什么特殊之处，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他只是觉得：“在那些富可敌国的财阀眼中，人命都如草芥一般，恐怕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司马灰念及此处，心想：“为了英国空军运输机里的“货物”，死了这么多人，它即便真正价值连城，也必是一件不祥之物，我又何必惦记着打它的主意。”

这时忽听沼泽深处的锯齿草丛里“悉唆”作响，好像有些东西在迅速爬动，司马灰先前在黑蛇II的机舱外，就发觉有类似的动静，此刻再度出现，不由得立刻警觉起来，身旁的罗大舌头和那俄国人白熊，也都各自端起了枪，以便随时射击。

这三人都具有作战经验的老手，他们在没有见到目标之前，绝不会盲目开枪。三人举着探照灯凝神观察，就见草丛深处爬出一只碧绿的草蜥，只不过巴掌大小，身尾皆是细长，莹绿如同翠玉，凸出的双眼则像两盏红灯，不断以伸出长舌，将被雨水打落的镜蛾吞入口中，动作奇快，迅捷无匹。

那草蜥并不避人，一路爬到了三人的近前。司马灰和罗大海都识得这是丛林里出沒的草綠龍蜥，尺寸小者稱草蜥，大者則為龍蜥，平時靜如處子，爬行捕食時則動似脫兔，生長得極其緩慢，據說在緬甸山區，曾有人捉到過活了一百八十多年的龍蜥，軀體龐大得可與水牛相比。

羅大舌頭見狀，早將提防之心去了大半，他久在深山老林里行軍，最擅於捉蜥捕蛇，便將四管獵槍背了，趁那草蜥不備，從後邊一把將它抄在手里，捏住了頭尾，對司馬灰說：“想不到泥沼里也有這玩意兒。”

司馬灰皺眉說：“四腳蛇體內帶有血毒，沾上一點就夠你受的，小心影響下半生身體健康，趕緊扔地上一腳踩死算了。”

羅大舌頭說：“這大小也算是條性命，踩死了多可惜……”他本打算使個壞，暗中將草蜥扔到俄國人白熊身上，可話音未落，却聽附近沼澤里長草亂响，竟是源源不斷地鑽出無數條草蜥。它們都是被夜蛾吸引而來，兼之爬行速度極快，真如風卷殘雲一般，將所過之處的蛾子吃了個干乾淨淨。那些飛蛾空有磷翅，卻無法在雨中施展，全成了草蜥的盤中餐。但從地下沼澤里爬出的草蜥越來越多，有些爭搶得稍慢了些，便急得“吡吡”亂叫，爬在地上打轉，顯得焦躁不安。

三人見草蜥成群出現，數量多得驚人，身上全都起了層毛栗子出來，不免同時向后退了几步。而被羅大海捏住的那條草蜥，也奮然掙脫。它周身都是鋒利如刀片般的細鱗，一掙之下，早將羅大舌頭兩手全割破了，頓時鮮血淋漓。

羅大舌頭惱怒起來，扯下衣襟裹住手上傷口，罵了几聲，當即就想以獵槍殺它幾條泄恨，但從沼澤里爬出的蜥蜴不計其數，紛紛蜂擁而來，別說是依靠槍支，即便是有火焰噴射器，恐怕也難以阻擋。

司馬灰見這势头不對，和羅大海相互使個眼色，立刻閃身鑽入了蚊式運輸機的艙門，那俄國人白熊也不敢怠慢，爭先恐後地跟着擠了進來，三人忙不迭的關閉艙門，找東西擋住了各處縫隙和窟窿，以防會有草蜥鑽進來傷人。

玉飛燕正帶着阿脆與Karaweik，點着宿營燈在機艙里尋找“貨物”，司馬灰把外邊的情況簡略說了，眼下一時半會兒是出不去了，只有等草蜥吃盡了周圍的夜蛾再說，緬甸原始丛林里的草綠龍蜥习性奇異，當地最有經驗的土人也不敢輕易觸犯它們。

按照常理而言，含毒的蜥蜴很少，生存在緬甸丛林中的各類龍蜥，是不該帶有毒素的，可偏偏有許多人中了龍蜥的劇毒而死。據說緬甸地栖龍蜥自身無毒，只是鮮血流出体外即成毒液，而且毒性霸道，無藥可

医。至今无法查明致人死命的血毒是什么成份，当年曾有人进行过相关研究，可也不得结果，最后只好以日本宗教大家藤田灵斋的理论来解释——生物本身无毒，却可积蓄愤怒之情，以袭人精神之虚。

众人深知草绿龙蜥的可怕之处，但这类东西毕竟只是些头脑简单的爬虫类生物，探险队又有运输机作为掩体，所以它们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是不知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降雨还会维持多久，因为比龙蜥更为恐怖的，当属这笼罩在地底的杀人雾。

司马灰刚才险些在雾中送掉了性命，至今心有余悸，浓雾深处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东西，而且机舱里并没有见到驾驶员的尸体，也许他们和搭乘在第二架运输机里的英国探险队一样，永远“甄灭”在了雾中。他告诉玉飞燕等人，千万不要接触地底涌出的迷雾，雾气越浓就越危险。热带风团“浮屠”虽然来得猛烈，却带给咱们一个难得的逃生机会，有可能把“货物”带出野人山。

可玉飞燕正望着那货舱怔怔出神，对司马灰的话恍如不闻。司马灰见玉飞燕神色有异，正想问个究竟，却听阿脆在旁对他说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位英国探洞专家留下的录音中，曾提到过一件事情，他说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极其危险。”

司马灰闻言猛然记起，刚才早都把此事忘在脑后了，地下沼泽里的冷血爬虫类生物，山外肆虐的狂风暴雨，以及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浓雾，都还属于潜在威胁，然而机舱内的“货物”却已近在咫尺。如此看来，眼下这架蚊式运输机里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可英国人所说的“危险”是指什么？它又会“危险”到什么程度？莫非碰也不能碰，看也不能看？

阿脆刚同玉飞燕彻查了运输机内部，她低声对司马灰说：“蚊式运输机里根本没有装载任何‘货物’，咱们大概是上当了。”

司马灰刚钻进来的时候，已看到运输机后边装有一个巨大的铝制滚桶形货舱，几乎把整架运输机都填满了，但他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些什么，只盼着尽快得手，了结了这桩勾心债，可此时却听阿脆说运输机里根本没有“货物”，不禁奇道：“货舱里面是个空壳子？”

根据司马灰等人目前所知的消息，眼前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恶劣气候，失踪在了野人山巨型裂谷，机舱里装载着一批缅甸珍宝，价值应当不可估量。而玉飞燕带领的探险队，正是受雇于某个地下财阀，要不惜代价找到运输机里的“货物”。如今已然找到了蚊式运输机，即便那批“货物”仍然下落不

明，也只不过是扑了一空而已，何来“上当”之说？

司马灰明知道阿脆绝不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心觉蹊跷，顾不上再问，忙和罗大舌头上前推开货舱的盖子去看个究竟。二人举着探照灯望舱内一张，等看清了里边的情形，皆是心中一颤，同声惊呼道：“好家伙，这颗大麻雷子！”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四话 地震炸弹

原来这铝制滚桶形货舱，竟然是个硕大的弹舱，里面装载着一枚重磅“震动炸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皇家空军曾装备了一系列大型震动弹，最大的重达22000磅，被称为“大满贯”，威力十分惊人。

这种大型炸弹，大多是由“兰开斯特”轰炸机从空中投放，专用于摧毁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坚厚地下掩体，由于炸弹高速坠下，爆炸后形成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会引发地震般的效果，所以又称“地震炸弹”。可千万别小看剧烈爆炸所产生的震动波，它对隐藏在坑道或防空洞里的敌军，具有很高的杀伤力。

司马灰等人亲身经历过最为惨烈的“滚弄战役”，那时政府军为了打通伊落瓦底江防线，调集了许多重炮，反复轰击缅共人民军固守的阵地。人民军虽然事先准备充分，挖掘了很深的战壕和掩蔽部，摆出了决战姿态，可是在猛烈的炮火中仍然死伤惨重。在阵亡的那些人员当中，百分之九十都不是让炮火直接炸死的，而是被重炮活活震死在了战壕里边。此役之后，人民军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军政府正面抗衡，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山区施行游击战术。

所以他们无不清楚，别看蚊式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是颗旧型炸弹，可这样的重磅震动弹，即使是放在今天，仍然是最恐怖的武器。一旦引爆了它，就算侥幸没被当场炸为齑粉，也得被冲击波震碎了五脏六腑。

司马灰虽是急智，却也想不到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缅甸珍宝，竟会是如此一颗冷冰冰的“地震炸弹”，这件“生铁铤子”一般的事物，足有数吨之重，只凭探险队里的六个幸存者，怎能搬得动它？况且天底下绝无是理，哪个吃饱了撑的，会雇用探险队到野人山里寻找一枚重磅炸弹？

此时司马灰深觉关于这架蚊式运输机的事情，恐怕远比 he 目前所了解的还要复杂许多。毕竟他们同玉飞燕之间本就路途有别，是毫无干涉的人。按照先前的约定，也仅是协助探险队找到失踪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运输机，然后将机舱里的“货物”带出去，可现在的情况急转直下，他不得不向对方问个究竟。

罗大海也放出狠话质问玉飞燕：“实话告诉你说，我罗大舌头可好几天没宰过活人了，手心里正痒得难耐，你要是拿不出个讲得过去的理由，就别怪咱爷们儿给你整出点颜色来瞧瞧。”

其实玉飞燕见了“机舱”里的货物之后，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她心中的确有些隐情，正想说与司马灰知道，却听罗大海出言威胁，便没好气地说：“就你这姓罗的话多，我也实话告诉你，机舱里装载的只有这颗地震炸弹，它就是探险队所要搜寻的货物，不过并非要将它带出野人山，而是就地引爆。别的事你们不用多问，只管照我说的去做就是。”

罗大海说：“你这话跟没说一样，唬弄鬼呢？让你自己说出来，那是我罗大舌头给你个面子知道不知道？别给脸不要脸。”

玉飞燕怎肯吃他这一套，冷笑道：“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

罗大海一听更是不忿，怒道：“我罗大舌头遇上你这路土贼，真是黄鼠狼子趴在鸡窝上——有理也说不清，只好拿拳头说话……”

司马灰见这二人都像是吃了枪子儿炸药，说话犯冲，根本讲不到一处，只好出言劝解。他对玉飞燕说：“这话可有点伤人了，大丈夫名在身不在，你要是这么任意诋毁，我们只好恕不奉陪，立刻拔腿走人。”说罢招呼其余三个同伴，作势要走。

玉飞燕冷冷地哼了一声，瞪着司马灰道：“瞧你这副德兴，一提回国就容光焕发，我认识你这两天也没见你这么精神过，是不是在那边有个小相好的？”

司马灰听她如此说话，也不免有些恼火：“你们家是卖醋的呀？”三人话不投机，越说越僵，而旁边的俄国人白熊向来冷漠，他正在察看那颗地震炸弹的弹体结构，对别的事情毫不理会；Karaweik则是拙嘴笨腮，别人也不拿他的话当回事；亏得阿脆加以劝解，才算是将这话头引开。

玉飞燕冷静下来，自知眼下势单力孤，还不能把司马灰惹恼了，否则难以收场，只好说明了事情经过，她这伙人确实受“客户”所雇，进入野人山寻找一架失踪的英国空军运输机。但她从没见过过这位“客户”的真正面目。只是获悉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着准备秘密运往大英帝国博物馆的缅甸古物，而探险队的任务就是进入地底裂谷，找到机舱里的“货物”。探险队被提前告之——机舱里的“货物”非常危险。在出发前又会收到一件被火漆封住的密函，只有找到失踪的“蚊式”，并且确认了舱内货物的标记之后，才可以打开密函，依照函中所说的方式处理“货物”。密函中的信息，以墨鱼汁液写就，字迹遇到空气后，用不了多久便会消失无踪，不留任何痕迹。

玉飞燕找到货舱，看明了密函中的提示，才知此行目的竟是要引

爆“地震炸弹”，而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里装载缅甸珍宝一事，可能只是个掩盖真相的幌子。

关于“客户”的情况，玉飞燕只知道那是一位被称为“绿色坟墓”的地下财阀，这个组织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组建于十六世纪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南亚进行远洋贸易，贩卖鸦片、走私烟草、大肆掠夺经济资源，为大英帝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同时谋取巨额利润。英国政府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各种权力，如垄断贸易权、训练军队权、宣战媾和权、设立法庭审判本国或殖民地居民权等，几乎成了英国政府的海外代理人。

可是盛极则衰，随着工业资本的兴起，依靠商业资本垄断的东印度公司，终于避免不了破产解体的命运。但表面上消失的只不过是东印度公司的外壳，而它背后的真正操纵者，反倒借此摆脱了臃肿不堪的躯体，利用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关系网，暗中结成了一股新的势力，并且贩卖情报、武器和毒品，借着战争的机会收敛财富，控制着许多傀儡般的军队。其势力深植各地，但行事低调隐秘，外界大多不知道它的存在。

虽然玉飞燕所知仅限于此，但她看了舱内的重磅炸弹上有特殊标记，依理推想，也不难猜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这架蚊式运输机和机舱里面装载的地震炸弹，多半都属于“绿色坟墓”所有，野人山巨型裂谷地势特殊，地底不仅浓雾障眼，另外裂谷中还有强烈气流，如果利用轰炸机从空中进行投弹，根本无法判断这垂直洞窟的深度，难以准确爆破，如果炸塌了裂谷，只会事得其反。而唯一能进入裂谷深处的载具，仅有设计独特的蚊式特种运输机。所以“绿色坟墓”才派人驾驶“蚊式”，携带地震炸弹进入裂谷，但也许是没有预料到地底浓雾的威胁，运输机上的驾驶员还没来得及引爆炸弹，就已遭遇不测，所以还要利用别的敢死队，继续完成原定计划，只是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缘故。

玉飞燕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又再次对司马灰等人强调，反正进山来做这趟“签子活”，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即便运输机里当真装有缅甸珍宝，也落不到咱们自己囊中，如今面临如此境况，当然是不可功亏一篑，只好继续按照指令行事，引爆“地震炸弹”。

司马灰心想，热带风团“浮屠”规模猛烈，为近几十年来所罕有，若非有此机缘，我们这支探险队也不可能避开致命的浓雾进入裂谷深处，现在要引爆这颗重磅地震炸弹，只是举手之劳。不过这件事情非常蹊跷可疑，“蚊式特种运输机”凭借自身的特殊构造，可以进入到裂谷最深处，但它具体能够降落在什么区域，却难以事先判断。机舱里装载的震

动炸弹不仅没办法再次移动，而且这地底空旷无际，震动炸弹的威力再大，终究难以完全覆盖整个裂谷。这个计划的结果根本不可预期，又为何会有人处心积虑要炸毁野人山的地脉？想来此事埋根极深，只怕牵扯不小。

但司马灰又觉得雇佣探险队的“绿色坟墓”到底想做什么，是否与野人山里埋藏的古老秘密有关，这些事情和缅共游击队的四个成员毕竟是毫不相干，何必理会？他察言观色，见了玉飞燕的神情，就知对方已经没有什么隐瞒之处了，况且按道上的规矩，这些事本来可以不说，现在也没什么好追究的。

罗大海等人都和司马灰看法相近，没耐烦去深究底细，也不想多问了，只盼尽快做成了“签子活”，然后再设法逃出野人山，眼下只等时机一到，就可以让俄国人白熊动手引爆炸弹。

谁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那俄国人白熊仔细查看了地震炸弹之后，打手势告诉众人：“这颗炸弹上装的是定时引信，想启动引爆它非常简单。但是可能由于受到严重颠簸，震动弹的引爆装置受到损伤，无法修复，所以引爆后大约只有几分钟的撤离时限。这枚炸弹的威力太大，冲击波覆盖的范围很广，现在必须留下一个人负责引爆，其余的人要提前离开，否则大伙就得同归于尽。可最后留下引爆炸弹的这个人，肯定是逃不出去了。”

这个残酷的事实，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泼下，谁的性命也不是白捡来的，哪个肯充作炮灰？司马灰更是深知地震炸弹的威力，现在缅甸境内还有许多巨大无比的弹坑，多是当年英国飞机轰炸日军掩体时留下的，简直就像是天坠形成的陨石坑，坑内地表都呈波浪形一圈圈向外扩散，那里边多少年都寸草不生，震波所到之处玉石俱焚，真正是挨上就死、碰着就亡。

司马灰心中一转念，觉得谁也不该死，就对玉飞燕道：“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就应该懂得变通。实在不行咱就别管这颗炸弹了。你回去之后，尽可如此复命，只说是已经引爆了地震炸弹，可惜这是个炸不响的臭弹，或者推说虽然引爆了，但威力不够，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反正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随你怎么说都无所谓，热带风团过后，地底仍会被浓雾笼罩，难道他们还敢到这里来进行现场调查不成？”

玉飞燕立刻摇头道：“绝不可行，你不知道绿色坟墓的情况，这些烟泡鬼吹灯的伎俩，可是瞒不过谁的。”

司马灰不以为然：“在这种越是认真就越被当成白痴的年代里，做人

就不能太实在了，别忘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千里眼顺风耳，外人怎能够知道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发生了什么？咱们这就六个人，我和罗大海、阿脆离开野人山后，都要穿越勐固河返回中国，咱们这辈子算是没有再见的机会了，那俄国人又是个半哑子，再说他还不是照样怕死？难道你怕星期天这四六不懂的小子说走了嘴不成？我看只要你自己不吐露，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

罗大舌头也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都是人定出来的，所以咱做人就不能墨守成规，该懂得避重就轻，只要这颗大麻雷子一炸，说天崩地裂那都是轻的，沼泽里如此泥泞，凭咱这两条腿，肯定来不及逃开，那还不得全体“看山勿噶”了？

玉飞燕被众人劝得动了心，正想应允，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冰冷低沉的人语声：“I'm staring at you！”

（注——看山勿噶：缅甸语永远健康的音译）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五话 隔舱有眼

司马灰也听得好生真切，那声音极其陌生，却又有几分耳熟，他和其余几人心中皆是骇异，同时转头去看。

就见黑洞洞的机舱中，哪里有什么多余的人影，只有在黑蛇II号里发现的手持录音机，赫然摆在地上，原来耳熟的是声音的来源。

司马灰心想这可真是见鬼了，他不记得曾在黑蛇II号运输机的时候，听到录音磁带里有刚才那段话，而且这说话的声音也嘶哑低沉，与英国探险队里的“威尔森”截然不同，是个非常陌生的声音，又是谁按了录音机的播放键？刚才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颗地震炸弹上，却没能留意此节。

玉飞燕捡起录音机来察看，发现磁带里原本记录的内容都被洗掉了，翻来覆去播了几遍，也只有一句：“I'm staring at you.....”，听到最后电量不足，声音被逐渐拖慢，显得更是怪异。罗大舌头问道：“这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阿脆告诉他道：“是‘我在盯着你们’的意思。”罗大舌头深感莫名其妙，看看左右：“谁盯着咱们？”

众人离开黑蛇II号运输机的时候比较匆忙，谁都不记得听完英国探险队的录音后，这部小型录音机被放在了谁的身上。但机舱里除了六个活人以外，再也没有多余的幸存者，会是谁偷着抹去了磁带中的内容，又留下了这样一段警告？

别人也就罢了，玉飞燕却对这声音极其熟悉，虽然向来都由中间人负责联系，但她也曾与幕后首脑“绿色坟墓”用电话进行过几次详谈，对方说话的语音沙哑生硬，听起来与普通人相差太多，过耳难忘，所以她听到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立刻就知道那正是为探险队布置任务的“绿色坟墓”，由于除了此人的声音之外，姓名、相貌、身份等都不得而知，因此她只能以“绿色坟墓”来称呼。

玉飞燕细想此事，真觉不寒而栗，实在是诡异得教人难以思量。这部录音机究竟是谁打开的？里面的话原先根本就不存在，它总不可能自己凭空出现，难道“绿色坟墓”竟可以遥感千里之外的事情？想来这世界上也不会有如此异术。

玉飞燕拿着录音机看了又看，对司马灰说，如果世界上当真没有千里眼和顺风耳，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此刻“绿色坟墓”就隐藏在这架蚊式运输机里，也许咱们幸存的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海鬼”，探险

队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绿色坟墓”的眼睛。

这句话说得众人心头掠过一层阴影，刚才正在商议要放弃行动计划，却忽然从录音机里冒出这么一句，事实再明显不过，这是“绿色坟墓”在警告探险队：“不要心存任何妄想与侥幸，必须尽快引爆地震炸弹。”

玉飞燕提到的“海鬼”，还是绿林一脉旧话里的称呼，搁到现在常指“内鬼”或“眼线”。海是指秘密，鬼则是细作，这个称谓确有所来历，以前在绿林黑道所用之暗语，统称为《江湖海底眼》，相传千百年前，有人在海中打鱼，但连撒了三把大网，都是一无所获，最后一网却捞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面藏有半部古籍，渔夫拿到市上把给人看，有学问的人倒是字字都能认得，但书中文句隐晦难解，似通非通，谁也看不懂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后来这部残书落在了绿林祖师手中，被呼为《海底》，借助原文加以修定增改，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暗语黑话，号称五湖四海半部《金钢经》，这就是《江湖海底眼》的来历。

司马灰听出玉飞燕说这话，是语带双关，她在暗示自己那个“海鬼”藏匿极深，无迹可寻。在录音中留下警告的这个“绿色坟墓”，未必是“人”，因为若说是人，为何它无影无形，却又言之历历？对方既然洞悉一切，必然距离众人近在咫尺，另外蚊式运输机的机舱里封闭狭窄，哪里藏得住“人”？

司马灰心想不管“绿色坟墓”是人是鬼，对方必定躲在蚊式运输机里，可这机舱里总共也只有六个人而已，他明知道自己与“绿色坟墓”无关。还剩下那五个人，掰着指头也数得清楚：罗大海和阿脆自然不用说了；Karaweik虽是缅甸当地人，但一个十几岁的山区少年又能有什么城府？怎会是东南亚最大地下军火交易组织的首脑。何况Karaweik跟着缅甸共游击队的时间不短，而在野人山遇到探险队，只不过就是这两三天的事情，他应该与“绿色坟墓”没有瓜葛。

再想玉飞燕是探险队的首领，她要真打算不计后果，引爆机舱里的地震炸弹，其余的人也不会拼命加以阻拦，她又何必自己跟自己装神弄鬼，所以玉飞燕也可以排除在外。

照理说，如果真有一个“海鬼”在暗中窥觑探险队的行动，也该是躲藏在玉飞燕手下人里，可是探险队一路进山到此，人员几乎全军覆没，幸存下来的也就只有玉飞燕与那俄国人契格洛夫了。

司马灰觉得那俄国佬生性冷酷残忍，嗜血贪杀，绝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但是还有一点不能忽略，这个大鼻子是爆破作业的专家，对运输机

里装载的这颗重型地震炸弹，没有任何人比他再熟悉了，如果不是他指出引爆炸弹的时限，旁人自然不知道其中危险。所以只此一节，也可以说明契格洛夫不是“绿色坟墓”。

司马灰胡乱猜想，在脑中迅速把众人挨着个排查了几遍，基本上否定了六个人里有一个是“绿色坟墓”的事实，但那个所谓的“绿色坟墓”，肯定就藏在机舱里，只不过是躲进了看不到的“死角”里。也不见得是视觉上的死角，很可能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死角”，是让人以正常思路想象不出的“死角”。

其余几人也都与司马灰一样，把这件事在脑中转了几个来回，越想越是惊疑不定。但此刻谁都不敢出言商议，因为言多语失，明知机舱里有个幽灵般的“绿色坟墓”在旁窥探，它既然能在众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使用录音机发出警告，若要暗中加害，也足以使人防不胜防。

罗大舌头忽发奇想，说这部录音机来得古怪，没准里边有鬼，趁早砸烂了来得妥当，免得回头这玩意儿又自己闹出些动静来，让咱们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还要时时提防着它，想起来也是块心病。说罢就扔在地上，用枪托狠狠捣去，把英国探险队留下的录音机砸了个粉碎，里面的磁带也都扯烂了，使其永远难以复原。

众人一时相对无语，司马灰见从表面上难以看出什么迹象，也不想打草惊蛇，为了节省能源，索性关闭了手中的探照灯，仅利用发光二级管照明的宿营灯取亮，这种灯光非常暗淡，但能耗相对较低，能够持续照明很久，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机舱里顿时光影恍惚，人鬼莫辨。

司马灰常年出没在刀枪丛里，生死都视作等闲，加之天生逆反心理就强，岂肯任人摆布？他虽然不知那个称为“绿色坟墓”的人具体情况怎样，但见其行事之诡秘阴险，料来必是邪门外道，又何必给这等人卖命？老子说不干就是不干，谁又能拿我怎样？想到这，他就再次招呼缅甸人民军里的几个同伴，准备“拔腿走人”。

可是司马灰一眼看到Karaweik缠着绷带的脑袋，立刻想起：“在缅甸游击队溃散之际，Karaweik不顾危险，要带我们从幽灵公路穿过野人山，如今我又怎能不顾他的死活？”不过司马灰等人眼下的处境也是自身难保，能带Karaweik逃离缅甸的人只有玉飞燕，他又不得不沉下气来，问玉飞燕现在作何打算，是否要留下一个人引爆地震炸弹？

玉飞燕心里再清楚不过，谁留下谁就是个“死”，她倒不会为此担心，因为在她眼中看来，人命和人命的价值绝然不同，也不难从中做出取舍。玉飞燕心中有了计较，就对众人说：“如今只好翻牌定生死了，谁

挂了黑牌谁便留下引爆地震炸弹，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司马灰听了，心中暗自琢磨：“玉飞燕祖上是关东盗墓贼出身，这种挂牌的手艺大概谁也比不得她，看似人人机会均等，可实际上全都由她在暗中掌握。”司马灰想到此处，就待出言点破，但他话未出口，却听阿脆先对玉飞燕说道，既然地震炸弹的引信时间有限，而刚才利用录音机警告众人的“绿色坟墓”，又当真隐藏在咱们中间，那么他也有可能挂到黑牌被炸个粉身碎骨，说不定这几分钟时间，是足够逃生的。玉飞燕低着头应道：“但愿如此。”

司马灰和罗大海却无法认同这种推测，口里没说，心中都想：“这世界上什么样的疯子没有？也许真就有那不怕死的让咱们给撞上了，何况对方躲在暗处，好似无影无形的鬼魅一般，是不是活人都还难说。”

司马灰耳听“蚊式特种运输机”外边那些草绿龙蜥爬动的之声，已经有所减弱，就同罗大海舌头一齐念叨玉飞燕，让她放弃引爆地震炸弹的念头：“看你也不该是那种死心眼的人，仔细琢磨琢磨，这颗大麻雷子足以炸得野人山裂谷里边天翻地覆，而且裂谷底部的深远区域，尚有浓雾未散，即便只留下一个人来引爆，万一爆炸后从地脉中涌出的大量迷雾突然出现，其余先逃的人也绝无生理。再说咱们先前在黑蛇II号运输机里，刚发现这部手持录音机的时候，确实被它唬得不轻，最后才知道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可能刚才在录音机中突然出现的警告，也只是大伙一时心慌，没能辨明事情的真相而已，疑神疑鬼又疑人，可疑了半天……”

司马灰和罗大海两人，胡乱找了些自己都难信服的理由，无非想要以此打消玉飞燕的念头。但话刚说到一半，却看身前的玉飞燕脸色骤变，二人发现她目光所向，是自己背后驾驶舱的位置，顿觉寒气侵肌，急忙回身去看个究竟。仆一转身，就见黑暗中竟有个鬼气森森的巨眼，目光闪烁如烛，正自无声无息地瞪视舱内众人。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六话 惊爆

司马灰见有异状，来不及再去找探照灯，仓促之际，只好提起身边的宿营灯，借着发光二级管的微弱光亮向前望去，就见驾驶舱外有只瞪目而视的巨眼，大如车轮，眼睑缓缓启合，神色木然，似乎正在透过驾驶舱的窗口，窥视着蚊式运输机里面的六个活人。

司马灰看得清楚，心知那是一条粗硕异常的“地栖龙蜥”，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洞窟里，捕食各种磷光生物为食，眼部不但没有退于鳞下，视力反而得以进化，双目向外凸出。它的躯体除却尾长，可以生长到五六米开外，皮糙肉厚，平时可以犹如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的蛰伏数月，此刻是被“蚊式特种运输机”里的灯光吸引而来。

众人身边虽然带有枪械和猎刀，但缅甸深山里的龙蜥不分大小，都是身具奇毒，能在百步之内，以目摄人，殊难防范，因此谁也不敢招惹它们。地栖龙蜥一旦袭击过来，远比在沼泽里遭遇鳄鱼更为可怕。

司马灰一看事情不妙，急忙把手里的宿营灯熄灭，并低声告诉其余几人：“都别动！”

玉飞燕等人无不清楚地栖龙蜥具有“动态视觉”，它对发光和移动的物体异常敏感，自是不敢稍动。耳听机舱顶部似有重物缓缓蠕动，估计是另有一条巨大的地栖龙蜥，正在蚊式特种运输机上边起伏爬行，也都立刻将身上的微光信号灯关闭了。

整个机舱里刹时变得漆黑，仅有些星星斑斑的磷光倏忽闪现，那都是在探险队进入运输机前，草丛多有乱飞乱撞的夜蛾，受灯光吸引扑到了人身上，虽在雨中，仍然沾上了许多磷粉，并有不少蛾子跟着飞进了机舱内部。

司马灰想起栖龙在附近徘徊不去，怕是机舱里还有残存夜蛾的缘故，他正待将附在身上的磷粉抹掉，却忽听头顶舱体“喀喇”作响。

沉眠在地下沼泽中的蚊式运输机，木质结构早已被湿腐之气浸透，哪里架得住这条地栖龙蜥硕大粗重的躯体，此前被大口径猎枪射穿的部分，都被压得破裂开来。

地栖龙蜥粗壮的后肢陷在破裂处，它急切间难以脱身，就竭力甩尾挣扎，运输机被摇晃得几乎散了架，更有数条细小的草蜥，趁机从缝隙里溜了进来。

众人身处在黑暗之中，双眼不能视物，只感觉到有草蜥顺着腿爬上

身来，不得不抬手拨打。

恰在此时，忽听那颗地震炸弹上一声轻响，声音虽然不大，但司马灰耳音敏锐，从位置上判断，似乎是震动弹的起爆引信被打开了。他心中寒意顿生，知道肯定是躲藏在运输机里的“绿色坟墓”暗中捣鬼，这回麻烦大了，威力无边的重型震动弹在几分钟之内就会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灰急于知道，那个“绿色坟墓”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躲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又不被发觉，他顾不得机舱外的巨型龙蜥徘徊未去，立刻晃亮了手电筒，可一扫之下，运输机里除了他们六个幸存者之外，又哪有多余的人员存在，但是震动炸弹尾部的引信，确实已被“人”在黑暗中悄悄启动了。

玉飞燕等人见状，也尽是惊诧难言，都道此番必死无疑了。“黑蛇号”里装载的这枚炸弹，虽然比不上能把整座山头轰平的“大满贯”，但它的体积也已足够惊人，几乎超出了蚊式特种运输机的载重极限，此刻就算众人再多长几条腿，也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逃离爆炸冲击波覆盖的危险范围。

野人山里千年不散的迷雾，肆虐的热带风团“浮屠”，地球望远镜一般的无底洞窟，沼泽里栖息的龙蜥、鳄鱼、缅甸蟒，蚊式运输机里装载的重型地震炸弹，以及躲在暗中窥视众人行动的“绿色坟墓”，一波接一波的危险和无数难以解释的谜团，把探险队这几个幸存者的身体和精神，都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众人情知有死无生，一时相顾失色，都怔住了谁也没动，但在短短几秒钟之后，脑中不约而同都有一个念头出现：“逃！能逃多远就逃多远！”所谓“困兽犹斗”，与其束手待毙，跟这架蚊式运输机一同被炸为烟尘灰烬，倒不如尽量逃向远处，说不定还能留下个囫囵尸首。

司马灰对其余几人叫道：“都别愣着了，赶紧撤！”

玉飞燕提醒说：“湿地南边水草深密，能减缓爆炸带来的冲击波，大伙离开运输机后都往南边跑。”

眼看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众人只盼离这地震炸弹越远越好，但想离开蚊式运输机，必须先解决掉那两条盘据在机舱外的“地栖龙蜥”，此时不得不横下心来，与其进行正面冲突。

罗大舌头首当其冲，抄起四管猎枪，顶在机舱上边的破窟窿里，对准趴在运输机外的龙蜥腹部轰去。这条猎枪虽然比不得反器材武器，但抵近射击，威力奇大无比。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硫磺硝烟之气，如雾

如云，那条硕大粗壮的地栖龙蜥，顿时被揭得翻倒在地，腹破肠穿，血流遍地。

与此同时，驾驶舱外的那条地栖龙蜥，也被俄国人白熊扔出去的雷管炸成了两截，但它虽死不僵，兀自瞪着凸出的腥红巨眼，睑下猛然一翻，一股血箭就从眼角中激射而出，朝机舱破裂的窟窿里射了进来。

“地栖龙蜥”擅长伪装，常如岩石枯木般一动不动的趴着，等候有猎物从身边经过，然后出其不意，从眼角中喷射毒血攻击，它眼囊中的血液剧毒无比，而且速度奇快，使人难以躲闪。

俄国人白熊更没料到那龙蜥被炸成两截后，竟然还能偷袭，饶是他反应敏捷，也被毒血溅入了左眼，疼得他野兽咆哮般的哀嚎惨叫。他心中还算清醒，知道一旦毒质由眼入脑，就彻底没救了，在强烈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他忍着钻心的疼痛，硬是把自己左边的眼珠子抠了出来。

被俄国人白熊闪身躲开的毒液，都泼在了他身后的几人身上，蚊式运输机里装着个巨大的弹舱，六个人在里边十分局促拥挤，众人在狭窄的机舱内只能侧身站着，转身都很困难，又哪里躲避得开，结果都被毒血所溅。

所幸毒液多是沾到了背包和衣服，并未触及皮肤，但那人高马大的契格洛夫滚倒挣扎，用力过猛，将站在他身后的阿脆撞得不轻。阿脆被他一撞，后脑碰在了地震炸弹坚硬的铁壳子上，顿时流出鲜血，慌乱之际，也不知伤势如何。

众人尚未脱离这架蚊式运输机，却已在转瞬之间，接连有两名成员身受重伤。但眼下见情势危机，刻不容缓，谁都不敢迟疑。玉飞燕一脚踹开舱门，拎着乌兹冲锋枪在前引路。罗大舌头背起阿脆，司马灰则招呼Karaweik架上满脸是血的白熊，各自捏了信号烛，紧紧跟在玉飞燕身后，不顾脚下深浅，拼命向沼泽植物茂密的区域逃去。

那俄国人白熊虽然体壮如牛，不过被毁去了一只眼睛，重伤之余，又有几分毒质入脑，连神智也都乱了，突然变得丧心病狂，此刻恍惚起来，引发了嗜血的兽性，心里只想杀人。他发觉两臂都被人架住，就顺势回圈，把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掐住了司马灰和Karaweik的哽嗓咽喉。

司马灰正和Karaweik舍命拖着他逃离蚊式运输机，精神命脉都倾注于身后那颗重型炸弹之上，又何曾提防得到这厮突然发难。但司马灰整天都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向来机敏，Karaweik虽然年少，却是整天爬树钻山，身手也灵活得如同猿猴，二人都是应变迅速，察觉到那俄国人铁钳般的大手抓向自己颈项，急忙往后缩身，闪在一旁。

契格洛夫手中扑了一空，立刻拽出猎刀，回身就砍。司马灰不及起身，就地十八滚，躲过了刀锋，他一看白熊脸上血肉模糊，仅剩的一只眼中凶光毕露，就知此人心智丧失，已如疯狗一般，一旦被其缠住，不死不休，便出声让Karaweik不要停留，赶紧逃走。

Karaweik见了俄国佬修罗恶鬼般的样子，早已骇然失色，身酥脚软之余，根本不知该作何理会，听到司马灰的喊声才回过神来，当下朝罗大海等人逃走的方向跑去。

谁知那俄国人契格洛夫虽然心智俱乱，但他平生杀人如麻，和苏联制造的杀人机器没什么两样，杀人的手段几乎是他的本能，他发觉有人逃开，已然不及追赶，就在暴喝声中，奋力将手中猎刀掷出。

探险队在丛林中使用的军用弧形猎刀，又称“开山刀”，皆是背厚刃薄，柄短身长，前宽后窄，弹簧钢一体成型，最是锋锐不过。那猎刀从契格洛夫手中横掷出去，疾如霹雳，快似闪电，只听金风呜咽，在空中打着旋子平削到了Karaweik脑袋上，锋锐所过，立即将一颗人头横切成两个半个。猎刀去势不衰，仍向前飞出数米才掉落在地。

Karaweik望前狂奔之际，突然被身后来势迅猛的利刃削中，虽是身首异处，但出于惯性，脚下兀自未停，竟又跑出三五步远，那具无头的尸身才重重扑倒在地。

这一幕突如其来的惨剧，发生得实在太快了，司马灰见Karaweik竟如此横死到了俄国人的刀下，自己却来不及出手相救，虽说生死无常，谁也无法提前预料，可也不由得怒火中烧，眼里冒血，心中动了杀念，就看那俄国人白熊已经转身扑来，暗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随即避开来势，同时也将自己那柄猎刀握在了手中。

司马灰心里虽是又怒又恨，可面临强敌，仍然不失镇定，他知道那俄国人身高臂长，犹如野兽一般，而且曾苏联军中服役多年，看其举手投足间的架式，必然擅长格斗搏击，就算自己肩上没伤，与对方厮扑起来，恐怕也讨不到半点便宜，何况生死相分，只求速战速决。

司马灰心中定下分寸，就不同那俄国人正面纠缠，而是虚晃一枪，闪身躲到对方左侧。白熊一扑不中，便转身擒拿，谁知司马灰脚下移动迅速，绝不与之正面接触，又抽身溜到了对方右侧。那俄国人白熊魁梧高壮，身体毕竟有些笨拙，才只三两个来回，脚步早就乱了，他重心不稳，当场被司马灰绊倒在地。

那俄国人白熊虽然重重摔倒，却也一把拽住了司马灰。司马灰没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快，竟被拽的一个踉跄，也跟着跌在地上，自知这是

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劲敌，不过报仇心切，丝毫没有退缩畏惧之意，一跃而起，再次握住猎刀揉身扑上。

不料正在这时候，那俄国人白熊身上浓重的血腥之气，引来了一条潜伏在沼泽里的鳄鱼，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了契格洛夫的双腿，将他缓缓向后拖去。鳄嘴都是刀锯般的锥形齿，咬合之力奇大，白熊多半截身体都被它吞落，顿觉痛入骨髓，哪里还挣扎得出。

剧烈的疼痛之下，那俄国人白熊喉咙中“嗬嗬”作响，神智竟然清醒过来，他自知落到如此境地，绝无生理，又惟恐被巨鳄拖入泥沼，惨遭咬噬之苦，还不如自己图个了断，他摸到身上携带着一捆雷管炸药，于是狠下心来拉动了导火索。

随着爆炸声响起，沼泽地中血肉横飞，司马灰连忙伏地躲闪，他虽在缅甸战场上目睹过无数死亡，可见了这副情形，仍不免触目惊心，深感世间惨烈之事，莫过于此。他抬眼一张，望着前边有信号烛的光亮闪动。原来罗大海背起头部受伤的阿脆，紧跟着玉飞燕在深草中狂奔了一阵，根本不知身后发生了变故，直到听得那俄国人白熊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药，才察觉到有事发生，放慢了脚步回头观看。

司马灰以心问心：“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似乎早已超出了应有的时限，蚊式运输机里那颗大麻雷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爆炸？”他不及多想，匆匆赶上前去会合。玉飞燕和罗大海见只有他一个人跟了上来，心下都觉奇怪，正要询问，可话未出口，猛听震地雷鸣般一声轰然巨响，万丈深浅的野人山巨型裂谷底部，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真如同“星石相激，乾坤粉碎”。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七话 茧

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重磅地震炸弹，终于发生了爆炸，高压气体膨胀所形成的能量，真是摇天撼地，倒海翻江。巨响震彻了深渊般的裂谷。从爆炸中心点传导过来的剧烈气浪和冲击波，犹如风暴一般，迅速席卷覆盖了地下沼泽。

司马灰和罗大海、玉飞燕、阿脆四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才刚逃出没有多远，就已被卷在其中。由于爆炸发生得太快，迅雷不及掩耳，哪里还容人找地方隐蔽躲藏，身体就好像突然间受到一堵极厚的水泥墙壁高速撞击，恰似断线的纸鸢，都给重重地掀翻在了淤泥里。

司马灰眼前一阵红一阵黑，耳朵都被震聋了，嗡鸣不绝，脑中也只剩一片恍惚，随即失去了全部意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冰冷刺骨的雨水打在脸上，司马灰才渐渐醒转，只觉头疼欲裂，眼前昏昏然。不见半点光亮。他心里还隐约记得此前是震动弹爆炸了，想来那颗英国制造的地震炸弹，虽属常规武器范畴，比不得核弹，却也实有排山倒海般的强劲破坏力。

司马灰以前曾听缅甸当地人说过，当年反攻缅甸的时候，战况非常激烈，只要是白天，就可以抬头看到天上，那盟军的飞机一群接着一群，跟燕子似的，投下来的炸弹比房子都大，一颗下去一个山头就没了。这种地震炸弹的体型巨大，沉重异常，如果是“大满贯”级别的，一般都要由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投放，它那流线型的弹体，从空中坠下时会产生高速旋转，落地后可以钻透厚重的地下工事，对战略目标形成毁灭性的粉碎打击。

不过纵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英国皇家空军投放的大满贯炸弹还不到百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用在了欧洲战场。在缅甸同日军作战时，英国人所使用的震动弹，虽然体积略小，弹体内却装有更为先进的高爆炸药，比起大满贯来，同样也是威力惊人，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野人山裂谷底部的地震炸弹，是装载在一架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机舱内部，并没有从高空投放产生的高速冲击力，一旦就地引爆，虽然不会炸得太深，可仍然会形成直径接近百米的弹坑，而具有毁灭性动能的震荡波覆盖范围，还要更加广阔。这片地下沼泽里环境恶劣，只凭着两条腿，能跑得了多快？所以司马灰料定自己这伙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本来不及逃到安全区域，还以为是必死无疑了，此时他略微清醒过来，心

神恍惚，觉得自己多半是被炸成了碎片，可是突然嗓子眼里发甜，呕了一口黑血出来，随即四肢百骸一齐作痛，才知道竟然没死。

司马灰两世为人，心中却没有感到丝毫庆幸，而是深觉疑惑，就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可毕竟是血肉之躯，即使没被当场炸得粉身碎骨，恐怕也会让冲击波震坏了五脏六腑而亡，怎么还能够活到现在？

发生在野人山裂谷中的种种异象，大都难以解释，司马灰被爆炸冲击波震得气血翻涌，左耳朵聋，右耳朵蒙，脖子后面冒凉风，视听尽废，似乎只有魂魄尚未离壳。他倒在地上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知其余那三个同伴是死是活，心下又是绝望又是焦躁，却苦于动弹不得。

司马灰一阵清醒，一阵恍惚，如此断断续续，在黑暗中又过了许久，胸臆间翻覆如潮的气血渐平，手足已能自如，他深吸一口气，挣扎着从淤泥乱草中爬起身来。幸好先前从蚊式运输机内死里逃生之际，装满照明器材的背包却未曾失落，摸出一枚信号烛来划着了，见罗大海等人都在距离自己不远的锯齿草丛当中，他们也是被爆炸震昏了过去，耳鼻喉咙中有些淤血，但没受什么外伤。

司马灰上前将那三人一一摇醒。众人劫后余生，身上脸上又是血又是泥。各自检视了伤口，体内脏器似乎没有大碍，只是惊魂难定，耳膜都被震倒了，隔了好半天才能听到些声音。

阿脆脑后伤势较重，换了绷带后仍然不断渗出血来，但她惦记 Karaweik 的下落，急着向司马灰询问究竟。

司马灰没有隐瞒，把前后经过简略说了一遍，Karaweik 和那苏联人白熊的尸体，一个身首分离，另一个则是早已炸成碎片了，在震动弹爆炸之后，根本无处收殓。

阿脆和罗大海听了噩耗，都是神色惨淡，半晌无言。玉飞燕也是黯然不语，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现在都已按照绿色坟墓的指令，引爆了地震炸弹。司马灰他们三人早有打算，接下来自然是要越境回国，与探险队再无瓜葛，但这野人山里凶险无比。热带风团“浮屠”也未平息，如今要想活着逃出生天，还必须相互依赖。

四人此刻筋疲力尽，虽然明知地下沼泽里危机四伏，也难以迅速撤离，只得在附近拣了片高燥的所在暂作休整。

玉飞燕竭力使慌乱的心神宁定下来，她环顾四周，愈发觉得不安。从亲眼见到蚊式特种运输机里的货物，到暗中窥视探险队行动的绿色坟墓现身，再到终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没给人留下思索的时间。现在仔细想来，整件事情中，实在有太多古怪之处。

本以为绿色坟墓是想利用地震炸弹，炸毁野人山裂谷内的地脉，压制浓重的云雾，可这地底洞窟内部空旷磅礴，仅凭一枚旧型重磅炸弹，根本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幸存下来的这四个人，都没有逃出爆炸冲击波覆盖的范围，为何还能保全性命？另外地下沼泽内鳄鱼蟒蛇众多，刚才四人被震昏了多时，怎会未受任何攻击？

正当玉飞燕诧异莫名之际，司马灰却忽然有所发现，他隐约嗅到地底阴晦潮湿的空气中，传来一阵特殊的气息，有几分像是樟脑，又像是某种化学药水发生了剧烈反应。一看身边茂盛的锯齿草，竟然都已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枯萎死亡了。

司马灰又觉皮肤上隐隐有种灼伤之感，心中飒然惊觉，告诉玉飞燕道：“你不用乱猜了，咱们之所以没被这颗震动弹炸成碎片，绝非是什么奇迹。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早就被人改装过了，它很可能就是一颗液体核弹。”

玉飞燕从没听过液体核弹四字，还以为这又是司马灰在危言耸听，皱眉道：“眼下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胡说，野人山里怎么可能有核子炸弹？”

罗大海和阿脆，当年都是跟司马灰一同南下缅甸的战友，他们很清楚液体核武的恐怖之处。闻声不禁愕然道：“液体核武？你是说这枚地震炸弹里装有‘化学落叶剂’？”

原来司马灰等人前几年跟随夏铁东前往越南参战，一路辗转南来，到了北越境内，由于当时空袭不断，他们只好抄小路而行，沿途所见，常有许多光秃秃的山岭，地表寸草不生，大片大片的植被全部坏死，众人以前全未见过此等异象，都觉得心中打鼓。

在他们这伙人中，以夏铁东的军事知识最为丰富，他告诉众人，越南山深林密，大部分地区覆盖着热带常绿林和亚热带落叶林，植物为地面部队的行动提供了一层天然屏障。美国空军为了使隐蔽的北越军事目标无处遁形、截断胡志明小道的秘密补给线，便派遣飞机在越军后方，以及战略纵深区域，大量投放以工业合成毒液为原料的化学落叶剂。

这种化学武器，可以仅在一夜之间，就令所有的植物枯萎坏死，只要是地球上的植物，一旦接触到落叶剂，任何种类都难以幸免。化学落叶剂专门用来毁灭自然植物和生态平衡，在越南等地，民众深受其害，常将之称为液体原子弹，向来是恶名昭著。

那时司马灰等人算是初次领教到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恐怖，后来众人到了缅甸，也听闻这种化学武器，最早是由德国纳粹发明，后来美英

盟军也曾研制，并秘密开发出一批落叶剂炸弹用于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但落叶剂中的化学毒液，不仅能够杀死植物，更能够杀死人类，只不过受害者当时并无异状，直到若干年后才会产生病变，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无穷无尽，再加上当时日军溃败已成定局，所以并没有大范围使用。

司马灰察觉到地震炸弹发生爆炸之后，沼泽湿地里的植物开始出现异常，附近的鳄鱼和草蜥也都逃走了，才恍然想起仅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化学落叶剂。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地震炸弹，十有八九经过改装，弹体里储藏了大量化学合成的剧毒物质，其目的并非在于破坏野人山巨型裂谷内的地脉，而是要彻底毁灭这片洞窟底部的植物。

玉飞燕也是心明眼尖的人，她听司马灰指出了地震炸弹的秘密，心中立时打了个突，野人山巨型裂谷里常年不见天日，可底部却覆盖着浓密的植被，想来绝不是普通的地下植物，此外地下又涌出大量迷雾，这其中也许都有关联。蚊式特种运输机里的地震炸弹，肯定装有某种极为特殊的化学落叶剂，可以专门摧毁这些地底植物，所以绿色坟墓才会不断派人冒死深入裂谷引爆这枚炸弹，但不知如此作为，又究竟有什么意义？

司马灰和罗大海、阿脆这三人，早都不把自身生死放在意下了。他们发现地震炸弹里装有化学落叶剂之后，初时难免有些恐慌，不过仔细想想，觉得也无所谓。虽说化学武器遗祸无穷，如果身处爆炸现场，即便配有防毒面具，但在没穿着特殊防化服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保周全，可毕竟不是立刻就会发作，潜伏期或是三五年，或是七八年，乃至更长时间，那是谁都说不清楚的。此刻Karaweik已然身亡，众人心头沮丧，再不想与这野人山里的事情留有任何瓜葛，只等狂风暴雨停歇，便要觅路离开。

阿脆见玉飞燕显得心神不定，还以为她是惧怕化学落叶剂带来的后遗症，就对她说：“这种事情确实难以让人接受，咱们大伙都不好过，但毕竟已经发生了，多想也是无益。”

罗大海心中正没好气，见玉飞燕愁眉不展的样子，便幸灾乐祸地道：“遇上这种倒霉事，对你来说像是下地狱，可对我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阿脆将罗大海舌头推在一旁，又劝解玉飞燕说：“自从探险队进山以来，一路上死伤惨重，脱了天罗，又入地网，这野人山里的凶险无穷无尽，只怕是个陷入无底之坑。转眼无情，回头是计，你跟我们一起逃出去算了。”

其实玉飞燕在钻山甲等人遭遇不测的时候，也寻思着就此抽身出来不做了，但这就好比是赌局中的心态，既然已经折进去了许多本钱，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血本无归？最后只好越陷越深，越输越多，等到她真正想置身事外之际，却为时已晚。

这时玉飞燕听了阿脆的话，实如醍醐灌顶，她一想不错，地震炸弹爆炸之后，野人山里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样的祸端，正待答允了，然后和游击队的这三个幸存者，一同设法逃出野人山。

谁知却在此时，脚下地面猛然塌陷，众人措手不及，都以为是爆炸引发的震波未绝，急忙挣扎着起身，纷纷向后退避。等踩到了实地上，再用探照灯朝周围一照，只见身前的整片沼泽，都在无声无息地迅速往下沉落。探照灯的射程虽然难以及远，但估计这种地陷的情况，应该是正由从爆炸中心点向外扩散。

塌陷下去的区域，先是水面上不断冒出气泡，随即呈现一片旋涡，湿地里的淤泥积水，几乎是毫不停顿地被吸入其中，最后竟然显露出一道深渊，低头向下一望，黑茫茫的看不见底。原来野人山巨型裂谷里的沼泽以下，还存在着更加深不可测的区域。

玉飞燕见此来得蹊跷，不由得想起先前看到野人山裂谷底部的地层，都是狗肝色的造岩物质，显得颇不寻常。当时苏联人白熊曾指出这种物质蕴藏在地壳与地幔之间，只有垂直深度达到万米的洞窟中才会出现，可野人山裂谷的深度应该是在两千米左右，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莫霍界面。

现在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那苏联人多半是看走眼了，沼泽下的特殊物质，应该是某种生存在地底的孢子植物，它在裂谷底部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茧”。茧上年深日久，沉积出了深厚的泥沼，此刻这层茧，已被地震炸弹中的化学落叶剂破坏，正在迅速枯萎死亡。

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整个裂谷底部都是如此，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形如伞盖的孢子植物，究竟能生长得多么巨大。就见原本被茧封闭了千万年的无底深渊，突然撕裂开来。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仿佛是通往地心的隧道，它斑斓诡异，苍茫而又神秘，向着地底无穷无尽地延伸。给人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因为那里面充满了未知的黑暗，是人类双眼和心灵永远都无法窥探的黑暗，而黑暗的尽头，更是未知中的未知。

第四卷 惊爆无底洞 第八话 坍塌

在野人山裂谷底部发生了强烈的大爆炸之后，沼泽里的锯齿草丛，都受到化学落叶剂破坏，而在整片沼泽之下，更有一层特殊的孢子类植物，它构成了一道蚕茧般的屏障，沼泽里的所有植物和两栖类爬虫，全部寄生在这层茧上。高效的化学落叶剂，使茧迅速枯萎坏死。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同时将野人山裂谷下的无底深渊，彻底暴露了出来。随着植被的死亡，深渊里涌动的茫茫迷雾，也渐渐消散在黑暗之中。

众人往下看了一阵，发现野人山地底的植物，似乎正是浓雾的根源，但附近的沼泽不断塌陷，容不得再多观察，只好尽快向远处撤退。

经历了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司马灰心中已经对整件事情有了些轮廓：想必是这野人山裂谷最深处，埋藏着某些惊人的秘密，但千年笼罩不散的迷雾，将此地与世隔绝，形成了一道无法突破的阻碍。只有使用特制的化学落叶剂，才能毁坏制造雾气的地下植物。早在二十几年前，便已有人制造出了装有化学落叶剂的地震炸弹。并冒死驾驶着蚊式特种运输机深入谷底，可是这次行动功败垂成，幸存下来的机组成员，全部湮灭在了雾中。

但这些产生浓雾的巨大植被，到底是些什么物种？司马灰等人毫不知情。缅北深山丛林里的各种植物和动物，种类多达千万以上，目前已经被分门归类加以识别的物种，还不到其中的十之一二，其余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世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范畴。

此外出现在迷雾里的种种异象，消失在其中的那些探险者，以及孢子植物覆盖的地下深渊里，又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这许多疑问。仍是理不可晓，更是完全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司马灰寻思着：也许进入这地下洞窟的最深处，就能解开这些谜团。倘若依着司马灰平时的性子，肯定会寻个由头，到下面探个究竟，可他现在却没有这种心情，在缅甸这几年所留下的残酷记忆，几乎全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今只想离这鬼地方越远越好。

四人不顾满身疲惫和伤痛，互相拖拽着，一路跋泥涉水，向着裂谷底部的边缘区域逃去。这处深陷于野人山里的巨型裂谷，是个上窄下阔的垂直洞窟，底部极其宽广深邃。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狂风暴雨，使得地下涨满了积水，雨水顺着裂谷里面的岩层缝隙不断渗落，山体内以前被泥沙淤积拥堵的区域，此刻也都贯通了。所以他们推测这洞窟四周肯定不是铁壁合围，既然有大量雨水落下，山根里必有许多地缝岩隙，

如今迷雾尽散。只要等到暴雨停止，就可以设法摸着地脉，觅路逃出野人山。

奈何天不随人愿，四人落荒而逃，紧赶慢赶，走不出多远，忽觉脚下一沉。全都扑倒在地，原来沼泽下的茧状植物枯萎得太快，迅速坍塌的深渊已经吞没了众人落脚之处。

司马灰等人摔在地上，所及之处都是淤泥，任凭他们手脚并用，也绝难从中挣扎起身，都随着烂泥滑向了沼泽下面的洞窟深处。

这好似无底深渊般的洞窟底部，遍布盘根错节的参天古树，虽然已完全枯朽了，只是剩余的残骸尚未彻底腐坏，但形貌尚存，枝干甚至都有梁柱粗细，密密层层的仿佛是片地下森林，可能是无数年前水脉下陷，使之从地表沉入此处。

司马灰等人身不由己，顺势滑到一处平缓的所在，幸好到处都是淤泥朽木，所以没受重创。众人重新聚拢，举灯一照，见是落在了一大片形如蘑菇岩般的树冠上，身下是一株十来围粗细的古树，当中都是空的，可以避人。于是闪身钻进去，就听身边泥石流流淌滚动之声兀自不绝，垂入地底的孢子植物根脉也都相继倾倒下来，此刻纵有泼天的本事也爬不上去，不由得连声叫苦。

罗大舌头气得一脚踢在树窟上，骂道：“这回可真他娘的踏实了，变成鸟也飞不出去了。”

司马灰心中思量，沼泽塌陷的面积很大，出口未必都被泥石流所封堵，那些被化学落叶剂所毁坏的孢子植物，有无数根须深入地底，说不定可以攀着那些还没断掉的根茎迂回上去。不过他见众人都已疲惫不堪，而且阿脆头上伤得不轻，如果勉强行动，恐有不测发生，就说：“想不到野人山裂谷的最深处会是如此，我看这地方也算是处小小桃源，不如就地休整一两个小时，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玉飞燕轻叹道：“亿万年不见太阳光，千百载没有活人来，果然是处孤魂野鬼避世的‘桃源’。”说完她取出些压缩干粮，分给众人吃了，又集中清点了剩下的装备，发现照明器材和弹药丢失严重，剩余的食物也仅够这四个人再维持半天，不免隐隐担忧起来。

阿脆头上的伤口虽然愈合了，但失血不少，她身体本就瘦弱，此时再也支持不住，很快就枕在背包上睡着了。

司马灰见阿脆眼角挂着泪水，知道她是伤心Karaweik意外惨死，在睡梦中也还念念不忘，就用手指轻轻替她抚去了泪痕，可轮到自己想要睡一阵的时候，却迟迟合不上眼。

罗大舌头和玉飞燕也是同样。他们三人的神经，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况且此刻仍然身处险境，脱困逃生的希望还属渺茫，所以很难突然松弛下来，只好守着一盏昏暗的宿营灯枯坐，所以也没有刻意留人值宿。

司马灰心想：“要是当初教我那位数学老师也在这就好了。我那位老师不仅会教数学，而且她还有个特异功能，只要她在课堂上一说话，学生们上眼皮子就和下眼皮子打架，简直跟中了催眠术似的，说睡着就睡着，天上打雷都醒不了。”

他脑中胡思乱想了一阵，毕竟疲惫欲死，终于困乏起来，意识逐渐模糊，正在半梦半醒之间，就发觉身边似乎有些异常。探险队总共三十多号人员，活着进入野人山巨型裂谷的仅有六人，蚊式机舱中的地震炸弹被引爆之后。化学落叶剂迅速扩散，使得整片沼泽塌陷，被困于此的幸存者，包括自己在内，只有四个人而已，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在宿营灯发光二极管微弱的灯影下。隐约多出一人。

司马灰见那人抱着双膝，一动不动地蹲坐在自己身旁，不知在看些什么，他心中诧异：“真他妈见鬼了，这人是谁？”他想竭力看清那人的身形面目，奈何灯光暗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距离虽近，却只是影影绰绰，根本看不真切。

司马灰满心疑惑，他记起在蚊式特种运输机的舱内，众人发现绿色坟墓混入了探险队中，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就仿佛是尾随在身后的一个幽灵，难不成在此现身出来了？司马灰一声不发，抬手便揪住了那人肩膀，想要看清楚对方的脸部，谁知那人也忽然起身，几乎是与司马灰脸对着脸，由于离得太近，那张模糊的脸上五官难辨，恍惚间只看到一对黑洞般的眼睛。

司马灰与那目光所触，就像是被一块寒冰戳中了心肺，顿觉一阵恶寒袭来，汗毛孔里都是冷的。他正要掏出猎刀，可树洞中那盏宿营灯却熄灭了，眼前立刻陷入一片漆黑，周围也随即没了动静。

等司马灰把挂在身上的手电筒打开时，只见其余三个同伴睡得正沉，附近再也没有别的人影，他全身上下都被冷汗浸透了，心中不免怀疑刚刚那是南柯一梦。据说梦是心念感应，凡是异常之梦，必有异常之兆，这梦来得蹊跷，不知主何吉凶。虽然司马灰是从军的人，并不太相信幽冥之说，但也不免犹如芒刺在背，总感到后脑勺冷飕飕的。

此时玉飞燕和阿脆等人，也都被惊动了起来，司马灰向他们说了刚才之事，最后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精神压力太大，疑心生暗鬼。那么

这片地下森林里，一定有些古怪，总之此地绝对不宜久留。”

众人猜测这片地下森林，多半就是野人山裂谷的最底层了，肯定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中凶险自不必说，如今听了司马灰所言，都有栗栗自危之感，谁也不想过多停留，稍事休整之后，就为宿营灯换了电池，强打着精神，动身出发。

司马灰举了探照灯在前开路，玉飞燕拎着乌兹冲锋枪同阿脆走在中间，罗大舌头则端着大口径猎象枪殿后，四人紧紧相随，以指北针辨别方位，穿过一片片树丛，摸索着向地势高燥处前进。

这片深埋地底的森林废墟中到处寂静异常，薄雾缥缈，众人慌慌而行，走到一处，去路恰被一截倒塌的古树遮住，司马灰凑到近前，举起探照灯一扫，正想找个地方绕行过去，忽见那片嶙峋的枯木丛中，竟藏着一对猩红似血的眼睛，目光里邪气逼人。

司马灰心念一闪：“原来这里有埋伏！”他自知先下手未必为强，但后下手肯定遭殃，此刻更没半分犹豫，早把手中猎刀狠狠劈去，手起刀落处，耳听当的一声，似是砍在了什么硬物上，震得虎口发麻。

此时走在司马灰身后的三个人也都跟了上来，众人各持武器定睛观瞧，却见探照灯下金光夺目，原来是一条黄金铸成的蟒蛇。那金蟒双眼嵌着红宝石，被光束一晃，显得诡波流转，神态逼真，与活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再剥去蟒蛇附近的枯枝，才发现它是一块金砖上的浮雕，砖体奇大，异于常制。

众人无不惊叹，更奇怪这金砖怎会在此，又随手掸落附近的树枝和泥土，发现这块金砖的上下左右全都是金砖，那竟然是整整一座用黄金砌成的墙壁。

高耸的黄金墙壁上，铸着一层接一层的浮雕，并且嵌满了异色宝石，把天地的生灵、神佛的威严、史诗的传说、光荣的圣战，都化做辉煌灿烂的痕迹，永远凝固在了其中，它超然的壮观与瑰丽，足以带给人类苍白而又单薄的想象力重重一击。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一话 四百万宝塔之城

“运气”这种东西，对某些人来讲是亲娘；可对另外那些人，它却是个后娘。

司马灰觉得自己这伙人，大概就是后娘养的，他们随着坍塌的茧状植物，落进了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最深处。这里地形特殊，不知在多少年前，经过天翻地覆的劫数，造成水脉下陷，山体内部渐渐漏空，从而使得大片的原始森林沉入地底。

裂谷内又随后生长出伞盖般的孢子植物，彻底将地下森林遮蔽，年深岁久，竟然积泥成沼。这个垂直深度两千多米的幽深洞窟，永不复见天日，所以树木在这片封闭潮湿的区域中，腐朽速度极其缓慢，颜色暗绿，看在眼中黑压压的纹如织锦，倘若没有任何变故发生，恐怕再经过几万年，它们的经络都会保持原状。

直到蚊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地震炸弹被人引爆，化学落叶剂四处扩散，破坏了封闭裂谷底层空间的厚重植被，泥沼随即下陷，才让这片区域暴露出来。

由于爆破点并非是在裂谷的最中央，远处的植被虽然也尽数死亡，但是毁坏并不严重，仍有无数黑柱般的根脉垂入地下。探险队仅剩的四个幸存者，不得不在裂谷底部，寻着地底植物的残骸向纵深处移动，希望找到能够攀援上行的区域。

谁知就在这片幽深凝翠的地下森林中，竟然还隐藏着一道黄金砌成的墙壁。高耸屹立的墙体被泥土和枯藤覆盖，剥去尘埃就显露出耀眼的金光。在沉重的黑暗与薄雾笼罩之下，根本无法看清这堵黄金墙壁的规模，唯见金砖上的浮雕重重叠叠，无穷无尽，但是繁而有序，精妙绝伦，工巧几乎不似人间之物。

司马灰等人举着探照灯看了多时，一个个目瞪口呆，就见眼前的每一块金砖，都被铸成一层人面古塔的轮廓，每七重合为一体，塔基下盘有蟒蛇，其形态各异，千变万化，都不相同。塔身中的黄金浮雕，则是涵盖着苍穹大地，上至星辰日月，下至走兽生灵，飘逸的仙女、狰狞的巨蟒、象首人身的武士，甚至金戈铁马的战争，以及俯视芸芸众生的神佛。天地万物、芥子须弥，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缅甸受古印度文化影响很深，千百年来，佛法昌盛不衰，各地都有名寺古刹，可是这些黄金浮雕中的神佛，形态奇特万状，充满了离奇的

异域宗教色彩，甚至与世界任何地区常见的神佛形象都有很大区别，似乎可以从它们身上，窥探到一个古代王朝早已消逝了的神秘背影。

四人做梦也想不到缅北的深山老林里，会有这许多金砖，他们陆续剥去两侧的枯枝败叶，嵌满宝石和浮雕的金砖不断显露出来，实不知这道墙壁究竟有没有尽头，越看越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探照灯只能照明身前十几步，这种感觉就如同盲人摸象，附近也没个参照物，完全难以判断真实状况。

众人在叹为观止之余，只觉一种巨大的逼仄感扑面而来，这面铸满黄金浮雕的高墙，犹如一尊沉默冷酷的天神，它寂然无声，气定神闲地接受着凡人的瞻仰与惊叹。司马灰等人看罢多时，都不免心中悚栗，脊背发凉。宗教的力量可以使人类痴狂，大概也只有基于这种原因，才会成就出如此显赫灿烂的奇迹。目睹了这些黄金浮雕的存在，会立刻使人脑海中涌起一个出自佛法的词语——不可思议。

司马灰一面看，一面在心里打鼓：这面墙壁的规模难以估量，横亘沉眠在地底，似乎绕都绕不过去，天知道会用了多少块金砖。墙壁的根部已经沉入地面很大一截，其余大半都隐没在黑暗当中，眼前所见无非是其中一隅，根本难以想象上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是如何建造它的。这个被沉积不散的迷雾笼罩、吞噬了无数生命的野人山巨型裂谷里，为什么会埋藏着如此之多的黄金？究竟是哪朝哪代所留？这些嵌满浮雕的金砖契合严整，像是一座建筑物的墙壁，而它又有着怎样的形状和规模？

九州四海之内，眼所未见，耳所未闻，蹊跷古怪的事情，也不知会有多少。虽然司马灰和罗大海、阿脆三人，在这远乡异域的深山老林里有些年头了，可对缅甸的风物历史仍是所知有限，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阿脆瞧得心中发毛，对司马灰说：“这些黄金铺就的浮雕，好像与缅甸寺庙里的菩萨不大一样，看起来很古怪。”

司马灰点头道：“曾听说释迦牟尼佛祖，是降生在西方舍卫刹利王家中，生下来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称唯我独尊，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脚下涌起金莲花，托举丈六金身，能变能化，无大无不大，无通不通，普度天下众生，宝相庄严，妙法无边，号作天人师。可这黄金浮雕上的神佛却是如此怪异狰狞，我觉得这些丫头养的怎么看都不像善类，处处透着邪……”

罗大舌头骤然见了这些黄金，不禁又有许多感慨，他用手拍着浮雕上的一尊神佛面孔，提醒司马灰说：“你小子留点口德行不行？在他妈这

么庄严神圣的地方，可不敢胡说八道。咱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咱哪见过这个呀？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黄金原来也这么普通，竟然可以当做建筑材料，跟土木石瓦都没什么区别。这要是都运到山外去换成军火，能装备多少部队？别说卷土重来占领仰光不在话下，如果省着点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问题了。我罗大舌头平生有个志愿，就是要当国防部长，选购军火咱绝不能要老美的，美国造虽然先进，故障率却高，还得是捷克、加拿大和苏联造的皮实，在瓢泼大雨或河流、沼泽里泡上半天，照样抄起来就打……”

阿脆劝罗大舌头不要动佛面上刮金的念头，免得惹祸上身。何况众人从地震炸弹的爆破现场逃生之时，都受到了落叶剂的化学灼伤，虽然还不知道震动弹弹仓里装填的具体是哪种工业化学毒液，但是看其对地底植物破坏污染的程度，料来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今劫后余生，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现在应该考虑的，只有尽快逃出野人山，在大限到来之前越境回到中国，怎么居然还有心思去动这些念头？

司马灰道：“阿脆你说得还真有道理。不过黄金这种东西，果然是动人眼目，人见人爱，不仅咱们中国人民喜欢，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喜欢，它是和平的象征。我觉得咱们要是为了世界和平，把黄金宝石都带出去，就算佛祖知道了，也肯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司马灰一边同阿脆和罗大海说话，一边偷眼看了看玉飞燕，发现她神色焦虑，甚至带有几分惊恐，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曾经有个伟人说得好：“一个不想发财的盗墓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盗墓者。”司马灰觉得事态反常，就问玉飞燕是否知道些什么。

玉飞燕毕竟是晦字行里第一出尖的人物，看了黄金浮雕上有无数古塔，心中已经有了些轮廓，只是管中窥豹，一时还不敢断言。她被司马灰一问，才回过神来，回应说：“这些金砖的成色有些古怪，不像是真正的黄金，但究竟是什么物质我也分辨不出。另外这座浮雕，既不是墙壁，更不是寺庙和古城，恐怕也不是咱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建筑物，而且它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野人山……”

众人闻言更是迷惑不解，他们虽然常年在缅北山区作战，但从未听过此事，满肚子的问题，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玉飞燕神色凝重地说：“这里很可能是阿奴迦耶王建造的黄金蜘蛛城，又称四百万宝塔之城。”她随即对众人简略说了经过，原来所谓的黄金蜘蛛城，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代传说。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显赫强盛的占婆王朝，史称古占，国土范围横跨越南和老挝北部，崇信起源于古印度教的吠陀兽主，辖地内盛产黄金、美玉、象牙、宝石，财富极强一

时。因此令周边诸国垂涎三尺，屡受侵袭，但古占人北抗中原，南拒柬埔寨各王朝，始终未落下风，直到元世祖派大军征伐，才使之逐渐衰落，其后裔至今还存留在越南、老挝等地。

古占人的城池与历代国主的陵寝，绝大部分毁于战火，少量保存下来的废墟遗址，也早都成了蝙蝠和蛇鼠栖身的巢穴。然而在越南等地，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占婆王朝黄金蜘蛛城的传说。现今已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柬埔寨吴哥窟、穆罕摩尼宫、印尼婆罗门浮屠等等，虽也有奇迹之称，但都远远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只不过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实这一传说真实存在。

相传古代西方有巴比伦王建造的通天塔，而东方则有与之匹敌的黄金蜘蛛城。在阿奴迦耶王统治时期，曾有一座以黄金铸造的城池，嵌满了各种宝石和翡翠，城壁上浮雕有无数宝塔，故此得名，奢华璀璨已极，几乎可与日月争辉。不过此城非城，只是由于规模巨大，按古制十里为城，因此才得了一个“城”字。至于里面有些什么，或者说城中是否存在宫殿屋宇，从来都无法证实。

古占人在黄金蜘蛛城上穷尽了倾国财富，从而一蹶不振，终于导致了后世衰败灭亡的厄运，但入侵征服占婆的各个王朝，却都没有发现这座城池的踪迹，所以大多数人认为：“那段历史扑朔迷离，这座神秘莫测的黄金蜘蛛城，可能仅仅是个虚妄的传说而已，未必当真存在于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外来者在越南、老挝等地掠夺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几幅占婆国遗留下来的壁画，里面描绘着四百万宝塔之城的图形，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人们由此才发现四百万宝塔之城的称呼，其实并不确切，首先四百万是个虚数，黄金浮雕中的宝塔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另外它也不是一座城池，更不是神庙、墙壁、陵寝一类通常意义上的建筑物。

从那些壁画彩绘上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大致是一个用金砖堆砌成的齿轮形建筑，中部为椭圆形，外侧有长短各异的八足向四周延伸，整体轮廓近似蜘蛛。近代学者对它的认识，大多来自平面壁画及文献资料，除此以外，别无考证，所以西方人都将它称为黄金蜘蛛城，他们认为这只是占婆王朝的一个古老图腾或符号，也不见得真有实物。

即使黄金蜘蛛城确实存在于世，也该是在北越和老挝境内。玉飞燕此刻亲眼看到浮雕上的重重古塔，知道十有八九正是占婆王的四百万宝塔之城了，想不到竟会沉埋在了缅甸野人山的巨型裂谷里，怪不得从来都没有人能找到它的踪迹。

世间对黄金蜘蛛这个神秘物体的认知，始终非常有限。只知道这座四百万宝塔之城，是用无数铸有浮雕的金砖堆积而成。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古人为什么要建造它。另外古占王朝供奉的吠陀兽主。没有真身，却有数种奇谲怪诞的象征体，蟒蛇与古塔，正是其恐怖之相，预示着终结和死亡。

玉飞燕感到这些黄金浮雕上隐隐散发出腐朽的死亡气息。鬼才知道阿奴迦耶王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个怪物，而且绿色坟墓不惜代价地寻找此物，难道就只是为了黄金这么简单？四百万宝塔之城里是不是还隐藏着别的秘密？她又对众人道：“咱们要想活命，还是离此越远越好……”她正说到此处，就听得黑暗深处，传来阵阵枯木“吱呀”摩擦移动之声，初时细碎微弱，旋即绵绵密密，刺得人耳骨生疼。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二话 黑洞电波

司马灰等人听玉飞燕说起了占婆国阿奴迦耶王，建造黄金蜘蛛城的传说，都觉惊奇万分。惊的是自打盘古开辟天地以来，没听说世上会有如此奇异之物；奇的是古时候怎会有这么多黄金，而且铸有浮雕的砖体内部契合紧密，撬都撬不下来，从山上沉入地底也未崩毁，别说是在一千多年以前了，即便是现代人，也不见得有这么鬼神般的铸造工艺。

众人虽是暗自纳罕，却没心思再去探寻究竟，此刻身处险恶异常之地，先找到路径逃出山外才是头等大事，所以他们也只是在嘴上议论几句。谁知玉飞燕的话还没说完，就听高处传来吱吱嘎嘎的怪异响动。

开始众人都以为自己在震动弹爆炸之时，把耳鼓震坏了，才会产生错觉。但随即发觉不对，耳鸣绝不是这个动静，又察觉到枯树移动之声来自头顶，就提了探照灯想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可在深渊底部，受环境所影响，电池消耗极快，灯束射上去毫无作用，到处都是黑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众人听那响动越来越是密集，仿佛许多株千年古树在挣扎着破土而出，声音嘈杂刺耳，让人后脑瓜皮子跟过电似的，一阵接一阵地发麻。

司马灰想起黑蛇II号运输机在雾里遭受袭击的时候，便有这种声音发出，英国探险队的威尔森临死前曾留下讯息，说是浓雾中有一个巨大而又恐怖的生命体存在。可是野人山裂谷内的迷雾都被暴雨压制，探险队在地下沼泽里也没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当时推测雾气的根源，很可能是由封闭地下空间的植被所产生，直至最后以地震炸弹里装填的化学落叶剂彻底破坏了孢子植物，想来已经不该再受到杀人雾的威胁，怎么这种动静竟然再次出现？难道裂谷深处又起雾了？

司马灰虽在找到蚊式特种运输机时，与机舱内残留的雾气有过短暂接触，可他自己也说不清那雾中到底有些什么，只是有一点可以断言——任何进入雾中的人，都再也回不来了。

司马灰背包里的发射式照明弹已经丢失，用身边的探照灯和化学信号棒，无法看到远处的情形，但只听声响，也知道来者不善，肯定是野人山里的杀人雾再次出现了。倘若从城壁或是地底植物的根脉攀上去，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回到塌陷的沼泽处，如果半路被浓雾裹住就糟了，而且雾气的出现，也预示着热带风团带来的狂风暴雨，已经开始减弱，用不了多久，整个裂谷里就将没有任何安全区域。

司马灰对那些充满了神秘宗教色彩的古代王朝毫不知情。连阿奴迦耶王与黄金蜘蛛城的名称，也属首次听闻，那是众人见识不到之处，根本无从揣测它的真实面目，何况眼下处境危急，必须先找脱身之路。

罗大舌头焦躁起来，他抱怨说：“今年就是年头不顺，从打一开春，春季攻势失利，接下来是大仗大败，小仗小败，无仗不败。咱们几个好不容易捡了条命，狗喘兔子爬似的逃到这野人山里，结果又是大霉大倒。小霉小倒，无霉不倒，怎么这天底下倒的霉事，全让咱给赶上了？”

司马灰以为罗大海心里发虚了，就说：“罗大舌头你放心吧，你屁股蛋子上刻着走运俩字，谁死了你也死不了。”

罗大舌头急忙辩解道：“老子当初那也是有队伍的人呀，我怕什么？”他顿了一顿，又说，“可把话说回来了，常言道得好——‘大起大落平常事，能屈能伸是英雄’，处在这种形势万分不利的局面下，不跑还留在这等着挨雷劈吗？”

阿脆提议说：“逃是应该逃，可这野人山裂谷实在太深，下来容易上去难，地底的浓雾一出现，这里就会变成一座‘烟囪’，四周根本无路可走。我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只有先设法找到产生雾气的根源，将之彻底破坏，才能确保安全。”

司马灰摇头说，这茫茫迷雾似乎能吞噬一切，可不比柬埔寨食人水蛭有质有形，何况现在已经失了先机，处境极是被动，随着雾气的出现，咱们的活动范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临上轿了才现扎耳朵眼，肯定来不及。

玉飞燕眼见身陷绝境，可司马灰等人仍是神色若定，思路清晰，心想，“这些家伙可真是些亡命之徒。看来在血火飞溅的战争环境中，磨练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儿，果非常人可比。我也不该露出惊惶之态，免得教他们小觑我。”她想到这里，便说：“碍于地底黑暗障眼，实是无法可想。但是为了尽量避开高处的浓雾，不如打消从高处返回的念头，先去周围探明情况，在裂谷最底部寻找道路脱身。”

司马灰知道玉飞燕是盗墓的土贼，他们这路人，最擅长穴地钻山，因为做这个行当，必须有“眼”，据说是“道眼为上，法眼次之”。所谓“道眼”，能凭目力之巧，直接察看山河形势；而“法眼”则须以天星、河图、紫薇等法。来判断地理的吉凶生死。有时候在地下洞窟内部，反而比起在深山密林里更得施展其所长。但缅北这地方，多是地脉纠结之处，即便是当年的金点祖师在世，到野人山里一看也得发蒙。所谓山凶水恶，形势剥乱，没有章法可寻，当地的风俗是人死之后，不能直接下葬，而

是要先暴尸数月，等到皮肉腐烂尽了，只剩枯骨，这才装入坛中埋到地下，那就是为了防止死者接了地气变作僵尸。所以玉飞燕那身本事，在野人山裂谷未必能够施展，但限于形势，她刚才所说的计划，也是万般无奈之下的唯一明智选择。

于是众人调整行动方案，要首先接近裂谷内侧的岩壁，他们判断一下大致方位，推测置身之处距离洞窟南端最近，就从黄金蜘蛛城处掉头折返，摸着黑探路向南走。野人山巨型裂谷最深处的结构虽然并不复杂，但那些孢子植物，都大得异乎寻常，在远处形成了近似茧的植被，如果从剖面上看，大概是个H形的结构，中间横着生长的部分是“茧”，两侧则是深植于山体内部的根茎垂入地底，罩住了整座铸有四百万宝塔浮雕的古城。它们连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地震炸弹爆炸后，化学落叶剂摧毁了形如蘑菇岩的茧，从而造成裂谷里的大片植物迅速死亡。如今这片腐朽阴晦的原始丛林，与枯萎的植物根脉纵横交错，沼泽塌陷的时候，更有大量淤泥和积水倾入地底，所以处处都是阻碍，使人难以快速行动。

那些上千年的古木，尽是盘根虬结的烛形老树，冠盖奇厚，层层叠叠地笼罩着水面。毫无生机的藤类植物残骸，如同一条条黑鳞般倒垂入淤泥积水里。形成了无数道厚重的帷幕，看起来一切都充满了怪异。虽然仍是凝翠幽绿，实际上早已彻底腐朽，感受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气氛寂静而又压抑。

众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勉强走了一程，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远近，只凭着指北针辨别方位，心里边正是七上八下的时候，泥沼中淤积的阴腐之气，也都逐渐在地底弥漫开来，而且这里湿度极高，枯树间薄雾缥缈，那雾也是雨，雨也是雾，钻进鼻子里呛得人脑浆子都疼。探险队携带的防毒面具早都失落了，好在缅共人民军配发有一条用灌木树皮织就的围巾，布质清凉柔韧，能避瘴疠之气，当地土语称为水布。根据使用方式不同，可以有多种辅助用途，是在丛林里行军打仗的必备之物。平时就绑在脖子上，进入丛林的时候扎在颈中，能够防止蚊虫钻进衣服里。这时自然就派上用场了。司马灰三人都取出来蒙住了口鼻。

玉飞燕也想效法施为，但她身边没有水布，只好找了块围巾蒙了面，可仍然觉得难以忍耐，她皱着眉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盘，空气测量仪的精确读数显示——一氧化碳含量为零点五，甲烷浓度低于百分之一，这才稍稍放心，可随即发现指数忽高忽低，不知在何时起就已失灵了。

玉飞燕急忙再看指北针，发现也是如此。相传地底有大磁山，所以普天下悬浮之铁，都会自然指南。上古时代黄帝凭借此理造出指南车，才在浓雾中大破蚩尤。而探险队使用的是指北针，它的指针指向“北”或“N”，是为磁北方向，与真北方向有一个偏差角度，可以计算出磁偏角的数差，定向更为精确。但这野人山裂谷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强烈磁场，指北针肯定受到了干扰，才会失去作用。她停下脚步对众人说：“这地下裂谷里一片漆黑，而且雾气越来越重，如果针迷舵失，没有了参照物作为指引，咱们可就真成睁眼睛瞎了。”

玉飞燕背着的电台始终未曾失落，为了确定是否存在磁场干扰，就让阿脆将战术无线电打开，只听一片刺啦刺啦的嗡鸣噪音里，竟传出断断续续的人语，声音极是模糊，也听不清说些什么。阿脆吓了一跳，险些将对讲机扔在地上：“闹鬼了，这里怎么会收到电波通讯？”

众人相顾骇然，都不约而同地戒备起来，阿脆定了定神，重新搜索调整频率。无线电里的声音逐渐清晰起来。她听了一阵，低声道：“对方说的好像是个方位坐标！”她除了家传的医术之外，也非常具有语言天赋，刚到缅甸不久，便被调到缅共东北军区特别任务连，接受过专门的密电培训，各种调幅、调频的无线电半导体报话机无不通熟，也懂得看军用地图，这种简易坐标自是不在话下，忙暗中记下，随即又听那部战术无线电台里，隐约传来一段话语：“我在……蛇里……”可以确认是明码呼叫，并且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发送。

司马灰对阿脆点点头，示意她作出回应，问清对方的身份。阿脆依言行事，可那段电波随即陷入了静默，然后以一段无法解读的奇怪代码作为答复：“A……A……D。”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三话 钢盔

黑暗深处传来的通信在发出“A.....A.....D”代码后，就此中断了联络。玉飞燕奇道：“那是.....什么意思？AAD是谁？”司马灰说：“可能是个加密的呼叫代号或暗语，军队里才会用，咱们不可能知道。”阿脆竭力搜索着脑中记忆：“我好像.....在哪听过这段代码，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片深邃幽暗的地下洞窟里，空气湿度很高，到处都是模糊朦胧，地形特殊，完全与外界隔绝，根本无从推测这段电波来自何处。因为失踪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有可能是某支探险队的幸存者，也有可能是那个幽灵般的绿色坟墓。一时间谁也吃不准是吉是凶，但都觉得这事来得邪性，可能有诈，不敢轻信，而且也难解其意：“在蛇里？难不成是被蟒蛇吞了的死者，在跟咱们联络？”

司马灰说这事有点邪门，应该正常使用的仪器全部失灵，本不该接到电波的战术无线电却意外收到通讯信号，会不会和野人山里出现的浓雾有关？指北针的方位完全混乱，咱们也没办法按照通讯里提供的方位去察看究竟。

众人正在商议对策，一旁哨戒的罗大舌头忽然发现，在远处的漆黑中，亮起一盏忽明忽暗的灯光，他赶紧提醒司马灰等人注意。司马灰凝目一望，不是鬼火，似乎是什么人用手遮挡信号灯，发出的灯光通信，待要仔细辨别，那信号灯闪烁的光亮却已消失不见了。

罗大舌头却不在乎，他自打进山以来，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愤然说：“妈了个巴子的，是哪个鳖犊子在那作怪？老子非看看你是人是鬼不可。”说着话端起大口径猎枪，寻着发出灯光通信方向往前搜寻。司马灰也招呼阿脆和玉飞燕，让她们随后跟上，要看看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人壮着胆子，布成散兵线，呈扇形往前搜索，然而四周都是一片漆黑，眼看山重水复，也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阿脆低声问司马灰，一直躲在暗处窥视众人的绿色坟墓，也不知道是人是鬼，抑或是什么怪物，可自从地震炸弹被引爆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刚才的通讯和信号灯都来得好生诡异，会不会是它发出的？

司马灰也认为在蚊式特种运输机里的时候，绿色坟墓应该就隐藏在探险队的几个幸存者当中，因为当时情况十分特殊，机舱内犹如一间密室，若非近在咫尺，绝不可能对机舱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如果刚才

的信号与之有关，那就绝不可信，多半是要将见过黄金蜘蛛城的幸存者引入死路灭口。而且司马灰还推测，现在这个幽灵般的尾随者，肯定还躲在某个死角里，只不过一直找不到机会，还没办法将它揪出来。

阿脆反复琢磨着司马灰的话：“你先前也曾说过人的心理上存在着死角，那是个什么样的盲区呢？”

司马灰说既然是心理上的死角，就是以正常思路绝难想象的范畴，所以咱们现在胡猜乱想也没什么意义。当年在湖南湘西，发生过一件很蹊跷的命案，湘西那地方自古就是山多、洞多、匪多、枪多，山贼土匪多如牛毛，路上行走的客商，孤身坐在山里边歇个脚，都会被人从背后放倒，用刀子割了头去。那时有家布客，掌柜的布商独自去外地办货，家里不放心，算着临近回来的日子，就派管家带了两个伙计，去数十里外的小镇上相迎。那镇子地僻山深，周围土匪也多，却是回城的必经之地，镇中只有一个大车店，没单间，全都是二十几人一间房的对头通铺。管家来得时候也巧了，他到了客店一打听，得知东主昨天晚上就宿在店内，眼看日头出得老高了，早该出来结店钱了，可眼瞅着从客房里鱼贯出来十八个人，唯独不见布商的身影。管家到房中一看，四壁全是空的，哪里还有人在，他暗觉事情不对，急忙去找大车店的店主核实，一查房册。白纸黑字写的分明，昨夜住在房中的是一十九人，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怎会无端少了一个大活人？管家情急之下，拼命拦住了正要出门的那些客人，说我们东家昨夜明明住在店里，怎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落不明了？难保这店是家黑店，暗中谋害过往客商的性命财物。当时街上有采访局侦缉队巡逻，见闹得动静不小，就将店里的人全抓回去严加审讯。本来采访局只想趁乱敲点钱财，不料一搜那十八个与布商同住一室的客人，竟发现每人都带着一包人肉。刑讯威逼之下，那些客人只有招供认罪，交代了案情经过。原来这十八人都是土匪，在路上见布商行囊饱满，就想在僻静处劫杀了谋他一注财帛，但尾随了一路，始终没找到机会下手。最后跟到镇中，土匪们都假作互不相识的，买通了店伙，与那布商共宿一室。入夜后待那布商睡熟，就用被子将其兜头盖住，把人活活闷死，然后乱刃分尸，切成一十八块，又都用石灰和油布裹了，不见半点血迹。每人一块分别带在身上，打算离开客店后，扔在山里喂了鸟兽，那就绝对不留任何痕迹了。可大概也是因为杀得人多，到头来怨魂缠腿，这伙土匪还没来得及离开客栈，却被布商家里管事的一闹，使得这案子败露了出来，都让官府五花大绑地捆了，送到省城里游街砍头示众。这件碎尸案在当时的社会上震动不小，在法场上围观用刑的百姓人山人海，真是好不热闹。

司马灰对阿脆说，绿林海底称杀人为推牛子，这些土匪正是利用了

人们心理上的死角，途中盯上过往的行商之后，便在客栈里杀其身、解其体，以石灰掩埋，使血水不溢，分携其肉，藏带于身，所以住店的有十九人，出来却是十八人，在市镇街心里杀人越货也能丝毫不露踪迹，要不是事出凑巧，谁能识得破这路歹人推牛子的手段？

阿脆若有所悟，大概隐藏在探险队幸存者当中的绿色坟墓，也有些非常手段，才会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出没无形，未必真是幽灵。

这时走在最前边搜索的罗大舌头，发现身边的藤类残骸里，似乎藏有什么东西。那些密密层层地下植物，规模之巨，形态之异，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辞书中的定义，可称世间罕有，地面凹凸起伏的古树根脉，犹如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和贫瘠，绝无生机可言。然而几株老树之间，趴卧着黑漆漆一件物事，体积很大，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极不相衬，也不像是倒塌的古树躯干。罗大舌头举着猎枪一戳，铿锵有声，如触铁皮，他大为奇怪：“沉埋地下千百年的原始森林中，怎会凭空冒出这么个东西？”急忙回头招呼其余三人跟上来看看个究竟。

司马灰闻讯立刻向前紧赶了几步，他提着的探照灯光束在跑动中一晃，就见罗大舌头身旁的树丛里蹲着个黑影，那黑影脑袋上戴着个美式M1钢盔，正从地下挣扎着爬起身来，钢盔下似乎是张极其苍白的脸孔。

司马灰无意中看这一眼不打紧，顿觉阴风彻骨，着实吃了一惊，他跑得又快，收脚不住，险些撞在树上。要说司马灰怕鬼吗？他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南下从戎以来，日复一日在深山老林里行军作战，要是胆子稍微小点，神经也早该崩溃了，但一个人的胆量再怎么大，总会有些弱点存在，此时他一看那顶M1钢盔，真就觉得从骨子里边犯憊。

原来缅北局势非常复杂，在非军控地区，各种武装团伙占据的地盘犬牙交错，这里面有几支队伍，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中国境内溃逃到缅甸的国民党部队，缅共人民军称其为蒋残匪。这些人格外抱团，又擅长钻山越岭。而且都是老兵油子，作战经验非常丰富，枪头子极准，对外软硬不吃，甭管你是缅共人民军还是政府军，谁从他的跟前过就打谁，平时盘踞在深山里自给自足，偶尔也当雇佣军捞些外快，一躲就是二十来年，形成了一股很特殊的武装力量。

缅共人民军里的中国人很多，绝大部分都是从云南过来的知青，普遍没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有专业军事背景的人不多。主要是通过以老带新，一般只要能学会使用轻武器射击和拉弦扔手榴弹，就可以拿起武器上战场了。好在政府军部队的战斗力也始终强不到哪去，兄弟们凭着一腔血勇，倒也能跟对方打个势均力敌。如果是新人伍的运气不好，刚

和敌人交火，就撞在枪口上死了，也没什么好说了，而那些个命大没死的人，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仗打多了经验也就增多了。

别看司马灰还很年轻，他在缅甸打了好几年仗，也算是个老兵了，只听炮弹破空的声音，就知道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再比如说在丛林里遇到伏击了，打了半天也许都看不到敌人的影子，但一听对方手中武器的射击声，大致上就能判断出遇上了哪股武装：政府军的枪好，炮也好，打起来都是盲目的扫射，没什么准头，战斗力也不强；而蒋残匪人数不多，基本上没有炮，枪支也普遍是老式的，射击方式多是运用点射，尤其擅长躲在暗处打冷枪，而且命中率奇高，只要是对方枪声一响，自己这边肯定会被撂倒一个。

那时候兄弟们很纳闷：“想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兵锋过处，所向披靡，打起国民党部队来就跟秋风扫落叶似的，敌人好像根本不堪一击，怎么这伙残兵败将到了缅甸竟变得这么厉害了？”这个问题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但吃亏吃多了，也能丰富作战经验，最后终于总结出一条经验：“不撞见蒋残匪也就罢了，撞上了必会死伤惨重，半点便宜也捞不着，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那真是打骨子里边慥上了。

在司马灰的印象中，至今还活跃在缅甸的各方武装人员，几乎没人佩戴真正的美式M1钢盔，这种头盔近年来只有蒋残匪还戴着，不过也很少有货真价实的，大多是仿美国造的中正式，样子差不多，猛地一看，很难区分。

所以司马灰第一反应就以为是：“怕什么来什么，在野人山里遇着蒋残匪了。”他不由分说，趁着前扑之势，抡起猎刀就劈，正剁在那黑影的脖子上，可刀锋所及，却似斩到了一根藤萝，而那顶钢盔，也随即滚落在地。

司马灰定睛一看，见枯树躯干上隆起一团形似绒藜的白色植物，模样奇形怪状，恰好长在那顶美式M1钢盔底下，司马灰看得分明，暗道一声惭愧，竟被这东西唬个半死。

这时阿脆和玉飞燕都从后边跟了上来，二人将司马灰从地上拽起来，并捡起那顶钢盔来看了看，同样备感诧异：“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司马灰接过来一看：“不是中正式，这可是真正的M1。”司马灰想起阿脆头上伤势不轻，在完全封闭的空间里，这顶钢盔依然簇新，没有半点锈迹，就掸去里面的泥土，擦干净给她扣在了脑袋上。

阿脆见着美军的M1钢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立刻翻出Karaweik祖父留下的日记本，对司马灰指着其中一行道：“战术无线电台

通讯中出现的暗语AAD，是第六独立工程作战团的通讯代号！”

司马灰一看果然如此，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后边，罗大舌头让众人看他在树丛里发现的东西，那竟是一辆自重三四吨，载重量在六七吨左右的美国道奇式十轱辘大卡车。这种美国产的老式军用运输卡车，在缅甸山区比较常见，当年经史迪威公路沿线，有很多车辆翻落进山谷绝壑，或是被地雷火炮炸毁，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损失数字。

让司马灰等人感到万难理解的并不是这辆卡车，如果以古占人建造四百万宝塔之城的年代推算，这片地下森林少说也有上千年不见天日了，怎么会冒出来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卡车？

众人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在是1974年夏季，盟军在缅甸进行大规模作战，则是1941以后的事，这当中的时间，相距不过是短短三十几年。当然很可能在这二三十年中，曾有人机缘巧合，闯进入过野人山巨型裂谷，如果把思路放宽点，倒也可以理解。

可是这片地下森林中的参天老树，大都异常高耸粗硕，枝干起伏虬结，蜿蜒盘亘。枯木间藤蔓密布，天罗地网一般的笼罩在周围。人在其中走动都感觉无比吃力，几乎是寸步难行，更别说将一辆全重近十吨的大型卡车开进来了。

众人随即发现，这辆道奇式卡车后面数米远的地方，还停着另外一辆道奇卡车，沿途找过去，丛林残骸中的十轱辘美国造竟是一辆接着一辆，不见尽头。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四话 千年一遇的瞬间

罗大海挠着头说：“怪事。刚才的光亮就是出现在这附近，难道还有幸存者？可周围连个鬼影也没有，这些十轱辘美国造究竟是打哪开进来的？”

司马灰说：“别他妈管那么多了，先看看车里有没有吃的，要是罐头的，说不定还没变质，能带的全带上。”

二人说话间就已手足并用攀上其中一辆卡车，揭开帆布一看，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只有两门带有支架和底盘的迫击炮，其余的都是弹药箱，还有少量反步兵地雷和燃烧弹。

缅北地区多年以来战事不断，不同型号和产地的武器弹药，几乎遍地都是，随处可见。比如生活在偏僻山区的人，也许一辈子没见过肥皂和牙膏之类的普通日用品，但你要说各种地雷，什么反步兵的、炸装甲车的，美国产的、日本造的，他都能给你说得头头是道。

玉飞燕却不认识这些老掉牙的武器，她看那迫击炮的筒子粗得吓人，以前也没见过，就问司马灰他们：“这是什么炮？”

司马灰看到车里的地雷。就立刻想起自己那些被炸掉腿的战友，忽然听玉飞燕问起，便心不在焉地应道：“这是老美的107毫米化学迫击炮，高爆弹、烟幕弹、白磷弹都能打，尤其是那种白磷燃烧弹，一烧就是一大片，着起来哗哗带响，有一回我就差点被这玩意儿烧死。”说完他又跳下车，从前边破损的车窗里钻进驾驶室，那里边灰网密布，空空如也，连张多余的纸片都没有。

众人先后察看了几部军用运卡车，全都无法发动，看里面散落的物资也是大同小异，多是些军需品，但是没有枪支，也没发现附近散落着任何驾驶员的尸骨。仿佛整个车队都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

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念头：“这里是幽灵公路206隧道的尽头？”

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利用第一次英缅战争时期留下的隧道旧址，将幽灵公路B线修到野人山大裂谷附近时，从塌方的隧道中涌出浓雾，造成许多人员失踪，因而被迫废弃，撤退的时候也把隧道炸毁了，怎么又有运输车队进入到这个裂谷的最深处？另外那些十轱辘美国造上标记模糊，也难以断言就是军方车队。

众人即便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支十轱辘美国造运输车队，为何

会出现在野人山大裂谷的地下丛林里，这支失踪的部队当时究竟遭遇了什么？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死神张开了怀抱？

罗大舌头胡乱揣测道：“要是咱们先前看到的信号，真是这些失踪人员所发，这地方可就是‘闹鬼’了。”

玉飞燕很忌讳“谈鬼”，斥道：“你这土包子只知道闹鬼，倘若真是闹鬼，事情也就简单得多了。俗传‘鬼惧火药，置枪击之，则形影俱灭’。咱们都带着枪，怎么会遇鬼？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依我之见，诸如什么重力异常、幻视错觉、磁场效应、四维交错、黑暗物质、飞碟作用、失重现象之类的可能性都存在。”

罗大舌头正待反唇相讥，却听司马灰对玉飞燕说：“其实你这也是没见识的话，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神秘现象，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能被世人解释或证实，和鬼怪作祟又有什么区别？”

这时阿脆招呼他们说：“你们别争了，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那些十轱辘美国造的附近，矗立着几座石料堆砌成的建筑，砖石奇大，表面都呈幽暗的黛青色，也有石人石兽，似乎是座千年前沉入地底的寺庙宫殿，树藤遮掩下的庙墙甬道隐隐可见，虽然在黑暗里看不到远处，但仅从那些雕镂精湛的残痕中，也足能感受到这片城墟的规模浩大和神秘。

阿脆举着探照灯，让众人仔细打量那些墙壁，不知从何时起，砖石缝隙间渗透出薄薄一层绒藜状的植物，在毫无生机的地下丛林残骸中，竟然会出现生命的迹象，不禁使人惊得张大了嘴，好半天也没合拢。

沉睡在地下长达千年之久的宫殿和寺庙，虽然早已被时间抚摸得苍老，并且让丝丝缕缕的绒藜状植物拥抱缠绕，使砖石缝隙间剥落得裂痕斑斓，但是却依旧沉静安详，古朴圆融，默然无声地述说着早已坍塌了的辉煌。可它所传达出的无穷信息，就仿佛是一本厚重离奇的古籍，司马灰等人只是无意间浅浅翻阅了残破不全的扉页，又哪里能够参透其中包含的巨大谜团。

司马灰心中打鼓，又仔细在附近看了看，发现周围的枯藤残骸里，也都生出了一层绒藜。原始森林里常有千年老树枯死之后，其躯干死而复生，再次生出花木的现象。可在野人山裂谷的最深处，这个终年不见天日的地下深渊里，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实属反常。

状似绒藜的植物生长速度惊人，就与此前那顶M1钢盔下所见到的一样，眼看着就结成甸子形，大如海碗，里面裹着密集的触须，显得妖艳奇异，仿佛是个有血有肉的生物一般。

司马灰看得稀奇。试探着用手一碰，指间便有缕缕白雾流淌，怎么看都不像是地底生长的菌类孢子，他连忙扯下蒙面的水布，凑近嗅了嗅气息，心中惊诧之状难以言喻：“难道我们身边的时间，都凝固不动了？”

其余三人看司马灰好像是识得这些特殊植物，就出言询问，让他说明情况。

司马灰仔细观察了附近滋生蔓延的植物，觉得很有必要向不明真相的群众解释清楚：“这些形态酷似绒藜的植物极不寻常，其根茎虽然犹如肉质，却不像是出现在地底的普通菌类。你距离它远了，就无色无味，如果近在咫尺，则会感觉浊不可耐。从中生长出的叶子和触须一碰就碎，仿佛有形无质，外形近乎雾状蒲公英。按照相物之说，这东西根如菌、叶如蒲、茁芽怒生，无异于仙树灵根。野人山大裂谷的最深处死气沉重，毫无生机可言，居然出现这类特殊植物，难道就不反常吗？”

玉飞燕说：“缅甸山区的原始丛林有上亿年进化史，这里的植物千奇百怪，目前人类所知所识，也不过十之一二。即便这地底有些特殊物种存在，又有什么稀奇？”

司马灰说：“可没那么简单，据我所知，只有古西域僧迦罗深山洞窟里生长的忧昙婆罗才会具备这些特征，是种非常古老的植物。”

玉飞燕闻言很是吃惊，僧迦罗是狮子国斯里兰卡最古老的称谓，那里生长着忧昙婆罗？佛典《南无妙法莲华心经》里倒是记载着三千年开放一次的忧昙婆罗，成语“昙花一现”就是从此而来。相传忧昙婆罗，千年一现，霎时间枯萎，世间当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植物存在吗？

司马灰说：“僧迦罗具体在哪我不清楚，佛经里记载的忧昙婆罗，也只是一种隐喻，它是否存在，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不过最接近其原形的植物，大概就是古西域地下生长的‘视肉’，后世也有人将其称为忧昙婆罗。此物可以附身在枯木砖石上存活，多是腐朽阴晦之气沉积千年而成，它近似由无数细微小虫聚集而成的菌类，生命极其短暂，眨眼的工夫就会消逝无踪。”

司马灰所知所识虽然仅限于此，但是观其形而知其性，他猜测十有八九，野人山裂谷里生长的地底植物，就是古籍所载的忧昙婆罗，眼前所见，大概是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短暂瞬间。

罗大舌头在旁听得好奇，插言道：“这人一辈子。只不过匆匆忙忙活个几十年，可这些地底植物一千年才出现一次，怎么就让咱们给赶上了？这是不是说明太走运了？莫非是咱们善事做得太多，感天动地，连

菩萨都开眼了？”

司马灰并不认同：“罗大舌头你就甭做梦了。常言道得好‘天地虽宽。从不长无根之草；佛门广大，也不度无善之人’，咱们几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凭什么指望菩萨开眼？在地底深渊里见到这千年一遇的忧昙婆罗，可能不会是什么好征兆，因为忧昙婆罗的生灭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根本不可能存活这么久，这是肉体凡胎的活人能见到的情形吗？只怕其中有些古怪，我估计咱们很快就要面临更大的麻烦了。”

罗大舌头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就说菩萨也不可能吃饱了撑的嘛。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倒踏实多了，咱从小没受过待见，偶尔走回运，还真他妈有点不习惯。”

司马灰顾不上跟罗大舌头多说，他为众人分析目前面临的状况，既然确认了忧昙婆罗的存在，也能由此推测出这个地下洞窟的部分情况。虽说忧昙婆罗每隔几百甚至数千年，才会出现短短的一瞬，但野人山裂谷里的忧昙婆罗体型硕大，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范畴，而且无休无止地生长蔓延，其根脉可达千仞，覆盖了整个深渊般的洞窟，简直是个怪物。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五话 不是谜底的谜底

奇株忧昙婆罗伸展出的无数根脉。与整个野人山巨型裂谷，包括千年前沉入地底的寺庙宫殿。以及阿奴迦耶王建造的四百万宝塔城，几乎融为了一体。沼泽下的那层茧，其实就是忧昙婆罗结出的果实，化学落叶剂虽然破坏了这株植物，但其分布在山体内的根脉既深且广，没有被彻底摧毁，而且复原速度惊人。

阿脆也曾听缅甸寺庙里的一位老僧说起过忧昙婆罗，不仅是古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这种奇异的植物。在印尼婆罗洲与苏门答腊岛附近也有它的踪迹，但从古到今，还真没听说谁有如此罕见罕逢的机缘，亲眼看到过绽放的忧昙婆罗，所见多是腐朽枯化了千百年的根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她此刻看那酷似绒藜垫子般的植物越长越大，从中流淌出丝丝缕缕的薄雾，在空中萦绕不散，而附近的雾气又加重了几分，才知道野人山裂谷中神秘的浓雾。根源正是来自于深埋地底的忧昙婆罗。

司马灰之所以识得忧昙婆罗，还是他跟“文武先生”学艺时，看过晋代张华所著的奇书《博物志》，那里面遍述奇境异物，包罗万象，记载着许多古怪的草木鱼虫，可惜这部古籍没有完整的流传下来，后世所存不过十之一二，其中就有一段涉及忧昙婆罗的相关记载。不过晋武帝那时候，中土还不用忧昙婆罗之名，按照古称该是视肉，又唤作冥根。

但不管是寺庙里的老僧，还是在《博物志》里记载这些奇异植物的张华。可能他们也都不知道是从哪听来一耳朵，未必亲眼见过实物，所以描述得并不详细，若不是司马灰等人到得野人山裂谷绝深之处，也无从得知地底的茫茫迷雾。竟会是忧昙婆罗所生。

眼下可以确认的情况，是这株巨大的忧昙婆罗至少有两个弱点，第一它可以被特殊的化学落叶剂摧毁；其次是惧水，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暴雨，使裂谷上层的忧昙婆罗消失殆尽，所以司马灰等人进入沼泽寻找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时候，没有遭遇意外。沼泽坍塌之后，泥水涌入地底，使黄金蜘蛛城附近的浓雾也被驱散。但此刻化学落叶剂效力已到极限，隐藏在裂谷底部的忧昙婆罗又逐渐复苏，遮蔽了从高处散落下来的雨雾，若非沼泽中的泥水和湿气沉积到此，这些地底植物的生长速度还会更快。

留给探险队四个幸存者逃生的空间和时间，都已所剩无几。

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落入裂谷后利用强光探照灯照明，结果从地底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并遭受攻击；还有那些出现在丛林中的十

轱辘美国造运输车队，这些匪夷所思的恐怖事件，仿佛都与野人山裂谷中的迷雾有关。

虽然众人知道了雾气的根源是那株古老的忧昙婆罗，但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接触，他们很快发现那些雾状植物，除了气味有些怪异，却并不会对人体构成直接威胁，所以相信雾中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存在，等雾气将这里彻底覆盖之际，就是它出现的时候。

众人商量了几句，都觉得没有可行之策，心中愈发绝望，这时要想从野人山裂谷里逃出生天，除非再找来一枚装有化学落叶剂的地震炸弹。

司马灰说现在必须要沉着冷静，四周黑茫茫的往外乱走只会自投死路。绝不能轻举妄动。你们琢磨琢磨，这地底生长的忧昙婆罗极其惧水，一旦接触雨水就会消失无踪，而“浮屠”带来的狂风暴雨，使山里洪水大涨，沟满壕平。既然水路才是进入裂谷最为安全的途径。但为什么英国人要冒死驾机从空中进来。莫非以他们的装备和经验找不到地下水脉吗？

玉飞燕想了想说：“这座裂谷是旱山深裂地形，外部的水脉不通谷底，另外英国人肯定知道野人山丛林里的各条水系，都寄生着大量柬埔寨食人水蛭，这种致命的威胁殊难防范，因此才会被迫铤而走险。”

司马灰点头说：“也该着是他们那伙人倒霉，好在咱们侥幸躲过了这一劫。而且体内血气不足，再走水路也不会引来柬埔寨食人水蛭。所以现在应该明确行动目标，尽可能去寻找有地下水的区域，不管是暗河还是伏流，只要找到了水源。才能避开浓雾。”

罗大舌头赞同道：“看来还是你小子诡计多端，我是没长那弯弯肠子，吃不了镰刀头子。”

玉飞燕也觉得此计可行，就算在水里碰上柬埔寨食人水蛭，毕竟此前有了应对的经验，总强似被迷雾里出没的可怕生物吞噬了。不过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难，眼看四周雾气渐生，到哪里才能找到伏流？

司马灰抓紧时间说明计划：“如果在指北针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雾中，那就再也别想走出去了。我看这片地下丛林，以及占婆古国的宫殿寺庙，本来都是存在于山体表面，千百年前受地下水脉陷落的影响，才沉入了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最底部。咱们脚下很可能就有伏流或水洞，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说话的同时，提着探照灯环视左右，见脚下淤积的泥水都在缓缓向着一个方向流动，看来最低处肯定有向下渗水的区域。

众人寻着踪迹望去，光圈着落的地方，正是那片遗世独立的断壁残垣，在树藤残骸的笼罩下，隐约可见高耸的石像和古塔，形态古朴离奇。这些由砖石和植物构成的废墟，犹如是一座没有尽头的迷宫，沉默地将无数秘密深锁在黑暗之中，司马灰手中那具探照灯微弱的照明距离与之相比，简直渺小得近乎悲壮。（“文”“心”“手”“打”“组”“手”“打”“整”“理”）

眼看外围的迷雾越来越浓，司马灰等人别无出路，见有积水有缓慢流动的迹象，只好决定孤注一掷，冒险进去寻找地下伏流的入口。众人正要动身，罗大舌头手里的探照灯忽然熄灭了，他使劲用手敲击灯头，微弱的光圈终于又半死不活地亮了起来，看来电池已经快要耗尽了。

司马灰这才意识到，比起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他们逃生的最大障碍，竟是装备的过度消耗和损失。从英国探险队那架运输机里找到的弹药、食品、电池，大部分都在沼泽塌陷时遗失了，如今四人身边，仅剩下半包防水火柴和两支化学信号棒，探照灯和聚光手电筒都已经彻底没有可供替换的能源了。虽然还有一盏应急的宿营灯，但在如此阴暗潮湿的地下空间里。除了以卤钨作为发光源的手提探照灯和信号烛之外，其余的电气光源几乎毫无作用。

司马灰深知如果没有充足的光源照明，想摸着黑从这地底深渊里逃出去谈何容易，但事到如今，根本计较不得许多，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四人又重新分配了仅存的武器，所幸枪不离手，散落丢失的情况相对有限，罗大舌头的大口径四管猎象枪仍在，阿脆有支托卡列夫TT30手枪可以防身，她始终背在身上的急救箱也没有失落。而玉飞燕先前曾将自己备用的勃郎宁HP-35给了司马灰，她后来又在英国探险队的机舱里找了另外一支苏制手枪，此刻见司马灰手中只有一柄猎刀，就再次将手枪和弹药递给他，并嘱咐道：“只有两个后备弹匣，省着用。”

司马灰接在手中一看，并不陌生，那是支苏联制造的斯捷奇金式冲锋手枪，枪身整体采用全钢结构，没有安装木制肩托，作为手枪来讲它比较笨重，但同时也拥有双动扳机、装填二十发9×18mm弹药的双排双进大容量弹匣。另外苏联武器的最显著优点就是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不论是酷寒还是湿热泥泞，都可以随时击发，绝对好过继续使用自己手中的冷兵器，于是对玉飞燕点了点头表示谢意。

司马灰又从道奇卡车上，找出几枚投掷式的白磷手榴弹，分发给其余三人带在身边。这东西燃烧时能产生大量浓烟，但在紧要关头也能利用弹体内的燃料剂提供短时照明。为了节省电池的消耗，众人仅使用一

具探照灯取亮，顾不得脚下泥泞，拨开前边拦路的枯藤，向着残墙断壁的废墟深处走去。在探照灯不住晃动的光束下，浮现出一尊尊高大的巨人石俑，虽然倒塌损毁得非常严重，却仍是规模浩壮，超乎想象，仿佛是无数的拱卫着古老帝国秘密的武士。它们的面部表情十分逼真，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分别，全是神态肃穆，显得冷漠而又茫然，使人感觉到似乎有种诡秘的力量隐藏在暗处，正在通过石像之眼冷冷地注视着一切。

现代科学虽然日益昌明，可是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摆脱不了对黑暗的惶恐与畏惧。也许是因为只有深邃的黑暗，才是这个宇宙中永恒的存在，又或许是黑暗中实在有太多人类无法认知的东西。就如同眼前这片掩埋在丛林残骸中的石殿废墟，谁都无法提前预知，在那死亡一般的寂静背后，究竟有些什么。

司马灰等人看了四周的情形，都因未知而觉得有些毛骨悚然。难免想问：“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罗大舌头充明白说：“我看这是个古时候的中央机关，大概就是最高领导人早晨宣布‘诸位爱卿，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朝散’的那种地方，他们管那叫什么来着？”

司马灰看附近的石俑一个个都是神头鬼脸，就对罗大舌头说：“你的意思是金銮殿？我却觉得这里像是一座寺庙。”

玉飞燕说虽然黄金蜘蛛城的记载在历史中近乎空白，但占婆王朝的后裔至今还有，当年的宫殿都城遗址是在现今老挝与北越交界处，离此甚远。另外缅甸的神佛宗教多起源于古印度，石墙上到处都有吠陀^①色彩浓重的雕刻，所以应该是座古寺或神庙。咱们进入野人山大裂谷之前，看到许多被破坏损毁的占婆遗迹，面目早已模糊难辨，可这座随着黄金蜘蛛城沉入地底的古寺，反倒保存得比较完整。

司马灰听了玉飞燕的话，心想，整个野人山裂谷的底部，都被一株巨大的忧昙婆罗所包裹，形势之奇异，实难教人以常理想象，真不愧是古寺花木深，但愿它也能有曲径通幽处。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地下伏流，就得困死在地底做了活俑。他心里虽是焦急，但地形崎岖，而且众人体力也已透支，唯有勉强支撑，所以行动极是缓慢。

这时就见前边有座墙基塌了半壁的石塔，斜倚着砸在一片粗如梁栋的枯树藤上。由于塔身斜卧，从它侧面绕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古塔整体的形状，连同那一面面精湛的镂空浮雕也尽收眼前。

那些遍布塔身的浮雕，与古城墙壁上的十分近似，同样有蟒蛇盘伏

缠绕，司马灰起先也没怎么在意，但此刻临到近前，觉得有些古怪，不过也说不清哪里不太对劲，就无意识地多看了几眼。

阿脆也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她对司马灰等人说：“这些蟒蛇很古怪，好像与平常的不太一样。”

司马灰随口应道：“是有些不太一样，这么粗……是蟒还是蛇？”四周黑咕隆咚，盘在塔上的石蟒体型又长又粗，见尾见不到头，一时难以窥其全貌，于是他一边向前走，一边再次提灯照射。

其余三人紧跟在后看了一阵，心中都觉得有些异常。玉飞燕奇道：“古塔与蟒蛇是占婆王朝宗教体系中的恐怖图腾，有死亡和毁灭之意，我以前经手过几件古物，其中就有这种标记，算不得十分罕见。但我怎么也觉得这地底的蟒蛇雕刻得有些奇怪，蛇身上……似乎多了些什么。”

罗大舌头奇道：“蛇身上多了些什么？那岂不是‘画蛇添足’了。”他又问司马灰，“你说咱用这个词恰不恰当？”

司马灰沿着倒塌的石塔查看，听罗大舌头一问，心中不觉一动，以口问心道：“画蛇添足？蛇生足……那就是四脚蛇了。野人山裂谷底部生存着许多蜥蜴，大概在古代就将这种四脚蛇视为真蛇，咱们很难用现代的人观念去揣测古人的真实意图……”说着话，他已走到石塔的尽头了，发现这座石塔形制奇特，周身浑圆，腹宽顶窄，内墙都被封死了，是座死塔，檐角雕有荆棘枝叶的古朴纹饰，盘在塔身上的蟒蛇也与古塔融为一体。怪躯在塔龕内外蜿蜒出没，半隐半现，似乎那古塔就是蟒蛇，蟒蛇就是古塔，难以拆分，最奇怪的是蟒蛇身两侧都雕有螺旋状的圆形短鳍，分成数对。绝不是俗称四脚蛇的草绿龙蜥。

罗大舌头还纳着闷：“这可不止四条腿啊，我看六条八条也打不住，大概不是蟒蛇，而是条大蜈蚣……”

阿脆说：“蜈蚣可不是这样的。这些侧鳍也不像脚，水里的生物才会有鳍，莫非是伊洛瓦底江中出没的八脚鲶鱼？”

司马灰听得众人议论。脑中早已翻来覆去转了八九个来回。他突然一语道破天机：“我看这蟒蛇缠绕的古塔很可能是个暗号，正因为有它的存在，才会有人驾驶蚊式特种运输机冒死进入裂谷。”

※※※※※

①吠陀：即《吠陀经》，分四卷，乃古印度宗教起源之经典，内容神秘繁杂，以叙事长诗为文体，记载着宇宙和众生的诞生、平衡、毁

灭。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梵天、毗湿奴的原形，皆出自其中。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六话 浓雾

众人一时没能反应过来。这座古塔竟和蚊式特种运输机有关？玉飞燕率先开口问道：“你这话却是从何说起？”

司马灰说蟒蛇身上的不是短鳍，极有可能是种“翼”。一开始我也想不到此节。但从塔身的奇异形状和布满花木的浮雕图案上推测，这古塔的形状几乎与忧昙婆罗毫无两样，看来这些内外一体的死塔，似乎象征着地底出现的雾。而带有翼的怪蛇在塔中穿行，这不就是绘有黑蛇标记的蚊式特种运输机驶入雾中的情形吗？也许这仅仅是个巧合。但那位遇难的英国探险家威尔逊说得不错：“对逻辑研究得越深，就越是应当珍惜巧合。”野人山里各种神秘而又恐怖的古老传说，都离不开蟒蛇与迷雾，死塔所象征的隐喻应该是“只有飞蛇才能进入雾中”——这是占婆王朝在千年之前留下的暗号。

玉飞燕等人初时听司马灰所言，都感到太过离奇，但听到后边，却也是合情合理，恐怕古时当真有这个暗号留传于世。

司马灰说这也只是自己一相情愿的臆测。好多紧要关节仍然想不通。死塔暗示着“只有飞蛇才能进入雾中”，这一点应该是不会错了，雇佣探险队进入野人山裂谷的绿色坟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掌握着这个秘密。所以才会布置利用蚊式装载地震炸弹的行动计划。但绿色坟墓大概也和咱们一样，只是见到了谜底，却不清楚这谜底的真正含义，因此那两架驶入裂谷内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先后遭遇了不测。

司马灰等人还记得在Karaweik发现的那卷录音带中，记录着一幕惨烈的灾难，搭乘黑蛇II号的英国探险队，在坠机后曾使用特制的强光探照灯，来察看雾中地形，不料却有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受到灯光的吸引，从深渊般的裂谷底部迅速爬了上来，同时伴随着一阵阵犹如枯木断裂般的恐怖噪音，并且袭击了蚊式运输机里的人员。等司马灰和玉飞燕从绝壁攀下之时，裂谷内的浓雾已经被暴雨压制而降低，他们俩没在运输机里发现半个活人，甚至连尸体的碎片都没有见到，仿佛机舱里的人全都湮灭在了雾中。而当司马灰等人进入地下沼泽，找到二十几年前失踪的蚊式残骸时，在进入舱门的一刻，不曾被雨水驱散的迷雾仍然未散，浓雾里似乎有种难以阻挡的可怕力量，险些将司马灰拖入雾中，但当时并没有听到那刺耳的噪音，至今也说不清在那瞬息之间，究竟遇到了什么。

如今众人在古寺废墟的一座座死塔中，发现隐藏着“只有飞蛇才能进

入雾中”的神秘暗号，这个谜底的真相难以判断。也许缠绕在塔身上的“飞蛇”。就是从浓雾中出现并且袭击英国探险队的“生命体”。忧昙婆罗产生的迷雾，与雾中栖息的怪物，正是封锁着黄金蜘蛛城最终秘密的两道大门。

众人根本无法想象，那身带短鳍的蟒蛇究竟是些什么，这世界上何曾有过能在雾中飞行的蟒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倒是能够腾云驾雾，可那毕竟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谁亲眼见过？

玉飞燕对司马灰说：“从死塔里钻出的怪蛇，身上至少有六七对短鳍，也未必是某种生物的原形。因为世间能振翅飞翔的生物，不论是昆虫、鸟类、蝙蝠，最多生有两对，也就是四只翅膀，这是它们进化的客观规律。”

司马灰说凡事没有绝对，此前谁能想到野人山裂谷绝深处，竟然生长着一株如此巨大的忧昙婆罗。它由生到灭，本该只在瞬息之间，但事态异常，自然法则和规律似乎都被扭曲了，也没准迷雾中当真有着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东西存在。

说话这么会儿时间，身后的迷雾已浓得好似化不开来，阿脆提醒众人说：“咱们必须立刻找个地方藏身，因为不管雾中究竟存在着什么，它随时都可能出现。”

司马灰也已听得远处的浓雾里，出现了那种破木门不住关合般吱吱嘎嘎的刺耳声响，而石缝树隙里生长的忧昙婆罗也在逐渐增多，他清楚剩余的逃生时间越来越少，不敢再多作停留，急忙招呼众人快走。

但是环境恶劣，地形复杂，东倒西塌的石墙石塔，树藤残骸纵横交错，又处在黑灯瞎火浓雾弥漫的环境下，只凭探照灯寻路，别说此刻时间紧迫，即便是正常情况下，在这片古寺宫殿的废墟里转上一两天，也不见得能找到地下伏流的入口。

司马灰在此前发现没膝的积水，有缓缓降低和流淌的趋势，又见古城和丛林整体沉入地底后保存完好，就寻思这附近大概是个桥拱般的地形，一千多年前坍塌的山体地层就是桥面，其下很可能还有些窟窿或缝隙，类似桥面底下的洞。在有水的区域，忧昙婆罗的生长就会受到限制，而没有这种地底植物，就不会出现浓雾，没有雾则意味着安全，所以他认为只有尽快找到地下洞的入口，即便其中没有伏流，至少也可以确保一段时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

不料恶劣的环境限制了行进速度，而且茫茫雾气来得很快，司马灰见不是理会处，心知即便争分夺秒，也于事无补。他一看身边地形，恰

是离一座石殿不远，殿墙前有一道石拱，内外通透，里面是具四面四手的神像，就将手一指，让众人先进去避避，随即当先闪身入内，可举着探照灯一扫，原来后面的殿墙早已塌了半壁，根本无法容人躲藏。

四人叫苦不迭，正要掉头出来，忽听拱墙上窸窣有声，司马灰将探照灯射在石壁中，就见头顶砖缝里钻出海碗般大的一丛忧昙婆罗，缕缕薄雾从中流出。这时一阵枯树般的动静在浓雾深处由远而近，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见突然有个极长的黑影，刷地一声从空中掠过。众人虽是目不转睛，却都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它好像贴着墙皮，一晃就不见了，眼前所见的黑影仅是视觉残留，石壁上那片忧昙婆罗，已然破碎成一片雾气。说其快，箭射星流、风驰电掣都不足以形容，只能说是越影超光。人的眼睛几乎跟不上它的移动速度，那一阵嘎嘎作响的噪音也早已远在百十米开外了。

司马灰心中极是惊骇：“这是雾里的怪物出现了，它可能是在掠食，移动起来快得几乎凌虚绝迹，可就算世间真有能飞的蟒蛇，也绝无如此之快。”

司马灰脑中这个念头还没转完，刚从头顶掠过的东西已在石殿里兜了个圈子，眨眼间飞撞到了身前。他连忙将手中所持的探照灯抛开，想以此引开来敌，但那探照灯刚刚脱手，光亮仿佛遭受黑洞吞噬，立即熄灭在了半空。一旁的罗大舌头也感到了危险，当即扣下了平端着的大口径猎枪扳机，慌乱之际，没有准头，也不知道子弹射到哪里去了。

有道是“枪响治百病”，众人虽然早已筋疲力尽，走起路来两条腿都快拉不开栓了，可真要到了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精神中蕴涵的潜能，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超出肉体承受的极限。司马灰察觉到不妙，立刻推开也置身在石拱里边的罗大舌头，同时借力向侧面扑倒。这个动作几乎与探照灯的熄灭、猎枪击发同时完成，随后才听到那具熄灭的探照灯掉落在地面的响声。虽是司马灰应变迅速，可还是慢了一步，罗大舌头闪避之际，就觉自己腰间一凉，像是被寒冰戳中，伸手一摸全是鲜血，这才感到疼得火烧火燎。

原来罗大舌头被雾中那快似闪电的东西在腰上撞了一下，竟给连衣服带皮肉刮去一块，创口呈弧形，极是齐整，顿时血流如注。

在后边的玉飞燕和阿脆二人，发现前边的探照灯突然熄灭，知道事情不好，当即投出两枚白磷手榴弹，这种拉环式手榴弹其实是种燃烧弹，燃烧之际虽会产生厚重的烟幕，但刹那间白光灼目，将四周映得一片雪亮。

玉飞燕立刻摘下行军水壶，把里面仅存的清水，都泼向石缝里生长的几丛忧昙婆罗，然后又去灌地下的积水，将殿门内外都淋遍了，使周围雾势稍减，耳听黑暗中迅速移动的噪音，虽然仍在附近徘徊游动，却不再接近雾气薄弱的石殿了。

司马灰和阿脆借着亮光看见罗大舌头倒在血泊之中，伤势着实不轻。忙抢上前去将他扶起。阿脆的急救包是从英国探险队的飞机里找到的，里面备有各种应急药品，其中有种止血用的凝固蛋白胶，可以黏合伤口，此刻不计多少，一股脑地全给罗大舌头用了，又拿绷带缠了几道，忙活了一阵，好歹止住了血。

罗大海脸色惨白，疼得脸上肌肉都在抽搐，他低头看了看伤处，强撑着说：“这么点小伤，跟他妈挠痒痒似的……”心中却也后怕不已，暗想：“这大豁子少说去了我二斤肉啊，幸亏我罗大舌头皮糙肉厚。要不然真他娘的连肠子都流出来了。”

这时玉飞燕发现断墙边又冒出一丛忧昙婆罗，白磷燃烧形成的浓烟与雾气相遇，从中掉出一条形似蟒蛇的东西，此刻看得清楚，它活生生就像是深海里的腔肠生物，约有水桶粗细，两米多长，无鳞无皮，通体呈半透明状，仿佛是一截会动的玻璃管子，两侧生有对称的短鳍，薄锐如刀。也不知哪端是头哪端是尾，就地扭曲蠕动，抖去身上的泥水，振翅欲飞，螺旋桨般的短鳍颤动的频率越来越快，发出阵阵朽木断裂般的噪音。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七话 呼吸

玉飞燕吓得花容失色，提起乌兹冲锋枪，对着目标嗒嗒嗒就是一串扫射，但那生物移动之际真如飙飞电迈，一片神行，也不知它是从密集的子弹缝隙间穿过，还是在冲锋枪击发之前就已离开，人类的眼睛根本看不清它的行动轨迹，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早就晚了。幸亏众人身边有白磷手榴弹产生的浓烟涌动过来，加上这种生物离了雾气就变得稍显迟缓，使它飞撞到玉飞燕面前时，在空中被烟火所阻，但也不见其掉转身形，竟旋转着躯体直挺挺向后掠去，倏然遁入雾中，听声音是早已经去得远了。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险状接连不断，毫无喘息余地，众人死里逃生。却惊魂难定，心头都是怦怦乱跳。而且也知道了果如司马灰先前所料，那座死塔确实暗示着产生迷雾的忧昙婆罗，以及栖息在雾中的飞蛇。只不过这种“蛇”并不是蟒蛇之属。而是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生物。司马灰虽然通晓些辨识物性的方术，但也从来想象不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异种存在。据说混沌初分之际，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大荒中有异物，以混沌为食，名叫“螭椎”，体似滚雪翻银，动如凌空特起，有影无形，上古之人见而不见。多半就属此类生物了。听那雾里的动静数量不少，想必那些失踪在野人山迷雾里的人员，全都被它们吞噬了，连骨头渣子都没留下。

此刻低洼处残存的积水已然无多，然而石殿外侧雾起如墙，再也阻拦不住，司马灰趁着灼目的白光，看殿内倒塌的那截残墙后面雾气稀薄，就带着其余三人，鱼贯从断墙的缺口中钻出去，暂时脱离了浓雾弥漫的区域。

玉飞燕见前面雾气不重，就掏出手电筒来照视，发现这殿后有株缠满老藤的枯树，从中生长出的忧昙婆罗尚未成形，但众人身后的浓雾如影随形，根本没有立足喘息的机会，只顾向前乱走，可谁都清楚，这仅仅是求生存的本能使然，其现在挣扎逃命毫无意义，不出片刻，仍会被浓雾吞噬，与坐下来束手待毙之间的区别，只是迟早而已。

正在慌不择路之际，却见离着数十米开外，有道忽明忽暗的灯光，距离稍远，也看得不太真切，但隐约可辨，就是先前在那队卡车附近出现的信号灯光，战术无线电里同时传来呼叫，依旧重复着：“我在……蛇里……我在……蛇里……”

司马灰心想：这组来历不明的通讯，将我们引至道奇卡车附近，此

刻又出现在残墙断壁的废墟深处，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被蛇吃掉就安全了？那样的话，老子宁愿现在就给自己太阳穴上来一枪，倒还是个痛快了断。可转念一想，这段信号似乎别有隐意，却不知道究竟是谁所发？如果对方是良善之辈，为什么不肯现身来见？恐怕是个陷人之阱，不可不防。但眼下情形，有死无生，我又怕它何来？于是将手枪子弹顶上了膛，寻着光亮往前走。

四人狼狈已极，几乎是连滚带爬，匆匆忙忙到得近前，四周仍是漆黑一片，再也不见半点灯光，但面前赫然有块黝青色的巨岩，岩表寸草不生。露出地面的部分大如山丘，形似巨钵倒扣，显得十分兀突，底部铺有破碎的黑石阶梯，而尽头是处洞窟，石关半掩，洞口被雕凿成蟒蛇头颅形状，那原本是座高耸矗立的古塔，在被称作“宝伞”的七重塔顶倒塌后，仅剩下十字折角形的塔基残存。

石丘后面是遮蔽在藤箩下的四百万宝塔之城，那个黑暗洞窟深处，似乎直通铸满了黄金浮雕的古城内部。众人可能永远无法目睹那座黄金蜘蛛城的全貌，可一旦与之接近，仍然能够真切感受到倚天拔地的雄伟，它就如同一块亿万钧重的天匣，默默矗立在这地下深渊中，黄金铸就的浮雕虽然奢华盖世，却也掩盖不住它强烈的孤独、苍凉和兀突，实不知踏入其中会遭遇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但雾气跟进得极快，四人根本来不及细看，也无暇瞻前顾后，壮着胆子端枪闪身入内，立即从里边关闭石门，再拿手电筒照了照，周围空无一人，两侧全是光滑冰冷的岩壁，毫无缝隙裂痕，深处冷风飒然，仿佛是条暗道，也不知通着哪里。

司马灰松了口气，他见洞窟里实在太黑，手电筒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完全看不清楚究竟置身何处，而仅存的探照灯也已经电池耗尽，无法使用，便取出一支装有化学荧光剂的信号棒，两端对折，把在手中轻轻晃了几晃，暗绿色的荧光随即亮了起来。

司马灰将信号棒握在手中，趁亮抬眼看时，瞥见照明范围边缘似乎有个人影，冷眼一看还以为是阿脆，因为那人头上也戴了顶美式M1钢盔，但司马灰很快就察觉到其余三个同伴，此刻都在自己身后。他下意识地扣紧了枪机定睛看去，发现那个人瘦骨嶙峋，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也看不清他藏在钢盔下的脸孔，唯见衣衫褴褛，身上脏得都能抓蛤蟆了，手中握着一具熄灭了的信号灯，身侧斜挎着一个军用的帆布口袋，木雕泥塑般的一动不动。以司马灰之敏锐，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对方身上存有任何生命迹象，他心中疑惑更深：“是这个死人用灯光通信把我们引进了暗道？”

司马灰立时想到，刚才在地下丛林里发现有一队美国道奇式军用大

卡车，野人山裂谷深处全是密集的植物残骸，走入其中，连落脚的地方都不好找，根本没有容许大型车辆行驶的道路，可那些十轱辘美国造，却不可思议地凭空冒了出来，仿佛空间里存在重叠交错一类的特殊现象，教人难以理解。

十轱辘美国造里装载着许多军用物资，看起来像是盟军的运输车队，但车里的人员一律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与搭乘蚊式特种运输机的英国探险队一样，全部消失无踪，多半都被出没于浓雾中的“螭椎”所吞噬，连些许残骸碎片都没留下。

司马灰等人在沉没地底的黄金蜘蛛城周围迷失了方向，遇到忧昙婆罗迅速滋生蔓延，迷雾骤起，四个幸存者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想又被一组忽明忽暗的灯光通信，引进了这处位于塔基废墟下的暗道。

直到此时，司马灰终于看清用信号灯引导他们脱险的竟然是个死人，看那死者装束，像是个反攻缅甸时失踪的美国军方人员，猜测其身份，应该与出现在丛林里的十几辆道奇式大卡车有关。之所以会觉得对方是个死人，是因为凡是活人，必然都有气息，也就是呼吸。所谓人者，以气为本，以息为元；一呼百脉皆开，一吸则百脉皆合，人体在一呼一吸之间，能将氧气转化为二氧化碳，也会使得皮肤毛孔间产生微弱的热量，这就是旧时所指的“阳气”或“生气”。可眼前这个人的身上，却似没有呼吸存在，它寂然不动，就像是具多年前横死在暗道中的尸体。

司马灰心觉古怪，暗想：“还真是见鬼了不成？”他一手按着枪机，一手握住化学信号棒，欺身上前，想借着暗绿色的荧光，去看清那死者隐藏在钢盔下的面目。

谁知司马灰刚刚一动，墙角那人影竟在事先毫无征兆地情况下，忽地蹿了起来。司马灰和其余三人同声惊呼，都急向后退，并将手中的武器抄了起来，可还没等扣动枪机，那头戴钢盔的黑影，早已头也不回地逃向了暗道深处。

司马灰有心要追上去看个究竟，又恐其余三人落在后面遭遇不测，只得隐忍不发。他见罗大舌头腰上伤得很重，走起来不免牵扯得伤口破裂，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淌，一步一个血脚印，疼得他额头上出满了冷汗，于是司马灰让众人不要妄动，暂时停在原地，给罗大舌头重新裹扎伤口。

阿脆仔细检查清理了罗大海的伤口，并给他注射了一针破伤风抗毒血清。然后告诉司马灰说：“罗大舌头只是皮肉伤，亏得他体质好，并不打紧。”但阿脆说话时面带忧容，暗示着罗大舌头的伤情不容乐观，这回

可真够饿了。

司马灰见状深为担心，但他也无法可想。此时化学信号棒里的荧光剂早已暗淡失效，众人虽见浓雾没有涌入，但困在这漆黑的所在也不是办法，便决定向前探明情况。他们改用手电筒照明，顺着暗道往里走了大约几十步，见有一片下行的台阶，再往深处是条在岩洞中笔直穿行的隧道，极是平整空阔，穹庐般的顶壁又宽又高，在里面并排开几辆坦克都没问题，而且地势偏低，使流进来的泥水缓缓向深处流淌，在隧道中形成了一条暗河，两侧筑有沙岸和石台。

一行四人，走进隧道深处，按方位推测，已经踏入了半埋地下的四百万宝塔之城，这才知道其中果然有空间存在。看四壁都是彩绘斑斓的巨砖，也不知用了哪种颜料，在如此腐晦的环境中，兀自鲜艳夺目。那些砖上都是面无表情的人脸，一列列不计其数，壁前则是两列半跪的石俑，相同的面目毫无变化，冰冷生硬的沉默之下，隐匿着令人畏惧的死亡气息。这条仿佛连接着虚幻与真实的隧道，似乎是个巨大无比的门洞，众人想象不出其尽头会通向何方，甚至连它有没有尽头都不敢确定。

司马灰边走边留意附近的动静，同时向玉飞燕打听，占婆王为什么会在地底建造这么一个“怪物”？怎么每块砖上都有一张人脸？难道这些脸都是占婆王的容貌？

玉飞燕对四百万宝塔之城的真实情形，所知有限，但曾见过不少占婆文物，也了解一些相关历史，她听司马灰问及此事，不由得想起一事，若有所思地应道：“容貌？阿奴迦耶王的容貌可不是这样，它根本就不是人类。”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九话 死亡隧道

钱宝山说自己从不信邪，但在野人山里的遭遇，真让他触摸到了魔鬼的呼吸。

补给连逃入隧道之后，迷失了路径，无意间闯进了一片神奇浩大的洞窟，这些形成于上亿年前的古洞，到处堆积着山丘般的象骸象牙，交错的石灰岩洞穴网与地下走廊，虽然宽阔平整得犹如隧道，有的地方甚至比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都要大，但它更是一片错综复杂的迷宫，不少区域都被浓雾封锁，在前边探路的侦搜分队有去无回。

缅甸人木阡告诉连队指挥官，这里恐怕就是野人山里的猛犸洞窟，他自称熟识野象习性，有把握找到象门出口，于是在前带路。引导车队转过一重重石炭扯成的帷幔，驶到一处低矮的洞窟中，这里上下高度仅有十几米，但四周却极其开阔，形似贝壳内部，地面上都是密集的皱褶，崎岖难行，而且洞底也不是岩层，却似某种植物，行到一半，便有许多车辆的轮胎开始陷了下去。

指挥官发现不妙，他急忙命令补给连放弃车辆，徒步按原路撤退，谁知洞底被沉重的卡车压迫，竟然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裂缝深处浓雾弥漫，还没等补给连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整个车队就全部坠入了雾中。

钱宝山和木阡所在的那辆道奇式卡车，正好落在了一株沉没于地底的古树上，车里的人被跌得满头满脸都是鲜血。他们听到其余车辆里有人在大声呼救，但转瞬间就没了动静，也不知出现了什么险情，急忙从车上跳下来，想要过去接应。不料十轱辘美国造压垮了一段树根，古树底下则是条积水的深渠。钱宝山在雾中不辨方向，一脚踩空，身体立刻向下陷去，木阡在后边本想将他拽住，结果被钱宝山一带也陷在坑中。俩人都沿着树根滚入了阴冷的地下洞窟里，险些被水呛死，等他们挣扎着爬出来，用身上的手电筒照亮，再次攀回高处，发现刚才掉下来的地方，已被陷落的卡车轮子堵住了。

司马灰等人听对方说到此处，才知道出现在地下丛林里的十轱辘美国造，果然是从高处掉下来的，难怪车体全都明显遭受过撞击。那株巨大的忧昙婆罗果实，形成了一道覆盖在古城上的伞状茧，这层茧的中间，有个没有浓雾的空壳子，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补给连为了躲避日军追击，从迷宫般的猛犸洞窟里误入其中，结果整个车队都掉进了地底，而且全部人员都被浓雾吞噬掉了，只有钱宝山和木阡两个人得以幸存，

但随后他们又遭遇了什么？如何能够人不人鬼不鬼的在这与世隔绝之处生存几十年？那个缅甸人木阍现在是死是活？

钱宝山继续说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和木阍二人，落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窟里，周围死气沉沉，不见半个人影，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呼风风不至，唤雨雨不来，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也不知在隧道里摸索了多久，无意间钻进了一个很深的山洞，洞内玉磊高砌，绿茵平铺，生长着许多地菌和浆果，肉厚多汁，味道很苦，但可以食用。

二人心中发慌，胡乱吃了一些果腹，再往前走，就是这条藏有暗河的宽阔隧道，越向深处走，越是阴森森的黑气弥漫，让人心寒股栗，驻足不前。

钱宝山便有心要往回走，可这时木阍透露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他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野人山大裂谷，曾是显赫一时的占婆王朝供奉吠陀诸天的神宫，相当于国庙。占婆人征服直通王国后，将俘获的奴隶和大批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都集中于此建塔。前后两百年间大兴土木，竟然建造了大小一万三千座形态各异的石塔，并将占婆珍宝遍埋塔下。当时的山峰上官阙环绕，群塔如林，随便登上其中任何一座，信手所指，手指的方位必然会有高塔耸立，每当落日时分，太阳的余晖和满天云霞，就会将塔林镀成黄金色，然后才缓缓沉入重峦叠嶂之中，凡是目睹过这一奇观的人，无不感叹其辉煌威严不可逼视。

不过这野人山虽然地势奇绝，却是个沙板山，山体里边的岩层下都是空心，莽丛覆盖的神庙底部就是一片地下湖。终于水脉下陷，山体塌毁，无数古塔连同附近的丛林植物，全都沉入了无底深渊，从此形成了野人山大裂谷。

说野人山裂谷内部是无底深渊，一点都不为过，原来地下湖水脉枯竭无踪，但湖底却存留着无边无际的大泥盆，塌陷下来的古城和丛林，都被奇深莫测的淤泥和沼气托住，悬浮在了万顷淤泥之上，随时都有可能继续向下沉没。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使占婆王朝大为恐慌，他们遣人深入地谷，见到那座四百万宝塔之城损毁得十分严重，便认为天地灭却，是神佛震怒，亡国噩兆。

当时的国主是阿奴迦耶王，他为图后计，命人熔炼黄金，将四百万宝塔的盛景铸造在城壁上，金砖重重叠压，构成了一个奇怪的蜘蛛形建筑。所以也将这些金砖称为四百万宝塔之城，以留待将来复国之用。

但谁都不知道当时占婆人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黄金。有传说是古人

擅养“聚金蚁”，铸城使用并非纯金，又说金砖实为金箔，里面其实都是石砖。因为这种事在缅甸很常见，仰光便有数座高入云霄的大金塔，外边就是覆以金箔，远望犹如几尊大金葫芦，摩天接地，恢弘浩壮，单单是贴嵌在其表面的黄金和宝石，也多得难以估量。

裂谷里的水脉消失后，山体内生长出上古奇株忧昙婆罗。逐渐将沉入地底的黄金蜘蛛城紧紧包裹，浓雾从此笼罩了一切。占婆人又将地面上残存的建筑彻底破坏，并留下恶毒的诅咒，蟒蛇与古塔守护着阿奴迦耶王的秘密，谁妄图窥觑占婆王朝的宝藏，死神之翼就会降临在谁的头顶。

此后占婆王朝果然逐渐走向消亡，不过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越南和老挝北部，仍具有一定势力，甚至可以说近几百年来，整个越南的历史，就是一部越人与占人的交战史。但到得今时，残存下来的占婆后裔。早因年深日久，忘却根本，已经参悟不出前人留下的暗号，唯独一些扑朔迷离的古怪传说流传至今，说是：“那座古城沉入了地底，飞蛇穿行的浓雾笼罩着裂谷。”谁也解释不清，这究竟是预言还是暗示。

野人山大裂谷中的浓雾来自地底植物，相传这种忧昙婆罗的雾状花冠惧水，但野人山裂谷地势特殊，若无狂风暴雨引动山洪，很难驱散浓雾。而占婆人在城墟底部，开凿了若干条蛇腹形洞窟，丛林残骸里又布有许多积沙渗水的竖井，洞底积水成渠，那些布满暗河两侧的石俑，都是张口空腹，并与古城底下的泥沙相连，可以起到调节水位的作用，有积水的区域就不会有雾气出现，所以这些隧道是野人山裂谷里唯一安全的地方。

木闾并不是残留在缅北的占婆后裔，他之所以知道这些隐情，是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是缅籍英军，曾专门协助英国探险家到处收集情报，可还没等英国人准备挖掘阿奴迦耶王的财宝，日军就已经占领了缅甸。

后来盟军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木闾就被征为了随军的通译，不想这次跟着补给连执行任务，居然闯入了许多探险家做梦都想进来的野人山大裂谷，也是始料未及。但是看此情形，其余的人现在恐怕都已遇难了，隧道里无路可走，外边又被浓雾覆盖，并且失去了联络，其余的盟军部队，根本不知道补给连进了猛犸洞窟，所以别指望能有救援。

木闾告诉钱宝山，其实四百万宝塔之城，根本不是城池，它的里面只有唯一一条路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别的空间。实际上整座古城就是一个通道，占婆王的一切秘密都在通道尽头的黑墙之后，但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情形，他就不得而知了。

木闾认为眼下只有想办法到最深处看个究竟，或许能找到出口，因为占婆人是在地陷之后，才进入裂谷最底部建造古城，这地方实在太深了，不可能直接下来，在地下肯定藏有别的出口，尽管这仅是依理推测，无法确定。他又说：“相传任何胆敢窥探阿奴迦耶王秘密的人，都会死于非命。眼下情况完全不明。万一里边真有恶鬼，就得把命搭上，不如先让一个人进去。一旦遭遇意外，不至全军覆没。”于是木闾让钱宝山在外等着，自己则带枪深入隧道寻路。可他去而不返，恰似泥牛入海，银针落井，就此没了踪影，任凭钱宝山在外边喊破了喉咙，里面全没一丝回应。

钱宝山认定木闾遇到了恶灵，多半已被生吞活剥了。他虽然是个当兵的，却为人懦弱，向来没什么主张，此刻胆怯起来，再也不敢接近木闾失踪的那条隧道。出于人类求生存的本能，竟使他只靠吃山洞里生长的地菌。在地下隧道里支撑苦熬了三十年。钱宝山每天都要不停地和自己说话，否则连人类的语言都忘记了，而且久在阴晦之中，活人身上的气息渐渐消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人是鬼，早已不抱生还之望，只等寿数一尽，倒头就死也就是了。可今天突然间听到上边仿佛天崩地裂，隧道里的积水也随即暴涨，还以为是有山洪灌进来了，就冒死爬出来看个究竟。他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双眼适应了这种环境，恰好看到司马灰等人藏身在树窟窿里歇息，他也不知道来者何人，倘若碰上进来寻找占婆王财宝的贼子，难免会被杀了灭口，所以只在暗中私窥，不敢近前。

钱宝山观察了许久，觉得司马灰等人不像匪类，直至那些枯萎消失的忧昙婆罗重新生长，浓雾也随即出现，四个幸存者又在密集的植物残骸中迷失了方向，这才用信号灯将他们引入蛇腹隧道。

等钱宝山讲完了经过，就试探着问司马灰等人何以到此。司马灰只推说自己这伙人都是游击队，根本不知道野人山里埋藏着阿奴迦耶王的黄金蜘蛛城，因为途中受到热带风团袭击，被迫逃进裂谷里躲避，又遇地面坍塌，才误入此地。至于盟军反攻缅甸后，世界风云如何如何变化。以及他们进山寻找蚊式特种运输机、引爆地震炸弹等等紧要之处，则是只字未提。

那钱宝山对此也未多作深究，只是说天见可怜，让他百死之余，还能在这里遇到同胞。他在隧道里转了几十年。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发现隧道下边就是没底的大泥淖子，确实没有任何出口存在，而且先前的震动，使废墟下的洞窟出现多处崩塌，如今只有古城内部的主隧道里还算安全，而周围的区域都被彻底堵死了，残存的氧气恐怕也维持不了

多久，好在凭着人多势众，相互间有了照应，倒是能够壮着胆子进去探个水落石出，总强似继续困在地下等死。此时双方隔着暗河，水中又有凶猛的鳄鱼出没，只能各自伏在隧道两侧的石台上说话，暂时无法会合。

司马灰早在黑屋谋生的时候，就已深知世事险恶。不得不处处防着别人一手，他越寻思越觉得这事不对，心想：“这个自称是盟军失踪人员的钱宝山，编了套跟鲁宾逊漂流记似的鬼话，就以为能唬得住我吗？隧道里没有恶鬼也就罢了，可如果真有恶鬼存在，绝对就是你这第五个幸存者了。”

司马灰仔细看过徐平安的笔记，里面有很多关于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在野人山修筑公路的记载，他察觉到钱宝山所言，应该是半真半虚，里面有一定真实成分，诸如占婆王朝阿奴迦耶王的传说，以及陷入地下丛林的美军运输车队，还算比较可信，但涉及到钱宝山的身份和经历，则未必属实，很可能是个冒充的。

这个疑惑让司马灰感到极其不安，野人山裂谷最深处，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古城下边就是充满沼气的大泥盆，如果不是化学落叶剂使忧昙婆罗枯萎，令大量沉积在茧上的泥水落入地底，洞窟和隧道里的空气，就根本不可能使正常人存活太久。除了忧昙婆罗这种不受环境制约的特殊植物，洞窟内也不该再有任何地菌出现，最可疑的是对方没有携带电台，即便作为通信兵，带着部二战时期的SCR单兵无线电，在地底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也早就应该报废不能使用了。

从这些情况就可以断定，这个自称是钱宝山的老兵，肯定在试图隐瞒什么，而且他从不敢以正面示人，形迹鬼祟异常，也不知在那顶M1钢盔底下，究竟隐藏着一张什么样的脸？

第五卷 黄金蜘蛛 第八话 另一个幸存者

司马灰本以为整座古城是占婆王的地下陵寝，此时闻听玉飞燕所言，不禁满脸愕然，阿奴迦耶王不是“人”？难道盛极千年的古代王朝，竟让猴子来当一国之主？

玉飞燕白了司马灰一眼：“我说过是猴子吗？你别纠缠不清了，先听我把话说完。占婆王……”她正待细说，就听不远处黑漆漆的水面上，哗啦一声搅动，一段枯木般漂浮在水里的鳄鱼迅速朝着他们游了过来。

原来沼泽坍塌之际，有数条巨鳄逃避不及，也跟着陷落下来，它们追逐潮湿隐晦之气而动，不知从哪处缝隙里，钻进了隧道之中，但这暗河里都是死水，找不到任何食物，而罗大舌头裤管和鞋子都被鲜血浸透了，顿时将水中的鳄鱼吸引了过来。

四人虽然带着枪支武器，却限于没有探照灯，也不敢只凭手电筒就贸然在黑暗中对敌，听得动静不对，立刻撤上了隧道侧面狭窄的石台。

那层石台总共才有半米多宽，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尊低矮的跪地石俑，而司马灰等人人都知道，鳄鱼向来凶暴贪食，别看它们躯体笨拙，四肢又短又粗，猎食之际却迅猛绝伦，比如高悬河面几米高的树枝上蹲着几只猴子，那伏在水里的鳄鱼也能突然跃出水面数米，连树枝带猴子一口咬下，这一人多高的石台如何放得在它们眼内？所以众人都埋身躲在石俑背后，不敢稍动，耳中可以听见鳄鱼拖着沉重躯体爬动的声音，非止一条。

司马灰从石俑后面探出头来。望了望隧道底下的暗河，早把先前的话头抛在了脑后，他对其余三人说：“这可真是刚离虎穴又入龙潭了。将咱们引进隧道里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如果他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北山区失踪的盟军士兵，怎么可能在不见天日的地底存活三十七年？”

罗大舌头腰伤虽然疼痛，却仍忍不住插嘴道：“我看那家伙可根本不像活人。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这世界上有人就该有鬼，也许咱们真是遇上鬼了。”

司马灰摇头说：“我先前也这么想，但是用化学信号棒照过去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有个影子，身后有影子的就不会是鬼，不过……”

这话还没说完，就听隧道对面的石俑后边，传来一阵轻响。此刻司马灰等人身边的光源，除了几枚化学信号棒和白磷手榴弹之外，就只剩

下两支手电筒和一盏宿营灯。宿营灯形如旧时马灯，里面是节能的发光二极管，四周装有透镜使光线扩散，防风防水，可以悬挂在帐篷里作为固定光源，不太明亮，而且不能及远，只有聚光手电筒能照到五六米开外。这种聚光手电筒的光束可以调节，光圈越是集中，照明的范围越远，但幅度则会相应缩小。司马灰就将手电筒光圈调至极限，举起来向对面发出动静的区域照去，其余三人也已悄悄拉开了枪栓，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手电筒的光圈仅剩巴掌大小，照明距离却增加了不少，隔着暗河，恰好能照至隧道的另一侧，但肉眼看过去，所见极是模糊，只看到一尊石俑肩上似乎搭着一只人手，一顶钢盔在后面半隐半现，好像是那个先前逃进隧道深处的“人”，正伏在对面探头张望。

司马灰正想开口喝问，却听对方率先说道：“别再用手电筒照了，我在地底下困得太久了，眼睛见不得光，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嘎？”声音有气无力，若不支着耳朵仔细听，根本就听不清楚。

众人闻言都是一怔，听对方说话同样是个中国人，而且竟有些云南口音，难道不是当年失踪的美军？另外司马灰也知道，常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眼睛不能突然见光，否则就会当场暴盲，便将手电筒的光圈压低了些。回应道：“我们是缅共人民军东北战区特别任务连，你是哪部分的？”

暗河对面那个头戴钢盔的人显得有些吃惊，奇道：“缅共人民军……特务连？那是做什么的嘎？”

罗大舌头虽然受了伤，嘴上却不肯消停，反问道：“做什么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武装游击队，咱的宗旨就是让穷爷们儿天天过节，到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家里，吃他们的饭，睡他们的床，再看看他们的老婆长得顺不顺溜……”

司马灰低声告诫罗大舌头，让他趁早闭住口不要再胡言乱语，现在可不是嚼舌头的时候，然后又提高声音向对面说道：“我们这事比较复杂，一句两句解释不清，你先说你是什么人吧。”

对方似乎感觉到司马灰等人没有敌意，就通了姓名：“我是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混合补给连通讯班的钱宝山。”

司马灰想起Karaweik祖父留下的日记本中，记录着对日作战时期，盟军在缅甸修筑公路的详细情况。臂上戴有虎头徽章的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负责执行贯通野人山段公路的任务，这支部队的通讯呼号就是“AAD”。出于当时协调沟通的需要，美军部队里也配属了不少中国士

兵，看来此人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对方提到是“补给连”，那些十轱辘美国造大卡车肯定都是由他们驾驶的，可这支部队为什么会出现野人山裂谷的最深处？他们是怎么把车开进来的？整个补给连又怎么只剩下他一个幸存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是依靠什么活到现在的？难道在这近三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始终没能找到机会逃出去？

不仅是司马灰，其余三人也都是疑惑重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想尽快知道：“究竟还有没有机会逃离野人山？”

钱宝山也察觉出这四个人的疑惑，便叹息说：“我被困在这条隧道里究竟有多少年，自己也数不清。我把我经历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了。”

钱宝山随即说起经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战场接受外援的渠道，只有驼峰航线，但仅凭空军的运输力量，又难以支撑庞大的物资需求，其余的陆路交通，都已被日军切断，所以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是当时盟军的第一战略目标。钱宝山是云南籍贯。曾随远征军在印度接受美国教官轮训，最后被调到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补给连，参加修筑野人山公路的任务。

野人山公路呈“Y”字形分布，分支左侧是A线，右侧为B线，当时首先修筑的公路，是直线距离较短的B线，因为早在日军入侵缅甸之前，野人山里就已存在英国殖民者开凿的秘密隧道，但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意外。面临的阻碍超乎预计，才不得不另外开辟迂回曲折的A线公路。

然而从外围绕过野人山的A线公路，施工进度得也不顺利，由于藏匿在山区的残余日军没能及时肃清，所以工程部队时常会受到小股日军的骚扰，零零星星的战斗几乎不曾间断。那次是钱宝山所在的补给连，驾驶道奇式运输卡车，给前方部队运送一批军需物资，车队行驶到堪萨斯点附近，遭遇伏击，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经过短暂交火，补给连发现这股日军配有数辆三菱重工设计制造的97式坦克，在中国俗称其“王八壳子”。此时仓促接敌，己方被前后夹击堵在公路上，所处地形极为不利，纠缠起来必然吃亏。就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处于最前边的引导车，仗着和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就冒着炮火，猛踩油门对着97式坦克直撞过去。

日军的97式坦克虽然号称是中型战车，其实勉强能算轻型坦克，战斗全重才1.5吨，而十轱辘美国造全重近十吨，论个头和分量，根本就不处在同一级别。那头车驾驶员打红了眼，加之山间公路陡峭狭窄，结果

卡车和坦克全都滚落山涧，双方同归于尽。

后面被堵住的车队顺势冲出包围，且战且走，终于脱离了战斗，岂料误打误撞，竟然驶入了废弃的B线公路，当时随军的向导兼通译是个叫木阑的缅甸人，他引领着补给连运输车队，开进了一条隧道。

随后为了阻断身后日军的追击，就派工兵炸毁了隧道洞口，没想到爆炸引起了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塌方，虽然摆脱了敌人，但也等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沿着修了一半的中印公路隧道，继续深入野人山。

钱宝山是云南教会学校里长大的孤儿，所以也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直到进入这条漆黑的隧道之前，他都是从骨子里相信上帝的真实本质，却从来没想过：“恶灵是否存在？”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一话 第九种答案

第五个幸存者钱宝山告诉司马灰等人：“这古城废墟下的条蛇腹隧道里……有恶灵存在。”

司马灰这一双耳朵却不是棉花做的，哪里肯信。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察看地底隧道里的形势，认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与他隔绝的洞窟里长期生存，而且对方身上始终流露出一股掩藏不住的死亡气息，使他立刻联想到了绿色坟墓。虽然两者说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但声音和身份都可以伪装，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在野人山修筑公路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绝对机密，如今未必没人知道。倘若那个幽灵般的绿色坟墓确实存在，那么在引爆地震炸弹之后，一定会不计后果地进入这座古城，否则前边这一系列行动就毫无意义。

司马灰推测不会再有多余的幸存者了。这个自称钱宝山的失踪军人，也许就是一直暗中跟随探险队的绿色坟墓，事有蹊跷，恐怕随时都会有变故出现，考虑到这些。不祥之感便油然而生，可转念又想：且不论钱宝山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如果刚才不是此人使用信号灯，把我们引进这条隧道，我们这四个人早就死在雾中多时了，看来对方暂时还不想杀人灭口。而是另有所图……于是他装作相信，同情地对钱宝山说：“人生的道路本来就艰难曲折，更何况是走错了路误入歧途，困在这鬼地方几十年，也真难为你了。不过想那姜子牙八十多岁还在渭水河边钓鱼，直到遇了文王后以车载之，拜为尚父，才带兵伐纣，定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可见这人生际遇不分早晚。”

钱宝山听罢，只是缩在石俑背后叹了口气，并未接话，随即就要带着众人继续深入古城隧道。

司马灰有意试探，东拉西扯了几句，正要寻个由头，见钱宝山将要动身，立刻道：“且慢，咱们出发之前，我想先看清你的脸。你也用不着多心，我这么做绝没别的意思，只是一时好奇罢了，因为听闻常年不吃盐的人，会全身长出白毛。”司马灰记得以前看过电影《白毛女》，其原型是根据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那里面的杨喜儿被地主逼得躲到深山里，以泉水野果和偷土地庙里的供品为生，日复一日满头青丝都变为了白发。俗传人不吃盐就会如此，司马灰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无非是当成借口，想要看清钱宝山隐藏在钢盔下的真实面目，其实只要闭住双眼，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被手电筒照一下应该也无大碍。

其余三人正自担心，如果这钱宝山真是绿色坟墓，再轻信对方的话，就得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对方说话滴水不漏，眼下根本无法分辨真伪，这时听司马灰所言，竟使钱宝山毫无推脱余地，无不暗中点头。

那钱宝山似乎也没料到此节，果然找不出借口推脱，伏在石俑后边沉默许久都没作出回应，又隔了半晌，他终于承认先前确实有意隐瞒，但也并非存心不善，因为有些事情很可怕，把真相说穿了反倒不妙……

司马灰待要再问，忽觉周围石壁剧烈震动，脚底都是麻的，急忙扶住身旁的石俑。地颤大约持续了半分钟，随即又恢复了正常，但在来时的方向上，不断有碎石落水的声音传来，另外躲在隧道对面的钱宝山，也就此没了动静。

众人只好举起手电筒来回照视，空见一排跪地的石俑矗立在黑暗中，唯独不见了那个头戴钢盔的身影，又限于地形限制，谁也无法到对面察看究竟，阿脆奇道：“咱们遇见的究竟是人还是……”

司马灰皱了皱眉，对其余三人说：“先别管那老兵是人是鬼了，他曾告诉咱们这地底下是个大泥淖子，这事可能不假。虽然忧昙婆罗重新生长，但地震炸弹和化学落叶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野人山裂谷的结构，刚才的震动，应该是这座古城继续向下沉没造成的。如果隧道出现严重塌陷，不管是浓雾还是沼气涌进来，都得让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罗大舌头闻言吃一惊道：“那咱们岂不是黄大仙掉进热锅里，死活也扑腾不出去了？”他随即恨恨地骂道，“我看那姓钱的也未必是什么好鸟，怎么能信他的鬼话？他自己消失了也好，俗话说‘少个香炉少只鬼’，省得咱们还得时时提防着，心里没有一刻安生。”

司马灰看看左右，对众人说：“这人有意隐瞒真相，不知揣着什么鬼胎。但野人山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占婆王埋藏在古城最深处的秘密有关，咱们必须冒死进去探个究竟，才见分晓。”

众人都觉司马灰所言甚是，整座古城都已被浓雾包围，整个野人山裂谷里根本不存在任何绝对安全的区域，继续留在隧道里也很危险，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沿石台继续走出一段距离，便遇到一处与隧道垂直的断层陷落带，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宽阔空间。

这里的原貌如何早已不可辨认，只见周围残破的墙壁内露出一片片乌黑的岩层，忧昙婆罗的根脉发源其中。那些比树根还要粗硕的根茎，仿佛是无数血管从表面凸起。植物的入侵，使这座犹如壳体的古城受到外力作用，从内部产生了许多道毫无规则可言的裂隙和洞穴，但多

半都被坍塌下来的大块岩石挡住。正对隧道的墙壁上，有数个虫洞般的大窟窿，直径约在一米以上，手电筒的光线照不到底。

此时手电筒的电池已经彻底耗尽，四人手中只剩下宿营灯还能使用。司马灰常在甲马丛中立命、刀枪队里为家，几乎每天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也不太将生死之事放在意下，但一想到将要落入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的境地，心里难免没底。他打算趁着还有光亮尽快行动，否则处境就会变得更为艰难。支耳倾听，附近一派寂静，便率先踏着倒掉的石人跨过水面，随后举着宿营灯，将其余三人分别接应过来。

四人只能凭借一盏宿营灯取亮，离得稍远就会落在黑暗里，自是谁都不敢掉以轻心，一个紧跟一个，寸步不离，等到了对面，将微弱的灯光向前一照。就见洞中跪着一尊彩俑，相貌丑陋可憎，肥黑多须，虬髯满面，装束诡异，再看其余几处，也都与之类似，数了数共有九个之多，全是深深陷入壁中的龛洞。

司马灰发现彩俑身后的洞壁有异，凑近细看，边缘处明显存在缝隙，奇道：“这些好像都是暗门，而且还按汉代九宫总摄之势排列，那么从右到左，第七个就应该是生门了。不过占婆王怎么也懂这套数术理论？”

罗大舌头焦躁起来，催促道：“别管那么多了，说不定人家曾经到中国留学深造过呢。”说着就让阿脆举灯照亮，招呼司马灰伸手帮忙，上前推动龛洞里的彩俑。

玉飞燕阻拦道：“你们两个亡命徒不要命就算了，可别把我和阿脆也害死，我发过誓要安详地死去，我还不想食言……至少不是今天。”随即从背后抽出鸭嘴槊，一按绷簧弹出暗藏的套管，又接过阿脆手中的宿营灯，挑灯笼似的挂在槊头，举到高处。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阿脆三人顺着灯光抬头一看，皆是暗自吃惊，原来位于九座暗门上方，更有一大片呈弧形隆起的壁画，图中绘着一头白象，象身珠光宝气，背上端坐着一个手足俱长之人，身披妖甲，悬挎长刀，服饰华美非凡，周遭均饰以曼陀罗花叶，神态逼真，呼之欲出，比例超出常人一倍还多。

玉飞燕将宿营灯的亮光，着落在壁画中所绘的人脸上，对司马灰等人说：“你们仔细看看这张脸……”

司马灰定睛细看，俩眼瞪得一边大，凝视了许久，可也没觉得有什么反常之处。比起占婆浮雕石刻中那些神头鬼脸，这骑象之人倒是面目圆润，慈祥瑞庄，犹如佛陀转世。只是双目微凸，额顶奇长，耳垂很宽，嘴唇极厚。其形象姿态被雕刻得栩栩如生，嘴角还保持着一丝不意

察觉的怪异微笑，仿佛对尘世纷争带有无限宽容，显得平和仁厚，却又神秘莫测。使人过目难忘。

司马灰看到这，心里忽然咯噔一沉，暗想：“不知这石壁上描绘的是个什么人物，现实中可未必会有人长成这副模样。”他问玉飞燕：“墙上这张人脸有什么好看？”

玉飞燕说，占婆人以容貌为尊，所以在黄金浮雕上的神佛千姿百态，面容各异，而隧道里的奴隶和石人造像，全都只有一种长相，这代表了身份地位的不同。占婆王朝遗留在老挝境内的壁画里，绘有阿奴迦耶王的容姿，相传这位占婆王生具异相，令人不敢仰视，在后世民间对其有天菩萨之称，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当时憎恨他的民众，则称他是鬼面或妖面，壁画上描绘的人物特征很明显，应该就是建造黄金蜘蛛城的阿奴迦耶王了。

罗大海和阿脆不懂相术之类的旧说，难解其中深意。司马灰却知道金点古法当中，除了相物之道，也有相人之术。凡是相人面貌，也泛指给人看相，应该先看脑袋，因为头脸是五脏之主，百体之宗，首先观其轮廓，所谓“四维八方须周正”，左耳为东方，右耳为西方，鼻子为南方，后脑勺为北方。看完了八方再看九骨，也就是各片头骨。最后看的是眉眼五官，以及冥度、灵岳、幽隐、心隐、河岳等等，以此来推断命理兴衰。但这多是江湖术者的鬼蜮伎俩，历来伪多真少，司马灰虽也了解一些，却从未深究，此刻经玉飞燕一提，他才发现这阿奴迦耶王的身形相貌确实奇特，古相术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脸。

司马灰又想起玉飞燕曾说阿奴迦耶王不是“人类”，此时一看，觉得未免言过其实了，至多是壁画上的占婆王容貌奇特而已，反正一千多年以前也没照相机，谁又知道其真容是否与壁画一样？这些故弄玄虚的东西自然不能当真，便说：“大概占婆国的审美观就是如此，拿着驴粪蛋子也能当成中药丸子。阿奴迦耶王的相貌让咱们看着虽然奇异，但在占婆人眼中却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这倒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玉飞燕说：“我并不知道占婆王在现实中的相貌，是否真如壁画浮雕一样。但你们看壁上描绘的阿奴迦耶王，骑乘战象，身披甲冑，佩带长刀，下面依次跪倒的九个虬髯尊者，应该是九个妖僧。这个场面在古时候确有其事，就连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有详细描述。”

据宋代《真腊风土记》所载，昔日占婆因灭佛一事，与敌交战，斩首无数，并俘获了九个从土蕃而来的妖僧，献于王驾之前。王问众僧：“曾闻尔等修为高深，能知过去未来，信乎？”众僧对曰：“吾等自与凡骨不同，可知过去未来之事。”

王不动声色，先问其中一僧：“既知过去未来事，可知汝今日死否？”那僧人回答：“不死。”占婆王即命侍卫将此僧斩于象前，又问第二个僧人：“汝今日死否？”第二个僧人也答“不死”，同样被削去了首级，再问第三个僧人，那僧人学了乖，以为占婆王是故意让他们出言不中，就回答：“今日必死。”没想到占婆王却说：“汝言甚准，即送汝赴西方极乐世界。”结果这第三个番僧也被当场砍掉了脑袋。

阿奴迦耶王以同样的问题，依次去问后边的几个僧人。第四个僧人迫于无奈，只好回答：“不知。”王冷笑，命杀之。第五个僧人比较油滑，想了想。回答说：“死是佛法不灵，不死则是王法不行。”占婆王斥道：“鼠辈，妖法安敢同王法相提并论！”喝令左右速杀之。第六个僧人暗中揣摩王意，妥协道：“今日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或不死，皆是命数。”占婆王怒目而视：“首尾两端之辈，罪恶尤甚，当寸磔。”于是亲自挥刀，手刃此僧。第七、第八二僧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问到跟前无言以对，自然也没躲过一刀之厄。最后轮到第九个僧人，他只说了一句话，竟说得占婆王掷刀停刑。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二话 绿色坟墓

那最后一个僧人战战兢兢地答道：“死是我王之威，不死是我王之恩。”占婆王闻言大笑，掷刀停刑，给这第九个僧人留了条性命，又造塔埋骨，最后把那第九个僧人毁去双目，用铁锁穿身，禁锢在塔底地宫。

司马灰等人听得暗暗咋舌：“阿奴迦耶王好狠的手段，杀戮如同戏耍，想必其人好大喜功，征伐太重，用度太奢，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又都佩服玉飞燕见多识广，觉得她也确实有些过人之处。

玉飞燕说：“我虽不知野人山地下古城里究竟藏有什么秘密，但这壁画确实是占婆王屠僧灭佛的情形，番僧中的八个遇害。只有一人活了下来，所以九道暗门中应该只有一处生门，如果误触机关，说不定会有麻烦。”

司马灰是个心里头揣着心眼的机警之人，听玉飞燕说了壁画上描绘的事迹，已明其意，依次找寻过去，果然有个洞穴内的俑人是囚徒之状，不过俑人沉重，像在地下生了根似的，没有几百斤的力气无法撼动，更不知是转是推。司马灰再仔细打量，发现那尊石俑双眼未坏。便试着往下按了按，哪知稍微使劲，就察觉到石头眼球沉向内侧，一抬手又重新回到原位，原来石俑中空，里面显然藏有机括，再将两只眼球同时按下，就听得轰隆作响，占婆王绘像下的墙壁分开缝隙，其后露出一座低矮坚厚的石门。

众人发现壁画中的占婆王高高在上，要想进入古城的最深处，只有从其脚下低矮狭窄的石门中通过，而且必须是曲身猫腰才能爬进去，心中无不暗骂，有心要将壁画毁掉。可一考虑到宿营灯里的电池随时都会耗尽，必须在完全陷入黑暗前找到出口，便再也无暇多顾。怎知那石门闭合坚固，大概千余年来从未开启过，四人使出吃奶的力气联手推动，直累得腰酸臂麻，才推开半壁，宽度刚可容人，里面黑咕隆咚，似乎还有不小的空间。

以众人往常所见所闻，实在推测不出这座古城究竟是个什么所在，数不清的浮雕和壁画无不精湛绝伦，技工之娴熟、想象力之丰富、规模之庞大、结构之奇异，都使人难以置信，历经千年，仍在地底岿然不动，根本不似出自凡人之手，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充满了谜团。

玉飞燕不敢贸然入内，先用宿营灯向里照了一阵，可满目漆黑。又哪里看得到什么。如果整座黄金蜘蛛城仅是一条通道，被阿奴迦耶王隐

藏在通道尽头的秘密又会是什么？沉寂的黑暗中仿佛充满了危险，也许每向前走出一歩。就会和死亡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正当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石门深处的时候，司马灰听到身后有个极轻微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平静的水面。他装作不觉，偷眼去看，此时处在地下环境里久了。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加之积水淤泥中又含有磷化物，偶尔会有微弱的鬼火闪动，所以即便漆黑一团，可只要没有浓雾，在不借助灯光照明的情况下，也能隐约看到附近的物体轮廓。司马灰循声观望，发现一尊倒塌的石俑背后，伏着一个身影，头上圆溜溜的像是扣着半块瓜皮，正是那个戴着M1钢盔的第五幸存者钱宝山。

司马灰猜测对方一个人推不开这道石门，所以才引着他们进入隧道，此时见石门洞开，就想找机会悄悄溜进去。钱宝山来路不明，似有意似无意地遮遮掩掩，最可疑地是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居心叵测，恐怕不是善类。捕捉这个幽灵的机会稍纵即逝，司马灰自然不肯放过，他不发一声，悄悄退出宿营灯的照射范围，攀上残壁，迂回着接近钱宝山藏身之处。

司马灰身手轻捷，他在黑暗中横攀着残破不堪的人面石壁，绕过了隧道中的积水，行动之际悄无声息。民国以前的绿林盗贼中有四绝之说，四绝分别是指蝎子爬城、魁星踢斗、八步赶蟾、二郎担山，司马灰是蝎子张真传，这路倒脱靴的本事惊世骇俗，向来在四绝里占着一绝，尤以姿势怪异行动迅速著称。那钱宝山正藏在石俑背后全神贯注地窥探石门，猛然间察觉出情况不妙，也不免惊诧万分，更没想到司马灰来得如此之快，口中“啊”地一声轻呼，闪身向后就躲。

司马灰本想出其不意，擒住对方看个究竟，此时听钱宝山口中一声轻呼，这声音虽然轻微短促，但在他听来，无异于黑夜里响个火炮。因为这个人的声音，与探险队在蚊式特种运输机里发现地震炸弹时，由录音机里传来的神秘语音完全相同。那条犹如受到电磁干扰而形成噪音般的声带，显得僵硬而干枯，早已深深印在了司马灰的脑中，他现在终于可以确定，钱宝山就是身份扑朔迷离的绿色坟墓。

自从在机舱里听到录音开始，司马灰一直无法确认这幽灵般的绿色坟墓是否存在，因为只闻其声，未见其形，在行动中难免处处受制，苦无对策，只好隐忍不发，直到此时才水落石出。他想到探险队进山以来种种噩梦般的遭遇，Karaweik和苏联人契格洛夫惨死，剩下这几个人也都受到了严重的化学灼伤，全因绿色坟墓而起，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杀机，再也遏制不住，竟不想留下活口，于是借攀在残壁上居高临下，拔

枪射击。

司马灰这支枪里的子弹早已顶上了膛，枪口一抬，一串子弹便呼啸而出。这种苏制冲锋手枪，既是手枪，又是冲锋枪，连发单发都能打，但是在没有装备肩托的情况下，连续击发的命中率难以保证，不过他与绿色坟墓距离很近，乱枪劈头盖脸地打过去，至少也能有两三颗子弹命中目标。

绿色坟墓察觉到自己暴露了踪迹，急忙抽身躲闪，却仍是迟了半步。那顶M1钢盔在慌乱中滚落，随即又被一发子弹从侧面击中太阳穴，当场扑倒在地。

司马灰唯恐对方还未死绝，正想再补上两枪，可猛觉一阵腥风袭来。原来隧道底下有条伺机猎食的鳄鱼暴然跃起，张着血盆大口向上扑咬而来，他只顾着要击毙绿色坟墓，没提防潜伏在隧道里的鳄鱼已悄然接近，再也来不及回避，只得闭目待死。

罗大舌头和阿脆、玉飞燕那三个人，都没想到司马灰说动手就动手，等他们反应过来，已在枪火闪动中，见到那钱宝山被当场撂倒，同时又看见一条鳄鱼蹿了上来。这三人眼疾手快，乱枪齐发，将跃到半空的鳄鱼打成了筛子，死鳄重重翻落在了水里，阿脆随即扔下两颗白磷手榴弹，炙热的烟火阻住了附近其余几条鳄鱼，迫使它们纷纷后退。

司马灰只顾着躲避鳄鱼，手脚没攀住残墙上的凹槽，直接跌落下来摔入水中，所幸全是淤泥，才没把脑袋撞进腔子里。阿脆等人担心白磷烧尽后再有鳄鱼过来，急忙上前接应，将司马灰从水里拖了上来。

四个人都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就见从弥漫升腾的浓烟里爬出一个人来。烁烁刺目的白光照射下，那人身形犹如鬼魅，竟然是刚才已被司马灰开枪射杀的绿色坟墓。纵然是司马灰临事镇定，也不禁觉得身上一阵发冷：“绿色坟墓刚被乱枪击毙，至少有一发子弹是贯头而过，脑浆子都打出来了，怎么可能还会爬动？除非它不是活人，可死尸僵硬，不能行动说话，而亡灵又不会在灯下显出影子……”

司马灰硬着头皮骂了一句：“你不趁早挺尸，还爬过来干什么？”四人仗着手中都有武器，便端起枪来，枪口齐刷刷对准了绿色坟墓，刚要扣动扳机，就见对方缓缓抬起头来。这回众人是借着燃烧的白磷烟火。自然脸对着脸看了个一清二楚，只是看这一眼，却似经历了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止不住牙关打战，连扣住枪机的手指都被吓得僵住了。

此时的情况是司马灰等人伏在隧道里，借着白磷弹灼目的光亮，看到绿色坟墓突然从烟雾中爬了出来，虽然距离并不算近，但对方头戴的

M1钢盔掉落后，恰好将他那张隐藏极深的脸孔暴露了出来，使众人瞧得再清楚不过，只见其双目微凸，额顶奇长，耳垂很宽，嘴唇极厚，被燃烧的磷光映得惨白，毫无人色，灰蒙蒙的两只眸子里，也没有半分活人应有的气息。

此时司马灰已然确认此人就是绿色坟墓，不料对方在被子弹贯脑射穿之后，尸体居然还能行动，而且谁都没想到绿色坟墓的脸孔，竟会是这副模样，难道那个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又从壁画或棺槨里爬出来了？

据说占婆国阿奴迦耶王生具异相，被后世称为天菩萨，大意是指占婆王的相貌与常人差别太大，也不能说难看丑陋，至多是怪异离奇，仿佛是古代宗教里的神佛造像。那些壁画和浮雕里的神像。虽也是一鼻子俩眼什么也没多长，但为了突显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工匠在制作时往往会增加许多夸大的特征和气质，倘若忽然变做肉身，活生生出现在面前。让谁看个冷眼，光天化日之下也得吓得半死，何况是在这条黑暗阴森的古城隧道里。

司马灰等人在看清绿色坟墓那张脸的一瞬间，觉得心底都有块玻璃被震得粉碎，手脚也不听使唤了，头皮子跟过电一样都是麻的，只听那具古尸喉咙中发出咕噜一声怪响，拖着掉落在地的钢盔，快速爬向石门。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三话 占婆的王

众人只觉心惊肉跳，脚底下像灌了铅似的拔不动腿，眼怔怔看着绿色坟墓，或者说是那个早就死了千年的占婆王，从他们面前躲入石门，就此消失在了黑暗深处。

罗大舌头使劲揉了揉眼睛：“是不是我他妈看花眼了，你们瞧见没有？刚才是壁画里的那个古代人爬出来了……”

司马灰也是骇异难言：“绿色坟墓怎会生得与阿奴迦耶王绘像一模一样？”这普天底下的人，别看都是俩胳膊俩腿，却只有面貌最是不同，只因为各是父母所生，血脉渊源何止千支万派，哪能够完全一样？纵然是颜面相似得紧，但仔细看来，也自有少许不同之处，更何况是时代有别，毫无干涉的两个人，容貌又格外特殊，怎么可能如此酷似？

白磷手榴弹所产生的强烈烟火逐渐衰弱。黑暗不断侵蚀着隧道中残余的光线。司马灰见那盏宿营灯最多撑不过一两个小时，如果此时稍有胆怯，就会被困死在漆黑的地下，心想：“反正死活就是一条命，今天豁出去了，就算真有借尸还魂的厉鬼，也要跟它见个起落。”当下对三个同伴一招手，提着枪当先追了进去。

罗大舌头见阿脆吓得脸都青了，就替她壮胆说：“你用不着怕，咱手里的家伙也不是烧火棍子，这英国佬用的猎象枪确实厉害，不仅口径大、杀伤力强，霰弹的覆盖面也很广，倘若一枪轰出去，连犀牛也抵挡不住，要不是刚才没扫清射界。担心误伤了你们。我早就一枪把它崩碎了……”说着话就同阿脆一前一后爬进石门。

玉飞燕见了那三个亡命徒的举动，心想这可真是疯了，她稍稍犹豫了片刻。唯恐自己独自落在黑暗的隧道里，只好咬了咬牙，跟着司马灰一起行动。

众人都知道前方必有凶险，所以个个神经紧绷，屏气息声，刚刚钻过石门，便背靠石壁为依托，各自举枪戒备，做好了殊死相搏的准备。然而黑暗中静得出奇，远处隐隐有水流作响，像是有泉涌存在，此外别无动静，而先前躲进来的绿色坟墓也并未出现，宿营灯照不到五六米远，根本无法判断置身何地。

司马灰担心隧道里的鳄鱼尾随进来，待其余三人汇齐之后，就从内侧将石门重新推拢，同时发现那石门后也有浮雕，描绘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浮出一条白蟒。占婆王侧卧于蟒背之上，脚边跪有两个手捧巨烛的

奴隶，迎面则有一座九重古塔。

司马灰仅是在石壁浮雕上胡乱扫了两眼，一时也难解其意，随即借着宿营灯微弱昏暗的光亮察看周围地形。就见石壁森然，墙体都是用密密匝匝的人面石砖砌成。那无数冷漠呆板的脸孔，更加衬托出王权的神秘与恐怖。地面上散落着许多奇珍异宝，从黄金铸成的神像到用各种宝石雕琢的骷髅，被宿营灯一照，便泛出奇异的光芒。

众人亲眼看到绿色坟墓躲入此中，但跟踪进来，却扑了一空，只是感觉到这里似乎极是幽深空旷。司马灰正提着宿营灯逐步探索，灯体内的发光二极管却忽然熄灭，怎么敲打都亮不起来，也不知是出了什么故障。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绝望的阴影也随即笼上心头，他暗暗叫苦，怎么偏偏这节骨眼上灯坏了，可真是船遇风波折桨舵，马到悬崖断缰绳。

罗大舌头身边还带有一颗白磷手榴弹，如果利用其中的燃烧剂照明，大概可以维持十分钟左右，但是不到最后时刻谁也舍不得用。四个人落在黑暗中目不见物，只得冒死停在墙边，一是稍作喘息商量对策，二是那盏宿营灯灭得兀突，不像是电池耗尽，很可能只是灯体内的线路接触不良，探险队配备的宿营灯十分耐用，绝少轻易损坏，如果出现类似的故障，拆开来再重新装配一遍，便有可能再次恢复照明，司马灰让阿脆摸着黑拆开灯罩检查，看看能否重新让它亮起来。

司马灰一面握着枪提防黑暗里可能出现的意外，一面回想先前的遭遇，他原本打算将计就计，在隧道里找机会反客为主，解决掉一直潜伏在身边的致命威胁，否则受制于人的局面永远无法扭转。谁知那个幽灵般的绿色坟墓，在被冲锋手枪击中后依然行动如常，更令人吃惊的是，此人与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这些匪夷所思的变故，使四个幸存者再次陷入了彻底的被动之中。

司马灰忍不住切齿道：“莫非是撞见活尸了？六月里满天飞雪，九曲黄河往西流，这野人山里怎么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罗大舌头感叹道：“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你就别犯酸了。不过我也琢磨不透……那壁画里的古代人怎么突然变活了？这事也太邪性了，真他妈够疹人的，前年刚听说来自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消息，我都没觉得有这么邪性。想不信都不行。”

司马灰这才想起，还未来得及将发现钱宝山就是绿色坟墓所伪装的情况，告之其余三人，于是简要讲了经过，并称这绿色坟墓对补给连运输车队失踪的情况十分熟悉，又了解野人山大裂谷中的许多秘密，虽然

以前曾有腹语异术，能够改变嗓音，可那本乡本土的语气，也不是外人轻易就能模仿出来的，所以此人至少具有三重相关背景：第一他可能曾是盟军在缅甸对日作战时的军事人员，籍贯应该在云南；第二是雇佣探险队并策划行动的幕后首脑绿色坟墓；第三重背景最为扑朔迷离，但肯定与占婆王朝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余三人都不清楚刚才司马灰为何会突然开枪，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但众人仍对绿色坟墓长得酷似阿奴迦耶王之事，感到万难理解，恐怕这绝不仅仅是二人天生相貌接近那么简单。首先那绿色坟墓洞悉占婆王朝埋藏在野人山里的秘密，如果不是他用灯光通信引导，谁也不可能找到这条蛇腹隧道；其次他能在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机舱内，当着众人的面隐于无形；再者从他身上的种种迹象来看，都完全不像活人。这些情形，只能说明绿色坟墓并非占婆王后裔，也不是今人与古人相貌吻合。很可能绿色坟墓本身就是占婆王，至于他是一直活了千年的怪物，还是死后又发生尸变，从古墓棺椁里逃了出来，则完全无从判断，但沉入裂谷最深处的四百万宝塔之城，应该就是吸引他回到野人山的目标。

司马灰心下全是疑惑：“占婆王在秘密建造的这座黄金蜘蛛城，外边是铸满了描绘天地人物、草木虫鱼、剑树刀山、神佛鬼怪的无穷浮雕，可内部除了一条用大量人面石砖砌成的隧道。也仅有这间散落着金珠玉器的暗室，莫非这座古城就是处地下陵寝？”不过司马灰转念一想却又不算对：“如果是这座古城当真是陵寝地宫，那占婆王的尸体应该是在墓室里的棺椁中，不可能跟着探险队从外边进来。”他百思不得其解，就问玉飞燕还知道哪些绿色坟墓和占婆王的事情，这里到底是不是古墓地宫？

玉飞燕心神不宁地说：“我先前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这里肯定不是地下陵寝，我要看走眼了，甘愿自己把自己这对招子挖出来给你。至于绿色坟墓，我只知道那是个财阀组织的首脑，其余一概不详，不过确实从来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的真实面目。咱们既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纵然能够逃出野人山，也会被其杀害了灭口，恐怕躲到天涯海角都避不过……”她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能设法解决掉绿色坟墓，又能留得性命逃出生天，占婆王埋藏在野人山里的财宝，岂不全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却又担心：落到如此境地，能够劫后余生已属侥幸，如果再贪图重宝，苍天自然不佑，一再使心用腹，到头来反害自身。

司马灰听出了一些眉目，点头道：“原来绿色坟墓想方设法隐藏面目，就是担心别人知道他的身份，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得到此人竟是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看来咱们除了设法脱身之外，更要尽快找到绿色坟墓，否则仍是后患无穷。”

阿脆有些担忧地说：“此事谈何容易，那绿色坟墓是具千年古尸，就算咱们找到他又能拿他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把一个早已经死了的人，再杀死一遍不成？”

司马灰闻听阿脆所言，心中猛然一动。发觉自己刚才思索的方向完全不对，他又问玉飞燕：“你知道不知道占婆王死后都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他当初到底死了还是没死？这些事情有没有留下明确记载？”

玉飞燕低声说：“占婆王阿奴迦耶当然死了，纵观古往今来，世上何曾有过不死之人？即便相貌奇异，近似天人，可毕竟还是血肉之躯，终归逃不过死神的召唤。相传阿奴迦耶在位时杀戮太重，最后无疾暴猝，死状十分可怖，安葬的陵寝就在越老交界的山岳地带，近代曾遭多次盗掘，墓址也毁于兵祸，现今早已无迹可寻。”

司马灰心知这是关键所在了，继续追问道：“有没有人在古墓中发现阿奴迦耶王的尸骨？”

玉飞燕回忆说：“据我所知，当年装殓阿奴迦耶王尸体的黄金棺槨，被人盗掘出来在公海游轮上拍卖，后由信徒赎回，秘密运送至越南，存放在越南最后一代王朝——阮朝的古都，也就是顺化古城的皇宫里。直至越南战争爆发，越共于1968年展开春节攻势，集结正规军七个师，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顺化激烈交火，双方大打出手，持续的狂轰滥炸和残酷血腥的巷战，把这座古城打得千疮百孔，当时存放于城中的黄金棺槨，连同其中的占婆王尸骨，就此不知去向。”

司马灰和罗大海、阿脆三人，也都对这场著名的顺化战役有所听闻。越共正规军阵亡数万，美军只死了一百四十几个，悬殊的数字比例背后，得益于美国空军和炮兵部队提供的强大火力。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炮弹落得好像是从天上往下掉雹子，发生什么变故都不奇怪，说不定激战之中那具棺槨被炮弹炸碎，而里面的阿奴迦耶王“尸变”逃走了，可他又什么要回到这座沉埋地底的古城？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四话 暴露

众人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从棺槨中逃出来的千年古尸，为什么要回到黄金蜘蛛城？这个答案很可能就在眼前的黑暗之中。”但这里就连磷化物产生的微光都不存在，环境处于绝对黑暗状态，若非借助照明装备，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事物，除了难以排解的压抑和紧张，恐惧焦虑的情绪也在黑暗中不断加深。

阿脆曾经听过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据传在某农村，意外死了个人，没来得及置办棺材，就停在打草场院里，给尸体头旁点了蜡烛做长明灯，身上蒙了个白被单子，拿几条木头凳子架着，雇了个闲汉守夜，等待转天打好了棺材入殓。那守夜的汉子为了壮胆，喝了半壶老酒下肚，结果不胜酒力醉倒了，他迷迷糊糊地听着有狗叫声，当地风俗最忌讳被黑犬看见尸体，他惊醒过来一看，见正有条黑犬在啃死尸的脚趾。这时阴云密布，一个炸雷击下，正中木凳上平躺的尸体，那死人突然蹿起来撞开院门跑走了，把守夜者吓得屎尿齐流，赶紧招呼人来帮忙，冒雨出去寻找，找遍了山野都不见踪迹。直到很久以后，村里有个皮货商人出远门，路过一个地方看见当初逃走的死者，正跛着脚在路边摆摊卖牛杂碎。这地方距离他们的老家已不下千里之遥，那皮货商人以为这同村之人当初没死，就上前攀谈，说起当年起尸夜逃之事，问他怎么流落在此。这人却突然倒地不起，瞬间露出尸体腐坏之状，最后报知官府，被就地焚化，骨灰送回家乡掩埋。这件事被称为“惊魂千里”，盖因人死之初，体内残存的生气尚未散尽，倘若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被雷电击中，或是让黑狗看见，便会发生近似起尸回魂之类的种种变怪，白天言谈举止与活人无异，到夜里则露出僵尸原形，并且丧失心智，对自己以前的经历毫无记忆，只有被知情者说破死因，才能吓得亡魂离开尸体。

虽然阿脆参加缅共人民军这几年，惨绝人寰触目骇心的事也没少见，但在黑暗带来的压力下，精神不免极度紧张，她听玉飞燕说起占婆王古墓被盗，黄金棺槨在顺化失踪的情形，又经历了此前在隧道里的恐怖遭遇，就立刻记起插队时听来的那些乡间传说，不禁胆为之寒，一种无力感袭遍全身。她心惊肉跳之余，险些将手中正在装配的宿营灯也掉在地上，忍不住问司马灰道：“那绿色坟墓果真是从棺槨中逃出去的僵尸？”

司马灰却认为众人遭遇的状况，绝没阿脆说的这么简单，如不设法查个水落石出，就只有在这伸手不能见掌的黑暗中等死。他感觉到也许占婆王黄金棺槨与尸骨的去向，就是揭开野人山事件真相的最重要环

节，于是继续追问玉飞燕：“从占婆王陵寝被毁至今，有没有人亲眼看到过放置在黄金棺椁里的尸骨？”

玉飞燕回想道：“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也仅是道听途说得来，不知道是真是假。据传黄金棺椁被盗时，想要毁尸的几个盗墓者都遭意外惨死，所以金椁又被重新钉死，直到在越南顺化战役失踪之前，始终都被封存严密，没有任何人胆敢将它打开，去窥视装殓在里面的占婆王尸骨。”

司马灰听玉飞燕说到这里，终于捕捉到了一些头绪，他为众人分析：“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刚才在石门前遇到的占婆王，是个从古墓里爬出来的老棺材瓢子——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那个雇佣探险队寻找蚁式运输机的绿色坟墓。虽然对裂谷内部结构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清楚塔与蛇这个古老暗号中隐藏的真相，否则就不会派人驾驶黑蛇号蚁式特种运输机进入雾中送死了。另外我看浮雕和壁画上存留的占婆王绘象，除了容貌奇特，体形也很古怪，四肢格外修长，与戴着钢盔的那个人的身形相差悬殊，如果绘像中的身体比例接近真实，那么占婆王与绿色坟墓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众人在黑暗中竭力抑制着近乎崩溃的绝望情绪，慢慢使头脑冷静下来，仔细回顾在野人山裂谷里遭遇到的一切，果如司马灰所言：绿色坟墓明显不知道地底浓雾中真正的危险所在，但围绕在此人身上的谜团实在太多，他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身份？绿色坟墓身为地下财阀的首脑，控制着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军火交易组织，有的是人愿意为了钱替他卖命，何必亲自以身涉险，深入野人山大裂谷？他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在被子弹击中之后，却没有当场死亡？是不是他早就已经死了？先前在那架装载地震炸弹的蚁式机舱里，绿色坟墓应该就躲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却始终都未暴露踪迹。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它逃入石门之后又躲去了哪里？这一连串的疑惑错综复杂，仍然无法解答。

司马灰推测说：“大部分谜团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条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容貌，可能占婆王的脸……被绿色坟墓拿走了。我不知道绿色坟墓是不是真正的幽灵，但他的脸色，在惨白中透着一层极深的尸气，眼眸里毫无生人活气，听说只有被封在棺椁中沉埋了千年的僵尸，才会有这样的脸色。”

玉飞燕听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奇道：“你是说绿色坟墓将死尸的脸剥了下来。罩在了自己头上？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这么做。”阿脆也听得浑身发凉：“为……为什么要这么做？”

司马灰说：“我略懂些金点相术的皮毛，无非是家传师学所得，可谈

不上精通，因为我总以为运势微妙，难以琢磨，常人岂能参悟？不论是言福还是言祸，都不能尽信。但是听说这类认定相貌可以左右吉凶祸福的观点，却由来已久，在许多古代宗教里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过各地风物不同，至于占婆王朝以人相貌区分尊卑等级的诡异观念，是基于什么背景所产生的，它与起源于中国的古相术又有什么区别，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金点相术，观取占婆王的形貌特征。我看这阿奴迦耶王面相生得确实奇怪，有皮相没骨相，在古时却被视为天人，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大概以当时的观念来看，凡人长了神佛般的容貌，那就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了。相信宿命论的人大都认为，只要生而为人，就如撞在蜘蛛网里的飞虫，到死也挣脱不开命运之网的束缚，而命运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在人脸的五官气色上。依照古相术来讲，口可容拳、额能走马、唇厚似坠、目如鱼龙，凡有此类气质神采，都是了不得的相貌。不过千人有千般形貌，万人有万张脸孔，却从没有人能将这些特征集于同一张脸上，因为那是十全之相，普通人不可能存在这么强的运势。然而占婆王的脸确实生具如此异相，难道其中果真隐藏着一种可以左右成败，甚至挣脱‘蜘蛛网’的力量？”

司马灰推测占婆王虽然死了近千年，尸骨朽烂已久，但这副面孔却在棺槨里保存至今，绿色坟墓拿走了尸体的脸，就相当于取走了占婆王的“运气”，因此它才胆敢以身犯险进入野人山大裂谷。

罗大舌头在旁听了一阵，认为这事远没有那么复杂，他也从不信命，就对司马灰说：“你那也是想得左了，运气这东西拿得着吗？是方的还是圆的？公的还是母的？多少钱一斤？谁见过呀？咱们为军的人，脑袋掉了当球踢，能信这个？”

玉飞燕却对司马灰的话格外认同：“谁不相信运气？世人烧香求菩萨、拜祖师、供宅仙、佩挂护身符，求的不都是运气吗？凡是要做签子活，从来都是‘十分准备，九分应变，一分运气’，倘若少了那一分运气，不论你事先准备得如何充分，又有怎样出众的手段，到头来终究难以成功，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司马灰说：“你们的话都在理，毕竟运气这种东西，太过虚无缥缈了，我相信它肯定是客观存在，可也不能将希望全系于此。”

这时阿脆又对司马灰说：“我听当地人讲过，在缅甸与柬埔寨边界附近，常有些放蛊养鬼的邪术，是到深山里挖掘尸骨罐，然后悄悄背回家中供养，以此转运，唤作背鬼，所以那些运气好的人身后都是有鬼跟着，想要什么就来什么，谁也动不了他……”

罗大舌头抱怨道：“阿脆，我能容忍疯子的上限是两个，要是连你也

相信这一套，我可真就没指望了。”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先沉住气，比起视觉无法穿透的黑暗，心理上存在的盲区更为可怕，如果不设法找出答案，即便四周一片通明，也难以逃出被重重迷雾包围的野人山大裂谷。

罗大舌头说：“反正这睁眼瞎的滋味不好受。那盏宿营灯还修得好吗？要是没戏了，咱们趁早再想别的招……”他说着话，就摸出了白磷手榴弹，想利用其中的燃烧剂取亮，但忙乱中却失手掉落在了地上，眼前又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只得伸手在身前摸索。谁知刚把手探出去，就触到冷冰冰一片皮肉，再仔细一摸那轮廓和形状，有鼻子有眼还有嘴，却没有半分气息出入，分明是个死人的脑袋。

罗大舌头暗觉奇怪，宿营灯熄灭之际，众人就背靠墙壁停在原地没动，当时怎么没发现附近有具尸体？即使绿色坟墓罩着从占婆王尸身上剥掉的脸，口鼻中也应该透出些气息来才对，可从指尖传来的触觉阴森沉寂，感受不到半点气息，说明那张“脸”后的脑袋里根本没有生命存在。罗大舌头想到这才反应过来，吓得他急忙缩手，立刻端起了抱在怀里的大口径猎象枪，慌里慌张地去搂扳机。

此刻阿脆也已将宿营灯重新装配完毕，她轻轻一推开关，灯体内的发光二极管随即闪了一下，众人借着微弱朦胧的光亮，发现身前显露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它半仰着头，四肢着地，僵硬的面容轮廓十分诡异，白森森的脸皮上神情阴惨，与占婆王留在壁画中的绘像别无二致，脑颅侧面还有个被子弹贯穿的窟窿，正是那个冒充美军失踪人员的绿色坟墓。

司马灰见宿营灯使悄然接近的绿色坟墓暴露在了面前，弹孔中淌出的脑浆痕迹都清晰可辨，心中也是吃惊不小，猛然间想起阿脆刚才所说的“背鬼”之事，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个念头：“头乃四维八脉之主，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即便绿色坟墓曾经是个活人，脑袋被子弹射穿也必死无疑，更不会再有任何思维意识，除非现在控制尸体行动的现象是……借尸回魂！”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五话 奇迹

宿营灯虽使悄然接近的绿色坟墓暴露在了众人面前，可尚未彻底恢复照明的灯体，似乎因电压不稳而短路，只稍微闪得一闪，那发光二极管就突然爆裂，黑暗又在转瞬间吞没了一切。

此时最先端起枪来的罗大舌头，已然按下了扳机，两发霰弹齐射，砰的一声硝烟骤起，其余三人也分别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各持武器射击。司马灰在接连闪动的枪火中，发现面前空空如也，鬼影都没有半个，就招呼众人保存弹药，停止射击。

四周重新陷入了沉寂，众人心头却仍是狂跳不止，不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罗大舌头见宿营灯已经完全损坏，就想壮着胆子，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刚才掉落在地的白磷手榴弹。

这时忽听前边十几步开外，有个低沉的声音叫道：“别找了，白磷手榴弹在我这……”嗓音生硬嘶哑，与先前在机舱中引爆地震炸弹之时，从手持录音机里出现的动静完全一样，只不过不再使用假声了。

众人闻言又惊又急，正待上前围攻，却听那人冷笑道：“你们当真不识好歹，放着鹅毛不知轻，顶着磨盘不知重，要命的就别轻举妄动。”

司马灰心想：绿色坟墓既然敢现身出来，肯定有恃无恐，而且他头部中枪，不但没死，也没怎么流血，这个躯壳虽然形影具备，却不知是个什么怪物。我们的照明装备损失殆尽，处境极为不利，现在还不具备合适的行动时机。于是拦住其余三人，也没有紧逼上前，只在原地问了声：“你到底是谁？”

那人发出一阵干涩的冷笑：“你们刚才讲的那些话，我一字不漏，全听着了。你们这四个狗崽子，后脑勺都长眼了，天杀的好见识！我如今再说自己是盟军反攻缅甸时的失踪人员……恐怕也瞒不过去了。”

司马灰心知自己先前所料不错，一面暗暗寻思对策，一面支应说：“凭你这两下子，自以为遮掩得密不透风，其实却是前栅栏钻狗，后篱笆进猫，没有一处严实。”

那人躲在黑暗中听了司马灰的话，不冷不热地嘿了一声，说道：“我只是一时大意，露出了些许破绽，不承想竟被你们看穿了行迹，可你们毕竟还没有越过最后的‘底线’，否则早就横尸就地了，怎能容你们活到现在。”

司马灰心知肚明，对方所说的“底线”，是探险队中的几个幸存者，

都没有看到过绿色坟墓的真正面目。不知这其中有什么蹊跷，竟然从不肯让任何人知道，谁看见了就要谁的命？想来国家机密文件也不过如此了，可一个人纵然长相丑陋怪异，也绝不至上升到“保密”的高度。不过司马灰觉得现在套问这事情毫无意义，当务之急是尽快掌握对方的动机，于是说：“你又不是西施、貂蝉。可没人稀罕看你的样子，你此时出来，总不会是只想告诉我们你有这个忌讳？”罗大舌头也在旁出言恫吓道：“你现在最好给我们找一个——暂时不把你大卸八块的理由。”

那人不为所动，语气却变得更加阴沉：“你们面临的危险，远比预想中的还要可怕，如果咱们继续保持敌对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坦言确实是有些事情想要告之众人，于是不再隐瞒，首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就是雇佣探险队并且策划整个行动的首脑绿色坟墓。

绿色坟墓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庞大的地下情报、毒品、军火交易组织，由于现任首脑从不露面，外人也不清楚其身份来历，只能以该组织的名称绿色坟墓来称呼。其实早年间他对外使用的化名就是钱宝山，世居云南，也曾在缅甸越柬等地经商，与英法殖民者关系密切。

在钱宝山成为绿色坟墓的首脑之前，就已知道英国人曾多次派遣探险队，深入缅北野人山裂谷，行动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失踪人员，主要则是调查占婆王朝的黄金蜘蛛城，但由于山高林深，地形崎岖，环境复杂，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然而英国人多年收集到的情报和历次行动档案，最终都落入了钱宝山手里，加上他从秘密渠道获得的诸多信息，使其认识到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占婆文明，系古印度教分支，始终未被佛教同化，早在千年以前，原始丛林深处藏有占婆王朝供奉吠陀兽主的神庙，后来由于野人山水脉下陷，处于地表的石殿和古塔全都沉入了山腹。

当时的占婆国主是阿奴迦耶王，其人形貌奇异，极端自负，崇信命相，性情喜怒无常，残忍嗜杀，灭佛诛僧。每遇征伐，就将全部俘虏的脸皮活生生剥下，被其屠戮的僧侣、奴隶、工匠不计其数。野人山突然陷落出犹如深渊般的裂谷，被视为毁天灭地的噩兆，以神权为主导的高压统治，最惧怕信仰的崩溃，占婆王为了消弭灾祸，便命人在洞窟深处重筑四百万宝塔之城，西方人根据它的特殊形状称之为黄金蜘蛛城。

据说占婆王虽然是生具异相，亘古罕有，被称为距离天国最近的人，可他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与天国之间的距离，遥远得不可抵达。然而在野人山大裂谷的黄金蜘蛛城里，却埋藏着关于这段距离的秘密，也即是说整座黄金蜘蛛城，就是一条前往天国的通道。因为在野人山坍塌后，有人从地底淤泥中，发现了一块浑然一体的巨岩，如果把它

作直观比较，估计能抵得上一个大型足球场，这个岩体内部有许多天然形成的洞穴。占婆王命人将巨岩内外都用砖石铺彻齐整，就成了形状怪异的黄金蜘蛛城。原本的那些洞穴大多都被封死，最深处只留有一间被称为“尸眼”的密室，除了占婆王以外，谁都不知道那里面藏着些什么东西。从这时起，奇株忧昙婆罗开始在古城周围无休无止地生长蔓延，由它所产生的浓雾，覆盖了所有进入裂谷的途径，再等到占婆王无疾暴猝，连同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并带进了棺槨，没给后世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一切都变成了解不开的千古之谜。

钱宝山并不相信神佛和天国地狱之说，他认为人类从古猿进化至今，虽然科技和文明程度日新月异，但是作为人的本质，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千万年来，无非都是行走坐卧、吃饭睡觉、生老病死、繁衍后代而已，因为这就是人类生命的形态。也许所谓的神，大概就是超越于这些生命形态之上永不沉沦，是可怜的只能活一生的凡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存在，从太古的往昔，到无尽的未来，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改变自身存在的形态。

钱宝山和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不同，他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已经推测出了“尸眼”中的秘密。他不计任何代价与后果，只是想寻找机会看一看隐藏在其中的真相，不过从古城里生长出罕见的忧昙婆罗，封闭了地底洞窟，随之产生大量浓雾，除了冷血爬虫类生物之外，进去的活人即被吞噬，无一幸免。

钱宝山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占婆王留下的几卷古代地图，描绘着裂谷内部的地形结构，可他虽然知道有个飞蛇才能进入雾中的传说，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了深入地下一探究竟，他先说服英国人在野人山开凿隧道，后因日军入侵缅甸而被迫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宝山又提供信息，引导美军利用以前废弃的隧道修筑公路，并派手下将第六独立工程作战团混合补给连带入了猛犸洞窟。甚至在缅甸独立前夕，他还命人冒充皇家空军，驾驶改装的蚊式特种运输机，装载着地震炸弹进入裂谷，准备利用合成的化学落叶剂破坏地底植物，但是均未得逞。

历次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就是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当时蚊式在恶劣的天气下航行，竟然冒死降落在了雾中，不过随即失去了联络，功亏一篑。想要彻底摧毁产生浓雾的忧昙婆罗，必须有特制的化学毒液，这种化学落叶剂和震动炸弹都属军用级别，受到严格管制，英军撤离缅甸后，就不容易再搞到了，所以最佳行动方案是再派一支敢死队，进入谷底引爆机舱内的地震炸弹，不过缅北时局不稳，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钱宝山为人异常谨慎，从不在别人面前显露形迹，所以每次行动只在幕后策划布置，从不以身涉险，但他知道到野人山里的浓雾难以穿越，而且随着政局的改变，留给他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只好另出奇策，从科学认知范围以外的领域着手，并打算亲自进山寻找黄金蜘蛛城。

钱宝山先趁越南顺化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从古都皇城里盗出占婆王的黄金棺椁，并从尸骸头部剥下了那张具有十全之相的死人脸皮。因为钱宝山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一份难以琢磨的“运气”。

按照梵蒂冈教皇厅的标准，能在死后制造两次，或两次以上奇迹者就算“圣人”，比如某人去世以后，其尸体不经特殊处理，放在常温环境下保存，历经千百年，不腐不朽，这算是一个奇迹，如果谁得了不治之症，诚心诚意地祷告膜拜，在接触尸体后，身上的疑难杂症不治而愈，便又算一个奇迹，只有出现双重奇迹，这具尸体才能被认定生前是位圣人。诸如此类，都是西方宗教的观点。

而妖面占婆王生具天人异相，运势强隆，如日在天。比如他杀业很重，生前树敌极多，对他行刺下毒的事常有发生，不过总是阴错阳差，没有一次能够成功，每次身历大劫，总是履险如夷。在其死后，尸体至少出现过三次奇迹：一是死尸已经腐朽，只有头部未坏，脸似银瓶，依然栩栩如生；二是自从王陵被盗开始，开棺之人见到占婆王脸上神采不散，惶然可畏，无不心怀忌惮，皆意欲毁掉这张妖面，可都遭遇意外横死，无一例外，余者惊得魂飞胆裂，只好重新钉住棺椁，不敢再见其面；第三，据传占婆王在棺中阴魂不散，谁能将死尸的脸换在自己头上，占婆王的阴魂便会跟随在后，诸事逢凶化吉。

钱宝山懂些方术，却不敢深信，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吃颗定心丸，毕竟运气这东西没影没形，往往都是事后才知有或没有，谁也打不得包票。随后他继续着手准备，等待时机。果然不出数年，缅北由战乱产生了大片非军控地带。钱宝山买通了几支地方武装势力，在山外设置了若干行动据点，同时不惜重金，招罗各方面的专家好手，计划分做三队进山寻找地底古城。

准备得虽然充分，但未知因素仍然太多，探险队最多仅有两成把握，钱宝山不免瞻前顾后，犹豫难决。这时突然传来消息，数十年不遇的强烈热带风团持续悬挂，很可能波及到野人山，狂风暴雨会将终年不散的浓雾彻底清除，钱宝山没想到眼前最大的障碍，居然就如此被老天爷给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尸皮面具带来的“运气”。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六话 诡雷

正如阿拉伯民谚所言：“运气是奇迹的代名词。即使你把一个正在走运的人扔进汪洋大海，他都能抱着海里的鱼游回岸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付一个运气好的人。”

钱宝山搜集翻阅了许多占婆文献和古籍，根据其中记载的方法，将妖面完完整整地剥下，罩在了自己头上，此后在他身边常有些难以解释的怪事发生，可这些事情虚无难言，也说不清究竟是心理作用，还是占婆王阴魂为祟，却真使他感觉到了什么叫时来运转。

钱宝山自恃有鬼神在暗中相助，定然无往不利，在热带风团入侵之前，分别给三支探险队布置了任务，只说是到野人山寻找失踪的“蚊式”。他谎称这架运输机里装载的物资，都是英国皇家空军在撤离前。秘密运送的缅甸珍宝，并警告货物极其危险，找到之后再依计行事，事先并没有透露半点真相。

既然得了天时，各分队随即展开行动，不过考虑到气象和地形因素，出发的时间上有先有后。第一支探险队最先进山，他们借助橡皮冲锋艇，经水路从北面进山，但出师不利，很快就失去了通讯联络，估计是遭遇了不测；第二支探险队，就是以玉飞燕为首的一伙人，虽然死伤惨重，却有几个人侥幸生存下来，最终进入了野人山大裂谷。

钱宝山则跟随英国分队，驾驶黑蛇II号运输机在空中盘旋，但是天气的变化超出预期，临近裂谷不得不掉转航向，哪知蚊式特种运输机驶入一团云雾，受到撞击后发动机失灵，从半空中一头栽下，又被绝壁上的古藤缠住。机上乘员从昏迷中醒转，发现周围全是浓雾，就打开舱门用强光探照灯侦察附近情况，结果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袭击，可狂风暴雨很快压制了雾气，钱宝山再次幸免于难。此时司马灰等人为了躲避被雨水冲垮的山体岩石，慌不择路地闯进了机舱，随后连机带人坠入深渊。这架经过改装的蚊式，是由老牌航空帝国设计生产的“木制奇迹”，借助洞窟内热对流所产生的烟囱效应，得以在地谷中安全降落，并没有当场摔得机毁人亡。

钱宝山好不庆幸，他彻底感觉到了“运气”站在自己这边，相信此刻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也不会伤到他半根汗毛，所以不顾启爆装置损坏，躲在暗地里，用录音机威胁众人立刻引爆地震炸弹，事败后，就借着机舱内一片漆黑的环境，亲手按下了引信。

惊天动地的爆炸随即发生，化学落叶剂摧毁了地底植物形成的茧，

钱宝山终于进入了地底洞窟最深处，并且找到了通往黄金蜘蛛城内部的隧道，可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扳开石门，只好返回地下丛林，就想从英国探险队搭乘的运输机里寻找炸药，却意外地在树洞里找到了其余四个幸存者。

钱宝山知道绝不是司马灰等人命大才活到现在，而是自己的时运一到，想挡都挡不住。此外他还发现了当年被其手下木闾引入洞窟探路，然后全部失踪在野人山里的盟军运输车队，就顺便捡了顶钢盔，换上军装，冒充困在地底的老兵。以灯光通信将四个幸存者引入隧道，虽然半路上泄露了行藏，却仍然抓住机会进入此地。

这条蛇腹隧道曾是占婆王所留，石门后的空间位与古城中央，距离“尸眼”密室中隐藏的真相，几乎触手可及。可在钱宝山查看之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他预期中的那么简单，以他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进入“尸眼”。

野人山里危机四伏，只要错走一步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钱宝山深信“运气”并没有抛弃自己，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他正待仔细搜寻，可司马灰等人已从后紧追而至。钱宝山不敢直接露面，就先伏在了墙角躲了起来。他偷听到司马灰等人的交谈，得知那四人竟然识破了海底，也不免暗暗心惊，就悄然接近，找机会破坏了宿营灯，又趁乱盗走了白磷燃烧弹，使众人失去了全部照明装备，困在黑暗里无法再有任何行动，这才现身出来说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笔交易。

钱宝山承认此前是利用了探险队，正是他隐瞒了野人山里的真实情况，才导致许多人员直接或间接伤亡。可眼下参与野人山行动的所有幸存者，都被困在此地，即使翻了脸斗个两败俱伤也于事无补。所以钱宝山许诺，只要司马灰等人不再保持敌对关系，并协助其找到找出“尸眼”，他就会提供逃出野人山大裂谷的安全路线，事后除了先前应允玉飞燕的酬劳，还另有一笔重金相谢，钱不是问题，多少位数随便诸位开口，他绝对如数奉上。

钱宝山一再强调，凡是能够让众人知道的情况，他都已经和盘托出，同时也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关于“尸眼”密室里到底有什么；二是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和身份；三是他究竟如何隐藏在探险队中而不被众人发现。总之这三个条件，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的底线。他最后说道：“倘若你们觉得这些条件行得通，咱们现在一言而决，可不快当？”

司马灰耐着性子，听钱宝山说了好一阵，他知道绿色坟墓绝非善类，这番承诺岂能轻信？只是司马灰仍然想象不出，当初绿色坟墓如何

藏在众人身边而不被发觉。这古城里满是淤泥积水，又兼深邃宽阔，满目漆黑，能够暂时隐匿行迹也就罢了，可那架蚊式特种运输机里，空间是何等狭窄局促，眼皮子底下怎么可能藏得住人？钱宝山虽然自称是个活人，但为什么从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何况脑部被子弹贯穿，天灵盖都差点被揭掉了，却依旧行动如常。而且这周围满目漆黑，在不借助任何光源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洞悉一切。司马灰一边听对方述说经过，一边暗中思索种种可能，目前无法确定的因素极多，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绿色坟墓提出的三个秘密，只要能够找机会破解其中一个，就会对其构成直接威胁，于是作出妥协的姿态假意相信，问道：“我们没有光源，在黑暗中寸步难行，要如何相助？”

玉飞燕也将信将疑地向钱宝山问道：“毕竟空口无凭，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阿脆暗中皱眉，低声对玉飞燕说：“你还敢信？”

罗大舌头早就沉不住气了，只是在黑暗中发作不得，咒骂道：“谁他妈要是相信这些鬼话，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玉飞燕心想：这是司马灰先接的话，怎么你们反都责怪起我来了？她不免有些恼火，觉得阿脆等人毕竟跟自己不是同路。比不得山林队老少团的那些生死兄弟，隔阂之心一起，就无意识地向侧面挪了半步，不料足下刚好踏中一件物事。她极是敏锐，凭感触知道似乎是个压簧般的销器，立刻想起此前在美军运输车上看到的货物，身上顿时出了一层冷汗，惊道：“地雷！”

其余三人听得此言，也都吓了一跳，司马灰情知不妙，忙叫道：“谁也别动！”可身旁的罗大舌头已出于本能反应，来了个紧急卧倒，哪知手底下也按中了一颗地雷的触发器，他叫声：“糟了！”幸好慌乱之中没有缩手，立即全力维持住俯卧撑的姿势，保持着身体重心，再也不敢稍动。

阿脆轻轻按住玉飞燕的肩膀，以示抚慰：“你千万别动。”玉飞燕万念俱灰：“我完了，你快躲开吧。”阿脆不答，摸到玉飞燕脚下踏中的地雷，在黑暗中仔细辨别地雷的形状与轮廓，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对司马灰说：“是枚松发式反步兵雷，只要一抬脚……腿就没了。”

司马灰深知这种地雷的厉害之处，是专门用以杀伤步兵，虽然炸不死人，却足能把腿炸废了，使其丧失作战能力，从而成为同伴的累赘。而且采用的是松发式引爆，触发后受力稍稍变化，就会立刻爆炸，大罗神仙也脱不开身，即便找来工兵部队的排雷专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安全拆除。大概当年修筑史迪威公路的时候，附近的山区还有不少日军没有被消灭，为了防止他们来破坏公路，路边常要埋设反步兵雷，布雷也

是施工部队的日常任务之一，所以美军车队装载的物资里才会有这些东西。司马灰急得额上蹦起青筋，暗骂钱宝山好阴毒的手段，刚才不仅偷走了白磷手榴弹，还悄然无声地在众人身边放置了地雷。

这时众人忽觉眼前一亮，原来是钱宝山点燃了附近的一盏子母大铜灯，那铜灯被铸成九头黑蛇之形，九个蛇头里都有人脂人膏和鱼油，称为千年火、万载炉，蛇身里藏着捻芯和油路，只须点燃其中之一，便九头齐亮，立时间照彻百步。

司马灰揉了揉眼，借着灯光向四周一看，见置身之处，是座神坛般的大殿，殿堂极高极广，周遭有五道层层下行的回廊，每一层都环绕着史诗般瑰丽壮阔的大幅彩色壁绘。四角有暗泉涌动不竭，正中巍然矗立着一座形状奇怪的大腹古塔，周遭龛洞内装有金珠宝玉，万象罗目，都不是人间之物，又有一尊生出四手四足的怪蟒雕像，四手分持法螺、莲子、权杖、轮宝，遍披鳞甲的躯体盘绕在塔身之上。司马灰和阿脆等人，恰是位于当中一条回廊之内，脚旁地面的石板裂隙里，摆了六七颗反步兵雷，玉飞燕和罗大舌头，恰好各自踏中一颗。二人冷汗涔涔滴下，身体也因极度紧张而变得僵硬。

钱宝山躲在高耸的铜灯底下，冷冷地说道：“看来你们比我更清楚这种反步兵雷的可怕之处，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人能坚持太久。”钱宝山自称做了几十年军火生意，最是擅长排雷，现在能救玉飞燕和罗大舌头的只有他，如果司马灰不想眼睁睁看着同伴被炸得血肉横飞，就必须听从他的一切指令，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钱宝山告诉司马灰，那四手四足的怪蟒，相传是冥古时的尸神雕像，怪蟒无眼，口中衔有一尊宝函，其中放有开启“尸眼”密室的钥匙。钱宝山在占婆王棺槨中见过图形，对这些隐藏在沉寂下的诡异玄机了然于胸，他曾在隧道里看到司马灰施展攀檐过壁的本领，就命司马灰先解除武装，只带上鸭嘴槊，攀到塔顶寻找宝函。

司马灰低头看了一眼地下的反步兵雷，他清楚这种美国佬造的地雷极是歹毒，一旦触发了就无法解除，连经验最丰富的工兵排雷专家都未必有三成把握，谁又能保证倒腾地雷的军火贩子就懂得拆解地雷？贩卖毒品的还未必自己到田里种罂粟呢，更何况钱宝山行事阴险狠毒，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作出的承诺绝不可能兑现。

罗大舌头趴在地上，腰上伤口又被撕裂，鲜血流个不停，已经感到自己难以支撑，他心知必然无幸，便咬牙切齿地对司马灰说：“我这回彻底没救了，要是眼睛和胳膊都炸没了，那还活个什么劲？你和阿脆赶紧离远些给我来一枪，照着脑袋打，让我死得痛快点，但是你们一定替我

把钱宝山那个王八操的碎尸万段，我先走一步，上黄泉路上等着他去……”

司马灰对罗大舌头说：“我给你脑袋来一枪，你他妈倒是痛快了，我的整个余生就都得生活在噩梦当中了，虽然我的余生可能也超不过今天。”

玉飞燕在旁听了，心头一阵发酸，又想既然别人下不去手，只好自己图个了断。便对司马灰说：“我有时候是脾气不大好，你可别记恨我……”

司马灰神色黯然，似乎对玉飞燕的话充耳不闻，只从她背后抽出鸭嘴槊带在自己身上，然后解下冲锋手枪和猎刀，抬脚看了看鞋底，见全是在洞窟里沾来的稀泥，就用水布使劲抹了几抹，又随手将水布丢给阿脆，再不向其余三人看上一眼，纵身翻下回廊，施展“倒脱靴”攀上了石塔。

那座古塔和蟒身均是陡峭险峻，司马灰不敢大意，仗着身手敏捷，不输猿猴，一口气爬到绝高处，抱着塔顶往下一看，殿边的阿脆、罗大舌头、玉飞燕三人，已经只剩下一团浑在一处的黑影，分不出谁是谁了。他深吸一口气，强忍着肩伤带来的剧痛，又经塔顶攀至蟒首，果然见蟒口大张，咬住一个形似蛇眼的宝函，里面藏有一条鎏金鍍银的四脚蛇，大小接近常人手臂。司马灰探身取出四脚蛇，连同鸭嘴槊都插到背后，再从蟒头向下观瞧，殿底铺就的巨砖，也在灯火下显出一大片黑蒙蒙的图形，细加辨认，依稀就是那座尸神古塔之形，若不是攀至绝高之所，也根本发现不了地面还有图案，而“尸眼”密室就藏在蟒首额头的阴影下。

司马灰看明位置，立即从古塔上面倒溜下来，寻到石砖近前，用鸭嘴槊刮开泥土，撬动那块石砖边缘，果然松动起来，砖下则暴露出铸有圆形古怪印记的铜板，约是一米见方。将鎏金蜥蜴置于其上，四只爪子恰可嵌入铜印。司马灰按住鎏金蜥蜴，逆时针转动半圈，合拢了锁扣，四脚蛇已与铜盖结成一体，他双手抓牢提手向上拽动，轰然洞开一处地穴，从里面冲出一股黑气，大殿内的灯烛都跟着暗了一暗。

司马灰知道腐气厉害，不敢靠近了去看地穴里的情形，就闪在一旁对钱宝山说：“你让我做的事，现在可都做成了，那两颗反步兵雷怎么办？”

钱宝山不紧不慢地答道：“反正都已经拖了这么久，还急什么？就算赶着变鬼投胎，可也不用争这一时三刻嘎。”

司马灰暗中起急，又问：“你是不是根本不会拆除美制反步兵雷，也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野人山？”

钱宝山深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运气”，这种超越了一切恐惧的感觉，让他犹如置身天国，而且全部事情的发展都在自己掌控之中，“尸眼”里的秘密已近在眼前，哪里还将这几个人放在眼内，于是冷笑不答。

司马灰见所料不差，眼中几乎喷出火来，怒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这辈子最恨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之徒，还有欺心瞒天贩卖军火、毒品的贩子，以你的所作所为，撞在我手里死个十回都不嫌多。”

钱宝山毫不在乎，索性从铜灯后探身出来说道：“你真以为凭你这猴崽子。就能动得了我吗？”

司马灰指着钱宝山道：“就算你当真是神佛下界，老子今天也要动你一动。”

钱宝山虽然有恃无恐，但他生性谨慎，惯于猜忌，难免生出些许疑惑，料不准会有什么变故出现，试探道：“你凭什么口出狂言？”

司马灰说：“天底下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一个正在走运的人。”

钱宝山一怔：“绝不可能……那……那是什么办法？”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七话 消失于密室之中

钱宝山深信占婆王的尸皮面具，可以给自己带来“运气”，没人可以否认“运气”的存在，因为成败两端的天平究竟会倾斜向何方，最后往往都是被这种极其微妙因素所左右，但它也是无形无质，甚至没有具体的标准可以测量。此刻听了司马灰的话，心中也不免有些疑忌。

只听司马灰接着说道：“你还别不相信，这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力量可以对付运气好的人，就是想办法比他的运气更好。”

钱宝山听出司马灰只是危言耸听，终于放下心来，冷冷地说道：“你以为就凭你的运气，及得上永远需要人们抬头仰视的占婆王？”

司马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是炒菜糊，做饭糊，就是打麻将不糊，真要是走大运也不会跑到缅甸来参加游击队了，更不会对在深山里遇上你这人不人不鬼的怪物……”

钱宝山狞笑道：“你要是修些口德，或许八辈子之后还能走运。”他发现司马灰只是不断地东拉西扯，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唯恐夜长梦多，顿时警觉起来，并从铜灯后闪身出来，仍藏身在灯影下的黑暗里，正待接近洞开的地穴，却听司马灰话厉声喝道：“其实占婆王的脸上。根本就不存在‘运气’。”

原来司马灰进入到黄金蜘蛛城最深处的大殿中，见到石门后有幅内容奇异的壁画。他记得玉飞燕曾经说过，占婆王朝是采取神权统治，信奉吠陀兽主，以人面容貌区分尊卑，古塔与蟒蛇为恐怖之相，预示着终结与死亡，古城周围的浮雕也基本上都是以此为主。仿佛这就是一座“死亡之城”，而石门后的壁画，似乎暗示着国主殒命身死，可为什么占婆王的陵寝又并不在此处？

如果说野人山大裂谷与世隔绝，千年来始终都被浓雾覆盖，正常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发现深埋地底的古城，而且象征着死亡的黄金蜘蛛城形制奇特，世间绝无仅有，却又不是一代神王的埋骨之所，占婆王煞费苦心地建造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当初要将所有建造古城的奴隶和工匠全部杀死，又是为了掩盖什么秘密？占婆王自视极高，被称为距离天国最近的人，但他好像对黄金蜘蛛城里隐藏的秘密又是敬畏又是惧怕。

司马灰隐隐预感到了黄金蜘蛛城里存在的秘密，可事实仍不清晰，他只是猜测到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仅有的几条线索也是错综复杂，还找

不出什么头绪。虽然从发现蚊式里装载的货物之时开始，探险队几个幸存者在与绿色坟墓的较量中，始终处于绝对被动状态，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可司马灰毕竟懂得金点相术，知道运势取决于人的内在精神，并不相信有谁能够真正控制运气，何况占婆王容貌虽然奇特，却是有皮相、没骨相。显然不是先天所生。只不过司马灰也感觉到，在占婆王尸皮面具背后，确实有种无影无形的东西存在，才使得古尸脸皮不受破坏，那就仿佛是一个千年不散的谜咒。而这绿色坟墓身上死气沉重，绝不会是什么距离天国最近的人，将其形容为“距离地狱最近的幽灵”或许更为准确，却不知占婆王是在自己的脸上施下了什么诅咒，还是真有亡魂不散，依然在黑暗中凝视着自己这副天人般的面孔。

司马灰知道绿色坟墓身上至少有三重秘密，一是真实面目和身份，二是隐藏在蚊式机舱内的方法，三是深入古城寻找“尸眼”密室的动机，为什么这些秘密不能被外人得知？大概只有“恐惧”这一个原因，因为这三个秘密都可以对绿色坟墓的存在构成直接威胁。此外还有一件被绿色坟墓误导了概念的事情，那就是占婆王的运气，如果能够尽快解开这个谜，还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

司马灰见到大殿周围的壁画，多有些剥脸酷刑的描绘，都是制蛊炼虫的邪术；加之当年盗发占婆王陵寝的盗墓者，发现尸骸腐坏仅有面容如生，盗贼们自然是心中发毛，便想将其毁去，但全都遭遇了意外事故，只好将黄金棺椁封闭，再也不敢开启；另外司马灰在隧道中曾一枪将钱宝山头部击穿，如果对方真有“运气”，也不太可能会被子弹击中。这些情况使司马灰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占婆王的脸并没有“运气”，而是某种“诅咒”。钱宝山将占婆王的脸移到了自己头上，古老的诅咒也随之附在其身，与其说是走运，倒不如说是受了诅咒，任何意图直接毁坏“脸”的人，都会被占婆王的致命诅咒害死，而且这个诅咒的力量还远不止于此，绿色坟墓正是掌握了“脸”不会受到伤害的秘密，才胆敢亲自进山寻找黄金蜘蛛城，并且一次次化险如夷，只有避开占婆王的脸，才有可能对付绿色坟墓。

钱宝山没料到司马灰竟能识破这层真相，也不禁有些着慌，他见封闭在石穴内的沉晦之气尚未散尽。只要能够抓住时机躲进去，对方又得顾及踏中反步兵雷的同伴，多半不会追击，于是一言不发，趁司马灰离密室入口较远，就想抢先行动，谁知刚一起身，就被四管猎枪顶住了脑袋，原来是罗大舌头、阿脆、玉飞燕已经围了上来。

钱宝山极是骇异：“怎么可能？这几个幸存者当中，并没有工兵部队的排雷专家，甚至连半专业的排雷工具都没有，踏中了美制反步兵雷，

神仙也脱不开身，他们怎么可能全身而退？”

其实司马灰等人在缅甸从军作战多年，身边战友被地雷炸死炸残的事情多得数不清，对各种常见的老式地雷都是非常熟悉。司马灰见到罗大舌头和玉飞燕触雷之际，就觉心中一沉，知道事态已经无可挽回，可他眼光向来机敏过人，发现这几枚美制反步兵雷不太对劲。也许是对方自以为控制了局面，进而有些得意忘形；又或许那绿色坟墓虽是控制地下军火交易组织的首脑，但也不一定熟悉每种武器的性能与结构，总之钱宝山没有将反步兵雷的安全模式开关闭合。

这种二战时期由美国生产的M型地雷，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都留有一次性的保险设置，所以在埋设使用之前，首先要将外壳上的安全模式开关闭合，否则一旦被触发引信，只须用匕首刮开外壳，再从中截断金属导管，即可解除爆炸。司马灰当即计就计，表面上不动声色，用水布擦去鞋底的淤泥，又丢给阿脆，相当于发出了暗号，让她设法排雷。然后司马灰依照绿色坟墓的指示行动，并且故意拖延时间。

钱宝山百密一疏，只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尸眼”密室的司马灰身上，没想到阿脆收到司马灰的暗示之后，已经截断了反步兵雷的引爆导管，等他发觉过来，早被罗大舌头三人从侧面包抄，事出突然，再也没有反转回旋的余地。

罗大舌头怒火攻心，二话不说，将大口径猎象枪顶在钱宝山上头，狠狠抠下扳机，可也不知是机械故障，还是弹药受潮，竟然未能击发。玉飞燕在旁急道：“先留下活口，要不然谁也逃不出去了！”

罗大舌头骂道：“留他奶奶的什么活口，老子只会大卸八块！”他正待抛下枪拽出猎刀，钱宝山却忽然从黑暗的灯影中，投落了那枚白磷燃烧弹，浓烟伴随着刺目的火光迅速蔓延，一瞬间就在地面上扯出了一道火墙，众人发声喊。连忙向后闪退。

司马灰位于灯柱另一侧，与其余三人对钱宝山构成了包夹之势，他不受火墙所阻，拎着鸭嘴槊正要上前，哪知地穴内的石壁缝隙里有沼气渗入，涌出洞口之后尚未散尽，这种可燃性气体，如果在空气中的浓度超过百分之七，人体还不会感觉到如何异常，但是只要遇到明火就很有可能发生爆炸。地穴洞口的沼气较重，被磷火所引，在殿底迅速爆燃蔓延。

司马灰见地穴周围烧成了一片火海，灼热异常，半步也难接近，不得不闪身避开。这时众人都看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情景：那钱宝山虽被火墙包围，却仍然不顾一切，冒烟突火挣扎着想要接近地穴，但手臂刚

一伸出，被触到了在身前猛烈燃烧的白磷，幽蓝色的火焰透过肌理，直烧入骨，手掌顷刻间就化作了赤炭，疼得他“嘶”地一声惨叫，根本无法通过。

罗大舌头见难以近身，就立刻给猎象枪重新装填了弹药，端起枪口再次对准钱宝山扣动扳机，钱宝山只顾着回身躲避烈焰，不期迎面撞在了枪口上。这回可就没有那么走运了，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就看钱宝山头部血肉飞溅，整个脑袋都被轰了个碎片，身体也被强大的动能向后揭倒，从火墙上翻过，重重摔入那个洞开的地穴当中。

司马灰本想招呼罗大舌头避开占婆王的“脸”，可还没来得及开口，钱宝山的脑袋就被大口径猎象枪轰没了。洞口附近爆燃的沼气消散极快，但白磷烧了一阵才转为暗淡，司马灰觉得事情蹊跷万分，等火势稍有减弱，便立刻上前寻找钱宝山的尸体，毕竟那绿色坟墓诡秘莫测，若不彻底揭开他身上隐藏的所有谜团，恐怕今后就将永无宁日。

司马灰看那地穴中的黑气渐渐消散，就让罗大舌头端着猎枪堵住洞口，他拆毁了一尊装有翠珠的函匣，扯下几条帏幔绑在木条上，就凑在铜灯上接了几根火把，又将水布拿到暗泉里浸透了，准备和阿脆、玉飞燕三人下去搜索。

玉飞燕先用冲锋枪扫射开路，直至确认安全后才敢下到地穴内。三人擎着火把到处查看，封闭了千百年的空间里晦气久积，使得火把忽明忽暗。司马灰不敢大意，前后左右依次照视了一遍，就见那石室般的地穴里甚是狭窄，内侧还隐有一个数米深浅的洞窟，尽头是片天然岩层，已经无路可走，可以看到岩层里暴露出几块古生物的脊椎化石，形体甚大，也分辨不出到底是些什么，而外间石壁并没有被火烧灼过的痕迹，但到处都凿满了奇形怪状的符咒。

此处地穴除了通往大殿的洞口之外，内部空间近乎封闭，虽然有不少因年深日久所形成的细小裂缝，可对人类而言却是无隙可乘，难以遁形，除了角落里有几截残碑，到处都是空空荡荡，不仅找不到别的出口和暗门，也不见了绿色坟墓的踪影。不知这个黑漆漆的地穴内，是由于阴晦久积，还是石壁岩层里存在着某重辐射，竟然使人觉得脑中隐隐生痛，似乎体内灵魂正在经受着黑暗的扫描。

三人深感事情不妙，那绿色坟墓好像蒸发在了黑暗的空间里，又仿佛是噩梦中的幽灵一般，根本就不曾在现实当中存在过，这就如同“地球倒转太阳从西边出现”一样，是个怪异到了极点的状况。

司马灰眉头一皱：“莫非这世上还真有土行孙的遁地术？”他仍不死

心，让阿脆跟着自己再次逐寸排查，并告诉玉飞燕仔细看看壁上的石刻，说不定其中会记载着关于黄金蜘蛛城出口暗道的线索，或许还能知道占婆王究竟在这里隐藏了什么秘密。

玉飞燕借着火把的光亮看了一阵，发现地穴石壁上的记号和符咒，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古代象形文字。玉飞燕虽是经得多见得广，却也对此一字不识，它们似乎不同于世界上已知的任何一种文字，恐怕没有人能读懂其中含义。

而那几截石碑上所刻，则都属于占婆王朝的文字，主要来自巴利语和梵语，玉飞燕对此较为熟悉，识别出七八分不是问题，她只粗略看了几眼，心下已是惊疑不定，忙叫住司马灰：“黄金蜘蛛城里确实隐藏着占婆王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很可能不是某件具体的东西……”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八话 还没有发生的事实

司马灰跟随探险队深入野人山，历数途中所见之事，都像是笼罩在一层无法驱散的迷雾之下，他实在想不出占婆王为何耗尽国财民力，在地底建造这样一座奇形怪状的黄金蜘蛛城，又在四周布置下重重陷阱，将外围的古迹全部毁坏。那些蟒蛇与古塔的图腾、占婆王与死神相会的壁画、无数人面浮雕的石砖，都在暗示着什么？占婆王既然将这处被称为“尸眼”的密室，藏匿得如此之深，其中必然有些缘故。此时司马灰听玉飞燕说石室中确实藏有占婆王的秘密，可他发现这里除了壁上刻了些密密麻麻的古代文字和符号，再没有别的多余之物，那个所谓的“秘密”到底是指什么？难道不是具体的某件东西？

玉飞燕说：“如果不是我解读错误，这间石室本身就是占婆王的秘密。”她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判断，又去竭力辨认石壁上其余的古文。

司马灰更觉奇怪，就想再问个明白。阿脆见玉飞燕时而双眉深锁，时而瞑目沉思，就对司马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在旁干扰。司马灰只好闭口不言，继续举着火把在密室中到处察看，却始终没发现周围另有出口。

玉飞燕看了好一阵子，才告诉司马灰等人：“密室中记载着一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很难令人理解，但是如果跟咱们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结合，应该可以推测出占婆王隐藏黄金蜘蛛城里的真相。”

原来占婆国自古崇信五官，以脸为贵，以头为尊，因为据说人之面目不同，所产生的运势也有很大差异。阿奴迦耶王深谙此道，他平生擅长养蛊炼药，又不断服食人脑尸虫，所以体态容貌异于常类，就连肤色都和当地人不同。缅甸等地称此为“脸蛊”，是种被视为禁忌的古代邪术，后世不传其法。其实占婆王并非生具天人异相，也未从自身相貌当中，得到所谓的“运势”，那副神佛般的面容，乃后天服药形炼所化，只是为了维持王权的神秘与恐怖。

占婆王生性残忍，嗜杀如命，深信宿命之说，他虽然自视极高，但即使容貌再怎样酷似神佛，也仍然是受困轮回的众生之一，摆脱不了人世的欲望与纠缠，心中也不免对自己的身后之事怀有几分悚立畏惧之意。自此更是常被噩梦惊扰，因为人生的太阳终有一天将会陨落。由于他对死亡深感恐惧，所以只要是找借口杀人，都要以“过去未来”之事询问被害者。

后因野人山地陷，崩塌形成了一道深不可测的裂谷，因为当初建造

在山巔的古塔中，多存放着占婆王朝历代积藏的金珠宝玉，所以就遣人从群象埋骨的洞窟里进入裂谷，却在地底意外地找到一座岩山，那岩山通体漆黑，形似八足蜘蛛，内部有无数洞穴纵横相连，似乎还有人类居住过的迹象，犹如一片地下宫殿，地宫内岩层里不仅藏有枯化的忧昙婆罗，另外一处洞穴中还留有某种巨大生物的骨骼，显然是个比占婆王朝更为古老的存在，但后来被黑水吞没，所以没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踪迹，如今山体崩裂，水脉枯竭，便再次显露出来。

在占婆传说中，盘踞在死者之国的尸神，体如黑墨，黑洞般的眼睛长在体内，并且生有四足四手，与这座地底岩山极其相似，当时占人多将此视为噩兆，认定会有大难临头，但最令占婆王恐惧的，是他在洞窟内残留的迷雾中，亲眼目睹到了自己死亡时的情形，届时灰飞烟灭，神形俱碎。

占婆王多年前杀害过一位圣僧，那僧人临刑前不发一言，只留图一卷，描绘了占婆王在尸眼洞窟前头破脸碎的惨死之状，并示以三指。如今恰是应了前事，所以占婆王对此毫不怀疑，自知早晚有一日，必然会死在这里。虽然明知道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无可避免，但他仍然妄图改变这个事实，不惜以倾国之力，依照通往死者之国大门的形制，筑造黄金蜘蛛城，将整个王朝所拥有的全部辉煌与赞叹，都献给了盘踞在阴间的“尸神”，再杀死了所有知情的奴隶与工匠，又使岩层中的忧昙婆罗残骸重新生长，那些隐藏在野人山裂谷里的古老秘密，也就从此蒸发在了历史的烟霭之中。

其实关于宿命，在古代宗教典籍《盘陀宿业经》中，早已阐述了一个铁一般定律，如果把古典的文意用现代观念解读，大致就是：万物的命运，皆是由无数个点所组成的一条曲线，没有人知道线的中间会发生什么，或是会遇到什么，只是所有的线，最终都会前往同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死亡，绝不存在例外，曲线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点，也都不可能对终点产生影响。

如果有人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终点又会怎样？那他也许就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了，因为他已经洞悉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再有能力抹消这个终点，就等于踏入了天国。占婆王就认为只要今后不再踏入黄金蜘蛛城，就会避免与死神相遇，他的生命里也就没有了死亡和恐惧，自此不坠不灭，无生无死，变本加厉地狂妄残忍起来。不过他最终仍是暴猝身亡，大概占婆王临死也没想明白，其生前所预见的终点，并非是自身，而是从他遗骸当中剥下的尸皮面具。如果说天地间一草一木都有自身的命运，那么占婆王事先看到的情形，只是“脸”的宿命而已。

当年修筑黄金蜘蛛城的奴隶和俘虏，在完工之期都已惨遭屠戮，可这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占婆王又在此留下诅咒——谁胆敢接近“黄金蜘蛛城”里的秘密，死神就会带着恐怖的阴影垂临在谁的头上。幽暗沉寂的地穴中，到处契刻着这样阴森冰冷的诅咒，这似乎是一道最后的精神防线，但在现代人看来，难免显得苍白虚无。

玉飞燕告诉司马灰和阿脆，这些石碑上记录的除了诅咒之外，就是占婆王与死者之国沟通的鬼刻，但其中的内容也未必全都准确可信，毕竟早已无从查证。但占婆王肯定是通过某种渠道，亲眼见到了自己死亡时的情形，否则他也不会如此深信不疑。野人山里存在着很特殊的磁场，可能会出现近似海市蜃楼的光学和电波异相，包括咱们先前看到的幽灵运输机，多半也属此类，只是还不能确定根源是来自深山里的浓雾，还是来自这座黄金蜘蛛城内部的岩层。

司马灰和阿脆听罢，都有恍然之感，原来绿色坟墓所仰仗的尸皮面具，即不是运气，也不是诅咒和阴魂，而是宿命，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因为占婆王的“脸”注定会在尸眼密室开启时被毁，所以之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一必然发生的“事实”，可隐藏在脸下的绿色坟墓，其真正的面目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坠入密室后，就失去了踪影？他对黄金蜘蛛城里的一切了如指掌，似乎比占婆王生前知道的秘密还要多，又兼布置周全，自然不是主动赶来自寻死路，显然这些事情全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至于绿色坟墓要寻找的所谓真相，众人就觉得更加难以揣摩了，应该不是为了黄金蜘蛛城里供奉给尸神的财宝而来，而且听其所言，并不怎么迷信神佛之事，自然也不会去追寻长生不死的愚昧勾当，凡是有这等念头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绝对不敢以身涉险亲自进入危机四伏的野人山大裂谷。

如果依据众人目前获悉的情况来判断，黄金蜘蛛城的内部本是一座遗存在地底的巨岩，占婆人将岩层和洞穴加以修整，封闭破坏了大部分的区域，那里面必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绿色坟墓定是为此而来。

如今司马灰等人与绿色坟墓已成死敌，所以逃生和解开对方身份之谜这两者之间，没有轻重缓急之别。忽觉密室中一阵颤动，岩层缝隙里都涌出黑雾，司马灰说：“不好，这座古城还在继续向地底的泥盆中沉没……”

众人唯恐再次引爆沼气，急忙将手中的火把熄灭，当即放弃了继续搜索的念头，搭起人梯，由罗大舌头在上接应，从密室中返回了大殿。

这时黄金蜘蛛城内的地面已经开始倾斜，嵌在壁上的砖石纷纷掉落，半空中有一条大石梁飞下，将铜灯击个粉碎，千年火万载炉内油倾烛翻，烧得遍地都是火头。

野人山属旱山深裂地形，这古城底部是个枯竭的暗湖，由于水脉下降留下了大量淤泥，湖中生物死体残骸慢慢消解腐化后，都被高压封闭在在淤泥和地层的夹层之间，形成了无数相对独立的气囊，有大有小，星罗散布，其间也有几处暗泉，千年来涌动不竭，甚至通到了黄金蜘蛛城的内部。

千年前由地面崩塌下来的整块山表，一直受沼气与植物根脉承载，这个微妙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彻底土崩瓦解沉入万顷淤泥，黄金蜘蛛城里生长出来的植物，先前已被地震炸弹摧毁了大半，使城体受力产生了剧烈变化。对封闭着沼气的气囊形成挤压，终于使沼气涌入城中，整座黄金蜘蛛城都开始倾斜沉没，

通过石壁缝隙渗透进来的沼气，都被大殿内的火焰点燃。这次与先前不同，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个膨胀的火球迅速蹿向高处，司马灰等人就觉眼前冒出的烈焰横空爆起，周身皮肉都像是要被热流撕扯开来，连忙扑倒在地，拼命爬向殿角的暗泉。

灼热的气浪将附近的空气一扫而空，火光转瞬暗淡下来，周围不断传来震动，耳朵里全是轰隆隆的沉闷响声，地底郁积的各处沼气被逐个点燃，发生着持续不断的爆炸。

就在众人接近窒息极限之际，城体已经从当中崩裂，头顶上泥沙水雾纷纷落下，透过殿顶裂开的巨大豁口，只见高处也是火势蔓延，覆盖整个裂谷的忧昙婆罗也都被引燃了，在那一片混暗的尘埃之中，飞腾的火光划破浓密的灰黑色烟雾，犹如一道不祥的黑墙升上了半空。

第六卷 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第九话 燃烧的天空

司马灰等人躲避在坚固的大殿角落，抬头去看高处，就见古城已经裂成了“V”字形，逐渐开始分崩离析。黑洞洞的宽阔裂痕中，露出无数条黑鳞般的植物，都如蛛网般缠嵌在壁上。此时忧昙婆罗的主体根脉已被沼气引燃，烈焰迅速蔓延至高处，烧毁了遮蔽地下洞窟的那层茧盖，火网笼罩在黄金蜘蛛城上，仿佛整个天空都在燃烧。

那株接天倚地的忧昙婆罗，都是从包裹在城体当中的岩层里生长而出。黄金蜘蛛城上下各有八个复眼般的洞窟，从中延伸出根脉和孢形伞，覆盖了整个地底洞窟。它的无数花冠不断制造浓雾，构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独立生态系统，而且除了冷血爬虫类生物之外，将外界的生命全部隔绝，足以使任何妄图窥觑占婆王秘密的入侵者有来无回。

忧昙婆罗虽然本身不惧水火，即使被化学落叶剂破坏也能迅速复生，唯一能够使之彻底死亡的根脉主体，又始终受到坚厚的城壁保护，但它此时尚未彻底恢复原状，而且从地底涌入古城的沼气发生爆燃，是在从内到外摧毁这层由植物所构成的屏障。忧昙婆罗伸向四面八方的根脉，一条条相继断裂枯萎，城体也出现了多处开裂，残砖碎石纷纷崩落。

这条奇深无比的野人山大裂谷，本是因为山体内部的水脉枯竭，才导致地面陷落形成，谁能想象得到，那看似柔弱的水流，竟能将岩山内部冲刷切割成如此空旷磅礴的洞窟，此时上有暴雨，下有烈火，忧昙婆罗遭受到水侵火攻，周围的浓雾逐渐消失，栖息在雾中吞噬生命的飞蛇“螭椎”也都相继逃散。山外的狂风暴雨仍未停止，封闭在半空的茧被焚毁之后，茫茫雨雾又从高处落下。黄金蜘蛛城在不断地崩裂倾斜中，缓缓沉入了淤泥下的无底深渊，看来占婆王朝埋藏在黑暗中的秘密与辉煌，在经历了千百年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之后，即将进入永恒的沉默。

此刻又从殿内崩裂的地面中，“咕咚咕咚”地向上涌出大量黑水，那地下水阴冷刺骨，原来当年水脉枯竭之后，除了少数几个暗泉，洞窟深处绵延百里的地下河道、深潭、潜流都被淤泥和沼气封住，山外狂风暴雨使涨落无常的地下水脉重新出现，加之沼气爆燃后炸开了淤泥，无边无际的地下水便上涨，顷刻间已淹没了洞窟底部，水势汹涌翻滚，带动得气流在裂谷内产生巨大的轰鸣。

司马灰等人早已筋疲力尽，而且身上多半带伤，自知掉在水中必然不幸，被迫攀着断墙向高处移动，眼看脚下黑水汹涌翻腾而来，头顶则

被滚滚浓烟烈火所覆盖，两耳聋了似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裂谷内这毁灭天灭地般的情形，只发生在短短瞬息之间，众人皆是面如土色，都道此番真是插翅难逃了。

这时阿脆扯住司马灰，让他去看头顶。司马灰顺着阿脆手指望去，就见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由城头上斜刺里探出半个黑沉沉的影子，形状仿佛是只大鸟。司马灰心中猛然一动：“那似乎是架飞机。”

装有地震炸弹的蚊式特种运输机早已被毁，连残骸都没留下，所以此刻所见，应该是英国探险队搭乘的那架黑蛇II号特种运输机，大概它是从茧上落下来掉在了古城里，这地下洞窟里到处漆黑，若不是半空中的忧昙婆罗猛烈燃烧，根本不可能发现它的踪影。

众人都记得这架蚊式的机舱里，装着许多英国探险队准备的物资，其中就有两艘配有马达的强击冲锋艇，如果能够赶在古城被大水淹没之前，从运输机残骸里抢出橡皮筏子，至少还能在绝境中争取到一线希望。

司马灰精神为之一振，对其余三人打个向上的手势，随即躲避着碎石和带着火焰落下的古藤，从石壁上快速攀缓上行，当先钻进了那架摇摇欲坠的蚊式残骸，从货箱中找出冲锋艇，这时身手轻捷的玉飞燕也已跟了进来，二人就随手抓了一捆信号烛和照明弹，使劲全力将橡皮筏子拽出机舱。

此时地下水的涨势越来越快，高处只剩下厚重的浓烟与灰烬在半空来回滚动，当中夹杂着无数闪烁不定的火星，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和阿脆落在后头，势必处境危险，所以来不及再作喘息，立刻便将橡皮艇内充满了空气，借着信号烛的光亮，看明那二人所在的位置，就用尽全力把橡皮艇推向水中。

司马灰和玉飞燕先后跳上橡皮艇，将掉在水里的罗大舌头和阿脆接应上来，几乎在与此同时，茫茫黑水已经覆盖了整座黄金蜘蛛城，英国探险队的蚊式特种运输机也给乱流吞没，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这艘橡皮冲锋艇被冲入激流卷起的旋涡，四周全是黑暗的世界，明明置身水面，却听不到任何水流声响，使人倍感恐慌。众人都知道，刚才只要司马灰慢上半步，先前的落水者就会被急流带入黑暗深渊，永远难以找寻了，如今劫后余生，思之无不后怕，又畏惧前途险恶，各自喘着粗气，心口怦怦乱跳，任凭橡皮冲锋艇随波逐流晃动，却无力再作理会。

在这片混沌般的漆黑中，也不知经过了多久，忽觉身下一阵颤动，耳中听得隆隆轰鸣之声响起，原来橡皮艇顺流漂动，似乎已经驶入了一

条快速流动的水道里。司马灰心知肯定是被洪水冲进了位于地谷边缘的裂缝。这野人山里生长的植物根须滋生，年深日久之下，又受到张力作用，使得山体破裂，才形成了这种险要独特的地势。此时虽然南北莫辨，但这水势汹涌湍急，倘若把冲锋艇卷到峭壁上撞翻了，大伙就全得落在水里葬身鱼腹。司马灰急忙举起信号烛，招呼玉飞燕在后撑住橡皮筏子筏子。玉飞燕曾多次跟随舰船在海上行动，经历过惊涛骇浪中的覆舟灭顶之险，熟识舟船水性，有她控制冲锋艇，就不至让这只皮筏子被汹涌迅猛的急流当场卷翻。

橡皮冲锋艇侧面装有固座探照灯，罗大舌头打开探照灯，将光束往前一照，发现洞窟两侧高耸的山壁陡然拔起，挂满了粗如古树的藤蔓，河道间冷雾缥缈，水流湍急异常。四人在漆黑的水雾中驾驶着冲锋艇，不断避开河道上的植物残骸和转弯，屡屡险象环生，那橡皮筏子犹如风中之叶，随着激流颠簸盘旋。位于后梢的玉飞燕，正在全力稳住重心，忽觉身边一道黑影划过水面，快如疾箭，她急忙缩身闪躲，但略微慢了半分，衣服早被刮出一道口子，忍不住惊呼一声。在漆黑混乱之际，她也并未看清楚水中出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忙让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将探照灯打向后边。

众人都随着灯光回头去看，就见上游的河水中起起伏伏，也不知有多少尖锐锋利的骨骸冲撞而来，这一惊之下，也不禁脸色骤变。原来野人山地壳脆弱，气候常年不变之时倒还好说，狂风暴雨持续冲击下，使那些早已破碎不堪的山体很难抵挡，山缝是从野象埋骨的洞窟群附近经过，湍急的水流冲垮了两边的大片岩层，暴露出许多深藏在山腹中的洞穴，泥石流把堆积成山丘的牙骨化石，全部冲入了河道。

那无数如剑似戟的象骨象牙，都是异常尖锐之物，一旦浮到水面上，就立刻变成了锋利的“鱼雷”，犹如无数根被快刀削尖的竹矛木桩，在以惊人的速度顺流直下。那些象骸漂流在水中的速度，远远快过了冲锋艇，倘若有一根尖锐的獠牙戳中艇身，便会刺破厚实的橡胶皮，筏子的空气泄尽，乘在上边的人也都得落入河中，即便侥幸没有溺水身亡，也会被随后冲击过来的牙骨串成糖葫芦。

眼看水流奔涌如同追风逐电，势不可挡，根本无法使皮筏子停住，司马灰情急之下，只好拽过玉飞燕挎在身上的乌兹冲锋枪，对准身后的水面不断扫射，试图将稍远处的象骸击碎。罗大舌头和阿脆也分别抓起艇中配备的木桨，冒死将半个身子探出橡皮艇，以木桨奋力拨打漂至近前的象骨。

玉飞燕一人已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冲锋艇行驶，但其余三个人也都是

手忙脚乱，又哪有余地相助，落到如此境界，也只得听天由命。此时地势变得更为狭窄，两侧峭壁天悬，当中浮波一线，而在那股奔腾的急流中，更有一具完整巨大的巨象骨骸直冲下来，一对又长又利的獠牙探出水面。

司马灰见势不妙，赶紧举起冲锋枪，在剧烈的颠簸晃动连续射击，打算在那巨象骸骨撞翻皮筏子之前，先行将它击碎。就见凄冷的雨雾之中，一串串子弹去似流萤飞火，但浮水而至的骸骨坚硬异常，而且在剧烈晃动颠簸的橡皮艇中，枪口也没了准头，起不到任何作用，那具象骸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被急流猛冲而至。

这时忽觉身下猛然颠簸，一起一落之间，险些将众人抛上半空，皮筏子后端似乎被什么巨大水族撞到，差点就被揭翻。司马灰定睛一看，只见橡皮艇后水波激荡，哗啦啦冒出两条鳄鱼，它们同样是被山洪冲入此处，虽然竭尽所能地摇头摆尾，也还是身不由己地被这股激流卷住，最后挣扎着探身出了水面，却恰好挡在象骸前方。

这副野象遗骸的骨牙不亚于长枪大戟，猛然间与其中一条巨鳄撞个正着，几根锋锐的骨刺突出在前，顿时将鳄身贯穿。这巨鳄皮糙肉厚，身躯长达数米，能有不少千百斤的重量，可被象骸一撞之下，也只是扭了几扭，便已死于非命。

象骨虽然在巨大的撞击力下变得支离破碎，不过那死条鳄的鳄身，被一根獠牙戳了个对穿，它在水里翻着肚皮，鲜血如同泉涌一般汨汨流出，被湍急迅猛的激流卷起，就势撞在了冲锋艇后部。那根锋锐无比的野象獠牙，竟将鳄尸与皮筏钉作了一串。

冲锋艇前后及两舷的橡皮充气仓，采用封闭式独立气鼓设计，损坏其中之一本无大碍，可是受那死鳄的尸体拖坠，速度顿减，在水面上打着旋子不断下沉。司马灰等人趴在筏子上，只见水面上浮起白森森的一片，全是上游漂下来的獠牙残骨，就像无数乱箭鱼雷，穿破了滔滔洪流，从橡皮筏子后方飞速接近。

司马灰见形势危急，忙和罗大舌头、阿脆三人，拼尽全力将死鳄推落水中，玉飞燕也已冒险将冲锋艇上的马达开到了头，在螺旋桨叶高速旋转推进的作用下，这艘橡皮艇犹如风驰电掣一般在激流里猛蹿出去。

众人乘在高速飞驰的橡皮艇上，终于将顺流漂下的象骸甩开一段距离，眼看地势逐渐开阔，水流也趋于平缓，可紧绷的神经还没等完全松弛下来，冲锋艇就已撞进了一片黑雾般的浓烟里，能见度立刻降低到了极限。

司马灰急忙让玉飞燕掉转冲锋艇的方向，尽快离开这片黑茫茫的浓雾。可是为时已晚，橡皮艇向回开可了好一阵，都不见环境有任何变化，周围的空间里声息全无，水面上充满了死一般的沉寂，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深邃和静默存在。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众人均生出不祥之感，难道这鬼气森森的深山洞窟里，当真存在着占婆王恐怖的诅咒？谁胆敢窥探黄金蜘蛛城里的秘密，死神的阴影就会降临在谁的头上。司马灰想起这件事，心里也不免有些发毛，他知道困在雾中越久就越危险，就让罗大舌头转动探照灯，尽可能找些参照物用来定位，可阿脆却忽然拦住众人说：“这里根本不存在方向，咱们永远也出不去了。”玉飞燕听得疑惑不解：“你说什么？为什么出不去了？”阿脆神色惨然：“因为这里已经是……终点了。”

谜踪之国之雾隐占婆 完

谜踪之国之《楼兰妖耳》

揭开楼兰地下最大的谜团，神鬼共泣的极渊中，埋藏着冷战时期的绝密潜地火箭，还是远古的巨型神庙？

揭秘连考古学家都不敢公开的古楼兰神秘极渊。

文不奇不文，奇不极不怪；言奇不如言怪，言怪必读《谜踪之国》！21世纪探险小说领军人物——《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又一倾心力作，气魄直压《指环王》，精彩赶超《鬼吹灯》！最最神奇的远古文明、最最艰巨的探险任务、最最可怕的冷战机器，一切精彩尽在《楼兰妖耳》！

序

清末民初，是段改朝换代的动荡年月，纲常败坏，法纪弛废，绿林盗贼多如牛毛。仅在京津两地，就先后出现过四个比较有名的飞贼剧盗，做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案子，为祸不小。

但无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在民间流传开来，就免不了会被改头换面、添油加醋，关于这四个贼人的传说也是如此，他们成为了当时大街小巷、酒楼茶肆里纷纷谈论的热门话题，更从中衍生出许多评书、唱曲、戏文，加之各种小报上连篇累牍的不断报道，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可实际上，这四贼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富有神秘色彩，但是能有如此作为，总有些出众之处，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可比的。

四贼之首，也就是最早成名之人，还要属康小八。这位康八爷其实算不上飞贼，此人家中极穷，本是个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居住在京东康家营一带，因为机缘巧合，被他从英国公使身边偷了柄转轮洋枪在手，从此狂得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到处杀人劫财。

康小八心黑手狠，看谁不顺眼就对谁开枪，身上不知背了几十条人命。单说有一回康小八去剃头，剃着半截他问剃头匠：“听说过康八爷吗？”剃头的顺口答道：“知道，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康小八心中暗暗发怒，又问：“怎么不是个东西？你认识他？”剃头匠说：“不认识，听说他净胡来。”康小八说好：“好，今儿就让你认识认识。”说着话就掏出六响洋枪来，把那个剃头匠当场打死了。

康小八杀人如麻，积案累累，但他胆小心邪，杀的人越多，就越是疑心有人要暗算报复他，黑夜里走路，听见后边有脚步声比他快，也不问来人是谁，立刻回头就是一枪。后来康八爷耍到头了，终于被五城练勇拿住，给刷在了菜市口了。

民国时有不少好事之徒，为了哗众取宠、耸动视听，硬把康小八归入绿林盗贼之中，为他写了新戏，茶楼书场和三流传奇小说里也多有讲他的，想不到在戏文评书里，竟然将此人演义成了武功高强的江洋大盗，都能和窦尔敦、赵四虎之类的绿林豪杰相提并论了。

四贼中排在第二位的是宋锡朋，此人成名的时间，与康八爷大闹北京城的年代相去不远。不过宋锡朋并不是北京人氏，他祖居在天津卫南大寺附近，自幼跟个老回回习武，天生气力过人，能够单手举起百斤石锁，围着场子走上一圈，也照样面不改色，更有一身横练的硬功夫，刀砍一道白印，枪扎一个白点，人送绰号“石佛宋”，曾经在镖局子里做过

几年镖师。后来山东闹义和团的时候，各路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北上进京，石佛宋也凭着一身真功夫入伙做了大师兄。

庚子年剿灭拳匪，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都被官府捉去砍了，宋锡朋逃亡在外，做起了土匪草寇，他又聚集了一伙水贼，到天津劫夺盐道船舱里装运的官银。这种银子旧时称为“皇杠”，都是一百两一个大元宝，十个装一鞘。宋锡朋精于用镖，百发百中，甩手镖底下打死了五名官军，一劫就劫了三十万两“皇杠”，自知惹下了弥天大罪，当即与同伙分掉赃银，潜逃到沧州隐踪逆迹。

一年后，宋锡朋以为风声过去了，便暗中回天津寻亲，没想到刚一露面，就让“采访局”的人盯上了。这回他再想走可走不脱了，只好当街亮出家伙动起手来，终因寡不敌众，被缉盗捕快一涌而上按翻在地，来了个生擒活捉。

这件大案惊动了朝廷上下，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正闲得难受，听说在天津鼓楼拿住了使镖的巨贼，于是想要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条英雄好汉。李总管就命御前侍卫给宋锡朋戴上手拷脚镣押到殿前，请太后老佛爷一观。不过您想想，惹下重罪的囚徒落到这个地步，他还能精神得了吗？所以慈禧看后很是失望，只是不冷不热地说了句：“敢情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没过几天，宋锡朋便被断成“斩立决”，解到法场内枭首示众，人头在城门楼子上悬挂了整整两个月。

四贼之三，是民国初年，在北平城里做案的燕子李三，据说李三爷幼年贫苦，曾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艺成后才还俗，平生以擅长轻功著称，可以施展“蹬萍渡水”等独门绝技，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不留踪迹，堪与江南神偷赵华阳齐名。他仅用一个晚上，就接连偷盗了八大商号，并在现场留下“燕子镖”为凭，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事实上燕子李三未必有此神通，不过他也有几分真本事，此贼惯能攀爬，蹿房越脊不在话下，作案时脚上要穿五六双袜子，为的是轻而不滑，落地悄无声息，而且他素有贼智，机巧过人，官府虽然围捕多次，却始终都没能将他擒获。

但李三爷身上染有烟瘾，每天都要吸足了上等“芙蓉膏”才有精神，有一回也该着他倒霉，寻思着“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稳妥”，夜里就躲在侦缉队办案的房顶上歇着，后半晌烟瘾发作难熬，便用洋火点起了随身带的烟枪。

结果不巧被街上巡逻的侦缉队发觉了，那侦缉队长看见一片漆黑的夜晚，房顶上忽然亮了一下，显得极不寻常，料定是有飞贼藏身，立刻

在暗中布置人马，从四面八方围住房屋，来了个瓮中捉鳖，燕子李三毕竟不是能飞的真燕子，只好束手就擒。

天刚蒙蒙亮，侦缉队就将人犯押送至南城监狱，官府担心李三用“缩骨法”逃脱，就挑断了他双脚后根的两条大筋，又拿锁链串了琵琶骨，使他变成了残废人，又加之烟瘾折磨，还没等到临刑，李三爷就先屈死在了狱中。

四贼中的最后一位，其实是对同胞兄弟，兄长是人称“滚地雷”的田化星，二弟是“坐地炮”田化峰。那时正好有大批军阀盗掘皇陵，军阀部队挖到康熙皇帝的景陵时，炸开了墓门，却不料地宫里涌出大量阴冷的黑水，怎么排也排不空，工兵们无法进入，只得暂时放弃。

谁成想这件事被一伙山贼草寇知道了，土匪头子正是田化星，他是旗人出身，得过“十三节地躺鞭”真传，常自诩胆大包天，世间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大概是深受旧时说书唱戏等民间曲艺影响，田化星知道以前有段“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据说康熙皇帝有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唤作“九龙杯”。那是个玲珑剔透、雕琢精湛、巧夺天工的玉杯，每当在杯中倒满琼浆玉液，杯底就会显出九条蛟龙，活灵活现的旋转翻腾，历历在目，越看越真，世人称此奇景为“九龙闹海”。

田化星听族中老人们说起过，真正的玉杯虽然没有传说中那样离奇，但玉质洁白无瑕、细腻透明，雕镂工艺精湛非凡，教人叹为观止，也绝对是一件稀世的皇家珍宝，而且景陵里确实藏有九龙杯陪葬。他对此动了贪心，跟手下弟兄们商量要去盗墓，并且说：“眼下这空子，正是个发横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咱们兄弟盗得了景陵珍宝，别的东西我全不要，只要康熙爷身边的九龙杯，其余的你们大伙随便分。”

众人一拍即合，当晚趁着月明星稀，群盗各带器械闯进陵区，这伙人远比军阀熟悉当地的地形，没废多大力气，就找到位置截断了水脉，随后冒死潜入陵寝地宫，打算把皇帝和嫔妃的棺槨一一撬开，以便搜寻明器宝货，谁知田化星刚撬开一块槨板，借马灯照进去，就见那槨中躺着的死人冲着他发笑。

有道是：“做贼的心虚，盗墓的怕鬼”，或许是自己吓唬自己，可那时灯烛恍惚，谁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田化星吃这一惊，非同小可，被吓得双脚发软瘫倒在地上，脸色惨白，牙关打颤，抖成了一团，三更里被几个同伙抬回家中，连口热汤也灌不进去，不等到五更天就一命归阴了。

田化星虽然两腿一蹬“呜呼哀哉”了，可他二弟田化峰仍是不顾死活，转过天来再次夜探景陵地宫，终于盗得了“九龙杯”，但在打开内槨的时候，忽然从槨中冒出一股绿色火焰，将他的眼睛灼瞎了一只，面容也给毁了大半，从此落了个“鬼脸”的绰号。

不出半年，包括“鬼脸”田化峰在内的这伙盗贼，便都在河北保定被官府擒获，就地执行了枪决，贼人所盗珍宝尽数得以追缴，但景陵中的宝物，随后竟在官库中全部下落不明了，至今查不到去向，留下好大一个谜团。

前边所说的这四个盗贼，虽然俱是绿林出身，惹下的案子也曾一度震动天下，但要论起资历和本事来，最多仅属三流脚色，只不过他们的事迹流传广了，在民间传说中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演义成份，都被看成是侠盗之流。

然而这绿林手段，可大可小，上者盗内府宝器，中者盗大院珍物，下者盗民间财货。真正有本事有作为的人物，却往往埋没于草莽尘埃之中，未必能在历史上留下踪迹。以前在湖南洞庭湖里就有是一路字号称“雁团”的盗贼，始于清朝末年，首领姓张，排行第三，人称“贼魔”，曾在军中为官，据传此人有神鬼难测之术，可与古代“白猿公、红线女、昆仑奴”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

到了民国之时，旧姓张家传到了张葫芦这辈儿，由于前人数代积藏，家底殷厚，早已收拾起手段，不再轻易使用，而是迁回祖籍，在平津等地开了几家当铺，做起了正经生意。

以前大户人家都有家庙，里面供着“宅仙”，这宅仙是各种各样，根据各地风俗不同，供什么东西的都有，有供五通神的，也有供奉金珠宝玉的，而张家供的是一只“铜猫”，是件灵验异常的古物。但没想到的是，张葫芦在搬家的时候，竟把家中供养的“宅仙”给遗失了，结果难免有祸事找上门来，家道渐渐衰落。

有句老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当初北平城里最大的是“盛源当铺”，东家姓穆，为人贪得无厌，与官府多有勾结，把同开当铺的张葫芦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而且他还无意中得知，张家地窖里藏有许多罕见的古董，都是从古墓山陵或皇宫内苑里盗取出来的稀世奇珍，便起心要谋占这份产业，千方百计害掉了张家好几个人命，两家为此结了很深的梁子。

那时的张葫芦年轻气盛，受欺不过时，竟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作起了“暗行人”，潜入穆宅，杀了仇家老少十一口，统统割下人头，又顺

路把警察局长的脑袋也给剁了下来。随即施展祖传绝技蝎子倒爬城，将这一十二颗血淋淋的首级，拴成一串，全部悬挂在了城楼子的檐角上。最后张葫芦还觉得不解恨，一把火烧毁了“盛源当铺”总号，才肯罢手。

这回案子作得太大了，天底下再无容身之所。按以往的绿林惯例，在惹下如此大祸之后，也只有远走高飞，才能躲得过海捕通缉。那时仅有的几条出路，无非就是“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张葫芦不得不舍了家产，背着老娘来到山东地面上，漂洋过海逃到关外，从此隐姓埋名，改用了母亲的姓氏，是复姓“司马”，同时为求生计，仍旧重操祖业，上山做了“马达子”。

后来到了东北实行土改，民主联军剿匪的时候，张葫芦和他的弟兄们弃械投降，被部队收编，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跟着大军自北而南，入关后直取两广。

这其间哪怕没有功劳，也有十分的苦劳，但因为张葫芦出身绿林，底子不清，在军中始终得不到重用，解放后被安排到长沙工作，并且安家落户，娶妻结婚，1953年得了个儿子。可张葫芦对旧事从不敢提，惟恐说出来牵连甚大，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给儿子起名时，户口本上写的是“司马灰”。

因为绿林中人，大多是作触犯官禁的举动，常年在刀尖子上打滚，说不定哪天就把身家性命赔进去了，对能够推测吉凶祸福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所以张葫芦特意从老家请人来给儿子批了八字，按早年间的说法，命是死的，运却是活的，人的名字是一个人的终生代号，必须要合着命里格局，才能够助涨运势，其后代虽然是隐姓埋名，那也得有些讲究才对。

时下虽然是新社会了，但张葫芦毕竟出身草莽，观念比较陈旧，对这路会算命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而且这种信服是根深蒂固、渗入骨髓之中的，怎么改朝换代也难转变，

只见那老先生摇头晃脑地掐指算了半天，最后算出这孩子的八字属土，是个“土命”，按照八门命格来讲，这“中央戊己土”刚好列在第八，若以动物八仙的排位顺序，第八家恰是灰家，也就是老鼠。以前戏班子里都供“灰八爷”，为的是防止耗子把箱中道具服饰啃坏了，民间俗传“灰八爷属土”，所以得叫“司马灰”。

张葫芦乍舌不下，他说“司马灰”这名字倒是响亮，但别人初闻此名，必然会以为司马灰的“灰”字，用的是“光辉显赫、辉煌灿烂”之辉，谁也想不到竟是以“灰暗、灰烬、骨灰”的灰字为名，这个灰字可……可

真是取得太有门道了，但盼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才好。

张葫芦毕竟出身于绿林旧姓，总觉得新式学校里教的东西没多大用处，也不想让祖宗的手段失传，于是几年后就把司马灰送到北京，跟着本家一位隐居在京的“文武先生”学艺，从此下苦功，起五更、爬半夜，熬过两灯油，颇得了些真实传授，直到他十三岁时师傅去世，葬在京郊白马山，这才算告一段落。

在《谜踪之国——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第一部里，是说的是司马灰年轻时，跟随一支境外探险队，从原始丛林中死里逃生的经过。有道是“人无头不走，话无头不通”，至于司马灰是怎么混进考古队的，必须从此说起，就权且充为开场的引子，做个得胜头回。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一话 借声还魂

橡皮艇在雾中接连兜了几个圈子，动力渐渐耗尽，可四顾茫然，漆黑沉寂的水面毫无变化，深不可测的雾气也似乎没有尽头。

在这片迷漫的冷雾中，乘坐在橡皮艇上的四个人，即使是面对面也看不清对方的脸。众人眼见迷失了方位，都不禁心下耸栗，正待再想些对策脱困，却听阿脆忽然说：“这里根本没有方向存在，因为浓雾已经是‘终点’了。”

司马灰知道阿脆所说的“终点”，应该是指“死亡”之意，可这话究竟从何说起？莫非这无边无际的迷雾深处，就是占婆传说里屡次提到的“死者之国”？

阿脆抓起手中的无线电步话机，递到司马灰面前：“从冲锋艇驶进浓雾开始，这部战术无线电就再次收到了来历不明的电波。”

司马灰接过阿脆递来的步话机，又听她说了经过，才知道在众人第一次补充装备之时，玉飞燕从英国探险队的“黑蛇II号特种运输机”中，找到了一部美国产 PRS25/77型单兵战术无线电，虽然这东西在与世隔绝的地下洞窟里派不上什么用场，但考虑到逃出裂谷之后，还需要与外界取得联系寻求救援，否则以众人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穿越无边无际的莽莽林海，所以不管处境如何艰险，这部战术无线电也始终带在身边。不过在沼气爆燃的时候，电台外壳也受到损坏，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无法关闭，不知道电池还能维持多久。直至众人登上了冲锋艇，就将它卸下来放在了一旁。阿脆听到战术无线电里又有声音发出，并且无论如何变换频率，都会收到这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噪音”，可能这部战术无线电被人故意改装过了。它并非为了用于正常通讯，而是只有唯一一个特殊的“幽灵频率”。

阿脆想起在众人陷入裂谷最底部之际，不期被浓雾团团围困，也曾一度针迷舵失，当时被“绿色坟墓”以电波和灯光通讯，引入了蛇腹隧道，才得以暂时脱险。但司马灰等人与“绿色坟墓”接触时，发现对方并没有携带电台，而且也只是声称使用灯光通讯进行联络，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情况很不寻常。

司马灰把步话机听筒放到耳边，就听那里边“吡吡啦啦”的都是噪音，其中混合着不太清晰的话语声，就好像是个漆黑的灵魂，徘徊在冷雾中自言自语。司马灰心觉奇怪，就问阿脆：“你能听出这里边在说什么？”

阿脆担心地说：“我也听不大懂，对方可能是要告诉咱们，雾中没有方向……”她想了想，又说：“在没有雾的时候，通讯就会陷入完全静默状态，可一旦周围有雾气出现，噪杂的电波也会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会这样？”

罗大舌头插言道：“这破电台跟着咱们连摔带颠，折腾得可着实不轻，说不定有什么零部件撞坏了，或者又是那无头的阴魂不散，反正它愿意响就让它自己响去，我看根本用不着搭理它，只要你心中是个爷，万事不孙子。”

司马灰认为这电波虽然来得诡异，但应该不是“绿色坟墓”所发，因为“绿色坟墓”身边根本没有携带无线电，另外如果它能够通过电波与众人联络，就绝不会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采取行动，或许“雾”中还有别的东西存在，而且未必是另一部“电台”。

司马灰不敢掉以轻心，他让罗大舌头集中精神持枪警戒，控制住冲锋艇前的探照灯，注意四周动静，又同阿脆仔细辨听战术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

玉飞燕在旁问司马灰：“你说雾里还有别的东西存在，可那株产生地雾的忧昙婆罗，已被爆燃的沼气彻底焚毁，而且有水的地方应该不会有雾。为什么这附近的雾气却越来越浓？雾中的电波又是从何而来？”

司马灰猜测说：“这是地下湖积水太深产生的湿气，应该与忧昙婆罗产生的浓雾不同。”司马灰以前也曾听夏铁东讲过一些通讯方面的事情。就对玉飞燕说：“我只知道美军在越战中使用的这种战术无线电性能出色、功率高，便于携带，并备有双率动磁共振装置，可以适应各种相对恶劣环境和地形。经过简单改装后，不仅地波天波之类的频率都能收发，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还能接收到一些……本来不该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

玉飞燕对这种说法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大地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很强，所以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美国科学家尝试利用地波，与死者的幽灵进行勾通，不过最后成功没成功就知道了。莫非这部战术无线电里收到的噪音，竟然真是雾中亡魂的低语？占婆王朝的“黄金蜘蛛城”，又是前往“死者之国”的通道，难道这片黑茫茫的迷雾，就是死神之翼下的阴影？

司马灰知道占婆传说中的“死者之国”。大概与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枉死城”同属一类，可那些幽冥之事。终究难说是否真有，所以他一时间也难以判断到底遇到了什么状况，只好仅做假设：“如果战术无线电

收到的神秘通讯，确实是雾中幽灵借声还魂，那也只有先设法搞清楚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才有可能知道咱们现在的处境。”

罗大舌头腹内发空，心里就不免发慌，他一边按着探照灯向浓雾中巡视，一边唾沫星子四溅地发牢骚：“这水平不起波，人平不说话，连深山老林中的死鬼，都有满腹冤屈想要找人倾诉，提到处境那我也不得不说两句，要说这人生在世，活的不就比死的多口气儿吗？死了也就死了，又有什么可怕？反正物质不灭，我当初来缅甸就他妈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可咱都多少天没见过正经伙食了？连鸡鸭鱼肉长什么样都快不认识了，真要死也不能空着肚子死啊。”

司马灰摇头说现在要食物可没有，但我这有个偏方，关东那边有句老话：“炕是一盘磨，睡着了就不饿。”

罗大舌头精神不振：“那你赶紧给想法找个炕来，我打来缅甸就没睡过半个囫囵觉，正困得要命，老话说得好啊——宁愿三岁没娘，也不愿五更离床……”

这时阿脆对众人“嘘”了一声，她将听筒捂在耳朵上说：“战术无线电里收到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

玉飞燕提醒阿脆：“你先问清对方到底是谁，现在具体位于什么区域？”

阿脆正想按玉飞燕的意思与对方取得联络，但突然从听筒里听到了什么可怕的动静，吓得真魂都冒了，触电似的将无线电步话机扔在一旁，低声惊呼道：“真有鬼！就在这艘冲锋艇上，咱们说的话它都能听到！”

这话说得众人全身一阵发冷，橡皮艇上哪里还有别人，看来这雾中果然有些不干净的东西。但却无影无形，只有使用战术无线电，才可以捕捉到这段“幽灵频率”，否则即使那雾中亡魂近在眼前，也根本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

司马灰示意阿脆不要惊恐，先设法听清幽灵电波的全部内容，才能确定冲锋艇上是不是有鬼，所谓“妖由人兴，信始有之”，绝大多数情况下，怪事都是由人琢磨出来的，你不相信就不会觉得有多可怕了。

阿脆虽然外柔内刚，却最是惧鬼，但她见司马灰还算从容镇定，而且其余三人都坐在自己身边，胆子便壮了几分，她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拿起战术无线电的听筒，竭力分辨这段噪杂纷乱的声音。

这个无影无形，仅能出现在电波噪音中的“幽灵”，似乎是想告诉众

人：英国在印缅实行殖民统治时期，曾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搜寻这座“黄金蜘蛛城”，直到四十年代中期，才逐渐有了些头绪，并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地下有忧昙婆罗产生的浓雾，只有飞蛇才能进入雾中”，但此时缅甸宣告独立，英军已开始陆续撤出，先前取得的一切相关情报，就全部落在了与军方有秘密往来的“绿色坟墓”手中。

“绿色坟墓”派人驾驶英国皇家空军提供的蚊式特种运输机，搭载着一枚装填有固态化学落叶剂的重型“地震炸弹”，在恶劣的天候下冒死进入野人山大裂谷，想以此摧毁覆盖在谷底的植物，但这次行动准备不足，最后以失败告终。

“绿色坟墓”并未死心，又使出威逼利诱的手段软硬兼施，网罗了几位考古和生物化学专家，组成了一支科学考察队，长期在外围对野人山裂谷内的情况展开秘密调查，终于有越来越多的谜团被逐步揭开。大约在一千年前，野人山群塔矗立，气象巍峨，只有偶尔飞过山巅的苍鹰，才能云开雾散时，一睹“四百万宝塔之城”的全貌。直至山体塌陷，占婆王从裂谷底部，发现了一座内部犹如蚁穴地宫般的漆黑岩山，其外形酷似八脚蜘蛛。而在占婆的古代传说中，位于地底的死者之国呈塔形结构，周围盘伏着一条四手四足的巨蟒，人死之后肉体被其吞噬，而亡魂都要从蟒腹通道穿过坠入轮回，所以蟒蛇盘绕古塔的图腾，就意味着终结与死亡的恐怖之相。

这座地底岩山的内部，留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时间远在占婆王朝之前，但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载，只推测是由于山洪灌入地下，是导致其最终消亡地主要原因。依照占婆旧时观念，“城陷地下，是阴吞阳，主天下将屠”，是个很不详的征兆，加之占婆王在“地市”般的奇光异雾中，亲眼看到自己将会死在藏有骸骨的洞窟前，就在古城中广植忧昙婆罗，妄图用难以逾越的浓雾，将这个秘密彻底埋葬。

忧昙婆罗是种千年一现的植物，它所产生的浓雾，是其自身微生物聚集形成，绝大多数时候仅呈现枯化状态，然而黄金蜘蛛城里的忧昙婆罗，却能够无休无止的盛放，究其原因，是由于占婆王发现的“地宫”，并非只是一座岩山，而是距今四亿年的泥盆纪晚期，遗留在地下的一种特殊物质，它半似矿物，半似生物，具有强烈的生物热剩磁性，与地磁相互冲突，在周围形成了许多个大小不等的“盲谷”。

这些近似死亡陷阱般的“盲谷”，不是寻常地质学意义上“没有出口的暗河”，而是指磁极冲突给人体造成强烈影响的“漩涡”。一旦进入“盲谷”，罗盘指南针以及电子定位仪器都会受到严重干扰，人类自身的方向感和直觉将变得异常混乱，就如同人被蒙住双眼走不了直线一样，只有

布置足够长的“导向线”，才有可能确保探洞者安全穿越“盲谷”。

这支科学考察队将黄金蜘蛛城内部的“地宫”，命名为“泥盆纪遗物”，并且在为“绿色坟墓”逐步探明裂谷情况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该组织的真正目标，根本不是失落无踪的占婆王财宝。

如果按照古代传说，将这座黄金蜘蛛城形容为一条“连接着真实与虚无的通道”，生者存在于真实，死者坠落于虚无。那么“绿色坟墓”妄图接触的真正秘密，则是一个生前被占婆王杀害，沉沦在虚无深渊中千年之久的“亡灵”。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二话 通讯中断

“黄金蜘蛛城”在被忧昙婆罗覆盖后，它的周围产生了许多电磁漩涡，凡是在其中不幸死亡的人，灵魂将被永远禁锢在盲谷中，当年占婆王发现地宫密室中的石刻，“宛如奎星环曲之势、犹似龟甲鸟迹之象”，是某种极为古老的神秘符号，就逼迫俘虏来的一位圣僧为其解读，最后为了灭口，将老僧关在地宫密室中，与这座古城一起活埋在了深渊之下，他的尸体应该早已被“黄金蜘蛛城”消解，可黑暗的灵魂却仍旧封闭在密室里。

这些埋藏在裂谷最底部的古老符号，记载着“泥盆纪遗物”真正的主人，以及通往“死者之国”的秘密，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上早已无人能够加以识别，除了早已死掉的占婆王之外，只有那位老僧的幽灵，才清楚古城中埋藏的真相。“绿色坟墓”就是想找到这个困在密室中千年之久的“亡灵”。

科学考察队虽然还无法证实，究竟谁是在占婆王发现“泥盆纪遗物”之前，最早进入这座“地宫”的人。但是“绿色坟墓”这个组织背后，存在着东西方冷战势力的暗中支持，考察队员们不想沦为意识形态冲突下的傀儡和牺牲品。

所以他们计划要抢在“绿色坟墓”有所行动之前，率先进入野人山巨型裂谷，彻底毁掉通往死者之国的“黄金蜘蛛城”，使深藏其中的恐怖之谜永远消失，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绿色坟墓”接触这个古老的秘密。

于是这支科学考察队不顾生死，在许多危险仍未排除的情况下，就冒然进入了野人山，可他们更没想到成员中潜伏着“绿色坟墓”的眼线，结果半路上被切断了“导向绳”，迷失在了磁极混乱的“盲谷”深处……

阿脆听到此处，战术无线电中传来的噪音突然中断，重新陷入了沉寂，这部PRS25/77型战术电台受损严重，而且极度潮湿阴冷的环境又使电量消耗极快，终于无法再继续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了。

司马灰皱眉道：“刚才从无线电里收到的讯息，并不是陷落在地底古城附近的美军补给连所发，而是来自另外一支科学考察队，这些人确实都已经死了吗？”

玉飞燕轻叹一声说：“他们对野人山里的危险估计不足，难免遇到不测之忧，就如同飞蛾扑火、蝙蝠投竿，既使没被柬埔寨食人水蛭害死，

也逃不出这片没有方向存在的混沌空间。”

罗大舌头鄂然道：“当年那支考察队成员的亡魂真在这艘冲锋艇上？”

司马灰仔细思索这段“幽灵频率”中传递出的信息，不禁寒毛倒竖：“看来野人山里确实有鬼，当年葬身在这片深水洞窟里的考察队。还有失踪在古城附近的美军补给连，以及密室中的老僧，这些幽灵只能停留在死亡时的区域里，科学考察队称这种区域为盲谷，英国探险队携带的战术无线电，根本不是为了与“人类”通讯联络，而是专门用来在这地底收听鬼电波，我想咱们在裂谷中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再不尽快脱身，恐怕也快变成永远禁锢在死亡空间里的幽灵了。”

玉飞燕说其实那些只能在电波里出现的‘幽灵’，已经对咱们讲得很清楚了，野人山里除了地磁，还存在着某种强烈的生物磁。这就是“盲谷”的可怕之处，这个世界上存在双重磁极旋涡的“盲谷”区域，到目前为止仅发现了“百慕大三角”一处。但是除了地磁以外，百慕大三角海底的另一种磁场究竟是什么，还没有科学家能调查得清。战术无线电收到的幽灵电波，提到深陷在裂谷地下的“黄金蜘蛛城”，其内部是一座被考察队称为“泥盆纪遗物”的黑色岩山，它体内蕴涵的生物磁，加上忧昙婆罗释放的电磁波，在地底洞窟里沉淀分解出大量“ FE_2O_3 ”物质，从而产生出许多大小不等的“盲谷旋涡”。

由于活人体内含大量铁元素，所以一旦进入“盲谷”，感观触觉就会逐渐变得迟钝麻木，最后体内的一切新陈代谢都会停止，由内到外开始腐烂消解，只有脑波意识会长期储存禁锢在死亡的空间之内。换言之，战术无线电里收到的声音。仅是一段残留在“黄金蜘蛛城”周围的记录而已，你说它是“幽灵”也可以，不过这个借声还魂的“幽灵”，却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只是在不断重复着它脑中留存的重要记忆。

司马灰听玉飞燕说明了情况，虽然很难彻底明白，但也能理解这是说人体死亡之后，其记忆会被磁场旋涡吸收，可以永远封存在“盲谷”空间内。他回想此前的一切遭际，估计英国探险队在空中撞到的机影，还有他进入“蚊式”残骸时遇到的东西，以及众人在地底古城附近收到的美军通讯电波，也多半都属此类现象。而且不仅是人体，只要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都会被盲谷吞噬，变为泥盆纪遗物中的一段段“幽灵记录”，带有生物电磁的雾气越重，所感受到的残象就越是真实强烈，甚至有形有质，反之则只能通过“战术无线电”才可以接收到死者的声音。而绿色坟墓亲自涉险进入黄金蜘蛛城，正是为了读取存留在密室中的一段“幽灵记录”，这段记录来自于—位被占婆王活埋的神僧。

司马灰又想起“绿色坟墓”身边有个背包，看来其中除了装着几枚反步兵雷，很可能还携有某种“特殊感应器材”，能让它在密室中接收“幽灵电波”，不过为什么“绿色坟墓”会在地底沼气爆燃之后，就从密室里凭空消失了？当时白磷与烷沼混合燃烧产生的高温，可以达到5000摄氏度，足以熔化一切生物，莫非是人算不如天算，被烈焰在密室中焚化了？也可能“绿色坟墓”并不是消失在密室之中了，而是进入了真正的“通道”。如果占婆王朝的黄金蜘蛛城确实是一条连接真实与虚无的“通道”，它究竟会通往什么地方？这世界上不太可能存在“死者之国”，占婆王朝传说中的“死者之国”，应该只是某种抽象的概念。或许仅有古城密室中的“幽灵”，以及消失无踪的“绿色坟墓”，才清楚这个谜团的“真相”。

如今司马灰等人自身难保，对这件事有心无力，只得暂不理睬，阿脆见玉飞燕洞悉幽灵电波中传达的讯息，就问她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还有机会逃出去吗？

玉飞燕面无血色：“我如今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只怕要做最坏的了。”

罗大舌头不以为然：“最倒霉的运气就是最稳妥的，因为你不用担心它变得更坏，我说咱都落到这地步了，还做有什么最坏的准备？”

玉飞燕不耐烦地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感到体内血液迟滞，新陈代谢逐步停止，全身从里到外开始腐化，最后烂得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更可怕的是你的意识会始终保持清醒。”

司马灰觉得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对玉飞燕说：“打头的，我虽然没入过晦字行，但也懂些旧时规矩，从古到今，盗墓的山林队也好，寻藏的探险队也罢，其实都和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差不多，这支队伍里的指挥员应该具有无上权威，他必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看在十八罗汉祖师爷的份上，你可千万别当着手下的面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话对大伙心理上的杀伤力，比地震炸弹还要厉害。”

这番话说得玉飞燕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司马灰你也就是嘴皮子利索，咱们孤立无援的困在盲谷中，事先没布置导向线，周围也没有任何参照物，不束手等死还能怎样？再说……再说你们三个人几时真正拿我当过首领？从来都将我的话作耳旁风。还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罗大舌头点头道：“这话说得是，你就是真拿自己当根葱，也没人愿意拿你蘸酱。”

阿脆低声对罗大舌头说：“你少说两句，每次都专捡些火上浇油的话来讲。”

司马灰也不想让众人再起争执，只好对玉飞燕解释说：“我刚才可没别的意思，也就是给你提个醒。”司马灰说着话就凑近坐在冲锋艇后梢的玉飞燕，似乎从她身上发现了什么。

玉飞燕并不领情：“那我倒要多谢你了？”她又发现司马灰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俩眼直勾勾地向自己爬将过来，冲锋艇上没有辗转回旋的空间，想躲都没地方躲，心中不由得砰砰直跳，问道：“你想干什么？”她以为司马灰要意图无礼，不禁恼羞成怒，抬手一记耳光抽了过去，却被司马灰拖住胳膊拽在一旁。

原来司马灰要看的東西，是冲锋艇后边残存的大片血迹，那是在河道中被象骸戳透的巨鳄所留，死鳄尸体早已被推落水中，但断掉的骸骨上挂着许多血肉，兀自牢牢戳在橡皮气囊中。

罗大舌头见状若有所思，忙问道：“听说鳄鱼肉入药可以止咳祛痰治哮喘，这东西……也能充饥吗？”

司马灰摇头说：“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我想这野人山巨型裂谷内，多有缅甸乌蟒、柬埔寨食人水蛭、地栖蜥蜴，还有在浓雾中聚集的飞蛇出没，但是却不能使活人生存下去，这说明什么？”

玉飞燕心思转得极快：“你是说冷血爬虫不会受到地底生物磁干扰，如果能找到蜥蟒之属，咱们就可以辨明方位？但这水里一片死寂，大概连条鱼都没有。”云深无迹

司马灰家传的“金不换”，是以相物古理为主，涵盖三宫五意阴阳之略，总览遁甲六壬步斗之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辨识万物幽微造化，有如神察。他虽不甚了解地底形成“盲谷”的原因，却有办法观察水质间阴阳向背的属性，就问玉飞燕是否能看出这里的地形？

玉飞燕说看此间形势，在地理中应当统称为“山盘大壑”，又叫“盘壑”，是处位于山体洞窟群内的“大型溶蚀洼地”。从裂谷内涌出的地下水，由山缝间隙冲入此地，激流透过石穴下坠，成为了贯穿落水洞的伏流。既然当年的考察队能从外界进来，就肯定有出口存在，可是因为这片“溶蚀洼地”内积存的地下湖水过于深广，所以距离注水口和出水口稍远，就察觉不到水面有任何动静，又受地形和环境所限，听不清远处的水流声音，倘若迷失五感，到死也只能困在原地兜圈子。

司马灰听罢暗自点头，以前总觉得祖传的东西值不得什么，最近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了，他告诉众人说：“这跟我的判断基本一致，如果咱们命运的终点不在野人山，肯定还有机会脱困。”

玉飞燕将信将疑：“瞧把你给能耐的，此地混浊难分，渊深莫测，方向和规模都超出了既有的概念，你说得倒轻巧，哪有这么容易？”

司马灰说：“容易不容易那都是因人而异，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有道是‘山以静为常，水以动为常，山水各有两端，注水属阳，落水属阴’。深山里不会存在绝对静止的水，所以水流阴沉之处，就必定是这片伏流倾出山外的方向。”他划亮信号烛，用刀锋刮下死鳄的血肉，溶于水中，细辨血水溶解的方向，爬虫类的血液不受生物磁影响，借着信号烛的光芒，但见尸血溶到水里有如一缕黑烟飘散。

司马灰推测血雾漂散的方向，既为落水洞，就以此作为方向参照，同其余三人抄起木桨划水，撑着橡皮艇往深处前行，才不消半刻，残留的死鳄血肉就已耗尽，凄冷的迷雾却依然不见尽头，众人已经开始感觉到手脚和头脑都在渐渐麻木，意识越来越是模糊。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三话 逃出野人山

司马灰咬破舌尖，使自己变得清醒了一些，他竭力抑制绝望的情绪，仔细观察水面动静，发现水底幽深，似乎深处伏有洞鲈。

那都是些双眼退化了的盲鱼，依靠深水化合物为食，没有体形限制，小的就如蚯蚓粗线，大地可以吞吃活人，它们受到血腥吸引游上水面，被司马灰用鸭嘴槳戳住一条扔到冲锋艇上，众人又以鱼血辨认方向，摸着黑也不知驶出多远，个个累得腰臂酸软，饿得眼前金圈乱晃，忽觉雾气已薄，远处露出一条蜿蜒细长的白线，仿佛是片极其微弱的光亮，它摇曳在幽深的山体缝隙间，与四周无边无际的黑暗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由压迫感传来的冰冷直透骨髓。

众人见那前边隐隐约约显出一条白线，似乎是抹光亮，看来已经脱离了迷失方向的“盲谷”。此刻绝处逢生，四人心头均是一热，可还没等定睛细看，就听水声隆隆作响之声骤然响起，身下的冲锋艇失去了控制，在水面上打着旋子向前漂去。

暴雨过后，这数十股涌出深山的伏流，恰似一条条悬挂在危崖上的巨大白练，气势磅礴的从崩裂的峭壁间飘然而出，银河凌空般倾落在被莽莽原始丛林覆盖的山涧里，声如飞龙清啸，雷霆万钧，在整个深谷间回响不绝。

司马灰等人人都没料到，这落水处竟是个落差如此巨大的瀑布，难免有些措手不及，还没等用木桨使冲锋艇减速，就早已被上游湍急的水流裹住，顺势由高处坠下深涧。司马灰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从艇上抛落，霎时间天旋地转，也不清楚是头上脚下，还是脚下头上，更不可能在空中观看瀑布群神秘的雄姿。他并不清楚这瀑布下是乱石还是深水，只是死中求活，拿身家性命竭力一搏，双肘紧紧向内收拢，以手抱膝，额头顶住磕膝盖，将身体团缩起来，一溜跟头直翻下去。

这片大瀑布底下，全都是坚硬无比的白云岩，但在水流的长期切割侵蚀下，白云岩已被掏空，上部岩层由于失去支撑，也在逐年坍塌后退，构成了一个半弧形的深涧，水流从五十多米高的落差上飞泻而下，势如万马奔腾，发出震人心魄的轰鸣。

四人落水之后，受到冲力带动，猛扎向下，都不可避免地喝了一肚子水，可还没触到底，便又让水流的强大浮力托了上来，只见盘恒在高山峭壁间的数条瀑布，都自高空中下垂，势如出龙，激得珠玉四溅，水雾氤氲，深涧两旁古树参天，怪石嶙峋，藤蔓缠绕纠结，茂密的丛林植被遮盖了大部分水面。

众人死里逃生，挣扎着爬上从水底隆起的树根，趴在上边吐了几口水，才觉发懵地头脑渐渐平复。司马灰喘歇片刻，发现罗大舌头行动艰难，就招呼阿脆凑过去看他的伤势。

这一带山高林密，并未被热带风团“浮屠”严重波及，此时疾风骤雨早已停歇，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光线充足。阿脆揭开罗大舌头腰上缠着的绷带，一看伤口内流出的都是黑血，不由得暗暗皱眉，如果是脏器破裂，不动手术的话根本无法止血。

罗大舌头只要人还没死，嘴就不能闲着，可此时也已渐感不支，油尽灯枯之际全身如坠冰窟，有气无力地说：“这山里怎么他娘的这么冷？其实现在最管用的灵丹妙药地就是找碗热粥给我灌下去……”说着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可比预想中的严重多了，心中也是老大吃惊，强撑着问阿脆：“怎么样？还活得过今天吗？”

阿脆低头不语，司马灰只好替她说：“可能实际情况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

罗大舌头摇了摇头说：“你就别给我吃宽心丸了，我自己又不是看不见，这伤口里流的可全是黑血，这是肠子里的血。我他妈的也真是倒了八辈子邪霉，看来注定要死在这深山老林中，别说墓碑了，埋到土里连块遮脸的薄板都混不上，这叫什么命啊？”

司马灰咬牙说：“好不容易逃到外边，就别他妈再说丧气话了，我们抬也能把你抬回去。”司马灰想尽快北逃，就问玉飞燕是否还要一同行动？现在已脱离了裂谷，毕竟双方路途有别，不如就此分道扬镳。

玉飞燕怒道你个挨千刀的司马灰，你怎么又想甩下我？如今咱们都是筋疲力尽，两条腿都拉不开拴了，身边又没有了“武器、电台、药品、食物、地图”，在这种弹尽粮绝的境况下。谁能走得山野人山？不过就算死在丛林里被野兽啃了，总强似活活困在那不见天日的地下洞窟里。

正说话的功夫，从深涧右侧的山脊斜面上。忽然飞起一群野鸟。司马灰是行伍出身，耳尖目明，他知道深山无人，鸟不惊飞，可能是远处有什么异常情况出现，急忙抬头观望。就看那山上有片几乎与树丛植物混为一色的人影，密密麻麻的不下几百人，都是穿着制式军服并且全副武装，只是距离尚远，还辨认不出是哪支部队。

司马灰发觉情况有变，赶紧对玉飞燕和阿脆打个手势，三人抬起罗大舌头躲向植背茂密处。但是那批从山上经过的缅甸武装人员，也已看到这条深涧里有人，重机枪子弹立刻刮风泼雨似地打了下来，碗口粗细的植物当时就被扫倒了一大片，他们又仗着居高临下，展开队形包抄，

散兵先穿过丛林迅速逼近。云深 无迹

司马灰等人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只要一起身就会被射成马蜂窝，耳听周围的射击与呼喝声越来越近，心中无不叫苦：“真他娘的是躲了雷公又遇电母，野人山里怎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军队？”

这时司马灰辨听那些缅甸武装人员的呼喝声，以及轻重武器的射击方式，都感到有些耳熟，不太像是政府军和土匪，不禁暗自纳闷：“这些武装人员是佤帮军？”他示意玉飞燕和阿脆千万不要试图还击，同时躲在树后大喊：“苗瑞胞波！苗瑞胞波！”

“苗瑞胞波”在缅甸语里，是指“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弟”之意，简单点来说就是“自己人”，当年越境过来参加缅共人民军的中国人，第一句学的缅甸话基本上都是这句。

那些包围上来的缅甸武装人员，听到司马灰的呼喊声，果然陆续停止了射击。司马灰见对方停了火，就先举高双手示意没有武器，然后才缓缓走出树丛相见。

从山脊反斜面出现的部队确实是“佤帮军”，这些人全是聚居在中缅边境地佤族民兵，不分男女老幼，个个肤色黝黑，悍勇善战，他们虽然一个大字不识，但大部分都能讲中国云南方言和佤族土语，是一股很庞大的地方武装势力，其首领在文革初期受到过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自称是毛主席的“佤族红卫兵”，前些年也曾多次配合缅共人民军作战。

当初“佤帮军”的首领，在腊戍被政府军俘虏，准备押赴刑场处决，恰好那时缅共人民军取得勃固反围剿的成功，部队一路打进腊戍，才将他从政府军的枪口底下救了回来，所以双方有着用鲜血凝结成的坚固友谊，每次相见都以“苗瑞胞波”相称。

司马灰记得“佤帮军”都盘据在中缅边境一带，那地方离野人山可不算近，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原始丛林中？而“佤帮军”也在此地遇到游击队的幸存者感到不解，但双方都是“苗瑞胞波”肯定没错。

“佤帮军”里的头目看罗大舌头情况危急，就先命随军医师给司马灰等人重新裹扎伤口，他们进山作战，都带着必备的急救药品和手术器械，但队伍中的军医都是土大夫，手段并不如何高明。好在阿脆医术精湛，就临时布置简易战地医院处治伤情，输了血之后这条性命总算是暂时保下了。

随后双方各自说了情由，原来此地已位于野人山东南侧，北边的“佤帮军”发现有几股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趁着恶劣天候在山区进行侦察活

动，便以为是政府军要派兵围剿，于是调遣部队绕路进山，准备伏击敌军。

司马灰等人与“佤帮军”的头目交换情报，说起最近在山区活动的武装份子和飞机，可能都是“绿色坟墓”的手下，其目的是搜索一架几十年前失踪在野人山的“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看迹象不会对盘据在北面的“佤帮军”构成什么威胁，而在山区南部集结的政府军也没有北进迹象，司马灰又表示自己这四个人都是被打散的“缅共游击队”成员，身上带有许多重要军事情报，要赶回北京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事关世界革命兴衰成败之大局，耽误不得，因此希望能跟随这伙“佤帮军”北上前往国境线。

“佤帮军”的首领听司马灰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也与佤帮军侦察到的一些情况不谋而合，便信以为真了，当即留下一些人在山里继续监视敌情，其余的人马则全部回撤。

这支“佤帮军”从缅甸老挝交界地带迂回北上，免不了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数日后抵达了中缅国境附近，司马灰等人又在“佤帮”休整了几天，罗大舌头身上的伤势经过调养，也逐渐有了好转迹象。

此时的天空有些阴晦，高黎贡雪山巍峨的身影，大部分被低垂厚重的铅云所遮盖，探险队的幸存者虽然从野人山里成功逃脱，可身上都被化学落叶剂灼伤，后患无穷无尽，将来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因此三人商议今后何去何从，都是各有打算。

这“佤帮”里始终缺少真正的医师，当地人见阿脆医术精湛，并且性情柔顺，容易与人相处，便都恳求她留下来行医，阿脆见此地有许多得不到有效救治的病患，也是于心不忍。而且阿脆家庭成份不好，如果返回中国，可能会因当初南逃缅甸的事情，连累家人，所以她为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要留在“佤帮军”中救死扶伤。

司马灰认同阿脆为她自己选择的“命运”，又考虑到“佤帮”临近中缅国境线，政府军不敢轻易调兵围剿，这里又地处偏僻山区，各寨全是清一色的佤族，外人想混进来确实不太容易，只要让阿脆隐埋身份，换装成“佤帮军”里的女兵，尽量不与外界接触，躲上几年也不成问题。于是没再多作劝阻，嘱咐阿脆照顾好自己，一切保重。

不过司马灰回国的念头却始终未变，因为“缅共特务连”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活下来的人尽可能返回祖国，设法给其余的战友家里捎个讯息。如今这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只能落在司马灰身上了。

玉飞燕则认为虽然“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在“野人山”事件之后

毫无动静，仿佛从此销声匿迹了，但在没有解开“黄金蜘蛛城”的所有谜团之前，绝不能认定今后太平无事了，否则早晚还会有场大祸事找上门来，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去。为了消除后患，必须设法返回占婆王古城，获取密室中那段存在了千年的“幽灵电波”。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四话 第四话 流脑话

黄金蜘蛛城中存在着一个徘徊了千年的幽灵，更确切的说，它是一段“机密录音文件”，一段需要使用特殊感应器材才能接收到的“电波”，“绿色坟墓”筹划布置了几十年，正是想要取得这段深埋地底的“幽灵电波”。

司马灰并不是没有想到过——只要设法获取密室中的“幽灵电波”，肯定可以解开“绿色坟墓”首脑的一切秘密，但这件事果是棘手得紧，就如同老虎咬王八，实在是找不着下嘴的地方，“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以及它藏匿在探险队中的方法，都被瞒得铁桶相似，而“占婆王古城”也早已沉入了大泥掉子，眼下再没有任何相关线索可供追踪。

司马灰权衡轻重，还是要先返回祖国，为那些阵亡失踪的战友做个交代，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任务更为紧要。

玉飞燕手下的山林队老少团全伙折在了野人山，她如今也是无从投奔，但限于当前政治形势，总不能跟着司马灰一同越境北逃。

司马灰就给她出了个主意：这些天司马灰跟“佤帮军”打听了国内的情况，得知近几年从缅共人民军里逃回去的战友，最开始都会受到隔离审查，主要是防止有人在境外接受特务训练，被派回中国执行潜伏任务，到后来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审查尺度放宽了不少，不过问题澄清之前，都不能批准返回原籍，而是集中下放到农村进行监管，后果并没有他们当初设想得那么严重。

司马灰记得缅共人民军里曾经有个女兵，同阿脆相熟，年龄跟玉飞燕差不多，容貌也有几分神似，她的背景与司马灰等人一样，都是从国内跑出来的右派子女，家中父母早已经不在了，国内更没有什么至亲。去年跟部队在丛林里行军，那山沟的淤泥里生有许多草爬子，遇着活人就围上前来“热烈欢迎”，拼命把脑袋钻到肉里喝血，这些草爬子虽然没有“柬埔寨食人水蛭”可怕，身上却都带有一种“流行性脑膜炎，对人体的感染机率为百分之一，传上人后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没个救，当时这个女兵就不幸被草爬子传上了“丛林流脑”，最终不治而亡，还是阿脆亲手将她埋葬在了山里。

司马灰让玉飞燕冒充这个女兵，反正回到中国之后都要被下放到偏远农村，只要记清楚新的出身背景，再尽快念熟毛主席的老三篇，那地方上负责监管的革委会干部全是农村人，在他们眼中看来，这些右派子女都和城里插队的知青相比，在气质外貌上都没区别，谁能认得出来？这就叫“险中求存”，未必不是一条生路。

玉飞燕想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只好咬着牙说：“去就去，不过司马灰你个死鬼给我记着，我要出了什么意外，就先交代你是主谋！”

阿脆劝说此事绝不可行，百密难保一疏，何况就凭司马灰出的这种馊主意，连审查的第一关都过不去，万一人家从城里调出档案来进行比对，肯定会露出破绽，到时候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不仅玉飞燕会出事，你司马灰也都得跟着受牵连。

商议到最后，玉飞燕也只得决定远赴英伦，她嘱咐司马灰说：“我在中国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叔父胜天远，虽也经过手艺，可他与老爹道路不同，没入晦字行，而是在英法求学，曾是法国博物考古学院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院士，担任过法国常驻印度支那考古团的总领队，常年在缅甸、柬埔寨、越南等的考察古迹，听我爹讲大概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曾经被绿色坟墓这个组织利用，破解过一份古代文献，在得知了某些事实之后，就以华侨身份逃回了中国，并在北京任职，此后这些年音讯断绝。你们此次回去可以设法去找我叔父，如果他仍然在世，或许会知道占婆王黄金蜘蛛城里埋藏的真相，你此去务必保重，咱们多活一天是一天，可别拿自己的性命不当回事。”

司马灰点头答应：“既然你叔父是位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而且名望甚高，归国后也不太可能放弃他自己的事业，不过文革开始后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大多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在北京还有些关系，回去之后找人帮忙打听打听，兴许能有着落。”于是司马灰开始整理行装，其实身无一物也没什么可收拾的，简单准备之后就要独自动身上路。

谁知罗大舌头得知此事，虽然重伤未愈，却不愿留下来养伤，硬要跟司马灰一同回国，他实在是在缅甸呆够了，又惦记着蹲牛棚的老父罗万山，一天也不想多留。

司马灰见罗大舌头已能下的走动，又征求了阿脆的意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同意带罗大舌头返回中国。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每个人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每一条道路，都如同是面前这座云封雾锁的高黎贡大雪山，存在着太多的未知与变数。四人毕竟生死患难一场，又知各自前途未卜，说不定这次分手即成永别，临别之际难免心情沉重，都是沉默无语，正应了那句古话，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司马灰却不气短，他见气氛压抑，就揽住众人肩头说：“大伙别都垂头丧气的，咱们这不是还没死人吗？将来若能重逢，想来会有别样心情。”说罢招呼罗大舌头动身上路，一路离了“佤帮”，直奔中缅国境线而

去。与大多数从缅甸逃回国内的人命运相同，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除了安全检疫之外，肯定还要接受各种审查，好在夏铁东的事情已经翻案了，在此一节上，没被过多追究，但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在缅甸折腾的动静不小，甚至连国内也对这些事也有所知闻，因此并没有如他们预想般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是被关送到长沙远郊一个砖瓦场进行监管，白天干活，晚上办学习班写材料，把在缅甸的所作所为，不分大事小情，都必须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落在纸上，至于今后是继续关押还是下放，都要经过有关部分层层核实调查，等作出结论之后才能定性。

司马灰没想到审查会如此之严，甚至连给家里人写封信都受限制，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完全无法与堂兄取得联络，现在唯一能来看望他们俩的，只有以前的同学夏芹。

这些年夏芹的父亲早已升任副司令员，她在参军后也被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工作，同司马灰、罗大舌头一别数年，三人音容相貌都有很大变化，但昔时情谊未改，此刻重逢都是惊喜万分，心头百感交集。

夏芹先是抹了一会儿眼泪，责怪说：“你们俩可太有出息了，当初哪来的那么大胆子？跑到越南被人抓住还不老实，又从农场逃到缅甸去了，在外边胡闹了好几年，怎么现在还知道要回来？”

如今回到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里说话也不得不换个频道，再不敢自夸其能，只得感叹道：“别提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啊，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世界革命造成了损失，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好在已经悬崖勒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如今做梦都想重新投入到祖国人民温暖的怀抱中来，所以你回去跟你爹说说，能不能想点法子给我们俩从这捞出去？”

夏芹说：“你们啊，先好好在这关着吧，要不然又该上房揭瓦了。”她又提及父亲夏副司令员很挂念夏铁东的下落，想从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这里打听一些消息，当年夏铁东被人诬陷要行刺周总理，如今早已澄清了事实，家里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这件事真把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问傻了，心里像是被人用刀子戳了一般，可也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就以实情相告，可还是把夏铁东被政府军俘虏活埋的情况抹去，说成是遇到伏击被冷枪打死的，死的时候很突然，没什么痛苦，夏芹初闻噩耗，忍不住失声痛哭。

司马灰请求夏芹帮两个忙，一是给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家里写信通个讯息，再有就是去看看阿脆的家中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此事原也没抱太多指望，在夏芹走后，罗大舌头又被告知其父罗万山两年前因病去世，二人更觉沮丧，继续日复一日的在砖瓦场苦熬，交代材料也不知道写了几十万字，不由得十分焦躁，实在是没招可想了，只好决定不顾后果，要觅个时机，逃出砖瓦场。

这片砖瓦场地僻人稀，内部只有学习班监管所的几溜低矮小平房，里面都是用木板搭的南北通铺，住了几十个人，以接受审查的戴帽右派和走资派居多，被监管在其中的人活动相对自由，晚上近处没有警卫看押，只有一个革委会的马副主任，偶尔拎着手电筒过来巡察，监督众人学毛选写材料。

砖瓦场里白天劳动强度很高，每天一大早，关在附近农场里的劳改犯们都会被卡车从外边送进来，司马灰就要跟着一起钻热窑参加劳动，他发现这时周围都有带枪的战士看管巡逻。

罗大舌头因为身上有伤，被允许白天也在屋里写材料，不用出去干活，但前些天拆了最后一次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没这待遇了，所以他也沉不住气了，真要在这关一辈子，那还不如回缅甸佻帮军入伙呢，就蹿叨司马灰赶紧想办法逃跑。二人正合计着来次夜间侦察，先摸清周围明岗暗哨的部署情况，然后却又计较，马副主任却突然推门进来，责备道：“怎么又交头接耳？你们俩今天的交代材料写得怎么样了？”

司马灰立刻苦着脸叫屈：“主任啊，我这铅笔都写秃好几捆了，组织上对我们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有结论？现在正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却让我天天浪费宝贵时间写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能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给出路的政策吗？”

马副主任是真替时下的年轻人着急，思想意识太成问题了，所以每次都要语重心长地唠叨半天，这回他又板起脸打着官腔：“司马灰，你不要总发牢骚，也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你那肚子花花肠子我可太清楚了，整天油腔滑调，写的交代材料错别字连篇，前言不搭后语，我看咱们这学习班里就属你怪话多。我劝你应该有耐心，你们的问题组织上早就开始着手调查了，可这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虽然你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毛主席一再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不可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嘛，所以你们要好好交代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一边，珍惜党和人民留给你们的出路，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

马副主任见这二人听得心不在焉，他自己说得也没什么兴致了，便最后叮嘱说：“你们这几天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了月底就该上路了。”

罗大舌头闻言吃惊不小，“蹭”的站了起来：“月底上路？现在才几月份啊，不都是秋后处决吗？”

司马灰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全身血液倒流：“秋后处决是前清的老黄历了，而且国家处决反叛，向来不拘时日，咱俩肯定被扣上投敌叛国的大帽子了。”

马副主任一嘬牙花子：“简直乱弹琴，哪个说要枪毙你们了？我看再过几天你们的问题也差不多该有结论了，到时候还想赖在砖瓦场不走？不过在此之前，你们仍要相互监督，积极检举揭发，争取全面肃清精神上思想上血液里的毒质。”

司马灰一听这话的意思，竟是要被放出去了，他颇感意外，又不免暗骂马副主任，这“上路”俩字是随使用的吗？老子被你吓死了多少用来思考人生的脑细胞啊。

二人再向马副主任打听详情，原来司马灰先前交代给夏芹的事情都已办妥，夏副司令员也已经同意帮忙，毕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父辈，解放前在关外打仗时，都与夏副司令员同属一个纵队，或多或少有些交情，如今这年月，火候到了猪头烂，关系到了公事办，加上这两人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又是革命军人后代，只要上边的首长说句话，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审查很快就会结束。

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解除了监管，可出来之后身无分文，还不如在砖瓦场钻热窑，至少那地方一天还管三顿饭，此刻要想解决生存问题，只能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农机连，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去修理地球。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五话 鬼鼓

二人一合计，俗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咱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也不能总指望人家夏芹接济，必须得先谋个安身立命的工作才是。

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工农兵们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正式工作可找，这俩人在“缅共人民军”里混得年头多了，向来不知道法制纪律为何物，满身游击习气，不甘心到北大荒去开大田，万般无奈之余，只得又跑回“黑屋”混日子。

远郊的“黑屋”，历来是社会底层闲散人员的聚居之处，又是当地“黑市”的代名词，被公安局和革委会清理过无数次，直至今日也没能彻底铲除，司马灰当年曾在此横行一时，现在仍有许多熟人。在中国，人际关系绝对是闯荡社会的要资本，人头熟便有路子，那样才有机会找到活干，毕竟人活着就必须吃饭，生存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吃不上饭什么计划都是扯淡。

当时“黑屋”一带仍以吃铁路为主，湖南省每个星期都有一趟运生猪的专列，火车直接开到广州，再把生猪卸下来装进货车送去香港，往返一共六天的时间，车厢里需要有人负责清扫和喂食，这种活又苦又累，还非常肮脏，如果生猪出现死伤逃跑的情况，就得承担相应责任，铁道上一向只雇临时工来做，但是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跑一趟二十元钱，黑屋地区有许多闲散人员抢着来干。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通过熟人给铁道上管事的送了一整条“特供甲级香烟”，才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可头一次上火车出工就傻眼了，戴上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闷罐车里刺鼻的气味，闻了这股味道一整天也吃不下饭，而且拎着泔水桶进到车厢里喂猪时，更是比在缅甸被政府军包围了还要恐怖。那些生猪一看到吃食，立刻呼噜着猛扑上来，无论怎么喝打也阻拦不住，要不是司马灰腿脚利索，就得被大群生猪当场拱翻在地活活踩死。

这天二人好不容易喂完了猪，累得精疲力竭，爬到火车顶子上抽烟透气，罗大舌头突然问司马灰：“你还记不记得马小秃？”

司马灰说：“当然记得，有时候我做梦还梦见他坐在火车顶上的样子，这马小秃爹妈就他一个儿子，上边六个姐姐，家里拿他当眼珠子似的供着，从小就什么活都不让干，上下学都是他几个姐姐轮流去接送。当年大串联的时候，听说毛主席要去井冈山视察，全国几百万红卫兵立

刻疯了似的全往那奔，火车上挤得是人擦人，下脚的地方都找不着，当时马小秃也想去，他爹一听是去见毛主席呀，这事太光荣了，老马家坟都冒青烟了，就答应让他跟咱们一块走，临行时千叮咛万嘱咐，还给带了整整一书包鸡蛋，车厢里实在挤不开咱们就只好趴到车顶上，可马小秃从来没出过门，更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还得钻山洞，一进隧道立刻四下里全黑，他给吓懵了，忘记了火车还在高速运行，站起来想跑，结果一脑袋撞到隧道上，死得可真是太惨了，咱们下车之后，打着手电筒回隧道里找他的尸体，那满地脑浆子的情形我就是到死也不会忘。”

罗大舌头也叹道：“到后来大伙才知道，毛主席到井冈山视察的消息是个谣言，马小秃死得可真他妈不值，这小子当年跟我关系挺不错，我们俩经常在一块玩，我特照顾他。”

司马灰奇道：“你是不是把做梦的事给当真了？我怎么记得你当年在学校净欺负这孩子了，人家马小秃带上火车那一书包鸡蛋还没等到开车，就先被你消灭了一多半，你究竟是跟马小秃关系不错？还是跟他们家鸡蛋关系不错？”

罗大舌头急道：“我操，那你要这么说可就太操蛋了，现在我这不是坐在火车顶上，突然缅怀起了当年的同学，心里觉得难受吗？咱们挨这苦大累也不算什么，就是干完了活只能在车顶呆着，实在不是滋味，再说忙个没黑没白，挣点血汗钱刚够填饱肚子，这得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出头の時日？”

司马灰点头说：“这种跟着火车替殖民地同胞喂猪的差事，我也不想再干了，这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我打算去北京打听胜天远的下落，顺便弄笔钱，解决眼下的生存问题。”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立刻又来神了：“北京有什么捞钱的地方？”

司马灰说：“当年赵老憨换给咱们的火龙驹皮袄，可是个稀罕物件儿，去缅甸这些年，一直存在夏芹家里，北京地方大，容易找到收货的下家。”

二人说动就动，等跟这趟车回了长沙，就立刻前往北京，通过以前的关系，一面打听胜天远的下落，一面寻些打小鼓的买主。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北京历来是个“多重世界”，上下人等各有各的活法，总有些趁着除四旧淘换珍玩宝器的买主，这些人非常了解什么是社会，他们一个个心知肚明，哪朝哪代没有动荡时节？要都是清平盛世，古董便不会流落到穷街陋巷里跟白菜一个价钱了，这场

政治运动早晚得有结束的一天，到时候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就会立刻翻着跟头往上涨，千倍百倍的暴利唾手可得。

旧时称沿街收购旧货为“打小鼓的”，常挎个大布褡子，手敲一面巴掌大的扁形小圆鼓走街穿巷，收购范围很广，上到金玉古董、首饰字画，下到鸡零狗碎、破铜烂铁，没有他们不收的。在老北京的五行八作里向来占着一路，所以这些收货至今仍以旧时称谓自居，只不过在文革中行事非常低调，从不敢轻易抛头露面，若非熟悉门路的人想找他们也不容易。

可司马灰身份不同，京城里收货的谁不知道他是“旧姓张家”之后，家底子不比寻常，因为好东西大多都讲个传承来历，毕竟这玩意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里也不生长，你要说某人家祖上三代，都是在火车站抗大包的苦力，他突然拿出件价值连城的古董来卖，那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假货，可深宅大院里的人家就不一样了，虽然产业败了，但保不齐还能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点好东西，拿到市上就不得了。

果真有几位打小鼓的买主，在得到消息之后，请司马灰到灯市口附近一处民宅里看货，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老师傅，本名叫刘淮水，相识的都称其为“刘坏水”，又因眼光犀利鬼道，所以还有个绰号唤作“鬼鼓刘”，这刘坏水祖上六代打鼓出身，这还仅是有根有据能查出来的，甚至有人说老刘家自从宋代起，就开始掌管“长生库”了，在打鼓行中资历最深。

“鬼鼓刘”戴着副老花镜，穿着朴素简陋，套袖布鞋和半旧的人造革手提包，既不显山也不露水，要是不知情的人见了，多半会认为这老头大概是哪个国营单位的会计，此人一贯跟旧姓张家相熟，其余买主都是他给牵的线，一看司马灰和罗大海来了，立刻按旧时规矩过来请安，还口称“八老爷”。

司马灰知道这都是些场面上的客套话，如今这年头谁拿谁当爷呀？可还是得谦辞道：“刘师傅，咱可不带这样的，您这是折我的寿啊。”

刘坏水陪笑说：“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给老张家做查柜，何况我年岁大辈份低，见了您不称八老爷称呼什么？长幼之序可不敢乱，不知道八老爷这趟回京，又从户里倒腾出什么好玩意儿，赶紧亮出来让咱们开开眼吧。”

司马灰为了多蒙点钱，早跟罗大舌头把词儿编好了，此刻听刘坏水一问，就为难地说：“我们家祖上那点产业早没了，现在连处能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剩下，哪还有什么户里传下来的东西，不过这位罗寨主他们

家里，倒是有件压箱底的玩意儿，就请老几位给长长眼。”

刘坏水戴上老花镜，斜眼打量了一下罗大舌头，他阅得人多。一看罗大海身上的衣着和气质，就知道这混小子肯定挺横，可能是个干部子弟，却不像什么名门之后，现在的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能有什么户里传下来的行货？但也有可能是破四旧抄家时抢来的物件，便试探着问道：“不知这位罗寨主，是混哪个山头的？”

罗大海一摆手：“什么寨主团头的，多少年前就没人提了，您称呼我罗大舌头就成。”随即从裤兜里摸出一颗珠子，拿提前编排好的话说：“别看我爹是抗枪起义闹革命的泥腿子，祖上八代没吃过饱饭，说起古董玩器来，可跟您这专门倒腾古玩的比不了，您要是开飞机的飞行员，那我们家顶多就是个放风筝的，但我老罗家祖上代代善男信女，积了八辈子阴德，哪能没留下一两件压箱底镇宅的宝贝呢？如今传到我这，家里还真有这么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原本我是打算传给后世子孙的，但谁让咱们有缘呢，您要瞧着好您就给出个价，咱只当是交个朋友，我情愿忍痛割爱了。”

刘坏水问道：“你这颗珠子还有传承？”

罗大海说：“当然有，这珠子可是来历不凡啊，真要讲起来也够催人泪下的，当年我爹我妈年轻时还没参加革命，都是在乡下种地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没别的追求，就是积德行善做好事，有一回看外乡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一花枕头。我爹妈一看，这老太太在世上没有半个亲人，无依无靠的，真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将她收留下来，当成自己的亲娘一样伺候孝敬。可这老太太始终不说自己是从哪来的，她身边别无一物，只有个枕头形影不离，后来小鬼子打进了中原，我爹就扔下锄头参加了八路，解放后进了城还拿这老太太当亲娘对待。老太太临终之前，对我爹妈两口子说，你们收留我这孤老婆子这么多年，此生无以为报，就把这个枕头里的东西留给你们，好好收着，可千万别丢了，说完就与世长辞了。我爹妈就纳闷了，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们老罗家是积善的人家，做好事从来不求回报，怎么老太太非要留给我们一个枕头呢？等送完了老太太，到了晚上，两口子回家把枕头拆开，一看这绣花枕头里面除了荞麦皮，就只有滴溜滚圆的一颗珠子，一拿出来，顿时满室放光，才知是件宝贝，但谁也说不清它的来历，直到后来有机会，把珠子拿到故宫博物院，请鉴定专家一鉴定，总算是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想当初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出北京，派使臣前去跟洋人议和的时候，洋人们不肯轻易承认那使臣能代表老佛爷。八国联军里头有个曾经见过慈禧太后的将领，他还记得慈禧头

上戴有霞披珠冠，珠冠上有二十四颗夜光明珠，颗颗浑圆，都是一般大小，号称二十四桥明月。他们就向清庭提出要求，让前来议和的使臣携带一颗明珠作为信物。慈禧太后不敢怠慢，立刻从凤冠上拆下一颗明珠，命一个帖身的宫女拿了，派御前侍卫火速送往京城，结果这小宫女半路逃脱，躲入民间，就此下落不明了。慈禧太后对此事大为恼怒，命人到处搜捕，结果始终没能再找到那颗珠子，从此二十四桥明月就缺了其一，直至民国年间，大军阀孙殿英盗掘东陵，也只从慈禧妖后的金丝楠木棺材里，掏出了二十三颗明珠。经过很多专家的鉴定考证，我爹妈当年收留的老太太，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携珠潜逃的小宫女，可惜我父母没见过世面，保存环境不当，竟然逐渐使珠子变得晦暗无光了，实在没脸再献给祖国了，这才最终传到我手里。虽说人怕老、珠怕黄，但至少它的历史价值在那摆着呢，慈禧老妖妇戴过的二十四桥明月呀！您要是真有心要，我就豁出去割回心头肉，匀给你们了……”

众人听罢之后，接连摇头，对罗大舌头手里的珠子更是连看都不看，刘坏水不太满意地对司马灰说：“八老爷，您跟我们逗笑话呢？这二十四桥明月的段子，可打解放前就被人说废了，但至今谁也没亲眼看见过有那颗珠子，就算它果真存世，也不该是这么个传承。”

司马灰本意是想让罗大海试试水深水浅，看情形今天来的这几位，确实都是行家，自己要是胡说八道非栽跟头不可，就从包里拽出那件皮袄，摆到桌上给众人观看：“我这还有件东西，不过这玩意儿路数偏了些，也不知道老几位识不识货。”

“鬼鼓刘”一听司马灰身边还有东西，便又来了兴致，笑道：“路数偏了才好，咱这打小鼓的又唤作百纳仓，天底下无有不收的东西，您先让我仔细瞧瞧……”

刘坏水等人看到是件老皮袄，都觉得奇怪，收皮袄一般得去找当铺才对，况且这件皮袄做工也不怎么讲究，绝不会是大户人家的东西，不过他们越看越是惊异，刘坏水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发看了十多遍，才对司马灰说：“八老爷，这件东西可真不得了，您打算要多少钱？”

注：长生库——宋时质库别称，类似于后世的当铺。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六话 百年老鼠皮

楼兰妖耳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六话 百年老鼠皮

“鬼鼓刘”识得这件皮袄绝非俗物，他问司马灰：“这是深山老林中的百年老鼠皮，八老爷您想开到什么价码？”

司马灰以退为进：“刘师傅，我算服了，您可真有眼力，竟然能瞧出是百年老鼠皮，我本来还想说这是火龙驹的皮，如今在您面前我不敢胡言乱语了，您觉得值多少钱？”

刘坏水点头说：“看这毛皮应该是关外山沟子里的火耗子，少说也活了一百多年，否则剥不下这么大块的皮筒子，以前康熙爷出去打冬围，就要带一副朝鲜国进贡的火鼠皮袖炉暖手，即便是在数九隆冬的日子里，照样能捏出一手的汗来，可那副袖炉还没您这块皮子的一半大小。”他并不急于谈论价钱，又问司马灰：“这件皮袄可有传承？莫非是八老爷您祖上留下来的东西？”

司马灰知道这里边的行市，倘若直接说是赵老憨所留，即便这块百年老鼠皮再稀罕，那也是民间之物，抵不过康熙爷暖过手的火鼠袖炉，这时他就只能顺口胡编了：“刘师傅，您知道我的家底，也不瞒您说，这件皮袄还真有些个来历，要不是今天遇上了您，别人拿出龙袍玉带我都不愿意换它。想当年前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十三副遗甲起兵攻明，在千百军中，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取图伦、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平叶赫、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那可真是……”

刘坏水听到这说：“且慢，八老爷，我得拦您一句，您是不是想说这火耗子皮袄，是太祖皇帝偶然在山中猎获，从此龙兴关外，可他又因为忘了穿这件皮袄，才在宁远城下，被大明督师袁崇焕袁爷轰了一炮？咱可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打桩那套话不提也罢，要让我看这皮毛成色，剥筒子的时候顶多过不去民国。”

司马灰暗骂：“这老不死的满身贼骨头，眼也忒毒了！”。他知道不能再兜圈子了，说出实底：“这是在关外林场子山神庙里所获之物。反正就是块百年火耗子皮，您看着给价，合适我就匀给您了，不合适我就拿回去垫床铺。”

刘坏水是打解放前就专靠吃这碗饭为生的老油条了，他早看出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是急等着用钱，不愁这皮袄落不到自己手中，便直言道：“这深山老林里的火鼠本身就非常稀少，它们专喜欢啃食松油蜡烛，一般寿命仅在十几年左右，要是前清的哪个王爷贝勒府上，能有巴掌大

的一块，就能当宝贝藏着了，又只有潜养百年成了气候的火耗子，才剥得下这整张皮筒，确实非常贵重。但不是我鬼鼓刘趁人之危，您千万别忘了现在是什么年头，您就是拿来杨贵妃抚过的焦尾穿云琴，赵匡胤睡过的七宝伏虎枕，可着四九城扫听扫听，那也只能论斤算钱，比废铜烂铁贵不到哪去。这东西虽好，奈何路数太偏，难出手，普通人不识货，识货的人未必有钱，咱们两家虽是累世交情，可年头不对呀，如今情份才值多少钱一斤？所以我最多出到这个数……”说这话他伸出三根手指：“三百块钱，我这没二价，一个大子儿都不能加，您要愿意匀给我，咱们当场现银交割。”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跟长途列车往广东运送生猪来回一趟才二十块钱，三百块钱说多不多，说也不少，司马灰明白这件火鼠皮袄，肯定不止这个价钱，可现在想出手，就得忍着疼被刘坏水狠切一刀，顶多换个仨瓜枣的，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如今这种形势想找别的买主也很麻烦，只得同意将皮袄匀给刘坏水，两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刘坏水跟捡了狗头金似的，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他让余人先散了，又问了问司马灰离开北京之后那些年的去向，最后看了看表：“呦，这说话的功夫都到晌午了，二位都还没吃饭吧？今儿我老刘请客，咱们到天兴居吃炒肝儿去。”

罗大舌头提议道：“溜肝尖儿有什么好吃？我爹以前到北京开会，回家跟我说京西宾馆里的厨子手艺不错，吃得过，我惦记这事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不容易才来北京一趟，刘师傅你不如带我们上那开开荤。”

刘坏水踌躇道：“京西宾馆是招待首长们开会的地方，咱平民百姓吃饭不就为填饱肚子吗，用不着那么高的标准，再说炒肝儿也不是溜肝尖儿，两码子事，您要不去尝尝天兴居的炒肝儿，可也不算来过北京啊。”

司马灰还急着要找刘坏水打听点事，正好借吃饭地机会谈谈，就说：“大老远的去什么天兴居，我看胡同口有家卖炒疙瘩的，咱们对付着吃一口就得了。”

三人出了胡同，到路边小吃店，要了二斤炒疙瘩。刘坏水总惦记司马灰还有没有户里传下来的宝器，一边吃饭一边探问，司马灰却不理睬，反问：“刘师傅，听说您在解放后，也给人家打下手做些刮大顶的技术活儿，有这么回事吗？”

刘坏水嘿嘿一笑：“八老爷消息可真灵通，说得没错……”

罗大舌头听得不明所以：“刮什么顶？刘师傅就你冲这老眼昏花的劲

儿……还会剃头？”

刘坏水边说边提了提套袖。对罗大海做了个用铲子刮泥的动作：“剃头是剃头，不过剃的不是人头，考古发掘队——专业剃坟头，给官家当了铲匠，也叫抹子手。”司马灰见问对人了，就继续向刘坏水打听：“那您知不知道一位从法国回来的华侨，名叫胜天远，是沙漠考古和田野考古专家，他回国后应该……”

没想到司马灰刚问一半。刘坏水便道：“胜老板？那我太熟了，他可不是一般人，要说起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是他救的。”

原来刘坏水这伙人，都有祖传的独门手艺，有的擅长造假，有的擅长盗墓，鉴定古物尤其是其所长，他们识山经、懂水法，凭着丰富的经验，走在旷野间站住了看一看，抓起把土来闻一闻，就能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连洛阳铲都不用，解放后自然难逃法网，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判了刑，有些罪行严重的老贼，都被政府给枪毙了。

胜天远1953年回国，接连主持了几次考古发掘活动，他深感手下有经验的人太少了，不敷分配，就写报告请求释放一批情节较轻的犯人，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为人民工作，于是刘坏水等人，就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们一直跟着胜天远当助手和临时工，后来各地大多效仿了这种政策，皆聘请了一批老师傅协助考古发掘工作，但根据相关规定，不能够转为正式职工，要由劳动局统一管理，按勤杂工水暖工的待遇支付工资。

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各博物馆和院校的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去改造思想，只有些老弱病残的职工留守在本单位，刘坏水等一批老师傅因为属于工人阶级，以前的档案记录也因失火烧毁了，才免于下放农村或安排在城里扫厕所，他们隐埋身份，夹起了尾巴做人，留在城里偷偷摸摸收购古董。

“鬼鼓刘”因此对胜天远感恩戴德，据他说胜天远思想开放，与人聚，如鹤立鸡群。虽然身为领导，又去过越南和埃及，是国宝级的考古专家，对待下属却没一点架子，摄影、跳舞、收藏、骑马、打猎无不爱好，玩什么都拔尖儿，干什么像什么，又没有普通文人捏酸拿醋的假劲儿，并且喜欢穿西装戴名表，颇具儒雅风度。因此考古队里私下都以“胜老板”相称，可“胜老板”在跟着考古队到野外工作的时候，刘坏水亲眼见他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夏不挥汗，雨不张伞，无论条件再如何艰苦，也没皱过一下眉头，从者无不敬服。

不过“胜老板”在1963年就没了，刘坏水有时候想起这事心中便觉难

过，要偷着找人没人地方抹上半天眼泪。

司马灰听刘坏水说得很是蹊跷，所谓“没了”，是指死亡还是失踪？这人又是怎么没的？便接着问道：“胜老板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你知道多少？”

刘坏水想起那段可怕的经历，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先到小吃店柜台上要了瓶二锅头，两杯酒下肚，一张老脸涨得通红，这才拉开了话匣子：“当年胜老板嘱咐过国家有保密制度，本来这些话我不能说，可您八老爷不是外人，咱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讲的？您看我鬼鼓刘活了这么大岁数，年轻时气儿粗胆壮，也常钻坟窟窿撬棺材板子，一辈子专跟古董打交道了，什么怪事没见过？可1963年那件事实在是太邪了，现在偶尔回想起来，三伏天也能惊出一身冷汗……”

刘坏水的手艺和眼力确有出众之处，又会一手祖传“描样儿”的绝技，所谓“描样儿”就是用纸笔临摹古墓壁画或浮雕，一般古玩行擅长造假的都有这门技术，画出来形神兼备，足能以假乱真，有时墓穴地宫中的壁画，或是棺槨上的彩绘，突然接触到空气就会迅速由清晰鲜艳变为模糊暗淡，刘坏水就有本事能将模糊不清的彩绘，重新在纸上按原样复原出来。

因此胜天远当年对他格外看重，出野外时常将刘坏水带上作自己的助手。那一年夏末，正热的时候，刘坏水跟着胜天远带领的考古发掘队，在甘肃省麦积山石窟工作，突然接到命令，让胜天远带一个助手跟着部队的车走，不许问去哪，也不许问去干什么，出来一看军车已经在外边候着了。

胜天远便招呼刘坏水同往，二人匆匆带上应用之物，上了部队派来的军用吉普车，一路驶去都是隧道和盘山公路，越走越是人烟稀少，到后来开到大山里头，沿途就再也看不到半个人影。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七话 伊尔—12

胜天远发现公路两侧刷着解放军部队里用的标语和口号，才知道这是条军用公路。

还有更加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原来公路的尽头不在山脚下，而是在一座海拔接近两千米的山峰腹部，这里有几座大型防空洞，下车后被安排在防空洞里休息，等待考古发掘队的其余成员前来会合，周围都是戒严的军事禁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允许随意走动。

胜天远只能留在防空洞里，看不到外边的情形，难免要胡乱猜测：“是不是有工程兵部队在山里打隧道挖出了某座古墓？可事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

大约过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其余的人员陆续到齐，他们大都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而来，相互间并不熟识，也没有谁知道此次任务的详情，神色间显得有些迷惑。

众人先在防空洞内留下个人的全部随身物品，并登记领取相应的工具装备，随后被带离防空洞，来到洞外一看，才知道深山里根本没有古墓，原来山顶上建有一个军用机场，跑道和机库全都铺设着伪装，飞机的起降都在高山上完成，此刻正有一架苏制“伊尔—12”空军战术运输机，停留在跑道上待命，考古发掘队将要前往的“目标”显然还离得很远。

刘坏水此时心中忐忑，他以前听胜天远讲过，如果动用空军，至少需要大区两位首长同时签署命令，这支考古发掘队究竟要被派去什么地方？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特殊任务？不过到了这种地步刘坏水也没法多想，只好跟着队伍登机。运输机里的其余乘员，也都是个个神情紧张，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诺大个机舱内鸦雀无声。

刘坏水从来没坐过飞机，不免担忧地问胜天远：“胜老板，想当初北京还叫北平的那会儿，芦沟桥附近掉下来一架日本战斗机。我们那老哥儿几个最喜欢凑热闹，听到消息便都过去瞧新鲜，就为这事还让日本宪兵抽了一顿鞭子，差点没给抓去毙了，我当时亲眼看见，战斗机肚子那个小鬼子摔得都没模样了。咱现在这大铁鹞子个头可比日本战斗机大多了，它带得动这么多人吗？要是飞到天上扑腾不动了，许不会也掉下来？”

胜天远在登机前被召去开了个秘会，他似乎已经知道考古发掘队的

行动目标，安慰刘坏水道：在中国好多场合都有禁忌，比如跑船的忌讳在水上说“沉”字，其实国外也是如此，乘飞机就怕说到“坠毁”，英国海军在舰艇上也从不提及沉没在冰海的“泰坦尼克号”，惟恐说多了就会遇到灾难事故，这些都是基于心理作用产生的自我暗示。世界上虽然从不存在这绝对地安全，但你只要多考虑好的一面，就不会这么担心了。这种苏联制造的活塞式双发螺旋桨运输机，故障率并不高，它有两个发动机，损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继续工作，而且刚才我见过驾驶员了，咱们这架“伊尔—12”空军运输机的机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飞行员，飞行经验很丰富，今天气象条件也很好，晴空万里，“伊尔—12型运输机”在起飞前作过严密检修，绝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没过多久，这架“伊尔—12”就接到了起飞命令，活塞式双发运输机冲出跑道直入云霄，升空后刘坏水才听到消息，也不知道是否准确，大概是有某支测绘分队，奉命在罗布荒漠西南边缘的某个地域内，寻找一条消失多年的古旧河道，并测绘精确军用地图，那一地区情况十分复杂，至今未经过精确测绘，属于地理上的盲区，由于胜天远非常熟悉西域历史及各类古代地理著作，因此也被调来参与这项行动，同时还要随队评估沿途的各处古迹，如有必要就采取抢救性发掘。又因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反动势力格外猖獗，在罗布荒漠以北的军事禁区附近，也发现有可疑分子频繁活动，为了对外界保密，同时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才由空军负责运送。

刘坏水提心掉胆，飞机每有颠簸就被惊出一身冷汗，他强忍着眩晕，透过舷窗向外眺望，他们搭乘地这架苏制“伊尔—12”活塞式双发螺旋桨运输机，此刻正以“每小时340公里”的巡航速度，越过甘肃玉门关，由东向西飞临新疆“库姆塔格沙漠”上空。只见舷窗外碧空如洗，地面黄沙漫漫，一望无垠，起伏的沙丘犹如波涛汹涌的海水，层层细纹在强烈的日照下泛着金光。

也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该出事终归还是要出事，航行在高空的“伊尔—12型运输机”忽然发出一阵猛烈的颠簸，机身开始向一侧倾斜，不断地剧烈摇摆，舱内暗红色的警示灯，也随之不详地闪烁起来，又有阵滚雷般的声音传来，接触到机舱上边就“喀嚓喀嚓”作响。

众人都系着安全带，才没被当场撞断了脖子，胜天远见状立刻询问驾驶员：“发生了什么情况？”

副驾驶员杨三喜报告说“伊尔—12运输机”在高空中遇到了意外事故，目前已经完全失控，咱们可能随时都会坠毁。

众人也都察觉到，机舱上边正发出一阵阵沉闷地响声，听在耳中犹

如滚雷，可此时天晴如洗，碧空万里，怎么可能会有“雷暴”出现？舱外又不时传来金属断裂般的动静，似乎是高空有什么庞然大物落在了“伊尔—12运输机”上方，并试图撕开机舱将身体钻进来。

运输机上搭载地乘员们心头无不颤栗，虽说偶有飞机在起降时撞到飞鸟导致坠毁，可这架“伊尔—12”目前位于空气稀薄的高空，别说是普通鸟类，就算是“喜马拉雅雪鹫”那种体型绝大的猛禽，也不可能在半空中硬生生攫住军用运输机，如果机舱外果真有某种“东西”存在，它会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又得有多大力气？

苏制“伊尔—12运输机”能够执行伞降任务，机舱内配备有专门的伞兵伞背包，可在当时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人有胆量打开舱门伞降逃生，众人只好留在座位上听天由命。失控的“伊尔—12运输机”，犹如在暴风中航行的船只，被冲撞得时上时下，剧烈地晃动使考察队员们不住摇摆身体，被颠簸得头脑发昏，脚底下都是软的，五脏六腑也差点跟着翻了出来。有的人忍不住张口呕吐，还有些人克制不了恐惧，干脆闭上眼睛，上下牙磕打得跟机关枪扫射似的。

最后在一阵直刺大脑皮层的尖锐嗡鸣声中，全部乘员都在眩晕中失去了意识，但这时间非常短暂，似乎仅是几秒钟甚至更短的一瞬间，很快就相继醒转过来。此刻“伊尔—12运输机”已经开始自由落向地面，左翼螺旋桨不知在什么时候起火了，冒出滚滚浓烟。当时日已近午，地面干燥无水，气温高达四五十度，从空中俯视，位于罗布泊东面的“库姆塔格大沙漠”荒凉无边，黄沙在强烈日光照射下呈现现金红色，失控的空军运输机，正穿过滚滚热浪，疾速坠向沙漠。

“伊尔—12运输机”的主驾驶员，是空军独立运输团的副团长老丁，他全名丁得根，“东北老航校”三期学员，抗美援朝时期他曾驾驶着“米格—15战斗机”，多次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直接较量过，不仅飞行经验极其丰富，心理素质也格外出色。

丁得根发现“伊尔—12运输机”左侧活塞发动机和升降翼损坏，无法重新拉升，高度只能越来越低，他立刻作出决定，要冒险在沙漠中采取迫降。此时“伊尔—12运输机”越过一大片沙山，视线尽头赫然暴露出一条红褐色的古河道，从空中俯视，仿佛就是无垠沙盘中一道不规则的细微擦痕，由于存在着许多沙生植物，周围又有相对稳固的大沙丘绵延起伏，所以始终未被流动的黄沙覆盖，在它还未枯竭之前，或许曾是大漠与盐沼交界处的绿洲，又或许是某座古代水渠遗址，如今却只剩下满目荒芜的沙蒿，对旅人来说已毫无存在的意义，也许只有在超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上，才会出现它的踪迹。机长老丁和副驾驶员杨三喜还未来得

及仔细观察，“伊尔—12运输机”就已拖着滚滚浓烟飞临河床，高度和速度都不允许驾驶员再多作盘旋，甚至来不及进行机动调整，只能尽力平衡减速，歪歪斜斜地撞进了水流枯竭的河床地带。

茂密的沙蒿枯草，以及地面龟裂的深厚干泥，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减速带，只是“伊尔—12运输机”起落架和发动机螺旋桨都被沙蒿缠住，机身在巨大的前冲惯性作用下，仍是打着横在河床子里滑出数百米。驾驶员老丁迫降动作正确，操纵得当，虽是接地较重，但既没起火也没爆炸，“伊尔—12”安然无恙。

从“伊尔—12运输机”上幸存下来的成员，互相搀扶着陆续钻出机舱。此时舱外烈日炎炎，到处都是明晃晃的炙热，干河床及两侧的大沙漠中，不存在任何生命迹象，满天湛蓝，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死亡一般的寂静和酷热使人无法承受。

刘坏水至今想起这件事情来兀自心有余悸，多亏当时的机长是老丁，他后来才听说这类苏联制造的“伊尔”运输机，在设计上有个致命缺点，主燃料箱都装在机腹底部，并且不能进行空中放油，在沙漠里也指望不上起落架，机身在迫降滑行的时候，肯定会与沙砾产生剧烈接触，无论能否平稳着陆，只要油箱破损，再摩擦出半个火星，就会立刻起火爆炸，在当时那么紧迫复杂的条件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敢于尝试迫降，如果没有出众的技术和胆识，谁能做到处变不惊？

“伊尔—12运输机”在迫降点紧急着陆，虽然并未起火爆炸，但是冲击过程中还是有人人员伤亡，副驾驶员杨三喜不幸牺牲，当时通讯人员试图用“光学无线电”发报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希望寻求附近解放军部队的支援，由于运输机刚刚进入新疆境内的“库姆塔格沙漠”，应该距离玉门关不远，可是经过随队的测绘人员定位，竟发现迫降点的坐标大致是“北纬40度52分2秒，东经91度55分22秒”。

测绘人员惊得呆住了，因为“坐标”不会有误，这段数据显示“伊尔—12运输机”迫降地点，是位于“库姆塔格沙漠”和“罗布荒漠”之间的无人区，与此前估计的地点相差几百公里，也就是说在众人失去意识的短短一瞬间，“伊尔—12”已由东向西横穿了库姆塔格沙漠。航空事故大约发生在正午12：30分前后，所有配带的手表人员，都发现自己表盘上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

楼兰妖耳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八话 迫降在庫姆塔格

由于手表和计时器全部损坏，使得众人对“时间”的判断失去了准确依据，只能凭人体自身的生物钟来分析情况，在与总指挥部联络之后，推测这架运输机，至少在沙漠上空消失了一个小时，“伊尔—12运输机”在航行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在万里无云的高空遇到的又是什么？在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中，没有绝对的科学依据可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这场诡异的航空事故，直到许多年后也无法判断真实原因，只能暂且排除掉“时间”因素，在报告中估计了某种可能性：1949年的时候，有一架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失踪，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有人在罗布泊东部发现这架飞机的残骸，搭载的人员已全部死亡，它也是突然改变航向，坠毁在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经过的“区域”。

类似的故事还有几起，因此推测这架“伊尔—12运输机”在高空遇到事故之际，正值晴空万里，天上却有雷暴般的声音发出，这说明乱流冲击形成了“气穴”，也称“晴空湍流”或“怒云”。“晴空湍流”是由乱流相互冲击形成的巨大波动旋涡，它无影无形，没办法事先预测，驾驶员更不可能用肉眼对它进行准确判断。

或许在“塔克拉玛干、罗布泊、库姆塔格”辽阔地域的上空，就存在着“晴空湍流”，机上乘员感觉到有一瞬间失去了意识，很可能是种错觉，实际上在此期间，这架“伊尔—12运输机”已被高空气流推到了库姆塔格大沙漠西端。

胜天远有丰富的荒漠探险经验，作为考古发掘队的指挥员，他认为迫降点距离罗布泊荒漠西南边缘已不算太远，凭借现有装备和地图，仍可徒步前往预定行动区域，继续执行任务，只留下伤员和空军机组乘员在迫降点等待救援。

上级首长回电指示：“你们对目前情况的评估基本准确，主动权仍在你们手中，荒漠里困难危险较多，望设法予以克服。”

胜天远确认了上级的命令之后，安排好伤员，带上装备率队进入了茫茫荒漠，但是在翻越“大沙坂”的时候，他们遭遇恶劣气候，行动被迫中断，胜天远也不幸在荒漠中染上了重症，回到北京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偶然？还是必然？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了，或许冥冥之中真有一种无形的可怕力量，在阻止人类揭示那些早已消逝在沙漠中的过去。

而刘坏水因为在“伊尔—1运输机”迫降过程中撞断了肋骨，没能随队

继续行动，现在想来真是庆幸不已。刘坏水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说：“看来我刘某人这辈子是没有坐飞机的命，今后就是有人拿大枪顶着我的脑门子，我也不敢再坐那铁鹞子了。”

刘坏水也看出司马灰的心思，便又说：“八老爷，我看您二位对胜老板的事还挺上心，许不是有过什么交情？我这正好有个门路可走。”

前几年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下，考古部门成功组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有一具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这具两千年前湿尸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以头版头条，配发大幅照片的形式进行了报道，所以由打今年开春以来，又有几个被批倒批臭的反动学术权威得到释放，暂时恢复了工作，只不过帽子还没摘，其中有一位考古兼地质学家宋选农，以前是胜天远的同事，俩人私下里交情很深，但这宋教授的学术头衔现在是没人称呼了，因为是个秃脑门子，所以大伙都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宋地球”。

胜天远身边有本工作笔记，向来秘不示人，里面记录着他考古探险生涯中的全部重要事件。临终前，胜天远在病床上将这本册子封在档案袋中，托刘坏水转交给宋地球，并嘱咐刘坏水千万不要偷看里面的内容。

宋地球当时正在甘肃出差，回来的时候胜天远已经死了，后来刘坏水亲手把工作笔记交到宋地球手里。宋地球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刘坏水偷眼看到写有“楼兰妖耳”四字，也不知是何所指，而宋地球则显得很吃惊：“这个胜天远，胆子也太大了……”他从头到尾翻匆匆看了一遍，就当刘坏水的面点了盆火，将这本笔记一页页扯开，全部烧成了灰烬。

事后刘坏水出于好奇，也曾问过几次，可此宋地球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反而每次都要告诫刘坏水：“咱们有保密制度，不该问的不要多问，不该看的也不要多看，知道的太多了对刘师傅你没有半点好处。”

刘坏水可不想引火烧身，只得罢了这个念头，未作深究。

文革开始后，宋地球没少受罪，一直被下放到了农村参加改造，今年夏天才给放回来，并安排到一支测绘分队主持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新疆寻找金矿。罗布泊荒漠西南端，库鲁克大沙坂一带，曾有一条神秘的“铁板河”，历史上有南北两条铁板河，其一绕经楼兰，沿途都是犬牙交错的盐壳，以及奇形怪状的雅丹；其二发源于阿尔金山，是从沙山上空流过的“浮水”，在许多描述山脉水法的地理著作中，认为南北铁

板河是贯穿连通的一条河流，其实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随着日益恶化干旱的环境，“浮水”早就被荒漠狂沙吞噬了，按照地理古籍记载，“铁板河”河床里有沙金，地下甚至还有巨大的“金脉”，可那地方属于地图上的空白区域，一年四季风沙不断，条件极端恶劣，也无法进行空中测绘，只有精通先秦地理著作的专家，才能带领测绘分队找到消失无踪的“金脉”。目前仅是初步定位，只针对“铁板河”具体地形及经纬度、海拔等数据进行测量，然后才会将图纸交由“物探、化探、钻探”等不同大队做进一步详细探测。

宋地球学识广博，文革前身兼行政要职，他不仅熟知古西域历史，也是地质和生物化学方面的专家，但大多是书面上的东西，纸上谈兵还成，真要让他进了风沙肆虐的大漠戈壁也照样发懵。据说胜天远在1963年带领的队伍，便是计划前往“铁板河”沿线，宋地球将继续接任当初没有完成的那项工作。

刘坏水解放前曾多次深入回疆大漠，协助英国探险家寻找“圆沙古城”，干了不少出卖国宝的缺德事，宋地球得知此事后，就让他作为自己的助手，一同前往罗布泊荒漠。

刘坏水虽然只是勤杂工的待遇，但工资多少无关紧要，也从不指望那二十几块钱糊口，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口号下，他这工人阶级的头衔成了保护伞，趁机搂了不少好东西。刘坏水曾用一三轮车白菜换了对元青花大瓷瓶，晚上做梦都能乐醒了，哪有心思去戈壁荒滩上遭那份罪。

刘坏水又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宋地球在劳动改造期间，仍然不断给上级写报告，申请带领测绘分队前往大漠戈壁的原因，正是与他看过胜天远所留的“工作笔记”有关，所以刘坏水推测这次的行动，绝不仅仅是测绘“铁板河”那么简单，但再详细情况他就探听不出来了。

只是刘坏水也不敢把宋地球得罪透了，这年头就怕检举揭发，万一宋地球把刘坏水的所作所为抖落出来，就算缺乏真凭实据，也够刘坏水吃不了兜着走的，如果再牵扯出别的问题，即便有十个脑袋也都得搬家，所以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迟迟没有动身。刘坏水今天见着司马灰，就声称自己上了岁数，这身贼骨头恐怕进了荒漠就再也出不来了，而司马灰是“金点真传”，精通相物古术，尽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只要是他刘坏水保举的人，宋地球必是刮目相看，而且按照国家规定，出野外每天有一块钱的补助，一个月就有三十块钱，加上每月二十八块五的工资，对普通人家来说可也不是小数目，刘坏水又许诺，要是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愿意替他走这一趟，他个人还愿意再拿出三百块钱来作为答

谢。

司马灰并不确定胜天远留下的工作笔记当中，有没有提到“绿色坟墓”的相关线索，如今了解内情的人恐怕只有宋地球了，但听刘坏水所言，因为涉及到某些保密条令，想直接从守口如瓶的“宋地球”嘴里打探消息也不容易，看来此事不能急于求成。

另外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也觉得，继续在黑屋混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借机去看看大漠戈壁上的风光倒也不坏，他又看出刘坏水也是急着求人，否则不会往这里边倒贴钱，眼下正是一个狠敲竹杠的机会，不反切这老油条一刀更待何时？便开出条件说：“刘师傅，念在咱们两家累世交情的份上，您这忙我不帮谁帮？但您刚才说的价码可不成，因为话里话外我听出来了，您说的这是趟武差事，稍不留神就得把小命搭进去，所以三百块钱门儿也没有，我和罗大舌头一人三百，另外还得再加上那件火耗子皮袄，您要是不愿意就当我说，反正我这没二价，少一个大子儿都不成，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满大街都是，您瞅着谁合适就找谁去。”

刘坏水听罢，咬着后槽牙说道：“八老爷，这回该轮到服您了，您这叫倒扒皮啊，也忒狠了点儿。”

司马灰道：“刘师傅您太抬举我了，不过倒扒皮这个词很不雅，咱这叫好拳不赢前三手，自有高招在后头，你我今后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吧。”

罗大舌头则是一脸坏笑说，刘师傅，我们这不都是让您老人家逼的吗？这年头情份才值多少钱一斤？我罗大舌头今天才他妈知道什么叫趁人之危。行不行你就给句痛快话吧，这顿炒疙瘩算我请了，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交个朋友嘛。您要有事就赶紧走，等您走了之后，我们也得找地方打电话，到时我拿着电话就说：“喂……公安局吗？我要向你们举报一个坏分子，这个人叫刘淮水，对，文刀刘。此人趁着破除四旧的机会在街上打鼓，拿三轮车拉着白菜换文物，显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反动气焰极其嚣张，还混进了考古队充做临时工，你们不要不相信，可以先抓起来审一审，再到他家里搜一搜，如果确有其事，该毙就毙，用不着手软嘛，你们的工作原则不就是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吗？”

刘坏水一听这话吓得脸色都变了，嘴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废话，而且他实想不出比司马灰更合适的人选了，换旁人毕竟过不了宋地球那一关，只好忍痛应允，直接带着二人去找宋地球。

宋地球是个圆呼脸，面容慈祥，再加上额顶秃了一多半，看起来确实像个“地球仪”，他戴着副近视镜，眼镜腿折了就拿橡皮膏胡乱裹了几圈，刚在北大挨完了批斗，家里被抄，房子也给封了，可回到单位还不敢耽误工作，忙着整理出差要用的东西，开门迎进众人，先听刘坏水介绍了事情经过。

刘坏水将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冒充成自己的徒弟，那时候师傅夸徒弟，除了说学过什么手艺，还要着重讲品德：“为人光明磊落、言语周正、经过手艺、勤俭谨慎、公平正直、礼仪在造、推多取少、总经亏己利人，五湖四海闻名。”

宋地球仔细端详了一番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有些疑惑地问道：“这相物的古理可是门学问，在用途上要比山经水法实际得多，只是历来伪多真少，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你说你们懂，我无从判断真伪，但我研究过旧社会的《海底》，旧时所言金点为相，绿林为将，将相合称文武，这两者是从不分家的，既然得过文武先生真传，肯定要熟知《海底》，我就先问问你，什么是江湖？江湖姓名字号？”

司马灰心想：“真没看出这秃脑门子还懂《江湖海底眼》，原来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倒也有些像样的人物。”这套五湖四海半部金刚经，司马灰在睡梦中也能倒背如流，于是答道：“眼为江，口为湖，江姓龙名元直号主波，湖姓长名优龙号聚流。”

宋地球接着问：“日月姓甚名谁？”

司马灰答道：“日姓孙名开字子真，月姓唐名卫字大贤。”他听出宋地球知道的似乎也不多，心想别等你问了，今儿让你这老小子见识见识什么叫“海底”，当即一路向下盘道：“江湖日月为九州，八大神仙过九州；九州之内皆兄弟，高下三等俱是友；南京淹了我不怕，北京旱了我不愁；你有金银堆北斗，我有手艺过春秋；白天不愁君子借，夜里不怕小人偷；我这手艺独占鳌头、两朵金花、三元及第、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合同春、七星拱照、八宝黄良伞、九根金玉带、十全富贵。要问这手艺有多重，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半……”

宋地球向来有识人之能，见这些行话难不住司马灰，便又接着问了几句古西域大漠中的风物掌故。

司马灰祖上曾在清末随军平定过新疆之乱，立下旷世奇功，他也听“文武先生”说过不少家门旧事，自然应对如流。

宋地球喜出望外：“你这机灵鬼可真不简单呐，我收下了。”他又问罗大舌头：“你这大个子……有什么本事或者特长？我看你一身英勇气

质，体格健壮过人，就跟那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去部队里当兵也是抗重机枪的料，给咱们考古队背设备肯定没问题，也一起留下吧。”

罗大舌头自打进门起，就大咧咧搬了把椅子坐下，看到桌上有烟，他也不客气，掏出一根来点上就抽，此刻听了宋地球之言颇为不满，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说：“特长？那得看老同志您指的是哪方面了，我觉得体格好并不算什么特长，毕竟这是爹妈所生，毫无技术性可言。要说技术性的特长我倒真有几项，只不过轻易不愿显露，您就拿这抽烟来讲吧，我罗大舌头很喜欢吸烟，从二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到南洋有名的白金龙，没咱没抽过的，我能一口气连吐八个烟圈，还能让它大圈套小圈，这叫圈中有圈八套连环、环环相扣经久不散。另外我在多年以来的戎马生涯中，还练就了一手点烟的绝技，无论是枪林弹雨、马上步下、地动山摇，又或是翻山越岭钻老林子，都能做到不受任何限制影响，随时随地抽烟，随时随地点烟，而且点烟从来只用一根火柴，不分刮风下雨，一点就着，绝不再使第二根火柴。您觉得这个特长怎么样？”

宋地球并不喜欢那种老实巴交的后生，如果一个人在家听家长的，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单位听领导的，一点都不懂得灵活变通，那就会变得毫无主见，从而失去创造性和敢于独自面对困难的勇气。社会如此复杂，谁说长辈、领导、老师永远都是绝对正确？这种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将来有创新有成就？所以他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顽劣言行，也不以为忤，反倒格外看重。当下对刘师傅说：“这两个混小子可都不太好管的，不过我都收下了，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手，只要对考古有热情，对历史有追求，政审和接收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刘坏水找到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顶替自己，总算是交了差，他如释重负，赶紧起身辞别。宋地球送走了鬼鼓刘，回屋来又很郑重其事地嘱咐二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了，你们即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学生，一定要听我的话，服从我的安排，努力学好业务知识，明白吗？”

罗大舌头一瞪眼：“嗨，这说话的工夫就差上辈份了？您是官僚主义还是当领导成瘾？不过我们即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人了，那今后当然应该吃规矩饭，说规矩话，办规矩事，没错吧？但是我说老宋啊，听外边的传闻，都说你是位行政十三级的老干部了，虽然被扣了帽子挨过几次批斗，但回来之后还是照样办公室一坐，走到哪都有小汽车接送，屁股后头一溜烟。跟在你手底下混的人，最起码也得享受正科级待遇，拿十七级工资不是？否则简直是给咱社会主义祖国和您这当领导的脸上抹黑啊。”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你要是不懂就别胡说八道行不行？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那都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统治下的工作时期，那时候的单位就像一棵大树，咱们都是爬在树上的猴子，往上看全是领导的屁股，往下看全是下级的脸，朝左右看又都是耳目。现在这种错误路线早就遭到了批判，咱跟老宋以后就不是外人了，他总不至于想让咱俩趴在树下看他的屁股吧？”

罗大舌头不以为然：“只要给开十七级工资，让你看看领导的屁股又算什么？再说人家当领导的爬树也不可能光着腚啊，他总得穿条大裤衩子吧？”

宋地球哭笑不得，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带上这俩坏小子在身边，真不知道是福是祸，毕竟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是要前往西北方绝远之地。那里属于“罗布荒漠”二十万平方公里无人区，它永远笼罩在恐怖的死亡面纱下，寸草不生，鸟兽全无，除了风灾鬼难之外，只留存着千年的传说、千年的谜。

（注：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半——《江湖海底眼》中以二字为日月或天地，十三代表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五钱四分半指“五湖四海只取其半”。）

（第二部 第一卷完）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一话 团屯肯农场

自从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这是个充满矛盾、冲突和变革的年代，同时也是社会文明损毁最为严重的年代，短短几十年间就已连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总数在一亿以上，越南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余波未尽，对这个世界而言，1974年依然是血腥的一年。

这一年初秋，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跟随宋地球，抵达了荒漠南端的边缘地带。“罗布卓尔荒漠”二十万平方公里地辽阔区域，处在塔里木盆的与甘肃大戈壁之间，北临库鲁克塔格，南接阿尔金山，一度是繁荣的丝绸之路咽喉要冲，存在过昌盛的楼兰古国，如今驼队渐行渐远的背影早已消失不见，驼铃呜咽的旋律也都被狂风吹散，只剩下一片萧索，满途黄沙。

孔雀河北岸最东边，曾是“惊天第一爆”的实验基地，因此荒漠东北部，包括楼兰等的在内的大部分区域，在当时还被划为军事禁区，未经批准不能擅自出入，而在荒漠遥远的南端—库鲁克沙海边缘，受阿尔金山融化雪水灌溉等有利因素影响，使得附近仍然存在几处农牧混合区。这支测绘分队进入荒漠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点”，就是位于若羌与巴什库尔干之间凸出部的“三十四团屯垦农场”。

当年解放新疆的部队是“西北野战军”，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在大规模的战争相继结束之后，恢复发展和生产建设成为重点，随着国家领导人一声令下，数十万作战部队集体转业为生产或工程部队，他们开垦了大片沉睡千万年的亘古荒原，那些地方至今还留有以部队番号命名的农场，建设在巴什库尔干附近的“三十四团屯垦农场”仅是其中之一，与它相对临近的一个场区，是西侧的“若羌县胜利六场”，双方直线相距一百八十多公里。

“三十四团屯垦农场”虽在名称上挂着团级，却由于该地区沙漠化日趋严重，刚开始还能看到点希望，可当人们与风沙反复搏斗了数年之后，终于认定这地方已经不适合开垦农田，于是大批人员陆续南撤，如今只剩下几十个简陋的“地窝子”，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过百十号人，规模顶多相当于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连级建制。

三十四团农场成员大多为知青，还有部分屯垦落户军人的家属，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维护和守备“泵站”，这座两层小楼高的“9号泵站”，是“三十四团农场”中唯一像样的房屋，也是荒漠边缘的的标性建

筑。这一带的地质结构，并不适合开凿盆地边缘常见的“坎儿井”，可是利用水泵能够抽出很深地下水，水质出奇的好，入口甘甜清凉，在天旱缺水的时候，当地牧民们都会不辞辛苦，赶着牲口前来取水。

站在“9号泵站”顶部插有红旗的至高点，可以向南眺望一片片延伸到天际的秃山以及高山上零星的白雪，向北属于广阔无垠的库鲁克沙漠，东边则尽是戈壁荒滩，纵深处为“沙漠、荒漠、沟谷、戈壁、盐壳”多重地貌复合，古称“黑龙堆”，又名“大沙坂”，那里常年遭受漠北寒风侵袭，灾害频发，数百公里之内不存在任何生命迹象。早在遥远的汉唐时期，人们还只能以驼队作为主要运输工具，很难穿越这片广阔的死亡之海，因此向来被视为畏途，无人敢过，唐书称其为“风灾鬼难之地”。

司马灰在前来新疆的路上，曾问过宋地球几次关于“占婆王古城”与“绿色坟墓”的事情。宋地球却始终避而不谈，在其余人员抵达三十四团农场之后，他将众人都集中到“9号泵站”，说是要开个密会。

宋地球手下仅有四人，除了司马灰和罗大海，另有无线连的通讯班长刘江河，这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军人，本是一五九旅进疆时的烈士遗孤，一度被行走于巴什库尔干地区的驼队收养，自幼随养父母到巴州蒙古牧区擀羊毛为生，也懂得套马狩猎，具备荒漠行军经验，十分了解库鲁克附近的地形和气候。

另一个是测绘分队的胜香邻，她虽然年纪甚轻，胆略才识却不无具备，曾经跟随考察队先后三次进入内蒙古“腾格里大沙漠”，成功执行过特种地形测绘任务。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看胜香邻有些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后经宋地球介绍，才知道面前这个姑娘就是胜天远的女儿，也是胜玉的妹子，难怪眉宇之间有些神似，只是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较之胜玉少了一分飞扬，多了一分亲和，精明干练的气质则丝毫不逊。

当时有海外关系可不是多光彩的事，因此司马灰没对胜香邻提起玉飞燕的事，而胜香邻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远在英国还有个表姐，她幼年丧父，对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虽然在母亲的干预下，没有继续从事考古工作，但也算是宋地球的半个学生和得力助手。

司马灰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就问宋地球，我看咱们这支“测绘分队”的编制，也是按时下惯用的“三结合班子”，由“院校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共同组成，可总共才五个人，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

宋地球点了点头说：“现在咱们这个小组的人手是少了些，不过在进入荒漠之前，还要会合从新疆克拉玛依等的抽调来的几支分队，加起来也足有几十号人。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次行动将会面临许多难以预期

的困难，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现在有人想要退出还来得及，我绝不阻拦。”他等了一阵，见无人应声，终于说出了真实情况：

根据地理古籍描述，天下分为四极。大概意思是说世界上除了南北二极之外。还另有上下两极，极巅为“珠穆朗玛”，罗布荒漠下黑洞般的深渊，则是“地下之极”，它存在于万古不灭的沉寂之中，自有天地万物以来，就为日月所不照。1901年4月，著名的外国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佛塔，其中出土的古老经卷里也提到过“极渊”，经文中以梵禅语将其描述为“无始无终的噩梦”，可惜具体位置至今已经不可考证。

胜天远在印支等地从事考古探险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关于“极渊”具体位置的线索。1953年他返回祖国，将这些发现如实上报，果然有一支测绘分队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在位于荒漠西南方的某个区域下，找到了一处形成于主岩体固结时期的“原生洞穴”。

到了1955年，苏联提供了重型钻探设备和专家团，耗时三年，终于借助“原生洞穴”的天然结构，挖掘了一条直接通往地底近万米的“洞道”，苏联人习惯把地底深渊形容为“地球望远镜”，意同天文望远镜相同，代指用来窥探地心物质的通道，所以这条进入极渊的洞道，就被命名为“罗布泊望远镜”。

1958年底“罗布泊望远镜”终于被成功挖通，当时有一支中苏联合考察队，在穿过洞道作进一步探索的时候意外失踪，联络中断后，至今也没有找到任何一具尸体，估计已经不幸遇难了，随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专家团撤离的时候，找借口故意炸毁了“洞道”，同时销毁了大量宝贵资料和数据，苏联人在地底发现的一切秘密，都被永远埋在了“罗布泊望远镜”极渊之下，而凭咱们国家目前的能力和装备，还无法进行如此深度的钻探发掘，如今留在地面的废墟早已被风沙吞没。

胜天远当时并未被批准参与这项行动，可他并未死心，又竭尽全力重新寻找线索，并推测“罗布泊极渊”很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入口，上级为了查明当年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在地底遇难的真相，批准他带队前往荒漠。但1963年这支考古队，遇到了航空事故和恶劣气候，行动被迫中断，胜天远至死也没能亲自解开“罗布泊望远镜”之谜，只把所有的资料都偷录在了一本工作笔记中，临终前托刘师傅交给宋地球保管，可根据相关规定，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纪律，宋地球只好在看完之后将其焚毁。

但是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下大乱，到处都在搞群众运动，“罗布泊望远镜”很快被捅了出来，凡是当年参与过这项行动的人

员，都被诬陷成了苏修特务，不过宋地球的老上级对他还是比较信任，在紧要关头将其下放到边远农村，借劳动改造之名加以保护。

宋地球今年恢复了工作，上级首长指示他接手胜天远的工作，继续带队前往荒漠戈壁，探明罗布泊望远镜”下隐藏的无数谜团，并搜寻当年失踪的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但是碍于当前形势，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条件非常有限，只能当成最普通的考古或测绘工作来进行。

宋地球则表示：“条件有限不要紧，但特事应当特办，组织上既然让我带队，就应给予足够的信任，探险队的人员就必须由我亲自挑选，宁缺勿滥，外行一个也不能要，否则还不如让我再回去蹲牛棚，如果在行动中出了问题，我宋选农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上级虽然特批了他的请求，可文革开始后各单位人事变动频繁，好多部门都处于“外行管内行”，甚至无人管理的状态，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顶替了刘坏水，宋地球认为司马灰通晓古术，那都是保命回天的“神策”，此人和罗大舌头又有多年的实际作战及野外侦搜经验，身手矫捷，行事果决，都可以一当十，更重要的是头脑灵活，懂得随机应变，如能得其所助，远比考古发掘队的刘坏水来得可靠，所以期许甚高。

宋地球也听说了这二人混进考古队的理由，但他对缅甸旧事所知有限，不太清楚“占婆王古城”的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不了什么帮助，眼下宋地球所能对众人透露的情况，仅有这些而已，其余的事全部属于保密范畴，只能等到探险队通过铁板河进入“罗布泊极渊”之后，才能告知下一步的行动安排。

胜香邻事先就知道了这些内情，并决意跟随探险队同行，刘江河也显得很有信心：“上级安排我给探险队做通讯员和向导，是对我的信任，何况除了牧区的几位老人以外，就只有我进过大沙坂，我熟悉那一带的情况，荒漠行军一怕迷路、二怕风沙、三怕断水，这些问题我都能应付，没我引路你们肯定走不到地方，况且小分队也离不开通讯人员。”

司马灰却没想得这么简单，他以前在缅甸时就曾听说过“地球望远镜计划”，所谓的“地球望远镜”，都是代指近似无底深渊的万丈洞窟，野人山大裂谷两千多米的落差与之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怪不得刘坏水打起了“退堂鼓”，原来宋地球这秃脑门子是要组织一支深入地下世界的“敢死队”，这无疑将是一次地狱般的死亡之旅。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二话 电石灯

司马灰听了宋地球所言，便在脑中生出一连串疑问，苏联人钻掘出来的“罗布泊望远镜”，在地底是个什么结构？倘若距离地表万米之深，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地压，也没有氧气，不可能使任何生物存活，怎会有办法进入其中？它究竟通向什么区域？里面存在着什么东西？1963年那场诡异的航空事故是否与之相关？这类科学探测行动，为何需要宋选农与胜天远等沙漠考古专家担任领队？

宋地球已经知道了司马灰以往的经历，也清楚其参加考古队动机不纯，但是“罗布泊望远镜”牵涉太深，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还不能轻易吐露，所以无法直接回答这些疑问，他只好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说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无条件的信任我，并且相信到底，时间最终会给出一切答案。”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宋地球的话半信半疑，他们很清楚“罗布泊望远镜”是个险恶不过的所在，这次考古勘探可不像去丈母娘家相亲，稍有闪失就回不来了。但又一寻思，如今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说不去恐怕也不可能了，另外胜天远摆脱“绿色坟墓”的控制返回中国，是不是与他发现了“地底极渊”的线索有关？也许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某些关联，司马灰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不小，看来明知道前边是火坑，也得闭着眼往下跳了。

罗大舌头还惦记着十七级工资，问宋地球什么时候才能兑现？要是万一“光荣”了又怎么算？

司马灰说事已至此咱就尽量往好处想吧，要是能够活着出来，咱们弟兄说不定就能混得跟“马王堆女尸”一样，会以大幅照片形式，成为式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的人物。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所言很是向往：“既然报纸都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肯定也得配发相关新闻，我罗大舌头这脸可算是露到家了，光宗耀祖不在话下，到时候我说什么也得拎着半导体到我爹坟上去，让老头子好好听听……”

司马灰一皱眉：“你又想出什么妖蛾子？给你们家老爷子烧几份报纸不就行了吗，天底下哪有拎着收音机上坟的？”

罗大舌头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就一种地的泥腿子，参军后倒也上过几次边区扫盲班，可根本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这辈子

斗大的字识不了半筐，我要是真烧报纸，他老人家可能连哪边朝上都搞不清楚……”

宋地球见这二人越说越离谱了，赶紧拦过话头，意味深长地说：“只要你们有这份上进的心思便好，回来的事……等到回来之后再说不迟。”他当即开始规划在荒漠中的行进路线，并吩咐其余几人清点装备和工具。

刘江河独自去调试“光学无线电”，胜香邻则拿了一份“清单”，将准备携带的物资逐项检视，以确保万无一失，由于探险队准备深入地下，照明设备自是必不可少。当时国内很少有钢盔和专用登山头盔，钻山洞的常用护具，就是煤矿工人井下作业时配戴的“柳条帽”，但也有它的好处，柳条帽上的探灯光线很强，持续照明时间也长，光束穿透力和距离非常出色，甚至给人一种“如果前方没有障碍物，这道光可以一直射到地心”的错觉。

除了矿灯之外，探险队还准备了一种特殊的照明器具——“电石灯”，这是物资匮乏时代的一种产物，形状有点像“木柄手榴弹”，底下是握把，上边则是灯体，灌进水之后放一颗“电石”，再扣上有气嘴的罩子，里面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冒出银白色的雪亮火焰，如果周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灯体内的火焰光芒就会立刻转为蓝色，因此它不仅可以提供常规照明，还能起到探测空气质量的作用。

司马灰在旁看了一阵，忽然对胜香邻说：“62式军用多功能罗盘测距仪、海鸥205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猎鹰8X40高密封望远镜……，这些东西凑合着足够应付侦察行动了，可为什么没有武器？不给咱们发枪吗？”

胜香邻解释说：“咱们这组的五个人中，只有通讯班长刘江河是军籍，按规定他在执行外勤任务时可以配枪，再说那片荒漠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携带枪支的意义并不大。”

罗大舌头焦躁地说：“没枪胆气就不壮，哪怕给把五四式手枪呢？想当初我罗大舌头那枪法，能甩手打雁啊，说打雁头不打雁尾，打小麻雀也不能打碎乎了，得留整尸，要不然不叫本事……”

司马灰斥道：“罗寨主你有军事常识没有？手枪顶什么用？刘江河背的那条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就在大漠戈壁上能使，真要进了罗布泊望远镜，地下环境复杂多变，蝙蝠、毒蛇、虫蚁，还有没死绝的苏修特务，鬼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趁手的家伙怎么行？我看如果遇到危险，肯定都是突然发生的近距离短促接触，武器性能必须做到平战转换速度快、

出枪便捷、射速高、故障率低，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狭窄空间内跟本周旋不开，手枪的射击速度也不够，难以形成压制火力，都不符合遭遇战的需求，最好有冲锋枪或者突击步枪。我听说国内生产了一批轻型丛林冲锋枪，它虽是这么个名称，却不仅适用于丛林战，也可应对山地、坑道、街巷作战，如果能有支丛林冲锋枪防身，这世上就没我不敢去的地方了。”

罗大舌头反驳道：“你小子想得倒美，还他妈想带冲锋枪？给你发辆坦克开岂不是更踏实？其实你说地那种丛林冲锋枪，虽然早打六十年代就开始研发了，可直到现在还没生产出来呢，要不咱们过几年等它批量生产了再行动？”

胜香邻早就看出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不像考古队员，此时又听这二人为了带什么枪而争得不可开交，不免很是担忧：“这两人怎么都跟军火贩子似的，刚才居然还合计着要上《人民日报》，他们脑子里想的到底都是什么？”胜香邻也是好意相劝：“你们别练嘴皮子了，眼看出发在即，还有好多正事要忙呢。”

谁知罗大舌头算是逮着理了，自然又冒出许多怪话：“我说小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伙开会总要有个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过程嘛，刚才老宋发言的时候，我说什么了我还不就是忍着，可怎么刚轮到我发言你们就要忙活别的？我看这种不正之风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咱们这支队伍就快变成宋地球独裁统治下的一言堂了，如今是大会轮不到我们普通群众发言，小会也轮不到我们普通群众发言，是不是非要等到前列腺发炎，才轮得到我们普通群众？”

胜香邻从来也没见过有这肉烂嘴不烂的种人，倒被罗大舌头给气乐了：“你又上报纸又上新闻，也能算是普通群众？我看你还是先把北在哪边找着再发言吧。”

罗大舌头被说得无言以对，这时司马灰灵机一动，对罗大舌头说：“轮不到你发言也是理所当然，谁让你成绩不突出，政绩不突出，只有他娘的腰间盘突出呢，我看你也别跟着起哄了，咱俩找穆营长要枪去。”云深无迹

其实司马灰并不理会别人怎么看待武装问题，罗布荒漠里没也许没有活物，可并不等于没有死物，据说那地方有许多神秘莫测的古城墓地，到处都埋着千年干尸，带条枪至少可以镇鬼僻邪，反正空着两手去玩命的傻事，老子是坚决不干。

“三十四团农场”属于准军事化建制，除了农业生产，也要担任保卫

巡逻任务，配有制式武器和打靶射击场，经常协同民兵开展军事训练，不过穆营长却是位职业军人，他今年四十多岁，解放军进新疆剿匪的时候他立过战功，身体非常粗壮，结实得像门“步兵炮”，说话也像放炮，直截了当，这回是被上级派来，担任安全保密工作，各种物资也大多由他负责提调分配。

司马灰先前以为穆营长就在屯垦农场工作，直到刚才开会的时候，才从宋地球口中得知此人要跟探险队一同行动，就和罗大舌头直接过去找他索要武器。穆营长此时正在屋里擦枪，他将五四式军用手枪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拆开，像是伺弄刚过门的新媳妇一般，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每一个零部件，抬头看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进来，就问道：“咋球搞的，进来也不喊声报告，有啥球事？”

司马灰知道直接开口要枪肯定没戏，便兜圈子说：“也没啥球事，听说营长你是位老兵了，还在沙漠里剿过匪，又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志愿在屯垦兵团安家落户，为保卫祖国边疆奉献了宝贵青春，献完了青春又献子孙，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准备找机会向你好好学习。”

穆营长奇道：“咋球搞的，这说起话来怎还一套一套的？你们这些小青年，小嘴就是好使，我一个大老粗，有啥可让你们学习的？”

司马灰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在新疆剿匪的战斗故事，听说在沙漠里追击土匪最是惊心动魄，当时队伍上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土匪们又用什么枪？”

罗大舌头早已经等不及了，就说：“营长同志你就别谦虚了，战斗经过和具体战术可以等到以后再讲，不如直接发我们几条真家伙，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枪实弹。”

穆营长恍然：“噢，我说你们嘴里咋净是好话，原来是要枪要子弹，咋球搞的，有话就直说嘛，组织上是让我支持你们的工作，要提供向导、驼马、水粮，还要每人发一套御寒用的毡筒子，可没说要提供枪支弹药，再说你们考古队都是知识分子，开过枪吗？”

罗大舌头说：“营长同志您太小瞧人了，别说开枪，我罗大舌头连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都开过，我看你们这不是有五六式半自动吗，借我搂几枪成不成？当然要是有条步冲合一的六三式全自动，那就更好了。”

穆营长把脸一绷：“你这还没得着寸，咋就先进上尺了？”本来不想答应，但考古队也都是上边派下来开展工作的同志，他又不想得罪这些人，便出了个难题：“咋球搞的，还跟我这吹上了，那英国的蚊子你也能开？正好我这有把手枪刚拆散了，你们要是能在两分钟之内给它重新

装好，我立刻发给你们枪支弹药，可要是装不上，那就啥球话都也别说了，该从哪来，就回哪去。”

缅甸兵工厂就能生产仿造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当年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曾用过，他们参加缅共人民军特务连数年，何止身经百战，一天到晚枪不离手，都练就了一身“十步装枪”的本事，比如在山里宿营时拆开手枪保养，这时候敌人突然围攻上来了，那就得立刻用衣服兜起手枪零件，边跑边组装，跑出十步，手里的枪支就必须能够做到搂火击发，所以罗大舌头根本没把规定多少时间放在心上，他将五四式零件拉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给装上了。

穆营长甚至还没来得及看表，心中很是惊讶：“咋球搞的？”他不能食言，只好给找了几条当地牧民们打黄羊的猎枪。

司马灰一看连连摇头，这大都是由当年缴获土匪的老式步枪改装而成，有的膛线都磨平了，有的准星又不知道跑哪去的，便对穆营长说：“这种老掉牙的家伙，都不是近代土匪用的，大概还是十月革命后，逃窜流亡到新疆地区的白俄乱兵所留，比我们考古队的宋地球岁数都大，根本没法使了，子弹也不好找，能不能给提供现役的制式武器？”

穆营长却一口拒绝，他说这件事可没商量的余地，现在已经是破例了，那片荒漠的纵深区域，就连当年的土匪马贼都不敢冒险进入，几百里内半个鬼影也见不到，根本不需要全体成员都配带武器，我和通讯班长带上枪，只不过是为了有备无患，你们普通队员能做到防身自卫就足够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无可奈何，心想：“哪怕带条烧火棍子，也总好过捏着两只拳头。”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挑了两条老式火铳般的“撞针步枪”，用的子弹还都是无烟火药，各处都找遍了才翻出二十几发，至于能否正常使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转天黎明，当第一缕晨光撒向屯垦农场的时候，从牧区调来的三名向导，牵了大队驼马，背上水粮和各种装备，带着众人进入戈壁，他们首先要前往库鲁克沙漠边缘，会合来自克拉玛依油田的物探分队，然后共同穿越“大沙坂”。

前几天所走的路程，大多是地势平缓的大漠戈壁，偶尔会遇到几片盐滩，由于常年遭到漠北寒风侵袭，那些黑灰色的干涸盐沼硬壳，都被细沙打磨得光滑如镜，踩上去“吱吱”作响，使人陡增颠簸跋涉之苦。

站在这无垠的旱地上举目四望，周围单调沉寂的环境没有多少变化，到处都荒凉得令人感到窒息，如果有谁失踪里边，可能就像一滴水

落在灼热的沙漠中，顷刻间便会蒸发得无影无踪，再也无从找寻。

但司马灰听宋地球所言，就在这片毫无生命迹象的荒漠中，曾经孕育过璀灿辉煌的古老文化，那些昌盛显赫的古国，曾经神话般的存在，又神话般的泯灭，就像是开到荼蘼的花，悄然凋谢在了“时间的尽头”。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三话 荒漠

众人跟着驼队，行走在浩瀚的荒漠中，面对一望无际的空旷戈壁，仿佛世间万物都已不复存在，天地尽头只剩下旱海茫茫。

这一路上追风走尘，乏了裹着毡筒子倒在驼马旁边睡觉，饿了喝盐水啃干饼子，白天荒漠里的气温高达四十多度，灼热的气浪能把人给烤干了，实在耐不住酷热的时候，就缩在沙丘土堆后的阴影里暂作歇息，入夜后则是温度骤降，又冻得手僵脚木，肺管子发麻脑浆生疼，也说不尽这许多艰苦卓绝之处。

五天后，驼队终于成功穿过戈壁，接近了险恶异常的“大沙坂”边缘，地形地貌也开始逐渐出现了变化，这里的沙漠分布并不均匀，沙子浅的地方才不过几公分厚，底下都是坚硬的土层，由于受到漠北寒风切割，呈南北方向分布着大量“沙沟、沙谷、沙斗”。

此时恰好行到破晓时分，血染般的太阳开始从身后冉冉上升，东面的地平线仿佛被撕扯开一条鲜红的伤口，浩瀚辽阔的荒漠尽头，显现出一片凸出物，看轮廓应当是绵延起伏的沙丘，孤零零矗立在空寂的大漠中，可随着驼队越走越近，就见在满天红霞的映射之下，那些坎坷起伏的土丘和沙山，仿佛蒙上了一抹绚丽的金漆，在众人面前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巍峨城池，恍若西域古国繁华的身影重现人间，呈现出一种海市蜃楼般凄美绝伦的幻象。

正当众人看得出神，背着猎枪的向导突然喝止驼队，告诉宋地球，再往前就进“黑龙堆”了，那一带风灾鬼难多发，到处昏天黑地，八级大风昼夜不停，即使白天都看不清路，别说车辆开不进去，就连驼马也很容易受惊，而且骆驼体重，一旦踩塌了沙壳子，失足掉进沟谷流沙里就没命了，所以只能将探险队送到此地，不敢继续向前走了。

司马灰等人见状，只好卸下装备和水粮，那三名牧区来的向导当即与众人挥手道别，径自驱动驼马掉头折返，余下以宋地球为首的六个人则准备徒步行进，便在原地重新整理行囊。他们每人都有个帆布背包，毡筒子卷起来绑在上边，旁边挂着猎刀、水壶、长绳，干粮大约能吃五六天，无线连的通讯班长刘江河，还要额外背负一部“光学无线电”，回程之际可以利用它寻求支援。

按照既定方案，宋选农将要带领这个小组，前往大沙坂边缘，与从克拉玛依油田调来的钻探、物探分队会合，其中有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负责寻找苏联人留在地底的重型钻掘设备，并获取岩心样本，

探险队主要的补给和装备物资，都是由这两支分队负责携带，双方汇合后，仍将由宋地球统一指挥。

宋地球等人从三十四团屯垦农场出发之后，一直试图与克拉玛依钻探分队保持着无线电通讯联络，可大概是由于风沙中含有大量盐尘的干扰，使得电波信号极不稳定，最后收到的讯息是“钻探分队已于两天前抵达了既定区域”。云深无迹

宋地球见驼队已经去得远了，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在大漠戈壁考察古迹的经历，对司马灰感叹道：“这次咱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穿越茫茫戈壁，多亏了有向导和驼队，当年我和几个同志来此勘察鄯善国古都玆泥城，就是在这片戈壁荒滩中迷了路，那情形真是可怕，断油断水，车辆和电台也都坏了，四周全是一望千里的龟裂旱地，别说是徒步行走，就是插上翅膀的鸟雀也飞不出去。当时我看见天上有个很小的黑点，似乎是什么飞禽经过，直到靠近了才看清楚是只小麻雀，可能这只麻雀飞进大戈壁之后就懵了，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想找个有阴影的地方落脚都找不到，那时候出于求生之本能，它也不知道怕人了，直接朝着我飞了过来，刚扑在我脚边的影子里就再也不能动了，我把水壶里地最后几滴水，都喂给了这只将死的麻雀，可还是没能救活它，生命在残酷的大自然面前，向来就是如此脆弱……”

此时众人整理好了装备，开始徒步前行，宋地球一边走，一边继续对司马灰唠叨：“唐书称这古丝绸之路最危险的两片区域，一是白龙滩，二是黑龙堆，自古以来既是热风、恶鬼出没之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人畜皆不敢过，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可并不都是虚构夸大之言啊。”

司马灰听得不解：“风灾应当是指风沙带来的自然灾害，可鬼难又指什么？是说那片荒无人踪的沙漠里有鬼吗？”因为在以往的古老记载中，一旦形容起荒漠里的恐怖与危险，总是少不了要提到“热风、恶鬼”，或是“风灾、鬼难”之类的词汇，听说骆马之类的大牲口眼净，能够以目见鬼，走进“大沙坂”便会平白无故地受惊发狂，根本收拢不住，很容易跑散。难道驼马果真能够在沙漠里看到一些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宋地球突然被司马灰问起此事，一时间也很难给出准确答案：“鬼难……此类事件在历史上没有确凿记载，还真是不易阐述明白，以我个人的理解，大概是古代对于某些超常规现象的称谓。”他想了想觉得这也不算是什么理论，便举出一件事例：

以前在江苏义县地山里，有座“星星庙”，大概是清朝末年建造的，一年到头香火不断。为什么要叫“星星庙”呢？据说是因为庙里供着块“陨

石”。1953年大炼钢铁，家家户户捐铜献铁，造枪造炮造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当时有人说陨石里含有金属成份，就要把庙拆了，挖出埋在土里的“陨石”，可当地老百姓迷信思想非常严重，给施工制造了很多阻碍。上级就派宋地球带工作组前去调查走访，他们到乡里四处打听，问那些上岁数的老人，才知道原来当地人认为那块“陨石”里头有东西，可能是某种成了精得了道的仙家。但这怎么可能呢？再走访下去，事情就传得越来越邪了，甚至有许多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证实亲眼看到过在那块陨石里有“死人”，而且还不止一个，是一大一小，那可不敢惊动啊，谁要惊动它们谁真是活腻了自找麻烦。

不过“星星庙”陨石里为什么会有“死人”？那又是两个什么样的“死人”呢？工作组再追问下去，却是人人都如大难临头，谁也不敢再多说了，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工作组经过讨论，决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设法查清真相，如果想破除老百姓的封建迷信思想，就必须从根源着手，也就是挖出“陨石”进行彻底调查，然而等到清理工作结束之后，挖掘组面对这块大如拖拉机头的“陨石”，都惊诧得合不拢嘴了。因为“陨石”陨石里有许多琥珀状透明物质，在强光照射下，可以看到其中裹着两具僵尸，死者身着汉代服饰，一个是位妇人，另一个是她怀中抱的孩子。大伙就觉得很奇怪，没人能够理解，陨石是从天上来的，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汉代女尸？当时担心造成恐慌，就用帆布把“陨石”盖了，秘密运回实验室进行解剖，经过研究分析，终于取得重大突破，解开了疑惑。原来这块“陨石”，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外之物”。那是在好多年前，大约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刚生完小孩的女子，带着孩子回娘家。走到半路上，经过一座火山，结果很不幸，母子两个正好赶上了火山喷发，这个女人和她的小孩，被泥石流埋住，像琥珀一样裹在了里边，泥石受到岩浆高热形成了半透明的物质，内部却始终处于密封状态，千年万载，永远保持着生前的容貌。而石块又被火山喷上了天，变成了一颗小行星，围着地球转来转去。直到清代，才又化为一颗“陨石”，重新坠回了地面。

司马灰听了根本不信：“这就是您的重大发现？您刚才要是说考古队从哪座古墓里出土了唐明皇用过的避孕套，说不定我都能信以为真了。可星星庙的来历我却比您清楚多了，那里面压根儿就没什么尸体。”

宋地球解释道：“我说的这件事情，仅是举出一个例子作为比喻而已，不用追究是真是假，我只是想让你们通过它了解‘求实’的必要性，因为有些考古现象，在发掘过程中总会给带来很强的神秘感，很难使人轻易理解，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厚重的幕帘逐渐拉开，即便是再复杂的谜团，也终究会在我们面前真相大白……”

司马灰惟恐宋地球又开始长篇大论地给自己讲课，赶紧装做绑鞋带，故意落在了队伍末尾。

穆营长和通讯班长刘江河在前边引路，带着探险队徒步荒漠。有道是“望山跑死马”，从破晓时分，就在着一望千里的大戈壁，看见前边有片起伏绵延的土丘沙山，可拿两条腿一步步地丈量过去，夜幕降临后才踏进大沙坂。

天气情况超乎预期的好，没有出现传说中的热风流沙，此时的天空，仿佛是块透明的巨幅水晶，呈现出无限深邃的蓝色，“大沙坂”正在月影下沉眠，这片被天幕苍穹笼罩着的浩瀚沙海，银霜遍地，清冷似水，那些终年被沙尘覆盖着的土丘，奇迹般的露出了真容。

众人虽然常在野外行动，却也从没见过如此摄人心魄的繁密星空，都不知不觉地抬起头来仰望穹苍。

司马灰窥视天河，见星云通透，在那平静的深邃中，似乎蕴涵着巨大的恐怖，四周死寂的空气中，仿佛充满了某种危险的信号，不免暗觉不妙：“众人脚下这座沙山，就应该是与克拉玛依钻探分队会合的地点，可观望良久，周围又哪有半个人影。”

穆营长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不安，众人携带的水粮在沙漠中根本维持不了几天，如果不能与钻探分队会合，处境将会变得非常危险，他焦急地看了看手表，骂道：“咋球搞的，克拉玛依钻探队不是早就到了吗？难不成都死球了？”骂完又回头命令通讯班长尽快用光学无线电与钻探分队取得联系。

刘江河依命行事，可那部无线电里始终没有任何回应，急得他满头是汗。

宋选农耐心地宽慰道：“小刘同志，你别着急，再多试几次。”

这时司马灰见胜香邻正举着望远镜向四周观看，神色间显得有些异样，就问她能不能通过望远镜看到克拉玛依钻探分队？

胜香邻摇了摇头：“这沙漠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可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罗大舌头也告诉司马灰：“我刚走上沙山的时候，似乎看到远处有些东西在动，可一眨眼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说这片沙窝里，许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司马灰心知事态反常，就半蹲在地，把鹰一般敏锐的目光投向四周，沙漠里寂静得连掉下根针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一眼望出去没遮没

拦，鬼影都看不见半个，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除了沙子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存在。

罗大舌头先前在屯垦农场里，曾听人说这“大沙坂”本是一片被荒沙覆盖的土山，掩埋住了不少古城墓穴，如有狂风掠过，就会从流沙下显露出半截棺木或古尸手臂，解放前有支国民党部队，溃逃进“大沙坂”之后迷了路，那好几百人，再没走出来半个活的，都被这片恐怖的沙漠吞噬了，或许是大漠埋骨、旱海沉尸，至令死者不安，时常会有怪异发生，他未免怀疑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在沙漠里遇上了鬼，否则那几十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胜香邻秀眉微蹙：“你们考古队的人，怎会相信这世界上有鬼？”

司马灰虽感觉到附近有些异常，可观察了半天也不见任何风吹草动，脑中绷紧的神经稍有松缓，便对胜香邻说：“好多年前祥林嫂就提出过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魂灵？但就算是鲁迅先生，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

这时罗大舌头忽然扯了司马灰一把，指着沙漠深处说：“你瞧瞧那是什么，我估计鲁迅先生肯定没见过这种东西。”

司马灰等人闻听此言，都不禁深吸一口寒气，他们顺着罗大舌头手指的方向望去，其时月明如昼，视野格外清楚，就见沙漠中有一个黑黢黢的物体，直立着缓缓移动，只是离得较远，看不清肢体轮廓。

众人又惊又奇，定睛再看时，周身寒毛全都“齐刷刷”地竖了起来，因为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那个影子只是“影子”，而不是任何物体遮挡住光线，留在地面上的“阴影”。它所经过的地方，也没在沙漠中留下任何痕迹。

“必须有某个物体遮挡住光线，才会在地面留下投影”——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可冷月寒星辉映下的大漠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除了沙子就是沙子，在没有任何“实体”的情况下，沙漠里又怎么会出现阴影？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四话 壁画

穆营长常年在玉门甘肃一带的沙漠里剿匪，却也从未碰上过这等怪事，他为军多年，向来气粗胆壮，从不信邪，认定是有敌特暗中跟随探险队，立刻端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对天鸣枪示警，眼见沙丘下那团黑影越来越近，就对准目标扣下了扳机，“五六式”那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射击声，在空旷凄冷的沙漠中听来，显得分外“嘶哑”。

穆营长枪下虽未落空，但沙地上那团“鬼影”却似无知无觉，7.62毫米口径的制式步枪子弹对它没起任何作用，仍在飘飘忽忽地时隐时现，随即轻轻一闪，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倏然消失无踪，眼前唯见沙丘起伏，沉寂无声。

这大沙坂里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别说狼踪狐迹，只怕连只沙鼠也不存在，更何况此刻月色正明，视野变得分外清晰，远比白天热浪蒸腾或沙尘漫天时看得还要真切，如果荒漠里真有某些东西出现，不可能看不到它的实质。

众人都是目瞪口呆，实难解释眼中所见，宁肯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只是疲惫和压力带来的幻觉”，也不敢设想“在这片恐怖的沙漠里遇到恶鬼”会是个什么后果。

却在此时，又发觉侧面有“沙沙”作响的声音传来，众人硬着头皮抬眼一看，就见数十米开外，同样有团幽灵似的“黑影”站在沙漠中，约有一人来高，时隐时现，远近飘忽不定，深夜中的沙漠里，顿时变得鬼气森森，而在这片寂静的沙海深处，也隐隐传来孤魂野鬼的呜咽哭泣之声，众人听得真切，均是觉得心中寒意更甚。

探险队虽然带着枪支，可当此情形，也不知眼下应该如何是好，因为出现在沙丘上的东西，如轻烟似薄雾，根本没有“实质”存在，可能都是当年迷失在沙漠中的“亡魂”。

宋地球同样感觉到情况不妙，他盯着周围看了一阵，终于瞧出几分端倪，脸上微微有些变色，示意众人不要轻举妄动：“大伙不要过份渲染这种唯心主义论调，世界上哪有鬼？我看咱们遇上的情况，应该是沙漠里一种十分罕见的异常现象，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

罗大舌头说：“您就别找理由安慰我们了，我们有心理准备，这沙漠里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

宋教授只好继续说明原由，今夜月明如昼，我几十年来从没见过这

么大的月亮，好像随时都能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但用肉眼仔细观测天体，就会发现明月周围有层毛茸茸的光晕，按气象预测学的观点来看，沙漠中“月晕生风，日晕而止”，如果据此推测，就说明这片地区很可能要出现大风沙天气了。库姆塔格与罗布卓尔交界的大沙坂，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至少有三百多天风沙天气，而在规模惊人的大沙暴到来之前，往往都会有“风引”出现，也就是小型旋风，它是一个个小龙卷风似的沙团，聚散不定，在月光下当然看不到它的形体，只能看见沙漠里有团幽灵般的鬼影忽隐忽现，大小和人体相仿，看上去似乎有影无质，其实只是沙子和风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司马灰等人恍然醒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等幽灵般的怪风，可还来不及细说，风沙涌动之势便已迅速增强，先闻数里之外似有波涛洪钟之声，随着几股黑流也似的旋风卷至高空，风势骤然加剧，虽不是鬼哭狼嚎，但那呜咽凄厉的风声听在耳中，也足以使人毛骨耸然。

沙丘高处有片风化的胡杨木桩，那些木桩虽然枯死了千年，却仍然沉稳地矗立在沙河中，日复一日忍受着狂风摇撼，依旧岿然不动，用枯竭的枝干见证了不知几世的苍茫，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大沙坂的形轮廓得以固定。众人想借助枯木躲避风沙，刚刚临近那片低矮的树桩，酷烈的热风就已卷集着沙尘，宛如黄云铺地涌来，狂风肆虐之际，到处天昏地暗，眼前一座沙山，一霎时就化为漫天飞灰。云深无迹

这片“大沙坂”，属气象学中所言的枯热猛晴区域，一年到头风灾不断。冬天是“白风”，春天有“黑风”，到了夏秋两季转为“热风”，干旱炽热使得土层全都沙化了，行人走在里面，眼前只有一片昏黑，天不像天，地不像地，分不清是在昼里夜里，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呜呜掠过，就像是沙海下无数亡魂沉埋了千年的悲哀与愤怒，着实令人胆颤心惊。

众人凭借身上背包沉重，才没被狂风卷上半空，他们发现枯木桩子随时都会折断，不敢继续停留在高地上，互相拉扯着勉强挪动脚步，跌跌撞撞地翻过几座大沙丘之后，透过风镜看向周围，就见风起处，遍地沙子像河水一样流动，人在其中，也似随着沙河漂浮。

司马灰以前听说过鹅毛浮不起的“流沙河”，还以为多半是个杜撰出来的传说，今日身临其境，才知大漠深处果然有这种可惊可怖的地方存在，人在漫无边际的热风流沙中移动，有如跋涉大河，附近起伏不平的沟壑都被流沙遮蔽，完全看不到脚下的情况，万一踏空跌倒，或是滚入沙谷，顷刻间就会被风沙吞没，即使身边有队友同行，也无法提供有效救援。

当年胜天远带领考古队穿越“大沙坂”的时候，就因坠入了沙河下层

的沟谷，造成人员伤亡，才被迫中止行动。如今探险队突遇风动流沙，顾不得再去找本该出现在会合点的“克拉玛依钻探分队”，他们只能先求自保，在这种让人不能喘息的风压下，从沙河里不断摸索前行，脚底下几步一跌，稍有停留就会被流沙活埋。

大沙坂炎热干燥的程度超乎想象，绝对最高气温可达45度以上，白天掠过地表的热风温度，更是接近70度，降水量极小，几乎是滴雨不见，一年四季风沙不断，沙暴频繁，狂风咆哮，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沙海无边，使人不辨方向，人体的一切感觉都会被热沙吞没，沙尘漫天飞舞，很容易使人产生视觉疲劳，唯一有明显变化的，就是那些起起伏伏的大小沙丘，它们纵横排列，形态复杂多变，流沙底下都土山，土层沙化严重，沙沟沙坑密布，表面又有沙河涌动，很难看清地形，一步踏错就会陷入流沙，因此行动速度异常缓慢。

六个人行不数里，就已累得连吁带喘，上气不接下气，胸膛都似要炸裂开来，忽见沙丘下有片浮沙卷动形成的旋涡，宋地球知道那底下可能是个沙漏般的坑洞，忙将手一招，让众人迅速躲入其中避祸。

司马灰等人连滚带爬，几乎是被涌动不绝的流沙，直接推到了沙坑中。这是个常年被热风切割形成的沟谷，深达十几米，底下积满了堆积如丘的黄沙，也不知那沙子底下更有多深。

司马灰当先从沙堆里挣扎着爬出，拍去身上沙尘，他见满目漆黑，分辨不出究竟是落进了什么所在，就摸出电石灯来点亮了，再举灯照视，大量浮沙正从头顶滚滚流过，其余几人也相继起身，将陷在沙堆里的同伴拖拽出来。

穆营长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最挂念宋地球的安危，他刚从沙堆上爬起来，就立刻招呼司马灰，让他快举灯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司马灰擎着电石灯四下里一照，见其余几人均是安然无恙，只有罗大舌头摔得较重，趴在地上连声骂娘，而宋地球却是满身沙土，背对着众人坐在沙堆旁一动不动。

胜香邻见状暗觉不妙，担心地问道：“宋教授，你还好吗？”

宋教授闻言无动于衷，他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握住司马灰举着的电石灯，电石灯是通过化学反应燃烧照明，气嘴既被握住，灯体内炼亮的光焰立刻熄灭，沙坑内顿时一片漆黑。

司马灰未料到宋地球突然来这么一手，心下猛然一惊，早将手指扣在了撞针步枪的扳机上，同时问道：“老宋，你怎么了？”

宋地球按灭了电石灯，低声道：“你拿鼻子闻闻这沙坑里是什么气味。”

司马灰深吸了一口气，奇道：“是硫磺？”

宋地球道：“不是硫磺，应该是可以直接用来制造黑火药的岩硝，这沙坑内的土层里可能含有硝脉，而且空气不畅，碰到一点火星就会发生轰燃。”

众人听得此言，心下都是一颤，不成想这大沙坂下的土层中含有岩硝，躲入沙坑避难，简直相当于钻进了一个火药桶，处境变得更是凶险。如今未能顺利会合到克拉玛依钻探分队，以现有的装备和水粮，难以展开进一步行动，只能联络屯垦农场派骆驼队前来接应。

但通讯班长刘江河背着的“光学无线电”，在摔入沙坑时撞断了线竿，他垂头丧气地汇报了这一情况。

穆营长火撞顶梁门，铁青着面皮把他训了一通：“你小子究竟是咋球搞的，我看你胳膊腿也没磕青一块，怎就偏把电台给摔坏了？你要是修不好它，就给我死球去。”

司马灰收起了“电石灯”，改用矿灯照明，他听穆营长说得严厉，就替刘江河开脱道：“毛主席曾经教导咱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既然连死亡牺牲都很正常，那在革命斗争中损坏一部无线电，也不应该算是什么大事，何况线竿断了还可以接上，这活以前我就干过，只要把里面的线头接好，再找块胶布缠结实了，电台照样能够正常使用，远远没到报废的程度。”

这时宋地球在胜香邻的搀扶下站起身来，他也对穆营长说：“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让他以后小心点也就是了，沙井下很不安全，绝非久留之所，我看咱们还是先离开这地方，然后再想办法修理无线电。”说罢吩咐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二人在前探路，带队离开岩硝矿脉分布的危险区域。

此刻地面上流沙涌动不绝，探险队为躲避酷烈异常的气候，只能摸着沙坑边缘的缝隙向深处走，想寻个安稳的所在稍作喘息，以便维修这部损坏的“光学无线电”，再请求屯垦农场派出骆驼队前来支援。

众人身边所携水粮有限，仅能维持数日所需，一旦与外界失去联络，就将陷入绝境，自不免忧心忡忡，而在这沉闷压抑的沙谷中行动，更使人加倍恐慌。

司马灰头戴矿灯，端着撞针步枪在前探路，眼见周围尽是些沙谷沙

井，都是大沙坂地下支离破碎的土山形成，皆呈南北走势，多数已被流沙阻塞，接连找了几处“沙洞”，却没一个稳妥坚固，似乎随时都能被热风卷动的流沙埋葬。

司马灰见状不敢停留，又向前行，发现这条漫长的沙谷尽头，有几座高矮不等的夯土墙，墙下显出一处被黄沙掩埋了大半的残破洞窟，洞子里面黑气弥漫，沉浸着腐朽的死亡气息，在外看不出是城址还是墓穴。

司马灰埋下身子钻了进去，抬头用矿灯一照，见这洞窟内部方正，四面为门，三面塞有条砖，穹顶隆起成圆形，最深处的土墙上，还保留着一些古彩斑斓的壁画，描绘的都是些西域风物，画中最显眼的是一头金骆驼与一头银骆驼相互嘶咬，双方身上都是鲜血淋漓，场面极是残酷，另有一头背上插翅的飞驼，落在高耸入云地山峰上，奇怪的是这骆驼颈中，竟然生了一颗妖异的人头，也不知这些壁画藏下多少年代了，颜色竟还是如此鲜明，仍在这片饱受风沙侵蚀的废墟中，蛊惑着千年的谜语。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五话 王陵

其余几人也相继钻进了土窟，意外发现墙上竟然还有残存的壁画，而且内容十分离奇——背上生翅的飞骆驼长了颗人头，它正落在一座插入云霄的山峰上，俯视着金驼与银驼在大漠中撕咬恶斗。

司马灰等人从未见过此类充满古代西域风情的彩绘，不免觉得壁画中的情形格外神秘，心里又都是有些耸动。

罗大舌头同样是少见多怪：“呦！这驴头上怎么是个人脸？”他再仔细一看，才瞧清楚壁画上绘的是骆驼，可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刚才看岔了，只好越描越黑地补充道：“沙漠里有种野驴很特别，后背上长俩大疙瘩，样子看起来和骆驼差不多，你们这些不懂行的人就很容易搞混。”

这时宋地球凑到近前，借着司马灰头上矿灯的光亮，仔细观看壁画，他注视良久，神色颇为凝重，始终不发一言。

司马灰见这窑洞般土窟窿像是墓穴，就问宋地球道：“咱们好像是钻进坟窟窿里来了，这壁画中的飞骆驼是个什么妖怪？”

宋地球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缓缓点了点头：“这里还算稳固，先让大伙休息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把电台修好。”

众人在浮沙中行了大半天，满身满脸都是灰尘，个个都像“土地爷”，也已疲乏饥渴得狠了，巴不得能歇上片刻，听到宋地球的吩咐，按照考古队“非必要不接触”原则，离开绘有壁画的墓墙，都集中到先前进来的洞口附近，摘下背囊和步枪，倚着墙就地坐下，胡乱啃些干粮充饥。

穆营长担心上边会有流沙涌下，将墓室彻底埋住，就带着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在周围巡视了一遍，见这土窟前面洞开的厚重石门，边缘处凿痕陈旧，不是近年所留，显然是解放前已有土贼捷足先登，将古墓内的珍宝洗劫一空，仅剩下一些带不走的壁画，此外再没什么多余的东西。

穆营长察看之后，回来同宋地球商量，按照原定计划，是要首先会合克拉玛依钻探分队，一同经由大沙坂下的地谷进入“罗布泊望远镜”，可两天前就该到达这里的钻探分队不见踪影，依照常理推测，如果他们也遇到了热风流沙，多半会提前躲进地谷中避难，只是气候和电台故障，导致双方无法取得联络。穆营长发现附近有几处沙洞深浅难测，料来必然通往地谷，就打算独自一人，先到下边探明情况，搜索钻探分队

的踪迹，并让其余的人先留在这里稍做休整，抓紧时间维修“光学无线电”。

宋地球知道穆营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由其先去探察一番也好，毕竟不能眼睁睁看着钻探分队全员失踪而置之不理，便同意了这个请求，嘱咐他务必多加小心，不要走得太远，以免迷失方向。

穆营长答应了一声，带上矿灯和步枪就要行动。

司马灰拦住他说：“我跟你一起去，要是遇到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穆营长把脸一绷：“我用你小子照应个球，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你把宋教授保护好，就是对我最大的照应。”说完头也不回，拎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钻进了墓室后的石窟。

司马灰暗骂这穆营长真是个属驴的，脾气又倔又硬，他只好回到墙边坐下，啃些干粮裹腹，又指导刘江河维修那部“光学无线电”，但电台损坏的程度，比预期中的还要严重，如果不更换零部件，就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这时宋地球让胜香邻在笔记本上，将墓室内的壁画素描下来，然后他才告诉司马灰：“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地方，正经是座楼兰王陵，可惜早在民国初年就被土贼盗空了，掏得是干干净净，连块棺材板子都没剩下，只有土窑般的墓穴和少量残破壁画留存至今，恐怕过不了多少年，这里就将彻底被流沙吞噬了。”

司马灰不太相信：“土窟里如此破败不堪，你就凭一些残缺不全的壁画，怎么敢肯定这里曾是楼兰王的墓穴？”宋地球对这种问题，解释起来总是不厌其详：“其实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初次到这来，你看这座被盗空地古墓里不是还剩下些壁画吗？其中蕴藏的大量历史信息相当重要，仅根据壁画里描绘的金银骆驼，就能判定此地是楼兰王陵。”

胜香邻听出了一些头绪：“宋教授，你是说骆驼在西域大漠中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宋地球点头道：“骆驼是沙漠之舟，以前的客商们要想穿越丝绸古道，肯定离不开驼队。史书上称古西域有三十六国，那仅仅是指丝绸之路最为繁荣鼎盛的特定时期，如果实际统计起来，由汉代至唐代，出现在南北丝绸之路沿途的大小城邦，前前后后总计四十二国。但在两汉至南北朝时代，北起铁门关，南到尼雅一带的辽阔地域间，也只权威最重的楼兰——鄯善国王国，才可以将金骆驼作为王室至高无上身份的象征，这就同中原帝王将自己比喻成真龙天子是一个意思，再加上壁画中

还出现了跪拜的文武百官，所以我才敢推测这是座楼兰王古墓。”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还是不太明白：“壁画中落在高山上的飞骆驼又象征着什么？它怎会长有一颗人头？”

宋地球说楼兰王古墓壁画中描绘的内容非常神秘，而且损毁比较严重，残破不堪，即便我不知道它过往的事迹，也能凭经验做一番管中窥豹的假设，这幅壁画应该与一个流传许久的古代传说有关。飞骆驼象征着主宰因果的真神，金银骆驼嘶咬则表示墓中安葬的这位楼兰王，曾杀死过自己的手足兄弟。金骆驼是兄，银骆驼是弟，常言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下没有两个国王”，这一山容不开二虎，兄弟俩为争一个王位，不得不手足相残，到头来的生死成败，都取决于全知全能的真神，这副壁画大概表现了古代人对于“命运”的理解。

司马灰说：“噢，敢情这国王亲手杀害了自己的手足兄弟，死后还要特意在墓室壁画中告诉后来者——这件事都是早已被真神注定的命运，并非出于本王之意，倒把自己的责任来个一推六二五，摘得干干净净，惟恐背上手足相残的恶名，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可千年易过，往昔的辉煌终将被滚滚黄沙埋没，这楼兰王陵也早已被土贼盗空了，连块囫圇个的棺板子都没留下，仅剩这几片残破不堪的壁画，时至今日，谁还会在乎墓中死人当年干过什么瞒心昧己的缺德事。”

宋地球听司马灰提及生死之事，心中忽有所感，就随口说了些自己的观点：“生死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类是注定将要一死的生物，墓穴本身又是个象征着死亡的休止符，但其存在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古人历来将它视为通往永恒的大门，想把生前所有的东西都带入其中，因为一个人生前拥有的越多，临终之际失去的也就越多，就如同原本安葬在这里的楼兰王，他虽然贵为一国之主，手握生杀大权，可以随意左右臣民的生死，却对自己必将到来的大限无能为力，这种对死亡的畏惧与无奈，其实就是一种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别说上千年前的西域古国，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现代，不还是有很多人仍在说什么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吗？”

宋教授说到最后，自觉刚才有些言多语失，就赶紧岔开话题，又讲起解放前有个传闻，近年以来，对大漠中的古城墓穴最感兴趣的人，无非有两种，一是盗墓者，二是考古学家。盗墓者对陵寝中丰厚的陪葬品垂涎三尺；考古学家却更关注其中蕴涵的巨大历史学术价值。据说在民国初年，有几名英国探险家伙同一批当地土匪马贼，深入新疆大漠的千里流沙中寻找古代文物。这伙人大概都是狗鼻子，在经过“大沙坂”附近的时候，竟从这荒凉贫瘠的空气中，嗅到了奢华的气息，经过历时几个

月的寻找与发掘，终于凿开了已经封存千年的石门，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奇珍异宝，彩棺墓床周围堆积着数不清的金银珠玉，所有的“器皿、箱笼、匣子、兵刃、盔甲”上，皆是珠光宝气，金碧辉煌，棺中安眠的那位“王中之王”，脸上覆盖着黄金铸成的面具，它真实勾勒出了王者生前的容颜，宁静中透露着几许哀伤，仿佛是对自己身后命运的无奈。盗墓者们惊叹之余，动手将王陵洗劫一空。

宋地球估计英国探险家伙同土贼，在新疆大漠里盗墓的传闻，就是发生在此地，他虽未见过这座古墓里出土的珍宝，但以地理位置和壁画加以分析，墓穴应当属于“古楼兰”某位先王，在两晋时期，楼兰另立新主，并改国号为鄯善，现在的人们仍习惯将鄯善国称为楼兰，不过晋代之前的“楼兰”，却要再加上一个“古”字。

“大沙坂”下的土山深谷内，是古楼兰历代国主埋骨安息之地，古墓外形一般呈土墩状，两千年来饱受流沙侵蚀，地形地貌变化很大，众人在墓室内发现的残存壁画，其中描绘着一处高峰，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之物，代表着位于古墓地下的“黑门”，尽头通往距离地表万米之下的“极渊”，宋地球最初的计划，就是会同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在大沙坂深处寻找这座“黑门”，然后再设法进入“罗布泊望远镜”。

宋地球告诫众人说，根据汉时西域方志的描述，黑门又被称为“死亡之墙”，它同时又是守护“因果”的妖魔，会将任何接近它的人全部吃掉，所以那个区域肯定异常凶险。现在与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失去了联络，光学无线电又出现了故障，如果不能及时修复，探险队凭现有装备，根本没有能力原路返回，所以必须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是找到失踪的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即使他们全部遇难了，携带的无线电和水粮应该还有所保留；第二种情况是不仅找不到钻探分队，咱们的电台也无法修复，就只能冒死进入大沙坂下的“黑门”，根据古代的地理文献记载，那里应该有地下暗河。

众人听了宋地球之言，都觉有些云里雾里，所谓的“因果报应”，可都是早该肃清的封建迷信思想，再说“因果”好像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那座黑门又怎会是守护“因果”的妖魔？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六话 消失的克拉玛依钻探分队

宋地球想了想，又对众人说：“所谓的因果，其实是一种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复杂的逻辑概念，我再给你们举个简单些的例子你们就知道了，你们谁能用因为所以这个词，给我造个句子？”

司马灰觉得这未免太简单了：“因为老宋你不知所以。”

胜香邻正在专心致志的照着壁画描样，听司马灰所造之句，简直是又可气又可笑，她真不明白宋教授为什么会让这种家伙混进考古队，只好替司马灰回答了宋地球的问题，古人常讲的“因果”，并不能以迷信思想来一概而论，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因果”其实就是一系列“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

宋地球道：“香邻说的没错，所有的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逻辑性，就是因果的本质，可至于西域古老传说中的神秘内容到底是些什么，比如吞噬生命的山墙，还有因果的秘密，咱们现在全都无从揣摩。”

司马灰至此已大致了解了宋地球的行动方案，罗布荒漠下的“极渊”，被佛经形容为“无始无终的噩梦”，苏联人则称之为“罗布泊望远镜”，总之就是个深入地底的洞窟，由于苏联专家团撤离时，破坏了使用重型钻掘设备挖出的“竖井”，再想进去就得从侧面寻找另外的通道，而这条通道就是大沙坂下的“黑门”。

司马灰想到这些，就问宋地球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今失去了克拉玛依钻探分队的协助，电台也受损不能使用了，短时间内不会得到救援，咱们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深入地下寻找黑门后的“暗河”，但千年来沧海可变桑田，地理古籍中提到的暗河，至今是否仍然存在于地下？探险队穿越“死亡之墙”后，也就意味着彻底进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不管能否找到暗河，都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因为没有电台请求后方支援，谁也走不出茫茫无际的大漠戈壁，恐怕到时候咱们只能到罗布泊望远镜里，搜寻苏联人携带的无线电。我虽然想象不出“地球望远镜”底下有些什么，但它潜在的巨大危险显而易见，1958年失踪的中苏联合考察队，人员装备都远比现在这六人小组先进得多，咱们连具像样的强光探照灯都没有，恐怕民国那时候在大漠戈壁里寻宝的土贼，手中的家伙都比咱们精良，咱们能够成功进入极渊的把握有多大？就算进去了，还回得来吗？我们大伙很清楚现在是逆水行舟回头难，但我想从您嘴里听句实在话，咱们以小搏大，是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多半也

得成仁？

宋地球认为具体计划，还要等穆营长侦察回来再视结果决定，于是他对司马灰道：“都说这年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没文化越革命，其实这么看待问题就太片面了，探险队的装备和工具，确实非常原始落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不言而喻，但无论何时何地，咱们都应该始终相信——只有知识和信念才能使人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灰并非避艰畏险之辈，罗布荒漠里虽然艰苦，却比当初在缅甸的条件好得多了，那时候在丛林中宿营睡觉，说不定晚上就被敌方特工摸过来割断了喉管，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他见宋地球又是如此说，便知道别指望能从这秃脑门子口中，得到任何实质性回答，反正司马灰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也就不再多问了，当下坐回到墙角。啃了两块干粮裹腹，可满嘴都是沙土，难以下咽。

罗大舌头让司马灰多喝点水：“荒漠里酷热异常，如果出现脱水症状，就有生命危险。”

司马灰说：“这地底下有没有暗河还不好说，常言道人可三日无食，不能一日无水，咱们总共也没带多少清水，喝一点就少一点，要是节约点还能多坚持两天。”

刘江河边摆弄那部出现故障的光学无线电。边告诉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曾听驼队里的老人们讲过，这大沙坂下确实有片海，如果能够找到它，就不用担心水源了。”一旁的罗大舌头觉得这事挺新鲜：“这荒漠里除了沙土就是盐壳，都旱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可能有海呢？”

刘江河摇头说：“我们这里的海子不是真正的海洋，而是大型内陆湖。”

罗大舌头趁机卖弄见识：“内陆湖算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罗大海吗，因为我就是在海边生的，整天看海都看烦了。”

刘江河从来没离开过大漠戈壁，就问罗大舌头：“真正的汪洋大海是什么样子？”

罗大舌头为难地说：“这可怎么形容呢，当然跟荒漠里这种沉寂的死亡旱海不同，真正的大海冬天像男人，冷酷深沉；夏天像女人，热情奔放……”他说到这就没词了，又问刘江河：“你们这地方为什么要将地下湖泊称为海？”

司马灰见刘江河回答不出个所以然，就说：“罗大舌头你不是在哈尔滨生的吗？什么时候又他娘变成海边出生的了？看在你不耻下问的份

上，今天我就给你长点见识。你瞧北京有后海、北海、什刹海，其实也都是很小的湖，就是因为元代蒙古铁骑开疆拓土，将大都设在北京，蒙古大漠中水资源很珍贵，元朝统治者就把城内大大小小的水面，都以海来命名，以表珍视之意。一般水资源贫乏的游牧民族，都有把内陆或地下湖称为海的习惯，这片罗布荒漠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别看现在成了世界旱极，以前那也是湖水汇集之地，烟波浩渺，水丰草美。”

罗大舌根本不信：“你就抡圆了吹吧，这鬼地方还烟波浩渺？”

司马灰闲得难受，正好借题发挥：“瞧见那幅壁画了没有？飞骆驼下边是座山峰，那地方可是一座藏宝的神山。”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不免觉得十分好奇，他立刻来了精神：“这山里藏着什么宝物？现在还有吗？”

司马灰说这话你得从头听，大约在好多年以前，究竟是多少年以前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反正那会儿还有皇上坐在金銮殿里，是咱们人民群众还没当家作主的时候。在山东日照，有家人养了条狗，这条狗遍体溜黑，唯独两只耳朵是白的，它从来不叫不吠，非常驯服，整天就在主人家门口趴着。

你说可也怪了，自从这家人养了此狗，不满数年，门户兴旺，邪害不生，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原来他们家中养的这条狗有些来历，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狗王。《犬经》上有赞为证：“黑犬白耳是狗王，主人得它无忧愁；谁家养得这般狗，金满楼台玉满堂。”

忽一日，有几个满面虬髯的西域商人经过，其中一位胡商瞧见街上趴着条狗，就急忙过去仔细打量起来，看后惊呼一声：“天下至宝，不知谁家养的！”他见附近有店铺，就去问店中掌柜打听，然后寻上门去，找到主人说：“弟有一言冒犯，敢问此犬可卖否？”

主人笑道：“它是有家有主的狗，如何肯卖。”

那胡商死活赖着不走，说是只要主人开出价钱，无论多少，他都拿出真金白银如数奉上。

主人不耐烦了，想打发这胡商快走，就随口说了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价钱。

谁知那胡商一听甚觉气愤，说你看不起我们西域胡人还是瞧不起这条狗？怎么把价钱开得这么低？我们愿意付出超出这个数目十倍的价钱，而且我只要狗腹中的东西，取完之后这条狗还原样还你。

狗主人一来好奇，二来贪图重金，也就稀里糊涂的同意了，双方把钱财交付清楚，画了契约之后，主家就问那胡商：“这狗肚子里的东西，怎么会值这么多钱？”

那胡商十分得意地笑道：“在西域大漠里有千里浮沙，大流沙下边接一片称为黑门的海子，当年的神山就沉没在了海中，所以那深不见底的海水里都是无价之宝。但这片海水没有任何浮力，潜下去探宝的人都会被淹死在其中，而这狗王体内有块石头唤作狗宝，只要取出狗宝，就能带着它入海取宝，并且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

胡商说完就喂给那条狗一颗药丸，那狗吃了不久，从口中吐出一块淡黄色的石头，胡商大喜，握着石头扬长而去，此后那条狗就又开始吠叫，与普通的家犬再没什么两样，而主人家也从此衰败，变得大不如前了。

司马灰告诉罗大舌头：“那胡商其实就是个憋宝客，跟咱们在湖南长沙遇到的赵老憋都是一路货，他所说的那个沉满了奇珍异宝的黑门，按地形分析，应该就在这片千里大流沙之下，只不过曾经的烟波浩渺早已无影无踪，只余下一片干旱的洼地荒漠。”

罗大舌头听得喜上眉梢，搔了搔脑袋说：“那咱们登上《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机会可就更大了，从现在开始，走在荒漠里都得留点神了，也许咯了脚的东西，就是件当年沉在海底的宝物，千万别当石头给它踢了。”

在通讯班长刘江河眼中，司马灰就像那些走“达瓦孜”的维族艺人，跑南闯北见过世面，不禁很是佩服：“你们考古队的人，懂得可真多。”

司马灰毫不谦虚：“咱考古工作者肚里没肠子，全是学问，得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要不然怎么能说得头头是道呢？”

这时胜香邻已经描下了墓室壁画，她见司马灰又在厚着脸皮自吹自擂，就对刘江河说：“刘班长，你别信他胡说八道，这人根本不是考古队的，他顶多是个卖西瓜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别看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用起来却一道不道……”

司马灰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正想发作，却听宋地球说：“波斯胡商和江西人憋宝之类的事情，也并非都属虚妄之言，你们刚刚所讲的地方，其实就是大流沙下的黑门，那本是一个地下海子干涸后留下的坑洞，通往地底的死亡之墙就在其中，也是古楼兰先王在两千多年前沉棺埋骨的洞穴，有无数奇珍异宝散落在其中，那些憋宝客之所以不敢直接下到坑洞里，主要是担心被死亡之墙吞噬。”

司马灰很多年前就已领教过了憋宝行当的诡异手段，他听得宋地球所言，不仅又在脑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山里的墙壁怎么会吃人？我们这些人人都不是憋宝客，并不懂那套憋宝的方术，如何才能安全通过“黑门”？

这时忽听后边墓门外的沙地上一阵脚步声响起，原来是出去探路的穆营长钻了回来，众人立刻上前接住，就见穆营长满身灰土，也不知他遇到了什么，似乎往返甚急，回来后气喘吁吁地坐倒在地，话也说出来了，接过水壶，“咕咚咚”连灌了几口才开言：“真他娘的死球了，有个沙洞子是通到地谷里，钻探分队那伙人……”宋地球见穆营长神色惊惶，看来必然有些事故发生，急切地问道：“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全部遇难了？”

穆营长使劲摇了摇头：“这话真不知道该咋说，我是活没见着人，死没见着尸，只在地谷中见到了他们的壁画。”

众人听得脊背发凉，但他们并不太清楚穆营长话中的真正含意：“莫非地下中存在着两千多年的古老壁画里，居然描绘着那支失踪的钻探分队？”

穆营长却说不是，他不清楚情况自己也有些着急，但这件事情实在过于离奇，几乎将他这辈子深信不疑的一切，都给彻底抹杀了，实在不知该如何说明。他又反复描述了几遍，也只表达出一个意思：“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在地下消失了，那些人全都变成了壁画。”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七话 衰变

众人根本听不懂穆营长究竟想说什么，只猜测他在地谷中发现了“克拉玛依钻探分队”，那些人显然遭遇了不测，但无论是死是活，怎会变成了地底的壁画？

穆营长见众人不解，就道：“这事死球了，我嘴拙，说也说不明白，你们考古队总比我这行伍出身的大老粗见多识广，自己到洞子里看看去就知道了。”

宋地球通过这次艰苦的荒漠行军，早已对穆营长的能力和为人有所了解，知道这是条铁打的汉子，一贯谨慎沉稳，言下向来无虚，绝不会谎报军情。宋地球便命其余几人带上背包和电台，到大沙坂下的地谷中看个究竟。

“大沙坂”地区全是被流沙覆盖的土山，千百年来，流沙不断涌动，逐渐填塞了山体间的沟谷洞穴，但土层沙化风蚀严重，又要承受张力和塌方的影响，致使流沙下存在大量空隙，那座被土贼盗空的楼兰王古墓，附近有片坍塌的沙洞，露出了沙土层下的洞窟，顺路下行，就进入了岩壁耸立的地谷。

这地谷距离地表的流沙大约有三四百米，高处都已被土壳沙石填埋，难见天日，下边是条天然形成的深涧，地面也都铺满了沙尘，呈南北走势，平均宽度近十余米，古楼兰历代先王的墓穴都分布在这条地谷的两侧，至今还能清晰地看到那些裸露的岩层中，存在着剧烈扭曲的地质断裂带，细沙像是溪流般，断断续续从岩壁的裂缝中落下，也不知通着多少沙井、沙斗。

两天前通过无线电收到讯息，明确显示那支来自克拉玛依油田的“钻探分队”，早已抵达了大沙坂，可当宋地球带队赶到会合点的时候，却发现空无一人，便推测钻探分队遇到了热风流沙，很可能也躲到附近的沙窝里避难去了。

穆营长先前在周围探路，也是为了搜寻钻探分队的下落，不想却在地谷深处，发现了一些令他万难理解的情况，那些诡异至极的事实令他毛骨耸然，感觉自己这辈子深信不疑的一切，都被彻底抹杀了，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看到的恐怖情形，只好带着宋地球等人来到事发地点，也许只有这些懂科学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才能解释克拉玛依钻探分队究竟遭遇了什么。

众人跟着穆营长步入地谷，随着地势渐行渐深，山体中脆弱的土层，开始变为半土半石，再深处几乎全是坚厚的岩层，岩壁的颜色大多呈现灰白色。

最后来至一片狭窄的山壁前，穆营长忽然停下脚步，这里漆黑一团。众人借着矿灯光束，见那石壁上似乎有十数个模糊的人形，靠近了再看，壁中人形从头脸面目，到衣服手足，乃至胸前“克钻六队”的字样，皆是历历可辨。

众人相顾骇然：“这些壁画上的人形痕迹，确实应属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可那些人都到哪去了？他们如今是死是活？”

宋地球有种不详的预感：“我看这壁画并不清晰，人形脸部也大多扭曲模糊，谁能描绘这种东西？倒像是人身上所有颜色，经高温瞬间熔化后，吸附在岩壁上的痕迹。”

司马灰试探着用匕首刮取壁画。那色彩都如油泥一般，放在鼻尖一嗅，但觉一股腥腻冲脑，不禁皱眉道：“是人膏人油！”

穆营长想象不出什么样的高温，才能把人烧得只在墙上留个印子，不禁鄂然道：“这山壁上的印痕果然都是死人，钻探分队那些同志全都遇难了？”

宋地球一言不发，他先用矿灯四处察看了一阵，又从地面抓起一把沙土慢慢搓碎，沉思许久，才对众人说道：“看情形与先前推测的一样，钻探分队是遇到了热风，提前进入地谷避难，但这大沙坂下的土山里存在岩硝矿脉，此类岩矿不仅具有易燃特性，也含有一种黑色放射性物质氡，千百年来沙化沉积在地下，会衰变为气态钍—218或钷—214，遇到明火就会发生轰燃。这种轰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燃烧，而是一种全面快速瞬间的高热释放，也不会产生任何火焰，而是释放出如同蒸汽一般的光雾状热能，连钢板都能在眨眼之间完全熔化，钻探分队的人肯定是在无意之中，引燃了地下的气态衰变物质，轰燃产生的巨大热能将他们彻底蒸发了。”

众人都知道以宋选农之能，推测出的情况都如亲见一般，不会出现太大偏差，可是从克拉玛依油田调来的钻探分队，其中也不乏专业技术人员，那些人常年从事井下作业，自然对地下蕴藏的气体 and 矿物质十分熟悉，他们进入地谷后，会轻易犯这种错误吗？

宋地球叹了口气：“危险往往无处不在。不是预防了就不会出现意外，你们看这地谷中虽然存在氧气，却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连沙漠中常见的蝎子蛇虫都不见踪影，也没有水流，常年从事井下作业或有探洞经

验的人，绝不会在这种地方使用明火。我相信钻探分队的人也该知道这一点，可衰变的气态钚—214物质，多为凝聚的雾团状分布，在蒙住口鼻的情况下，短间接接触对人体也无大碍，但哪怕只产生一点静电，也会将气态衰变物质引燃，钻探分队虽然穿了静电服，不过有一些不经意间产生的摩擦接触，仍会出现微弱的静电，确实令人防不胜防。如果发现地底存在污浊的衰变气团，应当仔细观察，避免近距离接触，那才是唯一稳妥的对策。”

众人听了宋地球的分析，皆是黯然不语，除了对克拉玛依钻探分队遭遇感到难过，再仔细想想其中情由，也不免觉得后怕，要不是穿越戈壁的行程耽搁了两天，如今死在地谷中的人，可就不止这支钻探分队了。

穆营长又带同罗大舌头和刘江河，在钻探分队遇难的区域附近进行搜索，想看看有没有幸存者，宋地球则让司马灰和胜香邻清点装备物资。探险队所带水粮仅够维持两三天，电台也损坏严重，难以修复使用，完全与后方失去了联络，没办法向上级汇报情况。

宋地球对司马灰说了当前的处境，强调即使没有“克拉玛依钻探分队”的协助，这次任务也不能半途而废，因为留下来等救援，或是徒步穿越大漠戈壁返回农场，都至少需十天以上，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惟有从地谷进入“黑门”，到罗布泊望远镜下的地底深渊里，寻找苏联人留下的通讯设备，才能与外界取得联络，因此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别忘了有句至理名言说得——“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司马灰说，老宋你用不着再给我做思想工作了，我完全相信你的判断，因为您绝不是那种小资产阶级领导，只管自己吃饱喝足，不管下属死活；更不会拿着我们下级的鲜血，去装点自己头上那顶反动学术权威的邪恶光环。可正如你刚才所言，危险往往无处不在，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都有走悬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上过不去的坎儿了。所以你最好把“罗布泊望远镜”的具体情况，提前给我们透露透露，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一不留神去见马克思了，我们还可以接替你完成任务，照样让你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胜香邻觉得司马灰之言太不中听，责备道：“司马灰，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宋地球却认为司马灰的话有一定道理，就对这二人说：“要是我出了意外，就由司马灰你来接替我指挥，到时候香邻也会协助你。你们记住我说的话，罗布泊望远镜是苏联提供设备和专家技术人员挖掘的大型洞道，直通地表之下万米。可随着中苏联合考察队的神秘失踪，洞道彻底

崩塌，地底极渊中的岩心样本、大量珍贵数据、重型钻探设备以及无数惊人的秘密，都被永远封闭在了无底洞窟中。苏俄历来野心勃勃，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做，他们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力量，协助中国进行地球望远镜计划？苏联专家团究竟想在地底寻找什么？是否关系到国家安全？这些疑问从1958年以来，就始终没人能够回答，甚至连当年发现极渊位置的胜天远也不清楚。作为一名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咱们有责任去为国家为人民解开这些谜团。”

宋地球又对司马灰说：“我知道你对罗布泊深渊中的秘密并不感兴趣，你只是想了解胜天远留下的那本工作笔记，因为其中记载着关于绿色坟墓的事情，但这些内容都受保密条例约束，无论如何我都不能透露只言片语，我现在只能这么告诉你，在罗布泊望远镜的极渊之下，有你想要寻找的一切答案。”

司马灰深知世情复杂，人心难测，可他跟随宋地球时日虽然不多，却甚服其学识渊博、仁厚深沉，又能临大事而不惑，遇大难而不惧，极少动怒。他适才听宋地球说地底极渊中，存在着自己想要追寻的一切答案，不免觉得有些言过其实，未敢深信。但是看来胜天远毕生致力于揭开罗布泊极渊之谜，确实与“绿色坟墓”的秘密有所关联，只是这些情况都在宋地球脑袋里装着，问也问不出半个字来，只有等到进入“罗布泊望远镜”内部，才有可能接触事实的真相。

这时到附近搜索幸存者的穆营长赶了回来，他无奈地对宋地球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发现。

宋地球看了看手表：“既然没有发现，就别过多耽搁了。”他吩咐众人带上步枪和背包，准备穿越地谷纵深区域，寻找楼兰古国的“黑门”遗址。

穆营长有多年军事侦察经验，对于“敌我斗争”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认为“克拉玛依钻探分队”全部遇难的情况，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这条深邃曲折地谷，在大沙坂下纵断数十里，存在岩硝矿脉和危险气体的区域不过几处而已，钻探分队里也不乏熟悉地下气矿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进入地谷，主要是为了躲避热风流沙带来的酷烈气候，可为什么不找个安全地带，却要躲到偏僻的地谷边缘，结果引发了衰变的气态物质产生轰然，事出突然，竟未能走脱一个。

宋地球听罢不觉心中一动，此事确有蹊跷，因为地底的衰变气体，不像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沼气和高浓度二氧化碳，这种气团虽然危险，却可见可防，钻探分队在与其接触之前，不应该毫无察觉。

冷战时期苏联人进行的“地球望远镜计划”，涉及了许多不能公开于世的秘密，谁也猜测不出地底深渊里究竟存在着什么东西，仅是那些深度钻探的设备和技术也属军事机密，因此不排除国内至今还有敌特潜伏，即便不是苏修特务，也有可能是“绿色坟墓”这个地下情报组织安插下的人员，他们妄图破坏一切对于“罗布泊望远镜”内部的探测行动，说不定“克拉玛依钻探分队”里就是混入了敌特分子，才被引入绝境惨遭毒手，倘若果真如此，事情可就复杂了。

有道是“机不密，祸先行”，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一推测，却也不可不防，如果钻探分队确实是因为敌特暗算，导致全员遇难，那么对方一定还潜伏在某个角落中，暗中窥视着探险队的一举一动。

穆营长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他要替众人在前探路，难以兼顾保卫工作，又看通讯班长刘江河缺少临敌经验，就将自己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和三个弹夹，全部交给了司马灰。他叮嘱司马灰：“必须保护好1号宋选农的安全，咱们这些人里，谁死球了都不要紧，惟有宋选农不能有任何闪失，因为1号实在太重要了。”

司马灰见穆营长信得过自己，自然不会推辞，他接出手枪挎在身边，随即跟着随宋地球等人动身出发。才走不出三四步远，隐约听到身后有些极轻微的声响。那声音“稀溜稀溜”，就像是有某类大牲口在喝水一般，听来使人心悸。

这地谷里空寂无声，底部尽是干燥的沙砾岩层，根本没有水流经过，而且从方位上判断，那声音是从石壁附近传出。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正伏在那里伸出长舌，舔噬着“克拉玛依钻探分队”死亡时残留在岩壁上的人膏人油。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八话 黑门

司马灰五感敏锐过人，他察觉身后石壁上有些东西在舔尸油，没敢打草惊蛇，故意放慢脚步，猛然回过身去，手中所持的撞针步枪，也同时随着头顶矿灯的光束指向峭壁。不过司马灰动作虽快，趴在壁上那东西的速度却更加快上三分，它似乎极其惧光，发觉矿灯拨转，便“嗖”地一下缩进了岩缝中。

等司马灰转过头来，身后石壁上早已是空空荡荡，他正想跟上去看个究竟，忽有一道亮光从半空中落下，那些死亡壁画般的残留痕迹，都被映得一片惨白。司马灰随即察觉到这是高处有闪光出现，可大沙坂下的地谷里终年不见天日，怎么会突然有发光物质出现？还不等他抬头观瞧，猛听高处一阵轰响，在这峭壁对峙的狭窄空间里显得格外沉闷，那声音自上而下传导过来，也不知被放大了多少倍数，听在耳中无异于天崩地裂，就如同“一风撼折千根竹，十万军声半夜潮”。

宋地球等人也听到动静，同时抬头仰望，就见高处烁亮如昼，一线红云压顶铺来，几道幽蓝色的光焰从中掠过，宛似火蛇在峭壁间突蹿，灼热的气浪转瞬间就已直冲到谷底，几乎将他们贯倒在地。众人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急忙埋下身子低头躲避。

司马灰趴在地上仍觉酷热难挡，整个身子仿佛都要被热流熔化掉了，但心中却保持着几分清醒，知道这是有人引燃了高处的岩硝矿脉，蕴藏在山体土层中的岩硝，远比气态衰变物质的燃点要高出许多，不遇明火或炸药，绝不会轻易产生自燃现象。如今这情况足以证明穆营长的推测，果然有某些敌特分子躲在暗处，妄图干扰破坏“罗布泊望远镜”探测行动，现在我明敌暗，实是难以防范。

在几百米高处发生的矿脉炸燃，持续了大约十几秒钟。待到熊熊烈焰消退，地谷半空只剩浓烟翻滚，众人都被呛得连声咳嗽，挣扎着爬起身来，心中兀自砰砰直跳，都不禁暗道一声：“好险！”要不是此刻置身于地谷最深处，非得被活活烧成一堆焦炭不可，说不定连灰烬都留不下。”

惊魂尚未平定，周围又有许多细碎的沙土相继落下，穆营长心底生寒，沙着嗓子叫道：“死球了，这土山要塌窑了！”

岩硝稍作加工就可以用于制作黑火药，它在山体中裸露出来的矿脉被引燃，虽然产生不了持续有效的爆炸力，却足以破坏大沙坂下脆弱的土壳，这情形就像在面口袋子底下捅了个窟窿，立刻有大量浮沙随着坍塌

塌地土层掉落下来，岩壁间沙障蔽空，尘雾压顶。

穆营长见状况危险，忙招呼众人：“快跑！”他看通讯班长刘江河惊得呆了，腿底下跟灌了铅似的半天迈不出步子，厉声喝骂：“你他娘咋球搞的！”但是流沙形成的瀑布涌向谷底，淹没了一切声响，任凭他竭力叫喊，却是谁也听不到半个字。

穆营长只好上前猛推刘江河，谁知却被一块飞坠下来的巨岩击中，他头上虽戴着柳条帽。却仍被砸的血肉模糊，身子一栽，跪倒在了沙尘之中，转眼间就被流沙埋住了大半截。

司马灰在旁边正好瞧前穆营长遇难的惨烈一幕，而刘江河毕竟年轻，脑子里边早已懵了，顾不得自己也要被流沙埋没，还想徒手从沙子中挖出穆营长，奈何沙砾粗糙，他发疯似的只刨了几下，十个手指就磨秃了皮肉，血淋淋地露出了白骨。

司马灰心头一沉，知道穆营长被踢落的沙石连砸带埋，此刻已然不幸，而且流沙下落之势汹涌劲急，再也来不及去挖尸体，就探臂膀揪住刘江河的后衣领，拖死狗般硬拽着他，紧贴着峭壁往前奔逃。他们刚穿过一片流沙帷幕，就看宋地球也因躲闪不及被流沙盖住，亏了埋得不深，才被罗大舌头和胜香邻两个舍命抢出。

众人借助地谷两侧的岩根凹隙，避开落下的流沙碎石，在尘雾弥漫中摸索着逃出不知多远，但听沙石滚落之声渐渐止歇，司马灰这才敢停下脚步，抹去风镜上布满的尘土，用矿灯去照视身后的情况，发现山体崩塌的大量沙石，早将钻探分队遇难的那一段地谷，填埋得严严实实。

其余几人也各自坐倒，喘作一团，司马灰看附近地势开阔，还算安全，就扶起宋地球检视伤情，见其头部破了个大洞，失血甚多，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

胜香邻忙打开急救包，敷过了药，又为宋地球缠上绷带裹住伤口，她只是跟随测绘分队在野外工作时，学过一些简易的救护措施，判断不出宋地球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但明眼人看这情形也知道不容乐观。

司马灰看通讯班长刘江河两眼通红，呜呜抽泣不止，便知道是穆营长的死对他打击太大。司马灰虽比刘江河大不过一二岁，却目睹过无数死亡，知道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释放，迟早能把一个人折磨疯了，就厉声对他说道：“你他妈也参军那么多年了，好歹还是个班长，穆营长是被潜伏在地谷中的特务害死的，你不准备着替他报仇，却跟个婆娘似的哭天抹泪，你还活个什么劲？趁早自己撒泡尿把自己浸死算了。”

胜香邻听不下去了。她秀眉紧蹙。站起身来问司马灰：“穆营长刚刚

牺牲不久，谁的心里能不难过？你何必非要说这些刀子似的狠话，句句戳人肺腑？”

罗大舌头替司马灰辩解道：“香邻这就是你不懂了，当初在缅甸参加世界革命的时候，《格瓦拉日记》我们人手一本，那里边写得清楚——仇恨是战斗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刻骨的仇恨可以使人超越生理极限，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胜香邻虽不理解这些道理，但她发现司马灰的话似乎起到了某些作用，通讯班长刘江河渐渐止住了悲声，也就不再多提这个话头，转问司马灰：“宋教授出事前曾嘱咐过，由你接替指挥，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司马灰直言道：“凡是力量所及，我自当竭力而为，办不到的，我也不敢勉强。先前听老宋说罗布泊洞道里有部苏联电台，如今咱们的光学无线电受损，需要找到苏制电台拆下零部件才能修复，而且退路断绝，与外界失去了联络，携带的干粮虽然还可维持几天，水壶却是快见底了，照我看只能徒步穿越地谷的主体区域，找到古楼兰黑门遗址里的暗河，再去罗布泊望远镜下的极渊中，搜索苏联人留在地底的电台，不过那无底洞般的极渊里寻找那支失踪的联合考察队，简直如同是大海捞针。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谈不上制定计划，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了，但老宋的伤势比较严重，不管探险队能否抵达罗布泊望远镜，都未必能够保住他的性命，最后结果如何，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罗大舌头也很替宋地球着急，可什么话到了他这张嘴里，都不免要横着出来：“司马灰你这也能叫计划？你以为不管有没有条件，只要放一把火烧起来就行了？这纯属冒险投机主义和拼命主义嘛，宋地球这秃脑门子也真是的，找谁接替指挥不好，非要找司马灰，论思想觉悟和纪律作风，我罗大舌头都比他这个民兵土八路强多了，怎么就不找我呢？司马灰这小子不过就是一个典型的盲动主义者，他在缅甸野人山取得偶然性成功之后，非但不认真总结教训，还到处去盲目推销经验，我看咱们这支队伍落到他手里，早晚是小寡妇烧灵牌，一了百了啦。”

胜香邻并不习惯他们这种说话方式，不禁十分生气地说：“宋教授这么看重你们两人，你们却从不把他的生死放在心上，司马灰你刚才还好意思厚着脸皮教训别人，却不知忘恩负义，也不是大丈夫所为。”

司马灰知道胜香邻根本不信任自己，地谷中的环境十分险恶，团队内部成员的相互信任，是重中之重。于是他耐下性子，对胜香邻解释说：“我司马灰活了二十来年，经历过的事情也不算少了，可回想起来，无非随波逐流而已。我父母都在文革初期被打成了右派，我十几岁开始就没学上了，不得不在郊区拾荒为生，然后又跟别人跑到缅甸去参加人

民军游击队，緬共潰散后逃回中国，照样是无以为业，只能靠吃铁道度日，再不然就是被送到北大荒去开大田。我那时候真的相信命运，我的命就是个社会渣子，因为我生活在这个阶层中，到死都挣脱不开，真是活也活不痛快，死也死不明白。后来承蒙宋地球收留教诲，才不至于继续跟着火车运送生猪，这份恩德我从不敢忘。问题是我现在捶胸跺足连哭带嚎，就能把他哭得伤势好转了吗？我看这地谷中危机暗伏，咱们身处险境，还是应该设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保持镇定，少做些没意义的事才对。”

胜香邻见司马灰说得在理，神色间又显得很真挚，也就相信他了，甚至还对先前错怪之处心怀歉意。

却不知司马灰是个极会说话的人，刚才所讲的内容虽然俱是实情，唯独对他和罗大舌头投奔宋地球的真正动机一字不提，那些情况说出来反倒不妙。他看众人得脱大难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下来，就说了先前在死亡壁画处发现的怪事，看来地谷中危险极多、敌情复杂，咱们这几个人里，只有穆营长具备反特经验，他的牺牲是咱们的重大损失，另外宋地球也因伤势过重昏迷不醒，无法再指导探险队行动，所以眼下只能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大伙必须加倍保持警惕，密切注意周围的一切动静，千万不要落单。

司马灰说完，就找了根从山顶崩落下的枯木桩子，拿刀子削成鹅蛋粗细的木杆，又利用身边携带的长绳，绑制成一副担架，与罗大舌头、刘江河三人，轮流抬着宋地球，胜香邻则替他们打着矿灯照路。

一行人以指北针参照方位，经过坍塌的地谷边缘，进入了黑门峡谷的主体区域，这条地下大峡谷，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历史，它的尽头曾是古楼兰开国先王“安归摩拿”沉尸埋骨之所，同时也是一座巨大的人间宝库，隐匿在大沙坂地下近千米深的峭壁间，默默见证了两千年的沧桑轮回。

早在鄯善王朝消亡之前，这里一直是楼兰人朝圣膜拜之地，而清末至民国这段岁月里，无数寻宝者和探险家，乃至乌合之众的土匪、马贼，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大漠戈壁，前来寻找“黑门”中的奇珍异宝。可至今没人知晓“黑门”后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它就如同恶魔张开的大嘴，使那些前赴后继的掘藏者有来无回。

司马灰等人走了许久，才行到峡谷深处，这里的地势更为开阔，干涸的古老河床两侧，铺满了黄沙，沿途不时能看到一具具尸骸，有些是零乱的枯骨，有些则已化为干尸，几乎都是前来寻宝掘藏的土贼，也许只有这些尸骨自己清楚，为什么会倒毙在这条瞻仰奇迹的道路上。

正当众人的视线厌倦了枯燥的沙砾，脚步也因疲惫而变得沉重，忽见一道峭壁陡然拔起，从中分开一条似被刀劈斧削的险要通道，直上直下地深入地底，通道的长度将近两千米，是唯一可以抵达“黑门”的路径，岩壁间冰冷生硬的压迫感，使人觉得呼吸艰难。

幽深的通道尽头处豁然开朗，在高不可测的岩壁上，嵌着一座宏伟的穹庐形三重巨门，它孤独地矗立在苍凉与寂静之中，仿佛通往一个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整体建筑没有使用到一砖一瓦，完全是根据天然地势洞穿山墙为门。

探险队停下脚步，利用矿灯照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观测开凿在红色沙岩峭壁上的庞大建筑，只觉到站在门前的自身小如鼠蚁，几乎与这座“黑门”不成比例，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朝圣般的诚惶诚恐。

司马灰见周围并无异状，便将矿灯光束投向石门内部，猛然发现十余步开外坐着一个人，灯光恰好照在那人的脸部。司马灰心头顿时一阵悚栗，因为他见到了一个早该死去的人，既已投到那森罗殿枉死城中的，何曾有过退回之鬼？

第二卷 蒸气流沙 第九话 Pith Helmet

纵是司马灰胆气极硬，心底也止不住有些打怵，因为他发现在黑门中坐着的人，身穿一件倒打毛的破羊皮破袄，看那身形相貌，都和当年的赵老憋极其酷似。

赵老憋当年为取“雷公墨”，在长沙郊外的火窑内受了重伤，一张脸都给烧掉了半边，当时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亲眼看他毙命，并将其埋葬在了乱坟岗子中，此事距今已有六年之久，想来尸骨都该化去多时了，这个人又怎么会出现在新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万分诧异，那个乌云遮月的仲夏之夜，螺蛳桥下萤烛变幻的鬼城，坟地间蛙鸣蚓吹的凄凉，还有赵老憋临死之际的诡异话语，又都浮现在了他们的脑海当中。

而胜香邻与通讯班长刘江河却不知其中缘故，胜香邻见司马灰怔在那里，就问道：“那好像是一具土贼的干尸，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司马灰心想：“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他再用矿灯照视，见那个穿皮袄的老头果然已经死去，尸身坐在地上都被风化了，这具干尸周围，尽是一堆堆的枯骨，许多沙鼠正在骷髅头中钻进钻出，看那骨骼间残留的毛发，明显具有白种人的特征。

司马灰让刘江河守着担架上的宋地球，然后走到黑门内部，抱着步枪半跪在地，仔细观察地上这些尸骨，就见那穿皮袄的干尸风化严重，虽然皮肉尚在，但面目已经看不清楚了，只是身形穿着，甚至脖子上挂的那串打狗饼、插在腰间的烟袋锅子，都与当年的赵老憋完全一样，心想这多半也是个憋宝的“关东老客”。

这时罗大舌头对胜香邻说了1968年在长沙黑屋发生的事情，胜香邻听后也感意外，上前对司马灰说：“赵老憋既然早已经死在螺蛳坟了，这具干尸肯定是另外的土贼。”

司马灰忽然想起赵老憋是个六指，即便尸体风化了，这个特征却仍有可能保留下来，但用矿灯一照，发现干尸左手紧握成拳，掌缘比常人多生出一节极细的指骨。

司马灰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干尸十有八九就是赵老憋，我看尸体能风化到这种程度，少说也死了三四十年了。”

罗大舌头也觉得有些懵了：“既然这具尸体就是赵老憋，又死在这里几十年了，那咱在长沙黑屋遇到的就是鬼了？”

司马灰揣测道：“你也别把这事渲染得太恐怖了，咱们眼下只不过找到手指这一处形貌特征吻合，说不定这具尸体是赵老憋的先人……”

罗大舌头不等司马灰说完，就摇着脑袋道：“没听说过，这六指儿还带遗传的？”

胜香邻道：“你们两个别疑神疑鬼地胡乱分析了，不如先看看这些人是怎么遇害的，黑门中埋藏了楼兰古国的无数奇珍异宝，自从瑞典考古学家在地谷中发现这个遗址以来，就有无数境外探险队勾结土贼前来寻宝。这些土贼除了新疆大漠中的马匪，其中也不乏中原地区的盗墓者、江西或关东的憋宝客，甚至还有青海的掘藏师，无不蜂起而至，这些人多半懂得方术，都有积年的老手段，经验非常丰富，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回地谷中的珍宝。咱们沿途看见无数枯骨，几乎都是这些土贼所留，可这地谷中空寂异常，除了少数几个区域存在气态衰变物质，并不见再有其它危险存在，这些土贼死的很是蹊跷，如果不能查明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恐怕咱们也会面临一样的结果。”

司马灰觉得胜香邻思路清晰，见事明白，果然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条地谷里环境恶劣，外部几乎没有生物存在，随着接近了地谷尽头的黑门，才有些沙鼠沙蛇在啃噬死尸遗骨，看来这遗址底部有水源的传说应当属实，使得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高，能够维持人体正常呼吸，同时也说明这些境外寻宝者和土贼，死因并非窒息或吸入有毒物质，看尸骸间并无明显外部创伤，不像起了内哄互相残杀而亡，可这数十年间，为什么从没有人将楼兰古国的珍宝带出地谷？云深无迹

司马灰完全想不出什么头绪，对赵老憋的情况也无法多作深究，只好动手翻看附近枯骨身边的背包，想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三人搜寻了一阵，发现这具酷似赵老憋的干尸，与周围那些白种人骨骸，应属同伙，因为他们携带的背包相同，里面所都装的干粮、火油、木炭等物，也完全一样，应该是一支来自法国的探险队，他们雇佣了这位关东老客，到这大漠戈壁中来憋宝掘藏，背包口袋里都装了镶嵌着宝石的黄金匕首、玉石面具、玛瑙酒壶，也数不清有多少珍异之物，显然是已经得手了，却在返回的时候，突然全伙倒毙在了途中。

那具酷似赵老憋的干尸，可能是由于脖子上吊了一串“打狗饼”，虫鼠蛇蚁难以接近，才渐渐被地谷中地阴风化为了干尸，而他地同伙却只剩下一堆森森白骨了。

三人越看越觉得事情扑朔迷离，要是中毒身亡，这些死者都没受过外伤，要是中毒身亡，尸骨不会呈现这种颜色，老鼠也不会在它们周围

爬动，想来想去，无非只有一种可能——这十几个人的心脏同时停止了跳动。

罗大舌头觉得好奇，蹲下去捡起一柄黄金匕首，拿在手里就舍不得放下了，他也不会鉴别古物，只学着样子，把在鼻子底下嗅了两嗅，司马灰心想：“你吃饱了撑的，闻这东西干什么？”皱眉问道：“这东西能有什么气味？”

罗大舌头也不知应当如何形容，就说：“跟人民币一个味道。”

司马灰吓唬他说，以前常听人讲，在大漠滚滚黄沙之下，有座遍地都是金银珠宝的死城，误入其中的人们要是心存歹念，捡起了城中宝物妄想据为己有，就会被恶鬼缠上，晴天白日里也要飞沙走石，本来笔直的道路全都变成了迷径，将人活活困死在城中才算罢休。这些法国探险家和憋宝客死状极是古怪，可能也遇到了楼兰古国的神秘诅咒，罗大舌头你要是想多活几天，就得留神点了，可别舍命不舍财。

罗大舌头说：“你怎么又搞这套唯心主义言论？以我参加考古工作多年的经验来分析，这沙漠里有种虫子，它们死后变成了虫子干尸，一接活人的气息就会活转过来，专要吃人，这些法国人多半都是被木乃伊虫子，钻进屁眼里把人咬死了。”

胜香邻见这二人又开始练嘴皮子了，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轻叹道：“要是宋教授意识清醒，他肯定能发现这些人的死因。”

这时罗大舌头又从地上捡起一顶鼠灰色的圆壳帽子，拍去上边的灰尘，对司马灰和胜香邻说：“这种帽子不错，比咱这又沉又闷的柳条帽可好多了，咱拿别的不行，拿几顶帽子总不算犯忌讳吧？”

胜香邻心想这俩人怎么跟拾荒似的什么都捡？她要过帽子来看看说：“这是法国软木盔，前几年我在华侨农场，看到不少人干活时都戴过这种帽子。”

司马灰说香邻你还真识货，这就是法国的“Pith Helmet”，也称软木帽或软木盔，都是以上等木髓灌膜压制而成，非常轻便耐磨，透气和保护性能良好，适于丛林和沙漠等各种环境，近似于北越士兵配戴的草绿硬壳陆军帽。当年驻防在缅甸的英国军官，到野外狩猎就喜欢戴这种帽子，如果安装上风镜和矿灯，它所发挥出的勤务效能，绝非仅适合井下作业的柳条帽可比。

司马灰见那些法国人的软木帽，还在干燥的地谷中保存完好，就让罗大舌头多找了几顶，交给通讯班长刘江河擦干净了，分给众人替换笨重的柳条帽，又收集了枯骨旁散落的背包，找到里面装有火油燃料的铁

罐子，以及法国人身上挎的猎刀，全都取出来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

刘江河毕竟是部队上的人，他可没有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这一身游击习气，迟疑道：“大哥，咱们用外国人的东西这……这不太好吧？”

罗大舌头道：“亏你还是个班长，却跟个土包子似的，连这都不懂？当初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不就戴的这种帽子吗？想当初我罗大舌头在缅北参加世界革命，那穿的是美国华盛顿牌军用胶鞋，专抽英国红牌香烟，当时我们缴获的罐头咖啡都堆成了山，好多人一开始并不习惯喝咖啡，觉得像中药汤子，可我一喝就喝上瘾了。后来我才琢磨明白，我爹以前在太行山抗战时，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甩大刀片子，身上从头到脚都是东洋货，后来部队闯关东驻扎到哈尔滨，又跟老毛子军官学跳交际舞，戴明斯克手表，穿貂皮大衣，住白俄罗斯小洋楼，吃苏联西餐，像什么红菜汤和罐闷牛肉，那都是要经常要品尝的，看来这在我们老罗家那是有光荣传统的，别忘了毛主席是怎么说，这就叫洋为中用啊。”

刘江河听得无言以对，他也想不出反驳这些话的道理，只好按照罗大舌头的吩咐，整理出软木帽，替换了风镜和矿灯。

司马灰则趁这功夫，在那具形貌酷似赵老憋的干尸怀中，掏出了几件零碎事物：先是一块纯金的法国怀表，精致非凡，拧满了发条还能接着用；另有个瓷瓶里装着黑色药粉；又有几枚暗红色的珠子，像是用朱砂混合雄黄制成；还有一捆“八蓬伞”，那是跑江湖的叫法，官名称为“火折子”，一般夜行人才带，也是最原始的“信号烛”；最后有找到个黑布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里面是本纸页泛黄的古旧册子，扉页都已残破不堪了。

司马灰是想找些能证明此人身份的东西，见有本古册，忙在灯下翻开看了起来，满页都是蝇头小字，配有离奇古怪的图画，仅粗略一观，也知其中所载，都是憋宝的方术和法门，等翻到最后一页，司马灰就觉脑袋里边“嗡”了一声，这身子就好像掉在冰桶里了：“原来这具遗体生前的身份，就是赵老憋本人。”

（第二部 第二卷完）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一话 山窗

楼兰妖耳 第三卷 第一话 山窗

司马灰翻看干尸怀中的册子，见其中记录着种种憋宝奇术，每一页都配有插图，并有两句莫名其妙的口诀，多不是常人所能领悟的古怪内容。

谁知翻到最后一页。却是四页横幅折在一起，展开来依次绘着一个人牵了头牛，站立在峭壁边缘，向下俯瞰云雾缭绕的深渊；第二幅图是一幢简陋房屋，门厅从中洞开，里面又套了另一间房子；第三幅图是在茫茫大漠中，有一条死人的左臂；最后一页则是一片空白。

这些图画虽然透着诡异，但出现在憋宝人的册子里，也不足为奇，但四幅折页的起始处，却缀着两行小字：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司马灰看到此处，妊娠就觉眼跳心惊，说不出是个什么感受了，罗大舌头也吓得把个舌头伸出来，半晌缩不回去。

胜香邻觉得不解，问你们这是怎么了？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给吓成这样了？

司马灰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她简略说了一遍，并强调自己不是害怕，而是吃惊，吃惊是因为感到意外，害怕则是给吓破胆了，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胜香邻接过憋宝古籍来仔细看了看，也觉此事太过匪夷所思：赵老憋早在解放前，就因勾结法国人盗取重宝，丧命在地谷中了，而1968年，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又在湖南长沙遇到过这个人，当赵老憋临终之时，曾叮嘱二人记住两句话。现在看来，赵老憋似乎早就知道司马灰今后会在黑门下见到自己的尸骨，才特意留下两句莫名其妙的暗语，但同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亡两次？

胜香邻毕竟没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也无从揣测，她问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如果眼前这具干尸就是赵老憋本人，那被你们埋在螺蛳坟下的死者，又会是什么？”

司马灰想了想说：“我看当年出现在长沙黑屋的赵老憋，不会是鬼，因为孤魂野鬼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

罗大舌头一拍大腿：“他要不是个活鬼，指定就是在里得了道行的老

黄鼠狼子！”

司马灰摇头道：“你哪只眼看过黄鼠狼能变成人了？我看埋在黑屋乱坟岗子里的赵老憋，即不是鬼，也不是人，而是某种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就像埋藏在黄金蜘蛛城里的幽灵电波……”

罗大舌头说：“那玩意儿也够吓人的，可你们不是说幽灵电波仅能重复死者的记忆，从来都不具备主观意识吗？我看赵老憋可不像啊，瞧他那贼眉鼠眼的死模样，况且有血有肉，怎么瞅都是个老黄鼠狼子变的。”

胜香邻说：“你们也别乱猜一通了，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到长沙郊外的坟地中掘地验尸，真相自会水落石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赵老憋为什么会让你们紧记这两句暗语？又与这本旧书中的几幅图画有何关联？”

司马灰竭力回想六年前的情形，如今只能假设赵老憋确实死于此地，而在长沙郊区出现的仅是一具换壳的行尸，他挖掘“雷公墨”未成，又被老坟里的阴火烧得魂飞魄散，那才真是彻底死了，但临终前留下“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两句暗语，肯定事出有因，多半是为了让司马灰等人注意到最后几页图画，看这画中内容离奇难解，一定含有某些重大秘密的“提示”。

罗大舌头不以为然：“赵老憋小肚鸡肠，没安什么好心眼子，多半故弄玄虚而已，他要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还能在阴沟里翻船？”

司马灰则认为赵老憋虽然有些不近情理的怪僻，却仍是个深藏不露的奇人，但这世界上是门就可以关闭，唯有死亡的大门永远不关。赵老憋本事再大，等限数到时，也难逃一死，不过就算是赵老憋洞悉身后之事，特意留下这本谜一般的憋宝古书，司马灰也完全看不懂其中传递出的任何信息，只好同那些零碎物事一同带在身边，看今后是否能够应验。

再看尸骸间再没什么线索可寻了，司马灰就同罗大舌头倾倒火油，焚化了赵老憋的遗体，然后回到担架边，查看宋地球的状况。

宋地球头上伤重，虽已止住了血，奈何没有足够的水来清洗伤口，又导致有些感染发炎，整个人发着高烧，口唇干裂，头上滚烫，身上冰冷，裹着毡筒子躺在担架上，处于昏迷状态，完全没有了意识。

司马灰先前见到附近那些土贼死的蹊跷，凡是进过黑门的人，出来就会倒地暴毙，死因一概不明，他在没想出稳妥策略之前，并不想冒然行动，但是一看宋地球伤情严重，只有尽快找到黑门下的水源，才有一线希望保住性命，也就顾不得什么危险不危险了，他让众人稍作休整之

后，便抬上宋地球的担架继续前行。

这条深邃的地下峡谷，全部被流沙包围覆盖，很难想象这冰冷生硬的地底，就是古楼兰先王“安归摩拿”长眠之处。高耸的悬崖绝壁，被挖成了巨大的岩洞入口，但走到“黑门”深处，却始终没有见到雄伟华丽的地下宫殿，只有宽阔恢宏的甬道不断延伸向下。

司马灰等人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仿佛随时都会惊动地宫中沉睡的灵魂，不时有沙鼠在墙缝里来回爬动，有的体形比猫都大，见了人就呲牙尖叫，然后扑到脚边乱咬，只能用步枪的枪托加以驱赶，终于穿过了地下岩山。

洞口外是在一片从绝壁上凸出的石台，这座石台三面悬空，距离地表深达三四千米，附近满目漆黑，形成了一个孤立的“山窗”，身后峭壁千仞，临崖向周围俯瞰，但觉阴气逼人，深不可知。

众人不得不停下来寻找路径，罗大舌头按着头上戴的“Pith Helmet”，探着身子向下望了几眼，就觉一点寒意，从脚底心直涌到顶阳骨，他回头问胜香邻：“妹子，你说这裂谷底下还有多深？”

胜香邻常随地矿工作队执行测绘任务，对地质构造方面的知识，远比司马灰等人掌握得多：“我听宋教授讲过，这是一处地槽，而不是什么裂谷，裂谷是旱山水土流失，承受不住张力而形成的；地槽则是远古地壳运动时期，出现在地壳中的槽形凹陷，多呈长条状分布，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测量过地槽的深度，我估计咱们现在是处于这条地槽内部了，四周布满了暗黄色的硅化物，下面应该就是古楼兰先王安归摩拿埋骨之处。”

司马灰也放下担架，到崖边向底部看了一眼：“原来这地槽坑洞才是真正的黑门，这里能有水源吗？”他说到这，忽然想起那本憋宝的古书，立刻找出来翻到折页处，对照着周围地形看了看，奇道：“这不就是图中描绘的地方吗？那注有暗语的一页插图上，绘着一个人牵着头牛站在峭壁前，黄石山大概就是指这地槽内部的岩层了，却不知作何解释。”

罗大舌头说：“你别是看走眼了吧？这地槽深陷在大漠戈壁之下，穿越荒漠主要依靠驼队，谁会傻到进沙漠还牵头牛？”

司马灰瞑目一想，又转问通讯班长刘江河：“这大沙坂周围有牛吗？”

刘江河很坚决地摇头否认：“从来没有，我是自小跟着驼队长起来，从没见过有人赶着牛进沙漠，最近也要到若羌县城，或是阿尔金山脚下的农场才会有牧牛。”

胜香邻也道：“带着牛进荒漠太不合常理了，这本古书上描画的情形，可能并不在黑门地槽中，它只是近似罢了。”

司马灰道：“那也未必，我听说日本关东军最强大的时候，曾计划分多路偷袭苏联，其中一支准备越过蒙古大漠的师团，就征调了大量牛马和骡子，因为牛能负重，又是反刍动物，饱饮饱食后，能够连续数日不吃不喝，筋疲力尽后还可以宰杀作为补给，所以我觉得赶着牧牛进荒漠，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胜香邻仍觉不可思议：“毕竟无根无由，即使带着牛马到这山窗上来，又能有何作为呢？”

司马灰一时语塞，他寻思牵着牛来到这阴气森森的地槽内部，毕竟也非易事，荒漠中风沙变怪众多，牛要受起惊来，可比骆驼更加难以控制，总不该是为了宰杀掉献给楼兰先王，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黑门”中根本没有牛，这就足已断定憋宝古籍中谜一般的插图，并不是什么预言，而是四个隐晦的提示，至少第一幅图的内容，涉及到了古楼兰的“黑门”遗址，但司马灰还是想不明白赵老憋究竟想要传达什么信息，这就叫“眼里识得破，心中想不透”。

司马灰正自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刘江河忽然低声对他说：“这卷憋宝古籍是专门给死人看的，它里边潜伏着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二话 宝骨

通讯班长刘江河先前只顾着照看“宋地球”，并不知司马灰等人在尸骨旁找到了什么，直至今刻才发现那卷古籍，他生长于驼队之中，常听赶骆驼的老人讲述憋宝事迹：

据说西域胡商与江西土人擅用方术，天下之宝，无所不识，然而这两者却有所不同，江西术人是在地窖子里开地眼；西域胡人则是在身上养血珠，所谓血珠，即是江底老鳖体内结出的肉瘤，大如丸球，不甚光泽，所以旧时也称此法为“鳖宝”。一般是用刀在自己胳膊上挖个口子，将鳖宝埋在肉里，待到伤口愈合，再遇找宝物便能有所感应。

此类掌故在各地流传已久，上岁数的人大多知道。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以讹传讹的虚妄之说，因为有些地方落后贫穷，外地来的商人勤恳务实，凡事精打细算，逐渐发了大财，而本地人却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思进取，看别人赚钱却又眼红，也想不明白自家的生意为什么不如外来户，怎么钱财都让外地人赚走了？便往往将责任归咎于是那些外来的憋宝客，说是这伙人施术摄去了秘宝，才使得山脉河流间灵气枯竭，害掉了此地风水。

在大漠戈壁中也流传着类似的说法，说是以前的罗布荒漠，到处都是森林湖泊，遍地牛羊，水草丰美，湖中所产的大红鱼捕捞不尽，来自长安、贵霜、安息、大宛的使臣和商旅络绎不绝，人们使用来自汉朝和中亚各国的钱币交易丝绸、香料、铜镜、琉璃。

直到鄯善王要筑“泥城”，那城墙盖一段就倒塌一段，此时有波斯胡人经过，声称这城下有“羌羯”，必穴地得之，方可筑城。

在得到鄯善王的允许后，波斯胡贾勘察方位，挖开一个很深的地洞，但那里边没有什么“羌羯”，只有大陶罐里装着一枚朽烂的钉子，长不过寸许，洗净后半青半赤，呈显玉质。

此后再筑“泥城”，便一切正常。不再倒塌崩坏了，国中却开始地陷水枯，风灾沙暴频生，这才知道西域胡贾从地下挖出的玉钉是“宝骨”，波斯拜火王曾经许下然诺，谁得着它就拜谁为国相，鄯善王失其重宝，后悔莫及，然而为时已晚，随着孔雀河改道，塔里木河断流，泥、楼兰等曾经繁华显赫地古代城池，也终于被神秘废弃在大漠深处，漫化为一片死寂的茫茫沙海，人迹断绝，空留城郭巍然。

因此至今仍有一种偏颇观念，西域胡商的憋宝之术都是邪法，专能

惑人心智，倘若施术者在体内养血珠时贪心太过，最终会反噬自身，变成活鬼般的行尸。

刘江河自幼跟随驼队在大漠中行走，听这种事情听得多了，他虽也知道这种腐旧思想，都是早该摒弃的糟粕，但是看到司马灰居然将这古籍带在身边，还要依法施为，才忍不住出言相劝。

司马灰对这些事早有耳闻，心下根本不以为然，正如宋地球所言：“看问题要看本质，而不要纠缠于表象。”何况赵老憋是用江西土法开的地眼，又不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毕竟这类民间传说中的憋宝方术里，尽是些稀奇古怪的方法，一般人连想也想不出来，才会传得神秘莫测，他认定赵老憋留下的古籍插图中，一定存在某种暗示，这四幅插画，很可能是四种憋宝的法子。

司马灰当年在黑屋埋葬过赵老憋之后，时常回想那两句暗语的隐意，如今看到憋宝古籍中描绘的插图，便记起曾听文武先生说过一个典故，说不定与“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之语有关。

相传在昆仑深山绝壑中藏有玉膏玉髓，但是那些深涧幽谷，异常陡峭险峻，而且谷底云雾弥漫，含有致命的瘴气，什么人也爬不下去，便有人想出个取宝的法子，先将牛马骡子一类的大兽带到山顶，再活生生推落深涧。

牛马之属的躯体，最是沉重不过，从那几千米高的地方自由落体摔下，多会摔得血肉模糊，腐烂后散发出的恶臭，会迅速引来大鸢之类的猛禽，此类猛禽体形硕大，能够凌空攫起牛羊，它们可以直接飞入深涧，撕扯兽肉和内脏，然后腾空拔起，要将腐尸衔回巢穴，此时伏在山顶的取宝者会敲打响器，惊得大鸢抛下腐肉。

牛羊摔死在深涧中的时候，尸体地血肉里会黏满玉膏，取宝者撵走大鸢之后，就可寻获随着腐肉黏出的玉髓玉膏，或多或少，就看当时的运气了，这也是一门掘藏方术，常人不明就理，绝难以想象其中的神妙之处。

那些死掉的法国探险家，背包里装着许多楼兰珍宝，诸如黄金匕首和玉石面具上，都有大片黑斑，似乎是尸血凝结而成。此时推测，应当是法国人勾结憋宝者，利用这古老的法门，才从地槽里取得珍宝，不过未必是使用牛羊一类的大兽，将死人抛落深渊，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司马灰说这憋宝古籍中描绘的第一页插图，可能是想借昆仑山掘藏的典故，暗示地槽中隐匿着巨大的危险，如果图中绘着死尸而不是牛，就过于晦涩难解了，可地底下应该不会有大鸢一类的猛禽存在，法国探

险队虽然憋宝得手，却仍然全部死在了返回的路线上，看来这图中的提示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

胜香邻点头道：“这条地槽呈南北走势，绝壁山窗下的坑洞，是南端的起始点，也是安葬古楼兰先王的黑门，从古以来，就没有任何人进入过它的纵深区域。咱们下到地槽底部，确实非常冒险，稍有大意就会发生不测，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时罗大舌头在山窗下找到了一条陡峭的岩裂，倾斜着从侧面通向地底，可必须将宋地球绑在担架上才能抬得下去。

司马灰看这绝壁险峻。担架根本周转不开，就让众人扔掉一个背囊，轮流背着宋地球，并把穆营长留下的“五四式”交给胜香邻防身，又将自己的撞针步枪子弹上膛，裹了几根火把装在背包里。

胜香邻这才觉得司马灰在屯垦农场时，坚持要给全部人员配发武器，确是考虑周全，她将枪套斜背在身上，打开了探测空气质量的“电石灯”，一看通讯班长刘江河神色紧张，就问：“刘班长，你不要紧吧？”

刘江河虽然熟悉荒漠的地形和气候，却从没经历过真枪实弹的考验，无线连也不是作战部队，又没钻过山洞，置身黑暗之中的感觉极度压抑恐慌，没有经验的人难免产生畏惧情绪，但他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不想在其余几人面前显得胆怯，就硬着头皮答道：“我没事，我听穆营长说，咱们执行这次任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我有决心……”罗大舌头背着宋地球，催促道：“我说你们还走不走了？他娘的我算是看出来，把我罗大舌头累死，可能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

司马灰听了此言，忽然想到这“地球望远镜”，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实施地计划，可他们在地底发现的秘密，似乎至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今探险队舍生忘死的前往罗布泊极渊，在死了那么多人之后，即使取得了苏联人留下的数据和岩心样本，恐怕也永远回不去了，这次行动又能有多大意义？莫非就如评书结尾里所讲，“从此之后，国家安定，文忠武勇，天下太平”？想必到不了那种程度。不过转念一想，那绿色坟墓的首脑行事鬼祟，为了破解黄金蜘蛛城中的古代符号，居然能想出用特殊器材接收“幽灵电波”的诡异计划，这类妖邪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底线，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倘不设法查明真相，后患必将无穷无尽，要是果真如宋地球所言，地底极渊中存在着绿色坟墓的秘密，那即使有去无回，我豁出去了性命不要，也必须下去走上一趟。

因此司马灰并没有考虑什么退路，也深知通讯班长刘江河虽然缺少

作战经验，却不可能再将他打发回去了，如今只能竭尽所能，尽量多照顾他一些，当下跟着众人攀下陡峭的岩隙，地槽中存在着厚重的黑雾，都是水气凝聚而成，像云层似的萦绕在半空，行到距离地表大约五六千米的深度，气压表就失去了作用。

可也作怪，没人感受得到强烈的地压，氧气含量也未减弱，呼吸心跳一律正常，众人俩眼一抹黑，判断不出具体原因，只能推测是和特殊的地质构造有关。

探险队最终下到峭壁底层，落脚处是个钙化物沉淀堆积出的平台，范围难以探测，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潮湿阴冷，遍地堆满了金银器物 and 累累枯骨，大部分是古楼兰先王安归摩拿的陪葬品，也有后世国主敬献的珍稀之物，最显眼的是一株大树，通体以珊瑚车磔嵌着珍珠宝石制成，用电石灯一照就显出流光溢彩，夺人眼目。

司马灰识货，知道这是汉武帝茂陵中的“烽火树”，高三丈，曾是汉宫里的镇宫之宝，东汉年间因乱流入西域，想不到会在“黑门”中得以亲见，又看烽火树下羊脂玉台上停放这一口巨椁，椁身羊首蛇躯，形状近似龙舟，先王“安归摩拿”的尸骨大概就盛敛在其中。

众人眼下急着寻找水源，也无暇多顾，只好贴着峭壁向前摸索，逐渐发现这下边是片地台，也就是地槽中凸起的台地，环着地台都是奇形怪状的硅化木，更深处则是积水，就仿佛是个天然形成的地下蓄水池，水中存在浮游生物，看起来是暗流涌动的活水。

罗大舌头见着地底有水，就将昏昏沉沉地宋地球放下，想要拎着手壶上前取水。

司马灰将他一把拽住：“不太对头，这古楼兰黑门遗址洞开，除了位置极深，也不见什么有效的防备措施，土贼们为什么不敢下来？憋宝古书中暗示的危险又在哪呢？”

罗大舌头道：“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多少回了，那伙土贼要是真知道有什么危险，也不至于全伙送命，用不着相信那些鬼话。”说完就打开矿灯，俯身取水，可刚一伸手就像触电似的急忙缩了回来，仰面坐倒在地：“见鬼了！”

司马灰奇道：“你他娘的又有哪根筋搭错了，怎么一惊一乍的？我看这地底下可能蛰伏着不明生物，你给我小点声，不许暴露目标。”

罗大舌头抬起自己的手掌：“你们快瞧瞧，这他妈还是我的手吗？怎么跟死人似的？”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三话 地压

罗大舌头到地槽中取水时，看到自己手背上的血管筋络，全部向外凸起，而且内部呈现出一种不祥的淤青，显得皮肤格外苍白。他知道其中厉害，忙把到电石灯下，让司马灰等人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西国以珠为贵，或许古楼兰先王的配葬品中，陈列着许多夜光宝珠，能够照如明月，但在阴晦的环境中历时两千余年，如今也早都变成漆黑的碳状物了，因此这地槽处在绝对黑暗之中，内部没有任何光线存在。

探险队置于其中，就如跌进了无边的浓墨，面对面站着都看不见对方的五官轮廓，要不是罗大舌头将矿灯照在自己手上，也不会发现身体产生了异变，此刻众人凑在电石灯下，才察觉到并非是他一个人的身上存在这种反常迹象，其余几人的情况也完全相同，似乎有种黑暗物质，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侵入到了人体内部。

胜香邻感到十分诧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罗大舌头说：“我虽然不懂科学，但多少还具备一些古老的常识，咱这回可真完了，1973年缅甸莱朗闹传染病，好像叫什么黑鼠疫，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点八，整村整寨的死人，我亲眼瞧见过那些人临死前的样子，就跟咱们现在的症状是一模一样，从发病到死亡用不了一天，什么时候口吐白沫鼻流黑血就要一命呜呼了。”

通讯班长刘江河惊道：“咱们大概是被地谷中的沙鼠传染了，那些土贼都是这么死的！”

司马灰起疑道：“罗寨主，请你用你那些古老的常识分析一下，既然咱们感染了鼠类传播的高死亡率疫情，又都到晚期了，可为什么没有出现冷热发抖的普遍症状？”

罗大舌头解释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说：“这世界上最好的死法，就是事先没有经过考虑的死亡，也就是死得越突然越好。如今大伙死到临头了。你还非逼着我深入考虑这种问题，简直太不讲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了。”

胜香邻听出司马灰言外之意，就问：“你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司马灰说古楼兰先王安归摩拿的棺槨，设置在地槽底部的台地上，没有夯土墙和地宫，上下左右无遮无拦。这在葬法中称为“绝地通天”。咱们穿过地谷之后，延着峭壁间地皱褶断裂带，就可以一直下到“黑

门”内部，我看这尊羊首蛇身的船形棺椁附近枯骨累累，可能都是些殉葬者，也可能是抬棺献宝的奴隶，下来之后就再没回去，这些人不逃不散，枯坐在原地等死。显得很不合理，除非地槽中有什么无影无形的东西，将活人束缚于此。而憋宝古书中的插图。也借利用腐尸取玉髓的掘藏方术，暗示着不能下到地槽深处。

胜香邻问司马灰。山窗上探出峭壁地平台狭窄陡峭。纵有猛禽飞下攫取腐尸。受到惊吓后也未必能将尸体抛在山窗附近。何况那伙法国人及“赵老憋”虽然没有进入地槽。却还是死在了外边。这件怪事又怎么解释？

司马灰说图中涉及地内容只是一个隐喻。法国人完全可以重金雇佣一些不知死活地土贼下来摸宝。毕竟这世上就是人命最不值钱。可地谷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即使停留在山窗以外安全区域地人。也全都莫名其妙地倒毙在了路上。这个现象足以说明“黑门”里存在某种谜咒。这里只能进而不能出。任何违反这一规律地人都会暴亡。

刘江河听不懂司马灰言下之意。要是这地谷中存在楼兰古尸留下地诅咒。使外来者在踏入地谷地一瞬间就注定有来无回。咱们还不里外都是个死？与感染上“黑鼠病”身亡又有什么区别？现在说这件事还有意义吗？

司马灰说当然有区别。“黑鼠病”是灭绝性地疫情。感染传播迅速。死亡率奇高。要是真得上谁也救不了。但我认为咱们并不是被病菌感染了。古楼兰人肯定是发现了“黑门”中。存在着神秘地非正常死亡现象。才会将先王棺椁安放在地槽内部。这招确实够绝地。比任何防盗措施都要阴狠。而且极具效率。不过古人有言：“大道五十。天衍四十九”。这世界上地万事万物。都会留有一线生机。只要掌握死亡地特征和规律。一定能找到破解谜咒地办法。但愿为时不晚。

胜香邻也是心思转得极快：“死亡地规律和特征都很明显。那些土贼是在返回地路上突然死亡。没有任何外伤。尸骸间也没有中毒或病变地迹象。这些情况不足以说明任何事。或许要和黑门中特殊地地理形势结合分析……”

这句话尚未说完。忽听黑暗里一阵响动。矿灯晃动中。有个人走了过来。

司马灰立刻警觉地端起了撞针步枪，胜香邻按住他的手臂道：“别开枪，好像是钻探分队的人。”

此时来人已进入了“电石灯”的照明范围，是个戴黑框近视眼镜的中

年男子，四十岁不到，戴着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又有几分长期营养不良造成地菜色，看衣服和背包都属克拉玛依钻探分队。

司马灰看明来人，心中更是警惕：“克钻六队全在地谷中被气态衰变物质烧死了，要不是我们腿底下利索逃出性命，也险些被流沙活埋在那里，这一定是有敌人在暗中加害，妄图破坏针对罗布泊望远镜的探测行动，此人来得古怪，不可不防。”这要是在缅甸丛林，他早就毫不犹豫地开枪了，可现在没有真凭实据，还不能轻易就下死手，否则在宋地球那也交代不了。

那个钻探分队的知识分子，像是个技术人员模样，他看司马灰等人头戴“PithHelmet”，手中端着老式撞针步枪，装束非常特别，不免有些惊奇，一时怔住了。不知该当如何是好。

胜香邻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她见那人神色诧异，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又问：“你是不是克拉玛依钻探分队的人？又怎么会到了这里？”

那人闻言显得有些激动，止不住涕泪齐下，他问明这队人以司马灰为首。立刻上前紧紧握住司马灰的手：“司马首长，我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罗大舌头愤愤不平地道：“司马灰这小子满肚子坏水，他什么时候成首长了？”

司马灰抱着步枪，寸步不离宋地球左右，他握了握那人的手，说道：“你也别忙着套近乎，克钻六队死的不明不白，我们也受到过袭击，说不定这地谷中潜伏着敌特。本首长眼里不揉沙子，得先确认你地身份才行。”

那人连声称是：“司马首长，您真不愧是老干部老领导。就是有经验有水平，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没有了您的正确指导，实在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然后当着众人地面说出经过，他自称姓田，名叫田克强，从文革前开始前在克拉玛依地区工作，但并不属于钻探分队，而是物探大队的工程师，他一辈子活得小心谨慎。工作起来兢兢业业，文革后又当上了思想斗争小组的组长，他听说组织上要抽调一批精干力量，探测罗布荒漠下的矿藏资源，虽知条件艰苦，却惟恐成为落后典型遭到批判，就写血书表示决心，被编入克钻六队来到罗布荒漠。

当时热风酷烈，钻探分队为了躲避恶劣气候。被迫躲入沙谷深处，却不幸遇到蒸汽般的光雾，好多人都被烧死在了地谷中，田克强恰好回头去找失落的背包，才幸免此难，但他孤立无援，只得到地谷里寻找水源。

这时田克强发现自己地身体出现了异常，就如被某种病菌感染了，他又看到沿途倒毙地无数尸骨。便想起以前探矿时。也曾见过类似地状况，很可能是地压紊乱导致的扩张综合症。人体对此并无明显觉察，可一旦返回距离地表三千米以上地区域，全身血液就会立刻像滚水一样沸腾起来。

这是五十年代初期，才被科学家发现的一种地压综合症，目前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在得知此事后，不敢重新返回高处，就下到地槽深处有水源的区域。他告诉司马灰等人，千万不要返回山窗隧道，脑内血管的破裂会迅速致人死亡。

司马灰听完工程师田克强的言语，才知道死在地底的土贼，都因地压紊乱而死，这番话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田克强出现地时间却很值得推敲，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等到众人揣测出了一些头绪，马上就要有结果的时候，这个人才匆匆出现？这说明田克强很可能就是潜伏在钻探分队中的敌特，他将克钻六队至于死地之后，始终躲在暗处窥视其余人员的行动，又想用流沙将众人活埋而未得手，此时出来说明地压致死的真实原因，是不过是想取得信任，然后再将探险队引入死亡的深渊，信其所言就将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正是“绿色坟墓”惯用的手段。

司马灰脑中闪过“绿色坟墓”这个名字，顿觉脊背冷嗖嗖的一阵恶寒，但他刚才跟田克强握过了手，此时距离又近，感觉对方应该是个活人，并没有“绿色坟墓”那种幽灵般地恐怖气息，也不能仅仅因为时间上的巧合，就将之视为敌特。

工程师田克强汇报完毕，又拿出自己的工作证请司马灰查看：“同志们现在总该信任我了吧？”

司马灰看也不去看那证件一眼，只是紧紧盯着田可强的脸，他向来擅于识人，总觉得此人身上有种难以行动的诡异，总之就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但一时还看不出什么破绽，就说：“你别拿我当首长，我有什么德何能？无非是比其余几位同志多吃了几年咸盐而已，我暂时没有问题了，可这位罗大舌头，以前是公安机关的侦察员，长期从事反特工作，他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能明确回答。”

罗大舌头一看该轮到自已出马了，就对田克强说：“那组织上就先了解一下你的历史问题，然后再谈现行问题。你政治上有没有犯过错误？经济上有没有多吃多占？生活上有没有和农村来的老婆离婚？”

胜香邻觉得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有些过分了，这些情况无从核实，问

不问有什么区别？宋教授要是知道了，早晚得被他们气死。

工程师田克强却毫无怨言，他好像也很熟悉这种问话方式，当即根据情况如实作出回答。

罗大舌头见田克强应对如流，也就不再追问什么现行问题了：“我得问点专业问题，要是冒充的肯定会露出马脚，你们物探大队探地都是什么物？”

田克强面露难色：“这个……怎么说呢，你问的方式不对，物探并不是探什么物，就如化探分队的化学探矿法，物探则是利用物理探矿法，来寻找地下蕴藏的矿脉，一般分为磁法和电法。”

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劝司马灰，工程师田克强身上也有地压综合症的迹象出现，他跟咱们同样面临死亡威胁，要真是特务就不会赶来送死了，没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司马灰点头说：“我确实核实不了这位工程师的身份，也问不出任何破绽。”

工程师田克强被司马灰盯得太紧，心里都有些发毛了，忽听对方如此说，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挤出些笑来说：“只要组织上相信我就好……”

谁知司马灰又说：“你的回答虽然滴水不漏，但我知道你必须亲眼看着我们立刻死掉才能安心。”

田克强显得颇为不平，扶着眼镜抬起头来说：“司马首长，你可以继续调查，但在没有证据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做出结论，没有任何事比蒙冤受屈更使人痛苦了。”

司马灰的脸上突然布满了杀机，冷哼了一声，骂道：“冤你娘了个蛋，我只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眨眼？我这辈子只遇到过两个始终不眨眼地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绿色坟墓！”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四话 寒山之底 阴泉之下

司马灰从一开始就察觉到田克强有些反常，对方说话时总会假意手扶近视镜，刻意回避与人对视，并且半低着头，将自己的双眼掩藏在近视眼镜背后，那对深度近视镜的镜片，比酒瓶子底还厚上几分，少说也有一千多度，他要不戴镜子，几乎和睁眼睛差不多。

此人的言谈、举止、衣服容貌，皆是十分正常，唯独不具备“瞬目运动”这个最普通的人体生理机能，他从始至终，就没眨过一下眼，试问这世上哪里会有不眨眼的人？

或许还真不是没有，俗传岳飞帐下大将牛皋，三国时燕人张翼德，都是生就豹头环眼，晚上还要睁着眼睡觉，整夜里只闻酣声如雷，双目却一眨不眨。可那毕竟是演义里的说辞，缺乏依据，向来不入正史，谁又曾在现实中亲眼见到过？

司马灰上次见到不眨眼的“人”，还是在黄金蜘蛛城里遇到“绿色坟墓”。隐藏在占婆王尸皮面具背后的双眼，眸子里灰蒙蒙的绝无半分活气，一看就是具死尸的眼睛。而司马灰却能感觉得出，面前这位工程师田克强，活生生存在于此，但是对方的双眼并不具备瞬目功能，几乎不像人类，因为只有没长眼睑的生物才从不眨眼。

司马灰看出异常，手指早已暗中搭在了步枪扳机上，心想：“来人绝非善类，这厮一定是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发现探险队识破了地压综合症致命的规律，一时心急，就显身出来接触，打算先利用这个毫无价值的情报，骗取信任，然后再致众人于死地。”

田克强没料到三言两语之间，就被对方看出了破绽，知道再也隐瞒不住了，脸色立时阴沉下来，闭了口一言不发。

其余几人见此情形，心中也都打了个突：“毫无疑问，这名物探工程师就是特务。”

罗大舌头看司马灰并未开枪射击，就明白是要擒拿活口，又见田克强肩膀微微耸动，似是要有所行动。他当即低吼了一声蹿上前去，仗着身高臂长，一把就将田克强的脖颈从背后锁住。

司马灰始终留意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此时见田克强刚被罗大舌头制住，却忽然抬起左手，似乎要抛出什么东西，忙叫了声：“小心他手里有东西！”

这罗大舌头也会使些击技，但他凭借体格出众，时常都是“一力降十

会”，听到司马灰出声提醒，便在臂弯里又加上三分力，顿时把田克强勒得翻起了白眼，手里的东西再也拿捏不住，“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是个很小的玻璃药瓶，触到地面便被摔破，里边装的药粉遇到空气就变为了黄色浓烟。

司马灰嗅到一股刺鼻的瘴脑气息，就知那瓶子里装满了“毒蓖麻蛋白”，此类毒素药性极猛，而且只需使用蓖麻籽煎油即可提取，制作非常简单，沾到皮肤就会渗进去致人死亡，那田克强将“毒蓖麻蛋白”藏在袖中，是想凑到近处突然发难。所谓“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要不是司马灰盯得他紧，身也不容他转，手也不容他举，众人早就被其害掉多时了。此时见药瓶落地，毒雾涌动，司马灰赶紧招呼其余几人迅速退开。

罗大舌头也知危险，本想拖着俘虏一起向后闪躲，可情急之下用力过猛，竟然勒断了对方的脖颈，田克强脑袋几乎转了一百八十度，脸向脊背后脑勺朝前，口鼻中涌出鲜血，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死于非命了。

罗大舌头暗骂：“真他娘的不结实，就这鸡架子似的小身板儿还当特务？”当下抓住尸首后襟，拎死狗似的拖到一旁。

谁知田克强那张翻转朝上的脸孔忽然一动，张嘴照着罗大舌头的手臂就咬，罗大舌头低头瞧见那幅血淋淋的面孔和白森森的牙齿，也不禁吓了一跳，赶紧缩手抛下尸体。就看工程师田克强的死尸头部“咯吱吱”转了半圈，手脚并用爬向了黑暗深处。

其余几人见了这等情形，心下无不骇异，司马灰待要举枪射击，但黑暗中早已失去了目标。他此时完全可以断定，这个田克强并非潜伏在国内的“苏联特务”，而是与地下组织“绿色坟墓”有关。

司马灰耳听黑暗里有爬行之声，心想：“这地台墓穴里枯骨遍布，到处都散落着金银玉器，稍微一碰就不免发出响动，我也不愁你插翅飞了。”他当即让通讯班长刘江河背上宋地球，众人都拍亮了“Pith Helmet”上安装的矿灯，寻声向前追去。

胜香邻心头“砰砰”乱跳，她握着五四式手枪，紧跟在司马灰身后，忍不住问道：“那个工程师的脖子都断了，怎么……怎么还会动？”

司马灰低声说：“鸡掉了脑袋还得扑腾两下，何况人呢？大概是体内神经组织尚未彻底死亡。”他忽然想到正如先前所料，“绿色坟墓”的首脑在黄金蜘蛛城密室里消失之后，这个地下组织忽然沉寂无声，但并不意味着事情彻底结束了，如今果然有祸事寻上门来，却不知远在异域的阿

脆和玉飞燕是否安全。他脑中闪过这个念头，竟不免有些难以抑制的恐慌。

这时枯骨堆上连续爬动的声音突然停住，司马灰用矿灯向前探照，已是到了那尊羊首蛇身的船形巨椁附近，却不见了田克强的踪影，众人对视一眼，均想：“难不成躲进古楼兰先王安归摩拿的棺椁中去了，怎么没听到挪动椁盖的声音？”

正要上前搜寻，忽然发现田刘强就像只壁虎般趴在那尊巨椁顶部，满脸都是鲜血，脸上五官扭曲，威胁着叫道：“你们别再追了，否则我就引爆炸药！”

司马灰知道“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行事奇诡难测，对方狗急了跳墙，不知还会使出什么手段，在没有探明情况之前，还不能贸然上前，便带众人伏在一片凸岩之后，占据了有利攻击的位置，只要田刘强从巨椁顶上探出身来，就能开枪射击。

工程师田刘强见众人不再上前，才恨恨地说道：“司马灰，你既然识破了我的身份，我也就不瞒你说，我知道你和那罗大舌头，是从黄金蜘蛛城里逃出来的幸存者，凡是妄图接触首脑秘密的人，都不可能继续活在世上，你们躲在缅北和英国的两个同伙，早已死掉多时了，你们这几个砍头鬼也别想活过今天。”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到这句话，真如五雷击顶，眼前好一阵发黑，根本没有外人知道阿脆和玉飞燕的下落，既然对方能够说得如此准确，那这二人绝难幸免，肯定都遇害了。

田刘强见司马灰等人在心理上受到重创，狞笑了几声，他自称是“绿色坟墓”安插到新疆物探分队的地下人员，专门负责监视“罗布泊望远镜”，但1958年之后，国家始终没有组织考察队到地底寻找“极渊”，所以他也一直处于蛰伏状态，又凭着行事隐秘低调，成功躲过了历次肃反运动，直至最近才接到指令，混入克拉玛依钻探分队，阻止任何人接近“罗布泊望远镜”，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手段，除掉逃出“黄金蜘蛛城”的幸存者。他在沙谷中未能得逞，就一路尾随探险队进入“地槽”，却找不到机会下手，田刘强不得不主动上前接触，想趁众人不备使用致命的“毒蓖麻蛋白”，只是没预计到司马灰能够如此警惕，不但没有成功，反倒失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田刘强越说越恨，最后竟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想不到我伪装得天衣无缝，甚至连我自己都快信以为真了，居然还是被你们看出破绽，你们伤害的不仅是我的躯体，更是我的自尊，我内心的这份痛苦，必须

让你们付出代价。”

司马灰先前认为田克强身上未必携有炸药，只是想拖延时间，正打算带着猎刀暗中摸过去，乱刃分尸后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不料对方先声夺人，一上来就告之阿脆和玉飞燕已经死了，紧接着又吐露了身份和背景，这些情况皆是十分紧要，不容人不听个究竟，加上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忽闻噩耗，心里悲痛欲绝，竟然没能立刻采取行动，直听到最后几句，才猛然一惊：“中计了！”

田克强冷笑道：“现在才发觉已经太晚了，你们这些贼杀材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偏偏逃向这具棺椁？谁触碰了这安归摩拿的棺椁，就会被带入寒山之底、阴泉之下……”

那尊羊首蛇身的船形石椁里，长眠着古楼兰开国先王“安归摩拿”，巨大的椁身依旧完好无损，但纹饰彩绘却已被灰尘掩盖，就如同这深沉的大漠，苍茫的沙海，以无边无际的静默包容着一切，又像入云的高山般令人仰止。田克强一边借着吐露情报拖延时间，一边悄悄用手臂擦去灰尘，早已找到了嵌在椁壁上的飞骆驼徽章。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主椁中必有价值连城的重宝，然而虽有土贼进到过地槽内部，却无一人胆敢触碰棺椁，其中必定有些缘故。司马灰等人先前只顾着寻找水源，一时疏忽，竟未能留意此节，等察觉到田克强的举动，对方已然按下了椁壁上的飞驼徽章，就见椁壁缝隙忽然裂开，从中流淌出一缕缕黑雾般的尸气，顷刻间就已四散铺开，照明的矿灯随即暗淡下来。

司马灰预感到情况不对，还不知会有什么变故发生，心想：“好歹先刹了这田克强再说。”他正想上前，可就觉得脚下一阵晃动，整个地面忽然沉了下去。

这地台本是硅化物堆积数亿年形成的台地，阴泉都蓄在凹槽里往地底流淌，向下的水流会产生酸，它缓慢溶解侵蚀了岩层，在地槽底层产生了大量不规则的漏斗形空洞，所以下边尽是细长的岩隙。

硅化物积成的岩层断裂开来，直接坠下深不可测的地漏空洞，众人爬在倾斜的地面上，只觉周围天昏地暗，气流在犬牙交错的岩石空隙中肆意穿越，发出一阵阵怪啸。

这片面积数百平米的地台，在狭窄的空洞内下坠之势极快，岩层接连受到断岩阻截撞击，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众人动弹不得，只好闭目待死。可正在此时，平台落在空洞内的狭窄处，刚好被恰在了半空摇摇欲坠，司马灰的头脑还算清醒，发觉地面仍在不住颤动，知道这岩层随时

都会承受不住冲撞而崩裂开来，到时候就得跟着棺槨碎石一同继续摔落，他借着胜香邻的矿灯光束，发现身侧有几处溶洞，都是地槽底层的暗河向下渗透而成，便也顾不得头晕脚软，更无暇去寻找田克强的下落，拽起罗大舌头等人，抬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宋地球，挣扎着逃向洞中。前脚刚踏进去，那片硅化物岩层就轰然崩裂，滚落空洞的巨大回声良久不绝。

司马灰身上都被冷汗浸透了，心神仍自恍惚，他的矿灯也灭了，还来不及更换电池，就地喘了几口粗气，伸手一摸两侧，发觉置身的溶洞潮湿阴冷，甚是狭窄低矮，都是“蛇行倒退”般的险恶地面，正想问问身后几名同伴有没有损伤，忽然嗅到一阵尸臭撞脑，只觉黑暗中有条腥秽湿滑的长舌，悄无声息地伸过来舔在了他脸颊上。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五话 白化

这溶洞极是狭窄，人在里面转身都不容易，司马灰忽然感到有条滑腻的舌头舔自己到脸上，在黑暗中也辨别不出究竟遇到了什么，只得缩身退开半步，就觉一个庞然大物扑紧随着扑了过来。

司马灰的步枪落在了地上，急切间只好摸出“八蓬伞”，这东西迎风就着，火焰“呼”地一声燃烧起来，眼前顿时一亮，就见面前是条从首至尾三五米长的“舌骨石螭”，这物躯体扁平宽厚，白森森的光滑无鳞，除却一条长舌浸血殷殷红，身上再没有半点杂色，常年栖息在地底的无光世界中，颜色对它来说早已经失去了意义。

司马灰识得这是白化的“舌骨石螭”，因其舌中有骨、蜇伏如石而得名，它终年栖息于阴冷黑暗的岩洞中，以吞噬暗河鱼类为生，同时也食腐食尸，此前在地谷中舔噬钻探分队尸油的东西，很可能也属此类生物，地下白化生物大多避光惧火，只要携带足够的灯烛，它们就不敢接近。

司马灰等人在地台上的时候，都被黑雾般的尸气冲撞，身上腐晦还未消除，躲在岩缝里的舌骨石螭，受到腐气吸引才会突然出现，它被“八蓬伞”的火焰烧灼，也是又惊又怒，奈何溶洞两壁狭窄，掉转不开硕大的躯体，只能发狂般地向前猛扑。

司马灰挡也挡不住，避也避不开，退不上两三步，就被“舌骨石螭”前肢按住，烧了半截的“八蓬伞”也掉在地上，但觉一阵窒息，心中更是焦急：“要是被这东西从我身上爬过去，非被它踩冒了泡不可，到时肚肠子就得从嘴里吐出来了。”

这时后边的罗大舌头发现司马灰势危，拔出猎刀使全力向前一送，正搁在“舌骨石螭”的嘴中。直末至柄，又握住猎刀左右搅动，那“舌骨石螭”被从头至背戳了个对穿，当即翻起肚皮倒在地上，只剩下四肢还在不住抽搐。

罗大舌头刚把司马灰从“舌骨石螭”的尸身下拽出来，就见那支“八蓬伞”快要熄灭的火光闪动中。从溶洞深处探出一张满是血迹的人脸，正是先前被罗大舌头扭断了脖子的工程师田克强。

司马灰见了此人立刻青筋怒突，他捡起掉在地上的撞针步枪，“砰”的一枪击出，此时“八蓬伞”恰好熄灭，黑暗中只见枪火一闪，前方空剩下乳白色地岩壁，却不见了田克强的踪影。二人红了眼，抄家

伙上前追赶。可溶洞深处都像天然迷宫般四通八达，磷峒的石笋参差错落，又有地下水滴落如雨。掩盖了细微的声响，躲起个人来根本无从寻找。

司马灰知道这田克强心理极度扭曲，竟想跟众人同归于尽，幸亏石台悬在了狭窄的洞窟内，才脱了此难，没想到对方也趁机逃入溶洞，一定找地方躲了起来，准备伺机而动，迟早还会出现。他搜寻无果。又挂念宋地球的安全，只好先退了回去。

这时胜香邻和通讯班长刘江河，正抬着宋地球向跟了过来。司马灰见此地太过狭窄局促，遭到袭击难以应对，就用刀剜出“舌骨石螈”地脑髓装在水壶里，然后带着众人继续向前摸索。这些蛛网般的溶洞处密布在地槽底层，洞**体系呈立体交叉结构，隐秘幽深，路径忽宽忽窄。时上时下，没多远就找到一处石幔环绕封闭的大厅，空间深邃开阔。

众人都已疲惫欲死，就在一片石幔旁停下，想起刚才的情形，无不心惊肉跳，歇了一阵，先由通讯班长刘江河带枪执哨。胜香邻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脸色十分难看，都是两眼通红。闭口不言。又看宋地球呼吸微弱，苦于缺医少药。实在是无法可想。司马灰这才想起还剜出了“舌骨石螈”的脑髓，他当年混迹黑屋时，曾听一个在铁道上运煤的老师傅讲过，知道这东西能续气还魂，是味极珍稀的药材，就让胜香邻给宋地球灌服下去，要是命不当绝，说不定还能有救。

胜香邻不知司马灰所言是真是假。但有病乱投医。事到如今。只能信其所言。依法施为。又用毛巾在石壁缝隙里接了些冷水。敷在宋地球额上。过了好一阵子。终见宋地球地呼吸逐渐平稳。高热也有所减退。才稍稍放下心来。胜香邻知道这次遇到“绿色坟墓”派来地特务不同寻常。好像司马灰缅甸共人民军地战友也在境外遇害了。因此显得情绪低落。极度绝望。就取出干粮递给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劝他们好歹吃些。然后再从长计议不迟。

司马灰强行克制住自己地情绪。觉得玉飞燕地事情不该再对胜香邻有所隐瞒了。就把情况如实说出。胜香邻父母都已去世。身边再没有任何亲人。一直有种很强烈地孤独感。听了司马灰所说地前后经过。一时间茫然若失。低着头垂下泪来。

罗大舌头说：“香邻你别哭了。往后我罗大舌头和司马灰就是你地亲人。咱这脾气是宁为直折剑。不做曲钩存。越杀越他娘地要上。这血债迟早要用鲜血来偿还。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报仇。”

司马灰深知现在孤立无援。必须把一团乱麻般地线索理出些头绪。

否则面临地危险将会越来越多。他对罗大舌头和胜香邻说：“眼下地关键问题。是咱们跟本不知道绿色坟墓地首脑究竟是谁。更不知道这个幽灵地真实面目。”

胜香邻听司马灰说得古怪。轻声问道：“绿色坟墓地首脑……是不是那个姓田地特务一样？”

司马灰说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接触过这个地下组织地两名成员。一个是绿色坟墓地首脑。另一个就是蛰伏在钻探分队。监视罗布泊望远镜地田克强。工程师田克强应该是个活人。虽然被罗大舌头将脖子扭断了。可我觉得他并没有死亡。至于原因则是个谜。

而被称为“绿色坟墓”的组织首脑，则更为恐怖，其图谋之深远，以及阴狠狡诈的程度。都完全超乎想象，身上又有种难以形容的黑暗气息，我曾怀疑“绿色坟墓”是隐藏在探险队中的一个成员，据我所知当时进入野人山大裂谷地人，不论最后是死是活，总计七人。除了我和罗大舌头，还有阿脆、玉飞燕、苏联爆破专家契格洛夫、Karaweik、草上飞，这七个人里有三人死在了裂谷中，“绿色坟墓”的真正身份，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在我面前死掉地人。

但后来我觉得这种判断并不准确，因为除了七个人之外，至少还有搭乘蚊式特种运输机，降落在裂谷半空的英国探险队。那些人都被飞蛇吃了。尸体残骸也已被浓雾化去，在这种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却不排除“绿色坟墓”仍然躲在机舱内部。因为野人山里的浓雾对爬虫类冷血生物不起作用，“绿色坟墓”又像个幽灵一般，完全没有生命气息，所以浓雾和飞蛇并不一定对它构成直接威胁。

罗大舌头则有不同意见，他说司马灰你可真是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你也不仔细琢磨琢磨，那裂谷中的迷雾有多厉害，连死人尸体都能被它化掉，“绿色坟墓”要是真不在乎浓雾形成的屏障。它早就自己引爆地震炸弹进入“黄金蜘蛛城”了，那为什么还改装蚊式运输机和部署探险队，又盗取占婆王地死人脸皮，等待热带风团带来地恶劣天候？

司马灰认为这正是“绿色坟墓”暴露出来地重要特征。在那架坠毁的蚊式特种运输机中，“绿色坟墓”为什么要通过录音带，来威胁探险队地幸存者引爆地震炸弹？裂谷崩塌后，它又不顾暴露身份的危险，利用灯光通讯，把众人引入黄金蜘蛛城。直至安装反步兵雷，以此要挟司马灰替它开启封闭的密室。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绿色坟墓”的能力非常有限，就连攀上陡峭的古塔都难办到，最多也就是使用信号灯、录音机，以及偷着启动炸弹引信，所以它只能隐藏自己地身份和真实面目，这些秘密一旦被人知晓，也就相当于暴露出了死**。

司马灰又说，这些秘密都被藏匿得太深了。咱们陷在地槽底层的溶洞迷宫里。没有任何新的线索，很难找出什么结果。所以现在必想些措施辨明方向，再设法进入“罗布泊望远镜”，因为我估计老宋说得确实没错，那极渊中肯定隐藏着有关于“绿色坟墓”一切谜团地真相，否则也不会有特务前来袭击，咱们在途中还要多加留意，一是提防遭到暗算，二是要尽量生擒敌特，也许还能从他嘴里得到些什么情报。

罗大舌头感叹道：“要是老宋这秃脑门子没出意外就好了，我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我记得阿脆说过红霉素是药里的王，什么病都能治，咱那不是还有吗，赶紧给他吃两瓶下去，说不定他能就此还了阳……”

三人商议未定，忽听宋地球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竟从深度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但仍旧非常虚弱，他看看左右，不禁有些茫然：“咱们这是到哪了？”司马灰三人见他醒转，都立刻围上前，胜香邻把事情简略说了一遍。

宋地球听罢，更觉头疼欲裂，他让罗大舌头扶着自己半坐起身，吃力地说：“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我对事态估计不足……”

司马灰道：“你伤势还重，别太耗神了，再多休息一会

宋地球缓缓摇了摇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恐怕没剩下多少时间了，如果说生下来是种偶然，那死亡就是一个必然，我都这把岁数了，活到今天才必然也没什么，所以你们不用替我难过，可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们。苏联人挖掘的罗布泊望远镜，通到地表之下万米……”

司马灰见宋地球的神智似乎并不十分清醒，口中来来去去，都是以前那些说话，就问道：“老宋，这些事你以前就讲过了，你知不知道绿色坟墓到底是什么人？”

宋地球听到最后四个字，猛然惊出一身冷汗，似是想起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昏昏沉沉的意识顿时清醒了几分，他忽然盯着司马灰说：“绿色坟墓不是任何人。”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六话 龙印

司马灰听得甚是不解：“绿色坟墓怎会不是任何人？它即便真是幽灵，死前也该有个身份才对。”又寻思：“我已经习惯将地下组织的首脑称为绿色坟墓，或许该问宋地球地下组织的首脑是谁。”

宋地球却示意三人不要提问，他想趁着头脑清醒，抓紧时间告诉他们一些情况，就断断续续地说道：“我现在所讲的一切内容，你们不要转述，也不能记录，因为这些信息很危险，如果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绿色坟墓并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任何生物……”

原来胜天远在法国驻印度支那考古团工作之时，曾收到过一份来自地下组织的委托，是请他带队前往缅甸原始丛林，寻找占婆王朝失落的“黄金蜘蛛城”。

胜天远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之分，于是欣然前往，他以前曾对显赫辉煌的占婆王朝进行过深入研究，此次再到缅甸考察后，逐渐发现“黄金蜘蛛城”的前身，也就是被代称为“泥盆纪遗物”的岩山，蕴涵着远比占婆王朝更为古老的秘密。无yswj迹

占婆王阿奴迦耶是在一千年前找到的这座地底遗迹，然而缅甸裂谷中的“泥盆纪遗物”，早在两千年前就已有类存在，这座岩山应该就先秦地理古籍中所载的“地穷宫”，穷者尽也，宫为窟宅，意指位于地下最深处的洞窟。前史称缅甸一带为“灭火国”，灭火氏目如烛炬、动如蛇、形似鬼、穿黑水、居地穷、不识火性，又载“地穷中有积石，积石下为大海”，后世所能找到的相关记载，仅有这短短的几十个字。

胜天远无意中得知，这个地下组织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占婆王堆积如山的财宝，而是要解读地宫密室中的神秘符号。灭火国地宫中的古老符号，来自于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并行，据推测至少产生于“夏、商、周”上古三代中的夏代，甚至还要更早，因此考古学者将之命名为“夏朝龙印”，龙是指这些异形符号近似“兽鸟龟龙、阴阳飞伏”，印则是指印记、标识、符号。“夏朝龙印”存世极其稀少，而且其文玄远，通达幽冥，几乎不像是人类的语言，所以到了宋代之后，世上几乎再也没出现过它的踪迹，早已没人懂得其中奥秘。

灭火国应该是“夏朝龙印”古文明延伸出来的一脉分支。因海漫导致消亡，其真实来历已无从考证。灭火国地宫密室中刻满的“龙印”符号，记载着一个关于“地底通道”的秘密，通道的尽头是个人类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区域，或者说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出资雇佣探险队和考古专家，寻找“黄金蜘蛛城”的地下组织，计划接收占婆王古城中封存了千年的“幽灵电波”，并从中取得那个未知区域的坐标，以及进入通道的途径，古人认为此区域是“死者之国”，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地下组织，始终将其称为“绿色坟墓”，并把这个阴森恐怖的名称作为组织代号。

由于胜天远并未真正接触“黄金蜘蛛城”，所以他并不清楚“绿色坟墓”的真相。其实就算他此刻亲自站在古城密室里，面对满壁神秘的“夏朝龙印”，也终究无能为力，只是他和法国驻印度支那考古队的同事们，都察觉到了这个地下组织邪恶的一面，幕后又有西方冷战势力作为背景，想必那些不可告人秘密背后，有许多更为黑暗的东西存在。

当时有一组考察队员，计划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冒死进入野人山大裂谷，毁掉泥盆纪遗物中的“夏朝龙印”，结果一去不回，全都死在了山里。胜天远则摆脱了地下组织的控制，寻机返回祖国。

司马灰听到此恍然醒悟，当初在盲谷中使用战术无线电，收听到考察队员的亡灵“借声还魂”，那些死者正是胜天远“印度支那考古团”的同事，而“绿色坟墓”是代指一个存在于地心附近的未知区域，它的具体位置和通道，都以“夏朝龙印”记载在灭火国的地宫密室中，这些事情与罗布泊望远镜有什么联系？地下组织的首脑又究竟是谁？

宋地球感觉头疼更加剧烈，脑袋里一阵阵的发空，有时候一句话要反复讲几遍才能说清，有时候张开嘴又忽然忘了自己想要说什么，他知道这可能是脑震荡引起的后果，清醒的意识维持不了多久，就继续捡紧要内容告诉三人。

“绿色坟墓”的首脑藏匿太深，其身份和背景从来没人知道，胜天远也始终找不到任何头绪，于是他回国后，着手考证“夏朝龙印”的来历，也没有任何结果，便逐渐将视线投向了大漠戈壁之下的极渊，他认为极渊就是所谓的“通道”。

胜天远带领考察队三赴大漠，终于在罗布泊找到了深渊般的原生洞窟，怎知苏联人也得到了一些情报，主动提出要协助中国实施“罗布泊望远镜”探测行动，在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意外失踪之后，苏联专家团迅速撤离，发掘探测工作从此就被搁浅，再也无人提及。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破获过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安插的谍报分子，其中就包括“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甚至有人怀疑中苏联合考察队内部，混入了特务，才导致行动失败。

胜天远更由此觉察到，“绿色坟墓”这个神秘的组织，与罗布泊极渊

有重大关联，否则不会竭力掩盖这些事实，他自己也曾遭到过多次暗杀，1963年搭乘“伊尔-12”空军运输机遭遇航空事故之后，又在医院中被特务下了慢药，终于不治而亡，他将在缅甸丛林及新疆荒漠中所有的考察发现。以及据此产生的所有推测，都暗地里以加密方式写在了笔记中，其中的内容外人看不出任何异常，只有他的至交宋地球能完全读懂。

宋地球知道这些事情关系重大，有许多情况不能对外公开，就当着刘坏水的面，看过之后加以焚毁。此事宋地球不敢声张，文革开始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这十年中倒一直没出意外，他以为肃反中早把“绿色坟墓”的潜伏分子全部逮捕了，没想到这次来到罗布泊荒漠万里寻藏，还未知得失如何，却接连受了几番惊恐，而且又遇到了该组织派遣的敌特，平白牺牲了钻探分队几十个同志，使本来就要面对的危险和困难成倍增加。

宋地球视胜香邻如同亲生女儿，为了保护她的安全，从未对她提起过笔记中的任何内容，但也承诺过，将来会告诉她胜天远的真实死因。宋地球说到这里，脑中思绪已经开始混乱，他还想说苏联人在极渊下发现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在撤离时炸毁洞道，但他意识渐渐模糊，说出来的话大多词不达意，谁也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了。

胜香邻听说父亲也是被“绿色坟墓”害死，又见一贯睿智的宋地球突然变得思维混乱，她往常虽然很有主见，可当此情形也止不住泪如雨下。

其余二人也深觉无奈，眼下还有个十分紧要的问题，“绿色坟墓”的首脑如果掌握着极渊里的秘密，又何必废尽周折潜入缅甸丛林中的“占婆古城”？“罗布泊望远镜”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通道？绿色坟墓的首脑是否已经穿过“通道”抵达了深渊内部？但他们此刻更为宋地球的状况感到担忧，最后还是司马灰比较果断：“现在身陷困境，溶洞中路径迷失，水粮短缺，暗处潜伏着特务，我看这地方过于空旷，好像并不怎么安全，大伙再累再难也得继续撑着，等出了这片迷路错综的溶洞再宿营。”

这时在附近执哨的通讯班长刘江河突然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对罗大舌头说：“大哥，这洞子里有白蛇！”

罗大舌头说：“小刘，你也是部队上的人，别总喊什么大哥二哥的，这属于山头作风、游击习气，以后称领导或首长就行了，本首长在缅甸跟老手练过，专会捕蛇，再说那白蛇顶多变个骚娘们儿，咱怕她个球？”

司马灰心想：“现在至少位于地底四五千米，这里似乎有气流经过，

环境潮湿阴冷，氧气含量也不算低，所以溶洞暗河里生存着白化的鼯鼠和蛇，它们完全可以适应黑暗或地压带来的影响，丝毫不足为奇，犯得着这么慌里慌张的吗？”

但很快司马灰就知道通讯班长为什么惊慌失措了，先见几条白色的长虫蜿蜒游动，从众人脚边爬过，都有几臂粗细，遍体白鳞，两眼腥红，然后就听“悉悉掌掌”之声由远而近，那声音又急又密，漆黑的溶洞中惊风四起，司马灰暗道不好：“是蛇群！”他连忙抓起步枪和背包，抽出两根火把来，分别扔给胜香邻和刘江河，三人凑在火头上点燃了，罗大舌头则背起宋地球，立刻抽身向后就退。

众人本以为是蛇群围了上了，想要寻路逃开，可随即发觉不对，蛇群中更混杂着无数鼯鼠，这些鼯鼠也是通体白化，体形大如握拳，完全没有视觉，此刻疯了似的你拥我挤，也不知有几千几万，都如决堤潮水般狂奔逃。

众人见这情形也是且惊且异，在看似寂静的溶洞里，竟隐藏着这么多白化生物，实在想象不出，为什么会像世界末日般向着同一个方向逃窜，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可黑暗中看不到远处的情况，这使人感到更加不安，心都跟着悬了起来。

司马灰见状取出一束“八蓬伞”，迎风晃亮了，用底部暗藏的崩簧向前弹射，火伞经空，撞到一片石幔上缓缓落下，照得溶洞深处一面明亮，众人这下看得清楚了，身上不由得一阵耸栗：“这地底的石壁在移动，是吞噬一切生命的死亡之墙。”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七话 到不了尽头的河

地下生物的感应系统远比人类敏锐，那栖息在溶洞里的蛇鼠，全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拼着命向外逃蹿。众人却还不知将要生什么变故，等司马灰抛出“八蓬伞”，趁着火光亮起，就见深远处黑尘如墙。由于光线暗淡，距离又远，只感觉到好像是无穷无尽的滚滚黑灰，质量厚重深沉，比寻常的烟雾要浓出许多倍，密度极大，仿佛是堵正在移动的墙壁，内部夹杂着电闪雷鸣，向众人所在之处迅速席卷而来。

落在地上的“八蓬伞”还在燃烧，可被那些有形有质的黑灰一触，火光便立即被黑暗吞噬，凡是落入其中的生物，也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仿佛只一瞬间就分解在了黑暗中。

众人都看得毛骨耸然，这些凝聚如墙的黑色尘埃，带有强烈的磁性和风压，还没接近就已开始令人脑中嗡鸣。地底的衰变物质，以及碳酸瓦斯气体，是对探险队最大的威胁，可那些气态物质大多在封闭区域内郁积不动，也绝不会形成雷暴，古人将其称为“死亡之墙”，现在的人们可能也找不到更恰当的称呼，因为这些黑暗物质，完全是超出了以往的认知范畴。

司马灰身具相物古术，看这情形，立即想起一种旧说，相传地底有“黑灰”，是天地间大劫所留，至于什么是“大劫”，大致是毁天灭地的某类自然灾害。具体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溶洞里，但接触到了肯定没命，他当即推了其余几人一把：“赶紧跑！”

其实不用司马灰提醒，众人也知道再不跑就完了。尤其是罗大舌头，遇上这种事溜起来比兔子还快，他背着宋地球，甩开大步就逃，这时也不顾高低，只是往宽阔溶洞里跑。

胜香邻察觉到方向不对，后方是硅化平台崩落地深涧，根本无路可走。

司马灰一想不错，耳听身后闷雷声滚动，他也无暇再去分辨方向。看鼠群都往斜刺里逃去，就让众人也跟着走，但在高低错落的洞窟内，终于不如鼠类移动得快，沿途跌跌撞撞。脚下渐觉沉重，胸口都像压了块大石头呼吸艰难，行动速度越来越慢。

司马灰现通讯班长刘江河除了背包之外，还带着那部损坏的“光学无线电”，死也不肯扔掉，这时已经开始跟不上队伍了。

司马灰心中起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带着这个累赘？”他正想让刘江河抛下电台，溶洞地面忽然变得陡峭，众人也不急再另外寻觅路径，就将心一横，直接溜下倾斜的岩壁。

淌过溶洞迷宫地水流，渗透溶解了松软的岩石，刻凿出一条条向下的隧洞和洞穴，水从洞穴中流过，在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沉积下矿物质。逐渐形成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地形，这斜坡上密布着许多圆形凸出物，大大小小形同珍珠壁，都是在水流的反复冲刷下，给沙粒外部裹上了一层溶解碳酸钙，越积越大，形成了光泽圆润的表面，极其湿滑。

那一阵阵沉闷的滚雷声，虽已被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司马灰等人现这斜坡太深。奈何岩壁上滑不留手。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只能顺着凹凸不平的珍珠岩不断滑向溶洞底层区域。完全预计不到下边会是什么地形，以这么快的速度溜下去，一旦撞上石笋石柱，就算不被戳个对穿，也难免撞得折筋断骨。

正当这提心吊胆吉凶未卜之际，忽听地底有哗哗流动地水声，原来这片珍珠岩石壁直接延伸到一条很深的地下河谷，司马灰等人扑到沙岸上就势停住，各人身上难免都有淤痕和擦伤，也完全不知道现在置身于什么区域。

司马灰拿出最后一根火把，点燃了举在手中，众人借着光亮向四周探查，就见这河谷中都是金沙岩层，被火焰一照，显得熠熠生辉，暗河中漂着大量蜉蝣和蚰，水面上黑沉沉的都是旋涡，看来湍急的潜流都在下面，很难分辨暗河是向那个方向流淌，又现远处有一团团鬼火闪烁不定。

罗大舌头看了看宋地球的情况，就对司马灰说：“老头子从这么高地地方滑下来，屁股都快磨平了，我看这地方依托着暗河，能进能退，可得让他好好歇一阵子了。”

司马灰仍不敢放松戒备，这地底暗河可能自从混沌初分那天起，就没有任何人进来过，天知道这里有些什么，他告诉众人：“一定有生物尸体腐化消解，才会产生磷光，可这附近出现这么多鬼火，绝不会太平无事，先过去看清楚了再说。”

胜香邻也有不祥之感：“我听到高处好像有些奇怪的声音……”

司马灰点了点头，让其余几人保持警惕，节约能源，尽量减少使用矿灯，谁都不准离开火把的照明范围，他又重新检查了一下步枪，见并无损坏，就带头走向鬼火闪烁的区域。

众人还未行至一半，就先嗅到一阵腐臭，不得不用毛巾蒙住口鼻，

黑暗中不时有阵阵阴风倏然掠过，像是有什么东西快速飞过，冲得火把忽明忽暗，再往前走，地面上到处都是碎石和硅化岩壳，原来从高处崩落的平台，也都坠落在了这条河谷里，唯独那尊羊蛇身的棺槨则完好无损，只是槨盖在已没了，棺槨洞开，直接就能看见里面地尸骨。

司马灰觉得奇怪，他离到近处看了看，才现槨壁间凿有风孔，下坠的时候减缓了速度和撞击，古楼兰人有先见之明，知道黑门古墓总有荒毁之时。如果有土贼妄图惊扰先王地安眠，棺槨就会沉入“寒山之底、阴泉之下”，而开棺的土贼也会一同落入深渊，成为活生生的殉葬品。

众人皆是好奇，都想看看两千年前的楼兰古尸究竟是何模样。要是按照“非必要不接触”原则，他们完全没有机会看到棺槨内部的情形，现在是潜伏地敌特破坏了墓穴结构，才使棺中的楼兰先王暴尸于此，这笔帐怎么说都应该算在对方头上。

但众人凑到槨前看了一眼，却无不讶异，就见这尊羊蛇身地巨槨内部，并没有任何尸骨，散落在里边的，尽些些异方珍物。那如人之玉，似龙之锦，连司马灰都叫不上名目，另有十余个腥腐的球状物体，表面疙疙瘩瘩。像是风化了的内脏。

司马灰看得直皱眉：“这都是枯化的人脑！”

其余几人闻言无不心惊：“怎么只剩下风化的死人大脑了？尸骨都到哪去了？再说这棺材虽大，也容不下十几具古尸同棺而葬……”

宋地球骤然见到棺槨，出于他多年职业习惯形成的反射条件，竟自清醒了许多，他的老花镜早就丢了，但一摸那槨顶地异形羊和铭文。又听司马灰说什么“人脑”，突然开口道：“这是安归摩拿的棺槨，谁给打开地？谁又说这是枯化地死人大脑？简直是信口开河，按史书上的记载，很有可能是马脑。”

司马灰听宋地球说这是马脑，稍微一怔，也就立时醒悟过来，西域古国中相物憋宝地方术众多，善于鉴别。可以通过马匹鸣嘶声，来辨认马脑颜色。据说脑色如鲜血的马，能日行万里，腾飞虚空，堪称神骏；脑体暗黄之马日行千里，嘶鸣声可达数百里之外。这两种可称宝马良驹，其余的颜色多不成器，成器也拙。等马匹死后，抠出脑髓视其颜色，基本上都与憋宝术士先前的判断吻合。所以西域贵胄下葬时。常将千里马枯化的脑子放在棺中陪葬，显得极为珍视。有其物而无其价，安归摩拿的棺槨里，就装有“宝马枯脑”，但古尸却已不知去向。

胜香邻见宋地球又清醒过来，终于稍稍放下心来，就想问问他这地槽深处地情况，这距离地面几千米的洞窟内部，除了地压异常，多重地

貌符合也属罕见，更有黑灰般的高密度尘埃，这都是怎么形成的？可感觉面颊上一凉，似乎有水珠从高处滴落在脸上，她伸手擦拭，却现是黏稠如墨的腐液。

司马灰也在火光下看得清清楚楚，又感到高处涌出一阵浓烈的血腥气息，并混有尸体的腐臭，显然不是地底岩层漏水，而是有“尸血”落下，借着周围闪动的微弱鬼火，可以察觉到无数黑影在众人头顶高速盘旋。司马灰知道枯马脑能燃百尺，眼下情况紧急，他也不管宋地球阻拦，抓起一块，用绳子缚住，点燃了抛上高空，就见一团火球般的明焰暴涨，火光中有难以计数地白蝙蝠，密密麻麻地蔽空飞舞，有些翼展过米，形似骷髅，它们聚集成群，几乎卷成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旋涡，场面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原来坠落的石台压垮了一蝙蝠洞，整个巢穴的底部和大连腐骸，都随之塌陷下沉，栖息在阴冷岩壁上蝙蝠都被惊起，从洞窟间倾巢出动，在地下河谷钟乳倒垂的石壁底下，铺天盖地的盘旋飞行，棺槨中的楼兰古尸早被它们扯成了碎片，由于惧怕火焰高热，才只在周围盘旋，始终不敢接近，等到火把熄灭，就会扑下来掠食。

众人知道火把和棺中几块枯马脑，加起来也燃烧不了多久，一想到失去了火把的防御，顷刻间就会被活活啃成一副白骨架子，想到其中惨状，都不由得心寒股栗。

罗大舌头忽生一计：“咱赶紧下河，实在不行潜到水里也能躲躲。”

通讯班长刘江河面如土色：“我……我不会水，要不你们逃吧，别管我了。”

胜香邻提醒道：“绝不可行，暗河里潜流湍急，就算是水性再好也会被卷走，那槨中的内棺是用古木所制，咱们将它辟碎了多做一些火把，至少还能维持一时三刻。”

司马灰心想这倒是个办法，背包里虽有罐装火油，但仅凭油料烧不了多久，就地燃烧起来也无法移动，不如拆了内棺制成火把，只要能在火把耗尽前，找到一处狭窄的岩洞容身，就可逃过此劫。

可司马灰刚一回身，就见外槨和内棺中伸出一条血肉模糊地手臂来，随后有个人探出半截身子，周身上下一丝不挂，所有地皮肤都被剥掉了，脑袋上的头皮也没了，面目已不可辨，眼框里只剩一只眼球，兀自圆睁不闭。

第三卷 黑暗物质 第八话 磁石电话机

司马灰等人刚一转身，就现从椁壁缝隙里，探出个血肉模糊的人来，这人身躯体上的皮肤都被活活剥去，脸上只挂着一个眼球。他们事先完全没有料到，在那外椁和内棺的狭窄夹缝里，居然还能藏得住人，都不免惊呼了一声，同时向后退开两步。

司马灰见对方血淋淋的脸上，五官都已模糊不全，但看其身形轮廓倒有几分眼熟，应该就是逃入溶洞的工程师田克强，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遇到了“黑暗物质”，才被逼进地槽深处的河谷，又因未带火把，受到了栖息在地底的大群蝙蝠围攻。

那些白化的蝙蝠体形奇大，按相物方术区分，如常人手掌为圆蝙蝠，至于“形似白骨，展开羽翼过米，且能扑人”，那就不是蝙蝠了，而是“伏骸”。它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逐渐演化出了锋锐的獠牙和前肢，不仅能吸食生物体液，噬髓舔骨，饿急了就连自己的同类都吃，也是以此来控制种群数量。

司马灰看到田克强身上的惨状，就知道此人险些被成群结队的“伏骸”啃成白骨，最后拼了命挣扎着躲进椁壁藏身，可普通人被剥掉皮肤，疼也早给疼死了，这个人居然还活着。

这些念头只在司马灰脑中一闪，根本来不及去想其中缘故，就见刚才被他抛上半空的“干马脑”，已坠落在地，藏身在椁壁间的田克强，则不顾剧烈燃烧的灼热，探出手臂一把抓住了那团火球，空气里顿时弥漫出一股焦臭。

司马灰立刻明白过来，对方是藏身在椁壁间，听到了众人要拆开棺材充做火把，就突然抓起燃烧物，想一举引燃棺椁，那椁中都是枯化马脑和裹尸锦布。极易燃烧，一旦点燃了，顷刻间灰飞烟灭，此刻困处在地底河谷中的人，就得有一个算一个，全被成千上万的“伏骸”活活吃掉。

司马灰反应奇快。还不等对方抓住燃烧枯脑的手臂缩回，便同罗大舌头举起步枪扣下了扳机，俄国造的撞针步枪虽然古旧，精度和射速存在先天性不足，但使用大口径弹药，杀伤力同样惊人，两枪都打在了田克强手上，子弹击碎了掌骨，撕开了一个对穿的大窟窿。

田克强左掌被步枪打得粉碎。只剩下两根手指，再也握不住那团燃起火焰的马脑，只得缩回身子。想要躲回椁壁间的缝隙，但司马灰和罗

大舌头早已抢步上前，用力将他从棺槨夹壁中生生拽了出来。

司马灰一脚踏住浑身是血地田克强，感觉脚下只是一具没有人皮的尸体，完全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他暗觉古怪，正想仔细察看，却见手中火把将要熄灭，忙招呼通讯班长刘江河上前劈棺。怎知棺槨内壁都是从地下挖出的万年古木。纹路如画，状如屈龙，质地紧密坚实，急切间竟无法使用猎刀劈开。

这时半空中密密麻麻的“伏骸”，感应到了死尸的血腥气息暴露于地，便趁着火光暗淡之际，盘旋着压到低空。

司马灰看那棺槨中的枯脑虽然光焰暴亮，但燃烧时间很短，一个接一个地点起来也维持不了几分钟。就对众人叫道：“这船棺能渡暗河，大伙快到水面上去。”说着话给田克强的尸身上补了一枪，就返身去推那尊羊蛇身的异形棺槨。

众人合力抬出木质内棺。又将它推入暗河。先把背包步枪扔了上去。随后一个接一个涉水爬上船棺。这具船棺既深且巨。应属合葬之用。坐下五六个人绰绰有余。刚刚在水面上漂浮出一段距离。就被暗河下地潜流卷住。迅速进入了河道中部。

众人倒转了步枪划水。控制着船棺驶向下游。耳听身后地黑暗中。传来一阵撕扯扑倒地噪杂之声。知道是田克强地尸体已被群蝠撕碎了。而洞窟内飞蝠云集。仍不肯甘休。它们延着河谷。紧紧跟随着不散。

司马灰用矿灯光束向高处一照。就见上方就如白雾压顶。不禁暗骂：“真他妈是属狗皮膏药地----黏上了就甩不掉。”他只好取出棺底裹尸地碎锦。扯开来缠在火把上不断燃烧。迫使它们不敢过于接近。

地槽下地河谷蜿蜒曲折。有无数个大小不等地洞窟组成。有些地方地水面宽阔得令人乍舌。各种珍贵地矿物在山洞群内部随处可见。仿佛到处都是庞大地天然地下实验室。展现着造物地神奇。

此刻摆脱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地跟踪。始终压在众人心头地一块大石头。才算是缓缓移开。可宋地球地状况依旧令人担忧。他身上忽冷忽热。神智恍惚不清。

通讯班长刘江河急得直哭：“长你醒醒。你要出了意外。我可怎么跟营长交代？”

罗大舌头也觉得鼻子有些酸，低声对司马灰说：“老头子怕是要不行了.....”

胜香邻听到这句话，生气地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宋教授常年从事

野外探勘工作，体质一向很好，走路似赶场，步幅阔大，考古队里有许多年轻学员都跟不上他。”

罗大舌头不服道：“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怎么我一说话就是胡言乱语，非逼着我咬舌自尽是不是？”

司马灰劝解道：“其实大伙都是替老头子着急，但这生死之事，毕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此外我也要提醒各位同志，这地底暗河不断向下，距离地表越来越远，所以咱们根本没有脱离危险，只是从一个凶险的区域，进入了另一个更加凶险的区域。”

司马灰让通讯班长刘江河检点装备，背包里的电池和化学电石比较充足，干粮所剩无几，有一部损坏地光学无线电，武器除了防身的猎刀之外，还有两条撞针步枪，一支五六式半自动，一把五四式军用手枪，少量弹药，六罐法国火油。一本没人看得懂得憋宝古书，余下就是一些简易的测绘器材和照相机。

司马灰说这暗河里有大红鱼出没，可以补充一些食物和清水，眼下最大的困难是测定方位，也不知到到地槽底部的暗河，究竟通到哪里？

胜香邻多次执行过探勘测绘任务。她告诉司马灰现在不难测出方位，暗河流经的方向，与地槽走势基本一致，只要方位没错，咱们从河谷中一直下去，就能抵达“罗布泊望远镜”所在的区域，探险队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是不清楚它地确切坐标，因为洞道地深度接近一万米。也不是直上直下，没办法在地底确定它的具体位置。

司马灰认为罗布泊望远镜下就是“极渊”，那个区域是天地之极。亿万年来皆为日月所不照，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等于“零”，只在先秦地理古籍，诸如《穆天子传》一类的著作中存有零星记载，但既然有个“渊”字，就一定是有深水的区域，在地底出现地暗河，很可能都要淌入“极渊”，所以胜天远和宋地球才会把黑门下的“地槽”。视为“罗布泊望远镜”的另一个入口，如果这种推测没有错误，探险队寻着水源下去，肯定能够抵达目标。

现在使司马灰最感到不放心的还是“绿色坟墓”，因为“克拉玛依钻探分队”有二十几名成员，他们全被特务引地气态衰变物质，烧死在了地谷中，可死亡人数无法查明，谁都不能保证这支队伍里只潜伏着一名敌特。或许还有别地敌人存在。而且那个工程师田克强，死得非常蹊跷，司马灰还没将他从椁壁中拽出来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此人仍旧活着，可踏在地上之后，却忽然气绝身亡，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察看尸，还要

用这具死尸引开大群蝙蝠。只能匆匆忙忙补了一枪。现在寻思起来。田克强地尸体虽已不复存在，但也不能断定这名特务从此完全消失了。

其余三人也有同感。毕竟这名特务的行为太过诡异，为了保守组织脑地秘密，他可以采取一切丧心病狂的极端行为，接连两次想和众人同归于尽，何况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被扭断脖子还能说话的“人”？

司马灰说这些谜团我一时也想不通，不过我敢肯定，“绿色坟墓”地脑，与田克强完全不一样。这田克强只是组织里的成员，地位不会太高，长期潜伏在新疆油田，负责监视和破坏考察队探测“罗布泊望远镜”，最近这十年都没有任何行动，他就算在境外受过些特殊训练，手段也早就荒疏了，搞不出多大动静，倒是不足为虑。我看大伙也不必对此产生畏难情绪，因为咱们现在也有咱们的优势，“绿色坟墓”在取得了幽灵电波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觉还有幸存逃出了“黄金蜘蛛城”，又有探险队前往“罗布泊望远镜”，这都是该组织“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对方也来不及迅速作出反应，只能就近派遣田克强混入钻探分队，对探测行动加以破坏，这就是咱们目前的优势所在。所以必须同仇敌忾，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速战速决，尽快找到“罗布泊望远镜”，揭开“绿色坟墓”的真相，如此就可以彻底铲除掉这个秘密组织，替那些死去的同伴报仇雪恨，否则时间拖得越久，形势也就对咱们越为不利。

这番话说得众人不住点头，此时棺船在暗河中顺流而下，把矿灯照向宽阔的水面，四周都看不到边际，唯见浊流滚滚，汹涌异常，随着深度增加，周围阴寒刺骨地温度开始出现变化，在半空中成群结队盘旋的“伏骸”渐渐销声匿迹，想是畏惧地热，不敢继续跟随了。罗大舌头见到处都是一片漆黑，心下不免忐忑，总感觉这条暗河仿佛没有尽头，便不时询问胜香邻方向是否正确？

胜香邻说地槽是个巨大的“地层陷落带”，虽然分布着多重洞穴体系，但走势应当相同，是条狭窄的地下盆谷，所以总体方向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而且洞窟内温度渐渐增高，也说明咱们已经接近了地幔上层的热对流，现在距离地表至少有八千米左右了。

司马灰也问道：“这地底更深处究竟有些什么，才维持地压和氧气正常？”

胜香邻轻叹道：“其实地压已经超出负荷了，那个田克强所说的情况没错。现在所有的人都患上了地压综合症，一旦地底出现大的波动造成失压，体内的血液都会像滚水般沸腾起来。”

司马灰不太清楚血液怎么会变成滚开地沸水，但他知道那是必死无疑，他寻思这事愁也没用，如果所有进入地底的人员都会突然死亡。那“绿色坟墓”也就不必派遣特务破坏探测行动了，想来那接近地心地无底深渊中，必定存有生机。这时他觉身边水花翻滚，按下矿灯来照视，就见河中正有大鱼群经过，那都是些阴冷水域的鲑鱼，阔口尖吻，习性凶猛，要比暗河里普通的盲鱼大出数倍。此刻游出冷水洞窟，是为了到这片暗河中觅食。

罗大舌头擅能捕蛇拿鱼，他见有鱼群从身边经过。就用猎刀捌翻两条，刮去鳞片，分与众人吃了。这暗河中的淡水鱼类脂厚多汁，等适应了腥气之后，便会觉得味道甘甜，并非难以下咽。

众人想给宋地球吃些鱼肉，但他牙关紧闭，连滴水也灌不下去，眼看着呼吸微弱。随时都会死去。

司马灰觉得宋地球可能是失血过多，性命即将不保，他眼下束手无策，就割开自己的手腕，将热血灌入宋地球口中。罗大舌头和刘江河见状，先是微微一怔，随后也不多说什么，默默挽起了袖管在旁边等着接替司马灰。

胜香邻以前总认为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是无法无天的人。从十五六岁开始跑去缅甸打仗，参加游击队颠覆政府，年龄轻轻就杀人如麻，说不定还强奸妇女，火烧民宅，反正什么伤天害理地坏事都干得出来，练出了一副铁石心肠，看谁死在面前都不在乎，而且出言轻薄。既能粗言俗语。又能上纲上线，专好逞口舌之快。使人不敢与之对言。所以对他们并无太多好感，但此刻见司马灰毫不犹豫地割开手腕血脉，眼也不眨地给宋地球灌血，不觉十分动容，心中更是感激。

其实司马灰也知道这种土方子，毕竟替代不了输血，可情急之下，实是无法可想。不过活人鲜血可以吊命也是不假，那宋地球感到有股滚热地咸腥涌入喉咙，“嗯”了一声，缓缓睁开双眼，他此刻回光返照，往事历历，都在心前。

司马灰见宋地球再次醒转，悬着地心才又落回原位，他正让刘江河帮自己扎住腕上的刀伤，却见宋地球双目无神，对矿灯地光线一点反应都没有，惊问：“老宋，你的眼……”

宋地球听到司马灰的声音，就抬手抓住他的臂膀，叹息道：“完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记着，我要是死了，就把我的尸体焚化了留在地底，好让我图个清静，我这辈子也没什么牵挂，唯一放心不下地就是你们几个……”他说到这停了一停，忽然问道：“对了，我……我跟你们说

过电话机没有？”

司马灰等人不解其意：“什么电话机？”

宋地球急道：“我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都怪我事先对危险估计得不够充分，又因为要遵循保密制度，想穿过地槽后才告诉你们，电话机……要先找到一部A53携带型军用磁石电话机，你们摇通它……就能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了，但是接通之后，不管电话里的人说什么，都绝对不要相信……”

司马灰更是奇怪了，这地底下怎么会有一部“A53型磁石电话机”？是不是苏联人留下地？为什么说那部电话是“罗布泊望远镜”的洞口？还没等他再问，宋地球的手就忽然垂落，心脏也从此停止了跳动。

（第二部 第三卷完）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一话 煤炭的森林

众人在水面上找到一块凸起的岩石，就按照宋地球死前的交代，用火油将尸体焚化，那快岩石峭立水中，火势一起，旁边就站不住人，他们只好搭乘船棺离开。

四人回望那团熊熊燃烧的烈焰，逐渐消失在了身后的黑暗中，不禁心如刀割，空落落地茫然若失，通讯班长刘江河与测绘员胜香邻都悄然落下泪来，罗大舌头则唉声叹气：“完了，老头子也没了。”

司马灰在缅甸山区作战多年，早已见惯了生死，但他和其余三人背景相似，身边都没什么亲人，宋地球对他们来说，即是师长领导，也像家中的父辈，今天先是得到阿脆和玉飞燕在境外遇难的消息，又眼睁睁看着宋地球死在自己面前，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也让他感到难以承受，各种混乱的念头在脑中纷至沓来，身心都已疲惫到了极限，竟自伏在棺材板上沉睡了过去。

司马灰在恍惚中，仿佛又回到了闷热漆黑的丛林里，夏铁东和Karaeik等人都还活着，不知为什么宋地球和玉飞燕、穆营长也在伍中。战斗间隙的时候，众人都围拢在一起休息，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四周围鸦雀无声。司马灰却觉得心中格外安稳，盼望这一刻过得越长久越好，又隐隐担心隆隆炮声一起，部队就要上阵地了，那一场恶战下来，也不知这些人里还能剩下多少。

这时夏铁东等人突然起身，匆匆忙忙的整队出。司马灰心知是有紧急任务，也想跟着队伍行动，可人挨着人都站满了，硬是没他的地方。司马灰心中起急，拽住Karaeik说：“你个小贼秃毛都没长全，跟着去捣什么乱。快给老子腾个地方。”夏铁东却按住司马灰的手臂：“这次你不能去。”

当年夏铁东从北京回到湖南，曾在军区的子弟学校宣传当前形势，召集众人参加大串联，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骑在墙头听之，甚服其雄才大略，甘愿追随在后。所以后来才肯同来缅北作战，想不到此时却被他拦下。司马灰不禁怒道：“这些年出生入死，我几时落于人后？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夏铁东黯然道：“因为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太远，你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司马灰没听明白，正想追问究竟，队伍却已开拔，他想伸手拽住夏铁东，却又使不出任何力气，就觉周围的环境更加闷热压抑。几乎透不过气来，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渐行渐远，心中的失落绝望之情更是难

以自抑。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此时队伍末尾有个女子回身站住，司马灰的手被她紧紧握住，抬头一看，好像是玉飞燕，他有些莫名其妙：“打头地，你们山林队老少团不都是盗墓的土贼吗？怎么也入伙参加缅共人民军了？你们究竟要去什么地方？”玉飞燕忽然流下两行泪来，低声对司马灰说：“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绿色坟墓……就躲在你的身边！”

司马灰听到“绿色坟墓”四字，顿时惊觉。他忽地坐起身来，觉船棺仍顺着水流漂浮，幔上升的热流已形成了蒸汽般的浓雾，才知是场噩梦，而正握住自己手地女子也不是玉飞燕，而是胜香邻。

胜香邻见司马灰睡得昏昏沉沉。口中所言都是胡话。哭得像个孩子。她担心起来。就上前握住司马灰地手将其唤醒：“你地什么噩梦。怎么会哭成这样？”

司马灰像是被魔住了。半晌都没回过魂来。他将梦中所见对众人简略说了一遍：“这是个什么梦？怎么如此真切？是不是那些已经死去地同伴。给咱们留下最后地警告？绿色坟墓就在这口棺材中？”

胜香邻安慰他说：“梦境大多为心念感应所生。你这是伤心过度。精神又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才会了噩梦。何况咱们漂流在地下暗河中。这船棺里总共才有多大地空间。怎么能躲得住人？”

司马灰却不这么认为。他曾听宋地球阐述过噩梦地由来。人在睡觉时有两种状态。一是快速动眼睡眠时相。二是非快速动眼睡眠时相。前是由于过度地疲惫和压力所造成。双眼在闭合状态中。眼球仍会出现每秒60--70次地快速运动。同时伴有呼吸、脉搏、血压地波动。梦境大多由此产生。此刻脑中各种杂乱地讯号交织在一起。通过潜意识产生自我暗示。比如有些艺术家在梦中突然获得灵感启。又有些侦察员能在睡梦中想到案件地重要线索。这都是深层思维偶然产生地映射。只不过大多数梦相并不直观。使人难解其意。所以古时那些解梦或征兆预感之说。也都有其形成地基本原理。未必皆属虚妄言论。司马灰对这些事没有什么研究。他只是预感到这场噩梦就是一个警告---“绿色坟墓”现在就潜伏在棺材里。

罗大舌头也知道“绿色坟墓”阴毒狡诈。不敢稍有懈怠。用步枪把棺材内地死角挨个戳了一遍。又告诉胜香邻和刘江河：“你们是有所不知。那绿色坟墓地脑就跟幽灵似地。当初在英国蚊式运输机里地舱内。空间可比现在这口破棺材封闭得多了。它可就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还不是没人能把它揪出来。”

通讯班长刘江河提醒罗大舌头说：“特务会不会躲在水里？”罗大舌头说：“有理。狗特务嘛。还能不会两下子狗刨？”他们二人当即用矿灯照向水面。但见暗流汹涌。有无数翻着白肚皮地死鱼浮在水面上。不觉吓了一跳：“地热太高了。游到这段暗河里地鱼群也挨不住高温。出现了大量死亡地情况。看来这水底是不会有活了。”又担心棺船驶向暗河深处。地热将会变得更高。这棺木虽然紧密坚固。但搭乘在里边地人员却相当于上了蒸锅。非给活活蒸熟了不可。

胜香邻见状对司马灰说：“要是绿色坟墓躲在这棺材中。它只需凿开棺板，咱们落在暗河里也都没命了，可这一路上并没出现任何动静，或许是你太多心了，现在地幔中的热流上升幅度太快，应该先设法应付这件事。”

司马灰说我估计现在潜伏在咱们身边的应该不是“脑”。而是那个特务田克强，当时我没能仔细检查那具没有人皮的尸体，既然无法确定身份，就不能从主观上排除任何意外因素，如今这名敌特分子接连失手，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绝不敢再次冒然行动，因为这棺木质地坚厚，如果不能一举凿穿棺底。声音就会暴露他藏身的位置，他一定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机会。

胜香邻说：“你分析得不错，只是全凭直觉。未免太不符合逻辑，除非那特务真是个幽灵，否则咱们怎么看不见他？”

司马灰说“绿色坟墓”脑可能是个幽灵，但田克强却是活生生地人，他也不会使什么“隐身灭形”的妖法，他要真有那两下子，恐怕咱们也活不到现在了，我看对方只不过是有一种谁都意想不到的方法，躲在了棺材内部。

罗大舌头也开始认为是司马灰疑神疑鬼了。明明一切正常，非要安排个假想敌在身边，典型地冷战思维，还嫌大伙精神状态不够紧张是怎么着？他对司马灰说：“既然是种谁都意想不到的法子，那就得把思路拓展到另一个世界才能理解，咱可没那脑子。”

司马灰将矿灯压了下来，在身边仔细照视：“我看比起直觉来，还是更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有没有现这里多了些什么东西？”

司马灰最重将矿灯照在一个极不起眼地角落中。胜香邻等人顺着光束向棺底看去，就觉周围闷热窒息的空气里顿时透出一股寒意：“这是克钻六队的背包，谁将它带过来的？”

司马灰这组人携带的背包，都是荒漠地质包，使用土黄色的帆布制成，到现在为止，他们四人身边还剩下三个背包和一部电台，而钻探分

队使用地属于探勘作业背包，虽然也用帆布为材料。但制式形状乃至颜色。都与地质包不同。

众人都还记得，角落中地这个背包。曾在工程师田克强身上见过，渡涉暗河之际，将身受重伤的宋地球安置于此，恰好挡住了它，而且棺中漆黑一团，没人留意到田克强地背包会出现在附近，这时用矿灯仔细搜索，才得以见。

司马灰观察这个探勘作业背包，见其容积十分有限，绝对装不下任何人，何况田克强的尸体已毁，如今这里边一动不动，究竟装了些什么？

罗大舌头骂声：“真他妈见鬼了。”端起步枪就想轰它一个透明窟窿。司马灰按住他说：“别开枪，把棺板射穿了谁也别想活。”二人背上步枪，就想拔刀去戳，忽觉身下一晃，漂浮在暗河中的船棺已被一股激流推上了半空，他们急忙用手拽住船棺两侧，才没被抛落水中，眼前都是沸腾地热流，迫得人睁不开眼。

这地槽下的暗河深处，是地幔热对流上升流强烈活动区域，使暗河两翼的地层大范围抬升，铁水般绚丽的熔岩就在河床下喷涌，水火相交，不住产生高温地热，整条暗河都被蒸在了途中，一股剧烈的上升流卷住棺木，从褶皱岩层密布的地质断裂带向下滑落，四人都从翻倒的船棺中被扔了出来，地面上都是石浆，高温几乎使人难以立足。

司马灰等人回头一看，见身后岩层的斜坡上，有几条暗红色的裂缝，心知地幔下都是熔岩，要不是船棺木料阴沉，刚才都已没命了。无边地昏暗与酷热中，也找不到那个勘作业背包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人只好竭力向前，行出大约里许，脚下渐觉松动，所踏之处都是漆黑的煤灰，矿灯所及，尽是无穷无尽的煤层。

一层层相互叠压交错的“有机生物岩”，形同古松偃盖，故意有些老树高达几十米，都像一条条黑蟒似的盘伏下垂，虽已彻底变成煤炭，但树皮、筋脉、叶片都可辨认，只是象征着死亡的漆黑，代替了充满生机的浓绿。

罗大舌头连在梦中也未见这等景象，不由惊叹道：“我的天老爷，这是一座煤炭的森林！”罗布泊矿藏资源虽然丰富，但从未有煤炭存在，因为煤炭本是远古植物残骸在地底形成地“有机生物岩”，整片森林炭化后依然保持原貌，旬为罕见罕闻，也推翻了以往既有的地理概念。

胜香邻也深感吃惊，她确认了方位，告诉司马灰：“如果宋教授掌握的资料没有差错，罗布泊望远镜的洞道，应该就在座煤炭森林里。”

司马灰说：“原来地槽暗河的尽头是个大煤壳子，它得有多大体积？要是苏联人挖掘的罗布泊望远镜藏在这里边，恐怕咱们找上一百年，也未必找得到它。”

通讯班长刘江河说：“长不是指示咱们先找一部电话机吗？司马灰挠头道：“那种……A53型磁石电话机，你们有谁用过？”

众人都摇了摇头，“A5型磁石电话机”应该是苏联生产的一种野战电话，国内见过这种电话机的人不多。

但司马灰等人对普通的“野战电话”却很熟悉，所谓地“军用便携式磁石电话机”，就是两个饭盒大小地扁长匣子，打开盖子里面装有电话，它旁边有个摇杆，摇几圈后就可以利用磁石电，专门用与点对点之间的直接通讯，但必须架线，范围可达二十多公里。以前看战争电影里，长们在指挥所里看完了地图，让参谋人员摇通电话，长就通过它向前线指挥员布置任务，“磁石电话”就属于这类通讯器材。

司马灰想不明白为什么宋地球最后会如此交代，在这座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煤炭森林”里，寻找一部“A53型磁石电话机”，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使用重型钻探设备挖掘的“罗布泊望远镜”，其洞道直径，至少应该有上百米，直接寻找地底洞道，可比寻找一部“电话机”有效得多，即便真有这部“A5型磁石电话机”，埋在地下也有许多年头了，谁知道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再说摇通了之后又要和谁说话？

胜香邻却坚持应该按照宋地球的计划，想办法找到这部“A53型磁石电话机”，现在探险队携带的干粮还能吃一天，而且并未彻底摆脱“绿色坟墓”的跟踪，一旦行动出现偏差，很难重新挽回局面。

司马灰心下寻思，宋地球和胜天远虽然从没亲自进入过“罗布泊望远镜”，但中国也有工程兵部队和专家曾参与了整个行动，所以他们很可能掌握着一些来自内部的秘密资料，如果宋地球临终时头脑清醒，没有胡言乱语，那么这部“A53型磁石电话机”就绝对是关键所在，可苏联人为什么要在地下近万米深的区域安装“磁石电话”？我们又怎么在无边无际的煤海中搜索这部电话机？也许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奇迹”。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二话 偶然因素

这片深广不可测量的庞大煤壳，周围的热对流活动频繁，不时有熔岩喷涌而出，司马灰等人无法停留过久，立刻钻进了“煤炭森林”边缘的缝隙，漆黑的煤层隔绝了地底高热，温度又变得阴冷下来。

已彻底化为“有机生物岩”的古树盘根错结，内部到处都有塌方下陷，最要命的是地层中除了一片漆黑之外，再没有其它颜色存在，使人的空间感和方向感十分混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和东西南北。

司马灰通过罗盘辨别方向，带队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走了一阵，更觉得“煤炭森林”规模惊人，凭这支小分队一步步的探测下去，很难有什么结果，他就寻了个坚固稳妥的区域，挂上电石灯，让众人稍作休整，啃些干粮，轮流睡上一阵。这里遍地都是碎煤，踩上去就会出响声，如果附近有什么东西接近，就能立刻察觉。

这“煤炭森林”中死一般的寂静，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司马灰等人虽在睡梦中也睁着一只眼，却始终没有意外情况出现，只是心中思潮起伏，谁也睡不安稳。

几个小时之后再次动身出，借助矿灯和罗盘，在狭窄的煤壳裂缝中穿梭攀爬，那一株株煤炭化的参天古树，在起伏错落中层层延伸，似乎没有穷尽之处。

胜香邻停下来观看了看罗盘指针，告诉司马灰：“咱们没有标注等深线的精确地图，罗盘也只能提供一个大致方位，再这么乱找下去可不是办法。”

司马灰点头说：“我也有些转向了，这要是在溶洞里，只看岩层上被水流冲刷过的痕迹，就能知道进退方向，但煤层漆黑，很难判断地形地势，咱们现在就连原路返回都不可能了。”

罗大舌头说：“那就干等着千百年后。也许煤矿工人钻井时把咱们的尸体挖出去，到时候肯定混得能跟马王堆女尸似的，以煤炭森林男尸的身份登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咱活着没赚上十七级工资，死了也光荣一把。”

通讯班长刘江河以为罗大舌头真打算这么干，忙对众人说：“大伙已经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好不容易才找到煤炭森林，怎么就没办法了？长不是讲过吗，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哥你们办法那么多，再好好想想，不是说需要个什么迹就能找到磁石电话机吗？那东西

什么样？我到前边去找找。”

司马灰道：“奇迹不是个东西，我先前那句话的意思是想说——只有出现奇迹般的偶然因素，咱们才有可能成功。就是指希望非常渺茫。你仔细想想，要在一座煤炭森林里寻找一部电话机，和到茫茫深海里打捞根细针有什么区别？”

刘江河文化水平不高。还特别认死理：“**曾说过，群众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咱们工农兵就是人民群众地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不能创造奇迹？咱们现在全力以赴创造一个奇迹，不就是能找到A53型磁石电话机了吗？”

司马灰正在寻思对策。随口对刘江河解释：奇迹这种东西能分成很多种类。有实质地也有非实质地。实质地奇迹大多能通过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达成。但还有一种真正地奇迹。是诸多偶然性因素叠加才能出现。当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地时候。有一名法国士兵。不甘心沦为炮灰。就开小差逃回了国内。结果被判了绞刑。也就是环死刑。直至气绝身亡。行刑地那天刽子手给他套上绞索。准备将这名逃兵吊死。没想到绞索接连断了五六根。始终没办法完成死刑。只好延期执行。还有在二战地时候。一名纳粹军官要枪决一名关押集中营里地犹太人。手中地鲁格枪却突然卡壳了。他又换了另两把枪。仍然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就此罢休。绞索断裂和鲁格手枪出现故障。都是生机率很低地意外情况。更何况是在同一时间内连续出现。当时就好像有种无形地神秘力量。在保护着这些人。在常量中集中产生出无法解释地变量。进而促成某种不可能出现地结果。这就属于“奇迹”。也可以说是“运气”或“因果”。反正咱们现在很需要这种东西。但它从不以人地意志为转移。也绝不是这世界上任何人力能够创造。

刘江河在驼队地养父常找人代笔给他来信。说是你到无线连参军都好几年了。技术没少学。到现在也才是个班长。连干部都不算。怎么就不见你立个功呢？牧区去当兵地几个小子可都立功了。真是把我地肚子都气胀了。你也得给我好好干。为人民服务不能总挂在嘴上说。更要有实际行动。再说你要是不干出点成绩来。今后怎么娶“洋缸子”？

这些来信地语言混杂。逻辑条理也都不大通顺。可对刘江河地刺激还是不小。他又看穆营长和宋地球先后牺牲。深受触动。憋了鼓狠劲要将任务完成。但他毕竟缺少经验。远不如其余三人沉得住气。一看找不到“磁石电话机”。就心急火燎。恨不得挖地三尺。此时听司马灰说了这些话有理有据。好像水平也不比宋地球低太多。这才稍稍安下心来。觉得司马灰经得多见得广。总能创造出些“偶然因素”来。

胜香邻也觉奇怪：“司马灰看你那副不学无术地模样。从来说不出什么大套理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罗大舌头说：“他还不都是听宋地球讲地。可说归说。练归练。咱们现在也指望不上什么偶然因素。想搜寻到那部A53型磁石电话机谈何容易。它总不能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他边说边往前走。一脚踏到一个凸起地事物。踩下去感觉不像煤炭。蹲下来拿矿灯照了照。见是个竖立放置地扁长匣子。上边布满了漆黑地煤灰。罗大舌头扒开灰土。赫然是个铝壳。上面还有白漆印地字样是“侧面还有一行铭牌般地压印

胜香邻地母亲懂得俄文法文。五十年代中期曾在学校教课。她受家庭环境影响。俄法两国地语言文字都能认识不少。中苏友好时期。司马灰等人也在学校学过一些。可水平远不及胜香邻。此刻有所现。就让她上前辨读。

胜香邻在矿灯下看了看，对司马灰说：“这应该就是那部A53型磁石电话机了，压印的标志可能是军工代号。”

司马灰感觉很意外：“这座煤炭森林规模如此庞大，沟壑裂隙不计其数，咱们在里边钻的脑袋都晕了，它怎么会突然被罗大舌头现？”

罗大舌头极其不忿地说：“哪次有倒霉事都少不了我，喝口凉水都塞牙。就不能轮到某些偶然因素在我身上出现一回？那法国逃兵和纳粹集中营里关押地犹太人，又能比我罗大舌头强到哪去，凭什么我就不能偶然了？”

司马灰仍然觉得情况不对。与其说是偶然因素，倒不如说是神为你安排下的命运，你罗大舌头命中注定要遇到这部“A5型磁石电话机”，不管有多少意外情况出现，该生的就一定会生，否则这里边就有鬼了，得小心电话机是特务布置的“诡雷”。

罗大舌头听罢直摇脑袋：“你这种说法未免也太唯心主义了，我不就是运气比各位同志好点吗？”他又问胜香邻：“香邻，你看司马灰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宣扬封建迷信。你相信这世界上会有神存在吗？”

胜香邻仍在注视着煤层中的磁石电话机，听到这句不合时宜地问题，犹豫了一下才答道：“我只能告诉你，苏联人不相信。”

众人还是觉得司马灰推测地第二种结果比较靠谱，小心翼翼地拨开煤屑，从匣子中拿出话筒，却没有任何异常生，铺设在地的电话线则是越拽越长，但有些区域已被坍塌下来的煤块埋住。无法顺着电话线向前搜寻，也不知道线路究竟与什么地方相连，而这部磁石电话机的底下，更有凿穿在煤层中的长钎固定。

众人见无异状，就推测这部电话应该不是“诡雷”，均想：“宋地球临终前曾嘱咐过，摇通了这部磁石电话，就可以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但电话另一端的人无论说什么。都绝对不能相信。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磁石电话机。说明宋地球掌握的情报非常准确，可后面的事却又让人难以置信。罗布泊望远镜废弃许多年了，不可能还有任何活人留在地底，这部电话接通后能和什么人通话？苏联人在蕴藏地下万米深地大煤壳子里，铺设磁石电话机能有什么意义？除非它并不是用来与人类进行通话？”

罗大舌头说：“你们也太多心了，因为我罗大舌头天生就不是一般人，所以我出现地地方都充满了偶然因素，你们对此不要感到心理不平衡，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呢，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至于磁石电话机能打到什么地方，还得先由我来打一通才知道，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地唯一标准……”他一边唾沫星子四溅，一边抓起电话去摇侧面地手柄，不料用力过猛，竟把那有些糟腐的木质手柄摇断了，怎么装也装不回去，急得他额上冒出汗来：“脱扣了？这……这纯属偶然……”

司马灰和通讯班长刘江河的心里也跟着一寒：“糟了，这部电话机就靠摇柄给磁石电，此类制式设备，一旦损坏了很难维修。”

胜香邻又用矿灯看了看电话机下固定的长钎，她若有所悟，对其余三人说：“我想咱们能找到磁石电话机，并不是什么偶然因素。煤炭森林中绝不止这一部A53型磁石电话机，至少有成百上千部。”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三话 深空透视

罗大舌头听说地底还有上千部“A53型磁石电话机”，心里终于踏实了不少，抬手抹去额上的冷汗说：“我的娘啊，幸亏不是偶然因素，刚才我真以为我犯下了一个难以挽回的巨大错误，后老悔了，要是把唯一一部磁石电话给鼓捣坏了，那我罗大舌头可就要变成历史的罪人了。”

司马灰见罗大舌头刚才有些得意忘形，就泼冷水让他冷静些：“你趁早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只有伟人才犯得下巨大的错误，你罗大舌头算老几，真是二百斤面蒸个大寿桃，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大的废物点心，还他娘妄想成为历史的罪人？咱以后谦虚一点行不行？”他又问胜香邻：“你能肯定苏联人在煤炭森林中，确实铺设了数量众多的A53型磁石电话机吗？我听着怎么跟埋地雷似的？”

胜香邻说：“咱们应该到煤壳间的裂缝里仔细搜寻，在地形深陷低洼的区域里，都有可能找到第二部磁石电话机，我现在仅是猜测，等有了结果我再同你们解释原因。”

司马灰点头同意，带着其余三人在附近展开搜索，果然没走出多远，就在一株炭树根上现了线路，寻着电线找过去，很快就在一堆煤屑中找到了第二部“A53型磁石电话机”。

司马灰看事情总算有了眉目，就勉励胜香邻道：“今后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

胜香邻说：“你别冒充革命老干部了，快摇通这部电话，看看能得到什么回应。”

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早已迫不及待地摇通了话机，但听筒里没有任何声音，他惟恐自己手拙，忙问司马灰：“是不是这部电话机也出现故障了？”

司马灰察上前检查了一下说：“不会，苏联生产的设备和器材都很耐用，完全是基于核战争之后的适用理念，构造简易坚固。要确保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正常运转，不应该接连两部都出现故障，可能是另一个点的磁石电话机还未接通，也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截断了。”

胜香邻说：“你别胡乱分析了，这部电话底下也有探钎凿入煤层，所以我觉得A53型磁石电话机并不是用于通话联络。”

司马灰听得不解：“军用便携式磁石电话机的存在。就是为了指挥所与前线建立直接联络，不能接通电话还要它来做什么？苏联人总不可能

吃饱了撑的，在这地下一万多米深的大煤壳里，进行架线演习。”

胜香邻提醒众人说，你们还记得罗大海审问工程师田克强的时候，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物探分队是做什么的？其实物探就是“物理勘探法”，原定协助咱们行动地克拉玛依钻探分队里，配有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物探小组。当时我也感到很奇怪，“罗布泊望远镜”是深度钻探工程。通过重型钻探设备挖掘原生洞窟，从而窥探各个地层结构的不同物质，直接获取岩心样本。这种任务完全不需要物探专家参与，但是看到电话线路连接着凿入煤层深处的长钎，我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人很可能在地底布置了无数部A53型磁石电话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物理探矿系统，使用的原理是“地场深空透测法”，也被简称为“地网”，他们一定是想探测煤炭森林最深处地未知区域。

毕竟隔行如隔山。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刘江河三人又都是土包子。对什么“地场深空透测法”闻所未闻。也根本理解不了。使用“磁石电话机”也能寻找矿脉？既然“罗布泊望远镜”已经通到了地底。再继续挖开这座大煤壳子不就是为了吗。他们为何还要如此大废周折？

胜香邻知道要探明“罗布泊望远镜”里地一切谜团。探险队剩下地四名成员就要紧密配合。现在必须让每个人都清楚。究竟面临着什么样地状况。只好耐心解释说：我所做地勘探测绘工作。主要是绘制各种等以高等深线标注地地形图。等深线地图大多是根据物探分队提供地“极化率”数据作为参照。所以我懂得一些物探原理。简单来讲。物探中地电磁法。就是将探钎和磁罐埋入地下。再由跑极地人员背着线架子把电话线与探钎连接。手摇“磁石电话机”电后产生地电流。会通过探钎传导入地底。并在地层中产生电磁波。物探分队则利用仪器读取反射出地“极化率”数据。转给测绘员将这些数据绘成图表。以此推测地质结构轮廓。以及矿层矿脉地分布情况。

罗大舌头和刘江河都听得俩眼直。一时半会儿还真搞不清楚。干张着嘴。半句话也接不上来。

司马灰倒是明白了几成。虽然原理根本不懂。但也能知道这些“A53型磁石电话机”。相当于在这座大煤壳子里铺设了一层密密麻麻地“地网”。通过它就可以隔空探测出地底深渊里地详细情况。

胜香邻见只有司马灰地脑子还算开壳。就说：“我再作个很直观地比喻。如果说这些A5型磁石电话机和它地线路。是无数条感应神经。那罗布泊望远镜地洞道底部。就是个大脑中枢。神经网络以它为中心。以放射状向四周分布。透视探矿系统获得地数据。都会反馈到罗布泊望远镜里。那里可能会留有一些仪器。甚至还可能存在一部向地底供电地高功

率电机。”

罗大舌头恍然道：“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咱们摸着线路往前找过去。就能找到罗布泊望远镜那个一万多米深地大窟窿了。根本用不着摇通磁石电话机。其实就算挂通了也不会有人接听。可老头子先前嘱咐地那些事又是什么意思？”

胜香邻道：“我想宋教授不会无缘无故说那些话，或许罗布泊望远镜里确实存在一部可以摇通的磁石电话机。”

司马灰说：“苏联人挖掘的洞道，抵达这里之后就停了下来，转为使用什么大地电磁法进行探测，这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察到了煤壳下的未知区域十分危险，不敢直接深入，所以我估计下边就是地底极渊，咱们距离真相已经不远了，不用顾虑太多，先找到罗布泊望远镜，然后再做计较。”

众人当即带上背包和步枪，寻着附近铺设的电话线路向前攒行，这座蕴藏荒漠地底几千米处的煤炭森林，是远古时期沉入地下的茂密植物残骸形成，由于植被生长覆盖于起伏不平的山地，因此沉入地下后也呈波浪状分布，基本上仍保持着古森林的原貌，只不过全部残骸都化为了漆黑地煤炭岩脉，煤炭森林内部的沟谷裂缝又构成了一片洞穴网，地形崎岖无比，塌方的区域间也找不到线路所在，但陷落处埋设的“A53型磁石电话机”数量很多，接连找到几部之后，就能掌握线路的总体走势和分布规律，此时有了具体的参照物作为指引，总算不再像先前那样没头没脑地乱走。

“A53型磁石电话机”的线路，最多可以铺设“20000延长米”，在这结构复杂的古树煤层间，逐步找过去也不是片刻之功，刚行到途中，忽觉地面有些颤动，震得煤屑纷纷掉落，伴随着阴森的冷风，就听那煤层深处有一阵阵沉闷地声音传来，仿佛是栖息在黑暗深渊中地某个生物正在移动。

众人听得头皮子都跟着乍，立刻停住脚步蹲下身来，罗大舌头叫苦道：“这好像是要地震了，怎么又他娘的让咱赶上了，最近出现地偶然因素确实太多了。”

司马灰摸出赵老憋留下的条金表，他先前已按宋地球配戴的手表校过时了，此刻一看时间，竟和在溶洞里遇到“黑暗物质”的时间完全一样，他到现在也没搞清楚那天地间大劫残留下的灰烬究竟是些什么，心中不禁有种莫名的恐慌涌现。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那些黑雾般的浓重尘埃，可能是由于地压作用

产生的特殊现象，它具备一定的周期性，间隔大约四十八小时。要是宋教授还在，他一定能解释其中原因。不过煤炭森林周围存在频繁的上升热对流，应该不会波及到这里，你也不用对此事过于担心。”

司马灰说你还记得1953年遭遇航空事故的“伊尔--12空军运输机”吗？当时机上全部乘员的手表指针，都永远停留在了一个位置，你现在看看这块怀表现在是几点钟。

胜香邻看到表盘上的指针，也觉心惊肉跳：“12：30分！”

司马灰说：“53年那次无法解释的航空意外，以及溶洞中出现的黑色尘埃，很可能都与地底极渊里存在的东西有关。比较走运的是现在时间并没有停止，说明咱们所在的区域暂时还算安全……”

通讯班长刘江河有些好奇地问：“万一时间停下来不动了，咱们身上会生什么事？”

司马灰摇了摇头：“那我就知道了，我也希望咱们永远都用不着知道，因为我当初也曾问过老宋这件事，他的回答就是如此。他还说1953年在库姆塔格出事的空军运输机，是多亏有晴空湍流把它推离了航线，又有驾驶员丁得根处变不惊迫降成功，否则那架伊尔--12将会永远消失。”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四话 中心测站

“时间”大概分成三个部分----“过去”永远静默、“未来”遥不可及、“现在”飞逝而去。司马灰对“时间”的理解，基本符合这一观点。

通讯班长刘江河却对此没有半点概念，仍在固执地追问：“空军运输机为什么会在天上永远消失？它去哪了？”

司马灰无法解释，只能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嘱咐刘江河：“对未知事物存有强烈的好奇心，可不是什么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它早晚会把你拖进无法摆脱的危险之中。”

这时胜香邻提醒司马灰：“地颤和塌方会导致封闭在煤层中的有害气体出现，停留时间久了很不安全。”

司马灰何尝不清楚眼下的处境，于是告诉其余三人：“手中武器务必处于随时都能击的状态，提防绿色坟墓派遣的跟踪。”说完就用毛斤蒙住了口鼻，顶着不断塌落的煤屑继续往深处走。这一路摸索着在煤炭森林中行了许久，四周逐渐恢复了寂静，附近的电话线路则是越来越密集，推测距离地底洞道的距离已经不太远了。

走在前边的通讯班长刘江河，忽觉脚底踩到一片碎煤上，他身前是个大煤坑倾斜的下坡，当时黑咕隆咚的也没能察觉到，使身体失去了重心向下滚去，多亏司马灰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拽住，再用矿灯向下照视，黑漆漆的也看不到底，但“A53型磁石电话机”的各条线路，都已从四面八方延伸向下。

众人找了个相对平缓区域下到煤坑里。现四周都有爆炸留下的痕迹，可能当初是用爆破作业的方式，在这座“煤炭森林”内部轰出了一个巨大的陷坑，坑底都被厚重平整的水泥墙壁填满了，两侧和高处都不见边际。

众人上前用手摸了摸粗糙的墙壁表面，深感其构造简单，坚固耐用，尤其是在“煤炭森林”这种逼仄压抑的空间内。更充分凸显出使人颤栗的神秘冷酷，以及机械化地一丝不苟。

司马灰惊叹道：“这东西就是罗布泊望远镜？我怎么觉得它像是一座楼房，或说是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和地底防空壕。”

罗大舌头也纳闷：“要说是楼房它总得有门和窗户才对，这八下子不透气，整个就一密封的大水泥灌子呀！”

胜香邻用矿灯在墙体上仔细搜寻，看到存在着接合缝隙，就对司马灰说：“这是一座中心测站，比我想象中的要庞大得多，它好像完全是用箱梁之类的水泥构件拼接而成。磁石电话机的线路都被连入了这座建筑物，里面应该配有测绘仪器和高功率电机。”

罗大舌头乱猜道：“这么个大家伙，防核防化都没问题了，苏联老毛子是不是打算在咱这搞地下核爆实验啊？”

司马灰说：“不可能。苏联幅员辽阔，荒原冻土没有人烟的地方太多了，想搞实验在什么地方不能搞，非大老远跑这来，既费力气又不保密。我觉得应该跟他们的深度钻探计划有关，苏联人是想在这里寻找某些东西。”

罗大舌头颇有同感：“当年我爹在关东的时候，没少见识苏联人和日本人那套东西。东北老百姓们大都知道，小鼻子占了东三省，那仔细劲儿就甭提了，屯荒开田，大大小小什么设施都建。那真是要当日子过了，来了就没想过要回去；而老毛子地一百六十多万苏联红军，在把关东军消灭了之后，别说满州的工业设施，就连小鼻子建的铁道和电线杆子都给拆下来带走了，那是没打算久留，抢完了就撤。前些年苏联老大哥援助中国，也是目的性很强，真正先进地设备和技术，人家绝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交给你。常言道得好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看这话搁在国际关系上也挺恰当。所以这里边一定大有名堂。”

司马灰点了点头，又问胜香邻：“你是科班出身，你觉得它这座什么站里都能有些什么，你给大伙说说，让咱有个心理准备。”

胜香邻说：“我还判断不出内部结构，但利用A53磁石电话机的地底探测线路，都会由跑极的架线员把电话打回到这座中心测站，从而得到极化率的反馈数据，以此窥探煤炭森林下面更深层空间的情况，中苏联合考察队一定是得到了极渊里的测绘图之后，才由这里出展开行动。所以极渊的入口，以及各种岩心样本和设备，应该都在其中。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咱们注意，从地底撤出来地苏联专家，都安全回到了本土，并没有因为地压综合症至死，也许中心测站里设有减压舱。”

司马灰当即根据胜香邻推测的情况进行部署：“这些设备恐怕都得有电才能运转，所以咱们进去之后，先探明内部结构，然后要找到电机，想办法恢复地下供电，并彻底搜寻每个角落，进行拍照记录，但有一点都给我记清楚了，谁也不许擅自触碰安装在中心测站里的A53型磁石电话机。”

众人点头答应，各自摩拳擦掌，着手更换照明工具里的电池、电

石。司马灰则去侦察入口，先摸到水泥墙的边角处，倒行攀爬上去，他凭着行动迅捷如风，上到二十米就到了顶部，用矿灯照不出中心测站地全貌，但在周围摸索了一遍，觉得规模体积着实不小，估计露出来的内部至少分为两层，煤坑下应该还沉有一层，四周都有风孔透气，常人钻不进去，东侧有道裹着铁皮的密闭闸门，很难以外力开启，他又看测站的水泥顶部有道“环形闸”，两侧有牵引货梯的大型竖井，巨大地水泥窟窿根本看不到底。上边则是个直径近百米的岩洞，黑洞般无声无息地悬在头顶，料来就是罗布泊望远镜的“主体洞道”，它并非绝对垂直，而是从罗布泊干旱的湖区，倾斜向南延伸至此，大批水泥箱梁和各种机械设备，以前都是经此运到距离地表万米的大煤壳子里。但在苏联专家撤离地时候，破坏了洞道地内部结构，如今已无法再从洞道返回地面。

司马灰用矿灯打信号，又垂下长绳，让其余三人都攀上“中心测站”顶壁，合力扳开环形闸，先用绳子吊下“电石灯”去探测空气质量，那箱梁构筑的狭窄空间内，异常沉闷黑暗。简直就是一座巨大地水泥棺材，通讯班长刘江河对地底洞窟很不适应，见了这用钢筋水泥浇铸而成的封闭建筑，更是紧张得几近窒息。牙关“咯咯”作响。

罗大舌头危言耸听地说：“我看苏联人很可能在地底下挖出了什么妖怪，黄鼠狼是专咬病鸭子，谁心里虚谁就要撞鬼，你们哪个要是不敢下去，趁早就留在这给大伙放哨，别让敌特抄了咱的后路。”

通讯班长刘江河更不敢独自行动，忙说：“我就是在这种又窄又闷的地方感到心里慌。你们可千万别把我一个人留下，我一定努力克服畏难情绪。”

胜香邻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递给刘江河说：“你这种反应并不是畏难情绪，黑暗封闭的空间会使视觉信息大范围衰减，给人造成心理负荷过重。难免会感到紧张不适。吃糖可以起到缓解紧张情绪的作用，你也别听罗大海吓唬你，这煤炭森林中连只蜉蝣和白蚁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妖怪。”

罗大舌头在旁边看得眼馋了，厚着脸皮问道：“这不是大白兔吗？香邻你那存货还真不少，我上次吃这种糖还是去缅甸之前的事了，我至今仍在怀念它那种甜得让人心碎的味道，它不仅能缓解紧张情绪，还能带给人类孤独寂寞的灵魂莫大安慰。”

胜香邻只好把最后几块糖都分给了罗大舌头和司马灰，众人静候了一阵。见“电石灯”地火焰仍是白光。知道“中心测站”内部通风，就陆续顺着铁梯爬了下去。用矿灯四下里一照，见是处一座厢梁内部的水泥房间里，约有三十平面见方，将近三米来高，在黑暗中显得十分空洞。

众人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应急逃生的紧急出口，没有任何多余地东西，因为向地下供电的高功率电机，必定假设在建筑的顶层，所以他们并未急于向下，而是到隔壁展开搜索，苏联专家团撤退得非常匆忙，测站内的东西基本上都维持着原状，没有受到任何损坏和挪动，隔壁一间屋子里就设有物探仪器，墙壁上还留有“地底测站”内部结构图，各种设施和配置一目了然。

胜香邻取下图纸，指着上面的几个区域告诉众人：“这座藏在地底的中心测站，就是罗布泊望远镜的镜头了，通过它可以直接窥探到极渊内地情况，这里总共分为三层，上层北侧有储物仓，东侧配备有功勋型高功率地下供电机，西侧有各种物理探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南侧有减压舱，最底层应该就是通往极渊的洞道，两翼都有很深的蓄水池，可能是用于供水和冷却钻芯……”

司马灰接过图纸来看了看，觉得有些部分看不明白，就问胜香邻：“地底测站的中层区域有什么？”

胜香邻说所有探点地“A53型磁石电话机”，线路都由中层接入上层，但在中层区域的左翼，有一个很奇怪的房间，配有双层厚达一米的水泥墙壁，第二层墙壁应该是后来临时加固砌上去的，连通风孔都没留下，你们看图纸上的标注，这间密室内安装着一部“磁石电话机”，不知会是个什么设施，也许和宋教授提到的事情有关。

罗大舌头说：“这么厚的加固水泥墙壁还要筑两层，肯定是出于安全原因了，是不是苏联人果真在地底挖出了什么妖怪，怕它从里面逃出来？”

司马灰隐隐有些不安，更觉得实在难以推想，这深埋地下万米的煤炭森林中存有空气，已经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了，要不去亲眼去看个究竟，现在谁又能想象得出苏联人在极渊中现了什么，就如英国相丘吉尔所言：“谁也无法预测俄国人的事，因为俄国本身就是一个谜中之谜。”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五话 与鬼通话

苏联国土面积广大，但它远离世界上最主要的三个经济文化体系，所以在世人眼中总显得有些冷酷与遥远。等司马灰进到这座结构复杂的“中心测站”内部，更觉惟有“神秘莫测”四字才能形容，他也知道苏联人通过“罗布泊望远镜”窥探到地心深处的秘密，就是解开“绿色坟墓”全部谜团的关键，越接近这些真相就越危险。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你用不着想得那么复杂，咱也不是没经历过中苏友好时期，那时候处处向苏联学习，比如苏联歌曲、电影、文学作品之类，全都还没少接触，我爹在哈尔滨还搂着苏联娘们儿跳过舞呢，那俄国话说得嘀哩嘟噜的……”

司马灰道：“就别提你爹那段腐败堕落的光荣历史了，大伙先看看这间大屋子里有仪器设备还能不用。”说罢带人四处察看，发现各种物探测绘仪器上都是积灰，杂乱的图纸表格，摆在地上堆得比人还高。

胜香邻从中找了几份主体测绘图拍下照片，其余三人则是一张都看不明白，他们也区别不出哪些图纸有价值，一圈圈密集的等深线和极化率数据，看起来非常相似，简直比“天书”还要难懂。

司马灰问胜香邻：“你能不能从这些鬼画符似的图纸中，看出苏联人在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

胜香邻道：“这里只有大量原始极化率数据，需要翻拍成照片带回去，然后用仪器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果。”

司马灰略一思索，就说：“看来没有能够正常使用的仪器，即使咱们身在罗布泊望远镜内部，也等于是睁眼瞎，那就不要理会这些乱七八糟的图纸了，咱得先找些直观线索。”他当下提起“电石灯”沿途照明，率先走进廊道，从厚重的水泥墙壁下转过去，便是地图上标注的“储物室”。

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上前推开铁门，见里面堆积了几十个木箱。“煤炭森林”中甚是干燥阴冷，也不存在地底生物，用不着提防虫吃鼠啃，所以并没有常见的防潮剂，木箱体积与农村土炕上摆放的躺柜相似，侧面都印着相同的俄文标记

罗大舌头刚还自称非常熟悉俄国文学，一看俄文就傻眼了，单独分开来还能识得多半，连起来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但见货箱上的标识全然相同，便估计里面装的都是同一种东西。

胜香邻说：“这是一段很常见的俄文，意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顶部是望远镜的缩写，标有不同编号，可能是专供罗布泊望远镜探测计划使用的特殊物资。”

罗大舌头还有些不信，上前撬开一个木箱，果然都是“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可能是苏方提供给联合考察队，用以应付地底恶劣的环境。

司马灰心想：“这东西要是真管用，从测站进入极渊的中苏联合考察队，也不会全部失踪了。”但是有备无患，就是让众人都在背包里装上一个，他们都接受过“三防训练”，使用这类装备自是不在话下。

罗大舌头又接连撬开几口木箱，除了少量各类化学药品，其中大多数都是荒漠行军配备的压缩饼干和罐头，以及整整两箱瓶装“沃特加”，甚至还有黑色地奶油巧克力、重嘴ABOPA香烟。

司马灰心说：“这回可真发了。”他让众人就地休息十五分钟，先吃些东西，然后尽可能多往背包里装些干粮，食物和水要分开携带。司马灰又看通讯班长刘江河还背着那部损坏的光学无线电，就命其扔掉电台，在储物室内找了个用于携带大块岩心样本的苫布袋子，都装满了食物背上。探险队将继续向地底深处进发，通过电磁波与后方取得联络的希望十分渺茫，与其带着这个累赘，还不如多带些干粮，关键时刻全指着它们维持生命了。

通讯班长刘江河还有些不情愿：“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无线电通讯，要是连电台都没了，我还能做些什么？”但他也明白司马灰所言都是实情，只好依命行事。

司马灰嚼了些压缩饼干，觉得这“地底测站”中寒意透骨，就同罗大舌头各自打开一瓶“沃特加”，二人举瓶碰了一碰，又按着苏联电影里痛饮烈酒时必说的台词道：“达斯特罗维亚！”，意思是“为了健康”，随后仰起头来“咕咚咚”灌下两口，但觉一股热辣戳透心肺。

罗大舌头赞道：“嗨，要想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生活，确实离不开这玩意儿。”他说着话把重嘴香烟打开，抽出一支来点上，刚深吸了一口，忙吐唾沫，呸道：“这苏联烟怎么一股子臭墨水的味道，以我罗大舌有对国际著名烟草品牌的鉴别能力来判断，它比英国的红牌香烟可差远了。”

司马灰也试了试，觉得确实不怎么样，据说苏联领导集团都抽英国的“金磅”香烟，可能他们那边生产的烟草就这质量，不过五十年代巧克力和鱼子酱之类，也应该属于奢侈品范畴，但你瞧瞧人家提供给联合考察队的物资，说明苏联对待知识分子的条件确实优厚。

这时司马灰让胜香邻喝了几口烈酒御寒，又见通讯班长刘江河只就

着冷水吃干粮，既不饮酒也不吸烟，就说：“你也喝点壮壮胆子。”刘江河面露难色：“咱部队上有纪律，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喝酒。”司马灰说：“天高皇帝远的哪有什么纪律，如果寒气跑到骨头里去，就会落下病根，你将来就算娶上了老婆，也生不了娃。”刘江河架不住蹉叨，接过来喝了一口，顿时呛得连声咳嗽，脸红脖子粗，司马灰道：“没事，习惯就好了。”说完掐灭了烟头，起身去察看那部“功勋型地下供电机”。

四人关闭了贮物室，来到东侧的供电房，打开矿灯检查这部巨大的机械设备，那一条条通往地底的电缆都有胳膊粗细。

司马灰说：“得想办法给这座地底测站恢复供电，要不然减压舱和很多仪器设备都不能正常使用。”

胜香邻问司马灰：“你还懂得维修机械设备？”

司马灰说：“杀鸡焉用牛刀，当初带我们去缅甸的夏铁东，在文革之前是军工学院的高材生，罗大舌头曾跟他学过不少技术，汽车坦克都能修，而且这种苏联产的功勋型供电机，也是个很老的型号了，国内在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引进，好多工厂现在都还在用，如果故障不严重，他应该能够应付。”

罗大舌头看了看说：“这事包我身上了，苏联机械大都是以战时状态为标准进行生产设计，这家伙老抗造了。”于是找来工具上前捣鼓了一阵，“功勋型地下供电机”就发出巨大的嗡鸣声，设备开始运转了起来，但墙壁上带有护网的照明灯只闪了几闪，又“嘣”地一声同时熄灭，四周再次变得一团漆黑。他无可奈何地对司马灰说：“机器设备虽然没有大的故障，但停机十多年，又没经过保养维护，所以满身都是零碎毛病，想让它重新向地底正常供电，至少需要两三个钟头。”司马灰掏出表来看了看时间，问罗大舌头：“你有把握吗？”罗大舌头说：“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我鼓捣不好至少也能保证鼓捣不坏。”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在这说的话，你得站八里地以外听去，但恢复地底测站的供电能为下一步行动提供有利条件，不管是否能够成功，都应该尽力一试。司马灰让其余三人留下来维修供电机，他要利用这段时间侦察其余两层。胜香邻说：“让通讯班长留下帮忙就行了，我跟着你一同下去，遇到意外也好有个照应。”

司马灰对“中心测站”里的各种物探设备并不熟悉，就答应带胜香邻同往，二人稍作整顿，从中央管道的螺旋铁梯直接下到底层，这里的空气更加阴冷，水泥箱梁的墙根都挂着白霜。

司马灰用矿灯照向周围，看最深处也是个直径近百米的钻井，不过

已加了舱盖，两厢都是大得异忽寻常的蓄水池，深可百米，有台阶可以通到最深处，但那里一滴水也没有，反倒是有三条巨型钢梁横跨头顶。

司马灰识得那是启重用的“天车”，看来“地下蓄水池”并不是用于积水，而是想通过钻井向上吊起某种重型设备，处处透着诡秘古怪，实在想不出这俩封闭式的大水泥槽子里能装什么。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1958年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就是通过这座钻井舱门下到更深的区域，然后全部失踪了，咱们应当尽量收集苏联专家留下的情报，作为参考，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司马灰曾听宋地球讲，“极渊”其实就是地壳与地幔之间的一个空洞，只有苏联人使用的“深空透视”法，才能探明其内部结构，可进去的考察队还是全军覆没了，也许从测绘仪器上反映出来的信息，与里面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最多只能相信一半。他见四周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同胜香邻回到中层，对照地图上的标注，找到了那处双层墙壁的房间，才发现这里有一座双层密封舱，通风口都在地下，并有四个虚掩的保险柜，里面早已是空空如也，大概曾是用来存放苏联专家团的重要档案，地面还有许多焚烧图纸留下的痕迹，显然是撤离时匆忙销毁的资料，桌上则是一部连接白色线路的“A5型磁石电话机”。

这种便携式军用磁石电话机，可架设“20000延长米”的线路，非常适合在地底建立直接联络，似乎是出于保密原因，整个地底测站中，只有这一部白色线路的电话机，其余探测用磁石电话线皆为黑色，它又出现在保险舱中，其特殊性不言而喻。

司马灰和胜香邻都显得有些惊诧，这部白色线路的“A5型磁石电话机”，多半与宋地球提到的事情有关，中心测站已直通“地底极渊”，所以极渊应该也属于“罗布泊望远镜”最深层的一部分，宋地球临终前留下最后一段重要信息，是让司马灰等人设法摇通一部“A53型磁石电话机”，这样才能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但电话接通后，无论对方说出什么，都千万不能相信，可现在完全不清楚，这条“20000延长米”的白色线路究竟会通向什么所在？它显然是为了建立点对点直接通话而设置，可另一个点是地面？还是更深的地底？

胜香邻转头望向司马灰，显然是等他来做决定。

司马灰说：“打还是不打？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要是不将电话机接通，就永远不会知道老宋那些话有什么意义，我看这种磁石电话机应该不是启爆装置，咱也甭瞻前顾后的存有顾虑，说不定它还根本

接不出去呢。”

胜香邻同意司马灰的判断，就上前拿起听筒摇动手柄。司马灰看她神色，就知磁石电话机已经接通了。胜香邻刚说：“喂……你是……”可一听对方的声音，她脸色突变，似乎被吓得不轻，额上都渗出了冷汗，立刻放下听筒将通话切断。司马灰见状忙问：“对方是谁？”胜香邻惊魂未定，摇头道：“不可能……”司马灰心念动如闪电，只看胜香邻地反应，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出现在这部用白色线路电话机的另一端是“宋选农”。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六话 白色线路

司马灰低声问胜香邻：“这部磁石电话机接通的是不是宋地球？”胜香邻心中颤栗，勉强点了点头。司马灰见所料不错，又问：“说些什么？”胜香邻道：“它只说了名字，后面的话……我没敢再听下去。”司马灰奇道：“你能确定吗？”胜香邻说：“是宋教授的声音，我不会听错。”

司马灰相信以胜香邻的判断能力，应该不会听错，正因为宋地球临终前曾叮嘱过：“接通电话之后，无论对方说些什么，都绝对不要相信。”所以“白色线路”另一端接通的即使是鬼，也绝对不会是“宋地球”的亡魂，这才是最让胜香邻感到恐怖的地方。

司马灰拿起电话来又摇了几下，想亲耳听听里面的动静，但空响了几声，却已无人接听了，只好放下听筒，他以前经接触过神秘的“幽灵电波”，那只是一段存留在磁场内，无知无识不断重复的记录。可苏联测站保密舱内的“A53型磁石电话机”，却与磁带般的“幽灵电波”完全不同。首先感觉不到附近存在磁场；其次宋选农死亡的地点是在暗河中，距离煤炭森林深处的何止两公里，“20000延长米”的线路根本铺设不了那么远。

胜香邻定了定神，问司马灰：“会不会是跟踪咱们的特务在搞鬼？”

司马灰动念极快，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虽然咱们国家也掌握了一些“苏联探测站”内部结构的情况和资料，但文革期间损毁遗失严重，宋教授得到的情报十分有限，他又从未真正进入过“罗布泊望远镜”，所知所闻必然与事实存在一些偏差，不见得完全准确。现在仔细推敲宋地球交代的那段话，其中透露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在煤炭森林中找到“A53型磁石电话机”，就能摸着线路找到“地底测站”，但如果接通了某部电话机。千万不能相信从中听到的任何内容。宋教授能够提前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报，足以说明早在苏联专家团撤离“罗布泊望远镜”的时候，这条以白色线路连接的“A53型磁石电话机”，就已经出现了异常现象。至于“地底测站”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意外，以及保密舱内白色线路的真正用途，还有苏联专家团为何放弃搜索营救失踪地考察队。匆匆忙忙撤离了“罗布泊望远镜”？这些情况咱们知之甚少，现在只能确认连接白色线路的“A53型磁石电话机”里有些古怪，除此以外，已无合理解释。

胜香邻仍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你认为这地底测站中有恶鬼？”

司马灰说：“真实从来都是相对存在，古时候说月蚀是天狗吃月亮，现在的人们则认为是天体运动，或许今后对这种现象还会有更进一步的

理解。总之寻常的民宅无人居住，空置的年头多了，还不免时有变怪发生。何况苏联测站埋在地底一万米深地区域，所以我对这座大水泥罐子有种很不好的感觉。”

胜香邻点了点头，问司马灰：“咱们该怎么办？”

司马灰道：“怎么办？俄国哲学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监狱中写下过不朽的伟大名著——《怎么办》，我觉得这三个字简直就是对人生和命运最精辟的概括，因为人们无时无刻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唯一的答案就是相信那些应该相信的东西，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胜香邻见司马灰沉着如初，她心里也镇定了许多：“可什么是应该相信的东西？应该相信这里闹鬼吗？”

司马灰说这座“地底测站”里有没有鬼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曾经活在咱们身边的“宋地球”，所以咱们首先要查清“白色线路”究竟接通到什么地方，反正老子现在患有“地压综合症”。还有一条子弹上膛的步枪，死活就这一条命，就算真闹鬼也没什么好怕地。

其实司马灰嘴上如此说。其实心里也在打鼓：“但愿这条电话线不是接入测站下地钻井中。有道是天玄地黄。玄为高。黄为深。黄就是指地下地黄泉。据说人死了之后都要往那地方去。还有占婆王朝称之为死者之国。都十分近似这个存在于地幔与地壳之间地大空洞。苏联人要真有技术把电话线接到无底黑洞中。那可就完全超出了我们地认知范畴。”

二人商议定了。就借助矿灯在保密舱中寻找线路。意外地在角落中。找到了一些尚未烧尽地图纸和照片。甚至还有很厚地一沓“电报记录”。上边都盖有“绝密”地印章。虽有很大一部分都烧糊了。可有些地方还是能够加以辨认。

司马灰眼前一亮。立刻捡起来翻了翻。对胜香邻说：“这可能是咱们迄今为止最大地收获。我虽然一个字也看不懂。但这份电报记录里肯定十分紧要。想不到这伙老毛子也有疏忽地地方。”

胜香邻说：“倒不是苏联人疏忽了。这些都是加密地电文。如果没有解码本。拿在手中也是一堆废纸。”

司马灰认为“时间”就是最大地解密装置。军用密电码最多几年就要换一套。冷战时期更换频率更快。因为一旦泄露出去。就等于毫无机密可言了。五十年代地苏联电报通讯密码。早已作废不再使用。当时来讲是高度军事机密地内容。现在却是许多国家通讯部队必须掌握地基本知识。因为苏军通讯密码地设计模式非常先进完善。越南缅甸等地军方使用地电报通讯。至今仍是以五六十年代地苏联武装力量保密通讯为基

础。无线连通讯班长刘江河肯定也学过。等会儿让他瞧瞧。如果电文没用到极其特殊地加密方式。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一些重要情报。

这时胜香邻将残存地图纸和档案整理在一起。由于内容复杂。仓促间无法仔细辨读。正准备装在背包里带走。不过其中有一份“档案”。却引起了她地警觉。档案记录中显示“罗布泊望远镜”中。一共出现了两次重大事故：

其中一件中苏联合考察队二十二名成员全部失踪；另外一件则是在对煤炭森林中部署地“A53型磁石电话机”进行检测之时，有一名苏联顾问和三名中方人员遇难，只有一人经抢救后得以幸存。

司马灰说：“这恐怕也不算什么机密，考察队失踪的情况咱们早就知道了，而煤炭森林结构复杂，塌方的区域很多，出现一些事故在所难免。”

胜香邻说：“可没这么简单……”她指着其中一段记录道：“在煤炭森林中幸存的人是物探工程师田克强。”

司马灰心头一阵耸动：“原来田克强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以物探技术人员的身份，参加了罗布泊望远镜探测计划。”

胜香邻感到这份档案中，好像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可整件事情扑朔迷离，她一时间也难得要领，就将残缺不全的档案和图纸谨慎收起。

二人又在保密舱中继续察看，发现墙壁中的“白色线路”，是经管道连接，通往“地底测站”的上层，这倒有些出人意料，上层就是“高功率地下供电机房”和“贮物室”等设施，而再向上就是蹋毁地洞道，与外界相连地所有电缆和线路都已被切断，这部白色线路的“A5型磁石电话机”，究竟接入了什么区域？

胜香邻思索片刻，对司马灰说：“问题可能出在这座封闭式水泥建筑地高度上，可这里的上中下三层结构并不均衡，中层区域有道通往煤炭森林的铁闸，底层的蓄水槽和天车钢梁，都深陷在矿坑之下。从外部用测距仪观察地底测站的高度，露在煤坑外边的部分大约有二十三米，可中上两层的内部空间，连同水泥厢梁的厚度加起来，也不及这段高度的三分之二。”

司马灰立刻明白了胜香邻的推测：“地底测站的中层与上层之间……还有一层隐蔽的区域，也就是这条白色线路接入的区域。”他在从高处下来的时候，已在半路上见到有处关闭的铁门，位置不上不下，而且与这座“保密舱”一样没有在图纸上标明，当即就同胜香邻找寻过去，到得门

前见铁门并未彻底封闭，但里面就是个箱梁构建的函室，也没有换气通风口，空气多年不曾流通，腐晦的气息格外沉重，显得极是深邃压抑。

二人在门前用矿灯往里探照，见铁架上一层层的陈列着许多岩块，远处则黑漆漆的看不清楚，好像是放置“岩心标本”的地方，相当于另一个大型保密舱，设置在地底测站中间，是为了保证内部不通风，它也只有这一个进出口。

司马灰见舱门上没有锁栓，不用担心被关在里头，这才放心进去，就看这座保密舱内不仅存放着各个地层的岩心，更有不少古代生物和植物的化石标本，都是从“罗布泊望远镜”万米深的洞道内发掘而出，标签上依次标注着标本形成的时间，以及所在的地层深度，都还没有来得及装在木箱里运回地面。

司马灰拎着步枪走到最深处，看到尽头有个孤立的舱室，侧面还嵌有透明的观察窗。司马灰心中起疑：“这里边装的什么？难不成真如罗大舌头所言，苏联人从地底下挖出了什么妖怪？”他趴在钢化玻璃上向里看，可矿灯的光束都被吸收了，照进去黑乎乎的看不真切，但他似乎感觉到，那里面的东西此刻也正在看着自己，不由得暗自骇异。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七话 为了一个伟大原因作出的伟大牺牲

胜香邻扯了扯司马灰的衣服问：“你瞧见什么了？”

司马灰道：“太暗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好像是活的。”

胜香邻感到好奇，她上前看了两眼，也有些莫名其妙地毛骨耸然，黑暗中似乎真有某种可怕生物。这座存放岩心和化石样本的库房里，空气从不流通，现在虽然将铁门敞开了许久，但仍会觉得有些呼吸困难，内部带有观察窗的保密舱，周围都裹着钢板，看起来密不透风，它已在这种环境下存放了十六年之久，其中怎么可能存在生物？

司马灰感觉自己刚才看那一眼，险些连魂魄都被从躯壳中扯了出去，心中甚是忐忑，但他仍想去侧面找到舱门一探究竟。

胜香邻道：“你先别逞能，我看这里的记录显示，库房中的所有岩心标本，都是从煤炭森林及洞道中挖掘所获，与地底极渊没什么关系。”

司马灰正想说话，却听保密舱上边有些细微声响，那动静比野鼠爬行也大不了多少，但库房中一片死寂，司马灰又甚是敏锐，立时察觉到有些异样，他急忙抬头向上一望，就见有条黑影伏在舱顶。

对方见矿灯光束照来，也迅速返身退开，司马灰和胜香邻只看到舱顶有张模糊的人头，那头上没有毛发，鸡鼻子、雷公嘴，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小眼里透出一丝凶光，大的眼睛则目光浑浊，这张怪异的脸孔在矿灯前一晃，转瞬间就已没入了黑暗。

司马灰知道在相物古术中，俩眼一个大一个小很是罕见，属于“妖眼”，大的白天好使，小的晚上好使，在黑暗中不用灯烛也能保持正常视力，而且这张脸从没见过。

司马灰有意要擒活口，便将步枪背起，纵身攀着钢板爬上保密舱随后就追。胜香邻是世家儿女，也识得旧时技艺，此刻见司马灰犹如一条无声无息的倒行壁虎，快捷不逊青猿，不禁惊呼一声：“倒脱靴！”她担心司马灰有失，也跟着攀上舱顶。

司马灰到上边借着矿灯光看看左右，却已不见了那人的踪影，只有个克钻六队使用的探勘作业背包，孤零零地摆在旁边。这时胜香邻也已随后跟了上来，二人都认得那是田克强携带的背包，心中暗觉不祥：“田克强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潜伏于物探分队，在煤炭森林的一次事故中，只有他一人幸存，如今又受绿色坟墓派遣，破坏探险队的行动，暴露身

份之后，先是被罗大舌头扭断了脖子，又在暗河里惨遭分尸，如今他的背包再次出现，这说明众人并未彻底摆脱跟踪。可刚才伏在舱顶上的那个人貌似活鬼，分明与田克强相去甚远，这个特务多次死而复生，它会是“人类”吗？

司马灰感知附近气息，田克强应该就躲在“探勘作业背包”中，而且确实还活着，奇怪的是那背包里根本装不下人。他打个手势，让胜香邻不要冒险靠近，然后深吸一口气，探臂膀拽出猎刀，想上前揭开背包看个究竟。

谁知司马灰刚摸到背包，却从里面伸出一条没有人皮的手臂，随后探出一截身子。这回司马灰在矿灯下看得清楚，这背包里确实藏得有“人”，不过这个人不是常规意义上完整的“人”，顶多只有五分之一，脑袋下连着几样脏器，只有一条手臂，下半身还拖着一条脊椎。

司马灰胆气虽硬，见了这情形也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奇道：“两头人？”他幼时在北京东城，曾见到一大群男女老少把街道上堵得水泄不通，他从人缝里挤进去观瞧，原来大伙都在围观街上一个讨饭的乞丐。以前的乞丐流落四方，或是拖带幼小儿女，或是身体残疾，将身上的苦楚当街展示，以博路人同情。诸如缺胳膊断腿，以及身上的浓疮伤疤，都是他们行讨的资本。俗语说：“当过三年花子，给个皇帝都不换”，有些人天生就好逸恶劳，不愿从事生产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没什么文化，扁担横地上不知道念个一，觉得当乞丐吃闲饭，天为被地做床，最是适宜不过，这类乞丐也不值得人们同情。但也有许多人则真是残疾贫苦，生计无着，只好上街行讨。而这次的乞丐却是个少年，他当街袒露胸腹，胸腹前生有一个小孩的头颅，手足眼耳鼻口无不具备，但一直闭着眼皮，只是把眼皮拨开来看，里面却没有眼珠子，嘴里也没有呼吸，手足软而无骨，有乳头没肚脐，臀部向前生长，谁看了谁都觉得奇异。那少年自述是山区来的，与其兄连身双生，谁要是给点钱，他就解开衣服让人看看怀中的畸形兄长。他走街串巷，常年以此为生，被政府收容了好几回，都受不住管又出逃在外，打算讨点钱等看了天安门之后再去看大上海。路上的好心人多，见其可怜，纷纷解囊相助，还有人问那少年：“你怀中那人怎么是你兄长？”那少年说：“先出娘胎的自然为兄，几年前他还能说话，这些年随你怎么呼唤它也没反映了。”司马灰看得触目惊心，既觉得同情又感到古怪，跟着瞧了大半天，直到有公安局的人将这少年带走他才回家。后来又从太爷口中得知：“这并不是奇事，而是奇形，可见天生为人，亦偶有变幻不测之处。”

那些旧事隔得年头多了，司马灰早就忘在了脑后，此刻一见这情

形，顿时醒悟过来，对方竟是个双生嵌合畸形，平时所见的工程师田克强，只是个无知无识的傀儡，真正的主观意识都来自他体内这个“怪胎”。

刚一愣神的功夫，那田克强早已拖着半截脊椎骨，从保密舱的另一端爬了下去，像条人首长蛇似的行动奇快。司马灰心知不妙，哪能再容此辈轻易脱身，也翻身跃下，从后提刀就砍，可对方行踪诡异难料，返身逃向死角，“嗖”地一下就钻进了那侧的舱门，又用铁栓死死锁住，将他自己关闭在了里面。

司马灰暗道：“糟糕透顶，先前还没来得及发现舱门位置，看来这厮悄然溜进地底测站，早就安排好了退路，是故意现身将我们引到此地。”

这一系列变故发生的非常短暂，胜香邻跟在司马灰身后，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从背包里爬出来的是些什么，只在矿灯晃动不定的光束下，看到一条黑影钻进了保密舱，心中不禁“砰砰”直跳。

司马灰堵着舱门对她简略说明了情况，胜香邻极是惊异，但她更感觉到事有蹊跷：“对方为什么要逃进保密舱，一旦从外部关闭舱门，可就别想再从里面出来了。”

这时就听田克强凄厉的声音从舱门缝隙里传出：“别他妈白费心机了，我田某人既然进来，就没想过还要活着出去，实话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离不开这间库房了。”

司马灰怒火中烧，骂道：“放你娘的八级大驴屁，老子怵过什么啊？我还真就不信这个了……”

田克强狞笑道：“其实我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你们几个小贼，如今显露行踪，就是想面对面看着你们绝望的神情，让你们知道为何而死，又将死得如何之惨，否则你们这些懦弱卑微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为了那些伟大原因而作出的伟大牺牲。”

司马灰心想这人心理扭曲到了极点，多半真是疯了，但正可以利用这一点，从其口中多探些“绿色坟墓”的秘密，于是打个手势，让胜香邻准备随时退出这座阴暗封闭的库房。

田克强自知命在顷刻，情绪显得很激愤，他诉苦说早在三十年代，当时正闹饥荒，又赶上过大兵，老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到外乡逃难，当时有个田家的媳妇，逃荒时跟家里人走散了，她一个人走在山野间，夜里惊风四起，雪花如翼，身行又冷又饿，就躲到一座土地庙中避风。她看那破庙中有个老妇正在拿个大沙锅煮东西，以为是野菜汤，就对那老妇人说明了自己落难之事，想讨碗热汤。那老妇却推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没亲没故的，好不容易弄了锅汤，哪里舍得分给旁人？给你

喝了我就没活路了。”那田家媳妇再三哀求，才终于分得一碗，没想到竟是肉汤，她饥寒交迫，也没管那么多，狼吞虎咽，连碗底都舔了个干净，后来见那老妇从锅底捞出一只小孩的脚来，顿时大骇，知道喝的是碗人肉汤，连忙顶风冒雪逃出了土地庙，结果连惊带吓倒在了途中，幸好家人回来寻找，终于将她救起，周围乡民得知此事，举着火把回去找那破庙，却已失其所在。

这田家媳妇回乡后，就怀了身孕，但那时候的人非常迷信，她自知吃过死孩子肉，不免提心吊胆，惟恐有冤魂前来投胎索债。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也都对他冷淡刻薄起来，动不动就连打带骂，恶语相加，她逆来顺受，只盼生下孩子来一切正常，那就能接着过日子了，怎知挺着个大肚子怀胎了二十个月，始终不见临盆。

最后被逼无奈，又离家去寻短见，找片没人的树林子两腿一蹬上了吊，却不知她的情况早就被一个憋宝老客给盯上了，趁着孕妇刚死，就热剖出活生生的胎儿，那胎儿胸前有张模糊的人脸痕迹，轮廓不清，只有两眼半睁半闭，果然是一人一妖的宝胎。憋宝客知道这孩子的妖眼能看地下矿藏，就从此将他扶养成成人，并且认为徒弟。不过也没传授什么真实艺业，只是每天喂药，将人形迷住，只让嵌在体内妖眼清醒，以供其所用。后来日军侵华，中原鼎沸，师徒就投向大西南，这徒弟对前事衔恨在心，知道师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先将那憋宝老客的性命害掉，然后被“绿色坟墓”的首脑收入了地下组织，并发誓效命，解放后化名田克强，作为情报联络人员被按插在中国新疆。

1955年苏联接到“绿色坟墓”传递的情报，才主动提供专家顾问团和重型钻探设备，挖掘直通地底的“罗布泊望远镜”，当时田克强也以物探技术员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工程。1958年底，用来探测地底情况的“磁石电话机”线路发生故障，他和一个小组陪同苏联顾问深入“煤炭森林”，想查明故障发生的原因，不料竟在煤层中发现了一些很可怕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了。其实死亡有两种含意，一种是肉体上的死亡，另一种是灵魂上的死亡，如果躯体还活着，但大脑进入死亡状态，那就相当于“植物人”，也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物探小组遇到的情况应该是“脑死亡”。

田克强的脑袋也在那时候突然“死亡”，从此双眼再也不能闭合，他因走得稍慢，才捡了条命。不久之后，“罗布泊望远镜”计划遭到搁浅，田克强就潜伏在克拉玛依油田待命，如今被派来破坏探险队的行动，防止任何人窥探“绿色坟墓”的秘密，一开始还算比较顺利，但没想到司马灰机警灵便，迫使他暴露了身份，三番两次行凶都没能得逞，他最后焚

棺不成，不惜把自己身体切碎，将那具早已成为植物人的躯体舍了，躲在棺中继续尾随，利用宋地球伤口里的血腥，以及棺中千年裹尸锦布的恶臭，也顺利瞒过了众人没有露出踪迹。

田克强的这个躯体没有下半身，分割之后再活不了多久，他将这笔债都算到了司马灰等人头上，认为就凭这些胆大的鼠辈，有什么资格去窥探这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但他也自知不是司马灰的对手，直忍到“地底测站”的库房里才开始动手，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是绝对万无一失的机会，因为苏联人从煤炭森林里挖出的“妖怪”，此时就装在“密封舱”内，凡是进入“罗布泊望远镜”的人，都将变成没有脑波的活死人。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八话 以前的时间

那个只剩下半截身体的“田克强”，一面阴恻恻地冷笑着，一面将妖眼紧紧贴在观察窗上，躲在黑暗中盯着司马灰和胜香邻看个不停，生怕错过了这二人脸上恐惧绝望的神情。

司马灰却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没有了“脑波”的植物人，他只是想趁机从对方口中，探听一些“绿色坟墓”的秘密。

哪知田克强始终不露半点口风，仅说当年他还没有名字，只与那憋宝的老客师徒相称，师傅是打算利用他的怪眼，去看地下的矿藏，想找一座“大金窟”，所以自从他出了娘胎，就整天被灌迷药，为了防止逃跑，又常年累月的拿锁链拴住，不肯有丝毫放松，倘若稍不如意，软的是拳头脚尖，硬的便是铁尺棍棒。但那憋宝老客并没有发现，自己这徒弟胸腹间露出的眼睛后面，还有半个身体，同样是有知有识，心机甚至比正常人还要深沉阴狠，他整天装做痴傻，对师傅言听计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早就看清了师傅的手段，也弄清了自己的身世来历，全都暗中记在心里，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师徒二人逃难的时候遇上了日军，师傅屁股上挨了一枪，逃入深山后由于枪伤发作，趴在山洞里无法行动，才不得不给徒弟解开镣铐，让他到附近寻找草药。谁知徒弟把这憋宝老客反绑起来，先是拿刀子剜出师傅埋在身上的肉珠据为己有，一般憋宝客大多擅养老珠，也就是蛇螫体内生长的结石，一旦得到就在掖下割个口子塞进去，以自身血肉养丹，久而久之就会生成肉瘤。死人吃下去也能再续三天活气，然后这徒弟又从头到脚把师傅生吞活剥。吃得连骨头毛发都没剩下。

后来田克强加入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情报组织，并凭着当年从那憋宝老客偷学来的一些本事，混进物探分队。作为中方人员跟随苏联专家团参加了“罗布泊望远镜”工程，他的联络代号是“86号房间”，而田克强只是一个化名，他最后咬牙切齿地告诉司马灰和胜香邻：“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别再妄想着还能接触地底极渊里的秘密，你们很快就能切实体会到什么是绝望……”说罢竟用牙齿咬断了自己地手臂上的动脉，拖着脊椎骨爬向了“保密舱”深处，很快就没了动静。

司马灰对这个恶魔般地“8号房间”极是憎恶。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他也在知道对方出现之时，进入“地底测站”的人员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遇到这种情况逃也没用，唯有设法辨明情况，全力与之周旋到底，先前听其所言，这座“保密舱”内，装着一个从煤炭森林里发掘出来

的“妖怪”。任何被它接触过地人，都会变成没有“脑波”的植物人，世界上怎么会存在这种东西？

胜香邻也是心下疑惑，她看舱门上标有一串字迹，便抚去灰尘仔细辨认。看清后显得有些震惊：“推测标本生成年代---以前.....”

司马灰正俯在观察窗上用矿灯向舱内张望。听胜香邻说什么“以前”，不觉很是奇怪：“老毛子办事就是含糊。哪有这么标注时间的，究竟是指什么时候的以前？是昨天的以前。还是一万年之前的以前？”

胜香邻说推测地质构造年代的过程中常会使用“时间坐标”，苏联人标注的这个“以前”，应该不是普通意义上地“以前”，因为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以前没有时间，所以统称为“以前”。

司马灰这才想起确实有此一说，近代科学观念支持大爆炸形成宇宙的理论，“宇”和“宙”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坐标，这和中国传统观念里“盘古开天地”之类的传说有些相似，据说以前只有一片混沌，清浊不分，从盘古产生时间的那一刻被称为“零秒”，而在“零秒坐标”出现之前，还没有时间存在。

二人想到此节，心下都不免有些发毛：“莫非苏联专家从煤炭森林中挖掘出的古生物标本，竟会是某个存在于时间尽头的怪物？即便不是，它也足够古老，古老得无法用时间坐标加以衡量，只能模糊的推测为以前。”

这时司马灰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起在黑门中拾到的憋宝古书里，有几幅离奇诡秘地图画，根本参悟不透其中的内容，第二幅图中是两个套在一起的房屋，次前以为是指这座“地底测站”的内部结构，现在想来却又不像，而那个物探工程师田克强自称代号是“86号房间”，又是个双生嵌合的异相，古书中描绘地房屋会不会是暗指此人？也预示着探险队将要遇到地第二次危险。这情形似是而非，越想越让人发懵，那本书究竟是不是赵老憋所留？死在黑门中的憋宝者到底是谁？

胜香邻见附近始终没有任何变故，心中疑惑更深，她低声提醒司马灰：“不管这保密舱里装着什么东西，它都远远超出了你我所知所识地范畴，恐怕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这座仓库是使用重型水泥箱梁构建而成的密室，即使在这里面开枪，上边也听不见响声，咱们应该尽快返回供电机房，通知罗大海和刘班长。”

司马灰回过神来，宽慰胜香邻说：“你别听田克强危言耸听，他这身体只有少半截，离了那个脑死亡地植物人，最多活不过三四天，如今又咬断了自己的动脉，肯定已经死了，还能再搞出什么名堂？我未能亲手

将他碎尸万段，也算是便宜这狗娘养得恶贼了。”

胜香邻叹道：“这个人的心肠太过阴狠，连把他自己的身体切碎都毫不在乎，思之确实令人不寒而栗。可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东西，还是苏联人从煤炭森林中挖掘出的怪物。你还记不记得那部用白色线路连接的磁石电话机？”

司马灰点头道：“那部磁石电话机里好像有鬼，可咱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与它连接的另一个通话点。”

胜香邻给司马灰指向身旁那座冰冷沉寂的“保密舱”，她现在察觉到从A53磁石电话机里听到的声音，就来自于这个沉睡在漆黑煤层中的古代生物。

司马灰心头一沉，正待再问，忽觉白光刺目，眼前忽然亮了起来，原来是那部“高功率地下供电机”恢复了工作状态，库房内的应急灯照如白昼。他暗道一声：“来得正是时候。”立刻同胜香邻凑到观察窗前向内窥探。

这座“保密舱”里并没有安装照明灯，二人透过观察窗看进去，就见最深处仍是一片漆黑，田克强的半截尸体就趴在地上，周围血迹斑驳，而黑暗中则似有个枯化蝉蜕般的物体，尸血流到那枯黄的表皮上，就仿佛遭到吞噬一般全部渗透进去，但是那东西多半都隐在黑暗处，也看不清它的形状轮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地底矿层里的岩心标本。

司马灰定睛再看时，“86号房间”的尸体却已不见了，地面上空留下一片血痕，他暗觉心惊，老子只眨了一下眼，怎么“保密舱”内的尸体就没了？好像在一瞬间就被拖入黑暗中去了，真他妈的见了鬼了，那里边到底是些什么？不过这东西既然有形有质，又被关在厚重坚固的“保密舱”内，它应该不可能逃得出来。

这时仓房内的应急灯又似是电压不稳，忽明忽暗地闪了几闪，随即冒出一团火球，灯光同时熄灭，司马灰本来想要留下来继续辨明情况，因为一个已知的危险，远比未知的恐惧容易对付，可看现在的局面，原计划八成是要泡汤了，就对胜香邻一招手：“赶紧撤。”

胜香邻拽住他说：“来不及了。”

司马灰看那舱门仍然紧紧关闭，只有黑暗压抑的气氛却比先前沉重了许多，到处都充满了不祥的寂静，便将手中步枪的撞针扳开，用矿灯向周围照了照，但并未见到什么异状，就问胜香邻道：“你发现了什么反常情况？”

胜香邻说：“我的手表停住不动了，时间是零点整，分针秒针都在一起。”

司马灰立刻掏出怀表来看了一眼，发现表盘上的时间也停留在了零点，实觉骇异难言，他虽然善于随机应变，可从来没想象过时间停滞是个什么情况：“时间就像是一条平静流淌的河，它怎么可能凝固不动？咱们的时间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的？”

胜香邻知道司马灰对“时间”的理解根本不对，“时间”并不是一条平静的河，它也不可能停止不动。时间的本质只是事件运行的一个“参数”，没有事件也就不会有时间存在。如今还能面对面的说话看表，就说明事件仍在发生。

司马灰还是搞不明白，既然事件还在正常发生，那么时间就不可能凝固不动，可为什么表盘上显示的时间停止了？他虽觉此事茫然难解，可心下也是十分清楚，这个怪异至极的恐怖现象，肯定与那个生存在黑暗中的古老生物有关，如果无法尽快找出“时间”的真相，那就再也别想活着走出“地底测站”了。

第四卷 苏联制造 第九话 空洞的噩梦

司马灰祖传的“金点相术”，能辨识天地万物，唯独没有提到“时间”，此刻他听胜香邻说“时间”根本不是任何物质，只是事件运行的“参数”，才若有所悟，这是否说明受保密舱内怪物影响扭曲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事件”？

胜香邻道：“我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在86号房间自杀之后，这座库房里一定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司马灰看四周静得出奇，这种死寂倒让人感觉愈发不安，所谓铁怕落炉、人怕落套，在一切都属于未知的情况下，很难作出正确选择。他本来不太在乎生死之事，可现下身负重任，还不想一文不值的去另一个世界报道，所以求生的意志格外强烈，又寻思付诸行动总好过坐以待毙，就低声对胜香邻说：“你跟紧了我，咱们先退向库房的铁门。”

胜香邻答应一声，二人按照来时方向快步奔向库门，等二人在黑暗中摸到水泥墙壁，继续向两侧一找，竟然不见了库房的铁门，只有冰冷坚固的粗糙墙体，在两端无边无际地延伸出去，再举头用“PithHelmet”安装的矿灯向上看，所见更是令人心惊，光束尽头处一片漆黑，完全照不到压抑低矮的库房顶壁。

司马灰瞠目结舌，骂道：“真他娘的邪了！”先是表盘上的时间停滞不动，然后地底仓库的空间好像也被扭曲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司马灰束手无策，背靠墙壁站住。一看旁边的胜香邻身子轻轻颤抖。想是吓得不轻，毕竟她和自己这参加过缅共游击队的亡命之徒不能比，就问：“你害怕了？”

胜香邻心下确实有些发慌，可还是摇了摇头，她对司马灰说：“我有许多至亲之人。都因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而死，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没本事报此大仇。”

司马灰说：“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们这种首都培养出来地人材就是不一样，物探、化探没有不懂地，都是飞机上的暖壶---高水平，将来埋葬帝修反的重任还要靠你们来完成呢。而绿色坟墓那伙人就像生存在下水道里的蟑螂，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应该是他们才对。咱们越接近罗布泊望远镜里地秘密，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

胜香邻点头道：“你说的对，无论如何都不该轻言放弃，否则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

司马灰沉吟说：“要想活着离开，就必须搞清楚现在的真实处境，我看咱们好像是被扭曲的时间和空间给困住了。也就是这座地下标本库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可现实中应该不会存在这种事情，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说到这里。不免怀疑眼前所见都是幻相，就在自己的脸上捏了一把，疼得他直咧嘴，揉着面颊道：“应该不是噩梦。”

胜香邻也是动念极快，这时镇定下来。仔细思索先前发生的种种事端。似乎有了些头绪，她对司马灰说：“也许咱们现在经历的就是一场噩梦。”

司马灰说：“我倒是听说过同床异梦。从不知两个人还能同时做一个噩梦，何况噩梦中虽然心情焦虑惧怕。却不会有任何真实感知。”

胜香邻说咱们正在经历的噩梦，并不是你我二人所发，而是保密舱里那个古老生物脑中出现地噩梦。

司马灰愈发觉得不可思议了，从前有句古话是“蝶梦庄周末可知”，是说庄周以为自己在梦中变为了蝴蝶，其实也有可能庄周自己才是蝴蝶做的一场梦。这句话可以用来比喻真实的不确定性，那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却未必真实可信。他问胜香邻：“你根据什么情况作出这种判断？”

胜香邻说我认为那舱中的标本，很可能不是任何生物，因为苏联人给它标注的序列编号，分属于“原生矿物岩心”。咱们通过观察窗向内张望的时候，会感到黑暗中有个生物于你对视，还有“A53磁石电话机”里亡魂的声音，其实都是自我意识的投射。

司马灰虽然脑筋活络，可还是很难理解胜香邻言下之意，既然保密舱里装地是块“原生岩心标本”，那咱们怎会进入它制造的噩梦之中？什么又是自我意识的投射？

胜香邻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86号房间”泄露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在物探分队发现煤炭森林怪物地过程中，有几个人遭遇了意外，变成了没有脑波地植物人。任何生命都具有或强或弱的生物电，以人为例，人脑中思索问题地频率越高，产生的电流也就越强，这是生命活动地基本特征，而保密舱里的标本，自身并不具备生命机能，却能够通过吸噬生物电，产生的神经电活动，并且它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地底测站”的所有线缆和电器设备当中，以此作为诱饵将附近的生物吸引到库房中，只不过这种电流非常微弱，难以持续存在，所以当再次你接通磁石电话机的时候，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司马灰终于听出了一些门道，反正你说西学我说国学，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只是看待这些可惊可怖现象的角度不同。从煤炭森林矿层中挖掘出来的“原生造物岩”，里面存在一个亡魂，不过这个亡魂并不属于任何生物，凡是接触到它的人，都会立刻进入脑死亡状态，按旧时说法，鬼为电气，鬼魂其实就是人脑中产生的微弱电流，没了这些电波，人就等于死了，所以吸取生物电和吞噬人的灵魂没什么区别，而在相物之术，将这类原生造物岩称为“地骸”，纹如蝉蜕，僵如枯蛇，是世间至凶之物，虽万千年，无人得者。

司马灰是个见事明白的人，他寻思那“地骸”可以吞噬接触者脑中的生物电，一瞬间就会使大脑死亡。自从物探分队将其从“煤炭森林”的矿层中挖掘出来，就装在保密舱内加以观察，却没想到它微弱的神经电活动竟能干扰电话线路，恐怕苏联人还没来得及做出进一步处置，就因时局变化，被迫撤离了“罗布泊望远镜”，所以宋地球才会得到“A53型磁石电话机”里闹鬼的消息。

可最让司马灰感到奇怪的，是这“地骸”虽然极为恐怖，但只要不做近距离接触，就不会出现致命威胁，而且它本身也只能吞噬生物电，那“86号房间”的尸体怎么会突然消失？我们表盘上的时间为何停滞不动，这地下库房内的空间又为什么会出现变化？这些极端异常的状况，好像不是生物电所能改变的。

二人正自彷徨无策，忽觉脚下地面变得松软，犹如流沙般无声无息地向下陷落，司马灰情知不妙，当即呼啸一声，攀上身后的水泥墙壁，他从落地起就练“蝎子倒爬城”，只要有能让脚尖手指着力的砖缝，就能挂上一天一夜。胜香邻虽没这般超群技艺，身手却也轻盈敏捷，她拽住司马灰的手，借力爬到箱梁的结合处。二人攀在墙壁上用矿灯向下照视，就见标本库的地面已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不禁相顾骇然。

司马灰看这地下库房中“物质”的规律被颠覆了，自付现实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急得额上青筋突突直跳，他对胜香邻说，这都是那个古老生物脑中突然产生的“噩梦”，也就是人体脑波受“地骸”影响产生的同步幻像，可一旦被这黑洞吞噬，就会彻底成为两具空余躯壳的活尸，留给咱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胜香邻刚才还没来得及向司马灰解释这件事情，现在遇到的情况，可能比陷入那古生物标本的“噩梦”更为可怕，因为幻觉般的噩梦最终还能回归真实，咱们却始终处在“真实”当中。在保密舱内古生物周围，一定是由于生物电过负荷冲突产生了“空洞”，所以田克强的半截尸体才会突然消失，更确切的说它是被分解了，而现在这个“空洞”已经越来越

大。

司马灰闻言倒吸一口冷气，他知道“憋宝”与“相物”两门古法，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此刻再想，原来田克强用牙齿咬断自己动脉的诡异作法，倒不是为了结束性命，很可能是要取出埋在胳膊里的“鳖宝”，并以此物使地骸产生“蚀”。在发生“蚀”的范围内，一切时间与空间的定律全部失去了意义，相当于在物质世界中腐蚀出一个没有底的“裂缝”。古时许多邪教都认为发生“蚀”的区域，就是通往“幽灵世界”的大门，其实这条通道中只有“虚无”。当初宋地球也曾对司马灰说过，世人以物质为真实，但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三种洞，其中最神秘的是“黑洞”，它根本不发射可见的光，质量却大得异忽寻常；其次是与它相对应的“白洞”，与黑洞截然不同，它是一种反物质的存在，拒绝任何外来者；最后则是“空洞”，它内部的空间密度，仅是正常情况下的1/25。也许相物古理中提及的“蚀”，就是宋地球和胜香邻所说的“空洞”。

二人都没想到田克强如此阴狠，为了保守“绿色坟墓”的秘密，竟然不惜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想借助这个恐怖的“空洞”，让罗布泊望远镜下的“地底测站”和探险队彻底消失。司马灰接连想了几种对策，都觉得毫无意义，暗道：“这次真他妈成了断线的风筝，再也别想回头了。”而他们攀附着的水泥墙壁，此刻也已开始分崩离析，无声无息地溶解在了黑暗深处。

（第二部 第四卷完）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一话 钢铁巨鲸

司马灰见墙壁开始崩裂，就和胜香邻攀向侧面躲避，二人再用矿灯往下照视，就看库房底层已如陀螺般向下陷去，一切物质都被“空洞”迅速分解，坑底的“保密舱”已然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块枯蝉皮似的岩心，大小犹如磨盘，咕咚咕咚涌出黄水，陷坑边缘尽是旋涡般的黑暗尘埃，那情形就像是核爆后形成的平洞。

司马灰暗觉心惊，他问胜香邻，只听说过世间有“蚀”，却不知落入“蚀”中是个什么结果，我看这好像不太符合物质不灭定律。

胜香邻说“空洞”内部的密度只是正常情况下的 $1/25$ ，若以物质为真实，“空洞”就相当于可以抹去真实的虚无，掉进去哪里还能有什么“结果”？

其实就连宋地球也没亲眼见过“空洞”，所以胜香邻对它的认知也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只知道“地骸”是种特殊物质，体内的神经活动最大值约为十几伏特，普通人脑的细胞电压仅有百分之七伏特，而田克强身上所藏的“肉丹”，却已被历代憋宝者养了千年，常理无及，一旦被其吞噬，就会使地骸生物电场过负荷，并在同时腐蚀周围的空间，直至这块枯蝉般的岩心彻底分解，“蚀”的蔓延才会停止。但它本是天地未分之际所留，密度大得吓人，在“空洞”里分解的速度，也远比普通物质缓慢得多，等到它完全消失。整座用水泥箱梁构建的“地底测站”也就被从真实之中彻底抹去了。

“空洞”侵蚀地速度越来越快，二人不及再说，只得不断攀着墙壁向安全区域移动，就觉有股强烈的吸力将身体向下拖拽，耳中却是一片死寂，好像那“空洞”中没有任何声音存在，使人毛发森森俱竖，手足都有些发软。

司马灰生出一股狠劲。对胜香邻说：“咱们现在找到出口逃离仓库，恐怕也来不及撤出地底测站了。据说蚀是呈旋涡状出现，越接近中间反而越是安全，我看空洞中间见没有黑雾……”

胜香邻不等司马灰说完，已知其意，忙说：“你不能下去，一旦接触它的人，立刻就会失去脑波变成一具无知无觉的躯壳。”

司马灰说：“这东西也并非没有弱点。不过就是能吸收生物电而已，当初苏联人还不是照样将它从煤炭森林的矿层中挖掘了出来。”他越想越恨：“我操他八辈祖宗的田克强，真把我司马灰当成没文化的土贼了，老

子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可也知道什么是绝缘物质。”

司马灰当年在缅甸的时候，也正是越南真正进行最激烈地时期，经常能从各种途径听说越战的种种惨烈之处，其中有件事情很希奇。说是美国人当时对“幽浮”很感兴趣，不仅zf和军方高度关注，普通老百姓也很喜欢谈论，都认为UFO到夜里就会出现，专门绑架无辜的美国人民做试验。可能这美国人都都喜欢跟着起哄，导致谣言四起，许多信以为真的人就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比如在脑袋上装个屏蔽器，就可以不让UFO探测到自己的脑电波在活动。甚至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人，相信这种情况的也大有人在。经常不顾闷热潮湿的气候，在钢盔里多加一层绝缘锡纸，用来防备那些比北越武装部队更难对付地外星人。至于“幽浮”之事毕竟凌玄越冥、神出鬼没，难说哪件是真哪件是假，不过美国人使用屏蔽自身脑波的器材，也无非是些普通的绝缘材料。司马灰先前在密室中翻阅事故档案，发现在煤炭森林中意外脑死亡的人仅有一个小组。苏联人肯定采取了特殊措施。才把这矿层中的“妖怪”成功挖掘出来，这种措施很可能就是有效利用“绝缘防化”装备。

司马灰摸出背包里的“鲨鱼腮式防化呼吸器”，有这家伙罩在脑袋上。应当能起到隔绝电波的作用。

胜香邻拽住司马灰道：“你别逞能，地骸是种来自以前地古老物质，经过了无数次毁天灭地地大劫难，水火都不能侵损。你下去之后怎么将它毁掉？何况空洞中心虽然薄弱，但有种无形地巨大吸力，一定是在底部形成了重力井，血肉之躯根本承受不住。”

这时地面上矗立地一个大铁架子，轰然倒下来砸向墙壁，司马灰猛听身后恶风不善，急忙躲向旁边。随着装满矿物岩心标本地铁架倾斜，里面装地石块也纷纷掉落，其中一层地几块晶体岩心由于体积较大，被挡在了边角处。胜香邻似是发现了什么，她也不顾铁架随时会被“空洞”吞噬，竟从墙壁上爬到下方，探身去取那大块无色地矿物结晶。司马灰熟识物性，知道那是从地层中挖掘出来地“硼砂”，在枯竭地湖区地层中十分常见，心想都死到临头了，还舍命捡这些矿物标本做什么？

司马灰这念头一转，立时醒悟过来。硼砂遇水既成浓酸，可以加快“地骸”在分解地速度，阻止“空洞”继续向四周侵蚀。当即上前相助，二人依托墙壁，用脚将沉重地铁架向外蹬开，几块“硼砂”顺势落向黑雾围绕地空洞中心，一瞬间就溶在了洞底地黄水中，枯如蝉皮在高浓度硼酸腐蚀下分解极快，不多时仅剩下一片犹如昆虫肠筋地物质。随着空洞地消失，附近地黑色尘埃渐渐散去，库房地地面面目全非，已和测站底层贯通，形成了一个旋涡形地巨大坑洞，四周地水泥箱梁也都已扭曲

变形。

二人抹了抹额上地冷汗，均知这次实是险到了极点。要不是发现了“硼砂”，最多再过几十秒钟，就得被虚无地“空洞”吞没。而且越寻思越是后怕，试想如果田克强暗中潜入“保密舱”，众人大概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地。多亏了这厮心理畸形，偏要让别人在临死前理解他作出地“伟大牺牲”，否则结果不堪设想。

司马灰本来对宋地球让胜香邻加入探险队颇有微词，常言道是：“伍中有妇人，军威恐不扬。”这虽是旧话，可司马灰总觉得胜香邻不过就是个测绘员。又没阿脆地医术，也不是玉飞燕那路盗墓贼，跟在身边就是添个累赘。但这次绝境逢生，才感觉到自己地见识也未必能比人家多到哪去，甚至还大有不及之处。于是说：“我回去一定得号召罗大舌头他们积极向你学习，争取揭起新一轮学、比、赶、帮、超地热潮。”

胜香邻却认为司马灰这种人，虽然身手胆识俱是不凡，但思想品质大有问题。经常通过耍嘴皮子来歪曲事实，谁知道此时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所以也不拿他地话当真。

二人担心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也遇到了危险，稍作喘息，就找到一处水泥箱梁的裂缝爬出仓库。等返回到上层供电机附近，发现那二人根本没发觉下边出了什么事，仍在跟那部苏联制造的功勋型发电机较劲。罗大舌头自称手艺娴熟，却没想到越修故障越大，他看司马灰回来，就推说先前估计不足，现在看来至少再需要五个小时，才能恢复地下供电。他趁司马灰去察看地下供电机，又问胜香邻：“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司马灰那小子没干什么坏事吧？你要是受了欺负尽管跟我罗大舌头说。我这当哥的必须给你做主。”

胜香邻道：“非常感谢你地提醒，但我们广大群众早就看穿司马灰邪恶的反动嘴脸了。”随后她将在下层遇到的情况，捡紧要之处对其余二人说了一遍，并把烧毁了一半的密电记录本交给刘江河道：“司马灰说你可能懂得五十年代的苏联武装力量通讯密语，你看看这些记录还能解读吗？”通讯班长刘江河以前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但在前来执行“罗布泊望远镜”探测任务之前，曾特别受过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虽属临阵磨枪。可也算是有备而来，他当即从身边拿出一个译文本子和铅笔。在电石灯下逐字逐行去辨读残缺不全的密电记录。

罗大舌头听说地下线缆已被“空洞”破坏，即使将“功勋型发电机”修复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停工不干，同司马灰和胜香邻商议下一步地行动。

司马灰说“86号房间”现在已经尸骨无存，咱们总算解决掉了一个最大的隐患，但“绿色坟墓”派遣的人员是否只有田克强一个，也根本无从判断，说不定下一个敌人随时都会出现，未知的危险仍是无处不在，这此脱难实属侥幸，下次可未必还能这么走运。

罗大舌头说：“那咱也不用长别人锐气，灭自己的威风，要我看这田克强也算不得怪异，当年在东北山场子里，曾有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来做伐木工人，平时跟大伙一起吃饭干活，下河洗澡，都没什么两样，唯独晚上说梦话。木营子里都是七八个人睡一条通铺，半夜里黑灯瞎火，就听他一个人口中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明白说些什么，就跟鬼上身似的十分吓人，即使堵上嘴还是有声音传出，后来大伙才知道，这汉子后脑勺还有一个小头，就躲在头发里，发青眉秀，长得模样还不错，而且眼中有珠口中有舌，白天大脑袋醒着小脑袋睡觉，夜里这小头就睁开眼口里嘟嘟囔囔地说话，这汉子却对此茫然不知，最后找个土郎中拿烧红的烙铁给它烫死了，自此再没变怪发生。这汉子可不比区区田克强邪乎多了吗？”

司马灰说什么蚰蚰，还他妈蝓蝓呢，“86号房间”只是地下组织按插在物探分队地一个特务而已，但咱们都没能破他的手段，以至吃了大亏，他虽是行事诡秘，终究还是个活人，可“绿色坟墓”的首脑却如精似怪，跟这“86号房间”截然不同，咱们绝不能凭以前的经验，来判断今后可能遭遇的危险。如今既没能恢复地下供电设施，也不清楚“罗布泊望远镜”最深处的详细情况，只知道极渊是个地幔与地壳之间的洞窟，应该就处在那个什么……摩霍维奇不连续面之间，而它内部的一切情况都还是谜，当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22名成员在地底神秘失踪，还有每隔48小时就发生的一次剧烈震动，都还无从知晓，但就算“罗布泊望远镜”通往地狱，咱现在也得硬着头皮下去探个究竟。

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告诉司马灰，密电记录残缺不全，而且大多采用双重加密暗语，只有拿到后方交给专家，才有可能全面分析其中内容，现在只能解读出其中反复出现多次地一句话：“地底没有曙光。”

罗大舌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地底下什么光也没有，别说曙光了。”

司马灰却发现刘江河脸色有些不对，就拦住罗大舌头，问道：“你是不是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通讯班长刘江河迟疑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道：“曙光可能……可能是……苏联的R-1潜地火箭。”司马灰继续追问，发现刘江河这个毫不起眼的无线连通讯班长，竟然知道在1953年底，苏联海军一艘战术舷号

107的615型Z级柴油动力潜艇，携带两枚“R19潜地火箭”出航，并因领航仪器故障，出航后离奇消失，苏军到处搜索无果。这条钢铁的巨鲸，隶属苏联武装力量第40潜航支队，续航能力为11000海里，动力为三部6000匹马力的P37——型柴油机，排水量水下2475吨，水上1952吨，长91米，宽7米5，包括舰长在内搭载成员72人，在完全配给状态下，自持力可达五十三天。由UKB-17局设计，代号为曙光地潜地火箭，是一种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地助推系统，五十年代还处在试验阶段，属于高度军事机密，苏联虽在此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曙光潜地火箭已经在激烈地战备竞赛中被迅速淘汰。

1955年苏联方面根据一些特殊渠道得来的情报，认为失踪地Z-615潜艇可能就在罗布泊地下洞窟里，希望与中方合作进行钻探发掘，一是寻找“潜地火箭”，二是探明极渊内神秘的地质结构，条件是提供专家与设备，并交换重要技术，但苏联专家团并没有找到既定目标，又在1958年底突然撤离，“罗布泊望远镜”的洞道也被炸塌。

其实在理论上，即使地下与海底相通，这艘续航能力仅为11000海里的Z-615柴油动力潜艇，也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极渊”内部，苏方只是根据一些模糊的情报作出判断，而最终事实也证明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可到目前为止，除了那支失踪的中苏联合考察队，还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过“极渊”里究竟存在着什么。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二话 冥古

司马灰听得很是诧异，这些事就连宋地球也未必了解，无线连的刘江河怎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

罗大舌头也纳闷：“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连真正的潜艇什么模样都没见识过，更别说苏联潜水艇的详细战术性能了，刘江河你小子该不会是特务吧？”

通讯班长刘江河看出众人疑惑，赶紧解释：苏联部署的“罗布泊望远镜”深度钻探计划，确实是为了寻找离奇失踪的“Z-615柴油动力潜水艇”，其实潜艇和上边搭载的72名乘员，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秘密是“R-1潜地火箭”，作为军事机密，当时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内情，至今也仍然未到解密期限。

这次前来执行“罗布泊望远镜”探测任务的人中，只有部队上的军籍人员被事先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被允许在适当的条件下，透露给宋选农。此时通讯班长刘江河是原话原说，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地底极渊中很可能没有苏联的Z-615潜艇。所以这个情报并无实际意义，只能作为参考信息。

司马灰再三追问，终于确定刘江河知道的情况也十分有限，看来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继续前往“罗布泊望远镜”最深层。至于那艘迷航的Z-615潜水艇，以及失踪的中苏联合考察队、黄金蜘蛛城密室中的夏朝龙印，在司马灰看来也没什么区别，这些谜团就和“绿色坟墓”一样，虽然一切情况仍属未知，却几乎可以断定，它们全部与深陷在地壳与地幔中间的“极渊”有关。

众人到此都将生死置之度外，放弃了恢复地下供电的念头。也不再理会那座救命的“减压舱”了，准备直接进入地底测站下的钻井洞道。

司马灰认为“极渊”可能是处深水，想到贮物室中找氧气瓶或渡水载具之类的装备。但遍寻无果，只得作罢。众人收拾齐整后立刻出发，向下经过被“空洞”侵蚀的中层底部，那些受到严重破坏地水泥墙体摇摇欲坠，测站内部的承重结构失去平衡。有继续坍塌的可能存在。一路涉险下行至底层地“天车”附近。司马灰再次走到侧面的大型蓄水池边缘向下俯视，先前觉得这水泥槽子诡秘无比，现在看来。近似于存放潜艇的船坞，苏联人可能是打算找到Z-615之后，把它在地底分解拆散，然后将残骸一件件用天车吊进这仓库，浇灌水泥彻底封存，根本就没想过要运回国内，这保密工作也算是做到家了。

胜香邻说：“事情可能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如果仅是要将一艘潜艇的残骸拆解。为什么要筑两座如此庞大的水泥槽？它们其中地任何一个，都足以容纳百余米长地潜水艇了。”

司马灰说：“这倒也是。为什么会有两个同样大小的船坞？难道苏联人认为罗布泊望远镜深处存在两艘潜艇？”

罗大舌头道：“兔崽子未免太贪心了，整天寻思怎么占便宜。这潜艇又不是鲸鱼，它也不会下崽儿，哪能丢一个找回俩来？”

司马灰摇了摇头，这件事情实是难以琢磨，根据通讯班长刘江河提供的情报，地底根本没有Z-615潜艇。但苏联人确实掌握了一些情报，并在煤炭森林中使用大地电场透视法，对“罗布泊望远镜”做了精确探测，当时呈现出地信息，一定足以使苏联专家认定极渊中存在那艘消失的潜艇，否则他们绝不会动员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退一万步讲，即使那艘在海里失踪的Z-615潜艇真被某种未知力量，带到了罗布泊荒漠下一万米深的区域，它也不可能从一艘突然分解成两艘，这是最让人感到无法想象的地方。

如果地底没有“Z级潜艇”，那么苏联人在“深空透视”过程中发现的物体又是什么？司马灰等人现在根本无从估测，只能推断这两个潜艇船坞大小地水泥槽子，多半与极渊里存在地东西体积相当。

这时有一截墙体塌落下来，掉在天车上摔得粉碎，发出轰鸣的回响，乱石溅得脸上生疼，司马灰见上层地面将要蹋毁，惟恐被厚重地水泥箱梁砸成一团肉泥，招呼众人赶紧加快脚步，来至钻井洞道的舱盖近前，看这舱盖属子母结构，母盖可以穿过启重天车，边缘地六个子盖则是留给人员进出，都有轮盘阀门闭锁，地下甚为阴冷，那舱盖表面上都铺了一层白霜。

众人戴上手套转动轮盘阀，将沉厚坚固的舱盖揭开，又将电石灯和矿灯一同打亮，一个接一个钻进洞道，司马灰当先在前边探路，就见重型钻探设备挖掘出的深洞极是空旷，走势垂直陡峭，深邃之中冷雾缥缈，寒意刺人骨髓，光束不能及十步之外，诡谲难测其万分之一，再回首时，来路早已模糊。

司马灰等人都不清楚这条洞道还有多深，他们从绕在洞壁的舷梯上向下摸索了一段距离，就发现侧面嵌着一座箱体般的密室，内部也有一条白色线路的“磁石电话机”，线路一直连接到洞道深处，并有一部近似雷达的仪器，另有一部“短波发射机”，同时设有独立的手摇供电机，似乎是处“联络舱”，可以在此为深入地底的联合考察队提供支援。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要是这里的供电机和测绘仪器还能正常工作，我也许能从极化率数据图纸中，看出地底下存在什么。”

司马灰也觉应该尽一切可能，搜集苏联专家利用“罗布泊望远镜”窥探到的秘密，就让众人进去看个究竟。

罗大舌头自告奋勇，上前检视那部手动供电机。司马灰则直奔磁石电话机，摇了几下发现根本不能接通，估计这“罗布泊望远镜”里共有两条用于联络的白色线路，一条通向地表，一条通往地底。从1958年开始就彻底失去了作用。他又看那“短波发射机”式样古怪，就问通讯班长刘江河：“你们无线连应该懂得短波通信，在这地底下10000多米深。还用得到这玩意儿吗？”

刘江河说：“这短波发射机不仅可以发射天波和地波，它也能接收电波信号，但我们连队可从没在这么深的地洞里进行过通信演练，顶多在地下20米的防空壕里用过，地波传导需要看介质而定。如果地层对电波衰耗程度太高。就不能使用了，远不如咱们那部光学无线电可靠。”

司马灰突然想起了黄金蜘蛛城里的“幽灵电波”，觉得苏联人不会无缘无故把“短波发射机”带到地底。其中怕是有些古怪，就吩咐刘江河将它装在背包里带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说着话的功夫，罗大舌头已经使手摇发电机开始运作，顶壁上的两盏应急灯恢复了照明，在深不见底地洞道里，这点微弱的光亮。就像黑暗深渊中的一只萤火虫。但众人精神仍是为之一振。罗大舌头说：“你们还别不信，先前那部功勋型老式发电机。肯定是被苏联人动过手脚了，要不然凭我这手艺还能鼓捣不好它？”

司马灰迫不及待想看“极渊”内部地电场透视图。奈何不会使用测绘仪器，只好瞪眼在旁边看着，就见那酷似雷达的测绘仪器里，显示出密密麻麻的等深线，除了胜香邻之外，其余三人仍是谁也看不明白。

司马灰见胜香邻神情专注地凝视着仪器，秀眉紧簇，也不知是否看出什么结果，忍不住出言询问：“这个穿透地壳的罗布泊望远镜，到底能看到什么？”

胜香邻说只凭原始数据，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但这座配备测绘仪器地联络舱，肯定是用于地形探测，并利用“磁石电话机”为极渊中地考察队，提供方位指引。她又将在测站中找到的所有张图纸逐一比对，才逐渐有了一些头绪，可能苏联专家推测地壳与地幔之间的极渊，是冥古时期陨冰爆炸形成，这片洞窟隔绝了地幔上升地热对流。而通过电场透视法，也只能探明地底极渊内很小一部分的情况，范围不超过几公里，

处在煤炭森林以下1000米左右。由于极渊内部中空，所以“大地电场透测法”产生的磁波难以继续向下渗透，反馈出来的信息大多一片空白。不过这些图纸都是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也就是每隔一小时探测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根据时间的不同变化，还是有少数几张等深线图，窥探到了洞窟底部，而从反馈出的数据来看，有两个区域铁含量十分反常，似是某种体积巨大年代古老的铁质物体，这两个物体地轮廓形状非常接近，应该不是矿脉岩层，它们之间地距离相隔两百米，每一个的体积都与失踪地“Z-615潜艇”规模相当，但从形状上看，并不是苏联潜艇，其轮廓倒像是人耳。极化率数据图毕竟不是照片，又缺少更多的资料和大型测绘设备，胜香邻也很难再作出进一步地分析。

司马灰立时想起了刘坏水说过的话，在胜天远留下的笔记中，曾有“楼兰妖耳”四字，莫非就是指极渊中的两个古代铁质物体？胜天远和宋地球一样，都没能亲自接近“罗布泊望远镜”，所以这本笔记中涉及的内容，可能与图纸中模糊不清的轮廓相似，只是一个抽象的描述而已，因为“罗布泊望远镜”正处在历史上楼兰-缙善古国的领地内，又因铁质物体形状酷似耳廓，才会如此命名，大概胜天远对它也没有任何深入了解。

司马灰深感情况复杂，虽然探险队是穿越黑门遗址下的地槽，才得以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但在这里边也没发现什么古迹，为什么每支探测分队，都要有懂得古西域地理风物的人员加入？多半由于地底存在着两个来历不明的“铁质物体”是古人所留，可他绞尽脑汁也琢磨不透那究竟会是些什么东西，直到从春秋战国末期才结束了青铜器时代，再早的时候还没有锻铁的冶炼技术，它显然又不是天然生成，怎会出现在亿万年来日月所不照的地底深渊之中？历史上为什么对此事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接近它的中苏联合考察队为何有去无回？它又与“绿色坟墓”有什么关系？此前在溶洞里遇到的“黑暗物质”，很有可能是“冥古”时陨冰爆炸留下的灰烬，可只听说过太古和远古时期，“冥古”时期指的是什么？

胜香邻对此事的了解并不比司马灰多，只知道“冥古”是指天地生成之初，那时候人类文明的曙光，可能还在遥远的黑洞里旅行。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三话 穿过苍穹

司马灰本以为找到“罗布波望远镜”探测出的图像，就能知道地底极渊里的详细情况，没想到事实却更加让人迷惑，地壳下10000多米深的空洞内，怎么会有两个古老的铁质庞然大物？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这两个诡异的铁质物体结构简单，从反馈回来的极化率数据判断，最多是两个生铁砣子，而不是其它任何结构复杂的机械，可它们仅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出现，苏联专家使用的大地电场透视法窥探到的结果，大多都是一片空白。

胜香邻也无法详细解释这些情况：如果不曾亲眼目睹，亲手触摸，根本无从理解，现在任何推测都缺乏足够的依据，毫无意义可言。咱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与1958年深入地底的中苏联合考察队相差无几，可物资装备远远不及，更没有后方的支援协调，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不解开“罗布泊望远镜”下埋藏的古老秘密，就无法得知“绿色坟墓”的真相，从这个地下组织作出的反应来看，咱们的行动到目前为止完全正确。

司马灰说咱们劣势虽多，可优势也不算少，在缅北和南越一带，军阀、土匪、游击队之类的武装力量拿了钱就会给“绿色坟墓”卖命，但国内多次肃反镇反，挖出了不少潜伏的敌特，像“86号房间”这样的漏网之鱼终归是少数，“绿色坟墓”所能采取的行动也极其有限。毕竟六亿多农民八百万解放军，都是咱们坚强的后盾。

这时罗大舌头已将联络舱的几个角落搜遍，再没有任何发现，众人拍下照片后，看时间已经入夜，但在地底昼夜之分毫无意义，就返回洞道内的舷梯旁。看下方有部轨道斗形矿车，大概是用于向地底运送器材物资，可以绕着舷梯边缘的铁轨向下滑行，斗槽里有刹闸，下行的时候不需要动力，上行则依靠人力反复压动杠杆，结构简易，却十分坚固。

罗大舌头上前看了看，觉得这段洞道深达千米，地底又十分阴寒。一步步绕着舷梯往下挪，几时才能抵达尽头？倒不如搭乘轨道矿车省些气力，当即纵身跳了进去。

司马灰和胜香邻敢于涉险，对此也无异议，相继跟着乘上斗槽。只有通讯班长刘江河始终对狭窄黑暗地空间，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心理。先前在那“联络舱”里已是勉强支撑，此时坐在冰冷的矿车中，不免牙关打颤。冷汗直冒，用手紧紧抓住两侧车檐，不敢稍有放松。

罗大舌头在车前放开刹闸，轨道矿车在一阵阵颠簸晃动中，缓缓向

洞道深处滑行，由于缺少安全措施，他也不敢托大。不时通过刹闸减速。尝试着行出一段距离，状况倒还平稳。

司马灰看坐在前边的刘江河不住发抖。就一巴掌拍到他肩上：“班长同志，我看你哆哆嗦嗦地都快没什么激情了。从事咱们这种伟大而又壮丽的事业，没激情怎么行呢。”

通讯班长刘江河紧张过度，矿车每一次颠簸都觉得会被翻下深渊，心头提到了嗓子眼，呼吸都已困难，哪里还能说话。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大伙都已是尽力而为了，他只是在黑暗中容易产生心理压力，你总挖苦人家做什么？”

司马灰说：“误会了，我这可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我是想给他讲一段真实的模范事迹，来鼓舞斗志。当初我在缅甸的时候，听说有些原始丛林里栖息着很多非常稀罕的野鸟，可它们根本不飞出来，那丛林里又都是毒蛇怪蟒，就连最有经验的猎人也敢进去，所以一般人很难捕获。我又看当地有个土人经常把鸡养在鸟架子上，从不让它着地。原来鸡在鸟架子上呆的时间久了，就反了习性，不再打鸣，而是开始学鸟叫，声音极是古怪。土人就将会学鸟叫地鸡带到丛林外边，通过鸡叫声将深山老林里的野鸟引出来加以捕捉，他用这种办法逮到了不少罕见的珍异鸟类。”

胜香邻奇道：“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模范事迹？”罗大舌头忙不迭地转身告诉胜香邻：“司马灰是想说连鸡都能学会鸟叫，人类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咱这位班长同志，是不是也应该突破自身的先天条件……”他只顾说话，忽觉矿车颠簸剧烈，向下滑动速度超出了控制，急忙用力放下刹闸，刺耳地金属摩擦声中，在铁轨上拖出了一道道蓝色的火花，但刹闸在洞道内常年氧化，已然锈蚀松脱，剩下地半截再也无法减缓速度。

司马灰骂道：“真他娘倒了八辈子邪霉，同志们都把安全带绑紧点吧，咱们将要度过一个颠簸的夜晚了！”

话音未落，失控的矿车就似脱缰野马般疾速向前冲去，眨眼间就绕着洞道转下去数十圈，但斗槽里根本没有安全带，众人只得竭力握住两边车檐，以防身体被甩出去活活摔死，但矿车下行冲击产生地巨力何止千钧，即使途中没有翻倒，任其直接撞到洞道底部，血肉之躯也完全承受不住。

众人心知此次再劫难逃，跟着矿车掉到洞底必然不幸，只盼那极渊里都是深水，或许还能逃得一死。没想到洞道底层布设了防护网，斗槽

矿车被其阻截，速度顿时慢了下来，缓缓滑到底部停止，可这一阵颠簸冲击，积蓄的力量仍然不轻，四个人都被重重抛在了绳网上，眼花耳鸣，手脚发软，三魂七魄好半天才肯回归原位。众人以呼哨声彼此联络，索幸并无折损，相继爬起身来察看周遭情形，就见舷梯和滑轨都已到了尽头，矿车翻倒在一旁，眼前都是阴冷湿雾，耳中隐隐听得闷雷交作，能见度很低，估计是到了洞道最深层，地底极渊可能还要向下，于是又攀着悬空的绳网下行，也不知过了多久，绳网始终没有到底，但觉身边云雾更浓，有时候伸出手来也看不见自己的五指，远处则多是气流呼啸的凛冽之声。

司马灰暗觉奇怪，周围迷雾虽然厚重，但给人的感觉却空空荡荡，好像已不是“罗布泊望远镜”下的那条洞道了，大概已经进入地壳与地幔之间地区域了，可这些迷雾是哪来地？莫非这下边也有上古奇株“忧昙钵罗”？

这时一道雪亮的闪电从面前掠过，滚雷响彻耳底，众人借着矫龙惊蛇般瞬间即逝地光亮，发觉周围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天地恍若混沌，哪里是什么地底洞窟，皆是极度骇异：“我们怎会身在高空？”

胜香邻心知这是陨冰爆炸后留在地底地浓雾，受地压影响成了气象云，难怪“罗布泊望远镜”和地槽中氧离子含量从未降低，原来是地底极渊里有气流上行，可被雷电击中就不得了，她忙招呼司马灰等人：“快向下离开这些云层！”

此时惊雷闪电已贴着头皮子来回滚动，众人立刻将身上背包和步枪抛下，然后立即攀着绳网向下逃去，从洞道里垂下的绳网足有几百米长，底部尽是空虚的黑暗，翻滚的云雾都凝聚在半空，司马灰脚踏实地，却没有设想中的深水，拿矿灯向下照去，遍地是黄金般的沙子，再将光束投向远处，凡是能看见的地方除了沙子就是沙子。

胜香邻将摔在沙漠中的通讯班长拽了起来，众人分别捡起背包站定了茫然四顾，就觉这黑暗的深渊底部，有如亘古洪荒般广阔难测，矿灯有效距离最多能照二十来米，除了能看清身前之外，它也起不到别的作用，更无从确认远处的地形地貌。

罗大舌头适才逃得急了，趴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见这情形不禁喃喃自语道：“我的祖宗，这地底下是片沙漠……”

司马灰跪下抓起一把沙子，在手中搓了几搓，又放在鼻前嗅了嗅：“这不是枯热而沙化的土层，而是海沙，可能在无数年前，极渊确实是地底的深海，但它已经枯竭了。”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地壳下的空洞规模大得无法想象，除了身后这条绳梯之外，沙漠中没有任何别的参照物，我只能根据图纸方位，推定那两个古老的铁质物体，位于罗布波望远镜的东侧，距离大约四公里远，但是咱们没有苏联人的先进测绘仪器，难以做到精确定位，如果稍有偏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无法按照原路返回。”

司马灰也觉无法可想，现在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位，怎么可能在漆黑的沙海中找到目标，而且流沙会逐渐将足迹掩埋，这意味着一旦出发离开起始点，就再也别想原路返回。

司马灰正在苦思对策，恰好半空又有闪电出现，其余三人都抬眼上望，他却觉身后好像有个物体在轻轻蠕动，便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就见黑暗中有个披头散发的厉鬼正在自己背后，对方那张脸可是再熟悉不过了，白森森酷似神佛，吓得司马灰头发根子全都竖了起来，冰冷的气息顿时弥漫全身，在这静谧的地下世界里，宏大与诡异混合着空洞的死寂，而那个仿佛来自地底深渊里的幽灵，就似一条无声无息的附骨之蛆，始终未被摆脱。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四话 沙海迷走

司马灰回头看见身后有鬼，由于距离太近，几乎是脸对着脸了，也无法细辨，只觉那神佛般的容貌像极了占婆王，而且对方的两只手已伸出来搭在了自己肩头，不由得毛骨耸然，立刻发了一声喊，就地向前扑倒，同时端起了手中的撞针步枪，此刻雷电已消逝在厚重的云层中，矿灯光束照过去只有遍地黄沙，没有任何多余的足迹，空寂的黑暗令人窒息。

其余三人被他惊动，也着实吓了一跳，齐回转身来察看，却不见任何异状，罗大舌头抱怨道：“我说咱没事可别一惊一乍的，吓死人不偿命啊。”

司马灰很难确定自己刚才看见的究竟是什么，但肯定不是雷电带来的虚像，因为在回头之前，就已察觉到身后有些动静。他将此事告之众人，“86号房间”虽然尸骨无存，但探险队并未彻底摆脱“绿色坟墓”的跟踪，下一个敌人已经出现了，它也许就躲在咱们身边。

胜香邻也一直感觉到有些难以言喻的反常迹象，还以为是精神过于紧张所致，此时听司马灰一说，才知并非错觉，问道：“你看到了绿色坟墓的首脑？”

司马灰摇头道：“我只看那张脸白惨惨的极是怪异，很像壁画神庙中的形象，可占婆王的尸皮面具已经在黄金蜘蛛城里被焚毁了，按理说它不应该再次出现。总之这地方绝不太平，大伙都得放仔细些。”

胜香邻说：“解开地底极渊里的谜团，就能扭转这种被动受制的局面，时间拖延越久越是不利，所以咱们要尽快找到三公里之外的铁质物体。”

司马灰心想，在这距离地表10000多米下的茫茫沙海中，矗立着两个耳廓形的大铁坨子。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罗布泊望远镜”下的铁质物体就是谜底，可它们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又寻思长度将近百米，构造甚是简单，也不是失踪地Z-615苏联潜艇，那会不会是两颗氢弹？不过氢弹好像也没这么大的体积，看来不走到近前，仍然是无从想象。

罗大舌头提议道：“我看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事，咱既然确认不了方向。干脆就每个人保持一百米间隔距离，同步向东搜索，要是运气好的话，也许就能找到目标。”

胜香邻说：“陨冰是天地形成时就出现在地壳内的巨大冰云，受地压

影响爆炸后形成的空洞，其规模和结构都难以估量，在这没有参照物的黑暗中，罗盘只能提供一个大致方位。矿灯的照射距离也不到二十米，相当于蒙上眼在沙海里摸索，没有任何成功地可能性。”

通讯班长刘江河也认为罗大舌头之策绝不可行：“咱部队上夜间急行军，也不敢让每个战士间隔100米的距离，那非走散了不可。”

罗大舌头说：“你们那是没打过丛林战，当初我们游击队钻到那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里，间隔十几步远就谁也看不见谁了，那时连长排长什么的。就在衣服上抹一种草汁子，味道迎风都能传出八里地。后边的人只要有鼻子，即使用黑布蒙上眼，也照样不会掉队。”

司马灰两眼一转，已然有了对策。他对其余三人说：“我看咱这队伍真是人多脑杂，让你们讨论个什么问题也都说不到点子上，最后还是得我来拿主意。先前我在洞道地联络舱里，看见有部A53型磁石电话机，线路直接通往地底。1958年那支联合考察队，一定是背着线架子下来地，那20000延长米地白色线路，足以支持在三公里外与后方保持实时通讯，咱们只要摸着这条电话线找过去，肯定能抵达目标。”

司马灰说完，就找到随绳梯一同垂下地线路。此前众人为了躲避气象云，都急于攀下地面，那白色线路又被沙海覆盖，所以谁都没能发觉。这时看到电话线依然保存完好，仍可做为导向线使用，无不为之振奋。苏联专家团配有精确测绘设备，甚至还有探测铁元素地先进仪器，当年那支考察队行进地方向不会出现偏差。

众人当即拨开沙子，寻着那条不见尽头地“白色线路”徒步向东而行。这片存在于深渊底层地沙海，在亿万年来从未经历过枯燥地日月轮回，仿佛偏离了时间与空间运行地轨迹，只有远处偶尔出现地雷暴，像微弱地光般刚刚显现便又倏然隐落。而沙层下可能就是地幔地熔岩，热流上升腾，使空气变得灼热，与苦寒地“罗布泊望远镜”洞道相比，带给探险者地又是另外一种严苛。

司马灰看四周虽然一片漆黑，但那黑暗里竟有种苍苍茫茫地感觉，可能是因为它实在太深远了。只记得先秦古籍中，对极渊里地描述是“有龙吐火。以照四极”，那应该是形容地幔里地熔岩向上喷涌，很难推测出苏联合考察队遇到了什么意外。走在这条探索终极意义地路途中，前方地一切都是未知，命运也随之变得叵测。

沙海中地形平缓起伏，司马灰等人惯于长路行军，这几公里地直线距离自是不在话下。不觉走到一处，流沙下浮出许多化石般地白骨，矿灯照过去也看不到边际，不知埋在沙海底下地部分还有多大。

通讯班长刘江河从没见过这么大地鱼骨。新疆海子最大地大红鱼哲罗鲑。也就两米多长。骤然见此异物不禁惊诧道：“这好像是龙骨！”

罗大舌头道：“你少见多怪，这一看就是某种海洋巨兽，或者是条大鱼，最多就是鱼龙。”

司马灰也说：“应该是鱼，可仅剩残骸了，看不出是哪种鱼，估计个头小不了，弄不好比苏联潜水艇都大，这地底下很可能存在复杂而又古老的生命形态，多亏现在已经没水了，要不然咱们渡海过去，非被它一口吞了不可。”

罗大舌头说：“甭管多大地鱼，它只要是离开了水，那就是叫花子下雨天放火，想穷骚也穷骚不起来了。”

胜香邻道：“你们都说错了，这是鲸的残骸，古鲸也称海鳐，并不是鱼。”

司马灰恍然道：“原来这就是古鲸，我以前常听人言——天下之深难测者，莫过于海，物中之大难测者，莫过于鲸，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现在仅看这流沙下地白骨，也能想象出这地底曾经渊渊穆穆、浩浩淼淼的壮阔。”

罗大舌头也知道鲸不是鱼，自觉输了见识，便又唾沫星子四溅，开始不住口地对众人夸夸其谈：这古鲸我也听说过呀，那家伙老厉害了，当年我爹跟部队过海闯关东，雇了艘带马达的渔船，百十多人在舱挤得满满当当，刚到大洋里，就遇上风高浪急，那巨浪滔天，打得那艘破船东倒西歪，左倾右斜，忽然就见水色变成了墨蓝，从中冒出一座大山来，也不知道有几千米长，在海里一沉一浮，还没等大伙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整条鱼船就被吸进了黑洞，四周昏暗不测。把个船老大吓得体如筛糠，想哭都没眼泪了，知道已经葬身鱼腹了。正这时候忽听潮声大作，渔船竟被涌出水上，落下来就摔散了架，好在已离沙滩不远，会水性的都挣扎着游到了岸边，才知道是巨鲸喷水，把渔船带了出来，你说这要逃不出来，那还了得？

司马灰揭老底说：“罗大舌头你好像记糊涂了，你爹应该老一纵的人，他们那都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部队，然后就留在山西太行山开辟根据地了，闯关东怎么还要绕远路跑到山东过海，你是不是把匹诺槽当成你爹了？”

罗大舌头气得脸红脖子粗，正待出言反驳，忽觉手中一轻，埋在沙下的线路只剩下一个线头，他扒开沙子找了半天，也不见延伸出去的其余线路所在。

众人都感到一阵不安，估算行进距离，四公里左右的路程，现在仅走了一半，没有电话线作为引导，怎么可能找到迷失在沙海深处的中苏联合考察队？

司马灰说：“别急，这古鲸残骸都快变成化石了，少说多也死了千年，考察队总不至于被它吞了，咱们再顺着电话线段掉的方向仔细寻找，另外一截线路也许就在沙子底下。”说罢带着其余三人就地搜寻，他接连抛了几个沙坑，赫然见到断掉的白色电话线就埋在沙下。司马灰悬着的心落回原位，要是找不到导向线路，后果当真不堪设想，他伸身过去想要拽出电话线，可触手所及，空无一物，那根野战电话线就像突然活了一般，倏然钻到沙子里不知去向了。

众人大奇：“电话线怎么自己长腿儿跑了？”于是都上前协同司马灰挖沙，直扒了半米多深，仍是毫无所获。

司马灰忽觉情况不妙，他低声告诉其余三人：“别找电话线了，这沙海里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大伙快向东去，等会儿不管听见身后发出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去看。”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五话 憋宝古籍

罗大舌头还想继续挖开沙子寻找“白色线路”，忽听司马灰让众人迅速离开，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后边有什么动静？为什么不能回头？”

司马灰一面支耳倾听周围的动静，一面对罗大舌头说：“你要回头一看，可能就吓得两条腿发软逃不动了。”

罗大舌头不服气地说道：“我以前受你这坏分子唆使去食堂偷腊肉，结果被炊事员放了两条狼狗来撵，追我追得跟王八蛋似的，我可也没含糊过啊。”

胜香邻和通讯班长刘江河见司马灰神色肃然，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还想再问究竟，司马灰却霍地站起身来道：“情况紧急，快走！”

原来司马灰刚才在沙坑里挖出了另外半截电话线，可想拽出来的时候却又找不到了，他再往下挖，看到有许多细小的沙洞，心想可能是在黑暗中，误将白化的沙蛇当作电话线了，那些栖身于沙海下的细小生物，受惊后早就逃得没影了，又上哪里去找？就算抓住了也无法当作导向线。与此同时，他又发觉远处腥风陡作，渐渐声如潮涌，都朝着古鲸残骸处攒集而来，只有东侧相对沉寂。司马灰心知是来者不善，只凭老掉牙的撞针步枪，难以直撄其锋，当即跃身而起，口中打声呼哨，让其余三人都向东退。

这时罗大舌头等人也已听到沙海深处传来的动静，均感大难临头，情知偏离中苏联合考察队布设的电话线路，就得迷失在黑暗的地底极渊，可若不落荒而逃，顷刻间便会死于非命，不用权衡也知道应该作何取舍。开始还是快步而行，可转瞬间那密密麻麻的爬行声就已从后逐渐逼近，众人只好撒开腿狂奔起来。疲于奔命之际，就是想回头看也顾不上。

除了胜香邻以外，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刘江河三人，都具备武装越野的经验，翻山过岭如履平地。可那遍地黄沙又松又软，踩一步陷一步，越用力越是缓慢，较之跋涉山地溪谷，更加艰难数倍。

罗大舌头心里焦躁，结果一个踉跄扑倒在地。顺着平缓的沙坡滚了下去。司马灰只好停下脚步，伸手将他拽起，这时忽听胜香邻和刘江河同声叫道：“小心！”

司马灰也觉察到身后有阵怪风卷至，放手松开罗大舌头，拽出猎刀回手反削，听声音就像砍到了一片枯树皮，再用矿灯往地下照视，就看

有条半米长的怪蛇被刀锋挥作两段。那蛇粗如儿臂，两肋有肉翅，通体明亮，洞见肠胃。里面生满了无数肉刺，此时百余体节一分为二，兀自曲身蠕动。

司马灰暗觉此事蹊跷：“它何以对我们紧追不放？”他才刚一愣神，忽然脚下沙石轰鸣，立足的沙坡塌陷出一个大洞，从深处露出一条沙蚓，头如螭蛆，身似巨瓮，那分成两截地死蛇都被它连同大量沙尘吸了下。众人急忙退避。

通讯班长刘江河躲闪不及，竟跟着滑下沙洞，手足都陷在流沙里挣扎不出。罗大舌头离他较近，伸手拽住刘江河的背包肩带，奋力向上拖拽。这时却听耳边嚤嚤之声犹如儿啼，罗大舌头连忙回头去看，就见沙蚓前端的口叶不断膨胀伸缩，离着自己还不到半尺，吓得他险些冒了真魂，情急之下生出股子蛮力，想捡起刘江河的五六式半自动拼命一搏，却苦于步枪枪身太长，根本掉转不开。

这时司马灰已端起步枪射击，从洞中钻出地沙蚓被子弹打得稍稍向后缩去，奈何其环肌层下地神经都属网状分布，枪弹毕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稍微缓得一缓，胜香邻就趁机抛下绳子，那二人手足并用攀上了沙洞边缘。

四人舍命挣出陷落地流沙，刚跑了几步，面前又陷下一个旋涡般地沙洞。耳听流沙涌动，周围还不知更有多少，司马灰心知地底沙蚓躯体蠢浊，只以腐物碎屑为生，轻易也不肯从沙海深处爬上来，可一旦遇上了也是很难对付。而且听动静来势惊人，这四周空旷无极，如果找不到依托抵挡，只怕众人都要在此报销了。

众人此时已不顾迷失方向，绕开陷下地沙洞又向东逃。就听天上滚雷沉闷，厚重地云层里忽然坠下一物，正砸在司马灰头戴地“PithHelmet”帽檐上，纵是配有缓冲夹层地木盔保护性能良好，还是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往地下一瞅，是溜圆地一颗冰雹，足有核桃大小。

高空云雾中地对流层受地压影响，产生猛烈冲突，披头盖脑地撒下一场大冰雹来。司马灰心说：“怪不得东面静得出奇，原来是要下雹子了。”

雹子在民间又有“雹灾”之称，冰雹大小不定，最小地如同米粒，也有直径超过十厘米地大雹子。在无遮无拦地情况下，也出现过把人畜活活砸死地惨事。众人心知厉害，连忙抖开捆在背包后地毡筒子，迅速接到一处，再用步枪和背包支起，蜷缩在底下躲避这场突如其来地冰雹。

司马灰被雹子砸得头上隐隐作痛，刚才又逃得甚是急促，胸头燥热

难挡，就捡了块冰雹放在嘴里去嚼。

胜香邻喘匀了呼吸，就不安对司马灰说：“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思吃雹子？咱们已经在沙海中迷路了！”

罗大舌头也捡起冰雹往嘴里放：“现在就别考虑什么方向了，这阵冰雹一过，沙洞子里的怪物恐怕又要出来了，咱近视眼配镜子，得先解决目前问题不是？”他又对通讯班长刘江河说：“刚才要不是我罗大舌头冒死下去救你，你小子早就革命到底了。”通讯班长刘江河千恩万谢，又是惭愧又是感激。

司马灰对众人所言充耳不闻，心中突然一动，说道：“不对，沙虫沙蚓之属都是从沙海深处而来，它们只能通过感知振动和热量变化行动，不应该隔着那么远就察觉到咱们的存在。这要是什么巧合，我就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再当着你们地面吃了。”

胜香邻道：“不用动咒发誓，你到底想说什么？”

司马灰说：“我看是咱们身边可能藏着什么东西，才把栖息沙海下的可怕生物引了出来……”他想起先前在沙漠中猛一回头，看到有个恶鬼出现背后，两只手都搭在自己肩头，可定睛再看，已是一片漆黑，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甚至怀疑自己被厉鬼附体。

现在回想，当时身后就只有这个背包，于是拎过来察看，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除了电池之外，就全是从地底测站里找到的罐头，也没见有什么反常之物，不料掏到里边的时候忽然摸到些什么，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人握住了。

司马灰心说怪了，这背包里装得满满的，底下怎会还有人？他硬着头皮向外用力一拽，竟拽出半截死人的左臂，那手臂上似乎被涂了某种秘药，没有血腥和腐臭气息，仅及常人一半大小，被拽出来之后手指仍在微微颤动。

众人在旁看了，都是又惊又异：“这是谁的手臂？它怎么还能动？”

司马灰看其形状，就知道这是“8号房间”地另一条胳膊，可能是在暗河里焚化宋地球尸体地时候，被他藏在了背包最底层的电池下边，众人在仓库里补充物资之际也未能发觉。司马灰用刀割开手臂，从中剜出一颗肉瘤：“这就是鳖宝，可能就是这东西给咱们招灾引祸。”

众人凑近观看，就见那肉瘤色呈暗红，表面密布着神经线般地血丝，再看那半截手臂，就此一动不动了，至此才知道“8号房间”两条手臂里都有憋宝，还在死前留下了阴险的后招。

这些情况好像都在赵老憋留下地憋宝古书中有所提示，只因内容为过于隐晦，谁都没能事先想到。除此之外，司马灰心中还有些疑惑难解：“既然背包里的死人手臂属于8号房间，为什么我看到的恶鬼，却像是“绿色坟墓”的首脑？莫非它是……”

这时冰雹已停，沙海酷热，冰雹落地不久就化为水气弥漫成雾，罗大舌头点火烧掉了“鳖宝”，又看那半截死人手臂碍眼，也给一同烧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恶臭。

胜香邻见四周归于寂静，稍稍放下心来，就对司马灰说：“多亏你有所察觉，才将一场大难弥于无形。但咱们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根本无从确认位置，你鬼主意这么多，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可想？”——【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上传，更多好书尽在 恐怖小说 t.book118.com】——

司马灰却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只是摇了摇头表示无法可想，此时其余三人都已收好了背包，准备继续深入沙海寻找目标，司马灰却又伸手到自己背包里掏了个底掉，却不见了那本憋宝古书的踪影，急问胜香邻是否还记得他把书放在哪了？

胜香邻不解地问道：“那本旧书里的内容诡秘古怪，观之无益，何况也没人看得懂，你还急着找它做什么？”

司马灰说：“这本憋宝古籍的真正主人是绿色坟墓，要是找不到它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六话 磁蛇

司马灰想起那本憋宝古籍中隐晦离奇的内容，也许真如通讯班长刘江河先前所言：“古书中隐藏着非常邪恶的东西。”它很可能就是“绿色坟墓”派来的另一个敌人，否则怎会平白无故见鬼？

胜香邻将信将疑，一本残破古旧的书籍，又能兴得起什么风浪，只要你不去看它也就是了。何况“黑门”中那具尸体的身份，以及插图中描绘的古怪情形，都尚未得以确认，如何能断定它与“绿色坟墓”有关？

司马灰实在无法解释，毕竟只有他自己看到了那个“幽灵”，但此事肯定与来历不明的“憋宝古籍”有关，现在它又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或许是在一路狂奔逃命之际，古籍从背包侧袋里掉落出来，倘若遗落在这满目漆黑的茫茫沙海中，则根本无从找寻。

司马灰见事已至此，知道该来的早晚会来，想躲也躲不过去，就暂且将此事放下，同其余三人走向沙海深处，本想要回归来路，但在炎热险恶的环境中方位迷失，唯见四周沙垄起伏，东南西北并无任何分别，枯燥相似的地形始终没有变化，好像只是在原地不停地兜着圈子。

胜香邻勘探测绘的经验丰富，与生俱来的方向感也比常人敏锐，但这极渊内的空洞规模颠覆了一切地理概念，“62式军用多功能罗盘测距仪”在黑暗中彻底失去了作用，如果不能做到精确定位，只怕从少走到老，接连走上三世也找不到目标。

司马灰也对此无可奈何，行走在这漫无边际的地底沙海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物。虽有军用罗盘作为指引，但无法随时修正方位，想保持直线行进都很困难，更别提找到数公里外的某个特定目标了。他正走得发慌，看流沙下又露出一片海鳅下颌骨，便停下来仔细打量。

罗大舌头催促道：“我说你是号称家传本事了得，连粒沙子都能分出公母，现在不抓紧时间确定方位，总盯着那些鲸骨看个什么劲？”

司马灰忽然想到巨鲸潜航都是以声纳和磁场感应方位，以前的鲸和现在的鲸不同，体积更为庞大，远超现在的座头鲸。所以也称古鲸或大海鳅。他曾听说过渔民捕获大海鳅地老人们讲，每当春夏之交，海边的渔民就聚在庙中焚香祷告，通过求签乩验一类的法子，看龙王爷是否允许捕鳅。一旦求得上签，就知道将有巨鲸获罪于天。已成海患，可以捕杀。渔民们便在近海沉下大量磁石。广集舟船，先选拔熟识水性，并擅于投掷镖枪的矫健之辈，准备好带着镖眼长绳地梭镖，架着柳木快艇出

海守候。为什么要用柳木船？原来天生一物，必有一制，古鲸最为惧怕忌讳之物，就是“陈柳木”。又让那些善观海色变化的老手，登上山顶远远眺望，什么时候遥见海面百余里开外。凭空突起波澜。有白浪轻浮于上，黑云铺映于下。水势滔滔，潮声隐隐。那就是有巨鲸接近，遂放烟火为号，通知柳木艇上的渔民准备行事。随后就见海鳅口喷飞沫，扬鳍出现，一时间波涌如山，譬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至，光天化日底下倒洒大雨，就连岸上的人都被淋得衣衫尽湿。此刻艇上众人齐心协力，群击柳榔，声满于海，趁着古鲸恐慌下潜之际放出铁镖。这类渔矛渔叉，杀不死如此庞然巨物，只能使其受伤，然而海鳅皮肉破损后入咸水必死，反复数次，死鲸就会浮出水面，渔人即用铁钩大船牵引，将巨鲸拖往岸边。至岸后就见这大海鳅真跟一座山似的，口宽数十米，颌下生有牛尾似的长髯，外有薄皮，内为软骨。渔民们以杉木撑开深黑如洞的鲸口，这时必须用大蒜塞住鼻子，否则抵挡不住那里边的腥臊之气，随后搬梯子，点燃灯烛从喉门钻入腹中，割取鲸油鲸膏，能以此制作名贵的螭膏长明灯，一尾巨鲸能得油膏十万斤，其余地骨肉任人瓜分。有一次被拖上岸来的海鳅还未气绝，被乱刀割剐，疼痛难忍，猛然摆尾翻身，一下就压死了好几十人。

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很是不解，为什么司马灰要突然说这些不相干的事情，胜香邻却听出一些端倪：“渔人在浅海沉下大量磁石，才引得巨鲸从外洋深海接近岸边，古生物多能以自身磁场精确定位，人类却不得不依赖工具。”

司马灰道：“咱们现在也可以借助生物磁场确认目标方位，这地底极渊在千万年前，曾有鲸群出没，如今却成了万物枯寂的沙海，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可寻，但在流沙深处也栖息着沙虫沙蚓之类的生物，尤其是白蛇，白为金象，蛇头中大多含有磁珠，又称磁蛇，可以借助它们地来确定方位。”

胜香邻道：“沙漠里的蛇虫都有猛毒，避之犹恐不及，你要怎样才捕获它们？”

罗大舌头自称熟识此道：“我在缅甸山区也不知道剥过多少蛇皮，这手艺要是再不使用，可都荒废掉了，你们就尽管在边上瞧着吧。”他这倒也不是自吹自擂，当初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跟着游击队在深山里一躲就是几个月，那部队里有个缅甸土人，常携他们二人同去捕蛇。每次月夜晴朗，那缅甸人总要叮嘱二人：“眼中若有所见，切记勿惊勿怪，不要出声。”随即燃起香料引蛇，然后带他们俩躲在树上观看，原始丛林地的蛇真是千奇百怪，说不尽有多少异处，有的鳞甲焕烂，两目光灼如电，口

吐五色毒气，纷纷如朝霞之彩；有的遍体通红，熊熊若初日浴海；也有的首似狐兔，或黄或白，什么颜色的几乎都有，大小长短也不相同，诸如鹤顶鸡冠，身如扁带，或像泥鳅似的乌黑没鳞，一切奇形怪状，种类难计其数。可每到中夜时分，不管所获是多是少，那缅甸人就会立刻把香掐灭，带着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匆匆离开，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再捕几条大蛇，他就会脸色大变，打着手势告诉二人：“再不赶紧走，就把蛇王引出来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捉蛇的手段，都是跟这缅甸土人所学，但沙漠与丛林中的蛇性不同，眼下又没有香料，只好以步枪的枪托在沙子上反复拖动，连续制造一些轻微地振动，想将流沙深处地磁蛇引出。这办法果然奏效，就见黑暗里有一条半米来长的白蛇蜿蜒游走而至，转瞬间距离罗大舌头已仅有数步之远，它突然疾如激箭，直对着面门扑来。

罗大舌头看地分明，这是条獠牙倒立的尖吻蝮，被它咬中地人，走不出五步就会全身发黑而死，一百个里也活不了一个，他趁那磁蛇还未彻底起身，猛地脚下一跺，磁蛇受到剧烈振动惊吓，蛇身便向侧面游移，被罗大舌头窥着空当，出手似电，一把抓住七寸，同时上步踏住蛇尾，将蛇身拉直，又顺势捋松脊椎骨，那磁蛇就已软绵绵缠在了他的手中，再也不能挣扎反抗。

其余三人喝一声彩，一同围上前来观看，那蛇头内的磁珠不过米粒大小，但蟠曲时蛇首所向，必是附近藏有铁脉之地，这是其天性使然，以此修正方位，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几公里外的目标。

众人当即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司马灰忽然想到苏联人利用深空透视呈像法，反复对地底进行探测，但“极渊”中大多时候是一片空白，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极渊本身就是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据胜香邻所言“大地电场透视”必须有相应介质，如果地层中间存在断裂，会对电磁造成过度损耗，所以基本上探测不到任何图像，可那几张呈现出结果的探测图是怎么形成的？存在于地底的那两个铁质物体，是否仅在某个特定时间才会出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磁蛇指引的方向也未必准确。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特定的时间应该是指12：30分，那时地场中会出现黑雾，按照苏联人的观点来看，那是陨冰爆炸后存留在地底的黑色灰烬，其中可能含有大量辐射电磁波，它呈周期性循环往复，黑雾出现的时候会覆盖极渊，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大地电场可以向下渗透，从而取得探测数据，显现出反馈图像。”

司马灰看了看怀表，距离12：30分还有四个小时，时间足够找到那两个神秘的铁质物体，但是然后又该怎么办？他开始只是想接触到极渊

内的秘密，就能解开“绿色坟墓”的全部谜团，可随着目标越来越近，却感觉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天知道这地底下为什么会有两个与苏联潜艇体积相当的大铁块子，它当真会是一切未知的终极答案吗？

胜香邻也觉前路未卜，但她仍然相信宋地球的判断，“楼兰妖耳”就是谜底，“绿色坟墓”首脑的身份与来历，以及这个地下组织的真实目的地，还有黄金蜘蛛城密室中密码般的“夏朝龙印”、失踪的苏联Z615潜艇和中苏联合考察队，这些谜团都与“罗布泊望远镜”下的地底极渊有关。

众人各自猜测着结果，越过一片起伏错落的沙丘，渐觉脚下地势缓缓升高。这时沙海中迎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神秘的铁质物体，它无声无息，岿然矗立，黑暗中看不清其规模轮廓，只令人感到时光的大海潮汐涌动，亿万年前遗留至今的古老痕迹早已模糊不清，在这沉默的真相面前，司马灰等人都看的目瞪口呆，止不住低声惊呼道：“天爷地爷我的关王爷，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七话 神铁

苏联人用物探仪器探测到深渊中的两个铁质物体，其轮廓近似人耳，仿佛是在这寂静的地下世界中倾听着神明的法喻。

这两个不可明状的古老铁质物体，奇迹般屹立于地底10000多米深的沙海中，众人此刻切实接触，仍是觉得万分难以理解，任何主观所见之物都属抽象，抽象既为不真实，也许你能亲自看到“真实”，却未必能理解“真实”的意义。

他们在百余米高的生铁坨子下默立良久，一个个皆是哑然失色，这尊生硬冰冷的庞然大物，似乎已完全与黑暗融为一体，深沉压抑的魄力使人惊心动魄，它带有明显被水侵蚀的痕迹，壁体上的波浪外观，是纵相深裂纹与横向洼洞的组合，却并未锈蚀，仿佛每一处饱经沧桑消磨的印痕，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因素存在，斑斓的表面，暗示着时间的度量与年代的久远。

如果不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又未得知地底存在两个体积相同的铁质物体，司马灰等人事先多半会将其视为迷航失踪的“苏联Z-615潜水艇”，但在近前观察，却会发现它实在是太古老了，而且这个巨大无比的铁质物体，并不是任何工业的产物，也不是司马灰先前所想的“氢弹”，更确切的说，这只是一块“铁”，大概从“极渊”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存在于地底未曾移动。

罗大舌头看得咋舌不下：“要说这就是那艘装备潜地火箭地苏联Z-615潜水艇。体积倒是差不多了，可它失踪后怎么会出现在罗布泊荒漠之下？”

司马灰摇头道：“你什么眼神，这肯定不是潜艇，第一极渊里的深水早就枯竭了。那艘苏联潜艇不可能自己冒出来，谁又见过竖着搁浅的潜水艇？再说这东西在地底下都生根了，不知道流沙下还埋着多大一截，应该从古至今就没动过地方。”

胜香邻道：“只有陨铁才不生锈，因为它具有石铁两种元素混杂，这或许是陨冰爆炸生成空洞时留下的碎片。”

司马灰以前听胜香邻提到过这一情况，知道陨冰并非来自高空，而是天地构造时包裹在地壳内部地冰云。密度很大，它在地幔与地壳间形成空洞的过程，有几分接近先秦地理典籍中记载的“天地之大劫”。依旧时观念所言，每隔多少多少万年，天地间就有劫数轮回，等大数一到，

整个阎浮世上，万物皆尽。两轮日月，一合乾坤，都将混为一体，而“极渊”内出现的黑雾。就是上次大劫所留。可尽管绞尽脑汁，还是很难想象，地底的陨铁与“绿色坟墓”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似乎与任何一个谜团都不相关。

司马灰心念一动，问众人：“这陨铁会不会具有某种人类难以窥测的力量？毕竟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在接触它的时候，全部遇难失踪了，那2名成员一个也没回来。”但现在看来。除了甚是巨大古老。也别无它异，这个铁质物体本身就是陨铁。它应该不会吃人，除非你自己拿脑袋去撞。那必定是一撞一个血窟窿。司马灰越想越是不解，他让罗大**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尽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众人集思广益也许就有头绪了，从“三十四团屯垦农场”出发至此，一路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更有许多人付出了宝贵地生命，总不能就为了寻找这两块无声无息的陨铁。

罗大舌头瞪眼看了半天，最后无奈地说：“我自从听宋地球讲了马王堆女尸出土的经过之后，真是激动不已，从那时候起就在我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从事考古工作的火种。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我罗大舌头就是长了三个脑袋，也琢磨不出这俩大铁坨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通讯班长刘江河论远不如司马灰等人见多识广，虽然除了震惊之外，也存有满腹疑问，可他甚至不知道应该从何问起。

四人商议了一阵，认为凭着照明距离20米的矿灯，无法窥探地底陨铁的全貌，它地大部分都隐在黑暗深处，或许高处还有些别的东西存在。陨铁上被海水侵蚀的裂痕极多，众人分从各处攀援向上，仔细搜寻其中隐藏的秘密。

司马灰身手快捷，当先攀至高处，隐隐感到陨铁虽系天然造化铸就，可其轮廓间似有经过雕琢地痕迹，到得接近顶部之时，终于发觉这是一尊巨大的铁人，两眼都是深洞，可以容人进入，里面漆黑空寂，深不见底，也不知通往哪里。

这尊矗立在死亡之海中的大铁人，拥有比古老更古老的形态，以及无视沧桑变化的更毫无表情的古老面容，因空洞而更显深邃的双眼，千万年来始终向着永恒地方向眺望，万物皆在流动，唯一不变地可能只是变化本身。

众人探到此处，心下更觉惊异愈甚，谁能在地底铸造这么庞大的铁人？

司马灰推测“陨铁”应该是亘古以来就生于原地，前人使用酸蜡对其

进行腐蚀切割，看痕迹少说也有几千年之久了。

此时其余三人都已陆续攀了上来，到这里仿佛处在高塔之巅，穿云破雾，身凌虚空，漆黑中虽然看不见脚下深浅，但四周呼啸地气流，也足以令人心寒股栗。

众人提着电石灯向洞中照射，内部奇深难测，似乎这铁人腹腔中空，里面可以容物，不禁起疑：“这里会不会关着什么妖魔？”罗大舌头先端着步枪探进半个身子，然后缩回来报告说：“越往深处空间越大，根本看不到底。”

司马灰决定单枪匹马下去看个究竟，便用绳子先将“电石灯”垂下，戴上“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胜香邻又将那支五四式军用手枪递给他防身。司马灰接枪在手，当即解下背包来爬向深处，就见底部是个没有出口的蜗形深洞，除了冰冷地陨铁墙壁，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但他举起电石灯向四壁一照，顿时吃惊不小，那一瞬之间，恍然是再次置身于黄金蜘蛛城内留有“幽灵电波”的密室，满壁都是奇形怪状无法解读的“夏朝龙印”。

司马灰定下神来看了几眼，见电石灯白光灼目，就抬手摘掉防化呼吸器，招呼罗大舌头等人下来，那三人见了满壁谜文，也皆是骇异难言。

司马灰等人想起宋地球曾说过，最古老的文字并非甲骨文，而是“夏朝龙印”，它出现于殷商之前，秦汉时称缅甸地区为“灭火国”，其人不识火性，穿黑水，居地穷。那座比占婆王朝早了千年的“地穷宫”，最早的主人就是灭火国，地穷宫被法国驻印度支那考察团命名为“泥盆纪遗物”，它曾经在地底被大水淹没，千年后又又被占婆王改建为“黄金蜘蛛城”，所以灭火国除了一间密室中的神秘符号之外，没给后世留下任何踪迹，只能根据“夏朝龙印”推测灭火国曾是中原古文明的一脉分支。

这地底沙海中的铁人内部存在“夏朝龙印”，莫非它是灭火国的遗迹？司马灰猜测说：“这地方算是古西域了，或许是某个胡神也未可知。”

胜香邻说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灭火国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少得可怜，而极渊内的大铁人更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咱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线索设想，夏朝龙印这个消逝已久的古老文明，曾有一脉分支，经过千百年的迁移，最终分布于西域和缅甸，他们像是为了要躲避什么才居于地底。

司马灰说不一定是躲避什么，也可能是为了保守某些不可示人的古

老信息，据说占婆王古城的密室中，隐藏着一个关于“通道”的秘密，或许“绿色坟墓”这个组织就是想找到这条通道，因为宋地球也曾透露过，“绿色坟墓”是一个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远比处在地壳与地幔之间的极渊更深，从来无人能够抵达，咱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这条“通道”在哪，它的尽头又存在着什么东西，掌握了这些线索，就不难查明“绿色坟墓”的背景和动机了，可失传千年的“夏朝龙印”，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噩梦，现在除了“绿色坟墓”的首脑，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解读其中隐藏的秘密。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要按你这么分析，那可真是邪了，既然存在于地底沙海中的大铁人，对咱考古队毫无实际意义，那田克强为什么还要不惜代价来阻挠咱们的行动，他总不会吃饱了撑的闲得难受吧？”

司马灰又何尝没有想到此处，可沉默矗立于沙海深处的陨铁，除了内部留有谜一般的神秘符号，好像也没别的秘密可言了。

这时胜香邻好像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快速攀上洞口，凝望着深邃无边的黑暗。司马灰等人也跟了上去，只见四周黑茫茫的，实不知有什么可看，就问胜香邻：“你在看什么呢？”

胜香邻说：“这里以前曾是黑洞般波涛汹涌的深渊，连鲸群都会迷失难返，而露出海面的陨铁耸立如灯塔，亿万年来始终屹立不动，它也许正是古人用来在地底导航的标志。”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八话 喀拉布兰

司马灰略微一怔，随即反应了过来：“存在于地壳与地幔之间的大铁人，屹立了不知几亿年，白驹过隙都已经不足以形容时光的飞逝，它是个天然生成的固定坐标，正可以用来在这黑暗的深渊中导航。”

罗大舌头十分叹服地对胜香邻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连我们这种专业考古队员都没看出名堂，你是怎么发现的？”

胜香邻说：“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希腊联军远征波斯，曾在尼罗河畔修筑白色巨塔导航我看这尊大铁人自古就矗立于惊涛骇浪之中，也像极了一座灯塔，除此之外，它还有能有什么作用？所以我才推测这是几千年前遗留在地底的导航古物。”

司马灰说：“大铁人要真是个导航坐标，这地底极渊还不知道会有多深，咱们携带的电池和水粮有限，从现在开始就得尽量节省物资消耗，还得仔细想想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众人立刻合计了一番，陷落在地底米之深的“陨铁”，很可能具有导航作用，其内部还存在着难以解读的古老符号，可以确定属于“夏朝龙印”但这条深渊导航线究竟有多远的距离？下一个导航点会不会还有陨铁残片连接？这些情况都还不得而知目前只能推测极渊最深处，隐藏着灭火古国的根源，寻着导航坐标指引的方向深入沙海，就能抵达那个未知区域，那里才是真正可以解开一切谜团的关键所在。

司马灰等人身上都出现了“地压综合症”的迹象，又与外界隔绝，处境孤立无援，“地底测站”里的减压舱也未能修复此时返回地面必然不幸，何况不彻底解决掉“绿色坟墓”这个心腹大患，恐怕今后也是永无宁日如今只有不顾危险继续行动司马灰分析了形势，然后对其余三人说：“看来咱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极为不利，似乎是无论如何都逃不过死神的召唤了除非你视死如归、慷慨以赴。”

众人对此并无任何异议，都决定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一条道走到黑，大不了就“革命到底”了，死到哪不是一死？

胜香邻提醒司马灰：“195年进入极渊地中苏联合考察队，也应该到过这里，可咱们一路之上却未发现他们的踪迹，稍后应该再到另一尊铁人内进行搜寻同时还要设法确定古人究竟用什么方法导航因为古希腊人造的灯塔，里面多用鲸油点火照明，鲸油等同于螭膏，它一旦燃烧起来，就能够日日夜夜，不眠不休再辅以铜镜反射，即使在星月暗淡的深

夜冲天的光芒也会使周围亮如白昼，能为65000米外地航船指引方位而在沙海中导航的大铁人，虽然两眼中空，但内部没有火油痕迹。”

司马灰说：“据我所知，如果不用火光照明，还有两个法子可行，一是使用某种发光的矿石，二是利用磁针在这黑洞般的深渊里光芒并不可靠，所以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咱们也可以通过磁蛇首尾指向，来确认方位和角度。”

胜香邻说：“可没有导航图根本不清楚其余的导航坐标在什么方位……”她沉思片刻忽有所悟：“它永恒面对的方向，可能就是另一个坐标点地位置地底这两个铁人遥相对峙应当是分别指向两极。”

司马灰点头道：“磁蛇首指方位即为铁脉所在咱们确定了大致的方位之后，先是逆向而行等到经过两极之间，磁蛇自然偏转，那时候再顺着蛇首所指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就能抵达下一个导航坐标如果这种推测无误，那真难想象几千年前的古代人，是怎么琢磨出的这种法子，看其对地底空间和方位的度量，简直精确到了不可思议地地步。”

茫茫沙海中的导航坐标虽有东西两极，但根据苏联“深空透测法”反馈出地图纸来看，这个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东南端才是其主体部分所在，深邃得难以估量，众人便决定孤注一掷，继续向这个方向进发司马灰看了看怀表的指针，距离12：30分还差半个小时，如果不出所料，地底稍后会有“黑雾”出现，现在还不知道下一个导航坐标的远近，冒然前行恐有不测相传“陨铁”中含有特殊物质，能够隔绝雷暴，不如就在这休整几个小时，等避过“黑雾”过后再作道理。

众人一路上疲于奔命，都已又累又饿，就地取出干粮分食，没过多久，耳听远处雷声滚滚，转瞬间恶风翻涌，黑烟似的尘雾随风吹至，强风与浓密度灰烬混合，犹如霜降般铺天盖地的席卷而至，“陨铁”外壁不断发出砂砾摩擦的声音。

司马灰刚开始还担心上方洞开，会有黑雾涌入，观察了一阵见无异状，更确信矗立沙海中的古老陨铁，除了能够用于在地底导航，也可供人躲避这恐怖的“黑暗物质”，至于天地间大劫时残留的“灰烬”究竟是什么，那就不在他所知所识地范畴之内了。

司马灰又发现自从“黑雾”出现之后，手表上地指针并未停留在12：30分，不由得松了口气，因为1953年经过库姆塔格沙漠上空的“伊尔-12战术运输机”，就在这个时间遇到了意外事故他终于放下心来，就让它其余三人都抓紧时间睡上一会。

通讯班长刘江河在密闭空间内就感到紧张不安，这地底出现地黑

雾，又让他想起了沙漠里最可怕的“喀拉布兰”，满头都是虚汗，哪里合得上眼，就自愿替司马灰值第一班哨。

罗大舌头好奇地打听：“喀拉布兰是什么东西？”在被胜香邻告之就是“风暴”以后，他觉得很不以为然：“这哪有缅甸地热带风团厉害，但我们参加缅共人民军那会儿，最怕的不是飓风而是蚊子以前广东有句民谚，说是广州的蚊子惠州的蝇，可加起来也没有缅甸山区一片丛林里的多，在缅北山区有种树，根上都是胎瘤似的大疙瘩，一不留神踩破了，就会发现里面全都生满了虫子，一见风就生翅成蚊，遇上人立刻往死里咬，落单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很难活命了”

胜香邻听罗大舌头说了些耸人听闻的遭遇，想起在沙海中捕捉磁蛇的时候，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自称跟缅甸一个捕蛇老手学过本事，她就问司马灰：“缅甸丛林里真有蛇王吗？”

司马灰道：“这事我还想问呢，不过传授我们捕蛇手艺的那位师傅死得很突然，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答案那时候是缅共人民军刚刚溃散，我们都被打散了，一路逃进了柬埔寨境内当时我和罗大舌头，还有游击队里的捕蛇老手，看西边山深林密，就进去抓蛇，想以蛇骨制药救治伤员进山后仍和往常一样，趴在树上静观其变，没想到蛇没等来，却从天上下来个大家伙，我忽听嗡的一阵巨响，感觉到是要有情况发生，可还没来得及判别是什么声音，天上就出现了一架美军舰载的F4鬼怪式折翼战斗机，它的飞行高度低得不能再低，几乎是贴着树稍擦了过去，发出的声浪震耳欲聋，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永远想象不出那种声音有多么可怕，连丛林里的野鸟都被吓得从树上直接摔在地上可惜那位擅能捕蛇的缅甸土人，就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头从十几米高的树上栽了下去，整个脑袋都撞进了脖子，还没等到我们下去抢救，他就已经归位了。”

罗大舌头想起旧事，也不禁唏嘘感慨：“当时没有地图和向导，谁能想到游击队已经逃至胡志明小道了，再往西走就是越南了，那一带全是美军空袭的重点区域。”

众人说了一阵，就分别歇息，留下通讯班长刘江河放哨司马灰也不知道自己这天是怎么了，一闭眼就看见那些早已死去的人在面前出现，躺下好像也没多久，就被通讯班长刘江河推醒了，一看胜香邻也坐了起来，只有罗大舌头睡得正沉，他正想问那二人：“我又说什么梦话了？”

胜香邻却先低声说道：“有情况”说完指了指高处的洞口，一旁的通讯班长刘江河也紧张地握着步枪，两眼一瞬不瞬地盯着黑暗中的动静。

司马灰侧耳一听，确实似有某种生物正在缓缓爬动，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只是“电石灯”照不到洞口，他用脚尖轻轻踢醒罗大舌头，做了个禁声的手势，示意众人准备好武器，先不要轻举妄动，随即秉气息声，攀着铁壁上去，很快就摸到了洞口，虽然没有光亮，却也能感知从黑雾中爬进来的生物，好像是个“人”。

司马灰也是艺高胆大，暗想：“倒要看看来者是谁”他悄然贴在壁上一动不动，待到那人的大半个身子都爬了进来，忽然一把嵌住对方手左手，猛地向里拖拽，没想到这一来双方同时大吃一惊。

司马灰惊的是这人左手生有六根手指；对方则因出其不意，惊呼一声叫道：“爷们儿，你到底是人是鬼？”

司马灰硬着头皮冷笑道：“老子昨天晚上路过坟地，把鬼吓死了。”

第五卷 距离地表一万米 第九话 死了又死

那人一听又是一惊，忙想退出洞去，却苦于被抓住了脉门，怎样也挣脱不开。

这时黑雾弥漫，司马灰根本看不清来人身形面貌，只察觉对方左手是个六指，带有关东口音，就连说话的腔调都十分耳熟，当即将他拽到近前，提住后襟扔下洞底。

那人重重摔到铁壁上，周身筋骨欲断，疼得不住哼哼：“唉呦……可要了俺的老命了……”

罗大舌头上前一脚踏住，提着“电石灯”看其面貌，也不禁诧异万分，此人头上戴顶八块瓦的破帽子，一身倒打毛的老皮袄，腰里别个大烟袋锅子，脖子上还挂着一串打狗饼，分明就是那个早已死去多年的赵老憋。

算上这回，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总共见过赵老憋三次。头一回是在湖南长沙远郊，仲夏夜螺蛳坟憋宝，赵老憋为了到坟窟窿里掏“雷公墨”，被阴火烧去了半边脸皮，又摔破了脏脾，临死前指着“雷公墨”，留下两句话“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然后就一命呜呼赴了黄泉，尸体就被司马灰埋在了那片荒坟中。

二一回，就是在这次前来寻找“罗布泊望远镜”的路上，考古队在“黑门”中发现了一具风化的干尸，看其特征与赵老憋十分接近。司马灰又在这具尸体怀中，发现了一本载有奇术的“憋宝古籍”，里面赫然写着两句不解其意的暗语，便认为这个死尸就是赵老憋。而当年在“螺蛳坟”多半是遇上鬼了，于是用火油焚化了干尸。但司马灰至今没想明白赵老憋究竟想通过这本“憋宝古籍”，告诉自己什么，那些内容离奇诡秘地插图，好像是暗示着潜伏在身边的一个个危险，可又太过隐晦，谁能在事先参悟得透？如果事先不能解读，那它还会有什么别意义？

第三回就更邪性了，这个赵老憋突然从黑雾里爬进洞来，面前这个“人”。究竟是从枉死城里逃出的恶鬼？还是个什么别的怪物？司马灰知道这世上也有五行道术，那不过是移山倒海之类的幻化罢了，天底下何曾有过躯体不毁不灭之人？

胜香邻和通讯班长刘江河听说此人就是赵老憋。也都很是惊异，在途中遇到一具根本不应该存在的“死尸”已经很恐怖了，如今这个连尸骨早已为了化成灰烬的死者，怎么又会出现在地底黑雾之中？

司马灰等人将赵老憋团团围住，借着“电石灯”的白光看了半天，昏暗中也分不清对方究竟是人是鬼。

赵老憋被众人看得发毛，苦着脸勉强挤出些笑来说：“诸位好汉，咱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还望老几位高抬贵手……”

罗大舌头怒道：“别跟我这装腔作势。等会儿就让你现了原形。”他认定这赵老憋就是坟窟窿里的黄鼠狼子变地，就跟司马灰商量是否要动刑，缅甸游击队有种折磨俘虏的土方子，俗称“搓脚板”，那是先让俘虏背靠木桩坐在地上，两腿平伸并拢，从头到脚紧紧绑住，再用一块表面粗糙的岩石，按在脚后跟上用力来回搓动，皮肉顷刻就会被磨掉。再搓下去就接触到了骨头。来来回回发出刺耳地摩擦声，遍地血肉狼籍。这种酷刑连金钢罗汉都承受不住，可又不至将人疼至晕过去。只能杀猪般惨呼狂嚎，至今还没见过有任何人能熬得住这种酷刑。不如就拿这办法收拾收拾赵老憋，这叫老太太抹口红----给他整出点颜色瞧瞧。

赵老憋一听这话，顿时魂不附体，忙道：“啥叫装腔作势？俺这人好就好在实诚，倒霉也倒霉在这实诚二字，你就是想让俺装俺也装不出来啊。”

司马灰却觉得敌我未分，还是攻心为上，就止住罗大舌头，问赵老憋道：“我看你可有点眼熟。”

赵老憋见事情有缓，赶紧陪笑道：“那赶是好，这是咱爷们儿前世带来的缘分。”

司马灰盯着他说：“你穿的这是英雄如意氅，脚底下走的是逍遥快活步。”

赵老憋闻言脸色骤变：“爷们儿知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首尾几时开。”

司马灰道：“高过天深过地，头朝东尾朝西，丑时开口，群鸡皆鸣。”他又反问对方：“你迁过多少湾？转过几座滩？”

赵老憋战战兢兢地答道：“八下不见湾，过了一湾又一湾；江宽没有滩，转了一滩又一滩。”

罗大舌头等人根本听不懂“江湖海底眼”，全都插不上嘴，但赵老憋心里已经有了分寸，再也不敢对司马灰有所隐瞒，告饶道：“俺就是个拾荒憋宝的，一辈子不贪金不贪银，爷们儿你何苦要掏俺的老底？”

司马灰更觉此人来历蹊跷，对赵老憋说：“我只是向你打听几件事，也不算掏老底，只要把话说清楚了，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当然说

不清楚也没关系，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就行了。”

赵老憋愁眉苦脸的说：“咱手艺人是宁舍一条命，不传一句春，爷们儿可不能逼俺坏了祖师爷留下来的规矩。”

司马灰说：“我可不稀罕要你那套憋宝地土方子，我是想问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这两句话究竟做何解释？”

赵老憋闻言惊骇异常，这是寻找“雷公墨”的秘诀之一，民间自古就有“九龙分黄城”地传说。“轩辕黄帝”是三皇之尊，五帝之首，曾造指南车在迷雾中大破蚩尤，死后葬于桥山之巔，后来山崩，变龙升天，埋藏黄帝陵冢的山脉即是“黄城”。当时有九块陨石从天而降。坠于四方，其中一块击于桥山对面地印台岭，陵冢因此而裂。那道岭子满山黄石，形如卧牛，也被称为黄牛岭，黄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化龙归去，所以才说是“九龙分黄城”。天坠九颗陨石落在九条龙脉，这种陨石与寻常石铁不同，皆是莹润如漆。质地接近墨玉，是天下至宝。古时有秘诀流传下来，暗表这九块“陨石”的去向。这两句话就是通篇憋宝秘诀的引子，至于其中奥妙，就不能让外人知道了。

司马灰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这倒可以解释在螺蛳坟的赵老憋，断气前还对“雷公墨”念念不忘，可眼前这人却对此事毫无印象，而且也与那本“憋宝古籍”中描绘的插图没有关系。那“本憋宝古”书里画着个人，手牵一头老牛。正站在悬崖绝壁上向下张望，似乎是在暗示“黑门”下十分凶险；第二张图中是一大一小两幢房屋。内外相套，怎么看怎么像是“86号房间”那个怪胎，如果提前一步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也不至于始终被动受制，宋地球可能就不会死了；还有第三张图绘着一条死人手臂，应该就被“86号房间”藏在考古队背包里的断手，臂中埋有“鳖宝”，结果在沙海中引来了许多麻烦，要不是众人腿底下利索逃得快，岂能活到现在？这三副插图是不是暗示着“黑门”下存在地种种危险？

赵老憋听罢又是奇怪又是茫然。他身边确有此书。不过后面没有什么图画，而且这本“憋宝古书”地来历和用途。都是秘密，对谁也不能轻易吐露。他听司马灰说到“黑门”。那对小眯缝眼立时闪过一抹狡黠而又贪婪地光芒，试探着问司马灰：“莫非几位进过黑门，你们都瞅见那里有啥奇珍异宝？”还详细打听那三幅图画地具体情形。

司马灰又说了一遍，可见了对方脸上的反应，忽然想起宋地球好像曾经说过某种“匣子论”，蓦地里感到一阵心惊：面前这个人，就是“黑门”中地那具死尸。而在赵老憋死亡之前，他曾通过某个不为人知的途径，进入过地底极渊，并被“黑雾”吞噬了，这些“黑雾”里的时间永远凝固不动或循环往复，就像一个完全与整个世界隔绝的“匣子”，独立存在

于“时间坐标”之外，而考古队也不自觉地迷失在了这个“匣子”中，所以才会遇到还没有死亡的赵老憋。此人听我说了“黑门”的方位，以及“憋宝古书”中描绘的诡异图画，便以为这些奇怪的图画就是破解“黑门”危险地方法，在逃离此地之后，就贪心大起，将图画描绘在古书中，又勾结法国探险队到沙漠中寻宝掘藏，结果因为地压综合症死在了“黑门”中。如果赵老憋没在脱离时间坐标的“匣子”中遇到考古队，他就不会在古书中留下那些奇怪地图画，也不会跟着法国人一同丧命，众人就永远看不到那本无法理解的“憋宝古籍”了。整个事件的原因与结果，没有前后顺序之分，就像是永远解不开的“死循环”。

司马灰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作出这些推测，但这个“匣子”究竟是黑雾，还是地底沙海中导航的大铁人，赵老憋是怎么被困在雾里？他最终是如何逃出去的？那本“憋宝古籍”中究竟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1968年死在螺蛳坟下的人又是谁？难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匣子”？如果现在就把“结果”告诉赵老憋，能改变早已发生过的“事实”吗？

解开一个谜团地同时，又衍生出更多地谜，甚至就连自身也与谜团融为了一体，司马灰还不知道自己的推测是否准确，此刻也无法证实，但他相信面前这个赵老憋还是活生生地“人”，于是又问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你知不知道绿色坟墓？”

赵老憋听到“绿色坟墓”四字，好像忽然变了个人似地，脸色也阴沉下来，阴阳怪气地说：“知道.....还是知不道，你猜？”

（第二部 第五卷完）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一话 匣子里的秘密

这话惹恼了一旁的罗大舌头：“找抽是不是？我看你是大米饭不熟——欠闷啊！”说着撸胳膊挽袖就要上前动手。

赵老憋目光短浅，心思狭窄，他见司马灰等人要询问一些秘情，忍不住就想卖弄些个见识，直到惹得对方肝火大动，才想起自己此刻还受制于人，赶紧讨饶：“爷们儿可别动手，咱都是场面上的人物，有啥说不开的？”

司马灰知道赵老憋向来喜欢故弄玄虚，有这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摆手示意罗大舌头先不要动粗，然后又盯着赵老憋问：“你知不知道绿色坟墓？这是我问第二遍，你可别让我问第三遍。”

罗大舌头补充道：“第三遍可就不是拿嘴问了！”

赵老憋满脸无辜地说：“知道……可也知不道，这话你到底让俺咋说呢？”

司马灰也有些不耐烦了：“什么知道知不道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罗大舌头在旁出言恫吓：“要真有能耐你就别说，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浑身上下究竟长胆多少层？”

赵老憋额上冒出冷汗，坦言道：“爷们儿，咱这话可得两说着，你们问的啥绿色坟墓俺确实知不道，那白面饼子发霉长毛能变绿，却没见过有哪座坟包子是绿的？不过俺八成知道你们想打听的东西是啥……”众人听闻此言，心中都是一凛，现在只知道“绿色坟墓”是一个地下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也将接近地心的某个未知区域命名为“绿色坟墓”，据说连光线都不能从中逃脱，好像也从来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那座“泥盆纪遗物”的密室中，用“夏朝龙印”记载着一个关于通道的秘密，还有隐匿在地底几千年的灭火古国，应该都与这深达地心的“黑洞”有关。可是考古队到目前为止，仍不知道“绿色坟墓”的真正含义。当下全都凝神倾听，希望能从赵老憋口中得知整件事情的真相。

赵老憋表情显得有些古怪：“俺估摸着诸位指定是想打听地下那座无底神庙了，因其外壁呈显深绿，不知详情者才会将它称为绿色坟墓，非是俺有意隐瞒。只是俺知道的总共就这么多了。古往今来，可从来没人能找着它，谁也知不道它究竟再哪，何况那里边地东西真是说开天地怕、道破鬼神惊，所以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司马灰越听越奇：“接近地心的黑洞里有座无底神庙，它是不是就存在于深渊沙海的尽头？那神庙里究竟有些什么恐怖的东西？”

再问下去，赵老憋却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了。只声称其余的事他也毫不知情，连“无底神庙”是否真实存在于地底都不清楚，这只是个憋宝者从古流传地说法。

司马灰深感情况复杂。就给赵老憋点了根烟来抽。并让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紧紧看着他。然后对胜香邻使了个眼色。二人到另一端地角落里低声商议对策。

胜香邻问司马灰：“这个赵老憋是不是绿色坟墓地首脑？”

司马灰很肯定地说：“百分之两百地不是。我在黄金蜘蛛城里遇到地首脑。虽然戴着尸皮面具。但却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只是冷冰冰地一具尸体。或说是个幽灵。它要是再次出现。我不会没有察觉。而这赵老憋有心跳呼吸。与常人无异。我估计他可能是掉进了时间匣子地人。所以咱们才会在地底遇到他。我记得宋地球好像说过一种关于时间匣子地原理。可我当时左耳听了右耳冒。记下来地还没有三成。你了解匣子原理地详情吗？”

胜香邻虽觉吃惊。可唯有“匣子”才能解释这一切。她告诉司马灰说：哪有什么“匣子原理”。应该是“匣子猜想”。宋教授有本苏联出版地俄文书籍。就是阐述这方面地内容。这本书后来被苏联政府查禁了。作者是“NikolaTesla”。文革开始后。宋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家里所有地东西都被扔掉了。惟有几本书籍被他偷偷保留下来。《匣子猜想》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曾看过这本书。但内容实在太深奥了。许多地方都很难让人理解。我只能读懂一个大概。“斯特拉”在这本书中做出了几种推论。如果存在巨大地质量和压力。就会因重力作用使时间产生“匣子效应”。如果说时间坐标是一条线。匣子则是完全脱离了这根线。它就像一个被时光潮汐推到岸边地“漂流瓶”。

比如匣子里发生地事件换算成时间仅有“30分钟”。不管有多少生命或物质。分别从时间坐标地任何一点进入匣子。都会共同经历这30分钟。而且匣子里地时间不是沙漏。仅可以流逝一次。当它发生了30分钟地事件之后。匣子就会彻底分解在黑洞中。那些从不同通道进入匣子里地生命和物质。如果在“30分钟”之内还找不到逃脱地方法。就会和匣子一同永远消失。如果在匣子中死亡或损毁。也将无法回归真实。其中还有个悖论推想。一个人永远不会在匣子中遇到自己。

胜香邻说只有地底陨冰大爆炸后残余地黑暗物质。最有可能形成“时

间匣子”。也许它地范围已经覆盖了整个罗布泊。进入匣子地物体意味着神秘失踪。离开匣子则又是神秘出现。现在咱们手表地指针都没有停止。从12：30分开始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并不一定符合真实地时间坐标。也许真实地时间仅仅流逝了几分钟。目前还无法确定黑雾中时间地长度。但它正在不停地减少。

司马灰暗觉惊讶，这“匣子”远比他先前想象的还要危险，因为赵老憋还没经历过“黑门”中的死亡事件，所以此人肯定可以从“时间匣子”里脱身，而考古队在匣中地去向和结果还是未知。

司马灰思索了片刻，又问胜香邻：“在时间匣子里发生地事件，有可能改变早已出现过的事实吗？”

胜香邻摇头说：“应该不可能，因为匣子本身也是事实地一部分。”

司马灰深感后悔。刚才就不应该把憋宝古书中图画的内容告诉赵老憋，不过要是不告诉赵老憋，考古队就看不到那本古籍，现在更无从知道自己这伙人迷失在了“匣子”中，也没办法得知“无底神庙”地情报了。

司马灰不由得想起了占婆王地“宿命论”——并不是出现了“原因”才会产生“结果”。而是结果造就了复杂的原因。没有结果的原因不能称为原因，正是由于结果的存在，才会使前边发生的事件成为原因。因果之间地关系就像一株参天大树，注定成为事实的结果是根，原因则是枝杈纵横交错的茂密树冠。事先掌握了结果的人，就能洞悉命运的规律。

二人越想越觉得事态难测，不知道黑雾何时消散。更不知如何才能逃出“匣子”，司马灰无奈又去向赵老憋问话，这次主要是问那本“憋宝古籍”究竟从何而来？

赵老憋无可推脱，就说：“实不相瞒，这本古书其实也不是祖师爷直接传下来的。打宋朝那会儿就失落到占婆国去了，前不久一伙土贼盗掘了占婆王陵寝，在墓中偶获此书，其实占婆王陵里除了口闹鬼的黄金棺槨，也没什么值钱地行货，占婆王朝真正的财宝，都在一座黄金蜘蛛城里。当年占婆王造此大城，曾发下重愿。说是以斗量金，如量黄沙。啧啧……那可真是显赫辉煌，盖世无匹，不知谁有福份，能到那里边看上一眼。”

罗大舌头说：“这算什么呀，老子早就在黄金蜘蛛城里走过一个来回，还跟那阴魂不散的占婆王照过一面。”

司马灰想起古城密室中的“幽灵电波”，又问赵老憋对“黄金蜘蛛城”的来历所知甚详，就问他夏朝龙印密码记载地“通道”，是不是可以通往“无底神庙”？

赵老憋满头雾水。表示从未听过有此事。“黄金蜘蛛城”倒是有的，可啥是“幽灵电波”？“夏朝龙印”又是啥稀罕宝物？

众人担心“匣子”很快就会消失。都想从赵老憋获知更多的情报，就尽量简短节说。向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刚说了一半，司马灰感到情况不妙，忙止住众人的话头。他始终想不通“绿色坟墓”为什么会洞悉一切，占婆王神佛面容中隐藏的秘密、密室中留存千年之久的“幽灵电波”、巨大的地底植物、栖息于浓雾中地飞蛇，都几乎是鬼神难测之机，占婆王尚且无法全部知晓。别的事情倒还罢了，占婆王肯定想不到被他活埋在密室中的圣僧，其脑波记忆竟能被地底磁场吸收，成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幽灵电波”。事隔千年之后，又有谁能对这些惊世骇俗的秘密了如指掌？即使“绿色坟墓”从顺化古城的宫殿中盗走了黄金棺椁，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秘密，除非是亲身经历过整个事件的人，在“匣子”中将秘密泄露了出去。

司马灰心知赵老憋绝不会是“绿色坟墓”的首脑，但“绿色坟墓”很可能是从他的口中，直接或间接得到了这些情报，从而掌握了寻找“无底深庙”的重要线索。由于考古队只将“黄金蜘蛛城”里地秘密说了一半，尤其是只有“飞蛇才能进入雾中”这件事还没有说到底，司马灰才会在缅甸野人山裂谷中感觉到——“绿色坟墓”只接触了谜底，却不知谜底究竟暗示着什么意义。

可现在就算是明确告诉赵老憋：“再作这土贼地行当，会使他最终死在黑门。”这个贪心昧己的老贼也会不以为然，多半还当是众人想断他地财路，不管怎么解释他都不会相信，然而追根溯源，导致这一结果的却是考古队。现在仔细想想这些已经发生过地“事实”，深刻的绝望使人感到如冰的颤栗。

赵老憋见众人忽然沉默下来，气氛显得很是僵硬，知道再留下去怕是要出事了，就嘿嘿一笑，说道：“诸位，俺多有打扰，咱们后会有期了。”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二话 静止的信天翁

司马灰看出赵老憋脚底下抹油准备开溜，心想：“这人要倒起霉来，真是想上吊都找不着绳子。如果确是我们这几个考古队的幸存者，无意间在匣子中泄露了秘密，才使绿色坟墓掌握了寻找无底神庙的关键线索，那我可真是死的过了。”

他心中思绪翻滚难定，也知道这些事情都已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面对匣子造成的“死循环”，任凭有种种的主意，条条的计策，都是无力扭转乾坤。如果早知有今日之事，当初缅共游击队溃散的时候，就该在深山里自行图个了断，口眼一闭，大事全不管了。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发生过的“事实”就是发生过了，总归是个定数，谁都不能作出任何改变。即使现在想杀赵老憋都不可能了，因为此人会跟法国探险队一同倒毙在“黑门”，这也是死循环中早已发生过的“事实”。

司马灰想到这里，忽然觉得不对，如果出现在匣子中的赵老憋会因地压综合症死于“黑门”，那死在螺蛳坟萤火城的人又是谁？按理说同一个人绝不可能留下两具尸体，看来赵老憋身上还藏着许多难解的谜团……

赵老憋见司马灰脸上阴晴不定，低着头也不知想些什么，心中不由得更是打鼓，便道：“看诸位都是佛使天差，个个不凡，说话说得敞亮，办事办得地道。俺说句那啥的话，就凭俺这灯烛之光，能够得见天边皓月之辉，可真是三生有幸，这多半也是咱爷们儿上辈子的缘分，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今后指不定在哪还能遇上，咱就此别过了。”说着话转身就走。

司马灰见状眉头一皱，心想：“我还是应该把赵老憋会在大漠中遇着劫数的事情告诉他，全了当年相识一场的义气，此后不管各自结果如何，我也算是问心无愧了。”随即攀壁爬到高处，将还没来得及爬出洞的赵老憋从后拽了回来。

赵老憋还以为是自己知道得太多了，要被这伙人杀掉灭口，他赶紧对司马灰说道：“这位团头。你取俺性命也不打紧，可得容俺把话说明白了再死。咱萍水相逢，以往无冤无恨。按说也不该有啥解不开的仇疙瘩。俺可是从来没想过要害你们，这是先占了个仁字；又好心劝你们别去找那座地下神庙，是得了个义字；也按规矩盘过了江湖海底眼，是占着个礼字；被问起啥来，那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俺把你们知道知不道的事全给说了，因此还占了个智字；咱爷们儿肝胆相照掏心窝子，

嘴里没有一句虚言妄语，这就是信字。俺历来是行得正坐得端，把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占全了。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犯禁的不作，犯歹的不吃。四海之内谁不赞扬？爷们儿你如今要是背信弃义想下黑手，俺就说句那啥话地吧，你这可是一坏国法、二坏行规、三坏人品、四坏心术、五坏行止、六坏信义、七坏名声、八坏……”

司马灰听对方滔滔不绝说了许多，心中有些不以为然，止住赵老憨的话头道：“别拿这套贴胸毛子的词儿来对付我，照这么讲古圣先贤也比不过你了，我要是真想下手取你性命，怎么可能还让你活到现在？我追上来是想告知你一件紧要之事。”

赵老憨眼中贼光来回闪烁，问道：“那么的……是误会了？”他心胸狭窄，惯于猜忌，根本不肯轻信，发觉这次没被扣住脉门，便趁说话的机会忽地肩膀一沉，使出“缩骨法”，一抖胳膊就甩脱了司马灰，顺势爬向洞口。

司马灰发觉手中一空，知道赵老憨要逃，他恼恨起来，心中立刻动了杀机，也不管什么前因后果了，暗想：“此时除掉赵老憨，岂不一了百了。”

那赵老憨逃得虽快，毕竟不及司马灰迅捷如风，他自知摸不到洞口就得再次被人拿住，便顺势使了个“兔子蹬鹰”，两腿倒踢连环踢向身后。司马灰没料到对方还会来这么一手，也只得闪身躲开，再看赵老憨已经爬入了黑雾，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骂道：“老土贼，逃得真够利索！”

这时其余三个人也都跟了上来，司马灰很清楚赵老憨注定能从“匣子”里逃脱，这个发生过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但考古队则是吉凶难料，就算解决不掉赵老憨，也得设法从此人身上找到离开“匣子”的办法。

司马灰打定主意，就让通讯班长刘江河守在洞底看着背包，其余三人则戴上“鲨鱼腮式防化呼吸器”，分别从陨铁两眼的窟窿里爬到外壁，但见四周都被黑雾笼罩，到处都是灰烟般的厚重尘埃，时间与空间好像都已不复存在，安装在“PithHelmet”上地矿灯光束，仅能照到身前三五步远，黑烟般的雾气间隙里能见度还能稍远一些，可看不到赵老憨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不过司马灰等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也应该不会逃得太远，就攀着外壁向周围逐步摸索。搜寻了一阵，发现赵老憨果然就趴在不远处躲着，三人便相互打个手势迅速上前。

赵老憋也发觉众人逼近，他此时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见对方要动真格的，心里不免发慌，竟从陨铁外壁上翻身滚落。

司马灰眼睁睁看着赵老憋不知那雾茫茫中有什么，只闻发出“砰”地一声响，显然是没有直接摔下去，而是被某个“物体”挡住了，疼得赵老憋低声闷哼。

司马灰暗觉纳罕：“矗立于地底的陨铁四外皆空，周围哪有别的东西存在？”他急于看个究竟，就凭着声音传来的方位跃入雾中，发现落脚处是片冷冰冰地外壳，好像是什么浮在空中的机器，可什么机器能浮在空中？想来想去恐怕也只有“飞机”，却又怎会停留在黑雾中完全静止不动？

这时罗大舌头和胜香邻也寻着灯光跟了过来，三人都是惊诧难言。感觉身下似是某架机体，却限于黑雾障眼，无法进一步确认。

正当踌躇不前之际，忽见赵老憋就伏在面前的雾中缓缓爬动，罗大舌头端起步枪就抠下了扳机，他虽然对状况不甚了解，却也知道司马灰想要活口，所以手下留情，枪口略微抬高了半分。子弹“嗖”地一下，紧擦着赵老憋的头皮打了过去，将那顶八块瓦的破帽子被射了个对穿。

赵老憋大惊失色。连滚带爬地捡起破帽子返身就逃，他见前面地舱体上有个裂隙，想也没想就钻了进去。

司马灰等人借着矿灯光束，只看到赵老憋地身影一闪。便又消失在了雾中，立刻上前几步，也看到了机舱上侧都有舷窗，里面则全是黑洞洞的没有半点光亮。怎么看怎么是架飞机。

此时眼中所见，实在是一幕令人窒息地情景。三人心中都是“砰砰”乱跳，呼吸也在防化面罩里变得粗重起来。周围的黑雾越来越浓，需要不断用手在身前拨动灰烬般地浓雾。才能勉强看到矿灯光束，完全无法确定身在何处，但脚下所踩的应该就是机翼，再向下则是黑暗沉寂的虚空。

司马灰脑中浮出一个念头，出现在“匣子”中的不仅有考古队和赵老憋，还有196年遭遇离奇事故地“伊尔—1战术运输机”，不过感觉机体的形状却又不像，而且这架飞机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它外壳破裂受损，好像在坠毁前的一瞬间突然“凝固”在了半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时间只是事件运行地“参数”，又怎么会停止不动？

三人心下骇异，寻着赵老憋的踪迹钻入舱内，用矿灯四下一照，眼中所见更是惊心动魄，就看两侧黑压压地坐满了乘客，约有二三十人之多，但这些人鸦雀无声，一个个表情扭曲僵硬，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

了，竟然全是尸体，黑暗里分辨不出赵老憋是否藏身其中。

罗大舌头见运输机内没有黑雾，就摘掉“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喘了几口粗气，愕然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我看那赵老憋肯定是从坟窟窿里跑出来的老黄皮子，咱这是中了它障眼的妖法了！”

司马灰也扯下罩在脸上的防化呼吸器，看四周情形真是令人心惊肉跳，他也怀疑是中了赵老憋的“障眼法”，不过可以确定这架运输机，并非“伊尔—12战术运输机”，它应该是架美国造的“道格拉斯—C47”军用运输机，别称“空中火车”或“信天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当初在缅甸都曾见到过。

可这架“空中火车”到底是从哪冒出来地？这里边的人怎么都死了？它为什么会完全处于“静止”状态？这里的“时间”是不是凝固了？如果停止的不是“时间”，那就应该是什么别的地方出了问题，总之这情形实在是太反常了。

胜香邻见此异状也深为恐惧，她强行克制情绪，提醒司马灰道：“看标志似乎是1949年，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C47信天翁，航线是由南向西北，可在途中突然失踪。直到十年之后，才有人在罗布泊荒漠边缘发现了它的残骸，里面的乘员全都死了，没有任何一个生还者得以幸存，也没人知道它为什么会在途中改变航线转向正南。”

司马灰隐约记得有这么一回事，看起来确实也像，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十分恐怖的疑问：“赵老憋曾是C47死亡航班里的乘客之一？”他低声问胜香邻：“那个什么尼古拉斯，有没有在他的匣子原理中解释过这种现象？时间这种东西，别说是在匣子里，就算是装进棺材，它也……不可能停止不动。”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三话 下一秒种前往地狱

此时罗大舌头突然发觉情况不妙，低声对司马灰道：“谁说时间停止了，我怎么觉得机舱里这些死人……正在盯着咱们看呢？”

听罗大舌头这么一说，司马灰和胜香邻都觉得脖子后边冷嗖嗖的，像是有阵阴风刮过，也说不清是感到可怕还是怪异，或者两者兼有，毕竟从没听说过死尸还能盯着人看。

司马灰大着胆子拿矿灯向左右照了照，发现机舱里确实有几个死人睁着眼，但双眼都是一动不动，瞳孔对光线没有任何反映，只是没有了生命的死尸而已，他低声告诉罗大舌头：“可能是你疑心生暗鬼的错觉，你总盯着这些尸体看，自然会觉得它们也在看着你。”

罗大舌头可不认为那是错觉：“你要是不看这些死人，怎么知道它们现在没盯着你？你们俩再仔细瞧瞧，千万别眨以为是王八瞪绿豆啊，还千万别眨眼？不用管这些死人，先找赵老憨要紧，他可能躲就在附近。”

但是三人都察觉到C47机舱里充满了诡秘古怪的气氛，还没有探明状况之前，谁也不敢冒然到机舱深处搜索。

这时胜香邻壮着胆子摸了摸旁边两具尸体的静动脉，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生命反应，但尸身并不僵硬，好像刚死不久，她定下神来想了想。心下更是骇异：“这些人虽然没有了心跳和呼吸，可好像都还活着……”

罗大舌头感到莫名其妙：“没有呼吸和心跳还能活着，那是不是……活尸？”

司马灰却若有所思，这架1949年失事于罗布泊荒漠边缘地“道格拉斯——C47信天翁运输机”，应该也是在途中遇到了航空事故，导致机舱破裂。它是即将抵达地狱深渊的死亡航班，可就在它坠毁之前的一瞬间，却以完全静止的形态出现在了“匣子”中。

这里的时间凝固不动，就如同播放中的电影胶片突然卡住了一样，甚至连机舱里全部乘客地呼吸和心跳都定格了，所以让人感觉这些乘客都是完全没有呼吸心跳的尸体，虽然他们此刻已经无限接近死亡。

司马灰自觉平生遭际之奇，应当以此时为最了，他以前对“时间”的概念较为模糊，直到近两天来。才知道如果没有“事件”发生，就不会有“时间”存在，因此“时间”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也根本不会有“时间”静止不动这种情况出现，除非天地重新归于混沌。

然而这架突然出现在匣子里的“C47信天翁”，却处于“绝对静止”状态，除了用“时间凝固”来形容它之外，还能找到哪种原理能解释这一现象？可若说是时间停滞，不再流逝。那为什么考古队的几个人，以及逃入此处的赵老憨，仍可以正常行动？

如果说人类自身最大谜是“命运”，这个世界最大地谜就是“时间”，前人对它的理解就是“日月穿梭，古往今来”。司马灰本来已对“时间”地本质有了些许认知，但此刻满是疑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时间”的意义。

罗大舌头更是满脑袋高粱花子，对胜香邻之言全然不懂。也问道：“时间这种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它真能停下来不动？”

胜香邻还是坚持既有的观点，“时间”不可能静止，如果“时间”不再流逝，那应该是“分子”意义上的停止，甚至连“光线”都会消失，人体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感知和思维。所以只要“空间”仍然持续存在，“时间”就不会凝固，怪就怪在这里了。虽然理论上“时间”不会静止，可眼前这情形又是怎么回事？时间好像应该是有“参照物”才能感受得到，咱们三个人的参照物就是“你、我、他”，要参照机舱里这些一动不动的死人，时间就是凝固住了，而且是比死亡更为深沉的寂静。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考古队和赵老憨的时间仍然正常，只有“C47信天翁”的时间突然静止了？

胜香邻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速度”，因为“时间”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同样是迷失在“匣子”中，考古队和C47的“速度”却完全不同。

胜香邻清楚“时间匣子”只是一种猜想，所有关于它的原理，都是特斯拉根据一切已知物理定律推论后作出的“假设”，特斯拉推测“匣子”完全脱离时间坐标，其内部的时间自成体系。如果更准确的形容，“匣子”应该是从时间坐标的各个点中，被不确定因素扭曲在一起的“事件”。“匣子”本身就像是一个没有底的沙漏，从中流逝掉的沙子则不再具有方向性和可逆性，它们将甄灭在黑洞里，永远不复存在。所以既不是考古队遇到了已经死亡的赵老憨，也不是赵老憨遇到了来自1974年的考古队。众人与这架即将坠毁的“C47信天翁”一样，都是同时经历着正在匣子中发生的“现在”，不过各自进入匣子的通道不同，所经历事件的物理速度也不同。对考古队的人来说时间流逝了几个小时，但对“C47信天翁”而言，也许仅仅是它坠毁前几秒钟的一个瞬间。

如今众人置身地这个“匣子”，可能是由于地底陨冰爆炸时，受重磁力高速挤压空间而形成的波动，还不能确定罗布泊荒漠里经常发生的神秘失踪现象，是否全都与此有关。不过根据遇到的一系列情况推测，在

地底沙海中躲避黑雾的考古队，单独行动的赵老憋，以及偏离航线的“C47信天翁”，本身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存在地“事件”，它们分别是“憋宝事件、考古事件、空难事件”。这三个本该独立存在的事件，却在匣子中被“统一力”扭曲成了螺旋形的一个事件，因此从陨铁的任何一边跳下来，都会落在处于坠毁过程中的“C47信天翁”上，空间的常规概念在“匣子”里已经不适用了。

胜香邻明知很难让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理解这些事，三两句话也讲不清楚，只能说是“速度”不同造成的原因。赵老憋与考古队的“速度”一致或极为接近，所以他不可能来自遭遇空难的“C47信天翁”。

但是现在也已经来不及再去搜寻赵老憋了，因为“匣子”里的时间随时都可能流逝到尽头，到时候扭曲在一起的各个事件就会分离，“C47信天翁”必定是在荒漠边缘坠毁，乘员全部死亡，这件事早已在1949年就已经发生过了，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考古队就只能面临两种结果，一是在“匣子”消失后被黑洞甄灭，二是成为“C47信天翁”坠机事故中的死难者。

罗大舌头听得心中发毛：“原来时间的本质就是什么物理速度，而且这些速度还不太一样？难怪我听村里老乡亲们讲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敢情这倒不是迷信无知的说法？”他又对司马灰说：“这两种死法可都够惨的，究竟选择哪一种确实很让人伤脑筋，依我罗大舌头之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还是先别管赵老憋了，赶紧撤吧！”

司马灰寻思“匣子”中至少存在两个出口，因为赵老憋和这架“C47信天翁”，最终都没有消失在“黑洞”中，但这两条脱离的通道，分别是一生一死，考古队的去向则是无法预测。“C47信天翁”舱体已经破裂，它离开“匣子”之后。就将立即失事坠毁。倘若继续留在机舱内，也许在下一秒钟就会被它带往坠机现场。

眼下唯一能活着逃离“匣子”的赵老憋，又躲在这机舱里。要是考古队无法找到此人，就会面临无法想象的恐怖结果。现在局势异常紧张，每个人的生命都悬于一线，究竟是继续搜寻赵老憋，还是再设法去找别的出口，必须立即做出取舍。

司马灰意识到置身于“匣子”形成的死循环中。谁也无法改变“泄密”的事实，因为过去不能更改，但考古队却可以利用这个“事实”，不管赵老憋是直接还是间接，总之他是将黄金蜘蛛城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绿色坟墓，那考古队就可以在泄露的秘密中，故意留下一个“暗号”，它在今后也许会变成一颗“情报炸弹”，从而揭开绿色坟墓首脑的真实状况，司马灰也是刚刚才想到这个念头，所以必须再次找到赵老憋，假做无意中

又透露了某些秘密，才能留下“情报炸弹”，这就是“未渴先掘井，补漏趁天晴”。因此他决定冒险到“C47信天翁”的机舱深处继续搜索，并让罗大舌头和胜香邻先退回去，会合通讯班长刘江河，设法寻找脱离“匣子”的出口。

罗大舌头不放心扔下司马灰，惟恐他再也回不去了，就找理由说：“那赵老憨简直比成精的黄鼠狼子还要鬼道，你一个人要想捉活的恐怕不容易啊！”

胜香邻也道：“大伙同进同退，先找到赵老憨再说。”

司马灰发觉机舱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好像速度在逐渐增加，可能“匣子”里的时间已经快到尽头了，不过只要赵老憨还在，“匣子”就不会消失，此时他顾不上再多说什么，就点头同意。三人正要分头搜寻前后机舱，忽听黑暗的前舱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某种木板开合发出的动静，这个声音在死一般寂静的“C47信天翁”里突然出现，甚是耸人毛骨，三人听得清楚，心中均是一沉。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立刻端起步枪，胜香邻也拨开了“五四式”的保险，三道矿灯的光束同时随着枪口向前投去，但舱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视线都被遮挡，看不到声音地来源处，估计是躲在机舱深处的赵老憨不小心碰到了什么，才发出这种动静，当即上前搜寻。

司马灰走在头里，首先发现接近驾驶舱的地方，摆着一口漆黑的乌木箱子。这箱子外观古旧，看年头可不浅了，两侧有式样古朴的铜饰，贴有暗黄色的纸符和封条，漆皮腐旧，大半都已剥落，表面带有土痕，仿佛是刚从地里刨出来不久，外观与乡下土炕上放置的躺箱类似。箱盖被揭开了一条很大的缝隙，封条也都破损不堪，“中列车”是由美国生产制造，并根据战时租借法案提供给国民党政府，上面有“US”和“青天白日”徽章的标志，它是1949年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随后改变航线，坠毁在罗布泊荒漠，当时西北西南地区尚未解放，“C47信天翁”主要担任军事输送任务，并非普通客机，不知道为什么装载这种来自民间的“乌木躺箱”。司马灰等人只推测里面可能是某位要员私运的“古董”，大概赵老憨慌不择路，就躲在了这口木箱里，可凑近了用矿灯照视，箱中却是空空如也。

司马灰见“乌木躺箱”里没有东西，也就不去理会，再往前已是“C47信天翁”的驾驶舱，一路搜索到此，都没见到赵老憨的踪迹，除非他与“绿色坟墓”的首脑一样，能在密室中凭空消失，否则只能躲进驾驶舱。

三人又向前摸索了几步，见前舱受损更为严重，看迹象似是受到了“晴空湍流”的冲击，舷窗已经破裂，两名驾驶员脸上血肉模糊，都挂满了脑浆。而赵老憋原本躲在乌木箱里，发觉众人搜索过来，只好又逃向驾驶舱，此时正偷偷摸摸将一个皮口袋推向舱外，自己也打算跟着钻出去逃走，一回头看见司马灰已经到了身后，吓得魂儿都掉了，蹬着驾驶员的尸体就向舷窗外爬。

罗大舌头喝骂一声，上前动手擒拿，可这时“C47信天翁”的机舱猛然颠簸摇晃起来，似是进入了高空失压的状态，众人对此毫无防备，身不由己地失去重心，都跟着扑在地上，一时挣扎不起。

赵老憋则被一股剧烈运动的气流裹住，整个身体倒转着撞进了破裂的舷窗，他发觉自己要被强风带入黑洞，不由得面如土色，忙把那条六指的手臂伸向司马灰，声嘶力竭地求救道：“爷们儿你千万不能卖呆啊，俺还有件你们知不道也想不到的大事没说，要是让俺归了位，你们可就永远知不道那个人……”

司马灰竭力稳住重心，也想探臂膀将赵老憋拽住，可他刚抬起手来，赵老憋的身体就已被扯出舱外，好似风中落叶坠入九渊，眨眼间便被黑暗吞没，深邃的虚空里只留下一声惨叫，再也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机舱开始大幅度抖动倾斜，在雷电滚滚的乌云中，只听周围气流呼啸轰鸣，舱体发出金属搓裂的沉闷声响。

三人心知大势已去，万念尽同灰冷，“匣子”里的时间已经消失了，他们正在被这架注定有去无回的“死亡航班”带往坠机现场。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四话 死循环

此时“C47信天翁”开始出现剧烈的颠簸倾斜，司马灰知道情况不妙，“时间”像是一条平静的河，但离开了河道，也许就是大海狂啸般的惊涛骇浪，谁都无法预测那汹涌的暗流里存在着什么。“匣子”里的时间已经流逝到尽头了，众人即将随着这架1949年失事的“信天翁”，从黑洞中直接坠毁在罗布泊，变成“空难事件”的一部分。

罗大舌头咒骂道：“这辈子总共就他娘的坐过两回飞机，还都赶上坠毁了！”

司马灰感觉到机身倾斜加剧，但回头一看后舱的乘客，仍像死尸般毫无反应，看来不是“匣子”已经消失了，而是“匣子”正在黑洞中消失。

这时舱内木箱的盖子滑落，直向司马灰撞来，他抬手推开，无意中瞥见盖板下有阴刻的星图，心想：“也许C47里运载的不是古董，而是宅仙一类的陨石。”

胜香邻也在旁看得清楚，她曾根据特斯拉的匣子猜想，推测考古队接下来将会面临的四种结果，一是从赵老憋身上找到逃脱的办法；二是成为“C47信天翁”中的死难者；三是在“匣子”消失后，被黑洞彻底吞没；第四种结果是凭自己的能力，在“匣子”中找到出口。

可现在一想，这其中又涉及一个悖论原则——在特斯拉能遇到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因此前两种结果也许并不成立。作为几个相对独立的事件，在“匣子”内部被扭曲到了一起，但每个事件都拥有自身的质量和重力。比如活着的赵老憋，就永远不可能在考古队所处的时间坐标内出现，赵老憋根本没有提前掌握逃离“匣子”的方法。但他本身就是“通道”，正因为他活着逃出生天的“结果”早已存在，所以一切复杂的逻辑和原因，都是基于这个“结果”才会形成。

胜香邻想到此事，立刻告诉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二人，应该尽快离开机舱，再设法寻找通道，但即使找到了“匣子”里的通道，又会被它带到哪里，则根本无法确定。不过赵老憋也许就是因为陨石的关系才能活着离开，考古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忽略了“陨铁”的作用，屹立在地底沙海中亿万年之久的大铁人，除了可以在黑暗的深渊里导航，它更是时光潮汐中唯一永恒不变的固定坐标。返回到陨铁内部，就不会被黑洞吞噬。

司马灰一想不错，此刻形势紧迫之际。也无暇多顾，就拽起扑倒在地上的罗大舌头，重新戴上防化呼吸器，按原路退向舱体破裂处。冒着乱

流爬上倾斜的机翼，这时浓厚的黑雾已经开始消散，可用矿灯向四周一照，都感到心底生寒。“C47信天翁”在匣子中的物理速缓慢得接近静止，但这只是相对于司马灰等人而言，事实上它仍在持续运行，加之受到乱流影响，机翼逐渐偏离了原位。冥冥默默的空间里，已经看不到陨铁究竟在哪，四外都是无底深渊，谁又敢舍身一跳？

三人正束手无策，忽见机尾高处的黑暗里，有一道白惨惨的微弱光束，司马灰心想那多半是通讯班长刘江河的矿灯，此时也无法喊话呼叫，只好用灯光出信号进行联络。

通讯班长在洞窟中苦等众人不回，心中不免起慌来，此刻正探着身子向下察看，见到下方有矿灯闪烁，接连拽出了几道光圈，知道是求救信号，他立刻找来绳钩接应。

那三人接住荡过来的绳钩，攀回陨铁顶端的洞窟，他们立足未稳，就听远处有巨雷击下，借着闪电俯视深渊，那架坠毁前的“C47信天翁”已经消失，无边的黑暗中撕裂开了几条缝隙，呈现出深沉的暗红，其中有密密麻麻几百只冰冷诡异的眼睛。在“死循环”的背后，似乎存在着某种难以想象地恐怖力量，从黑洞中扭曲了时间，使人胆颤心惊，不敢注视。——【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上传，更多好书尽在 t.book118.com】—— 恐怖小说

众人周身上下毛发俱竖，三魂没了七魄，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看见的究竟是些什么。只是在那一瞬间，都仿佛感到胸口一击，好像是绝望带来的窒息，也好像是潜意识中对黑暗与未知的深层恐惧。

过了片刻，风暴般的尘埃渐渐烟消云散，四周归于寂静，可表盘上的指针并未回到12：30分，仍在延续“匣子”里的时间不断流逝，也无法确定“时间坐标”有没有恢复了正常，更不知考古队今后的命运，是否将陷入一个更大的“死循环”。

现在冥目一想前事，众人都觉浑浑噩噩，就像了一场大梦，没办法相信自己刚才经历了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时间”，又在“匣子”里遇到那个早该死去多年的赵老憨，可这明显又不是“地压综合症”带来的幻觉。

四人心下迷茫，待到稍为宁定，就从铁人顶部爬下沙海，看四外黑漆漆的并无变化，司马灰又攀到另一尊铁人内部进行探察，也没有什么发现。返回来的时候，其余三人正在检点物资，估算凭借现有的水粮和电池，能在地底维持几天，司马灰对通讯班长刘江河说：“这回真是多亏了有你接应，要不然咱们全都得报销，我先给你记上一功。”

罗大舌头说：“看来咱这位通讯班长还是比较可靠，是个经得住考验

的同志。我估计你回去之后最损也混个一等功，全军通报表扬不在话下，至于特级战斗英雄你就别指望活人准备的荣誉。”

通讯班长刘江河对参军立功之事极为看重。牧区农场里地子弟能立下军功，就意味着有提干的可能性，排长以上才算干部，提了干就能一直留在部队，找媳妇也容易多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他听司马灰等人如此说，虽然甚是向往，却也不敢奢望还能从地底活着回去，而且深觉惶惑，当时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吓得腿肚子都哆嗦了，要拿穆营长的话来说，真以为死球了，看来还对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罗大舌头说：“别忘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你今后多向我学习就行。我罗大舌头向来注重培养自己的英雄品质，什么是英雄好汉？那就是一顿饭能吃八个馒头，外带二斤酱牛肉……”

司马灰说：“扯淡，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跟这狗屎一般的世界妥协。”

通讯班长刘江河听了这二位的高论，真是呆若木鸡。怔怔地无言以对。

胜香邻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凑在一起就不能讨论些有意义的事吗？”

司马灰心想，自打考古队进了大沙漠开始，每天过得都跟世界末日似的，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只有竭尽所能周旋到底而已。因为匣子中，它就像是宿命中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如今留在现实中的只有“结果”。不管是否情愿，都得接受死循环中出现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考古队无意中泄露了有关“幽灵电波”的部分秘密；“道格拉斯—C47空中列车”于1949年坠毁在罗布泊荒漠；赵老憋意外偷走了情报和机舱里地某些东西。又在勾结法国探险队深入大漠盗宝掘藏的时候，受地压综合症影响死于“黑门”。“地压综合症”直到近些年才被逐步现认知，五十年代之前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因为以往的地下洞窟，最深的只有几百米，远远达不到地压超出负荷的深度，人类对地底地探测范围又十分有限，赵老憋勾结法国人在沙漠里寻宝那会儿，也根本不知道世上存在这么一种致命现象，所以无从防范。

但从这个“结果”中又衍生出了一连串的谜团，基本可以归为三条主要线索：一是赵老憋已于民国年间死在新疆大漠，为什么解放后又在湖南长沙现身？同一个人怎会先后死亡两次？而且赵老憋逃出“匣子”的时候，显然从C47的机舱内顺手偷走了某件古物，他最后说有一个紧要之事还没告诉考古队，这件事会不会与“绿色坟墓”有关？还有赵老憋又是

如何将“幽灵电波”的情报泄露出去的？二是“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脑”早在几个月前，就从古城密室中取得了“幽灵电波”，既然它掌握了“通道”的秘密，这条“通道”又确实存在于世，那么“绿色坟墓”肯定要去寻找神庙，还不知道进展如何，此外“绿色坟墓”脑的真实身份，以及该组织的结构与规模，也都被瞒得密不透风。

这些疑问此时全部无解，如今考古队深处地底，只能寻着古老的航标，继续前往沙海的尽头，探明一个未知地真相。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去向、夏朝龙印与灭火古国的起源、迷航失踪的Z-615苏军潜水艇，似乎全都与它有关。可以说一切难以解释的谜团，都是纵横交错的“树冠”，而那座接近地心的“神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树根”，只要考古队能够挖出“树根”，全部的谜团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应该摒弃杂念，把着眼点和行动重心放在这第三条线上。

胜香邻听了司马灰的分析，觉得思路详明，方略还算得当。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很艰难，不确定因素也太多了，因为考古队只知道这座“神庙”，处在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而极渊只是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还无法确定沙海尽头是否存在“无底神庙”。听赵老憋所言，“神庙”中应该有东西，至于它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绿色坟墓”的脑才真正清楚。另外地底极渊内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地下隐藏着灭火古国的起源，这应该是一个自夏商周三代时期开始，就从黄河流域迁入地穴深处生存的古老文明，历史上对它的记载等同于一片空白，那些诡秘奇异的“夏朝龙印”，早在一千年前就已无人能识。据说安徽有块镇水的“禹王碑”，那上面就遗有“夏朝龙印”，郭沫若同志用了三年时间，才认出来三个字，还不知道认得准不准，“神庙”的存在肯定也与这个地下古国有关。

胜香邻甚至有种不祥地预感，在“匣子”消失的一瞬间，考古队似乎在深渊里，看到了一个长有千百只眼睛的恐怖生物，它深处在时间裂缝的黑洞中。会不会与那座“地下神庙”有关？而现在幸存下来的四名成员，只有两个来历可疑又根本没有工作证的考古队员，一个无线连通讯班的班长，以及一名地质测绘员，缺少真正的考古专家。凭借现有的能力和装备，就算活着找到那座“地下神庙”，大概也破解不了其中的谜团。

司马灰听胜香邻所言在理，对未来的不可知和不可预见性，确实是让现在这支考古队感到力有不及。但司马灰跟着宋地球参加考古队之前，是务连骨干成员。说什么对历史有追求，对考古有热情，那纯属自欺欺人，可论起杀人爆破之类的军事行动，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对于能否破解“地下神庙”之谜并不在乎，大不了拼着性命不要，将“神

庙”里的秘密毁了。

罗大舌头连称妙计，让“绿色坟墓”黄鼠狼扑鸡毛掸子——空欢喜一场，只是想想也觉得挺解恨。

胜香邻猜测司马灰祖上或从艺的师傅多半不是善主儿，否则也不可能使“蝎子倒爬城”之类的绿林绝技。那些山林的盗寇、海岛的水贼，杀人放火、劫城踞营才是其擅长地手段，习惯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可如今别无他策，也只能按司马灰所言行事——如果解不开“神庙”里的秘密，那就彻底毁掉这个秘密，总之一要尽量抢在“绿色坟墓”之前，但愿这一切都还为时不晚。

不过胜香邻还是叮嘱司马灰：“如果宋教授泉下有知，断然不会同意。所以咱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

司马灰点头应允，要说完全不想知道“神庙”的秘密，也绝对是昧心之言。最近司马灰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样的惊人秘密，才值得西方冷战势力支持下的地下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他冥思苦想却又不得其解，下意识地以口问心：“为什么那座神庙的外壁色呈深绿，莫非是……邮电局？”

罗大舌头听了司马灰所言，恍然顿悟：“还真有点道理，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胜香邻说：“亏你们想得出来，趁早别胡猜了，这地下的气压越来越低，我看很快还会有气象云形成风暴。”语出作痛，知道可能是地底又有气象云聚集，就让众人尽快起程。

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发觉“短波射机”有些反应，应该是整理背包的时候触碰了开关，不过能在地底收到“信号”，也是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

司马灰见状问道：“格瓦拉在非洲参加世界革命的时候，就是通过苏制短波射机，来跟远在古巴的老卡联络，据说它仅在一秒钟之内，就能载着摩尔斯电码绕地球转上七圈半，但是也很容易受到气候和地理因素干扰，难道在这么深的地底下，还能收到外界传来的电波讯号？”

通讯班长刘江河报告说：“首长，我看这不像有内容的电波通讯，而是接收到了某个定位信号，距离考古队不会太远。”他拙于表达，只能带路前往。

司马灰等人都想看个究竟，就跟通讯班长往西南行出，空寂异常。就推测这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定位信号，也许是被沙层覆盖住了，它每隔

几分钟出现一次，来源很可能就在脚下。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五话 短波发射机

司马灰心想如果“定位信号”就出现在脚下，其来源应该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失踪的“中苏联合考察队”，二是在迷航不返的“Z615潜水艇”。

因为“短波发射机”的用途十分广泛，由于它功耗极低，预先设置好固定频率，就能够持续多年定时发送短波。所以在航空航海之类的行动中，都会携带这种装置，以便在迷航遇难的过程中，为搜救分队提供准确的“定位信号”作为指引。

他又寻思沙层下的“定位信号”，十有八九是来自于1958年失踪的中苏联合考察队，还是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考察队是在漆黑的地底深渊里行动，携带“短波装置”也是理所当然，但那些考察队员遇难后，已被埋在沙海中十余年之久，估计挖出来也都是一具具干尸枯骨了。不过现在既然被考古队发现了，总不能视而不见，当即圈出一个范围，上前掘开沙层寻找遗骸，挖了也没有多深，就能看出下面确实有个“物体”存在，却绝不是什么死人的尸骸。

待到拨去浮沙，用“电石灯”在黑暗中照到那物体冰冷坚厚的外壳表面，众人更是感到意外，看上去似乎就是那艘战术舷号为“615”的Z级潜水艇。可仔细分辨却又完全不像，因为这个物体的轮廓虽然也不算小，却绝对没有Z级潜艇2475吨排水量的庞大体积。

现在只能确定沙层下露出的部分是个金属壳子，两端见不到首尾，里面有个不断发出短波信号的“定位器”，但还无法识别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体”。不过看到外壳上印有俄文，所以肯定不是“陨铁”之类的古老物质。

司马灰心里却是猛然一沉，他想起在野人山里引爆的那颗英军“地震炸弹”。至今还心有余悸，此时看了沙层下露出的物体，只恐也是“震动弹”一类，甚至有可能是枚更加恐怖地“氢弹”，连忙嘱咐让众人小心发掘，要是万一触发了它，咱这支考古队就得直接到“枉死城”中考察去了。

其余三人听司马灰说得郑重，怎敢掉以轻心。所以无不加倍谨慎，就差跟在探坑里出土文物似的一点点刮了。

众人秉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直用了多半个小时，才逐步将浮沙清理干净，使那个物体的轮廓整个显露出来。再看这东西确实近似一颗巨型炸弹，体积并不比英军轰炸机投放的“地震炸弹”小太多。不

过外边是层铝壳，形状与其说像炸弹，倒不如说像个滚筒形舱体。而且上面绑了一匝匝的绳索。

司马灰这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这铝罐子大概是绑着降落伞，由“罗布泊望远镜”洞道中投放下来的补给舱，由于深渊里气流活动频繁。使它被带到了远处，舱内装有“短波定位器”，是为了能让联合考察队顺利接收。

胜香邻奇怪地说：“这个舱体封存完好，显然是空投下来之后还没有被人动过。里面的信号也未出现故障，联合考察队为什么不来找它？”

司马灰猜测说：“大概从洞道里空投补给物资之际，联合考察队已经失踪多时了。由于地底测站与考察队失去联络后不久，罗布泊望远镜计划就遭到了搁浅，也受诸多因素影响，被迫放弃了搜救工作，所以只能投下一批物资，如果考察队里还有幸存者，可以采取自救。”

罗大舌头可不在乎那些事，他急于知道舱里装了什么。一边迫不及待用猎刀去撬，一边问通讯班长：“你知道咱这考古队有什么特点？”

通讯班长刘江河揣摩不出罗大舌头问话的意思，只好挠着后脑勺答道：“咱们可能是……是缺少工作经验。”

罗大舌头道：“你确实是个缺少经验的生瓜蛋子，但咱考古队地最大特点，就一个字——穷！”他嘴里唠叨不休，手里也没闲着，空投下来地“补给舱”无非就是个铝壳子，哪架得住他拆，三下五除二就揭开了滚筒形舱盖。

通讯班长刘江河上前协助罗大舌头。把舱体里装的货箱逐一搬出来，检视里面地各种物资。

司马灰上前一看，里面无非是罐头、压缩干粮、化学药品之类。与他们在“地底测站”储物室里发现的东西相差无己。但多了些成捆的苏制加长信号烛、照明弹、速发雷管，甚至还有几支带弹鼓的“PPS转盘冲锋枪”，都涂着枪油，弹药箱里则装满了黄澄澄的子弹。

司马灰等人见补给舱里装有武器，顿觉胆气大增，地底空洞是陨冰爆炸形成，氧离子密度比地表还高，亿万年间进化出了大量复杂异常的生命形态，多不是人间之物。考古队只有老掉牙的步枪，子弹也没剩下几发，如今正发愁怎么应付这次九死一生的地下探险行动，就找到了这批原封不动的武器装备，真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罗大舌头立刻扔破鞋似的，先把他那条老式“撞针步枪”扔了，随手拎起一支“PPS冲锋枪”端在手里，检查枪机等各个部件全都运转如常，赞

道：“这家伙，波波莎43式呀，”

多少年没见过“PPS43式冲锋枪”，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基本上淘汰了，那时候“卡拉尼什科夫自动步枪”已经在苏联全军列装了，但北越同美军作战地初期，也没少装备这种老式冲锋陷枪。苏联专家团不可能给考察队直接提供武器，应该是当时国内部队的装备，“PPS43式冲锋枪”虽然型号古旧，但优点是弹鼓容弹量大、理论射速高、构造简单耐用、寒暑不惧，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的残酷考验，尤其在恶劣的地底或坑道环境中，它所发挥出来地战术性能和勤务效能，远比半自动步枪来得可靠。因此让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将步枪扔掉，换成“PPS43式冲锋枪”。

但刘江河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是部队里配发的制式武器，他不肯随便抛下，司马灰对此也不便过于勉强，只得作罢。

随后又从舱体内翻出一部沙橇，可以将背包和装备都放在上边，拖拽着跋涉沙海，要比负重行军轻松许多，还能多带些干粮维持所需。

众人尽可能多的携带信号烛、电池、压缩食品，并且多装了几个弹鼓和两捆雷管以备急用，因为谁也推测不出这次地下探险任务会持续多久，所以是晴天带雨伞、饱肚存饥粮。

罗大舌头翻到舱底，又发现了一些服装，野外生存最关键的装备首先就是“服装”，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赠送给中方一批新式“荒漠战斗服”，只是由于数量十分有限，从未正式进入部队流通渠道配发。

其实这种特制的“荒漠战斗服”，也是苏联根据二战时德军的款式与面料改良而成，它通体采用浅黄色斜纹机织粗布，带防水透气夹层，具有较强的抗太阳能光谱热量吸收性能，防油污和防磨损性也很好。成衣经石磨浆洗加工后，软化了面料的坚硬质地，提高了穿着的舒适性。款式为侧排扣，宽襟大幅翻领，后边配有兜帽，具有一定的防风 and 防水效果，两侧配备四个对称的战术插袋，各处都体现了优异的性能和出色的设计理念。

相较而言，司马灰等人从头到脚的装备，甚至经验和技能，反倒都不如十几年前的联合考察队，此时自然毫不迟疑，把能换的全给换了。

不过这次最为重要的一件东西，还是胜香邻在舱中找到的“重磁力勘测表”。这种仪器很精密，与军用罗盘差不多大小，可以直接探明地底空洞内磁场或铁石蕴藏的情况，气压和深度也都能测量，有了它就不必再依赖“磁蛇”指引方位了。

众人找到了补给舱里的重要物资，心中踏实了许多，一直以来笼罩

在心头的绝望情绪，终于得到稍许缓解，也有信心和胆量继续往深处走了。

司马灰感觉到地底的气压越来越低，看了看怀表，这一来二去，又耽搁了足有两个钟头，收拾齐整之后，就准备带着其余三人动身出发。

没想到这时又有变故出现，原来通讯班长刘江河，在空投下的补给舱内找到了“短波定位器”，可是关闭掉之后，他发现地底仍有持续的“短波信号”存在。而且这段信号十分古怪，因为通常的“定位短波”，按惯例都使用单节信号，没有具体内容，但从沙海深处传来的短波，却显得有些蹊跷。

司马灰本就敢于冒险，现在又有了武器，更是气粗胆壮，因此对刘江河所言不以为意：“既然补给舱里配备了定位信号装置，联合考察队自然也会携带短波通讯器材，所以我估计这另一个信号的来源，应该就是考察队最后所处的位置，即使那些队员全部遇难死亡了，联络信号也会持续发射。不过测站与极渊之间存在厚重的云雾，所以洞道里接收不到来自下面的信号。咱们现在却可以根据它进行定位，找到考察队在极渊中遇难的地点。”

胜香邻疑惑起来，她问刘江河：“你刚才说这段摩尔斯电码有些古怪，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讯班长刘江河解释说，普通的定位信号一般没有具体内容，也就是“嘀”或“嗒”的任意一节，但来自地下深处的信号，却是由一组“摩尔斯电报码”构成，它的内容简单明确——“我是615，不要接近我”。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六话 二排左一

司马灰听通讯班长报告了“摩尔斯电码”的内容，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说这段信号显得十分“古怪”了。

根据考古队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早在1953年的时候，苏联武装力量第zt独立潜航支队，有一艘柴油动力的Z级常规潜水艇，携带两枚潜地火箭出航。由于领航仪器失灵，导致它在海中迷航失踪，从此下落不明，该潜艇的战术舷号为“615”。

不知当时苏联人得到了什么情报，竟判断这“Z-615潜艇”出现在了罗布泊荒漠地下。为了保守“潜地火箭”的机密，遂于中方达成协议，共同进行“罗布泊望远镜”计划，将洞道挖掘至地下10000多米深的区域。

但经过大地电场透视探测，存在于“摩霍洛维奇不连续面”之间的空洞中。并没有这艘苏军潜艇的踪迹，却意外发现了两个神秘的铁质物体。

于是在1958年，派遣了一支由22名成员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到地底执行实地勘测，同时也肩负着寻找“Z-615潜艇”的任务。随后就是联合考察队在地下失踪，与洞道内测站的通讯完全中断，又正值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整个行动被迫冻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古队在地底收到的“摩尔斯电码”信号，如果确实为明码发报，又没有使用加密暗语，那就应该来自于那艘失踪的“Z-615潜艇”，但它好像是一段特殊的“警告”，而不是什么“求救信号”，也许苏军潜艇就迷失在这片沙海深处。

不过司马灰等人都无法判断，这个定位信号是不是“陷阱”，因为“绿色坟墓”地下组织的特务，已经在当时渗透到了“罗布泊望远镜”内部。倘若真是“Z-615潜艇”在发出警告，也说明他们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险，知道生还无望，才会在死神降临之前，通过短波发射机告知搜救分队放弃任务，不要试图接近。

可既然在地底收到了这个神秘的信号，就很难让人忽略掉它的存在，何况搜索失踪的“Z-615潜艇”、寻找遇难的联合考察队、探明灭火古国的起源以及地下神庙的谜团，原本都在考古队制定的计划之内，所以司马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向通讯班长刘江河，详细询问了搜寻短波信号的方法。

通讯班长刘江河此时仅知道信号的大致方位，距离还不清楚，但信号的来源，与导航大铁人永恒凝望的方位一致。

现在考古队还无法预测，地下沙海尽头的黑暗中存在着什么，但即使收到了来自苏军潜艇的短波信号，众人也很难相信它当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毕竟罗布泊荒漠深处内陆，受到地底陨冰爆炸影响产生的时间裂缝，好像也未曾波及到罗布泊以外的区域，根本无法想象远在太平洋海域失踪的Z-615潜艇怎么到了此处。

司马灰对众人说：“连尼克松都访华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至于短波信号的来源究竟是不是失踪的苏军潜艇，必须直接侦察过才见分晓，但我对它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咱们到时候还是要谨慎行事，千万大意不得。”

其余三人都说正该如此，毕竟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还是探寻地下古国的起源，实在找不到Z-615潜艇也不用过于勉强。

众人随即通过测绘仪器和罗盘确认方位，背上PPS冲锋枪，拖拽着沙橇。继续向沙海深处进发。

考古队在地下渐行渐深，周围始终漆黑一团，只觉沙海起伏，漫无边际，寂静的空间和单调的地形，很容易使人感到心神疲惫，昏昏欲睡。

通讯班长刘江河几天来惜绪紧张焦虑，休整的时候几乎没怎么合过眼，这时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连滚下沙坡都毫无知觉。多亏被司马灰等人及时发现，才没把他丢下，这种情况下一旦掉队失散，也就意味着死亡。

先前搜寻补给舱的时候，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而且地下危机四伏，在沙海中宿营十分凶险，所以司马灰不敢让众人止步，连吃东西都要继续走，直到遇上风暴才能停下。他现在只能一边提防着周围的动静，一边让众人都跟通讯班长说话，免得他再次掉队。

考古队在找到空投下的物资装备之后，原本绝望悲观的情绪有所好转，好像在黑雾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甚至觉得也许有机会成功完成任务，然后活着回去。这些天经历了这么多事，每个人不都在潜意识中，审视着自己的人生观，所以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如果能活下来，今后将会何去何从？

罗大舌头没什么太大的心愿，无非就是报了仇，找到Z-615潜艇和地下神庙，像马王堆女尸一样能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露回脸，若是再混个一官半职的赚上十七级工资，那就算对得起他爹罗万山了。

胜香邻父母都已故去，刚得知英国还有个表姐，可面都没见过就已经不在了，身边也没有什么牵挂。要是能活下来，应该还是要回到测绘分队工作，要不然还能去哪呢？她问司马灰将来的打算，是不是也和罗大舌头一样，想继续留在考古队？

司马灰知道考古队能活着回去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大概只有万分之一，因为没有苏联的“减压舱”，仅是地压综合症就足以要了性命，如今退路也已彻底断绝。何况他跟罗大舌头，又曾在缅北丛林里被化学落叶剂灼伤，恐怕回去也活不了几年。他现在是能活一天算一天，只想尽快找到“绿色坟墓”的首脑，把这笔帐彻底消了，从没考虑过以后的事。

不过“希望”确实是人在绝境中最需要的东西，哪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司马灰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年来，还真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究竟能做些什么。从缅甸逃回来之后，好不容易被宋地球收留，以为从此能有份正经职业，可没多久宋地球就遇害身亡了，毕竟自己这身份是临时工，与烧锅炉的水暖勤杂人员一个待遇，连档案都在劳动局，回去之后单位还能不能接收都不好说，所以他对此事也没存什么指望。

司马灰甚至越想越是迷茫，总不能再跑回缅甸参加游击队，他又不愿意到北大荒农场去刨地，最多也就是到“黑屋”继续扒铁道，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如果是眼下说最奢望的事，那就能够是找个清静地方住几年。

罗大舌头斥道：“你找清静地方干什么，想炼丹去？我记得你当年不是一直谋划着，要把夏芹娶回山上当压寨夫人吗？”

司马灰说：“那都是哪辈子的事了，再说夏副司令员看我去了就想掏枪，我都不敢从他们家门口过，你在军区的名声比我好多了，要是你主动上门求亲，这事兴许能成。”

罗大舌头信以为真了，忙问司马灰：“你觉得人家小夏真对我有意思吗，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那个...那个夏副司令员还算清正廉洁吧？”

司马灰说：“我觉得这也得分是什么事，你要敢空着手上门，就冲夏副司令员那脾气，他还不直接让人把你拖出去毙了？”

罗大舌头感到很为难：“问题现在咱都瓢底了。我哪还有钱去贿赂他老人家？宋地球许给咱的工资待遇根本就没兑现.....”

司马灰说：“那你回去好好工作，攒够了钱再说，反正娶媳妇生娃的事也不用着急，俗话说好女不怕丑，生到四十九。”

罗大舌头和司马灰胡扯了几句，又趁机问通讯班长刘江河：“你这个生瓜蛋子，在老家牧区的时候有没有相过对象？”

通讯班长刘江河可不像罗大舌头似的什么都敢说，他只希望能顺利完成上级部署的艰巨任务，立功提干，继续留在部队，要不然再过半年服役期满就该退伍了，他在无线连学的通讯技术，回到地方完全用不上。但刘江河觉得这次所要执行的任务，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经常会拖考古队的后腿，不仅帮不上忙，还致使“光学无线电”受损，使考古队同后方失去了联络，回去不被处分就不错了，怕是指望不上立功受奖。另外他也十分佩服司马灰和罗大海的本事，真要是离开了部队，他就想跟司马灰学点技术，哪怕给考古队当个铲匠之类的临时工也行，吃公家饭总强似回到牧区撵羊毛。

司马灰心中感叹：“我自己都不知道将来该去什么地方混饭吃，上哪给你小子走后门？”但他不想让刘江河感到失望，因此也没拒绝。

司马灰察觉到气压变得更低了，寂静的空气中似乎潜伏着不安的噪动，而考古队正在经过的地形四周耸起，像是一处类似月球表面的“环形坑”，直径仅在十米左右。可能是千万年前从地幔里上升的热流或熔岩喷涌形成，此处沙层较浅，正可以作为倚托，躲避随时都会到来的风暴，便让众人就地停下，仰卧在环形坑边缘轮流睡上一阵。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募地里风如潮涌，砂石飞走，司马灰立刻惊醒过来，他发觉地底出现的气象云比预想中还要恐怖得多，就戴好风镜，让通讯班长把沙橇拖到身边，然后伏在地上等待风暴的到来。

这时胜香邻取出一张照片交给司马灰，先前在“地底测站”中找到了一些档案和资料，她刚才发现里面有张照片，是1958年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的合影。

司马灰接过来。借着矿灯的光亮看了看，这张照片确实是考察队全体22名成员的合影，他们分成三排，前排坐在地上，中排半蹲，后排站立，背景在荒漠里，也许是“罗布泊望远镜”的洞道外部。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一个人。”

司马灰将照片拿起来再次端详，果然是有些地方不对劲，那感觉就跟深更半夜里见了鬼似的，不觉奇道：“这个人？”

正自疑惑之际，趴在旁边的罗大舌头突然一拍司马灰肩膀，用手指了指远处，提醒他情况有异。

司马灰放眼眺望，见从远处的黑暗里出现了一条白线，好像是有某种发光物体，随着距离渐近，朦胧暗淡的细长光线，迅速变成了摇曳不定的白练，一个犹如巨型水母般的白色幽灵，漂浮在漆黑无边的大海中，绵延数十里之长。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七话 摄影鬼影

司马灰极是惊诧，问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使劲用手抹了抹风镜，想看得再清楚一些。

其余三人也都怔住了无言以对，冒着凛冽的风沙趴在环形坑边缘，胆战心惊地注视着这绚丽与恐怖到了极至的罕见奇观。

云层中的发光物体移动甚快，随着它的迅速接近，大量冰尘随着惊风呼啸而下，声如雷霆，势如移山，似乎是凝聚在地底的“冷却积雨云”被气流带动，形成了延绵数十公里的冰屑尘埃，又受到了地压摩擦，使气流周围环绕着变幻莫测的光雾，出现了极光般诡异的现象。

众人只觉脸颊如被刀割，谁也不敢再去看了，都将身体与沉重的纱橇绑定，抱头蜷缩在环形坑中躲避冰尘。挨了许久，地底的“冷却气象云带”才终于消失，沙海中温度回升，使冰屑尘埃降下后转为水雾，白茫茫地弥漫不散。

司马灰等人被风沙埋了半截，冻得手脚都麻木了，待到稍能活动，就相继爬出来解开绳索，掸去身上的沙尘。看见没有人员失踪受伤，才松了口气，又躺在坑底喘歇了半天，胸中被罡风所窒的闷恶之状才得以缓解，于是拖出负重滑橇，准备继续出发。

司马灰在动身前，又从衣袋里掏出考察队的照片，刚才风暴来临时未及细看，此时反复端详，见这张照片拍摄得非常清晰，别的地方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是其中位于二排左一的人员，脸部出现了一块暗淡模糊的光斑，使整张脸的五官都被伸长了，面目已经无法辨认，显得十分怪异。

这时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也都上前来看，众人以前听说过有些照片里能拍到鬼影，因为相机是感光器材，能够捕捉到一些人眼看不到的东西。可他们并没真正见过“幽灵照片”，不知此类照片是真是假。

可如果真有某部照相机能拍摄到“幽灵”，那它多半就是这张照片里的模样，这就是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合影带给司马灰等人的直观感受。

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一切正常，惟有二排左一的人员脸部模糊。如果是技术原因或机器故障，怎么就不偏不斜的出现在这张脸上？

司马灰以前看过不少死尸的照片，知道用照相机拍摄死人也不会变形。何况考察队合影的时候都还活着，脸部怎么会出现“鬼影”？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我也不知道照片中会不会呈现人眼看不到的东西，但摄影中确实有“鬼影”一词，全称是“摄影鬼影”，并不是真能拍摄到幽灵，而是专指一些反射光斑。

咱们之前没有得到太多关于联合考察队的具体资料，现在虽然发现了这张照片，却仍有一名队员的身份无法确认。

罗大舌头很内行地说：“摄影鬼影其实就是鬼影，不管是什么东西反射到照相机里，它总得有个来源不是？”

司马灰点头道：“我虽然不太了解什么是摄影鬼影，可就是感觉这张照片有些问题，或者说问题出在……被照相机拍摄到的那名队员身上。”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几句，始终不得要领，眼下虽然有了“照片”，失踪的考察队却还是下落不明，只好暂且记下这条线索，再次整装出发，寻着沙海深处传来的微弱电波信号向前行进。

大多数时候，地底流沙下的气温高达摄氏四五十度，在地压的作用下，半空水雾凝聚不散，经常会出现局部性的冰雹和暴雨。为了节约电池和干粮，考古队就用鲸骨蛇油为烛，以火照罗盘而行。

地下黑得像是锅底，偶尔出现的光线也伴随着大规模风暴，测距仪在这种环境下失去了作用。众人已经算不清在沙海中走了多远，也不知今后还要再走多远，只能寻着断断续续的陨铁航标，一个点一个点的向前移动。

考古队无法确定地底的空洞是否存在尽头，只是感觉到已经走出了“黑雾”出没的区域，而来自“Z-615”的短波信号却仍在更为深远的地方。

众人越走心里越是没底，在漆黑的空间内，仅仅依靠有限的参照物，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又与外界彻底隔绝。每个人都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直到一条宽阔的深谷，出现在了考古队的面前。

胜香邻取出“重磁力探测表”看了一阵，认为深谷中应该没有任何金属物质存在，就问司马灰是否要绕行过去。

司马灰看地形险要，下面更是深不可测，估计以前曾是极渊里的一处“海沟”，暗流和旋涡都是从这种地方涌出来的。虽然此刻地下之海已经枯竭，但深处情况不明，自然是“宁走三步远，不贪一步险”，还是绕路比较稳妥。

可通讯班长刘江河却在这时报告说，那段鬼魅般微弱的“摩尔斯密码”，其来源应该就在这条深谷之中。

司马灰倍感诧异，“重磁力探测表”分明显示谷地不存在金属物体，可通讯班长却认为“Z-615潜艇”的电波信号，就来自于海沟底部。要不是探测表坏了，那就是短波装置出现了故障，他问刘江河是否可以确认无误？

通讯班长刘江河表示愿用人头担保不会出错，考古探洞之类的工作他确实是不行，但在通讯方面却是技术尖子。

司马灰等人还算信得过通讯班长刘江河，可是苏军的“Z-615潜艇”体积何等庞大，那简直是条百米长的“钢铁巨鲸”。它的存在，会使“重磁力探测表”的侦测数值发疯般地狂跳起来，为什么此时表盘没有丝毫反应？

众人面面相觑，谁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可问题究竟出在哪？按理说“Z-615潜艇”没有出现在罗布泊地底才是正常情况，但这段“摩尔斯密电码”的信号来源又是什么？

考古队权衡轻重，都认为就算是飞蛾扑火，也应该下去探明情况。于是放下沙橇，各自带上背囊和冲锋枪，寻找相对狭窄平缓的区域下行，遇到陡峭之处就使用绳钩，穿过一层层缥缈的薄雾，终于下到百米深浅的谷底。

司马灰用矿灯照了照，见四周层层密密的都是珊瑚化石，都有数米来高，色泽灰白，形同苍松古柏，表面布满了蛀洞，使原本就高低错落的地形，变得更为崎岖复杂，化石中的积水散发着腐臭。

司马灰为了防止遭遇意外，吩咐众人都罩上“鲨鱼腮式防化呼吸器”，并将冲锋枪机柄上的保险活销拽开，又打了个手势，命通讯班长重新确认。然后他指着传出信号的方向，告诉罗大舌头说：“你们伪军走前边，给我们皇军带路。”

罗大舌头很不情愿，嘴里又在不清不楚地发些牢骚，可带着防化呼吸器，使得说话声格外沉闷，所以谁也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一个接一个紧紧跟随，迂回向纵深区域搜寻。

这段神秘的信号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此时谁都没有把握能找到它的根源所在，随着距离逐渐接近，都不免有些忐忑难安。提心吊胆地走了一阵，见地底火山岩构成的缝隙里，有具大型生物的骨架，看颅骨并不像座头鲸。

众人走到近处，发觉自己还没那古生物下颌骨的一半高，都不禁毛骨耸动，估计这里曾是某种古代海洋生物的巢穴。但极渊里的死亡之海早已枯竭了几千年，来自苏军“Z-615潜艇”的电波果真从此传出？

据说美苏早期发射到外太空的探测器，曾收到过许多神秘难解的电波信号，一度有人认为，死者的亡魂都聚集到那里。甚至还有谣言，声称电波中含有警告，让世人千万不要接近。直到几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只是电磁产生的“宇宙微波辐射”，它从亘古洪荒之时就已经存在，与电视机上出现的雪花，已经收音机里杂乱的噪声，都属于同一来源，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电磁干扰现象。

考古队接收到的信号虽然微弱，却不会是毫无实际内容的“微波辐射”，司马灰等人一面猜测着信号的来源，一面向化石洞窟深处搜寻。可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又报告情况不对，来自“Z-615”的短波信号突然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竟然完全沉寂消失，再也接收不到了。

司马灰感到这件事颇不寻常：“持续发射多年的短波信号，怎么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没了？”

通讯班长敢用军籍担保不会出错，他推测“615短波信号”，并不是停止，而是消失，是信号的来源消失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只有一种合理解释。

司马灰转过头看了一眼通讯班长，此时隔着“防化呼吸器”，根本看不到脸色如何，可对方眼中似乎闪过了一抹绿幽幽的诡异光芒。在一片漆黑的深谷中，即使隔着面罩也能使人察觉。

司马灰心生疑惑，逼近一步问道：“这两者有区别吗？信号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八话 火洲

通讯班长刘江河告诉其余三人，如果考古队此前接收到的“短波定位信号”，确实来自于失踪的苏军“Z-615潜艇”，根据它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最后消失无踪，大概只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这艘潜艇仍在海底持续移动，又进入了某个存在干扰的盲区，所以短波信号被完全隔绝了。

罗大舌头不太相信：“这地方除了沙子就是化石，那潜艇又不是活物，它要是落在此处至少也得被埋上半截，怎么可能还在持续移动？”

通讯班长也觉得此事很难以让人信服，就连他自己都没法相信，毕竟苏军Z级潜艇的续航能力，仅为“11000海里”，从1953年失踪至今，怎么可能仍在没有水的区域里持续航行？可是从技术层面上分析，却只有这种解释才说得通。

胜香邻觉得仅凭一段“摩尔斯密电码”，也不能肯定就是失踪的苏军潜艇，地下空洞内可惊可怪的异常现象很多，有不少情况已经超出了考古队所能理解的极限，而且Z-615的短波信号本身就来历不明，既然已经无法定位，很难再去究其根源，这深谷中不宜久留，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宜。

司马灰在旁一言不发，隔着“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的面罩，暗中打量通讯班长，此时却已看不到了那抹幽灵般的绿光，好像一眨眼就没了，可司马灰的视力是2.0，自认为不会看错，他心想这刘江河是考古队里的军籍人员，身份来历都很清楚，没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竟会是“绿色坟墓”那个地下组织的潜伏分子？

这时司马灰忽觉地层深处有振动传来，自下而上来得好快，他低头一看，发现脚下龟裂的岩缝里正涌出一缕缕浓密的烟雾，闪烁着鬼火般的暗光。

胜香邻忙将司马灰向后拽开，就看绿色的浓烟越来越多，那地下像是有座烟囱喷涌，烟尘滚滚向上升腾，众人都感到皮肤烧灼难挡，仿佛多呆一会儿就会被它烤焦，当即纷纷退避，可深谷中涌出浓烟的地方不下百十处，烟柱有大有小，有的竟高达几十米，都是色呈深绿，极是耀眼刺目。

司马灰这才知道通讯班长面罩上的绿光，是从地底产生气态冷光映射而成，他退开几步，问胜香邻：“这种烟尘怎么跟间歇泉似的说出来就

出来了？”

胜香邻识得厉害，她对司马灰说：“地底气态物质呈现绿色，说明其中含有致命的强酸，一旦接触到人体就会被腐蚀、烧焦，大伙绕开走，千万别让它碰到。”

司马灰回头去看来路，发现已被间歇泉喷涌出来的灼热气体遮蔽，只得招呼众人绕开谷底的一团团浓烟，拼命向纵深处逃去。

众人一直跑到深谷尽头，都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胸膛好似要炸开来一般，途中也没见那艘Z级潜艇的踪影，甚至没有任何出现过的迹象。

司马灰见具有强酸的浓密烟尘被远远抛在身后，才让众人逐渐放缓脚步，穿过深谷，又是绵延起伏的无边沙海。司马灰寻思这一路上物资不断消耗，剩下的水粮已经非常有限，没必要再耽搁时间返回去取沙橇，于是根据“重磁力探测表”的指引，寻着方向跋涉前行。

考古队翻过一道道沙坡后，流沙下开始出现了风蚀沉降的地层结构，地幔里剧烈运动的热对流使岩层旱裂，大自然的变迁造就了神秘雄奇的罕见地貌，在地底沙海的腹地形成了一处“火洲”。

这近似戈壁般空旷的“火洲”，也在不断被流沙吞没，众人走到荒无人踪的茫茫沙海深处，迎面出现了一座奇异的古代城郭，规模宏大，但它早已成为了无人居住的废墟，周围只有断断续续的残破城垣，城壁内则是密密层层石窟洞穴，沟壑蜿蜒，深邃莫测，怪诞的高大石人孤兀地耸立其间，被风沙切割得上粗下细，形如蘑菇，浑厚肃穆。

考古队穿过深渊里的茫茫沙海跋涉至此，个个皆是疲惫不堪，陡然间找到了这座失落的地下古城，都是思潮起伏，心跳加速，一时间恍如置身于世界的尽头，触摸到了来自远古时代的幽深气息。

司马灰不敢掉以轻心，率领其余三人攀上城壁，先向内观望良久，除了风动流沙，古城中只有黑漆漆地一片沉寂，是座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死城。

胜香邻拨开沙土，见墙体砖石表面孔隙较多，就知道这是古代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凝灰岩”。

此时远处云层中有道雷电击下，众人借着微弱的光亮，见古城深处依稀有一座黑沉沉的锥形高峰，整个城池都是绕山而造，可那山体没有尖顶，似乎是座沉眠的“地下火山”。

司马灰猜测那是地幔里的熔岩喷涌而成的火山，这地底古城几千年

来依然完好，也许是座“死火山”，倒不必为此事担心，但他先前并没有想到，在深渊下的火山岩群地带，竟隐藏着规模宏大的地下建筑遗址，历史上对此毫无记载，一切情况都属未知。

总之这是个比“楼兰王朝”年代更为神秘古老，建筑更为奇异壮观的古国废墟，不知道能在里面发现什么惊人的秘密，而现在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这么庞大的城池为何要建在地下？是否与那座“神庙”有关？

不过仅凭考古队的四名成员，面对规模庞大的废墟遗址，想尽快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却又谈何容易，只好把目标定位于古城最深处的火山，也许那座高耸的山体就是“内城”，毕竟它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区域。

通讯班长刘江河提醒司马灰等人，千万不要触碰古城中的任何东西，因为穿梭于沙漠中的驼队里，千年来始终流传着关于“魔鬼城”的传说，据说自古以来，没有谁知道魔鬼城是何人所建，又是建于何时。那里路途凶险，极难到达，目睹过它真正面目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历尽千难万险找到古城，最终也会被恶鬼夺去性命，城中莫名其妙涌动的风沙，往往就是恶鬼出没的征兆。

胜香邻也曾听说过此事，她对通讯班长刘江河说：“其实魔鬼城并不是古迹，而是罗布泊东北方一片风蚀垄槽的雅丹地貌，当地风沙暴烈、荒无人烟、道路艰难，古人经过时远远观望，多半会以为看到了荒漠中的一座古城，并载入史书，后人但见奇异，却不知它的根由，因此传说附会，愈传愈甚。”

通讯班长刘江河并不懂得什么是“风蚀垄槽”地貌，但他自幼长于驼队，常听老人们讲述大漠戈壁之中的古怪传说，心中难免有些耸栗。

司马灰看古城中构造复杂，深处好像存在着一种死亡与绝望的恐怖气息，表面看似沉寂，却必然有潜在的巨大危险，还不知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也担心通讯班长会有闪失，就吩咐他提着“电石灯”紧紧跟住。

考古队翻过断壁，寻路向古城深处的山峰移动，满目都是耸立的石峰和断岩，它们形成了无数笋状石柱和烟囱状的石丛，岩洞内有机相连，成为相互贯通的高大房屋，其下更分为数层，深达几十米，分布这密如蛛网的通风道。

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地质结构，是远古时代地底火山爆发后，长期遭受风化和流水侵蚀，其残存部分形成了大量锥形土塔和各种洞窟，也使古城中的道路迂回曲折，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一进去就能把人转晕了，又多被流沙埋没，所以众人也不敢轻易深入地洞中探索，只能在上

边用矿灯照视，然而荒毁甚重，始终没有什么发现。

古城中到处都有一些看似不成形状的乱石，可走到近处抚去沙尘，就会看到成万个石雕的俑人，形貌宁静自在，从不同角度冷漠地注凝望着前方，似乎任何东西都无法逃避它们的视线。

考古队摸索着走到山脚下，又有一道坚厚的墙壁，有座近十米高的巨大石门洞穿山腹，两侧各嵌有一尊千斤大铜人，一个握蛇，一个乘龟，面目奇异，遍体铸有“夏朝古篆”，但已锈蚀磨损，难以细辨。

罗大舌头急于想看看这座古城里藏有什么，上前推动巨门，可任凭他浑身筋突，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却如蜻蜓撼柱，那石门纹丝不动。罗大舌头累得脸红脖子粗，他对其余三人道：“你们别光站后边看着，赶紧过来帮把手，要是推不开这道最坚固最反动的封建壁垒大门，咱可就白忙活一场了。”

通讯班长刘江河背起步枪，想上前伸手帮忙，司马灰拦住说：“别瞎折腾了，这座大石门厚重无比，八成是用滑道从里面给顶上了，咱这四个人别说推开，就是把全部雷管都用上，可能也炸不动它。”

这时胜香邻对司马灰说：“就是炸药够用也不能采取爆破作业，考古队做事不能没有底限，否则和土贼还有什么两样？另外根据重磁力探测表的显示，地底古城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环状金属物质。”

第六卷 时间匣子 第九话 石破天惊

司马灰有些意外：“地底古城里有环状金属物质？是不是这山体内存
在矿脉？现在能否确认具体是哪种物质？”

胜香邻摇头道：“我也没什么把握，只能推测是铜，它就藏在这座大
山里。”

罗大舌头也称奇道：“这事可真稀罕了，它能有多大体积？为什么会
是个……环状物？”

胜香邻的“重磁力探测表”，只能显示一些大致数据，估计地底埋藏
的环状金属物质，直径在三十米左右，至于别的情况，就很难凭空推想
了。

考古队虽然知道这座地下古城的建造者，很可能是在夏商周三代之
际，由黄河流域迁入地底，可除此之外，则是一无所知，各种地理古籍
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众人一时间无从着手，只能先到古城最深
处的洞窟里探个究竟。

地底古城出现在导航坐标的尽头，也许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都在
其中，现在距离“谜底”只有一步之遥，但古时候怎会有如此巨大的“环
状青铜器物”？

司马灰心想既然古城深处有座高大厚重的石门，山峰内部必然中
空，也许像口直上直下的深井，可以冒险从高处下到洞底，不过在此之
前，还是应该先地下洞穴中寻找路径，或许会有密道直通内城。

于是就让众人抓紧时间准备，先是胡乱吃了几口干粮裹腹，又把周
身上下收拾得紧衬利落了，然后在附近挖开一处被黄沙埋没的洞口，由
司马灰带上冲锋枪和电石灯，同罗大舌头下去进行侦察，那里边流沙太
多，空气质量并不理想，灯光也跟着忽明忽暗。

古城在地下层层叠叠分为数层，有些区域连接处又低又矮，易守难
攻，人在里面必须猫下腰才能钻过，就好象进入了错综复杂的蚂蚁窟
巢，两壁间人工开凿的痕迹清晰可见，贯穿的通风井深达百米，地下洞
道每一层的入口，都设有圆形石门，质地非常坚固，似乎是为了防备外
敌侵入。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腰系长绳，提着“电石灯”探路，边走边四处观
察，眼见地底古城规模宏伟，结构诡异，心下不禁暗自吃惊，感觉看到
的越多，反而了解的越少。最后寻着方位绕到内城巨门底部，隧道两边

的石壁上，凿刻着许多飞禽走兽的图形，他们用矿灯逐一照视，好像大部分内容，都描绘着万物消亡的传说，但内容古奥，一时难解其意，而且隧道尽头是条死路，无法进入山体内部，即使有密道也很难寻找，不得不原路撤出。

考古队只得涉险攀上高峰，此时地底云层涌动，狂沙滚滚，矗立于古城深处的锥形高峰，就像是城中的一座孤立沉默的巨塔，在黑雾中若隐若现，它苍茫险峻，沉重的存在感使人心惊胆寒，可能世人永远也搞不清楚，这里究竟蕴藏了多少古老且诡异的秘密。

锥形山体坡度陡峭，贫瘠裸露的火山岩上寸草不生，就连空气里都充斥着荒凉恐怖的气氛，顶部是巨大的盆形火山口，四壁布满了厚厚的尘埃，中间则是个浑圆的洞窟，直径大约在五十米以上。

司马灰等人攀到顶部，在火山口边缘向下俯瞰，感觉洞中恶风呼啸，黑暗中似乎有种巨大的吸力，将人向下拉扯，胆略稍逊之人别说往下看了，只在旁边站着都会觉得两腿发软。——【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上传，更多好书尽在 恐怖小说 t.book118.com】——

罗大海看得暗暗咋舌，他对司马灰说：“世上俗称四大黑，是包文正、呼延庆、三十儿下晚、无底的洞，我看这山肚子里简直比无底洞还黑，咱得先想个办法，探探它究竟有多深。”

司马灰点头同意，让胜香邻点亮一枚“信号烛”，从高处投向洞内，但是那团刺目的暗红色烟火刚落下去，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众人心中惊骇，信号烛在水里都能持续燃烧，而落到洞中转瞬间就熄灭了，可能山腹里也有浓密的烟尘或黑灰。

众人深知洞窟内凶险无比，但四周无路可通，另外勘测山体高度，估计考古队携带的长绳连接起来，可以垂到洞底，如今别无它策，只能冒死下去探明情况，就都罩上“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将全部长绳连接，一端钉在火山岩的缝隙中，逐一顺着长绳攀下。

司马灰仗着身手矫捷，当先而行，他把“电石灯”挂在身前，打开装在“Pith Helmet”上的矿灯，一道凝固似的光束立时投向前方，洞口聚集着大量被气流带动的浓厚烟尘，因此“信号烛”抛下去就看不见了，一旦穿过黑雾，就见信号烛落在下方百余米处，光芒虽已暗淡，却兀自燃烧未熄，但周围地气蔓延，四下里冥冥茫茫，也分辨不清究竟有些什么。

司马灰看山腹中并非无底，提着的心稍稍放松，攀着绳索下到底部，发觉脚下都铺着数米见方的平整砖石，缝隙里都布满了化合物形成的青苔，似乎山腹内是处地底宫殿，他此时无暇细看，见信号烛和电石

灯燃烧正常，就摘下防化呼吸器，将其余三人逐个接应下来。

众人感到这地方的高度不上不下，显得很古怪，都想先辨明置身何处，就重新引燃了一枚加长信号烛，周围百米之内，顿时亮如白昼，这才看清山腹里有座巨石砌成的高台，砖体砌合严密，一共分为七层，四面都有宽阔的梯形台阶，由庞大复杂的石像雕刻层层缠绕。洞底的火山喷发物经风化后，形成了有机的土层，一些奇形怪状的地底菌类植物，便在这个大坑里生长繁衍，使这座地下宫殿在几千年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被它们侵蚀覆盖。

众人愈看愈觉心惊，待到信号烛的光芒暗淡下来，就通过“重磁力探测表”的指引，攀到地下宫殿底层，司马灰发现有个黑沉沉的物体，无声无息地矗立在面前，他用冲锋枪枪托一戳，铜声冷然，知道地底的环状金属物质多半就是这个东西了，忙招呼其余三人过来观看。

司马灰抹去铜器上面的尘土，见其形体巨大，腹呈长方，有一人多高，两侧有蛇身为耳，四柱足空，铜蚀斑斓，虽古不朽，壁厚大约为六厘米，表面铸满了形态奇异的魑魅魍魉，周遭皆以龙虎蝉纹为饰。

胜香邻奇道：“这好象是一尊古鼎……”

司马灰有些莫名其妙，先前勘测的结果，是地底古城里有巨大的环状金属物质，怎么只有一尊古鼎？难道是“重磁力探测表”出现了故障？

这时罗大舌头在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司马灰过去一看，见又有一尊巨鼎，摸索着搜寻过去，一共找到九尊古鼎，体积相似，但形制各异，呈环状排列，看来事先勘测到的金属物质，就是这九尊大得出奇的青铜古鼎。

罗大舌头极是沮丧，考古队搭上好几条人命，才找到这座失落的地底古城，谁想到最后就找着这几个废铜烂铁，这就是命，人不能跟命争，你看看《西游记》就知道什么是命了，九九八十一难，其实没出长安之前，就已经有定数了，少一难也到不了西天。

司马灰见青铜古鼎上的纹刻何止千奇百怪，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废铜烂铁”，大鼎为国之重器，而考古队在地底发现的铜鼎，与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颇为不同，应该是上古之物，而且鼎身内外，遍铸各种图案，都与旧时传说相似。

司马灰想到这，就告诉罗大舌头等人：“关于这些古鼎的来历，我略知一二。”

胜香邻将信将疑，她觉得司马灰虽然有些本事，但能混进考古队，

并非是有什么博古通今的真才实学，这家伙不把铜鼎说成是大锅就不错了，又怎会知其来历？

其实司马灰对历史和考古是不在行，可毕竟是金点真传，通晓相物古理，他知道在往古之时，天上忽然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紧接着的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南面有一道火柱冲天而起，比太阳更耀眼的烈火将天空分为两半，空气剧烈的燃烧。

当时太阳爆，陨石降，密集的火舌如同狂风骤雨般落下，四极俱废，九洲分裂，世间陷入了一片漆黑，暴雨终年不断，洪荒泛滥，江河横溢，海水倒灌，天地万物，同为波臣，山妖恶鬼也都趁机出来攫人而食。

发生这场洪荒浩劫的时期，就在夏代，禹王涉九州，探四极，疏通河道治水，最终凿穿龙门，将洪水引入大海。可以说这一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次地理大考察。

根据《左传》记载：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又聚九州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其殊汇，骇视警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画焉。

那是说禹王将各方进献的青铜，并收集坠地的陨石，在涂山铸成九只大鼎，并在鼎上铸刻山脉河流、地形物产、飞禽走兽，也记载了大量离奇诡秘的事件，后世称为“山海之图”，至于这九只“禹王神鼎”的去向，早已无人知晓，只留下许多古老的传说和未解的谜。

此后出现的所有地理典籍，无不以此为根源，甚至相物憋宝之类的古术，涉及到许多的内容，也基本上出于其中。

司马灰推测这座地底古城中的大铜鼎，多半就是绘有山海之图的“禹王神鼎”，不知它何以落在此处，也许考古队想要寻找的“谜底”，就隐藏在那里。他逐个辨识，果然发现其中一尊古鼎外壁上的图案，记载了一个存在于时间起点的巨大深渊，一切的危险、奇迹、秘密，以及无法超越的深邃，全在这个无法抵达的地心黑洞中。

谜踪之国之《神农天匱》

全球首次以全新角度解密“死亡旋涡区”北纬30°骇世之谜高山藏幽谷，深海隐玄机位于北纬30°的大神农架阴峪海，究竟隐藏着怎样石破天惊的离奇真相？本集提要邪恶组织——绿色坟墓阴谋升级丧心又起、病狂复发·再惹血雨腥风身陷地下一万米轻信人青者死，退缩不前者亡深陷其中的你将坠入逃不脱的生死轮回面对一个个永远猜不透的恐怖怪图……揭秘连考古学家都不敢公开的大神农架神秘极渊之谜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一话 吞蛇碑

司马灰认为考古队在地底发现的巨大青铜器，藏于地下数千年，并未因氧化而生出铜蚀，可能是在铜中混入了陨石里的金属成分，而观其形制，正是古人造于涂山的“禹王鼎”，因为鼎身上铸有“山海之图”，那些神秘的图形与符号，涉及了远古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沙漠、湿地，以及海外山川巨变，矿物分布、植物分布，飞禽走兽的迁徙与灭绝、变异与演化等诸多信息。

其中有一尊巨鼎，遍铸地下魑魅魍魉之形，以时间和地层深度为序，依此记载着四极以下地形地貌，乃至各种矿藏和古怪生物，最底层则是一个无底深渊般的黑洞，里面还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半隐半现，不知究竟为何物，这个黑洞的位置与特征，都与考古队想要寻找的“神庙”十分相似。

每一处图形旁边都有虫鱼古篆进行注释，司马灰加以辨认，应该是“夏朝龙印”，他对此无能为力，半个古篆也认不出来，只是“禹王鼎”是相物古术的根源，司马灰向来听闻已久，所以不难推测出了这几尊巨鼎的来历。据说秦代的地理古籍《山海经》，就是根据古鼎上的“山海图”所做，但内容已失其真。

胜香邻听司马灰说得完全合乎逻辑，想来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也不免暗自惊叹，以往帝王诸侯的陵寝中，最重要的殉葬器物就是铜鼎，鼎为国之重器，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殉以九鼎，以此代表九州。如果寻根溯源，还属“禹王涂山铸鼎”为祖，因此禹王鼎又称“鼎母”，鼎上契刻的山海图，更是涵盖天地之秘，历史上对“禹王鼎”下落的记载十分模糊，想不到竟会出现在这座地下古城中。

罗大舌头焦躁地说：“我看这几尊大铜鼎里又没地图，对咱考古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趁早别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了。”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就你真是一肚子草包，以前总听宋地球说什么‘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越王剑、秦王镜’之类的国宝，可要放在这九尊青铜巨鼎面前，却都是重子重孙不值一提了，如今实属旷世难逢的机缘，这也是咱们从大沙坂进入地下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他又问胜香邻能不能把鼎身上的图案临摹下来，可这些记载着地底秘密的古老图形，神秘而又复杂，就算是找来一队人分头“描样”，怕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工，但现在的四个人里，只有胜香邻掌握着这门技术，其余三个人即使照着葫芦也画不成瓢，帮不上什么忙。

胜香邻说：“壁画才需要描样临摹，而大鼎上铸刻的图案可以直接拓下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她说着话就从背包里取出拓本，将古鼎上的团形逐片拓下，又编上记号注明位置。

司马灰等人全是外行，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在旁抽烟等候，合计着接下来要到山腹中的地宫里进行侦察。

通讯班长刘江河在旁负责戒备，他有些好奇地问司马灰：“司马首长，你刚才说这几尊铜鼎对考古队意义重大，它对咱们究竟能有什么用处？”

罗大舌头说：“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意义？典型的封建迷信思想黑线回潮，难道修正主义的错误工作路线，还要在考古队里旧调重谈？”

司马灰脑中也没什么头绪，无心再与罗大舌头胡扯，只能说其实考古队和“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想要寻找的目标，现在已是完全相同，也就是一个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赵老憋称其为“神庙”，它可能是因地幔能量高度集中，塌陷而成的一个“黑洞”，这个黑洞的具体位置和里面存在的秘密，已经超出了咱们所能理解的极限。

考古队现在唯一找到的确切线索，就是这座地下古城，和禹王鼎上的山海之图，但咱们解读不出夏朝古篆，单凭那些神秘诡异的图形，很难洞悉其中的真相。“绿色坟墓”组织中的物探工程师田克强，也就是那个代号为“86号房间”的特务，常年潜伏在新疆戈壁，窥视着罗布泊望远镜，这说明地底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直接威胁到了该组织的目标，我估计这些秘密就在“禹王鼎”里，考古队要想前往接近地心的黑洞，就必须想办法破解这个谜团。

这地底沙海的尽头，是一座环绕火山窟而建的古城，山腹里藏有地宫。夏代古篆和青铜大鼎，都直接印证了它是从黄河流域远迁而来，那时候人烟少、野兽多，山崩海怒，自然环境非常残酷，四方都有穴地而居之人，而铜鼎的存在，则说明洪荒时代已经结束，这座城墟应该是夏商王朝的后裔所留，所以考古队要继续搜寻地宫，希望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这时胜香邻已拓下图片，整理好了装进背包，只留下一张递给司马灰看，禹王鼎的山海图中，也记载了“极渊”。

司马灰接过来看了看，见那些图形都是地下波涛汹涌的深海，其中不乏“连城之鲸、万丈之蛟”。相传禹王涉九州、探四极，详细度量大地山川的形势，才凿开“龙门”导河入海，具体是东海还是南海，则已无从考证，仅知道洪水灌注之地被称为“禹墟”，也许这个地壳与地幔之间

的“空洞”，就是“禹墟”，不过这些事没有证据，只是凭空揣测。

司马灰知道这些图片不同寻常，就让胜香邻将其妥善收好备用，然后命众人起身离开，返回那座地宫的边缘，在与古城石门对应的方位，有一个墓道般的洞口，既高且阔，往里面看甚是沉寂阴冷，与戈壁火洲中的枯热截然不同。

考古队打开安装在“PithHelmet”上的矿灯，缓步走向深处，隧道里空无一物，两侧的洞室里也同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司马灰感到这里气氛不太对劲，提醒众人多加小心，谁也不要冒进。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中又开始有些发怵：“这地方实在太静了，好像连半个活人也没有。”

罗大舌头冷笑道：“这里要突然冒出个活人来，那才真是见着鬼了，奇怪的是连具死尸也没有……”

这时司马灰的矿灯光束，照到墙边躺着一具死尸，就见那尸体头颅奇大，仿佛水肿了一般，竟大过常人一倍有余，显得枯僵的脸部和脖颈很是细小，说不出的怪异恐怖。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理准备不足，看到那具尸体死状奇怪，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惊道：“死人！”

司马灰借着矿灯看到深处还有不少尸体，也暗觉吃惊，就按住刘江河的嘴，低声道：“你给我小点声，万一惊动起来几位，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又在危言耸听，把通讯班长刘江河吓得脸都绿了，她听着也有些心慌，就嗔怪道：“司马灰，你别总吓唬人行不行？”

司马灰对胜香邻说：“我可真不是吓唬你们，这些年我看得死人多，却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尸体。”

胜香邻点头道：“大伙务必谨慎些个，千万不要轻易触碰这些死尸。”

于是众人小心翼翼地上前察看，凭那些尸体的衣服和随身装备，就知道属于1958年失踪的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没想到他们也找到了这座古城，并在此遇难身亡。

罗大舌头挨着个数了数，一共有22具尸体，考察队的成员全死在这了，包括照片中那个“鬼影”。

这些考察队员死状诡异，距离尸体不远处，有一块古老斑斓的石碑

倚墙矗立，约有一人多高，形状像是人脸，可仅具轮廓，并没有刻出面目，只在底部雕着一张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倒吞一条怪蛇。

司马灰用矿灯照视地宫中的“吞蛇碑”，暗觉脊背发凉，似乎是考察队在接触这块石碑的时候，突然间遭遇了不测，竟未能走脱一个。但1958年这支考察队事关重大，司马灰虽知这附近必有凶险，也不敢草率了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他嘱咐其余三人，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谁都不准擅自接近地宫中的“吞蛇碑”。

众人逐个搜索尸体身上的口袋和背包，找到了一些地图和照片，以及笔记之类的物品，司马灰正在按照片逐个对比尸体的身份，死尸虽然枯僵，面部五官却仍可辨认。

这时却听身后有些声响，司马灰额上青筋直跳，心想：“刚说过不要接近那座古怪的吞蛇碑，怎么一转过头去就给忘了？”但他一抬头，就发觉考古队的其余三个成员都在身前，他心中猛然一沉，感觉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后边的是谁？”他大着胆子回过头去，同时将矿灯光束投向身后，身后除了石碑，更无一物。司马灰心说：“难不成这古碑年深岁久成了气候？”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二话 鬼奴

司马灰见墙下的“吞蛇碑”沉寂无声，没有任何异状，也不知刚才古怪的声响来自哪里，但他每次看到那块石碑，便感到全身寒毛发乍，他暗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就壮了壮胆子，按住矿灯凑到近处仔细打量。

这块“吞蛇碑”斑斓古朴，形状奇异，说它是座“石碑”，只是考古队根据其外形做出的称呼，没人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碑体上面的轮廓看上去像是人脸，但没有面目，只在底部有怪嘴吞蛇，显得甚是诡异残忍。

司马灰忽然想起旧时有部“驱蛇书”，俗称伏蛇咒，多为历代乞丐首领所持，只要展卷一读，群蛇不分巨细，都来听命。乞丐便挑捡其中粗大之蛇剥皮烹煮，作羹裹腹，但只有在荒年讨不来饭的时候才敢使用，否则就犯了忌讳，这座古碑是否也能聚蛇？可这地宫里除了考察队留下的22具尸体，也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

这时胜香邻告诉司马灰，考察队的尸体虽未腐坏，但脑颅变形，面部枯化严重，很难与照片上的容貌对比，这需要专业的技术鉴定。

司马灰心想考察队全部22具尸体都在这，说明照片里的摄影鬼影，确实是偶然的光学折射形成，也许是我们先前太多心了，如今发现了联合考察队的遇难地点，又从尸体身上找到了很多图纸和密码本，收获已经不小，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妙，于是让众人收拢死尸，用“205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拍下照片作为记录，然后转身撤离。

众人按原路往回走，可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地宫里四面都有隧道，中部是存在“吞蛇碑”的正殿，每条隧道两边依此藏有数间洞室，进来的时候估测隧道长度在两三百米左右，但走到尽头的时候，却没有找到洞口，只有冰冷坚厚的石壁。

罗大舌头茫然道：“咱这是走麻答了，怎么跑到死路上来了？”

胜香邻看了看罗盘上的指针，奇道：“方位没错，不应该是迷路了……”

司马灰心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座地宫里果然有些古怪，莫非是地底暗藏“机括”，能将进来的人活活困死？不过司马灰懂得销器变化，并不将此事放在眼内，告诉众人道：“据我看，这鬼地方算不得什么，除非是三岁顽童不晓，但要稍知相生相克之理，如踏平地一般。”说罢上前

摸索石壁，可随即发现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坚硬的凝灰岩砌合紧密，少说也有七八米厚，里面都是实心的，并不存在机括，即使用大量定向炸药，也未必能将它破坏。

通讯班长刘江河担心地说：“首长，这地底古城里肯定是闹鬼了，那些考察队的死人不想让咱们离开。”

司马灰说：“别他娘的自己吓唬自己，我看这事多半与地宫里的‘吞蛇碑’有关，现在已经走不脱了，咱们只能再回去找到那座古怪的石碑。”

考古队正要掉头往回走，耳听隧道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接触到墙壁发出“噉噉噉噉”的怪异声响，好像是许多肢节类生物，听声音越来越近，而且来势汹涌如潮，实是难计其数。

众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地宫深处究竟出现了什么，但见来者不善，“PPS冲锋枪”未必抵挡得住，只得退向旁边的洞室，又合力推动圆形石门，将与隧道连接的洞口彻底隔绝。

司马灰贴在石门上听了一阵，隐约听到外边隧道里的声音，都被挡在了外边，这才松了口气，刚一转身，发现其余三人都依着石壁怔住了，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司马灰心想这洞室内能有什么？他抬眼一看，也是吃惊不小，原来洞室墙下，无声无息地坐着个人。

那人形容枯槁，一脸的皱纹，满头全是白发，两眼如电，他也在盯着司马灰等人看，其装束与死在地底的考察队完全一样。

司马灰转念之间，就已分辨出这此人不会是绿色坟墓的“首脑”，因为“绿色坟墓”就像一个幽灵或行尸，那种阴森诡异的死亡气息很难掩盖，可考察队22具尸体不是都在地宫里吗，这“老白毛”会是什么人？

那老白毛盯着司马灰等人打量了一阵，忽然冷冷地开口问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司马灰不答，反问道：“你是1958年罗布泊望远镜考察队的成员？”

老白毛“哼”了一声，说道：“后生，这可是国家机密，谁是你领导，我要直接跟你们领导讲话。”

司马灰等人面面相觑，都觉得此人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宫中？难道遇上了考察队其中一名成员的“幽灵”？另外照片上好像没有这个人，莫非它就是那个“鬼影”？

司马灰感觉到情况不明，想先探探虚实，他吩咐通讯班长刘江河守住石门，提防密室里会有变事故发生，然后对那老白毛说：“我就是队伍里打头的，我跟主席合过影，还跟总理握过手.....”

罗大舌头插嘴道：“这事我可以作证，司马灰这小子确实跟主席合过影，可那是缅共的主席，跟他握手的是老挝总理。”

那老白毛听了更加疑惑，又问道：“这么说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了？”

司马灰见其态度不好，就没好气地说：“看你这倒霉模样肯定是位专家。”

老白毛点头道：“一般俗人都这么称呼我，我听着也习惯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滑，说来说去净兜圈子，这么下去几时才有结果？她就对那白毛专家直言相告，将考古队深入大沙坂，穿越地槽和煤炭森林，找到“地底测站”，接下来摆脱了“86号房间”的跟踪，又从“时间匣子”中逃脱，最终抵达沙海古城的经过，捡紧要的说了一遍，希望能够取得对方信任。

司马灰心想这“白毛专家”来历不明，怎能轻易把考古队的事情全告诉他了？可转念一想，考古队现在走进了死路，这些情况也没必要再保密了，因此并未加以阻拦，在旁静观其变，看对方究竟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白毛专家听得将信将疑，他好像是在猜测胜香邻说的事是真是假，沉思了一阵，才承认自己是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成员之一，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此，以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来非同小可，而且都与这山腹里的“吞蛇碑”有关。

他告诉司马灰等人：关于“罗布泊望远镜”，失踪的苏联潜水艇，乃至“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秘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了解，起码也知道个七八成，但这些事盘根错节，只能从最开始的时候说起，也就是天地构造之时。

自1543年开始，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哥白尼，就提出了“日心说”，从此天体演化的讨论被归入了科学范畴，逐渐形成了“星云说、遭遇说”等诸多流派，但事实上，所有关于天地起源的学说，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全都无法证明。

苏联科学家在“罗布泊望远镜”中采集到的岩心样本，其中含有矿物质“锆”，根据测量它的年龄来推测，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至少已经存在了46亿年，当时在地底发生了陨冰爆炸，才使这个距离地表10000米的深渊中出现了氧气和水。

然而早在四千多年以前，那个洪荒泛滥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空洞，禹王凿开黄河流域的龙门山洞窟，将洪水引注大泽，这

是史书上记载的“禹墟”，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极渊”，相传有十万阴兵在地底开凿暗河，才把洪水从龙门山导入“禹墟”。古人勘测地理的精准程度，以及工程的宏大与难度，即使放在今天也难以想象，只能归结成是有鬼神相助，其实是因年代久远，古书上的真实记载少之又少，许多方法都已经失传了。

司马灰越听越奇，这“白毛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他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这些秘密或许在地底古城里有所存留，但“夏朝古篆”在宋代以后，就已经无人能够解读，这老家伙究竟是个活人……还是照片中的“鬼影”显身了？

这时那白毛专家又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道，“夏朝古篆”出现的年代比甲骨文还要早，因为内容古奥，存世不多，并且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彻底失传了。但非是夸口，如今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懂，所以我才能破解这些惊世之谜，至于其中的原因，你们现在不要追问，先听老朽把话说完。

历史上有个“禹王锁蛟”传说，相传夏代有古妖，形若猿猴、金目雪牙，名为“巫支祁”，禹王在疏通淮河的时候，将巫支祁锁于深不见底的“淮井”中，也有观点认为巫支祁为大蛇，所以才有锁蛟之说。

事实上当时淮水边有个尊蛇为神的古国，其人穴地而居，不识火性，屡次掘开河道导致洪荒泛滥，在被夏王朝降伏后，就充为奴隶发往地底挖掘鬼渠，由于合理利用了蕴藏在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群，才使这条暗河蜿蜒数千里，又埋下诸多重器镇河。“禹王铜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失落在了地底，后来黄河里的大量淤泥沉陷，填塞了龙门山下的暗河，直到千年之后，才逐渐有鬼奴从地底逃出，遁入西域大漠，成为了“吐火罗人”的祖先，又有一脉分支在秦汉之际迁至缅甸，既是神秘消亡与地底的“灭火国”。

胜香邻听这白毛专家对几千年前的古老历史了如指掌，所知所识远超寻常，不由得又惊又奇，想不出对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在旁听的俩眼发直。

只有司马灰心中愈发怀疑，他不想再听这白毛专家大放獊词，在没有辨明对方身份之前，这些鬼话谁敢相信？

司马灰拿出考察队的照片，借着“电石灯”对着那白毛专家反复打量，这照片中没有一个人的相貌与其相似，即使对方是个死去多年的“亡灵”，它也绝不会是1958年那支联合考察队里的成员。

罗大舌头埋怨司马灰说：“你这人就是太多疑了，谁都不愿意相信，

那照片里不是还有个模糊不清的摄影鬼影吗，你又怎么确认第22个人不是这位老同志？”

司马灰说：“照片中鬼影的脸部虽然无从辨认，不过我能确定那是个俄国人。而咱们在地宫里遇到的这位‘白毛专家’，却根本不在考察队的照片上。”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三话 照片

照片中位于二排左一的“鬼影”，脸上虽然存在光斑无法辨认，可面部之外仍被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此时司马灰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细节，他发现考察队22名成员穿着的衣服不同，以此特征辨认，照片里的“鬼影”应该是个苏联人，所以不管“鬼影”的真实身份如何，至少不是这个躲藏在地下的“白毛专家”。

其余三人听了司马灰指出的问题，也是心中疑惑大增，对方显然知道许多重要机密，可此人来历不明，怎能相信他说的那些话？

那白毛专家看出众人戒备之心未减，就说照片确实是在考察队进入地底之前所拍摄，不过你们要想知道照片里的“鬼影”究竟是谁，就必须了解“绿色坟墓”组织的核心秘密，这个地下组织正式成立于1946年，它的结构像是一把“雨伞”，组织内部以不同的建筑物做为代号，坟墓最高，房间最低，而首脑就是掌握“伞柄”的那只手。

司马灰一直思索着如何从此地脱困，没心思再去理会这老白毛危言耸听，但对方忽然提到“绿色坟墓”，显然对这个地下组织所知甚深，他也只得沉住气听个究竟，并暗自揣情摩意，猜测这白毛专家的真实身份。

白毛专家显然深知“句句警人心，听者自动容”的道理，他先拿话稳住了考古队的四名成员，却不再提及“绿色坟墓”，而是继续谈先前说到的极深渊暗河。鬼奴是西域吐火罗人的祖先之一，吐火罗在印欧语系中有“洞窟”之意，因此可以将这座失落在地底的古城，暂称为“吐火罗城”。

古城中留存着大量壁画和夏朝古篆，记载了禹王探四极度量天地的传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禹墟”就是陨冰爆炸在地底形成了大空洞，它周围的地壳中也产生了近似峡谷的幽深裂隙，古人凿开龙门山洞窟，利用地缝为暗河，终于将处在内陆的洪水引入墟中。

夏朝龙篆里还记载着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地壳下有处无底深渊般的黑洞，它裂合无常，里面不知存在着什么物体。

古人将此视为禁忌，提也不能提，说也不能说，所以记载描述得十分有限，这些古老的秘密慢慢化做了时间的尘埃，几千年来再也无人提及。

物换星移，转眼已是1953年，冷战初期，一艘隶属于苏联武装力量

第40独立潜航支队，战术舷号为615的Z级柴油动力潜水艇，携带两枚“曙光”潜地火箭出航，在太平洋海域按照命令执行既定任务，当下潜至200米极限深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灾难性的海蚀，从此下落不明。

但事实上这艘潜艇失踪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到处游戈的“幽灵”，美国空军和英国舰队都曾在不同的区域内，接收到来自Z-615的短波定位信号，可来源都出现在根本不可能抵达的深海或地底，并在持续移动。

各方对此事极度重视，都打算抢先一步找到这艘幽灵潜艇，但经过多次探测搜寻，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当时有情报组织提供线索，推测这艘潜艇驶入了接近地心的黑洞，它的通讯信号混在来自地下的电磁微波辐射中反复出现，从而折射到了地表，而在地底持续移动的并不是Z-615潜艇，而是“黑洞”本身。

这个处于地幔与地心之间的“黑洞”，既是禹墟中记载的未知区域，因此失踪的苏军潜艇，将会在某个时间内，出现在罗布泊荒漠下的极渊里，至于它为什么会不断移动，至今还无人能够解释。

该情报的来源就是“绿色坟墓”，它前身为走私军火交易情报的地下组织，其成员秘密渗透于各地，但内部始终保持单线联络，全部由“首脑”通过电台直接掌控。

在那段特殊时期，冷战中的各种军事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其中就包括对地心的探测行动，苏联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将“地球望远镜计划”移师至罗布泊荒漠，并与中方达成协议，共同挖掘埋藏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经过大地电场透视分析，在地底发现了两个神秘的铁质物体，但不像是失踪的苏军潜艇，又因事先得知距离地表10000多米深的区域，曾是“禹墟”古迹，就在1958年组成一支联合考察队，其中包括地质与考古专家，以及军事观察员，前往极渊中进行实地勘测，在正式出发的前几天，考察队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也就是出现“鬼影”的那张照片。

照片中脸部无法辨认的成员，是一位来自苏联UKB设计局的军工，在拍摄完照片之后，这名军工就无缘无故地死了，尸检报告的结果被列入机密范畴，具体情况，只有苏方了解。

那时“绿色坟墓”已经逐渐摆脱了冷战势力的控制，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找到黑洞中的秘密，苏联的“罗布泊望远镜”计划，也只是它所利用的有效资源之一。在1958年前后，各方已开始察觉到这一情况，并将其排斥在“罗布泊望远镜”计划之外，国内也在历次镇反运动中抓捕了不少潜伏分子，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不归任何势力所属，内部又是单线联络，互不相识，如果不挖出“首脑”，很难将

之彻底铲除。

因此也有人怀疑，这名UKB设计局的军工，是被地下组织的潜伏分子所害，而照片里出现的“摄影鬼影”，绝不仅仅是个巧合，要按迷信的说法可能是被鬼上身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不过照相机究竟捕捉到了什么，也因缺少进一步的证据，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由于UKB设计局的军工意外死亡，考察队里出现了一个空缺，这老白毛就临时接到命令，随队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不料途中受到沙虫袭击，磁石电话机的线路被截断，短波发射机也出现了故障，从此失去了与后方联络，考察队在地底沙海中无从辨认方向，为了避开黑雾，只能依靠重磁力探测表，寻着导航的陨铁摸索到了这座古城中，等待搜救分队的到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漆黑死寂的城墟地宫，却是一个让一切生命有来无回的“魔窟”。

司马灰在旁听了半天，与前事加以印证，觉得这老白毛所言不虚。他和罗大舌头等人，向来对特务组织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这主要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确实潜伏着许多特务，那时候民间的谣言很多，一个个说得有鼻子有眼：诸如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爷爷一起生活，他临睡贪嘴，多吃了两块西瓜，半夜被尿憋醒了，睁眼一看他爷爷正在那偷偷摸摸地摆弄一部电台，原来这小孩的爷爷就是个特务，眼见事情败露就把自己的孙子活活掐死了；还有谣言说美帝造的原子弹，都是以人体器官来提炼原料，男的割卵蛋，女的割子宫，要是谁们家有人口失踪，那肯定是被敌特捉去当“原材料”了。

虽然现在也知道这都是源自田间地头的不实传闻，可对他们那一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不小，一提到特务组织就是水火不同炉的敌我关系，但司马灰认为“绿色坟墓”却不同寻常，这个秘密组织的目标，是妄图探测地心黑洞里的秘密，可那里又能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莫非想颠覆政权，让三座大山重新压在无产阶级脑袋上，使咱老百姓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儿罪？还是想学秦皇汉武，要破解长生不死超脱轮回之谜？仔细想想，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另外照片中的“鬼影”虽然已经死了，但考察队仍是22名成员的编制，而且全部尸体都在地底，这个“老白毛”究竟是人是鬼，他何以对“禹墟”中记载的秘密如此了解，为什么要说这座吐火罗古城是个“魔窟”，考察队在古城地宫里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难道此人……是个躲在匣子中的幽灵？

司马灰寻思不管遇上的是人是鬼，可总算逮着个明白的，此刻有许多疑点必须探个究竟，于是就问对方：“禹墟里虽然有些石刻壁画图形，但仍以蝌蚪般的夏代古篆为多，你能对几千年前的事情了解得如此透

彻，总不可能是看图猜意，如果解释不出原因，终究不能让人信服。”

那老白毛斜眼看了司马灰一眼，说道：“夏朝龙印比甲骨文出现得还要早，内容古奥神秘，近千年来始终无人能够破解，那是因为世人愚昧不明，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如果你只是对着古篆一个个的辨识，大概再过一千年，也还是认不出来半个。但甲骨文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只须找到一块同时刻有夏朝龙印与殷商甲骨文的古碑，将两者相互加以参照，要破解夏代古篆岂不易如反掌？”

司马灰与罗大舌头等人，根本搞不懂这些名堂，但听其来似乎不无道理。

胜香邻却知道这种“交叉对比法”确实存在，前些年法国考古队曾利用这种方法，成功破解了埃及法老墓中的大量神秘符号，其中就有著名的“死者之书”。

司马灰看到胜香邻点头示意，心知此事已无可疑之处，他虽然仍有无数谜团想要得到解答，但话要一句一句来说，取其轻重缓急，就先问那白毛专家，是否知道“绿色坟墓”的真实身份，以及这个地下组织想要寻找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那白毛专家说这件事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据《圣经列王记》所载，精研神秘学的所罗门王，曾告诫后世不能发掘埋在地底的宝藏，是因为深渊里蛰伏着“古代敌人”。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四话 魔窟

司马灰等人均是不解其意，《圣经列王记》中的神秘记载，怎会与接近地心的黑洞有关？“古代敌人”又是什么？

那老白毛解释说，“古代敌人”应该是指地底黑洞中存在的某种东西，各个古国的文明起源不同，都存在一定的孤立性和局限性，因此对它的认知也不相同，古印度称其为“弥楼山”，是洞悉时间始终的巨眼，巴比伦王朝认为是“创世之树”。

这些古老的传说也从侧面证实了，深渊出现的位置与时间并不确定，早在夏商王朝治世之际，因有“禹王碑”沉入其中镇鬼，所以古人也将这个黑洞视为“神庙”。

后世所存的“禹王碑”，都是根据殷商西周以来的青铜器铭文复刻而成，碑上用夏朝龙篆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虽有先贤古圣，也不破此关”，但古往今来，已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妄图窥探“神庙”里的秘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目标就在于此。

司马灰终于听出了一些头绪，原来真正的“禹王碑”，已被抛进了地底深渊，可碑刻中记载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虽然那白毛专家已经尽量把古奥言词说得通俗，他还是感到很难理解，不知其中藏有什么玄机。

胜香邻告诉司马灰：“好像是说亘古以来，虽有大圣大贤明澈一切的智者，也绝不应该揭开神庙里的秘密。”

司马灰更觉纳闷：“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白毛专家说：“原因谁都想问，但原因就是答案，我在吐火罗古城中也没有找到明确记载，禹王探测四极之时，曾将一块巨石填入地底深渊，堵死了洞口，后世称此物为禹王碑，据说巨石两面都刻有古文，正面为夏朝龙印，背面则阴刻秘篆，至于里面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后世已无人得知，而那艘苏军Z-615潜艇，也迷失在了黑洞附近，如果你们能设法找到潜艇的残骸，就相当于找到了入口。”

司马灰知道先前在沙海中遇到的“间歇泉”，大概也是从地幔深层涌动而出，所以事先才会在那片区域收到Z-615的短波信号，他听宋地球讲过，地幔下可能都是灼热气体形成的汹涌大海，但漆黑如墨，生物一旦接近，就将炽为飞灰，也许那黑洞般的深渊，正是随之漂浮移动，因此它出现的位置才会难以确定。而古人似乎掌握了其中的规律，黄金蜘蛛城密室里的“幽灵电波”，应该就是“黑洞”的坐标方位，奈何被“绿色坟

墓”抢了先机，现在考古队怎么才能找到那条“通道”？

那老白毛听司马灰讲述了在“黄金蜘蛛城”的遭遇，他也完全认同这种猜测，不过关于“通道”的记载，并不是孤本，“吐火罗山”里同样存有最原始的记录，但只有在破解了“夏朝龙篆”的前提下才能解读，如今这些内容都写在了他的笔记本中。说罢在怀中掏出一个本子，交给司马灰道：“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够活着离开此地，可以试着利用这本笔记，来寻找前往地心深渊的通道。”

司马灰接过来看了一眼，见里面都是夏朝古篆的解读之法，就将密码本揣在背包里，他暗觉这老白毛来历诡秘，所知所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察队的范畴，于是又问道：“你到底是谁？”

白毛专家有些不耐烦了：“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我就是考察队的成员之一。”

众人心中起疑：“考察队的人都死了，22具死尸全在这地宫里，并没有多余的幸存者，除非我们遇到的是个孤魂野鬼，否则怎么可能现身于此？”

那白毛专家目光犀利，早已看出众人疑惑所在，放低了声音说道：“其实你们不应该一再追问我的身份，而应该问我现在……究竟是个什么？”

众人闻言惊异至极，仅是这句问话的前提条件，也足以使人毛骨耸然：“什么叫究竟是个什么？”

司马灰心知古今成败之数，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神助”，也就是所谓的“运气”，考古队能在沙海深处的古城地宫中，遇到一个掌握着很多秘密的白毛专家，并从此人身上得到了破解“夏朝古篆”的密码本，虽然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却终于有了寻找“地心通道”的线索。

根据这白毛专家吐露的情况，司马灰等人已不难度测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绿色坟墓”曾在五十年代暗中为苏方提供情报，并渗透到“罗布泊望远镜”内部，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绿色坟墓”已经有机会解开通道之谜，但这个地下组织也认识到“禹墟”里埋藏的古迹，大都是无法辨读的“夏代龙篆”，即使找到了谜底，也是一个任何人都看不懂的答案，又因潜伏人员行动泄密，就彻底放弃了“罗布泊望远镜”，并将行动目标转移到缅北野人山大裂谷，窥取黄金蜘蛛城中的“幽灵电波”，如今考古队也已掌握了“通道”的秘密，可见天无绝人之路，运气到了，挥之不去，命里无时，求之不来，但这个秘密的来源，却不得不令人产生怀

疑。

因为众人始终无法确定白毛专家的身份，地底古城中又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怪异现象，先前怀疑是考古队进入了另一个“匣子”，才会遇到一个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人，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并非如此，所以他们实在想不出这老白毛究竟是人是鬼，又或者是个别的什么东西，一时间谁都没有回应。

那白毛专家见状说道：“还有好多事来不及跟你们讲了，当务之急，是你们得赶快想办法离开此地，如果有人能将密码本带出去，我也算闭得上眼了。”

胜香邻问道：“你不跟我们一同走？”

白毛专家脸上一阵抽搐：“我在1958年就已经死了，又能……跟你们逃到哪去？”

众人闻听此言无不失色，罗大舌头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旁蹿叨司马灰：“这老同志说得在理，咱可不能辜负了他的牺牲，能撤就撤吧！”

司马灰抬手让众人先别发慌，他寻思不把考察队困死在地宫里的原因搞清楚了，恐怕谁也逃不出去，不过这世上当真有鬼不成？司马灰遇上的怪事不少，可从没真正见到有鬼，曾听故老相传，人死之后一缕幽魂不散为鬼，除非是阴魂附尸而行，否则鬼在灯下无影，但地底砖壁漆黑，他将“电石灯”照过去，也完全看不清对方有没有影子，当真是人鬼难辨。

那白毛专家见司马灰用灯光照来，就抬手遮住光亮说道：“你们用不着对我感到恐惧，其实真正可怕的东西，应该是地宫里那块吞蛇碑……”

司马灰心头猛然一沉，果然与“吞蛇碑”有关，那古碑形同人脸，却没有面目，仅有一只吞噬怪蛇的大口，似乎象征着某种暗示，其本身又能有什么恐怖之处？

罗大舌头猜测道：“我瞧那石碑从里到外透着股邪气，也许古城地宫里有怪蛇，吞蛇碑很可能就是这种暗示……”

司马灰知道蛇在古代多被视为原始神秘生物的象征，因此汉高祖斩白蛇而定天下，吐火罗人的祖先也尊蛇为神，这地底有巨蛇倒是不算奇怪，但什么样的怪蛇才会形如古碑？

白毛专家摇头道：“吞蛇碑不是什么怪蛇，它也不是任何生物，吐火罗人视蛇为神，不会放置吞蛇的石碑。”

司马灰看地宫内部的石室低矮狭窄，估计里面也应该分为多重结

构，四壁间或有秘道石门，就吩咐通讯班长刘江河在周围仔细搜寻，这时听那白毛专家说古碑不是怪蛇，便问道：“吞蛇碑既然并非怪物，你为何会死在此处？你现在果真是个……早已死去多年的幽灵？”

白毛专家说：据我判断，吞蛇碑暗示着“第六空间”，这个魔窟般的“空间”只有入口，却没有出口。

司马灰对白毛专家所说的“第六空间”有些耳熟，因为在军事及地理应用上，通常习惯将“空间”分为五个区域：陆地为第一空间，海洋为第二空间，空中为第三空间，宇宙为第四空间，地表300米以内的空间为第五空间。因为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地物阻隔，雷达发现角的可控度非常有限，对雷达而言，“第五空间”一直都是未被攻破的极地和盲区。

司马灰却不知道还有个“第六空间”，胜香邻也从没听说过，甚至无从想象，莫非1958年的考察队，全部被这个“魔窟”吞噬了？

司马灰正想再问，却发现那白毛专家没了回应，他凑到墙下一看，只有一具枯僵的干尸，看样子已经死了多年，他虽然有些精神准备，仍不免感到心惊肉跳：“果真是阴魂附尸？”

胜香邻心头砰砰直跳，大着胆子上前去看那白毛专家的死尸。通讯班长刘江河见状忙道：“千万别过去，那是个鬼！”胜香邻摆手示意无妨，她看明尸体之后，转头问司马灰：“古城里为什么会有23具尸体，第六空间又是什么意思？”

罗大舌头经历了刚才这件事，觉得全身上下都起了层鸡皮疙瘩，也对胜香邻说：“别犯糊涂了，孤魂野鬼专把活人往死路上引，甭管它说什么，都绝对不能相信，咱得赶紧找路离开这鬼地方才是。”

司马灰暗觉此事十分蹊跷，考古队如今也被困在地宫中，必须想办法搞清楚遇到的“幽灵”究竟是个什么，以及“吞蛇碑”与1958年那支考察队遇难的真相，否则谁都别想活着离开此地。他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是“第六空间”，这多半是那白毛专家根据自身遭遇作出的主观判断，情况未必完全属实。不过将对方这句话和“吞蛇碑”的诡异形状联系在一起，却使司马灰受到了一些启发。

此刻罗大舌头已发现一处石壁较为松动，四周都有缝隙，应该是道暗墙，他趴在上面听了听，感觉外边没有异状，招手让司马灰与通讯班长刘江河上前帮手。

司马灰也急着寻找出路，于是不再多想，当下同其余二人用力去推墙壁，见那墙后确是有一条秘道，他用矿灯照进去，看里面沉寂深邃，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从方位上判断，似乎连接着旁边另一间洞室。

罗大舌头向里边瞧了几眼，扭头对司马灰说：“看来各庄的地道已经连成片了。”

司马灰点头道：“这地方结构很复杂，得小心别在里面走麻答了……”他说着话，转过身看了看后面，见胜香邻还在墙下察看那具死尸，就催促说：“阴魂附尸，生人莫近，咱得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胜香邻看那白毛专家的死状，虽如死去多年的僵尸一般，但身上的衣服却未腐坏，心中暗觉诧异，听到司马灰的话，就跟上来问道：“你们有没有感到什么地方可疑？”

罗大舌头说：“我看这鬼地方处处都很可疑，咱还是先想个办法找到出路，再说凡事只凭猜测也没有用，还是得到实地去看，腿到眼到……”

众人越想越是觉得心中没底，摸索着墙壁正要往前走，这时就听身后的死尸发出一阵怪声，司马灰倒吸了一口冷气，按住头顶的矿灯转头照视，光束投在白毛专家的脸上，就见那死尸的脸孔不知在何时偏转过来，嘴部大张，黑洞洞的冲着考古队，喉咙中“咕咕”作响。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五话 虫洞

众人在一片漆黑的地下突然听到这种动静，都觉得心颤股栗，想要撒腿就跑，可腿底下却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开步子。

这时就看尸体脑颅忽然膨胀，从七窍里挣扎钻出几十只“尸鲎”，最大的竟有手掌长短，色呈暗青，前端像是泥盆纪时期的鲎虫，生满了密层层层的螯牙，尾部生有脊柱形的坚硬肢节，着地爬行，速度奇快，发出“启齿咔嚓”的刺耳响声。

司马灰用矿灯照过去，眼中已经看得明白，心下更是一片雪亮，1958年那支深入罗布泊望远镜的考察队，都是被人在体内下了“尸鲎”，寄生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潜养成形，这在异方邪术里曾有记载，后世少有人知，只有不想让任何人窥探地底秘密的“绿色坟墓”，才会有如此手段。

不过此前在地宫里发现的22具尸体，都早已被“尸鲎”啃净了脑髓，而考古队遇到的白毛专家，显然才刚被吸成一具仅剩躯壳的死尸，这件事又如何解释？与“吞蛇碑”到底有什么关系？司马灰想到此处，又觉得如同置身在五里雾中，心头茫然一片。

这时通讯班长刘江河看到从死身体内钻出的“尸鲎”，已快速爬到自己近前，以手中的半自动步枪难以压制，真吓得魂飞海外去了，只好抬脚去踩，当场踏中一只，耳听“咔”地一声轻响，冒出许多黄绿色的黏液，恶臭刺鼻触脑，而他也随之惨叫一声，跟着跪倒在地，鞋底沾到鲎液的地方，竟被腐蚀开了一个窟窿，转瞬间就洞穿了皮肉，直至骨髓，并且仍在不断深入扩大，丝毫没有停止减缓的迹象。

胜香邻看到通讯班长刘江河势危，连忙上前扶住退向墙角，她用矿灯照到刘江河脚下伤势，发现“尸鲎”体内含有腐酸，这种强酸连铁板都能腐蚀透了，只消沾上一点就会蚀肌腐骨，伤身的血肉也随之变为强酸，不断加快腐蚀速度，救无可救，治无可治，什么时候烂成一滩脓水才算完，胜香邻虽然胆识不凡，但见通讯班长刘江河的惨况凶多吉少，也不禁寒透心底。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一看这情形，不敢再轻易使用“PPS冲锋枪”了，二人拔开长柄信号烛，将爬到近处的“尸鲎”一只只戳在地上烧死，那些从死者身体里爬出来的“尸鲎”还没蜕变为成虫，数量终归有限，凭着他们手疾眼快，尚能抵挡应付。

罗大舌头唯恐那白毛专家的死尸里还有“尸鳖”，就将没有烧尽的“信号烛”扔到尸体上，烟火中尸气弥漫，臭不可闻。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继续注意周围的动静，然后返身察看伤情，就见通讯班长刘江河咬牙忍着钻心的剧疼，他脸色苍白，额上挂满了黄豆大小的汗珠，脚掌连同鞋子都已被腐蚀出了一个大窟窿，也不见里面流血，只有黄绿色的液体不住涌出，情况还在持续恶化，照这么烂下去，几分钟之后这条腿就没了。

罗大舌头也关切地回头张望，低声提醒司马灰：“这和在缅甸丛林里被五步蛇咬了没什么区别，只能趁着腐酸还没烂到身上，下狠心截掉肢体，总好过当场丢了性命，能伤在胳膊腿上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是脑袋肚子可彻底没救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胜香邻忙说：“不行，这里没有手术条件，如果没办法止血，断去肢体等于是直接要了性命！”

司马灰见机奇快，血肉之躯被尸虫腐蚀，与在丛林里中了蛇毒可不一样，当即按住通讯班长刘江河的小腿，叮嘱道：“你得忍着点……”他心知势不容缓，说话的同时早已将半截燃烧着的“信号烛”，狠狠地按在了对方脚底的窟窿上，从里到外将腐化之处都烧遍了，以烧伤止住了溃烂和出血，又敷上一些药物拿绷带扎住。

司马灰等人忙活了一阵，见通讯班长刘江河这条命算是暂时留下了，而且自始至终也没听他呼疼挣扎，真没想到这小子竟会如此硬气，正要赞他两句，可一抬头，才发现通讯班长刘江河早已人事不醒。

司马灰伸手试了试通讯班长的鼻息和脉搏，知是因为剧烈疼痛，突然引发了神经原性晕厥，就让他平躺在地，保持呼吸通畅。

众人全都清楚，既然身体完好，也未必能从这距离地面10000多米的深渊里逃出去，何况脚底烧穿了一个大窟窿，通讯班长刘江河多半是回不去了。

正自担忧，却听暗墙后似乎有尸虫爬行，司马灰向前投出“信号烛”，就见甬道里压山探海般黑压压地一片，都是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尸鳖”，数量多得让人心惊，三人心中无不叫苦，一看实在是挡不住了，急忙将推合暗墙，拖着通讯班长刘江河退回石室。

虽然暂时安全了，但黑暗压抑的地下环境，更使人感到格外绝望，司马灰定了定神，将刚才想到的事对其余二人说了一遍，1958年那支考察队都是被“尸鳖”在体内咬死的，可为什么密室里的老白毛没有跟其余队员死在一处？此前接触的幽灵果真是“阴魂附尸”？

胜香邻沉思片刻，对司马灰说：“这座古城里最大的秘密，也许同样是“时间”，是一个时间的幽灵。”

司马灰问胜香邻：“时间这东西又不是活物儿，怎么会成为幽灵？”

胜香邻说：“我感觉这里存在着另一个时间，它与已知的时间坐标不同。”

罗大舌头听得脑袋瓜子发懵，问道：“那咱遇到的老白毛究竟是人是鬼？”

胜香邻又看了看墙下的死尸，说道：“1958年的科学考察队，也许最终进入罗布泊望远镜的有23名成员，毕竟这位老专家还没来得及对咱们说过实际人数，不排除咱们先前掌握的情报有误。”

司马灰说：“是有这种可能，但此处距离地表10000多米，在没有光线的深渊里，颜色没有任何意义，一切生物都已白化，这足以说明死者体内的尸虫，都是从地面上带下来的，所以考察队的死因，应该是被绿色坟墓事先就在脑中藏下了尸虫，直到抵达吐火罗古城方才毙命，而那白毛专家则是临时加入考察队，地下组织的潜伏分子即使想加害于他，也必是在得知此人要跟随考察队出发之后才会下手。因此老白毛体内虽有‘尸虫’，却没有当场跟其余成员同时死亡，依常理推想，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很清晰。可奇怪的是这个老白毛……为何直到此刻才突然死亡？1958年到197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

胜香邻说：“怪就怪在这里了，我觉得地底古城里的这段时间，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愈发觉不可思议，要照这么想，1958年考察队里的22名成员死在“吞蛇碑”前，直到1974年众人在地底遇到白毛专家，这两个事件当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空白”就是什么都没有，连时间都不曾存在，不过从前到后仔细思量，也唯有如此才解释得通1958年考察队中的22名成员同时遇难，那老白毛并没有当场死亡，为躲避“尸虫”，逃到了这间石室里藏身，他当时也已察觉到体内尸虫成形，自知命在顷刻，而古城里的时间却突然消失了，当十几年后司马灰等人找到“吞蛇碑”，这里的“时间”才再次开始流逝。

三人无法想象出现这种事情的具体原因，至少在特斯拉的匣子猜想中，没有提到会有此类情况发生，只推测是与那古怪诡异的“吞蛇碑”有关，或许这古城地宫里存在着某些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无法逃离这个魔窟，考古队自身的时间也会消失，那又意味着什么？

胜香邻推想说：“真实会永远停留在虚无之中，正常的时间坐标，将以螺旋加速度远离咱们越来越远，那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罗大舌头目瞪口呆：“完了完了，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了，何止是不堪设想，简直就是根本没有后果了！”

司马灰说：“现在顾不上考虑什么后果了，咱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也就是设法解开吞蛇碑的谜团，否则没有活路。”

三人正在低声商议，却听墙根下碎石响动，此时人人都是惊弓之鸟，那动静虽然细微，不免立刻神经紧绷，当即将“PPS冲锋枪”和头顶矿灯的光束，同时指向声音的来源。

就见地面出现了一个凹陷，原来被通讯班长刘江河踏死的“尸堂”，体内流出的腐液酸性奇强，竟然把砖石都烧穿了，地面砖体缝隙处都已松垮，如果受到外力作用，便会立刻向下坍塌。

罗大舌头按住矿灯向砖缝底下照了照，发觉下边好像还有空间，就提意下去寻找出路，虽然情路不明，但考古队困在石室中等死终究不是办法。

司马灰也有此意，地宫里最恐怖的威胁不是“尸堂”，而是时间消失的谜团，说不定在下面能有些新的发现。

二人当即上前动手，用枪托扩大塌陷的地面，奈何砖石坚厚，忙活得满头是汗，才捣开一个刚能容人钻下去的窟窿。

司马灰见底下不算太深，就打算当先跳下去探路，他让罗大舌头背上负伤的通讯班长刘江河，由胜香邻断后。

可这时胜香邻想到了一些事情，忙对那二人说：“还不能急于离开此地，你们仔细想想考察队在1958年遇难的经过……”

不等胜香邻说完，司马灰就已经醒悟过来，那白毛专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躲到了这间石室中，然后“时间”就莫名奇妙的消失了，在此之前，这老白毛似乎在附近发现了“吞蛇碑”的某些秘密，也就是说解开“吞蛇碑”谜团的关键，应该就在此处。

司马灰想到这里，就让罗大舌头先将通讯班长刘江河放下，仔细在黑暗的石室中到处搜寻。

罗大舌头很是心焦，他对司马灰和胜香邻说：“我可是想起来什么说什么，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想当然了，怎么能确定是1958那支考察队的时间消失了，也许是咱们已经不在1974年了，反正这地方黑灯瞎火的永远没有昼夜之分，又没有无线电台能收听广播，鬼才知道如今是哪年

哪月。”

胜香邻对“时间”的理解，得自宋地球，其根源是论述匣子猜想的“特斯拉”，认为时间应该是呈线性运动，发生过的就是发生过了，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流逝过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种种迹象又表明这座古城不是“匣子”，因此绝不可能是众人遇到了1958年的幸存者，此时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在那白毛专家死亡之前，地宫里的时间消失了十几年。

罗大舌头仍是满头雾水，他继续追问：“时间消失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胜香邻只好作出简单的解释：考察队专家体内附有“尸蜚”，这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依照常理而言，他在1958年就应该遇难了，这既是死亡的结果。可这个本该出现在1958年的结果，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才发生。所以咱们只能初步判断，是原因与结果当中的时间消失了。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一脑袋高粱花子，给他说了这些情况也是对牛谈琴，当下只顾四处搜索，但四壁陡然，不见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白毛专家尸体后的墙壁上，却有些极为神秘怪异的图形，当中是一个头上生有肉角的高大人形，苍髯庞眉，形态奇古，双手平伸，面前都是只及其一半身高的常人。

司马灰暗觉奇异，他招呼胜香邻和罗大舌头：“你们过来瞧瞧，看这壁上刻的是人还是什么妖怪？”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六话 墙壁里的躯壳

二人闻言走过来，打眼一看也都怔住了，那墙根处都是灰色地火山岩，石刻轮廓里不知是涂有颜料，还是年深岁久生出苍苔，已使壁刻图形模糊不清，却更增神秘诡异之状。

司马灰将矿灯照在当中身材高大的人形上，壁刻勾勒地线条虽然简单古朴，但能分辨出那人形头顶上生有两个尖状物。

罗大舌头愕然道：“天底下哪有脑袋上生角的人？”

司马灰也觉难测其秘，以前听宋地球所言，曾有考古队在新疆沙漠里的一些古迹内，发现过许多根本无法理解的神秘壁画，其中描绘地内容，似乎是古代先民与天外来物接触的情景，不免认为吐火罗古城中的壁刻，也许是某种“天外之物”。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真能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司马灰说：“反正我没见过，但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当年苏东坡深夜里途径金山寺，就亲眼目击过骇人听闻的可怕景象，连他那么大学问的分子，都难以理解自己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只好留诗记载——江心似月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人非鬼竟何物……”

罗大舌头压根也不知苏东坡是何许人也，半信半疑地说：“我怎么没听说还有个事，苏教授是哪个单位的？”

胜香邻对着石壁仔细观察，又取出山海图的拓片加以对照，听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议论得不着边际，就说道：“壁刻上描绘的当是上古之人，并非什么天外来物，相传神农氏头上生有肉角，壁刻的内容似乎与之有关。”

罗大舌头说：“古时候会好像也不应该有头上生着肉角的人，那是人还是野兽？”

司马灰则听过有此一说，听闻上古之人，形貌似兽，伏羲和女娲即是人首蛇身，神农氏有角、蚩尤为熊，虽然形如鸟兽，却至淳至朴，有大圣德，而现今之人虽然形貌似人，却有某些人兽心难测。不过这话也就是种比喻，上古之人不太可能在头上生有肉角，毕竟不符合生物演化学的规律。

胜香邻说：“这大概与古上图腾崇信是一回事，现在没必要多做追

究，我看壁刻上描绘地内容，可能只是一个时间和地理的象征，记载着关于抵达地心黑洞的通道之谜，这些内容在禹王铜鼎中也有铸刻。”

司马灰寻思既然已经有了密码本和山海图的拓片，想找到那条通道并不困难，眼下火烧眉毛的事，还是先从这没有出口的地底迷宫里逃出去，其余的都是后话，于是让胜香邻尽快拍照记录下来，然后继续观察附近的壁刻，不久发现一个酷似面口袋的图形，内部都是层层叠叠的洞室，大小不一，纵横相通，左端边缘露出一个缺口，仿佛就是考古队进到地宫的入口，此时从整体上来看，又有几分像是只有嘴却没有面目“吞蛇碑”。

三人知道考察队的白毛专家，多半就是从其中发现了某个的秘密，当即注目观看。

胜香邻香依照密码本解读凿刻在壁上的古篆，但这并非一时半刻之功，她见司马灰脸色阴一阵晴一阵，似是看出了一些头绪，就问道：“你发现什么了？”

司马灰说：“咱们恐怕要做最坏的打算了，这里确实没有出口……”

罗大舌头道：“你怎么也说丧气话了，野人山那么凶险，咱都活着走个来回！”

司马灰摇头说：“跟这吞蛇碑的恐怖之处相比，从野人山逃出来就像是吃了顿家常便饭。”

罗大舌头闻听此言更是迷惑，心里愈发没底，他看着墙上的壁刻，自言自语道：“没有出口……这吞蛇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灰一时间也吃不太准，他知道凭胜香邻眼力和见识，倒比须眉男子更胜十倍，就想问些情由加以确认，不料暗墙边缘却忽然从上到下裂开一条缝隙，不断从中涌出浓酸般的液体，滴落在地就发出“嗤嗤”的声响，腐蚀出一指多深的坑洞。

三人听得异响，立刻按主矿灯上前察看，原来是被挡在墙后的成群“尸萤”，在发疯似地互相咬噬，此物多是老坟古尸里滋生而出，又名“噬金”，若不彻底歼灭，一能生十，十能生百，百能生万，繁殖起来无休无止，体内血液含有剧毒，遇到空气即成强酸，铁板都难抵挡，所以很快就将石墙洞穿，当先爬进来的“尸萤”肢体都被浓酸侵蚀，随即腹破肠穿，但其生命力格外顽强，只剩上半截身子仍然不住挣扎攒动，紧随其后的“尸萤”就在同类的残骸上蜂拥而入。

司马灰心中骇异，一面提起PPS冲锋枪扫射，一面跟罗大舌头架起通

讯班长刘江河，快速向后退避。此时胜香邻已将信号烛扔到地下石窟，三人一同将伤员抬下洞去。罗大舌头顺手从背包里摸出一捆速发雷管，想抛出去炸毁洞口。司马灰心知雷管威力不小，要是把石室炸垮了，处境会变得更为不利，于是拦住罗大舌头，从旁边的石门退入甬道。

地宫内部分为数层，结构大致相同，每处洞室内都凿绘着大量壁刻，相似的地形给人带来一种山重水复的错觉，三人怎敢稍有懈怠，趁着“尸萤”还没跟过来，拼尽全力推开了石门。

司马灰检查了一遍墙壁间的缝隙，告诉罗大舌头和胜香邻道：“以石门的厚度估计，至少在几分钟之内，这条甬道里还算比较安全。”

罗大舌头面临生死关头，反倒镇定了许多，握着手里的速发雷管说：“大不了最后一拉导爆索，咱一块去见那些老战友。”

胜香邻看了看通讯班长刘江河的伤势，见其仍是昏迷不醒，嘴唇干裂，额头滚烫，脸上好像还挂着一丝古怪的微笑，不禁很是担忧，忙让那二人过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灰也觉得奇怪：“这巴郎子笑什么？”

罗大舌头分析说：“可能梦见他老家甜滋滋的哈密瓜，还有香喷喷的手抓饭了……”

司马灰见通讯班长刘江河脸上黑气沉重，猛地醒悟过来：“这是中了棺材毒了，得灌白鸭血才能保命。”

罗大舌头叹道：“我看生死有命，各有各的造化，这小子也是为军的人，穿上那二尺半，他就得有把脑袋别到裤腰带里过日子的思想觉悟。”

司马灰说：“当兵的也是人，蝼蚁尚且偷生，为人怎不惜命？只要还没咽气，咱就不能仍下他不管。”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你说的没错，但这甬道里随时都有危险，眼下该当何去何从，还须早做决断。”

司马灰也知时间不多，就对其余二人说出自己的判断：“要是我所料不错，吞蛇碑暗示的东西，其实就是这座地宫，它本身即是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怪物，地底这个不知为何物的东西，被称为‘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罗大舌头对此物闻所未闻，完全搞不懂司马灰说的话是何所指：“别说什么有无了。现在就连在哪边我都快找不着了。”

司马灰说：“你仔细瞧瞧周围，就没觉得有点眼熟？”

罗大舌头颇为纳闷儿：“在这该死的鬼地方困了许久，可真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好看？”他说着话再次举目向四外一望，发觉地宫甬道和两侧的密室里，满壁都是虫鱼鸟迹般的神秘符号，这冰冷阴森的情形确实似曾相识，那次要命的经历他到死也忘不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占婆王的黄金蜘蛛城！”

胜香邻也听司马灰详细讲述过在缅甸丛林里的遭遇，此时经他一提，才察觉到这座地宫像极了野人山大裂谷下的“黄金蜘蛛城”。

司马灰说：“不是黄金蜘蛛城，而是泥盆纪遗物，是另一个埋藏在罗布泊地底的泥盆纪遗物……”司马灰先前遇到那老白毛，听对方用“第六空间”来形容此地有进无出，可能这只是老白毛在临死前作出的一些主观推测，甚至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难免有许多片面不实之处，因此对其所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

司马灰虽然自知在科学理论上。远不及那些考察队员知道的多，但他毕竟通晓相物识宝之术，隐隐觉得整件事情最古怪的地方，就是从1958年到1974年当中消失的一段时间，自从随队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以来，最使司马灰感到头疼与恐惧的也是“时间”。

奈何被形势所迫，又不得不较尽脑汁竭力思索，他看到密室壁刻中的神秘图形，想起相物古术中提到一种东西，据传在很久以前，有个不知为何物的东西，形状像个口袋，没有五官七窍，博物志中将其命名为“帝江”，它的肚子里是“无”，没有时间与空间，也有种说法认为盘古即是从其腹中所生，开凿混沌以成天地。

后来司马灰询问宋地球有关“泥盆纪遗物”之事，得知泥盆纪遗物可能属于早期的鸚螺类始祖化石，其体内散布着“弥漫物质”，司马灰估计这东西多半是相物之术中所说的“帝江”，只不过此事并未从宋地球嘴里得到确认，当时也未作深究，更不知道什么是“弥漫物质”，如今他只能以古术中的旧理加以揣摩，猜想弥漫物质即是所谓的“无”，这样一来就可以大致理解整个谜团的始末了。

胜香邻不懂相物古术，却清楚司马灰言之有物，因为“无中生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原本是两千多年以前，由中国道家鼻祖老子提出的名言，近代又被西方天体物理学家极力推崇，用以解释天地创造的起源，因为实在找不出更精确的描述了。这件事在五六十年代一度成为热点，引得举世哗然，争议四起，人们不禁都要追问：“科学与宗教究竟哪一个更真实？”

胜香邻在国内也听说过这件事，所以相信司马灰的判断比较符合实

际情况，不过当下形势危如累卵，倘若稍有差错，事态就无可挽回了，三人都决定先摸索到边缘地带，确认石壁中是否真有“泥盆纪遗物”的躯壳，然后再做计较。

三人不想扔下半死不活的通讯班长刘江河，就上前架起他来要走。

刘江河脚部的伤口触到地面，剧疼使他神智有所清醒，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这样，就吃力地问道：“司马首长，我这是……怎么了？”

罗大舌头安慰他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你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听从党和人民的伟大召唤了。”

第1卷 古代敌人 第7话 超越一切存在的恐怖生物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里发懵，一时没听明白此言何意，但他能从罗大舌头的话里感觉到情况不妙，又觉身边的步枪和背包也都没了，估计自己这回真是死球了，不由得神色惨然。

司马灰示意罗大舌头别再多说了，随即让胜香邻使用“重磁力探测表”，寻找到禹王青铜鼎存在的大致方位，三人架起通讯班长刘江河，在漆黑的甬道里一步一挪地往前走。

众人根据支离破碎的线索，推测1958年的中苏联合考察队，是迷失在了“泥盆纪遗物”的腹中，当时除了那白毛专家以外，其余的队员全部死在了“吞蛇碑”前，随后的时间就消失了，直到司马灰等人来到地底，一切事件才开始继续发生，这说明一旦有活人从外部进入“泥盆纪遗物”，可能是受人体生物电场作用，地宫里就会有一段正常流逝的时间，大概在几个小时左右，此后将会被泥盆纪遗物体内产生的弥漫物质所吞噬，永远停留在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无”中，除非再有外部事件介入。而且根据相物古术中的记载，任何被“无”吞没过的生命，就不可能再次离开，否则将在瞬间化为灰烬，所以即便那白毛专家体内没有尸虫，最终也无法生离此地。

不过这些情况有大都是主观臆测，司马灰跟随探险队于缅甸现的“黄金蜘蛛城”，只是一个留有大量热剩磁的“泥盆纪遗物”躯壳，而此番在罗布泊望远镜下的深渊底层，却存在着许多更为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此外他也不清楚吞噬时间的“弥漫物质”究竟是些什么，深感考古队从“无”中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

众人尽力克制住恐慌与绝望，沿路摸到甬道尽头的石壁下，耳听墙体内似乎有些声响，黄金蜘蛛城里的“泥盆纪遗物”，被认为是一个带有生物热剩磁的化石躯壳，可地宫里这个东西，却像是一个完全活着的生物。

众人又惊又奇：“这东西似乎还活着，泥盆纪……那它是从古生代中叶生存至今了，不过只要有形有质，说不定能用雷管炸个窟窿出来。”

先前没敢用雷管爆墙壁，主要是考古队里没有人熟悉爆破作业，估算不出要用多少雷管才能炸穿墙体，更不懂得选取爆破点，万一在地底引起塌方，麻烦可就更大了，但此时无法可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当即横下心来，留下四枚雷管备用，剩下的都拿胶带贴到墙上。

司马灰点了根苏联重嘴香烟，他猛了几口，用烟头凑在导爆索上引燃了，急忙跟其余三人躲到甬道侧面的洞室里，各自两手堵住耳朵，心

里默数“1、2、3……”

蓦地里一声巨响，震得众人心酥腿麻，喉咙里都是咸腥，迷漫的烟尘中砖墙被炸毁了半壁，崩得到遍地是碎石，爆炸产生的震波在墙体中传导开来，有许多砖石纷纷掉落，塌方持续不断，也不知埋没了多少所在。司马灰暗暗叫苦：“操他娘的，肯定是雷管用得太多了！”

众人心知应当趁此时机赶紧向外跑，再迟走几步也许就得被活埋在地，刚要有所行动，却感觉到有个庞然大物从崩裂的墙体里爬了过来，最前边的司马灰觉情况不对，立刻抬手让罗大舌头等人停下，他握着PPS冲锋枪，从洞室中探出半个脑袋向外侦察。

但黑暗中充斥着硝烟和尘土，矿灯的光束根本照不出去，众人只得屏住呼吸，背靠着墙壁不敢稍动。

司马灰虽然料到墙壁内肯定有些古怪，但“泥盆纪遗物”到底是什么模样，他心中也毫无概念，只是结合以前的经历，知道大约在四十六亿年前，地壳刚刚开始凝固，有些混沌时期残留下来的弥漫物质，被封闭在了地底，直至泥盆纪晚期，出现了某种以此为食的螺类古生物，所以成为化石后躯壳内仍旧含有大量热剩磁，从而在深山里形成了盲谷般的电磁场，可吐火罗古城中的“泥盆纪遗物”，还具有一定的生命体征，整个躯体都躲在地宫坚固的外壁里，由于爆破塌方的影响，显然使它受到了惊动。

这一刻过得分外漫长，耳听甬道里蠢蠢蠕动的声音渐渐逼近，众人心脏的跳动也在随之加剧，忽然腥风触脑，定睛视之，就见烟尘中有巨物浑浑而至，那模样就像是一个大肉柜子，有其口而无头面手足，在狭窄的甬道内，也辨别不出它的具体形状，可能与“吞蛇碑”相差无几，被灯照到的部位都是皱褶，呈现出洪荒时代的古老苍黄，所过之处满地是黑水。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脑瓜皮子都跟着紧了一紧，司马灰知道不能硬碰，又唯恐被堵在洞室内周旋不开，就同胜香邻架住通讯班长刘江河，由罗大舌头殿后掩护，不顾塌方带来的危险，拼命向甬道深处逃窜。

通讯班长刘江河拖着一条伤腿，刚开始还疼得难以忍耐，可步幅稍微加快，他血液里的毒质也就加速扩散，整条腿都已彻底没了知觉，要不是有人相助，早就躺在地上不能动了，想说话时才觉连舌根也麻木了。

司马灰和胜香邻都带着沉重的背包，如果通讯班长刘江河自己能使出些力气，还可以勉强带架着他往前走，此时被遍体僵木的刘江河一

带，竟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跌倒。司马灰着地一滚就已起身，他索性扔掉背包，在胜香邻的协助下将刘江河负在背上，就这么迟得片刻，“泥盆纪遗物”已蠕动至近众人三五米开外。

罗大舌头早红了眼，看情形估计是走不脱了，抬手就将点燃的一捆速雷管抛向身后。胜香邻刚好回头瞧见，惊呼一声：“不好！”司马灰闻声转身一望，心知引信太短，距离又实在太近了，在如此狭窄的甬道里，四枚雷管集束爆炸的威力，足以把众人炸成碎片，眼下是想逃也逃开了，只好背着通讯班长刘江河就地扑倒，就势躲向墙下，其余二人也都急忙卧倒，等待着猛烈的爆炸随时到来。

谁知那捆雷管落在大肉柜子蠢浊的躯体旁，恰被黑洞洞的大口吞落，正好在此时生了爆炸，就见“泥盆纪遗物”的表面忽然隆起一个大包，随即平复如初，也没有从中传出任何声响和震动，仍旧浑然无知地继续向众人爬来。

众人骇异失色，雷管在“泥盆纪遗物”体内爆炸，却没有对其造成任何伤害，也许这是因为它蠢浊的躯体里充斥着“无”。

可司马灰对“无”只有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仅知道那是地壳膨胀凝固前的“弥漫物质”，不断展与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都从其中而来。

这时“泥盆纪遗物”已近在咫尺，司马灰暗呼糟糕：“此前对事态估计不足，不该冒然炸开墙壁，这回算是把娄子捅到天上去了！”他如今也不知如何应付，只得同其余二人拖拽着通讯班长刘江河，竭力向甬道深处撤去。

甬道尽头的石殿里，梁壁仍在不断崩落，上层那些考察队员的尸体和“吞蛇碑”，都随着残砖碎石陷了下来，黑暗中到处混杂着尘埃，矿灯光束照不出一两米远，耳朵里听四面八方都是地震般墙倒屋塌的轰隆声响。

众人头脸手足多处被碎石划破，罗大舌头的脑袋刚好被落石砸到，他虽然戴着“PithHelmet”，也自受伤不轻，满脸都是鲜血，混乱当中完全辨认不出方位和周遭状况，心里更是着慌，刚撤到殿心，猛觉堆积如山的砖石瓦砾纷纷晃动，地面裂开一条大缝，似是被什么庞然大物从底下拱了起来。

司马灰等人脚下倾斜，不由自主地往后仰倒，心知甬道里回不去了，仗着身手灵便，就抠住两侧断墙，一边躲避滚落的碎石，一边向侧面移动。

此时众人都已察觉到殿底也有“泥盆纪遗物”，正如先前所料，这座

吐火罗地宫，与缅甸的黄金蜘蛛城一样，其本体都是“泥盆纪遗物”的躯壳，只不过“黄金蜘蛛城”半是生物半是化石，呈僵死状态，而“吐火罗地宫”却还是个活生生的怪物，从甬道以及地下出现的东西，都是它的腹足。

众人从吐火罗人留下的神秘壁刻，以及禹王鼎上的山海图中，可以得知“泥盆纪遗物”，形如腹足螺，酷似没有七窍的“帝江”，寄生地宫外壁中的夹层里。那白毛专家生前曾想告诉考古队，此处由于受到弥漫物质影响，粒子进入了量子力互相作用状态，整个地宫都处于时间与空间的曲率半径范围之内，不再属于已知的广漠空间，而是另一个有进无出的不明空间。生物从外部接近它的时候，会因自身电场，使这个空间出现一个物质通道，但从里往外走的时候通道就消失了。那“吞蛇碑”的诡秘形状，大概就是古人对“泥盆纪遗物”最为直观的描述，怪蛇暗示着生命与时间，一切都从无中出现，也可以被无彻底吞没。

司马灰等人当然理解不到这种深度，但也清楚自己这伙人置身于“泥盆纪遗物”的躯壳内部，如果跑不出去，那么用许多同志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秘密，就将被永远埋没在地底，但众人身边的速雷管和“PPSS冲锋枪”，连自保都难以做到，地宫里可供逃窜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考古队逐渐被逼入了死角，这不是鱼死网破般还能有一拼，倒像是几条金鱼妄想从密封的鱼缸里逃脱。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八话 费城实验

“泥盆纪遗物”在墙体间挣扎欲出，考古队四周全是断壁碎石，众人攀至倾倒的“吞蛇碑”顶端，就已经无路可走了。

罗大舌头将背负的通讯班长刘江河放下，胡乱抹了把脸上的尘土和鲜血，气喘吁吁地对其余二人说：“这回可真是遇上过不去的坎儿了！”

司马灰也是深感绝望：“要是没用雷管爆破墙壁，说不定能够多活一会儿，如今可妥了，还能往再哪跑？”

胜香邻再次看到“吞蛇碑”，心里蓦然一颤，忙对司马灰说：“1958年那支科学考察队的时间并没有消失……”

司马灰不知胜香邻想到了什么，但众人性命只在呼吸之间，就算考察队死亡后的时间没有消失，也改变不了现在的处境。

胜香邻思维缜密，她此时觉察到事情并非先所想，因为白毛专家是遇到考古队之后，才开始死亡，所以众人始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位判断，认为1958年到1974之间的时间在地底“消失”了。

其实被“泥盆纪遗物”躯壳包裹着的空间，其内部并没有任何异常，不管考古队在地宫中停留多久，时间也不会消失，如果白毛专家身边的时间曾经消失过，那他早就被虚无彻底撕裂成原子粒子了，连尸体都不可能留下。

真正古怪的地方，应该是“泥盆纪遗物”的躯壳，1943年美国海军曾根据特斯拉提出的“匣子猜想”，在费城进行过一次机密实验，通过交流电聚集了大量磁云，并将一艘“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从中投放到另外的空间，这个实验证实了自然界中，确实存在着若干孤立的神秘空间，它们的周围，都是不能穿越的“弥漫物质”，也就是司马灰所说的“无”。

因此“泥盆纪遗物”躯壳中的地下宫殿，相当于一个被“无”包裹着的匣子，唯有近似“虫洞”的通道，才能穿过线性的时间坐标，1958年的科学考察队，以及1974年的考古队，都是经过虫洞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匣子”，它使前后两者的时间交错在了一起。

在这个危急关头，胜香邻来不及对其余二人多说，只能形容“泥盆纪遗物”躯壳上的虫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通道，不过地底浓密的磁云，弯曲了周围的物理空间，所以考古队原路返回的时候，就已经找不到“虫洞”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面面相觑，他们知道胜香邻不会说些无根无据的言语，如果能找到“泥盆纪遗物躯壳”上的虫洞，就有机会逃出去，可四周漆黑一团，到处都在塌方，许多区域也已被碎石填埋，众人勉强置身在倾斜的“吞蛇碑”上，形势岌岌可危，多说还能再支撑一两分钟，怎么去远处寻找“虫洞”？云深无迹

三人想不出可行之策，实在不知应当如何理会。这时只听得“戚戚擦擦”之声由远而近，用矿灯寻声照去，就见密密麻麻的“尸鲎”，正成群结队从断裂崩坏的缝里涌出，迅速从四面八方向着“吞蛇碑”围拢而来。

罗大舌头叫苦不迭：“怎么跟破裤子缠腿似的阴魂不散，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吃人？”

司马灰一边盯着蜂拥而来的“尸鲎”，一边对罗大舌头说：“罗大舌头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尸鲎虽是山坟古尸里的滋生之物，但这玩意儿也有思维意识，不过只能同时思索一件事，刚才那阵墙倒砖塌，使它们受惊之后只顾逃窜，现在遇到活人就立刻把刚才那件事给忘了，意识里只剩下要啃噬人脑和内脏，你就是把它碾得粉身碎骨，它也想不起来别的事了。”

罗大舌头也不知司马灰所言是真是假，但想其那些考察队员的死状，不禁心生惧意，与其被尸虫从七窍里爬进体内，还不如自己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便对司马灰和胜香邻说：“我罗大舌头今天终于革命到底了，先走一步，到下面给你们占地儿去……”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就是嘴皮子上的本事，当初缅共人民军被困在原始丛林里，弹尽粮绝走投无路，剩下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军捉住，处境险恶艰难到了极点，他也没舍得给自己脑袋上来一枪。

不料这时就听身旁“砰”的一声枪响，来得好不突然，顿时把司马灰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回头看去，原来开枪的不是罗大舌头，而是躺在“吞蛇碑”上的通讯班长刘江河，他伤势很重，半壁身子都已麻木僵硬，脑中却还恍恍惚惚有些意识，也明白自己算是没救了，不想再拖累其余三人，趁着右臂还有知觉，拽出了胜香邻背包旁的五四式手枪。

众人自从进了地底古城，长短枪支都是子弹上膛，随时处于可以击发的状态，刚才又都将注意力放在周围，所以没能发现通讯班长刘江河的举动，不过生死抉择可没那么简单，刘江河抠下扳机的一瞬间，心里终究有些软弱，枪响的同时手中发抖，结果子弹没有射入脑袋，反倒打在了腮部，将自己的脸颊射了对穿，等到众人反应过来，通讯班长刘江河已随着惯性滚下了倾斜的“吞蛇碑”。

胜香邻急忙伸手救援，但在这转瞬之间，通讯班长刘江河身上就已爬满了“尸蚩”，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看得心底一寒，忙把胜香邻拽回“吞蛇碑”。

三人用矿灯照下去，所见实是触目惊心，就看满身是血的通讯班长刘江河，滚下去的时候压碎了几只尸虫，腐液接触空气立迅速变为浓酸，眨眼的功夫整个人就已尸骨无存，周围的“尸蚩”仍然不顾死活地爬将过来，也不免被浓酸化去，酸液从裂开的地面边缘，淌落到“泥盆纪遗物”的肉壳上，立时化为黑水。

“泥盆纪遗物”的在腐蚀下开始逐渐死亡，它的躯壳由上至下向四周崩裂脱落，司马灰等人见脚下不住塌陷，不得不攀着倒下来的砖墙，一路往高处躲避，所幸处在最为及坚固的大殿里，才没被填埋下来的碎砖乱石压住。

这时“泥盆纪遗物”的躯壳所剩无几，塌毁了半壁的地下宫殿，整个暴露在了火山窟里，司马灰等人也没料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次逃生的机会也是拿通讯班长刘江河拿命换来的，而且他死得十分惨烈，因此谁都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心头却像堵了块千均巨石，感到透不过气来。

三人强行抑制住悲戚之情，翻过附近堆积如山的乱石，从“泥盆纪遗物”残存躯壳的通道中，离开了地下宫殿的废墟，正想摸到洞壁处寻找出口，可四下里冥冥默默，矿灯的光束越来越暗，头皮子也跟着一阵阵发紧，就觉那黑暗深处，放佛有种巨大无比的吸力，要将众人的灵魂从身体中揪出。

司马灰脸色骤变，考古队的幸存者根本没有脱险，“泥盆纪遗物”的躯壳已经死亡了，可它的“幽灵”仍然存在。

胜香邻也意识到“泥盆纪遗物”的躯壳虽已被毁，但其体内的“无”并不属于任何物质，腐酸对它完全没有作用。

三人没想到通讯班长刘江河死得如此之惨，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很是替这巴郎子感到不值，而此时置身于火山窟底部，周围全是倒斜面的山壁，围得铁桶也似，除非是肋生双翅，才能够到先前从洞口垂下的绳索，而“泥盆理想纪遗物”残留下的弥漫物质，摆脱了躯壳的束缚，正在无休无止地迅速扩散，好似一条吞吐千丈妖气的巨蟒，在这黑暗的深渊中苏醒了过来。

司马灰脑中嗡嗡作响，记得这火山窟边缘有座大石门，通往绕山而造的地底古城，那道巨门从内向外关闭，两边各有一尊铜人，在外撼动

不了分毫，如今说不得了，唯有跑过去设法从内侧推开它，行得通便是一条生路，行不通无非就是一死。

罗大舌头心知那座巨门坚厚无比，重量何止千斤，积年累月之下布满了苍苔，都快在地底下生根了，只凭考古队剩下来的三个幸存者，多半是推不开它，不过那也无关紧要，大不了冲过去一脑袋撞死，总比留在地狱里慢慢腐烂来得痛快。

三人当即逃向山壁下的石门，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狠下心来，口里声呐喊，正要上前动手，胜香邻却忽然拦住二人说：“别过去，不能再往那边走了……”

司马灰如何不知道轻重，整个地底古城都会被“无”所吞噬，即使逃出火山窟，恐怕最终也难免一死，但困兽犹斗，咱都不缺胳膊不缺腿的，难道甘心坐以待毙不成？

胜香邻道：“你先听我说，如果从这座大石门离开火山窟，咱们三个人都会死。”

罗大舌头闻言满头雾水，如今还拿不准能否推得动这座石门，为什么会说离开火山窟就难逃一死？

司马灰却是心念一动，这座孤立在地底的火山是有些不太对劲，它根本就不是“火山”。

第一卷 古代敌人 第九话 承压层

罗大舌头焦躁起来，觉得司马灰是不是在说胡话？这火山就跟个大烟囱一般，有形有质的矗立在地底古城中，怎能凭空认定它不是火山？

司马灰察觉到理想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从表面上看，这座烟囱形的高耸山峰，内外都和火山窟无异，但这里没有硫沉积物，也许地底火山死亡了上亿年，那些沉积物早已分解消散，不过脚下隐隐传来的震动和异响，却显示出山脉深处蕴涵着活跃的巨大能量，既然空气里没有硫的气息，所以绝不会是地下的熔岩，可“泥盆纪遗物”的躯壳溶化之后，强酸仍在向洞窟底层渗透，根据周围的征兆和迹象判断，沉眠蛰伏的火山很快就会喷，至于这座不是火山的火山里，究竟会喷涌出什么可怕的东西，司马灰就完全猜测不出了。

胜香邻对地质构造的了解程度远比其余二人为多，她知道没有炙热岩浆的火山窟是个“泥火山”，俗称“压力锅”，也是地下洞窟内最为危险的存在，要是生爆炸或释放，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当初负责钻研罗布泊望远镜的苏联专家，也对地底的“压力锅”深为恐惧，而且毫无办法，只能希望这个巨兽继续长眠，永不苏醒。

因为极渊空洞里出现的压力和地下水，大多集中向深层传导，在地壳与地幔的裂隙中，被加压加热，几乎每一滴水都要渗漏几千米的距离，又受到重量压制，在烈火中熬炼千百年，才会化为气态物质循环向上，成为凝聚在极渊半空的云团，这个过程震荡激烈，鬼哭神愁，它所产生的威力和破坏性难以估测。

地底古城中的山峰，就是个千百万年以前形成的“压力锅”，类似的地方在极渊深处应该还有许多，可现在被地层结构受到破坏，脚下逐渐加剧的震感，显示地脉中的热流已经开始膨胀，由于那座巨门破坏了山壁，所以山峰外部的古城在一瞬间就会被其埋没，如果考古队仅想凭借两条腿徒步奔逃，必然有死无生。

三人站在巨门前的隧道里，利用矿灯照视四周，想寻个藏身之处暂作躲避，可山腹内的洞窟围得犹如铁桶，攀上高处的山口也是死路一条，这时洞窟底层忽然塌陷崩裂，无穷无尽的泥浆喷涌而出，“泥盆纪遗物”残存的躯壳，以及其体内的“弥漫物质”，变成了为一个无底黑洞般的漩涡，随即被喷发的泥浆埋没。

由于这火山窟里除了存在大量菌类植物，还有许多肉眼难以分辨的细小微生物群落，它们能够忍耐高温、地热和强酸，在温度高达100度的

时候仍能生存，那残酷异常的环境，与37亿年前生命诞生时的环境非常相似，另外此类微生物会随着地热的变化，会呈分别现出黄、橙、红、褐等不同颜色，好似极光般炫目耀眼，使得整个漆黑的火山窟里，一时间亮如白昼。

司马灰等人趁机看得清楚，俱是骇异难言，那个“大肉柜子”的确十分恐怖，即使躯壳坏彻底死，它体内的“弥漫物质”仍可吞噬空间，但仅在一瞬间就被咆哮的泥浆吞没，无法确定会被带到哪里，从此以后地底就多了一个充斥着“无”的空洞，然而在地幔深处源源不绝的脉动中，它的存在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也许最终只能沦落为一个永远塌缩在岩浆里的“幽灵”。

三人尚未从震惊中平复过来，滚滚浊流席卷着泥石就已向巨门涌来，司马灰被逼得走投无路，瞥见身旁九尊禹王铜鼎，腹深足高，又是用陨铁炼成，耐得住烈焰烧灼，索性就招呼罗大舌头与胜香邻，一同爬着鼎壁翻身跳入其中。还没等站稳脚跟，灼热的泥浆就流到了近前，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几尊青铜古鼎猛然向前推去，只听耳轮中轰隆一声响，竟将那座巨门从中撞开。

众人置身在歪斜晃动的大鼎腹中，一个个都被撞得五脏六腑翻滚颠倒，神智多已恍惚不清，却仍紧紧拽住鼎耳，丝毫不敢放松，唯恐被甩落出去。

过了约莫两分钟，伴随着低沉的怒吼，又听得一声炸雷霹雳般的巨响，然后耳朵就聋了，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原来最开始涌出的大量泥浆，只是火山窟底层的淤积物质，温度并不太高，随后的巨响则是“压力锅”中的蒸汽涌动，三人冒死探头出去张望，就看山峰顶部出现了一个白茫茫的蘑菇云柱，已升至两百多米，内部全是灼热的光雾。

众人脸上被这奇光异雾映照，面色都已同死人一样惨白，此时热风酷烈，视线远端的景物变得模糊。胜香邻知道厉害，热流能使一切生物炽为飞灰，连忙示意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不要再看山峰高处的蘑菇云，以免视网膜被烧落。三人不敢再看，都低下头在铜鼎里蜷成一团，任凭汹涌奔腾的泥石流中颠簸起伏。

这地底下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膨胀活动，散着光雾的蘑菇云出现之时，也有许多滚沸的地下水被带到高处，又像瀑布倒悬，从半空里劈头盖脸地撒落下来，随即就是难以估量的泥浆，混合在热雾从洞窟里喷涌而出，“压力锅”的山体开始崩裂，整座地底古城立刻陷入了滔滔浊流之中，有无数被高温熔化的石头，还在沿着山坡翻滚而下，极渊上方的地壳受到气压作用，也在整块整块地从高处塌落，声势极其骇人。

司马灰躲在鼎腹中，心想多亏胜香邻发觉了“压力锅”的异动，倘若众人直接逃入地底古城，此刻都得被泥浆埋住做了殉葬的“活俑”，但禹王铜鼎在灼热的泥浆中，也随时有可能沉没倾覆，更不知会被带到什么地方，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得听天由命罢了。

正自心神不定之际，铜鼎忽然被狠狠地撞了一下，三人全指望这尊大鼎容身，不得不戴上风镜探身察看，就见翻涌的泥浆里伸出一只大手，似乎是巨门前矗立的持蛇铜人，想来也是被泥石推到此处，竟将鼎身外壁撞开几道裂纹。

三人心头猛然一沉，拿罗大舌头的话来讲，这时候想哭都找不着调儿门了。却在此时，面前现出一大片黑沉沉的巨岩，铜鼎被汹涌灼热的泥浆推到近前，鼎身缓缓向下沉去，司马灰趁势爬上山岩，伸手将其余二人逐个接应上来，岩体底部的温在迅速升高，三人虽然戴了手套，仍耐不住高热，呼吸更是艰难，被热流逼得不停地向高处攀爬，然而越爬越是心惊，这块岩体高得难以估量，说是一座大山也不为过，先前考古队抵达火洲的时候，却并未现它的存在，仿佛是突然从地冒出来的。

胜香邻看漆黑的岩层断上满是气孔，分辨出是玄武橄榄岩，极渊里没有这种岩石，推测是刚刚崩陷下来的地壳岩盘，如果是板块规模的沉降，可就不止大如山岳了，玄武岩结构致密，但脆性较高，很容易塌陷碎裂，因此不能久留。

三个人不顾周身火烧火燎的疼痛，咬紧牙关在倾斜三四十度的岩体攀爬，几百米高的岩盘尽头，是地壳底部的断裂带，有着千层饼似的皱褶纹理，来自底层深处的膨胀活动，使极渊里的空洞被大幅度抬升，众人身后的岩盘断裂带不停地塌陷，脚下根本不敢停留，只能不断顺着断裂的地脉向前，沿途跌跌撞撞，移动到一处平缓的“地床”，终于感觉不到深渊里传导上来的热流了。

众人亡命到此，四肢百骸无一不疼，体力精神都已超出负荷，筋疲力尽之余，半话也说出来，更顾不上裹扎身上的伤口，躺倒在地喘着粗气，脑中只剩下一片空白。

司马灰喘息了好一阵子，只感到头疼欲裂，但混乱的意识逐渐聚拢，发觉耳中还能隐隐听到岩盘持续沉陷的震动，没从这地狱般的深渊里爬出去之前，就谈不上安全。

胜香邻也认为众人仍然置身于地壳底层，说不准还会有什么变故发生，她帮司马灰罗大舌头简单地处理了伤口，就想动身出发。

罗大舌头倒在地上闭着眼一动也不想动，他想起通讯班长刘江河等

人没能出来，心里极为沮丧，万念尽同灰冷，索性对其余二人说道：“你们一枪崩了我算了，我罗大舌头可真遭不起这份罪了，何况考古队就剩下咱们仨，活着回去也没法交代啊，与其再去砖瓦场写材料钻热窑……或是到火车上替香港同胞喂猪，那还不如死在地底下，兴许还能混个革命烈士的待遇……”

胜香邻没想到值此生死关头，罗大舌头怎会冒出这种念头，可又不能就此抛下他不管，只好上前劝说了几句，对方却充耳不闻。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要是犯起浑来，讲什么道理全都没用，就说：“别他娘装死挺尸了，如果这回能够侥幸生还，老子就带你们下馆子去。”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忍不住睁开眼问道：“下馆子……吃什么？”

司马灰说：“咱们前些年在缅甸山区作战，回来就蹲热窑改造思想，然后又跟考古队进了罗布泊荒漠，有多久没吃过正经伙食连自己都算不清了，要是就这么死掉实在太亏，我看咱逃出去之后，怎么也得先祭祭五脏庙，到馆子里也不用点那些花里胡哨的南北大菜，直接告诉跑堂的伙计，把那花膏也似好牛肉，捡大块切十来斤，有酒只管上……”

罗大舌头打断司马灰道：“算了吧你，现在的饭馆一年到头就供应那几样，还点什么菜？再说你直接跟服务员这么讲话，人家还不拿大耳刮子抽死你，你得先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吃肉感谢毛主席’，然后才能再提吃饭的事，这我可比你清楚多了。”

话虽这么说，但人处在绝境之中，最需要的东西只有希望，即是对“生存”持有饥饿感，而在罗大舌头这，唯一实际点的希望也就是下回馆子，于是强打精神爬起身来，跟随司马灰继续向着地质断裂带的深处行进。

苏联专家留下的探测数据显示，罗布泊荒漠下的地壳，主体都是玄武岩层，平均厚度在8000米左右，地床和岩盘间的断裂带纵横交错，结构比人体内的毛细血管还要发达，这是在密闭环境下，经过三十亿年的一步演化、组合、破坏，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又因地底发生了大规模的膨胀抬升活动，所以才使之暴露出来。

司马灰等人都有探地钻洞的经验，从深处向地表移动反倒容易得多，因为不需要寻找具体的目标，别搞错大致方位就行，只要避开塌方的区域，跟着岩层缝隙里被流水冲刷过的痕迹，便不会迷路。

三人仔细辨别附近的底层结构，从中寻觅路径，迂回向上而行，接连走了十几天，粮食和水早就没了，只能捕捉岩隙里的白蛇来吃，种种

艰难困苦不必细表，最后从一片干涸的湖床裂缝里，爬回了地面，当时天黑，眼前所见只有遍地流沙，充满了荒凉沉寂的气氛，和地底极渊里的情形相差无几。

没过多久天色破晓，就看风动流沙，一片金黄，四周是无数土墩和岩塔，七零八落地矗立在蓝天和黄沙之间，古西域立国三十六年，有大小城池七十二座，几乎全部被黄沙埋没，目前被发现并考证出来历者寥寥无几，没人知道这片神秘怪异的沙漠究竟是什么地方。

三人一个个面目焦黑，身上浑合着烟火、泥土、血污，俩眼都红得快冒烟了，在地底下也没注意到，出来互相一瞅怎么都成鬼了？更没想到还能活着重见天日，不由得百感交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胜香邻忽然一头栽倒在了沙漠中，旁边的两个人急忙上前扶住，就见她脸色苍白，口中全是黑血。司马灰身上感到一阵颤栗：“一路上连遭巨变、险象环生，早把‘地压综合症’之事抛在了脑后，如今这勾命的东西找上门来了。”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一话 长途列车

考古队幸存下来的三个人，在沙漠里走了整整一天，终于遇到一队“乌兰牧骑”，互相询问之后，才知道这里是库姆塔克沙漠东北边缘，距离白山已经不远，大漠白山之间有片人烟稀少的草原，附近草场生产队里的牧民大都是蒙古人。

罗大舌头颇为吃惊，他还以为从地底下钻出来，竟然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这一路辗转起伏，行程何止几千里，要不然怎么会有“乌兰牧骑”？

司马灰却知道新疆西至塔里木盆地，东至库姆塔克沙漠，凡有草场草原，便多为蒙古族聚居之地，当年土尔扈特摆脱沙皇统治，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从龙，清朝乾隆皇帝颁布御旨，命其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游牧于珠勒都斯、鹰娑山、白山等地，所以新疆东南的牧民大都是蒙古人，而这队过路的“乌兰牧骑”，即是流动于各个牧区之间的文工宣传队，能侥幸遇上这些人，就算是把命捡回来了。

司马灰没敢承认自己三人是进过“罗布泊望远镜”的考古队，只说是测绘分队，被派到沙漠里执行勘测任务，胜香邻身上带的工作证也是测绘队员，电台损坏后，又遇到风沙迷了路，已经在沙漠里走了十几天了。

那队“乌兰牧骑”见司马灰说得真切，又有一名伤员急需救治，自是信而不疑，立刻腾出马匹，将三人带往附近的草场，交由当地牧民照料。

方圆几十里内，只有这两座蒙古包，蒙族人自古民风淳厚，得知司马灰等人是遇难的测绘分队，便竭尽所能相助。

司马灰见胜香邻的情况趋于稳定，便向牧民借了套齐整衣服换上，前往百里之外的县城，给远在北京的刘坏水发了封电报，让其尽快赶到新疆接应，并嘱咐刘坏水千万不要对外声张，事后少不了有他一些好处。

胜香邻之父胜天远对刘坏水有救命之恩，他得到消息之后，果然匆匆赶来接应，准备到临近的甘肃境内，搭乘长途列车返回北京。

司马灰想将那块从楼兰黑门里带出来的法国金表留下，用以感谢蒙古牧民相救之德，怎知对方拒不肯收，他只好在临行前悄悄放在蒙古包内。

司马灰在黑屋的时候长期吃铁道，对铁路部门的制度十分熟悉，寻思众人身上的伤还没好彻底，受不了长途颠簸之苦，倘若是硬座或站票，这趟下来可真吃不消了，就拿宋地球留下的介绍信和工作证，私下里稍作篡改，到车站里买了四张软卧车票。

刘坏水对此事极为惊讶，要知道软卧车厢可不是顶个脑袋就能随便坐的，普通人有钱也买不着票，按规定只有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才有资格乘坐软卧，票价则是硬卧的两倍。刘坏水以往乘火车经常出门，但他连软卧里面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坐进来一看确实不一样，车窗的窗帘都绣着花，雪白的铺盖一尘不染，单独配送的餐品也更加讲究，感觉真是开了眼界了。

刘坏水早憋着一肚子话想说，在牧区的时候没敢开口，坐到车厢里关上门才找到机会，他趁罗大舌头去餐车吃饭，突然对司马灰一竖大拇指：“八老爷可真有您的，换作旁人也未必回得来了。”他先是将司马灰捧了一通，说什么“蝎子倒爬城”古时唤作壁龙功，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汴梁城中有名军官，行动轻捷，武功高明，尤其擅于飞檐走壁之类的轻功，脚下穿着吉莫靴，凡有高墙陡壁，都可跃身而上，挺然若飞。某日太祖在宫中夜观天象，忽一物如鸟，飞入内宫，转天公主的金函枕不翼而飞。太祖查问下去，才知汴梁军中有个异人，翻越城墙易如反掌，还能沿着大殿的佛柱攀到檐头，百尺高的楼阁也视如平地，内府失窃的宝物，必是此辈所盗，奈何没查到真凭实据，无法治罪。太祖皇帝闻言惊奇不已，就传下圣旨说此人绝不可留在京城，应该发配到边疆充军，可等禁军前去抓捕，那人却早已杳无踪迹了。

刘坏水说司马灰不仅得过这路“壁龙倒脱靴”的真传，又通晓相物古术，根基很好，更胆略非凡，智勇过人，看命格属土，乃是北宋年间的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转世投胎，今后前程远大，能够安邦定国。

司马灰知道刘坏水的意思，就止住他这番虚头巴脑的话头，直接说明了实际情况，这次跟考古队进往罗布泊，真没想过还能有命活着回来，可既然没死，那就还得跟“绿色坟墓”周旋到底，因此剩下来的三个人必须隐姓埋名，随后的一切行动都要秘密进行，绝不能走漏任何风声，否则无法确保安全，就当这支考古队全部死在了地底。

刘坏水早已看出司马灰有这种打算，所以也没感到十分意外，但胜香邻是阴寒热毒之症，肺里淤血难清，时常咳血，一度高烧不退。

刘坏水感念胜天远的恩德，凭他的社会能力，安排胜香邻躲在北京养病不成问题，还能请到相熟医师到家中诊治，可不知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二人今后如何打算？

司马灰这条命原本就是捡回来的，安顿好了胜香邻，再也没有别般牵挂。考古队在地底下找到了山海图拓片，以及那白毛专家解读“夏朝古篆”的密码本，接下来自然是要此为线索在去寻找“发心通道”。可不管干什么也得有充足的经费支撑，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当初以卖“火龙驹皮袄”为名，赚了一笔钱，但大部分都给阿脆老家的祖父苏老义寄去了，剩下的则买了软卧车票，现在身上穷得叮铛响，连一个大子儿也没剩下，不仅是发电报时许给刘坏水的好处无法兑现，现在还打算再借笔款子作为行动经费。

刘坏水一听赶紧摇头，面露难色说道：“我在考古队的差事能赚几个钱？您别看我平时做些打小鼓的买卖，可如今这年月都是收货，向来只进不出，钱都压在东西上了，再说您瞧我这也是一把岁数了，不得在手头给自己留俩钱当棺材本儿吗？”

司马灰知道刘坏水这种人把钱都穿在肋骨条上了，用的时候得那钳子往下硬揪，要钱比要命还难。于是就说：“刘师傅，瞧把您给吓的，您容我把话说完不是，咱们两家多少代的交情，我能白要您的钱吗？”

刘坏水俩眼一转：“莫非八老爷手上……还有户里留下来的行货？”

司马灰说：“行货可真没有了，我要搞来两件西贝货，也瞒不过您的法眼，不过我们这趟罗布泊，倒是带回几张拓片，您给长长眼，看它能值几个银子……”

刘坏水什么没见过，寻思所谓的拓片和摹本能有什么价值，心下很是不以为然，可等司马灰取出拓片一看，刘坏水的眼珠子落在上面就再也移不开了：“这是……禹王鼎上的山海图！”

司马灰点头说：“刘师傅你这眼可真毒，也确实是识货之人，您给估估这件东西怎么样？”

刘坏水想了想说道：“要往高处说可不得了，想当初混沌合一，不分清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天地又合，孕育而生万物，后来苍天裂、玄铁熔，才有女娲补天，禹王治水，铸九鼎划为九州，可以说这九尊大鼎都是无价之宝，一出世就能震动天下。可青铜大鼎不是俗物，一般人绝不敢收，因为国家法度不容，何况普通人家能有多硬的命，藏在宅中恐怕也镇它不住。另外这铜鼎上的山海之图，只是影本拓片，流传出去就可以随意复制，成不了孤本终究不算宝物，依我看这些拓片，顶多能值个一块钱。”

不过进入“罗布泊望远镜”的考古队员，个个身上血管发青，全受到了地压影响，在没有减压的情况下返回地表，都会血管破裂而死，为什

么三个逃出来的幸存者当中，却只有胜香邻出现了意外？

其实地壳深处的玄武岩体，在地质结构里属于承压层，等于是一座天然的“减压舱”，这与岩体内密集的气孔有关，古时候的吐火罗拜蛇人，便是利用玄武岩矿脉逃离了深渊，当然这些隐情就不是众人所能想到。

司马灰看胜香邻吐出黑血，似乎是在地底下受了热毒，积郁在肺部，吐出来也就没什么大碍了，可在大沙漠里无医无药，也未必能保住性命，司马灰不敢耽搁，他有心隐匿行踪，当即将“PPS冲锋枪”拆解了，连弹药一起埋在沙漠里，又以指北针确认了方位，同罗大舌头轮流背负着胜香邻，在沙漠里徒步行进。

走不出三五里地，身后便刮起了大风沙，沿途的足迹和标志很快就被流沙掩埋，罗大舌头心里没底，又问司马灰：“这得走到什么时候才算一站？”司马灰低头看了看指北针，在风沙弥漫的恶劣情况下，根本没办法确定这东西是不是还能指北，考古队剩下的人员要是走不出去，就会成为埋在沙漠里的三具干尸，可即使能走出去，也仍然摆脱不了命运中的死循环，因为想解开这个“死循环”，还要去寻找地底壁画中那个……头上生有肉角的怪人。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二话 秘境

司马灰大为恼火：“到了打小鼓的买卖人嘴里，普天底下就没好一件东西了，我就是能把‘汉宫烽火树’带出来，可能也比一筐煤球贵不了多少。这几千年不曾出世的东西，您才给估出一块钱来？一块钱够干什么的，我干脆去五毛让五毛，白送给您好？”

刘坏水大喜，忙道：“那敢情好，此话当真？”

司马灰说：“当什么真？我压根也没打算让给您，我留着它将来还有大用场，现在拿给您看的意思，就是让您明白——地底下可不仅只有矿脉岩层，也埋藏许多旷世难寻的奇珍异宝，您要是能把经费问题给我们解决了，我这趟好歹给您捎件大货回来。”

刘坏水听得心动，他也知道古物大多埋于地下，不在坟里就在洞里，再往深处更有许多未名之物，这倒不是虚言，只是担心司马灰等人没命回来，自己把本钱扔出去了，可连个响儿都听不见，但在激烈的思想冲突中，最终还是投机心理占据主导。刘坏水咬了咬后槽牙，同意了司马灰所提的条件，二人当即在车厢里。当着毛主席像章立誓为证。

刘坏水又恭恭敬敬地将主席像章重新戴上说：“这可是真龙天子，咱当着他老人家不敢有半句虚言假语，更不能三心二意。”然后他告诉司马灰，今时不比往日，像什么铜尊铜鼎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扎眼，瓷器又容破碎，路上不好夹带，拿回去也不好藏纳，最好的大货就是古玉，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但地底下的玉器，并不是年代越久就越值钱，需要详加识别。这里面有个秘法，凡是好玉，一定是温润坚硬、细腻沉重，但入土久远，其性其质会慢慢发生变化。你要是看到玉体发松受沁，那入土的年代大概就在五百年左右了，如果有一千年，玉质会变得有些像石膏，两千年形似枯骨，三千年烂如石灰，年代再久则不出世，因为早已朽烂为泥了。夏商周这三代旧玉，质地朽烂，玉性未尽，若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老玉，质地未变，玉性尚坚，偶有软硬相间的玉器，则是南疆中的古藏之物，谁要是能找来一件形如枯骨，殷虹胜血的千年旧器……

刘坏水唠唠叨叨地到此处，忽然想起来还不知道司马灰这趟要去什么地方，有没有旧玉还不可知。

司马灰早在旁边听得心不在焉了，他也正想问刘坏水一些事情，就指着山海图拓片上的一件事情相询：“刘师傅您可是晦字行里的老土贼了，见过听过的古物不计其数，能不能看出这件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刘坏水带上老花镜，盯着拓片端详了半晌，奇道：“山海图里描绘的这件古物，好像是部机器，一部……很大的机器。”

司马灰知道山海图中描绘的奇怪物体，早在神农之时就已经有了，它要真是一部“机器”，至少也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想来不能以常理度测，就请教刘坏道：“您给好好说说，我愿闻其详。”

刘坏水嚼着牙花子道：“据我所知，这件东西确实是有，可年代太古了，您别说我一个打小鼓的，就算胜老板再世，他也未必解释得明白，我把肚子里的存货抖落出来不要紧，但这道听途说，却不敢保证是真是假，所以我姑且一说，您就姑且一听。”

司马灰点头同意，手中的那册“密码本”，前面逐字录有“夏朝古篆”的译文，后面空着多半，便顺手掏出笔来，听刘坏水说到紧要之处，就本子上详细记下。

原来考古队从地底下带回来的山海图拓片，只是其中的九分之一，铸刻于这部分的神秘图形，记载着地表以下的各种地形地貌，以及大量古代生物。在接近顶端的区域，描绘了一个头上生有肉角的巨人，面前摆放着一个圆盘状的神秘物体，它分为数层，像塔不是塔，显得奇形怪状，遍体都有诡秘复杂的纹路，也不知道是金属还是石料，四周有异兽盘踞，上方则是一条缠绕数匝的吞山怪蟒。

司马灰等人在地底古城中，也见过与之类似的壁画，根据解读出的“夏朝古篆”，得知那头上生有肉角的人形，就是上古之时的神农氏，而这个圆盘状的物体，名为“天阹”，是通往地心深渊的关键所在。

刘坏水所言与司马灰掌握的线索基一致，但也有许多他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刘坏水讲得十分详尽，他说诸如“燧人取火、有巢筑屋、女娲补天、伏羲结网、仓颉造字”之类，都是上古大圣大德之人的事迹。要是没有他们，咱至今还得茹毛饮血在树上睡觉呢，那上古之人身体长大者最多，其性情极为淳朴，因为处在十分原始的时代，形貌如兽者也多，到得后世，就把这些先贤古圣给图腾化了，所以说到“神农氏”，在《述异记》里的描述他是头上生有肉角，腹如水镜，洞见肠胃，不管吃了什么东西，都能直接在外边看到，故此才能尝百草、辨五谷。

不过刘坏水也认为山海图里描绘的神农，应该是个地理坐标，位置大概在一座大山底下，据说老君山最高处“神农架”，悬崖峭立，林木蒙茸，自古人迹罕至，此地处于大巴山余脉东端，相传神农氏在此架木为巢，因而得名“神农架”。咱们国家在1970年，于房县、兴县、巴东三地，析置“神农架县”，这是先有山名，后有县名。

司马灰听到此处，觉得有些搞不懂了，只通过拓片中的图形，怎么就能轻易确定这是个地理坐标？

刘坏水说这山海图里记载得再清楚不过了，可要想弄明白地形地势，得先搞清楚上面盘曲起伏的东西是什么。

司马灰莫名其妙地说：“那似乎是条栖息在地底巨蟒，而且体形奇大，能吞山岳，它与地形地势有什么关联？”

刘坏水说：“这哪是什么吞山的怪蟒，您再仔细瞧瞧，它还像什么别的东西？”

司马灰又看了看拓片，若说是地底怪蟒，也仅具轮廓，分辨不出蟒头蟒尾，以他的眼力，终究看不出这是个什么物体。

刘坏水说：“其实它是条山腹里的隧洞，内部岩层色泽乌青，酷似从死尸身体里拽出来的肚肠子，非说像蟒蛇也无不可，反正就是深山里天然造化的盘叠洞窟，古称尸肠洞，上边的山形也很特殊，地层里蕴藏的化石特别多，这种罕见的山形地势，只有大神农架的原始森林中才有。听那些个早年间的老郎们所言，尸肠洞深不见底，尽头多半通着锁鬼的阴山。”

司马灰说：“它不就是一个盘叠形的山洞吗，能比罗布泊望远镜还深？深渊在古书中也被称为九重之渊，我要是没记错，庄子有言——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可见真正的重器秘宝，都在地下绝深之处，因此地洞越深越好。”

刘坏水点头称是：“你们此去如能得手，自是最好不过，我那件‘大货’就算有指望了。但庄子这话里可也透着十足的凶险，别忘了古人还曾说过——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重之渊。可见那地底下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看，也绝对不能知道的，只盼八老爷您千万不要有去无回才好。”

司马灰听得此言，暗觉一阵毛骨悚然，古人预示的“九重之渊”，应该就是“绿色坟墓”要找的地方，于是又问刘坏水，尸肠洞的具体位置所在，那一带都是莽莽林海覆盖的崇山峻岭，峭壁险崖极多，只凭一两个人，怎样才能找到隧洞入口？另外那部几千年前的“机器”究竟是何物？能否确定它就在隧洞最深处？

刘坏水为了司马灰许下的“大货”，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当即话复前言，接着说道：咱还是一个一个的来吧，先说这个所谓的“机器”，或说是“机械”，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这东西了，古书中称其为“天匱”，是度量天地之物，能够自行自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还在大神农架隧洞深处，近些年出土的古楚国墓葬壁画和竹简

里，也有与之相关的记载，但内容离奇诡秘，今人多不可解。

因为当地也曾是巫风盛行的古楚国疆域，春秋战国时六十万秦军大举南下灭楚，却没在楚王宫室里找到大批珍宝和青铜重器。据说当年都被楚幽王埋到尸肠洞里去了，那其中有飞僵出没，生人莫近。此后的两千余年，高山为谷大海生尘，地形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这条深山隧洞的具体位置，可就很难找了，另外尸肠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之后的县志方志都不再用此称谓，它早已变成了一处不为人知的“秘境”，所以只要世间确有此物，它就应该还在“神农架”。

司马灰听完刘坏水的讲述，仍旧难以想象“天匭”究竟是个什么，大概这古老的传说年代深远，内容早已失其真意，看来只有眼到腿到，真正在深山里找到它，才有机会解开谜团，根据拜蛇人留在地底密室中的古篆记载，好像“天匭”就是抵达深渊的通道，这也是司马灰所知的唯一线索，不管结果如何，他都打定主意要去探个究竟。

于是等罗大舌头回来之后，众人便继续在车厢里低声密谋，司马灰向来胆大包天，又自持有一身本领，打算凭着一纸私自篡改过的介绍信，与罗大舌头两人冒充成考古队员，直接进山探秘，而且要尽量隐踪匿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此时无法确定国内还有没有“绿色坟墓”的潜伏份子，万一走漏了风声，难保进山后不发生意外。

刘坏水并不赞同，他指望司马灰能活着带出几件“大货”，自然要稳妥起见，“大神农架”处在鄂西腹地，山区岭高林密，覆盖着终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地底隧洞中更是情况不明，只有两人前往，纵然有些个手段，也未免势单力孤，恐怕难以成事，应当先回去从长计议，最好多找几位奇人异士相助。

司马灰也深感力量有限，可来自时间上的压力，根本不允许他再有延误，现在是有条件要去，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去，另外司马灰也不打算让不相干的人卷入此事，前两回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胜香邻上车前刚刚打过吊瓶，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但始终在听司马灰等人商议去大神农架的计划，她支撑着坐起身来，低声对司马灰说：“我现在已经好得多了，你们这次进山寻找天匭，事关重大，我也必须参加，再说小组中缺少了懂得地质结构的成员，探洞时面临的困难与危险，都会成倍增加，咱们在一起多少是个照应，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也能商量着应付，你可以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人，都知道胜香邻的性格看似平和，骨子里

却有十分的主见，一旦是她认准的事情，就从来不肯听人劝说，你不同意她也会自己随后跟来，况且留下她孤身一人，也确实难以放心。

刘坏水不想让胜香邻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话更没作用，劝说无果，只得掏出收货用的几百元本钱和二百多斤全国粮票，全部交给了司马灰，嘱咐他一定想办法照顾好胜香邻，“大货”以后再说，这趟只要活着回来就成。

司马灰等人谋划定了，看天色已然大黑了，就想在列车上就寝，但胜香邻对司马灰说：“列车在抵达首都之前，一定会有工作人员来软卧车厢检查，咱们这四个人，都加起来也够不上行政十三级，到时候怕是遮掩不过去了，此外北京站里人多眼杂，出于保密和安全因素考虑，最好在中途下车，直接取道南下。”

谁知罗大舌头坚决不肯，他还发表了一番高见，却要从火车说起，因为说起火车来，罗大舌头对它可实在是太有感情了，当年跟夏铁东南下缅甸的时候，众人哪里有钱买票，途中好不容易才混上一列火车，那趟破车开得甭提多慢了，走走停停，一路上咣当来咣当去，都快把人给咣当散架了，车上人又多又挤，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加之天气闷热，老婆哭孩子叫，搞得乌烟瘴气，到处都是乱哄哄的，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怪味，那种罪遭的，可真是小鼻子他爷爷——老鼻子了。一般像这种超员的火车，列车员大多会偷懒不查票了，因为有心无力，根本挤不进去，可那趟车恰好是红旗乘务组，连续多年被评选为光荣的先进集体，一水儿全是年轻的女列车员，那些姑娘们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也不怕又脏又乱，从人缝里生挤进来查票，还帮着旅客们搬行李送开水，真要给你做出个样来瞧瞧，可苦了罗大舌头等人，担心被查出来给撵下车去。当时多亏夏铁东急中生智，也不知从哪捡来一张破报纸，他不管旁人愿不愿意听，就主动学习雷锋同志，义务给车厢里那些乘客读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当时夏铁东的装得颇为投入，读起来声情并茂，估计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就这水平了，那些女列车员看到此情此景大为感动，觉得这小伙子不仅长得高大英俊，思想觉悟也特别高，坐着火车还自发给群众读报，传播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上车还能不买票吗？于是隔过去没查这伙人，众人得以躲过一难，但心里甚是自卑，至今留有阴影。等从缅甸逃回来，罗大舌头又同司马灰在火车上出苦力，留下的记忆全都不堪回首，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能进回软卧车厢，并且还能去餐车上吃顿饭，能混到如此地步，这辈子也算没白活，现在屁股还没焐热呢，怎么能半道下车？

刚说到这里，刘坏水突然起身道：“听你们说起火车，我倒想起一件

要紧的事来。”

罗大舌头正发着牢骚，被刘坏水从中打断，显得颇为不满：“瞅您这份记性，我不说你也想不起来，怎么我一说你就想起来了，我看刘师傅您是有点老年痴呆，长此以往离弹琵琶可就不远了，趁着还明白，回去赶紧买俩铁球，没事儿的时候攥到手里搓搓……”

司马灰使了个眼色，示意罗大舌头等会儿再发言，然后问刘坏水：“您要说的这件事，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三话 林场怪谈

司马灰的那意思是：“有好事你尽管说，坏事趁早别提，我听多了闹心。”

刘坏水显得没什么把握：“按理说应该是好事，怎么说呢，我刚听这位罗爷提到火车上的事，就想起我还有个外甥姓白，以前是工程兵，当年去过朝鲜，还顶着美国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在鸭绿江上修过大桥，后来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地方上管铁道了，由于文革期间表现突出，又在县里当上了个革委会的头头，辖区恰好就在神农架苍柏镇一带，我可以写封信，让他想方设法关照你们一些，不过……不过我这成份不太好，就怕他现在不认我这个亲娘舅了。”

司马灰觉得此事有胜于无，行得通当然最好，行不通也不打紧，便给刘坏水找来纸笔，让他写了一封信，夹在密码本里带在身边，当夜在长途列车中各自安歇，转天别过刘坏水，从半路改道向南。

神农架地处鄂西腹地，那深山里头交通闭塞，根本没有铁路，司马灰等人只能先到房县落脚，一连在县城的地矿招待所里住了几日，一是为了让胜香邻调养身体恢复元气，二来还要提前为进山做些准备。

司马灰担心路上有人检查，就把从“罗布泊望远镜”里带出来的苏联冲锋枪，全都埋在了沙漠里，如今身边只剩下三套“弧刃猎刀、PitHelmet、鲨鱼式防化呼吸器、风镜、毡筒子”，其余还有“指北针、防潮火柴、照相机、望远镜、信号烛、驱虫剂、过滤器、胶带、行军水壶、急救包”之类的物品，当时命都快没了也没舍得扔掉，如今果然有了用场。

房县县城里物资匮乏，但好多人家到了夜晚，都要用“电石灯”照明，当地也有矿井，所以矿灯一类的照明器材得以补充，为了防止山里下雨，司马灰便按着缅甸游击队里的土方子，用雨具自制了防水袋裹住背包，另外又准备了一批干粮和烟草，还在供销社买了几双胶鞋和长绳，并找个铁匠打了个壁虎钩子。

唯独搞不到武器和炸药，司马灰等人还不了解山里的情况，没有枪支胆气终究不足，不过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临到出发之前，司马灰带着罗大舌头和胜香邻去了趟澡堂子，这是县城里仅有的一家浴池，名叫“东风浴池”，取自“东风压倒西风”之意，原店几十年前就有，那时到林场里干活的北方人多，所以才盖了这么个

澡堂子。

“东风浴池”的店面格外简陋，陈旧失修，规模也不大，烧着个小锅炉，男部女部都加起来，容纳十几个人也就满员了，当时澡堂子里的“搓澡、修脚”等项目，也都被认为是“封、资、修”服务，给全部取消了，当年搓澡的现在改烧锅炉了，不管有没有顾客，他都能按月领工资，搓澡的手艺早已荒废了多时。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不知道胜香邻那边怎么洗，反正他们俩央求了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又递了半包烟，才说动烧锅炉的老师傅出来搓澡。

罗大舌头自称是考古队的：“咱泡澡堂子完全是出于革命工作需要，因为这一出野外，至少也要去个十天半月，条件艰苦的时候连脸都洗不上，必须得先来搞搞个人卫生。”他又反复叮嘱那位搓澡的师傅：“使劲搓，褪下两层皮下来才好，等到洗白刷净之后，又得往火坑里跳了，下次洗澡……还他娘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那师傅看这二人满身枪伤刀疤，不免又惊又奇，心中虽有感，可也不敢多问，只盼这两位洗舒服了赶紧走人。

三人从“东风浴池”里出来，只觉遍体轻松，都有脱胎换骨之感，又走到路边搭了辆拉木料的骡车，神农架尽是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形势巍峨，林木稠密，此地素有华中屋脊之称，进山路途十分崎岖，颠簸得众人昏昏欲睡，可到山里一看，司马灰等人都傻眼了。

来到此地之前，听说神农架林木覆盖率非常高，遮蔽天空的原始森林随着山势连绵起伏，沿途所见，也确实是山势雄浑、溪泉湍涌，可许多地方都是荒山，有林子的区域多为“次生林”，漫山遍野都是树桩，显然经过了大规模的常年砍伐，地形地貌受到了严重破坏，山体已变得支离破碎。

司马灰见状就想探听一些山里的情况，他没话找话寻个起因，要同那赶骡车的把式搭话：“老兵，看你这匹大骡子，个头还真不小。”

那车把式大约五十多岁，以前是个解放战争时部队里的炊事员，支农支林的时候就脱下军装在此地安家落户了，看起来十分朴实，却是个天生的话痨，起了头就停不住，他说这骡子可不行，当年咱解放两湖两广的部队，全是“狗皮帽子”，带过来那些拉炮的大牲口，除了日本大洋马，就是美国大骡子，那都是从东北缴获的，吃的饲料也好，干起活来就是不一般，哪像这畜生拖几根木头也走得这么磨磨叽叽，现在大多数林场都停工了，要不然它能享这份清福？前些年大炼钢铁，砍了老鼻子

树了，林场子一片挨一片，那木头运的，好多原始森林都是在那几年被砍没了，如今山上长起来的全是稀稀疏疏的二茬儿树，不过也托这件事的福，山区修了路，要不然连出门都不敢想，能到县里走一趟就了不得，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回来之后能把这事吹上好几年，到省城相当于出了一回国，谁要是去了外省，估计那人这辈子就回不来了，好多当地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大山。

这个情况有些出乎意料，司马灰没想到伐木的规模如此之大，他又问那老兵：“现在这片大山全给砍荒了？”

老兵说：“神农架这片大山深了去了，有好多地方不能伐木，因为砍倒了大树也运不出来，过了主峰神农顶下的垭口，西北方全是些峭壁深涧，那才是真正人迹难至的深山老林，有许多古杉树也不知道生长几千几万年了，粗得十多个人都抱不过来，那里面常有珍禽异兽出没，像什么金丝猴、独角兽、驴头狼、鸡冠蛇，还有白熊、白獐、豹子……，你掰完了手指头再掰脚趾头也数不清。”

司马灰听说那地方至今还在深山里保存着原始状态，心里就踏实了许多，继续探问道：“那片老林子里安全吗？”

老兵摇头道：“险呐，我在这的年头不算短了，可也就是剿匪的时候进去过一回，听我给你们说道说道，传闻神农架有野人，山里好多老乡都看过野人的脚印，真正见过的却几乎没有，咱这地方有个燕子垭，就是野人出没的所在，那个垭口的地形实在太险要了，看着就让人心惊肉跳，前山峭壁最窄处只能飞过一只燕子，后山则是悬崖绝壁，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鬼神见了都得愁，可你想到山顶，只有垭口这一条险径可攀。解放那年，有千把土匪退到了山上，他们提前储备好粮食和水，足够维持数年之久，声称要死守燕子垭天险，让攻上来的共军尸横遍野，以往历朝历代，凡是有官兵剿匪，只要土匪退到山上守住垭口，底下的人就没咒念了，所以他才敢这么猖狂。”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这种事格外来神，虽然明知解放军早把土匪消灭了，可这次行动好像比“智取华山”的难度还大，得用什么出其不意的战术才能攻上天险？

那老兵说土匪就是伙乌合之众，以为当下还是清朝呢，咱就怕土匪散开来，仨一群俩一伙地藏匿到深山老林不容易对付，可都挤到山头上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对付他们根本用不着智取？四野连锦州城和天津卫都打下来了，当然不能把这伙土匪放在眼里，咱炮团那美国105榴弹炮也不是吃干饭的，连喊话都省了，直接摆到对面山上开炮轰，那炮打得山摇地动，炮弹落下去砸在人堆里个个开花，刚打了没有两分钟，那山上

就举白旗投降了，咱们部队上去搜剿残敌的时候，其中几个战士就在后山悬崖附近遇到了野人。

由于双方相遇十分突然，都给吓得不轻，那野人高大魁伟，比常人高着半截，满身的黑毛，也看不清嘴脸，说是人可更像是猿类，一把抓住一个战士，直接就给扔下了峭壁，另外一名战士来不及开枪，竟跟那野人纠缠在一处，两个一堆儿滚落了山崖，后来侦察排绕路下去搜索，寻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找到尸体，兴许都被山里的大兽拖去吃了。

有人猜测当时的情况非常突然，没准在山崖上遇到的是熊，可那玩意儿很是笨拙，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峭壁上，还有人认为尸体掉下去之后，就被歪脖子树挂住了，山里野鸟多，用不了多大会儿功夫，便能将死尸啄成骨头架子，反正说法不少，但也是迄今为止，距离神农架野人最近的一回了，可惜活的没捉着，死的又没现尸。

那老兵说到这里，又问司马灰：“你们考……考的是什么古？要到那深山野岭去做什么？难不成想捉野人？”

司马灰唯恐露了马脚，赶紧用官词儿解释：“考古的定义可太宽泛了，人类的过去仅有1%能通过文字记载的史料得知，其余都属于未解之谜，破解这些谜团就是考古工作研究的课题。不过我们去神农架不是想找什么古迹，而是要采集地层下的化石标本，那片原始森林里的化石是不是特别多？”

老兵点头道：“没错，一听言语你就是内行人，头些年林场里也来过一位找标本的知识分子，说咱这些大山是什么……远古……远古洪荒时代的备忘录，好像是这么个词儿，可那备忘录不是文书吗，它怎么能是座山呢？”

这老兵并未向下追问，他告诉司马灰等人，神农顶后山的龙骨岭下有好多洞穴，那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化石，模样稀奇古怪，当地人管那些东西叫龙骨，可有化石的那噶哒叫阴河谷，入口是条深涧，往底下恶兽很多，还有什么毒虫毒草，解放前又有野人出没，连采药的也不敢冒险下去，1963年的时候，咱那林场子里就闹出过人命：

那时林场子的活很累，咱这条件又差，除了有一批部队转业的军人，就全是些外地来的伐木工人，好处是只要你肯来，就有你一口饭吃，也不查你祖宗八代，所以伐木工人的成份比较复杂，连刑满释放人员都有，场子里偶有歇班的时候，这些人便常到山里去挖草菇、套兔子，用来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有那么一回，四个伐木工人绕过燕子垭，直接进到了阴河谷附近，

看深涧底下的地缝子里黑气弥漫，其中一个人绰号老癞子，略懂些旧社会的迷信方术，能够观山望气，他眯缝着俩眼看了一阵，就说那是宝气，山底下多半有宝。

其余的人都不相信，这地方山高林密，自古以来没有人烟，有宝也应该是悬崖峭壁上的“千年何首乌”，山窟窿里能有什么？别再惊出只大兽来……把你给撕了！

老癞子说：“你们懂得什么，别看玉料主要来源于昆仑、和田、缅甸等地，但春秋战国时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却出自神农架阴河谷，凭这话你们就该知道份量了吧？”

可其余那些都是大字不识的粗人，根本不知道“和氏璧”是个什么东西，那玩意儿能当金还是能当银？

老癞子只好说：“反正我这对招子，轻易不会看走眼，这里面肯定有些不得了的东西，想富贵的就跟我下去，不管得着什么，咱都是一碗水——端得平。”

当时有一个胆大不要命的二癞子愿意同去，他们搓了条长绳缠在腰间，让留在外边的其余同伴牵着，两个人带了条土铳，点起松油火把下了洞子，结果牵扯出了一件至今也无法解释的怪事。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四话 交换

先说外边的两个人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喊话没人回应，扯那根草绳子也扯不动，还以为坏了，正合计着要回去报告，老癞子却在这时爬了出来，说是找着一件不得了的东西，可太沉了挪不动，让其余几个人下去帮忙，此时二癞子正在那看着呢，那俩人一听这话就动了心，也没多想，只问了句：“洞里安全不安全？”

老癞子说：“是个实底坑，没见过活物儿。”那俩人见财起意，当即壮着胆子跟了下去，刚进去不久，便让老癞子拿土铳撂倒了一个，另一个吓得呆了，还没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心窝子上也已被捅了一刀。

原来这老癞子是外省人，早知道神农架里埋藏着青铜古器，只要找着一件，逃到境外就能换大钱，苦于不认识路，加上这片原始森林也不那么好闯，他就先在林场子里干了一段时间，让熟悉地形的二癞子等人带他进山，找着东西之后，立刻下黑手解决掉了那仨倒霉鬼，随即翻山越岭想往南逃，不成想途中就被逮着了，这才交代出此事，但公安进山想寻找遇害的尸体，却因雨水冲垮了山坡，把几个洞口都埋住了，所以没能成功。

要是就这么结了案，那也没什么说头了，可逮捕老癞子的地点是在火车上，当时有两个列车员过来检票，见其行迹鬼祟，显得十分可疑，而且俩眼贼光闪烁，总抱着个大包袱不撒手，便上前盘问了他几句，同时要检查行李。

老癞子心里有鬼，哆哆嗦嗦地刚把包裹揭开，却突然将里面的一件东西扔到了车窗外边，那时列车正过大桥，桥下是条江，江水好似滚汤一般紧急，那东西抛下去就没处找了，他这一时惊慌，毁灭了证据，但列车员和周围的乘客看得很清楚，老癞子扔出去的东西，是一个死掉的小孩，根本不是什么青铜器，这两样东西差太多了，近视眼也看得出来啊。

不过公安人员反复提审，老癞子认了三条人命，对这件事却死活不肯说实话，一口咬定是列车上那些人看错了。当时全国都在镇反肃反，在那种形势之下，不管老癞子究竟犯了哪条，他的罪过也小不了，很快便给押赴刑场枪毙了。至于老癞子到底在山里找到了什么东西，大概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

那老兵对司马灰等人说：“公安局的同志进山取证，四五个大沿帽就宿在咱林场子里，都是我给做的饭，吃饭时听他们讲了不少情况，所以

知道得比较详细，老癩子我也认识，那人可不一般，走过南闯过北，天上地下知道的事挺多，可惜坏了心术，有本事没用在正道上，最后把自己搭进去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完，都觉得这件事情可真够邪兴，如果老癩子在火车上抛掉的东西是个死孩子，为什么不肯承认？他身上早已背了三条人命，就算途中再害死个小孩，或是往南边偷运童男童女的尸体，也无非都是一死，何苦不说实话？

司马灰听说以前有本游记，写书的是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可波罗。元朝那时候马可波罗跟着一支商队辗转万里到过中国，还在大都叩见过忽必烈，返回故土之后，他把沿途的种种奇闻异事，全都记录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马可波罗临死的时候，声称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仅是所见所闻的百分之五十，另外那百分之五十，他宁愿全都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即使说出来也肯定没人敢信。那个被枪毙的老癩子，是不是也在深山里现了某个……根本不会有人相信的东西？

那老兵见司马灰显得心神不宁，就说道：“虽然现在提起来挺让人揪心，可毕竟过去了好多年，如今也就是唠闲嗑儿的时候说说，谁还管它究竟，而且木场子里这种怪事太多了，以后得空再给你们念叨吧……”他说到这，又问司马灰：“你们身边的这位姑娘，看上去气色可不大好。”

此时已是深秋，山里的空气格外清冷，胜香邻周身乏力，裹着毡筒子斜倚在背包上睡得正沉，她脸上白得几乎没有血色，也不知梦到了什么，睡着的时候仍是眉头紧蹙，状况看起来十分不好。

司马灰叹道：“不提还好，一提起来就为这事愁，前不久在荒漠里受了寒热之毒，时不时的咳出黑血，找大夫治过几次，至今也没见好转，让她别跟着进山偏不听。其实这妮子无非多念了几天书，刚刚晓得地球是圆的，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那老兵很是热心，他对司马灰说：“这是阴寒热毒之症，当年部队在山里剿匪的时候，整天在山沟子和溶洞里钻进钻出，那些地方都是阴腐潮湿，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也看不见阳光，空气常年不流通，又要连续不断地在深山里追匪，急行军能把人的肺都跑炸了，很容易把毒火闷在心里，那症状就像打摆子似的，身上忽冷忽热，咳出来的都是黑血，体格稍微差一点也得没命，我们连队里那位指导员就是这么死的。”

司马灰一听这老兵所言之事，还真与胜香邻的情况差不多，按郎中的说法就是“伤于寒而表于热”，他和罗大舌头早已在缅甸习惯了丛林里

的湿热，能够勉强应付地底极端恶劣的环境，胜香邻虽然也常随测绘分队在野外工作，但条件总归好得多了，而且在探索地底极渊的过程中，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和折磨也同环境一样残酷，她能支撑到现在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那老兵说：“当年因为水土不服，加上作战任务紧急，造成队伍上减员很大，在山里死了不少人，多亏当地郎中给了个土方子，情况才有所好转。这深山野岭间有四宝，分别是……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文王一根笔、七叶一支花。”

司马灰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忙问究竟，原来神农架原始森林里，生长着许多珍异药草，甚至溪水都有药性，每当春雷过后，下到山溪里舀起一碗水，便能治疗跌打、风湿，头顶一颗珠能治头疼，文王一根笔能表热，七叶一支花更是具有奇效，堪称“沉痾奇疾一把抓”。

所谓“七叶一支花”，顾名思义是一种植物，其特征是有七片叶子，上举一支黄莲，在山里随处可见，诸如阴寒热毒之类的症状药到病除，据说乃是神农老祖所留，山区那些抓不起药的穷苦人，便以此物救命。

那老兵特意绕了段路，亲自下到山沟里挖了两株草药，捣碎了加以溪水调和，唤醒胜香邻让她服下，还说：“该着是这姑娘命大，以前这里漫山遍野的药草，如今大部分森林都给砍荒了，这回能挖到两株也算是走了大运，否则还得到燕子垭后山的原始森林里去找。”

途中那老兵要去“7号林场”，其余三人则要前往苍柏镇，只好分道扬镳，司马灰见胜香邻服过草药之后，果是大有起色，因此对这位热心的老兵甚是感激，拿出五十斤全国粮票以示谢意。

当时全国粮票完全可以替代大额现金，不管是出差还是探亲，走到哪里都能通用，如果没这东西，出门在外寸步难行，价值远比等值的地方粮票贵重，但那老兵坚持不收，他说：“咱那林场子里有工资有口粮，不缺吃不缺喝，一个月下来的伙食尾子还够买上两条经济烟，要你们这些粮票做什么？再说五十斤全国粮票换两株草药未免太多，你们要是真有心谢我，就给我留下一件别的东西。”

司马灰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全国粮票了，其余的东西则是进山必备之物，他也不知道这老兵究竟想要什么。

其实那老兵只想要司马灰衣服上佩戴的“军星”，民间所说的“军星儿”，是对一种珍贵像章的通俗称谓，那些年男女老少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进而形成一种风靡全国的潮流，谁要是能戴上一枚精美罕见的像章，也算是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司马灰身上佩戴的“军星”就属于极品中的极品，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设计发行的一枚“星形毛主席像章”，比拇指盖稍大一点，能与常见的“为人民服务”条形章凑成一套，金边红底十分醒目，由于发行量极少，工艺和质地又非常精致，所以显得十分特殊，普通人连见都没见过。

司马灰这枚“军星”来历更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跟着夏铁东等人去延安参观革命圣地，回来的途中忽然降下鹅毛大雪，众人登高远眺，只见天地皆白，当即齐声高诵主席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等念到最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忍不住三呼万岁，那时候真把自己当成赛过唐宗宋祖的“今朝风流人物”了，结果司马灰有些得意忘形，竟从山坡上滚了下去，从家里偷他爹的呢子大衣也被挂了一个口子。当时夏铁东见司马灰疼得险些掉下泪来，就将自己衣服上的军星摘下来，给他戴在了胸前，漫天飞雪映衬得金星熠熠生辉，见者无不欣羡。

正因为有了这层特殊意义，司马灰对这枚“军星”看得比命还重，他平时根本舍不得戴，后来去缅甸的时候，就把像章存在了夏芹家里，直到从砖瓦场里放出来才再次取回，所谓“睹物思人”，看见这枚像章就能想起惨死在缅甸的战友们。

司马灰是真舍不得让给别人，其实那老兵也未必知道这枚像章的价值，只不过是看着稀罕而已，但对方帮了忙，也不好意思直接回绝，当下二话没说，摘下像章交给老兵。

那老兵得了像章，也是满心欢喜，他向司马灰等人道过别，赶上骡车驶入山道，竟自去得远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十分珍视那枚像章，心中大为感动，就对他说：“今天可真是多谢你了，将来我一定找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你。”

罗大舌头了解内情，他告诉胜香邻说：“妹子你是不知道，别看全国上下有大大小小好几亿枚毛主席像章，可都加起来也换不了那枚军星。”他又问司马灰：“当初我找你要了好几回，你小子都没舍得给我戴一小会儿，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了？”

司马灰装作很不在乎：“毕竟是身外之物，何足挂齿。”他说完便拎其背包动身上路，心里却还寻思着：“今后要是能找到什么稀罕物件，还得想办法去趟林场子，再跟那老兵把像章换回来。”

这么胡思乱想地山里走了一程，苍柏镇已近在眼前，可走进镇子里，却发现偌大个地方，竟是空无一人，连鸡鸣犬吠的动静也听不到，

只有深山里松涛起伏的声音远远传来，暮色低垂之际，那声音犹如鬼哭狼嚎一般，显得分外阴郁。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五话 了望塔

苍柏镇是神农架要冲，虽然规模比普通的村子还小，却是进山的必经之路，四周群峰耸立，松杉繁盛峥嵘，从这里出发再往燕子垭走，全是被原始森林里所覆盖的危崖险壁，那就不再有常规意义上的“路”了。

司马灰三人这趟进山探秘，尽量不与外人接触，免得暴露行踪惹来麻烦，可没有当地向导或详细地图，想进入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绝非易事，因此要先到镇子上寻访白团长。

那位白团长是刘坏水的亲外甥，以前做过铁道兵的团长，按行政级别来说属于县团级干部，文革前转业到了地方，如今是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只要他肯提供帮助，就能为三人解决很多困难，却没想到镇子上不见一个人影，家家都是关门闭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有行军侦察的经验，四处察看了一番，现地面有积灰，灶头都是冷的，像样的家式也被搬了一空，看来镇上的人在几天前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原因则不得而知。

此刻天色渐黑，三人只好翻墙跳到一处民房里，抱捆柴禾点起灶头，烧了锅热水，胡乱吃了几口干粮准备过夜。

入夜后气温又降低了很多，深山里的镇子也没通电，到处黑咕隆咚，不时有山风掠过，远远能听到镇外松涛之声苍劲沉郁，司马灰等人大惊小险的经历了无数，也不太在乎这种情况。他看胜香邻服过草药后，气色已大为好转，更是放心得多了，就同那二人凑在炉火前取暖说话。

罗大舌头算盘打得挺好，还以为找到当地领导，最起码能管顿热乎饭菜，怎么还不给掂排个“香菇炖土鸡、岩耳炒腊肉、泡菜懒豆腐”什么的，没想到扑了个空，只能接着啃干饼子，心里别提多泄气了，可说来也怪，镇子上的人都跑哪去了？

司马灰叼着烟说：“早知道就该问问那位赶车的老兵，当时只顾着问他深山林场的情况，谁也没想到镇子里会是这样，不过要是真有大事发生，那老兵肯定不会不提醒咱们。”

三人商量了几句，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必要理会山里发生了什么，明天按照原定计划，直接进山也就是了，随即谈及此行的目标。

司马灰通过在“罗布泊望远镜”中发现的各个线索，特别是破译夏朝

古篆的密码本，了解到有一个失落于史料之外的古代文明，它起源于被禹王锁在地底的鬼奴，后世分支衍于各地，包括古西域吐火罗人，以及缅甸灭火国等等，都具有浓厚孤立的神秘色彩，可以统称为“拜蛇人”。

“拜蛇人”将大量神秘离奇的传说，凿刻于地底密室的石壁之上，根据司马灰等人的理解，这些传说大致是“禹王碑”沉入了地下深渊，从此永不出世，拜蛇人却一直妄想将它找出来，奈何天数极高，地数极深，渊渊渺渺，凡人不可通达。

根据拜蛇人留下的记载，想找到深渊里的“禹王碑”，必须先找一个被称为“天匍”的物体。这个诡异的不明器物，大概从神农时代就已经有了，经过司马灰等人的前期考证，最后一个见过它的人，也许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幽王，从那之后的两千多年，这个比古老年代更为古老的谜，一直沉睡在神农架。

罗大舌头听司马灰说了这些事，抖机灵猜测说，那个七分好像鬼，剩下三分也不怎么像人的……“绿色坟墓”，会不会是古代的“拜蛇人”？

司马灰摇头否定，“绿色坟墓”没有能力直接辨识夏朝古篆，所以不像是早已消亡千年的拜蛇人，眼下这个幽灵的真实身份与面目依然悬而未解，但它即使真是“鬼”，也应该有个身份才对。

三人均感此事诡秘叵测，但为了复仇与救赎，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探寻谜底，做好了应对一切变故的心理准备，当晚宿在苍柏镇。第二天天还没亮，司马灰就起身到附近的民宅里走了一遍，他没有找到猎枪，就随手顺了些盐和松油，又留了两元钱压在灯台底下，然后同其余二人收拾齐整，打上绑腿徒步进入深山，虽然没有向导，但大致方向不会搞错，先要翻越海拔最高的主峰神农顶，再经燕子垭进入原始森林，至于怎样才能在阴河谷里找到隧洞，还需要到山里详细勘察。

神农架的大山险峻绮丽，辽阔的群山巍峨起伏，重重叠叠的约有数十层之多，山上生满了冷杉、箭竹和高山杜鹃，深秋时层林尽染，遍地都是枯枝落叶，而且溪流瀑布众多，几乎每条山谷里都有清澈碧绿的溪水，过了苍柏镇就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那林子越往里走越深密，涧幽深，蓊岭郁葱，毒虫毒蛇和各类野兽出没频繁。

司马灰在缅甸经常钻的都是热带丛林，从未进过神农架这种原始森林，他只知道神农顶海拔三千多米，是大巴山脉东端最高的主峰，可进来之后才发现，周围的山峰都差不多，形势参差起伏，搞不清哪一座才是神农顶，另外这深山老林里奇峰耸峙、幽壑纵横，许多地方无路可走，明明认准了方向也过不去，绕了半天全在兜圈子。

三个人只能凭借以往的经验，寻着绵延起伏的山势不断向里走，接连在山沟里钻了两天，也不知绕了多少弯路，就看到林海深处有座形如屋脊的高峰，环视四周，好像其余的山都没有它高，估计应该就是神农架的主峰了，即便不是，也可以攀到峰顶俯瞰地形。

但密林中没有路径，周围全是密密匝匝的树木，海拔低的山沟里是冷杉，高处则是齐刷刷的原始箭竹，那些箭竹粗壮高大，竹节上布满了尖刺，猿猴也无从攀援，各种植物在不同的高度间互相依附，交织成了一道接一道的巨网，根本没有容人穿行的缝隙。如果是长得不够高的杉树，还可以从枝干上攀过去，实在无路可走时，就只有拨开低处的灌木或草丛往前爬，人体自身的定位系统很快就乱了套，必须不断依靠指北针校正方位，使行进速度变得格外缓慢。

这样在森林里走了一段，面前的草丛里突然惊出几只“雉鸡”，拖着长长的尾翼扑腾起半人多高，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知道这东西跑得奇快，落在灌木茂密的地方就没处捉了，但腾飞时较为笨拙。二人眼疾手快，瞅准雉鸡由半空下落的时机，蹿上去分别擒住一只，拎到溪边洗剥干净，让胜香邻就地拢了堆火，穿在树枝上来回翻烤。

司马灰等人明知道这样做容易引来深山里的大兽，却实在抵挡不了野味的诱惑，又自持身边带有信号烛，即使遇到最难对付的豹子或野人，也有把握将其驱退。

罗大舌头更是迫不及待，他眼看雉鸡已经滋滋冒油了，也顾不得烫手，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块就往嘴里塞，结果烫着了舌头，忍不住就想叫疼。

司马灰警惕性很高，察觉到密林深处有阵异响传来，立刻抬手按在罗大舌头嘴上，没让他发出声音，胜香邻也在同时推起泥土，压灭了地上的火堆。

罗大舌头也听到树丛后有“嘎吱嘎吱”踩踏落叶的响声，好像是什么野兽寻着气息而来，他忙把烤熟的半只雉鸡塞入怀中，随即探出臂膀掏出弧刃猎刀。

这时从几棵高大的冷杉背后，忽地蹿出一条尖耳长吻的黑背猎犬，体型颇长硕大，神情沉着锐利，它一声不发，蹲在地上紧紧盯着司马灰等人。

司马灰看出这是条训练有素的猎犬，当即站定了脚步，同其余两个同伴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没有轻举妄动。

那树丛后随即又快步走出三个人来，当先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肤

色黑里透红，长得虎头虎脑，手里拎着一杆土铳，腰上挂着药葫芦和柴刀，像是山里的猎户，他身后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姑娘，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出头，乌溜溜地一双大眼颇有神采，背有行李和水壶，腰里扎了武装带，显得很齐整，跟在最后边的瘦弱男子，则是林场里常见的知青模样，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子底似的近视眼镜，衣服洗得都白了，补丁擦着补丁，也带了火铳，身上还背有一部老式无线电，刚才可能走得太急了，累得他双手撑在膝盖上呼呼直喘。

那猎户模样的少年皱着个小眉头，说话特别冲，他恼怒地打量了司马灰三人一番，转头对女兵说：“姐，就是他们在这放火！”

司马灰使个眼神让罗大舌头悄悄将猎刀收回去，然后赶紧向对方解释：“别误会，我们都是过路的，看见这林子里冒烟，就赶紧过来把火扑灭了……”

那女兵看罗大舌头嘴里还塞着鸡肉，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直接询问司马灰：“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知道在林子里用明火有多危险吗？”

司马灰还是按先前编好的话来应付，自称是考古队的人，要到大神农架原始森林里找古生物化石，并且出示了工作证和两封信件，表示自己跟县革委会的领导相识。

那少年猎户还想不依不饶，而女兵看过司马灰的证件，也没现有可疑的地方，就没再追究点火的事情，她说：“这里还是神农架的前山，阴河谷又叫阴海峪，位于主峰西北侧，据说密林中经常有驴头狼出没，那东西体型和驴子差不多大小，头部很像驴，却长着四条狼一般的利爪，尾巴又粗又长，行走如飞，生性凶猛残忍，在找不到食物时就伤害牲畜，甚至吃人，你们没带猎枪防身，想翻过燕子垭到那片原始森林找化石，未免太冒险了。”

司马灰连声称是，他对这女兵一行人的去向也有些好奇，不知对方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但有猎户和当地林场的知青同行，料来不会是机密的军事行动，进过探问，才知道这个编制非常特殊的小组，是要前往大神农架主峰神农顶北坡的“了望塔”，那座了望塔高约40米，上面设有防火观察所和通讯站，站在高处向四周眺望，千里林海尽收眼底，是整个神农架的制高点，那地方距离后山的燕子垭已不算太远，可以顺路将司马灰等人带过去。

司马灰自是求之不得，出前他又问那女兵：“为什么山底下的镇子里空无一人？”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六话 深山鬼屋

那个女兵确认了司马灰等人的身份，答应将他们带到“了望塔”，由于要在天黑前赶到宿营地，途中不能耽搁太久，有话只能边走边说，当即由猎犬作为前导，朝着大神农架了望塔观察所前进。

女兵在路上告诉司马灰，神农架山高林深，自古以来即是人烟少而野兽多，别看人少，籍贯和成份却很复杂，因为神农架本身就位于三省五县交界之地，所以当地老乡中陕鄂川人皆有，主要以打猎、采药、贩卖山货为生，解放后兴建林场，大批部队转业军人落户于此，还有打外地招募来的伐木工人，以及从城里到山区插队的知青。

人多就容易出事，前不久有四个男知青在林场子守夜，刚刚睡下，忽听一个震雷从半空中落下，顿时把四个人都惊醒了，就见有个火球从顶棚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转眼就不见了，好像那道雷电正击在屋顶上，随后雷声如炸，一个接着一个，听声音都落在屋顶附近，雷火就绕着屋子打转，四个人吓得脸都白了，全躲到床底下不敢往外跑。

遇上这种事难免往坏处去想，更容易神鬼，有人就说：“咱四个人里，肯定有一个做了坏事，恐怕过不去今天晚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干脆自己走出去让雷劈了，可别连累了别的兄弟。”

当时就有一个知青哭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老娘有病在身，常年离不开人照顾，所以我瞒着大伙给支书送了两条红牡丹香烟，还有几包义利食品厂生产的巧克力豆，让他给我搞了一个回城的指标，把本该回城的那个人挤掉了。”

这一开上头，其余三人也都跟着说了，毕竟人无完人，谁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但他们无法判断究竟是谁该遭受天谴，只好决定逐个往外跑，等到最后一个人刚刚跑出来，房屋就被雷电击中了，屋角崩塌了一大片，砖瓦都被烧得焦糊，房檐里有条擀面杖粗细的大蛇，周身红纹斑斓。

知青们在山里也听说过妖物避雷的传言，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连忙抄起铲撬上前击打，谁知那条蛇断成数截之后，竟像蚯蚓一般，每节都有知有觉，还能分别爬行，聚拢起来又成一体，他们只好用火去烧，却意外引起了山火，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几乎将整个“3号林场”全部焚毁。

四个知青当场烧死了两个，其余两个在事后被关押送审，可没人相

信他们交代的情况，认为只是妄图推卸责任，所以很快就给转送走了，具体是判刑还是枪毙，那就不得而知了。

司马灰知道深山老林里有种“千脚蛇”，别称“碎蛇”，分开为虫，合则为蛇，没见过的人不可能凭空捏造，看来那些知青所说的经过，应该大部分属实，但引起烧山火是很大的罪过，说出什么理由都推卸不掉责任，想想先前那少年猎户愤怒的样子，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密林中遍地都是枯枝败叶，火头烧起来就没法扑，人家世代代靠山吃山，当然把森林防火看得很重。

女兵接着说起山里的情况，3号林场的火灾发生之后蔓延到苍柏镇，镇上的老弱妇孺都被临时转移走了，民兵和林场职工则全部进山扑火。

按照上级领导指示，要亡羊补牢挖掘防火沟，神农架的几处林场，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的万年坪，现在除了各个林场子里有少数留守人员之外，整个山区为之一空，但工程没有涉及到阴海一带的原始森林，所以不会对司马灰等人的行动构成影响。

这个女兵名叫高思扬，籍贯在南京，现在是武汉军区军医学校的学员，该院校连续多年到神农架山区开展三支两军活动，也就是部队支援地方，除了强化军管军训之类的工作，还包括深入交通闭塞的区域，为山民治病送药。

位于大神农架至高点上的了望塔里设有电台，可以进行简易的无线电联络，用于通报林区火情，常年驻有护林员，可是自打3号林场生火灾之后，那座了望塔便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络。

上边一发话，地方上就得把全部力量用于挖掘防火沟，实在腾不出多余的人手，而且了望塔里的无线电型号陈旧，经常出现故障，隔三差五地就坏上一回，因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当时林场里恰好有个外号“眼镜”的知青，插队前曾学过通讯测量专业，学习起来很刻苦，也懂些无线电维修的技术，但他还没等到毕业，就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被发到这大山里锯木头砍树桩子来了，林场里的人习惯将眼镜称为“二学生”，二学生是山里的土语，意指比大学生低了一级，虽然不是很明显的贬义词，却也多少带着些挖苦和嘲讽的意味。

林场里管事的领导看“眼镜”体格单薄，挖防火沟时经常累得像条死狗，就让他背着一部无线电，跟随民兵虎子进山，去“了望塔”对通讯设备进行更换或维修，林场考虑到护林员也有可能染病或受伤，才导致通讯中断，于是又向“三支两军”分队借了高思扬一同前往，以便到时候能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高思扬先后数次到过神农架，已对当地环境十分熟悉，也具备独立完成的任务的经验和能力，就成了这个临时小组的组长，猎犬在途中嗅到了生人气息，看方向显然是在密林中瞎走乱碰迷失了方向，随即一路追踪过来，发现司马灰等人正在使用明火，便立刻加以制止。

高思扬常听当地山民说起大神农架最恐怖的地方，就是阴海那片原始森林，即便在带有火铳和猎犬的情况下，也绝少有人胆敢冒险深入，所以劝司马灰慎重考虑，起码要有猎枪和经验丰富的向导才能成行。

司马灰明白高思扬是一番好意，可他却不能知难而退，就敷衍说：“其实我们早有上火线的思想准备，临来的时候还写了遗嘱和入党申请书，要是万一回不去了，就让同事们把我下个月工资取出来，替我交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为什么是下个月的工资呢？因为本月工资已经吃光花净了。”

高思扬暗暗摇头，她觉得司马灰这种人，大概就是典型的“盲目乐观主义”，非得碰了钉子才晓得回头。

司马灰问清了来龙去脉，又寻思要想个什么法子，把虎子那杆火铳借来防身，深山老林里的危险主要来自于野兽，不管是驴头狼还是野人，也有畏惧火光的弱点，打猎用的土铳虽然落后，性能也不太可靠，但那好歹是个能冒烟的家伙，震慑效果远比它的杀伤力出色，便低声对罗大舌头耳语了几句，让他一路上找些机会跟虎子闲扯套近乎，免得到时候张不开嘴。

罗大舌头那张嘴虽然口齿不清，却正经的能过千军万马，他上来就对虎子说：“我说兄弟，咱哥儿俩商量商量，等我们进阴海原始森林的时候，把你这条土铳借我们使几天，将来有机会为兄带你去见见世面，我爹是少将，我们家住楼房，上厕所放茅从来不用出屋……”

虎子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娃，长这么大连趟县城都没到过，头脑比较简单，说好听点是爱憎分明，说不好听就是个一根筋的直肠子，他本就非常痛恨司马灰等人在林区点火的行为，认为对付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抓起来，因此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此刻他一听罗大舌头的话又觉得是在吹牛，不免更是气愤：“世上哪有去茅房不出屋的人家，你那屋连狗窝都不如。”

罗大舌头自认为参加过波澜壮阔的世界革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而虎子则是个不开眼的山区土八路，思想觉悟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俩人话不投机，越说越不对付，干脆谁也不理谁了。

这一行人分做前后两组，沿途翻山越岭，直至第二天日落，才抵达

大神农架主峰，那山上松竹蔽空、林海茫茫，一派与世隔绝的原始风光，北坡的密林中矗立着一座了望塔，下边有间木屋，那就是设有无线电的防火通讯所，除了大雪封山的数九隆冬，平时都会有一名护林员在此驻守。

护林员的职责十分重要，以往都是由年老的猎户担当，同时还要负责巡山，后来设立了无线电通讯所，便改由林场里派遣民兵轮流执勤，因为大山深处交通闭塞，受过简易通信训练的民兵总共也没几个人，通常个把月才能轮换一次，比戍边还要艰苦。

众人走到通讯所门前的时候，密林深处已是风声如潮，木屋里面黑漆漆的没有灯光，那条猎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突然对着通讯所狂吠了几声，好像是在警告主人不要接近。

民兵虎子向来胆壮，他想也不想就上前推动屋门，却现从里面栓住了。

为了防备野兽和防风保暖，通讯所的建筑材料，全部使用直径半米多粗的冷杉，虽属木质结构，却极为坚固，只有前边一道门，窗子也都钉着木栅，如果里面没人，绝不可能从内部将门栓住。

虎子大声招呼守林员的名字，又去用力叩门，门窗紧闭的通讯所里仍是沉寂无声。

司马灰心想：“没准那个守林员猝死在了通讯所里，无线电才会失去联络。”他当即把脸凑到窗口上，拿手电筒往屋内照视，试图看清里面的情况。

那木屋里漆黑一团，手电筒勉强照进去一米左右，能见到的范围也非常模糊，司马灰刚接近窗口，竟看到屋里有个全是黑毛的怪脸，腥红的两眼充满了邪气，也在隔着窗户往外窥探。

司马灰心中突地一跳，忙向后闪身，他再定睛去看，那张脸已经消失不见了。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神情古怪，也凑过来往通讯所里看了两眼，黑沉沉的又什么也没有，他问司马灰：“你瞧见什么了，这里边有人没有？”

司马灰到神农架以来，没少听到有关野人之谜的传闻，普遍认为野人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逃到深山里避难的民夫，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就曾在他的辞赋中，将神农架野人描绘得栩栩如生，应该算是最早的记录了，近代目击遭遇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都形容那是一种近似古猿的高大生物，出没于阴海原始森林，至少要翻过燕子垭才

有机会遇到，神农架主峰上并有它的踪迹。

司马灰怀疑自己看到的東西，有可能是个野人，于是提醒众人多加防备，通讯所里的守林员也许遭遇不测了，应该破门进去看看个究竟。

高思扬点头同意，她虽然知道在这片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凭着人多势众，又有猎犬和两杆土铳，就算突然遇到什么大兽也不至有失。

众人打量通讯所，整个建筑结构坚固，屋顶的烟道过于狭窄，谁也钻不进去，司马灰使用力将木门推开一条缝隙，拿刀子拨掉门栓。

民兵虎子提着土铳就想进去，司马灰经验老道，瞧这情形就觉得有些反常，不想让这土八路莽撞有失，抬手将他拽了回来，随后举着手电筒探身进去看了看，通讯所里好像空置了很久，四壁一片冰冷，铺盖卷仍在床上，长柄猎枪和装火药的牛角壶也都挂在墙边，显然没被动过，但那守林员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通讯所里没人，封闭的木屋怎么可能从内部栓住，刚才隔着窗户向外窥视的东西会是什么？司马灰还觉这狭窄的空间里，存在着一种令人寒毛直竖的怪异气味，可找不到是从什么物体上发出来的。

随着山风灌进木屋，那阵古怪的气味迅速减弱，人类的鼻子已经嗅不到它了，不过跟在司马灰身后的几个人，也都察觉到了这种怪味。

高思扬突然说：“这像是……死人身上才有的气味！”

罗大舌头说：“死人我见得多了，那又能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你找筐咸鱼放太阳底下晒俩小时，那气味就和死人身上的差不多一样了，无非是腐烂发臭，跟通讯所里的气味可完全不一样。”

司马灰也觉确实不像死尸发出的气味，不明白高思扬为什么会这样形容。

胜香邻判断说：“应该是某种化学药水的气味，很像用来防腐的药液。”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谁也不会经常同腐烂发臭的尸体打交道，高思扬以往在军医学院里见过的死尸，都被浸泡在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水泥池子里，用来让学员进行解剖练习，因此她形成了条件反射，一闻到这股气味，脑子里最先出现的信号就是“死人”。

如果准确的加以形容，通讯所里出现的强烈刺鼻气味，近似于“甲醛”在空气中挥时产生的味道，甲醛的水溶液，即是制作尸体标本时常用的“福尔马林”。

司马灰把他先前在窗口看到的情形告知其余几人，要不是刚才看花了眼，就一定有些东西躲在通讯所里，但那分明是个活物，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死尸标本”的气味。

罗大舌头等人听了此事，只是各自提高警惕，倒也没觉得怎样，还准备到通讯所里进行搜查。

唯独当地林场的知青二学生和民兵虎子，脸上同时流露出一抹恐惧的神情，他们十分肯定地告诉司马灰：“你看到鬼了！”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七话 尸骨

大神农架地僻林深，充满了各种离奇恐怖的传说，听得太多了也难免让人心里毛，一般没人敢在深山老林里说鬼，可高思扬是军医学院的学员，没些胆量的人学不了医，她又是队伍里唯一穿军装的，因此并不相信唯心主义言论：“黑灯瞎火的没准看错了，通讯所里怎么可能有鬼？”

胜香邻也问民兵和二学生：“我读过一本资料，那上面说古时候将野人叫做山鬼，你们说的鬼是不是指野人？”

司马灰一看那俩人的反应，就感到事有蹊跷，民兵虎子祖上数代都是神农架的猎户，从没离开过这片大山，那个懂得维修无线电的“二学生”，也在林场插队好几年了，可以算是半个本地人，他们或许知道些外人不了解的情况，但不论刚才看到的那张脸是山鬼还是野人，都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通讯所，于是问那“二学生”是怎么回事，为何会认定木屋里有鬼？

“二学生”见问到自己头上，就原原本本地说明了情况，他打1968年起就到林场插队了，平时除了看书也没别的爱好，这鄂西腹地山岭崎岖，人烟稀少，条件非常艰苦落后。他记得刚来的时候，这林场里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部“春风牌收音机”，开关还有故障，后来二学生把收音机修好了，林场为此还特意开了个会，搞得很隆重，不仅特意在桌子上铺了一块红布，把收音机摆在当中，甚至还在后面挂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画像，有许多老乡和附近林场的职工闻讯赶来，都想看看这个会说话的黑盒子。收音机的信号非常不好，一打开里面全是“咝啦咝啦”的噪音，女播音员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但大伙还是非常高兴，纷纷夸奖“二学生”的手艺好，真没想到这收音机里还有个娘们儿，都商量着要把她给抠出来看看长得什么模样。

“二学生”从没受过这份重视，感觉很光荣，正兴奋着呢，忽然闻到人群里有股很不寻常的味道，就像死尸标本发出的气味。

记得在学校生物教室里看到的野兽标本，也有这种刺鼻的化学药水味，二学生起身向四周打量，发现后排有个巴头探脑的人，那人脸上蒙了块破布，故意掩盖着面孔，仅露出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珠子，身上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

当时人多事杂，二学生见无人见怪，也没顾得上继续追究，转天向林场里的几位老职工打听，才得以知道详情，原来那人以前是个采药

的，本家姓余，大号没人知道，当地山民都习惯称其为“老蛇”，四十来岁的年纪，生得虎背狼腰，进山打猎从不走空，还有一身“哨鹿”的绝技。

在深山老林里采药的人，大多善识药草物性，能够攀爬峭壁危崖，但这只是末等手艺，要想找到罕见的珍贵草药，除了胆大不要命，还得有足够的运气，而上等采药人皆有独门秘术，“哨鹿”便是其中一门几近失传的特殊本领。

阴海峪那片原始森林中，从古就有成群结队的麋鹿，为首的鹿王生性奇淫，每逢春末夏初，它都要一天之内，先后同百余头母鹿交配，最后精尽垂死，卧倒在地悠悠长鸣，这种鹿鸣相当于一个求救信号，深山里的母鹿听到之后，便会立刻衔着灵芝赶来，别看采药的人寻觅不到千年灵芝，但鹿群却总能找着，那鹿王吞下灵芝，用不了多大功夫又能腾奔蹿跃恢复如初了。

哨鹿的人则须头戴鹿角，身穿鹿皮伪装，躲到原始森林中模仿鹿鸣，引得母鹿衔来灵芝，然后打闷棍放倒母鹿，剥皮刮肉再取走灵芝草，不过学这种声音得有天赋，一万个人里未必有一个人能够模仿得出。

六十年代老蛇进山哨鹿，刚拿铁棍子砸碎一头母鹿的脑壳，没想到那体型比牛还要壮大的鹿王，竟突然从后边蹿了出来，那鹿王生有骨钉般的鹿角，枝杈纵横，锋利坚硬，山里的大兽见了它也得避让三分，老蛇猝不及防，肚子上当场就被戳了个大窟窿，他凭经验拼命逃向林木茂密之处，据说鹿角最怕密林，倘若被藤萝缠住动弹不得，那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逃得太急不辨方位，一脚踏破了横倒的古树躯干，那是个腐烂的枯树壳子，里面有数丛毒菌，他扑在上面溅了一脸汁液，为了不让毒性入脑，便自己忍疼用刀剥掉了脸皮，总算捡了条性命。老蛇精通药草习性和各种土郎中的方子，回来后弄死一只老金丝猴，把兽皮粘在自己脸上，不知用了什么药物，毛绒绒的脸皮逐渐变黑，从此身上总有股挥之不去的古怪气味，再也不能去山里“哨鹿”了。

司马灰等人听二学生大致描述了经过，均是不胜讶异，想不到这世上还真有如此狠人，自己把自己脸皮割下来得是什么滋味？

另外从形貌特征与气味上判断，司马灰在木屋窗子中看到的怪脸，就是那个常在深山里哨鹿的老蛇，不知道对方鬼鬼祟祟地躲在通讯所里意欲何为，只怕其中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木屋里空间有限，那么个大活人能躲到什么地方？

二学生对司马灰说：“你看见的不可能是活人，因为那个人早就死了。”

民兵虎子证实了“二学生”所说情况完全属实，六十年代后期，部队在神农架山区进行“三支两军”运动，林场子一度实行军管，民兵的编制和训练逐渐正规化，军队还提供无线电设备，支援地方上建设了森林防火通讯所，了望塔就是那时候搭的，而这座木屋则是解放以前便有，当时有人举报“老蛇”偷取林场里的收音机，每天深夜都要收听敌台，还经常到通讯所附近转悠，东挖西刨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但一直缺乏足够的证据，只给抓起来审讯了几次，最终也没得出什么结论。

去年“老蛇”跟几个山民前往燕子垭，垂了长绳攀在绝壁间采药，不成想被一群金丝猴啃断了绳索，他当场坠下深涧，那些采药人都说死在“老蛇”手里的野兽实在太多，而且他手段太狠，时常生吃猴脑，捉到蛇就活着空间剐出蛇胆吞下，脸上那张兽皮也是一只老猴的，这山里的金丝猴都特别记仇，袭击人的情况在早些年时有发生，尤其看见他眼就格外红了，趁其不备便来报复，可见深山老林里的生物都有灵性，不能随便祸害。

后来民兵们从深涧下的水潭里，把“老蛇”的尸首打捞出来，埋在林场附近的乱坟中了，这件事是好多人亲眼所见，如今尸骨大概都腐烂了，当然不可能出现在通讯所。

司马灰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这些内情，他听完民兵和二学生的述说，就寻思那个“老蛇”不像普通的采药人，毕竟死人不可能再从坟里爬出来，但先前看到的那张脸孔，还有木屋里残留的古怪气味，又是怎么回事？这些怪事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会出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司马灰打定主意要探明究竟，便说：“老子平生杀人如捻虱蚁，还怕它有鬼不成，等我先仔细搜搜这地方，然后……”刚说到这就被胜香邻在身后轻轻扯了一把，他自知失言，赶紧住口。

高思扬警觉地盯着司马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司马灰遮掩道：“我是怕撞见不干净的东西，说句狠话给给自己壮壮胆子。”

罗大舌头也说：“这事我可以作证，他看见杀鸡的都会腿肚子转筋，哪有胆子杀人啊？”

高思扬听司马灰承认是在胡吹法螺，也没再追究下去。她不认为这深山通讯所有鬼，但守林员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踪了，很可能遇到了意外，这不是什么小事，现在外边已经黑透了，无法再去了望塔上发出告

急信号，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军人，自然要站出来拿个主张，于是让“二学生”动手调试无线电对讲机，争取尽快与林场取得联系，又命民兵虎子把猎犬牵进来协助搜索。

“二学生”家庭出身不好，被人呼来喝去的早都习惯了，他从林场里背来的那部无线电，本身无法正常工作，仅能用于更换零部件，分工后看通讯所里的无线电也存在故障，便立刻着手忙活起来。

民兵虎子虽然胆子很大，但山里人免不得有些迷信，鄂西山区有个风俗，最忌讳让黑狗见鬼，看见死人也不行，因此坚决不愿意让猎犬进屋，高思扬见说服不了他，便让他暂时守在外边，其余几个人打亮手电筒，彻查通讯所里的每个角落。

司马灰当先搜索过去，他眼尖目明，瞥见铺板似乎有被挪动过的痕迹，好像不在原位，心念一动：“这木屋里有地道？”立即招呼罗大舌头帮手揭起铺板，眼前暴露出一个竖井般的方形洞穴，里面有股腐烂的潮气，但洞口的位置并不十分隐蔽，如果不被铺板遮住，进到屋里就能瞧见，看起来应该是用于存放食物的“菜窖”。守林的民兵在山上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这里海拔甚高，酷暑时节会较为炎热，需要这种地窖储备粮食蔬菜。

这地窖内部很宽阔，但垂直深度仅在两三米左右，里面充斥着阴冷潮湿的腐气，用手电筒照下去，角落处有具皮肉残缺不全的尸骸，似是被什么大兽啃过，胸腔中的肋骨裸露在外，尸身也已经开始变色，要不是在阴冷的地窖里，大概早就腐烂臭了。封闭的通讯所木屋和地窖内部，除了这具死尸以外，也没有其它生物存在的迹象。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八话 地窖

通讯所地窖里有种湿腐的土腥气，完全遮盖了其它一切气味，司马灰分辨不出是否混有那种近似“福尔马林”的气息，但这具尸体脸颊还算完整，不像先前在木屋窗子里看到的“老蛇”，其身份应该是那个遇难的护林员。

众人用手电照到护林员尸体的惨状，都不禁暗暗皱眉，这通讯所里门窗从内紧闭，也没有其余的出口，因此导致护林员死亡，以及啃噬死尸的东西，可能仍然躲在这个地窖里。

高思扬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身边没有武器，就拿了“二学生”从林场里带来的土铳，想下到地窖里探明情况。

司马灰怕她会有闪失，便打手势让胜香邻和罗大舌头留在原地接应，然后戴上“PithHelmet”，打开装在头顶的矿灯跟了下去。

高思扬有司马灰跟在身后，心里踏实了许多，两人分别借着手电筒和矿灯，在地窖中到处察看。

司马灰见那守林员尸体上的齿痕断面很大，不会是虫鼠所咬，倒像被体型很大的猿类啃噬，他心里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听说深山里成了精怪的僵尸，不仅要吃人脑髓内脏，还能够埋形灭影出没无常，难道那个早已入土的老蛇……真从坟里爬出来了？”

司马灰觉得那个死掉的采药人“老蛇”，生前一定有很多不能说出来的秘密，说不定真就阴魂不散，变成昼伏夜出的飞僵行尸，而且从已经现的各种迹象来看，它此时此刻还在通讯所木屋里没有离开，可是坟地距离林场子很近，僵尸怎么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大神农架主峰？

司马灰又想起二学生描述过的情形，那“老蛇”被人举报与特务组织有联系，在深夜里暗中收听敌台，还经常偷偷溜到通讯所附近刨地，像是打算挖掘什么东西，这通讯所无非就是座守林人居住的木屋，除了一部总出故障的无线电，以及那四十来米高的了望塔，还能有什么特别的物事？就算想抠开老坟盗宝，也不该到这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顶部来动手。

这时高思扬在地窖边缘，发现了一个绑有绳索的大箩筐，里面装满了泥土，推开箩筐，墙根处有个倾斜向下的洞口，里面黑沉沉的很是幽深，她有些吃惊地对司马灰说：“你看这下面还有条地道！”

司马灰上前一看，发觉洞中空气不畅，就起身让罗大舌头把电石灯

递下来，然后猫腰钻了进去，这条地洞曲折狭窄，估计垂直深度不下数十米，尽头被挖出了一个土窟窿，满地都是烂泥碎土，还戳着一把短柄铁锹，好像还没挖到底。

地洞至此而止，由于空气并不流通，电石灯呈现出蓝幽幽的微弱光芒，司马灰四周摸索了一遍，见没有什么发现，便从地道里退了回来，他和高思扬爬出地窖，向其余几人说明了情况：“看情形是有人想从地窖里挖掘某些东西，守林员也因此被杀害，那箩筐就是用来往外运土的工具。”

高思扬看“二学生”还没把无线电修好，焦虑地说：“这会不会是敌特在进行破坏活动？可通讯所位于大神农架主峰北坡，周围地僻林深，又能埋着什么东西？那个挖掘地洞的人躲到哪里去了？”

司马灰说：“怪就怪在这了，除了咱们几个之外，我感觉不到通讯所和地窖里还有多余的活人气息。刚发现地洞的时候，我曾怀疑是有盗墓的土贼，企图挖开老坟抠宝，可海拔这么高的山峰上不该有古墓，想从此处挖至山腹也绝非人力可为，如果洞子打得太深，首先供氧问题就解决不了，另外我仔细察看过地道作业面上的泥土，全是从未被翻动过的天然土层。”

胜香邻听司马灰说完，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山峰的形状，代表大神农架的主峰，峰顶是了望塔，背阴的北坡是通讯所，她又在通讯所下描了两条角度狭窄的虚线说：“山峰里的地质结构以岩层为主，岩脉岩层之间必定存在断裂带。通讯所下的地窖里都是泥土，还可以挖出几十米深的地洞，说明此地恰好位于岩层交界处，最深不会超过百米，再往下就全是坚固的岩石了。假如岩层交界的地方存在着某个物体，也许它距离地道尽头已经很近了，所以那里才会被掏成了一个大窟窿。”

高思扬见司马灰等人说得都在点子上，显得很有效率，心想也多亏遇到这个进山搜集化石的考古小组，否则只凭自己这通讯组的三个人，遇上这种情况真不知该如何处理，看来无线电通讯暂时无法恢复，等林场派来援兵，则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很容易事迟生变夜长梦多。她思索片刻，决定请考古组继续协助，连夜挖开地洞，探明通讯所下的秘密，同时设法搜寻敌踪。

二学生和民兵虎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免都有些紧张和兴奋，觉得有立大功的机会了，当下反复念了几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司马灰暗觉此事很可能与“绿色坟墓”有关，自己当然不会置之不

理，但他清楚高思扬这个小组，太缺少相应的经验和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得在事先告诉这三人：“最后不管在地洞里挖出什么，它都一定是个极其危险，极其可怕的东西，所以大伙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否则稍有闪失就得出大事。”

民兵虎子认为司马灰是考古队里的坏头头，根本不信他的话：“这洞子还没挖到底，你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怎就知道那里面的东西一定有危险？”

司马灰说：“你个民兵土八路不懂科学，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掐算，我说有危险它就会有危险，因为这是摩菲定律。”

民兵虎子气呼呼地说：“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因为有头驴就是科学了？”

二学生对他说：“这可不是什么驴子，而是一个混沌定律，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事物发展运行的轨迹好像是多元化的，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不管你预先布置得如何周密，事到临头也总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对第一定律的最好概括。第二定律说白了就是‘怕什么来什么’，你越是不想让它发生的事，它发生的概率就越大。比方说我有块面包，正面抹满了黄油，又不小心失手把它掉在了名贵的地毯上，面包正反两面朝下的概率看起来似乎差不多，其实不管面包掉落多少次，抹了黄油的那一面都会永远朝下，因为事情总是会往咱们最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摩菲原理——宿命的重力。另外还有第三定律……”

民兵虎子紧皱眉头，插言问道：“面包黄油还有土豆牛肉都是苏修才吃的东西，难道你也吃过？”

二学生就怕说话上纲上线，他尴尬地摇了摇头：“没吃过，这不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吗……”

司马灰刚才无非是拿话压人，告诉大伙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得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真让他解释什么“摩菲定律”也说不了如此详细，没想到那二学生还真有两下子，看来书本没白啃。

高思扬听后也嘱咐虎子道：“司马灰说的没错，你应该听他的话。”

民兵虎子说：“你是我姐，我就听你一个人的话。”

高思扬道：“真胡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你都不想听了？”

司马灰心想：“这土八路才多大年纪，就想拍婆子了？看这小子心里憋着股火，脑子里只有一根筋，行事莽撞冒失，早晚得栽大跟头。反正

该说的话我也都说到了，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你就好自为之吧。”

罗大舌头则不怀好意地问道：“虎子兄弟，你光听你姐一个人的哪成，将来你姐夫说句话你听不听？”

民兵虎子涨得满面通红，恨不得当场扑过去跟罗大舌头掐上一架。

胜香邻见状提醒众人还要挖掘地洞，眼下两个组应当同舟共济，别再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来斗去了。

此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众人先吃了些东西，下到地窖里裹起守林员的尸体，暂时放置在铺板上，然后是罗大舌头顶着矿灯钻进去掏洞子。司马灰利用留下的箩筐装填泥土，推至地道里，再由胜香邻和高思扬、二学生三人以绳索拖拽出来，民兵虎子则负责往通讯所外边铲土。

人多氧气消耗就快，由于没有供氧设备，只能挖一阵土就爬出来透气，但流水作业进展极快，用了两个小时左右，就将地洞尽头的土窟扩大了数米见方，再往下全是岩层，铁锹已经挖不动了。

司马灰心想：“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找出来，就已经挖到岩脉了？”他用手抚摸从泥土下露出来的岩层，除了坚硬冰冷的触感，竟觉十分齐整，不像天然形成，再往边上一划拉，手指触到几根支出来的大铁钉子。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越看越是惊奇，在“电石灯”下端详了足有半分钟，脑子里接连划过几个巨大的问号，地洞尽头存在的东西太过出人意料，看来“摩非第一定律”果然发挥作用了。

第二卷 大神农架 第九话 探洞

地洞深处氧气稀薄，“电石灯”比坟地里的鬼火还要微弱，司马灰摸到那几枚竖起的铁钉，都能有常人手指粗细，在岩层中生了根似的很是坚固，用灯光凑近了照视，黑漆漆的没有丝毫光泽。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盯着它瞧了半天，都觉得有些眼熟，这东西应该不是铁钉，它更像是“钢筋”，而从地洞子里挖出的平整岩层，则是一道混凝土浇筑的屋顶，墙体边缘处有受到张力作用产生的撕裂，所以那几根钢筋才会裸露出来，不过大神农架主峰里怎会有一座“房屋”？

这幢诡异坚固的“房屋”，正好处于岩脉交界的缝隙里，距离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峰山顶足有几十米深，地面上完全没有动过土的痕迹，甚至连当地民兵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但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建筑，年代一定不会太久远，顶多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

罗大舌头说：“以前鄂西湘西都是土匪盘踞的地方，这会不会是土匪当年留下的巢穴？”

司马灰摇头说：“土匪都是利用山里的天然洞穴藏身，凭那些乌合之众可造不出这种工程。”

罗大舌头又说：“一提到工程我就想起来了，这肯定是个防空洞啊，那些年提出一个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当时地下人防工程可挖得太多了，听说比万里长城的土方总量还要多出好几倍。”

司马灰仍然觉不像三防设施，大神农架人烟稀少，再往里走就是阴海峪原始森林了，而且山上有得是奇洞异穴，根本用不着挖防空洞，何况也没有把防空洞设在这种地方的道理，难不成有朝一日打起仗来拉响空袭警报，人们却要走两天山路到此避难？

罗大说：“那他娘的可就怪了，干脆钻进去瞧瞧里面有什么。”

司马灰见混凝土墙断裂的地方，有条很大的口子，将上面的泥土挖开，可以容人爬进去，那裂缝中空气阴冷，使“电石灯”的照明效果得以恢复，也说明里面极是幽深，便让罗大舌头先别急着进去，回去做好准备以策安全。

俩人一前一后钻出地洞，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其余四人，地下有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墙体，看里面还挺深，也不像平战两用的“人防工事”，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所在。

司马灰打算自己这个小组下去探个究竟，留下通讯组在上边接应，由于情况不明，所以要把背包和矿灯都带上。

高思扬清楚自身职责所在，执意与司马灰等人同去；民兵虎子立功心切，自然不愿落于人后；二学生一看这深山木屋里黑灯瞎火，自己可没胆子留下来守着尸体，连忙恳求要跟随大伙一起行动。

司马灰不能反客为主指挥通讯组，况且那三个人也没打算听他的，又考虑到这座木屋和地洞里，很有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僵尸”，对方还没来得及把洞子挖到尽头就被迫躲了起来，虽然察觉不到周围存在活人气息，却不敢掉以轻心，如果让高思扬等人跟在身边，万一有事发生，至少还能及时救应，也就没再阻拦。

不料民兵虎子突然急匆匆拎着土钎钻进了地洞，司马灰见状忍不住骂道：“这个土八路，真是jb毛成精气死老鹰！”

司马灰虽然恼火，却又担心民兵虎子会有闪失，只好带上背包紧紧跟了进去，其余几人也一个接一个钻入地洞，摸索到尽头的缺口处，便鱼贯进入其中。

司马灰快步赶上当先的虎子，一把将他拽住说：“你小子不要命了，赶着投胎去啊？”

民兵虎子挣开司马灰的手臂，固执地说：“我就是要看看你那科学的驴准不准，可这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都没有，危险在哪呢？”

司马灰说：“什么他妈科学的驴，那是摩……”他说话的同时用矿灯向周围照视，发现从钢筋水泥结构的屋顶上下来，脚下又是一道与之相同的厚重地面，两道结构平行的墙体之间，有距离大约在一点五米高的夹层，矿灯光束能照到将近二十米，在这个范围内空荡荡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与之前的推测大相径庭，司马灰深觉古怪，后半句话也就没说出口。

这时另外四个人也提着“电石灯”钻了下来，看到下面又是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墙体，同样十分诧异。

胜香邻说：“这里纵深宽阔，高度极低，不会是房屋内部，是不是有两层屋顶？不过夹层的跨度很大，根本不像普通的房屋或地堡。”

司马灰想起在缅甸的时候，看见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库，那库房就是钢筋水泥结构，顶部呈宽弧形，但机库也不是双层外壁。

此时“二学生”非常有把握地告诉众人说，这不是双层墙壁，而是“双胆式结构”，就像有两个瓶胆的暖水瓶，具有耐冲击的防御效果，所以应

该是座人防工事，在备战备荒那几年，各个单位和部队都有三防任务，防空洞防空壕挖得不要太多，可这种特殊结构还是比较少见的，大概只有部队才能造，不过它为什么会造在海拔这么高的大山里？

司马灰等人都是头一次听说“双胆式结构”，没想到“二学生”在林场里言不惊人貌不动众，干活时就属他不行，可知道的东西还真不少。

司马灰问他：“你虽然是从大城市来山区插队的知青，但从来没当过兵，怎么会对军事设施了解得如此清楚？”

原来二学生家庭成份不好，解放前是上海的资本家，到他这代不管是上学还是进工厂都很困难，更别提去部队参军了，他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堂哥，曾到北大荒参加生产建设兵团，那就已经觉得很光荣了。因为一开始说去兵团虽然艰苦，但配武器，还能穿军装，出身有问题的人根本不让去，二学生的堂哥也是托了不少关系才被分到兵团，军装是没穿上，却真有荷枪实弹。因为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的时候，双方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珍宝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联已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中国则全面进入了紧级战备状态。

二学生堂哥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农机连，距离边境线很近，能切实感受到战争的阴云就笼罩在自己头顶，有一天晚上刚训练完回来睡下，被窝都还没捂热，就忽然拉响了警报，随后电台里说苏联已经出兵了，牡丹江齐齐哈尔都遭到了轰炸。

大伙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极为震惊，情绪更是无比悲壮，老毛子都是机械化部队，这功夫说不定坦克集群现在都打到沈阳了，咱们已是孤悬敌后，只能先撤到山里打游击了，于是众人不顾冰天雪地，全副武装地拼命往山上跑。

农机连连夜进山，个个都累的筋疲力竭，可刚到地方，就接到通知说是场演习，二学生的堂哥发了几句牢骚，哪有这么折腾人的？没想到当场被人揭发检举了，还好连长手下留情，没有把事情继续扩大，结果被从兵团开除撵回了老家。他回来后给二学生讲过在边境上修造三防工事的情况，其中便有这类双胆式结构的重型库房，可以抵挡轰炸和炮击，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军事机密，因为《民兵训练手册》上就有图例，只是很少有人认真看过。

司马灰等人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听“二学生”所言也确实有几分道理，看来这座“双胆式地下仓库”，应该是备战备荒那几年，由某支工程兵部队在深山里秘密修建而成，但它的位置还是太特殊了，想象不出具体用途，更猜不透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高思扬提醒众人说：“咱们未经批准，不能随便去看里面的东西。”

胜香邻推测说看样子这里已经废弃了，它虽然巧妙利用了岩脉交界处形成的天然洞穴，但其自身的结构却存在着重大缺陷，即使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也抵挡不住山体内部岩隙间产生的张力，所以外部才会出现断裂，也许里面是个“空膛子”。

可那个从山坟里爬出来的“老蛇”，为什么会盯上这座废弃的地下仓库？它为何会在封闭的深山木屋里消失了？地底下是不是储藏某些重要物资？这究竟是敌特的破坏活动，还是阴峪海的古老秘密有关？

众人急于探明真相，商量几句之后，便以矿灯和手电筒照明，寻着地面裂痕的延伸方向，在狭窄的夹层间逐步移动。

司马灰转过身，低声告诉罗大舌头和胜香邻，通讯组的人员没有应变经验，又属临时拼凑，缺少必要的协同能力，如果突然遇到意外，肯定是一触即溃，所以得把他们盯紧点，千万别让队伍分散，只盼这件事情尽快告一段落，中间别再出现什么差错才好，到时候两个小组自然会分道扬镳，咱们也就该前往大神农架原始森林了。

不过司马灰说这些话的同时，又不免想到了“摩非定律”——任何计划不管考虑得如何周密，在进行的时候，都一定会出现意外因素和错误，计划最后能否成功，只取决于错误的大小是否会影响到结果，也就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

司马灰越想越觉得世事难料，算盘打得虽好，到头来却未必如愿，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收敛心神，紧跟在通讯组后边，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众人搜寻了一阵，终于找到了底层的裂缝，司马灰率先投石问路，听声音就知道下面没有多深，便让其余几人先别妄动，他随即纵身跃下，但矿灯用得时间久了，此时受到震动和颠簸，导致因接触不良而熄灭，眼前立刻变得漆黑如墨，除了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周围静得连根针掉地上也能听见。

司马灰正待检查灯头松紧使之恢复照明，一抬手却摸到身前横着根冷冰冰沉甸甸的大铁管子，不知道是个什么物体，他伸开手臂往两端摸索，也都探不到尽头，这种触觉让司马灰心里直打哆嗦：“真是怕有什么。”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一话 双胆式军炮库

司马灰在黑暗中摸到那堆冰冷的钢铁，凭触感似乎是一门火炮，他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从死人七窍中“咕咚咕咚”冒出黑血的情形，都是在缅甸那些战友被政府军重炮震破五脏的惨状，他想到这些事，心里就像被狠狠揪了一把，但倘若是重炮，这炮筒子未免也太长了？

司马灰急于看个究竟，他用手拧紧了松动的矿灯，将光束照向身前，不禁低声惊呼道：“佛祖啊！”

这时罗大舌头等人见司马灰好半天没有动静，就跟着从裂缝中爬了下来，借着矿灯看到横卧在眼前的物体，也都当场呆住了。

其实司马灰先前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一门大口径重炮，不过体积很大，形状也十分特殊，尤其是炮管子长得吓人，而且炮管角度几乎与地面平行，跟常见的山炮截然不同，在这狭窄有限的空间内，给人以极强的压迫感。

这种形状奇特的火炮，很像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在越南见过的苏联D-20式152毫米加榴炮，同时具备加农炮与榴弹炮特性，既可以进行远程火力压制，也能够直瞄射击，不过眼下发现的这门加榴炮，应该是中国仿照苏联生产的66式，口径规格与苏联完全一致，只是谁也没想到在大神农架主峰里，竟然隐蔽着一座“双胆式军炮库”。

高思扬虽是军医学院的学员，但毕竟不在野战部队，再说当兵的也未必各种枪炮都认识，她就从没见过“66式152毫米加榴炮”，甚至连听都没听过，这时不免对司马灰等人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普通人谁能准确识别出火炮型号和具体口径？

还好司马灰等人先前胡吹的时候打过埋伏，罗大舌头声称他老子是少将，他家在军区里住楼房，上厕所都不用出门，那见识过炮兵装备也就不算什么了。

众人四处环顾，发现周围除了另外几门重炮，还堆积着一箱箱炮弹，墙壁上涂有“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语录，仔细观察这座“双胆式军炮库”的结构，应该是整体隐藏在山腹洞穴内部，洞中浇筑双重钢筋混凝土掩体，夹层能够有效抵御轰炸造成的冲击，中间设有通道连接，南北两端宽阔，分别布置四门66式加农榴弹炮，它们可以居高临下，从南坡和北坡的洞口向外射击，此处射界开阔，位置隐蔽，从战术角度而言十分理想。

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开始进行大规模战略调整，湘鄂云贵川藏等地被部署为战略纵深区域，各个单位和驻地基层部队，都接到了具有针对性的施工任务和训练项目，更有许多专门的军用设施对外严格保密，这座大山深处的“双胆式军炮库”就在此范畴之内，工程大概是从山腰处展开，而“66式加榴炮”的部件也是拆散了再运进来组装，所以连当地民兵都不知道山里有这么个地方。

此时南北两侧的洞口已经堵死，使“双胆式军炮库”完全封闭在了山腹中，想来是因时局变迁，以及构造不合理导致壁壳崩裂，它才被临时放弃，但“66式加榴炮”移动不便，所以当时没有撤走，而是留在山里备用。

这是司马灰所能想到的唯一合理解释了，不过现在还有个更深的疑问，那采药老蛇为何知道山峰里面有军事设施？要是想引爆弹药库进行破坏，在这没有人烟的深山腹地，也无法造成太大效果，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应该与“山洞”本身有关了。

众人推测“双胆式军炮库”废弃不过数年之久，这个洞穴却是年代古老得不可追溯，掩体边缘处多有崩裂，可以通往山腹深处。正要继续寻找线索，蓦然嗅到阴冷的空气里有股“福尔马林”的气味。

司马灰寻着气息抬头一看，只见弹药箱后的墙体裂缝里，无声无息地探出半个身子，那人格粗壮，细腰阔背，脸部似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古猿，两个眼珠子白多黑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竟像是刚从坟里爬出来的僵尸一般。

司马灰一看那人的身材面目，就知道是民兵所说的采药者“老蛇”。对方先前应该是自己埋在地洞子里，才遮掩了身上的怪异气息，并且成功躲过了搜索。但此人去年就已经死了，而且活人也不可能把自己埋在地洞的泥土中，以司马灰之敏锐，只要对方稍微吐口大气，都不至于察觉不到，即使此刻近距离对峙，也感觉不到这个人身上存在丝毫生气，但这种感觉又与“绿色坟墓”那个幽灵不同。

另外几人也没料到对方会忽然出现，心里都打了个突，而且看到“老蛇”手里拎了一盏点燃的煤油灯，还带着一捆开山用的土制炸药，倘若落在地上失火引起爆炸，那可不是响一声就能了帐的事，因此都怔在原地无法采取行动，但民兵虎子已将土铳的枪口瞄准了对方。

老蛇声音嘶哑的说：“那民兵伢子，你把土铳端稳了，要是走火打错了地方，可就别想从这走出去了。”

高思扬并不示弱，也举起土铳质问道：“你以为你又能跑到哪去？”

司马灰知道对方是有备而来，就对胜香邻和罗大头使了个眼色，示意：“见机行事，不要冒然上前。”

这时老蛇又对高思扬说：“我一个换六个，也不算亏本，不过咱们何苦要斗个两败俱伤？”

“老蛇”说他自己这些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秘密，以前凭着一身绝技，在大神农架原始森林中哨鹿打猎，不管是珍禽异兽，还是成了形的何首乌千年灵芝，只要他出手就从来没有走空的时候。

可自从遇难毁了面容，他没处寻找人皮，只能剥了猴脸补上，又不得不敷药防止溃烂，从此身上多了股怪味，日子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人避之惟恐不及，自己也觉得真是生不如死，不免动了邪念，对周围的人衔恨在心，打算找机会下手弄死几个，再弄两件“大货”，越境潜逃到南洋去。

整件事的起因，还得从民国初期说起，那时有一个美国地质生物学家塔宁夫，多次来到神农架进行考察，发现阴海峪是中纬度地区罕见的原始森林群落，栖息着很多早已灭绝的古生物，他组织了一支狩猎探险队，到高山密林中围捕罕见的野兽，并且搜集了大量的植物和昆虫标本。

“老蛇”当年的师傅，在解放前是个挖坟掘宝的土贼，曾给塔宁夫做过向导，那山里的土贼眼孔窄、见识浅，看塔宁夫身上带有金条，就在探险队发现了一个地底洞穴，返回来做准备的时候下了毒手，把那些人全给弄死了，总共就为了三根手指粗细的金条。

最后“老蛇”的师傅得了场重病，他临死前把当年下黑手坏掉塔宁夫性命的经过，以及将探险队尸体和装备都藏在山腹里的事，全部告诉了自己的徒弟，不过也不是出于忏悔而是“后悔”，后悔那时候眼界太低，就以为真金白银是钱，而且当时做贼心虚，别的东西都没顾得上掏。

师傅告诉徒弟说：为师做了一辈子土贼，又有哨鹿采药的绝技，可到头来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塔宁夫要去找的那个地底洞穴，就在阴海峪原始森林下面，最深处通着阴山地脉，以往老郎们常说人死为鬼，若是生前德行败坏，死后便会被锁在阴山背后，万劫不得超生，多半就是指那个地方了。塔宁夫不信鬼神，他事先准备得很充分，地图武器一应俱全，探险队里的成员也都个顶个是好手，可惜那时候为师看见金条就心里动了大火，根本按捺不住贪念，否则等到塔宁夫从地底下抠出几件“大货”再把他们弄死，然后将东西带到南洋出手，那如今得是什么光景？

师傅说完便死不瞑目的蹬腿儿归西了，当时“老蛇”就开始惦记上这件事了，可始终没找到机会下手。后来他发现工程兵秘密在山腹里修筑“双胆式军炮库”，更加难以轻易接近，直到他“哨鹿”时失了手，在林场子里混不下去了，便打定主意要找几件大货逃到南洋，于是着手准备。先是通过关系摸清了“双胆式军炮库”的结构，知道外壳出现了崩裂，可以从山上岩脉交界的地方打洞钻进去。

另外他还从林场里的知青嘴里探听一些消息，知青里有不少人在大串联的时候去过广东沿海，据那些人讲：“从海上越境潜逃到香港是最常见的方式，不用担心风大浪急，更不会被边防军的巡逻快艇撞死，你稍微给渔民一点好处，他们就敢在深夜里带你出海。如果赶上天气好，即使不会游泳，抱个“充气枕头”漂也能直接漂到香港，那海面非常开阔，哪就那么倒霉就被巡逻艇撞上？有很多家里受到冲击的右派子弟，都从这条途径跑到香港去了，说是打算到那边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殖民统治，可过去了不少却始终没见动静，大概是都躲了起来，悄悄等待世界革命的高潮到来。”

“老蛇”不敢轻易相信，既然跑到香港不是什么难事，当地那些渔民怎么不去？

林场子里山高皇帝远，那些知青也就毫不避讳的告诉他实际情况：“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人吃人，你是打渔的到了那边仍是打渔的，抗大包的去到那里也照旧抗大包，没钱没势的人在哪活着都不容易，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人过去之后运气好一些，可普通的平民百姓到哪不是过日子？所以除非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安于现状”

“老蛇”毕竟没离开过山区，心里仍是觉得没底，他又听说深夜时分会有敌台广播，想事先听听那边的情况，不料被人发现检举了，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还是受到了严密控制，便诈死脱身躲到山里，直至“3号林场”发生火情，人们都被调去挖防火沟了，便趁机摸到通讯所，里面守林的民兵以前整过他，他对此怀恨已久，下手毫不留情，随后立刻开始掏洞子。但一个人做这种大活确实有些力不从心，时间不免拖久了些，眼看就快得手了，但前来恢复无线电联络的通讯组也到了门口，他在窗口看见有人到了，只暂时躲在地洞里，没想到这组人头脑清醒，行事异常严谨，眼看着再搜索下去，随时都可能发现埋藏塔宁夫探险队尸骨的洞穴，所以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便试图跟通讯组谈个条件。

老蛇把话说得很清楚，如果通讯放不过他，他就当场引爆炮弹，大伙一同命赴黄泉，若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将塔宁夫探险队的地图带

走，通讯组就立刻原路退出去，双方只当是谁也没见过谁.....

可这番话早惹得民兵虎子气炸了胸膛，他仗着自猎户出身，有一手打豹子的好枪法，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出其不意扣下了扳机。双方本就离的不远，那老蛇正在土铳轰击范围之内，只听“噔”的一声枪响，电光石火之际又哪里躲避得开，当时他就被贯胸射倒，煤油灯摔在了弹药箱上打的粉碎，火焰呼地蹿起半人多高。

《谜踪之国》 第三部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二话 塔宁夫探险队

司马灰一时想不明白那“老蛇”怎么能够死而复生，对方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成尸体埋到坟里，此刻竟又出现在深山通讯所中，并且躲藏在地洞泥土中完全没有呼吸，这可都不是活人应有的迹象。

司马灰也看出“老蛇”只是个在深山里的土贼，虽然同他师傅一样残忍阴狠，平日不知坏过多少人的性命，却是器量狭窄，也没什么心机谋略，完全可以先把对方稳住再动手。

但司马灰没考虑到附近还有别的不确定因素，那民兵虎子便是性情严急，却像一团烈火，半句话说得不合心意，略触着他的性子，便会暴跳如雷，恨不得扑上去咬个几口才肯罢休，此时再也忍耐不住，突然端起土铳轰击，老蛇被当场撂倒在地，摔碎的煤油灯立刻引燃了弹药箱，那里面装的全是66式152毫米加榴炮弹，煤油灯里的燃料虽然不多，迸溅开来也搞得四处是火，那土炸药同时掉落在地，纸捻子引信碰到火星就开始急速燃烧，“哧哧”冒出白烟。

司马灰眼见情况危急，抢身蹿过去抱住那捆土制炸药，就地一滚避开火势，随即掐灭了捻线，再看那捻信只剩半寸就炸了，不禁出了一层冷汗，这地方如果发生了爆炸，几百发炮弹就得在山腹里来个天女散花。

罗大舌头等人分别上前扑火，而那民兵虎子却红了眼直奔老蛇，一看死尸胸前都被土铳打烂了，便狠狠踢了一脚：“我真是信了你的邪……”但他忽觉脚脖子一紧，似被铁钳牢牢箍住，疼得直入骨髓，竟是被地上的死尸伸手抓住了。

民兵虎子以前就知道“老蛇”手上都是又粗又硬的老茧，这层茧足有一指多厚，都是在深山老林里磨出来的，平时爬树上山有助攀援，指甲也是奇长无比，更有一股怪力，往常能够徒手剥掉鹿皮，眼下见对方被土铳放倒才敢上前，没想到“老蛇”突起发难，不禁吓得面无人色，当时就被捏碎了踝骨，疼得他一声惨叫向前栽倒。

对方不容民兵虎子倒地，又将五指攥成蛇首之形，对准他心窝子猛戳过去，来如风，去如雾，动作快得难以想象，民兵虎子顿觉胸口像被铁锤击中，眼前一阵发黑，因踝骨碎裂发出的惨叫戛然而止，他嘴里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老蛇”又趁势一口咬在他的脸颊上，连着皮活生生扯下手掌般大的一块肉来，嚼在嘴里“吧唧吧唧”地咂着血水。

这些情况与司马灰扑灭土制炸药，以及其余几人上前扑火，全部发生在一瞬之间，等到众人发觉，那“老蛇”已拖着全身血淋淋的民兵虎子，快速向“双胆式军炮库”地面的裂缝中退去。

众人见“老蛇”身上没有半分生人气息，被土铳击中后仍然行动自如，实不知是什么精怪，都着实吃了一惊，可事到如今，也只得壮着胆子上前抢人。

谁知民兵虎子本已昏死过去，脸上撕裂的剧痛又使他醒转过来，感觉自己脸上粘粘糊糊眼前一片漆黑，并且身体后仰，被人不断拖动，他心中恐惧无比，但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只能伸着两只手四处乱抓，揪住了身边一门66式加榴炮的拉火索。

世上的事往往是越怕什么越有什么，这门“66式152毫米加榴炮”的膛子里，居然安装了引火管，还顶着实弹，这座地下双胆式军炮库，是六十年代末期所建，当时部队里完全按照战备值班任务要求，每天都要反复装填拆卸实弹训练，也许是在掩体内部发生了崩塌，人员撤离的时候由于疏忽，竟没打开炮门检查，导致“66式加榴炮”处于随时都能发射的战斗状态。

司马灰等人置身在黑暗当中，并没有看见民兵虎子拽动了“拉火索”，蓦然间一声巨响，“66式152毫米加榴炮”从后边炸了膛，原来弹药在阴冷的空间内长期暴露，难免有些发潮，使爆炸并不充分，但威力同样不小，在近乎封闭的“双胆式军炮库”中听来格外沉闷，无异于震地雷鸣，众人猝不及防，都被气浪贯倒在地，眼前金圈飞舞，牙花子麻酥酥的脑子里嗡嗡轰响。

等众人摇摇晃晃地爬起身来，用矿灯和手电筒向前照视，就见那门战斗全重数千斤的“66式152毫米加榴炮”，已被膛子里的爆炸掀动，斜刺里躺倒在了墙上，后边整个给炸豁了嘴，而四周并没有老蛇和民兵虎子的踪影，估计是在爆炸的时候，都滚落到裂缝深处去了。

这座“双胆式军炮库”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但位置设计很不合理，岩脉交界处的天然张力不断施压，使它内部产生了很多崩裂，此时被五千多公斤的重炮一撞，破碎的墙体纷纷塌落，司马灰两耳嗡嗡，也能听到头顶钢筋发出断裂般的异常声响，心道：“糟糕，再不撤离就得被活埋在山里了。”

司马灰这个念头也就刚在脑中出现，忽闻乱刺刺一片响亮，那动静非同小可，是整片墙体向下沉陷，急忙打手势让其余四人躲进“66式加榴炮”旁的地缝里避难，大量的钢筋混凝土随即倾砸下来，霎时间尘埃四

起，把地裂堵了个严丝合缝。

从民兵虎子用土铳击倒“老蛇”，引燃了土制炸药，再到无意间拽开拉火索、66式加榴炮炸膛，“双胆式军炮库”发生崩塌，只不过短短的一分多钟，众人却已由生到死走了几个来回，那浓密的烟尘中不能见物，也无法停下来喘气，不得不摸索着两侧的岩壁继续向下移动。

众人发现“双胆式军炮库”下面是个岩层间的大豁子，也就是山腹里的一道深涧，越向下越是宽阔，其中淤积着泥土，生满了潮湿深厚的苍苔，形成了多重悬空的土台，把两侧的洞穴都掩盖住了，司马灰听到不远处有些响动，将矿灯光束照过去的时候，恰好看到“老蛇”正要拖着生死不明的虎子要爬进一个洞口，距离众人还不到十几米远。

高思扬救人心切，端起土铳朝往空放了一枪，“老蛇”似乎没料到司马灰等人这么快就跟了过来，听得枪响也是心慌，急忙往旁一躲，不料踩塌了岩缝间的土壳，连同民兵虎子一同坠向了山腹深处。

众人心头也都跟着一沉，往下俯视山腹里的裂缝，渊涧之中冷风凄然，黑茫茫的幽深莫测，这大神农架主峰海拔两千多米，如果山体内的缝隙直通到底，那就是铜皮铁骨掉下去也得摔成一堆烂泥了，塔宁夫探险队当年选择从这里出发，此处很可能通着原始森林下面的地底洞穴。

高思扬心急如焚，当时就想觅路下去，但四周黑得好像抹了锅底灰，连东西南北都辨认不出。

司马灰见地势险要，忙拦住高思扬说：“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你觉得从这摔下去还能活吗？”

罗大舌头也道：“我看就是不摔下去，那人也没救了……”

胜香邻说：“总不能视而不见，得想法子下去仔细搜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说完又向高思扬和“二学生”询问情况，如今上面的洞口已被彻底填死了，林场子几时才能派人来实施救援吗？

高思扬和“二学生”两个人冷静下来想想，眼下还要面对一个极其残酷却又不能回避的事实，深山里的无线电联络至今未能恢复，等林场子发现通讯组失踪，再派人过来察看，那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五天时间，就算能动员部队前来救援，等挖到这地方起码也需要一两个月，这还是尽量往好处想，文革时期各个行政部门名存实亡，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认为通讯组在山里遇难了，而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留在这等待救援和死亡没什么区别，自己找办法脱困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胜香邻不想看通讯组的两个幸存者在此送命，便询问司马灰是否能

带这两个人一同行动？

司马灰寻思高思扬是军医学院的学员，担任卫生员绰绰有余，她本身也是胆大心细，行事果决，值得信任；别看那个“二学生”体格单薄，却懂得无线电通讯技术，啃得书本多了，纸上谈兵的理论也非常丰富，说不准什么时候还用得着他。带上这两个成员倒也不算累赘，只是自己这三人携带的食物和装备不多，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可以说是利弊均衡，于是司马灰直接告诉高思扬：你和二学生除了留下来等候“救援”，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跟着考古队一起走，但我们除了设法搜寻“老蛇”和民兵虎子的尸体，还有一个更为的重要任务——要设法穿过山腹，深入阴海峪原始森林下的地底世界，不过具体情况不便透露，生还的希望也很渺茫，所以咱得把话说在头里，选择走这条路你们就必须把“恐惧、疑虑”这些东西，统统抛在脑后，凡事听我指挥，尽量别给我添麻烦，我这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麻烦。

高思扬十分清楚现在的处境，救援是指望不上了，民兵虎子也是有死无生了，可那个“老蛇”却很难用生死两字揣摩，只凭自己和“二学生”未必对付得了，与其活活困死在山腹中，倒不如冒险跟着考古队一同行动，还可顺便搜捕“老蛇”，当即点头应允，但她不满司马灰言语冷酷，显得不近人情：“还不知道谁拖累谁。”

“二学生”更是个蔫大胆，早就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希望了，又觉得这事可比在林场子里干活刺激多了，何况组长都已作出决定，他还能有什么意见？

众人说话的时候，罗大舌头已爬进被那个“老蛇”扒开的洞穴探察，不久便爬回来报告情况：“没想到除了塔宁夫探险队的十几具枯骨，还有一件大货！”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三话 潘多拉的盒子

司马灰心想“塔宁夫探险队”刚集结到出发地点就遇害了，哪来的什么大货？但“老蛇”想找的地图，应该还在某具尸骨身上，就跟着进去看个究竟。

那洞窟里面很是狭窄，缝隙中栖息着很多岩鼠，受到惊动便四处乱窜，地上横倒竖卧着十几具枯骨，头上都戴着类似于“PithHelmet”的软木凉盔。

司马灰知道民国年间来自英美沙俄等地的冒险家，经常打着地理考察的名义，到处搜掠古物或是捕捉珍禽异兽，运气不好客死异乡的也大有人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蕴藏着大量罕见的野生动植物，如果能逮到活生生的“野人、驴头狼、鸡冠蛇、棺材兽”，回归本国之后，名声财富之类的东西自然唾手可得，哪怕是死了制成标本卖给博物馆，也足够发上一笔横财。塔宁夫这伙人大概就是干这行的，没想到被做向导的土贼所害，不明不白地屈死在了山腹之中。

罗大舌头从枯骨旁拖出一个沉重的帆布口袋，原来这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大货”。

司马灰看那帆布口袋的形状和分量，就明白里面装着枪械，打开来一看，果然都是油布包裹的枪支，还有几个大铁盒子里装满了子弹，俩人急于看清都是些什么洋货，迫不及待地揭开捆扎防潮的绳子，就见其中有几条枪形状非常奇怪，枪托像是普通步枪或猎枪，但枪身却短了三分之一，扳机下部还有个剪刀形的手柄套环，司马灰毕竟在被称为“万国牌武器陈列馆”的缅甸混了多年，识得这是装填12号口径弹药的“温彻斯特1887型杠杆式连发枪”，这种枪的生产年代较远，但便于携带，构造简单易于分解，足以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它利用杠杆原理退弹上弹，能装填六发12号口径猎枪霰弹，射速和杀伤力颇为理想。袋子里还有一支打熊用的“大口径双筒后膛猎枪”，使用8号弹药，是加拿大生产的重型猎枪，另有一柄德国造“瓦尔特P38手枪”。

司马灰暗绝侥幸，这也算是天公有眼，要是被“老蛇”抢先一步找到塔宁夫的尸骨，自己这伙人现在全是枪下亡魂了。他先捡了两顶软木盔，让高思扬和二学生戴在脑袋上，又告诉众人要各自带上枪支弹药防身：其实“塔宁夫探险队”就是伙强盗，和山里的土贼没什么区别，这洋落儿不捡白不捡，咱跟他们没必要客气。

罗大舌头早已挑了“后膛猎熊枪”，又将“P38手枪”挎在身边备用，司

马灰和高思扬、胜香邻三人则选取了轻便的“1887型杠杆式连发猎枪”。二学生也想跟着拿支“杠杆式连发枪”，司马灰看他是个高度近视，握枪的架势也是个生手，搞不好再把自己人给去了，就吩咐他仍旧用那条从林场子里带来的土銃：“能给你自己壮胆就足够了，咱是有多大锅下多少米，千万别有多余的想法。”

“塔宁夫探险队”的枯骨旁还有若干背囊，里面大多数东西都已不能使用，司马灰逐个翻了一遍，让高思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急救品，都装在她的军用挎包里带走。司马灰又找出几捆火把，那是些事先削好的木棍，粗细长短相近，顶端缠着混有固体鱼脂油膏的布条，外边缠着胶皮套筒，使用的时候摘下套筒就可以点燃，燃烧时间很长，也不用担心挥发受潮，这东西在洞穴里不仅能够照明，更可用于防身，就捡了个破背囊装进去，还多塞了两大盒子弹药，都让“二学生”背在身上。

胜香邻见高思扬身边只有一支手电筒，也没有备用的电池，便给了她一盏“电石灯”用来照明。

高思扬谢过接在手里，急着问司马灰：“现在有了枪支和火把，是不是该下到山腹深处搜捕老蛇了？”

司马灰说：“且慢，那土贼要真是成了气候的尸怪，杠杆式连发枪也未必对付得了它。”

高思扬道：“你究竟是不是在考古队工作，怎么满脑子迷信思想，这世上哪会有能说人言的僵尸？”

司马灰说我刚想起来旧时挖坟掘宝的土贼们有种绝技，叫做“僵尸功”，练就了之后是半人半尸，可以不呼不吸蛰伏在地下许多天，被活埋了还能自行挖洞爬出来，却只能昼伏夜出，据说早已失传了上百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那“老蛇”身怀妖术，常年在深山老林里采药哨鹿，没少吃过野鹿衔来的灵芝肉芝，说不定就会这路邪法，而且此人生性孤僻，手段极为凶残，被土銃轰击后浑然不觉，更是不合常理。如果他掉在深涧下都没把他摔死，就肯定找地方躲了起来，这山豁子里深不见底，咱们总共只有五个人，根本没机会找到他的踪迹，何况拉网式的分散搜索过于冒险，若是在落单的情况下碰上“点子”，只怕谁也讨不到半分便宜。不过主动权还在咱们手里，这个“老蛇”打算找到探险留下的地图，到地底下掘件大货潜逃境外，否则唯有死路一条，只要咱们先把“地图”拿到手，就等于断了他的生路，不愁那土贼不自投网。

众人均觉司马灰所言在理，“老蛇”身上那股子酷似福尔马林的味道，正是其最大的弱点，除非埋在土里，否则根本遮掩不住，倘若对方

主动接近，便很容易暴露目标，到时候乱枪齐发，即使真是铜皮铁骨也能给他射成一副筛子。当下就在洞穴里逐个翻检那一具具枯骨，终于找出一个两只烟盒大小的羊皮本子，历年既久，纸都已泛黄，其中绘满了各种生物植物的图形，还有一些山脉森林的标记。

司马灰等人仔细翻看记事本，他们不懂那一串串英文注释，但看图猜意，也能明白一多半。记事本里的素描，多是探险队在深山里发现的各种野兽和植物，末页是副简易地图，还夹着几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好像是拍摄了某些古墓里的壁画。

照片里的壁画，应该就是这幅地图的主要依据，地图起始于一座山峰，路线穿过山腹下幽深曲折的地谷，每隔一段就标有一个黑点，尽头是地脉交汇形成的盆地，那地方大概就是塔宁夫想去找的“地底洞穴”，地形和山海图上的记载如出一辙，只是抹去了浓重的神异色彩，加入由外围勘测获得的坐标，使地图更具实用性。

不过当中还有个很难理解的标记，是一个绘有大骷髅的盒子，虽只是简单勾勒，却显得鬼气森然，令观者有种不祥之感。

高思扬问司马灰：“地图中的这个标志是什么意？”

司马灰没有头绪，乱猜说：“八成是装着古尸的棺槨。”

胜香邻摇头道：不像是棺槨。西方人习惯用这种符号代指“黑盒子”，也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它预示着一旦揭开秘密，就会出现灾祸和死亡。

司马灰觉得“潘多拉的盒子”这种假设应该没错，综合记事本里的各种线索来看，也许“塔宁夫探险队”发现了古楚国遗留下来的壁画，拍成照片后经过分析考证，绘制成了这份地图，并想以此做为依据，去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境，民间传说那地方是锁鬼的阴山，也有楚幽王时期埋下的重宝，至少两千年没人进去过了，塔宁夫探险队自持装备精良，但也感到此行吉凶难料，难免会心生畏惧，在地图中标注了“潘多拉的盒子”，可能正是他们对未知危险的一种评估。

司马灰原想翻过燕子垭到阴海峪，再设法由隧洞进入地下，探寻山海图上记载的“天阹”，可途中出现了很多意外，最后被闷在了山豁子里，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改为依照“塔宁夫探险队”留下的地图行进，也许天阹就在“潘多拉的盒子”中。

司马灰将羊皮记事本和照片装进防水袋，与从“罗布泊望远镜”里带回的笔记放在一起，他推测塔宁夫能够得到地图，并组织探险队来到神农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肯定还有不少跟这伙人一样的亡命徒，只

不过始终没人成功，或许那“潘多拉的盒子”里真有诅咒存在，途中的凶险可想而知，只怕又是一趟“签字活儿”。

众人眼见再无所获，就经岩层间的裂隙攀援下行。那幽壑里谷深壁陡，云雾压着云雾，忽而狭窄忽而宽阔，黑洞洞湿漉漉的不知深浅，连下脚处都不好找，山腹底部是条往西北延伸的地谷。司马灰等人到此已是一昼夜未曾合眼，在附近寻找了半天，也不见“老蛇”和民兵的尸体究竟坠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得先让大伙找个稳妥的所在宿营。但没人睡的安稳，随后再利用指北针和地图辨别方位而行。又走了整整一天，最终在地谷边缘的岩壁间，找到了一条狭窄的三角形缝隙，里面都已经被苍苔和泥土堵塞了，地面有倒塌断裂的石柱，如没有地图上标出的记号，在一片漆黑的山腹里，谁也不会注意到这里有条通道。

罗大舌头扒开苍苔在前开路，五个人一个接一个穿过深达数百米的裂缝，地势越行越低，随后又逐渐开阔起来。复向前行，空气里潮气更加浓重，地上腐坏枯萎的落叶深的可以埋过小腿，齐腰粗的朽木一塌上去就会完全碎裂，周围密密匝匝，尽是十几二十米粗的大树，它们挺拔如箭，与深山老林里的任何树木都不相同，若以直径来估计，少说也有近百米高，外貌很像西方的圣诞树，树叶呈现大而宽阔的长矛形，树身上皆遍布苔痕，十米以下绝少旁枝侧叶，常有枯藤绕树而上。也有些倒伏的大树，加上虬结于地的树根，横恒犹如山丘，有的依然枝繁叶茂，有的已经死了，上面长满了菌类和湿苔，使得表形成了又深又厚的腐殖层，踩在上面像海绵一样，不时散发出幽蓝色的微光。

高思扬又惊又奇：“山腹深处哪来这么粗的古树？”

“二学生”也看得瞪目痴呆，他在林场里整天伐木，砍过不少生长了成百上千年的参天大树，可跟这株古树相比，却是不值一提了。这才是真正的神农古杉，材积大得无法想象，人在它的面前犹如虫蚁般渺小，在矿灯照明范围里的所观所见，无非一隅而已。

胜香邻用猎刀剥落一片树皮察看，推测说：“大神农架在几亿年前还处在海底，后来板块抬升才形成了高山，所以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看这情形应该是密布森林的岛屿发生过沉降，那时候气候温暖，地貌和植物与现在全不同。这些早该灭绝的远古树木密度很大，虽然埋在地下上亿年，早已停止生长，躯干里却仍有养分存留，因此不朽不枯，能像僵尸一样保持着原貌。”

司马灰第一次听说古树还能以“僵尸”状态存在，正想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却听旁边的罗大舌头突然叫道：“娘爷，什么鸟东西在此？”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四话 史前子遗

这片史前森林，地底遗存了亿年之久，那时的生物和植物多数由于体型过大而灭绝，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像被显微镜放大了几十上百倍。

“二学生”初来此地，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不免既是亢奋又是紧张，他冷不丁听罗大舌头来了这么一嗓子，还以为是有危险情况发生，当即端起土铳转身就打。

司马灰忽见“二学生”那黑洞洞的铳口直对着自己，急忙挥手隔挡，就听“砰”的一声硝烟弥漫，铅丸铁沙擦着“PithHelmet”打到了上方。

众人看司马灰差点被走火的土铳打死，心里都是“扑通扑通”乱跳，幸好土铳击发步骤迟缓，司马灰又是反应机敏，要不然脑袋就得被当场轰没了。

“二学生”见状吓得脸色发白，十分尴尬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地方实在太黑了，我这眼神也真该死……”

司马灰在缅甸打仗都打油了，早看出“二学生”根本不是用枪的料，此时责怪他也没意义，就说：“得亏没让你带那条1887型连发快枪，否则我现在已经横尸就地了，你眼神不好就在脑袋里给自己上道保险，发现目标之后先数一二三，不数到三不许撙火。”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行了行了，咱这队伍里都是人民和人民的，你死谁手里不是死呀，反正也没便宜外人。”

司马灰骂道：“罗大舌头我日你先人，要不是你一惊一乍的，老子刚才也不至于挨这下鬼剃头，你到底瞧见什么了？”

罗大舌头瞪目道：“我这好心好意劝你们几句，倒被反咬一口！我瞧见什么了……我瞧见我后脑勺了行不行？”

胜香邻用矿灯照向罗舌头身后，低声说道：“先别练嘴皮子了，这附近确实有些东西……”

众人寻着光束望去，就见附近几片枯叶奇大如床，叶脉经络皆有一握粗细，枯叶和各种怪异奇特地菌苔丛中，半遮半掩一个黑乎乎的物体，那物似人非人，有眼、有眉、有翅，身下还有只趴伏的硕大蟾蜍。

高思扬不知道这是何物：“这是人还是山鬼？”

二学生也吃惊地说：“可从没听说神农架原始森林里有这种异兽出没。”

罗大舌头端着猎枪说：“这事你们得问司马灰，他是生物专家，什么鸟兽都认识，连昆虫脑子里想什么都知道。”

司马灰上前抚去泥土，发现是尊“玉俑”，看质地近乎于枯骨，表面金彩已然剥落，纹路也都模糊不清，存世至少在两千年以上了，便告诉众人道：我在考古队混了这么多年，铲子底下刮出的泥都能堆成山了，自然识得此物。这不过是个“瓦爷”，也就是俑，分别有玉、金、石、铜、木之分，可地下的这尊“玉俑”形状古怪，辨不清它究竟是人还是禽鸟，但其来历绝不寻常，据说春秋时的楚国，最崇信巫鬼之事，认为阴间之神状皆鸟首而人面，可将死人的魂魄带往阴间，依靠在地下吃死人头为生。古时候曾说阴海峪底下锁着厉鬼，楚人在周围放置“玉俑”镇邪，以防阴魂从中逃脱，所以在附近发现“玉俑”不足为奇。随着逐步接近塔宁夫探险队在地图上标有“潘多拉盒子”的区域，这类东西将会越来越多，用不着少见多怪，反正是个死物。

此时罗大舌头也瞧清楚了，奇道：“哎……我刚才怎么看到这尊玉俑活了？”

司马灰不信：“你就别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刚才已经让大伙虚惊了一场，现在还敢谎报军情？”

罗大舌头叫道：“天地良心啊！你让大伙评评，我罗大舌头是那号人吗？我真瞧见这边有东西在动……”他边说边用猎枪在枯叶丛中乱戳，就看那腐苔里有株形状酷似皂荚的植物，罗大舌头说：“这八成是会动的食人草！”

“二学生”凑近看了看说：这就是种半菌类半浆果的史前子遗植物，专在地下生长，林场子附近的山洞里也有，不过体型可要小得多了，拨开外皮后里面的果实可以食用，有的略如鱼髓蟹脂，有的内瓢清脆柔滑，吃起来就像黄瓜一样，说着上前揪了下来想要尝尝味道。

罗大舌头一听这东西还能吃，连忙抢过来往自己嘴里塞，嚼得汁水淋漓，还批评二学生说：“话可不敢乱讲，别忘了破四旧的时候，就因为黄瓜占了个黄字，被改名为青瓜了，我看凭你这没心没肺的模样，大概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一根小小的黄瓜里面也会有阶级斗争，所以今后千万别再整这词儿了，咱是迷途知返，为时不晚，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啊。”

这时司马灰同胜香邻、高思扬三个人，开始用矿灯照着地图辨认位置，推测图中黑点是条隐秘曲折的路线，而此处已是阴海峪地下，高约百米的古树，多为“水杉、洪桐、水松、秃杉、银杏、红豆杉、香果树、

鹅掌楸”等子遗植物之祖，冠盖相互支撑依附结成了洞窟顶壁，内部看似无边无际，到处充满了阴郁潮腐的气息，一层覆盖着一层的腐烂枯叶下尽是死水泡子，人陷下去就别想再爬出来，在阴海峪的深山密林中，至今还栖息着许多早已灭绝的大型古代生物，地下看似沉寂，却也是危机暗伏，说不定途中会遇到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如果没有地图中以黑点标注的路线作为引导，根本没办法穿越这片规模惊人的史前植物群落，但这份地图并没有实地勘验，因此未必足够精确，也只能做为参照。

高思扬问司马灰：“你怎么只顾着往深处走，不去搜捕老蛇了吗？”

司马灰说：“那土贼坠落到山腹里之后，就他娘的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今又能上哪找去？不过只要对方还能行动，就一定会紧紧尾随着考古队不放，迟早还得露头，咱们提高警惕，随机应变就是。”他见路途艰险，更不知要在地下穿行多久，才能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心中也有些忐忑难安，当即招呼罗大舌头和“二学生”准备动身。

“二学生”接连在枯叶下找到几枚浆果，却都被罗大舌头抢去吃了，他心有不甘，还待继续找寻，忽听旁边有些细微的声响，听起来竟像是那尊“玉俑”在动，“二学生”心里纳闷，推了推架鼻梁上的眼镜，站起身来仔细打量“玉俑”。

此时司马灰也察觉到了异动，他看二学生面对面站在玉俑跟前，心知要坏，可是已经来不及出声提醒了，借着矿灯光束，只见“玉俑”口中忽然喷出一道黑气，二学生大骇，“啊”地一声惊呼，那缕黑气快如鬼魅，直接钻进了他的嘴中。

谁都没看清楚“玉俑”里出现的东西是什么，二学生更是吓得征在当场，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腐气难挡，接连咳了几声。

高思扬见状上前将他拽离“玉俑”，问道：“你没事吧？”

二学生摆了摆手，表示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

胜香邻也对二学生说：“我好像看到有些东西钻到你嘴里去了，你真不要紧吗？”

二学生有点紧张：“你们别吓我了，真的没什么，就是被那玉俑里积的尘土呛了一下而已……”半句话还没说完，竟觉两腿无力，周身寒颤不可忍耐，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

司马灰见“二学色越来越白，身上青筋凸显，整个人气息奄奄，知道

一定是被异物钻进了腹中，刚才罗大舌头发现“玉俑”身上有东西在动，可能正是此物，不过到底是个什么还很难说，若不想办法尽快取出来，这条性命就保不住了。

罗大舌头想起拔除“柬埔寨食人水蛭”的情形，可阴海峪地下好像没有巨蟒，再说这“二学生”说不行就不行了，跟在缅甸野人山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我瞧见有个黑乎乎的东西钻到他嘴里去了，记得东北那边有种虫叫蛭蜒，类似蜈蚣而细，夜里等人睡着了，就会钻进人耳食人脑髓，大概是“玉俑”里的蛭蜒钻到他腹中去了，这得立刻灌猫尿，用生姜擦猫耳，能急取猫尿。

司马灰说这地方哪会有猫？何况“玉俑”里那道黑气似乎有形有质，能走五官通七窍，怎么看也不像蛭蜒，但那异物钻入体内的时间很短，抢救及时或许还能保命，他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当下不由分说，拖死狗似的拖上“二学生”，径往地势低洼的区域行去。

高思扬阻拦不及，只得拎起“二学生”掉下的帆布背囊，加快脚步在后跟随。

司马灰看前边的参天古树盘根错结，几条枯藤在树根间横空而过，就让胜香邻帮忙照明，他和罗大舌头用绳子将“二学生”倒悬起来，并把各窍闭塞，仅留嘴巴。

思扬见状就要解开绳索：“通讯组的三个人已经没了一个，再这么折腾下去还得出人命。”

司马灰拦住高思扬说：“前些年我迷路走进了一片坟地，听那老坟里有些响动，大着胆子走过去一看，你猜瞧见什么了？原来是只狐狸在坟包子上打洞，它从棺材里抠出一本古书，然后对着月光逐页翻看，一面看还一面挤眉弄眼的嘿嘿发笑，我那头发根子当时就竖起来了，寻思这不是撞上妖怪了吗？可咱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火壮胆就粗，哪能让它给镇唬住了？拿块石头扔过去把狐狸打跑了，然后捡起书来一看，里面都是些起死回生的金石方术，从那以后我就自学成才了……”

高思扬听出司马灰是为了稳住自己，喝止道：“你还有心思胡说，快给我把人放下来！”

这时胜香邻已把矿灯摘下来握在手里，照着“二学生”的脸部观察动静，她提醒众人道：“快看，有东西要出来了……”

司马灰等人定睛看去，就见“二学生”被绑住手脚悬挂在枯藤上，全身血液倒流，原本苍白的脸孔憋涨得通红，只能张大了嘴透气，有一物莫辨其形，正从其喉咙中缓缓探出，看上去血艳血艳的极其骇人，罗大

舌头急欲提取，却因太滑，一时不及措手，忽又缩回腹中。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五话 微观世界

司马灰见罗大舌头失手，心说糟糕透顶，看来“二学生”腹内确实吸入了异物，又涵养于血中未死，此刻人体内血气渐枯，且倒悬已久，那东西一但缩回去，必定不肯再出，除非开膛破肚才能取出了。

司马灰应变迅速，抬手直戳“二学生”的肋骨，两肋处有皮无肉，最是敏感不过，那“二学生”又被蒙着眼倒吊起来，忽然被手指戳中，顿时一声惊叫，又将刚缩进喉咙里的东西吐了出来，这回被罗大舌头死死钳住，顺手抛在地上。

司马灰按住矿灯跟踪照视，就见那物仅有一指来长，半指来粗，身体扁平，两侧生有六个短肢，趾上都是吸盘，满身是血，口吐黑雾，发出“咯咯哒哒”近似木质螺旋桨的声音，生性极是活泼，溜滑无比，落地后行动极速，一晃就爬到枯叶缝隙间没影了。

罗大舌头以为刚才就把它捏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再想用脚去踩，那物却早已经倏然远遁，他暗觉纳罕，问司马灰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麻蛇子？”

司马灰觉得不像麻蛇子，栖息在丛林里的麻蛇子只有四肢，更不能凌空而动，而玉俑中的生物更接近“旋龙”，那是大荒里的一种原始生物，能短距离飞行，习惯寄身于潮湿阴暗之地，最大者只不过身如银针，据说灭绝已久，晋代之后便不再有相关记载。可刚才所见竟是手指粗细的“古种”，阴海峪地下与世界隔绝，特殊的环境亘古不变，还不知会隐匿着多少罕见罕闻的可怕物种。

高思扬见司马灰手段精绝，心下暗觉惊叹，她和胜香邻两人上前动手，把“二学生”从古藤上放了下来，解开绑缚活动血脉。

司马灰心知“二学生”能捡性命实属侥幸，虽然伤了元气，但还不至于留下什么隐患，也多亏那异物是雄的，若是雌物散子于血中，就算华佗扁鹊再世，也找不到解救之术了。他看“二学生”手脚发软，土铳也丢了，就捡起一段坚韧粗大的松枝，用猎刀削出矛尖，又缠上绳索，交给“二学生”用以探路防身，又命其跟紧了队伍，下次可不见得还能这么走运。

众人地图上看不出距离“潘多拉的盒子”还有多远，也不敢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多做停留，稍事整顿便按图中标出的方位前行。可刚走出不远，前路却被几株缠抱在一起的古树遮挡，周围怪异的树根，像章鱼的

触手穿过其它树木底部，周围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菌类植物，就像层层叠叠堆砌的伞盖，从古树躯干上顺着地面绵延铺展，挤得密不透风。

阴海峪底下的树木直径最小也有二十余米，人行其中，无异于以蝼蚁之躯观测微观世界，如果从两侧迂回过去，那就偏离了路线，不知道会转去什么地方，也很容易陷入枯枝败叶下的淤泥。

司马灰只好打个手势，众人先停下脚步，取出罗盘反复对照地图。

这时高思扬迅速把“1887型杠杆式连发枪”从肩上摘下，提醒司马灰道：“这附近有人……有很多人……”

司马灰没听到周围有什么动静，心想你瞧见鬼了不成，这亿万年来不见天日的地底下，哪来的很多人？

跟在高思扬身后的二学生问道：“又发现玉俑了吗？还是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为好，凡事安全第一啊！”

高思扬没有立刻回答，她一手端着枪支，一手提着“电石灯”照向身侧的地面，示意众人过来观看。

司马灰等人围拢上前，向高思扬所照之处望去，果然看到一个十分清晰的脚印，是赤着脚踩到苍苔上留下的足印。

阴海峪地下渗水严重，寄附在树木上的植物非常密集，闷热潮湿而无风，总是显得雾气蒸腾，而地面潮湿的树叶层下，尽是又滑又软的泥浆和腐烂的木头，无论发生过什么，丛林很快就会把留下的痕迹掩盖掉，所以这脚印应该是刚留下不久。

众人知道在地底发现一个脚印并不奇怪，毕竟这里除了考古队，很可能还有那个行尸般下落不明的“老蛇”存在，但腐苔上的足印不止一个，将电石灯举高了照向周围，就会发现附近还有更多，那都是一串串的印痕，要么全是左足，要么全是右足，一个足迹紧挨着一个足迹，好像步幅极小，而常人行走时留下的脚印，必然是左右交替才对。

罗大舌头低头了看自己的两条腿，实在琢磨不出究竟要怎么迈步，才能留下这样的脚印。

高思扬更是不敢放松警惕：“林场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通讯组出事，阴海峪地下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

胜香邻对众道：“你们看……”她说着用枪托戳下去，表面留下足印的苍苔“喀喇”一声，立刻向下陷进一个窟窿，原来苔层覆盖的是段朽木，半点也受不住力，这说明如果有人抬脚踏上去，只会因自重踩穿朽木，却绝不可能只留下一个足印。

司马灰半蹲在地上仔细观察，足印的脚趾、脚弓、前后脚掌清晰可见，但分布得太诡异了，也许根本就不是“人类”的足迹。

众人思之皆感不寒栗，连口大气也不敢出，只盼趁着还未发生变故，尽快离开此地。为妙。

司马灰拿出“塔宁夫探险队”的地图，继续寻找附近的参照物，以期尽快找到路径离开，不过地图是根据楚幽王时期的古墓壁画绘制，神农架是数亿年前的大海，阴海峪深林下这片茂密的史前植物群落，则是一处发生沉陷的古岛，岛中某个区域被标注为“潘多拉的盒子”，估计也是放置“天匐”的地方，具体的历史还无从考证，现在唯一的指引，就只有这份古老的地图而已。奈何地底环境复杂恶劣，如果不按路线前进，最终只会迷失在死亡的深渊，可是时移物换，滋生的腐苔和地菌，早已改变了原本的地貌。

司马灰虽是倍感焦躁，一时间却也无计可施，不得不带着其余几人，踩着松软的大型云芝菌向上攀爬，拨开那一团团的藤蔓和乱七八糟匍匐的植物，尽量接近在图中标有记号的地点。

司马灰刚接应同伴攀上一段树藤，忽感阵阵阴风袭来，不觉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上下先起了层鸡皮疙瘩，心想地下空气潮湿而又沉闷，怎么会有风？

他这念头一动，已知是半空中有东西接近，立即调整安装在“Pith Helmet”上的矿灯往高处照，地底虽然潮湿闷热，许多地方又有雾，但也存在着苔藓产生的微光，并不是绝对黑暗，因为光线质量还算理想，矿灯照明范围能达到二十米开外。

司马灰将光圈投到身后的虚空中，隐约见到有几片枯叶飘落而至，暗道真是邪性了，这里尽是古木巨树，枯萎的树叶幅宽也将近一米，要有多大的气流才能把它卷起来？他发觉情况不对，低声提醒其余几人：“留神了！”

罗大舌头也已察觉到恶风不善，抬眼观瞧的工夫，那些枯叶又近了数米，他忙端起手中的“大口径后膛霰弹枪”，左右如托满月，右手似揽婴儿，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团枯叶抠下了扳机。这条猎枪发射的是“8号弹药”，所谓“8号弹药”，是一个铅块制成枪弹时要分解成八颗铅珠，12号即是能够分解成十二颗铅珠，标号越小杀伤力越大。一般来说“8号弹药”就属于重型猎枪了，杀伤力非同小可，由加拿大制造，枪托上刻着一个狰狞的熊头，可能是专门为了在落基山脉中猎杀巨熊而设计，此刻“砰”地一枪击出，那团枯叶顿时翻滚坠下，直接摔落在众人身前。

司马灰等人俯身察看，发现那是一只体长过米的“枯叶蝶”，应该属于天蛾当中的一种，躯体像层斑驳晦暗的外衣，和横七竖八的朽木简直一模一样，连眼睛的颜色也完全相同，通过如此伪装，使它与周围环境完全地融为一体，只有在近距离仔细观察，才能看出这团枯叶是有生之物，而这掉落在地上的“枯叶蝶”，几乎被“8号弹”撕成了两半，身体内流出大量黄色的汁液，但还没有彻底死亡，仍在不住蠢动，躯干上密密麻麻的触毛比钢针还要锋利，碰上了足以致人死命。

罗大舌头又开枪射杀了另一只“枯叶蝶”，其余几只扑落到密集的云芝丛里看不见了，但高处阴风飒然，显然还更多的同类在附近盘旋。

司马灰让高思扬先把“电石灯”灭掉：“有道是飞蛾扑火，我估计这些枯叶蝶，多半是奔着灯光扑过来的……”

二学生看得心里发毛，问司马灰：“组长同志，你说这些东西会伤人吗？”

司马灰认为这种事很难讲，大神农架历来以“奇洞异穴、白化生物、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闻名，作为北纬30度地带中唯一遗留至今的原始森林，那些深厚茂密的植被涵养着充足的水份，像是一座多重的大型供氧舱，因此空气里的含氧量高得惊人，阴海峪地下洞穴中的史前植物群落，虽然已经彻底死亡，但受环境影响，还如同“僵尸”一般保持着原貌，使得依附其表面的腐质层中，生长出无数木菌和云芝，有些尚未灭绝的冷血生物，躲过了天翻地覆的劫难，逐渐适应了地底的生存环境，并以某种奇特而又神秘的方式，一直维系着脆弱的平衡。所以他告诉众人：“这地底下的古老物种大多没人见过，即使见识过也只是与之类似的分支异脉，无法用以往的经验去判断，为了确保安全，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才是。”

司马灰说到这里，隐约听到附近飞扑过来的“枯叶蝶”已经越来越多，而在远处好像还有另一种极其异常的声响，似乎是密集迅速的脚步声。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六话 围捕

司马灰脸上微微变色，那脚步声密集杂沓，何止是几千几万条腿，阴海峪地下近乎与外界隔绝，当然不可能突然出现这么多人，什么东西能有这么多腿？会不会是蛰伏在地底的大蜈蚣？司马灰脑子里浮现出一条长满了人腿的蜈蚣，可他很快打消了这种恐怖的念头，因为在苍苔上留下足迹的生物不止一个，应该是某种成群出没的东西，从足迹推想，这种生物的体型不小，而且轻捷如飞，所以才不至踏碎朽木，现在听动静离得还远，但来者不善，预计过不了多久就会迫近到跟前。

其余几人也陆续察觉到了那阵声响，心里都有种莫名的压迫感。罗大舌头焦躁起来，用枪托将死掉的“枯叶蝶”推下云芝，一边给双管猎枪装填弹药，一边对司马灰说：“那死蛾子有什么好看，瞧见它我就浑身不舒服，咱们赶紧走吧……”

司马灰看附近木菌丛生，形状就像山里的灵芝，只不过都生长在朽木中，团团簇簇绵延紧密，高度参差错落，最低矮的也在半米左右，高的能达到三五米，厚大的云团形芝盖色彩斑斓，可以经得住数人同时踩踏，地图上标出的路线，也许就在这片云芝丛林覆盖下的古树躯干中，但具体位置不详，如果在木菌和气藤层层纠缠下逐步搜寻，却不是一时片刻就能找到，如今形势危急，也只能先找个树窟窿躲起来，然后再作理会，就带众人避过不断扑下来的枯叶蝶，尽快向木菌茂密处移动。

面前的云芝木菌高低落差很大，众人负重不轻，难以直接逾越，司马灰只好当先攀上去，然后由罗大舌头在底下作为人梯，将其余几人一接应上来。

司马灰刚把二学生拽到芝盘顶部，正要俯身接应最后的罗大舌头，不想一只“枯叶蝶”无声无息地落下，正扑在罗大舌头背上，众人都在高处惊呼一声：“小心！”

罗大舌头感觉到“枯叶蝶”的栉状触须直往脖子里钻，怎么甩也甩脱不开，他哪里还敢回头，奈何双管猎枪调转不开，急切间只好拔出备用的“瓦尔特P38”手枪，在大腿上蹭开套筒，对准身后连开数枪，子弹却像射在了败革之中。那“枯叶蝶”受了惊，急欲抖翅起身，但腹下触刺戳到了背包上分离不开，竟把身高体壮的罗大舌头向后拖动，两个缠做一团，滚向芝盘边缘。

司马灰眼看罗大舌头势危，也来不及爬起身拿枪，倒蹿下去正待出手救援，忽听“砰”地一声枪响，罗大舌头身后的“枯叶蝶”，已被“1887型

杠杆式连发枪”射翻在地，罗大舌头也吓得一缩脖子，赶紧伸手摸了摸自己脑袋，所幸没被“12号弹”打个窟窿出来。

司马灰喝了声彩，他知道在如此混乱紧急的情况之下，能做到一枪命中目标，那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除了射术出众和敏锐的反应神经，还必须有极其稳定的心理素质，胜香邻从来都不擅长使用枪械，“二学生”更不是那快料，谁还有这本事？

司马灰回头一望，只见高思扬正在扳动杠杆推弹上膛，双眼始终不离地上的目标，“温彻斯特1887”属于轻型猎枪，那枯叶天蝶躯体甚大，又为了避开罗大舌头，所以第一发弹药并没有击中要害，还不足以致其死命，转眼间已再次扑飞起来，此时高思扬迅速压上子弹，举枪瞄准的同时抠下扳机，“枯叶天蝶”腹部被射穿了一个窟窿，翻滚着坠下芝盘。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胜香邻三人极为惊诧，眼见高思扬推膛举枪到瞄准射击之间，绝没有半个拖泥带水的多余动作，而且枪法奇准，想那军医学院又不是野战部队，她怎么会有如此快捷稳健的射术？

胜香邻把手伸下来接应，高思扬则收枪对司马灰说道：“还不快上来，傻愣着看什么？你要是胆敢骗我，我下次就一枪崩了你的狗头！”

司马灰攀回上层云芝处，心想：“我几时骗过你了？”随即醒悟过来——这次进山受通讯所里的突发事件影响，临时改为由地下穿越阴海峪，先前在途中遇到死而复生的采药人“老蛇”，那座“双弹式军炮库”发生坍塌，直至发现“塔宁夫探险队”的遗骨，又找到标有“潘多拉盒子”记号的地图，这些全都是意料之外的变故，随后通讯组的高思扬和二学生被困在山腹中，不论原地等待救援还是自行寻找出路，最后生还的机率都很渺茫，司马灰寻思可以带上这二人同行，毕竟在那个代号“潘多拉盒子”的地底洞穴附近，应该还有一条通往神农架原始森林的隧洞，这条路线虽然危险，但只要能支撑下来，也未始不是一条生路，可高思扬身为军人，必然要受组织纪律约束，如果跟她实话实说，断然不会跟随司马灰等人同行，所以司马灰只好声称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是受上级直接委派，要到“潘多拉盒子”中完成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高思扬始终对此事将信将疑，所以才冒出刚才这么一句。

此刻远处绵密迅捷的脚步声已是越来越近，司马灰也来不及再跟高思扬多做解释，等罗大舌头爬上来，便带队又向前行。

二学生紧跟在司马灰身后，气喘吁吁地说：“高思扬生在军人世家，其父是55年授衔的大校，别看是个姑娘家，但有射击天赋，经常到靶场上开枪，跟随三支两军分队到山区的时候，找机会就借条运动步枪进山

打猎，林场子附近的猎户也没她枪法好，谁提起来不得挑大拇指称赞啊，而我呢，我是用不惯土铳，但前两年参加民兵训练的时候也摸过六三式，你看我这还有照片为证，能不能发给我一把手枪，我也可以作战，不会当累赘……”说着掏出一张四寸大小的照片，那还是他回城探亲时，找个熟人借了全副武装，手握钢枪在江边拍摄留念的照片，一直贴身收着，显得颇为珍视。

司马灰没料到高思扬还有这么层背景，他向照片上瞥了一眼，为难地说：“二学生同志，你考虑自身安全没错，可也得想想大伙的安全啊，我看你还是凑合用这根……这根扎枪好了，那罗大舌头是隋唐年间好汉罗成之后，回来我让他传授你几招枪法防身。”

罗大舌头问二学生道：“隋唐年间总共有一十八条好汉，你知道姓罗的排第几吗？”

二学生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一片踩踏朽木的密集脚步声“空空”作响，那声音频率快得几无间隙，刚听到的时候还在百十米开外，可转瞬就到跟前了。

此时众人置身之处，已距那几株被云芝遮盖的古树很近，仅剩三五步之遥，忽听动静不对，立刻举枪回身，就看云芝丛里出现了一只奇形蜘蛛，蛛身大如脸盆，躯体扁平，背上顶着数个单眼，六对附肢和螯牙不停攒动，两侧的八条步足长度惊人，与其身体几乎不成比例，步足底酷似脚掌，生有肉垫和倒刺，可以不分角度，直上直下甚至倒悬着任意爬动，它爬行起来轻捷如飞，细长的腿和脚趾很容易支撑身体，虽不至像水雉一样蹬萍渡水，但足以在沼泽上快速行动，这时踏在木菌上，不断发出“空楞空楞”的轻微声响，听得人心里头都跟着颤。

那“长脚蜘蛛”越行越快，在高低错落的木菌上爬动如履平地，飞也似直奔众人扑来。

司马灰等人吃了一惊，发声呐喊乱枪齐射，那“温彻斯特1887型连发快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连发，每打出一颗子弹，就需要扳动杠杆手柄完成退壳上膛，然后才能再次击发，射速与普通步枪相当，即使在熟练稳定的操控下，也必然会出现射击间隙，但三条“1887型连发快枪”，加上罗大舌头的“双筒猎熊枪”，相互弥补了空档，交织成了一道火网，顿时将那长脚蜘蛛打得肢离破碎，但死而不僵，肚腹朝着天各足乱蹬乱挠，几只螯牙也仍然在不停伸动。

胜香邻用矿灯照到这蜘蛛脚下的奇异形状，低声惊呼道：“是鬼步蜘蛛！”

罗大舌头问胜香邻：“我就知道丛林里有种捷足捕鸟蛛，那玩意儿连犀牛都能咬死，可什么……什么是鬼步蜘蛛？”

司马灰也想起曾在山海图中，看到地底有种“长脚蜘蛛”，图形旁边用夏朝龙印注着“鬼步”二字，想来是有此一种异物，但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只是蜘蛛的古老称谓，看图中身圆足长的外形，倒很像缅甸和越南丛林里的“捷足捕鸟蛛”。顾名思义，所谓“捷足捕鸟蛛”体型甚大，腿长身短，爬行速度快捷无伦，更可张网捕捉飞鸟为食，毒性很强，非常凶悍好斗，就连热带丛林里横行霸道的巨蟒见了它，都得灰溜溜地赶快逃走。阴海峪下的“鬼步蜘蛛”，或许是“捷足捕鸟蛛”的异脉，但此物不会吐网，也并非独来独往，听那密如潮水的脚步声，当是成群结队围捕猎物。

众人手中虽有枪支，却也只能勉强对付一两只“鬼步蜘蛛”，耳听黑暗深处踏动朽木的“空空空空”之声异常密集，后面不知还有多少在围拢过来，哪里还敢停留，立即攀着枯树躯干里生出的云芝，竭力往高处攀爬，如今逃开一步算一步了。

不出司马灰所料，这成百上千的“鬼步蜘蛛”自木菌丛下快速迫近，遇到落地的“枯叶蝶”就扑上去用螯牙将其麻痹，然后缓缓吸允汁液，直到仅剩一片枯叶般的躯体才肯罢休，那些枯叶蝶皆是被迫得远遁至此，早已精疲力尽，除却少数还能稍作挣扎，大多无力反抗，唯有任凭宰割，这也使“鬼步蜘蛛”从四面八方围拢的速度有所减缓。

众人趁机攀到一片较高的芝台上，这是几块从垂直树身上横向凸起的云芝，此时只听上下左右几个方位，都有催命般的脚步声在疾速逼近，四周已被“鬼步蜘蛛”包围。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眼见走投无路了，一边装填弹药，一边咬牙切齿地纷纷抱怨道：“咱这两条腿的活人，哪跑得过八条腿的东西啊？早知道出门的时候……就该在屁股后面装部发动机。”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七话 眩晕

司马灰等人耳听周围脚步攒踏之声纷至而来，料是“鬼步蜘蛛”已将枯叶蝶消灭殆尽，此物生性凶悍冷血，追捕猎物时不死不休，为了自身生存以及维持种群数量，同类之间也往往相互残杀，而且螫牙里的毒素极其霸道，诸如熊狮虎豹一类的大兽被其咬中，都会立时全身麻痹，这种麻痹只是肌肉僵硬，体内神经却仍有知觉，甚至变得加倍敏感，也就是说会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鬼步蜘蛛”活生生吸成一具干尸，死前要受尽惨痛折磨，如果真落到那个地步，肯定会后悔没给自己来个痛快了断。

高思扬对司马灰说：“现在后悔有什么用，与其负隅顽抗，不如想个法子突围出去。”

“二学生”闻听此言连连点头，他正要开口说话，忽然让司马灰拽住了衣领，立时被扯得扑倒在地。

“二学生”心中大骇，认为司马灰要把自己推下云芝，以便将围拢上来的“鬼步蜘蛛”引开，颤声道：“你……你可真是太有人性了！”这时却听枪声响于耳侧，一只从自己身后悄然抵紧的“鬼步蜘蛛”腿部中弹失去重心，翻滚着落到树下，才知是司马灰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自己救了，想爬起来的时候，竟至一脚踏空，手忙脚乱地好半天挣扎不起。

此刻其余的几只“鬼步蜘蛛”同时围了上来，众人高声呼喝，听到哪个方向的脚步声接近，就举枪朝哪个方向射击，枪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

那些逼近的“鬼步蜘蛛”虽在几乎垂直的树干上爬行，但轻捷如飞，移动速度丝毫不减，众人只能以矿灯照明各自为战，黑暗中放了不少空枪，“1887型杠杆式连发快枪”容弹量低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这时是垂死挣扎，每个人都在不停地上弹射击，根本无暇喘息。

司马灰背后紧贴树干，半蹲着单手端枪射击上弹，另一手揪住扑倒在地地的“二学生”，将他从芝盘边缘拽了起来，无意间触到“二学生”身后的背囊，猛然想起其中除了装有两大盒“12号弹药”，还有数捆应急用的“火把”。

那些火把都是“塔宁夫”为地下探险行动特制而成，顶端涂有一层硝，受到剧烈摩擦就会立刻燃烧，鱼油燃点极低，持续照明时间很长，不需要的时候拿套筒压灭，今后仍可再次使用。

司马灰连忙抽出一根，踩在脚下扯掉胶皮套筒，将火把顶端在“二学生”的软木盔上用力擦过，火焰轰然亮起，将身前照得亮如白昼。

这时有正只“鬼步蜘蛛”正爬到近前，司马灰挥手将中的火把直捅出去，重重戳在蜘蛛腹眼上，五行之中以“火”最为无情，凡是有生之物，无不畏惧，那一片红霞烈焰，上能烧开天关，下可燎彻地户，蛰伏于地底的冷血生物从未遇过如此灼热，顿时缩成一团落下枯树，附近的“鬼步蜘蛛”也似退潮般向后移动，躲到火把照不到的黑暗处伺机而动。

司马灰等人见火把虽然暂时将“鬼步蜘蛛”逼退，但兀自围在附近不散，只等火势稍微减弱便会再次一拥而上，想到火把熄灭后将要面临的局面，任你英雄豪杰，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也不禁为之胆寒色变。

司马灰又抽出一根火把，点燃了交给胜香邻，以确保火光能够维持众人安全，其余的便不敢多用。

胜香邻道：“咱们现在有了火把防身，总不至守着干粮挨饿，应该找机会脱险，如果塔宁夫探险队留下的地图准确无误，也许那条通往潘多拉盒子的秘径，就隐藏在这株古树里。”

众人点头称是，立即用矿灯和火把四处探照，按地图上标注的特征在附近寻觅路径，地底枯树直径都在二十米以上，峭立如壁，那些生长于树身上的木菌，则似一条条蜿蜒交错的栈道。

司马灰举着火把走在前头，发现高处有片黑影，在生满阴郁苍苔的树身上，显得颜色幽深，有些与众不同，仿佛是一大块黑蒙蒙的凹痕，攀上去见是枯树躯干中的一个窟窿，里面矗立着两尊鸟首人身的玉俑，他心下恍然，这才知道先前找错了方向，原来地图中所指的通道，并非位于古树底部，而是就在这枯木躯干当中。

司马灰接应其余几人进了树洞，然后举着火把钻了进去，又从背包里取出那罐松油，全部倾在洞口点燃，以阻止“鬼步蜘蛛”跟随而来，怎奈树洞里腐朽潮湿，松油难以充分燃烧，火势微弱暗淡，但这树窟窿里阴暗压抑，狭窄的地形更为有利，众人有了地势依托，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一半，如果在松油燃尽之前，尽量利用地底复杂潮湿的环境，应当可以摆脱通过振动捕捉猎物的“鬼步蜘蛛”。

可二学生却边走边对司马灰说：咱们即使穿过这个树洞，恐怕也难以活命，我以前经常制作昆虫标本，也读过生物演化学，所以我了解那些家伙的习性，我刚才观察过被枪弹打碎的蜘蛛残骸，发现这群蜘蛛头上生有白斑，那东西应该是个味囊，相当于一个“化学通讯感应器”。

罗大舌头很是不以为然，从来只听说世界上有“物理通讯”，哪会有

什么“化学通讯”？看你小子鬼头蛤蟆眼可真是够二的，搞得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高思扬心中暗怒，本想指责罗大舌头出言无度，但她也清楚这罗大舌头嘴不饶人，平时净捡些鸡毛蒜皮的事来讲，专以人身攻击为主，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为辅，谁要跟这家伙对上那就算没个完了，况且现在生死攸关，哪有心思与之纠缠不清，还是少招惹此人为妙，只好装作没听见刚才那番话，说道：别管有没有道理，你们先让“二学生”把话说完。

“二学生”得到高思扬的指示，继续告诉众人所谓“化学通讯”是以气味为信号，通过空气来传导接收，就像蚂蚁用触角相互交流，这种集群行动的“鬼步蜘蛛”生有味囊，可以通过自身分泌气味进行联络，对其它生物的气味也一定非常敏感，所以才能够适应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除非咱们可以在一瞬间逃出几公里，否则永远别想摆脱追击。当然我说的几公里只是推测，至于这种气味感应的范围究竟有多远就很难讲了，直径或许是一两公里，或许还会更远。不过以咱们的移动速度来看，无论这段距离有多长，在理论上都不可能将“鬼步蜘蛛”甩掉，待到火把用尽，咱们的末日也就到了。

胜香邻问道：“有没有法子消除或伪装气味？”

二学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昆虫的感应比人类灵敏百倍千倍，怎样也是逃不掉的。”

司马灰刚才察看过树窟里的玉俑，寻思“二学生”所言不假，楚人留在阴海下的“玉俑”，完全与地图中标注的路线对应，这些鸟首人身的镇鬼“玉俑”，除了某种今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意义之外，“玉俑”内部中空，还可以悉置药石驱退“鬼步蜘蛛”，使这条秘径不遭物害，但过了两多年，药石的气息早已消散，玉俑也沦为了旋龙栖身的洞穴。树窟的纵深不过几十米，穿过去之后仍然无法摆脱“鬼步蜘蛛”的围捕，附近难以逾越的沼泽对它们来说也不是障碍，五个人携带的枪支弹药和火把数量有限，总有用完的时候。

这时罗大舌头看到身后燃烧的松油逐渐暗淡下来，提醒司马灰得赶紧挪个地方了。

胜香邻举着火把望前边照了照，惊见树洞尽头也有快速爬动的黑影，只是畏惧火光不敢欺近。

众人知道一旦离开树洞里的狭窄空间，就将再次被“鬼步蜘蛛”包围，也不能指望火把一直有效，等它们习惯了火光，随时都会扑上来把人撕成碎片，眼下唯一能想到的途径只有上到古树顶端。

司马灰摸得头顶有水滴落，于是率领其余四人，相继从树身躯干内部裂开的缝隙往上攀爬，这些参天古木高近百米，冠盖压覆重叠，层层交织如网，落差起伏巨大，最细的枝杈也有几十厘米，大多粗如梁柱，表面生满了苔藓和木菌，走在上面只觉脚下枯木发颤，一步一滑，险象迭出，高处有从洞顶渗落的地下水，使湿气更重，火光也变得微弱，往下看黑咕隆咚，林雾滚滚。

司马灰虽是艺高胆大，到此也觉头晕目眩，知道掉下去就没个好，那古树苍郁，偃盖虬结，菌苔生长得深密繁厚，险要胜过蚕丛鸟道，只有大致方向，没有明确路标，不用猎刀劈斩几乎寸步难行，使顺着树干爬上来的“鬼步蜘蛛”无法轻易接近，全都倒悬在树枝底层紧随不舍。

众人慌不择路，又涉险而行举步艰难，还要不时提防从空隙里钻过来的“鬼步蜘蛛”，而塔宁夫探险队绘制的地图，是以从地底穿越阴峪海的路线为主体，阴峪海下的这座古岛，从神农架群地层深海崛起前就已存在，当时此地湖泊星罗棋布，森林茂密，生长着许多古代生物，亿万年来几经浮沉，地形却始终保持着原貌，但是地图路线以外的大部分区域，由古至今从未经任何勘测，所以谁都预计不出下一步会碰到什么。

如此提心吊胆地在高处穿行，对体力消耗极大，不多时都已感觉腿软脚麻，渐渐难以支撑，被迫停下来喘歇。

司马灰举着火把在前探路，看这古树冠偃盖低垂，周围林枝纵横，藤蔓交错，遍布奇形怪状的木菌，深处阴沉沉的迷雾缭绕，底下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腐烂气息直撞人脑，料来不是善处，岂敢冒险停留？就让众人咬牙坚持，等找到稳妥之处再做道理。

司马灰又看“二学生”累得实在不像样了，走在木枝上摇摇晃晃，便在树隙间挪动身体过去接应。

“二学生”等司马灰走到近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我知道……潘多拉的盒子里有什么了！”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八话 北纬30度地带

司马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奇怪地打量了一眼二学生，那“潘多拉的盒子”源于古希腊神话，大意是指“人类抑制不住好奇心，打开了天神留下的盒子，从中释放出了无边的邪恶”，因此它在西方喻示着带有诅咒的秘密，作为地图中标注的记号，则只是塔宁夫探险队给目标设置的一个代称。对司马灰来讲，“潘多拉的盒子”除了是阴峪海原始森林下的洞穴，还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幽王锁鬼的背阴山，另外根据山海图中的记载，这个地底洞穴中还有某种更加惊人的秘密，找到它就相当于揭开了谜底，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潘多拉盒子”暗含的隐喻，倒是非常符合司马灰等人的行动，可二学生不过是在神农架林场插队的知青，又怎会知道“潘多拉的盒子”里有什么东西？

二学生显得有点激动，他喘着粗气告诉司马灰等人：“潘多拉盒子一定与北纬30度之谜有关……”他以前在图书馆看过几本地理方面的书，“北纬30度地带”被称作世界上最神秘的轨迹，环绕“北纬30度上下各5度”的范围内怪异迭出，存在着许多地质地貌奇观——从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到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有死亡旋窝之称的百慕大三角，还有神农架和黑竹沟，该纬不仅是地震最频繁最集中的区域，也是飞机舰船失踪最多的区域，此外还有众多扑朔迷离的古迹，这些怪事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似乎在这条纬度中，隐藏着一种神秘强大而又看不见的力量，世上有那么多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彻底解答“北纬30度之谜”，虽然提出了无数种假设，但假设并不等于真相。

二学生跟着司马灰一路走来，深感所见所遇皆是平生未有之奇，这条谜一般的纬度怪异虽多，但从未涉及神农架的地下洞穴，所以这里是北纬30度线上失落的地带，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认为司马灰等人是来神农架探寻“北纬30度”的一系列未解之谜，倘若果真如此，发现者必定会青史留名显祖扬宗，那就算粉身碎骨也值了，与其默默无闻地在林场里砍一辈子木头，他宁愿选择前者，铁了心要跟着司马灰去做大事，百死不回。

胜香邻感觉二学生所言有些道理，大神农架毕竟处于变怪多发的“北纬30度线”，这里各种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很多，应当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司马灰当初在缅甸之时，也曾听电台里播过一条消息：“根据美国人

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穿越北纬30度线的美军潜艇，每五艘就有一艘由于非战斗因素失踪，具体原因不明，也没有任何一个生还者可以向世人讲述他们的遭遇。”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和传闻还有很多，不过“北纬30度”范围太大了，现在还无法预知会在“潘多拉的盒子”里发现什么。他让二学生不要胡乱猜测，赶紧跟着队伍往前走，此时此刻成功生存下去才是首要任务，人都吹灯拔蜡了，青史留名又顶个鸟用？”正说话间，树隙深处忽然亮起一片刺目的白光，那是个奇异而又极其明亮的光团。

司马灰不知是哪里来的光芒，但阴森惨白不像灯火，立刻按低身边的二学生，同时提醒罗大舌头等人注意。

众人见情况有异，各自举枪待敌，可还没来得及瞄准，那鬼火般飘忽不定的光团就到了面前，光雾中是种很原始的有翅飞虫，生得近似蜻蜓，身体纤细近乎透明，前翅大后翅小，拖着三条丝状尾须，从顶端的复眼到尾须足有半尺多长，无声无息地从司马灰等人身边掠过。

这时周围又有不计其数的光雾亮起，往来穿梭于树隙之间，全都精灵般寂静无声，众人从未看过这么大的古代蜻蜓，而且数量奇多，不由得屏声息气，凝神注视，手指搭在枪机上不敢放松。

司马灰观察了片刻说：“不用担心，这是发光的原始树生蜉蝣，此物不饮不食，朝生暮死。”

高思扬有些不解，问道：“朝生暮死……那是什么意思？”

司马灰说：“世上原有五虫，分别是‘蠃、鳞、毛、羽、昆’，蜉蝣为昆中最古之物，由生到死也不过几个小时，根本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昼夜季节变化，也用不着摄取能量维生。有道是‘鱼游乐深池，鸟栖欲高枝’，不知蜉蝣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会有什么追求？”

高思扬听得此言，心底莫名感到一阵怅然，望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光雾若有所失。

司马灰说：“别替蜉蝣难过了，咱要是想比它们活得时间长，就得尽快穿过这片史前植物群落。”说罢便要拨藤寻路。

高思扬叫住司马灰说：“我看香邻身体单薄，气色显得不大好，二学生先前也受过伤，还不知有没有涉及脏腑，他又背着火把弹药，已坚持在这么险恶艰难的地方攀行了许久，精神体力都到了极限，此处不比平地，再不缓口气非出事不可，况且这里植冠茂密，鬼步蜘蛛钻不进来，正可容人栖身，能不能让大伙停下来歇一会儿？”

司马灰说：“不行，蜉蝣是速死之物，见者不祥，返回地图中标注的路线之前谁也不能停留。”

罗大舌头也觉得地方阴气太重，千万不能多呆，在缅甸柬埔寨等地有蜉蝣聚集的地方，多是深湖大泽，常有怪蟒长蛇出没，水里甚至会有暹罗巨鲤，那巨鲤往往重达四五百斤，据说能一口吞下七八岁的小孩，可水下哪有那么多东西让暹罗巨鲤来吃？它还不就是以数以万计的蜉蝣为生，所以才长成如此庞然巨物，这树蜉虽不生在水域，但个头却要大多了，难说这地底下有没有专吃它们的东西。

高思扬并不认同征兆之类的迷信言论，她也清楚罗大舌头向来跟司马灰一个鼻孔出气，专出坏主意，口中所言多是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根本不能让人信服，但高思扬孤掌难鸣，也只得跟着司马灰等人继续往林木深密处行进。

此刻已有成百上千的蜉蝣，在众人置身的树隙间盘旋，不时有发光体由明变暗，死蜉蝣纷纷掉落在枯枝败叶上，很快铺满了一层。云1深2无5迹

司马灰见了蜉蝣便有不祥之感，他让胜香邻用罗盘校正了方位，举着火把往前探路。

高思扬见周围的蜉蝣并不构成威胁，不明白司马灰为什么会如此紧张。

胜香邻对她说：“刚才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所言不错，原始蜉蝣朝生暮死，处于生物链最底层，天知道它们留下的死体会引来什么。”

高思扬领悟过来，心道原来如此，这时忽觉脚下一阵颤动，朽木上覆盖着厚厚的菌苔，极是湿滑，她立足不住，想要拽住旁边的枯藤稳住重心，谁知那藤条将断未断，被高思扬一拽之下立时脱落。

胜香邻见状急忙伸手援助，虽然反应迅速，可气力终究不足，不仅没拉住高思扬，反被下坠之势带动，也跟着坠向了树隙深处。

司马灰和罗大头同叫一声：“不好！”赶紧俯身向下张望，借着蜉蝣发出的光雾，能看到高思扬和胜香邻撞折了两层枯枝，掉下去有十多米深，被几条交织纠缠的枯藤托在半空，好在苍苔深厚，才没有伤筋断骨，但两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噔噔噔狂跳不止，想要挣扎着起身攀回原处，但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之处，稍有动作，那些藤笋便不住摇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可能随时都会断裂，处境危如累卵。

“二学生”也慌了神，可陡峭湿滑险状可畏，实在不知该怎么下去救

人，他将绳索抛下去，但枝藤纵横，绳子被挂在了枝杈间，急切间竟扯不回来。

司马灰看了看地形，将火把交给二学生拿着，让他和罗大舌头留在上边接应，然后背上霰弹枪，凭着身手轻捷，从近乎垂直的树干上倒爬下去，拨开身前的木菌接近那片枯藤，示意胜香邻和高思扬别动，免得坠断了树藤，又仰起头打声唿哨，招呼罗大舌头快把绳索垂下来。

罗大舌头和司马灰久在一处勾当，不用多说也知道该做什么，奈何那绳索缠得太死，不敢拼命扯动，割断了长度又不够，急得他额上冒汗。

司马灰刚想催促罗大舌头，树丛深处又是一阵颤动，他低头望去，就觉自己的头根子全都竖了起来，有个几乎与枯树颜色混为一体的巨物探身而出，三角脑袋又扁又平，两眼浑圆向外凸起，比卡车前灯还大，但灰白无光。它形如蟾蜍，两条前肢生有若干吸盘，支撑在朽木间匍匐爬行，张开血盆般的大嘴喷吐雾气，也不管是落地死亡还是在空中盘旋的蜉蝣，甚至那些钻在木隙中的“鬼步蜘蛛”，一概视如无物，只顾伸出长舌卷入腹中。

司马灰看其背上有“酥”，推测是生存在木窟窿里的树蟾，因为“酥”是一种有毒的分泌物，腐气撞脑，腥不可闻，只有两栖类的蟾蜍才有。若按相物之说，蟾身过尺为王，可这只大树蟾何止逾尺，见其首而不见其尾，密集树丛藤笋根本挡不住它，俗传“蟾王有酥，专能克制五虫”，看来这话也是不假，“鬼步蜘蛛”的螯牙不但没对树蟾起到任何作用，反倒被酥毒毙命，填了它那无底洞般的肚子，其余没死的早都四散逃了。

胜香邻和高思扬见那“树蟾”攀着朽木朝自己爬来，对方也不必接近这几条枯藤，只需用长舌一舔就能将人卷走，想要开枪射击，又恐被其挣断了老藤，或是有酥液喷溅而出，沾到身上立时腐烂透骨，两人眼睁睁看着“树蟾”逼近却无处可避，只能闭目待死。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九话 地心掠食者

司马灰此时处在树蟾上方，他识得厉害，不敢开枪解围，催罗大舌头赶紧把绳子放下来。

罗大舌头心下焦躁，索性爬到高处，准备用猎刀砍断缠住绳子的枝杈，同时向下喊道：“快了快了，你再坚持最后一分钟！”

司马灰急红了眼，叫道：“罗大舌头你趁早别忙活了，几秒钟之后就等着收尸吧！”

这时“二学生”也在俯身下窥，眼见高思扬和胜香邻情况危急，慌得手足罔措，不知所出，猛然记起地底生物大多惧火畏光，就打算故技重施，从背囊里抽出一根火把，投下去扔给司马灰。

司马灰抬手接住，在鞋底上蹭着了火把，烈焰骤然腾起，他看“树蟾”硕大的躯体正从身下爬过，当即握住“火把”向下直戳过去。

谁知“蟾王”常年息于地下，遍体生酥，身上阴腐气息沉重，因此火把一触即灭，再也点不燃了。那“树蟾”只顾去吞挂在枯藤间的蜉蝣，可能在它看来，蜉蝣与人没什么区别，此刻发觉背后有异，便缓缓掉过头来望向司马灰。

司马灰没想到火把会灭，看“树蟾”突然转过来对着自己，顿觉背心生凉，还没等他作出反应，就见“树蟾”忽地张开血盆大口，此物虽然蠢拙迟缓，但它那条血艳腥红的怪舌却诡变莫测，舌头前端分岔，舌跟则在嘴前，倒着长回口中，翻出来捕食的速度疾如闪电，人眼根本看不清它如何行动。云6深7无8迹

司马灰只觉前一晃，一阵腥风从耳边掠过，身旁的几只蜉蝣已被卷到了“树蟾”腹中。司马灰见那“树蟾”又要张开怪口，不禁肝胆为之震颤，眼下也只得硬着头皮死撑，立刻深吸了一口气，使出“蝎子倒爬城”的绝技，犹如猿升猿飞，仗着身轻足捷，绕在高树危藤间贴壁而走。

“树蟾”翻舌卷人的速度虽快，却不转折，但这东西的舌端下从来不肯落空，喉咙中“咕咕”有声，一边张口吐雾，一边探身从后赶来，它稍一挪动躯体，整个树木都跟着摇颤。

司马灰感到身后恶风不善，又听朽木枯藤纷纷作响，哪敢停下来回头去看，当即提住一口气，在枯树躯干上不停地攀爬躲闪，遇到粗枝巨藤之类的阻碍无不一纵而过，其余几人在各处看得惊心动魄，神悸色夺，都替司马灰捏了一把冷汗。

唯有罗大舌头久与司马灰混迹一处，知道这“蝎子倒爬城”以使用两肘两踵为主，练者至少要下十年苦功，因此极为难学，上千人里未必有一人能够练就，可艺成之后，虽到不了飞燕掠空蜻蜓点水的地步，但“挂壁游墙”之术不在话下，只是这地势太险，掉下去就得摔冒了泡，罗大舌头不敢怠慢，趁司马灰引开树蟾，拼命扯脱绳索，抛给悬挂在枯藤上的胜香邻和高思扬，奋力将二人拽起。

这时司马灰躲避“树蟾”绕树爬回此处，忽觉身后动静停了，转头一望，就见那“树蟾”张口翻舌，对准悬在半空的两个人作势要吞。

“树蟾”躯体庞大，皮似枯木，凭借“1887型霰弹枪”无法将其射杀，而且此物身上有酥，溅到一星半点也不得了，只要它长舌一卷，立时就能将那两个大活人吞落入腹，与吞吸飞蜉无异。

司马灰刚才使出浑身解术才避开“树蟾”，接连不断地闪展腾挪之余，也已到了强弩之末，但见胜香邻和高思扬命悬一线，蓦地里生出股子狠劲，双足在树上一蹬，宛如一只黑鹇般合身扑下，抱住那二人借着惯性向前荡去，只觉一股巨大无比的大力从后涌来，原来那“树蟾”舌端落空，便顺势向前爬来，几根枯藤虽粗却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喀刺刺齐声断裂，那树蟾躯体前倾，发觉失去重心，再想退可退不回去了，“呼”地向下坠落，隔了半天才听到一声闷响，那声音就像摔破了一个猪尿泡。

罗大舌头虽然力壮如牛，绳索也极为结实，可拽着三个人，再加上背包和枪支，钟摆似的在空中晃动不止，那是何等的份量？他两手都被勒出了血口子，牙关咬得“咯嘣咯嘣”作响，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多亏又有“二学生”跟着帮忙，才勉强拖住。

司马灰担心坠断了树枝，伸手抓住下垂的藤萝，攀到稳妥之处稳住身形，这才觉冷汗早已湿透衣背。

高思扬和胜香邻掉在枯藤上的时候，也都受了些磕碰擦挂之伤，她惊魂稍定，就着手给众人处理包扎。

“二学生”以前很欢美国作家巴勒斯的冒险小说，刚才看司马灰履险如夷，心中满是惊讶佩服，觉得比“人猿泰山”还要矫捷。云2深1无6迹

罗大舌头道：“我怎么没听说……山东地面上出过这么一条好汉？”

司马灰说其实这个人物的出处在水浒里头，水浒有一回讲个善使相扑的壮士，此人姓任名原，生来力大无穷，身高丈二，眼赛铜铃，曾在泰山脚下设擂比武，他就是所谓的“泰山任原”了，结果引来燕青打擂，黑旋风力劈任原。你别看黑旋风李逵提着两把板斧逮谁剁谁，唯独就怕

燕青，因为燕青相扑之技天下无对，那任原岂是对手？想不到此人在美国倒挺出风头，居然还专门给他著书立说了，可凭他那点萤烛之光，怎能比我这天边皓月，比罗大舌头还差不多。

罗大舌头不服气：“嘿，要不是有我罗大舌头力挽狂澜，你这天边皓月早他妈掉到阴沟里摔扁了。”

“二学生”自知刚才走了嘴，毕竟文革前偷看美国小说也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心里颇为后悔，听司马灰跟罗大舌头胡解一通，却不敢再多议论。

这时胜香邻提醒众人说附近危险万分，成群结队出没的“鬼步蜘蛛”已足够令人头疼，不到它们遇到“树蟾”，竟没有半分挣扎抵抗的余地，前些年有地质队在内蒙发现过树蟾王的化石，世人才知道曾有种栖息在地底枯木化石中的可怕生物，将它称为“地心掠食者”，咱们遇到它还能活着离开，实属侥幸万分，可在这地下深处，也许还有更为恐怖的东西存在，大伙理应同心戮力求生存，别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个不停了。

司马灰知道胜香邻所说的都是实情，当即闭口不言，只待高思扬替“二学生”裹好伤口，就要起身探路。

“二学生”同罗大舌头拖拽绳索之时，手上也被勒破了口子，伤得不算太深，不过司马灰眼尖，他现高思扬在看到“二学生”手掌的时候，神色显得有些惊恐。

司马灰心下大奇，高思扬在医学院里连尸体都解剖过，胆气不凡，二学生这点皮肉轻伤又算得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显出惊惧绝望之意？

司马灰在旁看了一阵，却未发现“二学生”手上有何异常，就问高思扬是怎么回事？

“二学生”见高思扬沉吟不答，叹道：“没什么，我心里早就有数了……这是克山症。”

司马灰等人这才看到“二学生”手指骨节都突了起来，确实与正常人不同，问道：“什么是克山症？”

高思扬转过身低声对司马灰说：“山区里最要命的是克山症和拐柳病，这种症状最早出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因而得名，后来发现鄂西也有，此症使人关节肿大，甚至佝偻着身子，过两年就会感觉心跳无力，全身都出虚汗，吐几口黄水人就完了。在林场插队的知青里有些人也出现了这种症状，基本上得了克山症便无可解救，送到医院里也没办法，

尽早是个死。”

二学生早在半年前已经发现自己得了“克山症”，心里虽然感到绝望，但他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林场里的生活条件苦得难以想象，当地老乡里最体面事是抽旱烟，蹲在树桩子上卷支蛤蟆头，掏出些火石，垫上块火绒，神气十足地用火镰“咔咔”打着，比钻木取火强点有限，可谁都整天抽蛤蟆头，那就算富到头哩，二学生很悲观地认为这深山沟子里实在太穷了，真要是在这地方窝一辈子，还不如早些死掉是种解脱，想到这他也就坦然了许多，所以并不惧怕死亡，也没打算活着返回林场，只想跟着司马灰去寻找“潘多拉的盒子”，亲眼看看北纬30度下究竟有着怎样惊人的秘密。

众人得知此事，心里均有黯然之感，但此时置身险地，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们仅有最基本的技术和装备，必须依靠地图和罗盘，不能偏离既定路线太远，当即从高约百米的古树上返回地面。

地下到处是积水和泥沼，不时有发着微光的蜉蝣从面前飞过，这上亿年前沉埋在地底的古岛，范围大得无法探测，它遍布着大量早已灭绝的古代树种，地形复杂多变，史前植物群落下覆盖着许多峡谷洞窟，多为水流切割侵蚀而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洞穴里空间奇大，结构怪异，有的层层叠岩，洞中套洞；有的水波荡漾，迂回通幽；有的石柱擎天，奇幻神秘，人掉到洞里就别想再爬出来。

众人胆量再大，也不敢往深处乱走了，胜香邻以火照罗盘辨识方位，带队行到一处水流平缓的暗河前，以塔宁夫探险队的地图作为参照物，推测穿过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区域，应当可以返回那条通往“潘多拉盒子”的路线。

司马灰等人没有渡水载具，更不知河水深浅，眼见水面甚是宽阔，附近无路可绕，便各自将背包和枪支弹药顶在头上，一个紧挨一个涉水而行，在阴冷刺骨的地下水中走出数十米，那水浅的地方到膝盖，深处可及胸口。

奋力趟水涉过河流，寻着路线进入了一条木菌云芝丛生的深谷，先找了一处隐蔽干燥的树洞，堵住洞口，拢起火堆烘干衣物，胜香邻取出干粮分给众人食用，轮流执哨休息，倒也平安无事，然后又按地图指引，径往一条峡谷深处行进。 2云3深5无迹

众人吸取了教训，尽量选择安全地带蹑足潜行，这峡谷曾是古岛上的山峰，地质运动和风雨剥蚀，使它演变成了无数巨型岩块，既孤立又连贯，分峙叠出，错落起伏，管状木菌生长得比丛林还要茂密，地下水

流充沛，山体间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瀑布，如同白练般蜿蜒倒垂，潮湿压抑的环境也使人昏昏欲睡，深谷中云缠雾绕，没地图进去就得转向。

众人勉强打起精神，用猎刀火把开路向前，途中“二学生”又以先前之事询问司马灰。

司马灰几个月前也曾在缅甸丛林受到化学落叶剂灼伤，因此他完全能够理解“二学生”的想法，就说反正这天是社会主义的天，地是社会主义的地，死到哪不是一死？你要真是胆大不要命的，权且算你一个无妨，不过你能不能活着见到“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我现在可没法保证，那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高思扬对司马灰的怀疑并未减少，又听其言语冷漠，好像根本不把人命当一回事，忍不住说道：“司马灰你可真是冷血之人。”

司马灰忽然停下脚步，压低声音说道：“现在没时间谈论我的优点了，这里好你有些什么东西？”

众人闻言向前望去，发现木菌丛中卧着两只无头的大石龟，都是重达千斤，说它们是石龟，也只体形相似，因为脑袋掉了，所以不知究竟是个什么石兽，此乃上没有负碑，光秃秃地生满了苔痕，拨开挡在身前的木菌，赫然是个由山体内垂直下陷的圆形深坑，规模大得骇人，地势也非常兀突怪异，借着微光用罗盘测距仪观察，直径至少在百米以上，里面有雾气，看不到底部状况，而周围的形状则十分齐整，每层都有无数大小相连的洞窟，燕子巢似的紧紧依附在山壁上，洞口的条条凿痕和斑斑斧迹还隐约可见，从高处垂下的古树根脉，顺着地势缠绕盘旋，将那些废墟般的洞穴遮蔽了大半，幽闭神秘的气氛难以言喻。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一话 魔盒1、2、3

众人对照地图看了一阵，推测此地即是图中的“潘多拉盒子”，但里面的情况还无从想象，得下去探到底才见分晓。

司马灰让众人暂作休整，然后对高思扬说，从这附近的古树爬上去，应该能找到一条通往地面的隧洞，如果里面没有发生坍塌，你和“二学生”也许还有机会回去。

“二学生”连忙摇头，表示坚决跟司马灰等人一条道走到黑，只是手里攥着根木头棍子，觉得胆气不足。

罗大舌头说“二学生”你小子也算有种，告诉你跟着我保准不会吃亏，你可别小瞧这根棍子，解放前在关东有路放山的老客，说白了就是在山上挖人参的参帮，他们钻到不见天日的老林子里，身边宁可不带土铳，手里也得握着一根棒子，那叫“索宝棍”，上边还得拴俩老钱，年份是越吉利越好，像什么康熙通宝乾隆通宝都成，只有这“索宝棍”在手，自然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司马灰没空听罗大舌头胡说八道，他又告诉高思扬和二学生，这个代表“潘多拉盒子”的地方，很可能是个极深的地下洞穴，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危险，只知道它肯定会有危险，你们通讯组剩下的两个幸存者，能活到现在也算命大，但每个人的命只有一条，你们可得仔细掂量掂量再决定。

高思扬心中也早有打算，通往地面的隧洞位置在哪，以及内部是否发生过坍塌，全都无从得知，如果没有胜香邻这样的专业测绘人员，即使手中有罗盘和地图，她也根本找不到路，再说就算返回了地面，也仍是转过身阴峪海莽莽无边的原始森林，那地方凶禽大兽出没无常，谁能活着走得出去？现在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就是跟司马灰一起行动，只要众人紧密协同各施所长，哪怕当真是万丈深渊，也不见得会有去无回。2云3深无6迹

司马灰见高思扬表明心迹，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不能再全盘隐瞒，于是大致说了自己当初跑到缅甸参加世界革命，游击队溃散之后，逃至野人山裂谷遇到“绿色坟墓”，身边同伴死的死亡的亡，返回国内后，为了揭开“绿色坟墓”的真面目，又跟着宋地球参加了一支考古队，穿过苏联人钻掘的罗布泊望远镜，并在地底极渊中得知“绿色坟墓”这个境外的地下组织，妄图潜入地心寻找某个巨大的“秘密”，关于这个秘密，几千年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神庙”，有说是“黑洞”，也有说它是“古代

敌人”，它就像是一切灾难与恐怖的根源。不论“绿色坟墓”的企图如何，追根溯源总是由司马灰等人而起，他们的命运也早已同这些谜团纠缠在一起，唯一生存下去的意义，便是去寻找终极的答案，此时通往谜底的“潘多拉盒子”就在眼前，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路途则充满了未知与死亡。

司马灰简单说了遍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至于“古城密室中的幽灵电波、失踪的苏军潜水艇、极渊中的时间匣子、行踪诡秘的赵老憋”之类内情则只字未提，毕竟这些事极为离奇古怪，又事关重大，他不想轻易吐露。

高思扬和二学生没想到这件事牵扯如此之深，对方有所隐瞒也合乎情理，但高思扬还不敢轻信，“绿色坟墓”与“潘多拉盒子”有什么关系？

司马灰知道此事终究绕不过去，就说夏代洪荒泛滥，禹王开川导河，将内陆洪水引入禹墟，又把拜蛇人视为神物的一块石板沉入地心深渊，后世称此物为“禹王碑”。

拜蛇人则妄想重新掘出石碑，从而摆脱夏王朝奴役驱使的命运，所以在禹墟里存有大量神秘诡异的记载，考古队破解了夏朝龙印之后，得知深山洞窟中埋有“天匭”，那东西早在神农氏架木为巢之时就已经有了，只有找到它才能进入深渊，仅知道“天匭”可能就在阴峪海下的洞窟里，春秋战国时楚人崇巫信鬼，认为这洞窟通着地脉，底下是锁鬼的背阴山，这些环壁重叠的洞穴，大概都是楚幽王时期开凿而成，据说埋有古楚国重宝秘器，看其形势阴森险陡，仿佛真是通往地狱的大门，那些幽冥之事虽然难辨虚实，可一旦选择进入“潘多拉的盒子”，即使没有阴魂恶鬼，也肯定要遭遇许多难以预想的危险，生命的终点是死亡，这条路却未必会有终点。

高思扬对“禹王碑”之类的事情并不了解，此时不用问也知道司马灰是擅自行动，她沉吟片刻，仍决定跟随众人深入地度，对司马灰说道“我现在是回不去了，何况我这条命是你救下来的，因此不论前路如何艰险，我都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但愿你所言属实。”

众人见高思扬愿意同行，无不深感振奋，司马灰当即着手部署，吩咐众人各自检查枪支弹药，配备“1887型杠杆连发霰弹枪”的队员，此前都携带六十发“12号弹药”，沿途使用过半，就从二学生的背囊中，取出备用弹药进行补充。罗大舌头那条加拿大猎熊枪，口径大射速慢，耗弹量低，他自己带的四十发“8号弹药”已足够使用，而火把却只剩下三分之二，司马灰觉得消耗过快，就让二学生负责将烧尽的火把留下，如果途中发现可燃物质，还可以重新利用，并把胜香邻的猎刀分给二学生防

身。

胜香邻检视了一遍物资装备，有些担心地对司马灰说：“矿灯的电池还很充足，而且利用电石发光照明远比火把持久，又能探测地下空气质量，我估计剩余的电石至少可以持续照明二十天，取暖的毡筒子只有三套，轮流使用也可应对，这些事都不成问题，可咱们携带的干粮有限，仅能够维持数日所需。”

司马灰想了想说：“这也没什么，必要时可以采集云芝木菌为食，最大的麻烦也是地图到此就没有用了……”说话他攀上半米多粗的树根，向洞窟深处窥探，忽听底下传来一阵怪叫，声若龙吟。

司马灰听得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其余几人还在整理枪支火把，听到这鬼哭神嚎也均是耸然动容。

罗大舌头倒吸了一口寒气：“我听这动静……八成是锁在背阴山下的恶鬼！”

司马灰想再听个清楚，却又沉寂无声了，不禁奇道：“我怎么觉得像是夜猫子？”

罗大舌头道：“据说夜猫子叫和鬼哭一样，不过地底下有鬼的可能性，远比有夜猫子大得多了，况且听到夜猫子叫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是躲在黑暗中数人眉毛呢，数清了就要有阴魂前来索命了……”

司马灰道：“你不危言耸听就得死是不是？咱们从现在开始应该坚持一条原则，别管遇着什么变怪离奇，千万不能以知之论不知，凡事都必须眼见为实。”

胜香邻说：“这个地底洞穴的历史何止万年，早在神农架山脉还未从汪洋中崛起，它就已存在于古岛之下，那时候别说有鬼了，连人也没有，所以阴山锁鬼之说并不属实，不过地底不明之物极多，还是点燃火把探路才算稳妥。”

众人闻言纷纷点头，罗大舌头为了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说：“想我罗大舌头前半辈子那也是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追求的全是真理，谈论的都是主义，死都不怕，还怕鬼不成？”说过错就用手指蘸了点唾沫，涂到自己的眉毛上，随后挎上加拿大猎熊枪，打开矿灯走在前边探路下行。

司马灰见状就让“二学生”点起一支火把，位于队伍中间策应安全。这洞窟本是山里的岩洞，直径超过百米，走势陡峭，几近垂直，内部洞穴密布，看起来倒像是古罗马斗兽场的外壁，而那些史前树种的根脉极

粗极长，最细的也如抱柱一般。伸展附着到石缝里，早与洞壁生为了一体，缠绕在周围的藤萝木菌更是连绵如网。

众人踏着倾斜延伸的树根，逐步攀援向下，司马灰经过身侧的洞口。就用猎刀劈开这遮挡的云芝，探身到其中搜索察看，那些洞穴都不算深，但地下无风，洞内空气很难流通，所以里面古彩斑斓的壁画还依稀可辨，但也是少眼缺鼻，残脚断臂，难觅完整形象，洞中还有枯骨累累，分不清是人是兽。

其中一孔石窟里的壁画保存较为完整，描绘着浓雾中有恶鬼攫人而食的情形，遇难者下半身还是血肉之躯，下半身已被吃成了森森白骨，壁画色彩鲜艳逼真。

司马灰知道这些战国时期的壁画，留存着许多宝贵信息，但其中的内容恐怖残忍，血淋淋地让人脊背发冷，他心里疑惑，不免多看了几眼，却发现壁画中还绘着一个很大的盒子，盒盖半开，从中露出一具骷髅，盒身四周而以张口露牙的伏龙纹饰。司马灰心里猛地一动，这不就是“潘多拉的盒子”？

其余几人也跟着停下脚步打量壁画，“潘多拉盒子”是西方传说，隐喻着因为人类好奇心而带来的危险，也许世上根本没有实物，更不会出现这个地下洞穴中，此前众人以为塔宁夫探险队在地图上标注该符号，只是用“潘多拉盒子”作为行动代称，却没想到两千多年前的古楚国壁画中，还真就有这么个神秘的“盒子”。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二话 骷髅

众人又惊又奇，奈何洞中阴气太盛，“电石灯”闪烁着幽蓝色的光芒，只得站在洞口向里面观瞧。

那些古彩斑斓的壁画，突然接触到外部流通的空气，鲜活的色彩开始变得灰暗，但线条轮廓尚存，还可勉强辨认。

壁画中的内容似乎有叙事之意。盒子旁边有个人形，身着蟒袍玉带，身后有凤纹华盖，俨然是王者之姿，对面还站立一人，头戴三眼面具，两人好像正对着盒中大骷髅低声秘语，其上就是恶鬼吃人的恐怖情形。

高思扬问司马灰：“你能看懂这壁画里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司马灰自称是考古队的，可肚子里却没装多少材料，只是看壁画内容阴郁离奇，就说这大概是楚王在同大臣谈论幽冥之事，世间烟云易逝，纵然贵为王侯，到头来也免不了化为白骨的命运。

罗大舌头也跟着解释道：“楚五是担心他死后到了阴间，会被恶鬼生吞活剥。”

二学生奇道：“大臣脸上怎么还戴着面具？盒子里的那具骷髅又是什么？”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了，毕竟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古老壁画，谁知道那时候的人脑子里想些什么。

胜香邻说：“楚幽王深信巫鬼之术，常有头戴青铜面具的通天巫者随侍左右，所以那蟒袍玉带的人物应该就是楚幽王了，可这壁画里描绘的事情从未见于史册，以咱们的所知所见没办法凭空揣测。”

司马灰对“楚幽王”的事迹倒是略知一些，据说当年武王伐纣，丰功伟业沛乎充塞于天地之间，定下周王朝八百年基业，那时候还没有中央集权制的概念，而是把领地分封诸侯国管辖，一共封了七十二国，其中就有楚国，传到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楚国已是地广五千里，拜玄鸟为神，十分强盛。而楚幽王掌国时已是末期，他死后没多少年楚国就被大秦所灭，那座幽王墓在民国年间被军阀勾结洋人盗毁，有大量古物流入民间，可能“塔宁夫探险队”那伙人也曾参与过盗掘此墓，所以他们才从幽王墓的壁画中，发现了阴海峪下的洞窟，而这个装有大骷髅的盒子，在古楚国壁画中多次出现，显得非同寻常，但司马灰等人一时之间也看不出什么头绪，只好又去其余的洞穴中察看。

岩洞中的壁画剥落损毁严重，能够辨认的仅有一小半，不过壁画内容相互有关，看到两头的也不难猜出中间的部分，只是其中记载的事件却极尽诡怪莫测，除了楚幽王之外，还有一个体态婀娜的年轻女子最为引人注目，此女细腰高髻、宽袖长裙，另有几幅壁画绘有她的尸体和棺槨。

这些壁画的内容扑朔迷离，以司马灰作出的理解，似乎是记述了楚幽王问卜于那个“装有骷髅的大盒子”，被戴着青铜面具的巫者告之大祸将至，会有无数阴魂前来索命，楚幽王深感畏惧，整年不敢外出。

某天有人在江中捕获了一条罕见的白鱼，带进宫来献给幽王，幽王听说白鱼乃龙蛇变化，食之能长生不死，便命人将白鱼煮熟，自己先吃了一半，然后另一半给了女儿。但楚幽王的女儿见了半条白鱼，不由得羞愤交加，发怒道：“父王把吃掉一半的鱼给我，是侮辱我，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随即上吊自杀了。

楚幽王丧女后十分悲痛，把女儿葬在国都的西门外，以天然生有花纹的石材做棺槨，石槨外嵌以金玉，银樽珠襦各类奇珍异宝为陪葬，但对此事秘而不宣，又命在城中放置白鹤，让百姓跟随观看，引着鹤与男女无数一同进入墓道，突然启动下千斤石门，将所有人不分良贱，全都掩埋在墓中，用这些活人殡葬了死人。

此后楚幽王晚上只要一闭眼，就会见到那些屈死的冤魂找上门来，惊得寝食难安。按照巫鬼之说：“人死后而僵，僵而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尘埃，唯有阴魂不散，化为异物，潜于九重之渊。”

为什么说人死之后，阴魂会潜于九重之渊？因为古时候认为地下有泉，也就是逐层分布的地下水，最深的地方要穿过九道泉。秦始皇的陵墓修得很深，据史书记载是“穿三泉而置槨”，那是说放棺槨的地方，已经深得挖透了三层地下水。而九重之渊，也不见得真有九层地下水，九是数中之极，在这里是指深得不能再深了，那是活人进不去，只有亡魂才能抵达的幽冥。以前人常说“死后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九泉”即是“九重之渊”。

相传这阴峪海下有个洞窟，最深处一直通往地脉，楚幽王相信那里就是“九重之渊”，如今梦到不祥之兆，可能是要有恶鬼从地底出来索命，他想起前事不免后悔莫及，就将各类重宝悉数沉入洞中镇鬼，可没过多久，这位楚幽王还是一命归阴了。

司马灰把自己的分析告之其余几人，那楚幽王若非执迷于巫鬼之

事，多半还不会这么快死，其实天下岂有未卜先知的异术？这无非是怕什么来什么，越担心越出事，“墨菲定律”而已。

罗大舌头切齿道：“把那么多活人引到墓中活埋殉葬，可也真够阴损歹毒了，我罗大舌头还从没见过这么损的！”

高思扬以为司马灰只是添油加醋地乱说，因为这件事不太合乎情理。楚幽王舍不得把白鱼全吃了，还给女儿留下一半，这是父亲关爱子女之心，那女儿怎么反倒自杀了？世界上会有这么不懂好歹的人吗？

罗大舌头一听高思扬说的有些道理，忽然想起他那个蹲牛棚的老爹罗万山，不禁感叹道：“如果我们家老爷子还在，他就是把鱼都吃了，只剩根鱼骨头留给我，那我心里边也高兴……”

胜香邻却觉得司马灰所言不错，即使不是全盘吻合，也与事实相去不远，那壁画里描绘的情形毕竟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古代的制度与价值观跟现今大不相同，春秋战国时尊卑为重，生死为轻，贵族怎么肯像奴隶一样去吃残羹？

司马灰道：“还是我妹子说到点子上了，清代距今不过几十年，那时候的女人，还都得讲究个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可你们看以阿庆嫂和江姐为代表的大多数革命妇女，她们什么时候为柴米油盐的家务事操过心？”

胜香邻见司马灰又把话扯远了，就说：“其实壁画里有关‘楚幽王食白鱼、引诱活人殉葬’之事并不重要，真正像谜一样的东西，是装有骷髅的盒子，我感觉那具骷髅根本不像人骨。”

众人一边低声议论，一边向下探路，发现了多处残留至今的壁画，内容断断续续，“神灵鬼怪、飞禽走兽、草木虫蛇”等诸多事物都有涉及，各有善恶之状，也看不过来那许多了，而出现“盒子”的壁画不在少数，这个神秘的盒子似乎是件楚国重宝，也是件极其重要的祭器，就连楚幽王墓地宫的壁画中，都有它的身影出现，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这更使之显得怪诞诡异。

“盒子”里面装了一具骷髅，立起来大概要比楚幽王高出半截，正如胜香邻所说，这具骷髅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头骨眉嵴分外突出，颅顶多出一个纵目，那装着骷髅的盒子更不是棺槨形制，好你从内到外都带有某种无法破解的含义，但若说这骷髅不是人类，它生前又会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它的骨骼能成为楚国秘器？

众人脑中接连划出无数巨大的问号，这些疑问在壁画里找不到答案，古楚国壁画风格琦玮诡谲，题材神异离奇，许多内容今人都无法参

透，不过“楚幽王的盒子”很可能确有其物，并且它就在阴峪海地下深处。

二学生认为这座古岛上的古代树种大多都已枯死，只同干尸一样保持着原来的形貌，附着在其表面的木菌云芝等物，却生长的异常茂密，这个现象实在是太难理解了，难道那个“盒子”里有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赋予生命？他越想越是激动，加上眼神不好，迎面撞上了悬在半空的一条枯藤，险些从绝壁上摔下去，赶紧揽住身旁的树根，失手掉落了火把。2云3深无5迹

地洞深处雾气氤氲，火把掉入雾中即刻失去光亮，但听“哗”地一声水响，好你落到水里熄灭了。

司马灰听动静，发觉置身之地距离水面很近，多说也不过十几米，奇道：“下面是个水潭？”

众人当即攀着树藤逶迤而下，穿过薄雾抵近坑底，就见下方地势凹凸，低洼里淤积着从高处渗落的积水，水中斜卧着一尊兽耳金罍，器形体积巨大，表面挂满了铜蚀和绿苔，两耳各呈虎形，被地下水淹没了一半，附近隆起的粗大树根上，散落着无数“尊盘、剑戈”等物，还有鸟兽爬龙之形的青铜重器，深远处水雾飘渺，矿灯的光束照不过去。

司马灰避开水面，纵身跃到树根上落脚，他想起先前听到这里有怪声发出，提醒随后跟过来的高思扬多加小心。

高思扬点了点头，为了便于行动，将“电石灯”挂在了背囊侧面，端着“1887型杠杆快枪”察看周围的地形，可刚一回身，也不知看见了什么，竟险些呼出声来，她忙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司马灰也觉身后有异，转回头一看，心中不禁有些讶异，原来在枯藤后露出三四米高的方形人面，那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饰以鳞羽夔龙之纹，面目惶怒可畏，充满了震慑恫吓之意。

司马灰看出这是尊鬼面雕像，它终究不是活的，又有什么可怕？

这时高思扬抬手指过去，低声说：“你看到.....那个东西了吗？”

司马灰顺着她手指一看，只见在树藤与岩石的间隙中，有个白惨惨的东西，轮廓近似人形头颅，脸上眼耳口鼻俱全，也看不到身体四肢，好你只有个脑袋浮在空中。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三话 照幽

司马灰身上毛发竖起，想要定睛再看，那颗头颅却突然隐入了雾中，他跟上去拨开挡在面前的枯藤，就见树藤后是片阴冷漆黑的积水，水面平静，上下空旷，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心想那东西是“飞头蛮”不成？当初在缅甸丛林里，有许多土人抓到俘虏便割下首级，并把死人脑袋插在尖木桩子上风化，据说那些头颅到夜里就会飞出来咬人，连那些英法殖民者也谈之色变，但古楚国并没有这类“尸头蛮”的传说。

高思扬没有辩明目标，不敢开枪射击，她向来不信鬼怪，但刚才所见之物不容置疑地出现在眼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其余三人分别攀藤下来，问明情况之后也同样吃惊。

司马灰没看清那东西长什么样，让“二学生”重新点了支火把照明，告诉大伙这地方不会有人，发现情形不对可以立刻开枪，此刻有枪支火把防身，就算附近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它识相的话也得退避三舍。

众人不敢掉以轻心，缓步走到鬼面雕像底部，用火把矿灯向四周探照，这洞窟好你是个祭祀坑，直径超过百米，从上到下落差也在百米左右，规模大得令人咋舌，但薄雾蒙蒙，充满了阴郁之气。坑底甚是宽阔，树要枯藤依附在洞壁上纠缠紧密，边缘全是幽深的积水；高耸的雕像遥相对峙，仿佛是在凝固的黑暗中，沉默无声地守护着什么；各种形状离奇的青铜金玉之器随处可见，脚下也有刻着卷云纹饰的石板，但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

“二学生”觉得自己这俩眼都快不够用了，似乎每一处微不足道的痕迹背后，都隐藏着无穷的奥秘，不禁感叹道：“楚国都已经没了两千年，这些古物却仍在地底沉眠，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罗大舌头道：“胳膊根子再粗，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他又问司马灰：“这洞穴不是通着地脉吗，怎么……怎么这就到底了？”

司马灰举目四望，周围虽有些化合物发出的微光，可能能见度非常有限，矿灯火把则只能照明一隅之地，若是逐步摸索搜寻，还不知要多久都能搞清状况，但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对罗大舌头说：“大概还有洞穴通往更深的地方，咱是宁落一座山，不落一块砖，先看清楚地形再说。”

众人见洞底边缘多被积水淹没，于是踩着树要往中间走，没走出几

步，就看向前面水面中露出数根形状奇特的柱形物体，那石柱上尖下粗，长短高低不等，但每根都至少有合抱粗细，表面带有鳞纹，雕镂精细，当中围着一个石台，另有两条形态凶恶的螭虎援柱而下。

司马灰以矿灯照视，心想：“这几根形状奇异的石柱，却似某尊巨兽雕像的爪子，此物半沉水下，体积大得骇人，矿灯和火把的照明范围与之相比，简直就像萤火虫似的微不足道……”

这时忽觉沉寂的水面上微波荡漾，他当即低头察看，只见水底有个人在仰面与自己对视，地下水清澈透明，但在不见天日的地洞中，则显得漆黑幽深，司马灰知道那肯定不是自己在水面的投影，不由得猫下腰，缓缓贴近水面，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就看那头颅的形轮廓越来越是清晰，像是个没长开的白色侏儒，但只见其头脸而不见其身体四肢，很像此前在悬浮在树藤后的那颗头颅，忽地张口露牙，从水底飞到半空，直扑司马灰面门而来。

司马灰没想到水里的东西还能飞出来，不免大为骇异，见其来势凌厉，仓促间已不及闪身躲避，他正好端着“1887型杠杆式霰弹枪”，急以枪托挡在面前，只听“喀吡吡”一声，像是獠牙利齿重重咬在木制枪托上。

众人听到响动，才看到司马灰的枪托上多了白森森一个东西，那物有死人头颅般大，似鱼非鱼，脑袋像侏儒，阔口短鳃，嘴里有数排密集的尖锥形细齿，后半截近似纺锤，身上无鳞，皮如甲冑，鳃后各生有两对鳍翼，可以离开水面凭空飞行，此时它咬住枪身木托，倒刺般的利齿深陷其中，竭力鼓鳃扬鳍，却咬得太死甩脱不开，而且力道惊人，司马灰手中的“1887型霰弹枪”险些被它扯到水里。

司马灰看过禹王鼎上的山海图，见这怪鱼双鳍如翼，估计是栖息在地下静水中的狼鳍飞鱼，能够跃出水面掠食，性情凶残嗜血，此时突然遇到活生生的狼鳍鱼，才知道这东西生得如此狰狞可怖，要不是自己挡得迅速，身上早被它撕掉一大块皮肉了。

司马灰把枪托按在地上，招呼二学生用木矛戳穿狼鳍鱼，用力将其扯下。

胜香邻见此情形，立即生出一种不安的预感：“这洞穴底下有食人飞鱼，看来不是死水……”

这句话还未落地，不远处的水里“嗖”地又蹿出一条飞鱼，此时众人有所防备，罗大舌头立刻举枪射扳动扳机，那“8号霰弹”杀伤范围颇广，那狼鳍飞鱼撞到枪口上，还在空中就被打成了碎片。

这时另有数尾飞鱼从水底游出，原来洞中环境闭塞，那些狼鳍鱼都是被向下的水流带到此处，以地底蜉蝣生物为食，此物产卵迅速，数量不断繁衍增加，但蜉蝣毕竟有限，洞中的其余生灵早已被蚕食殆尽，始终出于极度饥饿状态，此刻成群飞出水面，狂风暴雨般向着司马灰等人袭来。

众人置身在狭窄湿滑的树根上，周围暴露无遗，就觉四面八方都有怪鱼飞撞而至，如今突遇变故，也只得奋力抵御，远处的用枪射，靠近了便以枪托格挡。

高思扬枪下弹无虚发，接连射杀了数条食人飞鱼，她正待给枪支装填弹药，却发觉身后被什么东西撞到，背囊的重量陡然增加，她身子向前一倾，差点滑到水中，转头一看，竟有两条狼鳍飞鱼咬在了背囊上，拨刺刺摆动躯体不啁松嘴，嘴中发出“启齿咔嚓”的乱响。

司马灰发现高思扬情况不妙，顺手拽出猎刀向下挥落，立时将那两条食人飞鱼削成四段，他却因此露出空隙，只觉臂上猛然一凉，虽是躲避得快，也被从身旁疾速掠过的狼鳍鱼扯了个口子，血流不止，但疲于招架之际，根本顾不上裹扎伤口。

狼鳍鱼的鲜血混合着人血，顿时将多半个水面都染红了，众人还想故技重施，利用火把脱困，但地洞中非常潮湿，水底之物也从不畏惧火性，仅凭火把和猎枪根本抵挡不住，这时司马灰忽然发觉眼前一黑，装在“PithHelmet”上的矿灯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他用手一抹，湿漉黏稠，满是腥红，高处正有大量鲜血流下。

司马灰大骇：“上边哪来得这么多血？”他侧身闪过一条扑到面前的食人飞鱼，就势抬头往上看，就见高处黑沉沉的横着个庞然大物，伸着个三角形的脑袋，像蟒又像蝾螈，头大尾细，身体扁平，生有粗壮的四肢，具有古代两栖爬行动物的明显特点，但司马灰也认不出它到底是“引螈、始螈、鱼石螈”中的哪一种，因为这东西虽然还活着，可全身上下血肉模糊，多半边脑袋都露出了白骨，直接就能看到它嘴里的颌骨，还有巨大尖锐的迷路状利齿，在体型上同“鱼石螈”更为接近。

这生有迷路构造利齿的鱼石螈，或许是从岩缝里误入洞底，并遭到了狼鳍飞鱼的袭击，凭借皮肉坚实，竟在被活活啃成一具白骨前，援树根爬到了较高的所在，虽然暂时脱困，但受伤很重，眼看着活不成了，可这种古生物脑部并不发达，它也可能是饿红了眼，此时见到有人经过，就用四肢撑住树藤，向下探出身子，鲜血顺着只剩下一半的三角脑袋不住滴落，那血水流到了司马灰的“PithHelmet”上，霎时间就将整个帽子都染遍了。

司马灰突然跟那鱼石螭脸对脸打了个照面，矿灯光圈所照之处正是血淋淋的颌骨，迷路构造的尖锐牙齿距离自己还不到半米，惊骇之下无暇多顾，立刻将手中所持的“1887型霰弹枪”向上射击，黑暗中藤萝遮挡，也不知命中了什么部位，但那鱼石螭沉重庞大的躯体翻落下来，挣扎着坠入水中，粗长有力的尾部横扫到树根上，当场就将司马灰掀了个跟头，合抱粗细的树根也从中断裂，附近的狼鳍飞鱼都被惊散了。

罗大舌头趁乱摸出挂在身后的壁虎钩子，抛出去搭在岩柱上，在众人的掩护下奋力扯动绳索，使脚下断裂的树根移向石台，涉水跃上实地，此时有了耸立的岩柱作为依托，狼鳍鱼纵然能离水飞行，周围结构复杂的障碍物，也会使之受到很大限制。2云5深无7迹

众人倚在岩柱上呼呼喘着粗气，耳听黑暗中水面纷乱，那条五六米长重达千斤的鱼石螭，迅速被啃成了一幅骨架，估计身上连半丝血肉都剩不下了，想到胆寒处，脸色都如死灰一般，谁也不敢探出身去张望。

司马灰手臂伤势流血虽多，却没伤到筋骨，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让高思扬做了应急的包扎处置便可以行动自如。

罗大舌头说：“这点小伤顶多算被蚊子咬了一口，你刚才要是掉到水里，那可真是黄鼠狼子烤火——爪干毛净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无事，也终于放下心来，她拧开行军水壶，冲洗了司马灰衣袖以及“PithHelmet”上的血迹。

司马灰借机打量这处石台，发现岩柱旁放着件铜质苍绿斑驳的树形器物，每根树枝上，都在举着一个大缶般的铜器，缶身上铸有子母孔，通体饰以蟠螭弦纹。司马灰曾在壁画中见过，知道这是用来在地底照明的铜灯，古称“照幽”，立即起身上前拨开子母孔上的铜盖，将火把伸进去试试能否点燃。

据说春秋战国时代，有种常年不灭的燃料叫“龙髓”，专供为王侯修筑地下陵寝的“照幽铜灯”使用，比落地为珠的鲛人眼泪还要难得，但其来源与真实成份如今早已不可知晓了，树形铜灯里大概就装有这类“龙髓”，此时被明火一引，立刻熊熊燃烧，光焰明亮异常，能照到数十步开外。

众人眼前顿时一亮，就见身边那几根岩柱，确实是某种石兽向上托举的爪子，足有六七米高的树形铜灯，只是其掌中之物，很难想象这尊巨兽的躯体如何之大，侧面被一面直上直下的岩壁遮挡。

司马灰站在树形铜灯旁，伸手便可触摸到冰冷的石壁，再凝目观瞧，才看出那是个刻满鬼怪图案的长方形石函，山岳般压在手捧树形铜

灯的石兽身上，规模也是大得异乎寻常，而那份使人惊心动魄的沉重背后，则承载着更加巨大的悬念。

第四卷 阴峪海 第四话 载

那“石函”是利用地层中的沉积岩雕凿而成，与其下的神兽合为一体，表面上分布着无数条裂痕，又被枯藤苍苔覆盖，呈现出阴郁的深绿色，众人站在原位，也仅能从固定角度窥探到它的一个局部，惊异且神秘的感觉油然而生。

“二学生”把眼镜片上的湿气抹掉，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怔怔地道：“这就是楚幽王的盒子了？”

司马灰同样感到惊奇，那石函显然中空，内部可以容物，但世上哪有这么大的“盒子”，这又不像是放置尸体的“石椁”。他忽然想起了先前在洞穴中看过的壁画，那些两千年前留下的古老壁画中，经常出现一种体如鼉龙的异兽，有头无面，在混沌中手捧灯烛，背上压着轮盘形状的器物，形态近似负碑的“赑屃”，可能就与这石函下的异兽完全一样，只是没想到竟有如此巨大。

胜香邻道：“古代有‘函载’之说，在混沌中爬行的怪物叫‘载’，它身上的盒子是‘函’”。

罗大舌头等人不解其意：“宰什么东西？宰人还是宰牛？”

胜香邻说：是载重卡车的“载”，它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怪物，或者说是种神兽，其形状近乎鼉龙，背负天地万物，运行古往今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载代表了古人对时间的理解，一载代表一年。

古代崇信鬼神，认为时间只会向前不停的流逝，却不能倒退，是因为有个怪物驮着天地乾坤，在混沌中不停向前爬行，所以过去的时间就永远过去了。

二学生若有所悟：“以都经常听到千年万载之类的话，但司空见惯了，反倒没有仔细想过，原来还有这种典故在内……”

司马灰寻思“载”这种怪物从不存在于世，那只是古人的想象，但其象征了运行万物的未知力量，由它背负的“石函”上雕满了鬼怪图案，又压在这个通着阴山地脉洞穴之下，所以一定非常重要，“楚幽王的盒子”或许也在这里了。

高思扬问司马灰：“考古队要找地底的天匱，与这阴气森森的石函有什么相干？”

司马灰眼下还无法预知“石函”中有些什么，只能暂且认为这里面隐

匿着继续深入地底的途径。当即让二学生收集龙髓，都装到以前放松油的罐子里，作为火把的补充燃料，随后利用密集的枯藤树根作为掩护，摸到附近的函壁边缘。

司马灰推测洞底的“树形铜灯”不止一处，但行动范围毕竟有限，也无法全部点燃，众人仅有“猎枪、火把、罗盘”之类的基本装备，可是在残酷复杂条件恶劣的地下洞穴中，却比那些容易出现故障的先进器械更为实用，此时又有石壁作为依托，也就不必惧怕水中有飞鱼突然袭来。不过这岩壁下的水面中却静得出奇，司马灰跟在队伍末尾，心里正感到有些蹊跷，忽觉身后恶风不善，还不等他反应过来，身后猛然一紧，霎时间双足离地，竟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拖到了半空。

司马灰知道洞底有许多被困住的掠食生物，不管遇上的究竟是个什么，凭它能将活人攫上半空的力气，这东西的个头也小不了，幸好有背包挡了一下，但被它拖走了别想活命。这时虽是猝然受制，可司马灰临危不乱，眼见回身不得，翻转手中所持的枪支向后射击，也不知有没有命中目标，就觉抓住他背包的东西厉声尖叫，声如龙吟，显是受惊不小。

司马灰未及扳动手柄给“1887型霰弹枪”上弹，身体便忽地一沉，已从高处跌落下来，他急忙双手抱头，两肘夹住膝盖，以防摔断了筋骨，这会摔和不会摔的人区别就在于此，他落地后就势打个滚翻身而起，除了皮肉疼痛也没受什么重伤。

由于事发极为突然，其余几人听到枪响才察觉到情况不对，这石函下都是树形铜灯的照明范围，就见有只蜥蜴般的東西在面前倏然掠过，此物半米多长，龙趾鸟喙，翼窄尾长，滑翔之际悄无声息，眨眼间就已没入黑暗。

众人大惊失色，立即将司马灰拽到函壁下，“二学生”又多点了两根火把以防有变。

司马灰疼得不住咧嘴，看到自己背包上的帆布被撕豁了几条口子，也不禁心有余悸，自己翻出胶带，在背包上贴了块补丁。

高思扬道：“这东西神出鬼没，实在令人难以防备，它好像是某种猛禽？”

二学生给高思扬分析道：“从技术上说……这东西翼窄尾长，并不能真正的飞行，只是借助奔走俯冲之力滑翔而已，它趾爪强劲，应该可以在陡峭垂直的洞壁间攀援，所以不能称之为飞禽。”

罗大舌头道：“我看多半是喜马拉雅山雪鹫，听说那东西能把牦牛抓

到天上去！”

胜香邻说：“这里可是鄂西深山腹地，距离喜马拉雅有多远？再说地下洞穴里怎么会有栖息在雪线上的生物？”

司马灰接过一根火把说：“二学生讲的还算靠谱，此物半龙半鸟，可能是古翼鸟之类的分支，来去无声是因为其骨骼中空，它常年居于地下，双眼已经退化，因此不惧火光。这附近没有一处安全，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和意外出现，咱们还是先找条道路进到石函里再说。”

众人不敢托大，顺着墙根向前搜寻，可那石壁上裂痕虽多，却都非常狭窄，能钻进人的地方也全是死路，直摸索到“树形铜灯”光照不及之处，发觉石壁向内凹陷。

司马灰高举火把观望，就见石函在此出现一个窟窿，外部是隆起的浮雕，看轮廓似乎是张兽面，嘴部就是那大得吓人的洞口，直接穿过了厚重的函壁，但走势并不规则，而且黑咕隆咚的很是深邃，就像曾有蛟龙一头撞去，岩壁被它撞开一个大窟窿，可是却再没见蛟龙从里边钻出来，两壁雕有无数似龙似虎的走兽之形，都比常人高出半截，在火光映照下显出神秘的阴影。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持枪断后，随即投石问路，看里面静悄悄地没有什么动静，便当先钻进“石函”上的洞口，其余几人陆续跟进，函壁间那些古老的痕迹，并没有被漫长的岁月甄灭，却又是历史记载上缺失的一个环节，处处都透着幽暗诡秘之感，那冷嗖嗖的阴风从岩洞深处吹出来，也令人心缩胆寒。

众人不知深浅，进来之后不由得放缓了脚步。司马灰用猎刀剥去墙上的苔痕，见那些石雕除了凶禽猛兽一类的精怪，更多的则是巫幽王祭祀鬼神之举，旁边还刻着些鸟迹篆。他手中虽有破解夏朝龙印的密码本，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篆却一字不识，也没耐烦仔细辨认，只是看这洞穴无遮无拦地直通石函内部，不免有些意外，这座负于“载”上的大石函，可以说是巫楚秘密的核心所在，其中必定有许多不曾出世的重宝，怎会让人如此轻而易举的进去？莫非这石函里有什么陷阱？

二学生想起楚幽王引活人殉葬之事，提醒众人：“这石函里面会不会有机关？万一触到机括，就会有断龙石放下，把大伙全给活埋在里头！”

胜香邻说：“这里封闭在阴峪海下两千多年，即便有断龙石之类的机关也早该失效了，可是楚人历来相信鬼神之力，据传秦兵南下攻楚，一度大破楚军，楚王也只是马嵬岭雕刻大量石俑，想将阵亡的将士从阴间召回抵御强秦，所以比起机关埋伏，大伙应该多提防别的东西。”

二学生奇道：“什么是……别的东西？难道真有千年不散的阴魂？”他倒不怎么怕鬼，毕竟无从证实，只是对司马灰提到的事情感到无比好奇，古往今来有无数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乃至研究神秘主义的组织，都较尽脑汁想要探求其中的真相，似乎都对它无可奈何，一批又一批探险者被那些充满死亡气息的谜团所吸引，却始终没人能够触及它的秘密，而人类又是一种天性好奇的生物，越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事物，就越想弄个明白。如今这支“考古队”，成员包括两个参加过缅共游击队的亡命徒，一名测绘分队的技术员，一名军医学院的学员，还有他这个林场知青，有机会接近那个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吗？

司马灰见二学生心神不宁，就说：“用不着想太多，你只当自己脖子上扛的是个丸子，那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这函壁厚得会使人误认为里面没有空间，说着话行到一处，两边各有一根石柱，分别刻有鸟面人身的镇鬼神灵，充满了浓重的巫楚色彩，再往深处则是一片黑漆开阔的空间。

司马灰打手势示意众人停下，他向前举火照视，只见石柱下有几具头戴青铜面罩的古尸，高冠博袍覆满了尘土，说是古尸可能也仅剩残骸了，但怪异的青铜面具上圆目内凹，眼珠鼓突，唇部薄而微张，还留有口缝，使人感觉它们会突然站起身来，揭掉面具，用谁都听不懂的语言，讲述一些生者难以想象的事情。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五话 天在地中

司马灰看到眼前这几具古尸，似乎全是楚人中的巫者，根据洞中壁画描绘的情形，楚幽王卜问吉凶之际，便会有头戴青铜面具的巫者，把自己幻视里出现的情形告诉楚幽王，以此来“洞悉前后、决断行止”。

在迷信鬼神的春秋战国时代，巫者不仅跟人熟，跟鬼更熟，只有他们能够同无影无形的神秘力量进行沟通，因此地位极高，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左右兴衰。既然这些古尸出现在“石函”中，“楚幽王的盒子”肯定也在里面了。

罗大舌头自言自语道：“死都死了还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盯得老子浑身都不自在……”说着上前想摘下面具，可那尸骨早已枯朽，用手一碰及时化为了尘土，青铜面具“当啷”一声掉落在地，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急忙跳起来向后闪躲。

高思扬险些被他撞倒，忍不住说：“凭你这副毛手毛脚的样子，哪像参加过考古队的人？”

罗大舌头嘴上从不服软：“考古队才多大个庙，能装得下我罗大舌头吗？你也不打听打听……”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接下去又要吹嘘个人经历，倒腾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英雄事迹来讲，你根本就不能给他这种机会，要不然没个完，于是止住二人说：“这石函深处似有冷风涌出，里面一切情况不明，大伙多留点神，可别让阴魂恶鬼拖了去。”随后就摸索着岩壁向深处走去。穿过函壁间的洞穴，地势陡然开阔，变得上凹下陷。被凿刻为内弧形的岩层间，雕有许多带状“图言”，头顶上和脚底下都有，所谓“图言”即是用连贯图形替代文字记事，使之通达幽冥，并不是给活人看的，故此不用古篆。

罗大舌头刚才没说痛快，跟在后边还想寻个借口接茬儿再说，可一看地形古怪，就把先前之事忘在了脑后：“哎...我发现楚国人很精通几何啊，这外方内圆的想搞什么名堂？”

司马灰说：“从前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石函外方内圆，可能是天在地中的意思，可天空怎么可能在大地中呢？”

胜香邻道：“载上之函大多是圆轮形状，因为天在地中。而外方内圆确属罕见，它应该暗喻着地底世界。”

司马灰稍加思索，觉得这种分析十分合理：地壳下存在着极渊那种

没有边际的空洞，如果与之相比，曾经进过“罗布泊望远镜”的考察队渺小如尘，倘若用天一样大来形容它似乎也不为过。

二学生问道：“楚幽王留下这座石函，又有什么具体意义？”

司马灰说：“此处尽是些壁刻石雕，内容无非是楚幽王想传递给鬼神的信息，不过咱连蒙带唬地也看不懂多少，不如把招子放亮点四处找找，可能另有发现。”深1无迹3

众人为了节省电池，同时点燃三支火把就舍不得再用矿灯了，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下继续往前探寻。石函的每个方向都有洞口，洞内除了雕凿壁刻，还列有数排铜人铜墓，“楚幽王的盒子”却不在其中。众人且看且走，穿过侧面的函壁，又步入枯藤树根垂布的祭坑底部，脚下有道极宽的石梁，鳞纹大如城砖，竟是转到了“载”的兽首。

那能够背负乾坤的“楚载”，形貌有些接近鼋龙巨龟，但神异色彩更重，两端有头颅，但有首无面，多臂多足，一半朝上捧着照幽巨烛，一半往下在地支撑爬行，顶部卧着两尊铜虎，口衔人臂粗细的铜环，锁着一个青铜盒子，体积能装进两个人去。

众人见果然有这个神秘的盒子，不由得心弦紧扣，当即走上前，想揭开来看个究竟。可马灰和罗大舌头刚伸出手去，胜香邻却突然拦住说：“盒子里的东西不能看，谁看了谁死。”

罗大舌头奇道：“这里面不就是有几根死人骨头吗？它就算是颗地震弹，那也不至于看一眼就整炸了。”

胜香邻举起火把照向盒子：“你们看这上面的图案……”

司马灰看此处地势虽高，但周围的枯藤间漆黑一片，恐怕会有不测发生，所以始终保持戒备，没来得及仔细端详那铜盒，此时听胜香邻一说，才立刻注目观瞧，只见盒身铜蚀斑驳，也镂铸着很多图案，他粗略一看，其中竟有厉鬼挫攫人之形，似乎谁敢窥探盒子中的事物，谁就会立刻被恶鬼带往阴间，不知是诅咒还是恫吓。

众人又发现铜盒上还铸有活剥人皮的图案，显得十分残忍诡异，都不禁暗暗皱眉。

二学生告诉众人，以前在欧洲有种非常古老的邪教仪式，就是用酷刑折磨处女，那些酷刑的残忍，远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在经历了极限恐惧与痛苦的情况下，她能看到一些唯有死人才会看到的東西，折磨到最后就是在地洞里活剥人皮，把皮剥下来之后那女子还没断气，嘴里会断断续续说出眼中所见之事，只有宗主才有资格附耳去听，他听到的内容

全都属于机密，绝不会让普通人知道，这倒与“楚幽王问鬼”的方法殊途同归。

高思扬问道：“古老的西方邪教酷刑，与楚幽王的盒子上巫术有什么关系？”

二学生猜想说：“大概都是为了接收来自……深渊的信息。”

司马灰心有所感：“人们对诞生方式一直缺乏创造力，但对死亡方式的创造力真是无穷无尽，不过咱们对楚幽王的盒子所知甚少，凡事小心为上。”说罢继续端详铜盒上其余的图案，发现其中记载的内容匪夷所思，真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2云深7无9迹

众人根据铜盒上的图案加以推测，早在还没有楚国的年代，大约是神农架木为巢之际，一伙头上戴有角冠的古人为了追赶麋鹿，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洞穴，最深处通着一处山脉，山后有个神秘的圆坛状物体，形状就像个大腹坛子，并从中发现了一具尸骸，但这尸骸全然不似人间之物，他们颇感稀奇，便将其从地底带出，可想要再次下去探寻的时候，那山脉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黑茫茫的无底深渊。传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幽王视此物为宝骸，来自阴山之下，他常命左右以巫鬼之事占问。直到楚幽王葬女引来冤魂索命，才把装有宝骸的铜盒放入地下镇住阴山。洞底有恶鬼看护，外来者胆敢开启此盒，立时便会被它们拖进深渊，打到阴山背后，万劫不得超生。

司马灰等人深觉莫名其妙，挖出宝骸的地方显然就是“天阹”，但深渊里的山脉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如果铜盒里的“宝骸”不是人类，又会是什么生物所留？阴海峪原始森林里史前生物化石很多，倘若它属于某种动物的骨骼化石，除非是极其罕见特珠，举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否则古人不可能将其如此看重，另外开启“楚幽王的铜盒”之后真会有恶鬼出现吗？众人对这些谜团无从猜测，却又仅能猜测。

铜盒上铸造的图案神乎其神，具有浓重的巫楚色彩，虚虚实实的让人难以琢磨。众人心里的疑问越多，就越急着想要知道——这具古人从地底找到的“遗骸”到底属于哪种生物，它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身份？如今到了决局之时，但对楚幽王留下的诅咒也不能视而不见，毕竟谁都没有前后眼，预测不到打开盒子之后的情形。

高思扬不以为然：“要照你们说的，这盒子附近就有鬼了，可此处静得出奇，哪有什么异常？”

胜香邻说：“铜盒上的图案是有人看到遗骸后，才会被恶鬼拖走，我感觉这地方有些邪门，凡事不可不防。”

高思扬说：“别信楚幽王那套鬼话，咱把这盒子打开看看不就全清楚了吗？”

二学生点头说：“盒子上恶鬼吃人的图案不可能是天气预报，未必真会应验，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深沉遐思，也可以说是古代人蒙昧无知的想法。”

司马灰虽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绝不等于活腻了要赶着去找死，他先观察了一下地形，看楚载兽首附近一片漆黑，距离洞底的积水有十几米高，食人飞鱼很难接近此处，周围枯藤倒垂沉寂无声，就决定让其余几人退在铜兽后面加以掩护，由他独自开启楚幽王的盒子，万一有不测发生，也不至全军覆没。

胜香邻心生不详之感，低声对司马灰说：“还是由我来打开铜盒好了，我死总好过你死。”

罗大舌头插言道：“香邻你这是什么话，这堵枪眼滚地雷的事有我罗大舌头在怎么也轮不到你啊，不过我要是万一光荣了，可不想跟宋地球一样把骨灰撒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洞里，你们尽量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埋了，可别让我做了背阴山下的孤魂野鬼，咱老家那边特别讲究这些事……”

高思扬不相信看了盒子中的遗骸就会当场死亡，又听罗大舌头啰嗦起来没完，搞得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就想直接上前撬开铜盒。

司马灰拦住众人说：“谁都别争了，咱还是按原计划行事，老子活了二十来年，签子活儿武差事没少做，汗毛也不曾短了一根，想来是八字够硬，就不信今天还能让恶鬼吃了，如有凶险凭我的手段自可脱身。”他不容分说，挥手让其余几人躲在一旁，然后将火把插在铜虎口中，摸索寻找盒身缝隙。

众人只得向后退开，看到兽首两侧的怪手托着树形巨烛，各有石梁相连，就分别用火把引燃，顿时将周围照如白昼，随即伏在铜灯旁持枪掩护。

这时司马灰已摸清了铜盒的结构，其外部氧化严重，铜性已消，凭猎刀就能撬开盒盖，他寻思：“楚幽王盒子里的遗骸来历不明，据说地脉岩层间会存在天然放射性元素，还有深渊里也许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细菌，这些东西都足以致人死命。”于是将枪支倒背在身后，摸出“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套在脸上，又戴了手套，这才用猎刀撬动铜盖。

谁知那铜盒里面又有个玉盒，上面饰有描金彩绘，但它封存了两千多年，骤然接触外部空气，还不等司马灰看清那些图案，就已倏然转为

暗淡，迅速消失在了眼前。司马灰暗中骂声作怪，又以猎刀剥去盒缝间的腊质，轻轻将玉盒揭了道窄窄的缝隙，他心弦紧扣，屏息凝神向内窥探，只见盒中果然卧着一具遗骸，可随着盒盖向上揭开，遗骸竟突然睁开了二目。

第四卷 阴峪海 第六话 遗骸

司马灰在照幽铜灯之下揭开盒子，只往里面瞧了一眼，就知道那具遗骸绝对不是人骨，看轮廓就不像，可还没等他看清楚，却见骷髅头漆黑深陷的眼窝里，突然射出两道寒光。司马灰心中一惊，赶紧把玉盒用力扣上。这铜函玉匣虽不是棺槨，但铜蚀斑驳，从来没有开启过的痕迹，盒中的遗骸至少被封存了两千年，怎么可能还有生命深无迹象？

众人此前发现的壁画中，虽描绘了楚幽王盒子中的遗骸，但春秋战国时代的绘画神异色彩浓重，很少运用写实技法，无法让人参透其中奥秘。

另外铜盒表面铸刻的图案，也记载着盒中遗骸的来历，那些早已甄灭在古老岁月中的历史，还有预言般必死的诅咒，更使遗骸的身份显得扑朔迷离。其余几人见司马灰如触蛇蝎，刚揭开盒子却又重新盖上，也不知他刚才那一瞬间看到了什么。众人皆是惴惴不安，忍不住想要上前看个究竟。

司马灰摆手示意众人不要妄动，随后附在盒身上向内倾听了一阵，也没发觉有任何声响。他虽是胆大包天，行事却不鲁莽，眼下诸事未明，岂敢掉以轻心，当即深吸了一口气，轻舒双臂再次揭开盒盖，这回有了心理准备，借着铜灯的光芒打量盒中之物，不过他眼前看得清楚，心头却似被重重迷雾遮蔽，因为楚幽王盒子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那盒中遗骸身长两米有余，形貌似人非人，四肢具备，但它既不是人骨，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有生之物，遗骸的头颅到足骨皆是黄金，内脏则是“玛瑙、琥珀、水晶”等物，骷髅的颅前有一纵目深陷，两个眼窝中放有两颗黑色玉珠，此乃煤精所化之玉，相当于古时“悬黎、璆尘”一类，被照幽铜灯映得寒光四射，而且整具遗骸都像是天然生就，看不出丝毫雕琢过的痕迹，秦汉之时的阿房宫未央宫枉称纳尽天下奇珍，恐怕也凑不出如此一具“尸骸”，旬为无价之宝。

司马灰心有所悟，大概古人从地底山脉中找到了这些黄金水晶，那时候的人们还不懂自然界有鬼斧神工之力，留传到春秋战国时代，被楚幽王视为宝骸，秘藏在宫中对其行巫问鬼，推测祸福休咎。可当时楚国衰亡在即，楚幽王以为得罪了凶神恶鬼，就想以此物镇住阴山。这足以说明阴峪海下还有着更深的洞穴，那地方就是楚人传说中锁着无数恶鬼的背阴山，这“黄金水晶遗骸”或许就是从那里带回来的，可是根据铜盒

上的记载，阴山里并没有金脉存在，那遗骸是古人发现于形如大腹坛子的“天匱”之中，“天匱”究竟为何物？它是从哪来的？深渊里的山脉又为何时隐时现？

各种疑问纷至沓来，值得庆幸的是线索还没有中断，可肚子里稍一走神，就忘了接触到“遗骸”立刻会死的谜咒，但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异常状况出现，司马灰估计那只是对付土贼的恫吓震慑而已，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一半，便将盒盖完全揭开，正要招呼罗大舌头等人过来观看，忽觉身后阴风骤起，突然有只冷冰冰的手搭在了肩头，他顿觉恶寒袭身，止不住毛发森竖、遍体颤栗。

司马灰察觉到情况不妙，似乎有个阴魂出现在了身后，心里明白只要一回头命就没了，忙把两手撑着盒壁，提气从“黄金水晶遗骸”上纵身跃过，落地就势向前翻滚，在快如电光石火的瞬息之间，已蹿到十余米开外，随即端枪来向后瞄谁，只见枪口所指处无声无息地站着个人，那人头上戴着装有矿灯的“PithHelmet”，脸上罩了副“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竟和司马灰自身的装束一模一样。

司马灰见那人就如倒影一般，从头到脚都跟自己毫无区别，那肯定不是另外的潜伏者，毕竟司马灰身上装备属于东拼西凑的“万国牌”，如果不是进入过“罗布泊望远镜”和“神农架阴峪海原始森林”，那苏联制造的“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法国人的“PithHelmet”软木盔，还有塔宁夫探险队留下的“温彻斯特1887型扛杆式连发枪”，如何得以集中使用？先后参加过这两次行动的人只有三个，那专供地下作业及夜间狩猎使用的“6V6W氙气矿灯”虽是常见，可为了防止灯头在行动中受到碰撞，己方三人的矿灯前端，事先都拿铁丝箍了，这个特征却是模仿不来的，所以即使是脸上戴着“防化呼吸器”，司马灰对于其余两人的身形特征也能一眼认出，但对面出现的人显然不是罗大舌头或胜香邻，那除了他自己还会是谁呢？

司马灰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遇到自己，除非是镜花水月之类的光学作用，但那虚影却不与实体左右相反，刚才身后那阵冰冷阴森的触感也非凭空而来，倒似三魂七魄之一被拽离了躯壳，司马灰平生屡逢奇险，自问还没遇上过这么邪的情形，不免首先想到“开打铜盒会有恶鬼出现”的诅咒。

所谓的恶鬼也就是厉鬼了，据说人死为鬼，死逢阴年阴月阴时即成厉鬼，厉鬼久炼成形，能够枉化为人。司马灰对这种说法并不深信，因为他是金点真传，那金不换秘诀是相物古术的根本，世间无物不辨，但其中有句话讲得好：“鬼神无凭，唯人是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口

铄金，曾参杀人；明贤智士、亦所疑惑。”这是指幽冥之事都属虚无，谁也无法确定是否有鬼，那些“神迹”和“鬼事”大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就此确定它没有，因为阴魂并非实体，不能以实论虚，所以很难用相物之术加以辨识。如个这情形太过诡异，司马灰不知对面那身影究竟是恶鬼所化，还是自己的魂魄已被拽离了躯壳，一时间又惊又疑，真跟掉了魂似的。

这么眨眼的工夫，两旁的“照幽铜灯”紧跟着暗了下来，对面那个脸上罩着“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的身影，就像一团烟雾溶化开来，被抻长扭曲，逐渐消失在了黑暗深处。

与此同时，其余几人都察觉到势头不对，立刻上前接应，但视线被司马灰挡住了，没看到那铜盒旁边发生的诡异现象。

司马灰实不知该如何解释，但他也明白刚才要不是自己逃得快，此刻早已横尸就地了，只觉那阵阴风所过，灯烛旋即熄灭，吹得人肌肤起栗，眼看黑暗即将吞没“楚幽王的盒子”了，他急忙摘掉防化呼吸器，正想告诉胜香邻等人迅速后撤，谁知这时高处的枯藤一阵晃动，从藤上爬下一个人来，如飞一般直扑到铜盒旁边，那人虎背狼腰，脸似苍猿，身上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腐尸气味，正是那采药的“土贼”。

原来司马灰所料不错，土贼老蛇生来异禀，又常年在密林中哨鹿采药，千年灵芝与成了形的合首鸟也不知吞过多少，还跟他那挖坟掘宝的师傅练过僵尸功，擅使龟息闭气之术，当年在林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他就是通过挺尸装死，被埋进土里之后徒手抠洞逃脱，遁入深山老林藏匿，渴饮山泉饥餐野果，好不容易等到机会潜入大神架通讯所挖掘地道，妄想找到塔宁夫探险队遗留的物资和地图，从而探寻阴峪海下的楚国古物，谁知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反被司马灰等人抢了先机，坏了他暗中筹划的大事。

老蛇自知凭借拳勇，难敌快枪，所以此前掉下山隙之后，就先找地方躲了起来，他估计过不了几天，通讯组这伙人便会活活困死在山里，而自己三五天不沾水米也不大紧，实在饿了还可以割那民兵尸体上的肉吃，耗也能把那几个人耗死了。怎知司马灰等人竟按照地图深入阴峪海地下，找到了古楚人镇鬼的祭祀坑，看这些人的动向，倒似有备而来要找什么东西。老蛇以为司马灰等人也是伙寻宝的土贼，就悄悄跟随而来，一路上衔恨已久，只是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唯恐身上气味暴露行迹，也不敢跟得太近。直到司马灰揭开了“楚幽王的盒子”，显出里面那具罕见的“黄金水晶遗骸”，老蛇躲避在树藤间看得眼内动火，又看“楚戟”下有阵阴风卷着愁云惨雾涌了上来，其中似有鬼物出没，眼瞅着那铜

盒就要没入漆黑，说不定会被阴魂恶鬼就此带走，他贪图重宝，竟舍身下来抢夺遗骸。

司马灰等人虽预计到老蛇手段诡秘，远非常人所及，在没把这土贼挫骨扬灰之前，绝不能认定他就此了帐，因此无时不在提防，但这时的注意力都被铜盒吸引，也没想到老蛇会突然出现。司马会知道这老蛇很不简单，这次进山如果没有塔宁夫探险队的地图，还不知会有多少周折险阻，对方偏赶这个时候出现在通讯所，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司马灰隐隐感觉到这一系列的事件有些蹊跷，不免想起在缅甸野人山裂谷里听到的那句至理名言：“对逻辑研究的越深，就越是应当珍惜巧合。”猎户使用的土铳虽然原始落后，杀伤力和射程都比不得“1887型霰弹枪”，但抵近射击也足以将狍子放倒，练过僵尸功的土贼终究还是血肉之躯，为什么此人被土铳击中后仍然行动如初？另外对方的意图，难道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只是在穷途末路之际，打算找件“大货”逃往境外？这个土贼身上好像也有许多秘密，他会不会与“绿色坟墓”有关？

当然这些念头都是司马灰先前所想，由于找不到什么头绪，所以没对任何人讲过，眼下对方在此时出现，他也顾不得再去思索，当即举枪射击，但老蛇身法奇快，早已蹿至铜盒旁的射击死角，伸手拽动“遗骸”，这时照幽铜灯上的灯烛又让阴风吹灭了两盏，那土贼的身影眨眼之间就被黑雾完全遮住了。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七话 狐疑

司马灰见“楚戟”下涌出的黑气确已遮住了铜盒，老蛇连同那具遗骸都被吞没，铜盒与函壁之间的巨烛熄灭了一半，他不知那阵阴风中出没的东西究竟为何物，只好招呼从后赶来的其余几人立刻退后。

高思扬看到老蛇出现，她也是报仇心切不退反进，可眼前灯烛无光漆黑一团，只听里面有人喉咙中咯咯作响，当即将“1887型杠杆式霰弹枪”抵在肩头，对准有声音传来的方向扣下了扳机，可就在枪响的同时，一阵阴风忽然卷至。高思扬身上毛骨悚然，那感觉就像有恶鬼站在对面吹出一道寒气，她发现情况不对，慌忙转身后撤，没想到“二学生”急于帮忙，从后跟得太近，两人撞在一处绊倒在地。

此时“楚戟”兽首附近越来越黑，司马灰和胜香邻已看不见同伴所在，只有罗大舌头察觉到有人在身旁摔倒，他仗着一时血涌，忙把猎熊枪往后背起，探臂膀一手揪起一个。那两人身上都有背囊和枪支，份量何等沉重，匆忙中也顾不上解掉装备。

罗大舌头发现自己那盏防爆矿灯，短路般眨了几眨就灭了，眼前黑漆漆的看不到任何光亮。罗大舌头心说：“要遭！”凭他在缅甸丛林翻山越岭的本事，只须向前一纵就能脱身，可生死关头的一瞬间，脑海里浮现出惨死在野人山和罗布泊荒漠里那些同伴的面孔，不想扔下另外两人独自逃生，当即浑身筋突。使出蛮牛般的力气，虎吼声中晃动双膀，分别将那两人向前掷出，随后撒开两条腿也想往外逃跑，忽觉背上有股恶寒袭来，惊得罗大舌头真魂冒出，下意识地转头去看身后情形，可后面却黑茫茫的什么也没有……

这时司马灰发现有同伴掉队，正设法救应，却见高思扬和“二学生”两个人从半空中落到了跟前，膝盖和手肘都擦破了，摔得着实不轻。

司马灰听到声音，知道是罗大舌头还没脱身，楚戟兽首的石梁已有大半陷入黑暗，他心急如焚，立刻就要过去寻找罗大舌头，谁知身前突然蹿出一人，竟是那拖着遗骸的老蛇。司马灰分明见到老蛇处在罗大舌头身后，怎么这土贼先从一片漆黑的铜盒旁逃了出来，却没被阴魂恶鬼拖去，他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

双方均是一怔，几乎是同时意识到猝然间狭路相逢，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绝不容手下留情，因此分外眼红。司马灰想以“1887型杠杆式霰弹枪”迎头射击，怎知他身手虽快，对方动得更快，忽觉右臂一阵酸麻，顿时疼彻心肺，手腕上的“寸关尺脉门”已被那土贼扣住。

老蛇身上怪力无穷，大神农架山区猎户，自古以来多习拳勇，他更是擅长模仿虎、蛇、熊、猿、鸟等野兽扑击的“五禽操”，能够徒手格毙虎豹，此刻一手捏住对方脉门，另一只手却舍不得放下那具遗骸，只想再加些力气捏碎了司马灰的腕骨，然后拽倒在地一脚踹碎胸腔。

司马灰却是身经百战临危不乱，发觉自己脉门被死死扣住，便顺势翻身卸力，同时反托对方手肘，脚下进步连环腿向前踢出。老蛇没料到司马灰应变如此迅捷，心窝子接连被踢中两脚，被迫撒手后撤。司马灰则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除了手腕子，两脚趾骨也都差点断了，这才知道那土贼身上内着皮甲，还挂有护心铜镜，不知是从哪个坟包子里抠出来的古董，难怪被土铳打中后浑然无事。

二人都没能将对方置于死地，不过司马灰骨头都快被老蛇捏断了，显然是落了下风，但至此也终于确认那土贼练过僵尸功，此人虽有龟息蛇眠之法，终究还是血肉之躯。可如果接近楚幽王盒子里的遗骸，就会引来阴魂索命，这土贼为什么会平安无事，此前险些将自己魂魄揪走的东西是什么？

从司马灰揭开铜盒，看到里面那具神秘的遗骸，再到发觉背后有鬼，急忙逃离铜盒，又有阴风吹灭照幽巨烛，铜盒旁显出妖异，直至遭遇老蛇，互以性命相搏，这些变故都是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过程十分短暂，他根本没有时间多想，眼看与这土贼拉开了距离，枪支还在自己手中，就打算先将此人毙在枪下，解决掉心腹大患，可右臂腕骨疼痛欲裂，半分力气也使不出来，竟无法抠动扳机。

老蛇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也难免有几分忌惮，当即夹起铜盒中的“遗骸”，退到石梁边缘返身攀壁而下，迂回逃进了楚载上的洞穴。

司马灰看着对方从眼皮子底下逃掉，却也无可奈何，他一瞥眼看见其余三人正合力拖动绳索，拖死狗似的将罗大舌头拽了回来。看情形应该是罗大舌头遇险时甩出了挂在身边的壁虎钩子，胜香邻等人忙于接应，也没顾得上拦截老蛇。司马灰当即上前协助，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罗大舌头拽到身边，却见其脸色刷白，双目紧闭身体僵硬，从头到脚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这时候照幽上的最后两盏铜灯，也即将被阴风吹灭，四下里都黑得跟抹了锅底灰一般。众人惊惧莫名，只好抬起了罗大舌头，退进了函壁间的洞穴，随即推倒石俑挡住了洞口，但楚载上的洞穴通往各个方向。堵住一个洞口根本没什么意义，如果真有阴魂从后跟来，即便石壁坚厚，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可事到如今，唯有尽己所能听天由命罢了。

众人看罗大舌头始终没有动静，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一摸他心窝子冰冷，气息已绝，原来早就死去多时了，现在只剩下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谁都没想到死亡来得这么突然，不禁怔在当场默然无声，气氛异常沉寂，也许你越是清楚死亡的可怕，你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

不过司马灰却有種很怪的感觉，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他觉得眼前这具尸体根本就不是“罗大舌头”，或者说这并不是一具死尸，而是打开楚幽王铜盒后才出现的某种东西。

司马灰耳听四周寂然无声，就把自己揭开铜盒后出现的种种情形，都跟其余三人说了一遍：先是猛然察觉到有一只手搭在了背后，随即越过楚幽王的铜盒迅速逃离，回身看时，只觉阴风飒然，当中裹着一道黑气，两旁的灯烛火瞬间变暗熄灭，他同时发现铜盒后影影绰绰有个人，对方脸上戴着“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所以不知道长得是什么样子，不过看身形与装备，都跟他自己完全一样。司马灰相信“一个人绝不可能在真实中遇到另一个自己”，但这种诡异的现象确实发生了，因此面前这具尸体未必就是真正的罗大舌头。

高思扬和二学生均是摇头不信，劝司马灰接受事实，人死如灯灭，胡思乱想也于事无补。

胜香邻听司马灰描述了先前所遇，认为铜盒旁出现的人影并非实体，而是某种残像，就像雾一样，所以它才会迅速消失，若不是司马灰逃得快，如今也得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这道理司马灰何尝不懂，只是心里还抱有万分之一的侥幸，他想起“宋地球、玉飞燕、阿脆、穆营长、通讯班长刘江河、Kanaweik”等人，都是在探寻“绿色坟墓”之谜的过程中逐个死亡，凡是与这些秘密扯上关系的人，似乎全都受到了命运的诅咒，谁先死谁后死只是迟早而已，而死亡又是不能预测的，众人既然没有选择逃避命运，就对死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罗大舌头仍是死得过于突然，身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临死的一瞬间究竟遇到了什么？想到这些，往昔的时光全都浮现在眼前，心中暗道：“罗大舌头，没想到那么多次枪林弹雨天塌地陷的劫数你都躲过来了，结果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神农架，招呼也不同老子打一个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未免太没义气，你如英灵不泯，就先到九泉之下等着，我过几天也就来了……”

这时深处的铜兽附近突然发出一阵轻响，司马灰闻到一股福尔马林溶液遮掩腐尸的气味，知道是先前逃进函洞的“老蛇”未曾远遁，忙把矿灯照过去，果然看见此人抱着“遗骸”缓步逼近，离着十步开外便停住不动，躲在铜兽身后，只露出布满血丝的双眼凝视着众人。

老蛇见状“嘿”了一声，用嘶哑的嗓音问道：“不知打头的这位……怎么称呼？”他认定司马灰等人跟自己一样都是进山掘宝的土贼，按道上的规矩，即便是土贼，也不能问另一个土贼尊姓大名，一问对方就该起疑心了：“你要拿我怎么着？”所以得问怎么称呼，一般报个字号就算通了姓名。

司马灰心中满是杀机，虽对此人的来历疑惑很多，现在却没心思多问，所以并未回应。

老蛇又说：“你们可别逼人太甚，起初要不是那民兵伢子先开枪打我，我也不会下手弄死他，我如今末路穷途，就是想出来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骗我来找这具遗骸？”

司马灰等人闻言都感到脑袋有些大了，实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对方不就是妄图从阴峪海下掘件大货，从而潜逃境外吗？虽然也曾隐隐感到有些蹊跷，因为老蛇在通讯所挖掘地洞的时间很是古怪，巧合得让人感到不安，“塔宁夫探险队”遇害至今已埋骨深山数十年之久，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要赶在这几天下手？结果不但没有成功，探险队留下的地图和武器反倒成全了司马灰这伙人。司马灰虽然看不透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可事先也绝对没有让老蛇到这祭祀洞里寻找“遗骸”，他以前甚至不知道阴峪海下还有个“楚幽王的盒子”，不过那土贼更不可能凭空冒出这么句话，此言看似波澜不惊，可仔细往深处想想，就能感受到其中包含着一个不可破解的巨大悬疑。

第四卷 阴峪海 第八话 暗号

如果事情有可能变得更糟，那就一定会变得更糟，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发生而已——司马灰对这冷酷的“摩非定律”感到十分怵头，担心不详的预感会变成现实，可整个事件云山雾罩，一时半会儿他也想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怕些什么。

高思扬低声对司马灰说：“别上当，这土贼一定是在拖延时间，怎么可能是你让他到阴峪海下来找我遗骸？”

司马灰对高思扬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沉住气先别声张，且听老蛇接下来是怎么说的，毕竟事关重大，不论对方的所言是虚是实，都得听到底了。

“老蛇”耳音敏锐，能够闻风辨形，他听到高思扬的话，也明白众人不作回应的用意，便道出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老蛇本家姓余，山民讹传为蛇，大山里的猎户有姓无名，又因爹娘早亡，因此从来没个大号，后来跟个采药的师傅哨鹿采药，也常做些损阴德的勾当，师傅习惯将他呼为“蛇山子”。在师傅快咽气的时候，老蛇终于知道师傅早年间加入过地下组织，还接受过密电训练，是个潜伏在神农架山区的特务，这个组织很早就有了，首脑被称为“绿色坟墓”。

老蛇的师傅临终前，除了说出“塔宁夫探险队”的情况，还告诉他另外一件大事，组织要寻找进入地心深渊的通道，至于原因只有首脑才清楚，可这条通道究竟在哪，却始终没人知道，甚至没个具体目标，对地底的探测又谈何容易，所以除了该组织独立的探索行动，凡是得知有可能存在深入地底洞穴的区域，附近必定有“绿色坟墓”的成员暗中监视，大神农架阴峪海原始森林下的洞窟即是其中之一，传说楚幽王曾在此埋宝镇鬼，最深处有阴山地脉，也不知是真是假，当年有支装备精良的塔宁夫探险队，意图进山寻找那些失落的秘宝，结果被老蛇的师傅混进队伍冒充向导，全给害死在了神农顶，但这件事并未引起首脑的重视，因为已知的最深洞窟是在罗布泊荒漠。

师傅交待给老蛇密电本，嘱咐他顶替自己继续等候命令，说到这一口气转不过来，就此呜呼哀哉，魂归那世去了。

老蛇这才知道师傅以前传授给自己的暗语代号，还有密电联络方法，都是为了用于跟境外的地下组织通讯，但他心里很是不以为然，也

想不明白师傅何以对首脑如此死心塌地的效忠，要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如今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就算还有几个没被揪出来逮捕的特务，又能成得了多大气候？如今那地下组织是否还存在都不好说了，师傅你大概让鬼迷了心窍，一辈子窝在深山老林里，从没见过你受用过什么，想那光阴瞬息，岁月如流，师傅你这是何苦来着？

老蛇暗中思量：“如今世道变了，再也不会以前那般无法无天的年月了，山外的肃反镇反运动一次接着一次，我师徒二人没少做过谋财害命、挖坟掘宝的事情，何况师傅又是地下组织的特务，随便哪一件被人知道了捅出去，都免不了得吃颗枪子，还是夹起了尾巴做人妙。”于是就到林场子里找了个活干，有时候仍去山里猎鹿采药，直到遇上毒菌毁了容貌，自己剥了自己的脸皮，走到哪都被人视为怪物，他心胸狭窄，听到谁议论自己就想设法坏掉对方性命，然后毁尸灭迹，山里失踪的人越来越多，难免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他知道自己这事遮不住，早早晚晚得被人揪出来处以极刑，绝望之余就打算试试师傅死前留下的联络暗号，如果找机会潜逃出去，或许还能得到组织接应。

老蛇计较已定，却始终没有得到组织的任何回应，他还以为这个地下组织早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谁知收听敌台的时候又被人撞见，引起了林场子里的怀疑，走投无路只好挺尸装死，以此打消了地方上对他的怀疑，摆脱监视后像野人一般躲在山里，从此再也不敢露面，可他仍不死心，不时潜入了望塔通讯所，使用里面的短波电台发报，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直到1974年秋季，终于收到了来自首脑的直接指令——找到“塔宁夫探险队”留下的地图。

通讯组的两名成员也就罢了，司马灰同胜香邻却听得面面相觑，均是做声不得，看来此事果然与“绿色坟墓”有关，这土贼所言涉及到许多隐秘细节，不可能是凭空捏造，但如果这些话属实，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按“老蛇”所说的时间推算，司马灰是从夏季“浮屠”风团入侵缅甸之时，加入探险队到野人山裂谷搜寻蚊式特种运输机，然后越境回国被关押在砖瓦场，再跟宋地球深入距离地表万米的极渊沙海，如今又到神农架原始森林，这时候已经是深秋了，而老蛇显然是在考古队的幸存者逃离“罗布泊望远镜”之后，才知道进入地底深渊的通道就在大神农架阴峪海之下，难道“绿色坟墓”根本没有在缅甸黄金蜘蛛城里接收到幽灵电波？那会是谁泄露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

司马灰等人是在极渊尽头找到了破解夏朝龙印的笔记，这才得以知晓禹王鼎山海图上的秘密，推测阴峪海下存在一个被称为“天阹”的物

体，即是通往地心深渊的大门，其余的一切仍然是谜，可从“罗布泊望远镜”里活着走出来的只有三个人而已。司马灰寻思：“在进入神农架之前，除了提供经费的刘坏水多少了解一些，再没有第五个人知道详情，倘若是刘坏水通敌，自己这伙人早在火车上就没命了，所以这种可能性应该被排除掉。

以我相物阅人之能，虽不敢说到了‘瓦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里别鱼龙’的地步，但身边的人若有异常，我也绝不可能毫无察觉。那土贼又为何说是我让他来寻找遗骸，我自己做过什么，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在揭开楚幽王的铜盒之前，我就连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都不确定……”

自从司马灰第一次遇到“绿色坟墓”以来，经历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变故，感觉自己身边的谜团越来越多，就像被浓雾遮住了视线，看不到一丝光明，此刻他一面听着老蛇继续往下述说，脑子里一面飞速旋转，分辨着隐匿在这些事件之后的模糊线索。

老蛇说他接到了首脑的指令，以为只要听命行事，就会有潜逃出境的机会，于是到林场里偷着放了把火，吸引了民兵的注意力，使整个山区为之一空，随即摸入了望塔通讯所弄死了护林员，寻着方位从地窖里往深处挖掘，没想到这时候司马灰等人突然出现。当时老蛇认为这伙人的身份，应该是前来修复无线电联络的通讯小组，眼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要被发现了，只好设法阻挠，又被通讯组抢先找到了“塔宁夫探险队”遇难的地点。

最开始的时候，老蛇还有些做贼心虚，通讯组来的人有五六个之多，他能看出其中至少有两人身手了得，若非出其不意，想同时弄死这几个人可不容易，因此没有冒然动手，结果是一步不着，步步不着，不仅失去了先机，还眼睁睁看着地图枪支落于人手。更没想到通讯组拿了地图，就直接前往阴峪海下的洞穴，他至此恍然醒悟，原来这伙人也是土贼，这可真是贼吃贼——越吃越肥了，只得凭着在深山里哨鹿采药的丰富经验，在后面一路跟踪而来。

老蛇毕竟是有眼的土贼，看到楚幽王的铜盒里，竟装着一具来历神秘莫测的遗骸，此物宝气蚀天，举世罕见，心中立时生出一股子贪婪的念头，再也按捺不住，这时突然卷起一阵阴风，有道黑气从洞底涌出，铜盒附近的灯烛顷刻熄灭，司马灰不得不匆匆退开。老蛇见时机到来，当即上前抢夺遗骸，不过他也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正从身后逼近，挖坟掘宝的土贼从来不信鬼神，但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前所未有的，一片漆黑中似乎有无数只大手将他抓住，老蛇虽是杀人如麻心狠手辣，至此也不由得心里发慌，寻思好死不如赖活着，总不能为了这具“遗骸”把命搭

上，他仗着擅长闭气行尸之法，当即就想纵身逃脱，这时却听身前有个人低声说话，内容十分简短，是让老蛇将“遗骸”带到函洞里去，并且说出了一个“暗号”。

当年老蛇从他那个死掉的土贼师父口中，得到过密电本和联络暗号，“绿色坟墓”控制下的组织结构像是一把雨伞，每人各有一个房间编号，暗号虽然极为简单，但内容只有首脑和该成员自己清楚，完全使用单线联络，由首脑直接下达指令，成员与成员之间无法相互接触，此时说出暗号的人除了“首脑”还能有谁？老蛇万没想到首脑就在附近，他不敢违拗，急忙拽上“遗骸”跟着那人向前逃窜，结果迎头撞到了司马灰的枪口上，见对方想要举枪射杀自己，不免愤恨交加杀心陡起。

司马灰越听越奇，后面的事他就清楚了，双方都未能将对方置于死地，最后又在函洞中相遇，但对这土贼说出暗号的人是谁？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九话 箱中女仙

按照老蛇口中的说法，先前的情形是照幽灯烛飘忽欲灭，洞底有阵阴风裹着一道黑气涌出，铜盒周围转瞬间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函洞前的灯烛却仍然亮着，老蛇在黑暗中遇到了一个说出“暗号”的人，只得舍命抢出“遗骸”，可从一团漆黑的地方逃到光亮处，当时距离他最近的人就是司马灰，此外绝不会有其余的人存在。老蛇以为自己一直被组织利用，然后又要被除掉灭口，不禁恼羞成怒，但他察觉打开楚幽王的铜盒之后，一定出现了什么要命的东西，当即忍了口气，先行逃到函洞里避祸。他说到此处，便沉默不语，只伏在兽俑后边紧紧盯着司马灰，似乎是在等待回应，漆黑的楚载洞室内顿时陷入了寂静。

司马灰寻思前后经过，如果老蛇所言不假，在铜盒附近发出暗号的人应该是“绿色坟墓”，因为这种诡异的情形他在黄金蜘蛛城也遇到过，只是没想到由缅甸丛林到神农架洞穴，竟从未摆脱掉这个“幽灵”。不过楚幽王铜盒里的遗骸，其实就是一些地脉深处蕴藏的黄金水晶，“绿色坟墓”为什么会指引土贼把遗骸带到这里？铜盒上的诅咒表明凡是窥探遗骸之人都会立刻死亡，揭开铜盒后也的确像有阴魂出现，罗大舌头就因此猝然而死，可为什么函洞里静得出奇，莫非这楚载真能镇鬼？

自从在打开铜盒之后，各种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出现，司马灰找不到任何头绪，恰似置身于重重迷雾之中，眼下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大致方向没错，古人从地底发掘出遗骸的神秘物体，必然是接触谜底的大门，如今只有设法夺回遗骸，再从楚载函洞中脱身，继而寻找进入阴山地脉的途径，但前提是先解决掉这个犹如行尸的土贼。司马灰心知此人手段高强，此时大敌当前，他不敢稍有放松，也盯住了对方的身形目不稍瞬。

二学生看出局势将变，唯恐众人在黑暗中行动不便，急忙点了根火把，将洞室内的铜灯引燃。

老蛇虽然身怀异术，却毕竟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深山老林的采药人，眼光见识甚为短浅，认定发出暗号之人就是司马灰，又见对方始终一声不响，更以为是默认了，不免恨得咬牙切齿，他心知此番插翅难逃，可就算所有人都得困死在地下，也得亲手掐死这几个才闭得上眼，于是暗运气息，只听他“头颈、胸腰、肩臂、肘弯、腿膝、足踝”间，发出“劈劈啪啪”的轻微响声，自上到下行遍了全身。

司马灰知道一场殊死搏斗迫在眉睫，此前见识过这土贼的身手，此

人精壮彪悍，行动之际舒展如猿、矫捷如鹰，如果无法用枪支将其迅速射杀，否则很难避免己方伤亡。众人皆是全身紧绷，同时退后几步，背倚函壁作为依托。

司马灰退到函洞边缘，正自持枪待敌，忽觉脖子汗毛发乍，身后一阵阴寒透入骨缝，他心知有变，快速转头察看，矿灯光束照到漆黑的函洞里，就见洞中有个头戴“PithHelmet”的人，这时对方也再抬头向他看来，两人脸对着脸距离不到数米。司马灰恍恍惚惚看到了那人的脸孔，心中猛地一颤：“这个人……是我？”

函洞里面一片漆黑，司马灰虽以矿灯照明，视线也仍是非常模糊，他与那人之间又隔着几尊横倒挡路的兽俑，所以完全看不清对方面目，只能分辨出对方头上戴有“PithHelmet”。

这种法国人的软木猎鹿盔，形状非常特殊，除了罗布泊考古队的三个幸存者之外，整个山区不太可能再有第四个人佩戴了，那出现在函洞中的人又会是谁？司马灰想起在铜盒旁灵魂出窍般的经历，兀自心有余悸，他记得曾听宋地球讲过一件事，西人弗洛伊德者，以精神分析著称于世，据其所言，所谓精神一词特指“感觉、知觉和意识”，而人之精神中除“自我”之外，潜意识中尚有“本我”及“超我”存在。

司马灰当时只不过随便听了这么一耳朵，至今未解其意，以为这跟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人有三魂七魄之说相似，有道是“魂魄聚而为精神”，一旦精散神离即成“超我”，也就是在特定状态下会出现另一个自己。或许是“打开铜盒之后有一部分魂魄离开了躯壳，逐渐变成了实体？”又或许函洞里的人……是横尸就地的罗大舌头？再不然便是精怪托化人形？可不管发生的是哪种情况，都足以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司马灰知道世事变怪无常，没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之前，一切皆是无根无凭的揣测，心说老子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当即壮着胆子用手转动矿灯，将光圈聚拢照向对面，但照明距离在二十米左右的光束，照进函洞里就像被一道黑气挡住，眼前再也看不到什么了。可是司马灰能感觉到其中有些东西在动，却受到函壁阻挡难以进入。

老蛇看到司马灰转头望向函洞，注意力有所分散，便想从兽俑后跃起身形直扑过来，奈何函戟中陈列着几具照幽铜灯，“二学生”手持火把逐个点燃了石室中的巨烛，照得附近通明如昼，他一旦暴露出来就会变成活靶子，处在“1887型杠杆式霰弹枪”射程内，空有满身本事也施展不得，不禁恨得牙根发痒，窥着“二学生”正探身引燃灯烛，便暗中摸到一截断落的铜戈，对准“二学生”猛然掷出。

司马灰耳听身后有“呜呜”破空之声，立即回过头来察看，胜香邻和高思扬虽然一直盯着老蛇，却也没想到这土贼突然发难，惊呼之声未及出口，铜戈就已飞到了“二学生”身前。

“二学生”吓得面无人色，两腿一软瘫在了地上，那半截铜戈擦着他的肩膀撞到了墙上，连衣服带皮肉撕开了一条口子，要不是老蛇不敢从兽俑后显露身形，铜戈早就当场将“二学生”贯胸洞穿了。青铜戈头势大力沉，重重撞在岩壁上，直撞得碎石飞溅，那刻有浮雕的古砖崩落了几块，碎石连同戈头纷纷掉落在地。司马灰和另外两人离得虽远，脸上也都被碎石溅到，感觉隐隐生疼，想不到这土贼竟有如此臂力，也不免为之骇异。

司马灰担心对方故技重施，挥手让胜香邻等人先躲到照幽铜灯底部，刚伏下就瞥见壁上石砖崩落处古彩斑斓，原来雕刻图案的砖墙下，还隐有一层壁画，描绘着揭开楚幽王铜盒后将会发生的怪事。

古楚人喜好行巫问鬼，勾勒描绘在帛衣棺槨的画卷极尽诡谲莫测之能，楚辞中有名篇“天问”，即是屈原目睹过楚国辉煌绮丽的壁画后对壁问天，他提出的种种疑问“包含天地万象之理，暗合神奇鬼怪之说”，素有“千古万古至奇”之称，由此可以想象楚人壁画的神异之处。而这函壁砖石后显露出来的彩绘，是龟龙之兽为载，那具“遗骸”就放于它背负的洞穴内部，外围则有许多形态飘渺的女子，不知道是人是鬼，可能更近乎敦煌壁画中“飞天”一类的女仙，她们寄身于形状奇特的箱体之内，出没在雾中半隐半现，充满了诡秘古怪的妖邪气息。

司马灰和胜香邻对望一眼，两人均感到那函室内层的壁画内容很是神秘，可能与“遗骸、楚载、阴山”等诸多悬疑有关，但绝大部分壁画被刻有浮雕的砖石封住，能看到的仅是一小部分，那壁画中描绘的事件年代古老，叙述又极为离奇，一时间根本看不明白。

司马灰也清楚附近还有强敌窥伺，顾不得再往壁画上多看一眼，同其余几人打个手势，端着枪支绕过“照幽铜灯”，缓缓向老蛇藏身之处围拢。“二学生”从罗大舌头的尸身上摘下双管猎熊枪，猫腰跟在司马灰身后，准备同老蛇拼个你死我活。此人虽然手段了得，却毕竟只是深山里采药的猎户，仅具匹夫之勇，对付凶禽猛兽尚可，而司马灰等人都有枪支，只要稳住阵脚，采取分进合击的正确战术，也尽可以在狭窄的洞室内将这土贼置于死地。

老蛇眼见无隙可乘，看来想拽上一两个垫背的也难办到，心下愈发焦躁，寻思与其让这伙人弄死，或是被拿住了受辱，倒不如舍命钻出洞去，横竖不过一死，就将“遗骸”抱在身前，一步步挪向洞口。

司马灰明白这“遗骸”极其重要，说不定能将阴峪海下出现众多谜团连接成线，因此投鼠忌器，只好尽量与那土贼周旋，开枪射击时不得不避开“遗骸”，枪弹打到墙壁上，不断有砖石塌落在地上，暴露出了更多的巫楚壁画。

老蛇迂回退至他先前爬进的函洞旁边，寻思虽然不能直接弄死这伙人，可能把“遗骸”里的秘密永远埋没，心底也不免有几分报复的快意，但他忽然发觉后边似乎有人，回头看过去顿时吃了一惊，只见那已经死掉的罗大舌头黑着个脸，像尊铁塔般地站在自己身后。老蛇早些年做过挖坟掘宝的土贼，骤然见了这等情形，不由得一阵颤栗，低声叫道：“尸起？”罗大舌头却一语不发，手中猎刀迅雷闪电般迎头劈下。老蛇猝不及防，竟被一刀剁翻，伤口连头带肩，脸颊上的猿皮都被削掉了一片，他哪里还敢停留，放手抛下“遗骸”，就地翻身滚开，头也不回地钻进洞中，眨眼间没了踪影。

那土贼被吓得不轻，司马灰等人的惊骇之情更是难以言说，都愣在原地望着罗大舌头连同他身后的壁画，感觉自身陷入了一个逃不脱的生死轮回，更面对着一个永远猜不透的恐怖怪圈。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一话 怪圈

众人之前看到罗大舌头横尸在地，皆是又惊又悲，但当时变故迭出，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只得各自克制情绪对付“老蛇”，没想到罗大舌头此刻忽然起身，看举止气息都与生人无异，难道天底下真有死后还魂之事？

司马灰上前打量着罗大舌头问道：“你刚才分明撂屁了，现在怎又野鸡乍尸？”

罗大舌头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住了，足足过了半分钟才回过神来，接连呕出几口黑水，脸色难看得吓人。他只记得出手救人之后，自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挣脱不开，惊慌之余忙把壁虎钩子抛出，等再明白过来就看到老蛇从旁逃过，于是抽出猎刀砍去，而这之间的事情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司马灰暗觉此事有异，自从打开“楚幽王的盒子”之后，蓦然刮起一阵阴风，矿灯和铜烛之类的光源触到它就立刻熄灭，阴峪海下接连出现了许多怪事，在没有彻底搞清真相之前，这些事情全都无法解释，但不管罗大舌头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总好过是冷冰冰的一具死尸。

胜香邻和高思扬也觉得只要人还活着就是万幸，毕竟有呼吸又有心跳，应该不是死人挺尸。

“二学生”却疑虑重重，那罗大舌头心跳呼吸没了好久，怎么可能又活转过来？常言道“山高入踪少，洞深鬼怪多”，在这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深山洞穴里，谁能够证明眼前这个“罗大舌头”还和以前一样？但凡具备一点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云深2无迹

而罗大舌头看见“二学生”端着自己那条加拿大8号猎熊枪，不免心头有气，问道：“你小子俩眼加起来少说一千八百多度，使得了真家伙吗？”

“二学生”吱唔道：“这枪……沉倒是蛮沉的，我还处于适应阶段……”

罗大舌头伸手夺过猎熊枪，瞪目道：“我看你他娘的是处于欠揍阶段！”

“二学生”不敢再同罗大舌头多说了，避在旁边请高思扬处置肩伤，心里仍是恐惧莫名。

司马灰盯着罗大舌头看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反常之处，就告诉二学生道：“只要生人形影俱存，绝不会是阴魂所化，我的兄弟我最清楚，你们不必疑心。”马灰见洞外部都被黑雾覆盖，也不知刚逃出去的土贼下落如何，锦盒里的“遗骸”则横倒在地，他又看胜香邻正用矿灯观察岩洞内的壁画，就问有没有什么发现？

胜香邻摇了摇头，暴露出来的巫楚壁画，主体记载了楚幽王镇鬼之事，壁画中似乎还描绘着许多怪异的圆圈，大部分依然遮掩在砖墙内部，仅凭能够看到的部分，还无法理解这些神秘离奇的信息。

司马灰闻言便用枪托推落砖石，那外层墙体甚薄，只是嵌在壁上，开裂后受到外力就纷纷崩坏，随着显露出的壁画越来越多，所呈现出的景象也越来越是惊人。可马灰虽知楚幽王壁画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秘密，却根本者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又问胜香邻：“这壁画里有没有记载死而复生之事？”

胜香邻眉头深锁，低声说：“好像没有，但我知道你在铜盒旁究竟看到什么了……”

司马灰想到此事就感到脊背发冷：“那个戴着鲨鱼鳃防化面罩的人？他是谁？”

这时胜香邻将视线从壁画上移开，转过来望向司马灰道：“我想它是个幽灵，而这个幽灵其实……就是你自己。”

司马灰被胜香邻这么一说，不免觉得有些发懵：“那阵阴风迷雾中出现的是个幽灵？我现在还活着，当时怎么会看到自己的亡魂？莫非真是我死后对土贼说出了暗号？这怎么可能呢？”

胜香邻说“绿色坟墓”的事我没法解释，但根据壁画上描绘的事件，我相信你确实遇到了你自己的“幽灵”。

其余三人在旁听了都颇感震惊，罗大舌头愕然道：“原来已经死了的人是司马灰！”

司马灰奇道：“老子什么时候死过？这么紧要的事我自己怎么不记得了？”

高思扬对胜香邻说：“考古队里也就是你头脑清醒，为什么也会相信鬼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巫楚壁画虽然扑朔迷离，常把一些自然现象超自然化，涉及到许多不可理解的古怪传说，但胜香邻到大神农架山区以来，与这些谜团接触得多了，也渐渐摸索到了其中的规律，她发现岩洞里暗藏的壁画，确实

记述了很多诡异的事件。加之胜香邻的专业是勘探测绘，又懂些山径水法和历史典故，所以能领悟到楚幽王壁画里的一些神秘内容，当即将矿灯照在壁上，向司马灰等人说出自己的推测。

这神兽楚戟中的壁画，是两千年前的楚幽王命人描绘在此，它以时间为径、事件作纬，如同史诗长卷般壮阔瑰丽：每个场景底部、都有站在巨鲸上的裸身力士擎托，长蛇、大龟、翼鸟，以及各种怪物分布周围。由遂古之初为始，支撑在天地间的八根柱子有两根倒塌，水汽与大气共存一体，到处浓云密布，迷迷蒙蒙的没有明暗之分，后来出现雷电狂风，暴雨浊流，大雨下了很久，水越聚越多，汇入千川万壑，形成了原始的海洋。那时的神农架是片浩洋不息的大海，水下则有雄

伟的高山，深邃的海沟与峡谷，辽阔的海底平原和一些孤立的洋底火山，直到地门大开吞尽了海水，山脉得以隆起，成为了如今群峰逶迤的神农架。

沧海桑田轮换之际，有一座岛屿陷在地裂之间，这岛上的史前植物群落还保存着原貌，后有一些头饰怪角身躯长大的古人，于山中架木为巢，追逐鸟兽，这些人可能就是上古神农氏了。由于地底古岛中多有奇木异兽，人踪也就逐步跟随到此，并发现岛上的洞窟通往更深处，其下有大壑，实为无底之谷。

壑中有山阙如门，即是所谓的“阴山”，它时有时无，鬼怪出没其间，四周尽是漆黑幽暗不可抵达的去处，古人在一个地方找到了“遗骸”，这壁画里描绘的“遗骸”，其实就是一些地脉最深处的矿物，虽然像是人形骷髅，但实际上只是形状轮廓相似的黄金水晶，传至春秋战国时期。

传说中发现“遗骸”的地点十分奇特，按照壁画上描绘，那是许多奇形怪状的圆盘形物体，形状并不十分规则，大小也不相等，其上纹路斑斓，除了铸刻在禹王鼎上的山海图之外，各类的古代文献和地理典籍中对此也毫无记载，显得很神秘，而岩洞内的巫楚壁画同样是循环成圆，仿佛是个预示着生死轮回无始无终的怪圈。

胜香邻推测壁画的循环布局，默示着楚人的生死观，另外壁画中还提及祭鬼之事古以有之，因为古时候普遍认为：“有生之气，有形之状，造化之始终，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死。”人死之后为鬼，只有多加祭祀，王者才能变龙升天，不至坠入虚无，“遗骸”正是一件最为重要的祭器，这些情况同考古队掌握的线索基本吻合。

楚幽王丧女后以无数百姓殉葬，每夜噩梦缠身难以成眠，担心会有

阴魂从地底逃脱，就想以大批活人祭把，可巫者占之不吉。于是置重器镇鬼，将洞内岩石凿为楚戟巨兽，填塞了通向阴山的洞口，再占，又不吉。楚幽王疑心这具“遗骸”来自深渊，并非人间之物，也许是留在世上受鬼种所忌，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便想将它抛下阴山。

据说楚有神龟，活了三千年仍不免一死，可见这世间有生有形之物，到头来总要有个限数，楚幽王同样生而为人，这次还没来得及再让巫者占问吉凶，他便厥身殒毙，乘龙而去了。

胜香邻说洞口附近的壁画，是楚幽王未能进行的祭鬼过程，一旦揭开铜盒玉匣，使“遗骸”暴露在外，洞窟里便会阴风四起，涌出愁云惨雾，这时唯有石函内部可以容人躲藏。记载楚幽王乘龙升天之后那幅壁画里所绘的情形，便是由数十名头戴面具的巫者，把“遗骸”摆在洞中一个特定的位置，楚戟便会将之带到地底。壁画中那些通天神巫分置几处，除了在洞里守护着遗骸的几个人，还有几名巫者站在石函外，一个个都显得惊慌失措，不论其形态如何，雾中都会有会有个身影与之重叠，还有不少人横尸就地。这壁画似乎是指在将“遗骸”运往阴山的途中，如果有人妄图违背王命逃跑，就会被惨遭横死。而那阴风鬼雾深处，还有许多妖异飘忽身体细长的女仙围绕着楚戟巨兽，唯独此处最难解释。

司马灰听胜香邻分析得倒是十分合理，壁画中这些佩戴鬼神面具的楚国巫者，大都死在了附近，尸骨早已成了灰土，“遗骸”则装在铜盒玉匣里两千多年未动，显然是楚幽王死后，巫者们没有遵照王命行事，奈何阴峪海下的洞窟已被填埋，另一条穿过古岛通往山腹的秘径只有楚幽王才知道，因此无路可逃，但这些巫者宁肯死在原地，也不敢带着“遗骸”去寻找阴山地脉。不过根据这壁画所绘——“任何进到雾中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亡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真能预先看到了自己死后的情形？为什么直到打开铜盒之后才会有雾出现？这是否与“遗骸”有关？罗大舌头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是谁对“老蛇”发出的指令？

众人都想尽快解开这些疑问，可胜香邻在壁画中找到的线索也不多，她现在只能告诉司马灰：“雾里出现的東西，并不是你死后的亡魂，用幽灵形容才比较恰当，或者说那是一个‘灵体’。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二话 携灵

“二学生”家里头还有个姐姐，在文革期间负责看管校舍，常从被封的图书馆里给他带些书来读，看完了再悄悄还回去。当初“二学生”要来大神农架林场，其姐到火车站送行说：“某某家的孩子去北大荒，他爹妈又是给买手表，又是到百货大楼添置御寒的衣物，姐没本事，什么也给不了你，知道你爱看书，今后只能常给你寄书。”所以“二学生”这些年看了无数本书，那种条件下找到书看就不错了，哪还有挑三拣四这么一说，只要是带字儿的，不分内容深浅，也不论种类，他都能看得痴迷其中，因此最先领悟了胜香邻的意思：姑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总之人死之后才有鬼魂，但人活着的时候身上都会有灵体存在，这属于“生物携灵现象”，是一个肉眼根本察觉不到的影子。

罗大舌头不解地问道：“我可真是越听越糊涂了，你小子怎么净说活人听不懂的鬼话？”

司马灰却听出了一些头绪，依相物古理而言，形神气质是活人由内到外的表现，凭借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达于言貌视听思五事，其增损升降，变化万般，说白了这就是“人活一口气”，当时看到出现在铜盒旁的人，只是自身留在雾中的气息。

胜香邻点头道：有些地脉间分布着浓密的磁云，古人认为是雾根，前些年森勘一大队的人员进入四川黑竹沟，也遇到过磁云形成的迷雾，那种雾就像有生命一样，一遇风吹草动便会出现，虽不致命，但它使能见度降到极限，让人找不到方向。我看巫楚壁画里描绘的诡异事件，表明神农架地底应该也蕴藏着磁云，雾中出现的東西，只是你接触磁云后被吸收的“灵体”，是个没有生命的幽灵，所以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不过这阵阴风惨雾出没无常，与黑竹沟里的现象并不完全相同，也许正是“遗骸”把雾引了出来。

二学生道：“四川黑竹沟与大神农架原始森林，同样处在北纬30度地带，这一点可别忽略了。”

司马灰稍一思索，觉得胜香邻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北纬30度本身就是怪事多发的地带，这也能解释先前在铜盒旁看到的现象，但前提条件是活人被雾根吞没，迅速脱离后的一霎那，会从雾的表面看到自身残留的“灵体”，那么适才与土贼对峙之时，出现在函洞里的东西是什么？那个身影虽然模糊不清，可戴着“PithHelmet”的轮廓却隐约可辨，当时众人躲入洞中已久，整个过程中没再与雾气有过接

触，就算有的话，也不应该只看到自己一个人的身形，这又是何缘故？

胜香邻这才知司马灰另有所遇，从见到那具“遗骸”开始，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很多诡异变故，每个人又只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部分，使得整个事件变得更加离奇。

不过胜香邻思维敏捷，擅于从各种未知、危险、矛盾的复杂信息中找出线索，此时她秀眉紧蹙，抬头望向巫楚壁画道：“因为雾里还有别的东西，大概其余的谜团都和它有关……”

司马灰想起在楚幽王铜盒旁，忽觉一阵阴风吹至，好像有只人手突然搭在了背后，恶寒之意透入骨髓，他根本没敢回头，立刻起身逃离，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会有假，看来那道黑气中确实有某些非常恐怖的东西存在，会是巫楚壁画上描绘的女仙吗？司马灰对此难以揣测，毕竟只有罗大舌头困在雾中的时间最久，而这家伙被拖进洞里之后，已经是具冰冷僵硬的死尸，如今又突然活转过来，嘴里说的倒也都是人话，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心？

司马灰并非疑神疑鬼之辈，但此事太过反常，如今洞外黑雾弥漫，恐怕出去看一眼命就没了，他也不得不刨根问底，于是让罗大舌头仔细想想，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那雾中是否出现了壁画上的东西？

罗大舌头闻言看向墙上的巫楚壁画，蓦然有种惊惧之感，吸了口冷气说道：“壁画上的这些女子是鬼是怪？”随即摇着脑袋表示什么也没有看到，当时云昏雾暗，阴风吹灭了照幽铜烛，惊慌中就觉有道黑气迎面撞来，转瞬间连安装在“PithHelmet”上的矿灯都不亮了，在完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眼前黑得跟抹了锅底灰似的，又不是火眼金睛，谁能看得见东西？

胜香邻说：“不管壁画里的妖怪究竟是什么，幸好都被挡在了楚戟之外，可咱们也不能一直躲在这。”

司马灰定下神来想了想：先前完全没料到“绿色坟墓”会出现在阴峪海下，更不知道这个幽灵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土贼老蛇先是在通讯所无线电中接收到了指令，随后又在黑雾里听到首脑发出暗号，因为神农架阴峪海下除了自己这伙人和那土贼之外，应该没有其余的人存在，加上老蛇并不知道首脑的底细，所以误认为司马灰就是“绿色坟墓”。但这些事件也让“绿色坟墓”的特征愈发凸显，首先它还是不敢露出真实面目；其次是行动能力有限，只能利用他人达成任务；另外首脑的行动目标以及时间，也很可能与考古队重叠了，这表明“黄金蜘蛛城”与“罗布泊望远镜”里的所有线索，最终全部集中在“大神农架阴峪海”。看来这具从深渊

而来的“遗骸”，一定就是朝向谜底的指针。另外司马灰始终认为“绿色坟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幽灵，因为幽灵不具形体，倘若可以做到埋踪灭影或变化形体，则完全没必要隐藏真实面目。至此别无退路，唯有继续解开“遗骸”之谜，找到通往阴山地脉的途径。

司马灰打定主意，就背上枪支，同罗大舌头上前搬起“遗骸”，两人一个抱头一个抱脚，上了手才觉得很沉重，那遗骸骨骼皆是赤金，通体都被几条铜蛇紧紧箍住，酷似森林古猿的骷髅眼窝内诡波流转，让人不敢逼视。

众人参照壁画上的场景找寻过去，只见洞室内有两尊铜兽，规模大于常制。其中一尊人面虎躯，生有九尾；另一尊人面鸟身，背生双翅。巫楚壁画里对此也有描绘。是古楚传说中的凶神。

两尊铜兽对峙而立，地下石台雕有人头图案，眼部呈圆窝形凸起，口部很大，眉骨以阴刻纹表现，嘴里尽是尖锐獠牙，模样显得十分夸张。在前往阴山地脉的壁画中，楚国巫者正是将“遗骸”摆放在此处。

司马灰正想按壁画描绘的样子放下“遗骸”，高思扬却忽然说道：“你们先等一下，我始终觉得有件事不太对劲。”二学生低声提醒高思扬：“按照摩非定律来讲，如果一切情况看起来都很正常，那才是最不正常的。”

高思扬没理会“二学生”，她继续对司马灰说：“这方面我本不该多问，可你千万别忘了，是绿色坟墓的首脑，让土贼把遗骸带到洞中，而且你说首脑并不是幽灵，只是以一种谁也意想不到的办法躲在附近，也许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窥觑之下，没准把遗骸带到深渊里，正是首脑想要得到的结果，至少你不能忽略这种可能。”

司马灰理解高思扬的顾虑所在，当前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叵测，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她是担心考古队同那土贼一样，都是受到“绿色坟墓”控制利用的棋子，一旦成为事实，将是最为可怕的结果，真要是那样可就太糟糕了。

司马灰见胜香邻等人也都对此感到不安，就说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必须透过迷雾重重的表象，尽量看清整个事件的本质，我估计“绿色坟墓”和考古队，都有各自想要寻求的“结果”，但我估计“绿色坟墓”并不能洞悉前因后果，否则他早派探险队通过大神农架阴峪海，进入那个地底深渊了，没必要等到现在才来。全国解放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如今的大神农架山区，既不像战局混乱的缅甸，也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会潜伏在各地的特务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权的稳固，地下组织的成

员被逐渐肃清，如今连老蛇这种没被洗过脑的土贼都被启用，看来该组织在境内的行动能力，已经消弱到了极限。

司马灰又说最开始的时候，关于“绿色坟墓”的一切都是谜，到现在也想不透它是怎么知道考古队在罗布泊找到的线索，不过经历了“野人山裂谷、罗布泊望远镜、大神农架阴峪海”一系列事件之后，首脑的秘密已逐渐暴露，这个地下组织存在的历史很久，但直到民国年间的赵老憋，从“匣子”中逃脱，另外也带走了占婆王朝黄金蜘蛛城的情报，从此被咱们成为“绿色坟墓”的这个首脑，才真正意义上开始控制这个地下组织，并着手探寻通往地底深渊的途径。根据死亡在楼兰的法国探险队尸骨推测，这个时间应该在二三十年代。如果“绿色坟墓”真的了解一切前因后果，根本没必要选择在1974年采取行动。我觉得首脑在大神农架阴峪海的最初计划，是打算让土贼老蛇抢到考古队前边，把塔宁夫探险队的地图藏起来，因为它在解放前，就知道有这份记载巫楚宝藏的地图了，只是完全没想到楚幽王传说中的阴山地脉，竟会是通往深渊的大门，但地图最终落在了考古队手里，它才再次指使老蛇把“遗骸”带到洞中。我想“绿色坟墓”应该是在巫楚壁画外层的浅浮雕里，发现了“遗骸”的秘密，它之前则完全不知情，所以我敢断定，“绿色坟墓”也许了解最终的谜底，但绝不清楚整个过程以及找到谜底后出现的结果，而且它跟咱们都会受到“莫非定律”的干扰。如果咱们现在半途而废，不仅前功尽弃性命难保，还会永远失去唯一揭开首脑真实面目的机会。

众人听了司马灰的分析纷纷称是，“二学生”却说：“绿色坟墓的确不知道结果，其实它连谜底也不知道。”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三话 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二学生”瞅冷子冒出这么一句，立时引起了司马灰等人的警觉，所谓“谜底”就是深渊里埋藏的秘密，“结果”则是找到这个秘密之后发生的事，从逻辑上分析，首脑想找到进入深渊的途径，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意图存在，所以“绿色坟墓”应该掌握着谜底的真相，否则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二学生”无非一介在林场插队的知青，凭什么认定首脑不清楚“谜底”？

“二学生”见司马灰面露疑惑，就进一步肯定地表态：“从理论角度来讲，绿色坟墓确实不可能知道谜底。”

司马灰将“遗骸”放在地下，对“二学生”说：“咱是行伍出身，读的书少，不比你这知识分子满腹锦绣一肚子花花肠子，所以你最好讲浅显些，这种事怎么还有理论依据？”

“二学生”说当年有个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一个阐述不确定性的原理，称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大意是指你观察测量一个物体的时候，所得到的数据永远都不会是真实全面的。哪怕只是借助光线去观察物体，光也会使物体产生改变，虽然那只是肉眼察觉不到的细微变化，但我们终究还是无法洞悉真实的本质，因为一切动量基础就来源于这些细微波小的变化。这个原理揭示了人类的无知，这种无知客观存在，同时又是完全难以跨越的。既然连物理层面的细微变化都无法确定，命运和事件的发展就更加难以预料了。所以除非“绿色坟墓”是神，否则他所掌握的秘密，也仅仅是片面主观和不确定的。

罗大舌头道：“这我心里可就敞亮多了，说句唯心主义的话，最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绿色坟墓”也不知道，大概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司马灰虽然不太理解什么事“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但听“二学生”说的有理有据，估摸着无非应了“世事难料”那句旧话，这些事老祖宗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琢磨透了，反正咱就别管那么多了，硬着头皮坚持到底就是，可不能遇上些困难就对前途丧失信心，要知道“挫折只是成功者的勋章，疾风劲草，方显英雄本色，洪波汹涌，愈见生命不息。”

胜香邻也点头表示同意，高思扬却认为：“二学生那套理论，一会儿是唯心主义，一会儿又是唯物主义，实际上无非是找借口替司马灰的行径开脱，不过他有一点倒是说对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今这具遗骸放在地上许久了，怎地始终不见任何动静？”

按照壁画上描绘的场面，把这“遗骸”放在两尊铜兽之下，“楚戟”就会成为通往阴山地脉的途径。司马灰摸索地面凹凸不平的雕刻，并没有发现有机括缝隙存在。这“楚戟”无非是个沉重无比的巨岩，也不知那壁画里神秘怪异的内容是否属实。众人心下皆感迷茫，完全想不出什么头绪。

司马灰只得再次对照巫楚壁画，见其中描绘的铜兽两目露出凶光，与现实中的阴郁暗淡截然不同，就凑近察看，却见铜兽眼珠里有转槽，内部中空，藏着半瓦状灯盘，形制精妙，由于灰尘积得多了，不到近处很难发现，于是以拨开盖子，看灯体内有些蜡状残留物，还剩下半截灯芯，推测燃料是动物脂肪或蜡烛，与龙髓完全不同，或许点燃灭掉了两千余年的铜灯，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司马灰想到这里，便吩咐“二学生”拿火把点燃兽首内的铜灯。

罗大舌头不解地问：“这石函莫非是下矿井的箱型电梯？点燃了铜灯就等于通了电，可以启动它深入地下？”

司马灰琢磨不透其中有什么名堂，眼下只能依照壁画里描绘的样子去做，虽说古时候没有“电梯”，但相传早在五千多年前，黄帝破蚩尤于北海，曾在迷雾中造“指南车”，据说坐在车上，不用推引，机括自然圆转无穷，欲东则东，欲西则西，上置木人以别四方，那是最古走的机械原理了，因此黄帝号为轩辕氏，“轩辕”二字不止是地名，也应当与制造车辆有关。想这“楚戟”是春秋战国时期埋在地下，距离轩辕黄帝造车司南，已经过了数千年之久，如果山洞中设置着什么机关，能使它移向阴山地脉，那倒并不奇怪。

这时“二学生”举着火把，将藏在铜兽内的灯盘逐个点燃，但灯烛尘封已久，燃烧得并不充分，忽明忽暗如同鬼火一般，那两尊形态狰狞奇异的铜兽，恰似在黑暗中缓缓睁开双眼。

司马灰屏着气息等了一阵，仍是不见什么动静，心想楚国巫风甚重，多用神异事物，难道还需要有巫者念诵咒言才行？可惜那些带着青铜面具的巫者，至死都没敢把“遗骸”带往地底，现在尸骨已成灰尘，也没办法召出它们的阴魂来问个究竟……云5深无7迹

正当胡思乱想之际，铜兽眼中的灯烛渐渐明亮起来，“遗骸”摆放在石台上，刚好位于铜灯光线汇聚之处，它在灯烛映照下，散发出一种阴森诡异的光芒，能照到十几步开外，几乎就在与此同时，众人发觉四壁摇颤，心中都是一惊，皆有栗栗自危之感，虽然知道这座“楚戟”填塞在通着地脉的洞窟上，可没想到它会突然向下移动，幸好下坠的速度不

快，还可勉强稳住身形。

司马灰扶住一尊铜兽道：“让罗大舌头蒙对了，这还真是部能下矿井的电梯？”

胜香邻脸色微变：“似乎是这具遗骸从洞穴深处引来的东西，在将咱们拖向地底。”

“二学生”想起壁画上那些寄身箱中的女鬼，心里不禁有些发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是些……什么东西？”

胜香邻摇了摇头：“不知道，但它们很可能是受到了‘遗骸’的吸引，才会突然出现。”

司马灰回想此前经历，心知胜香邻所料不错，外边那些东西似乎是奔着光线来的，但它们不知受何阻碍，一时间无法进入“楚戟”，看来这里面还算安全，而且这情形与巫楚壁画里描绘的神秘内容极为相似。

司马灰刚打算背靠墙壁弯曲膝盖，以减缓坠落在地时承受的冲击力，这时忽见洞外钻进一个人来，化成灰了也能认出是那个采药哨鹿的老蛇。司马灰心想：“原来这土贼即没死掉也没逃脱，而是躲在了石壁间的洞道里，你这会儿爬进来算是撞到老子枪口上了。”他手中的1887型拉杆式连发步枪始终顶着膛，此刻趁对方立足未稳，对准了老蛇的脑袋正想抠下扳机。谁知那土贼撞在枪前并不躲闪，嘴部突然大张开来，从中伸出一只漆黑的人手。

司马灰听胜香邻说地下矿脉形成的磁云中，很可能存在“携灵现象”，也就是生命的热量会被雾吸收，在雾里留下转瞬即逝的残像，而从洞外爬进来的老蛇，显然不是出现在雾中的“灵体”。

此刻见这土贼嘴里伸出一条手臂，好像体内有个阴魂挣扎欲出，老蛇身体发僵，脸上只剩两个眼珠子还贼兮兮地乱转，那情形就跟枯蝉蜕皮似地好不诡异，司马灰不由得想起“恶鬼画皮”之说，心想：“莫非是雾里的阴魂，钻到这土贼身子里去了？”他想要看个究竟，矿灯照到土贼脸上，却是黑漆漆的一片，从其嘴中出来之物，好像能吸收光线。

这时忽听一声尖叫，随即有道黑气弥漫开来，司马灰顿觉恶寒袭来，身上毛发森然倒竖，他在缅甸身经百战，虽然明知危险，却仍想抓住机会除掉那土贼，可突然有个念头从脑中闪过，硬生生将抠在扳机上的手指停住，倒转枪托撞去，奋力将老蛇推回洞中，随后翻身避开那团黑雾，再看洞道里漆黑一片，不见人踪。

高思扬过来扶起司马灰问道：“刚才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开

枪？”

胜香邻跟过来说：“幸好司马灰没有开枪，否则死掉的可就不止老蛇一个了。”

司马灰道：“我想这雾里的秘密是光线，多亏老子醒悟得快，要不然就给那土贼垫背去了。

罗大舌头说：“你是不是被那土贼吓住了没敢开枪？难怪常言道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会练的就是不如会说的，这里外的话全让你小子给说了。”

司马灰说你用脑袋仔细想想，至此也不难看出楚幽王布下迷局的大致轮廓了，这楚戟下的洞窟通着地脉，其深广不可估测，而且聚集着浓密的磁云，其中更有异物出没，除非是死尸，活人进去就没命了，是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另外那具来自深渊的“遗骸”，看起来只是发出微光，却千年不衰，还能将蛰伏在地底磁云里的某些东西引来，这些不为人知的神秘之物，在巫楚壁画中被描绘为许多形态诡异的女子，却不知究竟是鬼是怪。但毫无疑问，楚戟里的铜兽灯盏，照在“遗骸”上会使光线倍增，从而引来更多的怪物，它们聚集在四周破坏了脆弱的地层，使楚戟开始沉入地底，洞窟里出现的这些东西，似乎可以吞噬光线，因此所过之处灯烛俱灭。

司马灰根据此前在石梁上的经历，断定步枪射击时发出的火光，也会吸引其前来袭击，它们好像会首先接近光线和热量强度高的目标。那土贼躲在洞道里逃不出去，结果被雾里的东西钻入了体内，他多半不甘心等死，又爬回函洞找寻活路，竟把雾里的东西也带了进来，此人这回是必死无疑了。不过司马灰为何会在洞道里看到自己的身影，还有罗大舌头和老蛇先后落在雾中，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外壁画中暗示着生死轮回的“怪圈”又是何意？在没有看清“箱中女仙”的庐山真面目以前，还完全无从猜测。

此时楚戟巨兽仍在不住下沉，地面开始倾斜起来，众人倚墙而立，只觉耳膜隐隐生疼，看来随着深度的降低，地底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顾不得再去推测巫楚壁画里的种种谜团，一个个悬心吊胆，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阴峪海下的洞窟究竟有多深？怎么还没到底？”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四话 阴源

地底的磁云使手表机械装置近乎失灵，随着眩晕的下坠感逐渐增强，时间的流逝好像也变得格外漫长，众人头晕脑胀，又处在封闭空间内，五感丧失了应有的作用，就觉沉降之势无休无止，犹如掉进了无底之谷，实不知其深几何。

此前只知道有座古岛位于大神农架地下，同阴峪海原始森林的垂直距离大约是两百米，春秋战国时留下的祭祀坑深陷在岛屿底部，而像一道巨大石门般的“楚载神兽”之下，可能还有更深的洞窟，直通着阴山山脉，此时不停下坠，感觉这古岛似乎陷在了地层板块交界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深，也许这就是巫楚壁画中记载的“大壑”。

司马灰感到脑骨欲裂，耳底疼痛难当，矿灯下见其余几人脸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心里明白按这种速度掉落下去，还不等摔到底，血液就会开锅似的沸腾起来，血管壁承受不住压力而突然破裂，但想说话连嘴都张不开了，上下牙关颤抖不停。可除了气流嗡鸣之外，却听不到任何声响，也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时众人忽觉身体被重重抛起，五脏六腑都险些从嘴里甩了出来，铜灯尽数熄灭，周围一片漆黑，还没等这口气缓过来，阴冷的地下水就从四壁同时涌入，水面迅速升高，转瞬间就没过了膝盖，“楚载”好像坠到了水里，倾斜着沉入深水。

司马灰等人惊魂未定，眼见情势危急，连忙爬出上方洞道，一看四周已经不再有磁云笼罩，但在矿灯照射距离内，尽是洪波翻滚，深邃处漆黑如墨，只听得旋风四起，森森渺渺，也不知身在何方。

此刻“楚载神兽”不住下沉，外壁也无法容忍停留，司马灰见石壁上缠着几段史前古树的躯干，其中一段能有五米多长，粗可合抱，就抽出猎刀砍断与函壁纠缠的树藤，其余几人领悟到司马灰的意图，也都上前奋力相助。眨眼的工夫，“楚载”已被浊流彻底淹没，众人捡回性命，狼狈不堪地相继攀上古树躯干，个个气喘吁吁，脸色都和死人一样难看。

司马灰让胜香邻打亮一根长柄信号烛，照得百米之内亮如白昼。众人趴在木筏般的枯树上茫然四顾，就见高处布满了浓密的黑云，周围凡是能看到的所在都是洪波滚滚，雾气相连，阴霾四合，大如山丘般的“楚载巨兽”，沉到这片无边无际的深水里，竟连些踪迹也没留下，古树躯干中空，被波浪推动不断向前漂流，旋即远离了“楚载”坠落沉没的位置。

司马灰这才想到，那具深渊里的“遗骸”，也跟着“楚戟”沉到水里去了，看情形是别指望还能把它捞回来了。

这时候高思扬突然抬手指向后方，低声招呼司马灰等人道：“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人！”

众人闻言转身回望，借着信号烛刺目的光亮，能看到远处水面上露出一条手臂，不由得都是一怔，随着“楚戟”坠落到这里的人，除了自己这几个人之外，应该还有那土贼老蛇，如今就算浮尸出水也并不奇怪，可水里伸出来的人手，却是五指张开一动不动，就这么直挺挺地伸着随波逐流，距离浮在水面的枯木躯干越来越远。

司马灰等人看那手臂浮浮沉沉已到近处，便举着信号烛向水里张望，瞧见水下情形都是吃惊不小，原来是条两侧长有须鳍的怪鱼，似乎是种生活在漆黑环境中的深水大鱼，只见其首不见其尾，也难分辨是何种类，将老蛇吞下多半截，仅有一条胳膊和脑袋还在嘴外，看来这土贼早已毙命多时，他也可能是被水怪吞下之前，就已经在雾中死掉了。

司马灰心知此人身怀异术，没想到落在这里葬身鱼腹，终究是荒烟衰草了无踪迹，思之也不免有些心寒，他唯恐信号烛的光亮太强，会引得水族掀翻了木筏，急忙接过来抛到水中，怪鱼果然追逐光亮而去，瞬间不见了踪影。

黑暗中只觉洪波汹涌，那段枯树躯干随着激流起起伏伏，完全无法掌控，众人关闭了矿灯，只用一盏电石灯照明，脑中昏昏沉沉的一阵阵发懵，事到如今是死是活唯有听天由命罢了，司马灰趁着还算清醒，就让其余人各自用绳索将身体绑在木筏上，免得在乱流中被抛到水里，随即抱着枪支蜷缩起来抵御寒冷，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不是就此睡着了，反正睁开眼闭上眼都是一片漆黑，脑子里没有任何思维和意识，甚至连个噩梦都没做，也可能是现实与噩梦已经没有区别了，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才渐渐恢复了知觉。

其余几人也都陆续醒转，主要是水米未沾牙，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又冻得瑟瑟发抖，实在是睡不着了。胜香邻取出干粮，分给众人裹腹。大伙肚子里有了东西垫底，脑子才清醒起来，说起当前处境，都得觉得情况不容乐观。

“二学生”头晕得厉害，吃了些干粮又都给吐了出来，他深感这地底的情形远出先前所料，强撑着对司马灰说：那个土贼虽已毙命，但地底都被浓密的磁云覆盖，至今仍不知楚国壁画里描绘的鬼怪究竟是什么，“遗骸”也被洪流吞没了，更没找到通着地脉的阴山，另外巫楚传说

中的背阴山为什么会时有时无？莫非它在水下？水位起落就会将其暴露出来？眼前的谜团似乎越来越多了，可现在连准确定位都难以做到，甚至不知道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还有这木筏，否则大伙现在全喂鱼了。

司马灰说这段木头虽然救了咱们，但它就像漂浮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海洋中，我看这鬼地方不是天尽头，却是地绝处，曾闻古时有座“浮槎”，是往来于大海与天河之间的木筏，咱这也算乘上“浮槎木筏”了，不过并不是上天，却是下了地底的冥海，也就是黄泉，死人都得从这走。

众人虽然知道司马灰这么说只是自嘲之言，却均有绝望之感，只有罗大舌头硬充好汉：“赶紧死了才好呢，那就不用再受这份活罪了，这可是我把中午饭吐出来之后，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了。”

司马灰黯然道：“我要是再告诉你一件事，估计你把晚饭也得吐出来。”

罗大舌头被唬得不轻：“我就知道还会有更倒霉的事，因为倒霉是不可避免的，而倒霉又实在是太他妈的具有创造力了，我是想不出还能遇到什么更倒霉的情况，你就尽管说吧，我罗大舌头搞得住。”

司马灰从背包里掏出从山外带来的几盒香烟，刚才掉在水里的时候，没来得及套上防水罩，尽数泡了个稀烂。

罗大舌头惊得目瞪口呆，心疼不已地抖落着手：“完了完了，粮食全牺牲了，咱要是真死了也就踏实了，关键是现在还没死，而且落到了一个不确定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没香烟怎么还坚持战斗？我看咱是熬不过这黎明前的黑暗了……”

高思扬见这俩人到现在还为损失了几盒香烟感到担忧，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不禁又是生气又是无奈，转头问胜香邻：“你在测绘分队工作，应该熟悉地质结构，能判断出咱们现在的位置吗？”

“二学生”插言道：“这洪波汹涌漫无边际，地下暗河与湖泊哪有这么大？咱们多半是掉进了茫茫大海，据说地底有被称为弱水的深渊，还有昼夜燃烧的火山，被称为弱水之渊与炎火之山，那弱水之渊其实就是虚无混沌的地底之海，它的尽头都是灼热异常的熔岩，以咱们的血肉之躯，还不等接近那些火山，就已被高达几千摄氏度的热流蒸发成雾气了。”

胜香邻正注视着手中罗盘若有所思，听到这些话就说：“我发现木筏上吸附了一些宏观藻类植物，但它不会是海，此外洪泉不息，波涌壮阔，也不像是地下湖或暗河。”

“二学生”不解地问：“按地底水系规模形势区分，也无非是江河湖海，既然都不是，这里又会是个什么地方？”

胜香邻说：“简单些形容的话，它很可能是个巨大的原始水体，是地表一切水系的前身，介于海水和淡水之间，曾经汪洋一片的大神农架阴峪海，就是史前时代由此演变发源。”

司马灰说“二学生”我还以为你小子多念了些书，天文地理都懂，实际上却只知道皮毛，悲观主义者只会从机遇中看到困难，而乐观主义者能在任何困难中看到机遇，我看这里既然是个什么地底的“水体”，它再怎么巨大也得有个边际，咱就只管乘着“浮槎”随水流而行，迟早能抵达尽头。

其实众人对此都没任何信心，但孤悬在“浮槎”上无计可施，只能不断被水流推动着往前航行，手表的指针停滞不动，也不知在冥海般的原始水体上漂浮了几天几夜，干粮吃完了就捕捉海兽为食，水没有了便接取高处滴落的地下水解渴，而那木筏犹如坠入无底深渊的一片枯叶，磁云摩擦带来的急风骤雨起落无常，经历了无数次翻覆之险，前方却黑茫茫的始终不见尽头，在洪荒深处流动的仿佛只有时间和风。

司马灰深感彷徨无计，当初在罗布泊极渊中跋涉旱海，那至少也是脚踏实地，知道一步步走下去总能摸到边缘，可这会儿却真是海森堡不敢确定了，此刻日以继夜的乘在木筏上不断向西航行，天知道离着神农架阴峪海已经有多远了，他苦思无果，就问胜香邻：“这是否真是一个‘水体’？会不会还有别的可能性存在？”

胜香邻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沉思了片刻才说：“这是个地底水体应该没错，但还有种最坏的情况，咱们是掉在巫楚壁画中描绘的怪圈里了，那么不论航行多少天，最后还是要回到先前坠落下来的大神农架地下洞窟，这个怪圈也许就是北纬30度。”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五话 水体

司马灰感到此事难以置信，奇道：“北纬30度”地带存在着一个怪圈，而众人从阴峪海洞窟坠落下来，正好掉进了这个循环往复的“怪圈”里？

胜香邻说：“我看木筏在地底不停地向西航行，时间和方位都已失去了意义，才会作出这种猜想，但我没有任何把握和证据。”

“二学生”正昏昏沉沉地伏在木筏上，听到司马灰和胜香邻的交谈，立刻爬起来抱住树杈，激动地说道：“这种可能性太大了，也许北纬30度的谜底，就是这个怪圈。”

“北纬30度正负5度”地带存在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诡异现象，它几乎成了“失踪”和“神秘”的代名词，并且留有诸多古代遗迹，许多科学地理历史方面的人士，都认为这条纬度怪事集中多发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可始终没人能够给出答案，一切都停留在猜测和假设阶段。不过众人深入阴峪海地底，发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水体，高处云雾密布，“浮槎”似乎迷失在了这片永远没有尽头的冥海中，这么多天过去了，说不定已经漂流了上万公里，但是连一点看到地脉的预兆都没有。胜香邻的推测虽然大胆，可找不出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北纬30度”之下必定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环形水体。

罗大舌头没听明白，问道：“咱们掉进了地底的怪圈……那意味着什么？”

司马灰说：“意味着咱们需要一份世界地图了。”

这时高思扬担心“二学生”误导众人，就说：“你也只是凭着木筏持续航行的方向加以猜测，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可别乱下结论。”

“二学生”却显得很有信心：这绝对是个惊世骇俗的发现，古往今来发生在北纬30度地带的各种离奇事件，大多复杂而且无法解释，加之外界众说纷纭，更使其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甚至被认为是鬼神作怪，但咱们此时置身其中，在确定地底存在“怪圈”的前提下，再去思索答案，许多谜团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胜香邻凝神一想，也觉得自己判断无误：“北纬30度”是地压和地磁释放活动最为频繁集中的区域，地底凝聚了大量磁云，使得这个水体循环贯通，往复不息。比如四川境内的黑竹沟与鄂西神农架原始森林，同样位于这条纬度，全都有磁云黑雾出现。该纬度中分布着多处被称为“魔

鬼三角、死亡陷阱、地球黑洞”之类的地点，现在想来，不也是受到一股无影无形的未知力量干扰吗？其实它的来源正是这个深处地下的“怪圈”。

高思扬说：“咱们水粮断绝，总不能无休无止地困在这木筏上一直漂流，既然确认了当前处境，就该好好想想，究竟要怎样才能从这怪圈里脱身。”

“二学生”对高思扬说：“你还是没理解我们说什么，你懂得什么是地球黑洞吗？在别的地方失踪船舶、飞机、人员，最终除了幸存下来的生还者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能找到尸体或遗骸，哪怕时隔几十几百年之久。但在北纬30度失踪，实际上就意味着彻底的消失，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因为这个怪圈能吞噬一切事物，它就像北欧传说中恐怖无比的乌洛波斯之环。”

胜香邻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喃喃自语道：“乌洛波斯之环……它确实是对这个地下黑洞最形象的比喻了。”

高思扬从没听过此事，问道：“乌洛波斯之环？那又是什么意思？”

司马灰说这话我听着耳熟，是指一个古老的神秘符号“衔尾蛇”，暗有循环之意，当初我在缅甸占婆王朝黄金蜘蛛城里，曾见过“阿奴伽耶王乘白蟒渡海”的壁画，那白蟒即是自吞其尾，后来向考古队的宋地球提及，才知这个古怪的符号由来已久，据说在北欧神话传说中，也有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大蛇，它盘绕在大地边缘，被称为“尘世巨蟒”，象征着万物的轮回与混沌，代表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现象，结束既是开始，开始亦是结束。云深2无5迹

这个深处在北纬30度地底的庞大“水体”，果然很像那条预示着无始无终的“衔尾蛇”，莫非“乌洛波斯之环”的原形就是此处？

胜香邻说殷商以前就出现过“曲形龙”，也属此类神秘符号，以前没人知道它们具有什么特殊含义，但现在看来似乎都与“北纬30度之谜”有关，这也能从侧面证实咱们的判断，只是地底的磁云浓密深厚，限制了各种仪器设备的精确勘测，致使当今之人并不比几十年前所知更多。

众人进一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困境，如果将这个漆黑无边的“水体”，描述为围绕在北纬30度正负5度区域下的“衔尾蛇”，现在就等于落进巨蟒肚子里了。地壳受膨胀扩张运动与压力作用产生了环形裂痕，其中孕育着海洋的原始形态，水体在磁场影响下循环涌动。这个巨蟒般的黑洞也被地磁产生的浓雾覆盖，它上方则是位于地表的山脉和海洋，与

其连接薄弱的区域，可能时有怪异现象发生，那是磁雾从地底涌出，能够造成地震地陷，甚至影响到江河湖海的水位突然涨落，过往的舰船飞机遇难失踪，大多与此有关，因此出现的大量次生灾难则无从统计。

据此推测，“鄱阳湖鬼火、长江断流、死亡之谷、黑竹沟妖雾、百慕大三角”等为数众多的恐怖地带，很可能都与隐藏在这条纬度下的“衔尾蛇”有关，而大神农架阴峪海原始森林下的洞窟，便是其中一处与这个地底水体相通的所在，那尊堵在洞口上的“楚戟神兽”能挡住磁雾，众人坠落下来的时候才得以幸免于难，至于雾中出没的鬼怪，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究竟是些什么，此刻想起前事兀自毛骨悚然，冒然接近无疑是自寻死路。

估计绕行北纬30度线的黑洞距离，少说要在30000——40000公里之间，何况乘在筏子上针迷舵失，不知航行了多少昼夜，谁也说不清现在处于“怪圈”里的具体位置，对司马灰等人而言，此时头顶是大神农架的莽莽林海，还是高原尽头的喜马拉雅山脉，都已经显得没有任何区别。而众人赖以栖身的木筏，只是一株古树，虽然粗大坚韧，质地紧密，但在这洪波惊涛中也恐怕支撑不了太久。

司马灰屡遇奇险，深入过距离地表10000多米的“罗布泊望远镜”，可都不及落进这地底的“怪圈”来得恐怖，因为它既没有尽头，也没有起点，插翅都别想飞出去。

高思扬知晓了当前处境凶险，可就算这黑洞是个无始无终的“怪圈”，但它两侧也该有个边际，可以尝试接近两边的洞壁，总不至没有缝隙，只要找到一处能够容人进入的裂痕，就可以摆脱这个“怪圈”的了。

胜香邻也曾想过这条路，不过并不可行，即使你能够接近水体边缘，也仍置身于地壳底层，未必找得到生路，而且那纵深处没有氧气可以维持呼吸，走不出多远便会窒息而死。

司马灰看木筏犹如渡海一般，随着洪波翻滚中起起伏伏，前方水势更壮，就对其余几人说：有言道“人定胜天”，许多人认为这话是指人能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么理解就太笼统了，其实这个词应该是“人定而胜天”，天是指命运和困境，人只有先定了，稳定了，团结了，下定决心了，然后才有机会克服困境。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扭转命运摆脱困境，可如果不这么做，那就连半分机会也不存在了。咱们这支地下探险队，现在困在筏子上确实无法可想，但绝对不应该放弃希望坐以待毙，眼下要做的是尽可能生存下去，多活一天，便多一分指望。如果命运真的是个诅咒，我们唯有怀着谦卑，在黑暗中默默前行，或许才是对自身悲剧命运唯一的救赎方式。

众人皆有同感，毕竟早在神农架木为巢之际，就有古人从地底将“遗骸”带了出来，可见这个北纬30度线下的黑洞里，并非只有茫茫无边的洪流，只是很多秘密都被吞没了，探险队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近乎奇迹般的机会，这个机会出现的可能非常渺茫，又仅属于最终活着的人，所以求生就成了首要目标，此时心里有了指望，悲观绝望的情绪略有缓解，振作精神清点剩余电石的数量，木筏在地底航行，主要凭借“电石灯”照明，如果没有了光源，生命之火也将随之熄灭，因此电石和火把都显得十分宝贵。

这时高处有几道闪电掠过，似乎是磁雾中出现了雷暴，气压低得令人感到呼吸困难，波涌也变得更加剧烈，木筏摇摇晃晃的起伏不定，众人担心狂风巨浪会将木筏击碎，稍作整顿之后，又忙着用绳索加固筏子。

“二学生”虽被起伏颠簸的木筏折腾得不停呕吐，瘦得几乎脱相了，可他终于发现了“北纬30度”的怪圈之谜，还是显得分外亢奋，大声高呼着战天斗海的口号，帮忙拿防水罩保护怕潮的物品。

罗大舌头却认为“二学生”状况不容乐观，感叹道：“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子学偷鸡，你跟司马灰混，除了盲目乐观主义精神，哪里学得了好？我看你真是快不行了，我这还特地存了听牛肉罐头，本打算留到关键时刻再用，现在发给你算了。”说着就伸手往背包里去翻。

“二学生”见罗大舌头翻开的背包里，装着一副“猎鹰8×40高密封军用望远镜”，不由得眼馋起来，借在手中摆弄了几下，趁着远处忽明忽暗的闪电放到眼前眺望，他突然在镜筒中观察到，那茫茫冥海上似乎有浮着个黑点，有些吃惊地说：“前边好像有大鱼！”

司马灰接过望远镜仔细看了一阵，脸上神情随即变得凝重起来：“那是一艘潜艇。”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六话 “Z-615”

司马灰此前在“罗布泊望远镜”里，得知有一艘下落不明的“Z—615苏军潜艇”，隶属于苏联武装力量第40独立潜航支队，这艘潜艇搭载着潜地火箭，出海迷航之后变成了一个神出鬼没幽灵，遇难地点也在“北纬30度线”经过的海域，外界偶尔会接收到它发出的短波通讯，但位置很难确定，这艘“常规柴油动力潜水艇”似乎在不断移动，远远超出了11000海里的续航里程。

考古队在极渊沙海中，也曾搜索到该潜艇所发射的短波信号，当时司马灰从无线连的通讯班长刘江河口中，获悉了这艘苏军潜艇的详细情报，此刻距离虽然很远，但是通过望远镜观察，浮在海面上的黑点体型狭长，与“Z-615”的特征十分接近，尤其是上面耸立的升降式环形通讯天线格外显眼，因此不难辨认。

司马灰略感意外，随即把望远镜交给其余几人进行观察，看明情况后低声商议，推测苏联潜艇并未驶入地心深渊，而是遇到了海啸或海蚀，结果被卷进了北纬30度下的“怪圈”，与众人所乘的木筏相同，都是在地底水体中循环航行，由1953年至今，已有二十几年不见天日。不过这个衔尾蛇般的“怪圈”，正好位于地壳底部的磁层里，短波完全可以通过磁雾向外传导，这就能解释考古队在罗布泊收到的古怪信号了。

但这地底黑洞中狂澜汹涌，渊深莫测，直如汪洋大海一般，众人乘着木筏随波逐流，能够遇到这艘潜艇的机率十分渺茫，它此时突然出现在前方，倒像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不免让人觉得事有蹊跷。

高思扬眼里不揉沙子，责怪司马灰说：“你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事先怎么不告诉我们地底下有艘失踪的苏联潜艇？”

司马灰最怕高思扬较真，推脱道：“我哪想得到它会在这里冒出来，真他娘的撞见鬼了。”

罗大舌头主张摸过去探个究竟：“那苏联潜艇里也许还有罐头、武器、电池一类的物资，咱好不容易捞着这根救命稻草，绝不能轻易错过。”云5深无6迹

司马灰说：“苏军Z-615潜水艇掉在黑洞里二十年了，也不知为什么未被水体吞没，我看它是名副其实的鬼潜艇，里面的人肯定都死光了，未必能找到食物和电池，不过地底怪圈中可能还有很多难以想象的秘密，咱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胜香邻提醒司马灰说：“地底水体茫茫无际，木筏在这冥海中航行了许多昼夜，现在只推测是处在北纬30度线的某一点，却没有经度可以定位，而潜艇里应该配备着磁经陀螺，如果能够确认参数，咱们至少可以知道木筏的具体位置，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这艘潜艇里虽然不太可能还有幸存者了，但它持续发射的短波通讯很不寻常，接近之时不可不防。”

司马灰当然没忘，那段载有摩尔斯信号的短波，应该是艇员遇难前发出的，通过低功率无线电向外持续发射了二十年，试图告知搜救部队不要接近，看来当时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你不到舱内亲眼看看个究竟，便永远不会知道原由，于是他告诉众人要加倍谨慎，这可不是演习，随即倒转步枪划水，竭力朝着发现潜艇的方向驶去。

木筏行出里许，突然有大股气流呼啸掠过，一时间风如潮涌，惹得洪波耸立如山，筏子时而被抛上高峰，时而又坠落深谷，生死仅有一线之分，每时每刻都可能被乱流吞没，大雨谤沱，浇得众人衣衫尽湿，眼前陷入了一片漆黑。

高思扬用雨披护住电石灯，才不至令光源熄灭，待到波涌稍微平缓，便提起来照明清点人数，其余几人看这地底下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了，也都打开矿灯辨别方位。

司马灰发现“二学生”在木筏上颠簸的胆汁都快吐尽了，身体抖得如同筛糠，牙关咯咯作响，就说：“那罗大舌头熟识水性，人送绰号海底捞月，常跳入万丈深渊，到那三级巨浪中看鱼龙变化，有他在此你大可不必担心落水。”

罗大舌头在后叫道：“可别指望我，咱也不是木陆两栖的，顶多是会两下狗刨儿的旱鸭子，比你们强不到哪去。”

“二学生”摆了摆手表示并非惧怕掉到水里，只是忽然记起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当年舟山群岛的渔民驾船出海作业，时常看到海面上浮着一个圆形的“铁盖子”，底盘有木漂，黑沉沉的毫无光泽，当中都是空的，浮在海里很多年了，以前总有人想把它捞起来，却怎么也拖拽不动，让水性精熟的人摸下去，发现铁盖子底下是根很粗的胶皮管子，但深得探不到底，也不知底下连着什么东西，人们对它猜测纷纷，据那些年长的渔民说，这个东西在解放前就有了，可能是海匪沉下的宝货，上头拴个浮标是为了确定位置，免得回来打捞的时候找不到。后来此事被地方有关部门得知，找人过来一看可不得了，推测那“铁盖子”完全是军工级的制造标准，里面还藏有通讯线缆，不可能是海匪留下的，这件事立刻引起了重视，特地请上海打捞局派船过来，又动员了好几艘渔船，

却根本拖不动水下的庞然大物。

经海军侦察那是艘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潜艇，可能它撞在了海底珊瑚礁群里，又因机械故障无法上浮，只好放出通讯浮标，这铁盖下有条管子通到潜艇里，可以向外界发出信号，还能输送氧气，可该着这艘潜艇倒霉，通讯浮标也阻塞了，又无法及时排除柴油发动机的故障，致使艇内氧气消耗迅速，内部气压失衡，各个舱口盖受负压力影响，已不可能再从内侧打开了，结果里面的六十多名日军尽数葬身海底，都是给活活憋死的，限于技术条件，至今无法对其进行打捞。“二学生”曾听他在打捞局的朋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整个过程，当然里面不乏有夸大渲染之处，比如潜艇残骸里面的情况和遇难经过，就完全属于小道消息了，但还是给“二学生”心里留下了一层阴影，总觉得潜艇这种东西非常不祥，那个大铁壳子简直就像口棺材，哪怕只是一个细

小环节上的失误，也会酿成重大事故，而且会死得很惨，艇员死亡前难以承受的恐惧和绝望，或许会永久地存留在潜艇舱室中，外人进去了不出事那才怪呢。如今在“北纬30度”的地底怪圈里，发现一艘失踪的二十多年的“鬼潜艇”，此刻它里面会是个什么情况？又曾经发生了哪些可怕的事？思之真是今人不寒而栗。

司马灰不以为然：“你这文化程度，搁在以前差不多能算个秀才了，秀才以上皆为功名，上公堂不跪，犯过失不罚，得革去功名方可责打，有功名的人连鬼神都惧让三分，你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什么不寒而栗，我看他这就是冻的，灌碗汤你看他还栗不栗。”

高思扬在“二学生”额上试了试体温，触手滚烫，此刻暴雨如注，但这木筏子没遮没拦，前后左右头上脚下全都是水，就对司马灰说：“暂且到潜艇船内躲避一时也好，或许还能找到一些药品。”

这时木筏被洪波推动向前，借着云雾中滚动的闪电，已距离Z-615潜艇巨大漆黑的躯体越来越近，逼仄压迫的感觉也越来越重，同时也发现舰体残破不堪，锈迹斑驳的外壳上条条裂痕和清晰可见。

司马灰暗觉奇怪，看舰体有些地方都漏水了，也许刚掉到地底的时候还算完好，但被海水侵蚀多年，已是损毁甚重，为什么还浮在水面没有下沉？但司马灰并不太懂潜艇结构原理，这念头在脑中一转，也没顾得上去想，他燃起信号烛照明附近水面，抛出绳钩搭住舷梯。

众人将木筏紧紧绑住，冒着暴雨攀上舰桥，摇摇晃晃地摸到主舱盖前，发现竖起的“夜间潜望镜”和“42厘米强光探照灯”都已残破不堪，舱

盖从内侧紧紧闭合，完全无法开启，只好从潜艇侧面裂开的一个大窟窿里钻了进去，里面是个滚筒形的隔舱，极是低矮狭窄，里面湿漉漉的到处渗水，使人呼吸都变得紧促起来，通过铸刻在舱体内侧的舷号，能够确认它正是那艘迷航不返的“Z-615”。

“二学生”告诉司马灰等人，这里像是个“平衡水箱”，分布在潜艇两侧，从外壳上裂开的缝隙直通进去，看来Z-615曾受到过很剧烈的撞击，不知是什么东西能把它撞成这样？

司马灰见穿过这个“平衡水箱”，就能爬进潜艇内部了，里面漆黑沉寂，虽然Z-615潜艇如今只剩一个残骸般的躯壳了，却不敢掉以轻心，他让胜香邻取出照相机装上了胶卷，如有重要发现可以及时记录，然后吩咐罗大舌头等人重新检查枪支弹药，“温彻斯特1887”的枪身经过改装，要比普通步枪短得多，能适应地洞及舱体内狭窄压抑的地形，另外“塔宁夫探险队”配备的皆是特制平顶金属弹壳，也可以有效防水。

众人稍作准备，便一个接一个爬过两层壳体间的裂缝，进至倾斜的潜艇舱体内，周围既无人踪，也没有尸体，狭窄的空间内，充满了幽暗压抑的气息。

司马灰看地形是在一条主通道内，抬头就能碰到密布的管线，其中一端的舱门关着，而另一端的尽头能看到P37-D型柴油机组，通道下方是存放鱼雷的弹药库，再往深处还有一层是淡水及油料舱，这艘潜艇虽然长近百米，从外部看极为庞大，可除了两层壳壁，艇内至少分为上中下三层，所以船室内部结构狭窄复杂，众人初来乍到，免不了晕头转向，只得分头到各处搜寻。

司马灰在一个密封的舱室中，翻出几套艇员的备用制服，看臂章上有个“鲸鱼”的图案，可能是负责“声纳”的艇员所穿，冷战时期苏联军工一律采用核战标准，坚固耐用的程度超乎寻常，就让“二学生”穿在身上抵御地底的阴冷。

“二学生”在林场这几年，一直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见那制服没什么霉变气味，于是不管不顾地穿了，一会儿摸摸“鲸鱼”臂章，一会儿掏掏口袋，瞅哪都觉得新鲜，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有些很怪异的感觉，似乎这艘阴森的Z-615潜艇，根本没有众人接触到的那么真实。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七话 比深海更深的绝望

司马灰明白“二学生”的感觉，这不是艇上空气混浊及照明灯光阴影造成的心理错觉，众人在落入地底怪圈之后，乘在木筏渡海，航行了无数个昼夜，每个人都不免头重脚轻，连踩在平地上的感觉也不记得了，这艘Z-615潜艇舰体巨大，浮在海面上总比木筏子稳固多了，只是刚进来的人一时难以适应，但如今已在船内多时，这种反常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

司马灰发现Z-615损毁之后没有沉没，但不论洪波如何汹涌，潜艇船体内部始终由后向前倾斜，角度始终不变，致使众人在船室或通道内移动时，总要攀着船壁稳住重心，这说明潜艇是以一个不合常规的固定姿态浮出水面，可地底水体深不可测，Z-615怎么会倾斜地浮在海中一动不动？

司马灰实在想不出什么结果，只是觉得失踪的Z-615潜艇身上，一定还有许多谜团，它目前所在的位置，不过是众多秘密的冰山一角。当下同“二学生”继续搜寻，发现这船室里还有一些扁平的铁箱，里面装着手电筒和一些工具，另外有两盒“氧烛”，点燃了可以短时提供氧气，大概是用于在封闭断电的黑暗环境下，提供抢修作业所需，司马灰把手电筒和氧烛交给“二学生”装在背包里，其余的东西便无大用。

此时在附近搜索的罗大舌头三人，也先后过来会合，他们均未找到先前预期的“电池、药品和武器”，只好再往深处探索，穿过幽暗的通道，往里就是主舱及声纳通讯室，堆积散落着各种海图和船内机械图，还有潜艇与基地长波台建立联络的密码册，司马灰随手捡起几张图纸，放在眼前相了半天的面，又哪里瞧得出什么名堂。

众人经过地毯式的彻查，除了那部低功率短波发射机，还在不断发出“不要接近”的通讯信号以外，整个主艇内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线索，仅是Z-615的航行日志，这里面详细记录了这艘潜艇出海的具体经过，胜香邻虽然能够读懂俄语，但航行日志里有大量军事术语，所以辨识起来有些吃力。

众人均想尽快知道Z-615失踪遇难的真相，以及包括艇长在内的乘员下落，因为这同样也是探险队所面临的困境。

司马灰让胜香邻不用着急，逐字逐段的仔细解读，反正外边下着暴雨，离开了潜艇也无处安身。

罗大舌头见状就把最后一听罐头撬开，分给其余几人裹腹。众人肚里有了东西打底，也都不那么发慌了。罗大舌头趁机自我标榜道：“我平生视物质为粪土，重精神如千金，哪怕就剩一口吃的了，宁可自己饿着，我也得先想着你们大伙。我看咱这回在地底下找到了Z-615潜艇，绝对是个重大发现了，等回去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你们千万别忘了多替我说两句好的，那我罗大舌头指定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出门小汽车接送，屁股后头再跟俩警卫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轮流登头版，还得到万人大会上作报告，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高思扬白了他一眼说：“现在是什么处境，你野鸡乍尸居然还能想到立功受奖的事？”

罗大舌头嚼着牙花子正想反驳，却见司马灰摆手示意不要出声，让众人先听胜香邻解读Z-615的航行日志上记录的情况。

胜香邻简单翻看了航行日志中的记录，发现其中还有艇长在最后时刻留下的内容，艇长如此形容Z-615——这是一艘还没出航就已受到邪恶诅咒的潜艇。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有从军作战的资历，他们认为艇长对待自己的潜艇，就应该像对待生死与共的战友，有种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听说有许多艇长，在潜艇发生事故或被击中而无可挽救之时，会命令艇员弃船逃生，自己则选择与潜艇共同沉没，带着不朽的荣誉长眠深海，可Z-615的艇长似乎很反感他的潜艇，甚至在还没出航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艘潜艇极其不祥，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毕竟Z-615落进“北纬30度黑洞”的结果，在真正发生之前是谁都无法预料的。

胜香邻说根据艇长在“航行日志”里的叙述，Z-615潜艇真的发生过很多怪事，接二连三的不幸总是追随着它。冷战时期的苏联潜艇技术十分先进，其设计结构、保护性能，均处于领先地位，屡次创潜航速度和下潜深度记录。尤其是Z级柴油动力常规潜艇，它采用双壳船体，抗打击和生存力极强，排水量水下2475吨，水上1952吨，长91米，宽7米5，在全配给状态下，自持力可达53天，堪称海中的庞然巨物。而这艘Z级615型潜艇，战术舷号是“107”，也称“玄武岩号”，由于该型潜艇没能量产，仅有这么一艘，所以艇员们都习惯以“615”直接称呼。

艇长称615好像受到了诅咒，是从最初建造的过程中，它就开始出现了不幸的兆头，当时要安装大梁，有一根钢梁意外掉落，将两名船厂工人砸成了肉酱。而在首次调试P37-D型柴油发动机的时候，发动机因故障冒出大量浓烟，使一名工人窒息而死，等到下水后执行战斗训练任务试射鱼雷，又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了几个人，还有多人受伤，这615

似乎一直都被死神的阴影笼罩着，总会出现致命事故，使得人心惶惶。

众人听了航行日志中的记载，均有不寒而栗之感，Z-615为什么会经常出事？

罗大舌头说：“看来这潜艇就跟闹鬼的凶宅一样，谁接近它谁倒霉。”

司马灰感叹道：“其实世上不止是人，万物皆有命运，这潜艇就跟咱似的，总遇上倒霉事，不过‘为什么会这样’之类的问题谁也回答不了，无非天公安排造化施为罢了，咱们只能经历命运，却永远不可能理解命运。”

高思扬对胜香邻道：“别听他们发牢骚，你接着说，615潜艇后来怎么样了？”

胜香邻说虽然615事故不断，但经事故原因调查委员会勘验，没有发现潜艇存在任何问题，所以被指挥层认为是粗心大意和纪律缺失所导致，不准艇员再谈论这些事，最后轮换了全体乘员，由苏联武装力量第40独立潜航支队接替，这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其前身伏尔加河区舰队，参加过残酷无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授予过近卫称号。

现任的艇长指挥员潜航作战经验丰富，在军中威望素着，众皆服之，敌也服之，他手下的人员训练有素作风顽强，也曾多次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红星”勋章。

艇长在接管615之前，就已经对它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故有所耳闻，但在政委的监控下，没人敢谈论以前的事，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熟悉615潜艇，就突然接到了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密令。

艇员们利用短暂的时间跟家人告别，随即匆匆集合，冒着大雨搭乘Z-615进入大洋，不料潜航至北纬30度线附近，突遇海底地震引发海蚀，潜艇像石头一样往下沉，直冲海底，并陷在了淤泥里无法浮起。艇上人员在海底在绝望中被困十几个小时，想尽了一切办法都于事无补，那一刻好像已经触摸到了地狱的大门。

正当他们绝望之时，故障却自动消失，该艇自行浮出水面，可那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还没恢复过来，615就被海底潜流形成的水桥吸进了黑洞，海面出现的风暴过后平静如初，因地震裂开的海床也已闭合，而615虽然完好，却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陷入了比深海更深的绝望，面对着比噩梦更恐怖的现实，艇长如此描述当时的感受：“为了祖国，我宁愿背叛上帝，但此刻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615究竟掉进了什么地方。”

Z-615潜艇此后的经历，与司马灰等人大致相同，由于磁陀螺经故障，只知道是顺着“北纬30度线”不分昼夜的向西航行，不过615凭借出色的潜航能力和声纳系统，试图寻找出路，但地底的大海汹涌苍茫，深不可测，上方全被浓密的磁云覆盖，为了保存燃料等待救援，不得不让柴油发动机暂时停止供电，任凭潜艇在地底黑洞中漂浮。顽强存活了六十几个昼夜之后，陆续有人死亡，甚至还有承受不住压力神经崩溃的，艇长也发现到黑洞里的死亡之海根本没有尽头，因为这就是一个环绕着北纬30度线的怪圈，进得来出不去。虽然潜艇作战时为了隐匿踪迹，常会采取完全静默，与后方指挥所中断联系是常有的事，可一旦长期失去联系就表明出事了，如今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等来救援部队，可见没有指望了，也许615全部人员的名字，都被已经刻在莫斯科烈士公墓的石碑上了，大概还会刻上“因公牺牲的Z-615全体成员永垂不朽，对祖国无比忠诚的儿子，你们将永远活在全体苏联人民心中”，但不管那墓碑上刻了什么，艇上的人是再也看不见了，至此彻底放弃了得到救援的希望，只能尽力采取自救。

这时大副建议615下潜，也许能找道暗流经过的洞穴，那就能逃出这个怪圈，艇长采纳了这个大胆的建议，决定冒死一试。Z-615下潜的极限深度在200米，凭着先进的设备和潜航经验，这艘潜艇潜到了260米，水压几乎将舰体挤碎了，却始终没有到底，也没能找到暗流洞穴。艇长知道这计划已不可行，再不上浮潜艇就完了，立刻命令615上浮，可为时已晚，已经潜得太深了，平衡水舱受挤压变形，勉强维持着260米的深度持续向前，艇员们自知在劫难逃，都说被这该死的615害了。

谁知潜艇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缓缓拖拽，得以重新浮出水面，不过像是撞到了岩石，船体破损严重，不少人患上了增压症，隔舱的蓄电池组突然起火，幸存下来的艇员们扑灭火情，升起夜间潜望镜仔细观察，发现潜艇被一座岛吸住了，这座岛似乎是个大磁山，它也漂浮在地下之海中，潜艇是撞在了岛外侧的一块暗礁上，距离那座岛还有一段距离。

经过勘测，艇长推断这座岛是块大得难以想象的磁铁，能将在“北纬30度线”附近遇难失事的飞机舰船吸住，大概此岛前身是从地壳里脱落的巨大岩盘，不过它具有有一种普通仪器探测不到的波动磁场，吸力与潜艇船舶的体积成正比，体积越大受到的吸附之力越重，比如枪支一类的物体反而不会被这块磁铁吸住。当年日俄对马海战之际，俄军铁甲舰就在海上遇到过这种灾难，有两艘海军舰船被吸进了海底，不过那时候对此类异象还无从认知。没人想得到地层深处会有这个“怪物”存在，难怪航径北纬30度线的飞机和船舶，经常会一个接一个的往下掉，但615下

潜失控后，也多亏距离这座岛非常接近，才侥幸被它带出深不可测的水体。

经过艇长同政委商议决定，派遣沉稳老练的大副同志，带领十名艇员前往岛上侦察地形，但离艇后很快中断了通讯联络，派出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八话 打火机

胜香邻说：“艇长随即发现这座岛不仅是块大吸铁石，它还有着更可怕的秘密，潜艇已彻底损毁，不可能再有人生还了，于是命令通讯员发出信号，通知搜救部队不要接近，航行日志能解读的部分只有这么多了，后面的记录我实在看不明白。

众人听胜香邻读了Z-615的“航行日志”，不禁暗暗心惊，先前冒着狂风骤雨发现了潜艇，并未探明水下情况，原来这艘Z-615是被岛吸住了，而这座漂浮在北纬30度怪圈里的孤岛，好像就是古楚国传说中的阴山了，为什么去过岛上的侦察分队没有返回？潜艇舱内也没有尸骸，剩下的那些艇员都去哪了？

罗大舌头说：“我觉得艇长这老小子嘴上挂风箱，倒有几分说书先生的本事，他指定是看潜艇损毁了无法继续航行，就带手下离船逃生了，又担心615潜艇被外人找到，才故意捏造了些耸人听闻的事件。”

“二学生”则说：“潜艇技术应该属于高度军事机密，如果真是因为Z-615损坏而撤离，理应引爆地雷将它彻底炸毁，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另外地底衔尾蛇般的环形水体，就像黑暗的原始海洋般无边无际，这座岛也在其中永远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循环移动，Z-615上的幸存者们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众人纷纷猜测，终无结果，但司马灰觉得这件事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为Z-615潜艇的遭遇很难揣测，倘若这座漂浮在北纬30度怪圈里的岛，确实是巫楚壁画中描绘的阴山，那么以前发现的各种线索，此刻就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如今必须相信，只有前去揭开这些秘密的真相，才有机会找到“怪圈”的尽头。

众人都同意这是唯一可行之策，于是就在船体内稍事休整，准备等暴雨稍停，就离开Z-615潜艇的残骸登上阴山。

这时高思扬见“二学生”仍是高热不退，但整个主舱都找遍了，也没发现任何药物，就想到Z-615的下层舱室内搜寻。

司马灰等人知道主舱下面还有两层，各层之间有直上直下的工作井连接，分别是弹药舱和淡水舱，弹药舱两端设有几个隔舱，可能是储存物资的容纳舱，这Z-615的舰体前端向下倾斜，底脸非常狭窄，渗水严重的区域都被淹了，所以刚才没有下去察看。

众人当即前往附近的主通道，揭开隔舱的铁盖，穿过工作井陆续下

到第二层舱室，这里的空间更显压抑，两侧都放置着火箭助飞鱼雷固架，用矿灯往前照去，全是漆黑的地下水，可能由于前舱破裂，加上从上边渗下来的积水，已经淹没了弹药库前端的舱门，无法进入鱼雷发射舱。

胜香邻用矿灯照着航行日志中夹带的图纸，辨认第二层的舱体结构，估计后方还有几个辅助隔舱，不知道是用来放置什么东西的。

司马灰见第二层前舱无法进入，便要转身再去后舱，忽觉头上有些响动，他顺势往上边看去，只见工作井里露出一个脑袋，正在探头探脑地向下张望，矿灯刚好照到那东西灰白色的脸皮上，那模样活像浸死鬼，七窍里都带有淤血。

其余几人也分别有所察觉，矿灯和手电同时向上照射，几道晃动不定的光束中，就看那东西似人非人，脑袋像只被剥了皮的蜥蜴，也不知是个什么怪物，它两眼对光线极为敏感，脸上没有鼻子，只有着几层肉褶，脖颈两侧似乎还有鳃，直通到嘴边，它似乎感应到了活人的气息，吐着血红的舌头从工作井里倒爬进来。

众人在黑暗中骤然见了这东西，脑瓜皮都跟过电似的，头发根子“蹭”地一下竖了起来。

那怪物全身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浸死鬼，动作快如鬼魅，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便已从工作井里突然扑下，司马灰的“温彻斯特1887”在舱内调转不开，赶紧向前滚倒避让。

这浸死鬼似的怪物扑将下来，正落在司马灰和高思扬之间，它“咕咚”了一声，张开嘴对着高思扬就咬。高思扬惊骇之余，急忙开枪射击，“砰”地一枪击中了那怪物的胸口，12号霰弹在对方身体贯穿了一个大窟窿。凄厉的惨叫声中，那怪物直接从伏地躲避的司马灰身上滚了过去，刚一触地便蹿身而起。高思扬还没来得及重新上弹，对方就已撞到了面前，她见来势惊人，无从躲闪，只好用步枪格挡。

队伍前端的胜香邻和“二学生”同时惊呼不好，罗大舌头发现情势危急，立刻端起加拿大双管猎熊枪开火，大口径弹药顿时将那怪物拦腰撕成两段，溅得舱壁上全是鲜血。

谁知那厉鬼两只爪子却仍攥住高思扬的步枪不放，而且力道奇大，怎样也甩落不掉。

这时司马灰一跃起身，他在狭窄的船体内不敢开枪，唯恐伤到己方或是引爆了鱼雷，于是抽出猎刀从后挥落，切瓜似的劈下一颗头来，不过那厉鬼剩下半截没头的躯干竟然还没死绝，它坚硬的指骨兀自狠狠抓

挠着舱壁，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又过了十几秒钟，才终于一动不动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前后还不到半分钟，但整个过程险象迭出，众人都已出了一身冷汗，全凭舱内地形狭窄，限制了怪物的行动，否则现在就得有人到阴曹地府报道去了。

罗大舌头用猎枪戳了戳掉在地上的头颅，骂道：“这他娘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许不是压在阴山下的恶鬼？”

司马灰说：“恶鬼不应该有血肉形体，我看这是故老相传的伏尸，据说人之所凭全在魂魄，魂灵而魄浊，魂善而魄恶，如果是魂死魄滞，尸体躯壳里只剩下魄，那就会变成昼伏夜出的行尸走肉。”

其余三人也都壮着胆子上前，用矿灯照向那血肉模糊的碎尸，就见那东西有腮有鳍，爪牙尖锐，前后肢格外发达，尾骨很长。

高思扬说：“这东西嗅觉和听觉一定格外敏锐，而且还有鳃，它可能是从水里爬到Z-615舱内的。”

“二学生”刚才吃了一惊，被吓得冷汗直冒，高热竟也退了，昏昏沉沉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他说这好像是种异常凶狠残忍的原始掠食生物，听闻当初美帝有艘军舰出海巡航，带回一个从冰山里挖出的“鱼人”，为什么说是鱼人，而不是人鱼呢，因为鱼的特征非常突出，推测是在北冰洋里由两亿年前冷冻至今，解冻后居然还有生命迹象，被称为生物史上失落的一环，此事一直被列为军方绝密档案，这北纬30度线下的地底水体，也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是不是同样有“鱼人”

司马灰摇头道：“既然是军方绝密档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当年还有谣言造原子弹需要割男人卵蛋来炼油呢，这都是些不靠谱的小道消息，也能信得？”

胜香邻像是忽然记起了什么，心有余悸地对司马灰说：“它也许是Z-615上的艇员之一，你还记不记得林场老炊事员讲的那件怪事？”

二学生不解地说：“这长着鳃的怪物至多是轮廓像人，说它是某种生存在洞穴里的冷血爬虫倒更合适，怎么可能是615艇员？”

司马灰却是一怔：“此事会和途中听来的林场奇闻有关？”司马灰在前往大神农架山区的途中，顺路搭了个老炊事员的车，闲聊中听说以前林场里有个土贼，进到山里挖掘古楚国的青铜文物，可能此人只是钻进了阴峪海原始森林里的隧洞，并未深入放置楚载神兽的祭祀坑，也不知究竟掏了件什么东西，害死几个同伙后就潜逃了，最终在火车上被人逮

捕。据车厢里的目击者讲，那土贼妄图毁灭证据，把藏在包里的一个死孩子扔到了江里。土贼已经背了三条人命，横竖是个敲砂锅的罪过，他却抵死也不肯承认有什么小孩，只说自己抛到江里的是件楚国青铜器，直到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也没审出来什么结果，成为了林场里流传的一个怪谈。

司马灰觉得这事听过就算了，有没有还是回事儿呢，压根也没当真，因为整个事件连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成立，典型是田间地头的乡野之谈。当时以为胜香邻在车上昏睡，其实她也是从头听到尾了。

司马灰自认也算个有急智的人物了，却实在搞不明白“林场子审问枪毙土贼”和“在615艇上遭遇怪物袭击”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存在。

司马灰正想仔细问问，却听上层舱体中传出异响，忙把矿灯照向工作井，只见有个白影迅速闪过，从声响上判断来得不止一个。

众人皆感情况不妙，如果还有此类生物进入潜艇，在狭窄局促的弹药舱里遇上一个也是难以应付，而且地形极为不利，从作业井钻出去等于找死，于是就想抢先关闭舱盖，谁知前舱的水面一阵翻动。

司马灰立即持矿灯拨转下来，就见有个浸死鬼般的白色怪脸正从水下冒出，心知糟糕透顶，着来要被堵在船内了。

这时罗大舌头抢到近前抬枪轰击，那怪物没等爬出水面，就被掀掉了半个脑壳，舱室内都被血水染遍了，充满了浓重的血腥气息，紧跟着又有其它同类，快速从鱼雷发射舱裂缝中钻进潜艇。

司马灰见作业井里也有伏尸爬下，一把拽住还在装填弹药的罗大舌头，叫道：“挡不住了，先撤进后舱。”

众人快步退进位于潜艇第二层后部的隔舱，合力推动轮盘想要关闭舱门，但有条白森森湿淋淋的手臂也从舱外伸了进来，恰好被夹在缝隙间，使艇门无法完全闭合。

司马灰等人心里明白，此刻关不上这道舱门命就没了，一齐发声喊用尽全力，将舱门推拢，又将轮盘转到了底，那手臂中间被挤压得血肉模糊，半截爪子连皮带骨的挂在门前，手指还在不住抖动。

高思扬不敢再看，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转过身提起“电石灯”，想先辨明这间隔舱里的情况，只见是四个被固定住的大铁罐子，正待观看罐体上的标识，却被“二学生”突然按灭了电石灯。高思扬被他吓得不轻：“你干什么？”

“二学生”因紧张过度而面如土色，颤声说道：“罐子里装的是液态

氢，如果沾上一星半点的明火，Z-615就得被炸到天上去了！”

胜香邻用矿灯向四周一照，发现罐体上果然有液态氢标志，按照航行日志的记录，Z-615潜艇除了柴油发动机，还安装了正在实验阶段的厌氧装置，用来为水下续航任务提供燃料，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安排独立的舱室存放，但由于储存罐设计并不完善，具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性，所以又被称为“打火机”，看罐体仪表上的显示，这几罐液态氢还都是满的。应该没有泄露，否则提着电石灯进来，此时哪里还有命在，想到这里也不禁后怕。

司马灰得知情况，同样是暗中叫苦，他让罗大舌头顶住舱门，然后追问胜香邻：“这些爬进潜艇里的伏尸，怎么会与被枪毙的土贼有关，他到底在隐瞒什么事实？”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30度 第九话 退化

胜香邻说：“最初我看不懂615航行日志的后半部分，但我现在想通了，Z-615的艇员都成了被这座岛控制的怪物。”

司马灰摇头道：“这我就更不明白了，岛怎么会让Z-615上的艇员变成怪物？”

胜香邻心中焦灼，想尽快向司马灰说明经过，可这件事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想了想只能先从途中听说的传闻开始，因为众人对此只是道听途说，毕竟传了多年真伪难辨，于是问在林场插队多年的“二学生”，炊事员讲的怪事是否属实。

“二学生”说这是确有其事的，不仅是几个林场子，山里人基本上都知道，不过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二学生”还没到林场插队，也只是耳闻，并不曾亲见，大致与司马灰等人听说的情况一样。这大神农架原始森林野兽多而人烟少，诸如野人水怪之类的传说很多，人为的事件却非常有限，何况深山老林里岁月漫长，因此这个土贼被捕枪毙，在当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乃言奇言怪必谈之事，它怪就怪在不合常理，奇就奇在没有逻辑，让人们根本琢磨不透，谁也不知道那土贼心里怎么想的，所以时隔多年，还会经常有人提及。

高思扬表示自己也听民兵讲过这件怪事，有人说那土贼是个潜伏的特务，用死孩子的人皮包着一部电台，他发现行踪暴露，便将电台投入江中毁灭证据，至死不肯承认是为了保全同党，还有人说土贼是在山里被阴魂附体了，但这些猜测更加荒唐，也都站不住脚。

罗大舌头说：“这就是个谣言，平时很寻常的一件事，传得多了也能越变越邪乎，或许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胜香邻说：“如果此事的确属实，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那就是土贼把自己做过的事彻底忘了。”

众人尽皆愕然：“忘了……这是说忘就能忘的吗？”

胜香邻说北纬30度线蕴藏着许多带有磁性的矿层，以往在这些地区参加过地质勘探和矿井作业的人员，也有人出现过记忆力逐渐缺失的状况，那是受矿物辐射致使Tau蛋白在脑内聚集的症状，记忆链条缺失的部分没有规律，我看Z-615艇长记录在航行日志后面的内容十分混乱，尽是一些互不相关的内容，就像林场里传言的这件事情，逻辑奇怪得让人无法理解，所以我想当年那个土贼，很可能进入过存在磁层的洞穴，后来发

生的事大概都是记忆链缺失造成的，也许土贼除了盗取青铜器，还出于某种原因下手害死过一个小孩，将尸体藏在了包里，但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中间做过什么了，至于具体经过现在也无法追究，我只是受到这个传闻的启发，才推测出Z-615潜艇的遭遇。

司马灰说：“土贼的事或许如你所言，但照你的推测，倘若北纬30度怪圈同样会给人造成记忆缺失的影响，那些艇员就算把脑子里的事都忘光了，他们最多变成痴傻，又怎么会成为恶鬼般的怪物？”

胜香邻说：“因为Z-615上的幸存者退化了，它们已经变成了这座岛的寄生虫。”

众人相顾失色，高思扬问道：“这是不是属于一种返祖现象？”

罗大舌头插话说：“且慢，人好像是从猿变来的，真要返祖退化也该变成猿，我可不知道猿类会长鳃。”

“二学生”解释道：“海里的生物被陆地上的东西吸引，产生了突变，才演化成了两栖类，再转变为爬虫类，而古猿又是由爬虫类逐渐进化而成的。”

罗大舌头道：“不难啊，这猿类既然能进化成人，为什么世上至今还有猿猴？”

“二学生”说：“这个...好像是古猿分支众多，但只有其中一支具备慧根的古猿，最终得以进化。”

司马灰仍有许多不解之处，就让胜香邻再具体说一说，如果Z-615的艇员迅速退化了，那么咱们这伙人此时置身北纬30度线怪圈，是不是也将面临同样可怕的结果？

胜香邻说某些地底岩脉中，存在天然放射性元素或磁场，短间接接触有可能会对人脑产生影响，比如记忆缺失行为异常，类似西方所说的阿尔兹海默综合症，据苏军Z-615潜艇侦测，这座地底的阴山实际上是块大磁石，依前事来看，如果长期停留接触，便会出现急剧退化，最后变成丧夫了人心的怪物，和恶鬼没什么分别，并且永远被阴山束缚在此。迷航于北纬30度线下的Z-615潜艇乘员，至少在这水体中持续漂浮航行了许多个昼夜，Z-615潜艇刚被这座岛吸住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异常，但此后的航行日志就逐渐开始混乱了，艇长好像发现了这个秘密，可为时已晚。古楚传说中阴山甘后尽是万劫不复的阴魂恶鬼，其原形也许正是这些退化了的怪物，它们大概都是由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无数被扔进山里献祭的奴隶和俘虏所变，倘若Z-615潜艇上的幸存者没被这些恶鬼吃光，剩下来的人也都已变成阴山之鬼了。咱们这支地下探险队孤立无

援，当然也逃不脱这种垂噩运。

众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一想到这种结果，也不免怕上心来。

司马灰问胜香邻：“现在还剩下多少时间？”

胜香邻表示无法准确推测，不过从Z-615航行日志上的记录判断，估计最迟在一两天之内，就要有人开始出现记忆缺失的现象了。

司马灰凭生物钟估算，从发现Z-615潜艇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三四个小时了，如果阴山上确实有“天阗”存在，探险队或许还有时间找到“通道”，逃离北纬30度这个死亡的怪圈。

高思扬说：“如今Z-615潜艇残骸里已不知爬进来了多少恶鬼，咱们连这道舱门都出不去了。”

“二学生”喘着粗气说：“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了，这个辅助隔舱内的空气好像已经不多了。”

罗大舌头也觉憋闷，出主意说：“不是找到潜艇里使用的氧烛了吗？我看点燃氧烛还能多坚持几个小时，趁这功夫赶紧想办法。”

“二学生”连忙说：“别忘了这舱室是个打火机，谁敢在装满液态氢罐子附近用火？那我宁愿自己打开舱门被鬼吃掉。”

司马灰知道“氢弹”是种战略武器，能够制造出上千万吨级TNT当量的爆炸，还具有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因此也称“脏弹”。这艘装备着液态氢辅助燃料的Z-615潜艇，岂不正是一颗威力恐怖的“脏弹”？如果它在地底下发生爆炸，别说Z-615的残骸，估计整座阴山都得被炸到地表上去，甚至北纬30度线之下的怪圈也要从中断裂。此时见这辅助舱内近乎封闭，剩余的氧气支撑不了多久，但在此使用氧烛或枪支，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胜香邻说：“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因为作为燃料舱的液态氢，和武器级的氢弹完全是两个概念，但它的爆炸威力也足以将Z-615炸毁。”

司马灰寻思前舱肯定回不去，留下来很快便会活活憋死，也只能继续往后舱去了，可万一后边的舱室同样密不透风，那就真被闷成“人肉罐头”了。

他心里打着鼓摸过去转动轮盘，缓缓打开了后部舱门，所幸后舱冷嗖嗖的能感觉到空气流通。

胜香邻参照图纸，指明潜艇后部除了一处隔舱，依次还有“主机”和“辅助电机室”，通过辅助电机室的作业井上去，既是与甲板连接的

封闭舱盖，从舱体内侧应当可以打开这个铁盖。

众人见通道里一片寂静，看来这些阴山之鬼，多是经底层淡水舱爬进潜艇内部的，听动静此刻还没有绕到后舱，正可趁机脱身，等被它们发觉再想走可就难了。当下不敢耽搁，蹑手蹑脚穿过辅助电机室，司马灰推开舱盖向外窥探，借着雨雾中不时掠过的闪电，远处黑黢黢的巨大山体依稀可辨。

这时胜香邻压低声音对司马灰说：“那些怪物的感觉非常敏锐，咱们躲在Z-615潜艇里还有舱室作为依托，可一旦到了木筏子上随着洪波漂浮向前，必然会被它们察觉，这水面上没遮没拦，到时该如何抵挡？”

司马灰一听胜香邻的话就顿时警醒起来，有道是“一招不慎，乾坤难回”。此时的处境让司马灰想起当年他刚到缅甸，跟随游击队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前方遇到一条齐胸深浅的大河，河面非常开阔，众人正准备涉水渡河的时候，忽然发现丛林里有大批敌军追了上来。当时指挥员见前有河水后有追兵，而且众寡悬殊，便命令游击队强行渡河，争取尽快到对岸占据有利地形，却没想到部队涉水的速度，要比在丛林里行军缓慢得多，敌军在身后出现的时候，游击队才刚到河心，结果都成了活靶子，活着上到河对岸的十个里还剩不到一个，血水几乎把整条河流都染红了。后来司马灰经验多了，才明白那场渡河遭遇战必须牺牲掉几个人，让他们借助丛林的复杂地形留下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河，这叫做“丢卒保车”。

其余几人稍一寻思，也均是毛骨作噤，如今在行动速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乘着木筏渡过水体接近阴山，恐怕会在途中就被那些怪物追上，若平地遭遇还能凭借武器勉强应对，而被拽到深不可测的水里，却是半点挣扎反抗的余地也没有了，况且没有水和食物，即使困守在Z-615的船室内，恐怕也支撑不了太久。

司马灰吩咐胜香邻留在舱盖处监视外边的动静，随即狠下心来对其余三人说：“没什么办法可想了，唯有引爆装满液态氢的罐体，即使没把潜艇附近的怪物都炸死，爆炸产生的巨响和火光，也会把它们吓得四处躲藏，这是探险队活着接近阴山地脉的唯一机会。”

地底水体中洪波万里，Z-615艇被吸在大磁山的边缘，现在留下一个人引爆Z-615里装载的液态氢燃料罐，其余四人才有机会脱身，众人深知接触这地底大磁山的时间越久，便越有可能被它困住万劫难复，必须在“退化”迹象出现之前，找到逃离北纬30度怪圈的途径，片刻不容耽搁，司马灰说的计划虽然可行，但谁留下谁就是个死，应该让谁留下呢？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一话 不死之泉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刀子般的眼光落在高思扬身上，以为是确定了人选，忙说：“亏你想得出来，竟让个女的替咱们送死？那就算侥幸逃得性命，将来也没脸见人了。我看与其这样，倒不如让二学生压后。”

“二学生”惊慌失措：“这事太突然了，我……我……我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还需要点时间……考虑考虑……”

罗大舌头说：“还考虑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别犹豫犹豫的，咱活就活个痛快，死也死个壮烈，要劫劫皇杠，要玩玩娘娘，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辈子匆匆忙忙稀里糊涂的说过去就过去了，想有点意义多难啊？你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因公牺牲永垂不朽，还可以永远活在全体人民心中，这么光荣的好事上哪找去？”

高思扬实在听不下去了，她含泪直视着司马灰问道：“你凭什么决定别人是死是活？”

此刻身在险地，谁都不敢大声讲话，司马灰也只好尽量压低声说：“罗大舌头净他妈的打岔，我可没说让谁去引爆液态氢燃料罐，你的背包里是不是还有电石？”

高思扬恍然醒悟，“电石灯”使用化学照明光源，构造简易坚固，电石遇水就会立即燃烧，放出烁亮的白色火光，遇到氧气不足便会暗淡发蓝，尤其适用于矿井隧道作业，是探险队在地底行动的必备之物。

存放电石的盒子必是密封防潮，否则有水渗进来可就引火烧身了。通讯组加入行动之后，“电石灯”一直由高思扬使用，备用的电石盒子也都放在她的背包里。探险队虽然没有雷管导火索之类的延时引爆器材，但打开潜艇两侧的平衡水箱，使地下水淹装有液态氢罐体的舱室，就可以利用电石燃烧现象，引爆Z-615潜艇。

众人当即摸回辅助隔舱依计施为，随后钻出潜艇，攀着甲板侧面的舷梯返回木筏，司马灰拔刀砍断绑在垂直舵上的绳索，这段史前古树的躯干被洪流推动，立时向前漂浮，或许是雨雾掩盖了气息和声音，所幸一切顺利，眼看筏子漂过了潜艇尾部的螺旋桨，突然有道闪电经空，就见潜艇漆黑的外壳上有十数个白色物体，正在向下快速爬行。

司马灰等人惊呼一声不好，抄起步枪拼命拨水，其实木筏在滚滚洪波中漂动的速度已是极快，转瞬间便向前驶出几十米远，距离阴山地脉已经不远，但也在同时察觉到水里和远处山体间都有伏尸逼近。众人知

道仅凭手中枪支根本压制不住，均盼Z-615潜艇尽快爆炸，以便趁机脱身，可迟迟不见动静。

这时罗大舌头猛地一拍自己脑袋。叫道：“搞砸了，刚才我好象没把电石防水的密封盒子打开，电石接触不到水根本不会燃烧，这摩非定律太狠了，你说它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呢？”

司马灰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骂道：“别扯那些不咸不淡的，我看真是该对你采取永久性人道主义措施了。”

这二人嘴上争执，手里的枪支都已是弹药上膛，只等那些阴山恶鬼接近，便豁出命去拼个够本，但筏子持续不断的向前漂浮，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异动。

众人心下莫可名状，附近的行尸走肉怎么踪迹全无？相传桃木能辟邪镇煞，难道是乘以渡海的古树气味将它们驱退了？可这史前树种虽然罕见，但除了质地紧密，也没见有什么稀奇之处，又寻思是否是被别的东西吓走了？

不知不觉间木筏已触到岩石搁浅，五个人满腹疑惑，一时不敢冒进，就见面前的山体齐整壮阔有如城郭，显露出来的部分呈“凸”字形，它似乎是一块单体不可分割的庞大岩盘，兀突地沉眠在这空寂无物的水体中，表层多为苔藓覆盖，显得阴郁荒凉，受时间和环境侵蚀形成的裂痕，就像无数条沟壑深谷，高处云缠雾绕，难窥全貌，众人为其气势所慑，大气也不敢出上一口。

司马灰用手触摸苍纹密布的岩层表面，发觉质地和色泽都近窑砖，心想：“此地就是巫楚传说中的阴山了？中国古代有过仙山在海上漂浮的记载，西方则传说地下有泉，饮之能得不死，厌世则升天，但没人知道传说中的泉水在哪。看地底洪泉极深、阴山伏尸，想见那些古老得近乎神话的传说毕竟有些来历，其本质相同，只是表象各异。”他见跟在身旁的“二学生”脸色怪异，就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二学生”似是怕惊动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俩眼直勾勾盯着司马灰手中的步枪，悄声说道：“这地方很不对劲，它让我想起了……”

司马灰心下不以为然：“我他娘的也真是信了你的邪，别在这大惊小怪的，这山体形势虽然险峻古怪，似乎有种很不协调的感觉，可又怎么能同‘1887型扛杆连发枪’扯上关系？”

“二学生”问道：“温彻斯特1887这种枪支何以得名？”

司马灰说：“这谁不知道呢？温彻斯特是著名的美国军火制造商，塔

宁夫探险队这种武器设计制造于1887年，利用手柄扛杆式枪机上弹，虽然是使用12号无烟霰弹，但后来我才看出它被加装了膛线，弹丸射击后聚集不散，减小了杀伤面但增强了威力，更能适应狭窄多变的地下环境，也可以算是步枪了，现在看也并不落伍，性能非常可靠。”

“二学生”道：“我这也是听来的事，正是因为这个美国连发武器制公司，生产制造了多款枪支，并得到广泛应用，死在温彻斯特步枪下的亡魂不计数，使得这个家族灾祸不断，其实西方人也迷信，所以就建了一座大宅，后世称之为“温彻斯特鬼屋”，在它的建筑结构中，便有几处用到了位置歪斜扭曲的设计，相传这样“改变带态”的做法，可以困住那些亡魂。”

司马灰等人从未听说过此事，都感到无法相信，这世上胡编乱造之事甚多，却少不得依经旁注有个边际，难道西方人也懂得按照风水秘术布置阴阳窟宅？司马灰不再理会“二学生”，当即招呼众人举步向前，寻着平缓处蜿蜒上行。

“二学生”走在队伍里还坚持声称此事绝非捏造，据说温彻斯特通过连发武器公司制造贩卖枪支，攫取了丰厚利润，但家族成员一个接一个的非正常死亡，最后只剩下老温彻斯特的妹妹莎拉继承了大笔遗产，但子女和丈夫相继离世，使莎拉变成了一个空守着金山的寡妇。某天她乘马车外出，因意外轧死了一只黑猫。从那开始，莎拉夫人经常能通过镜子，看到那只黑猫蹲在自己身后，可当她迅速转头察看，却又空无一物，到了夜里更是噩梦不断，闭上眼就会感到阴风阵阵，围着床铺打转。

莎拉并不信教，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一位巫师，希望借助巫术驱魔。巫师占卜出温彻斯特家族的气数将尽，那些惨死枪下的亡魂迟早要找上门来讨还血债，现在发生的这些可惊可怖之事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灾厄将紧随其后。如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散尽巨额遗产，因为这笔钱都是拿人命换来的，是一笔受到诅咒的财产，谁得到它谁就会同时得到厄运。另一个选择是对抗命运，当然这是一条永远回不了头的不归之路。

莎拉是失女丧夫的孤家寡人，亲朋好友基本上都死绝了，但她性格坚韧，也不愿放弃奢华的生活，考虑到最后决定选择第二条路，用这笔受到诅咒的财产保护自己。

按照巫师的指点，若是想继续活下去，必须迁往西海岸，建造一幢全新的房屋居住在里面，但这座房屋却永远不能竣工，要持续进行施工和装修，什么时候施工停止了，那一天就将是莎拉的死期。

著名的“温彻斯特鬼屋”便从此诞生了，整幢房屋在38年之内没有停过工，几百个房间今天造了明天拆，屋内到处都是暗道和密室，她想利用迷宫般的布局与亡魂周旋，所以没有常规意思上的蓝图，结构穷尽怪异之能，楼梯的尽头也许是堵墙，打开窗子则是台阶，诺大个房屋里没有一面镜子。

莎拉为这处大宅花费的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直至与世长辞，后来“温彻斯特鬼屋”变成了当地文物，还被设为博物馆供人参观游览，但该幢房屋的正门不仅位置偏斜，而且上百年来从没开启过，就连美国总统前来参观，都不敢从正门进去。可能认为阴魂幽灵无法通过这种门户，活人进出也属不祥。这就诸如一方之民，约定俗成都不作某些事，都不说某些话，所谓“禁忌”的便是。

众人听“二学生”言之凿凿，好像还是有些根据的，这位继承巨额财产的孀妇，其所思所行实是让人难以理解，可见世相百态，无奇不有。而“二学生”则是想告诉大伙这阴山形势古怪，也不符合自然界正常之态，所以那些魂死魄存的行尸走肉都在周围潜伏，不敢接近山体，探险队才得以脱身。

说着话已行至山根底部，先前借着闪电看到座漆黑模糊的山体，从中部陡然拔起，也就是从侧面看“凸”字形上方的部分，此时走到跟前发现其实是个奇大无比的洞窟，它大得与这山体不成比例，就像把整座山峰挖去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便是这洞口轮廓。

众人心中惊奇，停下脚步用矿灯四处照视，只见洞外地裂处枯骨累累，看上去多为许多年前死掉的阴山之鬼所留，因此觉得“二学生”的推测并不准确，那些退化之物显然是历代蛰伏在地下水体和岩洞深处，在正常情况下，生人到此必然遭受袭击，如今却出现了一个“有违常理”的情况，司马灰预感到在这反常迹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更大的凶险。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二话 洞比山大

相物古术有言：“阴阳不可测者谓之鬼，玄深不可知者谓之神。”司马灰等人在阴山里发现的这个大洞，也正应着此言。

胜香邻从未见过这种地质地貌，她向深处观察了一阵，只觉越看越深，难测其际，对其余几人说道：“你们瞧，这山体内部好像都是空的。”

高思扬骇然说：“大神农架原始森林里奇洞异穴所在皆有，却也没见过这么古怪可怖的山洞。”

“二学生”点头道：“阴峪海下存在的洞窟规模比这里大得多，可形势如此怪异的好像还真没有，而且这种不协调的恐怖感还很难形容……”

罗大舌头说：“这有什么不好形容的，凡事都有个比例，好比你的脑袋是座山，眼睛、鼻子、嘴和耳朵是山洞，别管脖子以下怎么样，即便脑壳里面全是空的也并不奇怪。可你想想，如果一张嘴占了整个脑袋的三分之二，那就未免太吓人了。”

“二学生”听罗大舌头打的比方虽然诡异，却也非常恰当，最准确直观的概括这里就是“洞比山大”。

司马灰此前推测古楚传说中的阴山，有可能是地底岩脉脱落形成，在水体中绕着北纬30度怪圈缓缓漂浮，它若只是深山空洞倒不足为奇，但这无根之山内部中空，实是出乎意料之外。由于周围环境漆黑，无法看清地貌形势，司马灰也不知道所谓的“天阹”是否真在此处，相传这东西从亘古已有，乃是度量天地之物，能够自行自动，或许类似轩辕黄帝利用地底磁山之理所造的“指南车”，其中还有仅深藏在地层最深处的黄金水晶，楚幽王盒子中的“遗骸”即是从此得来。而“天阹”也是进入深渊的通道，这条通道的尽头，即存在着考古队幸存者想要寻求的谜底。如今逆水行舟回头难，众人到此已无任何顾虑迟疑，虽一时想不透这阴山洞穴里有些什么，想来这山下无根，洞中纵然深广难测，也总不至于是个无底之窟。

司马灰打定了主意，就让“二学生”把背包里剩余的氧烛、火把、弹药，都取出来分给众人携带。

“二学生”一边分发物品，一边愁容满面地告诉司马灰：“步枪弹药还有不少，火把和信号烛却是用一根少一根了，电池电石一类的照明能源也所剩有限，如果不节约使用，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了……”

罗大舌头说：“咱的干粮罐头可是一点也不剩了，估计等不到摸黑就都饿趴下了。”

司马灰说：“要是短时间内找不到离开北纬30度怪圈的通道，大伙全得变成阴山里的行尸走肉了，所以其余的事别多考虑，先撑得过今天再说。”说罢拿笔在手背上写了几行字，用来提醒自己：“一旦开始出现记忆缺失的迹象，千万别忘了给自己脑袋上来一枪。”随即抖擞精神，准备进去探明情况，可他刚走出几步，却忽然闻到背后有股尸臭，这种气息在大神农架阴峪海多次出现过，好像是那个采药哨鹿的土贼。

司马灰动念到此，心头猛地一紧：“难道是那个练过僵尸功的老蛇？”

在“楚戟神兽”坠入地底水体之时，司马灰亲眼看到此人被怪鱼吞掉多半截，只剩脑袋和胳膊还露在外边，即使他天赋异禀，服食过千年灵芝，终究没有哨兜天的本事，即便没葬身鱼腹，也绝不可能大难不死，肯定早已变成了一具真正意义上的死尸，但洪波茫茫，浩淼无极，这土贼的尸体怎么会在阴山出现？

司马灰心念一闪之际，迅速转身观看，发现罗大舌头等人都在身后，唯独不见了“二学生”。

众人共同踏过炼狱，经历了一切考验，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摸爬滚打，彼此间默契已深，其余三人见司马灰突然转过身来，也都在同时觉察到后方情况有异，立时散开几步，持枪举灯向后照视，只见身后漆黑一团，毫无活人气息。

众人记得二学生”刚刚还在附近，手里拿着手电筒照明，才一眨眼的工夫，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司马灰发觉死人气味离得很近，对同伴打个手势缓步向前，矿灯的光束也跟随推进，赫然在黑暗中照到了“二学生”的脸部，但那惨白的脸上五官扭曲，瞪着两眼嘴部大张，僵住了一动不动，显然是气息已绝，在他身后有另一张湿漉漉的怪脸，形若古猿，面颊上斜带着一条刀口，那刀口像孩子嘴似的往外翻着，里面露出的皮肉，都已腐烂发白了。

众人又惊又骇，来者不是“老蛇”又是何人，他脸上伤口还是被罗大舌头用猎刀所劈，此贼擅别“四气五味”，满身铜筋铁骨的横练硬功，被活埋在坟包子里，尚能用龟息之法偷生，但这时看来，那本是血丝密布的眼睛，却黑得有如一对窟窿，身上折断的肋骨，更是有几根从胸前白森森地戳了出来，看样子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哪里还是活人，也许确是死后尸起，破了鱼腹脱身，阴魂不散地尾随而来。

众人即痛惜“二学生”丧命，又惊骇于这土贼尸变，而司马灰感到阴寒之气耸人毛骨，肌肤为之起粟，先前在“楚戟神兽”里发生的诡异情形，全都浮现在脑海之中，当时他不顾禁忌，冒险揭开了楚幽王的铜盒，受到盒中“遗骸”吸引，洞底阴风骤起，同时有浓密的磁云涌出，那应该是古楚壁画中被描绘为“箱中女仙”的鬼怪出现了，落在黑雾里的罗大舌头当场死亡，众人被迫退进“楚戟”内部躲避。接下来罗大舌头突然死人还魂，惊得那土贼心虚胆寒逃至洞外，遁入了雾中不知去向。

等双方再次遭遇之时，司马灰看到老蛇嘴里伸出一条黑乎乎的手臂，似乎此人在雾里便已毙命，却被磁云里的妖怪钻进了体内，大概壁画里描绘的那些东西，必须借助死人躯壳才能离开黑雾，它们似乎能将活人瞬间麻痹，变成僵死之态，随即借躯而行，被其附身者就算是彻底死亡了，否则还有希望复苏过来，这是唯一能解释罗大舌头为什么会“野鸡诈尸”的原因了，所以此刻跟着众人来到阴山的行尸，并不是土贼老蛇，而是古楚壁画里屡次出现的“箱中女仙”。云深无迹

倘若那土贼是个死而不化的僵尸，总归有其形质，倒也容易对付，可巫楚壁画里描绘的鬼怪，却不知究竟是何等异常之物，现在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东西是躲在土贼尸体中浮水至此，想那土贼体质虽然异于常人，可在茫茫洪波中漂浮太久，尸身都被浸的软烂如泥了，所以它还要再找有生者移形换壳，这才跟随着气息和光源来至洞口，“二学生”便是出其不意受制，陷入了肌肉僵死的状态。

这么短一瞬之间，司马灰的种种疑惑和猜测一齐涌上心来，心知要立刻出手，否则等“箱中女仙”脱离土贼尸壳，转而进到僵死的“二学生”体内，到那时就回天乏术了。

此刻其余三人也均是极为骇异，罗大舌头见到那古猿般的怪脸从“二学生”身后浮现，咒骂道：“这些死不绝的土贼！”喝骂声中，举起手中的加拿大双管猎熊枪迎头射击。

司马灰急道：“别用火器，这是楚国壁画里的鬼怪！”

但这声招呼迟了半秒，罗大舌头还是抠下了扳机，只听“砰”地一声轰响，枪火闪动中，也没看清那土贼的尸体如何移动，竟已无声无息地欺近身前，罗大舌头顿觉寒气切肌，全身毛发竖起，还不等叫出声来，便舌头根子发硬，像截木桩子似地摔倒在地。

司马灰看到土贼尸体的脑袋被大口径猎枪轰没了，两手却兀自扑住僵死的罗大舌头，从腔子里冒出一道似是有形有质的黑气，直奔罗大舌头嘴里钻去，也不由得感到全身毛骨耸栗。他擅别物性，虽不清楚巫楚

壁画中描绘的“箱中女仙”到底是些什么，但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已看出这东西的本质极阴极寒，却追光逐热，“二学生”所拿的手电筒，是从Z-615潜艇里找到的照明工具，光线亮度高于其余几人安装在“PithHelmet”上的矿灯，所以是“二学生”最先受到攻击，而罗大舌头使用猎熊枪轰击，瞬间产生的光热更大，才引得它放开已经僵如槁木的“二学生”，掉头扑向手持猎枪头顶矿灯的“罗大舌头”。

司马灰眼见情况危急，却无法可想，只得端起“1887型杠杆步枪”射击，先将那“箱中女仙”从罗大舌头身边引开，枪声未落，他就发觉那团附在尸体里的黑雾已挣脱出来，裹着一阵阴风扑面掠过，但并未与自身接触，反倒冲着旁边的胜香邻和高思扬去了。

原来胜香邻见机之快，并不输于司马灰，知道那“箱中女仙”钻到谁的身体里，谁的命就没了，拦住准备使用步枪的高思扬，取出一支“塔宁夫探险队”留下的鱼油火把，打算迎风晃着了抛向远处，谁知那团黑雾来得好快，刚点燃的火把就倏然转为暗淡。

司马灰见状额上青筋直跳，心想眼下能拖一秒是一秒了，立即抢过胜香邻手中的火把，一个箭步飞身蹿出，就觉接触到阴魂般的恶寒之意从后紧随，他满拟借着纵跃之势将火把抛开，然后就地躲避，等缓过这口气来再设法周旋，但满目漆黑，混乱中难辨方位，又用力太过，没拿捏好分寸距离，居然直接跳进了那个深不可测的山洞，身体如同风筝断线石沉大海，“呼”地一声直坠下去。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三话 乘虚不坠

司马灰虽然没有“飞燕掠空、蜻蜓点水”一类的轻身本领，却也练过绿林中的翻高头，擅长攀爬提纵之术，体内有股透空的浮劲儿，翻墙越脊不在话下，但毕竟不是飞鸟，此刻忽然足底踏空坠落深洞，再想回可回不去了，只听耳侧风声不绝，自知不管这阴山洞穴深浅究竟如何，反正在洞口用照明距离20米左右的矿灯探不到底，过了这个深度，定然骨断筋折有死无生，想到这心中也不禁为之一寒。

这时司马灰的步枪和火把还分别握在手里，那鱼油火把触风不灭，淋雨不熄，下坠当中虚虚晃晃地照到洞壁间遍布苍纹，似乎可以着手，估计凭自己“蝎子倒爬城”的身手能够在壁上挂住，但与洞壁相距三五米远，且向内凹陷，触手难及，他身体处于高速下坠状态，也无从借力横移。

司马灰清楚生死之别，就系于这瞬息之间，只好奋力求生，撒手放开火把，随即将“1887型步枪”向侧面射击，那12号弹药出膛时带来的后坐力，将他身体由上向下坠落之势撞得稍微偏移，使腰腹在空中有力可借，扔下步枪一个筋斗翻向洞壁，指尖摸到岩层起伏的苍纹就紧紧挂住。

他祖传的“蝎子倒爬城”，乃是绿林四绝之首，要学这门功夫，起练时除了肘踵之力，还得凿一根铁钉在城墙上，以手指拈住钉子，全凭指力将身体悬空离地数尺，所以他这身提纵攀爬之术远非常人可及，但死里逃生，前心后背也全是冷汗。

这一口气还没喘匀，忽见身侧洞壁上亮起一大片微光，他还道是自己摔得头昏眼花发错了，再定睛细瞧，发现好像是洞穴内壁有腐磷残留，被摩擦产生的大团鬼火，光雾中隐约有个女子身形，四肢又细又长，却看不清头面手足。

司马灰惊骇失色，巫楚壁画中的鬼怪果然是些阴魂，当年洪荒泛滥，禹王导河治水，茫茫禹迹探至四极，又在涂山铸鼎象物，遍刻世间魑魅魍魉之形，这是使人们事先了解这些怪物，以免受其侵害，那禹王鼎山海图志保罗万像，连大神农架阴峪海下的史前子遗生物都涵盖在内，却为何没有存在于磁雾里的“箱中女仙”？而古楚国壁画中记载的形态，却是极尽神秘诡异之能，外边的箱子也许是死尸，暗指它能借尸而行？可又似是而非，另外这东西吞噬光热，被人看到本体的机会，几乎没有。

司马灰稍稍这么一怔，那阴魂已攀着洞壁迫近过来，此时看得更加清楚，心里也是愈发吃惊，只见这东西犹如一缕黑雾，似是有形而无质，四肢触到壁上带出一团磷光，冷飕飕的阴风透入肌骨，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这才回过神来，骂声：“入娘贼！”急忙施展蝎子爬，倒攀着岩纹躲闪，怎奈那洞壁异常险陡，矿灯在漆黑的洞穴里的作用也极为有限，想逃却已不及，只觉自身被一股怪力揪住，再也挣脱不开。

司马灰知道若被那阴魂接触，瞬间就会僵如枯木，随后只有任其摆布的份了，此刻感到身后一紧，心里不禁发慌，脚底下打滑，险些又从壁上掉落，但随即发现手脚依然入股，借着壁上鬼火回头一看，原来那团黑雾般的阴魂伸出长臂攫人，刚好抓住他的背包。

司马灰暗道：“祖师爷保佑！”急忙脱开背包带子，顺着陡壁攀向洞底，同时心中猛一转念，自付掉在漆黑的洞穴内部，即便使尽浑身解数，也绝难摆脱雾中阴魂纠缠，这东西吞光吸热难窥其形，毫无反应对的余地，只有先趁洞壁鬼火看清这“箱中女仙”的真身，才知道是否有破绽可寻。

如今恰是生死关头，这机会稍纵即逝，岂容多想，司马灰也是胆大包天，敢于以身涉险，当即横下心来关掉矿灯，他虽不懂土贼那龟吸吐纳的行尸之法，但清楚人之呼吸为生者之气，一呼百脉皆开，一吸则百脉皆合，于是深吸一口气，伏在壁上再也不动，眼看那道磷光裹着一团黑气自上而下，瞬间已到身侧，果真变得迟缓起来。

司马灰全身毛发森竖，大着胆子望过去，只见面前有层薄如蝉翼的透明胶质悬浮在洞壁上，磷光下能看到自身的投影赫然就在其中，而这层透明物形状如伞如箱，有个黑蒙蒙似人非人的东西裹在里面，形状就像个身姿诡异的女子，每条肢体都分为数十条更细的刺丝。

司马灰心中一凛，此物有些像是深水中的“幽灵水母”，或是某种“箱形女仙水母”。禹王鼎山海图中涉及了许多可惊可骇的奇异之物，也并没有这东西的相关记载，但司马灰存了先入为主之见，只注意察看自大神农架阴峪海之下的图案，没考虑到怪圈周围的情况，而那古鼎年代久远，图形古典，与巫楚壁画上描绘的“箱中女仙”相去甚远，在禹王鼎里的记载也非常少，大意是“古称浮蛆，乘虚不坠，触实不滞，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单从鼎身上铸刻的夏朝古篆上几乎没法理解。司马灰通过这几番接触，终于看出它的内脏近似女子人形，裹在一层可以收缩的透明胶质中，带有无数条可瞬间致人僵化的毒丝触手，体内也没有脊椎，也可以承受磁雾中的巨大压力，甚至能够在雾中移动城邑，但离开磁雾可能难以生存太久，因此要借助土贼的尸体才能浮水而至。

司马灰脑子里一连闪过三五个念头，却想不出任何应对之策，倘若稍做接触，就会立刻被这鬼怪般的东西刺丝缠住，眨眼间全身僵硬，连眼珠子都不能转了，想见此物毒性迅猛，几秒钟之内就奈散布全身。

司马灰见“浮蛆”附在洞壁上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估计闭气之法并不完全管用，想到会被这个内脏像女鬼似的怪物从嘴里爬进体内，心中更是发毛，也自沉不住气了，心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当即向着漆黑的洞底直溜下去。谁知那“浮蛆”来势奇快，他刚刚下落，就觉身上一阵颤栗，竟已被毒丝刺进了体内。

司马灰猜测这个近似“箱形女仙水母”的阴魂，只适应地雾里的环境，一旦从雾中脱离，就必须寻找血肉之躯维持生存状态，而且要不断重复这一过程，此时紧贴在洞壁落下，不重复这一过程，此时紧贴在洞壁落下，不料身上却已被“浮蛆”体内下垂的刺丝裹住，霎时间万念如灰。

而司马灰正呈下坠之势，那“浮蛆”幽灵般的内脏受其带动，也跟着从壁上脱落，近乎透明的箱形薄膜向后翕张开来，内脏都被扯到了他的身前，使得坠落之势略为延缓。

从被刺丝接触，再到躯体僵硬失去意识，其中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就在这瞬息之间，司马灰实不甘心就死，他心念动如闪电，趁着左手还未麻木，摸出怀中的氧烛咬掉拉环，对准那团黑雾般的腔肠按去，但没等胳膊没伸展开来，左臂便已失去了知觉。

那氧烛本是众人准备探洞之时，防备遇到封闭狭窄空间出现缺氧状况，其结构就是一个铝罐，底部有一层药物，扯掉拉环就会燃烧，提供少量氧气，它在司马灰手中“哗”地一下着了起来。那“浮蛆”受到光热吸引，立刻伸出腔体攫住氧烛。岂料氧烛罐子口径狭小，那黑雾般的腔肠向内一钻，烛火顿时熄灭，罐内形成了真空状态，反倒将它的内脏紧紧吸住，“箱中女仙”和幽灵水母一样没有脊椎，体形可大可小，缩成一团便可从人口中钻入，却终究是有质之物，腔肠顶端捏起来足有一个拳头大小，最是敏锐不过，这时被铝罐吸住就以触手挣脱，但它体内仅具一层细膜，只听“啪”地一声轻响，竟将内脏覆膜撕破，顿时流出满腔黑水，跟司马灰一同样落在洞穴底部，旋即化为乌有。

司马灰从岩壁间坠落的地方，距离洞底并不太深，又被那“箱中女仙”拖拽，但落在地上仍是摔得不轻，只是身体已僵，变得毫无知觉了，过了许久才渐渐恢复，接连呕了几口黑水，神情恍惚不振，就像刚刚死过一次，眼前金圈乱晃，一看其余几人也都到了洞底。

司马灰听众人说及经过，才知道先前掉进洞穴之后，胜香邻唯恐他有什么闪失，随即追了下来，却只见他僵倒在地，也不见那雾中阴魂的去向，而另外两人中毒较轻，陆续醒转过来之后，便跟高思扬一同下来汇合，此刻见司马灰化险为夷，终于把揪着的心放下了。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巫楚壁画里的小娘们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把她给收拾了？”

司马灰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只觉身上奇疼彻骨，忍不住嚙着牙花子吸了口气，脑袋里却仍然发空，竭尽全力回想最后几秒钟的情况：“我好像……给它拔了个罐子。”

高思扬说：“你刚才躺在这里挺尸，可都把我们急坏了，怎么还有心思胡言乱语？”

司马灰脑中发懵，过了一阵神智恢复，才把自己知道的经过简略说了一遍。

众人听罢并无释然之感，虽然终于弄清楚了“楚幽王盒子”以及“楚载神兽”附近出现的异象，可解开的谜团也使余下的谜团更加突出，想不透让土贼把“遗骸”转移的人是谁，“天匐”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大得出奇的山洞又是什么地方？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四话 大海波痕

司马灰平生所历之奇，以“占婆王匹敌神佛的运气、罗布泊极渊沙海中的时间匣子、北纬30度水体怪圈”为最，想来世上诡秘古怪之事莫过于此了，却总都有些线索可寻，唯独涉及到“绿色坟墓”，就完全找不出任何头绪，一直纠结在“死循环”里越陷越深。他仅知道“绿色坟墓”妄图掌握深渊里存在的秘密，如今全部的希望，只悬于这最后一条渺茫的线索，那就是抢先在阴山里找到“通道”。

他自打掉进山洞之后，借着岩壁上的鬼火，看到了“箱中女仙”的真身，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使用氧烛将至于死地，随即失去了知觉，而罗大舌头等人则是刚下来不久，谁都没顾得上观察周围地形。

此刻胜香邻点起了火把照明，司马灰趁亮在洞底找回了背包和枪支，但发现“1887型杠杆步枪”摔坏不能使用了。胜香邻见状便将自己的“1887型步枪”交给司马灰，她则向罗大舌头要了那柄瓦尔特P38手枪防身。

当前面临的危机，就如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会落下，司马灰能感觉到死神的脚步越来越近，当然是不敢懈怠，立刻将步枪背到身上，忍着疼举目四顾，这里的洞壁含有磷化物，不时冒出鬼火，在相物之术中称作“阴烛”，显然是死的人多，尸气凝聚而成，离远了就看不清楚，照明还是主要依靠矿灯和火把。

众人眼见洞穴规模宏伟，火把虽然明亮，也只能照及一隅，估计深浅只相当于洞口直径的一半，底下也没有洞口那般宽阔，周围古壁削立，齐整异常，岩壁上全是一层接一层的苍纹皱褶，每层都有半米多高，轮廓清晰，宛似波涛汹涌的大海。

司马灰记得有种上古地层痕迹，被称为“大海波痕”，他以前在宋地球的书里看过这类插图，此刻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也不禁惊异于天地造化之雄奇，人工画卷又岂能摹其万一，但洞中空空如也，与先前的推测完全不同。

高思扬不明白“天阹”为何物，她问司马灰：“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灰说人生在世都是匆匆过客，肉身凡胎难免一死，相传人死之后，形灭神存，只有一缕幽魂不散，还可重入轮回，也有不少人生前坏事做尽，要被打到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所以阴山就是关着这些恶鬼

冤魂的地方，据说这座阴山里有圆盘形的物体，亘古已有，关于它的相关记载也不算少，却都是稀奇古怪，根本让人无法理解，在没看到实物之前，我也是丝毫琢磨不透。

高思扬又问：“可这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咱们会不会找错地方了？”

司马灰说：“这座漂浮在北纬30度怪圈里的磁山，肯定就是阴山了，因为它与巫壁壁画里的记载完全吻合，但现在距离这么近，磁山为什么没有将猎刀步枪吸住，以及古人在山里发现遗骸的具体地点，还都不得而知……”

这时众人已翻过一道接一道的地层波痕，摸索到了对面一侧的岩壁附近，就听洞口传来些细微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攀壁而下。

司马灰等人立即停下脚步，屏住呼吸听了几秒，不由得相顾变色：“是这阴山里的行尸走肉！”

众人原本还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直没受到“伏尸”攻击，想见它们多在距离水体较近的地方，以便掠食求生，先前可能惧怕“箱中女仙”，才纷纷躲避藏匿，此时却嗅到了生者气息，就跟着爬进洞来。

众人心下雪亮，这些魂死魄生的“伏尸”凶狠残忍，行动极为快速，加上洞穴里漆黑无比，倘若是成群结队的扑过来，凭这几条步枪恐怕无从抗衡，他看到火把照耀下，岩壁底下有三个形状很规则，城门大小的窟窿，云深无迹立刻拔足奔去。

“二学生”两条腿发软，稍慢了几步，就觉身后有“咕咕啾啾”吞咽口水之声，心里更是发慌，想着千万不能回头，还是忍不住后看了一眼，当时阴烛忽明忽暗，就见一张带着淤斑的灰白大脸近在咫尺，顿时惊骇欲死，腿底下更不听使唤了，被那“伏尸”一把揪倒在地。他见“伏尸”张开血盆大口咬了下来，不禁吓得高声惨叫。

谁知那“伏尸”嘴部越张越大，转瞬间竟张成了一百八十度，下巴像块破帘子似的垂到了胸前，鲜血决堤一样从嘴里涌了出来，流得“二学生”满身满脸都是，他瞪目结舌，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木雕泥塑般躺在地上呆呆发愣。

原来是罗大舌头发现“二学生”情况不妙，而加拿大双管猎熊枪杀伤面太广，近距离根本不能使用，情急之下直接用手驱住了“伏尸”张开的大嘴，晃臂膀运足力量，暴雷也似断喝一声：“开！”居然“咔嚓”一声，把那“浸死鬼”的上下颌骨从中掰开。

这时另外三人从后跟来，目睹了罗大舌头空手竟有如此蛮力，惊心

动魄之余无不叹服，当即拽起地上的“二学生”，从岩壁下的豁口里鱼贯而入。

众人穿过岩壁，举其火把一照，见是个规模相近的洞穴，才知这山体内部是洞中套洞，被岩壁隔成了两间石室，同样齐整得近乎诡异，只不过这间石室顶部封闭，而岩壁底部孔穴贯通，没有东西可以遮拦。

众人不敢停留，举着火把继续往深处走，却见尽头的岩壁下，仍有三个并排的窟窿，竟与刚才穿过的那道岩壁一模一样，但身后“伏尸”跟得太紧，他们来不及再看周围地形，只好硬着头皮埋头钻进去，出去一看还是一间石室，不免更是骇异。

五个人一路深入，也不知穿过了多少道岩壁，而每道岩壁对面都有一间石室，却不见地形有任何变化。

众人越走心里越是发怵，这山洞里古怪已极，天晓得它通着什么地方。如果山体内部的结构是鬼斧神工天然造化，那也不可能是几十间石室都被岩壁隔开，各自的规模形状又都完全相同，更看不出有人力开凿的痕迹，甚至可以完全排除人为的假设，因为这种工程绝不是人力能为，究竟是地形相似？还是始终在两点之间重复经历着同一个事件？

阴山伏尸在身后紧追不舍，只是受地形限制不能一拥而上，众人被形势逼迫，脚下一步放松不得，不停地向穿过一道又一道岩壁，根本顾不上去想什么，却见这山腹中的石室无穷无尽，渐渐两腿酸麻，呼吸变得沉重，心中更是打颤。

“二学生”实在跑不动了，被众人拖死狗般地硬拽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其余几人，恐怕跑到死也没用，这个山洞里面实在太诡异了，试想天然山洞的内部结构怎么会完全相同，而且不是一处两处相同，是至少几十个石室都一样，像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这地方简直就是迷宫般的“温彻斯特鬼屋”。

罗大舌头也叫道：“打没进来之前我就觉得不对劲，我看咱多半被这山洞里的阴魂缠住，中了障眼法了，不来点黑狗血是出不去了。”

司马灰闻言心中一动，想起当年在京听过的一件怪事，那是说早年间有个书生，家境贫寒，在京郊一处荒园里苦读，打算赶在大比之时搏个出身光宗耀祖，天底下的读书人大多如此，但想得容易做得难，旧时科举制度的状元进士，都如筛孔筛出来的一般，每科总共能有几人高中？这书生连考了几年都是名落孙山，某夜月明星稀，他独自一人在荒园徘徊，对着月亮吟诗遣怀，忽听墙头有人咯咯发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绝色美女，从墙外探头进来看他。自古道：“灯下观男子，月下看美

人”。书生一见那美女在月下明艳无方，顿时看得呆了，以为是有哪家小姐暗中仰慕自己才华，特趁月夜前来私奔野合，不禁喜出望外，赶紧整顿衣冠打开园门迎接，谁知来到门外一看，发现那竟是一条米斗粗细的大蛇，在墙下顶着一颗美女的脑袋，听得园门开了，便转过头来冲着他挤眉弄眼，惊得书生三魂不见了七魄，逃回房里反锁了门户，紧接着就听到有人砸门呼唤其名，书生哪里敢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就匆匆收拾行李逃回了老家，但此后夜夜入梦，都会回到月下荒园，将前事重新经历一遍，如此反复不断。那书生受不得吓，没多久便病入膏肓，眼瞅着堪堪废命。最后幸得一老叟相救，他授予书生秘诀，在遇梦回荒园便立刻咬破自己食指，就能立刻从重复的噩梦中惊醒过来。这个传说版本甚多，如今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书生一定是被妖物所缠，破了障眼法即可安然无事。二学生所说的“温彻斯特鬼屋”虽然古怪，毕竟是人之所为，而这山洞却是天然生成，说不定其中有“地市”幻布，或是被阴魂纠缠，也甭管遇到的究竟是什么情况了，只要咬破中指，身上感觉到疼痛，便能立刻摆脱。

司马灰动了此念，就告诉众人赶紧自咬手指，否则还得一遍接一遍重复钻过相同的岩壁，随即带头咬破了自己的食指，心想这回可就逃出去了，不料到尽头一看，赫然是道直上直下的岩壁，壁上波痕如海，下面有三个窟窿，早已数不清见过多少遍了。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五话 重复经过

司马灰听闻以往每遇乱世，便是天垂异象，妖怪屡生，多以邪法惑人，若是你反反复复经历同一件怪事，那多半是有地市现象发生，形成的原因很多，也可能是岩壁里阴气沉积所致。这并非是无稽之谈，湖南长沙黑屋附近荒坟古墓众多，民国那时候的土贼，一到夜里就出来干话，掏开坟包子抠宝，某次三个贼人掏开一个盗洞，挖到深处触到有古砖，那可全是带着画像石的，一看就知道掏着了大墓巨冢。群贼喜出望外，以为要发大财了，连夜埋下火药在墓墙上炸出个窟窿。等到散尽了晦恶之气，就该下去掏行货了，这几个贼本来各有分工，可留下把风的唯恐进去抠宝的私藏贼赃，进去抠宝的也不太放心，害怕自己干着半截活儿被人闷死在里头，经过一番商量之后，三人决定破了规矩一同下去，于是彼此都拿牛筋索子拴了，一个接一个，肚袋顶着脚心钻进了盗洞。谁知就在这条不算太深的盗洞里，三个土贼向前爬到马灯煤油耗尽，洞子里陷入一片漆黑，他们也没摸到先前炸开的墓墙。仨贼发觉情况不妙，知道遇上鬼了，加上做贼心虚，越想越怕，赶紧倒爬着向后退，可后面的入口也没了，这条直进直出的盗洞，居然两端不见首尾。结果这三个土贼连惊带吓，都被活活的困死在了盗洞里，到死也没找到出口。半月后另有群贼发掘古墓，才在盗洞里看到这三具尸体，为首的老贼经验丰富，料知这三个同行撞上了“地市”惨遭横死，当即用草纸燃烟，往洞内倒灌，抽去烟雾之后才敢进入，果然在墓室中找到一只千年狸猫，说是千年，其实也没法计算，反正就是活得年头多了遍体生出白毛的一只老狸，它性喜幽暗，穴入墓中而居，所以古墓里都是它的便溺，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形成了所谓的“地市”，这种气息一旦被人吸入脑内，就会导致被它迷住，明明只有几十米深浅的一条洞子，那三个土贼却出来进去一直折腾到死，实际上始终在原地没挪过地方，假如识不破其中关键，来者纵然是心硬胆壮的郎君，十个里也要有九个着了它的道。

这类奇闻异事司马灰听过不少，可无一例外都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由于那时候人烟还不怎么稠密，所以在那些荒山野岭间，也许还真有诸如“千年古狸、人首蛇身”的东西存在，而如今就拿大神农架原始森林为例，已被林场子砍秃了多少大山？即使还剩下些人所不知之物，恐怕也不多见了，因此这些怪事在近代就少得多了。

司马灰根据他的既有观念和以往经验，认为自己这伙人是在山洞里撞上了“地市”，虽不知所遇是鬼是怪，可只要咬破食指，身上一疼一

惊，也就把这幻惑破了，否则岩壁后的石室重复出现，如何才是了局？

怎知这法子并不管用，石室尽头有三个窟窿的岩壁依然如故，众人疲惫欲死，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呼气喘，却犹如置身在一场不停重复的噩梦里，永远不能离开。

司马灰等人愈发惊恐，听在这道岩壁前裹足不前，只听身后风声不善，回头看时发现已有一具“伏尸”，接近了火把照明范围下的光圈，它从由暗到明，灰白色怪脸上那一潭死水般的眼神毫无变化，众人看得身上一阵发冷，赶紧掉转枪口向后射击，但不敢纠缠，一面开枪一面退进了岩壁下的窟窿。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常年翻山越岭，一向惯走长路，但其余几人到此都是筋疲力尽难以支撑了。司马灰心知再向山洞深处逃，到头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尽快揭开这阴山古洞之谜，就取出装在“二学生”背包里的龙髓，都点燃了扔到三个窟窿里，用火光暂时挡住源源不绝逼近的“伏尸”。

众人唯恐火势一弱，“伏尸”拥进来无法抵挡，当下咬紧牙关继续往里跑，直看到深处的岩壁，才放慢脚步稍作喘息。

石室规模恢宏，约每百米见方，内部幽深漆黑，司马灰返身观察，还能看到后边洞窟中燃起的火光，但穿过这道岩壁进入下一间石室，就完全瞧不见火光了，在如此深邃宽阔的山洞中，有限的能见度使人五感大幅下降，他心中暗暗叫苦，按着矿灯在岩壁上四处乱照。

高思扬也几乎累脱了力，只觉肺部都要炸裂开来，心口“砰砰”跳得好似擂鼓，趁机把双手撑在膝盖上急促的喘着气，她看司马灰举止奇怪，忍不住问道：“你想找什么？”

司马灰说我先前看“二学生”身上全都是血，就顺手抹了一把，在岩壁上按了个血手印做标记，明明是在中间这个窟窿的侧面，可他娘的见鬼了，怎么会消失不见了？

高思扬吃惊地说：“司马灰你发什么神经，这里怎么会有你留在后面的记号？”

司马灰却请楚自己的意图，现在首先要确认究竟遇到了什么状况，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这山洞里的地形处处相似，二是众人在山洞里的行动重复发生。所谓“物有其理”，世间万事万物，都绕不开一个“理”字，本来第一种可能最为合理，但眼下面临的情况却彻底颠覆了“理”。

如果这座阴山依然完整，它要比现在所能见到的部分高出许多，由于山上露出一个巨大无比的洞口，所以耸立起来的山体仅剩下三分之一，与洞口相通的岩洞，可以标记为“零号石室”，在“零号石室”的岩壁下方，有三个窟窿可以进入山洞的更深处，再将穿过岩壁的空间标记为“一号石室”，它与“一号石室”的区别在于相对封闭，没有连接山外的洞口，而“一号石室”尽头的山壁下同样有三个窟窿，通往更深处的“二号石室”，它和前边一间石室的结构规模，以及轮廓大小完全一致，三号、四号也是如此，深处还有更多一模一样的石室，要是一个个的标记下来，众人此时置身之处，至少在几十号开外了，但有诸多迹象表明，山洞里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地形，那么排除掉第一种“地形相似”的可能，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了，事实是山洞里只有“一号石室”，众人是在反复不停地穿过一个固定空间，这情形等于是一遍又一遍经历着相同的恐怖梦魇。

司马灰把他想到的情况简略说了，众人均是震惊颤栗，手足无措地怔在当场，不约而同的都想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怪事？”

但正如司马灰先前所言，阴山洞窟里的地形，肯定是鬼斧神工天然生就，因为山洞内部的沉积岩层，遍布大海波痕，这种地质波痕的存在，至少上有上亿年历史了，山洞里一道道岩壁下的窟窿里，也同样存在波痕，浑然天成，没有任何人力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古洞规模宏大，完全是无穷的岁月造化形成，绝非人力可及，但这里有个问题，阴山古洞里无穷无尽的岩室毫无分别，试看普天下万千奇峰异洞，可有两处完全相同的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有两个岩室相同，可以解释成是惊人的巧合；三个岩室相同，就只能用奇迹来形容了；而这阴山中无数岩室之间毫无区别，如果再解释成奇迹，恐怕连鬼都不会相信。

然而这都是众人亲眼所见，想必不会看错，身上的疼痛和急促的呼吸，都表明现在的遭遇，既不是司马灰最初猜测的“地市迷魂”，也不是“二学生”说的温彻斯特鬼屋结构怪异，那就只能是在反复经过同一个石室。

高思扬根本理解不了其中缘故，问司马灰：“如果确定咱们经过的地方，都是一号石室，那你为什么没找到自己留下的手印？”

司马灰挠头说：“大概因为咱们是在重复经过，而不是重复发生，山洞里的石室应该是固定不变，而每一次经过它，事件却是重新发生，所以以前留下的痕迹都消失了。”

罗大舌头听罢一拍大腿：“这可麻烦了，要是咱走慢了一步，岂不也都被跟着消失了？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司马灰说：“你留下看看不就清楚了？”

罗大舌头肃然道：“咱还没修炼到那种为了验证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呢，赶紧撤啊！”说完帮着司马灰动手，拖起喘不过气的“二学生”抬腿就走。

胜香邻刚才喘息了一阵，勉强能开口说话，她一边跟着众人往前走，一边对司马灰说：“你的意思是……咱们在重复经过同一间岩室？”

司马灰点头说：“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别的合理解释了，也就是我得得多见得广了，这才能猜想出来，更倒霉的是咱们脚底下根本不能停，停下来即便不在石室里消失，也得被追上来的阴山伏尸碎碟了，但咱这伙人都是血肉之躯，体力终究有其极限，这么一直逃下去可不行，得赶在累死之前找到脱困之策。”

胜香邻说：“我觉得应该还有另外的原因，只是咱们一直未能发现。”

这时喘作一团的“二学生”也倒过一口气息，张着大嘴断断续续地插言道：“我……我觉得我发现……发现这个原因了，除了在山洞里一遍接一遍的重复经过……还有个……有个很诡异的情况……”

罗大舌头抬手在“二学生”脑袋上敲了一个爆栗，骂道：“你小子吃了灯芯草了——说得倒挺轻巧，我罗大舌头都没发现，你是怎么发现的？”

“二学生”说：“因为你是……瞪着眼看的，而我……我可是一直……一直在观察，我发现山洞里……还有一个比……比‘重复经过’更诡异的情况……”

罗大舌头瞪眼道：“嗨，我还真没观察出来，你小子浑身上下长了几层胆？怎么什么话都敢说？”

“二学生”以为罗大舌头言中所指，是自己先前那句话的后半部分，便应道：“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是蛮有胆识的，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啊……”话音未落，脑壳上又挨了一记爆栗。

胜香邻听得蹊跷，追问“二学生”道：“刚才你说发现了一些反常迹象，那是什么？”

罗大舌头对胜香邻说：“这小子观察分析能力老丰富了，更丰富的是想象力，看到拉杆式步枪都能想象到闹鬼的屋子，真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戴着个比瓶子底还厚的眼镜他能发现什么？”云深无迹

司马灰在旁听了个满耳，就示意罗大舌头别插嘴，先让“二学生”把话说完，倘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再按谎报军情论处不迟。

“二学生”焦急地说明情况，他个人完全同意司马灰的判断，由于山体内部的岩层中，有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地质痕迹，因此只能先天成形，而不会是后天开凿改动，两边又没有岔路，所以完全可以排除掉“地形相似”和“鬼屋迷途”的假设。众人进了阴山古洞之后，自身感觉虽然是一直往深处前进，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最恐怖的是每次重复经过之后，以前留下的痕迹就都不见了，不仅包括司马灰的手印，还有弹壳和燃料烧灼的痕迹，也全部凭空消失了。

好像除了这山洞石室本身不会改变，只是在里面发生过的一切都会被抹掉，不过众人要照这么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间石室并非恒定不变，它也在发生着诡异的变化。

石室岩壁下有三个窟窿，“二学生”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次经过的时候，这三个窟窿分明是城门般大小，在众人一遍又遍反复穿过岩壁的同时，三个窟窿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变小了，或者说是石室整体开始缩小，只不过每次的变化非常细微，在如此漆黑深邃的洞穴里凭借火把照明，人的感知和视界不免受到很大限制，故此很难察觉到这种变化。这就好比满满的一碗豆子，你拿出去一颗两颗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等抓出去两把再看，碗中的变化就非常显着了。此刻观察面前这道岩壁下的窟窿，对比先前的印象，便会切实感觉出宽窄与高度都小得多了，只比民宅的房门稍大。石室两边的直线距离，似乎也缩短了很多。

众人听罢纷纷点头，先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怪事，还要抵挡紧跟在后的“伏尸”，只顾着在山洞里疲于奔命，谁都没留意到这些变化，如今动念一想，又举着火把四下观看，才知道“二学生”所言果是不假——这间石室变小了。

司马灰越想越是惊愕，岩壁上的三个窟窿，迟早会变得无法容人通过。可为什么每一次穿过这间石室，它的大小就会缩减一圈？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六话 化石走廊

众人觉得脑袋都大了几圈，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想尽快找出一个可行的对策，但也不知是被急行军拖垮了，还是让这山洞里发生的怪事吓住了，一个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半天没人开口。

高思扬见气氛压抑得令人恐惧，就对司马灰说：“你倒是给句话，接下来该怎么办？”

司马灰摇了摇头，转头问“二学生”：“你觉得发生这种怪异现象的根源在哪？”

“二学生”说：“我估计这是一种人类心智永远无法企及的神秘力量……”

司马灰皱眉道：“别跟老子装神弄鬼，你直接说你不知道不就完了吗？”

罗大舌头提议说：“我看往这山洞深处走也不是个事，咱手里的家伙也不是烧火棍子，却不如掉头回去，杀开一条血路！”

高思扬道：“这地方太古怪了，只怕回去也找不到洞口，何况大伙体力透支，又没粮食和水，哪还有力气往外逃？”

胜香邻始终凝神思索，这时忽然抬起头说：“我猜出这个山洞里的秘密了。”

“二学生”不敢相信，呆望着胜香邻问道：“你能理解那些人类心智难以企及的秘密？”

胜香邻说：“你将山洞里出现的一切怪异，都归结于鬼神所为，我却觉得是咱们被这个山洞误导了。”

司马灰虽知胜香邻思维清晰缜密，所见所识也远非只会照本宣科的“二学生”可及，探险队在山洞里遇到的状况，一共存在三种可能：首先是天然造化的地形近似；其次是无法解释的鬼神之力；最后则是古人在山里开凿的迷宫。

不过由于岩层表面记录了地质波痕，因此第三种可能性绝对不存在。另外这阴山古洞形成于亿万年前，它内部纵然有无数间相似的石室，又怎会根据深度渐次缩小？所以第一种可能也属渺茫，只有第二种“鬼神作怪”才能解释目前遇到的一切，不过司马灰听胜香邻言下之意，好像是这山洞本身的原因，难道这是万年洞穴中存在什么“幻障物

质”？云1深3无7迹

胜香邻说：“应该是天然造就的地形相似，每一处石室的结构都没区别，只是规模稍有变化，越往里面越是狭窄……”

司马灰奇道：“这可真够邪门的，别说这古老的山洞是天然造化所生，即使是人力开凿，大概也做不到如止……如此‘精密’。”

“二学生”附和道：“是啊，每间隔开的石室都完全相同，从外到内居然还依次缩小，确实只能用‘精密’两个字来形容了。”

胜香邻心知时间紧迫，没办法逐一回答众人提出的疑问，就将火把交给高思扬，拿出笔和本子，先画了一个旋窝形的圆圈，又用笔在旋窝上标了许多横道，她端详了一眼说：“山洞里的地形大致是这样了，螺旋内部有精密的间隔，除了外大里小，结构几乎完全一致，间隔处的窟窿是输气孔，它就像一个……菊石或鹦鹉螺壳的化石。”

司马灰一看本子上的图形，立即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阴山洞穴里一间接一间的石室，是一条“化石走廊”。

众人在黑暗中没能察觉出方向偏移，又见地形地貌一成不变，心慌意乱之际不免妄加猜测，如今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余下的事便不言自明——这座内部完全中空的山体，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圆盘，它应当属于某种腕足生物的遗壳，菊石好像没这么大，或许是古鹦鹉螺的一种，其壳体外表为磁质层，内部存在多层间隔，由外向内依次旋转缩小，奇异的分割结构无限接近黄金比例，能够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潜入重泉之下的深渊。

司马灰先前看到古鹦鹉螺的外壳上裹着一层砖化物，估计它是死于喷涌的灼热泥浆，最终才变成了一个空壳化石，在这茫茫水体中沉浮移行。

司马灰想到这心念一动，寻思古楚壁画和禹王鼎上记载的“天匭”，乃是度渊天地之物，它奇纹密布，可以自行自动，外形是个螺旋状的圆盘，显然都与“古鹦鹉螺遗壳”相近，只是没料到会如此巨大，另外这东西早已经死了，再也不可能自行移动。

司马灰将这念头对其余几人一说，众人也都表示认同，据此推测，北纬30度线水体是处在岩石圈下的深泉，只有古鹦鹉螺才能抵达最深处，而楚幽王盒子里的“遗骸”，也存在于这个深渊的底部。

这时高思扬提醒众人：“布置在气孔里的燃料维持不了多少时间，究竟要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司马灰心想不错，就问胜香邻：“古鸚鵡螺遗壳里还有没有别的出口？”

胜香邻只见过普通的鸚鵡螺化石，不知与这古种有没有区别，但依常理推测，往深处走的话地形会越来越窄，尽头未必存在出路。

司马灰暗想：“化石洞窟只是个空壳，外壁裹着砖化物，应该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厚，等走到里面最狭窄的隔室中，尝试用大口径猎枪往上轰击，说不定能打个豁口出来。”于是横下心来继续向里走，接连穿过几间石室，岩壁上的气孔变得更窄了，却仍是不见尽头。

罗大舌头在前不住叫苦道：“这么跑下可真是黄皮子拖鸡——越拖越稀，即使精神上不滑坡，肚子里也抗不住了……”话说一半就没了声音。

司马灰等人听罗大舌头忽然住口，心下都觉奇怪，立刻跟进去用火把照视，只见这间石室岩壁环合成圆，绕壁一周都是跪地的石雕鬼俑，身上古纹如画，张口吐舌，形貌诡谲。

众人顾不得仔细观看，先合力将几尊鬼俑推到洞口，堵住了来路，随即坐倒在地大口喘气。

司马灰定下神来举目观望，看这四壁环合成圆的石室已至尽头，此时挤了五个人再加上那些鬼俑，使空间显得十分局促，犹如置身在一口深井的底部。

司马灰担心氧气不足，就让胜香邻将火把压灭，之前众人还留了些电石备用，此刻取出燃起了“电石灯”，白光阴惨烁亮，照的石室一片明亮，但鬼俑的身影投在壁上，更添压抑不祥之感，而那石壁被灯光一照，登时浮现出无数双绿莹莹的怪眼。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七话 深渊通道

众人见状吃惊不小，立即举起枪来推弹上膛，再定睛一看，才发现壁上雕刻着很多人头，层叠起伏，凹凸错落，脸面大多模糊不清，仅具轮廓，唯有眼窝里镶嵌着绿松石，被“电石灯”照得诡波显现，炯炯若生。

罗大舌头没好气地骂道：“他娘的虚惊一场！”说着话拽出猎刀告诉司马灰：“咱在长途列车上找刘坏水借了些经费，要死在地底下自然作罢，可万一能活着出去，我可不想让被那老家伙整天堵着门催债……”他边说边把绿松石逐个撬下来放入怀中，还喝令“二学生”过来帮忙。

司马灰斥道：“罗大舌头我看你也是个不开眼的民兵土八路，这玩意儿品相平平，再也寻常不过了，你当它是祖母绿呢？”

高思扬对司马灰说：“你们倒在这分起脏来了，果然和土贼没什么两样。”

司马灰说：“那罗大舌头当年有个俄国名，人称‘搂不够不爽斯基’，专业拾茅篮捡废品的。”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当场停下手来不干了，同时大发牢骚：“你要不往我这张光辉伟岸的脸上抹黑就得死是不是？咱们先前去罗布泊荒漠的时候，我可听宋地球讲过这绿松石，说是女娟补天都要用它，我就纳闷这么有意义的东西，怎么在你眼里就成破烂了？反正我罗大舌头看东西首先看重它的意义，其次才看价值，没价值还能活，没了意义睡觉都不踏实……”

司马灰既已达到目的，便不再多说什么了，他看壁上浮刻与那些鬼俑，都如上古之形，就问胜香邻这是哪朝哪代所留？云深

胜香邻看了半晌，认为鬼俑身上的纹饰与夏朝龙篆相仿，但是难以分辨来历，更无法解读其中的秘密，她推测那古楚壁画描绘的阴山脉，形如城阙，是一座地底磁山，周围有很多圆盘形的物体，若果真如此，现在众人进入的古洞，仅是其中之一，阴山边缘不知还有多少此类化石壳子，比众人预想中的大出许多，也许再接近山脉主体，步枪和猎刀之类的铁器就会被它吸去了。

司马灰寻思众人被堵在这古洞尽头的石室中，终究不是办法，别说没有干粮，如果耗费时间过长，脑子里的记忆也该被磁山抹掉了，所以现在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到磁山里看个究竟，设法找到脱身的途径，但

剩下的时间恐怕不太够了，更不知能否破壁逃出。

此刻不容迟疑，司马灰跟其余几人商议了几句，正待着手行事，忽听石室黑暗处有人“嘿”了一声，那动静虽然不大，但沙哑生硬，听得众人头皮子发麻，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更是险些从原地跳起：“绿色坟墓！”

司马灰曾在占婆王古城中曾与“绿色坟墓”周旋多时，对这嘶哑僵硬的声音印象极为深刻，却真想不到对方真的就在附近，那么在神农架阴峪海说出暗号的人，果然就是这个“幽灵”了。他立刻打开矿灯，寻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照去。

那恰是一尊鬼俑侧面的阴影，矿灯照过去空无一物，但司马灰等人出生入死，是为了解开“绿色坟墓”身上的诸多谜团，此时有所发现，岂肯轻易放过，当下持枪上前搜寻。

通讯组的两个人与胜香邻从未接触过“绿色坟墓”，此时看这情形真如见鬼，心里骇异难言，于是不敢作声，都跟在司马灰身后行动。

司马灰仔细察看那满是人头的墙壁，就见被罗大舌头抠掉绿松石的地方，都露出一些窟窿，似乎这石室外部还有夹层，刚才的声音便是从中传来。他摘下矿灯，将脸半贴在岩壁上向里张望，由于漆黑一团，看不到是否有人。

正当司马灰狐疑不定之际，矿灯的光束穿过孔隙，照到个满是尘土的面罩，隐约能辨认出那是苏制套头防化面具，但与他的“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不同，那面罩后面显然有人，感到光束照过来就向旁躲避。司马灰趁着对方移动，又看到此人穿了一身艇员的制服，但非常破烂，散发着一股腐晦之气，就像刚是从死去多年的枯骨上扒下来的，他心知这是“绿色坟墓”，于是不动声色，一面观察对方的位置，一面暗中抬手给罗大舌头作出指示。

罗大舌头立时会意，端着加拿大猎熊枪对准岩壁轰击，但那墙壁是在化石外堆砌的古砖，十分坚厚，12号霰弹难以将其贯穿。

这时就听“绿色坟墓”那摩擦朽木般的声音说道：“同在难中，相煎何急？”

司马灰退后半步，冷哼了一声说道：“难不成你这回想充作615艇上的幸存者？咱是一回生两回熟，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你那套唬弄鬼的废话趁早留着别说了。”

“绿色坟墓”阴沉地说道：“既然都是故人，那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也容我说句逆耳的忠言，要知道‘螳螂枉费档车力，空结冤仇总是痴’。”

司马灰等人自然不相信“绿色坟墓”之言，源于这个地下组织直接或间接丧命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阿脆、玉飞燕、宋地球、胜天远、Karaweik、穆营长、通讯班长刘江河、民兵虎子”等等，这些人对司马灰、罗大舌头、胜香邻三人的关系不比寻常，或为师生故交、或为兄弟战友、或为父女姐妹、仇恨已经结得太深了，正所谓是“水火不能同炉”。

司马灰深知“绿色坟墓”是何等狡诈，岂会看不透这层道理？如今对方肯定是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利用众人摆脱困境。

“绿色坟墓”似乎也看穿了司马灰心中所想，直言道：胳膊再粗拧不过大腿，凭你们区区几人，绝不是地下组织的手，我从缅甸野人山开始，就一直想将你们至于死地，怎奈你等命不该绝，想来也是限数未到，可在磁雾中才逐渐醒悟，追溯前事，原来咱们之间的关系无关正邪善恶，也不是水火不能相容，无非是——“因果纠结”。

司马灰等人一边想着如何将“绿色坟墓”揪出来，一边揣测对方意图，哪敢信其所言。

但听“绿色坟墓”继续往下述说，他说双方是因果纠结，最终都落在这个黑洞般的水体里，而这地底是座能消除记忆的大磁山，如不设法进入直达深渊的通道，众人都将神消魂灭，而“绿色坟墓”声称已经掌握磁山的秘密，但凭一己之力难有作为，需要有人从旁相助，说完就陷入沉默，等待着司马灰等人作出回应。

司马灰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反正只坚持“老子就不信”这一个原则，但见场面陷入僵局，便说道：“你要是真有诚意，就先把套头面具揭掉。”

“绿色坟墓”有几条底线不能逾越，首先是不能被任何人知道真实面目，其次不会对外泄露藏匿行踪的办法，闻听司马灰所言果然是不肯露面，只说愿意吐露另外的秘密作为交换。

司马灰对此并不意外，暗想不管“绿色坟墓”是活人还是死人的幽灵，总得有个身份来历，并且这个秘密切实威胁着它的存在，甚至到了如今这般地步，对方也不敢摘掉防化面罩。看来“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比占婆王那张脸还要神秘，难道这个“幽灵”根本没有脸吗？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真要是没脸也就不怕被人看到了，它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无迹

这些疑问在司马灰脑海中纷纷闪过，但隔着岩壁无法将“绿色坟墓”揪出来扯掉面具，唯有揣情摩意猜测对方意图，他明白眼下的形势是

双方互相牵制，心中暗想：“对方是打算利用我们这伙人摆脱大磁山，这是我们仅有的主动权，可如何才能不为其所用？另外绿色坟墓以前显然是完全不知道磁山里的秘密，就算它与众人前后脚进入此地，也不该这么快就能找出逃脱的办法？”

司马灰想到这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绿色坟墓”就是压在阴山下的恶鬼，后因机缘巧合从地底逃脱，但脑子里的记忆被这座大磁山抹去了，此时它回到这石室，看到鬼俑上的古篆纹刻，才想起了以前的旧事？

司马灰毕竟对“绿色坟墓”的底细毫不知晓，先后猜测了几种可能，都没什么头绪。只是根据现在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绿色坟墓”对地底磁山深感恐惧，才不得不在石室中显身出来直言其故。但它向来阴险，会不会只想耽搁时间，拖住渐渐接近谜底的探险队，利用磁山将众人困死在原地？

如果是前者、那司马灰情愿在此同归于尽，而后者则不能再与“绿色坟墓”纠缠，应当尽快从化石古洞中脱身。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司马灰遇事向来果决，是个敢拿自己脑袋押宝的亡命之徒，此刻却不免举棋不定。

司马灰一时间难作取舍，与其余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先沉住气，且看“绿色坟墓”意欲何为。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8话 禹王古碑

“绿色坟墓”见司马灰等人没有立刻作出回应，估计事态还有转机，就说这燧古传道，鸿蒙开辟，阴阳参合而生天地，大地是厚达几千米的岩石圈，岩层中有暗河，由于凿井穴地，常有水流喷出，实际上是压力导致，所以古时称地下水为“泉”，北纬30度线下的巨大水体，就是洪泉极深之处。

这洪泉如渊，深不见底，高处被浓密的磁雾遮盖，周围则是混沌未开，但在洪波之下还有个环形凹槽，那才是九重之泉以下的真正深渊，地底的原始水体为海洋雏形，曾经存在大量不同种类的有壳生物，后经沧桑巨变，有些古鹦鹉螺之类的生物被潜流带入深渊，它们凭借承压壳落进空洞，逐渐变成了化石，后来又被地幔里喷涌出的岩浆重新推入水体，漂浮在茫茫冥海中，直至有磁山陷落下来，才将这些空壳吸在山体周围。

当神农架木为巢之际，上古之人误入地底，那时磁山高耸，而神农架阴峪海下的岩洞伸入地雾，撞击后发生了地震，将磁山挡在了原地，山体撞塌的地方露出个大洞，才有人得以进到其中，并从空壳里发现了黄金玛瑙等物，但山体沉浮不定，想返回再取的时候，竟已不至所踪。后人将这些矿物里形似枯骨的部分，拼成一具“遗骸”，自此视为圣物，由于磁山里没有金脉，所以后人推测壳中遗骸来自地底洪泉之下。

到禹王导川治水，欲寻天阍，度量地深几重，得知上古燧明国有神木，盘曲万顷，通天接地，云雾生于其间，磁山则被那树根缠在了地底，所以得见此山，并发现人在山中不可久留，超过一天即变为恶鬼，故此称之为阴山。

当时自淮源得古碑甚巨，其上遍刻螭龙之篆，那是夏朝龙篆最初失落的一部分，据说禹王在淮水锁住大蛇，此碑即拜蛇人古物，里面记载着一些不得了的秘密。那时洪荒初息，山深而地薄，时复开裂，举城举国之人一旦陷下，便绝难再出，请巫问神后将古碑填入重泉以下，以定天地之极，又斩断神木，让阴山消失于茫茫洪波之中。

困在禹墟中的拜蛇人却一心想找回古碑，但直至彻底消亡也未得结果，不过这些事迹都在拜蛇人留下的遗迹里，用夏朝古篆详加记载。

再往后春秋战国时代，楚幽王为了祭鬼，先后铸了九尊大金人档住阴山，结果致使地层崩塌，磁雾迅速弥漫开来，人入其中则死。

“绿色坟墓”告之众人，这化石洞里的鬼俑，皆是拜蛇人所留，只要依其所言，就能使遗壳摆脱阴山，虽不能逃出生天，但可进入深渊底

部，到时它愿意将“禹王古碑”里那不得了的巨大秘密，全部说给司马灰等人知道，到时两方协力，何愁找不到生路，而在此僵持下去则毫无意义。

司马灰听了“绿色坟墓”所说之事，心里极为骇异，想不出此人何以洞悉一切，但应该还隐瞒了许多重要信息。他微一沉吟，明知“绿色坟墓”不会说出实情，还是忍不住问道：“在缅甸野人山里逃出来四个人，除了我和罗大舌头，其余两人现在怎样？”

“绿色坟墓”阴恻恻地说道：“其实你早已知道了，何必再问？我若有心欺瞒，完全可以说她们二人都还活着，但这一来你就会觉得我的话不可信了，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你要是信我所言，就把那尊没头的鬼俑推开，这鬼俑本身是挟垂块玄磁，能造成磁位偏移，化石古洞就能被洪波推洞，彻底脱离这座阴山了，拜蛇人深识磁性，能以陨铁在地底导航，这种古法应当可行，你们要是不想变成活尸，就赶快动手。”

司马灰暗暗切齿，一时难以决断，“绿色坟墓”这些话如同扔出的一颗烟雾弹，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他倒不是担心困死在阴山，而是无法确定对方虚实。

高思扬凑近低声对司马灰说：“毕竟现在隔着一道墙壁，谁也奈何此人不得，不如就照对方说的做了推开鬼俑，等到了深渊底部，也不愁没机会抓到他。”

司马灰眉头一皱，摇头否决，心想你是没接触过“绿色坟墓”，不知其心机何等阴险狠恶，哪会这么好心给众人指点生路？另外对方肯定知道我不会信它这套鬼话，会不会故布疑阵，使我们不敢触碰那尊无头鬼俑？

司马灰念及此处，就看向旁边的胜香邻。而胜香邻也是神色疑惑，轻轻摇了摇头，表示难以揣测。

这就像是“绿色坟墓”手里扣着一枚铜钱，是正反两面，其中一面朝上。“绿色坟墓”心里知道真正是哪一面朝上，并告之众人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结果，而在它揭开手掌之前，谁也没法确定反正。

“绿色坟墓”见众人犹豫不决，又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无非是禹王古碑和深渊里的秘密是何等惊世骇俗，还有困在阴山里的结果又是何等悲惨恐怖。

司马灰听到这就冷笑起来，众人都是被他吓了一跳，心下不禁悚然：“正在形势紧迫之际，怎么会有突然发笑？”

“绿色坟墓”也觉出乎意料：“你……你到底推不推那尊石俑？”

司马灰说：“老子险些又被你绕进去了，深渊里的东西与我毫不相干，我凭什么去推那尊石俑？”

“绿色坟墓”问道：“那你是想让大伙都困在阴山里等死了？”

高思扬闻言心里一动：“司马灰怎么又擅自替别人做主，他这一个决定，可把我们的命都搭上了。”但转念一想：“天知道现在身处何方，从地底逃出去之后的生还之望也属渺茫，我又何必做此胆怯之态？”于是忍住没有说话。

这时司马灰却不说话，而且“嚯”地站起身来，招呼罗大舌头过来帮手，两人合力搬起一尊倒地的鬼俑。

罗大舌头还没明白过来，奇道：“你这又是想搞什么名堂？”

司马灰脸上杀机浮现，放低声音说：“我估计石俑沉重，能撞塌了这道岩壁，到时候你手底下利索些，可别再让这狗娘养的逃了。”

罗大舌头早就红了眼，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立刻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回你就瞧好吧，我非剥它的皮不可……”

二人浑身筋突，把能使的力气全使上了，发声呐喊，抱着石俑向壁上直撞，耳轮中就听“轰隆”一声响，登时撞穿了一个大洞。

“绿色坟墓”自认由前到后算无遗策，却没算到司马灰还有这么一手，转身就往夹层深处逃去，不料又被塌落的古砖压住，只好挣扎着向外爬。

司马灰抛下石俑，死盯着在地挣扎的“绿色坟墓”叫道：“你这厮如今走不脱了，老子要仔细看看你到底是人是鬼？”说罢端着步枪快步逼近。

其余几人也都从后跟上，胜香邻低声提醒道：“小心它还有诡计！”

谁知身后突然传来“喀喀喀”的声音，似是砖石摩擦所发，司马灰等人担心是洞外的“伏尸”爬进来，可回头一看，却是“二学生”满头大汗，正用肩膀顶着一尊无首的鬼俑，竭力向前推动。那鬼俑极为沉重，底部又有磁石吸牢，“二学生”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他挪动了半尺。

众人齐声何止，司马灰见状则是怒火攻心，端起步枪就要射击。胜香邻却觉得“二学生”应该不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这家伙好奇心重，肯定是受了“绿色坟墓”刚才那番话的蛊惑，妄想窥探深渊里存在的秘密，论罪过也不至就地处决，于是在旁挡了一下，枪弹没了准头，正好打在那尊石俑身上。

“二学生”刚才头脑一阵发热，看到司马灰等人又惊又怒，心中也是悔意顿生，满脸惶恐地伏在地上：“我不想困在阴山里……变成活死人……”

司马灰唯恐“绿色坟墓”趁机逃了，顾不上再理会“二学生”，可他刚要转头，这化声古洞在洪波中已不知有多少年头了，自身磁壳已饱受侵蚀，全凭那尊玄磁石俑固定，移动后改变了磁极，顿时从山体侧面滑向深水，沉入了无休无止的虚空，身体在石室中忽觉天旋地转，耳朵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周围的鬼俑和砖石纷纷滚落。

司马灰心说不好，忙稳住身形用矿灯照过去，只见“绿色坟墓”借压在身上的古砖滑向一旁，已趁机脱身，迅速爬进了岩壁的缝隙深处。众人本待乱枪齐发，但失了重心，都道大势已去，此刻既已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得先求自保。

古鸚鵡螺化石本是无生之物，落进滚滚洪波，便被地下水灌入，但它内部一间间结构相间的石室，逐层减缓了水量和压力，就似石沉大海，穿过弥漫无边的混浊，坠下了无底深渊，众人很快就在漆黑一团的石室中失去了感知。

待到司马灰清醒过来，脑中嗡鸣不已，几乎想不起来此前发生过什么，四肢仿佛被撕扯开来，感觉筋骨倒无大碍，但全身血管里都是疼的，他试着打开矿灯照明，好在这东西还算可靠，一看古洞满壁皆是龟裂，但整体尚且完好，眼前有潮湿的水气缭绕，周围云昏雾黑，想来已落到了重泉之下的空洞。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第九话 地下肉芝1、2、3

司马灰脑中疼痛欲裂，索性一动不动的继续躺在原地，在这冥冥默默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其余几人也先后醒转过来，又隔了好一阵子才能勉强起身。

罗大舌头缓过劲儿来，便不依不饶地要剁了“二学生”，再剝出心来看看是什么颜色的？刚才要不是有人半道插这一腿，“绿色坟墓”怎么可能再次脱身？

高思扬急忙阻拦，并担保“二学生”与“绿色坟墓”无关，当时只不过是求生心切而已，大伙都是血肉之躯，遇上那种情况，谁敢保不会胆寒？

“二学生”此刻也自追悔莫及，沮丧地低着头不敢直视众人，恨不得在哪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司马灰已经冷静下来，他也对错失良心懊恼不已，好不容易抓住“绿色坟墓”的漏洞将其困住，可它还是找到了众人心理上的薄弱环节，导致功亏一篑，“绿色坟墓”没算到他搬起石俑撞穿墙壁，他也没料到同伙在紧要关头心理防线崩溃，这都是预先估计不到的突然变化，想来这也是气数使然，当即挥手让罗大舌头作罢：“毕竟求生之心人皆有之，视死如归却是谈何容易。这小知识分子跟咱们的背景不同，他跟绿色坟墓又没有死仇，生死关头一时胆怯情有可原。

“二学生”涕泪齐下，表示要在思想根源挖错误，灵魂深处找原因，今后绝不会贪生怕死了。

高思扬见司马灰将此事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以前虽然心存成见，此时也不免赞许他的气度。

其实司马灰心里也暗自惭愧，先前若非胜香邻推开枪口，他早就将“二学生”崩了，想起众人深入地心深渊，不知历涉了多少艰险危难，能活到现在全凭相互扶持，自己虽是不怕死的亡命徒，不惜代价愿意跟“绿色坟墓”同归于尽，却怎能搭上旁人的性命？

众人随即在崩坏的石室中合计下一步行动，虽不知外面情况如何，但应当已随着“化石古洞”落进深渊底部了，这水体下似乎是个深谷，也就是陷在地幔里的环形凹槽，中间有高密度弥漫气体隔绝，落下来的水就蒸发成了浓雾，所以有充足的空气，这里地处重泉之下，深度难以估量，再往深处就不会有地下水和岩层了，而是灼热气体和岩浆凝聚成的

大海，有生之物稍微接近就会在转瞬间化为飞灰，很难想象古人如何将“禹王碑”带到这深渊底层，更猜不透为什么要这么做，而“绿色坟墓”就是妄图窥觐古碑里记载的秘密，不管结果如何，众人只能先设法在深渊里找到那座古碑，相信一切悬而未解的谜底都在其中了。

接下来清点枪支弹药和工具装备，至此还有三条“1887型拉杆式步枪”，将弹药平均分配后，每人各有五十余发弹药；罗大舌头的加拿大猎熊枪剩余三十发大口径霰弹；胜香邻的“瓦尔特P38”手枪有几个备用弹夹，弹药虽然尚能维持一段时间，可水和干粮却全部告罄。

众人身处湿漉漉的水雾中并不觉得口渴，但每个人都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逐渐适应了血管受地压产生的涨裂感，便打开矿灯向外摸索，从化石古洞外层的裂痕中爬到外部，只见满眼雾气，数步开外已不能见人，落脚处软绵绵的不知何物，寻平缓处顺势上行，就见周围皆是色彩斑斓的硕大芝盘，形如云层，下布五足，顶端为黄白两般晕纹，其下浅红，厚达十余米，边缘处有苍苔下垂，状甚奇异。

司马灰估计是那化石古洞坠下重泉，就落在了其中一株地芝顶端，压垮了很大一片。而众人饥火正炽，辨别无毒之后，便纷纷上前割取下来，放到嘴里咀嚼，初时浅尝，只觉味如白鸡，肥而且润，纵有深山老林里千年以上的野菌草芝，也难及其万分之一，的确可以食用，估计是生于地下的某种大肉芝，它们顾不上多想，立即一阵狼吞虎咽。

司马灰腹内有了东西垫底，脑子也逐渐活络了许多，这才想起地下肉芝不可轻食，听闻民国那时候有个老客往长白山采参，因地面陷裂

掉到了山洞中，就发现有洞底有大芝盘，食后不久就化为了人形枯木。因为这东西有形成成器之说，懂眼的人就能瞧出来，成形的像生灵，比如肉芝像人，眼目手足具备，那就是有了灵气，吃掉便可长出新牙生出黑发返老还童，但成器的肉芝则是感应天地晦滞所生，一旦吃了这种肉芝，就要变成地下的化石了，不过现在要分辨形器也已晚了，又见其余几人正割下地芝装进背包，只好抛下这个念头不再理会。

此刻周围浓雾重重，众人判断不出深渊里的地形和方位，更不知禹王碑沉在何处，而随着化石古洞坠落的阴山伏尸，虽然多承更不住地压毙命，却也难保不会有个别侥幸存活下来，留在附近非常危险，就打算先摸清地势，找个稳妥安全的地方充分休整，然后再设法搜寻“禹王碑”和“绿色坟墓”，于是强撑着又往芝盘高处走。

那芝盘尽头从雾中探出，众人走到边缘就已从中穿出，借着头顶由电磁摩擦迸发出的光痕，发现身处在一片漫无边际的大雾夹缝中，其形

有若垂天之云，覆盖着空旷磅礴的深谷，这深谷主要由山峦起伏的金脉，以及分布在底陷处的水晶丛林构成，推测为岩浆冷却后在地幔中重新聚变所生。

司马灰等人看得耸然生畏，这个深陷在地幔中的凹槽多半延伸几万公里，一行人与之相比，实是渺小如尘，能被光痕照到的地方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地带都充斥着浓雾，显然是不可穿越，因为这地底下凶险异常，溯古由今，历来罕有人迹到此，在地形不明的情况下，一步踩空落进水晶洞或封闭的岩浆室，就再也别想有命出来。

高思扬给众人指向东面，雾中似乎有个很大阴影，在光痕下也仍是一片漆黑，好像那茫茫浓雾深处裂开了一条缝隙，却不知是个什么所在。

司马灰也觉那黑影很不寻常，奇道：“好像有什么东西被雾遮住了，它会不会是沉入深渊的禹王碑？可那要是石碑的话……未免也太大了些。”

胜香邻说：“岂止是太大了，恐怕至少会有上千米高……”说话间那光斑倏然消逝，地底陷入了一片漆黑，她赶紧把方位记录下来。

众人完全不知道“禹王碑”在深渊里的具体位置，如今看到重泉下的地质构造如此宏大深邃，都不知该当何去何从，也只得走一步看一步，又见两侧的山脉为东西走势，雾中存在巨大阴影的方向在西面，东面雾深谷险很难接近，就决定先往西面探寻。

司马灰眼见诸事不明，再怎么疲惫也不敢留在原地，此前清点过仅存的照明设备，矿灯可以维持数日，电石消耗极为缓慢，还算是较为充足，“塔宁夫探险队”的鱼油火把则只剩下十几根，由于还不知到要在漆黑的深渊里穿行多少公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用，于是吩咐其余四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使用照明工具，这就要求相互间必须保持最近距离，队伍不能过于分散。

这里已与磁山隔绝，众人布置妥当，就参照罗盘方位所指，寻觅能落脚的地方向前行进，就见沿途遍布着高达百米的地下肉芝，偃盖重叠蔽空，下边到处散落着木化菊石的空壳，形状千奇百怪，都大得异乎寻常，周围死气沉重，感觉不到任何生物存在，这种凝固无声的沉寂令人提心吊胆，穿行在其中的难度也超出了预期，摸着黑走走停停，进展很是缓慢。

高思扬没想到还有机会绝处逢生，到此后始终忐忑不安，感觉“绿色坟墓”既能利用众人进入重泉之下的深谷，自然也可能利用众人去找“禹

王碑”，司马灰只顾追寻一个也许根本不该被揭露的秘密，完全没想过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出现，这无异是在玩火，她向来心直口快，边走边直言相询。

司马灰却毫无退缩之意，反正众人早就陷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至此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回首来路，坠落在野人山裂谷的蚊式特种运输机，谷底生长的上古奇株忧昙婆罗，黄金蜘蛛城中占婆王匹敌神佛的面容，尸眼密室中的幽灵电波，耸立于古楼兰荒漠下的陨铁，罗布泊望远镜中的地底测站，极渊沙海中的时间匣子，拜蛇人遗留的夏朝龙篆，大神农架阴峪海中的楚载神兽，环绕着北纬30度线的怪圈水体，失踪的苏联Z-615潜艇，能使人变成活尸的地底大磁山，度量地深几许的天圉化石，这些秘密都已先后揭晓。

如今所有悬而未决的事件，也开始显现出了清晰轮廓，也许那“禹王古碑”里记载的秘密，就是一切谜团的真相，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没有胆量去接触这个谜底。无论是死亡两次并从匣子中逃脱泄密的赵老憋，还是沉入深渊重泉的禹王碑，以及从不敢显露真实面目的“绿色坟墓”、被困在地底并消亡了千年的拜蛇人，这些纠结最深的谜团之间，应该都有某种重大联系，而答案就尘封在这个被称为“神庙”的深渊里。

高思扬见劝不动司马灰等人，轻叹道：“可即使找到深渊里的禹王碑，揭示了绿色坟墓身上的一切谜团，将它至于死地，咱们也不可能再活着回去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在此结束。”

司马灰望向地底浓雾里的巨大阴影，头也不回地说道：“我相信找到答案并不意味着结束，甚至不会是结束的开始，至多只是开始的结束。”

（第三部神农天匿完。）

谜踪之国:幽潜重泉

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为什么不能看也不能说？为何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将经历无限次的死亡循环？

比拜蛇人更古老的怪物“熵”是什么？绿色坟墓与它有何关联？司马灰等人遇到“熵”之后，命运又将如何？

从大神农架阴峪海掉入万丈深渊的探险队，在一片水晶丛林中遇到已经死三次的赵老鳖，赵老鳖向探险队透露了绿色坟墓与拜蛇人石碑的秘密，但探险队该相信他吗？

穿越埋有无数枯骨的拜蛇人死城山墟、避过吃人的史前生物葬人蛇攻击，逃出会噬人意识的梦中之梦困境，司马灰等人终于找到了埋有拜蛇人石碑的神秘古庙。

此时绿色坟墓再次现身，并主动说出石碑上的恐怖秘密……

司马灰等人会听从绿色坟墓的危言，找到真正的石碑秘密吗？

从野人山裂谷、楼兰古国地底极渊、神农架阴峪海，到重泉深渊之下，探险队经历了无数的凶险劫难，他们能破解绿色坟墓布下的纠葛谜团，打败绿色坟墓，逃出噬人灵魂的万重深渊吗？

一个人诡异现象连接出现，拜蛇人石碑成了破解众多谜团的唯一线索，面解读碑文，代价是死亡，一串数字，包藏多大的祸端，石碑后面是否隐藏着更深更大的秘密……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一话 龙涎

岩石圈以下近乎一座高压大熔炉，但司马灰等人跟着鸚鵡螺潜下深渊，落入了陷进地幔中的深谷，才发现北纬30度磁圈水体反复行云至雨，抵消隔绝了地压和灼热的岩浆。

众人找不到“绿色坟墓”的踪迹，眼前所见尽是虚空的漆黑，最后借着远处地磁摩擦迸发出的微弱光痕，看到浓雾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当即以此作为参照，从高处下来径向前行。

那深谷中菌芝丛生，木化的菊石枯壳高低起伏，地形参差错落，地陷处多有开裂，稍一接近就会感到热气像火车一样撞到身上，其中全是天然形成的水晶洞，里面充满了积水，如果凑近用矿灯向内照射，便会发现那些尖锐锋利的晶脉犹如森林一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异景象。

众人无不暗暗咋舌，但接近这片闷热潮湿的水晶森林时间稍长，就感到心脏跳动格外沉重，身体完全浸泡在汗水之中，衣服鞋袜都被汗水浸湿了，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休息，并不断喝水保存体力。

司马灰眼瞅着电池和电石不断消耗，行进速度又如此缓慢，不免十分焦急，但也没什么办法可想，寻思：“当年秦琼落难卖马，算得上倒霉透顶了，可我们还不如秦琼呢，别说马了，连头驴也没有啊。”

罗大舌同样烦躁，但他是对前事耿耿于怀，看见“二学生”就气不打一处来，趁取水歇息的时候，又撇着嘴对司马灰说：“这鳖犊子太可恨了，我看他这种人好有一比。”

司马灰心不在焉地问道：“比做什么呢？”

罗大舌头道：“就好比咱么闷熟了一锅大米饭，眼瞧着饭口该吃了，这小子跑过来往锅里扔把沙子，简直是缺了大德了。”

“二学生”自觉惭愧，任凭罗大舌头挖苦讽刺，只是低着头不敢应声。

高思扬见状愤然说道：“你们之前都答应既往不咎了，怎么还不依不饶扯个没玩？”

胜香邻担心众人再起争执，就岔开话头，询问司马灰有无明确计划？

司马灰感觉那边浓雾里的阴影十分不详，估摸着至少也有千米落

差，“禹王碑”恐怕没有这么巨大，或许是从地脉里垂下来的龙涎亦未可知，如今只有硬着头皮过去看个究竟再说。

罗大舌头问道：“龙涎……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灰说，远在汉唐时期，洛阳附近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有个村子陷入了地下，全村只有一个叫王原的人活着逃了出来，此人就遇到过“龙涎”。

据说这个王原通玄修道，是位炼气之士，地裂村陷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睡觉，初陷时整个村子还算完好，村民们还能大声呼救，但落入深泉之际，满村的男女鸡犬就全部淹死了，只有王原擅长形练之术，能够浮海不死。

他坠入地底千丈，被水流带到一个很大的洞穴里，忽见有怪蟒探首而下，口中流出黑色粘液，垂挂如柱，吓得他急忙绕路逃开。又行出不知多少里数，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摸到地下有细细软软的都是尘土，但有股糯米的香气，他饥饿难耐，抓起几把就往嘴里塞，吃下去果然能够解饱。他借此为生得以活命，在地下走了三年才出来。

回来后将这番经历说给一位见闻广博的老道。那老道听罢告诉王原，黑色粘液是黄河下老龙所吐之涎，吃了能够长生不死，至于尘土则是龙涎风化形成的泥，吃得再多也只是充饥罢了。

罗大舌头听得神往，咂吧着嘴说到：“咱赶紧过去，吃了龙涎就变地仙了。”

高思扬说：“如果真有老龙嘴里流下的馋涎，但是想想也让人觉得恶心的……”

胜香邻道：“古时所说的地下龙涎，可能属于某种液态矿脉，吃下去是要死人的。”

司马灰本来就是毫无根据的胡乱揣测，说这番话只是让其余几人安心，由于深渊里充满了漫无边际的大雾，除了那个朦胧的阴影，再也找不到任何明确参照物，唯有冒死接近，试图找出一些线索。

他看周围遍布着各种菊石壳体，毫无生命迹象，但地底雾气弥漫湿热，也未必没有遗存下来的活物，随时都会带来致命威胁，深知哪处失神，哪处就要出错；哪里防备不到，哪里就出意外，别看嘴上说得轻松，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

众人且说且走，大约行出数里，距离那道黑色的阴影越来越近，终于发现阴影并不是龙涎下垂，也不是任何物体，而是一道“黑烟”，这如

同整个草原烧起来的黑烟，全由浓密的烟尘凝聚而成，整体呈现倒圆锥形，越往上边越大，蘑菇云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雾中，人立其下，犹如蝼蚁仰望参天巨树。

司马灰等人感到炙热难挡，黑暗中烟尘呛鼻，呼吸艰难，就各自找了块湿布蒙在脸上，然后放下风镜停步观察，只见前方地面下陷形成斜坡，黑烟是从一个塌陷的大洞里喷发而出，原来是那艘受到诅咒的Z-615潜艇残骸，他从磁山脱落后也如石沉沧海，穿过水体掉进深谷，并且砸穿地面，多半截陷到洞中，导致浓密的烟尘向上升腾，但到高处空气稀薄，使浓烟悬浮凝固在了半空。

司马灰看了一阵，认定这恐怖的蘑菇云柱，只是地热涌动留下的痕迹，规模虽是骇人，但也没有什么异常，正待绕行过去，却听潜艇残骸下传来一声轻响。

司马灰反应极快，有些风吹草动都能察觉，立即按下矿灯看去，就见有个人探头探脑地正从Z-615残骸里爬出来，那人发觉到有灯光照晃动，忙闪躲进弥漫的黑雾。

司马灰以为是“绿色坟墓”，哪容对方再次逃离，他不顾黑烟炙热，一个箭步蹿下斜坡，眼看着那人被烟尘阻挡，伸手就能抓到了。不料对方身法诡异，就如猫蹿狗闪般快得出奇，返身就地一滚，竟在间不容发之际从司马灰旁边避过。

这时罗大舌头等人已经围了上来，矿灯光束和步枪都指在那人身上，将其逼停在原地。

黑烟附近能见度极低，司马灰以为困住了“绿色坟墓”，但隔着风镜一看，那人头戴皮帽子，身着倒打毛的羊皮袄，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两眼贼溜溜地乱转，虽也用布蒙住口鼻，但不是早该死掉的赵老憋，又是何人？

司马灰又惊又骇：“这老怪怎么还能死后挺尸？难道他当真服过龙涎，变成不老不死之身了？”

赵老憋趁众人稍一愣神，又使个兔滚，朝着手中没有枪支的“二学生”直撞过去，妄想夺路逃窜。

这次司马灰识破了赵老憋的动向，他如狮子搏兔使出全力，后发先至，将其扑到在地，伸手扯去了对方的面罩。

司马灰用步枪压住了赵老憋的脖子，此时想结果此人性命，实是易如反掌，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伙人与赵老憋之间纠缠甚深，却没到你

死我活的地步，何况事到如今，再杀赵老憋也于事无补。

众人置身在蘑菇云下都有窒息之感，知道不是讲话之所，于是先将赵老憋拖到一旁。

司马灰等人把赵老憋围在当中，彼此相互打量，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当真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赵老憋终于撑不住了，对司马灰说道：“真是山不转水转，想不到咱爷们儿又见面了……”他一边偷眼观瞧司马灰的脸色，一边继续说道：“看这位团头好俊的身手，想必也得过绿林传授，咱人不亲艺亲，通吃祖师爷留下的这碗饭，爷们儿你走遍了天下路，交遍了天下友，把天底下能吃的都吃遍了，乃是前人显贵、螯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头等人物，为啥非要跟俺一个憋宝的过不去？”

司马灰说你别跟我套近乎，谁不知道绿林里的手段有上下两等，上者曰“钻天”，下者曰“入地”。

钻天的练会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的本领，高处来高处去，能进到富户巨室中偷金窃银，使人不知；入地的则是挖洞打地道，专做掏坟包子抠宝的勾当。可不管是“钻天”还是“入地”，都跟你们施术憋宝的道路不同，说是毫不相干也不为过。

高思扬和二学生两个，并不了解赵老憋的身份，还以为此人就是“绿色坟墓”，没想到长得如此獐头鼠目。

不过司马灰十分清楚，赵老憋不是“绿色坟墓”，但肯定与之有重大关联。司马灰也深知此人诡谲难测，围绕在他身上的谜团多得数不清，试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亡并且留下尸体之后，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如果算上眼前这个赵老憋，司马灰已经遇到过三次，或者说是三个同样的人了。第一个是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墨，掉进坟窟窿被鬼火烧死了；第二个是从匣子里逃脱，死于古楼兰黑门遗址；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深渊里的赵老憋。

罗大舌头遇事亦是脑袋瓜子发懵，总觉得赵老憋是妖怪变的，趁早弄死了才是。

司马灰满腹狐疑，但千头万绪，也不知该从哪里问起才好，却听得胜香邻在耳边悄声说道：“这个人也许不是赵老憋。”

司马灰心念一动：“是了，看情形黑门和深渊中出现的赵老憋应当是同一个人，因为对方显然还记得发生在匣子里的事情，但此人可从没承认过自己就是赵老憋，那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司马灰想到这里，索性直接问道：“你姓甚名谁，为何到此？”

那人眼中贼光闪烁，脸上勉强挤出些笑，抱拳说道：“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既然诸位问起，今日俺就留个名姓在此。”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二话 不老不死

司马灰三遇赵老憋，见到的有尸体也有活人，每一次都是时隔多年。由楼兰黑门前的死尸推测，匣子里的赵老憋勾结法国探险队在回疆盗宝，应该是在民国年间；而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墨的赵老憋，是出现于解放后的1968年，死后被埋在了荒坟里；如今这个人又在深渊里现身，容貌与前两个死掉的赵老憋毫无区别，还是那一身拾荒者的打扮，仍旧五十来岁贼眉鼠眼的模样，简直是个不老不死的妖怪。

司马灰难以理解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但即便真是不老不死，也不可能被烧成了灰烬，还会再次出现，他只能认定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谁知那人说道：“俺祖籍关东，在那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奈何家里爹娘早亡，当初也没给取过大号，后来凭手艺做了憋宝的老客，因此相熟的都管俺叫做赵老憋。”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了这话，皆是面面相觑，感觉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事情呈现出了最诡异的一面——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是同一个人！

罗大舌头咋舌不下，他提醒司马灰道：“我明白了，说不定这老怪床底下埋着一个罐子……”

其余几人听得莫名其妙，司马灰却知道罗大舌头所言何意，当年他们在黑屋混日子，多曾听人提起一件怪事：

具体是哪朝哪代说不清了，估计可能是前清的事，那时村子里有个阚姓人家，夫妻两个以种田砍柴度日，粗茶淡饭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老两口子非常恩爱，为人厚道本份，日子倒也过得适宜。

夫妻二人膝下只有一子，这孩子天生耳大，耳垂又肥又厚，老两口子十分喜欢，总说：“咱家这孩子生就佛相，将来必福寿无穷。”于是给小孩起了个乳名叫“福耳”。

可后来有位看相的先生瞧见，却说：“这孩子耳大无福，双耳要厚而有轮方为贵人，耳厚福厚，耳薄福薄，耳要大，又要圆，又圆又大是英贤；两耳削平，奔劳一世，两耳贴脑，富贵到老，对面不见耳，则是巨富巨贵之相。”

按那江湖上流传的相法，这意思就是人的耳廓不能向前探着招风，须是平贴后脑才能有福。正所谓“两耳招风，买地祖宗”，因此以前迷信

的人家，刚生下小孩，都要紧盯着孩子睡觉时不能把耳廓压向脸颊，免得睡成卖尽祖宗田产的招风耳，等孩子逐渐养成后压耳的习惯，也就不再用再管他了。

那先生看“福耳”的面相，是双耳上薄下厚，两边都往前支着，就说这是逆子之相，再想改也来不及了。

阙氏夫妻哪里肯信。一顿扫帚将看相的先生赶走了，此后对“福耳”更加溺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活都不让干，这小子长大成人之后，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学会了耍钱嫖娼，把他爹气的吐血而亡。

“福耳”不但不思悔改，反倒变本加厉，把家里的田产变卖挥霍了，又去偷鸡摸狗，一次被人告上了衙门，他逃到山里躲避。途中撞见一伙养蛊的黑苗，就此跟去湘黔交界混饭吃，几年后回归故里，到家不说孝顺老娘，却肆无忌惮的杀人越货，他若瞧上哪家的姑娘媳妇，光天化日里就敢进去施暴，谁拦着就拿刀捅，比那山贼草寇还要凶狠猖狂。

想来王法当前，哪容他如此作恶，果然惊动了官府，派差役将“福耳”抓起来过了热堂。他对自己所犯之事供认不讳，被讯明正法，押到街心砍掉了脑袋，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没想到行刑后的第二天，此人又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依然四处作恶。

官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再次将其擒获正法，可不管“福耳”的脑袋被砍掉了多少回，这个人都能再次出现，活蹦乱跳地好像根本没死过，百姓无不骇，不知此人是什么怪物，任其为非作歹，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最后“福耳”的老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大义灭亲，到衙门里禀告官府，说此子从黔湘深山里学会了妖术，在家里床底下埋了个“藏魂坛”，肉身虽然在刑场上被斩首示众，但他过不了多久就能从坛子里再长出来。

官府闻之将信将疑。立刻命人到其家中挖掘，果真刨出一个黑漆漆的坛子，形状就像骨灰坛似地，当场敲碎砸毁，再把“福耳”押赴刑场碎剐凌迟，挫骨扬灰。自此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妖人死而复生的事了。

这件事没有明确记载，仅是口耳相传，司马灰也不知道那“藏魂坛”里有什么名堂，这赵老憨每次死后都能再次现身，倒确实与这个离奇古怪的传说有些相似。

司马灰不太相信世上有什么“藏魂坛”，那与“聚宝鼎”一样都是荒诞不经的事，相传元末明初有巨富沈万三，家中财帛通天，富可敌国，哪

来的那么多钱呢？是他还没发迹之时，路过湖边见到乡人捕蛙，就地剖蛙取肠，血腥满地。沈万三见状不忍，出钱把剩下的几百只蛙都买了下来，扔回湖中放生。某天晚上他再次路过湖边，听群蛙鸣动鼓噪，从湖底拥一古鼎而出，往那鼎中扔进一块金子，就立即变成两块，沈万三因一时善念得此古鼎，日后盈千累万之资，皆为其中所生，后来沈家被明太祖朱元璋抄了，从地窖搜出此鼎，问以刘基刘伯温，刘基曰：“此为聚宝鼎。”后世俗传为“聚宝盆”，如果掉进一个活人进去，再拽出来可能就是两个相同的人了。

司马灰也暗自揣测，莫非那赵老憨无意中掉进了“聚宝鼎”，所以世上才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人？可是“聚宝鼎、藏魂坛、不老不死”三种猜想，都不能完全解释赵老憨的来历，此人身上的秘密，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

司马灰寻思敌我难辨，没法说赵老憨是正是邪，只能说这是个“奇人”，从头到脚都是谜团，其位置处在“考古队”和“绿色坟墓”之间。此时明知道赵老憨为人油滑，从对方嘴里说出来的话并不完全可信，但又不能不问个究竟。于是示意众人谁也不要多说，避免言多有失，先让赵老憨把其来历作为，原原本本的交代一遍，等摸清了底细再做计较。

赵老憨见推脱不开，兀自在舌口上逞能：“诸位英雄听了，俺这憨宝的行当，那也是凭真本事吃饭，眼作观宝珠，嘴为试金石，五湖四海生涯，万丈波涛不怕……”

罗大舌头恼怒地说：“你再敢多说一个用不着的字，老子就生掰你一颗大牙下来，不信咱俩试试。”

赵老憨吓得一缩脖子，说道：“俺不识眉眼高低，还望好汉宽恕则个，可……可是诸位，到底想让俺说啥呀？”

罗大舌头嚼着牙花子道：“你成心的是不是？让你说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还非得等我问你？先说你鬼鬼祟祟跑到这地方干什么来了？”

赵老憨苦着脸说了经过，他声称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深渊里了，瞧见大雾中有东西坠落，便特意过来察看，发现竟是个生铁坩子陷在此处，使地底涌出万丈黑烟，他钻进残骸里面看了一回，也没找到什么东西，不料刚一出来，就撞到了司马灰等人，他还记得在楼兰沙海中，被这些人从后追击。不想冤家路窄，竟又在此相遇，赵老憨已成惊弓之鸟，看势头不妙立即转身逃开，再往后就是现在的事了。

罗大舌头越听越气：“老不死的你这说了等于没说，真拿我罗某人当傻子糊弄啊？今天非把你满嘴的牙都掰下来不可……”

司马灰看罗大舌头问得糊涂，就将他拦下，然后告诉赵老憋：“你我双方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疙瘩，但你的事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必须把话说明白了，别指望还能蒙混过关。你要仔细交代，比如遇过什么人、学过什么艺、憋过什么宝、经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把你的老底儿全给我抖落出来。”

赵老憋为难的说：“这位团头也是场面上的人物，咋不明白掏人老底儿，和挖人祖坟没啥两样？看诸位这架势，莫不是到此地里来找……禹王碑？俺赵老憋虽然不才，但愿助一臂之力。”

众人闻言都是一怔。司马灰和胜香邻齐声问道：“你知道深渊里的禹王碑？”

赵老憋见自己说着了“海底”，故弄玄虚地道：“说句那啥的话，俺是略知那么一二。”

罗大舌头迫不及待地追问：“那你知不知道禹王碑是什么东西？”

赵老憋点头道：“自然知道……”

罗大舌头奇道：“禹王碑到底是个什么？”

司马灰等人也都屏气凝神，全部注视着赵老憋，要听此人究竟说出哪些话来。

赵老憋却说：“那座石碑不过是块极大极厚的石板，和山里那些普通的石头没啥两样。否则咋说它是块石碑呢，石碑嘛，本身就是石头，不是金也不是玉。”

罗大舌头气得暴跳如雷，揪住赵老憋衣襟骂道：“老不死的，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司马灰看赵老憋东扯西绕，实在可恨，就对其余几人使了个颜色，暗示不必阻拦，且让对方吃些苦头再说。

赵老憋被罗大舌头一折腾，果然服了软，再也不敢卖弄见识，他说“禹王碑”确实是块普通不过的石头，这话全然不假，石头虽然和石头一样，但命却不相同，因为石头也有石头的命，好比同样生而为人，你把那沿街要饭的乞丐和身登大宝的皇帝，都剥光洗净了看看，岂不同是一团皮囊裹着的血肉之躯，所以说人和人没啥两样，死了埋到土里同样腐臭生蛆。

可为啥皇帝能在万万人之上，想玩哪个娘们儿就玩哪个娘们儿？乞丐却为何生在万万人之下，终日在世上忍饥挨饿？这就是命不一样，同人不同命。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三话 命运是条神秘的河

众人听得十分茫然：“人的命运确实不尽相同，但石头哪有什么命运？”

胜香邻揣测道：“赵师傅大概就是说万事万物的际遇各自不同……”

司马灰说：“就算石头有命运，它也还是一块石头，沉入深渊的禹王碑怎么可能只是普通岩石？”

赵老憋见众人没听明白，就说换而言之吧，诸位经得多见得广，想必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了，那太宗皇帝死后葬在昭陵，祭殿石壁上刻有六匹战马，都是他生前所乘的坐骑，只因太宗的山陵称为“昭陵”，故此将这石壁浮雕合称为“昭陵六骏”，六骏分别是——“救驾有功的飒露紫、日行千里的白蹄乌、天马下凡的拳毛騧、动如飞练的青骢，波斯汗血良驹什伐赤、凌虚追风的特勒骠”。

其实刻有“昭陵六骏”的浮雕石板，都是普通的岩石，山里边要多少有多少，正因其上刻着不得了的东西，才成了宝物，谁看了谁都眼馋，结果被那些掏坟的土贼盯上，砸碎了抠下来装到箱子里，让火轮船漂洋过海带到亚美利加合众国去了。

赵老憋自称土贼们盗毁“昭陵六骏”的时候，自己曾亲眼目睹，你说世上石头那么多，为何有的千年万载终是顽石，风化枯烂在山里永远无人问津，而有的岩石却被选中刻成了“昭陵六骏”，归根结底就是“命”，命这东西，往浅了说是一层窗户纸，往深了说则渊深似海无有止境啊。

罗大舌头义愤填膺，破口大骂道：“那些洋鬼子着实可恶，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全给倒腾走了，怪不得当年闹义和团呢，不闹能成吗？我要赶上那时候，也他娘的推铁路拔电杆海上去翻火轮船了。”他又瞪着赵老憋问道：“你当初是不是也做过二鬼子？要不然土贼盗宝怎么让你在旁边看着？”

赵老憋忙道：“俺好歹也明白些事理，常言道‘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干点儿啥不能吃两顿饭啊，怎么会去做那种早晚喂狗的行当。”

司马灰虽然很反感赵老憋云里雾里的说话方式，但心中对这番话也有所触动，命运就像一条神秘的河，谁也不知道会被它带到哪里，自己这伙人的前途真是充满了未知。不过他总算弄明白了赵老憋的意思，“禹王碑”是块大石板，其本身并没有奇异特殊的地方，刻在古碑上的东西才是关键，但石板上无非凿刻着几行失传已久的“夏朝龙印”，实在想象不

出那些古代文字有什么用处。

司马灰只好继续去问赵老憋：“你知道禹王碑上记载的秘密？”

赵老憋点头道：“让这位团头说着了，俺以前知不道，如今还真就知道。”

如此一来，众人的心弦又扣紧了，等着从赵老憋嘴里说出“禹王碑”里的秘密。

赵老憋神秘兮兮地说：“咱爷们儿萍水相逢。缘分也是不浅呐，既然诸位想问那块石碑上刻着的秘密究竟是啥，俺就如实相告，你们可听好了……”

众人想不出那几千年前沉在深渊里的一块大石板，能记载着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此刻好奇心都膨胀到了极点，全在那屏住呼吸，唯恐听漏了一个字。

赵老憋原本不想对旁人吐露，此时受逼不过，抽筋拔骨般地说道：“那个秘密大过了天，你说它是啥就是啥……想它有啥就有啥！”

罗大舌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抽出猎刀，要当场将赵老憋削成“人棍”。

司马灰看出赵老憋虽是遭际离奇，但这老儿见识短浅，满嘴都是江湖辞令，言语十分粗陋，指望他把“禹王碑”上那些古老的秘密说清楚了，可比上天还难，反正众人已经进入了地底深渊，总能设法找到那块古碑，眼下应该先搞清楚赵老憋的来历，就让对方从头到尾详细说明——“遇过什么人、学过什么艺、憋过什么宝、经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为何会出现在这地下深不可及之处，又是从何处得知禹王碑的秘密？”

赵老憋也是惜命的人，眼见没法遮掩，被迫说了自己的来历：赵老憋有本祖传的憋宝秘笈，除了那双无宝不识的贼眼，还会些猫窜狗闪的把式，练过气，向来寒暑不侵。多热的天气也照样穿着皮袄，只是常年在乡下拾荒种地，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从来没出过远门。

赵老憋属于那种井底之蛙，顶多见过巴掌大的天，总以为自己有两下子，民国元年赶上饥荒，乡下饿死了许多人，他只好外出谋生，可那世道正乱，城里没处找宝，城外遍地响马贼寇，稍有不慎命就没了，有道是“虎瘦了拦路伤人，人穷了当街卖艺”，索性摆摊耍把式，不过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上有天棚下有板凳，官私两面的花销，他又是乡下把式，没几个人愿意掏钱观看，最后没招了，把心一横想做土贼。

当时天底下虽然乱了套，江湖上却照样有规矩，土贼算是绿林道，各地有各地的瓢把子，瓢把子不点头谁也别想入伙，倘若做跑腿子单干的，又不熟悉人头地面，常言道的好“生意不得地，当时就受气”，赵老憋何尝不知，觉得还是找个靠山比较妥当，毕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最大的山头自然是常胜山，他特意去拜码头插香入伙，谁知常胜山的总瓢把子以貌取人，看赵老憋土里土气就不怎么待见。

赵老憋感觉自己被人看扁了，惹了一肚子的气，寻思：“别看后汉三国的庞统跟诸葛亮齐名，却长得矮小丑陋，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容貌风骨，也难怪刘备初次见面就轻视于他，这世上的人大多是愚眼俗眉，看皮相不看骨相，怎识得英雄气质？”

赵老憋一赌气，决定远赴回疆，这一路风尘仆仆，往西走了很远很远，越走人烟越少，他根本不识路径，也不知走到哪省哪县了，某天行至一处，那地方非常闭塞落后。多少年都没有外人进去，老乡们根本不知道改朝换代，以为在京城坐金銮殿的还是乾隆爷呢。

赵老憋没想到这里如此荒凉，贪图赶路错过了宿头，途中全是沙地荒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黑云遮月，静夜沉寂，他只好壮着胆子硬往前走，路上就听身后传来“啪嗒、啪嗒”的响动。

赵老憋停步用夜眼一观，发现有条大狗跟着自己。那狗青面獠牙，瞪着两只绿灯般的眼，吐出血红的大舌头，对赵老憋呲牙裂嘴。赵老憋连连挥手，口中做声呼喝，想将那野狗赶开，不料这狗子十分凶恶，扑过来撕扯着他的皮袄乱咬。赵老憋仗着会把式，摸出插在腰带里的大烟袋锅子，朝那恶狗的脑门子狠狠敲去。他这烟袋锅子前边跟个铜疙瘩似的十分沉重，敲到脑袋上就起了一个大包，那恶狗吃痛，“呜呜”叫着缩成了一团，可仍然紧跟着不放，而且叫声引来了更多的大狗。

赵老憋慌了手脚，一边拿烟袋锅子乱敲，一边往前疾走，但那些野狗太多太凶，把他身上衣服都撕咬烂了，肩膀大腿上也受了伤，眼瞅着招架不住了，突然见到远处有几堆火，立刻连滚带爬地逃了过去，那些恶狗见了火光才不再追赶。

那些火堆是一支驮马队的营地，队伍里为首的是几个法国人，带着一伙土贼到沙漠里发掘干尸运到国外展览。此时正是深更半夜，法国人看赵老憋全身是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都感到十分惊奇，忙命通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赵老憋气喘吁吁地说：“可别提了，这究竟是啥地方？咋这么多狗呀？而且还这么野，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凶这么野的狗啊，咬起人来就没

玩了，敲碎了脑袋还不撒嘴……”

那些法国人和随队的土贼，闻言皆是大为吃惊。这荒漠里哪有野狗？肯定是遇上狼群了！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一个人不带枪支不举火把，深夜里在荒漠中乱走？

关东深山老林里也有狼踪，但大多单独出没，体貌特征也与荒漠里的狼颇为不同。赵老憋闻言恍然醒悟，刚才居然遇上狼群了，仔细思量起来当真后怕不已。

法国探险队的首领见此人能从狼群里突围，想必有些出众的本事，就将赵老憋收留下来，帮着寻藏挖宝。

此后赵老憋就经常同法国人混在一处做事，得了不少好处，后来那本从占婆王陵寝中盗发出来的憋宝古籍，也是那法国首领送给他的。

民国十五年，法国探险家听说楼兰黑门遗址下有宝藏，那时赵老憋已在新疆沙漠戈壁混了多年，对那一带十分熟悉，就由他带领法国探险队，前往罗布泊寻找楼兰古迹，途中遇到沙漠风暴，赵老憋与同伙失散了，沙风刮的天昏地黑，伸手不见五指，他摸到一个洞口，急忙钻进去避难。

司马灰和胜香邻在旁听了赵老憋的讲述，才知道对方是在那时候进入了“匣子”。赵老憋误认为考古队要将其杀掉灭口，于是夺路逃窜，最后被一阵乱流卷走，醒来时掉在地上，几乎已被黄沙活埋了，幸好在被晒成肉干之前，被那伙法国人挖了出来，他还以为自己是经历了一场噩梦。赵老憋暗中记下了考古队说到的图画，认为那是在楼兰憋宝的某些暗示。他们这伙人整顿队伍重新出发，由“黑门”进入了地下。

司马灰心想：“照这么说来，随后赵老憋和那些法国人，全部死在古楼兰地下遗址中了，他自己又怎能出现在这里讲述死亡经过？”

想到这突然记起——宗教色彩浓重的古代占婆传说中，将这个被地下之海隔绝的深渊称为“死者之国”。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四话 赵老憋算卦

众人都感到赵老憋行迹诡异，难说是妖是鬼，然而存在于此人身上的谜团，谁也猜想不透，只能由他自己说明。

司马灰逼问赵老憋：“你说你自己在民国十五年死于楼兰荒漠，现在的你究竟是人是鬼？”

赵老憋神色变得有些阴沉，他不愿意被别人揭穿老底儿，但也清楚当着司马灰很难蒙混过关，只好说起了这件事情的原由：

赵老憋跟那伙法国人出发去楼兰荒漠之前，先进了关，把这些年得到的财物都换成黄金，打作金条，找处偏僻地方藏下。

那时关内正逢集市，虽比不得大地方，但地处西北商队往来之要冲，人烟齐凑，集上大大小小的买卖也是应有尽有，大到驼马牲口，小到篦梳针线，什么卖杂货的、卖膏药的、卖皮筒子的、卖牛角羊鞭的、卖马刀马鞍的，加上耍把式卖艺变戏法的，再到关内口外的货摊，各式各样的吃食，大小饭馆林立，真是五行八作，热闹非凡。

赵老憋见日子还早，又赶上了大集，就在当地四处转悠，他拾荒的出身，向来舍不得掏钱，在集上是干逛不花钱，就这样转了一天还觉得没过瘾，转天起来又接着逛，瞧见前边有好多围着一个场子，他以为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抢头彩似的赶过去“卖呆”。

“卖呆”是关东土语，意指围观看热闹，又不花钱又解闷，赵老憋专好此道，他使劲挤到前头，蹲在地上定睛观瞧，一看原来是个算命的先生，四十来岁的年纪，白白净净的模样，身材颇显富态，鼻梁上还架了副镜子，打扮得像个饱学文士一样。

那先生坐在砖头上，跟前支了块木头板子，纸笔砚台和签筒摆放齐整，身后戳着面幌子，当中画有八卦图案，两侧写道“铁嘴半仙，看相批命”。

这卦师是久走江湖，特别会做生意，胸中广博，极有口才。他不是坐到挂摊后边死鱼不开口，而是先讲故事，旁人路过一听就被黏住了，看热闹的越来越多，这就不愁没有主顾送上门了。

这卦师自称姓胡，家住山东济南，江湖人称“胡铁嘴”，铁嘴之意就是说他算命看相，从来没出过半点差错。他把桌上那块木头使劲一拍，先静了静场，才开言说道：“各位老少爷们儿，别看这醒目普普通通，却也有些来历。有分教‘一块醒目七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

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传儒教，天师一块警鬼神，僧家一块宣佛法，道家一块说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

听那铁嘴卦师又说道：“胡某初来宝地，照例先自报家门，鄙人是胡老真君七十二代后裔，师从麻衣相法，擅会观人面相手相，由皮透骨，辨识元神。以此决断福寿贵贱，穷通生死命理。”

卦师说罢取出一本画册，册中都是手绘的历史人物，他翻到一页给大伙观看，那一页乃是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之像，根据明宫原图临摹，旁边注着生辰八字，画中的朱元璋两眼是上眼皮短，下眼皮长，耳大孔冲上，鼻孔仰露，下巴也朝上，这在面相中叫“五漏朝天、地阁阔大”。

胡铁嘴指着画像侃侃而谈，声称自己的祖师爷曾给朱元璋批过命，这朱洪武的生辰八字太硬，不遇时的时候沿街乞讨，一旦遇了时就能贵为天子，生下来刚会说话，叫爹爹死，叫娘娘亡，只因其爹娘命薄，承受不起真龙天子的金口玉言。

胡铁嘴讲完了朱元璋，又评唐太宗，述说这些古人事迹的同时，还指点周围观众的五官面相，谈及贵贱气运，比如“做什么行当、家里几口人、有无子女、最近是不是倒霉”之类的，全部准得出奇，听得那些人不住点头。

社会上的风气，是专好谈奇论怪，集市上又都是些粗人，胡铁嘴说得越是耸人听闻，围观者就聚得越多。

胡铁嘴见人群围得差不多了，便把话锋一转，说道：“往常看相、批八字，卦金各是半个大洋，但今天初来乍到，承蒙各位捧场，鄙人只好张天师卖眼药——舍手传名了，咱们仅收半价，而且算一卦送一卦，倘若算错一句，我是分文不取……”

哪知这时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把市集上的人群都打散了，胡铁嘴费了半天劲，等到该赚钱的时候没人了，不免望天叹息，收了摊子避到身后客栈里，赵老憨也蹲在这客栈的门楼底下，抽着烟袋想等风沙停了再走。

胡铁嘴没做成生意心有不甘，瞧见赵老憨还在旁边，就想拿他开个张，于是说道：“看这位老乡五官端正，不如让胡某瞧瞧时下气运如何？”

赵老憨见胡铁嘴连刮这场大风都算不出来，哪里肯信这江湖伎俩，何况即便真有半仙，他也舍不得掏半块光洋看相，所以只在那装傻摇头。

胡铁嘴解释说：“常言道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胡某学的麻衣相法只能给人看，观的是人之旦夕祸福，却看不懂老天爷的脸色，老乡你要是不信，我就先从你的面相，论论你的前中后三步大运，要是说得准，到时候你再给钱不迟，如若算错一句，我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

赵老憨仍是摇头不肯，觉得半块钱看个相未免太贵，面相都是爹妈给的，爱咋咋地吧，有那闲钱吃点啥不好。

胡铁嘴却是个倔脾气，他话既出口，别人想不算还就不行了，因为旁边还有别人看着，知道的是这乡下土鳖抠门，不知道的传出去，还以为他这是江湖骗术。所以固执地非要给赵老憨看相：“要不然这回不问你收钱，如果看的准，今后你替我胡某人传个名也就是了。”

赵老憨一听不要钱，觉得是便宜可占，当即点头应允了，绷起脸来让胡铁嘴看相。

胡铁嘴仔细端详了几眼，立刻后悔刚才说对方五官端正了，这张脸长得那叫一个别扭，贼眉鼠眼，典型的君臣不配，量浅福薄。

赵老憨见胡铁嘴半晌不吭声，就说道：“咱爷们儿没啥妨碍，是孬是好你尽管给俺报报。”

那胡铁嘴把话说得满了，此刻只好如实说道：“这位老兄，鄙人看你唇薄露齿，当是性柔怀刚；细眼竖眉，则表心高志大；天庭宽大，这辈子是行走四方的命；地阁狭窄，少受父母栽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入过孔孟之道，只凭祖传艺业吃饭……”

赵老憨一听这几句说得果然贴切，他确实是爹娘早亡，没有任何亲人，虽然颇识得些字，但常年混迹江湖，没念过圣贤之书，就让胡铁嘴接着往下说。

胡铁嘴打量着赵老憨的脸，继续说道：“人生在世，共有前中后三步大运。我瞧你这面相，是做事最早、劳碌最早、出外最早，前运是三早之数。另外发达晚、立业晚、享福晚，中运又有三晚之分。早年做事多不成，难展才志，中运是先难后易，渐渐发达，得遇贵人提拔，受人器重。”

赵老憨大喜，挑起拇指夸道：“爷们儿看相看得果然够准，说句那啥的话，俺这辈子确实是先难后易，直到这几年才混出些头绪，你再瞧瞧俺后运如何，今后有多大的福多大的寿，阳寿还该活几年？”

胡铁嘴摇头晃脑地说道：“如此，就恕胡某直言了，我瞧你这张脸，

五官虽不匀称，但搭配在一起保得住寿，看限数能够得享天年，不过你有几件大事办得不周全，老天爷肯定要折你的寿。”

赵老憋听到这，心里可就发虚了，他勾结洋人盗掘国宝，所作所为多损阴德，此刻被人道破了自然惊恐，连忙问道：“那么的……要折多少阳寿？”

胡铁嘴说：“胡某观你印堂发黑，凶煞犯主，显然是阳寿已尽，如今是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肯定活不过这个月末了，若是我胡铁嘴说得不准，罚我把自己的舌头嚼碎吃了。”

赵老憋气量很窄，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听对方说自己大限已至，就觉得这胡铁嘴是找借口骗钱，掏了钱肯定就能给指点一个渡劫挡灾的办法。赵老憋自认为经过大风大浪，岂能被这等江湖伎俩蒙住，便把这些言语都当作春风过耳，他是舍命不舍财，告诉那胡铁嘴道：“啥也别说了，俺就算立刻横尸就地，也是一个大子儿不掏。”

胡铁嘴十分认真，也没提要钱的事，他看完了面相，还要看赵老憋的手相，常言道：“看相不看手，必是没传授”，当下拉过赵老憋的左手来，一瞧还是个六指，就边看边在口中念念有词说道：“掌为虎，指为龙，宁叫龙吞虎，莫让虎吃龙。指长掌短是龙吞虎，掌长指短则是虎吃龙。再瞧手指，大指为君，小指为臣，次指为宾，中指为主，余指为妖。你这指掌搭配，正是虎吃龙、宾压主、臣欺君、妖作乱，看来活到五十岁就是限数了，我再瞧瞧你的掌纹……哎……哎……哎……哎……”

胡铁嘴看到赵老憋掌中纹路，一连惊呼三声。一声高过一声，一声奇过一声，脸色由淡定变为惊愕，瞪着两眼盯住掌纹观瞧，视线再也移不开了，看的赵老憋心里直发毛。

胡铁嘴毫不理会赵老憋的感受，只顾啧啧称奇：“胡某艺成出师以来，阅人手相无数。更看过无数相书，可从没见过世间有过这种掌纹！”说着话，他抬起头来望向赵老憋，满脸惊疑地问道：“我怎么看你不是人？”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五话 一相三命

赵老憋闻言把脸一沉：“这话是咋说的？俺这手掌纹有啥不对？”

卦师胡铁嘴称问道：“你这手掌上……怎么会有三条命纹？”

赵老憋赶紧把手缩回来，不肯再让对方看了，还装傻充愣地说：“爷们儿你瞎扯些啥？”

胡铁嘴凜然道：“我绝不可能看错，你手掌上确实有三条命纹！”

原来人的手相“蕴涵两仪三才之道，囊括太极五行之秘”，生死吉凶都在一掌之中，胡铁嘴通晓麻衣相法，胸中藏有天眼，尤其擅观手相决断吉凶，观生死气运如同亲见，可任何人的手掌都只有一条命纹，各种相书典籍、口诀、图谱中，也不曾提到过世上哪个人同时拥有三条命纹，除非那不是人手。

胡铁嘴看赵老憋的左掌，三条命线分布得十分怪异，一条为主，两条为辅，另外两条一呈阴势，一呈阳势，根本不可能有人长出这种掌纹。

胡铁嘴相信掌纹是命运的默示，这么多年从没走过眼，看面相赵老憋分明是死期临近，掌中怎么会多出另外两条截然不同的命线？他就像那百年老饕，突然遇着珍馐异味，怎肯轻易放过，于是揪住赵老憋的胳膊还要再看。

赵老憋最怕被人揭穿底细，他见胡铁嘴洞若神察，也不由得心里发慌，连忙将对方推开，插了烟袋锅子背上粗布褡裢，道声失陪了，匆匆离了客栈，冒着滚滚风沙出城，径投入烟荒凉处而去。

西北本就偏僻，出关往西走了一程，就进了沙漠，赵老憋本以为甩开了那胡铁嘴，没想到对方紧追不舍，竟骑着一头毛驴赶了上来，连卦摊上的东西都不要了，他死乞白赖地求着赵老憋，要再看看那左掌上的手纹。

胡铁嘴无论如何都想看透三条命纹的秘密，如今非但不要卦金了，还将自己身上带的十几块光洋全给了赵老憋，倒找钱也要看个明白。

胡铁嘴软磨硬泡，赵老憋是死活不应，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沙漠，这时风沙更烈，再继续前行恐怕就被沙暴吞了，正好沿途有个车马店，只得暂时进去落脚。

此处偏僻，离着大路又远，往常只有贩私货的驮马队才从这过，所

以店面十分简陋，堂内摆了几张木桌，柜上除了一个做伙计的蠢汉，再也不见别的客人。

胡铁嘴拉着赵老憋不放，到那店中坐下说：“风沙太大，看这天气是走不了啦，咱们先吃点东西。”

赵老憋推辞道：“俺自己带着干粮，坐门口啃两块也能充饥，使那瞎钱干啥。”

胡铁嘴劝道：“老兄尽管放心，我这有钱付账，等吃饱喝足了，可得让我好好给你看回手相，你瞧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就瞧在胡某人如此诚心诚意的份上……”

赵老憋愁眉苦脸地说道：“爷们儿没你这么磨人的呀，俺这掌纹有啥稀奇，却让你死活要看？那不就是活干多了，除了有层老茧之外，还多了些褶子碎纹吗？”

胡铁嘴固执地说：“话不是这么说，我瞧你的命纹跟任何人都不同，简直古怪到了极点，值得仔细推敲。”

赵老憋万般无奈，被迫坐在桌边，对胡铁嘴说道：“那么的……咱吃啥？”

胡铁嘴说：“我也是初来此地，全凭老哥做主了。”

赵老憋点了点头，扭头朝柜上那蠢汉说问道：“伙计，店里有啥好嚼头？”

那蠢汉说道：“有酒有面。”

赵老憋道：“那么的就给整两碗大面，不要酒了，给他海海的迷字儿双加料。”

蠢汉答应一声，吆喝道：“大面两碗，海海的迷字儿双加料……”

胡铁嘴奇道：“什么是海海的迷字儿？”

赵老憋道：“爷们儿你初来不懂，这是让他多放牛肉。”

胡铁嘴恍然道：“原来如此，看来这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地的乡言土语亦是不同啊。”

不多时，蠢汉端上两大碗裤带粗细的面条，撒了辣椒，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赵老憋蹲在板凳上，唏唏噓噓地假装吹那热气，拖延着不吃，要等胡铁嘴先动筷子。

胡铁嘴也是饿了，当场把一碗面吃了个净光，连面汤都给喝了，抹了抹嘴问赵老憨道：“老兄不饿吗？”

赵老憨嘿嘿一笑，在旁盯着胡铁嘴并不说话，其实他在这条路上混的久了，与当地的黑店和各路马贼多有往来，眼见甩不掉胡铁嘴，就将其引到一处相熟的黑店中，打算下蒙汗药将这冤家麻翻。

谁知道等了半天，胡铁嘴却全然无事，原来他多年行走江湖，虽然不懂绿林暗语，但为了防备黑店里的蒙汗药，常会服用克制之物，即使吃了蒙汗药也只当是胡椒粉。仍缠着赵老憨要看手相，正说这话，后脑猛然挨了一记闷棍。

胡铁嘴“啊呀”大叫一声，把手一摸后脑勺全是鲜血，顿觉天旋地转，“扑咚”摔到地上。却是被那蠢汉用铁棒砸倒，拖死狗般拖到厢房里，扒去衣衫绑在剥人凳上开膛破肚，剁成一大盆折骨肉，煮熟卖给过往客人吃了。

赵老憨告诉司马灰等人：“那卦师果真有些本事，不枉铁嘴之称，但他当事则迷，自己看不出自己的限数，吃鬼迷了心窍，偏要掏俺的老底儿，那不是要刨俺祖坟了？非是咱爷们儿心黑手狠，而是他自己找死，这就是‘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也怪那蠢汉做惯了推牛子的勾当，没等俺交代清楚便下了死手。咱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可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众人听罢无不皱眉，想到人心险恶，都不免感到身上一阵发冷，更琢磨不透赵老憨的来路了。

司马灰心想：“如果赵老憨说的都是真话，那位卦师肯定发现了他的底细，才被诓进黑店惨遭暗算，这个底细自然与此人能够死后再次出现有关，而他现在提起这件事的原因，显然是想告诉考古队的人，如果再逼问下去，他就要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赵老憨虽然抵死不肯吐露实情，司马灰却已从中听出一些门道，隐约猜到了对方的底细。

司马灰让赵老憨伸出手掌来看了看，他不懂命理，但也知道哪条手纹是命线，就见面前这个人手中已经只剩下一条命纹了。

他想起沙海中看过的那本古籍，其中记载憨宝者会像道家养小鬼一般，养着有魄无魂的活尸。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除了憨宝者自身之外，谁都说不清楚，以司马灰看来，那似乎是形貌与憨宝者本人接近的肉身傀儡，人有三魂七魄，有了傀儡尸就可以通过憨宝使三魂分存。

如此想来，可以说是“聚宝鼎”和“藏魂坛”两种猜测的结合。听闻憋宝者擅能养宝，会将千年老鳖成形的活丹取出来，再割开自己的脉窝子塞进去养着，那鳖宝年久即与其长为一体，神魂血脉相通。

估计出现在深渊里的赵老憋，曾经去过楼兰荒漠，挖出了那具干尸脉门里的鳖宝，所以记得前事。另一个赵老憋则对前事毫无记忆，只记得要找“雷公墨”，最后死在了长沙螺蛳坟。倘若果真如此，对方不愿意说明也是合情合理，有时保守住自身的秘密，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由于赵老憋死活都不吐口，司马灰对憋宝之术所知有限，难测其奥，只能是凭空推想，没有任何把握可言，但他认为如今还是去找“禹王碑”最为要紧，没必要在这件事上过多纠缠。

胜香邻也持相通意见，只有罗大舌头认定赵老憋来路诡异，他一再强调：“我早说过这老怪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偏是不相信，看来走路不摔跟头就不会吸取教训，红军长征初期要不是死了一多半，那帮弱智能信毛主席吗？可别等到咱也栽了大跟头，你们才肯信我！”

司马灰如何不懂这层道理，但有几件事不得不问，答案虽然未必可信，但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是赵老憋在匣子中逃进即将坠毁的“C47信天翁”，当时从机舱里偷走了什么东西？二是此人如何来到这深不可及的地底？三是从哪里得知“禹王碑”上的秘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赵老憋有没有接触过“绿色坟墓”？

赵老憋神情茫然地想了半天，推说那件事实在记不得了，若有虚言妄语，必遭横死暴亡。至于末了三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正所谓“万朵桃花一树生下”，自从楼兰荒漠失手，赵老憋没了靠山，只好又到藏地雪域去找天蚕，结果在雪山洞穴里被冰蝎子咬了，从此冻僵了人事不知，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被几个藏民发现。赵老憋仗着身上有宝，得以大难不死，那时候他开始接触了“绿色坟墓”这个组织，听闻这伙人是要到地心寻找一座禹王碑。赵老憋知道那地方是有去无回，因此不肯应允，险些被做掉灭口，他亡命逃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处雪峰，眼看走投无路了，多亏被一个叛离组织的“猎手”所救。

那位探险家告诉赵老憋，禹王碑是块很大的石板，上刻九个蛇纹古篆，每个字都大如量米之斗，重复七十三行。关于禹王沉碑之说纯属后世附会，其实它是拜蛇人祖先所留，记载在其中的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破解，否则将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恐怖之事。

司马灰等人都有些出乎意料，此时也顾不上别的事了，忙问赵老憋是否知道“绿色坟墓”的首脑是谁？

赵老憋奇道：“诸位在楼兰沙海里就曾提及此人，想必早已亲眼见过，何必明知故问？”

司马灰说：“见过倒是见过。但第一次被占婆王的人皮挡住了，第二次对方戴了防毒面具，一向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赵老憋眨了眨眼睛说道：“这话俺不敢明言，诸位就仔细想想吧，为啥不识庐山真面目？”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六话 下降

司马灰听到赵老憋这句话，心底那个没有答案的谜团变得更大了，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难道是在暗示考古队曾经看到过“绿色坟墓”的脸，只是始终没有想到那个人就是“绿色坟墓”？

罗大舌头脾气刚直，胆壮心粗，遇事从来不走脑子，他揪着赵老憋问道：“别跟我打这哑谜，绿色坟墓的脸到底有什么稀奇？你贼胆包天，为什么不敢说？”

司马灰一摆手，示意罗大舌头别再追问了，他知道那赵老憋是从旧时过来的人物，和以前在江湖上混迹的那些老油条一个模样，如果是不想实说，就算那铁棍把嘴巴撬开也没用，与其问出些虚头巴脑的言语，倒不如就此作罢，彼此留个台阶，双方都好收场。

此外司马灰也感到这个赵老憋说起话来，虽是云里雾里，但同样隐含了诸多信息，比如“禹王碑”本身是块普通岩石，拜蛇人用古篆刻在上面的秘密，似乎能够揭示万象之理，是个不可窥视的恐怖谜底。

这时胜香邻问赵老憋：“赵师傅，你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赵老憋对此并不隐瞒，说起当时的情况。他到了西藏之后，先是跟英国人前往印度寻找机会，由于连遭挫败仍不死心，盘算着要拉拢几个帮手，去找占婆王朝的“黄金蜘蛛城”。赵老憋号称知道那里有什么“夏朝龙印”和“幽灵电波”，但致命的浓雾覆盖了裂谷，只有飞蛇才能在雾中穿行，而且还要有占婆王匹敌神佛的面容，要进那座“黄金蜘蛛城”，这两样缺一不可。

当时有个控制地下情报军火交易的组织首脑，以重金买走了这些情报，并让赵老憋充当向导前往缅甸。赵老憋无意中得知，埋藏在“黄金蜘蛛城”中的秘密，事关一条进入深渊的通道，那地底深渊位于重泉之下，是个万劫不复的去处。

赵老憋贪生怕死，也对“绿色坟墓”深怀恐惧，明白事成之后，自己不是当场被弄死灭口，也得被胁迫着进入地底深渊，所以来了个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经人指点，一路由缅甸蹿入印度，又逃亡至尼泊尔边境。

组织则派人从后追踪而来，赵老憋险些遇害，最终被引他逃离组织控制的“猎手”搭救。

“猎手”名叫汉丁，是中印混血，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做过印籍英军，敏捷果敢，擅长登山、狩猎和侦察，身手甚是了得的，他把赵老憋带

往一处秘密营地。

营地里还有一位是法国驻印度支那考古团的前任团长，团长毕生研究古代拜蛇人，那个汉丁是他的助手，他此时正在喜马拉雅山脉勘察地形，想找到通往地心深渊的洞口，设法毁掉刻在“禹王碑”上那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秘密，他们也是诈死埋名躲在山里。

团长和猎手两人，在喜马拉雅的山脉下方，发现了一条通道，但时机还不成熟，没办法进去，这是一次绝对对隐秘的行动，外界没有人知道，既然把赵老憋救出来，便不能再让他走了。而赵老憋也差点被地下组织的人杀掉，吓得胆都破了，也不敢再到外边露面，只好从此躲了起来，并协助团长暗中准备，到各地搜集资料。

这一躲就躲了很多年，凭着谨慎行事，始终没有暴露踪迹，后来营地又来了另外三个人。赵老憋记不住名字，只能以外貌特征的绰号相称。一个是退役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性格古板严肃，满脸“络腮胡子”；另一个是位擅于涉及制造各种古怪发明的“工程师”；还有一个研究古生物的女科学家“白帽子”。算上团长、猎手以及赵老憋，这支地下探险队一共有六个人。

时间到了最近，那山里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放置在水碗里的磁针，指向突然变的混乱，团长告诉众人时机成熟了，立刻准备出发，并在动身前向大伙说明整个行动的部署。

团长说他根据后世发现的遗迹推测，有史之前，已经存在过一个颇具规模的古老文明，但是没有留下具体名称，后世泛称其为“西极之国”。创建者应当是拜蛇人最初的祖先。蛇在原始图腾崇拜中有生殖混沌轮回之意，也象征着地底的一个怪圈，其文明发展程度与古埃及或古印度相当。由于洪荒泛滥，将那些古迹都从地上抹去了，得以保留下来的记载至多不过百分之一。发生史前大洪水之前，已有大量穴居人深入过地下，而在重泉以下的神庙里，沉眠着一块大石碑，其中记载了无比可怕的内容。

夏商周时代，开始将那块石碑，跟禹王涂山铸鼎的传说附会在一处，其实夏王朝只是俘虏奴役了很多拜蛇人的后裔，那些奴隶依然崇拜埋在地底的石碑，妄想找回石碑推翻夏王朝的统治。据说石碑上虽然刻有数百个古篆，实际上内容并不多，可能只有一两句话。诸多古老的预言中，都告诉人们不要试图窥探凿刻在石碑上的秘密，甚至碰都不要碰。至于原因，则与石碑同样是谜。团长组织的这支探险队，正是想抢在“绿色坟墓”之前，进入神庙找到石碑，调查出地下之谜的真相，但他同样认为“禹王碑”上的秘密不能看，应当使用炸药将之彻底摧毁，免得

引来大灾难。

山区没有道路，探险队携带了大量装备，包括食物、武器、药品、橡皮艇以及各种照明、爆破、探测器材，只好雇佣了一伙脚夫和几十匹马驮运。

赵老憋听说那些脚夫把众人带到出发点，就会全部返回，他暗自纳闷，探险队只有六个人，不知道如何背负这么多东西。

等走到喜马拉雅山脉西侧的一个山谷里，仰望苍鹰盘旋，一座座高山耸入云霄。谷中沟壑深陷，里面不见天日。马队点起火把照明，顺着沟谷不断往里走，途中见到几处断壁残垣，好像是某处庙宇的遗址，再往深处就到了尽头，那里是个走势近乎垂直的大洞，黑惨惨冷森森的看不到底。

一众脚夫到寺庙残墙下，虔诚地叩头膜拜，随后就把物资卸到地上，然后带着马匹原路返回。

赵老憋望着堆成了小山的物资装备，找一旁的“猎手”打听：“就咱们这几个人，咋背得了那么多东西？”

“猎手”指着墙上残存的壁画说：“团长要用这个法子。”

赵老憋上前一看，顿时呆在当地，第一幅壁画描绘着一个女子，正伸着舌头把狮虎巨象之类的野兽吸进口中。第二幅是这女子从口中吐出一座宫阙巍峨的城池。

壁画中那女子不知何方神怪，她的嘴和肚子就像个无底洞，能把成千上万的人畜一口吃光，又能在一瞬间把整个城池吐出来。

赵老憋总算有些见识，他以前到过汉中，曾听道上的同行说起，据闻唐代之时，有个商人去长安做生意，卖掉货物之后买了一只鹅，装在装笼里背在身上独自回乡。半路遇到一个书生，那书生正坐在树下休息，见商人来了就起身行礼。书生声称自己走不惯长路，脚底都打了血泡，实在是走不动了。恳请商人行行好，让他钻到竹笼里带上一段。

商人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就说：“这竹笼才多大的地方，何况已经装了只鹅，你要是真能钻进来，捎你一段也是无妨。”没想到那书生一低头竟钻入了笼中，他和那只鹅在一起并不显得拥挤，而且份量好像也没增加。商人暗自惊奇，奈何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只得背上竹笼继续赶路。

中午的时候停下休息，那书生从笼中钻出来说：“蒙君相助，无以为报，请您饮上几杯薄酒，聊表寸心，不成敬意。”商人奇道：“此处不见

人家，你又是两手空空，怎么请我饮酒？难道现酿不成？”书生笑而不答，突然张开嘴，从嘴里吐出一个食盒，里面盛满了精致的美味珍馐，又吐出一壶佳酿和两个酒杯，与商人席地而坐，一边饮酒一边击节而歌。那书生还觉得不够尽兴，要让自己最宠爱的姬妾出来跳舞，于是张开口，从中吐出一个窈窕婀娜的绝色美女，命其歌舞助酒。商人从没见过如此佳人，不禁看得傻了，也忘了品尝美酒佳肴，而那书生兴高采烈，开怀畅饮之余，竟醉卧在地，怎么招呼都不醒转。那个美女见状，就上前对商人说道：“奴婢有个相好的郎君，打算趁此良机将他召来相会，还望阁下高抬贵手，不要声张出去，如让主人知道，奴婢难逃责罚。”

商人讷讷地点了点头，就见那美女也轻启朱唇，从嘴中吐出一个虬髯大汉。那汉子满脸淫笑，不似善类，二人低声私语了几句，携手到树后共尽云雨之欢。一男一女刚忙活到一半，醉卧的书生忽然伸了个懒腰，好像随时都会醒来。美女大惊失色，一口将虬髯大汉囫囵吞下，然后慌忙整顿衣衫发髻。这时书生已从地上坐起，他揉了揉眼睛，随后对商人深施一礼：“小生酒后失态，万勿见怪，这里已离居所不远，就此与君作别，咱们后会有期了。”说罢，张口吞下美人与酒壶食盒，径自走入林中不见了踪影。

赵老憨当时听完这件事，觉得实在是超乎人之所想，问那讲述者唐代莫非真有如此异术？

道上的同行说此为乾坤挪移幻术，即使有，那也不是我中土之术，肯定是从印度流传而来的，只有印度才存在这种怪异想法。

赵老憨今天见了喜马拉雅山下的壁画，才知这话说得不虚，挪移幻化之术果然发源于此，于是拿这件事去问“猎手”，他说没想到队伍里藏龙卧虎，居然有人通晓此等异术，不如传俺两手，何愁将来不能四海逍遥？

团长在旁听到，就告诉赵老憨此事荒诞不经，神怪离奇之说岂能当真？这寺庙壁画上描绘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古人的一个隐喻，暗示着要想深入地下，就必须从天而降，因此咱们还需要一个大家伙，我将它命名为“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七话 悬挂

在赵老憋的叙述中，那位团长认为古印度婆罗教的历法中，当地每隔数十年就要出现一次罕见的“天地互蚀”，那一年喜马拉雅山脉西侧的时间将会消失一天，到时候天地相互吞吐，其征兆是持续地震和磁针错位，有阵风向死火山的洞口内部涌动，寺庙壁画上的神女吞吐城池，正是从侧面记述了这个古代传说。

事实上，这是地下之海的磁山作用所至，到时水体会出现多处海洞，地层开裂，形状巨大旋涡状的气穴，探险队可以抓住机会，避开地底和磁雾的影响，经过死火山洞窟，借助气流直接降下万米深渊，由于通道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必须搭乘“柯洛玛尔探险家”。

团长根据古历法推算，还不到出现通道的时刻，但眼前的种种反常征兆，都显示地底磁山发生了重大变故，好在探险队准备了很多年，虽是仓促出发，也能按照预先的方案展开行动。

司马灰听到此处，才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支探险队在暗中行动，这支队伍是通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了地底深渊。现在想来，正是考古队在阴山里的所作所为，使“通道”提前出现了。另外那位团长掌握的线索和资料，远比考古队更为详实，但如今却只有赵老憋一个人现身，其余那几个人的生死下落如何？“柯洛玛尔探险家”又是个什么大家伙？

司马灰等人还想再问赵老憋，那支探险队从寺庙下的洞穴出发，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只见头顶闷雷滚滚，脚下传来阵阵颤动，众人心知要出大事，况且身在雾中看不到周围情况，皆有恐惧不安之感。

高思扬背起步枪，攀着菊石枯壳，上至雾气覆盖不到的高处观察，她借着闪电的光芒，就见那团的蘑菇云柱，无穷的浓密黑烟，受压力阻止，缓缓向四周扩展，犹如绵延千里的黑色巨伞，笼罩在地谷半空，此刻已有无数条漆黑的烟柱垂下，厚重凝固的黑色烟尘正在崩解，那情形就像末日降临。

高思扬赶紧招呼司马灰：“你快过来看看，蘑菇烟柱好像要塌了。”

司马灰跟上去一看，也感到情况不妙，受到诅咒的Z-615残骸砸穿了地层，使积蓄在岩室里的黑烟喷涌升起，又从高处崩落下来，如果让那些灼热浓密的黑烟落到头顶，即使不被烧灼成焦炭，也得活活呛死。

众人在原地耽搁了许久，可就算一直往前走，以在地底徒步行进的

缓慢速度，也逃不出蘑菇云柱笼罩的范围，眼看黑烟无声无息的纷纷落下，一时找不到地方躲藏，司马灰只好攀下菊石，让其余几人带上背包和枪支，准备觅路逃命。

赵老憋也惊慌起来，他指着身后方向，声称自己先前就是从那边过来的，那里可以避险。

司马灰未敢轻信，对罗大舌头使了个眼色，让他揪着赵老憋不要放手，提防事情有变。

罗大舌头抓住赵老憋的胳膊，叫道：“这老贼就是有通天彻地的本事，落在我手中也别想跑得掉了！”

这时高思扬纵身跃下，急道：“黑烟掉下来了，大伙快走！”

司马灰当即率队，跟随赵老憋往前奔逃，穿行在浓密烟尘的缝隙中，一路且避且走。逃出一段距离，身前陡然出现一道宽大的深裂，旁边的菊石空壳上，挂着两根人臂粗细的绳索，另一端垂入地裂，好像悬吊着某种很大的东西。

众人俯身朝下张望，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到，胜香邻取出根火把，点燃了扔下去。火把的光球不断向下滚落，划破了沉寂的黑暗，就见洞底生长着百余米高的天然水晶，接近洞口十几米的地方，有一大团不知是兽皮还是帆布的物体，上面有缝制连接的痕迹，还有更多的粗韧绳索挂在水晶丛中。

火把的光球越来越小，落到深处倏然熄灭，估计洞底存在积水，将火把浸灭了。

胜香邻奇道：“柯洛玛尔探险家……是个潜地气球？”

众人都觉得搭乘热气球驶入地心空洞的事，就是想也不敢去想，可赵老憋所在的那支探险队，却把这种疯狂的设想付诸于实际行动，居然还取得了成功。想必都是胆智卓绝之人，现在这支探险队还在洞窟里？

此时黑烟不断垂落，身上的烧灼感难以承受，洞窟深处虽然也是酷热，却可以暂时忍耐，便逐个攀着缆绳，爬至倾斜滑溜的水晶顶端，用矿灯照视立足处，全是平整异常的通透晶体，照明效果扩大了几倍，视界变得开阔了不少，而降下的黑烟则被热流阻隔，都给挡在了洞穴外面。

众人置身在庞大高耸的水晶顶端，发现晶体从上到下的落差至少上百米，水晶丛林纵横交错，形势森然，险状可畏，周围和脚下都是大大小小的投影。洞穴内壁嵌满了片状云母和大玛瑙，眼前尽是奇观异

景。

司马灰命“二学生”再点一根火把照明，众人顺着绳索找寻过去，发现一个箱型筐体斜挂在壁上，外部安装着几盏强光探照灯，都已经损坏破裂，也不见其中有人，只是散落着配重的铅块，以及整箱整箱的物资装备，看此迹象，“柯洛玛尔探险家号热气球”在降落的时候失控，它掉进了谷底裂开的洞窟，最后悬挂于这规模惊人的水晶丛林顶端。

司马灰和胜香邻、高思扬三人下去搜索，留下罗大舌头和“二学生”两个，负责看着赵老憋。

罗大舌头见附近有个木箱，上面标有记号，大概是从“柯洛玛尔探险家”上掉落下来的物资。地底生长的肉菌虽能够充饥，但摘下来之后，很快就变的枯如树皮，带在身上毫无意义。罗大舌头寻思着那箱子里也许会有罐头和压缩饼干，没准还有香烟，于是拖着赵老憋上前察看。

他吩咐二学生拿火把在旁边协助照亮，等到使用猎刀撬开木箱，才发现里面铺着几层防水布，裹得满满当当，全是军用级别的烈性炸药。

赵老憋趁罗大舌头稍一愣神的机会，猛地挣脱出来，他身法奇快，劈手抢过二学生所持的火把，在身前“呼”地轮了半个圈子，掠过装满炸药的木箱，引燃了导火索，立即返身攀着长绳向洞口爬去。

众人发觉情况突变，心中均是猛然一沉：“上了赵老憋的当了！”

罗大舌头愤怒已极，立刻端起猎枪，想将赵老憋脑壳轰飞了，但那箱炸药已被点燃，“哧哧哧哧”急促的冒着白烟，他也明白这么多的炸药，足以使整个洞穴发生垮塌，只好同“二学生”合力上前，拼命将箱子从高处推落下去，千钧一发的最后关头，木箱总算是掉进了水里，而赵老憋则已爬出洞口，并扯脱悬挂在洞外的绳索。

司马灰匆忙返回，一看水晶丛林至高之处，与洞口还有十几米的距离，洞窟走势上窄下阔，洞口气流运动剧烈，即使有壁虎钩子也抛不上去，失去绳索等于陷入了坐井观天的绝境，不免暗骂自己大意了，随即仰起头对赵老憋喊话。

罗大舌头等人看到司马灰的反应，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只要赵老憋从洞外的黑烟里探出身子，就可以开枪将其射杀，于是都不吭声，各自扣住枪机等待时机。

司马灰招呼了半天，却不见赵老憋露头，他心念一动，叫道：“赵老憋，我看你身上少了些东西，你还想不想要它了？”

赵老憋在洞外，忽然听到此言，不禁又惊又怕。原来他那个死活也

不肯说的底细，确实与司马灰的猜测接近。

憋宝者以肉身傀儡分魂，到四方憋宝行术，一旦出了意外，便留下“替死鬼”承担后果，但那肉身傀儡的脉窝子里，埋着养在自身多年的鳖宝，事后无论如何艰难，都必须找到死尸剜出鳖宝，否则魂魄不全，活着是半人半鬼，死后也不免烟消云散。

赵老憋只发现了楼兰荒漠下的干尸，但另一具肉身傀儡却不知所踪，寻找了许多年都没有结果，又认为“禹王碑”上记载的秘密惊世骇俗，看上一眼就可以洞悉万象因果，想知道什么都能从中找到答案，自然可以找到那具下落不明的肉身傀儡，不同意探险队毁掉石碑的计划，因此心怀鬼胎、暗蓄异志。

探险队搭乘热气球进入地心的时候，遇到了意外事故，失控后悬挂在规模庞大的水晶丛林顶端，剧烈的碰撞使探险队死伤惨重。赵老憋也受了伤，却不致命，他恩将仇报，从团长身上摸出录有各种线索资料的记事本，然后将尸体和伤者都推落水中，妄想独自找到“禹王碑”，借机寻得另一具肉身傀儡的下落，从此再无遗憾。

赵老憋弄死了探险队的其余成员，顺着长绳爬到洞外，瞧见到黑烟升腾，也以为是沉在深渊里的“禹王碑”，于是过去察看，不期遇到考古队，便拖延时间，趁着浓烟降下，将司马灰等人引到失事的“柯洛玛尔探险家”附近。他知道这些深谷底部的水晶洞窟，里面结构异常复杂，全是落差高达百米的天然水晶丛林，到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危险，四周应该没有出口。赵老憋把考古队困在里面，得以长出一口大气，黑烟虽然浓密灼热，却是奈何不了自己。他肚子里的这番心思，就不是司马灰等人所能料到的了。

赵老憋正在暗自得意，忽听司马灰叫破了他的底细，不由得大为吃惊，没想到对方能有此等见识。但赵老憋根本不相信司马灰知道“肉身傀儡”的下落，他嘿嘿一笑，叫道：“饶你这伙人奸猾似鬼，也教你们喝了俺的洗脚水……”话未说完，就感到身后似乎有脚步声响，他也是做贼心虚，急忙转头去察看，却见有个身影缓缓从黑烟中露出脸来。

赵老憋看出那是“绿色坟墓”，顿时被吓得面如土色，他只顾躲闪退避，却忘了背后就是洞口，一脚踏入虚空，霎时间悔恨绝望都涌上心头，真是“从前做过事，今天一齐来”，在惊恐的惨叫声中，身体恰似断线纸鸢，翻着跟头掉进洞中。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八话 深湖怪兽

司马灰等人站在水晶丛林顶端，仰头望着洞口，矿灯照上去只能看到黑蒙蒙的一片，都没料到赵老憋忽然翻身坠落，就见此人从洞口掉下来，先是被盘旋的热流卷的不断翻滚，然后重重摔在地上，骨骼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又顺着光滑陡斜的表面向下滚去，身体被一片凸起的晶丛挡住。嘴里“咕咚咕咚”冒着血沫子，可能是把内脏摔裂了，但仗着皮袄够厚身子骨结实，一时仍未气绝。

哪知被赵老憋掉下来时撞到的一大块水晶，突然“喀喇”一声齐根断裂，重达数百斤的巨大结晶体，从十几米的高处呼啸着砸下来，正落在赵老憋的脑袋上，砸了个万朵桃花开，腔子以下的躯体，四仰八叉横倒在地，只剩手脚还在轻微抽搐。

从赵老憋摔下来，再到被砸碎了脑袋，只是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众人惊愕莫名，心里皆是不寒而栗：“赵老憋分明已经爬出了洞口，怎么又跳下来自己寻死？莫非他在洞外遇到了什么东西？”

司马灰端着步枪等候了许久，洞外黑烟浮动，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他见赵老憋死状甚惨，就让胜香邻和高思扬、二学生，到坠毁的热气球附近，收集必要的物资装备，他自己则跟罗大舌头下去检查赵老憋的死。

两人攀下陡峭的晶丛，来至赵老憋的死尸近前。罗大舌头看那地上鲜血四溅，皱眉骂道：“死成这副倒霉模样，恐怕变鬼到了阴间，连阎王爷都认不出他是谁了。”

司马灰凑到跟前，在死尸身上仔细摸索，一看此人手腕上果然有道很深的疤痕，便用刀子割开，从中剜出两枚龙眼大小的肉瘤，形状浑圆，表面有许多血丝，似有人面五官，嘴眼兀自微微开合，被罗大舌头抓过去扔在地上，一脚一个当成鱼泡踩了。

司马灰心想此人应该是赵老憋的真身了，加上死在楼兰荒漠和长沙螺蛳坟的两个替死鬼，赵老憋已经死过了三次，如今两颗鳖宝被毁，这老贼就彻底灰飞烟灭了。思及前因后果，司马灰分别在螺蛳坟萤火城、沙海里的时间匣子、重泉之下的无底深渊，三次遇到赵老憋，整个事件完全是一个分解不开的因果循环，倘若没有这个死循环，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变得不同，然而现在死循环里最关键的人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无数纠结的谜团。

这时罗大舌头搜遍了赵老憋的尸身，从裤腿里摸出一个本子，有巴掌大小，厚仅一指，底面裹着精致的真皮，里面是经久耐用的防水纸。他看了几眼，递给司马灰说：“老贼身上除却干粮，就只有这个本子了，你瞧瞧有用没有？”

司马灰接过来翻看了几页，见里面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关于古代拜蛇人的各种资料，还绘有许多图案，有神像有图腾，另外用别针夹着不少地图和照片，甚至包括一个潜地热气球的设计草图，有理由相信，这是那位法国驻印度支那考古团团长的日记本。

司马灰清楚这本日记的份量，立即攀爬晶丛找到胜香邻，让她看看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胜香邻粗略看了日记里的内容，不禁又惊又奇，她说搭乘热气球进入地心的探险队首领，曾是她父亲胜天远的导师，其中记录的内容非常详实。指着一页给司马灰看：“你瞧，这就是沉埋在地底的石碑，由于夏朝古篆得自拜蛇文，所以后世将这块石碑称为禹王碑，准备地说应当是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端详那石碑的图样，四个边角都雕有怪异的兽头，旁边还有各种注释，夹杂着含混不清的分析，不但没说明记载着什么内容，反而把神秘渲染得更加深邃，他一时半会儿难以理解，就让胜香邻妥善保管日记本，眼下还是先找条出路从洞穴里脱身。

胜香邻点头同意，这本日记是在深渊里寻找拜蛇人石碑的重要线索。这支搭乘热气球飞入地底的探险队，虽然全部遇难，但日记本最终落在考古队手中，如果那些人泉下有知，也尽可以瞑目了。

说话的功夫，罗大舌头已烧化了赵老憋的尸体，众人把筐体内的木箱用绳子吊上来，逐个撬开收集有用的物资装备，发现其中有急需的电池、火油、烟草，并且补充了压缩干粮和罐头，更有几部可以调节照明距离的强光矿灯。司马灰等人那几部老掉牙的旧式矿灯早已磨损不堪，一直苦于无从替换，此时也都有了着落，但没有发现枪支弹药，可能是热气球降下来的时候发生碰撞，不知散落到哪里去了。

高思扬找到一个急救箱背在身上，胜香邻则翻出几双丛林鞋，这种鞋轻便稳定，散热透气，配有著名的“巴拿马底”，比普通胶鞋好得多，也都分给众人换上。

“二学生”原本很是绝望，此时见得到了补给，认为事情有了转机，没准还有从地底生还的希望，精神大为振奋，气息也顺畅了许多。

罗大舌头说：“你这小子还真是死人放屁——见缓啊！”

二学生道：“放屁这词太不雅了，从技术上说……应该是精神原子弹爆发了。”

司马灰说：“别高兴的太早了，这里很可能是个绝户洞，进得来出不去，而且气温实在太高了，如果困在此处时间久了，热也能把人热死。”

罗大舌头不免心焦：“我看咱们就像是热锅里的大虾，要是逃不出去，迟早会变红！”

高思扬说：“水晶丛林底部似乎有水，也没有高处这么灼热，何不到洞底寻找出路？”

司马灰觉得这办法似乎可行，但他也不清楚水晶丛林的结构，就问胜香邻是否可行？

胜香邻说这洞窟里生长着规模庞大的天然水晶，周围必定分布着许多充满浓烟的岩室，不过沉积了亿万年，有些封闭的区域已逐渐冷却，也许会存在积水形成的湖，倘若不是死水，应当可以进入隔壁的洞穴，但这样做也非常冒险，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洞穴里的情况，无异于钻进了结构复杂天然的迷宫，稍有不慎就会送掉性命。

众人又讨论了几种对策，除了走一步看一步之外，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就拖着“柯洛玛尔探险家”上装载的橡皮艇，爬下水晶丛林底部。

洞穴深处湿气很重，积水幽深，晶丛的形状也更为奇异，有的透明无色，也有的灰白光无光。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在百米高的晶丛中间，看到有个热气球里掉落下来的铝制箱子，罗大舌头过去撬开察看，见了装在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具模样古怪的探照灯。

那探照灯只有碗口大小，却是用电池背囊供电，没有型号和铭牌，不像普通的制式装备。

罗大舌头提起探照灯，连扳带扭想打开试试，但那铝制箱体从高处滚落，包装虽然坚固，却也将装在里面的探照灯摔坏了，不知除了什么故障，根本亮不起来。

“二学生”认为探照灯的故障可能是接触不良，他有把握可以修复，于是拿过来进行调试。

罗大舌头气哼哼地说：“连我都鼓捣不好它，你黄鼠狼子扒窗户——还想露一小脸儿？”

司马灰见“二学生”用探照灯对着自己，急忙按住说：“我估计这玩意

几亮度低不了，照到脸上就能把眼晃瞎了，你别拿着它乱比划。”

胜香邻说：“这好像是部大功率强光探照灯，在地下洞穴里一定用得上它。”

司马灰点头同意，吩咐二学生先带上电池背囊和探照灯，等到了安全之处再说。

众人随即带上背包和枪支，以矿灯照明继续下行，又拾到了一些散落的炸药，随后逐步接近水面，只见洞底水质清澈，用矿灯直接能照到底。许多犹如细梭的史前鱼类，它们对光线极为敏感，也没有上下颌骨，嘴部就像是一个能够开合的洞，成群结队的在水中游弋，行动迅速轻盈。由于水质通透平静，那些鱼群皆若浮空游动，无所依凭。

谁都叫不出这些鱼的名目，或许是从未有人发现过的史前物种，不过洞底显然是片活水，当即放下橡皮艇顺流而行。

那橡皮艇两侧有充气筏，两侧是圆锥形的皮质气囊，可以搭载六人，胜香邻拉动栓绳充满了空气，发现前端都涂装着青面獠牙的鲨鱼嘴，显得十分恐怖。

罗大舌头看着稀奇，说道：“真他娘的作怪，好端端一具橡皮艇，为什么要涂的神头鬼脸？”

司马灰说：“有些战斗机会涂装成狰狞的鬼怪，用来威慑敌人，却没见过渡水的橡皮艇搞成这样，不知道是吓唬自己还是吓唬水里的鱼？”

胜香邻看日记本上绘制的草图，得知这艘橡皮艇和潜地热气球都是由探险队里那位发明家设计制造，地下环境与世隔绝，有着深广难测的水体和幽深复杂的洞穴，必须随时防备遭遇早已灭绝的史前生物，据说如此涂装可以吓退食人鱼。

众人边说边把橡皮艇拖到水里，看到鱼群都往一个方向游动，当即随之前行，绕过纵横交错的水晶柱，距离洞壁越来越近。

司马灰按住矿灯在艇前观察，隐约看到壁下是个裂口，黑沉沉的浮着两个庞然大物。它们脖颈很长，伸出扁平的三角脑袋张嘴吸水，腥红的大嘴边缘生有许多触须，在水里缓缓摆动，像是诱饵一般，鱼群一旦受到吸引接近，就被那血盆大口无声无息的吞掉。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第九话 高温火焰喷灯

司马灰发现洞壁底部裂口，但前方被两个体型硕大的水怪挡住了，那俩家伙的躯体都有卡车般大，身上像巨龟一样有层硬壳，伏在水底伸出细长的脖颈，贪婪地张开怪嘴，不断将鱼群吞入腹中，司马灰见势不妙，急忙举手示意停止前进。

洞中水质清澈，矿灯直照湖底，其余几人同样看到了危险的存在，可两侧的晶丛横竖交错，地形逼仄狭窄，那艘橡皮艇非但掉转不开，还被水流持续向前带动，倏然间又向前驶出几米，水怪嘴唇边缘摆动的触须都已历历可见。

众人见是狭路相逢，没有周旋的余地，被迫强行突破，地下生物大多惧光畏火，但伏在水中阻住洞口的两个巨型水怪，却对光线恍如不见，只顾着吞吃鱼群。

司马灰暗骂这橡皮艇上的涂装果然只能吓唬鬼，真遇上水怪毫无作用，关键时刻还是要依靠火把和步枪才能防身，但这水怪皮糙肉厚，可能有数吨之重，以“温彻斯特1887型杠杆步枪”的杀伤力，恐怕难对其构成威胁，他想到这赶紧回身，招呼高思扬将火把递到前边。

这时橡皮艇几乎撞进了水怪的血盆大口，罗大舌头自是不敢怠慢，他把司马灰让在身后，端起加拿大双管猎枪，抵在肩膀迎头轰击，枪声震耳欲聋，但两发大口径霰弹打在怪物脑袋上，只是多出几个涌血的窟窿。

罗大舌头骇然失色，连忙摸出弹药重新装填。却见水花一分，那两个水怪都从湖中探出扁平的脑袋，颞骨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向两侧分开，伸展着唇边的触须，猛然向他咬了下来。罗大舌头来不及再次上弹，便仗着血勇之气，倒转了猎枪，双手抓住枪管，轮起来击打格挡。

胜香邻也抬起手枪连续射击，但瓦尔特手枪子弹打在水怪身上，更如同是在搔痒。水中这两个庞然大物你拥我挤，争相上前吃人，水波剧烈涌动，将橡皮艇推得竖了起来。

此时司马灰已从高思扬手里接过火把，他知道橡皮艇一旦被水怪撞翻，众人落到水里全都难逃活命，所以也是舍命相搏，他稳住身形，握住点燃的火把戳向水怪的大口。

不料那水怪刚从湖里冒出，全身湿漉漉水淋淋，司马灰手中的火把一触即灭，变得和牙签没什么两样了，只好抛落水中，抽出猎刀想做垂

死挣扎，这时忽觉腥风扑面，黑洞洞的怪嘴竟已近在咫尺，他和罗大舌头再想躲闪也来不及了。

正想闭目等死，突然一道暴亮的光束从两人头顶掠过，照在那张开的怪嘴中，瞬间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那水怪的脑袋像被火焰烧穿了，从前到后出现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躯体扭动翻滚着缓缓沉向水底，另一个好像也被烈焰烧伤，转身逃得不知去向。

众人惊魂初定，稳住随波起伏的橡皮艇，愕然望向身后，原来是二学生背负着那部探照灯，途中被他调试得差不多了，眼见情势紧急，苦于没有枪支武器，就像用强光照逼退水怪，没料到这探照灯的光束竟比火焰喷射器还要厉害，大概在数米之内连铁板都能烧穿。

此时橡皮艇由水路驶进了洞壁下的裂痕，所见都是倾斜硕大的水晶，前路曲折蜿蜒，时宽时窄，众人知道处境凶险，紧张地注视着四周动静。

司马灰想起此前差点让探照灯照在脸上，有些吃惊地问道：“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

罗大舌头同样后怕，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说道：“我估摸着是件法宝，要不然它怎么能喷出三昧真火？”

“二学生”也是茫然不解，万没想到打开这部探照灯，灯光能像烈焰一样喷出，幸亏没往人身上照，可又不知碰错了什么地方，无论他怎么摆布，探照灯却再也亮不起来了。

高思扬说：“好在用得及时，否则咱们都要葬身鱼腹了。”

司马灰吩咐“二学生”，无论如何都要尽快将这部强光探照灯修复。

“二学生”表示这次真不知道是哪坏了，他会尽量尝试，至于最终能否修好，那就是有信心没把握了。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混缅甸的时候，也曾有两下子，号称凡是带个‘机’字的东西，他都能修，你让他帮你瞧瞧，没准就能把这喷火机鼓捣好了。”

罗大舌头刚才领教了厉害，担心自己被探照灯烧掉脑袋，立刻推脱道：“别说是鸡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凡是在天上飞的，除了鸟之外，咱全都能修会开，但你们怎么可以让飞行员糊风筝呢，这简直是乱弹琴啊。”

这时胜香邻翻开日记本察看，才知道这是一部“高温火焰喷灯”，使用电池背囊供电，由于功耗太大，每次只能持续使用几秒钟，总计不超

过一分钟。那支搭乘热气球进入地底的探险队，之所以携带如此先进的装备，除了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防身，主要还是想在炸药万一失效的情况下，毁掉刻在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

高思扬觉得此事万难理解，为什么“绿色坟墓”不计任何后果，都要窥觑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探险队的日记里有没有提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秘密？

胜香邻将日记本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没发现明确记载，除了推测还是推测，目前仅知拜蛇人石碑，是一切谜团的根源。

凿刻在上面的拜蛇文字，正是夏朝龙篆的前身，在甲骨文出现之后逐渐不复使用，不过以目前掌握的线索，只要能在地底找到拜蛇人石碑，破解其中记载的内容并不是问题。

罗大舌头纳闷地说：“这事我也一直琢磨不透，是不是我想知道什么，那座石碑就能告诉我什么？可据赵老憋所言，拜蛇人石碑上总共刻着还不到十个字，这几个字讲一句话也未必能讲得清楚，能他娘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秘密？为什么看都不能看？看了会怎么样？”

司马灰说你们别猜了，在真正看到“拜蛇人石碑”之前，任何推测都没意义，试想这天底下有哪一个秘密，是看也不能看，甚至说也不能说？据我所知那就只有“绿色坟墓”的脸了。

胜香邻问道：“拜蛇人石碑埋在地下好几千年了，它会刻着绿色坟墓的脸？”

司马灰说：“那倒未必，我看赵老憋好像知道‘绿色坟墓’是谁，他可能无意中看到过那个人的脸，但因恐惧而不敢吐露，就像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几千年来都没人敢看，也没人敢说，所以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

高思扬对司马灰说，既然赵老憋知道“绿色坟墓”是谁，你当时为什么不继续问下去？现在这个人已经掉在洞里摔死了，只怕今后永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司马灰认为赵老憋根本不敢如实说出，就算此人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出来，谁敢相信？不过他心中隐约觉得，赵老憋暗示考古队看过“绿色坟墓”的脸，还另有深意，仔细想想那句话，真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橡皮艇穿过规模庞大的水晶丛林，进入了另一个穹窿形的洞窟。这里布满了凝固火山灰，留有无法磨灭的地质印记，洞底开裂处都有蒸汽和灼热的淤泥，无法再向前深入，众人被迫舍弃橡皮艇，攀爬横

倒斜卧的水晶，试图沿着岩壁寻找出路。

一行人使用火把照明，在黑暗中走出很远，所见都是单调重复的地形，越向深处走越是不见生机，这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洞窟，皆是亿万年前熔岩喷涌形成，内部异常的光滑平整。

有些地方的洞壁上，几千年前的古老岩画残存至今，似乎是拜蛇人留下的原始图腾，考古队便以此作为标记前进，走到没有岩画的洞穴就掉头折返，重新寻觅路径，连续在地槽缝隙间绕行了不知多少里数，所幸有日记中的拜蛇人资料可以参照，寻着断断续续的岩画，行至深谷一侧山脉的腹地，那里是座发生过垮塌的山体废墟。

众人在附近突然遇到热流，被迫逃到山墟里，意外看到岩壁呈现出羽蛇神的面容轮廓，在拜蛇人的神话体系中，阴间之神是一种背生鸟羽，有头面手足的人首怪蛇，古代印加玛雅遗迹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羽蛇，但形态更接近于龙，意义也不一样。

司马灰在黑暗中只能仰望浮雕底部，可见规模之巨大骇人，而羽蛇人面之口洞开，里面有石门深陷，可以通往内部。

崩坏的山体下无路可走，众人寻思面前是埋着拜蛇人石碑的“神庙”，于是把烈性炸药都取出来，用导火索引燃爆破，轰然巨响中石门被炸出了一道缝隙。

司马灰打亮矿灯，他冒着刺鼻的烟尘，率先钻进去察看，发现里面是个穹窿形的大空洞，似乎已置身于山地底山脉内部，地面铺有巨砖，干燥酷热，世界至此，好像已是尽头。

其余几人陆续从后跟进，没想到考古队从羽蛇神的嘴里钻进来不久。身后的洞口就发生了二次坍塌。乱石混合着大量火山灰，把洞口堵了个严丝合缝，也将热流阻隔在外。不过众人心中所想都是神庙里的无数谜团，被堵在其中并未惊慌，很快定下神来，检查了一遍枪支弹药，点燃火把照明，准备继续深入。

胜香邻却发觉事情有些不对，羽蛇神口部的大洞像是城门，而看里面的情形，也与日记中描述的“神庙”不同，这里可能是拜蛇人留在地底的“死城”。

第二卷 死城 第一话 羽蛇神

众人穿过羽蛇神的大嘴，进入山腹之内，只见洞道宽阔，奇深难测，地面和墙壁都是平整的巨型石砖，雕刻得尽是神头鬼脸，粗略望去，内容以人死之后坠入黄泉的题材为主。

司马灰等人满以为这就是放置拜蛇人石碑的神庙了，却听胜香邻说到什么“死城”，都不由自主地放缓了脚步。

高思扬举着火把照视墙上浮雕图案，所见尽是各种神祇鬼怪，问道：“死城是给死人住的？”

司马灰说：“可能是没有出口的古城，神庙是不是就在这座死城里？”

胜香邻说古代拜蛇人属于始祖文明，发展程度与古埃及相当，拥有独特的生死观。拜蛇人笃信轮回转生之事，认为只要死后魂魄不坠虚无，仍可转生轮回，然而如何才能不坠入虚无？那就必须死在这座造在羽蛇神腹中的古城里，拜蛇人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进来等死，倘若死在古城之外，就有今生没来世了，把尸体运进来也没有意义，因此上至神王下至庶民，按身份尊卑不同，都在这座“死城”中各有位置。

众人均想，原来“死城”真是给死人住的，恐怕城中枯骨僵尸成千累万，不知往深处走会遇上什么危险。

司马灰吩咐“二学生”，尽快修复那部“高温火焰喷灯”，有了这东西壮胆，心里可就踏实多了。

二学生一路上都没闲着，却始终没能鼓捣好，看来结构复杂的先进装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远不如落后的步枪可靠，短时间内指望不上它能发挥作用。

司马灰心有不祥之感，只怕这座“死城”里有些东西，是凭“温彻斯特步枪”对付不了的。

只听胜香邻继续说道，日记中还提到古代拜蛇人穴地太深，最终引发了大洪荒，使无数人口葬身鱼腹，世间禽兽鬼怪横行，夜叉恶鬼也下山攫人而食，残存的城池损毁严重，再也阻挡不住洪水猛兽，剩余的人们只好躲入“死城”，捕地鼠为食。与祖先的累累枯骨相伴，到最后人越来越少，这就是拜蛇文明消亡的主要原因。

罗大舌头说：“咱就别管拜蛇人怎么没死绝的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是怎样才能找到神庙里的石碑？”

胜香邻摇头说没人知道神庙的具体位置，如今只能在这座死城中寻找线索了。

司马灰问胜香邻：“日记里有没有死城的地图？这地方深邃漆黑，没有地图可走不出去。”

胜香邻没在日记中找到地图，但地底山脉被视为羽蛇神的化身，参照羽蛇神的图腾，也不难辨别古城的方位走势。

一行人且说且走，经过空旷的通道，但见山腹深处高墙屹立，外围十几米高的巨像随处可见，或人或兽，墙壁不再平整，而是疙里疙瘩起伏凹凸，分布着许多鼠穴般的孔窍，枯苔斑驳，角落里都是一丛丛奇形怪状的低矮蘑菇，最大的也只相当于常人一握。

众人止不住心中打鼓：“想这死城为积尸之地，纵然年代深远，也许没有僵尸了，但枯骨遗骸总该剩下几块才对，怎么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城中的死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司马灰看胜香邻所持日记，见那羽蛇图案腹部中空，嵌着一个暗示生死轮回的圆盘，判断这座陷进山腹的“死城”，应当也是圆形，站在洞门处看不到里面有尸骸，内部情况完全不明。

二学生嘀咕道：“这里应该是尸骨重叠的死城啊，可为何不见半具遗骸？”

高思扬说：“没准死人都在古城深处……”这时有成群结队的地鼠，皆大如小猫，数量何止千百，瞪着血红的眼睛从众人脚边蹿过，高思扬最怕鼠类，急忙挥动火把驱赶。

罗大舌头说：“这地方巨鼠真多，古城里的死人肯定都让老鼠啃没了，你们听没听过，凡是吃了死人眼珠的耗子，就能变成鼠王，那也是一路仙家！”

高思扬脸上变色：“罗大舌头你怎么又在危言耸听，哪里会有这种事？”

司马灰说：“老鼠在民间被尊为灰八爷，相传此物擅能预测吉凶，你如果住到有老鼠的宅子里，夜深人静之时，竖起耳朵就能听到耗子出巢觅食前，会事先在洞里叽叽咕咕说话，那是它们在掐算出洞之后会不会遇上猫，俗谓之‘鼠求签’，也有说鼠咬人头发主吉，啃脚或鞋袜则主凶……”

二学生见司马灰言之凿凿，不免心里发慌，惊道：“不好，刚才那些

老鼠好像咬到我的鞋了，我是不是要倒霉了？”

高思扬道：“也只有你才会信他们的鬼话，没准这古城里还有更多的巨鼠，趁早绕开为妙。”

司马灰道：“我可不是胡言乱语，鼠求签虽属虚妄，但鼠类与人至近。专等人静而后动，所以怪异也多。这玩意儿最是机警不过，懂得趋吉避凶。”他说罢用火把四处照看，紧紧盯着死城里的群鼠动向。

高思扬见司马灰全神贯注，也不知他在看些什么，低声问胜香邻：“这家伙脑子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他总不会认为古城里的死人都变成老鼠了？”

胜香邻说：“他可能是看到死城中的蘑菇颇为古怪，鼠辈虽众，但遇到这些蘑菇却避而不食，必是含有剧毒，大伙千万不要触碰。”

司马灰点了点头：“这只是其一，另外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仔细瞧瞧长有蘑菇的城壁。”

众人不解其意，借着火把的光芒望向石壁，端详了好一阵子，却没瞧出什么端倪。

司马灰摆手说：“你们退开几步再看，不管眼中有何所见，切记勿惊勿怪，胆小的趁早别看。”

其余几人越听这么说，越想看个明白，各自退开几步，按住矿灯照向墙壁，等到定睛望去，无不骇异，身上冷汗直冒。

就见壁上凹凸起伏的大小孔窍，赫然都是一张张的死人脸，重重叠压，不计其数。那些窟窿就是头颅上的诸窍，近处看以为是墙壁上的鼠洞，退开数步才能分辨出五官轮廓，想是年代深远，枯骨与岩壁化为了一体，半石半骨，无从区分，而那些奇形怪状的蘑菇，全都是从古尸张开的嘴里生长而出。

众人面前的洞道两侧，长满了红黑斑斓的低矮蘑菇丛，一眼看去不见尽头，各自吃惊不小，城中堆积了无数拜蛇人的尸骸，如今层层枯骨都已变成了化石，奇怪的是蘑菇怎么会从枯骨嘴中长出？

罗大舌头故作明白，他声称自己曾去过兴安岭长白山一带，各种奇形怪状的蘑菇都见过，好像有种蘑菇叫做“尸口菌”，据说都是长在死人嘴里，听挖参的把头们讲，那都是死者生前吃过老参，死后真气不散，郁结而成，这东西很是贵重，活人吃了能够延年益寿，若在毁棺改葬或挖坟掘墓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这么一枚，见者便会争相抢夺，但此物入手麻木，顷刻间化为黑水，挖出来就没办法保存。

司马灰懂得相物之道，清楚罗大舌头又在胡吹法螺，人死之后哪里还有气息，这些蘑菇无非是死气在地洞中凝结形成，最毒不过，要是取下浸在清水碗中，就会变成数以千万计的红头黑嘴之虫，现在虽然都石化了，但鼠群仍不敢接近，说明毒性尚存。

此时山腹裂缝中涌出的硕鼠越来越多，皆是黑皮无毛，同时拥出一只巨鼠，大逾同类数倍，斑毛遍体，白如滚雪，它沿途遗溺，一滴既成小穴。

众人看得两股颤栗，胜香邻低声道：“这是鼠王出来了！”

高思扬吓得脸色刷白，举起温彻斯特步枪对准那只巨鼠，立时就想按下扳机。

司马灰按住高思扬的手臂：“别浪费弹药了，这些东西一旦围上来。火把也挡不住它们，转瞬间就能把活人啃没了，而且死鼠的血腥气息会引来更多同类，鼠群畏惧死城中的毒蘑菇，大伙都往里走。”

众人当即以火把驱退逼近的群鼠。稳住阵脚，逐步退进洞道，那些饿鼠虽不舍生人氣息，但被毒蘑菇阻挡在外，也不敢冒死逾越。

罗大舌头打开矿灯在前开路。越往深处走，洞道里的枯骨越多，将石壁上的浮雕和神像都遮住了，地势虽然宽阔，但空气不畅，使人呼吸困难，光照所及，也仅及十步开外。此刻耳朵里除了碰碰心跳和沉重的呼吸，完全听不到任何多余的声响，众人提心悬胆，相互紧紧跟随，唯恐掉队。

死城外壁呈圆形，从羽蛇神腹中的图腾轮廓来推断，古城有很多条岩石隧道，众人经过的通道是其中之一，半路上有个很大的洞窟，壁上全是刻有繁复图案的浮雕，不见半具枯骨，司马灰停下脚步，就近抚去苍苔观瞧，就看壁上大多是头戴黄金饰物的王者，被有意塑造为半神半人的化身，显得地位仅比羽蛇神稍低。

二学生强撑着才没掉队，到此忙扔下沉重的背包和探照灯，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坐地喘歇。

罗大舌头嘟嘟囔囔地对司马灰说：“我看这夯货又要拖咱的后腿了。你想让麻雀跟着燕子飞，它也得是那个鸟啊。”

司马灰说：“别发牢骚了，有这个力气等会儿你背着他走，我可还指望他能将探照灯修好了应急。”

高思扬担心饿鼠追进古城，就说这里没有拜蛇人石碑，不宜停留太久，应该继续往深处走。

司马灰也不敢耽搁太久，他拽起坐在地上的二学生，正待动身前行。胜香邻却望着壁上的浮雕说道：“你们等一等，我知道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为什么不能看也不能说了。”

第二卷 死城 第二话 枯骨

司马灰听胜香邻说有所发现，此刻即便有天大的事也要先放下了，他接过火把照过去，只见前面的浮雕上，果然有一处与探险家日记本中的石碑图案相同，但死城中的浮雕场面更为浩大，看场景“拜蛇人石碑”位于一个很大的地底洞穴之中，其下有个近似参天老树般的图案。不过此处被有意凿掉了一片，分辨不出原本是些什么，古碑前积尸如山，周围是象征着死后的虚无之海，海面上则有条背生鸟羽的人首怪蛇，载着几位头戴黄金饰物的王者。

司马灰看得似懂非懂，这片浮雕里描绘的情形，似乎并未明确指出“拜蛇人石碑”上究竟记载着什么惊天之谜，石碑上的事为什么看也看不得，说也说不得？

胜香邻知道司马灰等人没耐心逐一细看，直言说这里浮雕众多，大都记载着石碑的事迹，它应该被埋在重泉绝深之处，古代拜蛇人似乎相信——任何看到石碑的人，都会立刻吓死在碑前。

司马灰说这我可就摸不着头脑了。据咱们所知，“拜蛇人石碑”只是沉在重泉深渊的一块巨岩，与地下寻常的岩盘没有分别，如果人们看到石碑就会立刻死亡，那么死因一定来自刻在石碑上的秘密，难道那个秘密能把人活活吓死？这事我不相信，毕竟十个手指伸出来不是一般长短，同样生而为人，那也是千差万别，好比罗大舌头这号反应迟钝的，脸皮又厚，什么东西能把 he 直接吓死？

罗大舌头赶紧说：“倒不是反应迟钝，而是我经过考验，咱爷们儿什么吓人的场面没见过？”

高思扬和二学生也纷纷称是，倘若石碑上刻了面目狰狞的鬼怪，在黑暗中冷不丁瞧见，没准能把人吓得够呛，甚至吓得腿肚子抽筋瘫倒在地，那还是有可能的，但要说任何人都会在石碑前活活吓死，可就未免难以置信了，况且石碑上所刻内容，是近似夏朝龙印的象形古字，并非神头鬼面。

胜香邻回答不了众人提出的疑问，她只是如实解释浮雕呈现出的内容，“拜蛇人石碑”是那几位头戴黄金饰物的王者所留，这些拜蛇人的统治者地位极高，分别掌握着石碑的秘密，但是谁也不知道全部内容，更不能相互吐露，所以这些人没有舌头，它们世代如此，严守着羽蛇神设置的古老禁忌，这满壁浮雕的洞窟只是其中一人的埋骨之所，类似的地方在死城里应该还有几处。

司马灰凝神思索，觉得浮雕内容虽然离奇荒诞，但最初分布在淮河流域的拜蛇人后裔，一直试图在地底挖出石碑，妄想借此摆脱夏王朝的奴役，这与其祖先留下的记载吻合，可那石碑上的东西看一眼就能把人当场吓死，找到它之后谁敢看？

罗大舌头说：“凡事小心点准没错，到时候可以让二学生先去看拜蛇人石碑上刻着什么，他要是没被吓死，咱们再看不迟。”

司马灰没理会罗大舌头出的馊主意，心中反复在想，“绿色坟墓”为何要找拜蛇人石碑？这个谜团在找到石碑之前，终究难以解开。他此时不免多出几分顾虑，自己这伙人九死一生走到这一步，可千万别当了“绿色坟墓”的替死鬼。

“谁去看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谁就要承担立刻死亡的后果”，司马灰虽然胆大不信邪，可经过这么多事以后，觉得有时候不信邪还真是不行，心里不免笼罩了一层不详的阴影，可思前想后，仍觉得应该继续寻找“拜蛇人石碑”，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揭开‘绿色坟墓’之谜的机会，至于在地底找到石碑之后如何理会，并不是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眼下首先要做的是辨明位置，找到途径接近石碑。

胜香邻从石窟里的浮雕推测，拜蛇人习惯用各种神祇象征山脉地形，首尾则代指方向。死城下面可能有条漫长的岩石隧道，蜿蜒穿过地下山脉，一路通往沉着石碑的神庙，行程距离无法预计，环境可能也比菊石山谷和水晶丛林艰险得多，等她将些图案在本子上做了简单标记，众人立刻动身探寻路径。

死城洞道里的地势时而狭窄，时而开阔，有些地方无法容人通过，只好绕路前进，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跋涉艰难，枯燥的地形更容易使人疲惫，上下眼皮子不由自主的开始打架，等行至通道的尽头，众人身前出现了一个走势直上直下的凹形坑，这个直径接近百米的深坑犹如内城，也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大殿。里面异常宽阔，四周矗立一尊尊高耸的古老神像，形态威严肃穆，壁上则是各条通道的洞口。

司马灰等人立足于其中一个洞口边缘，借着火把和矿灯的光亮向下观望，只见下方地面凹凸起伏。像是一张仰面朝天的怪脸，由于面积实在太大，在远处也看不清究竟什么样子。

这死城里的枯骨众多，形态古怪恐怖，到处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诡异气息，火把的光芒越来越暗，众人都感到压抑不安，觉得附近有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存在，而它正在不知不觉中逼近过来，所以谁也不想在此地久留，于是陆续攀至洞底，移步寻找道路。

二学生累得两条腿都没知觉了，只顾跟着司马灰往前走，眼神又不好，没看清脚底下，一不留神就被绊了个狗啃泥，地面上枯骨堆积长满了毒蘑菇，他脸部正扑在蘑菇丛中，撞得满嘴都是，惊恐之余，慌忙吐掉嘴里的东西，吓得连话也说不出。

众人都是新下一沉，这蘑菇是死气郁结而成，用手摸一下都要麻木好久，何况吃到嘴里？

高思扬虽带着急救箱，却对这种枯骨嘴中长出的蘑菇是闻所未闻，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其余几人也是无可奈何。

众人都以为二学生必死无疑了，谁知过了一阵，他除了受惊不小之外，始终未出现反常征兆。

司马灰心知那些蘑菇若是含有剧毒，直接碰到嘴里的唾液，你都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眨眼的功夫就会全身发黑而死，看来蘑菇和附近的枯骨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化石。可那些饿红了眼的地鼠，为什么不敢进入“死城”？它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这地方是让人感到头皮子发麻，死人多了阴气就重，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发怵。”

司马灰心想：“连罗大舌头都察觉到反常了，看来此处确实有些古怪。”他握着步枪环顾四周，只见遍地枯骨上的无数孔窍，在暗淡的火光映照下显得轮廓诡异，浮现出一张张死者扭曲的怪脸，仿佛鬼影重重。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盯着附近的枯骨在看，就把双管猎枪的撞针板开：“是得留点神了，死城里没准有古代拜蛇人的僵尸。”

高思扬正和胜香邻将二学生扶起来，说道：“你别专捡些吓唬人的话说，沿途所见全是枯骨，哪有什么僵尸？”

罗大舌头说：“真不是吓唬你们，成了气候的枯骨能变石僵，一身铜皮铁骨，刀枪不入水火难侵，比那有皮有肉的僵尸更难对付。”

二学生身上一阵阵发冷，胆战心惊地转头去看，但黑暗之中什么动静都没有，他紧张兮兮说道：“我觉得这里有些看不见摸不着，却非常可怕的东西……”

罗大舌头说：“娶媳妇打幡——纯属添乱，你直接说有鬼行不行，至于绕这么大圈子吗？”

高思扬责怪二学生：“你亲眼看见过鬼？怎么也跟着他们胡扯？”

二学生赌咒发誓，这种肌肤起栗的感觉很真切，若是添乱胡说定遭

天打雷劈。

司马灰说：“别他娘的废话了，这年头该遭雷劈的人忒多，累死老天爷也劈不过来，不过这里的确有些邪性，能早一刻离开就少一分危险。”

此时众人都有不安之感，可谁也说不清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只盼尽快找到通往“拜蛇人石碑”的途径，尽快离开此地，于是按照浮雕上的提示，在深坑般的石殿中摸索搜寻，这石殿底下是仰面朝天的神像头部，体积异常庞大，脸形犹如凸起的小山，嘴唇紧紧闭合，但它处在地下的年代古老得难以追溯，表面都是龟裂，还有几尊原本矗立在周围的大石人，年久从壁上倒塌下来，砸垮了地面，其下露出深不见底的岩洞，用矿灯向深处探照，远处黑乎乎的难测其际。

司马灰见状，估摸着脚下就是那条岩室隧道，巨像闭合的嘴部则是洞口，拜蛇人几千年前就把洞门封闭了，若非地面垮塌，想进入隧道还真不容易，穿过最后这条漫长的岩石隧道，便能见到那块藏有最终谜底的石碑。

胜香邻告诉司马灰：“这条岩石隧道里的情况一切不明，不可掉以轻心。”

司马灰点头说：“此地不可久留，总之咱们先进隧道，至少离开安放拜蛇人枯骨的死城，才能停下来歇气……”说着半截，就觉得有人拽自己胳膊，转身一看是面如死灰的二学生。

司马灰奇道：“你这是要撞丧游魂去？脸色怎么如此难看？”

二学生指着司马灰，颤声说道：“其实……其实你的脸……也快变得和那些枯骨一样了！”

第二卷 死城 第三话 变鬼

司马灰察觉到征兆不详，不过一直找不到源于何处，等到有所发现却为时已晚，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如何，但在火把照耀下见到其余几人的面容，不免心惊肉跳，只见每个人都是眼窝塌陷，脸颊上泛着僵尸般阴郁的暗青，料想自己也是如此。

众人相互打量了几眼，心中同样悚栗，身上寒毛齐刷刷竖了起来，先前只顾着注意周围的情况，身边之人怎么全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这个模样？他们无不清楚，长期处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世界中，脸色会逐渐转为苍白，但绝不至于变成这样。

此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变化是在进入死城之后才开始出现，若不尽快逃离，恐怕都将变为地下枯骨。

众人脑中的念头一致，立即放绳索从地面开裂处攀下去，下行二十多米就到底了，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深，脚下仍是平滑齐整的巨砖。四周空旷漆黑，每隔几步，就矗立着一根粗可合抱的人形石柱。

司马灰等人仅知道大致方位，悬着心走出一程，边际处却没有出口。看置身之处的地形，似乎也是一座大殿，矿灯和火把的照明范围又减弱了许多，他们求胜心切，惶急之际找不到路径，心里愈加疑惧不安，口唇干裂，呼吸一阵比一阵困难，感觉携带的背包和枪支沉重不堪，身体逐渐冰冷麻木，只想躺在地上就此不动。

众人心里清楚，稍一停留就永远都别想再起来了，奈何找不到离开死城的隧道，估计原路回去也是来不及了，可能走不到一半便会倒毙在途中，只能不断喝水补充体力，勉力支撑而行，不消片刻水壶就见底了。

高思扬突然发现手中火把变成了一团暗淡的鬼火，照在身上非但不热，反而有阵阴森迫人的鬼气。她吃了一惊，急忙撒手抛落。

司马灰不等火把落地就伸手接住，称奇道：“火把怎么会变成这样？”

二学生骇然道：“这地方好像有种不可理解的恐怖力量，它能够悄无声息地吞噬着一切生命……”

罗大舌头说道：“我看你小子是夜壶嘴镶金边儿，值钱就值钱在这张嘴上了，这不就是老坟里的鬼火吗？”

胜香邻却认为二学生说得有些道理，死城中根本没有形成化石的条件。拜蛇人留在地下的枯骨多已石化，这里一定存在某些东西可以吸收活气，能在短时间内将尸骸变成化石，甚至连火把的热量都快被它吸光了。

司马灰心想不错，看面前这团鬼火的情形，吞噬活人氣息的东西离此不会太远，如果能将它找出来毁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众人如同和死神赛跑，半秒钟也不敢耽搁，立即晃动火把，在漆黑的大殿中摸索搜寻。行一处角落，就见凹洞中有若干头戴金饰的古尸，皆是俯首向下，皮肉枯槁近似树皮，面容已不可分辨，张开的大嘴里不时渗出黄水，当中环抱一株大菌，殷红如血，状若伞盖，尸口流涎，都落在顶部，根下则与这些僵尸化为了一体。

司马灰等人离得越近，越是感到窒息麻木，觉得双眼都睁不开了，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他知道这是名副其实的“尸口菌”。看其周围雾气氤氲，其实全是红头黑嘴的小虫。只有拿清水化开才能用肉眼观察到，它们像尸雾一样，由这里向四处散布，把死城中存在的活气都吸尽了，那些拜蛇人枯骨嘴里长出的蘑菇。全是由于体内吸进尸雾郁结而成。凭众人现在的装备，完全无法防范。

司马灰记得相物典籍中有段记载。据传隋唐时期，有猎户到山里狩猎，追逐羚羊误坠地洞，遇到一株成形的活芝生于洞穴之中，他识得此乃异物，摘下来就要吞吃，不料洞中有山鬼来夺，猎户拼死搏斗，终于将山鬼驱退。那时候所说的山鬼，可能就是猿猴山魃之类有些灵性的东西，想等那活芝长成之后吃掉，谁知最后被猎户误打误撞抢到了手中。猎户赶走山鬼，急不可耐将活芝全部吞下，身体就此暴长，只有脑袋能钻出地洞，再也动弹不得，结果活活困死在了洞中。此事虽近乎荒诞，但也说明世上奇异之物，莫过于菌芝之属，大概这些头戴金饰的拜蛇人古尸，生前吞食过深渊里的某种罕见活芝，死后竟然能从口中滴涎，使这株毒菌随灭随生，数千年不枯。

司马灰深为后怕，还好发现及时，要不然难免做了地下枯骨，他心念动得极快，示意其余几人遮住口鼻不要上前，又让罗大舌头用猎枪将那株硕大的“尸口菌”齐根轰断。其根茎伞顶落地即化为黑水，气味臭不可闻。

众人看四周薄雾未散，但火把已重新发出光热，身上麻木的感觉也缓缓平复，这才稍微放心下来，不过气血大伤，非是一时三刻所能复原。刚想坐在地上喘口气，却见那几具古尸向下沉去，原来枯菌下压着一洞口。

司马灰用矿灯往内照去，里面似乎没有尸雾，看来雾气只能够向上移动，那些古尸是拜蛇人中地位很高的首领，死前封闭了这处洞口，往下才是山脉底部的主体隧道。估计这条地底山脉里的隧道和各个空洞，全是亿万年前熔岩运动留下的地质痕迹，规模之大，形势之奇，皆非人所能及，不能说古代拜蛇人是隧道的创造者，至多只是继承者而已。

大殿中的尸雾难以散尽，众人被迫咬紧牙关，继续下行，司马灰见二学生身单体虚，如今是爬也爬不动了，就上前拖着他走。

其余三人也在旁边相助，唯独罗大舌头向来是好事做尽，坏话说绝。眼下有气无力，也忍不住要对司马灰说：“这小样儿的顶不住了。干脆扔下他别管了，我就不信邪，没了这臭鸡蛋，咱还不做槽子糕了？”

在罗大舌头夹杂不清的话语声中，众人沿着斜倒的石柱往下走，到底部但见有许多残墙断壁，地面都是细碎的岩屑，积尘厚达数寸，先前掉到洞底的那几具拜蛇人僵尸，则是踪迹全无。

洞窟底下是座万户城郭，虽是塌毁不堪，但在尘土覆盖之下，各条甬道和屋舍起伏的轮廓，还都隐约可以辨认，仿佛到处都掩埋着拜蛇人古老的秘密，它们已经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一步步走到命运的尽头，即将甄灭在不见天日的地下。

司马灰举着火把照向四周，见这半空里没遮没拦，为什么那几具拜蛇人僵尸掉下来就突然消失不见了？他暗觉情况不妙，立即将“温彻斯特1887”的枪弹推上了膛。

其余几人心中也同样恐惧不安，神情紧张，加上此刻口干唇裂，脑中似有无数小虫乱咬，五感变得非常迟钝，疲惫干渴得近乎虚脱，奈何水壶全都空了，死城里又非常干燥，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水源，就像先在隧道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喘口气歇上一阵，等到气血稍微恢复，然后再找水源，可情况出乎意料，深入到下层才发现仍未走出死城，想不出这鬼地方究竟有多深。

高思扬发觉身边断墙上凹凸有物，抚去表面覆盖的尘土，石壁上赫然露出许多赤膊的鬼怪浮雕，多是张牙舞爪，举止诡异，脸部都朝着一个方向，与之前见到的全然不同，她对胜香邻说：“你看看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

胜香邻上下打量了几眼，很快看出一些端倪，拜蛇人相信人死之后，除了得以在羽蛇神腹中转生轮回，其余皆在死后变鬼，其尸骸朽灭，幽潜重泉，终将坠入虚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死城最深处的洞窟，正是用来掩埋那些不得转生的尸骸，山脉底部的岩室隧道，很

可能由此贯穿而过，而放置“拜蛇人石碑”的地点，即是这个充斥着虚无的黑洞。

司马灰见行进的方向没错，心里稍感庆幸，但众人现在的脸色难看至极，一个个嗓子眼都干得快冒烟了，至于隧道里有没有水还很难说，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水份，不出一天就会活活渴死，他心想这附近也该有无数拜蛇人的尸骨，可目光所及，看不到半具遗骸，断壁残垣间尽是土屑碎石，处处透着古怪，不知曾经发生过什么变故，刚才掉进来的几具僵尸，全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些头戴金饰的拜蛇人王者，多半在生前服食过稀有的地下肉芝，数千年来尸身僵而不朽，指甲毛发扔在持续生长，弯曲指甲像是怪物的爪子，几乎能绕到它们的后背，嘴里流出的涎液，居然郁结为一株巨大的毒蘑菇，遮住了通向古城底部的暗道，着实罕见罕闻，没准会发生尸变，如今众人气枯力虚，停下来只怕是凶多吉少。

这念头刚在脑中闪过，司马灰忽然感到有水珠落在脚边，以为是地下岩层向下渗水，但同时嗅到一阵尸臭，急忙高举火把抬头往上看，就见黑暗中浮现出一张拜蛇人古尸的脸孔，它从高处自上向下倒垂，两眼犹如死鱼般向外凸出，面部皮肤近似枯树躯干，恶臭的黄水正从口中淌落。

第二卷 死城 第四话 怪梦

众人毛发森竖，发声喊抬枪向上射击，耳听洞顶上悉悉崇崇一阵响动，碎石泥尘扑面落下，那僵尸倏然缩退在黑暗中，就此不见了踪影。

司马灰等人哪敢再看，拖拽着半死不活的二学生，踉踉跄跄地向城墟深处逃窜，勉强逃出几十步，就见那断壁残墙之间，陷着一个黑沉沉的大铁球，似乎是地脉中天然生成的矿石，表面坑洼粗砺，直径在十米开外，这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般落在古城甬道当中，将地面砸得向下塌陷，就像古人留下的一个巨大问好，使人感到难以理解。

司马灰虽是见多识广，在地下古城中遇到这大铁球，也不免倒吸一口寒气，心想：“这东西是从哪掉下来的？”

众人暗觉心惊，但一步不着，步步不着，跑到这里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每个人身上都像灌满了铅，眼看铁球旁的墙壁被压得裂开缝子。里面则是一个狭窄的石窟，可以容人躲在其中，索性将心一横，便互相打个手势，从裂缝中爬进墙内，齐头并肩坐倒在地，倚着背包堵住洞口，只觉精疲力竭，连手指都不想动上一动，此刻即便有僵尸爬进来，也只能听之任之了，好歹把这口气缓上来再说，而外面则是一片死寂，没有半点动静。

司马灰心里想着待到气息恢复，就得立刻出发寻找水源，否则渴也把人渴死了，但他好几天没合过眼。脑袋里虽然明白不能睡着，却又哪里管得住自己，不只不觉中陷入了沉睡，而且做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梦。

司马灰在恍惚中回到了缅甸，那时缅共人民军已在滚弄战役中被打散了，也不知道阿脆、罗大舌头战友是阵亡还是被俘虏了，反正只剩他孤身一人，心里又是焦急又是绝望，逃进了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莽莽撞撞地在山里走了许久，途中看到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寺，他想不明白这没有道路人迹难至的丛林深处，怎么会有一处寺庙？心里嘀咕着可别撞见妖邪之物。但他杀得人多，向来也不惧鬼神，打算先在古寺中躲上一夜，拎着冲锋枪逾墙而入。

那庙里有个年轻的僧人，裹着黄袍，对方见司马灰进寺并不惊慌，口诵佛号上前询问来意。司马灰穿着缅共军装，没办法遮掩身份，只好如实相告，他也问那僧人丛林有没有小路可走？僧人却不搭话，将司马灰引到寺后一口井前，他说这是一口血井，里面深不见底，每有将死之人来到古寺，井中的井水便会变成鲜血，存世千年，从未错过。说着就用长绳放下一个木桶，吊上一桶井水，果然都是腥红的血水。司马灰见

状问道：“井中现在涌出血水，难道也是要死人的征兆？”

僧人道：“看来你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司马灰摇头不信：“眼下这古寺里至少有你我两人，怎么知道谁死谁亡？”

僧人：“我常年在这古寺里侍奉佛爷，完全与世无争。而你是做什么事的人，恐怕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我佛慈悲，于情于理都应该是你死。”

司马灰道：“好一位侍奉佛爷的高僧，你说你常年住在这座古寺里，为什么佛殿中塌灰能有一指头深，也不见半分香火痕迹？”

僧人被问住了，支支唔唔答不上来，气急败坏地指着司马灰叫道：“这口井让你死你就得死！”

司马灰本来就压着火，此刻被对方惹恼，不由得动了杀机，当场用冲锋枪把这僧人射成了蜂窝，又抬脚把尸体踹落古井，随后转头就走，却听身后咯咯一阵狞笑。

司马灰急忙转身察看，就见那僧人的脖子抻得极长，竟然顶着血淋淋脑袋从井底探到了外边，脸上神情怪异，忽然张嘴露齿咬将过来。司马灰心里又惊又急，奈何手脚都不听使唤了，挡也挡不住，躲也躲不开，让那僧人咬在肩膀上，身不由己地被拖向井口，最后翻着跟头栽进血井。

司马灰猛然一惊，从梦中醒转过来。暗想这血井之梦古怪得紧，而且真实得吓人，估计是在古城里找不到隧道，也没有水源，自身前途命运未卜，心里焦急不安，所以才做了这么一个怪梦，好在不是真事。

此时罗大舌头等人也先后醒转。一个个都显得神色惶恐，彼此出言询问，才知道每个人都做了一场噩梦，梦中情形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地惊心动魄，到最后都被自己的梦吓醒了，想起来兀自心有余悸。

胜香邻有些后怕地说：“刚才太大意了，怎么能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睡觉……”

司马灰看二学生也能行动了，说道：“我也觉得这古城里透着一股子邪气，好在没出差错，既然都恢复了气力，就必须抓紧时间离开，但愿能在隧道里找到水源。”

罗大舌头道：“是够邪性的。你说那些拜蛇人的僵尸掉进城中，怎么就突然能动了？大伙又都做了场噩梦？”

高思扬说：“还有古城里的大铁球，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底？”

胜香邻说：“死了几千年的人怎么可能复活？我看死城壁画浮雕上的记载，这附近也应该埋有很多拜蛇人的尸骨，即使没变成化石，在如此干燥的地区多少也会留下一些残骸，但沿途不见半块遗骸，而古城中倒塌的断壁残墙间，分布着很多大窟窿，满地岩屑碎石，绝不是地震造成的痕迹，我估计地底有某种食腐的动物，它们已将整座城中的尸骨都吃光了，那些头戴金饰拜蛇人的僵尸，就是被这些东西拖去了。”

众人均知胜香邻所说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什么东西能把墙壁撞出这么大的窟窿？又能拖着僵尸在洞顶移动？但那个直径十余米的铁球，则是让人想破了脑袋。也完全想不出个所以然。

司马灰当机立断：“按计划是穿过死城进入地底隧道，前去寻找拜蛇人石碑，不可节外生枝，免得夜长梦多，趁着能走就赶紧走。”说罢让各人带好背包和步枪，从墙缝里钻出去，刚要继续前行，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从怪梦中醒来。

罗大舌头等人从后跟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同样目瞪口呆，这墙壁中的狭窄裂缝，纵深原本不过数米，出去就是古城废墟中的街巷甬道。可摸着石壁往前走几十步，狭长的地形却一直不见尽头，再掉头折返探路，也是没有尽头。

司马灰寻思墙壁的裂痕哪有这么深，这简直是噩梦中才会遇到的事。他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把，浑浑噩噩毫无知觉，除了心中的惶恐不安，没有其余的任何感觉，就像是在梦中沉睡未醒，但心里却十分明白。

其余几人均有同样感受，此时除了意识清醒，其余的一切物理现象似乎都消失了，梦可以分为很多种。有时受到潜意识作用，在经历恐怖离奇梦境的同时，心中会保持清醒，很像现在的情况。

司马灰稍觉放心，他对其余几人说道：“我先前梦到缅甸血井里有个妖僧，一下子惊醒过来，谁知却是个古怪至极的梦中之梦，现在还没从第二层梦中醒来，不过好在这只是场有惊无险的恶梦。”

罗大舌头抱怨道：“咱这辈子每天睁开俩眼就玩命，钻天入地吃大苦受大累不说，连做梦都只做倒霉的梦，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灰道：“看来投胎的事还真是个技术活儿，说实话这种日子我也过腻了，要是能活着从地底下出去，我就找个庙出家为僧，伺候伺候佛爷，争取下辈子托生成地主。”

罗大舌头说：“你这样的搁到庙里，也是个贼心不死的花和尚，千万别去给佛爷添乱。”

司马灰话赶话还想接着往下说。可他忽然意识到，这是在自己的梦中。面前这个罗大舌头并非本人，何必多费口舌？另外这个怪梦做得实在太久了，为什么还不醒转？

其实不止司马灰，其余几人也是这么想，但众人很快就发现此梦非同一般，五个人好像正在经历着同一个怪梦，而且谁都无法从梦中醒转。这条前后不见尽头的通道，只是噩梦里的空间，由于是潜意识里的想象，所以没有任何物理和逻辑规律。即便以头撞墙也醒不过来，因为这些动作在现实中根本不曾发生。

司马灰知道枯骨嘴里长出的蘑菇。只会使人逐渐气血枯竭，但不会产生别的影响，怪梦没准是与出现在地下古城里的铁球有关，那个黑沉沉的庞然大物，一看便让人感到十分不详，很可能就是怪梦的源头。

初时众人只是凭空猜测，不过罗大舌头听到此处，立刻深信不疑了。因为他对自己还算了解，他自己做梦也绝对想不出这种道理，看来司马灰的判断没错——众人都被困在了同一个怪梦中。先别考虑怪梦是怎么出现的，得想法子赶紧从梦中醒转过来，如果在这拜蛇人埋骨的古城里沉睡下去，会是个什么结果？

其实不必罗大舌头提醒，司马灰等人心里也都有数，倘若一直困在怪梦中醒不过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而且梦中经过的时间，应该比真实时间流逝得更快，他们此刻正在以螺旋加速度接近死亡的终点。

第二卷 死城 第五话 重叠

司马灰等人置身于狭窄的墙壁裂隙里，不知不觉中昏睡过去，结果都被困在了一个漫长的怪梦中，任凭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却始终摆脱不掉梦魇，估计若非有外力介入，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的意识醒转，但这地下古城里除了遍地枯骨，连个鬼影都见不到，看来想什么办法都是白费气力，唯有在煎熬与恐惧中等待着死亡阴影的降临。

罗大舌头急中生智：“先前几具僵尸掉进古城就莫名奇妙的消失无踪，又突然在洞顶出现，指定是被什么东西拖去了，那些东西多半是地下的食腐动物，竟能把墙壁撞出窟窿，要是运气好的话，它没准能寻着气味钻到这墙缝里，一旦触碰到咱们的身体，不就能立刻醒过来了吗？”

司马灰摇头道：“你这是撒完尿打哆嗦——假机灵。你好好想想，如果是栖息在地底下的食尸鬼钻到墙隙中，还他妈能有咱的好吗？也许等你醒过来一看，自己的脑袋已经被它啃掉一半了。”

胜香邻说：“别指望会发生这种情况，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墙壁的裂口都用背包堵住了，外面什么东西也钻不进来。”

高思杨焦虑地对司马灰说：“你平时那么多鬼主意，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没招了？”

司马灰也不甘心等死：“途中那么多艰难险阻都撑了过来，眼看就找到拜蛇人石碑了，总不成再横尸在此？不过险阻惊慌失措毫无意义，不如先把情况搞清楚，看能否找出破解这个怪梦的办法……”想到这里，他问其余几个人先前做了什么恶梦，梦中情形如何？

众人下到死城底部，躲进墙体裂隙中避险，那时身体疲惫，干渴难耐，从这时开始进入昏睡状态，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恐怖离奇的梦境。

二学生的噩梦发生在大神农架，他在猴子石林区干活，为了多赚工分，夜里就跟山民陈大胆去看守苞谷田。陈大胆是典型的贫农，家里子女很多，终年操劳过度，才刚三十出头，模样看着就像四五十岁的人。林场山地开荒，开出几亩地，种了些苞谷，到夏天夜晚就得找人蹲棚看守，免得被野兽啃了，或是遭人偷盗。但那里地处深山，远离人烟，难免有些鬼狐精怪的传说，平时没人敢去守夜，所以林场会给愿意去的人记双倍工分。

陈大胆从来不信邪，越穷胆越大，这种好差事当然抢着去做。这天轮到他和二学生守夜，俩人带了防备大兽的土炮进山，白天下套逮了只

野兔，先洗剥干净了，等天黑后在木棚子里拿瓦罐煨熟，二人你一口我一口大块朵颐。兔子肉在瓦罐内越闷越香，赵大胆不免感叹，说他家里孩子太多了，一个个都像饿死鬼投胎，平时打到野兔野猪，也要先紧着孩子们吃，等轮到他这当爹的动筷子，往往连骨头都剩不下，还是出来守夜自在，可以恣意饱食，说着就捡起最大的一块兔肉要往嘴里放。

二学生肚子里没油水，同样是馋肉馋得厉害，却不敢跟陈大胆争抢，眼巴巴地看着对方要把兔肉放进嘴里了，突然茅棚壁上轰隆一声响，破了一个大窟窿，从外伸进来一条黑毛蒙茸的巨掌，大若蒲扇，张着手到处乱摸，像是在找热气腾腾的野兔肉。二人知道这是遇上神农架的野人了，吓得毛发俱悚，陈大胆虽然胆大，也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忙把那瓦罐里的兔肉放在地上，任凭长满黑毛的巨掌摸去吃了。谁知那野人吃尽了瓦罐里的肉，还不肯走。仍把胳膊伸进茅棚继续索要。二学生和陈大胆只好撞破后壁爬到外面，拖着土炮返身逃窜，却听身后脚步声迅疾沉重。他们转头看了一眼，险些把魂都吓掉了，就见不远处有个两脚走路的人样怪物，遍体长毛，披头散发，身材高大无比，高若浮屠，但在月色微芒之际，也看不清面目如何。陈大胆急燃土炮向后轰击，混乱中似乎打瞎了那个野人的一只眼，抱着头停步不追。

俩人落荒而逃，跑到一处山沟里。连惊带吓再也跑不动了，直到天色微明，估计平安无事了。陈大胆松了口气，夸夸其谈地对二学生说：“那家伙根本不像野人，野人怎有如此高大？说不定咱碰上的是山魈树怪之类的东西，这也就是我陈某，如若换了旁人，谁敢放土炮去打？”他口讲指划，正叨叨着，突然怪声陡作，一只毛茸茸的巨足踩到山沟里。可怜陈大胆被踩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肉饼，生满黑毛的大腿随即抬起来，又从高处向二学生踩下。二学生吓得两眼发直，神魂飞荡，惊觉是南柯一梦，奇怪的是这竟是个梦中之梦，而怪梦的第二层至今未醒。

现实中这一事件的确发生过，只是与梦中经历有所不同，那天本该是二学生跟陈大胆同去守夜，但他有克山症，当时由于身体不适临时留在林场，陈大胆一个人带了土炮看守苞谷田，结果转天起来有人前去换班，就发现陈大胆失踪了，茅棚里还有打碎的瓦罐，壁上露了好几个大窟窿，最后有人在一处山沟里发现了惨死的陈大胆，竟像是被巨人用脚踏活活踩死的，情状惨不忍睹，土炮就扔在一旁，林场认为是野人所为，调集了一连民兵，带着猎枪到猴子石一带的大山里搜寻了半个月，到头来连根野人毛都没能找到，事情只好不了了之，从此再也没人敢去苞谷地守夜了。二学生亲眼看到陈大胆惨死的样子，心里留下好大阴影，想不到在地下发了场恶梦，梦中受潜意识作用，直接经历了陈大胆被野人

踩死的事件。

其余几人所发的噩梦，也都与个人经历有关，各有各的离奇怪异之处，说出来均是历历如绘。

司马灰清楚自己能梦到缅甸丛林里的血井，但不太可能梦到遭遇神农架野人的事，即使梦到了，细节也不会如此生动，这足以说明众人此时重叠经历着一个相同的怪梦。解梦看风水算命皆属金点之道，所以司马灰多少懂得一些，他记得古人曾详解梦境，世上除了活尸，没有不做梦的人，如果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那是因为完全忘了，但常说梦有深浅之分。

第一层梦最浅，称为“身镜”，其源在身，大多与身边环境影响有关，比如身上缠了条带子，梦中就会有蛇出现，若是房顶漏雨，可能就会梦见自己落水，也可以说是“日有所感，夜有所梦”。第二层梦较深，称为“灵烛”，其根在心，主要受潜意识作用。平时想不到的事，会突然在梦中出现。第三层梦最深，称为“魂魔”，既是指生魂离壳，万一碰上这种情况，也就只能等着别人把你唤醒了。

司马灰有想起相物古籍中，记载着昆仑山里有某种玄铁，能使人困在恶梦中难以醒转，据说汉武帝曾有一块。那个陷在古城中的黑色大铁球，多半也是此类异物，众人一时大意，在墙壁裂隙中昏睡过去，先是各发恶梦，猛然惊醒后陷入了更深的一层梦境，而且所有人的潜意识都重叠在了一处，道理或许是这么个道理，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想遍了，却找不出任何破解之道。

这时罗大舌头声称想出一条秘策，可以逃出这个古怪的梦中空间，平时做恶梦，到头来大多是突然悬空下落，一旦受到惊吓也就醒了。

胜香邻不等罗大舌头说完，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忙说绝不可行。这场怪梦非同寻常，此前各自所做的恶梦，都已恐怖到了极点，却也没能使人从沉睡中彻底惊醒，反而被拖进了更深的梦境。

司马灰心想这个怪梦实在太漫长了，但也并非有始无终，估计到最后众人会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因为身体一旦死亡，意识也将不复存在。眼下为了寻求生存，有什么办法都得尽力一试，罗大舌头出的馊主意是否可行？正当他苦苦思索之际，恍惚发现高思扬身后躲着个人，那人影缩在高思扬身后，蹲在角落中纹丝不动，身形颇为眼熟，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司马灰心里一惊，这座死城里除了考古队之外，还有第六个活人？据说梦是快速动眼睡眠及深层潜意识所至，因此每个人都会做梦，甚至

连牛羊猫狗在内，皆是各有所梦，按迷信的说法，梦中的自己就是“生魂”，梦则处在阴阳相交的混浊之间，活人的生魂能做梦，死人的阴魂也同样能够进到梦中，所以也常有死者托梦之事发生，这个人是几千年前死在古城里的阴魂入梦？还是隐匿在考古队中的“绿色坟墓”？莫非“绿色坟墓”的魂魄也被困在这怪梦之中了？

脑中这个念头一动，司马灰早已抢身上前，伸手将那人揪住，只见那人把头垂得极低，被揪住之后缓缓仰起脸来对着司马灰，那张脸上却是光溜溜的没有面目，简直像是糊了一层厚厚的白纸。

司马灰胆气再硬，心里也不自觉地发怵，他明白是有阴魂入梦，但这个没有脸的阴魂是谁？

第二卷 死城 第六话 死城余生

司马灰在梦中见到一个没有脸的鬼，心下大骇，这时不知道谁用力突然推了一把，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立刻从梦中醒来。眼前一片漆黑，身旁石壁阴冷，只觉口干唇裂身体僵硬，四肢乏力，脑袋里像有无数蚂蚁在乱糟糟的爬动，他用力摇了摇头，伸手打开安装在“PithHelmet”上的矿灯，发现罗大舌头等人都在旁边，刚才却是胜香邻把自己推醒了。

司马灰心神恍惚不定，寻思莫非受到惊吓，此刻又陷进了更深一层的恶梦之中？但身上的感觉为什么已经恢复了？

原来二学生在林场里患上了克山症，山区里凡是得了这类病症的乡民，几年后都会口吐黄水而死，前期则存在关节扩大和抽筋的情况，夜里睡觉常会抽筋，此时僵卧在地时间太久，腿部肌肉痉挛抽起了筋，这是身体自发反应，不受主观意识支配，所以立刻醒了过来，其余几人挨得很近，相互一撞也都随之醒转。

罗大舌头深觉侥幸，他对二学生说：“天也苍苍，地也茫茫，世界虽大，却不会有人告诉咱们活路在哪。有句旧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当然也是个古老的真理，可这条真理同样包括了路上无数的悬崖峭壁和陷阱深坑，一步走错，掉下去就不免摔成粉身碎骨，眼下就是个深刻的教训，我通过这件事一琢磨，多亏半路上没把你扔下，从大神农架了望塔开始，再到阴峪海地下史前森林、楚幽王祭祀坑洞，又穿过北纬30度茫茫水体和阴山岛屿，直到进入重泉深渊中的拜蛇人埋骨之地，这一路上也没见你发挥多大作用，想不到在这场怪梦中，竟是因为你腿肚子突然转了筋才使大伙得以脱困，要不是你小子有这么个特长，咱们全得不明不白的屈死在此了。真想不到你黄鼠狼子扒窗户——还有机会露一小脸儿，就凭这一点，今后等我罗大舌头混成了领导，无论如何也得把你提拔进考古队，可只会抽筋也不成，看来我还得再传你个一技之长，毕竟这世上营生甚多，除了读书没用，你无论学会什么，只要有艺业在身，小则养家糊口，大则安邦定国。若是没有一技之长混不上饭吃，怨天怨地说找不着出路，那可是白说，饿死也没人可怜……”

二学生听得不住发懵，根本听不懂这是在夸自己还是在骂自己，但他也不得不佩服罗大舌头不是一般人物，在缺水缺得嘴唇都裂开血口子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滔滔不绝说个没完。

高思扬和胜香邻也是心惊胆颤，因在那个怪梦中实在无法可想，差

一点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她们协助二学生活动开抽筋的腿，拿起枪支背包，收拾齐整了，准备动身寻找岩石隧道离开死城。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神色恍惚行动迟疑，就问道：“你现在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以前你可不是这样，想当初……”

司马灰知道罗大舌头说起当初，没半个小时也停不下来，赶紧说道：“别提当初，早知道尿炕，当初就睡筛子了。”随后他把先前所见，对其余人简单说了一遍，但他发现那没有脸的鬼怪，以及众人从恶梦中惊醒，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各种可能性都有，因此他只能提醒众人不要疏忽大意，提防队伍附近有鬼。

此时没人知道自己在地下沉睡了多久，但觉身上僵硬麻木之感逐渐消失，气力稍有所恢复，不过身体脱水的状况更加严重，身上燥热难挡，只盼着能尽早找到水源，于是借助矿灯照明，陆续钻到墙隙外边。

众人手脚并用爬出了墙隙，那陷在地下半截的大铁球触手可及，黑沉沉压迫感格外强烈，这片古城处在地下山脉的最底部，直径数十米的铁球不可能从天而降，看这庞然大物砸塌了许多房屋墙壁，显然是先有古城，而后有此铁，可它是如何落在这地下洞窟之中？又是从哪掉下来？

司马灰等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在极渊沙海中见过屹立至今的大铁人。那些拜蛇人留在地底导航的坐标，似也不及这古城中的黑色铁球来历神秘，离近了站在铁球下方，就觉脑中隐隐生疼，他心想这玩意儿果真属于“昆仑玄铁”之类，能使生魂困在恶梦中直至死亡，也别管它究竟是从哪来的了，还是远远逃开为妙。

司马灰连打手势，招呼罗大舌头等人绕过去快往前行，这时只觉似有巨物正从铁球上爬过，众人抬头用矿灯向上照视，惊见有个僵尸的脑袋从黑暗中浮出，那古尸头戴金饰，脸部枯槁如同干树皮，面目模糊难辨，脖子像条大蛇般伸出很长，就似恶梦中从血井里探出头来的妖僧。

司马灰微微一怔，那颗僵尸头颅已探到了众人面前，在几道矿灯光束照射下，就见那古尸的脖子黑漆漆滑腻腻，带有一圈一圈的红环，它将那具枯骨吞入腹中，却被古尸头戴的树形金饰卡在了嘴中，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只好把古尸脑袋衔在口中，猛然看到就似人首蛇身的怪物一样，伏在黑暗深处，蜿蜒不知几许。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当年在缅甸跟个老军到处捕蛇，听说地下有种“葬人蛇”，这东西像蛇却不是蛇。而是一种近似蚯蚓的长虫，除了吞噬活物不吐骨头，也吃死而不化的僵尸，但是吞了之后半衔于口，要找阴冷的

洞穴把僵尸吐在其中，随即在僵尸体内产卵，以此法繁衍后代，不知道它底细的人，看这举动会以为是找坟窟窿埋葬无主尸骸，所以讹传为“葬人蛇”。

司马灰见那衔着僵尸脑袋的怪蛇疾速下行，来势汹汹，心想是遇到“葬人蛇”了，古城底下的尸骨早被这些东西吃光了，急忙抽出火把，想以火光将它驱退，可是随着火光亮起，周围的废墟轮廓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陷在古城中的大铁球也显出了真容，看得众人愕然呆立。

但见那大铁球侧面，斜倒着大如小山的神像头颅，损毁得非常严重，无头的高大神像则在一旁巍巍如故，积满了石屑尘土。那头部一侧眼部深陷成了凹洞，原来这直径十余米的圆形玄铁，正是嵌入这尊巨像的眼球，想见古城中耸立的造梦神像高如巨塔，神首在千百年前就已倒塌崩坏断裂，嵌在眼窝里的铁球也因此滚落下来，陷在甬道当中，拜蛇人埋骨死城里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像？

众人被形态恐怖的神像震慑，都有魂不附体之感，不觉停下脚步，而那条“葬人蛇”先前已被枪弹击中，腹破流红，此时从洞顶岩缝中蜿蜒而下，见了火光并不躲避，仍自奋力向前，转瞬间已近在咫尺。

司马灰见过禹王鼎山海图中描绘的巴蛇，据说巴蛇生性最贪，能吞下野象，三年后才吐出骨头，不知古时是否真有如此大蛇。而在近处观看，这“葬人蛇”虽已伤得合不上嘴，却仍欲吃人，悍恶贪婪似乎不逊巴蛇，四周岩洞地穴里悉悉索索之声大作，估计是它身上散的血腥之气，引来了更多同类。

司马灰心知一旦被它绊住，就再也别想脱身，立刻将火把投出，趁着那“葬人蛇”向后缩退，随即招呼其余几人转身疾奔，沿着古城街巷间的甬道一路前冲，黑暗中听到哪个方向有动静传出，就用步枪射击压制。所幸废墟的布局分明，还保留着古城的基本轮廓，漆黑一团中不至于迷失方向，甬道尽头是个砖石堆砌堵死的大洞，高可数十米，古城中那尊倒掉的神像原本是正对着洞口，众人推测通往神庙的隧道就在其内，把矿灯往上照去，砖墙上有几处崩塌剥落暴露出的缺口，手足并用攀上石壁，踩踏的碎石像冰雹一样掉落，待从狭窄裂口处穿过，又搬动周围的碎砖挡住缝隙，以防古城中的“葬人蛇”从后追来。

众人吸入了古城里的尸气，途中又疲于奔命，一条命剩不到一半，支撑着逃到此处，都已是强弩之末，喘不上气说不出话，眼中生火口内冒烟，浑身每一根骨骼都仿佛生满了铁锈，关节里则像淤积着泥沙，动起来嘎嘎作响，但没有找到水源，停下来就再也别想起身，只好互相拉扯着又向前行，就见置身之处是条宽阔的岩石隧道，岩壁表面光滑平

整，地形就像横倒的漏斗，一层接一层向黑暗中无尽延伸，高低起伏的拱形岩洞里，有重重石幔倒悬下垂，地热为岩壁涂上了珧琅质，上面覆盖着云母石粉末，所以矿灯照到的地方都泛出异样的光辉。

这支地下考古探险队，一步一蹭地走出两公里远，地势变得陡然宽阔，洞顶似乎拔高了数百米，如同一处锥形深井，水雾从上面的山口降到洞底，水气袭下，凄神寒骨，使得岩壁上布满了晶莹透彻的水珠，也让众人绝处逢生，他们在洞窟中将渗水滤净饮用，死人般的脸色才慢慢恢复，找了块稍微干燥的岩石，坐在上面吃些饼干和罐头充饥，当眼睛适应了岩洞里的环境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隧道深处有一大片暗绿色的光点。

第二卷 死城 第七话 荧光沼泽

地下山脉里洞内套洞，底层有岩石隧道相连，构成了漫长曲折的洞穴长廊，这个渗水洞窟只是当中一段，地形幽深开阔，空气通透，能远远望见远处有片微光。

司马灰等人暗暗称奇，逐个用望远镜观察了许久，却瞧不出是什么物体在远处发光，也无从得知山腹中的隧道究竟有多深，但经过岩石隧道一直走下去，就能找到放置“拜蛇人石碑”的神庙，众人即将在哪里目睹到所有的谜，不过死城浮雕上那些恐怖诡异的图案，显示任何人看到刻在石碑上秘密，都会被当场吓死，胜香邻说这不像是寻常的恫吓或诅咒，不可不做防备。

罗大舌头告诉一旁的二学生：“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二学生登时紧张起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赶忙问罗大舌头：“让我准备什么？”

罗大舌头说：“你别用这种表情行不行，跟个受了多大委屈的丫头似的，咱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忠不忠，看行动。”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你是敢光屁股上吊的主儿，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旁人哪有你的胆识？所以你就别吓唬他了，赶紧把行军水壶都灌满了，咱们等会儿还得接着走。”

罗大舌头闻言还是忍不住发坏，接着对二学生说道：“可别把司马灰当成吃斋念佛的善主儿，他是说过要去庙里伺候佛爷，我告诉你这话连鬼都不信，你知道他做过多少杀人放火的勾当？如今一点思想准备都不让你做，到时候肯定是不容分说让你直接去当炮灰，我认为这样很不人道。”说罢就拎着水壶到附近取水。

二学生则目瞪口呆地坐在地上发愣，此时也不知道谁的话有准了，只好又去鼓捣那部“高温火焰喷灯”，显得自己除了当炮灰，至少还有些别的价值。

众人轮番休息了一阵，待到灌满了行军水壶，清点剩余的弹药和电池，便举步走向湿黑的隧道深处，随着距离那片微光越来越近，光点也越来越密，原来隧道低陷处，是大片矿物形成的荧光沼泽，淤积着大量荧光粉，头顶和周围全是带有荧光的飞虫，有的形似螟蛉，有的拖着灯笼形长尾，都带有微弱的绿色荧光，飘动中忽明忽暗，矿泽里滋生着

无数罕见的植形动物，多是奇形怪状，大部分看起来像是草本植物，实际上是以化合物质为食的昆虫。一行人走到里面，宛若走进了晴朗夜空间的银河，满天繁星闪闪烁烁。

众人索性将矿灯关掉，借着璀璨的荧光在沼泽中穿行，都惊叹大自然造化之神奇，想不到漆黑无边的地底深渊里，也会有这等景象。

胜香邻说：“荧光沼泽下面可能有个很大的硫酸湖，所以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硫酸湖因震动外溢，这里的一切都会消失。”她又提醒众人，吸入过多荧光粉容易使人形成“矽肺”，很可能致命，应当用围巾将口鼻遮住，抄近路穿过荧光沼泽。

司马灰等人依言将围巾蒙在脸上，但没有近路可走，只好探寻能落脚的地方迂回向前。

这片荧光沼泽在隧道中延伸十余公里，所见尽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植物发光生物，其中有一种拇指大小的有翅昆虫，不时往人身上冲撞。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看到这种昆虫，还以为是洞穴里的“地蜂”，着实有些心惊。他们以前跟夏铁东在云南参加劳动改造，每天都要到亚热带山林中干活，主要内容是到山上用铲子挖土种橡胶。

由于气候环境所限，橡胶只生长于赤道南北纬20度范围之内，当时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贫胶国，除了海南岛能种植一些，其余主要依赖进口，而依赖进口就等于被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掐住了脖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云南的各个生产兵团和农场发扬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北纬25度以南广泛种植橡胶。

胶苗全部来自于遥远的亚马逊运河巴西流域，但种十颗也活不到一颗，那些胶苗是死了种，种了死，就这么日复一日，不断重复这种简单枯燥的劳动，成活率不足百分之一，赶上热带暴雨或狂风袭击则全部玩完。

司马灰他们劳改农场的任务是在山里开荒砍树以及挖坑，所到之处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头一次进山，就看到密林中有个大土堆，像是坟包子。有个人不明情况，一铲子挖下去，地上顿时陷出一个大洞，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身长十厘米左右的野蜂，数量成千上万，谁也想不到地下会有蜂巢，蜂体又如此巨大，拿铲子挖地的那个人也是劳累过度，加上心里发慌，竟然从洞口跌进了洞中。转瞬间就让受惊的大群蜂群咬死了，其余那些人也被蜇得抱头鼠窜，死伤了好几十人。

后来据夏铁东讲，五十年代曾有两位美国科学家深入非洲丛林，探险过程中发现了一种体型巨大的野蜂，超过普“杀人蜂”。其实这种蜂在

云南偏远的边疆也有，而且很早就有人发现了，不过在云南称其为“地蜂”，那个像坟冢一样的土堆，就是地蜂挖洞时掏出来的碎土堆积而成。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当时都被地蜂咬过，别看平时出生入死什么都不在乎，想起此事却不免胆寒，见有飞虫撞到身上，都不下思索的跳将起来，把其余三人也吓的不轻，过了好半天才发现，这些发光的地蜂有头没嘴，只会像幽幽的鬼火在黑暗中飘来飘去，似乎是某种从未见过的“洞穴萤火虫”。

司马灰见胜香邻等人神色诧异，就摆手示意无妨，又指了指那些“洞穴萤火虫”，表示这是从未见过的昆虫，他随后在途中留意观察，只见沼泽植物中有很多黏性细网，洞顶的石幔也挂满了发光的垂丝，上面布满了洞穴萤火虫的幼虫。

这类发光昆虫的生命周期很短，幼虫变作带翅成虫之后就没有了嘴，再也无法进食，只能在空中盘旋，最后力尽掉落在沼泽丛中，躯壳失去生命仍可持续发光，但尸体很快就会成为幼虫的食物，幼虫进食之后随即变作成虫并产卵。

司马灰头一次看到如此奇异的昆虫，相物古籍中也不曾有所记载，姑且将其称为“洞穴萤火虫”，之所以用“奇异”二字来形容，是它们的繁衍生死的过程实在是匪夷所思，残酷而可悲，不过身为“洞穴萤火虫”，由于生命极其短暂，大概与阴峪海史前深林里的原始蜉蝣一样，永远也洞悉不了自己经历的命运，唯有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能看清。

众人眼中有所见，心中有所感：“我们又何尝不像这些地底洞穴萤火虫，根本看不透自身的命运。”奈何蒙着面无法交谈，也不敢停留太久，只好把这番念头埋下匆匆前行。

这条地下山腹的隧道里，拱形石门般的宏伟洞窟一处连着一处，每隔几公里便有一片或者深或浅的荧光沼泽，其间存在着充满了瘴气的植丛，也有淤积着硫磺泥浆的湖泊，犹如千奇百怪的巨大迷宫。一行人在恶劣的地下环境中徒步跋涉，摸索着走走停停，接连行进数日，从“柯洛玛尔探险家热气球”上找到的干粮也快吃完了，可是漫长的隧道依然无休无止地向前延伸，司马灰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是隧道的深度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期，希望变得如同大海寻针一样渺茫。

司马灰凭着积累下来的经验，带队尽量避开有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与障碍，一路穿过荧光沼泽，由于电石消耗殆尽，就在途中捉了几只洞穴萤火虫，剥下发光器装到空罐头盒子里，以备在接近封闭区域时探测空气质量，为了将矿灯和火把留待关键时刻使用，被迫收集尚未彻底化

成煤炭的黑燃木，作为照明替代品。

如此在地下洞穴长廊中不停前进，直到前路被一面厚重的砖石墙壁阻住，墙体每一块古砖都紧密相连，休想找到缝隙，砖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神怪，形态古老而恐怖，由于覆盖着很深的地苔，很多只能看出大致轮廓，使人感觉到处都有阴险的眼睛在窥视。

司马灰一时不敢断定这是什么所在，先用矿灯发射出的电光照向高处，黑茫茫望不到边际，又摸着石壁往侧面探寻，只见一条开阔的洞道深入进去，两侧绘有多处“拜蛇人石碑”的图案，他心中一阵狂跳：“这就是神庙了？”

众人由大神农架阴峪海到此，经历了无数残酷考验。皆已是面目全非精疲力竭，都盼着尽快得到解脱，可是到了放置“拜蛇人石碑”的神庙前，心里除了激动，更多的却是紧张与不安。

“绿色坟墓”那张不敢被任何人看到的脸，以及凿刻在“拜蛇人石碑”上既不能看也不能说的天大秘密，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看到“拜蛇人石碑”是否会立刻死亡？“绿色坟墓”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推测准确，真相就在面前这座古老的神庙中，但这一脚踏进去就永远不能回头，等待众人的将是命运与未知的遭遇……

第二卷 死城 第八话 神庙

众人置身于重泉之下，北纬30度的磁山已被破坏，天地互蚀的异象不复再现，想要从极渊返回地面难于登天，因此没人考虑后路，打定了主意，先是捉了两只活的“洞穴萤火虫”放在罐子里，扎了些窟窿透气透光，随后径直走进神庙的通道。

古代拜蛇人的神庙高大宏伟，四面都有巨像耸立对峙，内部通道开阔，地势倾斜向下，似乎整座神庙只是个洞口，里面的壁画和石像彩痕犹存，题材多是各类珍禽异兽和天神鬼怪。

司马灰见众人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跄，而神殿宽旷深邃，就让大伙先到角落里歇口气，顺便想想如何去看那块“拜蛇人石碑”。他让胜香邻和高思杨清点食物弹药，自己则同另外两人，找出仅剩的一小块肥皂，切成三份，各自用猎刀刮了刮脸。接下来生死难卜，要是满脸胡子拉碴的死掉实在不像样子，相比起这三个人，胜香邻和高思杨毕竟生活在城里，都受过文明教育，从生理到心里上排斥一切不卫生、不文明、不清洁的习惯和行为，在不见天日的地下走了这么多天，也曾因干渴而晕厥，或由于疲惫而虚脱，更有被毒虫蛰伤叮咬的经历，虽然同样是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却远比司马灰等人整齐的多。

众人将剩余的物品清点过数，没用的东西一律抛掉不要，把剩余的电池、弹药、火把重新分配，背包里的东西减到最轻，干粮和电池虽不太多，再维持三五天还不成问题，“温彻斯特1877型拉杆步枪”和“加拿大猎熊枪”的弹药，却是打一发少一发。

司马灰见胜香邻为弹药不足感到发愁，想起刚在新疆三十四屯垦农场见面的情形，由于“罗布泊望远镜”里经历了太多生死变故，不知道从何开始，就再也没见胜香邻笑过，好像连睡梦中也面带忧容，这是承受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所至，也实在是难为她了，便让大伙在通道里休息五个小时养精蓄锐。

司马灰轮值第一班，抱着步枪点了支烟，倚在墙壁旁坐下，黑暗中借着萤火虫的微光，神庙壁画上的人兽显得分外诡异。他对拜蛇人的神秘崇拜所知有限，总觉得那些古怪的传说和记载过于诡秘，不如直接去看拜蛇人石碑来得简单，但望着壁画注目观看，发现内容还算直观，古代拜蛇人的神系属于史前神系，跟炎黄两大神系完全不同，崇拜的神祇图腾，更为原始古老，都是诸如蟒蛇和古树之类，眼前这片壁画，好像是描绘了拜蛇人石碑上秘密的来源，最初说出秘密的人是个人首蛇身的

女子，它盘伏在一处地洞中，似是在张口低语，拜蛇人中的几位王者站在旁边，逐个上前倾听。

司马灰正看得出神，忽听高思杨低声问道：“人首蛇身的妖怪……怎么会说话？”原来高思杨心事重重，难以成眠，也坐起身来观看神庙墙上的壁画。

司马灰说：“大概古代有这么一种人首蛇，半人半蛇，口中能吐人言，后来灭绝了亦未可知。”

罗大舌头心宽睡的踏实，二学生则是累脱了力，眼皮黏在一处睁也睁不开了，此时胜香邻却没有入睡，她说：“这个女子应该不是怪物，而是蛇人。”

司马灰经胜香邻一提，登时醒悟过来，相传夏商周时代曾有“蛇人”之事，也有种说法是“蛇女”，大约在春秋战国之后就绝迹了，其实蛇女也是人，并且只限于女子，从来没有蛇男，蛇女刚生下来的时候也和正常人一样，可随着发育，周身骨骼开始渐渐退化，最后只剩下脊椎和颅骨，从此这女子只能像蛇一样在地爬行，四肢皮囊还在，但是脑子没了，不会哭也不会笑，更不会说话，大概属于一种罕见的返祖怪病，跟蛇也没什么关系，古人迷信甚深，往往以为这是人化为蛇的妖异征兆。

神庙壁画里那个人首蛇身的女子。很可能正是对“蛇女”的神秘渲染，柯洛玛尔探险家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资料，但蛇女近似无知无识的“活尸”，怎能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

司马灰先把“蛇女”之事告之高思扬，又将自己的疑问对胜香邻说了。

胜香邻拿起装有萤火虫的罐头盒子，举到高处，上半幅壁画浮现出来。原来“蛇女”和那几位王者头顶，是身处雾海中的羽蛇神。

司马灰心下恍然：“莫非拜蛇人信仰的古神，在通过蛇女来传递信息？鬼神之事终属虚无，羽蛇神也只是一种古老的图腾，这幅壁画似乎表明，行尸走肉般的蛇女成了现实与虚无沟通的媒介，它说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秘密，秘密分别被五个拜蛇人的王者听到，每个人只听了一部分。”他又看附近的壁画，其内容大致是这个秘密传到后世，又分由九位王者掌握，最后全部刻在了神庙的石碑上，刻得时候也是挡住其余部分分头凿刻，因为这个秘密说也说不得，看也看不得，任何窥探者都会被活活吓死，这些就与古城里的壁画内容相同了，神庙里似乎没有供奉其它神祇，它的唯一作用仅是放置“拜蛇人石碑”，壁画也证实了赵老憨所言属实，石碑里记载的秘密只有几个字，但被反复刻了很多遍。

胜香邻心想神庙里的壁画很多，眼前所见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也能看出拜蛇人对石碑上的秘密，好像又敬又怕，可是为何会将石碑沉在地下神庙里？莫非这神庙有什么特殊？而“绿色坟墓”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要找深埋地下的“拜蛇人石碑”，必定有深远图谋，不是人所能测，咱们认为这块石碑上的秘密与“绿色坟墓”有关，难道那个秘密就是“绿色坟墓”的身份？不过仔细想想，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拜蛇人石碑”已经甄灭在历史的云烟中了，要不是“绿色坟墓”的一系列行动，谁又会想到地底有这么一件古物？“绿色坟墓”似乎对拜蛇人石碑了如指掌，甚至比这古宫壁画上的记载还要详细，此人既然知道了刻在石碑上的秘密，也该知道看过即死的诅咒，可为什么还要冒死到地底来寻找石碑？毕竟这古碑本身只是一块巨石，刻在上面的几个字才是关键。

其实只要窥破石碑上的秘密，这些错综复杂的谜团不解自开，问题是看到那个秘密就会立刻死亡，却该如何是好？

高思扬则想着通讯组三个人到大神农架架了望塔，维修无线电台，结果被意外卷入“绿色坟墓”事件，如今处在距离地表上万米的深渊中，只怕永无生还之望。她出身于军人家庭，向来以身上的军装为荣，表面从不胆怯退缩，但内心深处一直克制不了恐惧和绝望，她知道每年总会有几个因为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失踪在大神农架莽莽林海中的人员，他们好像一阵被风吹散的轻烟，永远消失在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没有谁会重视这种事，在深山老林里也根本无法搜寻，活泼泼的生命最后落在年度统计表上，只是两个冷酷僵硬的方块铅字“失踪”，高思扬对此已有心里准备，也对司马灰等人非常信任，不过这座神庙，却让她有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令人颤栗的血雨腥风似乎即将袭来，她思潮起伏，一时无法入睡，于是先替司马灰执了第一班岗，在微光下望着神庙壁画怔怔出神。

司马灰同样睡不安稳，跟众人轮番休息了几个钟头，眼看准备就绪，便经通道继续向下。

二学生担心自己被逼着先去看“拜蛇人石碑”，告诉司马灰“高温火焰喷灯”的故障很快就能排除，再需要一点时间即可。

司马灰如何看不出二学生的意思，但此时没有炸药，如果要破坏“拜蛇人石碑”，还必须依靠“高温火焰喷灯”。

罗大舌头看不上二学生贪生怕死的模样，就问道：“万一司马灰逼着你去看拜蛇人石碑，你会怎么样？”

二学生想了半天无言以对，胆颤心惊的反问罗大舌头：“我……

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罗大舌头说：“你瞧还没让你上呢，就给吓成这德行，话也说不利索了。我估计你到时候不需要任何言语了，直接泪飞顿作倾盆大雨了，毕竟哭本身也是一种无言的控诉，是痛苦的最高表现形式……”

这时候司马灰用矿灯照到前边到了尽头，通道好像被石墙挡住了，不知是不是那块“拜蛇人石碑”，就挥手让罗大舌头别再胡言乱语。

众人不敢贸然接近，停步在远处观察，只见宽阔的通道内，堆积着几块黑黢黢的巨岩，堵塞了去路，黑岩厚重坚固，但形状并不规则，各个边角存在缝隙，地上还有残留的黑沙。

高思扬说：“神庙通道里填了这么多岩石，一定是不想让外人进去。”

司马灰却认为未必如此，这些黑岩显然是未经修凿，要是不想让人出入，就不该留下这么大的缺口，应该不是用来防备人的，更像是用于挡住神庙里面的东西逃出来，也许这家伙的个头很大，看来神庙里不只有“拜蛇人石碑”，最深处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他壮着胆子，当先从存在缝隙的边缘钻进去。通道继续向斜下方伸展，行出十几步，前路又被几块大黑岩挡住了，再往前行，仍有数块黑岩阻路。这一来众人心都发毛了，神庙下面到底有多深？通道里的巨岩想挡住什么东西？

第二卷 死城 第九话 石碑

神庙像是个洞口，里面的通道被重重巨岩阻挡，一行人由间隙处穿过几层岩墙，进入了一座石殿，通道在石殿对面继续向下延伸。

众人头顶的矿灯照在壁上，所见皆是形态诡异的拜蛇人浮雕，浮雕里无数的人形都列成队伍，呈侧身前行之态，脸部朝向与通道的走势一致。地面则堆积着很多陶土罐，覆盖着黑色的岩砂，那些陶土罐子一触即破，暴露出坐在其中的干尸，还有大量金玉器皿，表面多带有乌龟蚌鱼一类的古朴纹饰。

罗大舌头说道：“这些东西可有年头了，那个谁不是说过吗，抢死人的东西不算抢，我带两件回去给老刘……”说罢就想伸手去捡。

胜香邻见状说道：“玉上有血沁，最好别碰，当心惹上麻烦。”

司马灰蹲下观察，发现古玉沁色鲜红，不像尸血。出土之玉的常见沁色，分别有白色雾状的水沁、黄色的土沁、黑色的水银沁、绿色的铜沁、黑紫色的尸沁，盖因玉中有无数微孔，如果常年埋在地下或者老坟中，受附近环境影响，就会生沁色。尤其是尸体身上携带的玉件，在死者腐烂过程中，被尸液浸染而出现深紫色的斑痕，俗谓之“尸沁”。玉器上有红沁，说明陶土罐子里的干尸，都是被绑在土罐中，又活活用凶刃戳死，流出的鲜血才浸入玉器，成了名副其实的血沁，看来这座石殿中的大量陶土罐子，多半都是被杀殉在神庙里的祭品。

高思扬疑惑地问道：“神庙里似乎没有神像，这些祭品是献给拜蛇人石碑的？另外神庙里的通道怎么这么深？难道是个无底洞？”

司马灰说：“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在极渊沙海里的赵老憨，曾说过这地方是个无底洞，但那时的赵老憨也不知详情，只不过外界流传的一种说法，未知是真是假。”

二学生告诉司马灰等人，世上确实存在“无底洞”。他在图书馆看过一份资料，希腊有个临海的大山洞，里面深不见底，每天涨潮的时候，汹涌的海水都会以排山倒海之势灌入洞中。经人推测，每天流进洞窟的海水可达30000——40000吨，可奇怪的是，这么多海水涌进洞中，却从来没有把岩洞灌满，也不见有海水溢出，人们猜测这个大洞深处，是石灰岩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地形近似漏斗、竖井、落水洞，不管有多少海水都无法将它灌满，不过喀斯特地貌中的水系再浮在，也一定存在出口，大量海水涌进洞窟之后究竟流到哪去了？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有勘

测者制造了几万个带有特殊记号的橡皮浮标，成批投放到海中，使它们被潮水带进洞窟，只要有一个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也就发现无底洞的出口了，可那数以万计的浮标好像都被无底洞吞噬了，时至今日都没能找到半个。

司马灰说：“地层的结构非常复杂，即使喀斯特地貌也存在没有出口的盲谷，那些浮标指不定漂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并不能证明世界上存在无底洞，我觉得北纬30度地下之海是个没有出口的无底洞，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底，考古队现在所处的位置，已在重泉之下，往下不会再有地下水和岩层，而是灼热气体形成的汪洋大海，能将一切炽为飞灰，所以神庙肯定不是无底洞，估计再往下走几步就该到头了。”

高思扬说：“既然如此，‘拜蛇人石碑’也在这条通道的尽头了，这么多装殓在陶土罐里的枯骨，都是为了祭祀那块石碑吗？”

胜香邻说：“或许神庙里还有别的东西存在，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用巨岩阻住通道，毕竟‘拜蛇人石碑’不可能自己长出腿来跑掉。”

高思扬听得有些心惊，神庙深处有什么东西？难道是壁画上描绘的“蛇女”？

司马灰对高思扬说：“‘蛇女’的事很难说是否真有，况且古代拜蛇人的神庙已经存在多少年头了？拜蛇人衰落自禹王涂山铸鼎之前，距今至少过了四千七百余载，慢说‘蛇女’了，什么精怪也活不了这么久。”

司马灰并不担心在神庙里遇到什么危险，从野人山大裂谷的逃亡开始，不寻常的日子早已成为寻常。只是自打在地底遇到赵老憨真身之后，行动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先是在失事的热气球上，补充了另一支探险队的物资，接下来穿过水晶丛林交错生长的迷宫，有惊无险地由拜蛇人埋骨的死城里脱身而出，进入了位于山脉底部隧道，一路找到神庙，虽也受了不少苦，受过许多惊吓，但相较之前的经历，还是顺利多了，然而一切正常即是最大的反常，考古队此刻在神庙中的行动，是否正中“绿色坟墓”的下怀？因为“摩非定律”的作用无法预测，事情往往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人生中永远不会错过的只有“倒霉”俩字。

罗大舌头说：“这话就不对了，咱是人穷志不短，马瘦毛不长，不反对人民不反对党，从不做没天理的勾当，这辈子凭什么拄着拐棍下矿——净剩下捣煤了？老天爷还饿不死瞎家雀儿呢，谁规定咱不能有时来运转的一天？依我看咱们趁着时运到了，不可再犹豫迟疑，赶紧进去把石碑毁了，免得夜长梦多。”

司马灰见罗大舌头端着枪就往前赶，立即伸手拽住：“你他娘的赶着

去挨头刀？一会儿我不发话，谁也不准去动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明白刻在“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是破解众多谜团的唯一线索，但实在想象不出其中有着怎样诡秘古怪的逻辑，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他当先穿过石殿走进通道，深处又是一座与先前类似的大殿，再经通道下行百步，攀过几块挡路的黑岩，进入了神庙入口下的第三层大殿，地势垂直下陷，是山腹中最深的空岩浆室，里面装得下足球场，当中一道百余米长的石梁可以通过，尽头平整巨大的岩盘屹立在壁上，呈竖置的长方形，宽高都在数十米左右，石面苍郁，石纹斑驳，布满了深浅不一的龟裂，周围刻有异兽，正是能把活人吓死的“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等人看到石碑果然放在神庙深处，那个古老的秘密近在眼前，都不由得感到手指发抖，此刻也说不清是激动还是紧张了，他们以矿灯光束落在拜蛇人石碑上，却看不清字迹的距离为界，不敢再上前半步，停下查看石碑的轮廓和位置。

“拜蛇人石碑”是一块刻满了龙篆的巨大石板，每个字都有米斗大小，行似虫鱼之迹，也不同于后世由赧质所驮的石碑，只是利用地底平整的巨石刻成，周围虽然饰以兽面浮雕，但岩板整体的原始形状未作修整，显得浑厚古拙，由于碑文刻得极深，远看犹如密密麻麻的凹洞，时间和尘土也没将它们消磨遮盖，在漆黑的石殿中看来，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罗大舌头见“拜蛇人石碑”没什么异状，就顶着矿灯向石梁下张望，发现漆黑的洞底骸骨堆积如山，吓的他倒吸一口寒气，看来之前的推测没错，这“拜蛇人”石碑真是带着诅咒的东西。

司马灰也往下看了看，他想不通石碑上的秘密怎么会要人性命？

记得在缅甸作战的时候，听一位在云南矿区插过队的战友周子材说，云南边疆有条地貌古怪的“拖木沟”，在当地土语里是指不长草的山沟，后来在那山沟里面开了矿井。由于下矿挖矿石的工人待遇很好，一年发两套工作服，每月有一袋白糖，半斤猪肉做补贴，相对来说工作也不算累，所以农场和兵团里的人都争着去。但这里的活儿跟挖煤不同，挖煤你在矿井底下拿用眼就能看见煤层，而在拖木沟的矿里，却需要一种漆黑四方的仪表盒子到处测量，听盒子发出呜呜的警报声，就在哪轮锄头开挖，时间久了经常有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现象，还往下掉头发，一抓就掉一把。当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农村妇女生孩子都不去医院，掉头发还算病？幸亏拖木沟矿上还有个下放劳改人员，曾是北京地院的老师，他跟周子材关系不错，总受周的照顾，情同师生。

有一天地院老师把周子材拽到没人的地方，悄悄说：“这地方不能呆，你要是能走就赶紧走。”

周子材早已感觉出有些情况不对，但是始终没琢磨透，就问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地院的老师说咱这是个铀矿，井里的辐射太厉害了，所以地表寸草不生，平时探测的仪表叫“伽玛仪”，伽玛射线超过50对人体就构成威胁了，别提矿井里面有多高，睡觉的床地下都是200多，继续留在矿上命就没了。地院的老师五十来岁，既来之则安之，也不想逃了，因此只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周子材，觉得这小子还年轻，将来应该还有前途。周子材闻讯后就跑到缅甸参加人民军游击队，此后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地院老师。

司马灰想到此事，就对众人提起，“拜蛇人石碑”会不会属于拖木沟地下那种矿层？而且辐射更为剧烈，能迅速让人死亡，可惜考古队没有“伽玛仪”用来探测。

胜香邻说：“你不必担心此节，‘拜蛇人石碑’底部生有苔痕，不是含有辐射的岩盘，这一点我不会看错。”

司马灰闻言点了点头，心下暗想：“那么带来死亡诅咒的东西，也只有刻在石碑上的秘密了，如果看到它的人都会立刻被吓死，我们又该如何去窥探这个秘密？”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一话 秘密

司马灰等人见神庙深处没有动静，就关掉矿灯，借着罐头盒子里的萤火虫微光走过石梁，来到高耸的“拜蛇人石碑”底下，背对着石碑停下来，心头都是砰砰直跳，谁也不敢回头去看那上面刻了什么。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这条路总算是走到头了，你赶紧拿个主意，到底看不看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说：“看是肯定要看，不过我得想想是怎么个看法。”他说着话，伸手摸了摸身后冰冷厚重的“拜蛇人石碑”，指尖接触到凹陷的刻痕，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脑瓜皮子竟有种发麻的感觉。

这时罗大舌头说：“这事我怎么想怎么觉得邪性，拜蛇人石碑真能把人当场吓死？”

胜香邻说“拜蛇人石碑”非常古怪，咱们到此更需谨慎，一步走错，乾坤难回。

司马灰说此言不错，现在能做的选择十分有限，无非两条路，一是不去观看刻在“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直接想办法将碑文刮去，众人将就此失去洞悉真相的机会，也想象不出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二是选出一名成员，冒死窥探“拜蛇人石碑”，如果死亡的诅咒真的存在，这个人就会立刻死亡，其余没看石碑的人，仍是不知道那个比天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可见这两种选择都非万全之策。

司马灰遇事一向果敢决绝，此时也不免进退维谷，他正寻思对策，站在旁边的二学生忽然哆嗦成了一团，颤声哀求司马灰说：“石碑上的东西不能看，我……我死也不回头……”

高思扬闻声立时想起罗大舌头曾说过，司马灰根本不拿人命当回事。以为他正逼着二学生去看“拜蛇人石碑”，不觉柳眉竖起，盯着司马灰说：“你还真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分子！”

司马灰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他见罗大舌头和胜香邻也投来诧异的目光，就问二学生刚才那番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

原来二学生站在司马灰身旁，同样背对着“拜蛇人石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会让人用大枪顶住脑袋，被迫转头去看那些能把人生吓死的东西，突然感觉身后有只大手在动，黑暗中他以为是司马灰故意吓唬他，要引他转头看向身后。吓得二学生两股颤栗，故此哀求司马灰手

下留情。

罗大舌头听明白了情况，对司马灰说道：“你也真是的，都这种时候了还敢做耍，你拿出点正经模样行不行？要知道人吓人也能吓死人啊。你说你总拿二学生开什么涮？你涮羊肉片还能蘸芝麻酱吃，涮他顶什么用？”

司马灰暗觉奇怪，骂道：“鸡屁股栓绳子，净他妈的扯蛋，我何曾动过他一个指头？”他说着话，猛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拜蛇人石碑”上有什么东西在动？

此刻二学生借着微弱的萤光，已看到司马灰两手握着“温彻斯特步枪”，不可能绕到自己身后，如今背后只有“拜蛇人石碑”，而那冷冰冰的怪手分明还在后肩，他心中恐惧至极，慌忙打开矿灯转头向后看去，脖子却像僵住了一般，再也不能动了。

司马灰背对“拜蛇人石碑”，见二学生突然转头往后看，急忙出声喝止。二学生却站在那瞪着眼一动不动，脸上凝固着因惊骇而扭曲的表情。司马灰心知要出事了，在旁用手一推，二学生“扑通”一下栽倒于地，嘴中一声不吭，脖子仍然向后扭着。

众人吃了一惊，上前要将二学生扶起来，这才发现呼吸心跳都已没了，竟在“拜蛇人石碑”前瞪目而亡。

司马灰等人从神农架原始森林来到地底重泉之下，除了神农顶双胆式军炮库的民兵虎子身亡之外，一路上所遇凶险虽多，却没有遭受人员损失，不料刚接触到“拜蛇人石碑”，就意外折掉一人，想起途中共生共死的经历，一个活人眨眼间就变成了冰冷的死尸，众人皆是神色黯然。

高思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还想采取急救措施，可用手一按二学生的胸口，黑血就从嘴里咕咚咕咚往外冒，高思扬又是焦急又是难过，不由得流下泪来。

众人见此情状，都感到一阵恶寒直透胸腔：“看样子像是胆被吓破了，难道是被拜蛇人石碑活活吓死了？”

罗大舌头叹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早知道这石碑上的东西不能看，你小子还敢回头？这不是死催的吗？”

胜香邻说：“二学生好奇心虽然很重，但是胆量有限，多半不会擅自去看‘拜蛇人石碑’，可他刚才为什么要突然转头，这是撞了哪门子邪？”

司马灰先前察觉到“拜蛇人石碑”上有些异动，此刻他屏住呼吸听了一阵，然而身后静悄悄的毫无动静。

这时高思扬用衣袖擦去泪痕说道：“二学生最容易疑神疑鬼，要不是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总吓唬他，他也不至于有些风吹草动，就去看身后的石碑。”

胜香邻劝高思扬道：“这俩人的嘴是损了些，不过心肠不坏，有些事说得出来，却未必会做。”

高思扬只是不信，她说“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能将人活活吓死，谁也无法确认此事是否属实，只有直接看过才知究竟。既然必须探明真相，那就一定有人要被牺牲。这些事未必说得出口，但为了解开“拜蛇人石碑”的谜团，却一定会做得出来。

司马灰说我最开始和你的念头相同。如果不看“拜蛇人石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拜蛇人留下了什么秘密，但看了就会被当场吓死。

“拜蛇人石碑”上记载的秘密，就像一个解也解不开，绕也绕不过去的“死结”，只有死掉的人，才知道“拜蛇人石碑”上究竟有什么。我实在想象不出世上有什么东西，能看一眼就能把人吓死，可天下之大，无所不有，万一看上一眼便会被石碑要了性命，那揭开全部谜底又能有什么意义？不过我觉得咱们之所以会把思路陷进“死结”里，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个秘密的“规则”，或者说是“死亡的规则”。

众人没有听懂司马灰的言下之意：“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还有什么规则？”

司马灰为了让其余几人理解自己的想法，说起在重泉之下发现的诸多线索，已使诡秘古老的“拜蛇人石碑”轮廊逐渐浮现。

矗立在地底的古碑本身于人无损，只是一块格外巨大的岩石，当时有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那应该是个退化返祖的“蛇女”，它本身是具无知无识的行尸，从其口中吐露了一个比天都大的秘密，秘密的源头无从知晓，仅能说是从虚中而来，因为拜蛇人相信是古神通过“蛇女”传达秘密，这个场面在壁画上有生动描绘。若是用直观的比喻来形容，人首蛇身的怪物就像是一部“电台”，接收到了从虚无中传递而来的信号。

司马灰以为那行尸般的“蛇女”口吐人言，很可能就是喉咙里有异响发出，不见得就是羽蛇神附体，古代拜蛇人虽然敬畏鬼神，但真正的鬼神是什么样子，恐怕没人亲眼看见过，至于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时今日已无从查证，总之“蛇女”口中说出的内容，成了一个能把活人吓死的秘密，凡是知道这个秘密全部内容的人，都会立刻死亡，所以古代拜蛇人是用分别保存的方法，分有九位王者，每人只掌握其中一部分，最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将完整的秘密刻在了神庙石碑上，并

留下恐怖的诅咒——谁胆敢窥觊石碑的秘密，谁就会立即死亡。

司马灰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发现“拜蛇人石碑”，存在一个“规则”，这个秘密大约有八九个字，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从头到尾全盘知晓，一旦掌握了整个秘密，就会当场死亡，因此是看也看不得，说也说不得，甚至不能在脑中去想，可是只看其中一部分，则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古代拜蛇人正是用这种办法，才使秘密传承保存了很多年。

此外众人只顾着猜测“什么秘密能把人直接吓死”，始终忽略了另一件事，就是“拜蛇人石碑”所刻皆是龙印古篆，那些蚯蚓纹般古篆，早已失传了数千年，司马灰等人也只能根据罗布泊考察队留下的记录，逐个对照辨识，最后能不能解读出来都没把握，而拜蛇人的刻痕线条再如何古怪，也不至于把人吓死，所以即使站在石碑前去看古篆，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些念头一直在司马灰脑中盘旋，只是没彻底想通，因此之前告诉众人先不要急于去看“拜蛇人石碑”，应该等到有了对策再采取行动。

高思扬听罢，知道错怪司马灰了，心里深感愧疚，但这话说回来了，二学生根本不认识“拜蛇人石碑”上所刻的古篆，为什么会突然暴毙在石碑之下？

司马灰等人认为二学生体格单薄，从大神农架原始森林跋涉至此，已到了油尽灯枯之地步，长期处在压抑无光的地下环境中，加上精神过度紧张，意外猝死并不为怪，司马灰心知此刻大事当前，不是替同伴惨死感到痛惜的时候，便和其余三人一同动手，摘下二学生所戴的像章和钢笔放在衣袋内，又把那部“高温火焰喷灯”取下，交给罗大舌头背了，然后用火油焚烧了尸体，将遗骸推到石梁之下，随后转过身去，看向矗立在地脉尽头的“拜蛇人石碑”。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二话 对面

司马灰根据死城壁画中描绘的情形，推测“拜蛇人石碑”有个规则，在仅知道一部分秘密的情况下，处境会相对安全，况且那石碑上阴刻的拜蛇古篆，众人是一字不识，无法直接辨识，因此离近了看不存在什么危险，不过他对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二学生死得突然，事情似乎在向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他也是胆大包天，事到临头敢于铤而走险，示意罗大舌头等人先不要妄动，自己则转过身仰起头来，定睛去看“拜蛇人石碑”。

山墙般的大石碑上，布满了或深或浅的龟裂，在地下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消磨，岩盘的纹理斑驳不堪，生出了厚厚的枯苔，刻在岩壁上的古篆凿得极深，每一个都有米斗般大，阅年虽久，消磨得却并不严重。

司马灰将矿灯光束投在“拜蛇人石碑”上，光圈最多照到一个古字，强烈的逼仄感扑面而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用矿灯向周围照视，只见一行行都是形状相似的龙篆，果然是同一句话被反复凿刻了许多遍，只要接近“拜蛇人石碑”，从任何一个角度睁开眼，都能看到这行古字。

古代拜蛇人的象形文字，是夏朝古篆的前身，比殷商时期产生的甲骨文更早，司马灰在缅甸黄金蜘蛛城、罗布泊极渊沙海等地多次见过。在罗布泊望远镜遇难的中苏联合考察队中，有位精通谜文的考古专家，死前留下一本用对照法破解夏朝龙篆的笔记，司马灰等人详细看过其中记载，但远没熟悉到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程度，必须逐个辨别才知究竟。

司马灰悬着心望向“拜蛇人石碑”，过了一会儿，没察觉到有什么异常之处，看来所料不错，便让另外那三个人也转头来看。

众人站在“拜蛇人石碑”前看了许久，心头的疑问越来越大，石碑上记载的秘密会是什么？就如罗大舌头先前所说，用这么几个字说一句话也未必说得清楚，能有什么把活人吓死的秘密？又为什么要在石碑上重复刻这么多遍？关键是这个秘密，与“绿色坟墓”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道：“我说咱要看就看得彻底了，这些个鬼画符究竟是什么意思？”

司马灰说看过全部的秘密就要死人，对此不得不防，不过只看秘密的一部分，应该没有问题，所谓的“一部分”，至少是一个字，最多可能

是四五个字，反正“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总共才九个字，只要破解出两三个字，就等于有了线索可以推测，纵然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也强似现在这样俩眼一抹黑。

司马灰手里虽有破解古篆的笔记，但让他一字字的比对辨认，也是难于登天，于是问胜香邻能否解出一两个古篆。

胜香邻在罗布泊望远镜以及拜蛇人死城中，看到过很多象形古篆的符号，并尝试着破解了不少，因此有八成把握，她取出笔记对照石碑凝神查看，不多时便解开了其中一个古篆。

司马灰等人见胜香邻神色惊诧，半晌也不说话，不知道是难以确定还是情况出乎意料，心头均被紧紧揪了起来，忍不住问道：“这个字怎么解？”

记载在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事关众人生死进退，因此胜香邻不敢大意，她通过笔记解出其中一个字，反复对比确认了几遍，料定不会有误，就告诉司马灰等人说：“石碑上的第一个字是零。”

司马灰等人不明所以，纷纷问道：“零是什么意思？”

胜香邻道：“在拜蛇古篆中这是个象征虚无的符号，可以用阿拉伯数字里的0来表示。”

司马灰双眉紧锁，他此刻嘴上不说，心下思量，从古城壁画上描绘的事迹追溯，这个秘密是古神借蛇女之口说出，那些神怪之事终属荒诞，只能认为事有凑巧物有偶然，反正就是没根没由，从蛇女口里断断续续说出了一句话，共计九字，也不知说破了什么海底，竟被古代拜蛇人分别记录保存了很多年，直至将秘密凿在这块千钧之重的大石碑上。深埋于重泉之下，这个秘密最奇怪也最令人不解的地方，是一旦知道全部内容就会被当场吓死，因此没人敢窥其全貌，唯有先解开其中几个字，再设法推测其余的内容。可没想到解出的第一个字毫无意义，只好让胜香邻继续破解其余的文字，看能否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胜香邻用矿灯照向大石碑，依次寻到下一字，与笔记中的内容对照，发现仍然是个记数的符号“9”。

罗大舌头见状焦躁起来，摘掉帽子使劲抓了抓脑袋，骂道：“这些古代拜蛇人想搞什么鬼，为什么在石碑上刻了许多数字？”

高思扬对胜香邻说：“石碑上除了数字之外，一定还有些别的内容。否则拜蛇人也没必要将它埋在这比地狱还深的地方，你再多解几个字看看。”

胜香邻的目光随着矿灯光束，在布满枯苔和裂痕的石碑上缓缓扫过。神色迷茫地说道：“不用再解了，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是一组数字。”

高思扬不住摇头，试想一串数字怎么能把活人吓死？这组数字里能包藏多大祸端，古代拜蛇人为何会对它又惧又怕？况且胜香邻解出前两个字用了不少时间，其余七个字仅是粗略看了一下，片刻间怎能确认石碑上刻得都是数字？

胜香邻说：“拜蛇古篆里记数的符号结构相近，掌握了其中规律一看便知，我虽然不知道这组数字的具体情况，但从碑文形制上判断，皆是象征数字的符号无疑。”

罗大舌头咬牙瞪眼：“从缅甸丛林找到地底重泉，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少罪，辗转非止万里，死也死过几回了，好不容易找到拜蛇人石碑，怎么这上面的秘密就是几个数字？哪有这么耍弄人的？我看咱们跟绿色坟墓都上了拜蛇人的当了，谁见过一组数字能把人活活吓死的事……”说着话怒从心头起，捡起岩块便要上前去砸“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头脑还算冷静，抬臂挡住罗大舌头：“且慢动手，若是我所料不错，石碑上这组数字就是一切的谜底了，只不过谜底本身也是个谜。”

胜香邻望着那座石碑凝然独立，如有所思地想了想，觉得司马灰的话果然不错，于是按照笔记逐个破解碑文：“0.....9.....1.....0.....”

司马灰眼看胜香邻将要通读碑文，立刻把笔记遮住说道：“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还是不看为妙！”

罗大舌头不解地说道：“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就别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了，好歹先看明白石碑上刻得符号都是些什么。”

司马灰告诉罗大舌头等人：“如今知道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是一组数字，已经足够了，如果把这组数字全部解开，谁也无法预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死城壁画中对石碑之事的记载，虽然近乎荒诞，但此时看来也并非凭空捏造，那人头蛇身的怪物若真是蛇女，我寻思由这行尸走肉般的女子嘴中，必定说不出什么太复杂的言语，因此古人从蛇女口中断断续续听到几个数字，还算符合情理。你们想没想过，拜蛇人为什么会对这组数字敬如鬼神，更将其刻在一座大石碑上沉埋于重泉极深之处，还反复告诫后代，这石碑上的字既不能看也不能念，甚至想都不能想，一旦破了这个禁忌就会立刻惨死？”

罗大舌头道：“古人迷信最深，专会装神弄鬼，你不会傻到也相信这种事？”

司马灰说：“赵老憋和绿色坟墓，以及罗布泊望远镜考察队的成员，乃至乘热气球进入地底的探险队，都或多或少知道些拜蛇人的秘密。可见石碑埋在地底的年代虽久，这个秘密却未必保守得滴水不漏。毕竟拜蛇人后裔还延续存在了上千年才逐渐消亡，只是自古圣贤历来不破此关，如果拜蛇人石碑的秘密确实只是一串数字，那么这组数字中一定隐藏着某些不得了的东西。”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太可恨了。这里外两面的话又都让你说全了。咱要不看全了拜蛇人碑文，又怎么能知那其中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司马灰说：“石碑上的秘密没法推测，我看只凭咱几个人的脑袋，恐怕想破了，也解不开碑文之谜。另外通读碑文会引发什么后果？死城壁画描绘的恐怖事件会不会成真？皆是殊难预料，这一路上所经所历变怪甚多，没准就撞上什么妖言鬼咒了，不到事不得已，不可轻易涉险。”

胜香邻点头同意，她问司马灰：“依你之见，咱们应当如何行事？”

司马灰说：“我见过的拜蛇人各处遗迹中，有很多对石碑记载。这块石碑上的秘密自然是不能提及，但不知拜蛇人有意或无意，还始终隐瞒了另一件事——为什么要将秘密放在这个被称为神庙的地洞里？”

罗大舌头奇道：“莫非这地洞有什么反常？”

司马灰心里正是这个计较，一时三刻解不开碑文之谜，只得先从别的方向寻找线索，当下一边同其余两人低声商量。一边借助矿灯观察附近的地形，却瞥见高思扬握着步枪，直勾勾注视着拜蛇人石碑，就问：“你瞧见什么了？”

连问了两次，高思扬才回过神来，她脸上全是恐惧与难以置信的神情，指着拜蛇人石碑的裂痕颤声道：“我看到刚刚死掉的那个人……在对面……在石碑对面！”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三话 裂隙

司马灰看高思扬脸上的神色古怪，心想：“刚死不久的人？除了来自林场的知青二学生还能有谁？”

以往绿林中人结伙到边僻之地行事，若有不幸遇难身亡的人，同伙常会将死尸就地焚烧，而不是入土掩埋，只因深山穷谷，虫蛇野兽最多，没有棺木埋到地下，过不久便会被野兽拖出来吃掉，亦或荒漠里气息干燥，死尸数百年间僵而不化，变得形状狰狞，莫说阴魂有知，纵是活人也不忍见，所以总是选择烧化死尸。

此前二学生毙命在石碑前，正是司马灰亲手将其尸体烧化，过火后的残骸，也已被推到了洞底深坑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石碑另一端？

毕竟耳闻不如亲见，司马灰悬着个心，看高思扬所指之处是刚才二学生站立的地方。这座厚重巨大的古碑，在地脉尽头倾斜着矗立了几千年，由于受力不均，到处都是深浅交错的龟裂，不过整体仍极稳固，若非发生强烈地震，可能还会保持现状，年复一年地继续矗立在地洞中，碑底有道横向裂痕，外宽内窄，司马灰站在裂痕前，稍稍猫腰即可看到对面。

原来这裂痕颇深，摘下头顶的矿灯照进去，能透过狭窄的缝隙看到石碑另一端，黑茫茫地似乎有个去处，这时光照有限，角度又受缝隙阻挡，很难看清深处的情况，然而就在一片漆黑之中，矿灯照出一个黑黢黢的人形轮廓，模模糊糊是个背影，那人似乎察觉到有灯光照进来，缓缓转过头来看，因惊恐而扭曲的脸与司马灰隔着石碑裂缝相对，只见那张脸忽然向后一缩，就此隐没不见。

司马灰心里吃了一惊，睁大了眼向石碑对面窥探，眼前却只剩下一团漆黑，等罗大舌头和胜香邻再接近石碑察看，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高思扬仍不敢相信自己眼中所见，她问司马灰：“你看清楚没有？那究竟是人是鬼？”

司马灰将自己所见情形告诉其余三人，他心知出现在石碑对面的人，就是先前死掉的二学生，这倒不会看错，不过人死如灯灭，二学生的尸骨都被烧成灰了，又不是赵老憨那路通晓妖术的异人，怎能死后现形？

胜香邻猜测说：“这条地脉里存在带有磁性的黑雾，也许所见只是雾中的虚像，以前在大神农架阴峪海古楚祭祀洞中，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遭

遇吗？”

司马灰却觉得并非如此，只有接触过黑雾，才有可能在雾中留下一个虚像，但“拜蛇人石碑”周围并没有那么浓的雾，况且石碑裂缝狭窄，根本容不得常人穿过，二学生死前也从没到过石碑另一端。

罗大舌头说：“那一定是看见鬼了，听闻横死之人，生前这口怨气吐不出来，往往使得阴魂不散……”

司马灰说：“我看石碑对面的二学生分明是个活人，至少转过脸来的时候还活着，但很快这股生气就消失了，与他先前被吓死的情形一模一样。”

罗大舌头脑袋发懵：“既不是人，也不是鬼，燕宝蝠插鸡毛——它到底算是什么鸟啊？”

高思扬胆战心惊地说：“是不是在石碑这边发生过的事，此刻在石碑另一端又重新发生了一次？”

虽然这是高思扬的无心之语，但司马灰等人听在耳中，均不免耸然动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会在石碑另一端重复发生，难道这就是“拜蛇人石碑”的秘密？石碑另一端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胜香邻说拜蛇人认为世界分为虚实两个部分，它们相对存在，咱们所知的万事万物都在“实”中，对“虚”里面的东西则一无所知，石碑对面会不会就是“虚”？

司马灰说以前听老宋讲过阴阳鱼太极图，在一个圆形图案之中，黑白两色各占其半，黑中有一白点，白中有一黑点，当中用一条S形曲线相分，象征阴阳黑白虚实混沌，那条S形曲线好像叫什么什么线，而这“拜蛇人石碑”就是虚与实之间的界限。

胜香邻说应该是太极周流共和曲线，如果这条线真的存在，石碑对面就是“虚”了。

罗大舌头愕然道：“咱们所站之处已是深得不能再深，再往下便是能将人煮熟的火海热泉了，可怪不得石碑裂隙后仍似深不可测，还有些阴冷的寒气，原来通着是什么……虚……”

司马灰没有说话，他还无法确认这座石碑有何古怪，便再次通过裂隙向对面窥探，仍是黑茫茫的看不到什么，那深处有阵充斥着绝望的死亡气息，使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不觉疑心更盛，按照这种推测，石碑似乎是为了挡住某些从“虚”中而来的东西，可“拜蛇人石碑”只是一块巨岩，埋在重泉之下几千年，早已是千疮百孔裂痕遍布，石碑上虽然刻了

许多重复相同的数字，却哪里挡得住什么？况且这种推测与各种“拜蛇人石碑”的传说都不相符，石碑的关键是这一组既不能看也不能想的数字，这个秘密与“绿色坟墓”从不敢见人的脸一定有关，各种一厢情愿的猜想只会使思维陷入死路，现在究竟该从哪里寻找线索？看来唯有冒险到石碑对面，才有机会探明真相。

司马灰想到这里，当先背了步枪，攀着石碑上的裂痕和碑文向高处爬去，利用矿灯在高空搜寻，发现石碑深嵌在地脉中，顶部与岩层塌落处构成了又深又窄的缝隙，高的地方将近一米，半蹲着身子穿过去，就可以抵达另一端，厚达数米的石碑顶端，也刻满了那些古怪的记数符号，勾划苍劲古朴，由于刻得太深，虽被砂土苍苔埋住，也能隐约看出碑文的痕迹，他从高处向石碑底部张望，矿灯的光束就像被黑暗吞噬了，能见度近乎为零，鼻端嗅到一股尸臭，但觉阴风凛冽，如临绝壁俯窥深渊。

这时罗大舌头等人也手脚并用爬到顶部，望着深处黑漆漆的大洞，众人虽是胆大，至此也不禁心惊肉跳。

罗大舌头端着猎熊枪向下看了几眼，眼前越是看不清楚心里越是发毛，他对司马灰说这地方怎么有股死人味儿？我看别管底下有些什么，必定是个有去无回的所在，不如想个法子把“绿色坟墓”想找的数字刮掉，然后逃得越远越好，死也别死在这鬼都到不了的地方。

司马灰摇头说现在还不知道“绿色坟墓”为什么要找石碑，所以在确认这组数字的意义之前，谁也不准触动“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说着便准备火把照明，要下到石碑对面的黑洞中一探究竟。

胜香邻想得较为周全，她提醒司马灰，正因为猜测不出“绿色坟墓”的意图，所以在“拜蛇人石碑”前的每一步举动，都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结果，或许“绿色坟墓”的目的……就是想让进入重泉之下的幸存者揭开谜底。

司马灰听罢，心中顿时一凛，以“绿色坟墓”行事之诡谲，料事之精准，这种可能性绝非没有，“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为什么不能看也不能说？这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惊人的东西？为何很多探险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是密码、信号、暗语、咒言还是某种电波频率？不管谜底是什么，怎么可能将人活活吓死？石碑另一端的黑洞里是不是“虚”？“绿色坟墓”那张从不敢见人的脸，又与这些谜团有着什么联系？现在众人心理上的死角，正是这些绕不过解不开的谜，并执意找出真相，可这么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司马灰虽然机变百出，但在与“绿色坟墓”的接触中，却始终难占上风，只因做不到知己知彼，那个有三条命的赵老憋、神农架林场采药的怪人余山子、乘坐热气球进入深渊的柯洛玛尔探险队，以及司马灰这几个人，好像都是“绿色坟墓”手掌中的棋子，始终在同一个洞悉一切因果的力量周旋，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命运，不过此时还有最后选择的余地，那就是放弃揭开谜底的机会，纵然无法活着离开地底，也该立刻逃离“拜蛇人石碑”。

为了解开“绿色坟墓”和“拜蛇人石碑”之谜，司马灰等人已经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至此早有了必死之心，眼看就差最后一步了，再要改变主意突然折返，这份决心实在不容易下。

正当众人踌躇之际，忽听石梁下的深坑中有声音发出，众人知道必有古怪，相互打个手势，原路从“拜蛇人石碑”攀下，持枪走到石梁向下察看，但见枯骨累累，堆积犹如山埠，将火把投下去也仅能照亮一隅。只听矿灯光束照不到的角落里，传出一个阴恻恻的人声，在司马灰等人听来并不陌生，正是那个鬼魅般的“绿色坟墓”，奈何对方躲在死角中，不在步枪射界之内。

罗大舌头火撞顶梁门，打算向下跳去寻着声音将“绿色坟墓”揪出来。

司马灰暗想“绿色坟墓”早不现身晚不现身，偏在我们起了疑心，犹豫是否要离开石碑的时候出现，说明胜香邻的推测没错，看来“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果然不能揭示，此刻如果冒然行事，不免又中对方下怀，于是示意罗大舌头不要离开石梁。

“绿色坟墓”在枯骨堆后干笑了几声，说：“司马灰你们几个猴崽子真是比鬼都精，居然能在最后关头有所察觉，我确实是想让你将石碑上的秘密抹掉，咱索性挑开天窗说亮话，倘若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这组数字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恐怕你也不会让它继续留在世上。”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四话 111号矿坑

“绿色坟墓”声称自己的意图正是想让司马灰揭开谜底，此刻见众人已经起了疑心想要逃开，只得现身吐露石碑的秘密。

司马灰等人明知“绿色坟墓”口中没有一句真话，即便受形势所迫吐露一些实言，其背后也必定是个陷人无底之坑，因此不敢听信，伏在石梁上观察地形，寻思这次无论如何都不容对方再次脱身。

不过“绿色坟墓”要说的秘密，却是司马灰几个人最想知道的事情。他们暗自计较，“拜蛇人石碑”怎么会将人当场吓死？这个秘密为什么不能看也不能说？诸多谜团中存在的古怪逻辑，让人无法从任何角度加以猜测，不知“绿色坟墓”如何说破海底眼，忍不住想要听个究竟。

“绿色坟墓”躲在坑底黑暗处说道，以前不能说出这些内情，是由于时机未到，此刻既然到了“拜蛇人石碑”近前，也没有必须再继续遮掩下去，我如今这番言语，绝无半句虚妄，你们听后自然明白。“拜蛇人石碑”上的一组数字，来自几千年前的蛇女口中，不管是谁，只要是知道全部内容，立时会被当场吓死，连我也不敢窥觑，故此只能告诉你们这个秘密的本质，比如它为什么能把人吓死，又为什么一定要将其毁掉？相信你们一旦了解到“拜蛇人石碑”的来龙去脉，不用我再多说。你们也一定会设法将石碑的秘密彻底抹消，因为这个天底下最大的秘密，绝非人类心智所能承受。人们真正理解这个古老秘密的真相，还是始于中国新疆的“111号矿坑”。

司马灰和罗大头高思扬三人，都没听说过新疆还有个“111号矿坑”，莫非是指“罗布泊望远镜？”

胜香邻在测绘分队则有所耳闻，知道“111号矿坑”位于北疆阿尔泰山脉额尔齐斯河流域，据说该矿坑一处早在沙俄时代，就由俄国人在新疆北部发现的珍惜矿脉，蕴藏着大量稀有元素和各种罕见的宝石，数十条截然不同的矿脉在地层内呈螺旋状分布，曾遭沙俄侵占掠夺了很多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正式被国家收回，易名为“3号矿坑”，与“罗布泊望远镜”没什么关联。

中苏交恶时期，新中国背负了巨额外债，又值三年自然灾害，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才还上六成外债，而当时仅由此处矿坑里开采出的珍贵矿石，就还清了另外的部分，更为国防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可见3号坑蕴藏量之丰富，那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矿坑，矿坑作为国家绝对机密，外界很少有人知晓。宋选农曾在3号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胜

香邻知道一二，至于详细情况，比如3号坑的具体位置和矿脉分布，她完全就不知情了，但也就此得知“绿色坟墓”说的地点确实存在，只不过既然以沙俄时期命名的“111号矿坑”相称，而不说近代通用的“3号坑”，这表明“绿色坟墓”所指的年代，至少是在1949年以前。

“绿色坟墓”果然说沙皇俄国历来野心庞大，其统治地域虽广，却仍对领土贪得无厌，自彼得一世大帝在位时期，就将征服中亚侵占新疆的方略定为国策，先后武装了大批由失业者和罪犯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径额尔齐斯河不断向北疆腹地深入，并以考察和探险为借口，在各处进行地图测绘，开采金矿。

虽然沙俄侵占新疆很多年，但俄国探险队发现“111号矿坑”，却是在沙皇统治末期，此时的沙皇俄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刚经历过日俄战争的惨败，又遭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沉重打击，可谓内忧外患，国事日非。

当时有个没落的沙俄贵族军官，名为莱斯普廷，此人才高而志广，通晓天文地理，奈何无从投效，只好跟一支寻找金矿的马队前往新疆阿尔泰山，想碰碰运气发笔大财。马队沿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高山密林，一连寻找了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发现，眼看天气一天冷过一天，只要一下雪，漫长的严寒就将到来，到时大雪封山，更别指望发现金脉了，这晚在一处山坳里扎营歇息，众人垂头丧气之余，被迫决定明天一早就往山外走。

莱斯普廷为自己渺茫的前途发愁，裹着毯子在营火前喝酒取暖，借着明暗不定的火光，他忽然看见对面凹陷的岩壁间似乎有某种图案，好像是一片原始的岩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起身查看，发现那图案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怪物，拥有鹿的身躯和鸟的头，怪物昂首抬足，仿佛正被一道光芒摄住，悬于半空，然而世上从未发现存在鸟首鹿身的动物，原始岩画里描绘的东西，难道有史之前存在于这片深山密林之中？要是能猎到活的做成标本，亦或是挖到骨骼化石，也不枉跋山涉水走这一趟。

莱斯普廷连忙找来马队的向导询问，那向导久在当地放牧，多曾见过山里内容诡异的岩画。据这向导说，此山颇多古怪，好几次有人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中，瞧见乌云中雷电翻滚，山里有鸟首鹿身的怪物飞上半空，等天晴之后过去寻找，也许会看到地上有无头的死鹿或死马，多半是让那天上的妖怪吃了，前些年还有人亲眼目睹过，这岩画的具体年代没人说得清，可见从古已有。

莱斯普廷闻言，想起曾听智者说过有“天猎”一事，山区有目击者看到许多动物被垂直的光亮吸到空中，随后又抛下摔死，这种大量动物被

神秘猎杀的事件称为“天猎”，鸟首鹿身的怪物形象，可能是鹿被吸到天上的时候，头部被高压气流拉长变成了鸟嘴状，从远处望到岂不就像鸟首鹿身？古代先民看在眼里，难免会误以为是天上有妖怪，将鹿攫到空中吃掉了脑袋，实际上这属于一种自然现象，出现如此强烈的气流，说明地下有宝，于是让那向导带路，要到发生过“天猎”的山谷中去探寻究竟。

转天一早，在莱斯普廷的极力主张之下，马队改道进入山谷。莱斯普廷相信凡有奇光异雾出现的地区，其下一定蕴藏着水晶或金脉。众人不辞艰苦，顶着逐渐加剧的寒气，搜寻了整整六天，发现了一座寸草不生的土坡，周围却是林木茂密，他们随即打下探钎进行挖掘，取出岩层样本加以鉴别，发现这山里果然有举世罕见的异色宝石，至于那个倒霉的向导，很快就被俄国人杀掉灭口了。

自此除却寒冷的冬季，莱斯普廷都会带队进山开采矿石，他对矿脉进行了初步勘测，并将该区域命名为“111号矿坑”，某次额尔齐斯河发了洪水，矿坑附近的山体发生大规模滑坡，暴露出一个很深的洞穴，其中有几块平整的石板，上面刻有蝌蚪般奇形怪状的符号，拼接起来像是一座残破的古代石碑。

莱斯普廷觉得石碑是古人埋在洞中，很可能记载着山里更多的宝藏，他也是贪心不足，想尽一切办法加以破解。其实这是另一块已被毁掉的“拜蛇人石碑”，勉强能辨认的碑文不过四五个，那时还有极少数散步在阿尔泰山的土人，其祖先大概接触过拜蛇人，所以至今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原始语系和象形文字，这些人能根据碑文念出古篆，但是谁也解不出其中含义。莱斯普廷鬼迷心窍，对这迷一般的“拜蛇人石碑”念念不忘，把发现石碑和探索其中谜团的经过详细记录。他正准备进一步寻找答案，俄国国内却爆发了大革命，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终于土崩瓦解，莱斯普廷只得毁掉残存的石碑，率手下返回俄国，临走时通过爆破方式掩埋了“111号矿坑”，随后的许多年之内，都没人知道北疆存在这么一处矿坑，直到1935年苏联勘探局意外发现莱斯普廷留下的文件，才再次找到新疆的“111号矿坑”，并加以大规模开采，由于矿工太多，当地渐渐形成了一处人口稠密的矿镇。

“111号矿坑”最初的发现者是沙俄军官莱斯普廷，其本人发了一大笔财，却没命消受，起先被迫归国参战，失败之后逃往欧洲，虽然身为腰缠万贯之资的巨富，流亡异乡也不必为生计发愁，但“拜蛇人石碑”上记载的秘密，却像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始终缠着他不放。

司马灰等人暗中察觉不妙，“绿色坟墓”将这个秘密的前因后果说得

如此详尽，似乎是有意拖延时间，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不过他们根本抑制不住心中好奇，均想听个结果出来，毕竟只有此人掌握着“拜蛇人石碑”的秘密，若是错过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如果不了解谜底，也就别想对付“绿色坟墓”。

这时只听“绿色坟墓”那生硬冰冷的声音继续说道，沙俄军官莱斯普廷为了寻找地下更大的矿脉，千方百计找阿尔泰山土人解读碑文，一直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实际上他已经在无意间解开了“拜蛇人石碑”的秘密，而解开秘密的代价就是死亡。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五话 一组数字

司马灰伏在石梁上一声不响，心中暗自思量，那个沙俄军官在“111号矿坑”发现残碑，一来碑文古奥，二来内容残缺不全，而且他毁掉残碑之后流亡欧洲，又过了好几年才死，与看过“拜蛇人石碑”就会当场吓死的记载不同，难道“绿色坟墓”所言并非实情？

“绿色坟墓”也知道司马灰等人起疑，就说你们不必多心，接着听下去自然会有分晓，沙俄旧贵族莱斯普廷逃到欧洲，还惦记着新疆“111号矿坑”那座巨大的地下宝藏，他当初毁掉残碑，也是为了让矿藏之事泄露。

莱斯普廷每到夜里，便会躲在房中翻阅自己的笔记，妄图解开碑文之谜，奈何对这几个古怪诡秘的象形文字，只知道一些似是而非的读音，就连先后顺序都搞不清楚，颠过来倒过去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甚至连睡梦中都在破解碑文，可一直也没有任何发现，又加之思念故土，致使心情郁闷，终日借酒浇愁。

某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到住所附近的一个餐厅吃晚饭，那餐厅里有位左撇子钢琴师，正在为客人们弹奏乐曲。莱斯普廷是沙俄旧贵族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懂得欣赏音律，也擅长弹奏钢琴，尤其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一听之下，就发觉这左撇子琴技平庸，缺少天赋，于是让侍应请开琴师，自行上前弹奏，怎料琴为心声，脑海中不知不觉想到了残碑上的碑文，使一段十分怪异的旋律融入到了乐曲中。

餐馆里本来坐满了人，莱斯普廷一曲既终，却静得鸦雀无声，他黑着脸离开了餐馆，回到家中立即引火自焚，整幢宅邸连同他的财产，全在烈焰中付之一炬，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先竟没有半点征兆。

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边，当时餐馆里听过这首钢琴曲的人，在接下来的三天之内，全部莫名其妙的走上了绝路，有跳楼的，也有上吊割腕的，纷纷寻了短见，由于这些人除了在同一餐馆吃过饭，彼此毫无联系，所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只有那左撇子琴师幸免于难，他因被莱斯普廷抢了风头，心里颇为不快，恨恨离开了餐馆，半路发现外衣忘带了，无奈返回来取，在这过程中，他只听到了莱斯普廷的一段琴曲，但那个古怪的旋律就像印在了脑中，再也抹不掉了，霎时间觉得天地一片漆黑，绝望和恐惧充斥在眼前，左撇子琴师心惊之余，匆匆走出餐馆。

此后这个左撇子自己谱了一首钢琴曲，命名为《Gloomy Sunday》也称《黑色星期天》，当天弹奏给他的女友听，女友只听了一半就已面无人色，立即与左撇子分手，仅过了几个月便自杀身亡，前后至少数百听过这首钢琴曲的人自杀，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人们一时间谈虎色变，就连调查这件事的警方，都有人因此丧命，那个左撇子谢瑞士自然也逃不掉坠楼而死的噩运。

由于造成无数人莫名奇妙的死亡，《Gloomy Sunday》不免被看作带着某种诅咒，在世界范围内遭到禁止和销毁，实际上这只是左撇子谢瑞士，根据他在餐厅里听到的一小段曲子改编而成，可以说是“拜蛇人石碑”的衍生物，俄国军官莱斯普廷对石碑秘密的了解本就不多，只是无意中读通了一半，《黑色星期天》又是从这一半秘密中间接衍生出来，早已失其本质，但依然导致很多人送命，可想而知，那“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会有多么恐怖。

司马灰等人听到这里，此前纠结在心底的许多谜团都被一一解开，原来石碑的那组数字，其谜底不是内容，而是“声音”，只有用原始语系解读碑文，才会致人死命。

“绿色坟墓”说古代拜蛇人得到这个秘密，是从一个行尸走肉般的蛇女口中，其脑已干枯，只能在口中作声瘕语，拜蛇人听到蛇女出声，都附耳来听，这些人听了之后，顿时从瞪裂双目，融化的脑浆从鼻腔中流淌而出，拜蛇人见状无不大骇，以为这些人都是被神的秘密活活吓死的，只好采取每人听一段的方法，将这个本来不应该存在于世的秘密记下，并刻于石碑之上，又只有重泉之下的这块石碑，避过了诸多劫数，得以保留至今。

古代拜蛇人挖地挖得太深，引发了大洪荒，几遭灭顶之灾，幸有禹王凿开龙门，把俘获的大批拜蛇人充为奴役，在地底将洪水引入禹墟，这些奴隶不甘忍受夏王朝的残酷统治，就想找回重泉绝深处的石碑，以此对付夏禹，但洪荒堵塞了原本的通道，一直到拜蛇人后裔彻底消亡，都未能如愿以偿，记载在“拜蛇人石碑”上的古老秘密，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埋没。

《黑色星期天》早在冷战初期就引起了苏联的关注，特务部门通过种种途径，获悉这组死亡信号的根源，出自新疆地下的古代石碑残片，虽然沙俄军官莱斯普廷的记录已被焚毁，拜蛇人石碑的残片也早就不存在了，但苏联人并不死心，先是与中方合作扩大挖掘可可托海“111号矿坑”，并开始实施“地球望远镜计划”。据苏方推测，人脑中存在超过一千亿个神经元，平时所用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从生到死都处于

沉睡状态，只要懂得解读拜蛇文，不论是看还是念，甚至是在脑子里想到“拜蛇人石碑”的秘密，都会立即在脑中产生一个信号，使最深处的神经元细胞分泌急剧加速，很快超出负荷，最后导致大脑在颅内溶化。

众人听得心惊肉跳，若只说这组死亡密码会使人脑化开，司马灰并不会信，他又哪里懂得什么神经元，但听闻古时以为人身之中有“三尸九虫”，道门里的人若想求个长生不死，必须先斩三尸，后除九虫，上尸名叫彭倨，居于人脑，寻常蛰伏不动，偶尔会让梦境错乱心智失常，一旦作祟便会吞噬脑髓，使人速死，而这“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就像一个呼唤上尸虫的信号。

司马灰对三尸并不陌生，据闻“三尸”形如肉丝，尤以“上尸”最恶，宋朝的时候，有个寻真练气的禁军指挥使赵明阳，从古籍中得知了三尸神藏于人身，限人寿数，于是暗中服食药物，逐渐将尸神拿住，此后带兵在外征战，入夜盘膝独坐于帐中吐纳，忽觉胸臆间一道清气上升，不由自主地做声长啸，中夜听来，宛若龙吟大泽，满营兵将闻之尽皆颤栗，待到军卒们进帐察看，那赵明阳早已脱形羽化，很早以前有很多类似的传闻，大都是说某个异士斩了三尸，得以摆脱生死束缚，最终肉身成圣，这种事往往是虚多实少，但他从这个角度，倒也不难理解“拜蛇人石碑”的秘密，总之石碑上刻着的内容，是一组绝不可能由正常人嘴里发出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是来自死亡深渊的信号，出现在任何有意识的人脑中，都会立刻使深处脑内的上尸作祟，致人死命。

司马灰相信这就是“拜蛇人石碑”的真正谜底了，果然是个说也不能说看也不能看，甚至想都不能想的秘密，“绿色坟墓”的话应该属实情，毕竟只有这么解释才符合逻辑，若非对方直接说破，以司马灰等人的所见所识，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众人心惊之余，均是做声不得。

“绿色坟墓”见这四人沉默不语，“嘿”了一声说道：“你们如今终于知道了，‘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有多么危险，连我也仅仅了解石碑秘密的来历，却不清楚它的内容，否则哪里还有命在？我毕生所愿，就是将这个从来不应该存在的秘密毁掉，因为‘拜蛇人石碑’一旦被外界发现。世上的人至少要有一半因此丧生，其中厉害不言自明，所以先前不敢向你们吐露半字，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劝诸位不要记挂昔日旧怨，咱们之间的事今后再说也不迟，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只在今朝’，等到除去‘拜蛇人石碑’这天大的祸端，我保证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现在机会难得，你们身边是不是有炸药？快抓紧时间把‘拜蛇人石碑’炸掉，这是件积下阴功的举动，说不定还有机会能从地底逃出生天。”

司马灰是胆大包天向来是不怕死的，但在得知“拜蛇人石碑”的秘密

之后，却不免觉得脖子后面冷飕飕，倒不是出于对石碑的恐惧，而是随着石碑的谜底逐步揭晓，使“绿色坟墓”身上的谜团变得更可怕了。此时“绿色坟墓”开口吐露真相，竟是想让众人炸毁石碑，把这个死亡信号彻底从世界上抹掉，看来对方并不想将这天大的秘密据为己有，可是以“绿色坟墓”行事之阴险歹毒，心机之叵测，哪里会有丝毫善念？“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到底是什么？何以能够洞悉一切前因后果？难道果如找老鳖所言，会是探险队以前曾经见过的某个人？

司马灰虽看不透“绿色坟墓”的身份，但有一点他可以断定，这深处重泉之下的“拜蛇人石碑”，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的谜，而“绿色坟墓”不敢窥觑碑文的内容，则说明此人通晓失传已久的古代语系，当世哪还有这等人物？说不定不露脸的“绿色坟墓”，本身就是一个被石碑困住的鬼，之前在缅甸黄金蜘蛛城和北纬30度地底古岛中，已先后两回错失机会，事不过三，无论对方究竟是人是鬼，这次都要看清它的真实面目。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六话 无限接近

司马灰深知“拜蛇人石碑”事关重大，在没探明其后的洞窟中有什么古怪之前，绝不可以轻易触动，但也不甘心让“绿色坟墓”就此走脱，他在黑暗中凭声音辨别，下方的深坑距石梁有十余米深，估摸着可以施展“蝎子倒爬城”从岩壁下去，直接将“绿色坟墓”从枯骨堆中揪出来，当即使个眼色，示意三个同伴准备动手。

罗大舌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心想：“不管绿色坟墓这厮是人是鬼，老子先干它一家伙再说。”此刻看到司马灰发出信号，立刻按了按头顶的矿灯，将加拿大双管猎熊枪的撞针扳开。

高思杨则悄悄取出火把，以便随时点燃了抛向坑底，用来照明射界，这时所处的位置居高临下，只要能够看清地形，她有把握在“绿色坟墓”身上穿几个透明窟窿。

胜香邻的手枪也是子弹上膛，眼看司马灰等人就要发难，她突然有一种十分不祥的预感：众人本来就无从推测石碑的谜底，但“绿色坟墓”主动将石碑的秘密吐露出来，才使众人直接认识到了石碑的危险。事到如今，谁都能看得出来，被“拜蛇人石碑”堵住的洞窟中，一定有某个比石碑更可怕的秘密存在，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触动“拜蛇人石碑”，否则将会惹下一场难以挽回的塌天之祸。问题是以“绿色坟墓”心机之深，料事之准，几乎每一步都能做到滴水不漏，众人不会做听其所言炸掉“拜蛇人石碑”的举动，也一定早在对方的预料之中，没人猜得透“绿色坟墓”的真实意图。胜香邻动念到此，忙做手势示意其余三人不可轻举妄动，现在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哪怕走错了一步，都将万劫不复。

司马灰明白胜香邻为何心存畏惧，与“绿色坟墓”这场较量，恰似双方以性命作为赌注对弈，只不过一方在明另一方在暗，自己这几个人是俩眼一抹黑，唯有走一步看一步，而“绿色坟墓”却洞悉前因后果，至少能提前看出三步。可有道是“风无常顺，兵无常胜”，“绿色坟墓”也并非占据绝对优势，此人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其最大的弱点，特别是需要借助探险队才能破坏石碑，而拜蛇神庙处在深不可及的地脉尽头，得以进入重泉之下的幸存者，也只剩下己方四人而已，凭借这几点有利因素，应当还有机会同对方周旋到底。

“绿色坟墓”见司马灰等人既不说话也不行动，就阴恻恻地冷笑道：“不出所料，各位想必是听出些端倪，不打算再接近拜蛇人石碑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

罗大舌头再也沉不住气了，骂道：“你可以啃你娘的腓！”同时从石梁上探出身子，以大口径双管猎枪向下射击，这堆满残骨碎骸的深坑里漆黑一片，根本看不清“绿色坟墓”躲在哪里，仅能凭借声音判断出大致方位，罗大舌头两弹齐发，不想坑底地形格外拢音，枪声轰鸣震颤，听起来像是扩大了许多倍，回声又在石壁间犹如潮水般层层传导，良久不绝于耳。

司马灰看罗大舌头抢先下手，此刻时机虽不成熟，也只得打声唿哨，招呼胜香邻和高思扬一起行动。

高思扬迅速抛下火把，一团火光将深坑中的漆黑撕破，模模糊糊照到“绿色坟墓”躲在一堆枯骨之后。

司马灰借着光亮看清地形，三两步蹿到石梁边上，攀壁而下，其去如风，疾如飞鸟，转瞬间到了坑底。

罗大舌头分外眼红，不及装填弹药，提着猎枪溜下岩壁，跟司马灰一前一后扑向“绿色坟墓”藏身之处。

这里遍地都是残骨，腐秽撞脑，踏上去更是“咔嚓咔嚓”作响，离近了才看出来，堆积如山的乱骨人兽皆有，许多残骸兀自带带着血肉，竟似被利齿啃过一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暗觉吃惊，先前以为这是个很大很深的祭祀坑，多半是古代拜蛇人用来杀殉祭祀石碑。里面的枯骨已经存下好几千年了，即使没有腐朽为尘，也早该变成化石了，现在看来有不少骸骨大概是不久之前才被生吞活剥，随后又抛落至此，两人稍一分神，竟然失去了“绿色坟墓”的踪迹。

罗大舌头只好捡起火把，掩护司马灰向那堆骸骨附近搜寻过去，只见坑底原来有许多甬道，都位于“拜蛇人石碑”远端，靠近神庙隧道一侧，洞口大多被乱骨遮挡，外边有塌毁的石门和神像，刻绘的飞蛇图腾还可依稀分辨，内部幽深曲折，也不知通到什么地方，看来“绿色坟墓”躲进了其中一处。

司马灰在地下跋涉万里找到拜蛇神庙，就是为了揭穿“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怎肯善罢甘休，他见高思扬和胜香邻也下到了坑底，便让二人留在此处接应，自己则跟罗大舌头进入甬道搜索。

高思扬紧张地对司马灰说：“坑底有这么多洞口，你怎么辨别绿色坟墓躲到哪里去了？另外我看它根本不像活人……”

司马灰知道高思扬想说“绿色坟墓”是鬼非人，或者说是个有形无质的“幽灵”。

这件事他以前想过无数遍了，司马灰虽然看不穿“绿色坟墓”身上的秘密，但那气量狭窄的赵老憋所言所行，却都瞒不过他，赵老憋对“绿色坟墓”恐惧到了极点，并说司马灰曾见过此人的真实面目，只不过心里有个死角，根本想不到“绿色坟墓”的身份，这些话应该都是事实。可怪就怪在这里了，司马灰把自己这辈子照过面的人，不分是死是活，逐个在脑中排查，过筛子似的过了无数遍，也没有找出跟“绿色坟墓”身份吻合的人，可见此人藏得极深，更想不出对方不敢露出真面目的理由。

不过此时，司马灰心中已隐隐浮现出了“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因为在对方说出石碑秘密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此人最为关键的几个特征：第一是通晓古代语系，不敢直接窥觑碑文，但是了解拜蛇人石碑的一切；第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原因则是个谜；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司马灰和赵老憋都曾见过“绿色坟墓”的脸，试问世界上有几个人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范围已经缩至了最小。

司马灰仗着一时血勇，还要追进甬道，但冷静下来想了想，却越想越是骇异：莫非“绿色坟墓”就是那个人？

罗大舌头听闻司马灰识破了“绿色坟墓”的身份，忙问：“到底是哪个人啊？我见过没有？”

司马灰将自己推理出的几个条件，简单的告知三个同伴：“世上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些条件。”

胜香邻和高思杨也深感吃惊，但她们并不知道司马灰曾见过哪些人，因此无从推测，都忍不住问道：“这个人……是谁？”

其实司马灰自己也不相信这个答案，可除了那个死去千年，并被剥去脸皮的占婆国阿奴迦耶王，还能有谁？

这位拥有匹敌神佛面容的占婆王，被尊为“距离天国最近的人”，曾在裂谷深处发现过泥盆纪遗物地穷宫，那里曾是拜蛇人留下的遗迹，占婆王通过被其杀害的圣僧之口，解开了地宫密室中的象形古文，因此他能够知晓石碑的秘密，并且可以解读“拜蛇人石碑”上的碑文。占婆王死后葬入地下陵寝，几十年前王陵被土贼盗发，妄图开馆掘宝的贼人全部死的不明不白，所以棺槨始终封存未启，后来几经辗转，占婆王棺槨中的尸身在战火中下落不明。至于剥掉脸皮得到占婆王无敌的运气，全是“绿色坟墓”一面之词，如果此人本身就是“绿色坟墓”，那么说这番话自然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占婆王那张酷似佛祖却显得阴森诡异的脸过于

特殊，恐怕从古到今，天底下也没有几个生成这种相貌的人，关键是司马灰和赵老鳖都见过这张脸。

司马灰不仅在古城里看过壁画绘像，更在地宫中近距离目睹，现在想起来仍觉得身上好一阵发冷，至于赵老鳖什么时候见过占婆王，恐怕只有那老贼自己知道了，但毫无疑问赵老鳖必然见过这张怪脸，并且知道“绿色坟墓”即是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否则也不会一提此人就像是吓破了胆。

问题是占婆王死了千年之久，怎么可能从棺槨里逃出来？它现在到底是阴魂不散的厉鬼，还是个死而复生的怪物？又为何要毁掉深埋地下的“拜蛇人石碑”？这些由结果衍生而出的谜团，使众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一阵窒息。

罗达舌头想来后怕，骇然道：怪不得“绿色坟墓”身上死气沉重，原来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活人，咱真是遇上有道行的僵尸了，它为什么要找“拜蛇人石碑”？

胜香邻思索了片刻，对司马灰说道：根据事态的发展来看，你设定的几个条件应该没错，但“绿色坟墓”未必会是占婆王，世上何曾有过人死复生之事？是不是还有另外某个人符合条件，却一直被你忽略了？

此时此刻，司马灰认定“绿色坟墓”的身份，绝对不会偏离自己设下的三个条件，这一点他敢拿性命担保，但思来想去，却实在是想不到占婆王以外的人了，除了这个阴世之鬼，还能有谁呢？“绿色坟墓”谜一般的身份，就像一个能够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触及的存在。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七话 灼热的呼吸

司马灰仍旧认为“绿色坟墓”十有八九是占婆王，因为自己和赵老憋都照过面的人，实在屈指可数，按理说占婆王酷似天上神佛降世的面容，在许多寺庙壁画和古迹中都有留存，当初在野人山裂谷搜寻蚊式的领队玉飞燕就能一眼认出，想那赵老憋走南闯北，自然也能识得。另外考古队于极渊沙海的大铁人中，还曾对赵老憋讲过探险队在缅甸的经历，所以他才知道司马灰同样见过占婆王的脸。

高思阳以前听司马灰说过在缅甸野人山所遇之事，她虽然从没见过占婆王的脸，但想想也不免胆寒：“刚才在坑底说话的东西，究竟是僵尸还是阴魂？”

罗大舌头添油加醋地说：“要我说这占婆王就是个有千年道行的尸魔，以往在东北有种说法，凡是人死之后装殓的棺材里，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下葬，耽搁得年头久了，棺中死者又没腐朽，再遇着活人气息，就容易变成僵尸，由于各地水土环境不同，尸变种类也有不同，据说有‘风僵，石僵，血僵，粉僵’等等，这里面最厉害的当属粉僵，粉僵多半都是女鬼，尤其是遍体血肉透明的古尸最厉，这种僵尸脸上都像抹了层石灰粉似的，所以才有这么个名目，昼伏夜出，能腾空飞行，攮到活人就抱住了张口饮血，不把血吸干了绝不松手，你拿铁棍子撬都撬不开，更可怕的是这种僵尸有知有识，还能作人言说话，生前多半都有道行，死后可使阴魂附尸不散，出则为鬼，入则为僵，年头越多道行越大，我估计那占婆王就是这样的妖怪，先前在缅甸地宫密室中，占婆王尸身被爆燃的烈焰烧没了，所以再也不见头脸，咱们之后遇上的‘绿色坟墓’，应该都是它变为了厉鬼在暗中作怪！”

司马灰摇头道：“罗寨主你真是见多识光，原来往棺材里填死人跟种庄稼一样，变成僵尸还会品种不同？”

罗大舌头瞪起眼来道：“说绿色坟墓就是占婆王可是你起的头，怎么转眼又不认账了？”

胜香邻道：“你们先别争了，‘绿色坟墓’不会是占婆王，占婆王虽然符合现在划定的三个条件，但前提条件是人死之后真会变鬼，且不说这种推断是否站得住脚，你们仔细想想，占婆王早已死去了千年之久，不论它是阴魂不散还是尸起为怪，终究是个死人，一个死人为什么不敢去看石碑？毕竟这‘拜蛇人石碑’上的密码只是一组死亡信号，能将解读碑文内容的活人吓死，却不可能把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再吓死一次。”

司马灰说：“我也实在不敢相信——占婆王死后还能从棺槨里跑出来。可天底下只有这个人才完全符合‘绿色坟墓’的三个条件，其实更确切的应该说符合两个条件，因为占婆王以容貌匹敌神佛为尊，即使在黄金蜘蛛城密室里被烧掉了形骸，它一个孤魂野鬼，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把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而‘绿色坟墓’不敢露面，是由于真面目会暴露自己的弱点，至于原因，应该就在石碑对面。”

罗大舌头道：“石碑对面简直像个无底洞，说句不该说的，我只往那里面看上一眼，都觉得险些把魂魄给吓落了，你真打算进去？”

胜香邻也担心“绿色坟墓”是想将众人引到石碑对面，此刻的处境实在是进退两难，按理说只要有些蛛丝马迹，早该寻根溯源找出“绿色坟墓”的身份了，现在空有这么多线索，推想起来仍是迷雾重重毫无头绪，这也是“绿色坟墓”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通过赵老憋的暗示推测，能解读碑文的人似乎只有占婆王了，就算罗布泊考察队那些成员在世，至多也只能做到辩形识意，如果不懂得古代语系的发声，看到石碑上的秘密也不会死亡，倘若是占婆王的千年亡魂作祟，又想不到隐藏真实面目的理由，在司马灰以往见过的那些人当中，究竟还有谁同占婆王一样符合这些条件？现在不是不敢猜，而是猜不动，再这么推想下去就等于钻进死胡同了，除非搞清楚“拜蛇人石碑”另一端的秘密，否则永解不开这个死循环一样的诡异怪圈，不过“绿色坟墓”故意说出石碑的秘密，并妄图借他人之手毁掉“拜蛇人石碑”，这是可以看穿的一步，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又到了岔路口，究竟是毁掉石碑，还是放弃找到真相的机会逃出神庙？可供选择的道路显而易见，众人自然不会听信“绿色坟墓”之言去轻易触动石碑，但以“绿色坟墓”布置之周密，又怎么会料不到这一步呢？

司马灰知道这伙人吃亏就吃亏在一直摸不清“绿色坟墓”的底，以至于处处被动受制，如同蒙上眼被人牵着走，刚才为了听对方说出石碑上的秘密，又不知不觉耽搁了很多时间，只怕这神庙里将要发生什么变故，所以再考虑下去是否接近石碑毫无意义，因为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罗大舌头不信，望了望四周说道：“能有什么变故？那家伙一定是躲进坑底暗道逃命去了，再不追可就跑得远了……”说着话便举起火把，探身向甬道内张望。

司马灰见坑底乱骨嶙峋，估计神庙里栖息着某种掠食生物，提醒罗大舌头小心安全。

罗大舌头仗着猎熊枪口径大火力猛，并不将此节放在意下，但坑底

都是窑洞般的甬道，仅在火把照明范围内就不下四五个洞口，再加上岩层间宽阔的裂隙，根本不知道“绿色坟墓”躲进了哪里，他心里焦躁，不免觉得眼内冒火，喉间生烟，当即摘下腰间水壶，拧开盖子猛灌了几口，顷刻间就将半壶清水喝了个涓滴无存。

司马灰此刻也察觉到周围变得越来越热，而且温度升高得非常迅速，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刚有这个念头，忽见旁边甬道里蹿出许多黑影，形如半人半狼的山鬼，四肢着地爬行，倏然间已扑至面前，他急掣身形，拽着罗大舌头向后退避。

司马灰等人接连退后了数步，他们还以为甬道里钻出来的几个怪物，是跟“Z-615潜艇”一同落进深渊的阴山伏尸，但在火把晃动不定的光芒中看去，却见那些近似山魈土鬼的东西，脸皮都被剥去了，双目只剩下两个窟窿，脸上只有满嘴利齿突露在外，纷纷攀着岩壁高处爬去。

众人皆是惊诧骇异，看情形这些半人半鬼的之物，竟是拜蛇人留在神庙里的古代守护者，想不到这支余脉，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仍躲过了翻天覆地的劫数，得以存活延续至今，旧史中记载拜蛇人“穿黑水，居地穷，目光如炬，不识火性”，而留下来守着石碑的拜蛇人，显然是一生下来就将两眼抠掉了，这大概是不敢看到石碑的缘故，但此辈久居在重泉绝深之处的地洞里，与常世有天渊之隔，现在看来几乎与阴山地脉中退化了的行尸走肉没什么两样，估计早就看不懂“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了，甚至连阻止外来者接近石碑的祖命都彻底忘了，只是剜去双目的习惯早已生根，石碑下的深坑，也许正是它们的世代埋骨之地。

司马灰听闻边疆上常有猎人目击到山鬼，传得非常邪乎，据说是老坟里的死人所变，近代观点认为山鬼既是一种生存在洞穴里的猴子或野人，不过始终没人抓过活的，偶尔找到类似的骨骸也未能保存下来，这次意外遭遇地下神庙中的拜蛇人，才明白田间地头会出现山鬼的消息和传说，还是有些实际原因的，但不知道这些山鬼般的怪物，为什么会突然从甬道里蹿出来，好在对方看不见东西，否则一齐蜂拥而来，只凭手中步枪定然抵挡不住，当即打了个手势，示意其余三人不要发出响动。

司马灰正想告诉罗大舌头悄悄将火熄灭，谁知近处几个形如山鬼的拜蛇人却转过脸来，忽然张开嘴扑上来便咬，来势迅猛凌厉，对方位远近的判断更是准得出奇。

罗大舌头眼疾手快，端起上了膛的双管猎熊枪迎头轰击，震耳欲聋的巨响中，大口径霰弹早将当先一个拦腰撕为两段，溅得满地都是鲜血碎肉，另外三人也在矿灯照明下，分别举枪射击，同时借助坑底枯骨堆积的地形，不停向后退却。

司马灰发现胜香邻的左臂在混乱中受了伤，但情势危机，哪里顾的上裹扎伤口止血，他心里不禁暗暗焦急，然而此刻石碑下的深坑里更是酷热难当，面前就像有堵烧红的铁墙逐渐压迫过来，又如日轮将至，连头发眉毛都要被燎得焦糊了。

罗大舌头沙哑着嗓子叫道：“大事不好，地底下的热泉冒出来了，再不走就要变成白煮鸡了！”

司马灰心想：此处位于重泉绝深之地，往下哪还有什么热泉，神庙底下应该是灼热气体聚集成的汪洋大海，这片海也并非亘古静止不动，而是如同呼吸吐纳一样有潮汐涌动，每隔一段时间热流便会涌进神庙，这种温度绝非活人所能承受，发觉之后想逃也来不及了，“绿色坟墓”说出石碑的秘密拖延时间，就是为了等到热流升腾，把我们逼到石碑另一端躲避，此人竟连地下之海涨落的具体时间都了如指掌？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八话 石碑另一端

众人接触到热海潮汐形成的气流，身上便被灼出一片燎泡，而周围的山鬼则已四散逃窜，纷纷躲进了洞穴高处的裂缝，却没有一个敢接近“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等人被逼无奈，只好扔下火把，扶起受伤的胜香邻，在枯骨堆中连滚带爬地向后撤退，又从原路攀上“拜蛇人石碑”的顶端，发现石碑后面仍是阴森森的十分冰冷，可能是地形使灼热的气流向上涌动，波及不到此处。

四个人疲于奔命，爬到石碑上方之后，几欲虚脱，呼呼喘着粗气，再也无法挪动半步。

司马灰挣扎起身检视胜香邻的伤势，原来深坑中乱骨嶙峋，只不过被一根断骨划了道口，失血很多，所幸伤得不深，他和罗大舌头这才放下心来，先请高思杨给胜香邻处置了伤口，然后将水壶里剩下的清水分开喝了，停在石碑上稍作喘息。

众人在边缘俯窥石碑后面的大洞，矿灯的照明距离仅达数米，下方黑乎乎的一无所见，但觉空寂广阔，深不可及，均有毛骨耸栗之感，寻思这神庙之下既是热海铁水，怎么还会有这么深的去处？

司马灰最初见到“拜蛇人石碑”，就觉得这个古老的秘密不该被世人揭晓，所以当时便有意离开，如今退路已绝，唯有横下心来到了石碑另一端看个究竟，但这么做也不得不做最坏打算，毕竟所有的谜团都是因此而生，结果如何无法预料，他打定主意就把当前形式对其余三人说了。

地下热海的温度高达4000-6000摄氏度，其潮汐虽然有固定的涨落规律，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就算躲在石碑上等到潮汐退却，再从通道向外撤离，也未必会有先前那么走运，一旦受到袭击，以探险队剩余的枪支弹药绝难抵挡，自然逃不掉被生吞活剥的命运，现在只有进入石碑挡住的洞口，才能把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而这块记录着死亡信号的“拜蛇人石碑”就是眼下仅有的一线生机，所以等会儿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让石碑保持原状。

罗大舌头说：“通道里填塞了许多巨石，尽头这个洞口又用石碑堵住了，是不是要挡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你平时遇事向来不走脑子，如今连你都看出问题所在了，可见有些蹊跷，这地方是有很重的阴气，不知道是不是古时

杀殉太多所至，而祭祀的对象是石碑……还是另有什么别的东西？”

高思杨想起先前在石碑裂隙中看到的诡异情形，就感到不寒而栗，刚才分明见到瞪目而亡的“二学生”，突然出现在了石碑另一端，难道是因为紧张过度而看错了？

司马灰刚才也目睹了石碑另一端出现的情况，是以知道高思杨没有看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跟随探险队进入重泉之下的“二学生”确实已经死了，因此不论出现在“拜蛇人石碑”后面的东西跟他长得如何相似，也绝不是那个来自大神农架林场的人。

罗大舌头等人暗暗点头，眼见胜香邻形容憔悴，就决定在石碑顶端多停留半个小时。

众人皆被热流灼伤，停下来才感到周身上下都疼，此时忍着疼关掉矿灯，一面整理武器弹药，一面借着萤光低声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司马灰估计“拜蛇人石碑”很可能是一条虚无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延伸到洞口的壁画，大多描绘着人死变鬼，经此坠入虚无之海，所以石碑后面多半就是虚了。

罗大舌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死人都去的地方……岂不就等于阴间的黄泉吗？”

司马灰也是推测，只能告诉罗大舌头没那么简单，至于什么是虚？这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当年绿林里有段旧话，说是明朝末年，流寇窜至陕西作乱，朝廷起大兵堵剿，以前叫流寇，现在都叫农民起义军了，那时义军转战数省，持续与官兵激战，始终没有机会休整，部队死伤甚重，更要命的是军中缺粮缺饷，形势危如累卵，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当时朝纲败坏，民心思变，各地都有人暗中帮助义军，到处筹措军饷粮食，有一天河南开封府来了个跑江湖卖艺的女子，容貌绝美，引得当地百姓争相来看。她在街上摆出一个古瓦罐，声称谁能用铜钱把这罐子装满，就甘愿以身相许，甭管什么朝什么代，也不管是什么动荡年月，天底下从来都不缺凑热闹的好事之徒，众人又看那罐子不过饭碗大小，能装得下多少铜钱？如能娶了这个娇滴滴的小娘子，真当是艳福不浅。于是纷纷挤上来，十枚八枚的往罐子里扔，也有拿整贯的铜钱往里倒的，不料古瓦罐就似无底之洞，投进多少铜钱也不见底，便似肉包子打狗一般有去无回，围观的民众无不称奇，都说这小娘子真是异人，想必怀有异术，谁也不敢再上去当这冤大头了。

恰好有个押解税银的军官，带了一队士卒，解着整车的银鞘途径此

地，在旁看得十分稀奇，这位也是个不信邪的，最主要是垂涎美色，认为这古瓦罐无非是种障眼法，官府的库银都印了花押，纵然有搬运挪移之术也难盗取，当即推开人墙，拿银鞘往瓦罐里放，放一个没一个，放两个少一双。

那军官恼羞成怒，偏不信这么个不起眼的破瓦罐，能装得下整车税银，便把那辆装有税银的马车推进圈内，揭开捆缚银箱的绳索向地上倾倒，满以为这么多银子，埋也能把瓦罐埋住了，谁知地下就像有个陷坑，竟忽然往下一沉，连车马带银鞘，“呼噜”一下落进了瓦罐之中，再也不见踪影。军官看傻了眼愣在当场，过了半晌才醒过味儿来，忙喝令军卒将那女子捉住，凭空失了官银，少不得要捉住施术的妖人顶罪。那女子讨饶说：“既然是朝廷税银，容我从罐中取出如数奉还，管教分毫不短。”随即走到瓦罐前，趁着官兵不备，将身形一缩，转眼间就钻进了古瓦罐里，那些押解银车的军官和兵卒，发声喊拥上前砸碎了瓦罐，却是空空如也，卖艺女子连同银车，好似泥牛入海风筝断线，全都不知去向

了。

罗大舌头同样听傻了眼，十分好奇地问道：“真有这么回事？是不是黄大仙经常施展的障眼法？”

司马灰说反正是几百年前的旧话了。现在讲来无非吊个古今，据闻这女子是义军里的奇人，使用搬运之术窃取官银充当军饷，她那个无底洞般的古瓦罐，就像赵老憨在喜马拉雅山下看到的壁画，一个女仙将整个城池吞到腹中，如果以前真有此类搬运之术，没准就是掌握了进出“虚”的方法，而“虚”里面的情况无人知晓，因为那是连能见到彻始彻终的佛眼都看不到的去处，所以很难猜想会遇上什么情况。

罗大舌头心里着实有些嘀咕，嘴上硬充好汉：“满天神佛都看不到也不要紧，我罗大舌头却有先见之明。就冲咱弟兄一贯倒霉的运气，要是做生意开棺材铺，城里八成都没死人了，下去之后自然是怕什么来什么，还能有什么意外？”

胜香邻恢复了几分精神，她听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又在讲些耸人听闻的言语，就起身说道：这座“拜蛇人石碑”陷在地底数千年，碑体早已是裂痕遍布，边缘与洞壁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缝隙，虚实相交怎能仅有这一墙之隔？此时四个人携带的水粮、弹药、电池均已所剩无几，要想探明石碑对面的秘密，就不能过多耽搁，必须尽快行动。

司马灰见胜香邻脸色苍白，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心里隐隐担忧，奈何留在原地也不是办法，只好嘱咐她紧跟在自己身后，寸步也不要离开，这样即使遇到什么凶险，至少能够随时照应。

胜香邻点头应允：“石碑里侧的大洞深得古怪，一切情况不明，咱们所有人的行动范围，要尽量保持在能见距离之内。”

罗大舌头从背包里翻出剩余的几根雷管和导爆索，捆扎在一处当作简易炸药，从热气球物资中找到的烈性炸药，在爆破死城入口时已经用尽。但有这雷管充为爆炸物也足能壮胆，倘若遇上什么鬼怪，炸不死也能把它吓走。

司马灰说石碑虽是厚重巨大，可陷在地下年头太多了，到处都有龟裂和缝隙，如果离得太近，这捆雷管造成的爆炸很可能使其崩塌，所以使用雷管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四个人准备就绪，小心翼翼下到石碑底部，发现里侧是又高又阔无底之洞，估计洞道直径与石碑的宽度相似，洞中黑暗障目，能见度比外面低了数倍，矿灯只能照到五六步之内，不仅是光线，无边潮水般的黑暗，仿佛连稍远处的声音都给吞噬掉了。

众人不敢冒进，背靠着石碑环视周围，发现里侧刻着同样的碑文，洞壁两边还有拜蛇人遗留的壁绘纹刻，似乎记载着拜蛇人祖先在这个古洞中的遭遇，其中还有几个残存的古篆可以辨认。

司马灰等人见胜香邻在矿灯下对照记事本，逐个解读壁刻残文的内容，就先转身从石碑裂隙中向外张望，隐约能感到外面的热流，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异状，都寻思之前可能是自己太多心了，于是返身问胜香邻洞壁上刻了些什么？

胜香邻说洞壁被苍苔侵蚀消磨得很严重，能解读出来的内容非常有限。这一部分应该是“会看到……让你无法承受的……真实。”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第九话 无法承受的真实

石碑里侧的壁刻残缺不全，胜香邻能辨认出来的仅有这几个字，其余部分多受苍苔侵蚀，早已模糊不清了。

司马灰有些迷惑，“看到无法承受的真实”是什么意思？这壁上所刻的图案与象形文字，远比石碑更为古老，其中记载的内容，很可能是拜蛇人祖先在洞中的遭遇，因此这句话并非指石碑上的死亡信号而言，而是暗示石碑里侧的洞穴。这地方黑茫茫的深不见底，哪里看得到什么东西？

胜香邻也是难解其意，她用矿灯照向洞壁，对司马灰等人说道：“附近还有些奇怪的图案，好像是拜蛇人祖先在这洞中膜拜祭祀。”

司马灰往胜香邻矿灯所指之处看去，只见洞壁上雕刻着一排排站立的人形群像，皆是以手遮面，状甚惊恐，看似古朴单调的构图中，却隐约传达着一种怪诞诡异的神秘气息，以及今人无法破解的含义。

司马灰奇道：“这里好像还有比石碑更让拜蛇人惧怕的东西？”

胜香邻说：“据此看来，拜蛇人祖先曾发现这洞中存在某些很可怕的事物，起先因畏惧而加以祭祀膜拜，后来才用石碑堵住了洞口，可这个无底洞里……会有什么呢？”

众人无从推测，决定先到里面看个究竟，又看周围都是被苍苔覆盖的石壁，就由司马灰在前，罗大舌头断后，矿灯齐开，沿着洞壁向深处摸索。

司马灰身上一直还带着个空罐头盒子，外皮凿了许多筛孔，里面装了几只洞穴大萤火虫，临时充做宿营灯使用，但这种长尾大萤火虫，皆是有头无嘴，无法通过摄取养分维持生命，所以存活的时间十分短暂，不过寿命终究比朝生暮死的原始蜉蝣长了不少，约在20个小时左右，众人由萤光沼泽到石碑之下，历时已接近两天，在沼泽里捉来的几只长尾萤火虫，光芒逐渐转为暗淡，陆续开始死亡，至此只剩下两只活的，也皆是萤光微弱，无法再用来照明，以及探测地底空气含量了。

司马灰觉得这罐头盒子是个累赘，就把那两只萤火虫掏出来放了，任其自生自灭，就见两虫展开鞘翅，拖着黄绿色的暗淡光尾在头顶掠过，盘旋了半圈，随即没入黑暗之中看不见了，剩下的空罐头盒子则随手抛落。

这时胜香邻下意识的看了看手表，指针恰好指向了11：00整，置身

于隔绝天日的重泉之下，根本分不清是白昼黑夜，她只是想用时间作为参照，往里走的时候可以估算洞穴深度。

四个人摸着石碑缓步向前，罗大舌头走在最后，无意中踩到了司马灰刚才扔掉的空罐头盒子，脚下立足不稳，顿时扑倒在地，一头撞在高思扬身后的背包上，把其余三人都下了一跳，同时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罗大舌头趴起来抱怨司马灰：“你扔个空罐头盒子还不往远处扔。这地方黑灯瞎火踩上却可不把人摔坏了，幸亏我练过……”

司马灰见是虚惊一场，也没理会罗大舌头，转过身正想再往前走，突然发现矿灯光束前浮现出了一个人的面孔。

洞道内漆黑异常，几步开外就没有任何光线和声音，所以司马灰离得如此之近才看到有人，面目虽然模糊，但那轮廓十分眼熟，分明是不久前死在石碑外侧的“二学生”，他也是胆大心硬，当下一声不发，伸手向前抓去，要将来人揪住看个清楚。

那二学生似乎正在慌里慌张地往这边走，由于眼神不好，根本没看到前头有人，司马灰出手如风，此时又哪里避让得过，当即被如鹰拿雀一般揪住衣领拎到近前，直吓得面如土色，抖成了一团。

其余三人发觉前边动静不对，用矿灯照过来的时候，才看到司马灰手中揪着个人，而这个人竟是二学生，不免头皮子一阵发麻，身上都起了层鸡皮栗子。

罗大舌头又惊又奇，上前盯着二学生看个不住，这情形就像在经历一场噩梦，可身上被热流灼伤的伤处兀自疼得难忍，不禁以口问心：“这家伙是人是鬼？”此言一出，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二学生体格本就单薄，加之一路上担惊受怕疲于奔命，坚持到石碑前已是油尽灯枯，故此猝死在石碑外侧，连尸首都被众人用火油烧化了，为的是死者不至于遭受虫吃鼠啃，留下随身的“钢笔、像章”等几样遗物，若能从地下逃出，可以带回故土立个衣冠冢，就不算客死异乡了，这也是古时传下的一个葬法。自古说“人死如灯灭”，一个已被化骨扬灰的死人，怎么又从石碑里侧的无底洞里跑出来了？若不是妖怪所变，这也是死鬼显魂，想到这立刻端起加拿大双管猎熊枪，抵在二学生头上，准备扣下扳机将对方轰个万朵桃花开。

二学生惊得如筛糠，腿一软跪倒在地求饶道：“别……别别……别开枪，我……我我……”

高思扬见死人复生，心里骇异莫名，但她看此人容貌神态，加上言

谈举止，都跟神农架林场的二学生一模一样，她记得司马灰曾说过区分人鬼之法，皆是“灯下有影，衣衫有缝”，那就是人非鬼了，如此看来，面前无疑是个活生生的人，想来其中必有缘故，于是急忙推开罗大舌头顶上膛的猎熊枪。

罗大舌头气急败坏：“二学生不是身上埋着宝的赵老憋，绝不可能死了一个又冒出来一个，不是鬼也是怪。千万不能一时手软受其蒙蔽，趁早让我一枪崩了它来得干净！”

胜香邻在旁观看，同样暗暗吃惊，这“拜蛇人石碑”毕竟古怪，难以常理度测，莫非死在外侧的人会出现在石碑里侧，反之也是如此，她又看这二学生身上带着钢笔和像章，都与众人先前带走的遗物毫无区别，就劝罗大舌头且慢动手，不如先问个明白。

司马灰一直不说话，把二学生揪到近前看了良久，并未瞧出半点反常之处，但死掉的人又在石碑里侧出现，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当即对罗大舌头使了个眼色：“干掉这家伙。”

罗大舌头早有害心，再次把双管猎枪的枪口对准二学生，瞪起眼来说道：“别怪我们心黑手狠，你说你都吹灯拔蜡了，还能有什么放不下的事，非要回来挺尸？如今我罗大舌头只好再送你一程……”

二学生被黑洞洞的枪口顶在额头上，直吓得全身发僵，空张着大嘴，口中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高思扬挡住猎枪，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说：“你们怎么动不动就要杀人，好歹先问个清楚再说。”

胜香邻也道：“此人来历不明，咱们应该先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马灰暗想：“从石碑里侧爬出来的东西非鬼即怪，哪里问得出什么实情，留下来隐患无穷。”他担心双管猎熊枪的霰弹杀伤范围太大，就将二学生推向洞壁，以便给罗大舌头腾出射击的空间。

二学生重重撞在壁上，眼看这伙人要动真格的了，更是吓得挣扎不起，只得手脚并用，半滚半爬地向后逃命。

罗大舌头更不迟疑，端枪抠下扳机，“砰”地一声枪响，超大口径的“8号霰弹”正打在二学生后背。这种加拿大造的老式双筒猎熊枪，就连落基山脉出没的千斤棕熊，也能在近距离一枪放到，打在人身上哪还有好？

二学生离着枪口不过几步远。身体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让猎枪的

贯通力凭空掀起，又碰在洞壁上，才重重地倒撞下来。

众人上前看时，只见二学生横倒在地，从后背到腹部被“8号霰弹”撕出一个大窟窿，肠子从中流出。瞪着绝望无神的双眼，嘴里“咕咚咕咚”吐着血沫子，手脚都在抽搐，一时尚未气绝。

高思扬看二学生分明有血有肉带着活气，哪里是什么鬼怪？不免责怪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就下死手，很可能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了。

胜香邻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她觉得这情形惨不忍睹，不敢到近前去看，但死在石碑外面的人会在这里出现，必定事出有因，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变故发生。

罗大舌头在缅甸战场上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死人，知道宰鸡的时候，那鸡被砍掉了脑袋还能扑腾着满地跑，死人手脚还在抽搐也是常事。再过一会儿就不会动了，不过看这腹破肠流的样子，倒与常人毫无区别，难道当真错杀了无辜？

司马灰对罗大舌头说不用多想，还是那句话，跟考古队从神农架原始森林来到重泉之下的“二学生”，确实已经死了，不管这个让石碑困住的东西与他多么相像，都不要信以为真，否则你有多少条性命也不够往这洞里填的。

罗大舌头道：“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放心了，咱还接着往里走？”

高思扬见司马灰根本不把她的话当回事，皱眉道：“要走你们走好了。我再也不跟你们这伙土匪一起行动了。”

这时却见横尸就地的“二学生”手脚抽搐逐渐停止，残余的气息彻底断绝，然而就在与此同时，四个人头顶的矿灯忽然由明转暗，眼前立时陷入了一片无法穿越的漆黑。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一话 11：00

司马灰见矿灯突然熄灭，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电池耗尽，暗骂一声：“真他娘的邪性！怎么全赶在这个时候出事？”

此时无边无际的黑暗，混合着充满绝望的死亡气息，犹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四人大骇，紧紧靠在一处，彼此呼吸相间，谁也不敢擅动半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一切只发生在转瞬之间，熄灭的矿灯很快重新亮起，再次恢复了照明。

胜香邻有些紧张地问司马灰：“刚才是怎么回事？矿灯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灭掉了？”

司马灰的心口也是砰砰直跳，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低头看时才发现横尸在面前的“二学生”已不知去向，连迸溅在洞壁上的血肉都消失了。

高思杨惊出了一身冷汗，十分后悔刚才说出脱队行动的话来，好在司马灰并未计较此事。

司马灰是顾不上那些旁枝末节了，他觉得事情诡异，壮着胆子往前搜寻，刚要移步，忽觉脚下有个金属物体，捡起来一看竟是先前扔掉的空罐头盒子，上面用刀戳了许多孔洞，曾用来装探测空气质量的长尾萤火虫，虽是个毫不起眼的物件，等闲却没有第二个与之一样的。

胜香邻奇道：“你刚才不是把这个空罐头盒子扔了，又捡它回来做什么？”

司马灰拿着罐头盒子端详了半天，满心都是骇异，他说：“我明明记得沿着岩壁往深处走时，随手把空罐头盒子扔在地上，结果被跟在最后的罗大舌头一脚踩到，摔得扑到在地，然后一行人又往深处走，就碰到了石碑里侧的‘二学生’，整个过程一直是向前推进，其间从未退后半步，可见这空罐头盒子应该是落在后头，为什么此刻它又自己长腿跑到我脚下来了？”

罗大舌头说：“这事没错，我当时还往后踢了一脚，绝不可能滚到前头去了，难道咱们摸着黑走麻答山了，又转回到了原地不成？”

胜香邻思索着说：“这条洞道幽深宽阔，只不过顺地势向里走了十几步而已，不该这么容易迷失方向……”说着话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骇然

道：“不是人在绕圈子，是时间又回到11：00了！”

司马灰有种非常不祥的预感，时间怎么可能逆向流逝，抛掉空罐头盒子往洞道深处走的时候，恰好是11：00整，随后遇到“二学生”，再到罗大舌头用双筒猎枪将之击毙，随后矿灯莫名其妙的熄灭，整个过程至少是十分钟左右，但在矿灯恢复照明之后，不仅踩到了原本扔在身后的罐头盒子，时间也倒退回11：00，为什么会这样？

正当众人目瞪口呆之际，忽听洞道里有脚步声接近，司马灰按住矿灯照过去，就见“二学生”步履踉跄慌里慌张地走了过来，由于这洞道吞噬光线和声音，所以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就已经离得很近了。

司马灰更是骇异，脚下一勾先将来人绊倒在地，顺势用步枪的枪托向下砸去。

“二学生”后脑被枪托击中，哼也没哼一声就昏了过去，死狗般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罗大舌头跨步上前，把人事不省的“二学生”拽起来，用矿灯照在对方脸上，瞪着眼越看越奇：“此人若真是鬼怪所变，刚才也该被大口径猎枪打死了，怎么又活了？”

司马灰感到事情不对，矿灯熄灭后，通道里的时间回到了11：00，踩到罐头盒子，撞到“二学生”，这些时间又重复出现了一遍，倘若真是这样，考古队就相当于被困在一个只有10分钟的空间内，会一遍接着一遍，不断经历同样的事件，眼下只能描述，却无法解释原因。

高思扬道：“好在距离拜蛇人石碑不远，先从洞道里退出去，然后再做计较。”

罗大舌头拎着二学生问道：“这个死鬼怎么处置？”

司马灰吩咐罗大舌头将此人拖上，趁着现在能走赶紧走，有什么事等撤到石碑外侧再说。

四人当即前队变作后队，拖起昏死过去的“二学生”，摸着洞壁往回就走，但是一直行出数十米，仍未发现堵住洞口的“拜蛇人石碑。”

司马灰估摸着继续往前走也出不去了，举手示意众人停步，还得另想办法，石碑里侧的无底洞，比先前预想的更为恐怖，刚进来就被困住了。

罗大舌头自身背着高温火焰喷灯，还要拖着半死不活的“二学生”，走了一段也已是气喘吁吁，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胜香邻：“从出发点走到现在，经过了多少时间？是不是矿灯又要灭掉了？”

胜香邻看了一下手表，指针已经超过了12分钟，时间并没有再次向后倒退。高思扬稍觉放心，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说道：“这就好了，但是咱们之前进来的洞口在哪？”

这时被众人拖到此处的“二学生”，似乎已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挣扎着想要爬起身来。

罗大舌头以为“二学生”想趁机逃脱，立即端起双筒猎熊枪顶住了对方的头部，喝声：“你要是再敢给老子动一动……”

谁知他半话还没说完，蓦地里一声巨响，猎熊枪意外走了火，那枪口正好抵在“二学生”前额上，超大口径的8号霰弹脱膛而出，就跟用土炮迎头轰过一般，把整个脑袋都打没了，碎肉脑浆飞溅，没了头颅的躯干晃了两晃，像个面口袋似的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罗大舌头望着脚下的尸体怔在当场：“我可没想开枪，这……这……完全属于意外事故……”

另外那三个人离得虽近，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可不等说话，头上的矿灯突然暗了下来，视线转瞬间就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覆盖，就在惛惛洞洞不知所措之际，矿灯又重新恢复了照明，而眼前那具被打碎了脑壳的死尸，却是不知去向。

司马灰心神恍惚间，发觉脚尖碰到了一件硬物，按下矿灯低头察看，竟又是那个布满窟窿的空罐头盒子。纵然是他这等胆色，至此也不免倒吸上一口寒气：“洞道里的时间，又回到11：00了。”

这时就听脚步声传来，“二学生”惶恐失措的脸，又出现在了矿灯照明范围之内。

众人面面相觑，原来只要出现在石碑里侧的“二学生”死亡，洞道里的时间就会逆向飞逝。

司马灰一时间来不及多想，只好倒转枪托，击晕了匆匆走过来的“二学生”，然后将罐头盒子放回原位。

胜香邻上前探了探“二学生”的气息，确实与活人无异，其来历虽然诡异，但是看不出任何反常之处。

高思扬说道：“为何不问问二学生，或许他知道些什么。”

司马灰说：“在确认这家伙的身份之前，千万不要跟此人说话，他说什么也不能信，咱们先往洞道里面走，看看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于是同罗大舌头拖起“二学生”，由胜香邻点了支火把在居中照明，摸索着向前走去。

高思扬无奈，只得紧握着步枪跟随向前。胜香邻取出荧光笔交给高思扬，让她沿途在洞壁上划下记号。

罗大舌头冷不丁想出一番道理。

他边走边对其余三人说：“我瞧这家伙带着活气，当然不是阴魂恶鬼了，想必是个成了气候的妖怪，当年我在黑屋听过一件挺吓人的事，说是长沙城外有几处老坟，留下数百年了。

到底哪朝哪代就无法考证了，总之那坟包子上蒿草丛生，前边还有那大王八驮着石碑，相传附近闹鬼闹得很厉害，所以即便光天化日，也很少有人敢到那一带走动，连挖墓掘宝的土贼都不敢靠近，后来城郊一户财主姓周要嫁闺女，家里就请了个木匠，打几件陪送的家具当嫁妆，那木匠是外省来的，带着个年轻的徒弟，只因工期催得紧，师徒俩每天起早贪黑的赶工干活，平时忙活完了就宿在前院门房里。

师徒俩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反常之处，每天灭了灯便听院门咯吱咯吱作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用爪子挠门，他们大着胆子观察了几天，才知道原来这户主人家里养的一条大黑狗，每天夜里大伙都熄灯睡觉了，这条黑狗就人立起来，悄悄用爪子拨开大门的木栓，然后偷偷摸摸溜出去，天快亮的时候才回家，又用爪子把门掩上，轻轻落下横栓。木匠师徒感到十分奇怪，有道是‘鸡伺晨、犬守夜’，乃是先天造物之性，这黑狗入夜后不看家护院，却偷着溜出去，它究竟是到哪去了？

师徒俩也是一时好奇，就在后尾随窥探，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发现黑狗每天深夜都会溜到城外的荒坟野地中，那地方有个很大的坟丘，也不知是什么年间留下的老坟了，坟丘下乱草掩着一个窟窿，直通坟包子里面，黑狗就是钻到这个坟窟窿里去了，师徒二人以为黑狗是在拖坟里的死人吃。寻思没准能趁机捡点陪葬的金银玉器，于是趴在洞口听里面的动静。竟似有几个人在嘀嘀咕咕的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是说周财主家有多少多少人口，男女老少各有什么体貌特征，喜欢穿什么吃什么，并商量着要找机会把这家人尽数害死。然后坟中的各位便可变成人形，脱了生死之籍，冒充为周宅男女，便可到阳间受用几十年。师徒二人听得惊心动魄，这黑狗居然意图勾结古坟中的鬼怪害主，他们不敢隐瞒，回去之后立刻禀告了周财主，周财主大惊，忙命人打死了黑狗，又聚集了三五十个胆大不要命的青壮，趁天亮找到那处坟窟窿，用干草燃烟往里面熏，随后刨开坟丘，只见墓室里横七竖八倒着好几条狐狸，有大有小，算上那条黑狗，数量恰好与周财主全家的人丁相当。”

罗大舌头说：“倘若无根无由，哪来的这种传说？可见此等怪事从古就有，没准这无底洞里就有什么妖物，如果外边的人死了，它们便会冒

充那死人形貌跑出去作乱，洞口的石碑就是用来挡住这些东西，只怕放出去为祸不小。”

高思扬以往从不会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鬼话，此时听来却是分外心惊。不知不觉中发现夜光笔已经用完了，而这条漆黑幽深的洞道还是没有尽头。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二话 借尸还魂

胜香邻见高思扬的夜光笔用完了，手表上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不停流逝，考古队从第三次的出发点到现在，已经过了20几分钟，时间并没有再次向后飞逝，果然是因为“二学生”还活着，但怎么才能从这个没头没尾的“无底洞”里走出去？

司马灰寻思：“照这么走到死，恐怕也到不了头，必须想点别的办法了。”于是停下来思索对策。

罗大舌头闻言将“二学生”就地放下，忽然发现双筒猎熊枪还处于空膛状态，道声“大意了”，连忙摸出两发弹药填进枪膛，用枪托压住“二学生”，问司马灰：“你们刚才听没听我分析的情况，是不是觉得挺有道理的？”

司马灰却似充耳不闻，只盯着那条双筒猎熊枪看，先前遇见出现在石碑里侧的“二学生”，两次都被罗大舌头用猎枪射杀，时间飞逝回了11：00，洞壁上的弹孔和进溅的鲜血都消失了，但空罐头盒子还留在出发点，使用过两次的猎熊枪也没了弹药，如果整个洞道里的时间在重复，那空罐头盒子倒也罢了，为什么从枪膛内打出去的弹药没有再次出现？司马灰将这些念头说与胜香邻，问她如何解释？

胜香邻想了一阵，点头说：“我看‘二学生’的模样，好像对前边的事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猎枪打死了两次，就如同洞壁上的弹孔和鲜血，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而考古队却清楚得知道事件在重复发生。使用过的弹药也就真正使用过了，不会随着时间向后飞逝而再次出现。做个直观的比喻，那么发生在无底洞中的全部事件，从11：00为开始，到‘二学生’死亡为结束，相当于一卷可以反复播放无数次的录影带。”

司马灰听罢，心想：如果说石碑里侧是“虚”，那么活着穿过石碑的考古队就是“实”，这两者本质有别，所以仅是“虚”中固有的东西在循环，不过称这无底洞是所谓的“虚”，也是因为至今没人知道石碑究竟挡住了什么东西，只能暂以“虚”作为代称。

罗大舌头指着地上的“二学生”，问道：“我的分析不对吗？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胜香邻说那些古代拜蛇人留下的壁画，大多描述人死之后变鬼到此。相信是阴魂被吸到了这个无底洞中。当然阴魂也不一定是迷信传说里那种披头散发的厉鬼，而是某种能被这无底洞吸收的幽体。

高思扬也不知是否存在这种道理，但眼下的一切都停留在猜测阶段。另外看这个“二学生”也根本不是鬼怪所变，完全没必要不问根由的立即开枪射杀，这未免属于想当然的军阀作风。

四个人正在低声说话，地上的“二学生”忽然哼了一声，从被击晕的昏迷中醒了过来。

罗大舌头见状问司马灰，要不要再给这家伙来一下，以免泄露机密。

高思扬主张先问个究竟，考古队被困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隧道里束手无策，除此之外也无法可想，于是推开罗大舌头，询问“二学生”因何到此？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并未阻止，就在一旁冷眼看着，而胜香邻似乎也想听听“二学生”会说出什么话来，同样没有出声，他只好任由高思扬去问“二学生”。

高思扬问得十分仔细，让“二学生”把跟随考古队从大神农架出发，直到现在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说明。

“二学生”惶恐的脸上尽是茫然，他不知道高思扬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就原原本本地如实说出，把自己从如何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从城里发到鄂西神农架林场插队，这些事的具体时间、具体经过，打如何受到指派，跟着高思扬和猎户虎子，一同穿山越岭，来到神农顶了望塔的通讯所维修防火电台，途中遇到了司马灰等人，又被采药的土贼余山子所害，陷入山腹中的双胆式军炮库，从而发现“塔宁夫探险队”的遗物，一行人为了寻找出路，被迫进入阴峪海史前森林，结果落在北纬30度地下之海中，随着无边无际的茫茫水体，也不知漂浮了多少昼夜，终于登上了阴山古岛深入到重泉之下，直到随考古队找到了矗立在地脉尽头的石碑为止，前前后后依次说了一遍，均与事实没有出入。

高思扬说这些都没错，你既然知道“拜蛇人石碑”上，刻着一个能把人活活吓死的秘密，当时为什么还要转过头去看石碑？

“二学生”说此事确实听大伙说过，“拜蛇人石碑”上的秘密不能看，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他向来懦弱，虽然好奇心重，自己这条命却不是白捡来的，再借两个胆子，也不敢去看石碑上有什么，谁知背对着石碑站在那里，忽觉身后有些异动，他还以为是司马灰伸手在后面拍他，引他回头去看石碑，等发现不是司马灰，不禁吓得懵了，越是不知道身后有什么东西越是害怕，心跳剧烈，连气都喘不过来，脑袋里更是一片空白，大概是出于本能反应，竟鬼使神差的往后看了一眼，木盔上的矿灯

光束照在石碑裂隙间，就见那石碑对面有两只鬼气森森的眼睛。

“二学生”被吓得一阵窒息，感觉连心脏都不跳了，身体像是掉进了一个大洞，好不容易才挣扎着起来，可是周围的人都不见了，只得摸着黑往外寻找出路，结果就碰上司马灰这四个人了，没想到不等开言，便无缘无故的狠狠挨了一下，就此被击晕过去人事不省，再然后便是现在被高思扬问话了。

高思扬听了“二学生”说得经过，心里除了吃惊之外，更多的还是同情，她觉得应如胜香邻所言，面前这个“二学生”就像一个被磁带记录下来的复制品，与考古队一样，都被困在洞中无法离开。

司马灰沉着个脸，揪住二学生问道：“你说的都是实话？”

“二学生”用力的点了点头，表示绝无一字虚假。

高思扬见司马灰还不相信，忍不住说道：“你的疑心也太重了……”

司马灰道：“我这辈子听的鬼话太多，疑心不得不重，我看咱们眼前的这个家伙，并非是被困在这无底洞里，而是让石碑挡住了出不去。”随即抓紧了二学生的衣领问道：“你没说实话，你为什么能读出碑文？”

“二学生”看司马灰面带杀机，不禁吓得呆了，嘴里吱吱唔唔地连话也说不利索了，之道：“碑文？我……我……怎么……认得……认得碑……碑文？”

高思扬道：“司马灰你别乱来，他如何会认得石碑上的拜蛇古篆？”

司马灰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件事，不论出现在石碑里侧的“二学生”是什么东西，都已不再是众人认识熟悉的那个人了，这只不过是一个让石碑困住的鬼，而且它已经让无底洞吞噬了，或者说这个阴魂本身已经成为这个无底洞的一部分了。

司马灰想起穿过石碑之前，在裂隙中看到的情形，可以断定石碑挡住的是有生之物，听说过“借尸还魂”，而躲在石碑里侧的东西，或许能做到“借尸还魂”，也就是复制在石碑前死掉的人，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暂时猜想不透，很可能这个东西变成了“二学生”，想要逃往洞外，但被在接近石碑的时候吓死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事件像磁带一样不停重复，当考古队穿过石碑之后，也无意间掉进了这卷磁带当中。

高思扬觉得这只是司马灰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没有任何依据，毕竟大伙都被困住了，现在根本找不到“拜蛇人石碑”的位置，怎么证明“二学生”能读出碑文？

罗大舌头也以为就凭“二学生”变了鬼也不可能认识碑文，司马灰未

免太抬举这小子了。

胜香邻却感到司马灰说的有一些道理，不过要证实这种猜测，唯有先找到“拜蛇人石碑”然后才能确认。

这时“二学生”出声哀求，赌咒发誓根本识不得碑文，如今想想当时也真是糊涂，那会儿怎么就没想到呢——不认识碑文的人看到石碑，又怎么会让刻在石碑上的秘密吓死？

罗大舌头灵机一动，说世上只有两个东西惧怕石碑，一个是外面的“绿色坟墓”，还有一个是石碑里侧的东西，是什么也不好说，“绿色坟墓”好像从不眨眼，如果这个“二学生”也不眨眼，那就应该看不懂碑文了。

“二学生”闻言如接大赦，赶紧使劲眨眼，以便证明自身清白，绝无害人之心。

司马灰不为所动，“绿色坟墓”不眨眼是因为脸上有层尸皮，再说此人跟石碑里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至今还不清楚，所以仍然抓住“二学生”不放，猛然抬起左手，握成拳头说道：“你真不认识碑文？”

“二学生”以为司马灰挥拳要打，胆颤心惊地央求道：“首长哥，你就是把那斗大的字摆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得半个啊。”

司马灰冷笑一声道：“这话是你自己说的，看了可别后悔……”说着张开左手，伸掌放在“二学生”眼前。

原来司马灰为防不测，在石碑顶端下来的时候，顺便依葫芦画瓢，将碑文录在了自己的手掌心里。

只见那个“二学生”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司马灰的手掌，脸色比死人都要难看，但过了半天也还是那副模样。

司马灰心觉奇怪：“怎么还没反应？莫非是我看走眼了？”想到这，翻过掌来自己看了一眼，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暗道：“糟糕，字迹都被汗水浸没了。”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三话 时光炸弹

石碑上的秘密，是一串带有死亡诅咒的数字，正是由于这组数字的存在，无底洞里的东西才被困在其中无法逃脱，这个秘密一旦泄露于世，不知道会害死多少无辜，所以司马灰没敢在本子上抄录，只是用笔写到掌中备用，但百密难免一疏，没想到字迹竟被汗水所浸，此时手中一片空白，半个字也没有了。

司马灰虽是急智，眼下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先让罗大舌头看住“二学生”。

胜香邻望了望手中黯淡的火把，低声对司马灰说：“这支火把快烧完了，由于洞道里太黑，使照明工具消耗加倍，剩下的火把和电池最多还能维持一天，等全用光了，咱们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司马灰只得让众人关掉矿灯，借着火把的照明思索对策，他将进入洞道之后发生的事情仔细想了一遍，仍有许多不解之处，比如石碑挡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只要“二学生”死亡，就会使洞道里的时间飞逝回11：00？实在是想不出个所以然，犹如置身死局，究竟如何才能穿越危机？

司马灰想不到任何头绪，不过想要脱困，最起码也得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胜香邻沉思片刻，说道：“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烂柯山’的传说？”

罗大舌头和高思扬都没听过此事，问道：“什么是烂柯山？”

司马灰却略知一些，相传此山自古既是道家洞府、神仙窟宅。在两晋时有个樵夫，平日里以进山砍柴为业，有一次走到深山里，顺手把砍柴的斧头劈在一株老树的树根上，然后坐下来歇息，饮着山泉啃几块随身带的干粮充饥，忽然发现峰峦叠嶂中隐着一处石屋。

樵夫没想到此处还有人，寻思若能讨杯热茶吃，岂不强似饮这清冷的山泉，便信步上前，一看石屋里坐着两个苍髯老者，正在对弈。那樵夫也懂得些围棋之道，当即唱了个打诨，讨了杯茶和几个枣子，蹲在一旁观看棋局。只见两个老者各执黑白，棋局间你来我往变化莫测，不免看得出了神，完全忘了时间，等到一局终了，才想起来还要趁着天亮出山回家，赶紧告辞离去，出了石屋一看自己的斧头，木柄竟然已经腐烂，山中那石屋也不知去向了，心知是遇到了仙家，奈何错过了机缘，

只好觅路下山，等回到家里才发现世间都已经改朝换代了，想不到只在石屋里看了一局棋的时间，山外却经过了几十年的漫长岁月，这樵夫当年看神仙下棋的山，被后世成为“烂柯山”。

司马灰将大致的出处和情由，简单对罗大舌头和高思扬讲了一遍，他明白胜香邻提到这个樵夫误入神仙窟宅的遭遇，意指石屋内部与外边的时间轨迹不同，眼下困住考古队的这条洞道，其中的时间像是一个封闭的旋窝，连死亡也无法从中逃脱，现在众人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事件。

胜香邻说司马灰的理解基本没错，根据考古队遇到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猜测：石碑里侧的无底洞是一个时间裂缝，众人穿过石碑进入洞道，从司马灰扔掉空罐头盒子开始，就在反复经历着相同的事件，这些事件深陷在时间的裂缝中。

无底洞中的时间，就像平静水流下的旋窝一样不停循环，只要“二学生”死亡，洞道中的一切就会回到原点，考古队等于是在裂缝中，随着洞道里的循环转圈，距离正常的时间轨迹，也许仅有一秒之遥，但无底洞般的旋窝，却可以把这一秒钟之间的距离无限延长。

司马灰等人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简而言之，要想找到这无底洞的出口，首先必须跨过被无限延长的一秒钟，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步呢？

罗大舌头灵机一动，拍着大腿说道：这还不简单，再把“二学生”干掉一次不就行了。

胜香邻摇了摇头，“二学生”的死亡，只会使洞道里的时间飞逝回11：00，然后考古队就会看到之前留在出发点的空罐头盒子，并再次遇到“二学生”，随后的时间虽然也在流逝，却永远不会抵达真正的11：01，无论经过多久，也只是旋窝里的时间。

司马灰等人听了胜香邻的分析，都感到一阵绝望，曾听佛家比喻，一粒芥子可以装得下“须弥山”，可没想过一秒钟也会无穷漫长。

罗大舌头唉声叹气，这回可真完了，如今火把和电池都快用完了，下半辈子咱就摸着黑慢慢等死吧。

司马灰说：“想什么呢？剩下的干粮也吃不了几顿了，能坚持三两天就不错了，哪里还有下半辈子？”

罗大舌头指了指二学生说：“不是还有这家伙吗，反正死了一个还能再冒出一个来。”

“二学生”闻言面如土色，趴在地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上一口。

高思扬也听得惊心动魄，不知道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是不是当真，居然合计着要吃人肉，她心里暗暗叫苦，问胜香邻道：“当初乘着木筏，漂浮在无始无终的北纬30度地下之海，尚且能够绝处逢生，这次却找不到出路了吗？”

胜香邻沉吟道：“有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如果能让时间正常流逝，需要在这条洞道中制造一次爆炸。剧烈的能量变化，也许能让时间跨越偏离的一秒钟。”

罗大舌头道：“我正好备了一捆雷管应急，岂不就是现成的时间炸弹。”说罢掏出那捆雷管，着手准备引爆，这种雷管并非单纯的起爆材料，而是一种土制的集束炸药，也能直接用于爆破作业，因外形为带有引信的管筒，所以混称雷管。

司马灰说：“别忙着动手，万一炸塌了石碑怎么办？”

罗大舌头说：“我看这地方前后不着，石碑在哪呢？这捆雷管爆炸威力是不小，可那石碑也不是纸糊的，只要不在近处引爆，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胜香邻早就想到了引爆雷管的方法，一直没说出来，也是担心爆炸的震动会波及石碑，毕竟考古队被“绿色坟墓”引到此地，就是为了毁掉石碑。

四个人都不甘心坐以待毙，觉得利用炸药脱身虽然冒险，却也值得一试，只有先让时间恢复正常，才能找到机会穿过这条走不到尽头的洞道，此时打定了主意，就开始着手准备。

司马灰眼见“二学生”来历诡异，这家伙简直就是块揭不掉扯不脱的狗皮膏药，没准它就是让石碑困在洞中的东西所变，无奈没有碑文可以验证，便让罗大舌头先把“二学生”困住，以防不测。

罗大舌头依言，从背包里翻出根绳子，放倒“二学生”，绑了个结结实实。

“二学生”不知何故，苦苦哀求道：“首长哥，行行好别扔下我，你们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洞中，我该怎么办……”

罗大舌头道：“哪这么多废话，再多说一句我就给你塞只袜子，知道老子几天没洗脚了吗？”

“二学生”空张着嘴不敢出声，眼巴巴地望着高思扬，盼她念在同属通讯组的份上，帮忙求个情留条活路。

高思扬早就看不过眼了，她对司马灰说：杀人也过头点地，“二学生”好歹跟考古队走了那么远的路，即使没有半分功劳，总也有几分苦劳，现在落到半人半鬼的地步，甚至连他自己已经死了几次都不知道，没有比这更惨的事了，如今把他留在隧道里不管就是了，何必要防贼似的捆起来？你们这么做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司马灰哪里肯听，虽然这个出现在无底洞中的“二学生”，有血有肉带着活气，说话举动都没有任何异常，却不能就此掉以轻心，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不再对高思扬多作解释，当即背了步枪，从罗大舌头手中接过雷管，仔细检查了一遍，凑到火把下点燃了引信。

根据胜香邻的设想，爆炸瞬间产生的剧烈能量，会使隧道里的时间恢复正常，这样才有可能返回石碑外侧或是深入洞道尽头，而雷管则是在偏离的时间之内爆炸，不会对石碑构成任何威胁。

司马灰看雷管引信“哧哧”燃烧，立刻让其余几人伏下，准备投到远处等待爆炸，可这时火把突然变暗，只听被捆绑在地的“二学生”嘴里发出怪响，声如朽木断裂，微弱的火光使其脸色泛青，更诡异的是眼中竟淌出两行黑血。

众人大骇，发声喊纷纷向后退避，罗大舌头离着“二学生”最近，慌乱中端起猎熊枪扣下扳机，“砰”地一声枪响，8号霰弹打掉“二学生”半截胳膊，身子被掀起来滚在一旁，周围随机陷入了无边的漆黑。

司马灰手脚皆不能动，眼前只剩漆黑一片，但心下雪亮万分，这个“二学生”果然有鬼，被大口径猎枪打断手臂并不致命，其实此人在中弹之前就死了，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时间飞逝回去，不过那一刻仍是封闭在死循环内的时间，爆炸并不会波及堵住洞口的石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火光旋即亮起，火把的照明范围要大于矿灯，司马灰睁眼看时，只见罗大舌头枪口的硝烟尚且未散尽，脚旁是那个空罐头盒子，而高耸的“拜蛇人石碑”居然就矗立在几步开外，再想把炸药扔出去却是来不及了，此刻即便是在远距离爆炸，隧道里产生的气流也有可能撼动石碑，看情形是在雷管即将爆炸的一瞬间，原本存在的裂缝消失了，时间飞逝到了真实的11：00。

第四卷 无底洞 第四话 颤栗

司马灰意识到上当了，就像“烂柯山”的传说，时间存在不同轨迹，石碑里侧的“裂缝”也确实存在，如果将这个裂缝中的时间比作一卷磁带，具备方向性和可逆性，甚至可以相对静止，那么让石碑困在洞里的东西，就有能力任意摆布这卷磁带，至于在洞道里重复经历的时间，只是为了逼迫考古队想出利用炸弹脱身的方法，并在发生爆炸的一瞬间，使时间飞逝到正常的轨迹之中，借此破坏挡住洞口的“拜蛇人石碑”。

其余三人看到石碑，也顿时醒悟过来，可是为时已晚，炸药引信已经燃烧到了无法拔除的程度，心中万念成灰，只好闭上眼等死。

罗大舌头突然血往上涌，伸手夺过炸药，扑倒压在身下，想以血肉之躯减弱爆炸带来的冲击，可当引信烧到尽头之后，那炸药却一直没有动静，他实在是煎熬不住了，骂道：“真他娘的倒霉透顶了，怎么想死得痛快点都这么费劲？”

胜香邻暗觉奇怪，洞道里的时间恢复正常，是在即将发生爆炸的一瞬间，按说自己这伙人还没醒悟过来，就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了，为什么迟迟没有爆炸？

这时司马灰上前拽起罗大舌头，低声招呼道：“我在引信上做了手脚，这捆雷管不会炸了，趁现在能看到石碑，赶快往洞外跑。”

原来司马灰着手准备炸药的时候，就担心爆炸会波及石碑，他想到自打在缅甸野人山遇到“绿色坟墓”开始，自己就没交过好运，其实前些年混得也不怎么样，赶上个荒乱年代，走哪条路都不顺，可以说总是与噩运相伴，虽然屡次死里逃生，却还不如死了轻松，如今他也想明白了，想不倒霉是不可能的，唯有设法让噩运成为自己的同伴。

既然事情总会往坏的一面发展，那就能够断言，不管考古队考虑得如何周密，最终都会造成破坏石碑的结果，他为了绕过这个由噩运带来的结果，就在从罗大舌头手里接过炸药检查之际，暗中拆除了雷管引信，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此刻果然扭转了局面，又发现让石碑困住的东西，可以使无底洞般的裂缝开合，一旦落到裂缝中，只凭自身能力到死也别想逃脱，无论这是个怎样可怕的怪物，都不是考古队这几个人所能对付，可以说没有任何胜算，现在所能做的，只是趁机逃往石碑外侧。

其余三个人看到司马灰的举动，也多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即跟

着他向石碑跑去。

那些苍苔斑驳的石壁上，还有古代拜蛇人留下的浮雕图案，此刻都已处在火把照明范围之内，距离洞口不过几步远，可是司马灰等人脚底下还没来得及发力，就觉得背后有千百只阴森冰冷的大手伸将出来，抓住四个人胳膊大腿向后拖拽，不管怎么挣扎也是摆脱不开，身不由己地被拽进黑暗当中，离着石碑越来越远。

司马灰感到身后似乎是洞开的酆都城门，有无数屈死之鬼从中伸出怪手，将他们几个活人拽往阴间，随着一阵来历不明的震颤，火把的光亮转瞬消失，四周被沉寂的漆黑吞没，一切平复如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和剧烈的心跳彼此相闻。

众人紧张地打开矿灯察看，发现空罐头盒子仍在身边，失去引信的炸药也在附近，前后两端却黑洞洞的深邃空虚，知道又掉进“裂缝”中了，不禁相顾失色，心底都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这时有脚步声接近，“二学生”那张惊慌失措的苍白脸孔，再次从幽深的洞道中浮现出来。

司马灰并不说话，抬手就是一个通天炮，打得“二学生”哼也没哼一声就当场晕厥在地。此前引爆炸药的时候，高思阳亲眼看到“二学生”目中滴血，脸上泛出阴郁的死气，哪里像是活人，这才知道先前错怪司马灰了。

司马灰对高思扬说：“我看这二学生来历诡异，我这双眼虽不及憋宝的土贼，能够观风望气，可把相物之道揣摩透了，也能上观天庭，下窥地府，中间看人间千里……”

罗大舌头说：“那你倒是上眼瞧瞧，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变的？”

司马灰说：“这话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出现在洞道里的‘二学生’，只不过是借魂还尸的怪物，其余那些事你问我我也解释不了，除非搞清楚让石碑挡住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

罗大舌头叹气道：“你这话等于没说，咱折腾了半天，又绕回到空罐头盒子这个出发点了，接下来只怕还要接着跟这个借魂还尸的怪物兜圈子，什么时候才算个头？”

胜香邻觉得“二学生”为人懦弱，又患有克山症，很容易因紧张导致抽筋，那会使人因肌肉僵硬猝死，此人前两次都是让罗大舌头用猎枪将其射杀，而第三次则是被绳索捆住，突然脸色泛青目中滴血而死，这是猝死的一种征兆，所以并不能就此认定他是借魂还尸的怪物，也许只是

被“磁带”记录下来的一个幽体。

司马灰说我之前也认同“磁带”这种架设，裂缝里的时间在反复循环，一旦“二学生”死亡，时间就会飞逝回到出发点，除了空罐头盒子和猎枪弹药，以及翻过石碑的四个人，整个无底洞里的事物包括“二学生”在内，都会随着时间逆向飞逝，重新恢复原状，只有考古队的行动有可能破坏石碑之际，这卷往复循环的磁带才会出现缺口，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假设并不准确，咱们被“循环”给误导了。

胜香邻知道司马灰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信口开河，既然说的如此肯定，是不是找到了什么证据？

司马灰把矿灯照向罗大舌头，说道：“证据就在这里。”

胜香邻和高思扬寻着灯光看去，眼中都流露出惊奇诧异的目光，好像发现了很不寻常的迹象。

罗大舌头被其余三人看得莫名其妙，囁着牙花子说道：“简直乱弹琴，跟我有什么关系？”

司马灰对罗大舌头说：“你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

罗大舌头顺着矿灯光束所指，一看自己身上尽是点点斑斑的血迹，兀自殷然未干，他之前开枪打断了“二学生”胳膊，由于离得很近，不免有血肉迸溅到了衣服上，当时情况一团混乱，也没怎么在意，这难道有什么不对？

胜香邻顿时醒悟，如果洞道里的一切事物都会随时间逆向飞逝而复原，那么“二学生”身上中枪迸溅出的鲜血，也不该留下任何痕迹，而现在罗大舌头身上血迹未干，同时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二学生”出现在考古队面前，这说明……

司马灰说这表明每次出现的“二学生”根本不是同一个，若说是“借魂还尸”，也许阴魂是同一个，但这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却不同，前三次留下的血肉尸骸，都被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掩盖了，故意让考古队以为是在经历循环的时间，具体原因现在还想不通，反正就是迫使咱们用炸药破坏石碑，这也暴露出石碑后的东西不仅是有生之物，而且拥有意识。

罗大舌头奇道：“这他娘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让石碑挡在洞中好几千年了，它还能……是个活物？”

司马灰说这我就猜不出了，别忘了那句话，所有复杂的原因，都是建立在一个结果之上，如今咱们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办法找到最后的“结果”。

罗大舌头说：“可是洞道两端不见尽头，往哪边走都走不出去，这该如何是好？”

司马灰看了看昏倒在地上的“二学生”，这家伙是唯一的线索了，现在此人身上许多谜团难解，就如胜香邻刚才所言，这也许只是一个被磁带记录的幽体，是迷失在漆黑洞道里的亡魂，引爆炸药的时候，是因为被绑住过度绝望以致肌肉僵硬猝死，这些事的真相天知地知，人不能知，咱们没办法辨别，所以还是打晕了最妥当。

高思扬问司马灰：“你打晕了这个人，怎么才能从他口中得知出路所在？”

司马灰蹲下身子，示意其余三人按住矿灯在地下察看，这洞道里多有湿苔，“二学生”从远处走过来时留下的脚印清晰可辨。

胜香邻说：“对了，寻着‘二学生’来时的足迹，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冒出来的了。”

司马灰无法确定“二学生”是不是死掉一个，又凭空冒出一个，但是常言说得好，人挪活，树挪死，跟着足迹找下去，也没准有些发现，总好过留在原地发愁，到时候要是没有结果，大不了再找别的途径，于是让罗大舌头带上昏迷不醒的“二学生”，跟着洞道里的足迹向前搜寻。

考古队的火把只剩两根，不到事非得已也不敢轻易耗费，只得借助矿灯照明，在漆黑的洞道里逐步摸索前行，“二学生”来时留下的足迹，并不是紧贴石壁，而是曲曲折折，大约到了三十步开外，就不见了苔痕上的脚印。

一行人停下脚步仔细观察，见地面石板的存在裂隙，用手一碰发觉可以挪动，揭开一看，赫然是个黑洞洞的石室。

司马灰心想“二学生”是从这石室里爬出来的？终不成是地里的萝卜，拔去一根还能再长一根，这里面一定有些东西。

四个人正想用矿灯向下照视，那“二学生”却已从昏迷状态醒了过来，看了洞道下方的暗室，不由得颤栗欲死，两排牙关捉对厮打，双手紧紧揪住罗大舌头的背包带子不放。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五话 标记

罗大舌头不吃这套，顺手一拳挥出，立时将“二学生”打得再次昏死在地。

司马灰心说奇怪，从足迹推断，“二学生”就是从这下面爬上来的，为什么睁眼看到石室就吓得全身发抖？

高思扬对罗大舌头说：“你为什么不问明原由，就将二学生击昏？”

罗大舌头道：“这鳖犊子胆小如鼠，自己能把自己吓死，他死了不要紧，咱这趟可又白走了。”

司马灰点头称是，如今定下神来仔细想想，这个被“拜蛇人石碑”困在洞中的怪物，能控制裂缝的开合，但改变不了时间的走向，发生过的就是发生过了，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假设时间裂缝的宽度是一秒钟，那么它只能让裂缝里的一秒钟无限延长。考古队翻过石碑遇到第一个“二学生”，由罗大舌头开枪将其射杀，随后洞道里的一切彻底消失，考古队回到出发点，再次遇到“二学生”。这前后两次虽然都在同一秒钟，但第二次距离下一秒更为接近，第三次则又接近了一步，以后也可以无限接近下去，但在没有出口的裂缝中，永远也抵达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下一秒。考古队经历的每一次循环，实际上只是洞道在不断复原，而复原与循环的本质完全不同，复原更像是“再生”，一个“二学生”死了，随着洞道的复原，第二个就会冒出来，这个秘密的答案很可能就在下面的石室之中，纵然有万分的凶险，也必须下去走上一趟了。

胜香邻赞同司马灰的判断，但“二学生”看到洞口的反应十分古怪，石室中的东西想必不太寻常，四个人还是分两组行动比较稳妥。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和高思扬一组，留在洞口接应，同时看住“二学生”，他要先跟胜香邻下到石室中探明情况，虽然只剩两根火把，此时也不得不再点燃一根，以免下面存在浊气将人活活憋死。

高思扬见胜香邻身上伤口还没愈合，自愿替换她跟司马灰下去，当即摘下背包接过火把。

司马灰一想也是，为了便于行动，就同胜香邻交换了武器，然后握了“瓦尔特P38手枪”，与高思扬顺着直壁攀下石室。

洞道下的暗室狭窄压抑，不过二十平米见方，四周都是雕有图案的石壁，两端是塌毁的石门，置身其中，仿佛钻进了一口巨大的石椁内部，但空气畅通，并无窒息憋闷之感。

二人伸出火把，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看到壁上浮雕的图案多为神头怪脸，脚下则是个盘蛇的图腾，那是些早已被今人遗忘的古老神祇，有的像鱼、有的像鸟，也有半人半蛇，都还保留着最为原始的形态，但是在幽暗的地底看来，均显得分外诡异。

高思扬看周围并无他物，四壁积尘落灰，塌陷的石门都被堵死了，可能几千年从没有人进来过，不免十分奇怪，她想跟司马灰说，可能“二学生”并不是从这石室里爬出去的，却见司马灰盯着地面出神，忍不住问道：“你发现什么东西了？”

司马灰被高思扬一问才回过神来，指着脚下说：“这是绿色坟墓的标记。”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曾在缅甸野人山裂谷底部，见过一架装载着地震炸弹的蚊式特种运输机，它是“绿色坟墓”控制的地下组织，妄图用地震炸弹中的化学落叶剂，摧毁生长在谷底的巨型植物，以便使探险队进入占婆王的“黄金蜘蛛城”，这架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机身上，便绘有一只昂首吐信的怪蛇标记，那正是“绿色坟墓”这个组织的记号，此时在石室中一看到地面图案，丛林谷底的遭遇全部历历在目。

司马灰以前推想过无数次“绿色坟墓”与古代拜蛇人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什么头绪，“绿色坟墓”这个组织的标记是条怪蛇，古代拜蛇人顾名思义是崇蛇为神，不过这两种蛇却完全不同。“绿色坟墓”的标记，是全身盘曲昂首吐信之蛇，形态极尽邪恶狰狞之状，而古代拜蛇人崇拜的图腾却是羽蛇神，那是种虚无的想象，更像是古人对北纬30度地下水体的拟神化，在各种拜蛇人遗迹中，也从没见过与“绿色坟墓”标记相同的蛇形图案，至于“绿色坟墓”掌握着古代拜蛇人语言，以及对石碑的秘密了如指掌，有可能他是通过各种特殊途径得知。

这深处于地脉尽头的石室，却是几千年来无人入内，竟然存在着跟“绿色坟墓”标记相同的蛇形图案，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只能证明“绿色坟墓”跟古代拜蛇人渊源极深，几乎深到不可追溯的地步，即使是那个死去千年的占婆王，也不可能与古代拜蛇人有这么深的联系，司马灰实在无法想象，自己以往照过面的人中，会有这样的人物存在。

高思扬也不知司马灰为什么如此诧异，她见石室中没有异状，就招呼胜香邻和罗大舌头跟下来。

罗大舌头背起双筒猎枪，单手夹着“二学生”，跟胜香邻一前一后进到了石室，看到地下的蛇形图案，同样感到吃惊。

罗大舌头扔下“二学生”，大惊小怪地说：这不就是“绿色坟墓”的标

记吗？看来那个一直不敢露面的怪胎，是拜蛇人留在世上的余孽，难怪他看得懂石碑。

胜香邻想了想说只怕没这么简单，拜蛇人能看懂石碑上的秘密，让石碑挡在洞里的东西也能看得懂，否则就不会困到其中出不去了，所以“绿色坟墓”不一定属于拜蛇人余脉。

司马灰听到此处，猛地想起在罗布泊地下火洲里发现禹王青铜鼎之时，听联合考察队的成员讲到过这么一件事，据前史所载，先王古圣曾告诫后世不能发掘深埋地底的宝藏，因为那里隐匿着“古代敌人”。拜蛇人用石碑堵在洞里的东西，会不会就是所谓“古代敌人”？当然也许是指石碑上的那组数字，可不管怎么说，用这称谓来形容洞中的怪物倒也恰当，“绿色坟墓”倘若不是拜蛇人后裔，那也应该与“古代之敌”有关，但赵老憋说司马灰见过这个人的脸，可就是个解不开的死结了。

罗大舌头说那地下热海翻涌上来，连铁打的罗汉也承受不住，“绿色坟墓”要真是个人，那血肉之躯早就该灰飞烟灭了，不可能活到现在。

司马灰心想搞不清石碑后面的东西，终究无法得知“绿色坟墓”是谁，眼下还是先看看“二学生”是从哪冒出来的，不过石室内积灰很厚，也不像有人进出的样子，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举着火把仔细端详浮雕在壁上的图案。

石室内没有半个拜蛇古篆，众人通过那些内容诡异离奇的浮雕推测，这条洞道周围有许多类似的石室，因为古代拜蛇人属于双神崇拜，一方面奉掌控万物轮回的羽蛇神，另一方面出于恐惧而祭祀异神，直到用石碑将异神堵在了这个洞里。地脉尽头原本有地下宫殿供奉着那个古老的神祇，后来由于地震坍塌，才凿开了一条通道，用于进去祭祀膜拜异神，通道附近的石室，大多是挖通了以前的神庙遗址，如今这处石室既是其中之一，古代拜蛇人放置石碑的时候，将这些浮雕中关于异神的形象全部抹去了，就连称谓都没留下，最直观的就是石碑上四节浮雕循环成圆，顶部有背生鸟羽的飞蛇，那是高居万物之上的羽蛇神，底部排列着栩栩如生的古人形态，两端则是各种鬼怪，当中的部分被人刮去了。

四个人看得暗暗吃惊，神祇这东西没所谓有无，即使有也不是肉眼凡胎所能得见，鬼知道让石碑挡住的是个什么怪物，再往下看，浮雕底部刻着神道和宫殿的布局，这幅长图中有作为祭品的奴隶，寻着地面的蛇纹穿过洞道，并在神庙尽头被异神吃掉的情形。

司马灰等人见石室中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决定先跟着这条线

索寻找出路，同胜香邻换回步枪之后，当即返回洞道，拨开地面的腐苔，寻找绘有蛇纹的石砖一路前行，直走到火把即将熄灭，前方出现了断头路，幽深曲折的地形陡然开阔，犹如一个横置的酒瓶，穿过狭窄的瓶颈，身前便显现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黑乎乎的无边无际。

此时火把燃到了尽头即将熄灭，光亮十分暗淡，走在前面的司马灰看不清地势下陷，一脚踏出去险些直接掉下深洞，多亏跟在后面的高思扬拽住背包，黑暗中只听踩塌的碎石纷纷滚下

司马灰见走出了洞道，悬着的心却不敢放下，时间还在不停的向前流逝，说明供奉古老神祇的地下宫殿，同样陷在裂缝之中，所幸那捆炸药失效了，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破坏石碑的原状。到这地步无非就是一死，倒要看看这无底洞里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他先将火把灭掉，与其余三人把矿灯打开，带着“二学生”从斜度陡峭的石壁上向下溜去，大约下滑了十几米，地势才趋于平缓。

四个人身上都携带着步枪和猎刀、水壶等物品，到底下碰到地面铿锵作响，其声冷然，不像触到岩层发出的声音，却似置身在一个大得出奇的铁块之上。

罗大舌头摔得浑身生疼，伸手摸了摸地面，恁般光滑齐整，而且坚硬冰冷，紧密厚重的触感绝非普通石板，不禁脱口骂道：“娘了个蛋的，这地方倒像一口大锅的锅底，居然全是铁的。”

第四卷 无底洞 第六话 外壳

坑洞中似乎别有天地。只是四下里漆黑如墨，万籁无声，空寂不知尽头。一行人当临此境，不由得生出悚然畏惧之感，但觉大千无垠，自身却渺小异常，根本想不出洞底为什么是个大铁壳。

司马灰试着用指节敲击地面，发觉坚厚无比，纵然是生铁铸刻，其密度也大得异乎寻常，恐怕仅是拳头大小的一块，就会重达上百斤。洞中充斥着阴晦的潮湿之气，可这铁质却黑沉沉的没有丝毫锈蚀痕迹。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洞底下是个铁矿坑？”

司马灰摇了摇头。从没见过如此坚硬的铁质，就算是大口径双筒猎熊枪的“8号霰弹”打到上面，只怕连个细微的凹痕也不会留下，古代拜蛇人虽然擅于穴地，可也没办法挖开这么个大铁壳子。

罗大舌头用矿灯向远处照视，只见平整的地面延伸无际，洞顶穹庐低垂，也被相同的铁幕覆盖，表面都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窟窿，直径大的有一米多长，窄的不过两指粗细，稀疏不均，筛孔般没有规律可言，但无一例外都是光滑齐整，估计洞底都是这样浑然一体，实不知覆着多少里数。

司马灰听人说过地心热海里全是铁水，推测包裹着地脉尽头的大铁壳子，即是铁水固结而成，唯有天地变化的无穷之力，才能创造出这种堪称奇迹的杰作。

胜香邻同意司马灰的看法，不过铁壳上的大大小小的圆形窟窿，却是来历不明，用矿灯往里面照，黑咕隆咚的奇深莫测，一不小心踩进去，轻则折筋断骨，重则陷在其中脱身不得，但是看起来不像路障，况且以古代拜蛇人的能力，根本可能在大铁壳上凿出这么多窟窿。

罗大舌头说：“这洞里不是有个让石碑困住的东西吗？难道是它活动时留下的痕迹？话说回来，那他娘的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司马灰说：“让石碑挡在洞里的这个东西，无非是拜蛇人供奉的某个古老神祇，但它的形貌和名字都被抹去了，让人无法揣测真实面目，其实鬼神之事皆属虚无，与其说那有形有体的东西是神，倒不如说是超出古代拜蛇人所知范畴的一个怪物，正因为地脉尽头有这样一个大铁壳子，它才被放置洞口的石碑挡住了出不去，也许再往深处走，就能目睹到它的真身了，要说地面的窟窿是不是这个东西行动时留下的痕迹。现在还不好判断。”

由于之前在石碑里侧的洞道中转了几圈，始终没找到出口，直到司马灰拔出炸药引信之后，才得以进入被铁壳包裹着的大型坑洞，这事多半有些蹊跷，现在也无法辨别裂缝的开合，因此众人不敢冒然向前，便在附近摸索探寻。

但见几具史前巨兽的骨架散落在地，骨骼已矿化了几万年之久，起伏犹如山脉绵延。蛇形脊柱从斜坡上蜿蜒而下，又由洞底通向深处，沿途都是倾倒歪斜的石兽，面目模糊诡异可畏，推测这多半是一条神道，就准备踏上去继续往里面走。

这时“二学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懵懵懂懂地睁眼看了看左右，突然间脸色骤变，转身就要逃回洞道。却被罗大舌头用枪托撞在后脑上，发出“啊呀”一声惨叫，再次晕倒在地。

司马灰看到“二学生”脸上绝望的神情，跟刚才发现石室的时候完全一样，心说也许是我猜错了，这家伙并非惧怕石室，而是担心考古队通过石室里的线索走出洞道，为什么他不敢进入这里？是故意迷惑我们，还是另有原因？有道是“阴阳不可测者为鬼、玄深不可知者为神。”

如今在无底洞里的遭遇，可不正应了此言，让这个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二学生”跟在身边，迟早受其所害，无奈想不出办法摆脱，只好打晕了带着同行，这大概就叫“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四个人拖起死狗般的“二学生”攀上神道，站在脊骨高处往前看，那尽头似有点灯光，仿佛是座殿宇巍峨，两旁倒塌的石屋石兽随处可见。想见昔时地下古宫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宏，奇怪的是附近能见度虽然高了许多，矿灯照明距离也不过二十几米，勉强可以照到头顶悬垂的洞壁，却不知为什么能遥相望见神道远端阴森的灯火，另外古代拜蛇人不识火性，历来就没发明使用过任何照明器具，在这个隔绝在重泉之下的地底洞窟里，又怎么会有长明不灭的灯烛？

众人又惊又疑，不过事到如今自然是有进无退，只是携带的粮食弹药几乎消耗殆尽，背包里除了少量电池和干粮，都没剩下什么东西。没用过的火把也只剩最后一根了，身上落得轻松，心里却是没底。

罗大舌头摸了摸挎包中的弹药，才发现加拿大猎熊枪的8号霰弹仅余四发，再算上顶在枪膛中的两发，总计不过六发，胆气顿减，加上道路坑洼不平，他也没法同先前一样拖着“二学生”行动，只好扛起来走路。那家伙虽然瘦得皮包骨头没什么份量，奈何还要背着“高温火焰喷灯”，难免有些吃不消了。

“高温火焰喷灯”威力强大，却有些接触不良的故障，修了一路也是

时好时坏，但谁都舍不得丢掉这件武器，只好先由高思扬背负。

四人整顿就绪，沿着忽高忽低的史前生物脊柱化石前行，这洞窟就像是大铁壳子当中的一道横向裂隙，只看局部较为平整，其实整体走势起伏不定，低矮处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头顶的洞壁，才走了不过十几步，司马灰却突然摆手示意停止前进，抬头用矿灯照向洞顶。

高思扬见状问道：“出什么事了？”

胜香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铁壳里好像有动静……”

罗大舌头闻言赶紧撂下“二学生。”端起双筒猎枪，警惕地盯着上面看，只听洞壁深处确似有细微的响声传出。

众人寻声调整矿灯光束，照到洞顶一个窟窿里，悉悉索索的声音中，只见两条端部有眼的触角从窟窿里探了出来，其后是半米多长的粘稠滑腻躯体。

司马灰在沙海中看过憋宝古籍，见这东西活似没壳的大蜗牛，与古籍里提到的噬金蛞蝓相近，洞壁的窟窿原来是这些蛞蝓以粘液腐蚀后啃噬而成。他知道噬金蛞蝓是方外异种，一旦被缠上就不易脱身，立刻招呼众人快速通过神道。

四个人跌跌撞撞一路奔逃，终于看到成片鬼火般的灯光逐渐清晰起来，洞窟最深处竟是一幢绿色的“楼房”

这是一处嵌在石峰里的大殿，整座石峰陷在大铁壳子深处，峰内凿通了数重屋室，壁上布满了深绿色的枯苔，雕刻在周围的神怪图案都被厚苔遮住，外壁每隔半尺，就凿有一个凹洞，里面以石盏为灯，数量不下千百，虽有昏暗的光亮，却仍使人觉得阴森压抑。

司马灰等人舍命奔至近前，多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见古宫下山门洞开，内部廊道曲折，幽深莫测。两侧全是毫无生气的人面浮雕。心里不禁打了个突：“古代拜蛇人不识火性，两眼在一片漆黑的地下也能见物，为何这鬼气弥漫的殿宇中灯火通明？”想到这都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

这时一阵颤动传来，只见有条体型粗大、红纹斑斓的“噬金蛞蝓”从洞底爬上了神道，张开腻滑的躯体，露出无数钩牙，从身后向众人猛扑而来。

司马灰记得在那本憋宝古籍中，提及“噬金蛞蝓”的踪迹仅在西域出现过，当年有波斯国王在地下造铜城藏金，三年之后开启地库，发现里面堆积如山的金子全都不翼而飞，那就是因为地库通着矿脉，金子都

被“噬金蛭螭”啃光了。这东西不仅啃铁噬金，也吃有血有肉的活物，曾在西域为祸一时，后世不复得见，其中以躯体生有红斑者为王，身后这条大概就是蛭螭王，看其来势汹汹，只得转身用步枪射击。

罗大舌头也单手举起猎熊枪抵在肩头，扣动扳机一枪击出，可是霰弹打在蛭螭王身上，只使其来势稍挫，添了几个流出黑水的窟窿，仍是莽莽撞撞地扑将过来。

高思扬想以火把退敌，却失手掉落，洞底大大小小的噬金蛭螭正蠕动着从四面聚拢，看得人头皮子都跟着发麻。

转眼间就被围得走投无路，司马灰等人都感到情况不妙，照这么下去不等跑进地宫就要被“噬金蛭螭”吞了。

罗大舌头将“二学生”扔在地上，想将此人打死，让时间飞逝回洞道里的11：00，即使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也比当场死掉要好。

不料“二学生”重重摔在地上，竟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被周围的蛭螭吓得起身就跑，罗大舌头一枪从后打去，将其身体击得落叶般横飞起来，滚进了洞开的石门，不过满壁灯火依然亮着，时间并没有倒退回去。

众人心中惊疑更甚，此刻经历的时间都是真实时间？还是只有让“二学生”死在洞道里，才会使时间逆向飞逝？

这时是千钧一发，胜香邻急中生智，将仅存的半罐火油倾倒在地上点燃。那些“噬金蛭螭”居于阴冷湿暗之中，遇到火光立即向后退缩，四个人趁机向前一冲，也都逃进了石洞里面，合力将石门推拢。古宫内外灯火通明，“噬金蛭螭”无法近前，四散遁入洞壁孔穴，转瞬间散了个干干净净。

四人冒烟突火跑进石峰内部，顾不上把气息喘匀，就赶紧给枪支装填弹药，同时用矿灯向前探照。发现“二学生”胸口从前到后被猎枪轰透了一个大洞，瞪目张嘴趴在地上，早已气绝身亡。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七话 凹陷

司马灰估计这条深不见底的地缝，是亿万年前地质变动所留，地心热海里的铁水遇冷凝结成壳。后来有几座石峰和一些灭绝已久的史前爬行生物，也在某次天翻地覆的劫难中陷落进来，那几座石峰就是供奉异神的数重大殿，考古队进入“拜蛇人石碑”挡住的入口，沿着一具具史前巨兽遗骨找到最深处的石峰，实际上都没离开地底的黑洞，但“二学生”被双筒猎熊枪击杀之后，时间并没有飞逝回11：00。

司马灰上前看了看尸体，心想：“莫非我们已在不知不觉间走出了裂缝？从此无底洞中的一切事物，不会再随着时间倒退而复原了？”

四个人如同身在迷雾当中，无法确定刚才发生了什么，更想象不到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不过这座从内到外灯火通明的殿宇，就是古代拜蛇人供奉异神的所在，而且保存得十分完整，也许能在其中找到一些线索。

石峰内的廊道又深又宽，殿室壮阔恢宏，形态古老的雕像比常人高出两倍有余，墙上除了阴森幽暗的灯盏，就是内容千奇百怪的壁画，大多描绘着鬼怪吃人的可怕情形，灯烛蒙暗，需要借助矿灯照明才看得清楚，如此一来，更让众人觉得惶恐不安。

司马灰等人并不相信世上有神存在，至少不会是古代拜蛇人供奉祭祀的那个怪物，这个东西能让石碑挡住，一定是有形有体的活物，大殿深处也许还保留着某些图案或石像，那应该是古代拜蛇人对它的直观描述。

胜香邻对司马灰说：“这神殿石壁苍绿，深处死气沉重，真像是一处绿色坟墓。”

司马灰点了点头，也许让石碑困在洞中的东西，有一张和“绿色坟墓”相同的脸，甚至这个东西就是“绿色坟墓”，反正这张脸会是解开一切谜团的重点。

说着话，四个人穿过廊道，行到一处大殿之内，只见壁上描绘着从混沌中引出万物的神祇，但在壁画中难辨其形，殿内空荡荡不存一物，地面陷下一个大洞，用矿灯往里面照去，显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轮廓，但其中黑灯瞎火，在高处看不清楚究竟有些什么。

司马灰让其余三人先留在原地，自己背了步枪，借着矿灯光亮下去探路，他攀着断壁而下，等两脚踏到实地，拨开萦绕在身前的雾气，就

见四周分别是刻有神鬼人怪的石壁，当中则是个轮廓平整的平台，就像石床一样，约有半米多高，里面有个人身轮廓的凹陷，刚好可以让一个人仰面平躺在内。

司马灰看这地方莫名觉得有些眼熟，自己也解释不清原因，眼看别无异状，就爬到上层洞口，想招呼胜香邻等人下来，却见那三人紧张地盯着殿门方向，手里的枪支都端了起来。他当即伏下身，低声询问情况。高思扬指着廊道说：“你听……那边有脚步声……”

司马灰一怔，心想：“那边除了一具被猎熊枪打穿的尸体，再没别的东西会动了，难道是那个借魂还尸的东西又活过来了？”

众人屏住呼吸等了一阵，殿外的脚步声却没了动静，只有鬼火般的阴森灯烛飘忽不定。

罗大舌头掐着指头算了半天，他自己也不记得打死“二学生”几回了。不过8号弹药只剩下四发了，这地方真是邪得厉害，可别再草木皆兵自己吓唬自己了。

高思扬说：“大伙都听到脚步声了，怎么可能是错觉？”

胜香邻说：“凡事小心一些，总没大错。”她又问司马灰：“你在下面发现什么没有？”

司马灰说：“是有个东西很不寻常，你也下来看看。”

高思扬以为又要分开两组，忙说人多了胆壮，还是一同行动为好。

司马灰觉得分散开确实容易出事，就带着三人攀下底层大殿，用矿灯照着地面的平台说：“我就是看这个东西有些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

罗大舌头走到近前瞅了几眼。却没觉得似曾相识，就说：“两条腿的活人好找，三条腿的蛤蟆难寻，我瞧着可也有些眼熟，这石台上的凹槽，不就是用来放人的吗？”

司马灰说：“废话，问题是放的什么人？这个人咱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胜香邻仔细端详了许久，石台周围刻有许多祭祀膜拜的图案，相当似乎于一个神龛，大殿四壁上分别描绘“神怪人鬼”的壁画，象征着古代拜蛇人信奉的等级划分，神龛周围刻的图案充满了对死亡的敬畏，并带有强烈的生殖意向，暗示着死而复生的轮回，可唯独少了中间的部分，那是一尊神像还是一具古尸！它如今到哪去了？为什么司马灰只看轮廓就会觉得眼熟？

高思扬知道司马灰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难道神龕里失踪的东西，会是那个“二学生”？

罗大舌头说不能够，“二学生”小鸡崽子似的身板才有多高，能躺在這石台里的东西至少……他说着话竟躺上去试了一下。

司马灰看罗大舌头躺在石台中两端倒还留有余量，但这家伙身体魁梧，装不进那处狭窄的凹陷。这才想到神龕又长又窄，特征非常突出，所以才会看着眼熟，自己以前还真见过一个东西能装到里面去，那就是阴峪海下楚幽王盒子里的“遗骸”。

那具“遗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骨骼，而是用各种珍异宝石接成，由架木为巢的神农氏在阴山古岛中捡到，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的巫楚时期，始终被视为重宝秘器，看来“遗骸”的来历，还是古代拜蛇人所造，供奉在地脉尽头的神庙中，后来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随着鹦鹉螺化石浮上冥海，吸附在地底大磁山上，然后才被人意外发现，这些事都应该发生在“拜蛇人石碑”堵住洞口之前。

此事虽是情理之中，却也出乎意料之外。司马灰等人正想再看看神龕里有没有别的线索，忽然头顶有些尘土落下，抬头往上一看，只见探下一张苍白僵硬的面孔，正是死在殿门附近的“二学生”，他身上被猎熊枪打穿的窟窿还冒着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罗大舌头。

四个人对此有足够心里准备，可突然见此情形也不禁毛发直竖，就见那“二学生”如同一个索命的厉鬼爬进石殿。

罗大舌头叫声“来得好”，端起双筒猎熊枪，对着“二学生”脑袋就是一枪。谁知对方张开嘴咬在枪口上，只听一声闷响，从它嘴里冒出硝烟，一颗脑袋却是完好无损，也不知“8号弹药”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司马灰心知来者不善，忙把罗大舌头向后拖离，同其余两人迅速退开几步，背依石壁作为依托，步枪和矿灯一齐指向“二学生”，只等对方靠近就要乱枪齐发。

“二学生”却不再上前，就趴在石台上盯着四人，空洞的眼神里，透露着几分阴森的鬼气，忽然眼中淌血，张开僵硬的嘴，颤抖着说道：“你们为……为什么……要对我开枪？”

罗大舌头拔出猎刀，嘴上出言恫吓：“你狗日的再敢过来半步，老子就把你剁成肉馅！”

司马灰和胜香邻都感觉这“二学生”实在是难缠得紧，苦于无法对付，也只先好静观其变，伺机行事。在这阴森沉寂的大殿里，僵持的局

面使空气都要凝固了。

胜香邻见时间在不停流逝，如今弹药几乎耗尽，剩余的电池也仅够支撑一天，事情拖延越久，形势就对考古队越为不利，于是出言问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二学生”显得非常绝望，他说在考古队发现石室的时候，他就想阻止众人进去，因为根据石室壁画里的线索往里走，虽然能穿过洞道，但进入此地的可怕后果是司马灰等人无法估计的，现在一切都晚了。

罗大舌头说：“别他娘的装神弄鬼，那石室好几千年没人进去过了，你怎么会知道里面有什么？”

“二学生”承认自己隐瞒了一些事，不过很多事也是进入这个无底洞之后才知道的，都是让石碑困住的东西告诉他的。

众人听到这里，不禁想起有关“蛇女”的传说，如今这个借魂还尸的“二学生”死后也变成了一部“电台”，接收着从虚无中传递出来的信号，让石碑挡在洞中的东西对他说出了什么秘密？另外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直接露面？它与那具“遗骸”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绿色坟墓”当初是不是跟“遗骸”一同从地底逃脱的？

高思扬忍不住好奇，壮着胆子问道：“你知道石碑困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绿色坟墓是谁？”

“二学生”吱吱唔唔地声称自从在大神农架原始森林，他跟随通讯组加入考古队以来，穿过北纬30度茫茫水体，一路深入重泉之下，可谓出生入死，途中绝没有心怀不轨。只是有些事确实不敢吐露，因为一旦说破就没法回头了，其实赵老憋告诉考古队的话也没错，司马灰确实曾亲眼见过“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但“绿色坟墓”这张脸只有已经死去的人才能看见，所以你不如问问他自己是何时何地死过一次，难道当真不记得了吗？

第四卷 无底洞 第八话 电台

司马灰认为面前这个“二学生”，很可能就是让石碑困住的东西。那些鬼话不足为信，可不知为什么，却又隐隐担心这是真的，难道自己真忘了某件很重要的事？

“二学生”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阵，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他说他有件事一直瞒着考古队，但具体的来龙去脉也是直到不久前才彻底了解，起因在六十年代末他背井离乡到大神农架林场落户，在那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里伐木砍树，整天吃糠咽菜，身体都快被单调繁重的劳动拖垮了。

林场职工们为了打牙祭改善生活，赶上放假就到山上打野味摘蘑菇。如果挖到些木芝草菇，再打到两只山鸡，煮上一锅汤，那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可林场的活太多，很少有机会到山里打牙祭。

那时候“二学生”因为懂点技术，修好了林场唯一一部“春风牌半导体收音机”，所以上级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总能跟着本地人到山上打猎，或是到大神农顶主峰的通讯所维修防火电台，都给按照参加伐木来计算工分。

这期间他发现有个哨鹿采药人余山子，长了张森林古猿般的怪脸，一身的死人味，总蒙着个面，行迹更是十分鬼祟，常溜到林场职工的木屋里，偷偷摆弄那部收音机，嘴里叨叨咕咕好像在自言自语。

“二学生”开始以为此人是在收听敌台，可那部早该报废的破收音机别说收敌台了，在大神农架这片山里，连我台的信号都“咝咝啦啦”时有时无，即便接收到了也根本听不清楚，又怎么可能收听敌台广播？所以没往那方面多想，后来又现这采药人总在通讯所附近转悠，趁着没人注意就摆弄防火电台。

“二学生”知道通讯所里的防火电台，也是部队淘汰下来不要的装备。今天这有问题明天那有故障，采药人却拿电台当步话机用，那情形十分诡异，他寻思这余山子通敌是绝不可能的，不是被鬼上身了，就是双重人格，也不知自己跟自己叨咕什么？

大神农架的山民们却不懂这些，那些人听到收音机里有广播，都以为那匣匣里有个娘们儿在说话，有人发现余山子暗中摆弄收音机和电台，就认定是敌特。但在不久后，余山子便因到燕子垭峭壁上采药，被金丝猴啃断了爬山索子，直接掉到深涧里淹死了，这件事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司马灰听到这更是惊奇，地下组织里的成员被称为“房间”，采药的余山子也算是组织里的一个“房间”。他自称从其土贼师傅处继承了通讯密电，不过此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深山，大字也识不了几个，可能以前都没见过电台。能够独自跟“绿色坟墓”取得联络，本来就不太正常，余山子对着电台自言自语，岂不是在“与鬼通话”，而这个鬼在哪？

司马灰蓦然有种不详之感，如果那些“房间”都是如此，那么在缅甸裂谷里寻找蚁式运输机的几个幸存者中。也应该藏着一个跟采药人老蛇同样的“房间”。

“二学生”说他当时对余山子的事所知不多，虽然隐约觉得这采药人不可能收听敌台，但他人微言轻，说话不值什么斤两，干脆闭上嘴不去多说，没多久便忘在了脑后。

直到今年初春，他发现自己得了“克山症”，对前途和命运深感绝望，蝼蚁尚且惜命，说不在乎全是假的，可山里缺医少药，连个能商量的朋友都没有，一想到将要死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尸骨不得还乡，他就偷偷流泪，后来得知大神农架深山里有很多珍奇草药，其中有种长成男女双形的大何首乌，功效不同寻常，让那些身染沉痾绝症之人吃了就能起死回生，他也不管有用没用，舍命爬上悬崖峭壁去找，但这类草药十分罕见，就是山里那些采药的老手也很少有机缘遇到，何况他一个外行。自然是徒劳无功，连片何首乌的叶子都没见到，有好几次甚至差点掉进深涧喂了大兽。

某次无意中听到一件事，说那个擅长哨鹿采药的余山子，曾经得着过千年何首乌，但不清楚他是自己吃了还是卖掉了，这个人死后也没在家里找出来。当初有猎户看见余山子掘他师傅的坟包子，掏了个洞之后又给埋上了，没准是把些值钱的东西，都藏到那座坟里给他的土贼师傅陪葬去了。林场里岁月漫长，加上山高皇帝远，人们专好谈奇说怪，没有这种传闻才不正常，说者口沫横飞。皆和亲眼所见一般。听者个个膛目结舌，不过一说一听也就完了，从来也没人当真。

“二学生”听说此事，却记在心里抹不掉了。好在那土贼的坟在江坳里，也是处人迹难到的地方。他为求活命告了天假，扛着铁锹和猎枪去掘老坟，那荒坟连块石碑都没有，找起来颇不容易，好在坟土很薄，连口棺材都没有，死人是拿草席子裹住埋在里面，不过就算这样，也足够“二学生”折腾上一天，直到天黑之后才拽出坟里的尸骨。

是夜阴云密布，星月无踪。四周黑黢黢的大山已看不清轮廓了，“二学生”听着无名野鸟在头顶盘旋乱啼，吓得浑身把不住的寒颤。

可有道是“除死无大事”，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也顾不上那些孤魂野鬼、狐仙尸变的传闻了，先跪在地上给坟中尸骨磕了几个头，叨咕几句诸如“多有打搅，万勿见怪，阴间取宝，阳间取义”之类给自己壮胆的话，然后战战兢兢地在尸骨身上摸了一遍，只找到一块黑乎乎像肉非肉的东西，用油布包了几层，散着一股恶臭，也不知是不是那株何首乌。还有个皮筒子卷着几页纸，拆开来一看，头一页画着个怪蛇的标记。里面字迹潦草，密密麻麻都是蝇头小字，他当时没来得及细看，以为是采药人的秘方，匆匆揣到怀里，把坟包子原样填好，摸黑赶回了林场。

“二学生”找没人的地方，仔细察看从坟里掏出的两件东西，这才发现了“绿色坟墓”的秘密，那近似何首乌的东西，越看越像是一块死人身上的肉。

古籍上称僵尸身上的肉叫“闷香”，土贼坟里的东西就接近此物，但不腐不烂，只是有股怪异的死人气息。那薄薄的几页纸，是土贼生前留给他徒弟余山子的一封信，大概是说为师从民国时期就追随“绿色坟墓”，想加入这个组织，除了要被选中，还必须吃“绿色坟墓”身上的肉，如此以来就和组织变为了一体。

所以该组织成员都被称为“房间”，将来“绿色坟墓”找到进入神庙的通道，我等都能跟着摆脱生死束缚，这肉除非是从“绿色坟墓”身上直接割下来，而“房间”里的肉放到下一个“房间”之后，就会随着这个房间的死亡而腐烂，奈何为师这辈子没这个机缘了，等了这么多年都没等到那一天，眼看寿数将尽，就把自己肚子里的那块“宝肉”掏出来留给你了，且看你今后有何造化。

“二学生”看罢了信，心想吃了这东西真能有机会长生不死吗？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绿色坟墓”？他虽然有些文化，可迷信思想一直未能清除，这时候也是鬼迷心窍，竟忍着恶心吃了一口，然而被吃掉的部分，很快又自己长了出来。他胆怯起来，好在吃的不多，当即把剩下的死人肉找地方埋了，然后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毕竟掏坟掘墓是轻则蹲土窑，重则挨枪子儿的罪过，所以此事再也不敢向旁人提起。

“二学生”自己分析这件事的内情，估计当年有人看见余山子掏坟，就是想从土贼身上找这块死人肉，余山子也没把死人肉都吃下去，留下的不久又复原了，而那封信此人未必识得，就放在坟中没有动过，以前看到采药的余山子偷偷摸摸使用电台，好像在自己跟自己说话。莫非就是被吃掉的死人肉作怪？“二学生”想到这些不免心生懊悔，再吐却吐不出来了，越想越是后怕，还好后来没什么异状，只是常发噩梦。

直到跟通讯组去了望塔修复电台，遇到了考古队，又在通讯所木屋

里撞到了的采药人余山子，才知道真有“绿色坟墓”这个组织，他以为还有机会重见天日，因此不敢声张，一路上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志支撑下来，想跟考古队到神庙里看个究竟，盼望着能找到永生的秘密，结果自然是上当了。其实永生即是永死，进了神庙的人，只会陷在黑洞中经历着无限次的死亡。

罗大舌头很是意外地说：“你小子行啊。真没看出来内心还他妈挺强大的，为了活命连死人肉都敢吃？”

司马灰听了这番话，心里十分不安，曾闻走无常的人到阴间去，途中不能吃阴间的东西，因为吃过阴间的东西就变成了阴间的一部分，再也回不到阳世了，加入组织的成员们吃了“绿色坟墓”的肉，同样变成了“绿色坟墓”的一部分，也只有这些傀儡般的成员，才能与“绿色坟墓”通过根本不存在的电台联络，可“绿色坟墓”又是谁？是困在洞里这个东西的一部分？

第四卷 无底洞 第九话 失落的百分之九十九

司马灰对“二学生”所说之事半信半疑，谁吃了“绿色坟墓”的肉，谁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房间分为两种，一种带有编号，都是直接吃了死人肉，对“绿色坟墓”死心塌地，但是也不知道“绿色坟墓”的底细；另外一种可能是间接吃过死人肉，更是揣着个鬼胎而不自知，从此被阴魂附体，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房间”，这些人到死也不会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此推测，热带风团侵袭缅甸之际，进入野人山大裂谷寻找蚊式运输机的探险队中，至少躲着一个受到组织间接控制的“房间”，如此便能解释录音机和地雷的事了，这个“房间”有可能是探险队的首领玉飞燕，此事已无从追究。

其余三人也均有栗栗自危之感，竭力回想自己是否曾无意中吃过死人肉。

司马灰示意这件事不用担心。“绿色坟墓”无法穿越石碑，洞里的东西出不去，外边的东西也不可能进来。他转念一想，问“二学生”为什么要让考古队知道这些秘密？

“二学生”说如今谁也不可能从这大殿里出去了，他自己这些小事也没有再隐瞒下去的必要了。由于吃过的那块死人肉，如同一部电台，能在这里接收到无底洞中的信号，所以才得以了解全部秘密。

他说考古队经历的事因果纠结，但有条线可以将这些谜团串起来，那就是放置在楚幽王盒子里的“遗骸”。而“绿色坟墓、赵老憨、占婆王、拜蛇人石碑、考古队、北纬30度磁山”都是这个死循环里的重要一节。

一切起因都源自古代拜蛇人的双神崇拜，最初古代拜蛇人只相信人死之后，将被羽蛇神带走，尸体就填入此处无底洞中，并在里面凿通了几座石殿，可是很多年之后，拜蛇人才发现洞中有某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存在。事实上那无数死者的阴魂，都被它拖入其中万劫不复了，除了死去之人谁也看不见它的真容，古代拜蛇人对这个东西又敬又怕，被迫视为神祇不断祭祀，“遗骸”就是供奉在这大殿内的一尊神像。

那具“遗骸”是用地脉最深处的矿石玛瑙制成，骷髅内部中空，放置着一块从这东西身上取下来的肉，用来表示这个古老神祇的真身。但无底洞中的古神贪婪无厌，吃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古代拜蛇人意外从蛇女口中，听到了一个能原本不该存在于世的秘密，就趁古神每隔一年沉睡

一载的机会，把死咒刻在了石碑上。

当时古代拜蛇人内部分为两支，有一方出于恐惧，竭力阻止信奉羽蛇神的那些人放置石碑，但以失败告终，都被屠戮无遗，只是那具“遗骸”被带到了外面，又因地下洪水爆发，“遗骸”跟古种鸚鵡螺浮至北纬30度的茫茫水体，让阴山古岛吸住，那座大磁山能抹去一切有生之物的记忆，所以躲在“遗骸”里的那个东西，将古代拜蛇人的事几乎忘光了，最后由地面上的古人意外捡到，世代保存到春秋战国的楚幽王时代，被封在一个绘有骷髅的大盒子里。

司马灰等人察觉到现在的情况有些反常，本待找机会动手解决“二学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么重要的事情，此时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听个结果，这些谜团之前倒是能隐约猜到几分，但直到现在才算连接贯通，“绿色坟墓”就是洞中古神的一块肉？那岂不是没有脸了？司马灰自问绝没见过这种东西，何况只有死人才能看见，可赵老憋的话又怎么解释？为什么不识其庐山真面目？

“二学生”说古代拜蛇人引发了洪荒，自此一蹶不振，残余下来的人成了夏王朝的奴隶，被禹王发到地下凿穿龙门，将洪水引入禹墟，在地脉中守着镇水的禹王鼎，关于当年放置“拜蛇人石碑”的事逐渐忘却，

仅留下一些扑朔迷离的传说，因此古代拜蛇人遗民仍想找到石碑，直至彻底消亡，石碑的秘密也从此甄灭在了时间长河中。

“遗骸”里的死人肉带有记忆，但是被磁山抹掉了百分之九十九，在楚幽王时期为剑客所盗，空留下一具“遗骸”，因为古人误以为此物是地下万年块菌，服之能得不老不死之身。结果第一个吃掉它的人，就变成了地底怪物的一部分，莫名认为自己是从小地来的，但通道在哪却不记得，能想起来的事情，除却神庙里的怪蛇标记之外，仅有深绿苍苔覆盖的洞穴。

这第一个将宝肉吃下去的人，即是最早了的“绿色坟墓”，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称呼，这块肉吃到活人腹中也无法消化腐烂，却能录下人脑中的记忆，吃下它的人也会被其反向吞噬，根本不能不老不死，但是记忆都由它保存下来，带到下一个吃掉尸体的人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绿色坟墓”已经活了几千年。

“绿色坟墓”逐步在各地招募奇人异士充为门徒，让这些人相信地下有通往永恒世界的巨门，并将自己身上的肉割给门徒来吃，以此控制各个门徒。从它上割下来的肉，记忆与主体相通，但最多转给两个人就会腐烂。而“绿色坟墓”死后的尸体，则由被其选中的人全部吃下，成为下

一任首脑。这个古怪诡秘的组织，到处探寻通往地底的洞穴，由于行踪隐秘，世人对其知之甚少。

由于古代的条件限制，所能找到的地下洞穴，大多深度不够，到了近代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组织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主要蛰伏在东南亚一带。这是因为那一带河道水网交错，遍布喀斯特地貌的溶洞，特别是缅甸野人山裂谷中的占婆古城，据说古城密室中记载着通道的位置，还隐藏着占婆王神佛面容的无敌运气，但裂谷被浓雾覆盖，那是由黄金蜘蛛城里的地底植物造成，人近即死，只有飞蛇才能进入雾中，于是组织利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特种运输机，装载了一枚充填了化学落叶剂的地震炸弹，驶入浓雾覆盖的野人山大裂谷，结果一去不回。

司马灰等人越听越奇。如今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绿色坟墓”在1949年英军撤离缅甸前夕，第一次借助蚊式进入裂谷，第二次则是在1974年夏季热带风团入侵缅甸之际，这次成功找到了密室中的幽灵电波。如果追究起来，这些线索还是考古队在时间匣子里泄露了关键情报，才让“绿色坟墓”掌握了通道的秘密。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没有前因后果之分，司马灰等人接下来的行动，除了替同伴报仇，更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失，阻止“绿色坟墓”达成目的，赵老憋同司马灰分别在何时何地见过“绿色坟墓”的真面目？“绿色坟墓”既然是附在某个人身上，为何始终不敢露出真实面目？

胜香邻低声提醒司马灰，如果“二学生”吃过死人肉，死后变成了洞中怪物的一部分，知道这么多秘密并不奇怪，可主动说出来一定别有所图。

司马灰心中一动，寻思考古队掉进无底洞，就如摆在砧板上的鱼肉，况且炸药也被毁了，无法再去破坏石碑，对方还想怎样？是想借拖延时间，耗尽矿灯剩余的电池，使我们陷入一团漆黑的绝境当中？

“二学生”解释说没有这么回事，考古队的电池至少还能再用一天。再多的秘密也说不到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从最开始就知道自己死了，但在洞道里遇到穿过“拜蛇人石碑”的考古队不愿言明真相，是因为那条洞道是时间裂缝，里面的只有被无限延长的一两秒钟，在外面完全感觉不到，可一旦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他认为不管怎么样，置身在裂缝里的一秒钟内，至少还保留着自身的意识，但是通过石室内壁画的暗示走出洞道，可就成了生殉的祭品，这个被困在无底洞里的东西，吃古代拜蛇人吃得太多了，所以认得碑文，每次看到石碑便会立刻僵枯死亡，但是死不彻底，很快就能够自我复原，然后再看到石碑而死，至今还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过程。

如果穿过裂缝中的洞道，就进入了石碑里侧的真实时间，大殿里时间流逝的过程，正是洞中这个东西经历死亡的过程。司马灰等人包括“二学生”在内，都会随着它的死而消失，当其再生之时，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但是进入神殿的考古队却会被完全抹去，凡是有意识的物体，都会被它吞噬，死后连鬼都做不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形神俱灭。

所以“二学生”才想竭力阻止众人。可每次不等开口，就被罗大舌头击晕了，如今已经进入了石峰内的大殿，再说什么也无可挽回了，索性将真相和盘托出，让众人死前知道一切因果。

众人闻言皆是心惊肉跳，胜香邻看了一眼手表，从11：00开始，时间已经流逝了好几个小时，洞中这不明之物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应该有多长时间？

“二学生”面带绝色：“具体时间恐怕只有消失在无底洞中的死人才会知道，也许就是下一秒钟。”

第五卷 熵 第一话 吃人的房间

众人听到心惊之处，皆是悚然动容，看来让石碑困住的东西，实际上正在这个无底洞，考古队所感受到的时间，只是它无数次重复看到石碑死掉的过程之一。

罗大舌头急着对司马灰说道：“等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得想法子先找路逃出去。”

司马灰按住罗大舌头说：“别急着走，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又能往哪逃？”

他问“二学生”，这个被困在地底的东西，其存在的时间，远比古代拜蛇人的历史要久，而今拜蛇人已消亡了上千年，它居然还活着，只不过让石碑困住了，所以深陷在无限次死而复生的循环中挣脱不出，可就算这东西当真存在，它为什么能看懂石碑上的秘密？

“二学生”说反正无路可逃了，不如就把我知道的事全部告诉你们。不过是否有机会说完就没办法保证了，“绿色坟墓”与困在洞里的东西实为一体，“绿色坟墓”是它在洞外的名字，洞内的这个东西从古以来没有名称，近年才有人将它命名为“熵”，如果说众多“房间”构成的组织是把伞，“绿色坟墓”是握着伞的手，那么“熵”则是“绿色坟墓”的身体。

“熵”形成的原因，大概是拜蛇人扔在洞中的大量古尸，还有无数死去的阴魂，都被洞中一个无知无识的原古之物吞并，渐渐聚合为一，所以它识得“拜蛇人石碑”。而随着“遗骸”浮出地下的“绿色坟墓”，却在阴山古岛中被磁山抹去了记忆，因此无法解读出碑文，对古代拜蛇人的存在也是毫不知情。经过组织许多年的探寻，逐步发现到拜蛇古国的秘密，可是所知仍然非常有限，直到它跟着考古队重回浮在北纬30度地下水体中的磁山岛屿，才记起了种种前事。

“二学生”又断断续续说出不少情况，但有很多地方司马灰等人都听不明白。

胜香邻细心揣摩其意，附耳对司马灰说道，按照“二学生”的描述，任何人吃过“绿色坟墓”的肉，都会变成受它控制的“房间”，甚至连组织的首脑本身也是一个房间，而“绿色坟墓”就像是一部躲在这个房间里的幽灵电台，具备很强的生物电场，如果脱离房间，则会变成一个幽体，相当于从房间那部电台里发出的一段信号，强烈到可以让附近的人直观感受到它的存在，范围至少在几十米以内，但是这个幽体没有任何行动

能力，只能通过“房间”周围的人去达成目的，房间可以衍生出许多，“绿色坟墓”却只有一个。它可以躲在不同的房间里，另外“绿色坟墓”与房间里的死人肉，都是通过生物电场存在，所以不管是否躲在房间之内，它和房间都无法穿过石碑。

司马灰心想不错，纵观前后几次行动，人员和地域都不相同，最初在缅甸野人山大裂谷，探险队里一定有人无意中吃过“绿色坟墓”的肉，那个人多半是探险队的首领胜玉，所以她才能通过电话与“绿色坟墓”通话接下任务，但是她自己并不知情。第二次司马灰是跟着宋地球的考古队，深入距离地表10000米的“罗布泊望远镜”，遇上一个怪胎田克强，那是一个对“绿色坟墓”忠心耿耿的房间，可他不知道首脑就躲在自己的肚子里。

田克强死后，司马灰等人穿过罗布泊望远镜，从地下火洲走出极渊，到大神农架林场，这期间“绿色坟墓”都没出现过，直到与通讯组合并，追踪采药人余山子开始，“绿色坟墓”才再次跟上考古队，因为余山子与“二学生”，正是两个吃过死人肉的房间。

接下来采药人余山子丧命，考古队坠入阴峪海下的北纬30度水体，终于发现了磁山古岛，以及被吸在附近的Z——615潜艇，司马灰明显感觉到这时的“绿色坟墓”，变得对古代拜蛇人和石碑一切前后因果了如指掌，说明它已经记起了在当年遗忘的部分，由此前的除之而后快，改为利用考古队寻找“拜蛇人石碑”。

困扰司马灰已久的诸多谜团，终于得以一个个解开，可这条线中还缺少几个重要环节，首先考古队从罗布泊荒漠逃出来，一路上隐姓埋名前往大神农架林场，在此过程中除了刘坏水，没接触到什么有可能走露风声的人，“绿色坟墓”为何会知道考古队下一步要到大神农架？难道考古队的刘坏水也是一个房间？

由于“二学生”是吃过死人肉的房间，所以“绿色坟墓”知道的一切，他死后也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两者同为“熵”的一部分，当下告诉司马灰等人，1958年进入极渊的中苏联合考察队，出发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当中那个鬼影，身份为苏联UKB局的军士，此人正是一个受到组织控制的房间，凡是组织里的房间，拍照的时候都没有脸，这个人当时引起苏方的怀疑，很快遭到了秘密处决，随后临时补充了新的成员，那时“绿色坟墓”已经来不及再向其中安插房间，只好埋下“尸堂”将整队人马全部害死，以期另派人员进入地底，但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不久后苏联专家团撤离新疆，“罗布泊望远镜”的通道被炸塌，整个计划就此搁置封存，直到1974年宋地球带领考古队，才从楼兰黑门迂回进入“地底测

站”，司马灰发现的那张考察队照片，也因记录了“绿色坟墓”的幽体，只不过十分微弱，它被一直从罗布泊带到放置石碑的拜蛇人神庙，所以考古队一路的行踪和动向，自始至终都被“绿色坟墓”所掌握。

众人闻言懊悔已极，还好穿过石碑之后，这张照片已经没用了，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至此总算搬开了。

司马灰对“二学生”说，这是解开了第一个死结，但还有一个更大的死结，倘若“绿色坟墓”的秘密果真如你所言，即使是有多少房间就有多少“绿色坟墓”，这东西也只有一个形态，它为何不敢露面？赵老憋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意思？你又为什么说只有死人才能看到“熵”？我以前在哪里见过它的真面目？要是这几件大事对不囫囵，终究难信你的鬼话。

“二学生”缓缓伸出手来，指向大殿石台底部的浮雕图案说道：“绿色坟墓的真面目就在这里，你自己一看就全都明白了。”

司马灰纵然临事镇定，心中也不免一阵狂跳，他进到大殿以来，只顾看石台凹陷处的人形轮廓，并未在意附近那些诡异离奇的神怪壁画，因为很多内容看了也是难解其意，此刻拨转矿灯光束照向石台下方，不禁骇的呆了。

石台底部的浮雕图案，是千百只空洞无神的眼睛，司马灰霎时间知道赵老憋那句话的意思了，原来这个被称为“熵”的怪物，也曾在时间匣子中出现过。

司马灰抓住赵老憋的时候，逼问对方“绿色坟墓”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赵老憋那双憋宝的贼眼与众不同，定然看出了“绿色坟墓”的真身，知道这个怪物无处不在无所不窥，所以不敢明言，只作出一番暗示，表示司马灰亲眼见过“绿色坟墓”的真实面目。

司马灰能确定赵老憋所言不假，把自己和赵老憋都见过的人，过筛子似地过了无数遍，其实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实在不多，关键是赵老憋知道司马灰见过的人根本没有几个。除了“司马灰，胜香邻，罗大舌头，通讯班长刘江河，二学生，高思扬”以外，也就是只有死去千年的占婆国阿奴迦耶王了。

司马灰甚至想到了出现在匣子里“C——47信天翁运输机”，那架飞机在1949年坠毁于罗布泊，机上没有任何一人得以生还，C——47信天翁在失事前的一瞬间，也进入了时间匣子。当时赵老憋以为考古队要下手去了自己，吓成了惊弓之鸟，舍命躲进了C——47的机舱，司马灰等人随后追了进去，发现整架C——47信天翁，处于近乎静止的状态，里面

的乘客和驾驶员都如同横死之人一样，脸上保持着惊恐绝望的神情，僵硬在原位动也不动，这次坠机事故的遇难者，也算是司马灰和赵老憋都见过了。可惟独没想到，陷入匣子死循环的事件，不止考古队、赵老憋、C——47，除了这三者，还有另一个东西存在。在司马灰从匣子中逃脱之际，他看到黑暗深处裂开了一条缝隙。其中好像有无数只眼，当时“熵”也进入了时间匣子，这一幕可怕的情景，不仅考古队看的真切，赵老憋也应该看到了，所以才称司马灰见过“绿色坟墓”的真身而不自知，更不会想到“绿色坟墓”就躲在落到重泉之下幸存者当中。

至于“绿色坟墓”始终不敢暴露真面目，也正如司马灰先前所料，确实是其弱点所在，因为真身一旦被人看到，自然知道这是个重泉之下浑身是眼的异物，谁还会相信它那番鬼话到地底送死？而且除了死人之外，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看到“熵”的真身。

高思扬见司马灰沉默良久，脸色难看得吓人，又听胜香邻简单说明了原由，心里更为骇异，难道“二学生”说的话全部属实？

司马灰目不转睛地盯着“二学生”，把这整件事情在心中转了几个来回，暗想：“以往上的恶当还不够多吗？我如今吃鬼迷了心窍，怎么敢相信一个死人说的话？”

第五卷 熵 第二话 消失的尸体

司马灰预感到情况不妙，暗中思索“二学生”所言之事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符合事实，可哪怕只有百分之一是虚，也足以让考古队陷入无底之坑。

这时胜香邻又问了“二学生”几件事，得知组织的房间都有编号，历代首脑为“0号房间”，有他的存在才能不断发展成员，使“绿色坟墓”有足够容身的房间，可以渗透到各个角落，但与重泉之下的拜蛇人神庙隔着地壳，同时受地磁影响，与让石碑困住的“熵”互不相通，而最后一位“0号房间”，也曾意外暴露过真实面目。

那是在1949年，当时的“0号房间”死后，尸体被放到一口乌木躺箱里，埋到了乱葬岗上，这箱子以前是庙里装“雷公墨”所用，由于事出突然，还没来得及找到下一任“0号房间”，而这具形状怪异的尸体，就先被挖坟的土贼刨了出来，很快又让军队发现并引起了怀疑，装在C——47信天翁运输机里想转运给盟军，航线是由南向西北，途中突然失踪，再也不见踪影，十年后有人在罗布泊荒漠里发现了飞机的残骸。

这架绰号信天翁的“道格拉斯C——47空中运输机”，就是考古队在匣子里遇到的失事飞机，因为迷失在匣子中的一切事物，都相当于在真实中消失了一段时间，所以说是死过一次，直到从里面逃脱出来，先逃进C——47机舱的赵老憋，看那口箱子上满是封条符篆，误以为是做梦都想找到的“雷公墨”，赶忙打开来看，见是黑乎乎一团物事，套在一个大皮口袋里，可被考古队追得太急，顾不得仔细辨别，拖起来便从前舱爬到外面，结果被强风卷走，那一瞬间看到了深渊里遍体长满眼睛的古老神祇，吓得魂都没了，哪里还顾得上装着尸体的皮口袋，他逃出时间匣子之后，“0号房间”的尸体也从此下落不明，因为尸体是在C——47运输机中，一旦离开这架运输机，也就永远消失在时间之外的乱流中了，自此组织没有了“0号房间”，房间变得越来越少，“绿色坟墓”实际上已是穷途末路，没想到在这种绝境中，得以借助考古队深入到重泉之下，想来也是命运使然。

众人心下黯然，发生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事实，再也无从挽回，多亏司马灰遇事沉着，拆掉了雷管引信，否则炸塌了石碑，那才真是天大的祸端，如今考古队全伙困死在洞中，但跟“熵”同归于尽，也算够本了。

胜香邻认为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结束，但她也分辨不出“二学生”所言

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司马灰对胜香邻等人说道：“二学生”讲的多半都是事实，不过这个人并不可信，按对方所说它现在就是个鬼，可我看它就是“熵”，是个借魂还尸的东西，哪里会安什么好心？洞中发生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让考古队毁掉石碑。

罗大舌头说：“那炸药已经失效了，只凭咱们这几人想推到石碑，简直是蚍蜉撼大树。”

司马灰一时也猜不透对方要如何施为，忽然看到高思扬身后所背的“高温火焰喷灯”，不觉心念一动，这部高温探照灯能照出烈火般的光束，先前遭遇栖息在水晶湖底的巨型史前怪兽，都被光束烧掉了脑袋，但石碑不比血肉之躯，纵然用“高温火焰喷灯”照过去，也少不穿那么厚重的石碑，何况“拜蛇人石碑”上到处都是碑文，整座石碑又甚为高大，哪怕烧去几行碑文，照样能够将“熵”困住。

“二学生”神色惨然地对司马灰说：“你不相信我那就算了，当你们翻过石碑踏进洞道的一刻，就命中注定回不去了，即使毁掉石碑也会被”熵“吞掉，而失去炸药的考古队，更是对”熵“没有任何价值，我知道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是出于一番好意，让你们死得明白，我心中也落个坦荡，等这里的时间流逝到尽头，咱们形神俱灭，我有什么必要出言欺瞒？”

司马灰不再吭声，他认定这个“二学生”就是洞中怪物所变，其目的就是引着考古队破坏石碑，但这家伙到底想怎么做呢？

“二学生”见司马灰沉默不语，就问高思扬：“难道连你也不信任我了？我当初在大神农架林场吃死人肉，也只是求生心切，毕竟这世上有谁不怕死？趁着还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说些很重要的事……”

高思扬一时语塞，她想了想觉得还是相信司马灰为好，毕竟司马灰从没错过。

司马灰仍不说话，心中却想：“我要是从没错过，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罗大舌头插嘴道：“谁说这世上没有不怕死的？想我罗大舌头自从离家闯荡黑屋，仗着一身拳脚打抱不平，等闲三五个人也近身不得，后到缅甸为军作战，刀枪丛里砍胳膊断腿，什么阵仗没见过？你看老子几时皱过眉头？”

司马灰知道这罗大舌头一张嘴那就没个完了，于是抬手止住话头，

他此刻已做出最坏的打算，估计“拜蛇人石碑”一定会倒塌，虽然现在还猜想不出原因，但事情一定会向着这个结果发展，而“二学生”就是有意拖延时间，企图在此之前，尽量消耗考古队的矿灯电池，那么一旦石碑受到破坏，洞里的东西就会立刻从地下逃出去，众人陷身在黑暗中，连万分之一的逃生之机都没有了，在伸手不能见掌的地底洞穴中，恶劣的环境使电池消耗速度，要超出正常条件下好几倍之多，考古队剩余的电池根本支撑不了多久，所以不能再有任何耽搁，另外对方道破了这些谜团，也说明了有恃无恐，将考古队这四个人当作已经吃到嘴里的肉了。

司马灰想到这里决定见机行事，但不采取行动打破僵局，终究没有机会可寻，当即示意众人动手，让高思扬准备用高温火焰喷灯照向“二学生”，这部火焰喷灯是由“科洛玛尔探险队”里的科学家发明设计，冷战时期各种稀奇古怪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司马灰自认为见过不少犀利器械，可这类喷灯却是听也未曾听过，但威力着实惊人，寻思不管对方是什么怪物，让那烈焰般的光束照到，也教它吃不了兜着走。

罗大舌头和胜香邻向来跟司马灰同进退，立刻随之上前，高思扬稍有迟疑，也背着高温火焰喷灯跟了过去。

“二学生”想不到司马灰不按牌理出牌，完全不留商量的余地，仓促间慌忙退向神龛之后。

谁知罗大舌头来得更快，当先一个箭步窜上石台，倒轮起猎熊枪的枪托，用力照着“二学生”的脑袋猛挥过去，就听胫骨断裂之声，“二学生”的脑袋被枪托打得在脖子上转了360度，身子却没挪地方，转回来时脸上死气更重，两眼望着罗大舌头，显出怨毒的目光，突然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

罗大舌头吓了一跳，急掣身形躲闪，可忘了身在神龛石台上，后退时踩到空处，叫声：“我的个娘！”仰面摔倒在地。

司马灰和胜香邻在两旁接应，分别对准“二学生”连发数枪，枪弹在漆黑的大殿中嗖嗖飞过，都打在“二学生”身上，却挡不住它从石台上扑向罗大舌头的势头。

这时高思扬也到了神龛附近，她本来还有些犹豫，可是看到“二学生”脸上死气沉重的狰狞之状，再也不敢有所迟疑，那部“高温火焰喷灯”的灯头都架在她肩上，急忙打开灯头的盖子，对准“二学生”照去。

“二学生”似乎也识得此物厉害，吓得脸色骤变，嘴里发出“咕咕咯咯”一针怪叫。

这部“高温火焰喷灯”因从热气球上掉落受损，始终接触不良，故障

无法排除，一路上时好时坏，高思扬此刻将灯头对准“二学生”，却没有半点光线射出，只有装在猎鹿木盔上的矿灯，近距离直照到对方脸上。

“二学生”像是非常惧怕喷灯，不敢置身在灯头照射范围之内，掉转身爬下神龛向后逃去。

罗大舌头见“二学生”躲在神龛之后，立即跳起身来，浑身筋凸，奋力将整块巨石雕成的神龛揭起，想推倒了将对方压住，但那神龛重达千斤，他虽有几分举鼎之力，也只能将神龛抬起45度，就觉两臂酸麻，胸口气血翻涌，都要从嘴里喷将出来。

司马灰等人见状并肩上前，也暴雷似发声喊，硬生生掀翻了神龛，那“二学生”躲避不及，被沉重的巨石压在底下，顿时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饼子，再也动弹不得。

众人看神龛巨石下露出的手指还在不住抖动，一同蹲下身去查看，忽见“二学生”那颗被砸瘪的脑袋，竟像一条蛇似的从神龛底下伸了出来。

高思扬骇异至极，手里按着的“高温火焰喷灯”一直没有放开，忙把灯头照向“二学生”，这次终于没有出故障，胜过烈焰的灼热光束射出，那被压扁的头颅立刻化为乌有，然而就在光束喷出的一瞬间，大殿内外的灯烛，以及四个人身上装备的矿灯，全部黯淡下来，眼前黑得如同抹了锅底灰。

众人大惊，考古队果然没有走出无底洞里的裂缝，时间又要飞逝到防止空罐头盒子的11：00点了，“熵”可以任意摆布裂缝中的时间，并不取决于“二学生”是生是死，也与考古队在无底洞里的位置无关，只要众人作出的行动有可能破坏石碑，无底洞中的时间就会立刻逆向飞逝，将四个人带回到放置石碑的洞口。

第五卷 熵 第三话 真实的本质

司马灰等人意识到无底洞中的时间再次飞逝到出发点，是因为考古队的行动有可能破坏石碑，不过“高温火焰喷灯”应该无法对石碑构成威胁，脑中这个念头还没转过来，矿灯就亮了起来，时间回到了洞道中的11：00，耸立的“拜蛇人石碑”赫然出现在面前。

“高温火焰喷灯”里射出的灼热烈焰，正对着石碑照去，不过众人距离放置石碑的洞口，还有几步距离，喷灯射程很近，那些碑文刻得又深，因此烧上去影响不大。

高思扬脸上失色，忙把火焰喷灯掉转方向，想关掉却关不上了，以电池背囊供应能源的喷灯，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能迅速关闭，很快就会耗尽能源彻底失效。

司马灰见通往石碑的裂缝打开了，也来不及多想，立刻协助高思扬取下火焰喷灯背囊，就地扔掉不管，招呼其余两人逃向石碑，三步并作两步蹿到近前，手脚并用攀着石碑爬上顶端。

四个人拼命上到石碑顶部，心里暗觉侥幸，看来老天爷也偶尔会开恩，一定是困在洞中的“熵”以为火焰喷灯能烧去碑文，才在考古队使用喷灯的一瞬间，使时间飞逝到石碑附近，无底洞里的人员绝无生还之望，看来这东西毕竟只是个死不掉的怪物，并不是真正洞悉一切因果的神祇。

司马灰感到侥幸的同时，也有些恐慌，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其余三人都在石碑顶部往外逃的时候，他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想瞧瞧为什么没被洞中的无数怪手拽进裂缝，谁知不看则可，看这么一眼真如同五雷击顶。

此时那部“高温火焰喷灯”的电池还没耗尽，灼目的烈焰将洞道里映得雪亮，就见先前抛落的整捆炸药，竟从一团黑雾中显露出来，这捆炸药的引信虽被拆除，但装填在其内的军用级别黄色炸药仍在，火焰喷灯照在炸药上，立时将其引爆。

司马灰见状不妙，急忙叫喊着让罗大舌头等人俯身躲避爆炸的冲击，那捆炸药的威力虽然惊人，却也难以直接炸塌如此厚重的“拜蛇人石碑”，不过洞道内格外拢音，地形本就使爆炸的冲击波被扩大了数倍，轰鸣声更是震天撼地。

司马灰等人趴在石碑顶部躲避爆炸，只听轰然巨响，身体像被一阵

疾风刮过，每一寸肌肤都疼得难忍，震得三魂离位，五脏六腑恰似翻了几个跟头，脑中嗡鸣作响，喉咙中咸腥之气滚动，耳鼻中随即流下血来，身体抖个不停，似乎是“拜蛇人石碑”在发出震颤。

这座“拜蛇人石碑”在地脉尽头矗立了几千年，其上遍布的龟裂，在剧烈的冲击下迅速加深扩展，里面发出层层断裂之声，然后缓缓向外倒塌下去。

石碑垮塌的瞬间，司马灰感到自己的魂魄好像都被震掉了，恍惚间看到硝烟中浮现出一个如同参天古树般的庞然大物，它伸展着根须在黑洞中挣扎欲出，身上长满了无数只绿幽幽的怪眼，这或许就是“熵”的真身。

这个浑身是眼的巨大树形生物，随机被浓重的黑雾覆盖，而石碑顶部的四个人，也都随着崩塌跌落在地，脸上身上都是灰土和血污，好不容易挣扎起身，就见“拜蛇人石碑”已变成了一堆乱石，再没有一处的碑文可以连接起来。

司马灰头脑还算清醒，心知这次算是把娄子捅上天了，后果实难想象，黑洞中那个古树般的怪物“熵”，正是因为看到碑文，才会陷在反复的死亡中不得脱身，而此刻“拜蛇人石碑”彻底倒塌，可就再没有任何东西挡得住它了，古代拜蛇人从出现到消亡这么长的时间内，用尽了一切办法都奈何不了“熵”，凭考古队那几条步枪和所剩不多的弹药，绝无与之对抗的余地，四个人都死在这也于事无补，如今只剩下拼命逃跑这一条路了。

众人耳中轰鸣，口鼻流血，谁都无法说话，趁着“熵”还没从洞穴深处出来，强撑着由乱石堆里爬下，冒着滚滚而来的热流经来路向外逃亡。

地洞里热得如同蒸锅，胜香邻身上伤势未愈，跑不了多远就支持不住了，她面无血色，推开司马灰让众人自行逃生。

司马灰等人怎肯丢下胜香邻不顾，就和罗大舌头轮流背着她，让高思扬用矿灯照路，继续穿过重重洞窟往外跑。

考古队携带的物资装备几乎都用完了，众人身上除了水壶步枪以及少数干粮电池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在缅甸作战多年，丛林山地间的负重急行军是家常便饭，不过血肉之躯终究有其极限，跑一段也要停下来喘息一阵，亏得隧道里有拜蛇人放置的许多巨石，最大限度上减缓了“熵”从深渊里爬出来的速度。

众人逃至神庙通道的入口附近，听觉渐渐恢复，脚下却拉不开栓

了，只好放下昏昏沉沉的胜香邻，暂时停步喘口气，这时隐隐听到有庞然大物由远而近，估计这是“熵”从后面追上来了，神庙通道里有很多巨石，才使它的行动迟缓下来，然而出了神庙，就是一座接一座山腹贯通相连的漫长隧道，其中地形异常平整开阔，徒步逃出去，用不了多久便会被“熵”追上惨遭吞噬。

罗大舌头深感绝望，握着仅剩的散发“8号霰弹”，对司马灰说：“我留下来挡它一阵，你们趁着能走赶紧走，活下来一个算一个了。”

高思扬刚才也见到了黑洞中浮现出巨大无比的树形轮廊，她心惊胆颤地说：“那个东西根本不是枪弹所能对付，而且活了万年不死，只怕没有谁能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咱们这几个人在它的面前就像蚂蚁一般，你逞强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

罗大舌头说：“那咱们就只能分散突围了，总不能全让它一口吞了”

高思扬说：“你们还记不记得死城里的大铁球？它能将人拖入无穷无尽的怪梦中看，也许能将那个怪物困住？”

司马灰闻言稍一沉吟，说道：“离得太远来不及了，咱们要设法把它引导萤光沼泽里去，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先前被困在无底洞中，司马灰已预计到石碑倒塌的结果将会发生，因此有所准备，现在想来，那座枯骨堆积的死城中有个大铁球，可以使生者的意识深陷梦境，如果没有外力影响，就会一直困在怪梦中无法醒来，但是肯定挡不住“熵”，只能把阴魂截住，以免被“熵”吞噬，否则古代拜蛇人也不会把它放在死城中，况且考古队从死城出来之后，在漫长的地底隧道里徒步行进了很多天，才走到神庙，那是远水不解近渴。

而贯穿地下山脉的隧道中，存在着绵延数里的大片萤光沼泽，当时听胜香邻说过，那是由化合物质淤积成泥沼，又受到下层硫酸湖泊的侵蚀而成，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两千年，分布着很多罕见的发光植物和栖息在洞穴里的大萤火虫，环境非常脆弱，表面的淤泥一踩一陷，人行其上勉强得过，如果“熵”从沼泽爬过，一定会陷进深处的硫酸湖，它受到地底无穷无尽的浓酸腐蚀，即便能够不断复原，也永远别想再爬出来了。

罗大舌头和高思扬闻言连连点头，目前虽然无法理解“熵”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它确实是个有生有形之物，只要进了萤光沼泽，必定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时有了一线希望，三人精神一振，当即背起胜香邻，穿过神庙外墙，一路逃进了山脉下的隧道，眼见山腹下的地势越来越是开阔，远处

连接成片的萤光绵延浮动，宛如天际银河落于大荒。

高思扬借着浮动的萤光，看到山体上方从中裂开，不免担心那个巨大的树形怪物会从这里直接爬到外面去，然后躲在地壳深处蚕食生灵，那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司马灰估计“熵”也没料到众人会逃出这么远，而且考古队知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它绝不会允许这四个人生存下去，哪怕众人根本不可能走出地底，对方也要不分死活全部吞掉才能甘休，所以肯定会追进萤光沼泽。

众人一路疲于奔命已是强弩之末，眼看接近了萤光沼泽，忙用围巾遮住口鼻，而身后的朽木断裂般的响动也在迅速逼近，回头看时只有无边的黑雾，里面充斥着沉重的死气。

司马灰等人暗暗骇异，立即加快脚步穿越沼泽，就听朽木般的异响越来越近，好像转过头去就能看到那千百只怪眼，可这时候谁也不敢往身后看了，没命似的想沼泽深处狂奔，忽觉脚下一软，都跟着扑倒在地，原来地面不知何时开始往后倾斜塌陷，身旁的萤光植物，也全跟着歪了过去，栖息在附近的洞穴萤火虫，似乎预感到大难来临，不知所措地四处乱蹿。

众人回头望去，只见身后的萤光沼泽正在向下沉陷，看来是沼泽里的淤积的泥层承受不住“熵”的躯体，开始整片整片沉入充满硫酸的湖泊，那漫无边际的黑雾也陷进了深处挣脱不出，就似布满奇异萤光的旋窝里，冒出了一个吞噬空间的无底黑洞。

众人此刻是插翅难逃，在那巨大的黑洞近前，自身渺小如同蝼蚁，只能窒息地看着这绝望的景象，随着整片陷落的沼泽一同沉入深渊。

第五卷 熵 第四话 吞噬

司马灰等人筋疲力尽，眼睁睁看着自身随沼泽陷进黑洞，绝望中想道：“原来我们都是死在此地。”不过萤光沼泽深处的湖泊中，正是个万劫不复的去处，能拼着性命把“熵”引到其中，也算死得其所。

这时矿灯突然变暗，周围的萤光植物也如同被漆黑的潮水吞没，眼前再也没有半点光亮，脑子里变得空空如也，什么都不能想了。

惛惛洞洞中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司马灰等人才逐渐醒转，只觉身上如同灌满了沉重的铅沙，一动也不想动。

又过了半晌，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高思扬三人才咬牙爬起身来，胜香邻却仍是昏迷不醒，脸颊苍白，呼吸十分微弱。

三个人都十分替她担忧，高思扬水壶里还剩下一点清水，当即给胜香邻服下

为了节省电池消耗，众人仅打开一盏矿灯，看看附近的地形，好像是置身在一个洞窟底部，周围都是布满苍苔的石壁，地面上长着许多形似松露的草类块菌，其中也有地耳。桑黄等物，偃盖般的云芝高过常人，层层叠叠参差落错，其间有些长尾萤火虫，幽灵般的浮动徘徊，状甚奇异。

罗大舌头腹中正空，顿时流下口水，以前也曾吃过这类地草，如今身边没剩什么干粮，正好吃几块蘑菇充饥。

司马灰按住罗大舌头伸出去的手：“别乱栋，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洞窟是什么所在？”

罗大舌头想了半天，说道：“我就记得在沼泽里不断往深处陷，等到睁开眼的时候已在此间，咱以前来过这吗？”

高思扬明白了司马灰的言下之意，骇然道：“咱们被那团黑雾里的东西吞进去了？”

司马灰点了点头，心想多半是这么回事，考古队将“熵”引进沼泽，而在它陷进沼泽深处的时候，也将众人拖进了那团黑雾，这东西的肚子似乎是个无底洞，并且可以任意摆布洞中的时间，外面也许之经过了一秒钟，而这一秒钟却会在洞中变得无限漫长，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时间停止了。

高思扬也有块上海牌机械手表，从北纬30度水体开始就没上过发

条，因为在不见天日的地下，时间没什么意义，直到经历了“拜蛇人石碑”里侧发生的几次怪事，才知道时间是很重要的行动参照，所以重新拧满了发条，此刻一看时间，指针位于02：30，并且在不停地顺时针走动。

司马灰感到四周静得出奇，推测“熵”中的时间，停在了陷进沼泽的一霎那，还没有沉到硫酸湖泊的底部，奇怪的是考古队被“熵”吞掉之后，仍然得以生存，那东西为什么不将众人彻底吃掉？难道它还想利用这几个人，从深陷的沼泽里逃出生天？可考古队的炸药和火焰喷灯都已经使用过了，即使无底洞能够重新复原，使用过的物品也不会再次出现，这诸多的疑问，只怕要等到时间逆向飞逝的瞬间，才能得到答案。

众人逃到萤光沼泽，都以为是必死无疑了，但谁也没想到会再次掉进无底洞，“熵”让石碑困了几千年，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岂肯甘心陷进沼泽深处万劫不复？三人猜测了几种可能，却找不到半点头绪，更不知接下来将会遇到什么，当即整理枪支弹药，以防有不测发生。

司马灰看了看昏迷不醒的胜香邻，心想：“香邻的思路向来清晰，此时要是能在旁边出个主意，我们也不至于如此为难，但盼她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千万别死在这无底洞中。”

司马灰定了定神，先将胜香邻的瓦尔特P38手枪带到自己身上，这支P38是眼下弹药最多的武器了，又把温彻斯特1887型拉杆式步枪丢掉，剩下的弹药都给了高思扬，数了数正好是十发，罗大舌头那支加拿大双筒猎熊枪的“8号霰弹”还有三发，等到这些弹药彻底耗尽，考古队就只能使用猎刀了。

三个人将最后的一点干粮分来吃了充饥，没有水只好硬往下咽，因为吃过阴间的东西就会成为阴间的一部分，所以即使饿死也不敢去碰洞中的蕈类植物，以免变成被“熵”控制的行尸走肉。

罗大舌头恢复了一些体力，他边吃干粮边问司马灰：“矿灯省着用还能撑几个小时，要是彻底黑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咱的本事再大也无从施展，所以咱得赶紧合计合计，下一步要怎么走？”

司马灰寻思被“熵”吞掉的考古队，对其一定还有利用价值，如果将“熵”比作一个无底洞，那么它只能无限延长无底洞里的时间，甚至能让洞中的一切恢复原装，却无法改变洞外的时间，也就是说“熵”陷入沼泽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而掉进洞中的考古队，只是随之停留在了陷进沼泽深处的一瞬间。

司马灰按相物和憋宝古籍中的道理揣测，那个浑身是眼的高大树形

神祇，可能属于某种脱离了进化范畴的远古之物，也可以说是进化到了顶点，能够不断自我再生出新的部分，用来代替坏死的躯干，古代拜蛇人堆积在洞中的尸体和死者阴魂，又大多被其吞噬聚合为一，使这块巨大无比的死人肉，带有强烈的生物电场，如同一部高功率的电台，也是连接着虚无的黑洞，洞中的事物未必真实存在，或许这一切感受，都只是考古队的意识被这部电台影响所致，就像在缅甸裂谷中的占婆古城里，由于探险队中有躲着“绿色坟墓”的房间，导致众人以为“绿色坟墓”这个幽灵，真的曾经出现在面前，而“熵”本身的生物电场，要远远大于只是它一小部分的“绿色坟墓”，所以众人在无底洞里接触到的全部事物，包括一次次死而复生的“二学生”在内，以及噬金蛭螭和神殿，也许全是根本就不存在实质的幽灵电波，唯有考古队的行动是在真实发生，这就是那个古老神祇的能力。

罗大舌头听完司马灰的推测，觉得八九不离十了，如今“熵”陷进了萤光沼泽这个大泥掉子，等它落到底，就算死不了也永远逃不出去了，凭这结果咱死多少回也够本了，可既然还能动就别等死，我看这洞窟走势向下，不如到那边去看看有何发现，你们也不用一脸丧气，这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此前考古队困在北纬30度的怪圈里，那是何等凶险，不也照样脱身出来？

司马灰认为发生过的事实无法改变，考古队想逃出生天也无异做梦，这无底洞绝非北纬30度怪圈可比，不过还是要尽力求生，常言道“生死在天，有福可避”，别总提倒霉二字，活到现在怎么不算是命大？他实在不想死在洞中，连尸体带魂魄都被“熵”所吞噬，但此刻凭空在这里胡思乱想，把肠子搅得横七竖八地乱猜，终究没个结果，不如按罗大舌头所言，到前边看看再说，就问高思扬还能否坚持？

高思扬用力点了点头，示意可以继续行动，她虽然感到绝望，可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当前的处境毫不在乎，心中也稍觉安稳，先检查了一下胜香邻的情况，然后紧了紧绑腿，将步枪子弹推上了膛。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背上胜香邻，吩咐众人彼此间距不要超过一条胳膊，还要注意保留弹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随即打开矿灯断后，一行人拨开密集的草蕈和芝菌，向着洞窟深处摸索行进，沿途又捉了些长尾萤火虫用来照明。

这些栖息在地底的发光昆虫，也是被“熵”吞进来的洞外之物，消失了就不会随着无底洞中的时间逆向飞逝而复原，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后便会陆续死去，但装在空罐头盒子里，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替代矿灯，只是萤光微弱，照明范围比矿灯低了许多。

一路顺着地势前行，穿过千奇百怪的蕈类丛林，除了稀稀落落的萤火虫，并不见有任何有生之物，四周黑沉沉的格外沉寂，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不动，越是如此，越让人有不祥之感。

司马灰等人不敢有丝毫大意，紧握着枪支一步步往里走，置身在黑暗中也不知道走出了多少距离，茫然之际，走在前面探路的高思扬，忽然发现蘑菇丛中露出一座大石门，微光下的能见度仅及数步，又被附近的云芝遮蔽了视界，站立在开启的石门缝隙前，两侧和头顶都是一片漆黑，只是感觉这座石门的规模大得超乎想象。

罗大舌头先将胜香邻放下，端起加拿大猎熊枪，打开了矿灯向洞中探照，光束所到之处，黑漆漆的空无一物，可见石门里面的所在极深，石壁上布满了很厚的枯苔，看不出是个什么去处。

司马灰伸手摸了摸洞口的石壁，心里暗暗吃惊，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觉得这个洞窟的存在格外真实，考古队最初穿过“拜蛇人石碑”，第一次困在无底洞中，所遇到的一切事物虽然都像真的，可都显得十分诡异，那种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始终难以遮掩，而此刻发现的石门，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真实感？它究竟通往何方？

第五卷 熵 第五话 入迷

司马灰发现在这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中，除了考古队的四个人，以及沼泽里的发光昆虫之外，还有掩在蘑菇丛林中的石门，是真实存在的事物。

不过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实，这只是一种感觉，就像在隧道里遇见“二学生”，虽然那家伙有血有肉带着活气，可司马灰认定此人是让石碑困住的东西所变，还有放置神龛灯火通明的大殿，也存在着难以形容的怪异气息，现在想想，那些万年长明之烛，其实全是“熵”的眼睛，而这座石门却不属于无底洞，也许是古代拜蛇人留在“熵”中的遗迹。

众人都不甘心坐以待毙，决定先到石门后的洞窟里探明情况，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做计较，当即由罗大舌头背上胜香邻，司马灰提着装满萤火虫的罐头盒子照明，经过巨门的缝隙向内走去。

高思扬握着步枪紧跟在司马灰身后，微光照明虽然十分有限，也不禁惊讶于这石门的高大宏伟，几个人走在石门缝隙中，恰似在峡谷中穿行。

穿过裂谷般的巨门，众人进到里侧，发现置身在洞室之中，平整的石壁和地面苍苔厚重，除了当中孤零零平放着一块大石板，周围空落落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尽头则又有一处拱形门洞陷在壁上，看来可以通往更深的地方。

司马灰等人看到洞中的石板上似乎有图案，就凑近了仔细观瞧，剥去枯苔，萤光下只见那是一个古老巨大的树形神祇图案，它全身长满了怪眼，有目而不能瞬，有腹而无五脏，不死不灭，正从万物蒙沌的虚无中浑浑而出，附近都是人类和野兽的尸体，所过之处草木尽枯，人踪灭绝，雕绘精细繁复，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神秘气氛。

高思扬看得心惊，她问司马灰道：石板上描绘着“熵”的来历？

司马灰点了点头，说道：“古人将前事雕绘成图，以记后来。”说完，将那石板从上到下反复端详了几遍，也不建有什么特异之处，洞室虽大，但仅有这块石板上的图案，此外就找不到别的事物了。

罗大舌头说道：“如果早些看到这石板上的图案，咱也不至于大老远跑到地底下送死来了，现在看见了又能顶个鸟用？”

高思扬提议道：“这洞室里面好像还有一层，不知那边有些什么，先过去看看再说。”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同是此意，当下进到下一间洞室，一看结构与外面那间非常相似，地上也是块绘有图案的石板，这第二块石板上雕绘的场面，仍是“熵”吞噬万物的恐怖情形，其下有无数古代拜蛇人跪地膜拜哀求。

众人才知这石板上雕刻的图案内容相连，而洞室仍然没到尽头，还可以继续深入，而第三件洞室里的石板图案，记载着古代拜蛇人奉“熵”为神，几位王者一律头戴高大的树形饰物，源源不绝地献出活人作为祭品扔进无底洞中。

这些关于“熵”的记载，司马灰等人都已大致有所了解，对内容并不感到意外，却想不通此地为何会有这些雕绘图案的石板，带有图案的石板究竟有多少？为什么会分别放置在不同的洞室中？后面不是还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人心中疑云密布，所以匆匆看过，就接着往里面走，高思扬在途中留意手表的指针，时间并未出现反常变化。

一行人快步走进放置第四块石板的洞室，这里雕绘的图案是有古代拜蛇人为“熵”筑造神庙，古树与飞蛇的图腾共为双神，同时也将“熵”描述为虚无的黑洞，古代拜蛇人死后尸体和鬼魂都会坠入其中，被这个古老神祇吃掉，表现出“有生之物皆为无常”，而被“熵”吃掉的人，就再也不会死了，因为从此将成为无底洞的一部分，所以通往永生的道路就是死亡。

接下来的第五块石板，记载了古代拜蛇人欺骗了神祇的故事，利用刻有死咒的石碑，将“熵”困在地脉尽头，由于这巨大树形怪物，身上的眼不能闭合，所以它看到“拜蛇人石碑”的部分，会立刻僵枯死亡，但活着的部分仍会再生，替代坏死的躯干，可古神活过来的时候，又会因为看到石碑而再次死亡，想动也动不了，从此深陷在死亡中难以逃脱。

众人一路看到第六块石板，那是古代拜蛇人用石碑困住了神祇之后，也难免遭受浩劫，大多数被洪荒吞没，残存下来的分支也逐渐消亡。

罗大舌头焦躁起来，觉得这些事考古队都知道了，再看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司马灰却感到雕绘在石板上的图案很不寻常，古代拜蛇人放置石碑之后，才因战争使得元气大伤，又被洪荒吞没而逐渐消亡，而这洞室里的图案，却显然出现在放置“拜蛇人石碑”之前，从第五幅图案开始，在当时根本还没发生过，那么古代拜蛇人灭亡的经过为何会提前出线在

此？

罗大舌头恍然道：“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为什么会这样？”

高思扬诧异地说道：“谁能知道还没发生的事？难道这些都是古代拜蛇人留下的预言？”

司马灰现在还无法确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关键是这洞室里的存在感异常强烈，不像考古队先前进入那座灯火通明的神殿，从里到外都有种虚无的死气，倘若是古代拜蛇人留在无底洞中的遗迹，这里面又怎么可能描绘着当时还没发生过的事？莫非冥冥之中当真有洞悉一切前因后果的力量？一下快石板上的图案又会揭示什么秘密？

众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去看下一块石板，如此一块接一块的看下去，刻绘在其上的古老图画，也越来越让司马灰等人吃惊，第七块石板的图案中，描绘了深渊中矗立着一个巨大的人形物体，有只模样奇怪的飞鸟从它身边掠过，而浑身是眼的恐怖之物，躲藏在深渊中窥觑着一切。司马灰更为吃惊，这幅石板壁画描绘的内容，正是“时间匣子”，那只大鸟分明就是坠毁的C-47信天翁运输机，这些古怪的壁画究竟从何而来？

众人在不知不觉中被石板上雕绘的诡秘图案吸引，急切地想要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顾不得多想，立刻去找下一块石板，其中图案却是地脉尽头的拜蛇人石碑，石碑外侧站着四个人，倒着一具尸体，虽然仅具轮廓，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几个人正是接近石碑的考古队，倒在地上死掉的是“二学生”，石碑里侧是黑暗中无数空洞的怪眼，这应当是考古队正在准备翻越石碑的情景。

再看后面的几块石板壁画，一次描绘了考古队引爆炸药，使石碑倒塌，而困在洞里的古神，却因刚从僵死状态复原，留给了考古队可趁之机，一路逃进沼泽，那个高大无比的树形神祇也从后跟来，却陷入了沼泽，缓缓沉向底下的硫酸湖中，它作出最后的挣扎，将考古队的四个幸存者吞进了腹中，随后就是考古队在无底洞中摸索探路，直到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门，又走进里面看石板图案的情形。

罗大舌头看罢，惊奇地说道：“我看画中描绘的情形，可不正是咱们此时此刻的经历？到底是谁把这些事情提前刻在石板上的？”

司马灰和高思扬同样骇异到了极致，众人一路看到这里，早已经想不起来这是第几幅壁画了，而洞室之中的石板似乎无穷无尽，更奇怪的是，这其中描绘的内容，已跟考古队现在的行动重合了，这是几千年前就存在于世的古迹，还是“熵”的幻造之物？

高思扬看前边那些石板，总有些迫不及待想看后面的内容，可一直看到此处，却不免胆怯，她对司马灰说：“下一块石板上的图案，就是还没发生过的事了……”

罗大舌头也奇道：“如果还有下一块石板，那上面的图案会是什么？只要记载在其中的事情，哪怕还没发生过，也都会变成事实？”

司马灰说“熵”为古史所不载，虽然被拜蛇人供为神祇，其实不过是躲藏重泉之下不死不灭的异物，远没到乘虚不坠触实不化的地步，应该没能力看到还没发生过的事实，它要真有这本事，也不至于让考古队引进沼泽面临灭顶之灾，可往深处想，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注定将会发生的事实，就算有谁事先洞悉了前因后果，也绝不可改变坏因果，否则它之前看到的就不是事实。

司马灰同时也考虑到：“熵”要吃掉这几个人，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考古队再次掉进无底洞，却没有被“熵”吞噬，这些石板上一副接一副的图案，也许只是“熵”制造的幻象，可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另外，石门后的洞室存在感非常强烈，这又是什么缘故？

罗大舌头急不可待，说道：“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事，我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什么结果，反正只要看看下一块石板就全明白了。”说完背着昏迷的胜香邻就往里走。

司马灰心中有种很不祥的预感，示意高思扬注意四周的动静，随机提着装萤火虫的空罐头盒子，跟上罗大舌头，向前走到下一块石板附近，用猎刀刮去枯苔，借着微弱的萤光观看上面的图案，但这一看之下，所见却是出乎意料，三个人都惊讶得张开了嘴，半晌合不拢来。

第五卷 熵 第六话 震颤

司马灰等人急于找到结果，可看到下面一块石板，图案却和此前的如出一辙，再往里面走，所见的石板也是一模一样，全是考古队在洞室中观看壁画的情形，连动作都没有任何变化。

三个人怔在当场，不约而同的想问对方：“后面的石板壁画为何完全一样？”

罗大舌头说：“真他娘的邪了，如果壁画上的内容将会成为事实，那么接下来……”

高思扬说：“按照预言……接下来咱们将会一直看下去？”

罗大舌头说：“可要是不接着往下看，就不会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内容，这该怎么办”

司马灰心想：“不对，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这些壁画转移了，进来的时候一定忽略了别的事……”他立即将视线从石板上移开，拎起萤光微弱的罐头盒子，向着四周照视，可漆黑的洞室里空空如也，所见唯有满壁阴郁的苍苔。

罗大舌头看到司马灰的举动，以为情况有变，忙将胜相邻轻轻放下，打开装在头顶的矿灯，同时端起了加拿大猎熊枪。

胜相邻触到地面冰冷的苍苔，渐渐醒转过来，脸上气色仍是十分难看。

司马灰等人见胜香邻醒来，都感到宽慰，纷纷问道：“你觉得身子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胜香邻微微点了点头，问道：“咱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高思扬将石碑倒塌之后，考古队将“熵”引入沼泽，并再次落到无底洞中的经过，捡紧要的对胜香邻说了一遍。

胜香邻听罢秀眉深蹙，心想考古队在巨门口的洞室中，发现了内容离奇的石板壁画，不觉一幅接一幅地一路看过来，最后壁画的内容，竟于考古队现在的行动重合了，很可能是“熵”通过壁画，将一行人引到此地。

司马灰也有这种感觉，壁画只是为了吸引考古队的注意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穿过一间又一间洞室，却忽略了洞室本身，那座巨大的石门内部，为何会有这么多结构相同的洞室？另外，司马灰隐约记得以前

也有过与现在相同的经历，心里不安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高思扬记得沿途经过的洞室，至少不下十余间，考古队为了留下电池，一路上只借助萤光照明，能看到的范围才不过三五步远，几乎没有参照物，这些洞室的结构当真相似吗？为什么会有种越走越狭窄的感觉？

司马灰猛然醒悟过来，连骂自己太大意了，立刻拽出猎刀，刮去地面厚重的苍苔，只见岩层印痕一层层犹如大海扬波，暗道：“糟糕，这地方是古种鹦鹉螺壳的化石洞窟！”

考古队此前正是通过巨大的鹦鹉螺化石空壳，穿过了深不可测的北纬30度之海，得以进入重泉之下，没想到在无底洞里，竟然也有一具化石空壳，看来应该是古代拜蛇人所留，途中只顾着看壁画上的内容，黑暗中没能注意到洞室在逐渐缩小，而“熵”把考古队引到此处，到底意欲何为？

司马灰估计这个形如古树的古代怪物，不可能钻到化石空壳里浮出重泉，难不成是想利用考古队的四个幸存者，把它的一部分从地底带出去？就像当年“绿色坟墓”躲在遗骸之中，逃离了重泉之下的深渊。

这具鹦鹉螺的化石空壳，本身是古代拜蛇人留在无底洞中的遗迹，与考古队、萤火虫、空罐头盒子、枪支弹药一样，属于洞外之物，所以司马灰等人才觉得此地有很强的存在感。里面的石板壁画却是“熵”制造的幻觉，这空壳是能让血肉之躯避过地压，浮上北纬30度水体，问题是那怪物已陷进了沼泽，他怎样能让鹦鹉螺化石空壳离开此地？

罗大舌头认为现在明白过来不算晚，应该赶快往化石空壳外跑，愣在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司马灰说：“咱们在化石空壳里已经走得太深，往回走肯定是来不及了……”话音刚落，打开的矿灯和罐头盒子里的萤火虫，突然由明转暗，洞室里黑得面对面看不见人。

司马灰知道时间又开始逆向飞逝了，“熵”这个无底洞，就像一个能够开合的时间裂缝，其中的一秒钟可以无限延长，考古队走进化石空壳最深处的过程，只是“熵”陷进沼泽的一瞬间。

考古队的矿灯熄灭之后，转眼又恢复了照明，空壳洞窟里的苍苔和石板壁画，都不见了踪影，手表上的指针飞逝回了出发的时刻。

司马灰等人仍置身在化石空壳内，心下正自骇异，忽觉四壁震颤，地面摇晃不定，脑中都感到一阵眩晕，急忙扶起胜香邻，依托洞壁

稳住身形。

罗大舌头叫到：“老天爷，无底洞里地震了！”

高思扬说：“不是地震，这化石空壳好像在往下沉？”

司马灰心知不错，此刻看不到洞外的情况，可凭感觉确实是在下坠，这是“熵”往沼泽深处陷下去了，布满发光微生物的沼泽底下，是个规模奇大的硫酸湖，湖中的硫酸连陨铁都能腐蚀掉，“熵”沉到湖底之后，纵然身体内能够不断再生，替代被腐蚀的躯体恢复原状，可周围的强酸还是会对它源源不断地继续侵蚀，何况硫酸湖下是没有生命的世界，再深处就是地心热海，那里只有灼热铁水翻滚的汪洋，到处是电磁迸发出的巨大光环，什么物体掉下去也难逃灰飞烟灭的下场，它既然难以脱身，为何还要将众人引入化石空壳？这个万年不死的古老生物，在最后时刻又要做怎样的垂死挣扎？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就感好似腾云驾雾一样，随着化石空壳迅速向上升去，身上好像是要炸裂开来，晃动不定的光束中，看到手背上的青筋凸起，血管由于地压的剧烈变化而膨胀。

众人相顾骇然，不知道化石空壳为什么会突然上升，但以这么块的速度离开深渊，就算置身在天然减压舱一般的化石空壳里，也会因为全身血液沸腾而死。

司马灰等人脑中眩晕加剧，浑浑噩噩之际，很快失去了意识，不知过了多久，觉得自己趴在冰冷的地上，耳中轰鸣不绝，隐隐约约听到波涛起伏，恍惚中想到：“熵”不能让真实的时间倒退，所以陷进沼泽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等考古队走进化石空壳深处之后，它就伸长躯体挖通了地心的热海，随即吐出了化石空壳，热泉涌出前的气流推动鸚鵡螺壳，从裂开的地谷中穿过。

地底山脉与北纬30度水体间，弥漫着混沌的气层，不是躲在减压舱似的化石空壳深处，考古队早已被强压和乱流撕成碎片了，这时听得潮声此起彼伏，显然是浮在北纬30度底下之海中，“熵”让这几个人活了下来，一定是想让考古队的成员变成“房间”，将它带到地面，不过这浑身是眼的树形生物怪躯庞大，无法全部爬进化石空壳，只能将部分躯体藏在附近，其主体多半已被地心热海吞没了。

司马灰在半昏迷状态中胡思乱想，一个个念头纷至沓来，想到化石空壳里一定躲藏着“熵”，不由得打个寒战，不顾身上疼痛欲死，咬紧牙关，将罗大舌头等人唤醒，发现装在空罐头盒子里的萤火虫早都死光了，当下捡起步枪，互相搀扶着向洞外走去。

众人求生心切，一连穿过十几间洞室，走到化石洞外，就见风涛乱滚，浮波际天，高处阴云笼罩，雷电隐现，这个巨大的化石空壳，正是毫无目的的漂浮在北纬30度底下之海中。

此时劫后余生，四个人茫然矗立，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像活鬼一般，霎时间百感交集，相顾无言，谁也没想到还能留下性命，活着从重泉之下出来，可是弹尽粮绝，无舟无楫，漂浮在这没有尽头的地下之海中，又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罗大舌头说：“凡事得往好了想，能逃到这里也是命大，总比直接让那无底洞吞掉要好。”

高思扬黯然道：“咱们航行在这地下之海中，就算不被活活饿死，到头来也会让那座大磁山吸过去，全变成古岛上的行尸走肉。”

司马灰感到这事还不算完，“熵”一定就躲在化石空壳中，考古队这几个人能活着浮上北纬30度水体，全是“熵”需要有人带它逃出去，成为另一个“绿色坟墓”，所以得赶紧离开化石空壳才是，看了看周围，发现洞壁边缘粘接着几个菊石壳体，表面裹着层冷却的岩浆，其中之一与化石壁相连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大块崩裂，有两张八仙桌子大小，容得下四五个人，正可以当成渡海的小艇，他寻思北纬30度地下水体波涛汹涌，载具越小速度越快，当下招呼罗大舌头动手将其推落，准备乘上去逃离此地。

众人联手把菊石壳体推向水面，随后逐个登上去，浮波涌动中，那古种鹦鹉螺化石空壳硕大怪异的洞口，转眼间消失在了漆黑的海面上。

这时胜香邻想起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她担心地问司马灰：“你能确定咱们现在没有变成……吃过死人肉的‘房间’？”

罗大舌头闻听此言，也是怕上心来，忙道：“这话有理啊，没准在昏迷不醒的时候，那东西已经钻到咱们肚子里去了，与其苟且偷生，我宁肯给自己来一枪图个了断，也不想变成‘绿色坟墓’”

第五卷 熵 第七话 辨别

司马灰同样对此时感到不安，那个万年不死的古神把考古队放出无底洞，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在本体坠入地心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它选择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存活下去，那就是让考古队的四个活人，全部或是之一变成“绿色坟墓”。

如果直接吃过古神的肉，就等于变成了组织里的“0号房间”，意识和身体都会逐步被其占据，不过最初连自己都察觉不到，此时谁也回想不起来，在化石空壳里失去意识的时候发生过什么，那个浑身是眼的东西，是不是趁乱爬进了谁的肚子里？

众人面面相觑，皆是作声不得，现在的四个幸存者，至少有一个人变成了“房间”，该如何将这个人辨别出来？更为难的是一旦分辨出来，就必须将此人杀掉，况且一行人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生死变故，把性命拴在一起，才从重泉之下活着出来，不管哪个人成为“房间”，都只有死路一条，问题是谁能下得去手？

司马灰想起“二学生”的事知道是不是“房间”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很后悔没顾得上将拜蛇人石碑的信息记录下来，想来想去也只有通过石碑，才可以确认谁是“房间”。

胜香邻担忧地说：“倘若无意中将‘绿色坟墓’从地下带出来，那可真是百死莫赎了。”

罗大舌头出主意道：“谁要是觉得自己吃过死人肉，趁早自觉点把手举起来，早年间有几句老话说得甚好，所谓山里埋宝山含秀，沙有金沙放光，鬼胎若藏人肺腑，言谈话语不寻常……”

司马灰说：“没准咱们这几个人，都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房间’，那就不是具体哪一个人的问题了，要尽快想个法子进行准确鉴别。”

罗大舌头说：“那真是无法可想了，既然分辨不出来……”说着话，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接着说道：“咱不如都照这来上一枪，尸体往海里一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你们先来，我断后，咱们下辈子再见了。”

司马灰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也根本没想过还能从重泉之下逃出来，何况当初在缅甸曾被地震炸弹里的化学落叶剂灼伤，料来活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要能把“绿色坟墓”彻底解决掉，死也闭得上眼了，可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此处，却不肯甘心，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了吗？

绝境中忽生一计，考古队所担心的事，是在化石空壳里失去意识期间，变成了吃过死人肉的“房间”，那个浑身长眼的树形怪物，似肉非肉，像是死气凝结而成，所以说它是块死人肉，凡事直接吃过死人肉的“房间”，身上的伤口可以自愈，谁出现这种反常迹象，谁的身上就有死人肉。

众人悬着个心，分别用刀在手背上划了一条口子，但无人出现自愈的迹象，可见考古队里没有“房间”存在，这才松了口气。

司马灰心想“熵”毕竟也是有生之物，大概是穿过北纬30度水体之际，受到地压影响失去了意识，考古队的四个人又比它提前恢复了知觉，迅速离开了那化石空壳，因此得以幸免，一切都是猜测，也只能说但愿如此了。

此时四个人都是又冷又饿疲惫欲死，让高思扬依次包扎了手背上的伤口，就在壳洞里蜷缩着身子昏睡过去，任凭菊石壳体随着滚滚浮波，在无边无际的地下之海中不住航行。

热泉喷涌造成的震动，使北纬30度水体深处的怪鱼受惊后纷纷浮上水面，那些深水之鱼，大多带有发光器，以此在黑暗阴冷的水域中作为诱饵捕食。

众人陆续醒来之后，动手捉了几条鱼，虽然没能辨其种类，但都饿红了眼，也顾不得许多了，当即用刀刮去鱼鳞，直接生吃鱼肉，只觉滋味甜鲜，肥厚多汁，毫无想象中腥恶难挡之感，吃过食物之后，胜香邻的气色也恢复了许多。

司马灰留下鱼骨，同时收集到生物发光剂和油膏，临时做成照明的鱼骨灯烛，却也可以入水不熄，风吹不灭，那漆黑的地洞中聚集着浓密磁雾，不时有闪电从头顶掠过，现在有了鱼骨灯烛，再加上磁雾里迸发出的白光，尽可替代考古队一直在使用的矿灯。

罗大舌头见这些鱼模样古怪，前后两对鱼鳍，颇像人的四肢，不免想起阴山古岛附近的行尸走肉，说不定这些鱼也是死人变的。

高思扬听到这话，又看海中之鱼模样古怪，越想越是恶心，忍不住伏在艇边大口呕吐起来。

胜香邻说隔绝在北纬30度地下之海里的史前鱼类，应该属于泥盆纪时期，那时候的鲨鱼还是有鳞的，多骨鱼盛行，缓慢向两栖生物转变，所以有些鱼好像生有短小的四肢，但肯定不是阴山古岛上的水鬼。

高思扬这才感到放心，不过置身在菊石上，不分昼夜地在北纬30度水体中航行，最后一定会被磁山吸过去，以现在的状况，固然有命撑到那里，也得让大山中的伏尸拖去吃了，再退一步说，即便侥幸不死，仍会因接触磁山时间太长导致记忆消失，退化成半人半鱼的怪物。

司马灰等人深知此事无可避免，但处在漂浮的菊石客梯上随波逐流，周围洪波汹涌，全是漆黑无边的地下海水，根本没办法控制航向，落到这种境地，再大的本事都无从施展，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受到之前的大地震影响，洪波翻滚的地下之海中，不时有骤雨降下，偶尔还出现凛冽如冰沙般的固态降水，环境恶劣至极，然而考古队竟能耐得住阴寒酷热，可能也与在地谷中服食过成型的肉芝有关，又有菊石壳子能够容身避险，否则性命早已不保。

四个人就这样搭乘浮艇般的化石壳子，也分不清是在日里夜里，只是随着滚滚浊流，在地壳之下不断向前航行，却还存了求生的念头，尽量保存剩余的枪支弹药和矿灯电池，并且收集生物发光剂，多制鱼骨灯烛。

这一天罗大舌头跟司马灰说起自打在缅甸野人山裂谷遇到“绿色坟墓”开始，到如今不过半年时间，却经受了无数变故，更见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事物，想到宋地球、阿脆、胜玉、Karaweik、穆营长、通讯班长刘江河、“二学生”等等，这一路上真是死了太多人了，所幸在毁掉拜蛇人石碑之后，终于没让那怪物从深渊里爬出来，这次倘若能从北纬30度水体中逃出生天，回到家可真要给佛爷烧几柱高香了。

司马灰觉得“熵”就像一部巨大的幽灵电台，内部存在强烈的生物电信号，活人被它吞掉之后，意识就会陷进一个没有出口的无底洞，在那里见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熵”这个怪物变的，所以洞里的东西破坏掉之后还会再次复原，而且这东西活了上万年不死谁都奈何它不得，说是个古神也不为过了，一旦让它逃出去，必将引出一场无穷无尽的灾祸，就因为考古队不听劝告，总想解开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擅自接近了拜蛇人石碑，才陷进无底洞中，险些拉开了一系列重大灾难的序幕，此刻回想起当时被困在洞中的遭遇，仍不免心惊肉跳感到十分后怕，看来也是命不该绝没准还有机会逃离这无始无终的北纬30度怪圈，因此不能放弃希望。

想是这么想，但这响尾蛇般的北纬30度地下之海，实在是进来容易出去难，除了那座浮在大海上的磁山，再也找不到任何参照物，接近磁山又会收到那些半人半鱼的水鬼袭击，还将面临失去记忆变成行尸走肉的危险。

众人思来想去，面对着漆黑无边的茫茫洪波，都觉得前途凶多吉少，气氛立时沉寂下来。

司马灰对其余三人说道：“我估计人类对地下之海感到恐怖，可能也不是事出偶然，其根本原因，在于古代拜蛇人引发的那次大洪水，这场特大的水灾淹没了许多陆地，毁灭了古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果，以至于人类在许多领域都不得不重新开始，现在人们对水下遗迹的高度敏感，以及对深水的无比恐惧，实际上正是源于人类对那场史前灾难的朦胧记忆，这北纬30度地下之海虽然可怕，咱们却对它的情况有所了解，总能找到途径脱身，此地最大的威胁无非来自那座磁山……”

正说着话，就看远处有道惨白的电光掠过，海面上出现了一大片朦朦胧胧的黑影，似乎是起伏的山体轮廓，四个人同时闭口不言，目不转睛得望着前方，雾中的雷电却不再出现，海面上黑漆漆的一片，只听得波涛汹涌，却看不到远处的情况了。

北纬30度水体循环往复，考古队搭乘载具在浮波中渡海航行，迟早会被地壳下的大磁山吸过去，但是具体时间无法估计，另外谁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接近了磁山。

那座孤岛附近有很多浸死鬼般的活尸，其祖先都是被吸在此处的遇难者退化，变成了半人半鱼的冷血之物，大都隐匿在深水 and 山洞里，习性悍恶凶残，过壁如履平地，最是难以对付。

高思扬望到起伏的山体，忙把步枪抓到手中，紧张注视着附近水面，以防有水鬼突然爬上来。

司马灰则是应变沉着，他扣上帽子，先将瓦尔特P38手枪的保险打开，然后把储存的鱼骨灯烛都装在背包里带在身上，只留几只交给胜香邻用来照明。

罗大舌头立刻抄起加拿大双管猎熊枪，检查了一下仅剩的三发8号弹药没有受潮，当即装填在枪膛内，两眼盯着黑茫茫的水面，问道：“你们刚才瞧清楚没有，是那座磁山吗？怎么这么大？”

第五卷 熵 第八话 北纬30度大磁山

这时又一道电光从半空掠过，矫若惊龙，司马灰借着闪电望去，前方山体起伏的轮廓朦胧隐现，犹如一尊漆黑的巨神，以亘古不灭的静默之资横卧在海面上，确实和上次看到的地形全然不同，不过那时考古队从神农架落进北纬30度水体，航行了无数个昼夜之后，才发现失踪的Z-615潜艇以及一个很大的洞窟，其实那洞窟就是化石空壳，它与Z-615潜艇都被磁山吸在周围，而考古队从未真正塌上磁山，加上当时又是漆黑无光，连这座孤岛的大致轮廓都没看清，此刻见山体规模大得超乎想像，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寒气。

电闪雷鸣之际，距离浮波尽头的磁山越来越近，司马灰抓紧时间告诉其余三人：“这里波涛汹涌，又存在着一股无形的巨大吸力，所以无法从两侧绕行，如今只有穿越磁山，菊石空壳很快就会被磁山吸住搁浅，留在水面上容易受到攻击，到时候应当尽快登上这座古岛，然后一路向前奔跑，途中不能停留，一旦被困住，两三天内就会被抹去记忆成为行尸走肉。”

众人心知阴山古岛附近全是伏尸，在枪支弹药充足的情况下也是难以穿越，何况现在的装备，恐怕走不到一半就得被那些半人半鱼的东西拖去吃了，但眼看这形势有进无退，也只得横下心来铤而走险，手心里各自捏了一把冷汗。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颤动，众人身子都横着向前倾去，原来菊石空壳触地搁浅。

司马灰借着鱼骨灯烛往周围照视，看到前边就是漆黑的山体，当即握着手枪，第一个跳下来，罗大舌头等人也相继跟了下来，脚底下虽能站住，但那刺骨冰冷的地下水，几乎没过了膝盖，加之怒涛汹涌，将人身不由己地往前推动，四个人根本无法停留，被迫涉水前行，登上了阴山古岛。

这座古岛整体就是块大得异乎寻常的磁山，它受北纬30度水体推动，一直浮在地下之海中绕圈，大部分都在水面以下，露出来的山体也有百米多高，全是漆黑的磁石，地势起伏平缓，寸草不生，周围吸着不少鹦鹉螺和菊石的空壳，犹如一个个巨大怪异的石窟。

一行人提心吊胆，直接登上古岛，走了几步，脚步就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们知道这磁山有吸铁之力，离得越近吸力越强，无奈只得把猎刀和水壶等金属物品丢掉，这些东西刚离开手，只听“当”的一声响，便

被吸在地面上了，再想捡起来却觉得重了数倍。

众人见状无不骇然，仅剩下衣服和武装带上的金属扣子，以及步枪弹药有少量金属部件，尚可勉强承受，也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只要还能走得动，就不敢将防身的东西全部丢弃。

一路顺着山势逶迤向前，始终不见任何动静，这倒显得十分反常，司马灰等人不免疑心，磁山附近那些怪物为何全部消失了？

北纬30度这座大磁山，从古就被视为镇着无数恶鬼的阴山，春秋时期更是将许多奴隶和俘虏扔到山中，还有沿北纬30度各地失踪遇难的飞机和舰船，包括这些幸存者在内，困在这座阴山古岛上的人，都被抹去记忆退化成了半人半鱼的冷血生物，存活繁衍下来的为数不少，至今躲藏在山上洞穴和附近的水面下。考古队在发现Z-615潜艇，以及进入鹦鹉螺化石洞窟的时候曾与这些东西有过激烈接触，险些丢掉性命，此时有备而来，却不见了它们的踪迹。

罗大舌头感到十分侥幸：“谁说要倒一辈子霉，看来人生里偶尔也能出现点好事。”

司马灰觉得这跟来自地心的震动有关，深水里的大鱼都浮上海面了，阴山附近的伏尸大概也被吓跑了，可也没准都在前边等着，反正遇不上总比遇上了要好，如今是顾不上那么多了，必须尽快穿越磁山，还要设法在山的另一端寻找可以渡海的载具，远远逃离大磁山。

高思扬却认为生路渺茫，这次就算一行四人能够安全穿越磁山，也仍置身漆黑无边的大海上，随着滚滚浮波不停航行，直到再次接近磁山，然后呢，为了避免被抹掉记忆变成行尸走肉，又要再次穿越磁山，这么一圈接一圈地轮回下去，到几时才是尽头？

司马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接近磁山了，甚至还没来得及思索对策，想要从地壳下的大海里逃出去，也该在沿途想办法，而留在山里却只有死路一条，现在能做的仅是穿越这座大磁山争取时间，所以千万别犹豫。”

话是这么说，其实司马灰心里也在嘀咕，脚下则是半步不停，地势渐行渐高，走到山脊附近，就见面前是架飞机残骸，机身损毁严重，又受地下潮气所侵，外壳遍布锈蚀，已分辨不出是什么型号，但是看起来似乎是一架重型轰炸机，北纬30度饶经的区域，都是事故灾难的多发区域，失踪的飞机潜艇舰船和人员不计其数，原因大多和地底磁山有关。

司马灰等人以为Z-615潜艇是个特例，此刻才发现被磁山吸住的物体不止一个。除了这架重型轰炸机，附近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体残骸，估计

是从百慕大三角海域失踪之后，被乱流卷进地底，落在了这座大磁山上。

罗大舌头看得眼直，忽然感到一阵吸力，双筒猎熊枪竟脱手而出，直飞向前面的山壁，这加拿大猎熊枪钢铁构件较多，磁山深处的吸力很强，所以最先被吸了过去，司马灰的“瓦尔特P38”和高思扬的拉杆式步枪，同样是握不住了，只得放手丢掉。

四个人就觉得衣服和背包上的扣子，都快要被一股无形之力扯脱了，不由得相顾失色，想不到地底大磁山居然有如此之力，此刻两手空空，心里更是发慌，当即分发了鱼骨灯烛用于照明，加快脚步越过山脊。

这时高处的云层中划过个火球，轰雷震天，听起来仿佛就是炸响在耳边，司马灰等人的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无不为之骇然，全力以赴爬上山脊，那黑沉沉的磁山轮廓，正被闪电映得一片惨白，只见那地势起伏，前方凸起着一道更高的山脊。

众人并不知道这座磁山究竟有多大，眼见翻过一道山脊仍不见尽头，无奈后退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子继续向前，据说当年楚幽王曾铸九尊大金人固定此山，真想象不出那九尊金人有何等巨大，又是以什么古法熔铸而成？

四个人将身上携带的矿灯和电池，包括手表指北针在内，能扔的全都扔了，就连背包上的金属扣子也拆掉不要，这才能继续行动。

一路气喘吁吁地行至第二道山脊，就见前边还有第三道山脊，高度比当中这道低了许多。等看清了地形，刚要接着往前走，高思扬忽然拽住司马灰的衣服，惊恐地指向身后道：“不好了，那个怪物追上来了！”

司马灰转身回顾，只见起伏的山体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树形黑影，伸展着无数根须般的触手，浑身上下都是怪眼，周遭黑雾缠绕，模糊诡异的轮廓使人望而生畏，却是那个本该落进地心里的古老神祇，可它怎么会出现在这座大磁山附近？

众人看了这等情形，脸上皆尽失色，此时身上的枪支弹药全被磁山吸去了，就算手里还有步枪，也完全抵挡不了这个不死不灭的怪物，事到如今无法可想，更来不及寻思是怎么回事，只能接着逃跑，于是撒开两条腿，拼命奔上山脊。

山势起伏，下行容易上行难，开始攀登第三道山脊的时候，速度被迫减慢，众人边逃边合计。这个活了万年不死的“熵”，就像一处通往“虚”的无底洞，它能够不断使坏死的躯体复原，那无底洞中的事物，

除了古代拜蛇人遗留下来的化石空壳之外，有可能全是众人意识之中的感受，不过既然能切实感受到“虚”，那又何尝不是真实？

“熵”在陷入地心的一瞬间，自知将会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就把考古队拖进了无底洞中，想让这四个人变成“房间”，将它的一部分带出地面，而“熵”的本体却并没有被热海溶化，它是凭着能够不断再生复原的躯体，从重泉绝深处爬了出来，真不知怎样才能将这怪物置于死地。不过它追着考古队接近阴山之后，身上黑雾般的磁波，开始逐渐被山体吸收，所以才渐渐地露出模糊的面目，如果将它困在磁山中一段时间，也会变成无知无识的东西，但这至少也需要好几天时间，然而在一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将考古队的幸存者全部吞掉，然后离开地底大磁山，找个地方等待着爬出深渊的机会到来。

司马灰脑中一连转了好几个念头，却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从没感到像现在这么绝望，后悔当初就应该死在缅甸，如今也就不会发生这一可怕的结果了，无奈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恍惚间已跟其余三人行至最后一道山脊，雷鸣电闪中看向身后，就见后面在雾中浮现出的巨树，与这座漆黑的磁山轮廓几乎浑为了一体，前方泽是汹涌翻滚的地下之海，唯见浮波茫茫，再也无路可逃。

第五卷 熵 第九话 载入历史的一击

浮在北纬30度水体中的大磁山，分为前中后三道山脊。一行人攀上第三道山脊，下临滚滚洪波，汹涌异常，这地下之海渊深莫测，如果有人掉落其中，任凭你水性精熟，也无异于滴血入深潭，眨眼间就会被茫茫浮波吞没。

四人眼见走投无路，便手举鱼骨灯烛向附近照视，思量着要找到个漂浮之物，哪怕是截枯树根也好，却看附近的山体都道裂开的深壑，只得先进去躲避一时，于是相继跳下去。

山体间的沟壑非常狭窄，两侧绝壁峭立，宽处也仅容两个人并肩通过，往里走又有几条洞穴相连，深处腥臭刺鼻。

罗大舌头胆子大起来的时候，天底下没有他不敢捅的娄子，可胆子小的时候又比兔子还小，此时手无寸铁，又看这里面黑咕隆咚的不知道有些什么，胆气自然不足，就问司马灰接下来作何打算？

司马灰说：“现在别指望能逃走了，到了这种弹尽粮绝的地步，落进北纬30度水体与困在磁山中，都不免一死，可‘熵’追到此地，多半是因为考古队知道了太多的秘密，不把剩下的人员全部吃掉，它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咱们要尽量活下去，同时把这个怪物拖在磁山附近，让山体将它的意识彻底消除。”

罗大舌头明白这么做也是同归于尽之举，考古队和“熵”都会被磁山抹掉意识，却总比死得没有价值要好，当即点头同意。

高思扬对司马灰说：“你又在想当然了，你怎么知道那怪物是为了吞掉考古队，才爬上这座大磁山的？没准它也是身不由己，被磁山吸过来的亦未可知？”

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胜香邻，突然开口说：“司马灰猜的没错，那个被古代拜蛇人视为异神的怪物，之前一直在石碑对面处于僵死状态，当考古队翻过石碑走进了无底洞，‘熵’就有把握引着考古队破坏石碑，可在破坏石碑的那一瞬间，它不得不将咱们几个人从无底洞里放出来，否则洞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不会真正触及洞外的拜蛇人石碑，它又担心处于僵死状态太久，复原后无法直接将考古队一口吞掉，所以才说出了许多秘密，让咱们的矿灯电池迅速消耗，那么考古队即使逃出了神庙，在没有照明设备的情况下，也无法在地底逃出太远。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谁都预料不到，反倒是追上来的‘熵’被引进沼泽，陷下硫酸湖，它只好将

考古队拖进无底洞里，撞穿了热海引发了强烈的地震，使化石空壳浮出北纬30度水体，以便有人变成‘房间’，将它的一部分带出地底，然而‘熵’的本体也在地震中随着热泉浮至此处，它对这一切也是始料不及，此时过海爬上磁山，正是为了将考古队的人员全部吞掉，因为咱们知道的事实太多了，留下任何一个活口都是隐患。”

高思扬对胜香邻说道：“你这不也是猜测，怎说得准？”

司马灰却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惧：“胜香邻说的这番言语，可不像是凭空推测，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莫非……”

司马灰知道浮上北纬30度水体的化石空壳里，一定有块“死人肉”，谁吃了那块肉，就会变成直接吃了古神的人，自身也将变成古神的一部分，从此这个人身上的肉被割掉了还能复原，旁人再吃他身上的肉，就等于间接吃了死人肉，变成受其控制的傀儡——“房间”，可除了直接吃掉神的人，其余的“房间”都不具备复原能力，所以为了辨别身份，考古队剩下的四名成员，都在自己手背上割了一刀，确认没有任何人出现复原迹象，才把揪着的心松开，而后一连几天在地下之海中持续航行，本已是命悬一线的胜香邻，也逐渐恢复了几分气色，但整天都一言不发，不知想着什么心事。

司马灰不敢说自己没发觉胜香邻有些反常，只是心底下不愿意相信她已经变成了吃过死人肉的“房间”，一时间思绪万千，正要问个究竟，忽听洞穴深处传来窸窣窸窣的诡异响动，他手持鱼骨灯烛向前照去。

那鱼骨灯烛实际上就是用鱼骨做成的火把，前面涂抹着鱼膏和生物发光剂，那阴郁的冷光能够照及十步开外，在不见天日的地底洞窟中足可鉴人毛发，此时照向洞穴内部，但见有个半人半鱼的东西，从洞壁顶上倒爬而来，惨白的怪脸上吐着长舌，七窍内似有淤血，灰蒙蒙的眸子对光线十分敏感，但见了烛光并不避让，反而加快速度，倏然间从四人头顶蹿过，动作迅疾无比，落地绝无声息。

司马灰感到一阵腥风从背后逼近，心知是阴山附近的古尸，这些家伙可能感到“熵”的接近，全躲进了山中洞穴，但是遇到活人进来，还是忍不住嗜血的本性过来掠食，奈何枪支和猎刀都被磁山吸去了无法招架，只好拽住胜香邻闪身避开。

那人鱼般的伏尸一扑不中，转头张开怪嘴，露出满口白森森的利齿，想要再次扑来，司马灰不等它作出下一步行动，已将手中的鱼骨灯烛猛递过去，恰好戳在伏尸的脸上，疼得它怪叫一声翻身滚倒。

这时周围有不少伏尸爬来，黑暗的洞穴中也看不清究竟有多少，高

思扬发现旁边有个洞口，里面漆黑沉寂没有丝毫动静，忙招呼司马灰等人逃向其中。

司马灰也是慌不择路，进去时才看到，这洞口是座齐整厚重的石门，当即和其余三人奋力将石门推拢，那石门也是阴山里的磁岩所造，重达千斤，两千多年未曾动过，底下就像生了根一般都快长死了。

众人知道不关上石门命就没了，各自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推动，只听那巨门底部咯咯作响，终于被缓缓推动，可就这么瞬息之间，已有一只半人半鱼的怪物从缝隙中爬了进来，还有两个探着一半身子，被活活夹死在了闭合的石门当中，其余都被挡在门外，而那蹿进来的伏尸爬壁上行，跃到罗大舌头面前，张开大口就咬。罗大舌头背倚石门，两脚蹬地正在向后用力，只好用双手死死撑住对方分开的上下牙膛，他运起蛮力，就听得“咔嚓”一声，竟将那伏尸的血盆大口从中掰成两半。

随着罗大舌头一声断喝，石门终于彻底合拢，众人见石门后的洞穴也是四通八达，估计这磁山内部中空，那些形似人鱼的尸怪，很可能会从别处绕过来，因此不敢停留，当即以鱼骨灯烛照明，打算沿路往前，找个狭窄稳固的地方容身，谁知这洞窟越走越宽，想来是走进山腹深处了。

这磁山亘古以来就存在于地壳之下，山上不仅有许多遇难飞机舰船的残骸，楚幽王也曾在此祭鬼，所以山腹内有些遗迹，可山体多处开裂，积水下浸，古迹多已不可辨认。走在前边的罗大舌头，在一堆枯骨中，捡到一柄短剑，有常人半条手臂长短，剑身宽厚，黑漆漆毫无光泽，插在鲨鱼皮套之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形态古朴凝重。

罗大舌头本想用来防身，握在手里才发觉是个木头片子，所以才没被磁山吸去，他骂声不顶用，就想随手扔掉。

司马灰接过来看了看，发现这古剑非金非铁，却比木质沉重得多，剑柄刻有八个虫迹古篆，试着在皮带头上一勒，“喇”地一下就削掉一截，想不到如此锋锐，看形制当是楚国之物，就让罗大舌头先带上防身，虽不比那加拿大双筒猎熊枪好使，但也强似空捏着两个拳头。

沿路匆匆向前，司马灰见洞中的伏尸还没有围上来，便想趁机问胜香邻几句话，不料走了几步，前边就已无路可走，原来洞底陷下一个大坑，里面全是漆黑的淤泥，咕咚咕咚冒着气泡，众人只觉两眼被呛得流泪，想必是某处湖底的淤泥，刚好掉进山体裂开之处，淤积至今，泥层下一定有很多沼气，遇到明火就会立刻引燃，急忙退后几步，心想原来山腹中存在大量沼气，所以洞里的尸怪都不肯接近此地。

司马灰正想取出防化呼吸器罩在脸上，忽见高处亮光一闪，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发现众人置身之处，正处于第二道山脊底部，先前所见的那架飞机残骸掉在山裂中间，半截机身陷进了山腹之内，又听山顶有巨物移动之声，估计是那树形古神爬了过来，一个大胆的计划立即在他脑中浮现出来，倘若能够取得成功，这也许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击。

四个人携带的枪支和猎刀已全被磁山吸去，这山腹里各处都有尸怪，众人一路上疲于奔命只能逃跑，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恐怕支撑不了多少时间，而那浑身是眼的巨大树形怪物也爬上了磁山，只要众人离开山腹就得被它吞掉，此时如果能将山洞深处的沼气引燃，那架重型轰炸机上的炸弹说不定还能爆炸，虽不至于炸沉磁山，却会造成山体开裂扩大，使“熵”陷进山腹，只要能困住它几天就行了。

司马灰并不知道能否成功，而且这么做自己这几个人也别想活命，但此刻也考虑不了太多，那个怪物追着考古队来到磁山，可以说是命中注定，只是最后的结果如何，谁都无法预料。

这时高处的山裂中浮现出无数只怪眼，司马灰见状感到头皮子一阵发麻，当下握着鱼骨灯烛正想往洞底投去，不料刚一举手就被胜香邻拦住了。

司马灰内心深处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胜香邻变成吃过死人肉的“房间”，他寻思只要引爆了洞底的沼气，考古队玉石俱焚，谁都难逃活命，又何必追问结果。

胜香邻那过司马灰手中的鱼骨灯烛，将自己手背上的绷带剥掉，几天前的那条伤痕赫然消失不见了。

司马灰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可真正看到，还是如同遭受五雷击顶，骇然征在当场：“你……”

胜香邻发觉自己变成了“熵”的一部分，但这过程需要几天时间才会显现，因此还没受到控制，她清楚再也不可能活着出去了，甘愿选择去引燃山腹里的沼气，希望能够借此扭转局面，将活下去的机会留给其余三个人，她此刻心意已决，抬头凝望着司马灰，又看了看罗大舌头和高思扬，随机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罗大舌头和高思扬并未想到这层变故，还没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胜香邻握着鱼骨灯烛跃入洞窟深处，不禁呆在原地，空张着嘴不知所措，而那个轻逸的身影转眼间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一话 乱流

胜香邻舍身一跃，用鱼骨灯烛引燃了洞底淤积的沼气，爆炸性的黑色气体呈蘑菇状冲天而起。

司马灰等人肝肠寸裂，这时不知山体裂口处得炸弹是否也被引爆，高处也在同时冒出了大团的火球。

洞窟内的热释放率和烟密度瞬间达到了极值，剩下来的三个人都被气流推得向后滚倒，窒息中就见山体的裂缝向外扩大，那浑身是眼的树形怪物正爬在山上，此刻有一部分根须般得躯体陷进了磁山，但很快就从山体裂壑中拔身而出，裂开的山腹竟困不住它。

三人见洞窟里热度太高，再也容不得身，他们都知道眼下不是难过的时刻，只好强忍悲痛，穿过附近的洞穴离开山腹，此时就觉重心倾斜，好像整座大山受到爆炸影响，在北纬30度水体中发生了偏移，洞中那些半人半鱼的尸怪，也都逃散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高思扬三个人，手脚并用爬出山腹，发现处在第三道山脊附近，地底大磁山因震动倾斜，在滚滚浮波中偏离原本的位置，由于山体歪斜幅度不小，他们伏在山脊上无法行动，距离那个形如巨树般的神祇，不过几十米远，就见树身上伸出无数只枯长的怪手，作势向三人抓来。

司马灰等人骇然欲死，知道若非磁山将这树形古神身上的黑雾吸掉了，根本无法见到它的真容，平时只要看它一眼，就会陷入虚实难辨的无底洞里永远别想出来，仅凭血肉之躯万难与之抗衡，只得冒死在倾斜的山体上不断移行。

这时倾斜的大磁山，突然发出一阵剧烈摇晃，司马灰等人目眩头晕，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低头向山下张望，借着高处雾层中的电光，就看黑茫茫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漩涡，可能是北纬30度水体下方有个空洞，大量地下水无休无止地注入其中，在上方形成了漩涡，磁山偏离位置之后浮经此地，也被漩涡卷住，这座磁山虽然奇大无比，不会被吸入深渊，但也无法脱离强劲的漩涡，竟随着洪流转动起来。

那巨树般的古神只顾着要吞掉司马灰等人，却因山体震动跌入漩涡，它虽是怪力无穷，也不由自主地被乱流拖进深渊，但有一半躯体却陷在磁山里挣脱不出，也只能抱着磁山，在无边的绝望中不断转圈，不出几天就会被彻底抹去意识，成为一堆无知无觉的腐肉。

司马灰等人伏在山脊上看得真切，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要不是爆炸使磁山偏离位置，这浑身是眼的树形古神，又穷追不舍只顾着吞掉考古队，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对这重泉之下的不死异物而言，阙身虽存，却被磁山抹去全部意识，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灭亡。

三个人自知同样逃不出去了，皆是面色惨然，好在大事已了，总算没有白搭上这么多条性命。

高思扬忽道不好，阴山古岛里还有许多半人半鱼的尸怪，它们如果吃了“熵”的肉，哪怕只逃出去一两个，也将会后患无穷。

司马灰摇了摇头，阴山附近全是退化了的行尸，它们吃了古神也不会受其控制，何况也离不开这座磁山，过不了多久，树形古神体内那些阴魂般的生物电，就会被地底的磁山彻底抹掉，而且抹掉的东西万劫不复，再也回不来了，因此不足为患。

三人伏在山脊上，想起胜香邻的事，无不伤痛惋惜，心里都似滴出血来。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道“香邻只是先走一步，反正咱们也出不去了，与其变成山里的行尸走肉，不如跳下去死个痛快……”

这话音未落，只见头顶无边的浓雾也出现了旋涡，原来磁山高出水面百米，在旋涡中转动起来带动气流，所以覆盖在高处的浓雾也随着出现了变化，此时下面是浮波汹涌，上边是浓雾翻滚，海水和浓雾形成了一个黑茫茫的巨大涡流，边际已分不清是水是雾，强劲乱流到处卷动，吹得衣襟猎猎作响，只恐稍一松手，便被乱流拖上半空。司马灰罩上装在Pith Helmet上的防风镜，看到高处的浓雾中露出一个大洞，大股的气流向上涌动，不禁心念一动，寻思这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考古队没理由都死在地底给“熵”殉葬，既然难逃一死，何不冒险一搏？

高思扬见司马灰望向雾中的大洞，想说“你可千万别胡来，这乱流再强，也不可能把人卷到那么高的地方……”奈何说不出话，只得比划手势。

司马灰把手指向山脊附近的飞机残骸，示意罗大舌头和高思扬不要多问，只管跟着过来就是。

三人顶着乱流，在倾斜晃动的山体上爬行，终于接近到一架相对完整的飞机残骸附近，这是被磁山吸下来的老式螺旋桨飞机。

罗大舌头记得曾在缅甸裂谷中搭乘英国空军的蚊式运输机落入深渊，以为司马灰打算故技重施，可那蚊式特种运输机是罕见的全木质结

构，生存能力极强，加上野人山大裂谷两千米深的空阔地形，产生了烟囱效应，才得以平安着陆，而这附近的飞机，都被磁山吸住了动弹不得，何况锈蚀破损严重，即便在梦中也不敢指望它能载人往上飞行。

罗大舌头自认敢想敢做，却也没有司马灰这种近乎疯狂的念头，典型的冒险主义加拼命投机主义作怪，忙打手势说“要去你们去，难得死上一回，就不能死得正常点吗？”

高思扬以为司马灰伤心胜香邻身亡，脑子里一时急糊涂，想上前阻拦他不要做这种没意义的举动。

司马灰知道时机稍纵即逝，来不及再作解释，爬进机舱内到处翻找似乎在寻觅什么东西，遍寻无果，又钻到另一架飞机残骸中，终于翻出一大包东西，拭去上面的尘土看一眼，确认无误就动手拆解。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行动奇怪，就上前帮手，解开来一看更觉诧异：“降落伞？”

司马灰指了指雾中的大洞，能否逃出生天，就看这降落伞管不管用了。

他从机舱残骸里找到的降落伞，其实只是普通的空军救生伞，不像空军部队的伞兵伞带有控伞，万一拉不开主伞，还有副伞备用，仅能像风筝一样，借助乱流将三人带到高处，至少可以离开地底大磁山，逃生的机会只在这瞬息之间，若有差错大不了一死，所以根本没考虑救生伞能否承重，当即拆开伞包，示意其余两人绑定伞绳。

罗大舌头了解到司马灰的意图，知道这是要放人肉风筝，立刻动手去拽伞绳。

高思扬见状稍有迟疑，暗想这方法固然极险，却也值得一搏，就跟着依法施为。

三个人刚把伞绳绑在身上，救生伞便被乱流卷起，鼓满了气，“呼”的一下拉直了伞绳，拖着三人摇摇晃晃地向上升起，他们急忙紧紧握住伞绳，各自用围巾遮了口鼻，只听气流在耳边呼啸来去，被救生伞带得身凌虚空，穿过浓雾盘旋的巨大涡流，飘飘荡荡越升越高，在这个巨大无比的地底旋涡中，救生伞就像一片微不足道的落叶，四周尽是滔天的浮波和浓得化不开来的迷雾。

司马灰看到救生伞越升越高，乱流中低头下窥，就见深渊里有无数绝望空洞的怪眼，但很快便被聚拢的浓雾覆盖，一切都被虚无的漆黑吞没，万物归于混沌，之前经历的事好像只是一场漫长可怕的噩梦。

这时救生伞接近了地壳底部，阴山带动的乱流开始急剧减弱，撑不住三人重量，一头向旁栽去，挂在了洞底倒悬的石隼嶙峋，脚下都是茫茫雾气，恐怕动作稍大，伞绳就会断裂或是脱落，任凭身体悬在半空来回晃动，却是连大气也不敢出。

司马灰自知不容迟疑，深吸了一口气，探臂膀拽出罗大舌头背后的古剑，割断自己身上的伞绳，施展开蝎子倒爬城的绝技，倒攀绳索而上，钻进洞顶的裂缝中，拖拽绳索，将其余两人逐个接应上来。

地壳深处的裂缝，也是由于猛烈的磁暴而产生，附近的乱石不断掉落，三个人离开悬挂在半空的救生伞，身后的裂缝已开始在剧烈的震动中合拢，只好顺地势持续移动，爬到岩缝纵深之处，震颤才逐渐消失，身上不觉出透了冷汗，手脚不停发抖，趴在冰冷的岩层上再也动弹不得。

司马灰只觉眼前发黑，恍恍惚惚中思潮起伏，想起自从缅共人民军溃散，跟探险队进入野人山寻找失踪的蚊式运输机，却被地震炸弹带入更深处的古城，开始接触到了“绿色坟墓”，为了揭穿这个幽灵的真面目，又跟宋选农带领的考古队深入罗布泊望远镜，循着线索前往大神农架原始森林，穿过阴峪海和北纬30度水体，来到重泉之下放置拜蛇人石碑的神庙之中，不寻常的日子早已成为寻常，一路上不知死了多少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愿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哀伤一阵失落，久久不能平复，胜香邻跳进洞底的一幕更是在脑海中反复出现，心头隐隐作痛。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二话 迷途

三个人在地底昏睡了好久，才被腹中饥饿唤醒，反正这条命也是捡来的，如今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咱既然活到现在，看来也是上苍有好生之德，老天爷还饿不死瞎家雀儿呢，所以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找机会逃出去，把咱的事汇报上去，好歹给考古队那些遇难成员争取个烈士什么的，自古道‘有功安民曰烈’，混个烈士称号不为过吧？”

司马灰道：“这些事趁早烂到肚子里算了，泄露出去难免要惹麻烦，今后天知地知，咱们三个知道也就罢了，对谁都不要提及。”

罗大舌头说：“不让提就算了，咱至少能清明节给烧点纸钱，要不然谁还能记着他们？”

司马灰听完颇受触动，觉得罗大舌头所言极是，应该有人记住这支深入过地下世界的考古队。

高思扬在旁叹道：“你们俩胡思乱想什么？现在鱼骨灯烛只剩下几根了，没水没粮，没有枪支弹药，手表之类的物品也都被磁山吸走了，困在漆黑一团的地底怎么出得去？”

司马灰定下神来，抬头望了望四周，说道：“先看看还剩什么东西，然后再想办法。”

三人各自将背包里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基本上都是空的，只剩苏联制造的鲨鱼鳃式防化呼吸器，半盒防水火柴，两袋盐块，一个再也不能指南的指南针，除了那柄楚国古剑以外，再没什么顶用的物品了。

高思扬深感绝望，考古队从神农架进入阴峪海地下森林的时候，装备虽然算不上先进，至少是全副武装，火把、弹药、干粮、电池等物资也都充足，现在赤手空拳，又不辨路径，还有希望活着出去吗？

司马灰经历过各种险恶的情况，以前就从深邃无边的极渊里走出来过一次，所以并不为这些事担心。地底下是出去容易进来难，地壳厚度平均在8000-10000米之间，往多了说也就是10公里，如果自上而下，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只能循着水流侵蚀成的洞穴穿过这层地壳，但地下河道分布得网密如蛛网，水流在下行过程中不断被底层吞噬，走着走着也许就钻进了死路。此刻众人置身在地壳深处，想往上走却没这么难，因为这北纬30度水体的洪波浩荡不息，一定有许多地下暗河与之相通，水流不会自生，都是从地面上流下来的，有水的地方属于暗河，没水的

洞穴也大多是受水流常年侵蚀而成，循着地脉以及岩层间的波痕蜿蜒上行，总能找到出口。

面临的重大困难，莫过于缺少食物和照明工具，不过司马灰熟识物性，又详细看过赵老憋秘不示人的憋宝古籍，有把握在途中找到地下块菌和发光矿石。

即便如此，途中潜在的危险还是很多，尤其是各种地质灾害要比外面多得多，但三人有了求生之念，也不将这些艰难险阻放在意下，即刻以剩下的鱼骨灯烛照明，起身在地壳深处寻找出路。

司马灰知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照明工具，一旦鱼骨灯烛耗尽，摸着黑可就再也走不出去了，于是不敢耽搁，先是辨识水脉，找到一处有暗河经过的洞窟。那洞中上下全是蘑菇化石般的球状岩体，用脚踏碎了，便流出许多发光的粉末，涂到身上或鱼骨上，尽可做照明之用，是憋宝古籍中记载的“石烛”，多生于形成数万年之久的暗河尽头，当即让每人都掰下几个，装到背包里的途中备用。

在暗河的地方，只要不是热泉，一般都有地下洞穴里的鱼群，三人先在河床边摸了几条充饥，一路顺着河道贯穿的洞穴向前，沿途采集块菌和盲鱼为食。

地壳中的矿物很少单独存在，常按一定的规律聚集在一起，而岩石就是天然矿物的集合体，由一种或多种矿物集合而成，所以根据地壳中的深度不同，岩层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部分由火山玻璃、胶体物质以及生物遗体组成。

司马灰等人跟着暗河流经的洞窟行进，途中见到暗河附近存在自然铂、自然铜、石墨、萤石、黄铁、刚玉、云母等各种矿脉，在地底下层层分布，暗河常有分支，忽宽忽窄，时而平静，时而湍急，想在迷宫般的地下河道里找个出口，却又谈何容易。

罗大舌头主张往矿脉集中之处走，哪怕走不出去死在地下，有这么多宝石陪着，可也够本了。

司马灰则发现这条暗河里有几条鱼，并非栖息在地底下细长短小的无目盲鱼，而是身长扁圆、尖头大嘴、尾鳍呈截形，身上有不规则的花黑斑点，肉质细嫩丰满，肥厚鲜美，是一种丛林河流里的淡水鱼，推测这条暗河通往某处山谷丛林，所以遇到上游的支流就先走出一程，如果暗河里栖息的都是地下盲鱼，便退回来重新找路。

三个人为了消除地压的影响，不敢走得太快，一路逆流而上，走一段路就停一阵。地底下昼夜莫辩，也不知行出多远，最后潜过一片浸满

了水的地下洞穴使加重的地压影响有所缓解，在洞穴另一端，地形突然变得开阔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高大茂密的丛林，满眼尽是奇花异草，叶片大得出奇，遍布的植丛，高度在数十米以上，由于水量充沛，使丛林冠到林下树木分为许多个层次，彼此套迭，更有不少树木从空中垂下许多柱状的根，加上无数藤类穿梭悬挂于树木之间，使人无路可走，暗河两侧都是荫湿的腐生或寄生植物，距离司马灰等人不远的树丛间，忽然有一条大蛇探出头来吁气成云，其余受惊的野鸟啼鸣乱飞，怪叫之声不绝于耳，打破了原始丛林的沉寂。

三人见情形诡异，不免生出毛骨耸立之感，这洞中不见天日，分明还在地底，怎么会生长着如此茂密的丛林？北纬30度附近又哪有这种地方？

司马灰觉得丛林中闷热潮湿，水土条件虽然适合茂盛的植被繁殖，可在不见天日的环境中，这类植物也无从生长，难道众人还没走出“熵”幻造出的无底洞？他攀着藤萝爬上树顶，只见陡峭的岩壁环绕四周，眺望头顶，天悬一线。

三人已不知有多久没见过真正的天空，都恍如隔世一般，呆立良久，才想到觅路离开深谷。

为避毒虫猛兽，司马灰等人用枯木做了些简易火把，那暗河源头蕴藏着大片碳化的植物遗体，可燃性极高，点燃后既可防身，也可取亮照明，随即在挺拔茂盛的密林中穿行探路，发现这是一条被河流切割成的深谷，只怕深达千米，形势上窄下阔，百万年前地表的河流逐步降低，变成了现在这种穿过千米深谷的暗河，加之地气湿热，从高处落下的植物得以在此滋生，形成了茂密的丛林，由于两侧石壁高耸，连飞鸟都难以逾越，被气流卷进来的野兽就再也出不去了，被迫在这与世隔绝的深谷中生息繁衍，保存着很多自然界的罕见物种，人迹更是难以到此。

这条深谷就像天然的陷阱，暗河在当中穿过，走出数里不见尽头，地面腐烂的树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高处则是云遮雾罩、神秘莫测，司马灰等人只得冒险攀藤附葛，在绝壁间迂回向上，夜里就在岩缝中栖身，由于长期处于黑暗的地下，迅速接触日光很可能导致暴盲，因此现在深谷中适应了几天，虽然已算是逃出生天，却不知究竟置身于何处，想到前途难料，三个人都是忧心忡忡。

这一天终于爬上深谷，只见碧空湛蓝，远方巍峨的雪山连绵起伏，峰岭间冰川悬垂，云雾缭绕，近处森林茂密，莽莽林海及耸入云端的雪峰浑成一体，不仅看的目瞪口呆，心中满是疑惑，正诧异间，忽见林中冒出一头黑熊，浑身是血，拖着白花花的肚肠，两眼冒着凶光，莽莽撞

撞地人立起来作势扑人。

司马灰等人没想到会有大兽出没，也自吃了一惊，不等作出反应，突然听到“砰砰”两声轰响，那高近两米的黑熊像被伐倒的大树，扑倒在地就此不动了。

定睛看去，原来是林中追出两个手持土铳的猎人，一个是粗壮汉子，另一个则是上了些年纪面容消瘦的老猎手。俩人身上都穿着黑袄，头戴鹿皮帽子，胸前挂有骨牙念珠，装束甚为奇特，那土铳前端也装了猎叉，刚才就是这两个猎人，在后面用土铳放倒了大熊，看样子事一路追猎到此。

司马灰上前打个招呼，想问问那两个猎人，这里到底是何所在。

谁知那一老一少两个猎人，看到司马灰等人，发声喊扭头便跑。

罗大舌头急忙叫道：“老乡们别怕，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皇军是来建立王道乐土的……”

那两个猎人听到喊声，竟逐渐停下脚步，手里握着土铳，不住回头张望。

司马灰心想：“我们在地底下走了几个月，此时衣衫不整，模样都和野人相似，那两位猎户一定是把我们当成野人了，刚才听到罗大舌头喊话，才知道不是野人，不过这两个猎户敢于追猎巨熊，想必身手和胆色俱是不凡，却为何会被野人吓跑？莫非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古怪？”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三话 位置

那一老一少两个黑袍猎人，像发现了什么稀罕物似的，战战兢兢走到近前，对着司马灰等人打量不住，然后不住合十念经。

司马灰被看得心里发毛，暗想：“这两个猎人笃信佛教，附近又有雪山耸立，是藏民还是尼泊尔人？”

那个年老的猎人却会些汉语，通过一番连说带比划，司马灰总算听出一些头绪，原来这两个都是门巴猎人，原来此处的位置，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一条分支，众人虽然没有回到大神农架，但也几乎是在北纬30度地底下转了一圈。

这地方僻处藏南，周围尽是高山密林。五十年代的时候，曾有部队进来过，这位门巴老猎人给大兵当过向导，所以略通一些汉话，年轻的是他儿子，先前看见司马灰等人，还以为是遇到了山鬼，此刻得知这三个人是从深谷里爬出来的，不知是什么缘故，两位门巴猎人都显得极是惊奇，甚至有点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地把司马灰等人带到家中。

猎户们都还保持着农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这老猎人家里还有个姑娘，把那包谷酿的酒和鹿肉都用铜盆盛了，放在火上煨着，请司马灰三人围着火炉坐下，不住敬酒敬肉。

司马灰等人莫名其妙：“常闻山里的猎人热情好客，听说过没见过，今天见着了算是真服了，素不相识就这么款待，既然是入乡随俗，我们也就别见外了。”当下甩开腮帮子，吃到尽饱而止，在他们口中，连那普通不过的包谷酒，也都如同甘露一般。

门巴老猎人能讲的汉话有限，说半天司马灰才能听明白一两句，但掌握了要领，也就不难理解对方要表达的内容了。

通过交谈得知，雅鲁藏布江流域穿过的峡谷分支众多，周围全是雪山冰川和原始森林，就是司马灰等人爬出来的那条深谷，自古都是人所不至，据说那里面是圣域秘境，只有经过大时轮金刚经灌顶并修行十世的至祥之人，才有机缘进出，故此对三人极为恭敬，以汉扎西相称，甚至没想过要问这三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司马灰也对门巴猎人感激不已，他把在地底下捡的几块照明用的萤石，都掏出来送给这户猎人，以此换了三套衣服和鞋帽。这片大峡谷地区交通闭塞，衣服帽子大多都是用兽皮制成，一时也凑不齐全，好在那萤石珍贵，就找别家猎户换了几件。

司马灰三人在地底走了几个月，虽然服食云芝之后能够增益气血，但地下环境毕竟恶劣，有时闷热潮湿，有时阴冷酷寒，又是缺食少药，所以身上爬满了蚂蝗和虱子，后背和脚上长了成片的湿疹，溃烂化脓，脓血与衣服黏在了一处，一揭就下来一大片，根本换不了衣服。

门巴老猎人让女儿用藏药给司马灰等人治伤，调养了十几天，才得以治愈。

三个人千恩万谢，想要告辞离去时，那门巴老猎人却摇手摆头，表示：“你们谁也走不了。”

司马灰感到十分诧异，仔细一问才知道，现在已是封山季节，想要翻山越岭走出去，必须经过几条冰川和泥石流多发的地带，沿途山深林密悬崖陡峭，而且不通道路，想走也只能等到开春之后。

司马灰等人只好耐住性子，在门巴猎人的木屋中养伤，有时也帮忙到附近的山沟子里打猎，条件虽然简朴，但却是有生以来难得的安稳日子，身体和精神都逐渐复原。

这天晚上，远处大江奔流之声隐隐传来，高思扬说道出山后的事，问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作何打算？

司马灰觉得最为难的就是这件事了，他自己和罗大舌头倒还好说，高思扬则是在三支两军行动中到了大神农架林区，奉命与“而学生”和民兵胡子，一同到主峰了望塔维修防火无线电，被迫加入了考古队深入地底，她虽然是活着回来了，但通讯组的其余两个人都已死亡，高思扬的档案可能早就被记上了“失踪”两字，毕竟是部队上在籍的军人，要解释失踪这么久都做什么去了也不是太容易的事，要说在大神农架林区走迷路了，怎么时隔半年又冒出来了？尤其是中间这段时间如何查证？如果通讯组其余两名成员死了，那么尸体在哪儿？想把这些话都说圆了，只怕不是高思扬力所能及。

高思扬不止一次想过这件事，事到临头还没什么好办法，不免急得掉下眼泪。

罗大舌头见状，就出馊主意说：“我看这户门巴猎人倒也朴实善良，深山里与外界不通，你不如留在这给人家当媳妇算了。”

司马灰告诉高思扬，不让她提起考古队的事，绝不是出于私心，大伙也没做什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过此事毕竟牵扯太深，谁也不清楚哪里还躲着“绿色坟墓”的成员，一旦被人知道这支考古队里还有人活着，这条命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从今往后，必须隐姓埋名，有什么事至少等风声过了，或是确认绝对安全之后，才能再作考虑。

高思扬也懂得厉害，不过她不愿意永远留在山里，打定主意抹去眼泪，对司马灰说：“我记得你当初说过——解开”绿色坟墓“之谜，并不意味着结束，甚至不会是结束的开始，至多是开始的结束。”

司马灰感觉不妙：“好像……好像是说过这么一句，怎么讲？”

高思扬说：“那好，今后你们俩去哪儿我去哪儿，直到一切结束为止。”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面面相觑，心想：“我们弟兄还不知道能去哪儿呢？”

当时是社会供给制，如果没有身份或是户口，根本没地方去找饭碗，连乡下都无法容身。三个人想活下去，除了东躲西藏，还得找地方混口饭吃，能到哪儿去呢？况且眼下是身无分文，想投亲靠友也是不成，只觉这天地虽大，竟没有容身之所。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那位门巴猎人，开山后带着司马灰等人，翻山越岭走百十里路到县城，拿从地下带出的矿石和皮货换了点钱，当成路费，辗转取道返回长沙，暂时在黑屋落脚，想接着吃铁道，可躲了一阵，生计却不好做，又觉得没有身份不是长久之计，主要是不忍心让高思扬跟着受这份罪，他知道考古队的刘淮水有很多关系，只好带着罗大舌头和高思扬前往北京。

当时已是盛夏，正值酷暑，司马灰为了避人耳目，先是一个人找上门去，并将那柄楚幽王古剑送与刘淮水，说明当前处境，让他帮忙给想想办法。

刘淮水听闻胜香邻不幸殒命的消息，也着实伤感了一阵，他承诺愿意帮忙，却又说如今想安身立命混口饭吃可不容易，然后问司马灰：“八老爷是金点真传，这相物之道里也有相剑之法，您给长长眼，看看此剑有何来历？”

司马灰知道万物皆有相，相物里确实有相剑一说。春秋战国时有个叫薛烛的人，平生阅剑无数最是善于相剑，那就好比给人看相，不管哪柄剑，在他手中端详一遍，就能说出此剑吉凶命运，好比一看鱼肠剑，就相出此剑逆理不顺，是臣弑君子杀父的不祥之器，只是这门古法失传已久，刘淮水一个打小鼓的，哪里懂得此道，也不知这楚国古剑有什么稀罕，所以要让司马灰给说说。

司马灰看出这层意思，自然专捡好处去说，声称是楚幽王镇国重器，埋于地下两千多年未曾出世，虽倾城量金，也不足换此一物。

刘淮水听罢不以为然，他说此剑为古籍所不载，没记载的东西就没来历，留到现在也值不了几个钱，何况成色也差了点……

司马灰没好气了，皱眉道：“到了你们这打小鼓的嘴里，天底下就没一件好东西，哪怕把背景城那座前门楼子给你，你都敢说那是拿纸壳子糊的，你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我带回去就是。”

刘淮水赶忙赔笑道：“别别别，您多担待，我要是能说出半个好字，可也吃不上打鼓收货这碗饭了，没办法，祖师爷就是这么传的不是？”说罢将楚国古剑藏到了床底下，然后又为难了一番，才说这事他办不了，打小鼓的在旧社会混到头也就是开个当铺，能有多大本事？不像宋选农一拍板就能把司马灰等人招进考古队，他刘淮水办不到，可有别人能办，他可以给牵个线，至于成与不成，还需要看司马灰自己去说。

转过天来，司马灰等人按照刘淮水的指点，找到城郊一座“化人房”，那是民间避讳禁忌使用的俗称，实际上就是火葬场，东城死了人都往这儿送，地方非常僻静，荒草生得半人多高，找到地方天都黑了，当天晚上闷热无雨，阴云四布，并无星斗，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到处没有灯光，蛙鸣蚓吹之声让人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只有那炼人房里的烧尸工守夜。

罗大舌头心里犯着嘀咕，边走边对司马灰说：“那姓刘的蒙事不成？让咱找个火葬场烧死人的临时工，你还真就信了，平时耳根子也没这么软啊？”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四话 掌盘

原来这化人房里有个“蛤蟆李”，平时做火葬场里守夜的差事，其实是整个四九城里的“掌盘”，诸如什么偷钱包剪小辮儿的，打小鼓收破烂的，凡是官面上不管的鸡零狗碎，这些都归他管，此人在旧社会就做“掌盘”，官私两面通吃，据说当年曾救过某位首长的命，所以人缘就是饭缘，加上这个人的社会活动能力极强，跟各方关系盘根错节，又深居简出很少露面，所以历次运动都没人碰他。

刘淮水让司马灰来拜访这位掌盘，只要“蛤蟆李”点了头，想找地方混口饭吃不在话下。

司马灰以前也听过“蛤蟆李”的名头，想不到此人尚在，于是带着罗大舌头和高思扬前来拜访，别看社会上有各种规定，有道是“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你要是没关系没门路，那些规定就是铁板一块，可要是找对了门路，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

这火葬场四周有围墙，里面前后两栋楼，一个两层一个三层，守夜的就住在前楼底层。司马灰叫开门一看是个身材又粗又矮的老头，秃脑袋刮得锃亮，阔口咧腮，挺着个草包肚子，蒜头鼻子耷拉眼皮，大嘴却和蛤蟆一样，不用问也知道是谁了。

由于事先打过招呼，这“蛤蟆李”也知道了三人来意，就先带到屋内，在楼道里就能看到放死尸的柜子，房内静得出奇，就有一张床和两张长椅，桌上放着碗炒肝和一大包月盛斋的酱羊肉，还有多半瓶烧酒。

“蛤蟆李”嘿嘿一笑：“怎么着三位，一起喝点儿？”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走了半天，肚子里正自发空，心中称奇：“呦，这老头还真懂点规矩……”当即落了座，捏着肉就往嘴里放，只有高思扬进了这栋楼之后，觉得全身都不自在，更没有心情在这吃东西，可既然来了，一时也走不了，不得不跟着坐下。

“蛤蟆李”自顾自喝了几口酒，却闭目养神不再说话，神态显得十分冷漠。

司马灰只得起个话头，说道：“久闻掌盘高名，乃是头等的人物，本领好，轻财重义，交际最广，眼皮最宽，这地面上到处都能活动得开，正是千人走路，一人打头……”

“蛤蟆李”听到这突然裂开大嘴干笑了几声，说道：“什么掌盘不掌盘，无非是天下事天下人办，咱们闲言少叙，湖海朋友来访我，如要有

艺论家门。”

司马灰明白对方这话的意思，大致是说你别跟我套近乎，既然说着江湖海底眼，那就先论论家门出身，到底是凭哪路手艺吃饭的？

这几句话较为浅显，罗大舌头也能听懂，要说手艺可不是正有他夸口的地方，立刻就想卖弄一番见识。

司马灰知道不能这么说，他是绿林旧姓出生，擅长蝎子倒爬城的绝技，同时是金点真传，也看过憋宝的古籍，还有从军作战的经历，这世上什么没见识过？量这“蛤蟆李”本事再大，又值得什么？可强中自有强中手，要拿本事压人，逮谁得罪谁，那天底下处处都是对头，更何况现在有求于人，所以不能夸口逞强，只把这些事一带而过，说想托付“蛤蟆李”找个门路，让自己这三个人换个身份混口饭吃。

“蛤蟆李”点了点头：“既然话说得明白，规矩想必也都懂了？”

司马灰有所准备，说道：“那是自然，可不敢空着手登门叨扰。”说完对罗大舌头使了个眼色。

罗大舌头常跟司马灰做这种勾当，立刻心领神会，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盒，按编排好的词说道：“不瞒您说，我们兄弟哪儿都好，就是生来败家，不懂度日艰难，向来是管生不管熟，管灯不管油，赚一个花俩，这囊中难免羞涩，今天托掌盘行个方便，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想您老人家是使惯了大钱的，就算拿来真金白银，您也未必瞧得上眼，我们合计来合计去，给您拿点什么好呢，老话怎么说，‘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锅’，我们就觉得像李掌盘这种人物，手里从来就没缺过钱，肯定不是卦摊上的命了，可您这身子骨也不像是有问题的，问题是人吃五谷杂粮，难保没个头疼脑热，正好我们家祖上在宫里给皇上当太医，留下一盒九转还魂丹，有道是‘外科不治癣，内科不治喘’，外科里就数皮上生癣难治，内科最难治的是气喘，咱祖传这九转还魂丹，除癣祛喘易如反掌，这才是两转，还有七转，合起来称为九转，专治男女老少七劳五伤，春前秋后咳嗽痰喘，死人吃了都能立刻放屁。”

“您说真有这种药？别说您不信，换我是您同样不信，可还真让您说着了，老话是这么说的‘偏方能治大病，药草气死名医’，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您是识货的行家，咱这丸药里可都是珍贵药材，像什么蜈蚣蝎子、金银花当归尾、蝉蜕蚕僵、天花粉，煮成一大锅败毒汤，老话又是怎么说的来着，‘能用十副药，不动一分针’，有道是‘扎上一回针，胜过十副药’，而我们家祖传的九转还魂丹，吃一丸强似扎十次针，您说它有多神？今天我们就拿来孝敬您了，您一定好好收着，咱这祖传药丸

不怕放，放的年头越多效果越灵，要不怎么敢叫秘方呢？别看药丸不大，治的病可不小，虫子不吃，耗子不啃，放在家里存着经久耐用，隔多少年之后再吃都没问题。您要是永远健康了不吃不要紧，收到家里给亲戚朋友留着行个方便，替我们兄弟在外传点小名，所谓是‘名不去，利不来，小不去，大不来，传不出名去，不能发财’，我们往后走到哪儿也得念着您的好处。”

“蛤蟆李”在旁听着，脸色越来越是阴沉：“这都是江湖上卖野药的那套说词，你们竟拿到这儿糊弄起我来了？”

司马灰也知“蛤蟆李”是老江湖，这种话自然唬不住他，只是让罗大舌头试探一番，他接下来还有后话要说。

谁知“蛤蟆李”摆手示意不必多言了，他说按规矩，我给你们做一件事，你们也得帮我办点什么。

说着时，司马灰见有只飞蛾扑到了“蛤蟆李”耳边，却见他嘴里的舌头突然伸出，“嗖”地一下子把那蛾子舔到了嘴里，“吧唧吧唧”就着酒吃了，快得不可思议，加之房间里吊着的灯泡光线昏暗，直看得人眼前一花。

司马灰心中凛然，暗想：“一般人的舌头哪有这么长这么快？不知这‘蛤蟆李’练过哪门功夫，果然是异于常人，却不知他想让我们做什么事？”当即出言询问。

“蛤蟆李”这种掌盘，最早起源于清明两朝，以前就是叫花子里的首领，拉帮结伙号称李家门，其实沿街乞讨的乞丐，并不是都是缺衣少穿走投无路的穷苦人。那种因为老家饥荒活不下去拖儿带女出来乞讨的是难民，儿职业乞丐大多有自己的团伙，他们白天结伙进城，替商号掏炉灰倒泔水，就可以把成桶的剩饭带回去，遇上什么红事白事逢年过节，到人家门扣唱喜歌或号丧充作哭孝子，更能讨到新鲜酒食外带拿赏钱，平时偷鸡摸狗搞点外快，还能换点鸦片烟土，晚上回到聚集的地窝子里，吃着剩茶剩饭，土炕烧得滚烫，寒冬腊月也不冷，每人点上一盏闷灯，把鸦片灰子一吸，眉飞色舞地胡吹乱哨，这行当天不管地不管，当中的王法也不管，那日子过得别提多自在了，因此说讨吃三年给个县官都不换，这些叫花子也分不同团伙，拜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为祖师爷，各有家门，范家门就是其中比较大的。

这些团伙发展到后来藏污纳垢，黑白两道上的关系极深，连那些剪络的毛贼和跑腿子卖艺的都要先来投靠，然后才能施展手艺，不认掌盘就别想混饭吃，要是有谁得罪了官面，惹得麻烦不小，往大了说就是全

家抄斩灭坟茔的罪过，如果找到掌盘给居中调停，没准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字号的官司就不了了之了。

凡是得过掌盘的照应，就算欠了掌盘的一笔债，他也许一时想不起来让你拿什么还，可早晚得让你或是出人或是出力，甚至出命都有可能，到时候想不认账就有人找你的麻烦，掌盘的再用你的社会活动能力去帮衬别人，这盘子越铺越大，关系也就越结越深，在社会上织成一张大网，“蛤蟆李”吃的就是这碗饭。

他答应能给司马灰等人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可以托人介绍到考古队里做“铲匠”，给刘淮水当学徒，尽量往偏远地方去干活，躲个三年五载不成问题，等什么时候他想起要用司马灰了，也自然不会客气。

司马灰知道“蛤蟆李”将来要让自己做的三件事，必定极为艰难，这当掌盘的都是逮着蛤蟆攥出尿的主儿，没一个省油的灯，不过“蛤蟆李”说能办的事也一定能给办到，至少自己这三人暂时能有个容身之所，当即击掌为誓。

三人谢过“蛤蟆李”，告辞离开了火葬场，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回去的时候为了抄近路，走的是郊区的土道，路上没半个行人，野地里黑压压的不见灯光，抬头一看，阴云遮天，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大雨。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这些天又热又闷，喘气都困难，今天夜里要是来场大雨，也能去去暑气，睡个好觉。”

司马灰却突然转过身，站在路上盯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他感到远处有写东西，正在穿过云层接近而来。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五话 惊变

高思扬见天上只有满天浓厚的乌云，路上也是空荡荡的别无动静，附近都是荒郊野地，没发现有任何反常迹象，奇道：“哪有什么东西？”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那边只有火葬场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别一惊一乍自己吓唬自己。”

司马灰摇了摇头，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会有这种异样的感觉，只好说：“我是指暴雨快要来了，咱们得赶紧往回走。”

罗大舌头说：“早知道这么远，就借辆自行车了，这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赶上大雨还不全给淋成落汤鸡了。”

高思扬对司马灰说道：“你刚才说有东西从后边接近，可真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这路上……”

司马灰却似对高思扬的话充耳不闻，又停下脚步从身后看，仍是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罗大舌头看到后面空无一物，这天气闷得连一丝儿凉风都没有，路上除了这三个人连只野猫都没有，又哪有什么东西会从后面跟过来？不负责怪司马灰疑神疑鬼，不过想想也是，这辈子就没过过几天安稳日子，现在这样倒觉得不习惯。

司马灰心想也是，即便没有风吹草动，这荒郊野外难免会有野鼠之类的活物，可能是脑子里这根弦绷得太紧了，就跟高思扬和罗大舌头商量，刚才光顾着谈事也没吃饱，打算回去下点面条当夜宵。

罗大舌头边取出带来的手电筒照路边说：“大热的天吃什么面条，要吃也该吃朝鲜冷面。据说城里有个延吉餐厅，连金日成同志访华都去那里吃冷面，口味非常地道，天气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拌了辣椒带着冰茬儿得冷面，再喝点凉啤酒……”

正说着话呢，前边路上出现了一条秃尾巴野狗，全身赖皮瘦得皮包骨头了，但两眼冒着凶光，跟三个人相对走来。

司马灰等人自然不会惧怕荒郊的野狗，本着狗不犯人人不犯狗的原则，跟那条秃尾巴狗各走半边道路，倒也相安无事。

有条野狗从身边经过，在郊区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司马灰看到这条狗身上带血，寻思这狗子大概是钻到野地里掏野鼠为生，在土窟窿里蹭掉了皮，身上才有血迹，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可这时忽又感到身后像有

什么东西在接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刚从身边经过的秃尾巴狗没了踪影。

司马灰拿过罗大舌头手中的电筒照向身后，土路穿过大片荒地，虽是阴云密布，没有路灯，但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地势平坦空旷，一眼望出去，也没有蒿草和土洞，那秃尾巴狗刚才从身边经过，才不过几秒钟的事，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其余两人同样觉得事情诡异，先前司马灰发觉有什么东西在穿过云层接近而来，是不是那个东西把走过去的野狗吞掉了，竟是无声无息，那会是什么东西？

三个人想到这儿头皮子都有些发麻了，司马灰将手电筒照向空中，却是黑茫茫的不见一物。

罗大舌头捡起一块石子，用力向后投去，黑暗中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路旁只有一块孤零零的木制路牌，此外什么都不存在。

司马灰暗觉诧异：“这附近根本没有土洞子，那条野狗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它总不可能变成空气了？”又想：“莫非那野狗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是没有察觉到而已……”

高思扬见状有些紧张，她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说道：“别看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司马灰感到情况反常，总觉得接下来一定会出什么大事，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可又摸不着头绪，只得加倍提防，招呼罗大舌头不要逗留。

三人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空旷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忍不住说起刚才从身边经过的野狗突然消失，这件事实在是格外诡异。

罗大舌头问司马灰：“这地面你是最熟的，以前有没有听说这里发生过什么怪事？反正走路闲得无聊，你给咱说道说道。”

司马灰说：“据闻解放前这一带全是荒草丛和芦苇荡子，原来是片行刑的法场。清朝以前处决人犯都在菜市口街心，有意让百姓围观，以警人心。到民国和日伪占领期间，才把刑场搬至此地，荒地里有片大坑，所决之人除了奸佞凶犯，也不乏忠良义士和含冤受屈的好人，处决后凡是没人收敛的死尸，便拿草席子一裹，两头扎上麻绳，直接拖过去踢进坑里，任其腐烂发臭，尸骨被野狗乌鸦啃啄，景象惨不可言，所以一直都不太平，到了晚上就闹鬼，比如有人从这儿经过，突然从天上掉下个死人脑袋，把过路的这位活活吓瘫了，那是有几只黑鸦在天上争抢被砍掉的死人脑袋，恰好掉在了他的面前，类似的事很多，这还能解释

的，至今解释不了的也有不少，后来特意请看风水的来过相地，发现此地有座荒废的古寺，寺中的七层宝塔，正处在几条道路的交汇点，挡住了五路孤魂野鬼投胎的去路，所以这一带常有凶魂徘徊，直到把那座塔拆了，路上稀奇古怪的事才逐渐变少了，解放后近乎绝迹。”

“不过六十年代初，从这儿挖出过一座贵妃坟，可能是元朝那时候的。很多棺材里的贵妃，是生前得罪了太后，给活活钉在棺材里闷死的，棺槨盖子内侧都是指甲抓挠出得痕迹。从那时起这条路又不太平了，夜里很少有人敢走，因为据说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就会发觉身后有东西跟着你，甚至有只女人的手在后面拽你，这时候即便被吓死也千万不能回头，因为只要你一回头……”

高思扬听得毛素悚然，但还是有些好奇，深夜里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身后会突然伸过一条冰凉白皙的女子手臂来，真是那贵妃所变的厉鬼在索命？为什么不能回头看？回过头去看一眼会发生什么事？

司马灰说：“那可就没人知道了，因为凡是看过身后那女鬼样子的人，都在也没机会对别人讲述此事了。”

大雨来临之前，荒郊野地中的天气闷热得出奇，可说起这些事情，却让人感到身上多了几分寒意。

高思扬让司马灰别再说了，这黑灯瞎火的一路无人，已经足够让人提心吊胆了，早知就该走大路才对。

罗大舌头不信这份邪，说道：“我看这种事多半是自己吓唬自己，其实咱不就是遇到一条秃尾巴野狗吗，怎么话赶话又说到女鬼身上去了？那女鬼到底长什么模样我倒还真想瞧瞧，你们说她今天晚上会出来溜达吗？”

司马灰说：“真有女鬼你还打算调戏人家是怎么着？我觉得以前那些女鬼勾魂的志怪，并不只是为了吓唬人，旧时女人要受封建礼仪约束，自小就都列女传，讲究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行文字之礼前连姑娘的闺名都不能泄露，被人碰一下手都跟失了身一样严重，结婚嫁人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古礼‘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是到了讲述女鬼的志怪野史中，女鬼们皆是无一例外主动勾引汉子，如同这条路上有贵妃亡魂化成厉鬼，阴魂不散在过路的身后伸着抓人一样，那贵妃活着的时候敢这么做吗，皇上还不得把她五马分尸了？她活着想做不敢做的事，只好死后变了鬼去做，所以我觉得这种志怪之说，实际上是表现了广大妇女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你们只听得出其中惊悚香艳的成分，见解也未免太肤浅了。”

罗大舌头说：“太可恨了，这两边的里又让你自己占了，给别人留点发言的机会行不行？”

司马灰感到这条路上不太对劲，肯定是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刚才从路边经过的野狗凭空失踪，情况绝非寻常，就一边说一遍留心着身后的动静，说到后来自己都有些心虚了，担心一回头真会瞧见一个披头散发满面带血的女鬼，所以自己给自己找点借口壮胆。

后面一直没有动静，可说话的工夫，听得脚步响动，从前面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司马灰心想：“说什么来什么，深夜在荒郊野外遇上条狗不奇怪，但除了我们怎么还有人路过此地？看对方要去的方向，竟是要去火葬场，深更半夜活人有往那种地方去的吗？”

念及此处，先自提高了警惕，随着双方距离拉近，看出那是个农民模样的人，打扮朴素，手里也提着电筒，就是郊区最普通的农民，白天人多的时候遇见，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那农民行色匆匆，由对面接近三人，他似乎也没想到会在这条路上遇到别人，不免向司马灰等人多打量了几眼。

司马灰装作问路，声称自己这几个人白天跟着到火葬场送尸体，喝酒壮胆也喝多了，晚上要往回走却没车了，只好抄近道从这片荒野里经过。

那农民听罢信以为真，给三人指明方向，只要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就行了，他兄弟的老婆怀胎九个半月，今天晚上突然临盆，可他兄弟还在田里守夜，所以赶快过去送个信，说完就急急忙忙一溜小跑地走了。

司马灰没看出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也就把提着的心放下，同另外两人又往前走，他忽然想起路上有野狗出没，那农民孤身一人行走容易出危险，想给那人提个醒，便回头叫道：“老乡，这道上有野狗，你最好捡根棍子防身……”可等到回过头去，竟见身后空无一人。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六话 接触

司马灰与那农民擦肩而过，对方脚步声还在身后响起，可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路上却是空的，脚步声在同时突然停止，荒野间的土路上看不见半个人影，他虽然向来胆大，此时身上也不免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个过路的农民怎么就凭空没了踪影？

罗大舌头和高思扬同样惊愕：“刚才过路的野狗有可能是钻到土洞里去了，但那农民走在路上怎会好端端地消失？又为什么没有半点动静，那农民和秃尾巴狗好像都是在一瞬间就不见了，也不可能跑天上去了，难道这地方真有鬼？过路人是被贵妃冤魂所变的厉鬼抓走了？”

司马灰说：“这地方有贵妃鬼魂出没的传闻，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未必真有那档子事。”

罗大舌头说：“既然存在这类传闻，那就说明此地确实有些古怪，我看咱多半是走进阴阳路了，刚才过路的农民和秃尾巴狗才是鬼，要不然怎么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

高思扬说：“你别乱讲，那个人还跟咱们说话了，怎么会是鬼？”

罗大舌头说：“这就是你没经验了，怎么区分人和鬼？所谓活人，就要符合三个条件，也就是‘形影神’。‘形’是指血肉之躯，有胳膊有腿能喘气；‘影’是说这个人不能只有形状轮廓，要在灯下有影，说明不是虚的；‘神’就是魂魄了，至少得具备自我意识。只有完全符合这三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人，否则非鬼即怪。”

高思扬听得有些紧张，本来不信，可那从身边走过的人，确实一转眼就不见了，这又没法解释，也只能说是遇上鬼了。

罗大舌头对司马灰说：“以我的经验来看，遇上这种事决不能走回头路，往后一走就跟那些阴魂同路走到枉死城里去了，咱还是尽快往前走吧，不管身后有什么异常，都不能回头去看。”

司马灰壮着胆子，用手电筒照到处照视，脑子里把各种可能性都想遍了，说什么有贵妃所变的厉鬼在路上勾人，或是无意中走进了阴阳路上，遇到的东西是前去投胎的鬼魂，以他的见识自然不信，但他实在想象不出，一条秃尾巴狗和过路的农民，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突然在自己身后消失了？而他隐隐察觉到的，那个正从远处接近过来的东西又是何物？

这时他忽然发现有些很不寻常的迹象，身后那条道路通向漆黑的荒

野，天上乌云压顶，道路远处和天空全都漆黑一片，这是因为没有路灯，又阴着天，所以视线只能维持在三十米左右，从身边经过的秃尾巴野狗和农民，腿脚再怎么利索，也不可能这么一转眼就走到司马灰等人的视线之外，如果用“失踪”来形容这诡异的现象，应该就是在司马灰身后二十米之内消失的。

罗大舌头不以为然：“这也算有所发现？我还以为你发现秃尾巴野狗和那个农民到哪里去了？”

高思扬往司马灰所指方向看去，脸上骇然变色：“那个路牌？”

原来三人走过来的时候，半道有块木制的路牌，上面写着“前进路”三个字，以前郊外没有这条土路，只是一条杂草丛生的荒芜小道，头几年有城里的学生学工学农参加义务劳动，修整了这么一条土道，按当时的习惯起个名叫“前进路”，意指“向着胜利前进”，最是寻常不过，木质路牌本身也是临时做的简易之物，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三个人遇到那条秃尾巴野狗的时候，发现野狗从身边走过之后就没了影了，罗大舌头还捡了块石头抛过去，那野狗要是躲到了什么地方，一受惊也就跑出来了，可石头扔出去毫无动静，路上也空空如也，只有三十米开外的道旁，孤零零戳着块简易路牌。

随后司马灰等人又往前走，走了大约二十几分钟，脚下一直没停，直到在对面遇上了一个过路的农民，这个人走过去之后也突然不见了，而往身后仔细一看，二十几分钟前看到的简易路牌，居然仍与司马灰等人所站的位置离着三十来米，难道在路上走了半天，却始终都是原地踏步？

高思扬还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她说：“也许是这条路上有好几块路牌，咱们只顾着说话，没留意路旁的情况。”

司马灰摇头道：“不太可能，途中所见之物，怎么会逃得过我这双招子？一路走过来，就只见过那一块木制路牌而已。”

高思扬脸上变色，三个人一直在路上不停地走，从身边经过的农民和秃尾巴野狗凭空消失了，在不同地点回过头，却看到了同一块路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大舌头说：“这事可太他娘的邪乎了，咱许不是让这条路上的孤魂野鬼给迷住了？要不然咱回去瞧瞧那路牌有什么古怪？”

司马灰觉得似乎有看不见的东西跟在身后，一切情况不明，贸然走回头路太危险了。他略一思索，先将带在身边的毛巾放在路上，压了块

石头作为标记，白色的毛巾还在路上，而那块标着“前进路”的简易路牌，则仍离着三十来米远的样子。

三个人暗自诧异，路牌与毛巾的距离明显缩短了，似乎是远处的路在接近过来，也就是立着路牌的的那块土地，在跟着司马灰等人向前移动，这又怎么可能呢？当下硬着头皮又向前走两步，骇然发现留在路上作为标记的毛巾不知去向，而木制的路牌，却还在三十米开外。

司马灰等人相顾失色，也许说放置路牌的那块土地在向前移动并不准确，应该是三个人和路牌之间的土地在消失。可以这样形容，三个人身后出现了一个无影无形的东西，经过的路面都被这个东西吃掉了，这东西就处在司马灰等人和木牌当中的三十米内，从他们身边经过的秃尾巴野狗和农民，还有留下当标记的毛巾，甚至是走过的道路，都被这个东西无声无息地吃掉了。

难以置信的怪事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司马灰等人皆是心跳加剧，这到底会是个何等可怕的东西？为什么会跟在三个人身后移动？消失在路上的秃尾巴野狗和农民被它吞掉之后，都到哪儿去了？

罗大舌头说：“有什么东西是无影无形看不见的？那不就只有鬼了，咱不是撞煞就是遇鬼了，还有可能是路上怨魂在抓替身，总之哪样都得不好了……”

司马灰也不免怀疑是中了什么鬼狐精怪的障眼法？记得当年在黑屋螺蛳坟憋宝的经历，当时曾听赵老憋讲过，夜里走路怕见鬼，不过见怪不怪，其怪自败，遇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吼两嗓子添几分胆气，一走一闯也就过去了。

可黑屋螺蛳坟附近出现的鬼城，只是大群萤火虫在旷野间飘动，根本也不是什么鬼怪作祟，此刻遇上的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噩梦中都不曾出现过如此怪异的情形。他本能地感到身后的东西，并非只是如影随形般跟着移动，而是在不断接近自己，但速度异常缓慢，心里也不免有些发怵，只好跟其余两人快步往前走。

奈何身后的东西根本甩不掉，三个人快步走出很远，只要转头看去，那块简易路牌，还是孤零零竖在几十米外的路旁。

高思扬心慌起来，这么一直逃下去毫无意义，那东西始终在身后不停接近，等被它追上就全完了，必须赶紧想个对策。

罗大舌头道：“这还用说吗，大风大浪咱都经过，总不能在这河沟子里翻船，可根本不清楚从后接近而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咱现在只能拼命往前跑了，前边就有房屋了，那活人多的地方阳气就重，没准能把

鬼吓跑了……”

这话正说了一半，罗大舌头脚下踩到了石头上，由于跑得太急，结果扑倒在地摔了个狗啃泥，满脸都是鲜血。

司马灰正要扶起罗大舌头，就觉身后那个东西的距离已近的不能再近了，突然冷冰冰接触到自己肩上，他脑袋里顿时“嗡”了一声，身上就跟过电似地，连头发在内的每一根寒毛都竖了起来，他也是出于本能反应，下意识地往自己肩上一看，却发现是只纤细的女人手掌，不免想起自己说过那贵妃变为厉鬼在路上抓人的事情，那不过是道听途说的志怪，连野史上都未必有过记载，难不成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听说凡是在这条路上回头看见鬼的人，都再也别想活命，如果此时回过头去看一眼，会看到什么恐怖的景象？

如果路上出了三个人之外，还有多余的脚步声，司马灰也绝不会察觉不到，何况他们一路狂奔，怎么可能有人轻易从后面追上。

司马灰仗着艺高胆大，暗想：“却要看看这女鬼究竟长的什么模样！”当即横下心来回头看去，然而就在这一瞬之间，他感觉周围突然陷入了一片漆黑，眼前什么也看不到了，好像除了身后那只手是真实的，其余的一切事物都已灰飞烟灭，时间正在逆向飞逝。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七话 脱离

司马灰被身后那只手接触到的瞬间，就觉得眼前变得一片漆黑，自身随着逆向飞逝的时间不住后退，脑袋里“嗡嗡”作响，口中似乎满是咸腥的血沫子，等到睁开眼睛，就见拽住自己肩上背包带子的人，是个头戴法国Pith Helmet、帽子上装有防风镜和矿灯、身着荒漠战斗服的年轻女子，容貌秀若芝兰，只是脸色非常苍白，还带着些泥土和血污。

司马灰坐在地上心神恍惚，仿佛失魂落魄一般，暗想：“是在缅甸丛林寻找蚊式运输机的探险队首领玉飞燕？可她怎么会戴着Pith Helmet？是了，这时考古队的胜香邻，在路上拽人的女鬼怎么是她？”想到胜香邻，不禁一阵怅然，险些落下泪来，又寻思：“我如今也死了吗？”

可再仔细一看，高思扬和罗大舌头，也都握着步枪蹲在身旁，满脸都带有血迹，头上打开的矿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空气里到处都是爆炸后的硝烟和尘土。

司马灰用手挡住照在脸上的矿灯光束，持续不断的耳鸣中，隐约听到罗大舌头正在高声叫嚷：“不要紧，是被震懵了！”

司马灰更是疑惑，这是在噩梦里不成？他只记得从火葬场回来的时候，抄近道走了荒郊野外的土路，从身边经过的秃尾巴狗和一个农民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不管怎么往前走，身后几十米外的地面都在跟着移动，似乎后面有个东西在不断接近，把他经过的道路都吞掉了，直到他被一个女子用手抓住肩头，猛一回首就到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司马灰无意中摸到地面，阴森冰冷和厚重无比的触感透过指尖，好像置身在一块巨石之上，他心中顿时一惊，浑噩的神智清醒了许多，这是拜蛇人石碑，考古队根本就无从底洞里逃出去！

司马灰恍然醒悟过来，在高温火焰喷灯照到炸药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爆炸，考古队的四个人急忙伏在石碑顶部躲避，冲击波将拜蛇人石碑上的龟裂扩大了不少，众人也都被震的不轻，五脏六腑翻了几翻，口鼻中流出血来，而就在那一瞬之间，司马灰感觉到拜蛇人石碑将要崩塌，急让其余三人赶快翻过石碑逃走，当时他往漆黑的洞中看了一眼，模模糊糊见到一个浑身是眼、形如参天古树般的庞然大物，在浓重的黑雾中显身出来，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意识就掉进了“熵”制造的无底洞中。

此后拜蛇人石碑崩塌，考古队的四个人舍命逃出神庙，将那树形古神引进沼泽，那个怪物在陷入深渊的时候，又把考古队吞了下去。一行

人被引入化石空壳，在“熵”引发的地震中穿过北纬30度水体，浮至磁山附近，接下来枪支和猎刀等全部装备，都被磁山吸去，多亏胜香邻引爆了山洞中的沼气，爆炸使大磁山偏离了原本的位置，被地下之海的一个巨大旋涡卷住，最后那树形古神被困在磁山上，陷入黑洞般的乱流中不停旋转，不出几天就会让那座磁山抹去意识。

考古队剩余的三个幸存者，在绝望中找到了飞机残骸里的一副降落伞包，使用救生伞借助乱流升上半空，又循着地下暗河逃出生天，被居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门巴猎人所救，养伤恢复了几个月之后隐姓埋名，想找个安稳的地方混饭吃，然而这全部的一切，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过，只是司马灰潜意识在无底洞里的臆想，现实中才不过一两秒钟，而在他的感受中，却像经历了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如果不是胜香邻拽着他向石碑外侧移动，他的意识可能还留在那个无底洞中，甚至有可能回到考古队工作，把生活一天接一天地继续下去，那里虽然安稳平静，却只是意识中虚无的存在，现在重新返回了残酷险恶的真实当中。

司马灰估计“熵”被磁山困住、胜香邻身亡、剩余的三个人逃出去、找到机会再次混进考古队，都是他自己心底的念头，“熵”被磁山彻底抹掉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胜香邻身上带伤，司马灰一直以来深感担忧，这种担忧也在潜意识中发生了，而再次回到考古队，同样是他的愿望，至于那块竖着木牌的“前进路”土道上，正是胜香邻在伸手想把他拽向石碑外侧，在接触之前司马灰就察觉到了，是他陷在无底洞中的意识出现了一些异动，所以从身边路过的秃尾巴野狗和农民都在路上消失了。

此前考古队在无底洞中遇到“二学生”，反复经历时间飞逝复原的过程，却是以真实之躯走进了虚无。而司马灰经历的情况，其实只发生在他自己的脑海之中，是意识被那浑身是眼的树形古神慑住，感受到了强烈的真实，至于考古队里的其余三人，都处在石碑顶端比较靠外的位置，因此并不知道司马灰在那一瞬间经历了什么。

司马灰在虚无中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此刻头疼欲裂、思潮翻滚之际，接呛出两口黑血，好半天也没回过神来，而胜香邻安然无恙，也让他感到惊喜欲狂。

罗大舌头见司马灰神色离乱，以为他是被刚才的爆炸震懵了，只好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摇晃。

司马灰从深沉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伸手推开罗大舌头，他意识到拜蛇人石碑并没有崩塌，剧烈爆炸带来的冲击，只是扩大延伸了石碑上的龟裂，可是拜蛇人石碑过于厚重高大，依然一动不动地矗立在地脉尽

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个让石碑挡住的树形古神实在太可怕了，一旦容其脱身，就将面临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至于将这东西引进沼泽以及困在磁山里的事，无非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念头，现实中可别想有那么顺利，恐怕还没逃出放置拜蛇人石碑的大殿，考古队就会被“熵”一口吞掉，以常人之力万难与之抗衡，也多亏拜蛇人石碑如此坚厚，能在这么强烈的爆炸冲击下不动如山，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司马灰不顾耳鸣目眩，也不敢再去看拜蛇人石碑后面的东西，抬手示意其余三人赶快离开石碑，毕竟是无绝人之路，石碑终究安然无恙，但从考古队翻过石碑的那一刻开始，身体和意识就像掉进了无底洞，经历着一切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事件，几乎连虚实都分辨不清了，好在那个浑身是眼的树形古神，也看不到还没发生的事，虽然引着考古队引爆了炸药，石碑却没有彻底破坏，反倒给众人留出了脱身的机会。

罗大舌头同样知道厉害，只想尽快撤离石碑，有多远逃多远，这辈子也不敢再接近无底洞了，拜蛇人石碑还会在地脉尽头耸立许多年，众人所能做的只是保守住秘密，至于以后的事，就交给以后的人去考虑好了，当即转身后退，把加拿大双筒猎熊枪倒背在身后，手脚并用爬向石碑外侧。

司马灰紧随其后，他感觉那处在僵死状态的树形古神，正瞪着千百只眼望着自己，不觉毛骨悚然，于是握着瓦尔特P38手枪，头也不回地向身后连发数弹，同时穿过爆炸后留下的烟尘，跟着其余三人爬下石碑，此刻仍是心有余悸，总觉得不会这么轻易走脱，毕竟那树形古神让石碑挡了几千年，才有几个人进入重泉之下的神庙，难道它却是没料到会出现炸药未能让石碑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司马灰等人都是悬着个心，不逃到外边终究放不下来，可能真是越怕什么越有什么，正要攀着石碑外侧往下爬，忽然感到周围风如潮涌，无穷无尽的黑雾在石碑两侧涌动而来，他感觉到事情不对，赶紧把已经爬到石碑侧面的罗大舌头拽了回来，再将矿灯的光束照出去，拜蛇人石碑底部已是黑茫茫的看不到地面了。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胜香邻三人，忙把苏制鲨鱼腮式防化呼吸器挂在胸前，以备黑雾涌过来的时候罩在脸上。

高思扬也有从Z——615潜艇上找到的防毒面具，取出来随时待用，只因石碑周围的黑雾中能见度近乎为零，带上防毒面具透过滤镜，就别想再看得到任何东西，所以要留到最后关头使用。

四个人半蹲在石碑顶端，发现前后都被黑雾吞没，就连头顶都被雾气笼罩，原本触手可及的洞壁已看不见了。

罗大舌头壮着胆子朝身后去摸，直伸进多半条胳膊，也只抓到有形无质的黑雾，他道声不好，这洞窟的穹顶到哪儿去了？

司马灰让罗大舌头别乱动，如果雾里躲着什么东西，伸进去这条胳膊可就没了。

罗大舌头把手缩回来，只见手中都是漆黑的尘埃灰烬，奇道：“这是什么？”

胜香邻望着周围浓密的黑雾，吃惊地说道：“糟糕，咱们曾在罗布泊望远镜的通道深处遇到过这种事……”

司马灰见状，真是感到心惊肉跳，石碑后面那浑身是眼的怪物，把考古队和石碑拖进了一个“时间匣子”。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八话 撞击

高思扬发现司马灰脸色突变，心里感到十分奇怪，以往即使遇上再大的险阻，他也向来是从容应对，没有过丝毫退缩畏惧之意，怎么一看到这些黑烟般的浓雾，就显得如此绝望？至少这拜蛇人石碑安然无恙，考古队的处境应该还算安全。

司马灰却清楚，这么浓重的黑雾只有在匣子里才会出现，当初在极渊沙海导航的大铁人附近，考古队遇到赵老憋和遇难的C47信天翁飞机以及深渊里那无数只阴森的眼睛，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每个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绿色坟墓”寻找地底通道多年未果，正是由于考古队在匣子中向赵老憋透漏了古城密室中的幽灵电波、占婆王匹敌神佛的面容、只有飞蛇才能在深谷的浓雾中穿行等等消息，才使自身陷入了解不开的死循环，可以说如果没有极渊沙海中的“时间匣子”，从缅甸野人山裂谷寻找蚁式特种运输机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也许缅共人民军溃退之后，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阿脆等人，就直接穿过原始丛林返回了故土，所有人的命运都将被改写，但发生过的事实无法挽回。

考古队在罗布泊望远镜洞道下的极渊里，被卷入了黑雾中的“时间匣子”，已然是发生过的事实，什么力量也无法更改，其实归根结底，那个匣子才使一切秘密的根源，深渊里的树形古神，也正是在匣子中露出过真实面目。

所以司马灰和胜香邻、罗大舌头三个进入过“时间匣子”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有多么可怕。现在想来，很可能就是那个浑身生眼的树形古神扭曲了时间，它为了摆脱让石碑困在洞中，不断重复着死亡的过程，就通过匣子把秘密透露出去，引着考古队深入重泉之下破坏拜蛇人石碑。

对方在考古队接触拜蛇人石碑之后，经过几次较量，没能破坏石碑，活着说这些情况事先就被它预料到了，知道炸药无法将巨大厚重的石碑损毁，它只是需要这次剧烈爆炸带来的能量，以便让石碑落入“时间匣子”之中，这才是它真正的意图。

至于这个怪物为什么要这么做，根据以前发生的事也不难揣测，匣子就像一个倒置的沙漏，里面的时间流逝到尽头，就会瓦解消失在黑洞中，被它卷进来的一切事物，在这个匣子消失的一瞬间，会返回各自所在的时间坐标，回不去的东西就会和匣子一同消失，但回去的东西，除

非具备特殊条件，否则不会出现在它原来所处的位置。

考古队上次所经历的“时间匣子”，一共出现了四个事件：赵老憋原本在荒漠洞道里抠宝，经过了进出匣子的过程，醒来时身处在一片大沙漠中，险些被太阳晒成了干尸；考古队由于返回了极渊沙海中的大铁人，所以位置没有变化；那架遇难失事的C——47信天翁飞机，来自1949年，航线是由南向西北，可在途中经历了进出匣子的过程，最终坠毁在根本不可能经过的罗布泊荒漠边缘。

当时出现在匣子中的第四个事件，也就是深渊裂隙里出现的千百只巨眼，可以说匣子本身就是这个树形古神，周围那无边无际的黑雾，都是从它身上涌出来的，只要没东西改变它的位置，匣子消失之后，它还会留在原地不动。

在那架坠毁的C——47信天翁飞机里，还放置着被遗骸带出深渊的“死人肉”，而赵老憋把它当成了宝物，带在身上爬出机舱，因为这件事，导致那块“死人肉”永远消失在了时间以外的乱流之中。

司马灰等人无法确定这树形古神如何让上一次的匣子出现，只能推测是重泉之下的地震引起，而这次则肯定与考古队携带的那捆炸药爆炸有关，可是之前为什么不让拜蛇人石碑出现在匣子中，偏要引出这许多周折？

司马灰反应迅速见事极快，但这一节却想不通了，只好去问胜香邻：“如果拜蛇人石碑在上一次就出现在匣子中，让它困住的怪物不是早就脱身了？”

胜香邻同样对此感到奇怪：“应该是那个怪物不敢过于深入匣子，因为它处在半死状态不可能远离石碑，而出现在匣子里的事件也不受它控制，一旦遇到外力影响，就会使它偏离原本的位置，最终发生什么结果更是无法预知。如今将石碑和考古队都带到匣子中间，当是孤注一掷之举，可能这东西也十分清楚，除了考古队的几个幸存者，往后很多年之内，都不可能再有人能进入到重泉之下，它要用这个最后的机会，让石碑离开原本的位置，等匣子里的时间流逝到尽头，拜蛇人石碑和考古队将会面临两种结果，一是偏离原本的位置，二是永远消失在黑洞中。”

高思扬忽然用手指向黑雾深处，说道：“你们听，那雾中是不是有什么动静？”

司马灰侧耳一听，果然有些嘈杂的声音，像是电台受到干扰时发出的声音，而且体积不小。

罗大舌头焦躁起来，他不想束手待毙，将加拿大双筒猎熊枪端起

来，对准不远处的浓密黑雾，想扑过去做困兽之斗。

司马灰拦下罗大舌头：“以普通的枪弹对敌，无异于痴人说梦，过去拼命也是白白送死，那浑身是眼的树形古神，整个躯体就是块巨大的死人肉，人在它面前就死蝼蚁一般微不足道，枪弹打在上面顶多留个窟窿，转眼间便能恢复原状，倘若离得太近，意识就会被它吸进无底洞中，那种经历真是生不如死。”

罗大舌头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却如何是好？咱们身上携带的武器，除了枪支就只有猎刀了，我看还不如大口径猎熊枪好使，要是不适用枪支弹药，咱总不能朝那东西吐口水吧？”

四个人正急的没处躲，就听黑雾中出来的噪音越来越大。这声音来自石碑外侧，显然不是那个浑身生眼的古神，那怪物与考古队和石碑同属一个事件，而出现在匣子里的事件必定不止一个，会是什么东西被卷了进来？

高思扬听那黑雾中的声音已大得惊心动魄，越看不到越是显得恐怖，骇然道：“好像正对着咱们来了，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灰却觉得那声音有些耳熟，突然生出了一个念头，压低声音说道：“正从黑雾深处接近这里的東西是……命运。”

罗大舌头不满地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上信口开河，命运是个东西吗？那东西是方的还是圆的，能吃不吃？”

司马灰这时在想，第一次出现在匣子中的四个事件，相互因果纠结，都和困在地底深渊里的树形古神有关，比如那架C——47信天翁飞机，最初以为与整件事毫无关联，就是被乱流卷进了匣子，其实C——47的机舱里装着一块“死人肉”，而赵老憋和考古队更是全部事件的参与者。“熵”并不能选择或决定将什么东西卷进匣子，但进入匣子的东西，都会被命运纠缠在一起，就拿司马灰和赵老憋而言，他们其实都不想趟这路浑水，可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他们被卷了进来，这种事谁也解释不了，只能说是结果造就了原因，所以出现在匣子里的事件，彼此之间一定有着很深的关系。

那么此刻出现在匣子里的事件，已知的只有考古队和石碑，不管正从黑雾深处逼近而来的第二个事件，究竟为何物，它都注定是这“死循环”中的一个部分。

这时黑雾中的噪音，已经变为了巨大的轰鸣，不过还是没从雾中显现出轮廓。

司马灰听到那动静，已然没有猜错，果然是那个东西正在接近。

其余三人不解其意，听声音好像有一架很大的飞机，正穿过黑雾向拜蛇人石碑撞过来了，司马灰怎么会提前知道？

司马灰心想这件事高思扬确实不知道，胜香邻也许知道，但不会了解得太详细，只有司马灰和罗大舌头最为清楚，从雾中驶来的东西，应该是1963年发生事故的“伊尔——12战术运输机”。考古队的刘淮水和胜香邻的父亲胜天远，当时都在这架飞机上，刘淮水曾如实向司马灰描述过整个事件的经过。

那一年由胜天远带领考古队，搭乘空二师的“伊尔——12运输机”，前往荒漠寻找进入罗布泊望远镜的洞道口，这是架苏联制造的双发螺旋桨战术运输机，途中以每小时340公里的巡航速度，飞临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突然遇到了类似晴空湍流，随着一阵猛烈的颠簸和震颤，机身似乎被什么巨大的怪物攫住了，飞机里的全部人员都失去了意识，等醒来的时候，全部人的手表都停住不动，伊尔——12的发动机熄火停转，左侧活塞发动机和升降翼损坏，无法重新拉升，高度只能越来越低，幸得经验丰富的空军驾驶员临危不乱，在沙漠腹地迫降成功，没有发生起火爆炸的惨烈事故，可是经过定位，发现迫降点的坐标为“北纬40度52分29秒、东经91度55分22秒”，与此前估计的地点相差了几百公里，等于是在全部乘员失去意识的过程中，飞机由东向西横穿了整个库姆塔格沙漠。

司马灰从亲历者口中，听到过整件事的具体经过，可后来接连遇到许多变故，几乎连喘口气的余地都没有，早把此事忘在了脑后，如今听得迷雾深处螺旋桨发动机的轰鸣声，才想到1963年的中国空军“伊尔——12运输机”所遇事故，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进出匣子的过程，并且在匣子里遇到了一样东西。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第九话 终点

司马灰将这个念头，简明扼要地对其余三人说了，那怪物把考古队和石碑拖进匣子，是想借助外力破坏拜蛇人石碑，它并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然而司马灰却知道“伊尔——12运输机”会在穿过匣子的过程中撞到东西，这也是一个再死循环中不可更改的事实，好比是覆水难收。

根据事故经过来看，“伊尔——12运输机”在匣子里撞上的东西，十有八九就是这个让石碑困住的怪物，正所谓是作茧自缚，它让自己也陷进了死循环，这个怪物最终会被飞机撞到匣子之外，如同被赵老憨带走的那块“死人肉”一样，永远消失在虚无当中万劫不复。

罗大舌头问道：“你说的那个万劫不复的所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司马灰说那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没人去过，不过肯定就是这个怪物最不想去的地方。

高思扬也不解地问道：“那么咱们……就在这等着飞机撞过来？”

司马灰点了点头，说道：“伊尔——12飞机在穿过匣子的过程中，撞到了某个物体，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结果，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

胜香邻循着轰鸣声望向黑茫茫的迷雾，她认为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听那雾里的响声，这架伊尔——12运输机正从外侧朝着石碑驶来，而那个怪物应该躲在石碑里侧，飞机要撞也是先撞上石碑，考古队的四个人自然难逃一死，拜蛇人石碑一旦受到破坏，那怪物就会立刻从看着石碑的僵死状态中复原，这岂不正是它想得到的结果？

司马灰也在隐隐担心发生这个结果，虽然那架苏制“伊尔——12运输机”，必定会在匣子里撞到某些东西，可没人看见过究竟撞到了什么，撞上那树形怪物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臆测，而且听发动机的轰鸣声，从迷雾深处驶来的伊尔——12，确实是直对着石碑而来，等到撞击之后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司马灰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往身后看了一眼，石碑另一端同样是雾气弥漫，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到，不过能感受到雾中沉重的死亡气息，说明那个浑身都是眼的树形怪物就躲在其中，难道考古队也要在石碑顶端一动不动，等待着结果降临？

司马灰越想越觉得不对，万一结果与自己预期的不同，那该怎么办才好？何况从声音上分辨来势，“伊尔——12运输机”确实会撞上石碑，就算他胆量再大，此时也沉不住气了，可也没办法让“伊尔——12运输机”改变航向，绕到石碑的另一端去，耳听发动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渐渐扩大，不由得把心揪到了嗓子眼。

事到如今，司马灰和其余三人只得死中求活，把身体当作重心，竭尽全力在石碑上拼命晃动，想将石碑向前推倒。

拜蛇人石碑原本矗立在地脉尽头，石碑高大厚重得异乎寻常，以考古队四人之力，万难撼动此碑，可石碑中间的深裂再也承受不住，在剧烈的晃动中，居然从中断为两截，上边的部分轰然倒向前面的黑雾。

司马灰等人唯恐跟着断掉的半截石碑落在雾中，在倾倒断裂的过程中攀到了石碑底层，几乎就在与此同时，黑雾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迅速变得清晰起来，果真是一家伊尔——12双发螺旋桨运输机，它穿过匣子的速度虽不算快，可还是来势惊人，震颤人心的巨大轰鸣声中，贴着众人的头皮子掠过，四个人都被它卷动的气流带到，险些从下半截石碑上掉下去，急忙伏低身子躲避。

“伊尔——12运输机”的机舱里黑沉沉的，没有半点亮光，以近的不能再近的距离，擦着残存的半截石碑驶过，蓦地里听见一声闷响，似乎在雾中撞到了某个巨大物体，只听声音却像是撞在了朽木桩子上。

司马灰等人趴在石碑上，抬起头来望过去，就见那架“伊尔——12战术运输机”的机舱顶部，趴着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形状像一株枯死的老树，上下都是根须，有几根搅进了发动机螺旋桨里，石碑周围黑雾涌动，看得并不真切，那东西刚离开原本的位置，大部分躯体还处在僵死状态，无法将整架飞机一口吞掉，能动的部分似乎在竭力挣扎，妄图摆脱伊尔——12运输机，肢体接触到机舱顶部，发出阵阵抓挠铁皮的怪响，但都是徒劳无功，想要控制住机舱内驾驶员的意识也做不到，因为那些人在进入匣子的时候，都处在意识恍惚的状态，转眼便被那架飞机带向了茫茫迷雾的深处，再也看不见了。

众人看在眼里，心中惊骇实难言喻，这个万古不死的树形怪物，就这么被一架来自1963年得伊尔——12空军运输机撞出了匣子，从此彻底消失了，其实这个结果早已出现过，只不过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而已。

这是黑雾涌动更甚，司马灰等人被迫将防化呼吸器罩在脸上，他们知道是匣子里的时间，已经流逝到了尽头，也在随着“熵”一同消失，“伊

尔——12运输机”经历了进出匣子的过程之后，会因螺旋桨发动机熄火，迫降在东疆的库姆塔格沙漠，而考古队四个幸存者的去向，却不得而知。

四个人此时脑中一片空白，也顾不上再想什么，埋下头将身体紧贴住石碑的断面，视线和意识都被黑暗吞没，不知过了多久，才逐渐清醒过来。

司马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看周围的黑雾已经消散，便摘掉鲨鱼腮式防化呼吸器，打开帽子上的矿灯察看情况，发现那半截残碑就在身下，但置身之地，却是个近乎垂直的天然岩洞中，头顶的洞口处天光暗淡，好像有呜呜咽咽的风声。

罗大舌头爬起来望了望四周，眼见不是地脉尽头的洞道，脑壳子里不免发懵，疑道：“这是他娘的什么鬼地方？咱们莫非死了，又落在阴间相见？”

司马灰说道：“死了倒也省心了，只怕是落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

胜香邻说：“这次咱们与经历进出匣子过程的赵老憋一样，离开了原来所在的位置，却也因祸得福，否则弹尽粮绝，电池即将耗尽，困在隔绝天日的重泉之下，绝无再生之理，只是不知道现在究竟是在何处，不如先出去看看再做计较。”

四个人为了预防不测，把仅剩的弹药装进枪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往外走去。

司马灰边走边回想一路的经历，由野人山裂谷起始，到重泉深渊之下为终，总算解开了“绿色坟墓”的全部谜团，这么做的代价是死了很多人，可最后能有这么个结果，也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以前曾被地震炸弹中的化学落叶剂灼伤，不知道还有几年活头，如果留得性命，是不是还要再找机会解开那些更深层的谜团？比如飞蛇崇拜源头在哪，那个满身是眼的树形古神是什么东西所变？拜蛇人石碑上的死亡信号从何而来？可想到那些死掉的人，就为自己这些念头感到担忧，若是过分执迷于这些失落的秘密，还不知要搭进去多少性命，又寻思现在经历着的事是否真实？这可能是陷在无底洞里的后遗症，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消除。

司马灰脑中胡思乱想，等看到洞外的情形，他和罗大舌头等人都茫然呆立在原地，半晌没人出声。

原来众人置身之处，是一座方圆不过数里的无人岛，岛上遍布低矮稀疏的植被，四周都是苍茫无边的大海，波涛异常汹涌，上空乌云低

垂，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

在漆黑的地底时间太久，此刻当临海风，视野开阔，心头的压抑绝望之感一扫而空，但这座弹丸般的荒岛，可能在最大比例尺的地图上都找不到踪迹，岛上又没有粮食没有水源，纵然有天大的手段，在此存活一两天也很困难，恐怕更指望不上有飞机和舰船从附近经过。

高思扬真没想到自己能活到最后，她望着远方的海平线说，这漫长的行程总算是走到了终点，困在这座无人岛上，只怕是有死无生，不过即使回不去，死在这里也可以合的上眼了。

胜香邻道：“别这么说，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咱们一定能找到办法离开此地。”

罗大舌头说：“没错，凡事得尽量往好处想，好不容易才从地底下活着出来，咱不得保卫胜利果实吗？我告诉你这么个道理，经历过大灾大难而不死，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一贯主张——运气也是能力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这，他又问司马灰：“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虽然总走背字触霉头，可从长远来看，运气还是站在我罗大舌头这边的，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困得住咱们？”

司马灰也不知自己这伙人算是倒霉还是走运，只好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存在既是开始，消失才是结束，所以现在并不能算是结束，甚至不会是结束的开始，最多只是开始的结束。”

后记 夏夜怪谈

《谜踪之国（又名《地底世界》）全部四册，考古队的形成到此告一段落。首先必须感谢各位读友，以及对出版这部作品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各位老师。

按例要写一篇后记，向大伙报告一下写作过程和感受，但是作为后记，突然又想起讲讲以前的事，我从来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不过童年的经历实在难忘。那时我父母都在地质队工作，经常要到野外出差，整个机关大院都跟着一起行动，大院里住着几千人，有自己的电影院、食堂和医院等设施，看电影是一概不要钱的，职工的孩子，就上大院里的子弟学校，赶上春节之类的假期，又要坐火车回家探亲，所以从我不记事的时候起，就开始坐着火车了。

当时我对火车的印象，都是绿皮慢车，车厢里很拥挤，有列车员给送开水，旅客们来自天南海北，一边喝着茶一边闲聊，也有人打牌下棋或看书，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车厢里听别的乘客讲故事。

学校里每周二有一节故事课，课上老师让同学们轮流讲故事，以此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我回到大院里的子弟小学之后，经常会把我在火车上听来的故事，讲给班里的同学们，然后再听同学们讲他们听来的故事，虽然我现在完全不记得听过什么和讲过什么，但是像我这种拖着鼻涕的淘气大王，居然也可以安静地坐下，认认真真地来听别人讲故事，可见这就是故事的魅力。

八十年代初期，野外和乡下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我记得当地老乡连糖炒栗子都没见过，但是对我和我朋友们而言，地质队大院内外有很多好玩的去处，尤其是仲夏的夜晚，田野间空气清新，大院南门外是起伏的高粱地，沿着路走下去，是从溪流上跨过的铁道桥，桥下的溪流里有很多鱼，野地杂草丛中，藏着各种各样的昆虫。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孩子，走到这儿已经是极限了，如果爬上铁道桥，就会看见很远处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山，地质队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那些大山里进行勘探。

那时我们最喜欢听父辈们在野外工作的经历，那些故事里有莽莽林海、无边的雪原，还有深山里的黑熊、坟地里的狐狸、吸人血的草爬子、拳头大小的狗头金、各种罕见的岩心样本，当然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发现过一些古迹。当地那些老乡家里，大多有从古墓里捡来的坛坛罐罐，他们不会描述那些东西有多古老，只能说“这瓶很古，绘在上面的女子都没表情”，意思可能是年代越近，瓷器图案中的仕女表情就越

丰富。

每到夏天的夜晚，我和另外几个小孩，都会在铁道桥下的田野间纳凉玩耍，缠着大院里的职工和看瓜田的农民，讲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时至今日还留有印象的，只有三四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内容自然十分离奇。

其中一个是说拾荒捡破烂的人，常在脖子上拴着串打狗饼，打狗饼是种药饼子，专门用来驱赶野狗，因为狗鼻子最灵，一闻这味道就躲得远远的，乡下死人了都要在死者脖子上挂一串，这仅是个迷信的形式，因为前人相信，死人走向阴间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村子，村口石碑上刻有“猛狗村”三字，整个村子里没有人也没有鬼，全都是恶狗，死人如果不带打狗饼，鬼魂就过不了“猛狗村”，只能留在黄泉路上做个孤魂野鬼。

还有一个是说当地有个小女孩，某天到山里去玩，那地方有很多坟坑，以前都是被毁的古墓，后来墓砖都被老乡撬走搬回家砌猪圈了，所以留下一个个深坑，里面全是稀泥，荒草丛生，她无意中碰到坟坑草丛里的一只怪虫，那虫子有常人手指般长，颜色像枯树皮，浑身都是眼，一动就冒黄水，气味腥臭，她被吓了一跳，赶紧从坑里爬了出来，晚上回到家，这个小女孩碰到虫子的手指开始疼痛，指尖上长了个水泡，痒得难忍，当时家里人没有多想，拿针在灯上烧了烧就给她把水泡挑破了，谁知接下来破掉的水泡就开始化脓溃烂，半月后一个指节都烂掉了，到医院去诊治，大夫也没见过这种情况，经过商量决定截掉一节手指，阻止溃烂继续延伸，但不管截去多少，断肢顶端都会继续生出水泡，且随即向上腐烂，省城的大医院也无可奈何，到后来那女孩动了十几次截肢手术，胳膊被越锯越短，依然阻止不了腐烂，只要烂过肩膀，就别想再活命了，不知最后有没有治好，那坟坑里浑身是眼的虫子也成了一个谜。

还有一次深夜坐火车，听一位旅客讲以往临近澜沧江的山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许多佤族小孩都到山下一株老榕树下玩游戏，他们玩的游戏很特殊，如果在现在，恐怕会让人联想起《骇客帝国——动画版》里边的一段情节，是一群孩子发现了一个“灵异房间”，人可以在里面体验类似太空漂浮一样的失重现象。而那些佤族小孩玩的似乎就是这种游戏。他们轮流盘着腿坐到树下，不一会儿整个身体就开始凌空而起，忽忽悠悠地往高处升，几个起落之后才会缓缓降下。小孩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以为好玩，感觉像当了把神仙似地，可有大路过的时候都给吓坏了，光天化日的这不是见鬼了吗？于是连打带骂，把小孩们

都轰回家去了，不过山里的孩子都很顽皮，他们在没有大人注意的时候，还是会偷偷跑去老树底下玩“升仙”游戏，直到后来起了山火，把老树林子都烧秃了，这个“诡异”的游戏才算告一段落。因为山区的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又有些迷信思想，遇上个怪事也不敢过分探寻，事情过去后就更没人再去追究了，所以这个游戏的“真相”至今无人发现。只是这位乘客另外还讲到，那株老树一直都很邪门，如果天上有野鸟飞过，就会折着跟头往下掉。

我不敢肯定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毕竟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仅能猜测其中的原因，那一带常有蟒蛇出没，那株老榕树的树窟窿里恰好栖有巨蟒，它困在树中多年深日久，挣脱不出，只能探出蟒首吸气，以老鼠鸟雀为食。这条巨蟒见树下有小孩，便生出吃人的念头，才使树下的孩子腾空升起，如果不是它最终气力不足，或许就要有某个孩子葬身在蟒腹之中了。不过在《狂蟒之灾》那样级别的好莱坞电影里，都没有出现能够隔空吸人的巨蟒。我想如果这个传闻属实，树中一定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才对，但并不是每一个“谜”，都有机会找到答案。

正是这些在夏天夜晚听来的故事，让我后来有了要写《谜踪之国》的念头，不过这本书的主要背景，还是源自前苏联的“地球望远镜计划”。

顾名思义，人类设计制造了天文望远镜，可以通过它用肉眼来窥探宇宙星空，但人的眼睛却不能穿透地面，因为向脚底下探索要远难于向头顶上探索，人类已经可以到达太阳系的边沿，但很难打出超过三千米的深井，所以才将穿透地层的深渊称为“地球望远镜”，意指直通地心的洞穴。

该计划的原形是早在六十年代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这两大阵营，受到冷战思维支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到无休无止的战备竞争当中，军事科研也以近乎畸形的速度突飞猛进，双方竭尽所能开发各种战略资源。当时苏联国土的南部和东部幅员辽阔，环绕着山岳地带，天然洞窟和矿井极多。为了比美国更早掌握地底蕴藏的丰富资源，以及人类从未接触过得未知世界，苏联人选择了贝加尔湖中一个无人荒岛为基地，动用重型钻探机械设备，秘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这一工程耗时将近二十年，他们挖出的洞穴，垂直深度达到一万两千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已知洞窟。因为涉及高度军事机密，所以“地球望远镜”计划始终都在绝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内幕。

关于苏联科学家通过地球望远镜发现了什么，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传说，内容非常离奇恐怖，有种说法是深度钻探挖掘到一万两千米左右，

就再也挖不下去了，虽然钻头的熔点几乎等于太阳表面的温度，可有时候把钻头放下去，拉出来的却只剩下钢丝绳，而且钻井中传出来了奇怪的声音，电台里会受到大量从地底发出的诡异噪音，那简直就是恶魔的怪叫，没人能理解这些来自深渊的信息，也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现场人员都以为他们挖通了地狱，随着深度的增加，难以置信的奇怪现象越来越多，最后因为各种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这项工程被迫冻结。

据说美国的宇航员，也在外太空接受过与之类似的“幽灵电波”，近年来被科学家证实是宇宙微波辐射，如同电视机里出现的雪花，或是电台中的噪音干扰。从遥远的过去到无尽的未来，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电磁波，或许地底深渊里的可怕现象同样是电磁作用，不过这些情况还有待于科学家继续探索。

虽然听上去不可思议，但也是确实存在的事实，还有书中描写的1949年在罗布泊坠毁的C——47飞机，以及刻有古篆没人能看懂的“禹王碑”等等都是真实事件，或在现实中存在着原形。而《谜踪之国》这部小说，就是依托此类真实背景，再加上诸多民间怪谈、历史传说和探险元素来创造的，全书一共分为四部，与单元剧般的《鬼吹灯》系列不同，从第一部《雾隐占婆》到第四部《幽潜重泉》，是一个前后呼应、情节内容紧密连贯的完整故事，不能单独拆分开来。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读友，想问我关于结局的问题，《幽潜重泉》确实是整个故事的大结局，这个故事简而言之，是讲让拜蛇人石碑困在地脉尽头的恐怖之物，想引着司马灰等人将它释放出来，最后的结局可能看似简单，其实隐藏着很多东西，我在此稍作分析，作为作者，我认为存在三个结局，分别是“磁山结局”、“匣子结局”以及隐藏的“无底洞结局”。

“磁山结局”是指深渊里的树形古神被磁山困住，胜香邻死亡，考古队其余的三个人从地底逃生，回去之后隐姓埋名的生活下去，至于司马灰等人在从火葬场回去的路上，途中遇到很多怪事，只是由于他们进入过“熵”制造的无底洞，受影响而产生的后遗症，就好比做了一场噩梦。

“匣子结局”则是按数里叙述的顺序，1963年一架飞机经历了进出匣子的过程，使“熵”这个怪物彻底消失，考古队全员存活，但被匣子带到了一座大海中的小岛上，依然面临这走投无路的绝境。

这是两个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结局，此外还有一个是“无底洞结局”，即“磁山结局”和“匣子结局”全部是司马灰等人意识被“熵”吞噬，深陷在无底洞中感受到的经历，都没有真实发生过。

我想“千江水有千江月”，不同读友阅读《谜踪之国》的感受，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我不会明确说着三个结局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结局。不过身为作者，我也为自己做出了选择，并且在书中留下了一些暗示，细心的读友也许能发现，我为考古队选择了哪个结局。

（全文完）

鬼不语之《仙墩鬼泣》

天下霸唱继《鬼吹灯》畅销千万后最火爆的冒险盗墓小说！

《仙墩鬼泣》是最新系列盗墓小说《鬼不语》中的第一本，以中国古代神秘的傩教文化为切口，引入一段曲折惊险的盗墓故事。主人公从先祖口耳相传下来的传说开始，闯东北，进中原，下西南，为了寻获传闻中的稀世奇珍和揭开神奇面具背后的秘密，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古墓中会移动的壁画，黄河中如驳船的巨鱼，通天岭上神秘的血树，展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世界，颠覆关于盗墓的一切想象！

第一章 鬼市耳录

我在兴安岭和黑龙江边见过草蠊，却没见过同时出现这么多，东北话讲草蠊也叫小咬或墨蚊，犹如一架架装备精良凶悍无比的战斗机，铺天盖地冲下来能把一头活生生的大牯牛吸成牛肉干。

1

过去，老北京人所说的“鬼市子”，也叫鬼市儿，或说晓市，按方位分为几处，四更前后全是摸着黑来摆地摊的，东西大多来路不正，见不得光，那会儿每到夜里，东市上常有身份不明行迹可疑的身影到处转悠，人鬼难辨，胆小的都不敢往前凑合。

提到鬼市，我先说一个叫瞎老义的人，当年在南门外住了很多抬杠为生的穷汉子，不是指说话抬杠，以前死了人装进棺材出殡，要用杠子把棺材抬到坟地下葬，这是给死人抬杠子，给活人抬杠是指抬轿子，民间叫顺了口，管杠夫们住的地方叫杠房胡同，地名沿用至今，瞎老义家就住在杠房胡同，解放前他以盗墓扒坟为生，拿行话说正经是个倒斗的，他也不是真瞎，上岁数之后眼神儿不行了，看东西看不清楚，经常闹出笑话，老街旧邻们根据这个特点，称他为“瞎老义”。

此人眼神儿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大白天在街上走，看见地上有捆东西，瞎老义高兴坏了，心说：“谁的皮货掉了？”趁着周围没人，想抱起来拿回家去，怎知刚一伸手，只听汪汪两声，一条大黄狗从地上跑了。

还有一次，瞎老义买了两个烧饼，刚出炉的芝麻烧饼，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天冷刮大风，他站到墙根底下避着风吃，没看见跟前的墙上贴了份布告，布告都盖着大印，早先大印是方的，后来改成了圆形印章，那年月认字儿的人少，有个外地人凑过来看布告，这个人从没见过圆的印章，以为瞎老义也在看，就问他那个圆的是什么，瞎老义说：“圆的是烧饼啊，想吃自己买去。”外地人一听这都哪跟哪，指着布告说：“不是烧饼，问你这上边是什么？”瞎老义说：“上边的这是芝麻。”俩人所问非所答，越说越拧，差点儿没打起来。

这些事不一定全是真的，或许有人故意编排，但传来传去，城里城外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瞎老义，还听说他走在半路上，看见地上掉了个大头钉，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瞎老义以为是珍珠，捡起来一按扎破了手，他也怪自己眼神儿不好，悻悻地说：“瞎，是个臭虫，这都掐出血来

了。”

言而总之，瞎老义的眼神儿确实不怎么样，瞧见大风刮得鸡毛满天飞，他能看成是麻雀，虽然没有完全瞎掉，倒斗这碗饭却没法吃了，此后常年在鬼市摆摊做买卖，他那买卖做的和别人不同，地上摆几包取灯儿，取灯儿就是火柴，老言古语叫取灯儿，念出来要念成起灯儿，在鬼市上换取灯儿叫换软鼓，取灯儿有明的意思，明字同冥，是告诉别人专收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他自己在旁边一坐，对来来往往的人不闻不问，不认识的一概不搭理。

听瞎老义自己说，他那双眼坏得很离奇，在他还做倒斗这行当的时候，有一年去外省掏坟，打当地老乡口中得知，他们那个山上有怪事，每当月明的夜晚，山上会亮起一团白光，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在山脚下仰望，如同有两轮明月。

瞎老义听完，以为是山中古坟埋宝，打听明白路找过去，傍晚时分走到山下，忽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他怕遇上大雨，不敢再往前走，看路旁有鹿鸣古寺，有心夜宿于此，但是寺庙荒废多年，前后没有一个僧人，他也是不信邪，点上油灯进了佛殿，见佛像后有空屋一间，两扇门板残破不堪，推开就关不上了，他找些稻草铺地，一个人坐在屋里，吃几块干粮充饥，不意风声渐紧，天昏地黑，还没下雨，只有雷声闷响不绝。

正想合衣而卧睡上一会儿，却听得佛殿外声响不对，瞎老义担心遇上盗匪，赶紧从屋里出来，躲到佛像后边偷看，此刻殿门推开，从外进来一个女子，身穿蓝布衣衫，瞎老义顿时吃了一惊，因为他常年盗墓掏坟，眼力不凡，看出这女子身上带着股阴气，好像刚从坟里爬出来，只见女子匆匆进了佛殿，在佛像前跪拜不止，同时有雷火如金蛇绕殿，瞎老义吓得魂飞胆裂，不知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竟要在鹿鸣古寺的佛殿中躲避天雷？

那女子也发觉佛像后有人，猛然一抬头，脸上六只眼，瞎老义瞅见不好，低着头只顾逃，刚把殿门拽开，那女子从后头追到了，突然一道炸雷从殿门中打进来，当场击在那女子头顶，瞎老义也跟着昏死在地，双眼在那时候让雷火灼伤，瞎倒没瞎，看东西却越来越模糊。转天有山民路过古寺救起瞎老义，再看佛殿中让雷劈死了一个大蜘蛛，肚子里全是绿松石一样的苍石，似玉非玉，入夜后能放光，皎如明月，始知老乡们看见山上放光是这个东西作怪，它是千年道行一朝丧。

瞎老义是否真有这段遭遇，我无从知晓，反正我是不大相信，听说瞎老义还救过我的命，我属蛇，按传统说法是属小龙，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下夜班回家，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土路，骑着骑着就感觉自行车“咯噔”颠了一下，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停下车看，发现刚才骑车经过的地方，轧死了一条蛇。当时并没多想，骑上车刚要走，却有个小孩拦住去路，小孩指着父亲说：“你轧死我不要紧，我让你们家里属蛇的人给我偿命。”说完便不见了。此后我在家发高烧说胡话，怎么治也不见起色。街坊四邻都说这是撞邪了，瞎老义曾是我祖父的结拜兄弟，我们两家关系不一般，我父亲知道瞎老义懂这些迷信的门道，就把下夜班骑车轧死一条蛇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让他帮忙想想办法。瞎老义说：“这准是蛇仙上门索命，必须给孩子改名换姓，到农村躲七七四十九天，白天走，经过路口还要在地上撒雄黄，这么的才能躲过这场灾。”家里人按瞎老义的话，把我带到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前起的大名小名全换掉再也不用，好歹算是把这小条命保住了。

关于父亲骑车轧死蛇这件事，我也只是听瞎老义说过，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东西是凭票供应，胡同里的邻居们逢年过节才舍得炖肉吃，可瞎老义每个月都要吃一两回烤羊肉，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在他屋里有个铁炙子，下面的炉子里烧松塔松柴，炉前放一条长凳，吃烤羊肉的时候不坐着，一只脚踩到凳子上，左手托着一个碗，碗里是用“醋、酱油、姜末儿、料酒、卤虾油、葱丝、香菜叶”混成的蘸料，右手拿一双长杆儿似的竹筷子，夹起切成片的嫩羊肉，先蘸佐料，再把腌透的羊肉放到铁炙子上翻烤，烤熟的鲜嫩羊肉就着糖蒜和热牛舌饼吃，瞎老义说这是关外旗人才有的吃法，早年间，他到关外深山老林中找过金脉，所以他也习惯这种粗犷吃法，由于他眼神不好，孤老头子一个，身边没个近人，因此从我会拿筷子开始，一直是我帮他烤羊肉，顺便跟着解馋，瞎老义哪次也是管我的够，他在吃烤肉的时候总要喝上二两，边喝边给我说他当年怎么怎么找风水龙脉，又是如何如何盗墓取宝，比如蜘蛛过水是什么坟，惊蛇入草是什么墓，全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话，却是也不乏出天入地之奇，他说的有意思，我很喜欢听，后来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每次瞎老义要吃烤羊肉，准是他又收到从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了。

别看瞎老义住的胡同低矮简陋，那地方的能人真是不少，还有位做泥瓦活儿的韩师傅会拳法，不是在北京比较有名的形意太极八卦，只是穷乡僻壤中默默无闻的野拳，在韩师傅的老家，乡下种地的人都练这种拳，我也跟韩师傅学过两年，瞎老义告诉我：“别跟老韩练那个，会了拳脚容易惹事。”

我不信，结果真捅了大篓子，那年初冬，我路过荒凉的地坛公园后墙，遇见疯子带了几个小流氓，拦着俩女孩不让走，据说疯子的爹娘是高干，这小子在文革武斗时受过刺激，脑子不大正常，仗着有医院开的证明，号称拿刀捅死人不用偿命，他心黑手狠，平时总有伙猫三狗四的浑小子跟着他，在街上无法无天，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这次拦住两个姑娘要扒裤子，其中一个女孩都是我以前的同学，我过去拦挡，疯子二话不说，掏出刀子对着我就捅，我下手也是没轻没重，抄起锁自行车的钢丝锁，给疯子脑袋上来了两下，疯子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地上不动了，脑袋上流血流得像坏掉的自来水管子，旁边那些小流氓吓呆了，纷纷叫着打死人了，一哄而散。

我心里明白惹下大祸了，跑去瞎老义家想躲两天，那低矮的小平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我推门进去，看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被子底下竟露出毛茸茸一条大尾巴，分不出是狼还是狐狸，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往屋外跑。

3

我跑到门口跌了一跤，撞在水缸上，额角留下一道疤，出来看见瞎老义从胡同外往里走，原来瞎老义腰腿不好，惧寒怕风，冬天要铺狼皮褥子，屋里那是条狼皮褥子，瞎老义问我：“慌里慌张的又捅什么篓子了？”

我把在地坛后边打疯子的事说了一遍，可能出人命了。

瞎老义听完也是吃惊，说道：“人命官司非同小可，何况人家爹娘是当官的，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公羊绑在板凳上，要刮毛要割蛋，全都随人家的便了。”

我说：“随他们怎么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十八年，我不还是我吗？”

瞎老义说：“不能意气用事，快收拾东西，先到内蒙躲些日子，你爹那边回头我告诉他。”

我当时真以为出人命了，听了瞎老义的话，连夜乘火车逃往东北的深山老林，瞎老义有个师兄人称“土地爷”，在内蒙古兴安岭木营子林场当把头，他跟瞎老义是过命的交情，瞎老义的狼皮褥子也是他送的，一见了我就拉着我问长问短不让走了，不久，家里发来电报让我回去，说是没事了，疯子没死，只是脑袋上开了两个窟窿，后来那俩女孩报了案，公安局发现疯子的证明系伪造，其爹娘为革命干部也是他自己胡编的，可我在外面野鸟似的习惯了，想跟土地爷在山里挖金子，等发了财

再回去。

土地爷的祖上姓索，清朝时做过王爷，后因获罪，被朝廷流放充军至此，以挖金采参打渔狩猎为生，他有个孙女叫“索妮儿”，我跟着这祖孙两个，在山里打兔子套狐狸，沿着黑龙江到处寻找金脉，不过用土地爷上了岁数，身子大不如前，度过了万物沉眠的漫长寒冬，又经过短暂的春夏两季，不知不觉，已是初秋，眼看没什么收获，土地爷先回兴安岭木营子了，我和索妮儿则将之前在山里打来的狐狸皮貂皮，带到江边的集市上贩卖，从春天开江到大雪封山，江边有三次大集，这是当年的最后一次，这地方自古荒寂，人烟稀少，解放之前过来赶集的人，以林场木帮、江湖术士、散兵游勇、叫花乞丐为主，也有渔猎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人们自发形成集市，为的是交易在大山里挖来金子、人参、鹿茸、皮毛等物，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

等把狐狸皮卖给一个蒙古族牧民，索妮儿对我说：“跟我们在山里转了这老些天，可苦了你了，今天想吃点啥好的。”

我看集市上颇有几家像样的馆子，门前都挂着灯笼似的幌子，东北这边讲究“下馆子吃饭看幌儿”，饭馆门面顶多有个字号，不写价格也不写里头做什么饭菜，这些全在幌子上看，比如从颜色上分，黄的是素斋馆，蓝的是清真馆，门头挂一个幌儿是一般的小吃店，幌儿上是圆的表示有蒸笼，装饰有花的是指能蒸馒头、包子、花卷，下面垂穗儿的是说饭馆里有面条，两个幌儿档次就比较高了，能办酒席，四个幌儿算是顶级，到头了，敢挂四个幌儿的馆子，必能做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价格也高，另外从来没有挂三个幌儿的馆子，因为仨幌儿和撒谎同音，饭馆忌讳欺客，绝不敢这么挂幌子，我虽然听瞎老义说过这些门道，但是没下过这样的馆子，也不知道吃什么好，就让索妮儿做主。

索妮儿把我带进一家饭馆，馆子里做的是铁锅炖大鱼，鱼是黑龙江中的淡水鱼王鳊鱼，饭馆里的做法虽糙，却架不住鱼肉鲜美，我这辈子头一次吃这么好的鱼，忍不住想喝两口，又要了半斤山果酒。正吃着饭，馆子里又进来两个人，也坐下吃铁锅炖鳊鱼，边吃边向饭馆掌柜的打听，问老沟怎么走。饭馆掌柜的一脸诧异：“老沟？你们上那地方干啥？挖死人去？”

4

饭馆掌柜认识索妮儿，他对那两个人说：“老沟……多少年没人提过了，要不你们问问这姑娘，她爷爷在解放前进老沟挖过金，除了土地爷，从没听说有谁能从老沟活着回来。”

这俩人立刻过来套近乎，跟我们打听老沟的事，还说如果索尼儿能当向导，带路进老沟，他们愿意付一大笔钱。

内蒙古海拉尔河诺敏河流域有一大片荒古的湿地沼泽，西北是大山，东边是原始森林，往南是草原，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两条大河迂回曲折，分叉横生，由于地势低洼，水流淤滞形成了沼泽，生长了无数年的水草盘根错节，在这一片片的草甸之间，是深不见底的漆黑淤泥，人在荒草甸子上行走，必须脚踏草丛根部，一步不慎陷进泥潭，如若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泥沼灭顶吞没，自古以来人兽绝迹，据说沼泽深处有条岩沟，沟里有古洞，老年间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听信了谣言，冒死去沟中找金脉，几乎都是有去无回，即使命大没陷进沼泽，下到洞里也得让土鬼吃掉，在寻金人的口中传出个地名，管那地方叫老金沟，也称老沟，提起来谈虎色变，无人敢去。

索尼儿听这俩人想去老沟，5.(九)2.瞅着却不像挖金人，况且金脉只是谣传，问道：“你俩是干啥的？要去老沟干啥？”

那俩人为首的一个四十来岁不到五十，是个二老道，道士大抵有两种，一种常年住在道观里，身上穿道袍，练气求真，是比较常见的道士，这种道士多半属于全真教，还有一种穿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很少穿道袍，可以娶妻生子，但也有路符，捉鬼除妖画符念咒算卦看风水什么迷信的勾当都做，他们属于正一教，按东北民间的习惯，将这样的道人叫做“二老道”。

二老道开始不肯说实话，自称有祖师托梦，让他去老沟对付一具僵尸，那僵尸年深岁久已成气候，再不除掉恐会为祸不小，后来让索尼儿问得紧了，找没人的地方才说实话，其实他祖传那套画符驱鬼的江湖伎俩，如今唬不住人了，凭着会看些风水，改了行挖坟盗墓，他听说老沟下的山洞里有壁画，认准了那地方有古墓，他想押一宝做趟大活儿，跟他来的那个人叫张巨娃，原本是草原上的孤儿，爹妈在北大荒闹狼灾时不幸遇难，只留下他一个人，后来被兵团收养，他生下来便有十斤重，粗眉大眼，因此小名唤作“巨娃”，跟着收养他的人家改姓为张，二十岁出头，身大力不亏，比常人高出一头半，是个实心眼儿，让二老道收了当徒弟，俩人想找位向导，带路穿过沼泽草甸地去老沟盗墓取宝，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挖金掏坟套猎都是半公开的勾当，虽然好说不好听，可当着本地人的面，却不用隐瞒不说。

二老道伸出一根指头，对我和索尼儿说：“老兄弟，大姑娘，老道我实话都给你俩撂了，绝不亏你们，把我带到老沟，事成之后给你们这个数，咱来个痛快的，一句话，行是不行？”

索妮儿向来有主见，听二老道愿意出一个大数，想了想应允下来，她说眼下刚过完暴雨山洪肆虐的季节，进入那片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沼泽是九死一生，事前一定要做万全准备，让二老道和张巨娃去置办干粮和艾草，阴历七月十六在诺敏河第三个河套碰头。

索妮儿待那俩人走后，又叮嘱我说，此事千万别让土地爷知道，金脉越来越难找，她想多挣些钱，往后不让土地爷进山挖金了。我说：“别的事我倒不担心，不过我看二老道是个棒槌，无非是掏过几座老坟的臭贼，他那两下子找得到古墓才怪，老沟那地方野兽都难进去，能有哪朝哪代古墓？我也从没听说老沟里有古墓，只知道有吃人的土鬼。”

5

老沟里有土鬼吃人，是挖金人口中传了很多年的传言，天知道真假，进老沟往返至少要六天，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凶险，首先是变幻莫测的自然气候，阴雨时期穿越这片沼泽草甸，在不明情况的人看来等于自寻死路，其实别的季节也各有艰难，冬季容易迷路还会遇上狼群，春秋两季沼泽半冻半化，看不出哪里可以通过。

阴历十六，我和索妮儿带了条单筒猎枪，在河套里见到那两个人，他们也已准备妥当，张巨娃身后的大背包上还绑着口铁锅。

二老道见面就问：“没带几条猎狗？撞见野兽咋整？”

索妮儿说：“这季节草甸子里没有野兽只有野鸟和蛇，带猎枪防身足够，对了，你们咋还背着口铁锅？不嫌沉啊？”

二老道说：“这一走进，接连好几天不见人迹，草甸子里又阴冷潮湿，我寻思咱不得煮点热乎饭吃吗，就让我这老徒弟背了口铁锅，没事儿，他不嫌沉，半大小子，正是出力长力的时候。”

我说：“道长，你徒弟是不嫌沉，问题咱们是要进草甸湿地，他又高又壮本身就重，还背这么多东西，你想让他陷进泥掉子？咱把丑话说到头里，他这么大的个子，陷进沼泽我们可拽不动他。”

二老道说：“哎呀老兄弟，你这话说的老在理了，我都没想到，看来铁锅是不能带了，咱四个人身上的份量越轻越好。”

索妮儿说：“烧水有个行军饭盒就行，除了必备的东西，尽量多装艾草。”

我们知道索妮儿最熟悉荒原和森林里的情况，她说带什么自有她的道理，该扔的扔，该装的装，收拾好了，一行四个人往南走进了不见边际的荒草甸子，此地主要植被是耐寒的乌拉苔草、草丛茂密处形成草

甸，一片连一片的草甸下是淤泥积水，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人头顶，这里秋天来得早，初秋时节，有的草已经开始发黄，放眼四望，恍如置身于一派黄绿色的草海，远处看不见山脉，看不见森林，没有道路，只有茫茫无限的死水荒草，遍地是散发着腐臭的沼泽泥潭，跨过一个接一个的草甸，每一步都要先用木棍探路前行，稍有不慎陷到泥里，便有灭顶之灾。

湿地草甸上晴空迷雾变幻不定，一天日内，天气变上七八回是常有的事，有时起了大雾，白茫茫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有时烈日当空，酷热难挡，晒得人没处躲没处藏，突然又是黑云压顶，下起各种各样的雨，有雷电交加，暴雨混着冰雹铺天盖地落下来，也有雨雾蒙蒙，或是紧一时慢一时的冷风阵雨，一下雨河道就涨水，湿地变成了一片泽国，在泥沼中最忌讳趟着水走，那就得在稍微高一些的地方忍着，等雨住水退再动身，这么风一阵雨一阵，冷一阵热一阵，饥一顿饱一顿，深一脚浅一脚，说不尽这许多艰苦。

二老道为了求财，并不将行路之苦放在意下，他在途中指天讲地，不断给我们三个人吹嘘他当年盗墓取宝的经历，并许给张巨娃：“等这趟大活儿做成了，准给你盖房置地娶媳妇。”张巨娃感恩戴德，看二老道走不动了，便背着师傅走，在泥地中一步一陷，饶是他粗壮健硕，也累得气喘如牛。

如此走了一天，眼看红日偏西，草甸子上的气温凉爽下来，风也住了，荒野中好一派辽阔气象，二老道说如果一直这样，在草甸子上走几天也不是什么难事，话没落地，草地中冒出一团团涌动不定的黑雾，张巨娃骇异无比：“道长，这是咋回事？”二老道惊道：“哎呀我的妈呀，妖气遮天了！”

6

东北人说话形容年纪小多用老字，显得亲近，往往管排行最小的人叫老疙瘩，二老道指我就说老兄弟，提到张巨娃就是老徒弟，他看草甸子里有几团黑雾冲天而起，忙说：“老徒弟，快拿为师的斩妖除魔剑来！”

张巨娃愣道：“没见过，那是啥？”

二老道气得五拉嚎风，数落道：“你个山炮玩意儿，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竟连你师傅我的斩妖剑也不认识，不就是顶门的那根桃木棍子吗……”

索妮儿说：“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这是草地里的打死牛，快拿艾草燃

烟熏它们。”

我初见那成团涌动的黑雾，似乎有形有质，发出“嗡嗡嗡嗡”的怪响，也不免吃了一惊，听索尼儿说是“叮死牛”，才明白是成群结队的草蠊，我在兴安岭和黑龙江边见过草蠊，却没见过同时出现这么多，东北话讲草蠊也叫小咬或墨蚊，犹如一架架装备精良凶悍无比的战斗机，铺天盖地冲下来能把一头活生生的大牯牛吸成牛肉干，白天日晒雨淋，看不见草蠊，傍晚时分倾巢而出，草蠊会传播荒原流脑，让它们咬上一口就有可能要命，我急忙按照索尼儿事先的吩咐，拿出四个桦木皮卷筒，给每人分了一个，塞进去艾草点燃，木皮卷筒中冒出一缕青烟，汹涌而来的草蠊，让这烟一熏纷纷趋避，从傍晚到第二天天亮，如果不是刮风下雨，就要不停地用艾草燃烟，烟雾一断，那成群成群的草蠊便飞来扑人。

张巨娃恍然大悟：“草蠊子啊，道长你咋说是妖气？”

二老道强词夺理：“这东西吃人呐，怕是荒原里的死鬼冤魂所变，妖气太重了，为师那口斩妖除魔剑没在，要在手里唠唠唠比划那么两下，草蠊子全散，根本不用烧烟。”

张巨娃心服口服：“还得说道长水平高啊。”

二老道大言不惭：“那是飞机上挂暖壶——水平相当的高了。”

穿过草蠊出没的地带，夜幕已经降临，黑夜笼罩下的草海，气温骤降，夜里看不清路，无法在草甸中行进，只好扎下帐篷，燃起营火取暖，我们在附近的水中叉了两条鱼，下雨时河道涨水，有不少鱼误入荒草间的水洼，就此困在里面出不去了，其中甚至有哲罗鲑或黑鲟之类半米多长的大鱼，抓这种鱼不非吹灰之力，索尼儿在途中随手摘了不少野辣椒和酸死草，用木棍插着鱼在营火上翻烤，烤到鱼肉发白，把肉撕成一条条，蘸着野辣椒和酸死草的汁液吃，风味原始质朴，是种无法形容的美味。

二老道喝了几口烧刀子，东拉西扯又开始说那些没边没际的大话。

我说：“道长，听说你们正一教的道人，不穿道袍，却也得过真传的道术，比如喝下一口法水，喷出来是一道水箭，那些没得过真传冒充的道人绝不会这种喷法，喷出来那水都是散的，是有这么一说吗？”

二老道说：“哎呀我老兄弟，你不愧是大地方来的人，见识就是不同，你看这你都知道，说的没错，瞧我给你喷一道法水，上眼了……”说着话他吞了口烧刀子，随即喷出来，还掐指念了声“疾”，倒也有模有样，可恨那口酒喷得不争气，比得过天女散花了。

我们三个人赶紧躲闪，所幸没让二老道喷上一脸口水。

二老道有些尴尬，抹了抹嘴说道：“你看这是咋整的，可能太久不练了，主要是如今没人信那套玩意儿了，在哪也用不上，老话怎么说的——会施天上无穷计，难解眼下肚中饥，有理不是？要不然老道我也不至于走挖坟盗墓这条路。”

我对二老道说：“道长你又没去过老沟，怎么就认定那里有古墓？”

一轮皓月从地平线升起，在云海中半隐半现，草甸子半空的圆月大得出奇，好似伸手就能摸到，这片荒原上的夜空宛如梦幻，跟二老道接下来所说的话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第二章 吃人壁画

马灯让墓穴中涌出的阴气，冲得忽明忽暗，同时有只从没见过的恶兽，白毛金睛，张着血口扑将出来，我们三人几乎是魂飞魄散，头上毛发直立，挤在狭窄的墓道里无从退避。

1

二老道说老沟里有古墓，葬着一具契丹女尸，此事关里关外各朝各代的盗墓贼听都没听过，仅有关外正一教的二老道们清楚，七八百年以前，契丹辽国受唐宋两朝影响很深，陵寝墓穴也讲究个风水龙脉，相传辽世宗之女莽古是位萨满神女，死后埋在老沟，墓室和甬道内绘有精美绝伦的壁画，据说还用了活人殉葬，那时候这片荒草甸子还没这么难走，是片沃野千里的大草原，契丹皇室通常选取簸箕形洼地做墓穴，以为前有壁后有倚的洼地是风水宝地，老沟中的古墓地脉，正是二老道祖师爷亲自点的穴，事后险些让辽北大王灭了口，一辈一辈传到今天，所以二老道才能对老沟里的契丹古墓了如指掌。

近几年，二老道穷得快吃不上饭了，想起祖师爷传下的几处龙脉老坟所在，不禁起了贪念，他接连掏了几处老坟，挣了些钱，可是不多，这次盯上了老沟里的契丹古墓，深知墓中陪葬的宝物绝不会少，得手之后，下半辈子也不用发愁了。

老沟里的古墓虽然少有人知，但自清末以来，外边都谣传老沟有金脉，很多要钱不要命的人听信谣言进沟挖金，结果金脉没找到，送命的人却为数不少。据大难不死的幸存者所言，沟里是有些年代很古老的壁画，壁画中有吃人的东西，进到沟底洞穴的人，全让壁画妖怪给吃了，也有说那是洞中土鬼作祟，反正是种种传言，说什么的都有。

二老道也不知这些可怕的传说是不是与契丹古墓有关，不过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既然敢掏坟挖墓就别信邪，过于迷信鬼怪之说的人，没法吃倒斗这碗饭。

古墓壁画吃人的传说，我和索妮儿是第一次听到，当年能穿过草甸子走进老沟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死在半道了，要么是陷进淤泥，让沼泽吞没，要么是喂了成群出没的草蠊，我们想不明白，也感到非常好奇，壁画只是画在墓墙上的图案，怎么可能吃人呢？

二老道同样是道听途说，也不明究竟，他说：“兴许是人们看壁画年代古老，岁久为怪，或是那壁画中描绘的情形十分吓人，传到民间就说

壁画是吃人的妖怪，哪能当真呢？你们要想听妖画作怪的故事，老道可给你们说一个，宋朝那时候，黄河边上有只老狐狸，成精了道行不浅，时常变成女子模样在城中走动，城中一位画匠看这女子长得貌美，遂以丹青妙笔绘成美人图，画得简直都活了，后来这狐狸精混进了皇宫大内，媚惑君王，不成想酒后现了原形，露出了狐狸尾巴，让御林军统领撞见，挥刀斩于五朝门，妖狐死后一缕阴魂未散，躲在那张美人图中，后来美人图落在民间，愚民们误以为那是仙画，半夜掌灯之后焚香膜拜，画中美人就能走下来，有一个财主信以为真，出大价钱从当铺里收了去，他把仙画供在自家后宅，想来个夜会仙女，从这起财主家里人一个接一个被画中妖狐的鬼魂害死，恰好我们老祖师爷打街上过，一瞧那宅子中的妖气弥漫，遮得人睁不开眼了，当即仗剑找上门去，用三昧真火焚毁妖画，救了一方百姓。”

我觉得二老道所言全是信口开河，可东北民间流传最多的就是这类鬼狐故事，因为人们在深山老林中见多了狐狸的狡猾诡变，没法不相信，索妮儿和张巨娃都眼都听直了，又怕又愿意听，听完还在脑子里想。

当晚在草甸子上过夜，我也觉得身边好像多出个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得太多了，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恍惚觉得多出来的那个人在周围来回走，整夜都没睡安稳，我本以为是错觉，但天亮时看清楚了，身边草丛里真有这么一位，只不过不是活的。

2

解放前听信谣传，冒死进老沟寻金的人为数不少，可许多人不知厉害，走到半路就让草蠊吸成了干尸，干尸仅剩一层皮包着枯骨，全身都是黑孔，死状非常恐怖，这些干尸倒在荒草中，年复一年的经受风吹雨淋，有些至今还能看见，成了通往老沟的路标，昨天夜里黑灯瞎火的宿营，走得太累，听二老道神侃完了，我钻进帐篷倒头便睡，天亮睁开眼才猛然发现身边躺着这么一位，那份惊喜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一天什么也不想吃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天气时好时坏，或是烈日暴晒，或是瓢泼大雨，哪种也够人受的，有些地方绕不过去，不得不趟水而行，那就必须打上绑腿，防备蚂蟥，这样不停地在大草甸子中跋涉，绕过一片片的沼泽泥潭，白的云，黄的草，一望无际，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走到第四天上午，阴云满天，风吹草低，地平线南面出现两道黑线，有如两条大黑鱼在黄绿色草海中浮出的脊背。

索妮儿说：“那是荒草甸子中的炕沿子山，下面有道岩裂就叫老沟，

说深也不算深。”

二老道看罢多时，喜道：“炕沿子山两头高中间低，形势如同二鬼把门，跟祖师爷传下的话一模一样，不会错，准是这地方，不过望山跑死马，看这个远近，至少是下午才能走到，时候也不早了，不如先吃了晌饭再赶路。”

当下在荒草中找块平整地面坐下，四个人歇歇脚，啃两块干面饼子就猫爪菜，猫爪菜是草地里的野菜，长得像猫爪，进草甸子带不了那么多干粮，路上看见能吃的野菜就要挖出来用于充饥，二老道说好了到地方给一半钱，出去再给另一半，他把钱给了索妮儿，又说：“我跟我老徒弟到沟里盗墓，人手不够，你俩要是能帮把手，那棺材里的东西可以一人挑一件，想要啥你俩自己随便挑。”

索妮儿摇头道：“原以为老沟里什么也没有，才答应给你带路，可半路听道长你这么一说，才知道这地方真有古墓，现在我后老悔了，回头让我爷知道了非数落死我不可，我爷那老脸一拉长了，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

二老道说：“只要咱们不说出去，哪会有人知道？你看你们来都来了，咋还后悔了呢？”他又问我：“老兄弟，你咋想？到手的钱你俩没胆子拿？”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跟二老道进去看一眼古墓里的壁画，之前听他说的意思，那座辽代古墓规模不小，这种机会太难得了，我虽然听瞎老义说过，倒斗这碗饭不能吃，盗墓取宝挡不住一个贪字，贪心一起，义气不存，贼胆也会越来越大，拿命换钱的勾当是切大腿喂肚子，早晚让自己把自己吃了，不过畏首畏尾不敢去，岂不让二老道和他徒弟以为我胆小？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输不起这面子，跟索妮儿到一旁商量了几句，最后答应同二老道进沟。

二老道说：“我老兄弟不愧是大地方人，老有见识了，别的我不敢保你，今天你就等着开眼吧。咱这些天在荒草甸子里喝西北风啃猫爪子菜太苦了，完事回去我带你们整好的吃，松子仁扒熊掌、松茸红烧犴鼻子、鲤鱼唇炖鹿筋，啥好咱整啥，可劲儿造，行不？”

张巨娃听得口水都流下来了：“道长，那还说啥呀，你说咋整就咋整吧。”

二老道说：“妥了，这次是老道我掌局，你们可都得听我的，一会儿歇够了脚，咱先进沟瞧瞧，然后再合计下一步咋整。”

此时乌云压顶，一只失群的孤雁在阴霾的天空掠过，荒草甸子上随

即刮起了狂风，凛冽的风里夹着冷雨，气候急转直下变为恶劣，我们吃了几块干粮，接着往老沟走，走到炕沿山上，只见山脊低矮，称不上山，至多是个石坡，山里有东西走向的狭长沟壑，上窄下阔，下面有十几米深，寒气逼人，雨水顺着岩层裂痕渗到了地下，二老道打着手电筒，带头从斜坡下到老沟底部，发现岩壁上有不少条形痕迹，头大尾窄，像是生有四足的鲛，传说老沟中有吃人的壁画，可能是指这些痕迹，其年代要比契丹古墓早出很多。

张巨娃瞪着两个大眼珠子看得出奇：“咋瞅这也不是会吃人的东西啊！”说着话，他伸出手要触摸石壁上的痕迹。

我按下张巨娃伸出去的手：“换我是你我就不碰它，常言道无风不起浪，我想老沟里壁画吃人的传言，不会是凭空而来。”

3

二老道对张巨娃说：“我老兄弟说的没错，想吃咱这碗饭，可得加小心。”

张巨娃说：“那行，哥，道长，我全听你俩的。”

索妮儿也是好奇，问我：“你说沟底下画的是啥？”

我说：“可能是蛇或者龙的图案，也许是化石，年代太古老，已经看不清了。”

龙蛇之类的图腾崇拜在内蒙古各地并不少见，有草原的地方拜狼，有森林的地方拜熊，有洞的地方拜蛇，不过老沟这些痕迹浑然天成，也有可能不是人为。

这些岩画的比埋葬契丹女尸的古墓要早得多，当年寻金者在老沟遇险，传说说此地有吃人的壁画，指的应当是沟中岩画，与我们要找的契丹古墓无关，小心翼翼地在沟中走出一段，既无人踪也无兽迹，沟底潮湿阴冷，散发着一股腥腐的臭气。

二老道拿出罗盘找方位，带路在沟中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走。炕沿山南边是片簸箕形洼地，中间低，两端翘，北端高出南端。古墓墓室的位置在洼地下方，墓道入口在炕沿山老沟里。沟底乱石崩塌，即使看出墓道在哪，凭我们几个人也挖不动。二老道那套装神骗鬼的伎俩虽不顶用，但堪舆认穴的本事却实实在在，他见老沟里的岩层坚厚无法撼动，爬出沟来到炕沿山上，手捧罗盘，左看右看，东比西比，一步一步量到山坡下头，指着沟外一条淤泥野草覆盖的岩缝说：“瞅准了，打这挖下去就是墓道。”

张巨娃听得吩咐，从背囊里掏出短铲锹镐，分给我和索尼儿，在二老道的指点下，挖出岩缝中的淤泥荒草，淤积的烂泥虽然容易挖，但岩裂狭窄，手脚施展不开，又要刨防水沟，直到夜半更深，泥洞终于见了底，再往下是层抹着红膏泥的条形大砖，使用红胶泥沟缝抹平，我们三个抠出几块沉重的条砖，已累得呼哧呼哧穿着粗气，只见泥洞下方露出一个钻得过人的窟窿。

我看出二老道是避开沟中的墓门，直接从墓道顶部掏洞下去，由于常年受泥水侵蚀，条形砖砌成的墓道外壁早已松动，也不免佩服他这双贼眼准得出奇。

二老道强忍着贪心，他说墓道封闭的年头太久，里头阴气重，一时半会儿没法下去，况且天也晚了，大伙累得够呛，先歇一宿再动手，墓道里还有内门，明天有得忙活。

这一夜风雨不住，张巨娃对我们说：“你们信不信，盗墓时风雨交加，是古墓里的死鬼在哭。”

索尼胆子不小，可对这些迷信的说法她是真信，听张巨娃这么一说脸都白了。

我对索尼儿说：“根本没那么回事儿，死鬼埋在古墓里与荒烟衰草作伴，冷清寂寞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人来看它，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哭呢？”

二老道说：“还是我老兄弟胆大不信邪，老道我早看你不是一般人，比我这夯货徒弟有出息多了。依我看，孤魂野鬼再可怕，也不如穷神可怕，老道我是穷怕了，等咱这个活儿做成了，足够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只要这么一想，那就什么胆子也有了。”

我们喝冷水啃干粮，听二老道说完话，连眼皮子也睁不开了，这一天实在累得狠了，四个人轮流守着通进墓道的泥洞，以防积水灌进去，忍饥受冻挨到天亮。

转过上午，二老道点起一盏防风防水的马灯，他让我和张巨娃先进去探路，二老道嘱咐说：“老兄弟你可得记住了，灯灭人就灭。”

二老道告诉我，这契丹古墓的形势，是在簸箕形洼地下方有巨大的土丘，上方覆盖着草甸，墓室挖在土丘里，第一道墓门位于老沟，为了使风水形势不至中断，用砖石胶泥将墓室和墓门之间的墓道连接贯通，墓门内侧有封门石，墓室岩壁同样坚厚无比，绝难凿穿，盗此契丹古

墓，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墓道顶部挖进去，可墓道里不通风，让人呼吸困难，如果马灯无缘无故突然熄灭，即是说明里面还有阴气，要赶快掉头往外逃，夜长梦多，迟则有变，探命墓道，然后打开墓门进里头取宝，拿完东西立刻走人。

我们扎上绑腿，放绳子钻下盗洞，阴冷的墓道中地势逼仄，两个人并肩走都显得挤，而且土质十分疏松，碰到墙皮就连土带泥一片一片的往下掉，随时都有可能垮塌下来埋住墓道，条形砖砌成的墓道两壁抹着层白灰面儿，下方绘有壁画，但这段墓道损毁严重，泥水侵浸，仅有一些凌乱的线条可见，墓道中还有一些殉葬的人骨，也许是兽骨，烂得认不出了。

张巨娃人高马大，胆子却不大，跟在我身后问道：“哥呀，你以前进过古墓没有？”

我说：“以前只在乡下钻过坟窟窿，还曾跟人打赌，到荒坟里睡过一夜，可都是些早被掏空的老坟，里头除了几只东爬西钻的蜘蛛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辽墓我也是第一次见，你给二老道当徒弟，没跟他进过古墓？”

张巨娃说：“这半年多虽然跟道长掏过几座坟，但也没进过这种么大的古墓，光是墓道就这老深，里头能有些啥？”

我心想：“你这是明知故问，古墓里除了粽子还能有什么？”之前听二老道说，辽墓里埋着一个契丹女尸，生前不仅是辽国的皇族显贵，姿容艳丽举世无双，又是萨满神巫，身份不比寻常。

张巨娃想象不出：“哎呀，那得美貌成啥样？”

我问他：“你想想，你这辈子见过的女人当中，谁长得最标志？”

张巨娃说：“索尼儿，条顺盘亮，看着就招人稀罕，我没见过比她模样更好的了。”

我说：“索尼儿长得是好，要在前清她也算是格格了，跟这契丹女尸还真有一比，可她是在山里长大的猎人，脾气比老爷们儿还窄，气质上只怕不如契丹神女。”

张巨娃说：“反正契丹女尸也死了，死人跟活人没法比。”

我说：“没准死而不朽，揭开棺椁仍是栩栩如生……”

张巨娃说：“那岂不变成僵尸了？哥呀，你可别说了，我胆小。”

我说：“对了，咱这话哪说哪了，你可别当着索尼儿的面再提，要不

然她饶不了我。”

张巨娃说：“打是疼骂是爱，她稀罕你才数落你，我们这的老娘们儿都这样。”

我们俩胡扯了几句，胆子壮多了，走到墓道尽头，提煤油灯照过去，是道双扇木门，每扇门上有三排鎏金的铜钉，中间挂着布满锈蚀的大锁，炕沿山下埋压的第一道墓门，是座石板门，墓道里一般都用巨石堵着，没有牛马别想拽得动封门石，而第二道墓门只是木质裹着铜皮，又兼受潮腐朽，根本挡不住人。

张巨娃将墓门上鎏金的铜疙瘩一一撬下，又抡镐凿穿了墓门，里面却积满了沙土，挖开沙子又是积碳，属于古墓里的防潮层，好在不厚，沙土层后面是内门。

我和张巨娃全身又是土又是汗，想到即将见到地宫，都不免紧张起来，正待撬动内门，索尼儿突然从墓道后边进来了，我说：“你怎么来了？不怕契丹女尸吗？”

索尼儿说：“看你俩下来半天没动静，担心你整出啥事，咋还没完呢？”

我说：“快了，还有一层内门，抠开这道门，里头就是地宫……”

说话的时候，张巨娃已用力撬开了那扇门板，地宫不过是在土丘里掏出的洞穴，抠开墓门的一瞬间，只觉一阵让人窒息的黑风从古墓里吹出，我刚跟张巨娃说了半天契丹女尸的样子，好奇心驱使之下，不由自主地拎起马灯往里头照，想看一眼古墓里有什么东西，忽见漆黑的墓穴里扑出一只狰狞无比的恶兽，竟是全身白毛，金目獠牙。

5

马灯让墓穴中涌出的阴气，冲得忽明忽暗，同时有只从没见过的恶兽，白毛金睛，张着血口扑将出来，我们三人几乎是魂飞魄散，头上毛发直立，挤在狭窄的墓道里无从退避，眼睁睁看那恶兽迎面扑到，我惶急之际抡起手中的山镐，狠狠挥过去，谁知抡了一空，山镐重重砸在地砖上，发出“当啷”一声巨响，劲儿使得太猛，虎口都被震裂了，而那恶兽扑到我们身上有如一阵阴风，呛得人不能呼吸，再看眼前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惊疑不定，又感到喘不过气，急忙从原路退出去，张巨娃把在内门前见到的骇人情形，给他师傅二老道说了一遍，这是三个人亲眼所见，绝不会看错，再进去非让守墓的恶兽吃了不可。

二老道是吃倒斗这碗饭的老贼，经验何其丰富，他一听张巨娃的描述，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守陵的恶兽，这座古墓千百年来不曾通风，绘在墓墙上的壁画色彩鲜艳，和刚绘上去的没有两样，打开墓门的一瞬间，墓里的阴气出来，壁画上的色彩会随空气挥发一部分，人眼看到的鬼怪，是古墓壁画随阴气挥发掉的色彩，老年间的人迷信，认为那是撞上了鬼影，让这阵阴风触到，轻则受场惊吓，重则被吓掉魂魄，也等于要了人命，其实这是古墓保存完好的证明。

我想起瞎老义也说过这种事，二老道应该不是胡说，张巨娃却说什么都不敢再进古墓了。

二老道说：“这个没出息的夯货，整天啥都不干，只想坐等着天上掉馅饼，也不寻思寻思你家祖坟上长没长那根蒿草？胆小不得将军做，怕死不是大丈夫，你还想不想挣钱盖房娶媳妇过好日子了？”二老道深知张巨娃的念头，如此忽悠一通，又把张巨娃的心思说活动了。

张巨娃发财心切，听完二老道的话，硬着头皮收拾斧子马灯，等会儿要进古墓取宝。

二老道转回头，对我说：“老兄弟，我这老徒弟不顶用，这山炮玩意儿，做事吭哧瘪肚废老劲了，还是得指望你帮我一把，你知不知道，自古以来有释道儒三教，儒教平常，佛教清苦，唯有道教学成长生不死，变化无端，最为洒落，走到啥地方都让人高看一眼，道门里的长生不死虽不好学，但我师傅以前的道人们也能靠算卦看风水混口饭吃，撑不死，却也饿不着，可传到老道我这代，偏赶上全国解放破迷信除四旧，多少代祖师传下来的饭碗，到我这没法养家糊口了，又不会别般营生，不掏坟盗墓还能干什么去？老道我当年抽过大烟，身子坏了，受不住古墓里的阴气，所以等会儿要由你带着我这徒弟进古墓，你还得多照应他一些。”

我心说：“你个贼老道可真会使唤人，自己不进古墓，把这些担惊受怕的脏活儿累活儿，全推给我和张巨娃了。”可我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那会儿又是年轻气盛，明知为难也不愿推脱，当时听了二老道的安排，让张巨娃背了一条空蛇皮口袋，又戴上手套、绳索、手电筒、马灯和斧头。

此刻日已过午，估计古墓里能有点活气儿了，我和张巨娃戴上口罩正准备下去，索尼儿带了杆土制猎枪，也要跟着我们一同进入古墓，她一是担心我出事，二来也是好奇，越怕越想看，说到底还是胆子大，带着猎枪吓唬不了死人，也足够给活人壮胆。

我本不想让索尼儿下去，要说古墓里有墓主阴魂我也不怎么信，但伏火暗弩流沙落石未必没有，通风的时间不长，没准会把人闷住，墓道也是说塌就塌，可索尼儿执意要跟来，我只好让她待在我身后不许往前去。

这次下墓道之前，二老道给了我一柱香，叮嘱我们手脚越快越好，香灭之前必须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他只说耽搁时间久了怕有变故。

张巨娃拎着马灯斧头在前，我和索尼儿拿了手电筒在后，三个人攀着绳索下至墓道，按原路摸到墓门前，辽墓地宫是挖在土丘里的洞穴，有前中后三间墓室，前室很窄，到墓门仅有五步距离，迎面墙上是近似猛虎的兽形壁画，张牙舞爪的巨兽盯着地宫入口，是个镇墓辟邪的东西，大部分色彩已在墓门打开时消退，颜色暗淡，却仍能看出狰狞凶恶之状，古墓深处的壁画颜色褪得并不严重，让手电筒的光束一照，漆黑墓室中浮现出的壁画依旧鲜艳夺目，分别描绘着人物鸟兽宫殿山川，还有群臣歌舞饮宴的场面，技法高超，极具唐画风采，置身其中，仿佛走进了一座千年画宫。

6

地宫前室面积不大，却比墓道宽阔得多，土洞四壁砌着墓砖，一进去马灯就变暗了，手电筒也照不远，晦气仍是极重，还有股难闻的土腥气，我们怕被闷住，不敢走得太快。

迎头是恶兽把门的壁画，两侧和头顶绘着仙鹤祥云的图案，前室中四个墓俑两两相对，呈半跪姿态，看起来都是侍卫模样，个个浓眉大眼，长发披肩，身穿圆领团花长袍，足蹬长靴，腰间束带，手中持有长锤，团花长锤靴子上全贴着金箔。

我看张巨娃想刮下金箔带走，对他说：“二老道交代过，取后室的五件宝物就足够了，辽墓里的陪葬品太多，你要是连金箔都刮，三天三夜也完不了活儿。”

张巨娃俩眼都不够看了，点头答应：“嗯呐，我听你的，哥呀，你说这些瓦爷手里怎么不拿狼牙棒，却握着这像锤又不是锤的东西，能好使吗？”

我说：“你知道什么，瓦爷手持的不是铜锤，这叫金瓜，御驾之前不准见刃儿见刺儿，因此近侍只用金瓜，皇上看谁不痛快，便喝令侍卫拉出去在殿前金瓜击顶，那就是把罪人按到地上，轮起这长锤砸脑袋，跟砸个西瓜似的。”

张巨娃说：“还是我哥行啊，连这都知道。”

索尼儿说：“我好像听我爷说过，这叫骨朵……”

事实上索尼儿说的没错，辽墓武士手里拿的是骨朵，很久以前是契丹人的兵器，也属卫护仪仗之器，并非金瓜击顶用的金瓜，那会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物件，信口开河罢了，我告诉索尼儿骨朵和金瓜没什么不一样，只是关内关外叫法不同。

说话进了中室，天圆地方穹庐顶的洞穴墓室，土洞面积有四间民房大小，壁高三四米，手电筒照不到尽头，两边分别有一间耳室，墙角也有砖头砌成的石柱，上涂红彩打底，又用黑白颜色勾勒出的花卉图案，四周和头顶都是整幅的壁画，色彩鲜艳，形象传神。

穹窿形墓顶上，用深蓝颜色绘出深沉的天空，白色星辰点缀其间，东南有赤黄色的日轮，里面栖息着三足金乌，西南一轮明月，玉兔桂树都在这月宫里，星空幽远，日升月沉，让人顿感兔走乌飞，深觉时光如电，人生瞬息，我抬头仰望古墓顶部已逾千年的壁画，看得心中砰砰直跳，索尼儿和张巨娃也是目瞪口呆。

我心说：“这契丹小娘们儿真会享受，死后还要看着如此精美的壁画。”这么想着，又把手电筒照向墙壁，溜边往前走了两步，发现古墓中的壁画排列有序，描绘着墓主人生前的情形，有在宫殿中的饮宴歌舞，有祭神拜天的行巫仪式，也有在山林中骑马射猎的场面，侍卫们身着甲冑，森严肃立，奴仆们卑躬屈膝传酒送肉，更有侍从手牵披挂整齐的骏马，执礼甚恭，好像在随时等候墓主人出行，侧面的耳室里，堆满了晶莹剔透的玛瑙盅水晶碗、白瓷青瓷碗盘、金壶银罐，马鞍马镫上镶金嵌玉，别看积了一层淤土，但拂去积尘，那黄的金、白的银、红的玛瑙，兀自灿然夺目，不是一般老坟里的土鸡瓦狗可比，虽然时隔千年，可一看这些壁画和陪葬品，就能立刻想象到墓主人生前锦衣玉食，过着奴仆成群一呼百诺的奢华生活。

张巨娃道：“跟这位墓主人一比，我真是白活了，凭什么人家能过这种日子？”

我说：“你师傅有句话说得不错，命不好谁也别怪，要怪就怪咱家祖坟上没长那根蒿草。”

索尼儿说：“全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要这么多顶啥用？莽古生前有这么多奴仆侍卫骏马金珠，还不是年纪不大就死了？”

我问她：“你怎知契丹女尸年纪不大就死了？”

索尼儿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萨满神女莽古，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要说埋在哪里没人清楚，提起莽古却有不少萨满教的老人知道，

传说莽古生前能通鬼神，明见千里以外，而且貌美倾国，举世罕有。”

我说：“契丹女尸生前长得再如何好看，咱们也见不到活的了，可惜那年头有没照相机，留不下影像，不过……辽墓壁画注重写实，壁画中应该是古人真容。”

我想在古墓壁画中一睹大辽公主萨满神女的真容，但前室和中室这么多壁画，其中竟没有墓主的形象存在，可我知道，沉睡千年的契丹女尸并不在后室，她就在这个阴森的墓室中，始终注视着我们三个人的一举一动。

7

我告诉张巨娃和索尼儿，已经离契丹女尸很近了，墓主就在这里。

张巨娃问道：“哥呀，墓主为啥不在后室？”

我说：“你白给二老道当徒弟了，后室大多用来放墓志石碑，墓主人当然在当中的正室。”

索尼儿听我说契丹女尸就在这里，不禁怕上心来，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辽国萨满神女的传说在东北流传甚广，如今的萨满教只剩下跳大神儿了，据说古时候却真有神通法术，可她听那些老年间的传说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害怕归害怕，又忍不住想看契丹女尸的样子。

越往古墓深处走，马灯越暗，呼吸也愈发困难，站在墙边，手电筒照不到墓室尽头，我往前走了两步，也觉得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举起手电筒往前照，隐约看墓室尽头的墙壁下，是一座石台尸床，约有半人多高，雕刻成龙首鱼身的形状，是个摩羯鱼形床，只有尸床没有棺槨，女尸侧卧在尸床上，契丹葬俗和关内有别，古代萨满讲究通灵之说，下葬忌用棺槨，这一点我听二老道提过，当即走近两步，上前看个清楚，索尼儿躲在我和张巨娃身后，也睁大了眼去看，我们都揪着个心，在手电筒的光亮下，仔细端详面前的一切。

摩羯怪鱼形状的尸床下部，也绘有人物图案，那是两女一男，无不形神兼备，画中两名侍女身穿青色宫装，一持白鹦鹉立扇，一持金盆，旁边还有一个老者，一身萨满长袍装束，头戴无沿乌纱，面容削瘦，鹰鼻深目，连鬓络腮的胡须，两手握在胸前躬身而立，相貌严肃，让人望而生畏，在尸床画像前倒着三具干尸，也是两女一男，服饰和壁画上的人物一模一样，尸身上布满了黑斑。

这三个死尸想必是殉葬的人，墓床彩绘中有这三人生前的样貌，属于墓主贴身的近侍，活人灌服水银殉葬，死后身上才有这种发黑的水银

斑，尸身年久不朽。

再看侧卧于摩羯尸床上的墓主人，契丹女尸脸罩黄金面具，两根辫子盘于脑后，发辫上勒有金箍，头下是伏虎兽形枕，腰束宝带，系如意扣，金网葬衣覆盖下，还套着十一层敛袍，身下锦被绣着活灵活现的大孔雀，女尸戴着手套，脚踩金花云靴，手腕上有一对龙首金镯，宝石耳坠，金印戒指，腰佩琥珀柄玉刀，胸前挂着的一大串琥珀璎珞，是数百颗琥珀加上龙盘珍珠浮雕饰件，通体用银丝穿成，怀中抱着个用玛瑙装饰的黄金盒子。黄金面具可能是依契丹女尸生前容貌五官轮廓，使用金片打造而成，却终究不是一张活人的脸，面具上冰冷的容颜凝固了千年，让手电筒光束一照，黄金熠熠生辉，但在这阴森的古墓中既看不出美艳绝伦，也看不出安详端庄，反倒显得分外诡异。

我心想难怪将古墓里的死尸比作“粽子”，从里到外裹了这么多层，原有的身形容貌哪还看得出来？

张巨娃呆望着契丹女尸半晌，对我说：“哥呀，瞅着老吓人了，我说啥来着，这女尸不可能有我姐长得好。”

索妮儿没听明白，她问张巨娃：“你刚说什么？”

张巨娃说：“姐呀，我哥说你长得和契丹女尸差不多，我说不可能，女尸咋能有你好看……”

索妮儿一听急了，揪住我的耳朵说：“你怎么拿我跟死人比？”

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忙把索妮儿的手掰开，对她说：“别信张巨娃胡言乱语，他准是把做梦的事当真了。”说完瞪了张巨娃一眼，又说：“黄金覆面之下才是契丹女尸的真容，你们敢不敢看？”

索妮儿说：“要不……别看了，死人的脸……能有啥好看？”

我说二老道交代过，这座辽墓里的陪葬品多不可数，不过真正的无价之宝，全在契丹女尸身上，别的不用动，只取女尸怀中所抱的玛瑙金盒、胸前佩戴的大串琥珀璎珞、脸上罩着的黄金覆面，这三样东西都了不得，尤其是黄金覆面，鑿着细密精美的龙凤纹饰，更有契丹女尸生前的容貌轮廓，没有第二件东西比得过它。

索妮儿说：“二老道说得好听，为什么他自己不进古墓，从契丹女尸脸上摘这黄金覆面？”

张巨娃说：“我师傅他是真不敢来，他一进来准得死。”

我问张巨娃：“这是怎么句话？贼老道一进契丹古墓就会没命？”

张巨娃告诉我和索尼儿，二老道的祖师当年给这座辽墓看过风水，还指点墓穴格局，但也立下过重誓，他和他的后人敢来盗挖此墓，必定死于非命。

我说你也是二老道的徒弟，你师傅怕死你就不怕？

张巨娃怔住了，惊道：“哎呀我哥，我真没想到还有这骨节！”

我问他：“二老道都教过你什么？”

张巨娃说：“那可多了，道长从头教过我，(五)9.11盗墓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民间发展到后来，融入了东北二人转的技术特点，一般都是俩人干活……”

我一听就明白了，二老道那个损贼，根本没把张巨娃当徒弟，这种话也只有张巨娃才会相信。

张巨娃没开过眼，见到裹在契丹女尸身上的金珠宝玉，不由得起了贪心，怕字抛在了九霄云外，让我帮他照着亮，这就要动手取宝，他跪地给女尸磕了个头，说道：“小老妹儿，你死后留这老多好东西也没啥用，匀给我们几件，也是阴功不小，我这多有得罪了。”

张巨娃念叨了几句给自己壮胆的话，伸手想去取女尸身上的宝物，碍于尸床前隔着三具干尸，他身量虽高，胳膊长腿长，却也够不到那么远，只好先把干尸拽到旁边，灌进水银的死人外皮枯干，但格外沉重，张巨娃拖得十分吃力。

索尼儿提着马灯和猎枪，跟在我身后，我把二老道给的那柱香插到墓砖缝隙里，撑起蛇皮口袋，举着手电筒给张巨娃照亮，此刻古墓里通风的时间已久，手电筒和马灯照明范围扩大了些许，能看见女尸身后的墓墙上，同样绘有壁画，内容十分怪诞，让人难以理解。

契丹女尸身后的壁画中，上方是天狼夺月，占据了整幅壁画的一多半，圆月变成了黑色，而且大得兀突，让人毛骨悚然，好像多看一眼就会被它吸进去，左上角有一条形态凶残贪婪的巨狼，在古代中原地区的迷信观念中，将月蚀当做天狗吃月，辽国则认为是天狼夺月，两者并无太大分别，指的都是一回事，壁画下半部分却是一座大山，山腹墓穴中有彩绘木椁，椁身有锁链缠绕，木棺周围侍立几十个金俑，围着这座山，躺有许多面无表情的人，男女老少均有，不知是死是活，这一切，都在无比之大的黑月之下。

张巨娃只顾着摸金取宝，我和索尼儿的目光却让这壁画吸引，辽墓

里的壁画多以写实为主，唯有这幅壁画的内容怪诞诡异，又绘在契丹女尸身后，显得非常重要。

我凝视良久，想不出这壁画是什么意思，委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索妮儿自言自语道：“这壁画多像契丹女尸做的一个梦……”

我闻听此言，不由自主地一愣，觉得索妮儿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了，契丹女尸罩着黄金覆面侧卧在摩羯鱼床上，配以身后的壁画，正如同展现着墓主人生前的梦境，让人感到契丹女尸并没有死，只是在阴冷的墓穴中沉睡不醒，若说是梦，这个梦可也够离奇了。

我对索妮儿说：“没准真让你说对了，古代人迷信，以为梦能通灵，且是左右吉凶的征兆，契丹女尸生前是皇室贵族，又身具萨满神女这重身份，生前做了这样一个让她念念不忘的梦，这个梦有可能很重要，以至于在她死之前，还不忘吩咐族人把梦境画在古墓中。”

索妮儿望着壁画中的黑月不寒而栗：“这一定是个无解的噩梦……”

张巨娃说道：“哥呀，你俩别瞅那壁画了，死人做过的梦，跟咱有啥相干，帮我一把行不？”

我回过神来，只见张巨娃正伸着两手，哆哆嗦嗦地托起契丹女尸的头部，想要摘下挂在女尸脖颈上的琥珀璎珞，可他两手抱着契丹女尸的头，没法再摘那一大串琥珀璎珞。

我对张巨娃说：“契丹女尸是萨满神女辽国公主，你个穷光棍是什么出身，也敢抱她？”

张巨娃颤声道：“哎呀我哥，你可别吓唬我了，我这都快吓尿裤子了，亏得我这趟出门带了两条裤子。”

我看张巨娃真是怕得狠了，只好不再看古墓里的壁画，先把手电筒关掉，别在腰后的皮带上，让索妮儿将马灯往前提一些，然后从女尸脖颈上摘下琥珀璎珞，感觉份量沉甸甸的，顺手放进蛇皮口袋里，心说：“便宜二老道那损贼了。”

张巨娃轻手轻脚地将女尸头部重新放在兽形石枕上，明知这是个死人，可一看那黄金覆面上诡异的反光，就觉得稍有惊动，契丹女尸会突然坐起来，所以大气也不敢出上一口。

取掉琥珀璎珞之后，接下来要摘女尸脸上的黄金覆面，我想象不出黄金面具下有怎样一张脸，死去千年之久的契丹女尸，是和墓室三个殉葬的侍从一样，灌注水银变成了满脸黑斑的干尸？还是依然保持着生前的容貌？

索尼儿以往听多了萨满神女的传说，一看我们要摘黄金面具，吓得捂住眼不敢看女尸的脸。

张巨娃说：“姐呀，你在后头可不能闭眼啊，万一你那猎枪搂走了火，一枪招呼到我和我哥身上，那我俩死得也太屈了。”

我告诉索尼儿不用怕，契丹女尸的脸，不会比墓室里三具殉葬干尸的脸更吓人了，按理说黄金覆面下应该仅是一具枯骨，莽古有倾国之貌，一定极爱惜自己的容颜，灌水银是能保持尸身不朽，可干尸和活人的样子相差太多，以往也只有殉葬的奴仆才用水银防腐，这古墓里又没有棺椁，契丹女尸已经死去千年，保存再好也只是一堆骸骨了，身上穿金罩玉裹了十几层敛袍，又以黄金面具罩脸，撑在尸床上显得还有人形轮廓，敛袍和覆面里头除了几根枯骨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索尼儿却认为萨满神女莽古不是常人，至少看这契丹女尸的头发，仍是那么浓密乌黑，只是没了活人才有的光泽。

事到临头，张巨娃也没胆子取下女尸的黄金面具，他先伸手撸下几样金饰和琥珀柄银刀，递给我放进蛇皮口袋里，又将契丹女尸抱住金盒的手挪开，捧下那个嵌着玛瑙的金盒，这金盒有一尺多长。

我揭开看了一眼，盒子分为三层，头一层只装着几块刻有古符的兽骨。

索尼儿说：“我知道，这是莽古的噶啦哈。”

我听说在东北地区，姑娘们喜欢一种兽骨制成的玩物叫“嘎拉哈”，传到关内叫“羊拐”，关外是用猪膝盖骨制成，关内则以羊膝盖骨来做，但都不是这种东西，这几块兽骨年代古老，表面光滑如玉，又刻着犬形符文，各面有赤黑青白几种颜色，也许是萨满老教预测吉凶用的东西，金盒其余两层，分别装着玉璧和大如龙眼的明珠，我不知那玉璧价值几何，只看那珠子让马灯照得泛出异光，只怕灭掉马灯，凭着珠光也可以数清契丹女尸的头发，实再是非同小可，我想起瞎老义说过倒斗最忌讳贪心，凡事不能做绝，琥珀璆珞玉刀金匣皆是身外之物，取之无妨，至于黄金覆面和女尸头下的伏虎玉枕不拿也罢。

我正想叫张巨娃收手，忽听索尼儿说：“我瞅古墓里的壁画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

我掩上金盒放进蛇皮口袋，抬眼看向契丹女尸身后的壁画，盯得久了会觉得要被那轮黑月吸进去，可要说壁画在不知不觉间有变化，这我

倒看不出来，反正那壁画中间只是黑乎乎的一个大片。

这时地上插的那柱香也快烧到头了，我本以为这柱香可以烧一个时辰，没成想至多能烧二十几分钟，我对张巨娃说：“差不多了，你要是不敢拿契丹女尸脸上的黄金面具，咱们就赶紧从古墓里出去了，这可不是留之地。”

张巨娃初时提心吊胆，等他接连从契丹女尸身上撸下几件金饰，一看没出什么事，贼胆更壮，拿一件是拿，拿两件是拿，全拿了也是拿，当取不取，过后莫悔，想来想去，他还是要摘契丹女尸头上的黄金覆面。黄金覆面后头有玉搭扣，张巨娃用手揽住契丹女尸的头，解开缠在发髻中的玉扣，粗手笨脚忙得满头是汗，解了好几次才解开，此刻地上那柱香早也烧尽了。

我不明白二老道为何非让我们在香灭前离开古墓，但这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扯着张巨娃说：“别拿黄金覆面了，快走！”

张巨娃还舍不得撒手，那黄金面具已经被他揭掉了。我和索妮儿站在张巨娃身后，仅有一盏马灯照明，看不到契丹女尸的脸，也不知张巨娃看见了什么，黑暗中只听他叫了声：“哎呀我的哥呀，吓死我了！”惊呼声中，他如触蛇蝎般闪到一旁。

晃动不定的马灯光影下，我和索妮儿看到了契丹女尸的面容，这个被人们说成有倾国之色的萨满神女，在黄金面具下却只有一张枯树皮似的脸，深陷的两眼和嘴部像三个黑窟窿，如同壁画上的黑月一样可怖。

契丹女尸也许在生前受到那个噩梦的纠缠，死得格外痛苦，难怪把张巨娃吓得不轻，我看在眼里，也感到头发根子直竖，口中对张巨娃说：“让你别摘女尸脸上的面具你非要摘，把自己吓着了不是？”可侧过头一看，刚才躲到一旁的张巨娃却不在那，他如果逃出墓室，我不会听不到脚步声，活生生的人怎么会在一瞬间突然消失？

索妮儿骇然道：“人呢？撩了？”

东北话说“撩了”，是说跑了的意思，我觉得张巨娃不可能撩得那么快，不知怎样作答，只好摸出手电筒照过去找人，猛然发现张巨娃让古墓里的壁画吃了。

第三章 千年噩梦

张巨娃揭开契丹女尸的黄金覆面，让脸如槁木的萨满神女吓破了胆，他闪身躲到墓室边上，随后这个人就突然不见了，直到我掏出手电筒照向墙壁，才看见张巨娃的上半截身子陷在壁画中，剩下两条腿还在用力踢蹬。

1

张巨娃揭开契丹女尸的黄金覆面，让脸如槁木的萨满神女吓破了胆，他闪身躲到墓室边上，随后这个人就突然不见了，直到我掏出手电筒照向墙壁，才看见张巨娃的上半截身子陷在壁画中，剩下两条腿还在用力踢蹬，好像是壁画中的人在动，抓住张巨娃往壁画里拽，这一连串的变故，全部发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我根本来不及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心中骇异之状，更是难以言说。

我眼睁睁看着壁画里的人在动，可这辽代古墓在挖开之前，埋在地下长达千年，这么久没通过风，墓室中不该有活的东西存在，除非是古墓中的壁画兴妖作祟，那又怎么可能？

心中耸栗之际，手电筒也拿不稳了，光束晃动中只见张巨娃在壁画中越陷越深，我和索妮儿均想救人要紧，顾不上怕，抛下手中的猎枪、马灯和蛇皮口袋，分别抱住张巨娃的一条腿，拼命向外拉扯。

我们咬紧牙关使出全力，总算把张巨娃的半截身子从壁画中拽出，就看这人满身是血，脸上的皮都没了，面目已不可辨，说不上是死是活，看样子凶多吉少。要说半个人陷进墙壁里，那墓墙上有个窟窿才是，然而墙上的壁画仍是鲜艳完整，只是隆起了一大块，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能照到那壁画中的一个宫女，在恍惚的光影下，那宫女的脸正从壁画中凸起。

我和索妮儿大吃一惊，这是壁画里的人要出来了？我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停下来看个究竟了，急忙拖着死狗般的张巨娃往后退开，惊慌之余，忘了身后有三具殉葬的干尸，我一脚绊上，身不由己地向后仰倒，头部重重撞到一块硬物，眼前一阵发黑。

我这一跌，正摔在摩羯鱼床上，头下撞到的硬物是兽形石枕，几乎与侧卧了千年的契丹女尸脸对着脸，我心说这好不晦气，急于起身，却连跟手指也不能动，恰似被噩梦魔住了，意识陷进了女尸身后的壁画，也忘了身在辽国古墓中，恍惚间到了那棺椁近前，看那些黄金俑就在身

边，我心想这可发财了，我和土地爷索尼儿在山里找上半辈子金脉，怕也是比不过这个金俑，刚想伸手去摸，缠在棺槨上的锁链蓦然断裂，金丝楠木槨开启，露出其中的玉棺，一个披散头发的人推开玉棺从里面匍匐而出，那人血口过腮，四肢僵硬，长发覆面，全身血污，拖出一条肚肠，半截还在棺槨中，转眼到了我面前，我骇异无比，喉咙便似塞住了发不出声，想逃又挪不开腿，只好闭上眼等死。

忽然间，有人把我从尸床上拽起，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喘着粗气，身上的冷汗都出透了，再看是索尼儿将我拽了起身，契丹女尸身后的壁画并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刚才的感受，只是头部撞到兽形石枕之后，意识在那一瞬间让梦魇住了，萨满神女莽古生前做了一个让她到死也忘不掉的噩梦，一千年后，我在这阴森的古墓地宫里，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虽然短暂，但那恐怖无比的情形，已足够让我记一辈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重复前人做过的梦，我当时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寻思多半是契丹女尸厉鬼作祟，我们在古墓里撞上邪了，更想不到萨满神女的千年噩梦会一直缠着我不放。

2

当时我被索尼儿一拽，登时从梦魇中惊醒，胳膊腿好似灌满了黑醋，酸痛沉重，脑袋也撞得不轻，仍在发懵，手电筒晃动不定的光束下，看到张巨娃仍四仰八叉地躺着，生死不明，墓室侧面壁画中有个宫女的轮廓凸起，好像是那片墙皮在动。

我对索尼儿说：“我不要紧，咱们快逃！”话音未落，头顶上忽然落下一片灰土，抬头一看，只见高处有几个近似麻袋般的物事在动，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但是古墓中色彩鲜艳的壁画，全绘在它们身上，不知何故，此时竟活转过来，自壁画中挣脱而出，留下一个个窟窿，炕沿山老沟下的契丹古墓封土完好，在我们挖开墓道前就没通过风，上千年的壁画中有鬼怪不成？

这么一怔之下，已有一片墙皮般的物事掉落在我们身前，这东西身子扁平，软若无骨，头大而尾窄，形似琵琶，我手中只有电筒，捏着空拳难以应对，便抓起张巨娃扔在地上的山镐，狠狠地横扫过去，却似击中了一条破麻袋，那东西身上带着墙皮，忽然一口咬住了镐头，我心中骇异至极，急忙用力回夺。

这时索尼儿端起猎枪，对准那破麻袋般的物事搂下了扳机，猎枪轰击的声响，在墓穴深处听来震耳欲聋，那东西被猎枪揭翻在地，我感觉手中一松，抢回了山镐，看那镐头上沾满了腐臭的脓水，山镐受其腐蚀，镐头化掉了一半，木柄早已连接不住，我倒吸一口冷气，躲在古墓

壁画里千年不死的是何方神怪，竟能吐出强酸般的王水？

索妮儿惊道：“你看……好像是琵琶蛇！”

我想起听土地爷说过此事，相传老年间，东北原始森林和荒原大泽中有琵琶蛇，与其说像琵琶，那东西更像大得出奇的蛤蟆秧子，死后在地下化为枯芝般的干尸，据说此物为世代同体，后身依附在前身的尸体里，遇阳气而活，出生的过程近似爬虫冬眠，感受到天气转暖而复苏，契丹鲜卑等民族视其为神蛇，因为已经绝迹很久了，所以没人能说清这东西究竟是不是蛇，这个名字只是山中猎人故老相传的称呼，也有人说它是蜥蜴。

此刻听索妮儿这么一说，我意识到契丹古墓里的东西可能是琵琶蛇，说不定是契丹人将琵琶蛇的干尸钉在墓墙中，抹以白灰面绘上壁画，地下墓穴阴冷，不动封土也就罢了，若有有盗墓贼闯进地宫，点起火烛加上盗墓贼呼吸的热度，足能使壁画里的琵琶蛇活转过来，把惊扰契丹女尸长眠的盗墓贼一个个吃掉，二老道让我们在一柱香的时间内离开，显然早知契丹古墓中有神蛇，却担心我们不敢进来盗墓取宝，故意隐瞒不说。

炕沿子山老沟里的痕迹，大概也是琵琶蛇所留，当年老沟里有土鬼吃人的传闻由此而来，我暗骂那贼老道真是挨千刀的，眼下却是尽快脱身要紧，古墓壁画中的琵琶蛇纷纷爬出，这东西身子前端像张开的破麻袋，比它大得多的东西也能一口吞下，索妮儿手中是条老掉牙的猎枪，我只握着半截镐把，绝难与之对敌，好在多数琵琶蛇刚从壁画中爬出，行动尚不灵活，我们还有机会逃走。

张巨娃先前一头撞在壁画上，让墙中的琵琶蛇张口吞下半截，又被我和索妮儿拽出来，上半身血肉模糊，我们想逃的时候，听他哼了一声，可见还有口活气儿，我不忍把他扔在古墓里被琵琶蛇生吞活吃，当即和索妮儿倒拖了张巨娃的大腿往外跑，那条装着冥器珍宝的蛇皮口袋可来不及捡了。

我一脚踢翻放在地上的马灯，灯油流出来，呼地一下冒起一片火，倒拖着张巨娃，借机逃进墓道，此时埋在壁画里的琵琶蛇相继挣脱，契丹古墓位于炕沿山下的一片簸箕形洼地中，上面覆盖着淤泥水草，下面是个土丘，墓室挖在土丘里，四壁砌砖搭柱支撑，那些琵琶蛇爬出壁画，在墙上留下不少大大小小的窟窿，土丘外的泥水立时涌入古墓，古墓之下也是深不可测的泥沼，半没在淤泥中的土丘中，突然灌进大量泥沙，立时向泥沼深处沉去。

我和索尼儿相顾失色，想不到今天竟要陪着古墓中的契丹女尸，陷入大泽深处，只怕再过一个千年，也难有复见天日的机会。

3

土丘中的古墓涌进泥水，沉向大泽深处，最初下沉之势尚缓，我们求生心切，拖着半死不活的张巨娃拼命往外逃，手里能扔的东西全扔了，狂奔至墓道洞口。

二老道等得心焦，进了墓道正往里面张望，他见我们只拖着血肉模糊的张巨娃，那蛇皮口袋却不在，就明白出什么事了，按捺不住贪心，给手心里一口唾沫，抄起火把想往墓道里走，他可能不知古墓中的变故，以为什么东西都怕火，带上火把逐开怪蛇，随手抓上两件珍宝再出来，总不能身入宝山空手而回，这贪念一起，早把他祖师爷当年立过的誓忘了，却又看出情形不对，站在原地犹豫不决。

我和索尼儿带着张巨娃逃到此处，累得喘成了一团，惊魂未定，话也说不出，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老道，后半截墓道突然垮塌下来，整个让淤泥埋住了，二老道站得位置靠里，在那伸着脑袋往里看，发觉墓道塌陷为时已晚，我眼瞅着他让泥石埋在辽墓之中，拿倒斗的行话说是“土了点儿了”。

我和索尼儿用力将张巨娃托上盗洞，转头看见二老道被活埋，心中均是一寒，可我们立足的地方，已经快让淤泥没过了膝盖，只得爬出墓道，耳听西风呜咽，眼见黄草连天，白云当空，之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好像从没发生过，只有沼泽里咕咚咕咚的冒着泡，那是古墓沉入泥沼深处的动静，没多会儿也不见了，山下仅剩半段被淤泥塞满的墓道。

经过这些事，我深知瞎老义所言不虚，盗墓取宝起了贪念准要人命，那二老道也算有些手段的盗墓贼了，只因一念之差万劫不复，我们也险些送掉性命，张巨娃脸上的皮肉掉了，昏昏沉沉人事不省，幸得索尼儿找来一些菩萨草，给张巨娃裹好伤灌下药汤，吊住一口气得以不死，我和索尼儿架着他一步步往外走，走到半路上，朔风夹雪直扑人面，不到片刻，已是漫天皆白，自古道“胡地六月便飞雪”，这话是一点不错，我们没有御寒之物，只得加紧赶路，在天气变得恶劣之前，终于走出了这片吃人不吐骨头的草海，把张巨娃送到诺敏河的一个屯子里将养。我将二老道给的钱和在墓门上抠下的鍍金铜疙瘩，全留给了张巨娃，又找地方给二老道烧了些纸钱，超度这老贼一场。

回到林场之后，索尼儿不敢跟她爷爷隐瞒，进老沟盗墓这件事让土地爷知道了，老头吹胡子瞪眼地数落索尼儿，还轮着棒子要打她，我只

好把事情揽在自己头上，但是我也怕土地爷的倔脾气，借故先回家一趟，想等老头子气儿消了再说，返程火车从一个林场附近的小站出发，告别前来送行的索尼儿，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若有所失，闷极了无聊，翻看手头的一册旧书打发时间，那是二老道祖师传下的阴阳宝笈，内容不止山形水势阴坟阳宅，也有入地寻龙算命解梦之类，二老道被活埋在炕沿山古墓，可他这本祖传阴阳宝笈还放在外面，我在他背包中找火柴时翻了出来，我想带回去给瞎老义，之前未级细观，坐在火车里才有机会翻阅，我先看了看那些所谓的风水形势，这跟瞎老义说的并无太大出入，只不过多了图解，看起来更容易领悟，等翻至道家解梦的部分，我立刻想到了老沟古墓中的壁画。

我在火车上反复看了几遍道家解梦的秘诀，可是壁画中萨满神女莽古在一千年前做过的那个噩梦，根本无解，这次听信二老道的鬼话，去炕沿子山老沟盗墓，实在是倒霉透顶，事后想起来，也要怪自己草率鲁莽，但是敢做就要敢当，没什么可抱怨的，又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怎知这千年的噩梦才刚刚开了个头，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四章 通天黄泉

两千年前伏牛山通天岭的气候温暖潮湿，到处覆盖着森林，到后来水土流失，连山猫土狗也不多见了，只剩下荒山野岭，途中除了山就是山，还都是形同坟冢的秃山，群山连绵起伏，有如一座座巨大的坟丘，一直延展到天的尽头。

1

记忆中那一年的北京，闷热少雨，尘土却很大，黄乎乎的天，灰蒙蒙的地，很少见得到晴空，据传明朝末年，李闯王进北京，出了一句民谣：“天洒黄，动刀兵；地蒙尘，走人狼。”人狼者，意指人中之狼，凶徒也，如今虽说海内平定，没有战事，可酷暑时节出现反常的沙尘天气，也不像什么好征兆。

我在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看见这灰黄的天地，已然生出不好的预感，心里说不出的怕，又不知在怕什么，到家一看，瞎老义已经不在，是前一天走的，我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往常瞎老义的身子骨就不好，眼神儿也不大行，却有很多常人不及之处，比如谁带来一枚翠玉扳指，瞎老义先拿鼻子闻一闻，再用手摸一摸，顶多伸出舌头舔一下，便能说出扳指的年头，也说得是坟里埋的，还是家里传的，几乎没错过，要没这两下子，又怎敢在鬼市上换取灯儿打软鼓？当年，在古董行里提起瞎老义的字号，没有人不服，他这辈子存下不少珍宝，可惜大多毁于文革，仅是吃烤肉用的铁炙子和狼皮褥幸免于难，还有一路墓道石的买卖，在瞎老义临走前有过交代，他将这些东西全留给我了。

瞎老义虽然去世了，但是人死留名，他的字号仍在，大伙看瞎老义的面子，以为我也有两下子，应该是瞎老义的高徒，隔三差五就有人拿东西请我掌眼，怎样也推脱不开，好在我以往听瞎老义说得多了，真东西也见过不少，躲不开便连蒙带唬地应付应付，倒不至于砸了瞎老义的字号，有时我也卷几包取灯儿，一个人去到鬼市蹲着，想撞大运收几件行货。

那些年瞎老义主要做“墓道石”的生意，河北赤城周边有个叫独石口的地方，顾名思义，当地有一块上古时期留下的独石，巨石孤兀，平地凸起，高两丈多，绕着走一圈大约是百余步，长年累月饱受日晒雨淋，依旧巍然不动，巨石上生有古榆四株，枝繁叶茂，大可蔽牛，关于独石从何而来，古往今来传说甚多，至今没个定论，当地以出石活儿著称，

包括墓道里的“墓砖、柱杵、翁仲”等等，在独石口应有尽有，有真的，也有仿的。

这一路生意较为冷僻，讲究可也不少，尤其是带鸟兽纹饰的墓道石，无不有说头，比如“螭首是望远之意；身似鸱鹰的鱼能喷云雨，可以用来镇火；狻猊有延续香火的含义；单角牛是獬豸，能够分辨忠奸善恶”，相信这些风俗的主顾，大多是乡下的村官和土财主，九十年代初，这股风气又在农村死灰复燃，他们为老祖宗修坟不怕花钱，给自家祖坟用几百年前的墓道石，也是很体面的事，墓道石的种类极多，譬如带阴刻或浮雕的旧坟砖、墓道里的柱杵、镇墓辟邪的翁仲、石俑石马，这些都叫“墓道石”，主顾们各取所需，钱多之人用真的，钱少之人用仿的，这类石活儿大部分出自河北赤城一带，瞎老义在七八年前开始，专做这路买卖，他死后还欠着不少主顾的墓道石，那些人也来找我，我拆东墙补西墙，每天打点这些主顾，更要经常到乡下取石活儿，忙得脱不开身，一想到这是瞎老义给我留下的买卖，怎么困难也不能扔下不做，且对付一天是一天，只好先写封信告诉索妮儿，告诉她今年先不回了，等明年开春再到东北去找金脉。

此后我陆续跑了几趟冀北独石口，慢慢摸索出一些门道，只要同当地老乡混熟了，什么事都好商量，自古以来，冀北山民好客成俗，在他们那地方，客人进门喝茶吃饭一概用特号大碗招呼，你去到那也得懂规矩，一是喝茶不能喝得碗底朝天，二是上桌吃饭，不能吃到一半放下筷子，否则会视为瞧不起主人，吃饱之后要把两根筷子平放在碗口上，听说天冷的时候，你到村子里还要跟主人全家睡同一处大炕，决不可避嫌推脱，临别之际，板栗大枣柿子等土产，定让你能带走多少带走多少，此地整村整村出石匠，仿古的石活儿做得很地道，更有从山上扒出的坟砖墓石，这一忙活起来，再没有多余的心思了，那阵子我是一天接一天的混日子，但有时连着做噩梦，闭上眼就见到棺材里的死人拖着肠子爬出来，我认为可能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却也不免惴惴不安，直到我在豫西深山中，遇到一位早已躺在棺材里的奇人。

2

常言说得好——“发财遇贵人，倒霉遇勾头”，我去豫西也因有个勾头，经常来杠房胡同找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远房亲戚，人送绰号“大烟碟儿”，要按辈分算，我该叫他表叔，实际上比我大不了多少，人家是萝卜不大，长在辈儿上了，我也不知道这辈分是怎么论从哪论，反正是远房亲戚，一表三千里，太远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我觉得很吃亏，只肯称呼他的绰号“大烟碟儿”，因为他烟瘾大，整日里烟不离

口，街面上的人全这么叫他，他这个人穷讲究，心大胆小，经常惹事，却不敢担当，也不知他们家祖坟上的哪根蒿草长歪了，运气向来不好，他十几岁那年，突然想了解女人的秘密，控制不住冲动去扒女厕所墙头，里头什么样还没看到，却让路过的居委会发现了，被两个街道大妈揪送派出所，还没等民警问，自己就哭着把从小到大犯的各种错误全交代了，包括他爹两年前去野炕嫖过一次，那年头判得重，他爹被发去了大西北劳改，大烟碟儿是先蹲拘留后退学，从那开始一直在社会上混，到如今高不成低不就，整天到处晃悠，一贯不务正业，凭着能说会道，在鬼市上倒腾些假东西，他看别人挣钱格外眼红，也去农村找老乡收购古董，收回来再想办法找买主儿，他总跟我说只要赶上时运收着真东西，好比平地捡块狗头金，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可如今那些在农村种地的老乡们，也开始学得不忠厚了，提前到城里买几件假货摆在自家炕头，等到有收古董的贩子们进村到他家里来，便谎称是在地里刨出来的，他没少在这方面吃亏上当，让那些老农坑怕了，太偏远的地方他一个人不敢去，何况又没有足够的眼力，去了也是白去。

那年夏天始终不下雨，到处都是蒸笼般的热，这么热的天气，大烟碟儿却非要找我吃烤肉，在瞎老义去世之后，我没再用铁炙子烤过肉，因为没收到像样的东西，可拗不过大烟碟儿，当天仍是在那间破屋里，用松塔松枝点上火烤肉吃，还喝了几两白酒，天热满头是汗，我想到他是有事要找我，正寻思他会从哪说起，只听大烟碟儿仰天长叹道：“唉……你哥哥我是多么要强一个人，当初是那么有理想有抱负，可争不过命啊，命不行，再怎么要强全算白饶，当年只不过扒了一次女厕所墙头，什么都没看着呢，就给抓进了派出所，前途从此毁了，还把我们家老头子搭了进去，你说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谁没做过些几件出格的举动？怎么偏让我这么倒霉？”

我说：“你进了派出所还没等人家审你，自己先主动交代了，那能怪得着谁？”

大烟碟儿又叹道：“吃亏就吃亏在那时候小，不懂事，以为公安把人逮进局子，二话不说，先拿铁砂枪顶住屁股轰一枪，什么好汉能架得住这么一下？你哥哥我一想，士可杀不可辱啊，趁早自己坦白了，好歹保住屁股，管他从宽还是从严呢，所以全撂了，哪想到铁砂枪打屁眼儿全是谣言，唉……这个这个……”

我说：“碟儿哥，咱们不提那些丢人现眼的事了，你近来买卖做得怎么样？”

大烟碟儿这次来找我，正是想说此事，打算让我跟他合伙到乡下找

几件真东西，这次把家底儿全带上了，在近处找不到像样的东西，想发财就得豁出去担些风险，到这种偏远地区碰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一趟能顶十趟，他对我说：“咱俩既是亲戚又是兄弟，你哥哥我长这么大没求过别人，你不帮谁，也得帮我一次。”说到去什么地方，大烟碟儿早有主意，递过一张纸让我看。

我看那纸上有字，接过来念道：“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我很是不解，问道：“什么意思？要带我去参观主席纪念堂？”

大烟碟儿听着也不对劲儿，仔细一看发现我把纸拿反了，那是他顺手从一张旧报纸上扯下来的书页，他翻过来让我看另一面，纸上七扭八歪地画着地形图，当中有座大山，他说那是豫西伏牛山通天岭，以前曾有人在通天岭黄泉沟的村民手中，收到一只玉杯，通体玉质的酒杯，杯上还带金扣，古代只有皇帝或诸侯王祭神时才能用这种金扣玉杯，通天岭可能有古墓，解放前村民们耕地时，曾挖出过石俑玉璧，听说深山里还有飞僵。

3

通天岭近乎与世隔绝，古时候不仅有野人山鬼出没，相传还有飞僵，不过那都是解放前盗墓贼和古董贩子口中的传说，几百年以来谁也没见过，鬼市儿上流传着很多类似的小道消息，大部分不能当真，大烟碟儿却上了心，他根据别人的讲述，画下了这张简易地图，让我无论如何让跟他走一趟，其实他这张图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如果是做挖坟盗宝的勾当，我并不想跟他折进去，只去通天岭下的山村走一趟收几件东西倒没什么，我听说河南跟山西交界的伏牛山，是太行秦岭余脉相连的皱褶区，山势不是一般的大，通天岭就在这片大山之中，自古以来，豫西匪患严重，专出“趟将”，豫西乡言土语将土匪称为“趟将”，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加上连年旱灾，正是遍地出土匪的年头，那时候豫西的趟将不下十万之众，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军阀头子孙殿英，当初也是在豫西做趟将起的家，在过去的迷信传说中，上有九重天为玄天，下有九重泉为黄泉，仅听黄泉沟这名字也是凶险，跟通天岭正好相反，一个高一个深，可见山势落差之大，虽说今时不同往日，豫西的趟将在解放后被全部剿灭，早已没有匪患了，但是通天岭深山闭塞，罕有人迹，难保不会遇上意外，让大烟碟儿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又激起了猎奇之心，答应跟他走一趟。

我们寻思计划时常赶不上变化，途中走一步看一步，之前没必要做太多准备，于是转天就凭着一一条几十年前的传说，出发前往豫西那片大山，通天岭山势雄伟，北接太行，西连秦岭，群峰如塑，那是多大的山

脉，上哪去找一条不起眼的山沟？

没想到地图册上还真有这么个通天岭黄泉沟，位置虽在大山里，却有险路可通，哪怕是深山老林，只要通了路，有村舍人家，你就不必担心遇上野兽，我们取道进山，途中搭了辆过路的运输小货车，开小货车跑运输的司机是个退伍兵，和我们一样同是里城中人，姓皮，一身的腱子肉，我听有其余路过的司机认识他，都管他叫“厚脸皮”，大概是他的外号，厚脸皮司机打包票说可以把我们捎到通天岭，下车走几里山路边是黄泉沟，但到地方要收车钱，大烟碟儿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是一分钱不肯少要，又告诉我们那地方山陡路险，要经过很多悬崖，山路不平整，非常难走。大烟碟儿无法可想，只得同意按说定的价格付钱，搭了这厚脸皮司机的车。

厚脸皮司机说：“钱不白花，哥儿俩找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我带你们走乌鼠洞，那是条近路，天黑之前准到。”他驾驶汽车往大山深处前进，我们看见沿途因风化剥蚀，形成了山顶平整边缘陡峭的塬形地貌，这些方形的山丘或大或小，都和坟头相似。

听说古代通天岭有种很奇怪的动物出没，这种动物“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这是形容它的脸像人脸，嘴唇奇长，满身的黑毛，和人一样会笑，看这描述近似野人或人熊，但早已经灭绝了，因为两千年前伏牛山通天岭的气候温暖潮湿，到处覆盖着森林，到后来水土流失，连山猫土狗也不多见，只剩下荒山野岭，途中除了山就是山，还都是形同坟塬的秃山，群山连绵起伏，有如一座座巨大的坟丘，一直延展到天的尽头。

第五章 乌鼠奇遇

那些谷物埋到坟墓里年深岁久，在很特殊的条件下，会使罐子里的粮食发酵变成美酒，死尸腐烂散发出的尸气，以及坟穴里的阴气，种种因素缺一不可，盗墓者揭开棺材中的罐子，如果闻不到腐臭，反而有种罕有的异香，民间说白话，称之为“顶棺酒”。

1

一路上看不尽的荒山秃岭，让人昏昏欲睡，厚脸皮司机在驾驶室中一个人占了一半，还把我们带在路上吃的火腿肠全吃了，香烟也抽了两包，我和大烟碟儿懒得搭理他，挤在座位上闭目假寐。

厚脸皮司机却是位好管闲事的主儿，总想没话找话，他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问道：“通天岭黄泉沟那地方这么偏僻，电都不通，你们俩去那干什么？”

我说：“巧了，我们正是想在山里架线杆子通电，先到那边的村子看看情况。”

厚脸皮司机不信：“瞎话张嘴就来，要给这片大山通上电，你们得插多少电线杆子？”

大烟碟儿借着话头打听情况：“兄弟你常在这山里开车，对通天岭熟不熟？”

厚脸皮司机道：“说不上多熟，但多少了解一点儿，我说你们俩只付车钱，要想打听别的情况，是不是能再给点咨询费，我也不容易，意思意思行不行？”

我听他又耍钱，气不打一处来，说道：“改革开放才几年，你这个开车的二皮脸就掉钱眼儿里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出门向来是一分钱不帶，你明抢也没用。”

厚脸皮司机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并不把我们两个人放在眼里，没好气儿地说：“不帶钱就敢出门？我也明告诉你，有钱坐车，没钱趁早下车玩勺子去。”

我说：“我还真没见过敢这么跟我说话的，要不咱俩下车练一趟，信不信我把你脑袋掰下来？”

厚脸皮司机也放狠话说：“瞅你这小样儿，敢下车我就让你后悔从娘

胎里生出来。”

大烟碟儿劝解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文明礼貌总归是要讲的，在此前提下咱得好好说说这个道理，你开车这一路上吃了我们二十来根火腿肠，还抽了两包烟，这可都是我们拿钱买的东西，到地方结算车钱，是不是也能少收一点？”

厚脸皮司机说：“小气劲儿的，不就几根火腿肠子吗？好意思提钱？”

我说：“几根火腿肠子也是我们的民脂民膏啊，你横不能忍心白吃白喝？”

厚脸皮司机强词夺理：“讨厌，没听说过钢铁是怎样饿坏的吗？你们二位大爷似的坐车上不动，我不得开车吗？这山路要多难走有多难走，再不让垫几根火腿肠子，不给抽几根烟提提神，等车翻到山沟里去你们俩可别哭！”

我没见过如此可恨之人，有心还要跟这二皮脸分说，大烟碟儿把我拦住，他不想多生事端，给厚脸皮司机递上支香烟说：“你别见怪，我这兄弟就这脾气，说话太蹊，其实人不坏，咱都是出门在外不容易，搭了你的车怎么可能不给钱呢，雷锋同志也得吃饭不是。”

厚脸皮司机道：“讨厌，雷锋同志的吃喝穿戴人家部队全包，何况他又没爹没娘更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跟他比得了吗？看在咱都是劳动人民的份上，我也不是为难你们，意思到了就行了，全凭自觉自愿，我只是不明白，通天岭黄泉沟那么偏僻的地方，有什么可打听的？”

大烟碟儿道：“我们无非是听这地名好奇而已，老话儿说人死下黄泉，黄泉沟为何要用这么晦气的地名？是个埋死人的地方不成？”

厚脸皮司机笑道：“怎么还来个人死下黄泉？我跟你说，大山里头缺水，通天岭下的土沟中有水是有水，可都跟黄泥汤子一样浑浊，这不就叫黄泉沟了。”

我和大烟碟儿对望一眼，原来之前全想错了，竟是这么个黄泉，再问厚脸皮司机那沟中的情况，他便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说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算上这次，总共在这条路上跑过两次，而且从来没去过黄泉岭，但是见钱眼开，也不管自己认识与否，只带我们奔大至的方向开，路上他又只顾吹牛，大话不够他说的，进山后车开得越来越慢，眼看群山的轮廓被暮色吞没，四周很快黑了下来，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沿途看不到任何过往车辆，想找人问路也找不

到，荒山深处一片沉寂，开着开着，发觉后面有辆车开了过来，听声音就跟在我们这辆车的后方。

大烟碟儿道：“好了，可以跟后车司机打听一下路，说不定遇上好心人，还能带咱们一段。”

厚脸皮司机却死活不肯停车，脸色也不对，他让我和大烟碟儿看后视镜，我们这辆车后头黑茫茫的，根本没有别的车在后面跟着。

天黑之后，我们这辆车在漆黑的大山里往前开，听后头有别的车跟上来，可只听见声音，看不见车灯，不管我们的车是快是慢，后方始终有行车的声音传来，停下来等一会儿，后边却没动静了，继续往前行驶，尾随在后的声音又跟着出现，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2

大烟碟儿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心里犯起嘀咕，问厚脸皮司机道：“这条路上是不是有鬼？”

我告诉他用不着疑神疑鬼，我是不信这份邪，孤魂野鬼还会开车？

厚脸皮司机低声道：“这可不好说，没准是以前哪辆车翻下悬崖，车辆残骸一直没找到，如今多半是死于车祸的亡魂跟上咱们了，你要是不信，我停车让你下去看看？”

大烟碟儿脸都白了，对我说：“可别下车，胜利你胆大归胆大，我这当哥哥的却不能让你故意去找那不自在。”

我心中也是吃惊，可一眼瞥见那厚脸皮司机脸上神色古怪，立时明白了，车辆正行驶的这条路，两边一定都是高山，但是天黑看不见，我们这辆车开过去，声音让大山挡住，形成了回声，常在山路开车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如同有东西跟在后面，实际上是前车在山中驶过的回声，厚脸皮司机肯定也知道，他装神弄鬼是成心吓唬我们。

厚脸皮司机见我识破了，笑道：“你小子可以啊，还算有些胆量，这下你们俩都不困了吧？”

我心说：“去你大爷的，要不是我不认识路，非把你拎下去揍一顿不可，今天我先忍你口气，往后才让你认得我。”

厚脸皮司机整个一个二百五，他自己开车在山里找不到路，还怕我们犯困没人跟他说话，想出这么个鬼主意吓唬人，我和大烟碟儿遇上他这号人，也是无可奈何，肚子都快悔青了，只盼尽快到通天岭找个村子住下。

小货车借助前灯照明，在起伏不平的山路上不断行进，路况越来越差，车子颠簸转为剧烈，看路标正在经过“乌鼠洞”，我不时提醒厚脸皮司机瞪大了两只眼盯着路，转过一个弯道的时候，我看见大灯照到前边路上有个人，穿着一身白衣服，赶紧叫厚脸皮司机注意，厚脸皮司机猛地一脚急刹车踩到了底，可那个人出来的很突然，刹住车之前已经碰到了，车头斜冲向路旁山壁上，快撞上才停住。

我们在车里被突如其来的惯性带动，身不由己的往前扑去，大烟碟儿坐中间正好撞在挡杆上，凭我的感受，这一下足能把他的肋骨撞断几根，说不好会要了命，我顾不上自己身上也疼，急忙扶他起来，问他怎么样？要不要紧？

大烟碟儿疼得半天喘不过气来，勉强说道：“要紧……能不要紧吗……肉体啊这是……”

我心里纳闷儿，肋骨断了可说不出话，能说话就是没受重伤，撞得这么狠怎么会没事，伸手一摸才明白，挡杆撞到了大烟碟儿绑在身上那沓钞票，那是他带着收东西用的钱，看来钱能救命，这话一点不错。

厚脸皮司机也给撞懵了，等他缓过劲儿来，慌里慌张地跳下车去，山道和车轮子底下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这才松了口气。

大烟碟儿说：“分明看到路上有个人，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车后连血迹都没有，这次真是撞上鬼了！”

厚脸皮司机往地上啐了一口，说道：“撞上鬼总比撞上人强，撞鬼要命，撞人要钱，这年头挣钱太难，要我的钱还不如要我的命！”

大烟碟儿说：“黑天半夜撞上什么也是麻烦，总之没事就好，别多说了，咱们快走。”

厚脸皮司机抱怨道：“要不是捎你们俩去通天岭，也不至于深更半夜在这大山里绕路，搭时间赔油钱不说，火腿肠还不管够，让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要是我自己开车，这会儿早到招待所住下了，洗完热水澡喝着热茶吃着热腾腾的面条……”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要再这么说话，他侄儿能忍，他叔也不能忍了。”

大烟碟儿道：“不是侄儿能忍叔不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说：“谁能忍？咱给他车钱让他带错了路，一路上还得挨他数落，谁他妈能忍我也不能忍。”

厚脸皮司机嚣张地说：“有本事别坐我的车，赶紧下去玩勺子去，我

可提前告诉你们，半道下车也得给钱，少一分钱你试试……”他一边说一边发动车子，前边头灯亮起往后倒车，刚倒出两三米，一抬头，发现车头上方伸下来两只穿着白布鞋的小脚。

3

自从路上搭了这辆车，遇上个不靠谱的厚脸皮司机开始，注定了迟早要出事，黑天半夜的大山里，车头前打秋千似的伸下一双小脚，可把我们给吓住了，在车里坐着，不约而同地感到身上一阵发冷。

厚脸皮司机急忙倒车，车头往后一退，看见那人的上半身了，白衣白裤一张大白脸，脸蛋上还涂着红腮，却是个纸糊的假人，可能是山村里办丧事出殡用的纸人，不知怎么掉落在路上，深夜里把车子开到跟前，将它撞到了车顶上，我们下车低着头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到，一倒车这纸人又从上边落下来，才明白是虚惊一场，可是反应不过来了，忘了这条路一边是山壁，另一边是个陡坡，厚脸皮司机倒车倒得太狠，在我们三个人的惊呼声中直接翻下了陡坡。

路旁是斜坡陡峭，掉下去不免车毁人亡，那一瞬间什么也来不及想，本以要把性命为交待在这了，亏得山坡上有许多枯树荆藤，阻挡了车子的坠落的势头，最后落进一个土窟窿，这地方叫乌鼠洞，名字很怪，之前听厚脸皮说：“因山中水土流失，有很多下陷的土洞，从高处往下看，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黑窟窿，都像鼠洞一般，故此叫做乌鼠洞。”

山坡底下的土窟窿，是个口大底宽的窄洞，深倒没有多深，车辆坠落下来，压垮了洞口边缘的土层，我们连人带车掉进土洞，侥幸没有摔成肉饼，那辆车基本算是报废了，我们仨脸上胳膊上划破了口子，又是土又是血，五脏六腑好似翻了个，相继从车中爬出来，在微弱的星光下，晕头晕脑地看着摔变形的货车后部，好半天说不出话，厚脸皮司机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地上，等他脑子转过来，又要把事儿推到我们头上。

我说：“车是你开的，路是你带的，车钱你一个子儿没少要，如今翻了车掉进山沟，我们没找你赔钱，你倒想反讹我们？”

厚脸皮司机找不到借口，只好说：“二位，好歹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不争多少，给几块是几块。”

大烟碟儿为难地说：“我们身上真没钱，顶多出人道主义精神同情你一下。”

我说：“发扬人道主义也分跟谁啊，他算哪根毛儿？”

厚脸皮司机说：“你小子又想跟我乍翅儿是不是？告诉你我可练过，别让我挨上你，挨上那就没轻的……”说着话伸胳膊蹬腿要动手。

我撸胳膊挽袖子说：“你这套拳打南山养老院脚踢北海托儿所的把式，我正要领教领教……”

大烟碟儿忙道：“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哥儿俩全看我面子行不行？”

厚脸皮司机说：“有什么好商量的？全是你们害的，我连车都没了，往后拿什么养家糊口？我也不打算活了，今天非跟你们俩拼命不可！”

我说：“想玩命是不是？是玩文的是玩武的，玩荤的还是玩素的，你划条道儿，我全接着！”

大烟碟儿拦挡不住，我跟厚脸皮说话往一块凑，刚要动手，云雾遮住了最后一丝星光，土洞子里头立时黑得脸对脸也看不见人了，大烟碟儿嘴里叫着别动手，从背包里摸出手电筒来照亮，此刻光束在土洞中一照，才看清这是个坟窟窿，车子掉进来，撞裂了一口朽木棺材。

我顾不上再跟厚脸皮争执，瞪大了眼看看周遭的情形，应该是解放前的老坟，那个土洞是盗洞，不是什么有钱人的坟，坟土浅，棺材也是很普通的柏木，虫吃鼠啃雨水浸泡，棺板朽烂发白，手电筒照进破棺，里面只有一具枯骨，就这么个山中老坟，也让盗墓贼掏过，厚脸皮觉得坟窟窿晦气，正想踩着棺材趴出洞去，突然从上头跳下一只外形似猫但比猫大很多的动物，样子很凶，两目如电，做出恫吓的姿势，好像不肯让人接近那口棺材。

4

那只外形似猫的动物，比猫大比狗小，可能是貉子一类的东西，貉子也叫土狗，偶尔会在荒山里撞见，往往一看见人它就先逃了，此刻却一反常态，像是威胁我们不要走近棺材，我心想：“这口棺材早让盗墓贼掏过了，里头没留下什么，难道是土狗要啃死人枯骨？”

厚脸皮挥手赶了几次，见赶不走，解下腰里系的武装带，一手拎着裤子，一手抡起武装带的铜头砸过去，他出手又快又狠，两下就把那土貉打跑了，看得大烟碟儿膛目结舌，厚脸皮得意地说：“别怕，我废你们俩这样的，空手都有富余，用不上裤腰带。”

我怒从心头起，对大烟碟儿说道：“你别拦着我，我今儿个就摘了这个二皮脸的腰子……”

大烟碟儿忙道：“别动手别动手，争来斗去还不是为了钱吗？我看这

棺材里没准有值钱的东西，要不那只土貉怎么不让咱们走近。”

厚脸皮听说有值钱的东西，半信半疑，推开那块生着蛆的破棺材盖子，让大烟碟儿拿手电筒往里头照，我也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只见棺中枯骨烂得不成形了，别说压棺的铜钱，布条也没剩下一丝半缕，全让盗墓贼掏走了，但棺中有个黑色的瓦罐，积着很厚一层灰土，厚脸皮迫不及待地揭开看，可那瓦罐里只是些半化成水的粮食渣子，气味有如醍醐，他看后一脸的失望。

我和大烟碟儿却识得这东西非同小可，按着陕西河南等地的民风，坟墓棺材里必放一个瓦罐，罐中装有五谷，这意思是让先人保佑子孙后代五谷丰登，另外粮食本身也是一种陪葬品，金玉再多不能当饭吃，诸侯王大墓和皇陵的陪葬品中照样有稻谷粳米，只是很少被人重视，那些谷物埋到坟墓里的年深岁久，在很特殊的条件下，会使罐子里的粮食发酵变成美酒，死尸腐烂散发出的尸气，以及坟穴里的阴气，种种因素缺一不可，盗墓者揭开棺材中的罐子，如果闻不到腐臭，反而有种罕有的异香，民间说白话，称之为“顶棺酒”。

由于顶棺酒极其少见，可遇不可求，因此价同黄金，帝王将相的古墓里有陪葬的金玉宝器，挖开一个能发横财，一般百姓没有那些值钱的陪葬品，但在清代以前的老坟，大多能挖出装粮食的罐子，只是每个坟穴里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并不是哪座坟都能出顶棺酒，当年专有一路盗墓贼，挖坟掘墓不找金玉明器，当然碰上了也会顺手拿走，他们主要是找坟墓里的顶棺酒，我们出车祸掉进这个坟洞，居然无意中发现了顶棺酒，看成色不是绝品也是上品，之前赶走的那只土貉，恐怕正是被顶棺酒醍醐般的气味吸引而来。

大烟碟儿拿出随身带的行军水壶，边把顶棺酒倒进去，边对厚脸皮说：“我们眼下真是没钱，但是这东西带回去能换钱，兄弟你出力帮忙带路，等东西出手挣了钱，不管是多是少，有你一份。”

厚脸皮司机是一门心思，只要能挣钱的勾当，他什么都敢做，这次轮到大烟碟儿拿话把他唬住了，厚脸皮说：“我早看你们哥儿俩不是一般人了，要不然怎么会认得顶棺酒，莫非是吃盗墓挖坟这碗饭的不成？听说你们这行当能来大钱啊，往后你算我一个行不行，我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万死不辞啊……”

大烟碟儿说：“我们只是到乡下收古董的贩子，掏坟挖墓的活儿可不敢做，不过也缺人手，兄弟你要信得过我就跟我们一块干，哥哥早晚让你把这辆车的钱加倍挣回来，坟窟窿里不是讲话之所，咱先出去，别的事慢慢商量。”

厚脸皮说：“老大，今后你看我的了，咱事儿上见，只要管吃管喝能挣钱，你一句话，我当圣旨接着。”

山里的夜晚寒气很重，坟窟窿中更是阴冷，不能久留，我先打着手电筒爬出去，发现置身在山坡下的一大片坟地当中，新坟老坟都有，难怪路上会有纸人，有些坟头前还有给死人上供的点心果子，引得一些山猫野狗来吃，我们谁也不想在此守到天亮，便在漆黑的山沟里摸索前行，壮着胆子往外走，耳听风声凄厉，有如鬼哭。

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东方渐亮，才走出这条狭窄的土沟，眼前豁然开朗，云海间一峰突起，屹然耸立，石崮云绕，气势磅礴，看样子这座大山正是通天岭，它横看是岭，侧看是峰，又往前行，望见岭下云雾中好似有个黑乎乎的大洞，我们无不骇异，通天岭下怎么有如此之大的洞窟，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洞穴轮廓浑圆，不似天成。

云雾遮挡看不清楚，再走一程，相距半里地远，看出不是洞窟，而是岭下迷雾中凸起一个圆盘形的庞然大物，那是天上掉下的飞碟，还是地下冒出的蘑菇？

第六章 天外飞仙

这村堡的位置正在地洞上方，看祖庙地面有刻着阴阳鱼图案的两块石板，飞仙村中的房屋，以八卦方位分布，三重三层的房屋当中围着祖庙，祖庙地上是两眼古井，这两眼井暗指阴阳，对照屋顶的持戟天神可以推断，井底一定通到山腹。

1

翻山越岭走出土沟，猛然看见这么个可惊可骇之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两个人也是一脸迷惑。我们且惊且行，再往近处走，看得更加清楚，岭下是一个直径百米，高约十几米的环形村落，外头是环形夯土墙，围成圈的房屋分为内中外三层，每圈房高也是三层，顶层铺黑瓦，当中是凹进去的圆形天井，壁垒森严，看起来简直像个巨大的碉堡。

大烟碟儿和厚脸皮看得目瞪口呆，房屋怎么会造成这样，也太奇怪了，他们俩人一个说是飞碟，一个说是蘑菇。

我告诉他们：“听闻古时有驻军的屯堡，也有村子为了抵御盗匪劫掠，同宗同族聚居而成的村堡，把房屋造得和堡垒大宅相似，豫西民风彪悍，解放前出过无数趟将，所以深山里有碉楼形的村落不足为奇。”

大烟碟儿道：“原来如此，看这村堡的样子，至少有四五百年了，里头能没好东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弟兄的时运一来，挡也挡不住。”他不忘嘱咐厚脸皮司机，让他嘴上多个把门的，不该说的别多嘴，否则传扬出去，连村里的植物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老乡们还不得趁机哄抬物价？

说着话，走到村堡门洞跟前了，这村堡相当于住着几百户人家的大屋，但山脊上的田亩皆已荒芜，杂草灌木丛生，村堡外围只有一个城门般的石拱门洞，墙皮全掉光了，露着里头的石壁，贴着古旧残破的门神画像，看起来十分诡异。

有两个村民带着条大黑狗在门口坐着，其中一个刀条脸的老头正在抽旱烟，看见我们走过来显得很吃惊，他起身问道：“你们是从哪来？通天岭下只有一条险径可通，你们来的方向可没有路。”

我上前说道：“老乡，我们从乌鼠洞经过，半路上车翻进了土沟，好在命大没死，转了半夜才走出来，现在是又累又饿，能不能借我们个地

方歇一下？”

老头说：“可真是命大，赶紧进屋坐下，等我做晌饭给你们吃。”说完，他招呼另一个村民，那是个憨头憨脑的傻胖子，俩人引着我们往里走。

圆环形村堡规模奇大，走进来比在外面看更加宏伟，内部是悬山顶抬梁，高三层，每一层的房屋也有三圈，一层连一层，一圈套一圈。

刀条脸老头把我们领进西面一间屋子，他说由于缺水，村堡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只剩下他和傻子守着祖先庙，是为了不让祖庙香火断掉，老头再三叮嘱我们：“如果没有村里人领路，你们千万不要乱走，咱这老祖先传下的八卦阵，三重三层房屋一律按八卦排列分布，八八六十四卦，卦中有卦，卦中套卦，每六房为一卦，两卦当中有隔火墙，一卦失火，不会殃及全楼，关闭了回廊中的卦门，各卦自成一体，开启卦门，各卦还可以互通，一旦有土匪闯进来，村民合上卦门，土匪就成了瓮中之鳖，外边的人进来，肯定会迷路，困死在里头也不出奇，看我唠叨这么多，是真怕你们出事……”

说到这，刀条脸老头点上油灯，等我们在屋里坐下了，他让傻子在旁边陪着我们，自去灶前生火烧水，那个叫傻子的村民憨里憨气，蹲在屋角掰手指头，对我们三人视而不见。

我看傻子没注意我们，抬眼四处打量，房屋造得很坚固，石桌石凳石床，墙上贴的神画颜色都快掉没了，相框里还摆着几幅泛黄的黑白照片，背景全在村堡之中，都是许多人的合照，想必是当年住在这里的村民，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我和大烟碟儿盯着那张旧照片，相面似的看了半天，照片中的几个人有老有少，是在村堡某间大屋里拍的合照，人倒没什么，屋中的摆设可不一般。

大烟碟儿指着那张照片正中一位老者端坐的椅子，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说道：“要是没看错的话，很可能是几百年前的盘龙沉香椅。”

大烟碟儿低声对我和厚脸皮说：“没错，盘龙沉香椅啊，我倒腾这么多年玩意儿，也只是听别人说过，今天才头一次见着，要不是昨天半夜翻车掉进山沟，咱们哪找得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因祸得福，这就叫因祸

得福。”

厚脸皮说：“那老头能舍得让给咱们？咱给他来个明抢明夺？”

大烟碟儿说：“可不能做没王法的事儿，强取强夺那是趟将所为，只要老头愿意卖，咱拿现钱收他的，钞票我全用铁丝串在肋骨条上了。”

厚脸皮司机说：“缺德不缺德，你不说出来没带钱吗？我这么实在一人，你真好意思唬我？”

大烟碟儿说：“虽有也不多，家底儿全在这了，本钱无利可不敢轻动，咱这是买卖，懂吗？”

厚脸皮点头道：“明白，不见兔子不撒鹰。”

我听走廊里有脚步声传来，提醒那俩人别多说了，这些话让村民听了去可是不妙。

不一会儿，刀条脸老头端来几碗面分给我们，他和傻子也坐下一同吃饭，这算是晌饭了。

大烟碟儿给刀条脸老头递烟，想起还带着两瓶二锅头，也拿出来请老头喝，借机打听情况。

刀条脸老头爱唠叨，他的话本来就不少，等到半瓶二锅头下肚，话更多了，他说：“几百年前，通天岭豺狗多，豺狗习性凶残狡诈，经常在半夜下山，咬死村中人畜，防不胜防，加上土匪流寇到处劫掠，先祖们为求自保，便将村子造成堡垒聚居，一防豺狗，二挡贼寇，相传当年造这村堡，从内而外全是按九宫八卦布置，通道卦门遍布各方，有的在明，有的在暗，后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没法子再耕地种田了，况且这大山里交通闭塞，缺水没电，村民陆续搬到山外居住，只留下我和这个傻小子看守祖庙香火，大部分房屋和通道封闭多年，外来的人不识路径，晚上起夜时很容易走错路，万一困在什么地方出不去，麻烦可是不小，所以你们留下过夜不要紧，切记寸步别离开这个傻子，别看傻子人傻，心却不傻，村堡里的各处通道卦门他比我还熟。”

我们三个人连声称是，白天走进来尚且觉得阴森可怕，半夜更不敢在这巨宅般的村堡中乱走。

大烟碟儿问道：“老大爷贵姓？怎么称呼？”

刀条脸老头说：“我们这个村堡里的人同宗同族，都姓周。”

大烟碟儿说：“噢，是周老，咱这村叫个什么？周家村？”

周老头说：“不是周家村，有个好名，通天岭飞仙村。”

厚脸皮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和大烟碟儿一听村名都愣住了，以前只听过老盗墓贼口口相传，说通天岭有飞僵，什么叫飞僵？在旧时的迷信传说中，停放在义庄中的死尸，多半是客死异乡之辈，如果义庄荒废了，停尸的棺材一直无人理会，死者难以入土为安，年头一多很容易发生尸变，死尸毛发指甲越长越长，等棺材中的僵尸有了道行，可以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棺材里不动，月明之夜飞出去害人，这些谣言无根无据，纯属吓唬人的迷信传说，但听说很多年以前，通天岭上真有人见过飞僵。

我想所谓的“飞僵”，无非是深山中的大鸟，清朝那会儿，陕西还有一种大鸟，两翼大如门板，常从天空飞下来攫取牛羊，人若独行，也不免被其所害，村民们一见这大鸟在空中盘旋，便立即鸣锣放铳把它逐走，到后来已经绝迹了，通天岭高耸入云，巨峰陡峭直立，绝壁蜿蜒迂回，在这一带的深谷绝壑之中，必定栖息着不少幽禽怪鸟，可能几百年前有人看过山里的大鸟，以讹传讹说成是飞僵。

可听周老头说此地是“飞仙村”，这里头肯定有些讲头，好像比飞僵的传说更勾人腮帮子，我们想听个究竟，大烟碟儿又给周老头点了支烟，请教道：“您给说说，为何叫做飞仙村？”

3

周老头没少喝，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了，他用力吸了口烟，呛得直咳，断断续续地说道：“这话从哪说起呢，嗯……还得从我们这个村堡的来历说起，明朝末年，有位将军叫周遇吉，曾做到总兵官，是我们这个村堡的老祖先，他统领窟子军……”

厚脸皮听不懂，插言问道：“总兵官是多大的官？窟子军又是哪路队伍？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说：“你没听过的多了，不要多嘴多舌，先听老人家讲。”

厚脸皮说：“别装模作样的，我看你也不知道。”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窟子军起源于北宋，是专门打洞挖地道的军队。”

厚脸皮不信：“蒙吧你就，死人都让你蒙活了。”

周老头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没错，正是挖洞凿山的官军，如今懂这些事的人可不多呀。”

大烟碟儿对周老头说：“别听他们打岔，您接着讲，周总兵统领窟子军，后来怎么样了？”

周老头说：“周遇吉总兵有阴阳端公之称，通晓五行八卦，能观风云气候，麾下有三千窟子军，最善于凿筑城池，苦于朝中奸臣当道，他报国无门，只好辞官挂印，带领部下和家人到山中避世隐居，他将归隐之地选了通天岭……”

听到这，我们以为周老头会说，选在此地，是因为通天岭的风水形势好，可周老头却说：“老祖先把村堡按八卦布局造在通天岭，不仅是为了防御土匪和野兽，还有别的原因，据说阴阳端公周遇吉将军造村堡前，附近有山民到通天岭打猎，忽然黑云压顶，霎时间地动山摇，山腹裂开一道口子，有个人从山口飞出，大山随即闭合，又听到一声炸雷，打猎的山民们抬头观看，只见半空那人让绝壁间的藤萝缠住了挣脱不开，山民们都吓坏了，人怎么能在天上飞呢？一连过了几天，远远看到那个被藤萝缠住的人一动不动，估计是死了，这才有几个胆大的猎户前去看个究竟，你们猜看见什么了？”

我们听周老头所言，匪夷所思到了极点，众所周知，只有仙人才能在天上飞，那叫肉身飞升，可这世上有仙人吗？想不出打猎的山民们在山上看见了什么，难道真有一个被藤萝缠死的飞仙？

周老头说：“打猎的山民们中有胆大之辈攀上峭壁，看到深涧枯藤中缠着一个怪物，那东西像人又像猿，尖嘴猴腮，身上有毛，肋下长着肉翼，困在藤萝间死了多时，死尸已经腐烂发臭，让野鸟啄食得血肉模糊，山民们有说这是肉身飞升的仙人，也有说是雷公，担心留下死尸会招来灾祸，便在山中引火焚烧，恶臭传到了几里之外，到底是飞仙还是雷公，亦或是别的东西，终究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阴阳端公周总兵恰好路经此山，看出通天岭妖气很重，说这山里有土龙，因此带家人和部下避居于此，并把村子造成八卦堡，压住了通天岭的山口，这地方本来叫做端公八卦堡，土人根据老年间的传说，也习惯称为通天岭飞仙村。”

周老头贪杯，说了一会儿话，已然喝得不省人事，怎么叫也叫不应了，我把他架到隔壁屋睡觉。在山里转了一夜，我自己也困得不行，回来跟那两个人分别躺在石床上迷糊了一觉，梦里全是周老头说过的话。

飞仙村是统领窟子军的明朝总兵所造，村堡中的人皆是阴阳端公周遇吉之后，大明遗风犹存，我也曾听瞎老义提到过周遇吉的名头，是位通晓阴阳风水八卦阵法的宗师，难怪一个普普通通貌不惊人的乡下老头，会有如此谈吐，虽然听周老头说数百年前，山上曾有仙人被枯藤缠死，与通天岭飞僵出没的传说十分相似，但是我梦中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恍惚中突然听到大烟碟儿声嘶力竭地叫道：“快起，出事了！”

我被叫喊声惊醒，立刻坐起身，揉眼看是怎么回事。

厚脸皮也醒了，咋咋呼呼地问道：“怎么了老大，出什么事了？”他同时把腰里的武装带拽到手里，这种帆布腰带很结实，前端是个很重的铜扣，打人时轮到脑袋上就是个头破血流，出门带着防身不显山不露水，还特别实用。

定睛一看，只见大烟碟儿正从傻子手里抢夺行军水壶，原来他一时大意，睡觉时忘了傻子还在屋里。傻子也许是渴了，抓起大烟碟儿身边的水壶，拧开盖子就喝，水壶里的顶棺酒，全让傻子喝进了肚儿。我和厚脸皮赶紧上前帮忙，好不容易从傻子手里抢下行军水壶，一看半滴也没剩下。厚脸皮差点没疯了，非逼着傻子吐出来。傻子喝上头了，迷迷糊糊瞪瞪倒在地上，怎么摇晃也不动。

大烟碟儿悔得肠子都青了，傻胖子太可恶了，哥儿仨的宏图大业刚起步，就被这厮扼杀在摇篮之中了，如果周老头不认账，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看大烟碟儿急得直嘬牙花子，对他说：“别着急了，那就不该是咱的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飞仙村是明代窟子军首领避世隐居的所在，村堡中一定有不少传世的古物，我看那盘龙沉香椅就不得了，等明天跟周老头好好商量商量，让他便宜点把那椅子让了，多半不是问题。”

厚脸皮说：“对，反正不能空着手回去，我妹还等着钱治病呢。”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张尺寸不大的小照片给我们看，那是他妹妹的照片，兄妹俩相依为命，这姑娘从小身体不好，厚脸皮半道从部队出来自己跑车，到处划拉钱也是为了给他妹妹治病。

我接过照片看了看，那姑娘是个瘦骨伶仃的柴禾妞儿，五官长得却像厚脸皮，我心想：“是我错怪这二皮脸了，他见了钱比见了亲爹都亲，是因为他真有用钱的地方。”

厚脸皮问我们：“怎么样，我这亲妹子长得俊不俊？”

我实在没法儿接他这句话，不细看你都看不出照片里是个女的，只好说道：“怎么说呢……要是看背影儿……好像还不错……”

厚脸皮把照片从我手里抢回来，说道：“一看你就是个小流氓，提前告诉你别打歪念头，敢对我妹心怀不轨，信不信我掐死你？”

我刚对厚脸皮的为人稍有改观，一听他又这么说话，不由得火撞顶梁门，骂道：“操你二皮脸的亲大爷，你现在赶紧掐死我，掐不死我回去就找人把你妹先奸后杀再奸再杀。”

厚脸皮说：“你可别怪我手黑，今儿个我就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大烟碟儿说：“我的亲兄弟们，你们俩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咱出来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耍嘴皮子练把式？先听我说正事儿，等这傻子和周老头醒了，让他们领咱去看照片里的盘龙沉香椅，黑白照片上毕竟看不真楚，我还是得见着真东西才放心。”

我们在屋里低声商量，天黑之后傻子先醒了，隔壁周老头还在睡梦之中，估计转天早上才能醒酒。

大烟碟儿问傻子：“老弟，醒了？”

傻子说：“老弟，醒了？”

大烟碟儿摘下墙上的照片，指着那把盘龙沉香椅说：“这个东西在哪屋？”

傻子说：“这个东西在哪屋？”

大烟碟儿说：“我不知道，我问你在哪屋？”

傻子说：“我不知道，我问你在哪屋？”

大烟碟儿说：“你成心气我是不是？”

傻子说：“你成心气我是不是？”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此时才明白傻子只会学人说话，你说一句他学一句。

厚脸皮对傻子说：“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恼怒闹老龙，农怒龙恼农更怒，龙怒农恼龙怕农。”

傻子按厚脸皮的原话说了一遍，一个字也没走样。

厚脸皮目瞪口呆，转头对我和大烟碟儿说：“这傻子厉害啊，我对付不了他，你们谁还会更难的？”

大烟碟儿说：“你可愁死我了，你跟傻子比绕口令有什么用？比得出钱来吗？重要的是让他带路，飞仙村里的道路卦门布置胜似迷宫，不识路径寸步难行。”

我想起听周老头说过，傻子对村堡中的道路了如指掌，傻子能认识路，说明他人傻心不傻，既然说话说不明白，那就别说话，我拿着照片同傻子打手势，指着照片让傻子带我们去。

傻子学着我的样子打手势，用手指向那张照片，指完“嚯”地站起来，转身便往屋外走。

大烟碟儿忙说：“快快，跟着傻子走，他要带咱们去看盘龙沉香椅了。”

我来不及准备，随手摘下墙上相框里的照片，抓起手电筒，厚脸皮拎起桌上的煤油灯照着路，三个人跟在傻子身后，在回廊中穿过一重重尘封多年的卦门，一路往村堡深处走，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傻子会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5

傻子在头前带路，径往在堡垒般的飞仙村深处走，这座村堡出于防御目的建造，按八卦阵法排列，整体犹如三圈三重的碉楼，各圈房屋之间是回廊，没有任何一条直通到底的路，要在三圈回廊中反复绕行，傻子显然对各处很熟，不用灯火照明，想也不想地推来一道道卦门，在漆黑阴森的回廊中走得飞快。

我们没料到村堡中的道路如此复杂，在我们看来，各处房屋通道一模一样，村堡里几乎全是空屋，墙上贴着斑驳脱落的年画福字，由于无人居住，常年不通风，灰土蛛网遍布，充满了刺鼻的晦息。

各处房屋门的前出檐和木制梁柱上，无不雕刻有精致古朴的图案，比如“八骏、松竹、葡萄”等等，葡萄是寓意蔓长多子，也有“芙蓉、桂花、万年青”，以求万年富贵，还有石壁浮雕如“八仙祝寿、白猿献桃”一类的民间传说。

我们担心迷路，不敢停步多看，跟着傻子七拐八绕，走到了村堡正中的祖庙，三重碉楼当中围着这么一座大屋，石门上雕着四个狮子，口吐云气，这叫“四时吐云”，周围浮雕着九鹿图案，暗指“九路畅通”，掩壁上“龟背翰锦”，那是种六边形骨架组成的几何图案，形似龟背纹路，因此叫龟背纹，龟乃长寿之物，祖庙外壁上的石砖雕刻龟背纹，也是取长久之意，内行人能看出这些门道。

傻子推开雕刻四狮九鹿的石门，祖庙里的石台上供着一尊泥像，那是顶盔贯甲腰悬宝剑的一位将军，神态端庄肃穆，身后横匾上有“忠义参天”四个字，使人一见之下，顿生敬畏之感，像前是铜香案一座，铁鹤一双，点着几支牛油巨烛，傻子进屋磕头烧香，我们看出这尊泥像是飞仙村第一代主人阴阳端公周遇吉，窟子军擅于打洞挖地道，起源于北宋，明朝末年周遇吉避乱隐退，从那往后再也没有窟子军了，周遇吉此人精通五行八卦风水形势，又是挖地道的窟子军首领，也算是从土里刨食儿，跟我们吃古董这碗饭的多少有些香火之情，我们到村堡中又是想索取一两件古物，见了阴阳端公不能失礼，当即也在泥像前拜了两拜。

飞仙村祖庙里灯烛通明，大烟碟儿四处一看不对，没有那把盘龙沉香椅，祖庙也不是照片中的背景，他问傻子：“傻兄弟，这是照片里的屋子吗？”

傻子也冲他说：“傻兄弟，这是照片里的屋子吗？”

大烟碟儿想起没法跟傻子说话，这傻子油盐不进，说了也是白说，他拿过那张照片，当着傻子的面，用力指了指照片中的蟠龙沉香椅。

傻子也伸手指了指照片，然后指向铜香案下密密麻麻的牌位，那意思好像是说：“没错，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看了一眼铜香案下的牌位，又看照片，终于明白傻子的意思了，傻子准是以为我们要找照片里坐在椅子上的老者，而那老者亡故已久，灵位入了祖庙。

大烟碟儿无可奈何地说：“咱跟傻子说不明白，明天等周老头醒了再说吧。”他看看四周，还舍不得走，又说：“这祖庙里的铜案铁鹤也不得了，瞧瞧这个黑，拿行话说这叫传世黑啊，虽然祖庙里的东西周老头未必舍得出让，不过咱来都来了，我看先别急着回去，开开眼长些见识也是好的。”

我看罢铜案铁鹤，抬头见祖庙顶西壁最高处，绘着一尊活灵活现的金甲神明，虽然常年受香火熏燎，又有若干处脱落，却仍可看出神明形貌狰狞，怒目圆睁，虬髯连鬓，毛根出肉，浑身筋凸，手持长戟巡天，气势逼人，凶神呼之欲出，悬在高处俯视着祖庙。

按说这间大屋是村堡中的祖庙，是用于供奉先祖牌位，顶壁上却绘有如此凶神，实属违背常理，我之前听周老头说了通天岭飞仙村的由来，知道祖庙中的凶神是镇伏妖邪之意，但是绘在屋顶上，这倒出乎我意料之外，难道通天岭的山口就在祖庙里？

大烟碟儿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越看越觉得通天岭这地方不一般，他告诉我这山里八成有古墓，汉代诸侯王墓，多半是斩山为廓，而且有汉墓的山，山名大多与灵兽有关，龟山、蛇山、狮子山都有汉墓，伏牛山通天岭能没有吗？

可能是明朝末年通天岭地震，打猎的山民们目睹有飞僵在山口中出没，周遇吉率领窟子军造此村堡，是为了镇住深山古墓中的邪气，怎么想也是这么回事。

大烟碟儿心里发痒，说道：“可惜不知道通天岭汉墓的入口……”

我低头看了一眼，通天岭汉墓的墓门，也许正在我们脚下踩着。

我估计通天岭下有个地洞，可以直入山腹，这村堡的位置正在地洞上方，看祖庙地面有刻着阴阳鱼图案的两块石板，飞仙村中的房屋，以八卦方位分布，三重三层的房屋当中围着祖庙，祖庙地上是两眼古井，这两眼井暗指阴阳，对照屋顶的持戟天神可以推断，井底一定通到山腹。

飞仙村造成这样，主要用于防御，如果内部没有水源，再怎么壁垒森严也难以长期固守，水井正在祖庙大屋下方，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我想得没错，以阴阳端公周遇吉相形度势的本领，他的村堡不止能抵御土匪豺狼，也挡住了通天岭的山口，可以说是占尽形势一举两得。

至于大烟碟儿认为山里有汉墓，我觉得他是想当然了，斩山为廓的古墓，墓主身份不会在诸侯王以下，通天岭是座石崮形大山，险峰耸峙，云奇雾幻，看着都让人眼晕，不举倾国之力，绝难在山中开凿墓穴，要说通天岭中有汉代诸侯王墓，你得先断出墓主人是谁，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数，两千年来，似乎没有哪位王侯葬于此山，所以说飞仙村下的地洞里有东西是没错，却不见得有汉代诸侯王墓。

厚脸皮问道：“怎么着老大，咱这是要进通天岭汉墓取宝？遇上飞僵怎么对付？”

大烟碟儿不以为然：“哪有什么能飞的僵尸，你没听周老头说吗，明朝末年这里发生过地震，当时地动山摇，鸟兽奔逃，有个全身尸臭的东西，趁山崩地裂逃出通天岭，却遭雷击，又在深涧中被枯藤缠住，尸身都让野鸟啄烂了，当地的山民迷信无知，以为那是飞仙或飞僵，其实不管它是什么，早在当年就没了，到如今还有什么好怕？”

厚脸皮道：“我可不是害怕，我本来都快对生活失去信心了，都不相信世上还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但自从遇到你们哥儿俩，路过乌鼠洞掉进坟窟窿里都能捡到宝，我就知道该我发财了，既然敢跟你们混，当然是抱定了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只要能挣大钱，我他妈的罗锅趴铁轨，死了也值了。”

大烟碟儿虽然也贪，但是让他盗墓挖坟，还真没那个胆子，况且没有准备，空着两手怎么干活儿？他只是随口一说，见厚脸皮当真了，忙道：“凭咱这三两个人，一两条枪，可干不了这么大的活儿，眼下还是先收了周老头的沉香椅，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

我说：“你们俩怎么还商量上了，就好像飞仙村下边真通着汉墓似的，有没有古墓可还两说着。”

大烟碟儿道：“那倒也是，可我就纳着个闷……”

我们俩说话这么会儿功夫，厚脸皮打手势问傻子：“祖庙地面的石板下是什么所在？”

傻子比划了几下，看那意思好像告诉厚脸皮：“下边是打水的地方。”

厚脸皮不信：“光有井……没别的？”他见从傻子那问不出什么，就抓住固定在石板上的铁环往上提，用尽了全力，才缓缓将厚重的石板挪到一旁，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祖庙的地面有两块活动石板，像两眼井，实则通着一处，洞口边缘还有半捆朽烂的井绳，确实是口古井，但是看起来已有上百年没人打过水了，他探着身子往下看。

我说：“二皮脸你怎么把石板揭开了？这要是他们村祖庙里的风水井，不怕周老头跟你玩命？”

厚脸皮到：“瞧你那点起子，一口井有什么怕看？我说你们俩也过来瞧瞧，这下边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和大烟碟儿嘴上说不能随便动人家祖庙中的古井，心里却是好奇，过去拿手电筒往下照，见井里又宽又深，阴森森的看不到底。

厚脸皮道：“你们不是说这下面有古墓吗？在哪呢？”

大烟碟儿说：“有古墓也是在村旁的大山里，井底多半有暗道通着山口。”

厚脸皮瞪大了眼向下张望：“这里头黑咕隆咚的，谁看得见暗道在哪？”

我说：“你胆大不含糊，下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话犹未落，厚脸皮忽然大头朝下扑进了古井，我和大烟碟儿见状无不愕然，心说：“他还真敢挺身而出？”

刚这么一愣神儿，只听大烟碟儿“哎呦”一声，也翻身掉落古井，我发觉情况不对，一扭头，看见傻子正冲我过来，刚才那俩人全是让他从后边踹下去的。事出突然，毫无防备，等我明白过来也躲不开了，傻子身材胖大，像堵墙似的压过来，他也不用伸腿，拿肚皮一顶我就站不住了，顿觉两耳生风，身在虚空不住往下坠，掉下去很深还没到底。

7

在那一瞬间，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坏了，傻子准把我们当成了进村搜皇粮的鬼子，要不就是动了人家祖庙里的风水井，傻子不饶，才在

身后下此黑手，飞仙村下的古井怎么这么深，也不知底下还有没有水，要是掉在枯井里……”

这念头还没转完，我已扑通一下落到水里，身子由高处下坠，冲力不小，掉进水里一个劲儿往下沉，我接连喝了两口水，急忙闭住气浮出水面，所幸是百忙之中，手电筒还握着没丢，睁眼一看井底都是石壁，比我先掉下古井的那两个人，厚脸皮会水，大烟碟儿却是旱鸭子，喝了半肚子水，呛得半死，我和厚脸皮架着他，拨水移到井壁边缘，扒住一条裂隙才喘得口气。

厚脸皮气急败坏，指着头顶破口大骂，又说些没边没际的言语恫吓，可高处漆黑一片，完全看不到井口的光亮，想是傻子已经把祖庙中的石板推拢了。

飞仙村古井不下数十米深，宽也有十几米，水质有如黄汤，阴冷透骨，我们身上从头到脚全湿透了，我和厚脸皮还可以勉强支撑，大烟碟儿虽然没被呛死，却也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嘴里说不出话，上下牙关咯咯作响，我揪着他的衣领，才不至于让他沉到水下。

我对厚脸皮说：“你省些力气别骂了，祖庙下的古井太深，村堡内又是层层壁垒卦门森严，我看在下头放几斤炸药点了，声音也传不上去，况且正是那傻胖子下的黑手，你还指望他再把咱们仨救上去？”

厚脸皮啐道：“啊呸，我不骂他，我还夸他不成？你别让我上去，上去就让周老头和这傻子知道我的厉害，我倒想真看看这俩人劲得住我几拳几脚！”

我说：“狠话都不够你说的了，你要真有那么厉害，也不至于让傻子一脚踹下来，没那两下子就别冒充大头儿钉。”

厚脸皮说：“算我嫩了，看走眼了，我真没瞧出这傻子肚里揣着那么大的坏，再说你不是也没瞧出来吗？”

我说：“咱俩不提这个，得先想个法子出去，井水太冷，我腿肚子都快抽筋了。”

厚脸皮道：“谁说不是，我也快不行了，再过会儿咱这三个人的小命全得扔在这，你说你们俩穷光棍死了也就死了，我妹可还在家……等着我呢，咱能忍心……能忍心让妹妹找哥泪花流的人间悲剧发生吗？有什么……什么……什么办法赶紧想……想……想想啊。”

我听厚脸皮说着说着就哆嗦上了，我也是手脚麻木，冷得难以支撑，那手电筒浸过水，不知是不是要短路了，明一阵灭一阵，可能随时

会坏掉，我急于找出路，不便再多说了，但见井壁溜光，到处长着湿苔，别说是我们这仨人，换成猴子也爬不上去，之前听周老头说飞仙村下是个山口，古井下备不住有条暗道，我告诉自己别慌，定下神细看周围地形，发现一侧的井壁下有天然裂口，大部分淹在水下，手电筒照见岩壁上青苔斑驳，我心知飞仙村下的这眼古井，当年水面要比如如今高得多，后因水土流失，水面逐步下移，才显出这道岩裂。

我们只求赶紧离开冰冷的井水，见有出路，直如见了救命稻草，扯着大烟碟儿泅渡进去，岩裂下面极宽，水面上的间隙却仅能容拳，前行五六米，进了一个洞穴。此时手电筒不亮了，我们眼前什么也看不到了，摸着黑爬上岩石，三人身上都冷得打颤，脱下衣服裤子拧掉水，这湿衣服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穿。大烟碟儿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光着腚蹲在地上到处摸烟，想要抽根“压惊烟”，可纸烟早就泡烂了，只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响簧打火机，我让他抖去水，按了两下还能打出火，怎知刚打出些许亮光，忽然有个人吹了口气，呼地一下就把火苗吹灭了，我们皆是一惊，齐声问道：“谁？”

8

厚脸皮说道：“是我是我，别叫这么大声，咱都光着腚，能不能别给亮儿了，怪让人害臊的。”

我说：“别跟着添乱，要是连你这种二皮脸都臊了，我和碟儿哥的脸还他妈能往哪搁？”

大烟碟儿说：“一丝不挂是不雅，很影响咱仨的正面形象，好在都是爷们儿，这也没外人，有什么不能看的？”他说完话，再次按着了打火机，我们眼前总算有了些许亮光，大烟碟儿一看他那沓子钞票让水浸得稀烂，急得直抖落着手，连声叫苦：“可要了我的命了，艰苦奋斗二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我说：“要不是二皮脸把人家祖庙中的风水井揭开，傻子也不至于在咱身后下黑手。”

厚脸皮说：“我可是比谁都冤，那个傻老赶貌似忠厚，骨子里却是大大的狡猾，偷喝了咱的棺材酒不说，又怕咱们找他算账，设计将咱们引到祖庙里灭口，不是我说你们，这简直是明摆着的事，平时你们哥儿俩一个赛一个，都比犹太人还精明，愣看不出来？还让我替傻子背这么大的黑锅？”

大烟碟儿身上冷得瑟瑟发抖，哆嗦着抱怨道：“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困在这个黑灯瞎火的地洞里，冻不死也能把人饿死。”

厚脸皮道：“我可不是怕死的人，怕的是死不了活受罪，受完罪还得死，那才真叫倒霉，更倒霉的是死后都没人给咱收尸，尸首扔在这让蛇鼠啃噬。”

大烟碟儿惊道：“啊？你说有蛇有耗子？”

厚脸皮道：“有没有蛇我说不准，水鼠可是真有，刚才还从我脚边跑过去一只。”

置身在阴冷的洞穴之中，面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身上脱个溜光，湿漉漉冷飕飕，周围又有水鼠，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冷不防让它们啃一口也是要命，大烟碟儿绝望之余越想越怕，怕是因为不想死，所以他改变主意，不准备坐以待毙了。

我说：“既然飞仙村祖庙下的古井，一直通到山里，定然有路可走，虽不知是死路活路，却总好过留在这里等死，我看行得一步是一步，咬咬牙抗过去，说不定还有生机。”

大烟碟儿道：“言之有理，但凡成大事儿的伟人，全是这路子，明知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厚脸皮说：“那咱就别跟这歇晌了，反正我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挣不着大钱活着也没劲。”

我们三个人说定了，想找路往深处走，只穿了裤头和胶底鞋，湿衣裤打成盘结，斜背在身上，奈何没有光亮，在漆黑的洞穴中寸步难行。

厚脸皮找大烟碟儿要打火机，好在前边照个亮儿，免得看不见路掉进水里。

大烟碟儿说：“别介，你们俩虽然是我兄弟，可我该批评你们还是得批评你们，你说你们俩整天划火柴抽烟的土主儿，哪知道我这打火机啊，这叫丢朋，镀金的，里头带响簧，一打丢儿的一声响，是带得进大饭店能应付大场面的玩意儿，如今我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个值钱的物件了，交谁手里也不放心，还是自己拿着稳妥。”

厚脸皮不信：“至于吗，一个破打火机，我丢两下能丢得坏它？”

大烟碟儿不敢在前边带路，又舍不得把打火机交给厚脸皮，只得想个折中的办法，让我拿着。

我提前告诉他弄丢了我可管不着，说完摸索着洞壁要往前走，发觉手指触到的地方疙里疙瘩，不像岩壁，用铜制响簧打火机的光亮照了照，似乎是隆起的树根，什么树根能扎到地下如此之深，想象不出这得是多大的树，再说之前也没看见飞仙村有那么大的树。

第七章 赤须土龙

我和厚脸皮察觉到情形不对，同时挥起火把，对着那阵阴风的来处打去，火把光影晃动之中，照出半空一张枯蜡般的死人脸，那面容有如枯蜡的僵尸，脸皮是赤红色，眼窝塌陷，口中啾啾有声，比夜猫子叫得还要难听，脖子很长，在半空鼓翼盘旋，带起阵阵阴风。

1

相传女娲伏羲时有赤须树，这虬龙般起伏的树根，色泽赤红如血，即使不是传说中的赤须树，它也足够古老，在山岭下盘根错节，大部分已经枯死，有少半仍在生长，它将山脉中的地气水土都吸尽了，以至于飞仙村水土流失严重，无法再耕田种庄稼，山上鸟兽绝迹，明朝末年山崩地裂，没准正是树根在里面拱塌了山壁所致。

大烟碟儿道：“周老头好像说过，阴阳端公周遇吉将飞仙村造在此地，是为了镇住通天岭中的土龙，当是我就没琢磨过来，什么是土龙，以为是龙脉之类，现在一看，土龙也许是指这些树根啊。”

厚脸皮说：“那老头跟他祖宗周遇吉一样喜欢装神弄鬼，树跟不说树跟，却说什么土龙。”

我说：“风水形势中的龙，从来不是腾云驾雾的飞龙，单指山中龙脉，龙脉中定有龙气，正是由于通天岭有龙气，才让一部分树根生长不死，以我的理解，说白了那就是地气，是地下的活动能量，并不完全属于迷信观念，比如这拱裂山岭的粗大树根，用土龙形容也不算唬人。”

厚脸皮不关心什么土龙，他说：“如果通天岭中有汉代诸侯王墓，咱摸进去掏出几件陪葬的宝物出来，也不枉折腾这么一场。”

我用打火机照在厚脸皮面前说：“你也不瞧瞧你现在什么样。”

厚脸皮说：“瞧什么瞧，爷们儿光膀子不算黄色。”

我说：“你是捏着空拳说梦话，当汉墓是纸糊的？何况通天岭中未必有汉代诸侯王墓，我看飞仙村的布局，还有周老头提到的传说，从里到外透着诡异凶险，眼下是活命要紧，取宝发财的念头得先往后放放了。”

大烟碟儿连连点头：“万一这次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么要钱，要么要命，那还是得要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们三个人光着膀子，一边说话壮胆，一边在洞穴中摸索而行，手

里只有一个打火机，走两步照一下，黑暗中连大致方向都无法辨别，也不知道打火机中的气体还能维持多久，顺这地势走出几十步，洞穴中有口大棺材，半陷在一条枯死的树根里。

厚脸皮上前去推棺盖，他咬牙瞪眼使了半天劲，棺板纹丝不动，好像那死人在里头拽着。

大烟碟儿摸出是石棺，外边覆盖着一层枯苔，伸手抹了几下，显出大片的浮雕图案。

我拢着打火机以防让风吹灭，凑到近处打量，见棺盖上的图案层次分明，内容是一位顶盔贯甲的军官，骑在马上弯弓搭箭，射死了一头猛虎，旁边有一只猿猴作揖下拜，以前听说阴阳端公周遇吉，行至山中遇到一只长臂老猿，那老猿似通人性，拜在马前，将周遇吉引到一处深谷中，深山穷之地不知从哪跑来一头恶虎，时常咬死老猿的猴子猴孙，周遇吉用弓箭射死猛虎，那老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指点周遇吉观看古人遗刻在绝壁上的天书，由此通晓阴阳异术，浮雕在棺盖上的图案，正是阴阳端公周遇吉射虎得天书的经过，显然是飞仙村主人周遇吉的棺材。

这时打火机的火苗仅剩黄豆大小，眼看不能再用，我瞥见石棺旁边有两个凸台，轮廓像是灯盏，刮去积在上面的泥土，下边有鱼膏灯油，我让那两个人过来，先在附近扯来些干枯的古树藤茎，再缠到木枝上涂抹鱼膏，那鱼膏不怕潮湿，用打火机点上就是火把，绑了两根火把点起来，眼前亮堂多了，我却比刚才摸黑看不见的时候更为不安，暗想：“为什么以飞仙村的层层壁垒尚且不够，阴阳端公周遇吉死后还要用棺材挡住这个洞穴？”

2

厚脸皮恨极了飞仙村八卦堡里的人，在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用力去砸半陷在树根里的棺材。

大烟碟儿刚从我手中要回打火机，扭头见厚脸皮的举动骇异至极，忙道：“你可别把事情做绝了，不打算收村里的东西了？何况阴阳端公周遇吉生前能够策神使鬼，他的后人至今香火不绝，怕是惊动不得，我等要想活着出去，还得求他护佑。”

厚脸皮不服，说道：“甭管周遇吉有多大本事，他不是也吹灯拔蜡了？再说凭什么只许村堡里的人在咱们身后下黑脚，却不许咱们对这棺材下黑手，我看咱就该跟他们黑对黑，看谁黑。”说着继续砸那棺材，可周遇吉的棺材石板坚厚，他使劲砸了几下也没砸开，棺下树根里却冒出浑浊的黄水。

棺材下的泥水不停涌出，一转眼就把连接井底的通道淹没了，大烟碟儿惊道：“哪来的这么多水？”

我也同样吃惊，借着火把一照，发现周遇吉的棺材形状怪异，忙对大烟碟儿和厚脸皮说：“这棺材不能动，它钉死了通天岭的龙脉。”

那俩人一听都是一怔：“棺材钉死了山里的龙脉，是什么意思？”

我说：“上宽下窄的棺材叫斩龙钉，通天岭里有赤须树的根，这树根即是龙脉，5.(九)②它向外生长，以至于在明朝末年引发山崩地裂，窟子军造的飞仙村，正好压住了这条龙脉，周遇吉的棺材则钉死龙脉，并且堵住了暗泉，使赤须树的根部逐渐枯死，所以通天岭至今没有再度崩裂。”

厚脸皮说：“通天岭这座大山崩裂与否，跟统领窟子军的周遇吉有什么相干？”

我说：“当年山崩地裂，村民们曾看到飞僵出没，至今也没人说得清那是怎么回事，周遇吉钉死了通天岭龙脉，想必也与此有关。”

大烟碟儿说：“你的意思是……山里还有飞僵？”

我说：“这我可不知道，总之别动周遇吉的棺材为好。”

大烟碟儿说：“对，保命要紧，要不行，咱就别往山里走了……”他有心打退堂鼓，可来路已经让暗泉淹没，眼见积水越升越高，继续留在这个地势狭窄的洞穴中，也绝非可行之策，急得他在原地红着眼转磨，无意中看到洞穴尽头塞满了条石，可能早年间树根还没枯死，堵塞山洞的条石有些地方脱落松动，足能容人爬进去，看这方位，多半是可以进入通天岭山腹。

自明朝末年山裂闭合以来，通天岭附近没人见过飞僵，所以前边也未必有活路，我们却顾不了这许多，手持火把绕过周遇吉的棺材，爬进填塞着条石的洞口，火把一直未灭，说明深处有风，至此我们都不再相信通天岭中有汉墓了，可也想不出那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又有什么东西。

大烟碟儿道：“我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咱们掉进飞仙村古井的遭遇，真有几分井中天的意思。”

厚脸皮道：“这话我听过，下半句是什么来着，井底的蛤蟆？”

我说：“井中天是老年间的传说了，却不是坐井观天，相传以前有位樵夫掉落古井，命大没摔死，爬又爬不上去，意外摸到那井底有条岩缝，走进去七绕八怪，不知行出多少里，竟走进了一个青峰环抱鸟语花

香的所在，在其中遇到仙人，得了仙药，这个民间传说叫井中天。”

厚脸皮恍然道：“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咱哥儿仨掉进村堡祖庙下的古井，也在洞穴里摸黑走出多半里了，要不顺几件值钱的东西出去，都对不起掉井里这一回。”

三个人说着话，已爬进了通天岭山腹，地势豁然开阔，我站起身看看四周，枯死的赤须树根蜿蜒似蛇，洞中尘土久积，到处挂满了苍苔，仰望高处有暗淡的光线，像是天光漏下。大烟碟儿以为通天岭山壁上有裂隙，他犯了烟瘾，急着出去找烟抽，攀藤付葛往上爬。我怕他一失足掉下去，招呼厚脸皮紧紧跟在他后边，我心里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也说不清哪里古怪。大烟碟儿见我迟疑，催促道：“胜利兄弟，咱们命不该绝，通天岭的山壁有裂缝，肯定能爬出去。”我说：“不对，此刻是深更半夜，怎么会有天光漏进山腹？”

3

大烟碟儿一听也呆了，时间是不对，跟傻子到飞仙村祖庙的时候，天才刚黑，从我们掉落井下，再一路走到通天岭，算来还是半夜，离天亮尚早。

我看洞穴高处像是阴森的白色光雾，可周围实在太黑，又有许多粗如抱柱的古树根须遮挡，站在原地分辨不出那是什么。

厚脸皮说：“夜里有月光啊，反正山窟窿里不会平白无故那么亮，眼看快到顶了，再原路回去不成？”

我和大烟碟儿一想也对，既然走到这一步了，不妨大着胆子过去瞧瞧。

通天岭山腹中是枯死的赤须树根，树洞外侧是山壁，几百条粗得惊人的树根，在洞窟中绕壁垂下，我们踩着树皮上深厚的苍苔，迂回攀向高处，身上让树枝刮得全是血道子，厚脸皮无意中蹭掉了一块枯苔，露出洞壁上的岩画，依稀是排列成队的人形纹，人物线条简陋，奇怪的是那些人头上多出一只眼，头顶皆有纵目，附近还有些陶土残片，陶片上同样有三眼人的形象。

大烟碟儿称奇不已：“通天岭洞穴中的岩画和陶土片子，可比明末飞仙村的年头古老多了。”

厚脸皮说：“明朝末年到如今……那还不算古老？”

大烟碟儿说：“两三百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我看通天岭中这些三眼人岩画，不下两千年。”

厚脸皮说：“那个年头有三只眼的人？”

我摇头道：“什么年头也没有，从来都是一鼻子俩眼的俗人，除非是马王爷和二郎神。”

大烟碟儿突然一拍自己的脑袋，说道：“哎呦，你们猜我想起什么来了？”

我说：“你那脑袋也没长在我身上，我怎知你又想到了什么。”

大烟碟儿说：“我看陶土片上全是三只眼的人，又是在通天岭这个地方，突然想起了晋国灭仇尤的事，仇尤你们知道不知道？也叫仇首，那是中原边上的戎狄之国，我以前见过仇尤的陶器和玉片，上边全是三眼人，仇尤人都在额前刺一纵目，通天岭山洞中的岩画，也许是他们留下的东西。”

厚脸皮挠头道：“仇尤人……真没听过，现如今还有吗？”

大烟碟儿说：“早让晋国灭了，两千年前晋国欲灭仇尤，苦于深山险阻，大军进不去，便铸造了一尊青铜巨钟，谎称送给仇尤国君，仇尤国君闻讯大喜，命人修路迎接青铜巨钟，等到路修通的那一天，晋国军队立刻进山灭掉了仇尤。”

我寻思：“大烟碟儿在古董行里混迹多年，吃这碗饭没些见识不行，即便晋灭仇尤之事说得不准，想必这也是个近似仇尤，并早已消亡的古国，通天岭或许曾是仇尤人的大坟，要不怎么有这么多陶土片和岩画，可没看见有骸骨，都在洞底下不成？”想到这，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火把只能照到几步开外，通天岭山腹中的洞穴太大，哪里看得到底。

大烟碟儿说：“没看见死尸也没什么奇怪，就算山洞里有棺木尸骨，到如今早都化为泥土了。”

我想他这话说得也有些道理，心中打着鼓再往前走，发现洞窟里的陶土残片为数不少，可以看出各呈人兽之形，器形古朴凝重，能够辨别出的人形纹，大多为三目，这么多陪葬用的陶瓦，以及洞中的岩画，无不说明通天岭是座古坟，明朝末年出现的飞僵是坟中古尸所变？尸变又是否与通天岭中枯死的赤须树有关系？

厚脸皮问大烟碟儿：“山里的飞僵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能飞的死人？”

大烟碟儿说：“在以前的迷信传说里，坟中僵尸年久为妖，能够吞吐云气，来去如风，那就是变成飞僵了，也只有那些愚昧的乡下人才会当

真，你哥哥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可没见过有什么山妖土鬼……”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忽然一阵带着尸臭的阴风凭空吹来，火把险些灭掉，好像有个东西从漆黑的洞中飞下来，大烟碟儿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惊呼道：“通天岭中的飞僵！”

4

我和厚脸皮察觉到情形不对，同时挥起火把，对着那阵阴风的来处打去，火把光影晃动之中，照出半空一张枯蜡般的死人脸，那面容有如枯蜡的僵尸，脸皮是赤红色，眼窝塌陷，口中啾啾有声，比夜猫子叫得还要难听，脖子很长，在半空鼓翼盘旋，带起阵阵阴风。

我们之前虽然听周老头说飞仙村的由来，却还以为当年山民们看见的是什么幽擒怪鸟，凭我们的所见所识，世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飞僵，以往盗墓贼们提到僵尸，大多出在黄河以北水深土厚的所在，那也不是行尸，只是由于土厚，埋在坟中的死人多年不腐，毛发指甲甚至还在继续生长，开棺挖坟时见到实是可惊可骇，这是确有其事，行尸则谓之走影，那是说的人多见的人少，到底有没有也不好说，故老相传，上百年的行尸叫魑，千年为狷，魑生白毛或黑毛，狷生金毛，只有佛祖才能降压金毛狷，飞僵更是自古罕有，正如大烟碟儿所言，那都是早年间的迷信传说，岂能当真，好比古人看见月蚀，便说是天狗吃月亮，实际是当时之人见识不够罢了，山民们看到栖息在深山里的大鸟，没准就当成飞僵了，可没想到会在通天岭山洞中遇上飞僵，我们仨几乎看得呆了，顾不得再去想为什么僵尸能飞，挥动火把乱打了几下，挣扎着往洞顶有光的地方奔逃，指望那里有条活路，能够逃出通天岭。

别看大烟碟儿平时夸夸其谈总有话说，遇上事儿他胆子比谁都小，此时只顾逃命，恨不能多长两条腿，也忘了洞中地形崎岖，又有很多苍苔枯藤，一脚绊倒，撞得他满嘴是血，门牙也掉了两颗。

山洞中的飞僵惧怕火光，一时不敢欺近，我伸出一条胳膊架起大烟碟儿，另一只手挥动火把，那火把快烧尽了，轮起来被一股怪力攥住，带得我一个踉跄滚下树根，我放开火把，抓住树根边缘，大烟碟儿吓懵了，哪还顾得到我，让我没想到的是厚脸皮还真仗义，跑回两步将我揪上了树根，我拽着腿肚子发软的大烟碟儿，跟着厚脸皮奋力爬到洞穴最高处，通天岭中这个山洞，里层是枯死的树根，外侧有厚达百米的山壁，在洞底能看到上边有亮光，爬上来才发现不是天光漏下，洞顶都是一团团白色灯笼般的物事，发着暗淡的荧光，我们三个人膛目结舌，都想问：“那是什么？”

此时厚脸皮手中的火把也快烧完了，阴风骤起，飞僵又来扑人，借着洞顶荧光，可以隐约看到逼近的飞僵至少有三五个，活像树洞中生出的蜻蜓。大烟碟儿胆都吓破了，抱着头趴在地上全身发抖，不住口地念佛祖保佑。我不甘心束手待毙，奈何光着身子，手无寸铁，仓促之际脱下两只胶底鞋，抬手对着扑下来的飞僵扔过去。厚脸皮向来好勇斗狠，此刻情急拼命，举起火把迎头戳去，托地一声，狠狠戳在当先的僵尸脸上。那飞僵一声尖叫，返身逃到一旁。厚脸皮却是用力过猛，火把顺势戳进一个白色灯笼形的东西上，那层东西像是茧丝，干燥脆韧，遇火即燃，洞顶的茧和枯树根迅速烧成了一片。

霎时间烟腾火炙，有几个僵尸躲避不及，让熊熊大火烧到，如同飞蛾触火，顿时变成乌黑的火球，翻滚挣扎中坠落洞底，眼瞅着四周陷入了一片火海，我们三个人在烈焰升腾的洞穴顶部没处躲没处藏，受到烈焰逼迫，只觉头发都要跟着起火，不得不上窜下跳，一个个口干唇裂，全身冒出黑油，我们三人心生绝望：“困在通天岭山洞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转眼就变成吊炉烤鸭了！”

5

命在顷刻之际，洞顶忽然出现一道亮光，有个身材胖大的汉子，顺着—根长绳下到洞中，正是先前将我们推进祖庙古井的傻子，他二话不说，将大烟碟儿夹在胳膊窝下攀绳而上，身手矫捷，不让山中猿猴。

我和厚脸皮在走投无路之际见来了救星，也顾不得再跟傻子算旧账，立即跟在傻子后面攀绳爬出山洞，通天岭中枯死的赤须树着起大火，使周围的岩层纷纷崩塌，火势蔓延到了深处，我们爬到山顶之时天将破晓，山风冷飕飕的，周老头也在山上，是他带着傻子把我们救了出来，我们三人见了周老头和傻子，不禁恼火，但没有寸缕遮身，样子狼狈已极，有什么话也只好等到返回村堡再说。

傻子背了周老头，带路走下通天岭，引着我们再次进了飞仙村八卦堡，他挑来水让我们清洗泥污伤口，又找了几件旧衣服给我们换上，来到周老头屋中，他才跟我们说明来龙去脉，原来这通天岭里有赤须树，龙气极盛，埋下尸身可以千年不朽，是块风水宝地，春秋战国时曾是仇尤人的古坟，赤须树根里有赤须虫，被仇尤人称为土龙，奉若神明，据说此虫在僵尸身上吐丝做茧，那些死人被这层茧裹住，许多年后便会复苏活转，到晋国灭掉仇尤，这个秘密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直至明朝末年，通天岭山崩地裂，有当年的僵尸从山口飞出，恰好阴阳端公周遇吉路过此地，看出那飞僵不是死人复生，而是土龙借死人做茧生出幼虫，放出来遗祸无穷，周遇吉有心除掉通天岭中的土龙，奈何洞中有水进不

去，也没法用火攻，只得带窟子军造八卦村堡，挡住了裂开的山口，又命后人把他死后装在棺材里钉住龙脉，等到山中暗泉枯竭，赤须树彻底死掉，再进去放火烧尽土龙的虫茧，永绝后患。

昨天周老头贪杯喝得烂醉，等醒过来发现到飞仙村投宿的三个人都不见了，背包却还扔在屋里，他怕外来的人不识路径，困在飞仙村里出事，赶紧找来傻子问是怎么回事，傻子比划着告诉周老头，那仨人揭开祖庙的风水井，飞仙村八卦堡留有祖训，村中的风水井不能随意触动，傻子急了，一脚一个，把三人踹到了井里。周老头大惊失色，怕是要出人命，他让傻子下到井底察看，也没见到尸首，又看井水上涨，推断那三个人进了通天岭，忙到岭上打开封闭两百多年的洞口，紧要关头把人救了出来，多亏这些年通天岭地气散尽，树根里的土龙都已枯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厚脸皮一听这话不干了：“我们招谁惹谁了，谁也没招谁也没惹，平白无故让傻子踹进井里，要不是命大，我们这三条汉子早归位了，这么大的事，几句话就想对付过去？”

周老头说：“我们一直守着村堡里的祖庙，就是要等通天岭里的赤须树枯死，可这么多年没也有人敢进去看个究竟，三位壮士误打误撞进了山洞，一把火烧尽了土龙和尸茧，这也是冥冥中有先祖圣灵护佑，咱飞仙村的人都该感谢你们才是。”

大烟碟儿说：“有这份心意就好，实话不瞒您说，我们哥儿仨是收古董的贩子，出来一趟不容易，这次不但半路上翻了车，如今连裤衩都搭进去了，既然帮了村里这么大的忙，您总不能忍心让我们空手回去，我寻思您这村里有没有什么传辈儿的东西，您好歹匀出来几件，我先瞧瞧，只要是好东西，我一定按行市给钱，绝不亏您。”

周老头说：“我们飞仙村虽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但僻处深山，哪有什么东西能入得了三位的法眼，以前倒是有些祖辈传下的古物，可度荒年那阵子，都搬去换粮食了。”

我们听周老头说村堡里的古物都在度荒时换了粮食，看他为人忠厚，所言当是实情，不免有些失望。大烟碟儿不死心，问道：“村堡中的盘龙沉香椅还在不在？”周老头说那把蟠龙沉香椅也没了，这样好不好，你们三个人在村堡里看看，除了祖庙里的东西，别的看上什么都可以拿去一件，也不用给钱，算是我答谢你们了。

我自打进了周老头这间屋子，就看到墙角有个长方形瓷兽，那兽头圆尾圆，四爪蜷曲，放在角落里脏兮兮的毫不起眼，但我似乎在哪见过

这东西，指着墙角问周老头：“那是个什么东西？”周老头愣了一愣，答道：“是个枕头。”

6

我一想不错，是枕头，契丹女尸古墓中也有个兽形伏虎枕，兽形与这瓷枕相近，难怪看起来眼熟。

周老头让傻子把瓷枕取到桌上，用湿布抹去尘土污垢，枕头四周呈现出细密的彩绘图案。

厚脸皮对此一窍不通，他问我：“枕头无非是用来睡觉，做成兽形有什么用？”

我说：“早年间人们迷信，以为噩梦夜惊皆与鬼怪有关，兽枕能吓退邪祟，让人睡得安稳。”

大烟碟儿连声称奇：“这枕头有点儿意思，每一侧都画着三个奇梦，你们瞧，这是庄子梦蝴蝶，这是李白梦游天姥山，这是唐明皇梦游广寒宫，这是赵简子梦游钧天，这是秦始皇梦中斗海神，还有临川四梦，牡丹亭、邯郸梦、南柯梦、紫钗记……”

周老头说：“此枕叫阴阳枕，枕头上画有十梦图，是古往今来最有名的十个奇梦，其中暗合佛道玄理禅机，比如庄子的蝴蝶梦，那是比喻真幻难辨，邯郸梦中卢生到客店投宿，等着店小二为他煮黄粱米饭，卢生等着等着睡着了，在梦中经历了荣华富贵生离死别，一觉醒来发现黄粱米饭也还没熟，从而看破生死，悟道成仙。”

大烟碟儿在黑市上倒腾古董多年，他买卖做得不大，见过的东西却是不少，宋代以来，瓷枕在民间很常见，土窑名窑的都有，不过这样的阴阳枕还是初见，以往连听都没听过，他推断年代是明朝后期的东西，因为十梦图中的临川四梦，是到明代才出现，兽形瓷枕虽是明朝末年的土窑烧造，但是质地并不逊于名窑，上边还有精美无比的十梦图，怎么想也是奇货可居，他抱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了，问周老头这瓷枕的由来，是祖辈传下来的，还是在山里挖出来的？

周老头说：“十梦图枕头是飞仙村祖辈所留，当年阴阳端公周遇吉擅于勘解奇梦，因此留下这么一个阴阳枕，别看它残旧，又不是名窑器物，可世上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了，你们要是不嫌弃，尽管拿了这瓷枕去。”

大烟碟儿犹豫不决：“飞仙村里没有比这枕头更好的东西了？”

阴阳枕上的十梦图典故，厚脸皮半个都没听过，我也只知道一少

半，在旁边干瞪眼插不上话，但我听周老头说了一阵，看瓷枕两端分别是兽头兽尾，顶部和两侧各有三个梦，共是九梦，还有一个梦可能画在阴阳枕底部，除了庄子梦、天姥山、广寒宫、钧天梦、海神梦、以及临川四梦之外，那第十个梦周老头提都没提，又隐在枕头底下，显得颇不寻常，我让大烟碟儿将枕头翻转过来，但见枕头底部是一座城池，房舍俨然，却不见一人，再仔细看，鱼游城关，舟行塔尖，竟是座沉在湖底的大城，那湖底还有一座宫殿，但不在城里，殿前石人石马对峙而立，神道前有赑屃驮碑，似乎是处皇陵。

厚脸皮问大烟碟儿：“老大，你说这是个什么梦？”

大烟碟儿瞪着眼看了半天，一脸诧异：“这个……没见过……哪里会有水下皇陵？”

我也没听说什么地方有整座城沉到湖底，那得淹死多少人，湖下有皇陵更是闻所未闻。

周老头说：“此湖当真是有，根据我们飞仙村祖辈传下的说法，这是阴阳端公生前梦到的湖陷之灾。”

7

我说：“周老您能不能给讲讲，这是怎么个由来，真有整座城沉到湖底的事？”

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也说：“对，我们愿闻其详。”

周老头道：“说来话长，你们从通天岭逃出来，饭也没吃，想必饿得狠了，我先弄点吃的，咱们边吃边说。”说完他去做了几碗烩面，傻子也跟我们一同吃饭，几个人围坐着，听他说起经过。

周老头说明朝末年，周遇吉还当着朝廷命官，没隐居到飞仙村的时候，带兵在泗州城驻防，淮水流域的泗州城，位于洪泽湖一带，当年的湖没有如今这么大，地势是九岗十八洼，山多水多，泗州城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屡次遭受倭寇侵袭，所以泗州城墙造得极为坚固，阴阳端公周遇吉率部驻防泗州之时，曾得一惊梦，梦到黄淮两龙相斗，致使水漫泗州，城池房屋沦为巨浸，军民人等葬身鱼腹，上奏朝廷恳请迁动泗州军民，以避天劫。

朝中奸臣当道，闭塞圣听，上边根本无人理会，泗州城的军民人等也不相信，周遇吉被迫辞官，他到飞仙村隐居前，踏遍黄淮流域，得知陷湖之劫，皆因熊耳山有座古墓，触动了龙脉，致使黄河夺淮，泗州城近年必有大灾，将他的陷湖之梦的凶兆记在瓷枕上，后来果验其言，明

朝末年是没出事，到了清朝，黄河南支泛滥成灾，夺淮河入海，持续下了十几天暴雨，洪水滚滚而来，地面陷落成湖，可怜泗州全城军民，尽数葬身鱼腹，城关房屋沦为蛟窟鼯穴。

洪泽湖顾名思义，是大水泛滥变成的湖泽，多处湖面受黄淮泛滥影响而连成一片，湖底不止有泗州城，还淹过明朝皇帝的祖陵，周遇吉有心率领窟子军盗挖熊耳山古墓，奈何天时不对，未能得手，那时候又要造村堡压住通天岭的土龙，盗墓的事只好先搁下了，阴阳端公周遇吉去世之后，流寇四起，天下动荡，他的后人只能守着村堡，无力再去盗挖熊耳山古墓。

我们越听越奇，原来周遇吉统率的窟子军，也做盗墓这等勾当，想此人称为阴阳端公，那是何等本事，麾下又有窟子军，挖座汉墓还不容易，为何没有得手？熊耳山古墓也在豫西通天岭？

周老头说：“熊耳山古墓我所知实在不多，仅知那地方也在豫西，却不是伏牛山通天岭，而是在熊耳山草鞋岭，听村堡中老辈儿人所言，熊耳山草鞋岭下有巨冢，埋着金俑玉棺，也不知那墓主人究竟是谁，各种各样的传说很多，哪个也不可信，相传此墓自西汉已有，无异于一座地下宫殿，可能是某位诸侯王的陵寝，许多年前，山洪暴发，在崇山峻岭间形成了一片湖泽，地宫就此淹没于湖下，随着湖水涨落变化，每到百年不遇的大旱之时，那古冢会在湖面上会露出一截，民间称其为仙墩，所以这个湖就叫仙墩湖，当年阴阳端公周遇吉的窟子军，想盗挖熊耳山古墓，但仙墩湖水面开阔，湖水又深，窟子军只擅长挖掘地道，对湖下的古墓却没什么办法，也只得做罢，熊耳山古墓的地势图至今还藏在阴阳枕中，可过了几百年，如今的地貌已经与明朝末年大不相同，黄河水患也已平息，再取出来也没了用处。”

我听到这心中一凛，暗想：“辽墓壁画中的噩梦里也有玉棺金俑，难道应在这熊耳山地宫？”

大烟碟儿听完周老头所说的熊耳山古墓，立时起了贪念，他对周老头道：“我们在屋里一眼打上这个阴阳枕，也是跟这东西有缘，我们就要这个枕头了，咱是一回生二回熟，您等我这趟回去挣了钱，再回来好好报答您，村堡里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您可得给我们留住了。”

我们在村堡中住了两天，真是收不着什么东西了，只得告辞离开，临走的时候，周老头让傻子把我们带到公路上，我背包里还有些钱能当做路费，这趟出来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大烟碟儿身上只剩他的宝贝打火机，到头来收了这么个明代枕头，对于它能值多少钱，谁心里也是没底，厚脸皮的车报废了没地方混饭，他和我吃住都在大烟碟儿家，枕头

却一直没能出手，也是没遇上识货的主儿，大烟碟儿不住叫苦：“实话实说吧，我实在架不住你们哥儿俩整天在我这白吃白喝，咱有辙想去，没辙死去，事出无奈，逼到这个份上了，不盗取熊耳山古墓中的玉棺金俑可活不下去了。”

8

这天，大烟碟儿把我和厚脸皮带到一家生意冷清的涮肉馆，点了个锅子，摆上几盘肉片菜蔬。

我们好几天没开荤，在大烟碟儿家整天的麻酱拌面条，见了火锅口水直往下流。

厚脸皮说：“什么意思这是？中央可是三令五申，一再强调不许以工作为借口大吃大喝，我在部队混那么多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最恨……就是……腐化堕落……”他边说边夹着刚烫熟的肉片往嘴里送，吃上东西就顾不上再说别的了。

我看大烟碟儿一直划火柴抽烟，问他：“碟儿哥，你把打火机卖了请我们吃锅子？”

大烟碟儿说：“唉，我一想啊，要穷就干脆就穷到底吧，烟都抽不起了，还留着打火机做什么，索性卖了让兄弟们吃顿好的，以前真没想过贫困俩字什么意思，现在想明白了，先贫而后困，人让贫穷给困住无从施展，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你要是没钱，连狗都瞧不起你。”

我知道大烟碟的打火机得来不易，是他的命根子，前不久在通天岭遇险逃命时，连裤衩都跑掉了，他那个打火机也没舍得扔，此时听他说把打火机卖掉了请我们吃火锅，心里挺不好受，劝他说：“人生在世，难保没个起落，咱们不会总这么倒霉，等我哪天混好了，我一定给你寻个更好的打火机。”

大烟碟儿道：“得嘞，兄弟你能有这份心，那就比什么都好，只怕你哥哥我等不到那天了，其实吧，自从听周老头说过熊耳山古墓，我就觉得那是条财路，咱小打小闹地折腾下去，终究发不了大财，想尽快捞到钱，还是得盗挖古墓，我多方打听，得到不少关于那古墓地宫中有玉棺金俑的传闻，也已确认如今还有仙墩湖这个地方，1965年黄河有了三门峡水库，仙墩湖的水源枯竭，水位比早年间低得多了，正可下手。”

厚脸皮想都没想就说好，他恨不能当天就去盗墓取宝，以他的脾气秉性，生姜到手都要捏出汁儿来，李天王从他门口也要留下甲仗，档次上去容易下来难，从通天岭回来，已经不甘心开车跑运输挣那几个小钱，即知豫西熊耳山有古墓，不想去就不是他厚脸皮了。

我说：“可没有这么容易，出门的路费都凑不齐，怎么去盗墓？我看还是先给那枕头寻个买主儿才是正事，听说最近南城鬼市上有不少老外来逛，这帮八国联军的重子重孙，现今又回来挖咱社会主义墙角了，那些洋鬼子最喜欢古董，也舍得出钱，我顶恨这帮鬼子，不如让我明天抱着阴阳枕过去转一圈，蒙上一个是一个。”

厚脸皮道：“要说蒙人，那也是我的强项，蒙老外这种为国争光扬眉吐气的事你算我一个，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大烟碟儿说：“那才能蒙出几个钱来，咱哥儿仁要脑子有脑子，要本事有本事，除了经常倒霉走背字儿，也不比别人少什么，得对自己有点要求不是？”

我自嘲道：“如若比赛倒霉，咱仨或许能在杠房胡同拿个名次，本事却是不值一提。”

大烟碟儿说：“怎么没本事，谁不知道兄弟你是瞎老义瞎爷的传人，盗墓取宝的勾当谁还比你在行？我都打听明白了，关于熊耳山那座古墓的传说，谁知道的也不如瞎爷多，瞎爷能没告诉过你？咱是一条命的兄弟啊，事到如今你还要瞒着我们不成？”

我那天多喝了几瓶啤酒，话赶话说到这，也不得不给大烟碟儿说个明白，其实瞎老义在盗墓行中普普通通，算不上什么厉害角色，可在他的上一辈人中，却真有几位惊天动地的人物，另外先前在村堡中听周老头说到熊耳山古墓，地宫中有玉棺金俑，这与我在辽墓壁画中见到的情形十分相似，过后我又想到当年听瞎老义提起黄河上下有这么一个古墓，多半也是指熊耳山地宫，至于瞎老义如何得知，这话说起来可远了，也着实惊心动魄，你们坐住了，听我说一说。

第八章 洛阳古冢

前清时文臣武将的棺材摆法有讲究，文官头朝西脚朝东，武将头朝北脚朝南，从坟包子的高度，推算坟坑的深度，瞅准了方位，四个人一同动手，撬开正殿地面的砖石，快手冯掏土的本事无人可及，不到两袋烟的功夫，已经把盗洞挖进了坟中。

1

瞎老义认识天津卫城门口摆摊儿算卦的一位道人，那老道姓催，人们以催老道呼之，解放前挑个幌子号称“铁嘴霸王活子牙”，当地人大多知道“催老道算卦——十卦九不准”，他那套全是江湖上蒙人的手段，通常只能骗外地人，很多时候算卦赚不着钱，他就靠说评书糊口，尤以《精忠岳飞传》说得最好，可也没到茶馆里说书艺人的水平，纯是顺口胡编，讲到哪算哪。

有些上岁数的人提起催老道，却说此人深不可测，有真本事，催老道自身的离奇经历，比评书里的包袱还勾人腮帮子，就是从年初一说到年三十儿，也说不尽那许多。

民国初年，催老道在南门口算卦说书，赶上年景不好，赚的钱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他要用真本事，也能赚着钱，可不敢用，福浅命薄担不住，不用还好，一用准倒霉。

这天来了个赚钱的活儿，怎么回事呢，原来有姓杜的兄弟三人念书人，家境中等，老大老二和老三全是瘸子，并且都是右腿瘸，老大走路时右腿画圈，老二跛的厉害，要拿右脚尖点地才能走，老三右腿拖地，整天拖着腿走，二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在旧社会二十来岁不结婚可算晚了，要说条件还不错，但是因为腿脚不好给耽误了，哥仨心气儿特别高，立下誓愿，长得不好的姑娘不行，姑娘长得好，不是大家闺秀，家里没钱没势的也不行。

凭这三位这样的条件，非要娶三个家财万贯的西施回来，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拖着，三兄弟最近瞧上一家，城里高财主家正好有三个闺女，刚到该出阁的年纪，模样长得也俊秀，知书达理，关键是高财主是大户人家，家里有的是钱，怎么寻思怎么觉得合适，哥儿仨听说高家也正物色女婿，赶紧来求催老道去帮忙上门游说，按说提亲这种事儿得找媒婆才对，可兄弟三人腿瘸得厉害，哪个媒婆见了都摇头，劝他们趁早别痴心妄想了，仨瘸子一合计：“咱得上南门口找催老道，道长出马没有

办不成的事。”

催老道号称铁嘴霸王，算卦算得准，其实说好事向来不准，说坏事一说一个准，称作“黑嘴霸王”还差不多，还有个绰号是“活子牙”，子牙是谁？助武王伐纣，斩将封神开周八百年的太公姜尚姜子牙，您想他有姜子牙这么大的本事，去高财主家说媒提亲算得了什么，一看这仨瘸子给了不少钱，催老道见钱眼开，打包票说：“三位尽管放心，贫道就等着喝三位的喜酒了。”

催老道平日里专靠蒙人吃饭，惯会说话，做这行当面嫩口薄，压不住人也不行，他穿着道袍留着胡须，言谈举止有模有样，江湖上那些迷信的勾当全都懂，谈起婚姻来也是一套一套的，他摇头晃脑地掐指推算，嘴里念念有词：“鸡猴不到头，白马犯青牛，天龙冲地兔，虎蛇如刀钺，羊鼠一旦休……”

反正催老道这些话，大多是说给贩夫走卒听的，说深了那些人也不明白，高财主为人十分迷信，当时让催老道拿话唬住了，以为这兄弟三人真是青年才俊，生辰八字跟自家三个闺女配得也好，今后必定富贵无限。

稳妥起见，高财主还是提出来自己要先见见这三个人，毕竟是口说无凭，催老道早有安排，双方约好见面在一块喝茶，他跟那哥儿仨一大早就提前到了，等高财主来到一同起身行礼，然后坐下叙话，各自说说家里的情况，整个过程一步没走，高财主见这兄弟三个谈吐有度，长得也是一表人才，稳稳当当的一点都不轻浮，心里挺高兴，还备份厚礼谢了催老道。

旧社会谈婚论嫁说麻烦真麻烦，说简单也简单，经过催老道花言巧语从中穿针引线，很快定好了亲事，择良辰吉日成婚，新娘子过门之前根本见不着新郎官，等过了门，生米也就煮成熟饭了，再后悔可来不及，但是恰好拜堂之后没两天是高财主的寿诞，新姑爷要去拜见岳父岳母，这可怎么办，催老道眼珠子一转，又给哥仨出了个损招。

贺寿那天，三兄弟骑马到了高家，高财主带着众亲朋到门前迎接三个贵婿，哥仨见老丈人亲自迎出来了，赶紧甩瘸腿下马，可谁也不敢迈步，一迈步就露馅了，按催老道的吩咐，大哥先冲高财主一拱手：“岳父老泰山在上，先受小婿一拜，今天是您老的寿诞吉日，小婿不才，斗胆给您在地上画几轮圆月祝寿，这叫满窗月。”说着话抡右腿画圈，一路从大门进了厅堂，在地上留下一圈一圈的印痕。

二哥说：“岳父老泰山，小婿这厢有礼了，我大哥画满窗月祝寿画得

不错，小婿也给您露两手贺寿，我自小练过轻功，这叫燕抄水。”说完右脚点着地，快步蹿进了前厅，地上又多了好几个点。

轮到三哥了，三哥说：“岳父大人，今天您过寿，您瞧我这俩哥哥都乐糊涂了，雕虫小技也敢在您面前逞能，待小婿把他们俩画的都涂了，我这叫一扫光……”说话间，拖着瘸腿把地上的痕迹全抹了。

哥仨瞒天过海，又混过去一次，直到新媳妇回门儿，把事情跟爹娘一说，可瞒不住了，气得高财主给大骂催老道八辈祖宗，那个年头，嫁出去的姑娘是泼出去的水，没有往回收的，可人家这口气咽不下去，好好的三个闺女便宜仨瘸子了，非找人打断催老道一条腿不可，催老道没想到这高财主这么小心眼儿，但人家财大气粗他也惹不起，听得风声不对，连夜逃出城去，一时半会儿不敢回家了，眼看身上盘缠快用尽了，不免生出了盗挖古墓的念头，正好他在地外有几个结拜的兄弟，寻思渡过黄河，找那几个磕过头的兄弟，合起伙来盗掘古墓取宝，发上一笔横财。

2

崔老道头一个先想到了他的结拜兄弟“打神鞭杨方”，只因此人身法敏捷如灵猫，能探山中十八孔，所以还得了个“赛狸猫”的绰号，倒斗的手艺正经是关中老师傅所授，那些上天入地的勾当，百般都会，江湖上老辈儿人提起他，没有不知道的。

有段无从证实的传说，相传杨方出生前，其父夜得一梦，梦中恍惚走进一座飞檐斗拱有金龙抱柱的大殿。殿中端坐一位身穿蟒袍玉带的老者，墙角还蜷着只猫，那只猫哪都好，只可惜没有眼，是只无眼的瞎猫。老者指着狐狸对杨父说：“这就是你的孩子。”杨父摇头道：“这样的孩子不如不要。”老头闻言，从大殿抱柱的盘龙上，抠下两枚龙眼金睛，按进了那只猫的眼窝里，杨父一惊而醒，次日其妻产下一子，两眼炯然有光。

其实杨方是他师傅捡来的孤儿，自己都不知道爹娘在哪，这种传说本身又无凭无据，不能太过当真，不过既然有这种说法流传，也说明杨方这双眼确实了得，天越黑越亮，目力不凡，他师傅人称金算盘，常在黄河两岸出没，后来下落不明了，估计是土了点儿了，这是行话，意思是死了，之前留给杨方一条四楞七节打尸鞭，却不是江湖人用于防身的软鞭，而是精钢打造的七节硬鞭，如同马上战将所使的兵器，沉重无刃，以力伤人，据传当年伍子胥掘楚王墓鞭尸三百，故此僵尸都怕鞭打，倒斗用的四楞鎏金鞭唤作“打尸鞭”，鞭有节，铜带楞，这条打尸鞭两者兼备，像铜又像鞭，颜色像黄铜，极沉极重，长两尺五寸六分，共

分七节，四楞凹面，阴刻伏魔镇尸咒，鞭柄裹以龙鳞，除了镇尸辟邪，还可以量地寻穴，平常提死尸犯忌讳，对外就叫“打神鞭”。

打神鞭杨方尽得传授，凭着通晓诸路风物，背上铜鞭到各地盗墓取宝，遇上为富不仁的大户财主，也会翻墙进去窃取财物，专做劫富济贫的勾当，出道以来从没失过手，说话是民国初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这天底下一乱，就是遍地出土匪的年头，豫西管土匪叫趟将，当时有个趟将出身的军阀头子屠黑虎，手握重兵，割据一方，那些年军阀通过盗墓发财扩充部队的事情非常普遍，屠黑虎也经常做这种勾当，发死人财倒不算什么，活人的命他要得更多，前不久在河南开封附近跟另一路军阀打仗，战局相持不下，他为求速胜，掘开黄河引发大水，淹死的无辜百姓数以万计。

当时打神鞭杨方到外地踩盘子，听闻河南开封是六朝古都，北宋遗风犹存，想顺路过去看看，远远就听得水声隆隆，走了多半天才到黄河渡口，只见黄水翻滚如沸，浩浩东流，顿生壮阔苍茫之感，然而渡河之后一路行去，却在沿途看到无数逃难的灾民，路上随处可见卖儿卖女之事，全是黄河泛滥后留下的凄凉景象，哀鸿遍野，大灾之后必有大丧，死的人太多，那些没主家收敛暴尸于野的遇难者，全被野狗乌鸦啃成了白骨，找人一问才知道，是军阀屠黑虎掘开河口所致。

打神鞭杨方多曾听说过屠黑虎的恶名，知道这个军阀头子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土匪，趁着乱世发迹，为祸不小，按面相上说此人两眼多白，乃是奸雄之相，久后必乱天下。

这天晌午，杨方信步进了开封城，老言古语说得好——“黄河水无风三尺浪，开封城无风三尺沙”，5.92洪水过后又刮起了大风，声如鬼哭，城里城外沙尘漫天，杨方心生感慨：“都说口外的风大，这黄河边上刮起大风，也是兜着人走，简直要把人刮到王母娘娘那去了。”

3

他一边想一边走，走到了开封城的城门附近，当地人对风沙习以为常，街上照常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时涌出许多全副武装的军卒，如狼似虎般将百姓们赶到两旁，闪出当中一条街道，杨方耳听马蹄声响，挤在人群中抬眼观瞧，原来是军阀的马队开进城门。

这支马队装备精良，人如龙马如虎，往来如风，当中拥着一个铁塔般的粗壮大汉，约有四十岁上下，黑煞神般的一张国字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神情凶悍，脸色阴沉，浓须短髯，满面的杀气，身着戎装，腰悬指挥刀，斜挎手枪，脚蹬马靴，骑在高头骏马上一路飞驰到了城门。

杨方在人群中看得真切，不用问也知道，马上这个黑脸将军，必定是军阀头子屠黑虎，冲此人骑在马上这份稳如山岳的架势，身上功夫也不一般。

杨方同样身怀绝技，但本事大的人往往自视也高，多少有点狂傲，他瞅见屠黑虎从面前经过，正是送上门来的良机，忍不住伸手去摸背上的打神鞭，寻思：“这厮好生了得，若是正面对上，我也未必讨得到便宜，但我此时以有备攻无备，纵身跃出人群奋力一击，足有把握一鞭打在屠黑虎的天灵盖儿上，量此人外家功夫再如何了得，也当场打他个脑浆迸裂，保管送他去见了阎罗，今日就替天行道，除掉这个军阀头子，然后再趁乱逃出城去，谁又能拿得住我？”

杨方逞一时血勇，想趁着开封城内风沙大作，拽出铜鞭干掉屠黑虎，可还没等他拽出那条打神鞭，就觉得手让人给按住了，也不知道是谁，他转头一看，身后是个身穿旧袍腰挂葫芦的老道，不是别人，正是他结拜的义兄崔老道。杨方颇感意外：“道长，怎么是你？”

崔老道凑在杨方耳边：“兄弟，你一进城为兄就看见你了，大街上不是讲话的所在，有什么话咱们换个地方再说。”

这么一错神的功夫，屠黑虎已在军队簇拥下，骑在马上去得远了，杨方只好先跟崔老道离开城门，在街角找了个僻静的小饭馆，二人坐定，谈起刚才的情形。

崔老道同样是江湖中人，前清时就在南门口摆摊儿，看面相测字为生，也会说书，自称铁嘴霸王，其实没什么真本事，但是满肚子坏主意，结交甚广，属于智多星吴用那类人物，到此正是要寻屠黑虎的晦气，也想趁机捞点钱，刚好在人群中看到杨方要动手，赶紧上前拦住，拉到小饭馆里说道：“兄弟，屠黑虎是一省的督军，你看他身边有多少卫士前呼后拥，人家枪快马快，你孤掌难鸣，又怎近得了他？且听为兄一言，这屠黑虎是恶贯满盈，惹得天怒人怨，今天不用你动手，早晚会有老天爷收他。”

杨方说道：“兄长言之有理，奈何这军阀头子作恶多端，我要不在他脑袋上打一鞭，他还真以为天下无人了。”

崔老道说：“兄弟，你是杨他是虎，犯克啊，正面交手难有胜算，况且老道我看屠黑虎堂堂一躯，十全之相，若非命硬之辈，怎做得了军阀首领将中魁元？此人气色又是极高，正走着一步奇运，咱们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他，眼下为兄倒有一条计策，我二人何不到洛阳邙山走一趟，掘了这屠黑虎的祖坟，断掉他发迹的风水。”

杨方闻听此言，挑起大拇指称赞道：“哥哥你这脑袋瓜子真没白长，这番话正合小弟心意。”

崔老道嘿嘿一笑，说道：“兄弟，你哥哥我一肚子锦绣，满腹安邦定国平天下的韬略，比西周的姜子牙也不逞多让，在南门口摆摊儿算卦，只是不遇时而已，对付屠黑虎一介匹夫还不是绰绰有余。”

杨方说：“小弟明白了，道长必是谋划已久，否则怎么会知道屠黑虎的祖坟在邙山。”

果然，崔老道听闻军阀头子屠黑虎多行不义，但其麾下的虎狼之师，有枪有炮，凭他一个摆摊算卦的老道，也奈何不了手握重兵的军阀头子，便在暗地里细细寻访，得知屠黑虎祖坟在洛阳邙山，屠黑虎祖上是清朝的一位将军，那年头的人们迷信甚深，认为此处墓穴风水好，山势如同盘龙卧虎，必保后人出将入相，崔老道合计把这座将军墓挖开，也算替天行道了，还能趁机发点儿邪财，哪怕风水之说不可尽信，那屠黑虎得知祖坟被刨，一定勃然大怒，寝食难安，其势必减。

崔老道对杨方说：“盗挖屠黑虎祖坟这个活儿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咱们还得再找几个帮手。”

杨方说我知道近处有两个人，都是咱的拜把子兄弟，一个是草头太岁孟奔，另一个是神盗快手冯殿臣。

那位草头太岁孟奔，学过横练儿的硬气功，能拿脑袋撞碎磨盘，如今在军阀部队充个排长混饭吃。

快手冯是洛阳城里有名的土贼，江湖话说挖洞叫“开桃园”，快手冯这种活儿干得最漂亮，掏土抠砖不留痕迹，手艺十分出色，而且快得出奇，他为人精明干练，更通晓机关布置，也懂得使用火药。

崔老道听罢杨方所言，眯起双眼，捋着胡须说道：“再找来这俩人相助，这趟活儿是十拿九稳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吃完饭咱就奔洛阳城。”

简短节说，二人一路前往洛阳，离了黄泛区，人烟逐渐稠密，道路也好走了，古时洛阳南系洛水，位于洛水之阳，故名洛阳，九朝古都，十省通衢，好大一个去处，但正值战乱，城里也不免百业萧条。

先到当地找着那两个人，铁嘴霸王崔老道、打神鞭杨方、快手神盗冯殿臣、草头太岁孟奔，这四个人都是当年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把子兄弟，此番又凑到一处，晚上在洛阳城内盛元饭庄，要了个靠里的雅间。打神鞭杨方摸出几块大洋，要请几个兄弟饮酒吃饭，让伙计掂量着办，什么好吃上什么。

民国初年物价很低，几块钱足能要上一桌上等酒席，不多时跑堂的送上菜来，盛元饭庄的洛阳水席远近闻名，先是四冷荤四冷素，杜康醉鸡、酱香牛肉、虎皮鸡蛋、五香熏蹄、姜香翠莲、碧绿菠菜、雪花海蜇、翡翠青豆；紧接着四大件八中件，牡丹燕菜、料子全鸡、西辣鱼块、炒八宝饭、红烧两样、洛阳肉片、酸辣鱿鱼、鲜炖大肠、五彩鸡丝、生汆丸子、蜜汁红薯、山楂甜露，压桌儿的四个菜，是条子扣肉、香菇菜胆、洛阳水丸子、鸡蛋鲜汤，盘盏皆汤汤水水，上菜撤菜如行云流水连续不断，这二十四道菜，有冷有热，有荤有素，有甜有咸，有酸有辣。

如今水席的菜单，就拿洛阳老字号“真不同”的来讲，跟当年的可不一样，说话这还是前清到民国时的旧黄历，也没什么龙虾鲍鱼，鸡鸭鱼肉而已，但在那个年头，吃这些东西就算吃到头了。

兄弟几个先不提正事儿，只叙交情，酒过三轮，菜过五味，崔老道放下筷子，端起酒来摇头晃脑地感叹道：“欲知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唉……这洛阳城乃是十三代王朝的都城，八代王朝的陪都，有九十五个帝王在此君临天下。乃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老道我屈指一数，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毁过一次，西晋八王之乱毁过一次，唐朝安史之乱，洛阳又成了一片废墟……”

草头太岁孟奔说道：“哥哥你别念叨了，我一看你来找我们，又摆这桌儿，我就知道有活儿了，你直接说吧，咱们这没外人，磕过头的兄弟们在一起，还吊什么古今，论什么故事，咱也不绕圈子，到底是什么活儿？开桃园还是翻高岭？”

崔老道笑道：“得勒，还是我这傻兄弟最懂哥哥的心思，这座洛阳城，北有邙山，南有龙门，可谓是虎踞龙盘，形势非凡，邙山有古墓，龙门有石窟，咱到这地方来能干什么？”

快手冯喜动颜色：“道长哥哥，是开桃园倒斗的活儿啊？”

崔老道故弄玄虚，手指杨方说：“让杨老六给你们说说是怎么回事儿。”

杨方起身看看单间外头没人，这才回来，关严了门窗，把整个事情怎么来怎么去，都给草头太岁和快手冯说了一遍：“军阀头子屠黑虎作恶多端，掘开黄河淹死无数百姓，但这家伙势力太大，身边兵多将广，想直接摘他脑袋也不容易，我和道长哥哥就琢磨着要掏了屠黑虎的祖坟，坟里如有宝货，咱哥儿几个雨露均沾，各分一份，另一份拿去分给灾民，要是没有宝货，咱给屠黑虎添点儿恶心，也算是替天行道，捎带脚

给绿林扬名了。”

草头太岁和快手冯齐声称好：“洛阳也是屠黑虎的地盘，这厮杀人如踩蝼蚁，百姓恨之入骨，既然是替天行道的举动，我辈份所当为，那么办他娘的，咱就刨了屠黑虎的祖坟，坟里有没有宝货都不打紧，反正我们早在这地方混腻了，今后咱兄弟几个就绑在一块干吧，过几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金银的快意日子，死也不枉了。”

崔老道说：“等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哥儿几个放心，老道我探得真儿真儿的，屠黑虎的祖坟里准有好东西。”

4

草头太岁和快手冯闻言，喜得抓耳挠腮：“哥哥快给我们说说，那座坟里到底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崔老道说屠家祖上，是跟随僧格林沁剿灭捻军的武官，此人有个绰号，唤作“四宝将军”，宝盔宝甲宝剑宝马，据说当年是在家中暴毙，先在家中停尸半年，才到洛阳城北的邙山找了块上好的坟地下葬，这四宝大将的宝马有没有陪葬不得而知，反正死马也不值钱，不过听闻死尸是全幅披挂入棺，那一顶宝盔，一身宝甲，一口宝剑，加之朝廷赏赐的珍宝，全都在那口棺材里头。

四个人合计到半夜，择日不如撞日，那是说动手就动手，当天回去各自准备，转天一亮，出城直奔邙山。

邙山地处洛阳城正北，洛阳城南是龙门山阙，伊水从中穿过，洛阳古都南望龙门、北倚邙山，前有望、后有靠，说什么叫风水好，这地方就是样板儿中的样板儿，自古以来埋在邙山帝王将相数也数不清，山上到处都是墓冢，不过盗墓贼来得也多，以前的古墓都被盗过无数遍了，早已没东西可挖，撞大运撞上一座盗洞少的古墓，也许还能捡着点儿什么。

众人要挖的那座四宝将军坟，位于邙山西侧，也属秦岭余脉，尽是黄土坡子，丘陵起伏，深处就是军阀头子屠黑虎的祖坟，屠黑虎得势之后，重修了这片坟地，前头盖了祖庙，他勾结外国列强，盗挖古墓拿国宝换取枪炮烟土，用来武装部队扩充地盘，自己也怕祖坟让人倒了斗，虽然这座将军坟不算什么大墓，知道的人都不多，可为了防备土匪毛贼，他还是在附近驻扎了部队，每天白天有当兵的来巡逻，祖庙后面的老坟，坟土周围砌上厚重石砖，墓砖缝隙灌铁水加固，用钢钎凿都凿不开，如果有人想在深夜炸开墓砖，也会惊动山脚守军。

这些事儿崔老道早都打探清楚了，哥儿四个绕开守军，躲在一条山

沟里等着太阳下山，天黑透了才好动手，当天赶上个云阴月暗的夜晚，旧时迷信的说法，忌讳让死尸被月光照到，月黑风高，正是盗墓者出没的好时机，四个人吃了带来的干粮，换上夜行衣，黑纱蒙面，寻路来道屠家祖庙，此处格局和一般的土地庙相差无几，当中是三间民房大小的正殿，两旁是配殿。

快手冯见那两人得手了，点起一盏马灯，推开祖庙的大门，四人进了正殿，借着灯光抬眼观瞧，迎面悬挂着几张发黄的画像，当中是顶盔贯甲跨马弯弓的武将，前边供桌上有几个牌位，摆放着点心瓜果猪头烧鸡之类的供品，军阀屠黑虎正是得势的时候，祖庙刚盖不久，时常有人打扫，供品也刚换过。

草头太岁孟奔抓起供桌上的烧鸡啃了几口，拿手在衣服上抹了抹油，指着那幅画像上的武将骂道：“办你娘的，画得倒也威风，等会儿爷爷要看你在棺材里的模样。”

崔老道等人站在一旁冷笑，均想：“军阀首领屠黑虎也曾带兵盗墓发过横财，他要看见此情此景，不知会是什么脸色。”

杨方身法玲珑，在殿中看罢多时，一纵身上了供桌，动如灵猫，声息皆无。

崔老道等人暗中叫好，却见杨方摘了祖庙中的四宝大将画像，卷起来背在身后，奇道：“兄弟，你拿这画像做什么？”

杨方道：“有朝一日，我把画像挂到屠黑虎的帅府中，让那厮领教我的手段。”

草头太岁和快手冯都说：“杨六哥艺高人胆大，屠黑虎非让你给活活气死不可。”

崔老道劝道：“兄弟们休要意气用事，眼下先掏坟包子要紧，免得夜长梦多，老道我刚才掐指一算，今天晚上犯太岁，煞星当头。”

崔老道算卦，十卦九不准，偶尔准上一回也是蒙的，那是人尽皆知，因此杨方等人并不当真，问道：“煞星当头又能怎样？”

崔老道说：“为兄刚才算出三更犯煞，不是什么好兆头，咱这活儿不能耽搁，耽搁久了准出事，兄弟们先过来看看……”当即用手指蘸唾沫，在供桌上一边比划一边说：“祖庙后头有几座坟，正殿墙后就是四宝将军的坟，当年只是个很不起眼的坟头，要不然早被盗墓贼掏掉了，军阀头子屠黑虎早先是个土匪，根本顾不上祖坟，这几年打北伐军得了势，这才开始重修祖坟，从这座祖庙来看，此人极是迷信，对祖坟看得很重，

只怕挖坏了风水，不敢把棺椁挖出来重造墓穴，而是用巨石把坟土裹住，要挖他这坟包子可不容易，不过屠黑虎虽然也带队伍盗墓，却是一个棒槌，他这法子也只能防棒槌，防不住倒斗的行家，咱们可以在祖庙正殿里开桃园，掏个盗洞斜通进去，把坟里的棺材瓢子拽出来，以快手冯的手艺，都不用出祖庙正殿，夜半更深之前准能完活儿。”

此言一出，杨方等人齐声称好，前清时文臣武将的棺材摆法有讲究，文官头朝西脚朝东，武将头朝北脚朝南，从坟包子的高度，推算坟坑的深度，瞅准了方位，四个人一同动手，撬开正殿地面的砖石，快手冯掏土的本事无人可及，不到两袋烟的功夫，已经把盗洞挖进了坟中，另外三人则将土洞子拓宽加固，无移时，快手冯摸到了棺材的如意祥云底，也就是棺中尸身脚心所向的位置。

此时换了草头太岁孟奔钻进去凿棺材底，清朝到民国时期的棺底，皆是如意祥云莲花之类，通常把棺材的祥云如意底凿穿了，即可以爬进棺材摸东西，也可以把尸骨整个拽至盗洞外边，这是倒斗行家才会的手法，外行人挖盗洞挖不了这么准，只能挖开坟土，看到哪部分棺板就凿哪部分，开桃园这门手艺的高低，就分在这上头了。

草头太岁孟奔凿掉了棺底，并没有闻到尸臭，只有不曾流通的晦气，盗洞内外的四个人，心里不免有几分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儿？

从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部剿灭捻军，到这时候，怎么也有五六十年了，在盗墓的这些老手看来，几十年的坟根本不算久，说短可也不短，这么些年，几茬儿人都过去了，一口大棺材埋到坟里，不可能没有尸气。

草头太岁孟奔心急，说别管那么多了，咱看看那将军身上究竟带了哪几件宝物，他趴在盗洞中，从棺底凿开的窟窿里伸进手去，要用绳子将尸身拽出来，可伸手一摸不太对劲儿，不觉“咦”了一声。

那三人一听就知道有事儿，忙问盗洞里的草头太岁孟奔：“你摸着什么了？”

5

草头太岁孟奔退出来，脸色诧异：“奇了，我摸那里头冷冰冰硬梆梆，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快手冯见草头太岁孟奔没带灯烛，盗洞里黑咕隆咚，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说不上棺中是什么东西，索性提了马灯钻进去，仔细看个究竟，没一会儿出来了，也是一脸古怪神色，摇头道：“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别说见过了，听都没听过。”

杨方和崔老道越听越奇，问道：“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是那将军的尸骨吗？”

快手冯说：“邪门儿了，这坟里的棺材当中不是尸身，而是套着一口铜棺。”

崔老道故作镇定：“内棺外椁，不足为奇。”

快手冯说：“哥哥，我自出道以来，也不知掏过多少土，钻过多少洞了，虽然看不清楚，但拿鼻子一闻我就知道，那是千年以上的古物。”

草头太岁孟奔掰手指头算：“屠黑虎曾祖这位四宝将军，是同治二年还是同治四年死的，这……这……这个怎么数也不够上千年啊？”

崔老道说：“以古棺安放今人之事也是有的，咱也别胡猜了，干脆把铜棺从盗洞里拽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快到三更天了，事不宜迟赶紧动手。”

四个人又将盗洞加宽，草头太岁孟奔有举鼎的力气，下去握住铜棺底下的兽环，其余三人用绳子扯，缓缓将铜棺从盗洞中拖出，直累得气喘如牛。

哥儿四个喘着粗气，提着灯到近前，仔细端详这口铜棺，其上古纹遍布，但锈迹斑驳，很难辨认。

杨方见这口铜棺形状诡异，锈蚀厚重，苍苔斑驳，就像是在河底下捞出来的，心里更觉古怪，问崔老道有何高见？

崔老道说：“为兄也想不透了，这千年铜棺……怎么会埋在屠黑虎的祖坟里？”

草头太岁孟奔看铜棺上还有链条锁着，以为是怕盗墓贼掏里面的东西，他惦记着棺中宝物，便上去用力撬动。

崔老道忽然神色大变，低声叫道：“且慢，这口棺材开不得，咱们上当了……”

杨方脑瓜子转得也快，三转两转，猛然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这铜棺材年深岁久，常年受水土侵蚀，铜盖一撬就松动了，从中冒出一股积郁了千年的阴气，马灯的光亮顿时暗淡下来。

四个人吃了一惊，急忙抽身后退，避开那阵阴风，杨方目力过人，黑暗中瞧见棺材里伸出一只生有白毛的怪手，指爪蜷曲，挠在铜棺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动，深夜听来，足以使人头发直立。

草头太岁孟奔同样眼疾手快，一看僵尸从棺材里伸出了爪子，立刻轮板斧剁了过去，却如中铜铁，震得他虎口发麻，骇异之余，失声叫道：“邙山僵尸！”

杨方和崔老道、快手冯三个人，在刚才那转瞬之间，也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件事，据说人有三魂七魄，魂善而魄恶，闹鬼那是阴魂不散，人死魂散如灯灭，有时候魂散了魄还留着，魄是人身粗粝重浊的阴气，如若魂散魄存，遇到阳气就会变成走尸，宋时有盗墓贼在洛阳邙山挖开一座古坟，遇到一具皮肉如铁的僵尸，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死人所化，当场被扑死数人，僵尸唯独怕天亮，天一亮就不能动了，因为是阴魄不散，所以昼伏夜出，此外还惧怕驴叫，不过这种说法并无根据，当时那具僵尸追着最后一个盗墓贼，正好扑到树上，指甲插进树干拔不出来，鸡鸣天亮后，被人发现报了官，官府差人察看，见这僵尸衣服已如纸灰，毛发指甲兀自生长，铜皮铁骨，刀枪不入，点上火也无法烧化，官家只好把它锁在一口铜棺里，放到洛阳城南的龙门山阙，铜棺铁尸沉入伊水河底，吃倒斗这碗饭的人，尸变的事经常遇到，水土原因使尸身出现各种变化，其中怪异之处不可胜数，但能扑人的行尸或走尸，还真没几个人遇上过，这种事情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所以提到“邙山僵尸”，很少有人不知道，只是万没想到，那具沉在龙门之下的古僵，会出现在军阀屠黑虎的祖坟里。

其实杨方等人隐隐猜到了真相，只是变故突然，这念头才刚转过来说，他们这伙人想得挺好，却被屠黑虎给算计了，军阀屠黑虎一介土匪，能够盗发多处古代大墓，其身边必有异人指点，人家早把祖坟迁走了，而且料定会有高手来盗屠黑虎的祖坟，便从龙门山阙下捞出这口千年铜棺，埋到原来的坟中，又造祖庙殿堂，每天派兵巡逻，一般的毛贼不敢接近，真有本事盗墓取宝不隔夜的巨贼，天底下屈指可数，谁来谁就得遇上“邙山僵尸”，死上几个贼子，也就没人敢再打屠黑虎祖坟的主意了。

纵然在坟里埋设炸药，有快手冯殿臣这种盗墓贼入伙，也能应付得来，可没人想得到屠黑虎会在祖坟里放一具千年僵尸，单凭这点，杨方这伙人已先输了一大截，崔老道暗骂自己大意，这地方要真是屠黑虎的祖坟，怎么可能大修祖庙，夜里又不驻兵看守，这不是有意招贼吗？

这些念头，在脑中电闪而过，四个人招呼一声，一同压住棺盖，不料邙山僵尸怪力无穷，早裹着一阵阴风从棺中撞了出来。

崔老道和快手冯发觉按不住了，急忙往两旁闪躲。孟奔那么大的力气，也被揭了一个跟头，金钟罩铁布衫那口气儿没运过来，连同棺盖重

重摔落在地，张口喷出鲜血，半天挣扎不起。

杨方见势不好，一纵身跳起来，抱住了横架在殿顶的木梁，躲得快侥幸没让棺盖压住，再看棺中那僵尸长发披散，指甲如爪，赤身无衣，遍体的白毛，祖庙殿堂中尸气弥漫，阴风大作，扔在地上两盏马灯摇晃欲灭，那僵尸起身时已然抓住了快手冯殿臣，爪子插进胸膛，掏出血淋淋一颗鲜活跳动着的民心。

第九章 黄河水妖

挖到晌午时分，挖开一个很深的大坑，沙土下面露出整齐的瓦片，看来佛殿虽让泥沙埋住了，但淤泥干枯之后形成了一层封闭的土壳，时隔七八百年之久，殿堂依然在地下保存得十分完好，揭开瓦片看里面，阴森莫测，佛殿中梁柱腐朽，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生垮塌。

1

崔老道等人压住棺盖，不料那僵尸怪力无边，猛然从铜棺里扑出来，手臂插进快手冯的胸膛，登时掏出了人心。

盖因僵尸受阴魄所驱，见了活人便追逐不舍，一手掏出那颗鲜活乱跳的人心，另一条手臂张开钢钩般的指爪，对着崔老道伸了过去。崔老道身后倚着殿柱，吓得面如死灰，以为老命不保。草头太岁孟奔摔在地上口吐鲜血，伤得着实不轻，见崔老道势危，忙叫道：“六哥快救道长！”

杨方抱着大殿上的横梁，看到快手冯惨死，崔老道命悬一线，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容不得他细想，急忙放开手脚，从横梁上飞身落下，半空中翻个跟头，早把打神鞭拽出了鹿皮囊，双手握住铜鞭，借着下落之势使出全身力气一鞭打出，只听铜鞭破风，声若龙吟。

杨方手执铜鞭，以开山之势狠狠打在那具僵尸的头顶，就觉得如中败革，但是闷响如雷，却见一股黑气从僵尸头上冒出，尸身像一段枯木般扑到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这条打尸铜鞭名为“打神鞭”，那只是有名无实，并非西周姜子牙斩将封神用的打神鞭，那条打神鞭只能打八部正神，而打尸铜鞭据说是汉代龙虎山张天师传下来的道门法器，阴刻伏魔镇尸咒，能将魂魄打散，此时打到铁尸头上，立时打散了那股阴魄，杨方自己也没想到铜鞭竟然如此厉害，从师傅那传到他手上，还是头一次用铜鞭击打行尸，低头看时，僵尸的脑袋已被打得稀烂，再也不能作祟，这才晓得师傅留下的是件宝物，心中默默祷告：“恩师在天有灵，保佑弟子。”

草头太岁孟奔扶起崔老道，三个人眼看着快手冯殿臣惨死于地，不由得抚尸恸哭，崔老道捶胸顿足，追悔不已，垂泪道：“兄弟们凑在一起，本想替天行道，挖了军阀头子屠黑虎的祖坟，没成想人家早有准备，让咱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可怜老四啊，就这么土了点儿了，死得这么惨……”

草头太岁孟奔说：“两位哥哥，这亏吃得太大了，咱们一定得报仇啊，此仇不报，我孟奔誓不为人。”

崔老道叹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的事还当从常计议，趁着天还没亮，先把老四的尸身搬走，万一惊动了巡山的军队，想脱身可也不易。”

杨方眉头一皱，脑子里转出一个念头，他请崔老道先把快手冯的尸身背走，他和草头太岁孟奔留在祖庙，将一切回归原装，要让屠黑虎还以为这祖庙没有被人动过，免得打草惊蛇。

三个人立即着手行事，把铜棺推进盗洞，地面砖石泥土重新掩埋，画像也挂回原位，又擦去血迹，唯有供桌上的烧鸡让草头太岁孟奔啃了两口，荒山野地，供品被野猫狐狸偷吃的事并不奇怪，丢失一只烧鸡，倒不会引人注意。

忙活完了，天方破晓，三人将快手冯掩埋到一处山谷之中，各自赌咒发誓要替兄弟报仇，然后返回洛阳城，住在一家客栈里，关上门商量策略。

草头太岁孟奔咬牙切齿地说：“我看不如找个月黑风高的日子，蒙了面摸进督军府，一刀一个，干掉屠黑虎满门良贱，杀他个鸡犬不留，然后放上一把大火，借着乱劲儿脱身。”

崔老道连连摇头：“不可不可，祸及无辜的事咱不能做，再者屠黑虎的督军府虽在洛阳城里不假，他本人最近却在开封附近统兵，想在军中杀他可难于登天。”

杨方也动了杀心，说道：“难却不怕，只怕寻不到人，既然知道屠黑虎率大军在开封屯驻，我找身军服混进营去，瞅冷子取下他的首级。”

崔老道说：“听闻屠黑那厮虎骁勇无比，绝非易与之辈，我看咱们要沉住气啊，耐心终有益，任意定生灾，那屠黑虎极是迷信风水祖坟之说，如能掘了他祖上的老坟，可比捅他几刀还要解恨，怎么能想个法子，掏了他的祖坟才好？”

2

三个人说来说去，合计出一个法子，第二天杨方和孟奔分别找了身道袍，作了道童装束，扮成崔老道的徒弟，都在脸上抹了土灰帖了膏药，一个扛着幌子，一个抱上算卦的匣子，跟着崔老道，到督军府前街摆摊算卦，一面留意进出督军府的人，一面探访消息，这次要探实了屠黑虎祖坟的所在，迁动祖坟毕竟是件大事，不可能瞒得滴水不露。

那年头迷信的人非常之多，崔老道最擅长江湖伎俩，挑起铁嘴霸王的幌子，自称是“方外全真，云游半仙，传名赠卦，分文不取”，这是不要钱的买卖，凑热闹算卦的人自然就多，加上崔老道又会说，蒙得来算卦的人们心服口服，几天的功夫，已是满城轰传，都赞他是神卦，消息传来传去，很快传到督军府中，屠黑虎当时不在家，崔老道这两下子也蒙不了屠黑虎，但屠黑虎的老婆是个迷信的娘们儿，特别相信这套，听说门口来个老道，算卦看相奇准，就请这老道和徒弟进府，到后堂叙谈。

崔老道带着赛狸猫杨方、草头太岁孟奔，三个人趁机混进督军府，到后堂一看屠黑虎的老婆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婆娘，个头很高，脸上全是横肉，眼角眉梢带着股子犟劲儿。

崔老道等人早知道屠黑虎是土匪出身，他的原配夫人又能是什么好货，今日一见，这娘们儿还真是只母老虎。

母老虎请崔老道落座，那俩道童就让他们在旁边站着，屏退下人，张开血盆大口说：“道长，听说您算卦算得好啊。”

崔老道双目微闭，口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些许手段，何足道哉。”

母老虎说：“道长要是真会算卦，今天也给我算一卦，您看我……”

不等说完，崔老道就说：“夫人，请休开尊口，老道看了夫人面相，只说三件事，倘若说错了半件，也不劳您撵，我师徒三人立刻土豆搬家——滚球去。”

草头太岁孟奔担心崔老道把话说得太大，对杨方连使眼色，杨方也给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崔老道是老油条，糊弄这泼妇还不跟玩似的，甭担心。

不表那俩人在这挤眉弄眼，单说崔老道口中念念有词：“形貌五官各有宜，原来相法最难知，莫叫一见断吉凶，更须留心仔细推……”说着话，抬眼端详母老虎的长相，赞道：“夫人这面相好啊，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山根不断，乃旺夫大贵之相，尤其是两只耳朵，一边一只，不上不下，怎么长的这是，当真是恰到好处，我全真相法有言——耳轮贴肉，金玉满屋；耳高眉际，有寿有郎；耳垂厚长，合受天禄，好福相！奈何……”

母老虎听个起始，只是略略点头，她是督军夫人，富贵自不待言，还用得着崔老道说吗？但听到“奈何”二字，心一下揪起来了，忙问：“道长，奈何什么？”

崔老道说：“奈何气色衰落，这是时运不趁，命里正犯小人呐。”

母老虎猛地一拍桌子，脸上横肉和茶碗跟着都颤：“哎呦我的道长，您真是神仙，我如今正是犯小人啊！”

崔老道面上不动声色，心中暗笑：“瞧见没，这就蒙对两件事了。”

算卦相面，第一紧要的是会察言观色，其次是懂得人情世故，这个人要是顺风顺水，绝对想不起来算卦，倒霉才上卦摊儿，而且人们有什么不顺的事，一般都会往犯小人那方面想，谁这辈子还没几个冤家对头，所以算命的说犯小人，一百回里头能蒙对九十九回，加上他一看母老虎这醋坛子似的神情，准知道发迹之后不受屠黑虎待见，天天跟那些姨太太们争风吃醋，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懂得灵活运用，一说说到了腰眼儿上，让母老虎佩服得五体投地。

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两个人，站在一旁看着崔老道蒙得母老虎一愣一愣的，忍不住发笑，又不敢笑出来，只好硬绷着，脸上表情十分古怪。

母老虎正在夸崔老道看得准，一瞧两个道童又在那挤鼻子弄眼，心里有些不高兴了，拉下脸来问崔老道怎么回事？

崔老道赶忙遮掩说：“这就是第三件事了，夫人，别看我这俩倒霉徒弟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但颇有道骨，^{(5)⑨(2)}生具慧眼慈心，看出您印堂发黑，时运不济，眼看要有场大祸事，他们心中不忍，却有口难言，故此面露悲哀怜悯之情。”

母老虎半信半疑的问：“您确定您这俩徒弟没面瘫吗，悲哀怜悯起来怎么是这个模样，我怎么看他们俩像憋着坏呢？得了，道长您给说说吧，会有什么祸事，祸从何来？”

崔老道闭上眼掐指推算，突然倒吸一口冷气，说道：“哎呦，不得了，是您夫家的祖坟……”

这句话是有意试探，说到一半成心吊着不往下说，先看对方反应，拿江湖话说这是“要她的簧”。

母老虎一听崔老道提及祖坟，果然脸色大变：“我的老仙长啊，动祖坟的事绝无外人知道，这您都给算出来了！我那时候就说祖坟不能随便动，可我们当家的非要迁葬到雷公岭，他硬说那地方的形势叫什么贪狼下岭蛇，我怎么劝也拦不住，这下子真出事了，好端端惹来天大的灾，让我们可怎么活啊？”

崔老道就等这句话，心说：“什么仙长，你个傻老娘们儿，屠黑虎娶

了才算倒了大霉。”他故作淡定，对母老虎说道：“夫人休要担惊少要害怕，其实没有多大事儿，把祖坟迁到别的地方，也不是说不行，不过惊动祖先遗骨为不敬，必须好好做个道场，但天机不可泄露，所以说破不了不行，道场做得不周全也不行，老道回山一定替夫人做场法事，消灾减祸，延寿添福，保平安驱小人，夫人今后子孙满堂富贵无限，统统包在老道身上。老道相面算卦，全为舍手传名，结个道缘而已，我们师徒要尽快回山做法，不多讨扰，这就告辞了。”说罢辞别母老虎，带着两个兄弟离开督军府。

母老虎见崔老道一个大子儿不要，正是高深莫测的神仙踪迹，心中更是信服，此事对谁都没提。

再说三个人来到城外，看看四下无人，这才放下装扮，相顾大笑。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都夸崔老道好手段，三言两语套出了屠黑虎的祖坟所在，母老虎那傻娘们儿竹筒倒豆子一般噼里啪啦全说了，这次应该不会再出差错。

崔老道说：“真没想到屠黑虎把祖坟迁到了雷公岭，提起那个地方，老道我略知一二，好个猛恶去处，飞云度鸟的一座岭子。”

3

屠黑虎向来阴险狠毒，心机极深，偏撞上崔老道这伙人，这才叫“铜盆遇上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他督军府中的母老虎找崔老道看相算卦，被轻易套出了祖坟所在，自己却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不过崔老道在前清时被人打断过腿，后来虽然长好了，但是翻不得陡峭挺拔的崇山峻岭，不能亲自去雷公岭。

杨方问明白了山形地势，给崔老道找个地方暂且住下，他同草头太岁孟奔两人先到山上走一趟，盗取屠黑虎祖坟中的宝盃宝甲。

雷公岭地处山西河南交界，太行王屋二山之间，两人扮成裱糊匠，动身上路，要是听过公案短打类的评书，绿林人物一出来，甭管在哪，无不是“头戴六棱抽口软壮巾，鬓边插守正戒淫花，身披英雄大氅，背着单刀斜挎镖囊”，但那都是戏台上的装束，根本没有绿林人敢穿成这样出门，旧时交通不便，一般只有做买卖的和跑江湖的才出远门，穿得太扎眼或者太普通，都不免惹人怀疑，穿得太扎眼容易引起注意，穿得太普通，到了乡下山村，也让人觉得奇怪，那种地方人都少，互相认识，来个外人一不做买卖二不串亲戚，难免让人认为来路不对，不是响马也是盗贼，有可能对当地构成威胁，人家处处防着你，到哪都有眼，你就没办法走动了。

因此赛狸猫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扮成两个裱糊匠，杨方少年时也曾学过这门手艺，所以出来行事仍是做此装扮，加之手艺高明能说会道，到哪都不会让人起疑，再偏僻的地方都能去。

书说简短，闲话少提，单说这两个人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得雷公岭下，但见群峰起伏，树木森列，苍翠如云，眺望远处山势，形如屏风，当中裂开一道狭长的山口，正如崔老道所言，是个穿云度鸟奇险无比的去处，看那山口恰似雷劈天成的深涧，大概是出于这个缘故才叫雷公岭，裂壑自上而下，这形势正是下岭蛇，屠黑虎的祖坟应该选在蛇头处，岭前依山傍水，有个很大的村子，二人从村民口中听说，这村子叫草庐村，王屋山自古是道家羽化成仙之处，多有道观神宫，汉代曾有一位仙人，在山中结庐而居，这个村子以此得名。

杨方暗暗点头，心说：“此地群山环抱，屏障幔护，又有碧水蜿蜒，云雾缭绕，形势得天独厚，隐隐约约透出一股子仙气儿，当真不凡，屠黑虎能把祖坟挪到此处，一定是得大行家指点，却不知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距离找到将军坟盗出四宝，尚有天渊之隔。”

两人扮成找活儿的裱糊匠，进了草庐村，一面帮村里人糊顶棚，一面打听屠黑虎祖坟的消息，问了大半天也没个头绪，当时村里有个头等的大户人家啊，家里的老太爷死了，要办白事，村长帮忙操持，正忙得不亦乐乎，刚好看村子里来了两位小师傅，一试那手艺还真好，山里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就请他们扎全套的纸活儿。

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担心让人怀疑，没办法把活儿推掉，只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跟着忙前忙后，天黑透了才顾得上吃喝，村长特意过来敬酒，说真亏两位小师傅，扎得好纸活儿，这白事办得太体面了，还得说你们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山里何曾有过这么好的手艺。

打神鞭杨方说道：“员外爷您还真识货，我们这纸活儿，正经是打前清福寿庄传下来的手艺，专是伺候京城宅门里的大户，不知发送过多少达官显贵，这不让这家老太爷赶上了吗，是老太爷有这福分，也合该咱爷们儿有缘不是。”

村长连声称好，还说他家里有几间屋子顶棚也要糊，请二人在村里多住几天，把这些活儿都干了，然后一并结算。

杨方一听正中下怀，便问村长什么时候发丧，把棺材抬到坟地下葬的时辰颇有讲究，他寻思正好是个机会去看看村子附近的坟地。

村长说请阴阳先生算准了，明天下午发丧，坟地也选好了，村里死了人，世代代都埋到村后的山坡上。

杨方也会要簧，于是拿话套话，借着话头说：“阴宅大事，可得找个风水好的地方……”

村长多喝完酒话多，顺口说：“我们草庐村是道家的一处宝地，没有风水不好的地方，这村子打汉朝就有了，一直风调雨顺，所以没人特意挑坟地，前两年有个外地人，偏看上了雷公岭山裂下的一个穴，大老远抬着一口棺材进山下葬，想必葬的是其先人，竟还偷偷摸摸，棺材外裹着草席，等到深更半夜才埋，却不知被进山打猎的村民看见了，又瞒得过谁？”

村长酒后失言多说了几句，他说者无心，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两个却是听者有意，准是军阀屠黑虎命人暗中迁坟，行事虽然隐秘，却仍被村民看到了，也是屠黑虎作恶多端，老天爷要让他有此报应。

打神鞭杨方心想已经答应村长把屋里顶棚糊好，突然说要走，不免惹人疑心。两人就在草庐村里住了几天，把岭上的路径打探一清二楚。

三天之后，动身离开村子，先在山里兜了个圈子，再捡无人野径，直奔雷公岭，到得岭前，石壁悬崖为嶂，山口裂开一半，云雾出于其中，裂谷深处松柏苍翠，山泉清澈，只见“千层怪石惹闲云，一道飞泉垂素练”，时有褐马鸡、金钱豹之类的飞禽走兽出没，俩人从裂开的山口爬壁而行，飞鸟就在身边掠过，攀藤附葛直下谷底。

草庐村往北，群山重叠阻隔，一道接一道尽是绕不过去的大山梁，自古无路可走，又有蛇兽踪迹，村子里几乎没人往那边去，杨方和孟奔倒不怕什么野兽土匪，出来也没带枪支，那时候出城进城都要搜身，身上带枪支反而容易惹事，杨方身上背着铜鞭，孟奔看村里有砍柴的斧头，顺了一把插在腰间，准备砸棺材用，各揣几块干粮，这就进了山，根本没把屠黑虎的祖坟放在眼内。

来到雷公岭山口之下，见深谷中乱石嵯峨，抬头仰望，两侧峭壁对峙，从中吐出白雾一线，宛如玉带对穿，寻着下岭蛇的形势找到谷底，杨方伸手一摸岩根下的泥土，放在鼻端闻了一闻，又看那土痕草色，显然是近年翻动过的熟土，招呼草头太岁孟奔动手挖掘，土层深厚，底下是五色泥，两人挖了半日，露出一口油漆大棺，棺盖上有些铜钱，还放了两个玉碗，碗中积着灯油，当初埋土的时候就灭了，以往迁坟移棺，从老坟里起出棺木，要在棺材上点长明灯，在重新入土之前，灯火不能灭掉，也是一个老例儿，杨方和草头太岁孟奔也有老例儿，贼不走空，走空则不利，有什么是什么，都划拉到麻袋里装上。

孟奔问杨方：“六哥，你说这是屠黑虎祖上那口棺材吗？”

杨方说：“棺木是清朝的样式没错，至于里头棺材瓢子是不是，我可就不知道了。”

说话的功夫，山里天都黑了，杨方点上马灯，再次围着棺材打量一番，看出棺木上的土沁，与此处土质不同，应该是两三年前从来老坟中刨出，迁移到此，他瞅准了，对草头太岁孟奔点了点头，说道：“错不了，准是屠家祖上那位清朝武将的棺材，那屠黑虎为了祖坟的事，可真没少下功夫，这次咱就要他的好看。”

孟奔闻言大喜，撸胳膊挽袖子，拽出斧头，照着棺材就砸，这将军坟埋在山中不封不竖，既没坟头也没石碑，就是怕让人倒了斗，可杨方那双眼太好用了，既知是什么形势什么穴，那就不可能找不着，剿灭捻军的年头，时值清朝末年，国力衰落，一个武官的棺材不会讲究到哪去，外面也没有套槨，只是棺材木板很厚，钉得也严实，却架不住孟奔狠砸，三下五除二砸开棺盖，随着一股白气，露出了里面的死尸。

杨方孟奔退开两步，以黑巾罩面，待到淤积在棺内的阴气散去，放下马灯，点了跟蜡烛捧在手里，凑到棺材跟前观看，那棺中僵卧一人，身材魁伟，裹在锦被当中，颌下留着黑须，面容如生，武将披挂，头顶天王盔，身穿太岁甲，怀中抱着一口七星宝剑，皆是上百年的古物，棺材里没有多余的东西，这也是武人本色。

孟奔道：“六哥你瞧瞧，这是宝盔、宝甲、宝剑，少了匹宝马，反正要那死马无用，只取他的三宝也罢。”

杨方说：“我看这死尸身上还有一宝，此人死了五六十年，又经迁坟移棺，面目依然如生，要是我没看走眼，嘴里一定含有宝珠。”

孟奔说：“六哥你又几时看走眼过，我这就抠出来看看是颗什么样的珠子……”说着话用麻绳套住死尸脖颈，拽起头来，左手拇指顶住尸身后脑，右手按两颊，那死人的嘴巴登时张开，嘴里果然含着一颗大珠，抠出来一看是颗夜光珠。

杨方见此珠光照十步，当属罕见之物，裹好了放进麻袋里，此时孟奔摘盔取甲，将尸身上值钱的东西尽数剥下，盔是八门金顶天王盔，甲是锁子连环太岁甲，那口七星宝剑是鲨鱼皮的剑鞘，乌黑沉重的剑身上，刻有七星北斗的图案，再看棺中那具尸身，被取了宝物之后，突然皮塌肉陷，脸上现出腐坏之状。

二人裹上一麻袋东西，放了把火，将棺材连同死尸一并烧掉，然后将封土挖开散在四处，彻底毁去了坟穴，天亮之后离开这片山岭，整个

过程神不知鬼不觉，一路回到洛阳城外的一处客栈，把经过跟崔老道说了，晚上在客栈里关紧门窗，点上灯烛，把麻袋放到桌上，一件一件的细看。

崔老道笑道：“准知道我这两兄弟出手，没有办不成的事。”

杨方说：“头功还是道长的，要不是道长三言两语诓倒了母老虎，又怎知屠黑虎的祖坟在雷公岭，我们到那地方挖坟盗宝，只如探囊取物一般，不费吹灰之力。”

崔老道点头道：“屠黑虎那厮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家的祖坟已经让人倒了斗了。”

孟奔说：“这才解恨呢，办他娘的屠黑虎，那厮要是知道了准得气冒了泡儿，道长哥哥你看这些宝货能值多少钱？”

崔老道说前清还是有些值钱的东西，可也得分什么，这天王盪太岁甲不是年头太古的东西，空得其名，值不得什么，珠子还行，像是打宫里传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因战功得到的赏赐，也可能是从围剿捻军的时候劫掠而来，虽是小物件儿，等闲没有第二件及得上它，其次是这口宝剑，还有那两个放灯油的玉碗，别看这玉碗不起眼，也是汉代的物件儿，必是屠黑虎带部队盗挖汉代古墓时所获赃物，七星宝剑则是北宋年间的东西，也属难得的古物，眼下的行市不太好，不过这一麻袋东西出了手，尽能得一大笔钱。

崔老道说到这顿了一顿，又说：“这笔钱咱们兄弟三人各取一份，老道我这辈子就是个饿不死的穷命，不能发大财，发了大财准倒霉，那是发多大财倒多大霉，因此我那一份额全用来赈济黄河灾民，剩下两份，你们哥儿俩一人一份，此乃不义之财，取之无妨。”

杨方说：“道长哥哥，小弟窃闻，从古以来，富贵如空花，荣华似泡影，能够万古传名的，只有忠臣义士英雄豪杰，随他负担小人，也是闻之起敬，我若贪图些许财物，天底下有得是富户巨宅，何必去盗屠黑虎的祖坟？咱当初做这个活儿的时候，提前说好了要为善除恶替天行道，所以我那份也和兄长一样，全部用来救济灾民。”

孟奔道：“二位别仗义过了，这年头出门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咱好歹留个仨瓜俩枣儿的傍身啊。”

杨方说：“也对，要不留点儿？”

崔老道是当大哥的，不好意思上来就说分钱，他知道孟奔准得这么说，连忙点头道：“那就留一点儿吧，可不能留多了啊。”

三人又商量到哪出手这些东西，说到半夜才睡，第二天收拾好了东西启程上路，崔老道腿脚不便，走不得长路，杨方就买了辆驴车让他坐着，三个人一路上走走停停，外头兵荒马乱，沿途看不见几个行人，中午时分，到路边一个小面馆歇息，要了几碗面，正在那吃着，看前头来了一伙人，用骡车拉着一口赞新的大棺材，看样子是送亡故不久之人回乡安葬。

杨方等人久走江湖，偷眼一瞧车轱辘印痕，知道这棺材里装的东西不轻，绝不是一具死尸，再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三男一女，为首是位五十来岁的老者，年岁也不算太老，但两鬓已经斑白，穿着土里土气，却是气宇轩昂，神色和善，老者身边有个大姑娘，也打扮成村姑的样子，但怎么看都是城里的大小姐，长眉入鬓，一双杏眼，神如秋水，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其余那两个，一个是跟班模样的锅盖头，另一个是端肩膀的乡下汉子，两眼贼兮兮的，不像善类。

杨方等人心里边暗暗称奇，以他们的眼力，竟看不出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此时也不想多事，所以并不理会，只顾埋头吃面。

崔老道吃着半截，低声对杨方和孟奔说：“今天黎明时分，老道我望见天幕间一线如血，征兆极是反常，只怕是要变天了，若有狂风骤雨，那黄河水位必然暴涨，咱们要趁早赶路，千万别遇上黄河发大水的巨灾。”

孟奔说：“道长哥哥呀，您头一天起这么早啊，哪天不是这样？”

崔老道说：“傻兄弟，你哥哥我看不错，就这一两天，准出事。”

杨方说：“黄河刚发过大水，又要连着起灾，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崔老道叹道：“大道即远，天怒不断，看着吧，大事儿还在后头呢。”

常言道“闭口深藏舌，身安处处牢”，只因崔老道吃面条时多说了这么一句，一场杀身之祸可就找上门了。

5

路边这个小面馆不大，只有这两伙人吃饭，那位送棺材的老者，坐在崔老道身后，他和那位大小姐看见崔老道身边两个裱糊匠，虽然穿着破旧，却难掩英爽之气，不由得往这边多打量了几眼，听崔老道说到要变天了，黄河还有大灾，那老者忍不住转过身来请教：“这位道长，我看这两天天气不错，何以见得天气要变？”

崔老道夸口说：“无量天尊，老道并非未卜先知，只不过占风望气，观天象而知征兆。”

老者问道：“道长如此本事，不知在哪座名山洞府中修行？”

孟奔嘴快，不等崔老道答话就说：“什么名山洞府，我家道长又无房舍又无钱，只在城南窑内眠，平日常到城门口摆摊儿算卦。”

老者闻言笑了一笑，说道：“原来是江湖手段……”随即扭回身去，准备再同崔老道多说了。

这事儿要在搁在平时，崔老道也不会计较，此刻却意气用事，心想：“看这老者颇不寻常，那些居于庙堂之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向来轻视江湖伎俩，今日我若不显些本事，连我这俩兄弟也得笑话我。”

崔老道动了这个念头，哈哈一笑，说道：“萍水相逢，能遇上就是缘分，老道我今天是张天师卖眼药——舍手传名，给老兄你测个字如何？倘若说的准了，老兄帮我传个名，说的不准还请不要见笑。”

那位大小姐对此不感兴趣，劝老者别再理会这江湖老道，免得上当受骗，老者却是好奇心重，说道：“好啊，有意思。”当即用筷子蘸着面汤，在桌子上写了个路字，说道：“道长刚才说得不错，咱们正是在半路上萍水相逢，同为路人，那么就请教一个路字。”

崔老道看了两眼桌上的字，嘿嘿冷笑，说道：“言为心声，字为心画，看老兄这字写得当真有几分挺拔风骨，必是个敢作敢为不肯落后的人物，咱就是这个路字了，不知老兄想问何事？”

老者说：“道长就看看我是吃哪碗饭的吧。”

崔老道说：“路字口开头，看来老兄跟贫道一样，同是吃开口饭的。”

此言一出，那老者和他身边的几个人，均是面露诧异之色。

杨方和孟奔心中暗笑，又让崔老道蒙上了，那送棺材的老者怎么看不像种地的，字写得又好，当然是吃开口饭的，而且吃开口饭的人太多了，江湖上算命算卦唱戏说书的都是吃开口饭，这种养尊处优的人不可能做苦累差事，做生意当官全要用嘴说，不也是吃开口饭吗？不过崔老道随机生变的本事，那真是谁也比不过。

老者说道：“不瞒道长，我的确是个生意人，如今要带这口棺材去办一件大事，尚不知此行结果如何，恳请道长指点？”

崔老道想也不想，说道：“这个路字，开头是个口，结尾还是个口，

口字里头没东西，来时口中空，去时口中空，老道我说句不好听的您别见怪，此字不是吉兆。”

老者听罢若有所失，一时无言以对，在跟他送棺材的几个人里，那端肩膀的汉子忽然拍案而起，叫道：“老东主，你休听这贼老道胡言乱语，他这江湖本事唬得住你，可不瞒不过我边海龙，这三个分明都是掏坟挖墓的贼人，我进来就闻见他们身上有一股子坟土的阴气，只怕身上还背着贼赃，敢不敢把身后包袱打开来看看……”

这位边海龙话未说完，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把驳壳枪，他是想拔出枪来吓唬人，虚张声势并非真打算开枪，谁知刚把枪从怀里掏出来，那边杨方的打神鞭就到了，出手太快，众人只觉眼前晃了一下，劲风扑面，又听“啪嚓”一声响，再看边海龙手里的那把镜面匣子枪，都被铜鞭打在地上砸坏了，震得边海龙手上虎口破裂，身前的桌子也断为两截，呆愣愣站在当场不知所措，没人看清楚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等边海龙回过神来，明白是遇上硬手栽了跟头，没脸再呆了，转身跑出小饭馆，头也不回，远远地逃走了。

杨方打掉了对方的驳壳枪，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倒有几分得意，冲那老者一抱拳，道声得罪了，这才收起铜鞭。

孟奔指着那老者，对面馆老板说：“打坏东西让他赔啊，是他们这伙人先动的手。”

面馆老板是个老实人，哪敢应声，这时那位大小姐取出钱，说是打坏桌椅板凳，连同这些人的饭钱，一并给了面馆老板，又问老板够不够，面馆老板哆哆嗦嗦接过钱，连说：“够了够了，把我这馆子盘下也够了，几位客官随意……随意……”话没说完，人已躲进里屋，再怎么招呼也不肯出来了。

那位边海龙口中的老东主，站起身说道：“道长旁边这位兄弟年纪轻轻，身手却是不错，只怕也不是裱糊匠吧，你们真是盗墓的绿林人不成？”

崔老道等人见对方这伙人文不文武不武，推着口大棺材，还有个带枪的边海龙跟着，说是走镖的又不像，走镖的最忌讳翻脸动手，既然被人家看破了身上包袱里有明器，没法再隐瞒了，但崔老道很会说话，他说：“实不相瞒，老道弟兄三个有名有号，江湖人称铁嘴霸王活子牙崔道成，赛狸猫打神鞭杨方，草头太岁孟奔，我辈素怀忠义，要学古代侠烈之士，立志除暴去恶，扶危济困。如今天下正乱，上无王道，下无王法，老百姓都没活路了，我们兄弟不得不替天行道，前往雷公岭草庐

村，挖开了军阀首领屠黑虎的祖坟，此去是要将这些东西换成粮食，用来救济黄河两岸的灾民，咱虽低微贫贱，誓不拿不义之财，也不取无名之物，绝不是盗墓的贼寇。”

那老者听完，再次仔细打量了一番崔老道等人，正色说道：“闻名久矣，也是老天开眼，让我有幸遇见道长这等高人，有件大事要说给三位知晓。”

原来军阀头子屠黑虎，暗中盗挖古墓，把国宝卖与洋人，惹得天怒人怨，但世道荒乱，屠黑虎手握重兵，没人管得了他，最近屠黑虎带兵在开封活动，是想挖掘一座消失于北宋年间的古寺，这座古刹殿宇宏大，位于黄河边上，称为护国大佛寺，但黄河水患，自古已有，几千年来，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逐渐增高，所以说开封是天上河，河比城高，加上黄河几次改道，大水多次淹没这座古都，北宋仁宗年间开封是都城汴梁，在黄河边上造了这座大护国寺，以求万民平安，寺中供奉两尊千手千眼佛像，一大一小，小的那尊千手佛是尊嵌满珍宝的金佛，大宋王朝的无价之宝，没想到后来黄河泛滥，发了场空前的大洪水，大水推动泥沙，彻底吞没了大护国寺，到如今沧海桑田，朝代更迭，谁也不知道泥沙覆盖下的大护国寺到底在哪了。

军阀屠黑虎听闻寺中那尊千手千眼佛像，乃是价值连城的重宝，便带兵在黄河边上寻找大护国寺的废墟，妄图挖出佛像，交给洋人换取一批军火，这位姓赵的老东主，是个资财巨富的大商人，年轻时喜欢游历冒险，异常痴迷于考古和文物，常找机会到海外回购流失的国宝，得知屠黑虎盗挖重宝之事，连写几封血书给当局，那些官僚们都收了屠黑虎的钱，个个要当好好先生，没人肯做闲冤家，都推说没有真凭实据管不了，赵东主急得没办法，计划抢先找到大护国寺，挖出千手千眼佛像藏起来，免得重宝落入军阀手中，落在军阀手里还好说，如果流失海外，身为炎黄子孙，今后哪还有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当逢乱世，以盗止盗，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另外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这座被埋在沙土底下的大护国寺中，还有个不得了的秘密。

这口大棺材里，装着“猎枪、电灯、头盔、铲子”等物品，带猎枪是为了防身，怕遇见土匪，装备全放在棺材里，冒充送死去的亲人还乡，则是便于在军阀占据的地盘上行走，免得引人注目，又用重金请了个叫边海龙的盗墓贼做帮手，不成想此人鼻子不错胆子不大，色厉而胆薄，一动手就让杨方给吓跑了，剩下的人除了赵东主，还有他的侄女澹台明月，另一个留着锅盖头的下人，是赵东主的家仆赵二保，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跟在他身边多年，也是十分忠诚可靠。

赵东主说没了专门吃盗墓这碗饭的行家里手相助，很难有万全之把握，又要赶在屠黑虎之前得手，时间非常紧迫，来不及再找别人了，请崔老道等人务必相助一臂之力，事成之后，他愿意拿出重金酬谢。

崔老道刚才都把大话说出去了，什么素怀忠义，什么侠烈之士，这等国为民的大事怎能不做？他跟杨方和孟奔两人商议了一下，反正只要是跟屠黑虎过不去的事，哥儿几个都愿意干，何况还给钱呢，再说找一尊千手千眼佛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活儿，有杨方一个人前去已绰绰有余，崔老道腿脚不利索，先由孟奔送他过黄河，过些天到黄河以北的高台镇会合。

赵东主得知杨方愿意相助，深感欣慰，心想：“凭此人的身手，尽可以一当十。”

两伙人当下在小饭馆里作别，杨方嘱咐孟奔：“兄弟，你好生照看道长，我去几天便回。”

崔老道说：“六弟啊，我看天时不对，可能真要闹大灾了，你们途中务必留神，此外那个屠黑虎太厉害了，他要真想在黄河边上找寻这尊千眼千手佛宝像，难免不会跟你撞上，你自己也多加小心吧，记住哥哥这句话，宁在世上挨，不在土里埋，千万别意气用事跟他较劲，古人有言‘霸王自刎在乌江，有智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一旦遇上危难，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你的本事，想要脱身不难。”

6

杨方说：“道长哥哥放心，我全都记下了。”心中却想：“屠黑虎纵然了得，单打独斗我也不怵他。”

崔老道之前在小饭馆里占了一个“路”字，算出赵东主此行不会顺利，他那卦术十卦九不准，全是江湖上糊弄人的手段，但在世上混得年头多了，看事看人真是准得出奇，暗觉来日大难，前路不祥，委实放心不下，再三嘱咐杨方多加小心，然后跟着孟奔过黄河往北去了。

不表他们怎么渡河，单说杨方一行四人，沿着黄河一路往东，那年月兵荒马乱，出门不敢露白，都打扮成乡下人，赶着那辆拉着大棺材的骡车，也没有马匹，因为有马容易被杀人越货的乱兵土匪盯上。

赵东主对杨方颇为倚重，他说：“先前听道长管你叫杨方？这是兄弟的真名实姓吗？”杨方说：“我一个没头鬼，爹娘都不知道在哪，哪里有什么真名实姓，当年我师傅是在杨县方家山把我捡回来的，这不就姓杨名方了。”赵东主道：“原来如此，终归是英雄不问出处，杨兄弟你的身世倒与我这侄女有几分相似。”杨方道：“老东主这话从何说起？”澹台明

月听赵东主提到了自己，忙道：“叔父，你别同他说。”赵东主说：“无妨，杨兄弟不是外人。”他又对杨方说：“我这侄女也是个没爹没娘苦命的孩子。”杨方奇道：“大小姐也生来无父无母？”赵东主说：“是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连她自己也不甚清楚，我今天正好给你们说说，说这话是二十年前，还有大清国那会儿。”

清朝末年，赵东主还没这么富有，为了赚钱求学，跟英国人渡海下南洋投机冒险，不料在大海上遇到了狂风巨浪，座船险些覆没，桅杆让风打断了，只能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漂流，直到水粮断绝快要饿死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伙海盗，皆着明时衣冠，他们把船拖到一座孤岛上，那岛上森林茂密，山中有个很大的洞窟，里面盖着许多房屋，宛如一座城池，赵东主随着船上的俘虏，被海盗押进洞窟深处，就看里面供着一尊泥像，也是古衣古冠顶盔贯甲，像是这些海盗的祖先之像，洞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盗首是个慷慨英雄的人物，对赵东主还算不错，给吃给喝，问了他一些家里的情形，又与他结为兄弟，有一天夜里，盗首请赵东主来到一处石屋，请他饮酒叙谈，说起了这个海盗洞窟的来历，那是满清八旗铁甲入关之时，有一路明朝败军，在一位总兵的带领下，逃到了大海荒岛上做了海盗，那位总兵会看风水地理，看出这孤岛形势奇绝，可以占据此岛抗衡清军，但岛上的女人不能停留超过一年，否则风水就破了，一旦失了风水形势，这个岛也就完了，于是立下规矩，海盗们抢来的女人，要在一年之内全部处死，生下孩子若是女婴，也一律杀了，绝不留半个活口，以免岛屿的位置泄露出去，引来朝廷大军征剿，此后两百余年，盘踞在岛上的海盗无不依祖训行事，传到如今这位海盗首领，去年在海船上抢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容貌极美，又怀了盗首的孩子，两人动了真情，盗首不忍心将她杀死，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如果让人发现了，母女两个都得被杀，恰在此时，赵东主所乘的船只被群盗虏至岛上，首领见此人见识举止不凡，必不会久居人下，便跟他结拜兄弟，赠送了很多财宝，又把座船修好，让他带着自己的妻女，逃离这个孤岛，结果在逃亡的时候，不巧被海岛上的群盗发觉，这伙人跟忠于首领的海盗们发生了惨烈的火并，几乎全死光了，洞窟里的城池也被大火烧为了白地，侥幸没死的都让这场大火烧死了，那女子投海殉夫，只剩下赵东主怀抱两三个月大的女婴，乘船逃回了陆地，他从那以后发了家，把这个女孩视为亲生骨肉，只知道那盗首复姓澹台，逃出来的那天夜里，大海上月明如昼，就取个名字叫澹台明月，他身家性命和财产，可以说全得盗首义兄所赐，没这个孩子他也不可能活着离开那座海岛，澹台明月自小天生喜欢骑马狩猎，大概是巨盗之后，天性使然，赵东主拿她也没办法，宠得没边儿了，要星星不给月亮，只好遍请名师传授弓

马剑术，但这次是和杀人不眨眼的大军阀屠黑虎做对，实是要冒天大的风险，他告诉打神鞭杨方，万一他此行有个三长两短，请杨方一定照看好澹台明月，因为他有预感这趟凶多吉少，但不能眼睁睁看着军阀拿国宝去和洋人换枪炮，不得不以身涉险。

澹台明月说：“叔父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用不着别人照顾，您也不会有事。”

杨方以为只是到黄河边上挖一尊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在他看来根本不算什么难事，能有什么凶险？因此也劝赵东主宽心，屠黑虎不过是一介军阀头子而已，我打神鞭杨方连他的祖坟都掏了，他又怎能奈我何？

赵东主说：“杨兄弟超群出众，却不可因为英雄不羁，就甘于埋没草莽，似你这番神技，怎能只用来盗挖军阀祖坟，却不思量做番大事业出来？”

赵东主在路上推心置腹谈了许多，杨方心下不以为然：“让这老东主连吃几个月窝头咸菜，保准他再也顾不上忧国忧民了。”

这天下午，到了黄河边上的一处古渡，此地是片河套，只见黄水翻涌奔流，轰隆作响，南边黄土黄沙，地势空旷，有几间稀稀落落的土坯房，上面插着一杆破旗，写着“古渡客栈”四个字，让西风吹得猎猎作响，远处有几只野狗在啃死人的骨头，平野漠漠，望过去仅是几个极小的黑点。

7

赵东主对照地图看了许久，对其余三人说据他多年收集考证的线索，北宋年间的大护国寺正在此地，殿堂佛塔都被横河泛滥带动的泥沙埋住了，军阀屠黑虎却以为这座古寺在开封城附近，所以军阀部队只在城墙周围挖掘，离此甚远，此处有个十分偏僻古渡客栈，先在客栈中落脚住下，再仔细寻找，定有所获，尽量低调行事，别让外人发觉。

杨方说：“东主有所不知，传闻黄河古渡边的客栈是处黑店，专卖人肉包子，你们推着口大棺材冒充送亡故之人还乡，瞒瞒军阀和草贼也就罢了，却瞒不过那些开店老江湖，进去准被人家用药麻翻，五花好肉切做包子馅儿，脑袋手脚和骨头下水扔进黄河。”

那三个人听了此言，立时感到一阵反胃，更觉得不寒而栗，世道这么乱，卖人肉包子的事只怕未必是传闻。

二保庆幸地说：“多亏六哥提醒，要不然咱们住在这里，非吃了人肉馅儿的包子不可。”

杨方说：“兄弟，咱吃几个人肉包子也不算什么，像二保你这样一身五花肉，却是上好的包子馅儿，那店主肯定趁你不备，诓你喝下蒙汗药，麻翻了扒个溜光，绑到剥人橈上……”

二保惊道：“六哥，听说开黑店的也是绿林好汉，他们横不能不分好歹，见人就宰吧？”

澹台明月说：“二保你别信他危言耸听，他又不曾住过这个客栈，凭什么说人家是卖人肉包子的黑店。”

赵东主说：“不得不防，杨兄弟说得没错，咱们用骡车拉着一口棺材，走在路上还好说，在客栈里连住几天，必定会招人耳目，杨兄弟依你之见，咱们该如何应对？”

杨方说：“按道儿上的规矩，只好多给店家些钱，把事情说明白了，让人家别理会咱们的闲事。”

四个人商量定了，赶着骡车走过去，到了古渡客栈才发现里外空无一人，屋里积满了灰尘，看样子前不久黄河泛滥，这客栈里的人早逃走了，只有这几间低矮漏风的土屋在此，如此一来也省去了不少麻烦，赵二保不再担心被做成人肉包子，兴高采烈将骡子拴到门口，忙前忙后收拾屋子，这时天色将晚，风沙渐烈，风声犹如鬼哭狼嚎，刮得天际间一片暗黄。

众人有了这古渡客栈的房屋为依托，心里安稳了不少，若是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去处，遇上这阵狂风，可没有办法过夜。

几个人将那口沉重的大棺材搬进客栈，胡乱吃了些干粮充饥，二保到灶下烧水，赵东主对杨方和澹台明月说：“咱们必须赶在军阀屠黑虎找到此地之前得手，时间不等人，今天夜里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天一亮就开始寻找埋在沙土之下的大护国寺。”

杨方打开棺材，看里面有四支双管猎枪和炸药，如今这地方荒无人烟，夜里除了有野狗饿狼出没，还可能遇到土匪，需要带枪防身，另外照明的电灯，挖土的铲子，就连猎装和干粮等物也是一应俱全，看来准备的十分充分。

赵东主取出随身的本子，其中有一页描绘着护国大佛寺的布局，找到其中任何一座殿堂或佛堂，再以此图作为参照，就可以确定正殿的位置了，卧佛巨像和千手千眼菩萨，都在古寺的正殿里，他说看古渡客栈几间破屋后面，有一处土丘，比别的地方都要高出一块，要是所料不错，应该是护国寺的佛塔，那么客栈土屋底下即是正殿。

杨方说：“此事岂不易如反掌，只要地方找准了，明天打个洞下去，到大殿里挖出那尊千眼千手佛，多说一两日，那便大功告成了。”

赵东主说：“没那么简单，我有件事，要到了这里才能跟你们说，关于北宋年间造于黄河边上的大护国寺，还有个很可怕的传说，你相信不相信……那尊千手千眼佛像底下镇着黄河里的妖怪。”

8

杨方听出这里边有名堂，问道：“老东主，大护国的佛像下面镇着什么……山妖水怪？此话怎讲？”

赵东主说：“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传说了，我担心移动了佛像，会有想也想不到的祸事发生。”

澹台明月说：“叔父不必多虑，那些野史志怪中的传说记载，又岂能当真。”

赵东主说但愿是我想得太多了，总之看见那尊千眼千手佛的宝像，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杨方又问：“挖到佛像之后，要装在这口棺材里搬运走？”

赵东主说道：“不错，那尊佛像大小和常人接近，装在棺材里运过黄河，寻个军阀找不到的地方埋起来，天底下不可能总这么乱，军阀头子屠黑虎自持其勇，好杀不已，将来必犯天道之忌，难免不测之忧，迟早有他的一个下场，等到乱世平定之后，咱们再把千手千眼佛像取出来还之于民。”

杨方感觉此事颇有蹊跷，还想追问赵东主千眼千手佛像下镇着什么妖怪，可赵东主上了岁数，连日赶路十分疲惫，到赵二保收拾干净的屋子里睡觉去了，他也不好再去追问。

黄河古渡边的荒废客栈，里面有七八间屋子是客房，都有现成的木板床，扫去灰尘便可就寝，赵东主住了最西头的一间，此刻时辰还早，其余三人就坐在前堂，点了盏煤油灯，整理棺材中的装备，以便明日一早动手，客栈破屋里四下透风，吹得油灯明一阵暗一阵，又听外边不时传来嗷嗷怪叫，也分不清那是狼嚎还是风声，气氛格外诡异。

澹台明月想起杨方说这是卖人肉包子的黑店，白天她倒不怕，此刻天黑下来，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她责怪杨方说：“杨六，我看这客栈从里到外，根本没有剥人橐之类的东西，你之前果然是在胡编。”

杨方心想：“我往常在江湖上走动，谁敢不尊我一声杨六哥，偏你这大小姐不把我放在眼内，一口一个杨六，我要不吓得你做上一夜噩梦，

我也妄称英雄好汉……”

杨方动了这个念头，对澹台明月和二保说，想不到这黄河边上的古渡客栈竟已荒废，人肉包子之事以前果真是有，这是我师傅亲身所历，那一年我师傅到这一带做生意，一个人路过黄河边的古渡客栈，看周围当真是“荒村寥落人烟稀，野鸟无名只乱啼”，那时店里有个寡妇当老板娘，带了两个蠢汉做伙计，卖给我师傅热腾腾一盘包子，我师傅一看那包子肉馅儿全是油，又香又滑……

澹台明月听得暗暗皱眉，二保则捂着嘴想吐：“六哥，你师傅吃了人肉包子？”

杨方说那倒没有，我师傅那眼力，一看包子肉馅儿，觉得像是人的股肉，股肉在哪知道吗？就是大腿屁股附近的肉，要不哪来这么大油呢，故此起了疑心，忍着饿没吃，夜里在客栈的房间中睡觉，半夜三更前后，他老人家正睡在木板子铺上，就听有人在床底下，拿手挠他这个床板，“嘎吱嘎吱”的响啊，一听这声音，吓得人浑身寒毛孔都张了嘴。

杨方能言善道，说得绘声绘色，屋外又是鬼哭般的风声，听得二保怕上心来，却又忍不住想往下听，连问后来怎样？莫非是黑店的人藏在床下，要把你师傅宰了当包子肉馅儿？

杨方说不是，要是店里的歹人躲在床下，他抓挠这铺板做什么？我师傅心里也是纳着闷儿啊，敲打两下不响了，过会儿又挠铺板，师傅他老人家点上蜡烛往床底下一照，我的个娘啊，是个没有人头的死人，可能是当天刚被害死，藏在铺下还没来得及收尸，腿上的肉都被割尽当了包子馅儿，不知道是尸变了还是怎么着，这个无头的死人在用手指挠床板！

澹台明月知道这多半只是杨方随口说来吓唬人的，但在荒废的古渡客栈里听这些鬼怪之事，也没法子不怕，心中惴惴难安。

杨方嘿嘿一笑，说咱都早点歇着吧，明天可有得忙活，说罢进屋关上房门，将打神鞭横放在头下，诸事不想，心头一片空明，不久就睡着了，忽然起了一阵阴风，恶寒透骨，身上顿时起了层鸡皮疙瘩，他睁开眼一看，屋门让风给吹开了，从外走进来一个全身是血的人。

杨方吃了一惊，一下子惊醒过来，发觉身上全是冷汗，再看已是夜半更深，屋门仍然关着，屋中哪有什么浑身是血的人，他心说：“我随口编了些人肉包子的事，只想吓吓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怎么倒把自己吓着了，深更半夜做这等怪梦，好没来由。”

杨方的师傅金算盘下落不明，没把摸金符传给他，所以他行事不按摸金校尉的规矩，又在江湖上学了绝艺在身，胆色不同一般，但梦到什么他自己也做不了主，看看房前屋子后没什么反常之处，倒头又睡，刚闭上眼，阴风忽起，屋门又开了，从屋外走进一个全身血肉模糊的人，一步一步走到近前，杨方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看屋里什么也没有，冷汗湿透了衣衫，心头狂跳不止，怎么会连做两个相同的梦？

他心想：“这可邪了，这古渡客栈里闹鬼不成？不过这时要出去把其余几人惊动起来，大小姐和二保非取笑我不可，我往后还有何面目同人说长道短？”

杨方从铺板上下来，又在屋里前前后后看了一遍，真没有什么古怪之处，寻付道：“疑心生暗鬼，我且不理睬，看它怎样。”于是躺下又睡，闭上眼顿觉阴风飒然，看那屋门第三次让阴风给吹开，那满身是血的人从屋外走进来，杨方头发根子全竖起来了，他也真是胆大包天，忍着没动，随着那人越走越近，他发觉那浑身是血的人好像要对自己说些什么，隐隐约约只分辨出两个字：“快逃！”

杨方心里一惊，再看屋里寂然如初，他一身的冷汗，江湖人没有不信征兆的，心说：“此梦真切无比，只怕不是什么好兆头，何况连做三个一模一样的梦，这屋里必然是有鬼啊，那个鬼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快逃？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

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功夫，已是破晓时分，澹台明月等人此时都起来换好了衣服。

澹台明月看杨方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好像一夜没有睡好，笑着问道：“杨兄，你脸色怎么如此难看？莫不是昨天夜里讲鬼吓我们，却把自己吓着了？”

杨方本来想告诉那三人梦兆不祥，只怕会有要命的事情发生，赶紧离开此地为好，但一听澹台明月这么说，那是死也不肯丢这个脸，说道：“想到灾民们苦难深重，愁得彻夜难眠。”

赵东主说道：“难得，杨兄弟身在江湖，却有庙堂之志，睡觉也不忘黎民百姓的苦处，时值乱世，虽是贩夫走卒，也该为国家倾尽一己之力，咱这次寻找千手千眼佛的宝像，不让他落在军阀屠黑虎手中，正是为了保护国宝。”

杨方顺口应声：“老东主所言极是，我等做成此事，便是塔尖儿上的功德。”

赵东主说：“好，那么一会儿我等先去客栈后头挖开沙土，看看下面

有没有佛塔。”

这么一打岔，就没提夜里闹鬼的事，杨方见赵东主等人已换了猎装，从头到脚全是英国货，心说这叫狗长犄角……洋式啊，可人家穿这套行头干活确实方便，再看外边大风呼啸，刮起漫天的尘土，一行四人冒着风沙，来到客栈外面动手挖掘，沙土之下是干枯坚硬的淤泥层，再往下挖了几尺，看底下显出古砖，果然是半截佛塔，赵东主兴奋得眼中放光，北宋年间的千手千眼大佛寺，正殿就在黄河古渡客栈之下，他花了数年心血找寻线索，一朝功成，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杨方不知那尊佛像何以让赵东主如此痴迷，也想尽快看个究竟，他带着二保，又到屋里后墙下去挖，挖到晌午时分，挖开一个很深的大坑，沙土下面露出整齐的瓦片，看来佛殿虽让泥沙埋住了，但淤泥干枯之后形成了一层封闭的土壳，时隔七八百年之久，殿堂依然在地下保存得十分完好，揭开瓦片看里面惛惛洞洞，阴森莫测，佛殿中梁柱腐朽，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生垮塌，四个人便到屋外准备绳索电灯，又绑了几根火把，要等待佛殿内积郁了几百年的晦气散掉才敢下去。

此时风势加剧，狂风呜呜作响，古渡客栈年久失修，屋顶是个木板棚子，下头压着干草，忽然让一阵狂风掀翻了，四人只好躲到土墙下面，一边避风一边吃些东西，可满嘴都是沙土，吃了食物也难以下咽。

杨方找机会问赵东主：“千眼千手佛下面到底镇着什么东西？这黄河里真有妖怪不成？”

赵东主说：“不单是传说，这黄河年年发大水，很早以前……”

杨方突然抬手做个噓声，说道：“等等，我听到有东西往咱们这来了，可不像是风声！”

黄河古渡客栈处在河套里，唯有西南方是旷野一片，目力所及，尽是黄土枯草，此刻狂风肆虐，沙尘飞扬，他探出头向外张望，只看得一眼，登时倒吸一口冷气，夜里梦见鬼的事成真了。

赵东主等人发现事情有变，也起身往外看，就看黄土坡出现了一排小黑点，随着距离快速拉近，看出是军阀的部队，前边全是马队，蹄声越来越响，轰隆隆势如潮水，卷起了漫天的黄尘。

第十章 神秘大佛

这尊巨佛大如山岳，目必有所运，手必有所持，像高七八丈开外，周身共计一百零八目四十二臂，神情威严慈悲，佛面让光束一照，金光晃动，显然贴满了金箔，两侧还供着许多罗汉像、地藏菩萨像，前面则有弥勒佛以及韦陀菩萨，全是北宋年间的造像。

1

赵东主等人大吃一惊，急忙缩身回来，心说：“屠黑虎认为那座大护国寺在开封城周围，也一直在城外挖掘，怎会突然得到消息，派遣人马往黄河古渡来了？”

此地是个河套，军阀部队从南面上来，等于是把古渡客栈围死了，那年头军阀和土匪没什么两样，视人命如同草芥，落到他们手里谁也别想活。

四个人赶紧把猎枪取来，在土墙后头对准了来势汹汹的马队，打算先抵挡一阵，如果能撑到天黑，或许有机会脱身，不过仅凭四个人，面对大队骑兵的冲击，也无异于螳臂当车，只是不甘束手待毙，仍要做困兽之斗罢了。

军阀马队奔到枪弹射程之外，突然止住来势，杨方眼尖，远远看出为首的正是督军屠黑虎，奈何离得太远了，猎枪的射程够不着，这时忽有一骑跃众而前，那人骑在马上，空着两手没带枪，身边挂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着什么，看其来意是有话要说，就把他放到近前，等看清过来的这个人面目，四个人心里同时一沉。

骑马过来说话的不是别人，竟是之前在面馆里跑掉的盗墓贼边海龙，边海龙是让屠黑虎逼着过来，他也怕杨方等人下手杀他，走到土墙后一抱拳，把身后的包袱解下来，陪着笑脸对众人说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咱道儿上的人也得讲规矩啊，兄弟我只是替督军大人过来传个话。”

赵东主看出边海龙是屠黑虎的手下，怪自己眼瞎看错了人，忍着怒气说道：“你滚开，我跟那军阀头子没什么话好说。”

边海龙说老东主你惹不起督军大人，先听我把话说完吧，原来屠黑虎兴师动众，到处挖掘北千手千眼佛，苦于没有进展，他得知赵东主知悉北宋年间大护国寺的确切位置，便派手下的盗墓贼边海龙前去打探，

赵东主不知是计，还晓以大义，请边海龙帮忙，好在他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将大护国寺的位置吐露出来，途中在面馆里遇到刚挖完屠黑虎祖坟的崔老道等人，杨方出手吓走了边海龙，但这家伙没走远，仍在暗中尾随赵东主，他发现崔老道那三个人里分出一人跟赵东主走了，看来全是一伙人，就通知军阀部队，在崔老道过黄河的时候上前抓拿，结果孟奔当场被乱枪打死，崔老道掉进黄河里下落不明。

事实上崔老道落进黄河里大难不死，一直活到全国解放之后，那是后话，暂且不提，草头太岁孟奔当时是真死了，身上背的包袱被人送到屠黑虎手中，屠黑虎揭开一看，当场吐了一口血，那包袱里是他祖坟里的几件宝物，他没看过棺材里面有什么，但认识坟里那两只玉碗，知道祖坟让这伙倒斗的贼人给挖了，不由得狂怒攻心，暴跳如雷，可是那座千眼千手佛的所在，只有赵东主清楚，只好按兵不动，先看赵东主在古渡客栈停下，冒着风沙到处挖掘，想必此处就是大护国寺的遗址，才带兵围了上来，又命边海龙过来劝赵东主投降，只要把说出盗挖督军祖坟的同伙都有谁，督军大人或许可以网开一面，留下这几个人的性命。

赵东主气得脸色铁青，指着边海龙的鼻子说：“你滚回去告诉那个军阀头子，让他趁早死了心。”

杨方听边海龙说崔老道掉进黄河孟奔死于非命，也不敢全信，他见对方身手背的包袱上全是血迹，抢过来打开一看，孟奔的人头就在里面，脑袋被砍下来，那两只眼还没闭上，死状极惨，杨方手捧人头，想起夜里那个梦，不知是心念感应，还是孟奔死后显魂前来示警，一时间五内崩裂，两眼几乎瞪出血来。

边海龙看杨方脸色不对，只怕此人突施杀手，自己可是万万招架不住，连忙说道：“几位，先贤古圣怎么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你们听我良言相劝……”

话刚说了一半，杨方的打神鞭已经到了，边海龙的脑袋被砸进了腔子里，尸身当场扑倒在地，让杨方拎起来扔到土墙之外。

赵东主恨恨地说道：“如此死法，倒是便宜了这个臭贼。”

杨方忍着口气，将孟奔的人头重新裹上，背到自己身后，心中暗暗发狠：“好歹找个机会摘了屠黑虎的脑袋，替崔老道和孟奔报仇雪恨。”

军阀部队在远处看到了边海龙的尸体，开始往这边放枪，同时大举压上，四个人躲在土墙后舍命还击，但对方枪弹密集，长短枪一齐开火，子弹如同成群飞来的蝗虫，打在土墙上噗噗冒烟，杨方根本抬不起头，心说：“罢了，看来今天要在这地方土点儿了，道长和孟奔兄弟阴灵

不远，等我一等，咱们在黄泉路上做个伴。”

此刻风沙更烈，中午时分，天色竟转为暗黄，地面是黄土黄河，当中是狂风卷起的沙尘和阴云，天上地下黄乎乎浑成了一片，连在外面的军阀部队也都感到心惊，这像是黄河上游发大水的天象，但屠黑虎治军极严，部下尽是悍将劲卒，虽然心中慌乱，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听得督军大人一声令下，仍是发声呐喊，鼓勇上前。

赵东主叫道：“杨兄弟，咱们挡不住这么多军队，先往地下的佛殿里退！”

杨方心知再不走顷刻间便会横尸就地，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他也不及多言，冒着弹雨向地洞里扔下绳索，四人将电灯挂在身上，一个接一个下到洞中，那佛殿里的晦气尚未完全散去，气味呛人，梁上覆盖着厚厚的泥沙，到处悬着灰网，瓦片一层层的木梁下方深得吓人，没想到这座佛殿如此之大，众人垂着长绳攀爬下去，电灯照在漆黑的大殿内，就见这殿堂正中是一尊千臂千眼大佛的巨像，这尊巨佛大如山岳，目必有所运，手必有所持，像高七八丈开外，周身共计一百零八目四十二臂，神情威严慈悲，佛面让光束一照，金光晃动，显然贴满了金铂，两侧还供着许多罗汉像、地藏菩萨像，前面则有弥勒佛以及韦陀菩萨，全是北宋年间的造像。

2

四人都被地底这尊巨佛所震慑，等到双脚落地，发觉地上积满了黄沙，赵东主平生第一次踏进这座埋没几百年之久的千手千眼大佛殿，以往他对此痴迷极深，做梦也想到这里看上一眼，这些佛像中任何一尊都是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在漆黑沉寂的大殿中看来，更添加了无与伦比的神秘色彩，不禁看得呆了，耳听高处枪声迫近，方才回过神来，急忙辨明方位，带着三人躲到巨佛侧面。

大殿中佛像林立，眼中所及，无不是大大小小的诸天神佛，墙壁上也全是描绘佛教传说的壁画，而在那尊大如山岳的巨佛宝座之下，嵌着百余个常人高矮的佛龛，里面也是千手千眼佛，形态各不相同。

杨方发现赵东主忙着找寻其中一个佛龛里的宝像，他明白这佛殿里一定有十分惊人的东西，否则眼下死到临头，赵东主怎么还顾得上在大殿里找什么东西，军阀屠黑虎也犯不上亲自过来，肯定不是一两尊佛像那么简单，莫非与千手千眼佛镇住的妖怪有关？

这念头尚未转过来，就听赵东主说道：“是这尊宝像了！”他让二保快来帮忙，两人伸手抱住那尊佛像用力扳动。

杨方与澹台明月在旁开枪掩护，射杀从地面下到佛殿里的军士，澹台明月的枪法尤为出色，几乎是弹无虚发，一枪打出去准撂倒一个敌人，可军阀部队蜂拥下来，眼瞅着挡不住了，屠黑虎虽然有令在先，不许开枪打坏佛像，军卒们只好挎上盒子枪，拎着马刀攀绳下来，但是很快打红了眼，你死我活的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枪声响成一片，子弹在殿中嗖嗖乱飞，就差直接往里面扔手榴弹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赵东主和二保扳得佛龕里的石像转了半圈，猛听轰隆一声响，那尊千眼千首巨佛的莲花宝座下打开了一个大洞。

杨方心想这佛像底下不是镇着黄河里的妖怪吗？却见赵东主招呼自己往洞里去，此时也来不及去问，他在大殿中且战且退，闪身钻进了巨佛宝座下的洞穴，那洞穴里有千钧石球为机括，按动之后，石球从上面滚落下来将洞口堵死，立时将屠黑虎的队伍挡在了外面，可这是断龙绝户石，里头的人也别想再出去了。

杨方在一番恶战之后死里逃生，先定了定神，用电灯照向四周，发现这洞穴中是条石壁坚固的暗道，暗道平坦宽阔，容得下五六个人并肩而行，不知前面通着何方，但置身于暗道之中，只觉冷风侵肌，里头显然非常深广，又看石壁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经文法咒，他识得那是“金刚伏魔咒”，倘若没有鬼怪妖魔，断不会随意凿刻在壁上，他心里更加莫名其妙，想问赵东主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刚要说话，却听赵东主“哎呦”一声，杨方转头一看，先前在漆黑的大殿内与敌军混战，赵东主身上中了一发流弹，枪弹打进了腹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没发觉，退到暗道里就支撑不住了，淌得遍地是血，三人赶紧扶他坐下察看伤势，赵东主忽然抓住杨方的手，张着嘴有话想说，话到嘴边，却已开口眼定，气绝身亡。

赵东主死得突然，杨方心中一阵黯然，生死本是无常之事，但刚刚结识不久，想不到这么快就已人鬼殊途。二保抱着赵东主的尸身，整个人都傻了，边哭边叫主人。澹台明月自幼与赵东主相依为命，情同亲生父女，立时哭晕了过去。杨方忙掐她人中，澹台明月醒过来抚尸又哭。这时猛听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震得石壁都跟着摇颤。

3

三人听出是军阀部队在用炸药爆破，看来是想炸开千眼千手巨佛下面的暗道，杨方暗骂：“屠黑虎真是属王八的，咬上人就不撒嘴啊。”这次爆炸虽然没能炸通暗道，但只要再来这么一回，即使这三个人不被当

场炸为碎片，也会让随后蜂拥而来的军阀部队乱枪打死。

杨方心知不可在此多留，还得往暗道深处逃，人死总归不能复生，哭天抹泪于事无补，为了不让赵东主的尸身落在军阀手中受辱，便取出火油倾倒在死尸上，连同孟奔的人头一并烧化。澹台明月虽然伤心欲绝，却也识得大体，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她抹去泪水，回首望了一眼燃起大火的尸身，拽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二保，跟着杨方快步往暗道里面走。

赵二保打他爹那辈儿起，便给赵家为奴，以往都是老东家说做什么他做什么，自己从来没个主张，此刻忽遭大难，心里慌乱无比，只好问澹台明月：“大小姐，老东家没了，从今往后咱们该怎么办？”澹台明月道：“当然是设法逃出去，找机会杀掉屠黑虎报仇。”杨方道：“此言极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别管往后有什么事儿，先混过今天去再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条暗道通往何处？”

赵东主所知之事，澹台明月也都清楚，她告诉杨方，从古以来，黄河水患难治，每当大水一到，淹死百姓牛羊不计其数，北宋年间再黄河边上起了一座大护国寺中，用来镇河安民，表面上是这么回事儿，其实镇河尚在其次，它主要是用来镇妖，以前有个很可怕的传说，据说黄河边上的开封城是城摞城，如今从上到下至少有六七座城池，全是由于黄河泛滥，泥沙不断淤积，使黄河水位升高，大水冲进城内，洪水泥沙将城池吞没，几千年来朝代更迭，形成了一座城压着一座城的罕见奇观，故老相传，开封城是“三山不显，五门不照”，三山不显是说开封附近有三个带山的地名，看过去却是一片平地，根本没有山丘，其实那三座山也是逐渐被黄河泥沙埋没了，由此可以想见，地面堆积的泥沙有多深，越在深处，地下城的年代越是古老，最早可以追述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梁城，再往前不一定没有，而是没有史籍可以查找，多数是断壁残垣泥沙埋没的废墟，但其中有一两次大劫难，则是满城之人尽数被活埋在地下，你想整座城池都被埋住，纵然地下泥沙中有些间隙，又怎么可能还有人存活下来？可有时地裂地震，大白天竟有千百年被活埋的古人从下面爬出来，这些古人满身散发着恶臭，青面獠牙，追逐军民为食，一见到日光则僵枯不复动，这么说都像行尸，可有血有肉会喘气儿，没人知道它们是什么妖怪，因此这座位于黄河边上的大护国寺，才会供奉一尊镇尸的千眼千手巨佛，巨佛所挡住的洞口，正是当年有行尸出现的所在，原本是泥沙层中的暗河，枯竭后变成了一条隧道，应当通往开封城下的大沙洞，据山经河图所志，那里也是黄河的一个河眼。

杨方听此事很是蹊跷，既然那时候的人们知道黄河下边有妖怪，为

何不彻底堵上洞口，却造一尊底下藏有暗道的巨佛？

4

澹台明月说北宋道君皇帝听了臣下谗言，以为从黄河里出来的不是僵尸，而是肉身成圣的仙人，历万劫不磨之体，得了大道长生不死，道门里一般都讲究死后尸解，羽化飞升，肉身成圣却更为难能可贵，这些所谓的行尸，必是古城陷入地底之后，城里的人们大难不死，吃了黄河河眼里的栖肉，所谓栖肉，是指以前的传说中，黄河中有条老龙，死后其尸骨上有肉芝长出，食之能得长生，所以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得以存活至今，只是被那些横死的厉鬼所缠，道君皇帝是圣明天子，理应度化那些孤魂野鬼，然后焚香沐浴祷告上天，择吉日拣选一两位能人异士，为皇上到河眼中寻仙求真，得个不老不死的仙法。还有些人不相信肉身成圣，但是认定这个地方有古代的奇珍异宝，是座宝城，因为整座城池被原样埋住，城里的东西必然没有人动过，瘦死的骆驼尚有千斤肉，何况一座古时大城，想发财者有之，想求个不老不死肉身成圣者也有之，一时众说纷纭，却无人胆敢下去探个究竟，最后取折中之策，先在黄河边造了尊千眼千手巨佛，暂时堵住洞口，但是留下了一条暗道，每年请高僧度化那些恶鬼，可不等皇帝请来异人去寻不死仙法，金兵已南下灭了北宋，后来黄河改道，洪水带着大量泥沙，把大护国寺埋到了地下，随着朝代的兴废更替，此事也渐渐被世人所遗忘。

澹台明月还告诉杨方，赵东主听说军阀屠黑虎野心很大，一是想挖出古都开封下面的宝城，二是有意找黄河河眼里使古人不老不死的神物，赵东主虽然了解此事，却不太相信这类过于迷信的鬼怪之说，只是想将佛殿里最有价值的饰宝金佛抢先盗走，免得落在军阀手中，走投无路之际，下到千眼千手佛大殿中发现，那尊巨佛底下真有一条暗道，这至少说明，巨佛下的暗道通往黄河河眼，至于其中有没有怪物，现在谁都无法断言。

杨方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心说：“这处境可谓是逃出虎口又入龙潭，被泥沙埋在地下的古人何以不死？黄河河眼中又有什么鬼怪？”刚想到这，身后又传来爆炸之声，远远亮起许多火把，原来屠黑虎的手下已炸开巨石，大队人马随即冲了进来。

军阀头子屠黑虎虽是行伍中人，平生却最为迷信，暗中把祖坟迁到雷公岭风水宝地，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了，没想到居然也让贼人倒了斗，气得他口吐鲜血，好在找到了通往地下宝城的暗道，他听人说那其中有神物，何况盗挖他祖坟的那几个贼人也逃了进来，不把这几个贼子碎尸万段，难消他心头之恨，之前让边海龙过来劝降，也是想留活口查明盗

挖祖坟之事，而对至于巨佛镇妖的传说，甚至里面有条暗道这些情况，他也了如指掌，如今一时动了邪火，亲自带着部队追赶，跟下来这四百多军士，全是能征惯战厮杀娴熟的之辈，只要有银元有烟土，命也可以不要，都带着长短两把家伙，背后插着马刀，点起几百根火把，排成长队鱼贯而入，屠黑虎拎着手枪，走在队伍当中督阵，一边走一边挥枪传令：“众将士听了，跟本督军上前取宝的，人人升官个个有赏，谁敢退后半步，老子就让他吃颗黑枣，先前逃进洞的土贼总共有四个，已经死了一个老的，还剩下三个崽子，拿住一个活的赏二十根金条，死的十根！”众军士轰然答应，仗着人多势众，也不把那三个人放在眼里，都想捉活的领赏，当先的几十个军卒收起枪支抽出长刀，举着火把往暗道深处推进。

杨方等人眼看军阀部队来势汹汹，在后头追得太紧，急忙将电灯关闭，好在杨方生就一双夜眼，在暗处也能辨物，他让澹台明月和二保跟在身后，都将猎枪背在身后，一个牵着一个的手摸着黑往前走，暗道地势宽阔平直，距离军阀部队虽远，却是回头就能看到火把的亮光。

二保耳听身后追兵的脚步声渐渐逼近，惊得头顶上飞了三魂，脚底下跑了七魄，颤声道：“大小姐，迟早会让屠黑虎追上啊，这可如何是好？”

澹台明月手心里也不由得冒出冷汗，但她素有主见，对二保说道：“事已至此，咱们唯有随机应变。”

杨方见澹台明月有此胆识，不禁有些佩服，想到前路吉凶莫测，实是平生未遇之奇险，换作是他自己，在此时此地，也仅能说出“随机应变”这四个字而已，耳听身后发号施令的声音，像是军阀头子屠黑虎也进了暗道，胸口血气上涌，有意掉头拼个死活，但想起崔老道嘱咐的话，只好忍住杀心，摸着石壁快步前行。

在暗道中行出一段距离，走进了干枯的河道，地形如同狭窄崎岖的泥沙洞穴，这里原本是黄河的一条地下支流，走势迂回曲折，时宽时窄，脚下尽是松软的沙土，踩上去一步一陷，抬腿都很吃力，三个人将追来的军阀部队甩开一段，暂时看不见身后那些火把了，便打开电灯照亮，顺着蜿蜒的洞穴又往里走，这时一道土黄色的古代城墙横在面前，城头上一片漆黑，侧耳听去，城内并无半点声息。

杨方等人顺着高墙来到城门洞底下，就见城中街巷布局依然分明，狭长而幽深，如同蜿蜒曲折的战壕，不过房屋都被干涸枯竭的沙土覆盖，只能看出个高低轮廓，已经无法辨认是哪朝哪代的城池。

开封是天上河、地下城，黄河泥沙淤积致使河道越来越高，甚至高出了开封城，因此是天上河，开封底下城擦城，是以称为地下城，而黄河泛滥是自古已有的大灾，黄水带来的泥沙层层堆积，令地面逐渐增高，但内部也留下一些孔隙，如此沙积水淹，年复一年，地下形成了一个沙斗般的巨洞，这座古城当年是掉进了沙洞，比开封地下另外几座城墟完整得多，可遇到黄河发大水，大沙洞也会被积水淹没，如今只有城中坚固的砖石房屋得以留存，其余建筑只剩下连绵起伏的黄色沙土堆。

澹台明月说：“看来此地屡遭水淹，最初陷进大沙洞的古城当中，纵容有军民人等侥幸不死，恐怕也活不了多久，所以这城里既没有珍宝也没有活人，只是一座没有活气儿的死城。”

5

二保气喘吁吁地说：“不行了，实在是跑不动了，能不能先到古城里躲一躲……”

杨方说：“既然跑不出去，我看逃进古城里当土皇上也行。”

二保也是个不知愁的，说道：“六哥，你当土皇上，大小姐做土娘娘，那我也当个土将军。”

杨方说：“兄弟，你那两下子当不了将军，顶多做个太监。”

澹台明月说：“你们两个别做清秋白日的大梦了，军阀部队追上来了。”

说话这功夫，屠黑虎带着大队军卒，高举灯球火把亮籽油松，从暗道里追至城下。三人不敢停留，一路逃进城门。那些军卒们远远看见这三个人，直如见了六十根黄澄澄的金条，谁也舍不得开枪，那真是人人争先个个奋勇，呐喊声中狂追而来。

杨方等人逃进古城，眼见地面的沙土上留下三串脚印，屠黑虎的部队紧紧追来，三个人疲于奔命，也顾不上掩盖足迹，一直逃到另一端的城门，再往前地面陷落，深处都是黄水，水面宽阔，无边无际，已经无路可走了。

澹台明月取下背后的猎枪，要躲在城墙上面阻敌，如能趁乱射杀屠黑虎固然是好，否则就跳进沙洞深处的地下河，宁死也不落在军阀手中。

杨方说：“乱军当中难以分辨目标，一枪打不中屠黑虎，绝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不如我躲在城门中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你和二保先到城头

高处，伺机接应。”

澹台明月不知杨方如何躲在城门洞中不被发觉，可眼看军阀部队转瞬就到，只好先带上二保，找处可以攀登的地方爬向城头。

杨方心知这次是有死无生，但是不拽上屠黑虎垫背，死也不能闭眼，于是关掉了头顶电灯，闪身躲到城门旁的墙根底下，他是在城池外侧，军阀部队从后面穿城追来，兵卒已大多到了城内，双方隔着一道城门。有个当兵的要争头功，脚下跑得飞快，一手高举火把，一手拎着步枪，当先追进了城门洞，这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杨方听脚步声到了近前，探臂膀拽出铜鞭，搂头盖顶打下去，那军卒也是个久经厮杀的老兵，仓促应变，还能举起步枪往上格挡，饶是他反应够快，奈何杨方这条铜鞭势大力沉，一鞭打下来，那军卒的步枪被砸成两截，脑袋也给打得粉碎，不及哼上一声，便已脑浆四溅横尸在地了。

杨方抬脚踢开那军卒的死尸，捡起掉在地上的火把往水中扔去，火把落在水里立时熄灭了，古城内外灯火照不到的地方全是漆黑一片，后面追来的那些军卒也瞧不清远处情形，隔着门洞看到有支火把在前面晃过，以为还要往前追，个个都是立功心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埋着头只顾追赶。杨方却纵身爬上城门洞的内壁，深吸一口气，使出仙人挂画的绝技，身体像条大壁虎一般悬在壁上。

军阀部队鱼贯穿过城门，举着火把在杨方身下跑过，哪想得到会有人躲在头顶，先过去五十多个当兵的，随后屠黑虎就在大批军卒的前呼后拥之下来到城门洞中，他亲眼看到古城里没有什么不死的仙人和堆积如山的珍宝，不免大失所望，又见前面没了去路，呼喝部下分头搜索，切不可走脱了半个盗墓贼，他身边几名副将也纷纷叫嚷：“这些贼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盗挖督军大人的祖坟，真是捋着虎须找乐子，也不想想自己有几个脑袋，非活捉他们剥皮点天灯不可！”

杨方悬在壁上看得一清二楚，实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从此处跳下去，他有十足的把握一鞭打碎屠黑虎的脑袋，不过屠黑虎身边的部队太多，一个个杀气腾腾，全都是枪上膛刀出鞘，他虽然能打死屠黑虎，自己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脱身，不是被乱枪射杀，就是死于乱刀之下，但这机会转眼即逝，他也不再多想，身如飞鸟般从城门洞上落下，拽出打神鞭对准了屠黑虎的脑袋抡去。

杨方这一鞭卯足了十二分的力气，将起五更爬半夜练就的家数全使了出来，心想：“你屠黑虎的脑袋再硬，可比得了洛阳僵尸的铜皮铁骨吗？”

这一下是攻其不备，屠黑虎本事再大，也没料到杨方能悬在城门洞顶壁上，不过古城中全是大水带进来的泥沙黄土，杨方出手之前，无意间蹭掉了一些沙土，刚好落在屠黑的头顶，屠黑虎为人敏锐无比，察觉出城门洞中有异，此时杨方的铜鞭也打下来了，他百忙之中往旁一闪，铜鞭擦身而过打在了空处，屠黑虎的脑袋险些让铜鞭砸中，一股劲风带得脸颊生疼，不免又惊又怒，骂声贼子大胆，举起手枪对准杨方抠动扳机。

杨方满以为这一鞭下去屠黑虎必死无疑，却没想到此人反应奇快，差之毫厘竟让对方躲了过去，落地时看到屠黑虎举起了手枪，他也是出手如风，挥起铜鞭横扫过去，一出手就是连环三鞭，头一下横拨，扫掉屠黑虎的手枪，后两下分打屠黑虎左右两肩。铜鞭快如疾风，屠黑虎没等搂下扳机，手枪早被铜鞭打落在地，他心中愈怒，退了半步，闪身躲过第二鞭，顺势抽出挎在腰间的指挥刀，听这条铜鞭风声沉重，想必份量不轻，刀刃不能硬碰，先以刀身挂开第三鞭，紧跟着反守为攻一刀劈出，竟也带着破风之声。杨方见屠黑虎刀法凌厉迅猛，只得回鞭招架。

两人是仇家相见分外眼红，打在一起难解难分。周围手持刀枪全副武装的军阀部队，唯恐开枪打到督军大人，有心上前助战，奈何那二人性命相拼，你来我往打得眼都红了，长刀铜鞭皆是呼呼生风，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眼花，又哪里近得了身。

澹台明月和二保躲在城头上，望见城下灯火通明，密密麻麻围住了数百军卒，虽然看不见杨方如何在城门洞里跟屠黑虎厮杀，但听到双方呼喝恶斗之声，都在手心里提他捏了把冷汗。

此时杨方和屠黑虎尚未斗到分际，倘若在平川旷地，他未必是屠黑虎的对手，只得豁出性命，借着城门洞里的地形全力周旋，勉强可以斗个旗鼓相当。屠黑虎虽是土匪出身，却练就一身刚猛硬功，马上步下两路的武艺，平生罕逢敌手，素以神勇著称，近两年身为督军，位高权重，却仍旧心黑手狠嗜杀成性，经常亲手杀人，此刻也是一心要置对方于死地，低吼声中变换招数，右手长刀缠住铜鞭，左手使出可以开碑裂石的铁砂掌。

杨方识得厉害，不敢硬接硬挡，忙掣身出来，但城门洞两头挤满了握刀持枪的军卒，无法冲到外面，惶急之中逃向一面石壁。众军卒见督军大人占了上风，逼得对方走投无路，一齐发喊助威。屠黑虎一看杨方要跑，暗想：“以此人身法之矫捷，不让残唐五代时着了吉莫靴在壁上飞身行走的剑侠，但城门洞子里总共有多大地方，外围刀枪如林，某还怕

你跑上天去不成？”当下挺起长刀从后追逐，却不知杨方尚有一记绝招“撒手鞭”。此刻就看杨方奔向墙壁，他是听风辨声，头也不回，猛然往后一抬手，叫了声：“着！”铜鞭呼地一声，脱手直飞出来。

杨方的撒手鞭百不失一，是乾坤一掷的杀招，不到万不得已，决计不会轻易使用，此刻两个人距离极近，换作旁人非让铜鞭击中面门不可，屠黑虎这身功夫却当真了得，间不容发之际还能举起长刀挡了一下，那柄长刀立时断成两截，铜鞭也被挡得势头稍偏，只擦到了屠黑虎的肩膀，重重撞到墙壁上，发出一声巨响。杨方动如脱兔，不等铜鞭掉落在地，已返身跃过去接在手里，挥鞭往屠黑虎身上乱打。屠黑虎手里只余下半截指挥刀，但见杨方手中铜鞭犹如疾风骤雨般从四面八方打到，刚才又被“撒手鞭”惊出一身冷汗，臂膀剧疼彻骨，不免手忙脚乱，再也没有还手招架的余地。杨方败中取胜，正待痛下杀手结果对方性命，城门内侧的众军卒忽然一阵大乱，全往城门洞里拥了进来。

7

杨方和屠黑虎让乱军一冲，也身不由己从城门洞里挤了出来，澹台明月看到杨方显身，立即将绳索方下，助他攀上城墙。杨方不敢恋战，抡鞭砸倒身边几个军卒，趁乱拽住绳索直上城头。

澹台明月救起杨方，再端起猎枪想打屠黑虎，那个军阀头子早已躲到城根死角处。城下的军士们发现城上有人，纷纷举枪射击，高处黑灯瞎火，枪弹也难有准头，又听军阀部队中有人大叫，似乎是说黄河上游发了大水，这场大水百年一遇，开封城都被淹了，不知多少人变成了虾兵蟹将的点心，渡口附近的部队全逃进了这个地洞，黄河大水也跟着灌将进来。

屠黑虎在城下重新换了一柄马刀和手枪，开枪打死几个从后面逃进来的军卒，手中长刀又砍翻两个，止住了乱成一团的队伍，他厉声叫道：“透你们亲娘，慌什么？这地方是个大沙洞，再多黄河水灌进来也渗没了，大伙等水退了再出去不迟，先跟老子把那三个臭贼乱刀分尸！”

屠黑虎手下的部卒向来悍勇，听得督军大人发下军令，鼓噪声中攀城而上。屠黑虎强忍肩膀疼痛，对着城头之上高声喝问：“本督军的刀快，却不斩无名鼠辈，兀那会使铜鞭的点子，你们如今已成瓮中之鳖，死到临头了，可敢留下名姓在此！”

杨方应道：“尔等听了，你家爷爷是打神鞭杨方，盗挖军阀头子屠黑虎的祖坟，鞭尸取宝皆是我一人所为，有哪个不怕死的，尽管上来吃我一鞭！”

屠黑虎恨得咬牙切齿，他对这三个人生吞活剥的心都有，亲自带着手下往城头爬来，下死命令要捉活的，那真是“号令出时霜雪冷，威风到处鬼神惊”。

澹台明月藏身在城楼最高的土台上，吩咐二保在旁只管装填弹药，她以两支双管猎枪交替射击，将爬上城墙的军卒一一射杀，每一声枪响，必有一名军卒从城头上翻身摔落，但在屠黑虎的严令之下，这些军阀部队仍旧不顾死活，蜂攒蚁聚般围拢上前。

正这个时候，城下部队炸锅似的又是一阵大乱，只听有许多军卒惊声叫喊，说是看到了黄河中的肉身仙人。

第十一章 沙洞巨龟

城上城下的人无不吃了一惊，城中数重大殿皆为宝顶金盖，跟此地的黄金相比，巨佛脸上贴的金箔不算什么了，只是让沙土覆住了看不出来，此时黄河大水涌进来，冲掉金顶上的泥沙，金光迸现，分外晃人眼目，陷在沙洞中的真是一座宝城。

1

这座陷在大沙洞里的古城，城墙有两三丈高，城门洞上边还有座城楼，比城墙又高出一大截，城下军阀部队虽然点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但是照不到那么高的地方，打神鞭杨方等人躲在城楼之上，看底下却是一清二楚。

此时屠黑虎正指挥部下爬上城头，忽听一阵大乱，军阀部队里的兵卒，大多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出身，只要给够了粮饷烟土，打起仗来格外拼命，不过旧时军阀部队的迷信观念极深，听到有人惊呼，说大沙洞里有僵尸，心里先自慌了几分，其实怕倒不怕，这些当兵的跟着屠黑虎攻城掠地盗墓挖坟，死人活人的钱都敢抢，可是恐慌的情绪最容易蔓延，很多人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免自乱阵脚，顾不上再围攻城头上那三个人了。

原来城池陷在沙洞深处，多次遭到黄河水淹，黄河水里带有大量泥沙，因此城墙房屋上覆着一层很厚的泥浆，等到大水退去之后，泥沙逐渐固结成了土壳，一眼望去，城中房屋如同连绵起伏的黄土坟丘，屠黑虎的大队人马冲进来往城头上爬，有个军官中弹后从城头跌落，身子落在一处屋顶上，他翻着跟头倒栽下来，登时在黄土撞出个窟窿，身子直接掉进了下面的房屋里，附近的军卒急忙赶过去救人，其实那人活不了，可毕竟是位长官，好歹要充个样子，三四个当兵的举起火把，往土窟窿底下一照，看见屋子里躺着几具死而不化的僵尸，众人面面相觑，却似鱼胶粘口，一字难开。

主要是没想到屋子里会有死尸，这些死人想必是随着城池被活埋在地下古人，这些僵尸身上的衣服早已经烂没了，面目枯槁，皮色暗青，但毛发指甲皆活，看上去似乎一有惊动便能睁开眼。

从城头掉下来的军官，身上被猎枪击中，摔到屋子里之前已然气绝，鲜血泊泊涌出，这情形虽然可怖，当兵打仗的人却见得惯了，也不怎么在乎，那几个举着火把往里照的军卒，似乎看见古尸动了一动，都

以为是自己眼睛看花了，揉了揉眼，定睛再看，分明瞧见有具僵尸伸出长舌，不住去舔军官身上流出的血水。

这才有人惊呼起来，督军屠黑虎大声喝令，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免骇异，如此看来，城中不知有多少僵尸，屠黑虎手下一个部将，向来胆大不信邪，有心要在督军大人面前显些本事，于是手拎马刀高举火把，从土窟窿里跳下屋中，用马刀去戳那些僵尸，他发现这些被活埋在地下的古人，居然有一两个身上也会流血，并不是死而不化的僵尸，反倒近似冬眠的青蛙和蛇，虽然还没死，但是离死也不远了，或许是封在土里的年头太多所致，周围的一众军卒吓得脸都白了，活埋在地下不吃不喝的人，过了这么多年还不死，岂不是黄河里的肉仙吗？

2

说到黄河里的肉仙，黄河两岸的老百姓们是无人不知，据说黄河从陕西到河南这一段，有多处河眼，河眼是通着地下暗流的旋窝，黄河泛滥发水，吞没村庄城池，有人落到河眼中，便有可能不死，也不知是什么原故，竟可以肉身成圣，以前说哪个人得道成仙，必是死后尸解羽化，肉身成圣长生不死的太少了，非是人力所能左右，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炼道求长生从秦皇汉武那会儿就有了，两千年来哪有人能成仙？人们看不见活人成仙，不得不说尸解之后才羽化飞升，肉眼凡胎的人看不见，肉身成圣之事，只有封神传一类的神怪演义中存在，可都说黄河里有肉仙，唐宋年间也多次有村民见过古人从黄河水眼中出来，究竟是妖怪还是仙人，一直没有定论，民间传说里提到的不少，却从来不为正史所载，军阀部队里的这些人，也不知道遇到肉身仙人是何吉凶，一时间人心惶惶。

屠黑虎暗想：“此地真有不老不死的肉仙？”心里是三分奇，更有七分惊，传说当年被黄河淹没的古城，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现在一看不不过就是个大土堆，沙洞子里哪有什么宝货，祖坟又让一伙盗墓贼给挖了，眼看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想到在古城里挖出了肉仙，可这古城军民这半死不活样子实在诡异，他眼珠子一转，喝令手下将洞口埋住，先把城头上三个贼人拿住再做理会，谁再大惊小怪扰乱军心，也扔进洞去跟那些僵尸埋在一处。

军官士卒们知道督军大人说得出做得到，哪个还敢怠慢，暴雷也似答应一声，各举刀枪火把爬上城墙。

那三个人在城楼上往下看个满眼，心中暗暗叫苦，此时黄河大水灌进了沙洞，看来这场洪水来势极大，洞顶也出现多处暗流向下奔流，地上全是黄色的泥浆，覆盖在城池之上的泥沙让大水冲掉，露出几座金碧

辉煌飞檐斗拱的宝顶，让那些军卒们手中的火把一照，金光夺目，耀眼生辉。

城上城下的人无不吃了一惊，城中数重大殿皆为宝顶金盖，跟此地的黄金相比，巨佛脸上贴的金箔不算什么了，只是让沙土覆住了看不出来，此时黄河大水涌进来，冲掉金顶上的泥沙，金光进现，分外晃人眼目，陷在沙洞中的真是一座宝城。

浑浊的黄河水迅速积深，很快没过了众人膝盖，军阀部队迫于无奈，只好先退到高处，有的人爬上城墙，有的人登上屋顶，屠黑虎仍带着几十名手下，攀着城墙爬向城楼。

澹台明月催促二保快装弹药。二保说大小姐，没弹药了，刚才全让你打光了。澹台明月顿足道：“糟糕！”屠黑虎手下的军卒见对方不再开枪，必然是弹药用尽，胆子立时大了起来，叫喊声中蜂拥而上。杨方抡起铜鞭上来一个打一个，澹台明月也取出短剑迎敌。屠黑虎恨极了这三个人，见此情形心中暗喜，他将马刀咬在嘴里，举起火把照明，单手攀壁，几个起落蹿上了城头，先跟二保迎面撞见，屠黑虎刚一抬手，马刀还没举起来，二保却已“啊”地一声大叫，翻着白眼直挺挺倒在地上。

屠黑虎反被二保唬得一愣，心想怎么还没动手就吓死了？他也知道二保是个跟班的，是死是活无关紧要，两眼只盯着打神鞭杨方和澹台明月，寻思：“这次找到了金顶宝城和肉身仙人，先将盗挖祖坟的贼人乱刀分尸，再把这美貌的妮子拿住受用一番，可谓财色福寿兼得，天底下的好事全来投奔我了。”

杨方手中铜鞭砸死几名军卒，看到屠黑虎上了城楼，回手就是一鞭，来势迅猛无比，屠黑虎虽然不惧杨方，但知道这铜鞭沉重，他手中只有马刀，无法硬接硬挡，加之立足未稳，城头泥土又被水浸软了，向后退步一躲，踩塌了一块黄土，身子向下一沉，从高处滑了下去，屠黑虎稳住身形，刚想再上城楼，忽然感到水声有异，似乎有个庞然大物浮水而至，转过头看了几眼，奈何没有光照，什么也看不见。

3

杨方是能在暗中见物的夜眼，他在高处望去，就看远处的水面上浮出大鱼，勉强能看出个轮廓，这条大鱼露出水面的部分跟座山丘相似，厚皮无鳞，见其首而不见其尾，两眼只是两道肉缝，古城陷落的沙洞，形如沙斗，是多次黄河水淹，年深岁久泥沙淤积而成，洞底通着暗涌，没人知道那下面的水有多深，只见那大鱼口部一开一合，吐出许多白气，这股白茫茫的雾气转瞬间飘进城来，军阀部队发现情况有变，也不

再往城头上攀爬了，都站在屋顶和城墙上左看右看，人人都是莫名其妙，大水还没退，怎么又起雾了？

澹台明月用脚尖碰了碰一动不动的二保，二保缓缓睁开眼，茫然问道：“大小姐，我让人家打死了？”澹台明月说：“你个没用的奴才，怎么一见屠黑虎的面就吓得倒在地上装死？”赵二保吱吱唔唔地说：“小的这两下子，在屠黑虎跟前走不了一个照面，心想与其让屠黑虎顺手杀了，倒不如装死骗他一骗，也算占了几分便宜，老主人生前不是常说……兵不厌诈啊……”

说话间，澹台明月也看到了满城浓雾，不再理会二保，侧过头来问杨方：“出什么事了？”杨方摇摇头，心中生出不祥之感，却料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怪事。

这时有更多的雾气涌进城中，城墙屋顶上的军卒身边，众人都闻到一股异香扑鼻，立时丧失心神，身不由己地趟着水往前走，没接触到雾的军卒们有意阻拦，那些人却如同掉了魂儿一般，怎么拦也拦不住，一个接一个走到了那条大鱼的嘴里，火把相继熄灭。

杨方眼见大鱼用嘴里吐出的云雾把人引过去，一个个吞进腹中，这么多如狼似虎的军卒，竟无半点抵挡挣扎的余地，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他看了这种诡异无比的情形，也不由得汗毛倒竖，心中狂跳不止，所幸洞顶往下落水，雾气升不到城头。

军阀部队点起的火把逐渐灭掉，洞中越来越黑，澹台明月和二保捡起军卒们掉落的火把和步枪，当即点起火来照亮眼前，发觉城中突然静了下来，问杨方出什么事了，那些当兵的都去哪了？杨方把他见到的情形一说：“洞中有大鱼呵气成云，把军卒们都引到它嘴里吞下去了。”那两个人听罢，自是惊骇无比。

4

打神鞭杨方足迹踏遍黄河两岸，平生耳闻目见，识得各种飞禽走兽，但是鱼类百出不穷，形状诡奇，无所不有，纵然探渊于海志，求怪于山经，也不足以知其万分之一，从没想过黄河下面会有这么大的鱼，眼看黄河水涌进洞来，已将城池淹没了一半，心知此地不可久留，苦于困在洞中，城楼下面浊浪翻滚雾气弥漫，头顶全是石壁，插翅也难飞出。

此刻水势更大，四面八方都在往下渗水，被裹夹泥沙的黄河大水一冲，那大鱼吐出的云雾，转眼散去了大半，城里的军阀部队所剩无几，争着四散逃命。

澹台明月对杨方说：“这城墙要塌了，趁着水还不深，咱们穿过没有雾气的地方，躲到大殿金顶上去，那里地势较高，还可以多撑片刻。”

杨方临退之际，想看清那大鱼的动向，要过二保手中的火把，奋力往前抛去，借着这些许光亮，就看大鱼巨口洞开，被它吞下去的那些军卒，一个接一个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些人两眼充血，脸色暗青，有的已经爬上城墙，抱住那些幸存下来的军卒张口就咬，被枪弹贯穿了脑袋也是浑然不觉。

三个人更是吃惊，想起北宋年间大护国寺巨佛镇妖之事，原来那些活死人，全是让这大鱼吞过之后变成的尸鬼，那年头形容这种事就说是尸鬼，死尸为厉鬼所附，打掉了脑袋也能走，动念至此，不禁脸上变色，急着要逃，实际上这条大鱼，吞下那些活人并不是吃掉，而是用异香引来这些人吃掉它腹中的鱼卵，吃了之后所有人都成了鱼卵的宿主，被活埋在地下也能不死，无知无识，只想吃人血肉。

此事却不是杨方等人见识多及，只以为那些人变成了尸鬼，看来路的暗道已经让黄水灌满了，眼见走投无路，只好趟着齐腰深的泥水，逃到城中大殿附近，积水很快没过胸口涨到了脖子，火把让水浸灭了，赶忙打开电灯在黑暗中照明，一路舍命攀上大殿宝顶，再看这水势变得更大了，城墙房屋全被淹没，军阀部队死的死逃的逃，全都没了踪影。

这时忽然发现军阀头子屠黑虎也攀上了殿顶的檐脊，原来此人生性多疑，发觉有雾气涌来，先躲在城楼的土窟窿里没出来，直到雾退水涨，他看大势已去，只得奔向地势最高的大殿宝顶，好不容易逃出性命，手枪没了，5貳2 # b00K火把马刀未失，显得十分狼狈，但临危不乱，脸色仍是阴沉镇定，见到这三个人躲在殿顶，手中还端着步枪，立时闪身躲在檐角。

澹台明月咬牙说道：“屠黑虎真是命大，刚才在城下居然没被大鱼吞了。”转眼的功夫，大水淹没城池，伍9貳只剩几处殿顶露出水面。杨方说：“大殿很快会被水淹，到时候咱们谁都活不了，可我若不在那军阀头子脑袋上打一鞭，虽死不能闭眼。”澹台明月道：“好，我和二保跟你同去，咱们死在一处就是。”杨方道：“屠黑虎刀法厉害，你们如何近得了他，在后替我掠阵便是。”说着话纵起身形，手握打神鞭，踏着殿顶金瓦直奔屠黑虎。

屠黑虎图谋多年，要找到这座被黄河泥沙埋没的宝城，眼睁睁看着金顶宝殿，可闻香不到口，千方百计谋求的成就，转眼落了一空，手下全死光了，想来自己也难逃此劫，只怕祖坟被挖，当真是气数已尽，心头又恨又怒，看见杨方过来，点手骂道：“姓杨的小贼，你只仗着铜鞭沉

重，敢与我徒手相搏吗？”杨方并不答话，抡起铜鞭当头就砸。

屠黑虎怒道：“欺人太甚！”他见铜鞭来势太快，不及躲闪，无奈只好用马刀拨开。杨方铜鞭打在金瓦上，但见金光四迸，瓦片碎裂，他这条铜鞭打不管打谁，从没有人能挡得了第一下，也不免佩服屠黑虎这军阀头子本领高强。屠黑虎素称神勇，平生罕逢敌手，如今吃亏就吃亏在马刀不敢跟铜鞭硬碰，又不如杨方身法轻捷，在溜滑陡峭的殿顶失了地利。二人豁出性命相拼，堪堪斗了个势均力敌，各自险象环生。

澹台明月和二保在大殿宝顶的另一端，看得目眩心惊，此时随着灌进洞中的黄河大水上涨，有许多尸鬼从水里爬上大殿，分头扑向这四个活人，杨方和屠黑虎迫于形势，无暇继续厮杀，只好腾出手来各自应战。眼看没有被水淹没的大殿宝顶越来越小，众人都被逼到了殿脊上，耳听水声咆哮，但见洪波翻滚，洞中积水越升越高。

5

此时有尸鬼蹿上宝顶檐脊，张嘴吐舌抓向吓呆了的二保。杨方眼疾手快，跳过来抡鞭横扫，打在尸鬼脑袋上，将它打得在半空翻个跟头，扑通一声落进水里。

屠黑虎趁杨方救人，从背后举刀偷袭，澹台明月在旁看见，举起步枪射击，水声如雷，吞没了枪声，屠黑虎猝不及防，身上中了一枪，急怒攻心，他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对着澹台明月掷出马刀。双方都在殿顶檐壁之上，澹台明月避让不及，让直飞而来的马刀穿透了腹部，直没至柄。在此同时，杨方抡起铜鞭打到屠黑虎头顶，就跟砸个西瓜相似，死尸滚下大殿宝顶，掉进汹涌的洪波中，顷刻间没了踪影。

杨方见澹台明月让马刀穿透了身子，蹿过去抱起她的身子，二保也跑过来大哭，眼看澹台明月脸如白纸气若游丝，性命只在顷刻，忽然间山摇地动，头顶是黄河泥沙淤积成的土壳，大水淹过来把这层泥土冲得逐渐松动，此时轰隆一声塌裂开来，露出了外面的天空，滚滚洪流咆哮着涌向洞底，杨方面临这等天地巨变，无不免心惊。

这时就见大水将一根大树连根拔起，冲进了这个沙洞，树根撞在殿顶，杨方心知这是一线生机，再不逃生更待何时？他先抓住两腿发软的二保扔过去，然后抱起澹台明月纵身跃上大树，刚离开大殿宝顶，那地就被黄河大水淹没了，两人紧紧抱住树根，沙洞里转瞬积满了水，大树浮到地面，就看黄河大水际天而来，天色和黄水连成一片，偶有几个小黑点，全是上游漂下来的浮尸和牛马。

这场大水一到，当真是“须臾四野难分辨，顷刻山河不见痕”，黄河

泛滥成灾，比之前军阀部队掘开河口引发的大水灾情更重，使各处沟壑洞穴都让泥沙填满了，河流向南改道，沙洞中的金顶宝城，以及供奉着巨佛的大护国寺，全被泥沙深深埋没，永不复见天日。

杨方发觉怀里的澹台明月身子越来越冷，早已香消玉殒，他伤心欲绝，竟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他和二保在大树上受着澹台明月的尸身，挨到大水退去，眼见村庄尽毁，淹死的人畜难以计数，逃难的灾民成群结队，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凄惨景象。

风雨虽住，地上好生泥泞，他们却也不顾，取道绕过黄泛区，渡过黄河北上，在一处高岗上起了三座坟，其中一个坟掩埋了澹台明月，另外两个分辨作为赵东主和孟奔的衣冠冢，二保要留下给主子守坟尽忠，杨方一想到虽然毙掉了屠黑虎，但死的人太多了，催老道、孟奔、赵东主、澹台明月，皆已人鬼殊途，不免心念如灰，一人独自北上，路过高台镇，意外见到了催老道，兄弟两个劫后重逢，各述别来经过，催老道说起自己掉到黄河里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起来，孟奔却不幸遇害，他又担心杨方凶多吉少，苦于无从找寻，想起当日约定在高台镇会面，只好到这里等待消息。

催老道垂下泪来，喟然道：“你我兄弟此番两世为人，想不到还能活着相见，可惜我那傻兄弟孟奔，惨死在军阀的乱枪之下，还让人砍掉了脑袋，从屠黑虎祖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也没了，看来老道我这辈子什么事也不能做，做了就引火烧身，还让兄弟们跟着受连累。”

杨方黯然道：“兄长何出此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并不由人计较，如今军阀头子屠黑虎死在了大沙洞中，咱这个仇总算是报了，我等替天行道，给天底下除去一个大祸害。”

催老道听杨方说他是怎样在黄河古渡被围，怎样逃进陷在沙洞的金顶宝城，怎样与紧追而来的屠黑虎恶战，又是怎样见到暗河里的大鱼。以催老道的见识，也没法断言那座宝城出自哪朝哪代，多半是某朝天子慕仙好道，望见空中云气变幻如宫阙，便在黄河边造金顶宫，想请神仙下来相见，没等仙人降临，黄河泥沙就将宫殿陷到了地下。他又说这次黄河泛滥，灾情之重是百年不遇，应当盗挖山陵古墓，取宝赈灾，陵谱上记载在豫西与秦晋交界的熊耳山中有古冢，地宫中黄金为俑，阴沉木槨套玉棺，以明珠为烛，也不知埋的是何等人物，竟会有那么多珍宝陪葬，但那古冢是在一处潜山当中，早已沉在湖底，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才能见到，明知道在哪也无从下手，再想找别处的古墓，却又离得太远。杨方说：“倒斗耽擱太久，筹粮赈灾事不宜迟，依小弟之见，洛阳城督军府中可不是有现成的金条银元，城内虽有重兵布防，咱们可也有得

是三兄四弟，何不趁着屠黑虎刚死，军阀队伍群龙无首，聚起一伙兄弟，连夜掐了灯花摸进督军府，劫尽府中的不义之财，换成粮食赈济灾民。”由此引出群盗大闹洛阳城，那一段却不在话下，单说后来赵二保投奔杨方为徒，二保是小名，此人的大号叫赵保义，也就是瞎老义，按辈分要称催老道一声师叔，往后他眼神变得不好了，倒斗之类的活儿干得不多，仅擅长识宝贩古，我更不能算是瞎老义的徒弟，只是在他身边长大，学得些皮毛，又听他说过不少前人盗墓的故事，这一转眼都过去多少年了，岂止隔世，催老道、杨方那些前辈早已故去，如今连瞎老义都不在了，我这两下子稀松平常，对那座古墓的所知所闻，也并不比当初在飞仙村听来的内容更多。

我把这些事当面告诉了大烟碟儿和厚脸皮，让他们趁早死心，我说：“催老道对杨方提及的古墓，也许就是枕头地图中的熊耳山地宫，咱们可连那地方埋的是什么人都不清楚……”说到这，我就想起在女尸身边做过的噩梦，壁画噩梦中也有玉椁金俑，可不正是熊耳山古墓地宫？千年噩梦中有个披头散发的死人爬出棺椁的情形，我是想忘也忘不掉，那里一定凶多吉少。

6

那俩人听得入了神，各有一番感慨，但是贪念一起，佛祖菩萨也别想劝他们回头是岸，说来说去，话头又说回到豫西古墓。

大烟碟儿说：“把阴阳枕出手卖上一笔钱，哥儿仨各分一份，分到每个人手里也没有多少，既然眼前有这个发财良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他是不见黄河不死心，打定主意要做下这趟大活儿，成败在此一举，他也没跟我和厚脸皮商量，早已将枕头打开，掏出了一张几百年前的古旧地图，此时打开让我们看。

那图中有个两头窄当中宽的湖，西接鸡笼山，东临枪马山，北倚草鞋岭，三面环山的形势，当中是仙墩湖，属于豫西熊耳山脉，湖面上画了个红圈，那是熊耳山古墓的位置，地宫开凿在潜山之中，那座山原本也是绵延起伏的群峰之一，千百年前因地陷入到了湖底，处在人迹难至的豫西深山，没有道路可通，翻山越岭才能进去。

我一直受辽墓壁画中的噩梦惊扰，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心里明白其中准有古怪，玉棺金俑，天下罕见，壁画噩梦中出现的地宫，十有八九是熊耳山古墓，我想我们最近正走背字儿，福无双至从来有，祸不单行自古闻，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去古墓地宫中看个究竟，想破脑袋也是没用，当即同那两人把事情说定了。

我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咱们这趟再去豫西，可不比上次，有些事该提前做准备，”

大烟碟儿说：“兄弟你这话是抄着根儿说的，简直说到哥哥心里去了，依你看该准备什么？”

不等我开口，厚脸皮就说：“那还用问，首先备足的当然是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是用钱买的吗？”

大烟碟儿说：“咱哥儿仨砸锅卖铁凑一凑，省着点用，怎么也够了，还准备什么？”

我说：“手电筒、干粮、铲镐这些东西都要备齐了，熊耳山古墓沉在湖底多年，即使露出来，那淤泥封土也不会浅，想挖进去，怕不是两三天能干完的活儿，再有就是关于这个古墓，还有仙墩湖，咱们掌握的情况还是太少，甚至不知道是谁埋在那里。”

大烟碟儿说：“那座古墓可不是咱自己想出来的，阴阳端公周遇吉留下的地图不至有误，举个例子，比如过了黄河三门峡往西，有个风陵渡，但凡地名里带陵的地方，全都有古墓，只因年代古老，很多人都说不出地名的由来了，风陵渡便是风后埋骨之地。”他顿了一顿，续道：“我的意思可能是熊耳山古王的来历早已失传，但古墓还在仙墩湖下，留下的传说也不少，地宫里有金俑陪葬，这是不会错的。”

我们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在那火锅店从中午商量到夜里，锅子里的炭不知换了几轮，天已大黑，马路上都没了人，后来老板急了：“你们也太能侃了，我就没见过这么能聊的，早知道你们有这特长，中英谈判就该让你们去，想刷夜也别在我这刷啊，赶紧结账走人，该去哪去哪。”

我们被店主连骂带撵地赶出来，心中煞是不平，但今时不比往日，不想惹事，只好回去分头准备，先是凑了笔钱当路费，我又去了趟独石口，一来交代墓道石的买卖，拿回一部分钱给厚脸皮把家里安顿好，二来他们那经常崩石头，有很多炸药，可是管控甚严，炸药雷管带不出去，找熟人要了两条短銃，那是老乡们在打山鸡用的自制土枪，我想熊耳山不比通天岭，到那深山绝壑野兽出没的地方，不带土枪防身可不大稳妥，独石口老乡们做的土火药枪打铅弹，威力不是很大，却好过没有，拆解开塞到背包底下，在火车上不至被人翻查出来。

我回家时收到索妮儿寄来的信，随信邮到的还有一大包榛蘑，我正想回看信，太烟碟儿已拿到了火车票，我们先乘列车前往南阳，再由鸭河口水库取道进山，由于这条线上车次不多，车厢里乘客超员，拥挤不

堪，火车驶过黄河大桥之际，我挤在窗口向西眺望，落日余晖未尽，东流的黄河宛如玉带，美景难以言宣，天色很快转灰，又由灰转暗，终于黑了下来，我取出索妮儿的信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回想起跟她在山中打狐狸的时光，心神一阵恍惚，不知不觉间，辽墓壁画中的千年噩梦又出现在我眼前，棺槨里披头散发拖着肠子的人伸手向我抓来，我心中惶怖已极，徒劳的抬臂格挡，手背碰到那死尸的指甲，知觉阴气透骨，列车刚好进站停靠，我在车厢的前后摇晃中一惊而醒，额头冷汗涔涔，心知又做了那个噩梦，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背，竟已多出几道血痕。

第十二章 湖底沉城

没想到棺材中的脸会呈深绿色，这张脸不仅长，而且面目模糊诡异，那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人，干尸却也有两手两脚，身上黑乎乎的。我们用手电筒对着棺材里照了半天，看出死人脸上是狰狞的树皮面具，由于年头太多，枯皱扭曲的面具已同干尸合而为一，再也揭不开来。

1

列车严重超载，车厢过道里都是人，以至于有人躺在行李架上，空气浑浊，而且有站必停，又换车头又是加水，看外边黑沉沉的，夜色正深，也不知是停在了哪个车站，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两人都在我身边，各自将背包踩到脚下，一个揣着手把脑袋倚车窗上，嘴角淌下口水，另一个在桌上趴着，鼾声如雷，睡得正死，我惊醒过来，发觉手背多了几道血痕，心中惊骇难言，噩梦一次比一此真切，我想起契丹女尸黄金覆面下扭曲的脸，那定是被千年噩梦活活吓死的，我可别落得那般下场。

不过，辽国的女尸生前怎会梦到熊耳山古墓？那玉棺金俑和腹破肠流的死人，当真在熊耳山古墓的地宫之中？我们去豫西盗墓，岂不是会遇到尸变？这许多疑惑，我没一个能想得明白，但根据壁画中内容来看，古墓地宫里发生尸变，是在黑狗吃月之时，也就是月全食的时候，听说近期不会有那种天象，这倒不用担心，不久，列车缓缓开动，车厢里的旅客十有八九在睡觉打盹，我心神不安，睡是睡不着了，又在座位上坐得太久，腿脚发麻，于是挤到外边，到两节车厢之间透口气，我坐在最便宜的9号硬座车厢，10号车厢是餐车，11号以后是高级的软卧车厢，那边宽松得多，有钱也未必买得到票，我经常坐火车，知道什么地方清静，穿过餐车，到了10号11号两节车厢之间，这地方有风，空气流通，也没什么人，我听着列车咣当咣当的运行声，抽烟打发时间，看到身边有个老乡，三十来岁，个头不高，胡子拉碴一脸麻子，两只尖耳往上长，他坐在行李包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递了支烟给他，那老乡接过来连声道谢，原来他的烟全抽完了，列车上的东西贵，没舍得买，夜里正熬得难受，当即划火柴点上香烟，眯上眼用力吸了两口，我们俩在那喷云吐雾，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南海北地闲聊，这个人还挺能说，我得知他外号叫麻驴，豫西老界岭人，老界岭与熊耳山间的直线距离并不算远，我正好向他打听些那边的事儿。

我听麻驴说，熊耳山草鞋岭一带，人烟稀少，山势险峻，植被茂密，飞禽走兽出没其中，水里的鱼多大条都有，大山环抱，深沟绝壑聚

云雾，经常是阴雨连绵，十天半个月也难得放晴一次，像大山里的姑娘一样羞于见人，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磨盘那么大的鳖，翻在河边石头上晒壳儿，体重三五斤的老鼠不算稀奇，还有几丈长的蟒蛇，那才真叫吓人，上岁数的山民认为那些都有道行，没人敢动它们，鸡笼山林子密，地势复杂，枪马山最险，是古战场，草鞋岭洞穴多，有个洞叫黄巢洞，那是一处旱洞，解放前就没水了，也叫鱼哭洞，里面很深，相传当年黄巢起义，兵败后无路可逃，在山里遇上一个老头，这老头带着黄巢在洞中躲避。

我和大烟碟儿上次去通天岭，虽也是伏牛山脉，可那绵延的山脉太大了，通天岭在伏牛山北，草鞋岭是熊耳山南边，地貌有不小的分别，像黄巢洞一类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很多，或大或小，或是旱洞或是水洞，在豫西也不少见，仅以黄巢为名的洞穴，少说有那么三五处，传说大多是后人附会，那也没什么可听的，我只向麻驴询问地形地貌，尤其是仙墩湖的详细情况。

麻驴告诉我，草鞋岭仙墩湖西北东三面环山，峰岭阻隔，无路可通，湖水已比解放前浅得多了，南侧是大片芦苇湿地，那地方叫鸡鸣荡，可没有山鸡，夏秋湖水泛涨，那时野鸭倒是很多，麻驴长这么大，没真正进过仙墩湖，据说那地方很邪行，不知是湖里有鬼怪还是什么，比如，本来好端端的天气，稍有声响，便立刻涌起大雾，进湖的人也多半有去无回，麻驴只在十几岁那年，随他爹去鸡鸣荡打过野鸭子，晌晴的天，突然下起暴雨，他父子俩担心遇到山洪，不敢再打野鸭，匆匆忙忙逃了出来。

我暗暗称奇，问麻驴：“仙墩湖的名字很奇怪，那湖中真有个仙墩不成？”

麻驴道：“仙墩是有啊，俺爹爹的爹爹的爹爹亲眼见过……”

我一听这就对上了，问道：“那又是怎么回事？”

麻驴道：“老弟你再给俺支烟，听俺给你说说这个仙墩。”

2

据我猜想，仙墩湖下埋着西汉时的某个诸侯王，不知何故开膛破肚惨死，地宫里有无数珍宝，还有许多活人陪葬，关于这地方有很多传说，可谓扑朔迷离，麻驴是豫西老界岭土生土长的人，我也想听听他是怎么说，当即将剩余的半包红塔山都给了麻驴，让他别卖关子赶紧说。

麻驴说：“你老弟真够朋友，有机会你到俺家坐坐，别看俺那穷，俺们那地方的油焖面却不是哪都能吃到，俺媳妇除了生娃，没旁的能耐，

只是趴锅燎灶多年，她做油焖面的手艺，在周围十里八乡也小有名气，你不尝尝可不行，你先听俺跟你说，俺爹爹的爹爹的爹爹……，说不上是哪辈人，反正是俺家前几辈人的事，那一年闹饥荒，山里很多村子断了炊，吃树皮嚼草根，不知饿死了多少人，在那个年头，豫西遍地是趟将，别的山民怕遇上土匪，都不敢往深山里头走，俺家老辈儿里有个人不信邪，也是饿得没法子了，便去熊耳山鸡鸣荡摸野鸭蛋，那湖里却有一怪，水里有鱼，可没人敢捉来吃，只在南端鸡鸣荡一带有成群的野鸭出没，以前常会有人到那打野鸭掏野鸭蛋，不过危险也是不小，陷到泥里轻易别想上来。”

我说：“真是奇了，湖里的鱼怎么没人敢吃？那鱼长得样子吓人？”

麻驴说：“你听俺说下去就知道了，当年俺家老辈儿中的那个人，一个人进山到了鸡鸣荡，在荡子边上等了一天，也没看见野鸭，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他寻思往里边走走，没准那野鸭都在芦苇丛深处，当下拨着茂密的芦苇往前走，走着走着，哎，瞧见远处有个大坟，这坟大得吓人啊，坟头四周是数不清的房舍，要是没那些房舍，他或许不敢过去，一看有这么多屋子，还有很多人在其中来来回回的走动，就没想太多，他也是饿得狠了，想找户人家讨些东西吃，哪怕有口汤水也好，但是他走到近前，跟谁说话谁也不理会他，他心想这是啥地方，怎么这么奇怪，是不是欺生，看有外来的人便不搭理，他合计着不如拿走屋里的东西，瞧那些人是不是还装着看不见，打定主意，便进了一间屋，在米缸里掏了很多米塞进口袋，可那些人仍是不管他，他揣了米转身往回走，走到鸡鸣荡芦苇丛附近心里还纳着闷，扭头往后看了一眼，这一眼真把他吓坏了，身后除了水就是水，那坟头和房屋全都消失不见了，再一摸口袋里的米，也已变成了恶臭的绿泥，简直像刚从湖底掏出来的一样。”

我有些不信，随口道：“想必是撞邪了，还好离开得快，要不然性命不保。”

麻驴道：“谁说不是呢，他逃出来之后，听山里上岁数的老人说，许多年前这里没有湖，只有一处山中古墓，周围土冢累累，埋着无数殉葬的人，后来一同沉陷在了湖底，他看见的那些人全是鬼，尘世阻隔，那些米也是带不出来的，有时那古墓的封土堆会有半截露出水面，因此称为仙墩湖，相传湖里的鱼都是吃死人才长得这么大，如果老弟你事先知道了，你还会吃那湖里的鱼吗？”

我摇摇头，说道：“不敢吃……”心想：“那野鸭不吃水里的鱼虾吗？山民还不是照样吃野鸭？”

麻驴续道：“一是在没有道路的深山里，二是那地方实是邪得厉害，

因此外边很少有人来，山里的人们也至多是到鸡鸣荡打几只野鸭，捉一捉水獭，再往深处，硬是不敢走了。”

3

我试探地说：“荒坟古墓里大多有宝，这么些年一直没人去挖？如今不是都说，要想富，挖古墓，一天一个万元户吗？”

麻驴道：“俺都说那地方邪的厉害了，谁不想活了到那去挖老坟，怕穷不是更怕死吗，挖到东西命也没了，再说，不是还有王法吗？”

我说：“没错，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再怎么痛恨万恶的旧社会，咱也不能乱来不是？”

正和麻驴说着话，我突然发觉身后站着个人，我心说：“不好，这些话可别让旁人给听了去。”转头一看，身后站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看年岁二十出头，可能是在10号车厢的餐车过来，要回11号软卧车厢歇息。正值深夜，列车里没什么人走动，我为了坐得舒服，把麻驴的行李卷横在过道上，跷着二郎腿只顾说话，没注意把路都挡住了。我见那姑娘对我上下打量，似乎听到了我和麻驴说盗墓挖坟的事，她脚步甚轻，在我身后不知站了多久，我此时方才觉察到，赶紧住口不说，挪开腿往后让了一让。那姑娘说了声“多谢”，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我鼻子里闻到一阵清香，却听麻驴说道：“噫，长得好有啥用，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讨老婆还是要找俺媳妇那样的女子，别看粗手大脚，趴锅燎灶，生娃耕地，样样行……”那姑娘才走出没两步，听到麻驴的话，又转过头来望了我们一眼，似有责怪之意。麻驴大窘，他发觉说走了嘴，急忙低下头，好像做了什么大错事被抓到一样。我倒不在乎，抬起头对那姑娘说：“我们没说你，赶紧走吧，走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那姑娘脸上一红，转身进了11号车厢。麻驴长出一口气：“老弟还是你行！”我说：“这种妞儿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咱们硬座车厢里的广大劳动人民。”麻驴点头道：“是啊，俺也没说她啥啊就瞪眼，准是把俺俩当成盲流了。”

接下来，我又从麻驴口中打听到不少熊耳山的奇闻异事，可有用的不多，第二天到南阳下了火车，麻驴要经鸭河口水库搭车去老界岭，那里距仙墩湖东侧的枪马山和不远，也是唯一能去鸡鸣荡的路，可我们此行尽量避人耳目，打算先绕到北面没有人烟的草鞋岭北侧，也没跟麻驴说要去仙墩湖，便在鸭河口作别，我们三个人置备齐了干粮，打听明白路径，搭车往山里去，到后来进入深山，不再有路，背着包翻山过涧，借助地图和指南针，用了两天时间才走到草鞋岭，高山的另一侧是仙墩湖，但那山势高耸巍峨，重峦叠嶂，实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天黑前走到岭下，原以为当晚要在山野中歇宿，正自担忧，却在岭下发现一处古馆，四面连接山林，古树绕屋，石阶和屋顶长满了秋草，落叶堆积，门户上挂有锈蚀的铁锁，看来已经荒废了几十年。

厚脸皮说：“眼看天要黑了，有这地方过夜，那是再好没有。”

大烟碟儿说：“夜宿荒山古馆，可也有点刺激……”

他话没说完，厚脸皮已砸掉铁锁，拨开齐腰深的乱草推门进去，山馆东厅北厅两处房舍，一个塌了半边，另一个屋顶破了大窟窿，仅有外檐残缺不全的西厅，墙壁尚且坚固，厅中到处是塌灰和蛛网，阴晦潮湿，我们打开手电筒一照，赫然见到三具棺材。

厚脸皮骂骂咧咧：“谁他妈这么缺德，有棺材不往地下埋，却摆到屋里吓唬人？”

我说：“在火车上听麻驴所言，晋豫一带在解放前有种风俗，大户人家西厅里往往要放棺材。”

大烟碟儿说：“嗯，山里人迷信，这是取升官发财的意思。”

我说：“那倒不是，他们大户人家三妻四妾，妻妾死了不能直接进祖坟，先停尸在西屋，什么时候等到当家的归位了，方才一同下葬，当然也有人提前准备寿材给自己用，屋里摆的就是空棺了。”

大烟碟儿呸了一口，他说：“见到空棺材空坟穴都不吉利，听说空棺材是要人命的东西，屋里不多不少三口棺材，咱们又刚好是三个人，可别……可别让它要了命去！”

厚脸皮不以为然：“棺材又不会动，几块烂木头板子罢了，还能吃人不成？”

大烟碟儿说：“你有所不知，空棺材空坟摆的位置不对，凑成形势，那真是要人命，你哥哥我的曾祖在解放前是个地主，看上城外一块地想买下来，那几亩地的主人人家为了抬高价钱，偷着在地里掏了八个空坟，声称他们家祖坟在此，想多讹几个钱，怎知自打掏了这八个空坟，他们家就开始死人，一连死了八个，刚够那空坟之数，你说这事邪行不邪行？”他又对我说：“你也该知道空坟要人这事的，对不对？”我点头道：“是听瞎老义说过……”可走近了才看到棺材盖上钉着长钉，显然不是空棺。

山里天黑得早，进屋时外边已经没有天光了，我们走得疲惫，也不想再去找别的地方歇宿，既有胆子去挖古墓，总不该怕民宅中的几个棺

材，当下便在这深山古馆中过夜，棺材全停在西厅墙下，棺板均已腐朽，棺木显然没用好料，据说这一带的风俗，停柩时不放陪葬品，那是免得招来盗贼毁棺取宝，我们也不想惊动那棺材中的死人，在门口铺了些干草，坐在地上吃干粮。

吃东西的时候，我把从麻驴处打听到的事，给大烟碟儿和厚脸皮讲了一些，那俩人听得来了兴致，说起明天怎么过草鞋岭，厚脸皮道：“山岭这么高这么险，明天怎么翻得过去？”大烟碟儿说：“你就是不动脑子，咱不早合计好了，按周遇吉留下的地图，打黄巢洞穿岭而过。”厚脸皮说：“先前你们不是说叫鱼哭洞，怎么又叫黄巢洞了？那是一个洞吗？可别走错了路。”我说：“是一个洞，两个名，起先是叫鱼哭洞，后来黄巢兵败，在一个老头的指点下到那个山洞里躲藏，由此改名叫黄巢洞了。”厚脸皮问：“我只知道个雀巢，黄巢是谁？”大烟碟儿说：“黄巢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号称冲天大将军，统率几十万大军攻破洛阳长安，真正的杀人如麻，有句话叫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那是很有名的。”厚脸皮道：“我听都没听过，此人也不见得怎么有名。”大烟碟说：“黄巢起义军声势极大，却毕竟是杀官造反的乌合之众，什么出格的事也做得出来，他不仅带兵四处盗挖皇陵，在没有军粮的时候，还让部下吃人肉，最后战败，死于狼虎谷，下场很是凄惨。”厚脸皮说：“原来黄巢也是个盗墓的，跟咱们还是同行。”我说：“黄巢盗过墓没错，可不算是会倒斗的，他率众十万盗挖乾陵，硬生生在山里挖出一条大沟，却连墓门都没找到，看来相形度势的本事并不高明。”大烟碟儿说：“听闻行军一日，日费千金，暂歇暂停，江河截流，十万大军每天吃饭就要吃掉多少粮食？喝水也能把整条大河喝得断流，你们想想，这么多人盗挖一座皇陵，那陵中陪葬珍宝再多也不够分。”厚脸皮溜须道：“跟着老大混真是长见识，但我还有件事想不明白，黄巢洞为什么又叫做鱼哭洞，这个名称够怪，鱼怎么会哭呢？”

这下又把大烟碟儿问住了，吱唔道：“这个这个……鱼在水里，谁看得出来它哭没哭？”

我说：“草鞋岭以南和以北，对这个洞穴的叫法不同，草鞋岭南将此地叫做黄巢洞，以北才叫鱼哭洞，鱼哭洞这地名的由来，我也听麻驴说了，怎么回事呢，据说古时候草鞋岭那个溶洞里还有水，当时有对母子，家里一贫如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这天来了一位老头求宿，老太太心眼好，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粥给那老头吃了，老头很是感激，暗中叮嘱这家的儿子，让他明天到山洞边上等着，某时某刻，会有鱼群从洞里游出，切记带头的大鱼别动，后面那些鱼可以随意捕捉，儿子半信半疑，第二天就去洞口守着，到了时辰，果然有成群结队的金鳞鲤鱼游了

出来，儿子一高兴，便把老头的话忘在脑后了，对准带头的大鱼就是一网，捉到家里开膛刮鳞，要下到锅里做鱼汤给老娘尝鲜，切开鱼腹发现里边竟有还没消化掉的米粥，方才明白大鱼是那老头所化，母子二人追悔莫及，深夜远远听到山洞里的鱼群哭泣，此后洞里的水逐渐枯竭，鱼也越来越少，解放前变成了一个旱溶洞，至今草鞋岭以北的山民们便将此洞唤作鱼哭洞，可见人的贪心一起，那是什么都顾不上了。”厚脸皮道：“听你这么一说，搭救过黄巢性命的老头，也是那个鱼神变的。”大烟碟儿道：“鱼神救谁不好，偏救黄巢，想是黄巢杀人太多，犯了天忌，因此带他到洞中躲避追兵的鱼神，也没得好下场。”

说了一会儿话，我们烧些水烫了脚，将古馆西厅的门从里侧掩上，又用木棍顶住门，随后合衣躺在稻草上，夜宿荒山野岭，不担心有人进来，只怕蝙蝠飞进来吓人一跳，深草正长，寒意逼人，明亮的月光从墙檐裂缝中透下来，也没必要再点蜡烛照明。厚脸皮躺下就睡觉了，大烟碟儿却担心棺材里的死人半夜里爬出来，他睡不着，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我看棺盖钉得甚严，几十年没开过，其中的死人可能连骨头都烂掉了，没什么好怕，稳妥起见，还是将那支土枪装上火药铅弹，压在背包下面，头枕着背包闭眼想睡，一片乌云遮住明月，古馆中黑得什么也看不到了，只听屋外传来一阵小孩的哭叫声。

5

我心中一凛，睁开眼侧耳再听，山中万籁俱寂，又没有半点动静。

大烟碟儿低声道：“兄弟，你听到没有，刚刚有个孩子在外头哭！”

我说：“熊耳山草鞋岭如此偏僻，附近又没有村舍人家，哪来的小孩，没准是夜猫子叫。”

大烟碟儿道：“那也可能是听错了，5九贰不过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天黑后夜猫子往屋中窥探，那是在数人的眉毛，数清楚了就能把魂儿勾去……”

我心里明白，夜猫子的叫声不是这种动静，刚才那哭叫声离得虽远，但分明是两三岁小孩的声音，只传来那么两声就听不到了，深山野岭中怎么会有小孩的哭声？

这么一走神，大烟碟儿告诉我怎么不让夜猫子数眉毛的话就没听到，虽觉诡异，但在山里走了一天，实在累得狠了，躺倒了便不想再动，上下眼皮子不由自主地往一块凑合，不知睡了多久，又听那小孩的哭叫声传了过来，距离近了不少，那哭声异常真切，听着都让人揪心。

我和大烟碟儿不约而同地睁开眼，乌云已过，月光从檐顶缝隙间照

进来，我看见大烟碟儿一脸的骇异，他低声说：“这可不像夜猫子叫……”我点了点头，悄然站起身，凑到纸窗窟窿上朝外张望，只见月明如昼，银霜遍地，荒烟衰草中一个人影也没有。

大烟碟儿说：“看见什么了？有小孩吗？”

我转回头说：“外边没人……”

大烟碟儿：“要不然咱们出去瞧瞧？”

我看了一眼墙下的三口破棺材，说道：“不能去，我看这地方透着邪，半夜三更更不能出去，最好连门都别开，等到天一亮就没事了。”

大烟碟儿也不放心屋里的棺材，又问道：“你说会不会是……棺材里的小鬼作祟？”

我说：“我看这几口棺材的大小和形状，都不像是放小孩的，碟儿哥你就别疑神疑鬼了。”

大烟碟儿说：“既然棺材里有死尸，为何扔到山馆中这么多年，至今仍不抬进祖坟入土掩埋？”

我说：“原以为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家眷，停柩在此等候迁入祖坟，但仔细看却是白茬儿棺材，属于漆皮都没有的廉价棺木，多半是没有主家认领的死人，被临时收敛在这，相传豫西熊耳山水土深厚，刚死不久的人不能直接埋到坟里，否则死尸会在土中变为魑，引起旱灾，因此要将棺材停放几年，然后才可以入土为安，我想是随着山馆荒废，没人理会停放在此等候入土的棺材了。”

此时厚脸皮揉着眼坐起身，迷迷糊糊地问出了什么事？

我反问他：“你没听到外头有小孩在哭？”

厚脸皮说：“没听到，只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搅得我也睡不踏实，深山老林中怎会有小孩，你这不是说胡话吗？不是我说你，我看你有点紧张过头了，你可能自己都没发觉，你每天做噩梦出冷汗，脸色是一天比一天难看，回头我给你找俩驴腰子，你还别嫌生，那玩意儿就得生着吃，切巴碎了拌大蒜，吃下去准管用。”

我吃了一惊，心中明白是让那个噩梦纠缠所致，萨满神女可能就是这么死的，此事我跟大烟碟儿和厚脸皮说过，可他们俩根本不信，我正想说我的事，屋外又传来小孩的哭叫声，这次距离更近了，听声音就在门前，那孩子好像是受了什么惊吓，哭叫声甚是凄厉。

厚脸皮道：“你别说还真有孩子的哭声，谁家的小孩在山里走丢

了？”

我说：“不对，咱们进了熊耳山一路走到草鞋岭，除却这荒弃多年的山馆，何曾见到人迹？”

厚脸皮说：“明是孩子在哭叫，我得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我对厚脸皮说：“你别开门，屋外指不定是什么东西在哭，咱给它来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厚脸皮哪里肯听，说着话已拿起顶门的木棍，有一阵寒风吹进屋来，我感觉身上立时起了层鸡皮疙瘩，只见厚脸皮拽开门，探出头往外左看右看，残破的山馆前到处是秋草落叶，却哪里有人，他胆子再大，心里也不免发毛，说声怪了，正要关门，突然听乱草深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

6

我们听到那小孩一声声的啼哭，是由断墙下的蒿草中传出，月光虽然明亮，但长草掩映，也看不见里面的情形。

厚脸皮好管闲事，不顾我和大烟碟儿的阻拦，抬腿就要去看个究竟。

我发觉那哭叫声像是小孩受到惊吓，可又尖又怪，普通孩子的哭声有低有高，哭久了气息定然不继，蒿草深处的哭声却不一样，每一声都相同，似乎没有真情实感，只是在佯装作势，透着一股子诡异。

此刻见厚脸皮上前察看，我才想到土枪还压在背包下面，正打算转身拿来，那片蒿草中忽然沙沙作响，一个生有四肢躯体似蛇的东西，在乱草中爬了出来，长近一米，三角脑袋酷似扁铲，吐着殷虹的长舌，嘶鸣声竟与小孩哭叫一模一样，我们三人让它吓了一跳，厚脸皮啊地一声，叫道：“蛇舅母！”

山中俗传四脚蛇是“蛇舅母”，只因它与蛇长得相似，这称呼又有些拟人的意味，也没有声带，不能发声，但山里人大多在夜里听到过“蛇嘶”，那是蛇蜥身上发出的响动，并不出奇，但这蛇舅母发出的嘶鸣，竟像极了孩子的哭声，实所罕有，我心想深夜在荒山废屋附近，有蛇舅母装作小孩哭叫，吸引人出门察看，当真是如精似怪，再看那蛇舅母通体苍灰，两眼腥红，与寻常的四脚蛇截然不同，显然是身带剧毒，心中顿时一寒。

厚脸皮手里刚好握着顶门的木棍，眼看蛇舅母爬到近前张口吐信，抡起木棍就打，谁知那蛇舅母快得惊人，他一棍落在空处。

我眼前一晃，就见月下有团灰雾闪过，直奔厚脸皮身侧，我忙拽着他往后躲闪，蛇舅母一口咬在了他手中的木棍上，毒涎流到木棍上，哧哧作响，这一口咬到人的话，只怕会在顷刻间全身乌黑横尸就地。厚脸皮吃惊之余，急忙放手扔掉木棍。大烟碟儿叫道：“快……快进屋！”他顾不得转身，身子往后一倒，翻着跟头逃了进去。我和厚脸皮边推边推门，想着那蛇舅母再厉害，关上门就进不来了。岂料不等厅门合拢，蛇舅母口中呵出一道黄烟，腥臭已极，我和厚脸皮见这情形不对，只得往后退让，退得虽快，没让那道黄烟般的雾气碰到，但鼻子里闻得一股死鱼般的腥气，不由自主地淌下鲜血，那鼻血流得用手堵也堵不住，眼前一阵阵发黑，只慢得这么几秒钟，厅门没能关上，耳听凄厉的哭叫声响起，蛇舅母已在嘶鸣声中跟着追进屋来，月光下吐气成雾，看得人毛骨悚然。

事出突然，不等我从背包下拽出土枪，蛇舅母便爬进屋里，我们不住后退，但这间大屋只有前门，退到摆放棺材的墙下就无路可走了，眼看蛇舅母口吐黄烟，越逼越近，大烟碟儿脸色如灰：“完了完了，看来今天是……过不去这道坎儿了！”我按着流血不止的鼻子对厚脸皮说：“二皮脸你刚才听我一句，咱们也不至于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厚脸皮道：“你又不是当头的，我凭什么听你的话？”他又对大烟碟儿说：“老大你瞧见没有，咱都死到临头了，这小子居然还惦记着抢班夺权！”大烟碟儿叹道：“唉，你们哥儿俩有什么个人恩怨，留到下辈子再说不行吗？”

我背后倚住一口棺材，身处绝境，无法再退半步，却不甘心就此等死，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急忙招呼那俩人道：“咱们快推棺材！”厚脸皮道：“不错，推棺材压死蛇舅母！”三人当即推动身后的棺材。三口棺材放在屋里很多年了，屋顶漏风透雨，棺板早已腐朽，我们死中求活，使出全力掀翻棺材。可蛇舅母行动太快，转过压下来的棺材，眨眼间绕到了墙根，对着厚脸皮张口就咬。我们却因推用力过猛，顺势跟着翻倒的棺材往前扑去。蛇舅母爬行如飞，它一口落空，竟不回头，围着这口棺材转了一圈，又到了我们对面，双方当中仍隔着那口棺材，它昂首直立，作势要吐黄烟。我们只好再次推动棺材，不过棺材风吹雨淋的年头太多，棺板皆已腐朽，早已受不住力，一揭之下，只听棺盖喀喇一声裂成几块。我见只揭起一大块棺材盖，想也不想，对着那蛇舅母狠狠掷去。蛇舅母一缩身闪开棺盖，倏然间爬上了棺材，对着我们发出小孩哭叫般的蛇嘶声，此刻近在咫尺，不论它吐出黄烟还是张口咬来，我们皆已无从躲避。

谁知蛇舅母爬上棺材，刚要吐出雾气，突然一声长嘶，掉转过头，一阵风似地出了屋，顷刻间不知去向了，它所吐出的黄烟随即散尽。

我和厚脸皮、大烟碟儿三个人，在原地张大了嘴，好半天合不拢，想不明白那蛇舅母怎么突然逃走。

我心想棺盖破裂，蛇舅母定是见到了棺材中的死人，不知何故竟吓得它飞也似地逃离，棺材里装的人死去多年，又有什么可怕，怎么能吓退几乎成了精的蛇舅母，想到这，我不由自主地往棺材里看了一眼。

7

我记起在独石口看过一出野台子戏，叫做“张天师除蛇妖”，那蛇妖生有四脚，在夜里发出女子的叫声，将夜宿古庙的书生引到山中吃掉，恰好张天师路过此山，见有蛇妖吃人，当即取了量天尺前往除妖，蛇妖长有十丈，让宝尺量一下便缩一尺，终于道行丧尽，被张天师降服，封到一个刻有符咒的铁盒里埋于地下，多年后被耕地的农夫刨了出来，又惹出一场横祸，也许此类民间传说中有关蛇妖的原形，就来自我们在草鞋岭遇到的蛇舅母，说其是蛇妖，也不为过，可它为何会被棺材中的死人吓走，一瞬间，脑中的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也没说话，他们可能和我想的一样，三个人几乎同时往棺材里看，这时天上又有乌云经过，挡住了月光，屋里黑灯瞎火，看不到棺材中的死尸。

四下里一片沉寂，我连自己和身边两个人的心跳声都能听见，眼前却漆黑一团，能看到或许还好，越是看不到想得越多，悬着的心也就放不下，我更担心蛇舅母去而复回，愣了一会儿，摸出火柴点上一根，到前边推上门，原本那根棍子扔在了外边，当下另找一根木棍顶门，据说蛇舅母昼伏夜出，天亮后便不用再怕它出来伤人了。这时那两个人也拿到了手电筒，屋中一有光亮，心里便觉得安稳了许多。大烟碟儿见我和厚脸皮的鼻子还在滴血，也自后怕不已，说道：“据说山里的蛇舅母夜晚在屋顶交配，如若有人不知，恰从屋下走过，刚好被它的精液滴落在身上，转眼间那人的毛发皮肉都得化为血水，山民们畏之如虎，我看咱遇上的这条蛇舅母也不得了，闻到它吐出的毒都能让人鼻中淌血，好在它突然逃掉了，否则真是……不堪设想啊！”厚脸皮说：“那玩意儿好像是见了棺材里的死人，被吓跑的？”大烟碟儿说：“蛇舅母又看不到东西，又怎能见到棺材里的死人，但它确是在咱们揭开棺盖之后，嗅到情况不对，随即受惊而逃，那破棺材里有什么东西居然如此厉害？”厚脸皮说：“蛇舅母看不到却能嗅得到？”大烟碟儿说：“当然了，你没瞧见它有鼻前有两个窟窿吗？”厚脸皮说：“可它也长了眼啊，也该看得到才是。”

当初我跟索妮儿在山里找金脉时，曾听她说过蛇舅母与蛇相似，能凭舌头嗅到气味，这倒没什么好推敲的，我一边取出背包下的土枪，一边将此事说与大烟碟儿和厚脸皮得知，又说：“现在棺材盖板既然被揭开

了，不妨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能将蛇舅母吓退，必然有些古怪。”厚脸皮说：“对，没准有宝啊，蛇妖盗宝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已久，咱是听说过没见过，今天可要开一开眼了……”他说到这，似乎觉得无法自圆其说，只好住口，举起手电筒，当先往棺材里照去。

我也握了顶上膛的土枪，走到近前去看个究竟。大烟碟儿虽然不敢离得太近，但他同样好奇，躲在我身后探头探脑地看，又不忘提醒说：“你们俩可别把血滴到棺材里！”

我和厚脸皮各自按住鼻子，仰起头控了片刻，刚才失血不少，脑子里有些发晕，又脱掉沾满血迹的衣服，然后大着胆子，将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只见朽烂的棺材中有张绿色的怪脸，更比一般人的脸长了将近一半，我感到头皮子好一阵发麻：“棺材里的死尸是人吗？”

8

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两人也是一脸骇异，⁽⁵⁾（九）II没想到棺材中的脸会呈深绿色，这张脸不仅长，而且面目模糊诡异，那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人，干尸却也有两手两脚，身上黑乎乎的，我们用手电筒对着棺材里照了半天，看出死人脸上是狰狞的树皮面具，由于年头太多，枯皱扭曲的面具已同干尸合而为一，再也揭不开来。

厚脸皮道：“棺材里死人的样子虽说不怎么好看，也不过就这样了，怎能将蛇舅母吓退？”

大烟碟儿道：“说不定这位老爷是有些道行的！”

我说：“人死如灯灭，哪还有什么道行，我看是它脸上的面具吓跑了蛇舅母。”

大烟碟儿说：“干尸脸上是面具？看起来更像……枯树皮。”

我说：“树皮做的面具，上边嵌有石黄，那是蛇舅母最怕的雄黄。”

大烟碟儿恍然道：“原来是石黄，咱们进山盗墓也该随身带一些，再遇上蛇就能不怕了。”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停放在山馆里的死尸，多半不是死后直接放进棺材，因为棺板裂开时，谁都没发觉积郁多年的尸气，很可能是在山中老坟里挖出来的古尸，可说到这脸上有树皮面具的死尸是什么人，又为何放到草鞋岭下荒废多年的大屋中，那便猜想不透了。

不过我忽然想起在那趟拥挤的火车上，听麻驴说解放前某年大旱，草鞋岭黄巢洞的水枯了，以往进不去的地方，那时就能进去了，有山民在洞里发现了僵尸，那洞里有水的时候，从没进去过人，估计是发大水

时，让仙墩湖底暗涌带进了洞中，不知沉在水底多少年了，山民们担心是旱魃，不敢埋在土里，先装在棺材里，停上几年再掩埋，当时麻驴一说，我一听，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来，草鞋岭棺材里的这三个死尸，也许是解放前山民们在洞里找到的僵尸，在湖底积年累月，所以树皮面具变成了深绿色。

据说这种脸上有树皮面具的僵尸，在湖底为数不少，可能都是给那座地宫陵寝陪葬的人，仙墩湖中的古墓，是处覆斗形山陵，只要见到山头，便可断定地宫深浅，秦陵汉陵的地宫周围都有车马兵俑坑，然而埋下这么多带树皮面具的活人殉葬，天底下绝无仅有，以往盗挖山陵，都要出动成千上万的人力，牛牵马拽一块块拖出塞住甬道的巨石，再凿穿几重墓门，之后才能打开地宫取宝，民国之后炸药用得多了，可这么大的活儿，绝非三五个人能做得来，即便有入地寻龙的眼力，想挖进熊耳山古墓也是难于登天，我意识到我们三个半吊子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正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句话，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的箭，不到黄河不死心，只要那古墓没在水下，也未必没有得手的机会，至于用玉棺金俑陪葬的墓主是哪位帝王或诸侯，到现在仍没半点头绪，我寻思等明天进入黄巢洞之后，或许会瞧出些端倪，当晚和厚脸皮动手将棺材遮住，三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山馆中挨到天亮。

这一夜，我把《阴阳宝笈》中所载的盗墓之法，结合瞎老义的口头传授，逐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天刚破晓，我们从树皮面具上抠下几块石黄，带在身上防蛇，又过山馆后头刨了个土坑，将棺材中的三具干尸入土掩埋，随即动身出发，参照地图中的方位，在草鞋岭下寻到一个山洞，山洞的洞口甚是窄小，看来并不起眼，位置也不好找，往里走可就深了去了。

草鞋岭因地形得名，陡峭险恶，插翅难上，岭子里却都是洞窟，黄巢洞可以穿过草鞋岭抵达仙墩湖，几十年前，黄巢洞里面还有水，形成了“洞洞相通，洞中有洞，洞中有山、山中有河”的奇特地貌，虽然在当地有“上河通天、下河入地”的说法，却因水深进不去人，自古以来与世隔绝，如今却已变为旱洞，说明仙墩湖的水位也不深，我分给厚脸皮一支土枪，以防遇到野兽，三个人收拾齐整，点了火把走进洞去，初时那长廊般的山洞狭窄蜿蜒，举步维艰，眼前所见，尽是形态各异的奇岩怪石，民间传说中救鱼神变成的老头救过黄巢，当年它就住在这个洞里，结果让人开膛刮鳞，死得好惨，深处似有呜咽之声，听来如泣如诉，也难怪山民们称此地为“鱼哭洞”。

大烟碟儿举着火把，边走边嘀咕：“黄巢洞这么深，里面真住着妖怪神仙也不出奇。”

我说：“当地传说中山洞里曾有鱼神，原本是神仙窟宅，不会有鬼怪。”

厚脸皮说：“你这话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大鱼变的老头住在山洞里，充其量是山妖土鬼。”

我说：“谁告诉你洞里住的全是山妖土鬼，道家修炼向来在洞府之中，离了山洞还能算洞府？”

大烟碟儿道：“是有这么一说，别的不提，位列仙班之首的鸿钧老祖洞府紫宵宫便在东北谢家崴子，前两年我出去收东西，到过那地方，是辽宁的一座大山，鸿钧老祖将那个山洞当做他的宫殿，这也是有个起因，据说啊，鸿钧老祖是个大曲蟾修炼得道，土里生土里长，离不开地洞，也不想离开地洞，万一遇到劫数，躲在地洞里才能逃生。”

厚脸皮问道：“土里生土里长的曲蟾……那又是什么？”

大烟碟儿道：“咱把话说白了，鸿钧老祖是条大蚯蚓，躲过天地开辟的劫数，后来得成大道。”

厚脸皮道：“要这么看，大蚯蚓变成的鸿钧老祖，不也是个修炼成精的老怪？”

我说：“其实是仙是怪，是得道还是成精，全看人们怎么说了，不现原形是神仙，现了原形便是妖魔鬼怪。”

大烟碟儿道：“说的也是，神仙鬼怪皆由人心所生，但黄巢洞的暗河枯竭多年，深处却好像有呜咽之声？是鱼在哭？”

黄巢洞又名鱼哭洞，相传洞中鱼神让人吃了，在洞外都能听见它的子孙在哭，大烟碟儿想到昨天半夜之事，兀自心有余悸。我和厚脸皮均以为那是风声，草鞋岭下的山洞太深了，有风声并不奇怪，说话间，那狭窄蜿蜒的廊道转为开阔，我发觉头顶有些轻微的响动，当即停下脚步，举起火把往高处看，火光照不了太高，洞顶仍是一片漆黑，我们睁大了眼，竭力想看清高处有什么东西，但见漆黑的洞穴顶壁上，忽然出现了无数双阴森惨绿的眼，呜咽声如同连山潮涌。

一怔之下，我们三人已看出洞壁上密密麻麻的眼，是成千上万倒悬的蝙蝠，急忙抱着头俯身趴下，此时栖息在洞中的大群蝙蝠，也已受到惊动，尖啸着逃出洞去，火把都被它们扑灭了，黄巢洞中的蝙蝠都是白色，不过手掌大小，但是数量太多，声势惊人，我们闭着眼抱头伏在

地上，谁也不敢稍动，过了许久，洞穴中的蝙蝠才尽数飞出，我和厚脸皮拽起大烟碟儿，重新点燃火把，一看周围，是置身于笋柱如林的溶洞大厅，地面尚有半尺深的积水，清澈见底，半透明的鱼在其中游弋。

我想黄巢洞鱼哭的传说，或许和蝙蝠在洞穴里发出的响动有关，好在这些蝙蝠并不伤人。

厚脸皮道：“进山这几天，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不如捉洞中肥鱼来吃，还能省下些干粮。”

大烟碟儿说：“当地山民都不吃这些鱼，因为湖底有僵尸，鱼是吃死人长大的。”

厚脸皮说：“全是山里人的迷信传说，有多少僵尸能让鱼吃这么多年？”

我说：“仙墩湖里的鱼吃不吃死人也不好说，山洞里的鱼却是常年不见天日，否则不会变得透明，这地方又没别的东西，它们准是吃掉进水里的死蝙蝠和夜明砂生长，你要想吃尽管去吃，我们却没这等口福。”

厚脸皮听我这么一说，觉得很恶心，立时打消了吃鱼的念头，又找借口道：“你们别当真，我也就是说说，勤俭节约是应该的，却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执行。”

黄巢洞的结构，是一条地下河串起的几处地下湖，廊道长达几公里，连接着几个或大或小的洞穴大厅，其中一两处还有积水，有时走到高处，会无意间看到一些天狗吃月的古老岩画，内容残缺不全，形态诡异，甚至还有些恐怖，让人对这幽杳深暗的万年古洞，望而怯步。

第十三章 潜山鬼话

这地宫的布置，可谓颠倒乾坤，顺逆阴阳，沉陷在湖底千年，地宫里面却没有让水淹过的痕迹，玉棺金俑、带着树皮面具的干尸、山峰周围的房屋，到处透出诡秘古怪，在探明墓主身份以前，全都如同湖面的大雾一样，令人看不透，想不通。

1

壁画中的天狗吃月、带有树皮面具的干尸、仙墩湖下的古墓、玉棺中被抽肠的死人，对于那座山陵，我仅有这些模糊不清的认识，如果能够进入地宫，我相信会有惊人的发现，一路穿过草鞋岭旱洞，顺利得有些出人预料，山洞到处有，一个洞一个样，然而在倒斗高手看来，不论山里的洞穴如何千奇百怪，总不外乎十八种格局，按风水形势合称“山中十八孔”，各有各的走法，我早听瞎爷说过，也在二老道的《阴阳宝笈》中看到过，要走出黄巢洞并不费力，过午时分，抵达草鞋岭南侧，三面都是肋生双翅也飞不上去的险峰，在这群山环绕之下，370公顷的湖面开阔平静，岸边全是芦苇荡子，远处有薄雾，望过去白茫茫的一片，当年这仙墩湖的水位，要比现在高得多，那时湖水一直通到岭下的鱼哭洞，鱼哭洞也未必真有鱼神，那种传说全无根据，古代人晚上吃饱饭没事干，除了生孩子，就剩下胡思乱想讲故事了，四大名著都是这么攒出来的，不过熊耳山真是中原龙脉上的一处宝穴，如今退水之处多已变为湿地，野雁野鸭出没其中。

大烟碟儿做高瞻远瞩状眺望水面：“仙墩湖下的古墓准在那边，我都望到地宫中的宝气了！”

我说：“先别提那个了，咱们疏忽了一件顶要紧的事，怎么进仙墩湖？”

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一听全傻眼了，5.9.(二)居然没想到仙墩四面是水，不借助载具无法渡过湖面，直接游过去也不大可能，一来要携带镐铲绳索干粮电灯睡袋，背包里的份量不轻，到水里便会沉底，二来听说湖底下有僵尸，那是许多脸上有树皮面具的死人，我们再大的胆子，也不敢直接下去。三个人合计了一番，决定从湖边的枪马山下过去，先绕至鸡鸣荡，听说常有山民在那片芦苇荡中掏野鸭蛋，或许能找到渡水的木筏或槽船。

出门带的干粮有限，路上多耽搁一天，挖盗洞的时间便少一天，订

下计划，立刻找路绕行，当年仙墩湖水深之时，可能真是无路可走，水位下降之后，与枪马山接壤的湖泊边缘，形成了百余米宽的芦苇丛，我们经过山下的湿地往南走，落日之前来到鸡鸣荡，那一带芦苇更是茂密，波光荡漾，野雁鸣叫，阵阵秋风吹过，芦絮像飞雪一般漫天飘舞，景色宛如风景油画，可是我在来此之前，听到过许多仙墩湖有古墓僵尸的传说，总觉得平静的湖面下，蕴藏着无穷的诡秘。

鸡鸣荡仅有一条算不上路的路，两旁尽是泥沼，我们运气不错，沿路进去，不久便在荡子里找到三条槽船，其中两条朽烂渗水，其余一条还算完好，所谓槽船，是在合抱粗的圆木上掏出空槽，坐得下两三个人，借助木桨，可以用来渡水。大烟碟儿见暮霭苍茫，说道：“不如在荡子里好好歇一晚，明天一早就去挖仙墩湖下的古墓。”

我们也是走不动了，在芦苇丛里找快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啃几快干面饼子充饥。

厚脸皮抱怨这饼子硬得能把牙崩了，他说：“野味里最好吃的是獭，我前两年在西北当兵，开车跑长途，也是吃不上喝不上，如果能在沙土窝里捉到几只旱獭，那可解馋了，旱獭那家伙胖墩墩肉乎乎的，架火上一烤吱吱冒油啊。”

大烟碟儿好像也吃过獭，赞同地说道：“嗯……味道和果子狸有几分相似，不过吃獭讲究时令，惊蛰以后獭的两腋之下发臭，那时是不能吃的。”

我说：“你们俩怎么什么玩意儿都吃？獭这东西，手脚长得和人一样，烤熟了岂不像是烤人？再说旱獭很机警，一个洞有好几个出口，不容易逮。”

厚脸皮说：“一听你这话就是个外行，旱獭专吃草根，被它啃过的地方寸草不生，你吃它等于除害，而且獭洞一般是两个出口，你只要找准两个出口的位置，用烟倒呛一个洞口，再拎了棍棒守住另外一个洞口，一逮一个准，有狗的话更简单，那都不用你自己动手，下次有机会到西北，我让你们俩吃够了旱獭，今天只好先啃干面饼子了，对了，咱们为何不打两只野鸭子尝尝？”

我和大烟碟儿经他提醒，都觉得这主意不错，真该打打牙祭了，当即扔下硬梆梆的干粮，蹑手蹑脚地在鸡鸣荡里四处找，却是鸭毛雁翎也没寻得半根，忽见前边的一片芦苇轻轻晃动，显然有东西在动，我摸过去悄悄拨开芦苇往里看，顿时吃了一惊，险些叫出声来。

我立刻捂住自己的嘴，伏低了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上一口，又打个手势，让厚脸皮和大烟碟儿也趴下，原来那片芦苇后头，站着十几个人，带头的是个矮胖矮胖的一个肉墩子，四十来岁，五短身材，脑袋比常人大出两号，大嘴岔子，小眯缝眼，不管到什么时候，脸上也是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神情，单看这身量，如同庙里弥勒佛的塑像活了一般。

我和大烟碟儿都认识此人，他本名叫黄三，大伙管他叫黄佛爷，鬼市上的一霸，年轻时不过是个卖油炸鬼儿的小贩，近几年在山里挖坟掘墓发了横财，久闻黄佛爷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全靠心黑手狠，跟他混的也都是些亡命徒，求财不求义，他当初经常来求瞎爷指点哪有古墓，瞎爷不待见他，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也就很少再上门了，我几乎从没和他打过交道。

我想不到会在鸡鸣荡里遇上黄佛爷，那俩人跟在我身后，也见到了芦苇丛后的情形，惊诧之余，谁都不敢出声，黄佛爷和他的手下，大多带着土铳猎枪，或长或短，其中几个人身后的背包里塞满了土制炸药，当地山民有打雁打野鸭子的传统，只要肯出钱，想找几条猎枪土铳不难，那些炸药大概也是从附近黑矿上高价购得，胆子未免太大了。

我心想：“早听说黄佛爷是武装盗墓团伙的头子，果然不假，这是要用炸药去炸熊耳山古墓？”

只听那伙人当中一个水蛇腰汉子说道：“已经有了古墓的地图，还用得着向导带路吗？”

另一个刀疤脸汉子说：“咱们手里哪有地图？湖上随时会出现大雾，没个当地人引路可不稳妥。”

水蛇腰嘿嘿一笑，说道：“你是有所不知，有个叫大烟碟儿的傻鸟，拿着几百年前传下阴阳枕，四处找能人掏里边的古地图，想拿出地图又不想把枕头搞坏，以为好事全成他的了？这件事让咱们的佛爷听说了，要蒙那个傻鸟还不跟玩似的，佛爷吩咐我取地图的时候顺手留下一张影底，大烟碟儿那傻鸟是做梦也想不到。”

刀疤脸听完挑起大拇指，狠拍黄佛爷的马屁：“高，实在是高，兄弟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黄佛爷哼了一声，说道：“大烟碟儿傻鸟一个，他也不问问自己是什么出身，凭他这种傻鸟怎么挖得开熊耳山古墓？”

我和厚脸皮听那伙人一口一个傻鸟的说着，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见大烟碟儿脸上白一阵青一真，又是惭愧又是愤恨，恨不得一头

扎土里，心中早将黄佛爷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那也不敢出声，他清楚撞到这伙人手中得不了好。

天色已黑，我们躲在鸡鸣荡芦苇丛中不敢稍动，只听黄佛爷说道：“咱们手中是明朝末年留下的地图了，也不知到如今有多大变化，暂时先留着这俩人带路。”

这时我听到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求告道：“你们放过俺吧，俺家远是老界岭，从来没进过仙墩湖呀，最多只到过这鸡鸣荡，今天是这姑娘让我带她来画水鸟，你们抬抬手放俺回去吧，俺家里有老有小……”

我顺着声音望过去，看到的竟是麻驴，还有在火车上遇到的年轻姑娘，听麻驴这话的意思，那姑娘好像喜欢绘画，她听和我麻驴说到了仙墩湖，因此在下火车之后，找到麻驴当向导，来鸡鸣荡写生，不成想撞在黄佛爷手里。

黄佛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叫麻驴，你这长相还真对得起这个名字，可你怎么不早说你没进过仙墩湖？”说着话突然拽出折叠铲，一铲背拍在麻驴脸上，麻驴哎呀一声翻到在地，口鼻里全是鲜血，身子不住扭动，却再也叫不出声了，黄佛爷又抡起铲子，朝着麻驴的脑袋狠狠拍了几下，杀完人面不改色，告诉一众手下：“早说过让你们找当地人带路，偏他妈找来这么个没用的傻鸟，赶紧在荡子里挖个坑，把人给我埋了。”他手下那些喽啰都不敢顶撞他，听了吩咐，忙不迭地在芦苇荡湿地上挖坑。水蛇腰问道：“佛爷，还有个妞儿，怎么处置？”黄佛爷看出他的心思，说：“道儿上的人都迷信，财色不可兼得，可别在女人身上耽误了正事，等到挖开熊耳山古墓，取出陪葬的金俑，想玩什么样的娘们儿不行？”水蛇腰色眯眯地说：“这妞儿美得跟朵花似的，埋了可惜了，我真是舍不得下手，但听佛爷的准没错，咱的事都让她看到了，留下便是祸根……”

我仅仅听说过黄佛爷心黑手狠，做事不留余地，哪想得到他说杀人就杀人，下手又快有狠，事先全无半点征兆，要不是我们躲在一旁看到，又有谁会知道这芦苇荡子里发生过什么，有心去救麻驴也已不及，听这伙人接下来还要活埋那个姑娘，我心中发狠血气上涌，用胳膊肘轻轻一撞厚脸皮，对他使个眼色，厚脸皮心领神会，我们俩人各握两把泥土，一声不响地蹿出芦苇丛，二话不说对这伙人劈面撒出，那伙人毫无防备，多数人让泥沙迷了眼，其余的几个也都懵了，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折叠铲，一铲拍到黄佛爷的大肉脑袋上，打得他头破血流，抱头捂眼连声惨叫。厚脸皮则对准水蛇腰小腹使劲踹了一脚。水蛇腰口吐鲜血，哀嚎声中倒地不起。我们俩趁乱拽起那姑娘，返

身往回跑，同时招呼大烟碟儿快逃。

我边跑边对大烟碟儿说：“我替你报了仇，那一铲子没拍死黄佛爷就算便宜他了。”

大烟碟儿刚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喉头却似被哽住了，只挤出两个字：“牛逼！”

3

此时已听到身后的黄佛爷等人在叫骂声中追赶而来，四个人不敢稍有停留，在月下的芦苇丛中一路飞奔，也顾不上衣服被刮破了口子，一直跑到放置槽船的地方，鸡鸣荡只有一条路，只好推动槽船下水，我想起土枪落在芦苇荡中了，也没法回去拿，我们拼命用铲子划水，将槽船驶向湖心。

黄佛爷带领手下刚到鸡鸣荡，暂时没有槽船可以下水，也不熟悉路径方向，我们将槽船划出几百米，借着夜雾的掩护，已然脱险，放慢了划水的速度，按着罗盘指出的方位不停往北行驶，几百公顷的湖面开阔有雾，要找一个土墩子，怕也不大容易。

大烟碟儿见那姑娘脸色很白，认为她是吓坏了，说道：“没事了妹妹，你见了我们哥儿仨，算是见着亲人了，黄佛爷那个傻鸟再怎么狠，还不是让我兄弟一铲子拍地上了，都不用我出手，我要出了手，往后江湖上就没他黄佛爷这号人物了，别看你哥哥我身子板单薄，秤砣虽小压千斤，功夫在这呢，那什么……该怎么称呼你？”

那姑娘一双大眼，像霜夜的星星一样亮，脸上还带着泪痕，轻声说道：“我姓田，叫田慕青。”

大烟碟儿说：“你叫我碟儿哥就行，这俩都是我兄弟，皮战斗和白胜利，你是怎么遇上黄佛爷那个傻鸟的？”

田慕青简单说了经过，和我想到的几乎一样，她是美院的实习老师，在火车上无意间听麻驴说了些仙墩湖的事，也想来看看，下车之后跟麻驴打听路，要到湖边拍些照片带回去做素材，麻驴打算挣点外快，答应给田慕青当带路，但得先回家交代些事，结果耽搁到今天才来，否则也不会遇到黄佛爷那伙人，田慕青说到连累麻驴死在鸡鸣荡，又是一阵伤心。

我说：“原本怪不得你，要不是我在火车上问麻驴仙墩湖的事情，你也不会听到，那就不会让他带你来了。”

大烟碟儿道：“说到底这都是命，黄佛爷那个傻鸟也真是活腻了，说

杀人就杀人，当他妈这是什么年头？”他刚被黄佛爷那伙人叫了许多遍傻鸟，心里有气，此时他也是一口一个傻鸟地骂着，只恐亏本。

厚脸皮不认识黄佛爷，问我那伙人是什么来路？拿人命不当人命，是豫西的趟将不成？

我说：“黄佛爷是胡同串子出身，祖宗八辈全是卖油炸鬼儿的，他自己也卖过，有一年拿刀捅了人，发配到大西北劳改了八年，在劳改农场认识了一个绰号叫哑巴成子的惯犯，听说那个人是个哑巴，很会使炸药，他们俩人被释放之后，聚起一伙要钱不要命的手下，专做掏坟掘墓的勾当……”

说话间，大雾越来越浓，天上的月光照不下来，水面之上静得出奇，偶有尺许长的青鳞大鱼跃出换气，发出一些声响。

厚脸皮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照明，四下里都是雾茫茫的，没有罗盘可分不出东西南北。

想必是“草鞋岭、枪马山、鸡笼山”三道屏障，挡住了水气，使湖面上的云雾持久不散。

我对大烟碟儿说：“要想让仙墩湖上的大雾散开，除非是下场大雨……”话刚说到一半，便听到后面的雾中有人说话，侧耳一听，竟是黄佛爷手下的武装盗墓团伙，他们不知怎么在鸡鸣荡找到槽船度渡水，居然这么快就跟了上来。

我问田慕青：“黄佛爷手下总共有多少人？”

田慕青说：“加上他，总共十七个人。”

厚脸皮说：“土枪都落在芦苇荡子里了，如果空着两手让那伙人追上，可要变成活靶子了！”

我说：“好在有雾，十米之外不会被发现，咱们只管划水，谁也别出声，离黄佛爷越远越好。”

大烟碟儿道：“正……正该如此，鸡蛋不能碰石头！”

田慕青跟着帮手，四个人再也不发一言，低着头用铲子和木桨拨水，谁划累了便歇一阵，却始终甩不掉黄佛爷那伙人，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不知已在雾中行出多远，突然撞到一个坟丘形的土墩，没想到湖面上有这么大的雾，居然也找得到这个土墩子，看来时运一到，瞎猫都能撞上死耗子。”

关于仙墩湖下的古冢，相关传说数不胜数，有人说是古墓，有人说是古冢，还有人说那是个山陵，同样是埋死人的地方，分别却不笑，帝王为陵，王侯显贵为墓，普通人是坟，只能肯定是熊耳山里第一大的墓穴，封土堆高大无比，据说里面廊道纵横，地宫规模奇大，却不知埋的是何等人物，因此说是陵的也有，说是墓的也有，但这座古墓下面是处潜山，千百年前发生过剧烈沉降，古墓沉到了水下，每当大旱之年，覆斗形的封土堆会在湖面上露出一部分，民间称其为仙墩，湖就叫仙墩湖，面积根据春秋泛涨存在变化，大约在300-400公顷之间，实在是不小，半夜时分，四下里尽是雾蒙蒙的，能见度仅有十米左右，能遇到这个土墩子的机会非常渺茫，它却偏偏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暗觉此事蹊跷，但大烟碟儿和厚脸皮已拿着手电筒，爬到土墩子上查看。

田慕青忽然问道：“你们不也是来找熊耳山古墓？”

我心想田慕青在火车上，曾听我说和麻驴说起这座古墓，却未必知道我们是来盗墓取宝的，不过听她说话有条有理，也是个心明眼亮的人，我们的勾当一定瞒不住她，尽早把话说明白了为好，我就对她说：“熊耳山古墓擅动龙脉，致使黄河夺淮，淹死军民无数，我们来此盗墓，也是为天下苍生着想，再说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实不忍心看到那些奇珍异宝，埋在古墓中与泥尘同朽，不像黄佛爷，他们那伙人与悍匪无异，我们可是盗亦有道，如同当年的摸金校尉一样，摸金校尉你听说过没有，那是咱穷人的队伍。”

田慕青坐在我对面，彼此呼吸可闻，茫茫大雾中，我根本看不见她的样子，又如远在天边，她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听我说话。

我刚要问她，大烟碟儿和厚脸皮已探路回来，又听到黄佛爷那伙人的声音由远而近传了过来。

大烟碟儿心中发慌，压低声说道：“真他妈邪门儿，起这等大雾还能找过来？”

我告诉大烟碟儿，以前听说过黄佛爷手下有个喽啰是狗鼻子，那鼻子比狗还灵，你在他面前站一会儿，他就能在好几里地之外找出你，真是这样的话，跑到哪也别想甩开那伙人。

大烟碟儿吃惊地说：“那可麻烦了，好在这土墩子大了去了，咱们先上去找地方躲一躲。”

我心知情况凶险已极，黄佛爷那伙人不会让我们活着逃走，听大烟碟儿说那土墩子很大，却不免奇怪，但形势紧迫，不容再想。

我们见土墩子上有窟窿，里面积满了泥土，便将槽船推进去，随即登上土坡。

大烟碟用手电筒照向前边，说道：“你瞧瞧，土墩子是不是太大了？”

我定睛一看，前方起起伏伏，也有几个大小相似的土墩，远处的雾中应该还有更多，在熊耳山古墓的传说中，当中有一座大坟，周围是累累丘冢，我们见到的这几个土墩，似乎就是那些坟头，但用山镐往下刨下去，尺许深的泥土覆着一层布纹古瓦，又好像都是房屋。

很多年前，也许有一个村子下陷为湖，近些年水位下降之后，才使村中房舍的屋顶露出来，望过去如同一个个坟头，或许那些带有树皮面具的死人，正是湖陷时淹死的村民。

大烟碟儿用力拽着我的胳膊说：“兄弟别看了，黄佛爷那傻鸟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我正看得入神，忙说：“哥哥你别使那么大劲生拉硬拽行不行，我这也是爹娘生养的，拽掉了可配不到原装的了……”当即加快脚步，跟着大烟碟儿等人，在高低起伏的屋顶上继续往前走，地势缓缓上升，行到百步之外，村中的道路已在湖面之上，不过道路房屋都让泥土掩盖，仅有轮廓，看来与荒坟古冢并无两样，走到村子中间，一座大土山出现在面前，大得不见尽头，上边全在云雾里，看不到有多高，感觉像土筑的城垣，可能土层下是石头，外边有封土，又在水下积淤了许多泥沙，显得像个大土堆，熊耳山古墓指的正是这里。

土山南端有一部分凹了进去，手电筒的光束穿过雾气，刚好照到凸洞部顶端，高约五六米，我们用山镐和铲子刮了几下，土层中是两扇厚重的石门，嵌有锈蚀的铜环，阴刻的图案依然可辨。

黄佛爷等人随时都会追到，我们清楚没机会挖开熊耳山古墓了，可惜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看两眼便想走。

厚脸皮却不甘心，上前使劲推那墓门，没想到一推之下，地宫大门竟缓缓向内移动了寸许，尘土哧哧落下。

我和大烟碟儿面面相觑，均是说不出的诧异，厚脸皮看着自己的手，也惊得呆住了。

我脑中冒出一个念头：“地宫石门下多半有滑槽，要不然来多少人也别想推得动，那么这就是处群葬型古墓，有多个棺槨分先后放进地宫，在彻底封闭前沉到了仙墩湖下。”

我们四个人合力上前再推，墓门轰然洞开，并没有太重的晦气，我用手电筒往里照了一照，地宫大门下是道凹槽，磨损痕迹极重，好像开合过很多次，已逾两千年，仍可推动自如，但只能从外侧推开，在里面无法推动，地宫里阴森漆黑，半点声息也没有。

惊愕之余，我突然发觉黄佛爷等人的脚步声已到了几十步开外，那些悍匪带着枪支和炸药，让他们撞见就是个死，众人迫于无奈，只好先躲进地宫，推拢石门，又将一支山镐的镐头卡在凹槽中，从内侧顶死了地宫石门，即便黄佛爷命其手下使用炸药破坏石门，也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做到。

田慕青说：“古墓没有活路，黄佛爷那伙人总能进来，咱们却出不去了。”

我说：“我们能挖进来盗墓取宝，当然也能挖出去，况且墓道很深，又有活气，空间应该很大，没准是在山腹里，不至于无路可走。”

大烟碟儿说：“地宫里阴气重，我看躲到深处，黄佛爷那个傻鸟的手下就别想找到咱们了。”

厚脸皮说：“最好抢在那伙人头里开棺取宝，让他们狗咬尿泡扑个空，那他奶奶的才叫解气。”

我说：“这地方太大了，可能有不少棺槨，凭咱们几个人，能带得走多少东西？”

厚脸皮说：“什么值钱拿什么，以损人不利己为原则，拿不走的也不能落在那伙人手里。”

我们准备往墓道深处走，穿过黄巢洞的时候，提前做了几根火把，走到这里还有没用完的，大烟碟儿他从背包里取出两根，一来可以用来照明道路，驱避蛇虫，二来便于得知有没有活气儿，倘若火把突然灭掉，那就说明有积郁不散的阴气，自从有电灯以来，许多没经验的盗墓者不再使用火烛，每年都听说有人为此闷死在盗洞中，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有时坟窟窿和棺材中的阴气遇到火，会爆出白焰，别说能把盗墓贼烧死，砖墙也能烧透，只是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撞上了只好自认倒霉。

我先接过一根火把点起来，漆黑的墓道中立时一亮，却见那三个人都瞪大了眼望着我。

一怔之下，我已明白他们不是在看我，而是瞪眼往我身后看，我身后有什么东西？

我让那三个人这么一看，觉得脊梁根儿嗖嗖的冒凉风，我做好了随时跳开躲避的准备，转身看过去，只见那墓道壁画中有张白乎乎的脸，说头大如斗，这张脸也有那么大，方面大耳，唇上有两撇细长的胡子，神情诡异，人面而虎身，尾巴是九条蛇，以云气为衬，在黑暗中看到好不骇人。

厚脸皮说道：“墓主人的脸就长这样，跟我想的可不大一样。”

我说：“那是古代传说中昆仑山上吃人的神兽，放在这里镇守墓门，动也不会动，吓唬得了谁呢？”

大烟碟儿道：“从汉代至今，已近两千年，壁画却还这么鲜艳，地宫里的宝物想必也是保存完好。”

田慕青道：“你们说这是汉代的壁画？”

大烟碟儿道：“仙墩湖下是座汉代古墓，汉墓中当然是汉代的壁画。”

田慕青道：“我以为这是唐画。”

我心想田慕青是美院的老师，认出唐代壁画并不出奇，她的看法也和我一致。

我对大烟碟儿说：“昆仑山上人首虎身的神兽出自汉代传说，这壁画却真是唐代技法的特点。”

大烟碟儿疑惑不解：“怎么会是唐代古墓？”

我说：“我看墓门上的阴刻图案，是汉代的不会有错。”

大烟碟儿道：“那可真是奇了，汉代古墓里有唐代壁画？”

我说：“咱们在飞仙村听到的传闻，以为这古墓汉代已有，但其实这是个群葬型陵墓，这个地宫开凿在一座山峰的腹部，从汉代到唐代，不断有棺椁送进来安葬，直到唐朝发生了陷湖地震，整个山峰沉到了水下，与世隔绝至今。”

大烟碟儿奇道：“从汉代到唐代一千多年，始终有棺椁送进这座地宫，那都是些什么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总之有很多地方不对劲儿。”

这地宫的布置，可谓颠倒乾坤，顺逆阴阳，沉陷在湖底千年，地宫里面却没有让水淹过的痕迹，玉棺金俑、带着树皮面具的干尸、山峰周

围的房屋，到处透出诡秘古怪，在探明墓主身份以前，全都如同湖面的大雾一样，令人看不透，想不通。

厚脸皮说：“想不明白就别多想，墓主在棺材里躺着，咱们进去一看自然明白。”

大烟碟儿说：“往里走可得多加小心了，大伙都跟紧了，半步别离。”

我们点起两支火把，我和厚脸皮各持一支，另外两人拿着手电筒，一步一步往墓道深处走，见墓道是凿在峰腹洞穴中，头顶齐整，脚下平坦，十几米外又是一道相同的墓门，众人走进去，正要回身合拢石门，大烟碟儿忽道“不行，别关这道门！”

我一问才知道，大烟碟儿把他的背包，忘在了墓道里，当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壁画中人面虎身的神兽吸引，又说到那是唐代壁画，他将背包放在地上取出火把，然后忘了再拿上，那背包里有干粮烟草和备用的火把。

大烟碟儿说：“那是当用的东西，我得拿回来……”说话转身要回去。

我让大烟碟儿在这等着，把我自己的背包交给他，一手拎着铲子，一手握着火把，回去帮他找背包，先前跟那三个人一同走过这段墓道，也不觉得怎样，一个人往回走十余米，才感到有几分发怵，这地方阴冷漆黑，灰色的花岗岩墙壁和地面毫无生气，来至第一道石门近前，在地下找到了背包，只见来路黑茫茫的，隔了十几米，已看不到他们在第二道墓门处的光亮，我心里不免发毛，想赶紧跑回去跟大烟碟儿等人会合，谁知刚一抬腿，身后蓦然一声巨响，碎石崩飞，我被震得撞在墓道墙壁上，两耳齐鸣，脑子里嗡嗡作响，体内气血翻涌，手中的火把也掉在地上灭掉了。

6

我趴在墙边，脑子都被震懵了，大概有几秒钟失去了意识，等我明白过来，就见黄佛爷那伙人，在弥漫的硝烟和尘土中走了进来，也都点着火把，但炸开石门使得烟尘四起，一时没有散尽，墓道又很宽阔，那些盗匪竟没能发现墙下有人，我碰到掉落在手边的铁铲，当即抄在手里，跟着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混在他们当中，众人一个个灰头土脸，烟雾中视线模糊，倒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使劲张了张嘴，感觉耳膜没破，听力渐复，就听那个水蛇腰说道：“有咱们这些个忠臣良将辅佐着佛爷，炸开墓门易如反掌，大伙就等

着发财吧。”黄佛爷说：“大烟碟儿那几个傻鸟，当真是跑进这座古墓了？”水蛇腰说：“狗鼻子闻着味儿跟过来的，错不了，那几个孙子不想活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佛爷您……您头上的伤不要紧吧？”黄佛爷哼了一声，说道：“这算什么，爷爷练过……”水蛇腰专拍黄佛爷的马屁，趁机奉承道：“实话告诉您说，我早瞧出来了，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就不可能有您这功夫！”

我见黄佛爷那颗大肉脑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立时想到麻驴死在此人手里，心里一股愤恨压抑不住，在他身后问道：“佛爷，你这脑袋挨得住几铲子？”

黄佛爷说：“挨个三五下还不跟玩似的，嗯……你谁呀你？”

我不等黄佛爷转过头来看，早握住手中铁铲，狠狠往他那个大脑袋上拍下去，这次用力过猛，咣地一声响，铲头都变形了，不过黄佛爷那颗大肉脑袋硬得异于常人，挨了这么重的一铲背，脑袋竟然没碎，那也是伤得不轻，只听他扑在地上一声惨叫：“哎呦……谁他妈又来暗算爷爷？”

黄佛爷手下虽然个个是亡命徒，但尽是乌合之众，我也是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宜，趁那些人还没反应过来，快步跑向第二道墓门，就听黄佛爷在后面歇斯底里地招呼手下追赶。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第二道墓门，大烟碟儿等人听到声响，也知道黄佛爷等人进了古墓，正捏着把汗，见我逃回来，急忙并力推动，欲待合拢墓门，可墓道中火把晃动，群盗已然追到了门前，我们来不及再将第二道墓门关闭，只好拼命往墓道深处跑，往前还有第三道墓门，我们四个逃进去，墓道至此已是尽头，再穿过券顶石拱门洞，是地宫大殿，但见四壁砌有墓砖，殿顶和地面也是砖石结构，有石梁石柱支撑，墙角挂满了落灰，地宫规模不小，但是粗糙而简陋，更显得死气沉沉。

我们以为此地可能只是前殿，往前应该还有安放墓主棺槨的正殿，快步行至石殿对面，那里却没有通道。

厚脸皮焦躁起来，说道：“黄佛爷那伙人马上就追到了，前边又没路可走，咱跟他们拼命算了，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大烟碟儿惊道：“万万不可，那是匹夫之勇，一定要沉住气。”

我心想：“那伙旱匪有枪有炸药，我们四个人手里仅有铲子和山镐，过去跟人家拼命，拼掉的也是自己的命，太不划算……”我束手无策之际，抬头看见殿顶的石梁，忽然灵机一动，觉得如今只好先到上边躲一躲了。

我取出绳子交给田慕青，和其余两人一个擦一个搭起人梯，让她当先攀到石梁上放下绳索，我们三人再拽着绳子攀上去，只是担心田慕青若是吓得发抖，也许会从高处掉下来，没想到她身子轻盈，动作也灵活，更难得遇事镇定，她当即攀上石梁，我和厚脸皮分别拽着她放落的绳索爬上去，又将大烟碟儿拽到殿梁上，四个人刚伏下身子，黄佛爷一伙人便破门追进了大殿，我们熄灭了火把和手电筒，伏在石梁顶端一动也不敢动，唯恐不小心喘口气吹落一片尘土，便会惊动了黄佛爷和他的手下，只伏在殿顶上无声无息地向下窥探，身在险境，不觉生出栗栗自危之意，然而接下来大殿中发生的变故，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第十四章 阴间宝殿

女尸身上最显眼的东西，是头上有黄金打造的“鹿首步摇冠”，前端轮廓似牛，上边的形状如同盘曲多枝的树杈，主体是枝干般的两个角，每个角分别向上分出四个枝杈，八个枝杈枝上各悬一片金叶子，看上去像是变形的树枝，又像鹿角，佩戴之人每走一步，头上的黄金枝叶都会随着颤动，故名“鹿首步摇冠”。

1

我伏在石梁上窥觑大殿中的情况，只见黄佛爷一伙人举着火把破门而入，堵着门东张西望，我在高处往下看是看得一清二楚，但火光照到殿顶已经十分暗淡，在阴暗的殿梁上，身边的人反而看不清了。

我看了看其余三个人，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也正探着头往下看，田慕青却正望着我，她见我看过来了，就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先是一怔，心说：“糟糕，你这时候可别让尘土呛到了打喷嚏！”这念头一转，忽然醒悟过来：“她是告诉我黄佛爷手下有个狗鼻子，我们躲在殿顶怕也瞒不过去，情况大是不妙……”又想：“已然身处绝境，不躲上殿顶也是没命，也只好见机行事，且看那伙人如何上来。”当即对田慕青做了个嘘声的手势，让她不要出声。

此时，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满脸是血的黄佛爷进了大殿，他气急败坏，问手下大烟碟儿那几个傻鸟逃到哪去了？

水蛇腰说：“佛爷，大殿尽头是死路，可也怪了，那几个人逃进来就不见了，有如黄鹤无影踪啊。”

黄佛爷说：“操他奶奶的，那几个傻鸟飞了不成？狗鼻子，你问问那几个人躲哪去了？”

原来那刀疤脸就是狗鼻子，他说：“佛爷，我这鼻子不会闻错，他们四个人就在这大殿中。”

黄佛爷吩咐手下喽啰，把殿门关上，到处搜，先捉住这几个傻鸟剁碎了扔到湖里喂鱼，然后再开棺取宝。

水蛇腰专拍黄佛爷的马屁，忙说：“英明，真英明，剁碎了扔湖里喂鱼，这也就是佛爷您想得出来，太解恨了。”

几个旱匪听到吩咐，合力关闭了大殿的石门，又将壁上的多盏长明灯点燃，将这座大殿照得亮同白昼。

我在石梁上听到殿门沉重的关闭声，心中不禁一沉，暗想：“此番真是插翅难逃了，如何才能夺下枪来崩了黄佛爷垫背？”

大烟碟儿紧张过度，气息变得粗重，吸进了一些殿顶石梁上的积灰，他忍了几下没忍住，一个喷嚏打出来。

黄佛爷等人立刻听到了动静，大声喝骂，还有人朝上边放了几枪，打得殿顶碎石飞溅，灰土纷纷落下。

我们躲在石梁上，枪弹打到殿顶，却也奈何不得我们，但躲避的位置算是让一众悍匪知道了，

黄佛爷嘿嘿一阵狞笑，说道：“大烟碟儿你们这帮傻鸟，在上面找到什么宝了，还不拿下来给爷爷瞧瞧。”

我寻思若不嘴上占些便宜，未免死得太亏，说道：“黄佛爷，你个卖油炸鬼儿出身的傻鸟，给你宝你认得出吗？”

油炸鬼儿其实就是炸油条，当年老百姓们憎恨害死岳飞的秦桧，炸油条时说这是炸小鬼儿，虽然没有明说，但那意思谁都知道——放油锅里炸的是秦桧两口子，黄佛爷家里几辈人全做这种小买卖，他有钱之后深以为耻，很忌讳别人提到此事，一听这话，立刻气得脸色发青。

大烟碟儿不敢言语，厚脸皮听到我的话却来劲了，对着黄佛爷说道：“你个大肉脑袋贼王八，祖宗八代卖了几辈子的油炸鬼儿，那手艺多半也吃得过，传到你这偏偏不务正业，你说你也不傻也不呆的，怎么就不老老实实摆摊卖油炸鬼儿，非要来扒坟土，这不是成心跟我们抢饭碗么，你有那技术吗？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回家卖你的油炸鬼儿去，别等我急了去抽你大耳刮子。”

黄佛爷心黑手狠，嘴皮子上却不怎么厉害，越听越是火大，脸色由青转白，他旁边的水蛇腰说：“你们俩傻鸟懂个屁，别看佛爷祖上是卖油炸鬼儿的，那也是专供各王爷贝勒府和军机处的大人们享用，你们这些吃糠咽菜的平头百姓没那福分，想尝也尝不到，现如今我们佛爷带着伙兄弟改行盗墓了，名声在国际上也是响当当的。”

我说：“国际不就是个球吗？”

厚脸皮道：“对啊，他他妈的有个球名声。”

黄佛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阴恻恻地对水蛇腰说道：“你跟那几个胡同串子有什么好说的！”

水蛇腰说：“不介，我跟着您可不是吃闲饭的，那样做兄弟的我心里有愧，您瞧这个……”他说着话忽然停住，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坏主意，凑

在黄佛爷耳边嘀咕了几句。

黄佛爷狞笑一声，说道：“就是这么个主意，让哑巴成子安炸药，炸塌殿梁，我今儿个非要看看他们怎么死。”

2

我一听黄佛爷要让哑巴成子放炸药，心想：“不好，我们躲在殿顶，决计无从闪避，岂不是坐等着上西天？”

此时有个三十来岁的粗壮汉子，其貌不扬，大概就是那位哑巴成子了，他张开嘴呀呀发出响声，原来那嘴里没舌头，也可能是被人割掉了，并非天聋地哑，耳朵听得见，听到黄佛爷的吩咐，嘴里呀呀了几声，招呼几名盗匪，从各自背包中取出成捆的雷管炸药，开始准备往殿柱上安放，手法利落之极。

我以前没见过哑巴成子，只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据说他本来在乡下以崩山采石为业，常有盗墓贼找他去炸古坟荒冢，为此犯了事，发到西北劳改农场关了好多年，在那认识了黄佛爷，释放后便跟着这伙人混，除了黄佛爷的话，谁的话他也不听，眼见他把些烈性土炸药土雷管，扎成一大捆要往柱子上绑，我手心出汗，却无法可想。

大烟碟儿说道：“佛爷，咱可都是吃一碗饭的，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情，高高手，放过我们得了。”

水蛇腰对黄佛爷说：“别搭理这个傻鸟，现在知道怕了，早干什么去了，就算他们这帮傻鸟有孙猴儿那么大的本事，也翻不佛爷您的手掌心啊。”

我和厚脸皮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那叫一个急，当时就想跳下去跟黄佛爷拼命，下到殿中被乱枪打死，也好过让土制炸药崩到天上去。

田慕青忽道：“黄佛爷，你们炸塌大殿容易，但也别想拿到地宫里的东西了。”

我心想：“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黄佛爷等人是来盗墓取宝，在大殿中使用炸药，可不是把东西都损毁了，虽说目前没看出殿中有棺槨明器，但地宫规模不小，里头不可能没东西。”想到这，我暗暗佩服田慕青，她很少说话，可见事明白，远胜于我们。

黄佛爷听完果然一愣，忙叫哑巴成子住手，还是取宝要紧，随即分出十个手下，先在大殿中到处搜寻，包括他在内的其余七人，则端着枪守在石梁下。

那水蛇腰说：“佛爷真英明，大伙先把地宫里的明器取走，再送这几个傻鸟上西天，他们千方百计找到这座古墓，倒头来让咱们坐享其成，嘿嘿，这好比什么，好比大烟碟儿这傻鸟的媳妇怀了别人的孩子，从技术上说他是成功了，可结果是他不能接受的，咱就让这几个傻鸟临死之前看看大殿里有什么东西也好，免得他们死不瞑目。”

大烟碟儿气急败坏地骂道：“水蛇腰……你他妈就是黄佛爷身边的一条狗！”

水蛇腰一脸坏笑地说道：“佛爷身边的狗也是灵山护法，你们却要去阴间枉死城里做鬼了。”

田慕青争取到些许时间，众人困在殿顶的处境却并未好转，我想起瞎爷说过的那句话：“落到人家手里，那好比是公羊绑在板凳上，是要刮毛还是要割蛋，可全都随着人家的便了。”这么说也是给说俗了，可以说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却又想不出脱身之策。

那水蛇腰逮到机会，又得意地对我们说道：“佛爷先前大慈大悲，让你们自己下来，是盼着你们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你们这几个傻鸟却不听，现在后悔也晚了，我劝你们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别再不识好歹，趁早下来给佛爷磕八百个响头，没准佛爷一开恩，还能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

黄佛爷眯着眼，一言不发地听水蛇腰在那溜须拍马，看神色显得十分受用，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他的心里去了，他那张满是横肉的大脸上，兀自带着没有擦掉的血迹，似笑非笑的模样看上去很是怪异。

我心想：“天下欺人之甚，莫过于此，要不是下边好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往上瞄着，我不敢探身出去，否则一铲子扔下去，足能削掉这水蛇腰半个脑袋！”又想到：“我之前为什么不用山镐去打黄佛爷，那一镐抡下去，凭他的脑壳再硬，也凿他个窟窿出来。”

却在此时，僵持的局势有了变化，只听黄佛爷其中一个手下叫道：“找到棺椁了，在这呐！”

原来群盗在大殿中到处搜寻，这地宫里蛛网落灰极多，要拨开来看下面有没有东西，四壁都是灰色的墓砖，阴郁冰冷，找到殿心发现灰网下有个凹洞，放着一具形状诡异的棺椁，抹去落灰，棺椁上的彩漆在火光下艳丽如新，以黑红两色为主，嵌有精美的铜制饰物，看得群盗眼都直了。

我们四个人在殿顶望下去，同样能看到椁身彩绘鲜艳夺目，但这棺材里面装的究竟是谁？

放在凹洞里的棺材位于殿心，距离石梁正下方不远，黄佛爷让水蛇腰带几个盗匪持枪守住，他自摔其余手下去看挖出来的棺槨。

我很想知道墓主的身份，墓道地宫规模虽大，却甚为粗糙，那棺槨彩绘精美，形状奇怪，但也不是镶金嵌玉那般奢侈，可我也明白身陷绝境，趁群盗开棺取宝，正可下去夺枪，或许还有机会逃出去，稍有迟疑，等这伙人忙活完了引爆炸药，那就一切都完了。

大烟碟儿看出我的念头，悄声说道：“先别轻举妄动，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啊。”

我寻思：“总不能等着坐土飞机，等会儿让田慕青扔下山镐，引开盗匪的注意力，我和厚脸皮趁机跳下去，先扑倒他两个，最好能抢到一捆炸药，为难处是殿门紧闭，逃不出大殿，只有抓住黄佛爷要挟群盗，失手就是一死，不过黄佛爷等人将我们打死，他们将来也有死的一天，结果只怕比我们更惨，这世上人人会死，早死晚死，原本没有多大分别……”脑子里接连转了几个念头，便在殿梁上俯身窥探，寻找可乘之机。

只见群盗七手八脚将凹洞中的灰土拨去，棺槨和底部的木制棺床完全露了出来，棺床近似基座，用于垫高棺槨，棺床的质地彩绘与棺槨浑然一体，它上下宽，中间窄，上边有圈雕镂的栏杆，栏杆柱头上坐着六个铜兽，下悬铜铃，托在上边的棺槨大逾常制，半弧形的棺盖高高隆起，高度齐人胸口，棺首有一小铜门，他们这些盗墓的不要棺槨，那东西再值钱也没法出手，各举灯烛火把围着棺槨看，每个人脸上都露出贪婪的神色。

刀疤脸问道：“佛爷，这是什么棺材？”

黄佛爷说道：“嗯……应当是乌木棺材。”

刀疤脸又道：“棺材形状好怪，还有个小门，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黄佛爷半道出家，见识并不高明，答不上来便装做没听见，吩咐群盗开棺时手脚轻些，可别损毁了里边的明器。

我在殿顶越看越觉得古怪，记得辽墓壁画中有契丹神女的千年噩梦，是山腹中有被铜链锁住的棺槨，周围有金俑侍立，我原以为那壁画噩梦中的棺槨，就在熊耳山古墓里，可这群盗匪从大殿里挖出的棺槨，虽然也有彩绘，但一没铜链，二没金俑，棺槨的形制奇特，也跟我先前

所想的完全不同，大殿下的棺槨为乌木质地，棺首有个小铜门，黄佛爷他们认不出，我却认得，这叫“乌木闷香槨”，棺首的铜门是用来让阴魂出去，仅在唐代至北宋年间有这样的棺槨，而且那棺床是双盆底带雕栏，瞧着就跟皇后娘娘的架撵相似，所以我敢说棺中是具女尸，乌木并不算很贵重，中等偏上的材质，不像墓主的棺槨，正疑惑间，感觉身边有人在发抖，我侧过头看了看，大烟碟儿和厚脸皮都冲着脖子瞪着眼向下张望，田慕青肩膀微微颤抖，似乎是在怕着什么。

我心想：“她没见过棺中古尸，在这阴森幽暗的地宫大殿里，要揭开棺槨看一个千年前的死人，换了谁也是一样会怕。”我低声对田慕青说：“别怕，棺槨中也不过是具古尸，没什么大不了的。”

此时，殿中群盗已经凿开了槨盖，在黄佛爷的驱使下，几名盗匪一同动手，缓缓将厚重的槨盖抬到一旁，槨盖下还有内棺。

我们在殿梁上看不到清内棺的样子，只听群盗一阵哗然，好像内棺上的纹饰图案，令盗匪们感到很是惊奇。

黄佛爷道：“让哑巴成子开棺取宝，其余的人谁也不许近前，伸哪只手的剁哪只手，操你们奶奶，有不服的尽可以试试。”他又让刀疤脸带几个人盯住殿顶，别只顾着看棺中宝物，让大烟碟儿那帮傻鸟溜掉。

这伙人出来盗墓，可能有个规矩，开棺取宝只允许一个人过手，也就是黄佛爷最信任的哑巴成子，不管掏出什么东西，都是一件件装进编织袋里，当场用麻绳封口，带出去再分赃，免得有人按捺不住贪心顺手牵羊，哑巴成子当即上前，撬开内棺的棺盖，群盗看到棺中的情形，又发出一阵惊呼。

4

地宫大殿中灯火通明，哑巴成子撬开棺盖，想不到内棺一开，里面让灯火一映，居然金光晃动，灿然生辉，群盗眼都看直了，口中连声惊呼。

我和大烟碟儿等人躲在殿顶，心中暗暗称奇，也使劲揉了揉眼定睛看去，那是什么东西？

只见棺中仰卧着一具女尸，身着大红底镶蓝边的敛袍，颜色鲜艳如新，头一眼看见，简直像百货商店橱窗里摆的丝绸那么明艳，再看时就暗淡了一些，腰束一条玉带，腰带前端是两个鬼头，以金丝盘绕而成，嘴中各有一个玉环，扣在一起围在腰间，脸上是彩纹树皮面具，也嵌有蓝绿色料石当作饰物，但更为精致，女尸身上最显眼的东西，是头上有黄金打造的“鹿首步摇冠”，前端轮廓似牛，上边的形状如同盘曲多枝的

树岔，主体是枝干般的两个角，每个角分别向上分出四个枝杈，八个枝杈枝上各悬一片金叶子，看上去像是变形的树枝，又像鹿角，佩戴之人每走一步，头上的黄金枝叶都会随着颤动，故名“鹿首步摇冠”。

每人真正见过“鹿首步摇冠”，包括早年间吃倒斗这碗饭的高手，知道这件东西人却不少，相传当年汉宫里有这么个金冠，祭月时由女官佩戴，当年有这么句话——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祭月虽是女人的事，汉代往前却也是大祭，后来这黄金鹿首步摇冠因战乱而下落不明，想不到会在熊耳山古墓里出现，实在是件无价之宝，开不出价，说它值多少它就值多少，只高不低，我寻思棺槨中的女尸是哪位皇后不成？但那乌木闷香槨有些迷信的说头，横死有怨气的死人才放在这样的棺槨，否则用不到棺首小门，邪气很重，按礼制不该放帝后的尸身，我原以为见了棺中的尸骨，就能猜出墓主的身份，可仍是云里雾里。

大烟碟儿惊叹不已，低声说道：“西汉年间的鹿首步摇冠，那是皇宫里的东西，了不得啊！”

厚脸皮说道：“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便宜黄佛爷那伙人了，本该是咱哥儿仨的。”

大烟碟儿说：“唉……好似采花蜂酿蜜，甜头到底被人收，这叫命里无时莫强求呀。”

水蛇腰说道：“大烟碟儿你个傻鸟，真识货啊，这叫什么鹿首步摇冠，睁大了你的狗眼好好瞧着吧，你们几个胡同串子这辈子能见到这等宝物，一会儿死了也不冤了。”

厚脸皮破口大骂，我却不愿意理会水蛇腰这走狗，高声对黄佛爷说道：“佛爷，你只是个卖油炸鬼儿的出身，我看你福薄量浅，斗大的字你识不了一筐，掏两座没主儿的土坟也就罢了，鹿首步摇冠是从西汉传下来的无价之宝，你命里担得住吗？不怕不得好死？”

黄佛爷说：“甭想吓唬爷爷，爷爷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耍什么王八蛋的没见过？要是迷信那个还能混得到现在？”

我说：“你别嘴上硬撑，摆架子绷块儿充好汉谁不会，真有胆子你怎么不自己去那女尸身上取宝？”

黄佛爷不再理会我的危言耸听，说道：“哑巴成子，你快把那鹿首步摇冠给我摘下来，记住了，手底下一定要轻，千万别碰坏了！”

哑巴成子为人木讷，天上打雷他也不为所动，只对黄佛爷的话有反应，听得吩咐，当即挽了挽袖子，伸手去摘那女尸头上的鹿首步摇冠，

他可能也知道这是黄金打造的宝物，那许多黄金不足为贵，值钱就值在此物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仅有这么一件，不敢有所怠慢，轻手轻脚地去摘，一摘才发现，那树皮面具与鹿首冠饰扣在一处，想拿头顶的鹿冠，必须先把绘有彩色纹饰的面具摘掉才行，看得出这哑巴成子也是盗墓取宝的老手了，身法步法扎实，一点都不怕，他打量了一下棺中女尸，看明白树皮面具是怎么戴上的，三下两下摘下来，也不知看见了什么，吓得他往后缩了半步。

先前揭开椁盖棺盖，群盗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两次，第一次是看到棺盖上的图案，第二次是见了棺中金光熠熠的鹿首步摇棺，此时摘掉树皮面具，群盗见了女尸的脸，这一瞬间，大殿里竟是鸦雀无声，除了守在殿梁下的几个人，其余盗匪一个个错愕无比，都是张大了嘴，好半天也合不上。

5

虽然大殿中灯火照耀如昼，但我从高处往下看，却看不清女尸的脸，心想：“这些盗匪全都是敢杀人的亡命徒，也做过掏坟掘墓的勾当，棺椁中那女尸的脸得是什么样子，才能把他们给吓得当场呆住？”我看看身边的大烟碟儿等人，他们三个也是一脸的迷惑。

这时，地宫大殿里刮起一阵阴风，灯烛忽明忽暗，棺中女尸突然揪住了哑巴成子的手腕，也不知是疼还是怕，亦或两者兼有，他舌头被割，声带尚在，“嗷呜”一声惊叫，急忙用脚一踹棺椁，借力向后抽身。

那女尸却不放手，脸上已呈现腐坏之状，跟着他从棺椁中起身而出，口中发出怪叫声，凄厉已极。

我们躲在殿顶听到，也不由得面如土色，心惊肉跳，赶紧按住自己的耳朵，那可怪叫声仍是钻进耳中，让人全身颤栗。大烟碟儿惊得手足无措，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却忘了身在殿梁之上，险些掉落下去，多亏厚脸皮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揪住。

此时殿中群盗大乱，纷纷叫道：“乍尸了！”混乱当中，有的盗匪抱头逃窜，也有悍勇胆大的盗匪，端起枪来就打，结果没打中女尸，一枪轰在哑巴成子身上。哑巴成子本已半死，后背又挨了一枪，登时了账。

群盗当中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其中一个麻子脸握着双管猎枪，直接对准了女尸的头部。黄佛爷见状，惊道：“别打坏了鹿首步摇冠！”急忙用手推开枪管，但那麻子脸已经按下扳机，两发枪弹都打出去了，只是枪管被推得偏离的目标，两枪全轰在了成捆的炸药雷管上。黄佛爷本是让哑巴成子准备将梁柱炸塌，还没来得及往殿柱上绑，就在地上放着，

崩山用的土制炸药极其危险，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本身就不稳定，不碰它也有可能自己炸了，枪弹打上那还有个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群盗被炸得支离破碎。

霎时间大殿中血肉横飞，柱倒梁歪，碎砖乱石不住崩塌坠落，我们四个人躲在殿梁上侥幸逃过一劫，⁽⁵⁾9.(二)但也让爆炸气浪冲撞得几乎窒息，感觉地宫随时要塌，再不走便被活埋在其中了，匆忙顺着绳子从殿顶溜下，呛人的烟尘中，看到大殿地面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深处似乎有条洞道，殿门关闭多时，也已被倒下的石柱挡住，四下里天摇地动，乱石崩塌，众人慌不择路，无暇去想大殿下怎么会有个山洞，跨过地上炸碎的盗匪死尸，径直跳下去，厚脸皮百忙之中还不忘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条猎枪，倒拖着跳进洞里，我们耳听土石崩落之声不绝，又担心头上有鹿首步摇冠的尸怪追上来，忙着往前逃，头也顾不上回。

厚脸皮打开手电筒在头里开道，他后面是田慕青，再后边是大烟碟儿，由我垫后，四个人在漆黑的洞窟中向前跑了几步，发现大殿下面也是一个规模相似的墓室，一堆堆的尸骨散落在地，毛发犹存，下层的大殿之后另有一段墓道，两壁凿有灯孔，跑到墓道口，我忽觉头上大片碎石泥土不断掉落，似乎这一段墓道受震动波及，也要发生崩塌，立即扯住大烟碟退后躲闪，田慕青和厚脸皮也发觉情况不对，这俩人赶紧往前逃，几乎是就在同时，残砖碎石带着泥土落下来，正好将我们四个人堵在了洞道两端，再慢上半步便被活埋在土石下边了，对面大声说话这边还能隐约听见。大烟碟儿拿着手电筒照亮，我取出正要铲子掏土，这时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慌里慌张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那人没有手电筒和火把，跑到我面前我才看出是水蛇腰，这家伙也真是命大，没在大殿中被炸死，我见水蛇腰身上挎着双管猎枪，趁他立足未稳，一把揪住枪带，把猎枪从他身上扯了下来，随即轮起铲子，要往他脑袋上打。

水蛇腰惊魂未定，此时才看见我和大烟碟儿，吓得脸色大变，忙道：“别……别动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揪住水蛇腰说：“你也算是人？”

大烟碟儿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傻鸟一肚子阴损主意，坏得冒泡儿，比黄佛爷可恨多了，该往死了揍。”

没等我动手，水蛇腰两腿一软，咕咚一下跪到了地上，求告道：“二位爷爷，你们都是我亲爷爷，饶孙子一命吧。”

大烟碟儿骂道：“谁他妈是你爷爷，别来拍我们的马屁，我们可不吃

你这套。”

水蛇腰一脸委屈地说：“爷爷哎，我也是五尺多高一腔热血的汉子，真不是逮谁管谁叫爷爷，真挑人呐……”

我抡着铲子要打，可半道突然停下，因为我想起群盗揭开树皮面具时，所有人的脸色都显得又是惊奇又是诧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让水蛇腰说实话，当时看到了什么怪事？乌木闷香樟中女尸的脸长什么样？

6

水蛇腰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揭开樟盖时，看到内棺彩绘鲜艳，纹饰精美，这让群盗发出一阵惊叹，而打开内棺看到那金光灿然的鹿首步摇冠，树皮面具绘着彩纹，形似山魈，不禁又是同声惊呼，在取掉女尸脸上的树皮面具之时，水蛇腰正带着几名盗匪，守在殿梁下方，实不知那些人为什么一见棺中女尸的脸，便全部愣在了当场，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惊诧错愕的神情，等到他想看的时候就出事了，他说：“多半是棺樟盖合得严紧，千百年后，那死人仍是栩栩如生，可能像那女尸身上的敛袍一样，眼瞅着呈现出朽坏之状。”

我觉得水蛇腰没必要隐瞒此事，这臭贼狗仗人势，在几分钟之前，他还跟着黄佛爷将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以为我们这几条命全捏在了他手心里，谁成想形势急转直下，此刻又落在了我们手中，他立刻换了一幅嘴脸，一口一个爷爷，什么好听说什么，我估计连厚脸皮听到也会觉得肉麻。

我在水蛇腰身上搜了一遍，找出十几发弹药和半包香烟一盒火柴，背包里有些国外的压缩口粮，连同双管猎枪都交给大烟碟儿，又翻出几张钱钞，加起来没二十块钱，我斥道：“瞧你穿的也是人模狗样的，怎么身上就这么点钱？”

水蛇腰苦着脸说：“黄佛爷那个傻鸟太鸡贼，每次得了钱，大头都是他拿走了，我们只不过跟着混个吃喝，小的我也是穷啊，您二位爷爷仁义英明，是活佛在世，大人不记小人过呀……”

大烟碟儿抽出支烟点上，侧头对我说道：“兄弟，你知道哥哥又想起什么来了吗，我想起老圣人曰过一句——以德报怨，以何报德？”

我说：“好像在哪听过，那是说有小人憋着坏害咱们，咱们却贱得难受，还上赶着拿热脸去接小人的凉屁股，可是等有恩人真正对咱们好，难道咱们要用贴过小人屁股的脸，去跟恩人脸对脸？问题是除了咱这张脸，别的地方更拿不出手了。”

大烟碟儿说：“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老圣人又曰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说：“屁股对屁股，脸对脸，是不是？”

大烟碟儿说：“没错，话糙理不糙。”

我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咱们也该跟他屁股对屁股！”说完，我一只手揪住水蛇腰，另一只手举起了铲子。

我不可能跟黄佛爷一样拿人命不当人命，顶多是吓唬吓唬他，水蛇腰却以为我真要对他下手，居然吓尿了裤子。

我只好把手松开，水蛇腰如获大赦，慌忙往后退，他退了几步，突然站住不动了，好像发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哆哆嗦嗦地要转头往后看。

我和大烟碟儿用手电筒照着水蛇腰，忽见金光晃动，竟是那头上有鹿首步摇冠的女尸，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水蛇腰身后，从后伸出爪子般的手指，从他后心戳了进去，水蛇腰睁着眼，两腿蹬了几下，当场气绝身亡，到死都没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行尸发出夜梟般的叫声，奔着我和大烟碟儿就来了，手电筒光束照到行尸的脸上，就见面容塌陷，双眼漆黑，张着黑窟窿似的嘴。

大烟碟儿吓得呆住了，端着枪只顾发抖。我心想：“死去千年的人怎么会动？听说会走的死人是行尸，让它扑住了还能有好？”急忙抢过大烟碟儿手中的猎枪，对准扑过来的行尸头部开火，双管齐发，只听“砰砰”两声枪响，枪弹将女尸的头打掉了一多半，“鹿首步摇冠”也被击得粉碎，尸身立时扑在我们面前，一动也不动了。

我刚放下枪，那只有半个脑袋的尸身中突然冒出一道黑气，手电筒照过去，就像鬼影似的，我和大烟碟儿瞪大了眼，那感觉如同见了鬼，身上每个毛孔都张开了，那鬼影一转眼落到了水蛇腰的死尸上，刚刚毙命的水蛇腰口中“咕咚”了几声，然后怪叫着爬起身来，两个眼珠子全变黑了。

7

据说阴灵是死人的魄，本是无知无识，因有怨气不化，驱尸扑人，至死不放，但这是从前迷信的说法，乌木闷香樟前端的小门，也是给阴灵出入用的，我原本不信，或许是见识不到，可那时候情况紧急，决不容我多想，眼看那死人的手要够到大烟碟儿了，我忙端起枪搂动扳机，却搂了个空，我意识到这是双管枪，刚才那两发弹药全打在女尸头上了，还没再次装填，可想装弹药也来不及了，正打算倒转枪托砸过去，

枪管却已被行尸攥住，只觉对方有股子怪力，一夺之下我就握不住了，我随手抄起铲子，使尽全力挥过去，那铲刃甚为锋利，一铲子下去，当场削断了行尸的脖子，死人的脑袋滚落在地，身子也跟着倒下了，可我们眼看着那道黑气，形似鬼魅，若有若无，又从无头尸体中冒了出来。

我心说：“不好，这阴灵上了谁的身，谁就会变做行尸，要对付它只有趁此机会！”当时也是人急生智，认定阴魄挡不住活人的阳气，于是鼓足一口气吹过去，那道鬼影立时散去。大烟碟儿见这法子有用，也赶紧跟着我做，几个回合下来，累得我们俩上气不接下气，用手电筒四处照，已然不见了那个鬼影，刚以为没事了，忽听身后发出声响，惊得我们俩原地蹦起多高。

我们喘着粗气定睛一看，来者却是厚脸皮和田慕青，他们刚挖开洞道中塌落的泥土过来接应，两个人看到水蛇腰横尸就地，人头呲牙咧嘴掉在一旁，还有那具女尸扑在地上，脑袋掉了半个，“黄金鹿首步摇冠”也给打坏了，自是惊骇莫名。

田慕青问明情况，捡起地上的鹿首步摇冠看了看，说道：“听老人们讲，人死之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僵尸中的阴灵也许就是形魄。”

大烟碟儿问田慕青：“形魄？你也信这个？”

田慕青没说信与不信，只说：“这世上人所不知的怪事从来不少，井底之蛙，不过一孔之见，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

大烟碟儿对我和厚脸皮说：“你们俩听听，人家说出来的话多有道理，什么叫金玉良言字字珠玑，这就叫金玉良言字字珠玑。”

我以为田慕青说我们是井底之蛙，心里颇没好气，说道：“佩服，田老师口吐莲花满嘴象牙，我才识几个字？当然没法跟她比。”

大烟碟儿道：“兄弟，不是当哥哥的说你呀，你一贯不虚心，听到真理时不说两句怪话就难受，可不许跟人家这么说话。”

厚脸皮向来不关心这些事，他说：“行了行了，你们细人说完细话，是不是该轮到我这个粗人说两句粗话了，我看水蛇腰是活该一死，这么死都便宜他了，可那鹿首步摇冠又有什么罪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传世之宝啊，它好端端的老实巴交，谁也没招谁也没惹，竟让这个败家小子给打坏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怎么说那也是金的，捡回去能值些钱……”说着话从田慕青手里夺过来，连同女尸腰间的宝带，都塞进一条蛇皮口袋，又装到他的背包里。

众人均知此地决计不可久留，埋有乌木闷香椁的大殿，也许只是古墓地宫的前殿，炸开前殿地面，下边露出来的也是冥殿，各殿是按洞窟走势上下分布，而非常见的前中后，既然这座地宫里有活气儿，便应该可以通到山外，但这段墓道并不长，四个人往前走出十几步，尽头有三个拱形土洞，当中的大，两边的小，推开堵门石，面前是一处走势几近垂直的土窟，探身进去，往上看不到天，往下看不到底。

大烟碟儿咋舌不下，他说：“好家伙，这么个大窟窿，难道是阴阳井不成？你们是不知道，相传秦始皇在位时，得知豫西山脉形势有如伏龙，担心中原之地会出皇帝，便命人在大山中凿出一个洞，以绝龙气，不成想洞凿得太深，竟然凿通了阴河，所以后世称这个洞为阴阳井，当年有人把鸭子扔进去，三天之后，那只鸭子竟游到黄河里去了。”

第十五章 玉棺金俑

我和大烟碟儿当即上前，跟他一同推开半米多厚的樟盖，阴沉金丝楠木重得出奇，仅凭三人之力，万难揭起，只能缓缓推开，半倚在石兽宝床之侧。金丝楠木的外樟里边裹着内棺，只见在樟盖下的缝隙间，已经生出尺许厚的云母，一大片一大片，长得死死的，遮住了下面的玉棺。

1

墓道尽头这个大土窟，四壁皆为夯土，直径在十几米开外，齐整垂直，宛如一个竖井，绕壁而下的长阶已被毁去，只留下一些向外凸起的土台。

大烟碟儿说：“可能是秦始皇凿穿龙脉的阴阳井，把只鸭子扔下去，过几天它便能游进黄河。”

我说：“那纯属无根无据的民间传说，怎么知道是不是同一只鸭子？咱们感觉这土窟又深又大，是由于这地方太黑，除了身前几米之内，远处什么也看不见，好比是盲人摸象，但土窟墙壁间留有阶痕，下边一定有个去处。”

厚脸皮用手摸了摸土墙，说道：“真他妈硬，一粒土也抠不下来，这是石板还是夯土？”

我说：“好像是古墓里的三合夯土，这种土年头越久越结实，完全不会风化，用铲子刮也刮不下一粒粉末，坚如磐石，不惧水侵。”

大烟碟儿看了一阵，点头说道：“不错，是三合土，一碗肉换一碗土的三合土！”

厚脸皮问道：“用肉做成土，那还不如直接吃肉，像这么个大土洞，又得用多少碗肉？”

大烟碟儿说：“哪个说一碗肉做一碗三合土了，你哥哥我说的是一碗肉换一碗三合土，那是形容此土造得不易。”

厚脸皮不信：“土这东西随处都有，想挖多少挖多少，有什么不易？”

大烟碟儿说：“你想想，如果随随便便挖一碗土就能换肉吃，古代怎么还会有农民起义？我跟你讲，三合墓土做起来太难，必须选没有杂质

的细净黄土，按秘方比例掺进去细河沙、水田底层的淤泥、年代久远的老墙泥，反复搅拌翻整，你还别嫌麻烦，若不如此，硬是够硬了，遇到冷热潮湿却会开裂，因此决不能偷工减料，你说三合土造得容易不容易？这样还不算完，还要加上打散的鸡蛋清，不见米粒的糯米汤，迷信者甚至还要用童子血，所以三合墓土年头越老越硬实，我说一碗肉换一碗三合土，那都是说便宜了。”

厚脸皮说道：“讲究是够讲究的，只是古代人这么搞不嫌累吗？”

大烟碟儿说：“当然是苦累，要不然怎么很多人想当皇帝呢，再累也自有下苦干活儿的百姓去做，帝王将相们只管死了往这一躺。”

我说：“这座古墓里埋的人是谁，却还难说，我看地宫至少有上中下三窟，由此夯土洞相通，没准从这里下去才是正殿。”

厚脸皮将火把扔下去，落到土窟底下，只有一个小光点隐约可见，至少是几十米深，我们见下面没水，也有落脚之处，只得下去找条出路，于是把带来的长绳连接，一端绑在顶门石上固定，一端垂下土窟，我背上枪，握着手电筒顺长绳溜下去，许久才到洞底，只见夯土砌地，三面是墙壁，唯一一侧可通，位于在上边两层大殿的正下方，如果不炸开上层大殿的地面，连下边的墓道也不会发现，那就更见不到最下边的正殿了，我当即挥动火把划圈，那三个人看到信号，也先后攀住长绳溜下来。

我指着前头对大烟碟儿说：“这才是正殿的椁室，也许金俑玉棺都在里面！”

正要进去，我忽见田慕青肩头颤抖，神色十分惧怕，问她怕什么，她却低头不语。

大烟碟儿对我和厚脸皮说：“准是担心这里也会发生尸变，别说是她了，你哥哥我想起那伙盗匪在前殿开棺时的情形，这会儿还心有余悸，好在已经取了女尸身上的宝带和鹿首步摇冠，这两件都不是一般的東西，带回去换成钱，咱哥儿仨下辈子也吃用不尽了，依我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墓主人是谁跟咱们有何相干？趁早找条路离开这座古墓才是，免得夜长梦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厚脸皮说：“鹿首步摇冠让枪打坏了，到咱手里只不过是几片金叶子，还能值几个钱？过了这村，可没了这店，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何况要找出路，也不能不进正殿椁室，正好顺手发财。”

说话间，墓道尽头又是一座拱形门洞，坚厚无比的石门紧紧闭合，上边有一圈绕一圈的浮雕图案，我们上前推了半天，皆是心中绝望，正

殿石门大如小丘，只怕用上几百斤土制炸药也炸不开。

2

我们几个人去推正殿石门，却似蜻蜓撼柱，只能望而兴叹，山腹里有上中下三窟，底层至此已无路可走。

大烟碟儿一屁股坐在墓道中，说道：“实在掰不开腿了，咱先跟这歇会儿。”

我们从鱼哭洞到地宫大殿门前，只在仙墩湖边歇了一阵，此刻均已筋疲力尽，又累又饿，可是被黄佛爷那伙盗匪追得太急，身在险地，谁都顾不上饥饿疲惫，到这里听大烟碟儿说出来，才感到难以支撑，也跟着坐倒在地。

我取出从水蛇腰背包里搜出的干粮，分给那三个人吃，这种干粮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口味却实在不怎么样，但什么东西都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我们之前啃的干面饼子相比，野战口粮可好吃得太多了，何况其中手纸香烟一应俱全。

厚脸皮不忿地说：“没天理了，凭什么黄佛爷那伙人吃的这么好？”

大烟碟儿说：“他们吃的再好，脑袋也搬家了，咱们现在还能吃东西，可见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

厚脸皮说：“那倒也是屁话，困在熊耳山古墓里出不去，吃得上龙肝凤胆也是白搭。”

大烟碟儿说：“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咱哥儿仨命大，横竖死不了，总不至于混不过去这一关。”

我吃了些干粮，肚子里有东西垫底，感觉脑子好使多了，听大烟碟儿和厚脸皮说起地宫正殿的石门，就用手电筒照过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挖进棹室，石门缝隙已由铁水封死，实是无隙可乘，眼光一落到地上，想到撬起地面墓砖，或可在石门下挖个洞进去，我当即抡起山镐将墓砖凿裂，抠开碎砖一看，下面果然是填塞洞底岩缝的泥土，虽然也夯实了，却能挖得动，我叫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也跟着帮手，又让田慕青拿手电筒照着，三人轮番用山镐铲子连挖带捣，在大殿石门下掏出一个大洞。

轮到我歇手的时候，我侧过脸看了田慕青一眼，发现她也在望着我，目光一触，她又低下了头，垂着长长的睫毛，好像有很重的心事，我一怔之下，心说：“她为什么总是偷偷地望着我看？是对我有意思？或是有意见？”

我想是有意见的可能比较大，也许是我平时说话着三不着两，让她挑了理，那也没什么，可再仔细想想田慕青看我的神色，倒是我脸上有什么古怪，让她觉得异常。

我生出这个念头，自己心里先是一惊，问田慕青：“我的气色是不是很不好？”

田慕青点点头，问道：“你有多久没睡觉了？”

我说：“难怪你总盯着我看，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感动得真想一头扎到你怀里。”

田慕青道：“你都这样了，怎么说话还没个正经？”

以前厚脸皮也说我眼窝深陷，几乎要脱相了，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那是因为我曾在辽墓壁画中看到一座大山，山腹洞窟里有金俑和彩绘巨椁，围着山是很多人，上有天狼吞月，大概是契丹女尸生前做的一个噩梦，与熊耳山古墓的传说几乎一样，我自从看到壁画，就像受到诅咒一样，经常会梦到那棺椁中的厉鬼拖着肠子爬出来，噩梦一次比一次真切，最近这几天我更是不敢合眼，只恐让那厉鬼把我拽了去，然而这一切都与熊耳山古墓有关，可进入石门背后的正殿椁室，也不知会见到什么，但一定会令人大吃一惊。

3

此时厚脸皮已将石门下的盗洞挖透，他点起火把，带上猎枪和蛇皮口袋，当先钻进盗洞。

我寻思找不出埋在熊耳山古墓里的秘密，迟早要被恶鬼缠死，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到地宫正殿一探究竟。

大烟碟儿之前说不敢再开棺取宝了，偏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等到挖开通往椁室的盗洞，早把前事扔在了脑后。

于是我和大烟碟儿连同田慕青，跟着厚脸皮，逐个从盗洞里爬进正殿，石门后是一排木门，门户里面有转轴，可以开关，正殿中黑沉沉的很是宽阔，手电筒加上火把，只能照到十步左右，四壁都有铸成跪坐宫女形象的铜灯，里面有鱼膏灯油，厚脸皮用火把点起几盏铜灯，地宫里亮得多了，就见地上石砖都有“云卷、虎豹、峰峦”之类的图纹做装饰，华丽庄严中透出几分仙气，大殿尽头是一口彩绘巨椁，大逾常制，由三匝铜链锁在一只石兽背上，四周站列的披甲人形俑，被火把一映，脸上泛出暗淡的金光，怒容可畏，如同镇殿将军。

我们打量面前的披甲人形俑，就见这些镇殿俑头顶高冠，身上甲片

皆为玉片，竟是身穿玉甲。

我知道墓俑有很多种，比如有名的秦始皇兵马俑，那是埋在陪葬坑里的土俑，此类地宫棺椁旁的人俑，通常是叫镇殿俑或站殿俑，有武士奴婢之类的形象，正殿中有身披玉甲的金俑，却是我第一次亲眼得见，以往连听都没听说过。

大烟碟儿瞠目结舌，称奇不已：“古时迷信人有三魂七魄，在九窍之内，人死之后魂魄会从九窍飞去，尸身因此腐烂，所以用玉堵塞九窍，以求尸身永存，这种观念始自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汉代有了金缕玉衣，玉衣以金丝贯穿，阴刻龙纹，也称蛟龙玉柩，这些人俑上穿的不是玉甲而是玉柩，你们看站殿俑头颅是金的，身上罩有玉柩，却不知身子是否也是黄金，若是整个的金俑套玉衣，那可了不得。”

厚脸皮低头看看手中的蛇皮口袋，又抬头瞧瞧站殿俑，那金俑比常人高出多半头，再大的袋子也塞不进去，金俑又不止一个，抱不走搬不动，好比是闻香不到口，这可够让人发愁的。

我让厚脸皮先别动镇殿俑，从没听说有金俑镇殿之事，何况玉柩乃是帝王死后所穿，在汉代只有天子才能穿金缕玉衣，诸侯王以下用银缕或铜缕，直到后汉曹操下令什么都不许用，玉柩陪葬之风才彻底断绝，且不说那棺椁中的墓主人是谁，这些东西又怎么能穿在陪葬的镇殿俑身上？

厚脸皮说：“你没见过的多了，这玉柩就套在金俑身上了，你又能把它怎么的？可把话说回来，镇殿俑如果都是金的，咱压根儿也搬不动它……”说着话，他用手拍了拍镇殿俑的头，谁知俑头一碰就掉到了地上，发出“当啷”一声，听上去好不沉重。

众人面面相觑：“镇殿俑的头怎么掉了？难道俑头和俑身不是一体？”

随即嗅到一股并不明显的尸臭，举火细看，原来那镇殿俑的头是金头，套在玉柩中的身子却是干尸，大殿中的金俑都是无头尸，脑袋全被砍去了，断头下的身躯已枯为尸蜡，腔子上顶了颗金头，玉柩是为了让尸身不朽不坏。

田慕青看得胆战心惊，我却全是疑惑：“地宫里的镇殿俑，有土俑石俑玉俑，可没有砍掉脑袋换成金头的人俑，就算是殉葬之人，那玉柩金头可不该出现在这些无头干尸身上，这些无头干尸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被砍掉了头？”

厚脸皮说：“墓主多半是嫌这些站殿俑的脑袋长得不够档次，砍下去

换个金头，够大方的。”

我想不出为什么用无头尸做镇殿俑，但肯定不是厚脸皮说的那样，熊耳山古墓中的怪事太多了，每一件都让人难以索解。

厚脸皮说：“真正让人想不通的怪事多了去了，在西北时听人说过，解放前有盗墓贼挖开一座老坟，金银珠玉都没挖到，却挖出一个几百年前被活埋的女人，奇怪的是那女人竟还活着，说起当年的事情很是详实，你说这能想得通吗？吃咱这碗饭你就不能多想。”

大烟碟儿也说：“兄弟你就别多想了，咱不知道熊耳山古墓里埋的是谁，想什么也是白费。”

我心想此言极是，抬眼看看大殿尽头的彩绘巨椁，那棺椁中躺着的死人定是大有来头。

4

厚脸皮说：“揭开棺盖也未必知道，你真指望这棺椁中的死人开口说话不成？”

田慕青说：“你们别动这大殿里的棺椁，我担心会出事。”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是不打开棺椁看个明白，那辽墓壁画中的噩梦必定会一直缠着我，早晚是个死，不过我不想连累旁人，正殿中潮湿压抑，看地势应当是在湖底下，说不定能通到周围的山里，我让大烟碟儿等人先去找路，我自己留下。

大烟碟儿说：“兄弟你再也别提这些话了，别看你哥哥平时怂，那是没遇上事儿，遇上事儿绝不能缩。”

厚脸皮对我说：“多余的话没有，大不了跟你同归于尽。”

我说：“有哥儿俩这句话，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心照不宣。”

厚脸皮说：“没错，说别的都没用，大老远到这奔什么来的，不就是为了盗墓取宝吗？正殿棺椁里的东西准比鹿首步摇冠厉害，咱就等着开眼吧。”

田慕青在旁边听了这些话，仍要劝阻，我们却哪里肯听，当即移步走到棺椁近前。

虽说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但明知熊耳山古墓里颇多怪异，谁也不敢鲁莽行事，殿门处的灯烛照到这里很是昏暗，我们用手电筒照亮，才看清棺椁的细部，只见这巨椁漆绘红黑两色云纹，几道蛟纹铜链缠着外椁，椁身放置在一尊人首虎身的石兽背上，有几个大铜环扣住蛟

链。

很早以前就有棺槨，但大多是木槨，只因年代古老，木板已经腐朽为尘土，所以没人见过西周以前的棺槨什么样，石槨能保留下来，但是很少见，可以说千年一遇，古代盗墓贼挖到过西周以前的石槨，相传那时候的古槨，也有用陶土烧制，形如巨瓮，绘有暗鱼纹，到了汉唐时期，棺槨材质用上了阴沉木和昆仑玉，不过同样不多见。

大烟碟儿咋舌道：“黑乎乎的还这么大，是金丝楠木的棺槨？”

我说：“看来像阴沉金丝楠，很多皇陵里也未必有，这棺槨本身已是无价之宝！”

厚脸皮握着山镐正想凿开槨盖，一听此言，忍不住问道：“楠木我也见过，无非是木头板子做的棺槨，只不过大得出奇罢了，怎能说是无价之宝，比鹿首步摇冠还金贵？”

大烟碟儿说：“你是有所不知，黄金万两，不及乌木一方，乌木单指阴沉金丝楠，那还了得？其实乌木和楠木都不算罕见，但阴沉金丝楠就不一样了，它也叫阴沙，民谚有云‘阴沙从来世间稀，敢和珠玉斗京畿’，那必是亿万年前生长在深山穷谷中的上古楠木，树身高达百米，十几个人合抱也抱不过来，这种古楠木早灭绝了，被泥石流埋在山阴下缩化而成乌木，凡是这样的阴沉乌木，在外边看着乌黑乌黑的并不起眼，里面却是黄金色的玉丝，其坚似铁，水火难侵，百虫不咬，曾有人把鲜肉放在阴沉金丝楠木中，过了几年，再取出肉来还像刚放进去那么新鲜，乾隆爷的棺槨就是这种阴沉金丝楠，那也没这个大，只可惜搬不回去。”

厚脸皮说：“既然搬不动，咱也别惦记它了，打开槨盖看看里边有什么。”

田慕青对我说：“原来阴沉乌木要经过千百万年才能成形，一个人才能活多少年，可不该损坏这样的无价之宝。”

厚脸皮说：“哎呦喂，小田老师觉悟真高，臊得我都不好意思拿正眼瞧你了。”

我说：“凿穿罕见的金丝楠木棺槨，也确实不好，我瞧这棺槨没钉，只是让铜链捆住了，撬开铜环便可以揭开槨盖。”

厚脸皮急于想看棺槨中的宝物，听罢轮动山镐去撬铜环，铜环有儿臂粗细，穿在人面虎身的宝床两侧，他虽有一膀子力气，费了半天劲儿也才撬开一个。

我们只有一支山镐，想帮忙也插不上手，只好在棺槨旁替厚脸皮照

亮，这时我注意到大殿顶部有浮雕，用手电筒照上去，隐约可见一个多头多臂的神怪，那神怪长了几十颗头，每个头上都有脸似山魃的面具，每只手掌中各有一眼。

大烟碟儿瞪着眼怔怔地看了半天，又伸指去数那些脸似山魃的人头，突然问我地宫里镇殿俑有多少个？

我看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我没有留意那些金头玉栳的镇殿俑有多少个，转身数了两遍，不多不少一共是二十四，殿顶浮雕的神怪也有二十四个头，那又怎样？

大烟碟儿怕让棺槨中的死人听见似的，压低声音说道：“我知道地宫里埋的是谁人了！”

5

我和田慕青一同望向大烟碟儿，等着他往下说，躺在金丝楠木棺槨中的死尸是谁？

大烟碟儿说：“先前怎么就没想到，熊耳山古墓地宫里埋的是傩王。”

我说：“上中下三窟做地宫，阴沉金丝楠木为棺槨，那么多金头玉栳的镇殿俑，想来埋的也是王侯，可我不知有傩王，那是哪朝哪代的诸侯王？碟儿哥你又是从哪看出来是傩王？”

大烟碟儿说：“哥哥我本来跟你一样发懵，直到瞧见殿顶的多头神怪，每个头上都有山魃般的面具，还有砍掉脑袋换上金头的镇殿俑，立时想起前两年去江西收东西，见过几个树皮做的老面具，我问人家这是做什么用的，听人家说是傩脸，搜鬼驱邪时演傩，傩脸就是那时候用的面具，我觉得没人认这玩意儿就没要，但从当地人口中听了不少有关傩神傩王的传说，那些身穿玉栳被砍掉头的干尸，是西汉年间的傩将……”

我记得前一天在草鞋岭下过夜，看到有三口棺材里面的僵尸也有树皮面具，可沉在湖底的年头太多，树皮上的彩纹都没有了，后来看到前殿头顶鹿首步摇冠的女尸，脸上有形如山魃的面具，原来这是傩面具，那些镇殿俑是傩将，腔子上的头哪去了？

大烟碟儿说：“汉武帝刘彻，大胖子一个，征匈奴通西域，开疆拓土，扬威万代，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算是做到头了，苦于不能长生不死，谁当了皇帝谁也不想死对不对？”

厚脸皮一边撬那棺槨上的铜环，一边插嘴说：“我看不见得，其实不当皇帝也没人想死，不想死还不好办吗，多喝王八汤，长生不老。”

大烟碟儿说：“汉武帝喝不喝王八汤，这个……我可不知道，反正汉武帝是不想死，因此特别迷信巫蛊神怪，很久以前黄河边上有个雒国，灭亡之后在民间以教派形式留存下来，好比是道教或佛教，也是一大教派，信众仍称首领为雒王，到了汉代，雒教大行其道，雒是指请神搜鬼驱邪逐疫的诸多仪式，汉武帝的未央宫每年都要请神搜雒，也叫跳山魃，雒将脸上套着吓鬼的山魃面具，手持烛火长戈，步踏天罡北斗，逐门逐室驱邪，传火弃于洛水之中，可有一次搜雒冲撞了禁宫，汉武帝一怒之下，斩掉了二十四个雒将的头，没想到冤魂不散，未央宫里一到天黑便闹鬼，钟鼎自鸣，汉武帝又悔又怕，无奈之下只好造庙封神，封这二十四个冤魂为金甲大将军，让他们保国安民，千年万载，永享香火，雒将的尸体身首从此分离，分别供奉在各地雒庙的神龛中，那神龛上写有‘报国安民褒封有自，挥戈扬剑厉鬼潜消’，至今不少地方拜的雒将也都没有身子，只有头，还有的地方是只有身子没有头。”

我说：“真是骇人听闻，庙堂里供的雒神是死人头？现如今还有？”

大烟碟儿说：“不是真正的人头，据说只是泥造塑像，相传供头的地方称雒为开口雒，搜鬼捉妖之际口中要念咒，供奉无头尸的地方是闭口雒，跳山魃时嘴里一声不出，雒教一度兴盛，不知什么原因，后世突然衰落了，如今在西南的黔赣等地，还保留下一些搜鬼跳雒的古老习俗，不过传了几千年，已经变得跟以前的雒完全不同了。”

我问大烟碟儿：“雒教的未央宫斩将封神，只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

大烟碟儿说：“未央宫斩将封神是民间传说，是不是确有此事，那就难说得多了，至于汉代皇宫里每年搜雒驱鬼，那可当真是有，我看既然地宫里有这些镇殿俑，那个传说倒也可信。”

我心想：“拜雒神的人在此山周围聚居，而山腹中就是雒王长眠之地，千年以前发生过天塌地陷的灾难，高山沉入湖底，雒教突然衰落，怕与此事脱不开干系，但是得知古墓里埋的是雒王，对于我们的所见所闻，也只是冰山一角，金丝楠木棺椁里的雒王，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人开膛破肚死得那么惨？辽墓壁画的噩梦中为什么会出现雒王？黑狗吞月又是什么意思？前殿有鹿首步摇冠陪葬的女尸，以及中殿里的累累枯骨，又是什么人？”

大烟碟儿说：“兄弟，你问这么多，你哥哥我可答不上来，可你提到开膛破肚，据说有种很古老的雒俗叫抽肠，如今乡下搜雒跳山魃时，分别有人装扮成雒将和黄鬼，雒将搜出黄鬼，按在地上开膛抽肠。”

我越听越奇：“雉将把捉来的黄鬼开膛破肚？那么说金丝楠木棺槨里的不是雉王，而是黄鬼？黄鬼……是淹死在黄河里的水鬼？”

6

大烟碟儿说：“搜雉这种风俗延续了三千多年，传到如今，已经和古雉有很大分别，很多东西没传下来，或是传的年头太多变了样，比如开口雉捉黄鬼破膛，这个黄鬼并非专指黄河里的鬼，也是民间传说里带来旱灾瘟疫的怪物，尸变后躲在荒坟或民宅地下，身上有黄毛，形象近似猴子，是死人怨气所变，乡下请神搜雉，也是让人扮成雉将，头带樟木或树皮面具，脸黑嘴阔，两目凸出，深夜时分点起火把，敲打响器，画出符咒，念动一脉秘传的口诀，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挨家挨户跳山魑打野猫，形式古朴粗犷，另有一人扮成黄鬼，被追得东躲西藏，最后让雉将捉到，当着大伙的面，把黄鬼五花大绑捆住，就地开膛抽出肠子，当然那肚肠也不是真的，一般是用麻绳作为代替，山村民众们举行这种仪式，是祈求风调雨顺没有瘟疫，可就像前边说的，搜雉的习俗传了几千年，很多内容已失其真，仅仅留下个形式。”

我听明白了大烟碟儿的言下之意，老年间应当有搜雉掏肠之事，却未必是捉黄鬼，死后能躺在阴沉金丝楠木棺槨中的人，除去雉王还会有谁？问题是雉王是雉教首尊，怎会被开膛破肚？

大烟碟儿前两年去乡下收东西，亲眼见过请神搜雉的风俗传说，侃起来头头是道，可提到上千年前的古雉教，他也不怎么了解，那就说不到点子上了。

我们又用手电筒照向殿顶，反复端详多头雉神的形象，只见雉神掌心的目光投向正殿后壁，顺其目光看去，后壁当中有个方孔，让人用条石塞住了，我知道那是地宫中的金井，槨室中金井贯通，死尸玉柩裹身，谓之“金井玉葬”，是王侯墓的规格，金井说白了是个气孔，埋死人的地方也忌讳一个死字，不会将大殿完全封死，这雉王地宫是上中下三层冥殿，金井横凿在壁上，也是绝无仅有，拿行话说叫“独一路”，却不离陵寝风水布局的基本原理，正待过去查看，厚脸皮已将扣住棺槨的铜环全部凿开。

我和大烟碟儿当即上前，跟他一同推开半米多厚的槨盖，阴沉金丝楠木重得出奇，仅凭三人之力，万难揭起，只能缓缓推开，半倚在石兽宝床之侧，金丝楠木的外槨里边裹着内棺，只见在槨盖下的缝隙间，已经生出尺许厚的云母，一大片一大片，长得死死的，遮住了下面的玉棺。

古人以为云母是云之根，故得此名，棺槨中长出云母，也称得上一大奇事，听说当年有盗墓开棺的人见过，但不多见，为什么棺槨里会长云母，向来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有的说是在棺槨里放石灰和玉璧，防止尸身朽坏，年深岁久生变，像云母，却不是真正的云母，也有的说那是万年阴沉木的龙蛻，生长非常缓慢，反正各有各的说法，解放前这东西也很值钱，那会儿的人迷信此物能吃，如今却没有人认了。

我们耐着性子，又用铲子挖掉那层云母，这才看到下面的玉棺，凑近看时，脸上感到一阵寒意，心知是玉性阴寒，此时殿壁上的灯烛皆明，槨中的玉棺泛出诡异的光泽，居然是羊脂一般的无暇白玉。

大烟碟儿又是一番惊叹：“这种白玉只出在极西之地，平常一小块已是价值不菲，若非亲眼所见，哪想得到有人用这么大的整块白玉做成玉棺，可也只有这样的内棺，才配得上阴沉乌木外槨。”

厚脸皮迫不及待地说：“搬不走的玉棺，又有什么好瞧，赶紧看里边有没有宝，翻两翻全指望它了。”

大烟碟儿说：“你个受穷等不了天亮的脾气，这可不是着急的活儿，看明白了再下手。”

我用手电筒一照，能隐约看到躺在半透明玉棺中的尸身轮廓，比常人高出两头，丰躯伟干，头顶平齐，看来也穿着金缕玉衣，说也奇怪，就见玉棺中有个东西在尸身旁边快速爬动，我揉了揉眼再看，却什么也没有，我以为是眼花了，大殿中灯烛明暗不定，又隔着一层玉棺，手电筒光束照出里面的阴影，一不留神看错了也不稀奇。

7

我看站在旁边的田慕青神色紧张，似乎怕玉棺中也有僵尸，握着手电筒不住发抖，闭着眼不敢看，就说：“咱们信也好，不信也好，那前殿乌木闷香棺中的女尸，当真是有阴魂上身，但也不是没法对付，打掉了脑袋它就不能动了，阴魂又怕活人的阳气，四个大活人还收拾不了一个死人不成，没什么好担心的。”

大烟碟儿听了不住点头，玉棺边缘有封蜡，他们好先刮去这层蜡质，两人带好了手套，一同撬动棺盖。

棺盖一经揭起，众人发觉玉棺中有股积郁的尸臭，忙把口鼻遮住退了几步，大殿里的灯烛一下子变暗了，过得片刻，才上前推开棺盖。

我早将枪弹顶上了膛，一旦玉棺中有僵尸，我便一枪轰掉它的脑袋，如果是厉鬼，那么阴气必重，也一定怕火药。

我认定为宫里一定有些东西跟壁画噩梦相关，多半就在雉王棺槨之中，大烟碟儿和厚脸皮两个人，惦记着放在玉棺里陪葬的珍宝，我们都伸长脖子往玉棺中看去，身子却如箭在弦，绷得紧紧的，准备只要一有变故，立刻将棺盖合上，忽然感觉身上凉嗖嗖的，原来不知不觉间冷汗已湿透了衣服。

但见棺中仰面朝天，握着一具身穿蛟龙玉柙的古尸，身躯高大，异于常人，玉衣皆用金缕连接，怀抱树形金杖，头枕一块冬瓜形的玉枕，身侧放置金枣、明珠、珊瑚等物，还有一柄长剑，明珠玉璧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放出瑞彩。

我站在那看直了眼，片刻之后回过神来，寻思雉王当然不止一位，熊耳山古墓从汉至唐，应该埋了许多位雉王，为什么正殿槨室中的雉王才有这么多奇珍异宝陪葬？

厚脸皮兴奋地从背包里掏出蛇皮口袋，伸手进去拿雉王身边的金枣。

大烟碟儿说：“别缺心眼儿了，玉棺里哪样东西不比金枣值钱，记住了，先珠后玉……”

话没说完，蓦地一声枪响，划破了地宫中千年不变的沉寂，大烟碟儿身子一晃，立刻向前倒下。

我和厚脸皮急忙拽着田慕青伏下身子，却听身后又是两声枪响，子弹擦着头顶过去，打到了阴沉乌木外槨上，我们顾不得回头，拖起大烟碟儿，绕到外槨另一边，躲在镇殿俑后，只听殿门处有人高声叫道：“大烟碟儿你们几个傻鸟，没想到爷爷命大没死吧？”

听声音正是黄佛爷，他之前让崩塌的乱石挡在大殿中，也是命不当绝，又让他和其余四五名盗匪挖土逃了出来，一路跟到此处。

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雉王棺槨中，完全没发觉黄佛爷等人进了正殿，^{(5)(九)}2 我看大烟碟儿后背上挨了一枪，多亏是土制猎枪，离得远了威力不强，没把他当场被打死，但也伤得很重，在地上拖了一条长长的血印。

我看厚脸皮从大烟碟儿伤口中抠出铅弹，又用火把按在他身上，以烧灼止血，田慕青扯下布条帮忙包扎，还不知大烟碟儿这条命能不能保住，心中又急又怒，对黄佛爷叫道：“一定是阎王爷觉得这么死便宜了你们，让你留着命再挨我一铲子，你真该烧高香去了。”

黄佛爷那伙盗匪看见正殿的玉棺已被揭开，便仗着人多围上前来，

眼中都冒出贪狼般的凶光。

我和厚脸皮弹药不多，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想躲在镇殿俑后把他们放近了再打。

却见群盗直奔玉棺，黄佛爷喝骂着让手下下来对付我们，可那几个盗匪和他一样，两眼落在玉棺中珍宝上再也移不开了，全想趁乱得点油水。

黄佛爷抖出一条绳索，套在那身穿蛟龙玉柩的古尸颈中，使力将尸身拽起，伸手去拿那根金杖，忽然从死人玉柩缝隙中钻出很多黑色蜘蛛，头如锹铲，身上有黑毛，形状像枣，壳硬如铁，一转眼爬上了黄佛爷的手臂。

我看得目瞪口呆：“玉棺中竟有这许多活生生的蜘蛛？”又想：“幸亏伸手取宝的不是我……”

黄佛爷吃了一惊，一抖左臂没甩掉，忙用右手去拍，想不到没拍死蜘蛛，反在一瞬间让蜘蛛将手背咬穿了一个大洞，顺着右臂爬上了黄佛爷的身子，黄佛爷正在张口惨叫，几只蜘蛛一眨眼就钻进了它的嘴里，也不知这些蜘蛛怎么咬噬，顷刻在他身上咬出几个窟窿，从里到外爬进爬出，黄佛爷整个人血肉模糊，他喉咙被咬穿了，嘴里发不出声，趴在玉棺上，两手在头脸处乱抓。

8

此时玉棺中爬出的蜘蛛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不下数百，看得人头皮子发麻，其余几个盗匪全吓呆了，一转眼身上都爬满了蜘蛛，有人被啃噬入脑，当即毙命，也有人一时不死，哀嚎声中倒在地上不住翻滚，不到十几秒，包括黄佛爷在内的六名盗墓贼，全部横尸就地，一个个死尸身上满是窟窿。

我们躲在镇殿俑后，看黄佛爷等人转眼间死于非命，又见那些蜘蛛仅有六足，心中骇怖至极，我想起故老相传，六脚虫是土蜘蛛，不会吐丝，却有一肚子浓酸，别说血肉之躯，铜皮铁甲也能啃穿，莫不是那种怪虫？但在棺椁里封了上千年，它们怎么还能活动？

分神这么一会儿，那些从玉棺古尸中爬出的土蜘蛛，吃过活人血肉，好似发了狂，我和厚脸皮连开几枪，却根本阻拦不住。

三个人脸上变色，慌忙拖着大烟碟儿往后退，可身后已是大殿尽头，只有个被条石堵死的金井，即便没堵死，那狭小的孔洞也钻不进人。

我见无路可退，叫道：“二皮脸，快点火把！”

厚脸皮说：“火把全用完了，火柴还有两包，划火柴行不行？”

我心知大势已去，刚才亲眼看见黄佛爷等人死状之惨，倒不如给自己来个痛快的，可那土制猎枪的枪管很长，无法朝自己开枪。

厚脸皮急道：“没辙了，咱先打死那俩人，然后我一枪打死你，你再一枪打死我。”

我说：“你先告诉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被你打死之后再打死你？”

此时田慕青想推倒了墙下的铜灯台，以火势阻挡大群土蜘蛛，那宫人形状的铜灯十分沉重，而且边缘锋利，她推了两下推不动，还把自己的手划了一道口子，立时流出血来。

田慕青虽然没有推倒铜灯，却提醒了我和厚脸皮，立即将铜灯推倒，怎知土蜘蛛太多，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而来，又哪里抵挡得住。

原以为要死在这了，怎知成群的土蜘蛛到了身前两三步开外，突然间掉头四散，我和厚脸皮正在推动身旁另一盏宫人铜灯阻敌，忽见那些土蜘蛛纷纷逃散，均是暗道一声“侥幸”，心下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此事好没来由，似乎有什么东西吓走了玉棺中的土蜘蛛？

我心想：“人生在世，好比八仙过海，各有其能，生旦净末丑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人有一个人的出身，一人有一人的本事，乃至形貌脾气，是善是恶，每个人都不一样，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但是血肉之躯，大抵相同，谁不是俩肩膀顶一个脑袋一肚子肝胆肺腑？玉棺中的土蜘蛛为什么咬死了黄佛爷等盗匪，却将我们几个人放过？”

我四下一看，也不见何处有异，只有田慕青的手割破了，鲜血滴落在地，我心头大震：“难道她的血将土蜘蛛吓跑了？她到底是什么人？”

我心中刚转过这么一个念头，又发觉欲待推倒的铜灯好似生了根一样，顺势一扳，竟原地转了半圈，同时在正殿金井下的浮雕墙壁处，“轰隆”开了一个大洞，原来那里有道隐秘的石门，正是殿顶傩神俯窥之处。

我们三人一时怔住了，耳听阴森的大殿中，忽然传来一阵“叽叽咯咯”的怪响，那身穿玉柙的死人，从棺槨中爬了出来，玉柙已被挣裂，身子仍是朝上，全身滴血，露出白花花的肠子，脑袋和手脚反转过来，昏暗的灯烛下更看不清楚面目，只是方面大耳，脸色极白，随着脖子扭转，垂下披散的长发，脑后竟是另一张脸，但见两目莹绿，巨口过腮，霎时间尸气弥漫。

第十六章 铜镜幽灵

他去拿女童手捧的古镜，说也怪了，那女童面容本是栩栩如生，刚把铜镜取下来，脸色一瞬间变得灰暗，五官枯萎塌陷，衣服的颜色也跟着消失，转眼在我们面前化成了一堆尘埃。

1

我见棺槨中的雉王尸变，与壁画噩梦中情形几乎一样，不觉一股惧意，从脚底心直涌到顶梁门，直吓得魂魄飞荡，再也不敢多看，和那两个人背起倒地不起的大烟碟儿，转身跑进暗道，拼命将石门推拢，在崎岖蜿蜒忽高忽低的通道中不停奔逃，手电筒掉了也顾不上捡起，摸着黑跌跌撞撞跑了好久，听身后毫无动静，才停下脚步，三人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心跳得好似要从胸口蹦出来。

我缓过气来，见四下里漆黑无光，摸出备用的手电筒，光束先照到厚脸皮。

厚脸皮道：“真他妈刺激，咱们……还没死吗？”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再看大烟碟儿脸似白纸，意识全无，情况十分凶险，不免暗暗担忧，真担心他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叫三长两短？棺材放入时是三块长板两块短板，三长两短意指快要进棺材了，又寻思：“不知玉棺中的死人是鬼是怪，总之对付不了，能逃出去就逃出去，多活一天便宜一天，不能让厚脸皮和田慕青也把命陪上。”

我用手电筒照明，让田慕青拿手帕包好她手上的伤口，那口子割得极深，流了不少血，我心念一动，问道：“你是什么人？”

田慕青望我了一眼，说道：“你又想说什么怪话？”

我说：“不是我想说怪话，有些事不太对劲儿，眼见噬金蜘蛛咬死了六名盗匪，可它们到来咱们近前，忽然散开，我当时看到你手上的血滴落在地，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土蜘蛛随即四散逃开，你是不是有意划破自己的手？它们为什么会怕你的血？”

田慕青说：“你想得太多了，我只是不小心被铜灯割破了手。”

厚脸皮说：“我看他也是吓傻了，要说出血，大烟碟儿不是也流了一地的血？”

我对田慕青说：“可没那么简单，你孤身一个年轻女子，在火车上听

我和麻驴胡扯了几句，便来到这片荒山野岭之中，我看你处变不惊，胆子比大烟碟儿都大得多，总显得心事重重，只是很怕地宫中的两具棺槨，似乎知道不少熊耳山古墓的秘密，可这也只是我的感觉，直到我看见你割破手掌流出鲜血，吓退了玉棺中的噬金蜘蛛，更让我觉得你……”

田慕青说：“你们在黄佛爷那伙盗匪手中救了我，我感激不尽，至于我是什么人，随你怎么说好了。”说到这，她眼眶微红，几乎要掉下泪来。

厚脸皮对我说：“正是玩命的时候，你干嘛把她惹哭了？”他转头又对田慕青说：“别搭理这小子，他看电视剧聊斋看得太多，吓破胆了，做梦都以为会有女鬼来找他。”

我说：“聊斋电视剧里的女鬼们一个个浓妆艳抹，都跟村姑似的，又有什么可怕，远不如小说里描写的吓人。”

厚脸皮道：“聊斋这部电视剧什么时候改编成小说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理会厚脸皮这个无知的问题，对田慕青说：“你哭也没用，我不可能看走眼，今天的话我要是说错了半句，我……”

话一出口，我忽然想到前一天，我们在草鞋岭山馆中遇到蛇舅母，亏得棺材中的死尸脸上有树皮面具，吓走了蛇舅母，追及原因，还是树皮面具上的石黄，那东西能避蛇虫，我们担心再撞见蛇舅母，便抠下石黄一人揣了一块，地宫中那些土蜘蛛，说不定是被石黄的气息逐走，那么说岂不是错怪了田慕青？

我话已说出一半，立刻改口道：“说错了就算我没说，这不是没拿你当外人吗，你我之间，何分彼此，我看此地不可久留，咱们喘几口气，还得接着往外逃。”

田慕青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改口，但也没有责怪之意，我们担心正殿槨室中的尸怪追上来，稍作喘息，又背起大烟碟儿顺着墓道往前走，行至尽头，是道低矮的石门，从中钻出去，眼见白雾茫茫，长草掩映，身后是看不到顶的封土堆，竟是走出了地宫，不知什么时候，湖面消失了，周围的房屋顶部覆盖着泥土，如同一个个坟丘。

我们吃惊之余，也不敢在这鬼气森森的村子中停留，穿过一片片房屋走到村外。

熊耳山古墓的封土堆露出湖面，当地人称之为仙墩，我们进去过才知道，那是一座山峰，山峰下的房屋不计其数，是千年前雒民守陵的村

子，后来整个地方沉到了湖下，只有峰顶露出湖面，北侧该是草鞋岭鱼哭洞。

此刻往北一走，忽闻雷声隐隐，天上下起雨来，眼前雾气稍散，却见万木林立，远方充斥着遥不可知的黑暗。

2

正值深秋，雨下得又密又急，山里寒意更甚，让人难以抵挡，我们身上全都湿透了，一步一挪地走到林边，望见一株大枯树下有几间古屋，里面黑灯瞎火，却可避雨，也只好进去挨到天亮再走，走到门前，看出这片巨宅是就地取材，从山里开凿出整齐的条石，内填灰土和石灰，结合粗大木料构建房屋，异常坚固，我们迈步进到头一间大屋中，只见四壁空空，墙上也凿出了凹洞放灯，满地尘土，常年无人居住，从里到外有股受潮的霉味，混合着木头的腐气，格外难闻。

我们将背包放下，找地方让大烟碟儿躺下，又用石头堵住了门，厚脸皮包里还有一捆蜡烛，他在屋角点了一根。

我看大烟碟儿昏昏沉沉，但呼吸平稳，稍觉放心，摸出两支烟，跟厚脸皮在蜡烛上对个火，倚墙坐下狠狠吸了两口，回想先前在地宫中的所见所遇，捏着烟的手还在发抖。

厚脸皮翻看大烟碟儿的地图，问道：“你瞧瞧，地图上怎么没有这地方？”

我说：“咱们出了地宫一直往北走，北边应该是鱼哭洞，可来时怎么没见有这么多林木？当真是邪门，鬼地方又是雨又是雾，怕要等到天亮才能看明位置，但愿别再出事了。”

厚脸皮说：“都出了熊耳山古墓，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咱这趟虽然得了鹿首步摇冠和一条玉带，可也真够不顺的，下次再出来得先看黄历，千万别挑不宜动土的日子下手。”

我说：“你真是个棒槌，动土那是指迁坟下棺，跟倒斗的有什么相干？盗墓取宝有看黄历下手的吗？吃倒斗这碗饭，主要是胆大不信邪，讲究个百无禁忌，当然也有些盗墓贼迷信，但是不看黄历，他们要听出语。”

厚脸皮说：“出语？怎么个讲法？”

我说：“好比是江湖上图彩头的话，也有点像过年的习俗，大年初一头一天，出门听到别人对他说的头一句话，在旧时的迷信观念中，这句话里边带出吉凶，能主接下来一年的征兆，我瞎爷活着的时候，就特别

信这个，他大年三十晚上吃过饭，一个人烧完香没事干，四更不到就溜达到外边听出语，却也不是自己想往哪走就往哪走，得问祖师爷，祖师爷的牌位又不会说话，那就拿个勺子，放在祖师牌位前转，勺柄转到哪个方向就往哪走，转到东边，瞎爷便出门往东走，东面是死胡同，不得不回来，回到家再转一次勺子，请祖师爷重新指点，这次转到了北边，他出门往北，北边正好住着个要饭的，大年三十要饭的都不出去讨饭，肚子里没食，睡得早起得也早，四更天起来撒尿，瞎爷听见水响，他就高兴了，非说水是财，征兆奇佳，这一年里准能收来好东西，不出门的话，五更放炮接财神，听见炮声同样是好兆头，瞎爷对此事迷信甚深，准不准我也不好说，反正我不太信。”

我终究不放心这几间地图上没有的大屋，跟厚脸皮说了几句话，又觉得身上越来越冷，就让他和田慕青留下照看大烟碟儿，我到里屋找些生火的东西。

田慕青冷得发抖，她在这阴森的大屋中坐不住，想跟我同去。

我想一想，应允了，背上猎枪，握着手电筒，分给田慕青一支蜡烛，推门进了第二间大屋，这屋子里面更大，六柱五梁，石柱下为覆盆式柱础，有如殿堂一般，当中几尊泥像早已倒塌，抹着石灰面的墙上全是壁画，色彩暗淡，但是还能看出大致轮廓。

我顿口无言，怔了半晌，说道：“土地爷掏耳朵崴泥了，这大屋有可能是供着傩神的庙堂。”

田慕青骇然道：“原来咱们还没走出熊耳山古墓周围的村子。”

我说：“可真是怪了，这里怎么没有让湖水淹没过的痕迹？”

田慕青说：“从壁画中也许能看出这里是不是傩庙……”说着话，她点起蜡烛，拭去壁上的灰尘，举头望向那些壁画。

我也想看个究竟，忽然感到一阵阴冷，肌肤起栗，不是古庙里秋雨潮湿的冷，而是身上没来由地起了层鸡皮疙瘩。

我心说：“这屋里有什么？”用手电筒四下一照，只见第三间屋的木门半掩，门缝中露出一张小孩的脸，是个不过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躲在里屋往外窥视，两只大眼一眨一眨的十分灵活，她的脸被手电筒的光柱照到，立即悄无声息地缩进了黑暗中。

我心下骇异：“深山老林的古屋里为什么有个小女孩？是附近山民家的孩子？”当即快步走过去，伸手推开屋门，这是最里面的第三间大屋，同外边两间屋子一样，地面尘埃久积，壁上也有灰网，但是眼前看不到

半个鞋印。

3

田慕青问道：“你怎么了，站在那发呆？”

我指着门口说：“你没看见……这里……”

田慕青见状，用手电筒往庙堂中照去，说道：“里面什么也没有，你看见什么了？”

我心想那小女孩说没就没了，此刻口说无凭，如何能让人信，就说：“我看里屋壁上有神龛，这几间大屋真是庙堂。”

田慕青说：“神龛？看你刚才神色古怪，我还以为你见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暗中留意四周，嘴里却说：“没有的事，庙堂之中不会有鬼。”

我转过头，正好看见田慕青拭去灰土露出一片壁画，画中绘一女子形象，身姿曼妙，虽然色彩消退，面目模糊，但绝不是傩教壁画中常见的神头鬼脸，我心里一动，说道：“此地也不见得是傩庙。”

田慕青说：“庙堂中才有泥像和壁画，你认为不是拜傩神的地方吗？”

我说：“熊耳山有座古刹法华寺，五玖(二)据说古刹壁画中有位美女绘像，堪称举世无双，咱们莫非到了法华寺……”

可随即一想不对，熊耳山绵延百里，法华寺和草鞋岭仙墩湖离得很远，群山阻隔，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况且这几间大屋是用条石构建，并非古刹寺庙华丽的殿阁布局，还是傩神庙的可能更大，只是很少在傩神壁画中看到不带树皮面具的正常人。

田慕青却对我提到壁画中女菩萨绘像之事感到好奇，问道：“法华寺壁画中为什么会有美貌女子？画中之人真有那么美？”

我心想：“田慕青毕竟是对绘画感兴趣，何况一个女人当面听别人说另一个女人长得美，那也是没有不嫉妒的。”只好告诉她：“宋代皇帝崇信佛教，下旨在熊耳山造法华寺，要在宝殿中绘制壁画，当时东京汴梁有位首屈一指的老画匠，虽然身体多病，仍被强行征来，老画匠的女儿不放心父亲，女扮男装跟到熊耳山，混在工匠中照顾父亲，平时帮别的工匠们洗衣服做饭什么活都干，无一人不喜爱她，宝殿壁画中要有菩萨形象，可怎么也画不出来，画出来女子形象美是美了，却脱不开世俗之气，朝廷派来的监工眼见误了工期，大发雷霆，命人狠抽画匠们鞭子，

老画匠也在其中，挨了鞭刑定然难以活命，这时老画匠的女儿挺身而出，愿意替父亲承受重刑，谁知监工早看出她容貌美丽，是女扮男装，就逼着她脱光衣服挨鞭子，那姑娘心知无幸，回头望了父亲和众画匠一眼，轻轻一笑，纵身跳进了烧铸铜佛的铁水中，顷刻间化做一团白云升上天空，但她的形貌神态，却永远在了众画匠的脑海中，不知不觉将她绘成壁画中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所以法华寺壁画中的菩萨形象，远胜其它庙宇，可惜那壁画也因年代久远色彩消褪，不复当年之观。”

田慕青听罢叹了口气，怅然若失，良久无语。

我却没有替古人担忧的心思，何况这一听便是前人捏造的故事，老画匠的女儿扮成男装也不扮得像一些，在脸上抹点灰什么的，真是笨到她姥姥家去了。

我一边说话一边抹去墙上的灰土，借着烛火观看庙堂中的壁画，东侧壁画有的脱落，有的模糊，内容残缺不全，只有几个女子的身形轮廓，身后有些童男童女，或持剑或捧镜，看不出什么名堂，西侧壁画保留得相对完好，壁画有如横幅长卷，可以看到当中一座山峰，高可入云，山腹里的宫殿半隐半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房屋，住得下上万人，东西北三方崇山峻岭环抱，北边山岭下有个山洞，洞口和村子之间，是一株大枯树和几间石屋，村西是片坟地，村东是个石台，村子南端有赧辰驮负石碑，东西两边的大山对峙如门，图中另有几条半虚不实的黑线，壁画顶部尽是面目狰狞的傩神傩将。

我对田慕青说：“这几间大屋还真和傩神有关，咱们现在是在这里，只要穿过密林，往北走就到岭下的鱼哭洞了，那条路我们进山时走过。”

壁画中还有多处古字，标注着几十处地点，我一个字也不认得，田慕青却能认出一些，她给我逐个指出：“正中的封土堆叫玄宫山，玄宫即是地宫，山下的村子是千古异底村，北边的山洞是鱼哭洞，村口的石碑叫搜傩碑，那株枯树是傩树，枯树下是傩庙，千古异底村西面是鬼方祭祀坑，与村子有神道相通，东面有很多坟头，不知为何没有地名，对了，多半是搜傩山村民的坟地，可在一千年前，这些地方全部沉到了湖底，如今怎么又冒出来了？”

4

我摇头不解，此事想也无用，至于村口那块石碑，为什么叫搜傩碑，而不是直接以傩碑为名？

田慕青道：“石碑用于记事，据你兄长大烟碟儿所说，搜傩是指傩教

驱鬼逐疫等自古流传的仪式，碑文或许记载了村中进行过的搜雉仪式。”

我一想不错，壁画中描绘的“搜雉碑”，是一块赑屃驮负的大石碑，民间说俗了叫“王八驮碑”，赑屃是龙种，生性好负重，古时以赑屃驮负之碑，皆有两点相同，一是极为高大，二是内容非常重要，因此石碑一定记录着千古异底村发生过的大事，我要不想和辽墓女尸一样被噩梦活活吓死，那就必须到赑屃驮负的石碑前看个究竟，但大烟碟儿生死未卜，早一刻离开此地，他就多一分生机，在这么紧要的关头，我总不能只顾自己活命，再说我也不敢再踏进那个古墓前的村子了，事已至此，且听天由罢了，还是先逃出去要紧。

此时厚脸皮过来说：“屋外边雨不下了，雾却越来越大，咱们得拿个准主意，是在这继续躲下去，还是出去找条路往外走？”

我说：“既然大雨住了，那就往北走，穿过树林便是咱们来时的山洞，可以按原路出去，你们俩先收拾好东西，多绑几根火把备用，我再看看里屋的壁画。”

厚脸皮自去门口捡了些粗大的树枝，又将脏衣服撕成布条，让田慕青一根根缠在木支上面，到壁上的灯孔中涂抹油膏。

我留着手电筒应急，持着田慕青用过的蜡烛，一个人走到雉庙后堂，拨开灰网尘土四下查看。

想到门后那个小女孩的脸，不免有些忐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瞧见鬼了，可甭管是人是鬼，也只是不过个小孩，没什么好怕。

我给自己壮了壮胆，借着烛火去看后堂的壁画，庙堂坐北朝南，壁画皆在东西两侧，东边绘着飞檐斗拱金碧辉煌的宝殿，旁有条大鱼，我一看这壁画，立时想起瞎爷的遭遇，当年打神鞭杨方同军阀头子屠黑虎，陷在黄河下的金顶宫殿中，与这壁画中的情形何其相似？黄河下大沙洞里的金顶宝殿，以打神鞭杨方和催老道那种大行家，都断不出那是个什么去处，只说大概是隋唐年间被黄河淹没，想不到与千古异底村有关，那村子不也是唐代沉到湖底的？

我瞧了好一阵子，看不出什么端倪，也想不通有何相关，再看对面的壁画，却是几十个脸上带有面具的雉将，按住一个人用刀划开肚子，被开膛的人披散头发，肠子流了一地，人还没断气，兀自竭力挣扎，场面血腥可怖，很像大烟碟儿所说的搜雉捉黄鬼。

我心想：“以地宫里的棺槨和陪葬珍宝来看，此人必是雉王无疑，既然是雉王，又怎么会被雉将杀掉，并且厚葬在地宫之中，还阴魂不散变成了尸怪？千古异底村里发生过以下犯上的反乱？此事跟黄河下那条大

鱼又有什么相关？辽墓女尸死在唐宋之间，为何辽墓壁画会有千古异底村？当真是辽墓女尸生前在噩梦中见到的？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为何会跟辽墓女尸做相同的噩梦？千古异底村是不是有一个可怕的诅咒？”

我站在壁画前心神恍惚，各种念头纷至沓来，突然觉得后背一冷，烛火当即变暗，那种肌肤起栗的感觉又出现了，我一转过头，就看那个小女孩站在墙角，她见我走过来，便拜倒在地不起，呜呜哭泣，口中还说着些什么。

我断断续续听不太清，隐约听到小女孩哭着说：“多年……不易……今朝有难……相救……别动……”

我心中惊奇更甚，问道：“你说什么？别动什么？”

这时厚脸皮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大声道：“你撞什么邪了？怎么自己一个人对着墙说话？跟哪个女鬼勾搭上了？”

我身子一震，险些从地上跳起来，看到是厚脸皮准备好了火把，进来招呼我出发前往山洞，我被他吓的不轻，刚松得一口气，再看墙角却什么也没有了。

5

刚刚那一瞬间，烛光太暗，照到那小女孩的脸上，连样子都没看清，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个身影，转眼就不见了，墙角积灰没留下半点痕迹，除非是有形无质，才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这小女孩没准是雒庙中的冤魂，不过她说话声音很小，听也听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对我下拜，她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是想求我帮忙？她是怎么死的？

厚脸皮又在我肩头拍了一下，问道：“你怎么还对着墙发呆，真撞邪了？”

我对厚脸皮说：“二皮脸你别在我身后一惊一乍的，吓死人不偿命啊！”

厚脸皮好奇地对打量墙角，说道：“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说：“什么也没有，咱们赶紧离开雒庙，从山洞出去。”

厚脸皮说：“不可能，你小子俩眼贼溜溜的，肯定没说实话，这地方是不是有宝？”

我低声说：“雒庙里有鬼，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你自己跟这看着，我先走一步。”

厚脸皮说：“怕鬼还敢出来盗墓？”他只是不信，一手握着火把，一手去抹墙角的落灰，后壁有几块砖石，一碰就轻轻晃动，他更是好奇，抠开砖发现墙壁里面还有个洞口。

我登时一怔，忙把厚脸皮扯住，说道：“别进去，里边有鬼！”

厚脸皮哪里肯听，他认准了有宝，甩脱我拽他的手，将火把握在面前钻了进去。

我心中暗骂，却怕他有个闪失，只好硬着头皮跟随。

洞中一处狭窄阴森的石室，我和厚脸皮用火把一照，就见墙下坐着一个女孩子，一动也不动，怀中抱着个黑沉沉的物事，身上是童女装扮，鹦鹉绿的鞋子，如同做戏的戏袍一般，死了不知多少年了，但是面目如生，衣服色泽鲜艳，跟活人并无两样，不知为何保存得这么好。

厚脸皮指着女童尸首，说道：“是个死人，哪里有鬼？”

我瞧这女童也就八九岁不到十岁，死在石室中已不下千年，居然还和活人一样，又在我面前显魂，其中必有古怪，她让我别动什么？

厚脸皮说：“这个小女孩死的年头也不少了，却一点没变样，许不是要变成僵尸了？扔在这不管又让咱俩于心不忍，不如把它埋了，免得作怪。”

我说：“把死人埋了是仁者所为，倒也没错，不过你别急于动手，先等我看明白了再说。”

厚脸皮说：“哪有这么啰嗦，赶快动手，挖坑埋尸，埋完咱还得出去找路，尽早离开这鬼地方。”说着话，他往前一走，看那女童死尸双手捧着一面铜镜，喜道：“还有古铜镜？”

我让厚脸皮别动那面铜镜，反正这铜镜也照不得人了，女童死后还手抱铜镜不放，一千年以来没有动过，你想想那铜镜千百年来一直对着死人，再用来照活人可太晦气了，哪还有人敢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你知道到会在镜中看见什么？

厚脸皮说：“你这就叫自己吓唬自己，我对着铜镜照给你瞧瞧……”说着，他去拿女童手捧的古镜，说也怪了，那女童面容本是栩栩如生，刚把铜镜取下来，脸色一瞬间变得灰暗，五官枯萎塌陷，衣服的颜色也跟着消失，转眼在我们面前化成了一堆尘埃。

我们二人愕然失措，不知为什么一取下铜镜，女童千年不变的死尸

会立时朽为尘土。

我拿过铜镜，见背面是蟠虺形纽，有神禽飞天之纹，丝毫不见锈蚀，拿在手中沉甸甸冷冰冰，精光映射，鉴人毛发，当是汉代古物，这时我才明白过来，说不定是一面宝镜，尤其是铸在古镜背面的神禽，名叫“伯劳鸟”，古称“鵙”，传说是一个叫伯奇的人所变，伯奇的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个妻子，后母还有个儿子，为了让小儿子得宠，在伯奇父亲面前屡进谗言，父亲以为伯奇心怀不轨，将他流放到野外，最后投河而死，变成了伯劳鸟，它心明如镜，能识善恶，铸有伯奇神禽纹的铜镜绝不寻常，根据所见情形猜想，女童十之八九是个镜奴，雒庙墙壁上也有她的画像，当年这女童捧着铜镜死在这间石室中，尸身在古镜前得了灵气，以至千年不朽。

我追悔莫及，不该让厚脸皮取下死尸怀中的铜镜，适才女童显魂，或许是自知今天有此一劫，求我别动这面古镜，我却没听清楚，等明白过来也晚了，想来这是天意，我将此事简单对厚脸皮说了。

厚脸皮说：“咱只当她是早死早托生了，再留着铜镜也没什么用……”说着，又把神禽纹铜镜抢过来，用手抹了抹，再不舍得放手了，看他那意思，是打算塞进蛇皮口袋中带走。

我心念一动，想到那女童说的话很是奇怪，如果是鬼，怎么会担心动了铜镜让尸身化为灰土，死都死了，尸身不朽还有什么意义，总之是永远活不转来，那为什么想让死尸对这古镜一直不动？

转念之间，我想到我看见的女童不是鬼，故老相传——“千年有影，积影成形”，死尸面对古镜千年不动，那古镜中的影子，逐渐有了自己的意识，可能再过个几百年，就可以积影成形了，却为天道不容，所以它说多年修炼不易，又有灵性，自知将有一劫，求我别动铜镜和那女童的死尸，岂不知在劫难逃，如今女童肉身化成尘埃，古镜中的鬼影再也没有机会修炼成形，说不定过些年连影子也要散掉，它必定对我们怀恨在心，此时将这面铜镜带走，等于是自找麻烦。

我转过这个念头，告诉厚脸皮别对古镜起贪心，忙把铜镜再次拿过来，当时就想放在地上，可无意中一低头，发现我自己的脸正对着古镜。

那古镜自有光华，不用灯烛，也能照人面目，头发丝都看得清，就见我身后浮现出那小女孩的脸，眼中全是恨意。

我跟它目光一触，立时感到一阵恶寒，我身上冷汗直冒，转头看自己身后什么也没有，心知是铜镜中的幽灵，正想扔下铜镜和厚脸皮离开

石室，脖子上忽然一紧，像被一双手掐住了，气为之窒，我用手一摸，脖子上却空无一物，低头再看铜镜，镜中的我已被幽灵紧紧扼住了脖颈。

我惊骇更甚，扔了铜镜在地，但觉得脖子上有双冷冰冰的鬼手，越掐越紧，这古镜中的幽灵虽然是个鬼影，但宝镜灵气千年所积，岂同小可？雉王地宫那么凶险我们都逃出来了，可别死在这间不起眼的石室之中。

我心中焦急，想到几个脱困之策，身子却一动也不能动，仅有两个眼睛还能转，纵然兜天的本事也施展不得。

厚脸皮在旁看到我的样子，一脸的不解，奇道：“你又搞什么鬼？”

我心说：“那幽灵掐死我之后一定也要掐死你，还不快跑？”奈何做声不得，只能暗暗叫苦，脖子被掐得透不过气，两眼上翻，正在这危急当口，忽觉脖颈中一松，急忙深吸了几口气，心下好生不解，不知那幽灵为何突然松手。

一看那小女孩已跪在墙角，脸色大变，对着我们跪拜不起，转眼化成灰尘，就此消失不见，我感到莫名其妙，捡起铜镜看了几眼，里边再没有童女的身影，然而铜镜也就此变得光华暗淡，我一转身，发现田慕青站在我们身后，脸色白得不像活人。

第十七章 搜雉志异

从鲨鱼皮鞘中抽出铜剑，就看剑身不长，但毫无锈斑，布满了菱形暗纹，均匀瑰丽，铸有鸟篆铭文，刃口锋利，土龙子棺槨中有越王掩日剑，相传是春秋战国越王八剑之一，落到千古异底村，成了镇教之宝，然而我们拾到的这柄古剑，虽说不及掩日，也非寻常的青铜剑。

1

原来田慕青在雉庙门口等着，见我们迟迟也不出来，她担心有事，点起蜡烛走进石室察看，一脸关切的神色。

我骇异无比，低头看看铜镜，又抬头看看田慕青，心想：“古铜镜中的幽灵跪在地上消失不见，是因为田慕青突然走进来？”

我觉得田慕青是不太对劲儿，她分得出汉唐壁画倒还罢了，竟连雉庙里的古字都认得，铜镜里的幽灵也怕她，她定与千古异底村有很深的关系，是从村子里逃出去的女鬼？

我当即拿铜镜对着她看了看，却不见有异，也许是古镜中的灵气已失，变得寻常的铜镜没有两样。

田慕青早见到我手中的铜镜，脸色苍白，怔怔地望过来，说道：“这……这是……”

我看到田慕青脸色忽变，心知所料不错，反问道：“你认得这面古镜？”

田慕青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她不再说话，只是盯着铜镜出神。

我看得出田慕青有些事不愿意说，但也不会有害人之心，就把铜镜交给她，三人来到雉庙外屋，厚脸皮背起大烟碟儿，我和田慕青举着火把照路，出了庙堂一路往北走。

云封雾锁的密林中，尽是粗可合抱的古树，脚下枯蔓层层，头上乔枝郁郁，刚下过几个小时的雨，森林里又湿又潮，枯枝败叶散发着潮腐的气息，我想那壁画中的地图该不会错，一直往北就是草鞋岭，按着指南针的方向走就行了。

我边走边跟田慕青说话，我直接问她：“你跟我说实话，以前是不是来过千古异底村？”

田慕青说：“没来过……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说：“你瞒得了旁人，却瞒不过我，你也不看我是谁，想对付我，你还嫩了点。”

田慕青说：“我没想对付你，言尽于此，你愿意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知道她为人柔顺，却不柔弱，只好说道：“你来过就来过，那也没什么。”

田慕青说：“我知道你为何疑心，V9□只不过有些事情我没法说，说了你们也不会信。”

我说：“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我，而且我愿意相信你，要不早把你扔下不管了。”

田慕青说：“我真的没来过千古异底村，却觉得这里有很多东西眼熟，像是……像是上辈子见过。”

我看她所言不虚，心头一震，口中却说：“怎么会有投胎转世这些事……”

田慕青说：“我也不信，但我看到千古异底村觉得似曾相识，看到地宫中的棺椁又感到很怕，却说不上为什么怕。当时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听你说起熊耳山古墓，我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想来这看一看，到了这里我明白了，这是命，我怕我走不出千古异底村了。”

我说：“我是让恶鬼索命，不得不到千古异底村盗墓取宝，怎知是披麻救火，惹焰烧身，而你也同千古异底村有莫大干系，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谁都逃不掉，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天塌下来我先替你顶着，我这个人平时口没遮拦，主要是掏心窝子话说的太多了，以至于没心没肺，如果之前说了什么得罪你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田慕青道：“你们救过我的命，我都不知该如何报答，又怎会怪你。”

我们将这些话说出来，均有如释重负之感，但我并不相信田慕青曾经死在千古异底村，如今投胎转世又回到此地，这其中一定别有隐情，只是我还看不到真相。

此刻我只盼尽快找到岭下山洞，离这鬼地方越远越好，至于千古异底村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怪事，我已经不想多做追究，那不是我能应付得来，只盼别死在这里。

我和厚脸皮轮流背负大烟碟儿，田慕青用火把照亮，三个人在树林里不停往北走，但见雾气中苍松偃柏，亭亭如盖，眼看走出了密林，前

边却没有山洞，荒草丛中是一块磊磊驮负的古碑，密密麻麻刻满了碑文，田慕青上前辨认，说这是搜雉碑。

我们三人相顾惊疑，地图上石碑在村子南边，一直往北走，怎么绕到村子的另一边来了？况且从雉庙往北走进密林，走了没有多久，腿脚再快也不可能到绕这么一大圈。

厚脸皮说：“是不是咱取了千古异底村古墓的宝，那些死鬼舍不得，冤魂缠腿让人走不出去，太狠了，这是想以累死的方式吓死咱们？”

我说：“冤魂缠腿顶多是让人在原地转圈，咱们遇上的事更邪行，明明往村子北边走，却出现在了村子南边，周围仍是这么黑，怕是走到死也别想走出去。”

2

我们想到了不会这么轻易脱身，却料不到往千古异底村北边走，竟会来到千古异底村南边。

我寻思石碑名为“搜雉碑”，对村子里发生过的大事必有记载，便让田慕青去读碑文。

夜雾荒草间，石碑高耸，田慕青站到磊磊背上，才看得到上方的碑文，搜雉碑记载的内容很多，她一时也不得尽解。

我和厚脸皮将大烟碟儿放在磊磊下躺着，看他气息奄奄，我们二人无不替他担心。

厚脸皮长吁短叹，他对大烟碟儿说：“差一步啊，差一步就出去了，说什么也得坚持坚持，回到家再蹬腿儿。”

我说：“他现在这样，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见，听见也让你气死了。”

厚脸皮说：“一个人剩不到半口气，要死还没死，意识不清，那是魂儿还没散，魂儿一散，这人就没了，即便他听不见，你也得多跟他说说话，把魂儿叫住了，没准就死不了。”

我点头道：“是有这么一说，平时看你一脸粗俗无知的样子，居然也知道这些。”

厚脸皮说：“我这叫真人不露相，不是顽铁是真金。”

我说：“你刚说此地有冤魂缠腿，所以走不出去，我寻思多少有点道理，我还记得听麻驴讲过，说仙墩湖下有个村子，那年饥荒，一个人到这看见有村舍房屋，就进村偷了些米，在村里看着是上好的白米，带出

来却是腐臭的淤泥，那不正是说这里有鬼吗？”

厚脸皮担心鹿首步摇冠也变成淤泥，忙伸手进蛇皮口袋里摸了摸，还好没变。

我说：“偷米的是离开此地，才发现白米变成淤泥，咱们还没出去，你现在看为时尚早。”

厚脸皮说：“拿这几件东西容易吗，好悬没把命搭进去，出去一看要是臭泥，那可太坑人了。”

我说：“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误入千古异底村山市，那是走到死也走不出去了。”

厚脸皮说：“山市……卖什么的？”

我说：“山市也叫鬼市，可不是咱那边说的鬼市儿，京津两地四更开五更散摆摊卖黑货的地方叫鬼市儿，有个儿化音，也没有鬼，是指东西大多来路不正，买卖双方鬼鬼祟祟，而山市鬼市这个市，是说你走在没有人烟的深山里，看见有城墙、街道、寺庙、宫殿、宝塔、店铺，人流熙熙攘攘，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忽然一阵风吹过，清明上河图长卷般的城中景象立刻变得模糊了，转瞬让风吹散，化为乌有，看到的人呆在原地，怅然若失，那就是山市，如果当时有人走进去，也会跟着山市一同消失。”

厚脸皮说：“原来这叫山市，我在祁连山见过，看得到却摸不着，跟咱们这次遭遇可不一样。”

我只是信口一说，听厚脸皮在祁连山见到过，好奇心起，问了他经过，二人说了一阵，也不得要领，空自焦躁。

我让厚脸皮注意周围的风吹草动，然后爬上赧质的脖子，问田慕青石碑上记载着什么内容。

田慕青在石碑前看了半天，也只看懂到一半，她捡重要的碑文，一句句讲给我听，厚脸皮也在赧质下听着，想不到碑文的内容如此诡异离奇。

田慕青说石碑中记载着很多事，雒国是始于东周时代的古国，崇信鬼神，灭亡于春秋战国后期，遗民们躲在深山里，逐渐发展成了后来的雒教，首领称为雒王，到了汉代，上至帝王诸侯，下至贩夫走卒，到处有祭神驱鬼的风俗。

我听这部分碑文的内容，与大烟碟儿说的分别不大，下面就是他不知道的事了。

田慕青继续说道：“搜雉驱鬼逐怪，分别有宫雉、村雉、山雉、水雉、洞雉，雉字有束缚困住之意，顾名思义，是将鬼怪捉住，使其不能作祟，后来雉教借鬼神蛊惑民众造反，在东汉末年遭到朝廷镇压，雉教躲到深山里避祸，从此隐居不出，久而久之，与民间搜雉拜神之风脱离了关系，千古异底村选在此地，其中有个很大的秘密，相传每当天上出现黑狗吃月，便是阴气最重的时刻，村子里会举行大雉祭鬼，将无法度化的恶鬼送进祭祀坑，以此祓除灾祸，使其万劫不复，祭祀坑是通往“鬼方”的大门。

3

自古以来，雉教中尊卑分明，依次是雉神、雉王、雉相、雉将、雉民，几乎没有人知道村下一切不明的“鬼方”，究竟是个什么去处，平时也不准谈论提及，只知很久以前有个被称为鬼方的古国。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无道，黎民百姓饱受倒悬之苦，隋炀帝迷信仙法，在黄河边上造了一座金顶宝殿，想请仙人下来相见，仙人没请来，黄河上下却接连发生瘟疫，灾情严重，民间都说有黄鬼，朝廷请雉教出山驱鬼逐疫，当时的雉王听说是黄鬼作祟，也不能袖手旁观，命雉相冯异人到黄河边上，冯异人生来魁伟，比常人高出一半，胳膊长腿长，大手大脚，故名异人，他从金顶宝殿附近挖出一口古棺，是其中的死人变成了黄鬼，全身白毛，尸血能传尸瘟，正想抽肠驱邪，突然天地失色，黄河发了大水，有人见到一条大鱼吞下黄鬼，连同金顶宝殿，一同陷进了被洪水冲开的沙洞，永不复见天日。

我听田慕青说到这里，心想这还真是瞎爷说起过的地方，当年打神鞭杨方和军阀屠黑虎也曾误入那个大沙洞，即使是催老道那等人物，都说不出怪鱼和金顶宝殿的来头，往事如烟，前人也早已化为了尘土，我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我一分神，接下来的话没有留意，又听田慕青说下段碑文的内容，冯异人大难不死，从泛滥的洪水中逃命出来，一个人回豫西熊耳山，谁知洪水过后，方圆几百里内不见人畜，别说吃的粮食，草根树皮都找不到，忍饥挨饿走了好久，说来也巧，途中看见地上有一大块肉，白乎乎的长圆形，一碰好像还会动，他也不知那是什么，以为是栖肉或太岁之类的东西，他那时饿红了眼，饿到这个份上，别说太岁和栖肉，哪怕是人肉也敢吃，当下就把这块肉给吃了。

冯异人捡了条命，回到村子里根本没提这件事，也没人发现，可雉王换了一位又一位，村里有人出生有人亡故，他却不见老，转眼过了几十年，他还是那样，没老也没死。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让外人知道了，村民们都传冯异人吃了灵肉，长生不死是将要成仙了，但这个人回来之后变得怪里怪气，每到搜雉驱鬼，他都躲得远远的，从不让人看他的身后，村子里还经常有人失踪。

后来雉教长老发现，冯异人那一年在黄河边吃了灵肉，但这块肉根本不是什么灵肉，而是土蜘蛛的卵，这种土蜘蛛仅有六足，不在五虫之内，没有它们咬不穿的东西，冯异人吃的肉卵，埋在黄河淤泥下不知已有几多年月，它得了地脉中的龙气将成大道，有灵有识，肉身不灭，号土龙子，据说它刚埋在黄河之时，黄河水还是清的，众所周知，黄河水自古浑浊，谁见过黄河水是清的？它就见过，那得是多少年头？土龙子天性嗜睡，不成想让这场大洪水冲到外边，昏昏沉沉还没醒来，冯异人不知其故，误当成太岁肉吃了，结果像受到诅咒一样总也不死，那是因为土龙子元神要借他的形，冯异人脑袋后面长出另一张脸，巨口过腮，吃人血肉，村子里失踪的人都是让它吃了。

我听至此处，想起通天岭中的土龙，却和土龙子不一样，据说那是一种通称，蚯蚓也叫土龙。

田慕青又说下面的碑文，雉王趁土龙子昏睡不醒的机会，命手下拿住冯异人裂腹抽肠，怎知冯异人肚子里生出许多土蜘蛛，当场咬死不少村民，土龙子冤魂不散，附在冯异人尸身上为祟，所过之处人畜无存，千古异底村的人们自知对付不了这个尸魔，只好跪地膜拜，告称坏了真君肉身，虽死莫赎，当以汉代玉柙金俑厚敛与玄宫山，雉教有几件重宝，分别是鹿首步摇冠、兽首玛瑙杯、伏虎阴阳枕，云蛇纹玉带、犀角金睛杖、神禽龟钮铜镜、越王掩日剑，其中鹿首步摇冠、云蛇纹玉带、神禽龟钮镜是女子使用之物，阴气太重，所以用犀角金睛杖、越王掩日剑、伏虎阴阳枕、兽首玛瑙杯陪葬，并且造庙上香，每年以乌牛白马童男童女祭祀不绝，这才把冯异人的尸身装殓进棺槨，埋进安放雉王尸骨的地宫，碑文最后是——“立碑于此，以告后人，勿绝祭祀，勿入地宫，唐永徽三年”。

厚脸皮听得出神，见田慕青不说了，问道：“可是够离奇的，后来怎样？”

田慕青说：“碑文到此为止，后面没有了……”

我说：“总算知道正殿槨室里埋的人是谁了，唐永徽三年，这么看石碑是唐高宗在位时所立，应该是将土龙子……，我觉得冯异人吃过土龙子后已是行尸走肉，所以说是将土龙子的尸身埋进地宫之后不久，碑文到此完结，但这件事显然没完。”

厚脸皮道：“怕就怕没个结局，这不是让人着急吗？”

我想了想，说道：“雉王一定在等待时机，要把地宫里的阴魂送进村下祭祀坑，让它有去无还，但是半道出了岔子，再往后我就无猜想不到。”

4

田慕青告诉我和厚脸皮，她也许知道千古异底村后来发生了什么。

此时我已见怪不怪，见她苦苦思索着，像是想起了一些事情，就说：“你也别急，想起来多少说多少。”

田慕青点点头，她想了一阵，说道：“土龙子中了缓兵之计，挨到大唐天宝元年，又将有黑狗吃月的大破之刻，村子里要举行大雉送鬼的仪式，准备把阴魂不散的土龙子送进鬼方，可是洞雉送鬼的仪式很是凶险，如果稍有差错，整个村子都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怕什么来什么，祭祀坑下通往鬼方的大门，只在黑狗吃月那天夜里才会出现，以前从没出过事，天宝元年那次却发生了意外，鬼方之门打开之后无法关闭，雉王万般无奈，只好让所有人都带上雉面具诵咒祈神，然后……”

我和厚脸皮一个在赑屃上，一个在赑屃下，瞪着眼等田慕青往下说。

田慕青说：“然后……然后的事情……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厚脸皮说：“你不能这样啊，这不是急死人不偿命吗？”

我心想大雉送鬼仪式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千古异底村下的大门打开了关不上，村民们在雉王带领下做了什么？这两点极为重要，我妄加揣测，大唐天宝元年黑狗吃月那天夜里，就是千古异底村沉到湖底的时刻，但实际上这个村子根本没有被湖水淹没，因为送鬼的仪式半道出了差错，不仅不能把土龙子的阴魂送进鬼方，祭祀坑下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千古异底村的男女老幼全搭上，好歹用村子堵住了入口，我们和黄佛爷那伙盗墓贼，是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早已消失的村子。

先前夜宿草鞋岭山馆，我们曾见到三具带着树皮面具的干尸，很可能当发生灭村之灾时，这三个人离村子较远，所以沉尸湖底，而千古异底村连同周边的地方，早在大唐天宝元年掉进了鬼方，鬼方是不是指阴间？

我又想起黄佛爷等盗匪见到乌木闷香棺里的女尸，脸上皆有错愕之色，那是为什么？这头顶鹿首步摇冠腰束蛇纹宝带的女尸又是何人？我

莫名感到这女尸和田慕青有关，更关系到黑狗吃月那天夜里发生的灭村之祸。

至于辽墓中有千古异底村壁画，定是萨满神女生前在噩梦中见到冤魂恶鬼，可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也受了这个诅咒。

我将这番念头对田慕青和厚脸皮说了：“咱们不知哪条路走得通，唯有探明唐代天宝年间村中发生了什么变故，然后再做理会。”

厚脸皮反倒放心了，至少鹿首步摇冠和铜镜玉带不会变成烂泥，他所担心的是这个村子规模很大，一层层围着玄宫山古墓，成千上万的房屋，挨个进去找一遍可也不易。

我正想说话，只觉村子方向有股尸臭传来，离得这么远，也能感觉到。

三人相顾失色，知道是地宫椁室里的僵尸出来了。

我说：“冯异人的死尸被土龙子阴魂所附，千年前的傩教都对付不了它，咱们不能吃这个眼前亏，必须躲起来。”

厚脸皮问道：“往哪躲？退回傩庙？”

我寻思在原地打转不是办法，傩庙壁画中的地图有若干黑线，像是千古异底村地底的暗道，在鼋负附近的草丛四下寻找，不远处果然有个洞口，若非有意去找，倒是很难发现，可惜我没注意地图，想不起鼋负下边可以通往什么去处。

事出紧急，顾不得多想，我点起火把当先钻进暗道，村子地底的暗道入口狭窄，里面却和墓道一样宽阔，还散落着很多尸骨和刀剑，有争斗过的痕迹，村子里好像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厮杀。

村下地道蜿蜒曲折，错综复杂，有很多岔口走进去都是死路，我看暗道中的砖石花纹不同，兜圈子的死路是阴纹，可以走通的地方是阳纹，阴纹图案是凹刻在砖上，阳纹图案则是浮雕凸起，我们摸索出一些规律，只捡砖面花纹凸起的暗道走，行至一处路口，两边的暗道皆有阳纹，都可以走，我一时无所适从，也不知该往哪边走，想先往西边的祭祀坑去，可走出不远，发现这段暗道已被塌下的泥石堵死，过不去人，只好原路回来走右侧的路口，也没走出多远，面前出现一道光秃秃的石板门，门中有转轴，我在前边推开石板门，看到里边是间石室，四壁抹着白灰面，也有彩绘壁画，墙下一具枯骨，旁边放着几口嵌铜木箱，里面常年不通风，一大股子霉味，还有石阶可以上行。

我以为这又是一间墓室，但很快意识到，已经走到千古异底村下面

了，可能是村中一处大屋的地窖子，转头看到墙上的壁画，心中不由得砰砰直跳。

5

厚脸皮跟着我进来，瞧见那壁画也是“啊”地一声，立刻将背上的大烟碟儿放下，伸着脑袋跟我一同看。

屋里的壁画有很多幅，看似互不相干，我们先看到的壁画当中，描绘着汉代帝王将金光灿然的鹿首步摇冠，赐给几个头带山魃面具披甲持戈的傩将，天上是一轮明月，壁画所绘，分明是鹿首步摇冠的来历，民间传说此冠是未央宫拜月所用，形似树杈鹿角，每个杈上都有金叶子，后来下落不明，不知怎么到了千古异底村，这么一看是由皇帝赐给傩教。

再看下一幅壁画，画中是云蛇纹玉带，搜傩碑上记载的奇珍异宝，诸如犀角金睛杖、神禽龟钮铜镜、越王掩日剑、伏虎阴阳枕，分别占据一幅壁画。

我说：“此地多半是村子里藏宝的密室，每件宝物都是大有来头！”

厚脸皮赶忙去看那几口木箱，发现里面都是空的，奇道：“怎么什么都没有？”

我说：“千古异底村的宝物咱们都见过了，除了神禽龟钮铜镜在傩庙中，其余全部在地宫，这里当然不会再有。”

厚脸皮说：“那你瞧瞧铜镜和玉带的壁画，将来也好坐地起价。”

我看了一阵，从壁画中得知，云蛇纹玉带是乱军盗发前朝古冢所得，玉带施以转关，可屈可伸，宝带合之成圆，有九蛇乘云气绕之，精湛巧妙让人疑心是鬼神所为，似乎也不比鹿首步摇冠逊色。

此时大烟碟儿“嗯”了一声，我们赶紧把他扶到木箱前倚住，只见他有了几分意识，脸似白纸，有气无力的张了张口，这是失血多了口渴，我拧开水壶盖子给他喝了两口，大烟碟儿呻吟道：“哎呦……兄弟，哥哥刚才做了个人财两空的梦，梦到掉进一个大洞里，把屁股摔成了两半……”

我劝大烟碟不要胡思乱想，屁股本来就是两半的。

大烟碟儿听到我说话，勉强睁开眼，茫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到家了？”

厚脸皮说：“哪到家了，你俩眼一闭是松快了，我都背着你走了一天

了。”

大烟碟儿吃惊地看看周围，一侧头看见墙下那堆枯骨，吓得俩眼一翻，再次晕死过去。

别看大烟碟儿嘴碎，我常说他是老婆嘴，叨叨起来没完，但跟我是过命的交情，我见他此刻虽然昏死，却只是一时受惊，好在还有意识，心里踏实了不少，可是看田慕青又累又怕，就让她先在这歇口气，只要土龙子没追来，这地方就算安全。

厚脸皮想搬开那具枯骨，这人死在这也有上千年了，身穿长袍，树皮面具掉在一旁，身后背着一口青铜古剑，厚脸皮碰到那枯骨，铜剑当啷落在地上，其声冷侵人心。

我拾剑在手，发觉分量沉甸甸的，让田慕青将火把照过来，从鲨鱼皮鞘中抽出铜剑，就看剑身不长，但毫无锈斑，布满了菱形暗纹，均匀瑰丽，铸有鸟篆铭文，刃口锋利，土龙子棺槨中有越王掩日剑，相传是春秋战国越王八剑之一，落到千古异底村，成了镇教之宝，然而我们拾到的这柄古剑，虽说不及掩日，也不是非寻常的青铜剑可以相比。

我寻思猎枪弹药所剩无几，铜剑正可带着防身，当下装回鲨鱼皮鞘，让田慕青背在身后。

田慕青捆剑之时，我瞥眼看到伏虎阴阳枕的壁画，土龙子在棺槨中身穿玉桺，头下是伏虎阴阳枕，心里打了个凸，想起辽墓中也有这样的玉枕。

我手忙脚乱地站起身，举着火把仔细端详壁画，发现那伏虎阴阳枕是一对，厚脸皮和田慕青跟我说话，我全没听到，在壁画前怔怔地看了半晌，按照壁画中描绘的内容，伏虎阴阳枕一阴一阳，是西汉时的宝物，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枕着一个枕头睡觉，可以魂魄相见，其中一个枕头在千古异底村土龙子的棺槨中，另一个也许是后来被人从千古异底村带到了外边，也许从来没到过千古异底村，总之是落在了辽国，萨满神女头枕兽形阴阳枕而眠，当然会在噩梦里见到土龙子的冤魂，辽墓壁画中的黑色漩涡，根本不是天狼吃月，以前都是我先入为主想错了，如今再想，天狼和黑色漩涡是分开的，如果是天狼吃月，总该接触到才是，而壁画描绘的情形，分明是掉进鬼方的村子。

当时我和张巨娃、索妮儿进了辽墓，我一头撞在契丹女尸所躺的玉枕上，所以也在噩梦到了阴魂不散的土龙子，萨满神女莽古是通灵之人，她生前能看出噩梦中的千古异底村，而我只能见到土龙子的冤魂厉鬼，至于伏虎阴阳枕为何能让人做同样的梦，我想也该有个原由，却不

是我的见识所及。

厚脸皮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你又看到鬼了？怎么俩眼发直地盯着壁画看个没完？”

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握着火把的手心里全是冷汗，说道：“怕是惹下大祸了！”

6

厚脸皮和田慕青听不明白，问我何出此言，惹下了什么大祸？

我说：“土龙子的冤魂附在冯异人死尸上，躺在棺槨里千年未动，一定是与伏虎阴阳枕有关，咱们盗墓取宝不要紧，却惊动了棺槨中的土龙子，将它从地宫中引了出来。”

厚脸皮说：“你我只是揭开玉棺看了几眼，又没伸手，是黄佛爷那个傻鸟贼胆包天，不由分说，上来就拽僵尸怀中的金杖，换了我在那躺着，我也得跟他急啊。”

我说：“谁惊动土龙子已无关紧要，村子堵住鬼方古国上千年了，我怕土龙子出来会让这里的形势发生改变，那样一来，有可能玉石俱焚，因此不可耽搁，越早逃出去越好。”

厚脸皮说：“谁不想赶紧出去谁死丈母娘，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哪走才能出去？”

我说：“咱们忍饥挨饿，担着惊受着怕，如此乱走乱撞，确实撑不了多久，但也不能再跟这汤儿泡饭了……”我抬眼看到上行的石阶，心想不知那是个什么去处，既然下面是藏宝之地，上边也该是个重要所在，我暗想只好行一步是一步了，先上去看看再说，即便前头是万丈深渊，那也得闭着眼往下跳了。

我踏着台阶上行，推开头顶的石板，出去是一座殿堂般的大宅，分为前后几进，廊道深邃，幽暗压抑，应当是村子里规模最大的建筑，但木椽陈旧，檐角崩塌，已不复当年朱门碧瓦的华丽气象，在雾中看来，分外阴森可怖，殿堂中有金童玉女水火侍者的彩色壁画，抹去尘土，色彩鲜明，呼之欲出。

我知道这墙壁用了粘性很强的红胶泥土，变干后坚硬如石，经久不裂，又用胶矾水刷在上边，用鸡蛋清配制大白粉涂刷，把墙刷白了在用棉布反复擦抹，直至擦出光泽，以石色描绘彩画，所以色彩艳丽，千年不变，殿堂至今也没有倒塌，我发觉村子里的尸臭越来越重，但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动静，便将其余三人逐一接上。

厚脸皮看看四周，问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田慕青还记得庙堂地图上的标记，此地是雉王殿，位置在村子西侧，坐东朝西，下一步要去祭祀坑，那是举行大雉送鬼之处，到了祭祀坑，也许能够得知黑狗吃月那天夜里出了什么意外，为何没把土龙子的冤魂送进鬼方古国。

厚脸皮想到土龙子尸变的模样，也是发怵，张罗着快走。

我让众人放轻脚步，又担心暴露目标，熄灭了火把，打着手电筒往前雉王殿外走，走到殿门前，忽听一声叹息，一听就是个女子，声音柔软动听，我听到不觉心中一荡，将手电筒照过去，就见殿门外探出一张美女的脸，那女子云鬓高挽，肤如凝脂，面若桃花，眉目含情，身子躲在门口，正侧着头往殿中看，对着我嫣然一笑。

我见那美女一笑，竟觉得浑身发酥，好像魂儿都掉了，田慕青的容貌虽也明艳清丽，又哪有这股骚劲儿，完全没意识到，村子里除了我们之外，再也没有半个活人。

那女子笑了一笑，缩身到殿门后步见了。

厚脸皮也看傻了眼，对我说：“你瞧见没有，肩膀光溜溜的，好像没穿衣服？”

我倒没瞧见肩膀，可要真是光着身子，那也太黄了，这姑娘不冷吗？

厚脸皮放下大烟碟儿，俩眼直勾勾地说：“我得瞧瞧去，不像话这个。”

田慕青大骇，拦住说道：“你们别去，这里怎么会有人！”

我说：“肯定是人，那女子让手电筒照到，依稀有个影子，衣衫无缝为仙，灯下无影才是鬼。”

厚脸皮对田慕青说：“看来跟咱们一样，也是困在村子里出不去的人，你怕她，她还怕你呢，这不是把人家吓跑了吗？”

说话时，女子又从雉王殿外探头进来，这次我们都看清楚可，分明是个美人，明眸皓齿，眼波流动，张了张樱桃小口，似乎有话要说，随即“咯咯”一笑，又躲到了殿门之后。

我和厚脸皮抢步上前，想到那女子身前看个究竟，我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对，却不顾田慕青的拦阻，身不由己的走到殿外。

雉王殿是座大宅，正殿在最里边，由于村子围着玄宫山古墓，所以

此宅坐东朝西，出了朝正对西方的殿门，两边有廊道，我往门后一看，就见那女子就站在雾中，可还是只能看见头部，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我又往前走了两步，用手电筒照过去，立时吃了一惊，那女子美貌无比的头下，竟然没有身子，好像仅有一颗人头悬在半空。

我和厚脸皮吃惊不小，却说不上怕，这女子的人头实在太美，一脸娇滴滴的媚态，看来咬不了人，又有什么好怕的？

厚脸皮伸出手，想在这女子脸上掐一下，那人头立刻往后躲开，我们跟上去几步，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谁知那女子的头忽然接近，此刻才看出并非只有人头，不过脖子很长，在雾中半隐半现，也看不到身子在哪，脸上带着媚惑的笑，我和厚脸皮意乱神迷，不由自主地跟着女子的人头往雾中走。

第十八章 人头灯笼

我突然嗅到了外边的血腥气，心中一惊，意识到那个女人的头还在外边，忙把殿门合上，正要放下门栓，猛听“砰”的一声，殿门被从外向里撞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中，那女子的人头从雾中伸进了大殿，火光映照下，我们看到女子人头下的脖子是猪肝色，好像被剥掉了皮的肉。

1

我们正自心神恍惚，突然觉得有人在后边拽我，我心中一惊，接连往后退了几步，转过头一看，是田慕青将我和厚脸皮拽回了雉王殿。

田慕青急道：“你们看不出那不是人吗？”

我和厚脸皮这时才恢复意识，想起刚才要跟着那女子的头走进雾中，也不知道会被它引到身去处，皆是毛发竖起。

厚脸皮如临大敌，持枪盯着殿门外，说道：“小娘们儿长得还可以啊，可怎么只有一个头？”

我说：“人头下边有脖子，脖子下边还有什么我可没看到，这个上千年来没有活人的村子，出来这么个会笑的女人头，咱俩失了心，居然还跟着它走？”

田慕青说：“你们俩直着眼走过去，我拦也拦不住，多亏拽得你们回来。”

厚脸皮说：“我看他色眯眯地跟那女人走，怕他要耍流氓，我可是过去拦他。”

我说：“你自己口水流了一地，还有脸说我？”

厚脸皮说：“我向来把吃亏当成占便宜，不跟你矫情这个，随你怎么抹黑。”

田慕青道：“你们俩谁也别说了，定是让鬼迷了心窍。”

我说：“不是鬼，没准是人头灯笼……”

厚脸皮奇道：“那女人的头是灯笼？不是有脖子吗？”

我说：“我以前听瞎爷讲过，有人半夜行路，走到荒山野岭中见到美女的头，只要跟过去就别想再回来，因为那艳若桃花的脸后面，还有别

的东西，也许是有老怪用长杆挑着一颗人头，像挑灯笼那样，把人诱到坟窟窿里吃掉。”

其实人头灯笼这种传说，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听过这么一耳朵，反正在过去那个年头，大多数人睡得早，尤其是冬天，昼短天冷，天刚一擦黑，各家各户就关门上床，一是天寒地冻，钻被窝里暖和，二是点灯熬油，油就是钱，电灯用电，电也是钱，挣钱不容易，省下一分是一分，三是吃不饱，早睡省气力，睡着肚子里就不晓得饿了，能省下粮食。岁数小的精神足，天黑之后睡不着，专找老头老太太讲古经，古经就是故事，挤到炕上，掐灭了灯讲，什么吓人讲什么，尤其是那种有声有色有名有姓的鬼故事，越吓人越愿意听，听完了还得问：“这是真的吗？”

厚脸皮以前也曾听到过类似的事，他连连点头：“殿门外的东西肯定是人头灯笼！”

田慕青沉吟道：“我看那女子挤眉弄眼，不像是挑在长杆上的死人头。”

我说：“别管是什么，那女人头的眼神能把魂儿勾去，咱们千万别看那个她的眼。”

我们三个人本想往村子西边的祭祀坑走，此时却心里发怵，不敢走出雉王殿，然而祭祀坑周围是古木狼林，走过去难保不会迷路，村子下边塌毁的暗道，以及村西雉王殿前的神道，是仅有的两条路，看壁画中画的，神道两边有很多麒麟和辟邪，就是形状像狮子的瑞兽，头上有角的是麒麟，无角的叫辟邪，必是用石头雕刻成一对对的，在神道两旁相峙而立，有的麒麟双角，有的是独角，其中有什么说法，我是不大了解，以前没有留心，但有了道旁的辟邪石兽，即使长满了乱草泥土覆盖，也不难找出神道，眼前唯一的一条路，不从这走还能从哪走？

正自踌躇不前，忽听笑声动人，那美人的脸又在殿门外出现，仍是看不见身子。

厚脸皮不敢多看，急忙抬起土制猎枪搂火，“砰砰”连发两枪。

枪口硝烟未散，那女子的人头已在雾中消失，外边再没有一点动静。

总共剩下四发弹药，厚脸皮打空了枪膛，将土制猎枪抛在地上。

我把我的土枪交给他，自己握起铲子防身，问道：“你打中它了没有？”

厚脸皮摇头说没看清，但是距离这么之近，枪弹覆盖面积又大，神仙也难躲一缕烟。

我说：“咱们先过去瞧瞧，可别踏出雉王殿的大门。”

厚脸皮当下端起枪，壮着胆子往前挪了几步。

我让田慕青留在那别动，点起一支火把跟过去，站在殿门处往外看，地上没有血迹，外边大雾弥漫，死气沉沉的什么也看不到。

我突然发觉头顶有响动，抬头一看，只见那女人的头在殿门上方，脸朝下看着我们，这殿门极高，它脖子再长，也伸不到那个地方。

我和厚脸皮骇异之余，跟那女人对望了一眼，只见媚眼如丝，顿觉心神大乱，手足无措。

在此同时，阴风四起，殿门外传来一股强烈的血臭，伴有悲惨的呻吟，好像许多饿鬼找上门来。

我嗅到恶臭的血腥气，心里立时明白过来，手脚并用，竭力往后躲避，那美女人头却似不舍，伸长了脖子，也要从殿门外跟进来。

2

田慕青惊呼道：“快关殿门！”

我和厚脸皮激灵灵打个冷颤，急忙将左右两道殿门关闭，从雾中伸出的美人头，被挡在了雉王殿外。

殿门是雕镂木板，至于能不能挡住外边的东西，我们心中也是没底，在紧张不安中过了好几分钟，殿外再无动静，但是还能闻到那股血腥气。

厚脸皮说：“外边的血腥气怎这么重？”

我说：“殿门外的女人不只有个脑袋，她后面肯定有别的东西！”

厚脸皮骇然道：“像你所说的人头灯笼？”

我说：“不知道，我是不敢出去看了，那女人的头能勾魂，让她瞧上一眼，不知不觉就跟着她走了。”

厚脸皮说：“那是你小子太好色，女人头有什么好看，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不过你还别说，我……”一想到那人头灯笼的样子，他也感觉像掉了魂儿似的，忍不住想出去看看。

我拽住厚脸皮，告诉他尽量想别的事，不能再想那女人的头了，否则管不住自己，走出殿门一步命就没了，可雉王殿中黑乎乎的，外边静

得出奇，村子里不仅没有活人，秋虫悲鸣声也听不到，在这站着，脑子里一想便想到那个女人的脸。

厚脸皮挠头道：“想什么呢？如果不想那个人头，也想不了什么正事，一闭眼全是烤鸭子。”

我说：“没错，我也饿，但凡人饿急眼了，都想吃油腻大的东西，你就想你饿透了，正在吃烤鸭子，荷叶春饼卷上有肥有瘦有皮有油的烤鸭薄片，涂匀了甜面酱，放几根葱丝儿，一咬顺着嘴角往下流油，再来碗小米粥，解馋不解馋？”

厚脸皮一边闭眼想象，一边点头道：“你太懂我了，这么吃正称我的心思……”

我说：“烤鸭好吃首先鸭子要好，顶到头是南京小白眼鸭，这种鸭子是吃漕运的米长起来，其次是佐料和火候，涂上秘料上炉烤，烤时必须掌握好火候，火欠则生，过火则黑，鸭子烤出来应该呈现枣红色，鲜艳油亮，皮脆肉嫩，那样的才算上品，这是挂炉烤鸭，其实焖炉烤鸭才对我的心思，挂炉用明火，烧枣木一类的果木，焖炉用暗火，烧的是庶桔杆，焖烤出的鸭子有股特有的香气，京城便宜坊的焖炉烤鸭算得上头一份，可惜以前穷啊，总共没吃过两三次。”

厚脸皮说：“只要别死在这村子里，出去发了财吃什么不行，你数数，天山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

我们俩凭空想了一阵吃烤鸭的情形，虽然肚中饥饿更甚，连吞口水，脑子里却清醒了不少，可见食色性也，食在色前，保暖才思淫欲，饿得狠了只能想到食，色就在其次了。

殿中漆黑有雾，田慕青离得较远，没看清那女人的脸，但也知道情况凶险，见我和厚脸皮消停下来，她稍感放心，说道：“那个只有头的女人，为什么不进这座大殿？”

我说：“是有些蹊跷，雉王殿墙壁坚固，雕镂花纹的木质殿门却已残破，难道殿中有辟邪的东西？可也不对，那女人已经把脑袋伸进了殿内，却又要将咱们诱到外边去，按常识，头能进去的地方，身子定然也能进去，何况殿门恁般宽大，除非是头后的身子非常大，没办法进到殿中。”

田慕青说：“殿外这么久没响动，是不是已经走了？”

厚脸皮想起刚才的情形，兀自不寒而栗，说道：“先别出去，那小娘们儿的脸看不得，像我这么杵窝子的腼腆爷们儿，见了她也没魂儿了，

没准是村头坟地中的狐狸精所变。”

我们三个人一时不敢到殿外去看，支起耳朵听外边的动静，殿门外静得声息皆无。

厚脸皮低声道：“好像真走了……”

话音未落，就听有个女子轻声抽泣，从殿门外一声声传进来，往人的耳朵里钻，哭声凄凉哀怨，我们听到耳中，胸口压了一块大石似的透不过气，忙把耳朵按住，听到的哭声变小了，却仍是让人难受，过了一会儿，那冤鬼般的哭声渐渐远去消失，殿外恢复了死寂。

我们又等了好一阵子，再没听到任何动静，揪着的心才放下，我对厚脸皮使个眼色，二人凑到殿门缝隙处，往外看了半天，见确实没有异状，就想把殿门打开，要趁这机会，尽快往祭祀坑去，困在这鬼气森森的村子里，终究不是了局。

刚把殿门拽到一道缝，我突然嗅到了外边的血腥气，心中一惊，意识到那个女人的头还在外边，忙把殿门合上，正要放下门栓，猛听碰地一声，殿门被从外向里撞开，耸人毛骨的笑声中，那女子的人头从雾中伸进了大殿，火光映照下，我们看到女子人头下的脖子是猪肝色，好像被剥掉了皮的肉。

3

我急忙挥动火把当头打去，厚脸皮趁那女人头往后躲闪，迅速将殿门关闭，同时方下栓门木，雉王殿从里到外寂然无声，我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

厚脸皮愕然道：“你瞧见没有，那女人的脖子？”

我看是看见了，却不知是个什么鬼怪，那女人从雾中伸出头，根本看不到身子，这个村子已在唐代陷进鬼方，会不会是从洞里出来的怪物。

可看了石碑上的记载，“雉”是困住的意思，村下的大洞好像通往阴间，大罗金仙也别想从洞中出来，那个女子是村子里的人？

我望向田慕青，见她神色惊慌，显得并不知情，我唯恐殿门随时被撞开，也无暇多顾，原本以为殿门只是雕镂过的普通木板，我这时用有一摸，发觉木质坚厚紧密，当年的木材显然用油浸过，不惧水淹火烧，年久不朽。

殿外寂然无声，又怕有别的地方不稳固，我举着火把仔细看了看雉王殿的构造，见此殿阔约七间，进深两间，胶泥夯土的四壁更是结实，

使用古老的斜撑、梁坊的建筑方式，六柱落地，檐下斗拱交错，凌花兽纹镂刻殿门，檩柱梁椽均用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整座雉王殿布局适当，结构严谨，只是殿角檐脊有几处崩塌破损，别的地方虽然古旧，却还算稳固，多亏殿门够坚固，又有门拴顶着，殿外的东西一时半会儿进不来，

殿外仍没动静，我们也不敢再开殿门，有心从村下暗道原路退出，那条路能够通到石碑，然后又该如何？

此刻血腥气变得更重了，那股子血臭味，关着殿门也让人想吐，突然听到有两只手门板上又推又挠，殿门被推得咯吱咯吱作响，指甲挠木头的声音更是可怖。

我们三人相顾失色，先前只看到那女人的头从雾中出来，敢情也是有手的，是僵尸不成？

据说僵尸各有不同，关中水土深厚，死人埋在坟中，不仅尸身不朽，指甲头发还会持续生长，这是让地气养成，见之大旱，关中历来有此风俗，哪里出现旱情，哪里的人们便会请阴阳先生来指坟头，指到哪挖到哪，不管是谁家的坟，挖开坟用鞭子打棺材里的僵尸，然后放在火上焚烧；再有一种是怨气不灭，所谓的怨气就是人的魄，又在阴年阴月阴时而死，便会尸起扑人；有时死尸让坟地里的老魅所凭，比如狐狸黄鼠狼之类，它们附在死尸身上作祟吓人，逼迫被吓的人家拿出肥鸡美酒供奉，但是人死后脸部皮肉僵硬，即使是行尸走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表情，口中发出的声响也夜猫子叫没两样，那倒不算什么，老年间的盗墓贼用黑驴蹄子烟火葫芦便能对付，可民间还有这么一说，如果死人是女子，生前受了冤屈报不了仇，吩咐家人在她死后，让她穿红衣，口中咬着黑色木梳，脸朝下趴在棺材里，如此埋到坟中，不仅是行尸走肉，还能把阴魂招回来，将仇人一个个掐死，只有这样的僵尸脸上才有笑容，但笑起来比哭还难听，谁撞上它也别想活命。这种事情，说有容易，说没有难，而且说法众多，我以前听瞎爷说过很多僵尸吃人的事，本来忘得差不多了，此刻不禁想了起来。

我正想着这些可怕的念头，耳听在外推挠殿门的手是渐渐增多，我们看不到殿外的情形，但听那声响至少有上百只手，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又似有条百足攒动的大蜈蚣在木门上爬，亏得殿门木质坚固，镂刻部分嵌有铜饰，虽然指爪挠门之声不绝，却不能破门而入。

我心惊肉跳，寻思好汉不吃眼前亏，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正要叫上厚脸皮和田慕青，准备带着大烟碟儿退进雉王殿下的暗道。

谁知殿门虽然结实，我们却忽略了拴门的木杠，那条木棍粗也够粗，可就是普通的木头，放在当年或许没问题，但年头太多了，早已糟朽，只听砰地一声，门拴被撞成了两截，断掉的木棍落在地上，殿门应声而开，我只觉血腥气扑面，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那女子的人头伸进了雉王殿，对着我手中的火把张口吹出一阵阴风。

4

殿门大开，血腥之气冲人欲呕，我怕让那阵阴风吹灭了火把，赶忙躲到旁边。

厚脸皮手忙脚乱地端起土枪，没等他把枪口对准眼前的人头，那个人头却已转到了一旁，快得出乎意料，再想关殿门已经来不及了。

田慕青之前还较为镇定，可在后面看到这个女人头的样子，她脸色如同死灰，惊得连退数步。

我也吓得手脚发软，这美女的头倒是长得诱人，眼神中有万种风情，两只眼简直能把人的魂儿勾去，可那脖子比猪肝还红，好像刚被剥掉皮似的，更奇怪的是脖子越往后边越粗，带有很重的血臭，却似一条鲜红的舌头，舌尖上长出个人头，我想这要真是一条舌头，殿门外这东西的嘴会有多大？

我思之骇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让，可说时迟，那时快，女子人头在半空落下来，一转眼就到了我们面前，我紧紧握住手中火把捅向那张脸，怎知那女子人头突然张口咬住火把，我被它往外一甩，火把拿捏不住，落在远处灭掉了，雉王殿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让它那股怪力带动，脚底下立足不稳，仰面摔倒在地，不由得心慌意乱，想起刚才跟田慕青和厚脸皮说过人头灯笼之事，可这人头灯笼没有挑在长杆上，而是从殿外鬼怪的舌头上长出来。

四下里黑茫茫的，我睁眼瞎似的看不到东西，心中更加慌乱，倒地后急忙掏出手电筒推合开关，一道光束照过去，只见那条生出人脸的大舌头，正如影随形般的卷过来。

我就势翻身躲避，感觉肉乎乎冷冰冰的一团肉，生着倒刺，挨着我身子擦了过去，差点让那股血腥气呛得晕死过去，要不是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当时就得全呕出来。

此刻旁边的厚脸皮回过神来，他不及开枪，倒转了枪托狠狠砸下，殿门外伸进来的舌头正好往回一翻，将他重重地撞开了七八步，前额正碰在殿柱边角上，这一下子撞得着实不轻，登时血流满面，他抹也不

抹，任凭鲜血流下，喝骂声中，跳起身来，可眼前黑咕隆咚，他的土枪不知掉在哪了，顺手拽出山镐，冲上前来乱挥，势如疯虎。

我见此情形，也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子力气，从地上蹿将起来，抡着铲子横削竖斩。

那长舌大半截在殿外，伸到雉王殿中间已至极限，挤得殿门“嘎吱嘎吱”作响，殿顶灰土不断落下，殿墙也快让它挤塌了，大烟碟儿一动不动的躺在殿门附近，我和厚脸皮如果趁机躲到里面，想要暂时自保不难，但总不能扔下大烟碟儿不管，二人心里虽然怕到了极点，却无法退后半步，只好硬着头皮死撑，挨得一时是一时，我想叫田慕青快把大烟碟儿往里面拖，可情势紧迫，喘气的余地都没有，哪还开得了口。

耳听舌尖那女子“咯咯咯”的怪笑声，在漆黑的殿堂中倏然往来，行踪如同鬼魅，上上下下前后前后飘忽不定，别说这时候没有枪支，即便有枪在手也打不中它。

厚脸皮满脸是血，一点一滴溅在地上，却也不顾，他浑身筋凸，拼命挥动山镐，使得发了性，呼呼生风，恨不得一镐下去将那条舌头钉在地上，可是雉王殿中黑灯瞎火，他空有两膀子蛮力，又哪里碰得到对方，好几次险些把我轮倒，结果他没看准，一镐凿在殿柱上，用力过猛，镐头插进去半尺多深，他一脚蹬着殿柱，咬牙切齿的往外边拔，可镐头陷在柱中太深了，凭他怎么用劲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急切间竟然拔不出来。

我看那舌头卷向殿柱前的厚脸皮，急忙抡铲子去砍舌尖上的女人头，不料对方来势突变，我看都没看清楚，忽觉得身子一紧，已让那条舌头从身侧卷住，手足都不能动，那女子的人头绕到我面前，跟我脸对着脸，口中“咯咯咯咯”连声发笑，此刻看来面目可憎至极，腥臭之气更是中人欲呕。

我竭力躲避，奈何手脚都被缠住了，一动也不能动，那舌头越勒越紧，掉在手上的手电筒还开着，正照到那人头在我面前，脸都快帖上了，由于离得太近，怎么看那也不像一张活人的脸，我急得额上青筋跳动，整个身子只有头还能动，喝道：“吃我一嘴！”对准那女人的脸张口便咬。

5

我张口去咬那凑近的女人头，忽然一道青光闪过，长在舌尖上的人头，晃了两晃滚落在地，美貌的脸上五官扭曲，瞪着两眼，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瞬间面颊塌陷，现出腐坏之状。

那条舌头似乎痛得难忍，猛地往后缩去，我只觉身子一松，摔到地上，全身筋骨欲断。

原来田慕青见了那女人头的样子，吓得躲在殿柱后面，见我们命在顷刻，她救人心切，仓促之中有什么是什么，握紧从石室中找到的青铜古剑，砍向缠住我的舌头，这口剑虽然没到能断蛟龙的地步，却也锋锐异常，竟一剑削掉了那颗人头。

我心说惭愧，又让她救了我一命，听殿门外已没了动静，忍着疼捡起手电筒，这时厚脸皮才从殿柱中拽出山镐，三个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极度恐惧的颤栗感传遍了全身，半晌做声不得，只见满地腐臭无比的血水，尽是死人的断躯残肢，殿外也是一大堆尸块，附近的白雾都变成了血红色。

我和田慕青给厚脸皮裹好头上伤口，眼见殿门处的血雾始终不散，心里不免骇异，明知村中没有任何一个安全的角落，可还是没人愿意留在遍地腐尸的傩王殿。

厚脸皮捡回土制猎枪，我背上大烟碟儿，田慕青打着手电筒，匆匆忙忙向着村西神道行去，但见千古异底村围着玄宫山，民居大多是古老的石窑，依山坡走势分布，里面用细石灰浆刷白，上铺瓦顶，屋中分前后两盘炕，下设火道，后炕为掌炕，屋前垒以照壁，样式千篇一律，大小有别。

村中房屋多不可数，住得下上万人，村民信奉着传下两千年的神秘宗教，四周有用来防御外敌夯土城墙环绕，说是座古城也不为过，村西房屋大部分没有损毁的痕迹，屋宇起伏的轮廓出现在大雾中，虽然草木枯槁，尸臭和随处可见的骸骨，都说明这地方空无一人，却不知怎么，总有种还住着人的错觉，也许并不是错觉，而是能够感觉到，那些死人的鬼魂还在村中徘徊。

我边走边问田慕青，为什么你看到那女人头会如此吃惊？

田慕青也不再对我们隐瞒，她说：“当年村民们要将土龙子打进鬼方，可在大傩送鬼仪式中出了意外，致使整个村子陷入灭顶之灾，全是因为这个女人。”

我暗暗吃惊：“似乎很多死人的怨气聚成了一个怪物，舌头上长出个美人头，生得比狐狸精还标致，诱人走到它口中吃掉，难道那女子曾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

田慕青点了点头，说道：“是这村子里的傩婆。”

我和厚脸皮闻言好生奇怪，那人头看上去是个年轻女子，容貌又美，怎么还是个傩婆？

田慕青说：“傩教里有傩公傩婆，相当于神婆神汉，不在年岁，地位也不甚高。”

当年冯异人误吃了土龙子，相貌几十年不变，等村子里的人们发现他早已变成行尸，设计在傩王殿将其擒获，开膛抽肠，想从他腹中掏出土龙子的肉身，岂知土龙子已同冯异人合为一体，不但没灭掉土龙子，村子里还死了不少人，只好厚葬在玄宫山，造庙拜神，每年送童男童女合五牛白马，用来祭祀土龙子的枉死冤魂，暗中等待时机，要将土龙子的冤魂和肉身，一并打进祭祀坑。

可那时候村子里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拜傩神奉傩王，按自古已有的祖制行事，这一派人占了七八成；后来还有一部分人，却是以这傩婆为首，因见冯异人吃了土龙子的神肉长生不死，可自己拜了一辈子傩神，却仍要忍受常世生离死别之悲苦，得不到半点好处，因而起了二心，想让土龙子复活。

这些人以傩婆为首，他们得知天宝元年七月十三，将有黑狗吃月发生，到时村子下边的大门就会打开，为了阻止傩王把土龙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当天下午，趁着大傩仪式举行到一半，傩婆带领三百余人一同举事造反，先去傩庙毁掉神像，又分头到村子里去杀傩王，有一个捧着神禽纹古镜的女童，在乱中躲进了庙后石室，虽然当时免于血光之灾，终因力弱，不能再推开石室的门出来，竟被活活困死。

随同傩婆造反的人为数不多，又是临时起事，布置多有疏露，怎做得下如此大事？最后半数被杀，半数被俘，傩王大怒，按教规叛教之人必当处死，俘虏们全部遭受了肢解酷刑，为首的傩婆也被捉住，连同她全家十余口，不分男女老幼，一同绑在木架上，当着全村人的面剥去衣衫，用锋利的蚌壳从身上剜肉，这一天，千古异底村里血流成河，惨呼哀嚎之声，触动天地。

6

我听得心生寒意，想那蚌壳虽然锋利，到底不比刀子，用来割尽全身的肉是什么感觉？

不过傩教自古以来拜傩神，反教之人胆敢毁掉傩庙，事败被擒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教门里用蚌壳剜去全身血肉处死，等于是王法中千刀万剐的磔刑。

田慕青说那天将傩婆在村中碎剐，割得全身血肉模糊，一时不得就

死，她受刑不住，苦苦哀求速死，村民们却要让她多受些苦，直割了两个时辰，仅留下首级，连同那些被肢解处死的人，全部扔进村东坟前土沟，暴尸不埋，留给乌鸦野狗任意啄食。

由于这个变故，到了黑狗吃月之刻，村子掉进了鬼方，所有的村民都成了祭品，然而抛在土沟中的残尸堆成了山，怨念不消，变为一座会动的“肉丘”，无手无足，只有一张大口，它伸出舌头，将这些年走进村子的人，诱到口中一个个吃掉，刚才被剑削掉了头，那股怨气从肉丘中散出，化成了血雾。

田慕青一点点想起的事情，已勾勒出这村子灾祸的大致情形，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她为何那么害怕傩婆？

我有一肚子话想问，话到嘴边，田慕青却快步往前走，我叫她她也恍如不闻，脸上神色古怪，此刻她走到了村子西边的神道，陵寝和祭坛前边铺着石板，两边有辟邪石兽的道路，通常称为神道，我们背着大烟碟儿紧随其后，只见雾中虬枝错落，怪影参差，残缺不全的螭龙瑞兽辟邪犀牛等各种石兽，在乱草间东倒西歪，也有在侧面浮雕恶兽的石碑，碑上的文字已经漫漶不清，尸臭从村中古墓方向传过来。

我和厚脸皮轮流背着大烟碟儿，神困体乏，眼前一阵阵发黑，心里明白快要撑不住了。

厚脸皮指着走在前边的田慕青，低声对我说：“你发现没发现，她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说：“你什么眼神儿，才看出来。”

厚脸皮说：“你我这样的都快累死了，她怎么打了鸡血似的走这么快，是让人头灯笼吓的？”

我说：“不是，可能是她见了傩婆的脸，把之前忘掉的事全记起来了。”

厚脸皮说：“她说她前世死在这村子里，我是不大相信，真能有那种事？她是傩婆转世？”

我说：“你就不会用脑袋想想，如果傩婆死后转世，怎么还会在阴魂不散在村子里出没？”

厚脸皮说：“你乌鸦掉在猪身上，光瞧见别人黑了，你那个脑瓜壳子如果没有白长，倒是说说看，她……她究竟是个什么人？”

我说：“六道轮回那些事，实属难言，不是咱们的见识所及，但你要问我她是谁，我现在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我看她以前一定在这个

被诅咒的村子里住过。”

厚脸皮道：“在村子里住过？用不着你说，这种事傻子也看得出来，我就问你她是人是鬼？”

我说：“她是人是鬼？你这句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我认为不会是鬼，我又不是没带眼，让鬼跟咱们走了一路到现在还没发觉，可是我觉得她也不会是人。”

7

厚脸皮说：“你这话简直跟没说一样，要不就是胡说八道不走脑子，你正常一会儿不行吗？”

我说：“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这村子消失了上千年，人才能活多久？她也不过二十二三岁，怎么可能知道那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厚脸皮说：“明白了，咱们上了她的当！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实诚，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一腔肺腑，迎来的却全是戳心窝子的冷箭，你看她心在哪里意在何方？”

我说：“我相信她所言均是实情，只是其中有咱们想不到，或者说不敢想的事。”

厚脸皮道：“那么她还是千古异底村的人？也吃了土龙子长生不死，变成了冯异人那样的尸怪？”

我说：“决计不是，所以说你那脑袋白长了，你想想她跟咱们进了千古异底村古墓，这一路上都出了什么事？”

厚脸皮说：“出了什么事？还不是撞上黄佛爷那伙盗匪，险些死在古墓地宫之中，也不知是倒霉还是走运，没死在地宫里，却困在这个村子里出不去了，这些事跟她有关系吗？我说你能不能别卖关子了，快说究竟看出了什么名堂？”

我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二又不知其三，其实你稍稍留心，就该想到了。”

厚脸皮说：“难不成是雉婆惨死之后，人头留在村里变做人头灯笼，没头的尸身从千古异底村逃出去，不知在哪找了个脑袋，此刻又回到这个村子？她这是要做什么？”

我说：“她不是雉婆，也不是雉王，甚至不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不过有一句你蒙对了，她是在灭村那一天逃到了外边。我原本想不到她是谁，直到在雉庙里发现了一些端倪，你记不记得那面铜镜中的幽灵，

那个女童见了她跪拜不起……”

厚脸皮说：“是有这么回事，你是想说铜镜中的小鬼儿，在没死之前是侍候她的？”

我说：“你怎么还没搞清楚，铜镜里没有鬼，只是一个女童在屠村之前，躲进庙堂石室中避祸，结果死在里面没出来，死尸一直在古镜前照着，上千年没动过，那青铜古镜是件宝物，镜中本有灵气，但不成形，有了女童死尸的身影，它积影成形，变成了幽灵，那个想掐死咱俩的女童，其实就是这面古铜镜本身，与困死在石室里的那个女童没半点关系，这么说你能明白？”

厚脸皮挠头道：“大概是明白了，不是……你想让我明白什么？”

我说：“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居然还发蒙？我问你，铜镜幽灵为什么见到她便跪拜不起，随后消失不见？”

厚脸皮道：“那是……为什么？我还真没想过，为什么怕了她？可我看她说话挺和气，通情达理又不矫情，遇上咱俩这种杠头而不矫情的人，天底下倒也不多，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怕？”

我说：“你还不明白，因为她是铜镜的主子，奴才见了主子，那还有不跪的吗？”

厚脸皮说：“闹半天是这么一出，她会不会把咱这铜镜抢回去？这可比摘我肋骨条还疼，我是八百个不愿意，我看她也未必抢得过我，到时候你帮谁？以你以往的所作所为，我怀疑你不但不会袖手旁观，反倒见色忘义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揍。”

我说：“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那些不相干的事，你想想铜镜的主子是谁？那根本不是人啊！”

厚脸皮说：“不是人还是鬼不成？你之前又说她不是鬼，这不等于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我说：“村子里住的可不只是人，根据雒王殿宝库的壁画记载，神禽纹铜镜一直供在雒庙之中，那是住人的地方吗？所以我看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我说到这自己都有些紧张，将声音压得更低：“她是这个村子里的雒神！”

第十九章 转生活神

我用鼻子一嗅，阴森的祭祀坑里是多了一股血气，可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瞅见石梁尽头的宰牲台上有几只巨烛，使用火把一一点上，这才看到祭祀坑中出现了血雾，之前在村子里砍掉了肉丘上的傩婆人头，散不掉化不开的怨气变成了血雾，那时我们只看得心里发毛，没想到会跟到这里。

1

我和厚脸皮想起在过鱼哭洞时，我们说到过鸿钧老祖是条大蚯蚓成精，可见不现原形是神，现了原形便是老怪，全在你怎么看了，千古异底村里的神，也有真身吗？她的真身会是什么？

厚脸皮说：“她把咱们引到这地方，一定是没安好心，等到祭祀坑里现出原形，那就要吃人了！”

我说我看田慕青也不是有意相瞒，我想不明白她是怎么逃出村子，又为什么看上去和常人一样，她回到这来是为了将村子送进鬼方？

我想趁着还有一口气在，当面问个清楚，可田慕青走得极快，转眼走到了浓雾深处，石兽相夹的神道不断向前延伸，人却不见了踪影。

厚脸皮说：“你还想跟过去？她要真是这村子里的牛鬼蛇神，那又该如何是好？”

我说：“在山洞里说过的话没错是没错，可我后来一想，鸿钧老祖是条大蚯蚓变的，那又怎么样？别忘了人也是猴变的，在这件事上，谁都别说谁。”

厚脸皮说：“听着倒也是个理儿，你看她有何居心？”

我说：“我看她是要把村子送进鬼方，那一来咱们谁也别想活，必须让她悬崖勒马。”

我们打点精神往前追赶，可是神困体乏，还得轮流背着大烟碟儿，两条腿沉重异常，村西这条神道并不长，但荒草齐膝，路面崎岖，想走快些也不容易，又走了一阵子，面前出现了一座压在夯土山上的须弥殿，须弥是佛教传说中的山，过去形容形山丘上的宫殿常说是须弥殿，不过傩教中没有这种名称，只是形势近似须弥殿，面宽约是九间，老时年间说到面积，习惯用几间屋子大小来形容，按礼制，殿堂面宽是九间，一间屋子是一丈，九间就是九丈，规模极大。

这座大殿四壁同样是三合夯土涂白灰面，重檐黑瓦，在雾中隐约可见，外围是三层石阶，上层七十二块石板，中层一圈是一百单八块，下层有一百八十块，我在飞仙村听周老头说过这种布局，是合周天之数，走至近前，看到两扇殿门已被推开，深处黑咕隆咚，充满了冥土般的腐晦气息。

我高举火把，当先进了须弥殿，厚脸皮背着大烟碟儿跟随而入，眼见殿中抱柱全挨着墙壁，当中是一个走势直上直下的长方形大土窟，四周掏出许多凹洞形壁龛，脸上罩着树皮面具的死尸在壁龛中横倒竖卧，堆叠如墙，狭长的石阶匝道，在木柱支撑下，绕壁通向祭祀坑底，推开殿门之后，外边有缕缕雾气飘进来，让火光一照，但见白雾缭绕，托着壁画中的各种神怪，恍如腾云跋梦，置身在九天宝阙。

殿中随处有铜灯，里头全是用过半截的蜡烛，我们随手点起蜡烛，烛光一亮，照到殿顶塌了一个大窟窿，不似崩塌，却像被从天而降的什么东西，砸出一个大洞，想来那东西落在了殿中，我们两人骇异莫名，均想问对方：“什么东西能将大殿宝顶砸穿，而且还是从天上变掉下来的？”

这个念头一起，下意识地往祭祀坑深处俯窥，但见一点火光晃动，能隐约看到田慕青的身影，她正往祭祀坑下走，我们顾不得多想，匆忙追了下去，栈道下的支柱腐朽不堪，一踩上去吱呀作响，道路塌掉了好几段，祭祀坑直径在三十米开外，下到十余米深，已看不清高处的灯火，大殿下这个阴森漆黑的古洞，不停吸食着人身温度，有道伸出去的石梁不上不下，刚好悬在洞窟中间，半截石梁尽头是兽首形石台，凌空翘首，惊险无比，一路上随处都有死去的村民，有些树皮面具已经掉落，看脸部都已变成干尸，似乎是在让祭祀坑吸尽了生气，悬空石台上还有几根带铁环的木桩，也不知用过多少次了，石台石梁上尽是斑驳乌黑的血迹，显然是祭祀坑里的宰牲台。

我们上了宰牲台石梁，看见田慕青失魂落魄，手中举着火把一动不动，正望着下面出神，我上前一把拽住她，她身子一颤，回过头看我们。

我问田慕青：“发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事，你都想了起来？”

田慕青此刻已回过神来，她既不点头，也没摇头，好像是默认了，脸上古怪的神色稍稍恢复。

我又问她：“你想一死了之不成？”

厚脸皮提醒我说：“别到跟前去，小心她现了原形吃人！”

田慕青说：“原形？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若不是傩庙里的神怪，又怎会记得上千年前的事情？”

田慕青说：“傩教从古所拜之神，是有血有肉的活神。”

2

此事我和厚脸皮已经想到了，但听田慕青亲口说出，仍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

田慕青将她想起的事情，捡要紧的告知我们，傩人先祖曾在一处大山里，意外捡到四个长方形青铜鬼面，又根据铸刻在铜面具上的图案招神使鬼，创下傩教原形，后来在一次祭祀中毁掉了青铜面具，从此改用树皮面具替代，留传到后世，千古异底村以外的巫傩面具，大多是以樟木所制。

汉代以来，草鞋岭下这个村子保存着最古老的傩神血脉，傩教中以傩王为首，但在傩王之上，还有一位活神，每一代都是年轻女子，村中有同一宗室的四个家族，四家族长皆是傩教长老，每代活神都出在这四个家族之中，隔上十几二十年，村中便要举行大傩祭洞仪式，相传鬼方是一个古国的名称，那四个青铜面具就是鬼方古国的祭器，因为鬼方语言文字礼制与后世不通，所以只能以方纹鬼面称之为鬼方古国，如同夏商时期的“虎方、蛇方”等古国，皆是根据图腾形状为名，相传几千年前，鬼方发生内乱，十死七八，幸存的鬼方人迁逃至漠北，再没回过中原，后为周天子出兵征服，鬼方古国由此灭绝。

据说青铜面具上有鬼方神巫的魂魄，而村子下边的祭祀坑，在傩教传说中可以通往鬼方，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大多认为鬼方古国已经消失了，其实傩教先祖只是从鬼方面具上得知，此地有这样一个祭祀坑，每当黑狗吃月那一刻，村中都会举行血祭，将无法度化的恶鬼送进去。

千古异底村的活神，地位虽然在傩王之上，却只是送到宰牲台上的祭品，死去一位活神，四个家族中便会出现下一位活神，一旦选出，立刻要送到傩庙居住，不再和普通村民接触，死去的肉身仅是躯壳，血祭之后活神会再次转生，由四个家族的女子中重找一个躯壳，等待下一次血祭到来，如此周而复始。

谁被活神选中成为躯壳，额头就会长出月牙形的血痕，据传当年出现大瘟疫，古傩教用青铜面具请神逐疫，结果四个青铜面具一齐损坏，傩神从此留在这四个人身上，再也走不掉了，那四人便是村中四个家族的先祖。

我看田慕青额前是有道很浅很细的血痕，像是胎记，并不起眼，但是别人都没有，想必乌木闷香榉中的女尸，也是这村子里的活神，黄佛爷那伙盗匪见过田慕青，而当揭开女尸覆面时，站在棺榉前的那些人脸上均有错愕之色，定是看到女尸额前有和田慕青同样的痕迹，当我和大烟碟儿在墓道里看见女尸的时候，尸身呈现腐坏之状，脸如枯蜡，已经看不出额前的血痕了。

田慕青告诉我们，在大唐天宝元年，傩婆蛊惑村民作乱，那些人想拜土龙子为神，为了阻止将土龙子送进鬼方的大傩仪式，冲进傩庙中用人皮闷死了活神，虽然在不久之后作乱之人尽数被杀，但是祭祀坑中通往鬼方的大门已经打开，村子里却没有了活神，傩王只好按以往的方式，先将死去的活神安放在棺榉中，乌木闷香棺的棺首处，有一个供魂灵进出的小铜门，那就是给活神准备的，等到认定下一位活神，才会将死尸送到地宫下层的墓穴中安葬，傩王又让那四个家族逃到山外，留存古神血脉，而其余村民全部带上树皮面具祈神，举行了洞傩仪式，使这个村子陷入了混沌，以此堵住通往鬼方的大门。

逃出村子的四个家族分处各地，他们不断将活神送进这个村子，想要完成血祭，让通往鬼方的大门从此消失，怎知惨死的傩婆等人冤魂不散变成肉丘，浑浑噩噩地在村中徘徊，却还不忘保护土龙子的尸身，此后进入村子往神道方向走的人，全都让这个怪物吃了。

由于年代古老，又几经辗转，四个家族的人越来越少，对发生在村子里的事也都忘掉了，田慕青以前毫不知情，到得此地才逐渐记起，她是第五十三个进入村子的活神，前边那些人没有完成仪式，说来也是侥幸，在殿门前误打误撞，竟将傩婆的头从肉丘上砍了下来，否则我们都要不明不白地死在傩王殿中了，如今她要完成血祭，让村子和祭祀坑从此消失，说到这里，她脸上出现了一层黑气，神色变得十分古怪。

3

田慕青脸上说不出的古怪，一步步往祭坛宰牲台尽头走去，似乎是身上的活神正在醒来，将要履行古老的契约。

我心里虽然发怵，却不能眼睁睁看着田慕青死在此地，当即挺身上前，抢过她手中那柄铜剑。

正要铜剑扔下石梁，田慕青突然反身来夺，二人两下里一争，铜剑掉进了祭祀坑，她身子一晃，失魂落魄般，向后倒了下去。

我急忙将田慕青拽住，让她倚在柱子上，看她两眼发直，身子不住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厚脸皮问我，田慕青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说：“她是让鬼上了身，那个鬼要让她死在祭祀坑中。”

厚脸皮问道：“救得了她吗？”

我说：“救不了也得救，按我的意思理解，鬼方即是阴间，总之是人死之后的去处，村子堵住了通往阴间的大门，一旦血祭的仪式完成，这个村子便会化为冥土，虽然村民们早死光了，可是咱们还没逃出去。”

厚脸皮听明白了，说道：“那可不能让她死了，要不咱哥儿仨都得跟着陪葬！”

我说：“不给这村子做陪葬，也不能见死不救，她是有血有肉的人，死了可没法再活。”

厚脸皮道：“话是这么说，可你我和大烟碟儿，如今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我说：“现在绝望为时过早，这个村子并没有真正消失，要不然咱们到不了这里，既然进的来，也该出得去。”

田慕青说：“你们……别管我了，我不死在这个土窟之中，灭村那天的诅咒就不会消失……”

厚脸皮焦躁地说：“村子里没一条路可以走得通，我们又能往哪逃？”

我看田慕青脸上那种没法形容的古怪神色不见了，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我问她：“你觉得好些了？”

田慕青说：“不知为什么，在雉王殿那种窒息的感觉又回来了，突然怕得厉害，但心智清醒了许多。”

厚脸皮说：“是不太对劲儿，这地方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有股什么味儿？”

我用鼻子一嗅，阴森的祭祀坑里是多了一股血气，可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瞅见石梁尽头的宰牲台上有几只巨烛，使用火把一一点上，这才看到祭祀坑中出现了血雾，之前在村子里砍掉了肉丘上的雉婆人头，散不掉化不开的怨气变成了血雾，那时我们只看得心里发毛，没想到会跟到这里。

我心想殿中有血雾出现，怕是凶多吉少，一定有路可以出去，只是我们还没找到，如果此刻死在祭祀坑，那就全无指望了。

刚生出这个念头，脚腕子上忽然一紧，让只手给抓住了，那手又冷

又僵，手指跟铁钩似的，我顿觉一阵剧痛，低头一看，死在石梁上的一个村民，伸出手抓住了我的脚腕，那死尸脸上的巫傩面具早已掉落，干枯如树皮的脸上口部大张，发出夜枭般的怪叫，听上去跟我在墓道里遇见的女尸几乎一样。

我惊慌失措，抡起铲子砍下去，那村民死在祭祀坑中已久，尸身近乎枯朽，前臂竟被铲刃挥为两截，断手兀自抓住我不放，我急忙用力甩腿，将干尸的断手踢下石梁，再看小腿上已被死人指甲抓掉了一块皮肉，鲜血淋漓。

断手村民的死尸口中发出怪响，又伸出另一只手抓过来，旁边的厚脸皮出手更快，倒转了枪托用力砸下去，但听“噗”地一声，当场把那死人的脑袋砸开了花，没有血肉迸溅，却见一团血雾从腔子里冒出，落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尸身上，那死尸咕咚了两声，便从地上挺身而起。

厚脸皮不等那死尸起身，端起枪来抠下扳机，一枪轰掉了对方的脑袋。

那村民的死尸晃了一晃，扑在地上就此不动，忽然一缕血雾从尸身中升起，落了旁边的干尸身上。

厚脸皮心中发慌，手忙脚乱地开了第二枪，枪弹打中了那个村民的胸口。

那个村民的死尸被后坐力贯倒，却恍如不觉，紧跟着爬起来，伸着两手扑上前来。

厚脸皮一摸口袋里空空如也，方才意识到没有弹药了，只好抛下枪，抽出山镐，对着那个村民当头轮去，满拟一镐下去，定在对方头上凿个窟窿，怎知那挺尸而起的村民两手前伸，正好抓住了镐把，厚脸皮一镐抡不下去，想夺又夺不回来。

我见两方僵持不下，当即抢上两步，握住火把戳在那个村民的脸上。

厚脸皮趁机夺下山镐，当头一镐打去，镐头插进了那个村民的脑袋，它带着山镐退了几步，仰面倒在地上，血雾又从被山镐凿穿的窟窿中冒出，弥漫在半空不散，雾气活蛇般分成一缕一缕，钻进那些村民死尸的口中。

血雾钻进村民的尸身中，横尸在地的死人纷纷起身，相继涌上石梁，全是奔着田慕青而去。

我心知这是傩婆的阴灵附在了死人身上，而死在祭祀坑中的村民成百上千，我们被堵在三面悬空的宰牲台上，如何抵挡得住？

不等我再想，行尸已扑到近前，好在石梁地势狭窄，我们拼命挥动火把，才勉强将那些村民挡住，可人力终有穷尽之时，怕也支撑不了多久，往后退只能跳下祭祀坑，那下头黑咕隆咚，好像没底的窟窿一般。

要说这土窟既然称为祭祀坑，而不是祭祀洞，那么下边该有实地才对，在傩教传说中，黑狗吃月那一刻，祭祀坑会成为通往鬼方的大门，灭村那天夜里没能进行血祭，从此这道门关不上了，这其中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宰牲台上有张开大口的人头，仰面向上，鲜血滴落人头口中，由此通到祭祀坑下，却不知土窟尽头是个什么去处。

我见被阴灵附身的村民怕火，而且死尸多已枯朽，行动迟缓，有意夺路逃出祭祀坑，到村子里找处墙壁坚固的房屋，或许能挡住围攻之势。

刚有这个念头，一个让火把挡在石梁上的村民，突然从口中吐出一缕血雾，尸身随即扑倒在地，我只觉腥臭刺鼻，握在手中的火把险些被阴风吹灭，急忙侧身避开，但那血雾围着我们不散，看来想要附到活人身上，我和厚脸皮心中大骇，宰牲台悬在半空，躲闪之际稍有不慎，便会失足掉进祭祀坑里，别管那下边是什么，摔也把人摔死了，眼下该当如何是好？

此时忽听田慕青说道：“快捡起傩教的树皮面具戴上！”

我闻言稍一愣神，立时想到状如山魃的树皮面具，绘以红黑两色，面目狰狞诡异，原本就是用于驱鬼除邪，再抬头一看，那一缕缕的血雾，果然全是钻进树皮面具掉落的村民身上，遇到那些脸上有面具的村民死尸，却只能绕过，我们三人急忙捡起掉落在地的傩面，罩到自己脸上，继续挥动火把，将从石梁上蜂拥而来的村民挡住。

我寻思用火把逼退围上来的行尸，四个人可以由原路退出土窟，返回傩王殿，那座大殿是村中最坚固的建筑，下边还有地道，可进可退，至于往后的事，如今是理会不得了，我打定主意，刚要背起大烟碟儿，就听身后发出一声怪叫。

我们三人只顾着用火把挡住从石梁上过来的村民，听得这声怪叫，都被吓得一哆嗦，因为身后是悬空的宰牲台，虽然没有村民的死尸，却还有个大烟碟儿躺在那里，三个人忙于招架，竟没想到要给大烟碟儿带上树皮面具，我转头往后一看，只见大烟碟儿已经站起身来，口中咕咚有声，脸色阴沉，五官僵硬，眼神空洞有如死人。

大烟碟儿让傩婆的阴灵附身，忽然张口瞪目，凄厉的怪叫声中，五指戟张，伸手抓向田慕青。

我站在原地看得呆了，听到田慕青一声惊呼，不敢怠慢，立即轮起铲子往大烟碟儿头上打去，可铲子落到一半硬生生停住，我心知不管是谁，一旦身子让傩婆阴灵占据，便会如行尸走肉般对人展开攻击，不把脑袋打掉就不算完。

可念及跟大烟碟儿的兄弟之情，朋友之义，我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却又不能看着田慕青送命，事出无奈，只好将大烟碟儿扑在地上，两臂同时往外一分，挡住大烟碟儿掐向我脖颈的双手，感觉对方那两只手像铁箍似的力大无边，身上的血气更是腥不可闻。

厚脸皮见我处境凶险，他要替我解围，手握火把往大烟碟儿脸上戳来。

我虽然明白大烟碟儿已被血雾变成行尸，却也不能眼看着火把戳到他头上，腰上使出全力，揪着大烟碟儿就地一滚。

厚脸皮的火把落空，“托”地一声，重重戳在地上，此时又有村民从石梁上冲来，他和田慕青急忙用火把阻挡，无暇再顾及身后的情况，急得大叫：“大烟碟儿已经没了，你要还想活命，非下死手不可！”

我被大烟碟儿掐住脖子，滚倒在宰牲台边缘，感觉对方双手越掐越紧，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已然支撑不住，此时命在顷刻，再不还手性命难保，可在刚才的混乱之中，铲子火把全都掉在了地上，只好一手招架，一手去够铲子，可伸手一摸，身边却是空无一物。

5

我的喉咙被大烟碟儿死死扼住，再也挣脱不开，心中好一阵绝望，恍惚看大烟碟儿那张脸，变得和那些死掉的村民一样僵硬扭曲，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想到黄佛爷一伙盗匪在地宫中遇到尸变的情形，乌木闷香棺中的女尸，也是阴灵不灭，盗匪们一摘掉女尸脸上的树皮面具，立即尸起扑人，看来用树皮制成的搜傩面具，不仅能够克制蛇虫，此外还可以镇鬼伏尸。

这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好比在满天阴云的漆黑夜晚，突然亮起一道闪电，我立即摘下自己的傩面，翻过去按到大烟碟儿脸上。

大烟碟儿怪叫一声，往后便倒，从宰牲台上翻身掉落土窟，我一把没拽住他，看土窟下漆黑无底，人掉下去绝无声息，我心头一沉，明知当下不是难过的时候，仍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我咬了咬牙，捡起另

外一个树皮面具套在自己头上，顺手拿上火把，背上还没断气的大烟碟儿，招呼那两个人往土窟上边走。

厚脸皮见大烟碟儿已死，也是发起狠来，将石梁上的村民一个个推落下去，村民的死尸虽多，但一多半还带着树皮面具，余下的也是尸身枯朽，即便让血雾中的阴灵附身，行动也格外迟缓，祭祀坑土窟绕壁的道路十分狭窄，那些村民不能一拥而上。

我感到有机会逃出土窟上方的大殿，也自生出一股勇力，三个人刚走过石梁，道路两边同时有被血雾附身的村民袭来。

厚脸皮用火把猛地一戳，正中一个村民脸部，那村民怪叫声中急往后缩，厚脸皮打红了眼，火把去势不减，将那村民的头按在土窟壁上，一下戳了个对穿，死尸中冒出血雾，再也不动了，而火把前端重重顶在土墙上，发出“噹”的一声闷响，却似撞在铜墙铁壁之上，火把折为两段，我们三个人又惊又奇，祭祀坑分明是个长方形大土窟，四周没有坚硬的三合夯土，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响？

石梁一端是宰牲台，另一端与土窟相连，火把戳到的所在，有一大块土墙向外凸起，上面覆盖着泥土，我从土窟上下来的时候，只顾着找田慕青，没留意这里有什么不对，此刻借着火光看过去，依稀有个庞然大物竖在那里，显然不是砖石，但时间久了，已被落灰泥尘掩埋，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脚下的石板一震，发出断裂之声，原来那个物体出奇的重，嵌在土窟壁上的石板近乎崩塌，厚脸皮这一下，改变了受重点，那两头窄中间粗圆滚滚的铁质物体，竟对着我们倒了下来。

覆在它外面泥土落下，我们终于看出那是颗特大的航空炸弹，是从轰炸机上投下来的那种炸弹，生满了铁锈，细部已不可辨认，看来是老式炸弹，我听人说枪马山一带是古战场，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枪马山附近打得也十分激烈，不时有老乡在山上捡到旧弹壳，这应该是战争年代有颗炸弹从天而降，把殿顶砸穿了一个窟窿，弹头朝下，尾翼在上，不偏不斜落进祭祀坑，不是日军的就是美军的，仙墩湖上常年有大雾笼罩，投弹投偏了并不意外，这颗大炸弹，少说有七八百斤，当年落地没有爆炸，或因技术故障，如果赶上该死，也没准一碰就响。

据说航空炸弹从高空坠下，几十年之后仍有可能发生爆炸，以前在东北听说林场里发现过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人想带到家当废铜烂铁卖钱，由于弹体巨大不便搬运，就用锤子去砸，打算砸成几块，再拿骡马从森林里拖出来，怎知一锤子抡下去，当场一声轰响，人和骡马全被炸上了天，还引发了一场山火，烧掉好大一片林子。

我意识到刚才厚脸皮用火把捅在炸弹上，使的力气着实不小，万一这颗炸弹响了，我们三个人此刻早已被炸得血肉横飞支离破碎了，不觉冒出冷汗，忽然生出一个念头，炸弹能从天上掉进祭祀坑，我们则是先发现村中古墓的封土堆，由墓门进去再出来，原本的湖面就消失了，千古异底村似乎掉进了混沌的漩涡，如果出口并不在村子周围，那一定是在高处，要说最高的地方，无疑是村中古墓。

厚脸皮见我呆愣愣站在那不动，几百斤重的炸弹倒下来竟不知闪躲，急忙推了我一把：“你不要命了，快躲！”

我转瞬间想到这个念头，刚回过神，石梁前那颗炸弹已经倒了下来，我们三人挤在狭窄的道路上无处躲避，想接也接不住如此沉重的炸弹，只要它压下来这，几个人全得变成肉饼，众人无从选择，匆忙中往石梁上连退几步，耳轮中就听得“咣当”一声巨响，震颤之声反复回荡，那颗大炸弹重重倒下来，以木柱支撑在土窟上的石板道路，劲不住如此沉重的撞击，立时发生垮塌，悬空的石梁也因此断裂，立刻落到土窟深处。

6

横在土窟半空的石梁塌下去，不知有多深才到底，掉下去哪里还有命在，我以为大限到了，怎知宰牲台下不过十几米深，石梁塌下去，正好斜撑到土窟底部，三个人只是从倾斜的石梁上滑落，但也跌得晕头转向，五脏六腑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只叫得一声苦，不知高低。

相传土窟是通往鬼方的大门，可下边是稀松的泥土，我心里觉得古怪，正想看看周围的情形，黑暗中忽听头上又是一阵巨响，原来是那颗炸弹从倾斜的石梁滚下，炸弹外壳长了锈，几经撞击没有爆炸，应该不会再响了，可重量还在，如同个大铁碾子从高处滚下来，压也能把人压成肉泥，土窟底下一片漆黑，宰牲台上的灯烛火把全都灭了，我们听到声响不对，来不及起身，急忙爬到一旁，几百斤中的炸弹带动劲风从身边滚过，在洞窟底下砸出个土坑，横在塌落的宰牲台前不动了。

我捡起火把点上，厚脸皮和田慕青躲得及时，没有让炸弹压到，三个人还带着树皮面具，我看不到那两个人脸色如何，但是不住喘着粗气，显得惊魂未定。

我捡回铲子，又从背包里取出两根用过一半的火把，交到厚脸皮手中，趁他和田慕青点燃火把的机会，我转过头四下一望，只见石梁斜倒在土窟角落，壁上有长方形的人脸岩画，两眼和嘴就是三个方洞，古拙神秘，人脸的轮廓近似傩教面具，似乎是鬼方人留下的古老岩画，那个

古国被称为鬼方，正是由于这种方头方面的人脸图案，傩教先祖根据鬼方人的青铜面具，找到了这个土窟，此地也可以说是傩教的起源所在，这个四千年前就被人发现的土窟，是地下祭坛？还是鬼方人的墓穴？

此时厚脸皮和田慕青分别点上了火把，眼前变得豁亮多了，三人不安地打量着四周。

我往高处看了看，似乎能从斜塌下来的石梁爬上土窟，我说：“多余的东西全扔下，等会儿出了土窟，你们跟着我走，出口多半在村中古墓的封土堆顶部。”

厚脸皮赶忙将装着鹿首步摇冠能宝物的蛇皮口袋扎紧，绑在背后，先前被山镐凿穿脑袋的那个村民，尸身也跟着倒塌的石梁落下，他过去拔出山镐握在手中，随时准备要走，想起大烟碟儿刚才落到土窟底下，为什么没瞧见人在哪里？

我寻思：“大烟碟儿从石梁上掉进土窟凶多吉少，还不得摔冒了泡？我却不能扔下他不管。”

厚脸皮说：“既然掉进了土窟，那人怎么没了？是不是让炸弹压成了肉饼？”

我没瞧见那颗炸弹压到人，土窟下的地方不小，三个人置身在其中一隅，火把只能照到身前七八米开外，又有炸弹挡着，看不到对面的情形，虽说身在险境，诸事不明，但祭祀坑下也并非无底之洞，此刻脚踏实地，又不见有什么古怪之处，我和厚脸皮的胆子大多了，打算去找大烟碟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田慕青说：“大烟碟儿已被傩婆阴灵缠住，你也知道，不把头砍下来，那股怨气不会散掉，没人救得了他，如果能够逃出村子，你们尽快自行逃命才是，别都把命丢在这。”

我明知田慕青说的没错，可还是不能死心，又听她话里的意思，是不想从土窟里出去了，我刚要问她，忽见雾中身影晃动，那些村民正追了下来，土窟底下不比石梁，在石梁上凭借地势狭窄，还可以支撑一阵，一旦在土窟下受到围攻，那是人人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情知土窟下边地形不利，没法抵挡受血雾驱使的村民，只好先退到那颗炸弹的另一边，手中捏了把冷汗，目不转瞬地盯着前方。

那颗特大炸弹的外壳锈蚀斑驳，横在地上有半人多高，落到土窟中也没爆炸，估计已是废弹。

我对厚脸皮和田慕青说：“等到村民逼近，咱仨就往前推这炸弹，滚

过去还不压扁它几个？”

厚脸皮说：“倒也是个主意，你想好没有，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哪他妈还有接下来……”话说未了，一个村民张口怪叫，已经当先从雾中扑了出来。

厚脸皮叫道：“那些活死人过来了，我说你们俩别看着，还不快推炸弹！”

三个人以脚踏地，双手和肩膀顶住炸弹，一同埋头使力往前推动，谁知土窟下的地面并不平整，那炸弹有极为沉重，连催几次力，不仅没往前挪动半分，反而摇摇晃晃要往我们这边滚动。

那村民转眼到了跟前，伸手要抓田慕青，厚脸皮抡起山镐，当头将那村民打倒在地，一缕血雾冒出，在土窟中聚而不散。

我看田慕青手中只有火把，扯着她往后退开几步，忽听凄厉的怪叫从后边传来，我转头一看，只见先我们一步掉进土窟的大烟碟儿，正脸色阴沉地站在我身后，脸上的树皮面具已经掉了，两眼像两个无神的黑洞。

我之前心存顾忌，好比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此刻事出无奈狠下心来，手中铲子劈下，削去了大烟碟儿半边脑袋，眼看他的尸身立即扑倒在地，我不由得双手颤抖，心似刀戳，那一铲子如同削在自己头上，然而这一转身，火光也照到了土窟深处的东西。

第二十章 重开世界

转眼之间，古尸肚子瘪了下去，两腿间爬出一个硕大的怪婴，状若浑浑噩噩，周身遍布枯褶，方面尖耳，两眼还没睁开，四肢前长后短，也与那母山鬼外形相近，只是没那么多灰白色的长毛，皮肉干枯，一看即是胎死腹中，可居然还能活动？

1

传说村下的土窟，是通往鬼方的大门，由于上次血祭的失败，村子掉进了鬼方，田慕青要完成中断的血祭，否则土龙子会从千古异底村逃出去，傩婆的阴魂想掐死田慕青，让她无法完成仪式，如过田慕青死在此地，村子的出口也将消失，我和厚脸皮是进退两难，救了田慕青等于放走土龙子，不救田慕青，我们二人也得跟着送命，我选择救下田慕青，至于这么做是对是错，结果难以预料，不过土窟中的牺牲台已经塌了，三个人又被村民堵在祭祀坑里，性命只在顷刻之间，怎么想也是有死无生。

待到一铲子削掉大烟碟儿的半个脑袋，我更是心灰意冷，怎知火把照到身后，隐约看见漆黑的土窟中间，四仰八叉躺着一个“山鬼”，按照民间的说法，山鬼就是毛人，四肢近乎于人，却比人高大得多，全身都是灰白色的毛发，垂下几寸长，头大唇厚，三分像人，七分像兽，状甚奇异，而且肚腹高高隆起，似乎临盆在即，但是已经死了很久。

我在林场时听人说，解放前有一父一子两个猎户进山打鹿，儿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找了个空木屋过夜，深山老林里有很多木屋，有马匪山贼留下的，也有抗联打日本留下的，还有挖金伐木的人们所留，熟悉山里情况的猎人很容易找到地方歇宿，二人在这住下，半夜忽听屋外的猎狗狂吠，爷儿俩急忙拎着土铳出去，一看吓得魂儿都冒了，是个全身有毛似熊似猿的怪物站在外边，比常人高出半截，猎狗已被它扯住两条后腿往两下里一拽，活生生撕成了两半，下水掉了一地，不等父亲端起土铳来打，早让那怪物一巴掌拍到地上，抓过儿子夹在腋下，翻山越岭地去了，父亲还有口活气儿，转天让人救了，山民们在深山中找了半年，也没找到那怪物的踪迹，人们便说那是山鬼，当地人谈虎色变，不止是兴安岭，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传说，比如有人被山鬼掳去，并同山鬼生下后代，多年后从山中逃出来，家里人都以为他早死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我想山鬼或许近似于毛人，以往当真是有，而且听山鬼的事听多了，提起来全是如何如何狰狞，如何如何掳人，吃人连骨头都不吐，想不到在村下的土窟里，竟有这么一具全身灰白长毛的古尸。

祭祀坑上边是座大殿，殿中有个土窟，宰牲台悬在当中，深处是个更大的洞穴，但这古尸并不是人，鬼方人也不会长成这样，估计是那时候的人们，在土窟中意外发现了一具山鬼的死尸，鬼方古国消亡之后，傩教先祖又找到了这个土窟。

不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说土窟是通往鬼方的大门，还要用活神血祭，要说山鬼野人一类的奇异灵长目，可能近代灭绝了，一旦显出踪迹，就能引起轰动，古时却不是十分罕见，清代的房山县志中有明确记载，那个县为什么叫房山？因为“山中多洞，洞如房屋，有毛人居之”，这在县志中写得很明确，往更早了说，商周时曾有山民捉到活的毛人献给天子，那时候留下的青铜器上，已有全身长毛的山鬼形象，可见古人对山鬼有所认知，应该不会因其僵而不朽，就妄加膜拜祭祀，土窟中的古尸，也不过个山鬼，虽然我们是头一次看到，但不是绝无仅有，除了形貌似人，并无他异，虽然这全身灰白长毛的僵尸，在洞窟中几千年没变样，的确古怪，但要说因此让古人把它当成神灵，那倒也不至于，除非这僵尸……

2

我相信土窟中的东西，比土龙子更为恐怖，否则不会有灭村之祸，可是想不出是什么原由，傩教专门对付僵尸厉鬼，绝不会在村中祭祀一个死而不化的古尸，何况还不是人，但这是因为我们所知所见有限，还不了解其中的秘密。

刚这么一打愣，厚脸皮和田慕青转过头来，看到大烟碟儿掉了半边脑袋，惨死在地，无不黯然，但也只是感到难过，吃惊倒是没有，厚脸皮说：“大烟碟儿横死在这，那是他的命，咱回去三节两供上坟时烟酒点心必不短他的……”说到半截，看到那个全身灰白长毛的僵尸，他和田慕青不由得齐声惊呼。

我说：“别慌，土窟里只有一个死去多年的山鬼，不会动了。”

厚脸皮说：“山鬼……是野人？看着可他妈够渗人的……”跟着急道：“别管这玩意儿了，土窟上的村民可都下来了！”

我往身后一看，已有几十个村民爬下斜倒的石梁，摇晃着身子，正从炸弹两边绕过来。

如果在土窟中四面受敌，顷刻间就会让村民们攻击致死，但也来不

及退到角落，三个人将手中的火把组成一道火墙，随时准备抵挡围上来的村民，此刻还抱有一线希望，如若支撑一阵，或许能寻个机会避过此劫。

我放不下祭祀坑里的谜团，忍不住问道：“村下土窟是送鬼的大门，怎地只有一具古尸？”

厚脸皮说：“你问我？我还纳着闷呐！”

我这话是问田慕青，我感觉到她身子发抖，可看不到她的脸色，她也不知道土窟下的情况，血祭是在宰牲台上完成，自打有这个村子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人下到过土窟底部。

我心念一转，那些村民是被傩婆阴魂附体，傩婆的阴魂要置田慕青于死地，阻止她完成血祭，其实祭祀坑中的宰牲台倒塌，也就没法再进行仪式了，不过那阴魂执念难消，仍追到土窟深处，村子里的大傩祭祀到底是祭何方神怪？是这毛色灰白的古尸？那个通往鬼方的大门在哪？我不识得村中石碑上的古字，所有的事情，全是听田慕青一人所言，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上了她的当不成？

大烟碟儿的死让我心神恍惚，正自胡思乱想，忽听那古尸身上发出奇怪的声响，我心知有异，使劲睁大了眼往前看去，可火把的光亮有限，朦朦胧胧的，只能看到僵尸侧面轮廓，越是看不清楚，心里越是没底。

我心想此时身陷绝境，仅是那些村民已经没法应付，不如一把火烧掉土窟中的古尸，须是当机立断，以免生出别般变故，虽然看不出这死尸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敢大意，刚要将火把抛过去，就看有只手在动，看来并不是那个古尸的手，因为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长的指甲和毛发，比常人的手还要小一些，五个手指跟五条枯树枝相似。

我心中更加骇异：“怎么看那也不是人手，土窟深处除了死掉的山鬼，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其余两人也听到声响，顾不上正在逼近的村民，同样瞪大了眼，望向那具古尸看。

那个树枝般的手，是从灰白毛僵尸两腿之间伸出，我看得目瞪口呆，土窟中的僵尸肚腹隆起，死时有孕在身，至少死了四五千年，死尸枯僵已久，腹中之胎岂能再活？可看这情形，分明是死胎在往外爬，转眼之间，古尸肚子瘪了下去，两腿间爬出一个硕大的怪婴，状若浑浑噩噩，周身遍布枯褶，方面尖耳，两眼还没睁开，四肢前长后短，也与那母山鬼外形相近，只是没那么多灰白色的长毛，皮肉干枯，一看即是胎

死腹中，可居然还能活动？

3

厚脸皮虽觉诧异，却不怎么怕了，即使是成了形的鬼胎，一镐抡下去，也能在它头上凿个窟窿出来，他告诉我土窟空旷，容易受到村民围攻，应该赶快退到洞壁下方，依托地势才好周旋，先把能动的村民都引到土窟下，再寻机从倾斜的石梁爬上去。

我发现那些村民来得缓慢，到了炸弹附近就不敢过份逼近，不知是怕了火把，还是对这怪婴有所顾忌，我生出不详之感，土窟中潜伏着无法预知的危险，是来自这个从母胎中爬出的怪婴？我看这怪婴眼都睁不开，虽然丑陋得让人厌憎，但比起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遇到的凶险，无论如何都说不上可怕，可正因为太过古怪，有种不详的气息，我也不敢托大，见厚脸皮要退到土窟远端，那刚好会从怪婴旁边经过，我挡住他说：“先别过去，事情不对。”

厚脸皮说：“你还怕这个？不过是刚生下来的怪胎，瞧我把它小鸡儿拧下来，让它撒尿痛快。”

我说：“怎么是刚生下来？这东西的母胎死了几千年，却在此时突然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

厚脸皮说：“最近的怪事难道还少了？咱们全凭这几根火把防身，等到火把用完，那时候你想哭可都找不着调门儿！”

我心想该行险的时候可以行险，该小心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能全指望撞大运，命只有一条，死了可再也活不转来，凭着眼中所见肌肤所感，我知道此刻土窟中一定出现了重大变故，只是我们意识不到罢了。

我并不是怕僵尸肚子里的怪婴，而是种种反常的迹象，让我觉得心惊肉跳，万分不安，我们三个人与那些村民隔着炸弹对峙，身后有大烟碟儿的尸体，七八米开外是爬出母胎的怪婴，时间几乎停下来不动了，我感觉到不大对劲儿，却找不出哪里不对，就在此时，那怪婴脸上的两条肉缝分开，两个死鱼般的小眼到处打量，目光落到我们身上，我只觉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一直蹿到头顶心。

厚脸皮焦躁起来：“你平时胆子也不小，怎么变得前怕狼后怕虎，让这个怪胎吓得缩手缩脚。”

我两眼紧盯着那个怪婴，突然意识到是哪里不对劲儿了，我们站在原地未动，火把至多照到七八米开外，那具古尸刚好在这个距离，初时我即便将火把往前伸，也只照到半边轮廓，看得并不清楚，此时这怪婴

从古尸两腿间爬出，身上拖着脐带，趴在那里没动地方，可再用火把照过去，连它脸上的皱褶也瞧得一清二楚。

厚脸皮一头雾水，说道：“火把忽明忽暗，一会儿看得清，一会儿看不清，那有什么不对？”

我说：“这都是点了半截的火把，涂在上边的油膏耗尽，火光该当越来越暗才对，怎么七八米之外原本看不清面目的怪婴，反倒变得更为真切？”

厚脸皮说：“是怪婴朝咱们爬了过来……”这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不对，三个人仍站在炸弹近前，怪婴也未离开古尸。

我发觉炸弹和古尸位置没有任何改变，火把也不会越来越亮，之所以能看得清，是我们和那个怪婴的之间距离越来越近。

厚脸皮道：“我看你是吓懵了说胡话，谁都没动地方，怎么可能越离越近？”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匪夷所思的情况，看火把照明的范围没有变化，仍是七八米，此时分明感觉到危险近在眼前，偏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实在是糟糕透顶，我额头上冒出冷汗，究竟为什么炸弹和古尸都没动，两者之间的距离却在缩短？

田慕青似乎想到了什么，低声说道：“是土窟中间的地面正在消失。”

4

我听到田慕青这句话，心里跟着一哆嗦，如果炸弹和古尸都没动，距离却又在不断缩小，也只能是两者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古代有地缩地长这么一说，比如一列三座山，中间的山突然没了，原本分隔在两边的山接在了一处，那就是地缩，地缩是指两山之间，又冒出一座山，可能是直上直下的垂直形大地震所造成，按老时年间的说法称为“地缩”，声势想必惊人，但是土窟中没有任何动静，炸弹和古尸之间的距离，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缩短了，转眼之间，那个面目可憎的怪婴，似乎离我们又近了一些。

我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土窟中的地面消失变窄了会怎样？持续接近那个怪婴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可我清楚不能任凭怪婴逐步接近而不采取行动，也没时间再想了，此刻是进是退，该当有个定夺，我往身后再一看，雾中全是村民变成的行尸，估计只要退过那颗炸弹半步，便会立刻让那些村民围住，根本没有

从石梁上逃出土窟的机会，然而困在原地僵持不动，则会距离那怪婴越来越近，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每一步都事关生死，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厚脸皮不相信土窟中的地面会消失，他以为我和田慕青看错了，当即将手中烧了一半的火把，用力朝土窟深处抛了过去。

说也奇怪，他抛出这根火把，原是想看明白土窟深处的地势，以便找寻出路，哪知火把刚接近那个怪婴，蓦地凭空消失了，火把并没有灭掉，也没有掉落在地，通常投个石子进水，还能够溅起几圈波纹，可我们三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抛过去的火把竟然说没就没了。

厚脸皮吓得够呛，正所谓眼见为实，由不得他不信，骇然道：“火把哪去了？”

我明白过来，比厚脸皮还要骇异，不是炸弹和古尸之间的地面消失了，正在消失的是空间。

怪婴身前似乎有个无形的黑洞，它对着哪里，哪里的空间就会向它塌缩，我们看不到消失的过程，却见到了结果，如果之前走过去，大概也会同刚才的火把一样消失无踪，只不过是一念之差，想到此处，当真不寒而栗。

我不知这怪婴的真面目是什么，也不知为它何能让周围的东西消失，但直觉告诉我绝不能再接近怪婴半步，更不能等着它接近我们。

到这时候不用再商量的了，我和厚脸皮都是一般的心思，必须夺路冲出土窟，那是半点不含糊，哪怕出不去，半道死在那些村民手中，总比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好，反正是这一条命，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了，可转过身还没来得及抬腿，忽听背后传来怪响，有如狂风摧折枯木，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响动，心中暗想：“那个怪婴怎会发出这样的动静？”

我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只见两丈开外的怪婴，身上长出一株血淋淋的大树，形状像树，却又似有生的活物一般，枝条蠕动伸展，那是生长在虚无中的怪树。

5

我在二老道的《阴阳宝笈》中看到过这样一段的记载，大意是说：“前后左右上下为六合混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阴阳生死全在混元之中，但大道中不止一元，而是诸元并行，诸元间有“界”相隔，界是指没有前后左右上下六合的虚无，有种生长在虚无深处的劫天灭地之树，可以吞没混元，等到阴阳二气尽灭，既是重开世界之时”。

以前我只当那是故弄玄虚的话，此刻一想，土窟下的怪物多半是鬼方怪树，大概几千年前，有个山鬼死在土窟之下，当年山鬼野人大多住在洞穴里，因此毛色灰白，山鬼临死前已经怀了胎，而怪树撑裂虚无之处，刚好是在死胎里，山鬼连同腹中的死胎，竟与怪树长成了一体，古尸年久不朽，后来鬼方人不知怎么找到了古尸，又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接近古尸的物体都会消失，于是当作神明祭拜。

等到鬼方人迁逃至漠南，傩教先祖又从鬼方人的青铜面具图案，得知有这么一个土窟，又经过千百年，立下傩制，土窟成了傩祭送鬼的所在，所谓通往鬼方的大门，正是与怪树长为为一体的一大一小两具古尸，傩教通过仪式唤出怪树，将无法降服的瘟神厉鬼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可让怪树出现十分凶险，一旦出了差错，不止整个村子会陷入截灭之灾，还有可能吞没混元，我不清楚傩神仪式的由来，估计是有个很古老的血脉，死掉一位转生的活神，便能让怪树沉眠不动。

再往后，傩教中的冯异人，到黄河边上捉黄鬼，误吃了土龙子，肉身让土龙子所占，自此不死不灭，但好像也会受到伤损，需要睡上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村民们骗了土龙子，立誓发愿造庙封神，用金俑玉棺将它葬在地宫里，年年岁岁用童男童女上供，实则设下两条计策，一是在棺槨中放置阴阳枕，那枕头枕在头下久了，魂就散了，土龙子也想找个地方恢复肉身，不知是计，进了地宫，躺在阴阳枕上进了梦中，不离开那个枕头便无法醒转，若干年之后，土龙子的阴魂散掉，形魄尚存，傩教第二条计策，是拖延时间稳住土龙子，等它阴魂散去，再将装有不灭肉身的棺槨送进土窟。

大唐天宝元年，傩婆叛教，杀了住在庙中的活神，大傩仪式进行到一半被迫中断，致使土窟下通道打开之后不能闭合，全部村民都戴上树皮面具祭神，让这个村子陷进了混沌的漩涡，所以怪树没从古尸中长出来，之前逃出村子的四个家族，将一个又一个活神送进村子，可傩婆等惨死的作乱之人，尸块堆在乱葬坑中，化作了肉丘，它把后来进入村子的活神全给吃了，也许是这个村子死的人太多，怨气太深，好像受到诅咒一样，直至今今天，血祭仪式仍然没有完成。

我和同大烟碟儿厚脸皮三个人，也是倒霉鬼催的，非要来此盗墓取宝发横财，不期遇到同样在寻找这个村子的田慕青，更有黄佛爷一伙盗匪，或许是命中注定，合该出事，别说我们提前不知道，提前知道了怕也躲不过去，结果不仅把地宫里的土龙子放了出来，大烟碟儿也殒命身亡，又在土窟中看到了鬼方怪树，此刻四周的空间正在迅速被它吞掉，这个娄子捅得可大了。

这么多的事，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中转了一圈，也不过是瞬息之间，因为之前我已经反复想过无数遍了，不过有一件事我仍是不解，村子陷入了混沌的漩涡之后，土窟中的怪树千年没动，我们也没去碰古尸，为何怪树突然间长出来，同时开始吞没周围的空间？

6

我们可能无意中做了什么，惊动了土窟中的怪树，也许是活人的气息，也许是石梁和炸弹掉落下来的声响。

另外还有一个念头我不敢去想，是有活神下到土窟中，这才将劫灭天地的怪树引出来，如果田慕青让它吃掉，那怪树或许会继续沉眠。

我侧过头看了看田慕青，她在树皮面具中的双眼，充满了惊恐和绝望，我心想我不该有这个念头，当下将铲子交给厚脸皮，拽上田慕青，拔腿往土窟外边走。

田慕青还在犹豫，我看怪树从古尸中长出，转眼几丈高了，距离我们又近了几米，急道：“你听我的没错，我有法子对付它，你先跟我走！”

不是我信口胡说，有活神完成血祭，这个村子连同怪树，将会永远消失，我寻思以往进入村子的活神，全让傩婆吃了，怨气变成的雾中，也该有不少活神的血，怪树如果吞没那些村民，它或许会从此消失，即使这法子不管用，大不了我们和这个村子全被怪树吞掉，那是最坏的结果，此刻陷入绝境，左右躲不过一死，既然想到了这个法子，何不放胆一试？

我顾不得对田慕青多说，只让她信我这一次，不由分说，拖上她便走。

三个人跨过横倒在地的炸弹，我用火把逼退围上来的村民，厚脸皮一手挥铲一手抡镐，往那些没有退开的村民头上击打，但见血雾中尽是枯槁的人脸，不知有多少被村民，过了炸弹再也无法往前移动半步，厚脸皮背在身后的蛇皮口袋，在混乱中被扯掉了，他连忙去捡，却有几个枯木般的手伸出来，将他死死揪住，再也挣脱不开。

我和田慕青见厚脸皮情况危急，连忙从旁边援手，厚脸皮也用山镐和铲子打倒几个村民，好不容易挣脱开来，再想找掉在地上的蛇皮口袋，却让围上来的村民踩到了脚下，土窟中本来就黑，又有血雾笼罩，哪里还找得到。

厚脸皮低头寻找蛇皮口袋，稍稍一分神，竟被一个村民张臂抱住，

当即滚倒在地，后头的村民蜂拥上前，只见血雾中伸过来数十条干枯的死人手。

我心知大势已去，三个人在这一死了之，也不用去想往后怎样了。

这时一阵阴风卷至，尸气弥漫开来，我和田慕青手里的火把险些灭掉，心中大惊，却见那些村民一个个吐血雾，怪叫声中从后往前纷纷倒地，倒下的立时朽木般一动不动，眼前血雾太重，看不到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拽起趴在死人堆里的厚脸皮，刚一抬头，血雾正在散开，只见一张面如白纸的人脸。

那人披散了头发，看不清楚面目，那张脸在颈中一转，脑后有另外一张脸，巨口连腮，蟒袍玉桺上全是血迹，四肢撑地，拖着一条肚肠，正是逃出地宫椁室的土龙子，它此刻从高处爬下来，转着脑袋张开大口，将周围的血雾吸口中，只听无数冤魂发出凄惨的哭声，在土窟中反复回响。

7

土龙子在阴阳枕上躺了千年，元神已散，可能形魄中仍留有一些对这个村子的仇恨，见了脸上有树皮面具的人，恨不得立刻生吞活嚼，带起一阵阴风扑面而来。

我心里想着别怕，身子却不住发抖，咬紧牙关，握起火把往土龙子脸上打去。

土龙子不像阴魂附体的村民，根本不在乎火光，恍如不觉，张开过腮的血盆巨口，当面咬来。

我心想这要让它一口咬上，我上半身就没了，急忙推开田慕青，自己也侧身闪躲。

厚脸皮从地上爬起身，抡开山镐，一镐凿在了土龙子的头上，凿出个大窟窿，可土龙来势不减，对这厚脸皮就是一口。

厚脸皮叫声“哎呦”，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刚好避开了这一口，土龙子扑得太狠，它收势不住，“呼”地一下从炸弹上爬了过去，转身想要接着吃人。

我脑中忽一闪念，只凭我们这三个人，不可能跟土龙子对抗，可它如今将村中的血雾全吸走了，岂不是变成了祭品？

此刻土龙子又处在炸弹和怪树之间，我心知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也顾不上再想是否可行，我和田慕青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拼命推动横倒在地的炸弹。

厚脸皮看出我的用意，他还坐在地上，来不及转身，就用后背顶住炸弹，两脚蹬着地帮忙推。

几十年前落在村子里的重型炸弹，弹体不下七八百斤，之前我们在另一侧推，由于土窟中间地势低，往上坡方向根本推不动，此时却是往反方向推，三人发声喊一同用力，炸弹轰然滚动。

距离不过两米，土龙子刚转过头，那颗炸弹也到跟前了，它要是站着，或许能迈过来，可它向来是四肢撑地爬动，身子位置低，眼瞅着炸弹从土龙子身上滚过去，七八百斤的弹体不亚于一个大铁滚子，当场把它压成血肉模糊的一片，炸弹滚动到怪树近前，声响戛然而止，弹体消失无踪。

我喘着粗气，定睛看去，只见土龙子几乎被炸弹压扁了，遍地都是鲜血和内脏，鲜血流向土窟中的大树，要说也怪，别的东西一接近怪树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土龙子的血却从地上流过去，而且它被炸弹压扁的肉身，也像被无形之力往那边拖动。

土龙子吃了雉婆变成的血雾，雉婆中又有活神的血肉，此刻它血流遍地，肉身当即被那株大树吸了过去。

雉婆为了从地宫中救出土龙子，叛教作乱身遭惨死，死后变成肉丘，把进入村子的活神全吃了，怎知土龙子出来地宫，立刻将雉婆等人阴魂所化的血雾吃了，反倒成了土窟中的祭品，可见世事因果难料。

我们虽然一举扭转了形势，却不敢相信事情能如此了结，霎时间四壁摇颤，声如裂帛，但见怪树的周围，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血肉模糊的土龙子挣扎着想往外爬，却似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怪力扯动，转眼间归于虚无，地上一块碎肉都没留下。

8

土窟中震颤剧烈，四下里的地面，都往怪树周围的窟窿中塌缩，大烟碟儿的尸身也不见了。

我们心知血祭一旦完成，整个村子都会坠落虚无，如今千年的诅咒已经到了尽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厚脸皮不死心，还想在村民死尸下找装宝的蛇皮口袋，里边有神禽纹铜镜、玉勾宝带、鹿首步摇冠，皆是无价之宝，岂能置之不理。

我急道：“东西就别要了，活命要紧！”

厚脸皮说：“命是要紧，财也要紧，不能让大烟碟儿白死了！”

我说：“别忘了你家里还有个妹妹，你死了让她怎么活？”

厚脸皮叹了口气，虽是万般不舍，也只好不去理会那条蛇皮口袋。

三个人攀着倾倒的石梁爬出土窟，经过祭祀坑大殿和神道，一路逃进了村子，雾中只听身后房屋沉陷倒塌之声不绝，有如天塌地陷，我们互相拉扯着一步不敢停留，跌倒了爬起来又跑，逃到村子当中那座封土堆前，一看高处全在雾中，我们三个人心知肚明，这不是活路便是末路，横下心来往高处攀爬，终于登到土丘顶部，但觉这土丘也开始往下沉。

不久，大水漫至土丘，有根村屋倒塌落下的梁木，在水面上浮过来，我们如同见了救命稻草，急忙爬上木梁，三人累得几乎要吐血了，趴在木梁上随波逐流，只见四下里雾茫茫，好像回到了仙墩湖上。

三个人想不到自己还能活着出来，回想此番遭遇，皆是唏嘘不已，简直是做了场噩梦，当真可怕到了极点，千古异底村中的无数村民、傩婆、土龙子、祭祀坑里的古尸、金俑玉棺、鹿首步摇冠、大烟碟儿、黄佛爷、水蛇腰一伙盗匪，全部从这世上消失了，这一切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想今后大概不会再梦到辽墓壁画中的阴魂了，可今后也没法再见到那大烟碟儿，悲从中来，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一场，此时此刻，也不怕让厚脸皮和田慕青看到了，但我刚要哭，发觉自己脸上还罩着树皮面具，之前只顾着逃命了，哪想得到要把傩面摘下来，其余那两人也忘了摘。

厚脸皮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树皮面具，说道：“这玩意儿在脸上久了，还真舍不得摘下来，好歹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带回去没准能值些银子，你们俩那个如果不想要，可也别扔到水里，全给我留着。”

我说：“傩面都是打村中死人脸上扒下来的，咱们迫不得已才用，反正我这辈子是不想再看见这种树皮面具了，你要不嫌晦气就给你。”

厚脸皮说：“你属狗熊的撻爪儿就忘？没有这树皮面具，咱们能活得到现在？我拿回去哪怕卖不出去，我压到炕底下也能辟邪。”

我说着话要摘下来，那傩面后边有搭扣和绳带，系紧了罩在脸上不容易掉，我摸到自己后脑勺，扣死了想解解不开，便让田慕青帮忙，她自己的面具也还没解开。

我手中正摸到自己脸上的树皮面具，忽见前方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漩涡，还不等我们做出反应，木梁便被那漩涡吸了过去，霎时落到了深处，我猛然一惊，身子如坠冰窟，原来我们还没离开村子周围的漩涡，

更可怕的是我们三个人脸上都有傩面，此时已经来不及再摘下树皮面具。

最后的一瞬间，我想起了在草鞋岭下见到的三个干尸，当时认为大唐天宝元年落进湖中的村民，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三个带着树皮面具的干尸是谁了。

后记——傩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爱看挖坟掘墓的故事？”

听道貌岸然的先生们说：“盗墓取宝，满足了绝大多数人一夜暴富的心理。”

可如果只惦记一夜暴富，为什么不去看抢劫美国联邦银行金库的电影？实际上风水和陵寝文化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自古以来厚葬成风，盗墓这种社会现象也随之出现，盗发古墓也并不是完全是为了求财，比如元灭南宋，挖开南宋皇陵，元人是为了断绝南朝的龙脉，这是出于政治目的；伍子胥掘楚王墓，鞭尸三百，是为了报仇泄愤；五代十国那会儿，某位皇帝十分好色，他听说前朝有位妃子貌美倾国，可惜美人已逝，无缘一见，便千方百计地找借口替美人更替墓椁，趁机看一眼美人的尸身，这是因好色而盗墓；还有人遍挖古墓，是为了寻找失传多年的秘方，总之盗墓的动机和盗墓的手段同样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在其中，同时又从中衍生出数不胜数的奇闻异事及民间传说，一说关于盗墓的故事，必定离不开这些内容，每一个古墓的入口，都像一道通往古代的大门，在其中触摸历史、解读传统文化、发现消失的过往，我想这远比取宝发财更吸引人。

在《鬼市耳录》一书中提到的“傩”，与挪动的挪同音，傩文化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将傩字分开，左边是人，右边是难，古代人普遍面对的困难，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死亡，于是有了驱除这些困难的“傩”，说简单一点，专管降妖捉怪。

从汉代开始有傩制的明确记载，汉宫中搜傩驱邪的过程，每一步都有严格规定，其实古老的傩祭从原始社会已经存在，西周时期成形，先秦至汉末，傩是纯粹的宗教信仰，神秘而严格，随后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同释道儒三教相互吸收融合，流传至今，在西南地区保留得比较完整，有代代相传的“符咒、颂诗、仪式、道具、神庙”，以娱神也娱人的傩戏傩舞最为著名，乡里每当傩祭，必是热闹非凡，根据各地风土人情不同，傩祭和傩神的传说也不尽相同，例如“开口傩、闭口傩、文傩、武傩”之间的区别，小说不是为了考证傩文化，在这里只顺便说一两

个有意思的民间传说。

先说一下“二十四神将”，据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说是宋朝或汉朝的某个位皇帝，总之这位皇帝听说龙虎山张天师的本领高强，有心想一试他的手段，事先命二十四人躲在宫中击打乐器，然后告诉张天师宫中闹鬼，下旨让他做法除鬼，张天师用飞剑斩了这二十四个人的首级，从此阴魂不散，宫里真的闹起鬼来，惊动了皇帝的圣驾，只好封这二十四个人为傩将，为首者是傩神“欧阳金甲大将军”，与此相关的傩戏俗称二十四戏，傩戏的主题是“除魔除怪保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一般最后一场通常是由傩神登场，傩神以剑指前方，凌空虚写一个大大的“收”字，表示收服了全部妖魔鬼怪，天下太平，至此二十四戏结束。

傩神不止一位，比如三千多年前的古傩，拜吃鬼的方相为神，神兽吃鬼也是傩的重要内容，傩舞中存在大量跳山魈的内容，山魈不是现在所说的狒狒，而是一种独脚鬼怪，走路跳着走，因为傩的传统非常古老，后世很多宗教仪式中都有傩的影子，樟木面具是傩的特征，相传三四千年以前，有人挖到一个青铜面具，最初的傩是用铜面具，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大事，铜面具被毁，往后也不敢再用，以木制面具作为替代品，这段传说太古老，挖到的青铜面具是何人所留，后来又什么不敢使用了？到如今全部失传，给人留下很大想象的空间。

小说中提到面具来自鬼方古国，殷商时把周边小国称为方，即方国，鬼方是其中一方，至于古傩的面具是不是鬼方人遗物，目前仍然是个谜。

（全文完）

河神之《鬼水怪谈》

天下霸唱：“河神”全是听老辈儿人讲的故事，“鬼水怪谈”只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内容很离奇，情节是一环套着一环，听着特别勾人腮帮子，比评书还过瘾。

你问我为什么魏家坟有妖怪？为什么说粮房店胡同是凶宅？209号坟墓到底有多瘆人？白记棺材铺的老掌柜为啥说自家屋里藏了要命的宝贝？这得从“桥下水怪”说起。

话说一个小水贼在三岔河口下了绝户网，无意中带出了小孩的尸身。“铁三角”郭师傅、丁卯、李大愣历经辗转，终在“金头蜈蚣穴”中将一眼双瞳的真凶抓捕。至此，郭师傅“河神”的名号就传开了。一天，郭师傅家的灶王爷画像被毁，按张半仙的话说是破了风水，要走背字儿，此画像瞬间变成凶卦，直对北方。而北方有闹鬼的粮房店胡同，有门上被贴封条的白记棺材铺，而最瘆人的，是传说镇压在白记棺材铺里那个“不得了的东西”，那东西一旦出来，定会水漫海河，不过究竟是什么，张半仙也推算不出……

河神：姓郭，名得友，人称郭二爷。水性奇好，眼睛倍儿亮，在五河捞尸队当差，整天跟河漂子打交道。天津人都称他为“河神”。

河漂子：来历不明，从河流上游漂过来的浮尸。有落水丧命的，有招人谋杀的，有投河自尽的，也说有水鬼索命的。

五河捞尸队：天津卫有五条河，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淹死在河里，打前清那阵子开始，成立了一支捞尸队，专门负责打捞河中浮尸。民国后改名为“五河水警队”。

水猴子：长得像小孩，浑身是毛，屁股后头有尾巴，偶尔也上岸，怕见光亮。在水里力气很大，拽住人脚脖子就不撒手，好多人都是这么丢命的。

鬼头蟾蜍：喜欢躲在阴冷潮湿的泥穴中栖身，可以吐出毒气，身上五彩纹越鲜艳毒性越猛。

旱魃大仙：有了道行的僵尸、老坟中的旱魃。

第一章 五河捞尸队

九河下稍天津卫，两道浮桥三道关；
南门外叫海光寺，北门外是北大关；
南门里是教军场，鼓楼炮台造中间；
三个垛子四尊炮，黄牌电车去海关。

这个顺口溜，是说旧时天津城的风物，民国那时候，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乃是最繁华的所在。河神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天津，首先得跟您讲明了，我可不敢保证全都是真人真事，毕竟年代久远，耳闻口传罢了，我一说您一听，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深究。

上岁数的人们，提到天津经常说是“天津卫”，天津卫的卫当什么讲？明朝那时候燕王扫北，明成祖朱棣在天津设卫，跟当时的孝陵卫锦衣卫一样，属于军事单位，是驻兵的地方，大明皇帝把从安徽老家带过来的子弟兵驻防于天津，负责拱卫京师，所以管这地方叫天津卫，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是九国租借，城市空前繁荣，三教九流聚集，鱼龙混杂，奇闻异事层出不穷。

天津城北依燕山，东临渤海，上有白洋淀，下有渤海湾，地处九河下稍，实际上主要是五条河道，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淹死在河里，打前清那阵子开始，成立了一支捞尸队，专门负责打捞河中的浮尸，进入民国以后，捞尸队归入警察部门，命名为“五河水警队”。

旧社会的警察局等同于衙门口，起初的捞尸队不是水警，属于自发性质的民间组织，个顶个是游泳健将，由于河中的浮尸腐烂发臭，会污染河水，看着也是可怕，因此城里的民众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请水性好的人把浮尸打捞出来，但是做这行当，光凭水性好还不成，胆量也要够大，必须压得住邪祟。

各条河道中每年少说淹死上百人，主要是夏季游野泳溺亡，以及落水轻生之人，还有些来历不明从上游漂过来的浮尸，俗称“河漂子”，也有惨遭肢解，扔到河中毁尸灭迹的凶案遇害者，这横死屈死的人多了，免不了闹鬼，不管现在怎么看这种事，反正老时年间的人们，对鬼神之事非常迷信，凡是从河中打捞浮尸，通常是送到义庄存放，要有人负责看尸守夜，直至最后抬到坟地埋葬，从头到尾全是捞尸队的人负责，这些人，除了水性好胆量大，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能够驱鬼除邪，否则做不了这份差事。

当然这些个旧黄历，全是以前的迷信之说，民国以来，捞尸队变成了“五河水上游警队”，不过老百姓仍习惯称他们为捞尸队，也叫巡河队，直到解放之后，才改为水上公安这个部门，咱们这本书里提到的“河神”，单指一人，此人姓郭名得友，在家里排行第二，郭二爷水性好得出奇，冬天河面冻住了，刨了冰窟窿就能潜下去，俩眼珠子倍儿亮，猛一看好赛画中的人物，他在五河水上游警队当差，整天跟河漂子打交道，几十年间破过无数骇人听闻的奇案，也救过许许多多落水之人的性命，生平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天津人喜欢给人起绰号，叫起来上口、好记、也好听，老时年间的人们，提起郭师傅，都说他是“河神”，倒不是龙王爷之类供在庙里的神明。

“河神”的故事全是听老辈儿人讲的故事，“鬼水怪谈”只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内容很离奇，情节是一环套着一环，听着特别勾人腮帮子，比评书还过瘾，咱们闲言少叙，开头先从“桥下水怪”说起。

第二章 闸桥底下的水怪

—

说话是在解放前，民国某年春节前后，捞尸队带头的老师傅因故身亡，郭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人头儿熟，地面儿也熟，由他在捞尸队挑了大梁，当时队里总共也没几个人，全指望这份差事混口饭吃，这些人算不上正式的警察，搁现在跟临时工性质差不多，每月赚不了几块钱，收入甚至不如街面儿上的臭脚巡，平时还得找别的活儿养家糊口，咱们说“桥下水怪”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转过年来夏天。

事发地点在闸桥附近，以往所说的闸桥，是指三岔河口附近一道水闸，闸旁还有座大桥，建造于清朝末年，可以过人过车，实际上闸是闸桥是桥，大闸和大桥两码事儿，只不过挨得很近，人们习惯合起来叫“闸桥”。

当时天热得好似下火，闸桥河沿儿上整日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做买做卖的很多，天津卫是聚宝盆，养活穷人也养活富人，富人多了，贼偷就多，现今往往把贼和偷混为一谈，在旧社会却有不小分别，偷一般是指在街上掏人钱包的勾当，到店铺里顺手牵羊也算偷，贼这个行当同样分为好几种，有钻天儿的飞贼，窜房越脊，走千家过百户，拧门撬锁，窃取财物，更有入地的土贼，挖坟掘墓，专门在死人身上发财，另外又有一路水贼，既然是水贼，可想而知离不开水。

西头住了个水贼，这人没大号，有个小名叫鱼四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贼，拿天津卫老话来说是鸟屁一个，不值一提，可还有句老话——“鸟屁成精，气死老鹰”，鱼四儿就有点那个意思，本事不大贪心不小，他也没别的手艺，只会编“绝户网”。

咱得先说说什么叫绝户网，通常在河上打鱼，都是撑开一张网，围着网有圈竹篾子，伸到河里沉一会儿，然后抬上来，这样从河中捞出鱼虾，有时候能捞出鱼来，有时候捞不出来，捞一网水草淤泥河底的破鞋也是常事，鱼四儿编的这种绝户网，是河有多宽网有多宽，整个拦在河中，用竹竿子打桩，渔网缠着竹竿子绕上好几层，形成一个用网墙围成的迷宫，外边仅留一道口子，鱼从上游过来，到网前就给拦住了，河里的鱼哪识得厉害，只顾顺着网墙往口子里游，进去就让重重渔网困住了，好像进了迷魂阵，怎么绕也出不来，而且这渔网的网眼格外细密，再小的鱼也钻不过去，所以叫绝户网，这招太狠了，河里的鱼有一条是一条，不过来则可，只要过来，全得让这张“迷魂绝户网”给兜进去。

鱼四儿每天夜里偷着设网，天不亮再把网撤掉，早上出摊儿，叫卖晚上打到的鱼，各种各样的河鱼河虾大小不一，装到木盆木桶里吆喝出去，官面儿上不让用绝户网打鱼，河里平时还要行船，缠到网墙上也容易出事，鱼四儿怕让人逮着，总得换地方，这一天云阴月暗，他天黑之后到闸桥底下插网，忙活完了已是半夜，一个人在桥上蹲着抽烟。

此时有个拉车的，刚送完客人收车回来，正好打桥上过，这个拉车的认识鱼四儿，俩人是多年街坊，好心告诉他：“闸桥下水深，夜里经常有人在桥底下看见水怪，那俩眼跟两盏小灯似的，据说前些年还个女的在这投河，至今没捞到尸首，平时游泳的人们都不敢上这来，你可小心着点。”

鱼四儿啐道：“别你妈吓唬四爷，四爷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也没瞧见这条河里有什么出奇的东西，真要是捞个女尸上来，四爷就把这死人抱回家当媳妇儿，不图有用图热闹呗。”

那拉车的借着说话走过来，找鱼四儿对个火抽烟，俩人在桥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起来。

鱼四儿问：“你今天抽的是哪门子风，怎么这么晚才收车？不怕你媳妇儿在家偷汉子？”

拉车的一脸得意：“今天拉了个好活儿，给钱多，就是道儿有点远，这才刚完事儿。”

鱼四儿不信：“嘛玩意儿就钱多？你个臭拉胶皮的见过钱吗？”

拉车的也骂：“吹你妈嘛牛逼，就好像你见过似的，接着捞你的鱼吧。”

说话要走，鱼四儿也想回去眯一觉，到后半夜再来撤网，这时候忽听河面上有动静，好像有人摇晃那些撑着网的竹竿，俩人好奇，起身往桥下看，桥底下的河面上黑漆漆一片，只看见插在河里的竹竿不停晃动，鱼四儿大喜，准是兜着大家伙了，挣扎起来能把整个网搅得直晃，想来这东西小不了。

民国初年，曾有人在三岔河口逮着过磨盘大的河鳖，鱼四儿就寻思：“有可能是河里的大鳖，听闻鳖头里有颗肉疙瘩，把这东西挖出来泡水，然后再用这个水洗眼，有明目之效，瞎子洗过眼都能看见东西，该着四爷时来运转，今儿个可你妈发财了。”

想到这，他赶紧让拉车的跟着帮把手，俩人在桥上起网，此时夜色正深，把渔网整个提到大桥上，看不清那里面兜着什么，反正是挺大的

一团，瞅那轮廓既不是鱼也不是鳖，似乎有胳膊有腿，散发着一股死鱼的气味，臭不可闻。

拉车的胆小，到这时候有点害怕了，跟鱼四儿说：“四哥，你先忙活着啊，我媳妇儿还在家等留着门我回去呢，时辰不早了，我可得先走一步……”嘴里说着话，扭头拔腿要跑。

鱼四儿贼胆包天，伸手拽住拉车的，看那洋车前头挂着一盏马灯，他一把摘下来，说道：“走哪去？先借你马灯照照，我得瞧瞧我从河里捞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

拉车的本不想借，奈何鱼四儿手快，只好一同去看，两个人走到近前，挑着马灯察看被绝户网缠住的东西，但网子编造得太密，不解开根本看不见里头有什么，鱼四儿也不敢把网子整个解开，扯开条缝儿往里看，一看看到了，吓得他叫了声：“哎呦我的妈妈娘呀，是个死孩子！”

二

鱼四儿在三岔河口下绝户网，深更半夜捞出个死孩子，这小孩不大，身上黑乎乎的，看上去简直跟长毛的猴子相似，可把拉车的那位吓坏了，这不就是海河里的水猴子吗？

据说海河里有水猴子，这种怪物长得像小孩，浑身是毛，屁股后头有尾巴，偶尔也上岸，怕见光亮，在水里头力气很大，拽住人脚脖子就不撒手，好多游泳的人都是这么淹死的。

别看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是我一直不信，我觉得海河里不可能有水猴子，要是真有这种东西，生物史就该重写了，后来我听水上公安的师傅讲了一些情况，才知道此事并不是凭空胡说，海河里真有猴子，可跟传闻里的不一样，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究其根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话也是在解放前，确实有人在海河里发现一个怪物尸体，那死尸和小孩体形相近，有胳膊有腿，浑身是毛，屁股后头拖着条尾巴，看上去分明是只猴子，众所周知，河里不可能有猴子，老百姓们以讹传讹，都管这怪物叫水猴子，说是淹死在河里的小孩所变，一传十，十传百，把水猴子的事越说越邪乎，甚至有报纸刊发了照片，让人想不信都不行了。

其实从海河里捞出来的死尸，是猴子没错，但仅仅是一只普通的猴子，并非什么水猴子，之前有耍猴的江湖艺人途径此地，牵着几只活猴卖艺挣钱，其中一只猴子不知吃错什么东西，一命呜呼了，那年头人死了都有扔到荒郊野地乱葬岗喂狗的，死了个猴子，当然不可能起坟立

碑，这位跑江湖耍猴的艺人也是缺德，图省事儿，把死猴扔到了河里，过了两天，死猴尸体被人在海河中捞了出来，目击者们免不了大惊小怪一场，哪想得到是这么个由来，以至于引出许多关于水怪的谣传，官面儿上虽然辟了谣，奈何民智不开，人们仍是愿意相信海河里有水猴子出没。

拉车的这么一提醒，鱼四儿也想起水猴子的传闻了，两个人怕上心来，马灯都不要了，黑灯瞎火连滚带爬的往家逃，跑到半路撞上夜巡队的警察，让巡警当成贼偷抓了，要不是为非作歹的贼人，大半夜的跑什么？巡警先是把这俩人一顿胖揍，然后逼问他们在哪作的案？鱼四儿哭爹叫娘连声求饶，把自己在三岔河口下网逮到只水猴子的事说了一遍，有拉车的可以作证。

巡警问明情况，带他们两个人回到桥上核实，此时天色蒙蒙亮了，借着天光看出渔网兜上来的东西，不是水猴子，而是一个死孩子，只不过缠了不少水草淤泥，鱼四儿一开始没看错，让拉车的在旁边一咋呼，脑子里全懵了，黑天半夜的看也没不清，误以为遇到了水猴子，胆都吓破了。

等到天亮，人们看清楚这个死孩子，估计是让河底下的水草缠住了没浮上来，尸身已长出深绿色的河苔，面目难辨，仅具轮廓，散发着腥臭难闻的气味，也不知为什么还没腐烂，警察判断不是鱼四儿和拉车的杀人害命，落下口供，草草备个案，讹了几个钱，看没什么油水就把这俩人放了，海河里的浮尸太多，很多死漂儿无人认领，死孩子有得是，有生不下来的，也生下来养不活的，像这种事，从来是民不举官不究，下边无人报案，上边乐得糊涂，由于是在河里打捞出来的死尸，按惯例要交给巡河队处置，官面儿上的人找来巡河队郭师傅，让他把小孩的尸身拿草席卷了，两头用麻绳扎上，抬回义庄处置，这一抬回去不要紧，可就要闹鬼了。

三

依照当地风俗，水死不可土葬，溺水而亡属于横死，不是善终，一定得烧炼成灰，骨灰装进坛子里才能下葬，也不能立刻就烧，按规矩要在义庄停放几天，万一有主家前来报案认领，还需要辨别死者的身份，不过夏季天热，死尸的臭味太大，谁都受不了，这规矩也就形同虚设了。

义庄相当于现今的殡仪馆，巡河队使用的义庄叫河龙庙义庄，地方在西门外，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庙里一度供着王爷的泥胎塑像，鳞袍金面，龙首人身，民间称其为龙王爷，是掌管江河之水的广济龙

王，在各路龙王中排在第五，故此人称龙五爷，蓟县盘山挂月峰上有座云罩寺，那是广济龙王的主庙，受过皇封，香火极盛，传说众多，河龙王是民间保佑风调雨顺的神明，而西门外这座广济龙王庙，还有一段关于旱魃尸的民间传说。

郭师傅曾听他师傅说过这件事，早在几百年前，还没天津卫的时候，此地发生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人在土里刨食儿，怕只怕老天爷不下雨，那次旱灾可了不得，连着九九八十一天没下半滴雨，田地都拔裂了，庄稼枯萎，旱得树木冒烟，石头出火，周围村庄的村民们愁得没办法，只好请位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听说了经过，不用看也知道准是哪座老坟中的僵尸成了旱魃，又赶过来实地观望，一看之下，不由得大惊失色，此处妖气之重，当真是前所未见，可不是旱魃那么简单，古尸已经变成了尸魔，没有人降得住了。

村民们为了求条活路，只好盖起一座庙祭拜旱魔大仙，还被迫准备了童男童女活祭，童男童女是抓阄选出来的，赶上哪家的孩子哪家便认倒霉，村里有个常年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她孙女不幸被选中去做活祭，老太太舍不得这小孙女，但也无可奈何，一个人在屋里拜佛求神，哭得眼都快瞎了，夜里忽然做了个梦，有个自称老五的人找上门来，让老太太劝告村民们不要用童男童女祭祀旱魔大仙，明天准有一场大雷雨，那就是他来擒此尸魔，无奈孤掌难鸣，所以有两件事情相求，一是要村民们敲锣打鼓以助威势，二是那旱魔斩不得，因为这尸魔身上的血能传瘟疫，斩尸会使这方圆百里之内人畜无存，唯有用村头水井中的井绳捆住它，那条绳子绑在轱辘上打水，不知用了多少年多少代了，却不见有半分磨损，始终跟新的一样，可见其比寻常之处，村民们务必提前把井绳解下来，以便让老五拿宝绳缚尸，说完这个自称老五的人就不见了。

老太太自梦中醒来，把这件事告知其余村民，大伙半信半疑，犹豫再三，还是按照老太太说的做了，转过天来忽然响起一声炸雷，事先毫无征兆，震得房屋乱抖，地面摇颤，紧跟着狂风怒吼，大雨倾盆，有胆大的村民往屋外偷看，就见遮天的黑云中，有一条十几丈长的白龙，龙身卷住了一个全身红毛头上生角的怪物，那怪物俩眼如同两盏红灯笼，村民们赶紧敲锣打鼓呐喊助威，天昏地暗，足足过了一个时辰，旱魔大仙终于被井绳捆得结结实实，让一道天雷打进了村头干涸的井中，随即地动山摇，枯井崩塌填死，村民们恍然醒悟，老五非是常人，是广济龙王爷显圣，于是在井上造了河龙庙镇住旱魔，代代烧香膜拜，供奉不绝。

河龙庙有这么一段来历，属于民间传说，入民国之后就断了香火，

龙五爷泥像尚存，别的建筑全没了，仅剩一座大殿，周围已经盖房子住上了居民，一九二三年改建成义庄，巡河队打捞出来的浮尸，大多往这座义庄里放，郭师傅的师傅懂些道术，经常替人操持白事，会看坟地和阴阳宅，还扎得一手好纸活儿，平时师徒两个就住这座破庙里，前殿隔了两间小屋做纸活儿铺，后殿当作义庄，老师傅去世之后，留下郭二爷一个人在此居住，捞尸守夜的收入不多，他除了到巡河队当差，回来还要在河龙庙义庄隔壁扎纸活儿，郭师傅手艺极好，纸人纸马经他手做出来，如同活的一般。

当天在三岔河口捞出一个小孩的死尸，郭师傅同往常那样，把死尸带回义庄，天一黑就出事了。

四

咱们现在提起这件事，说不准究竟是哪天了，大致在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民间说阴历六月二十八，是秃尾巴老李回家给老娘哭坟的日子，相传以前有个姓李的妇人生下一条小黑蛇，关门的时候把蛇尾巴夹断了，这条小黑蛇本是河中黑龙投胎，也就是人们说的秃尾巴老李，这妇人死后黑龙也走了，每到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秃尾巴老李总要回来给老娘哭坟，这几天准是阴雨连绵，当天没下雨，那天色却也阴沉沉的，到义庄的时候已经快掌灯了。

那几天义庄里没有别的死尸，郭师傅用车把小孩的尸身推进后屋，这后屋以前是河龙庙的大殿后半截，尸身放在石台上，草席子没解开，先把油灯点上，随后在小孩头旁烧了两柱香，按照迷信的说法，饿鬼闻见香火可以充饥，给死人点香等于让鬼吃饭，他可怜这小孩横死，烧香时特意多烧了一柱。

把死人的事忙活完了，该到前屋给活人做饭了，人们将郭师傅称为郭二爷，老天津卫讲究官二爷，遇上不认识的一概称呼二爷或二哥，除非是认识，知道行几，那就按二爷三爷四爷相称。

郭师傅不是官二爷，实打实地排行第二，他本家大哥也住这屋，这话听着让人渗得慌，刚说完郭师傅一个人住在义庄，屋里怎么突然冒出位大哥来？死的活的？

原来郭师傅的兄长是个泥娃娃，这叫娃娃大哥，旧社会有种拴娃娃的风俗，如果两口子结婚之后很长时间没孩子，可以到天后宫妈祖庙里许愿求子，天后娘娘的神坛上有很多泥塑娃娃，全开过光，相貌各不相同，有的伶俐活泼，有的憨态可掬，求子的夫妻交够了香火钱，相中哪个泥娃娃，便拿红绳拴上带回家，把这泥胎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往后

两口子有了孩子，家中这泥娃娃就是老大，生下来的孩子是老二，故将泥娃娃称为娃娃大哥，每隔几年还要洗娃娃，那是请泥塑艺人给泥娃娃换衣服，容貌也要随着年龄往大处改，甚至得给娃娃大哥娶媳妇，也就是再请个女子形态的泥娃娃进家，跟娃娃大哥摆到一块，凑成一对，因为家里的孩子行二，如果大哥还没娶，二弟却提前成亲，显得不合规矩。

如今是没人信了，在旧社会，这里边的讲头可太多了，由于泥塑的娃娃大哥常年接触人间烟火气息，也不免闹出些个灵异，老辈儿人经常喜欢讲这类故事，比如某家养的娃娃大哥，半夜活过来偷喝秫米粥。

郭师傅上边有这么一位娃娃大哥，家里爹娘走得早，从小拿这泥娃娃当作亲大哥，每天进屋都说大哥我回来了，吃饭时也不忘给娃娃大哥摆双筷子，白天有什么不痛快，或是遇上什么难处，甭管好事坏事，回到家总要跟大哥念叨念叨，这天一如往常，对着泥娃娃吃完饭，天色几乎黑透了，又是个闷热无雨的夜晚，他收拾好碗筷转身一看，猛然发现桌子上的娃娃大哥不见了。

五

郭师傅那时候是年轻胆大，秉性仁义正直，天生一副热心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否则怎敢一个人住在义庄旁边？要说当时真是邪行，娃娃大哥分明是摆在饭桌上，吃完饭收拾碗筷，晚饭后还想扎几件纸活儿，刚这么一扭脸儿的功夫，桌子上就空了，别看郭师傅天天跟这娃娃大哥说话，那只不过是解闷儿而已，难道这泥娃娃成精了不成？

他寻思娃娃大哥好本来端端的摆在桌子上，终不能说没就没了，仔细一看屋门关得好好的，不可能跑外头去，那就在屋里四处找吧，都翻遍了也没影儿，无意中一抬头，发现这泥娃娃趴在立柜上，脸朝下一动不动。

郭师傅心里这个纳闷，以前从没出过这种怪事，就算这东西真的成精作怪，跑立柜顶上去做什么？他自己宽慰自己，许不是记错了，再不是看花眼了，话虽这么说，也没法不犯嘀咕，这叫裤套棉袄，必定有缘故。

一时想不明白，仍将娃娃大哥放到屋中高处没动，心说“你愿意在上面呆着就呆着吧”，然后点上灯烛，到旁边的义庄前后巡视，天气又闷又热，晚上义庄里那股尸臭越来越重，捏着鼻子都挡不住。

他又一寻思，不能等天亮了，天气太热，该连夜把这小孩的尸身烧掉，可那死尸裹在草席子里，湿漉漉的还淌着水，烧也没法烧，义庄里

有炼人盒，那是个人形轮廓的铜盒子，以前是庙里的东西，死尸放进盒中焚烧，不可能完全烧成灰烬，烧成焦炭装进骨灰坛里就行，带着水的死尸却烧不了，所以要点个火盆，先将尸身烘干，郭师傅准备好了火盆，取出火柴要点火，刚把一根火柴划着了，门外刮进来一阵阴风，手里这根火柴顿时灭了，接着再点，却怎么也点不着了。

火柴一根接一根的划，没一根划得着火，好像这盒火柴都受了潮，手上也湿乎乎全是水，屋子外头阴着天没下雨，可就觉得潮气特别大，墙壁上出现了一片片被水浸泡的痕迹，眼瞅着往上走，墙里似乎随时都会渗出水来，紧接着阴风四起，这风也没个准方向，一会儿西风，一会儿南风，好像围着河龙庙义庄打转。

郭师傅毛骨悚然，身上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瘩，从心里往外的冷，火盆是别想点了，暗说：“莫不是要闹鬼了？”

老师傅当年留下一幅关帝像，绘的是“关公夜观春秋”，画中的关公头戴夫子盔，身披鹦鹉绿的战袍，一手捧着春秋，一手捋着五缕长髯，目射神光，当真是威风凛凛，关公身旁点着一支蜡烛，两旁一边是关平捧着大印，另一边是周仓扛举青龙偃月大刀，周仓关平分左右侍立，关公背后还有一匹赤兔马，四蹄生风，跃跃欲奔，简直画活了，这张关帝图一直挂在义庄里，画像正对着大门，据说关帝图可以镇宅辟邪，河龙庙改为义庄的年头不短了，从来没有发生过鬼怪作祟一类的事。

郭师傅抬头看见那幅关帝图，在屋里挂得好好的，心想：“按说我没做过半件欺心的事，孤魂野鬼不该上门找寻我，有辟邪的关帝像挂在墙上，真有鬼也不敢进这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迷信不迷信姑且两说着，反正这个念头一出来，心里头就踏实多了，不耐烦多想，在电灯底下边糊制纸人纸马，一边哼两句小曲儿给自己解闷儿。

由打掌灯时分，直到五更天亮，坐在河龙庙义庄里等了一夜，听到远处鸡都叫了，郭师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再看墙上的水浸痕迹十分明显，足有一人多高，屋里的被褥衣服全受了潮，连那幅画像都模糊了，可惜了这幅关帝图。

这时他恍然明白过来，娃娃大哥自己躲到立柜顶上，是因为泥塑的东西怕受潮，可又没下雨，屋里怎么会这么潮湿？难道昨天晚上有河里的水鬼找上门来了，水鬼想进这屋，碍着有关帝像进不来，问题是哪来的鬼？

六

郭师傅脑子转得快，坐在屋子里琢磨这件事，越想越感到不对，多

半跟这小孩的死尸有关，大早起来顾不上吃饭，急匆匆出了门，到城中找来几个巡河队的人帮忙，在三岔河口那座大桥底下摸排，他认定河里还有东西，跟谁说谁也不信，但是捞尸队这些人全听郭师傅的，几个人分别握着长杆往河底下探，一尺一尺的在深水中划拉，倘若是河底下有什么异物，凭手感就能知道，从天亮开始，摸排到中午时分，发现河底下沉着一具女尸，可是谁也捞不上来，死人好像在河底下生了根。

这时候是白天，周围有些看热闹的社会闲散人员，老百姓一看河底下捞出女尸了，争着围过来看，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边上议论，以往海河里经常捞出死尸，死者以男子居多，大部分是游野泳淹死的，女人很少下河游泳，女人游泳在旧社会不成体统，所以海河中的女尸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河里一旦出现女尸，往往是凶杀抛尸或投河自杀，这种事传得特别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河边的人群就挤满了，后边个儿矮看不见的，急得跳脚蹦高，真有爬上房顶看的，天津卫老爷们儿最爱看热闹，走半道遇上热闹，家里纵有天大的急事，他也得先看够了再回家。

巡河队有几个人下了水，桥上还有人用绳钩拖拽，费了好半天的劲，总算把三岔河口这具女尸捞出水面，包括郭师傅在内，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河底的女尸怎么会如此沉重？

巡河队把女尸打捞上来，仔细这么一看，尸身上长满了河苔，剥也剥不掉，全部与尸身长为了一体，深绿色河苔覆盖下的皮肉坚硬如铁，死尸枯僵，面目难辨，看上去极是可怖，更可怕的是，女尸被捆做五花大绑，牛筋索子缠麻绳打了死结，浸过水越勒越紧，解都解不开，背上捆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大铁坨子，所以沉在河底没有浮上水面，巡河队也把铁块一同捞了出来。

围观人群亲眼目睹了整个捞尸的经过，凡是看见这女尸模样的人，没有一个不怕，那样子根本看不出是死人了，简直是个浑身长着绿毛的怪物，这件事满城轰传，家家户户烧香帖符求祥瑞，城里的善主大户买卖商家，纷纷凑钱请僧人到桥上来念经，在以往的迷信传说里，淹死的冤魂往往要找替身，比如一个人溺水身亡，枉死之人阴魂不散，去不了地府，却变成了浸死鬼，它会被困在原地，白天有太阳照着，鬼躲在河底一动也不能动，下雨觉得是乱箭穿身，刮风好似拿刀子割肉，处境极为凄惨，什么时候再有人打河边经过，这个鬼把人引到河里，那人即便会游泳，架不住有鬼在水底下抓住了脚脖子往下拽，挣脱不开就给淹死了，水鬼这么做等于找到了替死鬼，它才能重入轮回，留下刚死的那位在河底受罪。

旧社会人们的迷信观念很深，认为浸死鬼每年都要找替身，往往把河里淹死人的事情归结于这种原因，以至于说水鬼永远被困在生前淹死的地方，浮尸则有所不同，因为不知道是在哪淹死的，必须请僧人来念往生咒，超度这个水鬼，否则今后这桥底下还要有人送命，到解放后才没了这个章程。

郭师傅身为五河水警，看到当天的情形，心知肚明是桩凶案，而且是双尸案，数年前有母子两个遇害沉尸河底，直到水贼下绝户网，才无意中带出了小孩的尸身，昨天半夜屋子里返潮，说不定就是河中的水鬼找上门要孩子，不过这种阴魂不散的事无法证实，也不知是不是僧人念诵的往生咒管用了，使河里的亡魂得以超度，反正三岔河口没再闹过鬼，这一大一小两个死尸的案子官面儿上无人过问，一度成为悬案。

七

解放前，天津卫的几条河，加上一些脏水洼子臭水坑，每年淹死两三百人都是少的，死者大多数系溺水身亡，十成里只有一成是凶案，这一成里能破的案子，超不过十分之三，说实话这也不算低了。

三岔河口沉尸案轰动全城，谁破了这案子谁就能升官发财，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案子没法破，主要是这两具死尸在河底下的年头不少了，但尸身没有朽坏，也没让鱼啃噬，死人在河底下变成了僵尸，道理上无法解释，要按迷信的说法，或许是死得太冤，而衣服鞋子早在河底淤泥中浸烂了，识别不出身份，又没有主家认领，那年月兵荒马乱，人命如同草芥，活人的事儿都顾不过来，破不了的命案更是多得数不清，因此官面儿上没人理会，备个案就不管了。

巡河水警通常不参与破案，按说也不该多想，可这件悬案，就像那女尸身上绑的铁坨子一样，沉重的压在郭师傅胸口，始终移不开放不下，他谁都没告诉，一个人去桥下烧了几张纸钱，往后郭师傅终于挖出这个案子，引出一段“恶狗村捉拿连化青”，到时候还有更邪行的事，您先记着这个话头，咱们后文书还得接着说。

先说当时在三岔河口发现女尸，围观的人们都说郭师傅神了，怎么能事先知道河底下有女尸，必然是有观风望气的本事，简直是河神啊，前清时历任巡河队的老师傅，往往被百姓们送个“河神”的绰号，大伙从此就传开了，也管郭师傅叫“河神”，一提起来都说是“河神郭得友”，群众的嘴，赛过广播报纸，传得那叫一个快。

郭师傅听到别人称自己为河神，立刻出了身冷汗，想起师傅生前再三叮嘱：“将来谁管你叫河神你都别答应，不然准出要命的事。”

然而为什么不能叫河神，师傅好像没提过，他记起这番话，挨个告诉那些熟人，可不敢这么称呼。

至于那个泥娃娃塑像，仍和以往一样摆在屋里看家，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破除封建迷信，这一类东西，大多落得打破砸烂的下场，郭师傅家的娃娃大哥，也在那个时候莫名其妙的不知去向了，这次丢了可就再没找回来，不过郭师傅倒不怎么担心，他认为自己家中这位娃娃大哥有灵性，准是又躲出去避难了。

第三章 魏家坟镜子阵

一

三岔河口沉尸案的前一年，闹过一场大水，按以往的经验，头一年涝，转过来容易大旱，因此发现河底沉尸那一年的夏天，雨水特别少，天气酷热，下河游泳的人比往年多出几倍，接连淹死了几个游野泳的，几乎全是不知深浅的半大小孩，虽说黄泉路上没老少，可看着也真让人心疼，自打捞出一具沉在河底的女尸，传得满城皆知，到海河里游泳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

沉尸案出在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是秃尾巴老李哭坟的日子，之后半个多月，海河里只淹死了两个人，全都是不知情的外地人，按说河里淹死的人少，巡河队应该高兴才是，可拿的钱也少了，以往捞尸的时候，都有慈善会给份钱，没活儿的时候则没有这份犒劳。

郭师傅光棍一条，家里只有一位不吃不喝的娃娃大哥，此外没什么亲戚，但他时常帮衬更穷的街坊四邻和兄弟朋友，手头从来没富余过，眼看家里米缸见底儿了，日子越过越紧，不得到处找外活儿，帮人家操持白事扎些纸人纸马，赚几个钱糊口。

他在巡河队里有个小师弟，姓丁叫丁卯，这小伙子干练，机警伶俐，尤其能在外头张罗事儿，有一天俩人找了个大活儿，城南娄家庄死了一位财主老太爷，当地的豪绅，人家家大业大，这场白事要风光大办，首先是请城里最好的裱糊匠，您要问裱糊匠是干什么活儿的？说白了就是扎纸活儿的，以前那房屋顶棚里面这层全是纸糊的，这也算是一门手艺，一般人家自己糊不了，非找裱糊匠来糊顶棚不可，糊的时候还要念叨几句“家宅平安财气进屋”之类的吉祥话儿，做这行当还得会扎纸人纸马纸宅子，凡是办白事时烧给死人的纸活儿，只要是主家说得出来的东西，手巧的匠人全能给糊出来。

巡河队的老师傅有这门手艺，郭师傅和丁卯俩人扎扎实实学过，手艺也是不错，晚上扎纸活儿，白天又做信马，到了吊丧的时候，府宅正屋里摆下灵堂，孝子贤孙跪在灵前守着，不断有亲戚朋友过来吊唁，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旧社会大户人家白事办得特别重，门口左右高搭素牌坊两座，上面有横匾，一边写着“凄风”，另一边对着“冷月”，门前还有座更大的纸牌坊，上写“当大事”三字，下列纸人纸马，长棚内是一班吹鼓手，来奔丧吊孝的人那叫一个多，得有两个迎来送往的“信马”，哥儿俩扎完纸活儿，还得去给人家当“信马”。

什么叫“信马”？现在说信马，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了，早年间才有这样的风俗，大户人家阔气，住好几进的大院套，那叫深宅大院，按当时的规矩，吊丧时要安排两个小厮，让俩小厮一个站在大门里，一个站在二门外，身穿圆领青布衫，腰里扎上红腰带，下身是红布裤子，脚踩薄底快靴，身背大蟒鞭一条，一个头上戴红帽，一个头上戴黑帽，有客人进了大门，戴红帽的引路喝道，举手投足跟台上唱戏的似的，把来客带到二门，换了戴黑帽的引至拜台，再由执事指引对灵位行礼磕头，这一个红帽一个黑帽的两个小厮，并称“信马”，其实办丧事，没有信马也没问题，但是越有钱的人家越在乎排场，不安排信马总觉得少几分气派，提前没想到，临时想找，又没有合适的人，便让这俩裱糊匠去做，还真没有比这二位更合适的了，规矩不用教，全懂，那架势又好，二人装模作样喝道引路，跟着忙活一场，除了拿份应得的赏钱，每天混上一顿好饭菜，四碟八碗自不必说，还能顺带喝两吹烧刀子，郭师傅和丁卯得了这份差事，赛过升天一般美。

二

老时年间，天津卫大户人家办白事，讲究出大殡，出殡之前首先是吊丧送路，同样有各种迷信风俗，出殡当天，更要用棺材抬着死人游四门，在一大早的哭丧声中，杠夫们抬着大棺材离家，这叫起灵，头里是开道打幡的，外加吹鼓手，还有念经的和尚老道，孝子贤孙们披麻戴孝在后头跟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要在街上绕行很大一圈，最后把棺材抬到坟地里埋下，出殡下葬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有两个撒纸钱的人，您别看撒纸钱简单，那也是功夫，里边的门道儿可不少，没两下子还真做不了。

按照旧例儿，棺材离家起灵之时先撒一阵纸钱，这是打发那些个“外祟”，比如孤魂野鬼之类，给点钱远远的打发走，不让它们在后面跟随，出殡这一路，途径十字路口、过河、拐弯、过桥，一律要撒纸钱，这是路钱，担心有鬼缠绕着迷了路，会撒纸钱的人，抓起一把纸钱抛出去，首先是扔得高，出手呈弧线形，其次是多而不散，落下来纷纷扬扬好似天女散花，散而不乱，围观看热闹的都跟着喊好，当时这也算是一景儿了。

郭师傅和丁卯经常参合白事，出殡那天别的活儿全结了，他们俩又帮着撒纸钱，前后忙活了三天，裱糊、信马、撒纸钱，总共拿了三份赏钱，还有额外的犒劳，这就是给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办白事的好处，一年到头顶多赶上个三五回，跟送葬的队伍出殡到坟地，埋了棺材回到城中，当天下午还有顿大席，到现在也是这种风俗，不管红事白事，必须

摆酒席，最后一天格外丰盛，按照老例儿得是传统的八大碗。

下午主家开出席来，果然是最讲究八大碗，八大碗具体有哪八个菜，根据档次不一样，也是各有各的分别，但肯定有八个热菜，人家这家做的八大碗在天津卫也算是头份了，四清蒸四红烩，鸡鸭鱼肉，海参干贝大虾，一样一大碗，流水的席面，敞开了随便吃。

操持丧事的这些吹鼓手、杠夫、和尚、老道，以及管家下人，全在门前大棚里吃喝，郭师傅和丁卯平时在巡河队当差，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见天儿窝头白菜，那些老天津卫的人，又特别讲究吃，天津卫有句俗话说得好“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所谓海货，在天津指的是“海蟹、对虾、黄花鱼”这几种海鲜，从前这一年到头，只有从清明到立夏期间，才有海货上市，每年趁着季节吃上几顿，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再怎么穷的人，等到海货上来的时候，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里当掉，换几个钱买二斤海货回家解馋，这样的人家，在天津卫不算不会过日子。

他们俩有时候替人家操持白事儿，逮住机会混吃混喝，偶尔也能解解馋，但还是觉得缺嘴，丁卯年轻没出息，一看菜好，忍不住多喝了几碗，眼花耳热之余，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逮谁跟谁胡吹乱侃，舌头都短了半截，他跟旁边一个胖和尚说：“咱俩得走一个啊，不为别的，就为了咱俩关系不一般，我的妻侄儿是你表弟，你表弟的姑妈是我媳妇。”

胖和尚也没少喝，让丁卯给绕懵了，认不出这位撒纸钱的是谁，奇道：“阿弥陀佛，施主究竟是贫僧的什么人呐？”

三

丁卯笑道：“我是你亲爹呗。”

那胖和尚怒道：“我那个缺了八辈儿德的亲爹，早让黄土埋了，你算哪根儿葱啊？”

郭师傅同样没少喝，好在意识还算清醒，听丁卯在那说胡话八道占出家人的便宜，赶紧劝阻，免得闹出事儿来丢人现眼。

这位胖和尚，本名李大愣，法号顺口叫圆通，现在一提这名号，知道的是法号，不知道还以为是送快递的，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属于来路不明混进庙里的酒肉和尚，天津卫这地方市面儿繁荣，养下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闲散人员，个个好逸恶劳，一天一个现在，家里要房没房，要地没地，全部家当只有一套衣服，他这种人再怎么穷，也有套像模像样的衣服，穿着出门叫开逛，也叫逛衣，全指这身行头招摇撞骗，家里失

火他不怕，如果摔进水沟脏了衣服，可心疼得不得了，比如这位李大愣，有件僧袍袈裟，剃了个光头，刮得锃亮，脑袋顶上点几个香疤，遇上白事出殡，他就冒充和尚去给人家念经，讨两个钱混一顿吃喝。

李大愣同样喝得脸红脖子粗，正待跟丁卯分个高低，一看旁边劝架的这个人眼熟，说道：“哎呦，这不是河神郭二爷吗？”赶忙站起身来，抱拳行礼。

郭师傅心想这是什么和尚，穿着僧袍胡吃海喝，居然还抱拳行礼，可能也是个混白事会的，当即还礼，跟胖和尚李大愣随口聊了几句。

周围那些人一听是巡河队的郭师傅，纷纷过来敬酒，这叫“人的名，树的影”，前些天三岔河口捞出一具女尸，女尸身上长满了深绿色的河苔，五花大绑捆在生铁坨子上，沉到河底不知多少年了，这件事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在座之人都说河神郭师傅有本事，不愧是保佑地方平安的“河神”。

郭师傅往常人缘就好，他说话诙谐风趣，走到哪都能招拢一群人听他说话，可他最怕别人提“河神”俩字，闻言连连摇手，不敢当此称呼，看此刻天色不早，吃饱喝足，该拿的犒劳也拿了，跟同席的人们应酬几句，带着师弟丁卯起身告辞，从娄家庄往城西他们住的地方走，这趟可不近，俩人酒后走这条夜路，黑灯瞎火的走错了道，不知不觉走到一大片瓦房当中的马路上，此地叫魏家瓦房，又叫魏家坟，是城南最邪行的地方。

四

清末以来，城区的规模扩得很大，马路两旁大多装有线杆电灯，贫民区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亮，但完全能看清路，大片大片的平房，被马路胡同分割得支离破碎，除了老城里那一块地方坐北朝南，天津卫周围的民宅和马路，没有东西南北这么一说，马路和胡同全是斜的，不认识路的人进来，如同走进迷宫。

外地人到北京打听道儿，想去哪，怎么走，北京人指路很简单，往北往南，让问路的人一听就能明白，这 and 北京城的格局有关，四九城的建筑物全是坐北朝南，有几条斜街也不多，天津卫正相反，您要问路，可别跟天津人说东西南北，没几个人分得清，一般东西走向为道，南北走向为路，横道竖路，比如一说某某路，从地名上看，应当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但这个方向并不准确，旧天津卫的道路赛过蜘蛛网，这跟河流分布以及各国划分租借地有关，民国年间城南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电灯路灯也少，好在没几条死胡，你穿街过巷，只要不把大致方向

搞错了，也不至于迷路。

郭师傅和丁卯这顿酒，从下午喝到天黑才回家，两个人脚底下没根，一步三晃，只好在半路停下来醒酒，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路边，大马路上黑灯瞎火，除了他们俩一个人也没有，周围有很多平房，房屋高低错落，路旁有电线杆子也有树，路灯全都不亮，看起来像是在城里，但附近一片死寂，成片的平房全是空屋，附近隐隐约有股死尸身上的臭味。

这么一大片平房，全部断了电，所有的房屋和路灯都不亮，天上只有朦胧的月光，那些房屋树木和电线杆子，在月影下显出黑黢黢的轮廓，听不到夏虫儿的鸣叫之声，反倒有股不知来源的臭味，好像是尸臭，不过这是在城里，闷热的三伏天，普通民宅里不可能放死人放到发臭。

俩人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仔细打量这条马路和周围的房屋，觉得眼熟，一看路牌想起来了，这地方叫魏家瓦房，老话管绕远叫“走冤枉道儿”，哥儿俩心说咱这冤枉道儿走的，居然转到魏家瓦房来了。

如今魏家瓦房是南门外的一大片民宅，介于郊区和城区之间，早个二三十年，地名还叫魏家楼或魏家坟，本来是一大块坟地，那年头就是坟地多，并不奇怪，城里死人城外埋，村里死人村外埋，所以老话说“哪处黄土不埋人”，活人周围住的全是死人，当初围着老城一圈，埋死人的坟地是东一片西一片，到处皆有，清朝末年漕运盐运发达，天津城面积不断扩张，那时候盖的很多房屋，以前几乎都是坟地。

说到魏家瓦房魏家楼，起先叫做魏家坟，变成居民区之后，人们避讳提坟，一说在哪住，住魏家坟，那不成鬼了？于是改称魏家楼，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座楼，因此后来改叫魏家瓦房，那时候上点岁数的人一提起魏家坟，想到的往往是“吊死鬼”。

五

要说埋着吊死鬼的魏家坟，年代还不是太过久远，清朝末年的时候，天津卫当地有一户姓魏的人家，以卖炊饼为生，家道小康，一家三个兄弟，老大年少夭折，很早就死了，剩下二哥和三哥对半平分了家产，二哥是继承祖业，挑个担子沿街叫卖蒸食，蒸食就是馒头炊饼之类的面食，早年间叫蒸食，三哥心高志大，不愿意再做蒸食这份营生，选择到金铺当学徒，跟掌柜学着打金银首饰，木匠瓦匠学三年也就学会了，打金银首饰至少学六年，还要给掌柜白做三年，那个年代没有学费，学成手艺帮三年工，算是报答恩师。

三哥当学徒当了十年，学会了满腹生意经，也把手艺学到家了，自己出来开了个小首饰铺，凭着货真价实，诚信可靠，手艺又好，精益求精，逐渐把买卖做大了，钱是越赚越多，几年之后扩充成了卖首饰的金楼。

二哥那份买卖做得同样不错，娶个媳妇特别贤惠，两口子自做自卖，起早贪黑存下点辛苦钱，先是在街上赁了半间门脸儿房，后来也把生意做起来了，除了祖传的炊饼馒头，还开始卖各种糕点面食，店面也增加到前后三间，实在忙活不过来了，又雇了个小徒弟，让小徒弟在前头当伙计卖货，二哥两口子在后头做，跟三哥的首饰金楼相邻，彼此相互照应，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谁成想好景不长，到庚子年八国联军打破大沽口杀进北京城，天津卫首当其冲遭了殃，乱兵在街上四处劫掠，各大店铺尽遭洗劫，三哥的首饰金楼让乱兵抢了一空，店面烧成了一片废墟，从此倒闭，再没缓起来，三哥夫妻俩一时心窄想不开，双双在屋子里上了吊，说白了这夫妻俩没得善终，是对吊死鬼。

二哥那间点心铺，当天也遭乱兵洗劫，好在是糕点食品，没折大本儿，两口子四处借贷，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了一笔本钱，再次装修了铺面房，还可以接着做生意，后来又把买卖做大了，有钱了买房子置地，有身份不能叫二哥得称二爷了，魏二爷发迹之后，时常想起三弟两口子上吊，死得太屈了。

亲哥们儿亲弟兄，那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有道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可以补上，手足断了没法再续，人活一辈子，身边不能没个近人，爹娘只能陪你前半辈子，妻子和儿女顶多陪你后半辈子，唯有亲生兄弟，从小到大跟你一辈子，因此叫手足之情。

魏家二爷一想起自己的兄弟，忍不住就要流泪，先后多次请来高僧念经超度亡魂，又在城外买了块风水好的坟地，把老三夫妻的棺槨，以及魏家故去的祖先长辈，全部迁到这块坟地里重新安葬。

坟地乃家族之基，后代乃家族之根，有根基才有福禄，魏二爷买下这块坟地，自是希望家门平安，生意兴隆，那年头大户人家的坟地，属于私有性质，这片坟地就叫魏家坟，坟前有祠堂叫魏家祠，坟地内松柏合抱，古木参天，一年到头雾气缭绕，隐隐传出蛇嘶狐鸣，整块地东西长近两里，南北宽近三里，挺大的一片，林木非常茂密，西南边地势很低，与南洼连成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大泽，事先找专门看阴阳宅的张半仙看过风水，张半仙替魏二爷相中这块坟地，认为风水绝佳，哪知此地古怪甚多。

六

魏家坟方圆数里尽是古树，苍松偃柏，林子里躲着不少狐狸、黄狼、刺猬、恶獾之属，常有邪祟出没，拿张半仙这个神棍的话来讲，全因此地颇有灵气，如若是风水不好的所在，也不会有这些有道行的东西，结果魏家二爷的生意传到儿子那辈，惹了一场大官司，赔得倾家荡产，又赶上疫情，到头来家破人亡成了绝户，魏家坟从此荒废，变成了没有主家的乱坟，民国之后，随着城区面积扩大，魏家坟盖起了大片瓦房，地名变成了魏家楼，过了些年又改名魏家瓦房，以前那些苍松古树和坟头墓碑早都没了，不过人们仍习惯称这地方叫魏家坟。

郭师傅和丁卯认出这是魏家瓦房，也听过当年此地埋着吊死鬼，说不上有多熟，以前来过几次，估摸自己喝多之后走错了路，不知不觉转到此处，此地居住者大多是平民百姓，胡同马路像蜘蛛网，去年发大水把这一大片瓦房全淹了，如今只有个别废屋中还住着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拾荒者，多数则是危漏空屋，虽然也算城里，但是断电断水，迟迟没被拆除。

郭师傅不敢让别人称呼他河神，不提还好，一提河神准倒霉，当初老师傅说得没错，他没法不信这份邪，人要走起背字儿来，喝口凉水也能把牙塞着，魏家瓦房跟他们家是两个方向，深更半夜的怎么走到这地方来了？

郭师傅想着赶紧回家，跟丁卯找准了方向，顺着马路往前走，以为出了魏家瓦房这段路就好走了，可周围那些马路胡同全是斜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走来走去净兜圈子了，哥儿俩这下是洋鬼子看京戏——傻了眼。

丁卯说：“哥哥，魏家瓦房真邪行，咱俩走了这么半天，按说早该走到外头的大马路上了，可怎么还没走出去，冤魂缠腿不成？”

郭师傅说：“兄弟，深更半夜的千万别胡说，眼下别看这些屋子全空了，以前可也是住人的地方，哪来的鬼？”

丁卯说：“怎么是胡说，魏家坟埋着俩吊死鬼，这件事儿可不是我编的，城里城外谁不知道。”

郭师傅说：“魏家坟埋吊死鬼那会儿还有大清国，现今是什么年月了？如有坟块地就闹鬼，往后活人可没地方住了，况且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咱哥儿俩行得正做得端，这辈子没做过让人在身后戳脊梁骨的勾当，别说魏家瓦房没鬼，有鬼也是它躲着咱们走。”

丁卯在捞尸队混饭吃，倒不怕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他说：“哥哥，我

说话你别不信，如果魏家瓦房没有鬼，房顶上那些东西是什么？”

酷暑时节闷热闷热的夜晚，呆着不动都能出身汗，可郭师傅听完这句话，却觉得脊梁根直冒凉气，心里更是不解，问道：“兄弟，大半夜的说这些你不嫌渗得慌，房上都是瓦片啊，还能有什么东西？”

丁卯说：“不信你自己抬头往上瞧瞧。”

七

郭师傅听丁卯说房上有东西，他就抬头往上看，没瞧见屋顶有鬼，但借着月光依稀看到，铺着瓦片的房屋檐脊上挂着几面镜子，旁边那家也有，还不是一家两家，这片平房，十家里头有八家在屋顶挂镜子，各家各户居民搬走之后，这些镜子也没取下来，仍旧在屋顶檐脊上挂着，住户们不可能吃饱了撑的，无缘无故在房上摆镜子阵。

丁卯说：“哥哥，瞧见没有，谁家过日子会在屋顶上挂镜子？魏家楼以前是片埋死人的乱坟，这地方没鬼才怪，早知道白天出殡的时候留点纸钱在身上了，据说遇上孤魂野鬼缠人腿，撒两把纸钱把它们打发走便没事了。”

郭师傅曾在城里看过见两户家人争执，险些闹出人命，起因是其中一家在屋顶上挂镜子，说是由于对面那家房子盖得不好，屋顶檐脊斜对着他们家大门，把家里的风水给破了，所以在屋顶挂镜子，要将这阵邪气挡回去，两家人为此事可没少打架，但魏家瓦房这么一大片屋子，家家户户都在房顶上摆镜子阵，这种怪事还真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他发现房上这些镜子，全都用铁丝绑在房顶，多年没有擦拭，镜子上落满了灰，那些镜子也不是铜镜，很普通的一些镜子，有的齐整有的残缺，看这情形，即便不是用来镇压邪祟，也是种风水布局。

郭师傅对丁卯说：“镜子阵无非辟邪，或是助风水添形势，有这种布置就更不可能闹鬼了，况且直到去年发大水之后，魏家瓦房这一带才没什么人住，之前可没听说这里出过什么邪门儿的怪事，我看咱哥儿俩就别疑神疑鬼的胡猜了，要信这些东西，往后还怎么吃捞尸队这碗饭？”

丁卯认为郭师傅这番话，也是说在理儿上了，魏家瓦房屋顶上摆的镜子阵，或许只是种风水阵，但还有个怪异不明的情况，打刚才就闻到魏家楼这片平房里有股尸臭，会不会有盗贼杀人害命，死尸扔到了没人居住的空屋里，天热腐烂发臭了，半夜路过这的人迷路走不出去，是有冤魂拦挡。

郭师傅想了想，说道：“眼见为实，咱先过去瞧瞧再说。”他们这两人真是胆大，寻着这股臭味找过去，就看见路旁有一个白乎乎的东西倒在墙下，离得越近越觉得臭不可闻，而且走近了看，发现这东西居然还会动。

八

这片平房没有路灯，俩人看不清路边的东西是什么，闻着有死尸的臭味，离远了看就是白乎乎的一团，走近一瞧似乎在动，再往近处走不得不捏住鼻子，那气味太臭了，又走近两步，走到伸手就能摸着的地方，俯身看这东西，这才看清楚是爬满了白蛆的腐尸。

二人一看这可太恶心了，天热死尸身上长蛆了，忍不住想吐，赶紧用手按住了嘴，因为舍不得八大碗那四红烩四清蒸，一年到头吃不着两三回，吐出来太可惜，硬生生忍住没吐。

先前一直闻到的臭味，全是从路边这个东西散发的尸臭，不过并不是死人，也不知是哪种动物的尸体，由大小轮廓上看，有可能是条野狗，估计过不了几天就烂没了，这也没什么可看的，但就在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两只死猫。

人死在路边那叫倒卧，也叫路倒尸，如果是在城里，不管有没有主家，总归有好心行善的人帮忙收尸掩埋，谁都不管官面儿上也会派人收敛，猫狗之类的动物死在路边，有收垃圾的捡，魏家坟这片空屋破平房，可能也是快拆了没人住，死猫死狗横尸路边无人理会，任其腐烂发臭，这种事不算奇怪。

郭师傅和丁卯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再胡思乱想了，这时候天上的云层移开，月光明亮，把房屋马路照得格外清楚，一看顺着这条马路一直往前走，拐个弯就能走出魏家瓦房，这么条道怎么绕了这么半天走不出去？

俩人寻思大概是喝多了，酒劲儿没过，心里还犯着迷糊，加上云埋月镜，路边又没有灯，也难免走转了向，现在趁着月明赶紧走，哥儿俩想到这拔腿便行，走着走着，郭师傅觉得好像有个东西跟过来了，跟着他们俩往前走，转头往后看，什么也没有，心想：“自己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为何总是疑神疑鬼？”

郭师傅心里头七上八下不安稳，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路口了，走到这就算出了魏家瓦房，可还是感觉身后有东西跟着，后脖子冷飕飕的，这时他看见月光照在地上，除了他和丁卯的影子，后头还有个很小的黑影，丁卯也瞧见了，俩人吃了一惊，再转头往身后看，只见一个比猫大

比狗小的东西，毛茸茸尾巴挺长，“嗖”地一下突然从郭师傅背后蹿出来，一溜烟似的顺着墙根逃去，转眼间就没影了。

俩人立在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他们找了个特别懂这些事的人，把这天半夜在魏家瓦房迷路，路边看到死猫死狗，屋顶上有镜子阵的经过，怎么来怎么去，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听人家讲，魏家瓦房以前就多狐獾精怪，当年那片坟地成为民宅之后，也不太平，居民们不得安宁，经风水先生给指点，各家各户都在屋顶檐角上挂镜子，这镜子不是乱挂，摆成了阵法，那些有灵性的东西进了这片平房，往往会迷失方向走不出去，直至困死在里头，经常能看到死猫死狗，魏家瓦房的住户，在发大水的那年淹死了不少人，据说就是摆了这阴损的镜子阵，遭了报应。

大水退去之后，魏家瓦房留下大片的空屋，平时不论白天黑夜，谁打这过都没出过事，可能是郭师傅那阵子总被人称为“河神”，倒霉事接连不断，人在阳气重的时候，孤魂野鬼都不敢近前，如若是气运衰落，必定是灾星当头印堂发黑，阳气也随之减弱，当时那片平房里可能困着只狸猫或狐狸一类的东西，它看郭师傅和丁卯身上阳气弱，用障眼法迷住这两个人，跟在后头逃出了魏家瓦房，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野狸被困在魏家瓦房出不去，是它劫数到了该着一死，躲在河神郭师傅身边才得以避过此劫。

九

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倒也难说，郭师傅当时想不明白，过去也就过去了，直到解放之后，六十年代了，有一天半夜，他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下班回家，那时已经立秋了，秋风萧瑟，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又是三更半夜，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

当天白天他在海河打捞浮尸，忙活了一整天，水米没沾牙，饿得前心贴后心，想着赶紧回家吃口热乎饭，骑到一条沿河的路上，这辆老式自行车突然蹬不动了，好像有东西在后边拽着他的车，不让他往前去。

郭师傅只好停下车，扭头往后看，只见车后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马路上跑过去，转眼就看不到了，不知道是哪来的狸猫，瞅着也像狸猫，路上太黑，看不出究竟是个什么。

此时从后头来了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身上穿着工厂里的劳动服，车后夹着饭盒，瞧这样子是工厂里下夜班的工人，这个年轻工人蹬着自行车蹬得飞快，从郭师傅身边经过，带起一阵风，径直往前头去了。

郭师傅心说：“这毛头小伙子，骑这么快赶着投胎去啊？”他看看自

己这辆自行车没事，又蹬得动了，便蹬上车继续走，忽听前头“扑通”一声响，抬眼一看吓了一跳。

原来那骑车很快的年轻工人，竟然把自行车骑进了河里，那河边都有半米多高的墙沿，这人骑得太快，撞在墙沿上整个人折着跟头翻到河里，大头朝下，脑袋陷进了淤泥里。

人命关天，岂同小可？郭师傅不敢怠慢，连衣服都顾不上脱，扔下车就跳进阴冷的河中，拼命把这个年轻工人拖到岸边，此人的鼻子耳朵嘴里全塞满了淤泥，脸色铁青，刚拖上来已经没呼吸了，估计再稍迟半分钟，这个人就没救了，也真是命大碰上郭师傅，换旁人遇上这种情况，即使想救人都来不及。

郭师傅把这年轻工人救过来送去医院，情况稳定之后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么宽的马路，怎么偏把自行车往河里骑，是不是下夜班太困了，骑着自行车打起了瞌睡，这可太危险了。

年轻工人说骑到这根本没看见有河，他当时看得清清楚楚，那边分明是路，也不知怎么搞的骑着车过去竟一头掉到了河里。

医院里的大夫护士听到这些话，都以为这小子吓懵了，路旁灯光明亮，又不是夜盲，怎么可能把河看成路？

谁知过了几天，还是这地方，又有个下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一头撞进了河里，这次路上可没人看见，到天亮才发现河面上露出两只脚，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没鞋，动也不动，等到从河里拽上来，这个人早没救了。

有一些话当时谁都不敢说出来，但人们心里清楚，没准是这地方有水鬼拿替身，把过路的人往河里引，那天夜里要不是郭师傅的自行车突然蹬不动了，掉在河里淹死的人就是他了，他本事再大，水性再好，一头陷进河泥中也别想活命，另外郭师傅自行车蹬不动的时候，恍惚看到有个黑影在身后跑过去，或许是他当年在魏家坟中救出的小东西，又回来报恩来了。

第四章 老龙头火车站尸变

—

言归正传，再接着说“三岔河口沉尸案”，那个年代世道太乱，破不了的案子多得数不清，但引起轰动受到人们关注的大案，官面上至少会有个交代，五河水警队从河里打捞出的死尸不计其数，可算得上大案的并不多，据郭师傅讲，他当水上公安几十年，真正惊动全城让街头巷尾都跟着议论，惹得人心不安的案子，这么多年只有两起，头一个是“海河浮尸案”，再一个就是“三岔河口沉尸案”，当然还有些大案怪案也许更惊悚，但是没有传开，外界知道的人比较少。

说到这顺便提一下“海河浮尸案”，当年这件“海河浮尸案”，曾被列为民国十大悬案之一，所谓民国十大悬案，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满清王朝倒台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些年里发生的十件大案，个个震惊全国，无一例外都没有破案，到最后全变成了悬案，成为悬案的因素很多，这里边当然有官匪勾结互相包庇，但也有几件案子，真是解不开的无头公案。

咱要一个案子说一遍，这十大悬案合起来也够一部书了，不过除了“海河浮尸案”之外，其余那些案子跟“河神”关系不大，所以说不了那么详细，十大悬案当中有两件发生在天津，一是东陵国宝失踪案，军阀孙殿英夜盗清东陵，那慈禧乾隆陪葬的珍宝席卷一空，但是到后来有大部分珍宝下落不明，相传是孙殿英把珍宝藏在了天津睦南道二零号洋房地下室中，后来那幢房屋几易其主，据说房子里有两层地下室，可始终也没人找得到第二层地下室的入口，成了一桩悬案。

再者便是“海河浮尸案”，要说海河里每年淹死的人太多了，那年月仅是逃难饿死的人就多了去了，河中三天两头有浮尸死漂出现，然而海河里出现的浮尸，之所以能被归为民国十大悬案，与失踪的东陵陪葬珍宝相提并论，其中又怎能没有其骇人听闻之处？

“海河浮尸案”有前后两件，头一件出在清朝末年，这个案子是有结果的，十大悬案里提到的案子与此无关，可经过差不多，当时海河里突然出现了几十具浮尸，大白天从上游顺着河往下漂进城里，浮尸接二连三，捞都捞不过来，满城皆惊，人山人海的过来围观，谣言四起，有说是土匪杀人，有说是河妖作怪，要是一两具浮尸也就罢了，同时出现这么多浮尸，必定是不祥之兆，官府出面收敛这些浮尸，数了数共有四十五具，还不算那些漏过去没捞上来的，找件作勘验尸首，几乎都已腐烂

多时，没有一个是淹死的，这一来更奇怪了，谁吃饱了撑的，把坟里的死人挖出来扔到河里，总不会是死人自己从坟里爬出来，跳进河里游野泳？

另外这些死尸里头，没有一个女子，全是男尸，也没有小孩，其余各个年龄段的均有，面目大都辨认不出了，好在这案子线索比较多，首先尸骸上的衣服还在，可以依此核对死者的身份，其次上游没人看见这么多浮尸，好像从水里冒出来漂进城中，有了大致的方位，官府便派公差到那一带寻访，没多久案子告破，原来有个大烟馆，抽鸦片烟的地方，老板黑了心，低价进了一批变质的鸦片烟让人抽，晚上过来抽大烟的主顾，躺下抽几口就起不来，嘴里吐着白沫死在了大烟馆里，这些主顾大多是偷着来的，家里没人知道，老板心知惹了大祸，让伙计在河边的桥墩子底下，挖出一个大坑，连夜把死人埋进去，万没料到，过了些天，海河上游突然下大雨涨水，冲开了埋死人的浮土，那些死尸都让大水冲进了城，大烟馆的老板和伙计全被问成死罪，押赴市曹开刀问斩，清朝末年那件轰传一时的“海河浮尸案”就此告破。

再说第二件“海河浮尸案”，那是至今没破的悬案，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和上次的情形差不多，海河里突然出现了大量浮尸，这次多达几百具，也都是男尸，以青壮年居多，看模样像全是乡下人，而且全被反绑双手，没有本地人，身份无从查对，这案子当时也不是不能查，只是不敢往下查了。

二

当时天津卫海光寺是日本驻军的兵营，有人就说河里这些浮尸，是日本鬼子从山东抓来修兵营的劳工，完工后为了保守营盘工事的秘密，日军用麻绳将劳工们逐个勒死，尸体扔到海光寺兵营下的坑洞里，上头用混凝土封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那是个大洞与排水的暗渠相接，下大雨的时候积水从地下往海河里灌，几百具死尸被地下水从坑洞冲进了河道。

那阵子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在即，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大的案子到头来不了了之，多年以来没有定论，成了民国十大悬案中死人最多的一个案子，后来出现浮尸的这段河总是无缘无故淹死人，慈善会还特意请来大悲禅院的高僧超度，大悲禅院建于清朝初年，后殿供奉的大悲菩萨，是尊多臂观音，传说菩萨手目之数，多至八万四千，造像高八尺，有二十四臂，三十六目，金光四进，此外两侧配殿分别供有罗汉像、地藏菩萨像，前殿有弥勒佛像以及韦陀菩萨像，均为建寺之初的古像，但与那尊多臂观音相比，显然处于居从地位，所以寺庙名为大悲院，香火

最盛，民国年间，甚至供养过唐僧玄奘法师的长生骨，庙中高僧云集，海河浮尸案发生之后，慈善总会请来大悲院里的高僧，连做三天法事超度那些亡魂，至于这法事管不管用，咱们也是不得而知。

海河浮尸案出在一九三六年，当时郭师傅还在巡河队跟着他师傅当学徒，河道让几百具浮尸堵塞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但整个案子的经过，他也不大清楚，咱说的这件“三岔河口沉尸案”，则是他亲历亲见，其中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之处，那真是到死也忘不了，在闸桥下发现一大一小两具长满绿苔的死尸，仅仅是一个开头，往后是越说越吓人。

河旱的那一年，淹死的人比往年少得多，郭师傅也没想到三岔河口沉尸案不算完，那两具尸体全烧了，骨灰埋到厉坛寺，老天津卫庙多观多庵多，教堂也多，厉坛寺位于厉坛寺胡同，寺中供奉地藏王菩萨，专门度化恶鬼，骨灰坛子埋到那里，算是安稳了，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成想还没完，还有后话。

三

话头挖回来，接着说郭师傅和丁卯二人，给办丧事的主家扎纸活儿，赚几个钱贴补家用，这天傍晚，哥儿俩正在义庄里糊纸人，李大愣突然上门拜访，带来一大包点心，是大户人家给庙里送的蜜供，也就是拜神祭祖之后留下的供品，人家本家只吃“供尖儿”，供品通常摆放成宝塔形，瓜果点心一样一盘，不能混着放，上边和下边的东西一样，但是摆在顶上的供品叫“供尖儿”，按早年间的说法，吃供尖儿能添福，剩下的供品就无所谓了，都会分给寺庙庵观的出家人，在地方上这算是积德行善的事，当天下午有人给了胖和尚一包蜜供，这是种像江米条一样的点心，一根根搭成宝塔形状，搭好之后浇上蜜糖，专门用于供奉神佛。

郭师傅和丁卯晌午就没开火，正好就拿这包蜜供充饥，丁卯拿起一根放到嘴中一尝，里头还带着枣泥儿馅料，挑起大拇指称赞道：“太讲究了，冲这味道也错不了，准是祥德斋的蜜供啊，王宝水铺浮金鱼儿，祥德斋的点心吃枣泥儿，祥德斋这么多点心里，最好吃的还是有枣泥儿馅料的。”

郭师傅说：“你真是卖烧饼不带干粮，吃货啊，才一口就尝出来了，这确实是祥德斋的点心。”

李大愣说：“两位哥哥都是行家啊，吃块点心还有这么多讲究，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善哉善哉。”

丁卯说：“你平时冒充和尚去大户人家做法事，也没少往肚子里划拉

上供的点心果子，可你光吃不走脑子，当然不清楚这里边的讲究了，你知道这蜜供是怎么个来历吗？我告诉你，早年间给祥德斋做蜜供点心的那位师傅，据说是鲁班的传人，手艺非同小可，人家用蜜糖做的供品，形状像宝塔，底儿大顶小，是一根压一根搭起来的，盘子多大，(五)9.11底儿多大，有窗有洞，里外透亮，最后又用熬好的蜜糖整个沾严实，做好以后，无论是放在灰里土里，丁点二不沾，如同琥珀色的玻璃瓷器一般，这位师傅做蜜供，做时谁也不让看，做完扭头就走，许多人连他住哪都不知道，所以说来历不一般，做的点心叫绝品，现在咱吃的蜜供，就是这家后人传下来的手艺。”

郭师傅道：“要照这么说，哪家点心铺还没有一两样绝品？一品香的月饼、四远香的粽子、永源斋的家常烙、顺香居的太师饼，哪个没有来头，把手指头掰没了怕也数不完。”

丁卯说：“师哥你说的这些点心铺子，也都是有一两样绝品的，可终归不如人家祥德斋样样皆是绝品，祥德斋的点心我不用吃，闭上眼拿鼻子一闻，搁到嘴唇上一抿，就能分辨出是不是祥德斋的东西，你就拿最简单的糟子糕来说，别看用料简单，哪家都能做，人家祥德斋用的东西却和别家不同，鸡蛋要用河北大于的鸡蛋，油用荤油李的板儿油，糖是有名的潮白糖，面粉统统用精粉，像是老牌儿的天官、绿宝，都是常买常用，没有好料绝不做糟子糕，那东西还有得比吗？”

李大愣说：“大半夜的咱说点别的不行吗，今天还没正经吃过饭，说真格的，我今天过来寻访两位哥哥，是打算跟二位说说那个全身绿毛的女尸。”

四

郭师傅就知道这个李大愣是属貔貅的，向来是只进不出，平白无故怎会拿这么好的点心上义庄来，果然不是扯闲篇儿来的，有说词？

李大愣道：“有说词有说词，没说词我就不过来了，有说词才过来。”

丁卯说：“好歹是拎着点心匣子登门，比空手套白狼的多少强点儿，不过我还真没想到，李大愣你竟认识三岔河口女尸，那女人生前是你相好？”

李大愣说：“小哥哥咱别逗啊，我可胆小。你看这天都黑了，吃多少点心也不当饭不是，不如让兄弟我做东，请你们二位。”

丁卯说：“那敢情好，打算请我们吃什么？”

李大愣说：“我也讲究啊，咱们这有句老话，春吃海蟹，夏吃河蟹，冬吃紫蟹，吃过紫蟹，百菜无味，请两位哥哥，当然是吃顶好的紫蟹，可不是季节没地方吃去。要不咱去澄赢楼饭庄，我请两位吃炸晃虾、溜虾段、清炒虾仁、芙蓉全蟹、干烧鲫鱼、软溜鱼扇、官烧目鱼、烹炸刀鱼、清蒸桂鱼、罾崩鲤鱼、白崩鱼丁、高丽银鱼，怎么样？”

郭师傅和丁卯齐道：“讲究，上等的鱼虾宴。”

李大愣说：“讲究是讲究，问题咱不是没钱吗，等改天有钱了，一定请二位去澄赢楼，我看咱哥儿仨还是吃烧饼喝羊汤去算了，有件大事要跟两位说说，咱喝着羊汤说怎么样？”

郭师傅和丁卯很是好奇，想不出李大愣要说什么事，也是馋这碗羊汤，当即跟他去了，三个人来到西市大街一个卖羊汤的小吃铺，地方十分僻静，食客也少，坐下来要了四碗羊汤一摞烧饼，又切了一大盘水爆肚，时值酷暑，在这个季节喝羊汤的人不多，但巡河队的人经常下到河沟子里跟死尸打交道，身上阴湿之气极重，喝碗热腾腾的羊汤可以补气，往碗里多放辣椒，喝完出身透汗，可比吃什么都强。

卖羊汤的地方离西大寺不远，大寺是指清真寺，天津卫有东南西北四座大清真寺，周围居住的回民很多，老话说“回民两把刀，一把卖切糕，一把卖羊肉”，可见做的羊杂碎羊汤很是地道，郭师傅等人经常来的这家食铺，门脸房处在街角，店主儿子平时推车在闹市贩卖，家里这间铺子只是作坊，不是熟客也找不到这里。

三个人坐定了喝羊汤，郭师傅跟李大愣说：“咱有话就直说吧，三岔河口的女尸怎么了？”

李大愣说：“二位哥哥，你们在五河水上警察队当差，河底沉尸也是经由你们打捞出来的，我这不就想问问两位，这案子有结果吗？”

郭师傅说：“既然吃了你和尚的烧饼羊汤，让你问起来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很多人围观，百姓们看见那具女尸满身绿苔，这死尸五花大绑背着铁坨子沉在河底，浑身长满了绿苔，也不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可吓坏了不少人，官面儿上怕民心不安，当天便把死尸送到化人场里烧掉，骨灰埋到厉坛寺，就是这么个结果，你要问这女尸的身份，那可没法查了，据我看那铁坨子在河里锈蚀的程度，只怕几百年也是有的，就算牵扯到人命，到今时今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了，查出来也没用不是，因此官面上没再追究。”

李大愣骇异地说道：“噢，原来那死尸沉在河底这么多年了……”

郭师傅问李大愣：“你怎么想起打听三岔河口女尸？”

五

李大愣说：“哥哥，你有所不知，此事一两句话交代不清，听我给你从头说说……”

他不是挖着根儿说，咱们却要把话交代清楚了，论起天津卫最有钱的大财东，一共有八户，合称八大家，八大家里首屈一指的要属石家，有个石家大院保留至今，那是好大一片古宅院套，青砖碧瓦，雕梁画栋，气派非凡，戏楼佛堂一样俱全，曾是石家老宅。石家祖上有良田万顷，得了个绰号唤作“石万倾”，城里还有好多买卖，钱多得数也数不完。关于石家最初是怎么发财的，在当地流传着几种传说：

其一是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有个宫女带着宫里的一件珍宝“如意夜光灯”，从京城逃到这里，夜里到石家投宿，看主人忠厚质朴，委身下嫁给了姓石的这户人家，那盏“如意夜光灯”是皇宫大内的无价之宝，石家娶了位财神奶奶，一下子发了横财，陡然暴富。

另有一说，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个大贪官和珅，聚敛的钱财堆积如山，富可敌国，到和珅被抄家问罪的时候，和珅府上的一个小妾，趁乱逃到石家，这小妾当年很受和珅宠爱，身上带了好几件珍宝，为了避难，嫁给了石家，石家祖上从此发迹。

这些传说大致上差不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全是说石家祖上走运，娶了有钱的媳妇，好比是把一座金山请进了门，钱多的几代人也使不尽用不完，祖上留下一条遗训，有了钱不能为富不仁，人家石家世代积德行善，夏开粥厂，冬赍棉衣，十几年前，石家有位小姐，和一个唱戏的小白脸私通，二人有了私情，搞大了肚子，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话一点儿不假，那唱戏的一看这小姐有了身孕，怕惹麻烦，而且老家有老婆有孩子，连夜就跟外地戏班子跑了，剩下这小姐挺着个大肚子，也没脸继续在家呆着了，收拾细软离家出走，石老爷派人找了这么多年，至今没有下落。

这三岔河口沉尸案一出可不要紧，有人就说石家小姐让戏子搞大了肚子，有辱门风，石家表面上说小姐离家出走了，实则不然，是把大着肚子临盆在即的小姐绑着铁坨子沉到河里了，这叫一尸两命，石家小姐死得冤，冤情不泯，死尸又被巡河队的人打捞出来，石家财大势大，把官面儿上打点到了，所以没人追查，自古道是人言可畏，说好事没人信，说坏事没人不信，传来传去添油加醋，那些话简直不堪入耳，石家一向以忠厚仁善之道传家，哪受得了这个。

郭师傅和丁卯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石家的家事怎样我们不清楚，但三岔河口沉尸案年头要早得多，不见得与石家小姐有关。”

李大愣道：“谁说不是呢，可这流言四起，恰似伤人的暗箭，三岔河口沉尸案一日没有结果，一日堵不上造谣生事这帮人的嘴。”

当时官面儿根本不理睬这案子，况且官吏们只会趁机盘剥敲诈要好处，没几个真能办事儿的人，石家老爷也信不过这些狗腿子，人家只信得过河神郭得友，死尸又是郭师傅找到的，因此想请郭师傅查个水落石出，石家常年斋僧，凡是和尚到那化缘，准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临走还给几个香火钱，李大愣经常冒充僧人去那混吃喝，前两天听石家老爷念叨起这件事，李大愣脸皮厚，自称跟巡河队的郭师傅是结拜兄弟，从中间当个中人，替石老爷请郭师傅帮忙，郭师傅冲他李大愣的面子准答应，石老爷大喜，承诺事成之后，必有一番重谢。

郭师傅听李大愣说了经过，感觉有些为难，五河水上警察队只负责捞河漂子，一向不参与破案，何况那具女尸已经烧成骨灰埋到地下了，应该出在前清的事，一点线索没有，如今还怎么查？但郭师傅素闻石家修桥铺路多行善举，不忍让石老爷背这恶名，有心要帮这个忙，苦于不知从何处着手。

丁卯说：“哥哥，这是好事，把三岔河口沉尸案查个结果出来，一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二来还石家一个善名，咱不仅有份赏钱，还可以传名积德。”

李大愣跟丁卯一通窜叨，劝得郭师傅动了心，便答应留意寻访，虽然说事在人为，但到最后成与不成，却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三个人喝着羊汤，商量怎么做这件事，起码要查明这个女尸的身份，又是因何缘故被捆绑在铁坨子上沉在河底，说来说去，没个头绪，这就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能找个时间，到五河水上警察队的库房里，仔细看看跟女尸捆在一起的生铁坨子，那是仅有的一个线索。

喝完羊汤李大愣就回家去了，郭师傅和丁卯也是闲着没事，溜达回河龙庙义庄，还没进屋就有人找来了，可出大事儿了，让他们俩赶紧过去看看，原来海河边的老龙头火车站六号门斗脚行，死了不少人，还有更邪的，听说有人见到了河中的走尸。

六

此事说起来稀奇古怪，那个老龙头火车站，是现在的天津东站，火车站位置紧邻海河，在风水上说这位置是龙头，以前此地没有火车站，住着不少庄户人家，共有季家楼和火神庙等七个村子，清朝末年外国人

开始在这修铁道建货场，最初称为老龙头火车站，后来也叫老站，那一带曾是俄国租借，袁世凯带兵驻防天津，部队要坐火车到老龙头，俄国人可不干了，说这是我们俄国租借地，不是你们的地盘，你袁世凯的队伍从这下车可以，枪支武装必须解除，袁世凯窝火带憋气，他惹不起俄国大鼻子，又咽不下这口气，一赌气干脆另外造了一处北站，不用东站了。

虽然有了北站，可老龙头火车站的位置好，至今仍是主站，天津这地方是海运漕运水陆码头的重要交通枢纽，平时停靠火车堆积货物的场地叫东货场，那个年代从打老龙头火车站运出的煤炭，仅一年就有上百万吨，还不算别的各种货物，您就可以想想老站的货场有多大，老龙头火车站的东货场有围墙，没围墙夜里容易丢东西，东货场围墙上开了八个大铁门用于进出，依次有编号，由北向南分别是从一号到八号，周围住的人家几乎全是脚夫搬运工，搬运工拿老话说吃的是脚行这碗饭，脚行按八个铁门分成八伙人，人数多的上千，少的也有两三百，逐渐形成了行业垄断，外人不许插手，可都知道这是块肥肉，谁看着不眼红，凭什么你吃不让别人吃？

如若说起脚行，在天津卫可是由来已久，九河下稍作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从宋金时期开始有海运、盐运、漕运，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天津设卫，河运是保证朝廷运输的命脉，比如北仓南仓，那是朝廷的储备粮库，芦台产盐，清朝以来盐商多，盐陀桥是当年盐运的据点，所以几百年来做买卖从商的多，驻军也多，庚子年赔款割地，外国列强逼着满清朝廷，将天津卫的城墙城楼拆除，就是不让你有防御能力，此后划分了九国租借，交通运输更是进入了规模空前的鼎盛时期，搬运东西装货卸货全需要人力，这就是脚行，在三百六十行里，脚行是一大行业。

有行业就有规矩，尤其是这种发展了几百年的传统行业，行规简直大过了王法，起先由县衙给四面城划定地界，指定专人应差，别看搬东西这活儿吃苦受累甚至要命，还不是谁想干谁就能干，俗称“官脚行”，清末又出现了由混混儿无赖地头蛇把持的“私脚行”。

外国列强建造老龙头火车站，拆平了河边的七个村子，那时拆迁给不了多少钱，官府也不给他们保障性住房，当地老百姓没了家，官逼民反，有人开始聚众闹事，趴铁轨拦火车，官府一看拿这帮钉子户没辙了，被迫答应这七个村子的人成立私脚行，老龙头火车站东货场的活儿，全交给这七村脚行来做，由官府发给龙票，龙票等于是官方授权的证书或执照，这才把事态压下去，东货场从一号到八号，总共有八个大铁门，七村脚行一个村占据一个大铁门，剩下一个也不能分成七份，只

好分给外来的脚行，各自铁门里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有活儿干活儿，没活儿挨饿，这等于分好了地盘，互相之间不准越界，越界便视为抢饭碗，逮着可以往死了打，哪怕闹出人命，官府也不会追究。

外来的脚行为了到东货场抢活儿干，经常跟老站这八股脚行发生械斗，八号门的脚行只间相互也有争斗，旧社会争脚行打出人命，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一次争脚行，双方死伤了上百人，当天打完了，两拨脚行清点人数，算上横尸就地的死者，数来数去对不上人数，怎么数都多出一个。

七

争脚行死了人可不出奇，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饿不死，再苦再累，不逼到绝路上他不会造反，敢造反的人全是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了，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脚行属于社会最底层，在东货场干搬运的这些人，一个钩子一个垫肩一身破棉袄，便是全部家当，没有多余的工具，每天要扛四五百斤的木箱，在一丈多高的跳板上弯着腰来回走，稍不小心摔下来非死即残，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白天累死累活，晚上睡觉有间窝棚住就不错了，铺着地，盖着天，头底下枕块砖，吃饭吃的是橡子面杂合面，吃糠咽菜，一天两顿只管七成饱，可当时天灾人祸不断，各地逃饥荒的难民全往城里涌，就这种不是人干的活儿，还有得是人争破了头抢着干。

有种地痞流氓专门吃脚行，这种吃脚行的无赖叫把头，他们世代相传，平时也不干活儿，平地抠饼，抄手拿佣，坐等着分钱，脚行采取当日分账，干完活儿就结钱，这笔钱一多半得给这些把头，等于是交保护费，由把头们保障这块地盘，不让外来的帮派势力侵入，把头给脚行定了许多狠毒的行规，一股脚行相当于一个帮派，不守规矩驱逐出去的人，别的脚行也不许收留，更不准私自揽活儿，争脚行说白了就是争夺搬运地盘。

这次争地盘的两股脚行，一股是六号门里的火神庙，另一股是山东来的钩子帮，火神庙是还没造老龙头火车站那时候当地的一个村名，村民们打清朝末年就在东货场六号门做搬运，有世代相传的龙票，别看龙票是前清的玩意儿，却证明火神庙帮祖辈儿起便吃六号门这碗饭，抢这块地盘跟抢人家祖坟差不多，山东钩子帮是外来的一大势力，以逃难过来的难民为主，也全都是父兄子弟，这些人非常抱团儿，打架不要命，受几个混混儿无赖的挑拨，来六号门抢地盘争脚行。

怎么抢呢，起初无非是寻衅挑事，人家火神庙的经常争脚行，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既然来争，那就按规矩办，两边的把头让劳工们抽死

签，抽到谁谁就上，双方是一个对一个，定好了日子，当晚各带数百人，来到东货场六号门的河边空地会面。

这天晚上月光明亮，按照老规矩，钩子帮先出来一个，自己往自己肚子上捅一刀，划开肚皮，拽出白花花的肚肠子给对方看。

火神庙那边一看可以啊，也派出来一个，要比对方那个人还狠，上去拿菜刀把自己胳膊砍下来一条，血如泉涌毫不在乎，还拎着刚砍下来的胳膊，亲自摆到钩子帮那伙人的面前：“送各位一份见面礼。”

钩子帮不能示弱，因为稍一含糊，往后别想在这地方混了，也得接着派人，双方各出狠招，你砍胳膊我卸大腿，到后来干脆支上一口滚沸的油锅，等热油煮开了，投进去一枚铜钱，火神庙派出一个人，光着膀子伸出胳膊往滚油锅里捞铜钱，即使动作再快，捞出铜钱之后那条胳膊也炸熟了，照样面不改色。

钩子帮也出来一个脚夫，站到热油锅跟前正琢磨呢，要怎么做才能不输给火神庙，钩子帮的大把头便在后头飞起一脚，把这名脚夫踹进了滚开的油锅。

火神庙脚行一瞧钩子帮有种，敢往油锅里扔活人，既然划下道儿来了，双方就比着往油锅里扔活人，那活人下到油锅里，冒股黑烟这人就没了，到锅里捞只能捞出些残余的油渣，那也不带眨眼的，比来比去，谁比不过谁就输了，输的那方就要把地盘让出来，或者让对方插上一股。

比到最后分不出高低，想不出比活人下油锅更狠的招儿了，文比不分高低，接下来是武比，一个对一个斗狠是文比，两拨人抄家伙群殴是武比，火神庙脚行都使地牛和斧头，钩子帮则用拉货箱的铁钩和棍子，两拨人在河边打在一处，拼个你死我活，直打得血肉横飞，死伤了一百多人，地上倒下二十来具尸体，伤的缺胳膊断腿，一个个都跟葫葫芦相似。

闹的这么厉害，官面儿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货场码头的脚行之争，从前清以来官府就默许了，不管死伤多少人，各双方脚行自行承担，后来山东钩子帮抗不住了，停下械斗，答应不再插手东货场六号门，火神庙这边一看对方服了，也不死缠烂打，死伤各安天命，过后绝不寻仇，还要掏钱给钩子帮买药治伤，以及安葬死者。

两拨人住手不打了，裹伤的裹伤，收拾死尸的收拾死尸，一点人数对不上，地上应该有二十二具死尸，数来数去是二十三个，那死人大多满脸鲜血面目全非，天色也晚了，大片乌云遮蔽了明月，云阴月暗，辨

认不出谁是谁，但活人有数，地上的死尸怎么数都多一个。

火神庙把头对钩子帮把头说：“贵帮没数错吧，是不是刚才跳油锅里的多算了一位？”

钩子帮把头说不能够，跳油锅里让热油炸没了的人，你我双方各有两人，这还算得错吗，可地上多出来的死人究竟是谁？

东货场在老龙头火车站旁边，货场临着海河，大铁门一关，外人绝进不来，多出来的一个死人，肯定是双方脚行的人，两拨却都说没这么个人，点上马灯火把，抹去死尸脸上血迹逐个辨认，发现地上多出来的那具死尸谁都见过，这死人是个男子，黑衣黑裤黑棉鞋，衣服硬得像铜钱，指甲犹如铁钩，满身河底的淤泥，湿漉漉的都是水，好像刚从河里出来。

九

火神庙脚行有个小伙子，战战兢兢地告诉把头，天黑后双方斗得正激烈，混乱中他看见有个人从河里走出来，月光朦胧也看不清楚是谁，还以为是哪个脚夫被人打进河里，自己又跑上来了，此时一看，从河里爬出来的人，竟是这个“河漂子”。

海河里的浮尸，在民间俗称河漂子，这淹死在河里的人自己走上来，岂不是变成行尸了？脚行的人们全吓呆了，之前争脚行斗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连眉头都不皱上一皱，但旧社会的人迷信，看见河中出来行尸，都吓得不知所措，还是火神庙脚行的一位老把头有见识，据他说当初修老龙头火车站，铲平了海河边好多坟头，先把棺材从坟里刨出来，准备迁去别的坟地掩埋，有些棺材当天没来得及迁走，暂时放在河边野地里，转天去搬取的时候，有一口棺材空了，看棺材盖子是从里面顶开的，棺中死尸不知去向，有人说是变成僵尸跑进河里去了，也有人说是盗贼开棺毁尸，因为是没主家的坟棺，当时无人往下追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说不定这河漂子正是坟中死人变成了行尸，迁坟时跑进河里躲了起来，刚才被脚行争斗的血腥气吸引，从河里爬上来了，之前有月光，借着月光的阴气它就能动，这会儿乌云遮月，行尸才倒下不能动了，河漂子没法烧，赶紧叫人去通知巡河队。

脚行忙着派人去找五河水上警察队，剩下的搬走死伤之人，谁也不敢动那个多出来的河漂子，又担心等会儿月亮出来，这河漂子突然起来，那还不把人吓死？商量来商量去怎么办呢，老把头把祖上的龙票取出来，拿块砖压到那死尸脸上，这大清龙票有官府压印，以前认为这种东西可以镇邪，压在脸上这个死人就不能动了，火神庙脚行留下两个守

尸的脚夫，其余的人都撤了，留下的两个人，守着地上的死尸，眼看天上的乌云散开，月光又照下来了，不由得怕上心头。

这两个脚夫提心吊胆，不敢离近了，站到远处守住，看河边有条小蛇，抓过来压在石头底下，俩人用树枝逗弄那蛇解闷儿，俩人还互相说用不着怕，好歹有龙票官印按在河漂子脸上，能出什么事？

说是这么说，却不放心，他们心里想不看，可是忍不住，往横躺在地的死人身上这么一看，俩人同时一拍大腿：“大事不好！”

原来忘了一件要命的事，这死尸身上全是泥水，龙票是一张黄纸，上头压着朱砂官印，那纸可不能见水，放在死尸脸上没多久，已经让水浸透了，上面的官印全模糊了。

龙票是老龙头火车站六号门火神庙脚行祖传之物，没这龙票在脚行里立足都不硬气，这可要了命了。

两个脚夫急忙扔下蛇，跑过去把湿透的龙票揭下来，但那龙票年代久远，湿透之后不成形，一揭就烂了，俩人心里正叫着苦，就看仰面躺在地上的死尸睁开眼了。

朦胧的月光照到那死人脸上，让人一看就是心中一寒，两个脚夫惊得魂飞魄散，口中叫声我的个亲娘姥姥啊，俩人是掉头就跑，耳听那行尸在后面追上来，这两位都吓懵了，哪敢再往身后看。

东货场六号门另一侧紧邻铁道，俩脚夫在前头跑，行尸在后头追，追到铁道上正赶上过火车，也是这两个脚行的人命大不该死，驶过来一辆装煤的火轮车，把那个死尸碾到了铁轨上，等巡河队的郭师傅和丁卯赶来，铁轨上的死尸脑袋都被碾没了。

听脚行的人说了经过，郭师傅也不敢信，毕竟这是一面之词，你怎么知道不是两拨脚行的人械斗，误伤了外人，故意用河中行尸遮掩事实，但这些不归巡河队管，应该找警察来处理，这次火神庙脚行同山东钩子帮相争，死伤那么多人，在以往脚行争斗中也不多见，警局为此抓了一大批人，郭师傅看山东钩子帮无以为生，在运河码头上替这些人找了活儿干，火神庙和钩子帮两股脚行深感其德，当时他看见河边有条小蛇让石头压住了，是那种不咬人的小草蛇，也是一时好心，把石头搬开，放这小蛇逃走，然而铁轨上碾掉脑袋的行尸，又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说法可多了，河里僵尸跑上来，是传得最多的说法，还有一说，是有凶徒打闷棍作案，打倒了一个外地老乡，本想抛尸河中灭迹，不料想死尸怎么也沉不下去，恰好看到东货场脚行，便把死尸拖进来充数，结果两拨脚行一点人数，地上躺的多出来一个，那人还没彻底咽

气，躺一阵子缓过来，以为是那俩脚夫害他，追上去要去找这俩人拼命，结果被进站的火车撞死了，这是比较靠谱的说法，不过也没得到官面儿上没证实，后来这消息不胫而走，在民间传来传去，许多人都信以为真了，个个说得好似亲眼所见一般，解放前老龙头火车站闹僵尸的传言，正是由此而来。

第五章 吴老显菜园奇遇

—

河神郭得友，一辈子最怕别人提他这绰号，无非在巡河队捞河漂子凭着出苦力挣碗饭吃，自问何德何能敢称“河神”？

起初想不通，后来想明白了，自古有神圣贤能之分，身负一技之长有真本事，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能人，贤人不能单有本事，须是德才兼备，说白了可以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平天下，圣人则是没挑儿的完人，这个人超凡绝伦才能成圣，文圣孔子，武圣关羽，那就近乎于神了，吃五谷杂粮的人被称为河神，这得损多少寿，折多大福？

丁卯经常劝郭师傅：“师哥你想太多了，无非是个绰号罢了，别的不说，水浒里那些好汉，绰号带神的也有三五位，人家怎么没事？”

郭师傅说：“什么叫没事？水浒一百单八将有几个得了好结果？再说人家是天罡地煞下界，死了回去接着当星君，我一个巡河队捞浮尸的，怕是上辈子没积德才做这行当，你要想让你哥哥我多活几年，咱就别提河神这俩字。”

郭师傅嘴上这么说，脾气秉性可改不了，见不得不平之事，见了必管，在三岔河口发现沉尸以来，“河神”这名号算是叫开了，他正是从这开始走霉运，老龙头火车站闹僵尸之后，李大愣又来催郭师傅，问三岔河口沉尸案的线索，他是惦记着石财主许下的那份钱，郭师傅心里也放不下这件事儿，便带着他和丁卯，到巡河队的库房里看那个铁坨子，剥去锈蚀，发现这生铁坨子上刻着几行古字，仨人看了半天，一个字也不认识，另外这生铁坨子轮廓怪异，瞅着像一个圆脑袋长身子的动物，可在河底年头多了，锈苔斑驳，认不出是个什么东西。

郭师傅寻思这东西怕是一件镇河的古物，老辈儿人里或许有谁认识，如今只能去找那位卖药糖的老头问问。

提到这位卖药糖的老头，人称吴老显，论辈分，郭师傅要管他叫一声师叔，腿脚不好，走路需要架拐，常年在城西北角楼下的城隍庙摆摊，以卖药糖为生。

咱先说说这药糖是什么，药糖可不能当药吃，那是旧社会的一种零食，现在卖这种东西的已经很少了，所谓药糖，一般是在熬好的砂糖中加入各种药材，比如砂仁、豆蔻、薄荷、鲜姜等等，再切成小块，脖子上挎个玻璃匣子沿街叫卖，谁要几块，就拿竹夹子从玻璃匣中取出包好

了递给人家。

早年间卖药糖的人大多有一手绝活儿，每个人又不一样，各有各的本事，卖药糖时要施展绝活儿吸引主顾来买，没这本事只凭卖药糖连西北风也喝不上，当年有这么几位卖药糖的师傅，堪称一绝，头一位叫蹯马李，李师傅会玩车技，开卖之前口讲指画，内容随口现编，唱几句通俗易懂的戏文典故，往往是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然后表演自行车绝技，别看他挺大个草包肚子，动作却真是干净利索，什么张飞蹯马、金鸡独立、八步赶蟾、蹬里藏身，这些全都不在话下，还能在车上拿大顶翻跟头，以此聚拢过往行人，等看热闹的人聚多了他再开始做买卖，边吆喝边卖，声音通透悠扬，听着像三伏天吃块冰镇西瓜那么舒畅，吆喝起来一套一套的，比如：“香桃那个蜜桃，沙果葡萄，金桔那个青果，清痰去火，桔子还有蜜柑，山药仁丹，苹果还有香蕉，杏仁茶膏，樱桃菠萝烟台梨，酸梅那个红果薄荷凉糖，吃嘛有嘛。”

蹯马李是一位，另一位是叫王大哈，走街串巷卖药糖有身行头，打扮得犹如士绅名流，头戴旧礼帽，身穿破洋服，脚踩一双开了嘴的破皮鞋，鼻梁上架一副缺条腿儿的金丝边眼镜，缺腿儿那边用绳子套到耳朵上，吆喝叫卖声打嘟噜，含混不清，到处装疯卖傻，从没有人见他笑过，车上挂个铁笼子，里面装着两只小松鼠，能按人的指挥做各种动作，王大哈不管走到哪，身后总跟一群小孩起哄看热闹，属他的茶膏糖卖得好。

再说这位吴老显，腿脚不好走不了路，每天坐在西北角城隍庙前，支起一口熬糖的铁锅，几张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当场熬制，一边熬汤配药，一边讲解每味药糖的功效，往往是口若悬河漫无边际，还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最爱吃他的药糖，每个月都要买几十块钱的，要不然他就说《三侠剑》，这套书里的主要人物有三个侠客三个剑客，合称三侠剑，讲的是大清康熙年间，以南京水西门外十三省镖局的昆仑侠胜英为首的英雄义士，捉拿各个山川海岛洞窟的绿林盗贼，这套书说着那叫一个热闹，吴老显腿没坏的时候会功夫，对江湖上的事了如指掌，所以说这类短打的评书说得最好，连说带讲还拿手比划，听起来格外引人入胜，每当说到热闹的地方，便打住不说，开始叫卖他的药糖，那些听故事的人们听上瘾了，等不及了要听个下回分解，纷纷掏钱来买，什么时候药糖卖得差不多了，他才接着往下讲，郭师傅要打听绿毛女尸的线索，找谁打听是个问题，思前想后，如若整个天津卫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也该是吴老显。

当天郭师傅带着两个兄弟，把铁坩子上的字照葫芦画瓢描下来，拿到西北角城隍庙，请吴老显看看，能不能认出这是什么东西。李大愣很是不解，吴老显不过是个卖药糖的，能知道这种事？郭师傅说：“我师叔办案的时候还没你这一号呢，等见了面你就知道了。”三个人找到吴老显，郭师傅口称师叔，今天您也别做买卖了，咱找个地方喝二两，我们哥儿几个有些事想跟您请教请教。

吴老显说：“那敢情好，你师叔我正馋酒呢。”说完话，让丁卯帮忙把糖锅收了，就近找了个吃涮肉的小馆子，还不是吃饭的时候，店里没什么人，四个人捡屋里墙角落坐，招呼伙计支起炭炉，端个大砂锅架上，毛肚百叶肉片青菜各拿几盘，打了两壶冷酒，天越热越要吃涮肉，吃完出身透汗泡澡堂子，那年头涮羊肉不是好东西，不入席，就是简单省事，郭师傅这些人也没什么钱，平时只来这种便宜的涮肉小馆。

郭师傅对吴老显说：“师叔您还不认识，这胖和尚是在南市混的李大愣，也算我和丁卯的兄弟。”

李大愣赶紧给吴老显满上一杯酒，说道：“郭爷丁爷是我两位哥哥，我也跟着他们叫您师叔了，往后您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尽管言语一声。”

丁卯说：“李大愣你别狗掀帘子光拿嘴对付，一会儿吃完饭你把帐结了，比说什么都强。”

吴老显说：“行了，咱爷儿几个还有什么可见外的，直说吧，我一看你们来就知道是什么事儿，是不是冲着三岔河口沉尸案来的？”

李大愣说：“哎呦，敢情师叔您未卜先知，除了卖药糖还会算卦，怪不得二哥要来请教您。”

吴老显干笑两声说：“三岔河口沉尸案街知巷闻，我天天在外头摆摊卖药糖，能没听说吗？”

丁卯挑起大拇指说：“师叔您还是那么英明。”

吴老显摆摆手：“不行了，腿不行，人也老了，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怕是没几年好活了，咱言归正传，别扯闲篇儿了，你们真是为了三岔河口沉尸案来的？”

郭师傅把整件事情详详细细地给吴老显说了一遍，请吴老显看看那铁坩子上的字迹。

吴老显看得两眼直勾勾的，半晌才回过神来，告诉那哥仨儿：“这铁坩子是只铁虎，铸在上面的字应该是——铁能治水，蛟龙远藏，唯金克

木，永镇此邦。海河经常发大水闹洪灾，相传蛟龙怕铁，官府就造了铁铸的九牛二虎一只鸡，作为镇河之物，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沉到河中填了河眼，这尊铁虎是其中一个。”

丁卯说：“那可崴泥了，我们就担心这铁坨子是镇河的东西，从河底下取出来会招灾惹祸。”

李大愣奇道：“三岔河口那具女尸是河妖？”

郭师傅看吴老显脸色不对，像是想起了什么事，让那俩兄弟别插嘴，请师叔给说说到底是怎么个因由。

吴老显两杯酒下肚，给这哥儿仨说了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三岔河口的底下本来没有女尸，那河底下应该只有那尊铁虎，这九牛二虎一只鸡镇风水也是早年间的传说，那还是在前清嘉靖年间，填上河眼该发大水仍发大水，后来各处河眼地眼具体位置逐渐失传，也没什么人信这种事儿了，当年官府剿灭魔古道，有本记载妖法邪术的奇书流落民间，害死了不少人，三岔河口沉尸案很可能跟这件事有关。

说起来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吴老显的腿还没坏，他以前当过镖师练过武，清末就是公门中的捕头，到了民国初年，捕快改称踩访队，踩是跟踪追击，访是指打探消息，相当于警察部门的便衣侦缉队，旧社会叫俗了叫踩访队，专管捉拿贼匪凶犯，有天半夜，他追查一个案子，在菜园里碰到了个妖怪。

三

吴老显遇到妖怪的菜园不在别处，就在李公祠后面，天津卫有片古建筑叫李公祠，盖得好赛王府一般，是北洋军阀李纯李督军的家庙，占地将近百亩，气势宏伟，古香古色，直到今时今日，大体上依然保存完好，整个宅邸坐北朝南，正门外有石狮华表，还有石牌坊、石人石马，进了大门先是花园，然后是头道院，依次有前中后三座殿，东西两边配殿相衬，三座大殿巍峨壮观，从内到外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府内还有浮雕着玉龙夺珠的戏台，四周回廊相通，透着王宫内院的气派，解放后李公祠改成工人文化宫了，后来又成了旧书市场，这几年也不是免费开放了，进去参观还需要买门票，列位，这座李公祠里头可有一怪，我要不说您注意不到，我一说您准觉得奇怪。

怪就怪在李公祠里的布局一反常规，别的宅院府邸，花园一律在后头，皇帝住的皇宫也是如此，唯独李公祠这套大宅院，花园设在一进门，进前门要先穿过花园才能去别的地方，天底下再没第二家是这样的，所以这地方风水不好，李纯李督军到头得了个横死的下场，不能

说跟这座府邸的格局没有任何关系。

民国初年，民间流传着两句话“南方穷一省，北国富两家”，军阀李纯就是北国两家的其中一家，他当了好几年督军，那财可发达了，俗话说钱多烧身，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了，烧得他难受，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自己的祖宗，决定大兴土木盖家庙，花了几十万现大洋，从北京买下了前清的整座庄王府，拆了之后原样搬到天津卫，木料琉璃瓦全是最好的，按照王府格局盖他李家的家庙，当时有钱的财主流行买王府，买完先不住，而是拆了重盖，因为早几年有人拆豫王府的时候，拆出好多百余年前埋下的金银，别人瞅着眼红，谁不想发横财，所以买下王府即使不拆，也要大动大翻。

李督军为了造家庙祠堂，真是下了大本钱，也是请先生提前看好了风水格局，花园自然是在后头，没成想盖到一半出事了，有人背后议论，说李家祠堂盖得像宫殿，这位督军是不是有什么大野心？李督军这才注意到祠堂盖得超出规格了，前中后三座殿，周围有护祠河，后头还有个花园，真跟皇宫似的，可也不能拆了，那钱不都白花了？有人就给他出个主意，把花园挪到前边来，这不就避嫌了，李督军只好照办，却忽略了李公祠形势逆反，犯了风水上的大忌讳。

家庙祠堂盖好之后不久，他便在督军府遭手下开枪射杀身亡，时年四十六岁，真相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据说是李督军苦于没有子嗣，多纳妻妾，做梦都想生儿子，其中一个姨太太为了争宠，暗中买通了一个马弁，偷着跟这马弁生睡觉，想借个种怀上孩子，然后冒充成李督军的血肉，母凭子贵，她也能跟着得宠，不料一天夜里，这位姨太太正和马弁幽会，李督军突然从外地回来，撞破了奸情，马弁心慌之余，掏枪打死了李督军，对外隐瞒实情，只说是猝死，要真是这样，也算应了阳宅风水格局逆反的凶兆，以至于出了以下犯上的灾祸。

李家衰败之后，李公祠也跟着荒废了，当时连打更的人都没有，祠堂后面本是大片菜园，有些老乡在这种菜，那时同样荒了，人们都说这地方风水不好，秋天让那冷风一刮，枯枝蒿草沙沙作响，不时传出赖蛤蟆和蟋蟀的叫声，附近的人们大白天也不敢上这边来。

四

当时城里城外总丢小孩，丢了便找不回来，一开始传言是有拍花的拐子，踩访队的人到处蹲堵，城里查的严，自此太平无事，城外一些村庄又开始丢小孩，乡下人少，来个外人就容易引人注目，经过走访，逐渐得知丢孩子的地方，都有村民看见过一个来路不明的妇人，这妇人蒙着蓝布头巾看不到脸，身上穿的衣服长袍大袖，于是踩访队撒开网找这

个人，虽然人手不够，但对付一个拍花子偷小孩的妇人，一两个人已绰绰有余，吴老显也是大意了，有天他自己一个人到附近村庄蹲点儿。

白天村民们大多下地干活，秋高气爽，田野里粗壮的高粱，顶着大红帽子，乡下有这么句话，三春不如一秋忙，收庄稼的时候农活最忙，往常干完活儿就睡觉，农村人睡觉都早，白天干完农活，回家吃了饭，天一擦黑就睡觉，一是累了一天，二是节省灯油。

这天的情况却不一样，村里几家地主出钱请来戏班，在村头搭了台子唱戏，因为那时田地多的大户人家，一到秋天，自家的农活忙不过来，必须临时雇些帮工，管吃管喝给份钱，农活儿非常辛苦，出的是大力，忙活完了之后，几家雇人的主家往往会掏钱请戏班子，来村里演几出戏犒劳帮工，村民们也跟着沾光，附近村的人全跑过来看，上演的戏码主要以打戏居多，文戏光听老生哼哼唧唧在那唱，村民们不喜欢看，也看不懂，男女老幼全都爱看武戏，因为打的热闹，看着过瘾，当天演的戏码是“钟馗嫁妹”。

别看是乡下戏班，最拿手的就是唱这出儿，行头也不简单，连人带马二十多位，旌旗、锣鼓、伞扇轿子，一应俱全，钟馗赤面红须，钟妹秀丽花俏，送亲的小鬼儿们奇形怪状，演起来真叫一个热闹，从日暮演到掌灯方散，村民们天黑看戏，睡的也晚，吴老显当天没访到什么线索，傍晚混在村民里看戏凑热闹，乡下地方，晚上没人打更值夜，村头的戏散场之后，大约是二更天不到三更，一轮皓月当空，村子里一片寂静。

吴老显看戏看得出神，竟然忘了时辰，戏散时不知不觉都二更天了，也没法回城了，就在村里借宿了一夜，第二天又闹肚子，耽搁了半天，下午赶着回城，一路奔着南门走，人烟渐渐稠密，路旁有卖菜卖蒸饼的，沿途有稀稀落落的行人，有负担的也有推车的，时候可不早了，日头将要落山，这天要黑还没黑，他走着走着，感觉腹中饥饿，肚子是不疼了，可还没顾得上吃东西，摸出钱来买了几个热蒸饼，当地说蒸饼要说成蒸饼儿，白面裹着豆沙馅，放在笼屉上蒸熟，在路边现蒸现卖，吴老显买了几个想充饥，付过钱拿到手里，边吃边往家走，刚咬了一口，就看路上走过来一个妇人，身穿粗布衣衫，宽袍大袖，脑袋上戴着头巾，粗布大头巾整个裹住脑袋，在下颌打了个结，旧社会的妇道人家，穿成这样并不奇怪，那妇人低着头看不见脸，走得十分匆忙，跟吴老显擦肩而过。

吴老显那双眼可不是吃素的，一看这妇人的身形，与传言中那个拍花的人贩子颇为相似，心里先是一怔，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妇人从

身边走过去了，他扭头从背后看了几眼，却不敢直接过去将那妇人揪住，他好歹是踩访队的头儿，万一误认错了，被当作调戏妇道人家，那就叫“满口排牙辨不明，浑身是嘴讲不清”，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

他为人处事一向谨慎沉稳，没把握的事向来不做，暗自思量，不如先从后头跟着这妇人，看看她往哪走到哪去，打定了主意，暗地里在后尾随，发现这妇人进了城，专捡没人的小胡同走。

五

此时天色已黑，金乌西沉，月亮升起来了，吴老显心中更加疑惑，跟着那妇人东拐西绕，眼看走到了李公祠后的菜园子，这地方根本没人住，一个妇人天黑之后到荒废的菜园子里做什么？吴老显心说这也是阴错阳差，要不是在村中看戏转天又闹肚子耽搁到这时候才回，还真遇不上这个人，不管这妇人是不是拍花偷小孩的拐子，我先拦住她问问再说。

吴老显想到这，加快脚步追到那妇人身后，想招呼一声让对方停下来，只要这妇人转过脸来，就能看到她到底长什么样了，V 9. ②谁知那妇人走在前头，离着不到三五步远，突然就不见了。

吴老显心中一凛，忽觉身后有股阴风，赶紧掉转身形，就看那妇人正站在他身后，天上虽然有月光，但那妇人在头巾下的脸，却仍是黑乎乎的，好像根本没有一样，只能感觉到那张脸上的双眼，放出两道凶光，同时伸出两只长满了毛的大手，一把掐住了吴老显的脖子。

吴老显吃了一惊，看对方这两只手皮肤粗糙，指爪锋利，先前被宽大的衣袖挡住看不见什么样，直到伸出来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人手。

那时候的吴老显少言寡语，话不多，能耐可不含糊，得过通背拳的传授，功夫底子很深，总是不声不响的办大事，一路跟踪到李公祠的菜园里，发现这妇人竟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也不知是什么怪物。

那妇人两只大手跟两把铁钳相似，猝然抓住吴老显的脖子往死里掐，同时嘴里发出夜猫子般的怪叫。

吴老显大吃一惊，但临危不乱，脚底下使出连环鸳鸯腿，踢到那妇人身上，将她从面前蹬开，自己也借力退出几步。

这个身穿旧袍头巾裹脸的妇人，不等吴老显站稳脚步，带着一阵怪风又扑到近前，在月下的荒菜园中，身形诡异，直如一缕黑烟。

吴老显看出对方是要置自己于死地，手下也不留情了，一伸手把插在背后的大烟袋锅子拽了出来，这烟袋锅子前头是个很沉的大铜疙瘩，

平时抽烟叶子，遇上危急还可以用来防身，当即轮圆了狠狠打去。

那妇人伸过来的手爪，让吴老显的烟袋锅子打个正着，“噉”地一声惨叫，连忙缩手。

吴老显的烟袋锅子却没停下，不管青红皂白三七二十一，只顾兜头乱打。

那妇人见势不好，返身要逃，但转身的一瞬间，头顶重重挨了吴老显一下，顿时鲜血飞溅，步履踉跄歪斜，跌跌撞撞地拼命逃窜。吴老显哪容这妇人脱身，在后面紧追不舍。

李公祠后面的这一大片菜园，好多年前还有人在这这里种瓜种菜，后来水流改道，菜园子就此荒了，田垄间长满了杂草，月夜之下，荒烟衰草，满目萧条凄凉的景象。

如果这个妇人头顶没挨那一记烟袋锅子，早就甩开了吴老显，奈何伤势不轻，只在荒芜已久的菜园子里逃出几步，已被吴老显从后面赶上，一把扯掉了头巾，露出一直遮着的脸孔，月光底下看得分明，这张脸竟比一般人长了一半，不仅脸长，嘴也大得出奇。

六

吴老显心里虽有防备，当时也不禁吓得冷汗直冒，那张怪脸上全是鲜血，在月光底下更显得诡异骇人，那鼻子那眼，倒也和人一样，可脸形太长，像驴又像马，嘴里是白森森的獠牙。

这东西被追得走投无路，张开两条全是毛的长臂返身回扑，吴老显借着月光看出了它的面目，竟是只人立行走的老马猴，马猴是民间的说法，旧社会大人吓唬小孩，总提这东西，说再不听说就让老马猴抓走吃了，实际上这是近似山魈或是山猿的灵长类，下半截脸奇长无比，在猿猴中也属罕见。

吴老显万没想到，这马猴已通人性，能够披上衣服裹上头巾，扮成个妇人模样在路上行走，心中又惊又奇，稍一愣神的功夫，那马猴扑到面前了，吴老显躲闪不及，身上被抓出了几条口子，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烟袋锅子掉在地上，急切间赤手空拳跟那猴妖撕扯到一处，不成想身后有口枯井，吴老显一脚踏空，立时跌了下去。

菜园子荒废之后，这枯井的井口被乱草挡住，吴老显只盯着那个猴妖，没留意菜园子里还有枯井，而这猴妖一直将枯井作为它的藏身之所，竟是有意将吴老显引来，要把这个人推到枯井里摔死。

吴老显掉下枯井，两手可没撒开，那猴妖也是挣脱不开，双方你揪

着我，我抓着你，翻着跟头一同摔向井底，面临连这生死关头，吴老显不得不豁出性命相拼，以往多少年起五更爬半夜练就的苦功，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半空中使一个云里翻身，在下落的同时将那马猴按到了身下，刚转过身就落到井底了，“啪”地一声闷响，摔得骨头碎裂，血肉横飞。

枯井干了多年，石壁溜光，半点水也没有，马猴是大头朝下落向井底，当场把脑袋撞进了腔子，吴老显落在马猴的尸体上，勉强捡回条命，腿骨却摔碎了，疼得昏死过去，等他醒转过来，眼前漆黑无光，身上刚好带了火折子，摸黑晃亮了，一看这井底下除了那猴妖的死尸，还死了一个老头，刚才这个老头的脑袋，跟从井上掉落的猴妖脑袋撞在一处，当场撞开了花，脑浆子流了一地。

枯井底下还有不少小孩的骸骨，估计城里城外丢小孩的案子，全是这一人一猴所为，吴老显从那老头的死尸身上搜出一本破破烂烂的古书，井底下黑灯瞎火，他也没有细看，顺手揣到怀里，忍着腿骨碎裂的疼痛，两手交替爬上枯井找人相助，出去翻开这本书一看，里面尽是古怪无比的妖法邪术，封面上没有字，只画着一朵白色的莲花，吴老显知道当年白莲教起兵造反，官府严拿各地会妖术邪法的人，那时此地出过魔古道，假借天书之名留下一卷记载妖术的奇书，魔古道被官府剿灭之后，这本奇书落在民间，让一个耍猴的江湖艺人意外找到，这耍猴的以前就常作拐卖人口偷坟挖墓的勾当，驱使一只老马猴到处偷拐小孩，偷来之后贩卖到外地，他把没卖出去的孩子，或是收为徒弟，或是掐死在枯井之中，然后埋尸菜园，案子虽然破了，吴老显的腿也废了，从此没法再吃公门饭，便在西北角城隍庙前摆个摊子卖药糖度日，当时这丢小孩的案子算是破了。

郭师傅和丁卯知道吴老显做过捕头，还当过踩访队的头儿，这辈子破过无数大案，可也是直到这会儿，才听他说起在李公祠菜园遇妖的事情，原来师叔两条腿是那时候废的。

李大愣更是听得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连连给吴老显倒酒：“师叔，那本记载魔古道妖法的奇书后来落到谁手里了？”

丁卯说：“此等妖术邪法留下也是祸害，师叔当时您就该将它一把火烧了。”

吴老显说：“是该烧了，要是当初给烧了，我也就不用再跟你们念叨了。”

当年吴老显菜园子除妖，从枯井爬出去，断腿疼得他额头上直冒冷汗，李公祠废弃那些年很荒凉，招呼了半天也没有人过来，他想起怀里还有本书，是从井底那个死尸身上找到的，掏出来在月光底下翻看了两眼，一看全是旁门左道的邪术，他忍住不敢再看了，担心看进去着了魔管不住自己。

此时听墙上蒿草悉悉索索作响，吴老显定睛观瞧，只见月下有个乞丐模样的少年，也就是十六七岁，正趴在李公祠的后墙上，探头探脑地往菜园中张望，这小巧多半是无家可归，晚上就翻墙住到李公祠的空宅里，听到动静探出头来观望。

吴老显对那小巧说：“你别害怕，我是采访队的办差官，掉到菜园枯井里把腿摔断了，你快去找人来帮我一把。”

那小巧闻言从后墙上跃下来，小心翼翼走到吴老显近前。吴老显借着月光看到那小巧的模样，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可清秀中透着股贼气，而且面有异相，额前一字眉，两条眉毛连着长，目生双瞳，一般人是一只眼里一个瞳仁，此人却是一只眼中有两个瞳仁，两眼四瞳，几千万人里也不见得有一个这样的，按相法上说这种人有奇运，但又有一说，单眉重瞳，是短命小鬼相。

吴老显见这小巧一脸邪气，想起那本奇书还握在手里，他趴在地上站不起来，下意识的把书挪到身子底下压住。

这一来却引起了那个小巧的主意，这小子两个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说道：“老师傅，你那是什么宝物，还要藏着掖着怕让人看到？”

吴老显说：“哪有什么，只是一本破书，你快到李公祠前头的大街上叫些人来帮忙，我自有什么好处与你。”

那小巧说：“咳，我当是什么，原来是本破书，看你伤得不轻，趴在荒菜园子里小心让蛇咬了，我先扶你坐起来再去找人。”

吴老显心想也是，刚才太多心了，这一个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只怕是字也识不了几个，我何必担心他看见这本书。

这时那小巧把两只脏手在自己身上抹了抹，弯腰作势要扶，突然一脚踢向吴老显的断腿。吴老显重伤之余不及防备，让那小巧踢中了断腿，疼得眼前一黑，发觉怀里那本书让对方抢了去，心说：“不好，终日打雁却被雁啄了眼！”

吴老显两条腿都断了，一步走不了，断腿上又挨了一脚，疼得几欲晕厥，可他毕竟是公门老手，一辈子抓过无数的盗寇，经验丰富，总留

着后手，眼看那小巧腿脚轻快，一闪身逃到了三五步开外，立即抖手掷出一条套索，这是前清捕盗差官传下的套法，一套一个准，绳索抖出去立时将那小巧拦腰套住，吴老显手腕子往后一用力，立时把对方拽了个跟头，也是看对方年纪小，所以手下留情了，没让绳套勒住对方脖颈，可只要他不撒手，那小巧插上双翅也跑不掉。

不想这小巧摔倒在地一声不吭，忽然抓起一团物事，对准吴老显劈头盖脸地扔了过来，惊声叫道：“有蛇！”吴老显让他吓了一跳，急忙抬手拨开来物，恍惚间以为真是条蛇，掉在地上才看清是对方勒裤子用的破草绳，就这么一分神的瞬息之间，那小巧早已拖着套索，飞也似的跑远了。

八

事后踩访队查出来，枯井中这个耍猴的，还有别的徒弟，经过搜捕抓住几个，审明案由全部毙了，据那几个徒弟交代，耍猴的在破庙里得了奇书，按照旁门左道的养尸术，找准地方打捞出镇河的铁坨子，拐来一个有身孕的女子压到河底，据说河里的沉尸能把地气吸尽，等将来这地方闹旱灾发大水，耍猴的再自称得道高人，当着人们的面把女尸从河中找出来，用这种迷信的办法聚敛钱财，至于耍猴的具体害死了多少人，那具女尸又沉在什么地方，让官府抓住的那几个徒弟也交代不清。

直到巡河队发现三岔河口沉尸案，街头巷尾轰传此事，吴老显在街上摆摊儿卖药糖，一听说这件事，他就觉得跟当年那个耍猴的有关，今天郭师傅哥儿仨过来当面一说，可以断定无疑了，而当年在李公祠菜园抢走奇书的小巧，5.⑨(二)是那个耍猴老头收的小徒弟，名叫连化青，沉尸填河的所在，仅有耍猴的师傅和他这小徒弟连化青知道。

当年官府派人接连搜捕了几个月，这个叫连化青的小巧却踪迹全无，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案子至今没销，吴老显腿伤难愈，改行卖了药糖，他在踩访队巡河队的几个兄弟还有惦记着捉拿连化青，可凡是查出些线索的人，一个个全都死得不明不白，后来就不敢再找这个人，甚至有人说连化青是河妖，谁动他谁倒霉，转眼过去那么多年，吴老显以为就把这事儿带进棺材里去了，没想到今天在涮肉馆喝多了，话赶话全讲了出来。

吴老显知道不说则可，一旦说出来，郭师傅和丁卯这哥儿俩准去找连化青，劝也是白劝，只好再三嘱咐道：“连化青必定是改名换姓，躲在城中某个地方，此人心眼儿极多，如今恐怕更不得了，比起他那跑江湖耍猴卖艺出身的师傅强过百倍，你们今后万一遇上连化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丁卯有一事不解，问道：“师叔，要换了我是顶着案子的连化青，得了这本奇书，我一定远走高飞再不回来，怎么就断定这个人还在附近？”

吴老显说：“一来天津卫是块宝地，周围总共有十二件镇河的宝物，地气极盛，他那些旁门左道的手段离开这里不得施展，二来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容易露出行踪，不像咱这地方是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行人众多，我看连化青狡猾万分，他自认为躲到他熟悉的闹市当中，反而不会被人找到。”

郭师傅和丁卯听完，暗暗打定主意：“连化青如若躲在天津卫，哪怕是掘地三尺，想方设法也要把此人挖出来。”常言道“好狗看三邻，好汉护三村”，他们有这份担当，可只因起了这个念头，后面才有“恶狗村捉妖”，早些年说起此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太离奇了，为什么说连化青是河妖？究竟是不是人？往下看您就知道了。

第六章 铁盒冤魂

—

说是要捉拿河妖连化青，可不知道上哪找去，吴老显那是黄土快没脖子的上岁数人，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官面儿上也没人肯查这么多年以前的旧案，郭师傅和丁卯只能自己想办法。

李大愣要跟着帮忙，他是无利不早起，听吴老显说了十几年前李公祠菜园的遭遇，得知三岔河口沉尸案的年头，跟石家大小姐出走失踪的时间对得上，十有八九是同一个人，不抓住连化青这件案子不算完，为了石老爷许下的那份赏钱他也得玩命，要不然拿不着钱。

郭师傅心想李大愣虽然是个混饭吃的，可常在街上混迹，属耗子的，到处乱钻，没他打听不着的事，到外边拿耳朵一摸，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知道，多他这一个帮手也不错，便应允了，从此开始暗中寻访，万事开头难，哪怕只找到一点线索，顺藤摸瓜也许就能抓住连化青，可是积年旧案，哪有那么好破，真如同海底捞针。

打听来打听去，得知这个连化青生在陈塘庄，离城并不算远，郭师傅和丁卯找一天不当差的日子，两个人前往陈塘庄寻找线索，陈塘庄就是传说中托塔天王李靖父子镇守的陈塘关，古时候关下就是大海，后来退海还地，变成了陈塘庄，解放前还有镇海庙和哪吒庙，郭师傅和丁卯到地方四处打听，一提连化青，当地真有不少人知道，姓连的也曾是当地大户人家，但那一家子早死绝了。

但是连家满门是怎么死的，连化青又为何要给那个耍猴的当徒弟，以及后来的去向，整个陈塘庄也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怎么说的都有，很多人是道听途说，没法把那些话当真，二人打听了一天，没得着什么结果，傍晚想走的时候，突然阴云四合，下起了绵绵细雨。

前些天一直闷热无雨，旱到一定程度就该涝了，那年月兵荒马乱，老天爷也不给好脸儿，俩人又乏又饿，一看这雨下得黏黏糊糊，天也黑了，只好到附近一座土地庙里避雨，雨住了还可以赶回去过夜，雨不住那就得天亮再走了，这座土地庙年久破败，灰土蛛网遍布，冷飕飕八下子漏风，里面还住着个要饭的，庙中黑灯瞎火，加上这要饭的蓬头垢面脸比灶王爷还黑，根本看不清长什么样。

要饭的看见有两个人进了土地庙，赶忙端起个破碗央求：“二位爷行行好，您行行好，给口吃的……”郭师傅和丁卯当天也没顾得上吃饭，身

边揣了几个烧饼当干粮，看这要饭的也是可怜，便给了他一个烧饼。要饭的接过去缩在墙角狼吞虎咽。

丁卯说：“哥哥，别让这要饭的传咱俩一身跳蚤，离他远点儿。”可这土地庙只是四面破墙架个屋顶，地方并不大，还到处漏雨，俩人只好拢了拢地上的干草，在对面的墙角坐下，一边啃着烧饼充饥，一边说起白天在陈塘庄打听到的消息。

那要饭的也是个多嘴之人，听这俩人提起连化青，忙说：“二位爷可是想问河妖连化青的事？不瞒二位，小人我可知道不少，两位爷再赏几个烧饼，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

郭师傅和丁卯以为这要饭的无非是想多要个烧饼，便说我们出来一天也没吃东西，只带了这几个烧饼，都给你我们哥儿俩就得挨饿，顶天儿了再给你一个，说完又扔给那要饭的一个烧饼，要饭的千恩万谢，说道：“这陈塘庄不知道河妖连化青的人不多，真知道底细的却没几个，可我就是个，因为我当年跟连化青一同要过饭，您两位要是不嫌小人嘴碎，且听小人给您念叨念叨……”

二

细雨如愁的夜晚，这要饭的在土地庙里，给郭师傅和丁卯说起了连化青的出身来历，连化青随的是母姓，当年陈塘庄有家大户人家姓连，家境很富裕，当家的员外膝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女儿叫秋娘，到了该出阁的年纪，许配给东各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大户，旧时婚俗的讲究太多了，比如拜堂成亲之后的三天，夫妻之间要尽量少说话，话多寿短，第四天新媳妇可以回娘家，这回门儿究竟是哪天回，讲究也不一样，第四天回家是回四，第六天回是回六，回四夫妻两人来去都要见着日头，天黑了不能在娘家看见灯光，看见娘家灯死他乡，很不吉利。

那时候有得是这种老例儿，尤其是大户人家，对这套迷信的婚俗看得很重，想成亲首先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前男女双方谁也不认识谁，好比是隔山买老牛，全凭说媒的一张嘴两边说，到女方家说男方怎么怎么好，家里有多少多少钱，到男方家说女的怎么贤惠怎么漂亮，说得双方家里长辈认可了，这还不能定亲，因为接下来是过帖儿。

以前说递帖子，就是递名帖，说合亲事过帖儿也近似交换名帖，不过那帖子上除了姓名还有生辰八字，两家各自请算命先生来批，那年头没有星座这么一说，主要看属相，属牛还是属马，是不是犯克，有的属相不能相配，诸如白马犯青牛，天龙冲地兔，白天生的和夜里生的犯冲，属蛇配属鼠叫蛇鼠一窝，属龙配属虎主龙争虎斗，虎配羊也不好，

那叫羊入虎口，这些都犯忌讳，属相对上了再看生辰，由算命先生根据哪月哪天哪时哪刻，推算出是什么命，命分五行，金木水火土，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也有一大堆名堂，全对上了都没问题，然后才能订亲。

亲事订下来，接着就是选挑个好日子，两家送聘礼过嫁妆，如果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办这两件事也要摆酒席请宾朋，炫耀财势，广收聘礼，过门儿成亲的日子要选双双日，六月六八月八，越吉利越好，事先三媒六证大宾保都要请齐了，那时候也有结婚证，称为龙凤帖，三媒六证全都得写上姓名，证明这门亲事合理合法，陈塘庄连家有钱，这些老例儿全不能免，婚事大操大办，成亲前一天要亮轿，只把空轿子抬到男方家门口，不仅是摆阔气，也是为了驱邪，把邪气全冲掉，免得将邪崇带进家门。

亮轿这天要抬一乘空花轿，最高规格是八个人抬的八抬大轿，锣鼓班子吹吹打打，马队开道，旗罗伞盖跟随，一路上旗帜招展锣鼓喧天，把成亲的过程整个演习一遍，掌灯时分轿子抬到门前，门口早已挑起几串大灯笼，照如白昼，安排童子转轿驱邪，八个童子头戴太子盔身披大红袍，手提六角贵子灯，绕着轿子转圈，正转五圈，反转四圈，一圈不能多，一圈不能少，据说童子眼净，轿子里要有不干净的东西，转轿子的小孩中准有人哭。

转完轿子这八个童子由全合人领着，离开男方家大门，直奔女方家里，全合人也叫喜娘，都是女人来做，喜娘必须上有父母公婆，下有子女儿孙，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如此才算全合，找全合人同样是为了图个吉利，由她带领八个童子，一行人到女方家里，按老例儿女方家应该提前开门迎接，并且在炕上摆把椅子，椅子上是假新娘，也就是一个大掸瓶，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筒子形状，直上直下没有瓶肩，瓶里插根扫房用的鸡毛掸子，上头顶上新娘戴的风冠，瓶身围罩霞帔，椅子下边齐齐整整放一双龙凤绣花鞋。

解放后这些迷信婚俗基本上全破除了，现在听这事儿都觉得渗人，炕上放椅子，椅子上给掸瓶穿上凤冠霞帔，当成个人似的在那坐着，可以前确实有这种风俗，而且这里边全有讲儿，掸瓶的瓶与平安的平同音，鸡毛掸子的鸡和吉祥如意同音，其实就是牵强附会硬往上安，主要是为了带童子进屋，上炕绕着椅子转几圈，这时天都黑了，要是屋里有鬼，这八个小孩里就会有人被吓哭，所以成亲之前的一天，最忌讳童子进屋就哭。

童子哭未必是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谁不知道小孩的脸是说变就

变，这种事还有个准吗，但这太让人堵心了，大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哄，连家亮轿那天，全合人儿带着童子转完轿，刚要奔连家来，还没等抬腿，忽起一阵大风，飞沙走石，两家人也是大意了，以为不差这一节，当天没带童子进宅转屋。

第二天是完婚的黄道吉日，新媳妇儿上轿过门儿，这一路上到男方家门口，还有不少驱邪的婚俗，以前的人们迷信，那是真讲究这些，就怕娶进来的是个丧门星，也不知是赶巧了还是怎么回事，连家秋娘出嫁，头天亮轿没有童子转屋，成亲那天进门之前还要开门栓，迈火盆，迈火盆的风俗较为普遍，有些地方寡妇再嫁，进屋之前要迈火盆，点上一盆炭火，从上头迈过去，这是担心亡夫的鬼魂跟着进家，还有些地方去坟地之后要迈火盆，也是恐有孤魂野鬼跟回来，连家秋娘成亲这天，夫家门口也摆了个火盆，铜盆里头象征性的放点炭火，寓意进门后日子过得红火，可是等到全合人扶着新媳妇往屋里走，却不知撞了哪门子邪，说什么也迈不过这个火盆。

三

连秋娘过门儿那天，夫家门口摆个火盆，横竖是迈不过去，老天津卫成亲是在掌灯之后，这点跟外地不同，外地娶媳妇大多是白天，这边把轿子抬到夫家门前，一般都是天黑掌灯的时候，大门前挑灯笼照着，其中有很多迷信的说头，也是从早上开始准备，新媳妇坐在童子转过的那把椅子上，让全合人给梳妆盘头，但是您别忘了，前一天童子没来连家转椅子。

据说那天早上天一亮，秋娘按老例儿坐到椅子上，请来全合人梳盘头，女子没出嫁之前梳辫子，出嫁了要把头发盘起来，盘好头开脸儿，擦胭脂抹粉剪齐眉穗儿，梳洗打扮完毕，金银首饰全戴上，头顶凤冠身穿霞帔，腿上穿绿绸子彩裤，新人穿红挂绿，取红官绿娘子的意思，拿霞帔罩住了，绿裤子不能露出来让人看见，等忙活完这一通，还要哭着喊着不出门，表示舍不得嫁出去离开父母双亲，再上轿抬到夫家，就是掌灯时分了。

有钱的大户人家嫁闺女，带的东西也多，专门有人跟着轿子送秋娘过门儿，抱着梳头匣子首饰盒子、有的抱着大公鸡、有的拿着铜盆、有的拿着瓷瓶，总之是各种各样的陪送之物，让秋娘上轿，这娶亲的花轿也是八抬大轿，内外两层大轿套小轿，当中是个轿芯，大轿不进院，小轿不进房，小轿抬到闺房门口，新人进去抬出院子，放进大轿抬上出发，一路上锣鼓鞭炮不在话下。

夫家那边也是一早准备，由另一位全合人给新郎官梳洗打扮，身穿

大红龙袍，绣着海水江涯的图案，胸前十字红花，脚踏厚底朝靴，头顶双翅双插画的软盔，古代皇榜登科的状元怎么打扮他怎么打扮，因为成亲是人生大事，在旧社会叫小登科，拜天地的喜堂当中悬挂和合二仙图，还要供上福禄寿喜三星以及月下老人的神像，桌案上一对金蜡钎分列左右，钎上插大红喜烛，中间放香炉，后头摆粮斗，粮斗内红高粱堆得冒尖儿，拿三支射天箭插在粮堆上，旁边再放一对大掸瓶，架起一张弯弓，这也是镇宅保平安的意思。

轿子送到门口，夫家这边不出来迎接，反而先把大门关上，这些旧婚俗的规矩讲究实在太多，繁文缛节，干饽饽——例儿多，正因为太多了，很少有哪家都做齐全了，另外根据各家情况不同也会有所调整，按老例儿轿子抬到门口，夫家大门拿门插官儿插上推不开，新人要是在外头叫婆婆开门，这就算改口承认自己是婆婆家的人了，婆婆出来把门插官儿也就是门栓取下来，扭头赶紧进屋，先不能见儿媳妇的面，随后是新郎官出来，拿起弓对准轿子连射三箭，意为三箭及第，再避邪气，地上铺好红毡，才请新娘落轿，在全和人的扶持下迈火盆进正堂，要全按规矩办，应该是这么个过程，叫开了门，新郎官挽弓搭箭，对着花轿射了三箭，没一箭射中。

此事原本怪不得新郎官，那时候早没人会射箭了，弓都拉不开，无非拿起弓箭摆个样子，射完轿子放好火盆，请新人迈过火盆进正堂，把邪气挡在门外，但新娘子是到火盆跟前，怎么也迈不过去。这可太不吉利了，全合人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不住催促新娘子：“小姑奶奶你倒是抬腿迈步啊！”边催边在后头使劲推，结果新娘踩到盆边竟把火盆踏翻了。

新娘自己也奇怪是怎么回事儿，感觉有人抱着自己的腿，掀开霞帔一看，迎亲送亲看热闹的人全傻了，霞帔底下躲着个面目清秀的小孩，三四岁的年纪，一眉横生，目有双瞳，抱着秋娘的两条腿不放，难怪迈不开步，可谁都没见过这个孩子，小孩不言不语，也问不出是从哪跑来的。

四

夫家一看不干了，首先新人过门踩翻火盆，这是带着邪气进宅，况且还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准是秋娘在家与人私通生了个野种，岂肯善罢甘休，说出天来这门亲事也得退了，当时就闹翻了，没办法又把轿子原样抬了回去。

连家当家的听说这事也气坏了，看起来是明摆着的事，秋娘一个没出嫁的大姑娘，身边突然多出个孩子，必然是跟人有了私情，怀上身孕把孩子生下来了，大宅大门里这种事并不是没有，此乃家门不幸，辱没

祖宗，往后出门再也抬不起头了，得让人在背后戳断了脊梁骨，当家的气得口吐鲜血，秋娘也是个烈性女子，一时间羞愤难当，就在爹娘和两个哥哥面前，一脑袋撞到黄花梨木桌角上死在家中。

秋娘父母伤心女儿惨死，后悔怎么就没拦一把，这孩子究竟是半路跑来的，还是秋娘偷着生下来的，至此谁也说不清了，但连家总觉得是自家骨肉，舍不得赶出去，就当自己家里人抚养，取名叫连化青，也不许家人再提此事，却挡不住外头流言四起，因为这孩子会水，就有很多人说当年秋娘出门探亲搭乘渡船过永定河，渡船翻了落进永定河里，满船的人全死了，只她一个脱险，回家就怀上了身孕，肯定是河妖撞生投胎，掉在永定河里大难不死确有其事，至于河妖投胎，反正是一个人的说法，说的还都不到家。

以前女子的衣服宽袍大袖，连家又是深宅大院，怀上孩子深居简出，不易让人察觉，最后两个月推脱身子不适在房中修养，生下孩子都没人知道，秋娘大概把小孩托给别人收养，谁成想过门儿成亲那天，孩子又跑来抱住秋娘的腿不让进门，逼得秋娘在家自杀，看来这河妖就是个勾死鬼。

反正是各种流言谣传，连家也是家丑不便外扬，对这些事绝口不提，关起门来过日子，可越是遮掩，外头的谣言越多，过了十来年，连家当家的老两口先后故去，家中两个兄弟争夺家产，趁机把连化青赶出家门，哥儿俩根本就不认这孩子，也不想养他这白吃饱的，最好饿死在野地荒郊，或是让狼撕狗掳了去，落得干净，从此连化青流落街头，每天在破庙窑洞里安身，依靠乞讨偷窃度日，随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连家失火，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场大火把连家偌大的宅院烧成一片焦土，连男带女大人小孩烧死一十七口，一个也没逃出来，听说那天夜里有人看见一个小丐，偷偷摸摸把前后院门从外面反锁上了。

连化青的出身来历，说起来实在是扑朔迷离，人人皆有的生辰八字他都没有，陈塘庄的人们都离得他远远的，嫌他晦气，他要饭乞讨只能去城里，过夜再回来，为了活下来，偷鸡摸狗什么都干，有一天在土地庙里碰上另外两个小要饭的，跟他年岁相仿，也都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孩，连化青见此二人，立时起了歹意。

五

连化青对两个小要饭的说：“二位，咱都是没家没业孤苦一人，不如学桃园结义拜个把兄弟，相互间之也好有个照应。”

这俩小丐一听很是高兴，说道：“太好了，正愁身边没个近人。”

三个人当即结拜，没钱买香，撮土为炉，插上几根草当成香，对着土地爷的面叩头，结拜了兄弟。

连化青岁数比这两个小巧大一两岁，当了大哥，对俩小孩说道：“以后咱就是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老言古语说的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你们俩没爹没娘，往后可得听我这当哥哥的话。”

两个小要饭的齐声答应：“大哥说的是，从今往后你就是兄长了，我们全听你这当大哥的。”

从这起，连化青就不出去要饭了，整天在破庙里睡觉，让那俩小的出去沿街乞讨，讨回来不管干的稀的，每次都是他先吃，那俩小巧寻思怎么说连化青也是大哥，我们讨来东西让他吃也是理所当然，可你总不能天天如此，心里虽然有些不满，嘴上却不便多说。

这一年，恰好赶上荒年，庄稼大多旱死，饿死了不少人，要饭都没处要去。这俩小要饭的躺在破庙里快饿死了，连化青只好自己出去寻活路，也不知他从哪找来一点白饭，上头堆着菜，菜里还有块肉，饭菜不多，一个人大口吃两三口就能吃光，他把瓦罐拎到土地庙里生了堆火，要将冷饭煮热了再吃。

两个小要饭的闻见肉香，急忙爬起来说道：“还是兄长有本事，一出去就找着吃的东西了，咱们有这口饭吃，就饿不死了。”连化青说：“兄弟们，这是我豁出命从城里饭庄偷来的，不成想让人撞见，为此挨了一顿棍棒，你们在庙里躺着睡大觉，好意思吃我拿命换来的东西？”

俩小要饭的说：“大哥你何出此言，今天我二人饿得走不动了才没出门，平时还不都是我们讨来饭给你吃？”

连化青说道：“今时不同往日，遇上这种罕有的大饥荒，人命还不如狗，我有这口吃的没准就能活过去，分给你们俩我也活不了，你们可别怪为兄薄情寡义，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为兄我吃了这罐子饭菜把命保住，绝忘不了你们哥儿俩的好处，往后如能有个升腾，三节两供我拿好酒好饭祭祀你们，你们俩就安心死了吧。”

六

陈塘庄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连化青还在连家大宅里住的时候，曾有个算命先生经过陈塘庄，找这算命先生算过命的人都说准，连家老爷把算命先生请过来，让他给连化青这孩子看相，那算命先生见了连化青，看这孩子纵纹灌顶，目生双瞳，只说他是短命相，别的话人家死活不说，宁可把招牌砸了也不给这孩子算命，陈塘庄的人们说起这件事，都说算命先生看出这小孩是河妖投胎，故此不敢明言。

不枉人们这么褒贬，别看连化青模样长得不错，心肠却是真狠，他不仅不给他这俩结拜的兄弟饭吃，还说什么你们俩穷命鬼活在世上也是受罪，与其活受罪倒不如死了舒服，说这话时他连眼皮子都没抬，只顾添加瓦罐下的火头，跟平时闲话唠家常没什么两样，说明他根本没拿这俩兄弟当回事儿，好像那只是有两条快饿死的野狗，以往说什么同患难共富贵，无非是让这俩小要饭的替他出去乞讨。

两个小巧的心都寒透了，暗骂：“好你个连化青，我们俩瞎了眼才认你当大哥，怪不得人们都说你是河妖变的，磕过头拜过把子的兄弟你都这么对待，简直是披着人皮的活鬼！”

连化青看出这俩小子直勾勾盯着瓦罐里的饭菜，说不给他们就敢抢，毕竟是双拳难敌四手，何况人急了拼命，真要撕打起来只怕不好对付，便说：“两位兄弟，为兄我刚才说的也是玩笑话，咱都是磕过头的把兄弟，哥哥我好意思让你们在一旁看着我吃独食吗？”

两个小巧闻言颇感意外，抹着眼泪说道：“大哥你仁义，兄弟们错怪你了。”连化青说：“仁义归仁义，饭菜就这一份，先前我也说过了，一个人吃能活命，三个人分着吃全得死，不如咱各自说段数来宝，看谁说得最穷最可怜，这口饭就归谁吃。”

两个小巧说：“行啊，这叫各安天命，你是兄长你先说。”

连化青心想：“两个半大的孩子，能说得过我吗？我说一段堵上你们的嘴，然后再吃饭，你们俩就等着饿死吧。”

当年要饭的都会说数来宝，也叫念穷歌，打着牛骨板触景生情临时编词，这可难不住连化青，只听他开口数道：“家在破庙住，草帘当被褥，头枕一块砖，身披烂麻布，三年没吃荤，今天才见肉。”说完话，他伸出手要去抓瓦罐里的饭菜。

其中一个小巧拦住说：“哥哥慢着，你说不算穷，你听听兄弟我的，我是没有容身处，烂草当被褥，头枕半块砖，常年露着肉，顿顿喝凉水，今天才见饭。”这小子比连化青说得穷多了，头一次见着米饭，说完也是伸手要取那瓦罐中的饭菜。

另一个小巧挡下：“大哥二哥说的都不算穷，再听听我这个，我是没有立脚处，头枕胳膊肘，常年光屁股，蓝天当被褥，生下就挨饿，只等这口饭，两位哥哥肯定是穷不过我，当兄弟的不好意思了，我先吃点儿……”

此时瓦罐架在火上已久，热乎乎的饭菜香气升腾，这小巧饿得眼都绿了，过去就想吃瓦罐里的饭菜，先前那小巧不答应了，也过去抢夺，

俩人还理论，一个说：“三弟你胡说八道，生下来就挨饿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另一个说：“二哥哥你喝了十几年凉水都能活到现在，我为什么不能一生下来就挨饿？”

俩人正在那争论不休，连化青不声不响地摸到一块大砖头，抄在手里，照这俩小巧后脑用力拍下去，一下撂倒一个，可怜两个小要饭的，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便已横尸就地，连化青骂了声死狗，扔下手中砖头，搬开两具死尸，随后从火堆上拎下瓦罐，吹开扑面的热气，抓起饭菜往自己嘴里塞，忽听一个阴恻恻地声音说道：“好狠啊，为了争一口剩饭，你就敢下黑手害死自己的结拜兄弟，不怕遭报应吗？”

七

连化青猛一抬头，只见庙门外探进一个脑袋，是个脸上有道疤的瘦老头，单看长相也让人感到心中一寒，身后还跟着一只大马猴，看样子是位跑江湖耍猴卖把式的艺人，连化青心里也不免有些吃惊，却故作镇定地说道：“他们俩小要饭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为了争口剩饭，致使二人互斗身亡，与我何干？”耍猴的算是逮着理了，嘿嘿冷笑两声，说道：“行啊，瞪眼说瞎话。”连化青说：“你一个耍猴的多管哪门子闲事，在此凭空污人清白，是想讹人不成？”耍猴的说：“我不讹你，只想请你去河里寻一件东西。”

原来这耍猴的途径荒山，无意中得到一本魔古道奇书，那些旁门左道的伎俩，并没有长生不死出神入化的法门，仅是些招魂走尸的邪法，其中也有不少阴阳阵法，他这个耍猴卖把式的江湖艺人，文化程度有限，也没什么野心，只想借此聚敛钱财，识出天津卫的风水形势，知道三岔河口有镇河的铁物，河底下能养尸，如果把活人淹死在河眼里，死后怨恨之气不散，等过些年闹水灾旱灾的时候再捞出来，那死人会变得全身生满了河苔，像长毛的僵尸一样，谁看见都得害怕，可只有这耍猴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到时便自称身怀异术的高人，施展神通降服此处的尸怪，要在此建庙造塔永镇河眼以保平安，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这些个善男信女们，还不都得捐钱？

那就能趁机发笔横财，无奈这耍猴的不会水，寻思要找个水贼为徒，当他的左膀右臂，听说了河妖连化青的事，关上关下顶属此人水性好，便一路找过来，正撞见连化青跟两个小巧争夺一口饭菜，从后拿砖头打死两条人命，又跟没事人一样坐在破庙里吃饭，耍猴的一看这孩子真厉害，能杀结拜的兄弟当然也能杀恩师，但眼下用得上这小子，只好花言巧语，对连化青许下承诺：“你要是愿意给我当徒弟，今后有吃有喝，为师还会传授你通圣之法，往后安身立命，谁也不敢欺负你。”连化

青走投无路，听完这耍猴的老头一番话，不由得动了心，当场磕头拜了师，在庙后歪脖子树下挖坑，埋好两个小要饭的死尸，然后跟着耍猴的进了城，后来那耍猴的恶贯满盈遭了天谴，横死在李公祠菜园枯井，连化青侥幸逃脱，但有案底在身，也不敢在城中轻易露面，你们若想拿他，有个金头蜈蚣……

八

郭师傅和丁卯白天在陈塘庄走访，打听出几件有关河妖连化青的旧事，可都没这要饭的说得详尽，不止详尽，说是历历如绘也不为过，二人心想这乞丐声称当年跟连化青一起要过饭，因此知道底细，不过按此人所言，当初在土地庙要饭的两个小巧，早就让连化青下黑手用砖头打死了，此刻他们忽然意识到：“莫不是破土地庙里的死鬼在诉说冤屈？”

郭师傅想到这里，心中顿时一惊，开口问那要饭的：“你是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你到底是何人？”话刚说出口还没落地，忽然感到身上一冷，他和丁卯恍然似从梦中醒转，听到远处传来鸡鸣报晓的声音，揉揉眼看破庙外风雨已住，天光微亮，不知不觉打起瞌睡，竟已过了一夜，俩人起身去看坐在墙角的乞丐，却哪里有人，只有土地爷的泥像斜倒在墙边。

不知是当年的屈死鬼诉说冤情，还是庙里土地公显灵，或许夜里是有个要饭的在说话，天亮就走了，二人又惊又疑，后几句话都没听清楚，只好先把土地爷泥像扶正，拨去蒿草泥尘，插烛也似拜了几拜。

丁卯对郭师傅说道：“半夜听那要饭的所言，连化青曾在土地庙后的歪脖子树下埋尸，也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二人起身到庙后一看，还真有一棵歪脖子枯树，下过雨后土地松软，俩人到村里借来家伙，在枯树底下挖了一阵，不久泥土下就露出一个生锈的大铁盒子，里头装着两具枯骨。

铁盒是以前土地庙里烧香用的香盒，民间传说铁器能辟邪镇鬼，连化青大概是担心那俩小要饭的冤魂缠腿，所以把死尸放进铁盒里，看得出当年事出匆忙，埋得并不算深，二人对连化青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当着土地爷的泥像起誓：“天公有眼，不管连化青躲在什么地方，豁出我们这两条命不要，定将此人抓回来绳之以法。”

事后这两具枯骨被送到义庄，也经过了立案的程序，不过世道正乱，警察局眼前的大案要案都破不过来，一看这俩小要饭的已经死了十几年了，此等积年的旧案谁去理会，立了案也就不再过问了，但郭师傅等人则是铁了心要捉拿河妖连化青，到处寻访此人的踪迹，身边那些朋

友全用上了，除了五河水上警察队，包括火神庙和山东钩子帮脚行的人们也都跟着帮忙，再加上李大愣认识的那些贩夫走卒地痞无赖，这张网撒开了，城里城外几乎到处都是眼线，因此说当差办案首先一个必须人头儿熟，但凡有些风吹草动都能知道，就这么折腾，竟寻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但是合该连化青气数将尽，鬼神都不容他，也是无巧无不巧，那天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终于让巡河队发现了“金头蜈蚣”，这才引出“阴阳河遇险，恶狗村捉妖”。

第七章 荷花池下的棺材

—

话分两头，有一天大胖子李大愣去赶白事会，某户有钱人家出大殓发丧，他冒充僧人去念经超度，蹭一顿吃喝讨几个赏钱，临走的时候顺手牵羊，偷了个蝓蝓儿罐子，寻思回去逮只蝓蝓儿放里面养着，拿回来一看罐子底，顿时两眼发光。

只见那蝓蝓儿罐子底下，落着三河刘的款儿，可把李大愣高兴坏了，因为那个年代非常讲究这个，尤其是清朝末年，提笼架鸟，捧名角斗蟋蟀，在八旗子弟王公贵族当中蔚然成风，想当年满清八旗铁甲进关，横扫天下，刚开国时候的女真人生活在深山老林中，山林之中野兽多人烟少，那些女真人渔猎为生，按史书上记载，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下水如獭，能骑善射，悍勇绝伦，这么厉害的民族，打进关内坐了天下，也是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可到了清末，这些八旗子弟，把祖宗的本事全部还回去了，连兔子都不会射，成天只顾吃喝玩乐，愣把大清朝给玩垮了，玩的东西五花八门，斗蟋蟀仅是其中一项，顶头的蝓蝓儿抵得过白银万两，名虫必须配名器，有好蝓蝓儿没好罐子也让人笑话，罐子又是传辈儿的东西，反而比蝓蝓儿更值钱，顶有名的罐子叫三河刘，是三河一位刘姓师傅做的，刘师傅手艺高超，他做的蝓蝓儿罐子在京津两地备受追捧，留到民国以后，变成了很值钱的珍品。

其实三河刘的真罐子底下不落款，带款儿的全是仿制，唯恐别人不知道是三河刘，李大愣不懂这套，他以为捡到宝了，拿去找买主，有多脸，现多大眼，让人家好一通奚落，破罐子一文不值，气得李大愣把罐子摔在当街，碎片恰好崩到了路人的额头，划了个口子满脸是血，那位还是个惹不起的主儿，赔给人家不少钱才算完事，这些天走背字儿，急等着钱用，他找郭师傅去借，可郭师傅和丁卯忙于追查连化青的下落，只出不进，身上也瓢了底，仨人无奈，实在是闲不起了，被迫去帮短儿赚几个钱应急。

帮短儿说白了就是打短工，北运河边上总聚着一群人，大多是泥瓦匠，哪家用人就到这来雇帮短儿的，工钱是一天一结，当天李善人花园的荷花池清淤，要雇七八个人挖泥，也不用你会什么手艺，有膀子力气吃苦耐劳不怕脏就行，工钱按天结算，一天一块钱，还管两顿饭，那些泥瓦木匠仗着有门手艺，又嫌天气闷热，不愿意干这种出苦力的活儿，那哥儿仨急等着用钱，既然有活儿也就不多挑了，况且给的钱真不算少

了，在老龙头火车站货场上扛一整天大包也就是这么多钱，扛大包那活儿能把人累死，相比到李善人公园荷花池挖泥这份事情，可要轻松多了，仨人兴高采烈，以为捡了便宜，当天就跟着雇主去挖淤泥，没想到从荷花池下挖出一口棺材。

二

冰窖胡同李善人造的花园，始建于清朝末年鸦片战争前后，由本地一位姓李的大盐商斥资兴建，命名为“荣园”，清朝盐商有得是钱，盖的园子很奢华，仿着苏州园林的格局来建，民国中后期已经是半对外开放的公园了，解放后正式改为人民公园，公园门口是毛主席亲笔提的字，园中有片很大的水塘，长满了荷花，四周点缀的假山宝塔，亭台楼阁树木繁盛，每到盛夏的夜晚，满塘荷花绽放，凉风送爽，月夜下蛙鸣阵阵，风景宜人，是个乘凉消暑的绝佳去处，据说当年李善人花园刚建成之后，家里财路不顺，曾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花园的形势妨主，因为池塘的形状如同奔马，奔马冲财，改风水要动两个地方，一是池塘边多种树，树多就把马拦住了无法奔跑，二是马腿一带的池塘面积扩大，李家依照风水先生所说，在花园里多值树木，扩大荷花池的水面，还在园中起了一座藏经阁作为镇物，后来几易其主，变成了随便进出的公园，面积不大，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两里，公园内景致不错，尤以夏季观赏荷花著称，可就在这片荷花池的边缘，有块地方总是积满了淤泥，荷花无缘无故枯萎。

园方只好雇人来清理淤泥，郭师傅和他的两个兄弟在内，一共找来七个帮短儿的，每人发了把铁锹，先把那些枯死的荷花拔下来，然后挖出淤泥，装到小车里推走，这份钱可不好挣，烈日暴晒，淤泥恶臭，顶着三伏天的毒日头挖淤泥，浑身的臭汗臭泥，好在钱给的不算少，一天两顿饭，馒头和绿豆稀饭管够，挖到第二天晌午，荷花池子被挖成了一个凹坑，坑底露出一些塌碎的古砖，扒开混着臭泥的残砖，下面露出漆黑的棺材盖子，干活儿的人们一看这下面有古墓啊，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人看热闹，满池淤泥，这些人只能站到远处看，郭师傅就发现围着荷花池看热闹的，可不光是人，还引出来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围观的人一个个伸脖子瞪眼，全盯着荷花池烂泥下瓦出的棺材，没人注意还有别的东西跟他们一块看，郭师傅可在旁边看了个满眼，心里很是纳闷，

光天化日底下，没人觉得害怕，有人说挖出古墓这种事要报官，园方管事的也没主张，觉得荷花池下有古墓，理应挖出来移走，要不往后谁还敢上李善人花园来，可不管怎么说，也得先把棺材挖出来再作理

会，那些干活儿的很兴奋，起哄说清淤泥挖出棺材，里头肯定有值钱的玩意儿，谁拿走就是谁的，当即接着挖泥，李大愣和丁卯也想动手，挖出来好东西可以分一份。

郭师傅说：“我看这情形不太对，接下来可能要出事儿，咱别跟着挖了，不信你们往荷花池里瞧瞧，那是什么东西？”

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荷花池附近聚集了十几只遍体碧绿的小青蛙，还陆续有青蛙从荷花池里出来，连蹦带跳凑到一处，那些青蛙是越聚越多，蛙头全朝着一个方向，齐刷刷对准从泥坑里露出来的棺材，群蛙不声不响怒容可掬，李善人花园里的水塘面积不小，种满了荷花，青蛙很常见，但从泥坑里挖出口棺材，人们来看热闹无可厚非，大群青蛙聚在旁边可就反常了，看青蛙的样子如临大敌，不知挖出这具棺材是吉是凶。

三

郭师傅感到事情有异，让李大愣和丁卯别跟再那几个短工挖下去了，其余四个短工却认为青蛙之类的活物儿太常见了，哪没有啊，李善人花园那么大片的荷花池，没有青蛙才怪呢，大白天挖出口棺材还怕炸尸不成，现在看着不动手的人，等会儿看见棺材里有好东西可别眼馋，四个人贪念一起，谁都劝不住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蹿叨，恨不得赶紧把棺材挖出来看个究竟。

从来是利动人心，四个干活儿的短工，一辈子都没像现在这么卖过力，就见他们四个人赤着膀子挖掘淤泥，酷暑时节烈日当头，汗如雨下也顾不上擦，顺着棺材的轮廓往四周挖下去，这四个人粗手笨脚，只会使用蛮力，挖了半天那棺材才露出半截，荷花池淤泥底下的古墓，有个很窄的墓室，上面起坟，下面有石砖砌成的墓室，看结构像是清朝早期的墓穴，到如今两百来年也算是老坟了，估计早年间李善人在这里造花园，坟头被铲平了，仅存的墓室被荷花池淤泥覆盖，常年受到泥水侵蚀，墓砖塌陷，棺木也让水浸得糟烂了，这口棺木的形状东高西低，方位是头朝东脚朝西，棺身还有漆金花纹没掉净，抹去淤泥能看出是水纹托着蝶蛾飞舞的图案，棺木上有水纹，说明其中安放的是女子。

李大愣说：“这么多青蛙，许不是想吃这棺木上金漆彩绘的大蛾子？”郭师傅说：“净胡扯，棺身的漆彩怎么能吃？”丁卯说：“棺木上根本也不是飞蛾，那是蝴蝶。”三人在旁你一言我一语的低声议论，这时看热闹的那群人里来了个小张半仙，念过几本阴阳经，懂得观望些个风云气候，他家祖传就是看风水的，从他祖父那辈儿起就号称张半仙，到他这是第六代风水先生，此人岁数也不大，二十来岁还不到三十，他今天

听说李善人公园挖出古墓，特地过来瞧热闹，认出巡河队的这些人，告诉郭师傅和丁卯：“这棺材上的金漆不是飞蛾也不是蝴蝶，似蝶似蛾，介于两者之间，这叫青蚨，相传南方有这种飞虫，古时也将青蚨比作金钱，画成图案一见发财，可能棺材里的女子，生前是南方人，棺木上有青蚨水纹图案是给子孙后代留财之意。”

郭师傅说：“原来如此，青蚨我可听说过，这种飞虫分为子母，母不离子，子不离母，把母虫和子虫的血分别涂抹在铜钱上，卖东西时拿子钱给人家，半夜里子钱必定会飞回母钱所在的地方，所以子母钱永远用不尽。”李大愣喜道：“还有这等好事？我看咱也去逮些青蚨，把血涂在钱上，往后再也不会因为钱不够用发愁了。”郭师傅说：“这不定是哪个想钱想疯了的主儿自己琢磨出来的，岂能当真？”他又问张半仙：“小张先生，你看泥坑里挖出这口棺材，怎么会引来这么多青蛙？它们把这棺木上的彩绘当成能吃的飞蛾了？”张半仙摇头道：“我瞅着不像，青蛙怎么会识得棺材上画的是青蚨还是飞蛾。”

说话这功夫，那四个帮短儿的已经把棺材挖得五面见天，怎么叫五面见天，棺材盖是一面，四周两短两长是四面棺材梆子，这五面都露出来了，只剩棺底还在泥里，荷花池塘中的青蛙也聚了数十只，大小小看得人头皮子发麻，开始还有人拿石头丢过去，群蛙被赶得散开，不久又聚起来，列阵般排开，整整齐齐蹲在地上，一个个瞪目鼓腮，满脸怒容，对着坑底的棺木动也不动，好像临阵以待似的，至此，围观的人们皆有不祥之感，好心劝那几个帮短儿的别再挖了，指不定那棺材里有什么东西呢。

四

那四个帮短儿的也是见财起意，到这地步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看挖泥挖得差不多了，拿铁锹撬动棺盖，那棺盖甚是厚实，这些人也不知道要先拔去棺盖上的长钉，接连撬了几下撬不动，但棺木底端被泥水浸烂了，棺底已朽出了大窟窿，只不过泥水挡住了看不见，这四个粗手笨脚的汉子在上头使劲撬棺盖，竟把莲花底给抠掉了，四周两短两长的棺材梆子，死人躺在其中，头顶祥云脚踩莲花，脚底对着的棺木有金漆莲花图案，头顶心对着的部分是祥云图案，四个帮短儿的用力过猛，棺木的莲花底本来也有窟窿，当时就掉了一大块，从里面露出两只穿着绣花鞋的三寸金莲，旧社会女人要裹小脚，尖尖细细，可死人的脚，虽然穿着绣鞋裹着锦被，仍让人一看就觉得硬梆梆的，要多不舒服有多不舒服，周围那些人们，掂起脚瞪着眼去看棺木中女尸的两只脚，一时间鸦雀无声。

棺木中露出的锦被绣鞋，让泥水浸得变质，颜色发乌，但鞋上还嵌有金丝和珍珠，让日头一照熠熠生辉，有个帮短儿的看直了眼，他哪还顾得了什么众目睽睽，伸出手去拽那两只嵌珠的绣鞋，可就觉得棺中女尸那双小脚在动。

李善人公园找短工清理荷花池淤泥，不成想挖出一口两百年前的棺木，其中一个帮短儿的仗着是白天，壮起胆子伸出手，刚摸到那双笋尖般的绣鞋，棺中女尸的两只脚忽然一动，吓得他急忙缩手，跌坐在泥坑中挣扎不起，另外三个帮短儿的跟他是同乡，一起出来找活儿干，赶紧过去扶起住，怎么扶也扶不起来，这人被当场吓瘫了。

以前有人恶作剧，夜里扮鬼吓人，把人吓得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要拿迷信的话说，这是在一瞬间吓掉了魂儿，魂魄再回来就不是原来的位置了，有时候缓几天还能恢复，有时候瘫一辈子再也治不好了，这个帮短儿的就是吓得腿一软坐倒在地，两条腿都没知觉了，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那三个同乡把他抬到泥坑外边，交给郭师傅等人扶着，他们要接着下去扒棺中女尸的绣鞋。

那些看热闹的都站在坑边，荷花池边缘清淤挖出个大泥坑，下面全是恶臭的淤泥，谁也不想往里走，有人眼尖，瞧见棺底露出的两只小脚好像动了一下，劝剩下这三个帮短儿的别再去了，怕是要乍尸，那三个人哪里肯听，李善人公园管事过来的也拦不住他们，换做成更半夜，没准不敢去，晌晴白日有什么好怕？

从来说贫困二字不分家，穷能困人，人穷了志短，没钱这人就被束缚住了，街上好吃好喝好东西应有尽有，没钱只能干看着，半夜做梦受用一番，睁开眼还是出苦力啃窝头，过日子处处都要用钱，没钱便受窘困，这些帮短儿的穷怕了，没瞧见棺中女尸的模样，只看到露出来的那双小脚，穿着镶金边掐金线的绣鞋，鞋上嵌着几个米粒儿般的小珍珠，裹着的锦被和裤子变质发黑了，也就绣鞋上的金线和珍珠还值几个钱，这三个帮短儿的看在眼里心中动火，走到棺木近前虽然不由自主的害怕，那也压不住贪念，一步一步凑过去，哆哆嗦嗦地去拽女尸小脚上那双绣鞋。

这时郭师傅在泥坑边扶着先前吓坏的那位，听此人嘴里一个劲儿在念叨着什么，郭师傅和丁卯俩人听他似乎在说那女尸会动，二人有些诧异，在巡河队捞河漂子这么些年，可没亲眼看见死人白天能动，前些天老龙头火车站货场虽然出过僵尸扑人的事，却是听旁人说的，无凭可查，无据可考，是真是假难以辨别，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出在黑天半夜的时候，这人死如灯灭，荷花池下的棺木中这女尸，死了两百余年，

况且白天阳气最盛，说这死尸光天化日之下能动，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但今天这件事很反常，看那群青蛙如临大敌般围着棺材，其中必有古怪。

五

郭师傅一错神的功夫，那三个帮短儿的手已经伸出手了，忽听那棺木中咕啾咕啾一阵怪响，把这哥儿仨吓得脸都白了，埋在荷花池淤泥下的棺材里怎么会有动静？难不成这女尸真的会动？别看乡下人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鬼狐精怪的传说可听多了，刚才眼里只盯着这双金丝缠珠的绣鞋，此刻把以前听过那些山村坟地中的鬼怪尸妖，种种可惊可骇之事全想了起来。

仨人以为棺中女尸要爬出来了，不禁腿肚子转筋，后悔起了贪心，想掉头逃开，两条腿却灌了铅似的挪不动，此时就见从棺木莲花底中冒出一股黄烟，其中竟有噫哑作响的怪声，站在泥坑边看热闹卖呆的人们，离得老远都闻到了尸臭，两眼辣得流泪，坑底那三个帮短儿的站在近前，让这股浓烟般的黄雾一撞，三根木桩子般扑倒在地。

郭师傅之前就感觉到事情不对，看那三个帮短儿的让棺中黄雾呛倒了，转瞬间那股黄烟又缩进棺木，他急忙蒙上口鼻，带着丁卯和李大愣趁此机会救人，一人拖一个，拖死狗似的将那三个人拖到坑边，再看这三人都闭着眼，脸色铁青，好像是让尸气呛着了，再迟上片刻命就没了，这一来周围的人们全惊了，赶紧给这三个帮短儿的捶后背揉前胸。

于此同时，从荷花池跳进泥坑里的那些青蛙，突然对着棺木鼓腮齐鸣，棺底窟窿里也不断发出咕啾咕啾的怪叫，随即从棺材莲花底下探出两个齐心怪状脑袋，外皮疙里疙瘩，竟是两只大得出奇的鬼头蟾蜍，这两个一公一母，背上五彩纹鲜艳夺目，咕啾几声就张开大嘴，腹中噫哑作响，分别吐出一道如烟如雾的黄气。

众人这才明白，荷花池下的墓砖塌陷，棺材在泥水中早已糟朽，有只鬼头蟾蜍从棺板窟窿中爬了进去，竟把古墓棺材当成了洞穴，鬼王蟾蜍很喜欢躲在阴冷潮湿的泥穴中栖身，身上五彩纹越鲜艳毒性越猛，这只蟾蜍像是受不住群蛙鼓噪，被迫从棺材里爬出来喷吐黄雾，那些青蛙也不敢过于逼近，双方好像势不两立，在原地僵持了一阵，两只鬼头蟾蜍吐出的黄雾逐渐减少，背上锦绣斑斓的彩纹转为暗淡。

这时荷花池中跃出一只青蛙，大出其余青蛙两倍，它蹲在地上，足有常人伸开的手掌那么大，俨然有王者之姿，伸出前肢与那两只鬼头蟾蜍相搏，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围观的人们纷纷捡起石块，对准鬼头

蟾蜍投掷，那两只鬼头蟾蜍几乎吐尽了毒雾，无奈落荒而逃，刚到泥坑边缘，就让人抄起铁锹拍成了两堆肉饼，还有人连称可惜，蟾蜍背上有酥，活着取下酥来，再掏出五脏六腑，放太阳底下晒干了，这蟾酥和蟾皮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可以入药，再看那些青蛙，相继跃回荷花池，顷刻间散布水塘，就此不见踪影，后来还有人在李善人公园的藏经阁旁边，建造了一座蛙仙庙，供奉青蛙神，不过规模不大，没什么香火，解放后被拆除，改成人民公园后水面经过重整，可不管怎么收拾，却再也长不出以前那么多荷花了。

六

再说当时，不知是谁报了官，官厅的人这时候到了，郭师傅等人拿钱散了工，跟着看热闹的人群离开公园，事后听说这口棺材被迁到别处去了，外头又传河神郭得友在荷花池救了几条人命的事，那倒不在话下，只说当时领了钱往外走，哥儿仨商量着先去洗澡堂子泡个澡，好好搓搓身上的臭泥，出了李善人公园的大门，恰好跟张半仙同路，走到路口遇见一个推小车卖荷兰水的。

荷兰水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汽水，薄荷粉加蔗糖对凉开水，也有人往里面放苏打粉，是种极其简单的清凉饮料，咱也不知道最早是不是由荷兰人发明的，反正传到咱这叫俗了，就叫荷兰水儿，清朝末年天津卫开始有卖的，到民国后期早已经有正经的汽水出售了，国内国外产的都有，可一般老百姓喝不起，仍习惯卖民间自己兑的荷兰水，喝完是容易闹肚子，早年间还喝死过人，好处是价格很低，比大碗凉茶还便宜，淡绿色的汽水放在荷花大瓷盆里，拿冰块镇上，看着就那么舒服，三伏天喝上一杯，清凉止渴，生津解暑，那也是一大享受，众人在李善人公园荷花池顶着日头站了大半天，晒得身上流油，酷热难当，郭师傅就请张半仙和他两个兄弟，站到街边喝两杯荷兰水，边喝边同张半仙议论荷花池群蛙斗蟾蜍的事，郭师傅说：“这李善人公园我来过多少回了，真没想到这荷花池底下还有口棺材。”

张半仙说：“这地方有棺材并不奇怪，从我爷爷那辈儿就知道了，他老人家早看出李善人公园形势不俗。”

丁卯笑道：“半仙是风水世家出身，我们在半仙面前说这些，是圣人门前背百家姓，有点不知道天外有天了。”

李大愣不信小张半仙，说道：“什么天外有天，我看张半仙是卖布的不预备剪子——扯，李善人公园荷花池下的棺材里都住进去蛤蟆了，也能算风水宝地？”

小张半仙说：“真不是胡扯，咱这话都是有本儿的。”

李大愣说：“嚯，还有本儿呐？那你可得给我们好好说说，到底有什么本儿？”

怎么叫“有本儿”？这也是给说白了，比方你说了什么话，如果是有根有据，引的是哪本书哪本经，论的是哪段典故，5.②你能把根据找出来，这叫“有本儿”，说话没本儿属于胡扯。

小张半仙说：“抬杠是不是？我张家祖传三代看风水断阴阳，泰山不是堆的，牛逼不是吹的，要没点真玩意儿，我安敢在列位仁兄面前滋出这丈二的尿去？告诉你李善人公园两旁河岔子多，形势浑然天成，犹如百足长虫，头圆身长尾细，按本儿说这是金尾蜈蚣形，一头一尾两个穴，能埋在穴中的人非富即贵，但这两个穴阴气也重，容易招引妖邪到古坟中栖身，先前在那挖泥开棺出了什么事，你们也瞧见了不是？”

郭师傅冷不丁听到这句话，恰似晴空里闻声霹雳，刚喝到嘴里的荷兰水喷了张半仙一脸，忙问道：“你刚说李善人公园荷花池下边……是什么什么穴？”

小张半仙以为郭师傅刚才没听清楚，那也不至于有这么大反应啊，他擦着脸，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李善人花园这个坟是“金尾蜈蚣穴”。

七

前些时候，郭师傅和丁卯到陈塘庄寻访连化青的踪迹，雨夜天黑住到破土地庙中，偶然得一怪梦，听说连化青在什么金头蜈蚣的脑袋里，当时只顾着吃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蜈蚣这么大，能让一个大活人在它头中容身？这时听小张半仙一说才知道，阴阳风水中金尾蜈蚣形这么个形势，那没准就有金头蜈蚣穴，看来捉拿河妖连化青，很可能要着落在这个金尾蜈蚣形上。

大马路上不是讲话之所，郭师傅说：“咱平时各忙各的，也难得见上一回，见一回就有好多话想说，不如让我们哥儿仨做东，请小张先生去澡堂子泡澡喝茶，趁这机会好好叙谈叙谈。”张半仙大喜，嘴里还说：“这年头活的都不容易，平白无故怎么好意思让哥儿几个破费……”假意客气几句，半推半就地跟着去了。

老南市有家天兴池，属于那个年代的大众浴池，当街两层楼，门口挂有前清时留下的老匾，一层是雾气腾腾的澡池，二层设有老式的隔断厢座，堂子客们洗舒服了，还会在澡池子里高喊几嗓子，澡堂中拔罐刮痧修脚搓背之类的服务一应俱全，价钱很便宜，你舍得花钱洗单间也

行，不少人花上几毛钱在这一泡就是一天，洗完澡下棋打牌闲聊，所以说浴池不仅是洗澡的地方，还是个特殊的社交场所，来此泡澡的堂子客们目标单一，身份模糊，进浴池都是为洗澡而来，但表示身份的衣服全得脱掉，如果想私下里谈些事，到大众浴池是再合适不过了。

郭师傅带着丁卯等人进了天兴池，先到莲蓬头底下冲去满身污泥，又去热水池子里泡得红光满面，再冲个清爽，上二楼接住伙计迎面抛来的热毛巾擦干身体，裹着浴巾往角落里找张木榻一靠，真是浑身酥软，当天也是累了，朦朦胧胧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等睡足了让跑堂的伙计给沏壶高末，高末说简单点就是高级茶叶的渣子，喝不起那名贵茶叶，只能喝茶叶铺里卖完好茶叶剩的底子，混起来拿热水一冲，别有一股浓郁的茶香，澡堂里还卖“生梨、青萝卜、青橄榄、莲子”等清热去火爽口的小食品，郭师傅又要了几盘沙窝萝卜和一包三炮台高档纸烟，不断请张半仙喝茶抽烟吃萝卜。

张半仙说：“无功不受禄，今天几位爷怎么又是请我泡澡又是请我喝茶，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提前说一句，借钱我可没有，这两年世道不好，看风水相阴阳宅这碗饭是越来越不好吃了，不怕几为兄弟笑话，我都半年多没下过馆子了，顿顿在家吃糠咽菜，杂合面儿也舍不得敞开吃。”

郭师傅说：“千万别多心，踏实住了在这歇着，咱都是穷光棍，谁还不知道谁，要借钱我们也不找你。”

张半仙一听说不是借钱，立刻放心了，摇头晃脑地说道：“古人讲的好，铜臭足乃困人。这年月，上无道，下无法，让张某这样的人物怀才不遇，然而怀才不遇者，又岂止张某一入乎？”

李大愣说：“你别拽文行不行，我们这全是粗人，听不懂这套词儿，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张半仙说：“我是说啊，你们哥儿仨跟我一样，也够穷的，穷归穷，可全是有本事的人，郭爷和丁爷我不提了，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就拿你李大愣李爷来说，咱今天头一次见，我一看就觉得李爷你是一侠肝义胆的壮士，是朋友可让千金，话不投机争寸草，见文王恭谦有礼，遇桀纣干戈齐扬，你就是这么一条直来直去眼里不揉沙子的好汉。”

李大愣咧嘴笑道：“还是你这半仙有眼光，你知道街面儿上那些人是怎么说我？他们却不说我侠义仁厚，那帮杂八地居然说我是把不是东西放小车上——忒他妈不是东西了。”

郭师傅对李大愣说：“行了兄弟，你就别谦虚了，赶紧再给半仙切个

萝卜，叫伙计把那壶高碎换成香片。”

李大愣切萝卜倒茶递给张半仙：“半仙你来这个，等我招呼伙计泡一大壶香片，萝卜就热茶，气得郎中满地爬。”

张半仙说：“好么，高碎改香片了？郭爷你找我必定是有事儿，你不把话说明白了，我可不敢再吃你的萝卜喝你的茶了。”

郭师傅说：“得嘞，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们哥儿仨请你来洗澡喝茶，无非是想跟你请教请教金尾蜈蚣穴是怎么个说词？”

张半仙为难地说：“这个……这个……，刚才不是都跟列位说过了，再让我多说可不方便了，祖宗给立下的规矩，这东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我们一家子人全指着这个吃饭啊。”

郭师傅说那些规矩我们都懂，你放心我们不是想抢你的饭碗，只是为了捉拿河妖连化青，随即把整个原由讲了一遍，肯定张半仙务必指点一二。

张半仙说道：“郭爷，你问到我是看得起我，我再拿你一把可显得我太不识抬举了，我今天干脆交个实底，怎么说呢，金头蜈蚣和金尾蜈蚣本是一回事，是一条蜈蚣的一头一尾，待我把其中的奥妙告知列位。”

八

张半仙连比划带讲，他说天津卫的地势北高南低，南边有大片开洼，那片洼地像个聚宝盆，所以南富北穷，很多年前有条大河注入南洼湖，水枯之后形成了这片洼地，以前的河道变成了土沟，自从清末以来城区不断向南郊扩建，盖了很多房屋，铺马路立电杆，那条几十里长的土沟子几乎全被填住了，但在风水上说，这条枯河沟子的形势还在，风水形势上叫金尾蜈蚣形，犹如一条摇头摆尾正要爬进聚宝盆里的大蜈蚣，其首衔金，可助正财，其尾挂金，能勾偏财，蜈蚣尾在李善人公园荷花池下，至于这条金尾蜈蚣的蜈蚣头不在别处，在城南魏家坟，当年张半仙的爷爷老半仙，替魏家二爷选了一块坟地，那块坟地就是“金头蜈蚣穴”。

千百年以前，南洼是片湖沼，地气深厚，所以那地方树木茂盛，跟附近荒凉的盐碱地全然不同，金头蜈蚣的形势虽绝，却有一点看走眼了，怎料到这蜈蚣让一块大石碑给压住了，金尾蜈蚣的风水全让这块石碑给拿光了，吉穴变凶穴，这也是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

一九世纪初，人口迅速膨胀，魏家坟逐渐变成了大片瓦房民居的魏家瓦房，那块地方始终不太平，街道马路布局错综复杂，风水形势就更

不好了，经常有黄狼恶獾山猫土狗之类的东西出没，居者不得安宁，于是家家户户在屋顶挂镜子摆阵，那一带不时能看见死猫死狗和死狐狸，别说哪条河发洪水，只要是下雨下大了，魏家瓦房那片屋子都得淹一半，如今房屋半毁，大多数都是空屋危房，只等着推平了重盖，可偏赶上这些年时局动荡，谁还顾得上拆魏家坟那片破房子？

过了魏家坟再往南是南郊，越走越荒凉，往北去是往城里走，那块大石碑在魏家坟西北方位，下边有蝥蛸驮负，民间称此石碑为驮龙镇河碑，到底是不是，无从知晓，反正都这么传，那石碑很高大，几个人擦起来也够不到顶，离得老远就能瞧见，是老年间挡煞气护城用的古物，这么多年修路盖房子都说要挪走一直没动，这金头蜈蚣头朝南尾朝北，呈现出来的势态，原是想往聚宝盆里爬，却让这石碑给钉住了，只要这块石碑还在，蜈蚣脖子压在石碑底下动不了，所以，石碑附近定是列位要找的金头蜈蚣穴。

那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听着，等的就是张半仙这句话，做梦也没想不到连化青躲在魏家坟，既然知道了地点随时可以过去拿人，别看没跟连化青照过面，这个人脸上的特征可太明显了，目生重瞳，找两眼四目的人准不会错。

陈塘庄铁盒藏尸案和三岔河口沉尸案，仅是这两个案子就够枪毙连化青好几回了，但五河水上警察队不管抓人，况且捉奸要双，捉贼要赃，你说连化青身上到底背了多少条人命，哪来的真凭实据，必须捉起来审讯落下口供才算，此外郭师傅还想到一件事，连化青哪都不去，偏偏躲在魏家坟石碑附近，那地方本身就邪行，可见这个人一定是有所图谋，到那里仔细看看，哪怕拿不到人，能找到一些相关线索也好。

张半仙说道：“你们三位要去魏家坟捉妖，本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举动，按说我不该阻拦，可我不得不说句不中听的，如今那金头蜈蚣的形势，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凶穴，这些年那座大石碑更是聚了不少煞气，现在那形势简直是一条张开大嘴的蜈蚣精，专门要吃活人，来一个吃一个，来两个吃一双，今天看郭爷印堂发黑正走背字儿，因此是不去则可，一旦去了，准死不可，我绝非信口雌黄，咱这话也是有本儿的。”

哥儿仨不信，认为张半仙又在故弄玄虚，这些看风水算命的专会危言耸听，不这样捞不来钱，告诉他不用多费口舌，事成之后石财主给的犒赏必定有你一份，捉拿河妖连化青的头功是张半仙你的，到时我们摆一桌谢你，四冷荤六热炒八大海碗，外带一个锅子，最起码也是这样。

张半仙说：“哥儿几个拿我当什么人了，我不是吓唬你们，郭爷要去魏家坟镇河碑，那是必死无疑，三天过后你要是还活着没死，我张半仙

下半辈子再也不吃阴阳风水这碗饭了，列位，我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你们还非去不可吗？”

他们哥儿仨听出张半仙也是一番好意，可还是觉得这话说重了，生死有命，哪是由人说了算的？张半仙无奈，别看郭爷平时挺好说话，脾气可是真倔，属牛的人都这样，只要他认准了的事儿，谁劝也不管用，何况旁边还有个李大愣不住蹿叨，李大愣这号人贪字当头，满脑子只想结了三岔河口沉尸案邀功请赏，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张半仙该说的全说了，明知拦也拦不住，索性不再言语了，心想：“说不说在我，去不去在你郭得友，是要死还是要活，你自己掂量着办。”

郭师傅等人打定主意，要去魏家坟捉拿河妖连化青，但知道魏家坟那地方邪得厉害，当天白天在李善人公园挖荷花池挖出古墓，下午从澡堂里出来天色已晚，没敢直接去魏家坟，辞别了张半仙，转天早上起了个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人在南门外会合，动身前往魏家坟镇河碑。

那位说了，张半仙的话到底准不准？您问得好，我告诉您，魏家坟金头蜈蚣穴的风水形势变了，由以前爬进聚宝盆的金钱蜈蚣已经死了，变成了一只张着大嘴要吃人的蜈蚣，郭师傅正走背字儿，本身倒着霉，去魏家坟真是去送死。

您看到后边就知道了，张半仙说的话是真准，可河神的故事一直讲到解放后五六十年代，要是郭师傅这会儿死了，哪里还有后话？因此这是个扣儿，说书说扣儿，扣儿就是悬念，咱这扣子就扣在这了，来个下回分解。

第八章 闹鬼的十字路口

—

人们都说李大愣是虎相，大脑袋肉鼻子，铜铃似的一对圆眼，像只老虎，丁卯是龙相，小伙子精明干练，身子板儿鞭实，走路呼呼带风，拿起腿跑上二十里地，停下脚步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一龙一虎要辅佐着河神郭得友，什么话让人传多了，都免不了添油加醋和过份夸大，可也说明这哥儿仨当年总在一块，到魏家坟捉拿河妖连化青，少了谁也不行。

金尾蜈蚣这条风水脉，是老年间的枯河沟子，一头在李善人公园，一头在魏家坟，近百年来，枯河沟子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会看风水的先生才能从中看出形势，郭师傅带着丁卯和李大愣，根据张半仙的指点，到城南魏家坟路口石碑周围找寻连化青的下落，一早起来，天热得好像下火，穿着鞋走在马路上都觉得烫脚，眼前灰黄一片，地下是雾，天上是云，浓云薄雾，天地间灰蒙蒙黄腾腾连成了一片，一群接一群的大蜻蜓擦着地皮乱飞。

似乎是要下大雨的兆头，他们仨到城根底下碰头，看街上行人稀少，像这种要下大雨的日子，人们很少出门，尤其是卖苦力的穷人，天热干活儿累，满身出汗，心里有火，汗毛孔全张着，让大雨淋到，激这一下，至少半个月高烧不退，你一天不干活儿，全家大人孩子就一天没嚼谷，十天半个月可歇不起，况且生病吃不起药，只能在家硬抗着，抗过去也得落下病根，如若病得厉害，说不定当天就一命呜呼，一领草席子裹起来，埋到乱死岗去喂野狗，家里干活儿挣钱的顶梁柱一死，这一家人便也散了。

郭师傅他们三个人全是光棍，也不做苦力，倒不在乎这个，眼见天色不好，心里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魏家坟，捉到连化青就能审出三岔河口沉尸案的详情，不管那具女尸是不是当年离家出走的石家小姐，都要给石家一个交代，此事该当尽早了结，用丁卯的话来说，拿住连化青，不仅传名积德，还有一份犒赏，他们也是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先在城根儿底下吃了套煎饼果子，然后直奔魏家坟。

魏家坟又叫魏家瓦房，临近南洼，通着电道，电道就是马路，以前东北天津北平有这种叫法，听着很怪，好好的马路不叫马路，怎么叫电道？道路通着电，人走到上面还不得过电？在以前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电的理解，只有一个字——快，电报电车电话，凡是跟电有关的速度都

快，电道是铺好的板油马路，走车走人快捷稳当，所以人们就管马路叫电道，往南走不到洼地，是两条电道纵横交叉的大十字路口，老天津卫都知道这路口闹鬼，邪行的厉害。

若从正上方俯瞰，十字路东南是魏家坟那片平房瓦屋，魏家坟改成魏家瓦房以来，住户全是贫民百姓，去年一场大水，这片房屋塌了不少，砸死了七八口人，住在魏家瓦房的人们全当了难民，然后便没什么人住了，不通水电，等着拆除，跟魏家瓦房隔着一条大马路，十字路口的西南方向，是座烟草工厂，有名的哈德门香烟厂，民国初年，英美烟公司忽悠农民种美国烟，种子和种植技术免费提供，手把手的交你怎么种，种好了烟草公司高价收购，还有比这好的事吗？说得简直是天花乱坠，总之如何如何之好，掰开揉碎告诉大伙：“种庄稼只是维持个温饱，想发财你就得种烟草。”乡下农民有很多人上当，要了烟籽回去种，只种还不行，收了烟叶必须烘干，这成本可也不小，烟农们四处借贷，自己买来炭，把烟叶烘好了，到日子送至英美烟公司，才发现收购价格不及付出成本的十分之一，不卖给烟草公司又没别的地方收，乡下人以种地为生，全家人一整年都指望这份收入过活，不料比预期的价格差了十倍，这就叫逼死人不偿命啊，以往赶上收烟的时候，经常看烟草长门口挂着死尸，那些人实在没活路了，只好在路边拿麻绳上吊。

那几年为此而死的人着实不少，有传言说魏家瓦房下埋着吊死鬼，吊死鬼要拿替身，所以这路口经常有人上吊，不知道是否可信，总之这条路含恨屈死的孤魂野鬼很多，也是风水不好，时不时的出事。

二

后来烟草厂搬到了河东大王庄，魏家瓦房旁边烟草厂这块地跟着荒了，临着马路的几座楼，曾经是烟厂的办公楼和宿舍楼，后来几此易主，居着皆不得安宁，空楼荒废至今，过了魏家坟和烟草厂往南，属于南洼，有大片的芦苇荡子，再远处全是庄稼地。

十字路口的横道以北，也有些偏僻，先是一大片臭水泥潭，再往北离城区渐近，住家和民房就逐渐多了，十字路口当中那块大石碑，据说是用来挡住南洼的煞气，同时把魏家坟和烟草厂的死鬼全挡住了，并且也拿尽了金尾蜈蚣的风水，这石碑的年头可不短了，不知道是哪朝哪代所留，底下驮碑的石兽，脑袋断掉了只剩半截，碑文模糊不可辨认，碑文的内容也早已失传，修路的时候想动，怎知一动这石碑就变天，这个活儿谁都不敢干了，推来推去，这么多年一直没动，不当不正的留在十字路口，过往都要绕着它走，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块纪念碑。

郭师傅他们三个人，平时很少到这边来，但大路都认识，别钻进魏

家坟那蜘蛛网般的小胡同便好说，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快中午了，灰蒙蒙的天彻底阴了下来，他们在路边看看四周，马路上并非没有行人，毕竟是白天，三三两两有过往的路人，大多是些菜贩子，天不亮赶着大车从郊区进城，到早市上把成筐的豆角萝卜论斤吆喝出去，不到晌午就基本卖完了，此时开始陆续往家走，路口靠近烟草厂那边有个馄饨挑儿，担挑子卖馄饨的是个老头，带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大概是爷孙两个，老头拿扁担挑个小炉，到路边摆几张小板凳，卖馄饨和烧饼，那些卖完菜往家走的乡民，如果当天收入不错，路过这往往会喝碗馄饨垫补一口，看样子爷孙俩这副馄饨挑专做这些人的生意，摆的是常摊儿，可当天要下大雨了，买卖不好，摊子上没有吃馄饨的主顾，平时白天这路边也有几个做小买卖的，石碑南边人少，好在没有巡警来管，不过收的都很早，天黑之后可没人敢来。

哥儿仨在路口附近转了一圈，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么闷热的天气，往石碑南边一走，竟觉得有些阴森，魏家坟这边的平房大多空着，有的房子上了锁，有的连锁都没有，因为四壁空空，没有怕偷的东西，石碑跟前也看过了，拿脚踩了个遍，下面全是实地，其次就是石碑西南角烟草厂的水泥楼，这时到饭点肚子也饿了，看路旁的馄饨挑，便过去喝碗馄饨吃几个烧饼当午饭，卖馄饨的那个老头，身材高大，下颌留着发黄的胡须，收拾的利利索索，可总是沉着个脸，见来了主顾，欠身起来招呼，那也看不见半点笑容。老头让小女孩给这三个人拿板凳，这小女孩长得乖巧，手脚勤快挺招人喜欢，很奇怪的是，这爷孙两个脸色发白，冰冷苍白中又带着些高深，让人觉得有几分可怕。

三

哥儿仨坐下，郭师傅问卖馄饨的老头说：“老爷子，馄饨怎么卖？”卖馄饨的老头说：“馄饨现包现煮，两个大子儿一碗。”李大愣问：“馄饨汤要钱吗？”老头说：“汤不要钱，可你得买了馄饨才能喝汤。”郭师傅说：“劳驾，您给我们来三碗馄饨十个烧饼。”老头答应一声，烧沸锅里的水，准备往里头下馄饨，馄饨全是那小女孩现包的，小女孩手底下很熟练，馄饨包得飞快。郭师傅问卖馄饨的老头：“是您孙女？”老头一边忙活一边答话：“啊，我孙女，从小爹妈没了，这些年我们爷俩就摆这么个馄饨挑子为生。”郭师傅点点头：“孩子可怜，看着也懂事，给您帮了不少的忙吧？”老头说：“可不，平时就我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说话这么会儿功夫，那馄饨也包好了，放到滚开的汤锅里一氽就得了。老头把馄饨从锅里捞出来，一碗一碗的盛好了，点几滴香油，放点香菜葱花，分别递给这哥儿仨，他说：“趁热吃吧，眼瞅着要变天了，等吃完了馄饨，你们快回去，我们爷俩也要收挑子了，万一犯了

天气，可不是闹着玩的。”

郭师傅他们不在乎下雨，又没干体力活儿，不怕让大雨淋了，如果遇上暴雨或是雹子，周围还有这么多空房破屋可以躲避，因此没拿老头的话当回事儿。李大愣充明白说：“瞧着吧，这场大雨不憋到天快黑的时候下不起来。”卖馄饨的老头摇头说：“先起了灰雾，什么时候来天气可说不准，听我的，吃碗馄饨赶快回家去避一避。”丁卯听卖馄饨老头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对，奇道：“怪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在这住的？”卖馄饨的老头说：“你们要在这住才真是怪了，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丁卯说：“这么多房子，不是人住的还是鬼住的？”卖馄饨老头说：“后生，我在这路口卖了这么多年馄饨，这地方住着什么我可比你清楚多了，反正你们仨准不是住在这附近，你们快吃馄饨吧，趁热，放凉了不好吃了。”

哥儿仨一想也是，别跟这卖馄饨的抬杠，这老头的馄饨挑子常年摆在路口，看我们面生，所以知道我们不是在附近住的人。想到这，不再乱琢磨了，闻着馄饨可真香，肚子早打鼓儿了，端起碗吹吹热气，拿勺往嘴里送，送到嘴里一尝，三个人立时呆住了，这是什么馄饨？

四

馄饨这东西谁都吃过，最便宜的要属街边馄饨挑子，以前也叫汤饼挑子，清汤寡水，馄饨馅儿小得几乎找不着，两三个大子儿一碗，稍好些的在早点铺子里卖，城里城外随处可见，再高档的是饭庄里做的馄饨，有钱人吃完酒席，再来上这么一碗小馄饨，当成饭后的点心，那种馄饨的面皮和馅料就比较讲究了，做面皮的面粉里加鸡蛋，馅料三鲜虾仁草菇之类的都有。

郭师傅他们仨穷是穷，缺钱可不缺嘴，经常给人家帮衬白事混吃喝，可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馄饨，一吃全惊了，想不到路边这么个不起眼的馄饨挑子，这馅儿这面皮儿，还有这口汤，简直没挑儿了，仔细看馄饨本身没有出奇的地方，估计是老汤，卖汤食的要是有锅祖传的老汤，那味道可就不一般了，三个人心里这么想，嘴上光顾着吃，险些连自己舌头也给嚼了，顷刻间馄饨下肚吃了个碗底朝天。

眼看着黑云压顶，天色变得更暗了，马路上的行人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卖馄饨的老头带着孙女，也已经收拾东西要回去了，可他们哥儿仨没吃够，死活要再买几碗馄饨吃，老头很为难，看意思是怕遇上大雨，想赶紧回家，奈何这三个人非要吃，走不起身，不得不停在路边给他们烧汤煮馄饨。郭师傅说：“您这老汤馄饨的味道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城里卖？”卖馄饨老头说：“城里人多，地面儿上管得严，咱馄饨挑子是小买卖，插不进去，不得以，才到魏家坟路口摆摊，这地方偏僻，

主顾本来就不多，不敢不用心啊。”郭师傅说：“噢，那您在这条路上摆馄饨挑子的时间可不短了？”卖馄饨老头忙着烧汤锅，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句：“有些年头了，你呀，别多问了，再吃一碗馄饨赶紧家走，我这是为你好。”

郭师傅心想不能不问，难得碰上这么一位，这老头在魏家坟路边摆馄饨挑子好多年了，对这一带很熟悉，我们大老远跑到这，可不是为了吃碗馄饨，他觉得魏家坟烟草厂靠近十字路口的那栋楼房，是石碑附近最容易藏人的地方，干脆跟卖馄饨老头打听打听，可开口总要有个因由，他没话找话地问：“您住哪啊？”卖馄饨老头往路口北边指了一下，只说了两个字：“不远。”

郭师傅心说：“这话简直跟没说一样，不远是多远？”又问：“怎么不到马路对租间平房，在路边摆馄饨挑子可近多了。”卖馄饨老头说：“不敢住，魏家坟这片平房以前住户是不少，可听说南洼风水一直不好，因为老年间是块坟地，去年发大水淹过一回，从那开始就没什么人住了。”

此时那个小女孩把剩下的面皮和馅料全包了馄饨，剩下这点东西不多，却也包出了四五碗馄饨。卖馄饨老头说：“是多是少就这些了，本来想留着我们爷俩自己吃的，既然都包出来了，就算你们三碗的钱，吃完了赶紧家走吧。”郭师傅说：“谢您了，再跟您打听一件事，魏家坟马路对面的烟草厂，也就是路口西南角这座水泥楼，如今还住着人吗？”卖馄饨老头闻言脸色稍变，说道：“没住着什么人，那是处闹鬼的凶宅。”

郭师傅他们三个人，一上午把石碑周围转遍了，唯有这座水泥楼还没进去过，马路西面是废弃的烟草厂，路边有几座破败的水泥楼，当年是工厂的宿舍，离石碑最近那座楼盖得最好，二层楼带地下室的老式建筑，曾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分部，外檐是大块蘑菇石墙面，透着份厚重与沉稳的气势，比魏家坟贫民百姓住的平房瓦屋要坚固气派多了，但门窗紧闭，屋顶长出了蒿草，显然有很段时间无人居住了，听卖馄饨老头说这楼里闹鬼，说话时的模样语气也不像有意吓唬人，郭师傅借机问卖馄饨老头：“鬼楼？里面没住人？”

卖馄饨老头说：“据说这栋楼不干净，下边有老坟，转了好几次主家，哪家也住不安稳，都说闹鬼，头二年，楼房让一位庙会的会首买下了，全家五口，连过日子带做生意，这位会首暗中做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否则不会住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后来全家五口莫名其妙地死在楼里，此处不是鬼楼凶宅是什么？打那开始真没人敢住了，你们啊，也别不信邪。”

这么会儿功夫，小女孩把馄饨全包好了，老头那边的汤锅早煮开

了，馄饨跟饺子差不多，但煮起来非常快，水饺皮厚，要煮三沉三浮才能出锅，馄饨下到热汤锅里就熟，老头还和刚才一样，捞到碗里盛好了，加上佐料老汤，递给那三个人，郭师傅接这碗馄饨的时候，碰到了老头的手，那只手居然是冷冰冰的，简直像死人手。

五

这么闷热的天气，端着热馄饨碗，手怎么会如此冰冷？郭师傅在巡河队捞河漂子，印象中再怎么酷热的天，从河里打捞出来的浮尸，身上也是冷的，死人没有热乎气儿，一碰着卖馄饨老头的手，不免想到了那些死尸，心里不由自主一阵哆嗦，虽然天色阴沉，可怎么说也是白天，大白天的不会有死人在路边卖馄饨，不可能有那种事。

郭师傅心里疑神疑鬼，端着馄饨不敢吃。他那俩兄弟可不管这套，饿死鬼投胎似的端着碗吃馄饨，还是那么好的味道，三口两口这一碗馄饨就下了肚，再来几碗也吃得下去。卖馄饨老头看郭师傅发呆不动，催他趁热快吃。丁卯在旁听了，想起个笑话，就给李大愣说了：说以前有个乡下老头，家住在非常偏远的山沟子里，出门除了山就是山，交通不便，去趟县城都跟出国差不多，老头活了一把年纪，第一次到省城亲戚家串门，亲戚招待他吃元宵，老头一尝这东西太好吃了，世代代住在穷乡僻壤，做梦也没吃过这东西，问亲戚这叫什么？亲戚不知道这位连元宵也没见过，加上他嘴里正吃着半个汤圆，说话含混不清，没听懂问的什么话，就说：“您呐，趁热趁热，趁热吃啊。”老头听这话，以为元宵叫“趁热”，回乡下之后一直馋这口儿，有一次犯馋虫，馋得不行了，眼看出气多进气少，临死就想再吃一次“趁热”，他儿子为人至孝，看爹馋得快死了，便翻山越岭出来，到县城给老头买“趁热”，找谁打听都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上哪问去？正着急的功夫，街上有个卖饺子的在那吆喝：“刚出锅啊，趁热趁热。”儿子一听还真有这东西，赶紧过去买了一盆，拿回家给老头吃，老头得知儿子买把趁热买回来了，身上的病立刻就好了一半，可一看不对啊，怎么变样了，他盯着饺子不住打量，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趁热啊趁热，两年没见，你长犄角哩。”

李大愣和卖馄饨的小女孩听完了都笑了，卖馄饨老头仍板着脸，也不理会丁卯说什么，好像根本就没听到，只是催促郭师傅快吃。

郭师傅心里边觉得不大对劲儿，偷眼去看卖馄饨老头和小女孩，这爷孙俩的脸色是那么白，身上是那么冷，简直像没有活气儿的死尸一样，可手中这碗馄饨是真香，闻着闻着忍不住了，把心一横，反正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再吃一碗又能怎样？当下端起碗，连馄饨带汤，几口吃个净光，那馄饨就像自己长了腿儿似的往肚子里跑，他吃完一抹嘴，顺

手把空碗还给小女孩。

那老头见郭师傅把馄饨都吃了，让孙女收拾好馄饨挑子和板凳碗筷，又对郭师傅说道：“别惦记那栋闹鬼的楼房了，那里头什么也没有，眼瞅着要变天，赶紧回家避一避吧，现在走还不晚，别等到想走走不了的时候再后悔。”说完话，老头把馄饨挑子挑上肩，小女孩在旁边扶着他，一老一小两个背影往石碑下边走去，走得匆匆忙忙，转眼就不见了，如同凭空消失了一样。

郭师傅一愣神，心想：“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老头好像知道我们要到那栋楼里去，一个在路边卖馄饨的老头怎么会知道我们想干什么？”等他回过神，抬眼再看的时候，马路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一尊驮碑的无头石兽立在路口。

六

郭师傅发觉卖馄饨的老头和小女孩太奇怪了，心说这俩人怎么知道我们要进那栋楼？那楼里当真一个人也没有？听这老头是好心劝他赶紧走，好像知道准要出事似的，这卖馄饨的老头究竟是什么来路？看这对爷孙的脸色像死人，总急着要走，而且一转眼就没了，大白天的会有死鬼在马路上卖馄饨吗？

他站在马路边上思前想后，把几件事结合到一块，总算悟出这么点儿意思。

丁卯问郭师傅：“哥哥你没事儿吧，怎么好端端怎么俩眼发直，眼眉自己往一块凑？”

李大愣说：“准是听卖馄饨老头说楼里有鬼，正寻思这事儿呗。其实有什么好想的，依我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

郭师傅回过神来，说道：“没错，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非到这楼里看看不可。”

李大愣说：“甭听卖馄饨的老头吓唬人，世上哪有什么凶宅，李爷我是放屁崩出个坑儿的人，就这么厉害，我能怕他们这些糊弄鬼的话吗？”他是深信白天不会见鬼，才敢说这番话，一来不吹白不吹，二来也唯恐郭师傅和丁卯胆小，临时改主意不去找连化青了，快到手的赏钱无论如何不能打了水漂儿。

其实郭师傅不怕这个，他在五河水上游警察队当差，寻河队虽说不管破案，但见的听的多了，比如这种一家子好好在屋里住着，突然全家失

踪，也没人看见他们出屋，就在屋里下落不明了，像是被凶宅里的鬼给带走了，这事儿听着邪乎，却并不是没有，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案子。

听说那是清朝末年，天津卫还没通铁路的时候，北运河边上有家人，一家三口住大杂院里，两口子带个七八岁的儿子，家境贫穷。白天男的拉地排子卖苦力，女的在家缝补浆洗，小孩则出去拾煤核儿，煤核儿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煤渣，以前穷人冬天买不起煤，只好让小孩捡人家烧剩下的煤核儿，孩子没钱上不了学，每天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背个箩筐，手拿一根铁棍，捡那些没有完全烧尽燃透的煤球，用铁棍把上面的煤渣打去，留下里头还可以烧的，这叫煤核儿，放在箩筐里带回去，小孩也捡不了多少，一天天积少成多，到天寒地冻的时候，家里烧这点煤核儿取暖。那个年月，穷人家的孩子没有童年时光这么一说，注定生下来就是受罪的命，小孩到了稍微懂事儿的年龄，就得帮着家里干活了，偶尔逮个蚰蚰儿捕到只蝉，自己舍不得玩，必是卖给有钱人家的少爷，换几个小钱交给爹娘，知道爹娘累死累活不容易。全家有口吃的，从来是先紧着当爹的吃，如果吃的东西不够，女人和孩子就得饿着，因为当爹的白天要出去干活儿，没有这个劳力，全家只能干瞪眼饿死。有一天小孩捡完煤核儿回来，到河边看人捞鱼，孩子胆小，总听水鬼拽人的故事，不敢下河玩，老实巴交在河边看捞鱼的，看人家捞出来的鱼就馋得流口水，想吃熬鱼了。那捞鱼的有一网打出一条怪鱼，这鱼长得奇丑无比，嘴里居然有牙，看着挺吓人，在河里打这么多年的鱼，没见过这种鱼，连那些看热闹的人在内，谁也叫不出名。

有人说这是从海里游过来的鱼，未必能吃，劝他放了。捞鱼的想卖这条鱼，却没人愿意要，扔回河里又觉得可惜，一看这小孩蹲在旁边流口水，就说孩子馋了吧，拿回家让你娘给你熬着吃。孩子高高兴兴把鱼拿回家，当娘的一看很高兴，家里太穷，逢年过节也不一定吃得上鱼，哪还嫌弃鱼长得不好，长成什么样那也是鱼啊，当即把这条鱼开膛破肚收拾了，东家借点酱油，西家借点盐，熬了一锅鱼，闻着可真鲜。鱼刚熬好当爹的回家了，一看有鱼也乐坏了，家里什么东西都先让他这位干活儿的吃，娘儿俩在旁边看着，等他吃剩下的。当爹的心里不好受，不忍心让孩子看嘴，非让娘儿俩跟着一起吃。住大杂院瞒不住任何事，谁家吃什么饭甚至说了什么话，同院邻居没有不知道的，邻居们全知道这一家三口在屋里吃熬鱼，可从这天开始，再也没见这家人出过那间屋子。

一天两天还好说，三天四天那屋里仍是一点动静没有，街坊四邻们就不放心了，过去叫门没人应声，那门也没关，巴掌大的小破屋，推开门那屋里有什么东西，一眼全看到了，屋里根本没人，只有扑鼻的血腥

气。这可把大伙吓着了，马上有人去报官，官府派人到现场勘验，屋里东西都摆得好好的，桌上还剩半条鱼，这一家三口却没影儿了。那时有经验的老办差官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看这鱼是化骨鱼，吃了之后会让人血肉毛发化为脓血，河里捞上来的这条鱼，是名副其实的化骨鱼，这也是当年满城皆知的一件奇案，称为“熬鱼化尸案”。

所以郭师傅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并不一定任何怪事都与鬼神相关，他将此事说给丁卯和李大愣听，让他们俩不用疑神疑鬼，三个人说完话，抬腿往路边那栋楼房走过去，此时打下一道闪电，跟着有闷雷之声滚滚而来，那栋楼有个破窗，后面原本很黑，电光闪过之际，他们都看到破窗里中张模糊不清的脸，看不清是什么人，那两只眼跟嘴都跟黑洞似的，再想仔细看就看不清了。

七

郭师傅暗暗吃惊，心想：“不说这楼里没人住吗？如果当真没有人住，岂不是大白天看见鬼了？”

不过越是如此，越说明这楼房里有些古怪，这哥儿仨也是胆壮心直，终归是邪不胜正，况且为了捉拿连化青，他们每人都带了家伙，不揣怀里，而是插在裹腿中，旧时男子出门必打裹腿，因为以前裤角大，不拿布带子勒上，出门等于扫马路，打上裹腿走道儿利索，短斧倒插在裹腿中，檀木把柄在下，斧刃贴着裤子露出半截，这种檀木柄短斧，想当初是地痞混混儿专用的凶器，别瞧砍柴嫌短，拔出来剁人，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三个人鼻子里能闻到雨腥味儿，眼看这天气要来了，要躲雨也得去那空楼房里躲，不再多想，抬腿迈步过去，镶铜的楼门上原本帖有封条，风吹雨淋早脱落了，儿臂粗的门环上扣着一把大铁锁，也生满了锈蚀，楼窗户是竖起来的窄长方形，大多数用木条钉死了，门口这种笨锁并不难撬，奈何锁头已经锈死了，只好拿家伙撬开铜环，费了半天劲才撬断，门轴上也长了锈，用力一推就发出嘎吱吱怪响，推开一道门缝，先是刺鼻的霉味，里面黑咕隆咚很阴森，感觉不像楼房，却似个深山古洞。

李大愣的胆量，远没有他平时吹嘘的大，往楼里一看是真怵头，立刻使出装傻充愣的本事，说道：“二位兄长，我去门口替你们把风得了，里头万一出点儿什么事，咱好有个接应。”他刚想往外走，炸雷一声，黄豆大的雨点加着雹子就落下来了，雨下得天都亮了，老话说“亮一亮，下一丈”，这场大雨来势不小，到晚上都不见得停，李大愣道：“得了，算我没说。”

郭师傅和丁卯见外头下起了大雨，想不进来都不行了，告诉李大愣不要声张，不过三个人白天出来，都没想到要带手电筒，这地方断水断电，楼内有电灯也不能照明，没法子掏出抽烟用的火柴，划着了一根，借着些许微弱的光亮看东西，哥儿仨怕让过路的人当成贼，那是有口也说不清了，进了楼房顾不上看眼前有什么，一个接一个闪身进来，赶紧把大门给掩上，外面风雨之声顿时变小了，仿佛隔得很远，首先一个感觉，楼房里可够潮的，那也难怪，去年曾让大水淹过，寻思楼房里没准有水月灯电石灯之类的东西，找出来照个亮，总好过用火柴照明，看这座楼房的结构，与普通的公馆相似，地面积了层灰。

进了楼门先是玄关，里头还有二门，三个人划了根火柴照明，摸索着往里走。郭师傅说：“我觉得那卖馄饨老头的话不假，这栋楼里真没人住，地上的灰尘积了一层，要是屋里有人走动，绝不会这样。”李大愣说：“不对呀，既然楼房里没有人，咱刚才隔着窗户看见的那张脸是谁？”丁卯眼尖，他说：“我看那张脸上好赛长着黑毛，可不是人脸。”

这句话一说，哥儿仨脑门子上都冒出了冷汗，揪着个心，推开玄关里侧的二门，进了房厅，在门口找到一盏水月灯，也叫马灯，里头放煤油，点起来照亮了四周，看屋中无非是些摆设家具，迎面挂着一大幅油画，占了不到半面墙，画中是这家主人五口的肖像，当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商人，身边是位太太，显然是他老婆，两口子慈眉善目的很富态，身边站着三个子女，两个姑娘十五六岁，一个男孩十岁出头，想必是家中的少爷小姐，可当年的全家福，如今却变成了凶宅中的遗像。

三个人为了捉拿连化青，人家说什么他们都不信，那卖馄饨的老头和小女孩是什么来路？怎么就知道这楼里准没有活人？河神郭得友进了凶宅是死是活？到底会遇上什么东西？说到这，扣子可大了，别说您着急，连我都急了，可咱还是得下回分解。

第九章 楼梯上的人头

—

魏家坟路口这栋楼，最后一位主家是庙会的会首，咱得先说说，庙会会首是做什么的，有道是“赶集上会做买卖”，赶大集赶庙会，全都是一回是，旧社会有大批跑江湖谋生的人，别看这帮人哪也不挨哪，各有各的营生，但在社会中自成一体，能把这些人聚集到一处的是会首，会首必须是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他看哪里开庙会有块空地，先掏钱包下来，请人扎好一排排的席棚，然后把那些江湖上卖艺摆摊儿的人全聚来，什么卖膏药的、算卦的、拿大顶的、耍狗熊的、卖把式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唱大鼓的、拉洋片的、练杂技的、总之跑江湖的这些人，全到会首包下的场子里做买卖，等到做完买卖，每人都得给会首一些钱，会首赚的是这份钱，为了能把庙会办热闹了，会首一般还要请高跷队和戏班子，住在这栋楼里的会首，自己也带高跷队，那些高跷行头装束之类的物事，平时都存放到他家里。

郭师傅他们三个人，看了看屋中摆设，也不过是桌椅镜子床铺大掸瓶，和普通的人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所有的东西上都蒙着层灰，屋子里还有发大水那年淹过的痕迹，看不见有人，充斥着无法形容的诡异气息。

李大愣觉得头皮子一阵阵发麻，只好在口中哼哼几句荒腔走板的戏文给自己壮胆：“黑脸的好汉属李逵，三国倒有个毛张飞，手提钢鞭黑敬德，包文正坐殿让过谁？”这两句唱词儿，全是演武镇宅的典故，民间俗传，在凶宅唱武戏，可以驱除妖邪，您别说，唱这两句还真是壮胆，所以郭师傅也没拦他，他接着哼唱：“白脸的好汉属罗成，景阳冈打虎是武松，南廋报号高君宝，长坂坡下赵子龙。红脸的好汉属云长，杀人放火是孟良，手持大刀王君可，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青脸的好汉叫朱温，山西坐殿程咬金，河南霸府单雄信，手提大刀盖苏文……”

哥儿仨一步步踏着厚实的楼梯木板，往上走到二楼，就看这层楼有好几口大木箱，墙边竖满了高跷锣鼓，木箱子里装的都是行头，此外有不少道具，其中有个脸上带黑毛的熊头，是踩高跷扮相里的黑熊精，之前他们从破窗往屋里看，瞧见那张挺吓人的怪脸，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哥儿仨紧张了半天，等看清是踩高跷装扮的行头，各自长出了一口气。

以往庙会或撵会里表演的高跷，不仅是站在木制的两根跷棍上行

走，要边行走边表演各种动作，并且装扮成跑旱船、倒骑驴、傻妈妈、傻儿子，以及民间传说里的各路神仙鬼怪，高跷队的庙会会首家中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李大愣啐了一口，骂着要去砸那些神头鬼脸的行头：“操他八辈儿祖宗，差点让这玩意儿吓掉了魂，万一传扬出去，真能砸了咱哥儿仨的字号。”

郭师傅说：“兄弟别耍老娘们儿脾气，谁都保不齐有看走眼的时候。”说罢当先到各处查看，可楼上楼下，包括阁楼在内，犄角旮旯都找遍了，灶冷人清，连只老鼠也见不到，仅有一些偷都没人偷的东西，看这楼里确实有两年没住过人，只剩地下室没看，三个人心想来都来了，也不差这几步，商量着先下去瞧瞧再说，他们揭开楼梯下的盖板，有段木板台阶，从下去发现里边很深，冷森森侵人毛骨，四壁用条形青砖砌成，这些青砖表面细腻光滑，带着老坟里的阴气，一看就是古墓里的墓砖，想不到下边真有座老坟。

二

当年掏地下室，在楼底下挖出一座老坟，没人知道挖出过什么东西，但是青砖砌成的坟坑还在，坟砖很坚固，所以也没大动，抹上白灰面，直接当成了存放东西的地下室。

从李善人公园到魏家瓦房路口，在会看风水的人眼中有个形势，称为金尾蜈蚣形，李善人公园的荷花池是尾，魏家瓦房路口是头，如果说这两个地方，存在有明清两朝甚至年代更久的古墓，那是半点也不奇怪，可如今只剩个坟窟窿，去年发大水淹了半个多月，墙皮上的白灰面脱落，四壁坟砖皆已松动。

郭师傅心中思量此事，顺手抠下一块砖，拿到眼前看了看。

李大愣问道：“哥哥你拿块砖头是想唱哪出？”

郭师傅说：“我看这是金砖，没听过陷魂阵砖打刘金锭吗？”

李大愣说：“还真没听过这出，有讲儿？”

郭师傅说：“当然有讲儿，北宋年间有个女将叫刘金锭，曾遇异人授以异术，凭着胯下马掌中刀和五行道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在两军阵前向来没有敌手，直到敌营请来高人摆下陷魂阵，用三块金砖打死刘金锭，此女死后尸身百日不腐，也是她有道行，可见不管会什么邪法妖术的人，都怕挨砖头，即便不是金砖，这一板砖儿抡到谁脑袋上，谁也是受不了。”

李大愣一听，也在墙上抠下块坟砖揣到怀里，要是在楼里见到有

人，二话不说，先拿这块坟砖招呼过去。

郭师傅这么说，是给李大愣壮壮胆子，他抠下墙上的古砖，其实是打算看明白到底是不是老坟里的砖，要说天津卫这地方确实有古墓，五六百年的都不算古，年代更久的也有，别看明朝才建卫造城，实际上北宋年间已是河运枢纽，地名中有子牙河、陈塘庄，都是来自武王伐纣时的典故，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另外天津卫城根底下有很多旧窑厂，是古代烧砖造城的所在，地名大多带个窑字，比如吴家窑南头窑之类，全带个砖窑的窑字，凡是这样的地方，地势普遍比较高，因为下面全是窑砖，当初烧坏了用不了的残砖，一层层堆起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了地面，比别的地方高出一大块，所以每次发大水都淹不到这些地方，据说风水都不错，因为下面全是窑砖，没有坟头，住着干净，住在那的居民中还有几位世代烧窑砖的匠人，祖传的手艺，郭师傅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常听他们说砖头，年代不同，砖窑里烧出的窑砖也各有不同，他听的见的多了，称得上略通此道，看地下室里的青砖真是坟砖，而且是古坟中的老砖，阴刻着鱼龙纹，绝不是近代之物。

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变动很大，修路架桥盖房，以及原本的河流改道，使风水形势发生变化，所以张半仙也看不出以前的风水形势了，只知道大概是在路口一带，此时找到几百年前的老坟，看坟砖用的规格也不同意，肯定是一座占据形势的坟穴，因此可以确定，魏家瓦房路口的金头蜈蚣穴，十有八九是指这座老坟。

坟洞里头空气不畅，让人喘不过气来，手中那盏水月灯忽明忽暗，看此处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空坟一座。

郭师傅心说：“魏家瓦房根本没有连化青的踪影，看来陈塘庄土地庙那个梦是不可尽信，这次可是扑空了，大下雨天钻了趟坟窟窿，受累吃苦不说，还白耽误功夫，这叫什么事儿呢？”

您说怎么这么寸，三个人不得结果，刚要转身出去，突然听坟洞上边传来一阵响动，是有人踩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郭师傅心中一动：“楼里一直没人住，坟也是空的，外边又下这么大的雨，有谁会进来？”

正诧异间，只见从台阶上骨碌碌滚下一个东西，坟穴中灯光太暗，那东西滚到脚边了还没看清是什么，郭师傅按下灯来一照，不有自主地退了半步，那是血淋淋一颗人头，满头满脸的血，兀自睁着两只眼，仰面朝天瞪着他们仨人，眼珠子动来动去，呲牙咧嘴也不知是想咬人，还是有什么话想说。

三

哥儿仨吃了一惊，大着胆子举灯往前照，瞧清楚了，一颗大肉脑袋，刚从腔子上砍下来，顺着楼梯滚到了坟穴中，人头脸上扭曲了两下，转眼就不动了。

他们心知一定有人在楼里行凶，立刻伸手拽出檀木斧子，纵身蹿上楼梯，到得厅堂之中，一看地上躺着个没头的尸身，旁边坐着个人，脸如死灰一般，另有一个女人，直如一缕黑烟，嗖地一下闪进了灯烛照不到的死角，丁卯眼明手快，追过去却什么也没有，见了鬼似的。

三个人转过头，再看坐在地上那位，不是旁人，是在三岔河口捞出个死孩子的水贼鱼四儿，心里都纳闷儿，这个臭贼怎么跑魏家坟来了？掉了脑袋那个人是谁？

郭爷说：“鱼四儿，你下绝户网倒也罢了，今天居然敢行凶害命，这场官司可够你打的。”

丁卯说：“好个下绝户网的臭贼，海河里每年淹死那么多人，怎么不让你淹死，我天天等着捞你。”

李大愣也认识鱼四儿，骂道：“你个坟头插冰棍，缺德冒凉气的玩意儿，到这偷什么来了？”

鱼四儿正吓得魂不附体，一看是这三位，哭丧着脸求饶：“三位爷，三位爷，你们全是我亲大爷还不行吗，再借我俩胆我也不敢杀人啊，你瞧我都尿了裤了……”

郭师傅心知鱼四儿绝没有杀人的胆子，先问个清楚再说，问他为什么到魏家坟，掉了头的死人是谁，又是谁下的手，郭师傅边问边吓唬鱼四儿，不说实话就让丁卯用斧子剁了他。

鱼四儿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原来自打他在老桥下绝户网，捞出个死孩子，吓得他不敢再去河边了，偷鸡摸狗的到处混日子，后来跟一个绰号大鸡子儿的地痞拜了把兄弟。

常言道“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紫檀”，这俩没一个好鸟，凑在一块无非抢切糕抓馅饼，做不了什么好事。

老天津卫管鸡蛋叫鸡子儿，可想而知，大鸡子儿这个地痞脑袋溜光，赛过鸡蛋那么亮，为人穷横，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扎了一身龙，纹了两膀子花，吃饭从不付钱，谁敢找他要钱，他就跟谁耍胳膊根儿，不过专捡软柿子捏，真正厉害的主儿他也惹不起。

前两天，大鸡子儿和鱼四儿在马路上闲逛，远远瞧见一个推独轮车

卖切糕的，摊主是个老实巴交地外地人，看样子进城不久，他对鱼四儿使个眼色，鱼四儿屁颠屁颠跑到街边，装成没事人似的蹲着。

大鸡子儿摸摸自己的光头，走到卖切糕的近前，也不说话，盯着人家的切糕看。

卖切糕的瞧出这位不好惹，走路横晃，大秃脑壳子，头上贴了两块膏药，歪脖子斜瞪眼，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浑身的刺青，一看就是地痞，赶忙陪着笑脸问：“您了，想吃切糕？”

大鸡子儿吃了枪子炸药一般，话都是横着出去的：“废你妈话，不想吃切糕在这看嘛？”

卖切糕的不敢得罪他，忙说：“现做的切糕，江米豆馅，黄米小枣，您想吃哪个？来多少？”

大鸡子儿也不问价，问哪种切糕黏糊，听人家说江米就是糯米，江米面儿的切糕最黏，张口要二斤。

做小买卖的再老实，也没有不在称上偷份量的，要不然挣不着钱，可偷谁的份量，也不敢偷这个大秃脑壳的，眼看这位准是找事儿来的，卖切糕的小心招呼着，切下一大块江米豆馅切糕，刚蒸好，豆馅还热乎着，份量高高的二斤三两还往上，算是二斤，切下来拿荷叶包好了，小心翼翼递到大鸡子儿手中。

大鸡子儿接过来，不掏钱，也没打算掏钱，一手托着切糕，一手揭开荷叶，皱眉道：“我说，这可没有啊，让你自己看看，怎么只有江米没有豆馅？你也好意思要钱？”

卖切糕的心里叫屈，从车另一侧绕过来，说道：“您了再看看，豆馅不少了啊……”

话没说完，大鸡子儿手中这二斤多粘乎乎热腾腾的带馅切糕，全拍在卖切糕的脸上了，顺手把卖切糕的称抢在手中。

卖切糕的再也忍不住了，白吃白拿带打人，还抢吃饭的家伙，哪有这么欺负人的，抹了抹脸上的切糕，上去要拼命，大鸡子儿抢完称杆子，扭头就跑，卖切糕的从后紧追不舍。

一旁的鱼四儿看卖切糕的追远了，上前推起独轮车，一溜小跑钻进了胡同。

卖切糕的人没追上，回来再看连车带切糕，还有钱匣子，全没影儿了。

鱼四儿跟大鸡子儿俩坏种，平时就用这损招偷东西，当天把卖切糕的车推跑了，转回头得多少钱，他们俩人再分。

这天也是鬼催的，鱼四儿慌不择路，推着独轮车一路逃进条死胡同，索性把车扔了，掏了钱匣子里的钱揣到怀里，卖切糕的能有多少钱，只是一把几毛几分的零钱，鱼四儿心有不甘，走着走着看胡同中全是门面房，里头一家屋门外挂了锁，屋顶窗户却没关严，他是惯偷，拿眼一瞅就知道能进去，趁着没人，上房撬窗户溜进去，还没等下手，忽听屋外有开锁的声响，是主人家回来了，鱼四儿暗骂倒霉，他贼胆不小，也有些贼机灵，明白让人堵在屋里至少挨一顿胖揍，没准还得蹲大牢，脑中一转，闪身躲进了大衣柜，偷眼窥觑外边的动静，打算瞅准机会溜出去，万万想不到，天黑之后看见的情形，几乎把他当场吓死。

四

人家这屋里住的小两口，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去外地做生意，把怀有身孕的小媳妇一个人留在家，不放心又雇了个仆妇照顾，夏季天热，屋顶窗户没关严，当天小媳妇带着仆妇出去溜弯儿，买完菜回来，哪想得到这么会儿功夫，屋里进来人了。

雇来伺候小媳妇的仆妇叫王嫂，打山东逃难来的，本份可靠，让她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这些事，晚上住在外屋，顺便跟这小媳妇做个伴儿，二人回到家中，做饭吃饭，小媳妇七八个月的身孕，挺着个肚子，身子发沉，不耐久坐，吃完洗罢上床躺着，王嫂搬把椅子坐在床头，桌上有个筐箩，她一边说话替这小媳妇解闷儿，一边做针线活。

鱼四儿寻思等到王嫂跟小媳妇都上床睡觉，轻手轻脚溜出去，谁也不会发觉，怎知这俩人家短聊到天黑还不睡，可把他给急坏了，站在大衣柜里往外看着，两腿都僵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心里那个后悔就别提了，悔不该起了贼心，否则不至于让人堵在屋里出不去，这俩妇道人家，他倒不在乎，怕只怕声张起来，惊动了街坊四邻，他躲到衣柜里一口大气儿也不敢出，只盼这俩娘儿们赶紧快睡，哪有这么多闲话可聊？

说话二更天不到三更了，小媳妇困乏了，这才躺下睡觉，王嫂守在灯下，做完手头的针线活，在里屋门口搭了个地铺，因为孕妇行动不便，晚上起夜或是有什么事，她随时都能起来，铺好了也躺下睡觉，鱼四儿知道这时候不能出去，因为俩人刚躺下，还没睡实，苦苦忍着，又等了好一阵子，听王嫂和小媳妇都睡沉了，他揉了揉发麻的膝盖大腿，刚要推开衣柜出去，耳听外屋窗子“吱扭”一声，响动很小，鱼四儿是干什么的，专门到别人家偷鸡摸狗，他一听声音不对，好像有贼在外边试

探着推这窗子，又怕惊醒了屋里睡觉的人，不敢用力，在外边轻轻地揉这个窗子。

鱼四儿心中叫苦，暗说倒霉，全让四爷赶上了，不知是哪路的贼？

王嫂下午回家，做饭时发现窗子没关严，怕进来贼，赶紧关严了，鱼四儿全看在眼里，此刻听窗子外头那贼推了几下，一看推不开，立刻上房揭屋瓦，手脚轻得出奇，鱼四儿支着耳朵去听才听到，屋里睡觉的二人一点都没发觉，不一会儿，从屋顶下跳下个黑影，落在地上，就跟掉下片树叶似的，声息皆无。

鱼四儿心说：“轻功可够你妈好的，自打枪毙了活狸猫，没听说天津卫还有如此厉害的飞贼，这是哪一位？”

他屏住呼吸，睁大了眼，往衣柜外边看，可屋里灭了灯，只能看见个黑黢黢的轮廓，挺大的个子，端肩膀缩脑袋，两条胳膊很长，别的都看不清，蹑手蹑脚走到床前，盯着睡着的小媳妇看。

鱼四儿以为是个采花的淫贼，此刻月光从云层中透出，由屋顶的窟窿照下来，他看见屋里立着一个人，身上裹得十分严实，头上裹着头巾，转过身来，竟是雷公般的一张猴脸，目射邪光，把个鱼四儿吓得面如土色，捂住自己的嘴，硬生生忍住一声惊呼，只见这个一身长毛的老马猴，打扮得跟个妇人相似，它行迹诡异，三更半夜从屋顶偷入民宅，解开裤子掀起腩来，放出一股绿烟，鱼四儿躲在衣柜里正捂着口鼻，还是闻到一股恶臭，呛得他眼前发黑，几乎晕死过去，睡在屋里的两个人都被呛昏了，耳边打雷也醒不转来。

老马猴不慌不忙拎起裤子，鬼鬼祟祟地走到床前，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在那孕妇两腿间掏来掏去。

五

鱼四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了，打死他也想不出这老马猴意欲何为，那里能掏出什么东西，掏鸟儿也没有啊？

此时就看老马猴从小媳妇两腿之间，拽出血淋淋的一个胎儿，八九个月的身孕，那胎儿已经成形了，掏出来两条小腿还在动。

老马猴捧起胎儿，放在脸边又挨又蹭，跟得了宝一样，喜欢得没边儿，摆弄一阵，开始张口吸允，嘬柿子赛的，发出“啧啧啧啧”的声响，不一会儿那胎儿皮枯肉干，一动也不动了，它又把死胎塞进怀里，上房盖好屋瓦，借着夜色去得远了，屋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王嫂兀自昏睡不醒，小媳妇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死尸。

鱼四儿吓坏了，要不是他偷东西不成，躲在衣柜中出不去，在月光下看了个真切，谁会知道这小媳妇是怎么死的，那个老马猴到底是何方的妖怪？5.9(二)他本想报官，但这么邪行的事一定没人相信，况且他进人家屋里是偷东西，这家出了人命，官面儿上还不得拿他顶罪？犯上人命官司，免不了押送小刘庄法场吃颗黑枣，做个屈死之鬼。

鱼四儿不敢留在屋里，悄么声地溜出去，逃奔至家。转过天来，见了大鸡子儿，二人当面分完钱。鱼四儿说起深夜所见，以为大鸡子儿不信，没想到他也见过那老马猴。大鸡子儿告诉鱼四儿，前些时候他在驴市见到个变戏法的，本领齐天了，可以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使出“万人变鬼”的邪活。

九河下稍是水陆码头，商贾云集，五方杂聚，跑江湖耍把式的多如牛毛，老百姓什么玩意儿都见过，拿这个“万人变鬼”的戏法来说，通常是黑天半夜没月光的时候变，围观看热闹的站一圈，变戏法的在当中，先交代一番，比如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初来贵宝地，要在列位面前现个丑，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站脚诸位，容我使一个祖传的把戏”，然后点起根蜡烛，往四下里一照，所有人的脸都变绿了，一时间鬼气森森，使观者皆惊，这个戏法有名目，唤作“万人变鬼”。

老年间的戏法，也叫障眼法，全是假的，但不能让人看出假来，要不然准变砸了，当地人这些玩意儿看得太多了，小孩都知道这个戏法是蜡烛有名堂，使用特质的蜡烛，点上赛鬼火，别说照人脸，照砖头也是发绿，可据说“万人变鬼”这个戏法，已经失传了好几百年，如今跑江湖卖艺变的根本不是古法，古法没人见过。

大鸡子儿在驴市遇上一个变戏法的，驴市是比南洼还远的一片空地，每月初九，当地有交易骡马牲口的集市，他上次偷了一头驴，牵到驴市上贩卖，卖完驴得了钱，见有变戏法的便去看热闹，挑个理儿敲几个钱，怎知那变戏法的手段高明，大白天围着一群人看，能把围观之人的影子全变没，谁都看不出他是怎么变的，有明白人说，这才是失传多年的古术“万人变鬼”。

变戏法的使完一段“万人变鬼”，团团作揖，拿着铜锣讨赏钱，到驴市赶集贩牲口的，不乏土财主，还有口外来的大牲口贩子，全是有钱的主儿，大伙让变戏法的再露一手，如若使得好，真舍得给钱。

变戏法的也是贪钱，使了套更厉害的戏法叫“画中摘桃”，“万人变鬼”的古法，至少还有人听说过，“画中摘桃”听也没听过，今天围观的人们算是开眼了。

只见变戏法的牵来只老马猴，又取出一轴古画，打开让人们看，画中有株桃树，结着一枚饱满肥大的蟠桃，画纸古老发黄，等人们看明白了，拿手一招，老马猴忽然起身，朝着古画走了过去，众人眼前一花，场子里已经没了老马猴的踪影，人们都说奇了，那猴怎么没了？再看古画中多了一只老马猴，变戏法的将古画一抖，老马猴又出现在当场，正捧着一枚蟠桃大啃大嚼，画还是那幅画，画中桃树上的蟠桃却已不见，看热闹的人们眼都直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采声如雷，纷纷掏钱。

大鸡子儿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得他眼馋不已，想不到变戏法的能赚这么多钱，一会儿功夫挣了好几块钱，那位说几块钱还叫多？民国时东西便宜，一块钱能买四五十斤一袋的面粉，够一家子人吃一个月，大鸡子儿打起歪主意，要抢这个变戏法的钱，最好还能逼着此人把戏法的底交出来，学会使他这手段，往后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集市散了之后，他一路跟着变戏法的，跟到魏家坟路口的鬼楼跟前，走在前头的一人一猴突然没影了，大鸡子儿曾在这一带住过，他知道魏家坟鬼楼中多有暗室地道，当年那位会首卖下这栋鬼楼凶宅，也是因为私底下贩运烟土，楼中暗道便于做见不得光的买卖，后来一家五口不明不白死在了楼中，自此无人敢住，一直空着，变戏法的准是从地道进了楼，可变戏法的挣钱不少，为什么要住凶宅？

六

大鸡子儿多了个心眼儿，守在马路对面的空屋里盯着，夜里看见那只老马猴出来，穿着人的衣服，行迹鬼鬼祟祟，进城去不知做些什么，变戏法的每次出外挣钱，则是往南洼走，从不进城，想不到鱼四儿意外撞见了那只老马猴，俩人当面一说，觉得变戏法的不是好鸟，转天各自拎了把菜刀，提了盏马灯，要到楼里揪住变戏法的，狠敲一笔钱财，再逼他把万人变鬼画中摘桃的底要出来，大鸡子儿平时专耍胳膊根儿，认为那个变戏法的做贼心虚，不敢跟哥儿俩放对，老马猴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畜生，鱼四儿一贯贼胆包天，有混混大鸡子儿打头，自是二话没有。当天出门，走到半道下起了大雨，二人冒雨进了鬼楼，一进来瞧见老马猴正蹲在那，两眼盯着揭开板盖的坟穴，它见来了外人，立时暴起伤人，大鸡子儿菜刀还没抽出来，就让老马猴一把揪下了人头，鱼四儿吓个半死，坐在地上，以为今天要归位了，不成想人头滚进坟穴，郭师傅三人听到响动，快步上来，猴妖一看对方人多，转身逃走了。

郭师傅等人听完鱼四儿的话，无不骇异，变戏法的十之八九是连化青，此人曾拜过耍猴的为师，也收了只老猴跟在身边，躲在魏家坟不敢进城，外边大雨滂沱，马路都让水淹了，这一人一猴必定还在鬼楼中，

当即四下里搜寻。

李大愣说：“哥哥，你听鱼四儿说的没有，那个人会使邪活，凭咱们几个人能拿得住他？”

郭师傅说妖术和戏法没两样，全是障眼法，又叫魇昧之法，听老辈儿人说，清朝末年天津卫出了位孙仙姑，能够招妖请神，她点上根蜡烛，鬼神即至，身边带俩童子，全是精壮汉子，庚子年八国联军杀进来，孙仙姑声称要请天兵天将迎敌，带领俩三十多岁的童子，持了木剑到城楼上做法，天兵天将没请下来，她们三个先让洋人的炮弹崩上了天，其实孙仙姑点的蜡烛叫招妖烛，只是幻人耳目罢了，想来“万人变鬼、画中摘桃、五鬼搬尸”等出自魔古道的妖术，也不过如此。

丁卯问道：“五鬼搬尸是个什么妖法？”

郭师傅听吴老显提过，五鬼搬尸阵是个魔古道开棺取宝的阵法，那些旁门左道的阵法，自清末以来已逐渐消声灭迹，还是那句话，年头不一样了，怎么叫“五鬼搬尸”？五鬼是指五个死人，相传以前有盗墓贼白天挖开坟土，但使多大劲儿也撬不开棺槨，那是棺中僵尸要躲天雷地火的劫数，遇上这种情况有两个办法，一是摆五鬼搬尸阵，二是念开棺咒，如今谁也不会相信这种欺神骗鬼的东西了，那年头却真有不少人信。

李大愣放下心来，拎个小鸡子似的拎着鱼四儿，跟在郭师傅身后，丁卯关死了楼门，四个人到处寻找暗道，发现壁炉里边是道门，做得跟砖墙一样，如果事先不知楼中有暗道，谁也不会想到这，推开暗门，里边黑洞洞的。

正往里头看的时候，那只老马猴突然蹿了出来，伸出怪爪，一把挠在鱼四儿的脸上。

鱼四儿吓住了躲不开，半张脸让它抓了下来，一声惨叫扑在地上，两腿蹬了几蹬，眼见是不活了。

郭师傅等人吃了一惊，这么一会儿两条人命，急忙将檀木柄斧子握在手中，对着老马猴当头就剁。

老马猴奇快无比，躲开斧子，突然撅起腚来，它快丁卯更快，抬腿一脚兜在猴屁股上，老马猴“嗷”地怪叫一声，嘴里吐出血沫子。

李大愣趁势上前，一斧子剁在猴头上，不容它起身，跟着又是几下，一斧狠似一斧。

老马猴虽然狡狴通灵，终究是个肉身，几斧子下去，已是血肉模

糊，脑浆迸裂，当场毙命。

丁卯踹了一脚死猴，说道：“今天算是有它一个报应。”

李大愣叫道：“别走了连化青，先进去拿人！”他本以为老马猴有多厉害，一看原来也架不住斧子剁，那还有什么怕的，当即提着水月灯，口中连卷带骂，姐姐妹妹莲花落全招呼上了，叫骂声中钻进了鬼楼暗道，郭师傅怕他有闪失，顾不得多想，捡起鱼四儿的马灯，带上丁卯跟进去，却不知里边等着他们的，是死在鬼楼中的一家五口。

七

哥儿仨进去一瞧，楼中暗道上下相通，下层让水淹没，一层二层是过道，地势狭窄，三层有间屋子，魏家坟路口这座楼，二层带个阁楼，从外边看不出来，唯有通过暗道进出，阁楼中另有暗门通到楼顶，房间里边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息，进到阁楼之中，提着水月灯四下照看，只见四壁抹着白灰，墙皮都快发霉了，也有铺盖衣服，但是除了他们仨，屋中并无一人。

三个人以为连化青躲在屋里，想不到没有人，挨处搜寻一遍，再没有别的暗道了，估计连化青已经逃走了，此人何等奸猾，这一次扑他个空，再找别的机会怕是不易，李大愣更是顿足起急，到手的赏钱没了。

丁卯说魏家坟路口的鬼楼，换了好几茬儿主人，哪户人家也住不长，几十年的楼不算很古老，但下边有墓室改成的地窖，路口吊死过不少人，肯定不干净，等闲从此路过的都绕着走，楼里又有暗道，连化青要找地方躲藏，再没有比魏家坟鬼楼更合适的地方，此时人虽逃了，没准会留下些蛛丝马迹。

正说着话，脊梁根儿突然冒出一阵寒意，转头一看，可把他们吓得不轻，说来也怪，墙上出了五个黑影，模模糊糊看不出是谁，但确实是有人站在灯前，映到墙上的身影，但屋里明明没有这五个人。

丁卯大着胆子，拿手摸到墙壁上，冷冰冰的一堵砖墙，墙面上什么也没有，可那五个黑影越来越清晰。

他们三个人提着一盏水月灯，面对这堵墙壁，自己的影子在身后，不知壁上五个黑影从何而来。

郭师傅说：“瞧着有几分眼熟，好似在哪见过……”

丁卯说：“是鬼楼里一家五口的画，壁上五个黑影是画中人的轮廓。”

李大愣：“许不是死在凶宅里的冤鬼显魂了？要不平白无故，墙上怎

么出来五个鬼影？”

郭师傅暗觉此事古怪，他想起孙仙姑的招妖烛，说道：“水月灯是鬼楼里的东西，没准让人做过手脚，也可能墙上涂了墨鱼汁，平时看不见，在灯下一照便会显出痕迹。”

李大愣说：“我当是什么，敢情是吓唬三岁小孩的伎俩。”

丁卯说：“二哥言之有理，反正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咱们在明处，连化青在暗，凡事小心，可别着了人家的道儿。”

郭师傅让李大愣灭掉那盏灯，只用鱼四儿从外边带进来的马灯照明。

李大愣依言灭掉水月灯，哥儿仨借着昏暗的马灯，抬头又往墙壁上观瞧，五个黑影仍在。

丁卯不信那份邪，抡起檀木柄短斧，一斧子剁到墙上，剁出一道斧痕，可是壁上的影子一动不动，越看越真，好像真有五个人站在灯前，有如活的一般。

三人心中骇惧，屏住气息，站立在原地瞪目直视，一时不敢妄动。

又等了片刻，不见它异，但夫妻二人加上两女一儿，在墙壁上的身影更为真切，简直呼之欲出。

郭师傅发觉墙上黑影跟刚在不一样了，问丁卯和李大愣，他们倒没发觉，郭师傅以为自己看错了。

李大愣心里发怵，说道：“鬼楼里不干净，我看不行咱先回去，请道天师符带上，再来不迟。”

说话这么一会儿，三个人的视线无意中从墙壁上移开，再看墙上一家五口的鬼影不见了，他们忽然间感到阴冷的手掐住了脖颈，用手往颈中一摸，却什么也没有，侧头看去，原来是鬼影不知不觉间绕到了他们身后，掐住了他们映在地上的影子，此时马灯转过来，他们的影子却被那五个鬼按在身前不动。

三人无不大惊，惶急之际扔出斧子，哪里打得到地上的鬼影，只觉掐住脖子的手越来越紧，一口气也转不过来，眼看要死在魏家坟鬼楼。

八

郭师傅命在顷刻，意识到这马灯也不能点，不知屋中有什么东西，只要两眼能看见东西，便中了要命的邪法，他手一松，扔掉那盏马灯，眼前一黑，掐在三个人脖子上的手顿时松开了，他们惊魂难定，眼前漆

黑一片，呼呼喘着粗气，亏得急中生智，捡回条命。

此刻郭师傅发觉面前还有个人，要说也怪，刚才点着灯看不见，等到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人趁黑凑到了近前，不知意欲何为，郭师傅感到此人来者不善，黑灯瞎火看不见东西，怎敢容对方近身，可是带来的斧子扔在地上，捏着双手没法应对，一摸摸到揣在怀中的那块坟砖，握在手中对着那人就拍了下去，一转拍在那人头上，打个正着，耳听对方闷哼了一声，摔倒在地。

丁卯听到响动，划了根火柴，三人眼前一亮，就见地上倒着个男子，手里握着柄匕首，身穿麻衣头戴小帽，套着件黑坎肩，脸颊上有膏药，看不出是谁，扯下膏药，见此人大约有二十来岁，面容英俊，两条眼眉连在一起，是个罕见的一字眉，不是连化青还能是谁。

原来连化青躲在鬼楼之中，发觉有人进了楼，他自持有幻人耳目的妖法邪术，其实类似外国的催眠术，老时年间被当成妖法，因此有人进来他也不怕，可也是多行不义，活该他一死，该死活不了，让郭师傅发现了不能在这屋里点灯，看得见东西就会见鬼，屋中本有的东西却看不见了，连化青一看情况不妙，打算趁黑过去一刀一个捅死这三个人，哪知让郭二爷一砖拍在头顶，哥儿仨把他从阁楼上拖到楼下，一摸气息全无，竟被一砖打死了。

按相面的说法，一眉横生加上目有双瞳，属于君臣不配，是短命小鬼的面相，但三人在古墓棺材中见到连化青的死尸，仍感到十分意外，丁卯和李大愣本以为抓住连化青，还要交给官府治罪，按此人犯下的案子，免不了吃一颗黑枣，民国时没有砍头，死刑只有枪决，押到西关外的刑场正法，挨枪子儿叫“吃黑枣”，然后哥儿仨邀功请赏，传出名去立下字号，可没想到连化青就这么死了，反正不过无论是死是活，也该将尸首带回去，才好有个交代，说话这时候雨势不减，大水已漫进楼中。

哥儿仨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眼看积水越来越深，坟窟窿和一层的死尸，都被大水淹没，不得不上到二层，往外头看了一眼，心里头又是一沉，只见大雨如注，对面的魏家坟和路口石碑，完全被雨雾所覆盖，隔着马路就看不清了，各处积水成渠，以往汛情最严重的时候，像这么大的雨下到半夜，还不至于发洪水，可魏家坟地势低洼，城里的积水全往这流，头一年说要拆除那些平房，这边的几栋楼也都没人住了，虽然没拆，水电可全停了，往日里的排水沟被堵死了，遇上大雨时别的地方没事，魏家坟也得让水淹了，此时积水漫过半层楼，马路早已变成了汪洋泽国。

当年有几片居民区。号称三级跳坑，三级是三层的意思，由于住房

破旧，且房屋不断沉降，路面不断加高，头一层是马路的地面比胡同的地面高，第二层是胡同的地面比院子的地面高，院子的地面比屋里的地面高，这是第三层，一层层下来，顶数屋里最低，雨下得稍微大一些，家家户户就得上演那出水漫金山，全家老少全拿脸盆往屋外舀水，两岁小孩坐到木盆里头，在屋里能浮到水面上当船划，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住这地方的人们最怕雨季，由于房屋地势低洼，屋内潮湿，通风条件又差，特别是夏季，赶上天气闷热，常常憋得人透不过气来，阴雨天十有八九屋里要进水，随时准备好盆盆罐罐往外淘，许多家庭的家具因此泡得糟朽了，当年魏家坟没拆的时候，那一大片平房则是典型的四级跳坑，因为外围的地势比南洼还要高出一块，故此称为“四级跳坑”，民间俗称穷坑，形容住在魏家坟的全是穷苦百姓，能从穷坑里爬出去那就是发财了，后来整片房屋彻底拆除，填满了南洼，四级跳坑连同魏家坟的地名，永远成为了历史，城里其余一些有三级跳坑之称的居民区，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还存在，经过几次大规模房屋改造，才陆续得到改善。

可想而知，当时郭师傅等人带着连化青的尸首，想走已经没法走了，马路上的积水齐腰深，水面几乎漫过路口驮碑的石兽，好在那水再大，不至于把楼淹了，等大雨稍停，积水会很快退下去，不过估摸着这场雨怎么也要下到半夜才停，三个人守着连化青的死尸发愁，白天是不在乎，可天黑掌灯之后怎么办，谁能保证不出意外？

九

正犯愁的时候，看见远处有几艘小艇过来，原来魏家坟那片平房里，住着一些外地逃难和拾荒的人，人数不多，住得也分散，这些居民都是去年发大水之后住进去的，不知道这地方一下大雨就淹，等水漫上来，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躲到房顶上，城里有巡河队的水警，划着小艇到这边接人，将受了水灾的人们送往高地，魏家坟十字路口以北，没有那么大的水，他们三个人赶紧招呼，巡河队的水警认识这仨人，到近前接上，一看怎么还抬着个死人，也顾不上多说，借了一条空艇，把活人死人都接下来，掉头往石碑方向划去。

驮碑的石兽已让大水淹没，水面上的那座古碑，在漫天雨雾中看来，只是个很大的黑影，让人觉得十分不祥，如今城南洼地没有河流了，相传很多年前有条古河，没人清楚那是什么年头的事了，郭师傅祖上倒几代，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没听说有条大河通到南洼，除了看风水的先生能瞧出这地方以前有条河，岁数再大的人也不知道此事，至于说驮着镇河碑的无头王八是鼋，那也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观点，龙生九子不成龙，分别是九中动物，当中有一种叫鼋，力大无穷，寿命

长，能负重，专门给帝王驮碑，其实也没准是某种镇妖辟邪的石兽，因为脑袋断掉了，无从追究它是什么动物。

古时候立碑的用意，大抵是为了让后人得知，此地曾经出过哪些大事，但这块石碑上的字迹饱受风吹日晒雨淋，加上岁月消磨，已经没人看得出石碑记载了什么内容，只听张半仙说，石碑至少是几百年前还有河水的时候所立，看形状像是官碑，因为压住了通往南洼的那条河流，挡住了不少阴气，整个魏家坟的风水全让它拿光了，所以这地方邪行，风水不好。

郭师傅等人上了小艇，他隔着雨雾，模模糊糊看见路口石碑，心里一走神，不免想起了这些事，寻思：“张半仙不过是个家传几代看阴阳宅混饭吃的，之前还说我们到魏家坟捉拿连化青，这一去是有死无生，最后不是也没出事吗？”他正跟心里琢磨，却听李大愣说：“今天把连化青的尸首带回去，什么三岔河口沉尸案、土地庙铁盒藏尸案、魏家坟古墓缩尸案，等于全让咱们给破了，郭二哥啊，往后这些事传扬出去那还了得，你不是河神谁是河神。”郭师傅听李大愣这句话心里一哆嗦：“坏了，千万别提河神，提了这称呼准倒霉。”

郭师傅有心告诉李大愣别说，可为时已晚，低头看了看连化青的尸首，只见那直挺挺硬梆梆的死尸，也在盯着他看，连化青生有妖异之相，一目双瞳，一个眼中有两个瞳仁，所以那对眼珠子跟俩黑窟窿似的十分可怕，郭师傅听说死人尸变是半夜三更才会发生的事，此刻天还没黑，可连化青那双眼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骇异之际，忽然感到身子猛地一晃，他们三个和那死尸一同翻落水中，马路上的积水只漫过普通平房的一半，河神郭得友是什么水性，到水中先定下神闭住气，满以为两脚一蹬地就站起来了，可就觉得这水流比他想得要深，而且冷得刺骨，骇异之余，来不及多想什么，他和丁卯俩人拖着不会水的李大愣，三人从水里出来挣扎爬上岸边，抬眼看看周围，雨雾蒙蒙，隐约看到不远处耸立着一块大石碑，连化青脸朝下趴在那石碑底下，魏家坟原本的马路和房子都不见了，石碑四周是大片的荒地。

咱这本书为什叫“河神——鬼水怪谈”，因为会说到通往南洼的那条河，没有这条河怎么能叫鬼水怪谈？

第十章 恶狗村捉妖

—

书接前文，当天赶上一场大雨，水漫魏家坟，十字路口的石碑淹没了半截，郭师傅他们和连化青一同掉落水中，好不容易挣扎出来，爬到土地上一看，无头王八驮负的石碑还在，可魏家坟原先的房屋马路全没了，周围尽是漫洼野地，大雨之中不见边际，身后有条河，河水滚滚奔流，一眼看不到头，要说也怪，怎么跑到这来了？这地方还是魏家坟路口吗？

三个人全都呆住了，许不是到了阴间？看起来却又不像，那分明是魏家坟路口的石碑，他们意识到连化青还躺在石碑旁边，先前瞧见这个死人睁眼，此刻怎么又不动了？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挪动脚步走近去看，只见那死尸突然起身，此人刚死，尸身却已僵如朽木，脸色发灰，身子和胳膊腿都不能打弯，指甲陡然长出半寸，直挺挺的从地上立起来。

郭师傅捞过的河漂子不计其数，每天守着义庄，见的死人多了，什么邪的怪的，他也知道不少，听说僵尸大致有四种：得道之人死后，留下的尸身叫做遗蜕，不仅不会腐朽发臭，还有异香，这是一种；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古尸，死去几百年之久，但衣服色彩鲜艳如新，面目如生，那是隔绝空气的缘故，一见风那衣服色泽很快暗淡，再拿手一碰，像层纸灰一样，尸身皮肉也跟着变为干枯，这是第二种；其三是干尸，大多是脱水风化而成；再有第四种就是民间传说中的走尸，古书里说文了也叫走影，头发指甲比一般人长出不少，说明毛发指甲死后还继续生长，据说这种僵尸有了道行，夜里能出来走动。

僵尸之事传说众多，但凡上点岁数，有点见识的人，都能说出不少，不过人们大多是听说过没见过，郭师傅等人也没遇到过走尸，老龙头火车站争脚行时传出过行尸扑人的事情，传得非常邪乎，那也不是他们亲眼所见，早年间传说广济龙王爷捉拿旱魔大仙，旱魔大仙就是有了道行的僵尸，老坟中的旱魃，反正是传得神乎其神，要说大伙信以为真，那也不现实，没人会信，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至于连化青挨了一砖，昏死过去，掉在河里让冷水一激，又活转过来，也并非全不可能，但眼前这情形怎么看怎么像尸变。

哥儿仨吓了一跳，真有僵尸？相传清朝那会儿有人练僵尸功，首先会闭气，指甲上有尸毒，扑跃进退，与行尸无异，却是活人装的，算不

算一门奇功倒是其次，主要是吓也能把对方吓个半死，他们以为连化青练过僵尸功，可看上去完全不是活人。

二

三个人稍一愣神，那僵尸就扑到跟前了，脸色乌青，两只眼像两个黑窟窿，身上散发出的尸气让人睁不开眼。哥儿仨胆都寒了，绕着石碑便逃，僵尸在后头追。李大愣心里发慌，脚步乱了，跑慢了半步，让僵尸一下子扑到地上，爪子在他肉里越陷越深，好像被铁箍紧紧勒住，挣脱不得。郭师傅和丁卯见了，赶紧回头救人，可僵尸扑人不死不休，哪里拽得动分毫，急切间摸到地上有块砖，是李大愣从魏家坟带过来防身用的，居然一直没扔，郭师傅抄起砖对准僵尸头上狠狠打下去，只听得一声闷响，从僵尸头顶冒出一道黑气。

郭师傅连打了三砖，僵尸身上冒出黑气，一头扑倒在地，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年以后有人说他这是金砖打尸，咱讲可得讲明白了，头里提到过北宋初年，陷魂阵中三块金砖打死会使异术的女将刘金锭，那虽然是民间传说，但头顶天华宝盖是灵窍，让金砖砸一下能打掉多少年的道行，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以往说僵尸也怕金砖，打掉尸气就不能动了。

以往所说的金砖，并不是用黄金做成的砖，要是那种货真价实金砖，再怎么有钱也扔不起，古时只有金条没有金砖，有金子做成金条或元宝，一般不会造成砖头形状，那会儿说金砖是另有所指，早年间金砖说白了就是砖头，这种砖头，一点儿金子没有，表面油润如玉，光亮如镜，细腻如金，不涩不滑，坚硬无比，俗称金砖，专门有规格，多长多宽多厚，处处有讲究，不合这个尺寸，也不能称之为金砖，最初是专为皇宫或寺庙殿堂烧制的细料方砖，颗粒细腻质地紧密，敲打可发出金石之声，民间称为金砖是打这来的，由于这种砖多在京师烧制，所以也叫京砖，传来传去，传成了金砖，据说金砖的尺度和用料不比寻常，用料中有辰州所产的朱砂，故此可以打尸降妖。

不过李大愣从魏家坟古墓里拿出的是坟砖，还不是早年间所说的金砖，郭师傅抡起砖打到僵尸头上，僵尸立刻不能动了，可是脸上恢复了几分人色，蜡皮也似的黄，口鼻中有恶臭的黑水流出，气息奄奄不省人事，郭师傅和丁卯面面相觑，只听过人死之后变为行僵，但是死尸变成活人的事从古未有今世罕闻，连听都没听过。

二人不敢大意，不管是死是活，先拿绳子捆个结实再做道理，他们俩捆上连化青，紧接着给李大愣揉胸口拍后背，这口气儿总算是喘过来了，身上满是乌青的淤痕，再迟片刻命就没了，缓了半天说不出话，转

头看捆在地上的连化青，虽然没什么意识，但踢一脚哼两声，显然不是死人。

郭师傅以为此人炼过僵尸功，头顶挨了三砖，打去了道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只说当时捆住连化青，可不认识这是什么地方。丁卯一抬头，瞧见那石碑上积存的泥土让雨水冲掉了，露出三个残缺不全的大字，还可以辨认出来，问郭师傅道：“师哥你看石碑上刻的什么字？”郭师傅举目观看，那三个字他还真认得，也不难，石碑上刻的是“恶狗村”三字。

丁卯称奇道：“没听过有这么个地方，魏家坟路口这一带以前叫恶狗村？”

郭师傅摇了摇头没说话，想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许是掉进水中之后，让大水冲过了南洼，这变有块和魏家坟相似的石碑，天津城应该在北边，要回去得往北走，他见河边的石碑下有条路，既然是路，前边总该有个去处。

三

这时李大愣缓过劲儿来，数他力气大，郭师傅让他把连化青夹在胳膊底下，三人当即埋头往前走，打石碑底下这条路走过去，不远是个村子，村子附近有庄稼地，可不见一个人影，真个冷清，那些庄稼也全荒着，村中进进出出之辈，皆是体形硕大的黑狗，看起来十分凶恶，不像寻常的土狗，哥儿仨越走越犯嘀咕，怪不得叫做恶狗村，但这村子里怎么只有狗？村子里没有人吗？

好在村中成群结队的恶狗，似乎对他们恍如不见，只是在原地徘徊，三人不敢多看，加快脚步往前走，他们见了这情形，不免想起上古林的一个渔村，那个渔村里也有很多狗，听上古林这个地名，很像远古森林，其实天津卫地名有三怪——“大站不大、小站不小、古林没林”，上古林是海边的一块荒滩盐碱地，古时候别说森林了，连一棵树一根草也不生长，那么荒凉的地方为什么会叫“古林”？

这其中也有个说头，当年皇上派钦差大臣到海边祭神，这位钦差带着队伍一路来到海边，那天的天气异常炎热，晒得人们口干舌燥，很多人都快虚脱了，钦差至少还有个伞盖，随从们走在荒滩上没处躲没出藏，一个个叫苦连天，钦差也吃不住这么暴晒，想找个地方让大伙歇歇，但海边一目千里，全在日头底下，没有阴凉之处可以歇脚，这时就看远处影影绰绰，似有大片森林，人们以为那是原始森林，这可有救了，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片很茂密的沙蒿从，长得比人还高，从远

处看就像一片古林，沙蒿虽然不是树林，却也能容人躲避毒辣的日头，那里头还有几户打渔渔民住的窝棚，钦差命随从找渔民要水来喝，又打听此地是什么所在，渔民们说这海边荒地，没有名字，钦差大臣感慨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民，皆属王民，回去要奏明我主万岁，赐这地方一个地名，回去果然禀明皇上，皇上金口玉言，说此地荒凉，但沙蒿如林，当以古林为名，所以以后有了上古林和下古林这两处地名，很多年前，全是长满沙蒿的荒滩，清朝开始渔村规模变大了，当地渔村不打渔的时候斗狗成风，所以有很多恶狗，以前的上下古林渔村，村里村外的家狗野狗比村民多出几倍，时常伤人，后来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民间斗狗，却仍是屡禁不绝。

郭师傅他们走到“恶狗村”，瞧那村中全是狗，竟是一个村民也没有，寻思没准是走到了上古林，但那几个村子都在海边的荒滩上，没有庄稼地，也没有河，更没听说有村子以恶狗为名，三个人提心吊胆，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往头里走，经过了那个村子，路旁又出现了一座石碑，还是先前无头石兽所驮的古碑，上面刻着“恶狗村”三个字，天上仍下着雨，远处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郭师傅他们三个人当此情形，心里边没法不怕，一条路走过来，只经过一个村子，总共没走出多远，怎么又见到村头的石碑了？

他们且惊且疑，仍往头里走，行得一步是一步，可这条路如同坏掉的唱片，不管怎么走，反反复复经过那块石碑，也不敢往别处乱走，正没个定夺，忽见石碑后走边出两个人，竟是在魏家坟路口卖馄饨的老头和他孙女。

四

卖馄饨的老头冷冰冰地盯着三个人，说道：“你们当初听我一句劝，也不至于落到恶狗村阴阳河。”

郭师傅没想到又遇上这个卖馄饨的老头，这一老一小两个人，大白天到魏家坟路口卖馄饨，理应不是孤魂野鬼，但也绝非常人，不管怎么说，眼下还得请卖馄饨的老头指点一条道路。

卖馄饨的老头对郭师傅说道：“事到如今，不必相瞒，我早知道你是谁，我们爷孙两个一直住在这条河里，很少出去，前些时候这孩子不听我的话，一个人跑到外面，也是该她有一劫，多亏你出手相救，得以保全性命，常言道得好，人情是债，有借有还，何况是救命之恩，所以我会尽我所能报答你，你们要想活命，一定依我所言行事，顺着石碑旁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记住了，走就走了，一旦走过石碑，千万别回头往后

看……”

郭师傅在巡河队救过不少人，虽说不可能都记得那么清楚，但自己做过的事，或多或少还会有些记忆，打头想了一遍，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救过这个小女孩，他心里忽然一动，听卖馄饨老头刚才说一直住在这条河里，这话可不对，要是说住在河边倒也罢了，怎么会有人住在河里？这一老一小是淹死在河里的水鬼不成？为什么走过石碑就不能再回头往后看，如果回过头去，会看见什么不该看的情形？

哥儿仨捉了连化青，走到石碑底下转不出去，听那卖馄饨老头说，走过这石碑，不能回头往身后看，可之前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几遍，也没回头往身后看，还不是没走出去？况且这卖馄饨老头来路不明，指这条路不知有何居心，谁敢相信？“

卖馄饨老头看出他们不信，就说：“你们先前走这条路，没回头也走不出去，是因为我没在你们身后跟着，如今按我说的做，你们准能走出去，但是我有句话你们千万记住，走到半路上，别管听到身后有什么响动，千万别回头往后看。”

哥儿仨一听更诧异了，为什么卖馄饨老头要跟在他们身后？没准这一老一小是也困在这条路上的鬼怪，跟着人才能走出去，当初在魏家坟那片平房里，郭师傅遇上过这种事，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他说：“老大爷能不能告诉我们，恶狗村究竟是什么地方？这石碑是不是魏家坟路口的石碑？”

卖馄饨老头只得实言相告：“恶狗村的石碑，正是魏家坟路口那块碑，早在很多年前这是条河，河中能打到门板那么大的鱼，后来因地震，这条河从此不见了，相传变成了一条阴阳河，在河里淹死的水鬼，要从这去阴间，所以有官家立下块石碑，上面刻着恶狗村三个字，从此到阴间的孤魂野鬼再也不能回来，那是因为村中有恶狗守着。”

相传这条大河，当年一直通到南洼，那会儿的南洼还是个湖，常有水患发生，淹死在河里的人数不清，按形家之言是条凶河，后来这条河消失了，有可能是河道干枯，也有可能是渗进了地下，总之是没水了，只剩路口那块孤零零的大石碑，别看河没了，但是在有本事的风水先生眼中，看得出这条河的气脉还在，始终让石碑压着散不掉，风水讲究个形势理气，形势和条理都能用眼直接看，气则看不到，虽然看不到，却绝不等于没有，而是变成了阴阳河，城里上岁数的老人们，几乎都听过阴阳河的传说。

天津卫周边有许多地名带个沽字，号称有七十二沽，你现在到那去看，完全没有水，因为沽字分开来是古水，比如咱们一说古人，必是指活在以前的人，古水也是这个意思，专指那些以前有水的地方，后来退海还地，水都没有了，由于存在这种背景，早年间才有不少关于阴阳河的传说，有的说阴天下雨走到路上，能听到河流奔涌之声，可周围明明没有河，还有说这阴阳河通到阴间，活人看不见，也进不去，毕竟是阴阳有隔，人鬼殊途，发大水之时那条河才会出现，掉进去的人别想再出来，有关阴阳河的种种离奇传说，经常会听人提到，在以往的迷信传说中，过了阴阳河是阴间，那是人死下阴的去处，不过阴阳河究竟在哪，谁也说不准。

郭师傅他们一听卖馄饨老头说阴阳河，心下也都明白了，原来魏家坟让大水漫过，三个人和连化青一同落在水中，不成想掉进了阴阳河，好在没往那村子里走，误入恶狗村不免要做阴世之鬼。郭师傅还有些事情想问，那卖馄饨的老头却说：“别再多问了，别的事你们不该知道，等这场大雨一住，路口的大水退掉，你们谁也别想出去，按我所言，快往前走，一路走下去，还会看到这块石碑，你们从下面绕过石碑，只管河里走。”

郭师傅听了此言，不敢多问了，带着他的两个兄弟，哥儿仨拎着连化青，打石碑下面过去，一路往前走，经过恶狗村，看见那块石碑又出现在前头，离得不远了，快步走过去，可一路下来，没听身后有脚步声，这时再往前走，感到脊梁根儿冷飕飕的，心知身后有东西跟了上来，不是人走路发出的声响，倒似一阵打转的怪风，他们忍住了怕，不敢回头往后看。

哥儿仨只顾往前走，到石碑下面绕过去，来到了河边，趟着水下河，李大愣不会水，他背着死狗般的连化青走到这，说什么也迈不开腿了，郭师傅和丁卯转身拽着他：“兄弟赶紧走……”话没说完，转身时无意中看到了跟在身后的东西，俩人吓得脸如死灰。

身后哪有什么卖馄饨的老头和小女孩，雨中是条粗如巨瓮的大蛇，头顶盘着一条小蛇，张开血泼泼的大口，露出四颗獠牙，正要吸这河里的水，郭师傅这才醒悟，一老一小全是阴阳河里的蛇仙，卖馄饨老头之所以说他救过那小女孩，是指老龙头火车站争脚行时，两个脚夫用石头压住一条小蛇，郭师傅一时好心，顺手拿开石头将小蛇放掉了。

老话说“会使天上无穷计，难躲命里一场灾”，再有灵性的东西，也躲不开命里注定的劫数，走在路上不让回头，是怕吓着郭师傅他们，也是不想让人看到原形，三人惊骇之际，大蛇张口吸水，河中出現一个旋

窝，他们身不由己落到水里，随波逐流往下沉。

六

郭师傅和丁卯水性出众，发觉身子沉下去，急忙屏住一口气，托着李大愣和连化青浮水上来，冒头起身，却见身在魏家坟十字路口，滂沱的大雨，兀自下个没完，积水漫过了半截石碑，路口以南的平房让水淹了一多半，有巡河队的人看见这条小艇翻了，撑船过来搭救，三个人揪着连化青，挣扎上了巡河队的船，在外人看来，这前后不过一瞬间之事，他们三个却是脸色惨白，全身僵硬，嘴里起满了紫泡，心里明白，口中说不出话，抬到家灌下热汤才渐渐醒转。

等他们醒转过来，让巡河队到魏家坟收了大鸡子儿和鱼四儿的尸身，连化青仍是半死不活，把此人送交有司，验明正身果是其人，过了半个来月才渐渐恢复意识，接下来审问案由治罪，随你是铁打的罗汉，到热堂上也得扒层皮，没有问不出来的口供，大刑伺候上，狗熊也得承认自己是兔子。

连化青受刑不过，说出当年怎么放火烧死了赶他出门的哥哥一家，又是怎么在土地庙害死了两个小要饭的，怎么跟耍猴的师傅进城，做下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后来耍猴的横死在菜园枯井，他抢了魔古道传下的奇书逃之夭夭，为了躲避通缉，也一度逃往外省，他先记下书中内容，然后把书烧了灭迹，当时兵荒马乱，到外面人生地不熟，也只能以耍猴或乞讨偷骗为生，仍不免忍饥受冻，想来想去，哪都不如天津卫这个三教九流聚集的水路大码头好，因此没过几年，他被迫回来，不敢进城，害死那一家五口，躲在魏家坟鬼楼，他和他那位耍猴的师傅不同，心眼儿多脑子好使，又训了一只巨猿，让其到民宅中偷取胎儿，他身上的妖术全凭死胎制成药粉，魔古道的摄魂妖术，全凭吃下活取出来的肉胎，他吃的全是死肉，身上阴气越来越重，落在河里是变成了行尸，还是有别的原因，他自己也不明就理，反正是让郭师傅拿砖头砸到头上，打掉了尸气，才恢复成本来的样子，但再也施展不出魔昧之法，让巡河队手到擒来，大致是这么个经过。

郭师傅和他两个兄弟，到魏家坟鬼楼捉拿连化青，落到阴阳河中，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心知张半仙的话是真准，回去怎么请赏，怎么谢张半仙，不在话下，只说连化青负案在逃多年，身上背着好多条人命，按当时的法律，怎样开脱也躲不过一死，不过民国时期没有斩首凌迟，判了个枪决，要吃一颗黑枣。

当时也曾游街示众，然后押出西门到小刘庄刑场处决，整个过程各家报馆电台争相报道，街头巷尾谈说的也都是这件事，老百姓们听得消

息，奔走相告，在连化青被游街枪毙的当天，人山人海的争相来看热闹，惹得全城鼎沸，咱一直说河妖连化青，传言此人是永定河里的水怪，究竟怎么回事，说到枪毙他那天您就知道了。

七

《河神》这本书里谈奇说怪，所言皆是口传耳录的民间故事，什么叫口传耳录？一个人听来一件事，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他用耳朵一听记住了，回头再讲给别人，这么传过来传过去，其中免不了添油加醋，越传越神，到头来各有各的说法。

有人说郭师傅当年捉拿连化青是没错，但没有传言中的那样离奇，实际上是民国年间这个连化青，老家在陈塘庄，会变戏法也会耍猴，经常在乱葬沟中捡死孩子做成药粉，自称能使一些歪门邪道的魔昧之术，一度逃到外省，官府缉拿多年，始终没抓到这个人，有一次连化青在外省混不下去了，跑回到躲到魏家坟，正好郭师傅从那路过，凑巧拿住此人，送交有司，一审之下，审出好几件大案，问了个死罪，游街枪决之后弃尸于荒野，有养骨会的老道，收敛了连化青的尸首，埋到养骨塔，专门收集那些无主尸骸，捡回来一律放进塔中。

再有一说，就离不开鬼神了，郭师傅捉拿连化青，这段事迹传到后来，说成是河神郭得友恶狗村捉妖，又在阴阳河遇到蛇仙指路，反正是传得神乎其神，据我所知，郭师傅怎么捉到的连化青，包括他至亲至近的人也不清楚，他自己很少说，只是有巡河队的人提到过一些，应该相对可信，枪毙连化青这件案子，在旧档案卷宗中的记录模糊，应该是有一部分灵异的东西，根本没法解释，但不把这些事写进去，整个破案的经过便不合逻辑。

解放后九十年代，在天津郊区的一个水库边上，出过一件奇案，虽然破了案，但要说没有鬼，这案子也说不通，那时乡下有个村民姓黄叫黄老三，有一次黄老三到城里卖牛，卖完牛一个人揣着钱回家，路上喝了点儿酒，坐错了车，醒过来发现到水库附近了，这时遇上一个同村的刘七，在此有份看水库的差事，俩人闲聊几句，为这几句话，竟把性命丢在了水库。

刘七得知黄老三身上带着卖牛的钱，他起了贪心，以带着看水库里的大鱼为名，将黄老三引到水库边上，抄起干活儿用的砍柴刀，对准黄老三后脑勺狠狠地就是一刀，那砍柴刀很钝，但跟斧子一样沉，一刀下去，黄老三脑袋便开了花，刘七掏出他身上的钱，绑上块石头，把死尸沉进水库，从此这个黄老三就失踪了，水库是在蓟县的山中，周围很荒凉，没有人家居住，死尸沉到水底下，神也不知鬼也不觉。

黄老三是坐错了车来到水库，除了刘七，谁都想不到他会到这种地方来，家里并不知道这个人遇害身亡，看黄老三接连几天没回家，到处找也找不着，家里人就不放心了，找公安报案，说黄老三进城卖牛，身上带着不少钱，准是半路遇上歹人图财害命，但公安局不听这些话，因为没根据，立案也是失踪案，你要说是凶案，得有死尸，没有死尸，只能当成失踪处理。

说起这件事儿真是邪了，报案之后，黄老三的老婆回到家，夜里做梦，梦到有人在屋外招呼他的名字，听声音像黄老三，他老婆就起身去找，边找边问当家的你死哪去了，怎么出去这么多天还不回来？对方却不答应，寻着声音一路找过去，看山壁上刻着七号水库的大字，似乎听到黄老三在那说这下面太冷，你快给我送衣服来，老婆心里一哆嗦，从梦中惊醒过来，纳闷当家的怎么跑水库去了，还说那下面冷，让家里人给他送衣服？

天亮之后，老婆把半夜的梦跟家里众人一说，黄老三的母亲就流泪了，说黄老三准是死在水库了，别人都不信，架不住魏家婆媳二人哭求，只得去找五河水警队的人帮忙，又送东西又说好话，请巡河队帮忙到那座水库看看，有个结果好让大伙安心，没想到一下去就捞出死尸了，人命关天，有死尸肯定要立案侦破，最后查出凶手刘七，这件奇案终于告破，但在结案报告里，有些情况就没法记录，你总不能说有鬼，或是做梦梦到死人在水库里，做梦破案算怎么回事？

问题是不说这个梦，解释不出为什么要去那水库打捞死尸，这是半点不掺水的真人真事，是阴魂不散也好，还是心念感应也罢，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却不能一概归为迷信之说，当年郭师傅捉拿连化青的事迹，本身也是这么离奇，从三岔河口沉尸，到陈塘庄土地庙怪梦，直至游街示众押赴西门外法场枪毙，这可不算完。

八

众所周知，北京城出了宣武门有个菜市口，那是清朝以来专门处决罪犯的法场，因此宣武门俗称死门，前清时天津卫的刑场设在西关外，(5) 9.(2)西关是指外城的关口，算不上很热闹的地方，不过也是路口，可以让百姓围观，镇压义和团那会儿，在这个法场砍下来不少人头，民国后废除斩首，处决犯人改为枪毙，法场也不是设在街上了，改到西关外的小刘庄砖瓦场，枪毙连化青之时，行刑的地方正设在这个砖瓦场，可在当天，法场上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怪事。

天津卫有北关和西关两道关，北面的城楼规模大，叫做北大关，西边的城楼规模小，叫做小西关，前清时各有一座城门楼子，一九零零被

八国联军拆毁，解放后小西关改为监狱，押的全是重刑犯，出了关往西去，经过河龙庙义庄，是小刘庄砖瓦场，不是工厂的厂，是场地的场，常年堆放残砖乱瓦的旷地，蒿草丛生，很荒凉的一个去处，离着乱死坑非常近，那一带扔死孩子的最多，通常处决犯人，都要在小刘庄砖瓦场执行。

自打废除斩首之刑以来，押到西门外小刘庄砖瓦场枪毙的犯人，也不下数百之多，值得一提的只有三次，头一次是民国初年枪毙活狸猫，活狸猫是一个飞贼的绰号，传说中这飞贼好生了得，他从来没有同伙，天大的案子也是一个人做，有一手撑杆上房的绝活儿，在房上高来高去，飞空走险，如临平地，谁都逮不住他，有一次也是赶巧了，踩访队的人正追他，活狸猫撑着长竿又想上房，料不到竿子选得不结实，撑到一半折为两截，活狸猫从半空掉下来，摔得趴不起身，让踩访队当场按住，插上招子游街示众，押送法场枪决，吃黑枣之前不栽面儿，这叫人倒架子不倒，说了很多哗众取宠的豪言壮语，词儿全是评书戏文里听来的套话，比如“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当时看游街的百姓很多，挤得人山人海，人们特别爱听这些话，也听得懂，觉得英雄好汉不怕死，出红差就该说这些话，一路上跟着起哄喝彩，闹动了半座天津城。

最后一次是五十年代枪毙袁三爷，袁文会袁三爷，天津卫头一号的大混混，天生秃头，会些武术，解放前已被捕在押多年，民国政府却一直不敢动他，因为此人是青帮头子，还管着脚行，势力太大，根基太深，可谓手眼通天，相当于本地的土皇上，他一跺脚，城里城外都要跟着颤上几颤，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决定对其执行枪决，那是在冬天，天寒地冻，袁文会被押出来是穿着一身棉袄，五花大绑，两眼通红，面色阴沉，也是关得久了，没精打采的一句话不说，押送小刘庄砖瓦场，跪在地上挨了三枪，当时开了公审大会，万人空巷，男女老少争相来看，主要是袁文会名头太响，人们都想瞧瞧他长什么样。

这两次是一头一尾，处决活狸猫以前，还是按清朝的王法开刀问斩，枪毙袁文会以后，社会局面逐渐稳定，死刑游街不让当热闹看了，枪毙连化青恰好在当中。天津卫这地方和北京城不同，北京是天子脚下，别看离得近，两地民风习气却不相同，京城处决的大人物多，同样是看法场上的热闹，京城百姓讲究看和政治有关的红差，比如什么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或是被朝廷问罪的大臣，更要看刽子手的刀法。

到天津地头上，不看这些名堂，也没有，作为水陆码头九国租界，三教九流各种闲人扎堆儿的地方，尤其爱看热闹，讲究的是看处决大混

混儿或背着大案的巨盗，这种人大多是亡命之徒，临刑前游街示众，瞧见那么多人盯着自己看，不但不怕，往往还得意起来，嗓门儿豁亮会唱的，唱几句定军山野猪林，不会唱的也有话说，道一声：“老少爷们儿，在下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犯的事儿，马上要掉脑袋了，今天让老少爷们儿们认得我，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百姓们跟随着起哄叫好，一步一个彩儿，知道的是处斩枪毙死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迎送哪位京剧名角，这也是本地风气使然。

枪毙连化青那一天，也是这么热闹，大伙听说这个人目生双瞳，以为是怎样一位了不得的人物，这等热闹岂能不看，到了正日子，街上要饭的不要饭了，偷东西的不偷东西了，说相声的不说相声了，拉车的也不拉车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争着来看，人挤着人，人挨着人，人擦着人，马路两边码成了人墙，分不开的人头，这是多大的场面，可是谁也想不到，接下来会出什么事，您要问连化青是不是永定河里的妖怪，到枪毙他的小刘庄法场上才见分晓。

第十一章 枪毙连化青

—

连化青招供画押，认下好几件命案，报请上去断了个死罪，押在死牢中等待枪决。临刑那一天，连化青只求跟郭师傅见上一面，想认一认这个抓到他的人是谁。

郭师傅得知此事，答应当天跟去小刘庄砖瓦场，发送他一趟，到了上法场的日子，郭师傅带上丁卯，俩人来到大牢中看连化青，只见连化青低着头，五花大绑钉着脚镣，坐在一个单人房内，穿着一身破囚衣，后背插了招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不抬。

丁卯说道：“今天让你认得我哥哥，他就是拿你的人。”

连化青闻言抬起头，两只生有双瞳的眼像两个黑窟窿，盯着郭师傅打量一番，说道：“想不到连某人栽在你手上，如今我记住你了，你等着，我早晚要来找你。”

丁卯见此入死到临头还放狠话，忍不住开口要骂。郭师傅摆手没让丁卯多言，说道：“连化青，你做下的案子不少，今天只不过一死抵偿，不该再有什么怨言。”

连化青眼中闪过一道凶光，说道：“罢了，今天我要上法场挨枪子儿，是不是该有长休饭诀别酒？”

郭师傅说：“不错，是该有，上法场前一碗酒一盘肉可是老例儿，眼瞅时候不早了，随时会把人犯押到小刘庄法场枪毙，怎么还没送长休饭？”

他问管牢的几时送，管牢的说：“二爷你想什么呢，这几年世道这么乱，枪毙的人太多，如果每个人一份酒一份肉，即便咱这死牢是个饭庄也架不住他们吃啊，实话告诉你吧，咱们牢里头只有棒子面儿窝头，我们看牢的都吃这个，犯人只管半饱，枪毙这天也不例外，他要是什么亲人朋友，那些人该给他送酒饭衣服，让他吃饱喝足穿上新衣服上路，没人送也就没有了。”

郭师傅想了想，带丁卯出去，买了几个肉包子两个熟菜，打上半斤酒，拎回来想给连化青吃了好上路，可他前脚出去，后脚执法队便到了，提出人犯，五花大绑押在大车上，一路游街示众，直奔西关外小刘庄砖瓦场，天要下雨，阴云密布，一路上看热闹的人海了去了，马路上

人挤人，挤得风不透雨不透，郭师傅和丁卯想从后头赶上，但是人太多了，马路上是人，房顶上是人，树上都是人，二人急得脑门子冒汗，却哪里挤得过去。

总说老天津卫的人爱看热闹，虽然全国各省百姓都爱瞧热闹，但是比不过这地方，当年有人掏阴沟，都能围上一大圈人跟着看，还有论：“宁堵城门，不堵阴沟，谁们家阴沟堵了，这可太有意思了。”

且说上法场游街那天，看热闹的人群一瞧，绑在车上的连化青衣衫褴褛，低着头闭着嘴，好像还没枪毙就死了，实在是没劲，但是这些闲人们好不容易有场大热闹看，谁都舍不得走，人头攒动如潮，全在后边跟着，想着万一此人半道上精神了，一来劲冷不丁唱一嗓子：“将身来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头……”这要没听着可亏大发了。

二

以往处决犯人，押送到法场这一路之上，犯人看见这么多人抬头望着自己，任谁这一辈子，都没有如此受过重视，最红的京剧名角也不会同时有这么多人围观，有的要诉说冤屈，有的要充好汉，而且天津卫看热闹的人们和别处不一样，尤其会起哄会喊好，所以再怎样贪生怕死，也得当着大伙的面交代几句话。

更有那些成了名的大混混儿，上法场时上身穿箭袖靠身蜈蚣纽，十三太保疙瘩襟，腰束英雄带，下身穿灯笼裤，脚踩抓地虎快靴，头戴英雄帽，评书京戏中的绿林英雄怎么打扮，他也怎么打扮，头上多插一朵白纸花，跟低下围观的人群有问有答，人们齐声问：“好汉爷，给大伙说说，你怎舍得把娇妻幼子丢，怎舍得八十岁的老爹爹无人养，怎舍得抛下亲朋好友众兄弟？”

那位好汉绑在车上，必定是横眉怒目不肯低头，途中骂不绝口，下至大总统，上至老天爷，谁他都敢骂，听得有人问起，便要答道：“诸位老少爷们儿，我也舍不得老娘年迈高，舍不得河东河西好，舍不得兄弟朋友义气深，恨只恨平生志未酬，可是咱好汉做事好汉当，今天一命抵一命死也甘休，人头落地碗大个疤，十八年之后回来再报仇。”

那位好汉交代一句，底下的人群便大喝一声“好”，响彻云霄，声震屋瓦，好汉说完了骂够了再唱两段，抒发一下情怀，别管唱得好不好，临刑前这一嗓子，必定是感天动地声泪俱下，这才是上法场的热闹，至于犯了什么事儿掉脑袋，那倒是次要的，老百姓顶讨厌枪毙前喊口号的，反正喊什么也没人听得懂，其次是不愿意看吓破胆张不开嘴的人，最没劲的便是这种没嘴儿葫芦，转眼人头落地了，再不说哪还有机会？

押送连化青打街上经过的时候，人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眼巴巴的看着盼着，奈何这个不争气的一声不吭，活像一根木头桩子，可把这些看热闹的给急坏了，有人扯着脖子喊道：“好汉，你倒是唱两句啊！”还有人出主意：“咱给他来声好儿吧，大伙听我数啊，一……二……”接下来只听千百人同时叫声：“好！”

连化青本来耷拉着脑袋，听到这个好字，慢慢抬起头来，人们立时屏息吞声，谁也不说话了，瞪大了眼等着连化青开口，此情此景，估计要唱“叹英雄生离死别遭危难”这段，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爱听，也会听，上法场该唱什么不该唱什么，那全是讲究，唱不对了可不行。

没想到连化青不唱，只是望着人群求告道：“老少爷们儿，我连化青老家在陈塘庄，长大没学好，误入魔古道，杀了人犯了法，今天上法场吃枪子儿，落到这般下场，也没什么话好说，仅有一事相求，望众位念在我无人看顾，这一去再不回了，容我在此要口酒饭，让我吃饱喝足了走到黄泉路上，不至于做了万劫不复的饿死鬼，我二辈子不忘报答众位。”

当年有句话是这么说——“妖异邪术世间稀，五雷正法少人知”，清朝以前还能见得到妖术障眼法，民国之后已经很少见了，看热闹的人们以为连化青无非是江湖上唬人的手段，听其说得可怜，便有好事之徒去找酒找肉，到街上做买卖的饭馆要来，饭馆也不收钱，因为是积德的事，押送法场处决的人吃了你店中酒肉，往后准有好报，交给执法队负责押送的军警，送到连化青嘴边，连化青狼吞虎咽把酒肉全吃了，低下头闭上眼一动不动了。

三

周围的人们看不明白，如今长休饭断头酒已经下了肚，怎么又不言语了？莫非觉得这酒肉不好吗？大伙一路上跟着起哄，那人却恍如不闻，一路出了西关，来到了小刘庄砖瓦场，执法队将连化青拖下车，到挖好的坑前跪下，听法官念罢了罪由，有三个行刑的法警提枪上前，只等一声令下，便要执行枪决。

大多数人看到执法队把连化青押出西关，便起着哄回去了，觉得没意思，但是等候在小刘庄法场看枪决的也有百十来人，郭师傅和丁卯是一路跟来，还请了养骨会的道人，等着来给连化青收尸，正是中午，天色阴沉，只见连化青反绑双手，背后插着招子，低头跪在土坑前边，口中好像在叨咕着什么，突然从嘴里呕出一口黑水，在场的人离得老远，都闻到一阵腥臭，纷纷捂住口鼻，心中老大诧异，这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比河里的死鱼还臭？

以前经常有被处决的人在枪毙之前，受不了惊吓，因为太紧张了，全身哆嗦，胃部急剧收缩，把胃里的食物吐出来，可没有如此腥臭的味道，事情显得有些古怪，这时下起阵雨，雨势不小，所有的人全被淋成了落汤鸡，执法官挥挥手，示意赶快执行枪决，拔下招子抛在一旁，三个法警依次上前，头一个拎着枪上来，对准跪在地上的连化青后脑开了一枪，枪声一响，响彻荒郊，听得围观的人们心里跟着一颤。

连化青随着这一声枪响，身子向前倒下，滚进了土坑，第二个法警上来，对准倒在坑里的连化青又是一枪，接着还有第三个法警再补一枪，这是怕一枪死不了，也怕有执法队事先让人买通了，开枪时不打要害，所以枪决都是打三枪，执法队有人的下去查看是不是死透了，然后签下文书，如果没有家人朋友来收尸，便用草席子卷了，扔到附近乱死坑里喂野狗，当时有养骨会的道人来收尸，接下来的事执法队便不管了，匆匆收队回去，一下起雨来，四周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

郭师傅目睹了枪毙连化青的整个过程，感觉不太对劲儿，他瞧见连化青挨枪前吐了一地黑水，不像吃下去的东西，跟河中淤泥一样腥臭，等养骨会的道人把死尸抬上来，他到近前仔细观看，只见连化青脑袋让枪子儿打出一个大窟窿，他不放心，扒开死尸眼皮一看，眼中只有一个瞳仁，再看死前吐在地上的黑水，已经让雨水冲走了。

郭师傅心说：“不好，据说当年家住陈塘庄的连秋娘经过永定河，不幸落在河里，命大没淹死，回到家便有了身孕，生下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也就是连化青，有人说是永定河里的水鬼撞胎，所以称他是河妖，虽说这件事无从证实，但连化青枪毙前吐出一口黑水，死后眼中双瞳变成了单瞳，好似皮囊中躲着个鬼，死在小刘庄法场的连化青，仅是一具人形皮囊，而永定河里的河妖，准是借着大雨逃走了。”

四

五河水上警察队管着的五条河当中，有一条叫做永定河，只听这条河的名子也知道不怎么太平，要是太平无事，就不用叫永定河了，在枪毙连化青之后，郭师傅感觉要出事，可他没对旁人说，说了也未必有人相信，只在心里思量。

由于不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浮尸，所以不送河龙庙义庄，当天有养骨会的道士，将连化青的尸身抬去火化，骨灰埋到养骨塔，城里两个埋骨的地方，北边有厉坛寺，西边有养骨会，这俩地方不太一样，厉坛寺供着度化饿鬼的地藏王菩萨，养骨会拜北极佑圣真君，一佛一道，各不相干，不过厉坛寺的僧人只在庙里等着，有人送来骨灰坛，他们就接下，不出去找，养骨会正相反，每次法场上枪毙砍头，会中老道都去收

尸，这次郭师傅也是从头跟到尾，等养骨会的道人将死尸收去烧化，骨灰放进塔中，眼瞅着没出什么岔子，他寻思也许是自己想得太多了，但盼着没事。

此时天快黑了，阴雨连绵，马路上行人稀少，他和丁卯起身往回走，那边李大愣领了犒赏，请上巡河队的人摆了两桌，等他们俩过去吃饭，郭师傅的心思不在这，吃饭时别人说什么他都没仔细听，也无非是说他捉拿连化青，破了好几件奇案，如何如何了得，河神郭得友的名头算传开了，这些话他全没在意，只觉得眼皮子直跳，老年间有种说法——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他右眼皮子跳得厉害。

以往的迷信观念中，说这右眼皮子乱跳，是要出事儿的征兆，人们都盼着左眼跳财，右眼皮子跳动却让人提心吊胆，还有另外一说，俗传是“左眼跳财，右眼跳人来”，右眼皮子跳个不停，是家里要来人的征兆，来人总比有灾好一些，可那也是吉凶难料，你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郭师傅先是右眼皮子乱跳，接这左眼皮子也跳，不知到是来人还是来灾，不免心神不安，他撕下指甲盖儿大的一块白纸，蘸湿了贴到眼皮子底下，以前认为这样做，可以止住眼皮子乱跳，从饭庄里出来，各回各家，雨夜黑天，他一个人往家走，回到河龙庙义庄，将房前屋后的门户关好，眼皮子跳得睡不安稳，索性点上油灯，坐在灯底下捏纸元宝。

旧社会说扎纸活儿，包括纸人纸马纸元宝之类，凡是烧给死人的东西都算，跟裱糊房屋是同一门手艺，有些裱糊师傅手艺不错，不过不敢做纸活儿，只以裱糊房屋顶棚为生，因为这是烧送阴间的东西，八字不硬的人压不住，其中的讲究和忌讳也不少，郭师傅捏的纸元宝，是用锡纸叠成，灯下看就跟真的相似，但形状不同，真的元宝有金锭银锭，说老话儿叫大宝，锡纸做的金银锭，两头敲得高，底下还要写四个字——阴司冥府，相传夜里孤魂野鬼拿了纸钱出来买东西，半夜看那纸捏的金钱元宝，和真的一样，天亮再看却是纸钱，做成这样是为了不让阴魂用纸钱骗人，如果商贩三更半夜接过钱来，看到底下有“阴司冥府”的字样，再怎么像真的也不敢收，郭师傅做的纸活儿，都有这般讲究，他睡不踏实，起身在屋里捏锡纸元宝，手里干着活儿，心里总觉得要出事，连化青被拉到小刘庄砖瓦场枪毙了，这个人虽然死了，却保不准会阴魂不散，半夜找上门来。

五

陈塘庄的人都说连化青是河妖，在永定河撞胎脱生为人，传的是有根有据，郭师傅不敢大意，他知道水里的东西都怕铁，老言古语里常说水能治铁，镇河之物大多是铁牛铁虎，他担心半夜出事，搬动义庄里的

炼人铁盒，上下两半分，前门后门各放一个顶住门，心里觉得安稳多了，听着外头淅淅沥沥的雨声，在灯下叠了百十个锡纸元宝，想起还有中午买的包子，正好半夜里垫一口，吃完包子接着捏元宝，不知不觉困意上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河龙庙前后两进，前头临着街是纸活儿铺，后面半间大殿是义庄，他在前屋睡到半截，半梦半醒之间，觉得身边有人说话，睡眼惺忪地睁开眼，只见面前站着个人，这人身穿长袍，十分高大，但屋里的油灯很暗，看不清对面这个人的脸，瞧那穿着打扮却有些眼熟，前后门都顶着，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进的屋，正指着后殿屋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显得很急，似乎在告诉他：“屋顶上有东西！”

郭师傅心里一惊，再看面前根本没有人，屋里油灯还亮着，赶忙捧起油灯到后头查看，后殿年久失修，大雨下到半夜，殿顶让雨水冲塌了一大块，残砖乱瓦掉下来，露出很大一个窟窿，他心说悬了，殿顶要是全塌下来，能把人当场活埋了，正想着，忽然闻到一股河中淤泥的腐臭，这股恶臭，跟连化青被枪毙前吐出的黑水味道一样，随即有个像人又不是人的怪物，从殿顶破洞中跃了进来，这怪物三尺来长，四肢有爪，身黑似漆，目光如炬，两只眼像两盏灯似的，直冲着他扑了过来。

他心知这是打连化青身上逃走的东西，全身暗绿色的河泥发出尸臭，还挂着许多水草，河龙庙义庄后殿中只有一盏油灯，雨水从殿顶落进来，将油灯打灭了，立刻黑得伸手见五指，漆黑一团的大殿中，怪物的两只眼如同鬼火一般，看不出到底是个什么，他骇异至极，一怔之下，怪物已带着腥风扑到眼前了，他手里连个家伙也没有，空捏着两个拳无法抵挡，此刻再想拿铁器也来不及了，只得绕着棺材躲避，在这义庄大殿住了多年，殿里的一砖一瓦在什么方位，他闭着眼也一清二楚，围着棺材东躲西藏全力周旋，浑身尸臭的怪物来势虽猛，一时半会儿却也扑不中他，不过他明白这么躲下去不是办法，心中不住叫苦。

从殿顶跃下来的怪物，接连几次扑不到人，追来追去，一下扑在棺材上，义庄中的破棺材已经用了几十年，棺底铺着层白米，柏木棺板糟朽不堪，一碰就散，耳听喀嚓一声，棺材板子和白米散落在地，郭师傅看不见脚下，绊了一个跟头，踉跄中撞到广济王爷的泥胎塑像身上，他死中求活，躲到泥像背后，感觉到那股腥臭的阴风逼近，此刻人急了拼命，肩膀脑袋顶住三丈多高的龙王爷神像，发声喊用力推过去，也不知从哪生出那么大的力气，只听轰隆一声响，殿中供奉的这尊广济龙王爷神像，顿时倒塌下来，正将那怪物砸到下面，三丈来高的神像虽是泥胎，那也够份量了，满身水草河泥的怪物两臂乱抓，但是让龙王爷的泥像死死压住挣扎不出，不久便不能动了，郭师傅用力过度，也在大殿中

昏死过去。

待到天光放亮醒转过来，从殿顶大窟窿看出去，外头雨也住了，毒辣辣的日光照进来，广济龙王爷泥像下压死的东西，是具披散头发的死尸，面目肿胀难辨，身上尽是淤泥和水草，皮肉有鳞，臭不可闻，不到中午仅剩枯骨，皮肉化为一地的黑水，有认识的人说这是河魃，河中死尸被阴魂凭附，当年撞胎托生的连化青，本是永定河里的河魃，得了胎气托生成人也不容易，却让郭师傅在魏家坟捉住，送到小刘庄法场上枪毙了，一缕阴魂借着法水不散，逃回永定河，取了原形，也就是河底淤泥中的一具古尸，又上门来寻郭师傅，亏得广济龙王爷显圣，泥像倒下来压住了河妖。

六

郭师傅也是这么想，他寻思在灯下捏纸元宝时，有个穿长袍的人提醒他殿顶上有东西，但家里没这个人，不是龙王爷还能是谁？何况凭他的力气，无论如何也推不动那么沉重的泥胎塑像，可见广济龙王才是真正的“河神”，他许下愿，将来要给广济龙王重塑金身，却不知当着神灵绝不能轻易许愿，许了愿必须要还，当时想着是能够办到，一点点存钱，迟早有一天，可以重修河龙庙大殿，谁料想没过两年，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破除迷信思想，龙王庙属于封建残余，怎么可能批准重修？解放后河龙庙义庄被拆除，周围全盖起了平房，当年广济龙王捉拿旱魃大仙，以及泥胎塑像显圣，压住永定河尸魃的旧事，便很少有人知道了，老辈儿人提起来，也只当成民间传说。

经过捉拿连化青一事之后，提起河神郭得友，在天津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郭师傅不敢当此称呼，仍是带着巡河队捞尸救人。五河水上警察队只有夏天忙，夏天游野泳的人多，到冬天河面冻结，掉冰窟窿里淹死的人也没法打捞，连着几个月没活儿可干，那时候他要以裱糊纸活儿及操持出殡为生。

再说魏家坟那块石碑，一九四九年初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进攻天津，两路人马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魏家坟一带是解放军佯攻的突破口，战斗倒不十分激烈，只是打炮打得厉害，石碑在那时候毁于炮火，往后住在南洼的居民是一年多过一年，四级跳坑被逐步改造填平，不再受水患影响，由于炮火炸毁了那块石碑，魏家坟积郁的阴气也从此消失，往后没人再见过那卖馄饨的老头和小女孩。

从三岔河口沉尸案开始，陈塘庄土地庙托梦，李善人公园掘棺，魏家坟探鬼楼，恶狗村捉妖，阴阳河蛇仙指路，小刘庄砖瓦场枪毙连化青，直到龙王爷显圣压住永定河尸魃，关于河妖连化青的传闻，在天津

卫流传了很多年，以前有说相声说评书的艺人，把这些事攒成了评书，到茶馆里给听众们讲，主要围绕魏家坟阴阳河来讲，街头巷尾间传讲的人就更多了，内容也更加离奇。

当年天津每过几年就要发一场大水，而如今气候变化太大，水土流失严重，一年到头不下雨也是常事，想象不到当初闹水灾的情形了，九河下稍之地，在解放以前饱受水患之苦，所以出现了不少关于河妖水鬼的传说，自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发过最后一次大水，越往后人口密度越大，狐狸黄狼一类的动物在城中近乎绝迹，那些稀奇古怪的事也就少多了，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只不过说的人少罢了，比如捉拿河妖连化青，老百姓们口耳相传的内容，大致是由三岔河口打捞沉尸开始，到义庄大殿中的泥像倒塌压住怪物为止，魏家坟阴阳河这段书基本上算完了，但河神的故事还远没结束，这仅仅是前半部分“魏家坟捉妖”，接下来要说“粮房胡同凶宅”，那是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海河边上的怪事，很少有人知道。

第十二章 河底电台

—

打这开始说“粮房胡同凶宅”，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到一零月新中国成立，免不了移风易俗，不准再抬棺绕城出大殡，也不让烧纸人纸马，“河神”之事都没人提了，冒充和尚混吃混喝的李大愣，还有替人看风水算命的张半仙，到这时候全丢了饭碗，不是在邮电局去扛邮包，便是去火车站做搬运，累得要死要活。

郭师傅的纸活儿铺从此关张，殿顶崩塌的河龙庙义庄也被拆除，他的房子没了，搬到天津卫上边一处小平房里居住，怎么叫上边？拿海河来说，上北下南，以往有这么个概念，老话说“上京下卫”，那是说住北京住上边，住天津住下边，要知道北京城北贵南贫，按上北下南的格局，住在南城，等于是住在紫禁城的下头，皇权压顶，天威当头，一天到晚喘气也不敢大口，老时年间住北京南城的大多是穷人，天津卫却正好相反，是以下为贵，因为下边全是租借地，住那的人不仅有钱，有身份的也多，然而到了上边，住家全是脚行鱼行出身的苦力，解放前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也是挣一天花一天，大多数人家吃了上顿愁下顿，不乏连日揭不开锅饿死的穷人，更是藏污纳垢，专出暗娼和贼偷，房子盖得也不行，低矮简陋，五十年代政府开始对这一带翻修治理，一点一点的好了起来，那也没人愿意在此长住，都说风水不好，因为前清时有养蚕的住户，桑树特别的多，老天津卫人最迷信这个，俗语有云“桑梨杜榆槐，不进阴阳宅”，是说桑树梨树杜树榆树槐树，不该出现在民宅和坟地中。桑字发音同丧，主家有丧；梨字发音同离，主家分离；杜是杜绝的意思，主家绝户，听上去说起来都非常晦气，槐树带个鬼，有鬼进宅，更是不祥，至于榆树，榆象偷形，家里容易丢东西，榆树又生虫，也不该进阴阳宅，关上榆树桑树多，又是个大穷坑，专出地痞无赖，因此谁都不愿意住，比方说二人初次见面，如若得知对方是住下边的人，便会刮目相看，觉得可以交个朋友，听说对方是住关上，口中虽也客气，心里却要打鼓儿，穷坑出刁人，不敢多套交情。

郭师傅搬去的地方叫斗姥庙胡同，当时他已经娶了媳妇，要说男子汉大丈夫，难保妻不贤子不孝，别管一个男人为人处事怎么顶天立地，保不准妻子不贤惠孩子不孝顺，找个母夜叉天天闹得家宅不宁，这种事儿就看命了，各有各命，可怜无用，郭师傅赶得还不错，自己特别知足，媳妇姓刘，名叫芳姐，人挺贤惠，但是身子不大好，平时坐在家中

糊纸盒，两口子住两间小平房，之所以叫斗姥庙胡同，只因此地也曾有一座古庙。

解放之后，五河水警作为公安局下属单位，照旧是在河中打捞浮尸这份差事，不管年代怎么变，捞尸队的活儿也不能没人干，跟旧社会不同的是，巡河队有了固定的工资，没了裱糊纸活儿操持白事儿那些额外进项，郭师傅有了家室，不比以往一个人的时候，日子过得很紧，不过那阵子全国从上到下都是穷，越穷越光荣，倒不觉得有多困难，好多街坊邻居过的还不如他们家，至少他有份差事，能让一家人吃口安稳饭，比上虽然不足，比下也还有余。

几年前捉拿河妖连化青的案子，郭师傅自己很少再说，也不让丁卯等人提起，是怕让公安局的人说他一脑袋迷信思想，有河神这么个称号已是过份，解放前居然还会捉妖，要不是看打捞河漂子的活儿没人愿意干，他连饭碗也保不住了。

但在一九五三年海河上接连出了几件诡异无比的案子，让公安部门的侦查员感到束手无策，又不得不请捞尸队的郭师傅帮忙。

二

一年接一年，时间过的是真快，转眼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尽，电台里广播的全是这些事，丁卯还年轻，打着光棍，他住的离郭师傅不远，每天跟着郭家一块吃饭，衣服也是嫂子给洗，这天晚上，郭师傅和丁卯坐在胡同里凉快，俩人借着路灯底下的亮儿，一边说话一边糊纸盒。

胡同里的小孩子们缠着郭师傅讲故事，别看郭师傅没什么正经文化，以前专喜欢看戏听评书，两眼乾坤旧恨，一肚子古今闲愁，但在新社会讲古不合时宜，想来想去，没什么好讲的，丁卯就跟孩子们在那胡吹，他说：“我前日吃了个馅儿饽饽，再没有比它大的了，包这一个馅儿饽饽，要用一百斤面，八十斤肉，二十斤菜，蒸好了用八张桌子才勉强放得下，我们二十个人围成一圈转着吃，吃了一天一夜没吃到一半，正吃得高兴，不见了两个人，到处寻不见，忽听馅饽饽里有人说话，揭开一看，那俩人正在馅饽饽里掏馅吃呢，你们说这馅饽饽大不大？”

郭师傅说兄弟你这个馅儿饽饽不算大，为兄当年吃过一个肉包子，几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没吃到肉馅儿，再往里吃，吃出一座石碑，石碑上刻了一行字：“此地离肉馅儿还有三里地。”

胡同里的孩子们平时就爱听郭师傅讲段子，挺平常一件事，从他嘴里讲出来就变得特别勾腮帮子，让人听不够，那叫吃铁丝拉篱——能

在肚子里胡编，胡吹胡编也有意思，这次又是说到晚上九点多才散。

胡同里只剩下郭师傅和丁卯，当天晚上云阴月黑，有点月光，但是非常朦胧，又是个像蒸笼一样闷热的天气，郭师傅一看还有一堆纸盒没糊完，他对丁卯说：“不早了，你先回去睡觉，我加点儿紧，把这几个纸盒糊完了再进屋，等明天让你嫂子去交了活儿，晚上咱改善改善……”

哥儿俩正说着话，胡同里进来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俩一打眼，认识这个人，是公安局的侦查科长老梁，四十来岁的山东人，车轴汉子一个，在战争年代是抗过枪打过仗的军人。

郭师傅和丁卯说：“梁大人，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老梁说：“我今天晚上过来，是想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说着话，把自行车放在一旁，到胡同里坐下，说道：“老郭、丁卯，正好你们俩都在，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你们在五河水警队当差的年头可不少了？”

郭师傅说：“老梁同志，你可别把我们捞尸队想象成旧社会衙门口里当差的，只会盘剥老百姓，在海河上打捞浮尸无非是出苦力度日，根本没什么油水，也别看我们住在城里，其实住的还不如你们乡下宽敞，我们家住这地方叫三级跳坑，怎么个三级？马路比院子高，院子比屋里地面儿高，不正好是三层大坑吗？只要一下雨，那水就往屋里灌，院子里都成河了，我为什么会游泳，全是在家练出来的，住这地方，不会水就得淹死，解放前下连下三天大雨，斗姥庙胡同里淹死过一百多人。”

三

丁卯道：“谁说不是呢，但凡家里趁点儿什么，能指着到河里捞死人挣饭吃吗？巡河队的这份差事，真是破鞋跟儿——提不上的玩意儿，要说苦我可比我二哥苦多了，我们家只有半间小屋，连床棉被都置办不起，寒冻腊月全家老小盖一块口罩睡觉，您说谁能有我们家条件困难？”

老梁不信，常听人说“京油子、卫嘴子，京油子讲说，卫嘴子讲斗，你有来言，他准有去语”，像郭得友和丁卯这号人，混在社会上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日里油嘴滑舌，跟他们说话是真是有意思，可一不留神就让他们耍弄了，所以没敢接这话头儿，他说：“你们俩想哪去了？我是觉得你们吃这碗饭的年头多，熟悉各条河道的情况，所以有件事我要请你们帮忙。”

郭师傅和丁卯这才明白老梁的意思，二人说道：“只要梁大人你信得过我们，今后有凡是用得着我们哥俩儿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到时候你就看我们够不够板，必定是光屁股坐板凳——板是板眼是眼。”

老梁听完很高兴，点头道：“有你们这句话就行。”接下来，老梁说

了事情的原因，为什么要找郭师傅帮忙，说出来有点吓人，因为近段时间，海河里有出现了淹死鬼。

海河是天津城里最大的一条河道，沿河有大大小小不下十几座桥，其中也有通火车的铁道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志愿军在前线打仗，后方是全国总动员，临近铁道桥有个做棉被和胶鞋的军需厂，工厂里为了扩大生产，从乡下招收了大批职工，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连轴转，朝鲜战争进行到一九五三年七月，终于签订了停战协议，厂里的任务一下子减轻了，生产线停掉好几条，但有些职工仍住在临时宿舍里待命，有两个工人在河边遇到浸死鬼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那时厂里管得比较松，领导只叮嘱不要到河里游野泳，厂区后边挨着海河，那段河道的河面开阔，河水也深，河底还有淤泥，下去游泳很容易出危险，可正好是三伏天，天气闷热无比，有俩年轻职工晚上热得受不了了，趁着夜深人静，溜出去准备下河洗个澡凉快凉快，出门这段时间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还不到十二点。

这哥儿俩是一家来的亲兄弟，乡下名字，一个叫金喜一个叫银喜，平时倒也安分守己，只在厂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儿，不招灾不惹祸，那天晚上天气憋闷，躺在床上透不过气儿，后背起了痱子，一身接一身的出汗，那难受劲儿就别提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俩人不谋而合，都寻思这时候如果能到河中游两圈得有多凉快？于是起身出了宿舍，翻墙来到河边，举目一看，一轮明月在天，虽然时值深夜，但是不用手电筒照明也没问题。

其实这天气是憋着一场大雨，空中阴云密布，那轮明月刚好从云层中露出来，空气里没有一丝凉风，铁道桥下的河边长满了荒草，四周围一片沉寂，偶尔传来一两声蛙鸣，如今这地方全是楼房住满了人，五十年代初期还是人烟稀少的旷地，河边连路灯也没有。

金喜和银喜仗着在老家时经常到河里游泳，也算是水边长大的人，自以为水性不错，看这条河水流平缓，哪里放在意下，也是让鬼催的，只想赶紧下河凉快，跑到那草丛后面开始脱衣服，实际上大夏天的身上仅穿了条大裤衩子，上半截光着膀子，天黑游野泳，附近又没人，不怕被谁撞见，索性脱得溜儿光再下水，毕竟厂里有规定，不让工人们下河游泳，俩人偷着出来，自然不敢高声，在草丛后蹑手蹑脚刚脱掉衣服，金喜无意中一抬头，瞧见河边站着个全身湿漉漉的人。

四

哥儿俩有些意外，担心是厂里巡夜看更的老头，便躲在乱草后面悄

悄张望，不过巡夜的老头平时只在厂区内转悠，很少出来走动，深更半夜到河边做什么？要说不是巡夜的老头，还有谁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月光投下来，照到河边那个人的身上，从头到脚黑乎乎的看不清面目，轮廓像人，却一动不动，这时金喜和银喜哥儿俩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这俩人年轻胆大，也不怎么相信闹鬼的传闻，甚至连想都没往那方面去想，远远地看到有个人盯着河不动，认定对方是打算投河寻死，刚要出声招呼，那个人无声无息的迈开腿下到了水中，想不到河边是个陡坡，一转眼河水已经没过了脖颈。

俩人见情况紧急，赶忙跑过去救人，一前一后跳下河里，金喜离近了才稍稍看清，河中那个人一张大白脸，吐着半尺多长的舌头，这时起了一阵大风，霎时间乌云涌动，遮蔽了月光，黄豆大的雨点泼撒下来，大雨瓢泼之际，什么都看不见了，吓得金喜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他慌忙摸回河岸，上来之后招呼兄弟，可是喊破了嗓子，也没得到任何回应。

金喜有种不祥的预感，顾不得还光着腚，冒雨跑回宿舍找人帮忙，宿舍里的工人们一看金喜这副样子，光着屁股满身是水，脚底下连鞋子也没穿，气喘吁吁脸色刷白的跑进屋里，全让他吓了一跳，幸亏宿舍里没有女工，大半夜的这是干什么去了，莫非外出偷奸被人发现逃回来了？一时间七嘴八舌问个不休，等到众人听明白原由，急忙披上雨衣抓起手电筒，一同出去在河边找了一夜，不仅没找到那个投河寻死的人，也没发现下河救人的银喜，结果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转天早上雨停了，才有人在下游发现了一具赤身裸体的男尸，公安人员闻讯赶去，到河中捞起死尸，经辨认正是银喜，死尸两眼圆睁，到死也没闭上眼，金喜捶胸顿足抚尸痛哭，最后跟公安人员说起昨晚的经过，人们不禁面面相觑，听这情形，与浸死鬼找替身的传闻一模一样，铁道桥下的河里，真有浸死鬼吗？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鬼的也有，说怪的也有。

公安局检验了银喜的尸体，确认尸身上有几处瘀伤，好像是被人拽住了拖到水底呛死的，谁能在河里把一个会水的大小伙子溺死？首先这就不能定性为普通游野泳意外淹死，而是一件凶案，只要不是河里有鬼，那就得抓住害死银喜的凶犯，至于金喜虽然有嫌疑，可公安局那帮人也不是吃干饭的，察言观色核对供述可以推断不是金喜下的黑手，那么破案的任务就落在公安局那些侦查员身上了。

公安人员办案无非八个字“走访询问、蹲堵摸排”，当时公安部门的侦查员，大多是部队的复转军人，接了这桩案子无不感到棘手，因为完

全没有线如同要抓一个淹死鬼，你上哪抓去？再说海河里真有淹死鬼吗？

五

侦查员们束手无策，想来想去没办法，不得不找水上公安帮忙，五十年代不称五河水上游警队，改称水上公安，郭师傅所在的水上公安，实质上和一百多年前清朝的捞尸队完全一样，只不过解放后不管义庄了，本地人仍习惯称他们为捞尸队，仅仅负责在河里打捞浮尸和凶器，从来不参与破案，岸上的事不归他们管，但郭师傅在解放前就吃这碗饭，一般人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这次只因要破海河里闹水鬼的案子，让做梦也梦不到的邪行事儿找上他了。

一九五三年八月，海河里的水鬼还没找到，铁道桥附近又出人命了，那一年天津市内发生了几件耸人听闻的案子，头一个是河底电台，二一个是人皮炸弹，咱得一个一个的说。

事情有先后，先说河底电台，距铁道桥不远是老龙头火车站，也叫东站，始建于清代，东南西北四个火车站，顶数东站最大，是货运客运的主要交通枢纽，有好几条铁道，其中一条经过铁道桥，铁道桥横跨海河，东侧是老火车站废弃的货厂，西侧是有年轻工人淹死的军需厂后墙，两边的桥膀子底下长满了荒草，夏天蚊虫极多，附近没有住家，入夜后，基本上没人到这来。

桥膀子是方言土语，指大桥两端跟河岸相接的地方，铁道桥当初由比利时人设计建造，日军占领时期经过加固，钢筋水泥结构，非常结实，下边的河水很深，有个铁道上的工人晚上值夜班，家里让孩子来给他送饭，十一二岁的半大孩子，给父亲儿送完饭，到废弃货厂后的野地里抓蛤蟆玩，一去再没回来，第二天让路人发现变成了河漂子，估计是昨天半夜掉进河里淹死了，家里人哭天喊地叫屈，这孩子不会水，也怕水，天再热也不可能下河游泳，平白无故怎么会淹死在河中？

因为几天以前，就在同样的地方，淹死过一个军需厂的工人，所以谣言传得更厉害了，都说这河里有淹死鬼拽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全跑出来了，打捞尸体的当天，郭师傅也在场，老梁问他怎么看，郭师傅说看这孩子身上穿着衣服，这些半大的小子，深更半夜下河游野泳，任谁也是光着屁股，既然穿着衣服，那就是没打算下水，准是走到河边，让什么东西给拽下去淹死的。

六

当天傍晚，郭师傅带着丁卯，开始在铁道桥的桥膀子底下蹲守，夜

间躲在乱草丛中喂蚊子，这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可天黑后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唯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四处一派沉寂，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当班，夜里到桥边蹲草窝子，野地里蚊虫多，尤其是有毒的海蚊子，在这说“海”，也是方言土语，是大的意思，海碗是大碗，海蚊子单指野地里的大蚊子，黑白相间带花翅儿，逮着人往死里咬，咬上一口好几天不消肿，只能多穿衣服，蒙住了头脸，好在河边荒地半夜很凉快，勉强可以忍耐，苦等到天亮，河面上始终静悄悄的，什么都没出现，要是换成旁人，一天也受不住，郭师傅他们可真能咬牙，坚持到第三天深夜，看到河里有东西出来了。

那天有雨，雨下得很密，郭师傅和丁卯下了班，等到天一擦黑，俩人又去铁道桥货场一带蹲守，将自行车放倒，披上雨皮坐在乱草丛里，下雨不至于再受草蚊子叮咬，可三伏天捂着又厚又不透气的雨披子，身上捂出了湿疹，痒得忍不住，一挠全破了，躲在湿漉漉潮乎乎的蒿草中，要不错眼珠儿地盯着河面，有月亮还好说，如果天色阴沉，深夜里远处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抽烟提神，就这么熬鹰似的盯着。

按丁卯的意思，没必要俩人全跟着受罪，可以一个人轮流盯一天，这么一晚上接一晚上的盯下去，忍受河边的闷热蚊虫潮湿之苦，白天又得当班，换了谁也是撑不住。郭师傅不这么想，铁道桥下边传出水鬼拽人的事情，接连出了两条人命，全出在深更半夜，透着邪行，他不放心丁卯一个人蹲守，两个人在这盯着，可以倒班睡一会儿，不至于放过和面上的动静，万一遇上事，哥儿俩也能有个照应，别看这么苦这么受罪，他是一点怨言没有，不是说觉悟高有多高，那时没别的念头，只是觉得海河里出了人命，水上公安理所当然该管，吃哪碗饭办哪桩差，天经地义不是？

等到半夜，雨住了，天上有朦胧的月光透，紧跟着蚊子就出来了，河边蚊子最多，因为蚊子在水里产卵，如果拿手电筒照过去，能看见一圈圈黑色的雾团在飞，那都是野地里的大蚊子，咬完人身上长红点，专往人身上传疟疾和丝虫，哥儿俩有经验，一是捂严实了，二是带了两头大蒜，一旦让蚊子咬到，马上用蒜在红痒之处涂抹，虽说是土方子，可真管用，那也架不住河边草丛里的蚊子狠盯，半夜丁卯身上一阵阵发冷，他跟郭师傅说要去拉肚子，他们俩躲在河边桥膀子处，居高临下盯着海河，丁卯说完话刚要起身，看河上有个人，只露出个脑袋，在河面上一起一浮，像是在游野泳。

天津卫四季分明，冬天冷死，夏天热死，每年七八月份，都有太多人到海河里游野泳，不过可以确保安全游泳的地方不多，因为这条河道

大部分是锅底坑，有很深的淤泥水草，下去就上不来，真正能让人安全游泳的河段，只有那么几处而已，铁道桥下绝对不适合游泳，此地河深水急，水草又密，很少有人到这游泳，何况又是黑天半夜，再看那个人随着河流起伏，本身却一动不动，不像晚上游夜泳，倒像河漂子。

哥儿俩跟海河浮尸打了十多年交道，看见河漂子早已见怪不怪，丁卯的肚子立时不疼了，他同郭师傅蹿出草丛，下到河里抓住那具浮尸，天黑看不清，拿手一碰感觉不对，只是个人头，没有身子，份量也轻，再一摸才摸出是半个西瓜皮，半夜在河上漂过，看起来跟个死人脑袋一样，丁卯骂声倒霉，随手将西瓜皮扔到河边，哥儿俩正想回去，就看桥墩子下的水面上，突然冒出好大一个脑袋，脸上蓝一道红一道，分明是在河里泡烂的浮尸。

七

郭师傅和丁卯在河里看见这么个东西，惊得咋舌不下，那淹死鬼在河面上看见有人，同样打了一愣，随即一猛子扎下水。郭师傅和丁卯心想：“没准是下完雨天气闷热，海河里的淹死鬼上来透气，既然几天撞见这东西，可不能让它逃了。”俩人打个手势，也扎下河去追，他们身上带着防水电筒，在河里打开，照见那东西往河底下逃，河底淤泥水草中黑乎乎好像有个洞口。

郭师傅和丁卯那水性，当地找不出第三个能跟他们比肩的了，没让淹死鬼逃进河底的洞里，抓起来拽到河边一看，却是个瘦小的汉子，穿着水靠，戴了鬼脸面具，已呛水呛得半死，等公安人员赶到，海河淹死鬼一案就此告破，原来铁道桥中间一个水泥桥墩子里有密室，这座铁道桥，最初是比利时人设计建造，横跨海河，日军侵华时经过改造，桥墩子里挖空了，留下射击孔，相当于一个碉堡，作为防御工事，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把桥墩子碉堡的入口和射击孔全给堵死了，解放后有特务在河底凿开了一个洞口，利用桥墩子中的密室，放置电台炸药武器，那密室在水面上头，入口却在河底，仅有两根隐蔽的铁管换气，谁都想不到水泥桥墩子里面可以躲人。

特务利用海河里有淹死鬼的传说，套上一个草台班子唱野戏用的无常鬼面具，每隔几天潜进桥墩子里发报，铁道桥两侧没有住家，万一遇上谁，别人看见他吐出半尺长的舌头，多半会以为是海河中的水鬼，不是当场吓跑了，也会吓得失去反抗能力，前些天下河游泳的工人，还有那个送饭的孩子，全是因为撞见了他们下河发报，被他拖到河里溺毙，几天里接连害死两条人命，他心知这个地点会让公安盯上，想趁桥墩子里的密室没被人发现，尽快把电台和炸药转移走，这天下雨，他估计铁道

桥附近不会有人，没想到不走运，刚下河便被水上公安擒获。

河底电台这件案子一破，也传得到人尽皆知，老百姓们又说郭师傅在解放前就是“河神”，如今还这么厉害，只要有他在，海河上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郭师傅可不这么认为，他跟丁卯说：“咱俩蹲守的位置并不好，特务是从对面下到河里，桥墩子下边又是个死角，根本看不见他，怎么这么寸，阴错阳差有块瓜皮在河上出现，让咱俩误当成浮尸，急忙下河打捞，刚好撞上特务从桥墩子出来。”

丁卯说：“二哥你不说我不觉得，你一说我也觉得真寸，放屁扭腰——寸劲儿。”

郭师傅说：“反正这天底下的事，是无巧无不巧。”

这些话传到老梁同志耳朵里，老梁不太高兴，拉下脸来说：“老郭，眼下是新社会了，可不该再有因果报应的旧思想，照你说那块西瓜皮是冤鬼显魂，帮你抓到凶手破了案？”

郭师傅道：“梁大人，我可没说有鬼，只不过说了句无巧无不巧。”

老梁没听懂：“无巧无不巧？怎么说？到底是巧还是不巧？”

郭师傅说：“你啊，仔细想想这些事，没有什么凑巧，也没有什么不凑巧，说到底，全是命。”铁道桥河底电台一案刚破几天，还没等到结案，海河上又出了一个案子——人皮炸弹。

第十三章 人皮炸弹

—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⁵⁾⁽⁹⁾⁽²⁾社会仍处在军管过渡时期，安全方面的事由军队负责，虽然有公安局，那些公安侦查员也大多是军人出身，比如老梁这样的进城干部，对城里的情况和侦破案件不够熟悉，他听到一些社会上对郭师傅的议论，觉得这问题不小，专门找郭师傅说这件事，可是两个人想法不一样，怎么说也说不到一块。

老梁是一本正经，反复强调，河底电台这个案子很快告破，首先取决于国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其次是上级领导指挥有方，最后是公安机关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但绝不能归咎于因果报应一类的迷信原由，还有“河神”这个绰号，也不好。

郭师傅从不敢让大伙把他称为“河神”，提起这个称呼准倒霉，命里受不住，奈何跟着起哄的人太多，可也没法跟老梁明说，只好给老梁一只耳朵，心想：“你说什么我听着，等你说完我走我的。”

等老梁唠叨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夏季天黑得晚，这时候天还亮着，正是吃晚饭的当口，郭师傅和丁卯接连在铁道桥下蹲守了几天，没少吃苦受累，好不容易破了案，想去吃份爆肚，当是犒劳了，因此没去食堂吃大灶，所谓爆肚即是爆羊肚，东西简单，平民百姓也吃得起，吃饭却讲究，用羊肚加工成“板肚、肚葫芦、肚散丹、肚蘑菇、肚仁”等等，除了羊肚新鲜，功夫全出在一个“爆”字上，要爆得恰到好处，又香又脆，会吃的主儿吃爆肚，总要喝二两。

他们俩人蹬着自行车前往南大寺去，南大寺是清真寺，胡同深处有个不起眼的清真小馆，解放前卖爆肚和各种各样的回民小吃，门口有块爆肚冯的铜匾，当初店中只有五张半桌子，一个师傅一个伙计打理生意，别看这么一个小馆子，却经营了上百年之久，解放初期物资匮乏，改成国营后只供应少数几种，坐下要了两碗爆肚，丁卯问道：“哥哥，今儿老梁找你说什么事说到这么晚？”郭师傅说：“他那些话，我也听不明白。”丁卯说：“那就别多想了，今天这爆肚不错，看来饿透了吃什么都香。”郭师傅说：“爆肚冯啊，这错得了吗，老年间，住在北京城里的庆王爷都要专程到这吃水爆肚。”丁卯不信：“王爷会吃这玩意儿？”郭师傅说：“怎么不吃，你以为王府里吃什么？”丁卯说：“我没那份见识，二哥你知道？”郭师傅说：“我有个老街坊，会打通背拳，曾在庆王府做过护院保镖，我听他说过。”丁卯对此十分好奇，问道：“哥哥你给我讲讲，

王爷怎么吃饭？”

郭师傅说：“兄弟，王府里跟咱老百姓家里吃饭不同，王爷是一天五顿，早上起来先练一趟剑，练罢更衣，到书房吃早点，比如马蹄烧饼、油炸果子、炸糖果子、螺丝转、粳米粥、冰糖脂油猪肉皮丁馅的水晶小包子，有街上买的，也有府里做的。”

丁卯说：“原来王爷早上吃这些早点，中午吃什么呢？”

郭师傅说：“到中午吃晌饭，无非是面食米饭，要和当天的晚饭岔开，不能吃重了，下饭的是六盘八碗两汤，这是热的，外带四个小冷荤，松仁小肚、牛羊酱肉什么的，作为下酒之物，有时也吃煮白肉和肉汤饭，天冷的时候吃羊肉涮锅子，下午四点来钟，王爷睡一觉起来，要吃下午点心，面茶、茶汤、豆汁、烫面蒸饺、熏鱼火烧、馓子、薄脆、糖麻花，趴糕、凉粉，也不麻烦，随便吃两口，要是赶上府里有朋友在，这顿就讲究多了，至少是两干两蜜四冷荤，一大碗冰糖莲子，四盘饽饽菜分别是炒榛子酱、炒木樨肉、鸡丝烩豌豆、烩三鲜，就着黄糕和提褶包子吃。”

丁卯说：“王爷可真会吃，晚上这顿饭又是怎么个章程？”

郭师傅说：“晚饭和晌饭一样，主食不同罢了，夜里十一点前后吃夜宵，随意垫补垫补，馄饨、花卷、爆肚、糖三角，配着放在冰桶里存下的冷荤下肚，吃完这顿夜宵，家仆端上一杯新沏的小叶香片，略饮几口，有本修本，无本安歇，庆王爷除了喜欢吃爆肚冯，隔三差五还经常去砂锅居白肉馆，前清祭神用整牲口，放在特大的砂锅里白煮，那叫祭神肉，乾隆年间这路手艺流传到民间了，有位师傅在瓦缸市使用大砂锅煮白肉，砂锅最能保持肉的原味，而且上至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无一例外地认为吃上一口祭神肉，是莫大的福气，因此这家白肉馆的砂锅肉，每天做多少卖多少，人家一位师傅带俩伙计，每天夜里做白煮肉，早晨开卖，不到晌午就卖完了，一卖完便摘幌子收摊，所以说砂锅居的幌子——过时不候。”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郭师傅和丁卯的纸活儿不让扎了，在海河里打捞尸体，也没了犒赏，更没有混白事出大殡的机会吃喝，俩人饿得都快不行了，说着王府里的吃喝，把这份再普通不过的爆肚，想象成八大碗四冷荤了，这叫享得起福，也吃得了苦。

晚上八点多，小馆子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听那些人谈论的内容，是当时传遍大街小巷的“人皮炸弹”。

那个年代，这类谣传多得数不清，大致是说在长江上有座大桥，每天夜里有解放军战士执勤守卫，有一天半夜，一个背着孕妇的男子，匆匆忙忙来到桥头，说老婆要生了，急着过桥送医院，解放军战士好心帮忙，替这个人背上那个孕妇，跑着过桥，跑到一半觉得这女人怎么死沉死沉的，也不说话也不喘气，身上还有股火药味，解放军战士猛然醒悟，是特务在一具女尸肚子里撞了炸药，冒充送孕妇过江，要炸毁这座大桥，眼看炸弹要爆炸了，解放军战士抱着那具女尸，从大桥上跳了下去，终于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保住了桥梁的安全。

丁卯听到可笑之处，跟那些人：“老几位，我是没见过长江上的大桥是什么样子，不过长江肯定比咱这海河宽多了，想必那桥也更大，一具女尸肚子里能装多少炸药，炸得掉那么大的桥吗？再说那当兵的活腻了不成，发现女尸肚子里装满了炸药，扔下大桥也就是了，何必抱着女尸一同跳下去？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在小馆里吃爆肚的人们纷纷点头称是，有个闲人说：“丁爷所言极是，这一听就是胡编的，据我所知，人皮炸弹根本不是出在长江大桥上，实际上此事发生在北海公园，那天正好过节，公园里的人非常多，长椅上坐着一个白衣美女，长发披肩，低着头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她也没醒，当时有个小孩的皮球踢到这美女头上，那女子仍是丝毫不动，恰好有位公安人员看见，发觉事情反常，过去一推那个白衣美女，发现早没气了，死尸肚子里传出钟表走动的声音，原来这女尸内脏先前让人掏空了，填满了烈性炸药，摆好姿势放在公园里，幸亏发现及时，定时炸弹还没有引爆，这位公安同志急中生智，用力将女尸推进了公园的湖里，否则公园里那么多人，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说的全是“人皮炸弹”之事，内容相差无几，都是往女尸的肚子里面装填炸药，至于炸的是大桥还是公园，各说各话，好似亲眼所见一般，社会上那些无根无据的谣传流言，无一例外是这么来的，郭师傅听这些人扯了半天闲篇儿，也是图个解闷，听够了和丁卯蹬上车往家走，他告诉丁卯：“你明天一早要当班，先回去睡觉，我绕一趟去买两个驴打滚，你嫂子这几天身子不好，吃不下东西，给她买俩驴打滚换换口儿。”丁卯说：“哥哥还是你心疼我嫂子，那我先回，黑天半夜你自己留点神。”

俩人在路口分开，郭师傅去买驴打滚儿，这东西名字很怪，其实就是黄豆面做的豆面糕，称为驴打滚也是很形象的比喻，这种中间裹豆馅的黏食，成形之后要在黄豆面中滚一下，好比郊野中活驴打滚扬起灰尘

一般，故而得名，如今大多数人只知驴打滚这个俗称，却不知豆面糕的正名，做驴打滚的师傅，平时也跟郭师傅相熟，他到那位师傅家里买了几个，挎在车把上往回骑，要不怎么说无巧无不巧，他不去买这个驴打滚，不会绕路回家，如果不是绕路回家，也不会遇上事儿。

说话是夜里十点多不到十一点，郭师傅骑车骑到金汤桥，看见有个人推着辆三轮车从对面过来，推三轮这位四十来岁，天黑看不清穿什么衣服，没遇上郭师傅之前，这个人一路推着三轮走过来很正常，到近前突然变得很吃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奇了怪了，一不上坡，二不过坎，任他在金汤桥上咬牙蹬地，把全身的劲儿都使上，这辆三轮车却说什么也不往前走，要是拿句迷信的话说——当时好像有鬼在后边拽着。

三

早在清朝雍正年间，出了东门，在海河上有座东浮桥，清朝末年建成了永久性钢梁大桥，底下也有水泥桥墩子，钢桥上能过有轨电车，海河上有大轮船经过的时候，钢桥可以通过电力启合转动，整座大桥坚固无比，固若金汤，得名金汤桥，一九四七年，赶上一次几十年不遇的大旱，海河金汤桥下这一段都见底儿了，政府组织民夫挖河床上的淤泥，结果挖出两个白铁桶，揭开一看，铁桶里有一个死人，尸身被大卸八块了，尸块分别装在两个铁桶里，沉到河底下毁尸灭迹，警察将铁桶和尸块上的衣服做为线索，顺藤摸瓜破了一起出在十几年前的凶案，不是这场百年罕见的大旱灾让海河见了底，永远不会有人发现这两个装有尸块的白铁皮桶，人们都说天降大旱才让河底屈死鬼的冤情得以见天，是冤情不泯天意如此，这个案子郭师傅也曾亲眼见过，每次路过金汤桥他都能想起来。

五十年代初期，不像现在路灯整夜照明，半夜十一点大桥上不供电了，月影朦胧，桥梁又宽，对面过来个推三轮的人，到金汤桥中间那辆三轮车突然推不动了。

郭师傅看对方推得吃力，他也是热心肠好管闲事，问了句：“用不用帮忙？”那人一听他说话，扔下三轮车就跑。郭师傅有心想追，却发现三轮上放着一团物事，上边拿草席子遮住，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招了许多苍蝇嗡嗡乱飞。

他吃了一惊，以为草席子下是个死尸，揭开一看是几条死狗，心说这不怪了吗，用三轮车拉着死狗，为什么怕让人撞见？揭开三轮车上的草席，看那几条死狗肚子鼓起，用手一摸梆硬，显然填满了东西，立刻想起来在爆肚馆里听说的人皮炸弹，这是想炸大桥？

此时有巡逻的部队经过，郭师傅叫来当兵的帮忙，急着转移装在死狗肚子里的炸药，结果发现死狗里没有炸药，填的全是烟土，抽大烟的烟土，顺藤摸瓜查下去，破了一个案子，是解放前一个拉煤的，解放军攻打天津时，他趁着打炮打得厉害，到街上撬开一家烟馆，进去没找到钱，只偷了几箱烟土膏，这几年一直把烟土埋在自家房后，到乡下寻了买主，大烟膏能镇痛，比如得了骨癌这种绝症，疼得人恨不得求死，就需要大烟膏来镇住痛楚，乡下一些土郎中听说拉煤的有货，肯出钱买，但烟土膏子是违禁品，苦于运不出城，这天拉煤的想了个办法，套来几条野狗，勒死之后掏去内脏，将烟土塞进狗肚子，拿三轮推着，装成送去肉铺的死狗，想借着天黑混过检查运到乡下，没想到过桥时三轮车链子卡住了，遇上郭师傅问他一句用不用帮忙，那人也是心虚胆怯，扔下三轮跑了，要不然还不至于让人发现，这个拉煤的不仅似偷运烟土，身上居然还背着人命案。

公安人员去拉煤的房后挖剩余烟土，有住在附近的邻居来举报，说这拉煤的两口子住一间小屋，小屋在一条很偏僻的死胡同里，那地方在鲇鱼窝，居民大多是社会底层苦力，拉煤的日子过得很穷，有钱也不用拉煤了，身上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可经常炖肉吃，隔着半条胡同都能闻见他们家炖肉的香味。

那一片的住户全是贫民，穷得连稀粥都喝不上，鲇鱼窝日子过得最宽裕的人家，逢年过节才舍得买手指大小的一条肉，还是最贱最贱的刮骨肉，买回来全家包顿饺子，因此对炖肉的香味儿格外敏感，大伙就纳闷一个出苦力拉煤的，一个月能赚几个钱，怎么总吃炖肉，而且是半夜才炖肉？

四

街坊四邻听说这个拉煤的会套野狗，寻思大概炖的是狗肉，又怕街坊撞见分一口，才如此偷偷摸摸，老街旧邻们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直到有公安人员到拉煤的家里取贼赃烟土，有几个好事的邻居检举揭发，公安感到事情蹊跷，回去审问拉煤的两口子，一审全交代了。

原来解放前这夫妻俩吃人，那时拉煤的活儿又脏又重，能把人累吐血，“拉煤、熬糖、磨豆腐”合称三大苦，拉煤占着头一苦，但凡有别的活路，也不会做这个行当，不只是用车拉煤，拉到地方还得给人家一筐一筐背到门口码放整齐，整天吃糠咽菜肚子里没食儿，哪天眼前一黑一头栽到地上，这条命也就扔了，有一年赶上大饥荒，乡下树皮全让人吃光了，想套野狗都没处套去，这个拉煤的饿得眼珠子发蓝，有天路过转子房，转子房离鲇鱼窝不远，都在谦得庄一带，以前有段话，说是“打小

空、捡煤渣，穷人挑担去卖盐；拉地排、扛大个，愿出苦力上河坝；谦德庄、逛一逛，刨去吃喝都是当；鲇鱼窝、转子房，坑蒙拐带害人坑；棒子面，硬窝头，咽不下，用棍戳；要抽烟，有锯末，要喝水，有臭河”。

说得很生动，足以想象鲇鱼窝转子房这一片的穷苦景象，尤其是转子房，好几条转圈的小胡同，房屋多半低矮简陋，素有蒙偷拐带害人坑之称，住的都是江湖人，很多人贩子也住在这，往常他们从地拐带来的人口，小孩卖给戏班，妇女卖进窑子，全在转子房一带交易，拉煤的从那路过，遇上一个乡下女人要卖自己的儿子，这孩子长得很秀气，也挺白净，荒年饿得活不下去了，准备托中人卖给城里有名的戏班子学戏，不仅是一条活路，没准往后还能有个出头的机会，乡下妇人没进过城，听说卖儿卖女要到转子房，一路打听找过来，走到附近饿得走不动了，坐在路边歇脚，拉煤的起了歹念，他假装好心，说是看孩子可怜，要带孩子去吃点东西，妇人信以为真，让孩子跟他去了，拉煤的把孩子带到僻静之处，抄起挖煤用的镐头，一镐抡下去打倒了那小孩，裹住尸身扔在拉煤的三轮车上，再用煤灰埋住，拉回家告诉他老婆，是在马路上捡回来的死孩子，然后把小孩身上的煤灰洗净，剁去头足双手，三更半夜生火，皮肉骨头内脏炖了一锅，拉煤的老婆在旁边看着，直吓得魂飞胆裂，饿死也不敢吃人，可一闻见肉香，便顾不上怕了，没想到人肉会这么香，两口子当晚就把这孩子吃了个净光，以为这时候街坊四邻全睡觉了，怎知肉香传得这么远，周围的人全闻到了，听说那丢了儿子的乡下妇女心思窄，得知孩子让人拐走了，乡下女人没见识，也不懂鸣冤报案，一时想不开，跳大桥当了河漂子。

凡事有一便有二，自从有了这个开头，以后再饿得受不住，拉煤的两口子便出去偷拐小孩，不敢在近处作案，专去郊区，吃人肉吃上瘾了，不是饥荒之年也惦记着吃人，用这辆三轮车拉到家里吃的小孩，这些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头骨毛发和衣服，全埋在屋里，公安刨开地面一看果不其然，在场的人们无不吃惊，没想到牵出如此骇人听闻的大案，后来拉煤的两口子全被判处了枪决，也是这俩人罪有应得。

一九五三年破的案子，真实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可什么事也不架不住传，传出去没几天就全变样了，街头巷尾都说是郭师傅破了人皮炸弹的案子，那辆三轮车装了几个小孩的尸体，里头装着炸药，要炸海河上的大桥，让他逮个正着，本来解放后没什么人再提“河神”二字了，可在几天之内，他连破河底电台及人皮炸弹两个大案，“河神”的称呼又传遍了，郭师傅心知不好，又离倒霉不远了。

五

至于那天夜里在金汤桥上，三轮车为什么突然推不动了，到今天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老百姓普遍认为，那辆拉煤的三轮车装过太多冤死的小孩，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必是有鬼拽着车，让河神郭得友替屈死之人申冤报仇，要不怎么别人碰不上这种事，全让他撞上了？水上公安虽然很少参与破案，但一九五三年夏天侦破的几个案件，或多或少都与郭师傅有关。

河底电台及人皮炸弹两起大案刚破不久，郭师傅又在海河里救了个落水的人，过了几天老梁找他谈话，说是要替他请功。

郭师傅明白有些话不能再说了，担心言多语失，开始是老梁问一句他答一句，后来老梁让他别有顾虑，说一说为什么老百姓要将巡河队的队长称为“河神”？

郭师傅推脱不掉，只好说：“老时年间，巡河队的师傅们会看烟辨冤，打捞浮尸的时候，先在河边点根烟，不必看死尸，只看那烟是怎么烧的，便能看出有没有冤情，比如是横死的还是屈死的，这些从烟灰里都能看出来，看烟的办法太神，当年会的人就不多，如今更是没什么人会看；以前巡河队的老师傅还会喊魂，比如有人掉在河里淹死了，死尸却没有浮上河面，捞尸队下水寻找也打捞不到，那就得找来家属，让家属死者名姓和生辰八字属相住址，全部写到黄纸上，再请捞尸队的师傅过来喊魂叫鬼，一边喊魂一边烧纸，据说河底的沉尸听到呼喊，会自己浮出水面，这些年代久远的方术，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所以捞尸队的首领往往有河神这么个称号。”

老梁听完不住摇头：“看烟辨冤河边喊魂这种事可太迷信了，你怎么还信这些？”

郭师傅说：“不全是迷信，旧社会破案手段有限，以往捞尸队确实有些用于破案的古怪法子，普通老百姓不明就理，传来传去，都以为挺神的，其实不然，那都是多少代人用经验一点点积累出的土法子。”

老梁说：“倒也是，九河下稍各种坑沟水洼多得数不清，捞尸队在这几条河上打捞浮尸有两百年之久，⁽⁵⁾ 9 2. 一定传下很多经验，老郭你跟我说说，看烟辨冤到底是怎么回事？抽根烟就能看出冤情？”

郭师傅不想实说，推脱道：“我也只是听说过，听的不如学的全，砍的不如旋的圆。”

老梁追问无果，说道：“我得嘱咐你一句，如今可是新社会了，捞尸队也改成了水上公安，不适合再提鬼神一类的迷信之说，本来还想给你

请功，但河神这个称呼的影响很不好，咱公安机关又不是水泊梁山，要绰号有什么用？”

郭师傅自己也明白不能提河神的绰号，一提准倒霉，凡人受不起这种称呼，这不是上级一句话，就把他破案的功劳全给抹了，这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要倒上霉，特别容易看见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第十四章 僵尸媳妇儿鬼孩子

—

河神郭得友的事迹，经过添油加醋，如同长着腿儿的谣言，在解放后又迅速传开了，竟让一个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找上门来，话说那天郭师傅听老梁唠叨完，从公安局骑车回家，自从河龙庙义庄拆除，他搬到了关上斗姥庙胡同，那也是一大片平房，直到三四十年代才盖起来，地名沿用旧时的地名，以前有座斗姥庙，所以叫斗姥庙胡同。

解放前胡同里还有这座庙的遗址，老天津卫寺庙庵观教堂众多，斗姥庙是其中之一，也叫太平宫，全名为护国太平蟠桃宫，前身是明代的五显财神庙，所谓五显财神，是指五个结拜的兄弟，姓氏不同，名字里都有个显字，生前广有钱财，经常周济穷苦人，夜里去给穷人家送元宝，死后受封五显财神，在以往的传统中，有大年初二到五显财神庙烧头香借元宝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二开庙都要举办庙会。

到了明末清初，五显财神庙让大水冲毁，朝廷下令在此修造庙宇供奉西王母和八臂斗姥，斗姥庙盖在一个土台子上，前殿是王母娘娘的宝像，后殿供奉三目四首八臂的斗姥娘娘，正殿当中还有一座鳌山，塑着四面八方踏云而来的群仙到宫中参拜西王母的场面，庙虽不大，香火却很盛，烧香拴娃娃求子嗣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传说每年阴历三月初三，是西王母寿诞，每年那时候都要举行庙会，庙会期间正值春末夏初，气候宜人，因此格外热闹，八臂斗姥庙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游人如织，鱼贯而行，道路两边摊棚林立，卖药糖卖扒糕凉粉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嗓子能传出二里地去，可能由于香火太盛，辛亥年庙会发生了大火，整个斗姥宫烧成一片废墟，只留下给王母娘娘守宫门的一只石狮子，三十年代陆续盖起了民房，那只石狮子还留在斗姥庙胡同口，郭师傅两口子住的小平房，门口正是这尊残缺不全的石狮子，好像门墩似的，可惜不是一对。

旧时，宅院跟前大多有石头雕刻成的门墩，摆在门轴处，也称门枕或门鼓，还有的地方叫抱鼓石，起到保护门轴和镇宅的作用，最常见的门墩是狮子形状，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狮与“世、嗣、事”谐音，四只狮子叫四世同居，两只是事事如意，狮子有佩绶称好事不断，大狮子踩小狮子暗指子嗣昌盛，各种说头很多，郭师傅很喜欢自家门口这只石狮子，虽然残破，却正经是个老年间的古物，打有八臂斗姥庙那天开始，便有这石狮子了，郭师傅的师爷如果还活着，都没这石狮子岁数大，夏

天到胡同里乘凉，每每坐在这石狮子上，高矮正合适，也是个镇宅守门的石兽，有它把门，半夜睡觉都睡得踏实，可这天到家门口一看，石狮子没了，他心里纳着一个闷：“门口的狮子自己跑了？”

二

郭师傅先把自行车推进屋，那年头自行车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单位发的丢不起，不敢放门口，推车进屋问媳妇：“咱家门口的狮子哪去了？”

媳妇说：“白天胡同口修路，让干活儿的搬走填了路坑。”

郭师傅说：“哪有这么毁东西的？那石狮子比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岁数都大，凭什么让他们拿去填路坑？”

媳妇说：“那又不是咱家的东西，我也不好管。”

郭师傅说：“可惜了，哪天我得给它刨出来。”

媳妇说：“老郭你可别多事，小心让人把你举报了，快洗把脸，先吃饭，哪天你得空，把胡同里那棵石榴树拔了才是正事。”

斗姥庙胡同有株石榴树，是株死树，早不结果实了，老天津卫的人迷信，忌讳自己家门口有石榴树，石榴一包开里头全是子儿，也叫百子果，百字发音同败，百子就是败子，绝后的意思。

郭师傅说老娘们儿迷信，没再理会，他洗脸吃饭，哪里想得到，门口那只石狮子没了不要紧，夜里可就有东西进屋来找他了。

当天晚上在家吃饭，媳妇煮的荷叶粥，过去老百姓夏天喜欢煮这种粥，先把米熬开了花，粥汤滑腻黏稠，将折去根茎的荷叶盖在粥上，过一会儿，那热气腾腾的白粥，就变成了浅浅的绿色，荷叶的香气随之溢出，这时撤火端锅，盖上锅盖闷着，闷到荷叶的香气，全散到粥里，那种特有的香醇，只要吃过一口，永远也不会忘掉，端上桌配一盘拿醋和辣油拌过的萝卜丝，就着棒子面饼子吃，老百姓家再普通不过的粗茶淡饭，吃饭时，郭师傅看连雨天气候潮湿，家里墙皮脱落了好几处，想哪天找个空，重新裱糊一下，想到这不免跟媳妇感慨几句，可惜了他那裱糊扎纸活儿的手艺，如今只能用来糊墙皮捏纸盒，又和媳妇商量明天晚上吃什么饭，媳妇打算做麻酱面，让他转天下班回来顺道捎二斤切面，再不然便是榆树钱糠窝窝头，夏天的家常便饭也无非就是这几样。郭师傅说：“你身子不好，也不能总吃这些，得吃点好的补补，往后还指望你生个一男半女，不争是男是女，有这么一个子女，等咱们死后，坟前也好有个拜扫之人。”

两口子说着家里过日子的琐事，早把那石狮子忘到脑后去了，吃完饭，媳妇收拾碗筷，外头阴雨连绵，郭师傅坐在前屋糊纸盒，告诉媳妇明天会卖些白羊头肉带到家当晚饭，郭师傅知道有一个做白水羊头的马回回，家传六代，推车摆摊卖羊头，手艺当真是一绝，人家做的白水羊头肉，切得其薄如纸，撒上椒盐面屑，堪称滋味无穷，夏天讲究冰镇，没尝到味道，光听他那吆喝声都能勾走人的魂儿，郭师傅爱吃会吃也懂吃，只是没钱，说起这些头头是道，等明天收摊买人家卖剩的白水羊头肉，不仅便宜得多，味道也不会走样，两口子又说了一会儿话，郭师傅让媳妇先去里屋睡觉，他要多糊几个纸盒，不知不觉到可半夜，听外头的雨也不下了，郭师傅打个哈欠，还剩下十几个纸盒，困得实在睁不开眼了，累的腰酸胳膊疼，看东西也看不清了，有心留到明天早上起来再糊，此时耳听屋门轻响，好像有人想推门进来，推得很轻，要不是半夜还没睡也不会听到，他心想：“夤夜入室，非奸即盗，这深更半夜的，谁在外头推我们家的门？”

三

夜太深了，这个时间绝不会有街坊邻居来串门，即使是有人来找，也该敲门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推门，斗姥庙胡同地皮干净，本是烧香敬神的地方，百余年来没有坟头，因此不疑心是鬼，以前有一路贼叫门虫儿，专等夜深人静鸡不叫狗不咬都睡死了的时候，挨家挨户的悄悄推门，谁家睡觉忘了顶门，贼就推开门，蹑手蹑脚摸着黑进屋，贼不走空，摸到什么就偷什么，有时也用刀伸进门缝里拨门栓，拨开门栓再进屋，以前家中老人总是不忘嘱咐小辈儿：“半夜睡觉千万关紧了门户，别让门虫儿溜进来！”丢东西是小，万一盗贼用刀捅人，一家老小睡得正沉，到时候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郭师傅毕竟是公安，水上公安也是公安，当然不怕“门虫儿”，听屋门外发出轻响，寻思：“贼胆包天这话不假，此贼的胆子当真不小，我这屋里的灯还亮着他也敢推门，这还了得？”可那门里头插着插官，还有杠子顶住，从外边根本推不开，他顺手抄起顶门的棍子，起身拨去插官拽开门，拎着棍子往外看，胡同里其余的住家早都睡了，这地方也没路灯，门外黑咕隆咚，一个人影儿都没有。

郭师傅心说：“这不怪了吗，如果是贼听见开门逃走了，不可能没有脚步声，上房了？”想到这，抬眼往上看，天太黑，看了半天什么都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有东西，他心里纳着个闷儿，刚要推上门回屋睡觉，听对面有“叽叽咕咕”的响动，声音并不大，深夜听来却很真切，胡同中黑灯瞎火，离得虽然不远，可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在那叫。

屋前有门头灯，郭师傅拉下门边的灯绳，一看真是怪了，家门口有只大老鼠，背毛斑白，活的年头可能不少了，两眼绿幽幽的，看见人也不跑，就蹲在那望着他，郭师傅心知是这只大老鼠在推屋门，挥手去赶：“去！这屋里没有给你吃的东西。”

郭师傅轰了几次，见那只大老鼠仍是徘徊不走，似乎要做什么，问也没法问，想也想不通，好叫人不解，忽然想起听说过当年王母宫斗姥庙香火很盛，后殿供着八臂斗姥娘娘，每逢开庙会那几天，斗姥娘娘的宝像前要摆上百盏油灯，那时便有许多老鼠来到庙中，专偷殿内油灯里的香油，也啃牛油蜡烛，群鼠似有灵性，从来不敢走正门，总是从后殿墙根的破洞溜进去，不开庙会的时候这些老鼠就不出现，善男信女们以为老鼠也是仙家，到庙里是参拜西王母和斗姥娘娘，故此不予加害，对它们偷油啃蜡的举动，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郭师傅心想：“平常的老鼠该当怕人才是，怎么会半夜来推门？见了灯光也不逃？更蹊跷的是平时不来，偏是今天守门的狮子被搬去填了路坑，这只老鼠才敢来，真是当年在庙里偷灯油的老鼠仙不成？”

四

郭师傅想起当年斗姥庙鼠仙偷啃蜡烛的传说，这么大的白背老鼠也是少见，他心觉有异，可屋里并没有灯油蜡烛，又没有隔夜之粮，老鼠为什么在门前不走？

正纳着闷，那只老鼠掉过头顺着墙边走了，郭师傅以为自己想得太多，一看老鼠走了，他也想回屋睡觉，可那老鼠走出不远又停下，扭回脸盯着他。

郭师傅心说：“这是要让我跟着走？”他回屋拿了手电筒，然后关好门跟着那只老鼠走，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八臂斗姥庙胡同算半个郊区，位置挺偏僻，出了胡同口往北去，是好大一处灰坑，两个体育场加起来那么大，周围没有住家，当年全是芦苇地，造斗姥庙的时候烧芦苇取土，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中土质不好，尽是暗灰色的淤泥，所以叫灰坑，另外还有个地方叫灰堆，跟这个大灰坑两码事，天热的雨季灰坑里积满了水，臭气熏天，坑底淤泥上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蒿草，蚊虫滋生，那水里也没有鱼，却有不少蛤蟆秧子，说俗里叫蛤蟆秧子，无非是蝌蚪，长大了变成蛤蟆，经过有人拿铁丝纱布做个小抄网，蹲到坑边捞蛤蟆秧子玩，大人孩子都有，一不留神滑下去，爬不上来便陷在淤泥臭水里头淹死，灰坑每年至少要死两三个人。

郭师傅在后头跟着那只老鼠，走到灰坑边上，再找老鼠找不着了，可能是哪有个洞，顺窟窿钻了，眼看四周荒草掩人，黑漆漆没有灯火，深夜无人，野地里连蛤蟆的叫声也没有，这情形让他都觉得有点发怵，远远听到谯楼之上钟打三更三点。

由打明朝凿筑天津城开始，老城里便有鼓楼钟楼，晨钟暮鼓的报时方法，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了几百年，五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取消，那年头很少有人戴得起手表，百姓们都习惯于听钟鼓报时，当时平房也多，平地开阔，鼓楼上一打更，声音能传出很远，刚解放那些年，人们说到晚间几点几点，仍习惯说几更，一夜分五更，每更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两个钟头，晚上一九点为定更，三更是零点前后，二更到五更只敲钟不击鼓，钟声清远，不至于影响老百姓睡觉，天亮后是先击鼓再敲钟，郭师傅一听城里鼓打三更，自己跟自己说：“深更半夜跟着只老鼠跑到荒郊野地里，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想想可笑，转身要走，手电筒照到灰坑水面上，隐约看到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那地方是大灰坑的一个死角，平时捞蛤蟆秧子的人都不会上这来，换了旁人即使看见，也不会多心，可郭师傅那双眼是干什么吃的，一打眼就看出水里那东西是个死尸，脸朝下后背朝上浮在水面上，灰坑里尽是恶臭的淤泥水草，坑中积水也不流动，这个人死后一直在那没动过地方，在水面的蒿草中半掩半现，浸得肿胀发胖，正是天热的季节，死人身上已经长出了白蛆。

郭师傅拿看到灰坑里有个死尸，天热爬满了蛆，夜里没法打捞，只好先回去，让丁卯到公安局去找人，等到天亮，拴个绳套，把尸体拖拽上来，死尸身上有衣服鞋袜，周围看捞尸的住户指认，死尸是住在离灰坑不远小王庄的一个年轻人，前几天出门再没回家，找遍了也没找到，没想到滑进灰坑里淹死了，这地方这么偏僻，怎么让郭师傅找到了？

公安局的老梁也奇怪，问郭师傅怎么发现的死人？郭师傅说是赶巧了，昨天夜里我们家闹耗子，追着那只大耗子到这，才瞧见灰坑里有长满了蛆的死人。

五

住在周围的老人们就说了：这可不是巧，你知死的这位是谁？这年轻人的祖上，是地方上有名的孙善人，开了个孙记杂铺，杂铺就是杂货铺，老天津卫人说话吃字，说来说成孙记杂铺，把货字省了，孙记杂铺的老掌柜，一辈子专好积德行善，扫地不伤蝼蚁命，在身上逮个虱子都不忍心捏死，年年到蟠桃宫八臂斗姥庙里烧香，当时蟠桃宫后殿老鼠多，年年庙会来偷灯油啃蜡烛，庙里看香的火工道不饶，打算收拾这些

鼠辈，孙记杂铺老掌柜得知此事，劝火工道给那些老鼠留条生路，咬坏多少蜡烛偷吃多少灯油，这笔账都由孙记杂铺的老掌柜加倍还给火工道，这不是孙家杂铺的后人死在灰坑里，有只当年受过恩的大老鼠，把河神郭师傅引到这，要不然谁能在如此偏僻的地方找到这个死尸？民间传说胡黄白柳灰是五大家，老鼠是其中的灰家，尤其常年在庙里的老鼠，谁敢说它们没点灵性？

人们说着说着，又说到因果迷信上去了，郭师傅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一看老梁铁青着脸，赶紧让大伙别说了。可那些人仍是议论不绝，还说清朝那会儿出过一件老牛鸣冤的案子，有个乡农与人争执遇害，凶手把乡农的尸身埋到路面野地里，地僻人稀，凶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成想杀人埋尸的经过，都让农夫牵的老牛瞧在眼中，后来农夫家人牵着这头老牛去耕地，每次走过埋尸的地方，这头老牛就跪地流泪，怎么打也不肯走，人们感到这老牛的举动反常，挖开地面看到了遇害者的死尸，于是报官破了案，八臂斗姥庙附近确有其事，既然以前有老牛鸣冤，如今出这件事也不稀奇。

老梁听完一脸的不悦，但他不想跟那些人多说，将郭师傅叫到一旁，他说按常理来看，大灰坑里的死者，很可能是意外陷进泥水溺亡，天气太热，尸体已高度腐败，具体原因还要送去进行尸检才会知道，至少三天以后才有结果，他对郭师傅以前提到过捞尸队点烟辨冤的事，感到难以置信，他认为郭师傅脑子里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怎么可能从香烟上看出死人有没有阴气和怨气？他想让郭师傅在这当场来一次点烟辨冤，看看在捞尸队传了几百年的迷信方法，究竟是怎么做，会练的不如会说的，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往往说得神乎其神，却未必有什么真本事。

老梁这是想难为郭师傅，他认为看烟辨冤根本不可能，打算当着围观人群的面，让大伙都看看，这终归是旧社会的迷信手段。

郭师傅何尝不明白老梁同志的意思，水上公安平时只管捞出浮尸，从不过问人是怎么死的，可今天这事来得蹊跷，他要有个担当，听了老梁的话没法在推脱了，一摸口袋里没带烟，只好问老梁借。

老梁有包前进牌香烟，解放初期很普通的一种烟，他掏出来低给郭师傅，问道：“老郭，这种烟能行吗？”他话里的意思其实是说：“等会儿你那套迷信手段不灵，可别怪我给你的烟不好。”

他之前听郭师傅提过，从河里捞出一具腐臭发胀的死尸，巡河队点根烟就能瞧出这个人是不是有冤情，因为死人有阴气，掉在水里淹死的是横死，死后被人抛尸在河中，那是冤死，这两者的阴气不同，阴气重的有冤情，区别于是不是死在河里，抽烟时看看烟雾，就能分辨出阴

气，未免太悬了，老梁是坚决不信。

郭师傅接过烟说：“不分好坏，是烟卷就行。”划火柴点上烟卷，然后蹲在死人旁边，一口接一口的抽烟，看也不看那具浮尸一眼。

老梁心想这和我往常吸烟没什么不同，哪看得出阴气？他问郭师傅：“怎么样？瞧出什么没有？”

郭师傅不说话，连着抽烟，抽完这根烟，站起来对老梁说：“有冤气，准是死后被人抛尸。”

围观的人们一阵哗然，都听过巡河队老师傅会看烟辨冤，但谁也没见过，今天看见郭师傅只蹲在死尸身旁抽了根烟，站起来就说有冤情，简直神了。

老梁暗中摇头，心说：“故弄玄虚，我一直盯着你在死尸旁边抽烟，我怎么没看出哪里有冤气？”

从灰坑污水中打捞出的浮尸，很快被送去检验，过后老梁又把郭师傅找来说：“上次还真让你蒙对了。”

郭师傅说：“咱可不是蒙的，当年巡河队老师傅传下这法子，专看河漂子身上的阴气，十个里头至少能看准九个，只不过官面儿上有官面儿上的章程，我们这土法子上不了台面，一般只在私底下看看。”

老梁说：“胡扯，抽根烟就能辨出死人有没有冤气，那还要公安和法医做什么？”

郭师傅说：“咱们这个五河捞尸队，每年打捞的浮尸难以计数，见这种事见得太多了，积年累月总结出一些土法子，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逢人不可告诉，只能师傅传徒弟，一代接一代口传心记。”

老梁很固执：“你要不把话说明白了，究竟怎么从烟卷中看出有冤情，我就信不过你，只好认为你这是迷信残余。”

话说到这个份上，郭师傅也没法子了，不得已，只好把看烟辨冤的实情告知老梁，他在死人身边抽烟，不是看烟卷冒出的烟呈现出什么形状，喷云吐雾之际也看不到阴魂。

六

老梁说：“你瞧，我就说在死人旁边抽烟什么也看不见，这不是装神弄鬼又是什么？”

郭师傅说抽烟时看不见鬼，却真能看出有没有冤情，怎么回事儿呢，天津卫是九河入海之处，河岔坑洼交错分布，河道中出现的浮尸，

不光是游野泳淹死的人，各种死法都有，清末以来，世道荒乱，各路帮派林立，盗匪多如牛毛，杀人之后弃尸于河的事情屡见不鲜，捞尸队整天不干别的，只跟这些河漂子打交道，虽说不管破案，可见浮尸见得多了，总结出不少经验，比如说这看烟辨冤，不一定非得用烟卷，当年也有烧黄纸符的，反正是能烧出灰的东西，或是烟灰，或是纸灰，或是香灰，拿这个灰撒到死人身上，看烟灰能附上多少，附的多阴气就重，阴气重说明有冤情。

这个阴气，很难明说，没法形容，也许能感觉到，但是看不见摸不着，捞尸队说阴气重，是指河漂子必然有冤，如果是死后抛尸下河，那死人气息已绝，与在水中淹死的人绝不相同，不过河道里出现浮尸，大多是在天热的时候，发现得早还好说，发现得晚那浮尸肿胀腐烂，面目都没法辨认，清朝那会儿，官府不作为，捞出的浮尸，先让巡河队的人看一下，看出有冤再去报官，巡河队的师傅们久而久之，摸索出一些经验，也相当于半个仵作了，拿烟灰纸灰撒到浮尸身上，能看出是不是有冤，所谓有冤，就是说入水前人已经死了，当年没有不迷信的人，直接说有冤没冤，不会有人相信，非要说阴气重，人们才肯信，民国以后，司法逐渐完善，这种土法子很少再用，至于其中的原理，郭师傅说不清楚，师傅也没告诉过他，可这法子是真准。

老梁听完郭师傅的话，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你以后真应该带几个徒弟，把捞尸队这些经验和方法传下去，对咱们破案大有帮助，但你可不能再提什么阴气冤情了，那全是封建迷信。”

说罢看烟辨冤之事，老梁又跟郭师傅说起灰坑里那具长满白蛆的腐尸，经过验尸，发现死者是被凶手用利器击打后脑毙命，抢走身上财物之后抛尸灰坑，解放以来，相同命案出了七八起，从凶器和作案手法上看系同一人所为，凶器是件很锋利的铁器，不是斧子，斧子砍人脑袋是竖口，这个却是横口，估计该凶器是木匠用的刨锃，这东西像锤子，铁头的一端扁如鸭嘴，另一端钝如榔头，下边接着个木柄，刨锃打劫在百余年前已有，始于关外黑龙江，凶徒通常是半夜时分，选地僻人稀之处下手，趁前边走路的人不备，从后快步跟上去，抡起刨锃朝那人后脑勺就是一下，这个手段非常狠，也叫“砸孤丁”，比打闷棍抢劫的危害更大，因为刨锃锋利沉重，砸到脑袋上非死即残，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被撂倒了，夜里孤身行走的没有有钱人，只不过能抢得少许财物，有时遇害者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仅揣着两个烧饼，为这两个烧饼就把命搭上了，所以说刨锃打劫最遭人恨，抓住行凶之辈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木匠使刨锃干活儿的越来越少，很少再有这类的事情发生，没想到解放后居然还有人用刨锃打劫，公安人员虽然掌握了凶器

的线索，却找不到来源，因此这几件案子一直没破。老梁知道郭师傅熟悉本地情况，这次又要请他帮忙。

郭师傅曾听过刨铧打劫之事，那是老时年间的传闻，以前哪个地方一有刨铧打劫的案子发生，当地木匠全跟着受牵连，木匠们为了避嫌，不敢再用刨铧干活儿了，到如今，刨铧这种东西已经很难见到，总不可能挨家挨户的去搜，他答应老梁留心寻访，天底下没有破不了的命案，不管隔多少年，准有个结果，斗姥庙里的老鼠深夜叩门，引他在灰坑找到死尸，你能说这不是阴魂报冤？

七

郭师傅有了这个念头，却不敢当同老梁的面说，自此起开始留意寻访。

您瞧天津和北京离得这么近，两地民风却大有不同，举个例子，北京城那些混社会的叫玩主，天津卫混社会的叫玩闹，同样是在社会上玩起来混出头的，一字之差，这分别可就大了，也体现出两地人的特点，天津卫跟着到处起哄架秧子的闲人太多，好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九五三年夏天，灰坑捞出一具长蛆的腐尸，据公安机关判断是刨铧打劫的遇害者，水上公安郭得友发现的死尸，发动群众举报线索，很平常的一件事，传出去可就不一样了，人们说起刨铧打劫的凶案，不免添油加醋，描绘得极其血腥惊悚，甚至给作案的凶徒起了个代号叫“木匠”，说这木匠心黑手狠，行踪神出鬼没，出动多少公安也拿不住他，直到斗姥庙鼠仙鸣冤，带河神郭得友在灰坑找到死尸，郭二爷是谁，那是“河神”，他出手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木匠”算是折腾到头了，早晚要落在河神郭得友手里。

评书相声之类的传统曲艺，何以在天津这么吃得开？只因当地百姓专喜欢听这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别管真的假的，哪怕是谣言呢，说起来耸人听闻便好，本来老梁只是让郭师傅帮着寻访相关线索，可一传十，十传百，外边全说郭师傅要破刨铧打劫的案子，人言可畏，传得跟真事儿似的，让那些做木工活儿的师傅学徒们人人自危，纷纷找上门，向郭师傅述说自己的清白，一家大小都跟着来哭诉：“我们木匠招谁惹谁了？”

且说外边传遍了河神郭得友要破刨铧打劫案，真正做案的那位也吓坏了，关上关下提起字号，四五十年代谁不知道“河神”？

刨铧打劫的凶徒姓白，住到北站一带，三十来岁不到四十，名叫白四虎，原先是个杀猪宰牛的屠户，放着正道不走，专想邪的歪的，前些

年路过卖旧货的鬼市儿，看摆地摊儿的卖一柄扁嘴铁锤，摆摊儿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家还开过棺材铺，常在一旁看木匠活儿，认得刨锃，也听说过当年关外有人用刨锃砸人劫财，锤子榔头斧子都不如刨锃好使，砸孤丁是一下一个不留活口，当即掏钱买下，揣到怀里，趁着天还没亮，去河边砸倒了一个人，劫得一捆皮货，死尸踹进阴沟，当时正在打仗，无人过问此事，白四虎尝到了甜头，经常到郊外砸孤丁，有时候能劫到钱，有时候劫点粮食，也有两手空空的时候。

白四虎这个人平时少言寡语，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出门跟什么人也沒有话说，其貌不扬，看起来老实巴交，为人很窝囊，谁逮谁欺负，却有一肚子阴狠，嗜杀成瘾，他杀猪宰牛之时，总是先把牲口折磨够了再弄死，宰杀大牲口一般都是天没亮的时候下手，可他在屠房里宰猪发出的惨叫声直到天亮才停，把住在附近的人吓得昼夜难安，没人敢买他的肉，久而久之折尽了本钱，无以为生，便靠着刨锃砸孤丁劫取财物，对付口饭吃。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里实行军管，军管会将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份子，该抓捕的抓捕，该枪毙的枪毙，解放前的帮派混混儿、地痞流氓、抽大烟的和妓女全部接受了改造，治安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可在月黑风高的时候，白四虎仍敢揣上刨锃出去作案，一九五三年夏天，郭师傅在斗姥庙后边大灰坑里找到的那具腐尸，也是此人下的黑手，什么都没劫到，这白四虎是胆大亡命心黑手狠的凶徒，从不把公安放在眼里，自认为作案没有规律，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但他听外边风传河神郭得友要查刨锃打劫的案子，解放前早已听说郭师傅怎么怎么厉害，想起因果报应之说，心里竟不免发慌打怵，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已让人给盯上了，只要身边有些个风吹草动，便以为是河神郭得友带公安找上门来。

一九五四年正好进行肃反运动，全城大搜捕，军管会、民兵、巡防队全部出动，马路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挨家挨户登记户口，到处张贴布告，严查一切身份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并且指明了要拿刨锃打劫的凶犯。

然而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公安怎么查也查不到白四虎头上，此人其貌不扬，是个掉人堆里找不出来的主儿，出门又不说话，向来是受别人欺负，响屁都没放过一个，谁会想到他是刨锃打劫的凶徒？郭师傅又在捞尸队干活，每天家里外边的忙，也不是专管破案的，只是白四虎自己做贼心虚，越想越怕，又由怕生恨，把郭师傅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在家忍着一直不敢再去作案，说话到了一九五四年，阴历五月初四，端午

节之前那天，家家户户包粽子，白四虎实在忍不住了，半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低声跟他媳妇商量：“我这两天心神不安，只怕要出事，我想我也别等着姓郭的上门逮我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上他家把他弄死，往后咱们一家三口就睡得安稳了，你看行不行？”他媳妇躺在一旁不言语，白四虎又问：“你要不言语我可当你答应了？”他媳妇仍然一动不动的躺着不出声，也不可能开口说话，因为这个女的不是活人。

八

刨镗打劫的白四虎，家里有媳妇有孩子，一家三口，活人却只有他一个，他媳妇是个死人，孩子是小鬼儿，除了白四虎谁也看不见。

咱得交代一下这是怎么个由来，前几年，白四虎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子，她半夜三更孤身一人走路，走在半道让白四虎用刨镗砸倒了。白四虎越看这个女人长得越好，后悔怎么一下给砸死了，一时心生邪念，将女尸放在车上推回家，他家住的地方很偏，天还没亮，周围的住户都没发现，回到家看这女尸面容如生，脑袋后边也不冒血了，就跟睡着了一样。白四虎打了三十多年光棍，没娶过媳妇，便躺在炕上搂着死人睡觉，不睡觉的时候跟女尸说话解闷儿，每天给女尸喂肉汤，抹身子，当成自己的媳妇来照顾。说来也怪，这个女的死是死了，可是并未腐臭，还能灌得下汤水，民间称此为活尸，过了几个月，肚子吹气赛的变大，居然还有了身孕，但不足月就生产了，生下来是个死胎，他却每天在屋里呼来唤去，起个小名叫小虎，好像家中真有个孩子满地跑。

半年后这个女人身上开始发臭，肉汤再也灌不进去，之前还是“活死人”，那时候不懂什么植物人，说老话就是“活死人”，后来确实死了，白四虎舍不得将女尸埋掉，但尸臭遮不住，天也热，死人味儿越来越大，过不了几天，周围的住户都得找来，他一想怎么办呢，心生一计，一大袋一大袋地往家背盐，用盐把女尸腌起来，街坊邻居看见了，都以为白四虎口重，爱吃咸，天津卫临近海口，芦台自古产盐，也没人觉得奇怪，这一来死尸没味儿了，只是不能再亲热，因为太咸，能齁死卖盐的。

白四虎脑子不正常，仍把这女尸当媳妇，又想象那个孩子也在，一家三口关起门来过日子，周围的邻居竟没人发觉，夜里他起了杀心，天亮后跟媳妇说：“你在家好好看着孩子，我去找姓郭的，不在他脑袋上凿个窟窿，咱往后过不安稳，等我回来给你们娘儿俩买粽子吃。”

他自己叨叨咕咕，起身穿上衣服，先忙家里的活儿，阴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当时还保持着旧俗，家家门楣上挂艾蒿，因为天时渐热，挂艾蒿的用意是驱除毒虫，百姓们用艾蒿搓成绳子，晒干后点燃了，可以

赶蚊虫驱邪祟，老话说得好“端午不带艾，死了变妖怪”。

以前过端午，还把雄黄参到酒中，用雄黄酒给小孩画虎，就是蘸上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画个王字，并且在口鼻耳目等处画圈，据说这样也可以防虫，并用红纸剪成五毒形象，糊在窗户墙角各处，这是五毒纸，在民间也叫除五毒，五毒是指蝎子、蜈蚣、长虫、蟾蜍、壁虎，根据地区不同，五毒也不完全一样，除五毒的日子多在清明谷雨前后，家里有孩子的，还要请老娘妇女用五彩丝线，做成小粽子小篦子小老虎等物，给小孩挂在脖子上，白四虎也按照过端午的习俗，在家里糊上五毒纸，又给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儿子画虎，忙活到下午，将刨锃凶器塞到后腰，径直去找郭师傅。

可走到胡同口又转回来，别看白四虎以往砸孤丁时心黑手狠，到这会儿却不敢动手，心里真是怵，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刚是下午，天还没黑，但是关门闭户，也没点灯，屋里很暗，他蹲在墙角抱着脑袋呜呜地哭，使劲揪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拽下来，满腔怨愤，又恨又怕又委屈，胸口好似要炸裂开来，想老老实实过日子怎么这么难，万一让那姓郭的拿住，媳妇和孩子怎么办？

炕上的女尸忽然开口说道：“没用的东西，这点胆子都没有。”

九

女尸说话的声音很低，好像由于很多年没动，喉咙和舌头十分僵硬。

白四虎目瞪口呆，怔了半晌，说道：“你终于跟我说话了！”

您说白四虎头脑不正常，女尸说话是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他当真是听到屋里有人说话，咱们是越说越渗人，可白四虎该怕的不怕，他听完这句话，两眼直勾勾地蹲在角落里，思前想后胡乱琢磨，为了老婆孩子，终于狠下心来，揣上刨锃出了门，一路去找过师傅，解放前他就听过郭师傅的名字，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事先打听准了，也看好了相貌身形，候到郭师傅下夜班，他悄么声地跟在后头，准备走到没人的地方一锃儿撂倒。

郭师傅半点也不知情，下班骑上自行车往家去，正过端午，五毒并出的日子，天一黑马路上就没人了，万没想到身后跟着个白四虎。

白四虎也没想到郭师傅骑自行车，他却是用两条腿跑，好不容易追上，远远跟到一条偏僻的马路，看左右无人，正可下手，他气喘吁吁地跑上去，抡起刨锃，朝着郭师傅脑袋后头便砸，可是跑得累了，脚步发沉，传出了抬腿落足之声。

郭师傅听到后边有人跑过来，以为有熟人找他，回头一看，却是个粗眉大眼的汉子，左耳边似乎有块青色淤痕，手里抡着什么东西从后赶来，瞧见他回头，惊得那人掉头便逃，郭师傅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只在昏暗的路灯底下，瞧见对方手里握的似乎是刨锃，心里也是打个激灵，寻思没准是刨锃打劫的案犯，急忙骑车去追，却不知那个人跑哪去了。

不提郭师傅，再说白四虎，端午节当天跟随郭师傅，跟到半路想要下手，哪知对方突然回头，他心里本来就怵，让郭师傅一看，惊得赶紧逃开，逃到家中顶上门，他自知半天之内，必定有人找上门来拿他，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不怪自己，只怪郭师傅，越想越恨，蹲到屋里用脑袋咣咣撞墙。

白四虎家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年头很多，不下五六十年，虽说只是普通的民房，房子却盖得很是规正，一明两暗三间正房，截去一间，等于是一明一暗两间屋，门在外屋，里屋在侧面，海漫的青砖铺地，老房子没有洋灰地面，都是在地上铺砖，地砖不平铺，而是竖起来码齐对正，这么铺叫海漫，因为砖头竖面窄，受力面积小，不容易踩坏，也不怕雨水浸泡，能用很多年，不过海漫铺要比平铺用的砖多，白四虎家这两间房不大，但全部是真材实料，地面和四壁用清一色的“磨砖”，磨砖即是古砖，头里咱们说过，早年间天津卫砖窑多，而且多为官窑，烧出来的大砖用于造城，一九零零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拆除天津的城墙城楼，有不少人捡拆城拆下来的城砖，拿车推回家盖房，在当称时旧城砖为一宝，有句俗话——“烂砖头垒墙墙不倒”，便是这么来的，屋瓦大多使用青板瓦，正反相扣，再用青灰抹顶。

据说白四虎家打祖上好几代开棺材铺，那时候有点钱，置下一座宅院，分为内外两院，进门有影壁，外院横长，内院竖窄，坐北朝南，正房只有三间，因为那时候还有朝廷，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绘，封建社会有这么个制度。

正房两边是耳房，这样的格局叫做“纱帽翅”，有升官发财的意思，传到他这辈儿棺材铺开不下去了，家里仅留下两间小平房，加起来约有二十平米，在北站前身的一条胡同里，其余各间旧屋已是几经拆改，胡同院子房屋的格局全变了，白四虎他们家里屋是一间屋子半间炕，女尸放在炕上，用被子盖住，端午节这天半夜，他一个人蹲在外屋叫苦，此时只听炕上女尸又开口说道：“姓郭的死了吗？”

白四虎多年以来习惯了，在外头一句话没有，到家跟这女尸什么话都说，当下叹了口气，说道：“别提了，我跟那姓郭的走到半路，正要一

镢砸倒他，怎知那厮好不警觉，听到我的脚步声便转过头来看我，我……我一时胆怯，没敢下手，却让他看见我了，唉，想来咱家这日子要过到头了，不出三两天，官衣儿定会找上门来拿我，我舍不得你跟孩子，我也不想蹲土窑吃黑枣。”

女尸出声说道：“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依我之言，保你平安无事，却准让那姓郭的死，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要说白四虎家里的女尸，死了有五六年，死尸用盐裹住，几年来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此时突然开口说话，这不是见鬼了吗？她又给白四虎出了什么主意？这也是个扣子，咱们埋住这个话头，留到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 灶王爷变脸

—

说足了白四虎那头，再说郭师傅这头，一九五四年端午节，阴历五月初五，五毒齐出的日子，郭师傅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个人手持刨钹，从后边跟上来要砸他，转头又跑了，他赶紧回去告诉老梁。

老梁不以为然，他说：“今年开展肃反运动，全城大搜捕，刨钹打劫的凶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这时候出来顶风作案？又专门对你下手？哪有这么巧的事？没准是认识你的人，跟你闹着玩，你呀，别多想了，赶紧回家过节去。”

郭师傅一看老梁不当回事儿，不好再多说了，但他心知肚明，半道遇见那个人很可能是刨钹打劫的凶犯，暗暗记住此人的形貌，准备留意寻访，当天先奔家去了，到家已是夜里，媳妇包了粽子给他留着，他一想丁卯光棍没粽子吃，让媳妇先睡，自己拎了几个粽子，出门去找丁卯，俩人住的不远，隔条胡同。

五十年代，关上桑树槐树还多，当时桑葚刚下来，那阵子吃桑葚，不论斤两，都用脸盆盛着，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丁卯捧了一脸盆桑葚，俩人蹲在路边吃桑葚，眼见胡同口过来一个人，呼哧呼哧地蹬着辆平板三轮，到跟前一看是张半仙，解放后张半仙也搬到这一带居住，各忙各的，别看都住在一片，却难得打头碰脸见上一回。

郭师傅和丁卯站起身，跟张半仙打招呼：“这不张先吗，您了挺好？”

旧社会称呼算命的和说书的为先生，文不过算命，武不过混混，因为能吃这碗饭的都有文化，肚子里全是开杂货铺的，尤其受社会底层民众的尊敬，郭师傅仍按以前的习惯称呼张半仙，开口就叫“先生”，但老天津卫人嘴皮子快，说话吃字儿，话一说出来，张先生的生字就给吃了：“张先张先，有日子没见，您了怎么个好法儿？”

张半仙岁数没多大，比郭师傅还小点，跟丁卯相仿，说不清是第几代半仙了，他们家祖传多少代看风水相面为生，以前算命看风水有门派，比如龙门、麻衣、阴阳、玄洞、天眼等等，张家是柳庄相术的支派，讲究“撞面看相”，俩人一见面，抬眼一看印堂，便知吉凶，断语无有不验，向来不挑幌子摆摊，摆摊算卦看相的以江湖骗子居多，走到哪骗到哪，张半仙则是祖上创下的字号，专门给达官显贵相取阴阳二宅的

风水，如果有人要想请张半仙出来看家宅坟地，必须先封礼金登门下帖，至于请得动请不动还另说着，传到如今这代落魄了，解放后没法再吃那碗饭，只好出苦力蹬平板三轮糊口，忙活到半夜刚回来，想当年，关上关下谁不高看张半仙一眼，今时却不同往日，没法再指着看阴阳二宅吃饭，可他除此之外，别无所长，万般无奈蹬着平板三轮，往西门里运大纸，那是整方的纸，份量最沉，几十捆大纸装上平板三轮，加起来上千斤，能把车轴压断了，平地倒好说，有时遇到上坡，干瞪眼上不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天下来累死累活，受老了罪了，他满肚子苦水，正想找人念叨念叨。

郭师傅把张半仙请进屋里，一问还没吃，赶紧让丁卯下点面条，三个人坐在家中叙话。

张半仙狼吞虎咽吃了两碗面条几个粽子，眯上眼打着饱嗝，喝着丁卯泡的茶，抽着郭师傅给点上的烟卷，总算找回点当年的感觉，他说：“郭爷，丁爷，你们二位是知道某人的，别看咱是俩胳膊俩腿，什么都没多长，但是真人不露相，能耐暗中藏，也不是咱吹，老张家祖上那是有本儿的，传下几代的字号，阴阳有准，走到哪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哪成想到了我这辈儿，改行蹬三轮卖臭汗了，真给祖宗丢脸。”

郭师傅和丁卯能说什么，只得劝他：“旧黄历不该再提，如今凭力气吃饭不丢人。”

张半仙说：“当着外人的面我也不敢叫苦，可见了你们二位，再不说些肺腑之言，还不憋死了我？”他絮絮叨叨说到半夜，忽然住口不说了，瞪大了两眼，直愣愣盯着郭师傅的脸反复端详。

郭师傅让他看得心里直发毛，问道：“半仙你看什么？我脸上有东西不成？”

张半仙使劲揉了揉眼，又看了一阵，说道：“怪了怪了，郭爷你的气色刚才还凑合，可我现在看你气色怎么变得不对了，你印堂发黑，要走背运，倒霉都挂相了！”

二

“倒霉挂相”是方言土语，形容一个人正走背字儿，运气不好，看脸色能看出来，不好的气色全都在脸上了，挂相就是挂在面相上，印堂发暗，或者说成“挂脸儿”。

张半仙遇上郭师傅和丁卯，三个人进屋吃面条，说了好一阵子话，他专会看相，眼力非同一般，刚见面时他看郭师傅的脸，虽然只能说是凑合，但和以前没有两样，正想告辞离开的时候，一抬眼发现郭师傅脸

上气色不对，印堂灰暗，印堂是算命看相里第一紧要的“命宫”，位置在额前两眉当中，人逢好运，印堂必定光泽如镜，运气不好，印堂上便会显得晦暗无光，可从没见过人的气色变得如此突然，转眼间印堂发黑，事先全无征兆，活像让倒霉鬼撞上身，将死之人的脸色什么样，郭师傅的脸色就是什么样。

张半仙大骇，说道：“郭爷，这么一会儿不到，你气色怎会变得如此低落？”

丁卯看看郭师傅的脸，他不会看，什么都没看出来：“半仙你别吓唬人成不成，我师哥这不好端端的，他又哪里气色不对了？”

张半仙恍如不闻，自言自语地说道：“太邪行了，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印堂发黑，一脸的晦气……”

丁卯说：“半仙你既然会看时运，怎么没看出自己混到蹬板儿车拉大纸的地步？”

张半仙说：“丁爷，你有所不知，我们算命的，没人敢给自己看相，你想想，倘若我事先知道自己解放后蹬了板儿车，你说我还活得到如今吗？”

郭师傅以为张半仙想找解放前的感觉，在跟他们说笑，没把这番话当真，说时候不早，咱也该回家歇着了。

张半仙正色道：“郭爷，我可不是跟你逗，你都倒霉挂相了，还有心思睡觉？”

郭师傅说：“半仙你别吓唬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张半仙说：“我看有人要对付你，你得留大神了，明天一早你等我，我不到你别出屋。”他说完之后，不等郭师傅答话，匆匆忙忙地蹬上板儿车走了。

郭师傅见了张半仙的举动，心里也不免犯嘀咕，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是这一条命，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

郭师傅当晚回到家，告诉媳妇，张半仙明天早上准是空着肚子上门，多预备一份早点，他白天累了一天，倒头就睡，转天一早他还没睁眼，张半仙已经到了。

郭师傅说：“半仙你起得够早，吃了吗？”

张半仙说：“没吃，嫂子做什么早点？”

郭师傅媳妇给做的手擀面，还有烧饼油条，端到桌上摆好，然后挎

上篮子赶早买菜去了。

郭师傅穿上衣服洗把脸，请张半仙一同吃早饭。

张半仙一闻面条可真香，比丁卯那个光棍煮的好多了，油条炸的也好，一根是一跟，这顿早点吃下去，起码能顶一天，如若再有六必居的酱果仁儿搭配，那就无话可说了。

郭师傅说：“这不是昨天晚上才知道你来，没顾得上预备，等下次备齐了再请你。”

张半仙三口两口吃完了手擀面，说道：“郭爷，你先别想吃的了，你跟我说，你到底惹上了谁？”

郭师傅琢磨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有什么仇人。

张半仙说：“你再好好想想，有谁要置你死地？秦桧有朋友，岳飞有冤家，人活一辈子，谁还能没有仨俩对头？”

郭师傅想起刨镗打劫的凶徒，他把昨天回家遇上的事，怎么来怎么去，全对张半仙说了一遍。

张半仙说：“定是这个刨镗的听到外边传言，外边可都传你要拿他，昨天半夜人家给你下道儿了，这叫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你不把他拿住，你得倒一辈子的霉。”

郭师傅不太信：“气运有起有落，人不可能总在高处，也不至于总在低处，世上有什么法子，能让人一直倒霉？”

张半仙说：“别人不好说，让你倒霉可容易，咱这么说吧，你信我不信？”

郭师傅不明白：“信怎么讲？不信又怎么说？”

张半仙说：“你不信我，你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之前的话只当我没说，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听我接着往下说，但是说完你可别怕，你有血光之灾。”

三

郭师傅说：“你这不是勾我腮帮子吗，有话不妨直说，到底怎么了？”

张半仙道：“容某直言，你河神郭得友的名号不好，太过了，什么人受得起这个？不过让大伙口头上说说，你至多少些福份，昨天我看你气色一下变了，定是人家供起你的牌位，拿个小木牌，刻上河神郭得友之位，放在家里打板儿烧香，一天几次的磕头拜你，你是活人，你受得住

吗？你不倒霉谁倒霉？”

郭师傅听完张半仙的话，脑门子上冷汗直冒，以前的人都信这些，吃五谷杂粮的凡人，有个“河神”的绰号已是非份，更何况进生祠上牌位，这得削掉多少福折去多少寿，不走背字儿才怪，如何是好？

张半仙说：“郭爷，咱们是朋友道儿，别的忙我帮不上，话是有多少跟你说多少，此刻看你气色更为低落，只怕过不去今天，不过……”

郭师傅说：“你别说话大喘气行不行，不过什么？”

张半仙说：“我也是刚看出来，虽然你身上气运衰落，但你家宅中的风水不错。”

郭师傅知道张半仙会看阴阳宅，是他有望气的眼力，便问：“我这破屋还有风水？在哪呢？”

有能耐的人好卖弄，不愿意把话说明了，张半仙也是如此，他拿手一指郭师傅家的灶台。

郭师傅好生纳闷：“怎么个意思？再来碗面汤？”

郭师傅家住在斗姥庙胡同一处老平房，里外两间，那时候的民宅，全是十平米左右，两间即是二十平米，前头加盖一个小房，用来做饭及堆放杂物，里屋住人，外屋墙角有个旧灶，还是早年间的土灶，多年不用，灶台已然开裂，天热的时候，裂缝中时常会有“穷蝉”爬出来，这玩意儿在老房子墙缝或砖下实属常见，外形有几分接近蟑螂，又像黄皮的蝉，后腿儿特别长，蹦得很高，因在穷人家年久失修潮气重的破房子里多见，故此得了“穷蝉”这样一个称呼，有些商周时出土的青铜器，上头铸有蝉纹，其实不是真正的蝉，而是穷蝉，可见从古以来，穷蝉多在灶下出没，郭师傅家的破灶台，有时候蹦出一两只穷蝉，哪里成什么风水形势，他以为张半仙还想喝面汤。

张半仙说：“想到哪去了，你看看你们家灶台后墙。”

郭师傅家灶台后头，有一幅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年画，那还是解放前糊上去的，灶王爷是家神，又称灶君，画中灶公灶母红衣红袄红帽翅儿，胖墩墩的慈眉善目，俗传每年腊月二十三吃糖瓜，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这一天，上至王公下至百姓，都要祭灶，肯请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人间的好话，当天最忌讳在灶君面前发牢骚说怨言，因此祭灶时不准女人上前，否则灶王爷听了妇道人家的口舌，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一说这家怎么怎么不好，一个禀帖儿打上去，便会折人阳寿，重者去一纪，轻者少一算，一纪三百天，一算一百天，旧时忌讳颇多，

所以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腊月二十三祭完灶王爷，还要把灶台上的画像揭下来烧掉，年三十儿再重新糊上一幅，但自民国以来，逐渐没有那么多讲究了，郭师傅家的灶王爷画像，打他搬来也没换过，居家过日子，灶台上有灶王爷灶的画像，再是平常不过，你挨家挨户推门进去看，十家里怕有八九家如此，如何出了风水形势？

张半仙说：“隔行如隔山，你不会看，当然看不出门道，我告诉你，简而言之，你们家灶台连同灶王爷的画像，自成一个形势，是镇宅八仙灶，能够消灾免祸，你千万记住了，别拆别改，倒还不至于出事，一旦有了变动，你可要倒大霉。”

四

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在民间传说中的身份，各地不尽相同，黄河以北，认为张奎夫妇为灶神，这两口子是封神传里的人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郭师傅家的灶君年画挂了很多年，墙下灶台也是长期不用，张半仙告诉他，此乃八仙灶，能保气运平安，但是哪天变了样，郭师傅的大限就到了，除非尽快拿住刨锃打劫的凶犯，此外别无他法。

张半仙还要蹬板儿车拉大纸，别的忙他也帮不上了，说罢匆匆忙忙地去了。

郭师傅一个人坐在家里寻思，过了会儿媳妇买菜会来，一看郭师傅坐着不动，问道：“老郭，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郭师傅回过神来，声称“浑身脑袋疼，满脑袋牙疼”，总之是哪都不舒服，告几天假在家歇一歇，又找个借口，送媳妇先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当天找来李大愣和丁卯，还有几个以前同在巡河队的人，跟大伙说明了原由，他虽然跟刨锃打劫的恶贼照过面，也只看出此人三十来岁，中等身高，左耳有块青色胎记，天津卫太大了，人口又多，找这样一个人，可没处打听去，好在可以缩小范围，此人使用刨锃打劫，必然做过木匠，也可能后来改行不干了，但肯定跟木匠沾边，城里城外会做木工活儿的人有数，解放前天津的木匠们老家多在山东，大部分是出来挣钱，过春节还回山东老家，也有一小部分人定居下来，因为木匠祖师爷鲁班是山东人，那边有这个传统，尤其讲究师徒传承，再一个不是单帮，有时来个活儿，一两个木匠做不完，要找别的木匠帮忙，经常凑在一处，来往较多，所以相互间都认识，也许一辈子没见过面，但提起来能知道说的是谁，从这些木匠师傅学徒的口中打听，没准能问出这个人来。

郭师傅他们一连几天，四处找木匠打听，包括以前做过木匠，后来改行不做的，其中有没有一个长年住在天津，三四十岁左耳有块胎记的人，腿儿都跑细了，可问到谁谁摇头，全说没这么个人。

转眼过去七八天，一点线索也没找到，这天下午，有个小伙子陷在西门里大水沟，郭师傅亲自下去把人摸出来，再看已经没气了，每年一过五月节，河沟水坑里淹死的人就见多，越往后越忙。

老梁得知郭师傅前几天请了病假，却有人看到他送媳妇回娘家，这让老梁十分恼火，认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脱不开又懒又馋的习气。

郭师傅下到大水沟摸人，带出一身臭泥，等候家属认尸的时候，又让老梁好一顿说，没心思再去寻访木匠，傍晚往家走，半路看见个推车卖羊杂碎的，人家这羊杂碎收拾的干净，不腥不腻，做得入味，也有单卖的羊肝羊蹄，他一闻那味道走不动了，舍不得卖羊肝，买了两个羊蹄，做在卖羊杂碎的车前喝闷酒。

卖羊杂碎这位姓庄，他们家八代人卖过羊杂碎，别人都叫他庄八辈儿，六十多岁，每天推个小车在路边摆摊儿，车底下掏空了装有火炉，支一口锅煮羊杂碎，车前是两条板凳，能坐四五个人，有人买完带回家吃，也有趁热坐在车前吃的，天黑后挂一盏马灯照亮，后半夜才收，当天晚上没什么人，郭师傅边喝酒，边跟庄八辈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啃完的羊蹄残骨，顺手扔在一旁，忽听路边有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侧头看过去，却不见一人。

五

庄八辈儿起先是在西北角卖羊杂碎，今年刚转到西门里，那时候路灯少，当天夜里阴天，没有星月之光，马路上很黑，郭师傅听到路边有悉悉索索的响动，若是细听，好像还有人低声说话，可路上分明没有人，他心觉奇怪，摘下马灯过去看到底是谁，提灯一看，原来是十几个小人，个个是五六寸高，在捡被人扔在地上的羊骨，他也是胆大，抓起通炉子用的火筷子，对着其中一个戳过去，那小人惊叫一声扑倒在地，其余的一哄而散，他提灯再看，有几只狐狸正叼起残骨逃开，另有一只让火筷子捅到翻着白眼装死的狐狸崽子，发觉有灯光照过来，也蹿起来逃了。

郭师傅心下一惊，问卖羊杂碎的庄八辈儿：“你瞧见没有？”

庄八辈儿说：“狐狸还是黄狼？没什么，它们常在此偷吃别人扔掉的羊骨头。”

郭师傅心想：“人的时运衰落，身上阳气就弱，会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我当真气数已尽？”

庄八辈儿看他神色恍惚，说道：“郭爷你累了，备不住看走了眼，黑天半夜难免的，你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了就当看不见，那就对了，听说你到处打听木匠，可是要缉拿刨锛打劫的恶贼？”

郭师傅点点头，心说：“好么，此事连卖羊杂碎的都知道了？”

庄八辈儿说：“昨天丁爷和李爷上我这吃羊杂碎，还问过我，你别看我是卖羊杂碎的，可解放前在我这吃羊杂碎的老主顾里，也有好几位是干木工活儿的。”

郭师傅说：“您可知道有哪个木匠，大概三十来岁，左耳有块青色胎记？”

庄八辈儿说：“那可没听说过，要真有这样左耳有青胎的木匠，不至于找不出来。”

郭师傅听说丁卯昨天已经来问过了，再问也是多余，叹了口气，起身想要家走。

哪知庄八辈儿又说：“昨天丁爷问过我，我回去想了半天，想起当年有两位木匠师傅，到我这吃羊杂碎，聊起一件挺吓人的事……”

郭师傅心中一动，再不忙着走了，问道：“您给说说，是怎么个事情？”

庄八辈儿告诉郭师傅，解放前北门有个白记棺材铺，棺材又叫寿材，一般是卖出去一口再做一口，棺材不敢多备，毕竟是发死人财，好说不好听，除非有大户人家，家里老人上了岁数，会提前准备寿材，因为好木料不是随时有，一旦遇上好木料，便出钱买下来，付钱请棺材铺的师傅做成寿材，事先说好了尺寸宽窄刷几道大漆，内衬盖板，两端描金彩绘莲花福字，里面放进寿衣寿帽，全套的铺盖，可是做成寿材不能进宅门，存放在棺材铺里，放个十年八年，那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别家死了人，临时找不到好棺材，孝子可以跟提前备好寿材的主人商量，借取寿材安葬先人，然后照原样再给做一口相同寿材，此乃积德行善之举，通常自备寿材的主家都会同意，至于普通人家，虽不至于穷到裹草席子，却也用不起上好的寿材，大多使用最便宜的柏木板子，白茬儿棺材不刷漆，或者只走一道漆，当天要当天现做也来得及，所以棺材铺常年备工备料，白记寿材铺老掌柜的自己会木工活儿，还雇了两个山东的木匠师傅当长工。

十年前，白记棺材铺关门大吉，俩木工师傅临回老家的头天晚上，到庄八辈儿的摊子上喝酒吃羊杂碎，当时听俩木匠说他们棺材铺东家遇到鬼了。

六

西门里的寿材铺，东家姓白，自己会做木工，另雇了两个伙计，后边还有两位木工师傅，并排三间铺面，左边放寿材，右边是帐房，当中接待主顾，买卖做的不小，可寿材铺不是饭庄，没有门庭若市的时候，只是棺材利儿大，特别是大户人家来取棺槨，那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从无二价，也许一个月不开张，开张一次够吃三个月，老东家去世之后，他儿子白四虎接下家产，有一个四合院，还有寿材铺的生意，白四虎不会打棺材，有时会在旁边盯着木匠干活儿，他为人少言寡语，窝窝囊囊，寿材铺的伙计和木工师傅，欺他不懂账目，串通好了私底下吃钱，卖出多少棺材也是亏空，买卖是一天不如一天。

白四虎不得已，将家里的房子一间一间地卖掉，只留下两间破屋，平时跟两个伙计住到店里，俩木工师傅住在后边，有一天下午，备好的寿材让人取走了，天黑以后寿材铺里的人都睡觉了，只听外边有人砸门。

深更半夜砰砰敲门，换做别的店铺，伙计非急了不可，但棺材铺和药铺有个规矩，主顾多晚来都没问题，半夜跑到棺材铺和药铺敲门的人，家里定有生死大事，所以伙计一听叫门，马上披衣服爬起来，门上有个小插板，也是为了防备盗匪，不开大门，只把插板打开往外看，就见寿材铺外有人提着白纸灯笼，说是某家死了人，让店里赶紧给备寿材，正是三伏天，死人搁不住，急等着用，明天务必取走，说完扔下定钱，赶着往亲戚家报丧去了。

寿材铺里的人一看来买卖了，也别睡了，都起来干活儿，在后屋点上灯，俩木匠立即备料钉棺材，两个伙计跟着打下手，全在那忙活，按老例儿，夜里起来干活，东家得把早饭备好，不是平常的早点，必须有鱼有肉，米饭白酒，干完活吃饱喝足了好补觉，白四虎一看没有他插手的地方，便去菜市买菜，说话这时候，是四更天不到五更，五更才鸡叫，四更是后半夜，天还没亮。

出了西门里大水沟，有个菜市，五更过后开始有赶车卖菜的乡农，要赶早只能去这个地方，白四虎出来得太早，还没走到菜市，天上忽然打下个炸雷，暴雨如倾，把他淋成了落汤鸡，急忙找地方躲雨，大水沟一带没多少住户，有些清朝末年留下的老房子，看路边有间破屋，木板门拿麻绳拴着，屋里黑灯瞎火，应该是没人住的空屋子，当下解开麻

绳，推开门躲到屋中，想关门却关不上了。

外边疾风骤雨，吹得破门板不住撞墙，门板上原本安有铜锁，不知让什么人撬掉了，留下两个窟窿，他又用麻绳穿进去，重新拴上门，借着窗外闪过的雷电，他看见屋里四壁空空，积满了尘土，只有一个土炕，于是蹲到土炕上，闭目等着雨势减小，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身上突然一阵发冷，同时听到有人在屋里来回走动，他睁开眼一看，惊见一个女子，低了头在屋里绕圈。

白四虎大骇，他蹲在炕上，张着嘴瞪着眼，呆住了不敢稍动，屋中的女人忽然走到他面前，只见这个女人脸白如纸，一头长发，口中吐出一条舌头，白四虎正自手足无措，眼看女人的舌头伸过来，立即往旁躲避，舌头舔到了他左耳上，他狂呼惊走，跳下炕来想推门逃出去，奈何拴住门户的麻绳浸过水，越缠越死，急切间推不开，只好用头撞开窗子，连人带窗扑到外边，当即昏死过去，这时到了五更天，有过路的把他救起，左耳已是血肉模糊，事后得知，前些年有个女人在这屋里上吊身亡，破屋空置至今，从来无人敢住，定是遇上吊死鬼了，白四虎受此一番惊吓，脑子开始变得不大正常，不久棺材铺倒闭关张，店中的伙计木匠各奔东西，听说白四虎改行做了屠户，往后也没再开过棺材铺。

十几年前，庄八辈儿卖羊杂碎时听棺材铺两位木匠提及此事，白四虎不会做木工活儿，左耳上的痕迹，也不是生下来便有的胎记，庄八辈儿的嘴勤，有什么说什么，想起来就同郭师傅说了一遍，还听那两位木匠师傅说到，外边有传言说，棺材铺老宅中有宝，那是白家祖上埋的宝，给后人留下话，哪天吃不上饭了，也不许卖这两间正房。

按年份推算，庚子年拆天津城，白家捡旧城砖盖房子，是白四虎爷爷辈儿置下的房屋，到如今一九五四年，也才不过五十来年，可当初埋宝的秘密没传下来，没人清楚宅中有什么宝，白四虎更知道了，他曾在家中挖地三尺，无奈什么也没找到。

七

白四虎棺材铺的买卖有内贼，亏空大的堵不上了，他脑子虽然不好，却记得先人交代过的话，留下两间正房没卖，但始终没找到任何东西，他那两间房在粮店胡同，离北站不远，反正解放前他是住那一带，往后的事，庄八辈儿就不知道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师傅怎么听怎么觉得白四虎是他要找的凶犯，头一个，岁数对得上，二一个，左耳有伤痕，虽然没当过木匠，却开过棺材铺，所以说人熟是一宝，要不是认识庄八辈儿，人家愿意跟他

念叨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怎能知道凶徒左边耳朵上不是胎记，当年也没做过木匠，原来以前问得全不对，难怪打听不出来。

郭师傅谢过庄八辈儿，起身回家，转天一早，他和丁卯去北站附近打听了一下，真有这么个白四虎，周围邻居都说此人老实巴交，平日里很少出门，除了口重，吃盐吃的多，也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

郭师傅探明了，不敢打草惊蛇，回去告知老梁，北站粮店胡同有个白四虎，很可能是刨镗打劫的凶犯。

老梁虽然信得过郭师傅，可此事比较棘手，“刨镗打劫”在天津卫传了十几年，前前后后至少有二三十条人命，使得民心不安，城里人多的地方还好，天黑之后，周边的偏僻所在没人敢去，可这个凶犯作案没规律，从来不留活口，缉拿了十年没有结果，拿贼要拿赃，无凭无据，总不能进屋就抓人，你不把刨镗打劫的凶器找出来，怎么认定是白四虎所为？

不过官衣儿要想查个人，可太容易了，以查户口为名去敲白四虎家的门，先摸摸此人的底，当天中午派去两个人，敲开门还没等问话，白四虎突然撞开人就逃，派去的公安一看这人就是做贼心虚，一个人从后头紧追，留下的那个人进屋查看，到里屋看到竟有河神郭得友的牌位，感到奇怪不解，纳着闷儿再往炕上一看，躺着白乎乎的一个，怎么跟个雪人似的，定睛细看，却是满身盐霜的一具女尸。

这案子可大了，公安民兵巡防队乃至驻军，出动了不下七八百人，分成几路追捕逃走的白四虎，这就没处跑了，最后在一条臭水沟里把人抓住了，二十多人在臭水沟中又摸了两天，摸出白四虎扔下的刨镗，铁证如山，容不得他不认，供出解放前怎么在地摊儿上看到刨镗，怎么起了歹心，购得刨镗揣在身上，分别在哪些地方做过案，有一次刨倒了一个外地来的女人，他见这女子颇有姿色，便趁天黑将死人带到家中，每天跟女尸一同睡觉，一年之后死尸有了身孕，再后来现出腐坏之状，怕有尸臭让邻居发觉，便用大盐腌住，听外边传言说郭师傅要来拿他，心下惊慌不知所措，女尸给他出主意，让他打板上香，供上郭师傅的牌位，拜几天此人必死，没想到刚过了几天就被捉拿归案。

老梁认为供词非常诡异，可见白四虎迷信思想甚深，女尸怎么可能生孩子，还给此人出主意？再说打板上香能把人拜死，世上哪有这种事？白四虎刨倒的女子，起初应该是脑死亡，肉身还活着，后来肉身怀了胎，尸身腐坏发臭，那时候是真死了，因白四虎不明究竟，以为这女人进家之前已是一具死尸，民间将脑死之人称为活尸，他这么说也对，至于白四虎声称前几天女尸忽然开口说话，定是他自己胡思乱想出来

的，最后是怎么定的案，如何批捕，如何服法，不在话下。

至于白四虎屋中的女尸，端午那天是不是真的说话了，它给白四虎出主意，打板儿上香拜死郭师傅？

这么跟您说，女尸裹在盐霜里，不可能开口出声，但也不是白四虎听错了，您别忘了，白四虎粮房店胡同的老房子里有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出来，实际上跟他说话的不是女尸，而是另有其人，如果是短篇说部，“刨镗打劫”一案告破，凶犯认罪服法，咱们讲到此处也该完结了，河神的故事却是长篇，里头有个前因后果，说到后文书“粮房胡同凶宅”，才能解开前边的扣子。

八

那两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在传郭师傅连破三个奇案“河底电台、人皮炸弹、刨镗打劫”，其中不乏以讹传讹的内容，比如“人皮炸弹”，原本是用死狗偷运烟土，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给传成往小孩肚子里装炸弹了，反正越是捂着盖着，社会上传得越离奇。

“刨镗打劫”一案本身就怪，白四虎躲在家里，绝没人想得到是他，他鬼使神差偏要去找郭师傅，所以说活该他死，该死活不了。

白四虎这个人也是邪行，刨死一个外地女子带回家，将女尸当媳妇，据说那女尸还给他生了个孩子，粮房店胡同凶宅中有僵尸媳妇鬼孩子的传说传开了，那两间房子被封，人们都说是凶宅，周围的住户想到这么些年隔壁躺着一具女尸，尸身上的盐抹得太多，长起了白茧般的盐霜，有谁能不发怵？所以该搬走的全搬走了，粮店胡同住户本来不多，这一惊动，又空了一多半。

旧时地名起的随意，粮店胡同以前有过官办粮房，故此称为粮店胡同，全称是粮房店胡同，在北站边上，临近“宁园”，宁园是清朝末年建的一个种植园，里头有开出来的湖，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改为北宁公园，到了五六十年代，人们还是习惯用“宁园”的旧名。

白四虎家住北站宁园粮房胡同，他被抓捕枪毙之后，房产充公，门上帖了封条，周围的住户并不多，后来北宁公园扩大湖面，拆了不少老房子，白四虎的两间房也在那时候拆掉了，这全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白四虎家中的女尸，死了不下十年，解放前来逃难的外地人多，兵荒马乱，查不出身份了，死尸送去火化，粮店胡同的房子帖了封条，此案算是告一段落，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多，仍是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郭师傅不敢居功，这不是他一个人能破的案子，也轮不到他立功，一九五四年六月底枪毙了白四虎，社会治安越来越稳定，郭师傅的运气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连降暴雨，海河水位猛涨，到得一九五八年夏季，气候反常，连续几个月没有降雨，酷暑闷热，下河游野泳的人多，接二连三地淹死人。

有一天郭师傅在河上打捞浮尸，忙完了回到家，太累了，睡得很早，半夜听外屋有声响，他以为进来贼了，穿上鞋出来看，一看外屋没人，可一抬头，瞧见墙上的灶王爷画像，把他惊出一身冷汗，画中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脸变了。

那是毛茸茸的两张怪脸，四个黑溜溜的眼珠子来回乱转，郭师傅抓起鞋子扔过去，就见两个毛色苍黄的东西，打从灶台上跳下，由门底缝隙间钻出去逃走了，原来是两只大狐狸蹲在灶台上。

郭师傅看鞋子扔在了灶王爷画像上，这还了得，赶紧用手去擦鞋印，怎知画像在墙上贴了多年，画纸已经糟了，用手一抹，画像便碎了，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

前几年他在庄八辈儿的摊子上吃羊杂碎，用火筷子捅倒一只狐狸崽子，到底是不是这东西上门寻仇，却也无从追究，反正八仙灶的风水破了，恐怕不是祥瑞之兆，但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要出来了。

第十六章 海张五埋骨

—

“河神”里提到最多的海河，河道并不算长，打从金钢桥开始，直到大沽口入海，全长七三公里，但是海河的水系很大，共有五大支流，分别是“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五大支流又分出三百多条河道，形同在华北大地上展开的扇子面，天津卫的海河好似扇柄，至此突然收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东南则是大平原，发源于高原的河流，侵蚀疏松的黄土，吞下大量泥沙流进海河，致使河底年复一年地往上抬升，应对洪水的能力越到下游越不行，所以经常发大水。

夏汛期河水陡涨陡落，各次洪水皆是来势凶猛，根据记载，明代在天津设卫凿城以来，海河流域发生过三三七次严重水灾，天津城让大水淹过七零多次，军民房屋多受水患之害，解放后毛主席曾做出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水灾，因此每到旱期都要给海河清淤，同时挖防洪的沟渠。

说话到了一九五八年，那年淹死的人非常多，因为旱情严重，气候酷热，人们贪图凉爽，下河游野泳的人比往年多出几倍，伏天里头，即使不会水的人，也忍不住到河里洗个澡，由于天旱，水位低，河底的淤泥水草接近水面，下去很容易陷在臭泥中，或是让水草缠住，越挣扎缠得越紧，水性再好也活不了。

郭师傅家的灶王爷画像被毁，按张半仙的话说是破了风水，要走背字儿，可他整天忙着捞河漂子，也没顾得上多想。

第二天，老梁找到郭师傅，说是各部门各支队都要抽调人手充河工，挖掘防洪沟治理河患，决定让郭师傅和丁卯去参加劳动。

从此他们俩每天去挖大河，挖河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尤其是闷热无雨的夏季，天热得好似下火，顶着毒辣辣的日头，挖河沟里的淤泥，淤泥让烈日一晒，泛出青绿的颜色，臭不可闻，郭师傅不止挖大河，什么时候河里淹死人，他们还得赶去打捞死尸。

防洪沟主要是趁旱期水枯，挖开河道中的淤泥，加深拓宽河道，遇上暴雨，不至于让大水直接灌到城里，郭师傅和丁卯挖大河的地方，在西北郊区，绿陇遍野，有大片的菜园，再往西不远是“得胜口”，古称小稍口，清朝咸丰年间，林凤祥李开放指挥太平军北伐，打到小稍口准备

渡河，突然受到民团伏击，一溃而败，因此朝廷赐名“得胜口”。

天气炎热，两拨人轮着挖大河，这天中午，轮到郭师傅歇晌，河工们围着他，让他讲海河里的水鬼。

郭师傅不敢说鬼神之事，怕说错了话，又惹得老梁恼火，想起往西是“得胜口”，又听说此地有海张五的墓，便说了个关于海张五的段子，清朝末年，海张五是天津卫第一有名的大混混儿，出身贫苦，通过把持盐运发家，天津出盐，清朝那会儿城里最有钱的人，全是盐商，可想而知，海张五也是富得流油，当年太平军北伐打到天津城，他出钱组织民团练勇，埋伏在稍直口打排枪，太平军一片一片倒在民勇的土枪下，兵败如山倒，终于让僧格林沁的马队歼灭，海张五由此受到朝廷赏识，封了个从三品的武官。海张五是盐枭混混儿出身，别看有了顶戴花翎，斗大的字他识不了半筐，扁担横在地上不知道念个一，有一次钦差大臣下来视察，海张五前去接待，跟钦差大人叙话，说完了公事，为了显得近乎，上下级之间拉些家常，海张五问钦差大臣家里有几个孩子？钦差大臣说有两个犬子，说完了也问海张五家里的情况。海张五心想：“钦差这么大的官，尚且称家里的公子为犬子，我一个从三品的武官该怎么说，总之我家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跟钦差的公子相提并论。”当下欠身答道：“让老大人见笑了，下官家里只有一个王八羔子。”

挖大河的河工们听完都笑，正要让郭师傅再说一段，忽听挖河泥的那群人一阵哗然，竟在淤泥下挖出了怪物。

二

一九五八年天津卫两件大事，一是跟随形势大炼钢铁，二是抗旱防汛挖大河，挖河主要是挖泄洪河，当时真挖出了不少东西，因为河泥淤泥年久，埋住了河边的坟地或村子，所以会挖出几百年前的东西，现在一些上岁数的人，说起当年的事还有印象，即使不是亲眼目睹，也都有所耳闻，真正可惊可骇的，前后有四次，郭师傅和丁卯见到的是第四次。

城外挖泄洪河防汛沟的地点有十几处，四次并不在同一地点，头一件怪事出在子牙河，那一年挖大河，白天干活儿，挖出淤泥，装在小车上推走，河边搭了大棚，离家远的几个河工，晚上在大棚里过夜，夏天闷热，蚊虫也多，但是挖河泥的活儿太累，河工们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大棚外来了六个穿黑衣服的小孩，长得都差不多，推开棚门，进来对河工们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我们兄弟一直住在这，别让我们分开”，当时没人听得明白，也不知这六个小孩从哪来的，想要追问，却见棚门关得好好的，已不见了那六个孩子的去向，河工们以为是做梦，转

天接着挖河清淤，在河泥下挖出六个铁猫，铁铸的大猫，长满了锈蚀，看不出细部，轮廓像猫，不知道是什么朝代沉在河中的东西，那时候为国家献铜献铁光荣，走到路上捡根铁钉子都不忘上缴，因此六个铁猫被送去打成了土铁，河工大多是以前鱼行脚行出身的苦力，这些人很迷信，认定那天的六个小孩，是河底六只铁猫所变，古物有了灵气，毁之不祥，暗中烧香祷告，但是此后也没有别的怪事发生。

第二次是在西门外，老时年间，天津卫有四座城门，分别是“拱北门、镇东门、安西门、定南门”，庚子年城墙城门全部拆除，但人们仍习惯沿用旧地名，西门外有条墙子河，曾经是城下壕沟，在那清淤挖泥，挖出个老坟，里头没有棺材，是很窄的夯土坑，躺着一具干尸，朽烂的衣服还在，裹着死尸，挖大河清淤那几年，挖出的坟墓不下数百，只有这个吓人，那干尸脸部凹陷，或是头上没有脸了，下颚到眉骨是拳头大小的一个凹坑，积了黄水，恶臭难闻，过后古尸让谁收走就不得而知了，此事引出不少谣言，但都不可尽信。

第三次是在窑洼浮桥，曾是清朝直隶总督衙门的所在地，挖泄洪河挖出一条怪蛇，尺许长，儿臂粗细，遍体赤红，头上有个肉疙瘩，奇怪的是这条蛇会叫，口中能出声，有个胆大的河工，抡起铁锹拍死了怪蛇，血溅到周围的人身上，便开是溃烂流脓，为此死了两三个人，过后也有谣言说那一年属龙属蛇的有灾，必须吃桃避劫，造成一度无桃可买。

第四次让郭师傅赶上了，正是他们挖大河的那个地方，这次更邪乎，挖河泥挖到块两张八仙桌面大小的青石板，厚达数尺，轮廓像某种动物，阴刻水波纹，既然有石板，下边准有东西。

河底淤泥中挖出的石板上似有碑文，依稀“张锦文”三字，还有是什么年什么月之类，起初以为是海张五的墓，海张五原名张锦文，清朝末年地痞混混儿出身的大盐枭，幼时随母乞讨为生，后来闯过关东，回到天津卫当了吃盐运的混混儿，别人运盐他去要保护费，不给钱便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白手起家占了盐运，是这样发的财，咸丰年间，海张五出钱组织民团打太平军有功，朝廷封了他一个从三品的官头衔，提起海张五，在天津卫的名声非常之不好，一是没功名，你武官也得是武举出身才受人敬重，功名说白了就是文凭，在封建社会有功名可不得了，一个人有了功名，身份地位便不同一般百姓，比如同样犯了王法，虽然也会被带上公堂接受审问，但是有功名在身的人，见了县官不用下跪，有过错不准责打，要先革去功名，方可责打，海张五一个地痞无赖白吃白拿滚热堂的主儿，当官当得再大，说起来也教人瞧不起，他出身贫

寒，认的字不多，心眼子不少，给朝廷写折子全是师爷代笔，这还没什么，主要是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此人替联军当过走狗，名声从那会儿彻底臭了，百姓们没有不骂他的，据说海张五死后，埋在西门外。

大伙觉得有可能是海张五的墓，挖开也就挖开了，何况海张五官儿不小，做过盐泉，家里有得是金银财宝，墓里备不住有些好东西，趁乱拿走一两样，岂不是白捡的便宜，众人存了这个念头，个个卯足了劲挖泥，谁成想挖开淤泥石板，才发现根本不是墓穴，从里边出来的东西把河工们都吓坏了。

三

一众河工撬开石板，喧声四起，旁边轮歇的人们也都赶过去看，郭师傅和丁卯挤到前边，只见石板下是个大洞，壁上全是土锈，黑咕隆咚的不知有多深，看来像是海张五的墓，没有这样的墓穴，有两个胆大不怕死的河工想下去，让人找绳子，绳子还没找到，忽听洞里有声响传出，好像折断了许多秫秸杆。

河工们无不吃惊，两个打算下去的这会儿也怕了，听那声音又像潮水升涨，由打深处越来越高，众人脸上变色，感觉洞里有东西要上来，想到老时年间的传说，龙五爷捆住旱魔大仙扔进一口古井，那地方正是在西门外，难道挖大河挖出了旱魔大仙？

河工们心里发怵，都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丁卯胆大包天，还要往前去看，让郭师傅一把拽到后边，此时从洞里冲出大群黄尾蜻蜓，多得没法数了，乌泱乌泱的飞出来，恍如一团黄云，遮天蔽日地盘旋，看得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那些黄尾蜻蜓样子很怪，只有一对翅膀，头宽尾细，飞不了多高，转眼四下散开，没头没脑地落到田间地头，附近的小孩们都跑到到处捉蜻蜓，也引来鸟雀啄食，挖大河的人们却都呆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黄尾蜻蜓，淤泥下的大洞中有怎会有蜻蜓？

中午挖出一个大洞，下午有人来找郭师傅和丁卯，子牙河淹死一个游野泳的学生，陷到河底的水草淤泥中捞不出来，让他们赶去帮忙，二人匆匆忙忙地去了，不说郭师傅怎么去子牙河捞尸，单说其余的河工们围着大洞议论纷纷，有迷信的人说，蜻蜓是旱魔大仙的化身，谁碰谁死，不让孩子们去捉，难怪今年旱得厉害，说不定旱魔大仙要出来了，还有人说是河脉龙气所变，不是好兆头，各说各的话，莫衷一是，惹得人心惶惶，到了下午，洞中不再有蜻蜓飞出来，但也没人敢下去了，耽搁到傍晚，天一擦黑就没法再干活儿了，河工们也是怕出事，先把石板盖上，如果明天继续挖，洞口必定是越挖越大，天知道里边还有什么东

西。

天色渐晚，留下三个人住在大棚里守夜，看着挖河泥用的铲镐和独轮车，其余的人都走了，夏更天，黑的晚，已是夜里八点左右，留下的三个人可没闲着，他们三人是解放前鱼行的苦力，结为盟兄弟，老大老二和老三，老大是个蔫大胆，老二鬼主意多，老三手脚不干净，小偷小摸，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们仨敢偷敢抢的穷光棍凑一块，憋不出半个好屁，等别的河工都走了，他们吃过饭，守在漫洼野地里，用草纸烧烟熏蚊子，四顾无人，又看云阴月暗，不免生出贪心邪念。

老大说：“你们哥儿俩说说，河底下这个大洞里有什么？”

老三说：“别是有旱魔大仙？”

老二说：“愚民胡说八道，哪有那回事，石碑上有张锦文的名字，我看一定是海张五的墓。”

老大说：“老二说的对，淤泥下的石板是墓门，下边有海张五的棺材。”

老三说：“墓中怎会有那么多蜻蜓飞出来？”

老二说：“你真是一脑袋高粱花子，那是墓中宝气所变。”

老三说：“大哥二哥，我明白了，听你们说话这意思，是打算……”

老大说：“打算干什么，那还用说吗？海张五是大盐枭出身，打太平军有功，封为朝廷命官，有得是钱，他墓里陪葬的全是好东西。”

老二说：“明天再往下一挖，海张五身边的珠宝全得交公，现在却只有咱们三人在此，不如下去拿它几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老大和老三不住点头：“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谁愿意穷一辈子，此时机会摆到眼前，还没胆子下手，那就活该受穷，饿死也没人可怜。”

老天津卫人尽皆知，大混混儿海张五把持盐运发家，旧社会盐税很重，但家家户户要吃盐，谁也离不开，盐又是从海里来的，无本的买卖，各行各业做什么买卖，皆是“将本图利”，只有盐商是无本取利，所以清末的巨富全是盐商，海张五又是其中的头一号，当年太平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眼看要打进天津卫了，知县谢子澄无兵无粮，急得要上吊，多亏海张五出钱，聚起四千练勇，添置火器，稍直口一仗下来，就把太平军打散了，简直比朝廷还有钱，他墓里的金珠宝玉，又是何等动人眼目？

三个人商量量，准备下到洞里挖出海张五的棺材，当即收拾家伙，捏了个纸皮灯笼揣在怀里，缠起几根火把，带上挖大河的镐铲和绳索，趁着月色正黑，摸到河底的石板近前，看时辰刚好在三更前后，偷坟掘墓，正是后半夜干的活儿。

四

清朝的大盐枭海张五，本名张锦文，排行老五，给掌管盐运的海大人当过干儿子，受到提拔赏识，人们当面尊称其为五爷，老百姓背地里管他叫海张五，此人在咸丰年间白手起家，打过太平军守过大沽口，死于光绪末年，到挖大河的一九五八年，隔了不过五十来年，清朝末年，社会动荡，盗墓活动猖獗，官盗民盗，屡禁不绝，海张五身为巨富，可能也是怕死后被人盗墓，下葬时并未声张，至今没人知道海张五的坟在哪，当年在西门外挖大河，挖到块刻着海张五名字的石板，堵住河底一个大洞，三个鱼行出身的穷光棍，以为下边有海张五的棺材，动了掏坟掘墓的念头。

时逢大旱，河道水枯，荒草深处连声蛙鸣虫叫也没有，四下里黑咕隆咚，按说至少该留下一个人接应，另外两人下去开棺取宝，可三个人互不放心，亲哥们儿也会因财失义，何况只是盟兄弟，商量到最后，哥儿仨决定一同下去，得了宝三一三十一，每人平分一份，洞口的大石板白天已被凿裂，再扒开轻而易举，他们喝了几口白酒壮胆，老大握着火把照亮，也是防备河底有蛇，老二背了条麻袋装东西，老三手持撬棺材用的铲子，找来三条长绳，一端绑在河边大树上，一端抛进洞中，把三捆绳索都放尽了，勉强到底，三个人一同顺绳子下去，只见这个大洞，直上直下，又深又阔，外头闷热无比，里边阴气袭人，他们一进去，不约而同地打个寒颤，周身上下生出毛栗子。

河底走势垂直的洞穴，深处通到更大的洞窟，说也奇怪，洞中有个极高大的石墩，有楞有角，两丈多高，上窄下阔，周围黑漆漆的看不见尽头，只觉阴风阵阵，落脚处满是泥泞，他们以为河底石墩里有海张五的尸身，应该是个大石槨，可也太大了，用手抹去泥土，借着火把的光亮打量了半天，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棺槨，而是沉到河底的一座白色石塔，塔高五重，通体白石，里头是实心的，下边的台座八面八方，嵌着冷冰冰的大铜镜，抹去泥水，大铜镜还能照出人脸，有半截陷进泥中，哥儿仨心里都犯嘀咕，他们再没见识，也能看出不是海张五的棺材。

要说那位海张五，混混儿出身的盐枭，一个臭要饭的能从穷坑里爬出来，做到盐运大把头受封朝廷命官，有此等作为，绝不是等闲之辈，论心机论胆识，皆是第一等的人物，不光会耍胳膊根儿，能做买卖能打

仗，遇事儿豁得出去，逮住机会拼命往上爬，可本事再大，也不是出家的僧人，不该在自己的墓中放座石塔，况且是有八面八方底座的宝塔，他们不由得想起了镇妖塔。

天津卫地处九河下稍，自古以来水患不绝，当年青蛇白蛇闹许仙，让法海和尚压在雷峰塔下，宝塔镇妖的传说从此深入人心，以前说起白蛇传里的白蛇，不能跟近代港台电视剧表现的白娘子相比，港台电视剧里将白娘子美化了，旧时说起来那就是个妖怪，放出声色迷惑正人君子，她给许仙的钱全是偷国库的，又水漫金山，淹死无数军民，压在塔下罪有应得，也说明自古便有造塔镇妖的风俗，清朝末年商贾们为了行善积德，出资造塔，有的用于镇妖辟邪，有的用于收敛无主尸骸，老天津卫没人不知道镇妖塔和养骨塔，白天挖出的石板上有着海张五的名字，因为这是海张五出钱，用于填河挡煞的八卦镜镇妖塔。

老大和老二眼见没有海张五的棺材，仍不死心，举着火把到处看，洞里全是散发腐臭的死鱼。

老三说：“哥哥哎，塔底下不知镇着什么鬼怪，惊动不得，咱们赶紧出去，别撞上什么才好。”

老二说：“老三你这辈子成不了大事，二他妈换房檩——顶到这了。”

老大说：“老二，我也没想到河里是镇妖塔，不是海张五的墓，没值钱的东西，不行咱先撤？”

老二说：“大哥，咱担惊受怕下到河底一趟，总不能空手而回，不如把塔座上的铜镜撬下来。”

老大说：“嗯……这几面大铜镜，不下百十斤，哪怕撬下来献给国家，少不了也有咱们兄弟一份功劳，此乃现成的便宜，不能让旁人捡了去。”

老三说：“是是……还是二哥主意多，别听我的，我是二他妈哭孩子——二死了。”

老大说：“快动手，免得耽搁到天亮，那可是二他妈剥蒜——两耽误。”

说话之时，不知从哪刮来一股子阴风，三个人手里的火把全都灭了。

有火把照亮的时候，他们还都有几分贼胆，火把一灭，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顿觉毛发森竖，老大忙张罗着找火柴，划火柴重新点上火

把，火光刚亮起来，阴风一转，火把又被吹灭了，接连点了几次火把，点一次灭一次。

五

三个光棍心里发了毛，怎么一点火把那股子阴风就吹过来，这不邪了吗？

哥儿仨心惊肉跳，也顾不上撬铜镜了，只想尽快出去，可是两眼一抹黑，伸出手去到处摸，找不到放下来的绳子在哪。

老三找不到绳子，急道：“大哥你再点上一根火把，照个亮咱们好出去！”

老大伸手掏火柴，一掏心里边一凉，只剩最后一根火柴，如若点上火把再被阴风吹灭怎么办？

老二说：“别点火把了，不是还有个纸皮灯笼吗，纸皮灯笼能够防风，只要有些许亮光，找到绳子就好办了。”

老大说：“没错，你看我都急糊涂了，可不是带着纸皮灯笼吗！”他到怀中摸出叠起的纸灯，抖开来支上蜡烛，三个人围在一块，闭嘴屏息，伸手遮风，心里暗暗念佛，千万别让灯笼灭了，西天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前后地主龙王，把能想起来的神佛挨个求了一遍。

老大手都颤了，哆哆嗦嗦地划着最后一根火把，点亮纸皮灯笼，眼看灯笼亮起来没灭掉，三个人长出一口气，提着灯笼一转身，吓得老大险些把手中的灯笼扔出去。

火把灭掉这么一会儿，哥儿仨再点起灯笼，立时照到几张面如白纸的人脸，也不知这些人是从哪出来的，纸皮灯笼不过是用纸皮子叠成的简易灯笼，三圈竹篾糊上纸，当中插根蜡烛，住大棚的河工夜里上茅房，勉强照个亮，照不了多远，在漆黑的河底洞穴中，亮度更为有限，他在灯笼前边隐隐约约看到有几个人，灯笼照不到的黑处好像也有人，那些人一个个浑浑噩噩，面无人色，衣衫褴褛，有的甚至没衣服，身上瘦得皮包骨头，什么岁数的都有，大多是男子，年纪小的只有十来岁，直勾勾盯着他们三个，一言不发。

哥儿仨心里纳闷，河底下哪来这么些人？以前有种迷信的说法，鬼在灯底下没有影子，举着灯笼照过去，眼前那些惨白又没有表情的脸，好像有影子，又好像只是人头，洞里太黑，睁大了眼也看不清楚，想来不会是鬼，倘若真是横死的阴魂，他们三个人早没命了，老大壮起胆子去问，想问那些人是从哪来的，怎么会在河底的大洞中？

那些人脸色木然，一声不吭，看到灯光，便越凑越近，似乎能听到呻吟哭泣之声。

老大心想：“洞里这么多人，是不是别处的河工被困在此地，没有灯光找不到路，想跟我们出去？看样子困在河底可有年头了，是吃死鱼为生？”他也不敢往别处想，即便有心不答应，那伙人已经凑到跟前了，他们三个光棍也没办法，还能不让人家跟着吗？

三个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感觉有阵阴风围着他们打转，眼见纸皮灯笼随时会灭，心里边好似十五个打水的吊桶——七上八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老大手提纸皮灯笼转过身，到处找之前放下来的绳子，其实绳子离得不远，一伸手便能够到，刚才黑灯瞎火心里发慌没摸到，他见了救命稻草，心里踏实了几分，可旁边的老二和老三好似突然让蛇咬了，身上直打哆嗦。

老大是个蔫大胆，人蔫胆大，心里奇怪这俩兄弟怎么了，要怕也是怕身后那些人，面前不就是那座塔吗，看见什么了？举目一看塔下的铜镜，他头皮子发麻，魂儿都飞了，原来那铜镜里只有他们哥儿仨，紧跟在身后那些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铜镜之中。

哥儿仨霎时间明白了，跟在身后不是人，全是孤魂野鬼，三个人吓得脸都青了，心里想着要逃，怎知那些饿鬼从后边伸出手来，抓住他们往后扯，这时候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老大拼命挣脱，他够到身前一条绳子，也顾不得俩兄弟了，扔掉纸皮灯笼，双手拽绳，两脚蹬着石塔，爬上洞口。

转天河工们来了一看，老大躺在淤泥中，只比死人多口气儿，赶紧架起来问是怎么回事，其余两个守夜的人哪去了？

老大受这一场惊吓，又出了人命，没法隐瞒不报，一五一十的全说了，他说以为是海张五的墓，同两个兄弟下去捡便宜，怎知河里是镇妖塔。

六

一九五八年挖大河，挖出个镇妖塔，搭上两条人命，社会上的谣言自然不会少，当年旱情严重，挖河挖出个大洞，从中飞出数万蜻蜓，人们也以为这是有大灾的征兆，一会儿说要地震，一会儿说要发水。

三个河工起了贪心，趁天黑进洞找海张五的墓，结果有两个人下去之后再没上来，逃出来的人说下边有鬼，那俩人全死在洞中了，又说洞

里有海张五埋的镇妖塔，在当时来说，出了人命也不是小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谁都不敢下去，没办法等郭师傅过来，请他带人下去查看情况，郭师傅也是吃哪碗饭，办哪桩差，他和丁卯等人带上手电筒，下到河底的大洞里，看下边果真有座塔，两个河工倒在淤泥中，脸色发青，像是活活憋死的，绑上绳子拖上洞去，白天下去的，没看见有鬼，不过郭师傅捞河漂子守义庄，以前没怵头过，这次可让他感到毛骨耸然，怎么办呢？原来河底淤泥中有不少死尸，白乎乎的好似裹了层茧，郭师傅和丁卯在捞尸队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死人，别看挖出许多死尸，却不能立案，因为至少死了七八十年，隔了这么久，几辈儿人都过去了，再也无法追查。

官面儿上有官面儿上的说法，根据巡河队旧档案所载，挖河这地方，原本有个大洞，通到下边的暗河，是民间传说里的河眼，其实河眼没传说中的那么离奇，只是地面河道与地底河道间相连的洞穴，可也非常危险，平时在河中形成漩涡，人被吸进去别想再出来，游野泳的溺水者，以及上游漂下来的浮尸，让漩涡吸进了下层暗河，这一带是盐碱地，暗河中有盐碱，落进洞中的死鱼和死人，在淤泥中让盐碱裹住，始终保持着刚死不久的样子，多少年没变，今年大旱，地下水脉枯竭，从河底大洞里飞出的昆虫，应当是阴暗潮湿洞穴里的蜉蝣，并不是蜻蜓，蜻蜓有两对翅膀，蜉蝣是单翅长尾，三个河工下去盗墓，那下边腐气极重，氧气不足，使得火把点一次灭一次，其中两人吸进腐晦之气死在洞中，活下来的一个是命大，但进到空气不流通的地洞中，也因缺氧，致使心神恍惚，误以为自己看到鬼了，用这种说法平息了谣言，让人们不要以讹传讹。

以前官府常用铁兽或石板堵住河眼，河底下的石板上有着海张五之名，堵河眼的塔正是此人所埋，地方志里有明确记载，以前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愿意积德行善，修桥铺路，建塔造庙，收敛无主尸骸，全社会公认此乃是仁者所为，人一旦有钱有了地位，再想要的就是个名声，钱和地位不容易得到，好名声来得更不易，海张五这种没有功名，白手起家的混混儿无赖，自卑感强烈，尤其想要个好名声，相传咸丰年间，海张五组织民团打完太平军，朝廷封赏他三品顶戴，搁到现在，相当于军队里的团级干部，紧接着河南山东地面上又闹捻军，离京津两地不远，朝廷下旨说城防吃紧，要修炮台，想修炮台得花钱啊，连年的战乱，官府和老百姓都没钱了，实在没什么油水可榨，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听到花钱的事儿全躲着走，海张五听到这个信儿，却是大包大揽，声称此乃小事一桩，愿意出这份钱替朝廷分忧，那年正好发大水，不仅修固炮台城防，他还要捎带脚造塔填河眼，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海张

五那是从穷坑里爬出来的人，银子到他手里能攥出水儿来，绝不会自掏腰包，他掌管盐运，以打仗和闹水患运输不便为借口，到处吃拿卡要，增加了三倍的盐税，他心知盐商利润大挣钱多，即使狮子大开口多要几倍的税银，那些做买卖的也不敢不给，果然筹到巨款，用一小半的银子修炮台加固城墙，又请了座镇妖的埋骨镇妖塔，沉下河里堵住河眼，余下的一大半银两，全进了海张五自己的腰包，一九五八年挖泄洪河防汛，挖出的就是这座塔，直至九十年代中期，九七年九八年那会儿，西关外施工盖房，偶然挖出了海张五的坟墓，听说棺材不起眼，也不甚大，里边的死尸并未腐坏，死人身穿朝服脚蹬朝靴，很像香港电影里的清朝僵尸，身边放有金饭碗金筷子，陪葬品遭到民工和看热闹的群众哄抢，金碗金筷子从此失落，未能全部追缴，那是后话，书要简言，不必细说。

咱们说一九五八年旱灾，挖大河挖出埋骨镇妖塔，可跟粮店胡同凶宅有关，找出两个河工尸首的那天，下午张半仙来给郭师傅算了一卦，提醒郭师傅多加留意，郭家的八仙灶风水破了，当心要走背字儿，凶卦在北，估计是粮房店胡同凶宅对郭师傅不利，所谓“粮店胡同凶宅”，是指刨鏊打劫的白死虎住处，白四虎被捕枪毙之后，两间房子帖上封条空了好几年，那还是白家祖上在清朝末年拆天津城的时候，捡回旧城砖盖的老房子，房子里埋着个不得了的东西，那东西一旦出来，定会水漫海河，那时候天津卫要闹大水，据说白四虎把女尸当成媳妇，整天躲在家里跟死人说话，其实不是他脑子不正常，是那屋里真有个能说话的东西，不过不是躺在炕上的女尸，而是白四虎老家儿放在屋里的东西，不过说到凶宅里究竟有什么，张半仙实在推算不出。

郭师傅心想：“几年前围捕白四虎，粮房店胡同那处凶宅，让人翻了不下十几遍，两间屋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哪还有什么东西？”故此没有多心，怎知张半仙的话还是那么准。一九五八年大旱，按以往的惯例，头一年旱，转过年来多半要发生洪涝，旱得如此厉害，来年的洪水怕是不小，虽然出了两条人命，但是挖河泥防汛的活儿不能停，还得接着挖，又挖了多半个月，眼看将要挖开河底的大洞，出土下半截埋骨镇妖塔，却挖不下去了。

因为当时出了一件耸人听闻的奇事，如今还有些上岁数的人记得，听他们说的内容大致一样，细节不尽相同，不管怎么说，都会说到“209号坟墓”，在五六十年代说起“209号坟墓”，能吓得小儿不敢夜啼，可不是一般的渗人，如若有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往往吓唬他：“你再闹，我把你扔到209号坟墓去！”俨然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代名词，此事一出，一九五八年天津卫挖大河的活儿全停。

第十七章 行水丹取宝

—

在说“209号坟墓”之前，得先说“行水丹取宝”，因为这件事也跟粮房胡同凶宅有关，又出在“209号坟墓”前头，话说一九五八年大旱，怪的是——一夏无雨，挖河泥闹出两条人命，当天郭师傅忙活完了，傍晚同丁卯蹬着自行车往家走，二人在路上说起下午遇到张半仙，听张半仙说粮房胡同凶宅里有宝，是白家祖上所埋，可那两间破屋四壁空空，几年前捉拿白四虎时曾挖地三尺，搜遍了犄角旮旯，也没见到出奇的东西，看来此事不足为信。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师傅和丁卯正在路上说着粮房胡同凶宅，忽然发觉身后有人，转头一看，见那人也蹬着辆自行车，是个卖杨村糕干的。

卖杨村糕干的小贩，不远不近地跟在二人后头，见他们回头，忙吆喝：“买糕干，热糕干，现做的杨村糕干，二位买不买糕干？”

丁卯干了一天的活儿，饿着肚子没顾得上吃饭，听到那小贩招呼，便停下来想买几块糕干。

郭师傅说：“这么热的天，又没有水，吃什么糕干，你嫂子在家做捞面了，咱们回家吃饭。”

丁卯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不如先填补两块糕干。”

小贩见他们俩人停下，忙把糕干拿出来，用荷叶纸包好了递过去。

郭师傅接到手里觉得不对，问那小贩：“你不是说现做的糕干，怎么是凉的？”

小贩说：“凉糕干也好吃，下火的天，哪有人吃热糕干？”

杨村糕干是天津杨村独有的蒸食，以前进城卖糕干的全是杨村人，大都是乡下小伙子，个顶个的实在，收拾的干净利落，让人买着放心，糕干有现蒸的热糕干，里边有豆馅，撒几根青红丝，也有不带馅的凉糕干，绝没有人把凉糕干当热糕干卖，但是半路上遇到的这个小贩，听口音不像是杨村人，说话也不实诚。

郭师傅和丁卯是吃公门饭的，眼尖耳刁，搭话就发觉此人不对劲，起码没说实话。

小贩说：“两位别多心，我吆喝习惯了，今天卖的是凉糕干，一顺嘴说成热糕干了。”

郭师傅上下打量卖杨村糕干的小贩，问他：“你是杨村人？”

小贩说：“土生土长杨村人，祖上全是卖糕干的，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吃一口能惦记一辈子。”

郭师傅又问：“你姓杜？”

小贩说：“你们到底买不买糕干，怎么还查上户口了？”

郭师傅说：“你也别多心，杨村糕干正宗传人姓杜，别家做的糕干都差点意思，所以问你姓什么，我们哥儿俩穷讲究，只吃杜记杨村糕干。”

小贩一听放心了，说道：“我姓杜，是正宗嫡传的杜记杨村糕干，你二位买几块糕干家走？”

郭师傅听出来了，卖糕干小贩油嘴滑舌，口中说的没一句实话，此人声称自己是正宗杨村杜记糕干，这番话或许瞒得了旁人，却瞒不过郭师傅，说到这又得插段书外书，交代一下杨村糕干的由来，相传在明朝初年，有个姓杜的绍兴人到北方安家落户，定居在杨村卖蒸食，杨村这个地方处在运河边上，那时候南粮北调，漕运民夫多达数万，都要在杨村歇脚打尖，因此小饭馆小饭铺特别多，漕运民夫大部分为南方人，爱吃大米，杜家为了适应民夫们的口味，用大米面撒白糖蒸成糕干，久而久之，形成了杨村糕干，当年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万国品赛会，展销各国各地的土特名品，杨村糕干被选去参赛，获得了奖牌，从此名声大振，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大米是军粮，老百姓只能种不能吃，谁敢吃大米，一旦让日本鬼子发现，没二话，刺刀的给，杨村糕干一直是用大米面粉为原料，日军不让用大米，没办法只好拿玉米面代替，那就有名无实了，解放后恢复了传统制作方法，选用上等小站稻米，用水浸泡后晾干，碾成面粉，过细箩筛出来，加糖和面，使刀划线成块，上屉蒸熟，制成的糕干，柔韧细腻，清甜爽口，后来不止是杜记糕干，还有芝兰斋糕干，杜记专做带豆馅的热糕干，芝兰斋以凉糕干为主，在天津卫杨村糕干是很平常的东西，郭师傅和丁卯吃过见过，怎会不知道两者有别，这个小贩卖的明明是芝兰斋糕干，却说成杜记糕干，借着天黑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这不是唬弄鬼吗？

二

原来卖杨村糕干的小贩，姓乌，有个诨号“大乌豆”，乌豆可不是黑豆，在天津是指煮熟的蚕豆，煮熟了蚕豆先不出锅，扣着木盖捂一段时间，将蚕豆捂得软烂入味，故名捂豆，天津卫方言说话顺音，说成了乌

豆，实际是蚕豆，这人绰号叫乌豆，可想而知长得歪瓜裂枣，前梆子后勺子，额头往前凸，后脑勺往里凹，大饼子脸，脑袋瓜子特别像乌豆，另有个外号叫“行水丹”。

旧社会的天津卫是个水陆大码头，行帮林立，八方齐聚，养活了大批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员，大乌豆就是这样一个人，又馋又懒，拿他的话说是：“馋有馋的命，懒有懒的命，不馋不懒的没好命”，从不愿意出苦力干活，凭着油嘴滑舌对付口饭吃，他后脑勺瘪进去一块，并非生下来胎里带，而是让人家打的，因为他卖过“行水丹”，老天津卫卖行水丹的人不少，这是一种骗术，听说以前有个老道，在街上卖野药，自称是仙药行水丹，怎么叫行水丹呢，吃了他这丹药，可以在水面上走，过江河如履平地，开始没人信，别看人们平时说神道鬼，真到眼前了未必肯信，认定老道胡说，什么仙丹妙药能让人渡河如履平地？老道却信誓旦旦，可以写文书立字据，吃了他的行水丹，百日之后若不能走水皮如踩平地，他愿意赔偿十倍的钱。有好事之人一听是便宜可占，就想掏钱买他的行水丹，可一问价都掏不起钱。老道说仙丹岂是寻常之物，一枚行水丹要价一百两纹银，不是大财主买不起。此事传出去，真有位有钱的主儿来买，买来仙丹吃下去，过了一百天往河边一走，方才明白上当了，过了百日，天已隆冬，河上全封冻了，那还不是如履平地吗？虽有文书字据，却占不到理，只好吃这哑巴亏。

旧时将这些设套诓钱让人吃哑巴亏的称为行水丹，大乌豆以此为生，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过，那些年没少挨打，后脑勺在那时候被人一闷棍打瘪了，险些丧命，至今也不知道谁下的黑手，大乌豆的媳妇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张嘴比他还能说，以前专替人保媒拉纤，但不是正经保媒，坑人的缺德事没少做，比如听说某富户家有个姑娘，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大乌豆想出个坏主意，支使他媳妇儿去说成这门亲事挣几个钱花，您想那个年头，三十岁没出嫁，已经是老姑娘了，娘家又有钱，如果没什么缘故，怎么可能找不到人家，其中必然是有原故，不过那姑娘即便有天大的不好，从保媒的媒婆子嘴里说出来，也能变成林黛玉，有句俗话说得好“只要媒人一开口，尺水能兴万丈波”，那是一点不假，大乌豆的媳妇尤其会说，她先找到一个挑水的汉子，进屋落座，客套完了说道：“大兄弟也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不如让当嫂子的给你说个媳妇，你有心气儿要吗？”

挑水的说：“大嫂子，您别瞧我只是一个卖苦力的，心气儿却高，要娶娶好女，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要结过婚的寡妇，我是非黄花闺女不娶。”

大乌豆的媳妇说：“你出去打听打听，你嫂子我的为人，一是一二是二，向来不说半句虚言妄语，真儿真儿的黄花大姑娘。”

挑水的大喜，问道：“人家黄花大姑娘能瞧得上我这穷光棍？该不会长得猪不叼狗不啃？咱得把话说头里，长得不周正的我也不娶。”

大乌豆的媳妇说：“嫂子今天给你打个包票，尽管放你一百二十个心，正经大户人家如花似玉的黄花姑娘，模样长得别提多周正了，只可惜……只可惜嘴不太严实……”

挑水的一听姑娘嘴不严实，那不算什么缺点，女人嘛，没有几个不嚼舌头说闲话的，当即应允下来，掏钱请大乌豆媳妇到女方家里提亲。

大乌豆他媳妇是两头糊弄，挑水的这边定了，到富户家里说给您家姑娘说门亲事，有个挑水的，小伙子怎么怎么好，相貌堂堂，只不过眼下少点东西。富户也让大乌豆媳妇说得动了心，虽然两家一穷一富，门不当户不对，但是姑娘大了，总嫁不出去也不是事儿，既然说那挑水的眼下少点东西，自然是指缺钱了，那还不好办吗，富户答应拿出一笔钱帮衬帮衬未来女婿，尽快让姑娘过门，也好了却一桩心事。于是定了亲，择黄道吉日拜堂，新郎新娘进了洞房，新郎官揭开新娘子的盖头，夫妻两个一照面，全傻眼了，怎么办呢？新娘子是个豁嘴，搁现在说就是兔唇，敢情这叫“嘴不严实”，再看新郎官也好不到哪去，脸上没鼻子，要不怎么说“眼下少点东西”，两家人将保媒的大乌豆媳妇一通骂，缺了八辈儿德了，且不管这新婚夫妻往后的日子过不过得下去，大乌豆的媳妇早已把钱诳到手了，又接着走东家串西家说合亲事，解放前他们两口子以此度日，过得还算不错，只是招人恨。

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保媒拉纤的勾当算是没法做了，天津卫也不再是旧社会的江湖码头，妓女从良，烟馆关张，当年横行一方的地头蛇和无赖混混儿，不是被抓便是被送去改造，社会治安一天比一天稳定，年头不一样了，不出力气干活儿不行，张半仙那样的算命先生都去蹬了三轮，大乌豆两口子什么也不会干，加之又馋又懒，平日里免不了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这天大乌豆看见一个卖杨村糕干的人，把车放在路边上厕所，他趁机推上卖糕干的车便跑，可是糕干不能带回家，偶尔吃两块还行，吃多了容易腻，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北方人吃不惯甜，正好半道遇上郭师傅和丁卯，大乌豆想借着天黑，把偷来的糕干吆喝出去，得俩钱回家，他哪知道郭师傅是水上公安，几句话就把他问住了，大乌豆是个惯偷，说到一半，已发觉到情况不好，瞅冷子扔下卖糕干的车，头也不回地往小胡同里扎，结果掉在一条大水沟里，跌得头皮血流，好在天黑没被人追到，他心说：“今儿个倒了邪霉，好不容易偷来一车糕干，

却撞上两个丧门神，多亏走得快没让人家逮住，可空手回去怎么跟媳妇交代？”他一转念，想起路上听那俩人说粮房胡同凶宅里有宝，多年以来始终没人找得到，据说当初围捕刨钵打劫的凶犯，只发现那屋里有具女尸，到底是凶宅埋宝，还是凶宅闹鬼？

三

早年间有种迷信观念“财宝认主”，大乌豆心想：“无风不起浪，人们都说粮房胡同凶宅埋宝，那屋子里一定有些东西，别人找不到，我未必也找不到，何不去碰碰运气？”他又怕在凶宅里有鬼，搭上身家性命岂不亏本，一时拿不定主意，况且掉进大水沟里摔得不轻，好像把腰给扭了，他想先去苏郎中家讨贴膏药。

老天津卫有两个姓苏的名医，同样姓苏，一个名声好，另一个名声不好，名声好的苏大夫，乃是祖传的中医世家，专治跌打损伤，尤其会接骨上环，其家祖辈在清朝末年跟随法国人学过骨科，接骨之术神乎其技，上环则是治脱臼，那又是另外一功，苏家有这两手绝活儿代代相传，清朝末年天津卫混混儿多，当混混儿讲究滚热堂，犯了事儿被拿到公堂之上，随便官府怎么用刑，混混儿们哼也不能哼一声，一旦服软，往后就没法混了，在公堂上受大刑岂同儿戏，不用别的刑罚，单是打板子也能要了人命，五十大板打下来，免不了皮开肉绽骨断筋折，整个人都给打酥了，放到软兜里抬到苏大夫处，请他把全身打酥打断的骨头逐一接上，保准你过堂挨打之前什么样，一百天之后还是什么样，人家苏大夫就敢放这样的大话，因为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从清末闯下的字号，直到今天，人们去骨科医院，也都争着挂苏大夫的号，不管是不是正骨苏家的后人，只要姓苏，大伙就觉得水平一定够高，提起名声不好的那位，也是人尽皆知，为了加以区别，称其为苏郎中，苏郎中是位跑江湖赶庙会专卖野药的郎中，解放前常在路边挑个幌子，摆起口大锅熬膏药，什么伤筋动骨风湿受寒啊，头疼闹热上吐下泻了，反正不管任何症状，到苏郎中这全是帖膏药，望闻问切把脉看舌苔那套他是半点不懂，也不写方子，只会熬膏药。

当年有这么句话，苏郎中的膏药——找病。因为苏郎中熬膏药熬的不行，未得真传，火候总也掌握不好，不是老就是嫩，熬出来的膏药黏度不够，解放前有个个人脖子受了风，到他这买了帖膏药，揭开贴到后脖梗子上，到家睡了一宿觉，起来一摸脖子后边满手膏药油，又黑又黏，气冲冲来找苏郎中质问，苏郎中强词夺理说来者病重，膏药劲儿小了拿不住病，必须换帖劲儿大的膏药，让那人又掏钱买了一帖，那位仍是贴在后脖梗子上，睡一宿觉，起来一摸膏药没了，原来膏药火候不够，夜

里挪了地方，顺着脖子溜到了屁股上，揭都揭不掉，那位憋了一肚子气，二次来找苏郎中，要求退钱，苏郎中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愿意，非说来人的病根儿不在脖子而在屁股，他苏家的膏药有灵性，能够自己找到病根儿，所以溜到了屁股上，岂有退钱之理？此事传出去成了笑料，故此有了“苏郎中的膏药——找病”这么句俏皮话，后来引申为自找倒霉或自己找不愉快的意思。

大乌豆从大水沟里爬出来，他看这地方离苏郎中家不远，便找上门去讨膏药。苏郎中名声不好，得看跟谁比，毕竟熬了半辈子膏药，虽不是灵丹妙药，那也多少管点用，他给大乌豆糊上膏药，然后伸手要钱。大乌豆耍无赖，一拍一瞪眼，分文没有。苏郎中旧时也在江湖上混过，怎么耍王八蛋的没见过，根本不吃这套，不给钱别想走，他一手揪着大乌豆不放，一手脱下鞋子往大乌豆脸上乱打。大乌豆做贼心虚，只怕闹动起招人耳目，慌忙中推开苏郎中，夺门而出。怎知苏郎中太阳穴撞在桌角上，当场呜呼哀哉，这位熬膏药卖野药的江湖郎中，竟此死于非命。

大乌豆不知道这一推要了苏郎中的命，只见对方头破血流，慌里慌张推门出去，耳听苏家老婆哭孩子叫，他担心让人家追出来打，脚下不敢停步，此时腰上贴了膏药，又跑这么几步，竟不疼了，他财迷心窍，一个念头转上来，直奔粮房胡同凶宅，那条胡同在北站宁园附近，北站紧邻北宁公园，清朝末年还是个臭水坑，民房稀稀落落，袁世凯开湖造园兴建火车站，到得五十年代，周围已经住了不少居民，北站是个火车站，为了运送货物方便，站前的马路修得很宽阔，一水儿的板油路，一九四九年以前，家在北站一带的住户，大多是吃铁道的穷人，有力气的到车站上抗大包，小孩和妇女们，则沿着铁道捡火车上掉落的煤渣，有门路的去铁道货场上挣饭吃，如果能当上铁道工人，全家老小一年到头的嚼谷算有着落了，那个年代处处拉帮结伙，结党成风，不相干的人别想近前，哪怕是吃铁道捡煤渣，不认识熟人也不让你干，排挤外地人的情况很严重，发生过多次争斗，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北站作为客货两用的大火车站，不仅是南来北往上下车的旅客，每天还有用列车运输的物资，站前人流拥挤，交通繁忙，咱们说这话是一九五八年夏天，正在伏里，酷暑干旱，白天又闷又热，赛过蒸笼，宁园里的湖也干了，划船游玩之人不多，天黑之后稍好一点，住在附近的人们贪图凉爽，大人孩子全到路边纳凉，又凉快又省电，可往粮房胡同一走，那就一个人也看不见了。

死过人的老房子哪都有，有人横死的才是凶宅，解放之初，公安机关侦破了刨镗打劫一案，在凶犯白四虎家中找到一具女尸，打那天开始，粮房胡同凶宅的传说就不胫而走，住户们以前不觉得怎样，发现女尸之后是越想越怕，能搬走的全搬走了，加上宁园扩建，又拆掉了一部分民房，到了一九五八年，胡同里的住户只剩下几家，白四虎家的两间房是粮房店胡同七二号，房后是北宁公园的东湖，五六十年代，宁园的湖面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园中也没有白塔，夜里一片黑，颇为荒寂。

大乌豆早听说过粮房胡同凶宅，枪毙白四虎之后，那两间房帖了封条，好几年无人居住，风吹雨淋，封条早已剥落，找到地方摸进去，不费吹灰之力，那屋里四壁皆空，没个灯烛，他是做贼的，也不敢点灯，接着破纸窗透进来的月光，勉强能看见个大致轮廓，屋里除了他自己喘气心跳的声音，再没半点动静，进屋之前脑子里全是取宝发财的念头，到屋里掩上门，黑灯瞎火的只有他一个人，身上也不由得毛发，自己给自己哼个小曲儿以壮贼胆：“喝饱了东南西北风，饿得光棍吃草根；行行走上坟墓，碰见个寡妇看上了他；拉拉扯扯到家中，寡妇倒贴他俩烧饼，吃完了烧饼楞个里个愣……”

当年白四虎刨镗打劫行凶作案，传遍了街头巷尾，人们说起白四虎如何将女尸带回家当媳妇，每天躲在屋里整天跟死人说话，又如何怕街坊四邻发觉尸臭，整袋整袋地往家搬大盐腌住死尸，以至于粮房胡同的蝙蝠特别多，那时候的人认为耗子吃盐吃多了能变蝙蝠，胡同里的蝙蝠全是白四虎家的耗子所变，因为白四虎家里全是盐，传得简直是有鼻子有眼儿，个个都好似亲眼所见一般，但社会上的流言如同一阵风，一九五四年破的案子，到一九五八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大乌豆听郭师傅和丁卯提到凶宅埋宝，他可上了心了，哼唱几句壮起胆子，硬着头皮在屋里四处摸索，想要撞大运发邪财。

旧社会的天津卫有种风气不好，很多人好逸恶劳，讲究一个混字，自己混日子不说，还看不起老实巴交卖力气干活儿的人，视投机取巧为能耐，大乌豆也是这样，解放后仍脱不开旧时的歪风邪气，放着正道不走，偏来凶宅寻宝，粮房店胡同这处凶宅，起先是白记棺材铺老掌柜在清朝末年捡城砖盖起的房子，据说在屋里藏了东西，老时年间的大户人家是这样，有钱了不往银号里存，觉得不放心，往往是在自家掘个地洞，或埋银子或埋一些珍宝，留着以备将来急用，尘世滚滚，岁月匆匆，埋宝的宅子几易其主，终于遇到有福缘的人，无意中掘藏发财，像这种一夜而富的好事，大乌豆做梦都盼着遇到一次，要他半世的指望，全落在了粮房胡同凶宅，此刻贪字当头，怕字先扔在了脑后。

他蹑手蹑脚，顺墙壁一点点的摸索，比刷浆刮腻子的还要细致，两间屋子全是磨砖砌墙，外抹白灰，有的墙皮已然脱落，一摸就摸到里面冷冰冰的旧砖，拿手一敲是实心的，墙里没有夹层，摸遍了四壁，又在地上找，脚下是海漫的砖头，已有多处松动，砖下是房基，无非砖石泥土，忙活了一阵，破碗也没找到一只，他倚墙坐地，累得呼呼气喘，正自唉声叹气骂骂咧咧，忽听头顶上“啪嗒”一声响。

粮房胡同凶宅和大多数老房子一样，四面砖墙，上头有房梁房檩，房屋不大，有梁无柱，屋顶铺瓦，瓦上是一层毡子防雨，可在屋里往上看，看不见房梁，那个年代的老房子必须裱糊，否则住不得人，四壁抹白灰面，传统说法叫四白落地，还要用牛皮纸糊上顶棚，以防落灰，牛皮纸裱糊的顶棚，用不了半年便会受潮发黄，到时再糊上一层，普通百姓家家户户如此，大乌豆趁着有月光，仰面往上看，听动静像是屋顶上闹耗子，那会儿老鼠多，有耗子在房梁上跑来跑去，一不留神掉到牛皮纸糊的顶棚上，发出“啪嗒”一声响，摔不死，打个滚就跑走了，夜深人静，平房里时常听到此类响动，还有俩耗子打架，在顶棚上折跟头耍把式，搅得人无法安歇，甚至有的硕鼠肥大，行动鲁莽，将牛皮纸糊的顶棚踩出窟窿，直接掉到做饭烧汤的热锅里，那也是屡见不鲜，煮饭的人看见了还好，大不了晚饭不吃，看不见的话，全家就要喝老鼠汤了，以前很少有闹耗子的人家，大乌豆听到屋顶有耗子，并不放在心上，可他一愣神，猛然想到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会不会在屋顶上？

五

粮房胡同凶宅中半夜闹耗子，听动静像两只耗子打架，其中一只跌落在了牛皮纸糊裱的顶棚，发出“啪嗒”一声响，恰好提醒了大乌豆，他寻思这两间屋子让人翻过多次，掘地三尺也没找出什么东西，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屋顶，若按常理，大户人家的窖银财宝，大多是埋在灶堂之下，其实放在房梁顶棚上才是神不知鬼不觉，他心下窃喜，自古说人活一世，穷通有命，贫富贵贱，如云踪无定，该他大乌豆的时运到了，要不然怎么恰巧有只耗子掉在顶棚上，想来是他命中有此横财，他总以为自己应当发迹，却不知“前程如漆黑，暗里摸不出”，哪想得到屋顶上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

粮房胡同凶宅坐北朝南，一明一暗两间屋，带大门的是外间屋，墙角是灶台，里屋有炕，五六十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白四虎被枪毙之后，房子一直空置，牛皮纸糊的顶棚，出现了一片片的潮痕，颜色暗黄，有些地方已经长霉了，里间屋的顶棚破了好几个窟窿，他抖擞精神爬上炕，踮起脚尖举高了手，勉强够到屋顶的牛皮纸，他无奈之余，只

得到屋外找东西垫脚，扩建宁园，拆了不到半条胡同，遍地是砖头，他搬进一摞砖，码在炕上，这下能把脑袋伸到顶棚里了，抬手抠住窟窿扯开一片牛皮纸，裱糊顶棚的牛皮纸上全是塌灰，一碰就噗噗往下掉，大乌豆可遭了罪，老房子里积了多少年的灰，黑乎乎黏腻腻，落在嘴里那个味道就别提了，迷了眼睁不开，又往鼻子里钻，呛得连打喷嚏，担心让人听到，强行忍住不敢高声，最后废了不小的劲，好歹把顶棚撕开了一个大洞，传统民宅顶部多是金字形结构，里边应该是梁檩榫卯，旧时讲究的人家，盖房不用一根铁钉，全凭梁柱间榫卯接合，据说民宅殿堂用铁钉不利子嗣，那年头有这样的忌讳，正是黑天半夜，屋中虽有月光，可往屋顶里头看，却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受潮腐朽的霉变之气刺鼻撞脑，大乌豆烟瘾大，天天抽纸烟，走到哪抽到哪，身上总揣着洋火，他划着一根火柴，捏着火柴杆，用手拢住光亮，把脑袋伸进屋顶，一看到眼前的东西，忍不住想要张口呕吐。

一层层的灰网，从屋梁上垂下，积下污垢有一指头厚，即使没有灰网遮挡，也看不见半尺开外的情形，他眼前是个死掉的耗子，死鼠已经腐烂发臭，各种潮虫、蟑螂、墙串子受到惊动，没头没脑地乱爬，老房子的屋顶中大多是这样，平时看不见不觉得恶心，一旦看见了，换谁也受不了，大乌豆捂着嘴干呕了半天，心里还想夜里看到墙串子是个好征兆，要发财了，墙串子就是蚰蜒，长得像蜈蚣，常躲在屋顶和墙缝里，民间叫俗了叫“墙串子”，也说是“钱串子”，因为古代的铜钱要用麻绳穿成串，串字主财，在家宅中见到墙串子是有财运，但不是什么时候看见都好，俗语有云“早串福，晚串财，不早不晚串祸害”，那是说早上看见墙串子是有福运，晚上看到是财运，中午见到则主不祥，如今没人再相信以墙串子定吉凶，以前是真有人信，大乌豆半夜时分看到屋顶上有墙串子，自以为发财的指望又大了几分，只要是能找到粮房胡同凶宅里的财宝，些许肮脏又算得了什么，他忍住恶心，又划了根火柴，瞪大了眼往里头看，此时突然发觉黑处有双眼，也在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看。

大乌豆只知道粮房胡同凶宅埋宝，屋顶怎么会躲着个人？这两间房子的顶棚，裱糊于几十年前，从庚子年拆城捡砖到一九五八年，当中从没动过，虽然牛皮纸顶棚破了几个窟窿，但也撕扯开洞口，那才钻得进去脑袋，谁都不可能躲在积满灰土的屋梁上几十年不动，除非是不吃不喝的神仙，或是凶宅里阴魂不散之鬼，十之八九是后者，再说屋顶漆黑无光，只能看见对面似乎是两只眼，那两个黑溜溜的眼珠子，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没有茶盘子般大的脸，怕也按不下这两只眼，问题是哪人的脸大如茶盘？如果此人脸有茶盘子一样大，身子又得有多大？把个大乌豆吓得半死，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张开口合不上，吐出舌缩不回，

伸着脑袋呆在原地。

六

大乌豆看到凶宅里的东西，惊得三魂不见七魄，裤裆里夹不住了，屎尿齐流，蓦然间起了一阵风，真好似“吹动地狱门前土，刮起丰都顶上尘”，他手里捏着的火柴熄灭，眼前一黑，从头到脚打个寒颤，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一仰，忘了脚下垫着一摞砖，立足不稳，啊呀一声倒在炕上，摔了个四仰八叉，屁滚尿流地撞开门往外跑，来时如骑龙驾虎，去时似丧家之犬，逃到家没等进屋就让人按住了，原来苏郎中的老婆报了案，告大乌豆贴完膏药不给钱，还动手闹出人命，公安局的一看死了人，那还了得，不出人命没大事，出了人命没小事，片刻也不容耽搁，立即找上门来，逮了他一个正着。

大乌豆吓破了胆，到了公安局供认不讳，从他怎么偷东西、怎么掉进水沟、怎么去讨膏药、怎么起了争执，再到怎么推倒苏郎中误伤人命，半点不敢隐瞒，又交代听闻粮房店胡同凶宅有宝，便起了贪念，想来个顺手牵羊，趁天黑摸进去，扯开糊在房顶的牛皮纸，伸进脑袋去看里边是否有东西，哪知凶宅房梁下有鬼。

大乌豆偷杨村糕干误伤人命，皆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说到夜入凶宅盗宝，却不好定他这个罪名，粮房胡同凶宅从一九五四年被封至今，由于扩建宁园，房子眼看要拆了，屋里住满了老鼠和潮虫，没有任何出奇的东西，进到那破屋空房中走一趟，终究不是不得了的大罪过，人们以为大乌豆在屋顶看见的是耗子，可耗子的脑壳，总不可能有茶盘子那般大，公安机关白天派人去屋里查看，见牛皮纸顶棚扯开一个大洞，炕上有几块砖头，均与大乌豆交代的情况吻合，然而房梁屋檩之间，布满了灰土，确实没有别的东西，黑灯瞎火的准是大乌豆看错了，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可大乌豆从此吓傻了，关了几天没等再审，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胡话，至于往后如何发落他处理，那也不在话下。

郭师傅得知大乌豆是卖杨村糕干的贼偷，那天晚上他和丁卯在后头追了半天，却没能追上，怎知此贼当晚又去了粮房胡同凶宅，并且一口咬定屋子里有鬼，郭师傅觉得疑惑，可他是水上公安，管不到这样的案子，因此没有过问，只在心中留意，白天继续到河边挖泥，忙活着担土运石，由于人力有限，挖大河的进度缓慢，已经出了三伏，仍是天旱无雨，每年农历大暑小暑之间为三伏，转眼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农历七月中旬，已经挖出了海张五镇妖塔的塔座，上半截石塔已被凿开了，还留下整块巨石的塔基，天气依然是那么热。

农历七月有两个节，一是七月七“乞巧”，相传每逢七月初七，牛郎

织女天河会，按旧时风俗，当晚，女子们结彩缕穿七孔针，摆出瓜果点心对空祭拜，祈求能有织女一样的巧手，裁得出合体的衣裳，皇宫大内中的宫女嫔妃们也不例外，听老辈人所讲，乞巧当天中午，将一根针放进水碗中，针会浮在水面上不沉，女孩子们以针影占卜巧拙，俗称“棒槌针”，更说这天晚上，一个人在瓜棚底下，能听到牛郎侄女在天上是悄悄话，虽然是个传说，听着可也够吓人的，没有谁家的孩子敢在半夜去瓜棚底下躲着，过完“乞巧”，没几天便到阴历七月十五“鬼节”，俗传阴历十五鬼门关大开，那是放河灯超度亡魂的日子。

挖大河的那一年，挖到阴历七月十五鬼节这一天，当天还好好的一切如常，该挖泥的挖泥，该推土的推土，但是到阴历七月十六就没法接着挖了，以后连续几年也没再挖过，挖泥的河工们私底下都说：“这是老天爷不让挖了。”

那时候人们说起挖大河挖不下去，也是因为出了“209号坟墓”这件事，此事刚好发生在七月十五那天晚上。

第十八章 209号坟墓

—

俗家说阴历七月十五是鬼节，道家称中元节，佛教则称为“盂兰盆会”，世间并没有盂兰盆这么个盆，这个词来源于佛教，按照梵文发音读出来是盂兰盆，本意为救倒悬，解救地狱中饿鬼们的倒悬之苦，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信徒开道场、放河灯，供奉十方僧众。

到了近代，鬼节主要保留下来的内容有烧纸及放河灯，烧纸是给自家先人烧，同时备一些纸钱烧给孤魂野鬼，放河灯则是以解救那些孤魂野鬼为主，是件能积阴德的善举，折纸做成荷花灯，底部涂蜡防水，上面托着蜡烛，到得农历七月十五夜里，点燃蜡烛，让河灯顺水漂流，相传一切亡魂，皆可随河灯超度，脱离无边苦海，不过自己做的河灯没有用，要卖寺庙里和尚们做的，善男信女掏钱买河灯，也不能说买，必须说成捐助，不乏财主直接给寺院里一笔钱，换成纸灯若干，到时由僧人替他放河灯，有钱的多捐，没钱的少捐，反正是一盏河灯超度一个饿鬼，不论灯多灯少，同样是行善之举，故此民间有“富人万灯、穷人一灯”之说，以前每逢鬼节，城中有水的去处灯光点点，望去好似万点繁星，请来僧尼道士诵经念咒，扔馒头放焰口，又搭施孤台，挂招魂幡，开水陆全堂的法会，好不热闹，没水的地方只放焰口烧纸钱，不出去烧纸放河灯的人们大多早早回家，天刚黑就关门，不再出屋，毕竟阴历七月十五鬼门关大开，普通人家，没有十分要紧的事情，谁也不敢黑天半夜出去。

以往每年阴历七月十五，巡河队要到各个桥下烧纸，一九四九年之后移风易俗，烧纸放河等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旧传统，一度禁绝，一九五四年春节甚至不让放鞭炮，说是以防有反动份子借着鞭炮声的掩护，趁机搞破坏，这叫想起一出是一出，可延续了千百年的观念和风俗，还真没有办法一下子转变过来，那年大年三十儿晚上，本来夜深人静，一点年味儿没有，到了半夜十二点，也不知是哪家带的头，突然噼里啪啦地放起了鞭炮，有他这一家人敢放，其余的人家便起哄跟着放，接下来全城都放，过年的气氛立刻恢复了，转过来，不许放鞭炮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但烧纸放河灯开道场做法会之类的迷信活动，城里在五六十年代真的是看不见了。

城里不能烧纸，乡下和城外荒郊却很少有人管，农村仍旧是土葬，清明冬至上坟烧纸的人还是那么多，城里的居民也到郊区烧纸，咱们还

是说一九五八年阴历七月十五，当时有个叫王苦娃的小伙子，二十七八岁，出身穷苦，乡下人没有大号，姓王，小名叫苦娃，登记户口的时候登为王苦娃，老家在关中，前些年到天津搬煤为生，那时有不少住楼房的人家，冬季烧煤取暖，送煤的人倒拖两轮车把煤拉到楼下，再用筐装上煤，一筐一筐往楼上背，背到人家门口，码放在楼道里，挣这份辛苦钱，又脏又累，特别不容易，王苦娃家中的老娘信佛，吃口常素，专好积德行善，由于腿脚不便，每年阴历十五，都让王苦娃替她去烧纸，超度孤魂野鬼，为的是积阴德，这年也不例外，又让王苦娃去烧纸。

王苦娃很是为难，解放以来不让烧纸了，他去年烧纸差点被逮到，今年怎么敢再去？奈何老娘是农村的迷信老太太，非让他去，纸钱都扎好了，他没办法，到了阴历七月十五半夜，不得不出去烧纸，又担心让人看见举报，想找个偏僻的去处，他也住在北站宁园附近，宁园以北当时还有条泄洪河，清朝时由人力挖出的一条大土沟，干旱无水，河道中长满了蒿草，过了土沟往前是片荒地，再远处是盐碱地和芦苇荡子，地势是个死角，清朝道光年间还有几家住户在此种高粱，后来都搬走了，荒烟衰草，时常有狐狸刺猬出没其中，即使是白天也没人往这边来，他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不知道什么叫怕，一个人抱着捆烧纸过了土沟，来到那片荒地上，打算在这烧纸，他是外地来的，只听说这里住过人有房屋，因为是盐碱地，种不了庄稼，住户们在光绪年间迁往他处，别的事情他是一概不知，当天正值十五，皓月当空，但见荒草掩映中是座破庙，山墙塌了半壁，微风吹过，檐角生出的蒿草在月影下婆娑摇摆，庙旁石碑上三个大字他只认得一个“三”字，庙后是个土坑，里头横七竖八的全是棺材。

二

棺材前的古砖上有编号，刚解放时遍地文盲，王苦娃识数不识字，那就算不错的了，因为送煤要看门牌号，不识数的送不了煤，他瞧见破庙里供着三尊神像，不是福禄寿三星，也不是道教三清，当中端坐一个将军，面貌慈祥，有王者之姿，腰悬双股剑，一个黑脸将军和一个红脸将军分立左右，怒容可畏，黑脸将军使蛇矛，红脸将军使偃月刀，这下知道了，是座三义庙，供奉的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英雄，乡下人或许不认识字，提起刘关张可没有不认识的，三义庙后的大土坑里到处是荒草，摆满了棺材。

大土坑里刨出许多坟穴，一层压一层，每个坟穴里都有一口或两口棺材，也没有好棺材，全是土坟里的柏木薄棺，埋的年头也不一样，大都窄小，饱受风吹雨淋，棺材板子多已朽烂，有的甚至破了窟窿，借着

月光能看见里边的枯骨，两只野狗在远处徘徊，王苦娃怕倒不怕，但是很纳闷，要说庙后是片坟地，怎么棺材都被挖出来了，又扔在此处没人理会？更奇怪的是坟前没有碑，只用青砖竖在棺材前头，半截埋在土里，上边半截漆着数字，好像特意给棺材编了号，他没多想，以为这是个义庄，心下寻思在哪烧纸都是烧，不如烧给这个大坟坑中的孤魂野鬼，趁着没人赶紧烧，烧完纸钱回家睡觉。

王苦娃不知道这个大坟坑里为什么有许多棺材，咱可得交代清楚了，那又得往解放前说，旧时天津卫有二李，两位有钱有势的人都姓李，两个人姓氏相同，此外没有任何关系，毕竟姓李的人多，张王李赵遍地刘，李是第一大姓，天津卫二李之一是督军李纯，拆王府造李公祠的那位，前边说过他的事，另有一李，名叫李延章，他是青帮里的人物，早先也是个穷扛活儿的，在船上替人搬东西挣口饭吃，当时有位山西老客在外地做买卖，辛苦经营多年，攒下一皮箱金银财宝，带着东西回家，坐了李延章的船，下船时皮箱找不到了，因为李延章看出皮箱里有金银财宝，便如苍蝇见血，趁那老客不备，将皮箱暗中藏匿起来，那山西老客临走时才发现东西不见了，一股急火攻心，张口吐出鲜血，他报官无路，求助无门，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跳大桥投河而死。

李延章得了山西老客皮箱中的宝货，从此暴富，买下一张脚行的“龙票”，做上了剥削运河脚行的大把头，手中有龙票属于官脚行，那是替朝廷管事，不必为了抢活儿打得头破血流，拿青帮行话说这叫“混清水的”，整条北运河上货下货，全是他手下的脚夫来做，后来到又宁河投机取利，用钱买了个县太爷做，宁河是个县名，天津宁河县，当年有句话“金宝坻、银武清，顶不上宁河一五更”，可不是指五更黑夜能在宁河县挖出宝来，说的是宝坻县武清县虽好，各辖千百个村子，在这两个县当官算得上是肥缺，却不如在宁河县当官一天赚的钱多，皆因宁河出盐，遍地是钱，在宁河县当官肥得流油，单是盐商们给的贿赂都收不过来，李延章上任前为了笼络民心，到庙里发誓，声称一定为官清廉，绝不贪污受贿，左手接钱烂左手，右手接钱烂右手，到任上后悔了，想起发过狠誓，不能用伸手接钱，可有钱不接比剁手还难受，便用茶盘子接钱，要烂也是烂茶盘子，他是以前穷怕了，这种人一旦得势发了横财，多半变得为富不仁，越有钱越不是东西，用尽一切手段敛财，人称刮地虎，到宁河县之后发财发的更是没边了，有钱了当然要置办产业买房子买地，他听说河东有个地方叫李公楼，其实那位李公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他做脚行把头起家，提起来好说不好听，再有钱别人也看不起他，所以总惦记着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就觉得李公这称呼好，顺杆儿往上爬，也想做李公。

李公楼的李公是清朝掌管漕运的一个官员，觅得风水宝地造了一座小楼，那个地方以此楼得名，至今仍叫李公楼，在清朝末年，天津卫做生意的大买卖人，都在李公楼一带建造四合院居住，做买卖的讲究和气生财，经常捐助布施，因此成了首善之地，李延章以为自己住到李公楼，便可以做李公，大凡暴发户都有这样的自卑心理，掏钱把那片地全部买下来，还嫌不够大，临近的几个村子也让他给买了，说是买，其实是强取豪夺，并没有出多少钱，当中有几片坟地，那都是几百年前的老坟，埋在里边的大多是穷人，由于年代久远，几乎都找不出后人，是无主的荒坟，连盗墓贼也不去挖，因为棺材里只有死人骨头，运气好的话，顶多抠出一两枚压口的老钱，实在没有油水，按李延章的本意，随便扔到漫洼野地里也就是了，可是怕败坏自己的名声，让人在身后戳脊梁，不能担那份骂名，他又不想多花钱，怎么办呢？刮地虎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三义庙后头是个乱死坑，扔过许多无人收敛的路倒尸，他命人把推平老坟迁动的棺材，全部放在庙后大土坑，又用砖头编上号，记下是哪家哪家的坟，总共是两百多口棺材，说是等找到风水好的地方再好生掩埋，实际上就此不管了，李延章这件事办得太损阴德，当然没有好下场，迁坟不久，他路过运河码头，正赶上吊运货物，吊在半空的木箱突然落下来，将李延章砸了个万朵桃花开，脑袋都砸碎了，请来手艺高明的皮匠也缝不回去，结果在装棺材下葬时，棺中是个无头的尸身，以榆木做了个人头代替。

李延章死后，三义庙大坟坑由官府草草掩埋，地方偏僻，很少有人往这边来，人们几乎忘了三义庙还有这么个大坟坑，经过几十年的日晒雨淋，坟上浮土越来越少，使得三义庙荒坟中横七竖八的棺材露了出来。

三

送煤的王苦娃哪知道三义庙乱葬坟是怎么回事，他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烧纸，以往阴历七月十五，马路上没什么人，各家店铺早早的关门上板，尤其不许小孩出门，把路让给领受施舍的孤魂野鬼，出去烧纸的全是善男信女，不同于清明冬至，扫墓送寒衣烧纸是烧给自家先人，鬼节佛道色彩较重，五六十年代没了以前那些忌讳，但是出去烧纸又怕让人看见，等到半夜才出门，不能去人口稠密的胡同和马路，也不能去北宁公园，那地方天黑之后虽然闭园，但有守夜的老头，因为闲得难受，所以警惕性极高，只要有点风吹草动，老头立刻打起手电筒赶来查看，所以他不得不绕到北宁公园后的荒地，从没上这来过，没想到还有座破庙，庙后那个大坟坑里全是棺材，他倒是不怕，自问没做过任何亏心事，心正胆壮的愣头青，到庙里给刘关张磕了个头，在后墙下找了个背

风的地方，将老娘做好的烧纸放好，划根火柴点上火，眼看纸灰打转，旧时迷信，以为这是鬼来了，其实是烧纸产生的气流，他捡了个枯树枝子扒灰，烧纸忌讳烧一半，必须让纸烧透了，并且在嘴里念叨几句：“烧纸带烤手，斗牌赢一斗；烧纸带烤脚，摔倒捡个大元宝；烧纸带烤脸，福禄寿喜全都来；烧纸带烤腚，一年到头不长病。”

以往在阴历七月十五，民间将扔馒头叫做放焰口，乃是布施各方饿鬼之举，事实上扔到地上的馒头不会有鬼来吃，待会儿便被野狗叼去了，等于是变相喂狗，也不是谁都扔得起馒头，赶上饥年荒岁，粮食给活人吃尚且不够，哪有多余的让鬼吃？故此有些地方用烧纸钱来替代，一年当中，有好几个鬼节，阴历七月十五的风俗在民间既多且杂，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比如“施孤台、招魂幡、摆香案、烧纸钱、扔馒头、放河灯”，怎么做的都有，宗旨相同，全都是为了施舍没有主家祭祀的孤魂野鬼，和尚老道跟着做法事卖河灯，趁机捞几个钱。

王苦娃每年都出来烧纸钱，他本人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他想：“如果积德行善真有好报，怎么老娘的腿不见好，我也只能背煤为生，每日里汗流不止，挣扎过活，难道是上辈子没做好事？问题谁会记得上辈子做过什么，纵有业债，也不该报应在我头上……”因果上的事，他一想便觉得头大，不愿意多想，还是老娘说得对：“人活一辈子，只管行好事，切莫问前程，心中无愧便是福。”

他每次烧纸，总有这番胡思乱想的念头，烧完纸钱，已是半夜十点左右，他收拾一下地上的灰烬，刚打算往家走，然而风吹月落，天黑得看不见路了，正愁怎么回去，忽听庙后坟穴中有块棺材板“噶吱吱”作响，那边是长满荒草的土坑，黑夜里听到木头板子响，不是棺材里的响动又是什么？虽说他胆大气粗，半夜在没有灯火的破庙中，听得棺板作响，也不免头发直竖，身上的汗毛孔全都张开了嘴。

这时天上有风，朦朦胧胧的月光又从云层中透下来，他眼前能瞧见东西了，心想：“棺材里装的是死人尸骨，怎么会有响动，也许是野狗掏棺？”

早年间，荒郊的野狗很多，有种野狗头大如斗，它们白天躲得远远的，看到哪处坟地埋下死人，等到半夜，跑过去掏坟掘土，一头撞开棺材挡板，扒出里头的死尸吃肠子，赶上战乱年月，坟浅棺薄或拿草席子裹尸的穷人，埋下去十有八九要喂野狗，骨肉狼藉，惨状难以尽述。王苦娃心正，他想到此处，当即捡起根棍子往外走，心道：“如若是野狗掏死人尸骨，岂可袖手旁观，待我上前将野狗赶开，那也是阴功一件。”

此刻坟穴中一口棺材突然开了，却没看到野狗在哪，好像是棺材里

的死人从里边推开了棺材盖，他忙把踏出破庙的一条腿缩了回来，躲在墙后瞪眼张望，但见棺中伸出一只手，接着冒出个脑袋，月光朦胧，离远了看不真切，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似人似兽的东西，身上有白毛寸许，二目放光，两手有如鹰爪，从棺材里匍匐而出，转身下拜，要说也怪，棺盖竟自合拢，夜雾弥漫，那东西身形一晃，拨开乱草，望西而去，顷刻不见。

四

王苦娃躲在破庙里看得呆了，直入如木雕泥塑一般，他听过不少乡下打旱魃的事，从三义庙棺材里出来的东西，怎么看怎么是僵尸变成的旱魃，相传死尸埋在坟中，吸尽了云气，致使这一方发生旱灾，以往旱情严重，方圆几百里内庄稼绝收，那就要祭祀龙王爷，各家各户在门首张贴纸符祈雨，然后请来风水先生望气，望出哪个坟里出了旱魃，便锣鼓齐鸣，聚集民众，上坟地打旱魃，百年之魃，可以挖出来鞭打焚烧，千年以上的旱魃，尸气和尸血能传瘟疫，斩不得也烧不得，只能捆起来压在塔下，这种风俗源自关中，关中水土深厚，黄土地下多干尸，出现旱灾，便以为是干尸吸尽了云气，王苦娃老家在关中，曾见过几次打旱魃，他对此深信不疑，怪不得一九五八年天津卫一夏无雨，竟是三义庙坟地里出了旱魃。

他想去找人，却担心自己看错了，万一声张出去，三义庙中又没有旱魃，岂不是自找麻烦？或许只是个专偷死人压口钱的盗墓贼，心想：“如若真是旱魃，去后必返，因为此怪白天要躲在棺材里，我先不出声，远远地躲在破庙中看个究竟，等我看明白了，却又理会不迟。”他向来胆大好事，以为只要不出声，再看一次也不打紧，没准不是旱魃，而是偷坟盗墓的贼人，用不着大惊小怪，三义庙后墙塌了个大窟窿，他躲在墙后，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坟地，荒烟衰草间一片寂静，夜风拂动乱草枯树，投在月下的影子，如同山鬼般张牙舞爪，王苦娃到底是胆大心直，换个胆小的早吓跑了，等到后半夜，月色西沉，仍不见动静，王苦娃心说：“准是看错了，那是个偷棺盗宝的贼人，要不怎么对着棺材下拜呢？让我在这白等了半夜，哪有什么旱魃？不过……荒坟野地里的破棺材中，除了几枚压口的老钱，又有什么东西好偷？”

他心中胡思乱想，等得久了，忍不住打起瞌睡，蓦地里冷风袭身，打了个寒颤，霎时间睡意全无，睁眼一看，却见坟头荒草一阵乱晃，棺材中的死人已经回来了，王苦娃在破庙里蹲到半夜，脚都麻了，他将手扶在墙上，却摸到冷冰冰活泼泼一物，黑暗中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墙缝里钻出的壁虎，夜里出来吃蚊虫，撞到了王苦娃手中，不咬

人也能吓人一跳，王苦娃赶紧往后缩手，怎奈顾得了前顾不了后，手肘撞到了庙中的供桌，发出“砰”地一声，他心里跟着一紧，响动虽然不大，但在深更半夜，听上去分外真切，他自知情况不好，抬头看见破墙外一张枯树皮般的怪脸，两目如灯盏，映月泛出绿光。

王苦娃见惊动了旱魃，也自慌了手脚，叫得一声苦，不知高低，他跌个跟头，转身奔着庙门跑去，怎知那尸怪来去如风，早从墙后转到了门前，伸出两臂作势欲扑。亏得王苦娃硬生生刹住脚步，才没有直接撞到尸怪身上，只好又往后退，躲到了刘关张的泥胎神像背后。尸怪到了庙门前，突然停下不动，口中叽叽有声。王苦娃大为不解，喘着粗气看看四周，心想：“原来这东西不敢进庙，定是畏惧庙中的泥胎塑像，三义当中毕竟有关公……”他这个念头还没转完，却听庙门处“喀拉”一声巨响，那庙门本已半毁，此刻让那旱魃一撞，登时往上飞去，带着股劲风呼啸而至，重重撞在殿顶，门板又掉在地上，殿顶被它撞开个窟窿，连砖带瓦落下来一大片，刘关张塑像上也落满了灰土，三个泥胎神像土地爷似的灰头土脸，全都遮没了面目。

王苦娃大惊，心想：“全凭三义灵应护佑，方才侥幸不死，让灰土遮住的神像与寻常泥胎有何分别？”他急忙跳上神龛用衣袖擦拭泥像，怎知三义庙建于几百年前，荒毁多年，久无香火，泥胎脸上的油彩让风吹得变脆了，那层漆皮一碰就脱落下来，尸怪已然跃进庙中，张臂来扑，一人一尸围绕泥胎塑像兜圈子，转得两三个来回，王苦娃已是腿脚发软，喘作一团，两下离得越来越近，王苦娃眼见大势已去，怕只怕小命难保，逼到这个地步，也是狗急跳墙人急生智，一眼瞥见殿顶塌了个窟窿，心说：“黄鼠狼放救命屁，还有最后这么一下！”

五

王苦娃看旱魃身子僵硬，他急中生智，手足并用攀登后壁，爬到残檐败瓦的庙顶躲避，这口气还没等喘匀，忽然刮起一阵冷风，云迷月黑，蒿草乱晃，旱魃一跃而起，伸出双臂直奔王苦娃扑来，距庙顶只不到半尺，它这一扑落地，口中叽叽有声，紧接着又往上扑。王苦娃见旱魃纵身跃起，一次比一次高，三两次便会跳上庙顶，忙抓起瓦片，对着跃上来的旱魃用力砸去，一块布纹厚瓦，打在旱魃头上击得粉碎。

旱魃上不来，王苦娃也下不去，僵持了不知多久，听得远处有鸡鸣声传来，东方渐白，庙下没了动静，他受这一番惊吓已是精疲力竭，探头往下看，只见旱魃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仍不敢下去，不久有人寻来，原来王苦娃的老娘让他去烧纸，自己留在家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等着儿子，可王苦娃这一出门，却好似泥牛入海风筝断线。

老娘在家里左等不见回来，右等也不见回来，等到后半夜还不见人。老娘担心他黑天半夜出了什么意外，央求左邻右舍帮忙找寻。大伙得知王苦娃偷着出门烧纸，必定是却了没人的地方，应该不会走太远，想想周围没有没人的地方，北站一带人来人往，粮房胡同虽然僻静，却也有人居住，北宁公园中有守夜看门的老头，这都不是烧纸的地方，而宁园后身有个三义庙，那破庙年久破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跟宁园隔着条大土沟，当年李延章牵坟动土，留下一个大坟坑，不时有野狗出没，王苦娃十之八九是到破庙里烧纸去了。人们天亮时分找过来，看到王苦娃躲在破庙檐顶上面无人色，后墙下倒着个死尸。众人见状，皆是吃了一惊，等到把王苦娃接下来，听他说明经过，愈加骇然。

在场之人对王苦娃所言之事，有的信有的不信，信的以为是旱魃，不信的以为王苦娃偷坟挖出个死人，可三义庙棺材里只有枯骨干尸，破衣寸缕难寻，没有值钱的陪葬器物，应该不会有人吃饱了撑的深更半夜挖坟开棺，说来说去，谁都没个主张，众人报告上去，不敢提什么旱魃，反正三义庙棺材里的死人，是许多年前迁坟动土埋下的尸骸，不可能是王苦娃所杀，王苦娃在鬼节烧纸至多是迷信愚昧，终究不是什么大事，顶多进行一番说服教育，让他下次别再烧纸了，死尸送去火化场处理，尽量把事往下压，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民间的谣言并未因此平息，人们私下里议论说，一九五八年这场旱灾，也许正是由于三义庙旱魃作怪，但更多的人则认为“209号坟墓”才是主要原因。

王苦娃去三义庙烧纸，出在一九五八年阴历十五半夜，之前提到的“209号坟墓”，与这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也是阴历十五的晚上，不过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说完三义庙，再说“209号坟墓”。

六

咱们说的“209号坟墓”，位置也离北站宁园不远，地名叫王串场，据说以前有个打谷场，主人是王串子，合起来称为“王串子打谷场”，说着太长，简称为王串场，清朝末年开盖起了不少民房，有好几条胡同，209号是其中一间房屋，房主叫赵甲，三十出头还打着光棍，以前从外地进城，当过学徒摆过摊，起早贪黑的挺不容易，好不容易挣钱买下这间小平房，解放后在火车站前一家国营早点铺做油炸果子，炸果子就是炸油条，或叫棒槌或叫果子，也有当中带鸡蛋的油饼，早点铺兼卖豆浆、油条、馄饨、包子，一早开门，下午才收，赵甲专管油条，天冷还好说，夏天守着滚热的油锅，全身的油渍混着汗水，也确实受罪。

赵甲在老家有个老兄弟叫赵乙，比他哥小了十几岁，这一年来寻兄长落脚，想进下厂找份活儿干，临时住到他哥哥赵甲家中，一间房子哥

儿俩住，那时候的民房大小几乎一样，都是丈许见方，十平米左右，两边各搭了一个铺板，赵甲睡左边，赵乙睡右边，住了没几天，赵乙发现这屋里不对劲儿，住到此处，总是口渴，喝多少水也不顶用。

刚开始，赵甲对赵乙说：“兄弟，现在下厂的活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光有力气不行，得有门路，有道是一等的送上门，二等的去找门，三等的没有门，你我四等的也还不如，说来容易，奈何无门无路，哪是咱想找就能找到的，我看你先在这住几天，然后回老家算了。”

赵乙听这话不对味儿，问道：“哥你是不是嫌我？”

赵甲说：“想哪去了，你是我兄弟，我怎么会嫌你。”

赵乙说：“那你怎么要撵我走？是嫌我住这碍着你了？”

赵甲说：“你不知道，我这房子不干净，以前是个坟头。”

赵乙说：“当真是坟头上起的房？”

赵甲说：“我骗你做甚，如若不是这样的房子，我一个卖早点的买得起吗？”

赵乙说：“那是迷信，既然你敢住，我也不怕。”

赵甲说：“你在这住着不要紧，可别乱动我屋里的东西。”

赵乙不信他哥哥说的话，以为是哥哥攒了娶媳妇的钱藏到屋里，他一个卖早点的，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怎么拿自己兄弟当贼似的防着？

赵乙当即住在209号，赵甲每天天一亮就起，五点钟便到早点铺里支油锅炸果子，那时候赵乙还在倒头大睡，一直找不着活儿干，每天无所事事，也没觉得屋里有什么不干净，除了经常口渴，没有任何反常之处，更当赵甲那些吓唬人的话是胡言乱语，这天夜里他睡得不沉，感到跟前站着个人，那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屋里不是全黑，他眯缝着眼看那人是谁，一看是赵甲站在屋里，不声不响，瞪着两眼盯着他。赵乙恍恍惚惚看出那人是赵甲，心知哥哥起得早，要去早点铺生火炸果子，哪天不是这样，因此没怎么在意，也就躺着没动，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是奇了怪了。

七

赵甲站在屋里动也不动，直勾勾地盯住赵乙，过了半晌，又去他床头下摸索，好像摸到一个物事，拿到手中看看还在，似乎松了口气，又将那物事放回床头，这才出门，去早点铺卖油条了。

赵乙好生不解：“我哥在我床头藏了什么，又不放心，看到那东西还在才踏实，却怕让我看见？”他也是好奇，立即起身去看，伸手摸到张破旧的黄纸符，还是解放前驱邪的符咒，他心想：“这是我亲哥吗，赶我走不成，便想把我吓走，看我不把你这鬼画符给烧了！”这天他一气之下，把黄纸符烧成了灰，赌气到马路上转了一天，又在同乡家里蹭了顿饭，赵乙吃饱喝足，直到天黑才想起回家。

当天正好是一九五八年阴历十五，天黑之后路上没什么行人，蚊虫蝙蝠好像都比往常少，赵乙胆小，记起是鬼节，心里头害怕，之前的一肚子气全消了，仔细想想哥哥不会容不下他，总归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如手足一般的亲哥俩，有可能错怪兄长了，他越想越是惭愧，赶紧回到家，去胡同口的水龙头前边，那时的平房屋里没有自来水，有的胡同里有公共自来水管子，有的还是打井水，他到水龙头前胡乱抹了把脸，又冲冲脚，张开嘴灌下一肚子凉水，他也不怕闹肚子，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口渴，喝多少水也不够，有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原因，天热出汗出得多，所以总想喝水，对此事从未多想，喝完水推门进了屋。

赵甲每天干活儿特别累，起得早，早早地便睡，赵乙在外边东一头西一头的乱转，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就给他兄弟留门，不把门从里边上栓，免得兄弟回来还要敲门，饭菜用纱笼盖好放在桌子上。

赵乙和平时一样，推门进了屋，听赵甲打着鼾声已经入睡，他怕把他哥吵醒，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迟，所以没点灯，屋子总共十来平米，闭着眼也能摸上床，反手栓上门，常言道“破家值万贯”，后半夜还是要防贼，俗话说贼不走空，万一有小偷小摸溜进来，那些贼看到屋里有一头蒜一根葱也偷，顶可恨的是有贼偷鞋子偷衣服，衣服鞋子虽然不值几个钱，却是当用的东西，总不能光腚赤脚出门，老天津卫有规矩，天气再热都不能光脚出门，不打裹腿至少也得穿双布鞋，鞋子好坏搁一边，泥腿子才光脚走路，那样没规矩，让人看不起，因此有句老话——脚底下没鞋穷半截。

赵甲入乡随俗，也不愿意不穿鞋让人看不起，为此三天两头地嘱咐赵乙，让他回来想着放门栓，提防有贼进来偷鞋。赵乙以前没一次记得住，当天居然没忘，进来先关好屋门，随后躺在床板上，不一会儿就见了周公，睡到半夜，赵乙发觉身上有东西，他困得睁不开眼，那屋里也黑，什么都看不到，迷迷糊糊的用手地一摸，手指触到冰冷滑腻的肌肤，却是一个女子的手。

八

赵乙心里明白，想睁眼却睁不开，也起身不得，感觉那女子缓缓从

他身上爬过，随即听到旁边的铺板“嘎吱嘎吱”地乱响，他实在困得不行，翻个身又睡着了。

不知不觉睡到天光大亮，他起来看见赵甲还躺在那不动，往常这时候早去卖油条了，今天是怎么了？他忙下地去推，可过去一看发现不对，那人直挺挺的，脸色发青，身子都凉了，横尸在屋里，昨天他进屋时，赵甲还在打鼾睡觉，怎么一睁眼人就死了？是半夜进来贼了，可看屋门插得好好的，不可能进来人，即使进来人，出去也不可能将屋门从内侧拴上，忽然想其昨天晚上屋里似乎有个女子，他大惊失色，叫着屋里有鬼，急忙跑出去找人。

街坊四邻听说209号出了人命，全都赶来看，有腿儿快的跑去报了案，来人看赵甲身上没有外伤，乃是夜间猝死，并非命案，赵乙不答应，他非说屋里有个女鬼，是女鬼把他哥掐死的，没有人信他的话，他不顾阻拦，冲进屋揭起铺板，见那下边的砖多处松动，显是有人动过，抠开两块砖赫然是个一头长发的干尸。

经过辨认，干尸是解放前失踪的一个年轻寡妇，如此一来，事情变大了，经过咱们简短节说，209号曾是一座老坟，迁坟盖房的时候，从坟中挖出了干尸，当地很少有干尸，出了干尸即是旱魃，因此没人愿意在这住，解放前赵甲贪便宜住到209号，估计他是看上住在隔壁的一个年轻寡妇，有天夜里，他借故将小寡妇带进屋，逼奸不成，伤了人命，外头人多眼多，无法抛尸，只好埋在铺板下头，他也知道209号以前是个坟，风水不好，于是请来一道“天官压鬼咒”，把纸符贴到床头，小寡妇无亲无故，突然失踪不见，人们以为她和哪个相好的跑了，那会儿世道也乱，没有人来理会此事，自以为神也不知鬼也不觉，哪成想一九五八年阴历十五这天，赵乙跟他哥怄气，偷着揭掉了纸符，夜里赵甲在屋中暴毙，后来因为赵甲已死，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人们更愿意相信赵乙的一面之词，要按他的话说，是铺板下的女鬼半夜出来，将他兄长赵甲活活掐死，209号本来是个老坟，出过旱魃，赵甲在屋中埋尸，那女子也成了旱魃，要不怎么住在这的人总是口渴，胡同里草木枯槁，井打得再深也没水，209号坟墓的事一下子传遍了，至今还有人在说，可是大部分传得走了样，怎么说的都有，加入了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实际情况是兄弟俩住一个屋子里，哥哥莫名其妙地半夜猝死，兄弟报案说屋里有鬼，随后挖出干尸，此案即是209号坟墓传说的由来。

总之是同一天，前后差不了几个小时，三义庙和209号坟墓两地，分别发现干尸，官面儿上不认为那是旱魃，可是不信不行，当天中午不

到，西北浓云密布，雷声滚滚，下起一场大雨，干枯的河道全有了水，河工们刚挖到海张五那座塔下的洞口，赶上下雨涨水，没办法再往下挖，从此停工。

咱把话说回来，阴历七月十六下午，天气突变，云层中传来闷雷之声，挖大河的活儿不得不停，郭师傅在河边看见天气上来了，想要找个地方躲避，忽然望见有道黑气连天接地，似有龙蛇变化，灰蒙蒙的天越来越黑，这道黑气很快被阴云挡住，再也看不到了，以前认为云雾挂天为龙蛇之变，郭师傅发现云雾有龙蛇变化的方向，应在北宁公园粮房胡同，此时记起张半仙说过的话，粮房胡同凶宅里果然有东西，而且这东西一旦出来，一定会水漫天津卫，要闹大水了。

第十九章 火炼人皮纸

—

一九五八年挖大河防汛，阴历七月十五过后，三义庙和王串场接连发现两具干尸，海河两边水土并不深厚，很少有干尸，外边都传是挖出了旱魃，不管谣言是真是假，反正随后下起大雨，连下了两天两夜，河道泛涨。

变天之前，郭师傅看见远处有道黑气，方知粮房胡同凶宅埋宝的传言不虚，这东西快成气候了，再不想点办法，迟早有一天要水漫海河，淹没天津卫，蓦地想起听过老时年间的一个传说，咱们要把整个前因后果说明白了，又得往前说，是清朝末年发生的事。

那个时候的大清国内忧外患，正是四海动荡，天下大乱，天津卫出过一位奇人，那是在南门口摆摊算卦的催道成，人称催老道，以算卦说书为生，也没见他算得有多准，唬弄外来的还行，当地人全知道催老道算卦是“十卦九不准”，但是催老道会说古经，能说全套的精忠岳飞传，岳飞乃是被我佛如来收在头顶佛光中的金翅大鹏鸟，只为女土蝠听我佛讲经时放了个拐弯屁，惹恼了金翅大鹏明王，一口啄死女土蝠，因此被贬下界，半道又啄死了铁背虬龙，投胎托生成了抗金保宋的岳飞，女土蝠和铁北虬龙也投胎来找岳飞报仇，有这些神怪佛道相互间的因果报应，加上岳家军怎么打金兵怎么摆阵怎么破阵，说起来更是悬念迭起扣人心弦，那时候的人们专爱听这些，催老道不仅会说，还会胡编，在江湖上颇有人缘，那年头有人缘就是有饭缘，他连说书带算卦，勉强混口饭吃。

别看催老道混得不怎么样，据说他可有真本事，手段非同小可，只是命里担不住，有能耐却不敢用，所以日子过得很紧，他也不是真老道，有家有口，穿一身破旧道袍，用来摆摊充门面。

那一年好几个省同时闹饥荒，先是黄河泛滥，随后蝗灾接着旱灾，种不下大田，赤地千里，城里还凑合能活，城外饿殍遍野，人都饿红了眼，谁还顾得上算卦听书？催老道家里等米下锅，只好去赶白事会，当时有个大户人家的老爷死了，缺个执事，执事就是站到灵堂前，等僧人们超度完了，他要念诵祭文，此外如果有人过来祭拜，从大门外由信马引进正堂，执事便在旁边吆喝：“一叩头，二叩头，三叩头，家属还礼。”前来吊孝的人们和家属全听执事吆喝，让下跪就下跪，让磕头就磕头，相当于灵堂上掌局的主管，俗称“大了”。

这家财东老爷去世，要办白事会，正好缺少一位执事，催老道应了差，操持白事看似容易，却不是谁都能做，旧社会迷信忌讳太多了，可说到稀奇古怪的事，识文断字儿之人也没有催老道懂的多，自称“谋赛张良、智欺诸葛”，灶王爷灶王奶奶、五湖四海龙王、前后地主财神，没有他不熟的，他寻思“这活儿不错，有个脑袋会说话的都能做，闭着眼也不会出错，管吃管喝还拿一份犒劳，可比在南门口摆摊喝西北风好多了，从摆灵到出殡一共是七天，七天之内算是不用发愁没地方混饭了，往后再说往后的”，哪成想由此惹下一场大祸。

二

财主家当天半夜要雇工搭过街灵棚，转天开始吊唁，催老道应了白事会的差，先领一份定钱，回家准备，起个大早，穿戴齐整出门，头几天揭不开锅，饿得前心贴后背，本想到了白事会上再吃，不过按规矩去了得先干活儿，过了晌午才开饭，他心想：“肚子里没东西吆喝起来哪有底气，头一天去可别给人家吆喝砸了，得找个地方吃了早点再去。”正好路过一家“大福来锅巴菜”，抬腿进去要了两个烧饼一碗锅巴菜。

锅巴菜是天津卫特有的一种早点，价钱很便宜，俩大子儿一碗，催老道往常好吃这口，可当下赶上荒年，要不是得了白事会的定钱，也舍不得吃，等伙计把锅巴菜端上来，催老道一看还得是大福来的锅巴菜，佐料全，锅巴薄，做得就是那么地道。

大福来是上百年的老字号，店主姓张，相传受过皇封，早年间没有多大名气，人们不认，但是真材实料绝不含糊，绿豆磨面摊成煎饼，凉透了切成小片，芝麻酱配上诸般佐料调成卤汁，吃的时候抓切好的锅巴放进卤汁，盛到碗里，浇麻酱、咸料、腐乳、辣椒油，再放上点香菜，隔几条街都能闻到这个香美气味，卖相也好，有天来了个阔老头，带着几个跟班，吃完这家的锅巴菜连声说好，转天一位御前侍卫到门前，跟掌柜的说道：“恭喜恭喜，你的大福来了。”掌柜的不明其意：“我家小本买卖哪来的大福？”御前侍卫告诉掌柜的：“昨天皇上微服私访到你店中，吃了你做的锅巴菜觉得好，要赏你。”从此这家的锅巴菜名动天下，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开了十几家分店，掌柜的将店名改为“大福来”。

催老道手头窘迫，两三个月未尝此味，这天吃得口滑停不下，一连吃了三碗锅巴菜，方去办白事的财主家应差，他倒霉就倒霉这三碗锅巴菜上了，到得白事会，人家这边大门前的灵棚已经搭好了，两个信马一个在大门里，一个在二门外，灵堂设在正屋，超度诵经的和尚老道请了一屋，本家是老爷亡故，少爷少奶奶披麻戴孝，以下众家人和各路亲

朋，全在灵堂外候着，催老道去的时候已经开始诵经念咒了，赶紧装扮好站到灵前，旁边有个给他打下手的叫吴大宝，是催老道挂名的徒弟，也是跟着混饭吃的一位，目不识丁，扁担横地上不知道念个一，拎个茶壶，等着给诵经的和尚老道们斟茶倒水，催老道曾说吴大宝这名起得不好，吴等于无，大宝指的是元宝，连其来是一个大宝没有，手中无钱，那不是穷光棍又是什么？

和尚道士在灵棚中超度亡魂，这里边不都是僧人，有在家的居士，都得会念经，那也是一门功夫，死人前七天为头七，到送路出殡为止，每一天都要念五捧经，上午两段下午两段，夜里再来一段大的，其中的空档由执事念祭文，让孝子贤孙和前来吊唁的人上来磕头，催老道就干这个，耳听诵经已毕，第一捧经念完了，展开祭文诵读，他常年在南门说书算卦，嘴上有功夫，装模做样，声情并茂，听得灵堂下哭成一片，念完祭文该吆喝吊唁磕头了，催老道往左右一看，心说：“大事不好！”

三

原来催老道前几天没怎么吃饭，肚子里没食儿，早上连吃三碗锅巴菜，挂不住了，念完祭文几乎憋出虚恭，急着上茅房，可是几十号吊唁的人排在灵堂外，只等执事吆喝上去磕头，总不能让这么多人在此干等，如何是好？

催老道眼珠子一转，将在旁边打下手的徒弟吴大宝拽过来，又把那份祭文塞到吴大宝手中：“为师得去趟茅房，你先在这招呼着，为师平时怎么吆喝你就怎么吆喝，孝子跪，叩头，再叩头，三叩头，孝子之后是儿媳妇，记住了吗？”

吴大宝不认字，祭文他念不了，吆喝磕头他听得多了，没有什么难的，告诉催老道：“师傅你放心，这活儿交给我了，您赶紧去吧，带草纸没带？”

催老道顾不上多说，抓起地上的烧纸，风急火急，捂着肚子奔茅房去了。

吴大宝放下茶壶，手捧祭文，开始吆喝吊唁，招呼一声孝子跪，本家少爷排在头一个，谁先谁后，这都是有顺序的，按人头招呼不会出错，那位少爷听执事叫到他，立即进灵堂跪倒在地，大放悲声。

接下来吴大宝该吆喝“叩头”，可他是蛤蟆垫桌腿儿，鼓起肚子硬上，眼看灵堂上下那么多人都瞧着自己，不免有些怯场，他一紧张忘了词，心里想的是“叩头”，吆喝出口变成了“跟头”。

那位少爷生在有钱人家，人情世故一概不懂，也没经过白事，这是

头一次，之前有人告诉他，在灵堂上一定得听执事的，执事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该磕头就磕头，该哭就使劲哭，要不然别人准说你不孝，他只记得这番话，听执事吆喝“跟头”，他一打愣，“跟头”什么意思？翻跟头？他怕担不孝的骂名，不会翻跟头也得翻，反正是蛤蟆垫桌腿儿，鼓起肚子硬上吧，当即双手和脑地顶地，撅起屁股在灵堂上翻了个跟头，堂上堂下的人都看傻了眼，什么意思这是？

吴大宝吆喝顺了口，让孝子翻了三个跟头，等本家少爷翻过跟头，往下是这家少奶奶，怀有六七个月的身孕，心里明白躲不过去，谁敢担不孝的骂名？可实在是翻不了跟头，苦求道：“趴地上给您打个滚行不行？”

这时候堂下吊唁的人们不干了，哪有让孝子在灵堂上翻跟头的？灵堂上的执事不是催老道吗，怎么换了吴大宝？不免认为吴大宝是受催老道指示，故意搅闹灵堂，这比刨人祖坟还要可恨，大户人家结交的都是有权有势之辈，这些人没一个好惹的，腿上拔根汗毛也比吴大宝和催老道的腰粗，当即叫来一伙如狼似虎的家丁，放倒吴大宝，一顿乱棍揍个半死，又气冲冲去找催老道算总账。

催老道刚从茅房出来，听得风声不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好汉不吃眼前的亏，脚底板抹油溜出城，一时不敢回去，身上又没几个钱，想先到乡下避避风头，拿白事会那份定钱买了几天的干粮，胡乱裹上，一路走过南洼地界，出城后但见各处庄稼荒芜，路上听到消息，河南有大批灾民造反，朝廷调遣直隶驻军镇压，杀戮甚重，沿途尽是逃难北上的饥民和乱兵，地方上多有逃亡之屋，走到后来连饥民也看不到了，人都饿死了，到处是死人，他心下惨然，凄凄惶惶的独行，途中经过一片坟地，只见坟头后转出一条黑狗，个头都快赶上牛犊子了，口中叼着一个小孩，瞪起两个血红的狗眼，对着催老道呲牙低吼。

四

催老道手无寸铁，以为要在坟地中喂了狗子，却是命不当绝，忽然又蹿来一条恶狗，张口来夺黑狗叼着的死孩子，两条野狗相争不下，催老道趁机落荒而逃，漫洼野地中没有路径，他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跌跌撞撞也不知该往哪走，行出二里多地，忽然站住不走了，他那双眼也贼，看出路旁这块地不太对劲儿，地上的乱草枯黄打蔫儿，但是土层跟周围的地皮一样，这就知道地底下准有古墓，年深岁久坟头已经没了，也不见墓前的石兽石碑，大概是古墓墓砖外面裹了层白膏泥，所以地上的草长不起来，他走上前拔出草根来看了看，果然带有老坟土的阴气，封土下有白膏泥的至少是个王侯墓，若在以往，催老道不敢动挖坟盗墓

这份心思，但是逃荒在外，身上没钱寸步难行，各地天灾人祸不断，也没处卖卦，能在路边遇到一座古墓，岂不是现成的财帛？

催老道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个歹，不如盗了古墓，取出金玉珍宝，远走高飞。想得挺好，可他不是专门吃倒斗这碗饭的人，虽然会看风水找阴阳宅，却没有掏土挖洞开桃园的手艺，孤身一个人盗墓取宝有些吃力，好在荒村野地，周围十几里不见人烟，只要有水有干粮，在附近荒村中找间破屋住上几天，什么时候挖出东西来什么时候算完，他打定主意，想先备齐水粮，还得琢磨两件挖坟的家伙，要不然没法下手，此时红日西坠，催老道担心再遇上野狗，见距古墓不远有条道路，这是个路口，官道边上有条不起眼的岔路，路旁长草没人，荆棘丛生，好像很多年没人走过了。

催老道久走江湖，心知小道不好走，豺狼土匪哪个也不好惹，便顺着官道往前走，刚走不远，迎头过来只毛驴，可能是逃难之家跑丢的牲口，这毛驴也是命大，没让难民们宰掉吃肉，催老道大喜，心说：“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这头毛驴正好给老道我驮东西。”他上前牵过毛驴，骑到驴背之上，这一来得了便宜，又不敢走大道了，怕碰上丢驴的人，掉头走了小道，有驴子至少不用怕野狗了，毛驴急了撂蹶子，野狗纵然凶恶，也惹不起驴马骡子一类的大牲口。

此外有种迷信的说法，僵尸怕驴叫，催老道白得了一头毛驴，盗墓的胆子可壮多了，他骑上驴顺着小路往前走，路径崎岖，好不荒凉，那毛驴子脾气倔，走三步退两步，约摸行出二里，瞧见路旁是处荒村，盗挖古墓并非一天两天能干完的活儿，必须找个地方过夜，心想此村距古墓不远，不如在村中找个遮风挡雨的房子住进去，晚上睡觉，白天挖坟，于是牵着驴走过去，荒芜的田地间有锄头，顺手捡起让毛驴托着，留待挖坟之际使用，到了村口，暮霭苍茫中，看到路旁石碑上刻着“玄灯村”三字。

催老道心里嘀咕：“好古怪的村名，玄者黑也，玄灯村可不是黑灯村吗？难不成晚上家家户户都不点灯？”

五

催老道闯荡江湖多年，不在乎一个人在荒村野店中过夜，眼看“玄灯村”是个无人的废村，村里人可能全都出去逃难了，却不知为何起了这么个古怪村名，不得不多加提防。他牵驴进了村，只见村子布局十分奇特，房屋围成一圈，所有的门窗都朝内开，不南不北，村子当中是块空地，当中有个大石灯，状甚古老，少说也有几百年之久，走进后才发现，此地并非无人荒村，仅有一户人家，住了个六十来岁的老汉，脸色

发灰，身边带个蠢汉，也是土里土气，看样子是父子二人。

催老道见村子里有人居住，那就不方便自己找住处了，上前打个稽首，对那老头说自己是个卖野药的道人，到村子附近挖草药，想在这村子里找间屋子住几天，干粮吃食自己全带好了，请老头行个方便。

老汉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何况周围除了这玄灯村，再没有可以投宿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住这还能住哪？不过村中的房屋大多年年久破败，墙颓壁倒，透风露雨，只怕屈尊了道长。”

催老道说：“咱走江湖的人，出门在外，不挑宿头，有间破屋土炕即可，总好过露宿荒野。”

老头见这道人执意要在村中借宿，就用手指了指旁边，说道：“道长如果不嫌弃，可以到那间屋子里住两天。”

催老道千恩万谢，问老汉：“村子里为什么只有老丈与令郎二人，其余的村民到哪去了？又为何叫玄灯村，莫非晚上不能掌灯？”

老汉摇头说：“年头不好，村里人全出去逃荒了，只留下我和这傻儿子在此拾荒捡柴挣扎过活，其余的事吗，道长你就别多问了，我是看你没地方过夜，这才好心留你住下，你住在这村子里无妨，却须依我三件事。”

催老道心说“穷乡僻壤，规矩还不少”，口中却道：“不多不多，不知是哪三件事，还请老丈示下。”

老汉说：“其一，道长夜里点灯无妨，但是天黑之后，不管听到看到外边有什么，千万不可理会，更不准走出屋子半步。”

催老道暗自纳罕，晚上不准出屋？村子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好在他是白天挖坟盗墓，此事可以依从。

老头问：“其二，不分早晚，道长切不可踏进我们爷儿俩住的屋子。”

此刻天色将晚，催老道站在门外，那老头和蠢汉站在门内，看不到屋里的情形，无非是间村屋，能有什么值钱物事，还要防贼似的防着外人？却不知村中为何有此规矩？“

老头说：“道长别多心，我全是为了你好，只是不便明言，你还要依我第三件事，那就是什么都别问，能答应你便住下，倘若不答应，趁早去找别的地方投宿。”

催老道忙说：“贫道外来是客，主人既然吩咐下来，又怎敢不从。”

他口中虽然这么说，但是一听就知道，村中定有不可告人之秘，可是为了盗墓取宝，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求有个地方过夜，挖开古墓之后立刻远走高飞，当即应允下来，天黑之后，他闭门不出，吃了块干粮充饥，只在屋中睡觉，头一天就这么住下了，躺到床上和衣而卧，他想起之前听那老头所说的一番话，心知晚上肯定出事，睡觉也睁着一只眼。

六

催老道躺在炕上觉得口渴，吃干粮时没喝水，到晚上嗓子眼冒烟，后悔没找那老头要碗水喝，此时天已经黑了，老头嘱咐三件事，夜里不能出屋是第一件，他心想天虽然黑了，却刚黑不久，没到半夜，不如趁现在去讨口汤水，也许那老头不会见怪，当下从屋里出来，一看外头有月光，可老头爷儿俩住的屋子房门紧闭，里边没点灯，他走到近前想要叩门，耳听屋中有“叽叽咯咯”的声音，好像有两个女子在低声说话。

催老道心下大奇：“老头声称村子里仅有他父子两个，怎会有妇人说话的声音？”又一想：“怪不得那老头不让我半夜出门，原来他们要做这等苟且之事，没准还是拐带来的人口，待我看个究竟……”

他趴在门前，透过缝隙往屋里看，此刻月色微明，隐约瞧出屋中桌椅和那爷儿俩的轮廓，二人侧着身子，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后背相对，打头碰脚躺在炕上，似已睡去多时，一丈见方的屋子，一眼就全看过来了，哪有什么女子？

催老道心下骇异，身上鸡皮疙瘩起了一片，明知没有听错，但他提醒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个人逃难在外，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相识的可以让他讨个消息，也只有见怪不怪了，眼下还是盗墓挖宝要紧，不可旁生枝节再找麻烦，这么一打岔，也不觉得口渴了，悄悄回到隔壁屋中，关好了木板门躺下睡觉，到了深夜，大概在三更前后，忽听屋外有脚步声响，他不看明白了到底是放不下心，用手指蘸唾沫点破窗户纸，屏住呼吸，往外偷眼观瞧，只见许多人排成一排，从村中的空地前走过，男女老少鸡鸭猫狗皆有，还有骑马赶驴的，当时乌云遮月，他在屋里看过去，仅能瞧见模模糊糊的黑影，那些人大半夜的走过去，过会儿又往回走，来来往往直到四更前后，方才消失不见。

催老道冷汗直冒，躲在屋里瞪起眼看了半夜，心下又惊又疑，暗想：“莫非是死去村民们变成了鬼？这些人何为阴魂不散？村中那对父子到底在遮掩什么？”他知道留在村子里可能会有凶险，但想起那座古墓，怎能眼睁睁看着快吃到嘴的鸭子飞了，催老道财迷心窍，终究是舍不得走，等到天亮，装作一切如常，声称去挖草药，骑上驴抗着锄头出了村

子，事先看好了古墓的所在，到地方不多耽搁，抬眼看天上的日头辨别棺木朝向，迈步丈量，当即动手开挖，盗墓贼通常在夜里干活，里头确实有些迷信的讲究，主要还是怕被别人撞见。

此处旷野无人，倒也免去了那些顾虑，另外白天阳气盛，一不会闹鬼二不会乍尸，不必有那么多顾忌，催老道虽不吃倒斗这碗饭，却常跟阴阳二宅打交道，老坟古墓里的物事见得多了，然而眼前这座古墓里的东西，却是出乎意料之外。

七

且说催老道一个人连刨带挖，整整忙活了一天，刚把古墓刨开一半，抬眼看日头偏西了，赶紧收拾锄镐，骑上毛驴往村里走，晚上又住到玄灯村，天黑下来进屋睡觉，咱简短节说吧，一连在玄灯村住了三天，每天三更半夜，准有很多人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催老道暗中窥探了几次，都赶上阴云密布，村中没有灯火，黑咕隆咚的也没看清是人是鬼，他试着从隔壁老头和蠢汉口中探出口风，无奈那父子两个少言寡语，一句有用的话都问不出来，反正眼看着快要挖开古墓了，催老道心想别没事找事了，明天再有半天功夫，尽可将坟土刨开，掏出值钱的东西当天就走，一天也不在这到处透着古怪的村子里多住了，他盘算打得挺好，转天该走的时候却走不成了。

早上天一亮，催老道啃了几口干粮，赶着去挖坟掘墓，挖开最后一层白膏泥，下面是用古砖砌成的墓穴，当中摆着个石头棺材，催老道没有倒斗的手艺，抠开墓砖，再撬这口棺材，着实费了不少力气，然而开了棺才看见，石棺中仅有枯骨一具。

催老道大失所望，没想到墓主人竟是纸衣瓦棺的薄葬，墓主人生前怕让贼人倒斗，因此再怎样显贵，也只不过用纸糊衣服，石板当棺材，不带半件金银玉器。催老道跺脚叹气：“白耽误好几天功夫，看来没那个福分，一文钱也落不得受用……”

他正自唉声叹气怨天怨命的时候，瞧见石棺里唯一一个像样的东西，是个大得出奇的葫芦，那也是件上千年的古物了，拴着牛皮绳子可以挂在身上，里面沉甸甸的似乎有些东西，拔开塞子倒了半天，却什么也倒不出来，催老道寻思：“这个大葫芦必定是墓主人异常珍惜之物，要不然不会带进石棺，我得带回去找人瞧瞧。”想到这给石棺中的枯骨做了个揖：“爷台仙去已久，留此身外之物又有何用，不如让贫道带去，总好过埋没黄土。”催老道说完，又把石棺合拢，填回砖石覆以泥土，然后将葫芦塞进麻袋，骑上毛驴子想要动身走人，可是天色将晚，只好在“玄灯村”多住一夜。

催老道回村进屋，栓好门关好窗，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起身点了根蜡烛，仔细端详着个葫芦，5.(9)②心想：“即便里头的东西不值钱，毕竟也是件有成色的古物，把它挂在身上出外行走，人家准以为老道我这葫芦里装有神妙丹药……”想到得意处，把葫芦挂在腰上试弄，冷不丁想起一件事，失声叫道：“不好！”

深更半夜，催老道想起今天回来，忘了把驴拴上了，还指望把驴骑到集市上卖掉，换几个钱当作盘缠，否则身上一个大子儿没有，如何在路上行走？他一时着急，鞋子也顾不上穿，推开屋门就出去了，也不想那驴没拴着，要跑可早跑了，出去一看，村中那些黑乎乎的鬼魂，正好在面前经过。

八

此时明月在天，银霜铺地，催老道看到面前这些人根本不是村民们的阴魂，而是穿着古衣古冠，或披甲提刀、或蟒袍玉带、或霞皮凤冠，其中也不乏神头鬼脸的怪物，走路的姿势僵硬诡异，胳膊腿儿都打直，跟在野台子上唱戏的打扮相似，正围着村中的石灯转圈，这些人看见屋里出来个人，立时奔着他过来了。

催老道顿全身打个寒颤，情知不妙，急忙往屋里退，忘了还有门槛，仰面摔倒在地，应了那句老话，人不该死总有救，那个从古墓里挖出来的葫芦还挂在腰间，葫芦底撞到地面，蓦地里冒出一个火球，这时那些穿着古代衣冠的人都拥到跟前了，迎面撞到火球上，轰然烧成了一团，发出嗷嗷惨叫之声，随着火势越烧越大，转眼间尽成飞灰，四周弥漫着一股尸臭，良久不散。

催老道恍然明白过来，枯骨身边的葫芦，内中装有机簧，填满了西域火龙膏，用力拍打底部，能往外喷吐天雷地火，听闻辽代有位火葫芦王，以前这地界是辽国的地盘，古墓中的枯骨多半是此人。此刻惊魂未定，眼看那头驴早没了，多亏前几天把驴拴到门口，驴叫能驱邪，村子里的鬼怪不敢进门，今天忘了拴上，毛驴自己跑了，要不是盗墓挖出天雷地火葫芦，怕是难逃一死，他打算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挣扎起身，记起干粮还在屋里，外头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要逃命也得裹上干粮再逃，他推门进屋想拿干粮，可是心慌意乱，匆忙中不及分辨，推开门才发觉进错了屋子，进了老头父子所住的村屋。

外边月光如水，屋里仍是很黑，催老道推开屋门，一抬眼似乎看到两个女子，他怔了一怔，揉眼再看，那老头和蠢汉直挺挺地站在屋里，他心知不对，还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见那二人突然转过身来，这一转身又都变成了女子，发出“叽叽咯咯”的声响，怪里怪气的脸怎么

看也不是活人。

催老道看出老头和蠢汉身后，紧贴着一层人皮纸似的東西，同村中那些鬼怪一样，是人皮纸成精，他想放出葫芦中的天雷地火，烧掉这两张人皮纸，可势必殃及那父子二人，也是急中生智，从怀中摸出一根钢针，分别对着两张人皮纸刺出去，但听两声尖叫，老头和蠢汉扑倒在地，两张人皮纸晃晃悠悠的要逃，催老道窥得真切，一拍葫芦底，天雷地火打在两张人皮纸上，立时烧作飞灰。

父子两人缓缓苏醒，跪倒在地咣咣磕头，谢过催老道的救命之恩，原来玄灯村自古是做皮影戏的艺人聚居，皮影戏也叫灯影戏或玄灯戏，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祖传的手艺，用羊皮扎成戏俑，天黑后在灯前放一块白布，艺人们躲到后头口中唱曲，手里操纵戏俑，在白布上现出彩影，村里人三五成群结成戏班，外出演灯影戏谋生，男女老少所有人都能做会演，做得皮俑堪称一绝，每年祭祖师之时，要在村中石灯周围绕上一圈白布，在月下演灯影戏。

祖祖辈辈都以这门手艺为生，如此过了几百年，这碗饭就不好吃了，因为同行是冤家，冤家太多，要想赚钱就得有别人做不出来的绝活儿，于是有村民剥取活人的人皮，做成人皮纸，这种人皮纸做成戏用，能以假乱真，看着和活人没多大分别，从那开始家家户户都做，路过玄灯村投宿的人，往往被村民害死做成了人皮纸，钱是挣了不少，不料人皮纸阴气重，放在木箱里上百年即可成形，有一年演罢灯影戏，一时疏忽忘了封箱，人皮纸出来作祟，将村里人全吃了，然后四出作祟，每天晚上聚到此处，整个玄灯村只有这老汉和儿子幸存下来，但也被人皮纸附在背后，这些年一直困在村子里，多亏催老道火炼人皮纸，其怪遂绝。

九

老头父子对催老道述说经过，只恨破瓦寒窑，无以为报，老头翻箱倒柜找出几根三寸多长，钉棺材用的大钉子，捧在手中送给催老道，说是当年封箱用的东西。

催老道在荒村古冢中得的天雷地火葫芦虽好，却不顶饿，见老头给他几根棺材钉，想不明白是何用意，走江湖吃开口饭的人忌讳钉子，因为碰钉子是砸饭碗之兆，他寻思黑天半夜那毛驴子跑不多远，没准就在附近，找回来还可以卖钱，顾不得同老头父子多说，连夜出去找驴，可是想时容易做时难，那头毛驴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在漫洼野地里找到天亮，驴毛也没找到一根，天亮时分回到玄灯村，心中好不沮丧，想跟那老头辞行，可是屋里没人，只有两尊泥像倒在地上，看形貌

与那父子二人颇为相似，催老道大吃一惊，方知是玄灯村中供奉的祖师像年久有灵，忙捡起屋中的几根棺材钉，拿到手里沉甸甸的，叩之冷然有声，催老道识货，心知那几根棺材钉子不是寻常之物。

催老道寻思：“当年玄灯村的村民，用人皮纸演灯影戏，他们担心人皮作怪，不知从哪找来几根棺材钉，钉住放人皮纸的箱子，后因大意忘了封箱，致使人皮纸四出为祟，全村尽遭此劫，如今这几枚棺材钉落在老道手里，说不定往后有大用处。”当即收了棺材钉，背上天雷地火葫芦，插烛般对那两尊泥像拜了几拜，觅路离开“玄灯村”，听说河南饥荒战乱，官兵和义军到处杀人，去那边是九死一生，只得掉头往关东走，后来催老道避过风头，又回到天津卫，仍旧在南门口摆摊说书，他的天雷地火葫芦，烧人皮纸时耗尽了机括，里头装填的火龙膏和硝石硫磺也没了，空葫芦已经不能再用。

催老道与巡河队的老师傅相熟，他曾说天津卫在九河下稍，有伏龙之势，自古以来水患难除，几时见到天上云雾有龙蛇之变，那么在几年之内必定会有场大洪水，到时水漫天津卫，将会淹死人畜无数，如果能够提前找出妖气所在，或许可以免去这场劫难，到时候用得上这那几根棺材钉，从此将棺材钉埋在龙王庙义庄之下，由打清朝末年到一九五八年，中间隔了段民国，转眼过去几十年，只有郭师傅还记得此事，要对付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没有催老道留下的那几根棺材钉只怕不行。

解放初期拆除河龙庙义庄之时，郭师傅已经把棺材钉取出来，裹在油布包中，这几年始终放在自己家的炕下，可问题是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在哪，这么多人找过这么多次，也没找出来，传说白记棺材铺掌柜的凶宅埋宝，埋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想自己一个人可做不成此事，得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帮忙，于是让丁卯去找李大愣和张半仙，商量对付“粮房胡同凶宅”里的鬼怪。

第二十章 粮房胡同凶宅

—

一九五八年持续的干旱，几个月不见半个雨点，海河旱得都快见底了，事有凑巧，直到阴历七月十六，在三义庙和王串场先后挖出两具干尸，不知是不是旱魃，反正下起了大雨，挖河防汛的活儿全停了，郭师傅让丁卯去找张半仙、李大愣，正好媳妇不在家，他包饺子备酒，想等那哥儿仨一同吃饺子喝酒，再商量凶宅取宝的事情。

自打家里进了狐狸，灶台上的年画被毁，郭师傅心里不踏实，他前两天又请人画了张灶王爷，包完饺子贴在灶台上，倒不是为了风水迷信，家里没有灶王爷的年画，总觉得少点什么。

张半仙听说吃饺子，很快就到了，二人坐在灶台前闲聊。

郭师傅没提粮房胡同凶宅，他要等丁卯和李大愣到了，煮上饺子再说正事。

张半仙一眼瞥见灶王爷年画，心下一惊，额头上见了冷汗，问郭师傅：“灶王爷怎么变样了？”

郭师傅说：“不是旧画，以前那张贴得年头太久破损了，刚换上去一张，不值得大惊小怪。”

张半仙说：“郭爷，你可知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前后一共走多少天？”

郭师傅说：“这你可问不住我，住平房的哪家灶台上不贴年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灶王爷我也熟，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大年三十儿回家，来回七八天，不定是七天还是八天，因为年有大年小年，小年走七天，大年走八天。”

张半仙说：“你看你也知道，请灶王爷得按日子不是，不到大年三十儿帖灶神犯忌讳，你的饭碗要砸。”

郭师傅说：“我不过是个捞河漂子的，整天跟浮尸打交道，这样的饭碗砸了也不可惜。”

张半仙说：“砸了饭碗也还罢了，犯不上为这个发愁，可另有一个大忌讳，郭爷我再问你，灶王爷上天，走前门还是走后门？”

郭师傅说：“半仙你问得太歪，可把我问住了，我哪知道灶王爷走前

门还是走后门。”

张半仙说：“我问的可不歪，本儿上有。”

郭师傅说：“这话也有本儿？那你说说，灶王爷走前门走后门？”

张半仙说：“灶王爷哪个门也不走，皆因门有门神，前门是怀抱双锏的秦琼秦叔宝，后门是手执铜鞭的尉迟敬德，既然有有前后门神守着，那就不是灶王爷走的路，灶王爷钻灶膛，一把火化青烟，顺着烟道上天。”

郭师傅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像这些乱七八糟的，没人论得过张半仙，可灶王爷走不走门，跟我有何想干？”

张半仙说：“灶王爷走的是烟道，画中神像应当正对烟道，你却把年画贴歪了，这不是撞了灶神的头吗？”

郭师傅听张半仙说完，看看那张画，是有些偏，闹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讲儿，但一定不是好兆头。

张半仙刚才已看出不祥之兆，又问郭师傅是什么时辰贴的年画，他脚踏八卦，看明白方位，闭上眼掐指一算，不觉“哎呦”一声。

二

郭师傅和张半仙正说年画贴得不好，凡是出乎常理，都不是好兆头。

话未落地，丁卯跑回来告诉郭师傅：“李大愣出事了！”

李大愣解放之后一度到火车站干搬运，去年又去当了盐丁，在宁河煮盐，那个活儿不累，挣的却不少，煮完海盐装进麻袋，放到大车里运走，出盐的地方当然是盐碱地，不下雨还好，让大雨浸泡，地面就成了年糕，踩上去一步一陷，当天有装盐包的大车陷在泥里，李大愣和五六个人在后边推，怎么也推不动，众人一叫劲，想把车推出泥坑，哪知车轴断了，大车往后压下来，李大愣见势不好，他想要躲开，可是两脚陷在泥中拔不出，直接被车轮碾过，死于非命。

常言道“风云可测，生死难料”，郭师傅和张半仙听说此事，半晌没回过神儿来，这些年哥儿几个在一块，那是多好的交情，李大愣活人一个，怎么说没就没了？

三人嗟叹不已，李大愣是个光棍，没家没口，只能偷着在三节两供，多给他烧些纸钱。

当天晚上，郭师傅等人没心思吃饺子，各自低头喝闷酒，但粮房胡

同凶宅的东西也不是小事，如今没了李大愣，他们三个也不得不做。

郭师傅就着冷酒，说出前因后果，白记棺材铺掌柜的在庚子年拆天津城之时，捡城砖盖房，据说在屋里藏了一个很值钱的东西，但是过了几十年之久，包括白家的后人白四虎在内，谁也找不出这屋里的东西，从上到下刨地三尺，四面墙全找遍了，没有出奇的东西，白四虎刨墙打劫，害了许多条人命，一九五四年被捕枪毙，从他家中搜出一具女尸，用大盐腌住，在屋子里放了十年，竟然没有腐烂发臭，从此人们都说那是一处凶宅，可是凶宅中的女尸，并非白家祖辈放在屋里的东西，这些年到凶宅盗宝的贼人也不少，谁都没能得手，前不久，有个不务正业的大乌豆，此人贪心不足，深更半夜到粮房胡同凶宅走了一趟，由于他身上背了人命，两手空空而回，刚到家就被公安逮住了，据此人招供，他在粮房胡同凶宅中见到一对眼，有茶盘子大小，但是经人查看，屋里确实没东西，要么是大乌豆做贼心虚看错了，要么是他胡言乱语，总之是没人相信。

但是到得今天，郭师傅也信了此事，很可能是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年久为怪，有了道行，往后会引来大水，这么离奇的事，官不管，民不管，跟谁说谁也不会信，那就只有郭师傅、丁卯、张半仙他们三个人去做。

张半仙说：“郭爷，不是我给你泼冷水，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有上应龙蛇之变，不下万年道行，凭咱们哥儿仨，怎么对付得了它？”

郭师傅从炕底下掏出那几根棺材钉，说道：“难就难在不知那东西在哪，只要是找出来，我能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张半仙沉吟半晌，说道：“既然有郭爷你这句话，我帮你找出躲在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

三

阴雨连绵，从白天下到深夜，三个人只顾说话，到半夜还没吃饭，肚子里都打上鼓了，丁卯去把凉饺子热了一热，三人胡乱吃了几个，打点精神，合计怎么找出凶宅里的东西。

张半仙说：“粮房胡同凶宅只有一怪，怪就怪在传言凶宅有宝，却没人找得到，听说刨墙打劫的白四虎脑子不好，白家祖上如何在屋子里埋宝，到白四虎这辈儿失传了，也或许根本没传下来。”

丁卯说：“与其在这里空口说白话，不如我去粮房胡同走一趟，我这眼尖，没准能看出些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查他个水落石出。”

郭师傅摇头道：“去凶宅取宝的人都这么想，可是粮房胡同那两间屋子，只差揭顶扒墙了，该看的全有人看过了，该找的也全有人找过了，我等不知底细，再去多少趟也是枉然。”

张半仙说：“郭爷丁爷，你们想想，粮房胡同凶宅是白记棺材铺老掌柜的房子，我想棺材铺的生意虽然赚钱，到底不是老八大家那等巨富，再说天津卫老八大家尚且没有传世重宝，他一个卖棺材的买卖人家里，又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郭师傅说：“棺材铺无非是卖寿材的，与别的买卖铺户没什么两样，要赶上死人多的年头，卖棺材的也能发财，不过棺材铺有钱是有钱，有什么宝那可难说了。”

丁卯说：“庚子年拆天津城，棺材铺掌柜捡城砖盖的房，听老辈儿人所言，城砖可是一宝。”

张半仙说：“不然，城砖块大，又不易裂，用来盖房比普通的窑砖好得多，发大水也冲不倒，所以民间说城砖为宝，那也不过是个比喻，岂是重宝？”

丁卯说：“我实在想不出了，如果是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即使将粮房胡同的房屋全拆了也是白费力气，怎么会有这么邪门儿的事？”

张半仙仰面苦思，自言自语地说：“白记棺材铺老掌柜家里能有什么宝？粮房胡同凶宅是空屋，那东西又不在别处，明明在那屋里，可是摆在眼皮子底下也没人看得出来，它会是个什么东西？”

郭师傅沉稳老道，虽是水上公安，他这辈子可也破过不少奇案，经验特别丰富，丁卯精明干练，向来是郭师傅的得力帮手，加上个一肚子馊主意，号称无所不知的张半仙，他们仨人凑一块，也顶得过半个诸葛亮了，可从半夜想到天亮，怎么想都是钻进死胡同，郭师傅觉得张半仙话里有话，他知道此人心眼儿多，好像知道些什么，却担心泄露天机，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张半仙不把窗户纸捅破，那一番话说了也等于没说。

郭师傅心想：“赶在闹大水之前，找出粮房胡同凶宅的东西就是，今年大旱，到阴历七月之后，汛期已过，虽然下了雨，却不会再有洪水，来日方长，也不争这一时。”他打算过第几天去找张半仙问个明白，却忘了张半仙看见灶王爷年画说出的兆头——要丢饭碗。

四

当时有人往上边揭发，说社会上很多无中生有的谣言，都是从郭师

傅身上而来，影响极为不好，好在有老梁替他说好话，但是也不让郭师傅和丁卯再当水上公安了，丁卯被调去南洼，郭师傅则发到盘山看守水库，其实在水上公安做临时工打捞浮尸这种差事，不是什么好活儿，水里泡得肿胀的腐尸，恶臭难闻，一向没人愿意干，虽然说可以积阴德，尘世上却只见活人受罪，何曾有死鬼带枷？

相比之下，守水库轻松得多，只是那地方偏僻，条件艰苦，吃不上喝不上，大山里的水库周围人迹罕至，要去附近的村子至少走二十里山路，十天半个月不见一个人来，守水库主要是看着不让当地村民们来捉鱼，郭师傅干了半辈子水上公安，没想到突然不让他干了，来到盘山水库，不过天下的事，往往是吉凶相伴，福祸相依，单看盘山水库，到底是不比在天津卫做水上公安，可从长远一看，一九五九年开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节粮度荒，人们吃不饱饭，掉在马路上的烂菜叶子都让人捡去吃了，他那几年多亏是在盘山水库，水库里有鱼，山上长黄蓍，是种能吃的东西，别管怎么说，至少没挨饿，郭师傅知道人们饿急了，所以看到村民到水库偷鱼，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忍去管，为此没少背黑锅，到后来水库里的鱼都让人吃没了。

郭师傅开始还不放心粮房胡同凶宅，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饭都吃不饱，他要守着水库不能离开，而且干旱多雨水少，没有要发大水的迹象，他以为自己想得太多，那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渐渐将此事放松下来，也不知后来粮房胡同凶宅拆是没拆。

咱们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简短节说吧，过了节粮度荒那几年，到一九六三年，那是发大水的一年，一九六三年闹大水，是从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几次洪水之一，为两三百一遇，这一年的夏天，气候反常，伏天平均气温高达四十度，雷雨频繁，从河南等地飞来大量的蝗虫，引来铺天盖地的麻雀，蝗虫实在太多了，天都变成了黄乎乎的，还出现了“鱼翻坑”的迹象，河面上经常浮着一层翻出白肚的死鱼，以往认为“河有雾、鱼翻坑、鸡鸣夜、犬吠云”，说白了是“狗对着天上的云狂叫，公鸡半夜三更打鸣，河水莫名其妙变浑浊，大量死鱼浮出水面”，全都是大地震的前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绝对准确，咱们就拿“鱼翻坑”来说，未必是地震的前兆，那也许是别的原因。

一九六三年天津卫海河里出现了许多死鱼，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使得人心惶惶，上边想找个有经验的人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把郭师傅调回来，再次到水上公安当个临时工，家属还留在盘山水库，郭师傅心说你们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可海河里出了事，他也不能不管，突然出现那么多死鱼，一不是河水有变，二不是有人炸鱼，

想来是河里有了不该有的东西。

五

一九六三年的海河中，连续出现大量死鱼，郭师傅在盘山水库见到过类似的事情，一定是进来外来的怪鱼，但是海河几十公里长，水深河宽，支流众多，想要查明真相，又谈何容易？

郭师傅正为此事发愁，解放桥下淹死了一个人，他急忙过去，这一年雨水大，各条河道的水位往上涨，天也热得厉害，马路上跟蒸笼似的，有个半大小子叫二子，十二三岁，长得黑不溜秋，头上剃个半秃不秃的二茬儿，每年都到解放桥下游野泳，水性出奇的好，跳水扎猛子谁也比不过他，非常熟悉桥下的河道，他出去游野泳，家里从来不担心，这天不知是怎么了，下学之后跟几个同伴到了解放桥，那时候游野泳，没有人穿游泳裤衩，大人们穿个大裤衩子，半大小子们一律光屁股，几个孩子跳进河里，游得正痛快，忽然发现二子在河里折跟头，起初还以为是他又在耍什么绝招，可看那情形不对，不大一会儿，脸朝下浮在河面上不动了，大伙慌了神儿，七手八脚将二子拖到河边，再看早已气绝，肚子鼓鼓着，好像是在河里呛死的。

家人抚尸大哭，在这一带游野泳的人围过来看，那些人大多认识二子，知道这小子水性不错，怎么不明不白的淹死了？

这时候郭师傅也到了，见这孩子挺尸在地，屁股后边有血，他用手在肚子上一按，死尸口鼻往外冒水，河水混着血水，按了没几下，死尸吐出一条黑乎乎的东西，半似鱼半似蛇，全身溜滑，劲儿大得惊人，大小伙子在地上竟按他不住，郭师傅认得此鱼，叫做雀鳝，是性情凶猛的淡水鱼，海河里从古未见，今年雨水多，前些天发了两次水，或许是那时候有雀鳝混进海河，河里的鱼都让它们咬死了，二子下河游泳，让雀鳝钻进了肚子，这东西比泥鳅钻得还快，肚子里进了活物，水性再好也难活命，逮住一条两条只怕不能根除，还好此鱼过不去一冬，明年这时候就没了，要想在这之前除掉，只能下绝户网，郭师傅指了几个地方，让人们多下绝户网，海河水系以外的鱼入侵，解放前也曾有过，不足为患，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海河水位涨得太高了，如果再有持续的暴雨，城里的平房全得让大水淹没，郭师傅抬头看看天，阴沉沉的好似憋着场大雨，鸟群乌泱乌泱的从头顶上飞过，此时传来消息，说是传下了紧急通知，让河边的住户立刻疏散。

一九六三年八月连降暴雨，海河五大支流同时上涨，发生了几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各个水库倒坝，天津卫外围已是一片汪洋，无数村子遭受了灭顶之灾，浪涌高达几米，第一波洪峰即将到来，来得又快又

猛，天津城的形势危如累卵，市委下发了全体总动员的命令，以当地民兵公安各个机关单位为主，人不分男女，同上大堤防汛。

六

当天的动员令发布下来，马路上很快就没人了，老人和孩子去高地避难，其余的人俩人一副扁担一个筐，全往大堤方向跑，按计划是挑土往堤坝上填，那条大堤长达三百多公里，让洪水冲破一个口子天津城就完了，虽然是年年加固，之前可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洪峰，规模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

当时的水上公安，全是郭师傅带过的徒弟，他们跟着人流上了大堤，但见黑压压的人头，人山人海不见边际，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这还不得有几十万人？这么多人，哪个单位的都有，有整个单位一同过来，那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体力不同，有人跑得快先到了，有人跑得慢还没到，也有听到动员令自己跑来的，不知道该听谁指挥，面临如此大灾，人人自危，大堤上你推我挤乱成了一团。

很多人认识郭师傅，大伙都说：“郭师傅是河神，咱们别乱，全听郭师傅的。”

郭师傅看这阵势太大了，他也指挥不来，可这么多人都等他说话，没法推脱，好在他吃寻河队这碗饭，对堤坝如何防洪是熟门熟路，他说大堤挡洪水是越高越好，咱们分三队，第一队到堤后取土，第二队运到堤上，第三队加高大堤。

众人轰然答应，立刻忙活儿起来，开始取土固堤，不过三百多公里的大堤，来了不下几十万人，郭师傅能带动的只是一小片，其余各处仍是乱哄哄的，又下起了大雨，人们冒着滂沱的大雨，在泥泞的大堤上更是混乱，在这个紧要关头，十万驻军跑步赶到了大堤，军队训练有素，有组织有纪律，以连为单位，分头到各处抢险，部队一到，乱纷纷的人群立刻有了主心鼓儿，从混乱中稳定下来，跟着军队搬土运石，天上好似漏了窟窿，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白昼如夜，面对面说话都听不到。

人们身上全湿透了，鞋子掉了顾不上捡，衣服和肩膀让扁担磨破了，也顾不得理会，^{(5)⑨②}跌倒了再爬起来，很多人脱力昏倒，被抬下去，过会儿明白过来，又跑回堤坝干活儿，风雨交做，四周全是黑茫茫的，忽然大堤下的水花翻滚，有无数耗子蹿上大堤，没命似的在人们脚下跑过，多到一落脚就会踩到一只。

郭师傅抬眼望去，只见远处有白线一道，正在迅速逼近防汛大堤，

心知是水头到了，水头就是洪峰，白线越变越宽，转眼间洪波卷至，水头重重撞到长堤上，人们觉得脚下震颤，堤坝裂开了好几条口子。

众人尽皆失色，但见洪峰来势凶猛，谁也不敢怠慢，军民人等舍生忘死，堵住了大堤上的多处裂口，直到天黑，总算是顶住了第一波洪峰，五六十万人个个累得不成样子，拿雨衣在身上一裹，倒在堤坝上便睡，不一会儿鼾声连成了一片，有的人睡过去就再也没能醒转，有的人睡醒了睁眼一看吓一跳，大堤上不仅是人，还有数不清的老鼠、青蛙、蛇，这些东西出于本能，也在洪水到来之时，逃往高处躲避，出现了人与蛇鼠共眠的罕见景象。

七

一九六三年八月，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围困天津城，几十万军民舍生忘死，拼命挡住了第一波洪峰，郭师傅跟其余军民在堤坝上，连续一天一夜对对防洪堤进行加固，死活守住了大堤，又接到命令先不能撤，因为还有更大的第二波洪峰，堤坝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即便第二波洪峰跟之前的规模相同，到处开裂的长堤也难以承受，何况是势头更大，虽然在上游决口分洪，但是没起太大作用，形势极为严峻。

这天傍晚，大雨刚停，郭师傅吃过后方送来的饭，坐在大堤上歇口气，不过是下午五六点钟，却看那天色黑得吓人，估计第二波洪峰明天一早会到，他忽然想起粮房胡同凶宅之事，那几根棺材钉，他始终揣在身上，心想：“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应龙蛇之变，当年巡河队的老师傅留下话来，不将此怪除掉，还得招来有更大的水头，不去那凶宅中看个明白，到底是不能放心。”

郭师傅趁着雨住，找他徒弟要了辆自行车，也没说去哪，挂上手电筒，下了河堤一路往北宁公园而去，大堤挡住了外围的洪峰，天津城里的河道也在涨水，地势低的地方齐腰深，得推着车过去，马路上没电，路灯全是黑的，人都撤到高处去了，到宁园附近，看各家关门闭户，屋里没有一个人，简直像是进了空城。

他想连夜到粮房胡同凶宅里看看，天亮前再赶回大堤，别落个临阵脱逃的名声。

前几年北宁公园扩湖，准备拆除粮房胡同的民房，一条胡同拆去了多半，随后开始节粮度荒，扩湖的活儿便停了，粮房胡同拆剩一半的房子，仍和当年一样没人动过，他找到白四虎住过的两间屋子，胡同里没有住户也没有灯光，天上黑云如山，两间破屋的门窗都没了，屋里屋外漆黑一团，死气沉沉的，连只蚊子都没有。

郭师傅打亮手电筒，将那几根棺材钉握在手中，迈步进到屋中，先闻到一股刺鼻的潮气，四处一照，屋里的墙皮全掉没了，里面的城砖砌得好不齐整，顶棚漏雨，裱糊顶棚的牛皮纸已经烂尽，抬头能看见不满灰土蛛网的房梁屋檩，再往上是屋瓦，就这么两间破屋，除了砖头是庚子年拆下的城砖，别的和普通民房没有两样，这种十平米一间的老房子，随处可见，他边看边想当年张半仙说过的话：“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也许就躲在人们的眼皮子低下，明明看到了，却以为屋里什么都没有，那是为什么？”

郭师傅一块砖一块砖地看，又拿手电筒把屋顶和几个角落照遍了，没看出有不对的地方，但他能感觉到屋里有股阴气，让人寒毛直竖，如果是平常的房屋，不该有这样的感觉，难道还有想不到的地方？他不死心，胆子也是真大，关上手电筒，坐在墙根下闭上眼，反复思索整件事情：“庚子年白记棺材铺掌柜的盖房埋宝，一个卖棺材的家里边会有什么宝？莫非是这屋子……”

郭师傅刚想到了一点头绪，忽听屋里有人嗤嗤冷笑，他心下一凛，立即睁眼去看，只见有条长约丈许的大蜥蜴，头上生角，身在雾中，从壁上蜿蜒而下，正张开血口向他吞来。

八

郭师傅吃惊不小，大蜥蜴头上有角，岂不是应了龙蛇之变？躲在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一定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平时谁都看不到它？究竟躲在什么地方？

此时不容多想，眼看那东西张开大口而来，郭师傅顺手握住一根棺材钉，对着它戳了过去，但听一声怪叫，他一下子坐起身，心口砰砰直跳，眼前漆黑无光，屋里生息皆无，好像什么都没有，他忙摸到手电筒，打开往周围照了一遍，也是不见一物，心说：“我可能是累坏了，坐在屋里不知不觉睡着了，却做了这么个梦，怎么跟真的似的？”

郭师傅发觉原本握在手里的棺材钉掉在地上，弯腰一一拾起，却少了一根，到处找不见，他心下骇然，在屋里四处找寻，只要找到那根棺材钉，就知道粮房胡同凶宅里是什么东西了，四壁地面找了个遍，不见有棺材钉，他又往屋顶上找，猛然一道闪电，亮同白昼，恰好看到棺材钉钉在屋梁上，拨去梁上的尘土蛛网，竟是一段丈余长的阴沉楠木，遍体木纹如甲，一端有两个窟窿，好像有眼，郭师傅看得骇诧不已。

此时西北方的黑云一团一团涌上来，雷声如炸，大雨如注，他心里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白记棺材铺掌柜不知从哪得了一段阴沉金丝楠

樟板，似有化龙之兆，庚子年拆城砖盖房时，将这楠木当做屋梁，不用问，一定是妄图借龙气改风水，因此告诉后人这屋里的东西不能擅动，谁也想不到粮房胡同凶宅里的东西，原来是这屋子的木梁，这东西成了气候，只是道行不够，刨簪打劫的白四虎，招供时说听这屋里有人说话，来此盗宝的大乌豆，也声称看到屋顶有个茶盘子大的头，全是这根房梁作怪。

郭师傅将余下的棺材钉，全钉在了屋梁上，忙活儿到天亮，想起还得回大堤防洪，匆忙离开粮房胡同，不久第二波水头到了，比之前的更大，几十万人死守大堤，可身后海河里的水挡不住了，以前挖的泄洪河也抵御不了如此大水，实在没办法了，千钧一发的关头下令掘开海挡，天津城里的大水进了海，终于顶住了一九六三年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转过年来，粮房胡同彻底拆除，郭师傅找来丁卯和张半仙做帮手，将那根楠木从瓦砾堆中扒出来，以铁锁贯穿，绑上一尊迁坟动土被扔掉的石狮子，一同沉入挖大河那年挖出的大洞之中。

那地方通着地下河，形成了一个旋窝，有海张五造的半截埋骨塔堵着，沉到河眼里的东西永远别想出来，此后治理海河水患收到成效，天津城地宁人和，再也没发过大水，河神第一段故事是“恶狗村捉妖”，发生在解放之前，第二段故事是“粮房胡同凶宅”，全部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打从捉拿刨簪打劫的白四虎开始，到一九六三年发大水，钉住棺材板沉入河底为止，算是告一段落。

（全文完）

【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承担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书快书快，看书最快！书快电子书论坛：<http://www.shukuai.com>
